十三經注疏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三經注疏　下

禮記正義　漢鄭玄注　唐孔穎達等正義　一三七九——一六九六
春秋左傳正義　晉杜預注　唐孔穎達等正義　一六九七——二一八八
春秋公羊傳注疏　漢何休注　唐徐彥疏　二一八九——二三五六
春秋穀梁傳注疏　晉范甯注　唐楊士勛疏　二三五七——二四五二
論語注疏　魏何晏等注　宋邢昺疏　二四五三——二五三六
孝經注疏　唐玄宗注　宋邢昺疏　二五三七——二五六二
爾雅注疏　晉郭璞注　宋邢昺疏　二五六三——二六五八
孟子注疏　漢趙岐注　宋孫奭疏　二六五九——二七八二

目録

十三經注疏

重刻宋版注疏總目録 阮元 …… 一
重栞宋本十三經注疏後記 胡稷 …… 三
重校宋本十三經注疏跋 朱華臨 …… 四

周易正義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 五
序 …… 六
校勘記序 …… 一二

卷一

乾 …… 一三
坤 …… 一七
屯 …… 一九
蒙 …… 二〇
校勘記 …… 二一

卷二

需 …… 二三
訟 …… 二四
師 …… 二五
比 …… 二六
小畜 …… 二六
履 …… 二七
泰 …… 二八
否 …… 二九
同人 …… 二九
大有 …… 三〇
謙 …… 三〇
豫 …… 三一
校勘記 …… 三二

卷三

隨 …… 三四
蠱 …… 三五
臨 …… 三五
觀 …… 三六
噬嗑 …… 三七
賁 …… 三七
剥 …… 三八
復 …… 三八
无妄 …… 三九
大畜 …… 四〇
頤 …… 四〇
大過 …… 四一
坎 …… 四二
離 …… 四三
校勘記 …… 四三

卷四

咸 …… 四六
恆 …… 四七
遯 …… 四八
大壯 …… 四八
晉 …… 四九
明夷 …… 四九
家人 …… 五〇
睽 …… 五〇
蹇 …… 五一
解 …… 五二
損 …… 五二
益 …… 五三
校勘記 …… 五四

卷五

夬 …… 五六
姤 …… 五七
萃 …… 五八
升 …… 五八
困 …… 五九
井 …… 五九
革 …… 六〇
鼎 …… 六一
震 …… 六一
艮 …… 六二
漸 …… 六三
歸妹 …… 六四
校勘記 …… 六四

卷六

豐 …… 六七
旅 …… 六八
巽 …… 六九
兌 …… 六九

渙……七〇
節……七〇
中孚……七一
小過……七一
既濟……七二
未濟……七三
校勘記……七三

卷七

繫辭上……七五
校勘記……八三

卷八

繫辭下……八五
校勘記……九一

卷九

說卦……九三
序卦……九五
雜卦……九六
校勘記……九六

周易音義

經典釋文卷二……九八
校勘記……一〇五

尚書正義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〇九
序……一一〇
校勘記序……一一一

卷一

尚書序……一一三
校勘記……一一六

卷二

虞書

堯典……一一七
校勘記……一二四

卷三

舜典……一二五
校勘記……一三二

卷四

大禹謨……一三四
皋陶謨……一三八
校勘記……一四〇

卷五

益稷……一四一
校勘記……一四五

卷六

夏書

禹貢……一四六
校勘記……一五三

卷七

甘誓……一五五
五子之歌……一五六
胤征……一五七
校勘記……一五九

卷八

商書

湯誓……一六〇
仲虺之誥……一六一
湯誥……一六二
伊訓……一六二
太甲上……一六三
太甲中……一六四
太甲下……一六五
咸有一德……一六五
校勘記……一六七

卷九

盤庚上……一六八
盤庚中……一七〇
盤庚下……一七一
校勘記……一七二

卷一〇

說命上……一七四
說命中……一七五
說命下……一七五
高宗肜日……一七六
西伯戡黎……一七六

微子……一七七
校勘記……一七八
卷一一

周書

泰誓上……一七九
泰誓中……一八一
泰誓下……一八二
牧誓……一八二
武成……一八三
校勘記……一八五
卷一二
洪範……一八七
校勘記……一九三
卷一三
旅獒……一九四
金縢……一九五
大誥……一九七
微子之命……二〇〇
校勘記……二〇一
卷一四
康誥……二〇二
酒誥……二〇五
梓材……二〇八
校勘記……二〇九
卷一五
召誥……二一一
洛誥……二一四
校勘記……二一七
卷一六
多士……二一九
無逸……二二一
君奭……二二三
校勘記……二二五
卷一七
蔡仲之命……二二七
多方……二二七
立政……二三〇
校勘記……二三三
卷一八
周官……二三四
君陳……二三六
顧命……二三七
校勘記……二四一
卷一九
康王之誥……二四三
畢命……二四四
君牙……二四六
冏命……二四六
呂刑……二四七
校勘記……二五一
卷二〇
文侯之命……二五三
費誓……二五四
秦誓……二五六
校勘記……二五六

毛詩正義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五九
序……二六一
詩譜序……二六二
周南召南譜……二六四
校勘記序……二六六
卷一之一
國風
周南
關雎……二六九
校勘記……二七五
卷一之二
葛覃……二七六
卷耳……二七七
樛木……二七八
螽斯……二七九
桃夭……二七九
校勘記……二七九
卷一之三
兔罝……二八一
芣苢……二八一
漢廣……二八一

汝墳……二八二
麟之趾……二八三

召南

鵲巢……二八三
采蘩……二八四
校勘記……二八四

卷一之四

草蟲……二八六
采蘋……二八六
甘棠……二八七
行露……二八八
羔羊……二八八
殷其靁……二八九
校勘記……二九〇

卷一之五

摽有梅……二九一
小星……二九一
江有汜……二九二
野有死麕……二九二
何彼襛矣……二九三
騶虞……二九四
校勘記……二九四

卷二之一

邶風

邶鄘衛譜……二九五
柏舟……二九六
緑衣……二九七
燕燕……二九八
日月……二九八
終風……二九九
擊鼓……二九九
校勘記……三〇〇

卷二之二

凱風……三〇一
雄雉……三〇二
匏有苦葉……三〇二
谷風……三〇三
式微……三〇五
旄丘……三〇五
校勘記……三〇六

卷二之三

簡兮……三〇八
泉水……三〇九
北門……三〇九
北風……三一〇
靜女……三一〇
新臺……三一一
二子乘舟……三一一
校勘記……三一一

卷三之一

鄘風

柏舟……三一二
牆有茨……三一三
君子偕老……三一三
桑中……三一四
鶉之奔奔……三一五
定之方中……三一五
校勘記……三一七

卷三之二

蝃蝀……三一八
相鼠……三一九
干旄……三一九
載馳……三二〇

衛風

淇奧……三二〇
考槃……三二一
碩人……三二二
校勘記……三二三

卷三之三

氓……三二四
竹竿……三二五
芄蘭……三二六
河廣……三二六
伯兮……三二六
有狐……三二七
木瓜……三二七
校勘記……三二八

卷四之一

王風

王城譜……三二九
黍離……三三〇

君子于役……三三一
君子陽陽……三三一
揚之水……三三一
中谷有蓷……三三一
兔爰……三三二
葛藟……三三二
采葛……三三三
大車……三三三
丘中有麻……三三三
校勘記……三三四

卷四之二

鄭風

鄭譜……三三五
緇衣……三三六
將仲子……三三七
叔于田……三三七
大叔于田……三三七
清人……三三八
校勘記……三三九

卷四之三

羔裘……三四〇
遵大路……三四〇
女曰雞鳴……三四〇
有女同車……三四一
山有扶蘇……三四一
蘀兮……三四二
狡童……三四二
褰裳……三四二
校勘記……三四三

卷四之四

丰……三四四
東門之墠……三四四
風雨……三四五
子衿……三四五
揚之水……三四五
出其東門……三四五
野有蔓草……三四六
溱洧……三四六
校勘記……三四七

卷五之一

齊風

齊譜……三四八
雞鳴……三四八
還……三四九
著……三四九
東方之日……三五〇
東方未明……三五〇
校勘記……三五一

卷五之二

南山……三五二
甫田……三五三
盧令……三五三
敝笱……三五三
載驅……三五四
猗嗟……三五四
校勘記……三五五

卷五之三

魏風

魏譜……三五六
葛屨……三五六
汾沮洳……三五七
園有桃……三五七
陟岵……三五八
十畝之間……三五八
伐檀……三五八
碩鼠……三五九
校勘記……三五九

卷六之一

唐風

唐譜……三六〇
蟋蟀……三六一
山有樞……三六一
揚之水……三六二
椒聊……三六二
校勘記……三六三

卷六之二

綢繆……三六四
杕杜……三六四
羔裘……三六五
鴇羽……三六五
無衣……三六五
有杕之杜……三六六

葛生……三六六
采苓……三六六
校勘記……三六七

卷六之三

秦風

秦譜……三六八
車鄰……三六八
駟驖……三六九
小戎……三六九
校勘記……三七一

卷六之四

蒹葭……三七二
終南……三七二
黃鳥……三七三
晨風……三七三
無衣……三七三
渭陽……三七四
權輿……三七四
校勘記……三七四

卷七之一

陳風

陳譜……三七五
宛丘……三七六
東門之枌……三七六
衡門……三七七
東門之池……三七七
東門之楊……三七七
墓門……三七八
防有鵲巢……三七八
月出……三七八
株林……三七八
澤陂……三七九
校勘記……三七九

卷七之二

檜風

檜譜……三八一
羔裘……三八一
素冠……三八二
隰有萇楚……三八二
匪風……三八二
校勘記……三八三

卷七之三

曹風

曹譜……三八四
蜉蝣……三八四
候人……三八四
鳲鳩……三八五
下泉……三八五
校勘記……三八六

卷八之一

豳風

豳譜……三八七
七月……三八八
校勘記……三九三

卷八之二

鴟鴞……三九四
東山……三九五
校勘記……三九七

卷八之三

破斧……三九八
伐柯……三九八
九罭……三九九
狼跋……四〇〇
校勘記……四〇〇

卷九之一

小雅

鹿鳴之什

小大雅譜……四〇一
校勘記……四〇四

卷九之二

鹿鳴……四〇五
四牡……四〇六
皇皇者華……四〇七
常棣……四〇七
校勘記……四〇九

卷九之三

伐木……四一〇
天保……四一二

采薇……四一二
校勘記……四一四

卷九之四

出車……四一五
杕杜……四一六
魚麗……四一七
南陔(闕)……四一八
白華(闕)……四一八
華黍(闕)……四一八
校勘記……四一八

卷一〇之一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四一九
南山有臺……四一九
由庚(闕)……四一九
崇丘(闕)……四一九
由儀(闕)……四一九
蓼蕭……四二〇
湛露……四二〇
彤弓……四二一
菁菁者莪……四二二
校勘記……四二二

卷一〇之二

六月……四二四
采芑……四二五
校勘記……四二六

卷一〇之三

車攻……四二八
吉日……四二九
校勘記……四三〇

卷一一之一

鴻鴈之什

鴻鴈……四三一
庭燎……四三二
沔水……四三二
鶴鳴……四三三
祈父……四三三
白駒……四三四
黃鳥……四三四
校勘記……四三四

卷一一之二

我行其野……四三五
斯干……四三六
無羊……四三八
校勘記……四三八

卷一二之一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四四〇
正月……四四一
校勘記……四四四

卷一二之二

十月之交……四四五
雨無正……四四七
小旻……四四八
校勘記……四四九

卷一二之三

小宛……四五一
小弁……四五二
巧言……四五三
何人斯……四五四
巷伯……四五六
校勘記……四五七

卷一三之一

谷風之什

谷風……四五九
蓼莪……四五九
大東……四六〇
四月……四六二
北山……四六三
無將大車……四六三
小明……四六四
校勘記……四六五

卷一三之二

鼓鍾……四六六
楚茨……四六七
信南山……四七〇
校勘記……四七一

卷一四之一

甫田之什

甫田……四七三
大田……四七六
校勘記……四七七

卷一四之二

瞻彼洛矣……四七九
裳裳者華……四七九
桑扈……四八〇
鴛鴦……四八〇
頍弁……四八一
車舝……四八二
校勘記……四八二

卷一四之三

青蠅……四八四
賓之初筵……四八四
校勘記……四八七

卷一五之一

魚藻之什

魚藻……四八八
采菽……四八九
角弓……四九〇
菀柳……四九二
校勘記……四九二

卷一五之二

都人士……四九三
采緑……四九四
黍苗……四九五
隰桑……四九五
白華……四九六
校勘記……四九七

卷一五之三

緜蠻……四九八
瓠葉……四九八
漸漸之石……四九九
苕之華……五〇〇
何草不黄……五〇一
校勘記……五〇二

卷一六之一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五〇二
校勘記……五〇五

卷一六之二

大明……五〇六
緜……五〇九
校勘記……五一二

卷一六之三

棫樸……五一四
旱麓……五一五
思齊……五一六
校勘記……五一七

卷一六之四

皇矣……五一九
校勘記……五二三

卷一六之五

靈臺……五二四
下武……五二五
文王有聲……五二六
校勘記……五二七

卷一七之一

生民之什

生民……五二八
校勘記……五三三

卷一七之二

行葦……五三四
既醉……五三五
鳧鷖……五三七
校勘記……五三九

卷一七之三

假樂……五四〇
公劉……五四一
泂酌……五四四
校勘記……五四四

卷一七之四

卷阿……五四五
民勞……五四七
板……五四八

校勘記……五五〇

卷一八之一

蕩之什

蕩……五五二
抑……五五四
校勘記……五五七

卷一八之二

桑柔……五五八
雲漢……五六一
校勘記……五六三

卷一八之三

崧高……五六五
烝民……五六八
校勘記……五六九

卷一八之四

韓奕……五七〇
江漢……五七三
校勘記……五七四

卷一八之五

常武……五七六
瞻卬……五七七
召旻……五七九
校勘記……五八〇

卷一九之一

周頌

清廟之什

周頌譜……五八一
清廟……五八三
維天之命……五八三
維清……五八四
烈文……五八四
天作……五八五
校勘記……五八六

卷一九之二

昊天有成命……五八七
我將……五八八
時邁……五八八
執競……五八九
思文……五九〇

臣工之什

臣工……五九〇
噫嘻……五九一
校勘記……五九二

卷一九之三

振鷺……五九四
豐年……五九四
有瞽……五九四
潛……五九五
雝……五九五
載見……五九六
有客……五九七
武……五九七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五九八
訪落……五九八
敬之……五九八
校勘記……五九九

卷一九之四

小毖……六〇〇
載芟……六〇一
良耜……六〇二
絲衣……六〇三
酌……六〇四
桓……六〇四
賚……六〇五
般……六〇五
校勘記……六〇六

卷二〇之一

魯頌

駉之什

魯頌譜……六〇八
駉……六〇八
有駜……六一〇
泮水……六一〇
校勘記……六一三

卷二〇之二

閟宮……六一四
校勘記……六一八

卷二〇之三

商頌
商頌譜……六一九
那……六二〇
烈祖……六二一
玄鳥……六二二
校勘記……六二三
卷二〇之四
長發……六二五
殷武……六二七
校勘記……六二八

周禮注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六三一
序……六三三
校勘記序……六三七
卷一
天官冢宰第一……六三九
校勘記……六四三
卷二
大宰……六四五
校勘記……六五一
卷三
小宰……六五三
宰夫……六五五
宮正……六五七
宮伯……六五八
校勘記……六五八
卷四
膳夫……六五九
庖人……六六一
內饔……六六一
外饔……六六二
亨人……六六二
甸師……六六二
獸人……六六三
䱷人……六六三
鼈人……六六四
腊人……六六四
校勘記……六六四
卷五
醫師……六六六
食醫……六六七
疾醫……六六七
瘍醫……六六八
獸醫……六六八
酒正……六六八
酒人……六七〇
漿人……六七〇
凌人……六七一
籩人……六七一
校勘記……六七二
卷六
醢人……六七四
醯人……六七五
鹽人……六七五
冪人……六七五
宮人……六七五
掌舍……六七六
幕人……六七六
掌次……六七六
大府……六七七
玉府……六七八
內府……六七八
外府……六七九
司會……六七九
校勘記……六八〇
卷七
司書……六八二
職內……六八二
職歲……六八二
職幣……六八二
司裘……六八三
掌皮……六八四
內宰……六八四
內小臣……六八六
閽人……六八六
寺人……六八七
內豎……六八七
九嬪……六八七
校勘記……六八七
卷八

世婦……六八九
女御……六八九
女祝……六九〇
女史……六九〇
典婦功……六九〇
典絲……六九〇
典枲……六九一
內司服……六九一
縫人……六九二
染人……六九二
追師……六九三
屨人……六九三
夏采……六九四
校勘記……六九五

卷九

地官司徒第二……六九七
校勘記……七〇一

卷一〇

大司徒……七〇二
校勘記……七〇九

卷一一

小司徒……七一〇
鄉師……七一三
校勘記……七一五

卷一二

鄉大夫……七一六
鄉老……七一六
州長……七一七
黨正……七一八
族師……七一八
閭胥……七一九
比長……七一九
封人……七二〇
鼓人……七二〇
舞師……七二一
校勘記……七二一

卷一三

牧人……七二三
牛人……七二三
充人……七二四
載師……七二四
閭師……七二七
縣師……七二七
遺人……七二八
校勘記……七二八

卷一四

均人……七三〇
師氏……七三〇
保氏……七三一
司諫……七三一
司救……七三一
調人……七三二
媒氏……七三二
司市……七三四
校勘記……七三五

卷一五

質人……七三七
廛人……七三七
胥師……七三七
賈師……七三八
司虣……七三八
司稽……七三八
胥……七三八
肆長……七三八
泉府……七三八
司門……七三八
司關……七三九
掌節……七三九
遂人……七四〇
遂師……七四一
遂大夫……七四二
縣正……七四二
鄙師……七四二
酇長……七四二
里宰……七四三
鄰長……七四三
校勘記……七四三

卷一六

旅師……七四五
稍人……七四五
委人……七四五
土均……七四六

草人……七四六
稻人……七四六
土訓……七四七
誦訓……七四七
山虞……七四七
林衡……七四七
川衡……七四七
澤虞……七四七
迹人……七四八
丱人……七四八
角人……七四八
羽人……七四八
掌葛……七四八
掌染草……七四八
掌炭……七四八
掌荼……七四八
掌蜃……七四九
囿人……七四九
場人……七四九
廩人……七四九
舍人……七四九
倉人……七五〇
司祿（闕）……七五〇
司稼……七五〇
舂人……七五〇
饎人……七五〇
槀人……七五〇
校勘記……七五〇

卷一七

春官宗伯第三……七五二
校勘記……七五六

卷一八

大宗伯……七五七
校勘記……七六四

卷一九

小宗伯……七六六
肆師……七六八
鬱人……七七〇
鬯人……七七一
校勘記……七七一

卷二〇

雞人……七七三
司尊彝……七七三
司几筵……七七四
天府……七七六
典瑞……七七六
校勘記……七七八

卷二一

典命……七八〇
司服……七八一
典祀……七八三
守祧……七八四
世婦……七八四
內宗……七八四
外宗……七八五
校勘記……七八五

卷二二

冢人……七八六
墓大夫……七八六
職喪……七八七
大司樂……七八七
校勘記……七九一

卷二三

樂師……七九三
大胥……七九四
小胥……七九五
大師……七九五
小師……七九七
瞽矇……七九七
眡瞭……七九七
典同……七九七
校勘記……七九八

卷二四

磬師……八〇〇
鍾師……八〇〇
笙師……八〇一
鎛師……八〇一
韎師……八〇一
旄人……八〇一
籥師……八〇一
籥章……八〇一
鞮鞻氏……八〇二

典庸器……八〇二
司干……八〇二
大卜……八〇二
卜師……八〇四
龜人……八〇四
華氏……八〇五
占人……八〇五
簭人……八〇五
校勘記……八〇五

卷二五

占夢……八〇七
眡祲……八〇八
大祝……八〇八
小祝……八一一
校勘記……八一二

卷二六

喪祝……八一四
甸祝……八一五
詛祝……八一六
司巫……八一六
男巫……八一六
女巫……八一六
大史……八一七
小史……八一八
馮相氏……八一八
保章氏……八一九
內史……八二〇
外史……八二〇
校勘記……八二〇

卷二七

御史……八二二
巾車……八二二
典路……八二五
車僕……八二五
司常……八二六
都宗人……八二七
家宗人……八二七
神仕……八二七
校勘記……八二八

卷二八

夏官司馬第四……八三〇
校勘記……八三三

卷二九

大司馬……八三四
校勘記……八四〇

卷三〇

小司馬……八四一
軍司馬(闕)……八四一
輿司馬(闕)……八四一
行司馬(闕)……八四一
司勳……八四一
馬質……八四二
量人……八四二
小子……八四二
羊人……八四三
司爟……八四三
掌固……八四三
司險……八四四
掌疆(闕)……八四四
候人……八四四
環人……八四四
挈壺氏……八四四
射人……八四五
服不氏……八四六
射鳥氏……八四六
羅氏……八四六
掌畜……八四六
校勘記……八四六

卷三一

司士……八四八
諸子……八五〇
司右……八五〇
虎賁氏……八五〇
旅賁氏……八五〇
節服氏……八五一
方相氏……八五一
太僕……八五一
小臣……八五二
祭僕……八五二
御僕……八五二
隸僕……八五二
校勘記……八五三

卷三二

弁師……八五四
司甲（闕）……八五五
司兵……八五五
司戈盾……八五五
司弓矢……八五五
繕人……八五六
槀人……八五六
戎右……八五七
齊右……八五七
道右……八五七
大馭……八五七
戎僕……八五八
齊僕……八五八
道僕……八五八
田僕……八五八
馭夫……八五八
校勘記……八五八

卷三三

校人……八六〇
趣馬……八六一
巫馬……八六一
牧師……八六一
廋人……八六一
圉師……八六一
圉人……八六一
職方氏……八六一
土方氏……八六四
懷方氏……八六四
合方氏……八六四
訓方氏……八六四
形方氏……八六四
山師……八六五
川師……八六五
邍師……八六五
匡人……八六五
撣人……八六五
都司馬……八六五
家司馬……八六五
校勘記……八六五

卷三四

秋官司寇第五……八六七
大司寇……八七〇
校勘記……八七一

卷三五

小司寇……八七三
士師……八七四
鄉士……八七五
遂士……八七六
縣士……八七六
方士……八七七
訝士……八七七
朝士……八七七
司民……八七八
校勘記……八七九

卷三六

司刑……八八〇
司刺……八八〇
司約……八八〇
司盟……八八一
職金……八八一
司厲……八八二
犬人……八八二
司圜……八八二
掌囚……八八二
掌戮……八八三
司隸……八八三
罪隸……八八三
蠻隸……八八三
閩隸……八八三
夷隸……八八四
貉隸……八八四
布憲……八八四
禁殺戮……八八四
禁暴氏……八八四
野廬氏……八八四
蜡氏……八八四
雍氏……八八五
萍氏……八八五
司寤氏……八八五
司烜氏……八八五
校勘記……八八六

卷三七

條狼氏……八八八
脩閭氏……八八八
冥氏……八八八
庶氏……八八八

穴氏……八八八
翨氏……八八八
柞氏……八八八
薙氏……八八八
硩蔟氏……八八九
翦氏……八八九
赤犮氏……八八九
蟈氏……八八九
壺涿氏……八八九
庭氏……八八九
銜枚氏……八八九
伊耆氏……八八九
大行人……八九〇
小行人……八九三
校勘記……八九四

卷三八

司儀……八九六
行夫……八九九
環人……八九九
象胥……八九九
掌客……九〇〇
掌訝……九〇二
掌交……九〇二
掌察(闕)……九〇三
掌貨賄(闕)……九〇三
朝大夫……九〇三
都則(闕)……九〇三
都士(闕)……九〇三
家士(闕)……九〇三
校勘記……九〇三

卷三九

冬官考工記第六……九〇五
輪人……九〇七
輿人……九一〇
校勘記……九一一

卷四〇

輈人……九一三
築氏……九一五
冶氏……九一五
桃氏……九一五
鳧氏……九一六
㮚氏……九一六
段氏(闕)……九一七
函人……九一七
鮑人……九一七
韗人……九一八
韋氏(闕)……九一八
裘氏(闕)……九一八
畫繢……九一八
鍾氏……九一九
筐人(闕)……九一九
㡛氏……九一九
校勘記……九一九

卷四一

玉人……九二二
楖人(闕)……九二三
雕人(闕)……九二三
磬氏……九二三
矢人……九二四
陶人……九二四
瓬人……九二四
梓人……九二四
廬人……九二六
匠人……九二七
校勘記……九二九

卷四二

匠人……九三一
車人……九三三
弓人……九三四
校勘記……九三七

儀禮注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九四一
校勘記序……九四二

卷一

士冠禮第一……九四五
校勘記……九四八

卷二

士冠禮……九五〇
校勘記……九五三

卷三

士冠禮……九五六

校勘記……九五九

卷四

士昏禮第二……九六一
校勘記……九六四

卷五

士昏禮……九六五
校勘記……九六八

卷六

士昏禮……九七〇
校勘記……九七三

卷七

士相見禮第三……九七五
校勘記……九七八

卷八

鄉飲酒禮第四……九八〇
校勘記……九八二

卷九

鄉飲酒禮……九八三
校勘記……九八七

卷一〇

鄉飲酒禮……九八八
校勘記……九九一

卷一一

鄉射禮第五……九九三
校勘記……九九七

卷一二

鄉射禮……九九九
校勘記……一〇〇六

卷一三

鄉射禮……一〇〇八
校勘記……一〇一二

卷一四

燕禮第六……一〇一四
校勘記……一〇一八

卷一五

燕禮……一〇二〇
校勘記……一〇二五

卷一六

大射第七……一〇二七
校勘記……一〇三〇

卷一七

大射……一〇三三
校勘記……一〇三七

卷一八

大射……一〇三九
校勘記……一〇四四

卷一九

聘禮第八……一〇四六
校勘記……一〇四九

卷二〇

聘禮……一〇五一
校勘記……一〇五五

卷二一

聘禮……一〇五六
校勘記……一〇六〇

卷二二

聘禮……一〇六二
校勘記……一〇六五

卷二三

聘禮……一〇六六
校勘記……一〇七〇

卷二四

聘禮……一〇七一
校勘記……一〇七六

卷二五

公食大夫禮第九……一〇七九
校勘記……一〇八三

卷二六

公食大夫禮……一〇八五
校勘記……一〇八七

卷二六下

覲禮第一〇……一〇八七
校勘記……一〇八九

卷二七

覲禮……一〇九一
校勘記……一〇九四

卷二八

喪服第一一……一〇九六
校勘記……一〇九九

卷二九

喪服……一一〇〇
校勘記……一一〇二

卷三〇

喪服……一一〇三
校勘記……一一〇七

卷三一

喪服……一一〇八
校勘記……一一一二

卷三二

喪服……一一一四
校勘記……一一一七

卷三三

喪服……一一一八
校勘記……一一二二

卷三四

喪服……一一二三
校勘記……一一二六

卷三五

士喪禮第一二……一一二八
校勘記……一一三二

卷三六

士喪禮……一一三三
校勘記……一一三七

卷三七

士喪禮……一一三九
校勘記……一一四四

卷三八

既夕禮第一三……一一四六
校勘記……一一五〇

卷三九

既夕禮……一一五二
校勘記……一一五五

卷四〇

既夕禮……一一五六
校勘記……一一五九

卷四一

既夕禮……一一六一
校勘記……一一六四

卷四二

士虞禮第一四……一一六七
校勘記……一一七一

卷四三

士虞禮……一一七三
校勘記……一一七六

卷四四

特牲饋食禮第一五……一一七八
校勘記……一一八一

卷四五

特牲饋食禮……一一八三
校勘記……一一八七

卷四六

特牲饋食禮……一一八九
校勘記……一一九三

卷四七

少牢饋食禮第一六……一一九六
校勘記……一一九九

卷四八
少牢饋食禮……一二〇〇
校勘記……一二〇四
卷四九
有司第一七……一二〇六
校勘記……一二一一
卷五〇
有司……一二一三
校勘記……一二一八

禮記正義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二三一
序……一二三三
校勘記序……一二三七
卷一
曲禮上第一……一二三九
校勘記……一二三四
卷二
曲禮上……一二三八
校勘記……一二四五
卷三
曲禮上……一二四八
校勘記……一二五四
卷四
曲禮下第二……一二五六
校勘記……一二六二
卷五
曲禮下……一二六四
校勘記……一二七〇
卷六
檀弓上第三……一二七三
校勘記……一二七九
卷七
檀弓上……一二八一
校勘記……一二八六
卷八
檀弓上……一二八八
校勘記……一二九四
卷九
檀弓下第四……一二九八
校勘記……一三〇六
卷一〇
檀弓下……一三〇九
校勘記……一三一七
卷一一
王制第五……一三二一
校勘記……一三二九
卷一二
王制……一三三三
校勘記……一三三九
卷一三
王制……一三四二
校勘記……一三四八
卷一四
月令第六……一三五二
校勘記……一三五八
卷一五
月令……一三六一
校勘記……一三六六
卷一六
月令……一三六九
校勘記……一三七五
卷一七
月令……一三七九
校勘記……一三八五
卷一八
曾子問第七……一三八八
校勘記……一三九四
卷一九

曾子問……一三九六
校勘記……一四〇二
卷二〇
文王世子第八……一四〇四
校勘記……一四一一
卷二一
禮運第九……一四一三
校勘記……一四一九
卷二二
禮運……一四二三
校勘記……一四二七
卷二三
禮器第一〇……一四三〇
校勘記……一四三六
卷二四
禮器……一四三九
校勘記……一四四三
卷二五
郊特牲第一一……一四四四
校勘記……一四五〇
卷二六
郊特牲……一四五二
校勘記……一四五九
卷二七
內則第一二……一四六一
校勘記……一四六五
卷二八
內則……一四六六
校勘記……一四七一
卷二九
玉藻第一三……一四七三
校勘記……一四七八
卷三〇
玉藻……一四七九
校勘記……一四八五
卷三一
明堂位第一四……一四八七
校勘記……一四九二
卷三二
喪服小記第一五……一四九四
校勘記……一四九七
卷三三
喪服小記……一四九九
校勘記……一五〇三
卷三四
大傳第一六……一五〇六
校勘記……一五〇九
卷三五
少儀第一七……一五一〇
校勘記……一五一六
卷三六
學記第一八……一五二一
校勘記……一五二五
卷三七
樂記第一九……一五二七
校勘記……一五三三
卷三八
樂記……一五三四
校勘記……一五三八
卷三九
樂記……一五四〇
校勘記……一五四六
卷四〇
雜記上第二〇……一五四八
校勘記……一五五二
卷四一
雜記上……一五五三
校勘記……一五五八

卷四二
雜記下第二一……一五六〇
校勘記……一五六四
卷四三
雜記下……一五六六
校勘記……一五七〇
卷四四
喪大記第二二……一五七一
校勘記……一五七七
卷四五
喪大記……一五七九
校勘記……一五八五
卷四六
祭法第二三……一五八七
校勘記……一五九一
卷四七
祭義第二四……一五九二
校勘記……一五九六
卷四八
祭義……一五九七
校勘記……一六〇一
卷四九
祭統第二五……一六〇二
校勘記……一六〇八
卷五〇
經解第二六……一六〇九
哀公問第二七……一六一一
仲尼燕居第二八……一六一三
校勘記……一六一五
卷五一
孔子閒居第二九……一六一六
坊記第三〇……一六一八
校勘記……一六二三
卷五二
中庸第三一……一六二五
校勘記……一六三〇
卷五三
中庸……一六三二
校勘記……一六三六
卷五四
表記第三二……一六三八
校勘記……一六四五
卷五五
緇衣第三三……一六四七
校勘記……一六五一
卷五六
奔喪第三四……一六五三
問喪第三五……一六五六
校勘記……一六五七
卷五七
服問第三六……一六五八
間傳第三七……一六六〇
校勘記……一六六二
卷五八
三年問第三八……一六六三
深衣第三九……一六六四
投壺第四〇……一六六五
校勘記……一六六七
卷五九
儒行第四一……一六六八
校勘記……一六七一
卷六〇
大學第四二……一六七三
校勘記……一六七七
卷六一
冠義第四三……一六七九
昏義第四四……一六八〇
鄉飲酒義第四五……一六八二
校勘記……一六八五
卷六二

射義第四六……一六八六
燕義第四七……一六八九
校勘記……一六九一
卷六三
聘義第四八……一六九二
喪服四制第四九……一六九四
校勘記……一六九六

春秋左傳正義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六九七
序……一六九八
校勘記序……一七〇〇
卷一
春秋序……一七〇三
校勘記……一七〇九
卷二
隱公 元年至二年……一七一二
校勘記……一七一九
卷三
隱公 三年至五年……一七二三
校勘記……一七二七
卷四
隱公 六年至一一年……一七三一
校勘記……一七三七
卷五
桓公 元年至二年……一七三九
校勘記……一七四四
卷六
桓公 三年至六年……一七四六
校勘記……一七五一
卷七
桓公 七年至一八年……一七五三
校勘記……一七五九
卷八
莊公 元年至一〇年……一七六二
校勘記……一七六七
卷九
莊公 一一年至二二年……一七六九
校勘記……一七七六
卷一〇
莊公 二三年至三二年……一七七八
校勘記……一七八四
卷一一
閔公 元年至二年……一七八六
校勘記……一七八九
卷一二
僖公 元年至五年……一七九〇
校勘記……一七九六
卷一三
僖公 六年至一四年……一七九八
校勘記……一八〇三
卷一四
僖公 一五年至二一年……一八〇五
校勘記……一八一一
卷一五
僖公 二二年至二四年……一八一三
校勘記……一八一八
卷一六
僖公 二五年至二八年……一八二〇
校勘記……一八二七
卷一七
僖公 二九年至三三年……一八三〇
校勘記……一八三四
卷一八
文公 元年至四年……一八三六
校勘記……一八四一
卷一九上
文公 五年至一〇年……一八四二
校勘記……一八四八
卷一九下

文公 一一年至一五年……一八五〇
校勘記……一八五六

卷二〇

文公 一六年至一八年……一八五八
校勘記……一八六三

卷二一

宣公 元年至四年……一八六五
校勘記……一八七〇

卷二二

宣公 五年至一一年……一八七二
校勘記……一八七六

卷二三

宣公 一二年……一八七八
校勘記……一八八三

卷二四

宣公 一三年至一八年……一八八五
校勘記……一八九〇

卷二五

成公 元年至二年……一八九二
校勘記……一八九八

卷二六

成公 三年至一〇年……一九〇〇
校勘記……一九〇七

卷二七

成公 一一年至一五年……一九〇九
校勘記……一九一五

卷二八

成公 一六年至一八年……一九一六
校勘記……一九二五

卷二九

襄公 元年至四年……一九二八
校勘記……一九三四

卷三〇

襄公 五年至九年……一九三六
校勘記……一九四四

卷三一

襄公 一〇年至一二年……一九四六
校勘記……一九五三

卷三二

襄公 一三年至一五年……一九五四
校勘記……一九六〇

卷三三

襄公 一六年至一八年……一九六二
校勘記……一九六六

卷三四

襄公 一九年至二一年……一九六七
校勘記……一九七二

卷三五

襄公 二二年至二四年……一九七四
校勘記……一九八〇

卷三六

襄公 二五年……一九八二
校勘記……一九八六

卷三七

襄公 二六年……一九八八
校勘記……一九九二

卷三八

襄公 二七年至二八年……一九九四
校勘記……二〇〇一

卷三九

襄公 二九年……二〇〇四
校勘記……二〇〇九

卷四〇

襄公 三〇年至三一年……二〇一一
校勘記……二〇一六

卷四一

昭公 元年……二〇一九
校勘記……二〇二六

卷四二
昭公（二年至四年）……二〇二九
校勘記……二〇三七
卷四三
昭公（五年至六年）……二〇四〇
校勘記……二〇四五
卷四四
昭公（七年至八年）……二〇四七
校勘記……二〇五三
卷四五
昭公（九年至一二年）……二〇五六
校勘記……二〇六四
卷四六
昭公（一三年）……二〇六八
校勘記……二〇七三
卷四七
昭公（一四年至一六年）……二〇七五
校勘記……二〇八〇
卷四八
昭公（一七年至一九年）……二〇八二
校勘記……二〇八八
卷四九
昭公（二〇年）……二〇九〇
校勘記……二〇九五
卷五〇
昭公（二一年至二三年）……二〇九七
校勘記……二一〇三
卷五一
昭公（二四年至二五年）……二一〇五
校勘記……二一一一
卷五二
昭公（二六年至二八年）……二一一三
校勘記……二一二〇
卷五三
昭公（二九年至三二年）……二一二三
校勘記……二一二八
卷五四
定公（元年至四年）……二一三一
校勘記……二一三七
卷五五
定公（五年至九年）……二一三九
校勘記……二一四五
卷五六
定公（一〇年至一五年）……二一四七
校勘記……二一五二
卷五七
哀公（元年至五年）……二一五四
校勘記……二一五九
卷五八
哀公（六年至一一年）……二一六一
校勘記……二一六七
卷五九
哀公（一二年至一五年）……二一七〇
校勘記……二一七五
卷六〇
哀公（一六年至二七年）……二一七七
校勘記……二一八四

春秋公羊傳注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一八九
序……二一九〇
校勘記序……二一九二
卷一
隱公（元年）……二一九五
校勘記……二二〇〇
卷二
隱公（二年至四年）……二二〇二
校勘記……二二〇五
卷三

隱公（五年至一一年）……二二〇七
校勘記……二二一一

卷四

桓公（元年至六年）……二二一二
校勘記……二二一六

卷五

桓公（七年至一八年）……二二一八
校勘記……二二二三

卷六

莊公（元年至七年）……二二二四
校勘記……二二二八

卷七

莊公（八年至一七年）……二二三〇
校勘記……二二三四

卷八

莊公（一八年至二七年）……二二三五
校勘記……二二三九

卷九

莊公（二八年至三二年）……二二四一
閔公（元年至二年）……二二四三
校勘記……二二四五

卷一〇

僖公（元年至七年）……二二四六
校勘記……二二五〇

卷一一

僖公（八年至二一年）……二二五二
校勘記……二二五七

卷一二

僖公（二二年至三三年）……二二五九
校勘記……二二六四

卷一三

文公（元年至九年）……二二六六
校勘記……二二七〇

卷一四

文公（一〇年至一八年）……二二七一
校勘記……二二七五

卷一五

宣公（元年至九年）……二二七七
校勘記……二二八二

卷一六

宣公（一〇年至一八年）……二二八三
校勘記……二二八八

卷一七

成公（元年至一〇年）……二二八九
校勘記……二二九四

卷一八

成公（一一年至一八年）……二二九五
校勘記……二二九九

卷一九

襄公（元年至一一年）……二三〇〇
校勘記……二三〇四

卷二〇

襄公（一二年至二四年）……二三〇六
校勘記……二三〇九

卷二一

襄公（二五年至三一年）……二三一一
校勘記……二三一四

卷二二

昭公（元年至一二年）……二三一六
校勘記……二三二〇

卷二三

昭公（一三年至二二年）……二三二三
校勘記……二三二六

卷二四

昭公（二三年至三二年）……二三二七
校勘記……二三三二

卷二五

定公（元年至五年）……二三三四
校勘記……二三三八

卷二六
定公（六年至一五年）……二三三九
校勘記……二三四四
卷二七
哀公（元年至一〇年）……二三四五
校勘記……二三四九
卷二八
哀公（一一年至一四年）……二三五一
校勘記……二三五四

春秋穀梁傳注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三五七
序……二三五八
校勘記序……二三六二
卷一
隱公（元年至三年）……二三六五
校勘記……二三六八
卷二
隱公（四年至一一年）……二三六九
校勘記……二三七一
卷三
桓公（元年至七年）……二三七二
校勘記……二三七五
卷四
桓公（八年至一八年）……二三七六
校勘記……二三七九
卷五
莊公（元年至一八年）……二三七九
校勘記……二三八四
卷六
莊公（一九年至三二年）……二三八五
閔公（元年至二年）……二三八九
校勘記……二三九〇
卷七
僖公（元年至五年）……二三九一
校勘記……二三九四
卷八
僖公（六年至一八年）……二三九五
校勘記……二三九九
卷九
僖公（一九年至三三年）……二三九九
校勘記……二四〇三
卷一〇
文公（元年至八年）……二四〇四
校勘記……二四〇七
卷一一
文公（九年至一八年）……二四〇八
校勘記……二四一一
卷一二
宣公（元年至一八年）……二四一一
校勘記……二四一六
卷一三
成公（元年至八年）……二四一七
校勘記……二四二〇
卷一四
成公（九年至一八年）……二四二一
校勘記……二四二四
卷一五
襄公（元年至一五年）……二四二五
校勘記……二四二八
卷一六
襄公（一六年至三一年）……二四二九
校勘記……二四三二
卷一七
昭公（元年至一三年）……二四三三
校勘記……二四三七
卷一八
昭公（一四年至三二年）……二四三八
校勘記……二四四一
卷一九

定公（元年至一五年）　二四四二
校勘記　二四四六

卷二〇

哀公（元年至一四年）　二四四八
校勘記　二四五一

論語注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二四五三
序　二四五四

卷一

學而第一　二四五七
校勘記　二四五九

卷二

爲政第二　二四六一
校勘記　二四六三

卷三

八佾第三　二四六五
校勘記　二四六九

卷四

里仁第四　二四七一
校勘記　二四七二

卷五

公冶長第五　二四七三
校勘記　二四七五

卷六

雍也第六　二四七七
校勘記　二四八〇

卷七

述而第七　二四八一
校勘記　二四八四

卷八

泰伯第八　二四八六
校勘記　二四八八

卷九

子罕第九　二四八九
校勘記　二四九二

卷一〇

鄉黨第一〇　二四九三
校勘記　二四九六

卷一一

先進第一一　二四九八
校勘記　二五〇一

卷一二

顏淵第一二　二五〇二
校勘記　二五〇五

卷一三

子路第一三　二五〇六
校勘記　二五〇八

卷一四

憲問第一四　二五一〇
校勘記　二五一四

卷一五

衛靈公第一五　二五一六
校勘記　二五一九

卷一六

季氏第一六　二五二〇
校勘記　二五二三

卷一七

陽貨第一七　二五二四
校勘記　二五二六

卷一八

微子第一八　二五二八
校勘記　二五三〇

卷一九

子張第一九　二五三一
校勘記　二五三三

卷二〇

堯曰第二〇　二五三五
校勘記　二五三六

孝經注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五三七
序……二五三八
正義序……二五三九
校勘記序……二五四一
校勘記……二五四一

卷一

開宗明義章第一……二五四五
天子章第二……二五四五
校勘記……二五四六

卷二

諸侯章第三……二五四七
卿大夫章第四……二五四七
士章第五……二五四八
校勘記……二五四八

卷三

庶人章第六……二五四九
三才章第七……二五四九
校勘記……二五五〇

卷四

孝治章第八……二五五一
校勘記……二五五二

卷五

聖治章第九……二五五三
校勘記……二五五四

卷六

紀孝行章第一〇……二五五五
五刑章第一一……二五五六
廣要道章第一二……二五五六
校勘記……二五五六

卷七

廣至德章第一三……二五五七
廣揚名章第一四……二五五七
諫諍章第一五……二五五八
校勘記……二五五八

卷八

感應章第一六……二五五九
事君章第一七……二五五九
校勘記……二五六〇

卷九

喪親章第一八……二五六一
校勘記……二五六一

爾雅注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五六三
疏序……二五六四
校勘記序……二五六五

卷一

釋詁第一上……二五六九
校勘記……二五七〇

卷二

釋詁下……二五七三
校勘記……二五七七

卷三

釋言第二……二五八一
校勘記……二五八五

卷四

釋訓第三……二五八九
釋親第四……二五九二
校勘記……二五九三

卷五

釋宮第五……二五九七
釋器第六……二五九八
釋樂第七……二六〇一
校勘記……二六〇二

卷六

釋天第八……二六〇六
校勘記……二六一一

卷七

釋地第九……二六一四
釋丘第一〇……二六一六
釋山第一一……二六一七
釋水第一二……二六一八

校勘記……二六二〇
卷八
釋草第一三……二六二五
校勘記……二六三〇
卷九
釋木第一四……二六三六
釋蟲第一五……二六三八
釋魚第一六……二六四〇
校勘記……二六四一
卷一〇
釋鳥第一七……二六四八
釋獸第一八……二六五〇
釋畜第一九……二六五二
校勘記……二六五三

孟子注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六五九
序……二六六〇
題辭解……二六六一
校勘記序……二六六四
卷一上
梁惠王章句上……二六六五
校勘記……二六六七
卷一下
梁惠王章句上……二六七〇
校勘記……二六七二
卷二上
梁惠王章句下……二六七三
校勘記……二六七七
卷二下
梁惠王章句下……二六七九
校勘記……二六八二
卷三上
公孫丑章句上……二六八四
校勘記……二六八八
卷三下
公孫丑章句上……二六八九
校勘記……二六九二
卷四上
公孫丑章句下……二六九三
校勘記……二六九六
卷四下
公孫丑章句下……二六九七
校勘記……二七〇〇
卷五上
滕文公章句上……二七〇一
校勘記……二七〇三
卷五下
滕文公章句上……二七〇五
校勘記……二七〇八
卷六上
滕文公章句下……二七一〇
校勘記……二七一三
卷六下
滕文公章句下……二七一四
校勘記……二七一六
卷七上
離婁章句上……二七一七
校勘記……二七一九
卷七下
離婁章句上……二七二二
校勘記……二七二三
卷八上
離婁章句下……二七二五
校勘記……二七二八
卷八下
離婁章句下……二七二九
校勘記……二七三二
卷九上
萬章章句上……二七三三
校勘記……二七三六

卷九下
萬章章句上……二七三七
校勘記……二七三九
卷一〇上
萬章章句下……二七四〇
校勘記……二七四三
卷一〇下
萬章章句下……二七四三
校勘記……二七四六
卷一一上
告子章句上……二七四七
校勘記……二七五〇
卷一一下
告子章句上……二七五一
校勘記……二七五四
卷一二上
告子章句下……二七五五
校勘記……二七五八
卷一二下
告子章句下……二七五九
校勘記……二七六二
卷一三上
盡心章句上……二七六三
校勘記……二七六六
卷一三下
盡心章句上……二七六八
校勘記……二七七一
卷一四上
盡心章句下……二七七三
校勘記……二七七六
卷一四下
盡心章句下……二七七八
校勘記……二七八〇
附録一……二七八三
附録二……二七八四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七

月令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疏〕季秋至柳中○正義曰三統厤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昏虛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去日九十三度旦張十八度中按元嘉厤九月節日在亢一度昏牛六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在氐七度昏女十一度中旦柳十二度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喆人之令德示民軌儀○射音亦喆貞列反〔疏〕注無射至軌儀○正義曰按夾鍾之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下生者三分去一今夾鍾七寸取六寸三分去一有四寸在夾鍾以一寸爲三千一百八十七分今更三分之則一寸者分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夾鍾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者又三分之則爲三千二百二十五其夾鍾整寸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又以三千二百二十五益之總爲九千七百八十六分三分去一則去三千二百六十二餘有六千五百二十四在故云無射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也引周語以下者證無射之義云宣布喆人之令德示民軌儀者按周語注云乾上九用事無射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者也喆人后稷布其德教示以法儀當及時鉏穫而收藏也）○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戮猶殺也○來賓高誘注呂氏春秋則云賓雀與鄭異蛤古荅反鞠本又作菊九六反豺音柴僇音六本或作戮〔疏〕注來賓至殺也○正義曰上仲秋直云鴻鴈來今季秋云來賓以仲秋初來則過去故不云賓今季秋鴻鴈來賓者客止未去也猶如賓客故云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者按國語云雀入于海爲蛤故知大水是海也云戮猶殺也者以經祭獸戮禽獸皆殺之但殺獸而又陳戮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爲祭故直云戮禽此亦互文也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也）○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右个西堂北偏）○是月也。申嚴號令。（申重○重直用反）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內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疏〕命百至宣出○正義曰於此月之時勅命百官貴之與賤無不務內內謂收斂其物言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勤務收斂內物以會天地之藏者會猶趣也言心皆趣嚮天地所藏之事謂心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無有宣出者以物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乃命冢宰。農事備收。（備猶盡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簿步古反徐步各反）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重粢盛之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祗亦敬也○收如字又守又反委紆僞反〔疏〕藏帝至必飭○正義曰帝藉者供上帝之藉田也神倉者貯祀鬼神之倉也言天子於此月命冢宰藏此帝藉所收禾穀於此神倉之中當須敬而復敬必使飭正○注重粢至亦敬○正義曰委謂委積之物重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內於神倉公羊傳桓十四年御廩災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皇氏云委謂輸也其義非云帝藉所耕千畝者鄭康成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是藉田在南郊也云藏祭祀之穀爲神倉者以其供神之物故曰神倉祗亦敬者經有敬字祗又訓爲敬故云祗亦敬言敬者恒以敬敬爲心不有怠慢也）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疏〕是月也霜始降○正義曰上文自申嚴號令至祗敬必飭論務內必須撤慎從此霜始降至習吹論霜降寒來人皆入室又爲饗帝當習吹順時氣習吹雖與入室不同但饗帝大事則須更云是月故習吹之事附於入室之下自大饗帝至無有所私論大饗明堂及嘗犧牲告備并諸侯來歲之制稅民輕重貢賦之數皆大事相連事與於上故言是月天子乃教田獵及祭禽于四方論順時田獵以習兵戎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草木黃落至供養之不宜論草木黃落蟄蟲閉戶斷決獄刑收減祿秩事異於前故又言是月天子以犬嘗稻先薦寢廟事重故特言是月也）○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總猶猥卒○猥卒溫罪反下七忽反）○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爲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吹昌睡反注同爲于僞反下文縣爲注王爲又爲同〔疏〕注爲將至重也○正義曰以下有饗帝之文此有言吹之事故云爲將饗帝其習舞吹必用丁者取其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者藝業成故也）○是月也。大饗帝。（言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疏〕注言大至謂此○正義曰若祭一帝之時則禮器謂之饗帝今云大饗故知徧祭五帝也此大饗與帝連文故謂祭天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彼下云三牲魚腊九州之美味是四方助祭之物故以大饗爲祫也與此不同引曲禮云大饗不問卜謂此者以曲禮大饗不云帝此云大饗帝不云不問卜恐是別事諸儒多以爲疑故鄭執之云曲禮所云謂此也鄭必知曲禮大饗非指祫祭必是此大饗帝者以周禮祀大神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若祫祭不得云不問卜也此謂五帝皆饗莫適卜可從故知不問卜謂此也）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于羣神禮畢而告焉〔疏〕嘗犧牲告備于天子○正義曰嘗犧牲者謂嘗祭羣神以犧牲於時有司常祭其事既畢告祭備具於天子也○注嘗者至禮畢而告焉○正義曰此犧牲之文繼饗帝之下知非欲饗帝之時使有司展犧牲告其備具而云嘗謂嘗羣神者以四月大雩以祈穀實雩上帝之後云雩祀百辟卿士是雩帝以外別雩羣神九月大饗以報功明饗帝之外亦饗羣神故知此嘗嘗羣神云使有司祭於羣神者以其經云告備于天子故知是有司帝是尊神故知天子親祭經云饗帝鄭云天子親嘗者嘗是秋祭之名因經有嘗犧牲之文雖天子亦曰嘗以秋物新成故也）○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貢職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合諸侯制絕句縣音玄〔疏〕合諸至所私○正義曰合諸侯制者秦以十月爲歲首此月歲之終也當入新歲故合此諸侯之法制又命百縣爲來歲受朔日之政令并授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天子有朔日政令諸侯所稅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天子制之百縣此來受處分故云受朔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天子之制故言與者兼事之辭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者言定稅輕重入貢多少皆以去京遠近之差土地所宜之物爲節度無有所私者言既給郊廟重事事百縣等物無得有所偏私不如法制也○注秦以至象魏○正義曰按史記秦文公獲黑龍自爲水瑞命河爲德水以十月爲歲首云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者此皆周禮與命文也彼注云國家國之所居謂成方也云互文者諸侯言合制則百縣亦合制百縣言來歲受朔日則諸侯亦來歲受朔日也故云互文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云貢職謂所入天子者以經云稅於民輕重之法又云貢職之數其文既重故知稅於民者是積貯本國貢職之數者是輸納天子云周之法以正月和之者按大宰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云正歲而縣於象魏者小宰職云正歲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是也）○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illegible]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illegible]乘繩證反校戶教反〔疏〕是月至馬政○正義[illegible]）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illegible]音兆級九立反趣七住反又七走反說始銳反陳直覲反）

音太。旟音餘。〔疏〕命僕至屏外。○正義曰：前既班馬政，乃命戎僕御夫及七騶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旐，既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為行陳。於是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或者屏之外左右六軍霤南而陳，司徒於陳前北面誓之也。○注「僕戎」至「之蔽」。○正義曰：按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戰，故不用田僕。云「及御夫」者，按周禮馭夫掌馭從車使車，注云「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故知及御夫也。云「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按周禮趣馬職云「掌駕說之頒」，謂第次也，是貴賤等列，故云為諸官駕說也。七騶者，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揔主之人，并六騶為七，故為七騶。引司馬職以下者，證九旗之異也。載旌旐者，謂舉以言之。按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則州里謂鄉中之州長、黨正、族師，遂中里宰、鄰長也；縣鄙者，遂中縣正、鄙師、酇長，及鄉之閭胥、比長也。道車，象路也，視朝行道。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此是仲冬大閱之時，各象治民之事，坐習其事，故所建旌旗不如仲秋治兵實出軍之事。故鄭注大司馬云「空辟實也」，言大閱是空，治兵是實，故云空辟實者，則此所引司馬職仲秋治兵是也。按司馬職云：「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注：「軍吏，諸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按周禮云鄉遂合此注，師遂載物者，轉寫誤也。既以師都為遂大夫載旜，無容故違周禮云鄉遂載物。然王侯所載與仲冬大閱同，尊故不變也。其餘則異，隨時事也。以其出兵教戰，故無道車斿車也。其王建大常者，乘戎路，異於在國也。故司常注云「王路，金路」。不出春教振旅者，以陽氣方長，兵宜止息也。夏教茇舍者，以草木茂盛，故教以草舍。秋教治兵者，以殺氣方盛，則匿邪惡，故教兵。冬教大閱者，以冬閑無事，備習威儀，故因其田獵教以簡閱。云「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者，按詩傳云「褐纏旃以為門」，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既門外驅車，則不得有屏。此門外之屏者，蓋車入之時則去屏，無事之時則設屏也。**司徒**

搢扑。北面誓之。誓衆以軍法也。○搢如字，又音箭。扑，普卜反。○〔疏〕司徒至誓之。○正義曰：司徒，地官，掌邦教誓者也。故司徒職云「施十有二教，六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馬職云「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鄭云：「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按於經注，則司徒主誓。今田獵出軍，亦於所獵之地而搢扑北面誓之也。搢，插也。○注「誓衆以軍法也」。○正義曰：軍法之誓有異田獵之誓，則云「無干車」，如蒐田之法也。今此大閱之誓，以依軍法，故司馬中冬大閱云「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注云「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今又按經注，則軍法之誓必斬殺也。其誓，尚書甘誓云「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則孥戮汝」之屬是也。然鄭注司馬中冬大閱，引此九月季秋之令將為大閱之誓，而云作月令者說季秋之政於周為中冬，失之矣。而今在此不非之者，緣已非於彼，不復重言於此也。而注旌旐不作冬法而依秋禮言之者，此文記者雖誤，將作周中冬，而文既在夏秋，故因言秋禮也。熊氏以為此文載旌旐，故解為中秋治兵；大司馬有羣吏聽誓，故引此司徒北面以誓，證為中冬，兩解其義，俱得遍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今月令獵為射。○挾，子協反，又音協。○〔疏〕注「厲飾」至「為射」。○正義曰：厲飾，謂嚴厲武猛容飾。定本「飾」謂容飾也，俗本作「餝」，非也。熊氏云：謂戎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義或然也。

命主祠祭禽于四方。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祊，鄭注周禮音方。○〔疏〕命主至四方。○正義曰：謂獵竟也。主祠，謂典祭祀者也。禽者，獸之通名也。四方，四方有功於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為主也。春時土方施生，獵則祭社為主也。夏時陰氣始起，象神之在內，獵則祭宗廟為主也。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為主也。冬時萬物衆多，獵則主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於物有功之神於四方也。此天子獵既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也。冬獵亦何以知然？按鄭注秋獮祀方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下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又云：「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又司馬冬狩云「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鄭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按於經注，更相引證，如可見矣。其祭四方，但用此禽，又用別牲，故甫田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也。此祀四方者，謂四方五行之神也。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伐木必因殺氣。○炭，吐旦反。

○**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墐，為塗閉之，辟殺氣。○墐，其靳反。辟音避。〔疏〕蟄蟲至其戶。○正義曰：俯，垂頭也。墐，塗也。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月既寒，故垂頭嚮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而又塗塞其戶穴，以避地上陰殺之氣也。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也。○趣，音促，又七住反。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耆熊蹯之屬，非常食。○當，丁浪反，注同。供，九用反。下餘亮反，注同。去，起呂反。耆，市志反。熊，乎弓反。蹯音煩。〔疏〕收祿至宜者。○正義曰：春夏陽氣寬施，許人主從時，雖祿秩不當，亦所權許。今秋陰氣急斂，禁罰必當，是夏所權置者，今悉收停之也。祿秩不當，謂彼人不應得祿，而王恩私與之者。供養不宜，謂非常之膳，求不可得者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始孰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鼽音求。說文云：病寒鼻窒。嚏，丁計反。○〔疏〕季秋至鼽嚏。○正義曰：其國大水，天災。冬藏殃敗，地災。民多鼽嚏，人災。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為外，邊竟之象也。大寒之時，地隆坼也。○竟音境，注及後同。隆，六中反。坼，丑白反。○〔疏〕行冬至分裂。正義曰：國多盜賊，邊竟不寧，人災。土地分裂，地災。○注「極陰」至「之象」。○正義曰：以十一月一陽生，十二月二陽生，陽在內伏於地下，四陰在地上，故云極陰為外也。

○**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辰之氣乘之也。巽為風。○煖，乃管反，又許元反。解，古買反。惰，徒臥反。辰宿直角，角主兵，不居，象風行不休止也。〔疏〕行春至不居。○正義曰：煖風來至，天災。民氣解惰，師興不居，人災。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析，思歷反。○〔疏〕孟冬至星中。○正義曰：按三統厤，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危十四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軫五度中。按元嘉厤，十月節日在心二度，昏危一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月中日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

其日壬癸。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東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牙，又因以為日名焉。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也。玄冥，少暤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顓音專。頊，音許玉反。冥，亡丁反。〔疏〕注「顓頊」至「水官」。○正義曰：按五帝德云：顓頊，高陽氏，姬姓也。又帝王世紀云：生十年而佐少暤，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而崩，以水承金也。云「玄冥，少暤氏之子，曰脩曰熙」者，按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暤氏有子曰脩曰熙」，又云「脩及熙為玄冥」，是相代為水官也。

○**其蟲介。**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鼈，必滅反。

其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為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匱，其位反。○〔疏〕注「三分」至「十八」。○正義曰：商數七十二，三分之，每一分有二十四，去其二十四，餘有四十八，故羽數四十八也。其數既少，故為最清。者最賤物，比於人亦為賤，故云物之象也。

○**律中應鍾。**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周語曰：「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應，應對之應，注同。〔疏〕注「應鍾」至「應復」。○正義曰：姑洗之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三分去一，則六寸去二寸，有四寸在。餘有整一寸、九分寸之一，更三分一寸為二十七分，九分寸之一為三分，并二十七分，揔為三十分，三分去一，去其十分，餘有二十分在，故云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引周語以下者，證應鍾之義。按春秋說云：應其鍾。注云：應鍾，應其種類。律厤志：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注：閡，藏塞也。陰雜陽氣，藏塞為萬物作種。晉灼曰：外閉曰閡。以此言之[illegible]終而復始也。

其數六。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鹹。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為朽。○朽，許九反，本亦作朽。字林云：朽，腐也。說文云：朽，或為朽字。

其祀行。祭先腎。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為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軷，蒲末反，又蒲賴反。壤，如丈反。厚，戶豆反。廣，古曠反。〔疏〕注「行在」至「之禮」。○正義曰：知行在廟門外之西者，按毀宗躐行。自此以下，皆中霤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軷壇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軷祭，其壇隨路所鄉而為廣輪，尺數同也。按鄭注聘禮云：禮畢乘

（乘車轅而遂行唯車之一輪轅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去八尺今軷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轅云北面設主軷上者以主須南嚮故人北面設之主則鄭注大馭云蓋以菩芻棘柏爲神主也○）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蜃常忍反見賢遍反下注錄見同○〔疏〕注大水淮也○正義曰知大水淮者晉語云雉入于淮爲蜃○）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驪色如鐵黍秀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彘水畜也器閎而奄象物閉藏也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字之誤也○驪力知反鐵他結反軫之忍反袗之刃反〔疏〕載玄至玄玉○正義曰春云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青深而蒼淺旂與衣雖人功所爲不可淺深異色故同用青也玉是自然之色不可純青故用蒼之淺色夏云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與春不類者赤以朱深而赤淺旂可用淺衣必用深故衣旂異色赤玉與蒼玉同俱是其色淺也冬云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者亦以黑深而玄淺旂用淺色故其色玄衣用深色故其色黑與夏同也服玄玉者玉從自然之色故其色淺而用玄玉也猶如夏云赤玉春云蒼玉相似也○注今月至誤也○正義曰鄭以此月乘軫路軫是車之後材路皆有軫何得云乘軫路此軫字當衣旁着㐱袗是玄色故以今月令軫字似當爲袗字錯誤以車旁爲之必知袗字爲色者以此經云乘玄路玄袗義同故昏禮云女從者畢袗玄鄭雖以袗爲同要袗是玄之類）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謁告○先悉薦反○）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恩賜之大功加賞○叶本又作汁音協禺音遇椓丁角反又作涿同○〔疏〕天子至孤寡○正義曰亦率羣臣至北郊迎黑帝叶光紀而顓頊玄冥配之不言諸侯亦如夏空其文也○還反賞死事者還於郊反亦反於朝也賞死事謂臣人有爲國事死者北郊還因殺氣之盛而賞其家後也恤孤寡者恤供給也孤寡即死事者妻子也財祿供給之也○注死事至加賞○正義曰舉死事之人證之也春秋左傳魯哀十一年魯師與齊戰公叔務人曰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乃與其嬖僮汪錡赴敵皆死雖無賞賜之文而亦死事之義故以證之哀二十三年晉知伯親禽顏庚注云齊大夫顏涿聚二十七年齊師將興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是其加賞也兼平常惠賜養幼少恤孤寡亦是也）

○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筴蓍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筴與周異矣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錄之而不釁筮短賤於兆也今月令曰釁祠祠衍字○釁許靳反筴初格反蓍音尸繇直又反〔疏〕是月至凶○正義曰從命大史至無有掩蔽論釁祠龜筴察阿黨事異於上立冬之日故別言是月也從天子始裘至貴賤之等級論天子身事及命飭百官蓋藏之事及喪紀棺槨等級以事異於上故言是月也自命工師至以窮其情論飭工匠營造盡情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自大飲烝至射御角力論祭祀之事勞農講武亦事異於前故更言是月自乃命水虞至行罪無赦論收斂藪澤之賦必須得所勿使侵削下民亦事異於前故言是月也○命大至吉凶○正義曰是月大史之官釁龜筴謂殺牲以血塗釁其龜及筴筴謂蓍也亦以血塗之占兆者龜之繇文非但釁此龜筴又釁此占兆繇文此占兆之語蒙上釁文也審卦吉凶者卦吉凶謂易也易有六十四卦或吉或凶故云卦吉凶卦之吉凶但是筮耳筮短賤於龜兆不得塗釁但省視錄之而已故云審卦吉凶卦既云吉凶明兆亦有吉凶但占兆與龜筴連文故略而不言吉凶也○注筴蓍至衍字○正義曰曲禮云筴爲筮知是蓍也云占兆龜之繇文者上與龜筴不同下與卦吉凶又別故言龜之繇文則占兆之書也即周禮大卜云其經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是也引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秦以孟冬爲歲首謂建亥月釁龜筴故云與周異也鄭之此注與周禮不同周禮云上春釁龜注引月令孟冬釁祠龜策相互矣者周禮云上春釁龜明秦亦以上春釁龜秦以孟冬釁龜筴明周亦孟冬釁龜筴故云相互也注周禮又云月令秦世之書亦或從以歲首釁龜耳則與此同也而秦十月爲歲首一釁而已周禮上春者亦謂夏之建寅之月但歲首一釁而已無一年兩釁之事此鄭氏注周禮別解其義也今此月令之注與周禮上春釁龜以爲建寅之月則此與周禮不同彼此鄭爲兩解也云審省錄之而不釁筮短賤於兆者以卦吉凶謂易也直言審不云釁故言審省錄之而不釁所以不釁者易是筮卦之書賤於龜之書故龜繇云釁之筮書則省錄而已觀鄭注占兆釁之分明而皇氏云唯釁龜筴命大史唯占視兆書不釁與鄭注違其義非也云筮短者左傳僖四年晉獻公卜驪姬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元凱注云筮以數告故短龜以象示故長是筮短龜長之事也○）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橈相爲也○爲于僞反下爲仲冬爲天子皆同〔疏〕是察至掩蔽○正義曰是察阿黨者謂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

○是月也。天子始裘。（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窻牖可塞塞之○上時掌反又如字下上世同）命百官謹蓋藏。（謂府庫囷倉有藏物○藏才浪反又如字）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謂芻禾薪蒸之屬○行下孟反積子賜反下七柱反又才屢反仲冬同〔疏〕天氣至下降○正義曰若以易卦言之七月三陽在上則天氣上騰三陰在下則地氣下降也今十月乃云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者易含萬象言非一槩周流六虛事無定體若以爻象言之則七月爲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於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於地故云地氣下降各取其義不相妨也○）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坏益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橫橋也徯徑禽獸之道也今月令疆或爲壃○鍵其輦反又其偃反籥羊灼反疆居良反注及下注同塞先代反注同塞徯上先則反下音奚徑古定反牡亡古反又茂后反搏音博一本作傳直專反處尺慮反壃音徒○〔疏〕坏城至徯徑○正義曰城郭當須牢厚故言坏門閭備擬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審封疆理宜牢固故云固邊竟防擬盜賊故云備要塞理當險阻故云完關梁禁禦姦非故云謹徯徑細小狹路故須塞皆隨事戒約故設文不同也○注坏益至爲壃○正義曰鍵牡閉牝者凡鑰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若禽獸牝牡然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之物故云搏鍵器以鐵爲之似樂器之管籥搢於鑰內以搏取其鍵也搢植弓注云管鍵也則管鍵一物此爲別者熊氏云管是鍵之件類仍非鍵也注稱管鍵者以類言之若云鄰里然也管籥云搏鍵器則管籥一物義或然也而何胤云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爲孔閉者謂將扃關門以內孔中按漢書五行志每云牝飛及牝亡謂失其鑰須須則牡也何胤云兩邊樹木非其義也云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者溝樹謂掘溝壍而種樹木也令使衆庶可守之）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謂襲斂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少○塋音營壟力勇反襲音習斂力驗反又力檢反〔疏〕注衣裳至多少○正義曰其衣裳襲斂多少及棺槨厚薄具在喪大記丘壟小大按鄭注冢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各有等差又注檀弓云墳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外無文○）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僞怪好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效戶教反巧如字又若孝反注同致直吏反下注同長丁丈反）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當丁浪反注同〔疏〕命工至其情○正義曰於是[illegible]）

○是月也。大飲烝。（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爲俎也）

（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觵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別彼列反索所百反屬之玉反下同滌大歷反場直良反躋子兮反兕徐履反觵古安反〔疏〕大飲烝○正義曰言於是月之時天子諸侯與羣臣大行飲酒爲饗禮以正齒位烝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注十月至之詩○正義曰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者按此大飲烝是天子之禮詩豳風躋彼公堂序諸侯之事是諸侯之禮故云天子諸侯與羣臣也豳詩云躋彼公堂毛傳云公堂學校也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于序故云此飲酒於太學也云以正齒位者約黨正文必約黨正者以此是孟冬黨正云國索鬼神謂蜡祭也與此同月故鄭下注引黨正文亦謂此時也云烝謂有牲體爲俎者按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此既大飲饗禮當用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饗而用餚烝故宣十六年左氏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是也鄭又引黨正及詩者證大飲是十月正齒位飲羣臣之事云十月滌場者謂場功畢人滌掃其場朋酒斯饗者毛傳云兩樽曰朋鄭云饗謂饗禮而殺羔羊行禮之時升彼公之學校之堂舉彼兕觥之爵以罰失禮臣下慶君命受福無疆也）○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臘力合反蜡仕迓反字林作措〔疏〕天子至五祀○正義曰祈來年于天宗者謂祭日月星辰也大割祠于公社者謂大割牲以祠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及門閭者非但祭社又祭門閭但先祭社後祭門閭故云及臘先祖五祀者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按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則飲酒在蜡祭之後此大飲在蜡祭之前者若黨正屬民飲酒在蜡之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之注黨正飲酒是也若天子諸侯羣臣大飲在蜡祭之前故以大飲敘在祈年之前然鄭爲大飲之下注引黨正飲酒者證其正齒位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即黨正飲酒也而熊氏以爲大飲烝在蜡之後非其義也凡蜡皆在建亥之月而皇氏以爲夏殷蜡各在己之歲終若如此夏家季冬則計耦耕事也脩耒耜具田器不得方始勞農以休息皇氏之義非也○注此周至互文○正義曰知此周禮所謂蜡者以郊特牲蜡者索也索萬物而饗之按籥章云國祭蜡龡豳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經亦先祭衆神乃後勞農休息文與籥章相當故經廣祭衆神是周禮籥章所謂蜡祭也而熊氏皇氏皆爲周禮六樂一變而致羽物以致六變而蜡祭此亦廣祭衆神故指彼一變二變而爲之蜡也然彼樂一變二變鄭自解爲蜡耳非周禮正文言蜡何得云周禮所謂蜡也云天宗謂日月星者以蜡祭唯公社不祭地故知祭天宗者不祭天若是祭天何須稱宗下季冬云天之神是天之衆神有司中司命不稱宗明稱宗者謂日月星也按異義六宗賈逵等以爲天宗三謂日月星地宗三謂泰山河海鄭玄六宗以爲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不同賈逵之義今此云天宗謂日月星者尚書六宗文承肆類上帝之下凡郊天之時日月從祀故祭以日月配日月在類上帝之中故六宗不得復有日月此不云六宗而云天宗與彼別也）

（蔡邕云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也云臘謂田獵所得禽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左傳云唯君用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獸皇氏云仲秋獮得禽獸以爲乾豆至臘用之其義非也云五祀門戶中霤竈行者月令殷禮言之若周則七祀云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者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之事故云互也皇氏云天宗故云祈社是報功故云大割先祖已之親故臘祭也）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勞力報反〔疏〕注黨正至是也○正義曰按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此亦祭衆神之後勞農休息文正相當故云是此等休息是止齒位按雜記子貢觀蜡云一國之人皆若狂者按鄉飲酒初立賓行禮至禮終說屨升堂而往行無算爵然則初時正齒位後則皆狂蜡祭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按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爲仲冬將大閱簡習之亦因營室主武士也凡田之禮唯狩最備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將帥上子匠反下色類反閱音悅狩手又反〔疏〕注營室至最備○正義曰春秋說云營室主軍士之糧云凡田之禮唯狩最備者解此經孟冬云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言習是未正用也備擬仲冬教戰之事所須故言唯狩最備謂狩禮大也故仲冬教大閱禮儀備）○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因盛德在水收其稅）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寅之氣乘之也○泄息列反下同）○民多流亡。（象蟄蟲動〔疏〕孟冬至流亡○正義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地災也民多流亡人災也）○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巳之氣乘之也立夏巽用事巽爲風○復扶又反〔疏〕國多至復出○正義曰國多暴風方冬不寒天災也蟄蟲復出地災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申之氣乘之也）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伐參伐爲兵○參所林反下同〔疏〕雪霜至侵削○正義曰雪霜不時天災也○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人災也○注申宿直參伐參伐爲兵○正義曰按春秋說云參伐主斬刈示威行伐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壁必亦反又必狄反〔疏〕仲冬至軫中○正義曰按律厤志云仲冬之初日在斗十二度故云日在斗也三統歷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壁五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角三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昏奎十度中去日八十二度旦亢七度中元嘉厤云大雪日在箕十度昏氐九度中旦軫八度中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昏東壁八度中晝漏四十五刻旦角七度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
朽。其祀行。祭先腎。（黃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疏〕注周語至九德○正義曰按元命包黃鍾者始黃注云始萌黃泉中律厤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鍾種也又云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始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者按彼注十一月建子陽氣在中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作樂宜偏黃鍾象氣伏地物始萌所以偏養六氣九功之德此養之者若施於人六情正德天德利用地德厚生人德六府者金木水火土穀也）○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皆記時候也鶡旦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壯莊亮反曷本亦作鶡同戶割反鶡旦鳥名）○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堂大廟北堂當大室）○飭死事。（飭軍士戰必有死志〔疏〕飭死事○正義曰事異前也因殺氣之盛以飭軍士使戰者必有死志故曰飭死事也）○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閉藏○暢勑亮反女音汝大音太〔疏〕命有至暢月○正義曰此不云是月者總是冬月閉藏之事從十月爲漸非惟仲冬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自命奄尹至淵澤井泉論命奄尹之官謹慎房室命酒正之職以爲酒醴命掌祠之官祈祀四海井泉事雖各別同是命告羣官事異於上故總言是月自農有不收藏積聚至罪之不赦論收斂尤急之時務須積聚之事事異於上故云是月自日短至至取竹箭論日至之時須有所爲之事事異於收積聚故云是月自可以罷官之無事至閉藏論去閒務助時寧靜亦事異於前故言是月云土事毋作慎毋發蓋者於此之時土地之事毋得興作又須謹慎毋得開發掩蓋之物則孟冬云謹蓋藏是也非惟仲冬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良爲此也爲陰氣凝固陽須閉藏若起土功開蓋物發室屋起大衆開泄陽氣故下云諸蟄則死人則疾疫也以固而閉者而汝也命此有司云於此之時以堅固汝閉塞之事勿令開動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者約束有司若其不固汝所閉之事令地沮泄謂泄漏地之陽氣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人所舍之處擁蔽於此之時天地亦擁蔽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令地氣泄漏是開發天地之房也如此則諸蟄則死人必疾疫非但蟄死人疾又隨以喪者國有大喪隨逐其後命之曰暢月者告有司云所以須閉藏以其命此月曰暢月暢充也言名此月爲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皇氏云又隨以喪者謂逃亡人爲疾疫皆逃亡故云又隨以喪）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幾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重直龍反注同）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功奢僞怪好物也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

（習天子所親幸者○省所景反注同〔疏〕命奄至不禁○正義曰命奄尹者謂正也謂命奄官正長申重之政令常察門閭之事謹慎房室之處必重閉者謂門閭房室必外內重閉遠者謂之門閭近者謂之房室皆有外內門戶必重疊閉之此月陰氣既靜故減省婦人之事順陰類也婦人所事者務所質素無得過爲淫巧其所禁婦人無限貴戚姑姊妹之徒及王親近愛習嬖寵之類無有不禁言禁之無得淫巧也○注於周至之屬○正義曰此奄尹奄官之尹於周則內宰俱是主領奄官身非奄人故云於周爲內宰內宰非奄也云掌治王之內政者皆解經中申宮令也宮令則內政也云譏出入及開閉之屬者解經審門閭謹房室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爲酒人秫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酋子由反又在由反秫音述麴丘六反糵魚列反湛于廉反熾尺志反齊才計反注火齊同監古銜反貸音二又他得反注同長丁丈反穫戶郭反○〔疏〕乃命至差貸○正義曰大酋者酒官之長於此之時始爲春酒先須治擇秫稻故云秫稻必齊得成孰又須以時料理麴糵故云麴糵必時湛熾必絜者湛漬也熾炊也謂炊漬米麴之時必須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者謂所用水泉必須香美所盛陶器必須良善火齊必得者謂炊米和酒之時用火齊生孰必得中也兼用六物者秫稻一麴糵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物事也謂作酒之人用此六事作酒大酋監督之無使有參差貸變使酒誤其善惡○注酒孰至眉壽○正義曰酒孰曰酋然則酋者酒孰之名也云於周則爲酒人者周禮酒正引此大酋爲酒正也此注大酋爲酒人不同者以酒正掌作酒法式及酒材之事故引大酋證之其實酒正掌酒之政令及酒出入之事不親監作此大酋監作故爲酒人也以酒人監作酒故也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者謂此十一月命大酋作酒之事以十月穫稻於此月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者謂春成也非春始釀故毛詩傳云春酒凍醪又注酒正云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是於仲冬季冬以釀也引詩者豳風七月之詩以證穫稻作酒之事）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今月令淵爲深）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畜許六反詰起吉反〔疏〕注明堂至牛馬○正義曰引之者證若不積聚收牛馬他人取之不詰俗本作牧定本作收○）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爲蔬食○藪素口反道音導〔疏〕注大澤至蔬食○正義曰按鄭注周禮水鍾曰澤水希曰藪今言大澤曰藪者以有水之處謂之澤旁無水之處謂之藪草木之實爲蔬食者爾雅云蔬不孰爲饉蔬謂菜蔬以其麤蔬經言蔬食故爲草木實也山林蔬食榛栗之屬藪澤蔬食菱芡之屬）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萌牙也○爭爭鬬之爭注同）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寧安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反○去起呂反注及下同耆市志反從子用反〔疏〕注易及至相違○正義曰此易乾鑿度文及樂緯春秋緯其語同也其八能之士以具在仲夏疏又相違者以夏已違今此復違故言又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又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挺馬薤也水泉動潤上行○芸音云荔力計反挺大頂反麋亡悲反解音蟹薤戶介反上時丈反〔疏〕芸始至泉動○正義曰芸始生荔挺出者皇氏云以其俱香草故應陽氣而出而蚯蚓結者蔡云結猶屈也蚯蚓在穴屈首下嚮陽氣氣動則宛而上首故其結而屈也麋角解者說者多家皆無明據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今以麋爲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鹿是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之象既無明據故略論焉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墜是也若節氣晚則十二月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隕麋角）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此其堅成之極時）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

○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順時氣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午之氣乘之也）氛霧冥冥。（霜露之氣散相亂也○氛芳云反）雷乃發聲。（震氣動也午屬震○〔疏〕其國至發聲○正義曰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皆天災也）

○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酉之氣乘之也酉宿直昴畢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也子宿直虛危虛危內有瓜瓠○雨汁于付反下音執注同瓠戶故反好呼報反）國有大兵。（兵亦軍之氣○〔疏〕天時至大兵○正義曰天時雨汁天災也瓜瓠不成地災也國有大兵人災也○注虛危內有瓜瓠○正義曰按天文志瓜瓠四星在危東）

○行春令。則蝗蟲爲敗。（當蟄者出卯之氣乘之也）水泉咸竭。（大火爲旱）民多疥癘。（疥癘之病孚甲之象○疥音介〔疏〕蝗蟲至疥癘○正義曰蟲蝗爲敗水泉咸竭地災也民多疥癘人災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季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婺無付反婁力候反氐丁兮又音丁計反枵許驕反○〔疏〕季冬至氐中○正義曰按律麻志季冬初日在婺女八度三統麻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昏婁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氐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中去日八十度旦心五度中元嘉麻日在牛三度昏奎十五度中晝漏四十五刻六分旦亢九度中大寒日在女十度昏胃四度中晝漏四十六刻七分旦氐十三度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疏〕注大呂至宣物正義曰按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上生大呂三分益一三寸益一寸六寸益二寸故爲八寸其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各三分之則爲七十八分三分益一更益一箇二十六則一百四故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也引周語大呂助陽宣物者證大呂之義也按律歷志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聚物○）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皆記時候也雊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鄉音向雊古豆反乳如住反〔疏〕鴈北至雞乳○正義曰鴈北鄉有早有晚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月乃北鄉故易說云二月驚蟄候鴈北鄉鵲始巢者此據晚者若早者十一月始巢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鵲始巢是也雉雊雞乳者易通卦驗云雉雊雞乳在立春節與此同以立春在此月也通卦驗又云小寒虎始交豺祭獸此季冬不言者文不具也若節氣晚則季冬虎交若節氣早則在仲冬故仲冬虎始交按月令九月豺祭獸通卦驗季冬豺祭獸者熊氏云再祭也一曰易說誤也無此文）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堂右个北堂東偏）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難乃多反下注同磔竹百反爲于僞反〔疏〕命有至寒氣○正義曰此月之時命有司之官大爲難祭令難去陰氣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旁磔者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出猶作也此時強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更爲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刻水持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注此月至畢也○正義曰此月之中者中猶內也謂此月之內也皇氏以爲此月中氣非也云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者熊氏引石氏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司鬼官之長又云墳四星在危東南是危虛有墳墓四司之氣也皇氏以爲北方蓋藏故爲墳墓北方歲終以司主四時故云四司其義皆非也皇氏又云以季春國難下及於民以此季冬大難爲不及民也然皇氏解禮違鄭解義也今鄭注論語鄉人難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鄭既分明云十二月鄉人難而皇氏解季冬難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如此云送猶畢者此時寒實未畢而言畢者但意欲全畢耳）

○征鳥厲疾。（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爲鳩○征題大兮反〔疏〕征鳥厲疾○正義曰亦命有司辭也征鳥謂鷹隼之屬也）

（謂爲征鳥如征厲嚴猛疾捷速也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取鳥捷疾嚴猛也蔡云太陰殺氣將盡故猛疾與時競也○注殺氣至爲鳩○正義曰按釋鳥云鷹鶆鳩某氏云鶆鳩鷞鳩月令云鷹化爲鳩左傳曰爽鳩氏司寇也郭景純云鶆當爲鷞即鷞鳩也此征鳥者則鷞鳩之謂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祇音祁【疏】注四時至雨師○正義曰按上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於公社臘先祖五祀是謂蜡祭則百神皆祭則一變而致羽物山林之祇再變而致鱗物川澤之祇是蜡祭竝祭山川也是嶽瀆及衆山川也孟冬不見者文不具孟冬祭嶽瀆因及衆山川至此又更祭衆山川山川少於嶽瀆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前孟冬是祭先嗇神農并祭五帝但孟月其文不具則五帝爲宗大臣句芒等爲佐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孟冬祭司中等是孟月祭宗此月祭佐則天神人鬼山川等皆有宗有佐也故鄭先云孟月祭宗至此祭佐後解帝之大臣天神地祇若然山川畢於帝之大臣在先言故以爲尊卑之序無義側也熊氏云孟冬祭宗至此祭佐唯天恐非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絜美【疏】注天子至絜美○正義曰按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天子親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非常事重之也以四時薦新是其常事魚則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北陸謂虛也今月令無堅○腹本又作複又方服反【疏】冰方至取冰○正義曰言此月冰既方盛於時極寒冰實至盛而云方盛者此謂月半以前小寒之節冰猶未盛故云方也至於月半以後大寒乃盛水澤腹堅者腹厚也謂水澤潤厚實堅固冰既堅固故命取冰○注腹厚至無堅○正義曰腹者形體腹長故爲厚也云此月日在北陸者當此月之時日在玄枵之次其星當女虛危也陸道也言女虛危是北方七宿之道故釋天云北陸虛也舉中央星以言之○）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種章勇反注同）

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錤之屬○鎡音茲錤音基【疏】冰以至五種○正義曰冰以藏入之後大寒以過暖氣方來故令此典農之官出五種之物以擬種之○注耜者至之屬○正義曰耒者以木爲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勾者二尺有二寸底謂耒下耑前曲接耜者頭而著耜耜金鐵爲之故云耜者耒之金云田器鎡錤之屬者何胤云鎡今之鋤類孟子云齊人日雖有鎡錤不如待時云之屬者以田器非一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合古苔反吹昌睡反罷如字又音皮復扶又反子說音悅人樂音洛○【疏】命樂至而罷○正義曰於此歲終必族人燕飲樂師之官大合諸樂管籥之吹以綴恩慈之心而遂休罷至來年季冬乃更爲之○注歲將至人樂○正義曰與族人大飲者以王居明堂禮云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故知與族人飲也云作樂於大寢者以其命樂師合吹故知作樂也大寢則路寢也與宗人圖事之處既飲族人故知於大寢云以綴恩者綴謂連綴恩謂恩親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云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者謂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頻停故云罷云凡用樂必有禮而用禮則有不用樂者以大合吹必當有禮與族人燕飲今唯云命樂師作樂故云用樂必有禮而食嘗無樂故云禮有不用樂也引明堂禮以合三族者三族父子及身則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是也君子說謂卿大夫士小人樂謂凡庶也）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春秋傳曰其父析薪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共音恭下文以共皆同燎力召反析思歷反下同爨七亂反【疏】注四監至薪燎○正義曰以薪柴出於山林川澤故四監爲山林川澤之官也薪施炊爨柴以給燎者以薪柴並文故知各有所用上云薪柴下云薪燎故知柴以給燎引春秋傳曰其父析薪者此昭七年左傳辭也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引之者證薪是麤人可析之物云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者謂無此句之文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言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幾音祈又音機處昌慮反【疏】日窮至幾終○正義曰日窮于次者謂去年季冬日次於玄枵從此以來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玄枵故云日窮于次月窮于紀者紀猶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玄枵自此以來月與日相會在於他辰至此月窮盡還復會於玄枵故云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者謂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於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星回于天數將幾終者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二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幾終）

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徭役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女音汝令力呈反【疏】歲且至所使○正義曰此脩月令之人爲國家戒令之法此月既終歲且更始而女也言在上專一女農之事無得與起造作有所使役也此是制禮者揔爲約戒之辭此月令之內不云乃命某官之屬者皆是禮家揔禁也他皆倣此○）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縣音玄【疏】注飭國至殷也○正義曰經云共飭國典調和飭正之故云和六典之法六典者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是也云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者按大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小宰云正歲而觀治象之法是也云今月此月則所因於夏殷者不用周法故知因於夏殷以王者損益不出三代故也）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也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疏】乃命至之饗○正義曰此至之饗皆命大史也列次也來歲方祭方祭祀須犧牲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大史書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專王之土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既言諸侯則異姓同姓俱然也賦之犧牲者賦稅出也次之隨國大小而出之也以共皇天者賦牲所共也皇天天皇大帝也上帝者靈威仰五帝也社稷者王之社稷也諸侯乃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共王社稷也享獻也出牲以共獻於上帝諸神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此所以與同姓共也芻豢猶犧牲○【疏】乃命至芻豢○正義曰芻豢猶犧牲也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也寢廟先王與同姓國共之故別又命同姓國共之也言芻豢乃是牛羊而又云豢則是犬豕也天地不用犬豕社稷大牢乃有豕而不用犬故沒其芻豢而徒云天地犧牲也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也）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疏】命宰至之祀○正義曰宰小宰也歷亦次也卿大夫謂畿內有采地者歲終又小宰列次畿內之地大小并至於庶民受田淮土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庶民則士在其中省文耳注云此所與卿大夫庶人共之則各賦稅之卿大夫出其采地賦稅無采地出其邑之賦稅庶人無邑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共上是庶人亦出賦也故下云凡在天下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是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疏】注民非至民出○正義曰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者有邦國諸侯有采地謂卿大夫賦稅所來皆由民出必由民者以經中云天下九州之民不云諸侯卿大夫獨云民故鄭云此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爲霜丑爲鼈蟹畏兵辟寒象○辟毗異反【疏】白露至入保○正義曰白露早降天災介蟲爲妖地災四鄙入保人災○注丑爲鼈蟹○正義曰按陰陽式法丑魚鼈蟹季冬建丑而行秋令丑氣失故云介蟲爲妖）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辰之氣乘之也夭少長也此月物甫萌牙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胎夭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胎吐來反夭烏老反注同少長上詩召反下丁丈反句古侯反）國多固疾。（生不充性有久疾也）命之曰逆。（衆害莫大於此【疏】胎夭至曰逆正義曰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皆人災也○注辰之至其性○正義曰云此月物甫萌牙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者甫始也此十二月萌者始牙至三月乃出達地上也云胎夭多傷者生氣蚤至不充其性者三月之氣在十二月內至故胎萌而暴長出既性不得充滿所以多傷也○注衆害莫大於此○正義曰以胎夭既傷國多固疾衆種之害莫大於此故經云命之曰逆命猶名也言名此曰特逆之事謂惡之甚也○）

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消釋如字一本作液音亦【疏】

（水潦至消釋○正義曰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天災也冰凍消釋地災也）

禮記注疏卷十七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月令

季秋之月節（惠棟挍云季秋節其日節鴻雁節宋本合下天子節其氣廉以深之上爲一節）

而斗建戌之辰也（閩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本戌誤戍）

季秋至柳中（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旦柳十二度中（毛本同閩監本二作一衞氏集說同）

其日庚辛節

示民軌儀（惠棟挍宋本如此宋監本同岳本同此本民上衍小字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

令夾鍾七寸取六寸（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鍾誤中考文引宋板亦作鍾）

鴻雁來賓節

鞠有黃華（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鞠作菊石經同釋文出鞠云本又作菊○）

（按依說文當作蘜从艸𥷚省聲）

豺乃祭獸戮禽（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傪禽云本或作戮○按依說文作戮）

是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節

駕白駱（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駱誤輅考文引宋板作駱）

是月也申嚴號令節（惠棟挍云是月也申嚴號令節乃命冢宰節宋本合爲一節）

命百至宣出（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乃命冢宰節

藏帝藉之收於神倉（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藉作籍注及疏同○）

（按依說文當作耤从耒昔聲）

其義非（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非誤亦閩監本同毛本其義亦改義亦同大謬）

是月也霜始降節（惠棟挍云是月也霜始降節乃命有司節大饗帝節嘗犧牲告備節合諸侯節宋本合爲一節）

是月也霜始降（惠棟挍宋本無此六字）

蟄蟲閉戶（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蟄作蜇）

先薦寢廟事重（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廟事二字倒）

是月也大饗帝節

遍祭五帝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遍作偏岳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偏祭云音遍○）

（按偏正字遍俗字）

此謂五帝皆饗（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謂作旣衞氏集說同）

嘗犧牲節

使有司祭于羣神（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于作乎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惠棟挍宋本亦作乎疏中仍作于）

於時有司常祭（閩監本同毛本時誤神惠棟挍宋本時字同常作嘗）

注嘗者至禮畢而告焉（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禮畢而三字）

別雩羣神（閩監本同毛本神誤祇衞氏集說亦作神）

合諸侯制百縣節

無有所私（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毛本私誤司）

使諸侯及鄉遂之官（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官誤國）

貢職謂所入天子（惠棟挍宋本有謂字宋監本同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謂字脫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續通解亦有謂字）

言旣給郊廟重事事百縣等物（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下事作其）

謂成方也（閩監毛本成作城○按作城與周禮典命合）

正歲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二十四終又記云凡二十七頁）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月令終爲第二十五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五）

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也誤班政誤故）

校人職曰（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校作挍餘放此）

是月至馬政（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命僕節（惠棟挍云命僕節司徒節天子節命主祠節宋本合爲一節）

鄉遂載物（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浦鏜挍云依疏文當本作師遂此係後人挍正○）

（按浦鏜是也）

課擧以言之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課作雜案雜字是）

析羽爲旌（閩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析誤折）

百官卿大夫也（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卿誤鄉閩本卿字模糊）

按周禮云鄉遂（閩監本同毛本禮誤里考文引宋板亦作禮）

以冬閉無事（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閉當閑字誤與閒同）

褐纏旃以爲門（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褐作揭）

司徒搢扑節

而注旌旂不作冬法（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旂誤旗）

熊氏以爲此文載旌旐（閩監本同毛本旐誤旄考文引宋板亦作旐）

天子乃厲飾節

俗本作餝非也（閩監本餝誤飾毛本作餝案唐人書寫飾餝兩字混而爲一並食傍作芳見顏師古匡謬正俗）

命主祠節

四方四方有功於方之神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作四方有功於四方之神也）

如可見矣（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如作始）

是月也草木黃落節（惠棟挍云是月節至行春令節宋本合爲一節）

蟄蟲咸俯在內（王念孫云內當作穴下言皆墐其戶戶即穴之戶也穴內二字篆隸相似故穴多譌作內）

乃趣獄刑節

墐爲塗閉之（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爲作謂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許人主從時（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人主二字倒）

行冬令節

土地分裂（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毛本地誤多）

行春令節

則煖風來至（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同毛本煖作暖疏同）

孟冬之月節（惠棟挍云孟冬節其日節其蟲節律中節其數節水始節天子節宋本合爲一節）

其日壬癸節

日之行東北從黑道（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東作冬考文引古本同岳本考證云案日有九道河圖帝覽嬉云黑道二出黃道北後漢書云青白黑赤各一道其交必于黃道故爲九博雅釋天）

月行九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二蓋立冬星辰南遊日則北遊冬至星辰南遊之極日北遊之極以此推之青白赤黑俱在四正而非四隅此不得云東北從黑道矣觀上孟春注云春東從青道是其句法一例諸本疑冬爲東誤而改之謬矣

揆然萌牙（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牙作芽）

顓頊高陽氏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也字脫）

其蟲介節

冬氣和則羽聲調（惠棟按宋本如此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調字誤重閩監毛本同）

律中應鍾節

律中應鍾（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鍾作鐘石經同）

注云閟藏塞也（惠棟按宋本有云字衞氏集說同此本云字脫閩監毛本同）

百物可鍾藏（惠棟按宋本同閩本同監毛本鍾誤種衞氏集說同）

其數六節

爲軷壤（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壤云如丈反齊召南按云按壤字當作壇周禮大馭疏引此注作爲軷壇是也又本節疏可證案齊按是也曾子問諸侯適天子節疏引此注亦作壇）

天子居元堂左个節

旂與衣雖人功所爲（惠棟按宋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功所爲三字闕閩監毛本功所爲誤所常用）

不可純青故用蒼之淺色（閩監毛本如此此本青故二字闕）

亦以朱深而赤淺（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亦以二字闕閩監毛本亦誤蓋）

赤玉與蒼玉同（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蒼玉二字闕）

亦以黑深而元淺（閩監毛本如此此本黑深二字闕）

與夏同也（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同也二字闕閩監毛本同也譌亦同考文引宋板作亦同也）

猶如夏云赤玉（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夏云二字闕）

今月至謂也（惠棟按宋本無也字至下有之字）

鄭以此月乘軫路（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以此月三字闕閩監毛本以此月誤注云二字）

以車旁爲之（惠棟按宋本作之此本之字闕閩監毛本之誤軫）

是月也以立冬節

顏涿聚（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正義亦作涿釋文出椓聚云又作涿）

魯哀十一年（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哀下有公字）

是月也命大史節（惠棟按云是月也節是察節宋本合爲一節）

是月也至吉凶（惠棟按宋本有吉字此本吉字脫閩監毛本同）

自大飲蒸（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蒸作烝後倣此）

正義曰是月大史之官（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而秦十月爲歲首（閩監毛本而作謂）

與周與上春釁龜（按次與字當作禮）

是察阿黨節

是察阿黨（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作是月也阿黨）

是察至掩蔽（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察作月山井鼎云謹按作察者正合于經文矣而宋板作月者蓋經文本作是月也察阿黨而宋板以下諸本皆脫月也二字明矣是亦足證古本之可據也按山井鼎非也上節正義云從命大史至無有掩蔽論釁祠龜筴察阿黨事異於上立冬之日故別言是月也可見唐人據以作正義本此節合爲上節不重出是月也三字宋板疏標起止是察作是月字偶誤耳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即據是改經文是察阿黨作是月也察阿黨亦足見其作僞之端委矣）

是月也天子始裘節（惠棟按云是月也天子始裘節命有司曰節坏城郭節飭喪紀節宋本合爲一節按此節命有司曰上此本有○是別爲一節閩監毛本去○是混爲一節）

命司徒循行積聚（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陳澔集說本司徒誤有司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皆作司徒）

易舍萬象（惠棟按宋本作象此本象字模糊閩監毛本象誤物）

陽歸於虛無（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作无）

坏城郭節

脩鍵閉（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石經同）

鍵牡閉牝也（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同此本牝誤牡）

今月令疆或爲壐（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爲誤謂）

此物以鐵爲之（惠棟按宋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此物二字脫閩監毛本同）

每云牝飛及牝亡（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下牝作牡盧文弨按云上牝亦當作牡）

謂失其鑞須須則牡也（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鑞誤獵牡誤者）

謂掘溝壍（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壍作塹衞氏集說同）

飭喪紀節

塋丘壟之大小（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大小作小大石經同）

高卑厚薄之度（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厚薄作薄厚石經同）

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丈作尺衞氏集說同○按作尺與鄭注冢人合）

又注檀弓云（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作又檀弓注云衞氏集說同）

是月也命工師節

按度程（閩監毛本同岳本按作案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皆作案）

以察其信（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嘉靖本察誤祭）

冬閉無事（閩監本作閑考文引宋板同衞氏集說同此本閑誤閉毛本作閒）

謂於按此器舊來制度大小（閩監毛本同浦鏜按本於改考）

是月也大飲烝節（惠棟按云是月節天子節勞農節天子乃命將帥節宋本合爲一節）

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毛本諸侯與其誤倒作與其諸侯）

別之於他（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盧文弨按本据幽風疏他改燕）

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惠棟按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閩監毛本郡誤羣衞氏集說同）

烝謂有牲體爲俎也（惠棟按宋本作烝考文引古本同此本烝誤燕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按正義亦作烝）

是頌大飲之詩（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盧文弨按本据幽風疏頌上增幽字）

故宣十六年左氏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氏作傳）

臣下慶君命受福無疆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按命改會）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節

謂大割牲以祠公社（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祠作祀）

以至六變而蜡祭（惠棟按宋本作至此本至作致閩監毛本同）

孟冬行春令節（惠棟按云孟冬節行夏令節行秋令節宋本合爲一節）

則凍閉不密（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本凍誤涷疏同石經凍字殘闕）

行秋令節

天災也小兵時起（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小上衍○閩監毛本同）

仲冬之月節（惠棟挍云仲冬節其日節冰益壯節命有司節宋本合爲一節）

昏氐九度中（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盧文弨挍本云氐本作室是下有晝漏則此亦當有晝漏四十五刻六分八字然他月無之）

其日壬癸節

律中黃鍾（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鍾作鐘石經同餘放此注疏放此）

故陽氣始種於泉（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泉誤前○按漢志始作施泉上有黃字）

冰益壯節

鶡旦不鳴（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曷旦云本亦作鶡考文引古本鶡作曷石經作鶡鳥不鳴○按說文鶡下云山雉鴠下云渴鴠段玉裁云渴鴠當依月令作曷旦後人改之也）

命有司曰節

地氣沮泄（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作地氣且洩考文引古本亦作且山井鼎曰謹按足利本字作沮泄而其訓與方將字同由此觀之則後誤作水旁且明矣石經考文提要曰按呂氏春秋作且泄蓋一陽初生方將萌動亦承上孟冬行春令則陽氣上泄也）

則孟冬云謹蓋藏是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云作之）

以堅固汝閉塞之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閉作所）

令地沮泄（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地下有氣字）

是月也命奄尹節（惠棟挍云是月節乃命大酋節天子節山林節是月節芸始生節日短節行秋節行春節宋本合爲一節）

審門閭（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同浦鏜挍云按蔡氏邕云宮中之門曰闈闈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闈主所主當作闈）

幾出入及開閉之屬（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閩監毛本幾作譏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浦鏜挍云者下當脫尹字）

命奄尹者謂正也

申重之政令（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之作其）

務所貲素（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所作在）

乃命大酋節

麴櫱必時（惠棟挍宋本作蘗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蘗誤櫱閩監毛本同）

火齊腥孰之調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調作謂非）

至春而爲酒者（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春下衍事字閩監毛本事作時）

天子命有司節

此收斂尤急之時（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之字）

人有取者不罪（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不作公非）

繫收牛馬（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收作牧按正義云俗本作牧定本作收）

山林藪澤節

藪澤蔬食蔆芡之屬（閩本蔆作菱芡誤茨監本菱字同芡字殘闕毛本亦作菱蔬誤疏）

是月也日短至節

蕩謂物動將萌牙也（惠棟挍宋本有將字宋監本同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將字脫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盧文弨挍云初學記作謂物將萌牙者亦有將字也）

此言去聲色又相反（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反作違衞氏集說同）

此易乾鑿度文（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乾鑿度改通卦驗惠棟挍云當是通卦驗）

芸始生節

水泉動潤上行（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考文引宋板同釋文出作行毛本行誤下）

十一月麋角隕墜是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墜作墮）

日短至節

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惠棟挍宋本有所字宋監本同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所字脫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

霜露之氣散相亂也（惠棟挍宋本作露宋監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露誤降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

行秋令節

酉宿直昴畢（惠棟挍宋本亦作直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直作値衞氏集說同下直虛危同）

虛危內有瓜瓠（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虛危二字）

兵亦軍之氣（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軍作坌考文引古本軍作畢○按集說是也）

行春令節

孚甲之象（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宋監本並作孚甲象也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作孚甲之象也考文古本同）

季冬之月節（惠棟挍云季冬節其日節鴈北鄉節天子節征鳥節乃畢山川節是月節冰方盛節冰以入節命樂師節乃命節宋本合爲一節）

日在牛三度（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盧文弨挍從本書日上增小寒二字）

其日壬癸節

則爲一百四（惠棟挍宋本有爲字衞氏集說同此本爲字脫閩監毛本同）

宣氣而聚物（閩監毛本同浦鏜挍聚改牙○按浦鏜是也作聚與漢志不合）

鴈北鄉節

鴈北鄉（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同毛本鴈作雁疏放此）

鵲始巢（閩監毛本作巢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同此本巢誤其）

雉雊雞乳在立春節（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雉誤惟）

天子居元堂右个節

出土牛以送寒氣（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牛誤地）

今難去陰氣（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今作令）

又土能刻水（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刻作克衞氏集說同）

墳四星在危東南（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盧文弨挍云墳下當有墓字）

以此季冬大難爲不及民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此作比）

今鄭注論語鄉人難云（惠棟挍宋本亦作難閩本同監毛本難作儺）

征鳥厲疾節

某氏云（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作某氏曰監毛本作某云衞氏集說同）

乃畢山川之祀節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雨師下有之屬是三字）

故鄭先云孟月祭宗（閩監本同毛本鄭先二字倒）

冰方盛節

腹厚至無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堅作謂虛）

冰以入節

脩耒耜（閩監本同岳本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嘉靖本同石經同）

雖有鎡錤（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錤作基衛氏集說同）

乃命四監節

薪施炊爨（閩監毛本作爨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爨誤爨嘉靖本同釋文出炊爨）

是月也日窮于次節（惠棟挍云是月也節歲且節天子節乃命大史節乃命同姓節命宰節凡在節季冬節行春節行夏節宋本合爲一節）

月窮于紀（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毛本紀誤幾）

皆周匝於故處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匝作帀宋監本同又各本俱作處此本處誤虔）

紀會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會上有猶字盧文弨挍云初學記同○挍考文所據古本非取諸正義即取諸唐宋人類書此其一也）

每日雖周天一匝（閩監毛本作匝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作帀此本匝誤而）

歲且更始節

此月令之內（閩監毛本作此衛氏集說此誤凡此本此誤日）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節

飭國至殷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朱本殷也作夏殷）

以王者損益（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王字殘闕）

乃命大史節

乃命太史（閩本同嘉靖本同監毛本太作大岳本同衛氏集說同）

此所與諸侯共者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者誤之考文引宋板亦作者）

乃命至之饗（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饗作享）

來歲方祭祀須犧牲（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方祭下誤重方祭二字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來歲祭祀所須犧牲）

命宰歷卿大夫節

土田之數（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土誤士）

准土田多少之數（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准作準衛氏集說同）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節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各本同坊本州作川）

行春令節

此月物甫萌牙（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牙作芽疏放此）

謂惡之甚也（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甚誤盛）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七終（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五終記云凡二十七頁）

宋監本禮記卷第五經四千三百三十九字注五千三百六十一字嘉靖本禮記卷第五經五千九十一字注九千六百六十三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八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曾子問第七。（陸曰曾子孔子弟子曾參也以其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疏〕（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爲曾子問者以其記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曾子孔子弟子曾參此於別錄屬喪服）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變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將有事宜清靜也裨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裨冕則大夫○大祝音泰下文注大祝大宰大宗大廟大史皆同此音祝之六反說文云祝祭主贊詞者裨婢支反毋音無本亦作無絺知里反本又作希徐張履反）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聲噫歆警神也某夫人之氏也○祝之六反下同徐之又反三息暫反又如字下聲三及三者三皆放此噫於其反歆許金反警居領反）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反朝夕哭位○）小宰升。舉幣。（所主也舉而下埋之階間）〔疏〕（曾子至舉幣○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薨而世子生告殯之事各隨文解之○君薨而世子生者按聘禮云子即位不哭公羊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此既君薨仍稱世子者以其別於庶子又用世子之禮告殯故雖君薨猶稱世子異於春秋之例按左傳桓六年子同生賈杜注云不稱大子者書始生此亦始生而稱世子者彼爲父在始生未命故直云子此是君薨初生則舉以世子之禮故云世子也熊氏云下稱奠幣于殯東則此告世子生謂既殯以後若未殯之前則世子生亦不告凡天子諸侯稱世子春秋經稱王世子曹世子是也卿大夫以下謂之適子喪服云大夫之適子是也若在喪諸侯之子亦稱適子檀弓云君之適長殤是也天子諸侯亦謂之大子則王制云王大子及檀弓云大子申生是也冢子則上下通名故內則云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注則言天子以下至庶人是其通名也其春秋三傳世子之例煩而不要今所不用也○孔子至北面○此論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也攝主上卿代國政者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北面文不言者以下文云大祝裨冕明卿大夫等不裨冕也○於西階南注變於朝夕哭位也○正義曰按喪大記云君之喪既正尸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又士喪禮朝夕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若其門內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朝夕內外哭位皆在東方也今乃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故云變於朝夕哭位也必於西階南者以將告殯近殯位故也若君喪大斂喪大記云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者彼斂故升堂非朝夕哭位此爲告世子生故在堂下○大祝至毋哭○大祝以大夫爲之此祝主接神故服裨冕祭服也以其將告神故執束帛執持也束帛十端也端則二丈鬼神質故用偶數

也鬼神以丈八尺爲端鬼神之道陰陽不測故用陰陽之數衆之一丈象陽八尺法陰十端六玄四纁五兩三玄二纁纁是地色玄是天色也欲往告殯故升自西階若於堂下告則大臨堂上告則大近殯故升階盡等級即不升堂將有告事宜靜故命毋哭○注裨冕至大夫○正義曰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按覲禮侯氏裨冕鄭注云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又注云袞衣者裨之上也則裨唯據衣也言服裨衣而著冕故云裨冕言裨者取其績繡云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玄冕也者此言五等諸侯孤卿大夫唯絺冕而下以上諸侯袞兼五等故摠解其臣服此卿兼公孤卿也若孤卿則絺冕若三命再命卿大夫服玄冕故周禮司服云孤自絺冕而下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又大宗伯云再命受服鄭注云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於子男爲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也是孤則絺冕卿與大夫皆玄冕周禮謂三孤六卿爲九卿摠云謂卿四命是卿名通於孤也云士服爵弁服者以天子大祝是大夫諸侯則無文若是士則爵弁今經云大祝裨冕故云則大夫○祝聲至敢告○聲謂噫歆之聲三所出警神也言若夫人某氏之子生以告殯之辭也○注聲噫歆警神也○正義曰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按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者謂告殯竟執束帛者升堂奠置所執之幣于殯東几筵上畢遂哭哭竟而降階也○注几筵至體也○正義曰按阮諶禮圖云几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尺皇氏云周禮天子下室喪奠有素几不云殯宮有几而諸侯雖無文當與天子同而大夫士葬前下室並無几降於人君也並葬後殯宮皆有几人君未葬前而於下室有素几其殯宮無几今世子生既告權移下室之几於殯東告於繼體異常日庾氏云未虞施几筵常於下室然殯宮几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筵於殯宮東者特異其事以爲世子之生故鄭云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今按既夕禮燕養饋羞如他日則下室所供之物如平常皆用吉物即今之告靈不得有素几又司几筵云凡喪事右素几注云喪事謂凡奠也又云凶事仍几注云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以此推之即素几是殯宮朝夕設奠之几不在下室而庾皇等以爲素几設於下室未審何以知之其義非也熊氏以爲天子諸侯在殯宮則有几筵大夫士大斂有席虞始有几然殯宮几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於殯東當明世子是繼體之貴故於常几筵之外別特設之考三家之說熊以爲是皇庾以爲非○注衆主至婦人○正義曰知者按喪大記云君將大斂父兄堂下北面父兄即君之親又云外宗房中南面故云房中婦人○注反朝夕哭位○正義曰按士喪禮每日之旦於朝夕哭位先哭而後行朝奠朝奠了又哭今因西階前哭畢反此朝夕哭位於位不更哭即行朝奠禮謂一時兼哭兩事故云遂朝奠按士喪禮尋常朝奠皆先哭後奠皇氏云尋常先奠後哭此謂告世子生故先哭後奠其義非也○注所主至階間○正義曰所以小宰奉幣幣是小宰所主故云所主也故周禮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喪竟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是也必知埋之階間者下文云師行主命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故知此幣亦埋之階間也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三日負子日也初告生時）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宰宗人詔贊君事者○少升召反下少衰并注同奉方勇反下注奉者同衰七雷反下同從才用反下同）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奉子者拜哭○見賢遍反下而見伯父廟見旅見同）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踊襲衰杖成子禮也）亦出。（亦謂朝奠）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畧也○徧音遍下同）

〔疏〕三日至山川○正義曰云此一節論世子生已三日名之以名見於殯之禮各依文解之○三日之朝自衆主人以下悉列西階下列位如初日子生之義也以子自爲主故不云從攝主也○注三日至生時○正義曰按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于君三日卜士負之生此亦則告君則三日負之但告時直負之而已子未見君至三月名之時則始見之也今既在喪禮畧於不負子之時即見此不用束帛者初告生已用今既禮殺故初用也云初告生時者以經云如初恐初是朝夕哭位故以初爲告生時也必知告生時者以告生時北面於西階南此亦云北面故知是告生時也○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大宰是教令之官大宗是主宗廟之官初不裨冕今得裨冕者以爲奉子接神故服祭服此大宰大宗等亦從子升堂故下文云祝宰宗人降東反位既言降明其時當在堂此經不云奉子者文不具耳○少師奉子以衰皆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子故與子皆著衰也皇氏及王肅云謂以衰衣而奉之崔氏云諸侯五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衰者喪已在殯異於未殯也○祝先子從者祝主接神故先進也少師奉子次從祝也○宰宗人從者大宰大宗爲詔告贊君事故次從在後也○入門哭者止者入門是入殯宮門也衆主人及諸臣並已先列位而哭今祝宰宗三人將子入門見故命門內在位者止哭也前告是初生日哀甚故祝升階乃命止哭今三日哀已徹殺故子入門而哭則止也○注宰宗至事者○正義曰上云大宰大宗此直云宰宗人者皇氏云宰則大宰宗人則大宗也此祝先子從者同吉祭之禮故特牲少牢皆祝前主人後若凶祭則主人前祝在主人後士虞禮是也今此亦凶祭而祝在先者以其告神故也○子升至顙哭○子升自西階者謂世子不忍從先君之階升故由西階升於時太宰大宗及祝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爲主故畧而不言也殯前北面者殯以東爲前謂當殯之東稍南北面也○祝立於殯東南隅者祝在子之西而北面當殯之東南故云殯東南隅也其宰及宗人皇氏云以次立於子之東階北面若其須詔相之時或就子前而西面也○祝聲三者亦謂警神也前告主哀甚故盡階不升堂此見子須近殯故進立於殯東南隅既警神之後祝乃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皇氏云於時未立子名不得云某氏之子某從執事下有某字者誤也今按定本及諸本皆有某字子升堂之時大宰即位立名告殯云某之子某○祝宰至衰杖○祝宰宗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此等以子稽顙哭故亦祝宰宗人在堂上皆曰哭衆主人卿大夫士俱在西階下北面哭爲踊每踊三度爲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者堂上皆降反東在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降者謂降自西階也皆袒者以初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哭位故皆袒○子踊房中亦踊者以上文子不踊房中亦不踊至此乃踊故云子踊房中亦踊明祝宰宗人衆主人及卿大夫士反位亦皆踊也當子踊之時亦袒也故下注云踊襲衰杖成子禮也既云襲明初時袒也皇氏云子踊不袒若然子初不袒何得後有襲乎皇氏說非也○注亦謂朝奠○正義曰恐是見子故爲奠祭故云亦謂朝奠以告生之時遂朝奠故云亦謂朝奠知非特奠者在殯無特告奠之法故也○注因負至畧也○正義曰按內則及左傳桓六年皆三月乃名之今此因負子三日即名之以喪事促遽於禮簡畧不暇待三月也上見殯之時既以名告故云某之子某鄭於此乃解名者以經有名文而遂解之非謂告山川之時始作名也若依皇氏以見殯後乃作名故鄭於此解之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告生也○禰本又作祢乃禮反）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疏〕曾子至山川○正義曰此一節因前論問君未葬而世子生今更問已葬後世子生之禮○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者禰父殯宮之主也既葬訖殯無尸柩雖有主在故告於主漸神事之故也同廟主之名故曰禰也然直云三人告禰不云攝主者葬時攝主已弁絰葛以交神明葬竟又服受服喪之大節更畢攝主亦無復有此事故子生則攝主不復與羣臣列位西階下故自還依大宰之禮與大宰大宗從大祝裨冕而告殯宮中主也不云裨冕者未葬尚裨冕葬後不言自顯也不云束帛者凡告必制幣從之可知也不言盡階不升者三人例是升者非不升也不言某之子生敢告者亦自可知也三月乃名于禰者葬後神事之故依平常之禮三日不見也三月乃見因見乃名故云乃名于禰也從見之人與告生不異故不重言也雖三日不見其成服衰絰自依常禮也○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者名於禰既畢宰亦命祝史徧告也不言宰命祝史從可知也又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相互明也王肅云前三日名之君未葬當稱子某故三日因名之此經既葬稱子不稱名故三月乃名也鄭云稱世子生喪在殯告五祀山川耳五祀殯宮之五祀山川國鎮之重不可不告故越社稷告之既葬而世子生三月而名葬後三月於禮已祔廟故告可及廟廟與社稷相連不得不告社稷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皆奠幣以告之互文也）冕而出視朝。（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爲將廟受也裨冕者公袞侯伯鷩子男毳○朝直遥反注及下同爲于僞反下爲事同袞古本反鷩必列反毳昌銳反）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勑之以其職）○道而出。（祖道也聘禮出祖釋軷祭酒脯也○軷步末反）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既告不敢久留）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牲幣依注牲音制）諸侯相見。必告于禰。（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朝服

而出視朝。（朝服爲事故也）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也）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

【疏】孔子至如之○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將出之禮不云曾子問直云孔子曰者以此與上事連文上既云以名徧告社稷宗廟因論出朝告祖禰之事此乃因上起文也此篇之内時有如此故下曾子問云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又云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與此相類云告于祖亦告于禰也言奠于禰亦奠于祖也○冕而出視朝○裨冕謂裨衣而冕裨衣者公袞侯伯鷩子男毳視朝詔聽事也○注聽國至受也○正義曰聽國事解經視朝之事云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爲將廟受也諸侯視朝當用玄冠緇衣素裳今視朝而服裨冕之服者按覲禮侯氏裨冕天子受之於廟故鄭云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爲將廟受也言天子於廟受已之禮今諸侯往朝天子爲天子將欲於廟中受已之禮故諸侯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注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正義曰按上文云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此又命祝史告于宗廟山川是臨行一告宗廟則知後再告故云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言徧告宗廟則五廟皆告也前云告于祖者亦祖禰皆告也○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注五官至其職○正義曰按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經云五官故云五大夫以屬官大夫其數衆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在國留守撫主羣吏如三公然不事主一事且尊之既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故不顯言命卿也命者謂戒物以所掌之事也○注祖道至脯也○正義曰經言道而出明諸侯將行爲祖祭道神而後出行引聘禮者證祖道之義按聘禮記云出祖釋軷祭酒脯彼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也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止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士爲山或伏犯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禮畢然後乘車轢之而遂行其有牲犬羊可也此城外之軷祭也其五祀行神則在宮内故鄭注聘禮云行謂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也喪禮有毀宗蹝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又鄭注月令軷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周禮注云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此鄭釋爲軷祭之義此軷亦有尸故詩生民云取羝以軷注播烈其肉爲尸蓄是也其牲天子軷用犬故犬人云伏瘞亦如之注云伏謂伏犬於軷上諸侯用羊詩云取羝以軷謂諸侯也鄉大夫以酒脯既行祭軷竟御者以酒祭車軾前及車左右轂末故周禮大馭云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又云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軹乃飲軹即轂末軹謂車軾前是也其祭宮内行神之軷及城外祖祭之軷其制不殊崔氏云宮内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義或然也壇名山其神曰纍○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前命祝史告山川而諸侯猶待告徧乃行也以五日爲期若近者乃可就彼告若遠者則當望告故以五日爲限也所以爾者爲先以告廟載遷主芳久留不去則爲非禮故云過是非禮也曲禮云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也○注牲當爲制字之誤也○正義曰皇氏熊氏以此爲諸侯禮不應用牲故牲當爲制其天子則當用牲故熊氏云鄭注周禮大祝職引此文云告用牲幣不破牲字是天子用牲幣也必知天子用牲者校人云王所過山川則飾黃駒是用牲也必知諸侯不用牲者約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故知不用牲也或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一丈八尺其卿大夫唯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注道近至告祖○正義曰以直云告于禰是據其道近故云或可以不親告祖知諸侯不直告禰者下文云反必親告于祖禰明出時亦告祖禰爲道近唯告禰耳○注朝服爲事故也○正義曰朝服爲事故者或會或弔之事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以上文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爲將廟受尊敬天子習其禮故著冕服諸侯相朝亦雖在廟受降下天子不敢冕服唯著臨朝聽事之服故云朝服爲事故也熊氏又云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云吉月必朝服而朝注云朝服皮弁服是也必知朝服皮弁服者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爲勝也○注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正義曰庾蔚云鄭當謂出入所告理不容殊而諸侯相見出不云告祖者或道近變其常禮耳故反必親告祖禰以明出入之告其禮不殊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不奠務於當葬者）行葬不哀次。（不哀次輕於在殯者）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殯當爲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殯音賓出注）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族人之婦不可無紀）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疏】曾子至禮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並有喪葬之事各隨文解之○注並謂至月死○正義曰並謂父母也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云同月死不云同日者畧可知也○自啓至葬事○既父喪在殯先葬母之時自從也從啓母殯之後及至葬柩欲出之前唯設母之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設奠故云自啓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也不奠者不朝夕更改新奠仍有舊奠存也行葬不哀次者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處葬柩車出門至此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令爲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出門孝子不得爲母伸哀於所次之處遂行而去所以不敢若此悲哀恐輕於在殯也反葬奠者謂葬母還反于父殯然後設奠也○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者辭猶告也謂奠父之後孝子告語於賓以明日啓父殯期節既告賓賓出之後遂修營葬父之事所以葬則先輕奠則先重者皇氏云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也○注不奠務於當葬者○正義曰不奠謂不奠父及餘喪也重喪所以不奠者若營奠父事恐葬事避晚務欲輕喪在先當葬者使其速畢故也知此不奠不據先葬者葬是喪之大事永離宮室不可以不奠也○注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正義曰解經不哀次之義以父喪在殯爲重今爲母至次處而哀爲輕於在殯者今爲在殯者所壓不敢爲母伸哀故云不哀次輕於在殯者上注云若親同者則除父母之外餘喪其重喪在殯皆爲輕喪不哀次○注殯當至期也○正義曰此經辭於殯知非告殯以將葬而云殯當爲賓爲告賓者按既夕禮云主人請啓期告于賓之後即陳葬事設盥陳鼎饌東牀之屬下乃云祝聲三是告殯之事今先云辭於殯乃云遂脩葬事故云殯當爲賓謂詔告賓也與既夕禮同○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以虞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以禮結之故云禮也按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荅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内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躃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孔子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立後之事凡無問而稱孔子曰者皆記者失問也亦此卷之通例矣宗子大宗子也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以陽氣絕故也而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内昭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年七十亦猶娶也故云無無主婦言必須有也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小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於子孫故曲禮七十老而傳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冠古亂反下及注皆同）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饌仕戀反埽悉報反）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及至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酒爲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醮子妙反酌而無獻酬曰醮）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饗謂禮之）

【疏】曾子至冠者○正義曰此一節論冠子逢喪之事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者曾子問將欲冠子冠者謂賓及贊者至主人之門而與主人揖讓而入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荅之云若是大門内之喪則廢以加冠在廟廟則在大門之内吉凶不可同處故云内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者外喪謂大門外之喪喪在他處猶可以加冠也但平常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之身今既有喪故直三加而已不醴之○徹饌而埽者以初欲迎賓之時未知有喪醴及饌具既已陳設令忽聞喪故徹去醴與饌具又埽除冠之舊位令使清絜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賓及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如將至而冠既荅曾子之問遂言未及期日有喪之禮故云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者孔子言冠日尚遠不可以吉加冠故廢其吉禮則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除喪不改冠乎者曾子既得夫子引類以荅之仍疑而發問云此人因喪服而冠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孔子至賜服○此一經孔子引類荅曾子除喪不合改冠之事所以然者謂諸侯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而賜諸侯大夫或弁或冕之服於天子大廟之中榮君之賜歸設奠祭於已宗廟此時身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也○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斯此也於此之時唯有冠之醮法行醮以相燕飲無有冠之醴法謂不用醴以禮受服者之身所以然者凡改冠則當用醴今既受服於天子不

可歸還更改爲初冠禮法然則既因喪而冠不可除喪更改爲吉冠也○父沒至冠者○孔子既荅其問又釋父沒加冠之禮故云父沒而冠則加冠已冠之後埽地而祭於禰廟已祭之而見伯父叔父見伯叔之後乃饗冠者○注內喪至而冠○正義曰內喪同門者皇氏云謂同大門之內云不醴不醴子也者按士冠禮醴子之後始醴賓恐此經云不醴是不醴賓故云不醴子也必知不醴子者以經云冠者未至則廢廢謂子身冠廢明不醴是不醴子也云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者以下文云未及期日因喪服而冠是也熊氏以即位而哭謂在冠家即位以文承徹饌而歸之下皇氏以爲即喪家之位非也○注廢吉至之服○正義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今既有凶廢吉禮而因喪冠故云俱成人之服也○注酒爲至醴之○正義曰按士冠禮云若不醴則醮用酒是酌酒爲醮謂之醮者鄭注云酌而無酬酢曰醮皇氏云醴亦無酬酢而云酒無酬酢者以酒有酬酢爲常禮故無酬酢乃謂之爲醮云冠禮醴重而醮輕者按士冠禮適子三加於阼乃醴於客位醴是古之酒故爲重士冠禮又云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醮既用酒酒是後代之法故爲輕也按士冠禮若不醴則醮用酒注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如鄭此言則行周禮者適子用醴庶子用醮若用先王舊俗者雖適子與庶子同用醮先王是夏殷也雖在周前因而用也醮之所以異於醴者醴則三加之後總一醴之醮則每一加而行一醮凡三醮也云酌用酒尊賜也者謂諸侯大夫既受賜服而歸祭告之後使人酌酒以飲已榮上之賜不酬酢也云不醴明不爲改冠者受賜服而來若其改而更冠應從適子之尊冠必酌醴以醴之今既不醴明不改冠也皇氏云謂諸侯及大夫幼弱未冠緫角從事當冠之年因朝天子而賜之服故歸還不改冠也義或然也○注饗謂禮之○正義曰按士冠禮醴賓以壹獻之禮此云饗冠者前注云冠者賓及贊者此即是饗賓及贊者此父沒而冠按士冠禮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則冠身自迎賓皇氏云冠者諸父迎賓非禮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筭爵彌吉）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孝公隱公之祖父）〔疏〕曾子至禮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祭簡略之事○孔子至舉禮也練小祥祭也旅謂旅酬故奠無尸虞不致爵至小祥彌吉但得致爵於賓而不得行旅酬之事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無筭爵之事也此皆謂喪畢簡略於禮未備故也○注奠無至彌吉○正義曰按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檀弓云虞而立尸是虞時始立尸故云奠無尸奠所以無尸者奠是未葬之前形體尚在未忍立尸異於生故未立尸虞是既葬之後形體已去鬼神事之故立尸以象神也又按特牲云祝延尸於奧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荅拜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祭鉶乃食九飯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卒爵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卒爵筵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受卒爵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受卒爵此是主人之獻也特牲又云主婦洗爵獻尸尸卒爵尸酢主婦主婦卒爵主婦酌獻祝祝卒爵酌獻佐食佐食卒爵此是主婦之獻也賓三獻獻于尸尸三爵止注云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云虞不致爵者按士虞禮賓三獻尸尸卒爵禮畢無致爵以下之事所謂虞不致爵也按特牲又云尸止爵之後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人卒爵拜主婦荅拜受爵酌酢左執爵拜主人荅拜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荅拜主婦卒爵拜主人荅拜主人更爵酢卒爵拜主婦荅拜所謂致爵也三獻之賓作尸所止爵尸飲卒爵酢賓賓飲卒爵獻祝及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畢主人降阼階升酌西階上獻賓及衆賓訖主人洗觶于西階前北面酬賓酬賓訖主人洗爵于阼階上獻長兄弟及衆兄弟及內兄弟于房中獻畢賓乃坐取主人所酬之觶於阼階前酬長兄弟長兄弟受觶於西階前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也云小祥不旅酬衆賓不舉主人所酬之觶不行旅酬之事所謂小祥不旅酬謂奠酬於主人主人酬於賓賓不舉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子各酌于其尊舉觶各於其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所謂無筭爵也云大祥無無筭爵彌吉者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此無筭爵之事故云大祥無無筭爵以其漸漸備禮故云彌吉仍未純吉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者練祭但得致爵於賓賓不合舉此爵而行旅酬今昭公行之故曰非禮也大祥彌吉得行旅酬今孝公不然亦曰非禮○注孝公隱公之祖父○正義曰按世本孝公生惠公弗皇弗皇生隱公是隱公之祖父也○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饋奠在殯時也○與音預下至說衰與奠皆同）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怪以重服而爲人執事○爲于僞反注爲人其所爲服爲君爲其皆同）孔子曰。非此之謂也。（非謂爲人謂於其所爲服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爲君服者皆斬衰唯主人不奠）大夫齊衰者奠。（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辟音避下同）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士則朋友一本作士則朋友奠）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祭謂虞卒哭時）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怪使重者執事）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問已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疏〕曾子至反之○正義曰此一節論爲死者服還得爲死者饋奠之事曾子之意云已有大功之喪可以與於他人饋奠之事乎孔子不解曾子問旨謂言曾子所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爲大功者饋奠以否故荅云豈大功乎言已有大功豈但爲大功者饋奠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斬衰所爲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爲者齊衰皆可與於饋奠故云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所論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解孔子之旨謂言爲他人故更問云若爲他人不以輕已喪服而重他人相爲饋奠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孔子乃荅云我之所言據所爲服者饋奠非此爲他人之謂也故注云非謂爲人謂於其所爲服也以下乃論所爲饋奠之事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之喪齊衰者奠若士則朋友奠若朋友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小功緦麻人執事若其不足則反之謂奠大執事其人不足則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注饋奠在殯時也○正義曰以其稱奠又下云天子諸侯之喪祭也○喪祭謂虞卒哭故知此饋奠在殯時也○注爲君至不奠○正義曰知主人不奠者按士喪禮主人不親奠又此文云士則朋友奠故知主人不親奠也主人必不親奠者以主人悲號思慕不暇執事故也○注服斬至兄弟○正義曰大夫之喪子服斬衰者不親奠此服斬衰謂大夫家臣雖服斬衰不得饋奠辟天子諸侯之正君云齊衰者其兄弟者以大夫之喪子及屬臣皆服斬衰今服齊衰唯兄弟耳故云其兄弟也○注言不至奠時○正義曰殷奠謂月朔之奠以其有牲牢黍稷用人多也殷盛也以月朔之奠盛於常奠非月半之殷奠也以士月半不暇殷奠故也以次差之天子斬衰者奠大夫用齊衰士則應先取大功今先取朋友者以天子諸侯皆使臣爲奠大夫辟正君故遣兄弟奠士則位卑不嫌敵君故遣僚屬奠僚屬則朋友也按士虞禮祝免澡葛絰帶鄭云治葛以爲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爲其長弔服加麻矣祝則僚屬也加麻則朋友也○注祭謂虞卒哭時○正義曰知者以下文孔子荅云諸侯之喪祭也故知此祭謂虞卒哭時也知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也以其練祥時猶斬衰與祭也○曾子至於人○正義曰此一節論身有喪服不得助他人祭事○緦不祭又何助於人者言身有緦服尚不得自祭已家宗廟何得助於他人祭乎而熊氏云謂身有緦服則不得自爲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緦者若大夫爲貴妾緦是同宮緦若大夫士有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同宮則亦不祭若異宮則殯後得祭故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兄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虞祔亦然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爲父母虞祔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死斬衰既練乃祭天子諸侯爲適孫適婦則既殯乃祭以異宮故也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謂新除喪服也）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執事於人之神爲其忘哀疾也○說湯活反○）以擯相可也。〔疏〕曾子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大祥除服不得與他人饋奠之事廢猶除也言已新說喪服可以與他人在殯饋奠之事乎不問可以與於吉祭而問可與饋奠者以已新說喪服吉祭禮輕吉凶不相干涉其不可饋奠是他人之重者已又新始說衰凶事相因疑得助奠故問之也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吉日取女之吉日○相息亮反取七住反本亦作娶下文取婦取女同○）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

使人弔。（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累力彊反）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請請成昏）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疏〕曾子至如之○正義曰此一節論昏娶遭喪之事各隨文解之○注必使至兄弟○正義曰以夫婦有兄弟之義故下云不得嗣爲兄弟或據壻於妻之父母有緦服故得謂之爲兄弟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各宜以敵若彼家父死則此家遣使弔當稱此家父遣使弔也若彼家母死則此家亦稱母遣使弔也○注某子至一耳○正義曰某子謂此父姓位某之喪者謂若彼家死者之身某子使某如何不淑者某子還指此父姓位使某某是使者之名淑善也鄭致辭云如何不善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者鄭假詭爲文故云若宋蕩伯姬據此壻家之母姜氏之喪據彼女家之母伯姬使某如何不淑者某謂使者之名按僖二十五年經云宋蕩伯姬來逆婦是宋國公子蕩之妻元是魯女既嫁與蕩氏爲妻故云宋蕩伯姬也今爲其子來迎魯公之女而爲婦魯之夫人多是齊女故稱姜氏姜氏若蕩伯姬遣使來弔則云聞姜氏之喪云凡弔辭一耳者謂男弔女家女弔男家皆云使某如何不淑是弔辭一也○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此家父不在彼家父亡則稱伯父某子使某伯父某亦不在則稱叔父某子使某若此家母不在彼家母亡則稱伯母某氏叔母某氏使某直云父母不在不云沒亡則兼沒亡及餘不在也○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必待已葬者葬後哀情稍殺始兼他事不待踰年者不可曠年廢人昏嫁也不得嗣爲兄弟者夫婦有兄弟之義或據壻爲妻父母有緦麻之服故謂之兄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免喪之後則應迎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既葬致命於已壻既免喪所以須請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女之父母死已葬之後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娶禮也陽唱陰和壻之父母使人請昏而女家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訖致命於已故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迎魚敬反下同縞古老反總音揔〔疏〕曾子至趨喪○正義曰女改服者謂女在塗聞舅姑喪即改嫁時之衣服嫁服者士妻禒衣大夫妻展衣卿妻則鞠衣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即禒衣也○注布深至之服○正義曰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女在塗以其聞喪即改嫁服故云未成服之服也士喪禮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至將斂時則婦人亦去笄纚而髽皆不云縞總文或畧也）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奔喪服期○期居宜反下同）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疏〕注奔喪服期○正義曰經云女反故知奔喪服期云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笄髽衰三年今既在塗非復在室故知服期但在室之女父卒爲母亦三年今既在塗故爲父母同皆期也於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奔喪）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復猶償也償音嘗）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重喻輕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過古臥反飲於鴆反食音嗣）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親骨肉也離力智反）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重世變也〔疏〕孔子至而哭○正義曰女既未至聞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昏禮男女變服就位哭男謂壻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深衣於門內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就喪位而哭謂於壻家爲位也皇氏以爲就喪家爲位哭也然曾子唯問齊衰大功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耳故雜記云小功可以冠子取婦明與大功及期異也此文據壻家齊衰大功之喪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云女不反婦其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此不見喪而改服奔喪禮注云不見喪不改服者崔氏云奔喪不見喪不改服謂不改素冠而著免其改吉服著布深衣素冠聞喪即改之○注不聞至以下○正義曰上文云女聞壻之父母喪在塗即改服今女聞壻齊衰大功之喪入門始改服故云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者按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又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是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廢昏禮若婦已揖讓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約上冠禮之文此熊氏之說然昏禮重於冠故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小功之末可以取妻也○注復猶償也○正義曰復是反覆之義故爲償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得成禮除喪之後豈不酬償更爲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過時不祭謂四時常祭也謂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不復可知熊氏云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于平丘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年乃追而祫之十五年乃禘也又僖公八年春當禘以正月會王人于洮故七月而禘故雜記云三年之喪既頫其練祥皆行是追行前練祥祭也○注重喻至之道○正義曰祭祀是奉事鬼神故爲重昏禮是生人燕飲故爲輕喻明也據重者尚廢以明輕者廢可知也故云重喻輕也○注重世變也○正義曰所以不舉樂者思念己之取妻嗣續其親則是親之代謝所以悲哀感傷重世之改變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供九用反養羊尚反盥饋音管下其位反）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菲一本作屝扶畏反草屨朝直遙反爲于僞反下爲庶猶爲其下文若爲皆同）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疏〕三月至義也○正義曰此謂舅姑亡者婦入三月之後而於廟中以禮見於舅姑其祝辭告神稱來婦也謂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於禰廟以成就婦人盥饋之義○注謂舅至於室○正義曰若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婦執棗栗腶脩見於舅姑見訖舅姑醴婦醴婦訖婦以特豚盥饋舅姑盥饋訖舅姑饗婦更無三月廟見之事此是士昏禮之文若舅姑既沒雖昏夕同牢禮畢明日無見舅姑盥饋之事至三月乃奠菜於舅姑之廟故昏禮云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是也昏禮奠菜之後更無祭舅姑之事此云祭於禰者正謂奠菜也則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也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之祭如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注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也若舅姑偏有沒者庾氏云昏夕厥明即見其存者以行盥饋之禮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氏云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未知孰是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按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以此言之則庶婦不饋舅姑舅姑不饗也使人醮之以酒而已既不饋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以棗栗腶脩見舅姑也三月廟見之禮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也○不遷至婦也○婦既死於己寢將反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務朝於壻之祖廟言祔祭之時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凡人爲妻齊衰杖而菲屨今壻爲之不杖不菲不次菲草屨也不次謂不別處止哀次也唯爲妻合服齊衰杖而菲屨及止哀次今未廟見而死其壻[illegible]服齊衰而已其柩還歸葬於女氏之黨以其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示若未成婦然其實已成婦但示之未成婦禮欲見其不敢自專也○注猶爲之服齊衰也○正義曰此經但云不杖不菲不云不服故知服齊衰其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爲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注未有至斬衰○正義曰所以既葬除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怪時有之○與音餘下同）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尊喻卑也神雖多猶一一祭之）昔者齊桓公亟

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僞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爲假主非也○亟徐起吏反）喪之二孤。則昔者衞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衞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辯猶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君弔君爲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鄉許亮反先悉薦反夏戶嫁反）

〖疏〗（曾子至過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不得有二孤廟不得有二主之事各隨文解之○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天有二日則草木枯萎土有二王則征伐不息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是也○注尊喻卑也者尊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卑謂喪有二孤廟有二主喻明也尊者尚不可二明卑者不可知也舉尊以明卑故云尊喻卑也云神雖多猶一一祭之者解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之意以嘗禘之時雖衆神並在猶先尊後卑一一祭之不一時摠祭故云尊無二上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者此說二主之由桓公名小白作霸主亟數也僞假也言作假主以行而反藏於祖廟故有二主也舉兵爲南伐楚北伐山戎西伐白狄故云數舉兵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上云自桓公始此不云自季康子始而云康子之過者此孔子若曾子之時上去桓公已遠二主行來文久故云自桓公始也康子之過者正當孔子之時未知後代行之以否不得云自季康子始但見當時失禮故云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注辯猶至公也○正義曰若康子者經云有司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季子之威不敢辯正故云若康子者若順也云君弔其臣之禮也者按士喪禮君使人弔主人進中庭哭拜稽顙成踊喪大記云大夫既殯君弔主人門右北面哭拜稽顙今季康子與之同故云君弔其臣之禮也云鄰國之君弔君爲之主者以賓主尊卑宜敵故君爲主主則拜賓康子又拜故云非也當哭踊而已但唯君荅拜耳出公來弔春秋不見經者蓋爲弔而來非有國之大事故畧而不書於經也出公輒是靈公孫也曾子所問皆前孤後主今荅前主後孤者謂齊桓公之時事在前衞君之事在後）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車金路○守手又反本亦作狩齊側皆反本亦作齋注及下同齊車祭祀所乘金輅也）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祫音洽聃他甘反老聃即老子也祔音附）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鬼神依人者也○從才用反下稗從而從同）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祝接神者也）主出廟入廟必蹕。（蹕止行也○蹕音畢）老聃云。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疏〗（曾子至命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師出當取遷廟主及幣帛皮圭以行廟無虛主之事各隨文解之○注齊車金路○正義曰按齊僕云掌馭金路大馭掌馭玉路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行者皇氏云謂載新遷廟之主義或然也○注老聃至名也○正義曰按下文助葬於巷黨老聃曰丘止柩又莊子稱孔子與老聃對言是與孔子同時也按史記云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也爲周柱下史或爲守藏史鄭注論語云老聃周之大史未知所出云象有凶事者聚也者此實凶事而云象以凶事生人自聚今主亦集聚似生人之聚故云象也云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謂漸成吉事檀弓又曰明日祔于祖是卒哭之事在祔祭之前鄭必云先祔之祭名者以卒哭主各反其廟者爲明日祔時須以新死者祔祭於祖故祖主先反廟也○注祝接神者也○正義曰以其祫祭於祖是祝之所掌之事故祝迎四廟之主若去其國非祭祀之事故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鬼神依人故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祝主接神故迎之也祫合祭祖大祖三年一祫謂當祫之年則祝迎高曾祖禰四廟而於大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主出廟入廟必蹕主謂木主羣廟之主也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者謂出己廟而往大祖廟入廟謂從大祖廟而反還入己廟若在廟院之外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王入大祖廟中則不可須蹕也似壓於尊者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禮也○老聃云從上天子崩以下至出廟入廟必蹕以上皆是老聃所云結上義也○孔子曰主命者孔子言天子諸侯將出既無遷主乃以幣帛及皮圭告于祖禰之廟遂奉以出行載于齊車以象受命故云主命○將出至命也○以曾子不解主命之意故孔子荅以主命之義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之廟告訖遂奉此幣帛皮圭以出於廟載于齊車金路以行每至停舍之處先以脯醢奠此幣帛皮圭而後始就倅舍之處行還反後必陳此幣帛皮圭於祖禰主前以告神又設奠祭既卒斂此幣帛皮圭埋諸兩階之間乃後而出蓋貴此主命故也○注以脯至埋之○正義曰經云每舍奠焉以其在路不可恒設牲牢故知以脯醢也與殯奠同謂之奠以其無尸故也云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者皇氏云謂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而不將幣帛以出行即埋之兩階之間無遷主者加之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以爲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即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者即埋之以其反還之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則埋於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爲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據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固爲其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慼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少喪如字下及注皆同讀者亦息淚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遺如字猶垂反又于季反）

〖疏〗（子游至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之子喪慈母無服之事喪慈母者子游之意以喪服大夫以下所使妾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喪此慈母如己之母今國君喪其慈母還如己母是禮與○注如母至妾子○正義曰如母謂父卒三年也知者以喪服慈母如母在父卒三年章中故云謂父卒三年若父在之時則期也鄭注喪服大夫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士之妾子父在爲母期則父在爲慈母亦當與己母同也云子游意以爲國君亦當然者鄭知國君者以下孔子荅云君命所使教子也又引魯昭公之事皆以國君荅子游明子游本問國君也云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者禮所云謂喪服所云慈母如母也按喪服傳云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必知大夫以下者以天子諸侯不服庶母故此云君命所使何服之有故知此慈母如母謂大夫以下也天子諸侯則絕之也○注此指至不服○正義曰鄭知經指國君之子者以經云君命所使教子故知謂國君之子也國君之子尚不服庶母則國君身不服庶母可知也云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者按喪服小功章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云父卒乃不服者按喪服云士爲庶母緦則大夫之子父沒爲庶母慈己亦緦此云父卒乃不服者謂不服小功仍服緦耳若大夫之子庶母不慈己者雖父在亦服緦故鄭注喪服云其不慈己則緦可也喪服注又云士之妻自養其子則不得有庶母慈己此云大夫士者因大夫連言士耳其實士無庶母慈己者皇氏云有士誤也熊氏云士之適子無母乃

（命妾慈已亦爲之小功知者以士爲庶母緦明士子亦緦以慈已加小功故此運言大夫士也凡諸侯之子適庶皆三母故內則云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內則據諸侯也其大夫及公子適妻子亦三母故喪服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小功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又注引內則三母是大夫及公子適妻之子爲三母故彼注不云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言君之庶子內有慈母又大夫公子適妻子爲慈母小功則大夫公子之庶子無三母也但有慈母如母也○注據國至公也○正義曰前經指國君之子此經引魯昭公故云據國國君也是國君與其子同也云謂之慈母固爲其善者內則既云擇於諸母寬裕慈惠溫良者以爲子師其次爲慈母此云慈母良固當是性行善者云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者以喪服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故云於禮不服親母尚不服庶母不服可知若父卒得爲已母大功也云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者按襄三十一年襄公薨左傳云昭公十九猶有童心是即位時年十九也昭公十一年其母齊歸薨而無感容是年三十非少孤也按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今鄭云未知何公者鄭不見家語故也或家語王肅所足故鄭不見也○注公之至其母○正義曰公之言又非者以上云公弗忍欲喪慈母既爲非今公言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是公言又非也云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者按鄭注服問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春秋有以小君服之者故春秋母以子貴其服皆伸而天子服練冠者皇氏云若適小君沒則得伸若小君猶在則其母厭屈故練冠也所以不同大夫士爲後著緦服必練冠者以大夫士爲母本應三年以爲後歷屈故降服緦麻王侯庶子爲母本練冠故今應練冠此乃異代之法按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鄭注服問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則是周法天子諸侯大夫士一也凡言古者皆據今而道前代此經既云古者天子爲其母則是前代可知也以經無明文故鄭注云蓋謂庶子上爲其母蓋是疑辭也）○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旅衆○幾居豈反下同○）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霑竹廉反○）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衣於既反）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夫人君之夫人）○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禘大計反簠音甫徐方于反又音蒲簋音軌饌仕戀反又仕轉反下同）○曾子問曰。當祭

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而已不迎尸也）【疏】（曾子至則廢○正義曰此一節論行禮有故不得終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大廟至祖耳○正義曰公羊傳云周公稱太廟魯之始祖也明諸國皆然餘廟有火亦廢朝故云宗廟皆然特云大廟火是主於始祖而言耳○注示奉至聞也○正義曰示奉時事解各以其方色有所討解與其兵也故諸侯皆在京師者則從天子救日爲陰侵陽是君弱臣強之象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者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所以有所討者以日食陰侵陽示欲助天子討陰也亦備非常以彼非正經故不取也穀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范甯云凡聲陽也擊鼓爲聲所以助陽壓陰也春秋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也諸侯伐鼓於朝退自責也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孔傳曰辰日月所會集合也房日月所舍而不合其所舍食可知也馳走者救日之備也奏猶擊也周禮有救日之弓但不知兵之細別故云未聞○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者以日食是陰之災故象五方之色以兵討陰救火無此義故不用五方色及兵也○注夫人君之夫人○正義曰此經曰后夫人之喪恐是天子之三夫人故云天子之夫人此大廟火者亦謂君之太廟非天子大廟也知非者既云揖讓入門無容天子大廟之火赴告即至故知非王之大廟假令在後堂朝方聞火時過已久又不可廢朝故知非王之大廟也○注既陳至言之○正義曰知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者以下文云當祭而日食則此簠簋既陳不當祭也既不當祭時明是祭前陳饌牲器也前文云天子崩后之喪與日食大廟火其禮皆同則此簠簋既陳日食大廟火亦同也故下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是也牲至已殺則行接祭其天子崩后之喪牲入雖殺不可行接祭以其喪事重故也云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者鄭此注以周禮言之祭法周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五居其中言是諸侯之法舉五而言則上禘七下通三欲見天子及大夫其祭皆然故云關中言之關通也謂通取中央而言之經云嘗禘者謂宗廟之祭也郊社謂天地之祭舉天地宗廟則五祀以上之祭皆在其中孔子曰接祭而已矣者○謂牲至之後則接祭之也接捷也捷速也速而祭之○注接祭而已不迎尸也○正義曰經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此云接祭則牲至已殺之後也按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於奧在未殺牲之前此經殺牲後云不迎尸者凡迎尸之禮其節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奧而行灌禮灌畢而後出迎牲於時延尸於戶外殺牲薦血毛行朝踐之禮設腥爓之俎於尸前是一也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入坐於奧行饋孰之禮是二也此云不迎牲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也熊氏云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也以其無灌故也故大宰云祀五帝納享注云納享謂祭之時又中霤禮皆爲祭奠於主乃始迎尸是郊及五祀殺牲在迎尸之前也則此不迎尸亦得爲祭初不迎尸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八（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二十六）

禮記注疏卷十八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曾子問第七（此本第七二字脫各本有）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節

命毋哭（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毋誤母嘉靖本同）

凡筵於殯東（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嘉靖本殯誤賓）

明卿大夫等不裼冕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夫下有士字）

於西階南注（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注作○）

丈夫即位于門外（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丈誤大）

若君喪大斂（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喪誤哭）

衮衣者裨之上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也誤者）

謂噫歆之聲三所出警神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挍出改以）

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者（閩監本東誤事毛本几誤凡）

父兄堂下北面（閩監本同毛本北誤比）

故先哭後奠（惠棟挍宋本作故此本故誤設閩監毛本同）

所以小宰舉幣（閩本同監毛本以誤主）

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惠棟挍宋本作王此本王誤玉閩監毛本同○按作王是也詳周禮挍勘記）

三日衆主人節

宰宗人詔贊君事者（閩監毛本作詔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詔誤語衞氏集說詔字無通典六十八亦作宰宗人詔贊君事者）

祝聲三曰（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曰上有告字通典引無告字）

正義曰此一節（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此上衍云字閩監毛本同）

此大宰大宗等（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誤倒作大宗大宰）

明其時當在堂（毛本同閩監本明誤名）

於時大宰大宗（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時作是）

祝在子之西而北面當殯之東南（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而北二字誤倒）

若其須詔相之時（閩監本同毛本詔誤召考文引宋板亦作詔）

前告主哀甚（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主作生○按卽指前某之子生敢告是也）

故亦祝宰宗人在堂上皆曰哭（閩監毛本皆曰作北面此本誤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節

告生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生作主據正義當作主）

以交神明葬竟又服受服（惠棟挍宋本作明衞氏集說同此本明誤用閩監毛本同）

喪之大節更畢（閩監本節更作事便毛本節作事更字同衞氏集說節更作事旣）

亦無復有此事（按此字衍文）

則攝主不復與羣臣列位西階下（惠棟挍宋本作復此本復誤服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

不云束帛者（閩監本作束考文引宋板同此本束誤執毛本同）

葬後神事之（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神事二字倒毛本同）

三日不見也（惠棟挍宋本作日此本日誤月閩監毛本同）

其成服衰經（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成字闕）

故三日因名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之下有也字）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節

聘禮曰出祖釋軷（閩監毛本有曰字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曰字脫）

論諸侯朝覲天子將出之禮（閩監毛本有覲字衞氏集說同此本覲字脫）

喪禮有毀宗躐行（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毀字闕宗誤注）

燔烈其肉爲尸羞（監毛本作燔此本燔誤䊩閩本誤燔）

故犬人云（閩監本同毛本犬誤大）

既行祭軷竟（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軷字闕）

馭下祀（監本誤祀惠棟挍宋本祀作祝與周禮合）

及登酌僕（閩監毛本作酌此本酌字闕閩監本登字同考文引宋板亦作登毛本登字作祭依周禮改）

祭軷乃飲（惠棟挍宋本作軷此本軷誤議閩監毛本軷誤軷）

軷謂車軾前是也（閩監本同毛本軷誤軷又閩監毛本作軾此本軾誤軾）

義或然也壇名山（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或山二字闕）

此義爲勝也（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此誤注勝誤新）

理不客殊（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客作容毛本同理作禮）

曾子問曰並有喪節

遂脩葬事（閩監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嘉靖本同石經同）

其虞也先重而後輕（閩監本同石經同嘉靖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毛本虞誤處）

先葬母之時（惠棟挍宋本作葬此本葬誤喪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亦作先葬母）

不於殯宮爲父設奠（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設誤喪）

不朝夕更改新奠（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朝夕作哀次）

孝子悲哀（閩監本作悲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此本悲字闕毛本悲誤告）

故行葬母之時出門外（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出字闕外字脫閩監毛本外字亦脫又毛本外誤行）

曾子問曰將冠子節

徹饌而埽（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本埽誤歸釋文出徹饌埽）

令使清絜更新（閩監本同毛本亦作令絜作潔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令作令）

又釋父沒加冠之禮（閩監本作加毛本加誤旣此本加字闕）

醴子之後始醴賓（閩監本作之考文引宋板同此本之字闕毛本之誤者）

廢謂子身冠廢（惠棟挍宋板作廢閩監毛本廢誤發此本闕）

雖適子與庶子同用醴（惠棟挍宋本作同此本同誤可閩監毛本同）

雖在周前因而用也（惠棟挍宋本作因續通解同此本因誤同閩監毛本同）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節

尸既席坐（閩監本同毛本既作卽○按作卽與特牲饋食禮合）

尸以酢主人（按儀禮酢作醋注云醋報也古文醋作酢是經文作醋不作酢也下同）

北面酬賓酬賓訖（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酬賓二字不重）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節（惠棟挍云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以下宋本另爲一節按此本以下者曾子問曰上有○閩監毛本無）

士則朋友奠（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士則朋友云一本作士則朋友奠正義有奠字）

非月半之殷奠也（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月半二字倒）

曾子問曰廢喪服節

爲其忘哀疾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續通解疾作感）

曾子至可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不得即與他人饋奠之事（惠棟挍宋本有即字衞氏集說同此本即字脫閩監毛本同）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節

女氏許諾而弗敢嫁（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弗誤不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三禮攷注九經誤字皆作弗）

謂若彼家死者之身（惠棟挍宋本作若此本若誤名閩監毛本同）

來迎曾公之女而爲婦（惠棟挍宋本作婦此本婦誤歸閩監毛本同）

此家父不在（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在作存監毛本在誤亡）

亦以彼初葬訖（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彼作被）

女在塗節

喪服期云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笄（閩監本同毛本期誤記父下衍母字）

孔子曰男不入節

重世變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世誤時）

改其親迎之服（監毛本作迎衞氏集說同此本迎誤近閩本同）

三月而廟見節

婦有供養之禮（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同惠棟挍宋本供作共宋監本亦作共衞氏集說同）

歸葬于女氏之黨（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于誤於）

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如上有則字）

正義曰此謂舅姑亡者（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至三月乃奠菜於舅姑之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至字脫）

將反葬於女氏之黨（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反誤及）

壻於女未有期之恩（閩監本同毛本於誤以考文引宋板亦作於）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節

及反藏諸祖廟（惠棟挍宋本作藏宋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藏誤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皆作藏）

舉兵爲南伐楚（按爲當作謂）

此孔子荅曾子之時（閩監毛本此作以）

行之以以否（補案兩以字誤重）

畏季子之威（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季作康衞氏集說亦作畏康子）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節

齊車金路（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路作輅按釋文云齊車祭祀所乘金輅也毛本依釋文改○按作路是也輅者車之一名耳）

蹕止行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也作者岳本同考文引古本同足利本作者也）

告于祖禰（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于誤於下載于齊車同）

曾子至命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里下脫人字）

此實凶事而云象者（惠棟挍宋本有者字此本者字脫閩監毛本同）

若王入大祖廟中（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王作主）

似壓於尊者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似作以）

即埋之兩階之間（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下之字）

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惠棟挍宋本作若衞氏集說同此本若誤告閩監毛本同）

不陳幣玉也（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本玉誤王毛本玉字闕）

子游問曰喪慈母節

猶無戚容（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同毛本猶作又岳本亦作猶戚作慼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按依說文當作慽从心戚聲戚爲慽之假借字也）

大夫以下所使妾無子者（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所上有父字毛本同）

故知此慈母如母（惠棟挍宋本作知此本知誤乃閩監毛本同）

得爲已母大功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已作己是也）

則其母厭屈（閩監毛本厭作壓衞氏集說同）

故今還練冠（惠棟挍宋本作遂此本還誤應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

葢謂庶子上爲其母（閩監本同毛本上作王）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節

既陳謂夙興（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陳誤成）

曾子至則廢（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言充其陽也（惠棟挍宋本作充此本充字闕閩監毛本充作助衞氏集說同浦鏜挍云穀梁傳作充）

食可知也（惠棟挍宋本作也此本也字闕閩監毛本也作矣）

馳走者救日之備也（惠棟挍宋本作日此本日誤者閩監毛本同）

此經曰后夫人之喪（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曰作云）

故云天子之夫人（監毛本作君之夫人惠棟挍宋本同此本君作天子非也天子閩本亦誤）

假令在後堂朝（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堂作當）

在未殺牲之前（惠棟挍宋本作在衞氏集說同此本在字闕閩監毛本在作是）

更迎尸入坐於奧（惠棟挍宋本作更衞氏集說同此本更字闕閩監毛本更誤及）

祀五帝納亨（惠棟挍宋本作亨衞氏集說同此本亨誤亭閩監毛本同下納亨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八終（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二十六終記云凡三十三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九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曾子問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惟嘗禘宗廟俟吉也○飯扶晚反下同不侑音又絶句下皆放此酳音胤又仕覲反酢才各反）○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比必利反）〔疏〕天子至天子○正義曰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以言之按特牲饋食禮祝延尸于奧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也則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也按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又按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者○以初崩哀感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既殯而祭者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者今喪既殯不得純如吉禮理須宜降殺侑勸也故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常數也又熊氏云三飯不酳不酢而已矣謂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即止祝不勸侑至十五飯於時冢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故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爲在後餘事也○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者○謂欲葬之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云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巳葬而祭者謂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所以然者以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而已而已是語辭也皇氏云已止也○注既葬至吉也○正義曰經云祝畢獻止謂祝受獻祭禮遂畢止不獻佐食以下云郊社亦然者王制云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是與五祀同也趙商問云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按王制云唯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何趙商之意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荅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啓及至反哭自當辟之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啓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故有越紼行事鄭云郊社有常日自啓至反哭自當辟之者郊社既有常日自啓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畢若與啓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時

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則還故不爲越紼也云唯嘗禘宗廟俟吉也者謂爲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俟待於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其在喪祭郊社之時其喪所朝夕仍奠知者雜記云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人臣尚爾明天子得也○注帥循至亦然○正義曰帥循也此釋詁文以經云奉循天子按上天子有祭五祀之文今云奉循如天子謂諸侯五祀亦如天子故云謂五祀之祭是諸侯五祀如天子五祀也今此諸侯祭社稷其遭喪節制與五祀同故云社稷亦然按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之禮者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者或唯據君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祭得奉循天子者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齊衰異門則祭）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巳矣大功酢而巳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巳矣（室中之事謂賓長獻○長知丈反下文註長同）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

〔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歷序三年之喪齊衰大功者以曾子問廢者有幾孔子對云廢者有九遂歷序九種之事一一備言此大夫祭者謂祭宗廟故下文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是據宗廟也○注齊衰異門則祭○正義曰今遭異門其齊衰之喪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巳矣○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但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但三飯耳則主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巳○大功酢而巳矣○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酳尸尸酢主人主人乃停故云大功酢而巳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巳矣○小功與緦麻其服轉輕祭禮轉備其祭尸○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若平常之祭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凡尸在室之奧祝在室中北廟南面佐食在室中戶西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巳矣若致爵之時主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堂上北面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此注云室中之事謂賓長獻此小功緦麻兼内外知者以前文云内喪大功以上廢則知内喪小功以下不廢也按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三月而後祭之此内喪緦麻不廢祭者此謂鼎俎既陳臨祭之時故不廢也若不當祭時有臣妾死於宮中及大夫爲貴妾緦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之屬皆不祭○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孔子見曾參歷問至大夫必應及士故因廣舉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爲九而士又加緦小功二等合爲十一此亦謂祭宗廟鼎俎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緦小功不辨内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緦小功不辨外内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爲輕親伸情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所祭謂士祭祖禰而死者巳雖爲緦祖禰於死者無服鼎俎既陳則亦祭也○注謂若至昆弟○正義曰此等於巳雖服緦而於祖禰則無服然此皆母親而得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禰爲主母親於巳服緦於祖禰無服然此皆母親以父爲主也其從母父雖無服巳爲小功熊氏云亦廢祭也皇氏云以從母於父無服不廢祭也按經云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據緦爲文似不關小功故鄭以緦服解之皇氏橫加小功其義非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爲其苟語忘哀也○爲于僞反下爲彼爲親妻爲婦爲巳病皆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爲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爲親哀則是妄弔）

〔疏〕曾子至虛乎○正義曰此一節論身有重服不得弔人之事○君子禮以飾情凡行吉凶之禮必使外内相副用外之物以飾内情故云衰以飾在内之情故冠冕文彩以飾至敬之情麤衰以飾哀痛之情所以三年問云衰服爲至痛飾也故云君子禮以飾情也○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者若身有重服而弔他人則非飾情所以爲虛也言虛者弔與服並虛也何者若巳有喪弔彼而哭哀彼則忘巳本哀是巳服爲虛也若心存於巳哀忘彼而哭彼則是於弔爲虛也故注云爲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爲親哀則是妄弔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重踰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治直吏反斷丁亂反）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謂主人也支子則否○除如字徐直慮反）

〔疏〕曾子至禮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有君親之喪當隆於君之事各依文解之○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者荅以重踰輕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若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爲親制服也又何除焉者謂成喪服爲重始除服爲輕末在親始重之日尙不獲伸況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故云又何除焉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者殷祭謂小大二祥祭也以其禮大故日殷也言初乃爲身有君服不敢爲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爲親行私喪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也故盧氏云殷祭盛也君服除乃行釋私服之禮庾蔚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可大祥猶若久喪不葬者也若未有君服之前私服巳小祥者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可巳有君服之時巳私服或未小祥是以摠謂之殷祭而不得云再祭殷大也小大二祥變除之大祭故謂之殷祭也禘祫者祭之大故亦謂之殷祭但此論大夫士則不應有禘祫此殷是釋除之祭也有殷事則之君所鄭以爲朔月月半薦新之奠此又比朝夕爲大也各有所指不嫌殷名同也○注謂主人也支子則否○正義曰主人謂適子仕官者適子主祭祀故二祥待除君服而後行也若支子仕官雖不得除私服而其家適子巳行祥祭庶子於後無所復追祭故云否也

○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以其有終身之憂）〔疏〕曾子至可乎○正義曰曾子又疑云聖人制變受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有巳復生有節是不許人子有不除之喪若適子除君服後乃有殷祭之事如喪久不葬者此則可解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之事便是其爲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之事此於禮許得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言制禮以爲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中如字又丁仲反）

〔疏〕孔子至禮也○據制以荅此所以不除意也○孔子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若過則不追舉是禮之意也○非弗至制也○勿猶不也言今日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爲此不除正是患其過於聖人之禮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又引君子過時不舉之事以證之過時不祭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怵惕思親思親故設祭若春時或有事故不得行祭至夏乃行夏祭不復追補春祭是過時不祭以爲禮也若過時不祭如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猶得行殷祭其四時之祭過時所以不追者假令春夏祭本爲感春夏而祭至秋非時故不追也且今年春夏雖過時至明年會應復有春夏故當時則祭過時不補前祭祥非爲感時正是孝子爲存親存親則前後無異故除君服巳伸孝心也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疏〕孔子至夕否○殷大也孔子荅云君殯既訖君所無事父母新喪故歸於家以治父母之喪若君喪有朔月月半薦新大事則臣之適君所以哭君若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唯在家爲父母治喪故云朝夕否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若父母之喪有殷事之時則來歸家平常朝夕則不來恒在君處○注居家至父母○正義曰君薨既殯是君喪在前殯後親死是父母喪在後親喪痛甚恒居於家是隆於父母也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疏〕曰君至送君○正義曰曾子上問既殯今問既啓故云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荅曰歸哭父母而反往送君既葬畢還來歸家而治父母之喪以此言之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注言送至服也○正義曰知既葬而歸者以言送君則葬罷而歸則不待君之虞祭也其君喪祔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云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者謂歸哭於父母猶服君服不私服也知不私服者上文云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故知不私服也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其哀雜主於君）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大夫内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内子大夫妻也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衰○適丁歷反）〔疏〕曰君至夕否○正義曰前問君既殯及既啓而有父母之喪今問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荅曰歸殯父母

訖反于君所以殯君恒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歸於家若尊常朝夕則不得歸也故云朝夕否盧氏云歸殯反于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其臨君之殯日盧云歸哭父母而來殯君則殯君訖乃還殯父母也以此言之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祗得待殯君訖而還殯父母以其君尊故也○注其哀雜主於君○正義曰以君未殯則君哀重而父母又喪是親哀亦重君與親哀既半相雜君爲尊故主意於君故尊常恒在君所○大夫至行事○以大夫士有殷事在君所之時則在家之朝夕之奠有闕若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亦闕奠不可廢其大夫尊故遣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行其事○注云大夫至其事○正義曰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上文明大夫禮節此明婦人之進止君既殯而婦有舅姑之喪大夫者卿之總號內子者卿之適妻以前問君薨既殯有父母之喪此明君既殯後而婦有舅姑之喪歸居於家君有殷事之時亦之君所云亦者謂亦同其夫也非但夫往君所妻亦往君所也若尋常朝夕則不往君所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既啓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恐同夫也○注內子至齊衰○正義曰按僖二十四年左傳云晉趙姬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叔隗爲趙衰妻是大夫適妻也若對而言之則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若散而言之則大夫是卿之總號其妻亦總名爲內子云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衰者此喪服文也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誄力水反謂謚也行下孟反謚音示徐又以二反）唯天子稱天以誄之。（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諸侯相誄。非禮也。（禮當言誄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疏〕賤不至禮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謚由尊者出之事賤不誄貴誄累也謂賤不得累列貴者之行而爲謚幼不得累列長者之行而作謚如此是其禮也所以然者凡謚如此是其禮也所以然者凡謚表其實行當由尊者所爲若使幼賤者爲之則各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爲也○雖天子稱天以誄之者諸侯及大夫其上猶有尊者爲之作謚其天子則更無尊於天子者故唯爲天子作謚之時於南郊告天示若有天命然不敢自尊也○諸侯相誄非禮也者非但賤不誄貴平敵相誄亦爲不可故云諸侯相誄非禮也既賤不誄貴按襄十三年左傳楚子囊爲共王作謚者春秋亂此不能知禮此不言君臣兄弟而言貴賤長幼者廣包餘人非唯君臣兄弟而已○注以其至南郊○正義曰按鄭之時說公羊者而爲此言故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之於南郊稱天以謚之者爲人臣子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注禮當至之謚○正義曰按白虎通云君薨請謚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雖遣大夫會葬而謚之又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大夫當請誄於君則諸侯理當言誄於天子云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者按大史職云小喪賜謚鄭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言賜之謚明謚明諸侯之喪亦然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戒猶備也謂衣衾也親身棺曰椑其餘可死乃具也○疆居良反椑薄歷反親身棺謂椑棺也）孔子曰。共殯服。（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共殯音恭注同下必刃反苴絰七餘反下大結反散息但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杖者爲已病○弁皮彥反柩其又反如爵如或作加誤也爲已音以）入自闕。升自西階。（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免音問）入自門。升自阼階。（親未在棺不忍異入使如生來反○）君大夫士一節也。〔疏〕曾子至節也○正義曰此論諸侯出外死以喪歸之事○曾子問夫子云諸侯之君或出疆朝會其出之時以三年之戒以椑從戒備也謂以三年喪備衣衾之屬并以椑棺而從出既有備今其入也如之何○注其出至具也○正義曰按王制云絞紟衾冒死而后制此云戒備謂衣衾者熊氏云此言三年之戒謂衣衾之裁若其造作死後乃爲之○云親身棺曰椑按喪大記云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從外嚮內親身也檀弓注云椑堅著之言也謂椑雜親身天子椑內猶有水兕諸侯公椑內猶有兕諸侯以椑爲親身也云其餘可死乃具也謂除椑之外大棺與屬若在家年老亦死前爲之今出疆椑從年未老故大棺等死後乃具也○孔子曰共殯服者於時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家豫共主人殯時所著之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也於時主人從柩在路以棺柩未安未忍成服於外唯著麻弁麻布也謂布弁布弁以上而加環絰○注此謂至具焉○正義曰知此謂大斂者以下文云如小斂故知此謂已大斂也云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按士喪禮云小斂苴絰大鬲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以來其服不改故知殯服布深衣苴絰散帶垂其首服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弁云其餘殯事亦皆具焉以殯不可闕故知具爲絰特云共殯服者舉主人服爲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身著疏衰服者是齊衰也足著菲屨菲謂藨屨也其身已病者杖杖故云疏衰菲杖也○注棺柩至已病○正義曰按士喪禮云三日成服今君喪在外仍著麻弁疏衰故知不忍成服於外也云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者布弁謂吉布十五升與子游麻衰及詩云麻衣如雪同知加環絰者雜記云小斂環絰是也云布弁如爵弁而用布者按檀弓云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是殷之祭冠明弁絰似周之祭冠故知爵弁也云杖者爲已病者以士喪禮服杖故同時今服未成而已杖故云爲已病也○入自闕升自西階謂柩入宮之時毀殯宮門西邊牆從柩而入其升堂之時自西階而升必西階者以柩從外來如似賓客故就西而升階就客位也○注闕謂至變也○正義曰鄭恐是門闕故云毀宗也謂毀此宗廟之牆其處空闕故謂之闕云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公羊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云正棺者象既小斂東於堂也於此之時服殯服也云既塗而成服者謂殯塗既畢而成服也○云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檀弓云毀宗躐行殷道也既云毀宗始云躐行是先毀宗後躐行也是從內而出故云殷柩出毀宗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上之所言謂大斂之後此所謂未大斂當小斂以後之飾則子首不著麻弁身不服疏衰唯當著免身著布深衣而從柩也○注謂君至無飾正義曰按士喪禮從死至成服主人皆著深衣故知小斂主人布深衣也士喪禮云小斂主人髻髮今著免者以在外違行不可無飾故著免也○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柩入之時入自門不自闕也升自阼階不由西階也故注云親未在棺猶如生也○君大夫士一節也○言上來從柩之儀更無尊卑之異非但君死於道路亦然諸侯與大夫士一等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遂遂送君也封當爲窆子嗣君也○引以刃反下皆同封音窆彼驗反）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封亦當爲窆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既封依注音窆彼驗反徐音徙扱初洽反衽而審反又而鴆反）〔疏〕曾子至而往○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葬在路遭父母喪或父母葬聞君喪之事○注遂遂至君也○正義曰以經云遂既封而歸今君喪既引在塗而言遂故知遂送君也云不俟子是不待子而先還若待封墳既畢必在子還之後今經云既封而歸非封墳也故知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注封亦至至尊○正義曰禮親始死笄纚小斂始括髮今臣聞君喪即括髮不笄纚者若尋常是吉今忽聞君喪故去冠而笄纚今臣有父母之喪葬在於塗首先服免忽聞君喪若著其笄纚則與尋常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也知葬時著免者以雜記云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故知葬時著免也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祝皇之六反舊之又反下同爲于僞反下注爲有異居爲無日同介音界副也下同○）〔疏〕曾子至常事○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以上至之家○上牲謂大夫少牢也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爲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而祭也以廟在宗子家故也○注貴祿至少牢○正義曰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爲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爲大夫得祭曾祖廟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若已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爲祭若已是宗子從祖庶兄弟之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已家則亦寄立曾祖之廟於宗子之家已亦其上牲宗子爲祭此大夫者謂諸侯大夫故少牢知此是諸侯大夫者以下文云宗子有罪居子他國言他國則是據諸侯也以文相連接故知此大夫是諸侯大夫也○祝曰至常事○宗子祭時祝告神辭云孝子某孝子謂宗子也某是宗子之名介子某介子謂庶子爲大夫者介副也某是庶子名也薦其歲之常事告神止稱宗子其時庶子身在祭位必知庶子在者以經云祭於宗子之家是大夫就宗子家而祭也○注介副至祭然○正義曰上云庶子爲大夫此亦當云爲庶子某今云介子某者庶子卑賤之稱介是副二之義介副則可祭故云使若可以祭然故稱介子

若宗子有罪。居于

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此之謂宗子攝大夫。○其祭也本或此下有如之何三字非也）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爲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厭本或作饜於豔反注下皆同綏注作墮同許垂反徐又況垂反注同辟音避下同飫於去反謖色六反起也敦音對又東論反嘏古雅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於薦北賓奠謂取觶奠於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觶之豉反字林音支）不歸肉。（肉俎也謂與祭者留之共燕○歸如字徐其位反與音預）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爲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其詞如字告也下及注同昭穆常遙反下音木後放此）

〔疏〕（若宗至其辭○正義曰此一節）以曾子前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孔子荅畢更爲曾子廣陳宗子有罪出居他國庶子爲大夫在家法其祭之禮按少牢饋食司宮筵于奧設饌畢祝酌奠于鉶南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所謂配也今攝主則不配少牢又云祝出迎尸尸入即席坐而執祝前之禰而祝命尸挼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及祭黍稷肺等是謂尸綏祭也尸飯十一飯訖主人洗爵酳尸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佐食取黍稷肺授主人所謂綏祭也今攝主不綏祭少牢又云主人左執爵祝與二佐食取黍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所謂嘏也今攝主則不嘏也按特牲主人受嘏之後獻祝及佐食訖主婦獻尸及祝佐食訖乃賓長獻尸尸爵止未飲主人主婦交相致爵訖尸乃飲止爵以酢賓賓飲訖賓獻祝及佐食洗酌致于主人主婦訖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獻衆賓訖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主人酌西方之尊以酬賓主人尊爵于賓之薦北賓取爵東面奠于薦南所謂布奠於賓也今攝主主人奠於薦北賓取奠于薦南而不舉也主人獻長兄弟又獻衆兄弟訖長兄弟加爵於尸衆賓長又加爵於尸訖嗣子舉奠舉奠訖賓坐取薦南之爵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今攝主不旅酬也特牲云旅酬之後無算爵無算爵之後祝告既成尸起主人降佐食徹尸薦俎設於西北隅所謂陽厭今攝主不爲此陽厭也○注此之至大夫○正義曰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也○攝主不厭祭○正義曰此宗子有罪出在他國庶子既爲攝主不敢備禮故於祭末不爲陽厭之祭也所以不爲陽厭者陽是神之厭飫今攝主讓退似若神未厭飫然也○不旅者謂所將祭旅酬之時賓奠不舉不爲旅酬也旅酬是賓主交歡之始今攝主不敢當正主故不旅也○不嘏不綏祭者嘏是主人受福綏是將欲受福先爲綏祭今辟正主故不敢受嘏以其不嘏故不綏祭也○不配者以祭初尸未入之時祝告神辭曰以某妃配某氏備告考妣今攝主不敢備禮畧言皇祖而已此經所陳從祭末然後以次至祭初逆陳之必逆陳之者皇氏云以其攝主非正故逆陳以見義○注皆辟至某氏○正義曰以其無尸設饌欲神之歆饗而厭飫是也○云厭有陰有陽謂一祭之中有此兩厭下文有陰厭有陽厭是也○云迎尸至陰厭也約少牢特牲禮文祝酌奠者謂祝酌奠於鉶南且饗者祝奠訖且復以辭饗告神也是室奧陰靜之處故云陰厭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得戶明白之處故曰陽厭今攝主不厭謂不陽厭也所以然者厭是厭飫凡厭是神之歆饗○云尸謖至陽厭也其上大夫當自賓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也下大夫不賓尸有陽厭也其天子諸侯明日乃爲繹祭亦有陽厭也故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謂天子之禮天子既爾諸侯亦然此謂下大夫攝也禮有陽厭以其攝主故闕陽厭若上大夫本無陽厭可闕知此不厭者不陽厭此皆逆陳於祭末者先言故知不陽厭也云假讀爲嘏至主人也以古旁之嘏是福慶之辭少牢云嘏于主人嘏字古旁爲之祭禮唯主人受嘏故知不嘏不嘏主人也云不綏祭謂今主人者謂欲食之時先減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間故曰綏祭尸與主人俱有綏祭今攝主則不綏也所以然者凡將受福先爲綏祭今辟正主不敢受福故不綏也若按少牢禮云祝出迎尸尸入即席坐而祝命尸綏祭尸取菹及黍稷肺祭于豆間是謂之綏祭綏是減毀之名尸與主人俱有綏祭也云今主人者謂今攝主人也云綏周禮作墮者以綏是綏安之義墮是減毀之名故從於周禮墮爲正守祧云既祭則藏其隋是也○云不配者至某氏○謂祝辭直言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不云以某妃配某氏某氏者其妃之姓也若云某妃姜氏子氏之類也○布奠至不舉○謂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序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之北○賓奠而不舉者賓坐取薦北之爵奠於薦南而不舉用以酬兄弟此則不旅酬之事而更別言者以上文摠云祭祀是主人之事自此以下更別論賓禮有闕故重言之○注布奠至止旅○正義曰此皆特牲禮文云此酬之始也者按特牲禮云賓奠之後主人獻衆兄弟內兄弟訖乃行旅酬故云此酬之始也云奠之不舉止旅者謂止旅酬之事而不爲也○不歸肉者歸饋也謂不歸俎肉於賓也○注肉俎至共燕○正義曰賓客正祭諸助祭之賓客各使歸俎今攝主不敢饋俎肉於賓故注云諸與祭者留之共燕○其辭至某辭○正義曰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辭告於賓與常禮亦別云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故云使某辭○注辭猶至之辭○正義曰云宿賓之辭按特牲云乃宿尸注云宿讀爲肅肅進也進者使知祭日當來下云宿賓故云宿賓之辭○云與宗子爲列至而已○若同列者云宗兄若宗弟其昭穆異者宗子雖祖父及子孫之行但謂之宗子故云而已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不祭于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壇大丹反下注同注或作墠音善遠徐于萬反）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言祭於家容無廟也）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稱尺證反）身沒而已。（至子可以稱孝）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以用也用此禮祭也）若義也。（若順）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首本也誣猶妄也）

〔疏〕（曾子至祭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庶子代宗子祭之事各依文解之○曾）子問至以祭乎○論曾子以孔子上文云宗子有罪居在他國庶子爲大夫得在本國攝祭未知庶子無爵在國居者可祭以否故問之○孔子曰祭哉者孔子既許其祭以無正文得祭故云祭哉○哉者疑而量度之辭故注云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者宗子雖有廟在宗子之家庶子無爵不得就宗子之廟而祭惟可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爲壇以四時致祭也○注不祭至正主○正義曰所以不祭于宗子廟者以庶子無爵卑賤遠辟正主正主謂宗子也據鄭此言宗子去在他國謂有爵者若其無爵在家本自無廟何須云不祭廟辟正主也鄭必知是有爵者以經云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庶子云無爵明宗子是有爵此宗子去他國謂有罪者若其無罪則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故喪服小記注云宗子去國乃以廟從謂無罪也○若宗至於家○孔子上爲曾子說宗子身在外此又說宗子身沒謂告於所祭之墓而后祭於庶子無爵者之家也注言祭於家容無廟也○正義曰從上以來雖據宗子有爵而言其廟在家今宗子既死庶子無所可辟當云告於墓而后祭於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是祭於庶子之家是容宗子之家無廟故也宗子所以無廟者宗子無爵不合立廟或云祭於家者是祭於宗子之家容庶子之家無廟也庶子所以無廟者一是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二是宗子無罪居他國以廟從本家不復有廟故也○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宗子既死庶子其祭之時告神但稱其名不得稱孝辟宗子也○注孝宗至常事○正義曰上文孝子某使介子某孝子是宗子之稱今直言名不言介若宗子在得言介子某今宗子既死身又無爵復稱名不得稱介故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身沒而已者其不稱孝者惟已身終沒而已至其子則稱孝也○注至子可以稱孝○正義曰以庶子合稱孝者庶子身死其子則是庶子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以其禮無正文故孔子引子游之徒黨有庶子祭者而用此禮而祭○若義也者若順也謂順於古義故云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注首本也誣猶妄也○正義曰謂今日世俗庶子祭者不尋本義之道理爲此祭故云誣於祭謂妄爲祭之法不依典禮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言無益無用爲）若厭祭亦可乎。（厭時無尸）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人以有子孫爲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厭飫而已不成其爲人）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與不成人同）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祔當爲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奧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附依注音備本或作祔亦同奧於報反）

〔疏〕（曾子至陽厭○正義曰此一節論祭有尸有陽厭陰厭之事各依文解之○祭必有尸乎）曾子之意以祭神神本虛無無形無象何須以生人象之故云祭必有尸乎○注言無益無用爲○正義曰祭是祭神不

（祭生入今祭生人無益死者故云無益云無用爲者無用爲此尸一解云無用爲者無用此之爲爲是助語○若厭祭亦可乎○若如厭祭之時亦應可乎謂祭祔尸未入之前祭末尸既起之後並皆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飫鬼神如此之時其理亦可注云厭時無尸○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孔子荅祭以成人之喪者必須有尸以成人之喪威儀具備必須有尸以象神之威儀也尸必以孫若其孫幼則使人抱之若無孫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以其成人威儀既備有爲人父之道不可無尸○祭殤必厭蓋弗成也○年若幼在殤人道未備威儀簡畧不足可象不須立尸故祭殤必厭蓋弗成也者蓋以不成人故不立尸也今祭成人喪但厭飫而已是將成人與殤同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孔子荅問已了更起別端辯祭殤之禮其處有異故記者又言孔子曰其祭殤有於陰厭者謂適殤也有於陽厭者謂庶殤也○曾子至陽厭○正義曰曾子既聞孔子云有陰厭有陽厭不解孔子之旨謂言祭殤始末一宗之中有此兩厭故問云祭成人之時有此二厭殤不祔祭祔備也謂祭殤簡畧何謂備有陰厭有陽厭也○注祔當至不備○正義曰知祔當爲備者按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云殤不祔祭與小記文乖故知祔當爲備備祔聲相近故云聲之誤也○云言殤至陰厭約特牲少牢禮文當設饌於西南奧尸未入之前也云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者當祭末謖起也謂尸起之後也）

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疏〕（孔子至後也○正義曰孔子更爲辯云若宗子爲殤而死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爲之後○注族人至其禮○正義曰以經云庶子既不爲後宗子理不可闕明族人以其倫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代之凡宗子爲殤而死庶子既不得爲後不以父服服之鄭注喪服云若與宗子期親者其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故喪服記云宗子孤爲殤而死者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據與宗子小功以下及無服者長中殤則大功下殤則小功又云親則月算如邦人則鄭注是也此是族人以其倫代之者各以本服服之○云明不序昭穆立之廟以宗子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爲父也云代之者主其禮者以宗子存時族人凡殤死者宗子主其祭祀今宗子殤死明代爲宗子者主其禮也此宗子是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兄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

其吉祭特牲。（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

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肵音其又忌依反敬也）

是謂陰厭。（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奧之禮小宗爲殤其祭禮亦如之）〔疏〕（其吉祭特牲○正義曰其卒哭成事之後祭之以特牲○注尊宗至吉祭○正義曰士祭成人特牲今宗子祭亦特牲故云尊宗子從成人之禮也云凡殤則特豚者以凡殤降宗子之殤故用特豚云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熊氏云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唯據祔與除服也庾云吉祭通四時常祭若如庾言殤與無後者之祭不知何時休止未有聞焉經云吉祭特牲則喪祭之時以其未成人降用特豚也○祭殤至利成○謂祭此殤時不舉肺以其無尸故不舉肺脊○無肵俎者肵是尸之所食歸餘之俎以其無尸故無肵俎○無玄酒者若祭成人則有玄酒重古之義今祭殤既畧故無玄酒也不告利成者謂祭畢今既無所可告故不告利成利猶養也不告供養之禮成也○注此其至尸者○正義曰以經云不舉肺無肵俎不告利成此三事本主於尸今以無尸故不爲故云此其無尸也玄酒之設本不爲尸所有祭殤畧無玄酒是降也故云及所降也云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按特牲少牢尸將食舉肺脊又云上佐食設肵俎初載心舌肵者敬也主人敬尸之俎又云無算爵祝東面告利成舉肺脊肵俎利成之禮並施於尸也○是謂陰厭○此宗子殤死祭於祖廟之奧陰闇之處是謂陰厭也○注是宗至如之○正義曰鄭既云小宗爲殤祭禮如大宗者以前經云宗子爲殤而死不顯大小故知凡宗子殤祭之禮皆然是以小宗爲殤祭禮亦如之必知此經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注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上文庶子不爲後謂大宗子在殤而死不得爲後若非殤則得爲後故知是大宗也凡宗子成人而死則得立子孫爲後若立兄弟爲後則不可故成十五年公羊傳譏仲嬰齊是公孫歸父之弟當云公孫嬰齊而云仲嬰齊者爲歸父之後譏其亂昭穆故云仲是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爲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爲墠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爲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爲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以下祭子而止○適丁歷反下同如有昆弟一本作加有共其音恭）〔疏〕（凡殤至陽厭○正義曰凡殤謂非宗子之殤故云凡殤無後者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爲後此二者皆宗子大功內親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之明白顯露之處爲之設尊於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爲陽厭也○注凡殤至而止○正義曰謂庶子之適子爲殤而死此庶子之適一句與下文爲摠即是昆弟之子從父昆弟是也云或昆弟之子者謂宗子親昆弟所生之子是適其昆弟是庶子昆弟所生者是適故云庶子之適云或從父昆弟者亦謂宗子之從父兄弟宗子之父身是適諸父是庶諸父所生之適子亦是庶子之適故云或從父昆弟云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者如而也而有昆弟謂宗子之親庶兄弟與宗子同祖今既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及諸父謂宗子諸父身並是庶子與宗子同此曾祖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有二一昆弟之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故也無後者成人無後則祭若在殤而死則不祭以其身是庶故也按小記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注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但此經據死者之身小記注據生者設祭之人宗子昆弟是庶不得自祭適子故云父之庶宗子之諸父自是庶不得祭所生適子適子即是宗子從父兄弟故云父之庶不祭無後祖之庶者宗子昆弟無後而死其餘兄弟應祭之以兄弟並是祖庶不合立廟故云祖之庶宗子諸父無後其餘諸父親者亦應合祭之以諸父並是庶子不合立祖廟故云祖之庶義與此不異也云此則今死至其祖禰者從父兄弟是宗子大功親昆弟諸父是宗子期親諸父及從兄弟共祖者昆弟及昆弟之子共禰者鄭必限以大功內親共祖禰者以上文云吉祭特牲唯據士禮適士二廟有祖有禰下士祖禰共廟故鄭限以祖禰同者唯大功之內親也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爲有異居之道也禮大功以上同居命士以上則父子異官故云有異居之道云無廟者爲墠祭之者士立二廟若祭諸父當宗子曾祖之廟宗子是士但有二廟無曾祖廟故云無廟者爲墠祭之推此而言大夫立三廟無太祖者其祭諸父得於曾祖廟也其立太祖廟者其祭諸父當於曾祖廟曾祖無廟亦爲墠祭之云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大功雖有同財之義其經營祭事牲牢之屬親者主爲之又牲牢視親者之品命故云親者共其牲物就宗子之家祭其祖禰故云宗子皆主其禮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以宗子之殤祭於室奧今祭凡殤乃於西北隅又特牲云尊於戶東注云室戶東按上文宗子之殤但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其餘皆與祭成人同則其尊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殤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殤也云宗子之適亦爲凡殤者以上經云宗子爲殤而死據宗子身殤不論宗子適子也此明宗子適子父雖是適其子殤死亦爲凡殤以其更無別文故知與凡殤同云過此以往則不祭也者此謂宗子身殤及宗子昆弟之子及從父昆弟并宗子適子等唯此等殤死祭之過此以往皆不祭也云祭適者天子下祭五以下並祭法文彼注云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是天子諸侯祭適殤於其廟與彼注又云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是王子以下及大夫等祭其適殤皆爲凡殤也彼注又云凡庶殤不祭以其身是庶若其成人無後則祭之則上文無後昆弟及諸父是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堩道也變謂異禮○堩古鄧反且如字徐子餘反○）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日食也反復也○從才用反又如字既明反絕句）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已止也數讀爲速）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舍奠每將舍奠行主○朝直遙反使色吏反下君使所使同）夫柩不蚤出。不莫宿。（侵晨夜則近姦寇○蚤音早莫音暮近附近之近）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爲無日而慝作豫止也○慝他得反惡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痁病也以

（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爲也。痁始占反病也恐丘勇反。）吾聞諸老聃云。〔疏〕曾子至聃云。○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在道逢日食之事各依文解之。○曾子至不乎。曾子以葬引至塗值日有食之則有變常禮而停住乎且不變常禮而遂行乎不審其事而問孔子也。○孔子至禮也。○孔子荅以已從老聃助葬於巷黨遭日食之事老聃令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日食變動既待日食光明反迴而後引柩行老聃稱曰禮也。○注巷黨至復也。○正義曰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者就道右者以道東爲右也按儀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此既柩行而交相左者以其遭日食之變止哭停柩而不行凶禮故從吉禮行相左或可行相左者云此據北出停柩在道東北嚮對南嚮行人爲交相左。○反葬至行哉。○丘反問老聃云夫柩務於速葬不可以迴反今日有食之令止柩就道右不行不知其日食休已之遲速既不知其遲速設若遲晚遂至於夜莫則豈如行哉言豈如早行爲勝哉言當疾行以至於墓赴其吉辰也。○夫柩至痁患。○唯罪人及奔父母之喪見星而行今若令柩見星而行便是輕薄人親與罪人同非但輕薄人親且君子行禮之時當尊人後已不可以人之親痁患痁病也病於危也言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故注云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爲也意者言若日食而務速葬以赴吉辰即慮有患害而遂停柩待明反而行禮也。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復始死招魂。爲君于僞反又如字）孔子曰。善乎問之也。（善其問難明也）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公館若今縣官宮也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已者）〔疏〕曾子至謂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人臣死招魂復魄之事。○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孔子又爲曾子釋私館公館之義私館者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爲者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爲命停舍之處亦謂之公館君所命停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也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注公館若今縣官宮也鮑遺問曰注此云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已者注雜記云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荅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土周堲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輿機或爲餘機。○邇音爾近也即本又作堲子栗反下同絙本又作絙古鄧反一音古恒反鉤本又作拘古侯反斂力驗反下同。）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於墓與成人同墓塗乃遠其葬當輿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蓋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成王時賢史也賢猶有

所不知。佚音逸長丁丈反下同則棺古患反下文棺斂衣棺注棺謂皆同。）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欲其斂於宮中如成人也斂於宮中則葬當載之。○召本又作邵同上照反下同）史佚曰。吾敢乎哉。（畏知禮也）召公言於周公。（爲史佚問。○爲于僞反下爲辟下文有爲並同）周公曰。豈不可。（言是豈於禮不可不許也。○周公曰豈絕句言是豈絕句於禮不可絕句）史佚行之。（失指以爲許也遂用召公之言）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棺謂斂於棺。）〔疏〕曾子至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葬下殤之事。曾子問曰下殤土周。○曾子既見時所行與古禮異故舉事而問也下殤謂八歲至十一也土周檀弓所云夏后氏之堲周是也周人用特葬下殤之喪故云下殤土周也。○葬于園者園圃也下殤去成人遠不可葬於成人之墓故用土周而葬於園中也。○遂輿機而往者輿猶抗也機者以木爲之牀如牀無腳及輒簀也先用一繩直於中央係著兩頭之橛又別取一繩係一邊材橫鉤中央直繩報還鉤材往還取帀兩邊悉然而後以尸置於繩上抗舉以往園中臨斂時當堲周之上先縮除直繩則兩邊交鉤之繩悉各離解而尸從機中央零落入於堲周中故曰輿機而往也。○塗邇故也者塗路也邇近也若成人墓遠則以棺衣棺於宮中此下殤葬於園是路去家甚近故先用機舉尸往園中而後棺斂故曰塗邇故也。○注土周至餘機。○正義曰按檀弓云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故知土周是堲周也云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於園中者檀弓云中殤下殤此直云葬下殤土周葬於園者以經云下殤故指下殤爲言檀弓所云據士及庶人也若諸侯長中殤適者車三乘下殤車一乘既有遣車即不得堲周輿機而葬也諸侯庶長殤中殤車一乘則宗子亦不用堲周輿機而葬其下殤則輿機其大夫之適長殤中殤遣車一乘亦不輿機下殤無遣則輿機也然則王之適庶長殤中下殤皆有遣車並不輿機士及庶人適庶皆無遣車則中下殤並皆輿機故熊氏云若無遣車中從下殤其長殤既無遣車年又長大不可與下殤同蓋棺斂於宮中載棺而往之墓從成人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今謂曾子見時世禮變皆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之於墓與成人同隆今既遠不復用輿機於尸爲當用人抗舉棺而往墓爲當用車載棺而往墓邪問其葬儀故云如之何。○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此舉失禮所由之人史佚周初良史武王周公成王時臣也有子下殤而死。○墓遠者史佚欲不葬於園而載尸往墓及棺而葬之其墓祔遠猶豫未定注史佚成王時賢史也。○正義曰史佚文王武王時臣故國語稱訪於辛尹尚書稱逸祝冊是也但下殤之喪並成人之要故史佚猶有不知。○召公謂至宮中。○召公名奭見史佚欲依下殤禮而不棺斂於宮中而欲車載往墓猶豫未定故勸之令棺斂於宮中如成人也。○史佚曰吾敢乎哉者言吾雖欲如此猶不敢恐違禮者所譏。○注畏知禮也者是畏周公也不欲直指。○召公言於周公者言猶問也史佚既畏周公故召公爲諮問於周公述其事狀以決之者周公曰豈不可者周公聞召公之問故荅云豈豈者怪拒之辭先怪拒之又云不可不可是不許之辭。○史佚行之者召公述周公曰豈不可之辭以語史佚史佚不達其指猶言周公豈不可是許之辭故行棺衣宮中之禮也。○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更據失禮所由也然此云棺衣棺於宮中自史佚爲始明昔非惟官中不棺亦不衣也而不言於宮中者畧從可知也。○曾

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吉凶不可以同處）孔子曰。尸弁冕而出。（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卿大夫士皆下之。（見而下車）尸必式。（小俛禮之）必有前驅。（爲辟道。○辟婢亦反）〔疏〕曾子至前驅。○正義曰此一節論卿大夫與君爲尸之事。○曾子至之何。○曾子言卿大夫或爲尸而已受宿齊戒而門內有齊衰之喪其禮如何故云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者此荅曾子云且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所以出於公館者以祭是吉吉凶不可同處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此孔子因曾子上問爲尸之事遂爲曾子廣說事尸之法故此直言孔子曰無曾子問辭此篇之內時有如此皇氏以爲無曾子問者後寫脫漏非也。○注爲君至士者。○正義曰按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爲士者當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者若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著冕此云大夫者因士連言大夫耳按儀禮特牲尸服玄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卿大夫士皆下之者謂尸或出於道路其卿大夫乘車見尸則下車也尸必式者而尸當馮式小俛以敬之必有前驅者謂尸出行則有前驅辟道之人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疑有司初使之然。○辟音避下同與音餘下皆同）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周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二者恕也孝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疑禮當有然）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難乃旦反費音秘）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疏〕子夏至知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君不奪孝子情之事各依文解之。○子夏問曰三年之喪至初有司與者子夏以人遭父母三年之喪卒哭之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君使則行無敢辭辟爲是禮當然與爲當初時有司强逼遣之與。○注致事至致事。○正義曰皇氏云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後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記曰至謂乎。○解人臣喪親在上君子許之致事君子謂人君也人臣有親之喪在上君子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此謂恕也以已情恕彼也據君許於下也亦不可奪親者謂人臣遭親之喪若不致事是自奪思親之心也故遭喪須致事是不奪情以求利祿此謂孝也

此據孝子之身也言孝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不許舊記先有此文故孔子引之故云此之謂乎○注二者恕也孝也者恕也解不奪人之親已既思親以已方人何可奪人之親是君恕也孝也解亦不可奪親是孝子思親今不致事不能念親今既致事是不奪思親之情是其孝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既前荅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理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謂其禮當然故問孔子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豈非禮也與疑其於禮當然又意謂○見魯君居喪有金革之事豈是禮也與疑其非禮也故問之○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者孔子對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當亦有之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君伯禽卒哭而從金革時有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有爲爲之也○注伯禽至費誓○正義曰言伯禽周公之子封於魯按史記魯世家文云徐戎作難尚書序又云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以此上經云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此云魯公伯禽有爲爲之故知征之然周公致政之後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云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今以三年之喪至弗知也○今以三年之喪卒哭而從金革之事更無所爲蓋直貪從於利攻取於人者吾不知也言不知是不得此禮也

禮記注疏卷十九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九（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七）

曾子問

天子崩未殯節

自啓至于反哭（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石經同毛本于誤於衞氏集說同疏倣此）

畢獻祝而後止（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畢獻祝作祝畢獻）

俎豆既陳（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毛本既誤及）

自薨比至于殯（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于誤於下至于反哭同後凡于字倣此）

天子至天子（監本作至天子惠棟挍宋本作至而已）

祝延尸于奥（惠棟挍宋本作祝衞氏集說同此本祝誤祀閩監毛本同）

以初崩哀感（惠棟挍宋本作感衞氏集說同此本感誤感閩監毛本同通典五十二引作以初崩哀戚）

三飯不侑酳（惠棟挍宋本有侑字此本侑字無閩監毛本同）

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考文引宋板有祭字此本祭字脫與王制不合閩監毛本同）

何趙商之意葬時郊社之祭不行（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何趙商之意五字作既云二字）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節

主人酌酒酳尸（閩本作酳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酳字闕監本毛本酳誤獻）

其祭尸十一飯訖（監毛本如此此本十上誤衍一○閩本同）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節

曾子至禮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主人謂適子仕官者（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官作宦下支子仕官同）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節（惠棟云曾子問曰父母節孔子曰先王節宋本合爲一節）

曾子問曰（惠棟挍宋本有問字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問字脫閩監毛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至善堂九經本皆有問字）

曾子至可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曰君既啓節

曰君至送君（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曰君未殯節（惠棟云曰君未殯節宋本分大夫室老以下另爲一節）

內子大夫適妻也（惠棟挍宋本有適字岳本同嘉靖本同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適字脫閩監本同釋文出適妻）

曰君至夕否（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若其臨君之殯日（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作殯之毛本同）

注云大夫至其事（閩監本同毛本夫誤士惠棟挍宋本無注云二字作大夫至朝夕否）

君既殯而婦有舅姑之喪（惠棟挍宋本作婦衞氏集說同此本婦誤歸閩監毛本同）

賤不誄貴節

讀之以作謚（惠棟挍宋本作讀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讀誤誄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

禮當言誄於天子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衞鏜挍云言當請字誤按正義作請）

所以然者凡謚如此是其禮也所以然者凡謚表其實行（閩本同監毛本無如此是其禮也所以然者凡謚十二字案此十二字蓋涉上文誤衍監毛本刪之是也或以細行則受細名大行則受大名十二字易之非按惠棟挍宋本無此十二字）

則諸侯理當言誄於天子（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言作請案上云大夫當請誄於君則此亦宜作請也）

明諸侯之喪亦然（監毛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明下誤衍謚明二字閩本同）

曾子問曰君出疆節

共之以待其來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待誤侍）

曾子至節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論諸侯出外死以喪歸之事（考文引宋板作在衞氏集說同此本在作出閩監毛本同）

諸公椑內猶有兒（惠棟挍宋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公上衍侯字閩監毛本同）

散帶垂按士喪禮（閩監本同毛本垂下有者字）

唯首著免（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免作冕）

曾子問曰君之喪節

既引及塗（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及涂字按古道塗字多作涂）

布深衣扱上衽（宋監本亦作扱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監本扱誤扱衞氏集說同毛本扱誤扱上誤止釋文出扱上衽）

曾子至而往（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或父母葬聞君喪之事（閩監毛本作聞衞氏集說同此本聞誤問下今忽聞君同）

今君喪既引在塗（惠棟挍宋本閩監毛本今誤夯）

若待封墳既畢（考文引宋本作若閩監毛本若誤君衞氏集說作若葬封墳既畢）

必在子還之後（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在作待）

無免於垣（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垣誤恒衞氏集說同）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節

曾子至常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介是副二之義（閩本同監毛本二作貳衞氏集說同）

若宗子有罪節（惠棟挍云若宗子節宋本分攝主以下爲一節布奠於賓之下爲一節不歸肉之下爲一節）

迎尸之前（惠棟挍宋本作尸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尸誤王閩監毛本誤主通典五十一引亦作迎尸）

謂與祭者留之共燕（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云宋板古本足利本謂

（作諸釋文出諸與通典五十一引亦作諸與祭者按正義作諸）
其辭于賓曰（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通典亦作辭釋文出其詞云下及注同）
若宗至其辭（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而祝命尸授（閩本同惠棟按宋本亦作授監毛本作綏浦鏜云授下脫祭字）
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衆賓二字不重）
不敢備禮（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敢作故非也）
陽是神之厭飫（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陽作厭）
不旅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
謂所將祭旅酬之時（閩監毛本同許宗彥所改於祭改行）
不暇不綏祭者（閩監毛本惠棟按宋本無者字）
先爲綏祭（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爲作受案下文有此句仍作爲）
以某妃配某氏（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同毛本妃誤姓）
此則不旅酬之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則作即）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節
曾子至祭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論曾子以孔子上文云（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論字當衍文）
復稱名不得稱介（閩監毛本同許宗彥復改徒）
注首本也誣猶妄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入字當衍文）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節（惠棟按云祭必有尸節宋本分殤不祔祭以下另爲一節）
殤不祔祭（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不附祭云本亦作祔石經初刻是附後改作祔正義作祔）
尸謖之後（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謖作餕云古本作起通典五十二亦作謖）
曾子至陽厭（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其理亦可（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可誤耳閩本同監本耳作爾毛本作其禮亦爾）
其吉祭特牲節
祭殤不舉（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舉下衍肺字石

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皆無肺字按正義云以經云不舉肺無所俎是孔氏所據本有肺字也監本蓋據此補）
其吉祭特牲○正義曰（惠棟按宋本無此八字）
凡殤與無後者節
爲有異居之道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也字衛氏集說同通典五十二也字有）
凡殤至陽厭○正義曰（惠棟按宋本無此八字）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節
不知其已之遲數（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知誤如）
吾聞諸老聃云（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諸誤之）
曾子至聃云（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曾子問曰爲君使節
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及閩監毛本夫下有士字石經同衛氏集說同案疏士字當有）
公館若今縣官宮也（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疏同監毛本宮作舍衛氏集說同）
曾子至謂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君所命停客之處（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客作舍）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節
土周堲周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即周云又作堲下同）
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下誤夏惠棟按宋本堲作即下同）
曾子至始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周人用特葬下殤之喪（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葬誤喪）
故用土周而（惠棟按宋本作故此本故誤所閩監毛本同此本第二十頁止此共二十一頁全脫閩監毛本同因共空白二十三行今據惠棟按宋本補）
葬於園中也（補此本此葉缺明監毛本同據挍勘記補案記云惠棟按宋本如此考文所錄同而有一二處異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無下殤二字檀弓所言據士及庶人也言作云下殤無遺車無車字

與成人同隆隆作路爲當用人抗舉棺舉作與迹其事狀以決之之下有者字是許之之辭之字不重又注史佚上注畏知禮上皆有空闕浦鏜按從儀禮經傳通解續補入亦有少不同往還取而而上有一字爲當用人抗舉棺舉作與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下殤二字有檀弓所言亦作云下殤無遺車亦無車字與成人同隆隆亦作路屬下讀）
曾子問曰卿大夫節
曾子至前驅（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且舍公館待事畢（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待上有以字）
孔子曰尸冕而出（閩監毛本同浦鏜按冕上增弁字）
遂爲曾子廣說事尸之法（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爲作與）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節
殷人既葬而致事（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宋監本下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七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段玉裁云公羊宣元年注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踳統謂曾子問文岳氏云與國本禮記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大書爲經文按此同公羊注疏而與本疏不合）
周卒哭而致事（惠棟按宋本作周岳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周誤則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按云按皇氏疏則周人卒哭致事是鄭君從夏殷推而知之當是注文而孔氏云孔子既前荅周人卒哭而致事則又似屬經文而誤入注耳）
征之作費誓（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宋監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費作粊）
子夏至知也（閩監本同毛本知誤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人臣遭親之喪（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人字衛氏集說同）
是不奪情以求利祿（惠棟按宋本作從衛氏集說同此本從作求閩監毛本同）
是君忠恕也孝也（監本毛本如此○按忠字乃衍文）
疑其於禮當然（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疑作以）
然周公致政之後（惠棟按宋本作政此本政誤仕閩監毛本同）
是不得此禮也（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七終記云凡三十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

文王世子第八

（○陸曰文王周文王昌也鄭云以其善爲世子之禮故著謚號標篇言可法也）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文王世子者以其記文王爲世子時之法此於別錄屬世子法此篇之內凡有五節從文王之爲世子下終文王之爲世子也爲第一節論文王武王爲世子之禮下之事上之法從凡學世子至周公踐阼爲第二節論在上教下說庠序釋奠先聖先師養老東序幷明三王教世子又更論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之事自庶子之正於公族至不翦其類爲第三節明庶子正理族人燕飲及刑罰之事殊於異姓又更覆說殊於異姓之義自天子視學至典于學爲第四節論天子視學養三老五更幷明公侯伯子男反歸養老於國自世子之記以終篇末爲第五節以其文王爲世子聖人之法非凡人所行故更明尋常世子法各隨文解之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三皆日朝以其禮同○朝直遥反三如字又息暫反）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史直日矣○衣於既反又如字豎上主反）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孝子恒兢兢○）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又復也○復扶又反）及莫又至。亦如之。（莫夕也○莫音暮注及篇末皆同○）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蹈徒報反○）王季復膳。（飲食安也）然後亦復初。（憂解○解胡買反○）

〔疏〕文王至復初○正義曰案緯候之說文王年九十六始稱王崩後謚之曰文則爲世子之時未得爲文王也記者於後追而書之下記世子朝父母每日唯二又內則云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日入而夕者朝禮具夕禮簡故言夕今三皆日朝者以其禮同故通言朝凡常世子朝父母每日唯二今文王朝於王季日三者增一時又三者皆稱朝並是聖人之法也○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也○上時掌反煖乃管反徐況煩反）食下。問所膳。（問所食者）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末七曷反應應對之應爲于僞反飪而審反生孰之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庶幾程式之帥循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言常在側○稅本亦作脫又作說同音他活反養羊尚反）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壹本亦作一飯扶晚反下及篇末皆同箴本亦作誠之林反勝音升）旬有二日乃間。（間猶瘳也○瘳丑由反差也）

〔疏〕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至乃間○正義曰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徹饌而下文王問進食之人其父所膳何食膳宰荅畢文王又命戒膳宰云末有原末無也原再也言在後進食之時皆須新好無得使前進之物而有再進膳宰應曰諾然後文王乃退反其寢也○注末猶至其寢○正義曰末微末故爲勿也原再也釋言文云爲其失飪臭味惡也者食若再進必熟爛過節故爲失飪臭謂氣也言氣之與味皆惡也故云臭味惡云退反其寢者以來至王季寢門外今云退故知退反其寢謂文王私寢也○注庶幾程式之帥循也○正義曰案爾雅釋言云庶幾尚也是庶幾爲慕尚之義程式之者程是程限也式是法式言武王慕尚文王以爲程限法式帥循也釋詁文經云不敢有加焉者以武王伐紂功業既成恐有踰越文王之嫌故記者云不敢有加焉○注間猶瘳也○正義曰若病重之時病恒在身無少間空隙病今既損不恒在身其間有空隙病故云間猶瘳也瘳是疾減損也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問後容臥○女音汝後同）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帝天也○聆音零本或作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撫猶有也言君王則此受命之後也）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年天氣也齒人壽之數也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言與爾三者明傳業於女女受而成之○壽音受後同樂音洛予爾羊汝反傳直專反○）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君子曰終終其成功）

〔疏〕文王至而終○正義曰文王疾瘳武王得安睡文王問爾其何夢武王對曰夢見天帝與我九齡之言而與我也文王語武王云天既與女九齡之言女以九齡爲何事也武王曰齡善也是福善之事西方有九國未賓既夢得九種齡善君王其終撫諸撫有也諸之也言王終久有之文王曰女之所言非也古者謂年齡謂稱年爲齡古者稱齒亦爲齡天既與女九齡女得九十年之祥是我爲百歲爾爲九十吾與爾三焉言我於百年中與爾以三年焉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謂天以九箇鈴鐸而與武王偏騐書本齡皆從齒解爲鈴鐸於理有疑亦得爲一義今謂天直以九齡之言而與武王不知齡是何事故文王不審云女以爲何○注撫猶至後也○正義曰撫爲存撫故爲有也言君王則此受命之後者文王繼王季爲西伯是殷之諸侯不合稱王今武王謂之君王故知受命之後也案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訟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書序云殷始咎周鄭注云紂聞文王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囚於羑里三伐者謂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則被囚在四年之末五年之初於時必未稱王若其稱王反叛已露紂何肯四年復釋之是知於時必未稱王也書傳云五年伐耆殷傳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尅黎六年伐崇則稱王故詩皇矣論伐崇是類是禡行天子禮此云稱王在受命之後者謂受命六年之後也受命者謂受赤雀丹書之命故中候我應云赤雀入酆止於昌戶受命之時已三分有二今云西方有九國於時未賓則非有二分諸侯也或以爲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徒未知定是何國也○注年天氣至成之○正義曰爾雅釋天云周曰年年稔也稔孰謂歲穀一孰是年爲天氣也大戴禮云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齒是人壽之數也又年穀一孰而零落人之年老齒亦零落是年之與齒俱有零落之義云文王以勤憂損壽者以文王當紂暴虐之時故知勤憂損壽也無逸篇云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是勤憂也云武王以安樂延年者以武王承文王之業故安樂延年詩魚麗美萬物盛多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也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天定之數今文王云吾與女三者示其傳基業於武王欲使武王承其所傳之業此乃教戒之義訓非自然之理○

成王幼。不能涖阼。（涖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涖音吏又音類下同涖視本或作莅臨也）周公相。踐阼而治。（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相息亮反治徐直吏反下注治定同一音如字）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抗苦浪反長丁丈反後皆同○）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撻他達反擊也○）文王之爲世子也。（顯上事○）

〔疏〕成王幼至子也○正義曰武王既終成王幼弱不能涖阼階行人君之事周公乃輔相成王令成王且在學學世子之道周公代成王踐履阼階攝王位而臨天下乃與舉世子之法於伯禽伯禽舉行世子之法以示成王欲令成王觀而法之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者若成王法教伯禽不能備具而有過失周公則笞撻伯禽責其不能以世子之禮教成王也必如此者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文王之爲世子也者從篇首以至於此是文王之爲世子及武王成王之法其武王成王爲世子之禮皆上法文王故以文王之爲世子總結之也○注涖視至之事○正義曰案鄭注金縢云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大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也此是鄭義推成王幼不能踐阼之事也○注踐履至下也○正義曰經云周公相踐阼而治知非周公輔相成王今云踐阼而治必知周公代成王履阼階者以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是代居位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四時各有宜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學戶孝反教也下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學舞干戚同選息戀反後同）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句孑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夏戶嫁反下放此籥羊灼反楯食準反又音尹句古侯反翟大歷反○）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大如字又音大胥息余反又息

（呂反注皆放此版音板本又作板舍采音釋後舍采同頒音班）胥鼓南。（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旄音毛僭七尋反又子念反）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大音太下文注大樂正大學大傅大祖大寢皆同瞽音古瞽宗殷學名庠音詳上庠虞學名播波我反易以豉反）

〔疏〕（凡學至上庠。正義曰此一節是第二節中教世子及學士時節兼明所教之官及所教之處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者學謂教也言三王教世子及學士等必各逐四時所宜則下文之類是也。注四時至學者。正義曰四時各有所宜學者即下云春夏學干戈及春誦夏弦之類是也云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則王制云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俊選等升於學謂大學也故下云於東序是大學也。注干盾至秉翟。正義曰干盾也春時萬物有孚甲故象干也盾捍也盾所以捍難故以干爲盾也云戈句孑戟也者夏氣茂盛萬物體壯枝葉似戟有句孑也案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以其形句曲有孑刃鄭云若今雞鳴戟也云干戈萬舞象武也者宣八年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以其用干故知象武若其大武則以干配戈則明堂位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若其小舞則以干配戚則周禮樂師教小舞干舞是也春夏陽氣發動故云用動作之時學之秋冬學羽籥羽翟羽也秋則體成文章也籥笛也籥聲出於中冬則萬物藏於中云羽籥籥舞象文也宣八年公羊傳云籥者何籥舞也以其不用兵器故象文也引詩者邶風簡兮之篇也證羽籥之義以秋冬凝寒漸靜故云用安靜之時學之盧植以爲春教干夏教戈秋教羽冬教籥但干與戈羽與籥舞時相對之物皇氏云鄭引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秋冬羽籥同教春夏亦同教干戈義或然也皆據年二十升大學者也。注四人至吹籥。正義曰云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者此籥師云教戈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歈籥是籥師既教戈又教籥此小樂正教干周禮樂師教小舞則六舞皆教故知通職至秋冬之時亦教羽籥也云小樂正樂師也者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有大樂正及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當樂師也但此經雜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也云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者證樂師有教舞之事小舞者謂年幼小時教之舞其舞即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也云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者證大胥有教樂之事大胥掌教學士版籍以待聚致諸子諸子則學士也春時入學釋蘋藻之菜禮先聖先師合六舞節奏令之得所秋時頒布學者才藝和合音聲使應曲折云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者證籥師有教樂之事周禮唯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胥鼓南。胥謂大胥南謂南夷之樂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南樂故云胥鼓南。注南南至不僭。正義曰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南一名任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云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者證大胥所以鼓節南由正舞位故鼓之也云旄人教夷樂者證教南樂之人是旄人也引詩以雅以南者是小雅鼓鍾之詩刺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故陳先王正樂以刺之教夷蠻者明王德化率來四夷言先王以萬舞之雅樂以四夷之南樂以籥舞之文樂進旅退旅則知三舞各得其所不有僭差引之者證此經之南舉南樂則四夷之樂皆教之也。注誦謂至同也。正義曰誦謂歌樂者謂口誦歌樂之篇章不以琴瑟歌也云弦謂以絲播詩者謂以琴瑟播彼詩之音節詩音則樂章也若學舞之時春夏學干戈而用動秋冬學羽籥而用靜皆據年二十升於大學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弦在殷之瞽宗也云陽用事則學之以聲春夏是陽陽主清輕故學聲聲亦清輕云陰用事則學之以事秋冬屬陰陰主體質故學事事亦體質因四時所宜順動靜之氣於學功業易成也云周立三代之學者謂立虞夏殷學也其虞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注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者合周家爲言耳故與此注不同夏后氏之學在上庠卽周之大學爲夏之制也云學書於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者虞書有典有謨故就其學中而教之則周之小學也云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夏后氏上受舜禪是文下有湯伐是武以此二者之間故云文武中以兼有文舞武舞故也云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者以湯伐桀武王伐紂殷周革命事類相似故云功成治定與己同也先師以爲三代學皆立大學小學今案下養老於東序是周之大學夏之東序也又王制云養老於虞庠是周之小學爲虞庠也又此學虞學也學舞於夏學學禮於殷學若周別有大學小學更何所教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學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合如字徐音閤注同下大合樂放此。）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學以三者之舞也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數篇數。說如字徐始銳反注語說同）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即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美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論力門反徐力頓反注同行下孟反下文德行同。）

〔疏〕（凡祭與養老至在東序。正義曰此一節還是第二節中教世子及學士祭與養老合語之威儀又教世子等祭與養老合語之義理兼明所教之官及所教之處又明司成之官考課才藝深淺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者此一經搃包三事也一是祭二是養老乞言三是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謂祭與養老乞言及合語之禮皆小樂正之官詔告世子及學士於東序之中謂小樂正以此祭及養老合語三者之威儀以教世子及學士等。注學以至也語。正義曰學以三者學教也教以三者威儀容貌言祭與養老乞言及合語行禮之時皆有容貌故小樂正教之云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者此經先云祭與養老乞言別云合語則合語非祭與養老也故知是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等指儀禮成文而言之以其此等至旅酬之時皆合語也其實祭未及養老亦皆合語也故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箋云古者於旅也語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也引鄉射記者證旅酬之時得言說先王之法故云古者於旅也語言合語者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大樂至授數。前文小樂正既教三者之威儀今大樂正又教三者之義理故大樂正學舞干戚干戚則前經祭祀也祭祀之時舞其干戚之樂不云祭祀而云舞干戚者容祭祀之外餘干戚皆教之語說謂合語之說則前經合語也亦大樂正教以語說義理命乞言者大樂正命此世子及學士於老者而乞言則前經養老乞言但前經云祭故養老乞言與祭相連故尊之序在合語之上此經不云祭故略其養老在語說之下皆大樂正授數者謂干戚語說乞言三者皆大樂正之官授世子及學士等篇章之數爲之講說使知義理。注學以至篇數。正義曰此經與前經重序其事文勢相似前經小樂正乃教威儀事淺故云詔之東序此大樂正所教義理既深故大樂正授數知者文承東序之下大樂正授數之時亦在東序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小樂正既詔以三者威儀大樂正又教以三者義理於是大司成之官論量課說此世子學士等義理之深淺才能之優劣於東序之中。注司成至事也。正義曰鄭以下文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父師與樂正相連此大司成亦與大樂正相次故知司成則大司成也以其掌教故知是司徒之屬以其父師司成又掌教國子故知當師氏也引師氏以美詔王以下者皆師氏職文案書傳大夫爲父師周禮師氏中大夫云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三德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云及國中失之事者中謂中禮失謂失禮掌國家中禮失禮之事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坐才臥反又如字遠近間並如字間猶容也注同徐古辨反同畫乎麥反別彼列反廣古曠反又如字三寸一本作廣三尺三寸三分函胡南反）終則負牆。（卻就後席相辟。辟音避下辟君同。）列事未盡不問。（錯尊者之語不敬也）

〔疏〕（凡侍至不問。正義曰此一節論國子侍坐於大司成之儀故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可以問者去大司成遠近中間可容三席之地席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則函一丈可以指畫而問也。終則負牆者問終則起卻就後席負牆而坐辟後來問者。列事未盡不問者其問事之時必待尊者言終如有不曉然後更問若尊者序列其事未得終盡則不可錯亂尊者之語而輒有咨問則爲不敬也）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億本又作噫音抑）

〔疏〕（凡學至如之。正義曰此論四時在學釋奠之事凡學者謂禮樂詩書之學於春夏之時所教之官各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之時所教之官亦各釋奠於其先師故云秋冬亦如之猶若教書之官春時於虞庠之中釋奠於先代明書之師四時皆然教禮之官秋時於瞽宗之中釋奠於其先代明禮之師如此之類是也。注官謂至之事。正義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者謂所教之官也若春誦夏弦則大師釋奠也教干戈則小樂正樂師等釋奠也教禮者則執禮之官釋奠也皇氏云其教雖各有時其釋奠則四時各有其學備而行之引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者此周禮大司樂文引之者證樂之先師也後世釋奠祭之然則禮及詩書之官有道有德者亦使教焉死則以爲書禮之祖後世則亦各祭於

其學也故云此之謂先師之類也以大司樂掌樂故特云樂祖其餘不見者周禮文不具也云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者皆漢書儒林傳文案書傳伏生濟南人故爲秦時博士孝文帝時以書教於齊魯之閒詩有毛公者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閒獻王博士高堂生者魯人漢興爲博士傳禮十七篇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爲樂官頗能記其鏗鎗鼓舞不能言其義是其事也其儒林傳詩書及禮多矣而不言者以其非後異也又有傳易及春秋不引者以此經唯有詩書禮樂故不引易與春秋云億可以爲之也者億是發詩之聲言此等之人後世亦可爲先師也疑而不定故發聲爲億以三時釋奠獨不言夏故言夏從春可知也以其釋奠直奠置於物無食飲醻酢之事故云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釋奠所以無尸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疏〕凡始至以幣。○正義曰此明諸侯之國天子命之使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之時必用幣而行禮諸侯言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則天子始立學亦釋奠於先聖先師也天子云四時釋奠於先師不及於先聖者則諸侯四時釋奠亦不及先聖也始立學云必用幣則四時常奠不用幣也皇氏云行事必用幣謂禮樂器成及出軍之事其告用幣而已案釁器用幣下別具其文此行事必用幣繫於釋奠之下皇氏乃離文析句其義非也○注謂天至孔子○正義曰此謂諸侯新建國天子命之始立學也故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是也知非天子始立學者以此下文云有國故則否是廣記諸侯之國故知此始立學者據諸侯也但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正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其所習經業皆於時王學中其鄉學爲庠故鄉飲酒義曰迎賓于庠門之外注云庠鄉學也若州黨與鄉同處共在鄉學故學記云黨有庠是鄉之所居黨也州及遂以下皆謂之序故州長春秋射于序學記云術有序鄭云術當爲遂是州遂爲序也云先聖周公若孔子者以周公孔子皆爲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故云若若是不定之辭立學爲重故及先聖常奠爲輕故唯祭先師此經始立學故奠先聖先師○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有國故則否。（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夔求龜反。）○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疏〕凡釋至養老。○正義曰此謂諸侯之國釋奠之時若已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先聖先師謂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故云合也非謂就他國而祭之當遙合祭耳若魯有孔子顏回餘國祭之不必於魯若已國有先聖先師則不須與鄰國合也當各自祭故云有國故則否是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是國故有此人則不與鄰國合祭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正義曰此明合樂之時天子視學於其明日必遂養老○注大合至象類○正義曰經云凡大合樂者凡者非一之辭鄭以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者其月令季春大合樂則亦在其中以季春大合樂其文自明故鄭不引之耳○云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者周禮大胥春合舞秋合聲雖無天子視學之文又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則

明春合舞秋合聲之時天子亦親視學也云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者案鄉飲酒鄉射禮明日乃息司正云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先生謂致仕者君子謂鄉中有德行者此皆老人也故云是養老之象類○

凡語于郊者。（語謂論說。於郊學。○）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曲藝皆誓之。（曲藝爲小技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技其彼反。○）以待又語。（又語爲後復論說也。○復扶又反。○）三而一有焉。（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乃進其等。（進於衆學者。○）以其序。（又以其藝爲次。）謂之郊人。遠之。（俟事官之缺者以代之遠之者不曰俊選曰郊人賤技藝。○遠于萬反注同。○）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于虞庠則郊人亦得酌于上尊以相旅。○近附近之近。○）〔疏〕凡語至尊也。○正義曰此以下明官爵於學士已成者。○注語謂論說於郊學。○正義曰語謂論課學士才能也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今天子親視學於其西郊考課論說於西郊之學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或偏在四郊○必取賢斂才焉者謂在於西郊學之中論說取賢斂其才能者以爵之也○或以德進者○謂人能不同各隨才用也德謂有道德者進謂用爵之也德最爲上故進之宜先也○或以事舉者事次德者雖無德而解世事或吏治之屬亦舉用之也○或以言揚者次事也揚亦進舉之類互言之雖無德無事而能言語應對堪爲使命亦舉用之○曲藝皆誓之者曲藝謂小小技術若醫卜之屬也誓謹也若學士中雖無前三事而有小小技術欲授試考課皆且御之令謹習○以待又語者又語謂後復論說之日令待後時若春待秋時也○三而一有焉者謂小技藝者所說三事之中而一事有善者○乃進其等者等輩類也若說三事有一善者則進於大衆輩中也以其序者序次也雖得進衆而不得與衆爲一猶使與其輩中自爲高下之次序也○謂之郊人者雖有次序而待職缺當擬補之若國子學士未官之前俱爲俊選而以小才技藝者未官之前而不得同爲俊選但各曰郊人言其猶在郊學也○遠之者所以謂爲郊人者是疎遠之故也○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者成均則虞庠也上尊堂上之酒尊天子於成均之內飲酒以恩澤被及於此郊人其郊人雖賤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也所以榮之○注董仲至相旅○正義曰董仲舒爲春秋繁露云成均爲五帝之學虞庠是舜學則成均五帝學也以無正文故云近是也言虞庠近是成均凡飲酒之禮尊者酌於堂上之尊卑者酌於堂下之尊故特牲禮主人獻賓及衆賓及長兄弟等及次賓及次兄弟等皆酌於堂下之尊以相旅是也今郊人雖賤亦得酌於堂上尊故云取爵於上尊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興當爲釁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興依注爲釁音虛覲反。○）然後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有時將用也。○）不舞不授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于虞庠則儐賓于東序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儐必刃反本亦作擯注同介如字下注同副也廩力甚反。○）〔疏〕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之器初成用幣告先聖先師及釋菜告器成將用乃退儐之事也○始立學者亦謂天子命諸侯始立教學又造禮樂之器新成釁之既畢乃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然後釋菜既以幣告後又更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將用也故前用幣告其器成後釋菜告其將用也不舞不授器凡釋奠禮重故作樂時須舞乃授舞者所執干戈之器今其釋菜之時雖作樂不爲舞也亦既不舞故不授舞者之器乃退儐于東序釋菜虞庠既畢乃從虞庠而退乃儐禮其賓於東序之中其禮既殺唯行一獻無介無語如此於禮可也○注興當至器成○正義曰案雜記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是器成當釁之故知興當爲釁經言用幣故知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注告先至用也○正義曰前用幣直云告器成此釋菜云告器成將用則兩告不同也熊氏云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皇氏云用幣釋菜秖是一告其義恐非也案四時釋奠不及先聖知此用幣及釋菜及先聖者以上文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此文亦云始立學既釁器用幣釋菜亦及先聖也以其始立學及器新成事重於四時常奠也故學記云皮弁祭菜鄭注禮先聖先師知及先聖者以彼云未卜禘不視學則祭菜與視學爲一也此下文云天子視學祭先聖先師故知學記祭菜及先聖也熊氏云月令釋菜不及先聖者以其四時入學釋菜故不及先聖也王制云釋奠于學注以爲釋菜奠幣知非釋奠者彼是告祭之禮初天子出師受成於學告之無牲明反告亦無牲也故謂釋奠時亦不及先聖也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也即此釁器用幣是也以前皆熊氏之說義或當然也○注釋菜禮輕也○正義曰此亦釋菜禮輕不可爲舞所以大胥云春舍菜合舞似釋菜爲舞者彼謂春欲合舞之時先行釋菜之禮不謂釋菜之時則合舞也○注言乃至宗也○正義曰從釁器以來皆據諸侯之禮故云始立學若其諸侯唯立時王之學何得云乃退儐于東序故云乃退者得立三代之學得有夏之東序謂諸侯有功德者得立三代之學若魯國之比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既退儐于東序明釋菜在於虞庠云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者明堂位文也

教世子。（亦題上事。）〔疏〕教世子。○正義曰從上凡學世子至此皆是教世子之法其間雖有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之俊選諸侯之事及釋奠養老之事雖非一也以世子爲主故云教世子以摠之○注亦題上事○正義曰題謂題目前文王之爲世子文在於下題目以上之事今教世子之文又在於下亦是題目以上所設諸事故云亦題上事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中心中也懌說懌。○懌音亦。○）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少傅詩召反下音賦後同浸子鴆反。○）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謂爲之行其禮。○爲于僞反下爲說其爲君皆同。○）少傅奉世子。以觀

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爲說其義）大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在學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是以教喻而德成也。（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其身者謹安護之。）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疏】（凡三至疑丞。○正義曰此一節是第三節中論三王教世子禮樂及立師傅教以道德既成教尊官正國治之事。○樂所以脩內者樂是喜樂之事喜樂從內而生和諧性情故云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者禮是恭敬之事恭敬是正其容體體在表故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者樂雖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由外從外而入中是中之與外皆有禮樂故云禮樂交錯於中謂交間錯雜於其情性之中發形於外謂宜發形見於身外也謂威儀和美也。○是故其成也懌者謂內外有樂心既喜悅外貌和美故其成也懌懌說懌也。○恭敬而溫文者謂內外有禮貌恭心敬而溫潤文章故云恭敬而溫文也。○注謂燕居出入時。○正義曰上云在前在後謂行步動止之節此文言入言出故以爲燕居出入也。○是以教至者也。○以世子外有傅相內有師保是以世子於師教曉喻其德業成就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作記者更明師保之德故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謂教世子以所行之事喻曉也諸於也而每事之上使世子曉喻於德義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保是護也輔相也翼助也謂護慎世子之身輔相翼助使世子而歸於道案老子先道後德則道尊德卑此師喻諸德保歸諸道先德後道者以道德無定據各有大小老子謂無爲自然之道故在先德謂人所法行故在後皆謂大道大德也此謂教世子之身先須於事得理若身之有德乃可通達流行故德先道後謂小道小德也已具上曲禮疏。○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注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正義曰此作記之人更言記曰則是古有此記作記者引之耳注記所云據天子也必知據天子者以有師保疑丞下則云四輔三公故知天子也後人作記者取此古記天子之事以成世子之記耳。）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疏】（設四至能也。○正義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此皆古記之文語使能一句是後作記者解前記之人所言以四輔三公不必須備惟擇好人者語使能也語言也言古記如此言四輔三公必使能也其四輔者案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无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聞之者聞之於古也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治直吏反下而治國治並同于依注作迂音同又音紆）【疏】（仲尼至爲之。○正義曰此一節是第三節中覆說周公教成王爲世子之事及在學行一物而有三善之事故云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者仲尼聞古之言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不辟殺害猶尚爲之況周公于其身于廣大也令乃廣大其身謂其身得廣大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其周公比殺身之人則優饒爲之言周公自優饒光益也所以光益者古人益君則身處危亡周公益君身居尊顯又古人益君則勤苦周公益君則逸樂是於身有優饒於德又廣大也○注于讀至大也○正義曰于是語辭迂爲迴遠故讀于爲迂從廣大之義也○）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以爲世子若爲世子時。）【疏】（是故至爲也○正義曰凡教世子之法必須對父成王既幼未能涖阼爲人君應須教以世子之法然後能爲人君成王既無父今若以成王爲世子時則無爲世子之處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伯禽與成王居令成王學之知父子君臣之義也○注以爲至子時正義曰武王既崩則成王非復是世子今經云以爲世子則是周公全用世子禮教之故云若爲世子時言雖爲君未能涖阼與世子時無異故云以爲世子則無爲也以實則不爲世子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亦學此禮於成王側）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處君父之位覽海內之士而近不能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令力呈反。）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

（學教。○學音效下及注同）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司主也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周公踐阼。（亦題上事）【疏】（行一至踐阼。○正義曰物猶事也謂與國人齒讓之一事而三善者謂衆知父子衆知君臣衆知長幼是其三善則下經所云者是也俗本皆云著於君臣之義而定本無著字義亦通云父在則禮然君在則禮然直云長長不云兄在則禮然者於世子無兄故不云兄在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者國人謂不知禮者疑而發問○曰有父在則禮然者是知禮曉其意而荅之言父在則禮然者父在之時恒須謙退不敢居人之前故云父在則禮當如此○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者國人見世子雖貴尚屈降於人則知父尊彌甚故云衆知父子之道父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相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上下故云節以幼時事父成人事君故先父子後君臣長幼輕於君臣故在下父子長幼親屬易明故云知君臣以義和合於後始顯故云著也此世子齒於學者唯在學受業時與國人齒若朝會飲食則各以位之尊卑諸子職云辨其等正其位注云位朝位是也○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國人聞世子爲君父之在而居臣子之禮不敢自尊於是各知尊其君父故世子所以父在爲子禮君在爲臣禮也斯語辭也然父子天性故云爲子也君臣以義合不云爲臣而云謂之臣者世子於君雖曰君臣異於義合故云謂之臣也○注司主至正也○正義曰司是職司故爲主謂樂正主大子詩書之業父師主大子成就其德行也云一一人也一人謂世子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言世子有大善則萬國以正此經謂世子也何直云一一人者恐爲一時之事故云一人謂世子也釋詁文元是首故爲大也論語云溫良恭儉讓有賢良方正故良爲善易文言云貞固足以幹事故貞爲正也○周公踐阼○從上三王教世子至此皆周公踐阼之事故注云亦題上事也）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弟大計反倅音七對反副也）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內朝路寢庭。○朝直遙反後不出者並同）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疏】（庶子至以官○正義曰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上節也論庶子之官治理公族朝祭燕食吉凶刑罰之事各隨文解之○注正者至族者○正義曰以經之正字乃是正定之正今案在下皆論公之接待族人及犯罪公之赦宥刑殺皆君之所爲非庶子所正故知庶子唯主其政令而已故讀爲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者案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屬夏官司馬諸侯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故周禮序官鄭注云或曰庶子掌國子之倅者倅副也鄭注諸子云國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也言副貳於父也○其朝

至以齒○此公族之等若朝於公之內朝內朝謂路寢庭朝也公族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者皆同姓之臣不得踰越父兄皆以昭穆長幼爲齒謂父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注內朝至寢庭○正義曰知路寢庭者以下云其在外朝司士爲之○案周禮司士掌路寢門外之朝則知此內朝是路寢庭朝也○其在外至爲之○外朝謂路寢門外之朝也若公族在於外朝與異姓同處位次之時則以官之上下不復以年齒也○司士爲之者謂司士之官主爲朝位之次外朝位既司士主之則內朝庶子主之也上文內朝不云庶子爲之者以文承庶子之下可知故不言也○注外朝至位也○正義曰以言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案周禮司士掌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是在路門外也故知此外朝路門外之朝也此對路寢庭朝爲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爲內朝也故玉藻云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是也其朝位天子之朝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其士門西東面北上若諸侯之朝案大射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與天子不同周禮司士屬司馬故云亦司馬之屬司馬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皆司士職文○其在至以官○此論同姓公族在宗廟之禮故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也言立位所在如外朝之位也○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者宗人掌禮之官及宗廟授百官之事以爵者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供其事○注宗人至奉豕○正義曰言宗人掌禮及宗廟者別言及宗廟則掌禮謂宗廟之外諸禮皆掌也云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者以經云以官謂祭祀之時官官各司其事更無正文故引司徒奉牛以下證之案周禮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其司空奉豕無文此云知奉豕者案周禮雞人屬宗伯羊人屬司馬故此云司馬奉羊犬人屬司寇案五行傳云牛屬土雞屬木羊屬火犬屬金豕屬水司空冬官其位當木故鄭注周禮司空奉豕與案五行傳馬屬火而周禮司馬羞馬牲者以主馬故特使供之此注直云奉牛奉羊奉豕者據諸侯三卿以言之故不云雞犬及馬

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飲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餕音俊適丁歷反盥音管）

【疏】正義曰此亦公族廟中之禮論貴適子之事案特牲禮尸食之後主人主婦賓長等獻尸三獻禮畢主人獻賓及獻衆賓畢主人酬賓賓奠不舉主人獻長兄弟及獻衆兄弟內兄弟等訖長兄弟洗觚酌尸爲加爵衆賓長又爲加爵畢嗣子乃舉奠者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鉶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乃嗣子舉之必嗣子舉奠者鄭注特牲云將傳重累之者又云大夫之嗣子不舉奠則此舉奠者天子諸侯及士之子禮特牲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荅拜嗣子卒觶拜尸荅拜則此經所謂受爵也特牲又云嗣舉奠先酌入尸拜受嗣子荅拜則此經所謂獻也特牲又云無筭爵之後禮畢尸謖而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餕所謂餕也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此經先云餕者以餕爲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故云其登餕獻受爵也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餕時登堂獻時亦登堂受爵之時亦登堂此一登之文包此三事以經文連於上宗廟之中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謂衆官皆爲其事○則以上嗣○其登餕獻不用衆官唯用上嗣故云則以上嗣案特牲餕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爲主○注上嗣至君也○正義曰言適長子者是適子之中長也凡適皆可以嗣今云上嗣是嗣中最上云受爵謂上嗣舉奠者以特牲無受爵之文唯有嗣子舉尸之奠爵受而飲之故此經謂之受爵也云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者亦以特牲無嗣獻之文故將此爲獻也舉奠謂嗣子也各此嗣子爲舉奠嗣子既飲尸前爵畢乃更洗爵酌入以進尸此謂士禮若天子諸侯除此酌入之數外子孫別有獻尸故鄭注小雅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云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者案少牢饋食無嗣子舉奠大夫尊於士而不舉奠故知辟正君也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特爲位不在父兄行列中○行戶剛反）**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大事謂死喪也其爲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恒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同宗無相賓客之道）**膳宰爲主人。**（君尊不獻酒）**公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親者稠疏者希○稠直由反密也）

【疏】庶子至父兄○正義曰庶子治之謂治此公族朝於內朝之時也既不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之上也然此句應承第二條前臣有貴者以齒之下其外朝既云司士爲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也所以在此者當是簡札遺脫故在此也鄭不言者略耳○注治之至行列中○正義曰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者鄭恐外朝亦爾故云唯於內朝則然云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者其餘謂非內朝則皆並計官也云一命齒于鄉里者引黨正文解三命不踰父兄之事也一命尙卑若與鄉里長宿燕食則猶計年也云再命齒于公族者再命漸尊不復與鄉里計年唯官高在上但父族爲重而猶與之計年爲列也云三命不齒者三命大貴則不復與父族計年若應有燕會則別席獨坐在賓之東也○其公至主人○此謂君喪而庶子官掌之事也大事謂君喪其臣雖皆斬衰其庶子列次之時則以其本服之精麤爲序衰麤者在前衰精者在後○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者言非但公喪如此雖於公族之內有死喪之事相爲亦如之爲死者服麤者居前服精者居後故云亦如之○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仍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居喪主也○注大事至下齒○正義曰以其經云則以其喪服之精麤故知大事謂死喪也云序之必以本親也者案喪服臣爲君斬衰今言服之精麤爲序故知必以本親服之精麤謂衰服縷布精麤也皇氏云以爲喪服以麤爲精故鄭注雜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焉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麤若如皇氏說緦麻小功爲極麤斬衰爲極精也書傳何處謂斬衰爲精乎但斬衰於麤之外別更稱斬見其哀痛之甚故於齊衰而稱麤也云微細焉則屬於麤者謂得入齊衰之限不復稱斬耳豈謂斬衰細乎皇氏之說非也云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者言主喪之人當在於上以爲喪主雖族人父兄尊則主人猶不得在父兄之下而齒列焉○若公至一等○正義曰此明公與族人燕食之禮庶子掌之也則異姓爲賓燕飲必須禮儀獻酬交酢故宜立賓以行禮也但公欲與族人相親若使族人爲賓賓禮疏隔故用異姓爲賓也膳宰爲主人者既有其賓賓必對主人而君尊不宜敵賓故使供膳之宰以爲主人對於賓使得抗禮酬酢也○若與異姓燕飲則燕禮云宰夫爲[illegible]故注云君尊不獻酒○公與父兄齒者公既不爲主族人又不爲賓故[illegible]族人相齒見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者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人既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殺也○注親者至者希○正義曰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緦麻則一年一會故云世降一等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所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若有出疆之政。**（謂朝覲會同也○疆居良反）**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守如字又手又反下同○）**諸父守貴宮貴室。**（謂守路寢○本或作守貴室貴宮）**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

【疏】其在軍至下宮下室○正義曰此一節明庶子從在軍及公行庶子留守之事則守於公禰者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禰[illegible]還主而呼爲禰者既在國外欲依親之辭[illegible]同也○正義曰上云在軍謂征伐出軍[illegible]出疆庶子[illegible]是朝覲會同[illegible]行既掌留守[illegible]守之事○[illegible]事者守於公宮[illegible]別無事謂[illegible]之適子也[illegible]其餘諸侯[illegible]下云下宮[illegible]唯當路寢[illegible]云宮謂之[illegible]本無貴宮[illegible]大廟此云[illegible]親廟也上[illegible]宮也或言[illegible]廟武世室[illegible]是君之諸[illegible]子孫也然[illegible]父子孫亦[illegible]兄從諸父[illegible]弟從子孫[illegible]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赴告於君也實因廟孫言五廟者容顯考爲始封君也○冠古亂反取七喻反後放此）**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爲于僞反下爲君同免音問下及注同）**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illegible]同賻音附[illegible]喪之物也[illegible]賵贈猶送也）

【疏】吉凶必須相告弔賵含贈皆當有正[illegible]

其正焉○皆有正焉者正謂正禮庶子之官治之使賵賻贈含隨其親疏各有正禮○注實四至子也○正義曰經云祖廟未毀謂同高祖若高祖以下唯有四廟今云五廟故云容顯考爲始封子是高祖爲四世也其五世祖是始封之君自五世以下其廟不毀故爲五廟也○注弔謂至五世○正義曰六世以往者從六世以至百世但有弔禮故言以往四世同高祖有緦麻之親五世則親盡但有袒免故云免謂五世也○注承讀至禮也○正義曰承文在賻含之間則贈含之類故以承爲贈云正正禮也者謂庶子之官正之以禮非訓爲禮也庶子之官治之使賵賻隨其親疏各有正禮賵賻含襚皆贈喪之物賵車馬賻財帛含珠玉襚衣服揔謂之贈贈送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甸大遍反縣音玄縊一智反○）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纖讀爲鍼鍼刺也剸割也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告讀爲鞫讀書用法曰鞫○纖依注音鍼之林反徐子廉反注本或作纖讀爲殲者是依徐音而改也剸之兗反告依注作鞫久六反刺七以反又七智反下同臏頻忍反徐扶忍反鋸徐音據）公族無宮刑。（宮割淫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讞徐魚列反言也辟婢亦反後不音者放此）公曰宥之。（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宥音又）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又復也○復扶又反下不復復自行皆同）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對荅也先者君每言宥則荅之以將更寬之至於三罪定不復荅走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已）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于公。（白已刑殺）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爲之于僞反下不爲服爲泰祖注非爲又爲之舞同比必利反）親哭之。（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

【疏】公族至哭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公之同族有死刑之罪有司行法之事及公爲之貶降之禮○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者甸人掌郊野之官又云磬盡也磬謂縣縊殺于甸人之官令其性命磬盡也○其刑至甸人○謂族人犯刑罪者欲纖刺剸割之時亦鞫讀刑法之書於甸人之官也○公族無宮刑者雖犯宮刑不得行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者成平也讞言白也謂獄斷既平定其罪狀有司以此成辭言白於公若其所犯死罪白公之時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犯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公既得有司之白此公族之親則公更言曰寬宥之以法商量使從其寬也有司又曰在辟○有司既得公言更往平審理無可出也有司又更白公言罪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及三宥○有司執法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凡三宥也初有司白公公令寬宥則荅公將更寬宥及公遣三宥之後爲公意無已有司不復對公則走出致此刑死之事於甸人也○公又使人追之○謂追止行刑殺之人云雖然必赦之然猶如是雖罪重如是必更寬宥赦其刑殺也有司對曰無及也言其追之不可及也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者謂公身著素服衣裳皆素不舉饌食爲之變其常禮如其親疏倫輩之喪身不往弔無弔服也乃親自哭之於異姓之廟○注縣縊殺之曰磬○正義曰磬謂磬盡也左傳云室如縣磬杜預云磬盡也皇氏云如縣樂器之磬也○注纖讀至曰鞫○正義曰案魯語云小刑用鑽鑿次刑用刀鋸案墨刑刻其面是用鑽鑿也其宮剸之屬則剸割也故云官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云告讀爲鞫讀書用法曰鞫者以刑之殺人皆於甸師氏何得唯告而已故以爲鞫漢書每云鞫獄是也讀書讀囚人之所犯罪狀之書用法謂其法律平斷其罪鞫盡也謂推審其罪狀令盡也今言公族雖無宮刑但免去其髮也○注罪既至類也○正義曰罪既正定不可宥謂罪當正條無可赦宥之理君今乃更欲赦之者是重慎刑殺其族類也○注白至刑殺○正義曰公不遺刑而云反命于公者祇謂行刑者反迴而來告已刑殺之命言於公○注素服至弁矣○正義曰案下曲禮重素鄭云重素衣裳皆素謂之重素素爲衣裳也此素服亦然也於凶事爲吉者人以凶事用布今乃用素是比於凶事爲吉也於吉事爲凶者吉時皮弁服白布深衣素積裳以采爲領緣今唯素服衣裳是比吉事爲凶也非如五服之限故云非喪服也云君雖不服至弁絰者並服問文也云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者案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是疑衰輕於錫衰諸侯爲卿大夫既錫衰士宜卑降故疑衰但士有同姓異姓故以同姓爲緦衰異姓爲疑衰知諸侯亦有三衰者以司服王有三衰又云上公如王之服轉次相加故知諸侯亦有三衰也此云君弔士疑衰案士喪禮公視斂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者彼謂士有俊選於君有師友之恩與常士不同故錫衰也或於諸侯弔士無文因諸侯弔必錫衰無明文故注士喪禮爲錫衰也云素服亦皮弁矣者諸侯亦爲卿大夫弔服皮弁錫衰今此但云素服不言素冠故云亦皮弁也譙周云此素服著素冠非鄭義也○注君於至哭之○正義曰案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是也○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謂以宗族事會）外朝以官。體異姓也。（體猶連結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崇高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官各有能）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上嗣祖之正統）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紀猶事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以至尊不自異於親之列）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殺差也○殺色戒反徐所例反差初佳反徐初宜反）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行主君父之象）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以其不敢以庶守君所重）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以其貴者守貴賤者守賤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

【疏】公族至達矣○正義曰此謂第三節中之下節覆明在上公族九條之義○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此覆釋前第一條言公族所以朝于內朝者其內親也欲使親在其內故於內朝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者此覆釋在上第二條言宗族在內朝雖貴猶與賤者計年以爲齒列者欲明父子昭穆之本恩故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者此覆釋在上第三條也若族人在外朝則不復計年各隨官爲次者外朝主尊別不得以私恩爲異故雖族人悉以計爵爲位是欲與異姓相連結以爲體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者覆釋上第四條也所以在廟中行禮時不計年而以官爵列位者爵以德序而廟中行禮時是先祖尊嚴之所所主在德不可私恩故列爵爲位是以高於有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者此覆釋廟中所以授事必隨官序司徒奉牛之屬者官由賢能而與今欲尊崇此賢故授事以表之也○登餕受爵則以上嗣尊祖之道也者此覆釋所以登餕受爵用適子皆夫祭祀是尊嚴於祖也適子是先祖之正體故使受爵於尸及升餕尸餕是尊祖之道理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者此覆釋前第五條臣服君皆斬而已又以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尊卑爲次序者是不奪人本親之恩故輕重爲序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者此覆釋前第六條公所以降已尊而與族人燕會齒列是欲使孝弟之道達[illegible]於下也君尚有親而與族人燕則民有親屬者豈得相遺棄此孝弟之道達於下也○其族至殺也者此覆釋族食之事近者食稠遠者食希每世降一等是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者此覆釋前第七條公在軍戰伐之事而載遷主將行又使庶子官主守之者是爲孝愛情深故也之載主行示不自專是孝也使守而尊之是愛也乃是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者此覆釋所以遣適子守大廟適子是宗室之正大廟是祖之正用適子守大廟是尊於宗及廟之室故也○而君臣之道著矣者臣下不敢以庶賤之人守君所重是君臣之道著明也○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者此覆釋前諸父諸子諸孫守貴宮下室之事而貴者守貴賤者守賤者讓於貴貴者不相陵犯是讓道達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鄉方言知所鄉○臨如字徐力鴆反治直吏反鄉許亮反注同）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犯猶干也術法也百姓本或作異姓非）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翦割截也○遠于萬反）

【疏】五廟至類也○正義曰此覆釋

前第八條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之事所以告必赴者君不以貴仍統於親故族人有事告赴是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此解既與君有親何得爲庶人者賤其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者此覆釋前宜弔不弔宜免不免及賵賻必有正焉之事言君敬重弔臨賵賻不使闕失者是君親睦和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者此合結須庶子官義也不待於第九條覆而先在第八結者第九是罪惡之事今結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故於此結也倫理也言庶子官治則邦國治理也○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者若邦國治理則天下之人衆皆知其所鄉之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者此釋前第九條也犯干也有司獄官也術法也公族之親有罪公應宜放赦之而猶在五刑者國立有司之官以法齊治一切今不可以私親之罪而干壞有司之正法也○所以體百姓也者此解公所以不干有司正法義也法無二制故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爲一體不得獨有私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者此覆釋上致刑于甸人之事若異姓則刑之於市此同姓刑於甸師隱僻之處者不與國人謀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者此覆釋上無服及公親哭之事所以不弔无服哭於異姓之廟者爲其犯罪忝辱先祖於公法合疏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者覆釋上君爲之素服爲之變之事所以素服居在外寢不在內又不聽樂爲之變常者以其實是已親私心喪之也所以私喪之者骨肉之親雖犯刑戮無斷絶之理故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者覆釋上公族無宮刑所以無宮刑者不可翦其同類也上公族無宮刑在哭與素服之前此在哭與素服之後此覆說刑殺之後君則哭之及素服文相連接待其事終然後別釋公族無宮刑故在後也○注翦割截也○正義曰公族既無宮刑當髡去其髮故掌戮云髡者使守積鄭康成注法（云謂同族不宮者是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昕音欣說文云旦明日將出也讀若希警音景）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典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始之養也。（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始立學也○養如字徐羊尚反後皆依徐音處昌慮反下同○）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更江衡反注同蔡作叟音素口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親視其所有○）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發咏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反。登歌清廟。（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正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而語。以成之

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諸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合學士也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爲用前歌後舞）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由清廟與武也）有司告以樂闋。（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算樂○）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驗於邑是也○驗皇音冀冀及也本又作愷又作駭驗亦作驥）

〔疏〕（天子視學大昕鼓所以警衆也）至之以仁也○正義曰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上節論天子視學必遂養老之法則養老既畢乃命諸侯羣吏令養老之事天子視學者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此之時天子親往視學也大昕鼓徵若謂視學之晨大猶初也昕猶明也徵猶召也謂初始昕明擊鼓以召學士所以警衆者初昕擊鼓警動衆人令早起也○衆至然後天子至者衆人既聞鼓聲而起先至會聚之處然後天子始至尊者體盤故也○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者天子既至乃命遺有司行此釋奠之事興舉也秩常也節禮也謂興舉尋常舊禮以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則詩書禮樂之教官也○有司卒事反命者卒事謂終卒釋奠之事行事畢而反命於天子于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有司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入反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者若其尋常視學則於東膠中唯行養老之禮若始立學既視學畢則適之養老之處東序之中天子親自釋奠於先世之老祀先老既畢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禮先老畢遂之於東序中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若非始立學則不釋奠於先老也○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者布席既畢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并省視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者省具既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遂作樂聲發其歌咏以樂納之也○退脩之以孝養也謂三老五更入而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行孝養之道也○反登歌清廟者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清廟之詩以樂之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者謂既歌清廟之後則至旅酬之節語謂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義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者所談說善言論父子君臣長幼尊卑上下之道理也○合德音之致者德音謂歌清廟之詩文王道德之音致謂致極也言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合會清廟文王道德音聲理之至極也○禮之大者也言登歌清廟語說父子君臣之道是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者謂登歌之後笙入立於堂下象謂象武王伐紂之樂堂下管中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即象也變文耳○大合衆以事者衆謂大會聚學士以登歌下管之事○達有神者謂歌舞其樂明達上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者興謂發起文王武王之有德使衆前歌後舞也○正君臣之位貴

賤之等焉者登歌清廟文王詩也君詩在上下管象是武王詩臣詩在下是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而上下之義行矣者既以此教上下衆知之是上下之義行於衆庶也○有司告以樂闋者闋終也謂養老之末無算樂之終也有司告王以樂終○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者於時諸侯及鄉遂之吏在此庠王燕末乃告之令其養老幼也○曰反養老幼于東序者此則王所告諸侯之辭也令其各反其國養老幼如我於東序之禮也○終之以仁也者謂仁恩王家恒自養老是仁恩也又令諸侯州里而行養老是終之以仁謂仁恩之心也○注早昧至學士○正義曰經云大昕昕明也恐是盛明之時故云早昧爽之前凡物以初爲大以末爲小必知早昧爽者以云鼓徵衆至然後天子至若其盛明始召學士則晚矣○注典猶至報也○正義曰秩常也釋詁文也云舉常禮祭先師先聖者此謂因大合樂之時在虞庠之中祭先師先聖也若四時常奠各於其學之中又不祭先聖也云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者解天子不親釋奠之意所以視學者觀看有司行禮耳非是爲彼學士而報先聖先師也○注凡大至學也○正義曰言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爲其養老是以往焉大合樂者鄭前注春合舞秋合聲爲大合樂其實月令季春合樂亦是也云言始始立學也者以上文稱云始立學故以此始爲始立學若然始立學則之養老而尋常視學則不養老何得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然此云始之養也下釋奠於先老之學故云始立學也若并始立學之後則視學凡養老於東膠不釋奠於先老也皇氏云若尋常視學則養老於東膠若始立學則養老於東序以爲周立三代之學又立周之大學於東謂之東膠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故以東膠別也○注三老至必也○正義曰三老五更各一人蔡邕以爲更字爲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非鄭義也今所不取此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三老亦有更名五更亦有老稱但尊此老名特屬三老耳以其天子父兄所事故知致仕者知天子以父兄養之者以天子冕而總干而舞執醬而饋是父兄事也云取象三辰五星者三辰謂日月星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其三辰之星者二十八宿及諸星也云三老如賓五更如介者案鄉飲酒注數席賓席屬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是也云羣老如衆賓必也者三老既如賓五更既如介故羣老如衆賓以其無文故云必也案鄉飲酒注席衆賓於賓之西南面各特焉是也○注發咏至樂闋○正義曰此文承設席省醴之後也云發咏以大射之禮約之當納賓之節案大射賓入及庭奏肆夏此養老既尊故用兩君敵禮入門即奏肆夏故仲尼燕居云入門而縣興是也云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者謂迎老更就位主人乃退酌醴獻之也○注反就至樂之○正義曰知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者約鄉飲酒禮文知之也○注既歌至也語○正義曰案鄉飲酒登歌之後乃下管間歌合樂之後樂正告云正歌備定本云正歌云工歌備誤也工當爲正也云歌備而旅者案鄉飲酒之禮告正歌備後作相爲司正賓取辭酬主人主人酬衆賓是歌備而旅酬也旅酬之時則語說合於樂之所美以成其意者解經合德音之致樂之所美謂清廟之詩所美文王有君臣父子長幼之德今於旅之時論說君臣父子之道合會清廟所美之事以成就其升歌清廟之意○注象周至後舞○正義曰案詩維清奏象舞是武王作樂稱象也故左傳云見舞象箾南籥必知此是武王伐紂樂者以上文云登歌清廟此云下管象下云正君臣之位上下之義故知此象爲武王樂在堂下也云師樂爲用前歌後舞者今文是泰誓之文也○注由清廟與武也○正義曰登歌清廟下管象父詩在上子

（詩在下故得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注此所告者謂無筭樂○正義曰以上云登歌清廟次下管象此云告以樂闋下即云○王乃命諸侯反養者是燕末之事故知樂闋者謂無筭樂也○注羣吏至是也○正義曰經云乃命公侯伯子男又云及羣吏諸侯既爲畿外故知羣吏謂畿內鄉遂之官也云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者此是王命諸侯羣吏使之養老如此禮謂如王家於東序之禮是終竟其仁心也云孝經說以下者孝經援神契文云諸侯歸各帥於國者諸侯還歸帥行於國云大夫勤於朝者大夫勤力行之於朝云州里騐於邑者州長里宰之官希騐慕仰行之於邑是也謂此在下奉行在上之事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謂先本於孝弟之道）愛之以敬。（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行之以禮。（謂親迎之如見父兄）脩之以孝養。（謂親獻之薦之）紀之以義。（謂既歌而語之）終之以仁。（謂又以命諸侯歸於國復自行之○〔疏〕是故至以仁○正義曰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下節申說視學養老之義是故聖人之記事也者方釋養老之義記事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序前代之事也慮之以大者先解初將謀慮養老之時也慮謀也大謂孝弟也言謀慮於養老之事是本於孝弟故也故云慮之以大也○愛之以敬者解適饌省醴是愛而又敬之也○行之以禮者解遂發咏焉而自迎之如見父兄之禮也○脩之以孝養者解既迎又親獻醴薦饌是脩於孝養故也○紀之以義者解既歌而語是紀錄德音之義亦有天下之大義也○終之以仁者解樂闋而又命諸臣令歸國各行此禮是終之以仁心也○）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言其爲之本末露見盡可得而知也喻猶曉也）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兌當爲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兌注作說同音悅○〔疏〕是故至于學○正義曰此亦是第四節中之下節覆說養老而在下衆庶知道德之備其在學乎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者謂一舉養老之事以示於下而衆皆知其在上道德備具其備具者則上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之屬是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者大事謂養老初則慮之以大是慎其始末則終之以仁是慎其終也而衆安得不喻焉聖人養老既慎其本末終始一一露見盡以示衆庶而衆何得不曉喻焉言衆皆曉喻養老之德也○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者兌命尚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所作錄記者既美養老終始而衆得曉喻是由學而來故引兌命學爲可重之事以結之云念終始者言人君念錄事之終始當在於學中念之以學爲禮義之府故聖人於中而行養老之禮是念終始常於學也○注兌當至之府○正義曰案尙書序云高宗夢傅說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故知兌當爲說也典常也釋詁文）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爲世子非禮之制世子之禮亡言此存其記○朝夕至于直遥反旦曰朝暮曰夕晝如字朝朝上如字下文朝夕之食上同下直遥反○）內豎曰。今日安。世

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色憂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羞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上時掌反○）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親猶自也養疾者齊玄冠玄端也○齊側皆反注同○）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齊才細反和胡卧反○）疾之藥。必親嘗之。（試毒味也）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善謂多於前○）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又不及武王一飯再飯）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復常所服〔疏〕世子至復初○正義曰此第三節也以文王爲世子是聖人之法也不可以爲常行故此記尋常世子之禮也○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者內豎既言有疾則世子親自齊戒衣玄冠玄端而養也○注親猶至端也○正義曰經云親齊恐是世子親視齊戒之事非身自爲故云親猶自也以其玄冠而養是世子自養故知齊是世子自齊也云齊玄玄冠玄端也以經直云齊玄故知冠衣皆玄也是以爲玄冠玄端此則齊服故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玄端其衣則緇布衣也謂之端者端正也其制正幅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鄭注玉藻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士冠禮上士玄端玄裳中士玄端黃裳下士玄端雜裳齊必用玄者玄是陰之色陰氣靜齊亦靜故用玄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二十八）

文王世子第八

論在上敎下說庠序（閩監毛本同浦鏜挍說改設）

文王之爲世子節（惠棟挍云文王節食上節宋本合爲一節）

文王至復初（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復初作日三）

食上節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煖作暖）

武王不說冠帶而養（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不稅云本亦作脫又作說正義本作說○按依說文當作挩从才兌聲）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至乃間（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食上至後退五字）

是庶幾爲慕尙之義（閩監本同毛本是誤尙考文云宋板是字同惠棟挍宋本慕作尊）

其間有空隙故云（惠棟挍宋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隙下衍病字閩監毛本同）

文王謂武王曰節

夢帝與我九齡（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九聆云本亦作齡正義以皇氏解九齡爲鈴鐸而云徧驗書本齡皆從齒）

言與爾三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予爾）

文王至而終（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注言天氣也至成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氣也二字）

俱有零落之義（監毛本作零是也此本零誤齒惠棟挍宋本作齡閩本同）

成王幼節

不能涖阼（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涖作莅注同）

成王幼不能至子也（惠棟挍宋本無此八字）

凡學世子節（惠棟挍云此節疏則四夷之樂皆敎之也四字起至下節疏養老乞言及合語之禮語字止宋本闕）

四時各有宜學（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宜上有所字衞氏集說同盧文弨云所字當有宜字絕句否則學字當重）

干盾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干楯考文引古本盾作楯）

戈句孑戟也（閩監毛本作孑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孑誤子嘉靖本同釋文出句孑）

小樂正學干（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樂誤學）

舍菜合舞（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舍采云後舍采同）

於功易成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成字）

凡學至上庠（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是第二節（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是上有還字）

謂大學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大作入按入字非）

鄭引詩左手執籥（考文引宋板如此此本鄭引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故謂之大樂正也小樂正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小樂正也四字衞氏集說同）

是小雅鼓鍾之詩（考文引宋板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本鍾作鐘毛本鍾誤樂）

播彼詩之音節（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彼作被）

以湯伐桀（閩本同監毛本伐作放）

又此學虞學也（閩監毛本同許宗彦挍改作又此學書於虞學）

凡祭與養老乞言節（惠棟挍云宋本分大樂正以下另爲一節）

師氏掌以美詔王（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美作媺與周禮合衞氏集說同疏同）

云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也作三）

大樂至授數（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此八字）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節

凡侍至不問（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辟後來問者列事未盡不問者（閩監毛本列上有○）

凡學節

春官釋奠于其先師（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本同毛本于作於下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僨于東序同杜氏通典亦並作于）

凡學至如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頗能記其鏗鎗鼓舞（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鎗作鏘）

凡始立學者節

凡始至以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天子命之使立學者（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使作始衞氏集說同）

按釁器用幣（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按上有今字續通解同）

若諸侯正立時王一代之學（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正作止）

凡釋奠者節（惠棟挍云凡釋奠節宋本分大合樂以下另爲一節）

若唐虞有夔伯夷（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夔下衍龍字衞氏集說同正義有龍字蓋亦衍文通典五十三引亦作夔伯夷無龍字）

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同正下衍云字）

凡釋至養老（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惠棟挍宋本無此八字）

凡語于郊者節

曲藝爲小技能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爲作謂）

謂小小技術（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術下有也字）

始立學者節（惠棟挍云始立學節教世子節宋本合爲一節）

始立學者旣興器用幣至可也（惠棟挍宋本無此十二字）

凡三王教世子節（惠棟挍云凡三王節設四輔節皆周公節知爲人子節抗世子法節行一物節宋本合爲一節盧文弨挍云按疏只當合設四輔爲一節其仲尼曰至行一物另爲一節）

樂所以脩內也（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嘉靖本同下脩外同）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大作太釋文上出大師云音泰下大學大傅大祖大寢皆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皆作大下大傅並同）

以有四人維持之（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有作其）

凡三至疑丞（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是第三節中（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三改二云卷首疏分析甚明此尙是第二節按盧文弨挍是也下仲尼曰節疏當同此）

正義曰設四輔及三公（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設四輔節

行一物節

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之誤知）

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各本同正義云俗本皆云著於君臣之義而定本無著字義亦通）

行一至踐阼（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踐阼作謂也）

庶子之正節（惠棟挍云庶子節其登餕節庶子治之節其在軍節五廟節宋本合爲一節）

庶子至以官（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上節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挍四改三盧文弨挍云四當作三）

內朝至寢庭（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至作路是也）

王族故士虎士（惠棟挍宋本亦作故按鄭注司士云故士故爲士晩退留宿衞者閩監本故誤旅衞氏集說同毛本誤族）

故云亦司馬之屬司馬（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下司馬二字當衍文）

官官各司其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其作故）

其登餕節

其登至上嗣○（閩監毛本有此五字一○此本脫挍○下諸本有正義曰三字惠棟挍宋本無）

庶子治之節

以次主人（宋監本惠棟挍宋本亦並作次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毛本次誤佚）

正義曰庶子治之（惠棟挍宋本無上三字）

治之至行列中（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行字）

使主人在上居喪主也（閩監本同毛本上主誤王嚴杰按居疑爲字之誤）

故於齊衰而稱麤也（惠棟挍宋本作齊此本齊誤斬閩監毛本同）

則主人猶不得在父兄之下而齒列焉（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作然主人亦不得下而與之序齒列）

親者至者希（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親者稠踈者希）

其在軍節

正室守大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大作太）

諸父守貴宮貴室（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正義同釋文出諸父守貴室云本或作守貴宮貴室正義云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考定本有貴宮）

及諸子孫之行（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行作後）

五廟之孫節

冠取妻必告（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妻下有者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取作娶無者字）

公族其有死罪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言僵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意也節止爲第二十九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九）

贈送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二十八終記云凡二十七頁）

纖讀爲殲殲刺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上殲作鍼案釋文上出則纖云依注音鍼之林反刺也徐子廉反注本或作纖讀爲殲者是依徐音而改也下出鍼刺九經古義云案釋

文則當云纖讀爲鍼故下注訓爲刺今本皆從徐音誤爲殲盧文弨挍云兩鐵字俱當從釋文作鍼

宮割臏墨劓刖（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盧文弨挍云通考作刺割此宮字誤公族無宮刑也疏作宮）

欲寬其罪出於刑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欲作欽）

公族至與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又云磬盡也（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盡字闕）

左傳云室如縣磬（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磬作罄下杜預云磬盡也同）

用法謂其法律平斷其罪（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謂下有用字）

公族雖無宮刑（閩監毛本同浦鏜挍無改犯）

公族朝于內朝節（惠棟挍云公族節五廟之孫節宋本合爲一節）

公族至達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外朝主尊別（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許宗彥別改里）

豈得相遺棄（惠棟挍宋本作遺此本遺誤責閩本同監毛本遺誤背衞氏集說云不相遺棄）

五廟之孫節

五廟至類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類作親○按諸本此下有○及正義曰三字惠棟挍宋本無）

所以必告必赴者（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上必字脫閩監毛本同）

鄭康成注云（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注下衍法字閩監毛本同）

天子視學節

示天下之孝悌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悌作弟衞氏集說同考文云古本之作以通典六十七亦作示天下之孝悌也）

退脩之（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嘉靖本同注同通典引經文亦並作脩）

乃席正於西階上（閩監毛本作工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工誤正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通典亦作席工）

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正義云定本云正歌云工歌備誤也工當爲正也）

反養老幼于東序（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于作於陳澔集說引馮氏曰石梁先生於此經途去幼字今按疏有其義而鄭注無養幼之文疑是誤本寘入一字按此按是也通典六十七正作反養老于東序無幼字）

王於燕之末（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嘉靖本末誤未）

天子視學大昕鼓所以警衆也至之以仁也（閩本同監毛本作天子視學至終之以仁也惠棟挍宋本無此十七字）

遂作樂發其歌咏（惠棟挍宋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樂下衍聲字閩監毛本同）

退脩之以孝養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也作者）

興謂發起文王武王之有德（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謂發起下有謂起發三字）

無筭樂之終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之作已）

王家但自養老（惠棟挍宋本作但此本但作恒閩監毛本同）

是父兄事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事下有之字）

云取象三辰五星者三辰謂日月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五星者三辰五字）

今文是泰誓之文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是字當在今文上）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節

是故至以仁（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者（閩監本同毛本也者二字倒）

是故古之人節

是故至于學（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世子之記曰節

又不及武王一飯再飯（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武王作文王盧文弨挍云作文王是疏只言文王）

世子至復初（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知冠衣皆元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皆作俱）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終（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九宋監本禮記卷第六經五千七百六十四字注五千五百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六經五千七百七十二字注五千五百二十五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一

禮運第九

（○陸曰鄭云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及陰陽轉旋之道○）〔疏〕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旋之道此於別錄屬通論不以子游爲篇目者以曾子所問事類既煩雜不可以一理目篇子游所問唯論禮之運轉之事故以禮運爲標目耳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與音預蜡仕嫁反祭名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字林作䄍索所百反）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睹象魏舊章之處感而嘆之○觀古亂反注同喟去位反又苦怪反說文云大息處昌慮反下同）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言偃孔子弟子子游）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之尤者逮及也言不及見志謂識古文不言魯事爲其大切廣言之○逮音代一音代計反選宣面反下文皆同爲于僞反下文爲已皆同○）〔疏〕昔者至而嘆○正義曰從昔者仲尼以下至於篇末此爲四段自初至是謂小康爲第一明孔子爲禮不行而致發嘆發嘆所以最初者凡說事必須因漸故先發嘆後使弟子因而怪問則因問以答自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至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爲第二明須禮之急前所嘆之意正在禮急故以禮急次之也又自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至此禮之大成也爲第三明禮之所起前既言禮急急則宜知所起故次之又自孔子曰嗚呼哀哉訖篇末爲第四更正明禮之所由孔子前雖發未得自言嘆意而言偃有問即隨問而答事既畢故更備述所懷也今此第一段明孔子發嘆遂論五帝三王道德優劣之事各隨文解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者[illegible]於蜡祭之賓也事畢者謂蜡祭畢了○出遊於觀之上者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皇氏云登遊於觀之上[illegible]謂遊目看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者喟是嘆之形貌言孔子喟然而爲嘆也○注蜡者至之中○正義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者郊特牲文十二月謂建亥之月也以夏正言之則十月以殷言之則十一月以周言之則十二月萬物功成報之云亦祭宗廟者以月令孟冬云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以臘先祖故云亦祭宗廟總而言之謂之爲蜡若析而言之祭百神曰蜡祭宗廟曰息民故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此據總而言之故祭宗廟而云與於蜡賓也廣雅云夏曰清祀以清絜祭祀殷曰嘉平嘉善也平成也以歲終萬物善成就而報其功與臘名已具於上知此蜡是祭宗廟者以下云出遊於觀之上故知是祭宗廟也云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者以其與蜡祭故知仕魯也魯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爲榮故雖臣亦稱賓也○注觀闕至嘆之○正義曰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者舊縣法象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既言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對爲雙熊氏得焉白虎通云闕是闕疑義亦相兼案何休注公羊天

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云設兩觀乘大路此皆天子之禮是也案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於觀此觀又名象魏以其縣法象魏巍也其處巍巍高大故哀三年桓宮災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熊氏云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朔于明堂諸侯於祖廟故也穀梁傳云天子班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非鄭義也云感而嘆之者一感魯君之失禮二感舊章廢棄故爲嘆也○仲尼至何嘆○作記者言其所嘆之由又言其所嘆之事故云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蓋者謙爲疑辭不即指正也於時言偃在側而問之曰君子何嘆言嘆恨何事不云孔子而云君子者以論語云君子坦蕩蕩不應有嘆也故云君子何嘆○注言偃至子游○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姓言名偃字子游吳人也○孔子至志焉○孔子既見子游所問若指言魯失禮恐其大切故廣言五帝以下及三王盛衰之事此一經孔子自序雖不及見前代而有志記之書披覽可知自大道之行至是謂大同論五帝之善自大道既隱至是謂小康論三王之後今此經云大道之行也謂廣大道德之行五帝時也○與三代之英者英謂英異并與夏殷周三代英異之主若禹湯文武等○丘未之逮也者未猶不也逮猶及也言生於周衰身不及見上代不能備知雖然不見大道三代之事而有志記之書焉披覽此書尚可知於前代也○注大道至言之○正義曰以下云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大道在禹湯之前故爲五帝時也云英俊選之尤者案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毛詩傳又云萬人爲英是英皆多於俊選是俊選之尤異者即禹湯文武三王之中俊異者云志謂識古文者志是記識之名古文是古代之文籍故周禮云掌四方之志春秋云其善志皆志記之書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公猶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睦親也○禪善面反○）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無匱乏也○長丁丈反矜古頑反匱其媿反）男有分。（分猶職也○分扶問反注同○）女有歸。（皆得良奧之家○奧烏報反○）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勞事不憚施無吝心仁厚之教也○惡烏故反下同憚大旦反吝力刃反又力覲反）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尚辭讓之故也）故外戶而不閉。（禦風氣而已○）是謂大同。（同猶和也平也）

〔疏〕大道至同○正義曰既云見其遺記此以下說記中之事故此先明五帝時也○天下爲公謂天子位也爲公謂揖讓而授聖德不私傳子孫即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者嚮明不私傳天位此明不世諸侯也國不傳世唯選賢與能也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是也鄭注鄉大夫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四凶共工驩兜鯀三苗十六相八元謂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八愷謂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也○講信脩睦者講談說也信不欺也脩習睦親也世淳無欺談說輒有信也故哀公問周豐云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是也又凡所行習皆親睦也故孝經云民用和睦是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者君既無私言信行睦故人法之而不獨親己親不獨子己子使老有所終者既四海如一無所獨親故天下之老者皆得贍養終其餘年也○壯有所用者壯謂年齒盛壯者也所用謂不愛其力以奉老幼也亦重任分輕任并班白者不提挈是也○幼有所長者無所獨子故天下之幼皆獲養長以成人也○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者壯不愛力故四者無告及有疾者皆獲恤養也○男有分者分職也無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其職無失分也○女有歸者女謂嫁爲歸君上有道不爲失時故有歸也若失時者則詩衞女淫奔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是失時也故注云皆得良奧之家○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者貨謂財貨也既天下共之不獨藏府庫但若人不收錄弃擲山林則物壞世窮無所資用故各收寶而藏之是惡棄地耳非是藏之爲己有乏者便與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者力謂爲事用力言凡所事不憚劬勞而各竭筋力者正是惡於相欺惜力不出於身耳非是欲自營贍故云不必爲己也○是故謀閉而不興者興起也夫謀之所起本爲鄙詐今既天下一心如親如子故圖謀之事閉塞而不起也盜竊亂賊而不作者有之輒與則盜竊焉施有能必位則亂賊何起作也○故外戶而不閉者屛從外閭也不閉者不用關閉之也重門擊柝本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侯於閉也但爲風塵入寢故設屏耳無所捍拒故從外而掩也○是謂大同者率土皆然故曰大同○注禪位至親也○正義曰禪位授聖謂堯授舜也不家之者謂不以天位爲己家之有授子也天位尚不爲己有諸侯公卿大夫之位灼然與天下共之故選賢與能也己子不才可捨子立他人之子則廢朱均而禪舜禹是也然己親不賢豈可廢己親而事他人之親但位是天位子是卑下可以捨子立他人之子親是尊高未必有位無容廢己之親而事他親但事他親有德與己親同也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配天事重不以瞽叟爲祖宗此亦不獨親之義也○注勞事至教也○正義曰以經云力惡其不出於身欲得身出氣力是勞事無憚也憚難也謂不難勞事云施無吝心者經云不必藏於己財貨欲得施散是無吝留之心先釋力然後釋財便文無義例也○

今大道既隱。（隱猶去也）天下爲家。（傳位於子○傳丈專反）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俗狹嗇○狹音洽嗇音色）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亂賊繁多爲此以服之也大人諸侯也）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以其違大道敦朴之本也教令之稠其弊則然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知音智朴普角反稠直由反○）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由用也能用禮義以成治○治直吏反○）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考成也刑猶則也○）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埶埶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埶音世本亦作勢去羌呂反注同）是謂小康。（康安也大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爲薄言小安者失之則賊亂將作矣）

〔疏〕今大至小康○正義曰前明五帝已竟此明三代俊英之事○孔子生及三代之末故稱今也隱去也干戈攻伐各私其親是大道去也○天下爲家者父傳天位與子是用天下爲家也禹爲其始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者君以天位爲家故四海各親親而子子也○貨力爲己者藏貨爲身出力贍己○大人世及以爲禮者大人謂諸侯也世及諸侯傳位自與家也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謂父傳與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也以此爲禮也然五帝猶行德不以爲禮三王行爲禮之禮故五帝不言禮而三王云以爲禮也城郭溝池以爲固者城內城郭外也溝池城之壍既私位獨傳則更相爭奪所以爲此城郭溝池以自衛固也○禮義以爲紀者紀綱紀也五帝以大道爲紀而三王則用禮義爲紀也○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者緣此諸事有失故並用禮義爲此以下諸事之紀也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云篤篤厚也兄弟同氣故言睦夫婦異姓故言和謂親迎合巹之事○以設制度者又用禮義設爲宮室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各有多少之制度也○以立田里者田種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異品○以賢勇知者賢猶崇重也既盜賊並作故須勇也○更相欺妄故須知也所以勇知之士皆被崇重也○以功爲己者立功起事不爲他人也○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者故姦詐之謀用是貨力爲己而興作而戰爭之兵由此貨力爲己而發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者以其時謀作兵起遞相爭戰禹湯等能以禮義成治故云由此其選由用也此謂禮義也用此禮義教化其爲三王中之英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言此聖賢六人皆謹慎於禮以行下五事也○以著其義者此以下皆謹禮之事也著明也義宜也民有失所則用禮義裁斷之使得其宜也○以考其信考成也民有相欺則用禮成之使信也著有過者著亦明也過罪也民有罪則用禮以照明之也○刑仁者刑則也民有仁者用禮賞之以爲則也○講讓者民有爭奪者用禮與民講說之使推讓也○示民有常者以禮行上五德是示見民下爲常法也然此五德即仁義禮知信也能明有罪是知也能講推讓即是禮也○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者由用也去罪退之殃禍惡也若爲君而不用上謹於禮以下五事者雖在富貴埶位而衆人必以爲禍惡共以罪黜退之○是謂小康者康安也行禮自衞乃得不去埶位及不爲衆所殃而比大道爲劣故曰小安也○注大人諸侯也○正義曰上既云天下爲家是天子之治天下也以大人世及而爲禮明大人非天子又云世及復非卿大夫故以爲諸侯凡文各有所對易革卦大人虎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爲天子士相見禮云與大人言言事君對士文云事君故以大人爲卿大夫○注教令之稠其弊則然○正義曰以三王之時教令稠數徵責繁多在下不堪其弊則致如此然謂謀作兵起也案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尚書舜征有苗則五帝有兵今此三王之時而云兵由此起者兵設久矣但上代之時用之希少時有所用故雖用而不言也三王之時每事須兵兵起煩數故云兵猶此起也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相視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人之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復扶又反下復問同相息亮反注同遄市專反○）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殽戶教反法也徐戶交反○）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也○冠古亂反朝直遙反）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民知禮則易教○易以豉反○）

【疏】言偃至正也○正義曰言偃既見夫子所云三王得禮則興失禮則亡故云禮之急也故孔子乃荅以禮所用既上以承天之道下以治民之情不云承地者承天則承地可知○故失之者死者言失禮則死若桀紂也○得之者生者若禹湯也引詩鄘風者證人若禮不如速死此詩衛文公以禮化其臣子臣子無禮之人相視也視鼠有其形體人亦有其形體鼠無禮故賤人有禮故貴若人而無禮何異於鼠鼠之無禮不能損害人之無禮傷害更多故云胡不遄死胡何也遄疾也何不疾死無所侵害既言無禮則死又言禮之所起其本尊大故云夫禮必本於天言聖人制禮必則於天禮從天出故云必本於天非但本於天又殽於地殽效也言聖人制禮又效於地天遠故言本地近故言效○列於鬼神言聖人制禮布列效法於鬼神謂法於鬼神以制禮聖人既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本謂制禮以教民故祀天禮地享宗廟祭山川一則報其禮之所來之功二則教民報上之義○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者民既知嚴上之義曉達喪禮喪有君親知嚴上則哀其君親是曉達喪禮也祭是享祀君親既知嚴上則達於祭也射御是防衛供御尊者人知嚴上則達於射御冠有著代之義昏有代親之感人知嚴上則達冠昏矣朝是君之敬上聘是臣之事君民知嚴上則達於朝聘在下既曉於此八者之禮無教不從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者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下既從教不復爲邪故得而正也○注聖人至屬也○正義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昭二十五年左傳文則天之明者彼傳云爲昏媾姻亞杜預云若衆星之共辰極也猶昏媾姻亞繫於家人云因地之利者彼傳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是也云取法度於鬼神者下文云降于祖廟之謂仁義謂教令由於祖廟下者謂取仁於禰取義於祖是取仁義法度於祖禰之鬼神下文云降於山川之謂興作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以興作器物是取興作於山川之鬼神也下也文又云降於五祀之謂制度謂教令由於五祀下者此五祀之神始謂中霤門戶竈行之法後王制禮取之以爲制度是取法度於五祀之鬼神也下文又云必本於天殽於地之後乃云祖廟山川五祀此文本天效地之下捴云列於鬼神則鬼神之文包此三事故鄭注云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云以制禮下教令也者謂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既畢下此禮之教令以教民故下文云殽以降命又云命降于社又云降于祖廟又云降於山川又云降于五祀降則下也謂法此等之神以下教令又祀此等之神教民嚴上故鄭此云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云鬼者精魂所歸神引物而出者謂之宗廟山川五祀據其精魂歸藏不知其所則謂之鬼宗廟能引出仁義山川能引出興作五祀能引出制度又俱能引出福慶謂之神也三者皆爲鬼神故下文云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云山川所以儐鬼神是山川稱鬼神也皇氏以此鬼神謂宗廟山川五祀其義非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欲知禮終始所成○極如字徐紀力反與音餘）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欲行其禮觀其所成）是故之杞。（杞夏后氏之後也○）而不足徵也。（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吾得夏時焉。（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有小正音征本或作有夏小正○）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宋殷人之後也）吾得坤乾焉。（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坤苦門反乾其連反○）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觀於二書之意）

【疏】言偃至觀之○正義曰言偃既見孔子極言禮故問其禮之終始可得聞不孔子曰我欲觀夏道以下至禮之大成荅以所成之事但語意既廣非一言可了所荅之辭凡有數節今略言之前云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此我欲觀夏道至以是觀之論披捻二記之書乃知上代之禮運轉之事自夫禮之初至皆從其初論中古祭祀之事及死喪之禮今時所法於前取以行者自昔者先王至皆從其朔論昔者未有宮室火化後聖有作始制宮室炮燔醴酪之事今世取而行之故云皆從其朔但今世一祭之中凡有兩節上節是薦上古中古下節是薦今世之食自玄酒在室至承天之祜捴論今世祭祀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捴論兩節祭祀獲福之義自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別論祭之上節薦上古中古之食倂所用之物自然後退而合享至是謂大祥論祭之下節薦今世之食此禮之大成一句總結上所陳之言也○我欲觀夏道者我欲行夏禮故觀其夏道可成以不是故之適於杞欲觀夏禮而與之成○而不足徵者徵成也謂杞君闇弱不堪足與成其夏禮然因往適杞而得夏家四時之書焉夏禮既不可成我又欲觀殷道可成與不是故適宋亦以宋君闇弱不堪足與成其禮吾得殷之坤乾之書謂得殷家陰陽之書也其殷之坤乾之書并夏四時之書吾以二書觀之知上代以來至於今世時代運轉禮之變通即下云夫禮之初以下是也○注欲行至所成○正義曰言我欲行夏禮觀此夏禮堪成與不知非直觀其禮而云觀其所成者以下云而不足徵○注杞夏后氏之後○正義曰案樂記云武王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又史記云武王伐紂求夏后之後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是也○注徵成至成也○正義曰徵者徵驗之義故爲成若有賢君則自然成之當不須孔子而云無賢君不足與成者以杞是夏後雖有賢君欲成夏禮必須聖人贊佐若其君之不賢假令孔子欲往贊助終不能舉行夏禮雖助無益故論語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則說之在孔子行之在杞君以杞君不能行故不足與成所以不能行者論語云文獻不足故也○注得陰陽之書○正義曰先言坤者熊氏殷易以坤爲首故先坤後乾○注觀於二書之意○正義曰案孔子以大聖之姿無所不覽故脩春秋贊易道定禮樂明舊章今古墳典無所不載而獨觀此二書始知禮之運轉者以詩書禮樂多是周代之書皇帝墳典又不論陰陽轉運之事而夏之四時之書殷之坤乾之說並載前王損益陰陽盛衰故觀此二書以知其上代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言其物雖質畧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爲凷聲之誤也凷堛也謂摶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燔音煩捭卜麥反注作擗又作擘皆同汙烏華反注同一音作烏抔步侯反蕢依注音凷苦對反又苦怪反土塊也桴音浮鼓槌齊側皆反釜本又作鬴音父甑即孕反燒如字又舒照反鑿在洛反掬九六反本亦作臼音蒲侯反堛普逼反摶徒端反築徐音竹）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招之於天○號音戶毛反皐音羔○）然後飯腥而苴孰。（飯以稻米上古未有火化苴孰取遣奠有火利也苴或爲俎○飯扶晚反注同腥音星苴子餘反苞也徐爭初反遣弃戰反○）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地藏謂葬○知音智）故死者北首。（首陰也○首手又反注同）生者南鄉。（鄉陽也○鄉許亮反注同）皆從其初。（謂今行之然也）

【疏】夫禮至飲食○正義曰此一節論上代物雖質畧以其齊敬可以致祭神明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者從此以下至禮之大成皆是二書所見之事夫者發語之端禮謂吉禮此吉禮元初始諸於也始於飲食者欲行吉禮先以飲食爲本但中古之時飲食質畧雖有火化其時未有釜甑也其燔黍捭豚者燔黍者以水桃釋黍米加於燒石之上以燔之故云燔黍或捭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孰之故云捭豚○汙尊而抔飲者謂鑿池汙下而盛酒故云汙尊以手掬之而飲故云抔飲蕢桴者又摶土凷爲桴皇氏云桴謂擊鼓之物故云蕢桴○土鼓築土爲鼓故云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者言上來之物非但可以事生若如也言猶如此亦可以致其恭敬於鬼神以鬼神享德不享味也○注中古至鼓也○正義曰伏犧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故易緯云蒼牙通靈昌之成運孔演命明道經蒼牙則伏犧也昌則文王也孔則孔子也故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謂文王也昔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爲上古故士冠禮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時大古亦上古也不同者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中古者謂神農也知者以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是報田之祭伊耆氏始爲蜡則於時始爲田也今此云蕢桴土鼓故知此謂神農也蕢讀爲凷者以經中蕢字乃是草名不可爲桴桴與土鼓相連凷是土之流類故讀爲凷凷堛也廣雅文土鼓築土爲鼓者以與汙尊抔飲相連貴尚質素故知築土爲鼓周代極文而不爾也故杜注周禮籥章云以瓦爲匡不須築土或以爲桴則摶拊也謂摶上爲摶拊以手擊之而爲樂其築土爲鼓先儒未詳蓋築地以當鼓節不云築地鼓者門經稱土鼓故言築土順經文也經云禮之初始諸飲食謂祭祀之禮故始諸飲食其入情之禮起則遠矣故昭二十六年左傳云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是也○及其至其初○正義曰上言古代質素此言後世漸文謂五帝以下至於三王及其身之死也升上屋而號呼告曰皐某復者謂北面告天曰皐皐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令其反復魄復魄不復然後浴尸而行含禮於含之時飯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苴孰者至欲葬故遣奠之時而用苞裹孰肉以遣送尸法中古脩火化之利也熊

氏云升屋而號爲五帝時或爲三王時皇氏云中古也中古未有宮室皇說非也○故天望而地藏也者○天望謂始死望天而招魂地藏謂葬地以藏尸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者覆釋所以天望地藏之意所以地藏者由體魄則降故也故以天望招之於天由知氣在上故也○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者體魄降入於地爲陰故死者北首歸陰之義死者既歸陰則生者南鄉歸陽也○皆從其初者謂今世飯腥苴孰與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之等非是今時始爲此事皆取法於上古中古而來故云皆從其初前文云燔黍捭豚謂中古之時次云及其死也似還論中古之死但中古神農未有宮室上棟下宇及在五帝以來此及其死也而云升屋則非神農時也故熊氏云及其死也以爲五帝時或爲三王時皇氏以爲及其死也還論中古時飯腥苴孰謂五帝時故云然後其義非也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窟苦忽反橧本又作增又作曾同則登反樔本又作巢助交反）未有火化。（食腥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此上古之時也○茹音汝衣於既反）後聖有作。（作起）然後脩火之利。（孰冶萬物）范金。（鑄作器用○鑄之樹反）合土。（瓦瓴甓及甒大○合如字徐音閤瓴音令甓步歷反甒音武大音泰甒大皆樽名）以爲臺榭宮室牖戶。（榭器之所藏也○榭音謝本亦作謝牖音酉）以炮。（裹燒之也○炮薄交反徐扶交反裹音果）以燔。（加於火上○燔音煩）以亨。（煑之鑊也○亨普伻反煑也下合亨同鑊戶郭反）以炙。（貫之火上○炙之石反貫古亂反）以爲醴酪。（烝釀之也酪酢截○醴音禮酪音洛烝之承反釀女亮反酢七故反截才再反徐祖冀反）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朔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

〔疏〕（昔者先王至其朔○正義曰此）一節更論上古之事昔者先王既云未有宮室則揔是五帝之前云未有火化之事則唯爲伏犧之前以上文中古神農有火故也○冬則居營窟者營累其土而爲窟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窟於地上謂於地上累土而爲窟○夏則居橧巢者謂橧聚其薪以爲巢○飲其血茹其毛者雖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飽者則茹食其毛以助飽也若漢時蘇武以雪雜羊毛而食之是其類也○後聖至其朔○正義曰此一節論中古神農及五帝并三王之事各隨文解之○後聖有作者謂上古之後聖人作起○然後脩火之利者謂神農也火利言脩者火利先有用之簡少至神農更脩益使多故云脩知者以世本云燧人出火案鄭六藝論云燧人在伏犧之前凡六紀九十一代廣雅云一紀二十六萬七千年六紀計一百六十萬二千年也○范金合土者范金者謂爲形范以鑄金器合土者謂和合其土燒之以作器物○以爲臺榭宮室牖戶者謂五帝時也○以炮以燔以爲醴酪及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之屬亦五帝時也○皆從其朔者謂今世所爲范金合土燒炙醴酪之屬非始造之皆倣法中古以來故云皆從其朔○注孰冶萬物○正義曰孰謂亨煑冶謂陶鑄也○注瓦瓴甓及甒大○正義曰檀弓云有虞氏之瓦棺釋器云瓴甋謂之甓郭注云甎塼也禮器云君尊瓦甒又明堂云泰有虞氏之尊此等皆燒土爲之○注榭器之所藏也○正義曰知者案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云樂器藏焉爾穀梁云樂器之所藏是也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粢讀爲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畧近也祝祝爲主人饗神辭也嘏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祜福也福之言備也○醆側眼反粢依注爲齊才細反注五齊皆同醍音體嘏本或作假古雅反祜音戶粢讀音咨泛芳斂反徐音沈盎烏浪反）

〔疏〕（故玄至之祜○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因於古）昔所供之物并酒之所陳之處○玄酒在室者玄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玄而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玄酒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之時在於室內而近北醴醆在戶醴謂醴齊醆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爲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故云醴醆在戶皇氏云醴在戶內醆在戶外義或然也其泛齊所陳當在玄酒南醴齊北雖無文約之可知也以熊氏崔氏並云此據禘祭用四齊不用泛齊也○粢醍在堂者以卑之故陳列又南近戶而在堂澄酒在下者澄謂沈齊也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等稍卑之故陳在堂下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西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者以牲亨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於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故云備其鼎俎案少牢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又云鼎入陳于東方當序西面北上俎皆設于鼎西是也○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故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管磬鍾鼓者堂下之樂則書云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其歌鍾歌磬亦在堂下○脩其祝嘏者祝謂以主人之辭饗神嘏謂祝以尸之辭致福而嘏主人也○以降上神與其先祖者上神謂在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協句而言之分而爲二耳皇氏熊氏等云上神謂天神也○以正君臣者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以篤父子者祭統云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以篤父子也睦兄弟者祭統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是以睦兄弟也○以齊上下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也○夫婦有所者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是也○是謂承天之祜者言行上事得所則承受天之祜福也○注此言至備也○正義曰今禮饌具所因於古者此玄酒在室及下作其祝號并然後退而合亨皆是今世祭祀之禮醴醆犧牲之屬是饌具也用古玄酒醴醆是所以因於古故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也云及其事義者從玄酒以下至其先祖以上是事也以正君臣以下至承天之祜是義也○粢讀爲齊者案爾雅云粢稷也作酒用泰不用稷故知粢當爲齊聲相近而致誤引周禮五齊者是酒正文也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云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者以酒正文醴緹之間有盎此醴醍之間有醆又周禮緹齊之下有沈齊此醍齊之下有澄齊故云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案此注澄是沈齊案酒正注澄酒是三酒二注不同故趙商疑而致問鄭咨之云此本不誤轉寫盎澄字耳如鄭所咨是轉寫酒正之文誤盎澄字當云酒三酒也則是與禮運注同然案坊記云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注云淫猶貪也又以澄爲清酒田瓊疑而致問鄭咨之云禮運云醴醆醍澄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坊記云醴也醍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如鄭此言坊記所云醴酒醆酒五齊亦言酒則澄酒是沈齊也是五者最清故云澄酒非爲三酒之中清酒也是與禮運不異也云奠之不同處重古畧近者奠之或在室或在堂或在下是不同處古酒奠於室近酒奠於堂或奠於下是重古畧近云祝祝爲主人饗神辭者案特牲少牢禮云祝稱孝孫某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尚饗是祝爲主人饗神辭云嘏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者此下云嘏以慈告詩小雅云錫爾純嘏子孫其湛是致福於主人之辭也云祜福也者釋詁文福之言備郊特牲文言嘉慶備具福之道也其用酒之法崔氏云周禮大祫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醍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醍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爲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酳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酌盎齊饋食王酌醍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酌醴齊再獻后還酌沈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法如祫禮也四時之祭雖二齊三酒則自祫禘以下至四時祭皆通用也二齊醴盎也故鄭注司尊彝四時祭法但云醴盎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醴齊再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盎齊三酒同於祫三酒所常同不差者三酒本爲王以下飲故尊卑自有常依尊卑之常不得有降祫禘時祭本明所用揔有多少故正祭之齊有差降也魯及王者之後大祫所用與五禘之禮同若禘與王四時同用三酒亦同於王侯伯子男祫禘皆用二齊醴盎而已三酒則並用用二齊之法朝踐君夫人酌醴齊饋食君夫人酌盎齊朝獻君還酌醴齊再獻夫人還酌盎齊諸臣爲賓酌盎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諸臣用清酒加爵皆清酒時祭之法用一齊故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鄭云謂朝事時也又云君親割牲夫人薦酒鄭云謂進孰時也其行之法朝踐君制祭則夫人薦盎爲獻進孰時君親割夫人薦酒朝獻時君酌盎齊以酳尸再獻時夫人還酌酒以終祭也賓獻皆酒加爵如禘祫之禮天子諸侯酌奠皆用齊酒卿大夫之祭酌奠皆用酒其祫祭之法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案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若尊盛之盎齊醍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彝彝盛明水黃彝盛鬱𤰈凡有十八尊故崔氏云大祫祭凡十八尊其明水鬱𤰈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祭日之旦王服衮冕而入尸亦衣冕祝在後脩之王不出迎尸故祭統云君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爲宮九變而降人鬼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大室祼當灌之時衆尸皆同在太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𤰈小宰注云尸

祭之晬之奠之是爲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迎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凡牲則廟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牲魯公騂犅案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乃退而合亨至薦孰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主入室大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斝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注云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即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脂焫蕭合馨薌郊特牲注云奠謂薦孰時當此大合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拜妥尸是也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盎齊以獻尸爲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酳尸爲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酳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可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醍齊以酳尸爲八獻也鄭注司尊彝云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后酳尸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時王可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醍齊以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案特牲有三加則天子以下加爵之數依尊卑不秖三加也故特牲三加爵別有嗣子舉奠文王世子諸侯謂之上嗣舉奠亦當然崔氏以爲后獻皆用爵又以九獻之外加爵用璧角璧散今案內宰云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始用瑤爵則后未酳尸以前不用也又鄭注司尊彝云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此璧角璧散則瑤爵也崔氏乃云正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其義非也其禘祭所用四齊者禘祭在夏醴齊盎齊盛以犧尊醍齊沈齊盛以象尊王朝踐獻用醴齊后亞獻用盎齊王饋獻用醍齊后亞獻用沈齊尸卒食王酳尸因朝踐醴齊后酳尸因饋食沈齊諸臣爲賓獻亦用沈齊禘祭無降神之樂熊氏以爲大祭皆有三始有降神之樂又未毀廟者皆就其廟祭之其餘皆如祫祭之禮天子時祭用二齊者春夏用犧尊盛醍齊用象尊盛沈齊秋冬用著尊盛醴齊用壺尊盛盎齊是一齊用一尊司尊彝皆云兩者以一尊盛明水故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既多不得唯兩而已前已備釋也時祭唯用二齊其諸侯用齊及酒皆視天子具如前說其魯及王者之後皆九獻其行之法與天子同侯伯七獻朝踐及饋獻時君皆不獻於九獻之中減二故爲七獻也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是也子男五獻者亦以薦腥饋孰二君皆不獻酳尸之時君但一獻而已九獻之中去其四故爲五此皆崔氏之說今案特牲少牢尸食之後主人主婦及賓備行三獻主婦因獻而得受酢今子男尸食之後但得一獻夫人不得受酢不如卿大夫理亦不通蓋子男饋孰以前君與夫人並無獻也食後行三獻通二灌爲五也禮器所云自據侯伯七獻之制也一曰尸酢侯伯子男亦用所獻之齊也○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大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此以下皆所法於中古也越席翦蒲也冪覆尊也澣帛練染以爲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祝之六反徐之又反注同殽本或作肴戶交反越席音活注同字書作趏杜元凱云結草冪本又作幂同莫歷反衣其於既反澣戶管反示號音祇本又作祇齍音咨皇云黍稷大音太下大史同爓似廉反染如豔反又如琰反樂也音洛）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也○鉶本又作銒音刑盛和羹器形如小鼎羹音庚舊音衡別彼列反下文同）此禮之大成也。（解子游以禮所成也）

【疏】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用上古中古之法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此是用上古也孰其殽以下用中古也作其祝號者謂造其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史祝稱之以告鬼神故云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也○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孰其殽骨體也孰謂以湯爓之以其所爓骨體進於尸前也○與其越席至澣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謂蒲席疏布謂冪布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席疏布也○衣其澣帛者謂祭服練帛染而爲之醴醆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食之時用醆○薦其燔炙者謂燔肉炙肝者案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則此君薦之用炙也夫人薦用燔是也皇氏云燔謂薦孰之時爇蕭合馨薌知不然者案詩楚茨云或燔或炙鄭云燔燔肉也炙炙肝也則知此燔炙亦然皇說非也君與夫人交獻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以嘉魂魄者謂設此在上祭祀之禮所以嘉善於死者之魂魄是謂合莫莫謂虛無寂寞言死者精神虛無寂寞得生者嘉善而神來歆饗是生者和合於寂寞但禮運之作因魯之失禮孔子乃爲廣陳天子諸侯之事及五帝三王之道其言雜亂或先或後其文不次舉其大綱不可以一代定其法制不可以一槩正其先後若審此理則無所疑惑○注周禮至無莫○正義曰案周禮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注若皇天上帝二曰鬼號注若皇祖伯某三曰祇號若后土地祇四曰牲號若牛曰一元大武五曰齍號若稷曰明粢六曰幣號若幣曰量幣是也云號者所以尊神顯物者其神號鬼號祇號是尊神也牲號齍號幣號是顯物也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者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胉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案特牲少牢以薦孰爲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之爲豚解云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者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案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脡脊代脅爲十一體也是分豚爲體解此孰其殽謂體解訖以湯爓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之堂故祭義曰爓祭祭腥而退是也此則腥以法上古爓法中古也云澣帛練染以爲祭服者此亦異代禮也周禮則先染絲乃織成而爲衣故玉藻云士不衣織云孝經說曰上通無莫者孝經緯文言人之精靈所感上通元氣寂寞引之者證莫爲虛無正本元字作無謂虛無寂寞義或然也○然後至大祥○正義曰論祭饋之節供事鬼神及祭末獻賓并祭竟燕飲饗食賓客兄弟然後退而合亨者前明薦爓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鼎爓肉更合亨之令孰擬更薦尸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鑊中亨煑之故云合亨體其犬豕牛羊者亨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爲衆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之貴賤以爲衆俎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若是尸前正俎當云是謂合莫不得云是謂大祥既是人之祥善故爲祭末饗燕之衆俎也實其簠簋籩豆鉶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若籩豆亦兼據賓客及兄弟之等故特牲少牢賓及衆賓兄弟之等皆有籩豆及俎是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者此論祭祀祝嘏之辭案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祝以孝告少牢又云主人獻尸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嘏以慈告言祝嘏於時以神之恩慈而告主人○是謂大祥者祥善也謂饋食之時薦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故爲大祥○注各首其義者○正義曰首猶本也孝子告神以孝爲首神告孝子以慈爲首各本祝嘏之義也○

○孔子曰。於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政亂禮失以爲魯尚愈○於音烏呼好奴反舍音捨下舍禮皆同○）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非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禘大計反鼷音兮）

【疏】孔子至適矣○正義曰此明孔子歎意前始發歎未言自歎之意子游有問即隨問而荅荅事既畢故更述其所懷於呼哀哉是傷歎之辭言觀周家文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傷此禮儀法則無可觀瞻唯魯國稍可吾捨此魯國更何之適而觀禮乎言魯國尚愈愈勝也言尚勝於餘國故韓宣子適魯云周禮盡在魯矣○魯之郊禘至其衰矣○魯合郊禘也非是非禮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躋僖公○注非猶至與之○正義曰郊牛口傷宣三年經文鼷鼠食其角成七年經文四卜郊不從僖三十一年經文言子孫不能承奉與行周公之道故致使郊牛有害卜郊不從○

○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契息列反）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大也將言今不然○）

【疏】杞之至守也○正義曰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當所保守勿使有失案祭法云夏郊鯀殷郊冥今杞郊禹宋郊契者以鯀冥之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也○祝嘏至大假○正義曰言天

（子諸侯所祭之時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神以嘏福而與主人二者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古法是謂大假大也既不敢易法是於禮法中之大謂大大之極也○注假亦至不然○正義曰假大也釋詁文以經既有大字故云假亦大也從此以前皆論法於古道則爲善故上文承天之祜次文是謂合莫又次云是謂大祥又次文是謂大假皆論其善也所以論其善者將欲論其惡故也鄭云將言今不然今謂孔子之時也禮廢政壞不如大祥大祥假之等自此以下皆論今時之惡故下云是謂幽國是謂僭君是也○）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也國闇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疏〕祝嘏至國○正義曰謂主人之辭告神嘏謂尸之辭致福告於主人皆從古法依舊禮辭說當須以法用之於國今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乃更改易古禮自爲辭說非禮也而國之君臣秖闇今日祝嘏之辭不知古禮舊說當是君臣俱闇故云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僭禮之君也醆斝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醆斝古雅反又音嫁爵名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疏〕醆斝至僭君○正義曰醆是夏爵斝是殷爵若是夏殷之後祭祀之時得以醆斝及於尸君其餘諸侯於禮不合今者諸侯等祭祀之時乃以醆斝及於尸君非禮也此諸侯乃是僭禮之君○注醆斝至用之○正義曰案明堂位云夏曰醆殷曰斝是先王之爵也天子有六代之樂王者之後得用郊天故知唯天子王者之後得用之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此醆斝謂祭祀尸未入之時祝酌奠於鉶南者○也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是也若尋常獻尸則用王爵耳○）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劫脅之君也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軍器也○脅許劫反〔疏〕冕弁至脅君○正義曰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者私家大夫以下稱家冕是衮冕弁是皮弁冕弁是朝廷之尊服兵革是國家防衛之器而大夫私家藏之故云非禮也○是謂脅君脅劫脅也私藏公物則見此君恒被臣之劫脅○）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臣之奢富儗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儗音擬焉於虔反○〔疏〕大夫至亂國○正義曰大夫具官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不得官官各須具足如君也故孔子譏管仲云官事不攝焉得儉是也○祭器不假者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若不假者唯公孤以上得備造故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聲樂皆具者大夫自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日大夫祭不得用樂者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非禮也者若大夫並爲上事則爲非禮也○是謂亂國者大夫爲此上諸事與君相敵乃是敗亂之國也○）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昏不歸唯君

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期居其反朝直遙反注同或與僕相息亮反一讀如字則連下爲句等輩卜內反○〔疏〕故仕至同國○正義曰仕於公曰臣者公是諸侯之號臣是至賤之稱今若仕於諸侯其自稱以王賤之辭而曰臣自貶退也○仕於家曰僕者謂卿大夫之僕又賤於臣若仕於大夫之家即自稱曰僕爾更卑賤也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者若君有喪昏則恒在於國不歸臣有喪昏則歸嚮家期一期之間不復使役也故云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者今臣之有喪乃不致事身著衰裳而入君朝或與家臣之僕錯雜而居齊齒等輩是爲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者君之喪昏而在國臣有喪昏而不歸家亦在國是君與臣同國又臣是卿大夫與僕雜居且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與僕雜居尊卑無別亦是君臣共國也○）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鍼其廉反又祇廉反乘繩證反）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勑也○壞音怪惡烏路反拱徐居勇反後拱持同○）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弒焉○謔許約反甯本又作寧案左傳作寧公羊作甯各依字讀父音甫數色角反取殺申志反又如字〔疏〕故天子至爲謔○正義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者案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是也以處其子孫者謂子孫若有功德者封爲諸侯無功德直食邑於畿內也○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者謂諸侯子孫封爲卿大夫若有其大功德其子孫亦有采地故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處其子孫○大夫有采地以處其子孫者大夫位卑不合割其采地以處子孫但大夫以采地之祿養其子孫故云以處其子孫然從是謂幽國以下皆論其臣惡今此云是謂制度而論善者此論古之制度如此今日則不然謂今惡起文故云是謂制度非論今日之好故注云言今不言然也○注昭元至母弟○正義曰此所引春秋昭元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諸侯有國處子孫之義譏秦伯不然也○注陳靈至弒焉○正義曰此宣十年左傳文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徵舒之母夏姬公謂孔寧儀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後楚殺徵舒立成公是取弒也○）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疾今失禮如此爲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事○柄兵命反儐必刃反治政皇如字徐直吏反下文注以治事同爲于僞反下又爲遂爲皆同操士刀反○）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

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又爲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病也○倍步內反敝音弊本亦作弊疵才斯反駿恤俊反○〔疏〕是故至君也正義曰此一經疾時失禮致此在上禍敗之事故言禮之大義禮者君之大柄者言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柄○所以別嫌明微者此以下亦並明用禮爲柄之事使寡婦不夜哭是別嫌明君子表微是明微也○儐鬼神者以接賓以禮曰儐以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儐鬼神也○考制度者考成也制度爲廣狹丈尺以禮成之也○別仁義者仁生義殺各使中禮有分別也○所以治政安君也者用禮爲柄如前諸事故治國得政君獲安存故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大臣至俗敝○正義曰大臣謂大夫以上倍謂倍君行私也或有屢諫不聽皆越關倍君而去○小臣竊者小臣士以下竊者盜也職闇位卑但爲竊盜府庫之事○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者肅峻急也敝凋殘也君位已危大臣又倍小臣盜竊愚君無奈此何唯知暴怒急行刑罰故云刑肅上下乖離故云俗敝俗敝刑肅故法教無常○注肅駿也疵病也○正義曰案釋詁文云肅駿俱訓爲疾是肅爲駿也釋詁文又云疵病也疵國者君既危於上臣又叛於下刑肅嚴重風俗凋敝皆國之病故云疵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於此又遂爲之言政也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輝音暉見賢遍反○）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降下也殽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殽戶教反注及下同○）命降于社之謂殽地。（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會古外反○）降于祖廟之謂仁義。（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高者重義也○上時掌反下上配上生皆同）降於山川之謂興作。（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共國事○共音恭○）降於五祀之謂制度。（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爲宮室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爲○〔疏〕故政至固也正義曰此一節以上文云政之不正則國亂君危此則廣言政之大理本於天[illegible]

仁義於民也上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此亦當云命降于祖之謂殽廟以上文既具故此又畧而變文與上不同自下皆然也○降於山川者謂所施政令之命下於民者從山川而來謂法效山川以爲教令也之謂興作者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作器物人君法山川以興作其物也降於五祀者所施政令降於民者從五祀而來謂法此五祀之神以施政合也○之謂制度者初造五祀之人既立中霤門戶竈行大小形制各有法度後王所以取爲制度等級也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者政既法天地法祖廟山川五祀所重昔此謹愼行之所以藏其身而堅固○注殽天至之節○正義曰案昭二十五年左傳云禮者天之經地之義爲父子兄弟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此注云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揔包之也皆法天之所爲以下教令也○注社土至物生○正義曰下云社者神地之道此云土地之主主則神也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者此大司徒文五地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有所生五地揔生萬物人君法之施政令亦揔養萬民也○注大傳至義也○正義曰引此者證祖禰廟有仁義也云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者自用也率循也言用禰之仁依循而上以至於祖遠者恩愛漸輕是據仁恩也自祖率而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者言用祖之義依循而下以至于禰高者尊重是義事也祖廟之中自然有此仁義人君法之揔此仁義教令以教下民也○注五祀至制度○正義曰此五祀鄭云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爲宮室制度者如鄭此言則五祀神者謂初造五祀之神此人造五祀有其制度後王法此人之神更爲制度此人造五祀非五祀本神也其五祀亦自然有其虛無之神非後王所取法也故此不言之○注政之至之爲○正義曰言政之行若能如此法天陰陽使賞罰得所法地高下令尊卑有序法之祖廟而行仁義法之山川五祀而爲興作制度若能如此則民懷其德禍害不來何所防禦故云何用城郭溝池之爲言不用城郭溝池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一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禮運第九

以曾子所問事類既煩雜（惠棟挍宋本同閩本所誤問問事二字闕監毛本所問事誤問篇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節（惠棟挍云昔者節大道節今大道節宋本合爲一節）

志謂識古文（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古下有之字）

昔者至而嘆（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舊縣法象使民觀之處（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本象下衍魏字衛氏集說同毛本衍魏字舊誤二）

以其縣法象魏魏巍也（監毛本如此此本一魏字脫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

字子游魯人也（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魯人當作吳人今常熟縣即子游故里）

謂廣大道德之行五帝時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大道德三字闕）

并與夏殷周三代英異之主（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殷作商閩本殷周三三字闕）

未猶不也逮猶及也（監毛本同閩本不也逮三字闕）

雖然不見大道（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不見大三字闕）

尚可知於前代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前代也三字闕）

周公此大道在禹湯之前（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周公此大道五字闕）

案辨名記云（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記云二字闕）

萬人曰傑（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本人曰二字闕）

是俊選之尤異者（惠棟挍宋本同閩本是字闕監毛本是誤而）

大道之行也節

矜寡孤獨廢疾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石經廢作癈衛氏集說同○按癈爲正字廢爲假借字）

不必藏於已（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已作己宋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下爲己並同）

大道至大同（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下大字脫）

脩習睦親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習下有也字）

禪位授聖謂堯授舜也（閩監本同毛本謂作是）

謂不以天位爲己家之有而授子也（惠棟挍宋本有而字此本而字脫閩監毛本同）

不以瞽叟爲祖宗（閩監本同毛本祖宗二字倒）

是無吝嗇之心（閩毛本嗇作惜監本亦作惜吝誤客）

今大道既隱節

敦朴之本也教令之稠（宋監本同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閩本本也教三字闕監本闕本也二字）

盜賊多有（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本盜賊多三字闕）

正義曰前明五帝已竟（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此明三代俊英之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事下有也字）

城內城郭外城也（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無也字此本外下城字脫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外城作城外）

溝池城之壍（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壍作塹）

雖在富貴埶位（閩監本同毛本埶作勢）

對士文云事君（閩本同監毛本文作又）

故云兵由此起也（監毛本作由此本由誤猶閩本同）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節

言偃至正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證人若無禮（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脫無字閩監毛本有無字脫若字）

臣子無禮之人（閩監毛本同許宗彥挍子下增刺字）

列於鬼神（閩監毛本神下有者字）

言聖人制禮（閩監毛本人作王下聖人既法同）

布列法於鬼神（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列下有空闕閩監毛本補效字）

謂法於鬼神以制禮（閩監毛本無於字）

教民報上之義（補閩監毛本報作嚴）

曉達喪禮（惠棟挍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脫喪字閩監毛本喪誤於）

聘是臣之事君（閩監毛本有君字衛氏集說同此本君字闕）

昭二十五年左傳文（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文誤云閩監毛本文下增云字衛氏集說同）

是取興作於山川鬼神也（閩監毛本興作下有法度二字）

下文云降於五祀之謂制度（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文上衍也字云上衍又字）

始謂中霤門戶竈行之法（閩監毛本同浦鏜挍謂改爲）

下文又云必本於天（監毛本如此此本又云作云又惠棟挍宋本作又有閩本同）

此文本天效地之下（毛本同閩監本效作殺惠棟挍宋本文作又）

以制禮既畢（惠棟挍宋本同閩毛本畢作單衛氏集說同監本畢作單）

故鄭解此云（惠棟挍宋本有解字此本解字脫閩監毛本同）

聖聖人參於天地（補案聖聖誤重）

其義非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九終記云凡二十三頁）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節（惠棟挍云言偃復問節夫禮之初節昔者先王節故元酒節作其祝號節宋本合爲一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故人者其天地之德節止爲第三十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三十）

言偃至觀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觀其夏道可成以不（閩本同監毛本以作與）

即下云夫禮之初以下是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本下是也三字闕毛本三字亦）

闕又禮誤節初誤所

觀此夏禮堪成與不（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禮堪成與四字闕）

以下云而不足徵○注杞（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本足徵○注四字闕）

武王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本封夏后氏四字闕）

求夏后之後（監毛本如此惠棟挍宋本后下有氏字）

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東樓公封四字闕）

徵驗之義故爲成（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驗之義故四字闕）

而云無賢君不足與成者（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本賢君不足四字闕）

先言坤者熊氏云（惠棟挍宋本有云字此本脫閩監毛本同）

黃帝墳典（閩監毛本同齊召南挍黃改皇按齊挍是也孔安國尚書序云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

夫禮之初節

以水桃釋黍米（閩監毛本桃作洮衞氏集說同）

以鬼神享德不享味也（閩監毛本享作饗衞氏集說同）

凷堛也廣雅文（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文作云非也）

釋所以天望地藏之意（閩監本同毛本意作義）

故以天望招之於天（閩監本同毛本招誤拓考文引宋本故作所）

與死者北首（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與作及）

前文云燔黍捭豚謂中古之時（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燔黍捭豚謂中古之八字闕）

但中古神農未有宮室上棟下宇（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中古神農未有宮室八字闕）

及在五帝以來（閩監毛本同浦鏜挍及改乃）

以爲五帝時或爲三王時皇氏以爲（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時或爲三王時皇氏以九字闕）

昔者先王節

夏則居橧巢（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居橧云本又作增又作曾同則登反出樔云本又作巢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橧作櫓洪頤煊九經古義補云按大平御覽五十五引作櫓家語問禮篇亦作櫓劉熙釋名云櫓露也露上無屋覆也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云巢車車上加櫓孔氏正義引說文云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巢與櫓皆樓之別名今本作橧傳寫之誤）

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本同閩監本十二字闕按此節閩監本經注多闕合土以下至節末全闕毛本已完補）

然後脩火之利（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

執冶萬物（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冶作治按治非也此本疏亦作治字之誤也）

瓦瓴甓及甒大（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令甓及甒大也考文云甒大下有也字）

以爲臺榭宮室牖戶（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牖誤牗）

榭器之所藏也（此以爲臺榭宮室牖戶注文監本空闕）

以炮（諸本同監本空闕）

裹燒之也（此以炮注文諸本同監本空闕）

以燔（諸本同監本空闕）

加於火上（此以燔注文諸本同監本空闕）

以亨（諸本同監本空闕）

煑之鑊也（此以亨注文諸本同監本空闕）

以炙（諸本同監本空闕）

貫之火上（此以炙注文諸本同監本空闕）

以爲醴酪（諸本同監本空闕）

烝釀之也酪酢酨（此以爲醴酪注文諸本同監本空闕）

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諸本同監本空闕）

朔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此皆從其朔注文諸本同監本空闕）

疏（閩監毛本此節疏文多闕此疏字亦闕惟此本及惠棟挍宋本完善浦鏜挍從儀禮經傳通解續補入亦同）

故元酒在室節

管磬鐘鼓（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鐘作鍾石經同）

與其先祖（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與誤舉）

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此誤其設誤豆）

當序西面北上俎皆設於鼎西（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當誤堂俎誤此）

則承受天之祜福也（考文引宋板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承誤特）

非爲三酒之中清酒也（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爲當作謂）

與五禘之禮同（閩監本同毛本與誤於惠棟挍宋本五作王續通解同）

朝踐君夫人酌醴齊（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夫人二字當衍）

酢諸臣用事酒（惠棟挍宋本作事此本事誤昔閩監毛本同）

故禮器云君親制祭（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制誤致下君制祭同）

圜鐘爲宮（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圜作圓按周禮作圜）

九變而致人鬼（惠棟挍宋本作致續通解同此本致作降閩監毛本同）

衆尸皆同在太廟中（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同在大誤在太閩本脫同字太字上空闕監毛本脫同字）

置於北墉下（閩監本同毛本墉誤牗）

至薦孰之時陳於堂（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陳於堂三字闕）

乃後延主入室（惠棟挍宋本作主續通解同此本主誤人閩監毛本主作尸）

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惠棟挍宋本同此本奠於饌南故五字闕閩監毛本同）

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脂（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既奠之後又五字闕）

謂薦孰時當此大合樂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時當此大合五字闕）

主人拜以妥尸（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主人拜三字闕）

崔氏以爲后獻皆用爵（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用下當有瑤字）

瑤爵謂尸卒食（監毛本同閩本尸卒二字闕）

則后未酳尸以前不用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以前不用也五字闕）

用璧角璧散可知（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本璧角璧散可五字闕）

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諸臣加爵用五字闕）

禘祭在夏醴齊盎齊（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在夏醴齊盎五字闕）

王朝踐獻用醴齊后亞獻用盎齊（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醴齊后亞獻五字闕）

王酳尸因朝踐醴齊（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王酳尸因朝五字闕又毛本踐誤酸）

天子時祭用二齊者（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祭用二齊者五字闕）

秋冬用著尊盛醴齊用壺尊盛盎齊（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尊盛醴齊用五字闕）

皆云兩者以一尊盛明水（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以一尊盛明五字闕又毛本者作著○按作著與周禮司尊彝合）

作其祝號節

䟽布以冪（石經作羃岳本同釋文同此本羃誤冪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注䟽放此○按依說文當作幎从巾冥聲其字亦作冪誤作羃俗作幂）

三曰祇號（閩監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祇誤祗嘉靖本同釋文出示號與周禮大祝合云本又作祇）

五曰齋號（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齋作齍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齍號按周禮作齍）

翦蒲蓆也（惠棟按宋本有席字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席字脫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上通無莫（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按無改元盧文弨按云按䟽此本作元莫正本元作无按作元是也正義云上通元氣寂寞是注當作元莫之明證又云定本元字作无謂虛無寂寞義或然也謂之義或然者是正義本不從定本作无莫也）

史祝稱之以告鬼神（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史祝作祝史衛氏集說同）

籩豆鉶羹（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鉶云本作鉶）

孰其殽骨體也（閩監毛本殽下有者殽二字惠棟按宋本同）

上通無莫者（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校本無改元）

證莫爲虛無（閩監本同毛本無誤文惠棟按宋本無下有也字）

正本元字作無（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作无段玉裁校本云正當作定）

此論祭饋之節（惠棟按宋本有此字衛氏集說同此本此字脫閩監毛本同）

饗食賓客兄弟也（惠棟按宋本有也字衛氏集說同此本也字脫閩監毛本同）

承致多福無疆（閩監毛本作承衛氏集說同此本承作丞）

孔子曰於呼哀哉節（惠棟按云孔子節宋本分魯之郊禘另爲一節）

孔子至適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杞之郊也節（閩監毛本分祝嘏以下另爲一節）

杞之至守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祝嘏莫敢易其常節

祝嘏至大假（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言天子諸侯所祭之時（閩監本同毛本諸侯二字誤在所祭下）

故上文承天之祜（閩監毛本文作云下次文是謂合莫又次文是謂大假並同）

鄭云將言今不然（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鄭上有故字）

不如大祥大假之等（閩監本如此此本假上衍祥字毛本如作知）

祝嘏辭說節

祝嘏至幽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幽闇也（閩監毛本有闇字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闇字脫）

國闇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古本作闇國者）

醆斝及尸節

醆斝至僭君（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冕弁兵革節

冕弁至脅君（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脅劫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下脅字）

故仕於公曰臣節

故仕至同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卽自稱曰僕（閩監本同毛本卽作則）

故天子有田節

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同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采下有地字案地字正義亦有）

自拱勑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勑作敕）

陳靈公與孔甯（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甯作寧宋監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孔甯云本又作寧案左傳作寧公羊作甯各依字讀）

以取弑焉（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脫焉字釋文出取殺）

故天子至爲謔（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若有其大功德（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有其作其有是也）

謂今惡起文（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謂疑爲字誤）

故注云言今不言然也（補案不下言字誤衍）

是故禮者節（惠棟按云是故節宋本分政不正以下另爲一節）

嘏晙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晙作峻）

是故至君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大臣至俗敝（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按釋詁文云（惠棟按宋本作詁此本詁誤古閩監毛本同下釋詁文又云同）

故政者節

謂煇光於外（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煇作輝嘉靖本同釋文出煇光○按煇輝正俗字）

故政至固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施政於外（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監本毛本施誤則此本施政誤則故）

若政之美盛（閩監本同毛本美誤本衛氏集說亦作美）

此亦當云必本於地（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必字）

故云之謂殺地（惠棟按宋本有之字此本之字脫閩監毛本同）

所以藏其身而堅固（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所以藏三字闕）

案昭二十五年左傳云（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本五年左三字闕）

以象天明（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本象天明三字闕）

以類其震曜殺戮（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本其震曜三字闕）

皆法天之所爲（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法天之三字闕）

下云社者神地之道（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社者神三字闕）

有五地之物生者（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本之物生三字闕）

各有所生五地總生萬物（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有所生三字闕）

注大傳至義也（考文引宋板同閩本大傳二字闕監毛本大傳誤自禰）

言用禰之仁依循而上（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本仁依循三字闕）

以至于禰高者尊重（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閩本高者二字闕監毛本高誤遠）

人君法之施此仁義教令（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施此仁義四字闕）

此五祀鄭云有中霤（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五祀鄭云四字闕）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二

禮運第九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並并也謂比方之也有察也治所以樂其事居也○所樂音岳又音洛又五孝反好也注同治直吏反注同下以自治注身治成治皆放此併步頂反）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則無過差矣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差初佳反一音初買反曰仁本亦作人）〔疏〕（故聖至地也○正義曰此一節結上政令之命降于天地宗廟之等使禮儀有序民得治理○故聖人參於天地者政是聖人藏身之固所以聖人參擬於天地則法于天地是也○並於鬼神者並謂比方鬼神則祖廟山川五祀也言比方祖廟山川五祀而爲事以治政者治謂脩治也言參擬天地比並鬼神以脩治政教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者存謂觀察也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祖禰仁義皆是人之所觀察言聖王能處其人所觀察之事以爲政則禮得次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者謂與作器物宮室制度皆是人之所樂聖人能愛玩民之所樂以教於民則民得治理各樂其事業居處也○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者○正義曰若天不生時地不生財父不生子師不教之訓直欲令人君教之不可教誨則君多有過今人君順天時以養財尊師傅以教民因自然之性其功易成故人君得立於無過之地言其功易成無過差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明猶尊也○養羊尚反又如字下同）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則當爲明人之道身治居安名顯則不苟生也不義而死合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則君則音明出注分扶問反後文注除三分去一三分益一皆同舍音捨）〔疏〕（故君至其生○正義曰此一節論政之大體皆下之事上非上之事下也上下分定人皆以死事上○君者所明也者明猶尊也謂在下百姓所尊奉君使之光顯尊明人君非明人者也者非謂遣君尊明在下之人下云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並與此義同以所明與所養所事文同相類故鄭以明爲尊也○故君明人有過者君位既尊乃自下嚮尊人於理不順故云則有過養人則不足者君唯一身若養百姓力不能周贍故云養人則不足也事人則失位者君尊在上而屈事於在下之人是失位也○故禮達而分定者達謂曉達分謂尊卑之分以下之事上於禮當然人皆知之是禮之曉達尊者居上卑者處下是上下分定也○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者愛謂貪愛患謂恥患人皆知禮上下分定君有危難皆欲救之故人皆貪愛其以義而死競欲致死救之恥患其不義而生不欲苟且生也○注則當爲明○正義曰以此則君以自治覆述上文故知則當爲明）○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知音智注同去羌呂反後皆同斷丁亂反施始豉反下施生同）○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變當爲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患謂見圍人○之變音辯出注）〔疏〕（故用至之變○正義曰上既禮達分定患其不義而生因上生下故云故也此論去不義之事○用人之知去其詐者知謂謀計曉達前事詐者不敢爲之故云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者勇謂果敢決斷能除惡人凶暴怒者不敢爲之故云去其怒也○用人之仁去其貪者仁者好施不苟求其財貪者見之心慚止息也故云去其貪也○注用知至之原○正義曰言用此三者足以成治如鄭此言但得知者勇者仁者則足以成治矣何須用詐怒貪者乎故云去之如鄭此言則解之當云選用人知者退去其姧詐者不須用之爲其害民信也用人之勇者去其忿怒不須用之爲其害民命也用人之仁者去其貪殘不須用之爲其害民財也如注之意指當如此先師既爲前解故備載之任後哲擇焉○注變當至圍入○正義曰變與義相對是正禮明變是惡事故讀爲辯辯即正也以聲相近故致字誤云臣衛君宗廟者恐是臣之宗廟故云衛君宗廟致死按孝經云守其宗廟謂大夫家之宗廟此所以爲君宗廟者以人臣義則進不則退不可致死於己宗廟故爲君宗廟也孝經謂不被黜削恒得守之故爲己宗廟所據意異也）○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意心所無慮也辟開也○耐音能辟婢亦反徐芳益反傳丈專反○）〔疏〕（故聖至爲之○正義曰此承上君死社稷以統於下然後能治其國因上生下故云故也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此孔子說聖人所能以天下和合共爲一家能以中國共爲一人者問其所能致之意○非意之也者釋其能致之理所以能致者非是以意測度謀慮而已須知其諸事謂以下之事○必知其情者謂必知民之情也則下文七情是也○辟於其義者謂開闢其義以教之則下文父慈子孝十者之類是也○明於其利者謂顯明利事以安之則下文講信脩睦是也○達於其患者謂曉達其禍患而防護之則下文爭奪相殺是也○然後能爲之者聖人必知此情義利患然後能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皆感義懷德而歸之○注耐古至開也○正義曰按說文云耐者鬚也鬚謂頤下之毛象形字也古者犯罪以髡其鬚謂之耐罪故字從寸寸爲法也以不虧形體猶堪其事故謂之耐漢書惠帝紀中具有其事古之能字爲此耐字取堪能之義故古之能字皆作耐字後來能字乃假借鼈三足爲能是後世傳書世人殊異耐字悉作能也故云傳書世異今書雖悉作能或有作耐字者則此耐以天下爲一家及樂記云人不耐無樂仍作耐字是古字時有存者云則亦有今誤矣者今書雖存古字爲耐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象云利建侯而不寧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是亦有今誤矣按鄭注樂記耐古能字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兩注雖異其意同矣彼云後世變之即此傳書世異也彼云此獨存焉即此云古字時有存者云古以能爲三台字者謂今世以能字爲堪能之能古者以能字爲三台字是古今異也云意心所無慮者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無慮即慮無也宣十二年左傳云前茅慮無是備慮無形之處謂聖人以德義而感天下非是以意豫前無時以測度思慮故云非意也一云心所無慮謂心無所思慮但知其情等而已○）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極言人事○惡烏路反下皆同弟弟上如字下音悌長丁丈反爭爭鬬之爭○）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唯禮可耳）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度大洛反見賢遍反○）〔疏〕（何謂至以哉○正義曰此一節以上經情義利患四者聖人皆知之能有天下故此覆釋情義利患必須禮以治之又明人之欲惡在心難知若其舍禮無由可化○喜怒哀懼愛惡欲者案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天有六氣在人爲六情謂喜怒哀樂好惡此之喜怒及哀惡與彼同也此云欲則彼云樂也此云愛則彼好也謂六情之外增一懼而爲七熊氏云懼則怒中之小別以見怒而怖懼耳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按彼傳云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其義可知也○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者此文先從親者爲始以漸至疏故長幼在後君臣處末按昭二十六年左傳云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與此大同兄愛即此兄良也弟敬即此弟弟也夫和即此夫義也故彼云夫和而義妻柔即此婦聽也君令即此君仁也以仁恩而號令臣共即此臣忠也又隱三年左傳云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義亦同但傳之六文皆以國家之事言之故先君臣後父子但異人之說既有多少不皆同也○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者七情好惡不定故云治十義俱是義事故云脩信是深隱故須講睦恐乖離故云脩各隨事立文也○欲惡者心之大端也者端謂頭緒飲食男女是人心所欲之大端緒也死亡貧苦是人心所惡之大端緒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者言人深心厚貌內外乖違包藏欲惡之心既無形體不可測度而知故美惡皆在其心外邊不見其色欲一窮之舍禮何以哉者一謂專）

（一窮謂窮盡言人君欲誠慤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哉禮所以知人心者有事於中心貌必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辟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言人兼此氣性純也）〔疏〕（故人至氣也○正義曰上既言禮知人情從此以下言人感天地鬼神而生聖王還因天地鬼神作其法則以化人所以人情萬物可知也○故人者天地之德者天以覆爲德地以載爲德人感覆載而生是天地之德也○陰陽之交者陰陽則天地也據其氣謂之陰陽據其形謂之天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也○鬼神之會者鬼謂形體神謂精靈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必形體精靈相會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者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知信是五行之秀氣也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是其氣也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是其性也故注云兼此氣性純也今按下文云鬼神以爲徒覆說此經鬼神不云陰陽鬼神者陰陽鬼神天地中物故不重陳鄭下注鬼神謂山川也此義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故天秉陽。垂日星。（秉猶持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下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竅徐苦弔反播彼佐反舒也五行四時絕句木亦作播五行於四時伸音升）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竭猶負載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爲始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五色六章畫繢事也周禮考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也○迭大計反又田結反竭義作揭其列反負擔也還音旋下同六和戶臥反注同更古衡反下同徵張里反南事律名京房律始於執始終於南事凡六十繢戶對反圜音環又音圓）〔疏〕（故天至質也○正義曰此一節以上經人稟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此又述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陳但陳天地與五行耳○故天秉陽垂日星此論大德言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也○地秉陰竅於山川此一經摠論地之德也謂地秉持於陰氣竅孔也爲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也播五行於四時者播謂播散五行金木水火土之氣於春夏秋冬之四時也○和而后月生也者若四時不和日月乖度寒燠失所則月不得依時而生若五行四時調和道度不失而后月依時而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者以其依時得節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也日無虧闕之理故前經天德直言垂日星地既播五行之氣月有虧盈之理故須備言之故畧於天德而詳於地德也○五行之動迭相竭也前經論天地既畢故此更論五行之動動謂運轉竭謂負載言五行運轉迭相負竭猶若春時木王則水爲終謝迭往王者爲負竭夏火王則負竭於木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猶若孟春則建寅之月爲諸月之本仲春則以建卯之月爲諸月之本是還迴迭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聲謂宮商角徵羽六律謂陽律也舉陽律則陰呂從之可知故十二管也十一月黃鍾爲宮十二月大呂爲宮是還迴迭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味爲酸苦辛鹹加之以滑與甘爲六和也每月之首各以其物爲質是十二月之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五色謂青赤黃白黑據五方也六章者兼天玄也以玄黑爲同色則五中通玄繢以對五方則爲六色爲六章也爲十二月之衣各以色爲質故云還相爲質也○注竅孔至數也○正義曰地持陰氣出納於山川氣有陰氣陽氣皆出於地地體是陰故雖陽氣亦摠謂之陰氣也云以舒五行於四時者謂氣在地中含藏聚斂出於地則舒散故云舒五行於四時也定本無於字直云播五行四時謂宜播五行及四時也五行四時者以金木水火各爲一行土無正位分寄四時故云播五行於四時也云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者此氣謂此五行之氣凡月體之生稟於日光若氣之不和日月行度差錯失於次序則月生不依其時若其五行氣和則月依其時而生上配日也猶若治理得所臣之功成進受爵位上配君也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者盈謂月光圓滿若臣之進受高位是其伸也闕謂月光虧損若臣之退就下位是其屈也云一曰水二曰火以下是尚書洪範文也積一二三四五摠爲十五也○注竭猶至巧也○正義曰竭是擔竭之名故爲負戴負爲背負戴謂頭戴也云言五行運轉更相爲始也者解負戴之義也物之在人上謂之爲負戴氣之過去在上者其在下者亦負戴也春爲木王負戴於水夏爲火王負戴於木秋爲金王負戴於火冬爲水王負戴於金是也更相爲始負戴前氣也云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皆律厤志文云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者以十二管更相爲宮以黃鍾爲始當其爲宮備有五聲言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此則相生之次也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爲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帀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大蔟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鍾爲第二宮上生大蔟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鍾爲角大蔟爲第三宮下生南呂爲徵上生姑洗爲商下生應鍾爲羽上生蕤賓爲角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鍾爲商上生蕤賓爲羽上生大呂爲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鍾爲徵上生蕤賓爲商上生大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應鍾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徵上生大呂爲商下生夷則爲羽上生夾鍾爲角蕤賓爲第七宮上生大呂爲徵下生夷則爲商上生夾鍾爲羽下生無射爲角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鍾爲爲商下生無射爲羽上生中呂爲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鍾爲徵下生無射爲商上生中呂爲羽上生黃鍾爲角夾鍾爲第十宮下生無射爲徵上生中呂爲商上生黃鍾爲羽下生林鍾爲角無射爲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爲徵上生黃鍾爲商下生林鍾爲羽上生大蔟爲角中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爲徵下生林鍾爲商上生大蔟爲羽下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南呂最處於末故云終於南呂以此言之則南呂爲是然諸本及定本多作終於南事則是京房律法按漢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十二律之數上使大子大傅韋玄成等親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等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月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定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一期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後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以其高下黃鍾下生林鍾黃鍾爲宮大蔟爲商林鍾爲徵一日律九寸色育下生謙待色有爲宮未知商謙待徵六日律八寸九分分微强執始下生去滅執始爲宮時息商去滅徵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八弱丙盛下生安度丙盛爲宮屈齊商安度徵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分動下生歸嘉分動爲宮隨期商歸嘉徵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强質未下生否與質未爲宮刑晉商否與徵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强大呂下生夷則大呂爲宮夾鍾商夷則徵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分否下生解刑分否爲宮開時商解刑徵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强陵陰下生去南陵陰爲宮侯嘉商去南徵八日律八寸二分一少弱少出下生分積少出爲宮爭南商分積徵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强大蔟下生南呂大蔟爲宮姑洗商南呂徵一日律八寸未知下生自呂未知爲宮南授商白呂徵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强時息下生結躬時息爲宮變虞商結躬徵二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强屈齊下生歸期屈齊爲宮路時商歸期徵七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强隨期下生未卯隨期爲宮刑始商未卯徵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强刑晉下生夷汗刑晉爲宮依行商夷汗徵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夾鍾下生無射夾鍾爲宮中呂商無射徵六日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强開時下生閉掩開時爲宮南中商閉掩徵七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强侯嘉下生鄰齊侯嘉爲宮內負商鄰齊徵七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微强爭南下生期保爭南爲宮摠應商期保徵七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强姑洗下生應鍾姑洗爲宮蕤賓商應鍾徵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强南授下生分烏南授爲宮南事商分烏徵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强變虞下生遲內變虞爲宮盛變商遲內徵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强路時下生未育路時爲宮離躬商未育徵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强刑始下生遲時刑始爲宮制時商遲時徵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依行上生色育依行爲宮嫌待商色育徵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强中呂上生執始中呂爲宮去滅商執始徵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南中上生丙盛南中爲宮安度商丙盛徵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內負上生分動內負爲宮歸嘉商分動徵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强摠應上生質未摠應爲宮否與商質未徵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强蕤賓上生大呂蕤賓爲宮夷則商大呂徵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强南事下生南事窮無商徵不爲宮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盛變上生分否盛變爲宮解刑商分否徵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强離躬上生陵陰離躬爲宮去南商陵陰徵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强制時上生少出制）

時爲宮分積商少出徵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林鍾上生大蔟林鍾爲宮南呂商大蔟徵一日律六寸謙待上生未知謙待爲宮白呂商未知徵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去滅上生時息去滅爲宮結躬商時息徵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三弱安度上生屈齊安度爲宮歸期商屈齊徵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歸嘉上生隨期歸嘉爲宮未卯商隨期徵六日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強否與上生刑晉否與爲宮夷汗商刑晉徵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強夷則上生夾鍾夷則爲宮無射商夾鍾徵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解刑上生開時解刑爲宮閉掩商開時徵八日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強去南上生侯嘉去南爲宮鄰齊商侯嘉徵八日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強分積上生爭南分積爲宮期保商爭南徵七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強南呂上生姑洗南呂爲宮應鍾姑洗徵一日律五寸二分小分三強白呂上生南授白呂爲宮分烏商南授徵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強結躬上生變虞結躬爲宮遲內商變虞徵七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強歸期上生路時歸期爲宮未育商路時徵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強未卯上生刑始未卯爲宮遲時商刑始徵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強夷汗上生依行夷汗爲宮色育商依行徵五日律五寸小分五強無射上生中呂無射爲宮執始商中呂徵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閉掩上生南中閉掩爲宮丙盛商南中徵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二弱鄰齊上生內負鄰齊爲宮分動商內負徵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強期保上生摠應期保爲宮質未商摠應徵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強應鍾上生蕤賓應鍾爲宮大呂商蕤賓徵一日律四寸九分小分四微強分烏上生南事分烏窮夾無徵不爲宮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強遲內上生盛變遲內爲宮分否商盛變徵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未育上生離躬未育爲宮陵陰商離躬徵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強遲時上生制時遲時爲宮少出商制時徵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弱又京房易云十二律得位者生五子失位者生三子不失不得生四子五律得位各生五子謂黃鍾大蔟姑洗林鍾南呂也五五二十五并本五凡三十也失位者生三子亦五律謂大呂夾鍾中呂夷則無射三五十五并本五凡二十二十就三十合成五十也不得不失者生四子謂蕤賓應鍾也二四爲八并本二爲十也十就五十合爲六十也言其得位者謂以陽居陽以陰居陰失位者謂以陽居陰以陰居陽不失不得者處陰陽交際之間也又黃鍾大蔟等七律各統一日自爲宮其餘五十三律隨所生日六七等爲其日之宮則周一期日數如京房所述然其所生者則黃鍾生色育執始大呂生分否陵陰之類是也其上生三分益一下生三分損一皆漢書律厤志文云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周禮食醫之文以四時有四味皆有滑有甘益之爲六也是爲六和也云五色六章畫繢事也者繢猶畫也然初畫曰畫成文曰繢鄭注司服云畫以爲繢是也云周禮考工記曰至謂之巧也證繢畫有五色六章也土以黃其象方者言若畫作土必黃而四方之象地之黃而方鄭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云天時變者畫作天則無定色是隨四時色而爲之也鄭司農云畫天隨四時色云火以圜者鄭司農云爲圜形似火鄭康成云形如半環然云山以章者鄭康成云獐山物也云水以龍者鄭云龍水物云鳥獸蛇者鄭康成云所謂華蟲也蟲之毛鱗有文采者云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者鄭康成云章明也繢綉皆用五采鮮明之是爲巧庾云鄭注考工記以六章爲當時行非古人之象而引之以會此者明亦周制也其十二管每月各一得有還相爲宮其事可明其食與衣服唯有四時之異故周禮春多酸謂月令食麥與羊春三月其食皆同夏秋冬亦然無月別之異故月令云春衣青衣夏衣赤衣三月俱同亦無每月之異此云十二食十二衣似月別各別衣食者熊氏云此是異代之法故與周禮月令不同或則每時三月衣食雖同大摠言之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之異故摠云十二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此言兼氣性之效也○別彼列反被皮義反徐法義反）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量猶分也鬼神謂山川也山川助地通氣之象也器所以操事田人所捋治也禮之位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三賓象三光夫婦象日月亦是也○柄本又作枋兵命反量音亮下同畜許六反下同治直吏反麟良人反近附近之近操七刀反捋薄候反徐音普溝反介僎上音界下音遵）

【疏】故人至爲畜○正義曰此一節以前文論人稟天地五行氣性而生此以下論稟氣性之有效驗各依文解之○故人者天地之心也者天地高遠在上臨下四方人居其中央動靜應天地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動靜應人也故云天地之心也王肅云人於天地之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乃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五行之端也者端猶首也萬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氣明仁義禮智信爲五行之首也王云端始用五行者也○食味者人既是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故有此下之事也五行各有味人則並食之別聲者五行各有聲人則含之皆有分別也○被色者五行各有色人則被之以生也被色謂人含帶五色而生者也五行有此三種最爲彰著而人皆稟之以生故爲五行之端者也然味言食聲言別色言被各別隨義爲言也○注此言兼氣性之效也○正義曰此並是五行彰著之事而人氣性有之故云兼氣性之效也然前注五行秀氣亦言兼此氣性純而此云氣性效者前明之始此明之末以末故云效效猶驗實也即五味五聲五色是其效也○故聖至爲畜○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則法也本根本也人既是天地之心又帶五色五行五味故聖人作法必用天地爲根本也祭帝於郊祭社於國是用天地爲本也然則自此至四靈以爲畜凡十句分爲三重此至五行以爲質七句明聖人制教所法象也又自禮義人情二句明聖人爲治政之時事也又四靈一句明徵報之功也○以陰陽爲端者端猶首也用天地爲根本又自陰陽爲端首也猶如劍戟以近柄處爲根本以鋒杪爲端首也聖人制法左右法陰陽及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法陰陽爲端首也○以四時爲柄者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是法四時爲柄也劍戟須柄而用之聖人爲教象須法四時而通也○以日星爲紀者紀綱紀也日行有次度星有四方列宿分部昏明敬授民時是法日星爲綱紀也○月以爲量者量猶分限也天之運行每三十日爲一月而聖人制教亦隨人之才分是法月爲教之限量也○鬼神以爲徒者鬼神謂山川鬼神助地以通氣是以爲地之徒屬聖王象之樹立羣臣助己以施教爲己徒屬也○五行以爲質者質體也五行循迴不停周而復始聖人爲教亦循還復始是法五行爲體也○禮義以爲器者此以下二句明聖人爲治政時事也上既有法象爲先故可執禮義爲器用如農夫之執耒耜也○人情以爲田者禮義以爲器可耕於人情人情得禮義之耕如田得耒耜之耕也○四靈以爲畜者此一句明徵報也聖人既法象天地用禮義耕人情故獲天地應以徵報也四靈並至聖人畜之如人養牛馬爲畜然自天地爲本至此凡十句上四句皆以以字在於事上從月以爲量以下六句以字置於事下者上明天道事遠故以字在事上連於天也後明地道事近故以字居下欲連於人按前經云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備論四者此經云天秉陽覆說天有日星次經云地秉陰地有四時并有月也次經云五行之動覆說五行也於前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之中唯說天地與五行舉其大者此經摠覆前事故云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皆覆說前事禮義以爲器覆說上含禮何以哉○人情以爲田覆說上人情也四靈以爲畜一句論若行以前諸事施之得所則四靈報應也○注天地至是也○正義曰天地以至於五行制作所取象也者天地陰陽四時日星月量鬼神五行等皆外物非人所行故云所取象也謂聖人所法象以爲教也云禮義人情其政治也者此是人親自行故云其政治謂聖人行之爲政以治天下也云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者言此一經初以天地爲本終以四靈爲後是當春秋始於元年終於獲麟也包之者謂春秋元年以書獲麟以前包籠此天地陰陽四時星辰日月之等按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爲五始元者氣之始則天地也春者四時之始則四時也王者政教之始則禮義也正月者十二月之始則月以爲量也公即位者即一國之始亦禮義也熊氏云春秋書郊祭天是天也書地震是地也書冬無冰是陽也書大雨雹是陰也書春夏秋冬是四時也又四時陰陽也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春秋記事皆書日是日也莊七年恒星不見是星也春秋記事皆有月是月也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是鬼神也桓二年取郜大鼎是金也成十六年雨木冰是木也桓元年秋大水是水也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是火也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是土也金木水火土即五行也春秋得禮則褒失禮則貶是禮義也桓元年公即位先君被弑而行即位安忍其喪其情惡也莊元年不書即位文姜出不忍行即位之禮其情善也此是人情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是四靈爲畜也云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者呂氏謂呂不韋也說十二月之令謂爲呂氏春秋事之倫類與孔子所脩春秋相附近焉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故云相近也云器所以操事者操執也謂操執所爲之事若手秉耒耜耕田之事手操執之云田人所捋治也者捋謂以手捋聚即耕種耘鋤也即上汙尊而抔飲之類也云禮之位至三光是鄉飲酒義文賓於西北象天主於東南象地介是賓副坐於西南象天嚴凝之氣始於西南僎是主人之輔禮者坐於東北象陽氣之始是介僎象陰陽主人在阼階西面賓在戶西南面介在西階東面僎在房戶之間南面以四者位殊故爲四面之位象四時云三賓者衆賓三人在正賓西南面是爲三賓也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象日月也云亦是也者以禮之取象其數非一以無正文故取此義而明之故云亦是言亦是法象之義也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物天地所養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情以陰陽通也○睹丁古反）以四時爲

柄。故事可勸也。（事以四時成）○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事以日與星爲候興作有次第）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藝或爲倪○倪五計反視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山川守職不移）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事下竟復由上始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考成也器利則事成）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奧猶主也田無主則荒）○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由用也四靈與羞物爲羣）疏 以天至由也○正義曰此一節覆明前經諸事若行諸事治理皆應則萬事得成也以天地爲本故萬物可舉也天地生養萬物今本天地而爲政教故萬物可舉而興也○以陰陽爲端故人情可睹也人情與陰陽相通今法陰陽爲教故人情無隱所以可睹見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生長收藏隨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勵而事自勸成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列猶次第也日中星鳥敬授民時無失早曉故民事有次第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藝猶才也十二月限分猶人才各有所長聖人隨人才而教之則人竭其才之所長而爲功故云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山川鬼神各有分職不移今爲教引鬼神爲徒屬則事無失業故云事有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五行周而復始運迴無窮爲教法則此則事必不絕故云可復復反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考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治國用禮義爲器是器之利者故所治之事行必有成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上人是人民下人是聖人奧主也田無主則荒廢故用人爲主令以人情爲田用聖人以爲田主則人情不荒廢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由用也靈是衆物之長長既至爲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其長而至得以充庖廚是飲食有用也○注情以陰陽通也○正義曰按易文言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是萬物之情因陰陽而通也○注事下竟復由上始也○正義曰五行相次終而復始凡所營爲之事亦終而復始故云事下竟復由上始也謂事於下終未竟了更復從上而始也○注考成至事成○正義曰考成也釋詁文論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器利則事成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淰之言閃也獝狘飛走之貌也失猶去也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鮪于軌反魚名淰音審徐舒冉反獝字又作獝況必反狘況越反閃失冉反）疏 何謂至不失○正義曰此一經以上有四靈之文更復解四靈之事故記人假問荅以明四靈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者問荅四靈名也謂之靈者謂神靈以此四獸皆有神靈異於他物故謂之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解飲食有由之義也淰水中驚走也魚鮪從龍者龍既不淰爲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淰然驚走也○鳳以爲畜故鳥不獝獝驚飛也鳥從鳳來鳳既來爲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獝然驚飛也○麟以爲畜故獸不狘狘驚走也獸從麟者麟旣來爲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狘然驚走也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以龜

知人情龜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故人各守其行其情不失也然上三靈皆言其長來而族至則此應云龜以爲畜而甲族馴狎今獨云其感信而至者與上三族相互也此言感信則上亦感仁義禮而至也但因龜是知人情之易見者故就龜而言耳又初陳四靈麟在初者孔子獲麟記者隨時所見爲先也後列以龍爲首依四方之舊次也○注淰之至至矣○正義曰已讀淰爲閃者淰是水中之形狀故字從水閃是忽有忽無故字從門中人也人在門或見或不見猶見飛而獝起猶是狘然驚走故云獝狘飛走之貌也云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者按月令冬云其蟲介注云龜鼈之屬則龜爲水蟲水主信故信則至知水主信者易乾鑿度云陽氣合閉信之頻故北方水爲信水既爲信則土爲知也故乾鑿度云四時之義皆法中央中央土者可以兼四方之行知之決也是土爲知但水土二行俱有信知故樂緯云宮致鳳皇身信羽致幽昌身知又中庸注云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是土水俱有信知龜屬北方水大戴禮及樂緯云介蟲三百六十龜爲長鱗蟲三百六十龍爲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長按月令春其蟲鱗則龍屬東方木也夏其蟲羽則鳳屬南方火也秋其蟲毛則麟屬西方金也按異義說左氏者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官不脩故龍不至以水生木故爲脩母致子之說故服虔注褒麟云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脩其母致其子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又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則名川出龍貌恭性仁則鳳皇來儀又毛詩傳云麟信而應禮又云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皆爲以脩母致子之義也若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脩當方之事則當方之物來應故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端周亡失天下之異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脩春秋者禮脩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許慎謹按公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玄之闕也洪範五事二曰言言作從從作乂乂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己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少從以爲天下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行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興者爲瑞亡者爲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如此脩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如鄭此說從陳欽之義以孔子有立言之教故致其方毛蟲熊氏申鄭義云若人臣官脩則脩母致子之應左氏之說是也若人君脩其方則當方來應孔子脩春秋爲素王法以立言故西方毛蟲來應未知然否且具錄焉或以脩母致子康成所以不用也故異義公羊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許慎謹按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鄭駁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効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則當四時明矣虎不在靈中空言西方虎者麟中央得則無近誣乎如鄭此言是麟非土精無脩母致子之義也四靈配四方如上所說若其取象理有多途虎雖屬西方以其淺毛得屬中央土也故月令中央土其蟲保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又於陰陽虎屬寅是也麟屬東方取其性仁則屬木也故公羊說麟者木精鄭云金九以木八爲妻其性義木性仁得陽氣性似父得陰氣性似母麟毛蟲得木八之氣而性仁鶡冠子云麟北方玄枵之獸是取象不一也鳳屬南方亦屬中央故樂緯云宮致鳳皇是也龜屬北方亦屬東方五行傳云一曰貌時有龜孳是也龍屬東方亦屬天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則有龍蛇

之孳是也五行傳又云二曰言時則有介蟲之孳三曰視時則有倮蟲之孳是取象既多理非一概今以類而無用故不備言其數也釋獸云麐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云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廣雅云麒麟狼頭肉角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檻穽不入羅網文章斌斌故呼爲大角之獸也○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也繒或作贈○蓍音尸瘞於例反一音於器反繒本又作增同似仍反又則登反又似登反）○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患下不信也○）疏 故先至有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既言龜知人情故此言卜筮所造置之事故先王有事秉蓍龜龜既知人情因美龜德也先王聖人將有大事必秉執蓍龜而問吉凶言蓍者凡卜皆先筮故兼言之也○列祭祀自此至禮有序皆秉蓍龜事也陳列祭祀謂郊廟以下皆用卜筮也瘞繒者瘞埋也謂祀地埋牲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幣帛曰繒繒之言贈也謂埋告又贈神也○宣祝嘏辭說宣揚也祝嘏有舊辭更宣揚告神也○設制度謂造宮室城隍車旗之屬也○故國有禮上諸事既並用卜筮故國家必有其禮也○官有御國既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也○事有職官既有御故百事各有職主也○禮有序者凡所行禮皆有次序也○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正義曰此一經爲下生文雖並用卜筮而民下猶未見信先王患之更爲下諸事使達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此所以達禮於下也教民尊神慎居處也宗宗人也瞽樂人也侑四輔也○儐皇音賓敬也舊必信反朝直遥反下同筮市制反瞽音古侑音又○）疏 故宗至至正 正義曰此一節論上云禮有序故記人因說禮須達下之事○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者天子至尊而猶祭於郊以行臣禮而事天也是欲使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也亦即是必本於天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者天子至尊而猶自祭社欲使報恩之禮達於下也地出財故云列地利也亦即是命降于社之謂殽地也○祖廟所以本仁也者王在宗廟以子禮事尸是欲使仁義之教達於下也亦即降于祖廟之謂仁義○山川所以儐鬼神也者王自祭山川是欲使儐敬鬼神之教達於下也儐敬也亦即是降於山川之謂興作也○五祀所以本事也者王自祭五祀是欲使本事之教達於下也五祀是制度故云本事也亦即是降於五祀之謂制度也○故宗祝在廟者前明因事鬼神使禮達於下此明因委於人使禮達於下也宗宗伯也祝大祝也王在宗廟則委於宗祝示不自專以達下也○三公在朝者在朝職事則委任三公也○三老在學乞言則受之三老○王前巫者若王弔臨則前委於巫也而後史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

史書之不敢爲非也既言前巫故云後史也卜筮瞽侑皆在左右者卜筮主決疑瞽是樂人主和也侑是四輔典於規諫者也示不自專故並置左右也○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者既祭祀尊神及委任得人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之道也○注此所至輔也○正義曰自祭帝於郊至五祀所以本事是祭祀尊神也自宗祝在廟至皆在左右是愼居處也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侑勸人君爲善故以侑爲輔其四輔之義已具於文王世子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言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應應對之應宿音秀）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藏如字徐才浪反）

〔疏〕故禮至藏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文禮既達於下有功而見徵應○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者百神天之羣神也王郊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王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爲國家之用故云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王祭廟盡禮而天下皆服行孝慈也詩云無思不服是也王云孝慈之道爲遠近所服也○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王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各得其正也然前有山川興作此不言者法則之事包之也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此經覆說祭在上諸神是義之脩飾禮之府藏也○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聖人象此下之以爲教令○大音泰下注同○）其官於天也。（官猶法也此聖人所以法於天也○）

〔疏〕是故至天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上言禮既藏於郊社天地之中是故制禮必本於天以爲教也○必本於大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極大曰天未分曰一其氣既極大而未分故曰大一也禮理既與大一而齊故制禮者用至善之大理以爲教本是本於大一也○分而爲天地者混沌元氣既分輕清爲天在上重濁爲地在下而制禮者法之以立尊卑之位也○轉而爲陰陽者天地二形既分而天之氣運轉爲陽地之氣運轉爲陰而制禮者貴左以象陽貴右以法陰又因陽時而行賞因陰時而行罰也○變而爲四時者陽氣則變爲春夏陰氣則變爲秋冬而制禮者吉禮則有四面之坐凶時有恩理節權是法四時也列而爲鬼神者鬼神謂生成萬物鬼神也四時變化生成萬物皆是鬼神之功聖人制禮則陳列鬼神之功以爲教也○其降曰命者降下也言聖人制禮皆仰法大一以下之事而下之以爲教命也○其官於天也者結之也官猶法也言聖人所以下爲教命者皆是取法於天也

○夫禮必本於天。（本於大一與天之義）動而之地。（後法地也）列而之事。（後法五祀五祀所以本事也○）變而從時。（後法四時）協於分藝。（協合也言禮合於月之分猶人之才也合於月之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日衍字）其居人也曰養。（養當爲義字之誤也下之則爲教令居人身爲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養音義出注○）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貨摯幣庭實也力筋骸強者也不則偃罷○冠古亂反摯本又作贄音至罷音皮）

〔疏〕夫禮至朝聘○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本說禮從天地四時五行而生也而教於人故此以下論人用之以行刑罰冠昏朝聘之等皆得其宜也○夫禮必本於天謂本於大一與上天也謂行至誠大道是本大一效天降命是本於天也○動而之地祀社於國是也○列而之事謂五祀即五祀所以本事是也○變而從時時四時也則四時以爲柄是也○協於分藝協合也是日月之量也藝人之才也言制禮以月爲量合人才之長短也○其居人也曰養者養宜也言制度以上諸事之禮居人中身則人得其宜也○其行至朝聘此皆居人身曰義之禮也謂諸禮皆須義行故云行也貨庭實也力筋力拜伏也辭賓主三辭三讓飲食饗食之屬也冠二十成人而冠昏三十而取射五射御五馭朝五年一朝及諸侯自相朝相見之禮聘謂比年小聘三年一大聘言人若有義在身則能行此諸禮也○注養當至人出○正義曰知養當爲義者以上云義之脩禮之藏下云聖人陳義以種之又云義者藝之分仁之節故知養當爲義也按聖證論王肅以下云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家語曰其居人曰養鄭必破爲義者馬昭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此云禮義者人之大端下每云義故知養當爲義也張融謹案亦從鄭說云下之則爲教令居人身爲義者鄭此注欲明改養爲義之意言法天地山川下教於民者則爲教令居在人身之中者則爲義事是不得爲養也引孝經說曰義由人出者證義從人身而出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竇孔穴也○竇音豆）○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言愚者之反聖人也○壞音怪又呼怪反喪息浪反）

〔疏〕故禮至其禮○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文說禮爲治理之本故今說禮不可去之事○注竇孔穴也○正義曰按哀元年左傳云逃出自竇又篳門閨竇是竇孔穴也孔穴開通人之出入禮義者亦是人之所出入故云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糱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皆得以爲美味性善者醇耳○糱魚列反醇市春反）

〔疏〕故禮至以薄○正義曰此一節論上云禮不可去故次云禮之在人有厚薄之事○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糱也者禮不可以已之故在人譬如釀酒須用麴糱則成酒無麴糱則酒不成人無禮則敗壞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者君子譬精米嘉器也小人譬麤米弊器言譬如釀酒共用一麴分半持釀精米嘉器則其味醇和一半釀麤米弊器則其味醨薄亦猶如禮自是一耳行之自有厚薄若君子性識純深得禮而彌深厚小人智慮淺薄得禮自虛薄者也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菁子丁反）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和其剛柔）陳義以種之。（樹以善道）講學以耨之。（存是去非類也耨奴豆反鉏也）本仁以聚之。（合其所盛○盛市正反又音成）播樂以安之。（感動使之堅固）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協合也合禮於義則與義合不乖刺○刺力達反本或作制○）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以其合於義可以義起作）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藝猶才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有義則人服之也）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有仁則人仰之也）

〔疏〕故聖至者尊○正義曰此一節論因上君子小人厚薄不同故此論聖人脩禮義治人情以至大順也各依文解之○故聖王脩義之柄者柄操也謂執持而用者謂脩理義之要柄脩理禮之次序以治正人情使去其瑕穢之惡養其菁華之善也○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者土地是農夫之田人情者亦是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者農夫之田用耒耜以耕之和其剛柔聖人以禮耕人情正其上下○陳義以種之者農夫耕田既畢以美善種子而種之聖王以禮正人情既畢用此善道而教之○講學以耨之者農夫種苗既畢勤力耘鋤去草養苗則苗善矣聖王以善道教民既畢又須講說學習以勸課之存是去非則善也○本仁以聚之者農夫既勤耘耨苗稼成孰當本此仁恩愛惜之心以聚集所收勿令浪爲費散聖王勸課行善既畢本此仁恩和親聚集善道使不廢棄也○播樂以安之者播布也農夫收穫既畢布其歡樂之心共相飲食以安美之聖王既勸民善道備足又說樂感動使其勤行善道保寧堅固也○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前既明禮耕義種仁聚之今此以下廣明上三者相須也此明禮義相須禮是造物爲實義以脩飾爲禮之華故云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者協合也諸之也今將此禮合會於義謂以禮比方於義而協謂禮與義相協會也○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者起作也禮既與義合若應行禮而先王未有舊禮之制則便可以義作之如將軍文子之子是也先王無其禮臨時以義斷之垂涕洟待賓于廟是其以義而作禮也庾云謂先王制禮雖所未有而此事亦合於義則可行之以義與禮合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者此明仁須義也義者裁斷合宜也藝才也仁施也人有才能又有仁施若非義裁斷則過失故用義乃得分節也此唯明仁須義而云才者因明一切皆須義斷庾云藝者審其分仁者宜得節皆須義以斷之是義爲藝之分仁之節明義之貴也○協於藝者斷才得分即是義能合藝也講於仁者講猶明也使仁得節是義能明於仁也○得之者強者若能得才分仁節之理則是豪強爲衆所畏服也○仁者義之本也者上云義者藝之分仁之節明義能與仁爲節此言仁者義之本謂仁能與義作本順之體也者仁者施生故爲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既能施生又爲順體故爲人所尊仰也但義主斷割能服於人故得義者強仁是恩施衆所敬仰故得仁者尊也○注協合至乖刺○正義曰合禮於義解經協諸義則與義合者解經而協也云合禮於義者謂將禮比方於義云則與義合者言禮與義相合不乖刺也禮所以與義合者禮者體也統之於心行之合道謂之禮也義者宜也行之於事各得其宜謂之義也是禮據其心義據其事但表裏之異意不相違故禮與義合也○注以其至起作正義曰云以其合於義者謂此禮以其合會於義故雖當無

禮臨事制宜而行禮是可以義起作也衞將軍文子之子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於時無除喪後受弔之禮主人乃量事制宜練冠垂涕洟待於廟而受弔是以義而起作此禮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無以入也○耜音似）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嘉穀無由生也○種之用反不亦作弗何休注公羊云弗者不之深也下皆放此）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苗不殖草不除）講之於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無以知收之豐荒也穫戶郭反收如字又手又反）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不知味之甘苦）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功不見也○見賢遍反）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常謂皆有禮用無匱乏也車或爲居）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言人皆明於禮無有蓄亂滯合者各得其分理順其職也○苑于粉反積也繆音謬畜丑六反）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能守自危之道也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易曰危者安其位）

疏　故治至危也○正義曰此以下顯前譬也人君治人情若無禮猶農夫耕而無耜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治雖用禮不本其所宜如農夫徒耕而不下種子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者治國雖用善道所宜而不更爲講學使民知其理道如農夫雖種嘉穀而不耘蓳則苗不滋茂厚實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者治國雖講之以學而不聚其仁行者如農夫雖耘蓳成熟而不收穫取之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者治國雖聚仁若不奏樂和之則仁心不堅如農夫雖聚穀而不食則甘穀空失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者前陳聖人禮耕以至安樂今顯譬農夫耒耜以至食之其事相似今更欲設譬以人身之肥譬家國禮足聖人爲教反覆相明正在此矣言雖奏樂於仁人而不使知達至順之理亦爲未善猶如人雖食五味而調和溫凊不順則雖食不肥也○四體至常也○此一節明人及國家天下等皆悉肥盛所以養生送死常事鬼神○膚革充盈者膚是革外之薄皮革是膚內之厚皮革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率土皆達順故合天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謂用孝悌以自載也德孝悌也以樂爲御謂用要道以行之樂要道也行孝悌之事須禮樂如車行之須人御也○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者前雖明國家之順而皆局有條目而順理廣被無所不在此更揔說其事也一切生死鬼神無不用順爲常也故孔子荅孟武伯問無違之言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無違道之常也○故事至危也皇氏云事大積焉而不苑者既用順爲常事無苑滯事大者天子事也雖復萬機輻湊而應之有次序不使苑積也○並行而不繆者並行謂諸侯來朝也既四方隨時貢賦有序雖並列俱陳而不錯繆也○細行而不失者謂大夫士出聘者也天子不遺小國之臣是不失也○深而通者深爲九州之外也雖地在遠荒而皆通貢王庭越常是也○茂而有間者謂萬國貢賦庭實密茂而國朝之間自不廁雜以國之相次小則讓大不相及入也萬乘龍趨千乘雷動不相妨害自四體既正至此皆由王者順之至也熊氏云此普據天下萬事有大有細有深有通有連有動言人皆明禮順正事無蓄亂滯合各得其分理順於其職所以大小深淺並合得其宜此順之至結自四體既正以下至此並是順之至極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上言順之至此明順有益明於順然後能守危者既明順道不敢爲非則能守自危之道謂以危戒慎而自守保也○注易曰危者安其位○正義曰此易上繫文也按易繫乃云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危者安其位謂所以今日危亡者正爲不知畏懼偷安其位故致危也引之者證人之所居恒須危懼也○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豐殺謂天子及士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拱持其情合安其危○殺所戒反徐所例反注同）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民失其業則窮窮則濫○渚之汝反）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爲梁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也用火謂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謂卝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漁音魚鼈必列反蜃石忍反爟古亂反卝革猛反又瓜猛反徐古猛反夏戶嫁反下同食音嗣齊才細反下皆同○）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祿也○頒音班當丁浪反媒音梅取音娶本又作娶稽古兮反○）用民必順（不奪農時）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昆蟲之災螟螽之屬也○烖音災妖孽又作蠥魚列反妖又作祅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祅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螟亡丁反螽徐音終○）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言嘉瑞出人情至也）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膏猶甘也器謂若銀甕丹甑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棷聚草也沼池也○醴本又作醴音禮麒麟音其下音粟人反棷素口反徐揔會反澤也本或作藪沼之紹反卵力管反胎士才反俯音府窺本又作闚去規反甕本又作甕烏弄反徐於弄反）則是無故（非有他事使之然也）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實猶誠也盡也）

疏　故禮至實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既得明順乃安位此以下說行順以致大平之事各依文解之○故禮之不同也者天子至士貴賤宜順故禮不得同也○不豐也者禮應須少不可求多也○不殺也者禮應須多不可殺少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者能順序如上故使扶持其情合安其危不使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既使天下皆肥由於至順此更廣說順也既欲其順本居山者所利便於禽獸本居川者所利在舟檝故聖人隨而安之不奪宿習不使居山之人居川也不使渚者居中原小洲曰渚渚利魚鹽廣平曰原原利五穀既順安之故不使渚者從中原○而弗敝也者必各保其業故恒豐而不敝困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者舉動皆順故必時也水時者謂虞人入澤梁及出入水之屬也火時者鄭注司爟引司農說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釋者曰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用之柞楢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金謂金錫石卄也木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也飲酒必時者謂食齊視春之屬也○合男女者媒氏仲春令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頒爵位者頒分也謂司士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也○必當年德者合男女使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年謂男三十女二十也當德謂君十卿祿下士食九人等是也○用民必順者使之以時不奪農務也○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此論聖王用大順之道故致陰陽和調羣瑞並至正由順之誠實故至於此也○故天不愛其道者此以下明天地爲至順之主下瑞應也四時和甘露降是天不愛其道也○地不愛其寶者謂五穀豐醴泉生器車出也○人不愛其情者皆盡孝悌及越常至也○山出器車按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大平山車垂鉤注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揉治而自圓曲○河出馬圖按中候握河紀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注云龍而形象馬故云馬圖是龍馬負圖而出又云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畫八卦又龜書洛出之也鳳皇麒麟皆在郊棷按中候握河紀云鳳皇巢阿閣今云在郊棷者言鳳皇之衆或郊棷或阿閣也○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者此飲食有由也各隨其長而至既不猶狘故生乳而衆多也俯下頭也鳥不畏人作巢在下故下頭可闚其巢卵也手撫獸背則知有胎也○則是無故者言致此上事則是更無他故由先王能脩禮達義體信達順之誠盡故致此也○注器謂若銀甕丹甑也○正義曰此銀甕丹甑援神契文按援神契德及於天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及於地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德至八極則景星見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皇來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動狐九尾雉白首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德至深泉則黃龍見醴泉湧河出龍圖洛出龜書其所致羣瑞非一不可盡也故畧記之而已

禮記注疏卷二十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禮運

故聖人參於天地節

並於鬼神（閩監本同石經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並作竝岳本同注疏倣此）

並并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并作併釋文出並併）

故聖至治也（閩監毛本治作地不誤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無過差也（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也作矣）

故君者所明也節

故君至其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用人之知節

故用至之變（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退去其姧詐者（閩監本姧作姦衛氏集說作奸）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節

故聖至爲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按說文云耐者鬚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挍耐改而是也○按鬚當作須須鬚正俗字）

其意同矣（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矣作也）

何謂人情節

講信脩睦（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毛本脩作修衛氏集說同下同）

何謂至以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及哀惡與彼同也（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惡作樂）

按彼傳云喜生於風（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按此出賈逵注傳當注字誤）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節

故人至氣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者（惠棟挍宋本有其字此本其字脫閩監毛本同）

故兩存焉（惠棟挍宋本著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三十終記云凡二十六頁）

故天秉陽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故禮之不同節止爲第三十一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一）

播五行於四時（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播於五行四時云本亦作播）

五行於四時正義云定本無於字直云播五行四時

言地持陰氣（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無持字地下空闕二字）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五經筭術下引作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滑戴震云按鄭注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爲六和蓋五味加滑而六內則滫瀡以滑之疏云滫瀡之令柔滑也食味言還相爲滑衣色言還相爲質質如凡畫者丹質之質食味衣色二者語而有別此五經筭術所引在唐以前應是古本）

竭猶負載也（閩監本同毛本載作戴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五經筭術下引亦作載按戴載古多通同）

布十二辰（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五經筭術布下有在字）

終於南呂（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呂作事釋文出南事云京房律始於執始終於南事凡六十正義本作南呂故疏說終於南呂之義極詳云以此言之則南呂爲是又云諸本及定本多作終於南事則是京房律法一本五經筭術下引亦作終于南呂後又云甄鸞按禮記注一本乃有云始于黃鍾終于南事者）

畫繢事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繢作繪釋文出畫繢）

故天至質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播謂播散（閩本同監毛本謂作爲）

中通元繢以對五方（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以作次）

至中呂而帀（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衛氏集說帀作匝監毛本帀誤布）

上生夾鍾爲商（閩監毛本如此此本爲字誤重）

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等（閩本監本毛本同齊召南云按後漢志無等字此等字衍）

故各統一日（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日改月云筭術作各統一月下亦作當月戴震云按後漢書今本訛作各統一日下當月者訛作當日者攷律法十二律分十二月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是一律統一月也疏引作各統一日下仍作當月者爲五經筭術所引無舛誤可據以訂正）

而商徵以類定焉（閩監毛本定作從五經筭術引亦作類從）

考其高下（惠棟挍宋本如此五經筭術同此本考下衍以字閩監毛本同）

謙待徵六日律八寸九分分微強（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強挍宋本與後漢志合惟九分後漢志作八分）

去滅徵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八弱（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從續志八弱改七大強）

分勳下生歸嘉分動爲宮（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動作動考文引宋板下生下有屈齊商安度徵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分動下生二十二字然後接以歸嘉分動爲宮）

刑晉商（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刑作形下刑晉並同盧文弨挍云隋志作形晉）

否與徵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強（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五經筭術強上有半字是也）

分否下生解刑（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刑作形下解刑徵同）

解刑徵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強（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當作小分一少強）

俟嘉商（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俟作族下俟嘉並同）

去南徵八日律八寸二分一少弱（閩本同監毛本作八寸二分小分一弱）

結躬徵二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強（閩本同監毛本二作六強上有少字盧文弨挍云少字衍）

歸期徵七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強（閩本同監毛本七日作六日強作弱惠棟挍宋本作強）

刑始商（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刑作形下刑始並同）

閉掩徵七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強（惠棟挍宋本同閩本同監毛本七日作八日強作弱盧文弨挍云五經筭術作微強是也）

鄰齊徵七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微強（閩本同監毛本七日作八日一作二）

捴應商（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捴作物）

期保徵七日（惠棟挍宋本亦作七閩本同監毛本七作八）

分烏徵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強（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大當作半）

遲內徵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強（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強上有半字）

未育徵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強（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二作一齊召南挍云依後漢志當作二）

嫌待商（閩本同監毛本嫌作謙）

色育徵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強（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五經筭術大強作半強是也）

分勳徵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強（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五經筭術作小分八微強是）

質末徵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強（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強上當有少字）

南事下生南事窮（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筭術下生作不生是孫志祖挍云五經筭術作不生六十律終於南事故不生也續志亦誤）

分否徵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強（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五經筭術大强作半强是）

離躬上生陵陰（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躬作宮下離躬並同盧文弨挍云續志作宮）

陵陰徵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徵強（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徵字衍）

少出徵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弱上當有徵字）

屈齊徵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五經筭術弱上有徵字是）

刑晉徵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強（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强上當有少字）

爭南徵七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強（閩本同監毛本強上有半字盧文弨挍云半當作少）

應鍾商姑洗徵（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商字脫）

變虞徵七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強（閩本同監毛本七作六強上有少字盧文弨挍云少字衍五經筭術作徵字亦衍）

依行徵五日（閩本同監毛本五作七）

中呂徵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強上當有少字）

南中徵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二弱（閩監毛本二作三）

揔應徵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徵強（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五經筭術徵作半是也）

分烏窮次無徵不爲宮（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次作內孫志祖挍云續志作次）

制時徵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弱（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弱作强）

以四時有四味（惠棟挍宋本作時此本時誤肆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亦作四時）

似月別各別衣食者（考文引宋板如此此本上別誤刑閩本上別字闕監毛本無上別字衛氏集說同）

大揔言之（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言作攷衛氏集說亦作言）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節（惠棟挍云故人節宋本分故聖人作則以下另爲一節）

此言兼氣性之效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效作効宋監本同）

以四時爲柄（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毛本柄誤椯）

故人至爲畜（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論稟氣性之有効驗（閩監毛本効作效衛氏集說同下氣性之効氣性効故云効効是其効並同）

故聖至爲畜（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用禮義以爲器（惠棟挍宋本有用字此本用字脫閩監毛本同）

覆說上舍禮何以哉（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哉下有也字）

故情可睹也（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古本情上有人字）

故事有守也（惠棟挍宋本作有石經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有誤可閩監毛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余仁仲本皆作有）

以天至由也○正義曰（惠棟挍宋本無此八字）

長既至爲聖人所畜（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人所畜下又衍人所畜三字）

何謂四靈節

故鳥不獝（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矞云字又作獝正義本亦作獝錢大昕云獝爲鳥飛不應從犬旁釋文獝本作矞周禮大司樂注引此文亦作矞俗本從犬者誤也說文走部有趫字訓狂走卽鳥不矞之矞張衡東京賦捎魑魅斮獝狂薛綜注獝狂惡厲之鬼名埤蒼云獝狂無頭鬼也矞本有狂義因矞狂連文并矞字亦加犬旁猶展轉之展作輾鈇質之質作鑕也）

何謂至不失（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讀淰爲閃者（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讀上衍已字閩監毛本同）

皆法中央（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央作之非）

其言少從（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挍本從詩周南正義少改可盧文弨挍云少當作从）

其性義木性仁（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其作金）

馬蹄有五采（閩監本同毛本采作彩○按彩俗采字）

不入檻穽（閩監本同毛本檻作陷）

故先王秉蓍龜節（閩監毛本分故先王患禮以下另爲一節）

故先至有序（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先王患禮節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惠棟挍宋本無此十一字）

故祭帝於郊節

卜筮瞽侑（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卜誤十）

故祭至至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三老在學（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學下有者字）

故禮行於郊節

故自郊社祖廟（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祖誤宗）

義之脩（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注疏倣此後凡脩字同）

故禮至藏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而百貨可極焉（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焉下有者字下而孝慈服焉而正法則焉並同）

是故夫禮節

是故至天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凶時有恩理節權（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時作禮）

夫禮必本於天節

協於分藝（閩監本同毛本協作恊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注疏倣此）

猶人之才也（此本也下脫一○閩監毛本遂誤以釋文合於月之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日衍字十五字爲注文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考文皆無此十五字）

夫禮至朝聘（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辭讓賓主三辭三讓（惠棟挍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上讓字脫閩監毛本同）

張融謹案亦從鄭說（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融謹案三字闕）

鄭爲此注欲明改養爲義之意（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注欲明三字闕）

則爲教令法天地山川（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令法二字闕）

是不得爲養也引孝經說（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養也引三字闕）

故禮義也者節

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石經同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上之字脫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九經誤字皆有上之字）

順人情之大竇也（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云宋板無也字古本同案上之東也之大端也句末皆有也字此句文法一例無也字非）

禮不可去之事○注竇孔穴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事○注三字闕）

文篳門閨竇（考文引宋板同惠棟挍宋本閨作圭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篳門閨三字闕）

故禮之於人也節

猶酒之有糵也（閩監毛本作糱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糵誤蘖疏同石經糵下截米字闕釋文出有糵）

人無禮則敗壞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敗壞作壞敗）

分半持釀精米嘉器（閩監毛本作米衞氏集說同此本米作美）

得禮自虛薄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者字衞氏集說同）

故聖王脩義之柄節（惠棟挍云故聖王節故治國節宋本合爲一節）

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誤脫去字重養字）

協諸義而協（閩毛本作協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協作恊監本同案說文協訓同心之和恊訓衆之同和義不相遠五經文字云案古文作叶則從十者義長今改從十餘放此）

故聖至者尊（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如將軍文子之子是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上子作氏衞氏集說同）

即是義能合藝也（閩監本同毛本義藝字互誤衞氏集說亦作義能合藝）

故雖當無禮臨事制宜而行禮是可以義起作也衞將軍文子之子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於時無除喪後受弔之禮主人乃量事制宜練冠垂涕洟待于廟而受弔是以義而起作此禮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禮臨以下多闕文）

故治國不以禮節

嘉穀無由生也（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穀作禾閩監毛本嘉穀二字闕）

無有蓄亂滯合者（各本同釋文出有畜）

故治至危也（監本毛本作危惠棟挍宋本作肥）

正義曰此以下（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猶耕而弗種也者治國雖用禮（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者國二字脫閩監毛本同）

膚是革外之薄皮（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皮下有膚字）

越常是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常作裳盧文弨挍云常裳俱可通○按說文常下帬也从巾尚聲又云裳常或從衣）

然後能守危也（監本毛本作危也惠棟挍宋本下有者字）

而自守保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守保作保守）

按易繫乃云（閩監毛本乃作辭案疏意以易繫是就既危者言鄭此引是就安不忘危者言斷章取義故說按易繫乃云乃者明易繫不如鄭所引義也三本改乃爲辭失疏意矣）

故禮之不同也節

窮則濫（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挍宋本則作斯嘉靖本同衞氏集說作窮斯濫矣考文古本作窮斯濫矣也足利本作窮則斯濫宋監本作窮斯盜）

謂卝人（監本作丱岳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丱人此本丱誤卝閩本同嘉靖本同毛本丱誤廾○按說文則作磺丱假借字說詳前）

男三十而娶（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娶作取嘉靖本同釋文出而取云本又作娶正義引亦作取則宋本取字是也）

司士稽士任（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任作位非也）

地不愛其寶（王引之云不愛謂不隱藏也愛之爲隱古人常訓廣雅寶字注作地不藏其寶說詳經義述聞）

地出醴泉（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澧云本又作醴）

皆可俯而闚也（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而窺云本又作闚○按依說文當作窺从穴規聲）

故禮至實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釋者曰（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曰作云）

及越常至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常作裳）

伏羲氏有天下（監毛本同閩本羲作犧）

德至八極（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極作表）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二終（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一終記云凡二十六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三

禮器第十（○陸曰鄭云以其記禮使人成器孔子謂子貢瑚璉之器是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爲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故孔子謂子貢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此於別錄屬制度）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爲用也人情以爲田脩禮以耕之此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釋猶去也回邪辟也質猶性也措置也○錯七路反本又作措又厝音同去起呂反邪似嗟反辟匹亦反）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箭篠也端本也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刃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傷也人之得禮亦猶然也○箭節見反筠于貧反鄭云竹之青皮也貫古亂反柯古何反篠西了反徐音小刃而愼反○）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人協服也）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懷歸也○）〔疏〕禮器至饗德○正義曰此一節論禮能使人成器則於外物無不備各依文解之○禮器至德也○言禮能使人成器故云禮器也既得成器則於事無不足故云是故大備也身既成器又能備足則是盛德也此大備者則上禮運所云自人情以爲田脩禮以耕之至食而弗肥是也○禮釋至則行○禮釋回此以下用禮爲器以耕人情之事釋去也回邪也用禮爲器能除去人之邪惡也增美質者增益也質性也禮非唯去邪而已人有美性者禮又能益之也措則正者措置也言置禮在身則身正也施則行者施用也若以禮用事事皆行也○其在至易葉○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禮道既深此爲設譬也竹大竹也箭篠也言人情備德由於有禮譬如竹箭四時葱翠由於外有筠也筠是竹外青皮顧命云敷重筍席鄭云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按鄭引禮記之筠以爲青皮是知呼竹爲筠如松栢之有心也者又設譬也人經夷險不變其德由禮使然譬如松栢陵寒而鬱茂由其內心貞和故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者二者竹松也端猶本也松竹居於天下比於衆物最得氣之本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貫經也既得氣之本故經四時柯葉無凋改也改易互言也○故君至無怨○解外諧內無怨者謂於外疏遠之處與人諧和於內親近之處無相怨恨以其有禮接人故內外協服也爲譬既畢此合之也前并舉筠心二事正欲譬於君子內外俱美外柔刃如筠故能與一切物相諧內和澤如松心故能與人無怨經云二者據譬也鄭云四物者析別言之○故物至饗德○故物無不懷仁者懷歸也由外內協服故悉歸仁故云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者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物既懷仁故神亦饗德也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言必外內具也）○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

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鬼神所祀事有德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言皆有異）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此地所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不順其鄉之所有也）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禮之大倫。以地廣狹。（謂貢賦之常差○狹音洽又戸夾反差初佳反徐初宜反）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用年之豐凶也○上時掌反）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言用之有節也殺謂穀不孰也匡猶恐也○殺色戒反徐所例反注同恇懼音匡又巨往反恐丘勇反○）

【疏】先王至節矣○正義曰此一節論因上禮則人外内諧和遂云禮須信義兼說行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忠信禮之本也者禮之爲本即忠信是也忠者内盡於心也信者外不欺於物也内盡於心故與物無怨外不欺物故與物相諧也義理禮之文也禮雖用忠信爲本而又須義理爲文飾也得理合宜是其文也無本不立解須本也無忠信則禮不立也無文不行○解須文也行禮若不合宜得理則禮不行也○禮也至知禮○此一節論禮者合於天地協於鬼神合於人心而行其禮若不得天時不得地財而行其禮則不知禮也禮也者合於天時者前云忠信爲本易見而義理爲文難覩故此以下廣說義理爲文之事也夫君子行禮必須使仰合天時俯會地理中趣人事則其禮乃行也仰合天時即依於四時及豐儉隨時也○設於地財者俯會地理也財物也所設用物爲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順於鬼神者鬼神助天地爲化之鬼神也祀之必順不濫逆○合於人心者中趣人事也雖合天會地順於鬼神又須與人心符合其禮乃行也是以書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是也○理萬物者也者若能使事事如上則行羣得所豚魚戴賴是萬物各得其理也○是故天時有生也者言天四時自然各有所生若春薦韭卵夏薦麥魚是也○地理有宜也者地之分理自然各有所宜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人官有能也者人居其官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物曲有利也者謂萬物委曲各有所利若麴蘗利爲酒醴絲竹利爲琴笙皆自然有其性各異也皇氏云有聖人制禮得宜故致天時有生地理有宜之等非其義也○故天不生者既得時財而爲天地人物美功故君子行禮不爲失時非財之事故此以下明之也此是不合天時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若寒瓜夏橘及李梅冬實之屬也○地不養者此是不設地財也地不養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也○君子不以爲禮者此是不合人心也○鬼神弗饗者此是不順鬼神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者此翻廣設地財也鹿豕是山養魚鼈是澤物今若非其地所養而設爲禮此是謂爲不知禮也○注鬼神至德也○正義曰以經云順於鬼神先王制禮所以能順鬼神者以鬼神是有德之人死乃祀爲鬼神禮既合於人心故得順於鬼神也○故必至節矣○此一節以上文制禮因合天時地宜故此論隨地之所有以制禮也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物必鄉之所有故有國者必書其國内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爲國之大法也經法也○禮之大倫以地廣狹者倫猶例也制禮之大例又宜隨地廣狹爲法謂貢賦之常差也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者此廣順天時上猶豐也下猶荒也雖以地廣狹爲制而又皆須隨於天時也多少隨年豐荒也○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者此言得時之美也大殺謂五穀不孰也匡猶恐也雖大凶殺之年則人主隨而省斂狹用故天下之衆不恐懼也則上之制禮也節矣合結地財天時也廣狹隨地而賦豐凶逐時而斂衆之不恐並由君上制禮有節故也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言聖人制禮所先後也○稱尺證反後皆同）○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言受命改制度）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已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革紀力反注同）○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倫之言順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天地人之別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義之言宜也人道之宜）○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足猶得也稱稱牲之大小而爲俎此指謂助祭者耳而云百官喩衆也○）

【疏】禮時至稱也○正義曰此一節明亦因上制禮得節故以下諸事皆由禮洽天時今各依文解之○禮時爲大者揖讓干戈之時於禮中最大故云時爲大也○順次之者雖合天時又須順序故順次之也○體次之者有時有順又須小大各有體別也○宜次之者大小雖有體行之又須各當其宜也○稱次之者稱猶足也行禮又須各自足也○堯舜至來孝○此釋時爲大也堯舜所以相授者堯舜知子不賢自能遜退而授人此時使之然也桀紂凶虐不能傳立與人湯武救民之災不可不伐亦時使之然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此大雅文王有聲之篇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豐邑非是急行已之道能進追先祖之業來行孝道於此豐邑時使之然不得不爾釋時之義也今詩本革作棘猶作欲聿作適字不同者鄭荅炅模云爲記注之時依循舊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爲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革棘聿適字異義同詩注來勤也言作豐邑非急成已之欲乃追述王季勤行孝之道也○注革急至述也○正義曰革急聿述並釋言文猶道也釋詁文○天地至倫也○此事皆是下之事上以敬順爲本故云倫也以前經云時爲大順次之故以倫爲順也○社稷至體也○以前經云體次之此覆說體也社稷山川爲天地之別體鬼神是人之別體各有軀體也○注天地至體也○正義曰神是天之別體社稷山川是地之別體鬼是人之別體兼云天者社稷山川雖形屬於地精靈上連於天也此經鬼神之祭則上宗廟之事而別屬體者宗廟至尊事之須順故屬順也體是人死所爲故後屬體也故云天地人之別體也○喪祭至義也○此釋宜次之也宜義也主人有喪祭之事應須費用而賓客有賻賵之交是人道之宜也故後云喪禮忠之至賓客用幣義之至也○羔豚至稱也○此釋稱次之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足猶得也夫臣助祭則各有俎祭竟播及胞翟雖復羔豚之小而百官一切皆悉得也大牢而祭不必有餘者假令大牢亦不使有餘也此之謂稱也者小而皆得大而不餘是各稱在體也○注此指至衆也○正義曰按儀禮士祭用特牲大夫祭用少牢皆以成牲不用羔豚此得有羔豚祭者按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則無地大夫士薦羔豚也無地則無臣助祭故云百官喩衆也○

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十朋之龜瑞信也諸侯執瑞孤卿以下執摯闍者謂之臺○堵本又作闍音都又丁古反徐音常邪反）

【疏】諸侯至稱也○正義曰此一節還明上經稱次之事也但禮主威儀以尊卑大小多少質文各有所宜其稱非一故從此以下更廣明爲稱之事各依文解之○諸侯以龜爲寶者諸侯有保土之重宜須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爲寶也○以圭爲瑞者圭兼五等玉也諸侯之於天子如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與之玉亦謂爲瑞也書云輯五瑞又云班瑞于羣后是也此云圭不云璧從可知也○家不寶龜者家卿大夫也大夫卑輕不得寶龜故臧文仲居蔡爲僭也○不藏圭者卿大夫不得執玉故不得藏圭○不臺門者兩邊築闍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而大夫輕故不得也言有稱者結上得與不得各有所稱○注古者至之臺○正義曰言古者貨貝者以貝爲貨若今之用錢爲貨也貝有五種按食貨志王莽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文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文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文也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文也○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是爲貨貝五品又以龜爲寶故云古者貨貝寶龜云易曰十朋之龜者按損卦六五爻云或益之十朋之龜鄭注引爾雅云一曰神龜郭注此當龜以爲畜在宮沼者二曰靈龜注云今江東所用卜龜黃靈黑靈者此蓋與天龜靈屬一也三曰攝龜注云以腹甲翕然攝斂頭閉藏之卽當周禮地與四方之龜知者以皆有奄斂之義故也四曰寶龜卽遺我大寶龜及樂記曰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及公羊定公八年龜青純皆是也五曰文龜注甲有文采者河圖云靈龜負書丹甲青文是也言靈者直是神龜之義非天龜也六曰筮龜注云常在蓍叢下者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注此皆說龜所生處也大凡神靈寶文攝唯五體而已家語藏氏家有守龜名曰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此云家不寶龜按三正記白虎通天子之龜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者彼謂卜龜士亦有龜故士喪禮卜宅是也龜出於蔡故得以爲名也臣瓚注漢書云蔡龜名非也臧氏又有僂句故左氏昭二十五年傳云僂句不余欺是也食貨志云元龜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以爲大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此等皆爲一貝有十朋與十朋之龜義同也云闍者謂之臺爾雅釋宮文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

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戶西則凡致饔餼堂上之豆數亦如此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聘儀所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天子葬五重者謂杭木與茵也葬者杭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杭木橫三縮二加杭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介音界副也後皆同俗讀古賀反非也重直龍反下及注皆同翣所甲反相食音嗣下同餼許既反夾古洽反又古協反使色吏反抗木苦浪反又音剛又戶剛反茵音因縮所六反○）

【疏】（禮有至爲貴也）正義曰天子七廟尊者誠深孝篤故立廟乃多世爲稱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者德轉薄故廟少爲稱也士一廟者據下士爲言若適士則二廟也○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謂天子朔食也尊者宜備味多乃稱之故多致豆二十有六也○諸公十有六上公也亦謂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也○諸侯十有二者侯伯子男也亦謂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也○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者皆謂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諸侯七介七牢者介副也牢大牢也謂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大牢禮賜之也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擧中言之也○大夫五介五牢者臣爲君使各降其君二等此五介五牢謂侯伯之卿亦擧中言之○諸侯之席三重者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也尊者須溫厚故多重乃稱也三重則四席也熊氏云二重則三席也○大夫再重者卑於人君故也○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者五重謂杭木與茵也尊者宜堅固故多重也八翣者尊宜多鄭蔽以稱之也○三重六翣者五等同也卑於王故鄭蔽少也然前介及牢不云天子者天子無介牢禮無等及爲賓客之事○再重四翣者諸侯大夫又卑故從而少飾也此以多爲貴也者都結上之文也○注豆之至四重正義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者以文連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皆食饗大禮明天子諸侯之豆數亦是大禮故爲天子朔食諸侯相食也其天子齊則無文亦當與朔食同也皇氏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天子庶羞百二十品饎豆各六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堂下東西夾各十七兩十七合三十四三十四就二十六故合六十也今按禮有正羞庶羞故公食大夫禮設韭菹醢醢六豆設于醬東是正羞也將食士羞庶羞設于稻南醓臐膮牛炙之等十六豆謂之庶羞又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謂庶羞也故鄭注掌客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是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爲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爲正羞故熊氏以爲正羞醯醢百二十饎之等但不知堂夾若爲陳列皇氏以爲庶羞其義非也云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者鄭引以證下大夫六豆之義云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者下大夫六豆設于堂下則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亦設于堂上顯著可知故云其餘著矣云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者證明此經上大夫八豆之義也按公食大夫禮亦有上大夫八豆之文必引聘禮上大夫者此以公食大夫是食禮聘禮上大夫是致饔餼禮欲見食與饔餼堂上豆數同故鄭此云凡致饔餼堂上豆數亦如此謂亦如此食下大夫之禮云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此豆數皆周禮掌客文其陳于堂上以東西夾此鄭以意量之按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西夾六豆東方亦如之此是堂上東西夾各設其豆東西夾又減於堂上之數上公堂上十六豆故知東西夾各十二侯伯堂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十也子男堂上亦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六也云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者大行人云上公介九人禮九牢侯伯介七人禮七牢子男介五人禮五牢此獨言侯伯者擧中言也云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者按大行人云凡卿大夫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侯伯七介七牢其臣既降二等故卿大夫五介五牢其介數得各下其君二等君牢則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今言五牢者唯據侯伯之卿降君二等也其餘牢禮則否云天子葬五重者謂杭木與茵也者明五重之義云葬者杭木在上茵在下者古者爲椁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椁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杭木於椁之上所以杭載於土引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杭木橫三縮二加杭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引之者證此經葬五重三重之義也皇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於擴上以承杭席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賃於上加折木杭木之上加杭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茵者藉棺外下縛用淺色緇布爲之每將一幅輒合縫爲囊將茅秀及香草着其中如今有絮縛也而縮二橫三每爲一重也杭木上橫三下縮二以其在上象天天數奇故上三也下象地地數偶故下二也茵則上直二下橫三茵既在下下法地也上數二象地下數三象天以天三合地二人中央也故鄭注士喪禮下篇云謂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此皆皇氏之說也今按既夕禮杭木橫三縮二茵縮二橫三鄭注云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如鄭此注則茵縮二在下皇氏云茵縮二在上橫三在下象天裹於人與鄭注違其義非也云以此差之上公四重者按天子既五諸侯乃三按豆數及棺之重數上公與諸侯不同今諸侯既三明上公四重也熊氏於此明筵之例既是禮之通義今畧載焉熊氏云天子祫祭席五重此文是也禘則宜四重也時祭三重司几筵職是也受神酢席亦然大朝覲大饗食封國命諸侯皆然知者司几筵職文其平常朝覲及燕蓋亦三重席知者以諸侯燕禮有加席故也其臥席則亦下莞上簟則詩斯干所云是也天子待諸侯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待諸侯之孤亦然故公食大夫禮注云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是也待諸侯之卿大夫則公食云上下大夫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注云謂三命大夫是也公食大夫雖是諸侯之法然天子待之亦然也天子於己臣子孤卿以下蓋亦然若其燕此上等之人皆單席故燕禮賓無加席注云燕私禮臣屈也然天子燕臣亦然也祭天則蒲越橐鞂郊特牲云是也自天地以外日月山川五祀則郊特牲鬼神之祭單席是也及司几筵云甸役則設熊席注表貉所設席亦是也顧命席鄭注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諸侯則司几筵云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酢席紛純加繅席是祭祀二重也諸侯相朝亦二重也相饗此經二重及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於燕則兩重以介爲賓或可賓亦單席也待聘卿大夫諸侯自坐蓋亦兩重也其聘者身則禮時及饗食孤則莞筵藻席卿大夫則蒲筵萑席故聘禮之賓皎筵注引公食大夫禮曰蒲筵萑席公燕則以介爲賓故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是也於己臣子則燕禮賓無加席卿辭重席則司宮徹之諸公亦無加席大射則賓有加席以射辯尊卑故也然則饗食己卿大夫亦重席其祭社稷山川亦單席大夫士祭祀止一席也故特牲少牢無異席也其卿大夫依法再重席燕禮賓及卿一席屈也聘賓爲苟敬席屈大射賓雖加席餘卿一席亦屈也然則孤卿大夫再重正也故鄉射注大夫再重席正也然則鄉飲酒諸公三重席者鄉人特尊之也故諸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人去之注謙自同於大夫是也大夫再重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云大夫席再重也卿大夫爲主人正一重席者以賓鄉人之賢者故下之也公食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者注云贊者以告公公聽之重來優賓也凡儀禮之例一種席皆稱重故燕禮注云重席重蒲筵是也所以鄉射大夫辭加席亦是一種稱加者以上已云公三重大夫再重故變云加耳若餘經雖異席亦稱重則此經是也凡席有兩則稱二重有一則稱一重與棺重別也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天子無介無客禮也灌獻也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也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翦繁鵠纓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大夫特士旅之謂君揖之○犢音獨本亦作特朝直遙反下及注同灌古亂反注同鬯丑亮反脯醢上音甫下音海繁步干反下及注同琥音虎又作虎璜音黃單音丹翦子淺反一音幾鵠胡毒反）

【疏】（有以至貴也）○正義曰此一節明以少爲貴亦是稱之義也○天子無介者爲賓用介而天子以天下爲家既不爲賓客故無介也○祭天特牲者特一也天神尊尊質故止一特也○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者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天子事天既用一牛故天子巡守過諸侯境士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而已也○諸侯相朝灌用鬱鬯者轉卑須味轉多也諸侯相朝謂五等自相朝也灌獻也天子祭天不用鬱鬯諸侯膳天子亦無鬱鬯而自相朝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殽味也何以知朝享畢而灌按司儀職云凡諸公相爲賓將幣畢云儐亦加之鄭云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而引禮器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儐賓也按大行人云上公五禮再祼而酢則諸侯朝天子天子灌用鬱鬯此特云諸侯相朝者此經據以少爲貴諸侯於天子無鬱鬯諸侯相朝則設鬱鬯欲見卑者禮多故特舉諸侯相朝也無籩豆之薦者義在少而不在味故唯有鬯而無殽也○大夫聘禮以脯醢者大夫出使行聘禮畢主國禮之酌以酒

而又有脯醢無芬芳之德故須味稍多也。天子一食者食猶飧也尊者常以德爲飽不在食味故每一飧輒告飽而待勸之乃更飧故云一食也。諸侯再者德降天子故至再飧而告飽須勸乃又食。大夫士三者德轉少告轉數也故少牢特牲禮皆三飯而告飽也。食力無數者食力謂工商農庶人之屬也以其無德不仕無祿代耕故但陳力就業乃得食故呼食力也此等無德以飽爲度不須告勸故飧無數也庾云食力力作以得食也。大路繁纓一就者大路殷祭天之車也殷猶質以木爲車無別雕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也繁謂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帀曰就成也言五色帀一成車既樸素故馬亦少飾止一就也。次路繁纓七就者次路殷之第三路也供卑用故就多也然郊特牲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云次路七就鄭注郊特牲以此云七爲誤圭璋特者圭璋玉中之貴也特謂不用他物媲之也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執璋表德特達不加物也。琥璜爵者琥璜是玉劣於圭璋者也天子饗諸侯或諸侯自相饗行禮至酬時則有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將幣故云琥璜爵也琥璜賤不能特達故附爵乃通也崔氏云諸侯貴者以琥賤者以璜則公侯以琥伯子男以璜也。鬼神之祭單席者神道異人不假多重自溫故單席也。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者視朝謂日出視諸臣之朝者也侍猶獨也旅衆也君行日出路門視諸臣之朝若大夫則君人人揖之若士則不問多少而君衆共一揖之也是大夫貴故人人得揖士賤故衆共得一揖是以少爲貴也此諸侯所尊者少故大夫特士旅之若天子之朝所尊者多故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是也。注天子至揖之。正義曰此云天子無介謂無以客禮陳擯介也其實餘尊亦有介副故邑人共介邑是天子臨鬼神使介執邑也云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者按儀禮特牲九飯少牢十一飯鄭云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此云一食再食與彼不同此據食畢更加飯告飽之數也云食力謂工商農也者以經既云大夫士別云食力大夫士之下唯有工商農故知食力是工商農也若對文言之則庶人食力故晉語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也云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鞹繁鵠纓若皆周禮巾車文按巾車云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云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者聘禮曰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是聘也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諸侯以相見及朝天子亦無束帛是圭璋朝聘以爲瑞無幣帛按聘禮行享之時則璧以帛琮以錦是加東帛又小行人云以玉合六幣圭以馬注云二王之後享天子璋以皮注云二王之後享后皮馬不上堂唯圭璋特升堂亦是圭璋特義也云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者琥璜非爵名經云琥璜爵故知琥璜送爵也按聘禮賓之幣束帛乘馬又致饔以酬幣又致食以侑幣鄭云禮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則諸侯於聘賓唯用束帛乘馬皆不用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也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

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也易曰尊酒簋貳用缶。量音亮皿命景反字林音猛散悉旦反注同觶支豉反缶方有反甒音武觚音孤[疏]有以至貴也。○正義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按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角受四升其器小佐食洗散以獻尸散受五升其器大是尊者小卑者大按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畧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崔氏云按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耳天子諸侯祭禮亡失不具也。○五獻之尊者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凡王饗臣及其自相饗行禮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知五獻是子男其饗有酒列尊之法故云尊也。○門外缶者缶尊名也列尊之法缶盛酒在門外門內壺者壺亦尊也盛酒陳尊在門內。○君尊瓦甒者君尊子男尊也子男用瓦甒爲尊故云君尊瓦甒云君尊則壺缶但飲諸臣也不云內外則陳之在堂人君面尊專惠也。○此以小爲貴也者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不重味故以小爲貴爵也。○注凡觴至用缶。○正義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者皆韓詩說文按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按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又觥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爲過多即駮之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觶字角旁著氏是與觶相涉誤爲觚也南郡大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應如鄭此言是周禮與韓詩說同一也此周禮一獻三酬按燕禮獻以觚又燕禮四舉酬熊氏云此一獻三酬是士之饗禮也若是君燕禮則行無算爵非唯三酬而已若是大夫以上饗禮則獻數又多不唯一獻也故知士之饗禮也云壺大一石瓦甒五斗者漢禮器制度文也此瓦甒即燕禮公尊瓦大也云缶大小未聞也者今以小爲貴近者小則遠者大缶在門外則大於壺矣按禮圖瓦大受五斗口徑尺頸高二寸徑尺大中身銳下平瓦甒與瓦大同引易曰尊酒簋貳用缶易坎卦六四爻辭按六四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鄭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五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於簋副設玄酒而用缶也

○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

廢猶去也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壇大丹反棜於據反去起呂反斯禁如字劉昌宗音賜隋池果反高如字又古根反[疏]有以至貴也。○正義曰天子之堂九尺此周法也按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至敬不壇埽地而祭者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於大壇燔柴訖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者謂廢去其禁司尊彝彝邕之尊用舟以承之其儀象等六尊皆無用舟又燕禮諸侯之法瓦大兩有豐是無禁也是天子諸侯廢禁大夫士棜禁者謂大夫用棜士用禁。○注棜斯至三寸。○正義曰棜斯禁此文謂之棜按鄉飲酒是大夫禮謂之斯禁也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氣菱苕華爲飾刻其足爲褰帷之形也云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耳者棜是轝名故既夕禮云設棜於東堂下注云棜今之轝也又注特牲云棜之制如今大木轝矣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轝之於故周公制禮或因名此斯禁云棜耳故少牢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棜是周公時已名斯禁爲棜也今定本無世人二字熊氏以爲後世人因名云耳謂後世作記之人始名爲棜其義非也云大夫用斯禁者按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棜則斯禁也按鄉飲酒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玉藻云士用禁又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謂之禁者鄭注士冠禮云名之禁者因爲酒戒也按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按特牲是士禮而云棜禁在東序士亦言棜者鄭注云棜禁者祭尚厭飫故得與大夫同也云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者按漢禮器制度而知今按鄭注儀禮棜今無足疊皇氏以爲棜一頭足一頭無足未知有何馮據且高下不等何以承尊其義非也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

此祭冕服也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袞本又作衮同古本反黼音甫黻音弗藻字又作繅許云反繅本又作璪亦作藻同子老反注同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爲貴也。

大圭長三尺抒上終葵首琢當爲篆字之誤也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鼏或作幕樿木白理也。琢字又作瑑文轉反徐又依字丁角反大羹音泰和胡臥反越席音活犧尊鄭素何反王如字幎本又作冪又作鼏莫歷反樿章善反又市戰反杓市約反長直亮反抒直呂反幕音莫。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省察也不同言異也。殺所戒反又所例反下而殺注殺皆同。[疏]禮有至稱也。○正義曰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袞諸侯以下文稍少也然周禮上公亦袞侯伯鷩子男毳孤卿絺大夫玄士爵弁玄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雜明夏殷禮也但夏殷衣有日月星辰山龍今云龍袞者舉多文爲首耳日月之文不及龍也崔云然也。○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者亦是夏殷也周藻五采也十二謂旒數也。○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者亦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

弁無旒也○此以文爲貴也者是其稱也○注此祭至采藻正義曰此祭冕服也既漫云龍袞黼黻故鄭云此是祭祀冕服也云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者鄭據經非周法也而云似夏殷者夏殷無服禮文今此文非周制故云似也熊氏云朱綠以下是夏殷禮其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等皆周法無嫌諸侯雖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也孤絺冕而下其中有黻特舉黼黻而言耳故詩采菽云玄袞及黼是特言黼也詩終南美秦襄公黻衣繡裳是特言黻也熊氏之義踰於皇氏耳○有以素至貴也○至敬無文至敬謂敬之至極謂祭天服用大裘是無文也父黨無容者謂父之族黨是親質素故事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大圭不琢者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也尚質之義但杼上終葵首而無琢桓蒲之文也○大羹不和者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煑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也既重古故但盛肉汁謂之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者大路殷家祭天車也越席蒲席也祭天本質素故素車蒲席也犧尊者先儒云刻尊爲犧牛之形用以爲尊鄭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故謂娑尊也祭天既用陶匏蓋以瓦爲尊畫犧羽於上或可用犧爲尊是夏殷禮也用陶也皇氏以爲犧尊即周禮犧象也而祭天用陶匏者謂盛牲牢及酌酒器其義非也具在特牲疏疏布鼏者疏麤也鼏覆也謂郊天時以麤布爲巾以覆尊也故冪人云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注云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也○禪杓者禪白理木也貴素故用白理木爲杓而鄭注周禮亦云祭天爵不用玉也○注大圭至葵首○正義曰杼殺也長三尺下頭方而殺其上故云杼上終葵首者椎名也於杼上之頭又爲方椎故云終葵首也○孔子至稱也○禮不可不省記者引孔子語証上諸事也省察也禮既有諸事所趣不同不可不察不察則禮道無由可知也禮不同者此是可省之事也不同謂或高下大小文素之異也○不豐者應少不可多是不豐也○不殺者應多不可少也是不殺也此之謂也蓋言稱也者此之謂上諸事也上事各異蓋是各言其有稱故也此經摠說在人稱之事也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外心用心於外其德在表也○）德發揚。詡萬物。（詡猶普也偏也○詡況矩反偏音遍）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發猶見也樂多其外見也○樂五孝反注同見賢遍反下外見告見皆同）

〔疏〕禮之至發也○正義曰此一節以上言稱作記之大因廣明稱之事○禮之以多爲貴者此說禮之所以須多爲貴之意以其外心者也謂其用心於外也用心於外謂起自朝廷廣及九州四海也王者居四海之上宜爲四海所畏服故禮須自多厚顯德於外於外亦以接物也故云以其外心者也隱義云萬物在人外非已所有故以多爲貴也○德發揚詡萬物者此以下解心在外義也詡普也偏也言王者撫有四海宜發揚其德普偏萬物也○大理物博者言王者大領理萬物之事廣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者結上也既有德發於外偏萬物理博事條如此則豈得不貴多乎故貴之也○故君子樂其發也者君子則天子也發見也既須外接故所行事樂得其禮迹發見於外也一云君子謂民下識禮道者也庾云王功被於物君子樂其外見也○

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內心用心於內其德在內）德產之致也精微。（致致密也○致直置反注皆同）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萬物皆天所生孰可奉薦以稱也○）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少其牲物致誠慤○慤字又作愨苦角反下文同○）

〔疏〕禮之至獨也○正義曰此一節亦覆說禮之以少爲貴之意以其內心者也內心謂用心於內也用心於內謂行禮不使外迹彰著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者此以下解心在內義也德天地之德也產生也致密也言天地之德生於萬物深密唯精唯微無所遺忘者也盧云天地之德所生至精至微也○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觀猶覽視也言視天下萬物皆是天地所生若持彼所生以報於彼終非報義故云無可以稱其德者也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者既無物可稱則宜少外多內也是其外迹豈得不貴少乎王云欲偏取萬物以祭天終不能稱其德報其功故以特犢貴誠慤之義也○是故君子慎其獨也者獨少也既外迹應少故君子用少而極敬慎也前云故此云是故者慎之情深故加是也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疏〕古之至稱也○正義曰此一節覆說聖人制禮或內或外或少或多然後爲稱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者解內心也天不可外報所以內極敬慎而其理爲尊也○外之爲樂者解外心接物須廣大故外極繁富而其事可樂也隱義云樂多其外見者謂衣服萬物悉外見物也已有功德故得使有此物以光輝祀先人爲樂也○少之爲貴者極心於內故外以少爲貴也○多之爲美者極禮迹於表故以外多爲美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者合結多少乃異而以有稱爲禮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君子謂大夫以上攘盜竊也○樂音洛匹士本或作正士攘如羊反上時掌反）

〔疏〕是故至之攘○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既須稱中則得禮僭則盜竊○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者君子大夫以上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故祭用大牢而謂之禮也○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者匹士士也攘盜也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加一等少牢若用大牢則是盜竊用君子之禮也然不直言士而言匹士者更云士言其微賤不得特使爲介乃行故謂之匹也白虎通云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偶陰陽相成之義也故論語云匹夫匹婦檢於禮本時有匹字作正字者有通者云天子大夫常祭亦大牢故此文云大夫大牢謂之禮正也若諸侯大夫自常祭少牢加一等乃大牢耳少牢饋食是諸侯大夫禮也崔氏亦用此義然盧王禮本並作匹字矣今定本及諸本並作正字熊氏依此本而爲正字恐誤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濫亦盜竊也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爲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栭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梲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斵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鏤簋力豆反下音軌紘音宏藻梲章悅反依字當作棳梁上朱儒柱栭音而棱力登反斵陟角反礱力工反）

〔疏〕管仲至濫矣○正義曰此一節明奢而失禮之事管仲鏤簋朱紘者此是不稱之人也管仲齊大夫也簋黍稷器也紘冕之飾用組爲之以其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餘爲纓此鏤簋朱紘是天子之飾而管仲僭爲之也山節者山節謂刻柱頭爲斗栱形如山也藻梲者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此是天子廟飾而管仲僭爲之也鄭注明堂云山節刻欂盧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君子以爲濫矣者君子識禮者也謂管仲行此事是爲竊濫也○注鏤簋至禮也○正義曰鏤簋謂刻而飾之鏤謂刻鏤故知刻而飾之云大夫刻爲龜耳者按少牢敦皆南首鄭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也龜簋聲相近故知爲簋形也○云諸侯飾以象者按燕禮有象觚故知飾以象也云天子飾以玉者按周禮九嬪云贊玉齍玉府云共玉敦是也云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皆祭義文也○云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者按士冠禮緇組紘纁邊是士也天子諸侯用純大夫當雜故宜與士同也云栭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梲者釋宮文其梁上楹謂之梲孫炎云梁上侏儒柱也又云栭謂之節李巡本節作楶謂欂盧一名節皆謂斗栱也熊氏云栭上著木欂櫨謂之欂盧即今之櫨木也以欂盧與栭異物其說非也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斵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者此莊二十四年穀梁傳文彼云大夫斵之士斵本與此異按禮緯含文嘉云大夫達棱謂斵爲四棱以達兩端士首本者士斵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晉語及含文嘉并穀梁傳雖其文小異大意畧同也此管仲所僭皆天子之禮知者明堂位云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故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隘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禮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澣衣濯冠儉不務新○澣又作浣戶管反濯直角反朝直遙反隘本又作阨於賣反）○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言二大夫皆非也紀絲縷之數有紀）

〔疏〕晏平至衆亂○正義曰此一節論儉而不中禮非稱之事○豚肩不揜豆者晏平仲齊大夫也大夫祭用少牢士用特豚而平仲今用豚豚又過小併豚兩肩不揜豆也必言肩者周人貴肩也肩在俎今云豆喻其小假豆言之其實在俎不在豆也澣衣濯冠以朝者大夫須鮮華之美而晏氏澣衣濯冠以朝君是不華也○君子以爲隘矣者隘狹也識禮君子評其大儉褊狹○注祀不至者同○正義曰與無田者謂與無田之士同不關大夫也無田大夫猶用羔羊也○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我我知禮者也克勝也○）

〔疏〕孔子至道矣○此一節論孔子述知禮之人自稱戰克祭受福之事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者又引郊特牲語結稱也我謂知禮者克勝也言知禮之人戰必勝祭必受福蓋得其道矣者解所以戰勝而祭受福也戰勝祭受福是所爲得道不多不少隨而稱當也祇爲二大夫之不稱也然此無戰事而祇應云祭受福而此連言戰者彼爲二句相連故合引之也且彼因祭之田獵而教戰還兵祭有戰事○注我我知禮者也○正義曰知非孔子自我者若君子務在謙光不應自言祭祀受福之事故知述知禮者而言我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祈求也祭祀不爲求福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己耳○爲于僞反下爲母爲父母皆同）不麾蚤。（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爲快也齊人所善曰麾○麾本又作麾毀皮反齊人謂快爲麾蚤音早）不樂葆大。

（謂器幣也葆之言褒也○葆音保又保毛反本又作保）不善嘉事。（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禮宜告見於先祖耳不善之而祭）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以禮之義有以小少爲貴也 **疏** 君子至多品○正義曰此一節論祭祀之事依禮而行不樂華美祭祀不祈者祈求也凡祭祀之禮本爲感踐霜露思親而宜設祭以存親耳非爲就親祈福報也○不麾蚤者麾快也蚤謂先時也孝子感霜露應心而思親思親而宜祭不以霜露未至而先時早設爲快也○不樂葆大者葆者褒也褒崇高之稱也祭之器幣大小長短自有常宜幣適丈八尺豆盛四升不以貴者貪高大爲之也○不善嘉者嘉事冠昏也人年二十成人自宜冠三十嗣世自宜昏若無親者昏三月祭以告廟冠畢掃地而祭禰並是有爲而然非謂善之而設祭牲不及肥大者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尺各有其宜不必須並及肥大也○薦不美多品者薦祭品味宜有所定不以多爲美故郊特牲而社稷大牢是也○注祈求至已耳○正義曰按鄭志荅趙商問祭祀不祈商按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祈而祭無不祈故敢問禮記者何義也鄭荅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爲言之主於求福豈禮之常也又鄭發墨守云孝子祭祀雖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已不求其爲而祝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祭祀內盡已心外亦有祈福之義也○注嘉事至是也○正義曰按桓三年齊侯使仲年來聘致夫人于時公取文姜三月廟見故仲年來致夫人于時無祭而云嘉事之祭者當致夫人之時必告廟也故曾子問卿大夫取妻三月有廟見之禮）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臧孫辰也莊文之間爲大夫於時爲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爲宗伯之爲也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事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父音甫不綦音忌不亦作茀燔音煩又芳云反奧依注作爨七亂反下同彊苦侯反大廟音太下注太平下文太廟並同躋子西反升也本又作躋饎昌志反下七亂反）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盛音成瓶步下反○ **疏** 孔子至於瓶○正義曰此以下引仲尼證不得所宜之人也文仲魯大夫也事莊閔僖文四君時人衆尊爲知禮故孔子證其不知禮之事以譏時人也○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者此非禮之一事也魯閔公僖公俱是莊公之子閔適而小僖庶而大莊公死而立閔爲君僖時爲臣閔少而死後乃立僖爲君僖死僖公子文公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是時夏父弗綦爲宗伯典禮佞文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使列昭穆以閔置僖下是臣在君上爲逆亂昭穆時臧文仲爲卿大夫見有此逆祀之事而不諫使止故云安知禮也○燔柴於奧者此又非禮之事奧音爨爨以爨煮爲義也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而夏父弗綦爲禮官謂爨神是火神而遂燔柴祭之此是失禮而文仲又不能諫止之又爲不知禮也○夫奧者老婦之祭也者既譏燔柴於爨又明祭爨不可以燔柴之義爨者是老婦之祭其祭卑唯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若此何得燔柴祭之也○注文仲至燔柴○正義曰云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臧孫辰也者按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是公子彄曾孫也云莊文之間爲大夫者按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文二年縱逆祀是莊文之間爲大夫云於時爲賢者襄二十四年左傳云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於後世死猶不朽是於時爲賢也云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始逆祀者按文二年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休云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閔僖爲兄弟以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故云先禰後祖此公羊之義也按外傳云躋僖公弗綦云明爲昭其次爲穆以此言之終文公至惠公七世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躋僖公爲昭閔公爲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故定公八年順祀先公服氏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同國語之說與何休義異公羊董仲舒說躋僖云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爲大惡也許君謹按同左氏說鄭駁之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爲小惡也如鄭此意正以僖在閔上謂之爲昭非昭穆也云奧當爲爨字之誤也者下文云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故知非奧也奧者夏祀竈神其禮尊以老婦配之耳故中霤禮祭竈先薦於奧有主有尸用特牲迎尸以下畧如祭宗廟之禮是其事大也爨者宗廟祭祀尸卒食之後特祭老婦盛於盆尊於瓶是其事小也云或作竈者諸禮記本有作竈字故云或也云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者特牲記注舊說云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饔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云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者依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當時失禮又以此爲祭火神遂乃燔柴故文云燔柴於奧明失禮也皇氏云弗綦既以逆祀爲是又以燔柴祭爨爲是云祭火神乃燔柴者熊氏云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有大火之次故祭火神乃燔柴按異義竈神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許君謹按同周禮鄭駁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陘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於四郊而祭火神於竈陘於禮乖也如鄭此言則五祀之神祀於郊而奧者正是竈之神常祀於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此祝融并奧及爨三者所以不同也）

○禮也者。猶體也。（若人身體）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當丁浪反）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三百三千皆猶誠也 **疏** 禮也至戶者○正義曰此一節論因上禮之有稱故此以下廣明三代之禮皆由誠信乃合亦各依文解之○禮也者猶體也者猶若人身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釋體也人身體髮膚骨肉筋脉備足乃爲成人若片許不備便不爲成人也設之不當猶不備也者合饗也禮既猶如人之有體體雖備但設之不當則不成人則設禮不當亦不成禮猶人體之不當也所以已祭天地復祭山川社稷已事生人復祭宗廟是備祭之義也禮有大者謂有大及多爲貴也有小者謂有小及少爲貴也有顯者謂有高及文爲貴也有微者謂有素及下爲貴也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者各隨其體而設禮不得不當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者既設禮大小隨於萬體不可不備故周公制禮遂有三百三千之多也其致一也者致至也一誠也雖三千三百之多而行之者皆須至誠故云一也若損大益小揜顯大微皆失至誠也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爲設官分職之法亦名周官有六卿每卿下各有屬官六十凡三百六十經秦焚燒之後至漢孝文帝時求得此書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非上義唯證周禮三百六十職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室猶禮也戶猶誠也入室必由戶行禮必由誠故云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行禮不由誠者言皆由誠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謂以少小下素爲貴也若順也）有美而文而誠若。（謂以多大高文爲貴也 **疏** 君子至誠若○正義曰此經覆明上以少小下素之義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者謂所以少小下素爲貴者當求諸於內有所求竭已情盡其戒慎致其恭敬而行至誠和順故以少小下素爲貴也○有美而文而誠若此一經明多大高文爲貴之義有美而文者謂有威儀之美而文章顯著而行至誠和順者章之於外故須多大高文也言內行誠順則以少小下素求諸內也外行誠順則以多大高文章之外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謂若始死哭踊無節也○）有曲而殺也。（謂若父在爲母期也○期音基）有經而等也。（謂若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爲父母三年○）有順而討也。（討猶去也謂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爲節也○去起呂反下去之同）有摲而播也。（摲之言芟也謂芟殺有所與也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使虛也○摲所監反又所覽反芟所咸反）有推而進也。（謂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有放而文也。（謂若天子之服服日月以至黼黻○放方往反下有放必放同）有放而不致也。（謂若諸侯自山龍以下○不致本或作不至）有順而摭也。（謂若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摭之石反 **疏** 君子至摭也○正義曰此經廣明禮意不同有直而行也者君子於禮一事也直而行謂親始死孝子哀感哭踊無節直在已天性而行也○有曲而殺也者二事也曲殺謂服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期是曲殺也○有經而等也者三事也經常也常而等謂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雖尊卑有異而服其父母則貴賤同等也○有順而討也者四事也順猶序也討猶去也謂天子至尊每十二爲節自此以下轉相降差公九侯伯七子男五順序而下去之也○有摲而播也者五事也摲謂芟也播布也謂君祭而舉臣助祭得俎而下至胞翟一切悉有所得是芟上貴之分以布於下也○有推而進也者六事也謂二王之後已喪天位而天子必推而進之使用王禮也○有放而文也者七事也放法也謂天子畫日月星辰於衣服是法天以爲文也○有放而不致也者八事也謂諸侯以下亦有放法而不得極也○有順而摭也者九事也摭猶拾取也謂若君沐梁大夫用稷士用梁士卑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也）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一也俱趨誠也由用也素尚白黑尚青者）

也言所尙雖異禮則相因耳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疏】三代至殷因○正義曰此一節廣明三代損益不同三代之禮一也者謂三代所行之禮雖各別一皆越於至誠故云一也民共由之者由用也非唯君行禮用誠如一也民亦共用誠如一也○或素者前明三代雖異而俱用誠是同此迹其迹異也或素尙白也尙白殷世之禮也或青者尙黑夏世之禮也然夏先殷後今先云或素者記是周時今欲見周因於殷殷因於夏禮也○夏造者往來之禮雖同而先從夏始故云夏造也○殷因者因於夏禮而用之故云殷因也○注一也至存也○正義曰一也俱趍誠也文承上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一謂至誠故知此一亦至誠也云青尙黑者也者夏以十三月爲正於時草之萌牙變白而青也夏正尙黑故也青謂黑也云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者按史記秦二世名胡亥於時丞相趙高欲殺二世未知人從已否乃指鹿爲馬人見趙高皆稱鹿爲馬是其事也其以青爲黑以黑爲黃鄭鹿馬之類也鄭去胡亥既近相傳知之此作記之人在胡亥之後故或素或青若王肅之說則異於此故家語云夏后以水德而王色尙黑周以水德王色尙黃舜以土德王色尙白聖證論王肅以爲夏同堯皆尙其紫色舜土德王尙白而尙青者土以生爲功東方生物之始故尙青土既尙青水則辟之青而用白也故殷是水德而尙白王肅此說與檀弓緯候文乖不可用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三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三（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二）

禮器第十

禮器是故大備節

自耕至於食之而肥（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而誤弗衞氏集說同）

措則正（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錯則云本又作措又作厝○按措正字厝錯並假借字）

而不改柯易葉（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本葉作葉監本同毛本作葉石經作葉案說文葉从艸枼聲篆文枼亦作葉故唐人避世字諱改葉作葉至毛本作葉非也）

用此不變傷也（惠棟挍宋本亦作傷宋監本同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傷作易衞氏集說同）

禮器至饗德（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禮釋至則行（閩監本同毛本禮釋至三字闕）

故經四時柯葉無凋改也（惠棟挍宋本作經此本經誤巡閩監毛本同）

解外諧內無怨者（閩監毛本同浦鏜挍解改則）

由外內協服（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外內作內外）

先王之立禮也節

衆不匡懼（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匡作恇注仍作匡嘉靖本同釋文出恇懼云音匡○按恇正字匡假借字）

先王至節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兼說行禮之事（惠棟挍宋本同閩毛本事字闕監本事誤○）

禮時爲大節（惠棟挍云禮時爲大節諸侯以龜節宋本合爲一節）

稱次之（閩監毛本作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之誤也）

聿追來孝（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追誤道）

禮時至稱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皆由禮洽天時（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齊召南挍洽改合）

不能傳立與人（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立作位）

鄭荅炅模云（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本炅誤灵毛本因改作靈大謬）

詩注來勤也（毛本作注此本注誤生閩監本注誤主）

上以敬順爲本（惠棟挍宋本同閩毛本敬字闕監本敬誤○）

社稷山川雖刑屬於地（閩監毛本刑作形）

夫臣助祭則各有俎（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無夫字許宗彥挍夫改大）

諸侯以龜爲寶節

闍者謂之臺（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堵者云本又作闍）

直三十文也也〔補〕（毛本同按也也誤重）

□不盈寸二分（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作不○按段玉裁挍食貨志云當作不成貝不盈寸二分詩正義引亦誤此作○非也）

禮有以多爲貴者節

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此作北盧文弨挍云此惠改爲北非案正義曰云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者又曰云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者句讀截然）

謂杭木與茵也（宋監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杭作抗正義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抗木音苦浪反○按依說文正字當作抗从才亢聲）

禮有至爲貴也（惠棟挍宋本至作以多二字也作者字）

故立廟乃多世爲稱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挍從衞氏集說乃改以）

下大夫六豆設于堂上（閩監毛本俱作堂上此本堂上誤堂下衞氏集說亦作堂上下大夫上有言字）

謂亦如此食下大夫之禮（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下作上是也）

君牢則以爵等（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君作若）

於上加抗木（惠棟挍宋本作抗衞氏集說同此本抗誤折閩監毛本同）

茵者藉棺外下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浦鏜挍縟改褥下絮縟同宋衞氏集說下絮縟字作褥）

地數偶（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偶作耦○按耦字今多借爲偶非也）

以天三合地二（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合作合案下兩引士喪禮下篇鄭注謂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文皆作合則此亦當作合字爲是）

表貉所設席亦是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挍表貉上補祭字○按浦鏜是也）

聘賓爲苟敬席屈（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苟敬作敬徹）

謙自同於大夫是也（閩監本同毛本於字闕）

卿大夫爲主人正一重席者（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卿改鄉浦鏜挍云正當止字誤）

有以少爲貴者節

重來優賓也（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優作擾）

有以至貴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天神尊尊質（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下尊作貴）

故止一特也（閩監毛本同齊召南挍特改牲）

天子灌亦用鬱鬯（惠棟挍宋本有亦字衞氏集說同此本亦字脫閩監毛本同）

言五色帀一成（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帀下有則字）

行禮至酬時（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酬下衍酒字衞氏集說同）

龍勒條纓五就（惠棟挍宋本作絛此本絛作條閩監毛本同○按周禮作條注云條讀爲絛正義中凡引詩禮如注讀爲某者即改爲某字此正義例也）

有以大爲貴者節

四升曰曰角〔補〕案曰字誤重

有以至貴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尊於甕副（閩監毛本同浦鏜校尊上補主國二字於改㮰）

有以高爲貴者節

士用棜禁（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云棜字衍案惠棟是也）

如今方案（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如上有禁字宋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按正義如上禁字當有）

隋長局足（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隋長嘉靖本隋誤惰按此本正義作隨）

有以至貴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漆赤中青雲氣菱苕華爲飾（毛本同監本誤重雲字閩本青上有畫字衛氏集說同按有畫字是也）

棜一頭足一頭無足（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上足字上有有字）

何以承尊（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本承字闕）

禮有以文爲貴者節（惠棟校云宋本分有以素爲貴下爲一節孔子曰禮不可下爲一節）

士元衣纁裳（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熏裳云字又作纁）

朱綠藻十有二旒（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綠繅云本又作璪亦作藻）

犧尊疏布鼏（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幎云本又作冪又作鼏）

抒上終葵首（閩監毛本同岳本抒作杅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杅上案正義亦作杅）

鼏或作幕（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作幕云音莫考文引足利本幕作冪按釋文經鼏本又作冪若注幕作冪將成冪作冪不可讀矣）

禮有至稱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士三者亦夏殷也（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亦作言）

孤絺冕而下（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絺作希齊召南按云孤下脫卿字希當作絺）

有以素至貴也（惠棟校宋本無此六字）

後人祭也既重古（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按云也疑衍案衛氏集說無也字）

用陶也（閩監毛本同齊召南按用上增周字）

故冪人云（閩監毛本作冪衛氏集說同此本冪誤幕○按當作冪）

孔子至稱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此經總說在人稱之事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人作上）

禮之以多爲貴者節

禮之至發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理博事條如此（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本條作備毛本同又博字誤不）

禮之以少爲貴者節

德產之致也精微（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之致云直置反注皆同孫志祖按云文選何敬祖雜詩注引禮記曰德產之緻也精微鄭元曰緻密也疑唐初本如此後傳寫誤耳○按致緻正俗字段玉裁云說文系部緻字乃徐鉉所增）

致誠慤（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誠殼云字又作慤下文同○按依說文當作愨从心殼聲釋文作殼假借字）

禮之至獨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古之聖人節

古之至稱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是故君子大牢節

匹士大牢而祭（各本同石經亦同釋文出匹士云本或作正士按正義云盧王禮本並作匹字今定本及諸本並作正字熊氏依此本而爲正字恐誤也）

是故至之擯（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管仲鏤簋節

鏤簋朱紘（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紘誤人）

大夫達棱（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達棱嘉靖本棱誤稜）

管仲至濫矣（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飾蓋象龜（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蓋作器）

故知爲龜形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作故知刻爲龜也）

共玉敦是也云朱紘（惠棟校宋本同毛本敦是也誤之服玉閩監本敦是也云四字闕）

天子諸侯用純（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天子諸侯四字闕）

大夫當雜（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雜上有用字）

櫘謂之樽盧即今之榕木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本櫘誤穩榕誤楁毛本榕誤楁櫘字闕）

晏平仲祀其先人節（惠棟按云晏平仲節宋本分是故君子以下合孔子曰我戰則克節爲一節）

晏平至衆亂（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與無田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者下有同字）

無田大夫猶用羔羊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此羊字）

孔子曰我戰則克節

孔子至道矣（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此上有正義曰三字）

君子曰祭祀不祈節

不麾蚤（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不摩云本又作麾○按注疏本引釋文作摩是也麾俗摩字）

齊人所善曰麾（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曰作爲）

君子至多品（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孝子祭祀雖致其誠信（閩監毛本同許宗彥按雖改維）

孔子曰臧文仲節

夏父弗綦（各本同石經亦同釋文出不綦云不亦作弗）

是夏父弗綦爲宗伯之爲也與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同考文引古本同閩監本自爲也以下多闕文）

尊於瓶（各本同石經同釋文瓶作缾○按缾瓶正俗字）

孔子至於瓶（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閔適而小（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小作少衛氏集說同）

終文公至惠公七世（閩監毛本同許宗彥按終改從）

非昭穆也（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按本昭改爲）

故知非與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也字）

亨者祭饔爨（閩本同監毛本亨作烹）

禮也者猶體也節（惠棟按云禮也者節君子節君子之於禮節三代之禮節宋本合爲一節）

一謂誠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謂字闕）

皆猶誠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猶作由考文引足利本同按毛氏居正云由作猶誤）

禮也至戸者（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骨肉筋脉（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肉作血）

猶人體之不當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猶下有如字）

是備祭之義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祭字）

○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者（閩本同監毛本○闕）

隨於萬體不可不備故周公制禮（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於萬體不可不備七字闕）

其致一也者致至也一誠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一也者致至也一誠八字闕）

皆須至誠故云一也若損大益小揜顯大微（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誠故云一也若損大益小十字闕）

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爲設官分職之法（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七年制禮作樂爲設官分十字闕）

每卿下各有屬官六十凡三百六十（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各有屬官六十凡三百六十十一字闕）

至漢孝文帝時求得此書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求得此書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十二字闕）

非上之義唯證周禮三百六十職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義唯證周禮三百六十職也○十二字闕）

室猶禮也戸猶誠也入室必由戸行禮必由誠（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禮也戸猶誠也入室必由戸行十二字闕）

未有入室而不由戸行禮不由誠者言皆由誠也（惠棟按宋本同閩本不由戸行禮不由誠者言皆由誠也十四字闕監毛本行誤者禮不由誠以下十字闕）

君子之於禮也節

謂以少小下素爲貴也若順也（此注在致其敬而誠若之下惠棟按宋本同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本十二字闕）

謂以多大高文爲貴也（此注在有美而文而誠若之下惠棟按宋本同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本九字闕毛本也下衍墨釘）

正義曰此經覆明上以少小下素之義（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閩監毛本覆明上以少小下素之九字闕）

而誠若者謂所以少小下素爲貴者（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若者謂所以少小下素爲貴十一字闕）

盡其戒慎致其恭敬而行至誠和順（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盡其戒慎致其恭敬而行至十一字闕）

○有美而文而誠若此一經（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有美而文而誠若八字闕）

有美而文者謂有威儀之美（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文者謂有威儀之七字闕）

章之於外故須多大高文也（惠棟按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外故須多大高文七字闕）

下素求諸內也外行誠順（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求諸內也外行誠七字闕）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節

服日月以至黼黻（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服作象衛氏集說同考文云古本作服足利本作服象）

謂若君沐梁（閩監毛本梁作粱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下士沐粱放此疏放此）

君子至摠也○正義曰（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君子於禮一事也（閩監毛本於上有之字）

直任己天性而行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任字闕）

子男五（閩監毛本有五字此本五字闕）

三代之禮節

三代之禮（各本作三此本三誤王）

青尚黑者也（惠棟按宋本如此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青黑二字互倒閩監毛本同）

至今語猶存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也作爲）

三代至殷因○正義曰（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於時草之萌芽（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牙作不山井鼎曰不疑不誤說文古文𣡌从木無頭𣡌辥同）

變白而青也夏正尚黑（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青也夏三字闕）

秦二世名胡亥（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名作謂）

人畏趙高（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人作民）

即鹿馬之類也（考文引宋板同續通解同閩監毛本即鹿作鹿爲）

鄭去胡亥既近（考文引宋板作去衛氏集說同此本去誤云閩監毛本同）

在胡亥之後（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胡亥之三字闕）

夏后以水德而王（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以水作氏金與家語合）

周以木德王色尚黃（閩監毛本同浦鏜按黃改赤孫志祖云案家語作尚赤又云堯以火德王色尚黃）

舜以土德王色尚白（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白作青與家語合）

聖證論王肅以爲夏同堯（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聖證二字闕）

舜土德王尚白而尚青者土以生爲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本而尚青者四字闕毛本而誤闕字餘同）

水則辟之青而用白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則辟之青四字闕）

不可用也（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三終記云凡二十九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二十四

禮器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詔侑或爲詔囿○侑音又本或作宥武音無養羊讓反詔囿音囿下囿丘同本亦作詔圃）夏立尸而卒祭。（夏禮尸有事乃坐）殷坐尸。（無事猶坐）周旅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醵其庶反又其約反與音餘）

〔疏〕周坐至醵與。○正義曰此一節論三代尸不同。○周坐尸者此言有周之所因於殷也殷人坐尸周因坐之也。○詔侑武方者亦因殷也詔告也侑勸也方常也子事父母就養無方故在宗廟之中禮主於孝凡預助祭者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無常人也其禮亦然者其於周禮侑尸及詔侑無方之禮亦因於殷禮故云亦然也其道一也者其用至誠之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者此更本殷周所損益相因也夏祭乃有尸但立猶質言尸是人人不可久坐神坐故尸唯飲食暫坐若不飲食時則尸倚立以至祭竟也。○殷坐尸者此殷因夏有立尸而損其不坐之禮益爲恒坐之法也是殷轉文也言尸本象神神宜安坐不辯有事與無事皆坐也。○周旅酬六尸者此周之因殷而益之也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大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爲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中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益之也然大祫多主而唯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禮毀廟無尸但有主也。○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者曾子引世事證周禮旅酬之儀象也醵斂錢共飲酒也凡相敵斂錢飲酒必非忘懷之爵得而遽飲必令平偏不偏頗與周禮次序旅酬相似也其王肅禮作遽注云曾子以爲使六尸旅酬不三獻猶遠而略。○告尸至爲也。○正義曰告尸行節解經詔也勸尸飲食解經侑也案特牲少牢延尸及詔侑相尸之禮皆是祝官則是有常而云無常者熊氏云謂就衆祝之中但是祝官皆得爲之不常用一祝也案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是皆得相侑尸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近附近之近注同遠于萬反）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郊祭天也大饗祫祭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爓沉肉於湯也血腥爓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爓似廉反）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作起也敬非己情也所以下彼○下戶嫁反）此有由始也。（有所法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已猶甚也慤蹙愿貌大愿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蹙本又作慼子六反又音促愿音願大音泰見賢遍反下龍見同）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頖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爲郊宮○頖本或作泮依注音判）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漚夷并州川○惡依注音呼又音虖好故反池大河反注同嘔夷烏侯反）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配林林名○泰本或作大音同下注放此）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繫繫牲於牢也戒散齊也宿致齊也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順之至也順當作慎散齊悉且反下側皆反後放此）○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皆爲溫藉重禮也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也詔或爲紹○相息亮反注同溫紆運反注同藉徐子夜反道音導）

〔疏〕君子至至也。○正義曰此一節論禮以尊遠爲敬近人情爲褻禮之近人情者謂若一獻孰飲食既孰是人情所欲食啗最近人情也。○非其至者也既近人情非是敬之至極也。○郊血者以近者爲褻遠者爲敬其事非一今此先從鬼神之事而說也郊用犢犢有血有肉於人食啗之事於人情爲近血於人食啗最遠天神尊嚴不可近同人情故薦遠人情者以爲極敬也。○大饗腥者大饗祫祭宗廟也腥生肉也宗廟爲私比郊爲劣故薦去人情稍近之腥示爲敬降於天也。三獻爓者三獻謂祭社稷五祀也其禮三獻故因名其祭爲三獻也爓沈湯肉去人情漸近而社稷五祀降於宗廟故用爓又明其敬劣也。○一獻孰者一獻爲羣小祀小祀卑酒一獻也其用孰肉孰肉是人情所食最爲褻近小祀神爲最輕故以褻近人之食祭之表其敬又劣也。○注郊祭至而已。○正義曰知郊祭天者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是郊爲祭天也云大饗祫祭先王者也案宗伯以肆獻祼饗先王以下宗廟之祭凡有六享此此云夫饗享中最大故爲祫也此大饗之文在郊血之下故知并大饗帝也云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者以冕服差之案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冕子男之服子男五獻以下差之也祭社稷五祀則絺冕宜三獻也祭羣小祀則玄冕宜一獻也云血腥爓孰遠近備古今也者血爲遠腥次之爓稍近孰最近遠者爲古近者爲今一祭之中兼有此事故云備古今也云尊者遠近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者郊祭是尊而用血是尊者先遠也案宗伯祭廟以祼鬯爲始祭社稷五祀以血爲始此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爓者謂祭祀初始降神之外於正祭之時有此郊血大饗腥之屬也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爓有孰此云郊血是郊有血也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是宗廟有血也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是三獻有血也周語云禘郊之祀則有全烝是郊祭天有孰也有孰則有腥可知也宗伯云以肆獻祼享先王是大饗有腥有孰也此云三獻爓宗伯云以血祭社稷五祀既有血有爓明有孰有腥可知也然則郊天與大饗三獻並有血腥爓孰今所以各言者皇氏云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也後設腥與爓孰雖以郊爲主其祭天皆然也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於戶外薦血腥也雖以大饗爲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其三獻之祭血腥與爓一時同薦凡薦爓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是也至正祭薦爓之時又薦血此文是也若羣小祀之屬唯有薦孰無血腥爓也以其神卑故耳先薦者設之在先後進者設之居後皆皇氏之說義當然也熊氏云宗廟之祭無血鄭注論語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者謂腥肉有血今案詩小雅論宗廟之祭云執其鸞刀以薦其毛取其血膋則是有用血之明文也熊氏云無血其義非也。○是故至至也。○此一節論君子行禮當降下於彼積漸擯相敬慎之至。○非作而致其情也者作起也君子行禮本意所爲上下前人非是私自專輒徒起而致其己情也。○此有由始也者既非直任我情而凡有所行皆有由以爲始也由謂法天地之道先人後己。○是故七介以相見也者行敬既非直起己情皆有所由爲始故陳七介以相見申賓主之情也此言七介者舉中言之也。○不然則已慤者已甚也慤愿貌若不如是陳擯介相見則甚爲愿慤言愿慤大甚也。○三辭三讓而至者依司儀賓至大門外陳擯介交擯三辭畢君迎賓拜辱至大門三讓三讓入大門主君每門讓賓一辭是三辭三讓而情意相至也。○不然則已慼者謂慤愿急慼若不爲此三辭三讓則大急慼情無由達也。○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者明相見有積漸之義有事於上帝謂祭天也必先有事於頖宮之中告后稷告以將配天也是先告卑然後祭尊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者有事於河謂祭河也必先告惡池小川從小而祭也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河也。○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者有事於泰山謂祭泰山也先告配林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也故先告從祀然後祭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者上云先小後大此言事神積漸絜敬之義三月繫謂祭前三月繫牲于牢也七日戒謂祭前十日於七日之中散齊戒慎也三日宿者謂祭前三日而嚴宿以致齊也將祭之時以漸如此謹慎至極也禮須積漸不敢切迫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者禮既不可卒迫故賓主相見有擯相詔告也但作樂之人今既無目有扶相行步所以擯詔輔相者溫藉之至極也。○注上帝至學也。○正義曰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人出自靈威仰則后稷配靈威仰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者明堂位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故知也云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者魯人無后稷之廟今將祭天而於頖宮告后稷也云將以配天先仁也者謂將欲以后稷配天先以仁恩存偶之也云頖宮郊之學也者周人立大學於東郊則天子魯侯大學在公宮東也小學在郊詩云斯樂泮水薄采其藻則魯以小學爲頖宮頖宮在郊天子以小學爲辟廱故鄭駮異義云三靈一廱在郊明矣。○注呼池嘔夷并州川。○正義曰此夏官職方之文。○注繫繫至切也。○正義曰充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繫於牢也云戒散齊也宿致齊也者祭義曰散齊七日致齊三日謂之宿者鄭注儀禮云宿是又戒宿之言肅肅敬之義也云不敢切也者以積漸敬慎不敢偪切也。○注皆爲至爲紹。○正義曰皇氏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今定本作溫字則當云溫潤相承藉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二者反本也哭泣由中非由人也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也）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三者脩古穗去實曰秸禹貢三百里

（納鞂服○鸞刀端反莞音官一音丸簞徒點反稾字亦作藁古老反鞂江八反）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主謂本與古也）故可述而多學也。（以本與古求之而已〔疏〕禮也至學也○正義曰此一節論禮之所設反本脩古故可述而多學反本謂反其本性脩古謂脩習於古定本及諸本作循字當作脩○不忘其初者也由其反本脩古故不忘其初也○故凶事不詔者此凶事及朝事是反本也本謂心也凶事喪親之事也不詔告也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啼號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是反本還其孝性之本心也○朝事以樂者朝事謂朝廷之事也以樂奏音樂也朝廷是養老尊賢之地爲賢所樂也故臣入門必縣與奏樂之事是反本還其樂朝廷之本心○醴酒之用玄酒之尚者此下三事是脩古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玄酒是水也尚上也言四時祭祀有醴酒之美而陳尊在玄酒之下以玄酒之尊置在上此是脩古也○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者割刀今之刀也鸞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可以割物之用古刀遲緩用之爲難而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亦是脩古故也○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者莞簟今之席也詩云下莞上簟乃安斯寢言其細精而可安人也稾鞂除穗粒取稈稾爲席郊祭不用莞簟之可安而用設稾鞂之麤席亦脩古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者主謂本與古也既初不可忘故先王制禮必有反本脩古之法也○故可述而多學也者禮既反本而脩古若欲述行學習但用本與古以求之則可得也故云可述而多學也○注穗去至鞂服○正義曰案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緫謂所刈禾也二百里納銍謂刈禾穗也三百里納秸服謂禾去其實唯稾穗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節猶驗也）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致之言至也極也〔疏〕君子至致也○正義曰此一節明作事云爲非禮不可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者節猶驗也內猶心也物萬物也察猶分辯也言若欲外觀察先萬物必先內有識驗之明若心內無明則外不能分辯也○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者心由內所識是可節是禮也言若外欲觀察萬物而心不由禮則察物不能得也○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者引舊語結察物必須禮也致猶至極也無禮既不爲民物敬信故禮所爲萬物之至極也）○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大事祭祀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烝之承反）爲朝夕必放於日月。（日出東方月生西方）爲高必因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爲下必因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達猶皆也亹亹勉勉也君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勉勸樂○亹亡匪反徐音尾樂音洛〔疏〕是故至亹焉○正義曰此一節論必因其財物之性而事天地○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者財物猶云才性也禮既爲一切萬物之至極故聖人制禮因萬物之才性而致其義也故作大事必順天時者自此

以下皆因財物之事也但財物大莫過於天故順天時而起也順於天時其事在下○爲朝夕必放於日月者亦順天時也爲朝謂天子春分之日朝日於東門之外爲夕謂天子秋分之夕祀月於西門之外也日是陽故朝旦用事月爲陰故夕晚用事也日旦出自東方故於東方而朝旦月初生出自西方故於西方而祀之朝禮有東西之異是放法於日月之始○爲高必因丘陵者爲高謂冬至祭皇天大帝燿魄寶也丘陵謂圜丘天神而高故祭其天神於圜丘之上也是爲高必因丘陵也○爲下必因川澤者爲下謂夏至祭崐崘之神也川澤方澤也地方而下故祭其神於方澤是爲下必因川澤也○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者達猶皆也亹亹勉勉勸樂之貌也君子謂天子也天以高圓爲質地以下方爲體天子愛物爲用故天地感祭而降雨澤天子皆愛物生而勉勉勸樂所以與天地合德也○注大事至而烝○正義曰案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知大事謂祭祀也引春秋傳者桓五年左傳文云啓蟄而郊者謂夏正建寅之月蟄蟲啓戶郊祭天也云龍見而雩者謂建巳之月龍星昏而見雩祭天求雨也云始殺而嘗者謂建酉之月陰氣始殺而嘗祭宗廟也云閉蟄而烝者謂建亥之月烝祭宗廟烝衆也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古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誓衆重事也）是故因天事天。（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因地事地。（地下因下者以事也）因名山升中于天。（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也○上時掌反守手又反燎力妙反又力弔反禪善戰反梁父音甫本亦作甫）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于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今漢亦四時迎氣其禮則簡）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假音格至也）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爲雨金爲暘火爲燠水爲寒土爲風○暘音陽燠於六反）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南面立者視朝○治直吏反及下注同〔疏〕是故至大治○正義曰上經論作大事必順天時故此經明舉賢任能敬事天地遂致龜能降集寒暑順時○尚有德者謂貴尚有德之人尊有道者謂尊崇有道之士○任有能者謂使任有能之衆○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者謂至將祭之時選舉賢能置之在於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而又聚集其衆而誓戒之則其有不恭則服大刑是也○是故因天事天者謂因天體之高以高處以事天則上文爲高必因丘陵是也○因地事地者地體卑下因卑下之處以事地則前文爲下必因川澤是也○因名山升中于天者此還因天事天但事天非在一所此謂封禪之時中成也謂天子巡守至方嶽之下因此有名之大山升進諸侯成功之事以告於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者此謂祭五方之帝因其所卜吉土以爲都饗祭五方之帝於都之四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者假至也此覆說上文升中于天以天下太平故鳳凰隨德而降龜龍感化而至○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者覆說前文因吉土以饗帝以陰陽順序故風雨應節寒暑順時然上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是圜丘方澤不

有感致者以圜丘方澤等未太平之時未能感致故不云升中于天此是太平之後故致鳳凰與龜龍吉土饗帝雖未太平已行此禮但功成之後陰陽彌更順之故舉以言焉若據太平饗帝則致時和自然圜丘方澤太平之時致祥瑞可知○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者以其尚德尊賢奉天事地陰陽既合嘉瑞並來以是之故聖人但南面而立朝夕視朝而天下大治○注名猶至號也○正義曰大山謂方嶽也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此謂封禪也太平乃封禪其封禪必因巡守而爲之若未太平但巡守而已其未太平巡守之時亦燔柴以告至故王制說天子巡守必先柴若太平巡守之時初到方嶽以燔柴告至之後乃考諸侯功績及封土爲壇更燔柴祭天告諸侯之成功也此唯泰山爲之餘嶽則否其巡守則每嶽皆至也而皇氏云太平乃巡守案詩頌時邁巡守告祭柴望時邁武王之詩而有巡守之禮武王未太平何得云太平乃巡守其義非也云孝經說曰至刻石紀號皆孝經緯文也封乎泰山者謂封土爲壇在於泰山之上考績燔燎者謂考諸侯功績燔柴燎牲以告天禪乎梁甫者禪讀爲墠謂除地爲墠在於梁甫以告地也梁甫是泰山之旁小山也刻石紀號也者謂刻石爲文紀錄當代號謚案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迹以自勸也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故孔子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數者七十有餘三皇禪於繹繹之山五帝禪於亭亭之山三王禪於梁甫之山繹繹無窮之意禪於有德者而居之無窮已亭亭者制度審諦道德著明梁甫者梁信也甫輔也信輔天地之道令案書說禪者除地爲墠而白虎通云以禪讓有德其義非也案史記封禪書齊桓公欲行封禪管仲諫止辭云自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昔有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犧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唯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其餘皆禪云云者亦泰山旁小山名也但白虎通與史記禪處不同未知孰是也白虎通又云王所以巡守何巡者循也守者牧也謂循行天下牧人道德大平恐遠近不同政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必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熊氏云大平乃巡守其義非也已難於上○注吉土至則簡○正義曰饗帝于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謂木帝於東郊火帝於南郊金帝於西郊水帝於北郊土帝亦於南郊又王者各祭感生之帝於南郊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謂此也○注五帝至爲風○正義曰五帝主五行者即蒼帝靈威仰之屬分主五行各主七十二日故坤靈圖云五帝東方木色蒼七十二日云云是也云庶徵得其序也者即尚書洪範八曰念用庶徵庶衆也徵驗也謂衆行得失之驗云五行木爲雨金爲暘火爲燠水爲寒土爲風案洪範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是五行之氣各有所主也鄭義五行所主如此也）○天道至教。聖人至德。（目下事也）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禮樂之器尊西也小鼓謂之應犧周禮作獻○罍音雷犧素河反注及下同縣音玄應應對之應作獻本又作戲同素河反下同）君在阼。夫人在房。（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

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大明日也分扶問反）○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月出西方而東行也周禮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夏禴戶嫁反下音藥祼古亂反彝徐音夷）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言交乃和）

〔疏〕天道至至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放之以爲德故君立於阼以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月天道至教者謂天垂日月以示人以至極而爲之教○聖人至德者聖人法天之至極而爲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者罍尊在阼謂夫人所酌也犧尊在西謂君所酌也○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者縣鼓謂大鼓也在西方而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而縣之熊氏云此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故罍尊夫人所酌也若天子之祭則罍尊在堂下故禮運云澄酒在下酒謂三酒在堂下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則君不酌罍也案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一建鼓在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大射禮是諸侯之法此亦諸侯之禮所以大鼓及應所縣不同者熊氏云大射謂射禮也此謂祭禮也是諸侯之法雖同諸侯祭射有異案大射注云應鼙應朔鼙也又云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以此言之則朔鼙應鼙皆大鼓之旁先擊朔鼙次擊應鼙乃擊大鼓以其相近故云便也以其稱朔朔始也故知先擊朔鼙以其稱應故知應朔鼙也又大射稱建鼓此云縣鼓大射應鼓既在大鼓之旁此應鼓在東乃與縣鼓別縣者皆謂祭與射別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者案上云罍尊在阼當阼階堂上而設之則犧尊在西當西階堂上而陳之故君於阼階西鄉酌犧尊夫人於西房之前東鄉酌罍尊○禮交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於堂上也○樂交應乎下者謂縣鼓應鼓相應在於堂下○和之至也者謂堂上下禮樂交相應會和諸之至極也○注禮樂至作獻○正義曰禮樂之器尊西者也鄭據此經而論犧尊貴於罍尊而犧尊在西縣鼓大於於應鼓而縣鼓在西故云禮樂之器尊西云犧周禮作獻者案周禮司尊彝兩犧尊字作兩獻尊鄭云獻讀爲犧○注人君至右房○正義曰此以經云君在阼夫人在房故云君尊東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卿大夫以下唯有東房故鄉飲酒鄉射尊於房戶閒賓主夾之無西房也知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士喪禮主婦髽于室在主人西喪是記君之喪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亦當在男子之西故彼注亦云則西房也又顧命云天子有左右房此云夫人在房又云夫人東酌罍尊是西房也故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注象日至所酢○正義曰引周禮司尊彝者證罍尊與此經中夫人東酌罍尊不同故引以明之見其不同之意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之屬其義具於明堂疏於此畧之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自由也制禮者本己所由得民心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作樂緣民所樂於己之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濩伐而作濩武○濩戶故反又作護）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動反本也）脩樂以道志。（勸之善也○道音導）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國亂禮慢而樂淫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也蘧伯玉衛大夫也名瑗○蘧其居反瑗于眷反）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禮樂亦猶是也○知音智）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將以是觀）

〔疏〕禮也至人者○正義曰前經明禮樂相交故此經更論先王制禮樂以節事道志化民治下也○禮也者反其所自生者自由也言王者制禮各反其本王業所由生以制禮也猶若殷周爲民除害以得民心初生王業其制禮還以得民心之事而爲禮本○樂也者樂其所自成者自亦由也言王者制樂樂己所由成者以制樂若殷周之等民樂其用武除殘討惡以成王業故作樂以尚其威武也但禮之與樂俱是象其王業所由但禮據王業之初樂據王業之末但太平功成治定之後制禮本論其初故云反其所自生作樂論其末故云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者以禮爲反本故用禮以節萬事動皆反本以初生王業用此禮以得民心故用民心之義以節事宜○脩樂以道志者王者脩治所作之樂以道達己志由己用此樂以成王業故脩正其樂以勸道己志使行之不倦○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者若能以禮飾事以樂道志則國治也若不以禮節事不以樂道志則國亂也故云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者達謂通達言有德君子自達義理觀其禮樂則知治亂蘧伯玉先有此言故記者引之結成治亂可知之事○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者此又工匠之事譬喻禮樂觀其器之善惡而知工匠巧拙器善則工巧器惡則工拙○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者此又以人事譬喻禮樂觀其人之發動所爲而知其人之有知若發而皆中則知有知若發而不中則知無知禮樂亦猶是也若禮正而樂和則知其國治若禮慢而樂淫則知其國亂也○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禮樂既爲人之所觀以此之故君子治國以謹慎其所以與人相接者謂禮樂之事此禮樂者謂與人交接之具故慎之言辨以見觀之○注自由至心也○正義曰制禮者本己所由得民心者若舜元由能紹堯之功得民心而初王業至制禮之時還基本初時得民心之事而制禮若舜質素初則陶於河濵後制禮則尚質素故考工記云有虞氏尚陶是也禹則治水始立溝洫後制禮則尚其工匠之事夏后氏尚匠是也湯則以桀荒淫器物失所湯以制禮樂之器而得民心殷人尚梓是也周武王以紂昏淫尊卑無敎故尚文物車服之屬而得民心周人尚輿是也此皆本其所以得民心是也○注作樂至濩武○正義曰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作樂章功成之事己之功成人之所樂故云所樂於己之功也舜之民樂舜紹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濩伐而作濩武者此亦因其所由與禮不異但禮雖治定乃作則本其初始得民心之時樂以成功乃爲即歌當時喜樂之事所以與禮異也但禮是初始得民心而已樂是樂其末故其民心樂其紹堯樂其濩伐○注動反本也○正義曰王者治國動皆反本萬事皆以禮節之○注勸之善也○正義曰經云脩樂以道志樂是功成之極故王者作樂之後恒脩治此樂以勸道己志行善不忘故云勸之善也

○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納牲於庭時也當用幣告神而殺牲○從才用反下同）君親制祭。夫人薦盎。（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於鬱鬯以祭於室及主○盎烏浪反膋了彫反）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親割謂進牲孰體時）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勿勿猶勉勉也○洞音動屬之玉反）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肉謂之羹道猶言也○定徐丁磬反一音如字）設祭于堂。（設祭之饌於堂人君禮焉）爲祊乎外。（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祊百彭反繹音亦處昌慮反）故曰。於彼乎。於此乎。（不知神之所在也）

〔疏〕太廟至此乎○正義曰此一節論祭宗廟之事○太廟之內敬矣者舉大祫之祭故云大廟其實諸廟亦皆敬矣此章所論謂侯伯子男祭廟之禮○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者此謂祼鬯既祼君出廟門以迎牲牽牲而入納於庭之時也於時須告神以殺牲大夫則贊佐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以告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者此謂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斷制牲肝洗以鬱鬯入以祭神於室於此之時夫人薦盎齊以獻之侯伯子男之君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者謂薦孰時君親割牲體於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者謂制祭割牲之時則卿大夫從君也薦盎酒之時命婦從夫人也○洞洞其敬也者洞洞質愨之貌言君與夫人卿大夫之等皆容貌洞洞然其爲恭敬也○屬屬乎其忠也者屬屬專一之貌其心則屬屬然專一盡其忠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者勿勿猶勉勉也言中心勉勉乎欲望神之歆饗○納牲詔於庭者詔告也謂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詔於庭○血毛詔於室者謂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羹定詔於堂者羹肉湆也定孰肉也謂煑既孰將欲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者道言也所以三詔皆不同位者蓋言求而未之得也故於三處告之○設祭於堂者謂薦腥爛之時設此所薦饌在於堂○爲祊乎外者祊謂明日繹祭在廟門之旁謂之祊言爲此祊祭在於廟門外之西也○故曰於彼乎於此乎者以其不知神之所在或祭之於堂或祭之於外不知此於彼堂乎於彼室乎於此祊乎以古語有此故記者引以結之○注納牲至殺牲○正義曰下云納牲詔於庭此有大夫贊幣故知納牲於庭時用幣以告神○注親制至及主○正義曰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者案郊特牲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祭義取膟膋之後又爓祭祭腥則膟膋所用在腥爓之前故知血膋是朝事時也云所制者制肝洗於鬱鬯者約漢禮而知也知祭於室及主者郊特牲云詔祝於室是也○注親割至體時○正義曰皇氏以爲謂薦孰之時進牲之孰體也熊氏禮本牲爲腥也謂薦腥體孰體薦腥體謂朝踐薦腥時孰體謂饋食薦孰時案經文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薦酒薦盎既不得同時則割牲何得薦腥兼薦孰熊氏之說非也○注肉謂之羹○正義曰爾雅釋器文○注設祭至禮焉○正義曰知者特牲少牢皆設饌在奧此言設饌於堂故知人君禮也○注祊祭至徂基○正義曰此云爲祊乎外稱外故知明日繹祭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不云外故鄭彼注不云明日繹祭也云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旁因名焉者以釋宮云廟門謂之祊今日繹祭於廟門外之西旁因以廟門爲稱故云因名焉云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者以正祭設饌在室故知繹祭亦設饌在室案有司

（徹上大夫賓尸坐尸侑於堂酳而獻尸故知人君繹祭亦事尸於堂也但卿大夫賓尸禮畧不設祭於室又不在廟門異於君也云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證廟門之旁有室有堂也又引詩頌絲衣之篇者證繹祭在堂事尸也絲衣之篇論繹祭之時從堂上往於堂下之基故云自堂徂基○注不知至在也○正義曰案郊特牲云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此文唯云於彼乎於此乎故鄭引彼上文爲注以會此文明是一也）

○一獻質。（謂祭羣小祀也）三獻文。（謂祭社稷五祀）五獻察。（察明也謂祭四望山川也）七獻神。（謂祭先公）

（【疏】一獻至獻神○正義曰此一節明祭諸神獻數之差取義各別○一獻質者謂祭羣小祀最卑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畧○三獻文者謂祭社稷五祀其神稍尊比羣小祀禮儀爲文飾也○五獻察者謂祭四望山川其神既尊神靈明察○七獻神者謂祭先公之廟禮又轉尊神靈尊重也○注謂祭先公○正義曰鄭知然者案周禮司服職玄冕一章祭羣小祀故知一獻當祭羣小祀絺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故知三獻祭社稷五祀也毳冕五章祀四望山川故知五獻祭四望山川也鷩冕七章享先公故知七獻祭先公也案此社稷三獻卑於四望山川而太宗伯職云以血祭社稷五嶽又大司樂祭社稷奏大蔟祀四望奏姑洗又禮緯云社稷牛角握五岳四瀆角尺以此言之則社稷尊於四望山川而獻與衣服卑者熊氏云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處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從國中之神莫貴於社稷之類直以功見尊其實卑也以是地別神故不爲尊也）

○大饗其王事與。（盛其饌與貢謂祫祭先王○事與音餘）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此饌諸侯所獻○腊音昔）內金。示和也。（此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荆楊二州貢金三品○內音納）束帛加璧。尊德也。（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龜爲前列。先知也。（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荆州納錫大龜）金次之。見情也。（金炤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見賢遍反下注世一見同炤音照本亦作照）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萬民皆有此物荆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楊州貢篠簜○纊音曠綿也劉昌宗古曠反簜大黨反）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鎭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蕃本亦作藩方煩反下同近附近之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爲陔夏○肆依注作陔古來反注又作裓音同）

（【疏】大饗至禮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大饗之事諸侯各貢其方物奉助祭之禮○大饗其王事與者饗謂饗祭先王饗中之大謂祫也其王家之事與與是語辭也諸侯雖有祫祭不可致有九州之物唯王者乃然故云其王事與也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者言此等是諸侯所貢故云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者此亦諸侯所貢實於籩豆是四時和氣所生故云四時和氣也○內金示和也者謂諸侯所貢納金以爲庭實示其柔和也以金能從革故也○束帛加璧尊德也者謂朝而行享之時以束帛加璧於上尊崇其德也以君子之德與玉相似故尊之也龜爲前列先知也者此謂布庭實之時龜在衆物之前而爲列先其有知也以龜有靈知故云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者陳列此金次在龜後所以次在龜後者以金能炤物露見其情○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者龜金之後布陳丹之與漆也絲也纊也竹也箭也與天下衆人共有此財也故諸侯之朝來而貢之陳列在下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者知以上所陳謂九州之內諸侯此言其餘者謂九州之外其於四海之國無常貢之貨各於其國之當時所有而貢之則招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者肆夏當爲陔夏其諸侯之賓禮畢而出去則奏陔夏之樂而送之蓋貴重於禮雖禮畢而出猶陔夏而戒之使不失禮○注盛其至先王○正義曰盛其饌者即三牲魚腊籩豆是也貢者則內金示和龜爲先列之屬是也謂祫祭先王者以有三牲魚腊則非祭天以內金布庭實又非饗賓饗賓時無此有賓故也知非朝而貢物謂之大饗者以朝而貢物不名大饗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故知此大饗是祫祭也以饗中最大故稱大饗○注此所至三品○正義曰知爲庭實者左傳云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故知金爲庭實今先設金者發首先云內金故知先設金云荆楊二州貢金三品者禹貢文鄭注以爲金銀銅三品者三色也○注貢饗至德焉○正義曰知束帛加璧行享之時所執致命者覲禮文也○云君子於玉比德焉者謂諸侯執玉來貢欲自勗勵以玉比德又示敬王以玉比王○注龜知至大龜○正義曰龜能豫知吉凶故云知事情云陳於庭在前者豫與所陳衆物最在前仍在馬之後故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云初享以馬若皮然後乃陳龜金竹箭之等是也○注金炤至後設○正義曰金炤物者解經見情金有兩義者一示和二是見情故云兩義云先入後設者此經先云內金示和是先入陳在龜後是後設○注萬民至篠簜○正義曰荆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楊州貢篠簜皆禹貢文也○注其餘至近之○正義曰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鎭服蕃服之國者案周禮大行人陳六服之貢乃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其六服之外於九州言之唯有夷鎭蕃三服是九州之外也云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者案周語穆王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從遂往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言近之者彼因征而得非因貢而來故云近之近者謂近其貢寶也○注出謂至陔夏○正義曰肆夏當爲陔夏者案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它皆如祭祀今破爲陔夏者以大司樂之文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是助祭之後無算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奏陔夏明不失禮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言就而祭之不敢致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仁恩也父子主恩也）喪禮。忠之至也。（謂哭踊袒襲也○袒襲音但下音習）備服器。仁之至也。（謂小斂大斂之衣服葬之明器）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謂來賻賵）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言禮有節於內可以觀也）

（【疏】祀帝至本也○正義曰此一節摠明祭祀死喪賓客之等所以禮爲備具人道之至也○祀帝於郊敬之至也者天尊彌遠祭之宜極盡於敬故云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者宗廟主親祭之必極盡於仁愛故云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者親戚之喪必盡忠心追念故云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者此亦據喪禮備此小斂大斂之衣服及葬之明器亦是仁愛之親故云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者此亦喪禮賓客用幣帛以相賻賵於事合宜故云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者言君子欲觀其人行仁義之道必須用禮爲其本若行合於禮則有仁義若不合於禮則無仁義故云禮其本也案前文有仁有義有敬有忠此不言敬與忠者舉仁義則忠敬可知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道猶由也從也○和戶臥反）

（【疏】君子至貴也○正義曰前文觀仁義之道禮爲其本此經明學禮之人唯須有忠信○甘受和白受采者記者舉此二物喻忠信之人可得學禮甘爲衆味之本不偏主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白是五色之本不偏主一色故得受五色之采以其質素故能包受衆味及衆采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者心致忠誠言又信實質素爲本不有雜行故可以學禮也○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者苟猶誠也道猶從也言人若誠無忠信爲本則禮不虛道空而從人也言雖學禮而不得也○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者其人即忠信之人也學禮得忠信之人則是禮道爲貴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誦詩三百喻習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毋輕議禮。（謂若誦詩者不可以強言禮○強其丈反）

（【疏】孔子至議禮○正義曰此一節明禮之爲貴貴於衆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者假令習誦此詩雖至三百篇之多若不學禮此誦詩之人不足堪爲一獻之祭言一獻祭羣小祀不學禮則不能行也○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若言雖習一獻小祀其禮既小不堪足以行大饗之禮大饗謂祫祭宗廟也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者大饗其禮雖繁仍是去人不遠其禮可知大旅是摠祭五帝天與人道隔其禮轉難故雖能行大饗之禮不堪足以行大旅事天○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者大旅雖摠祭五帝是有故而祭其禮備畧不如饗帝正祭之備故云大旅具矣不堪足以正饗天帝謂郊祭天也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是祀天重於旅帝又郊特牲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是郊爲祭天之重○毋輕議禮者若不學於禮無得輕脫論議于禮猶如誦詩三百篇不能行小祀禮也○注大旅至祭天○正義曰知大旅五帝者案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與上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其文相對祀地云旅四望則知上云旅上帝是旅五帝也云饗帝祭天者經既云大旅又云饗帝是饗帝與大旅不同故知此饗帝是常祀祭天也鄭直云祭天則感生之帝與圓丘俱包之也）

○子路爲季氏宰。（宰治邑吏也）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謂舊時也）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以其久也）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偏任爲跛依物爲倚○跛彼義反注同倚於綺反注同）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

事。晏朝而退。（室事祭時堂事儐尸。與音預朝直遙反又張遙反）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多其知禮）【疏】（子路至禮乎。○正義曰前經既）明禮爲其重故記者引子路能行禮之事。季氏祭逮闇而祭者逮及也言季氏祭於宗廟逮至日闇而行祭禮。日不足繼之以燭者謂祭祀未終日已昬沒故云日不足祀事未畢故繼日明而以燭也。有司跛倚以臨祭者以其事久有司倦怠故皆偏跛邪倚於物臨於祭祀其爲不敬甚大矣。他日祭子路與者言往昔以來所祭之時恒皆如此他日謂別日其後別日而祭子路與在行禮之中。室事交乎戶者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在室故云室事交乎戶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饌設於戶前相交承接在於戶也。堂事交乎階者謂正祭之後儐尸之時尸於堂故云堂事交乎階謂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者質正也晏晚也謂正明之時而始行事朝正觶晚禮畢而退言敬而能速也。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者子路好勇時人多不尚其所爲故孔子以此明之誰謂由也而不能知禮乎言其知禮也以其禮從宜寧可禮畧而敬不可禮煩而怠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四（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三此卷至四十卷考文云宋板闕所校係補本）

禮器

周坐尸節

勸尸飲食無常（惠棟挍宋本亦作無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無誤若閩監本無誤者通典四十八引亦作勸尸飲食無常）

詔侑或爲韶囿（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韶作詔釋文作詔囿云本亦作韶囿考文云古本足利本囿作圃按段玉裁云韻會二蕭引亦作韶囿）

夏禮尸有事乃坐（惠棟挍宋本作乃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乃誤則閩監毛本同通典四十八引亦作夏禮尸有事乃坐）

周坐至醻與（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論三代尸禮不同（閩監毛本有禮字衞氏集說同此本禮字脫）

此言有周之所因於殷也（閩監毛本無有之二字惠棟挍宋本作此言周所因於殷也續通解同）

其於周禮侑尸（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侑作坐）

爲發爵之主（閩監毛本作主衞氏集說同此本主誤至考文云補本發作祭）

必令平偏不偏頗（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偏上有使字）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節（惠棟云君子節宋本分是故君子之於禮下爲一節）

頖郊之學也（惠棟挍宋本頖下有宮字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宮字脫閩監毛本同）

呼池漚夷（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漚作嘔衞氏集說同釋文作嘔夷）

必先有事於配林（各本同石經同惠棟九經古義云何休注公羊引作蜚林蜚聲近妃古配字作妃聲之誤也）

愼之至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順之至也云順亦作愼）

温之至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温之云紆運反注同考文云古本温作蘊按正義云今定本作温字則當云温潤相承藉是正義本亦不作蘊也內則釋文云温本又作蘊）

君子至至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按宗伯以肆獻祼饗先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饗作享）

凡有大享此此云大饗（惠棟挍宋本不重此字上大作六衞氏集說同此本誤重此字六誤大閩本六字不誤上此改者字監毛本六享此云誤作大饗者此云）

以冕服差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冕作祭考文引補本同）

以薦其毛（閩監毛本薦作啓）

是故至至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惠棟挍宋本此字上有正義曰三字）

所爲上下前人（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上作中考文引補本同）

皆有所由以爲始也（惠棟挍宋本有所字衞氏集說同此本所字脫閩監毛本同）

此言七介者（閩監毛本同孫志祖云按集說引此上有周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十四字諸本俱脫）

三月繫七日戒（閩本監本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戒字下有者字）

謂祭前十日於七日之中（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十誤七於誤齊衞氏集說十誤七於字不誤）

斯樂泮水（補案詩斯當作思）

天子以小學爲辟廱（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以上有亦字）

温謂丞藉（閩監毛本丞作承衞氏集說同下丞藉皆同盧文弨按温改緼）

禮也者反本脩古節

反本脩古（各本同石經同正義云定本及諸本作循字當作脩）

而槀鞂之設（閩監毛本作槀石經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槀誤稾嘉靖本同）

禮也至學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不忘其初者也（惠棟挍宋本也下有者字）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節

君子至致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言若欲外觀察先萬物（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先字是也）

故禮所爲萬物之至極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所下有以字）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節

月生西方（宋監本生改出）

祭天於圜丘之上（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圜作圓）

是故至臺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但財物大莫過於天（閩監本同毛本財作萬）

天子愛物爲用（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愛上有以字）

龍星昏而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而見作見而）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節

而鳳凰降（石經凰作皇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作凰俗字閩監毛本同）

而風雨節寒暑時（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無節字按月令正義引禮器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郊特牲下兩引皆無節字）

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者（閩監毛本雨下有節字）

是故至大治（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舉以言焉（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舉作奉盧文弨云宋本作奉非也）

陰陽既合（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既作相）

以燔柴告至之後（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以作亦）

及封土爲壇（閩監本同毛本及誤乃惠棟挍宋本及作又）

土爲風（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風下有者字）

天道至教節

目下事也（閩本作目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目誤日監毛本同嘉靖本誤自）

天道至至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皆在大鼓之旁（惠棟挍宋本有在字此本在字脫閩監毛本同）

謂堂上下（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堂下有之字衛氏集說同）

禮樂之器尊西者也（按者也當作也者）

縣鼓大於應鼓（閩監本於字不重此本誤衍毛本大誤木）

故云人君尊東（惠棟按宋本有人字此本人字脫閩監毛本同）

喪是記君之喪（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是作大）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節

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惠棟按宋本有者字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者字脫閩監毛本同）

而作濩武（各本同釋文出作護云本亦作濩）

禮樂亦猶是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猶作由）

禮也至人者（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言將以是觀之（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亦作是此本作見非也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亦作見）

萬事皆以禮節之（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萬事皆誤脩古而）

脩樂以道志樂是功成之極（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樂是誤者言）

恒脩治此樂以勸道己志（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以勸誤章以）

太廟之內敬矣節

太廟之內（監毛本同石經太作大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謂進牲孰體時（各本同正義云熊氏禮本牲爲腥也）

於廟門之旁因名焉（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按從疏門下補外字）

太廟至此乎（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斷制牲肝（閩監毛本同浦鏜從衛氏集說斷上補君字）

洞洞乎其敬也者（閩監毛本有乎字此本乎字脫）

謂煮既孰（惠棟按宋本煑下有內字衛氏集說同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同）

不知此於彼堂乎（惠棟按宋本此下有神字衛氏集說同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同）

以釋宮云廟門謂之祊（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廟衍字孫志祖云按今本爾雅作閍謂之門疑誤也當以此疏所引爲正兼有郊特牲疏足相証明）

今日繹祭於廟門外之西旁（惠棟按宋本亦作日作西於作在閩監毛本日作日閩本西字不誤監毛本誤兩）

一獻質節

一獻至獻神（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祭先公之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先上有至字）

以血祭社稷五嶽（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重祭字與周禮大宗伯合）

大饗其王事與節

荆楊二州（閩監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楊作揚岳本同按下注楊州貢篠簜毛本亦作揚疏放此）

各以其所貢寶爲摯（惠棟按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貢作貴衛氏集說同正義引注亦足貴○按作貴與周禮大行人同）

大饗至禮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鄭注以爲金銀銅（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校本銀改者字是也以三品爲金銀銅乃書孔傳及王肅說耳非鄭義也）

祀帝於郊節

祀帝至本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亦謂喪禮賓客（惠棟按宋本有謂字此本謂字脫閩監毛本同）

君子曰甘受和節

君子至貴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唯須有忠信（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須下有必字）

孔子曰誦詩三百節

孔子至議禮（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知大旅祭五帝者（惠棟按宋本有祭字此本祭字脫閩監毛本同）

子路爲季氏宰節

子路至禮乎（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尸於堂（惠棟按宋本尸上有事字衛氏集說同此本事字脫閩監毛本同）

謂堂下之人（惠棟按宋本謂下有在字此誤脫閩監毛本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四終（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三終又記云凡二十二頁宋監本禮記卷第七經四千九百二十一字注五千七百四十字嘉靖本禮記卷第七經五千一百九十一字注五千六百九十五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五

郊特牲第十一（○陸曰鄭云以其記祭天用騂犢之義也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郊特牲者以其記郊天用騂犢之義此故別錄屬祭祀）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爲貴也孕任子也易曰婦孕不育○膳市戰反犢音獨孕餘證反慤苦角反）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因小說以少爲貴者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繁步干反）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血腥爓祭用氣○爓本又作閻夕廉反）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亦不饗味也此大饗饗諸侯也○灌本又作祼古喚反腶丁喚反鍛脯加薑桂曰腶脩）〔疏〕（○郊特至已矣○正義曰此一節論少小及薄味爲貴各依文解之既以郊祭名篇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卽圜丘圜丘卽郊鄭氏以爲天有六天丘郊各異今具載鄭義兼以王氏難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爲至極之尊其體秖應是一而鄭氏以爲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爲體稱故說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北極燿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卽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大皞炎帝黃帝五人之帝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爲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云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鍾之等以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與圜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爲異圜丘又以帝嚳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注郊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鄭必知是魯禮非周郊者以宜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

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袞戴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圜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以明禘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圜丘故以圜丘爲禘也圜丘比郊則圓丘爲大祭法云禘嚳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爲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唯云禘爲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后稷配天見於周頌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以嚳配圓丘詩頌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勤功用故詩人頌之嚳是周之遠祖爲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故詩無歌頌或可詩本亦有也但後來遺落故正考甫得商之遺頌十二篇至孔子之時唯五篇而已以此言之明詩有遺落也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六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禖爲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爲常祭九也凡祭天其服皆大裘周禮司服文其尸服亦大裘故節服氏云郊祀裘冕送逆尸是也其樂除圓丘所用圜鍾爲宮之外皆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故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注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是也冬至圜丘用蒼璧夏正郊天用四圭有邸其五時迎氣東方用青圭南方用赤璋西方用白琥北方用玄璜其中央無文先師以爲亦用黃琮熊氏以爲亦用赤璋鄭注宗伯云璧圓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月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其牲幣各放其玉之色案天色玄而用蒼犢者但天色雖玄遠望則蒼取其遠色故用蒼也其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以薦葅醢之屬故詩生民之篇述后稷郊天云于豆于登注云木曰豆瓦曰登是用薦物也匏酌獻酒故詩大雅美公劉云酌之用匏注云儉以質祭天尚質故酌亦用匏爲尊皇氏云祭天用宗廟犧尊皇氏又云祭天既用犧尊其陶匏者是盛牲牢之器今案陶匏所用如上所陳而皇氏以匏爲盛牲之器義無此理其說非也其祭天之處冬至則祭於圜丘圓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故魏氏之有天下營委粟山爲圓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者其五時迎氣則在四郊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云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司馬法百里遠郊鄭注書序云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謂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天之郊去國皆五十里也其夏正祭感生之帝亦於南郊知者孝經緯云祭帝於南郊就陽位是也其雩祭五天帝亦於國城南故鄭注論語云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其九月大饗五帝則在明堂鄭駁異義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圓丘之祭崔氏云其初先燔柴及牲玉於丘訖次乃掃丘下而設正祭若夏正及五郊初則燔柴及牲玉於壇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次則於壇下掃地而設正祭故禮器云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是也其所配之人虞夏商周用人各異文具祭法圜丘之祭用人則以嚳配之祭法禘嚳是也其感生之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崔氏云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其祭天之樂皆用雷鼓故鼓人云以雷鼓鼓神祀是也其圓丘之祭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次乃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之神爲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埽地而設正祭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其在先燔者亦蒼璧也次則以豆薦血腥祭天無祼故鄭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然則祭天唯七獻也故鄭注周禮云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則圓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爲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孰王酌盎齊以獻是爲三獻也宗伯次酌醍齊以獻是爲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泛齊以爲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醍齊以獻是爲六獻也次諸臣爲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爲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之樂惟燔柴升煙一降神而已王朝踐獻以醴齊宗伯亞獻以盎齊次饋孰王獻以醍齊宗伯又獻以沈齊尸食訖王獻以朝踐之醴齊宗伯獻以饋孰之沈齊諸臣爲賓長亦獻以沈齊不入正數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之帝同但二齊醴盎而已諸臣終獻亦用盎齊從上至此皆皇氏所說皇氏以圓丘之祭賓長終獻不取沈齊而取泛者以禮運約之沈齊當在堂丘下不可用之故更上取泛齊案禮運沈齊在廟堂之下尚得酌之升堂以獻又皇氏祭感生帝及五時迎氣沈齊亦在壇下賓長皆得用之升堂以獻何爲圓丘沈齊獨不可用乎若以圓丘高遠不可下取沈齊凡齊泛醴爲尊盎醍爲畢賓長終獻祇可以次用醴齊何得反用泛齊乎今謂圓丘賓長之獻用沈齊也以其賓長是臣助祭終獻遠下於君故從丘下酌沈齊又崔氏云以清酒酢王昔酒酢后案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鄭注云酌罍以自酢不敢王之神靈共尊罍盛三酒唯云諸臣所酢不云酢王酢后崔氏所說於義疑也皇氏於此經之首廣解天地百神用樂委曲及諸雜禮制繁而不要非此經所須又隨事曲解無所憑據今皆畧而不載其必有所須者皆於本經所須處各隨而解之他皆倣此熊氏云四時迎氣及諸神小祀等並有降神之樂則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下降神正祭同用其樂亦是一義也然此郊特牲以下至降尊以就畢文承禮器之下覆說以少爲貴之事郊所以用特牲者郊謂於南郊祭感生之帝但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又召誥云用牲於郊牛二是也然祭天初有燔燎後有正祭皆須有牲故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爲郊唯特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爲分牲體供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而月令郊禖用大牢者彼是求子之祭不與常祭同故不用犢我將祀文王於明堂經云維羊維牛者據文武配祭得用大牢也若孔安國之義后稷配天亦用大牢故召誥云后稷貶於天有羊豕案羊人云釁積共其羊牲注云積積柴則祭天用羊者熊氏云謂祭日月以下故燔燎用羊也祭日月以下既用羊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鄭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然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又禮緯云六宗五嶽四瀆之牛角尺則日月以下之祀皆用牛者蓋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王親祭則用牛故小司徒注云玄冕所祭據王親祭也此郊特牲指用而言故下文云用騂犢故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以此約之夏殷以上祭感生之帝各用其正之色其迎五方之帝其牲上已備陳帝牛稷牛其牲雖異其色宜同凡配祭之人牲與天同色也其四月大雩九月大饗其天及配人其牲各依當方之色其文武汎配則用大牢其牲色無文周人尚赤當用騂也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大微五帝用玄牡者彼謂告祭也其四鎮五岳之等各用當方之色故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若尋常山川時祭以下則用純物不隨四方之色若國外表貉禡禳之等則用雜色故牧人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其常祀之牲則皆用祈禱之祭或用牝唯孟春禁之故月令孟春犧牲無用牝其日月以下及五祀之等常祀用羊王親祭則用牛具如前說○而社稷大牢者社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功及於人人賴其功故以大牢報祭其牲則黝色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則神州亦用黝牲也其崑崙地祇用黃犢故大宗伯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其社稷與神州其樂用大蔟與應鍾故大司樂云乃奏大蔟歌應鍾以祭地祇注云謂神州之神及社稷其玉神州則用兩圭有邸其社稷無文崔氏云玉當神州同用兩圭有邸以四望亦用兩圭故也其服社稷則絺冕神州與崑崙服無明文崔氏云用大裘爲崑崙之神玉則用黃琮鄭注宗伯琮八方象地其樂則用函鍾爲宮故大司樂云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是也其夏至祭方澤之禮齊酒獻數與圜丘同其神州獻數與夏正郊天同而社稷之祭尊用大瓦罍三獻文具崔氏義宗於此煩而不錄也○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謂天子巡守至諸侯之國諸侯致膳於天子則用犢也○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謂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用大牢熊氏云大牢者則掌客云殷膳大牢非是飧積饔餼之等皇氏云此直云大牢則揔包饔餼飧積之等雖牢數多少有異皆用大牢今謂此經說以小爲貴天子少而諸侯多又膳文與殷膳同則熊氏皇氏未知孰是也○貴誠之義也○釋郊所以用特牲天子所以膳用犢之意郊之特牲亦是犢也貴此犢未有牝牡之情貴其誠慤之心故云貴誠之義也然社稷及諸侯大牢非是貴誠而載之者言社稷大牢以明郊用特牲言諸侯大牢以明天子用犢顯其貴誠也不取大牢之意○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天子尊極貴其誠慤之心故因上起下之辭是以云故○注易曰婦孕不育○正義曰此易漸卦九三爻辭云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案漸卦艮下巽上九三上與九五互體爲離離爲大腹孕之象也又互體爲坎坎爲丈夫坎爲水水流而去是夫征不復也夫既不復則婦人之道顛覆故孕而不育引之者證經孕是懷任之意也○大路至五就○因貴誠重小故說以少爲貴也大路殷祭天車也用以祭天故曰大路五采一成曰就天質慤故止一就也故明堂位云大路殷路是也先路三就者先路亦殷路也殷則有三路其世循質故以少飾爲先先相次爲言對次故稱先也每加以兩大路一先路三也次路故五就也○注禮器至誠也○正義曰今此經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是飾級相降以二案禮器七路一就次路七就無先路之文若以先路爲三則於次路七就非加兩之差若以先爲五則於大路一就又非加兩之差故知此經次路五就爲是禮器云次路七就爲誤也○郊血至臭也○因貴少更說不貴味也所進血腥如禮器中說崔氏云周禮之法郊天燔柴爲始宗廟以祼地爲始社稷以血爲始小祀疈辜爲始此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者謂正祭之時薦於凡坐之前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者此解郊血義血氣也夫孰食有味味者爲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褻近故用血也用血是貴氣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而宗廟敬降於天故用腥腥稍近味社

又降於宗廟故用燭燭又稍近味○諸侯至已矣○此一經亦明貴氣義也○用諸侯爲賓灌用鬱鬯者灌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享竟然後天子以鬱鬯酒灌之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侯伯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諸子諸男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鄭注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祼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祼后又拜送爵是謂再祼再祼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祼而酢者祼賓賓酢王而已后不祼也禮子男一祼不酢者祼賓而已不酢王也○灌用臭也者覆說諸侯爲賓灌用鬱鬯之意鬱鬯是臭故云灌用臭也此亦明貴氣之禮○大饗尚腶脩而已矣者謂諸侯行朝享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食之也若上公則三饗三食三燕若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若子男則壹饗壹食壹燕也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其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饌于時先薦腶脩於筵前然後始設餘饌故云尚腶脩而已矣此亦明不饗味之義也○注此大至侯也○正義曰以文承上大饗腥之下上大饗謂祫祭恐此大饗者亦是祫祭故云饗諸侯也必知饗諸侯者以此經前云諸侯爲賓下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然皆論待諸侯之事故以爲饗諸侯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言諸侯相饗獻酢禮敵也○重直龍反下注同酢才各反）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爲賓賓爲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介音界注同單音丹下文注同）〔疏〕大饗至酢焉○正義曰此一節論尊卑之席各依文解之○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賓賓主禮敵故主君設三重之席而受酢焉○注言諸至敵也○正義曰知非諸侯朝天子天子饗之而云諸侯相饗者以經云君三重席而酢三重席是諸侯之禮而又稱君故知諸侯相饗也案周禮司几筵諸侯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止有二席得爲三重者皇氏云三重者有四席爲三重謂鋪莞筵三上加繅席一熊氏以爲席之重數異於棺也三重止三席也云獻酢禮敵也者以賓與主人俱是諸侯並有三重之席無所降下對下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降尊就卑之義是尊卑不敵也故此云獻酢禮敵也○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至此以就卑也○此謂諸侯遣卿來聘卿禮三獻其副既是大夫與卿爲介謂之三獻之介此介是大夫大夫席雖再重今爲介降一席秖合專席主君若受此介之酢爵雖是諸侯合三重之席必徹去重席單席而受此介之酢爵焉所以然者降諸侯之尊以就介之卑故也○注三獻至單也○正義曰三獻卿大夫者以五等諸侯有九獻七獻五獻故五等諸侯之卿皆三獻也大夫卿之總號若春秋之時則與此禮有異若大國之卿則禮同子男故昭元年鄭人饗趙孟具五獻籩豆杜元凱注云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其侯伯次國其卿與大國大夫同故昭六年季武子如晉晉人亨之武子辭云下臣得眂不過三獻杜云大夫三獻是也云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爲賓賓爲苟敬者案燕禮記云若以四方之賓燕賓爲苟敬席於阼階之西北而其介爲賓注云主國君饗時親進醴于賓今燕又宜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賓主國所宜敬如鄭此言則燕時賓爲苟敬饗時則否令此注云饗燕之賓爲苟敬連言饗者因燕而連言饗其賓饗時賓自爲賓不爲苟敬也案燕禮注介門西北面西上公降迎上介以爲賓揖讓升乃命宰夫爲主人獻賓於西階上其有賸爵舉臣入即位如燕禮案禮主人與賓俱升自西階主

人酌於賓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賓就筵祭酒西階上卒爵賓酢主人主人於賓右北面受酢此是使宰夫爲主人與賓客相獻之禮據燕禮之文唯有賓酢主人無賓酢主君之禮今此主君專席而受賓酢者案燕禮無賓酢公禮至於說屨升堂坐之後賓降洗升媵觚于公公受賓爵飲以賜下此云受酢蓋謂此也或可燕已臣子賓不酢公若與鄰國賓燕以介爲賓賓得酢公也但禮不具耳皇氏以介爲賓宰夫爲主人賓與主人席於西階上主人在東賓在西俱北面又席主君於堂中南面今案鄭注燕禮主君迎上介爲賓宰夫爲主人獻賓之後如燕禮如是則事事如燕禮案燕禮筵賓于戶西南面席公于阼階上西面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燕禮席位分明如此而皇氏乃云主人與賓俱席西階上北面主君堂中南面未審何所馮據而知之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言義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此禘當爲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夏禘○饗禘音藥下春禘同食音嗣夏戶嫁反）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疏〕饗禘至陽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饗禘食嘗有樂無樂之異饗禘有樂者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也以其在陽時故有樂○而食嘗無樂者食謂秋食耆老嘗謂秋祭宗廟以其在陰時故無樂○陰陽之義也者無樂爲陰有樂爲陽故云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者此覆釋上文饗有樂而食無樂之義以飲是清虛養陽氣故有樂而食是體質養陰氣故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者此明饗禘在春爲陽食嘗在秋爲陰也○其義一也者禘之與嘗俱是追慕饗之與食同是賞功其事無殊故云一也○而食嘗無樂者文承秋食耆老之下以秋是陰時故云食嘗無樂重結之也舉食嘗無樂亦應重結饗禘有樂不言者畧可知也○飲養陽氣也故有樂者更覆釋上文飲養陽氣饗有樂也○食養陰氣也故無聲者覆釋上文食養陰氣故無樂也○凡聲陽也者釋所以饗有樂食無樂凡聲是陽也陽時爲饗故有樂陰時爲食故無樂也○注禘至夏禘○正義曰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云春曰禴今云春曰禘故知禘當爲禴此經所論謂夏殷禮也熊氏云此夏殷禮秋嘗無樂而下文云殷人先求諸陽則秋嘗亦有樂者謂殷人春夏祭時有樂秋冬即無也舉春見夏舉秋見冬也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案王制夏后氏養老以饗禮則夏家養老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不作樂無春饗之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則周人養老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春合舞秋合聲下云養老之禮遂發咏焉登歌清廟是秋時養老亦用樂也皇氏云春是生養之時故饗孤子取長養之義秋是成熟之時故食耆老取老成之義熊氏云春饗孤子亦饗耆老食耆老亦食孤子而皇氏云此既破禘爲禴故於祭統春禘秋嘗不復更破從此可知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水土之品言非人常所食○奇居宜反下鼎俎奇同）

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褻息列反旦音神出注篆直轉反○）〔疏〕鼎俎至義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鼎俎籩豆所法陰陽之事○鼎俎奇者以其盛牲體牲體動物動物屬陽故其數奇○籩豆偶者其實兼有植物植物爲陰故其數偶故云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者謂籩豆所充實之物皆是水土所生品類非人所常食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者覆釋籩豆所以用水土品族之意言不敢用褻美食味而貴重衆多品族也何意如此所以交接神明之義也神道與人既異故不敢用人之食味神以多大爲功故貴多品鼎俎奇者案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也是鼎九其數奇也又有陪鼎膷一也臐二也膮三也亦其數奇也正鼎九鼎別一俎俎亦九也又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其腸胃從羊五鼎五俎又有肵俎非正俎也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三俎肵俎一非正俎也不在數是皆鼎奇也其司徹陳六俎者尸俎及侑俎主人主婦各一俎其二俎者司馬以一俎羞羊肉湆其一俎司士羞豕肉湆此二者益內之俎也此云鼎俎奇者謂一處並陳又籩豆偶者案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案禮籩與豆同是籩豆偶也鄉飲酒義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而奇數者彼是年齒相次非正豆也士喪禮注小斂一豆一籩者降於大斂又不同於吉故也籩人饋食之籩棗栗桃乾橑榛實凡有五物似五籩者熊氏云乾橑之中有桃諸梅諸則爲六物實六籩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illegible]）卒爵而樂闋（[illegible]）孔子屢歎之（[illegible]）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illegible]）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illegible]）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illegible]）〔疏〕[illegible]

肆夏也其餘與大射禮同以大射禮燕禮而言此云賓入大門謂朝聘之賓行朝聘既畢燕享之時則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者樂主和易今奏此肆夏大樂者示主人和易嚴敬於賓也○卒爵而樂闋者賓至庭樂作乃至主人獻賓賓受爵啐酒拜告旨而樂止賓飲訖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而樂作公飲卒爵而樂止是卒爵而樂闋也此卒爵謂兼賓及主君也依大射禮主人受酢不作樂若其享時主君親獻賓賓親酢主君賓主俱作樂也○孔子屢歎之者孔子見禮入門而縣興卒爵而樂闋屢數也數數歎美此禮善其和易恭敬之義○奠酬而工升歌者據大射禮獻卿之後大夫媵觶於公所謂酬也公奠置此酬而未舉於時工升歌也或可饗時主君親酬賓賓初奠酬薦東於時即工升歌也大射與燕禮異也○發德也者所以奠酬升歌詠其詩發明賓主之德案燕禮記賓○及庭奏肆夏此入大門即奏肆夏者熊氏云燕禮燕己之臣子此謂朝聘之賓故入即奏肆夏也皇氏云鍾師奏九夏一曰王夏大司樂云王出入所奏二曰肆夏大司樂云尸出入所奏三曰昭夏大司樂云牲出入所奏也四曰納夏注云四方賓來所奏也五曰章夏注云臣有功所奏也六曰齊夏注云夫人祭所奏也七曰族夏注云族人侍所奏也八曰陔夏注云客醉出所奏也九曰驁夏注云公出入所奏也皇氏又云襄四年左氏傳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大明縣兩君相見之樂也燕禮歌鹿鳴合鄉樂凡合樂降於升歌一等王享燕元臣升歌三夏三夏即頌合樂降一等即合大雅也元侯自相享亦歌頌合大雅故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歌淸廟是也侯伯子男相見既歌文王合鹿鳴也準約元侯則天子享燕侯伯子男亦歌文王合鹿鳴也諸侯燕臣子歌鹿鳴合鄉樂燕禮是也其天子燕在朝臣子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作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是也升歌合樂所以異者案鄉酒禮及燕禮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奏訖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歌訖乃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間者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此其所以異也皇氏云此經卒爵樂闋之義主人受酢之時作樂今案大射禮宰夫爲主人受酢之時不作樂皇氏說非也皇氏又云卒爵而樂闋作樂三闋也一是賓飲畢樂闋也二是主人受酢飲畢樂闋也三是賓奠酬之後工升歌畢將旅酬之時樂闋也今案此經初云入門而奏肆夏次云卒爵而樂闋下云奠酬而工升歌所陳之事依先後次第則樂闋之中不得并數奠酬升歌樂闋也且工升歌之後則有笙入奏南陔之等及間歌合樂無樂闋之文何得卒爵樂闋之中數之爲三闋皇氏非也案鍾師九夏皆夏文在下而南本納夏獨夏文在上其義疑也皇氏云天子燕享已之臣子與燕合諸侯同歌文王合鹿鳴今案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合鄉樂皇說非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者解所以不升堂之義也匏笙也竹箎笛也歌是人聲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匏竹可賤故在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樂由至物得○此因上有賓主禮樂之事遂說禮樂之義樂由陽來者也者此明樂也陽天也天氣化故作樂象之樂以氣爲化是樂由陽來者也陽化謂五聲八音也○禮由陰作者也者陰地也地以形生故制禮象之禮以形爲教是禮由陰作也形教謂尊卑大小拜伏之事也○陰陽和而萬物得者和猶合也得謂各得其所也若禮樂由於天地天地與之和合則萬物得其所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旅衆也邇近也○別彼別反下注無別同）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鐘金也獻金爲作器鐘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爲作于僞反下文爲君同）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疏〕旅幣至德也○正義曰此一節明朝聘貨賄庭實之物○旅幣無方者旅衆也幣庭實也衆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故云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者五方各殊所出有異所以分別土地所生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者邇近也六服有遠近或嬪或貨所貢之屬各有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者此即旅幣無方之事也龜是靈知之物陳之於庭則列龜最在前故云先知也○以鐘次之者鐘金也陳金則次於龜後也不謂之爲金而謂之爲鐘者貴金以供王之鑄器之大者莫大於鍾故言以鐘次之也○以和居參之也者解以金次龜義也金性柔和從時變革也金列庭實前龜後皮帛以金參廁居龜帛之中間故云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者釋庭實有皮義也虎豹是威猛之獸今得其皮來列在王庭是表示君臣之德能服四方之威猛者也○束帛加璧往德也者解享用束帛帛上又加璧之義也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束帛或錦繡黼黻之上是以表往歸於德故也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南本及定本皆作往德北本爲任德熊氏云任用德恐非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往皇如字徐于況反燎力妙反徐力弔反僭子念反後同）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僭諸侯趙文子晉大夫名武○）〔疏〕庭燎至始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夷王以下總論朝聘失禮之事各隨文解之○庭燎之百者謂於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名火爲庭燎也禮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齊桓公是諸侯而僭用百後世襲之是失禮從齊桓公爲始○注僭天至三十○正義曰此數出大戴禮也但崇鄭問引大戴禮也何以言蓋沈闇對曰言蓋無別意猶如禮運云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亦無別意百者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共一束也○注僭諸至名武○正義曰案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是諸侯之禮今文子亦奏之故云僭諸侯此謂納賓樂也若登歌下管正樂則天子用三夏以饗元侯元侯相饗亦得用之周禮九夏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其陔夏卿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酒客醉而出奏陔夏但非堂上正樂所用也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覿大力反下同使色吏反見賢遍反下同）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非其與君無別）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私覿是外交也）〔疏〕朝覲至君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從君朝覲行私覿非禮之事○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者朝覲謂君親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輒行私覿是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者既從君而行不可私覿若專使而出則可爲之故云大夫執圭而使謂受命執圭專使鄰國得行私覿所以申己之誠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者覆明從君而行不敢行私覿所以致敬於己君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者當周衰之後有臣從君而行設庭實私覿於主國之庭作記者譏之庭實私覿何得爲乎諸侯之庭譏其與君無別也○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者解所以從君而行不敢私覿之意爲人之臣既無外交唯專一事君既從君而行不敢貳心於他君所以不行私覿之禮○注其君至私見○正義曰案聘禮臣出使有私覿今云私覿非禮也故知從君行也且經朝覲是君親行之事云以君命聘則有私見者解經文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約聘禮有私覿故云以君命聘則有私見也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其饗君由強且富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三桓魯桓公之子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弒二君又死也○慶父音甫鴆直陰反弒音試○）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明饗君非禮也○升自阼才路反本又作升自阼階）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正君臣也）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夷王周康王之玄孫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疏〕大夫至始也○正義曰大夫富強專制於君召君而饗之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者大夫強盛則干國亂紀而君能殺之是銷絕惡源得其義也○由三桓始也者從三桓以後有能誅殺強臣由三桓而來故云由三桓始也○注三桓至死也○正義曰案春秋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弟是桓公子也云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者案莊公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羊云辟內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何休云公病問後於牙牙對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牙欲立慶父是脅公也云季友以君命鴆牙者案莊三十二年左傳云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是也後慶父弒二君者莊公三十二年左氏云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是弒二君也云又死也者案左氏云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慶父又死也案三桓之前齊有公孫無知作亂衞有州吁宋有長萬皆以強盛被殺而云由三桓始者熊氏云據魯而言猶如論語云十世五世希不失矣三桓之後若襄仲季孫意如雖強君不能殺據時有能殺者言之然此經注並公羊文以左氏傳爲解耳○注明饗君非禮也○正義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臣既不敢爲主明饗君非禮結上文也春秋之時則有諸侯饗天子故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亂世非正法也○覲禮至以下○案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若春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熊氏云春夏受三饗之時乃有迎法義或然也故齊僕云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注云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是也○由夷王以下者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自此以後或有然故云以下○注夷王至子也○正義曰案世本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

（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懿王崩弟孝王立孝王崩懿王大子燮立是爲夷王懿王是康王之玄孫夷王是懿王之子故云玄孫之子也）○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言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縣音玄注及下同錫音陽注同盾本亦作楯純尹反又音尹傅音附背補佩反）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言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坫丁念反繡依注作綃音消注或作綃亦同黼音甫簾音廉於反爵焉本或作賓反爵焉領緣移絹反繒似陵反襮音博○）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言僭所由）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言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疏〕（諸侯至始也○正義曰此一節摠論諸侯及大夫奢僭強盛之事各依文解之○諸侯之宮縣者諸侯唯合軒縣今乃有宮縣又諸侯祭用時王牲今用白牡又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又諸侯得舞大武故詩云方將萬舞宜八年萬入去籥是也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今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諸侯合乘時王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並是諸侯僭禮也○注言此至禮也○正義曰案小胥天子宮縣案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又明堂位云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擊玉磬則皐陶謨云鳴球是也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其祭統明堂所云皆天子禮樂特賜周公故云皆天子之禮魯唯文王周公廟得而用之若用於他廟則爲僭也若他國諸侯非二王之後祀受命之君而用之皆爲僭也云錫傅其背如龜也者詩云鏤錫謂以金飾之則此錫亦以金飾也謂用金珠傅其盾背盾背外高龜背亦外高故云如龜也蓋見漢禮然也白牡是殷之正色大路與白牡同文故知白牡大路是殷天子之禮也○臺門至禮也○此一經明大夫僭諸侯禮臺門者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而旅樹者旅道也樹立也人君當門道立屏蔽內外爲蔽也○反坫者反爵之坫也若兩君相享則設尊兩楹間坫在其南坫以土爲之○繡黼丹朱中衣者綃繒也黼刺繒爲黼文也丹朱赤色謂染繒爲赤色也中衣謂以素爲冕服之裏衣猶今中衣單也○大夫之僭禮也者自臺門以下於時大夫皆有此事故言僭禮也○注言禮至領也○正義曰旅道也所行處故以爲道也云屏謂之樹釋宮文引管氏樹塞門者據經旅樹之義云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者禮緯文南本云及定本皆然或云大夫以帷士以簾誤也云反坫反爵之坫也者以明堂云反坫出尊則坫爲尊而設故知反坫反爵也以言出尊故云蓋在尊南也鄉飲酒是卿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己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君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故其坫在兩楹間云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反爵焉者案論語云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故知兩君相見也故注云其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故云主君既獻於反爵焉謂於此坫上而反爵焉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荅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荅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而論語注酌畢各反爵於坫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云飲畢或可初酌之時則奠於坫與鄉飲酒禮異也義有疑故具存焉云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者中衣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以素爲之繡黼爲領丹朱爲緣云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者案注昏禮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亦以爲綃綃綺屬以魯詩既爲綃字又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共爲一物故以繡爲綃也謂於綃上而刺黼文也引詩云素衣朱綃者證以繡爲綃又引詩素衣朱襮者證黼領也案釋器黼領謂之襮故云襮黼領也案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此素衣是緣當爲冕及爵弁之中衣禮朝燕之服皆以布爲之皇氏云此素爲中衣兼爲朝燕服之中衣非也案禮公之孤四命則爵弁自祭也則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則中衣得用素但不得用綃黼爲領丹朱爲緣耳熊氏云此云大夫僭謂非四命大夫而著素衣爲僭今爲四命得著素衣但以綃黼丹朱猶爲僭也其大夫大助祭於君服爵弁以上雖中衣用素亦不得用綃黼丹朱以爲領緣以其是諸侯之服故唐詩揚之水刺晉昭公微弱云素衣朱綃從子于鵠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爲諸侯也○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謂臣下不畏權於君而擅相尊貴以等列故庾云擅相封爵也○相覿以貨者大夫私相覿以貨賄不辟君○注魯以至僭焉○正義曰知魯得立文王廟者案襄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注云周廟謂文王廟也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二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故異義禮戴引此郊特牲云又臣衛論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士諸侯不得專祖於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祖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宗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慎謹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鄭氏無駮與許氏同也其王子母弟無大功德不得出封食采畿內賢於餘者亦得采地之中立祖王廟故都宗人家宗人皆爲都家祭所出祖王之廟也）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過之遠難法也二或爲三○過古臥反○）〔疏〕（天子至二代○正義曰此一節論王者立二王後尊賢之事○天子存二代者天子繼世而立子孫以不肖滅亡見在子孫又無功德仍須存之所以存二代之後者猶尚尊其往昔之賢所能法象○尊賢不過二代者所以尊賢之事取其法象但代異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今則不可盡行故所尊之賢不過取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爲法也案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案云治魯詩丞相韋玄成治易施犨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如鄭此言公羊自據二王之後左氏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熊氏云周之三恪越少昊高辛遠存黃帝者取其制作之人故易繫辭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義當然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是尊也寓或爲託○寓音遇○）〔疏〕（諸侯至繼世○正義曰此一節論寄公之子爲臣之事○注寓寄至尊也○正義曰案喪服傳云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爲失地也諸侯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爲臣也）

○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荅對也○鄉許亮反下君南鄉同○）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辟國君也○辟音避注同）〔疏〕（大夫至君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君辟正君之事諸侯則稽首於天子大夫則稽首於諸侯皆盡其臣禮以事君今大夫家臣於大夫之處拜時不爲稽首非是尊敬此家臣不令稽首所以不稽首者以辟國之正君臣於國君已皆稽首今大夫之臣又稽首於大夫之君便是一國兩君故云以辟君也大夫得稽首於諸侯不辟天子者謂諸侯有大功德出封畿外專有其國故大夫得專盡臣禮事之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荅己也。（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孤卿之復逆也）〔疏〕（大夫至己也○正義曰此經論君尊大夫之事○大夫有獻弗親者謂大夫有物獻君使人獻之不親來獻○君有賜不面拜者謂君有物賜大夫大夫不面自來拜所以然者恐爲君之荅己故不自來不報而去○注小臣至逆也○正義曰案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皆無大夫之文即此小臣所掌孤卿中兼之故鄭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也）

○鄉人禓。（禓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敺疫逐強鬼也禓或爲獻或爲儺○禓音傷鬼名也強其丈反難乃多反下同本又作儺索色百反下文注皆同敺又作驅同起居反）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神依人也）〔疏〕（鄉人至神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存神之事○鄉人禓者庾云禓是強鬼之名謂鄉人驅逐此強鬼孔子則身著朝服立于阼階之上所以然者以時驅逐強鬼恐己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女子設帨○弧音胡帨始銳反）〔疏〕（孔子至義也○正義曰此一節論歎美祭廟擇士之射必使容體合樂故云射之以樂○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容相應○何以射者言何以能使射與樂節相應故咨善其兩事相應故鄭注射義云何以言其難也○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者孔子既美射之與樂相應又論身之不可不習爲士之法理合能射今使之射若其不能便是乖於爲士之義則當辭以疾病縣弧之義也者以男子初生縣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

能也今士亦有射道以其疾病而不能與男子初生縣弧相似故云縣弧之義也○注男子至設帨○正義曰案內則云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男子所以設弧者示其有射道所以縣之者以其未能也長大不得不能故辭以疾也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居讀爲姬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齊者止樂而二日擊鼓則是成一日齊也○齊本又作齋同側皆反後放此何居音姬）

〔疏〕孔子至何居○正義曰此一經論祭之失禮之事祭前宜齊而專一不得伐鼓也凡祭必散七日致齊三日不樂不弔致齊三日專其一心用以祭祀猶恐爲敬不足故云猶恐不敬也于時祭者在致齊三日之中而二日伐鼓使祭者情散意逆以違禮故譏而問之二日伐鼓何姬姬是語助之辭也○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朝市宜於市之東偏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繹音亦祊百彭反賈音古販甫萬反）

〔疏〕孔子至之矣○正義曰此一經論魯失禮之事○繹之於庫門內者繹祭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者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之於西方者朝市謂朝時而市當於市內東方謂市內近東也今乃於市內西方○失之矣者言此三事皆違於禮故言失之矣○注祊之至爲主○正義曰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者下文索祭祝于祊是爲祭設故當在廟門外又釋宮云閍謂之門孫炎云謂廟門外又引詩云祝祭於祊故知廟門也知廟門外者禮器云爲祊乎外故知在外也以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故知在廟門外之西室云繹又於其堂者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云繹又於其堂云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者祊是室內求神繹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故云二者同時案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繹者云繹又祭詩絲衣云繹賓尸但有繹名而無祊稱是大名曰繹云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者案儀禮有司徹是上大夫儐尸也但於堂上獻尸獻侑全無室中之事又絲衣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下云兕觥其觩旨酒其柔是接尸也故知祭神禮簡事尸禮大天子諸侯謂之爲繹其祭之明日於廟門外西室及堂而行禮也上大夫曰儐尸與祭同日於廟堂之上而行禮也下大夫及士雖有獻尸及賓等相酬酢行禮於廟之事不謂之儐尸也引周禮大市日側而市以下皆周禮司市文日中百族爲主者注云百族必容來去商賈爲主謂商賈家在外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凡日中朝夕百族商賈及販夫販婦皆言爲主者據其多耳皇氏以爲日側日將中而未中猶在東側故鄭注彼云日昃昳中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牆謂之墉北墉社內北牆○庸本亦作墉音容）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國中之神莫貴於社）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大社王爲羣姓所立○大音太下文注大社大王大廟大古大王皆同爲于僞反下文爲社爲禁皆同）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

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喪息浪反薄本又作亳步各反牖音酉○）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中霤亦土神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爲里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羨也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轂一乘乘或爲鄰○乘時證反注同又徒徧反共音恭粢音資甸徒練反又繩證反）

〔疏〕○社祭至始也正義曰此一節總論社神之義兼明所祭之禮○社祭土而主陰氣也者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土故云社祭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者墉牆也社既主陰陰宜在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牆下而南鄉祭之是對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者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者是解社不屋義也達通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爲屋以受霜露風雨霜露風雨至是天地氣通也故云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者喪國社者謂周立殷社也立以爲戒不生成天是生法其無生義故屋隔之令不受天之陽也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薄社北牖使陰明也者即喪國社也殷始都薄故呼其社爲薄社也周立殷社爲戒而屋之塞其三面唯開北牖示絕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者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之道故也發此句爲下張本也○地載萬物者釋地所得神之由也地之爲德以載萬物爲用故也○天垂象者欲明地之貴故引天爲對也地有其物天上皆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取財於地者地須產財並在地出爲人所取也○取法於天者人知四時早晚皆傚日月星辰以爲耕作之候是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者所取法者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所取財者故親而祭之一切親地而共祭社是也○故教民美報焉者此結祀社也地既爲民所親故與庶民祭之以教民美報故也○家主中霤者中霤謂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在於中霤○而國主社者謂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示本也者以土神生財以養官之與民故皆主祭土神示其養生之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者社事祭社事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爲國之本故若祭社則合里之家並盡出故云單出里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唯爲社田國人畢作者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福故若祭社先爲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得住家也○唯社丘乘共粢盛者賀說祭社用牲此明祭社用米也丘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乘唯祭社而使丘乘共其粢盛也粢稷也稷曰明粢在器曰盛庾蔚云粢盛所須者少故丘乘共之也皇氏云若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也○所以報本反始也者結美報也皇氏云國人畢作是報本而丘乘共粢盛是反始言粢盛是社所生故云反始也熊氏祭社稷之神爲

報本祭所配之人爲反始未知孰是故兩存焉○注大社至所立○正義曰知爲羣姓所立者祭法文但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播五穀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爲此論者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爲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天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是降於天故角尺也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所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縣絕故云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祭地祇也其社稷制度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爲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之類是也上皆以黃土也其天子諸侯皆有二社者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是各有二社又各有勝國之社故此云喪國之社屋之是天子有之也案春秋亳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是魯有亳社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是宋有之也此是天子諸侯二社之義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爲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爲立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穀梁傳云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間于兩社爲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云間於兩社也其卿大夫以下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故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者皆以土地所宜之木則論語云夏后氏以松殷人

以柏周人以栗故大司徒云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其天子大社之等案尚書無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其天子諸侯大夫等皆有稷也故注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也田主尚然故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其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有稷也但亡國之社稷故略之用刑官爲尸則其祭餘社爲尸不用刑官也其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是三也其社主用石故鄭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案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營並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玉無文不可強言今禮用兩圭有邸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鄭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異義稷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嶽四瀆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夔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揔神即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下之黍稷或云原隰生百穀黍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注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爲里畢至載一乘○正義曰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者案周禮都鄙公卿大夫采地公卿大夫祭社其里之人皆往就祭此據采地言之故云往祭社於都鄙必知據采地者以經云唯社丘乘丘乘是采地井田之制故舉采地言焉其公邑之民所屬鄰鄙縣遂有祭社之事則亦往鄰鄙中助之其六鄉之內族祭酺黨祭禜雖滿百家以上不祭社也唯其州祭社其所屬閭民祭社祭禜祭酺之時亦皆往也但此文主於社故特言社耳云人則盡行非徒羨也者案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則家一人之外皆爲羨也此云人則盡行非徒羨似羨外更有人者若六鄉上劑致民一人爲正卒又一人爲羨卒其餘爲餘夫則據都鄙及六遂之外羨卒外有餘夫故云非徒羨也云丘十六井也以下皆司馬法文。

○季春出火。爲焚也。（謂焚萊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記者誤也社或爲省○卒祖忽反算思管反○省思淺反）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流猶行也行田也鹽讀爲豔行田示之以禽使歆豔之觀其用命不也謂禽爲利者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鹽依注音豔行上如字下及下行田皆下孟反歆許金反○）求服其志。不貪其得。（失伍而獲猶爲犯命）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天子適四方。先柴。（所到必先燔柴有事於上帝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燔音煩守手又反岱音代）

〔疏〕季春至先柴○正義曰此一節論仲春祭社之前田獵取禽以祭社獲福之事○季春出火爲焚也者祭社既用仲春此出火爲焚當在仲春之月令云季春者記者以季春之時民始出火記者錯誤遂以爲天子諸侯用焚亦在季春故誤爲季春當爲仲春也爲焚者謂焚燒除治宿草然後簡其車賦者謂既焚之後簡選車馬及兵賦器械之屬○而歷其卒伍者謂歷其百人之卒五人之伍○而君親誓社者謂君親自誓此士衆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所得之禽獸因以祭社故云親誓社左之右之坐之起之者謂戒勅之以習軍旅之事或左或右或坐或起○以觀其習變也者謂君親自觀於習武變動之事○而流示之禽者流行也謂教陳而行田禮謂驅禽於陳前以示士卒也○而鹽諸利者鹽豔也諸於也利則禽也所以驅禽示之而歆豔之以小禽之利○以觀其不犯命也者於此之時觀其士卒犯命與不犯軍命者○求服其志不貪其得者所以觀其犯命與否者求欲服其士卒之志使進退依禮不欲貪其犯命苟得於禽言失伍得禽猶爲犯命不免罰也○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者以其所爲得禮戰則克勝祭則受福○注爲焚至始出○正義曰出火以火出者案春秋火出爲夏三月此出火者謂出陶冶之火故左氏昭六年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用火故晉士文伯譏之若田獵之火則昆蟲蟄後得火田以至仲春也○注歷至誤也○正義曰簡歷謂算具陳列之者經云左之右之軍或須左或須右坐之起之謂須坐須起崔氏云謂士卒至前表而坐將行而起崔氏所言是仲冬大閱之禮未知春時亦然以否云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者此經無祭社之文以連前經祭社之事故云此是仲春之禮云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者周禮大司馬職文引之者證仲春火弊而田止云至季春出火而民乃用火者案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故民乃用火云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記者誤也者謂作記之人見季春民之出火謂爲焚萊祭社故稱季春○注鹽讀至私之○正義曰鹽豔聲相近歆豔是愛欲之言故讀從豔也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二者大司馬文○天子適四方先柴○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巡守祭天之禮○天子適四方先柴者謂巡守至方嶽先燔柴以告天是尊天故也○注書曰至宗柴○正義曰此虞書舜典文案鄭注尚書以爲別有舜典之篇將此爲堯典與古文異也此祭上帝謂祭當方帝皇氏云謂祭感生帝義非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五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五（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三十四）

郊特牲第十一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節

次路五就（各本同毛本就誤路）

郊特至已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論小少及薄味爲貴（惠棟按宋本作小少此本小少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是五帝與大帝六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天）

郊祀袞冕送逆尸（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逆作迎）

祇可以沃用醴齊（閩監毛本醴作醍是也）

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惠棟按宋本有與字此本與字脫閩監毛本同）

凡特祀之牲（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特作時）

則用牷物（按周禮則作必）

其常祀之牲則皆用牲（惠棟按宋本有牲此本牲字脫閩監毛本同）

皆用大牢也（惠棟按宋本有也字此本也字脫閩監毛本同）

殷則有三路（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有字）

君三重席而酢然（惠棟按宋本然作焉是也閩監毛本並誤）

大饗君三重席節

賓爲茍敬（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正義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按疏標正作賓爲茍敬監毛本茍誤苟衞氏集說同疏中六茍敬字皆放此）

大饗至酢焉（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三獻之介君尊專席而酢焉至此以就卑也（閩監毛本無至字專上無尊字此下有降尊二字惠棟按宋本作三獻至卑也）

席於阼階之西北而其介爲賓（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而作面按燕禮記是面字）

西階上卒爵賓酢主人（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賓作以）

與賓客相獻之禮（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客字禮下有也字）

饗禘有樂節

饗禘至陽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食耆老亦食孤子（惠棟按宋本句上有秋字此誤脫也閩監毛本同）

鼎俎奇而籩豆偶節

鼎俎至義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賓入大門節

孔子屢歎之（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婁歎云本又作屢○按婁屢古今字）

賓入至物得（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主人納賓是已之臣子（惠棟按宋本賓字重此本脫一賓字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

燕享之時（惠棟挍宋本燕上有受字此本脫閩監毛本同享作饗）

賓初與酬薦東（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按東字不誤考文云補本東作束非也）

案燕禮記賓。及庭（案及上。誤衍閩監毛本不誤）

客醉出所奏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出上有而字）

天子所以享元侯（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享作饗下王享燕元臣元侯自相享同）

皆歌鹿鳴合鄉是也（惠棟挍宋本鄉下有樂字衞氏集說同此本樂字脫閩監毛本同）

案鄉酒禮及燕禮（閩監本鄉下有飲字此誤脫也毛本飲誤射）

而南本納夏獨夏文在上（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文誤又惠棟云南本儀禮納夏作夏納）

竹箎笛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箎作篪）

匏竹可賤故在下（惠棟挍宋本在下有堂字衞氏集說同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同）

天氣化（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天下有以字）

旅幣無方節

以鐘次之（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石經鐘字右角壞衞氏集說鐘作鍾陳澔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至善堂九經本皆作鍾）

鐘金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鐘作鍾衞氏集說同下鐘其大者同）

往德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往德正義云南本及定本皆作往德北本爲任德）

旅幣至德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貢金以供王之鑄器（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貢作貢）

金列庭實（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金當作今字誤）

庭燎之百節

庭燎至始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但崇鞠問引大戴禮也何以言益沈閎對曰（閩監毛本同許宗彥云曲禮疏有崇精月令疏有沈閎）

朝覲節

朝覲至君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且經朝覲（惠棟挍宋本作經云此本去字脫閩監毛本同）

大夫而饗君節

公之弟（各本作莊公此本莊字脫）

後慶父弑二君（各本同釋文弑作殺）

升自阼階（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升自阼云本又作升自阼階）

大夫至始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大夫强而君殺之義者（惠棟挍宋本作也者此本也字脫閩監毛本同）

是銷絕惡源（閩監本同毛本源作原）

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逆作迎。按周禮作逆）

自此以後或有然（惠棟挍宋本作然者衞氏集說同此本者字脫閩監毛本同）

諸侯之宮縣節

朱干設鍚（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鍚誤錫嘉靖本同釋文出設鍚云音陽注同）

諸侯至始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惠棟挍宋本堂下有位字此本位字脫閩監毛本同下其祭統明堂位所云以明堂位云反坫並同）

此一經明大夫僭諸侯禮（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經作節）

坫在其南（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其作尊）

諸侯有德祖天子者（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德當作得）

祖王之廟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三十四終記云凡二十二頁）

天子存二代之後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野夫黃冠節止爲第三十五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五）

天子至二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所能法象（閩監毛本能作取）

諸侯不臣寓公節

諸侯至繼世（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大夫之臣節

大夫至君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大夫君（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節作經衞氏集說同）

大夫有獻節

大夫至已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鄉人禓節

謂時儺（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時難云下同本又作儺）

鄉人至神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鄉人駈逐此强鬼（閩本同監毛本駈作驅按五經文字云驅作駈訛可見唐人已有書驅作駈者下駈逐同注索室毆疫釋文出毆疫云字又作驅據疏二驅字是正義本注文當作驅疫）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節

孔子至義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各善其兩事相應（閩監毛本同考文引補本各作多）

孔子曰三日齊節

孔子至何居（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凡祭必散七日（閩監毛本散下有齊字此誤脫也）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節

孔子至之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又釋宮云閍謂之門（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作門謂之祊衞氏集說同）

釋者云繹又祭（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者作天是也）

旨酒其柔（閩監毛本其作思衞氏集說同其字誤）

其祭之明日於廟門外（閩監毛本其作在衞氏集說同）

社祭土節

君南鄉於北墉下（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北庸云本亦作墉惠棟挍宋本作庸注同）

薄社北牖（閩監本作牖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牖誤墉毛本誤牗衞氏集說同按釋文出北牖云音酉是作牖字是也五經文字云牖作牗非是唐人已有書牖作牗者故此本疏中牖亦皆作牗）

取財於地（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財誤材）

丘乘共粢盛（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共粢坊本共作供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共）

地須產財並在地出（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產作財出作上）

熊氏祭社稷之神（惠棟挍宋本氏下有云字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同）

以社爲五土之神（閩監毛本之作摠衞氏集說同）

稷播五穀之功（閩監毛本作稷有播種之功衛氏集說同）

禮運云祀帝於郊（閩毛本同監本禮運二字闕）

地有形（惠棟按宋本地下有體字此誤脫也閩監毛本同）

尊卑所别（閩監毛本所作既）

孝經注云后稷土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社后土也）

后土者謂土神也（監毛本同閩本土作地惠棟按宋本同）

上皆以黃土也（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皆當作冒）

朝廷執政之處（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朝廷誤廟庭）

按尚書無逸篇曰（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按無字衍此尚書逸篇文也見後漢志注）

異義稷今孝經說（惠棟按宋本稷下有神字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同）

下之黍稷或云（閩監毛本同浦鏜云當作下云黍稷或或之誤）

注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爲里畢至畝一乘（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出里至里畢十六字）

季春出火節（惠棟按云季春節宋本分天子適四方下另爲一節）

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火出作出火）

季春出火乃牧誓社（惠棟按宋本無牧字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乃親誓社）

季春至先柴（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當在仲春也（惠棟按宋本作在此本在誤爲）

謂士卒至前表而坐（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表作列）

禮記注疏卷二十五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六

郊特牲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正音征下同○〔疏〕郊之至至也○正義曰此一節總明郊祭之義○迎長日之至也者明郊祭用夏正建寅之月意以二月建卯春分後日長今正月建寅郊祭通而迎此長日之將至○注易說至長也○正義曰此易緯乾鑿度文必用夏正彼文云方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按書傳云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即引寅賓出日皆謂春分知此迎長日非春分者此云兆於南郊就陽位若是春分朝日當在東郊故知非也又下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故知郊祭天非唯祭日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爲尊○徧音遍）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日太陽之精也〔疏〕大報至位也○正義曰大猶徧也雖特尊所出之帝而又徧報天之一切神而天之諸神唯日爲尊故此祭者日爲諸神之主故云主日也不用所出之帝爲主而主日者所出尊不與諸神爲賓主也猶如君燕羣臣使膳宰爲主人不以君爲主也○注大猶至爲尊○正義曰天之諸神莫大於日祭諸神之時日居諸神之首故云日爲尊也凡祭日月之禮崔氏云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是其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其二也此等二祭日之與月各祭於一處日之與月皆爲壇而祭所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皆爲燔柴也夏正郊天之時而主日以月配以祭月故大報天而主日以月是其三也孟冬大蜡之時又祭日月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其四也此二祭并祭日月共在一處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壇則實柴坎則瘞埋也其牲皆用犢故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鄭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是也若所祈禱則用少牢故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及日月等鄭注云凡以此下皆祭用少牢是也皇氏云以爲日月合祭之時用犢分祭之時用少牢其義非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稱尺證反）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尚赤者周也○騂息營反徐呼營反〔疏〕掃地至誠也○正義曰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掃地而祭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故周禮旊人爲簋匏謂酒爵此等已具解於上○）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齊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圖本又作圖音負凡爲如字或於僞反非也〔疏〕郊之至以至○正義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

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注言日至周事○正義曰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者謂日體以周郊天建子之月而南至云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者以冬至一陽生故云新用事而用辛日云此說非也者謂日以周禮郊天之月而日至陽氣新用事此等之說非也謂董仲舒劉向而爲此說所以非者按周禮冬至祭天圓丘不論郊也又此下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是服不同周禮玉路以祀天此下云乘素車是車不同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是牲不同也爾雅曰非人爲之丘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圓丘與泰壇別也以是知郊與圓丘所祭非一故云此說非也云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者言此經始郊日以至是魯國之禮必知魯禮者以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魯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與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但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也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者欲見經文實是魯郊而爲周字故云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誤作周也從上說郊是周禮自此以下是魯禮爲此周禮雜亂也按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玄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玄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從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玄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鄭玄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圓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圓丘之名周官圓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圓丘之祭也玄既以祭法禘嚳爲圓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按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圓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玄說圓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圓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圓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圓丘之文知郊則圓丘圓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圓丘於郊築泰壇象圓丘之形以上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圓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圓丘知圓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啓蟄又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祭之事如聖證論之言王肅所據經傳分明鄭必別爲其說者按聖證論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

（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日至祭天於地上之圓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郊天圓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于郊服袞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圓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按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與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按張融謹按郊與圓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以魯轉卜三正王與鄭玄同周禮圓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袞冕語又云臨燔柴脫袞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脫袞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同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爲魯禮與鄭玄同融又爲圓丘是祭皇天孟春祈穀於上帝及龍見而雩此五帝之等並是皇天之佐其實天也融又云祀大神率執事而卜日圓丘既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此是張融之說鄭此注云以建子之月郊天用辛日者當齋戒自新如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日也但郊丘大事王鄭不同故略陳二家所據而言之也按聖證論及異義皆同穀梁之義魯轉卜三正之內一郊則止而崔氏皇氏以爲魯冬至郊天夏至又郊凡二郊非鄭義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受命謂告之退而卜〔疏〕卜郊至義也○正義曰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故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是也○作龜于禰宮者作灼也禰宮禰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尊祖親考之義也者考亦禰也尊祖故受之命命宜由尊者出親禰故作龜作龜是事事宜就親近者也）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勑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也○可與如字一音預○〔疏〕卜之至義也○正義曰澤澤宮也王在於澤宮中於其宮以射擇士故因呼爲澤宮也王卜已吉又至澤宮射以擇賢者爲助祭之人故云王立於澤也禮器云舉賢而置之是也然王者獵在囿而主皮射亦在澤故鄭注鄉射記引尚書傳主皮射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又云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親聽誓命者因以澤宮中又使有司誓勑舊章齋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之故禮器云聚衆而誓之是也○受教諫之義也者釋前義也告祖作禰是受教義也又立澤聽誓是受諫義也○）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勑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者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庫或爲廄○還音旋下同重直用反廄九又反）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粢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鑊戶郭反〔疏〕獻命至上也○正義曰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于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而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大廟而重戒之○注百姓至之室○正義曰以上有百官之文故以百姓爲王之親也王親謂之百姓也者皇氏云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者卜法必在祭前十日祭義云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又云七日戒三日齋○鄭既云王自此還齋路寢之室則此經戒百官百姓則祭前三日欲致齋之時以誓命重相申勑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者○報白也郊日之朝天子早起服弁服以聽之小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未郊故未服大裘而衣當且服日視朝之服也○示民嚴上也者結早朝著皮弁朝服以聽祭報之義示教人尊嚴其君上之義也○注周禮至王也○正義曰引之者證小宗伯既有告事王皮弁聽之是也）

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謂郊道之民爲之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也田燭田首爲燭也○汜芳劒反本亦作汎埽素報反剗初產反徐又初展反令力呈反）

弗命而民聽上。（化王嚴上〔疏〕喪者至聽上○正義曰郊祭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于王之吉祭也○汜埽反道者汜埽廣埽也反道剗路之土反之令新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家家各當界廣埽新道也○鄭氏曰鄉者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祭郊之早○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喪者不哭以下至此並非王命而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蜡氏所云有司常事至郊祭之時王不特命故云不命且作記之人盛美民之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蜡氏云除不蠲及刑者任人等此不言者文不備也）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象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被皮義反卷本又作袞同古本反注卷冕同冕亡展反字林亡辨反）

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戴丁代反本亦作戴璪音早過古和反）

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設日月畫於旂上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

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則謂則之以示人也〔疏〕祭之至道也○正義曰當祭之日王被袞冕袞冕有日月星辰以象天也首戴袞冕其璪十二旒法則天數也○乘素車者乘殷之朴素之車貴其象天之質也所建之旂十有二旒畫龍爲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者旂十有二旒象天數十二也龍爲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以象天也○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者總結上王被袞冕以下之事言天垂日月之象各有其數故聖人則之郊天象日月以光明天之道以示於人故事事則之○注謂有至下也○正義曰此明被袞象天明堂位云日月之章故袞有日月星辰也與周不同故云此魯禮也引周禮以下者證王禮與魯禮不同云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者證魯侯得著袞冕故經云袞也魯公得稱王者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爲周郊遂以魯侯而稱王也皇氏云書用王禮故稱王或亦當然也○注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正義曰此哀七年左氏傳文○注素車至禮也○正義曰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又此上文云大路繁纓一就此云乘素車故知殷路也云魯公之郊用殷禮也者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周公既用殷之白牡故知用殷禮也）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養牲必養二也）

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滌范音迪徐徒嘯反別彼列反所搜本又作廋所流反處昌慮反下之處同處皆同〔疏〕帝牛至鬼也○正義曰郊天既以后稷爲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以爲稷牛者爲猶用也爲用稷牛而爲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牛用之○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者此覆說上文帝牛不吉而取稷牛之事以帝牛既尊必須在滌三月今帝牛不吉故取稷牛已在滌三月也其祀稷之牛臨時別取故云稷牛唯具天神既尊故須在滌人鬼稍卑唯具而已是分別天神與人鬼不同○注養牲必養二也○正義曰按春秋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公羊云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何休云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祭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吉則止不郊○注滌牢至用也○正義曰滌牢中所搜除者搜謂搜埽清除故周禮掌馬者謂之廋人云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者遭時謂帝牲遭災之時既取稷牲而用之其祀稷之牲臨時選其可者凡帝牲稷牲尋常初時皆卜取其牲繫於牢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變之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言俱本可以配）

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疏〕萬物至始也○正義曰此一經論祖配天之義人本於祖物本於天以配本故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此一經釋所以郊祭天之義天爲物本祖爲王本祭天以祖配此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以財言之謂物爲本以終言之謂初爲始謝其財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大義同也皇氏云上文社稷下直云報本反始此文天神尊故加大字義或然也）

○天子大蜡八。（所祭有八神也○蜡仕詐反蜡祭有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

伊耆氏始爲蜡。（伊耆氏古天子號也○耆巨夷反或云即帝堯是也）

蜡也者。索也。（謂求索也）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

祭百種以報嗇也。（嗇所樹蓺之功使盡饗之○種之勇反下之種也同〔疏〕天子至嗇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蜡祭之事各依文解之○大蜡八者即鄭注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爲主蜡云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爲大天子既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嗇古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也知諸侯亦有蜡者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是諸侯有蜡也按周禮大司樂云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云有象在天所謂日月此神不數象物及日月者先嗇司嗇並是一神有益於人水庸之屬在地益其稼穡故索而祭之急其近者故也天神象物去人縣遠雖祭）

（不爲八神之數○注伊耆氏古天子號也○正義曰明堂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而土鼓俱稱土鼓則伊耆氏神農也以其初爲田事故爲蜡祭以報天也下云主先嗇神農即爲始蜡豈自祭其身以爲先嗇乎皇氏云神農伊耆一代摠號其子孫爲天子者始爲蜡祭祭其先祖造田者故有先嗇也○注歲十至之也○正義曰知是周十二月者下云既蜡而收民息已收謂收斂則詩所謂十月納禾稼又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知蜡周建亥之月三代皆然此經文據周故爲十二月皇氏以爲三代名以十二月爲蜡其義非也已具於月令疏云饗者祭其神也者解經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萬物非所饗但饗其萬物之神所以饗其神者萬物所以能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故云祭之以報焉云造者配之也者賀瑒云謂造此蜡祭配此八神而祭○注先嗇至是也○正義曰若神農者若是不定之辭以神農比擬故云若司嗇后稷無所疑故不言若直云后稷是也經言主先嗇而祭司嗇者以先嗇爲主司嗇從祭種曰稼斂曰嗇不云稼而云嗇者取其成功收斂受嗇而祭也○祭百種以報嗇也者此一經爲下饗農及郵表畷起文百種則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焉）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詩云爲下國畷郵○郵本亦作尤有周反字或作卸畷丁劣反又丁衛反畯音俊督約因妙反擾而沼反馴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也○猫字又作貓音苗爲于僞反下同）祭坊與水庸事也。（水庸溝也○坊音房後注同）【疏】（饗農至事也○正義曰此一經摠明祭百種之事農謂古之田畯有功於民郵表畷者是田畯於井間所舍之處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禽獸者即下文云猫虎之屬言禽獸者猫虎之外但有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下特云猫虎舉其除害甚者○仁之至義之盡也者不忘恩而報之是仁有功必報之是義也蜡祭有仁義之至盡也○注詩云至獸也○正義曰所引詩者齊魯韓詩也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政爲下國諸侯在畷民之處所使不離散今毛詩作綴旒在商頌長發之篇云禽獸服不氏所教擾猛獸也者若非猛獸不能殺害於物以助天故也○注迎其神也○正義曰恐迎猫虎之身故云迎其神而祭之○祭坊與水庸事也者是營爲所須之事故云事也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鄣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謂祭此坊與水庸之神○）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爲害者也○壑火各反祝之六反又之又反坑苦衡反螟莫經反螽音終又作蝩）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疏】（曰土至殺也○正義曰此以下皆蜡祭之祝辭土即坊也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安則得不崩○水歸其壑者水即水庸壑坑坎也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蟲毋作者昆蟲螟螽之屬也得陰而死得陽而生故曰昆蟲毋作謂不爲災○草木歸其澤者草苔稗木榛梗之屬也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蜡祭乃是報功故亦因所禱有此辭也一云祝辭言此神由有此功故今得報非所禱也○注此蜡至可知矣○正義曰蜡有八神恐祭處各別故言則祭同處可知也陳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而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也據此祭草木有辭則草木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木偏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一物故不數）

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榛杖側巾反以榛木爲杖也殺所界反徐所例反注及下德之殺並同）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黃衣狐裘○臘力合反勞力報反）【疏】（蜡之至夫也○正義曰素服送終是仁恩也故云仁之至葛帶榛杖示陰氣喪殺斷割其理是義也故云義之盡也○注送終至皆素○正義曰送終喪殺所謂老物者按周禮籥章云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素服衣裳皆素者謂白素衣積素裳經直云素服以送終不云皮弁者從上省文也○注祭謂至狐裘○正義曰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對文蜡臘有別摠其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是也公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者即經文息田夫是也勞農王制文○）

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疏】（野夫至服也○正義曰此解上息田夫用黃衣黃冠之意田夫則野夫也野夫著黃冠黃冠是季秋之後草色之服故息田夫而服之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笠音立使使上音史下及下使者皆色吏反撮七活反又七括反餉始尚反糾居黝反）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好呼報反下好女可好皆同）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蓏力果反蓄丑六反又許六反蘊於粉反○）【疏】（大羅至種也○正義曰此一節因上蜡祭廣釋歲終蜡時之事天子掌鳥獸之官謂大羅也謂爲大羅者鄭云能以羅捕鳥獸者也周禮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鄭司農云襦細密之羅也解者云順秋冬殺物故羅氏用細密之羅網以捕禽鳥矣然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諸侯貢屬焉者大羅氏既以羅爲名能張羅得鳥獸故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於王者皆入屬大羅氏也○草笠而至者草笠以草爲笠也此諸侯所使貢獻鳥獸之使者著草笠而至王庭也○尊野服也者草笠是野人之服今歲終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者詔亦告也客謂貢鳥獸之使者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及女子致與使者而宣天子之詔於使者令使者反還其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者此宣詔所告之言也令使者還其國以如此告汝君曰不得好田獵及女色使國亡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而王所以獲者也故與之鹿女明以此爲戒也一云豈每國輒與女鹿郭正當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者瓜今之瓜華果蓏也言天子唯樹瓜與果蓏所以唯樹植此瓜華者是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不務畜藏與民爭利令使者歸告其君亦當如此不得畜藏與民爭利○注詩云至伊糾○正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小雅都人士篇也毛詩箋云臺夫須都人以臺夫須爲笠緇布爲冠云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者此周頌良耜之篇也引此二詩者證笠是野人所著之服○注戒諸至利也○正義曰天子可畜聚斂藏之物既不種蓏戒諸侯不可畜藏蘊積財利也○）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方有祭也）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焉使民謹於用財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移以豉反注同羨才箭反又辭見反烝之承反畀必利反妣必履反與音餘○）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矣○既蜡而收絕句積聚並如字徐上音茲賜反下方樹反○）【疏】（八蜡至興功○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有異兼記臘祭宗廟息民之事各依文解之○八蜡以記四方者言蜡祭八神因以明記四方之國記其有豐稔有凶荒之異也○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者謂四方之內年穀不得和順成熟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謹慎民財欲使不熟之方萬民謹慎財物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者因四方之內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歡羨也皇氏以此一節皆據諸侯之國而爲蜡祭以記其功當國不成則不爲蜡成則爲蜡義亦通也○注蜡有至八也○正義曰鄭數八神約上文也王肅分貓虎爲二無昆蟲鄭數昆蟲者昆蟲不爲物害亦是其功貓虎俱是除田中之害不得分爲二不言與故合爲一也○注詩頌至百禮○正義曰所引詩者周頌豐年之篇烝進也畀與也言豐年多黍多稌故爲酒醴進與祖妣謂烝嘗於廟之祭也○注息民至必矣○正義曰上文雖云黃衣黃冠而祭不云臘之與蜡似爲一此文云既蜡而收民息已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爲臘與蜡異也前黃衣黃冠在蜡祭之下故知是臘也是以云爲臘必矣故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唯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經云既蜡不興功者謂不興農功若其土功則左氏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建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菹爭居反醢音海麋音眉臡字又作臡乃兮反字林作腝人兮反茆音卯又力首反麇九倫反蠃力戈反拍音傅）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

之道也。（言禮以異爲敬○薦即見反又作薦同或作薦非○）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武萬舞也○耆市志反路本亦作輅音同樂皇音洛下同徐五孝反便婢面反徐比綿反）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稾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琢當爲篆字之誤也幾謂漆飾沂鄂也○莞音官徐音丸簟六點反越音活注同稾又作藁古老反鞂簡八反徐古八反和胡臥反琢依注爲丈轉反雕多調反又作彫幾巨依反注同乘時證反樸普角反烜音毀鑑古暫反藉字夜反沂魚斤反鄂五各反○）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牲陽也庶物陰也○奇居宜反）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黃目黃彝也周所重於諸侯爲上也）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也。

〔疏〕恒豆至斷也○正義曰此一節揔明祭祀籩豆酒醴莞簟尊彝醯醢鸞刀之屬明其尚質所用之宜自恒豆之菹至之道也偏明諸侯祭祀之禮○恒豆之菹者謂朝事恒常所薦之豆所盛之菹是水草和羹之氣若昌本茆菹是也其所盛之醢陸地所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者謂祭末酳尸之後其菹陸地產生之物而爲之若葵菹豚拍之屬是也○其醢水物也者加豆所盛之醢用水中之物若蠃醢魚醢是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者其籩豆所薦之物或水或土所生品類也前文唯云豆此連言籩者籩是配豆之物所盛亦有水土所生也而周禮籩人云天子朝事之籩其實有麷蕡白黑則土所生也鮑魚則水物也但籩之所盛陸產甚多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者言所薦之物不敢用常褻美味貴其多有品類言物多而味不美也○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者解所以物多不美之意所以交接神明之義取恭敬質素非如人事飲食美味之道也○注此謂至云也○正義曰知此謂諸侯者以其與周禮天子豆物不同故知是諸侯也按醢人加豆謂尸食訖酳尸所加之豆則此恒豆者謂朝事及饋食俱爲恒豆也諸侯菹以悉用水物醢悉用陸產與天子不同故引天子朝事之豆以下不同之事以明之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麋臡與此經同其菁菹鹿臡其菁菹非水物與此經異也天子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與諸侯加豆不同其天子加豆有芹菹兔醢深蒲醓醢菭菹鴈醢筍菹魚醢芹菹與深蒲及菭菹等非陸產也鹿與醓醢非水物也與此經異也又天子饋食有蠯蚳醢蠯爲水物亦與此經不同故鄭總云其餘則有雜錯是天子與諸侯異也○先王至義也○此以下揔明祭祀之物不可同於尋常安樂之義○而不可嗜者祭祀薦羞質而無味不可歆嗜○而不可好也者衮冕路車尊嚴不可尋常乘服以爲榮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者武是萬舞大武也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常爲娛樂○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者言宗廟尊嚴肅敬不可寢處其中以自安也○而不可便其利也者宗廟之器供事神明之道不可迴便以爲私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是揔結上文○酒醴至后宜○此明祭祀所用之物不尚繁華皆取尚質貴本玄酒明水之尚者玄酒謂水也明水謂取於月中水也陳列酒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之上玄酒在三酒之上是玄酒明水之尚謂尊尚其古故設尊在前也○疏布之尚者冪人云疏布冪八尊禮器云犧尊疏布冪是也○蒲越稾鞂之尚者凡常而居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稾鞂之上也○明之也者釋所以祭天用蒲越稾鞂之意是神明矣此祭天不敢用褻美味故用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者雕謂刻鏤幾謂沂鄂言尋常車以丹漆雕飾之以爲沂鄂而祭天以素車之乘者尊其樸素○貴其質而已矣者此一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言祭祀之時不重華飾唯質素而已故用玄水疏布稾鞂之屬○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者解所以諸事貴質者以其交接神明不可同於尋常身所安褻之甚極也者若其安褻之不甚者亦得同之○如是而后宜者言尚質尚儉如是而后得交神明之義也○注尚質至鄂也○正義曰尚質則大羹不和大圭不琢素車之乘是也貴本則玄酒明水之尚及疏布之尚是也云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者周禮秋官司烜氏文也云蒲越稾鞂藉神席也者今禮及隋禮稾鞂爲祭天席蒲越爲配帝席俱藉神也云幾謂漆飾沂鄂也者幾與畿字相涉幾是畿限之所故以幾爲沂鄂也○注牲陽也庶物陰也○正義曰按宗伯云以天產作陽德注云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也動物故爲陽也庶物陰也者庶物雖出於牲體雜以植物相和非復牲之全體故爲陰也然聘禮陳醯醢在碑東醢在碑西鄭云醯穀陽也醢肉陰也與此不同者醯是穀物所爲其體清輕故爲陽也醢是肉物所爲肉有形質故爲陰也文各有所對故不同也○黃目至外也○黃目黃彝也以黃金鏤其外以爲目因取名也因將貯鬱鬯酒故云鬱氣也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故鄭注司尊彝云黃目以黃金爲目是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解用黃目之義也黃是中方色目是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者又解必用中及清明義也言酒清明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於祭事必斟酌盡於中也目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行祭必外盡清明絜淨也○注黃目至上也○正義曰按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以舉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云於諸侯爲上也○祭天至斷也○此所論亦尚質及貴天產及聲和之義○貴天產也者餘物皆人功和合爲之鹽則天產自然故云貴天產也言煎者煎此自然之鹽鍊治之也言煎鹽之尚者皇氏云設之於醯醢之上故云尚熊氏云煎鹽祭天所用故云尚義俱通也○貴其義也者言割刀之用必用鸞刀貴其聲和之義○聲和而后斷也者必用鸞刀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後斷割其肉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也○醮呼劣反本又作醮同斷丁亂反冠義古亂反下文注始冠冠而敝之而冠冠於阼冠而字之冠禮士禮冠皆同）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太古無飾非時人緌也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大白即太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唐虞以上曰太古也○齊側皆反緌耳隹反上時掌反後以上皆同○）冠而敝之可也。（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也○敝本亦作弊婢世反徐又房列反弃也復扶又反○）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東序少北近主位也○適丁歷反近附近之近）醮於客位。加有成也。（每加而有成人之道也成人則益尊醮於客位尊之也○醮子妙反）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重以未成人之時呼之○）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或謂委貌爲玄冠也○毋追上音牟下多雷反○）周弁。殷冔。夏收。（齊所服而祭也○冔況甫反字林作𢄼火于反）三王共皮弁素積。（所不易於先代）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言年五十乃爵爲大夫也其有昏禮或改取也）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言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之亦五十乃爵命也至其衰末未成人者多見簒弒乃更即位則爵命之以正君臣而有諸侯之冠禮○簒初患反弒音試）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儲君副王猶云士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行下孟反下德行同）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賢者子孫恒能法其先父德行）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言德益厚官益尊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耳今記時死則謚之非禮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言禮所以尊尊其有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言政之要盡於禮之義○）

〔疏〕冠▲義▲至▲下也○正義曰此一節揔明尊卑加冠因明官爵及禮義之意各依文解之○冠義者一節揔論初冠之義以儀

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故云冠義如下篇有燕義昏義與此同皇氏云冠義祇明用緇布重古之義其說非也○始冠緇布之冠也者謂人之加冠必三加初始所加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者此釋有緇布冠之由大古之時其冠唯用白布常所冠也若其齊戒則染之為緇今始冠重古先冠之也○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者以緇布之冠古禮不合有緌而後世加緌故記者云其今世加緌非禮故引孔子之言云我未之聞也言未聞緇布冠有緌之事○冠而敝之可也者言緇布之冠初加暫用冠之罷冠則敝棄之可也以其古之齊冠後世不復用也○注始冠至冠也○正義曰鄭云此者解經始冠之義始冠者謂三加之時以緇布冠為始故云先加緇布冠先加即始也○注大古至古也正義曰大古無飾緇布冠無緌也云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者孔子云吾未之聞是非駁時人加緌也引雜記文者證緇布冠無緌而玉藻云緇布冠繢緌則緇布冠有緌者皇氏云此經所論謂大夫士故緇布冠無緌諸侯則位尊盡飾故有緌也云大白即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禮運云後世有絲麻雖絲麻同出尚質故用白布也云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者謂祭前齊時著緇布冠正祭則著祭服有虞氏皇而祭是也云唐虞以上曰大古也者以下云三王共皮弁素積三王之前云大古故云唐虞以上曰大古與易之大古別也○注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正義曰唐虞既用之為齊冠三代改唐虞之制齊冠不復用之以委貌章甫牟追三代去緇布冠其唐虞白布冠三代用之為喪冠緇布冠既棄而不用所以詩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注云緇撮緇布冠者彼謂儉且質故著古冠耳○注東序至位也○正義曰按士冠禮冠者在主人之少北是近主位也其庶子則冠於房戶外南面○注醮於至之也○正義曰客位謂戶牖之間南面此謂適子也若夏殷醮用酒冠一加則一醮於客位周則用醴三加畢乃一醴於客位其庶子則皆醮於房戶外○三加彌尊喻其志也○言三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是益尊至三加爵弁是彌尊所以尊者曉喻其冠者之志意令其志意益大初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後加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是志益大也○注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正義曰此皆約士冠禮文按士冠禮三加者謂冠時三偏加冠也至冠日賓至而主人設冠身之席于阼階上近主人之北又設笄纚櫛具于席南冠身立于東房賓揖冠身出就位佐冠為冠身梳頭著纚畢賓洗手為正髻正髻畢往西階至第一▲等受取緇布冠還至冠席前跪為冠身▲著▲冠畢冠身起入東房著玄端玄裳士子皆隨其父朝夕之服朝用玄衣素裳夕用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前黃後玄若大夫以上至天子當同上士玄裳也畢又揖冠身出就位就位畢賓又下西階至第二等受皮弁冠還為冠身著冠然後又著爵弁其儀皆如緇布冠也○注重以至呼之○正義曰賀氏云重難也難未成人之時呼其名故以字代之按冠禮冠身既冠見母畢立于西階東南面賓東面字之曰伯某甫是也○委貌至素積○此下三代恒所服行道之冠然三代乃俱用緇布而其形自殊周為委貌之形殷則為章甫之形夏則為毋追之形故云委貌周道也鄭注士冠禮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追猶▲推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周弁殷冔夏收者鄭注冠禮記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冔名出於憮憮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三王共皮弁素積者以其質素故三王同服無所改易也○注常所至冠也○正義曰行道謂養老燕飲燕居之服若視朝行道則皮弁也此云委貌而儀禮記

稱玄冠故云或謂委貌為玄冠○注齊所服而祭也○正義言齊及祭時所服也若三命以下齊祭同冠四命以上齊祭則異冠委貌一條論三加始加之冠周弁一條論第三所加之冠皮弁一條論第二所加之冠在後言皮弁者以其三王共同故在後言之○無大至之有○前所明悉士禮故無大夫冠禮也所以然者二十而冠五十爵為大夫故無大夫冠禮也然四十強而仕亦應無士冠禮而云士有冠禮者士是有識之目故立禮悉用士為正所以五等並依士禮冠子也若試為大夫者亦用士禮故鄭注冠禮記云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而有其昏禮者言有大夫昏禮也然禮三十而昏五十乃為大夫亦應無大夫昏禮而云有者是改取也○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者記者覆解無大夫冠禮所由也○注言夏至冠禮○正義曰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之知用士禮者以儀禮冠禮是士之正禮於冠禮之末云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者明夏初以前諸侯未有冠禮與士冠同其夏末以來諸侯有冠禮與士禮異故大戴禮有公冠篇加玄冕為四加也皇氏云諸侯亦三加與大戴禮違其義非也此經直明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與士異也然則天子冠禮其來已久但無文以言之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鄭注云始冠之冠也是天子別有冠禮○注儲君至貴也○正義曰此文繫冠禮之下皇氏云天子元子唯冠同於士其餘則與士不同也故喪服諸侯之兄弟得行大夫之禮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者○此釋夏末以來有諸侯冠禮之意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者○此明所以無大夫冠義也言官爵之授隨德隆殺也大夫以上雖以德授爵猶無冠禮兼明士又德薄而無爵也○死而至無謚○此一經明士禮此是士冠禮記之文也以士為主故此論士死而加謚是為記之時加謚故云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者古謂殷以前士生時無爵謂爵不及也死時無謚謂不制謚也○注周制至謚耳○正義曰按典命云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士既有命命即爵也故知爵及命士猶不謚者檀弓云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既從縣賁父卜國為始明以前無誄也無誄即無謚也○禮之至下也○此經所論因上論冠義下論昏義故記入因上起下於中談重禮之義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者言禮之所以可尊重者尊其有義理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者若不解禮之義理是失其義惟知布列籩豆是陳其數其事輕故云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其義難知也者謂籩豆事物之數可布陳以其淺易故也其禮之義理難以委知以其深遠故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者言聖人能知其義理而恭敬守之是天子所以治天下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目禮之義）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同姓或取多相褻也○取音娶本又作娶遠皇于萬反別兵列反下及注皆同）幣必誠。辭無不腆。（誠信也腆猶善也○腆大典反）告之以直信。（直猶正也此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事猶立也○信事側吏反又如字注同）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

義一也。（先謂倡道也○迎魚敬反先悉見反下及注同倡昌亮反道音導○）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言不敢相褻也摯所奠鴈也○贄音至本亦作摯○）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言人倫有別則氣性醇也）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言聚麀之亂類也○麀音憂○）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先王若太王文王○）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先者車居前也○出乎大門而先如字絕句又悉遍反○）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從謂順其教令）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為傅○知音智）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玄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爵謂夫命為大夫則妻為命婦）器用陶匏。尚禮然也。（此謂大古之禮器也）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大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私之猶言恩也○盥音管饋其位反一本無婦盥饋三字餕音俊○）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明當為家事之主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陽散之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序猶代也）

〔疏〕（▲天▲地至序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聖人重昏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者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合配則萬物生焉若夫婦合配則子肖生焉此與下昏禮為目故鄭云目禮之義也皇氏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以下結上爵德之事其義非也○所以附遠厚別也者取異姓者所以依附相疏遠之道厚重分別之義不欲相褻故不取同姓也○▲幣必▲至▲德也幣必誠者謂誠信▲幣帛必須誠信使可裁制勿▲令虛▲濫○辭無不腆者腆善也謂之傳辭無自謙退云幣不善不詐飾也告之以直信者所以幣必信辭必直欲告戒婦人以正直誠信也○信事人也者事立也言婦人立身之道非信不立信婦德也者言貞信是婦人之德○注此二至信也○正義曰二者謂辭也幣也辭不虛飾是正也幣不濫惡是信也故昏禮記云辭無不腆皮帛必可制鄭注云賓不稱幣不善此二者正也信也下唯云信事人信婦德不云正者正是信之小別信則兼之○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者摯鴈也章明也壻親迎入門而先奠鴈然後乃與婦相見是先行敬以明夫

（婦禮有分別不妄交親○壻親至之也○按昏禮婦降自西階壻親御婦車授綏是壻親御授綏也○親之也者謂壻御婦車授綏欲親愛於婦也故云親之也○言壻所以親其婦者欲令婦之親已也故云親之也者親之也○玄冕至敬乎玄冕齊戒廣陳敬事也玄冕謂助祭服也五冕通玄故合為玄冕也今用助祭之服以親迎也齊戒者齊戒自整勑也○鬼神陰陽也者陰陽謂夫婦也著祭服而齊戒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故云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者釋所為者重故宜用敬所以冕而親迎也妻為內主故有國者是為社稷內主也始此嗣廣後世故云先祖後也明如此之重可以不致敬乎言宜敬也○注玄冕祭服也○正義曰按昏禮士昏用上服以爵弁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玄故揔稱玄冕也器用陶匏尚禮然也者謂共牢之時俎以外其器但用陶匏而已此乃貴尚古之禮自然也陶是無飾之物匏非人功所為皆是天質而自然也○厭明至序也○厭其也其明謂共牢之明日也舅姑卒食謂明日婦見舅姑訖婦乃盥饋特豚舅姑食特豚之禮竟也食餘曰餕婦餕餘謂舅姑食竟以餘食與之也而禮本亦有云厭明婦盥饋者也○私之也者解婦餕餘義也私猶恩也所以食竟以餘食賜婦者此示舅姑相恩私之義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者謂適婦也婦見餕餘之禮畢舅姑從賓階而下婦從主階而降是示授室與婦之義也按昏禮既昏之後夙興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笲棗栗奠于舅席又執腶脩贄于姑席訖贊者醴婦席于戶牖間贊者酌醴以醴婦薦脯醢婦受醴畢取脯醢降出授人于門外舅姑入于室共席于奧婦盥饋特豚無魚腊無稷卒食一醑席于北墉下婦徹設於席前婦即席餕姑之餘卒食姑醑之此士禮也其大夫以上牲牢則異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所以不用樂者幽深也欲使其婦深思陰靜之義以脩婦道樂陽氣也者陽是動散若其用樂則令婦人志意動散故不用樂也○）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尚謂先薦之爓或為腍○腍直輒反）○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滌蕩猶搖動也○滌音狄徐又同吊反三如字徐息暫反）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為馨聲之誤也奠或為薦○灌用鬯臭絕句庾以鬯字絕句鬱字又作鬱同合鬯絕句焫蕭如悅反下音簫合如字徐音閤羶依注同馨許經反薌音香瓚在且反鉶音刑蒿呼毛反染如琰反羶當失然反）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此其所以先後異也）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于爐炭先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祝之六反下及注並同又之又反膟音律膋力彫反燎力妙反又力弔反下文同爐音盧墮許恚反或許垂反奧烏報反）用牲於庭。（謂殺之時）升首於室。（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尊首尚氣也○墉音容）直祭祝于主。（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也直正也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索祭祝于祊。（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室與堂與○室與堂與並音餘下遠者與同本作室與堂也與則如字讀）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尚庶幾也○遠人徐于萬反○）祊之為言倞也。（倞猶索也倞或為諒○倞音諒）肵之為言敬也。（為尸有肵俎此訓也○肵音祈為尸于偽反）富也者。福也。（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也○嘏古雅反）首也者。直也。（訓所以升首祭也直或為犆也○犆徒得反○）相。饗之也。（相謂詔侑尸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饌也特牲饋食禮曰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相息亮反注及下之相并注同侑音又妥他果反○）嘏。長也。大也。（主人受祭福曰嘏此訓也○長直良反徐知兩反○）尸。陳也。（尸或詁為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詁音古）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幽謂血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純謂中外皆善）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氣主氣之所舍也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也明水司烜所取於月之水也齊五齊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齊才細反注及下涗齊并注同綏許恚反）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明水涗齊。貴新也。（涗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涗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周禮㡛氏以涗水漚絲涗齊或為汎齊○說齊始銳反字又作涗泲子禮反下同㡛莫剛反漚烏豆反汎本又作泛同）凡涗。新之也。（新之者敬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著猶成也言主人齊絜此水乃成可得也○齊側皆反篇末文注同）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割解牲體）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謂事祖禰）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相謂詔侑尸也嘉善也）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治肉曰肆腍孰也爓或為腊○肆勑歷反注同腍而審反腊直輒反）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妥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古謂夏時也○斝古雅反坐才臥反）縮酌用茅。明酌也。（謂泲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泲以酌酒酌斟也酒已泲則斟之以實尊彝昏禮曰酌玄酒三注于尊凡行酒亦為酌也○縮所六反注同齊才細反下皆同去起呂反醳音亦共音恭斟章金反彝音夷注之樹反）醆酒涗于清。（謂泲醆酒以清酒也醆酒盎齊盎齊差清和之以清酒泲之而已泲盎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醆側產反盎烏浪反差初賣反又初佳反）汁獻涗于醆酒。（謂泲秬鬯以醆酒也獻讀當為莎齊語聲之誤也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不以三酒泲秬鬯者秬鬯尊也○汁之十反獻依注為莎素何反下注同）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猶若也澤讀為醳舊醳之酒謂昔酒也泲醴齊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獻以醆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醆酒以舊醳之酒泲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泲清酒以舊醳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澤依注讀為醳音亦徐詩石反為其于偽反腊毒上音昔隱義云腊久也久酒有毒）祭有祈焉。（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有報焉。（謂若穫禾報社）有由辟焉。（由用也辟讀為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辟依注作弭亡婢反遠于萬反）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齊三日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則見之也）

〔疏〕（有虞至祭者○正義曰此一節總論祭祀之事各依文解之○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者尚謂貴尚其祭祀之時先薦用氣物也○血腥爓祭用氣也者此解用氣之意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爓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祭義云爓祭祭腥而退是也今於堂以血腥爓三者而祭是用氣也以其並未熟故云用氣也○注尚謂先薦之○正義云言先薦者對合亨饋熟為先也此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皆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也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云先奏六樂以致其神而後祼焉推此言之虞氏大祭亦先作樂也故鄭注大司樂引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宗廟九奏之效此虞氏大祭與周同樂九奏夏殷大祭雖無文或當與周同熊氏以為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熊氏又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天以樂為致神始以煙為歆神始以血為陳饌始祭地以樂為致神始以腥為歆神始以血為）

陳饌始祭宗廟亦以樂爲致神始以灌爲歆神始以腥爲陳饌始義或然也按禮宗廟之祭先薦血後薦腥熊云宗廟腥爲陳饌始於義未安也熊氏又云社稷以下之祭皆有三始於義非也○殷人至聞也○殷人尚聲者帝王革異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滌蕩其聲者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滌蕩猶搖動也殷尚聲故未殺牲而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者闋止也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殺之○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者解所以先奏樂之義言天地之間虛豁亦陽也言鬼神在天地之間聲是陽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周人至羶薌○周人尚臭者周禮變於殷故先求陰尚臭也○灌用鬯臭者臭謂鬯氣也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鬱合鬯者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煑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也又以擣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鄭注鬱人云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盧云言取草芬芳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爲鬯也馬氏說鬱草名如鬱金香草合爲鬯也庾氏讀句則云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者用鬱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爲瓚之柄也瓚所以㪺鬯也玉氣絜潤灌用玉瓚亦求神之宜也玉氣亦是尚臭也周言用玉則殷不用圭瓚○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迎牲也○致陰氣也者解所以先灌是先求陰也先致氣於陰故云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者周人後求陽也取蕭草及牲脂膋合黍稷燒之也此謂饋食時也○臭陽達於牆屋者謂以蕭合黍稷之臭氣求陽達於牆屋也○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者明上焫蕭之時節也既奠謂薦熟時也堂上事尸竟延尸戶內更從此始也於薦熟時祝先酌酒奠於鉶羹之南訖尸未入於是又取香蒿染以腸間脂合黍稷燒之於宮中此又求諸陽之義也馨香謂黍稷○注天子至燒之○正義曰知此經所云天子諸侯禮者以儀禮少牢特牲是大夫士之禮無臭鬱灌鬯之事故也云奠謂薦熟時也特牲饋食禮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者尸未入之前當饋孰之始饋孰有黍稷此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故知當饋孰之時也云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者此云蕭合黍稷是蕭與黍稷合詩云取蕭祭脂是蕭與脂合也故知有蕭及脂黍稷合馨香也○詔祝至於堂○詔祝於室謂朝事時也詔告也祝呪也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於堂戶西南面坐主在西方東面尸主之前則薦用籩豆也祝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告神於室又出墮於主當此時王乃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今云詔祝於室是燎於爐炭入告於室也○坐尸於堂者既灌鬯之後尸出堂坐戶西而南面也○注謂朝至北焉○正義曰謂朝事時者以下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此云詔祝於室當殺牲之初故知當朝事時也云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者此等並於堂上而燔燎之故始云入以詔神明以前在堂也云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者墮謂墮祭也謂分減肝膋以祭主前也云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者制制也謂割其肝而不相離按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此云詔祝於室下云用牲於庭故知制祭當此節也云時尸薦以籩豆者即是朝事籩豆也云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奧者約少牢特牲饋食在奧室也云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者以在奧東面以南爲尊主尊故在南主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延尸於戶外尸南面主席于東面是也鄭之此注雖參禮記及少牢特牲而言之亦約漢時祭宗廟之禮言也故其事委曲也○注制祭至氣也○正義曰知在制祭後者熊氏云見下文升首在燔燎下故知在制祭後也又知在北墉下者見下云升首以報陽明是當戶北墉可知此升首非說有虞氏祭以首者故羊人云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則三牲之首皆升也○直祭祝于主○直正也祭以薦熟爲正言薦熟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于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是也○注謂薦至心耳○正義曰知薦熟時者以上文云詔祝於室次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下云索祭祝于祊以文次之知此當薦熟之節也○索祭祝于祊○索求也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爲求祭祝官行祭在於祊也祊謂廟門祭于廟門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注云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上文云祊之于東方注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索祭于祊當是正祭日之祊矣知者禮器云爲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鄭又注上祊之于東方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此經直云祊不云外又注直云廟門曰祊亦不云外是據正祭日祊也故下云肵之爲言敬也相饗之也假大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是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日○注廟門至名也○正義曰廟門曰祊爾雅釋宮文云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者此既正祭日於廟門內求神應撿稱云廟而謂之祊者以祊是廟門明日繹祭稱祊雖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同稱之曰祊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者○此解正祭在廟之時或設饌在室或設饌在堂不知神之所在之處爲於彼室乎爲於此堂乎故爾處設饌也○或諸至者與○此解索祭爲祊之時或諸遠人乎者諸是語辭其神靈或遠離於人不在廟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者尚是庶幾也言正祭之時祭於廟門祊者庶幾求於遠處者與言於遠處求神也○祊之至陳也○此皆訓祭祀所爲之事○注爲尸有所俎○正義曰按特牲少牢設饌之後尸祭饌訖祝取牢心舌載于肵俎設于饌北尸每食牲體反置于肵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注人君至備也○正義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是大夫嘏辭也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故詩楚茨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注訓所至猶也○正義曰經云首者直也直正也言首爲一體之正○相饗之也相謂詔侑所以立祝詔侑尸者欲尸歆饗此饌○注特牲至祝饗○正義曰引特牲者證饗尸時節延尸初入主人拜妥尸尸荅拜訖執此鉶南之奠祝則設辭以饗之欲尸饗此奠也尸遂祭與啐之嘏長也大也○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注尸或至非也○正義曰此經尸爲陳諸本尸爲主尸是神象當從主主是人所主事陳是器物陳列今訓之爲陳故云非也○毛血至道也○此謂祝初薦血毛於室時也血是告幽之物毛是告全之物告幽者言牲體內裏美善告全者牲體外色完具所以備此告幽全之物者貴其牲之純善之道也故鄭云純謂中外皆善言中善則血好外善則毛好也○血祭至主也此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此三者並爲氣之宅故祭時先用之是貴於氣之主故也血是氣之所舍故云盛氣也三者非即氣故云氣之主也○祭黍至水也○祭黍稷加肺者謂尸既坐縮祭之時祭黍稷加之以肺言兼肺而祭故云加肺也○祭齊加明水者謂於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云祭齊加明水也○報陰也者解加肺加明水之意肺是五臟在內水又屬北方皆是陰類又親形魄歸地是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者此謂朝踐時祝取膟膋燎于爐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綏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至薦孰之時祝更取膟膋及蕭以黍稷合燒之是臭陽達於牆屋也○報陽也者言膟膋黍稷並是陽氣之物首又是牲體亦是陽親之魂氣在天爲陽今以陽物祭之故云報陽也○明水涚齊貴新也者明水謂以陰鑑取月中之水也涚猶清也謂泲五齊使清故云涚齊所以設明水及涚齊者貴其新絜之義也○凡涚新之也者釋涚齊之意言所以涚此齊者以敬於鬼神故新絜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者此釋明水之意所以謂之清明之水者著成也由主人清絜成就此水乃成可得而用也○注祭黍至酒也○正義曰祭黍稷加肺謂綏祭者按特牲禮云祝命綏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是尸綏祭之時有黍稷肺也少牢亦然皇氏以爲尸綏祭之時無黍稷至主人綏祭之時乃有黍稷解此祭爲主人綏祭也違背儀禮正文其義非也云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者崔氏云五齊尊上加明水之尊五齊重明水亦重故加明水三酒輕玄酒亦輕故云三酒加玄酒也此云玄酒對明水直謂水也若總而言之明水亦名玄酒故禮運云玄酒在室及司烜注云明水以爲玄酒是也此經祭齊加明水之文謂總據祭時而用五齊非謂綏祭之時也故鄭云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不云祭齊也按儀禮綏祭之後亦祭酒必知此祭齊非綏祭者以鄭云三酒加玄酒三酒本非綏祭之用故也○注與蕭至稷也○正義曰凡祭血腥之時已有膟膋燔燎故前文詔祝於室鄭注云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是也至薦熟之時又取膟膋而燔之故上經云蕭合黍稷故既奠然後焫蕭合馨香故鄭此注云與蕭合燒之謂饋熟時也云亦有黍稷也者非但有蕭與膟膋兼有黍稷故云亦也○敬之至盡也○敬之至也服也者言君所以再拜稽首肉袒者是恭敬之至極恭敬之至極乃是服順於親也此惣結上再拜稽首肉袒之文下又各釋拜稽首肉袒之事○拜服也者釋再拜之文拜者是服順於親也○稽首服之甚也者釋稽首之文拜既是服而稽首頭至於地是服之甚極也肉袒服之盡也者釋肉袒之文言心雖內服外貌不盡今肉袒去飾是服之竭盡也○祭稱至家也熊氏云祭稱孝孫對祖爲言稱孝子對禰爲言○以其義稱也者義宜也事祖禰宜行孝道是以義而稱孝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者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既有國家之尊不但祭祖禰而已更祭曾祖以上但自曾祖以上唯稱曾孫而已言已是曾重之孫○注謂諸至而已○正義曰熊氏云經既稱國家則兼諸侯及大夫今注直云諸侯者注文略也大夫三廟亦事曾祖而得稱曾孫也其諸侯大夫事祖禰之時亦稱孝子孝孫事曾祖以上雖是內事則同於外稱故下曲禮云諸侯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是也此記不云某侯者略也上士二廟祖禰各一廟中下士一廟祖禰共廟前經注云謂祖禰據上士也○祭祀至讓也○解爲相之法也相謂詔侑也嘉善也庾氏云賓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儀祭祀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所與讓也○腥肆至已矣腥肆爓腍祭者肆剔也腍熟也言祭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湯沈或薦煮熟故云腥肆爓腍祭也○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者四種之薦豈知神適所饗邪正是主人自盡敬心而求索之心不一耳○舉斝至命也○斝角爵名也天子曰斝諸侯曰角若依此則饋食薦熟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鉶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焉也但云舉斝角恐非周禮耳崔云是周也○詔妥尸者詔告也妥安也尸始即席舉奠斝角之時既始即席至尊之坐未敢自安而祝當告主人拜尸使尸安

坐也○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者古夏時也夏立尸唯有飲食之事時乃坐若無事則倚立也由世質故耳○尸神象也者尸是神象故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祝將命也者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令也○縮酌至酒也○正義曰此一節記人摠釋周禮司尊彝泲二齊及鬱鬯之事○縮酌用茅明酌也者縮泲也酌是斟酌謂醴齊既濁泲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也用茅者謂泲醴齊之時而用茅也明酌也者謂事酒之上酒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欲泲醴齊時先用明酌和此醴齊然後用茅泲之不云泛齊者與醴齊同○注謂泲至酌也○正義曰謂泲醴齊以明酌者言泲醴齊之時以明酌和之引周禮醴齊縮酌者證此經縮酌是醴齊也云五齊醴尤濁者以醴比盎齊醍齊沈齊以次漸清故云尤濁其實泛齊亦濁也云明酌者事酒之上也者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三酒之中事酒尤濁三齊之內醴齊尤濁醆酒清於醴齊清酒又清於事酒故知以事酒泲醴齊也明謂清明故知是事酒之上清明者也云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者言古之事酒正是漢之醳酒事酒與醳酒皆是新作而成故鄭注周禮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謂爲事而新作者醳是和醳醞釀之名即今卒造之酒也引春秋傳者僖四年左傳文證此用茅是縮酒也云酒已泲則斟之以實尊彝者以別器泲之泲訖取之以實尊彝也言彝者通鬱鬯而言也引昏禮曰酌玄酒三注于尊者證實尊稱酌之意云凡行酒亦爲酌也者言非但實尊爲酌凡以爵行酒亦爲酌故儀禮鄉飲酒燕禮實爵與人皆稱爲酌也○醆酒涗于清醆酒盎齊也涗泲也謂泲之以清酒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泲之泲謂泲漉也以其差清不用茅其醍齊沈齊泲之與醆酒同鄭注司尊彝云泛從醴緹沈從盎此記不言五齊獨舉醴盎二齊者以司尊彝涗時祭二齊三酒與鬱故此言記者釋之天子時祭所用尤多故特言之○注醆酒至相得正義曰醆酒盎齊者周禮云盎齊涗酌此云醆酒涗于清涗文是同又周禮醴齊之後有盎齊禮運醴後有醆故知醆謂盎齊也云皆久味相得者盎齊既清作之必久清酒又冬釀接夏而成故云皆久味相得也○汁獻涗于醆酒獻謂摩莎涗謂泲也秬鬯之中既有貴鬱又和以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是汁莎泲之以醆酒也○注不以至尊也○正義曰既以事酒泲醴齊清酒泲盎齊則泲秬鬯應亦用三酒今泲秬鬯乃用盎齊故曰不以三酒泲秬鬯者秬鬯尊以其尊故用五齊泲之五齊卑故用三酒泲之事相宜也○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猶若也明謂明酌清謂清酒醆酒謂盎齊作記之時呼明酌及清酒與醆酒等皆泲於舊醳之酒謂以舊醳昔酒和此明酌清酒等三者而泲之作記之時其道如此古禮廢亡恐人不知泲醴齊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莎以醆酒之意故記者云泲此醴齊之等猶若今時明清醆酒泲於舊醳之酒也就其今日所知以曉古者難知之事○注天子至毒也○正義曰天子諸侯禮廢者謂祭禮廢則今日見存此經所云泲酒皆天子諸侯之事以其禮廢其事難知故舉今事以譬曉之云泲清酒以舊醳之酒者爲其味厚腊毒也者舊醳之酒謂昔酒作雖久成比清酒爲薄故用薄酒泲此清酒爲其清酒是冬釀夏成其味厚久腊毒害故以薄酒泲之故國語云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鄭之此注解記時清酒泲於舊醳之酒○祭有至辟焉○正義曰有祈者謂求福祥也有報焉者謂獲福而報之有由辟焉者由用也辟弭也謂用此祭之以弭止災兵罪戾之事○注辟讀至疾也○正義曰祭既有祈有報除祈福之外唯有攘除凶惡故解爲弭災兵遠罪疾取周禮小祝之文也○齊之至祭者○正義曰解齊服所以用玄冠之衣義也玄陰色鬼神幽陰故齊者玄服以表心思幽陰之理故云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解思陰義也三日謂致齊時也所祭者謂親也爲親而祭故云所祭者也鬼神居陰故三日齊思其親之居處笑語故祭時如見其所祭之親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六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郊特牲

郊之祭也節

郊之至至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大報天而主日也節

大猶徧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徧誤偏

大報至位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掃地而祭節

掃地而祭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毛本掃作埽石經同衛氏集說同䟽放此

掃地至誠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郊之用辛也節

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毛本圜作圓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釋文出圜丘云本又作圓

當齊戒自新耳 惠棟挍宋本亦作齊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齊作齋

郊之至以至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實是魯郊而爲周字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字作事

融又云祀大神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天

卜之日節

因誓勑之以禮也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毛本勑作勅衛氏集說同他放此

卜之至義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喪者不哭節

喪者至聽上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鄭氏曰鄉者 閩監毛本作鄉爲田燭者是也

以及野郊 惠棟挍宋本野郊作郊野與周禮蜡氏合衛氏集說同此本誤倒閩監毛本同

祭之日節

王被袞以象天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卷云本又作袞注卷冕同

戴冕璪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載云本亦作戴

祭之至道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萬物本乎天節

萬物至始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祭天以祖配此所以報謝其本 閩監毛本此作之衛氏集說同

謝其財謂之報 閩監毛本財作恩衛氏集說同

天子大蜡八節

周之正數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數作朔

嗇所樹蓺之功 各本同岳本蓺作藝○按依說文當作埶唐人樹埶字作蓺六埶字作藝說見經典釋文

天子至嗇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先嗇司嗇並是一神 惠棟挍宋本一作人衛氏集說同

足知蜡周建亥之月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足作是續通解同

饗農及郵表畷節

饗農至事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摠明祭百種之事 惠棟挍宋本作種此本種作穀閩監毛本同

曰土反其宅節

曰土至殺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土歸其安則得不崩 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安作宅衛氏集說同

蜡之祭節

送終喪殺 閩監毛本同按此注十五字當在上皮弁節下岳本嘉靖本此蜡之祭一節與上皮弁一節本連故注在此䟽放此

蜡之至夫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摠其俱名蜡也 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其下脫義字

公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者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公誤云

野夫黃冠節

服象其時物之色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服誤物

故息田夫而服之也 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五終記云凡二十二頁

大羅氏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有虞氏之祭也節止爲第三十六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三十六）

大羅至種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不務畜藏（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畜作蓄下畜藏與並同）

八蜡以記四方節

八蜡以記四方（各本同石經同齊召南挍云按鄭引此文以解大宗伯而誤云祀四方賈疏云祀字誤也孫志祖挍云按祀字亦可通觀注云四方方有祭也疑鄭所據本爲祀字與唐初疏家所據本有不同賈氏不達乃以爲誤耳）

其方穀不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熟作孰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宋監本並同）

八蜡至興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水昏正而栽（閩監本作裁毛本裁作栽衞氏集說同）

恒豆之菹節

豚拍（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嘉靖本豚作腞釋文出腞拍）

籩豆之薦（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薦作藨釋文出藨云又作薦同按正義作薦）

而不可耆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耆作嗜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可耆疏並作嗜）

丹漆雕幾之美（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彫云又作雕字○按依說文當作琱段玉裁云凡琱琢之成文則曰彫假借字）

是水草和羹之氣（閩本作美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美作羹監毛本同）

其菁菹麏臡（閩監毛本麏作鹿是也）

供事神明之道（閩監毛本供作共衞氏集說同）

不可迴便以爲私利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迴作回衞氏集說回作因）

不可同於尋常身所安褻之甚極也者（閩監毛本也者作者也惠棟挍宋本無也字）

般以以斝（補案以字誤重）

冠義節

毋追（石經同岳本同釋文同閩監毛本毋作母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

而有其昏禮（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毛本昏作昬衞氏集說同餘放此○按依說文當作婚）

官益尊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官作爵）

死而諡（閩監本同石經同嘉靖本同毛本諡作謚岳本同衞氏集說同餘放此）

冠義至下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乃一醴於客位（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醴作醮衞氏集說同）

爲冠身著冠畢冠身起入東房（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著冠二字重）

追猶推也（惠棟挍宋本同閩本推作推監毛本推作堆衞氏集說同）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節

執摯以相見（各本同釋文出執贄云本亦作摯石經贄字闕）

婦盥饋（各本有此三字石經同釋文出婦盥饋云一本無婦盥饋三字按正義云而禮本亦有云厥明婦盥饋者也云禮本亦有是正義本本無也盧文弨亦云婦盥饋三字注疏本無）

天地至序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勿令虛濫（毛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本勿誤初通解虛濫作濫惡）

謂之傳辭無自謙退（閩監毛本同考文引補本謂作賓衞氏集說同）

厥明至序也（閩本監本毛本如此惠棟挍宋本序也二字作餕餘者）

有虞氏之祭也節

爓或爲䐑（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爲䐑云直輒反段玉裁挍本云有司徹疏引此注爓或爲燖）

染以脂含黍稷燒之（監毛本含作合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誤閩本同）

先肝于鬱鬯而燔之（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先作洗宋監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按正義本亦作洗）

又出以墮于主（各本同宋監本主下有人字盧文弨云他書所引主下有前字按正義則前字當有）

尊首尚氣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尚作上）

此訓之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此誤比）

明水涗齊（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涗齊云字又作涚）

泲之以茅（惠棟挍宋本作泲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續通解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泲誤藉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浦鏜挍云論語譎正章疏引作泲）

名曰明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下有神明之也四字）

泲以酌酒（監毛本同閩本泲作無酌作縮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

有虞至祭者（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先奏六樂以致其神（惠棟挍宋本六作是是也閩監毛本並誤）

此宗廟九奏之郊（續通解郊作效○按作效與周禮大司樂注合此本效誤郊閩本郊字闕毛本郊作節）

殷人至間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殷尚聲故未殺牲（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閩本殷作既惠棟挍宋本同）

如鬱金香草合爲鬯也（閩監毛本同考文云補本草作矣）

玉氣絜潤（惠棟挍宋本亦作絜閩本同監毛本絜作潔衞氏集說同）

延尸戶內更從此始也（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閩本此作孰惠棟挍宋本同）

詔祝至於堂（監本祝誤室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王乃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王誤主續通解王作主人）

坐尸於堂者既灌鬯之後（惠棟挍宋本無鬯字衞氏集說同此誤衍也閩監毛本同）

祝取牢心舌載于肵俎（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肵誤肝）

祭黍至水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此五字無）

敬之至盡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是恭敬之至極（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極字）

膟膋至已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舉斝至命也（監本毛本如此惠棟挍宋本至命也三字作角者）

醆酒涗于清（監本毛本如此惠棟挍宋本清下有者字）

泲於舊醳之酒也（惠棟挍宋本醳作澤也下有者字此本澤誤醳者字脫閩監毛本同）

所祭之親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三十六終記云凡二十六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七

內則第十二（○陸曰鄭云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疏〕（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內則者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此於別錄屬子法以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后君也德猶教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今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后王鄭云后君也謂諸侯也王天子也盧云后王后也王天子也孫炎王肅云后王君王也并必政反兼如字一音古念反）〔疏〕后王至兆民○正義曰此一經論子事父母由此后王之教使之然故先云施教之法○后王者后君也君謂諸侯王謂諸侯王謂天子不先云王者辟天子如后之嫌故言后王也○命冢宰者若天子則天官爲冢宰若諸侯則司徒爲冢宰今記者據諸侯爲文命此司徒之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者降下也德教也諸侯命冢宰降下教令於羣衆兆民也既據諸侯當云萬民而云兆民者此經雖以諸侯爲主雜以天子言之故又稱王又稱兆民也○注后君至職焉○正義曰后君也釋詁文云萬億曰兆者依如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注其小數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其大數以萬爲等萬至萬是萬萬爲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故詩頌毛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是大數之法鄭以此據天子天下之民故以大數言之詩魏風刺在位貪殘魏國褊小不應過多故以小數言之故云十萬曰億云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者閔元年左傳文周禮是天子之法每云萬民者據畿內言之或可通稱也鄭引此者明天子諸侯之異經云兆民互明天子也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者欲明飲食教令所掌各有別官不得獨云冢宰云今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者今此內則之篇既有飲食又有教令則經文當云命冢宰司徒兩官備言之今唯一云冢宰不兼言司徒者是司徒兼冢宰之事故云記者據諸侯而言之云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者此明司徒兼冢宰之事意疑而不定故稱或焉盧氏云后謂天子之妃者不定后妃唯主內事不得降德于衆兆民孫炎王肅皆云后王君王謂天子也此經論教訓法則是司徒所掌不可獨據冢宰盧與孫王之說其義皆非故鄭以爲據諸侯言也但雜陳王事耳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咸皆也縰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爲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也緌纓之飾也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猶扱也扱笏於紳笏所以記事也○盥音管洗手漱所救反徐素遘反漱漱口也下同櫛側乙反梳也縰所買反徐所綺反黑繒韜髮笄古兮反總子孔反髦音毛緌耳佳反韠音必紳音申搢徐音箭又如字音晉插也笏音忽韜吐刀反去起呂反著丁略反下文及注同鬌多果反扱本又作捷又作插初洽反徐采協反）左右佩用。（自佩也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令力呈反○）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紛帨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及礪礱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取火於日○紛芳云反或作帉同帨始銳反佩巾也觿許規反本或作鑴音同解結錐燧音遂火鏡拭音式礱力工反）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捍戶旦反謂射捍遰時世反徐作滯彄苦侯反鞞必頂反鑽子官反）偪。（偪行縢○偪本又作幅彼力反縢徒登反）屨著。綦。（綦屨繫也○屨九具反綦其記反注及下同○）〔疏〕子事至著綦○正義曰自此以下至不敢私祭以上摠論在內法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男女出入之禮長幼相事之法其文既多各隨事節而解之自子至著綦以上還論子事父母之法也此子謂男子知者以經云端韠紳搢笏故也或盥漱者盥謂洗手漱謂漱口此據年稍長者若其孺子則晏起而不能雞初鳴也笄者著縰既畢以笄插之熊氏云此笄謂安髻之笄以縰韜髮作髻既訖橫施此笄於髻中以固髻也故士喪禮云笄用桑長四寸纋中是也纋中謂殺其中使細非固冠之笄故文在冠上且玄冠有纓約士冠禮有纓者無笄問喪云親始死雞斯之時去玄冠而有笄縰是知笄縰不得爲冠纓者製縰爲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故以爲飾也此經所陳皆依事先後櫛訖加縰縰訖加笄笄訖加總然後加髦著冠冠畢然後服玄端著韠又加大帶也○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者皇氏云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者皇氏云以右廂用力爲便故佩大物○注縰韜至事也○正義曰縰韜髮者也士冠禮云緇纚長六尺鄭云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盧云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未知孰是盧說爲優云緌纓之飾也者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云端玄端士服也者特牲禮士祭服玄端故云士服也云庶人深衣者以深衣是服之最下者庶人是人之賤者故知服深衣也云紳大帶者其制備於玉藻云笏所以記事也者玉藻文其制亦備於玉藻○注紛帨至於日○正義曰鄭恐人不識佩巾當鄭之時齊人呼佩巾爲紛故鄭指而言之云今齊人有言紛者是也云刀礪小刀及礪礱也者鄭恐刀礪是一物故明之云小刀及礪礱也知小刀者與小觿連文故知也○注捍謂至火也○正義曰拾斂也故鄉射大射將射謂之遂射罷謂之拾拾是收斂之意也云遰刀鞞也者此刀大於左廂刀也云木燧鑽火也者皇氏云晴則以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也○注綦屨繫也○正義曰皇氏云屨頭施繫以爲行戒未知然否或可著屨之時屨上自有繫以結於足也故鄭注士冠禮黑屨青絇云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笄今簪也衣紳衣而著紳○如父母一本作如事父母衣紳如字又於既反注同簪徐側林反又作南反）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縏小囊也縏袠言施明爲箴管線纊有之○箴之林反線本又作綫息賤反纊音曠縏字又作槃同步干反袠陳乙反又作帙囊奴郎反又作橐徐音託明爲于僞反○）衿纓。綦屨。（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衿纓本又作紟其鴆反注同嬰又作纓）〔疏〕婦事至綦屨○正義曰此一節論女事父母婦事舅姑所服之衣所佩之物皆異於男子之事各依文解之○注笄今至著紳○正義曰云笄今簪也者謂婦人之笄異於上男子笄縰故於此始云笄今簪也則與士冠禮男子爵弁笄皮弁笄同故鄭注冠禮亦云笄今之簪也則喪服女子吉笄尺二寸也云衣紳衣而著紳者鄭恐經云衣紳謂衣著此紳故云衣而著紳謂加玄端綃衣而後著紳帶此異於男子故不有冠緌端韠紳搢笏之屬○注縏小至有之○正義曰熊氏云袠刺也以針刺袠而爲縏囊故云縏袠也餘物皆不言施獨於箴管線纊之下而言施縏袠明爲四物而施矣○注衿猶至屬也○正義曰按鄭注昏禮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鄭注昏禮既云笄而著纓則未笄無纓也下男女未冠笄亦云衿纓者彼未冠笄之纓用之以佩容臭故下注云容臭香物以纓佩之故童子男女皆有之與此婦人既笄之纓別也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適之）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怡說也苛疥也抑按搔摩也○燠本又作奧同於六反暖也苛音何癢本又作痒以想反搔素刀反說音悅疥音界說文云瘙瘍也）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先後之隨時便也○便婢面反）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槃承盥水者巾以帨手○少詩召反後皆同奉芳勇反本或作捧下同長丁丈反後皆同銳反拭手也）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溫本又作藴同於運反注同藉字夜反）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illegible]枲實[illegible]）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謂用調和飲食也荁堇類也冬用堇夏用荁榆白曰枌免新生者薧乾也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也[illegible]）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疏〕[illegible]

（白枌孫炎云榆白者名枌郭景純曰枌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云免新生者薧乾也者按庖人云共鱻薧之物鱻薧相對此經以免對薧薧既是乾故知免爲新生此免薧於周禮據內爲言熊氏皇氏皆云文承堇荁枌榆之下據堇荁等爲免薧義或爲然）

○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爲迫尊者給小使也○冠古亂反爲迫于僞反）昧爽而朝。（後成人也○朝直遙反下而朝同徐如字徐胡豆反下同）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具饌也）〔疏〕（男女至視具○正義曰此一節論未冠笄者事親之禮○注容臭至使也○正義曰臭謂芬芳臭物謂之容者庾氏云以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以纓佩之者謂纓上有香物也）

○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斂枕簟者不使人見己褻者簟席之親身也○衣如字又於既反簟徒玷反灑本又作洒所買反又所賣反埽素報反）

○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又後未成人者孺子小子也○孺如樹反蚤音早）〔疏〕（凡內至無時○正義曰此一經總論子婦之外卑賤之人妾及僕隸之等故云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之屬）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異宮崇敬也慈愛敬進之曰出乃從事食藏不免農也士以上以或作已上時掌反後放此）〔疏〕（由命至旨甘○正義曰此一經論命士以上事親異於命士以下之禮○）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將衽謂更臥處○奉芳勇反下同鄉許亮反衽而鴆反又而甚反臥席也止本又作趾足也處昌慮反）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須臥乃敷之也襡韜也○縣音玄篋口協反襡音獨）〔疏〕（父母至襡之○正義曰此一節論父母舅姑將坐將臥奉席之禮及未臥之前且斂枕簟衾篋舉藏須臥乃鋪御者舉几者謂早旦親起之後侍御之人則奉舉其孔以進尊者使憑之○斂席與簟者斂此所臥在下大席與上襯身之簟又縣其所臥之衾以篋貯所臥之枕也○斂簟而襡之者簟既襯身恐其穢汙故斂此細簟以襡韜之言簟則韜藏席則否）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傳移也○傳丈專反注同近附近之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餕乃用之牟讀曰堥也卮匜酒漿器敦牟黍稷器也○敦音對又丁雷反牟木侯反齊人呼土釜爲牟卮音支匜羊支反一音以氏反杜預注左傳云沃盥器也餕音俊堥字又作鍪木侯反）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餕乃食之恒常也旦夕之常食）〔疏〕（父母至飲食○正義曰此一節論父母舅姑所服用之物子婦不得輒用所恒飲食之饌不得輒食○衣衾簟席枕几不傳者侍御之人停貯常處子婦不得輒更傳移令觸他處○杖屨祗敬之勿敢近者杖屨是尊者服御之重彌須恭敬故云祗敬之勿敢偪近也○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者與及也接上敦牟之文非但不敢用及父母恒食飲食非因餕時莫敢飲食○注牟讀至漿器○正義曰敦則周禮有玉敦今之杯盂也隱義曰堥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卮酒器也匜盛酒漿之器故春秋傳二十三年左傳云懷嬴奉匜沃盥是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婦皆與夫餕也）既食恒餕。（每食餕而盡之末有原也）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御侍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食者不餕其婦猶皆餕也○）旨甘滑。孺子餕。〔疏〕（父母至子餕○正義曰此一節論父母之食子婦餕餘之禮也○子婦佐餕者謂長子及長子之婦佐餕者食必須盡以父母食不能盡故子婦佐助餕食之使盡勿使有餘恐再進故注云末有原也末無也原再也無使有餘而再設也羣子婦佐餕如初者冢子既侍母而食羣子婦謂冢子之弟婦及衆弟婦而佐餕如初者如上父母在子婦佐餕之禮故云如初也○注侍食至餕也○正義曰經云冢子御食則云羣子婦佐餕不云冢子故知侍食者不餕冢子無父故得侍母而食冢婦既不侍食故云猶皆餕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齊莊也○唯于癸反徐伊水反齊側皆反）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睇傾視也易曰明夷睇于左股○噦於月反噫於界反嚏音帝咳苦愛反欠丘劒反伸音申跛彼義反倚於義反又其寄反睇大計反視如字徐市志反唾吐臥反洟本又作涕同吐細反○）寒不敢襲。癢不敢搔。（襲謂重衣○重直龍反）不有敬事。不敢袒裼。（父黨無容○袒音但裼思歷反）不涉不撅。（撅揭衣也○撅居衞反揭起例反又起列反一音起言反）褻衣衾不見裏。（爲其可穢○見賢遍反下同爲于僞反穢紆廢反又烏會反○）父母唾洟不見。（輒刷去之○刷色劣反去丘呂反）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手曰漱足曰澣和漬也○垢古口反漱素侯反後皆同澣本又作浣戶管反漬似賜反○）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綻猶解也○綻字或作袒直莧反徐治見反裂本又作列紉箴女陳反徐而陳反下之林反綴丁劣反又丁衞反解胡賣反又佳買反）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潘米瀾也○燂詳廉反溫也潘芳煩反淅米汁靧音悔洗面瀾力旦反）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共猶皆也帥循也時是也禮皆如此也）〔疏〕（在父至帥時○正義曰此一節論事父母舅姑在尊者之所畏敬之法并論漱澣沐浴并明少事長賤事貴如事父母舅姑○注睇傾至左股○正義曰明夷睇于左股者是明夷六二爻辭彼注云旁視爲睇六二辰在酉酉是西方又下體離離爲目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又在辰辰得巽氣爲股此謂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于左股引之者證睇爲旁視也○注撅揭衣也○正義曰言於尊所不因涉水不敢揭衣○注手曰漱足曰澣○正義曰以冠帶既尊故以手漱之用力淺也衣裳既卑故以足澣之用力深也此據士故冠帶得漱晏子是大夫故譏其澣衣濯冠也此漱澣對文爲例耳散則通也故上曲禮云諸母不漱裳是裳亦漱也詩周南云云澣謂濯之耳亦是不用足○）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謂事業之次序）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祭嚴喪遽不嫌也○遽其據反）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奠停地也○篚非鬼反○）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湢浴室也○湢彼力反本又作偪○）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嘯讀爲叱叱嫌有隱使也○嘯依注音叱尺失反○）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擁猶障也○障音章）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地道尊右）〔疏〕（男不至由左○正義曰此經論男子女子殊別之宜○注祭嚴喪遽不嫌也○正義曰以經云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則是祭與喪時得相授器所以得者祭是嚴敬之處喪是促遽之所於此之時不嫌男女有姦邪之意○注嘯讀至使也○正義曰嘯是自嘯叱謂叱人經言不嘯與不指連文而指既指物明嘯是叱人故以嘯爲叱矣云嫌有隱使者若其常事以言語處分是顯使人也如有姦私恐人知聞不以言語但諷叱而已是幽隱而使故云叱嫌有隱使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恃其孝敬之愛或則違解○解佳賣反下解倦同○）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待後命而去也○飲於鴆反食音嗣耆市志反去起呂反本又作而食之）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待後命釋藏也）加之事。人待之。已雖弗欲。（謂難其妨已業○難乃旦反○）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遠懟怨於勞事姑猶且也○姑與以渚反下同遠于萬反懟直類反本又作懟）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也○縱本又作從足用反數色角反○）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庸之言用也○）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怒譴責也○譴弃戰反○）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表猶明也猶爲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爲于僞反）〔疏〕（子婦至禮焉○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婦事父母舅姑受飲食衣服之事并明父母舅姑接待子婦之禮子婦孝者敬者父

（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者子孝於父母婦敬於舅姑或恐倚恃孝敬之心違逆其命意有怠惰其身故戒令勿逆勿怠也○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者謂尊者以飲食與已已雖不嗜愛必且嘗之而待尊者後命令已去之而後去之○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者為尊者加已衣服已雖不欲必且服之而待後命而藏去之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者謂尊者言加已以事業事業欲成尊者又使人代已已此事既禤成不欲他人代已而難其妨已之業○姑與之而姑使之者姑且也且與代已者之事而且使代已者為之而后復之者待代已者休解而后復本事業於已身也○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者從此以下論尊者接待卑者之禮有勤勞之事者謂子婦有辛苦勤勞之事雖甚愛之者謂父母舅姑素來雖甚愛此勤勞之子婦○姑縱之者姑且也所愛子婦既有勤勞且緩縱之○而寧數休之者寧可數數休息此所愛子婦不可移此勤勞於他不愛之子婦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者庸用也子婦既不孝敬勿用惰疾怨惡之○姑教之者姑且也且教誨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者不可教謂教而不從然後責怒之○不可怒者謂雖責怒之而不從命者○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者既不可責怒子被放逐婦被出棄表明也雖被出棄猶為之隱不顯明言其犯禮之過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說音悅下同）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子從父之令不可謂孝也周禮曰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也）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撻擊也○撻吐達反）〔疏〕（父母至起孝○正義曰此一節論父母有過子諫諍之禮○不說者謂父母有過子犯顏諫諍使父母不說也○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者謂子恐父母不說不敢孰諫使父母有過得罪於鄉黨州閭謂鄉黨州閭所共罪也○寧孰諫者犯顏而諫使父母不說其罪輕畏懼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寧可孰諫不可使父母得罪孰諫謂純孰殷勤而諫若物之成孰然）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所通賤人之子）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由自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宜猶善也）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疏〕（父母至不衰○正義曰此一節謂父母有婢子庶子庶孫父母所愛已亦愛之并明已有妻妾被父母之所愛已亦當愛之○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者由自也為自已身所愛妾衣服飲食及執事毋敢比於父母所愛者故鄭云由自也子甚宜其妻者宜謂與之相善而寵愛○子不宜其妻者謂不與之相善被疏薄○父母曰是善事我者言此妻汝雖疏薄是善能事我子當行夫婦之禮焉子雖寵愛其妻父母不說出者出謂出去也按大戴禮本命云婦有七出

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口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為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也淫為亂其族也妬為亂其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共粢盛也口多言為其離親也竊盜為其反義也大戴禮又云婦有三不去有所受無所歸不去曾經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何休又云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亂家女不娶類不正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按周易同人六二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則猶有六出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故鼎卦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其犯六出則廢之○）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貽遺也果決也○貽以之反遺以季反○）〔疏〕（父母至不果○正義曰此一節論子事父母父母雖沒思行善事必果決為之若為不善思遺父母羞辱必不得果決為之）○舅沒則姑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傳丈專反）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介婦請於冢婦。（以其代姑之事介婦眾婦○介音界注及下同）舅姑使冢婦。毋怠。（雖有勤勞不敢解勌勌本又作倦其卷反○）○不友無禮於介婦。（眾婦無禮冢婦不友之也善兄弟為友娣姒猶兄弟也）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雖有勤勞不敢掉磬○掉磬徒弔反隱義云齊人以相絞訐為掉磬崔云北海人謂相激事為掉磬也○）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下冢婦也命為使令○下戶嫁反令力呈反○）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侍舅姑者也）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家事統於尊也○畜許六反又許又反又敕六反○）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或賜之謂私親兄弟○茝蘭本又作芷昌改反韋昭注漢書云香草也昌以反又說文云虈也虈火喬反齊人謂之茝昌在反）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疏〕（父母至與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事舅姑之禮并明冢婦介婦相於之節又明婦有私親賜之美物當獻於舅姑也○注謂傳至婦也○正義曰若舅姑未沒年七十以上傳家事於長子其婦亦從夫知家事也若舅沒姑未老則其婦不得專知家事也故經云姑老若其不老則不得知也○注眾婦至弟也○正義曰眾婦無禮冢婦不友之也者以其無禮故○冢婦疏薄之此無禮謂非七出之罪者若其七出自當棄之若冢婦無禮罪非七出眾婦當友之以適婦尊故也○注雖有至掉磬○正義曰庾氏

云齊人謂之差訐崔氏云北海人謂相激之事為掉磬隱義云齊人謂相絞訐為掉磬○注命為使令○正義曰謂介婦不敢與冢婦並有教令之命下冢婦也○注或賜至兄弟○正義曰以下文云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賜之此云或賜之獻諸舅姑故知私親兄弟賜也雖藏之以待舅姑之乏若舅姑不乏私親兄弟既貧將欲以物與之不敢別請其財則必於舅姑處復請其故賜所藏之物舅姑既許然後取而與之）○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祇敬也宗大宗○復扶又反適丁歷反）○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眾車徒。舍于外。以寡約入。（入謂入宗子家）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猶若也子弟若有功德以物見饋賜當以善者與宗子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加猶高也）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賢猶善也）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當助祭於宗子之家○齊側皆反○）終事而后敢私祭。（祭其祖禰）〔疏〕（適子至私祭○正義曰此一節論族人敬事宗子之禮○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者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婦言小宗及庶子等敬事大宗子及宗婦也○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者猶若也歸謂歸遺也子弟若有功德被尊上歸遺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善者於宗子○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者賢猶善也善者獻宗子使祭之不善者私用自祭也○夫婦皆齊而宗敬焉者大宗子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齊戒以助祭於大宗以加敬焉謂敬事大宗之祭○終事而后敢私祭者謂大宗終竟祭事而后敢以私祭祖禰也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子者亦然）○飯。（目諸飯也）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孰穫曰稰生穫曰穛黍黃黍也○稰思呂反穛側角反○）膳。（目諸膳也）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鴽。（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膮牛炙間不得有醢醢衍字也又以鷃為鴽也○膷音香牛臛也臐許云反羊臛也膮許堯反豕臛也字林云豕羹也火傚反炙章夜反下同胾側吏反膾古外反芥徐姬邁反鶉順倫反鷃音晏食音嗣酏食糝食並同鴽音如下文同）○飲。（目諸飲也）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重陪也糟醇也清泲也致飲有醇者有泲者陪設之也○重直龍反注同糟子曹反徐但到反醇常倫反泲子禮反）或以酏為醴。（釀粥為醴）黍酏。（酏粥）漿。（酢酨○酢七故反酨才載反）水。（精新）醷。（梅漿○醷本又作癔於紀反徐於力反）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按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為濫○濫力暫反以諸乾桃乾梅皆曰諸）○酒。（目諸酒也）清。白。（白事酒昔酒也）○羞。（目諸羞也）

糗餌粉酏。（糗擣熬穀也以爲粉餌與餈此記似脫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此酏當爲餰以稻米與狼臅膏爲餰是也○糗起九反又昌紹反餌音二下同酏讀曰餈又作餰之然反又之善反擣本又作擣丁老反下同餈本又作粢自私反下同糝西感反臅昌綠反徐又音燭）○食。（目人君燕食所用也○食音嗣飯也下苽食麥食食齊皆同徐如字）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析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苽彫胡也稌稻也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矣此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蝸力戈反苽音孤字又作菰同雉羹絕句麥食脯羹雞羹絕句析之列反稌音杜徐他古反和糝上胡臥反下三敢反注同蓼音了齊才細反下文同析星歷反下同）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鱉。醢醬實蓼。（凡濡謂亨之以汁和也苦苦荼也以包豚殺其氣卵讀爲鯤鯤魚子或作攔也○濡音而下同苞伯交反醢音海一本作醢呼兮反次下句同卵依注音鯤古門反亨普彭反煮也荼音徒攔音關本又作攔音門）腶脩蚳醢。（腶脩捶脯施薑桂也蚳蚍蜉子也○腶丁亂反蚳直其反蟻子也捶徐之蘂反蜱本又作蚍音毗蜉本又作蚹音浮）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也其饌則亂膚切肉也膚或爲胖卵鹽大鹽也○卵力管反胖音判）○凡食齊視春時。（飯宜溫也）羹齊視夏時。（羹宜熱也○夏戶嫁反下放此）醬齊視秋時。（醬宜涼也）飲齊視冬時。（飲宜寒也）○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多其時味以養氣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言其氣味相成）○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爲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腒乾雉也鱐乾魚也鮮生魚也羽鴈也○薌音香腒其居反盧云雉腊說文云北方謂鳥腊曰腒鱐本又作鱐所求反臊素刀反麛音迷鹿子也腥音星雞膏也說文作胜云犬膏臭也羶升然反爲于僞反大盛音太）○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兔皆有芼。（脯皆析乾肉也軒讀爲憲憲謂藿葉切也芼謂菜釀也軒或爲胖○麕九倫反本又作麇又作麕下田豕麕同軒音憲出注後放此）爵。鷃。蜩。范。（蜩蟬也范蜂也○蜩范上音條下音犯范蠭也蠭本又作蜂芳凶反）芝栭。蔆。椇。棗。栗。榛。柹。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蔆芰也椇枳椇也楂棃之不臧者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芝音之栭音而本又作檽蔆音陵椇音矩榛側巾反柹音俟柤側加反芰其寄反枳居氏反）

〔疏〕飯黍至薑桂正義曰此一節總論飯飲膳羞調和之宜又明四時膳食所用并明善惡治擇之等又顯貴賤所食之別各依文解之○飯黍至稻穛此飯之所載凡有六種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也下言黃粱則上粱是白粱也按玉藻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此則據諸侯其天子則加以麥苽爲六但記文不載耳○注孰穫至曰穛○正義曰穛是斂縮之名明以生穫故其物縮斂也稰既對穛故爲孰穫○膳膷至鶉鷃此一節論豆上所盛美膳謂羹與胾醢之屬也○注此上至鴽也○正義曰知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者按公食大夫禮文云二十豆者膷一謂牛臛也臐二謂羊臛也膮三謂豕臛也牛炙四牛肉也此依公食大夫禮所陳設此等四物共爲一行最在於北從西爲始醢五謂肉醬也牛胾六謂切牛肉醢七牛膾八此等四物又爲第二行陳之從東爲始羊炙九羊胾十醢十一豕炙十二此等四物爲第三行陳之從西爲始醢十三豕胾十四芥醬十五魚膾十六此等四物爲第四行陳之從東爲始以上十六豆是下大夫之禮也雉十七兔十八鶉十九鷃二十此等四物爲第五行陳之從西爲始此是上大夫所加二十豆按公食大夫禮膮之下牛炙之上無醢字故云以公食大夫禮饌按之則膮牛炙間不得有醢醢衍字也又公食大夫禮以鶉爲鴽按釋鳥云鴽鴾母某氏云謂鶉李巡云鴽鶉一云鴾母郭景純云鶉青州呼爲鴾母皇氏用賀氏之說鴽蝙蝠其義未聞熊氏云此經醢文承牛羊之下則是牛肉羊肉之醢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爲醢若其正羞則不得用三牲故醢人職無云牲之醢也○飲重至醷濫此一節明諸飲之物也○注重陪至之也○正義曰此稻黍粱三醴各有清糟以清糟相配重設故云重醴凡致飲之時有清者有糟者按周禮漿人共王之六飲有水漿醴涼醫酏不云糟也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注云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若后之致飲於賓客有糟無清故酒正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注云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注以諸至爲濫○正義曰按漿人六飲有涼注云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康成以涼與濫是一物矣則此以諸和水謂以諸雜糗飯之屬和水也諸者衆雜之辭按漿人六飲一曰水則此經水一也二曰漿則此經漿一也三曰醴則此經重醴一也但用清耳四曰涼則此經濫一也五曰醫則此經或以酏爲醴一也六曰酏則此經黍酏一也除六飲之外此經別有醷也若鄭司農之意醷與醫爲一物即以酏爲醴者非康成義也鄭必知醷爲梅漿者見下文云調之以醯醢及若醯醷則醷是醯之類也又云獸用梅故知梅漿也按酒正云一曰清則此醴也二曰醫則此以酏爲醴也三曰漿則此漿也四曰酏則此黍酏也但無水涼二物鄭云無厚薄之齊故酒正不辨矣○酒清白此一節論酒之所用清謂清酒白謂事酒昔酒以二酒俱白故以一白標之配清酒則三酒故鄭云白事酒昔酒也此無五齊者五齊是祭祀獻神所飲非人常用故也○羞糗餌粉酏按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注云合蒸曰餌餅之曰餈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爲之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故以粉糗擣之據周禮粉下有餈今無者記人脫漏更以酏益之酏者於周禮羞豆之實故周禮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謂餈也○注此酏當爲餰○正義曰上以黍酏是粥知此酏當爲餰者按周禮酏食共糝食文連則酏是糝之般類此內則作糝與餰其事相連故云此酏當爲餰若其黍酏非膳羞所用且餰雖雜以狼臅膏亦粥之般類也○食蝸至卵鹽此一節揔明人君燕食所用蝸醢而苽食雉羹者謂以蝸爲醢以苽米爲飯以雉爲羹三者味相宜○麥食脯羹雞羹者謂以麥爲飯析脯爲羹又以雞爲羹此三者亦味相宜也○析稌犬羹兔羹者稌稻也謂細析稻米爲飯以犬兔爲羹此三者亦味相宜也○和糝不蓼者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爲糝不須加蓼也○濡豚包苦實蓼者濡謂亨煮以其汁調和言濡豚之時苞裹豚肉以苦荼殺其惡氣又實之以蓼○濡雞醢醬實蓼者言亨濡此雞加之以醢及醬又實之以蓼濡魚卵醬實蓼者卵謂魚子以魚子爲醬濡亨其魚又實之以蓼○濡鼈醢醬實蓼者謂亨其鼈加醢及醬又實之以蓼凡言實蓼者皇氏云謂破開其腹實蓼於其腹中又更縫而合之○腶脩蚳醢者腶脩謂腶脯也言食腶脯之時以蚳醢配之○脯羹兔醢者脯羹即上析脯爲羹以兔醢配之○麋膚魚醢者麋膚謂麋肉外膚食之以魚醢配之○麋腥醢醬者腥謂生肉言食麋生肉之時還以醢醬配之此云麋腥即上麋膚謂孰也○桃諸梅諸卵鹽者言食桃諸梅諸之時以卵鹽和之王肅云諸菹也謂桃菹梅菹即今之藏桃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藜鄭云桃諸梅諸是也○注卵讀至魚子○正義曰知卵讀爲鯤者以鳥卵非爲醬之物蚳醢是蚍蜉之子今卵醬承濡魚之下宜是魚之般類故讀爲鯤鯤是魚子也○注自蝸至鹽也○正義曰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者皇氏云蝸一也苽食二也雉羹三也麥食四也脯羹五也雞羹六也析稌七也犬羹八也兔羹九也濡豚十也濡雞十一也濡魚十二也濡鼈十三也自此以上醢之與醬皆和調濡漬雞豚之屬爲他物而設之故不數矣自此以下醢及醬各自爲物但相配而食故數之腶脩十四也蚳醢十五也脯羹重出兔醢十六也麋膚十七也魚醢十八也魚膾十九也芥醬二十也麋腥二十一也醢二十二也醬二十三也桃諸二十四也梅諸二十五也卵鹽二十六也諸儒更無所說今依用之云似皆人君燕所食也者按周禮掌客云諸侯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其食臣下則公食大夫禮具有其文與此又異故疑是人君燕食也云其饌則亂者按上陳庶羞有膷臐膮有牛炙牛胾始云牛炙豕炙而依牲大小先後而陳此則先云雉羹後云脯羹又先云雞羹後云犬羹不依牲之次第又飯食在豆醢羹之屬在豆是上下雜亂故云其饌則亂也云膚切肉也者以其與醢醬相類在豆之物故爲切肉若其正膚則在俎故少牢特牲膚皆在俎也云卵鹽大鹽也者以其鹽形似鳥卵故云大鹽也○注多其至氣也○正義曰依經方春不用食酸夏不用食苦四時各減其時味也此云多其時味以養氣者經方所云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役盛氣此經所云食以養人恐氣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注言其氣味相成○正義曰此云牛宜稌上云析稌用犬羹又云犬宜粱而以犬羹配析稌者此牛宜稌之屬據尊者正食上之所云據人君燕食以滋味爲美故與此不同○春宜至膏羶○上文食齊視春時至魚宜苽皆周禮食醫之文記者載之於此論調和食飲之法此春宜羔豚一經又記庖人論四時煎和膳食之宜以王相休廢相參其味乃善○春宜羔豚膳膏薌者春爲木王膏薌牛膏也牛中央土畜春春東方木木剋土木盛則土休廢用休廢之膏故用牛膏也○夏宜腒鱐膳膏臊者腒乾雉鱐乾魚膏臊犬膏也犬屬西方金夏南方火火剋金火盛則金休廢故用犬膏也○秋宜犢麛膳膏腥者膏腥謂雞膏也雞屬東方木秋西方金金剋木金盛則木休廢故用雞膏也○冬宜鮮羽膳膏羶者鮮魚羽鴈膏羶謂羊膏也羊屬南方火冬水王水剋火水盛則火休廢故用羊膏也周禮庖人文與此同鄭彼注云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充盛爲人食之

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義與此同○注牛膏至屬也○正義曰按洪範五行傳云思之不睿則有牛禍牛屬土也言之不從則有犬禍犬屬金也貌之不恭則有雞禍雞屬木也視之不明則有羊禍羊屬火也今四時各有所尅脂膏而和膳食故知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也云腒乾雉也者士相見禮云冬執雉夏執腒故知腒爲乾雉云鱐乾魚也者周禮籩人云膴鮑魚鱐鱐與鮑相對鮑爲溼魚故知鱐是乾魚也云鮮生魚也者鱐既爲乾魚故鮮爲生魚也月令云季冬獻魚又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是冬魚成也云羽鴈也者羽族既多而冬來可食者唯鴈故知羽鴈也○庖人云春行羔豚行謂行用此云宜謂氣味相宜其事同也○牛脩至薑桂○麋鹿田豕麕皆有軒者言此等非但爲脯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云牛者牛唯可細切爲膾不宜大切爲軒故不言之○雉兎皆有芼者爲雉羹兎羹皆有芼菜以和之○芝栭者庾蔚云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栭盧氏云芝木芝也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栭皆芝屬也庾又云自牛脩至薑桂凡三十一物則芝栭應是一物也今春夏生於木可用爲菹其有白者不堪食也賀氏云栭軟棗亦云芝木椹也以芝栭爲二物鄭下注云三十一物則數芝栭爲一物也賀氏說非也○注蔆芰至次錄○正義曰棋藜之不臧者柤是梨屬其味不善故云不臧也○云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者牛脩一鹿脯二田豕脯三麋脯四麕脯五麋軒六鹿軒七田豕軒八麕軒九雉芼十兎芼十一爵十二鷃十三蜩十四范十五芝栭十六蔆十七棋十八棗十九栗二十榛二十一柿二十二瓜二十三桃二十四李二十五梅二十六杏二十七柤二十八梨二十九薑三十桂三十一云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者以下文云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故知此是人君燕食也按周禮籩人醢人正羞惟有棗栗榛桃無以外雜物故知所加庶羞也引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以下者證天子庶羞既多不惟三十一物而已云記者不能次錄者謂作記之人不能依次條錄天子之事但錄諸侯燕食三十一物而已亦不能依次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尊卑差也）【疏】大夫至徒食○正義曰此一經接上人君燕食因明大夫士庶人燕食不同○有脯無膾者言大夫燕食若有脯則不得有膾按鄭志云脯非食殽此燕得食脯者脯非食殽謂食不專用脯以爲食殽若有餘饌兼之則得有脯○士不貳羹胾者謂士燕食也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禮記注疏卷二十七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七（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七）

內則第十二

后王命冢宰節

后王至兆民（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君謂諸侯王謂天子（閩監毛本同案王謂諸侯四字誤衍惠棟挍宋本不誤衛氏集說作后謂諸侯王謂天子亦無王謂諸侯四字）

不定后妃唯主內事（補監毛本不定作若是）

子事父母節

笄總（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同閩監毛本總作緫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皆作緫注下同）

自佩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自作目）

紛帨拭物之佩巾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佩字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遰刀鞞也（閩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鞞誤韗嘉靖本鞞作韠按釋文鞞音必頂反當作鞞）

子事至著綦（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縰說加笄笄說加總（閩監本同毛本縰誤縱下說誤統）

婦事舅姑節

如事父母（各本同石經亦有事字釋文出如父母云一本作如事父母）

衿纓（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衿嬰云嬰又作纓）

婦事至綦屨（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則喪服女子吉笄尺二寸也（閩本同衛氏集說亦作吉監本吉字殘闕毛本吉誤古）

而言施縏袠（惠棟挍宋本作袠衛氏集說同此本袠字模糊閩監毛本袠誤囊）

明有鞶（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鞶下有也字）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節

疾痛苛癢（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苛養云本又作癢）

蕡熬枲實（閩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枲誤章不成字）

榆曰枌（閩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枌誤扮）

以適至后退（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至其處所奉扶沃盥之儀（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扶作持）

男女未冠笄者節

男女至視具（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纓上有香物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有作著）

凡內外節

灑掃室堂（閩監本同嘉靖本同毛本掃作埽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同）

孺子蚤寢晏起（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孺作獳）

凡內至無時（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由命士以上節

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各本同毛本旨甘二字誤倒）

食祿不免農也（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足利本同古本免作勉閩監毛本免誤荒）

父母舅姑將坐節

長者奉席請何趾（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何止云本又作趾○按說文有止字無趾字）

須臥乃斂之也（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本斂字殘闕監毛本斂誤歛）

父母至襡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父母舅姑之衣衾節

牟讀曰堥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正義亦作堥岳本作鍪嘉靖本同釋文出如堥云字又作鍪）

父母至飲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父母在朝夕恒食節

旨甘滑（補各本皆作柔滑此誤脫柔字）

父母至子餕（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子婦餕餘之禮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也字衛氏集說同）

在父母舅姑之所節

不敢唾洟（閩監毛本洟誤作咦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唾涕云本又作洟通典六十八亦作洟）

潘米瀾也（閩監毛本作灡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同此本灡誤瀾盧文弨挍云灡說文作瀾）

在父至帥時（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男不言內節

男不至由左（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不嫌男女有婬邪之意（閩監本同毛本婬作淫衛氏集說同）

子婦孝者敬者節

或則違解（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則誤時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解也衛氏集說解下亦有也字）

雖不耆（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不耆石經耆作嗜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同宋監本同按䟽出經文亦作嗜通典六十八引亦作嗜○按古多假耆爲嗜）

姑與之而姑使之（各本同石經同釋文與作予○按予與古今字）

子婦至禮焉（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父母有過節

子從父之令（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令作命通典引亦作令）

父母至起孝（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子恐父母不說（閩監毛本作謂此本謂字模糊考文云補本謂作諫）

父母有婢子節

父母至不衰（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喪婦長女不娶（閩本監本同毛本婦作父盧文弨云婦字是父字非）

舅沒則姑老節

不敢解倦（各本同釋文出解勌云本又作倦）

凡婦不命適私室（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凡誤几）

藏以待乏（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乏誤之通典六十八亦作藏以待之）

父母至與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并明冢婦介婦相於之節（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於作與衛氏集說同）

故○冢婦䟽薄之（補故下○誤）

析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析作折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同段玉裁按本云折當析之誤析同淅汰米也陸云之列反非）

包苦實蓼（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包作苞）

或作攔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攔誤攔釋文出作攔云本又作撊考文引古本攔作攔）

蚳蚍蜉子也（各本同釋文出蜱云本又作蚍）

卵鹽（各本同石經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譌卵醬）

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惠棟按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二誤一）

麛腒（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麛云本又作麋又作麛下田豕麛同）

腒皆析乾肉也（惠棟按宋本肉上有其字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范蜂也（各本同釋文出蠭云本又作蜂）

柹瓜（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柹作柿宋監本同岳本同釋文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劉叔剛本作柿）

樝梨（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樝作柤石經同岳本同宋監本同案釋文亦作柤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劉叔剛本並作柤）

棋蘗之不臧者（閩監毛本同嘉靖本蘗作棃衛氏集說同岳本棋蘗作柤棃宋監本同考文引補本古本足利本作樝棃按棋當作柤困學紀聞引內則注棋蘗之不臧是誤字）

飯黍至薑桂（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牛臛也（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臛誤臛下羊臛豕臛同○按依說文當作膗臛俗字）

按釋烏云鴽鴾母某氏云（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某誤郭）

故以粉糗擣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擣作摶衛氏集說同○按依本經注當作擣）

析稌七也（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閩本析作折惠棟按宋本同）

牛中央土畜春春東方木木尅土（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惟春字不重衛氏集說同監本畜春春東方木六字闕毛本六字亦脫）

犢與麛物成而充（閩監本同毛本充誤克○按周禮注作與麛是也麛鹿子麋乃麋鹿字）

棋棃之不臧者（惠棟按宋本棋作柤此本誤也閩監毛本同下柤是棃屬放此）

柤二十八（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柤作樝衛氏集說同）

亦不能依次也（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七終記云凡二十一頁）

大夫燕食節（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女子十年不出節止爲第三十八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三十八）

庶人耆老不徒食（各本同毛本徒誤從）

大夫至徒食（閩本同監毛本徒誤從按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八

內則　鄭氏注　孔穎達疏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芥芥醬也）脂用蔥。膏用薤。（脂肥凝者釋者曰膏。○薤戶界反俗本多作䪥非也）三牲用藙。（藙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榝○藙魚氣反會古外反稽古兮反榝色八反似茱萸而實赤小）和用醯。（畜與家物自相和也○和戶臥反注皆同注又如字醯呼兮反酢也畜許又反又許六反）獸用梅。（亦野物自相和）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釀謂切雜之也鴽在羹下烝之不羹也○鶉雞羹本又作鶉羹雞羹）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薌蘇荏之屬也燒煙於火中也自膾用蔥至此言調和菜釀之所宜也○魴鱮上音房下音敘烝皇絕句之烝反雛字又作雛仕俱反又匠俱反賀讀魴鱮烝雛爲句燒如字一音焦皇絕句雉皇此一句一讀雉薌爲句蘇荏而甚反調徒弔反）○不食雛鱉。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皆爲不利人也雛鱉伏乳者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容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醜謂鱉竅也○去起呂反下並同尻苦刀反腦奴老反爲于僞反下皆爲同伏扶又反乳而樹反鰫音容篆直轉反鯁本又作哽古猛反字林云鯁魚骨也又工孟反竅苦叫反）○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皆治擇之名也○膽丁敢反攢再官反本又作鑽）○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奥。鹿胃。（亦皆爲不利人也庮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庮泠毛毳毛別聚於不解者也赤股股裏無毛也皫色毛變色也沙猶嘶也鬱腐臭也望視視遠也腥當爲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般臂前脛般般然也漏當爲螻如螻蛄臭也舒鴈鵝也翠尾肉也鵠鴞胖謂脅側薄肉也舒鳧鶩也鴇奥脾胵也鴇或爲鴇也○庮音由泠音零泠結毛如氈也毳昌銳反躁早報反麃本又作皫劉昌宗音普保反徐芳表反又普表反反沙如字一音所嫁反注同睫音接腥依注作星說文云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字林音先定反般音班臂本又作擘必避反徐方避反漏依注音螻力侯反鵠胡篤反鴞于驕反胖音判鴇音保奥於六反胃音謂字又作䏶同蕫許云反或作焄又作葷解胡買反嘶音西字又作斯音同腐扶甫反脛胡定反蛄音姑鵝五何反鶩音木脾扶移反胵昌私反）○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腥音星字林作胜云不熱也先丁反聶本又作攝又作牒皆之涉反下同）或曰。麋

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釀菜而柔之以醯殺腥肉及其氣今益州有鹿㲠者近由此爲之矣菹軒聶而不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軒或爲胖宛或作鬱○麕爲九倫反辟必益反徐芳益反注同宛于晚反脾婢支反醯徐呼兮反本或作醢㲠於僞反益州人取鹿殺而埋之地中令臭乃出食之名鹿㲠是也近附近之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羹食食之主也庶羞乃異耳○食音嗣注羹食并下文食禮同）大夫無秩膳。（謂五十始命未甚老也秩常也）大夫七十而有閣。（有秩膳也閣以板爲之庋食物也○庋又作庪九委反或居彼反本亦作庪）○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達夾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坫丁念反夾古洽反又古協反處昌慮反）【疏】膾春至無蓼○正義曰此一節論調和飲食之宜鶉羹雞羹者謂用鶉用雞爲羹鴽者唯烝煮之而已不以爲羹故文在羹下釀之蓼者釀謂切雜和之言鶉羹雞羹及烝之等三者皆釀之以蓼○魴鱮烝者魴鱮二魚皆烝熟之雛燒者雛是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若今之臟也○雉者文在烝燒之下或燒或烝或可爲羹其用無定故直云雉薌無蓼者薌謂蘇荏之屬言魴鱮烝及雛燒并雉等三者調和唯以蘇荏之屬無用蓼也○注芥芥醬也○正義曰上云魚膾芥醬則謂秋時用芥芥辛於秋宜也○注藙煎至之榝○正義曰賀氏云今蜀郡作之九月九日取茱萸折其枝連其實廣長四五寸一升實可和十升膏名之藙也○不食至擯之○正義曰此一節論治擇肉物惡者及果實之屬○肉曰脫之者皇氏云治肉除其筋膜取好處故李巡注爾雅釋器云肉去其骨曰脫郭云剝其皮也○魚曰作之者皇氏云作謂動搖也凡取魚搖動之視其鮮餒餒者不食李巡注爾雅云作之魚骨小无所去有郭氏爾雅今本作歆之注云謂削鱗也○棗曰新之者棗易有塵埃恒治拭之使新○栗曰撰之者栗蟲好食數數布陳撰省視之○桃曰膽之者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也或曰膽謂苦桃有苦如膽者擇去之○柤梨曰攢之者恐有蟲故一一攢看其蟲孔也○牛夜至鹿胃○正義曰此一節論腥臊羶臭及諸物不可食者從牛夜鳴至般臂漏皆與周禮內饔職文同○牛夜鳴則庮者庮是臭惡之氣牛夜鳴則其肉庮臭○經羊泠毛而毳羶者羶謂羶氣泠謂毛本稀泠毳謂毛頭毳結羊若如此其肉羶氣○狗赤股而躁臊者臊謂臊惡赤股股裏無毛躁謂舉動急躁狗若如此其肉臊惡○鳥皫色而沙鳴鬱者鬱謂腐臭也皫色其色變無潤澤沙鳴者沙嘶也謂鳴而聲嘶鳥若如此其肉腐臭○豕望視而交睫腥者腥謂肉結如星望視謂豕視望揚交睫謂目睫毛交豕若如此則其肉似星也○馬黑脊而般臂漏者漏謂螻蛄臭黑謂馬脊黑般臂謂馬之前脛其色般般然若如此其肉如螻蛄臭也雛尾不盈握弗食者雛謂小鳥尾盈一握然後堪食若其過小未盈握不堪食也自此以下因廣言不堪食之物○舒鴈翠者舒鴈鵝也翠謂尾肉也言鵝尾之肉不堪食也○鵠鴞胖者胖謂脅側薄肉也謂鵠鳥鴞鳥脅側薄肉不可食○舒鳧翠者舒鳧謂鶩鶩即是鴨其翠不可食雞肝鴈腎亦不可食鴇奧者奧謂脾肶謂藏之深奧處

鴇奧及鹿胃亦不可食凡此皆爲不利人也○注庮惡至鴇也○正義曰引春秋傳者僖四年左傳文論晉獻公卜娶驪姬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謂香草蕕謂臭草薰蕕一時相和十年臭氣尚在言善易銷惡難除也蕕比於驪姬之惡也云沙猶嘶也者嘶謂酸嘶古之嘶字單作斯耳云腥當爲星者謂肉中白點似星也故不得爲腥臊之字也云漏當爲螻者以漏非臭惡氣名故讀爲螻也云舒鴈鵝舒鳧鶩也者爾雅釋鳥文某氏云在野舒翼飛遠者爲鵝李巡云野曰鴈家曰鵝李巡又云野曰鳧家曰鶩○或曰至柔之○正義曰此一節明齏菹之異用肉不同言或曰者作記之人爲記之時無菹軒辟雞宛脾之制作之未審舊有此言記者承而用之故稱或曰○麋鹿魚爲菹者凡大切若全物爲菹細切者爲齏其牲體大者菹之其牲體小者齏之用此麋鹿魚爲菹及野豕爲軒是菹也麕爲辟雞兔爲宛脾者是齏也故鄭注醢人云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少儀曰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牒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牒而切之是菹大而齏小也按少儀不云魚此云魚者記者異聞也此魚與麋鹿相對是魚之大者故以爲菹其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切蔥若薤實諸醯以柔之者此亦少儀文也或用蔥或用薤故云切蔥若薤內與蔥薤置諸醋中故云實諸醯以柔之者此物置醯中悉皆濡熟故云柔之○注釀菜至切之○正義曰此經云蔥薤是釀菜而柔之故鄭注醢人云齏菹之稱菜肉通也云今益州有鹿㲠者近由此爲之矣者鄭以今益州人有將鹿肉畜之㲠爛謂之鹿㲠附近由此名古之菹軒而爲此鹿㲠也云菹軒聶而不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者皆少儀文聶則牒也聲相近耳○羹食至坫一○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及大夫士等尊卑膳食節級之等差○注羹食至異耳○正義曰食謂飯也言羹之與飯是食之主故諸侯以下無等差也此謂每日常食若非是依常禮食之外或別有牛羊豕之肉隨時得爲羹也其黍稷稻粱之屬依禮正食之外隨等別有稼穡收穫皆得爲飯故云羹食無等若依禮正食天子日食即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及天子八簋諸侯六簋大夫四簋此等即尊卑亦有差降也言羹食食之主也者凡人所食羹飯爲主助以雜物醬是衆食所須故曲禮云醯醬處內注云近醯醬者食之主又按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注云以其爲饌本是也又牲與黍稷亦諸食之本故掌客云鼎簋十有二注云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雖文各有所施大理不異云庶羞乃異耳者公食大夫禮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又周禮掌客云上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二子男食二十四鄭注云食謂庶羞羹可食者是庶羞乃異也○注謂五至常也○正義曰知五十始命未甚老也者以下云六十宿肉是有常秩此經云無秩膳故知是五十也秩常釋詁文○注有秩至物也○正義曰此經云七十而有閣故知有秩膳也然則六十者比五十者則有常肉比七十者則有無肉時也○注達夾至腊也○正義曰崔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於房中減降於天子唯在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也三者豕魚腊也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爲土坫庋食也云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者以天子腊用六牲今云五閣是不一牲爲一閣以魚腊是常食之物故知三牲及魚腊也○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

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記王制有此○粻知良反粮也字林云粻糧也絞古交反紟其鴆反本又作給同冒亡報反直遥反下同從才用反又如字與音預七回反膠音交冔況甫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疏】凡養至養老○正義曰此一節皆王制文記者重而錄之後人雖知其重而不去慎疑不敢刪易也○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

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賤喻貴也○樂音洛下同養羊亮反【疏】曾子至人乎○正義曰此一節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孝子之身終者謂安樂其親之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中心養之是孝子事親之身終也○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也終其身也者作記之人既云孝子之身終恐人不解謂言孝子事親至親身終故解云終身也者非終竟父母之身也終其孝子之身也言父母雖沒終竟是身而行孝道與親在無異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者言父母所敬愛犬馬之屬盡須敬愛而況於父母所敬愛人乎）凡養老。五帝憲。（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行）三王有乞言。（有讀爲又又從之求善言可施行也）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惇史史惇厚是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惇音敦【疏】凡養至惇史○正義曰此一節論五帝三王養老之禮○五帝憲者言五帝養老法其德行○三王有乞言者言三王其德漸薄非但法其德行又從求乞善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者覆說上五帝憲之法奉養老人就氣息身體恐其勞動故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者惇厚也言老人有善德行則記錄之使衆人法則爲惇厚之史亦微其禮皆有惇史者言三王養老既法德行又從乞言其乞言之禮亦依違求之而不偪切三代皆法其德行善言爲惇厚之史故云皆皆者皆三代也）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以爲名○淳熬之純反下五羔反下及注同）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毋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毋依注音模莫胡反下同食音嗣【疏】淳熬至淳毋○正義曰此一節論養老須飲食如養親之事明八珍之饌并明羞豆糝餈之等淳熬者是八珍之內一珍之膳名也淳謂沃也則沃之以膏是也熬謂煎也則煎醢是也○陸稻者謂陸地之稻也謂以陸地稻米熟之爲飯煎醢使熬加于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曰淳熬○注毋讀至淳熬○正義曰以經云淳毋毋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爲模模象也法象淳熬而爲之但用黍爲異耳經云黍食食飯也謂以黍米爲飯不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故不言陸）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將當爲牂牂牡羊也刲刳博異語也謹當爲墐聲之誤也墐塗塗有穰草也皽謂皮肉之上魄莫也糔溲亦博異語也糔讀與滫瀡之滫同薌脯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皽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爲脯然唯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內醯醢可食也○炮步交反將依注音牂子郎反刲苦圭反刳口孤反又口侯反編必縣反又步典反萑音丸蘆也苴子餘反苞裹也謹依注作墐音斤徐如字炮之絕句塗皆乾絕句塗本亦作塗擘之必麥反絕句濯直角反去起呂反注同皽章善反糔息酒反又相流反又息了反溲所九反付徐音賦鉅音巨其據反鑊戶郭反使湯一本作使其湯穰如羊反草也魄莫上普伯反或普博反下亦作膜武博反析星歷反）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脄脊側肉也捶擣之也餌筋腱也柔之爲汁和也汁和亦醯醢與○脄音每徐亡代反夾脊肉餌音二本或作微下句作餌筋音斤腱徐其偃反皇紀偃反一音其言反隱義云筋之大者王逸注楚詞云筋頭也與音餘）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湛亦漬也○湛子潛反直蔭反又將鴆反一音陟鴆反注同期音朞【疏】炮取至醯醷○正義曰炮取豚若將者言爲炮之法或取豚或取牂故云取豚若將刲刳其腹實香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者萑是亂草也苴裹也編連亂草以裹而豚牂裹之既畢塗之以謹塗謂穰草相和之塗也以此墐塗而泥塗之炮之塗皆乾擘之者謂擘去乾塗也○濯手以摩之去其皽者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皽莫○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者付全豚之外煎之於膏若羊則解析肉以粥和之○膏必滅之者滅沒也小鼎盛膏以膏煎豚牂膏必沒此豚牂也○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者謂以大鑊盛湯以小鼎之香脯實於大鑊湯中○使其湯毋滅鼎者使鑊中之湯無得沒此小鼎若湯沒鼎恐湯入鼎中令食壞也○三日三夜毋絕火者欲令用火微熱勢不絕○注將當至全耳○正義曰以經云取豚若將則將是豚類故知將當爲牂牂聲相近又字體一邊相似云刲刳博異語也者按易云士刲羊又云刳木爲舟意同而語異云謹當爲墐者以謹非泥塗之物以聲相近故爲墐也云墐塗塗有穰草也者用之炮豚須相黏著故知塗有穰草也云糔溲亦博異語也者亦者亦上刲刳刲刳既博異語故云糔溲亦博異語也云唯豚全耳者按周禮封人有毛炮之豚豚形既小故知全體周禮鄭注云毛炮豚者爛去其毛而炮之豚既毛炮則此牂或亦毛炮既無正文不敢定也○注脄脊至醢與○正義曰知脄是脊側肉者以脊側肉美今擣以爲珍宜取美處故爲脊側肉云餌筋腱也者以經云去其餌又曰去其皽皽既爲皮莫則餌非復是皮莫故以爲筋腱腱即筋之類云汁和亦醯醢與者以上炮豚炮牂調以醯醢下漬亦食之以醢若醯故知擣珍和亦用醯醷○）

○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熬於火上爲之也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人自由也醢或爲醯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膋是也○酒所買反徐西見反鹽音豔又如字乾而食一本無而食之三字濡音儒下同膋音遼徐音勞【疏】爲熬至食之○正義曰此一經論作熬之法○施羊亦如之者爲熬之法於牛如上所陳若施設於羊亦如牛也○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者言食熬之時唯人所欲若欲得濡肉則以水潤釋而煎之以醢也○注此七至是也○正義曰七者謂第一淳熬也第二淳模也第三第四炮取豚若牂也第五擣珍也第六漬也第七熬也云其一肝膋者則此糝下肝膋也但作記之人文不依次故在糝下陳之○）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此周禮糝食也○食音嗣下酏食同）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膋腸間脂舉或爲巨○幪音蒙焦字又作燋子消反）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𩟔矣此周禮酏食也此酏當從餰○酏讀爲餰之然反又之善反注餰同臆音憶𩟔本又作饡又作餰並同之然反音旃○【疏】糝取至煎之○正義曰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注此周禮糝食也○正義曰按周禮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故云然也此先陳糝食者亦記人不次○注膋腸至爲巨○正義曰舉皆也謂炙膋皆燋也○注以煎至從餰○正義曰則似今膏𩟔矣者似漢時膏𩟔以膏煎稻米鄭舉時事以說之云此酏當從餰者此內則及周禮酏之字當從餰字以酏是粥非是膏煎稻米故改酏從餰也）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閽掌守中門之禁也寺掌內人之禁令也○閽音昏）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竿謂之椸楎杙也○椸杝本又作椸以支反枷音嫁縣音玄楎音輝笥息吏反竿音干杙音弋）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不敢褻也）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咸皆也○）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衰老無嫌及猶至也○閒徐閒廁之閒皇如字讀）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矣此御謂侍夜勸息也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年未五十本又作年未滿五十與音預復扶又反下文夫復同姪大結反娣大計反媵羊證反又繩證反）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其往如朝也角衍字也拂髦或爲繆髦也○齊爭皆反下皆同澣音浣朝直遙反下文朝服注朝於君皆同繆居糾反○）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人貴賤不可以無禮○後胡豆反○）妻不在。妾

御莫敢當夕。（辟女君之御日也。○辟音避下辟人雖辟皆同〔疏〕禮始至當夕正義曰此一節論夫婦男女及內外之別又明妾與適妻尊卑相降之等各依文解之○注竿謂之椸揮杙也○正義曰按爾雅釋宮云樴謂之杙郭景純注云樴音杙李巡曰謂椓杙也釋宮又云在牆者謂之楎郭景純引禮云不敢縣於夫之楎椸植曰楎橫曰椸然則楎椸是同類之物橫者曰椸則以竿為之故云竿謂之椸○唯及七十同藏無間者○間別也夫婦唯至七十同處居藏無所間別以其衰老無所嫌疑故也夫七十則婦六十以上若夫雖七十婦唯六十以下則猶間居也詩傳云男女不六十不間居據婦人言之若其宗子雖七十無妻猶得更娶故曾子問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是必須有主婦也○注五十至一御○正義曰此經據妾言之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十以上則不與也然則妻雖五十以上猶得與也云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者以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凡六人故三日也云次兩媵則四日也者如鄭此言夫人姪娣卑於兩媵若望前卑者在前尊者在後望後乃反之知者約天子御法云天子十五日乃一御者按九嬪注云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是也○注女君之御日也○正義曰此謂卿大夫以下故經云妻而注云女君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徧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徧妾恒辟女君之御日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縱令自當君之御日猶不敢當夕而往故詩小星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注引此云凡妾御於君不當夕是也○）

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作有感動○見賢遍反下及注同姆音茂字林亡又反女師也一音母又音亡久反）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若始時使人問）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於武也帨事人之佩巾也○）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始有事也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前也○鄉休亮反下文西鄉皆同○〔疏〕妻將至女否○正義曰從此以下終篇末論國君以下至庶人生子之禮及適庶差別妻妾異等所生男女養教之法從此妻將生子至男射女否則明大夫以下未生子之前夫問之宜及生子設弧矢之法○注側室至寢也○正義曰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妻既居側室則妾亦當然也故春秋傳云趙有側室曰穿是妾之子也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室燕寢尊故也經云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注若始時使人問○正義曰夫不齊之時未動作之前夫使人日再問之今雖動作之後以其齊故但使人問之故云若始時使人問之也）

〇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接依注音捷字妾反下接子同食音嗣下注食子食乳皆同）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詩之言承也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射天地食亦反承如字徐音拯救之拯大音泰）保受乃負之。（代士也保保母）宰醴負子。賜之束帛。（醴當為禮聲之誤也禮以一獻之禮酬之以幣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子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事也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嫡本亦作適同丁歷反〔疏〕國君至食子○正義曰此一經論國君世子生及三日負子及食子之法○注接讀至氣也○正義曰王肅杜預並以為接待夫人以大牢鄭必讀為捷為補虛強氣者以婦人初產必困病虛羸當產三日之內必未能以禮相接應待負子之後令在前為之故知補虛強氣宜速故也○注詩之至事也○正義曰詩含神霧云詩者持也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謂以手承下而抱負之云桑弧蓬矢本大古也者以桑與蓬皆質素之物故知本大古也云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者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故云所有事然射禮唯四矢者謂天地非射事所及唯禦四方故止四矢蓬是禦亂之草桑衆木之本○注禮以至幣也○正義曰此約士昏禮禮賓酬幣之法此士負子故禮之還用士禮○注士妻至有子○正義曰使其食子須有乳汁故知時自有子者皇氏云士之妻大夫之妾者隨課用一人故桓六年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

〇凡接子擇日。（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則大牢。（天子世子也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皆謂長子）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疏〕凡接至一等○正義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至庶人以上接子牲牢之異并適庶不同○注天子至下也○正義曰此云冢子大牢下云國君世子大牢既別言國君世子故知此冢子大牢謂天子世子也云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者喪服父為長子則是上下通稱長子故云通於下鄭云此者以天子特云冢子則大牢恐冢子之名唯施天子世子故云適於下必知冢子通於下者以下文云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大牢下即云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明冢子之名庶人大夫士等皆有其號○注庶人猶特豚也○正義曰以冢子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大牢庶子既降一等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則庶人全應無牲今以禮窮欲與士同故云猶特豚此是三日接子之禮故牲牢如此若三月名子之時則與此異故下文云具視朔食注云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與此接子適庶參差不同○）

〇異為孺子室於宮中。（特掃一處以處之○一處尺御反）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耆市志反）他人無事不往。（為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為于偽反下為改為大溫皆同○〔疏〕異為至不往○正義曰此一節謂三日負子之後三月名子之前諸侯養子選擇諸母及養子之法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也但士不具三母耳大夫以上則具三母故喪服小功章中君子為庶母慈己者鄭注引此內則三母獨言慈母舉中以見上下是知大夫有三母也為之服小功若諸侯之子三母則不服也又此雖在三月之前其實三月之後養子亦當然也○注士妻食乳之而已○正義曰既有子師慈母保母各為其事故知士妻但食乳之而已○）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也○鬌丁果反又大果反囟音信又思忍反）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若人君也○楣音眉〔疏〕三月至東面○正義曰此一節明三月之末卿大夫以下名子之法又書名藏之州府妻遂適寢夫入與妻俱食之事各依文解之○鬌所至羈也○正義曰三月翦髮所留不翦者謂之鬌云夾囟曰角者囟是首腦之上縫故說文云囟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云午達曰羈也者按儀禮云度尺而午注云一從一橫曰午今女翦髮留其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故云午達不如兩角相對但縱橫各一在頂上故曰羈羈者隻也文雖據大夫士天子諸侯之子亦當然也○注入門至君也○正義曰知入側室之門也者上文云妻將生子居側室至此三月之末未有妻出之文則知但在側室此云夫入門謂入側室之門但側室在燕寢之旁亦南嚮故有阼階西階夫立於阼西嚮但卿大夫之室雖有東房西房妻抱子出自房者出東房當楣東面立與夫相對云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者見子謂見適妻子就側室則此文是也云見妾子於內寢者則下文云妾將生子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是也鄭注云內寢適妻寢也大夫所以見妾子於側室見適子於適妻寢者辟人君也人君則見適子於路寢見庶子於側室故云辟人君也如人君見世子於路寢者下文云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既若朝服又東西階相對故知在路寢也又知人君見庶子在側室者下云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是就側室也然大夫見妾子於內寢諸侯見妾子於側室何以下文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注云此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又見人君見妾子於外寢不在側室者但人君世子之弟見於外寢妾子見於側室但庶子接內寢而名之與世子弟同故連文云見於外寢其實在側室也熊氏皇氏俱為此說故今從焉○）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某妻姓若言姜氏也祗敬也或作振○相息亮反）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欽敬也帥循也言教之敬使有循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咳字又作孩戶才反）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記猶識也識夫之言使有成也師子師也○還音旋轉也）子師辯告

諸婦諸母名。（後告諸母若名成於尊○辯音遍下同）妻遂適寢。（復夫之燕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謂屬吏也春秋書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四閭爲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也皆有屬吏獻猶言也）○夫入。食如養禮。（夫入已見子入室也其與妻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養羊尚反）【疏】姆先至適寢正義曰此一節論母以子見父及父名子妻遂適寢之事○姆先相者妻既抱子當楣東面而立傅姆在母之前而相佐其辭曰母某氏敢用時日祗見孺子祗敬也孺稚也謂恭敬奉見稚子夫對曰欽有帥者欽敬也帥循也夫對妻言當教之令其恭敬使有循善道對妻既訖父遂執子右手咳而名之謂以一手執子右手以一手承子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者當記識夫言教之使有成就○遂左還授師者妻對既訖遂左嚮週還轉身西南以子授子師也○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者諸婦謂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後告諸母欲名成於尊○注某妻至敬也○正義曰祗敬及下注欽敬帥循皆釋詁文也○注宰謂至同生○正義曰此經所陳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也若諸侯既絕宗則不告諸男也此舉諸男舉其卑者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此既據卿大夫以下而引春秋桓六年子同生者欲証明子生年月日之事彼謂諸侯也直云子同生不云世子者杜元凱云不云世子書始生言始生之時未立爲世子也經云書名而藏之者謂以簡策書子名而藏之家之書府○注四閭至屬吏○正義曰四閭爲族以下皆周禮地官文云皆有屬吏者閭之屬吏則有閭史也州之屬吏則有州史也州伯則州長也州府是州長之府藏也○注夫入至禮也○正義曰夫入已見子入室也者夫既就側室而見子見子既畢從側室而入正室云其與妻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者經云如養禮是如養舅姑之禮按士昏禮婦始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其大夫以上則无文必知如婦始饋舅姑者以下文云妾生子及三月之末見子之禮如始入室明知此如養禮如始入室養舅姑之禮也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諸侯夫人朝於君次而褖衣也○褖通亂反○）【疏】世子至乃降○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見世子及適庶之禮各依文解之○注子升至衣也○正義曰凡子生皆就側室者按上文妻將生子居側室是卿大夫生子居側室此文人君見世子在路寢經云世婦抱子升自西階是世婦抱子從外而入其內寢是君之常居之處夫人不可於此寢生子故知亦在側室也云夫人朝於君次而褖衣也者按內司服注云后六服后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御于王之服諸侯夫人以下所得之服各如王后之服則夫人亦如王后也此既在路寢與君同著朝服則是以禮見君合服展衣此云次而褖衣者此謂見子又見子若訖則當進入君寢侍御於君故服進御之服異於尋常以禮見君故不服展衣也次者首飾次第髮爲之則少牢禮髮鬄是也鄭注云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爲之其褘衣揄翟闕翟首服副副者覆首爲飾鄭注云若今步繇矣鞠衣展衣首服編鄭云編列髮爲之若今假紒矣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此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無辭謂欽有帥記有成也○適丁歷反注及下同○）【疏】適子至無辭○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見世子弟及妾子之禮○適子庶子見於外寢者適子謂大子之弟見於外寢庶子則見側室但撫首咳名無辭之事與世子之弟同故與適子連文同云見於外寢其實庶子見於側室也○禮帥初無辭者禮謂威儀也帥循也初謂前文世子生見於路寢君夫人皆西鄉言見適子庶子威儀依循初世子之法但無勑戒之辭然夫人所生之子容可如世子見禮君與夫人俱西鄉若妾之見子則不得與夫人同當與卿大夫之妻見適子同但不親抱子耳○注外寢至成也○正義曰燕寢當在內而云外寢者對側室而爲外耳側室在旁處內故謂燕寢爲外寢也云無辭辭謂欽有帥記有成也者按前世子生直云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亦無辭也而云適子庶子無辭者以前文卿大夫妻見適子之時既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其文既具故於見世子之禮略而不言其實世子亦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也故鄭引前文卿大夫見子之辭而言之也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終使易諱○易以豉反）不以隱疾。（諱衣中之疾難爲醫也）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尊世子也其先世子生亦勿爲改）【疏】凡名至同名○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名之法尊卑上下同有諱辟又大夫士之名子辟世子之名○注其先至爲改○正義曰知先世子生亦勿爲改者按春秋衛襄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明齊惡先衛侯生故得與衛侯同名是知先生者不改也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餕也如始入室始來嫁時妾餕夫婦之餘亦如之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三月之末一本作子生三月之末）【疏】妾將至入御○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妾生子之禮異於適子之法○君已食徹焉者君謂夫也以妾賤故謂夫爲君○使之特餕者尋常夫食之後衆妾共餕今以其生子故使之特餕也○注內寢至曰君○正義曰知內寢適妻寢者以其稱內故也知是適妻寢凡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有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但夫人燕寢對夫人及適妻之寢及側室等其燕寢在外亦名外寢故前注云外寢君燕寢是也云妾餕夫婦之餘亦如之者按昏禮夫婦同牢之後媵餕夫餘御餕婦餘故謂正妻若妾初嫁始來夫婦共食初來之妾特餕其餘今妾已見子之後夫婦共食令生子之妾特餕其餘亦如始來時故云亦如之云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者以前文大夫之妻見子之後妻遂適夫寢未即進御後始云夫入食如養禮是夫始入與妻食乃後進御此文云見子遂入御故謂云此大夫士之妾也言其異正妻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擯者傅姆之屬也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賜於君有恩惠也有司臣有事者也魯桓公名子問於申繻也○繻音須）【疏】公庶至名之○正義曰此一經明君庶子生處及三月見父異於世子之禮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異於世子今此更重出者以前文庶子與適子連文恐事事皆同適子故以此經特見庶子之法按前注云凡子生皆就側室則世子亦就側室今特云庶子就側室者舉庶子世子可知也○君所有賜君名之者謂生子之妾君所特有恩賜偏所愛幸君則自名其子故云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者衆子謂衆妾之子不特寵御則使有司以名其子也○注人君至繻也○正義曰人君尊雖妾不抱子者以經云其母朝服見於君乃云擯者以其子見於君是擯者抱子也故知妾不抱子引春秋問名於申繻者証有司名之一邊同耳其實異也春秋所云謂世子也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夫雖辟之至問妻及見子禮同也庶人或無妾）【疏】庶人至異也○正義曰此一經論庶人之禮○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者以無側室妻在夫寢妻將生子故夫出辟之若有側室則妻在側室夫自居正寢不須出居羣室也○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者與及也言夫問妻及子見父之禮無以異於卿大夫士言與卿大夫士同也亦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其見父之時父亦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及有戒告之事一如上矣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疏】凡父至無辭○正義曰此一節論孫見祖之禮卿大夫以下之事故鄭注云家統於尊所以無辭者若父之於子有傳重之事故有戒告之辭今孫見於祖而隔於父故無辭也○注父在至辭也○正義曰所以無辭者適子既在其孫猶爲庶孫無所傳重故云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若所生適子其父既卒則適孫與長子相似當有辭也故云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若庶孫父雖卒見祖亦無辭也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劬勞也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賜之○食音嗣注及下文食母同勞力報反）大夫之子有食母。（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賤不敢使人也）【疏】食子至其子○正義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及大夫士適妻養子之人尊卑有別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旬當爲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妻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易說卦坤爲均今亦或作旬也○旬音均出注）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

循其首。（天子諸侯尊別世子雖同母禮則異矣未食已食急正緩庶之義也○別彼列反下其別同）【疏】由命至其首○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及命士適妻與妾同時生子見之先後差異之別并明天子諸侯見冢子及適子庶子緩急之儀○旬而見者旬均也謂大夫命士適妾生子皆以未食之前均齊見又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雖見有先後同是未食之前故云均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者此謂天子諸侯之禮未食謂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是急於正也故先見乃食也○適子庶子已食而見者謂先與后夫人禮食之後然後始見適子庶子是緩於庶也○必循其首者言見適子庶子之時必以手撫循其頭首示恩愛之情也○注易說卦以坤爲均○正義曰引易說卦者證此經旬爲均義按易說卦以坤爲均象地之均平今易之文或以均爲旬者是得爲旬也皇氏云母之禮見子象地之生物均平故引易以爲均若然按周禮均人職云上年公旬用三日鄭注亦引易坤爲均豈是母見子之禮皇氏說非也○注天子至世子○正義曰知此經是天子諸侯者以上文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適庶均見此則有食前食後見之不同又前文云世子生其次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是國君之禮此經亦云適子庶子故知是天子諸侯也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俞然也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食食上如字下音嗣唯于癸反徐以水反俞以朱反鞶步干反盛音成緣于絹反裂音列或音厲與音預厲音列○）【疏】子能至鞶絲○正義曰此一節論男女自幼少之時教之言語及鞶革鞶絲之事也○注鞶小至同也○正義曰此鞶是小囊盛帨巾男用韋爲之女用繒帛爲之云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者言男女鞶囊之外更有繒帛爲之飾而緣之則是春秋桓二年所稱鞶裂者與疑而未定故稱與按傳作鞶厲鄭此注云鞶裂厲裂義同也祇謂鞶囊裂帛爲之飾又引詩云垂帶如厲者證厲是鞶囊裂帛之飾也此詩小雅都人士之篇也按彼注云而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謂彼都之士垂此絲帶如似鞶囊之裂是以厲爲裂也又引紀子帛名裂繻者以證之言帛必分裂也此隱二年經稱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又紀裂繻來逆女云字雖今異意實同也者言古時厲裂通爲一字今時厲裂字義俱異大意是同故云字雖今異意實同言同爲分裂之義也此是鄭康成之義若如服虔杜預則以鞶爲大帶厲是大帶之垂者故服氏云鞶大帶杜云紳大帶厲是大帶之垂者詩毛傳亦云厲帶之垂者並與鄭異○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方名東西）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蚤其別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示以廉恥○後胡豆反）○九年。教之數日。（朔望與六甲也○數所主反）○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記。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外傳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爲襦袴爲大溫傷陰氣也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爲也肄習也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襦字又作襦音儒袴苦故反肄本又作肄同以二反大音泰勺章略反注同）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內而不出謂人之謀慮也○冠古亂反衣於既反行如字又下孟反弟音悌）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至此學無常在志所好也孫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孫音遜注同好呼報反○）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方猶常也物猶事也○去如字）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統一官之政也）七十致事。（致其事於君而告老）○凡男拜。尚左手。（左陽）【疏】六年至左手○正義曰此一節論男子教之從幼及長居官至致事之事衣不帛襦袴者謂不以帛爲襦袴○禮帥初者帥循也行禮動作皆帥循初日所爲○朝夕學幼儀者言從朝至夕學幼少奉事長者之儀請肄簡諒者肄習也簡謂篇章也諒信也謂言語信實言請長者習學篇章簡禮及應對信實言語也○舞勺者熊氏云勺籥也言十三之時學此舞籥之文舞也○成童舞象者成童謂十五以上舞象謂舞武也熊氏云謂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習文武之小舞也○可以衣裘帛者二十成人血氣強盛無慮傷損故可以衣裘帛也○舞大夏者大夏是禹樂禪代之後在干戈之前文武俱備故二十習之也博學不教者唯須廣博學問不可爲師教人○內而不出者唯蘊蓄其德在內而不得出言爲人謀慮始理男事者三十丁壯受其田土供給征役始理男事故韓詩說三十受兵若口率出泉國中則二十野則十五也孫友視志者言孫順朋友視其志意所尚○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者方常也物事也言年壯仕宦行其常事无謙孫出其謀計發其思慮以爲國也

○女子十年不出。（恒居內也）姆教婉娩聽從。（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婉紆晚反徐紆願反娩音晚徐音萬）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紃條○枲思里反繭古典反紝女金反又如林反組音祖紃音巡共音恭條他刀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當及女時而知○相息亮反）十有五年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應應對之應）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故謂父母之喪）聘則爲妻。（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則問則得與夫敵體）奔則爲妾。（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奔或爲衒○見賢遍反衒古縣字本又作御字魚據反）凡女拜。尚右手。（右陰也）【疏】女子至右手○正義曰此一節論女子自幼及嫁爲女事之禮○注婉謂至貌也○正義曰按九嬪注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則婉娩合爲婦容此分婉爲言語娩爲容貌者鄭意以此上下備其四德以婉爲婦言娩爲婦容聽從爲婦順執麻枲以下爲婦功○注紃條○正義曰組紃俱爲條也紃爲繒帛故杜注左傳紃謂縧帛皇氏云組是綬也然則薄闊爲組似繩者爲紃○注當及女時而知○正義曰云十有五年而笄此觀於祭祀是未嫁之前故云及女時而知納酒漿籩豆菹醢謂於祭祀之時觀看須於廟外納此酒漿籩豆菹醢之等置於神坐一納之文包此六事言之也○聘則爲妻者妻齊也奔則爲妾者妾接也接見於君子也女拜尚右手者右陰也漢時行之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八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內則

膾春用葱節　惠棟按云宋本分不食雛鼈以下至祖梨曰攢之爲一節牛夜鳴以下至鹿胃爲一節內腥以下至柔之爲一節羹食以下爲一節

春用葱　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作蔥下葱字同

膂用薤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毛本薤並作韰嘉靖本同釋文出用韰云俗本多作薤非也浦鏜按云薤當從毛本作韰

鶉羹雞羹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鶉雞羹云本又作鶉羹雞羹

狸去正脊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狸作貍岳本同惠棟按宋本同宋監本同

兔去尻　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亦作尻閩監毛本尻誤尻衛氏集說同

柤梨曰攢之　閩監本同石經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梨作棃岳本同

烏皫色而沙鳴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麃云本又作皫

鳴臭胛朓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朓作朓釋文亦作朓段玉裁按云朓作朓者誤

膾春至無蓼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數數布陳撰省視之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撰作揀衛氏集說同

牛夜至鹿胃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牛好夜鳴　惠棟按宋本有好字衛氏集說同此本好字脫閩監毛本同

猶此於驪姬之惡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猶作猶

在野舒翼飛遠者爲鵝（雁）　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按本鵝改

或曰至柔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羹食至站一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節

凡養至養老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曾子曰節

曾子至人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凡養老五帝憲節

惇史史惇厚是也（閩監毛本同岳本是作者嘉靖本同考文引補本古本足利本同惠棟校宋本亦作者惇厚作孝厚宋監本同浦鏜從大雅行葦疏挍是亦改者通典六十七引此注作惇史史孝厚者也）

凡養至惇史（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淳熬節（惠棟挍云淳熬節炮取豚節擣珍節爲熬節糝取牛節宋本合爲一節）

淳毋（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毋誤母注疏放此石經考文提要云按正義毋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從模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並作毋）

淳熬至淳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使其湯（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使湯云一本作使其湯）

將當爲牂牂牡羊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牂牂牡作牂牂牝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牡亦作牝）

汁和亦醯醢與（各本同釋文出醯與是釋文本無醢字）

湛諸美酒（各本同釋文亦作湛石經湛闕筆作湛顧炎武云避敬宗諱）

正義曰炮取豚若將者（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或取豚或取牂（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牂作牂下豚牂牂聲則此牂並同）

小鼎盛膏以膏煎豚牂（閩監毛本同浦鏜從衞氏集說膏煎改煎熬）

此周禮糝食也（各本同釋文糝作糂）

舉燋其背（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舉焦云字又作燋）

以與稻米爲酏（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爲酏段玉裁云經文酏字鄭時本作餈周官醢人注引內則正作餈字正義引襍問志云內則餈次糝又云內則有餈無酏周禮有酏無餈明酏餈是一故破酏從餈然則周禮注本作酏周當爲餈今脫當爲二字而內則餈字淺人改爲酏字不知注內此酏正謂周禮酏字而誤會也又云糗餌粉酏注云此酏當爲餌以稻米與狼臅膏爲餌是也本篇更可證記文酏字之誤注此酏當從餈此字謄謂周禮之酏當從內則作餈前注云此酏者以別于黍酏也）

正義曰三如一者（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禮始於謹夫婦節

男女不同椸枷（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同柂云本又作椸）

年未滿五十（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年未五十云本又作年未滿五十）

禮始至當夕（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妻將生子節

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夾作夫岳本同考文引古本同通典六十八亦作夫之室）

妻將至女否（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國君世子生節

國君至食子（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凡接子擇日節

凡接至一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節

必求其寬裕慈惠（閩監本同石經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裕誤裕岳本同嘉靖本同）

異爲至不往（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三月之末節（惠棟挍云三月之末節姆先相節宋本合爲一節）

夾囟曰角（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本囟作囟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釋文出夾囟毛本囟誤自盧文弨云作囟是○按依說文當作囟其字象小兒腦不合段玉裁曰說文人部兒下亦云从儿上象小兒頭腦未合也九經字樣云說文作囟隸變作囟今字多譌作囟所謂象小兒腦不合者不可見矣）

三月至東面（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云夾囟曰角者（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囟作囟下囟是首腦夾囟兩旁並同）

故說文云十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段玉裁挍十改見）

姆先相曰節

咳而名之（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咳作孩釋文出孩而云字又作咳讀書脞錄續編云按孝經聖治章疏引內則孩而名之說文云孩小兒笑也謂指其頤下令其笑而爲之名當作孩爲是衆經音義九云咳古文作孩按孫志祖說是也通典六十八引亦作孩而名之）

姆先至適寢○正義曰（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世子生節（惠棟挍云世子生節適子節宋本合爲一節）

世子至乃降（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則少牢禮髮鬄是也（惠棟挍宋本髮作髲此本誤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浦鏜云經文作被鬄注云讀爲髲鬄○按段玉裁云髲鬄當作髮鬄）

適子庶子節

適子至無辟○正義曰（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凡名子節

諱衣中之疾難爲醫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通典六十八引作謂衣中之疾難以醫也）

凡名至同名（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子名之法（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子名作名子）

妾將生子節

妾將至入御（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但夫人燕寢（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人作之衞氏集說亦作之）

子能食食節

子能至鞶絲（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彼都人之士垂此紳帶（惠棟挍宋本有人字此本人字脫閩監毛本同）

六年教之數節

學書記（毛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本記作計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記字誤也）

請肄簡諒（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請肄云本又作肆）

左陽（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毛本陽下衍也字）

六年至左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熊氏云勺篇也（閩監本篇改籥是也惠棟挍宋本同毛本勺篇誤一篇）

學此舞籥之文舞也（閩監本作籥考文引宋板同衞氏集說同此本籥字闕毛本籥作勺）

舞象謂舞武也（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舞武作武舞衞氏集說同）

无謙孫（惠棟挍宋本无作無無下有所字衞氏集說同通解同此本誤脫閩監毛本無所誤要字）

女子十年不出節

以禮則問（惠棟挍宋本則作見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通解同考文引補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作聘衞氏集說同）

女子至右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八終（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三十八終記云凡二十七頁宋監本禮記卷第八經六千六百八十三字注七千一百七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八六千七百四十三字注七千三十三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九

玉藻第十三

（陸曰鄭云以其記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紃貫玉爲飾因以名之）【疏】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玉藻者以其記天子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紃爲之貫玉爲飾此於別錄屬通論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祭先王之服也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藻本又作璪音早旒力求反邃雖醉反深也注同延如字徐餘戰反字林作綖弋善反卷音袞古本反注同○）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端當爲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端音冕出注下諸侯玄端同朝直遙反篇內除下注朝之餘皆同闔胡獵反扉音非一本作則闔門左扉）

【疏】天子至其中○正義曰從天子玉藻至食無樂此一節摠論天子祭廟朝日及日視朝并饌食牲牢酒醴及動作之事并明凶年貶降之禮○天子玉藻者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十有二旒者天子前之與後各有十二旒○前後邃延者言十二旒在前後垂而深邃以延覆冕上故云前後邃延○龍卷以祭者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於衣以祭宗廟○注祭先至作袞○正義曰知祭先王之服者以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故云天子齊肩者以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爲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玄五采玉既貫徧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緑皇氏沈氏並爲此說今依用焉後至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與古異也云延冕上覆也者用三十升之布染之爲玄覆於冕上出而前後冕謂以板爲之以延覆上故云延冕上覆也但延之與板相著爲一延覆在上故云延冕也故弁師注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與此語異而意同也皇氏以弁師注冕延之覆在上以弁師經有冕文故先云冕延之覆在上此經唯有延文故解云延冕上覆今刪定諸本弁師注皆云延冕之覆在上皇氏所讀本不同者如皇氏所讀弁師冕延之覆在上是解冕不解延今按弁師注意云延冕之覆在上是解延不解冕也皇氏說非也云玄表纁裏者纁是朱之小別故周禮鍾氏云三入爲纁鄭注士冠禮云朱則四入與是纁朱同類故注弁師朱裏與此不異云字或作袞者按司服作袞字故云或作袞是字或作袞也但禮記之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袞字故鄭注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是也其六冕玉飾上下貴賤之殊並已具王制疏於此略而不言○注端當至武王○正義曰知端當爲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按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按宗伯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日月爲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按魯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晁云大采謂袞冕少采謂黼衣而用玄冕者孔氏之說非也故韋昭云大采謂玄冕也少采夕月則無以言之云朝日春分之時也者以春分日長故朝之然則夕月在秋分也按書傳略說云祀上帝於南郊即春迎日於東郊彼謂孟春與此春分朝日別朝事儀云冕而執鎮圭帥諸侯朝日於東郊此云朝日於東門者東郊在東門之外遙繼門而言之也云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者以朝事儀云朝日東郊故東門是國城東郊之門也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者按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殷人重屋注云謂正寢也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文按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魯之大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大廟亦如明堂也然大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凡侯于東箱者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侯于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大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詩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周公制于土中洛誥云王入大室裸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侯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答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異義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草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名曰辟廱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其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按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說無明文以知之玄之聞也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異章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淳于登之言取義於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大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說立明堂於巳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如鄭此言是明堂用淳于登之說禮戴說而明堂辟廱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又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大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云天子曰辟廱辟廱是學也不得與明堂同爲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此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爲一也孟子云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是王者有明堂諸侯以下皆有廟又知明堂非廟也以此故鄭皆不用其於鄭駮異義也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者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云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者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居路寢亦如明堂每月異所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恒在路門外也云閏月非常月也者按文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左氏則云不告朔者閏月無告朔之禮也穀梁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天子不告朔按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政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故鄭駮之引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又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illegible]

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餕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餕音俊）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水爲上餘其次之○酏以支反）卒食。玄端而居。（天子服玄端燕居也）動則左

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御瞽幾聲之上下。（瞽樂人也幾猶察也察其哀樂○瞽音古上時掌反哀樂音洛）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自貶損也）【疏】（皮弁至無樂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每日視朝皮弁食之禮遂以食者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故著朝服○日中而餕者至日中之時還著皮弁而餕朝之餘食○奏而食者言餕餘之時奏樂而食餕尚奏樂而食餕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也○朔月大牢者以月朔禮大故加用大牢按鄭志趙商問勝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有三牲備商按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大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鄭荅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同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鄭據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爲正如鄭此言記多錯雜不與經同按王制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及楚語云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孔晁云四方來會助祭也又云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此等與周禮及玉藻或合或否異人之說皆不可以禮論按周禮大司樂云王大食令奏鐘鼓鄭注云大食朔月月半是也周禮六飲此以下五飲亦非周注也○注其書至存者○正義曰經云動則左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左陽陽主動故記動經云言則右史書之尚書記言語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右是陰陰主靜故也春秋雖有言因動而言其言少也尚書雖有動因言而稱動亦動爲少也周禮有五史有內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無左史右史之名者熊氏云按周禮大史之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襄二十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大史爲左史也按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爲右史是以酒誥云矧大史友內史友鄭注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是內史記言大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逸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大史襄三十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以此言之若大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按覲禮賜諸公奉篋服大史是右者彼亦宜行王命故居右也此論正注若春秋之時則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紀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御瞽幾聲之上下○御者侍也以瞽人侍側故云御瞽幾聲之上下幾察也瞽人審音察樂聲上下哀樂若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察其哀樂防君之失○天子素服乘素車者此由年不順成則天子恒素服素車食無樂也若大札大災則亦素服故司服云大札大荒大烖素服此是天子諸侯罪己之義故素服此素服者謂素衣故下文諸侯年不順成君衣布與此互文也若其臣下即不恒素服唯助君禱請之時乃素耳故司服云士服玄端素端注云素端者爲札荒有所禱請也）○諸侯玄端以祭。（祭先君也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裨冕以朝。（朝天子也裨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也○裨婢支反鷩必列反毳昌銳反）皮弁以聽朔於大廟。（皮弁下天子也○大音泰後大廟同下戶嫁反）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服冠玄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朝。辨色始入。（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辨如字徐扶免反別彼列反）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復扶又反）夕深衣。祭牢肉。（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挾戶頰反）朔月少牢。五俎四簋。（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粱稻各一簋而已○簋音甫本或作簋腷也音胃）子卯。稷食菜羹。（忌日貶也○食音嗣）夫人與君同庖。（不特殺也○庖步交反徐扶交反下同○）【疏】（諸侯至同庖○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自祭宗廟及朝天子自視朝食飲牢饌之禮與天子不同之事○注祭先至子同○正義曰知祭先君者與上天子龍卷以祭其文相類故知祭先君也云端亦當爲冕者以玄端賤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於大廟不應玄端以祭先君故知亦當爲玄冕云唯魯與天子同者按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是也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玄冕故公羊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犅羣公不毛是魯公以下與周公異也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是用以上之服二王之後不得立始封之君廟則祭微子以下亦玄冕○注朝天至毳也○正義曰知朝天子者按覲禮云侯氏裨冕鄭注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袞爲上其餘爲埤是以揔云裨冕○注皮弁下天子也○正義曰以天子用玄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天子也此諸侯聽朔於大廟熊氏云周之天子于路邑立明堂唯大享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也以文王廟爲明堂制故也此聽朔於大廟穀梁傳云諸侯受乎禰廟與禮乖非也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是也則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大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注朝服至三朝○正義曰按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注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爲朝服也云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者以下文云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故知此路寢門外朝也云天子諸侯皆三朝者大僕云掌燕朝之服位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是一也司士云正朝儀之位注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是二也朝士云掌外朝之灋注云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是三也諸侯三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路寢朝是一也世子又云其在外朝司士爲之與此視朝於內朝皆謂路寢門外每日視朝是二也此但云內朝對中門外朝謂爲內也文王世子云外朝者對路寢庭爲外此據路寢門外而稱內朝明知中門之外別更有朝也諸侯三門是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朝也已具於文王世子疏○注羣臣至門也○正義曰應門之內則路門之外謂尋常諸侯中門爲應門外有皐門若魯則庫雉路入者則入雉門也○注釋服服玄端○正義曰此經文據君故服玄端也若卿大夫釋服服深衣也○注食必至魚腊○正義曰此經云朝服以食謂釋服之後將食之時又如朝時服朝服以食然則上天子云遂以食者亦退於小寢釋服至將食之時又朝服互相明也云三俎豕魚腊者約特牲禮故知家魚腊也○注祭牢至相挾○正義曰早起初殺之時將食先祭肺以周人重肺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爲小段而祭之故云異於始殺也云互相挾者以天子言日中諸侯亦當有日中諸侯言夕則天子亦言夕天子言餕則諸侯亦餕諸侯言祭牢肉則天子亦祭牢亦以諸侯之夕挾天子日中故云互相挾○注五俎至而已○正義曰知五俎加羊與其腸胃者約少牢禮五俎但少牢祭神加羊與膚爲五此皆人君所食無膚而有腸胃也云朔月四簋則日食粱稻各一簋而已者以朔月四簋故知日食二簋以粱稻美物故知各一簋詩云每食四簋注云四簋黍稷稻粱是簋盛稻粱故也此文諸本皆作簋字皇氏以注云稻粱以簠宜盛稻粱故以四簋爲四簋未知然否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菽各一簋若盛舉則八簋故小雅陳饋八簋當加以稻粱也按公食大夫禮簋盛稻粱此用簋者以其常食與於禮食又禮食其數更多故公食下大夫黍稷六簋上大夫八簋其稻粱上下大夫俱兩簋又聘禮饔餼上大夫堂上八簋東西夾各六簋是其數多也其諸侯按掌客上公簋十侯伯八子男六簋則俱同十二其祭禮則天子八簋故祭統云八簋之實注云天子之祭八簋然則諸侯六簋祭統諸侯禮云四簋黍稷者見其偏於廟中不云六簋二簋留之廟故也大夫祭則當四敦少牢禮是也士則二敦特牲禮是也其諸侯與大夫食亦四簋故秦詩云每食四簋熊氏更說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朔食牲牢及敦數多少上下差別並無明據今皆略而不言也○注忌日貶也○正義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以其無道被誅後王以爲忌日稷食者食飯也以稷穀爲飯以菜爲羹而食之故云忌日貶也○注不特殺也○正義曰諸侯夫人與君同庖則后亦與王同庖舉諸侯天子可知）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故謂祭祀之屬）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踐當爲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遠于萬反踐音翦子淺反出注○）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至建未月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爲于僞反下皆爲猶爲明爲失皆同夏戶嫁反）【疏】（君無至不舉○正義曰自此以下終篇末或論天子或論諸侯或論大夫士所爲尊卑之異隨文爲義無復揔科今各隨文解之○注故謂祭祀之屬○正義曰此君非一據作記之時言之此君得兼天子以天子日食少牢若據周禮正法言之此君唯據諸侯以天子日食大牢無故得殺牛也大略此文謂諸侯也○大夫無故不殺羊者亦諸侯大夫也若天子大夫有故得殺牛故知此據諸侯大夫言祭祀之屬者若待賓客饗食亦在其中故云祭祀之屬○注踐當爲翦○正義曰此謂尋常若祭祀之事則身自爲之故楚語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刲羊擊豕是也○注爲旱至成也○正義曰此謂建子之月至建未月也者按文公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云不曰旱不爲災者據周正言之既言秋七月不雨云不爲災明八月不雨

（則爲災此據文十年自正月不雨故云謂建子之月也按僖公三年傳云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爲災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此經直云至于八月不雨不云初不雨之月鄭必知自建子之月者以周之歲首陽氣生養之初又文十年有自正月不雨之文故據而爲說云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者按僖十一年穀梁傳云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范甯云喜其有益也則春秋經諸書雩皆是得雨不得雨曰旱者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是也然傳云至秋七月不雨不爲災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則是周之夏也建卯建辰建巳之月而書大旱者至秋仍不雨而追書于夏故云夏大旱）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皆爲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搢本去珽荼士笏也士以竹爲笏飾本以象關梁不租此周禮也殷則關但譏而不征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衣於既反注君衣布同搢徐音箭又如字去丘呂反下刷去同珽他頂反荼音舒笏音忽遮支奢反）【疏】年不至車馬○正義曰前經論天子素服素車此論諸侯及大夫遭凶年之禮君衣布者謂身衣布衣也搢本者本謂士笏以竹爲之以象飾本君遭凶年搢插士笏故云搢本○關梁不租者關謂關門梁謂津梁租謂課稅以其凶年故不課稅此周禮殷則雖非凶年亦不課稅也山澤列而不賦者列謂遮列但遮列人不得非時而入恐有損傷於物而不賦斂也○土功不興者謂人食不得滿二䰞之歲若人食二䰞則猶興土功也故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廩人云人食四䰞上三䰞中二䰞下是無年猶有一日之役○注若衛至不征○正義曰按春秋閔二年狄入衛後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爲國之破亂與凶年同故引之云殷則關恒譏而不征者按王制云關譏而不征譏謂呵察但呵察其非不征稅王制是殷禮故云殷也○卜人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射音亦周禮作繹爾雅作謝）史定墨。（視兆坼也○坼勑白反）君定體。（視兆所得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疏】卜人至定體○正義曰此一經論君卜龜所定之異定龜者按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鄭云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雷右倪若定之者其所當用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射則繹也春用果秋用雷之屬也○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卜從墨而兆廣謂之下從周禮占人注云墨兆廣也但折是從墨而裂其旁岐細出謂之爲釁折故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拆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拆兆釁也是大坼稱爲兆廣小坼稱爲兆釁也○君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注視兆至無害○正義曰此尚書金縢文以武王有疾周公代其請命卜得吉兆周公爲此言也○君羔幦虎犆。（幦覆苓也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此君齊車之飾○幦音覓徐苦狄反犆依注音直下同苓本又作軨音零緣尹絹反後文注皆放此齊側皆反下文注皆同）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疏】君羔至豹犆○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等齊車朝車所飾之物尊卑不同○注幦覆至之飾○正義曰苓即式也但車式以苓爲之有豎者有橫者故考工記注云輢式之植者衡者也此云幦覆苓詩大雅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幭即幦也又周禮巾車作𧜞但古字耳三者同也知幦是覆苓者少儀云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是也云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者按論語云三代之所直道而行故讀如之云此君齊車之飾者以大夫及士皆云齊車故知此君齊車之飾此經或有齊字者若誤也若有齊字鄭不須此注皇氏云君謂天子諸侯也詩云淺幭以虎皮爲幭彼據諸侯與玄袞赤舄連文則亦齊車之飾此用羔幦者當是異代禮或可詩傳據以虎皮飾幦謂之淺幭也○注臣之至同飾○正義曰據此注言之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但無文以言之○君子之居恒當戶。（鄉明○鄉許亮反）寢恒東首。（首生氣也○首手又反注同）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敬天之怒○迅音峻又音信衣於既反下衣布同又如字）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晞乾也沐靧必進禨作樂盈氣也更言進羞明爲羞籩豆之實○盥音管靧音悔櫛則乙反樿章善反禨其既反）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刷去垢也○絺丑疑反綌去逆反刷色劣反垢古口反○）出杅。履蒯席。連用湯。（杅浴器也蒯席澁便於洗足也連猶釋也○杅音于蒯苦怪反連力旦反猶也注同澁所戢反便婢面反）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進飲亦盈氣也○屨九具反本又作履○）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爲失忘也）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煇音暉）【疏】君子至光矣○正義曰此一節明卿大夫以下所居處及盥浴并將朝君之義○日五盥者盥洗手也○沐稷而靧粱者沐沐髮也靧洗面也取稷粱之瀋汁用將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然此大夫禮耳又人君沐靧皆粱也○櫛用樿櫛者樿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爲除垢膩故用白理澁木以爲梳○髮晞用象櫛者晞乾燥也沐已燥則髮澁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也○進禨進羞者禨謂酒也故少儀注云沐而飲酒曰禨是沐畢必進禨酒又進羞羞謂羞籩羞豆之實知非庶羞者庶羞爲食而設今進禨則飲酒之進爲飲設羞故知是羞籩羞豆是以籩人羞籩之下注引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是酬尸之後而有羞籩羞豆也故知非庶羞是進羞也○工乃升歌者又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所以進禨進羞乃歌者以其新沐體虛補益氣也皇氏云進禨謂餕與少儀注違非其義也○出杅者杅浴之盆也浴時入盆中浴浴竟而出盆也○履蒯席者履踐也蒯菲草席澁出杅而鄉踐履澁草席上刮去垢也○連用湯者連猶釋也言釋去足垢而用湯闕也○史進象笏者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熊氏云按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有象字者誤也熊氏又解與明山賓同云有地大夫故用象皇氏載諸所解皆不同以此爲誤故存之耳○書思對命者思謂意所思念將以告君對謂君有所問以事對君命謂所受君命將以奉行以笏書此三事故云書思對命也○既服習容觀玉聲者既服著朝服已竟也服竟而私習儀容又觀容聽已珮鳴使玉聲與行步相中適玉佩玉也○乃出者習儀竟而出也○揖私朝煇如也者私朝大夫自家之朝也煇光儀也大夫行出至已之私朝揖其屬臣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者揖竟出登所乘之車有光煇也而往適君朝矣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長直亮反後放此杼直呂反葵如字終葵椎也椎直追反下同相息亮反珽他頂反本又作珵音呈炤音照）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荼讀爲舒遲之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爲荼○荼音舒詘丘勿反後如字徐胡豆反懦乃亂反又奴臥反怯懦也又作儒人于反弱也皇云學士國音負殺色界反徐所例反篇內皆同○）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圜）【疏】天子至讓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笏制不同之事○方正於天下也者言珽然無所詘示已之端平正直而市於天下○諸侯荼前詘後直者前詘謂圜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讓於天子也者降讓於天子故前詘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者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上下皆須謙退故云無所不讓也○注此亦至自炤○正義曰以下文云笏天子以球玉故知此珽亦笏也云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者或者玉人文也玉人注大圭或謂之珽或者此文也云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者終葵首謂椎頭也故許慎說文王椎擊也齊人謂之終葵首言所杼之上又廣其首廣於珽身頭方如椎頭故云終葵首引相玉書珽玉六寸明自炤者證珽是玉也餘物皆光炤於外此玉光自炤於內內含明也○注荼讀至爲荼○正義曰舒者所畏在前也者按說文儒柔也所畏在前多舒緩故云舒儒者所畏在前也○注又殺至而圜○正義曰知又殺其下者以經云前後詘故知又殺其下故下注云大夫士文杼其下首廣二寸半是也○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引卻也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黨鄉之細也退謂旁側也一本或作黨鄉之細者謂傍側也避君之親黨）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升必由下也○爲于僞反本又如字躐力輒反）徒坐不盡席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爲汚席也○爲于僞反下爲大有同汙汚穢之汚烏臥反）○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俟君食而後食也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飯扶晚反下至三飯及注皆同辯音遍）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君

命之羞。羞近者。（辟貪味也。○辟音避）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必先徧嘗之。○徧音遍本又作偏。）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從近始也。）君未覆手。不敢飧。（覆手以循咡已食也飧勸食也。○覆芳服反注同飧音孫注及下同咡耳侍反）君既食。又飯飧。（不敢先君飽。○先息薦反下同。）飯飧者。三飯也。（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從才用反）

【疏】侍坐至從者。○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士側尊用禁此一節廣論臣之侍坐於君之禮并顯君賜食賜酒肉飲之節兼明與凡人飲食之禮。侍坐則必退席者若側旁有別席則退就側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者不退謂旁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黨是鄉之細者而屬於鄉居其鄉之旁側今借之爲喻言臣侍君坐若不退席則引而卻去君之旁側也黨謂君之親黨則君命令與君之親黨同席則卑讓卻引而去離君之親黨在君之親黨之下而坐故注云辟君之親黨也登席不由前爲躐席者庾云失節而踐爲躐席應從於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按鄉飲酒禮賓席于戶西以西頭爲下主人席于阼階介席于西階皆北頭爲下賓升席自西方注云升由下也又按鄉飲酒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則主人升席自北方降席自南方按鄉飲酒禮主人受獻自席前適阼階是主人降席自北方者以其受獻正禮須席末啐酒因從北方降也故注云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若其尋常無事則升由下而降由上若賓則升降皆由下也。徒坐不盡席尺者徒空也空坐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讀書食則齊者讀書聲則當聞尊者食爲其汙席坐則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者解食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或云讀書聲當聞尊者故人頭臨前一尺食爲汚席人頭臨豆與豆齊故云齊豆其豆徑一尺與去席尺亦一也。○若賜至從者。○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賜食之禮。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者此廣明侍坐法也祭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先飯辯嘗羞者飯食也謂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也所以爾者示猶行臣禮爲先嘗食之義也。○飲而俟者禮食未飧必前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澁噎君既未飧故臣亦不敢飧而先嘗羞嘗羞畢而歠飲以俟君飧臣乃敢飧。○若有嘗羞者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既不得爲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使膳宰自嘗羞故云有嘗羞者也。○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者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後已乃食也。○飯飲而俟者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飲則利喉以俟君也。○君命之羞羞近者猶是君所不客者也雖君已食已乃後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又猶未自專嘗先食近其前者一種而止也所以然者若越次前食遠者則爲貪好味也。○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者品猶徧也既未敢越次多食故君又命徧嘗而已乃徧嘗之後則隨已所欲不復次第也。○凡嘗遠食必順近食者客與不客悉皆如此故云凡也意在嘗遠者且從近始辟貪味也。○君未覆手不敢飧者侍食者悉然也覆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殽粒汚著之也飧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勸助令飽實使不虛也。君既食又飯飧者既猶畢竟也飯飧也君食畢竟而又飧則臣乃敢飧明不先君而飽也。○飯飧者三飯也者三飯並謂飧也謂三度飧也君既徹者既已也謂君食竟已徹饌也。○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謂君饌已徹則臣乃自徹己饌以授從者飯醬是食之主故自執之此食合己之所得故授從者。○注食於至徹也。○正義曰此經食不客故君既徹之後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若君與己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己之從者也故公食大夫禮賓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注云不以出者非所當得食也若非君臣但降等者則徹以授主人相者故曲禮云客若降等又云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注云謙也相者主人贊饌者以非己所得故授主人之相若賓主敵者則徹於西序端故公食大夫禮云大夫自相食徹于西序端注云亦親徹是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謙也。○侑音又）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偞卑。（水漿非盛饌也已猶大也祭之爲或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偞虛涉反厭也大音泰下同下瓦大亦同）

【疏】凡侑至偞卑。○正義曰此一節以上文明侍君之食因明凡人相敵爲食之禮。○凡侑食不盡食者此明勸食於尊者之法。○食於人不飽者此通包食於尊者及禮敵之人所以不盡食不飽者謙退不敢自足唯水漿不祭者言食於禮敵之人所設水漿不以祭先。○若祭爲已偞卑者已大也偞厭也此解不祭水漿之意若祭水漿爲大厭降卑微有所畏迫也。○注臣於君則祭之。○正義曰所以知者按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觶漿以進賓受坐祭遂飲故知之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不敢先君盡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洒如肅敬貌洒或爲察。○洒先典反又西禮反王肅作察云明貌也）二爵而言言斯。（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言言魚斤反注同）禮已三爵而油油。（油油說敬貌。○油油音由本亦作由王肅本亦作二爵而言注云飲二爵可以語也又云言斯禮注云語必以禮也三爵而油注云說敬貌無已及下油字也說音悅）以退。（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隱辟俛逡巡而退著屨也。○辟匹亦反徐房亦反注同而后屨一本作而後屨俛音免逡七巡反遁音巡著屨丁略反）○凡尊必上玄酒。（不忘古也）唯君面尊。（面猶鄉也燕禮曰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冪在尊南南上。○鄉許亮反）唯饗野人皆酒。（蜡飲故不備禮。○蜡鋤駕反）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棜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棜是以言棜。○棜於據反注同斯如字又音賜）

【疏】君若至用禁。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於君前受賜爵之禮。○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者俟君飲盡已乃授虛爵與相者也必在君前先飲者亦示其賤者先即事後授虛爵者亦不敢先君盡爵然此謂朝夕侍者始得爵也若其大禮則君先飲而臣後飲故曲禮云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此經云再拜稽首受於尊所曲禮云拜受於尊所此經先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與受爵降下奠爵再拜稽首則先受而後再拜與此不同者熊氏云文雖不同互以相備皆先受而後再拜今刪定以爲燕禮據大飲法故先受爵而後奠爵再拜此經據朝夕侍君而得賜爵故再拜而後受必知此經非饗燕大飲者以此下云受一爵以至三爵而退明非大饗之飲也若燕禮非惟三爵而已。○受一爵而色洒如也者言初受一爵而顏色肅敬洒如也如者如此義謂如似洒然故論語云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及踧踖如也皆謂容色如此。○二爵而言言斯者此事上恒敬既受二爵顏色稍和故言言斯斯耳也耳是助句之辭皇氏云讀言爲誾義亦通也。○禮已三爵而油油者言侍君小燕之禮唯已止三爵顏色和說而油油說敬故春秋左氏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者坐跪也初跪說屨堂下爲敬故退而跪取屨起而逡巡隱辟而著之坐左納右者納猶著也若坐左膝則著右足之屨若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屨唯君面尊者面鄉也謂人君燕臣子專其恩惠故尊鼻鄉君故引燕禮燕臣子之法以解之若兩君相見則尊鼻於兩楹間在賓主之間夾之不得面鄉尊也。○唯饗野人皆酒者饗野人謂蜡祭時也野人賤不得比士又無德又可飽食則宜貪味故唯酒而無水也。○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者側謂旁側在賓主兩楹間旁側夾之又東西橫行異於君也若側尊近於君南北列之則燕禮所云者是也大夫士側尊者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據大夫士旁著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注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別。○注棜斯至言棜。○正義曰按鄉飲酒禮設兩壺于房戶間有斯禁彼是大夫禮此云大夫用棜故知棜是斯禁也按特牲禮注云棜今木轝上有四周下無足今斯禁亦無足故云有似於棜是以言棜也。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本大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冠古亂反下冠而注始冠同敝音弊本亦作弊）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繢或作繪緌或作蕤。○繢戶內反注繪同緌本又作蕤耳隹反注及下皆同。）○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齊側皆反下同綦音其徐其記反雜色也上時掌反下而上同後皆放此。）○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縞古老反又古報反下同爲于僞反卷起權反下同）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既祥之冠也已祥祭而服之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紕音埤又婢支反間古閑反傳直專反）

【疏】始冠至冠也。○正義曰自此至魯桓公始也此一節廣論上下及吉凶冠之所用唯五十不散送及親沒不髦記者雜錄廁在其間。○始冠緇布冠者言初加冠大夫士皆三加諸侯則四加其初加者是緇布冠。○自諸侯下達者自從也從諸侯下達於士始冠緇布冠。○冠而敝之可也者言緇布冠重古始冠暫冠之耳非時王之服不復恒著冠而敝去之可也。○注皆始至作蕤。○正義曰知始冠之冠者以文承上始冠之下故知玄冠朱組纓是天子始冠也云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者按郊特牲及士冠記皆云其緌也吾未之聞謂大夫士也此云繢緌諸侯之冠故云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上云始冠

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則諸侯緇布冠可知矣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者爲緌起文也諸侯唯繢緌爲異其頍項靑組纓等皆與士同○注言齊至異冠○正義曰言齊者兼祭祀之時故曲禮云立如齊謂祭祀時恐此齊亦兼祭祀故言齊時所服其祭諸侯則玄冕也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者以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必知孤亦玄冠齊者以諸侯向玄冠齊明孤亦玄冠齊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此云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其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然則天子大夫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玄冠齊此是熊氏之說也皇氏以爲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夫同但朝服以祭便與鄭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於文爲妨皇氏之說非也其天子之祭玄冕祭則玄冠齊絺冕祭則玄冕齊以次差之可知也此亦熊氏說此云四命齊祭異冠者謂自祭也若助祭於君則齊祭同冠故鄭志荅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是爲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於已祭不可通之也鄭荅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而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服袞冕則士之齊服服玄端不服爵弁者熊氏云若士助王祭祀服爵弁若助王受朝覲齊服則服玄端義或然也○注謂父至卷殊○正義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云不純吉也者武用玄玄是吉冠用縞縞是凶吉而雜故云不純吉也卷用玄而冠用縞冠卷異色故云古者冠卷殊如鄭此言則漢時冠卷共材○注紕緣至麻衣○正義曰紕緣邊者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耳縞是生絹而近吉當祥祭之時身著朝服首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不言以素爲紕故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注云縞冠未純吉祭服也雜記曰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鄭云祭猶縞冠未純吉雜記又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鄭云縞祥祭之服據此兩經二注皆云祥祭縞冠若既祥之後微申孝子哀情故加以素紕以素重于縞也故此文云既祥之冠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檢勘經注分明如此而皇氏以爲縞重素輕祥祭之時以素爲冠以縞爲紕紕得冠名故云縞冠祥祭之後以縞爲冠以素爲紕亦紕得冠名而云素冠文無所出不知有何憑據也

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惰游罷民也亦縞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緌明非既祥。惰徒臥反罷音皮）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所放不帥教者）居冠屬武。（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屬章欲反著皇直略反徐丁略反。）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燕無事者去飾。去丘呂反下同）五十不散送。（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散悉但反注同衰所追反）親沒不髦。（去爲子之飾。不髦音毛）大帛不緌。（帛當爲白聲之誤也大帛謂白布冠也不緌凶服去飾）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緌當用繢。僭子念反後同）〔疏〕垂緌至士也○正義曰此亦用既祥冠而加垂緌五寸也○注惰游至既祥○正義曰鄭知惰游罷民者與下不齒相連故知是周禮坐嘉石之罷民知亦縞冠素紕者以文承上縞冠素紕之下但垂緌爲異○注謂燕居冠也○正義曰燕居之冠屬武於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略少威儀故也又不加緌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注送喪至備禮○正義曰始死三日之前要絰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啟殯已後亦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及親沒不髦不關冠之義絕者雜厠其閒○注帛當至去飾○正義曰知帛當爲白者以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緌彼大白與緇布連文故知此大帛謂白布冠也左傳閔二年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繒冠也與大布相對與此異也○注蓋僭宋王者之後○正義曰知疑僭宋者以祭周公用白牡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魯桓公用紫緌僭宋王者之後云緌當用繢者以上文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故知也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謂大夫士也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朝直遙反深衣三袪起魚反本或無衣字要一遙反下文注同）縫齊倍要。（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縫或爲逢或爲豐。縫音逢齊音咨本又作齋注同紩直已反徐治栗反。）衽當旁。（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衽而審反又而鴆反屬音燭下同）袂可以回肘。（二尺二寸之節。袂面世反肘竹丑反。）長。中。繼揜尺。（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褎音袖下文同）袷二寸。（曲領也。袷音劫）○袪尺二寸。（袂口也）緣廣寸半。（飾邊也。廣徐公曠反後放此）以帛裏布。非禮也。（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裏音里稱尺證反）士不衣織。（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衣於既反注及下注同織音志注織染同繒以綾反）無君者不貳采。（大夫去位宜服玄端玄裳。去如字）衣正色。裳間色。（謂冕服玄上纁下。○間間廁之間）非列采不入公門。（列采正服）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振讀爲袗袗禪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振依注爲袗之忍反禪音丹下文注同）〔疏〕朝玄至公門○正義曰自此以下至黼敢充也一節廣論衣服及褻裼襲之事○朝玄端夕深衣者謂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玄端夕服深衣在私朝及家也○深衣三袪者袪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縫齊倍要者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謂齊廣一丈四尺四寸要廣七尺二寸○衽當旁者衽謂裳之交接之處當身之畔○袂可以回肘者袂上下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長中繼揜尺者謂長衣中衣繼袂之末揜餘一尺○袷二寸者袷謂深衣曲領廣二寸○袪尺二寸者袪謂深衣袂口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故注云袪袂口也○緣廣寸半者謂深衣邊以緣飾之廣寸半也○注謂大至二寸○正義曰上文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夕深衣祭牢肉此云朝玄端與君不同故知是大夫士也以視私朝故服玄端若朝君之時則朝服也朝服其衣與玄端無異但其裳以素耳若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用玄端故士冠禮注云玄端士莫夕於朝之服是也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皇氏以爲此玄端是朝君之服若然朝禮君臣同服上文君朝服夕深衣此文與君無異鄭何得注云大夫士也恐皇氏之說非也云三之七尺二寸者按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比寬頭嚮下狹頭嚮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注衽謂至相變○正義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者裳幅下廣尺二寸上闊六寸狹頭嚮上交裂一幅而爲之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者皇氏云言凡衽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深衣與喪服相對爲小要兩旁皆有此衽熊氏大意與皇氏同或殺而下謂朝祭之服耳云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者謂喪服及熊氏朝祭之衽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謂深衣之衽云上下相變者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垂而下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今刪定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服相對爲衽何以知之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上屬幅而上相對爲衽鄭注深衣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用也但此等無文言之且從先儒之義○注其爲至而已○正義曰繼袂揜一尺者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揜餘一尺云深衣則緣而已者若長衣揜必用素而中衣揜或布或素隨其衣而然長中制同而名異者所施異故也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長衣故鄭注深衣目錄素紕曰長衣有表謂之中衣○以帛裏布非禮也若朝服用布則中衣不得用帛也皮弁服朝服玄端服麻衣也中衣用布三衣用麻麻即十五升布故中衣並用布也然云朝服又云玄端者朝服指玄衣素裳而玄端裳色多種或朱裳玄黃雜裳之屬廣言之也而小祥衰裏熟帛中衣者吉凶異故也○士不衣織○織者前染絲後織者此服功多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也大夫以上衣織染絲織之也士衣染繒詩庶人得衣錦者禮不下庶人有經而等也故服錦衣下云居士錦帶者直以錦帶非爲衣也唐傳云古者有命民有飾車駢馬衣錦者非周法大夫以上得衣織衣而禮運云衣其澣帛謂先代禮尚質故也○注大夫至玄裳○正義曰此謂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別服此玄端玄裳以經云不貳采故知玄端玄裳也○衣正色裳間色○注謂冕服玄上纁下○正義曰玄是天色故爲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爲間色皇氏云正謂靑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也綠紅碧紫騮黃是也靑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爲木木色靑木刻土土色黃以靑加黃故爲綠色靑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爲火火赤刻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爲金金白刻木故碧色靑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色黑水刻火火赤黑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騮黃是中央間中央爲土刻水水黑故騮黃之色黃黑也○注振讀至乃出○正義曰按士昏禮云女從者畢袗玄注袗同也袗玄者上下皆玄以振與袗聲相近袗字從衣故讀振爲袗禪也者案論語爲禪故下曲禮注引論語云當暑袗絺綌是論語本有爲袗字者云形且褻者形謂形體絺綌形露見褻故云形且褻表裘在衣外可鄙褻故二者皆上加表衣乃出也

襲裘不入公門。（衣裘必當裼也。襲音習）纊爲繭。縕爲袍。（謂今之新綿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纊音曠繭古典反縕紆粉反又紆郡反袍步羔反絮胥慮反）禪爲絅。（有衣裳而無裏。絅苦迥反徐又音迥）帛爲褶。（有表裏而無著。褶音牒）○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亦僭宋王者之後）〔疏〕襲裘至始也。

正義曰檀弓云裼裘襲裘謂若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皆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耳若襲裘不得入公門也○注組謂今繢及舊絮也○正義曰如鄭此言云組謂今繢者謂好綿也則鄭注之時以好者爲綿惡者爲絮故云組謂今繢及舊絮也○注亦僭宋王者之後○正義曰云亦者亦上玄冠紫緌是僭宋王者之後知宋朝服以縞者按王制云殷人縞衣而養老燕服則爲朝服宋是殷後故朝服以縞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謂若衛文公者未道未合於道）【疏】孔子至服之○正義曰朝服緇衣素裳而朝謂每日朝君○卒朔然後服之者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注謂諸侯與羣臣也○正義曰知非天子之朝服而云諸侯與羣臣者以上文皆云不入公門下云唯君有黼裘又云君衣狐白裘皆據諸侯之禮故知此亦據諸侯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僭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裘羔裘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也省當爲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時大夫又有大裘也○黼音甫省依注作獮息典反秋獮名）【疏】唯君至古也○正義曰君諸侯也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爲黼文以作裘也誓者告勅也獮秋獮也大裘天子郊服也禮唯許諸侯服黼裘以誓軍衆田獵耳不得用大裘常時存者非但諸侯用大裘又有大夫僭用大裘者故譏之云非古也○注時大夫又有大裘也○正義曰經直云黼裘以誓獮大裘非古而云大夫用大裘者以經云唯君則知時臣亦爲之故言唯君以譏之也冬始裘而秋云裘者爲秋殺始誓衆須威故秋而用黼爲裘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九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九（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九）

玉藻第十三

天子玉藻節

閏月則闔門左扉（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則闔左扉云一本作闔門左扉）

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宋監本亦作謂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補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謂誤爲衛氏集說同）

皆用白旒珠（閩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旒作旈監本亦作旈用誤周）

用三十升之布染之（惠棟挍宋本作用衛氏集說同此本用字闕閩監毛本用誤以）

但延之與板（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與誤於衛氏集說同）

是解延不解冕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是字脫）

其制同文按明堂位（惠棟挍宋本文作又考文引補本同是也閩監毛本並誤）

以草蓋屋（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據明堂位疏云草當作茅）

其外名曰辟廱（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據明堂位疏外下增有水二字）

謹按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說無明文以知之（閩監本同毛本以誤有考文引宋板亦作以盧文弨云說字不當重齊召南云說無明文當作經無明文）

及其下顯與本異章（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本異章疑是本書異）

今說立明堂於巳由此爲也（閩監毛本同齊召南挍云按以明堂位疏推之當作今漢立明堂於丙巳此疏說字係漢字之譌巳上又脫丙字）

皮弁以日視朝節

餕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盧文弨挍云注十字宋本在日少牢下）

春秋尚書其存者（惠棟挍宋本同嘉靖本同續通解同考文引補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其作具岳本同衛氏集說同）

而食餕尚奏樂卽朝食奏樂可知也（閩本同監毛本無而食餕尚奏樂六字）

皆有俎有三牲備（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下有作則）

或天子同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鄭據（閩監毛本同按同諸侯之同當作與孫志祖云同周禮膳夫疏作與是也又云禮數不同難以據也此疏故鄭二字疑誤惠棟挍云故鄭據三字衍浦鏜挍作故難據也）

尚書記言語之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作言誥考文引補本亦作誥按下是皆言誥之事並作誥則此處語字亦當作誥）

內史掌王之八枋（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枋作柄○按周禮以枋爲柄古音方聲丙聲同部字）

右史紀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閩監毛本紀作記閩監本與字同毛本與誤於考文引宋本亦作與）

諸侯元端以祭節

皮弁以聽朔於太廟（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云皮弁以聽朔於太廟經注十四字宋本皆脫）

五俎四簋（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四簋云本或作簋）

加羊與其腸胃也（各本同釋文出胃也云音胃）

此諸侯聽朔於大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此作故盧文弨云宋作故非）

諸侯亦當有日中（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有作言）

君無故不殺牛節

無復揔科（惠棟挍宋本同考文引補本同閩監毛本科作別衛氏集說同）

饗食亦在其中（惠棟挍宋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同閩監毛本食誤飯）

殷則闕恒譏而不征（惠棟挍宋本亦作恒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補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恒誤但衛氏集說同殷字各本不誤監本誤股）

亦不課稅也（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也字闕惠棟挍宋本無也字）

卜人定龜節

視兆坼也（惠棟挍宋本宋監本亦皆作坼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兆坼閩本坼誤拆監毛本誤圻嘉靖本同）

定之者定其所當用（惠棟挍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下定字脫閩監毛本同）

但拆是從舋（閩本同監毛本拆作坼下拆字倣此）

小坼稱爲兆舋也（閩毛本同監本舋誤疊）

君羔幦虎犆節

此經或有齊字者若誤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若字續通解同○按無若字者是也）

則亦齊車之飾（惠棟挍宋本作則衛氏集說同此本則字闕閩監毛本則誤知）

君子之居恒當戶節

蒯席澀（閩監毛本作澀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澀作澁嘉靖本同疏放此）

命所受君命者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者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宋監本同）

爲失忘也（惠棟挍宋本作也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也誤反）

取稷粱之潘汁（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潘作湯衛氏集說同）

又人君沐靧皆粱也（閩監毛本同通解又作若惠棟挍宋本皆作者）

言釋去足垢而用湯闌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闌作爛）

天子搢珽節

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挍本云珽然之珽當作挺）

珽玉六寸明自炤（各本同釋文出珽云本又作珵惠棟云王逸引之作珵）

終葵首謂椎頭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補本首作者）

故許慎說文玉椎擊也（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挍本玉攺云）

廣於珽身頭方如椎（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頭字不當重浦鏜挍云一頭字疑在廣字上）

大夫士文杼其下首廣二寸半也是（惠棟挍宋本文作又也是作是也閩監本與此同誤毛本亦同惟是也二字不倒）

侍坐則必退席節

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黨鄉之細也退謂傍側也云一本或作黨鄉之細者謂傍側也辟君之親黨今注疏本與釋文二本並不同此本親黨也下隔○列釋文閩監毛本誤以釋文爲注惠棟挍宋本亦無○下二十八字也）

又按鄉飲酒記云（惠棟挍宋本無按字衛氏集說同此誤衍按字閩監毛本同）

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因誤自）

則君使膳宰自嘗羞（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君下有若字）

凡侑食不盡食節

若祭爲已偞卑（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偞作傑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釋文出已傑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並作傑）

祭之爲或有所畏迫（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或作大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同是也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大作太亦誤釋文出猶大云下同正記在大是釋文本亦作大字也）

君若賜之爵節

隱辟而后屨（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而屨云一本作而後屨）

俛逡巡而退著屨也（各本同釋文出巡作遁云音巡○按遁正字巡假借字）

在尊南南上（閩監本作南上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南上誤面上此本訛脫）

已乃授虛爵與相者也（惠棟挍宋本同考文引補本同閩監毛本授誤受）

既受二爵顏色稍和（毛本同衛氏集說亦作二閩監本二誤三）

唯已止三爵（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止作上衛氏集說作唯止三爵無已字按止字是）

謂蜡祭時也（閩監本如此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此本時字在謂蜡祭三字闕毛本時誤是）

在賓主兩楹間旁側夾之（惠棟挍宋本作間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同此本間字脫閩監毛本間誤之）

始冠緇布冠節（惠棟挍云始冠節垂緌節宋本合爲一節）

故鄭志荅趙商問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荅字）

祭時亦一冠（孔廣森云亦疑當作又）

故云子姓（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云作曰）

垂緌五寸節

親沒不髦（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不施）

紕者雜廁其間（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紕攺紕）

以祭周公用白牡（惠棟挍宋本作白牡衛氏集說同此本白字不誤牡誤牲閩監本同毛本白牡誤八牲）

袂口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袂誤袂毛本袂誤袪）

袂尺二寸者袪謂深衣袂口（惠棟挍宋本作袪尺袪謂毛本同監本袪字並誤作袂）

但其裳以素耳（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耳作爾衛氏集說同）

比寬頭鬠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比作此）

故中衣並用布也（惠棟挍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並誤幷）

士衣染繒（此本繒字不誤染誤也閩監毛本染字不誤繒誤繪衛氏集說作染繒惠棟挍宋本同）

下云居士錦帶者（惠棟挍宋本如此考文引補本同此本下字闕閩監毛本云誤文）

三月之後別服此元端元裳（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別作則）

朱是南方正（惠棟挍宋本作朱考文引補本同此本朱誤未閩監毛本朱作赤衛氏集說同）

襲裘不入公門節（惠棟挍云襲裘節孔子節宋本合爲一節）

衣有著之異名也（閩本如此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監毛本有誤者衛氏集說同此本有字不誤著誤者）

孔子曰朝服而朝節

以上文次皆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文作之）

唯君有黼裘節

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閩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獮誤稱）

時大夫又有大裘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又誤猶）

而用黼爲裘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九終記云凡二十七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

玉藻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衣於既反，下文不衣同。復，扶又反。與音餘。）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衛尊者宜武猛。）士不衣狐白。（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爲貴也。○辟音避。）疏（君衣至狐白○正義曰：君謂天子。以狐之白毛皮爲裘，其上用錦衣以裼之。○注詩云至色也○正義曰：鄭引詩者，證錦衣之上更有衣覆之，以無正文，故引詩云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云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者，亦以無正文，故言皮弁服與，與爲疑辭也。必知狐白上加皮弁服者，以狐白既白，皮弁服亦白，錦衣白，三者相稱，皆爲白也。云凡裼衣象裘色也者，狐白裘用錦衣爲裼，狐青裘用玄衣爲裼，羔裘用緇衣爲裼，是裼衣與裘色相近也。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此經云君，則天子兼諸侯也。凡在朝君臣同服，然則三公在天子之朝，執璧與子男同，則皮弁之下狐白錦衣與子男同也。其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以下，云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故下注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熊氏云當用素衣爲裼。其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既不衣狐白，熊氏云用麛裘素裼也。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裼，歸來嚮國則亦錦衣狐裘以告廟，則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告廟之後則服之，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麛裘，卿大夫士亦皆然，故論語注云素衣麛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麛裘，故聘禮公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麛裘青犴褎，絞衣以裼之，又引論語云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豹，包教反。綃音消。）麛裘青犴褎。絞衣以裼之。（犴，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孔子曰素衣麛裘。○麛音迷。犴音岸，胡地野犬。絞，戶交反。）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飾猶褎也。孔子曰緇衣羔裘。）狐裘。黃衣以裼之。（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蜡，仕嫁反。臘，力合反。）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犬羊之裘不裼。（質略，亦庶人無文飾。）疏（君子至不裼○正義曰：君子謂大夫士也。以狐青爲裘，豹皮爲褎，用玄綃之衣以覆裼之。○注君子至之裘○正義曰：知君子大夫士者，以其上文已云君，此文云君子，故知是大夫士也。云蓋玄衣之裘者，皇氏云玄衣謂玄端也。皇氏又云：織內諸侯朝服用緇衣，織外用玄衣，此狐青又是織外諸侯朝服之裘。皇氏又云：凡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襺，夏則不袍襺，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

（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此皆皇氏之說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玄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熊氏又以內外諸侯朝服皆緇衣以羔爲裘不用狐青也狐青既是冕服之裘周禮司裘謂之功裘者以在冕服之內人功微麤不如黼裘大裘之美故謂之功耳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故司服云祭昊天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是皆用羔裘也又論語注緇衣羔裘皆祭於君之服是祭服用羔裘也劉氏又以此玄衣爲玄端與皇氏同今删定三家之說雖各有通塗皆互有長短皇氏以畿內諸侯緇衣畿外諸侯玄衣按王制直云玄衣而養老不辨外內之異又詩唐風羔裘豹袪卿大夫之服檜風云羔裘逍遥鄭玄云朝燕之服也論語云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爲裼唐檜魯非畿內之國何得並云羔裘若此玄衣爲畿外諸侯則鄭注此何得云君子大夫士也又祭服無裘文無所出皇氏之說非也劉氏以六冕皆用大裘按鄭志大裘之上有衣則與玄冕無異是以小祭與昊天服同此則劉氏之說非也今彼此商量以熊氏之說踰於二家論語注云緇衣祭於君之服者謂助君祭朝服而祭也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也○注犴胡犬也○正義曰熊氏以犴胡犬謂胡地野犬一解此胡作狐字謂狐犬雜未知孰是也○注黃衣至狐裘○正義曰按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所以息田夫者文在蜡祭之下又云既蜡而收民息已是蜡祭之後爲息民之祭也此息民謂之臘故月令孟冬云臘先祖五祀是黃衣爲臘先祖之服皇氏用白虎通義云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狐蒼士羔並與經傳不同鄭所不取裘乃各有所施皇氏說非也）

不文飾也。不裼。（裼主於有文飾之事）〔疏〕（不文飾也不裼○正義曰按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也是不文飾之事不裼裘也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也）

裘之飾也。見美也。（君子於事以見美爲敬○見賢遍反注下注及下文同）〔疏〕（裘之裼也見美也○正義曰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爲敬也）

弔則襲。不盡飾也。（喪非所以見美）〔疏〕（弔則襲不盡飾也○正義曰凡此弔襲謂主人既小斂之後若未斂之前則裼裘也故檀弓云子游裼裘而弔是也）

君在則裼。盡飾也。（臣於君所）〔疏〕（君在則裼盡飾也○正義曰凡君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也）

服之襲也。充美也。（充猶覆也所敬不主於君則襲）〔疏〕（服之襲也充美也○正義曰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揜襲裼衣充猶覆也謂覆蓋裼衣之美以君不在敬心殺故也○注所敬至則襲○正義曰凡敬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父是天性至極以質爲敬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君非血屬以文爲敬故臣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則亦襲以其質略故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聘禮行聘致君命亦襲者彼是聘享相對聘質而享文欲文質相變故裼襲不同也）

是故尸襲。（尸尊）〔疏〕（是故尸襲○正義曰尸處尊位無敬於下故襲也）

執玉龜襲。（重寶瑞也）〔疏〕（執玉龜襲○正義曰凡執玉得襲故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也若執璧琮行享雖玉裼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裼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

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謂已致龜玉也）〔疏〕（無事至充也○正義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裼不敢充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故裼也若不在君所故無事則襲前文云者是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球音求魚須文竹崔云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言凡吉事無所說笏也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也○說本又作稅同他活反下及注同）

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也○免音問注同）

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搢笏輒盥爲必執事○爲于僞反）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畢盡也○畫呼麥反造皇七報反舊七刀反）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去起呂反下注去上則去去飾同）〔疏〕（笏天至去一○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笏之所用之物并明用笏之事及闊狹長短○大夫以魚須文竹者文飾也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士竹本象可也者士以竹爲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飾之可也言可者通許之辭○注球美至物也○正義曰按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焉李巡孫炎郭璞等並云璆琳美玉此之球字則與璆同故云球是美玉也云文猶飾也謂以魚須文飾其竹盧云以魚須及文竹爲笏非鄭義也云大夫士飾竹以爲笏者大夫以魚須士用象○注言凡至笏也○正義曰經揔云見於天子則諸侯事在其間故云言凡吉事無所說笏凡者非一之辭下文云小功不說則大功以上皆說之故云惟吉事無說笏也云大廟之中唯君當事則說笏也者以臣見君無不執笏明大廟之中雖當事之時亦執笏也君則大廟之中當事之時則說笏時臣驕泰僭侈於君當事之時亦說笏故記者明之云臣入大廟當事說笏非古禮也是當時之僭記者據時而言故鄭云唯君當事說笏也必知當事說者以下文云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明君入大廟當事則亦說耳凡臣見君皆執笏笏所以記事射所以正威儀獨云見於天子者以天子尊極恐臣下畏懼不敢執笏故特言見於天子明臣下見於君皆然○既搢至盥矣○言既搢笏必盥者謂有執事於朝須預絜淨故既搢笏於帶必盥洗其手於後雖有執事於朝更不須淸絜不須盥矣以其初盥已畢○造受至飾焉○造受命謂造詣君前而受命則書記於笏○笏畢用也者畢盡也謂事事盡用笏記之○因飾焉者謂因其記事所須而飾以爲上下等級焉○其中博三寸者天子諸侯上首廣二寸半其天子椎頭不殺也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笏之中央同博三寸故云其中博三寸也其殺六分而去一者天子諸侯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分餘有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注殺猶至寸半○正義曰按玉人云天子杼上此云殺故知殺猶杼也云諸侯不終葵首者以玉人云天子終葵首則諸侯不終葵首可知也云大夫士又杼其下者以經特云其中博三寸明笏上下二首不博三寸諸侯既南面之君同殺其上大夫士北面之臣宜俱殺其下也）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如今衣帶爲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幓頭爲之也辟讀如禪冕之禪禪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禪其紐及末士禪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此自而素帶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帶音戴辟依注爲禪婢支反下同徐又音卑下緇辟終辟皆放此率音律注及下同并必政反紐女久反組音祖下戶嫁反繂音律幓七消反又七曹反）〔疏〕（而素帶終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皆從男子明帶及韠韍及王后以下衣服等差其文雜陳又上下爛脫今一依鄭注以爲先後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等揔論帶之義也今依而解之○天子素帶朱裏者以素爲帶用朱爲裏終辟辟則禪也終竟帶身在要及垂皆禪故云終辟○而素帶終辟者謂諸侯也以素爲帶不以朱爲裏亦用朱綠終禪○大夫素帶辟垂者大夫亦用素爲帶不終禪但以玄華禪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士練帶率下辟者士用執帛練爲帶其帶用單帛兩邊繂而已繂謂緶緝也下禪者但士帶至者必反屈鄉上又垂而下大夫則揔皆禪之士則用緇唯禪鄉下一垂者○居士錦帶者用錦爲帶尚文也○弟子縞帶者用生縞爲帶尚質也○并紐約用組者并並也紐謂帶之交結之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謂天子以下至弟子之等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故云并紐約用組三寸者謂紐約之組闊三寸也○長齊于帶者言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故云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者紳謂帶之垂者紳重也謂重屈而舒申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爲記者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焉紳長三尺也○紳韠結三齊者紳謂大帶韠謂蔽膝結謂約紐餘組三尺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爲之廣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者雜猶飾也謂飾帶君用朱綠大夫用玄華士用緇也○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謂用單練廣二寸繚繞也再度繞要亦四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者凡帶謂有司之帶有繂謂其帶既禪亦以箴緶緝其側但繂彌之而已無別禪飾之箴功故云無箴功○注而素至終辟○正義曰以文承天子素帶終辟故知素帶謂諸侯以經不云朱裏故云諸侯不朱裏下天子也云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者以率非縫繞之事故讀爲繂與禪繂同也知士以下皆禪者以經云士練帶率繂是縫彌之名以縫旁邊故知禪也云辟讀如禪冕之禪者讀如曾子問大祝禪冕之禪也云人君充之者充滿也人君謂天子諸侯飾帶從首及末徧滿皆飾故云充之云大夫禪其紐及末者大夫卑但飾其帶紐以下至於末也云士禪其末而已者士又卑但禪其一條下垂者故云禪末而已云宜承朱裏終辟者以下文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此文即云素帶終辟次云大夫故知宜承天子素帶之下文相次也○注三寸至爲衿○正義曰知三寸約帶紐組之廣者以帶廣四寸此云三寸長齊於帶承上紐約

（用組之下故知是紐廣也云言其屈而重也者解垂帶名紳之意申重也云宜承約用組者以此經直云三寸長齊于帶非發語之辭明知有所承次故以爲宜承約用組之下○注雜猶至三齊○正義曰上云禪此云雜故知雜即上之禪也云君禪帶上以朱下以綠者君謂天子諸侯崔氏熊氏並云據要爲正飾帶外邊上畔以朱朱是正色故在上也下畔以綠綠是間色故在下也云大夫禪垂外以玄內以華黃色也者熊氏云近人爲內遠人爲外玄是天色故在外以華對玄故以爲黃也黃是地色故在內也云士禪垂之下外內皆以緇者士既練帶而士冠禮謂之緇帶據禪色言之故謂之緇帶以禪之外內皆用緇也云宜承紳韠結三齊者以下文三寸長齊于帶合承上紐約用組之後則此大夫大帶一經不得廁在其間故知宜承下紳韠結三齊之後也）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此玄端服之韠也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韠音必）圜。殺。直。（目韠制○圜音圓）天子直。（四角直無圜殺）公侯前後方。（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前方。後挫角。（圜其上角變於君也韠以下爲前以上爲後○挫作臥反）士前後正。（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頸吉井反又吉成反）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雜猶飾也即上之禪也君禪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禪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禪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繂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禪之士雖繂帶禪亦用箴功凡帶不禪下士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韠結三齊○繚音了箴音針下士崔如字或戶嫁反）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此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亦蔽也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緼音溫韍音弗幽讀爲黝出注幼糾反黑也下同韎莫拜反又音妹）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謂大帶也）

〔疏〕（韠君至終辟○正義曰此一經揔明韠韍上下尊卑之制唯有大夫大帶一經廁在其間已於帶條說訖○注此玄至素韠○正義曰知此玄端服之韠也者按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爵韠謂士玄端之韠此云士爵韋故知是玄端之韠也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者以韠從裳色君既用朱故知裳亦朱色也然天子諸侯祭服玄衣纁裳知此朱韠非祭服韠者若其祭服則君與大夫士無別同是赤色何得云大夫素士爵韋且祭服之韠大夫以上謂之韍士爵弁謂之韎韐不得稱韠也云大夫素裳者大夫玄端以素爲裳故素韠也此則大夫士朝君之服大夫既以素裳爲朝服又以玄端服禮窮則同故也云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者士冠禮謂玄端之裳也士朝服則素裳故鄭注士冠禮朝服則玄端之衣易其裳耳云皮弁服皆素韠者按士冠禮皮弁服素韠云皆者君與大夫士皮弁皆然故云皆也○注目韠制○正義曰經云圜則下文大夫前方後挫角則圜也經云殺則下文公侯前後方則殺也經云直則下文云天子直是目韠制也○注殺四至五寸○正義曰以經云前後方是殺四角也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云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者按雜記云韠會去上五寸是上去五寸又云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是去下五寸鄭注雜記云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如鄭此言即上去五寸是領也以爵韋爲領故云領之所用與紕同下云所去五寸純以素故鄭注雜記云純紕所不至者五寸然則上去五寸是領也下去五寸是純也若然唯去上畔下畔而云殺四角者盡四角之處別異之使殊於餘邊也其會之下純之上兩邊皆紕以爵韋表裏各三寸故雜記云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韠制大略如此但古制難知不可委識或據禮圖天子韠制形如要鼓也以今參驗不附人情故今依附記文參驗情事而爲此說以俟後賢○注圜其至爲後○正義曰以經云後挫角謂殺上角使圜不令方也○注正直方之間語也○正義曰正謂不衺也直而不衺謂之正方而不衺亦謂之正故云正直方之間語○注頸五至革帶○正義曰云頸五寸亦謂廣者鄭恐上下長五寸故云亦謂廣也其上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也云凡佩繫之革帶者以韠繫於革帶恐佩繫於大帶故云然以大帶用組約其物細小不堪縣韠佩故也○注此玄至不命○正義曰以上經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玄端服之韠故云此玄冕爵弁服之韠言異於上也此據有孤之國以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著玄冕若無孤之國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絺冕不得唯玄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云尊祭服異其名耳者他服稱韠祭服稱韍是異其名韍韠皆言爲蔽取蔽鄣之義也知祭服稱韍者按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是祭祀稱韍也按詩毛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色淺則亦名赤韍也則大夫赤韍色又淺耳有虞氏以前直用皮爲之後王漸加飾焉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彼注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韐而已云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者按此云一命緼韍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韎韐此緼韍則當彼韎韐故云所謂韎也毛詩云韎韐茅蒐染齊人謂茅蒐爲韎韐聲也茅蒐則蒨草也以蒨染之其色淺赤則緼爲赤黃之間色若子男大夫但名緼韍不得爲韎韐也以其非士故耳云黑謂之黝青謂之葱者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黝牲又孫炎注爾雅云黝青黑則青之異色三命則公之卿玄冕侯伯之卿絺冕皆赤韍葱衡）

王后禕衣。夫人揄狄。（禕讀如翬揄讀如搖翬搖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禕音暈許韋反注及下同揄音搖羊消反爾雅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鷂鷂音搖謂刻畫此雉形以爲后夫人服也翟直歷反著直略反又竹略反）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結或爲衿○紳音申本亦作申下同重直龍反）

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禕當爲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襢衣褖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褖或作稅○屈音闕注同禕依注音鞠居六反又曲六反襢張戰反褖吐亂反注作稅音同）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奠猶獻也凡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矣自君命屈狄至此亦亂脫在是宜承夫人揄狄）

〔疏〕（王后至男子○正義曰此一節論王后以下命婦之服唯有三寸長齊于帶一經廁在其間帶事前文已解訖○王后禕衣者禕讀如翬謂畫翬於衣六服之最尊也○夫人揄狄者揄讀如搖狄讀如翟謂畫搖翟之雉於衣謂三夫人及侯伯夫人也○君命屈狄者君謂女君子男之妻也被后所命故云君命屈狄者屈闕也狄亦翟也直刻雉形闕其采畫故云闕翟也○再命禕衣者再命謂子男之卿禕當爲鞠謂子男卿妻服鞠衣也○一命襢衣者襢展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服展衣也○士褖衣者謂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褖衣鄭注士喪禮褖之言緣黑衣裳以赤緣之○唯世婦命於奠繭者世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以下也奠獻也獻繭謂世婦及命婦入助蠶畢獻繭也凡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皆得各服其命服今唯世婦及卿大夫之妻並卑雖已被命猶不得即服命服必又須經入助蠶蠶畢獻繭蠶多功大更須君親命之著服乃得服耳故云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者其他謂后夫人九嬪及五等諸侯之妻也其夫得命則其妻得著命服不須奠繭之命故云皆從男子○注禕讀至禕衣○正義曰按鄭注內司服引爾雅釋鳥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鄭又云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禕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服之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御于王之服闕翟赤搖翟青禕衣玄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又鄭志云三狄首服副副覆也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鞠衣展衣褖衣首服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展衣褖衣首服以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鬄若燕居之時則亦褖衣驪笄總而已其六服皆以素紗爲裏故內司服陳六服之下云素紗鄭注云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云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者以經云王后禕衣則云夫人揄狄其文相次故以夫人爲三夫人但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爲屈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三夫人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故鄭注司服疑而不定云三夫人其闕狄以下乎爲兩解之也云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者以禮記每云君袞冕夫人副禕王者之後自行正朔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服上服也若祭先公則降焉魯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禕衣故明堂位云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是也○注君女至作稅○正義曰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故以爲君謂女君是子男之妻受后之命或可女君謂后也命子男妻故云君命云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者以典命云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云再

（命褘衣一命襢衣士祿衣又承闕狄下正與子男同故知據子男夫人及卿大夫士之妻也褘衣是王后之服故疑當爲鞠衣云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襢衣祿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者鄭爲此言欲明諸侯臣之妻唯有三等之服云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者以司服云孤絺冕而下卿大夫玄冕而下士皮弁而下此謂上公臣爲三等云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者以此經再命鞠衣一命襢衣士祿衣士與大夫不同又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尙分爲三等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是亦三等可知鄭云然也○注奠猶至揄狄○正義曰凡獻物必先奠於地故云奠猶獻也云凡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者三夫人九嬪其位既尊不須獻繭自然得命也世婦以下位卑因獻繭乃得命言以下則女御亦然經唯云世婦舉其貴者）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齊音咨本又作齎注同頤以支反霤力救反袷居業反鄉許亮反折之列反又市列反繡末放此緝七入反）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今漢使者擁節○使使上音史下色吏反鎮珍刃反徐音珍守手又反漢使色吏反）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趨君命也必有執隨授之者官謂朝廷治事處也○處昌慮反）【疏】（凡侍至俟車○正義曰此一節論人臣侍君及被君召之儀○凡侍於君者謂臣侍君法也凡者臣無貴賤皆然也○紳垂者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足如履齊者齊裳下緝也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恒如踐履裳下也頤霤者霤屋簷身俯故頭臨前垂頤如屋霤○垂拱者拱沓手也身俯則宜手沓而下垂也○視下而聽上者視高則敖故下矚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面嚮上以聽之也○視帶以及袷者視尊者之處也袷交領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故曲禮云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是也○聽鄉任左者此解聽上也庾云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教使也鄭注少儀曰立者尊右則坐者尊左也侍君之時君坐故侍者在右是以聽鄉皆以左爲任也此謂臣以左耳近君故云任左○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者節者以玉爲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也隨事緩急急則二節臣故走也緩則一節臣故趨也庾氏云君召以三節者謂君召臣急則以二節緩則以一節急緩不出於三耳不謂節盡於三也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者急趨君召也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屨在外遠故云車○注周禮至擁節○正義曰此周禮典瑞文引之者證君召臣之節謂徵召守國諸侯以鎮圭召之云其餘未聞者謂召諸侯之外別召餘臣未聞云今漢使擁節者擁持也漢時使人召臣持節召之也）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辟音避下亦辟辟先辟德皆同）士於尊者先拜。進面。荅之拜則走。（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荅拜亦辟也）【疏】（士於至則走○正義曰此一節明士於尊者之法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者此謂大夫詣士禮既不敵故士不敢迎而先拜大夫雖拜士則辟之○而拜送者按儀禮鄉射鄉飲酒公食聘禮但是主人送賓者皆主人再拜賓不荅拜鄭注云不荅拜者禮有終故也士於尊者先拜者謂士往詣卿大夫即先於門外拜之也○進面士先於外拜拜竟乃進面親相見也○荅之拜則走者若大夫出迎而荅拜於士則士走辟之也）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君所大夫存亦名）【疏】（士於至大夫○正義曰此一節論士於君及大夫之所言羣臣之法○士於君所言大夫者謂士在君前與君言論及於大夫也○沒矣則稱謚若字者君前臣名若彼大夫生則士呼其名若彼大夫已死沒而士於君前言則稱彼謚無謚則稱字不呼其名敬貴故也○名士者士賤雖已死而此生士與君言猶呼死士名也○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者謂士與大夫言次論及他生大夫士之法也士賤故呼之名大夫貴故呼之字也若大夫士卒則字士謚大夫）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公諱若言語所辟先君之名）凡祭不諱。廟中不諱。（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也凡祭祭羣神廟中上不諱下○嘏古雅反）教學臨文不諱。（爲或未知者○爲于僞反下爲幼爲起事同）【疏】（於大至不諱○正義曰此一節論諱與不諱之法○有公諱無私諱者謂士及大夫言但諱君家不自私諱父母也崔氏云謂伯叔之諱耳若至親則不得言庾云謂士與大夫言有音字同己祖禰名字皆不得諱辟敬大夫故不重敬凡祭不諱廟中不諱者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也凡祭不諱者謂社稷山川百神也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也廟中上不諱下若有事於祖則不諱父也有事於父則諱祖也教學臨文不諱者教學爲師長也教人若諱則疑誤後生也臨文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也若諱則失於事正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比德焉君子士已上）右徵角。左宮羽。（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徵張里反注同中丁仲反下文同）趨以采齊。（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齊當爲楚薺之薺○趨七須反本又作趨齊依注作薺疾私反采薺詩篇名）行以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中規。（反行也宜圓○還音旋本亦作旋下同圜音圓）折還中矩。（曲行也宜方○折之設反）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鏘七羊反見賢遍反下同）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辟本又作僻匹亦反又婢亦反徐芳益反）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也）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則結佩。（朝於君亦結左）齊則綪結佩。而爵韠。（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者齊服玄端○齊側皆反注同綪側耕反）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佩玉有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衝昌容反）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故謂喪與災眚○災音哉眚色耿反）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也縕赤黃○綬音受純讀爲緇側其反瑜羊朱反綦音其瓀而兗反徐又作瑌同玟武巾反字又作砇同縕音溫）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疏】（古之至中矩○正義曰此一節廣明佩玉之事各隨文解之○注比德至已上○正義曰按詩秦風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玉以比德按聘義云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孚筠旁達信也是玉以比德也按下文云天子佩白玉下至于是君子合士以上也○注玉聲至宜逸○正義曰玉聲所中也者謂所佩之玉中此徵角宮羽之聲云事也民也可以勞者按樂記角爲民徵爲事右廂是動作之方而佩徵角事則須作而成民則供上役使故可勞而在右也云君也物也宜逸者按樂記云宮爲君羽爲物今宮羽在左是無事之方君宜靜而無爲物宜積聚故在於左所以逸也○注路門至之薺○正義曰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薺爲節云齊當爲楚薺之薺者按詩小雅有楚茨之篇此作薺字故讀爲楚茨之茨音同耳其義則異○注登堂之樂節○正義曰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歌肆夏之樂按爾雅釋宮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耳若揔而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鄭注樂師云行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於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是也○注反行也宜圜○正義曰反行謂到行反而行假令從北嚮南或從南嚮北○注曲行也宜方○正義曰曲行謂屈曲而行假令從北嚮南行曲折而東嚮也○進則至鳴也○揖俯也若行前進則身恒小俯俛也○退則揚之者揚仰也卻退遷行則身微仰也○然後玉鏘鳴也者若進俯退仰則然後佩離身而直行揺動佩自擊所以玉聲得鏘鏘而鳴也○注揖之至後也○正義曰見於前者謂佩嚮前垂而見之見於後者謂佩嚮後垂而見也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謂君子恒聞鸞和佩玉之正聲自由也是以非類邪辟之心無由入於身也○注鸞在衡和在式○正義曰鸞在衡和在式韓詩外傳文也若鄭康成之意此謂平常所乘之車也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也故注秦詩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鄭於秦詩既已明言故於毛詩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鄭不復易毛也又於商頌箋云鸞在鑣同毛氏之說亦不復具言以秦詩箋已明言故也○君在至設佩○謂世子出所處而與君同在一處則不敢佩玉玉以表德去之示已無德也○左結佩者佩亦玉佩既不佩玉而結左佩也鄭云結者結其綬不使鳴也賀云事佩綬且不鳴今云結綬使不鳴則猶在佩玉也○右設佩者結左邊玉佩而設右邊事佩事佩是木燧

大觿之屬○注謂世至鳴也○正義曰知謂世子也者以臣之對君則恒佩玉故下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前文云然後玉鏘鳴也是臣之去朝君備儀盡飾當佩玉今云君在不佩玉故知非臣下云世子佩瑜玉是以知世子也云出所處而君在焉者以下文朝則結佩謂朝時明此君在非朝處也云去德佩者謂結玉佩不使鳴非謂全去也云而設事佩者大觿木燧之屬也云辟德而示即事也者以辟德不敢當故去德佩而示有勞役之事以奉於上故設事佩也自朝則結佩朝結佩及設佩亦皆謂世子○齊則綪結佩此謂總包凡應佩玉之人非唯世子綪結佩綪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而爵韠者謂士玄端齊故爵韋爲韠也而熊氏皇氏並謂諸侯以下皆以玄端齊而以爵韋爲韠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韠素韠也義或然也○佩玉有衡牙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衡牙動則衡牙前後觸璜而爲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衡牙皇氏謂衡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以衡牙爲二物若如皇氏說鄭何得云牙居中央以爲前後觸也○注玉有至赤黃○正義曰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者玉色似山之玄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故云文色所似但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而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諸侯則世子天子諸侯之子也然諸侯之世子雖佩瑜玉亦應降殺天子世子也瓀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云純當爲緇者以經云玄組朱組皆是色則純亦是色也故讀純爲緇鄭讀純爲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義分明而色不見者即讀純爲緇媒氏云純帛不過伍兩以有帛字故純爲緇祭統云后夫人蠶事以供純服以其供蠶絲義分明故讀純爲緇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爲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云綦文雜色也者顧命四人綦弁云綦青黑色鄭風縞衣綦巾注云綦綦著交色是綦爲雜色又說文云綦著交是雜色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孔子以象牙爲環廣五寸以綦組爲綬也所以然者失魯司寇故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己無德事也佩象環者象牙有文理言己有文章也而爲環者示己文教所循環無窮也五寸法五行也言文教成人如五行成物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紒也○并紐必正反下女丑反冠古亂反下並同稱尺證反紒音計）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肆讀爲肄肄餘也餘束約紐之餘紐也勤謂執勞辱之事也此亦亂脫在是宜承無箴功○肆音肄以四反）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皆爲幼少不備禮也雖不服緦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裘帛溫傷壯氣也絇屨頭飾也○絇其俱反見賢偏反少詩照反下少儀同免音問）

【疏】童子至而入○正義曰此一節論童子之儀雖有肆束及帶一經鄭云爛脫厠在其間宜承上無箴功之下今先釋之後論童子之事○肆束及帶者肆餘也謂約束帶之餘組及帶之垂者若身充勤勞之事當有事之時則收斂之爲其事之切迫身須趍走則擁抱之收謂斂持在手擁謂抱之於懷也○童子之節也者謂童稚之子未成人之禮節○緇布衣者謂用緇布爲衣尚質故也○錦緣錦紳并紐者謂用錦爲緇布衣之緣又用錦爲紳帶并約帶之紐皆用錦也○錦束髮者以錦爲總而束髮也○皆朱錦也者言童子所用之錦皆用朱色之錦童子尚華示將成人有文德故皆用錦示一文一質之義也○童子不裘不帛者爲大溫傷壯氣也○不屨絇者絇屨之飾也未成人不盡飾爲飾也○無緦服者童子唯當室與族人爲禮有恩相接之義故遂服本服之緦耳若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緦故不服也○聽事不麻者鄭注云雖不服緦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然鄭意是言童子雖不緦猶著免深衣無絰以往給事緦喪使役也王云聽事不麻也庾謂此云無麻謂不當室也按問喪及鄭注之意皆以童子不當室則無免而此注云猶免者崔氏熊氏並云不當室而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不免者謂據成服之後也○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者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見先生從人而入者先生師也童子不能獨爲廬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注雖不服緦猶免深衣○正義曰知猶免深衣者以經但云無緦服是但不著緦服耳猶同初著深衣也知免者以問喪云免者不冠者之服故知未成服童子雖不當室猶著免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謙也○飯扶晩反）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祭者盛主人之饌也）客飧。主人辭以疏。（飧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麤也○飧音孫注及下同）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敬主人也徹奠于序端）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也）壹食之人。一人徹。（壹猶聚也爲赴事聚食也）凡燕食。婦人不徹。（婦人質不備禮）

【疏】侍食至不徹○正義曰此一節論侍食及徹饌之節侍食於先生及異爵者此謂凡成人禮異爵謂尊於己也○後祭先飯者此饌不爲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客祭者盛主人之饌具故祭之主人辭曰不足祭也者凡主人於客悉皆然也祭是盛主人之饌也故主人致辭云疏食不足備禮也○客飧者若食竟作三飯飧也主人辭以疏者疏麤也飧是已食飽飽猶食美故主人見客飧而致辭云麤食傷客不足致飽君欲使更食然也○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者主人敬客則自置其醬則客宜報敬故自徹之曲禮曰主人親饋是也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者謂同事而合居一室若賓客則各徹其饌今合居既無的賓主故必少者一人徹饌也○壹食之人一人徹者壹猶聚也謂暫爲赴事壹聚共食共食竟則亦不人人徹亦推一人徹也○凡燕食婦人不徹者婦人質不備禮也緣男子有徹義故明婦人禮也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恭也○核行隔反）瓜祭上環。食中。弃所操。（上環頭忖也○操七刀反忖本又作刌寸本反徐子本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陰陽所成非人事也○後胡豆反）火孰者。先君子。（備火齊不得也○先悉薦反齊才細反）有慶。非君賜不賀。（唯君賜爲榮也）有憂者。（此下絕亡非其句也）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此補脫重○脫音奪重直用反又直龍反）

【疏】食棗至擁之○正義曰此一節明食果實及非君賜亦[illegible]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

【疏】[illegible]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敬君惠也）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賜。稽首。據掌。致諸地。（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受重賜者又拜於其室）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慎於尊卑也一本作順）

【疏】[illegible]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敬也）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illegible]）大夫不親拜。爲君之荅己也。（[illegible]）

【疏】[illegible]

（食獻大夫降於正君除去茢餘有葷與桃也○於士去葷者謂士之臣吏以食獻士也又去葷唯餘桃耳○皆造於膳宰者皆皆於君大夫士也造至也膳宰主飲食官也獻執食者操醬齊以致命致命竟而以所獻之食悉付主人之食官也○大夫不親拜爲君之荅已也者解大夫所以不自獻義也自獻則屈動君拜荅已也故不親也）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荅拜。（小臣受大夫之拜復以入告大夫拜便辟也○復扶又反下不復同辟音避下辟尊者同）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異於君惠也拜受又就拜於其家是所謂再拜也）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謂來賜時不見也見則不復往也○敵本又作適音狄）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此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他臣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是其類也）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也○聽天丁反）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事統於尊）

【疏】（大夫至拜之○正義曰此一節明尊卑受賜拜謝之禮各隨文解之○大夫拜賜而退者大夫往拜至於門外告君之小臣小臣受其辭入以白君小臣亦入大夫乃拜之拜竟則退不待白報恐君召進荅已故也士待諾而退者君不拜士士故於外拜拜竟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出以退○又拜者小臣傳君諾出則士又拜君之諾報也○弗荅拜者謂君不荅士拜也○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者初亦即拜受又往彼家拜也○衣服弗服以拜者得君賜服服以拜大夫輕故不服其所賜而往拜之也○注拜受至拜也○正義曰所謂再拜也者前云酒肉之賜弗再拜此非酒肉賜故再拜也○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其室獻者之家也敵者相獻若當時主人在則主人拜受不復往彼家拜也若獻時主人不在所留物置家主人還必往彼家拜謝獻也若朋友則論語云朋友之饋非祭肉雖車馬不拜也○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者○凡謂賂者也謂臣有獻於君士有獻於大夫也不敢以聞者謂有物以獻尊者其辭不敢云獻聞於尊者但當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屬也○注此謂至類也○正義曰引少儀者證不敢聞也他他國也君或朝天子或往朝諸侯若臣有金玉貨貝物獻君當但云致馬資於有司不敢言獻君也言君尊恒足應無所乏故也○士於大夫不承賀者承受也不受賀者謂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者故也○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者尊相近故受也）

○禮不盛。服不充。（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謂祭天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乘玉路或曰乘兵車不式）

【疏】（禮不至不式○正義曰此一節明禮盛者不崇小敬○禮不盛服不充者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於內唯盛禮乃然也故聘及執玉龜皆襲是爲盛禮故也故大裘不裼者證禮盛服充時也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不見美也○乘路車不式者路車謂玉路郊天車也不式謂乘車從門閭過不式亦是禮盛不爲曲敬之例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至敬○唯于癸反徐以水反）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不可以憂父母也易方爲其不信已所處也復反也）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言非至孝也癠病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癠才細反）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孝子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圈屈木所爲謂卮匜之屬○圈起權反注同卮音支匜以支反）

【疏】（父命至焉爾○正義曰此一節明子事親之禮○父命呼者父召子也命謂遣人呼非謂自喚也亦云爲父命所呼也○唯而不諾者應之以唯而不稱諾唯恭於諾也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者急趍父命故投業吐食也○走而不趍者趍疾趍也但急走往而不暇疾趍也○親老出不易方者方常也若啓往甲則不得往乙也若覓不見則老人易憂愁也○復不過時者復還也假且啓云日中還不得過中謂若屢易方親忽須見之則不復信已得往常處也此云老者若親未老子出或苟有礙則亦許易方過期也而論語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亦當謂老者耳○親癠者癠病也謂父母病也○色容不盛者謂親之病孝子當憂愁危懼行不能正履也今親病唯色容不充盛而已不能顛頓憂愁危懼此乃是孝子疏簡之節言孝心不篤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者此孝子之情父沒之後而不忍讀父之書謂其書有父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存在焉故不忍讀也○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者言孝子母沒之後母之杯圈不忍用之飲焉謂母平生口飲潤澤之氣存在焉故不忍用之經云不能者謂不能忍爲此事書是男子之所有故父言書杯圈是婦人所用故母言杯圈也）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介音界下及注同闑魚列反門橛也棖直衡反門楔也謂兩旁木楔徐古入反皇先結反行戶剛反沿悅宣反）○賓入不中門。不履閾。（辟尊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閾門限○閾音域又況域反）公事自闑西。（聘享也）私事自闑東。（覿面也）

【疏】（君入至闑東○正義曰此一節論兩君朝聘卿大夫入門之儀各依文解之○君入門者此一經明朝法也入門謂入大門也君必中門○介拂闑者介謂上介稍近君故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者大夫之介微遠於闑故當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者士介卑去闑遠故拂棖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介者副也○注此謂至亦然○正義曰以經云君入門故知兩君相見也云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者鴈行參差節級崔氏皇氏並云君必中門者謂當棖闑之中主君在闑東賓在闑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闑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闑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棖闑之中央義或當然今依用之○賓入不中門不履閾者○前經明朝此經明聘賓入者賓謂聘賓也不中門謂不當闑西棖闑之中央也而稍東近闑也○不履閾者閾門限足不履踐門限之上以言賓入不中門故注云謂聘客也○公事自闑西者謂行聘享之禮聘享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闑西用賓禮也○私事自闑東者謂私覿私面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闑東者從臣禮示將爲主君之臣也）

○君與尸行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蹈呼報反）大夫繼武。（迹相及也）士中武。（迹間容迹）徐趨皆用是。（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謂起屨也移之言靡匜也毋移欲其直且正欲或爲數○毋移上音無下如字數色角反下同迆羊爾反）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圈舉遠反又去阮反注同豚本又作豚同大本反徐徒困反注同齊如音咨本又作齋同踵章勇反）席上亦然。（尊處亦尚徐也○處尺慮反）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此疾趨也端直也頤或爲霤也○頤霤上音夷下力救反弁皮彥反急也剡以漸反字林因冉反霤音夷徐音追）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著徐趨之事○宿宿色六反本或作蹜同）

【疏】（君與至如也○正義曰此一節明行步徐趨疾趨之儀○君與尸行接武者明貴賤與尸行步廣狹不同也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接武者二足相躡每蹈於半未得各自成迹故云接武也尊者舒遲故君及尸並步遲狹○大夫繼武者謂大夫與其尸行時繼武者謂兩足迹相接繼也大夫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速也○士中武者謂士與其尸行也中猶間也每從足間容一足地乃躡之也士極卑故及尸行步極廣也徐趨皆用是者徐趨皆遲行也皆皆於君大夫士也是此也言皆用此與尸行步之節○疾趨則欲發者疾趨謂他事行禮須直身速行時也發起也既無所執持而欲屨頭恒起無復繼接之異其迹或疏或數自若尋常故注云疏數自若貴賤同然也○而手足毋移者移謂靡匜搖動也雖屨恒欲起而手足猶宜直正不得邪低靡匜搖動也○圈豚行者此釋言徐趨之形也圈轉也豚循也言徐趨法曳轉足循地而行也○不舉足者謂足不離地○齊如流者齊裳下緒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席上亦然者然如是也言在席上未坐其行之時亦如是圈豚行齊如流也○端行頤霤如矢者此一經覆上疾趨之節也端行謂直身而行也頤霤者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頤如屋霤之垂也○如矢者矢箭也身趨前進不邪如箭也○弁行者弁急[illegible]）

行容惕惕。（[illegible]）○廟中齊齊。（[illegible]）朝廷濟濟翔翔。

【疏】（[illegible]）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illegible]）

（蹙蹙也○齊遫一音咨又側皆反下文音速猶蹙蹙子六反）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睇視也○睇大計反）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欬也○噦於厥反欬苦大反）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予也○德如字得也徐音置）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燕居告溫溫。（告謂教使也詩云溫溫恭人）疏（君子至溫溫○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動止之儀手足口目之節也○君子之容舒遲者舒遲閑雅也○見所尊者齊遫者君子雖尋常舒遲若見所尊之人則齊遫齊謂齊齊遫謂蹙蹙言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奢故注云謙愨貌也是齊遫爲謙敬之貌皇氏云齊謂裳下緝遫謂蹙斂見所尊之人自俯下身裳下蹙斂則齊蹙是裳之體注何得云謙愨貌也皇氏說非也目容端者目宜端正不邪睇而視之○立容德者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與己己受得之形也賀云德有所施與之名也立時身形小俯嚮前如授物與人時也故注云如有予也會前兩注也○色容莊者欲常矜莊勃如戰色不作變動也○燕居告溫溫者燕居謂私燕所居也色尚和善教人使人之時唯須溫溫不欲嚴慄○注詩云溫溫恭人○正義曰此詩小雅小宛之篇刺幽王之詩）○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如睹其人在此○如覩丁古反）疏（凡祭至祭者○正義曰此一節明祭之時也凡祭謂諸祭也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容貌恭敬顏色溫和如似見所祭之人謂祭如在也）○喪容纍纍。（羸憊貌也○纍良追反羸力皮反憊皮拜反）○色容顛顛。（憂思貌也○顛字又作顚音田又丁年反思息嗣反）○視容瞿瞿梅梅。（不審貌也○視容又作目容瞿紀具反又紀力反）言容繭繭。（聲氣微也○繭古典反）疏（喪容至繭繭○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容貌言語聽視之儀○喪容纍纍者謂容貌瘦瘠纍纍然○色容顛顛者顏色憂思顛顛然不舒暢也○視容瞿瞿梅梅者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微微謂微昧也孝子在喪所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言容繭繭者繭繭猶緜緜聲氣微細繭繭然）○戎容暨暨。（果毅貌也○暨其記反）○言容詻詻。（教令嚴也○詻五格反）○色容厲肅。（儀形貌也）視容清明。（察於事也○視如字徐市志反）立容辨卑。毋讇。（辨讀爲貶自貶卑謂磬折也讇爲傾身以有下也○辨讀爲貶彼檢反字林貶音方犯反讇音諂舊又音鹽注同有下戶嫁反）頭頸必中。（頭容直）山立。（不搖動也）時行。（時而後行也詩云威儀孔時）盛氣顛實揚休。（顛讀爲闐揚讀爲陽聲之誤也盛聲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體物也○顛依注讀爲闐音田）玉色。（色不變也）疏（戎容至玉色○正義曰此一節明戎容之體暨暨果毅剛強之貌○言容詻詻者謂教令嚴猛也軍旅行教令宜嚴猛也○色容厲肅者厲嚴也肅威也軍中顏色尚威嚴也以義斷割使義形貌故嚴威也視容清明者謂瞻視之容須清察明審○立容辨卑者謂在軍中立之形容常貶損卑退磬折恭敬不得驕放忽略士卒○毋讇者軍中尚威武雖自貶退當有威可畏無得過爲讇曲以屈下於人○頭頸必中者頭容直不低迴也○山立者若住立則嶷如山之固不
搖動也樂記云總干而山立不動搖也○時行者觀時而行也盛氣顛實揚休者顛塞也實滿也揚陽也休養也言軍士宜怒其氣塞滿身中使氣息出外咆勃如盛陽之氣生養萬物也玉色者軍尚嚴肅故色不變動常使如玉也）○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謙自別於人而已○別彼列反又如字）伯曰天子之力臣。（伯上公九命分陝者○陝失冉反）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邊邑謂九州之外大國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君○守手又反）疏（凡自至曰孤○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至士自稱及擯者傳辭之法也各隨文解之○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者按曲禮下云天子曰余一人予余不同者鄭注曲禮云余予古今字耳蓋古稱予今稱余其義同此云自稱曲禮注云擯者辭則天子與臣下言及遣擯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言我於天下之內但祇是一人而已自謙退言與餘人無異若臣下稱一人則謂率土之內唯有此一人尊之也○伯曰天子之力臣按曲禮云天子之吏不同者此謂自稱謂身自稱於諸侯也言己是天子運力之臣曲禮所云謂二伯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鄭注曲禮云擯者辭以此不同也皇氏云所以不同者殷周之異不顧經文繆爲異說其義非也○諸侯至曰孤明諸侯自稱之號○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者謂諸侯身對天子自稱辭故上文揔以予自稱冠之若諸侯上介致辭於天子之擯者亦當然也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侯某故曲禮云諸侯之於天子曰臣某侯某鄭注曲禮謂嘗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者謂在九州之外邊鄙之邑自稱於天子云某屏之臣某若使上介告天子之擯亦當然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子某某男某故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入天子之國曰子男者亦曰男是也此與曲禮不同者亦以自稱及擯者不同皇氏皆以爲殷周之異其義非也○其於敵以下曰寡人者謂諸侯於敵以下自稱寡人言以下通及民也謹按曲禮云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是也○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者此謂夷狄子男之君自稱及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故云小國之君曰孤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云擯者亦曰孤其在國自稱亦曰孤故曲禮云庶方小侯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是也○注大國至寡君○正義曰按春秋大夫出使之時稱己君爲寡君則知爲君擯者稱己君爲寡君也）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擯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適丁歷反見賢遍反）公子曰臣孽。（孽當爲枿聲之誤○孽音枿五葛反徐五列反）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傳陟戀反注同遽其庶反）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使色吏反注同）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
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公士爲賓謂作介也往之也○賓必刃反注同）疏（上大至之適○正義曰此一節明上下大夫世子在己國及出使他國稱謂之異○上大夫曰下臣者上大夫卿也自於己君之前稱曰下臣君前臣名稱下臣某也○擯者曰寡君之老者謂此上大夫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設擯接待之此擯者稱大夫爲寡君之老雖以擯爲文其實謂介接主君之時辭亦當然擯介通也下大夫自名者謂對己君稱名而已不敢稱下臣卑遠於卿也○擯者曰寡大夫者謂下大夫出使設擯者以待主國此擯者稱下大夫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世子自名者謂對己國之君稱名○擯者曰寡君之適謂對他國之辭○注擯者至臣某○正義曰按若之辭主謂見他國君則是出使之臣在客曰介當云介而云擯者謂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已爲主人故稱擯也且擯介散文則通也云下大夫自各於它[illegible]如鄭此言則下大夫自名謂對己君也則[illegible]臣亦對己君也故熊氏以爲皆對己君而[illegible]違鄭注意其義非也公子曰臣孽尊稱臣謂[illegible]國宮云外臣注從枋者外私是生之餘故[illegible]有由尊是也○士曰至君也○遽是促[illegible]使故稱傳遽亦謂對己也夫皇氏以爲對[illegible]○於大夫曰外私者凡○注家臣稱私此[illegible]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大稱士臣至私人[illegible]云大夫私事使大人擯則使名故知大夫[illegible]大夫至稱名○大夫私事使者謂非正聘之禮謂以君之私事而出使○私人擯則稱名者謂以己之私臣爲擯相雖是上大夫及下大夫擯者則稱大夫之名以其非公事相聘故降而稱名也○注若魯至之類○正義曰按成二年晉及魯備伐齊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至成八年晉人服晉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云之類者若乞師告糴故云之類○公士至賓也○前經明大夫以君之私事出使此經明大夫以國之公事○出聘及私問也公士擯者謂正聘之時則用公家之士爲擯不用私人也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者若小聘使下大夫擯者則稱下大夫曰寡大夫若大聘使上大夫擯者則稱上大夫曰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者覆明上正聘使公士爲擯之事當聘之適也言大夫正聘者有所往之適之時必與公士爲賓介也言使公士作介也○注大聘至大夫○正義曰按聘禮及竟張旜周禮孤卿建旜故知大聘使卿聘禮又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爲介接大聘大夫爲上介今云如其爲介故知小聘是大夫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四十）

玉藻

君衣狐白裘節

以少爲貴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貴作尊岳本同宋監本同）

錦衣亦白（惠棟挍宋本有亦字衞氏集說同此本亦字脫閩監毛本同）

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裼（閩監毛本同浦鏜云裼當錫字誤）

告廟之後則服之（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按文義當作告廟之後則不服之刊本相沿誤脫不字耳秦風錦衣狐裘疏曰諸侯在天子之朝乃服狐白歸國則不服之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則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服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足以證此文脫不字矣）

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麑裘（閩監本同毛本麑誤霓下故論語注云素衣麑裘同）

君子狐青裘節

青豻褎（各本同石經同釋文豻作犴）

羔裘豹飾（各本同石經同嘉靖本飾誤餙下文飾經注同）

不如豻裘大裘之美故故謂之豻耳（惠棟按宋本不重故字此本誤重閩監毛本故上衍以字）

弔則襲節（惠棟按云弔則襲節君在節服之襲節宋本合爲一節）

不盡飾也（各本同石經同嘉靖本飾誤飭）

入大廟說笏非古也（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補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本古誤禮衛氏集說同毛本非古誤無禮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非古）

而素帶終辟節（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陳澔集說自此以下至孔子食於季氏以上多所倒置案岳珂本玉藻篇後附刻興國于氏改定本澔所用乃于氏所改也蔡沈書集傳考定武成猶附經後澔直沒古文又不言出于氏今從諸本按提要是也正義云其文雜陳又上下爛脫今依鄭注以爲先後云云是孔氏不敢輒改移經文但于正義中整齊其次第申其說耳于此見唐人讀經之慎非宋以後人所可及也）

宜承朱裏終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承誤同）

其帶用單帛（閩監本同毛本單誤禪衛氏集說亦作單）

但士帶至者必反屈𢄙上（惠棟按宋本至作垂是也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同閩監毛本並誤至）

故讀爲綼與裨綼同也（毛本同閩監本上綼誤綽裨誤裨）

故知宜承天子素帶之下文相次也〇注三寸至爲衿

〇正義曰（按此本文相次也下尚有注三寸至爲衿及注雜猶至三齊正義二則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本節號文相次也止以注三寸至爲衿正義一則移廁王后褘衣節下注雜猶至三齊正義一則移廁韠君朱節下非孔氏之次也）

知三寸約帶紐組之廣者（毛本作紐此本紐誤組閩監本同以下三條閩監毛本在十四頁左）

云宜承約用組者（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同毛本組下衍結字）

以此經直云三寸長齊于帶（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本直字空闕毛本直字脫）

上云裨此云雜（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裨作韠下上之裨君裨大夫裨士裨並倣此以下二條閩監毛本在十一頁）

韠君朱節

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裳色下又有裳色二字宋監本同）

衡佩玉之衡也（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上衡誤猶）

云凡佩繫之革帶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之作於是也）

故也〇注此元至不命（閩監毛本故也下厠注雜猶至三齊正義一則）

則公之卿元冕侯伯之卿絺冕（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云希冕在元冕上此互易）

王后褘衣節

紳居二焉（石經作二而素帶終辟節正義亦作二凡兩見云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焉紳長三尺也是字當作二之確證也此本二誤一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儀禮集傳集注禮記纂言至善堂九經本九經誤字並作紳居二焉）

結或爲衿（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衿誤衫衛氏集說同）

陳六服之下云素紗（惠棟按宋本同閩本紗誤紱監本紗誤縳毛本誤縛按周禮作素沙）

以白縳爲裏（監本同閩毛本縳作縛盧文弨云縛當作縳惠棟云古絹爲縳）

立于房中是也（閩監毛本此下有注三寸至爲衿正義曰知三寸約帶紐組之廣者以帶廣四寸此云三寸長齊於帶承上紐約用組之下故知是紐廣也云言其屈而重也者解垂帶名紳之意申重也云宜承約用組結者以此經云三寸長齊於帶非發語之端明知有所承次故以爲宜承約用組之下一段此本誤脫）

凡侍於君節

磬倚則帶垂（閩監本同毛本倚作折衛氏集說同）

急綏不出於三耳（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耳誤節）

於大夫所節

爲惑未知者（各本同釋文惑作或〇按古多假或爲惑）

有音字同已祖禰名字（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音作名）

教學爲師長也（閩監本同毛本爲作謂衛氏集說同）

古之君子必佩玉節

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惠棟按宋本作也門外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也誤宅閩本同監毛本也門外誤至應門趨字惟嘉靖本與此本同各本俱作趨）

視之交色所似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之作其通典六十三亦作之）

孚筠旁達信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筠作尹衛氏集說同）

宮中謂之時（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宮作室是也）

曲折而東嚮西嚮也（惠棟按宋本有西嚮二字衛氏集說同此本西嚮二字脫閩監毛本同）

是臣之去朝君（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臣誤以惠棟按宋本臣字同去作法）

自朝則結佩朝結佩（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宋本無自字疑當有或是圖隔）

凡佩玉必上繫於衡（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衡作衛）

以義爲綵（惠棟按宋本作純考文引補本同此本純作義閩監毛本同）

又說文云綦蒼文（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考文引補本同監毛本蒼文作蒼艾盧文弨云說文正云蒼艾色鄭箋詩則云綦蒼文）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節

主人自置其醬（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置作致）

異爵謂尊於己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也作者）

飽猶食美（閩監本同考文引補本食美作美食）

食棗桃李節

食中弃所操（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弃作棄衛氏集說同）

此補脫重（各本同釋文出重也正義本無也字考文云古本重下有者也二字）

食瓜亦祭先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從通解先下補圜字）

人孰和調（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人作火）

君賜車馬節

以左手覆按右手也（閩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本按作案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覆案）

愼於尊卑（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卑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同釋文出愼乎尊卑也）

即不敢乘服也（閩監本同毛本即作則）

凡獻於君節

及致膳於尊者之義（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浦鏜挍義改儀）

操醬齊以致命（閩監本同毛本操作造）

父命呼節

手執業則挍之（各本同毛本挍誤受）

此孝子之情父沒之後（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此作凡）

君入門節

此一節論兩君朝聘（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論作明衞氏集說同）

君與尸行接武節

皆如與尸行之節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毛本行之節誤之行迹）

移之言靡匜也（惠棟挍宋本作迆正義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靡迆此本迆作匜閩監毛本同疏靡迆並放此）

圈豚行（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豚云本又作豚注同正義本作豚）

蹜蹜如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宿宿云本或作蹜）

豚循也（惠棟挍宋本同考文引補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循誤猪）

君子之容舒遲節

見所尊者齊遬（石經作遬岳本同此本遬誤從文作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同）

舒遲閑雅也（閩監本同毛本閑作閒）

凡祭節

如覩其人在此（各本同釋文覩作睹）

戎容曁曁節

儀形貌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段玉裁挍本儀改義按正義云以義斷割使義形貌正號此義字之義作義形貌者是也）

立容辨卑毋讇（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毋讇毛本毋誤無）

讇爲傾身以有下也（惠棟挍宋本亦作有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釋文出有下宋監本同爲作謂監毛本有誤自衞氏集說同）

若陽氣之躰物也（閩監毛本躰作體岳本躰作休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古本足利本同段玉裁從九經三傳沿革例刪氣字體改休挍正義云休養也躰不可訓養當以作休爲是休躰形近故致誤也）

凡自稱節（惠棟挍云凡自稱節上大夫節宋本合爲一節）

則曰臣某子某某男某（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同閩監毛本男上脫一某字）

謹按曲禮云其與民言（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謹按作故字）

云擯者亦曰孤（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云上當有故字）

上大夫曰下臣節

孽當爲枿聲之誤（毛本作枿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枿誤枅閩監本同按釋文出臣孽云依注音枿是亦作枿字也）

若顚木之有由孽是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孽作蘖）

以國之公事○出聘（補案此○誤衍）

是大夫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四十終記云凡三十三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一

明堂位第十四

（○陸曰鄭云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所陳列之位○）【疏】正義曰按鄭目録云名曰明堂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於別録屬明堂陰陽按異義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按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戴禮所云雖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在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爲之如鄭此言用淳于登之說此別録所云依考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各爲所說不一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圜水則曰辟雍雖各別而實同鄭必以爲各異者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大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淸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準之所論是鄭不同之意然考工記明堂南北七筵每室二筵則南北三室居六筵室外南北唯有一筵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既殯在路寢室外得容殯者路寢雖制似明堂其室不敢踰廟其實寬大矣故多士傳云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是其閒得容殯也或可殯在中央土室之前近西在金室之東不必要在堂簷之下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王也○朝直遙反注及下皆同辟王音避一本作辟正王）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屛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斧音甫依本又作扆同於豈反注同鄉許亮反借本又作背音倍屛並經反牖音酉）三公。中階之前。北面

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朝之禮不於此周公權用之也朝位之上上近主位尊也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即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采七在反塞先代反注同又先則反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本或無周公之字近附近之近藩本又作蕃方元反下同壹見壹又作一下賢遍反下同要一遙反）〔疏〕（昔者至位也○正義曰此下節明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儀及諸侯夷狄所立之處各依文解之○注周公至王也○正義曰周公攝王位者攝代也以成王年幼周公代之居位故云攝王位然周公攝位而死稱薨不云崩魯隱公攝諸侯之位而稱薨同正諸侯者鄭箴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玄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云不於宗廟辟王也者按覲禮諸侯受次于廟門外是覲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謂辟成王也○注天子至立焉○正義曰以周公朝諸侯居天子位故云天子周公也故大誥云王若曰鄭云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王肅以爲稱成王命故稱王與鄭異也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與王肅異也云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者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今云斧依故知爲斧文屏風於戶牖間皇氏云在明堂中央大室戶牖間○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此以下一經明朝位之法周公已居天子位餘有二公而云三公者舉國本數言之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者侯對伯爲尊故在阼階阼階近主位也按諸伯以下皆云之國此云位者以三公既云中階之前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者皇氏云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者皇氏云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者皇氏云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者皇氏云在北門外之東今按經云東上則宜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皇氏云在應門外之西此是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采亦是事言各掌其當州諸侯之事即此注云牧居外而糾察之是也○四塞世告至者此謂九州之外夷鎮蕃三服夷狄爲四方蕃塞每世一來朝告至或新王即位而來朝或己君初即位故云世告至也○注朝位至一見○正義曰上近主位尊也者三公則東上侯尊於伯故在東子尊於男亦在東是上近主位尊也云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以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嚮大門應門也應是當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云二伯帥諸侯而入者按顧命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是也云牧居外而糾察之也者伯既領之入應門故以牧居應門外糾察諸侯後入不如儀者引周禮侯服歲一見以下是大行人文也引之者證夷狄世一見則經之四塞世告至是也其夷狄之名此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按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釋地文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不同者爾雅釋地所云謂殷代此明堂周公朝諸侯及職方並謂周禮但戎狄之數五六不同故鄭志趙商問曰職方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明堂云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文事異不達其數故鄭荅云職方四夷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兩文異爾雅雖有與同皆數爾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也如鄭此言夷狄之名既無別國顯其名數或六或五不可知也）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疏〕（明堂至卑也○正義曰所以朝諸侯於明堂者欲顯明諸侯之尊卑故就尊嚴之處以朝之○注朝於至等也○正義曰解周公所以朝諸侯在此明堂之意云正儀辨等者大司馬職文彼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鄭略言之）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以人肉爲薦羞惡之甚也○紂直九反○）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踐猶履也頒讀爲班度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筐筥所容受○相息亮反頒音班量徐音亮注同區烏侯反筐音匡筥紀呂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致政以王事歸授之王功曰勳事功曰勞）〔疏〕（昔殷至天下○正義云此一節明周公有勳勞之事以殷紂亂天下周公相武王而伐之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攝之有大勳勞於天下所以封周公於魯行天子之禮樂及四代服器○脯鬼侯者周本紀作九侯故皇氏云史記本紀云九侯有女入於紂侯女不好淫紂怒殺之九與鬼聲相近故有不同也○武王崩成王幼弱者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則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歲是幼弱也○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者周公攝政三年天下太平六年而始制禮作樂者書傳云周公將制禮作樂優游三年而不能作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則爲人子不能揚父之功烈德澤然後營洛邑以期天下之心於是四方民大和會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而況導之以禮樂乎其度量六年則頒故鄭注尚書康王之誥云攝政六年頒度量制其禮樂成王即位乃始用之故洛誥云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是攝政七年冬也鄭云猶用殷禮者至成王即位乃用周禮是也其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孔以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至明年攝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時成王年十四即位攝政之元年周公東征管蔡後二年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除往年時成王年十六攝政之三年也故詩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攝政七年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成王年二十故孔注洛誥以時成王年二十是也鄭則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十二月喪畢成王將即位稱己小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辟居東都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既喪謂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屬黨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周公屬黨也時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大熟有雷風之異故鄭注金縢云秋大熟謂二年之後明年迎周公而反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書傳所謂一年救亂明年誅武庚管蔡等書傳所謂二年克殷明年自奄而還書傳所謂三年踐奄四年封康叔書傳所謂四年建侯衛時成王年十八也故康誥云孟侯書傳云天子天子十八稱孟侯明年營洛邑故書傳云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年二十一明年乃即政時年二十二也禮既是鄭學故具詳焉○注致政至曰勞○正義曰致政以王事歸授之者按洛誥云朕復子明辟是以王事歸授之也云王功曰勳事功曰勞者是司勳職文彼注云上功輔成王業若周公也事功曰勞者注云以勞定國若禹也周公則勳勞兼有也○）

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乘繩證反注同畢必爾反本又作俾下同縢大登反）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疏〕（是以至禮也○正義曰自此以下皆爲周公有勳勞之事故成王特賜魯家用天子之禮兼四代服器各隨文解之○注曲阜至綠縢○正義曰云曲阜魯地者按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又按定四年左傳封於少皞之虛臣瓚注漢書云魯城內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云加魯以四等之附庸者魯受上公五百里之封又加四等附庸四等謂侯伯子男也按大司徒注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總爲二十四同謂百里也既受五百里之封五五二十五爲二十五同又加二十四同故云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云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者按左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按論語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諸侯之地三百里而下未成國也公則五百里侯四百里計地餘有千乘故謂之成國引詩魯頌以下者詩頌閟宮文也引之者證魯廣開土宇兵車千乘之事云朱英綠縢者言以朱爲英飾以綠爲縢約也○注同之至伯禽○正義曰同之於周者謂同此周公於周之天子云魯公謂伯禽者尚書費誓云魯侯伯禽宅曲阜時伯禽歸魯周公不之魯故公羊文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言若周公之魯恐天下歸心於魯故不之魯使天下一心以事周○注孟春至不祭○正義曰知孟春是建子之月者以下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若是夏之季夏非禘祭之月即是周之季夏明此孟春亦周之孟春又雜記孟獻子曰正月

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此孟春是建子之月也云魯之始郊日以至者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既破周爲魯故云魯郊日以至云大路殷之祭天車也者以下文云大路殷路知祭天車者以祭天尚質器用陶匏大路一就故知是祭天所用也以尊敬周公故用先代殷禮牲用白牡車乘殷路云弧旌旗所以張幅也者弧以竹爲之其形爲弓以張縿之幅故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云弧以張縿之幅云其衣曰韣者謂此弓之衣謂之爲韣云天子之旌旗畫日月者周禮日月爲常又云王建大常此云日月之章與天子同也云帝謂蒼帝靈威仰者鄭恐是昊天上帝故明之云靈威仰也知非昊天上帝者以其配后稷后稷唯配靈威仰不配昊天上帝也鄭以此經唯云配以后稷故知昊天上帝魯不祭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也尊酒器也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象骨飾之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篹籩屬也以竹爲之彫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爲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梡始有四足也嶡爲之距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昧師掌教昧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季夏戶嫁反注及下季夏夏礿皆同禘大計反大廟音泰後大廟皆同犧象素何反注下皆同罍音雷灌古亂反瓚才且反圭瓚也彫本亦作雕篹息緩反又祖管反琖側眼反夏爵名用玉飾之散先旦反注同梡苦管反虞俎名嶡居衛反又作橛音同夏俎名裼星歷反昧音妹任而林反或而鴆反沙素何反彝音夷直如字柄也盾字又作楯常準反又音允卷本又作衮同音古本反下文同僭七尋反又則念反）

〔疏〕季夏至下也○正義曰此一節明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物具備之儀○牲用白牡者白牡殷牲尊敬周公不可用已代之牲故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者魯得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象尊也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盎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謂夏后氏之尊天子於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今褎崇周公於夏禘祭之時亦雜用山尊但不知何節所用○鬱尊用黃目者鬱謂鬱鬯酒黃目嘗烝所用今尊崇周公故於夏禘用之○灌用玉瓚大圭者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酌之所用玉瓚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也以大圭爲瓚柄故曰大圭也○薦用玉豆者薦謂祭時所薦菹醢之屬也以玉飾豆故曰玉豆下云殷玉豆是也○彫篹者篹籩也以竹爲之形似管亦薦時用也彫鏤其柄故曰彫篹也○爵用玉琖仍彫者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之爵名也以玉飾之故曰玉琖仍因也因用爵形而爲之飾故曰仍雕○加以璧散璧角者加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酳尸名爲朝獻朝獻竟而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於時薦加豆籩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爲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摠而言之亦得稱加故此摠云加以璧散璧角先散後角便文也俎用梡嶡者梡嶡兩代俎也虞俎名梡梡形四足如案禮圖云梡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名嶡嶡亦如梡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也賀云直有脚曰梡加脚中央橫木曰嶡○升歌清廟者升升堂也清廟周頌文王詩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也下管象者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也象謂象武詩也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朱干玉戚者干盾也戚斧也赤盾而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冕衮冕也大武武王樂也王著衮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者皮弁三王之服也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而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故祭統云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知用冕服舞也○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者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爲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夷蠻則戎狄從可知也又一通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蠻夷則唯與二方也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該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藏也又曰唯制夷狄樂聖王也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狄樂何不制夷禮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也此東曰昧西曰株離與白虎通正相反者以春秋二方俱有昧株離之義故白虎通及此各舉其一白虎通云朝離則株離也鉤命決亦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與此同○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者皆於大廟奏之○言廣魯於天下也者廣魯欲使如天子示於天下故云廣魯於天下也○注季夏至大也○正義曰羣公稱宮此公羊文十三年傳曰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世不毀也左氏經以爲大室屋壞服氏云大廟之室與公羊及鄭違今所不取云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者鄭志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荅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又鄭注司尊彝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鄭司農注周禮司尊彝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王注禮器云爲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故謂之犧尊阮諶禮圖云犧尊畫以牛形云篹籩屬也以竹爲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知篹爲籩屬者與豆連文故知籩屬以字從竹故知以竹爲之直柄也篹既用竹不可刻飾今云彫其直者是刻其柄也云仍因也者釋詁文也云加加爵也者以其并是獻故謂之加云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者鄭恐散角以璧爲之故云以璧飾其口內宰謂之瑤爵此處謂之璧角者瑤是玉名爵是摠號璧是玉之形制角是爵之所受之名異其實一物也云梡始有四足也者以虞氏尚質未有餘飾故知始有四足云嶡爲之距者以夏世漸文故知以橫木距於足中云清廟周頌也者以文王有清明之德祭之於廟而作頌也云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者按詩維清奏象舞襄二十九年見舞象箾南籥知非文王樂必以爲大武武王樂者以經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以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知爲武王樂也以管播之謂吹管播散詩之聲也云大武周舞也者上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爲大武之舞云大夏夏舞也者以大夏是禹樂故爲夏舞引周禮昧師者證經之昧樂引詩以雅以南者證經之南夷之樂任即南也則此詩小雅鼓鍾之詩鄭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褘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褘音輝注同袒音誕搖本又作䌛同以招反珈音加追丁回反揄羊招反○）

〔疏〕君卷至大服○正義曰前經明祀周公所用器物此經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夫人副褘立于房中者尸初入之時君待之於阼階夫人立於東房中魯之大廟如天子明堂得立房中者房則東南之室也摠稱房耳皇氏云祭姜嫄之廟故有房中按此文承上祀周公之下下云天下大服鄭注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則是祀周公於大廟而云姜嫄廟非辭也○迎牲于門者謂朝踐之後牲入之時迎於門○夫人薦豆籩者謂朝踐及饋獻并酳尸之時薦豆籩也○卿大夫贊君者贊助也卿大夫助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以來之屬也○命婦贊夫人者命婦於內則世婦以下於外則卿大夫妻並助夫人薦豆籩及祭事之屬也○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者當祭之時命百官各揚舉其職事如有廢職不供服之以大刑○而天下大服者以祭周公文物備具禮儀整肅百官供命而天下大服明周公之德宜合如此○注副首至此也○正義曰經云副褘副是首飾以其覆被頭首漢之步搖亦覆首故云今之步搖引詩副笄六珈者詩鄘風刺衛宣姜之詩也言宣姜首著副珈而又以笄六玉加於副上引周禮追師者證副是王后首服言追師掌爲副以供后之首服云褘王后之上服者按周禮云褘衣揄翟闕翟等皆是后之所服但褘衣則是王后服之上者云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者此經夫人副褘是魯得服之王者之後得行先代天子禮樂是王者之後夫人得服之云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者言其餘諸侯夫人不得服褘衣也云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者按喪服傳云命婦者婦人之爲大夫妻世婦與大夫位同故知內則世婦也不云女御及士妻者以經云卿大夫贊君士賤略而不言明士妻及女御亦略之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不言春祠魯在東方主東巡守以春或闕之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祊大蜡歲十二月索鬼神而祭之○礿音藥省讀爲獮仙淺反蜡仕嫁反守手又反祊音方本又作方索所白反）

〔疏〕是故至祭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魯得祭之事○注不言至祀祊○正義曰云魯在東方者朝恒用春當朝之年以朝闕祭云王東巡守以春者鄭既明朝時闕春祭又明王巡守之時魯亦闕春

（祭巡守在於二月不於正月祭者皇氏云諸侯預前待於竟故不得正月祭也云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者以省獮聲相近大司馬云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故知秋田名也云春田祭社秋田祀祊者大司馬職文彼云秋祀祊鄭云祊當爲方謂四方句芒之屬也）○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皐之言高也詩云乃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與音餘伉苦浪反將將七良反）〔疏〕（大廟至應門○正義曰此一經明魯之門及廟之制○大廟天子明堂者言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者言魯之庫門制似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者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注言廟至將將○正義曰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者謂制度高大如似天子耳不必事事皆同故前文祭天不得祭圓丘又郊特牲祭天服袞冕不服大裘是不得盡如天子記者美之云天子之禮耳是知魯之大廟不可一一似明堂也云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者此經云天子皐門天子應門是天子有皐門應門顧命有畢門畢門則路門也是天子有路門此經魯有庫門雉門明天子亦有五門云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者此經有庫門雉門又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定二年雉門災是魯有庫雉則又有路門可知魯既有三門則餘諸侯亦有三門故云諸侯三門與但其餘諸侯有皐門應門及路門也引詩乃立皐門應門者證諸侯有皐門應門也所引詩者大雅文王緜之篇也言大王徙居岐周爲殷諸侯立此皐門應門衞亦有庫門故家語云衞莊公反國孔子譏其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是衞有庫門也）○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鐸大各反警京領反）○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山節刻欂盧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窻也每室八窻爲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藻本又作繰音早梲專悅反復音福注同重直龍反注同檐以占反刮古八反鄉許亮反注同坫丁念反康音抗苦浪反欂音博又皮麥反一音旁各反徐又薄歷反字林平碧反盧如字本又作櫨音同侏音朱摩莫何反爲好呼報反桴思也音浮）〔疏〕（山節至飾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魯之大廟之飾○山節謂構盧刻爲山形○藻梲者謂侏儒柱畫爲藻文也○復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者皇氏云鄭云重檐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故云重檐重承壁材○刮楹者刮摩也楹柱也以密石摩柱○達鄉者達通也鄉謂窻牖也每室四戶八窻窻戶皆相對以牖戶通達故曰達鄉也○反坫者兩君相見反爵之坫也築土爲之在兩楹間近南人君飲酒既獻反爵于坫上故爲之反坫也○出尊者尊在兩楹間坫在尊南故云出尊○崇坫康圭者崇高也亢舉也爲高坫受賓之圭舉於其上也○疏屏者疏刻也屏樹也謂刻於屏樹爲雲氣蟲獸也○天子之廟飾也者自山節以下皆天子廟飾也反坫亦在廟故合言廟飾也○注山節至之矣○正義曰刻欂盧也者節名欂盧釋宮云檽謂之楶李巡云檽今欂盧也則今之斗拱云畫侏儒柱者按釋宮云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李巡曰梁上短柱也云鄉牖屬者詩豳風塞向墐戶是牖屬也云出尊當尊南也者以當近南迴露襜外爲出今言出尊故知尊南也云禮君尊于兩楹之間者以燕禮燕臣子列尊于東楹之西今兩君敵體當尊在兩楹之間故鄉飲酒賓主敵體尊于房戶間是也皇氏解此用燕禮之文尊于東楹之西爲兩楹之間失之矣云康讀爲亢龍之亢者按易乾上九亢龍有悔讀從之云屏謂之樹今浮思也者屏謂之樹釋宮文漢時謂屏爲浮思故云今浮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注云城隅謂角浮思也漢時東闕浮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浮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浮思或解屏則闕也古詩云雙闕百餘尺則闕於兩旁不得當道與屏別也闕雖在兩旁相對近道大略言之亦謂之當道故讖云代漢者當塗高謂魏闕也云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者言古之疏屏似今闕上畫雲氣蟲獸如鄭此言似屏與闕異也）○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也春秋傳曰大路素鸞或爲欒也○鉤古侯反乘徐食證反注同欒力丸反）〔疏〕（鸞車至路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四代之車其制各別○鸞車車有鸞和也路則車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者鉤曲也輿則車牀曲輿謂曲前闌也虞質未有鉤矣○大路殷路也者大路木路也○乘路周路也者乘路玉路也周王禮故用玉○注春秋傳曰大路素○正義曰按桓二年左氏云大路越席越席是祀天之席則大路亦祭天之車以祭天尙質故鄭云大路素）○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四者旌旗之屬也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緌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書云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周禮王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也○綏依注爲緌耳佳反注之樹反旄音毛杠音江麾毀皮反左杖直亮反鉞音越）〔疏〕（有虞至大赤○正義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旌旗有虞氏之旂者旂當爲綏但注旄竿首未有旒縿夏后氏之綏者鄭云綏當爲旂夏后氏漸文既注旄竿首又有旒縿○殷之大白謂白色旗周之大赤者赤色旗此大白大赤各隨代之色無所畫也○注有虞至田也○正義曰知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者以虞質於夏故知虞世但注旄夏世始加旒縿知注旄牛尾於杠者爾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是也云所謂大麾者所謂巾車建大麾以田者是也必知此綏當大麾者彼大麾上有大白大赤此經夏后氏之綏下有大白大赤故知綏當大麾也然巾車注云正色言之大麾夏后氏之旗色黑鄭此注以綏爲有虞氏所建綏則大麾不同者有虞氏但有注旄竿首夏后氏之旗若去旒縿則與虞氏不異同謂之綏也以巾車連大白大赤故以綏麾爲之旗引書曰者牧誓文引之者證白旌以指麾是大麾也引周禮者巾車職文明天子所用然則魯之所用亦當然也）○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周騂剛。（順正色也白馬黑鬣曰駱殷黑首爲純白凶也騂剛赤色○駱音洛鬣力輒反蕃鬣字又作番音煩郭璞云兩披髮騂息營反又呼營反正音征又如字爲于僞反）〔疏〕（夏后至騂剛○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之馬及牲色不同夏后氏駱馬黑鬣者駱白黑相間也此馬白身黑鬣故云駱也夏尚黑故用黑鬣也殷人白馬黑首者殷尚白故白馬也純白似凶故黑頭也頭黑而鬣白從所尚也然類三代俱以鬣爲所尚也○周人黃馬蕃鬣者蕃赤也周尚赤用黃近赤也而用赤鬣爲所尚也熊氏以爲蕃鬣爲黑色與周所尚乖非也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者賜魯用三代牲也騂赤色也剛牡也騂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牡黑赤亦牡也故殷告天云敢用玄牡從天色也）○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泰用瓦著著地無足○大音太本亦作泰著直略反注同）〔疏〕（泰有至尊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魯用四代尊也虞尊用瓦名泰也然或用三代或用四代者隨其禮存者而用之耳無別義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者罍爲雲雷也畫爲山雲之形也○著殷尊也者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爲著也然殷尊無足則其餘泰罍犧並有足也○犧象周尊也者畫沙羽及象骨飾尊也然殷各著周名犧象而禮器云君西酌犧象亦是周禮也○注泰用至無足○正義曰以考工記云有虞氏尚陶檀弓又云有虞氏瓦棺故知泰尊用瓦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斝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斝○斝音嫁又古雅反注同）〔疏〕（爵夏至以爵○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爲形故并標名於其上○夏后氏以琖者夏爵名也以玉飾之故前云爵用玉琖仍雕是也○殷以斝者殷亦爵形而畫爲禾稼故名斝斝稼也○周以爵者皇氏云周人但用爵形而不畫飾按周禮太宰贊玉几玉爵然則周爵或以玉爲之或飾之以玉皇氏云周爵無飾失之矣）○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夷讀爲彝周禮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也○勺市灼反下同禴音藥祼古亂反）〔疏〕（灌尊至蒲勺○正義曰此一節明魯有三代灌尊及所用之勺○夏后氏以雞夷者夷即彝彝法也與餘尊爲法故稱彝雞彝者或刻[illegible]）

四時不同何以獨用虎蜼又崔氏義宗廟祫祭用十八尊祫在秋禘祭用十六尊禘在夏也是一時皆數兩彝得爲十八十六若每時用十六唯有一彝秪十七十五是知皇氏等之說其義非也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蕢當爲凷聲之誤也籥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今有姓伊耆氏者○蕢讀爲凷苦對反桴音浮葦于鬼反籥音藥蕢其位反又苦怪反本又作蓫音狄）【疏】土鼓至樂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魯用古代之樂土鼓謂築土爲鼓蕢桴以土塊爲桴○葦籥者謂截葦爲籥此等是伊耆氏之樂魯得用也○注蕢當至氏者○正義曰經云蕢者草名與土鼓相對故讀爲凷云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者禮運云伊耆氏始爲蜡蜡是報田之祭按易繫辭神農始作耒耜是田起於神農故說者以伊耆氏爲神農也

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拊搏以韋爲之充之以穅形如小鼓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也四代虞夏殷周也○拊芳甫反搏音博揩居八反注同大琴徐本作瑟穅音康柷昌六反敔魚呂反本又作圉）【疏】拊搏至器也○正義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樂器但四代漸文不如土鼓葦籥之質故別起其文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敖）【疏】魯公至室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二祧也○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玄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注武公至名敖○正義曰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襃崇魯國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襃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故下云君臣未嘗相弒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鄭云亦近誣矣是不實也伯禽玄孫者按世本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具生武公敖是伯禽玄孫名敖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序次序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於此祭之頖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教也○廩力甚反頖音判委于僞反又作積丁賜反矇音蒙）【疏】米廩至學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魯得立四代之學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者言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以虞氏之庠爲廩以藏粢盛○序夏后氏之序也者是夏家之學也○注魯謂至祭之○正義曰虞帝上孝者尚書云烝烝乂禮記云舜其大孝也與是虞帝上孝也云令藏粢盛之委焉者委謂委積言魯家於此學中藏此粢盛委積按桓十四年御廩災公羊云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云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者大司樂文云於此祭之者謂於此瞽宗祭之故大司樂云祭於瞽宗是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春秋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貫古喚反璜音黃父音甫注同分扶問反）【疏】注崇貫至之璜○正義曰知皆國名者春秋宣元年晉趙穿侵崇又書傳有崇侯虎貫與崇連文故知崇貫皆國名定四年左氏傳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與夏后氏相對故知封父亦國名云文王伐崇者詩大雅文云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者按昭十五年左傳云密須之鼓闕鞏之甲以賜晉是遷其重器以分同姓也

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越國名也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疏】注越國至拔棘○正義曰以崇鼎貫鼎是崇貫所出之鼎則知越棘是越國所有之棘引春秋傳曰子都拔棘者隱十一年左傳文證棘爲戟方言文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殷頌曰植我鞉鼓周頌曰應朄縣鼓○縣音玄注及下注同簨本又作筍恤尹反虡音巨植市力反又音置徐音徒吏反又徒力反鞉音桃應應對之應朄音胤）【疏】注殷頌至縣鼓○正義曰所引殷頌者那之篇鄭注云置讀曰植植鞉鼓引之者證殷楹鼓引周頌有瞽之篇者按周頌有瞽始作樂合於大祖經云應田縣鼓毛傳云田大鼓鄭云田當爲朄朄小鼓在大鼓之旁引之者證周之縣鼓

○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垂堯之共工也女媧三皇承宓羲者叔未聞也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笙簧笙中之簧也世本作曰垂作鍾無句作磬女媧作笙簧○鍾章凶反說文作鍾以此鍾爲酒器字林之用反媧徐古蛙反又古華反共音恭宓音密本又作虙音伏戲音羲○句其俱反字又作劬）【疏】垂之至笙簧○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先代之樂○垂之和鍾者垂之所作調和之鍾○叔之離磬者叔之所作編離之磬○女媧之笙簧者女媧所作笙中之簧言魯皆有之○注垂堯之共工也至女媧作笙簧○正義曰按舜典垂作共工謂舜時也鄭不見古文故以爲堯時云女媧三皇承宓羲者按春秋緯運斗樞差德序命宓羲女媧神農爲三皇是承宓羲者帝王世紀云女媧氏風姓承庖羲制度始作笙簧無所革造故易不載不序於行蛇身人首是也云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者聲解和也縣解離也言縣磬之時其磬希疏相離云世本作曰者世本書名有作篇其篇記諸作事云無句作磬者皇氏云無句叔之別名義或然也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簨虡所以縣鍾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贏屬羽屬簨以大版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挂縣紘也周又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翣所甲反又作萎植市力反徐徒力反贏力果反重直龍反挂音卦紘徐音宏戴以音戴○）【疏】夏后至璧翣○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樂縣之飾○夏后氏之龍簨虡者謂簨虡之上以龍飾之○殷之崇牙者謂於簨之上刻畫木爲崇牙之形以挂鍾磬周之璧翣者謂周人於此簨上畫繒爲翣戴之以璧下縣五采羽挂於簨角後王彌文故飾彌多也○注橫曰至樹羽○正義曰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贏屬者按考工記[illegible]以羽屬如考工記之文則[illegible]簨之與虡[illegible]言虡也[illegible]業虡相對故知[illegible]業故詩大雅云虡業惟樅[illegible]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是也[illegible]扇也言周畫繒爲扇戴小璧於扇之上云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者按漢禮器制度而知也引周頌者證簨虡及崇牙樹羽之義皇氏云崇牙者崇重也謂刻畫大版重疊爲牙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敦音對又都雷反璉本又作連同力展反瑚音胡簋音軌）【疏】注皆黍至未聞○正義曰[illegible]共簠簋連文故云黍稷器也按鄭注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此云未聞者謂瑚璉之器與簠簋異同未聞也鄭注論語云夏曰瑚殷曰璉不同者皇氏云鄭注論語誤也此言兩敦四璉六瑚八簋者言魯之所得唯此耳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蹶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梡苦管反又苦顯反徐又古本反嶡俱衛反橫古曠反又音光又華盲反枳吉氏反橈乃孝反跗方于反）【疏】[illegible]橫距之象者[illegible]不正也[illegible]之象言[illegible]之距者[illegible]牢禮腸三胃三長皆及俎距是也云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者枳之樹其枝多曲橈故陸機草木疏云椇曲來巢殷俎似之故云枳椇也云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者按詩注云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如鄭此言則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但古制難識不可委知南北諸儒亦無委曲解之者今依鄭注略爲此意未知是否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爲禿楬○楬徐苦瞎反注同又苦八反獻素何反禿土木反）【疏】注獻疏刻之○正義曰獻音娑娑是疏刻之義故爲疏刻之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韍或作黻○韍音弗韎莫拜反）【疏】[illegible]韋爲韍[illegible]火周人[illegible]九二爻[illegible]諸侯火[illegible]士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爲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氣主盛也）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也）【疏】注此皆至尚非○正義曰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故云此皆其時之用耳云言尚非者按禮設尊尚玄酒是周家亦尚明水也按禮運云澄酒在下是三酒在堂下則周世不尚酒故知經言尚者非也

○有

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昬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疏】（有虞至三百○正義曰此一經明魯家兼有四代之官然魯是諸侯按大宰職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今魯雖被褒崇何得備立四代之官而備三百六十職者當成王之時褒崇於魯四代官中雜存官職名號是使魯有之非謂魯得盡備其數但記者盛美於魯因舉四代官之本數而言之○有虞氏官五十者鄭差之當爲六十○夏后氏官百者鄭差之當爲百二十○殷二百者鄭差之當爲二百四十○周三百者鄭據記時冬官亡矣故言三百若兼冬官則三百六十也○注周之至記也○正義曰云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者小宰職文云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者以此經四代相對各陳其官宜舉實數故云冬官亡矣若文無所對即舉其成數故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禮序云舉大略小闕其殘者是與此經不同引昬義者欲證明夏官百二十夏倍於虞殷倍於夏殷官既多周不可倍之故但加殷百二十耳按尚書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與此數不同者禮是記事之典須委曲備言書是疏通之教故舉大略小）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綏亦旌旗之綏也夏綢其杠以練爲之旒殷又刻繒爲重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爲飾也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帛縿素升龍於縿練旒九○綏耳佳反注並同綢吐刀反注同徐音籌從才用反下同遣弃戰反夾古洽反柩其久反熏字又作纁香云反縿所銜反）【疏】（有虞至璧翣○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有虞氏之綏者則前經注旄於竿首○夏后氏之綢練者謂綢杠以練又爲之旒○殷之崇牙者謂刻繒爲崇牙之形飾旌旗之側○周之璧翣者謂周代以物爲翣翣上戴之以璧陳之而郤柩車○注綏亦至旒九○正義曰綏亦旌旗之綏者以前經云夏后氏之綏是旌旗之綏故云綏亦旌旗之綏綏謂注旄竿首也云夏綢其杠以練爲之旒者既綢杠以練又知以練爲旒者以爾雅云練旒九也云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爲飾也者前經云簨虡既以崇牙爲飾此旌旗又飾以崇牙故云恒也周亦武取天下但殷既以牙爲飾周世尚文更取他物飾之不復用牙云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者以前文崇牙璧翣是飾簨虡此與夏后綢練連文按檀弓綢練設旐夏也是喪葬旌旗故知喪葬之飾引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者證明葬有旌旗及翣之義云天子八翣皆戴璧者天子八翣禮器文皆戴璧即此璧翣天子之禮也云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並喪大記文也引檀弓孔子之喪及爾雅者證明此經是喪葬之飾并明綢練之義）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王禮天子之禮也傳傳世也資取也此蓋盛周公之德耳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資或爲飲○傳丈專反注同弒本又作殺音試注同誄力軌反髽側瓜反臺音胡駘大來反近如字又附近之近）【疏】（凡四至樂焉○正義曰此一經記者既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經結之後美大魯國也然言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又有女蝸氏笙簧非唯四代而已今此祇言四代者據其多者言之唯舉四代耳其間亦有但舉三代者此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有用之不謂事事盡用○天下以爲有道之國者作記之時是周代之末唯魯獨存周禮故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者左傳襄十年云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爲王者之後魯是周公之胤是天下資禮樂焉○注春秋至臺駘○正義曰按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隱公不許羽父使賊弒隱公是弒一君也莊三十二年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是弒二君也閔二年慶父又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是弒三君也云士之有誄由莊公始者檀弓文在左傳莊十年乘丘之役也云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者亦檀弓文左氏襄四年臧武仲與邾人戰於狐駘被邾人所敗是其事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一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一（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一）

明堂位第十四

按鄭目錄云名曰明堂者（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堂下有位字）

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閩監毛本作似衞氏集說同此本似誤以按似誤以與玉藻疏同）

今漢立明堂於丙巳（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巳作乙）

其室不敢踰廟（閩監毛本室作飾）

昔者周公節

不於宗廟辟王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辟王云一本作辟正王考文引古本王上有正字按正義云辟王謂辟成王也是正義無正字於字各本同毛本作于）

負之言背也（各本同釋文出偝也云本又作背正義本作背）

鎮服蕃服（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蕃作藩釋文出藩服云本又作蕃下同正義本作蕃○按藩正字蕃假借字）

新君卽位（各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作新王新君卽位按正義云或新王卽位而來朝或已君初卽位是世告至兼新王新君二義也○按考文所謂古本多本之正義）

侯服歲一見（各本同釋文出壹見云壹又作一）

昔者至位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正義曰此下節（閩監本同毛本下作一）

明堂云朝位服事之國數（閩監本同毛本位作謂）

明堂也者節

明堂至卑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昔殷紂亂天下節

昔殷至天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侯女不好淫（惠棟按宋本侯上有九字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同）

罪人謂周公屬黨也（惠棟按宋本有謂字此本謂字脫閩監毛本同）

明年秋迎周公而反（惠棟按宋本有秋字此本秋字脫閩監毛本同）

是以封周公於曲阜節（惠棟云是以節季夏節君卷節是故夏礿節大廟節振木鐸節山節節鸞車節有虞節夏后節泰有節爵夏后節灌尊節土鼓節拊搏節魯公節米廩節崇鼎節越棘節夏后節垂之節夏后節有虞節俎有節夏后節有虞節有虞節有虞節有虞節凡四代節宋本合三十節爲一節）

俾侯于魯（各本同釋文出卑侯云本又作俾下同○按俾正字卑假借字）

是以至禮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揔爲二十四同謂百里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重同字衞氏集說同）

季夏六月節

雕篹（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彫篹云本亦作雕按正義作彫與釋文本同）

朱干玉戚（各本同毛本干誤于）

象骨飾之（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象骨上有象樽以三字足利本無以字○按段玉裁按本作象尊象骨飾之作樽俗字）

鬱鬯之器也黃彝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鬱鬯上有鬱尊二字黃彝上有黃目二字）

彫刻飾其直者也（惠棟按宋本作雕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雕作彫閩監毛本同）

周禮昧師掌教昧樂（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昧並作韎○按周禮作韎）

唯制夷狄樂聖王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按唯改誰按白虎通作誰制夷狄之樂以爲先聖王也）

云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者（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沙作莎下沙羽同）

故謂之犧尊（惠棟挍宋本作象此本象作尊閩監毛本同）

角是爵之所受之名異（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無下之字孫志祖挍云之疑其）

君卷冕立于阼節

君卷至大服（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百官廢職服大刑（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官作宮）

君待之於阼階（毛本同衞氏集說亦作待無之字閩監本待作持）

謂朝踐及饋孰并酳尸之時（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孰作熟并誤弃）

命百官各揚舉其職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命作令）

山節藻梲節

刮刮摩也（各本同釋文摩作劘嘉靖本同）

今桴思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桴作浮續通解同釋文出桴思云音浮）

山節至飾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爲雲氣蟲獸也（閩監毛本蟲誤盡下爲雲氣蟲獸畫雲氣蟲獸並同）

爲雨極之間失之矣（閩監本同毛本爲誤謂考文引宋本無兩字）

今浮思也者（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浮作桴下爲浮思今浮思角浮思闕浮思則浮思曰浮思並同）

有虞氏之旂節

武王左杖黃鉞（各本同釋文杖作仗○按杖正字仗俗字）

有虞至大赤（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泰有虞氏之尊也節

泰有虞氏之尊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大云本又作泰）

泰有至尊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則其餘泰罍犧（閩監本作餘毛本餘誤虞）

爵夏后氏以琖節

爵夏至以爵（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贊玉几玉爵（惠棟挍宋本作几閩監毛本几誤凡）

灌尊節

灌尊至蒲勺（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冬屬土色黃（閩監毛本如此浦鏜挍從續通解土色黃改元黃色）

是知皇氏等之說（閩監本同毛本誤作是知皇氏之等）

土鼓蕢桴節

土鼓至樂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截韋爲籥（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截誤截衞氏集說同）

以伊耆氏爲神農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也字衞氏集說同）

拊搏節

中琴小瑟（各本同毛本小誤七）

拊搏以韋爲之（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韋誤韋衞氏集說同）

拊搏至器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垂之和鐘節

垂之和鐘（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鐘作鍾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至善堂九經本並作鍾釋文出和鍾云說文作鐘以此鍾爲酒器按此本疏中和鐘字作鍾閩監毛本仍作鐘）

女媧之笙簧（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媧誤蝸釋文出女媧）

承宓羲者（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羲作犧岳本羲作戲釋文出戲云音羲）

垂堯之共工也至女媧作笙簧（惠棟挍宋本作垂堯至媧作笙簧）

承庖羲制度（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羲作犧衞氏集說同庖作包）

夏后氏之龍簨虡節

以挂縣紘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亦作紘段玉裁挍本云詩有瞽疏引作統爲是釋文作紘非也冠之制統下垂紘不下垂詩齊風箋正作縣統）

戴以璧（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戴作載按釋文出載以云音戴孔陸異本監毛以釋文改正義本非也二本疏中仍作戴）

夏后至璧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以挂鍾磬（閩本鍾字同監毛本鍾作鐘下鍾字同閩監本挂作掛○按掛俗挂字）

故知業則簨也（閩監本同毛本業字誤倒在故知上）

有虞氏之兩敦節

夏后氏之四璉（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四連云本又作璉○按依說文當作槤从木連聲段玉裁云周禮管子多以連爲輦韓勑禮器碑胡輦器用即胡連也）

故云黍稷器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黍上補皆字挍衞氏集說作故鄭云皆黍稷器疑皆字當有）

俎有虞氏以梡節

皆及俎距是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距作拒）

椇曲來巢（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挍本云椇當作枳云枳椇即宋玉賦之枳句又即說文之迟曲）

但古制難識不可委知（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委作悉衞氏集說同）

有虞氏祭首節

言尚非（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非作也考文引足利本作言尚非也）

有虞氏官五十節

何得猶立四代之官（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立作爲衞氏集說無立字）

有虞氏之綏節

殷又刻繒爲重牙（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重作崇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盧文弨挍云按前注亦作崇牙）

纁白繆（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熏云字又作纁浦鏜挍白字改帛按浦鏜是也）

凡四代之服器官節

資或爲飲（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作資或爲諮也按飲必誤字而古本不可信）

凡四至樂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經結之於後（惠棟挍宋本有於字衞氏集說同此本於字脫閩監毛本同）

又有女媧氏笙簧（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氏作之衞氏集說亦作之蝸作媧）

使圉人犖賊子般（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賊誤弒下卜齮賊公于武闈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一終（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一終宋監本禮記卷第九經三千六百五十一字注六千三百五十五字嘉靖本禮記卷第九經三千六百三十七字注六千三百四十九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二

喪服小記第十五

（○陸曰鄭云以其記喪服之小義）〔疏〕（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喪服小記者以其記喪服之小義也此於別錄屬喪服）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爲母又哭而免○衰七雷反下並同括古活反爲于僞反注及下注同免音汶篇內同）齊衰惡笄以終喪。（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齊音咨又作齋笄古兮反卷俱免反下皆同）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別男女也○冠古亂反下同髽側巴反別彼列反下文有別注不服別畢別皆同）〔疏〕（斬衰至則髽○正義曰此一節論斬衰齊衰之喪男女括髮免髽之異○斬衰者主人爲父之服也括髮者爲父未成服之前所服也禮親始死子布深衣去冠而猶有笄纚徒跣扱上衽至將小斂去笄纚著素冠視斂斂訖投冠而括髮括髮者鄭注喪服云括髮以麻者自項以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爲母括髮以麻者爲母初喪至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故亦云括髮以麻也○免而以布者此謂爲母與父異者也亦自小斂後而括髮至尸出堂子拜賓事之時猶與爲父不異至拜賓竟後子往即堂下之位時則異也若爲父此時猶括髮而踊襲絰帶以至大斂而成服若母喪於此時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踊而襲絰帶以至成服故云免而以布也○注母至而免○正義曰又哭是小斂拜賓竟後即堂下位哭踊時也故士喪禮云卒小斂主人髻髮袒此是初括髮哭踊之時也又云男女奉尸侇于堂訖主人降自西階東即位主人拜賓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此是又哭之節若爲父於此時猶括髮若爲母於此時以免代括髮故云爲母又哭而免○齊衰惡笄以終喪○此一經明齊衰婦人笄帶終喪無變之制○惡笄者榛木爲笄也婦人質笄以卷髮帶以持身於其自卷持者有除無變故要絰及笄不須更易至服竟一除故云惡笄以終喪○男子至則髽○此明男子婦人冠笄髽免相對之節但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則女首有吉笄是明男女首飾之異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笄若成服爲父男則六升布爲冠女則箭篠爲笄爲母男則七升布爲冠女則榛木爲笄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男子免而婦人髽者吉時首飾既異今遭齊衰之喪首飾亦別當襲斂之節男子著免婦人著髽故云男子免而婦人髽免者鄭注士喪禮云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如著幓頭矣髽者形有多種有麻有布有露紒也其形有異同謂之髽也今辨男女並何時應著此免髽之服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唯一種婦人之髽則有三別其麻髽之形與括髮如一其著之以對男子括髮時也前云斬衰括髮以麻則婦人于時髽亦用麻也何以如然按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髽衰三年鄭玄云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依如彼注既云猶男子括髮男子括髮先去冠縰用麻婦人亦去笄縰用麻故云猶也又同云用麻不辨括髮形異則知其形如一也以此證據則知有麻髽以對男括髮時也又知有布髽者按此云男子免對婦人髽男免既用布則婦人髽不容用麻也是知男子爲母免時則婦人布髽也又若成服後男或對賓必踊免則婦人理自布髽對之知有露紒髽者喪服傳云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明知此服並以三年三年之內男不恒免則婦人不用布髽故知恒露紒也故鄭注喪服云髽露紒也且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不論未成服麻布髽也何以然喪服既不論男子之括免則不容說女服之未成義也既言髽衰三年益知恒髽是露紒也又就齊衰輕期之髽無麻布何以知然按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無總總爾爾無扈扈爾是但戒其高大不云有麻布別物是知露紒悉名髽也又按奔喪云婦人奔喪東髽鄭云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去纚大紒曰髽若如鄭旨既謂是姑姊妹女子子等還爲本親父母等唯云去纚大紒不言布麻當知期以下無麻布也然露紒恒居之髽則有笄何以知之按笄以對冠男在喪恒冠婦則恒笄也故喪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鄭云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以兼此經注又知恒居笄而露紒髽也此三髽之殊是皇氏之說今考校以爲正有二髽一是斬衰麻髽二是齊衰布髽皆名露紒必知然者以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笄髽衰是斬衰之髽用麻鄭注以爲露紒明齊衰髽用布亦謂之露紒髽也○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者庾蔚云喪服往往寄異以明義或疑免髽亦有其吉故解之以其義以上於男子則免婦人則髽獨以別男女而已非別有義也賀瑒云男去冠猶婦人去笄義盡於此無復別義故云其義也此經既論括髮免髽之異須顯所著之時崔氏云立義既載五服變除今要舉變除之旨凡親始死將三年者皆去冠笄纚如故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而哭故禮記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又鄭注士喪禮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是也其婦人則去纚衣與男子同不徒跣不扱衽知不徒跣不扱衽者問喪文知去纚者鄭注士喪禮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纚知著白布深衣者曾子問云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鄭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其齊衰以下男子著素冠齊衰以下婦人骨笄而纚知者鄭注士喪禮文男子婦人皆去屨無絇其服皆白布深衣知者鄭注喪服變除文至死之明日士則死日襲明日小斂故士喪禮云小斂主人髻髮若大夫死之明日襲而括髮故鄭注喪服變除云尸襲去纚括髮在二日小斂之前是據大夫也大夫與士括髮於死者皆俱二日故鄭注問喪云二日去笄纚括髮通明大夫士也始死以後小斂之前大夫與士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故檀弓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袒且投其冠括髮是素冠也以其始死哀甚未暇分別尊卑故大夫與士其冠皆同也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故喪大記云君大夫之喪子弁絰又喪服變除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絰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君大夫士一也鄭注云大夫以上素爵弁士素委貌是也凡括髮之後至大斂成服以來括髮不改故鄭注云士喪禮云自小斂以至大斂括髮不改但死之三日說髦之時以括髮因而壞損更正其括髮故士喪禮既殯說髦喪大記云小斂說髦括髮是正其故括髮也非更爲之但士之既殯諸侯小斂於死者皆三日說髦同也其齊衰以下男子於主人括髮之時則著免故士喪禮小斂主人髻髮眾主人免是也而喪服變除不杖齊衰條云襲尸之時云括髮者誤也其婦人將斬衰者於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爲髽故士喪禮云主人髻髮婦人髽于室其齊衰者於男子免時婦人則以布爲髽故此經云男子免而婦人髽是也其大功以下無髽也其服斂畢至成服以來白布深衣不改士死後二日襲帶絰故士喪禮小斂之前陳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亦散垂斂訖主人拜賓乃襲絰于序東既夕禮三日絞垂鄭注云成服日絞要絰之散垂者是主人及眾主人皆絞散垂此襲帶絰絞垂日數皆士之禮也其大夫以上成服與士不同其襲帶絰之屬或與士同或與士異無文以言之其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若其不當斂殯則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士三日成服服之精麤及日月多少及葬之時節皆具在喪服及禮文不能繁說其葬之時大夫及士男子散帶婦人髽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故既夕禮云丈夫髽散帶垂鄭注云爲將啟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諸文言髽見婦人也若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爲環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士則素委貌加環絰故下檀弓云弁絰葛而葬鄭注云接神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是王侯與卿大夫士與也至既虞卒哭之時乃服變服故鄭注喪服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其受服之時首絰要帶男子皆以葛易之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絰不易要帶大功小功婦人則易要帶爲葛雖受變麻爲葛卒哭時亦未說麻至祔乃說麻服葛故士虞禮云婦人說首絰不說帶鄭云不說帶齊斬婦人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也至祔葛帶以即位按文直云婦人不辨輕重故鄭爲此解其斬衰至十三月練而除首絰練冠素纓中衣黃裳縓爲領袖緣布帶繩屨無絇若母三年者小祥亦然斬衰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故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又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既祥乃服十五升布深衣領緣皆以布縞冠素紕故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二十七月而禫服玄冠玄衣黃裳而祭祭畢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爲冠所謂纖冠而練纓吉屨踰月服吉間傳所謂禫而纖父沒爲母與父同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其服變除與父沒爲母同其不杖齊衰及大功以下服畢皆初服朝服素冠踰月服吉也此皆崔氏準約禮經及記而爲此說其有乖僻者今所不取）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疏〕（苴杖至桐也○正義曰此一經解喪服苴杖削杖也然杖有苴削異者苴者黯也夫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心如斬斫故貌必若苴所以衰裳絰杖俱備苴色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四時不改明子爲父禮中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故斷而用之無所厭殺也○削杖者削殺也削奪其貌不使苴也必用桐者明其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凋落此謂母喪示外被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

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苴七余反削思略反）〔疏〕（祖父至三年○正義曰此一經論適孫承重之服○祖父卒者謂適孫無父而爲祖後祖父已卒今又遭祖母喪故云爲祖母後也事得申如父卒爲母故三年若祖父卒時父已先亡亦爲祖父三年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期今父沒祖母亡時已亦爲祖母三年也○注祖父至母也○正義曰言亦謂無父者若父在則不然也）

○爲父母長子稽顙。（喪尊者及正體不敢不盡禮○爲于僞反下爲夫注爲無後並同長丁丈反篇內並同稽音啓顙素黨反）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恩殺於父母○殺所戒反徐所例反後文注同〔疏〕爲父至則否○正義曰此一節論喪合稽顙之事各依文解之○爲父母長子稽顙者謂重服先稽顙而後拜者也父母長子並重故也其餘期以下先拜後稽顙也○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前文爲父母長子稽顙謂平等來弔故先稽顙而後拜若爲不杖齊衰以下則先拜賓後稽顙今大夫弔士雖是緦麻之親必亦先稽顙而後拜故皇氏載此稽顙謂先拜而後稽顙若平等相弔小功以下皆不先拜後稽顙若大夫來弔雖緦麻必爲之先拜而後稽顙今刪定云小功以下不稽顙文無所出又此稽顙與上文稽顙是一何得將此爲先拜後稽顙其義非也○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亦先稽顙而後拜其餘否者謂父母也以受重他族其恩減殺於父母也）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謂爲無主後者爲主也異姓同宗之婦也婦人外成〔疏〕男主至異姓○正義曰此一經論婦人外成之事庾氏云喪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爲男主適婦爲女主也今或無適子適婦爲正主遣他人攝主若攝男主必使喪家同姓之男若攝婦主必使喪家異姓之女○注謂爲至外成○正義曰知謂爲無主後者爲主也者以經云必使同姓必使異姓故知先無主後云異姓同宗之婦也者云同宗謂同宗其婦必與喪家異姓故云異姓同宗之婦云婦人外成者解婦主使異姓之意今與死者同姓婦人不得與喪家爲喪主以其外成適於他族故不得自與己同宗爲主此云異姓者與夫家爲異姓○）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不敢以己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爲出于僞反下注爲其族人爲其兄弟同傳丈專反下傳重皆同〔疏〕爲父至無服○正義曰此一經論適子承重不得爲出母著服之事出母謂母犯七出爲父所遣而母子至親義不可絕父若猶在子皆爲出母期若父沒後則適子一人不復爲母服所以然者己係嗣烝嘗不敢以私親廢先祖之祀故無服）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己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己音紀○〔疏〕親親至畢矣○正義曰此一經廣明五服之輕重隨人之親疏著服之節親親以三者以上親父下親子并己爲三故云親親以三爲五者又以父上親祖以子下親孫爲者三今加祖及孫故言五也以五爲九者已上祖下孫則是五也又以曾祖故親高祖曾孫故親玄孫上加曾高二祖下加曾玄兩孫以四籠五故爲九也然己上親父下親子合應云以一爲三而云以三爲五者父子一體無可分之義故相親之說不須分矣而分祖孫非己一體故有可分之義而親名著也又以祖親曾祖以孫親曾孫應云以五爲七今言九者曾祖曾孫爲情已遠非己一體所親故略其相親之旨也庾氏云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以親曾玄二孫服之所同義由於此也○上殺者據己上服父祖而減殺故服父三年服祖減殺至期以次減之應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俱齊衰三月者但父祖及於己是同體之親故依次減殺曾祖高祖非己同體其恩已疏故略從齊衰三月曾高一等所以喪服注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不可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故皆服齊衰也○下殺者謂下於子孫而減殺子服父三年父亦宜報服而父子首足不宜等衰故父服子期也若正適傳重便得遂情故喪服云不敢降是也父服子期孫卑理不得祖報故爲九月若傳重者亦服期也爲孫既大功則曾孫宜五月但曾孫服曾祖正三月故曾祖報亦一時也而曾祖是正尊自加齊衰服而曾孫正卑故正服緦麻曾孫既緦麻三月玄孫理不容異且曾孫非己同體故服不依次減殺略同三月○旁殺者世叔之屬是也父是至尊故以三年若據祖期斷則世叔宜九月而世叔是父一體故加至期也從世叔既疏加所不及據期而殺是以五月族世叔又疏一等故宜緦麻此外無服也此是發父而旁漸至輕也又祖是父一體故加至期而祖之兄弟非己一體故加亦不及據於期之斷殺便正五月族祖又疏一等故宜緦麻此外無服是發祖而旁漸殺也又曾祖據期本應五月曾祖之兄弟謂族曾祖既疏一等故宜三月也自此以外及高祖之兄弟悉無服矣又至親期斷兄弟至親一體相爲而期同堂兄弟疏於一等故九月從祖兄弟又疏一等故小功族之昆弟又殺一等故宜三月此外無服是發兄弟而旁殺也又父爲子期而兄弟之子但宜九月而今亦期者父爲其子本應報以三年特爲尊是故降至期而兄弟之子爲世叔本應九月但言世叔與尊者一體而加至期世叔旁尊不得自比彼父祖之重無義相降故報兄弟子期且己與兄弟一體兄弟之子不宜隔異欲見猶子之義與己子等所以至期故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是也又同堂兄弟之子服從伯叔無加則從伯叔亦正報五月也族兄弟之子又疏故宜緦耳此發子而旁殺也又孫服祖期祖尊故爲孫大功兄弟之孫服從祖五月故從祖報之小功也同堂兄弟之孫既疏爲之理自緦麻其外無服矣曾祖爲曾孫三月爲兄弟曾孫以無尊降之故亦爲三月○而親畢矣者結親親之義也始自父母終於族人故云親畢矣且五屬之親若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緦麻高祖外無服亦是畢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上○王如字又于況反下同禘大計反）而立四廟。（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庶子王亦如之。（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兄縶知急反〔疏〕王者至如之○正義曰此一節論王者庶子之郊天立廟與適子同之義各依文解之○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者禘大祭也謂夏正郊天自從也王者夏正禘祭其先祖所從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也以其祖配之者以其先祖配祭所出之天○而立四廟者既有配天始祖之廟而更立高祖以下四廟與始祖而五也○庶子王亦如之者天位尊重故雖庶子而爲王者則郊天立祀五廟事事亦如適子爲王也嫌其不得故特明之○注禘大至不上○正義曰禘大祭也爾雅釋天文云自外至者無主不上公羊宣三年傳文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注世子至兄縶○正義曰以其庶子爲主明知世子有廢疾不可立也云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者按昭七年左傳稱長子孟縶之足不良而立次子元元即衛靈公也）

○別子爲祖。（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繼別爲宗。（別子之世長子爲其族人爲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繼禰者爲小宗。（別子庶子之長子爲其昆弟爲宗也謂之小宗者以其將遷也○禰乃禮反）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謂小宗也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宗者祖禰之正體）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明其尊宗以爲本也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適丁歷反篇內同○〔疏〕別子至宗也○正義曰此一節並論尊祖敬宗之義各依文解之○別子爲祖者謂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故稱別子也爲祖者別與後世爲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注謂之至先君○正義曰鄭云此者決上文庶子王今諸侯庶子乃謂之別子是別爲始祖若稱庶子及公子若世子不立則庶子公子皆得有禰先君之義今言別子明適子在故云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繼別爲宗○謂別子之世世長子恒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繼禰者爲小宗○禰謂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謂之小宗者以其五世則遷比大宗爲小故云小宗也○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五世者謂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此玄孫之子則合遷從不得與族人爲宗故云有五世則遷之宗其繼高祖者此五世合遷之宗是繼高祖者之子以其繼高祖之身未滿五世而猶爲宗其繼高祖者之子則已滿五世禮合遷從但記文要略唯云繼高祖其實是繼高祖者之子也○注謂小至則遷○正義曰言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者以別子之後族人衆多或有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爲宗或有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爲宗或有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爲宗或有繼禰者與親兄弟爲宗不廢族人一身凡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於族人唯一俱時事四小宗兼大宗爲五也又云皆至五世則遷者繼高祖者至子五世繼曾祖者至孫五世繼祖者至曾孫五世繼禰者至玄孫五世也是皆五世不復與四從兄弟爲宗故云皆至五世則遷各自隨近相宗然則小宗所繼非一前文獨云繼禰者爲小宗雖四初皆繼禰爲始據初爲元故特云繼禰也○是故至禰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至五世之時謂高祖之父不爲加服是祖遷於上四世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世不復宗四從族人各自隨近爲宗是宗易於下宗是先祖正體所以尊祖故敬宗更覆說云敬宗所以尊祖禰覆結尊祖之文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此猶尊宗之義也庶子適子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故云明其宗也○注禰則至庶也○正義曰鄭據子各對父此言庶子則是父庶即不得祭父何假言祖故云禰則不祭也而記不應言不祭祖是對孫今既云庶子不祭祖故知是宗子庶子俱爲適士適士得立二廟自禰及祖是適宗子得立祖廟祭之而已是祖庶雖俱爲適士得自立禰廟而不得立祖廟祭之故云庶子不祭祖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者解所以謂禰適爲庶子之義也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爲禰適而於祖猶爲庶故禰適謂之爲庶也五宗悉然）

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爲于僞反下注爲君母自爲己同〔疏〕庶子至故也○正義曰此亦尊宗之義也然此所明與喪服中義同而語異也喪服明父是適爲長子斬此明父是庶子不得爲長子服斬者也是互相明也但經記文混正不知幾世之適得遂茲極服馬季長注喪服云此爲五世之適父乃

爲之斬也而鄭注此云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矣庾氏云用恩則禰重用義則祖重父之與祖各有一重故至已承二重而爲長子斬若不繼祖則不爲長子斬也如庾氏此言則父適二世承重則得爲長子三年也而鄭不明言世數者鄭是馬季長弟子不欲正言相非故依違而言曰不必也然孫系於祖乃爲長子三年而此不云庶孫不得爲長子必云庶子者孫語通遠嫌或多世今欲明比祖非遠故言子以示近既義須繼禰言不繼祖自足又曰與禰者庾氏云若直云不繼祖恐人謂據庶子長子死者之身不繼祖故更言不繼祖與禰欲明死者之父不繼祖與禰非據死者之身鄭注喪服云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則是父之適子即得爲長子三年此經云必爲父適祖適乃得爲長子斬者但禮有適子者無適孫雖已是祖正若父猶在則已未成適未成適則不得重長重長必是父沒後者故云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也然已身雖是祖庶而是父適則應立廟立廟則已長子傳重當祭而不爲斬者以是祖庶厭降故不敢服斬且死者其父見在父自供祭然禮爲後者有四條皆不爲斬何者有體而不正有正而不體有傳重而非正體有正體而不傳重是也體而不正庶子爲後是也正而不體適孫爲後是也傳重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正體不傳重適子有廢疾不立是也四者皆期悉不得斬也唯正體又傳重者乃極服耳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殤音傷祔徐音附所食音嗣共音恭墠皇音善徐徒丹反○）

〔疏〕庶子至祔食○正義曰此事與曾子問中義同而語異也曾子問中是明宗子所得祭就宗子之家宗子主其禮今此所言是庶子不得在當家祭者也○庶子者謂父庶及祖庶也殤者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謂成人未昏或已娶無子而死者不得祭殤者謂父庶也不祭無後者謂祖庶也○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者解庶所以不自祭義也已不得祭父祖而以此諸親皆各從其祖祔食祖廟在宗子之家故已不得自祭之也○注不祭至祭之○正義曰云不祭殤者父之庶者謂已是父之庶子及餘兄弟亦是父之庶子庶子所生之適子爲殤而死者不得自祭之以其已是父庶不合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子殤也殤尚不祭成人無後不祭可知云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者已是祖庶不合立祖廟故兄弟無後者不得祭之已若是曾祖之庶亦不得祭諸父無後者諸父無後當於曾祖之廟而祭已是曾祖庶不合立曾祖之廟故不祭之此直云祖之庶不云曾祖之庶者言祖兼曾祖也此無後者身並是庶若在殤而死則不合祭也云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者一是殤二是無後此二者當從死者之祖而附食祖廟在宗子之家故已不得祭祖無所食以私家不合祭祖無處食之也云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者謂殤者之親共其牲物而宗子直掌其禮庾氏云此殤與無後者所祭之時非唯一度四時隨宗子之家而祭也但牲牢不得同於宗子祭事之禮故曾子問注云凡殤特豚其義具曾子問疏云祖庶之殤則自祭之者已於祖爲庶故謂已子爲祖庶之殤已是父適得立父廟故自祭子殤在於父廟也云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者昆弟謂已之昆弟已是祖庶祭無後昆弟當就祖廟已無祖廟故不祭無後昆弟云諸父也者已是曾祖之庶祭諸父當於曾祖之廟已無曾祖之廟故不祭無後諸父云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者宗子合祭諸父諸父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宗子是士唯有祖禰二廟無曾祖廟故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若宗子爲大夫得立曾祖廟者則祭之於曾祖廟不於墠也若宗子有太祖者不立曾祖廟亦祭之於墠按祭法云先壇後墠今祭之墠者皇氏云以其無後墜之故於墠也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

〔疏〕庶子至宗也○正義曰解庶所以不祭殤義也禰適故得立禰廟故祭禰禰庶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其禰明其有所宗既無禰廟故不得祭子殤也○注謂宗至亦然○正義曰前文云不祭祖以有祖廟故注云宗子庶子俱爲適士此文云不祭禰唯有禰廟故注云宗子庶子俱爲下士若庶子是下士宗子是庶人此下士立廟於宗子之家庶子共其牲物宗子主其禮雖庶人是有祭義若宗子爲下士是宗子自祭之庶子不得祭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言服之所以隆殺）

〔疏〕親親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經論服之降殺之義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舉尊長則卑幼可知也男女之有別者若爲父斬爲母齊衰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爲夫斬爲妻期之屬是男女之有別也○人道之大者也言此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人間道理最大者皇氏云親親結上以三爲五尊尊結上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長長結上庶子不祭祖按鄭注云言服之所以降殺爲服發文記者別言其事非是結成上義上文自論尊祖敬宗不論服之降殺皇氏說非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謂若爲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已音以）**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謂若自爲己之母黨）**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妾爲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而今俱女君猶爲子期妾於義絕無施服○則不爲于僞反注妾爲猶爲皆同期音朞下文及注不及期皆同施以豉反）

〔疏〕從服至子服正義曰此一節論從服之事各依文解之○從服者按服術有六其一是徒從徒從者徒空也與彼非親屬空從此而服彼徒中有四一是妾爲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爲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就此四徒之中而一徒所從雖亡則猶服如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其餘三徒則所從亡而已謂君母死則妾子不復服君母之黨及母亡則子不復服母之君母又君亡則臣不服君黨親也其中又有妾攝女君爲女君黨各有義故也今上云所從亡則已已止也止謂徒從亡則止而不服者○注謂若至母也○正義曰鄭此謂略舉一隅也○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此明屬從也屬者骨血連續以爲親也亦有三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三從雖沒猶從之服其親也注特云謂若自爲己之母黨者亦舉一隅也○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妾服女君之子皆與女君同此云從而出謂姪娣也姪娣從女君而入若女君犯七出則姪娣亦從而出母自爲子猶期姪娣不復服出女君之子已義絕故也

○禮不王不禘。（禘謂祭天）

〔疏〕禮不王不禘○正義曰此一節論王者郊天之事云王謂天子也禘謂郊天禮唯天子得郊天諸侯以下否故云禮不王不禘此經上下皆論服制記者亂錄不禘之事厠在其間無義例也以承上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知謂郊天也非祭昊天之禘也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不降妻之父母爲妻故親之也爲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爲之主子不得伸也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據服之成文也本所以正見父在爲妻不杖於大夫適子者明大夫以上雖尊猶爲適婦爲主○其爲妻于僞反注爲妻猶爲皆同伸音申正見賢遍反以上時掌反凡以上皆同）

○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不敢以己爵加之嫌於卑之○養以尚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謂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爲君也天子之子當封爲王者後以祀其受命之祖云爲士則擇其宗之賢者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爲王者後及所立爲諸侯者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如遂無所封立則尸也祭也皆如士不敢僭用尊者衣物）

〔疏〕世子至士服○正義曰世子不降妻之父母者世子謂天子諸侯之適子與君連體故不降妻之父母親之故也○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者世子既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亦不降與大夫之適子爲妻同也○注世子至爲主○正義曰知世子是天子諸侯之適子者以其春秋王與諸侯適子皆稱世子云爲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爲之主子不得伸也者言世子爲妻亦齊衰不齊衰不杖亦如大夫之適子爲妻齊衰不杖者以喪服齊衰不杖者稱大夫適子爲妻○故知齊衰不杖所以不杖者父爲主其子不得伸今世子爲妻亦不杖故云君爲主子不得伸也云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據服之成文也者此解經所以言世子與大夫適子同齊衰以大夫適子喪服齊衰不杖有成文故云據服之成文也云本所以正見父在爲妻不杖於大夫適子者明大夫以上雖尊猶爲適婦爲主者言本主謂喪服本文也喪服若舉世子爲妻嫌大夫以下有降喪服若舉士子爲妻其士既職卑本無降理大夫是尊降之首恐其爲適婦而降故特顯之○注祭以至卑之○正義曰云尸服士服者謂尸服玄端若君之先祖爲士大夫則服助祭之服故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是爲君尸有著弁者有著冕者若爲先君士尸則著爵弁若爲先君大夫尸則著玄冕是也若大夫士之尸則服家祭之服故鄭注士虞記尸服卒者之上服士玄端是也○注謂父至衣物○正義曰知謂父以罪誅者以其尸服士服故也以其天子諸侯不可以庶人之禮待之士是爵之最卑故服士服云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者按尚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是擇其賢者不立紂子是也云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者按左傳云宋祖帝乙帝乙是以禮卒者而宋祀以爲祖明其服天子之服推此則諸侯亦然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當喪當舅姑之喪也出除喪絕族也○爲于僞反下文不爲注不相爲同）

〔疏〕婦當至遂之○正義曰此一經明婦人遭喪出入之節當喪而出者謂正當舅姑之服時被夫遣出者也恩情離故出即除服也○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者謂妻自有父母喪時也女出嫁爲父母期若父母喪未小祥而被夫遣歸值兄弟之小祥則隨兄弟服三年之受既已絕夫族

故其情更隆於父母也故云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者已止也若父母喪已小祥而女被遣其期服已除今歸雖在三年內則止不更反服也所以然者若反本服須隨兄弟之節兄弟小祥之後無服變節故女遂止也○未練而反則期者此謂先有父母喪而爲夫所出今喪猶未小祥而夫命已反則還夫家至小祥而除是依期服也○既練而反則遂之者若被遣之還家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受而夫反命之則猶遂三年乃除隨兄弟故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言喪之節應歲時之氣○應應對之應）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衰衰益色追反下益衰同）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再祭練祥也間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歲宜異時也而除喪已祥則除不禫○禫大感反）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爲之再祭則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必爲于僞反注爲之下注父爲之下爲君皆同少詩照反）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

〔疏〕再期至喪也○正義曰此一節摠明遭喪時節除降之義故期而祭禮也者孝子之喪親應歲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悽感故一期而爲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也言於禮當然○期而除喪道也者言親終一期天道改變哀情益衰而除說其喪天道當然故云道也○祭不爲除喪也者言爲此練祭自爲存念其親不爲除喪而設除喪祭自爲天道感殺不爲存親兩事雖同一時不相爲也故云祭不爲除喪也此除喪謂練時除喪也男子除首絰女子除要帶與小祥祭同時不相爲也若至大祥除喪此除喪亦兼之也大祥祭除喪亦與大祥同日不相爲元意各別也但祭爲存親除喪爲天道之變庾氏賀氏並云祭爲存親幽隱難知除喪事顯其理易識恐人疑之祭爲除喪而祭故記者特明之云祭不爲除喪也然祭雖不爲除喪除喪與祭同時摠而言之練祭祥祭亦名除喪也故下文云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也又云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是練祥之祭摠名除喪○注禮正至爲也○正義曰按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公羊傳云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是也○三年至除喪○此謂身有事故不得及時而葬故三年而後始葬必再祭者謂練祥祭也既三年未葬尸柩尙存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親服故三年葬後必爲此練祥○其祭之間不同時者練之與祥本是別年別月今雖三年之後不可同一時而祭當前月練後月祥故云不同時於練祥之時而除喪謂練時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祥時除衰杖注再祭至不禫○正義曰知再祭練祥者下云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再祭非虞祔又雜記云三年之喪則既潁其練祥皆行故知再祭謂練祥也云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者如鄭此言則虞祔依常禮也必知虞祔依常禮者以經云必再祭恐不爲練祥故特云必再祭明虞祔依常禮可知云已祥則除不禫者以經直云必再祭故知不禫禫者本爲思念情深不忍頓除故有禫也今既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也○大功至而已○此明爲人主喪法也大功從父兄弟也主人之喪者謂死者無近親而從父昆弟爲之主喪故云主人喪也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若子妻不可爲主而子猶幼少未能爲主故大功者主之爲之練祥再祭○朋友虞祔而已者朋友疏於大功不能爲練祥但爲之虞祔而已然則大功尙爲練祥則虞祔亦爲之可知○注大功至可也○正義曰親重者爲之遠祭親輕者爲之近祭故大功爲之祥及練小功緦麻爲之練朋友但爲之虞祔也皇氏云死者有三年之親大功主者爲之練祥若死者有期親則大功主者爲之至練若死者但有大功則大功主者至期小功緦麻至祔若又無期則各依服月數而止故雜記云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謂無三年及期者也○注士卑至貴賤○正義曰云不別貴賤者大夫貴妾雖無子猶服之故喪服云大夫爲貴妾緦是別貴賤也士妾賤士妾無子則不服不殊別妾之貴賤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己己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爲之服己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說喪皇他活反徐他外反注及下同）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臣之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問以他故久留）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謂正親在齊衰大功者親緦小功不稅矣曾子問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此句補脫誤在是宜承父稅喪己則否○補稅音奪）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謂君出朝覲不時反而不知喪者近臣閽寺之屬也其餘羣介行人宰史也○朝直遙反閽音昏介音界）君雖未知喪。臣服已。（從服者所從雖在外自若服也）

〔疏〕生不至不稅○正義曰此一節明稅服之禮○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者鄭意云謂父先本國有此諸親後或隨官出遊居於他國更取而生此子此子生則不及歸與本國祖父以下諸親相識故云不及謂不及歸見也而父稅喪己則否者若此謂親死道路既遠喪年限已竟而始方聞父則稅之稅之謂追服也父雖追服而此子否故云己則否也所以否者鄭言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若時年未竟則稅服其全服然己在他國後生得本國有弟者謂假令父後又適他國更取所生之子則爲己弟故有弟也王云以爲計己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己生則稅之也又謂昆弟爲諸父之昆弟也劉知蔡謨等解生義與王同而以弟爲衍字庾氏以爲己謂死者爲昆則謂己爲弟己不能稅昆則昆亦不能稅己昆弟尙不能相稅則餘疏者不稅可知也此等並非鄭義今所不取○注當其至之言○正義曰知當其時則服者以稅是不相當之言若服未除則猶是服內服故知則服謂服其全服按禮論云有服其喪服者庾氏以爲非也云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者按左傳僖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尙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稅今讀從之也云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者稅是輕稅或前後不與正時相當故云稅也○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此句廣釋檀弓中曾子所說也曾子所云小功不稅是正小功耳若本大功以上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爲稅之本情重故也○注此句至則否○正義曰鄭立此云一則爲此句應連親屬之下不應孤在君服中央也二則若此諸父昆弟在下殤死者則父亦稅之故知宜承父稅喪己則否之下也○爲君至服已○正義曰此一節明臣爲君親稅之與否今各依文解之○爲君之父母者此謂臣出聘不在而君諸親喪而臣後方聞其喪時若君未除則從君服之若君已除則臣不稅之所以然者恩輕故也○近臣君服斯服矣者歸明臣獨行不稅此明賤臣從君出朝覲在外或遇險阻不時反國比反而君有親喪君自稅之而臣之卑近者則從君服之非稅義也其餘爲臣之貴者羣介行人宰史之屬若君親服限未除而君既服之則臣下亦從而服之也若限已竟而君稅之此臣不從君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者此謂君出而臣不隨君而君之親於本國內喪君雖未知而在國之臣即服之也嫌從君之未服臣不先服故明得先服也○注從服至服也○正義曰若如也謂自如尋常依限昔服也凡從服者悉然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二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二（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二）

喪服小記第十五

斬衰括髮節

齊衰惡笄以終喪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齊衰下有）帶字段玉裁按本云惡笄下應有帶字按注云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先釋笄後釋帶是脫帶字不當在惡笄上正義亦云此一經明齊衰婦人笄帶終喪無變之制亦先言笄後言帶是皆惡笄下應有帶字之確證段玉裁是也正義出經文此句二見並脫帶字亦當補○按段玉裁又云儀禮喪服布總箭笄疏引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笄以終喪有帶字而在惡笄之上是各本不同也

斬衰至則髽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拜賓事之時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事衍文按衞氏集說作子拜賓時無事之二字）

注母至而免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母下有服字

則不容說女服之未成義也　（惠棟按宋本同續通解同閩監毛本服作于）

以上於男子則免　（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按云以上以字疑衍上當作止按衞氏集說以上作）言

知者鄭注士喪禮文男子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文作云下知者鄭注喪服變除）文同

舉者出戶出戶袒　（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上戶作尸非也毛本亦作戶袒誤祖）

故鄭注云士喪禮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注下無云字）

及大功以下服畢（惠棟按宋本作畢衛氏集說同此本畢誤早閩監毛本同）

苴杖竹也節

苴杖至桐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貌必蒼苴（惠棟按宋本作故衛氏集說同此本故誤破閩監毛本同）

以其體圓性貞（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本貞誤真）

男主必使同姓節

男主至異姓（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知先無主後（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先當爲字誤）

爲父後者節

爲父至無服（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無服（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服下有也字）

親親以三爲五節

親親至畢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云親親以三爲五者（惠棟按宋本同毛本三誤二者字閩本監本毛本並誤也）

下加曾元兩孫（閩監本同毛本兩作二衛氏集說亦作兩）

但父祖及於己是同體之親（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無及字）

若據祖期斷則世叔宜九月（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斷作年）

族世叔又疏一等故宜緦麻（閩監本同毛本宜誤以疏作踈其餘疏字並同）

又父爲子期而兄弟之子但宜九月（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而當則字誤按衛氏集說而字無）

特爲尊是故降至期（閩監本尊作首毛本尊是作首足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亦作首足）

以無尊降之故亦爲三月（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尊作等）

終於族人故云親畢矣（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矣作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節

世子有廢疾（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廢作癈○按依說文當作癈假借作廢）

王者至如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閩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天誤大毛本天誤大祖誤主）

別子爲祖節

別子至宗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爲百世不遷之大宗（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大誤大通典七十三引此疏亦作大宗）

於族人唯一俱時事（閩監毛本俱時作時俱考文引宋板時俱作俱事盧文弨校云作俱事亦疑有譌）

不爲加服是祖遷於上（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上誤三通典七十三引此疏亦作遷於上）

庶子不爲長子斬節

庶子至故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如庾氏此言則父適二世（閩監本同毛本如誤故父誤久）

庶子不祭殤節

宗子之諸父無後者（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之字脫）

庶子至祔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云不祭殤者父之庶者（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按本庶下補也字按浦鏜是也）

庶子不祭禰者節

庶子至宗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禰適故得立禰廟（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並禰適作稱適）

禰庶不得立禰廟（閩監本同毛本上禰誤稱）

親親尊尊節

吉服之所以隆殺（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隆作降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親親至者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經論服之降殺之義（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降作隆按作隆與注合下文並放此）

則卑幼可知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也字衛氏集說同）

從服者節

而今俱女君（惠棟按宋本俱下有出字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譌脫閩監毛本同）

從服至子服（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其餘三徒則所從亡而已（惠棟按宋本而作則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並誤）

又君亡則臣不服君黨親也（惠棟按宋本作臣此本臣誤目閩監毛本臣誤白衛氏集說亦作臣服上有復字）

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妻誤妾）

世子不降節

據服之成文也本所以正見父在爲妻不杖（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浦鏜從續通解校服上補喪字刪正字疏內同）

世子至士服（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云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云誤如）

婦當喪而出節

當舅姑之喪也（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舅誤喪）

婦當至遂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既已絕夫族（惠棟按宋本亦作已閩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作以）

而夫反命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反命當倒）

再期之喪節

哀惻之情益衰（閩監本作惻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此本惻誤則毛本惻誤側）

而除喪已祥則除（惠棟按宋本作已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已誤者此本喪已二字闕）

爲之練祭可也（惠棟按宋本作練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練字闕閩監毛本練誤再）

再期至喪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隨時悽感（惠棟按宋本作悽衛氏集說同此本悽誤樓閩監毛本悽誤傷）

自爲天道感殺（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感作減通解同）

不相爲元意各別也（惠棟按宋本作元此本元字闕閩本同監毛本元誤○通解元作充）

亦非

恐人疑之祭爲除喪而祭（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之祭二字倒）

然祭雖不爲除喪（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然字）

祥時除衰杖（惠棟挍宋本如此衛氏集說亦作祥時除衰杖也此本誤徉持除衰閩本作祥特除衰監毛本作祥特除喪並誤）

大功主者爲之練祥（閩監本同毛本者誤人）

生不及祖父母節（惠棟云生不及祖節宋本分爲君之父母以下爲下卷第一節又云宋本生不至不稅及注謂子至之言疏文二則俱在前注喪與服不相當之言下屬四十二卷又云恩輕故也下按降而在緦小功者正義一則并注此句至則否正義一則）

而父稅喪（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說喪云注及下同）

故云稅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二終）

爲君之父母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適婦不爲舅後者節止爲第四十三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三）

親緦小功不稅矣（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衛氏集說考文引古本足利本親上並有正字）

生不至不稅（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子生則不及歸（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子字按衛氏集說作此子無生字疑宋板亦當無生字非無子字也寫者偶誤耳）

按禮論云有服其喪服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喪作變）

若本大功以上降而在緦小功者（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在誤若）

一則爲此句應連親屬之下（惠棟挍宋本同此本應連誤至情閩監毛本作至連考文引宋板至連二字作應字並非）

禮記注疏卷三十二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三

喪服小記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哀益衰敬彌多也虞於寢祔於祖廟）〔疏〕（虞杖至於堂○正義曰此論哀殺去杖之節也○注虞於寢祔於祖廟○正義曰按士虞禮虞於寢又按檀弓云明日祔於祖是祔於祖廟也）

○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徒從也所從亡則已○不爲于僞反下妾爲君注大夫爲庶子同○）〔疏〕（爲君至黨服○正義曰此經論徒從所從亡則已之事爲君母後者謂無適立庶爲後也妾子於君母之黨悉徒從若君母卒則不服君母之黨今既君母沒爲後者嫌同於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之徒從也所從亡則已謂與不爲後同也○）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如要絰也○去起呂反下去杖并注同絰大結反要一遙反下文要絰注上至要皆同）〔疏〕（絰殺至如絰○正義曰此一節論杖大如要絰之義絰殺者按喪服傳云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是首尊而要卑宜小故五分而去一象服數有五也○杖大如絰者謂如要絰也鄭所以知然者以其同在下之物故也）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疏〕（妾爲至君同○正義曰此一經論妾從女君服同女君爲長子三年妾亦爲女君長子三年故云與女君同也）

除喪者。先重者。（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

易服者。易輕者。（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疏〕（除喪至輕者○正義曰此一節論服之輕重相易及除脫之義重謂男首絰女要絰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是也○易服者易輕者易謂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變先者輕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斬服虞卒哭已變葛絰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牡麻則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男子易乎要婦人易乎首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也）

無事不辟廟門。（鬼神尚幽闇也廟殯宮○辟婢亦反徐扶亦反）哭皆於其次。（無時哭也有事則入即位）〔疏〕（無事至其次○正義曰此一經論在殯無事之時○無事不辟廟門者辟開也廟門殯宮門也鬼神尚幽闇若朝夕入即位哭則暫開之若無事則不開也○哭皆於其次者次謂倚廬唯朝夕哭入門內即位耳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也凡葬前哭晝夜無時若有事謂賓來弔之時則入即位若朝夕哭及適子受弔之事並入門即位而哭）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皐天子復諸侯薨復曰皐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如不知姓一本無知姓二字）〔疏〕（復與至書氏○正義曰此一經論復與書銘男女名字之別也書銘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旗也天子書銘於大常諸侯以下則各書於旌旗也達於士其辭一也者謂士與天子同也○男子稱名者此並殷禮殷質不重名故復及銘皆書稱名也周世則尚文臣不名君天子復曰皐天子復矣諸侯復曰皐某甫復矣婦人書姓與伯仲者與及也復則婦人稱字此云書姓及伯仲是書銘也姓謂如魯姬齊姜也而伯仲隨其次也此亦殷禮也周之文未必有伯仲當云夫人也○如不知姓則書氏者氏如孟孫三家之屬謂書銘亦殷禮也殷無世繫六世而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則不然有宗伯掌定繫世百世昏姻不通故必知姓也若妾有不知姓者當稱氏矣○注其餘至則同○正義曰若周天子諸侯復與殷異其餘謂大夫以下書銘則與殷同矣○）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絰之大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

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絰之大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疏〕（斬衰至服之○正義曰此一節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者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絰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絰帶同絰則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者齊衰變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絰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俱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麻同皆兼服之者皆上斬衰齊衰大功麻葛之事也兼服謂服麻又服葛也斬衰既虞遭齊衰新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絰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絰要仍服斬衰之麻帶婦人上下皆麻此云麻葛兼服之謂男子也○注絰之至十九○正義曰知絰帶大小如此者按喪服傳云苴絰大搹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喪服所云謂初喪麻之絰帶也至既虞變葛之時絰帶漸細降初喪一等斬衰葛絰帶與齊衰初死麻之絰帶同故云絰俱七寸五分寸之一所以然者就苴絰九寸之中五分去一以五分分之去一分故七寸五分寸之一其帶又五分去一又就葛絰七寸五分寸之一之中五分去一故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此即齊衰初死之麻絰帶矣齊衰既虞變葛之時又漸細降初喪一等與大功初死麻絰帶同大功首絰與齊衰初死麻帶同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其帶五分首絰去一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凡筭之法皆以五乘母乘母既訖納子餘分以爲積數然後以寸法除之但其事繁碎故畧舉大綱也○注皆者至男子○正義曰二事謂斬衰葛與齊衰麻同齊衰葛與大功麻同故云皆上二事也云男子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者以前文云男子易首輕者間傳篇云男子重首則要輕也是男子易要帶不易首絰故云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也云婦人則絰下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也者以下服初死故服下服之麻故檀弓篇云婦人不葛帶是也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服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云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者言婦人絰帶俱麻今絰云麻葛兼服之故云主於男子也○）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報依注音赴芳付反下同○）〔疏〕（報葬至卒哭○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得依常禮之禮也赴猶急疾也急葬謂貧者或因事故死而即葬不得待三月也急虞謂亦葬竟而急設虞謂是安神故宜急也○）

三月而后卒哭者雖急即虞而不即卒哭卒哭猶待三月○所以然者卒哭是奪於哀痛故不忍急而待齊哀殺也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偕音皆令力呈反）〔疏〕父母至斬衰○正義曰此一節論並遭父母喪虞祔及衣服之制也○父母之喪偕者偕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不虞祔者雖有同日月死而不得同月葬如曾子問篇中所言葬先輕而後重者謂先葬母也葬母既竟不即虞祔而更脩葬父之禮也所以不即虞祔者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故未忍為虞祔也○待後事者後事謂葬父也葬母竟不即虞祔待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其葬服斬衰者言父母俱喪而猶服斬者從重也雖葬母亦服斬衰葬之以其父未葬亦不得變服也○注偕俱至服重○正義曰謂同月若同日死者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者前月謂母死前之月也或一月或二月三月但是未葬之間皆是前月未必唯母死前之一月也以其父死未葬不變服故也云及練祥皆然者以經云其葬服斬衰直以葬為文明為母虞祔練祥皆齊衰也云卒事反服重者卒事之後還服父服故云卒事反服重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祖不厭孫也大夫為庶子大功○厭一妾反徐於鬷反下文注皆同）

大夫不主士之喪。（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主）〔疏〕大夫至之喪○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尊降庶子一等兼不為主之事各依文解之○大夫降其庶子故為其庶子不為大夫者服其大功也而喪服傳例云父之所不服其子亦不敢服故大夫不服其妾故妾子為母大功也今嫌既降其子亦厭其孫故此明雖降庶子而不厭降其孫矣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為三年也○大夫不主士之喪謂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為大夫者尊不得主之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恩不能及○為于偽反下其妻為為母之為妻禪為庶母為祖庶母皆同）〔疏〕為慈至無服○正義曰此一節論慈母雖如母猶不為慈母之黨服此慈母即是喪服中慈母者父雖命為母子而本非骨肉故慈母之子不為慈母之父母有服者為恩所不及也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以不貳降○降一本作隆）〔疏〕夫為至大功○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不貳隆之義賀云此謂子出時已昏故此婦還則服本舅姑大功若子出時未昏至所為後家方昏者不服本舅姑以婦本是路人來又恩義不相接猶臣從君而服不從而稅人生不及祖之徒而皆不責非時之恩也今接夫為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前舅姑與否假令夫之伯叔在他國而死其婦雖不識豈不從夫服也熊氏云然恐賀義未盡善也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也○）〔疏〕士祔至易牲○正義曰謂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不敢用士牲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之前也祭禰與無後者不云易牲而此云易牲者前是宗子家為祭不得同如宗子之禮故禰及無後者依主人之貴賤禮供之此是士卑許進用大夫牲故曰易牲然又此下云賤不祔貴而此云士祔大夫者謂無士可祔則不得不祔於大夫猶如妾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若有士則當祔於士故雜記云士不祔於大夫謂先祖兄弟有為士者當祔於士不得祔於大夫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錄恩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為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服○見賢遍反○為）〔疏〕繼父至異居○正義曰此一經明繼父同居異居之禮此解喪服經中有繼父同居及不同居之文也○繼父者謂母後嫁之夫也若母嫁而子不隨則此子與母繼夫自路人無繼父之名故自無服也今此言謂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隨母適後夫後夫亦無大功之親以其貨財為此子築宮廟四時使之祭祀同其財計如此則是繼父同居服期若經同居而今異居異居之道其理有三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雖共居而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為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而已今言有主後者為異居則更有子也舉此一條餘亦可知矣然既云皆無主後為同居則有主後者為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為異居也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

○祔葬者不筮宅。（宅葬地也前人葬既筮之）〔疏〕哭朋至南面○正義曰此一經論哭朋友之處也門外寢門外也右西邊也南面嚮南也嚮南為主以對吾弔賓○注變於至門外○正義曰按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今哭門外是變於有親也云門外寢門外者按檀弓云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是也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士大夫謂公子公孫為士大夫者不得祔於諸侯卑別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為祖者兄弟之廟而祔之中猶間也○亡如字又音無昭常遙反後昭穆皆放此間間廁之間）

○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人莫敢卑其祖也○）〔疏〕士大至於士○正義曰此一節論貴賤祔祭之義此謂祔祭也禮孫死祔祖今祖為諸侯孫為士大夫而死則不得祔祖謂祖之貴宜自卑遠之故也○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諸祖祖之兄弟也既不得祔祖當祔祖之兄弟亦為士大夫者也○其妻祔於諸祖姑者夫既不得祔祖故妻亦不得祔於祖姑而可以祔於諸祖姑也諸祖姑是夫之諸祖父兄弟為士大夫者之妻也若祖無兄弟可祔亦祔宗族之疏不為諸侯者也然上云士易牲祔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牲祔於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故大夫士不得輕親也○妾祔於妾祖姑者言妾死亦祔夫祖之妾也○亡則中一以上而祔者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也○祔必以其昭穆者解所以祖無妾不祔曾祖而祔高祖之義也凡祔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此下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當為壇祔之耳後別釋○諸侯不得祔於天子者亦謂祔祭卑孫不可祔於尊祖也○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者祖雖賤而孫雖貴祔之不嫌也若不祔之則是自尊欲卑於祖也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母之君母外祖適母徒從也所從亡則已）〔疏〕為母至不服○正義曰此一節論不責恩所不及之事○母之君母者謂母之適母也此親於子為輕故徒從也已母若在母為之服已則服之已母若亡則已不服母之君母矣

○宗子。母在為妻禫。（宗子之妻尊也）〔疏〕宗子至妻禫○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妻尊得為妻伸禫之事宗子為百世不遷之宗賀瑒云父在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存則為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畏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為妻禫可知賀循云出居廬論稱被者必廬廬者必禫此明杖章尋常之禮謂杖章之內居廬必禫若別而言之則杖有不禫○禫有不杖者按小記篇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則其非宗子其餘適庶母在為妻並不得禫也小記又云父在為妻以杖即位鄭玄云庶子為妻然父在為妻猶有其杖則父沒母存有杖可知此是杖有不禫者也小記篇云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若其不杖則喪服不杖之條應有庶子為母不杖之文今無其文則猶杖可知也前文云三年而后葬者但有練祥而無禫是有杖無禫此二條是杖而不禫賀循又云婦人尊微不奪正服並厭其餘哀如賀循此論則母皆厭其適子庶子不得為妻杖也故宗子妻尊母所不厭故特明得禫也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謂父命之為子母者也即庶子為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為母子也緣為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己庶子為後○）〔疏〕為慈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為庶母後之事喪服有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為子母而子服此慈母三年此即為慈母後之義也記者見喪服既有妾子為慈母後之例將欲觸類言之則妾子亦可為庶母後也為庶母後者謂妾經有子而子已死者餘他妾多子則父命他妾之子為無子之妾立後與為慈母後同也故云為庶母後可也○為祖庶母可也者又觸類言之此既可為庶母後則亦可為祖庶母之後故云為祖庶母之後可也祖庶母者謂己父之妾亦經有子子死今無也父妾既無子故己命己之妾子與父妾為後故呼己父之妾為祖庶母既為後亦服之三年如己母矣必知妾經有子者若無子則不得立後故也賀瑒云雖有子道服於慈庶母三年而猶為己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注謂父至為後○正義曰謂父命之為子母者也皇氏云此鄭注揔解經慈母庶母祖庶母三條也[illegible]父命之使事妾母也故云命為子母也云即庶子為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為母子也者庾氏云鄭注此一經明庶子為適母後者故云即庶子為後謂為適母後此皆子者此庶子皆適母之子今命之為母後但命之傳重而已母道猶定不須假命之與適妻使為母子也云緣為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己庶子為後者言緣喪服有妾子為慈母後義今起此妾為後之文也然緣喪服慈母而起命二妾之後而注不云命後已妾唯言後父妾者緣已妾既可為慈亦可為庶母後易見不言自顯但以已子後父妾於文辭明故特言之也

○為父母妻長子禫。（自所為禫者也○為父母于偽反注自所為下文則為其母子為妻下注恩為己為之變為今死者皆同）〔疏〕為父至子禫○正義曰此一經鄭云自所為禫者此一人而已

然慈母亦宜禫也而下有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則在父室爲慈母亦不禫也故不言之妻爲夫亦禫也但記文不具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疏〕慈母至祭也○正義曰此一經論禮有不合世祭之事慈母即所謂承庶母祖庶母後者也妾母謂庶子自爲其母也既非其正故唯子祭之而孫則否○注以其至孫止○正義曰春秋傳於子祭於孫止者此穀梁傳隱五年謂魯孝公之妾是惠公之母五年傳九月考仲子之宮考成也成之爲夫人也注云仲子本孝公之妾以其子本孝公之妾子則惠公也惠公立爲仲子之後故成之爲夫人也傳又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注云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也傳又云於子祭於孫止者此經云妾母不世祭也故鄭引爲注此明不得世祭也

○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冠古亂反）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疏〕爲殤至服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殤死族人不得以父道爲後之事○爲殤後者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爲子也以其父無殤義故也既不後殤而宗不可絕今來爲後殤者之人不以殤者之爲父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注言爲至服之○正義曰言爲後者據承之也者既不與殤爲子則不應云爲後今言爲後是據已承其處爲言也云以本親之服服之者謂既不以父服服殤而今來後其宗事事如子爲彼殤服依其班秩如本列也爲人後者若子於無後之宗既爲殤者父作子則應服以兄弟之服而云以本親之服服者當在未後之前不復追服不責人以非時之恩故推此時本親兄弟亡在未後之前者亦宜終其本服之日月唯爲後及所後如有母亡而猶在三年之內則宜接其餘服不可以吉居凶若出三年則不追服矣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疏〕久而至則已○正義曰此一節論久而不葬不變服之事○久而不葬者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服身皆不得祥除也今云唯主喪者亦欲廣說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得爲喪主四者悉不除也○其餘以麻終月數者其餘謂期以下至緦也麻終月數者主人既未葬故諸親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至服限竟而除也○除喪則已者謂月足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至葬則反服之也故下云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是也然雖緦亦藏服以其未經葬故也盧曰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爲正耳餘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矣庾云謂昔主要記按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故謂此在不除之例定更思詳以尊主卑不得同以卑主尊無緣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經也且前儒說主喪不除無爲下流之義是知主喪不除唯於承重之身爲其祖曾若子之爲父臣之爲君妻之爲夫此之不除也不俟言而明矣盧植云下子孫皆不除蕭望之又云獨謂子皆未善也謂庾言爲是

○箭笄終喪三年。（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疏〕箭笄終喪三年○正義曰此一經論婦人以箭笄終喪之事前云惡笄以終喪是女子爲母也此云箭笄終喪三年謂女子在室爲父也自卷持者有除無變也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雖尊卑異於恩有可同也）〔疏〕齊衰至繩屨○正義曰此一經論尊卑屨同之事○大功以上同名重服故大功與齊衰三月可同繩屨謂以麻繩爲屨雖尊卑則異於恩有可同者齊衰三月爲尊大功爲卑而三月爲恩輕九月恩稍重制之在尊卑深淺之間禮法有常乘權而降在尊既爲深故宜有異也所以衰服殊而爲恩情處爲淺深矣故有可同也所以同其末屨以表恩而不同也○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臨事去杖敬也濯謂溉祭器也○濯大角反溉故代反○）大祥吉服而筮尸。（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縞古老反○）〔疏〕練筮至筮尸○正義曰此一經論練祥筮日筮尸之時所著衣服也練爲小祥也○筮日謂筮占小祥之日筮尸亦筮占小祥之尸○視濯者謂視小祥之祭器祭器須絜而視其洗濯也○皆要經杖繩屨者爲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經唯有要經而病尚深故猶有杖屨是末服又變爲繩麻將欲小祥前日豫筮其日而占於尸及視濯器則豫著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也所以然者此前三事悉是爲祭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衰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告具而后去杖者有司謂執事者鄉者變服猶杖今執事之人既告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便去杖亦敬生故也○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者筮日與尸二事皆有賓來鄉當臨事時去杖今若執事之人告筮占之事已畢則孝子更執杖以拜送於賓矣不言視濯者視濯輕而無賓故不言也○大祥吉服而筮尸者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今將欲祥亦於前日豫服大祥之服以臨筮日及筮尸視濯今唯云尸不言日及濯者從小祥可知也大祥則并去經杖繩屨故不云杖經屨○注凡變至麻衣○正義曰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者下云大祥朝服縞冠是祥祭之時唯著朝服此大筮尸又在祥祭前已著吉服不以凶臨吉故也引閒傳者以大祥之後著素縞麻衣此云吉服則非祥後之服是朝服也故引以證

○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妾子父在厭也）庶子不以杖即位。（下適子也位朝夕哭位也○下適戶嫁反適丁歷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祖不厭孫孫得伸也○伸音申）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舅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疏〕庶子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庶子父在應杖及不應杖之節○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者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也若異宮則禫之如下言則亦禫杖也禫爲服外故微奪之可○庶子不以杖即位者謂適庶俱有父母之喪也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而去之以下於適子也然此承前而云杖則似庶子不禫亦不杖如賀言也○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者父主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子不得以杖即位以辟祖故耳非厭也今此父不主庶子喪故庶子子則得杖即位也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皆厭子故舅主適婦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服輕妾妾子亦厭而降服以服其母也至於祖雖尊貴而並不厭孫故大夫降庶子而其孫不降其父也庾云謂雜記上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鄭注辟尊者按祖不厭孫而長子之子不以杖即位者以祖爲其父主故辟尊不敢與以杖即位耳孫如庶子之子亦非厭也父不爲庶子主故其子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者此謂庶子也父不主其妻故其子得爲妻以杖即位也雜記云爲妻父母在不杖亦是庶子而云不杖者亦謂同宮者也又喪服注云爲其妻以杖即位謂庶子也舅主適婦則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妻可以杖即位謂父主妻喪故主適婦所以適子不杖也明主適婦猶於主妻故也父既不主妾喪故不主庶婦所以庶子得杖庶子得杖由於父不主妾故也若妻次子既非正嗣故亦同妾子之限也或問者云但以杖自足何須言即位即位如似適婦之喪長子亦得有杖祇不得即位耳答曰庶子爲父母厭下於適子雖有杖不得持即位今嫌爲妻亦得杖而不即位故明之也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君爲之主弔臣恩爲已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必免者尊人君爲之變也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疏〕諸侯至錫衰○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弔喪衣服之節○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者君無弔他臣之禮若來在此國遇主國之臣喪則爲彼君之故而弔故主國君代其臣之子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者此有二種一云此句因前而發弔必皮弁錫衰謂弔異國臣也若自弔已臣則素弁環經錫衰也故鄭注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皮弁一云此亦爲自弔已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經耳檀弓已論○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者此承上也謂諸侯來弔主人必爲之重禮凡五服自大功以上爲重服爲免之節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也小功以下爲輕服爲免之節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啓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若君來弔者雖非服免時必爲免以尊人君故也而此云主人必免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則不然也何以知然下云親者皆免注云大功以上故知之○注君爲至不拜○正義曰云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者按士喪禮君弔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入門右北面君升主人中庭拜稽顙成踊出彼爲主人爲主故中庭拜今鄭國君弔君爲之主主人中庭北面哭不拜曾子問稱季桓子之喪衛君來弔魯君爲主季康子立於門右北面拜而後稽顙故譏其喪有二主當唯哭踊而已是於禮不拜也○注必免至成服○正義曰未喪服未成服也者以經云未喪服嫌謂未括髮未散麻帶經之屬故云未成服云既殯成服者士喪禮既殯三日成服是殯後乃成服也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死則當爲之主其爲主之服如素無喪服○養羊尚反惡烏路反○）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入猶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爲主其有親來爲主者素有喪服而來爲主與素無服者異素無服素有服爲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尊謂父兄卑謂子弟之屬）〔疏〕養有至者否○正義曰此一節論自有喪服親族有疾患者養之法合依文解之○養有疾者謂養此親屬有疾者不喪服爲已先有喪服養疾之時不著已之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故也○遂以主其喪者疾者既死無主後此養者遂以主先來無服

（之法主其死者之喪也○注不喪至喪服○正義曰云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者養者若於病者無親疾時雖養死不得爲主今死得爲主故知養者於死者有親也云其爲主之服如素無喪服者身雖先有服養時既去其服今疾者身死已爲之主還與素無服同也○非養時至喪服○此謂死者之親屬當死者病時不得來爲養而死時來爲主此主雖身有前喪之服今來爲主則不易已喪服所以然者已既前不養不經變服故今爲新死者不易已之喪服○注入猶至成也○正義曰云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爲主其有親來爲主者謂養者無親者也病者若死而此養者不得爲主既不得爲主故知死者之親來入主喪者也云素有喪服而來爲主者素循本也本有喪謂有前喪之服也已服前喪之服而來主之不易服也云與素無服者異者本無服謂若來爲喪主者身本吉無喪服既來爲主則爲此死者服始死之服若本有喪服今來爲喪主仍以先喪之服主之故云異也云素無服素有服爲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者謂已身若本有服及本無服若與死者有親則皆至三日成服皆爲死者服其服也若本有服重而新死者輕則爲一成服而反前服也若新死重則仍服死者新服也身本吉而來爲主則計今親而依親服之也庾云謂此無主後親族爲其喪主者鄭云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爲主謂親族不得養其病朋友養之者又云有其親來爲主謂親族也前云喪服者及其主喪則與素無服者同此明既死而往主即不易已之喪服故鄭又云與素無服者異也○養尊至者否○此廣結前文養有疾者不喪服之文尊謂父兄也卑謂子弟也前雖云養有疾者不喪服不分明尊卑故此明之養尊者必易已之喪服也若養卑者不變也庾云前云去喪服而養之遂以主喪是必父兄之行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適丁歷反下戶嫁反○【疏】妾無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明祔祭之法也云妾無妾祖姑者謂妾當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當祔於高祖妾祖姑故前文云亡則中一以上今又無高祖妾祖姑則當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祔於女君可也○注女君至一等○正義曰鄭恐女君是見在之女君故云女君適祖姑也妾與女君牲牢無文既云易牲故云下女君一等下女君一等者若女君少牢妾則特牲若女君特牲妾則特豚也）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宗子尊可以攝之○）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親質不崇敬也【疏】婦之至爲主○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祭爲主之事各依文解之○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者虞與卒哭其在於寢故其夫或子則得主之祔是祔於祖廟其事既重故舅主之婦之所祔者則舅之母也○士不至宗子○此謂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爲主也○士攝大夫唯宗子者謂若宗子爲士而無主後者可使大夫攝主之也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爲主士卑故也宗子尊則可以攝之也○主人至爲主○主人未除喪者謂在國主人之喪服未除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者謂五屬之親從遠歸奔者也夫免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爲之免崇敬欲新其事故也若五屬之親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爲之免也嫌親始奔亦應崇敬爲免如君故明之也○）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爲榮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以節爲禮○省所領反下及注同○【疏】陳器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以明器送葬之事○陳器之道多陳之者謂朋友賓客贈遺明器多陳列之以爲榮也○而省納之可也若雖復多陳不可盡納入壙故省少納之可也以納有常數故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者謂主人所作明器依禮有限故省陳之省陳既少而盡納之於壙可也○注多陳至爲禮○正義曰云謂賓客之就器也者而遺死者謂之就者以其可用故也故既夕禮注云就猶善也贈無常唯玩好所有也揔而言之亦曰明器故宰夫云凡弔與其幣器注云器所致明器也是賓客致者亦曰明器也云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者此正明器主人所作故上檀弓云旬而布材與明器又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沫之屬是也）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后之墓。（兄弟先之墓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宮故殯宮也○【疏】奔兄至之墓○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兄弟之喪之事○注兄弟至宮也○正義曰言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者解兄弟之喪先之墓之意兄弟骨肉自然相親不由主人故先往之墓若所知之喪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於宮而後至墓）

○父不爲衆子次於外。（於庶子略自若居寢○爲于僞反下注猶來爲下文爲出母爲夫杖同○【疏】父不至於外○正義曰衆子庶子次謂中門外次也庶子賤略之故父不爲之次自若常居於寢也不爲之處門外爲喪次也長子則次於外爲喪次也）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疏】與諸至服斬○正義曰熊氏以爲謂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也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注謂卿至年也○正義曰謂卿大夫以下也者經云與諸侯爲兄弟服斬恐彼此俱作諸侯爲之服斬故云謂卿大夫以下若俱爲諸侯則各依本服然卿大夫與君自應服斬而云兄弟者或服本義之服故明之云服斬也以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云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者鄭以經不云與君爲兄弟而言與諸侯爲兄弟故知客在異國也然既在異國仕於他君得反爲舊君服斬者以其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今來他國未仕故得爲舊君反服斬鄭言謂卿大夫者據本國經爲卿大夫者也或可與諸侯爲兄弟雖在他國仕爲卿大夫得爲舊君服斬異於尋常按下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如內宗注云謂嫁於國中者此云異國二注不同者雜記據婦人故云嫁於國中此據男子故得云異國是以鄭注云謂卿大夫以下惟謂男子賀循云以鄭二注不同故著要記以爲男子及婦人皆謂在國內者譙周亦以爲然並非鄭義今所不取也○）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報猶合也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經帶澡率治麻爲之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澡麻本又作藻音早一本無麻字不絕本或作不絕本詘巳勿反澡率上音早下所律反又音律上時掌反糾居黝反徐濟蚪反散先但反下文注並同○【疏】下殤至報之○正義曰謂本期親在下殤降在小功者服澡麻爲經帶而斷麻根本示輕故也今若下殤在小功者則但首經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示其重故也故云帶澡麻不絕不絕謂不斷本也詘而反以報之者凡殤不糾要垂皆散其帶而此下殤則不散垂免麻繆下又屈反繆上故云屈而反也屈繆上合而糾之故云報也○注報猶至帶垂○正義曰謂合糾爲繩賀瑒云下殤小功男子經牡麻而帶澡婦人帶牡而經澡故小功殤章云牡麻経若依其次不應前帶故知前言男子之帶後言婦人之經也云澡率治麻爲之者謂憂率其麻使其潔白也云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者其帶本垂今乃屈上至要也云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者謂屈所垂散麻上至於要然後中分麻爲兩股合而糾之以垂繆下也所以然者明親重也云凡殤散帶垂者謂成人大功以下之殤其殤既輕牲散麻帶垂而下不屈而上糾之異於下殤小功故也）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妻爲大夫夫爲大夫時卒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從才用反）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祀也【疏】婦祔至故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婦人祔祭之事各依文解之○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謂舅之母有三人親者謂舅之所生者言婦祔祖姑則祔於舅之所生者也○其妻爲大夫而卒者謂夫爲大夫時而妻死者也○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者謂妻死後夫或黜退不復爲大夫而死也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者謂夫既不爲大夫死若祔祭此妻但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時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者此謂妻死時夫未得爲大夫也妻死後夫乃得爲大夫今既祔祭其妻則得用大夫牲妻從夫之禮故也○注妻爲至廟從○正義曰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若其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其妻今夫死祔於其妻故知是無廟者若其宗子去他國乃以廟從則祔於祖矣）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姑不厭婦）

母爲長子削杖。（嫌服男子當杖竹也母爲長子削不可以重於子爲己也）

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疏】婦人至人杖○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應杖之節各隨文解之○姑在爲夫杖者鄭義雖謂出嫁婦人禮也若成人婦人在家爲父母雖不爲主亦杖若在夫家唯爲主乃杖故爲夫與長子雖不爲主亦杖若餘非爲主則不爲杖但夫是移天之重婦雖不爲主而杖而云姑在者舅主適婦喪則厭適子使不杖今有姑在姑主子喪恐姑既爲主則亦厭婦明今姑雖爲主不厭婦也所以知鄭意然者注下經一人杖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成人則正杖又喪大記云主之喪二日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也故喪服傳云婦人何以

不杖亦不能病也是爲鄭學者則謂爲童子婦人不能爲父母杖也而難鄭者云鄭以婦人不杖唯謂童子婦人然童女未嫁何以得稱婦人又喪服傳云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乃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明知婦人非童子也故賀循等以爲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不爲主而杖者唯姑在爲夫杖故此記特明之鄭必以爲童子婦人乃不杖者鄭以此下經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既云女子子在室是童女可知云主喪者不杖若主喪者杖則此童女不杖今由主喪者不杖則此童女一人杖鄭據此文故知婦人謂童子之婦人也若其成人出嫁婦人爲主皆杖故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授大夫世婦杖喪服傳妻爲夫杖小記云母爲長子杖是成人婦人皆杖也童女得稱婦人者喪服小功章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殤之童得稱婦人未嫁而稱婦人者以其將有適人之端故得稱婦人也○注許嫁至杖也○正義曰知許嫁及二十而笄爲成人正杖者以其許嫁則已有出適人之理非復在室其雖未許嫁已在二十而笄猶男子之冠非復童子故知成人則正杖也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棺柩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緦麻○報音赴下同冠如字又古亂反下及注皆同○）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小功以下○爲于僞反下注爲人君爲母下文爲之小功皆同）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墓在四郊之外○比必利反○）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爲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異國之君免或爲弔○絞古卯反○）〔疏〕緦小至皆免○正義曰此一節論著免之節各隨文解之○緦小功虞卒哭則免者言遭緦小功之喪棺柩在時則當著免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柩雖藏已久至虞卒哭之時亦著免也○注言則至不免○正義曰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者以經云虞卒哭則免明未虞之前則不免也虞前有葬葬是喪之大事棺柩既啓著免可知嫌虞與卒哭棺柩既掩不復著免故特言虞卒哭以明之也○注有故至緦麻○正義曰前云赴葬者赴虞於疾葬者疾虞今依時而葬不依時而虞主人以下則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經云及虞則皆免承上文緦小功之下故知主人及緦麻皆免也○遠葬至反哭○遠葬者謂葬在四郊外遠處○比反哭者皆冠者既葬在遠處郊野之外不可無飾故至葬訖臨欲反哭之時乃皆著冠○及郊而后免反哭者謂著冠至郊而后去冠著免反哭於廟○君弔至皆免○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散麻糾其垂也至將葬啟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爲之著免不散麻帶貶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者己君之來其免如此雖他國君來與己國君同主人爲之著免主人既免大功以上親者皆從主人之免敬異國君也異國之君尙然己君來弔主人著免則親者亦免可知也○注不散至爲弔○正義曰不散麻者自若絞垂者若如也大斂以前散麻帶垂大斂畢後絞其垂者今人君來弔自如尋常絞垂不散麻也所以然者爲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也云親者大功以上也者以經云不散麻謂大功以上今云親者皆免明據應合散麻之人故云大功以上也云異國之君免或爲弔者以經中既免字非一恐皆或爲弔故云異國之君免一字或爲弔也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殤無變文不縞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爲釋禫之服○朝直遙反下文同○）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疏〕除殤至縞冠○正義曰此一節明除殤及成人之喪各依文解之○除殤之喪者謂除長殤中殤下殤之喪其祭也必玄者其除喪祭服必玄冠玄端黃裳異於成人之喪也○注殤無至之服○正義曰殤無變者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所以然者文不縟本服既重者意在於質不在繁縟若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禫祭始從玄端今除殤之喪即從禫服是文不繁縟也故鄭注喪服云縟數也玄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者以經云必玄故知玄冠玄端也知黃裳者若其素裳則與朝服純吉同故知黃裳也知不玄裳者以玄黃相對之色故知釋禫之服若云玄裳即與上士吉服玄端同文非釋禫服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成喪謂成人之喪其祥祭也衣朝服而縞冠所以朝服縞冠者未純吉也○注縞冠至服也○正義曰大夫朝服而祭朝服者玄冠緇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也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爲母不括髮以至成服一而已貶於父也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袒者始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疏〕奔父至三袒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喪之法○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者於殯宮堂上不笄纚者奔喪異於初死也○袒降踊襲絰于東方者袒謂堂上去衣降堂阼階東而踊爲踊故袒既畢襲絰于東方襲謂掩所袒之衣帶絰東方謂東方既踊畢升堂襲帶絰于東序東○奔母之喪不括髮者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襲免于東方者東方亦東序東父則括髮而加絰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此東方奔喪禮皆爲東序東○絰即位成踊者著免加絰已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其即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時賓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出門哭止者出殯宮之門就於廬故哭者止初來一哭與明日又明日朝夕之哭爲五哭也○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故爲三袒雖其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在家也○注凡奔至三也○正義曰此謂已殯而來者若未殯之前而來當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云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者約奔喪禮文故知同也三日五哭三袒鄭約初來及明日又明日朝夕之節而知也

○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疏〕適婦至小功正義曰適子之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服庶婦小功而已○注謂夫至婦也○正義曰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鄭知此者以其經稱適婦明是適子之婦今云不爲舅後明知是夫有廢疾及他故死而無子者也云小功庶婦之服也者以父母於子適者正服期則適婦宜大功庶婦故小功也云將不傳重於適者如上所云廢疾也故死而無子之屬是也云及將所傳重非適者爲無適子以庶子傳重及養他子爲後者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三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喪服小記

絰殺五分而去一節

絰殺至如絰（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苴絰大搹（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苴誤首衛氏集說同）

除喪者先重者節

婦人除乎帶（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帶誤要）

除喪至輕者（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及除脫之義（惠棟挍宋本作除衛氏集說同此本除誤餘閩監毛本同）

以其所重故也（惠棟挍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故誤要）

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惠棟挍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男要二字闕閩監毛本男要誤故男）

復與書銘節

復與至書氏（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復及銘皆書稱名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書字當在銘字上）

若妾有不知姓者當稱氏矣（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當誤常）

斬衰之葛節

麻同皆兼服之（惠棟挍宋本有此一句在齊衰之葛節注七十六字之下石經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陳澔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並如此毛本亦有惟同字作葛此本六字脫閩監本同岳本考證云永懷堂本脫此句）

皆者皆上二事也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絰下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此六十一字係麻同皆兼）

（服之注惠棟按宋本有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惟無昔者昔上二事也七字毛本亦有惟因自帶之帶誤當兼服之文叉誤又此本全脫閩監本同）

斬衰至服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麻同皆兼服之者（惠棟按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同誤葛）

兼服謂服麻又服葛也（惠棟按宋本作又此本又字闕閩監毛本又作兼）

案喪服傳云苴絰大搹（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苴誤菹衞氏集說同下就苴雜九寸之中同）

凡笄之法（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笄作筭浦鏜按笄改笄。按笄俗字也笄又笄之誤）

納子餘分以爲積數（惠棟按宋本亦作納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納誤約）

但其事繁碎（惠棟按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繁誤繫）

同自帶其故帶也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同作固）

報葬者報虞節

報葬至卒哭（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是安神（惠棟按宋本謂作虞是也閩監毛本並誤謂）

而待齊哀殺也（惠棟按宋本哀上無齊字此誤衍也閩本同監毛本誤作而待齊哀殺也）

父母之喪節

喪之隆哀宜從重也（惠棟按宋本作衰考文引古本同此本衰誤哀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

父母至斬衰（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卒事之後還服父服（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後還作日反衞氏集說同）

大夫降其庶子節

大夫至之喪（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其子亦不敢服（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其字）

大夫爲人後者節

以不貳降（考文引宋板作隆衞氏集說同此本隆作降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不貳降云本作隆盧文弨校云宋本作隆是也）

夫爲至大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人生不及祖之徒（惠棟按宋本作祖衞氏集說同此本祖誤相閩監本同毛本及祖誤相及）

熊氏云然恐賀義未盡善也（閩監本同毛本脫然字惠棟按宋本也作矣）

士祔於大夫節

士祔至易牲（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依主人之貴賤禮供之（惠棟按宋本作亡此本亡誤主閩監毛本同）

哭朋友者節（閩監毛本祔葬者不筮宅提行別爲一節惠棟云哭朋至南面正義二則宋本接在門外寢門外之下衞氏集說分節同）

哭朋至南面（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以對荅弔賓（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賓作客衞氏集說同）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節

士大至於士（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諸祖祖之兄弟也（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下祖誤祔）

宗子母在節。

宗子至妻禫（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杖有不禫禫有不杖者（案不禫字下。誤衍監本同）

小記篇云庶子在父之室（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篇作又）

庶子不得爲妻杖也（惠棟按宋本作禫此本禫誤杖閩監毛本同）

爲慈母後者節

父之妾無子者（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毛本父誤夫）

爲慈至可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母道舊定不假須父命之（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假須作須假）

爲父母妻長子禫節

日所爲禫者也（惠棟按宋本日作目正義同宋監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目誤日閩監毛本目作自岳本同）

爲父至子禫（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鄭云自所爲禫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自作目衞氏集說同）

丈夫冠而不爲殤節

丈夫冠而不爲殤（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浦鏜按云丈夫冠賈公彥士冠禮疏及楊復儀禮圖喪服殤大功九月七月章引此皆作大夫按文與婦人相對似作丈夫爲正但賈楊所見本不應並誤今此節疏義不存無可考按姑闕所疑以俟達者按集說載山陰陸氏云不言男子女子言丈夫婦人則以冠宜有丈夫之道笄宜有婦德故也審陸此言是宋所見本亦作丈夫也○按賈氏士冠疏誤耳）

未許嫁與丈夫同（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同下有也字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

爲殤至服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宗子殤死（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節作經衞氏集說同）

以其父無殤義故也（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無誤爲）

既不與殤爲子（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與誤爲）

依其班秩如本列也（閩監本同毛本如誤也）

不責人以非時之恩（惠棟按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本恩誤思）

故推此時本親兄弟（惠棟按宋本作推衞氏集說同此本推誤折閩監毛本同）

久而不葬者節

久而至則已（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謂此在不除之例（閩監毛本同續通解無故字）

不俟言而明矣（閩監本同毛本矣字脫）

謂庾言爲是（閩監本同毛本言字脫）

箭笄終喪三年節

箭笄終喪三年（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段玉裁按云注自卷持蒙齊衰惡笄帶以終喪而言則此箭笄下亦當有帶字）

箭笄終喪三年（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齊衰三月節

齊衰三月（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月誤日）

齊衰至繩屨（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大功以上同名重服（惠棟按宋本作上衞氏集說同此本上誤下閩監毛本同）

所以同其末屨以表恩而不同也（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末作麻而作無）

練筮日節

練筮至筮尸（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經論練祥筮日筮尸之時（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筮尸下有視濯二字）

故孝子便去杖亦敬生故也（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生作賓）

則非祥後之服（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續通解則作明）

故引以證之（惠棟按宋本有之字衞氏集說同此本之字脫閩監毛本同）

庶子在父之室節

舅不主妾之喪（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盧文弨挍云足利古本妾作庶妻似當作庶子妻）

庶子至可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禫爲服外故徵奪之可（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可作耳）

按祖不厭孫（惠棟挍宋本同續通解同閩監毛本按誤於）

猶如庶子之子亦非厭也（惠棟挍宋本如此閩本子亦二字闕此本子亦誤者非監毛本同）

若妻次子既非正嗣（惠棟挍宋本作正衞氏集說同此本正誤丌閩監毛本正誤冢）

言卽位如似適婦之喪（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似作依）

今嫌爲妻亦得杖（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嫌誤姑）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節

諸侯至錫衰（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若自弔己臣（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自誤曰）

主人必免者此承上也（毛本同閩監本者誤著）

今鄰國君弔君爲之主（閩毛本同監本弔誤〇）

是殯後乃成服也（惠棟挍宋本亦作後監毛本後誤也閩本後誤乃）

養有疾者節

則不易己之喪服（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己誤已嘉靖本同）

養有至者否（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親族有疾患者養之法（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盧文弨本疾改病）

疾者既死無生後（閩監本同毛本生作主衞氏集說同）

本有喪謂有前喪之服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謂誤服）

妾無妾祖姑者節

妾無至可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今又無高祖妾祖姑（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又作妾）

婦之喪虞卒哭節

婦之至爲主（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虞與卒哭其在於寢（按其當作具）

士不攝大夫（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作士不至宗子閩監毛本同）

陳器之道節

陳器至可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既夕禮注云（閩本作夕惠棟挍宋本同此本夕誤名監毛本同）

奔兄弟之喪節

而後之家（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後作后宋監本同〇按經傳多借后爲後）

而后之墓（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宋監本同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后作後）

奔兄至之墓（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與諸侯爲兄弟者節

恐彼此俱作諸侯爲之服斬（惠棟挍宋本作彼衞氏集說同此本彼誤經閩監毛本同）

或服本義之服（惠棟挍宋本義作親是也閩監毛本並誤義）

故知客在異國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客作容衞氏集說同）

據本國經爲卿大夫者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經作輕）

外宗爲君夫人如內宗（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夫人誤大夫）

下殤小功節

帶澡麻不絕本（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不絕云本或作不絕本非也按正義云故云帶澡麻不絕不絕謂不斷本也是正義本亦無本字也）

澡率治麻爲之（惠棟挍宋本作之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之誤絰閩監毛本同）

凡殤散帶垂（毛本作帶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帶誤絕閩監本同釋文出散帶正義同）

下殤至報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服澡麻爲絰帶（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絰誤輕）

婦祔於祖姑節（惠棟云婦祔節宋本分爲父後以下半節合下婦人不爲主節爲一節）

謂舅之母死（惠棟挍宋本作之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之誤姑閩監毛本同）

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祀也（惠棟挍宋本作祀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祀誤禮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

婦祔至故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婦人不爲主節

母爲長子削杖（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宋監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杖誤長）

母爲長子服（各本同釋文無長字）

婦人至人杖（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但夫是移天之重（惠棟挍宋本作天衞氏集說同此本天誤夫閩監毛本同山井鼎云宋板爲是唐柳宗元文移天夙喪注女子家則父天嫁則夫天故曰移）

又喪大記云主之喪二日（閩監本同毛本二作三非考文引宋板主作士是也）

童女得稱婦人者（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女誤子）

緦小功節

不可久無飾也（惠棟挍宋本作飾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按正義亦作飾此本飾誤節閩監本同）

遠葬者比反哭者（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哭誤器）

不散麻者自若絞垂（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本散誤敢）

緦小至皆免（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除殤之喪者節

文不縞冠元端（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縞作縟釋文出不縟段玉裁按本從九經三傳沿革例作文不縟元冠元端按段是也盧文弨挍亦依疏冠上增元字）

除殤至縞冠（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適婦不爲舅後者節

適婦不爲舅後者（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陳澔集說舅下衍姑字）

皆如庶子庶婦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上庶作衆岳本同考文云足利本下庶作衆）

適婦至小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則姑爲之服庶婦小功而已（考文引宋板之上無爲字衞氏集說同此誤衍也閩監毛本同）

以父母於子適者正服期（閩監本同毛本子適二字倒）

爲後者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三終記云凡二十四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四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大傳第十六

（○陸曰鄭云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故以大傳爲篇）〔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此於別録屬通論）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不王如字又于況反下同禘徒細反下同大微音泰下文注大祖大王皆同熛必遥反樞昌朱反紐女九反拒俱甫反叶本又作汁戶牒反汎芳劔反）諸侯及其大祖。（大祖受封君也）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省舊仙善反案爾雅云省即訓善息靖反無煩改字祫音洽難乃旦反壇大丹反墠音善）〔疏〕（禮不至高祖○正義曰此一節論王及諸侯大夫士祭先祖之義各隨文解之○此禘謂郊祭天也然郊天之祭唯王者得行故云不王不禘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此文具於小記於彼已釋之○注禮大至帝也○正義曰案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此禘謂祭天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者案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以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大微五帝之精而生云蒼則靈威仰至汁光紀者春秋緯文耀鉤文云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者案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云蓋特尊焉者就五帝之中特祭所感生之帝是特尊焉注引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者證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引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證文王不特配感生之帝而汎配五帝矣○諸侯及其大祖大祖始封君也諸侯非王不得郊天配祖於廟及祭大祖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省善也干空也空祫謂無廟也大夫士知識劣於諸侯故無始封之祖若此大夫士有勳勞大事爲君所善者則此是識深故君許其祫祭至於高祖但無始祖廟雖得行祫唯至於高祖並在於壇空而祫之故云空祫及其高祖也祭法云大夫二廟二壇顯考無廟雖是無廟而有壇爲祈禱而祭之今唯云及高祖是祫不及始祖以卑故也然此對諸侯爲言言文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大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祫則亦祫於大祖廟中徧祫大祖以下也○注祭之於壇墠○正義曰案祭法大夫二壇則大夫無墠而此言墠者通言耳或通云上士二廟一壇下士一廟無壇若有功當爲墠而祫祭之也）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先祖者行主也○）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逡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周頌曰逡奔走在廟○逡息俊反注同）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爲諸侯於是著焉○追王于況反亶丁但反父音甫著知慮反）〔疏〕（牧之至尊也○正義曰此一節論武王伐紂率領諸侯以祭祖廟追王大王王季上尊祖禰之事與前相接也○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者言牧野之戰是武王之事大者也○既事而退者既戰罷而退也○柴於上帝者謂燔柴以告天○祈於社者陳祭以告社也設奠於牧室者設此奠祭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也○遂率天下諸侯者上言告祭既訖遂率領天下諸侯執豆籩疾奔走而往在廟祭先祖於此之時乃追王大王大王名亶父者又追王王季歷及文王昌尊爲王所以然者不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之尊也○注古者至主也○正義曰知郊關有館者遺人云凡國野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道路有館然明郊關亦有館今鄭言此者證牧野有室云先祖者行主也者案曾子問篇云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故甘誓云用命賞于祖此武王所載行主者也案周本記云載文王木主以其成文王之業故不載遷廟主其社則在野外祭之故不在牧室○此社是土地之神故鄭云柴祈告天地也○注周頌至在廟○正義曰周頌所云謂周公攝政云年祭清廟此經遂奔走謂武王伐紂而還遷告廟其事不同引之者證奔走不異故引之知執豆籩行遷告廟者以此經上云柴祈設奠下云遂率天下諸侯是柴祈禮畢故武成云丁未祀于周廟駿奔走執豆籩而皐氏云爲柴祈奠於牧室之時諸侯執豆籩非此經文之次又與武成違其義非也○注不用至著焉○正義曰案此武王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案合符后云文王立后稷配天追王大王亶甫王季歷與此不同者文王暫追王王耳號諡未定至武王時乃定之矣中庸云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謂以王禮改葬耳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故也此大王王季追王者王迹所由與故追王也所以追王者以子爲天子而不以卑臨尊若非王迹所由不必追王也故小記云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也周語云先王不窋武成云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皆稱先王者以王者之先祖故通稱先王也契稱玄王與此同矣文王稱王早矣者土無二王殷紂尚存即爲早所以早稱王者案中候我應云我稱非早一民固下注云一民心固臣下雖於時爲早於年爲晚矣故周本記云文王受命六年立靈臺布王號於時稱王九十六也故文王世子云君王其終撫諸是也文王既稱王文王生雖稱王號稱猶未定故武王追王乃定之耳）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治猶正也繆讀爲穆聲之誤也竭盡也○禰本或作禰年禮反繆音木別彼列反下至其庶姓別文注並同繆讀莫侯反又音謬）〔疏〕（上治至竭矣○正義曰此一節論武王伐紂之後因治親屬合族之禮敘昭穆之事○上治祖禰尊尊也者治猶正也上正治祖是尊其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者下正於子孫是親其親也上主尊敬故云尊尊下主恩愛故云親親○旁治昆弟者謂旁正昆弟逾遠疏也○合族以食者言旁治昆弟之時合會族人以食之禮又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事所謂旁治昆弟也○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者揔結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言此三事皆分別之以禮義使人義之道理竭盡於此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且先言未遑餘事○聽體寧反與音預）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功功臣也存察也察有仁愛也）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物猶事也紕繆猶錯也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贍本又作贍食艷反紕匹彌徐孚夷反又方齊反繆音謬本或作謬）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人道謂此五事）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權稱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文章禮法也服色車馬也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衣服吉凶之制也徽或作褘○量音亮注同正音征徽諱帬反械戶戒反別彼列反稱尺證反褘許帬反）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四者人道之常○長長並丁丈反後除注隸者長並同別彼列反○）〔疏〕（聖人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節廣明聖人受命以臨天下有不可變華及有可變華之事各隨文解之云所且先者五謂聖人卽位朱遑餘事所且欲先行者而有五種之事也卽下云一曰治親之屬是也民不與焉者言此五事皆王者所急行民不得干與焉言民未行也以治報親功之事皆非民所行故不得干與焉○一曰治親者此治親卽鄉者三事三事若正則於家國皆正故急在前○二曰報功者既已正親故下文報於有所功勞者使爲諸侯之屬是也緩於親親故次治親○三曰舉賢者雖已報於有功若巖穴有賢德之士未有功者舉而用之報功宜急此又次也○四曰使能者能謂有道藝旣無功德又非賢能而有道藝亦祿之使各當其職也輕於賢德故次之○五曰存愛者存察也愛仁也治親報功舉賢使能爲政旣足又宜察於民下側陋之中者若有雖非賢能而有仁愛之心亦賞異之○五者一得於天下者謂上五事一皆得行於天下則民無有不足無有不明贍者贍是優足之餘也○五者一物紕繆者謂此五事之中但有一事紕繆則民莫得其死莫無也言無得以理壽終而死也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者人道卽治親報功舉賢使能存愛是以理相承順之道聖人先以此爲始故云必自人道始也言立權度量者此一經至與民變華者也廣明損益之事並輕故可隨民與變改華也權謂稱鍾度謂丈尺量謂斗斛也言新制天下必宜造此物也○考文章者考校也文章國之禮法也○改正朔者正謂年始朔謂月初言王者得政示從我始改故用新隨寅丑子所損也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易服色者服色車馬也易之謂各隨所向赤白黑也○殊徽號者殊別也徽號旌旗也周大赤殷大白夏大麾各有別也異器械者器爲楬豆房俎禮樂之器也械謂戎路革路兵甲之屬也別衣服者周吉服九章虞以十二章殷凶不厭賤周貴則降卑也○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結權度量以下諸事是未故可變革與民爲）

（新亦示禮從我始也○注文章至制也○正義曰禮法謂夏殷周損益之禮是也云服色車馬也者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車之與馬各用從所尚之正色也云徽號旌旗之名也者謂周禮九旗是也然九旗之外又有小旌旗故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與此同也鄭引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頳末長終幅廣三寸是徽號與此同矣）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合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也主於母與婦之名耳際會昏禮交接之會也著明也母婦之名不明則人倫亂也亂者若衛宣公楚平王爲子取而自納焉○際音祭著知慮反爲于僞反下相爲同）〔疏〕（同姓至有別○正義曰此一節論同姓從宗異姓主名明男女有別之事各隨文解之○同姓從宗者同姓父族也從宗謂從大小宗也○合族屬者謂合聚族人親疏使昭爲一行穆爲一行同時食故曰合族屬也○異姓主名治際會者異姓謂他姓之女來爲巳姓之妻繫夫之親主爲母婦之名夫若爲父行則主母名夫若子行則主婦名治正也際會所以主此母婦之名正昏姻交接會合之事○名著而男女有別者若母婦之名著則男女尊卑異等各有分別不相淫亂凡姓族異者所以別異人也猶萬物皆各有名以相分別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故隱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爲氏舜後姓嬀而氏曰陳故鄭駮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皥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男女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不爲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之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注若衛至納焉○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桓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又昭十九年左傳楚平王即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爲大子建取秦女而美平王自納之是其淫亂之事也）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言母婦無昭穆於此統於夫耳母焉則尊之婦焉則卑之尊之卑之明非已倫以厚別也○屬音燭）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不可也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已之列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爲母則令昭穆不明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爲服不成其親也男女無親則遠於相見○嫂本又作㛮悉早反遠于萬反下同復扶又反令力呈反）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人治所以正人○治直吏反注同）〔疏〕（其夫至道也○正義曰此一經言他姓婦人來嫁已族本無昭穆於已親惟繫夫尊卑而定母婦之號也○其夫屬乎父道者道猶行列也若其夫隨屬於已之父行者其妻皆即已之母行也故云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者謂其夫隨屬於已之子行者其妻皆婦行也故婦人來嫁已伯父之列即謂之爲母也來嫁於已之子姪之行即謂之爲婦也○注言母至別也○正義曰云母婦無昭穆於此者此謂已之族也言他姓之女或爲婦或爲母先無昭穆於已之親族云統於夫耳者言所以有母婦名者謂繫統於夫始有母婦之名也云尊之卑之明非已倫以厚別也者謂之爲母者則尊敬之謂之爲婦者即卑遠之既尊卑懸絕明知非已之倫位所以厚重相分別之義也凡男女若無尊卑倫類相聚即淫亂易生爲無相分別也○謂弟至母乎○此一經論兄弟之妻相稱謂之義凡子行之妻乃謂之爲婦弟非子行其妻亦謂之婦者以兄弟同倫嫌相褻瀆弟雖非子行其妻同子行之妻謂之爲婦欲卑遠之弟妻既得爲婦號記者恐兄妻得爲母號故記者明之云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嫂不可亦謂之爲母也然弟妻既得爲婦兄妻不可亦得爲母者然弟小於已妻必幼稚故可謂之爲婦而嫂不可借子妻之名謂之爲婦嫂雖是兄妻年必與已相類既不甚懸絕何得謂之爲母且弟妻既爲婦兄妻又爲母便是昆弟之倫翻爲父子之例故嫂不可謂之爲母而借嫂老之名以爲兄妻之號也○注言不至相見○正義曰言不可者謂嫂不可爲母也云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已之列以名遠之耳者謂之婦者弟妻謂之嫂者兄妻在已之列謂兄弟之妻在已之倫列恐相褻瀆故弟妻假以同子婦之名兄妻假以嫂老之名殊遠之也云復謂嫂爲母則令昭穆不明者既以子妻之名名弟妻爲婦若又以諸父之妻名名兄妻爲母則上下全亂昭穆不明故不可也鄭注喪服亦云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其不可也故言乎以疑之是弟妻可借婦名是兄妻不可借母名與此注正合無相違也而皇氏引諸儒異同煩而不當無所用也云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爲服不成其親也者若男女尊卑隔絕相服成親義無混雜此兄弟之妻已之倫列若其成親爲服則數相聚見姦亂易生故令之無服所以疏遠者云男女無親則遠於相見者以其全同路人惡親不接故云遠以相見○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名謂母婦之名言得之則昭穆明失之則上下亂是人治之大者也可得不慎之乎言須慎名也）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免音問殺色界反徐所例反）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問之也玄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戚千歷反單音丹婚姻如字）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周之禮所建者長也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繫音計又戶計反別皇如字舊彼列反注及下同綴丁衛反連合也食音嗣定繫戶計反一音計）〔疏〕（四世至然也○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統敘宗族之異各依文解之○四世而緦服之窮也者四世謂上至高祖以下至巳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爲族兄弟相報緦麻是服盡於此故緦麻服窮是四世也爲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共承高祖爲四世而緦服盡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者謂其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者謂其承高祖之祖者也言不服袒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者此作記之人以殷人五世以後可以通婚故將殷法以問於周云周家五世以後庶姓別異於上與高祖不同各爲氏族不共高祖別自爲宗是別於上也○而戚單於下者戚親也單盡也謂四從兄弟因親盡於下各自爲宗不相尊敬庶衆也高祖以外人轉廣遠分姓衆多故曰庶姓也高祖以上復爲五宗也○婚姻可以通乎者問者殷見姓別親盡雖是周家婚姻應可以通乎問其可通與否○注問之至由生○正義曰問之者是記者以殷法而問周云世後昏姻可以通否云玄孫之子姓別於高祖者玄孫與高祖服屬仍同其姓與高祖不異玄孫之子則四從兄弟不承祖父之後至已五世而無服各事小宗因字因官爲氏不同高祖之父是庶姓別於上庶姓爲衆姓也則氏族之謂也云姓世所由生者據五世無服不相稟承各爲氏姓故云姓世所由生○繫之至然也○前文記者以殷法而問周此經記者以周法而荅問言周法婚姻不可通也○繫之以姓而弗別者周法雖庶姓別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而不分別若姬氏姜氏大宗百世不改也○綴之以食而弗殊者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也○雖百世婚姻不通者言雖相去百世而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者言周道如此異於殷也是不許問者之辭也○注姓正至昭穆○正義曰姓正姓者對氏族爲正姓也云始祖爲正姓者若炎帝姓姜黃帝姓姬周姓姬本於黃帝齊姓姜本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是始祖爲正姓也云高祖爲庶姓者若魯之三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爲游氏國氏之等云若今宗室屬籍也者以漢之同宗有屬籍則周家繫之以姓是也云小史掌定繫世者周禮小史之官掌定帝繫世本知世代昭穆故云定繫世辨昭穆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爲妻之父母妻爲夫之黨服○夫爲妻于僞反下至其義然也注皆同）〔疏〕（服術至從服○正義曰此經明服術之制也一曰親親者父母爲首次以妻子伯叔二曰尊尊者君爲首次以公卿大夫○三曰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婦并弟婦兄嫂之屬也○四曰出入者若女子子在室爲入適人爲出及出繼爲人後者也○五曰長幼者長謂成人幼謂諸殤○六曰從服者即下從服有六等是也○注從服至黨服正義曰案從服有六畧舉夫妻相爲而言之也）

○從服有六。有屬從。（子爲母之黨）有徒從。（臣爲君之黨）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重而輕。（夫爲妻之父母）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疏〕（從服至而重○正義曰從服有六者從術之中別有六種有屬從一也屬謂親屬以其親屬爲其友黨鄭云子爲母之黨是也鄭舉一條耳妻從夫夫從妻並是也○有徒從二也徒空也與彼無親空服彼之支黨鄭云臣爲君之黨鄭亦略舉

一條妻爲夫之君妾爲女君之黨庶子爲君母之親子爲母之君母並是也○有從有服而無服三也鄭引服問篇云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其妻爲本生父母期而公子爲君所厭不得服從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嫂叔無服亦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四也鄭亦引服問篇云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也公子被君厭爲己外親無服而妻猶服之是從無服而有服娣姒亦是也○有從重而輕五也鄭引服問篇云夫爲妻之父母妻自爲其父母期爲重夫從妻服之三月爲輕是從重而輕也舅之子亦是也○有從輕而重六也鄭引服問云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爲君所厭自爲其母練冠是輕其妻猶爲服期是從輕而重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自猶用也率循也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重者爲之三年義重者爲之齊衰然如是也○上時掌反〔疏〕自仁至然也○正義曰此一經論祖禰仁義之事也○自用也仁恩也率循也親謂父母也等差也子孫若用恩愛依循於親節級而上至於祖遠者恩愛漸輕故云名曰輕也○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者○義主斷割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云名曰重也○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者言恩之與義於祖與父母互有輕重若義則祖重而父母輕若仁則父母重而祖輕一輕一重義宜也然如是也言人情道理宜合如是祖是尊嚴以上漸宜合輕父母恩愛漸近宜合重故云其義然也故鄭云恩重者爲之三年義重者爲之齊衰言其事合宜如此矣案喪服條例衰服表恩若高曾之服本應緦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踰數等之服豈非爲尊重而然也至親以期斷而父母加三年寧不爲恩深故亦然矣○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別嫌也○別彼列反〔疏〕君有至位也○正義曰此一經明人君既尊族人不以戚戚君明君有絕宗之道也○合族者言設族食燕飲有合食族人之道既管領族人族人不得以其戚屬上戚於君位皆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上親君位也○注所以至嫌也○正義曰不敢計己親戚與君齒列是尊君也兄弟相屬多有篡代之嫌今遠自卑退是別嫌疑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明猶尊也一統焉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爲于僞反下爲其士注死爲之爲其妻爲之大功不相爲皆同辟音避別子爲祖。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繼別爲宗。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適丁歷反下文及注皆同繼禰者爲小宗。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疏〕庶子至義也○正義曰上經論人君絕宗此一節論卿大夫以下繼屬小宗大宗之義各依文解之○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者案小記云庶子不祭祖下文云不祭禰此直云不祭者嫌祖禰俱不祭但小記辨明上士下士故有不祭祖不祭禰之文此則總而言之故直云不祭○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者案小記云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斬則三年與此一也小記文詳故云不繼祖與禰此文解畧故直云不繼祖也其義具在小記已備釋之○別子爲祖○前既云明其宗故此以下廣陳五宗義也別子謂諸侯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而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先君故云別子並爲其後世之始祖故云爲祖也○注別子至祖也○正義曰別子謂公子者諸侯適子繼世爲君其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是諸侯之子故謂之別子也云若始來在此國者此謂非君之戚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故亦謂之別子以其別於在本國不來者○繼別爲宗○謂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爲大宗也族人與之爲絕宗也五世外皆爲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繼禰者爲小宗○謂父之適子上繼於禰諸兄弟宗之謂之小宗以本親之服服之○有百世不遷之宗此一經覆說大宗小宗之義并明敬宗所以尊祖也云有百世不遷之宗者謂大宗也云有五世則遷之宗者謂小宗也云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此覆明大宗子百世不遷之義也云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此覆明小宗五世則遷之義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者此總結大宗小宗以大宗是遠祖之正體小宗是高祖之正體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崇先祖之義也○注遷猶至凡五○正義曰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者解經宗其繼別子之文以是別子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故云別子之世適經云別子之所自出者自由也謂別子所由出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後世子孫恒繼此別子故云繼別子之所自出云繼高祖者亦小宗也者以前文云繼禰者爲小宗是小宗定稱在於繼禰今此經云宗其繼高祖者緣無小宗之文故云繼高祖者亦小宗也云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者鄭以經繼高祖爲小宗何以前文先云繼禰者爲小宗鄭釋此意先云繼禰者又承上繼別爲大宗之下則從別子言之別子子者別子之適子弟之子者別子適子之弟所生子也弟則是禰其長子則是小宗故云繼禰爲小宗因別子而言也云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者鄭以此經文宗其繼高祖者上文云繼禰爲小宗是高祖與禰皆有繼文唯曾祖及祖無繼文故云明曾祖亦有也云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者小宗四謂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是小四并繼別子之大宗凡五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此三事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疏〕有小至是也○正義曰以前經明卿大夫士有大宗有小宗以相繼屬此經明諸侯之子身是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不可無人主領之義各依文解之○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謂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爲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爲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

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唯一無他公子可爲宗是有無之宗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己是亦莫之宗也公子是也言公子有此三事他人無唯公子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唯己音紀〔疏〕公子至道也○正義曰此一節覆說上公子宗道之意云公子有宗道一句爲下起文言公子有族人來與之爲宗敬之道○公子之公者公君也謂公子之君是適兄弟爲君者○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則君之庶兄弟爲士大夫所謂公子者也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言君爲此公子士大夫庶者宗其士大夫適者謂立公子適者士大夫之身與庶公子爲宗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也此適者即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公子之宗道也者言此適公子爲庶公子宗是公子宗道結上公子有宗道文也○注公子至之宗○正義曰云公子不得宗君君尊族人不敢以戚君故不得宗君也云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者公子既不得宗君其父子宗親之事無人主領故君命適兄弟爲之宗使領之也云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者以經文公子既有小宗大宗故知適者如大宗庶者如小宗云則如大宗者大宗之正本是別子之適今公子爲大宗謂禮如之耳非正大宗故云如也死爲齊衰九月者以君在厭降兄弟降一等故九月以其爲大宗故齊衰與君同母故云其母則小君也云爲其妻齊衰三月者同喪宗子之妻也既立適爲大宗則不復立庶爲小宗前經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是也云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者此則庶子爲宗禮如小宗與尋常兄弟相爲君在厭降一等故死爲之大功九月母則庶母妻則兄弟之妻故無服也既無適子可立但立庶子爲小宗前文所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也云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者無所宗則前經云有無宗也亦無之宗者則前經云亦莫之宗鄭於此注遍釋前耳○絕族無移服。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移本或作施同以豉反移猶旁也親者屬也。有親者服各以其屬親〔疏〕絕族至屬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盡則無服有族親則有服絕族者謂三從兄弟同高祖[illegible]○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言先有恩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收族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孝經曰孝莫

（大於嚴父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刑猶成也○罰中丁仲反）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斁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人樂之無厭也○斁音亦厭於豔反下同）〔疏〕（自仁至謂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人道親親從親已以至尊祖由尊祖故敬宗以收族人故宗廟嚴社稷重乃至禮俗成天下顯樂而無厭倦各依文解之○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者前文已具此重說之者前文論服之輕重故云一輕一重此論親親之道故先親親而後尊祖故云親親不言輕重也○親親故尊祖者以已上親於親親亦上親於祖以次相親去己高遠故云尊祖○尊祖故敬宗者祖既高遠無由可尊宗是祖之正胄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者族人既敬宗子宗子故收族人故喪服傳云大宗收族者也是其事○收族故宗廟嚴者若族人散亂骨肉乖離則宗廟祭享不嚴肅也若收之則親族不散昭穆有倫則宗廟之所以尊嚴也○宗廟嚴故重社稷者此以下並立宗之功也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若能先嚴宗廟則後乃社稷保重也○重社稷故愛百姓者百姓百官也既有社稷可重故有百官可愛也愛百姓故刑罰中者百官當職更相匡輔則無淫刑濫罰刑罰所以皆得中也○刑罰中故庶民安者上無淫刑濫罰故庶民安也○庶民安故財用足者民皆手足有所措各安其業故財用得足也○財用足故百志成者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既天下皆足所以君及民人百志悉成是謂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也○百志成故禮俗刑者刑亦成也天下既足百志又成則禮節風俗於是而成所以太平告功成也禮俗刑然後樂者樂謂不厭也禮俗既成所以長爲民庶所樂而不厭也○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者此周頌清廟之篇祀文王之廟美文王之功言文王之德豈不光顯乎言光顯矣文王豈不承先父之業乎言承之矣無斁於人斯斁厭也文王之德既能如此無見厭於人謂人無厭倦之者斯語辭也今尊祖敬宗人皆願樂亦無厭倦故云此之謂也謂與文王相似矣詩箋云周公祭清廟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與此注不同者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詩有與禮注不同故鄭荅炅模云然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四（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四十四）

大傳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節

黑則汁光紀（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叶云本又作汁）

汎配五帝也（各本同釋文汎作氾）

諸侯及其大祖（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太衞氏集說同釋文于上出大徵云下文注大祖大王皆同是釋文本亦作大也）

禮不至高祖（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又元命包云（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元誤尒）

牧之野節

牧之至尊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乃追王大王大王名亶父者（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大王二字不重衞氏集說同）

凡國野十里廬（惠棟挍宋本里下有有字衞氏集說同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同）

三十里有宿（考文引宋板作三是也衞氏集說同此本三誤二閩監毛本同）

案周本記云（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記作紀浦鏜挍云記當作紀下同）

謂周公攝政云年祭清廟（考文引宋板云作六閩監毛本六誤之）

又與武成違其義非也（惠棟挍宋本同續通解同閩監毛本違誤異）

追王大王亶甫王季歷（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甫作父）

文王稱王早矣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文上有云字）

於時稱王九十六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王下有年字）

號稱猶未定（閩監本同衞氏集說毛本猶誤有）

上治祖禰節

上治至竭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因治親屬合族之禮（閩監毛本作因衞氏集說同此本因誤音考文引宋板因作外）

上正治祖禰是尊其尊也（惠棟挍宋本有禰字此本禰字脫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作上正祖禰是尊其尊）

使人義之道理竭盡於此矣（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浦鏜挍云義衍字）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節

察有仁愛也（惠棟挍宋本也作者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誤也毛本同閩監本作察存仁愛也衞氏集說作察存仁愛者並誤）

無不贍者（各本同石經貝字旁摩滅釋文出不贍云本又作瞻）

紕繆猶錯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無繆字足利本同宋監本同）

徽號旌旗之名也（惠棟挍宋本作旗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是也此本旗作旟閩監毛本同）

徽或作褘（岳本同釋文亦作褘嘉靖本衞氏集說閩監毛本褘誤禕下同）

聖人至者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郎下云一曰治親之屬是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云誤文）

是以理相承順之道（惠棟挍宋本以作人是也閩監毛本並誤以）

言新制天下必宜造此物也（惠棟挍宋本作新制衞氏集說同此本新制二字闕閩監毛本新制作始有）

隨寅丑子所損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損疑建或指誤齊召南挍云損字當作建）

器爲楬豆（惠棟挍宋本作楬此本楬誤輵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

則以緇長半幅頳末（毛本同閩本頳誤赬監本頳誤賴）

同姓從宗節（惠棟云同姓節其夫節宋本合爲一節）

同姓至有別（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凡賜氏族者此爲卿乃賜（閩監毛本同齊召南挍云此字當作必衞氏集說此字無）

氏族對之爲別（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之作文衞氏集說同）

郹陽封人之女（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本郹誤郥毛本郹誤鄍）

其夫屬乎父道者節

道猶行列也（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猶作由）

既尊卑縣絕（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縣作懸下既不甚縣絕同○按縣懸正俗字）

謂之爲婦（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婦誤母）

故嫂不可謂之爲母（閩監本同毛本謂之誤倒在不可上）

兄妻假以嫂老之名（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嫂誤婦）

四世而緦節

昏姻可以通乎（各本同石經同釋文昏作婚按正義亦並作婚姻）

四世至然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上至高祖以下至已兄弟（惠棟挍宋本下字上無以字衞氏集說同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同）

婚姻可以通乎者（閩監毛本婚作婚是也下婚姻字並同）

婚姻應可以通乎（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應誤無）

雖百世婚姻不通者（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世下有而字）

自仁率親節

自猶用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也誤爲）

自仁至然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君有合族之道節

君有至位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有合食族人之道（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食作會衞氏集說同）

今遠自卑退（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今作令）

庶子不祭節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朱子云之所自出四字疑衍注中亦無其文至作疏時方誤耳）

庶子至義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庶子不祭祖下文云不祭禰（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文作又）

又承上繼別爲大宗之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又作文）

別子之適子弟之子者（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者誤爲）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節

有小至是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是有無之宗（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之字脫衞氏集說同）

公子是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也下有者字）

公子有宗道節

亦莫之宗（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宗下有也字盧文弨挍云古本注末有者字足利本同惟莫字作無與監本疏合）

公子至道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覆說上公子（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節作經衞氏集說同）

士大夫之身（惠棟挍宋本亦作身閩監毛本身誤見衞氏集說同）

云公子不得宗君者（惠棟挍宋本有者字毛本同監本脫）

同喪服宗子之妻也（惠棟挍宋本有服字衞氏集說同此本服字脫閩監毛本同各本妻字同毛本妻誤義）

則無所宗亦無之宗者（閩監本同毛本下無作莫）

絕族無移服節

絕族至屬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爲族屬既絕故無移服（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故誤者衞氏集說同）

自仁率親節

自仁至謂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從親己以至尊祖（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本親己作親親衞氏集說同毛本己作親至誤下）

宗廟嚴故重社稷者（監毛本作者惠棟挍宋本者作○）

此之謂也者（監毛本作者惠棟挍宋本者作○）

故鄭荅炅模云然也（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炅誤晃模誤摸）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五

少儀第十七（○陸曰少詩照反少猶小也鄭云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少威儀少猶小也此於別錄屬制度）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固如故也將猶奉也即君子之門而云願以名聞於奉命者謙遠之也重則云固奉命傳辭出入○始見賢遍反下文注除注二相見並同聞名如字徐音問注皆同嗛音謙本又作謙遠于萬反重直用反傳丈專反下傳辭同）〔疏〕（聞始至命者○正義曰此一經論見君子之法但此一篇雜明細小威儀不復爲以科段各隨文解之○聞始見君子者謂作記之人心自謙退不敢自專制其儀而傳聞舊說故云聞始見君子者謂始欲見君子貴賤之人○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辭客之辭也某客名也再辭曰固固如故也聞名謂名得通達也將命謂傳辭出入通客主之言語者也客云願以己名使通聞於將命之人也然客實願見君子而云願聞名於傳命者不敢必斥見於君子但願將命者聞之而已不云初辭而云固者欲明主人不即見已已乃再辭故云固也若初辭則不云固當惟云某願聞名於將命者耳○）不得階主。（階上進者言賓之辭不得指斥主人○上時掌反○）〔疏〕（正義曰解上經文云聞名之義也階進也主謂主人也客宜卑退故其辭不得斥進主人也○注階上進者○正義曰階是等故人升階必上進故以階爲上進隱義云階可升上故云上進也）適者曰。某固願見。（敵當也願見願見於將命者謙也○）〔疏〕（正義曰此明敵體始相見言敵體不謙故云願見也雖云願見亦應云願見於將命者因上已有故此畧之又云固者義亦如前）罕見曰聞名。（罕希也希相見雖於敵者猶爲尊主之辭如於君子○罕見賢遍反）〔疏〕（正義曰前二條明始相見此明已經相見而疏者罕少也若少見尊者辭云願聞名於將命者若少見敵者亦云願聞名於將命者然敵者始來曰願見重來而疏翻曰聞名者亦奬之使不疏也或云始來禮隆故尊卑宜異重來禮殺故宜同也○注罕希至君子○正義曰案爾雅釋詁文罕希也是罕得爲希云希相見雖於敵者猶爲尊主之辭如於君子者尊而希者故宜同於始來相見敵而希者其辭須於始來故鄭偏解之也○）亟見曰朝夕。（亟數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亟去冀反注及下同數色角反○）瞽曰聞名。（瞽無目也以無目辭不稱見）〔疏〕（亟見至聞名○正義曰此謂數相見者也亟數也若數見尊者則其辭云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若數見敵者則云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注亟數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瞽曰聞名者瞽無目也其來不問見貴賤則並通云願聞名於將命者其目無所見故不云願見○）適有喪者曰比。（適之也曰某願比於將命者比猶比方俱給事）〔疏〕（正義曰前明吉禮相見此以下明凶事相見者也適往也此謂往適者喪家也比比方也喪不主相見凡往者皆是助事故云比謂比方其年力以給喪事也若五十從反哭四十待盈坎皆是比方其事故鄭云比謂比方俱給）

（事故辭云願比於將命者也○）童子曰聽事。（曰某願聽事於將命者童子未成人不敢當相見之禮○〔疏〕正義曰童子未成人雖往適它喪不敢以成人為比方但來聽主人以事見使故云願聽事於將命者也）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喪憂戚無賓主之禮皆為執事來也○為于偽反下文為君喪注雖為並同○〔疏〕正義曰前往適喪此適貴者喪也不敢云相比方而使但聽主人之見役輕重唯命不敢辭也不直云聽役於將命而云於司徒者司徒主國之事故國有大喪謂公卿之喪則司徒皆率其屬掌之故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鄭云衆庶所致役也又檀弓云孟獻子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隱義云公卿亦有司徒官以掌喪事也）○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適他行朝會也資猶用也贈送也○適它音他從才用反朝直遙反〔疏〕君將至從者○正義曰此一經論臣致物於君及適者之辭前明吉凶相見之禮此以下明吉凶相送遺之禮也此明送吉也君謂己君也適它謂朝會出往它國也○臣如置金玉貨貝於君者如若也君欲往它國而臣若奉獻財物以充君路之資者也金玉貨貝畧舉其梗槩耳臣則曰致馬資於有司者臣雖以物贈君君禮尊備物不有乏少故臣不敢言將物與君但恐君行有車馬路中或須資給故云此物以充馬資物不可付馬故云致馬資於有司有司謂主典君物者也○敵者曰贈從者若物送敵者亦不云贈送敵者當言贈於左右從行者也）○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言廢衣不敢必用斂也賈人知物善惡也周禮玉府掌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有賈八人○襚音遂賈音嫁徐音估注同斂力豔反織音志鄭注周禮云畫繢之屬〔疏〕臣致至曰襚○正義曰此因前送吉此明送凶襚者以衣送死人之稱禮以衣送敵者死曰襚襚者遂彼生時之意也若臣以衣送君死不得曰襚但云致廢衣廢衣者不敢言必充君斂但充以廢致不用之例故云致廢衣也賈人者識物賈貴賤而主君之衣物者也又不敢云與君故云致賈人也然喪大記云君無襚注云無襚者不陳不以斂敵者曰襚者衣送敵者死既無謙故云襚也○注周禮至八人○正義曰引之者證君有賈人藏獻物也鄭注周禮云文謂物織畫繡之屬也）親者兄弟。不以襚進。（不執將命者以即陳而已〔疏〕正義曰此明親者相襚之法進謂執之將命也若非親者相襚則擯者傳辭將進以為禮節若有親者相襚但直將進即陳之不須執以將命也案士喪禮大功以上同體之親襚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甸謂田野之物○甸大見反○〔疏〕正義曰言臣為君喪而臣進物納為獻也納入也甸田也言入此物是自田野之所出合獻入之於君有司也必云田所出者臣皆受君地明地物本由君出也尤是送君故與賈人貨貝但供喪用故付有司也）賵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賵芳仲反）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路也雖為死者來陳之於外戢伐田獵之服非盛者也周禮革路建大白以即戎○賻音附○〔疏〕賵馬至廟門○正義曰此一節論賻賵之異○賵馬入廟門者以馬送死曰賵賻副亡者之意也既送亡者故將入廟門也庾云禮既祖訖而後賵馬入設於廟庭而入門者欲以供駕魂車也故鄭云主於死者○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者以馬助生營喪曰賻馬幣謂以財貨賻助主人喪用並助主人之物故不將入廟也故鄭云以其主於生人也大白兵車革路之旗周路建大白以即戎也兵車即革路也雖並為送喪之從車而其本是田戰之具故不可入廟門故鄭云雖為死者來陳之於外戢伐田獵之服非盛者也然所以得有大白兵車來助主人者此謂諸侯有喪鄰國之君有以大白兵車而賵之者或家國自有也）○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喪者非尸柩之事則不親也舉之舉以東○柩音舊〔疏〕賻者至受也○正義曰此一經明賻者授物及主人受之禮賻者既致命坐委之者此明來賻者之法坐猶跪也謂賻者跪委物於地○擯者舉之者謂主人擯者舉而取之○主人無親受也者吉時若人以物饋主人皆自拜受之若有喪主於哀戚凡有四方使者以物賻已悉不得拜受故使擯者受舉之而已○注舉之舉以東○正義曰知舉以東者雜記云含者入升堂致命坐委于殯東南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後襚者賻者並然而升堂致命是告擯之辭也若賻生人則致命擯者不告殯而不升堂然車馬不舉以陳而鄭云舉以東者謂幣之屬也）○受立。授立。不坐。（由便○便婢面反○）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有之有跪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跪其委反長直良反〔疏〕受立至之矣○正義曰此一節明相授受之禮前明吉凶相見及送賵之禮有擯相授受之法故此明之坐亦跪也凡尊卑相授乃以跪為敬也○受立謂尊者立以物與卑者卑者受此尊者之物授立謂尊者立己以物授尊者之立此二事皆不坐以尊者立故也若坐則尊者屈而低身類尊者故也○性之直者則有之矣者性謂天性言尊者天性直自如此短小尊者雖立若授受尊者之物則有坐而授受所以然者以尊者短小若立對之則以長臨尊故有坐也○）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可猶止也謂擯者為賓主之節也始入則告之辭至就席則止其辭）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雖衆敵猶有所尊者○排薄皆反闔初獵反又音合說吐活反本又作脫下注同○）有尊長在則否。（在在內也後來之衆皆說屨於戶外○長丁丈反下文注尊長皆同〔疏〕始入至則否○正義曰此一節明賓主之入擯者告之辭讓之節及說屨之儀○始入而辭者謂始入門主人辭謝賓之節曰辭矣者當此之時擯者告主人曰辭謝賓矣謂辭讓賓令賓先入至階之時擯者亦應告主人曰辭讓賓先登矣此不言者始入之文包入門登階矣○即席曰可矣者謂賓主升堂各自就席而立擯者恐賓主辭謝即席故擯者告之曰可矣可猶止也言既即席之時止此辭讓不須辭矣○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者謂賓主登席其衆須入戶內者雖尊卑相敵猶推一人為尊闔謂門扇排謂推門扇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言止許一人不得並皆如此也○有尊長在則否者謂先有尊長已在於堂或室衆人後入不得一人說屨於戶內也○）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不斥人謙也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某音母行下孟反〔疏〕問品至某乎○正義曰此一經明賓主相問飲食及道藝之事也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者謂客來賓主相問禮也品味者殽饌也亟數也凡問人若欲問彼人已嘗食某殽饌與否者則不可斥問嘗食否當問其數食某食乎如言彼已嘗經數食也然後若不當食則自當依事而荅之也○問道藝者亦謂賓主先已明知所習道藝及其問之亦不敢指斥故云子習於某道乎子善於某藝乎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也○注不斥至六藝○正義曰不斥人謙也者雖先知其所食所習所善及其問之猶疑而稱乎乎者謙退之辭是以不正指斥人所能此人兼客主也南本云不斥主人非也云道三德三行也者案師氏教國子三德三行者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三行者一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順行也皆國子所習故知道是三德三行也云藝六藝者案保氏教六藝禮樂射馭書數也○）不疑在躬。（躬身也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不度民械。（械兵器也不計度民家之器物使己亦有○度大洛反計也注同械戶戒反○）不願於大家。（大謂富之廣也）不訾重器。（訾思也重猶寶也○訾子斯反〔疏〕不疑至重器○正義曰此一節承上賓主相問之事明賓主之禮賓不得願主人所有之物○不疑在躬者既問主人之道藝則己亦當習學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則為賓為主皆然也○不度民械者謂為客至主人之家不得計度民家所有器械使己亦有也○不願於大家者大家謂富貴廣大之家謂大夫之家也謂士往於卿大夫之家見欲富大不可願欲之也非分而願必有亂心也不訾重器者訾思也重器寶珍之物言謂客至主人之家見有重器重器不可思玩之若思玩之則憎疾己貧賤生淫亂濫惡也○）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鬣謂帚也帚恒帚地不潔清也膺親也擖舌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氾埽上芳劍反下悉報反拚弗運反又作攘鬣力陳反膺於陵反胷前也擖以涉反舌也徐音葉清徐才性反又如字去起呂反下擢去同鄉許亮反○〔疏〕氾埽至膺擖○正義曰此一經明主人與賓洒埽之事氾埽者廣也若遠路大賓來主人宜廣埽之謂外內俱埽謂之埽○[illegible]）

不貳問。（[illegible]）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illegible]）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illegible]）燕見不將命。（[illegible]）

（用賓主之正來則若子弟然○見賢遍反下請見同）遇於道。見則面。（可以隱則隱不敢煩動也）不請所之。（尊長所之或卑褻○褻息列反）喪俟事。不犆弔。（亦不敢故煩動也事朝夕哭時○犆本亦作植音特）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端慤所以爲敬也尊長或使彈琴瑟則爲之可○畫胡麥反翣本亦作萎所角反盧云扇也慤苦角反○）寢則坐而將命。（命有所傳辭也坐者不敢臨之）侍射則約矢。（不敢與之拾取也○射食夜反下注客射同拾其劫反○）侍投則擁矢。（不敢釋於地也投投壺也投壺坐○）勝則洗而以請。（洗爵請行觴不敢直飲之○飲音蔭）客亦如之。（客射若投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勝詩證反○）不角。（角謂觥罰爵也於尊長與客如獻酬之爵○觥古橫反○）不擢馬。（擢去也謂徹也已徹馬嫌勝故薄之○擢直角反○）

【疏】（尊長至擢馬○正義曰此一節論卑幼奉命於尊長諸雜之儀○燕見不將命者謂卑幼私燕而見不使擯者將傳其命無賓主之禮○遇於道見則面者若於道路遇逢尊者尊者若見己己則面見若尊者不見己己則隱也○不請所之者尊者雖面自見而不得問尊者何處往也○喪俟事不犆弔者謂弔於尊長喪法也俟事謂侍主人朝夕哭時也不犆弔謂不非時而獨弔也○侍坐弗使不執琴瑟者卑侍尊者之法也侍坐於尊尊者若不使己己則不得執琴瑟而鼓之若使己則得執之也○不畫地者盧云不敢無故畫地也○手無容者盧云不弄手也○不翣也者盧云翣扇也雖熱亦不敢搖扇也此皆端慤所以爲敬也○寢則坐而將命者寢臥也坐跪也若尊者眠臥而侍者若傳辭當跪前不可以立恐臨尊者○侍射則約矢者矢箭也凡射必計耦先設楅在中庭楅者兩頭爲龍頭中央共一身而倚箭於楅身上上耦前取一矢下耦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升堂插三於要而手執一隻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并取四矢故云則約矢也○侍投則擁矢者投投壺也擁抱也矢謂投壺箭也若柘若棘爲之投壺禮亦賓主各四矢從委於身前坐一一取之若卑者侍投則不敢釋置於地但手并抱投之也故鄭云不敢釋於地庾云擁抱己所當投矢也隱義云尊者委四矢於地一一取以投卑者不敢委於地悉執之也○勝則洗而以請者若敵射及投壺竟司射命酌而勝者當應曰諾而勝者弟子酌酒南面以置豐上豐在西階上兩楹之西而不勝者下堂揖讓升堂就西階上立北面就豐上取爵將飲之而跪之曰賜灌灌猶飲也而勝者立於不勝者東亦北面跪而曰敬養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然後乃行也○客亦如之者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而請如卑侍之法所以優賓也○不角者角謂行罰爵用角酌之也詩云酌彼兕觥是也今飲尊者及客則不敢用角但如常獻酬之爵也○不擢馬者擢去也徹也投壺立籌爲馬馬有威武射者所尚也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馬三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二馬之朋徹取一馬者足以爲三馬以成定勝也今若卑者朋雖得二馬亦不敢徹尊者馬足成己勝也）

○執君之乘車則坐。（執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不行也○乘繩證反轡冰媚反○）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幣。（面前也幣覆苓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苓上也○拖徒可反引也又他左反幣徐音覓苓力丁反腋音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步行也○散悉旦反）

【疏】（執君至後步○正義曰此一節明爲君僕御之法○執君之乘車則坐者執執轡也謂不在車而僕執轡守君車時也凡御則立今守空車則坐示君不在車車不行也○僕者右帶劍者謂初御法也僕即御者也右帶劍者帶之於腰右邊也帶劍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劍右帶者御人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劍則妨於君故右帶也○負良綏申之面者良善也善綏君綏也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面嚮前取君綏由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綏之末於面前○拖諸幣者拖猶掩也亦引也幣車覆藺也綏申於面前而拖末於車前幣上也亦云引之可置車幣上也○以散綏升者謂初升時也散綏副綏也僕登車既不得執君綏故執副綏而升也○執轡然後步者步猶行也既升車執策分轡而後行車也行車五步而立待君君出上則授良綏而升君也○注幣覆苓也○正義曰苓車前藺也亦名爲式故詩云幭覆式與此同知良綏君綏者以下云散綏既有二種明良綏君綏其散綏則本繫於車僕者擘之而登車也）

○請見不請退。（去止不敢自由○見賢遍反）朝廷曰退。（近君爲進○朝直遙反後朝廷皆同近附近之近）燕遊曰歸。（禮褻主於家也）師役曰罷。（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罷音皮注同還音旋下文注皆同）

【疏】（請見至曰罷○正義曰此一節明卑者見尊及朝廷退歸之辭○請見不請退者謂卑者於尊所有請見之理既見去必由於尊者故不敢請退○朝廷曰退者謂於朝廷之中若欲散還則稱曰退以近君爲進還私遠君故稱退論語子退朝又云冉子退朝並是對進爲言也○燕遊曰歸者若在燕及遊退還稱曰歸以燕遊禮褻主於歸家○師役曰罷者謂於師役之中欲散退之時稱曰罷勞○注春秋至曰疲○正義曰案莊八年夏魯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秋師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爲注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以此皆解倦之狀伸頻伸也運澤謂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汗澤○欠起劍反伸音申笏音忽還音旋蚤音早莫音暮解古賣反頻本又作嚬音頻玩五亂反易以豉反汗戶旦反一音烏○）

【疏】（侍坐至可也○正義曰此明侍坐法也志倦則欠體疲則伸爲君子久坐而自爲之也○運笏者運動也謂君子搖動於笏澤劍首者澤謂光澤玩弄劍首則生光澤○還屨者還轉也謂君子自轉屨也尊者說屨於戶內是屨恆在側故得自還轉之也問日之蚤莫者尊者忽問日之蚤暮○雖請退可也者雖假令也前言侍者不得請退今若見君子有欠伸以下諸事皆是坐久體倦欲起或欲臥息之意故侍者當此時假令請退則可也）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量其事意合成否○量音亮乞如字又音氣爲于僞反遠于萬反）

【疏】（事君至罪也○正義曰此一節明臣事君之法事君者量而后入者凡臣之事君者欲請爲其事先商量事意堪合以否然後入而請之○不入而后量者不得先入請見君然後始商量成否○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者非直事君如此凡乞貸假借於人謂就人乞貸假借爲人從事謂求請事人如此之屬亦須先商量事意成否不可不先商量即當其事故云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者然猶如此事君若能如此下不忤上故上無怨上不責下也故下遠罪然唯解上下不結乞假從事者也可略）

不窺密。（嫌伺人之私也密隱曲處也○窺苦規反伺音司處昌慮反○）不旁狎。（妄相服習終或爭訟○爭爭鬬之爭）不道舊故。（言知識之過失損友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偷他侯反○）不戲色。（暫變傾顏色爲非常則人不長失敬也○不長丁丈反絕句○）

【疏】（不窺至戲色○正義曰此一節明在於僚類當自矜持之事○不窺密者人當正視不得窺覘隱密之處鄭云嫌伺人之私也○不旁狎者旁猶妄也不得妄與人狎習或至忿爭因狎而爭訟也○不道舊故者不道說故舊之罪過○不戲色者不戲弄其顏色○注暫變至敬也○正義曰人當恒自矜持尊其瞻視若暫傾變顏色爲非常褻慢則人不復長久失他人所敬故云則人不長失敬也）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亡去也疾惡也○訕所諫反徐所姦反惡烏路反○）頌而無讇。諫而無驕。（頌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驕謂恃知而慢也○讇稔變反）怠則張而相之。（怠惰也相助也○相息亮反注同惰徒臥反○）廢則埽而更之。（廢政教壞亂不可因也○更音庚）謂之社稷之役。（役爲也）

【疏】（爲人至之役○正義曰此明臣事君之道○有諫而無訕者訕爲道說君之過惡及誹毀也君若惡臣當諫之不得嚮人道說謗毀故論語云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有亡而無疾者亡猶去也疾猶憎惡也君若有過三諫不從乃出境而去不得強留而憎惡也○頌而無讇者頌美盛德之形容也讇謂橫求見容若君有盛德臣當美而頌之也君苟無德則匡而救之不得虛妄以惡爲美橫求見容故孝經云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諫而無驕者君若從己諫則己不得藉己言行謀用恃知而[illegible]）

○毋拔來。毋報往。（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常有宿漸不可卒也○拔蒲末反注同急疾也王本作校古孝反報音赴卒才忽反）毋瀆神。（瀆謂數而不敬數色角反）毋循枉。（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遵行以自伸○循枉上音旬下紆往反邪曲也復扶又反）毋測未至。（測意度也○意度如字○本又作億音抑下大各反）士依於德。游於藝。（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工依於法。游於說。（法謂規矩尺寸之數也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考工記曰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或爲伸○於說如字注同又始銳反鴻又作洪殺色戒反侈昌氏反弇於檢反）毋訾衣服成器。（訾思也成猶善也思此則疾貧也○訾子斯反）毋身質

言語。（質成也聞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所誤也○傳丈專反○）〔疏〕（毋拔至言語○正義曰此一節廣明爲人之法○毋拔來毋報往者報謂赴也拔赴皆速疾之意凡人所之適必有循漸毋得疾來毋得疾往○毋瀆神者謂瀆慢也神明正直敬而遠之不可慢○毋循枉者循猶追述也枉邪曲也人非圓恨不免時或邪曲若前已行之今當改正不得猶追述已之邪事也○毋測未至者未至之事聖人難之凡人故不可豫欲測量之也若終不知則傷知也○士依於德者士謂進士有德行者當依附於三德游於藝者謂敎游於六藝○工依於法者謂規矩尺寸之法或言工巧皆當依附於法式○游於說者說謂論說規矩法式之辭言游息於規矩法式之文書○毋訾衣服成器者訾思也成善也無得思念衣服善器毋身質言語者凡言語有疑則稱疑無得以身質成言語之疑者其言既疑若必成之或有所誤也○注德三至九數○正義曰案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彼注云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德尊祖愛親案大司徒職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知此依於德非六德者六德所以教萬民而云三德所以教國子此經云士故知是三德也云一曰五禮至九數者是周禮保氏職文案彼注云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句股然五禮六樂之等皆鄭康成所注其五射以下鄭司農所解但九數之名書本多誤儒者所辨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方程七贏不足八旁要九云今有重差句股者鄭司農指漢時云今世於九數之內有重差句股二篇其重差即與舊數差分一也去舊數旁要而以句股替之爲漢之九數即今之九章也先師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爲二篇未知所出今依司農所注周禮之數餘並不敢○注說至宜也○正義曰此經云依於法游於說法既是規矩法式法外又云說是說與法不同謂說此法式文書論其法式大小鴻殺之意與法大同小異法式據其體論法據其文引考工記者證說是說法度之意彼說鑄鐘形狀言鐘或薄或厚聲之振動其聲清濁由薄厚而出云修弁之所由與者修謂鐘口寬大弁謂鐘口內小從此法式所由與有說或大或小或修或弁皆有所宜之意鐘厚則聲不散薄則聲散大短出聲疾易竭小長聲緩深遠弁則聲不舒揚故云有說○）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匪讀如四牡騑騑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美皆當爲儀字之誤也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美音儀出注下同齊子禮反齊齊皇皇齊如字皇音往徐于況反匪讀爲騑芳非反牡音母○）〔疏〕（言語至雍雍○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事之宜此美皆當爲儀○言語之美者○謂與賓客言語故鄭注保氏云賓客之容穆穆皇皇者謂言語形狀穆穆皇皇然其天子諸侯行容亦穆穆皇皇故曲禮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鄭云皆行容止之貌穆穆皇皇皆美大之狀○濟濟翔翔者據在朝威儀濟濟翔翔者謂威儀厚重寬舒之貌言語則穆穆皇皇威儀則濟濟翔翔齊齊皇皇者皇讀爲歸往之往皇氏云謂心所繫往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繼屬故齊齊皇皇然其言語及威儀皆當如此○匪匪翼翼者匪讀曰騑騑騑翼翼者皆是車馬之形狀故詩云四牡騑騑下文云四牡翼翼皆是馬之行容貌翼翼騑騑皆是馬之嚴止○肅肅雍雍者鸞和聲之形狀肅肅然雍雍然肅肅是敬貌雍雍是和貌○注匪讀至之容○正義曰詩小雅云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述文王聘臣之勞云美皆當爲儀者以保氏云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即儀也故知美皆當爲儀鄭彼注祭祀之容朝廷之容車馬之容皆引此文其賓客之容則此言語穆穆皇皇也彼注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是玉藻文也○）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御謂御事○長丁丈反下及注同○）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正樂政也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樂人音岳興如字又許證反道音導諷福鳳反卷音權濩戶故反）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士祿薄子以農事爲業）○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於重器於近尊於迫狹無容也步張足曰趨○筴音策近附近之近狹音洽○）武車不式。介者不拜。（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車中之拜肅拜○下戶嫁反）〔疏〕（問國君至不拜○正義曰此一節明問國君及大夫士之子長幼之稱○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者謂彼人所問君之子長幼若長則荅之云能從君供社稷之事若幼則曰能御御治也謂已能治事若大幼則曰未能治事此治事謂尋常細小事也小於社稷事○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者以大夫之子恒習學於樂長則已能習樂故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者正謂政令以幼者習樂未成但聽政令於樂人受樂人所教幼則云已能受命令於樂人若大幼則云未能受政令於樂人○注正樂至大武○正義曰鄭恐經正是樂正之官故讀爲政令之政謂年幼受政於樂人也引大司樂者證鄉大夫之子習樂之事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者彼注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云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者彼注云興謂以善物喻善事導者言古以剴今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荅述曰語云教國子舞雲門以下者故注云黃帝曰雲門大卷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如鄭此言如雲之所出解雲門也民得以有族類解大卷也言有族類而集聚也彼注大咸咸池堯樂也言其德無所不施大韶舜樂也言有德能紹堯之道大夏禹樂也禹治水言其德能大中國大濩湯樂也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大武武王樂也言其德能成武功也曲禮問其父身此問其子者皇氏云記人之意異耳）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爲尸爲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爲喪主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雖或爲唯或曰喪爲主則不手拜肅拜也○低丁兮反爲夫于僞反）〔疏〕（婦人至手拜○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拜儀婦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吉事及君賜恐然也○爲尸坐者謂虞祭婦人爲祖姑作尸也周禮坐尸嫌婦人或異故明之也若平常祭無婦人之尸示主於夫故設同几而已則不手拜肅拜者手拜手至地婦人爲尸或荅拜時但肅拜而不手拜也○爲喪主則不手拜者婦人若有喪而不爲主則手拜也若爲夫及長子喪主則稽顙不手拜○注肅拜至拜也○正義曰手拜手至地者解手拜之義言手拜之拜但以手至地則周禮空首案鄭注周禮空首拜頭至手此云手至地不同者此手拜之法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故兩注不同其實一也云婦人以肅拜爲正者言肅拜是婦人之常而昏禮拜扱地以其新來爲婦盡禮於舅姑故也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者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云凶事乃手拜耳者言婦人除爲喪主其餘輕喪凶事乃有手拜耳鄭知然者以經云爲喪主則不手拜明不爲喪主則手拜故云凶事乃有手拜耳云爲尸爲祖姑之尸也者以士虞禮男男尸女女尸故也若平常吉祭則共以男子一人爲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云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者小記文以其稽顙故不手拜云其餘亦手拜而已者除夫與長子之外則上云凶事乃手拜是也云或曰喪爲主則不手拜肅拜也者鄭更引或解之辭云爲喪主不作手拜但爲肅拜與前爲稽顙異違小記正文其義非也○）

葛絰而麻帶。（謂既虞卒哭也帶所以自結束也婦人質少變於喪之帶有除而無變○）〔疏〕（葛絰而麻帶○正義曰此謂婦人既虞卒哭其絰以葛易麻故云葛絰婦人尚質所貴在要帶有除無變終始是麻故云麻帶也○）

取俎進俎。不坐。（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柄兵命反）○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重慎）〔疏〕（取俎進俎不坐○正義曰取俎謂就俎上取肉進俎謂進肉於俎俎既有足立而進取便故不坐○注亦柄尺之類○正義曰案管子書弟子職云進柄尺謂爵豆之屬是也）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屨乃升堂○跣悉典反爲于僞反稅屨本又作脫又作說吐活反○）〔疏〕（此祭至有之○正義曰此一經論堂上有跣無跣之事○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者凡祭謂天子至士悉然也跣說屨也下大夫及士陰陽二厭及燕尸皆於室中上大夫陰厭及祭在室若擯尸則于堂天子諸侯則有室有堂祭禮主敬故凡祭在室中者非唯室中不說屨堂上亦不敢說屨故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者有之謂堂上有跣也燕禮主歡故得說屨而升堂坐也燕禮云賓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注云凡燕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禮者尚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注祭不至升堂○正義曰云祭不跣者主敬也者跣謂說屨坐而相親祭禮主敬不敢私自相親故云祭不跣者主敬也云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者朝事延尸於戶外故坐尸於堂若卿大夫以下祭禮於室無坐尸於堂也云祭所尊在室者以經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故辨之也此則貴賤通故卿大夫士正祭饋食竝在室中而天子諸侯雖朝事延尸於戶外非禮之盛節初入室灌及饋熟之時事神大禮故云祭所尊在室云燕所尊在堂者於燕禮文無在室唯在堂行禮初時立而致敬故云燕所尊在堂云將燕降說屨乃升堂者燕禮文也）

未

嘗不食新。（嘗謂薦新物於寢廟）〔疏〕（未嘗不食新○正義曰嘗謂薦新物於寢廟也未嘗則人子不忍前食新也）○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還車而立以俟其去○還音旋注同）〔疏〕（僕於至還立○正義曰此一經論僕御之禮必授人綏故君子升及下僕者皆授綏也○始乘則式者謂是僕者始乘君子未升至御者則式以待君子升也○君子下行然後還立者僕人之禮若君子將升則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從下更還車而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或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故君子將下車則僕亦下車立於馬前待君子下行乃更還車立以俟君去）○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魯莊公敗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朝直遙反喪息浪反傳乘上丈專反又陟戀反下繩證反下文除乘車同）

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此蓋殷制也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疏〕（乘貳至則否○正義曰謂僕乘副車法也朝祀副車曰貳戎獵副車曰佐朝祀尚敬乘副車者式戎獵尚武乘副車者不式也○注貳車至而歸○正義曰云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者以此經佐車貳車相對車云式主敬故謂朝祀之副曰貳佐車不式主武故云戎獵之副曰佐若戎獵自相對則戎車之副曰倅田車之副曰佐故周禮戎僕馭倅車田僕馭佐車熊氏云此云戎獵之副曰佐者據諸侯禮也故莊九年公及齊師戰于乾時公喪戎路佐車授綏是也○注此蓋至之數○正義曰按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九乘侯伯七乘又典命云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車服各如其命數並與此經不同故疑爲殷制）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尊有爵之物廣敬也服車所乘車也車有新舊）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平尊者之物非敬也○賈音嫁）〔疏〕（有貳至弗賈○正義曰此一節明廣敬之義○有二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者有二車則謂下大夫二車之乘以下者謂其所乘之馬所服之車不敢齒次論其年歲評其價數高下車所以不得齒者以車有新舊則年歲有多少價數有貴賤以尊者之物故不敢齒也○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價者觀視也亦不得輕平尊者物堪直多少之價亦爲不敬故觀而不平）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也酒謂清也糟也不言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便婢面反下同糟早勞反）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已如字又音異解戶買反）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加猶多也）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緤紖靮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鵲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緤息列反守手又反又如字注同紖文引反靮丁歷反畜許六反鵲七畧反）

臣則左之。（異於眾物臣謂囚俘○俘音孚）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摯幣也櫜弢鎧衣也胄兜鍪也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稅本又作脫又作說同吐活反袒音但櫜音羔甲衣也奉芳勇反胄直又反鎧苦代反弢吐刀反兜丁侯反鍪亡侯反）器則執蓋。（謂有表裏）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韣弓衣也左手屈衣并於拊執之而右手執簫○韣音獨拊芳武反并必政反）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櫝謂劍函也襲卻合之夫襓劍衣也加劍於衣上夫或爲煩皆發聲○櫝音獨夫襓上音扶注同下如遥反函音咸卻去畧反下文同）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熲。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茵著蓐也熲警枕也筴蓍也籥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苴子余反茵音因熲京領反注同警枕也又燭迴反編必綿反萑音姦葦于鬼反裹音果著蓐上音佇下音辱）刀卻刃授穎。削授拊。（辟用時頴鐶也拊謂把○穎役頂反削音笑辟音避把音霸○）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辟刃不以正鄉人也○刺七智反又七亦反辟匹亦反注同鄉許亮反下鄉國同）〔疏〕（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至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正義曰此一節廣明以物獻遺人法各隨文解之○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者四馬曰乘故知四壺酒亦曰乘壺束脩十脡脯也酒脯及犬皆可爲禮也與卑者曰賜奉尊者曰獻隨其所與故云賜人若獻人也○則陳酒執脩以將命者陳列也酒重脯輕故陳列重者於門外而執輕者進以奉命也○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者謂將命之時辭也雖陳酒犬而單執脯致命而其饋亦猶曰有酒脯犬也若二犬亦當言二也○注酒謂至命也○正義曰案內則酒醴有清有糟沛者曰清不沛者曰糟故知此酒或清或糟云不言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者鄭釋初云有酒脯犬而後唯云陳酒執脯不言陳犬故明之也若言陳犬則嫌無脯時亦猶陳之令欲明若無脯者則陳酒牽犬以將命故不言陳犬也犬馬不上於堂牽之當在下耳○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謂無脯犬而有酒肉者也則亦陳酒而執肉以將命也云鼎肉者謂肉已解剔可升於鼎者解剔則易執也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者謂以禽獻賜也二隻曰雙加於一雙謂或十或百雙也假令多雙則唯執一雙將命也委其餘者所餘多雙則委陳門外也○犬則至右之緤牽犬繩也若牽犬將命則執繫犬繩也○守犬田犬則受擯者既受乃問犬名者犬有三種一曰守犬守禦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廚庶羞用也田犬守犬有名食犬無名獻田犬守犬則主人擯者既受之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者紖靮俱牽牛馬之物故執之○皆右之者謂以右手牽之由便故也此謂田犬守犬蓄養則畜無可防禦若充食之犬則左手牽之右手防禦故曲禮云效犬者左牽之是也○注謂若至之屬○正義曰戰國策云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桓譚新論云夫畜生賤也然其尤善者皆見記識故犬道韓盧宋鵲又魏文帝說諸方物亦云狗於古則韓盧宋鵲則獵鵲音同字異耳故鄭亦爲鵲字○臣則左之者謂征伐所獲民虜者也左之謂左手操其右袂也以其異於衆物衆物犬馬之屬犬馬不生變異故皆右之民虜或起惡慮故以左手操右袂右手當制之是與衆物異也○車則至奉胄○獻車馬者執策綏故知陳車馬而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者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物也謂獻鎧者復有他物與鎧同獻則陳鎧而執他物輕者以將命也○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者袒開也櫜弢鎧衣也胄兜鍪也若無他物雖獻甲而已則開甲出櫜胄奉之將命也由袒云獻甲者執胄是也器則執蓋○器凡器若獻則陳底執蓋以將命蓋輕便也○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韣弓衣拊弓把也弓弓則左手屈弓衣并於把而執之以其右手執簫以將命曲禮云右手執簫左手承弣是也○劍則至劍焉○啓開也櫝劍函也獻劍則先開函也○蓋襲之者蓋劍函之蓋也襲謂卻合也開函而以蓋卻合於函下底於蓋上加夫襓者襓劍衣也先卻合蓋於函下又加劍衣函中也○與劍焉者加衣於函中竟而以劍置衣上也○注襲至發聲○正義曰皇氏云卻仰也謂仰蓋於函底之下加函底於上重合之故云襲云夫襓劍衣也者熊氏云依廣雅夫襓木劍衣謂以木爲劍衣者若今刀褚云夫或爲煩皆發聲者以禮記本夫或作煩字者故云夫或爲煩皆是發聲故云皆發聲然則橈以一字是衣之正名襓字從衣當以繒帛爲之熊氏用廣雅以木爲之其義未善也○笏書至左手○笏也書也脩也苞苴也弓也茵也席也枕也几也熲警枕也杖也琴也瑟也戈有刃者櫝也謂戈之有刃者以櫝韜之筴蓍也籥笛也○其執之皆尚左手者言執此諸物皆尊尚左手左手在上執之右手在下而承之○注苞苴至陰也○正義曰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者案既夕禮云葦苞長三尺內則云炮取豚編萑以苴之是編萑葦以裹魚及肉也亦兼容他物故禹貢云厥包橘柚孔叢子云吾於木瓜之惠見苞苴之禮行是也茵著蓐也者謂茵是以物所著之蓐言有著者謂之曰茵故既夕云茵著用萊謂茅秀也用茶以著茵也云熲警枕也者以經枕外別言熲熲是穎發之義故爲警枕云筴蓍也者曲禮云筴爲筮故筴爲蓍也云籥如笛三孔者案漢禮器知之詩注或云簫六孔兩不同者蓋籥有大小詩箋或云管如箎而吹之云皆十六物也者前解經以也間之即是其數也○刀卻刃授穎○言授人以刀卻仰其刃授之以穎穎謂刀鐶也言以刃鐶授之削授拊者削謂曲刀拊謂削把言以削授人則以把授之○注穎鐶也○正義曰穎是穎發之義刀之在手則謂之爲穎禾之秀穗亦謂之爲穎枕之警動亦謂之穎其事絕異大意同也○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謂不以刃正鄉人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不以刃鄉國也）軍尚左。（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卒尚右。（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卒子忽反注同行伍戶羽反下音五○）〔疏〕（乘兵至尚右○正義曰此一節論兵車出入及將士所處之宜○出先刃入後刃者不欲以刃嚮國○軍尚左者軍謂軍衆行伍尊尚左方左是陽陽主生欲其生不敗績也○卒尚右者言士卒行伍貴尚於右右爲陰示其有必死之心）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詡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詡況矩反）〔疏〕（賓客至主詡○正義曰恭在貌敬在心賓客輕故主恭祭祀重故主敬會同主詡者詡謂敏大言語會同之時貴在敏捷勇武自光大○）

注詷讀至國佐○正義曰成二年左傳齊晉戰於鞌齊國佐陳辭以拒晉師是敏而有勇也○軍旅思險。隱情以虞。（險阻出奇覆護之處也隱意也思也虞度也當思念已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阻側呂反覆芳富反謂伏兵也徐音赴護況頰反護詐也或云護譯處昌慮反度大各反下同○）〔疏〕軍旅至以虞○正義曰軍旅思險者言軍旅行處思其險阻之地出奇設謀以覆敗前敵○隱情以虞者隱意也思也虞度也謂以意思念彼情豫測度前敵知其所欲爲事記者明軍旅之中當須如此○注險阻至然否○正義曰險阻出奇覆護之處也者鄭解經中險字險是地形險阻護詐也地形既險得出奇謀覆詐故云險阻出奇覆護之處若其平地則不得設奇謀設詐也虞度也釋言文云當思念已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者言在軍旅先須思念已國之情所堪能以測度彼軍將欲如此以否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所以勸也○飯煩晚反下小飯同○）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亟疾也備噦噎若見問也○歠昌悅反亟紀力反注同噦上於月反下伊結反○）數噍。毋爲口容。（口容弄口○數色角反噍字又作嚼子笑反又在笑反○）客自徹。辭焉則止。（主人辭其徹○）〔疏〕燕侍至則止○正義曰此一節明侍食之法○先飯而後已者先飯先君子之飯若嘗食然君子食罷而後已若勸食然○小飯而亟之者小飯謂小口而飯亟謂疾速而咽小飯而備噦噎也速咽之備見問也○數噍毋爲口容者數噍謂數數嚼之無爲口容者無得弄口以爲容也○客自徹辭焉則止者謂食訖客欲自徹其俎主人辭其徹俎客則止而不徹○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客爵謂主人所酬賓之爵也以優賓耳賓不舉奠于薦東）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三爵皆飲爵也介賓之輔也酢所以酢主人也古文禮僎作遵遵爲鄉人爲卿大夫來觀禮者酢或爲作僎或爲騶○介音界注同僎音遵騶責留反本又作馴一音巡）〔疏〕客爵至居右○正義曰此一節明客爵所在客爵依鄉飲酒禮主人酬賓之爵賓受奠觶于薦東是客爵居左也○其飲居右者鄉飲酒禮旅酬之時一人舉觶于賓賓奠觶于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者介賓副也酢謂客酌還答主人也僎謂鄉人來觀禮副主人者也此三人既不被優故爵並居右示爲飲之案鄉飲酒介爵及主人受酢之爵并僎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記者於此明之○注客爵至賓耳○正義曰案鄉酒禮主人酬賓奠觶于薦東所以不奠薦西者欲優饒其賓且令閑裕故不奠於薦西賓又不盡主人之歡還奠薦東示不敢飲也○注三爵至禮者○正義曰案鄉飲酒禮主人獻介介飲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飲主人獻僎僎飲是三爵皆飲爵云遵謂鄉人爲卿大夫來觀禮者案鄉射禮若有遵者則入門左注云此謂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爲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今文遵或爲僎云酢或爲作僎或爲騶者謂他文書本有作此字者故云或他皆倣此

○羞濡魚者進尾。（擗之由後鯁肉易離也乾魚進首擗之由前理易析也○濡音儒擗補麥反下同鯁格猛反易以豉反下同析星歷反○）冬右腴。（氣在下腴腹下也○腴以朱反）夏右鰭。（氣在上鰭脊也○右鬐音祈脊子昔反）祭膴。（膴大臠謂刳魚腹也膴讀如冔○膴舊火吳反依注音冔況甫反徐況紆反臠
力轉反刳口胡反又苦侯反○）〔疏〕羞濡至祭膴○正義曰此一節明進魚之禮○羞濡魚者進尾濡溼也謂膳羞有溼魚也進尾者擗溼魚從後來則脇肉易離也○冬右腴者腴謂魚腹冬時陽氣下在魚腹故右腴○夏右鰭者鰭謂魚脊夏時陽氣上在魚脊故右鰭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進魚使嚮右以右手取之便也此濡魚進尾乾魚進首及右腴右鰭之屬皆謂尋常燕食所進魚體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若祭祀魚在於俎皆縮載俎既橫設魚則隨俎而從於人爲橫無進首進尾之理故少牢魚用鮒而俎縮載其主人正饗亦然公食大夫禮魚七縮俎是也正祭魚既縮載少牢主人獻祝佐食三魚一橫之彼是正祭魚橫者以魚與牲體共俎故特橫之殊於牲體也若天子諸侯繹祭及卿大夫儐尸魚則橫載之於俎俎在人前而橫魚則於人爲從得有進首尾也故有司徹云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彼注云橫載之者異於牲體如鄭此言正祭之時牲體橫而魚縮載儐尸之時牲體縮而魚橫載之故云橫載之者異於牲體也正祭則右首進腴故少牢魚右首進腴變於生人若生人右首進鰭故公食大夫云寢右注云右首也寢右進鰭也乾魚近腴多骨鯁案特牲少牢魚皆十有五鄭云從陰類昏禮魚十有四減一從偶數士喪禮大斂及士虞禮及公食禮魚皆七其天子諸侯魚數未聞○祭膴者膴謂刳魚腹下爲大臠此處肥美故食魚則刳取以祭先也○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以左。（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居於左手之上右手執而正之由便也○齊才細反注及下以齊並同食音嗣和戶臥反下齊和同便婢面反○）〔疏〕○凡齊至於左○正義曰此一經明齊和之宜凡齊者謂以鹽梅齊和之法○執之以右者謂執此鹽梅以右手居之於左者謂居處羹食於左手之上以右手所執鹽梅調和正之於事便也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自由也謂爲君授幣爲君出命也立者尊右○爲于僞反下爲君同）〔疏〕贊幣至自右○正義曰此一經論贊幣詔辭之異自由也贊助也謂爲君授幣之時由君左○詔辭自右者詔辭謂爲君傳辭也君辭貴重若傳與人時則由君之右也○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當其爲尸則尊）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軓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轄頭也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軌媿美反范音犯軓音古轄音衛軾音式○）〔疏〕酌尸至乃飲○正義曰此一節明爲尸之僕祖道祭軷之宜○酌尸之僕者僕爲尸御車之人將欲祭軷酌酒與尸之僕今爲軷祭如似酌酒與君之僕以其爲尸則尊之似君也○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者尸僕受酒法也其在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既所主尸車故於車執轡而受爵也尸位在左僕立於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祭左右軌范者軌謂轂末范謂式前僕受爵將飲則祭之酒於車左右軌及前范也所以祭者爲其神助已不使傾危故也乃飲者祭徧乃自飲也○注周禮至前也○正義曰案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不同則左右軌與兩軹是一故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轄頭謂車轂小頭也此云范大御云軓兩事是一聲同字異故云聲同謂式前之範與此范俱是式前也但式前之軓車旁著凡或作範字雖作範字聲同而字異即詩邶風濟盈不濡軓亦車旁凡與此同也若轂末之軌則車旁著九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著九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

○凡羞有俎者。
則於俎內祭。（俎於人爲橫不得祭於間也）君子不食圂腴。（周禮圂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人穢○圂與豢同音患穢本又作濊紓廢反一音烏外反）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立飲。（小子弟子也卑不得與賓介具備禮容也）凡洗必盥。（先盥乃洗爵先自絜也盥有不洗也○盥音管又古亂反）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提猶絕也刲離之不絕中央少者使提絕以祭耳○不提心丁禮反注同絕句刲苦圭反刲本又作離同力兮反又力知反○）凡羞有湆者。不以齊。（齊和也○湆起及反）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爲有萎乾○爲于僞反注同薤戶戒反萎乾上於危反又於僞反下音干）羞首者。進喙祭耳。（耳出見也○喙許穢反見賢遍反○）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者設尊者也酌者鄉尊其左則上尊也○遵本又作尊注下皆同鄉許亮反下鄉人同）尊壺者面其鼻。（鼻在面中言鄉人也）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折俎尊徹之乃坐也已沐飲曰禨酌始冠曰醮○禨其記反醮子笑反折之設反下及注皆同冠古亂反）未步爵。不嘗羞。（步行也○）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聶之涉反注及下皆同膾古外反牒直輒反復扶又反○）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醯與葷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麋音眉軒音獻注同俱倫反辟音壁又補麥反徐扶益反注同兔他故反宛脾上於阮反下毗支反切葱若薤實之絕句菹莊居反葷許云反淹於廉反又於劫反）○其有折俎者。取祭肺反之。不坐。燔亦如之。（亦爲尺柄之類也燔炙也鄉射曰賓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帨手○燔音煩柄兵命反嚌才細反帨本亦作稅始銳反○）尸則坐。（尸尊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食音嗣擩本又作換而專反又而悅反徐耳誰反）〔疏〕○凡羞至則坐○正義曰此一節廣明祭俎及羞豚之事○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者若羞在豆則祭於豆間若餚在俎則於俎內而祭俎在人前橫設俎內近人之處以俎於人爲橫不得祭於俎間也俎橫在人前故不得祭於俎外及兩俎間也○君子不食圂腴○圂猪犬也腴猪大腸也言猪犬亦食米穀其腹與人相似故君子但食他處辟其腴謂腸胃也故鼎闕一也○小子至立飲○小子弟子也趨徐趨也弟子不得與賓主參預禮但給役使故宜驅走不得遂翔爲容也○舉爵則坐祭立飲者謂弟子若得酒舉爵時則先以坐祭祭竟而立飲之也○凡洗必盥○洗洗爵也盥洗手也○凡飲酒必洗爵洗爵必宜先洗手也○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謂祭肺法也提猶絕也取肺刲離之不絕中心謂肺中央少許耳○凡羞有湆者不以齊者鄭云湆汁也若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薄主人味故不齊

（以齊也賀瑒云凡湆皆謂大羹大羹不和也○爲君至本末○本根也葱薤根不淨末萎乾故擇者必絕其二處爲君子如此則非君子不然○羞首者進喙祭耳羞亦膳羞也首頭也喙口也若膳羞有牲頭者則進口以嚮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也○尊者至嘗羞○此一節論設尊及折俎行爵嘗羞之儀尊者謂設尊人也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於南北列之設尊之人在尊東西面以右爲上則尊以南爲上也酌謂酌酒人也酌人在尊東西面以左爲上亦上南也二人俱以南爲上也故云以酌者之左爲上尊○注尊者至尊也○正義曰庾云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注玉藻云唯君面尊玄酒在南順君之面也下云公席阼階上西鄉下又云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案左玄酒南上之言是設尊者東鄉酌者西鄉設者之右則酌者之左也○尊壺者面其鼻者尊與壺悉有面面有鼻鼻宜嚮於尊者故言面其鼻也○飲酒者則下文禨者醮者是也挹以飲酒目之禨者謂沐而飲酒醮者謂冠而飲酒者○有折俎不坐者折謂折骨體於俎也禨醮者若折俎爲尊禨醮小事爲卑故不得坐也折俎所以爲尊者賀云折俎則殽饌尊故冠禮庶子冠于房戶之前而冠者受醮不敢坐及禨者並不敢坐也案鄉飲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獨云禨者醮者不坐者以禨者醮者無酒俎之時則得坐嫌畏有折俎亦坐故特明之云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者步行也羞殽羞也殽羞本爲酒設若爵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矣故不先爵嘗之也此謂無筭爵之時羞庶羞行爵之後始嘗之若正羞脯醢折俎未飲酒之前則嘗之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獻後乃薦賓皆先祭脯醢嚌肺乃飲卒爵○牛與至柔之此一節明膾及齏菹麤細之異○聶而切之者謂先牒爲大臠而後報切之爲膾也麋鹿爲菹以下已於內則具釋之○其有至則坐○此一節明祭俎之儀折俎謂折骨於俎俎既有足柄尺之類故就俎取所祭肺立而取之升席坐祭祭訖反此所祭之物加之於俎皆立而爲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唯祭時坐耳○燔亦如之者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其取及祭反時皆亦不坐故云燔亦如之○尸則坐者前云不坐者是賓客耳若爲尸尸尊雖折俎初取祭反之皆坐也○注尸尊至菹豆○正義曰引少牢饋食禮者證尸坐之義前注引鄉射禮云賓奠爵于薦西興取肺云興則立也此引少牢禮云尸左執爵右兼取肝肺不云興故知尸則坐菹豆盛菹之豆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罔猶罔罔無知貌○罔本亦作冈又作網亡兩反○）〔疏〕（衣服至爲罔○正義曰衣服文章所以表人之德亦勸人慕德若著之而不識知其名義者則是罔罔無知之人也）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道音導爲于僞反下爲客下文爲人爲己同冕見賢遍反○）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爲客言也主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言獻主者容君使宰夫也未爇曰燋○燋側角反又子約反又音在遙反爇人悅反○）執燭不讓。不辭不歌。（以燭繼晝禮殺○殺色戒反○）〔疏〕（其未至不歌○正義曰此一節明有燭無燭之儀爲主人法也在在者謂已在於坐者若日已闇而坐中未有燭繼新有人後來至者則主人以在坐中者而告之云某人在此某人在此使後來人知之也○道瞽亦然者瞽無目恒如日闇故道示之亦如無燭時也○凡飲酒爲獻主者獻主人也謂爲飲酒主人法也凡飲酒主人自獻賓若尊卑不敵則使宰夫爲主人以獻賓故爲獻主也○執燭者謂夜闇執燭○抱燋者燋謂未爇之炬既欲留客又取未然之炬抱之也○客作而辭者作起也客既見主人執燭抱燋故自起辭之也○然後以授人者主人見客起辭故從辭而止以燭乃授己執事之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者執燭夜時也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相顯今既夜莫所以殺於三事○）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示不敢歆臭也口旁曰咡○辟匹亦反徐孚益反咡而志反歆許金反臭許又反○）〔疏〕（洗盥至而對○正義曰洗謂與尊長洗爵也盥謂與尊長洗手也若爲尊長洗盥及執尊長飲食則勿氣謂不鼻嗅尊長飲食也○有問焉則辟咡而對者咡口旁也當爲尊者洗盥及執飲食之○時而尊者有事問己己則辟口而對不使口氣及尊者○）

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展省具也○使色吏反○）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臂本亦作辟以豉反注同臑奴報反又奴到反說文云臂羊矢讀若儒字林人於反箇古賀反下同犆大得反斷丁管反又大喚反分方云反又扶問反本又作箇古賀反○）〔疏〕（爲人至五箇○正義曰此一節明致福及膳於君子及所膳牲體之數謂爲人攝祭而致飲胙於君子也其致胙將命之辭則曰致福也謂致彼祭祀之福於君子也○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者若己自祭而致胙於君子則不敢云福而言致膳膳善也言致善味耳祔練曰告者若已祔祥而致胙又不敢云福膳但云告言以祭胙告君子使知已祔祥而已故顏回之喪饋孔子祥肉是也○凡膳告於君子者結上也膳自祭及告祥也○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者謂初遣使膳告君子之去時也展省視敬君子故主人自省視飲食多少備具而阼階南稽首拜送使者○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者使從君子處還反則主人亦再拜稽首受命也亦當在阼階南南面也曲禮云使者反必下堂而受命是也○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者明所膳數也若得大牢祭者則用牛膳也周人牲體尙右右邊已祭所以獻左也周貴肩故用左肩也九箇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爲九段以獻之也臂臑謂肩腳也○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者若禮得少牢者則膳羊左肩○折爲七箇不云臂臑從上可知也然並用上牲不并備饌故大牢者唯牛少牢者唯羊也○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者若祭唯特豕以用豕左肩亦用五箇以爲膳也○）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靡敝賦稅亟也雕畫也幾附纏爲沂鄂也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詩云公徒三萬貝胄朱綅亦鋟飾也○靡亡皮反注同幾其衣反注同組音祖縢大登反常如字恒也本亦作嘗秣音末穀馬亟本又作極紀力反急也一音其力反沂魚巾反鄂五合反紟其蔭反結也綅息廉反又音侵鋟若代反）〔疏〕（國家至常秣○正義曰此一節明國家靡敝減省之禮靡謂侈靡敝謂凋敝出君造作侈靡賦稅煩急則物凋敝則改往脩來或可靡爲糜謂財物糜散凋敝古字通用○車不雕幾者幾謂沂鄂不雕畫漆飾以爲沂鄂○甲不組縢者縢謂紟帶其甲不用組以爲飾及紟帶君子不履絲屨者絲屨謂絇繶純之屬不以絲飾之故云不履絲屨○注組縢至飾也○正義曰云以組飾者謂以組飾甲也云及紟帶也者謂以組連甲及爲甲帶言紟帶解經縢字縢是縛約之名故秦詩云竹閉緄縢注云縢約也引詩公徒三萬者魯頌閟宮文引之者貝胄朱綅貝胄謂以貝飾胄朱綅綴之也謂以朱繩綴甲故鄭云亦鋟飾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五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少儀第十七

及薦羞之少威儀（閩監本同毛本少作小衞氏集說同）

聞始見君子者節

謙遠之也（各本同釋文出嗛云本又作謙○按謙正字嗛假借字）

聞始至命者（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各隨文解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隨作依）

不得階主節

解上經文云聞名之義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經字）

適者曰節

適者曰（監毛本作敵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敵誤適閩本同陳澔集說同盧文弨挍云適敵古今字齊召南挍云以鄭注推之古本是作敵者玩下文敵者曰禭可見作適者非也○按敵正字適假借字）

罕見曰聞名節

前二條明始相見（惠棟挍宋本作二條衞氏集說同此本二誤三條字不誤閩監本同毛本二條誤三徐）

此明已經相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作此經明已相見）

按爾雅釋詁文罕希也（閩監毛本同孫志祖挍云按爾雅釋詁希寡鮮罕此罕希當作希罕也）

亟見曰朝夕節（惠棟云亟見節宋本分贊曰聞名句另爲一節）

函見至聞名（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適有喪者曰比節

四十持盈次（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持作待次作坎衞氏集說同）

童子曰聽事節

雖往適它喪（閩監毛本它作他衞氏集說同）

適公卿之喪節

不直云聽役於將命（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命下有者字）

君將適他節

君將適他（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適它云本亦作他按此本正義並作它）

君將至從者（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論臣致物於君及適者之辭（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適作敵浦鏜挍云當作敵）

臣如置金玉貨貝於君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置作致）

略舉其梗概耳（閩本同監毛本梗作挭）

臣致襚於君節

言廢衣不敢必用斂也（惠棟挍宋本作言廢衣不必共以斂也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作言廢衣不必以其斂也其以二字誤倒）

周禮王府（毛本作玉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玉誤五閩監本玉誤王）

臣致至曰襚（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但充以廢致不用之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無以字例作列下有也字浦鏜挍云廢致疑廢置誤盧文弨挍云致置古多通用）

文謂物織畫繡之屬也（惠棟挍宋本作物謂文衞氏集說同此本誤倒閩監毛本同）

親者兄弟節

不執將命者（惠棟挍宋本者作也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也誤者閩監毛本同）

大功以上同體之親（監毛本同閩本體作躰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

臣爲君喪節

尢是送君（閩本尢作衣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此誤尢監毛本同）

賵馬入廟門節

賵馬與其幣（各本同毛本幣誤弊疏同）

賵馬至廟門（閩本同監毛本賵誤賻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禮既祖託而後賵馬入（考文引宋板袓作祖衞氏集說同此誤袓閩監毛本同）

以馬助生人營喪曰賻馬（惠棟挍宋本有人字衞氏集說同此本人字脫閩監毛本同）

周禮革路建大白以即戎也（惠棟挍宋本有禮革二字此本禮革二字脫閩監毛本同）

有以大白兵車而賵之者（惠棟挍宋本賵作賻此本誤閩監毛本同）

賻者既致命節

賻者至受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坐委于擯東南（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擯作殯下不告擯同按作殯是也）

受立授立節

受立至之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及送賵之禮（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送賵作贈送）

類尊者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類作煩）

則有坐而授受（考文引宋板作授受衞氏集說同此本作受授閩監毛本同）

始入而辭節

始入至則否（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問品味節

問品至某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教國子三德三行者（嚴杰云者字上脫三德二字）

禮樂射馭書數也（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馭下衍於字閩監毛本同考文無於字又無也字衞氏集說同）

不疑在躬節

訾思也重猶寶也（惠棟挍宋本如此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作訾思重猶寶也也閩監毛本刪去一也字而思下也字遂脫）

不疑至重器（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則爲賓爲主皆然也（閩監毛本同衞挍宋本則作而）

謂卿大夫之家也（惠棟挍宋本有卿字此本卿字脫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

不可願數之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數作歛衞氏集說同）

淫亂濫惡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四十四終記云凡二十三頁）

氾埽曰埽節（惠棟挍宋本日此節起至國家靡敝節止題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五）

氾埽曰埽（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氾作汜浦鏜挍云氾誤汜下並同）

埽席前曰拚（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拚誤拼釋文亦作拚下拚及疏並同）

帚恒帚地（毛本作埽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埽誤帚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亦作埽）

不絜清也（閩本同監毛本絜作潔岳本同嘉靖本絜作絜衞氏集說同釋文同○按漢人祇作絜）

氾埽至膺擖（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明主人與賓洒埽之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與作爲衞氏集說同）

若帚席上（惠棟挍宋本帚作埽此本埽誤帚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埽作拚）

不得持帚尊者（惠棟挍宋本作得衞氏集說同此本得字滅閩監毛本得作可）

不貳問節

不貳至則否（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明問卜筮之法（惠棟挍宋本有問字衞氏集說同此本問字脫閩監本同毛本同法誤卜）

不二問者（閩監本同毛本二作貳）

不得二心（閩監本同毛本二作貳惠棟挍宋本同下若二心同）

尊長於已踰等節

喪俟事不犆弔（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不特云本又作犆○按特正字）

端慤所以爲敬也（各本同釋文慤作愨是也）

嫌勝故薄之（惠棟挍宋本薄作尊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誤閩監毛本並誤）

尊長至擢馬（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奉命於尊長諸雜之儀（閩監毛本命作侍衞氏集說同）

若尊者眠臥（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本眠誤服毛本眠誤臨）

上耦前取一矢下耦又進（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矢作矢衞氏集說同）

但頻勝馬三難得（惠棟挍宋本作三馬衛氏集說同此本三馬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足以爲三馬以成定勝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定字無）

執君之乘車節

拕諸幦（宋監本惠棟挍宋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拕作拖衛氏集說同石經拕字殘闕釋文亦作拕○按依說文當作拕从手它聲）

執君至後步（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君不在車（惠棟挍宋本有君字此本君字脫閩監毛本同）

幦車覆蘭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蘭作闌下車前蘭也同）

而拖末於車前幦上也（閩監毛本拖作擲衛氏集說同）

請見不請退節

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同言誤吉段玉裁挍本云罷勞之罷當作疲曰疲之疲當作罷二字盖互譌）

請見至曰罷（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及朝廷歸退之辭（惠棟挍宋本作歸退衛氏集說同此本歸退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侍坐於君子節

尊者忽問日之蚤晚（閩本作晚惠棟挍宋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晚誤暮監毛本晚誤莫）

事君者節

事君至罪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然猶如此（閩毛本同監本此誤比）

不窺密節

不窺至戲色（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鄭云嫌伺人之私也（惠棟挍宋本有故字此本故字脫閩監毛本同）

爲人臣下者節

怠隳也（惠棟挍宋本隳作惰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誤閩監毛本同釋文亦出怠惰各本正義並作惰字不誤）

不可因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不作無宋監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爲人主之役（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君君惡臣當諫之（惠棟挍宋本君下有有字衛氏集說同此本有字脫閩監毛本同）

役爲也謂事君如上者（惠棟挍宋本有也字此本也字脫閩監毛本同）

柳莊者是社稷之臣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是字）

毋拔來節

毋瀆神（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瀆作凟）

說或爲伸（閩監毛本伸作申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誤也衛氏集說誤作中）

思此則疾貪也（考文引古本同閩監毛本貪作貧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毋拔至言語（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凡人故不可豫欲測量之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故作固衛氏集說同）

謂規矩尺寸之法或言工巧式（閩監毛本同浦鏜挍或改式按作法式是也）

今有夕桀各爲二篇（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二作一）

餘並不敢（惠棟挍宋本敢作取此本誤敢閩監毛本同）

注說至宜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說下有謂字）

或薄或厚聲之振動（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振作震衛氏集說同）

言語之美節

讀如歸往之往（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按讀如當依正義作讀爲）

言語至雍雍（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心有繼屬（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有下有所字繼字同浦鏜挍繼改繫）

四牡騑騑（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四作駟下四牡翼翼四牡騑騑並同）

皆是馬之嚴止（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皆是二字止作正）

問國君之子節

車中之拜肅拜（考文引宋板車作軍古本足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誤車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挍本云車中當作軍中公羊僖三十二疏正作軍）

問國君至不拜（惠棟挍宋本無此六字）

幼則云已能受命令於樂人（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命作政）

大罄舜樂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罄作韶○按韶正字罄假借字周禮作磬磬者籒文鞀字也）

婦人吉事節

肅拜拜低頭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挍本云當作肅拜拜不低頭也別有說）

婦人以肅拜爲正（各本同考文引古本下有故雖君賜之重亦肅拜而受十一字）

婦人至手拜（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婦人拜儀（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節作經衛氏集說同）

而昏禮婦拜扱地（惠棟挍宋本有婦字衛氏集說同此本婦字脫閩監毛本同）

左傳穆嬴（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嬴作羸）

葛絰而麻帶節

葛絰而麻帶（閩監本同毛本而作至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帶有除無變（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帶下有則字）

故云麻帶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也字云作曰衛氏集說也字亦無）

取俎進俎節（惠棟云取俎節宋本分執虛以下另爲一節）

取俎進俎不坐（惠棟挍宋本無此六字）

謂進肉於俎（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於誤如）

凡祭於室中節

堂上無跣（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毋跣）

爲歡也（各本同釋文歡作懽）

說屨乃升堂（各本同釋文出稅屨云本或作脫又作說）

凡祭至有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若擯尸則于堂（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擯作儐衛氏集說同）

燕安坐相親之心（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心下增也字）

乘貳車節（惠棟云乘貳車節宋本分貳車者以下合有貳車者節爲一節）

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卿上有及字數下有也字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同衛氏集說卿上亦有及字數下也字無考文引足利本同）

乘貳至則否（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貳車云式主敬（惠棟挍宋本有貳字此本貳字脫閩監毛本同）

上公貳九乘（惠棟挍宋本貳下有車字是也閩監毛本作上貳公九乘公貳誤倒車字亦誤脫）

有貳車者之乘馬節

尊有爵之物（惠棟校宋本爵下有者字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者字脫閩監毛本同）

有貳至弗賈（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有二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二作貳下同）

其以乘壺酒節

束脩（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脩作修毛本束脩誤束修下執脩束脩書脩並同注疏放此）

車則說綏（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稅綏云本又作脫又作說）

則袒櫜奉胄（各本同監本胄誤胃）

櫝謂劒函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云古本下有葢者匣之葢也六字按既言函又言匣字歧出正義云葢劒函之葢也古本葢依此增入）

夫襓劒衣也（各本同考文云古本下有開匣以其葢卻合於匣之底下乃加襓於匣中而以劒也襓上也二十五字按此亦妄增也下接加劒於衣上於文義不順）

熲杖（宋監本亦作熲岳本同閩監毛本熲作穎石經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熲誤頴注放此石經考文提要云按九經三傳沿革例云疏本作穎釋文及建諸本作熲監本及興國本作穎釋文以警枕之熲其旁下從火又未知監本興國本穎字其旁下从禾者以何本為據今穎熲二字皆依釋文據此則宋監本已作熲蓋从正義謂熲是熲發之義刃之在手謂之為穎禾之秀穗亦謂之為穎枕之警動亦謂之熲故其字从禾然釋文最古且警枕與刃穎字有分別故珂依之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儀禮經傳通解禮記纂言並作穎按今釋文熲字各本亦不同葉影宋本作熲公庫本作穎通志堂本作熲與唐石經合○按段玉裁云熲蓋與炯同熲之言耿耿也故為警枕詩言耿耿不寐是也穎誤熲俗）

筴籥（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宋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筴作莢按注筴字閩監毛本俱作莢）

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惠棟校宋本作萑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萑字模糊閩監毛本萑作萑按正義本作萑釋文本作萑各本裹字不誤惟毛本誤裹○按萑葦之萑當作萑从艸萑聲萑別一物）

左手執上（各本同考文引古本下有右手捧下陰陽之義也九字按增此九字於文義亦不順元文當無）

刀卻刃授熲（閩監毛本熲作穎石經同釋文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熲誤頴注同）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至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惠棟校宋本無此二十三字）

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作者毛本同）

大則至右之（閩監本同惠棟校宋本作犬則執緤者）

則執繫犬繩也○（閩監本同毛本犬誤大○脫惠棟校宋本無○）

則猑鵲音同（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猑誤從）

則開甲出櫜胄奉之（惠棟校宋本作櫜出衛氏集說同此本櫜出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注韣卻至發聲（惠棟校宋本有卻字此本卻字脫閩監毛本同）

若今刀榼（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榼作檻）

故云夫或為煩（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或誤作）

當以繒帛為之（惠棟校宋本作帛此本帛誤線閩監毛本帛誤綿）

熲警枕也（閩監毛本熲作穎按疏中此字本作熲九經二傳沿革例所謂疏本作熲是也）

筴著也（閩本同監毛本筴作莢）

見苞苴之禮行（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苞作包）

茵著蓐也者（閩監本同惠棟校宋本茵上有云字毛本同）

管如篴（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篴作篴）

乘兵車節

不以刃鄉國也（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同鄉作嚮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上注正鄉云下鄉國同是釋文本亦作鄉也○按嚮俗鄉字）

乘兵至尚右（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燕侍食於君子節

毋放飯（閩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毋上有同字蓋誤以上句音義下小飯同之同字混入經文）

燕侍至則止（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客爵居左節

僎或為騶（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騶作騶宋監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釋文出為騶云本又作騶按正義云僎或為騶者是正義本當作騶也）

客爵至居右（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注云謂此鄉之人（惠棟校宋本作謂此此本謂此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今文遵或為僎（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文誤云）

羞濡魚者節

夏右鰭（各本同石經同釋文鰭作鬐）

羞濡至祭膴（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少牢主人獻祝佐食（惠棟校宋本作祝與儀禮合此本祝誤俎閩監毛本同）

皆十有五（閩本作十有惠棟校宋本同此本十有二字倒監毛本同下十有四同）

贊幣自左節

謂為君授幣（考文引宋板作授古本足利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授誤受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

贊幣至自右（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謂為君授幣之時（惠棟校宋本作授衛氏集說同此本授誤受閩監毛本同）

酌尸之僕節

祭左右軌范（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軌作軓盧文弨按云軌乃軓之譌而鄭此處但云與軓同釋文又音媿美反不當改軓按盧校是也軌本為車轊鄭君此注以當軹軓為二軾前注意以為卽此范范既為軓軌又改軓是祭左右軌軌必不可逕戴震有辨詩禮注軓軌軹軒四字文言之極詳段玉裁曰軌者與下輪內之俩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閒曰軌毛公詩傳曰由轍以下曰軌合此二語知軌之所在矣上距與下距地兩旁距輪此之謂軌高誘云兩輪之閒去轊言之則空處也連輪言之則禮記之左右軌也）

祭軌乃飲（各本同惠棟校宋本軌作軓非也）

軌與范聲同（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軌作範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衛氏集說軌作軓考文引古本作范與範聲同盧文弨按云古本范與範聲同是宋本足利本範與范聲同非按此軌字誤當作軓衛氏集說作軓與范聲同是也戴震考定此注亦如此各本並誤○按段玉裁云當作範與軓聲同）

酌尸至乃飲（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僎立於右（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於作在衛氏集說同續通解同）

祭徧乃自飲（閩本作徧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徧字闕監毛本徧誤畢）

祭兩軓祭軌（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軌作軓下不儒軌並同按此作軓是作軌誤也下大御云軓但式前之軓不儒軌並同）

大御云軌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御作馭軌作軓是）

謂式前之範（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校本範作軓）

若轂末之軌則車旁著九（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九誤几下亦車旁著九同）

其車轍亦謂之軌（惠棟校宋本作轍衛氏集說同此本轍誤撤閩本同監毛本轍作徹）

凡羞節（凡羞節惠棟云凡羞節宋本分小子至立飲爲一節凡洗必盥爲一節牛羊之肺至提心爲一節凡羞至以齊爲一節爲君至本末爲一節羞首至祭耳爲一節尊者至嘗羞爲一節牛與至柔之爲一節其有折俎至尸則坐爲一節）

腴有似於人穢（惠棟校宋本有於字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於字脫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濊云本又作穢○按依說文當作薉从艸歲聲）

卑不得與賓介具備禮容也（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具作俱足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通解同）

先自絜也（惠棟校宋本亦作絜宋監本同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絜作潔俗字）

刲離之不絕中央少者（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刲誤到絕字同惠棟按宋本刲字同絕作終非是）

凡羞有湆者（各本同石經同按毛氏居正云湇肉汁也从泣聲也从月義也非从聲音之音也各本俱作湆誤）

爲君子擇葱薤（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薤作䪥釋文出葱䪥下切葱若薤同○按䪥正字薤俗字）

禨者（閩本同石經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禨誤穖岳本同釋文出禨者）

以醢與葷菜淹之（各本同釋文葷作焄）

亦爲柄尺之類也（惠棟校宋本作柄尺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柄尺二字倒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柄尺）

左手嚌之（惠棟校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嚌誤齊）

凡羞至則坐（閩監本同毛本坐誤祭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故君子但食他處（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但誤俱）

凡飲酒必洗爵（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必作是非也）

執幕者升自西階（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幕作冪衛氏集說同）

折謂折骨體於俎也（惠棟校宋本謂上有俎字此本脫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折俎者折骨體於俎也）

若折俎爲尊（惠棟校宋本折上有有字衛氏集說同此本有字脫閩監毛本同）

而後報切之爲膾也（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報作細衛氏集說後報作復細）

其未有燭節

而後至者（惠棟校宋本而下有有字宋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並有有字）

其未至不歌（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謂已在於坐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者下有也字衛氏集說同）

故道示之（惠棟校宋本如此此本示誤亦閩監本同毛本道示誤亦道）

故爲獻主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故下有云字衛氏集說同）

以燭乃授已執事之人（考文引宋板作事此本執事誤執執閩監毛本事作燭衛氏集說作乃以燭授執事之人也）

又各歌詩相顯（惠棟校宋本顯下有德字衛氏集說同此本德字脫閩監毛本同）

所以殺於三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於作此）

洗盥節

示不敢歆臭也（各本同釋文出不歆無敢字又出臭之也作之）

洗盥至而對（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謂不鼻嗅尊長飲食也（惠棟校宋本不下有以字作嗅此本以字脫嗅誤臭閩監毛本同）

爲人祭節

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惠棟校宋本子下有也字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也字脫閩監毛本同）

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陳澔集說本脫一南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有兩南字）

折九箇（惠棟校宋本箇作个宋監本同石經同釋文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个作箇閩監毛本同下七箇五箇及疏並同）

爲人至五箇（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其禮大牢（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太下若得大牢同）

明所膳數也（惠棟校宋本膳下有禮字衛氏集說同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同）

右邊已祭（閩監本同毛本已作以）

九箇者（惠棟校宋本箇作个下七箇五箇並同）

則膳羊左肩（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肩下有也字）

亦用五箇以爲膳也（惠棟校宋本作亦此本亦誤以閩監毛本同）

國家靡敝節

則車不雕幾（各本同石經同釋文雕作彫）

貝冑朱綅（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貝誤具）

國家至當秣（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云以組飾者（惠棟校宋本飾下有之字此本之字脫閩監毛本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五終（惠棟校宋本卷第四十五終記云凡二十五頁宋監本禮記卷第十經三千七百一十三字注五千四百四十七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十經四千二十字注六千三百八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六

學記第十八

（○陸曰鄭云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疏〕（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此於別錄屬通論）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求謂招來也謏之言小也動衆謂師役之事○憲音獻謏思了反徐所穆反聞音問聲聞度大各反）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就謂躬下之體猶親也○下戶嫁反）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策初革反）〔疏〕（發慮至學乎○正義曰此一節明雖有餘善欲化民成俗不如學之爲重○發慮憲者發謂起發慮謂謀慮憲謂法式也言有人不學而起發謀慮終不動衆擧動必能擬度於法式故云發慮憲○求善良者良亦善也又能招求善良之士○足以謏聞者謏之言小聞聲聞也言不學之人能有片識謀慮法式求善以自輔此是人身上小善故小有聲聞也○不足以動衆者衆謂師役也雖有以小善思未被物若御軍動衆則不能故云不足以動衆也○就賢體遠者賢謂德行賢良屈下從就之遠謂才藝廣遠心意能親愛之也○足以動衆者以恩澤於外故足以動衆也未足以化民者雖復恩能動衆識見淺狹仁義未備故未足以化民也○君子如欲化民成俗者君謂在於上位子謂子愛下民謂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學不可故云其必由學乎學則博識多聞知古知今既身有善行示民軌儀故可以化民成俗也○注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求謂招來也謏之言小也動衆謂師役之事○正義曰憲法釋詁文謏之言小也言謏音近小故云謏之言小也云動衆謂師役之事者動衆以與化民相對化民事難動衆稍易故知是師役之事○注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正義曰鄭恐所學惟小小才藝之事故云所學者聖人之道以其化民成俗非聖人之道不可云在方策者下篇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是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謂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琢丁角反治玉曰琢大音泰後大學皆同○）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兌依注作說音悅下兌命放此舍音捨兌當徒外反）〔疏〕（玉不至謂乎○正義曰此一節論喻學之爲美故先立學之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者建國謂建立其國君民謂君長其民內則設師保外則設庠序以教之故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者記者明教學事重不可暫廢故引兌命以證之言殷相傳說告高宗云意恒思念從始至終習經典於學也○其此之謂乎者言此經所謂教學爲先則兌命念終始典于學也○注典經至今亡○正義曰典經也釋言文學不舍業即經云終始思念經典是不舍業也言高宗夢傅說者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作說命三篇高宗殷王武丁其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其事具尚書篇見在鄭云今亡者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旨美也○肴戶交反）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學則睹己行之所短教則見己道之所未達○睹丁古反行下孟反下注德行同）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自反求諸己也自強脩業不敢倦○強其丈反又其良反下注同長丁兩反下注長稱長者皆同○）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學學上胡孝反下如字學人胡孝反又音教○）〔疏〕（雖有至謂乎○正義曰此一節明教學相益○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者嘉善也旨美也雖有嘉美之肴兼陳列于前若不食即不知其肴之美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者至謂至極雖有至極大道若不學則不知大道之善○是故學然後知不足之者若不學之時諸事蕩然不知己身何長何短若學則知己之所短有不足之處也○教然後知困者不教之時謂己諸事皆通若其教人則知己有不通而事有困弊困則甚於不足矣○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者凡人皆欲嚮前相進既知不足然後能自反嚮身而求諸己之困故反學矣○知困然後能自強也者凡人多有解怠既知困弊然後能自強學其身不復解怠也○故曰教學相長也者謂教能長益於善教學之時然後知己困而乃強之是教能長學善也學則道業成就於教益善是學能相長也但此禮本明教之長學兌命曰學學半者上學爲教音斆下學者謂習也謂學習也言教人乃是益己學之半也說命所云其此之謂乎言學習不可暫廢故引說命以證之言恒思念從始至終習禮典于學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塾音熟一音育術音遂出注○）比年入學。（學者每歲來入也○）中年考校。（中猶間也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中徐丁仲反注同間間側之間下同比毗志反○）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樂五孝反又音嶽下不能樂學同斷句丁亂反別彼列反趣七住反鄉許亮反比必履反一音必利反○）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懷來也安也○說音悅）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蛾魚起反注同本或作蟻蚍音毗蜉音孚爾雅云蚍蜉大蟻復扶又反垤大結反毛詩傳云蟻冢也）〔疏〕（古之至謂乎○正義曰此一節明國家立庠序上下之殊并明入學年歲之差○古之教者謂上代也○家有塾者此明學之所在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故云家有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也○黨有庠者黨謂周禮五百家也庠學名也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者也○術有序者術遂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有序亦學名於遂中立序教黨學所升者也○國有學者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也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及羣后之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也而尊魯亦立四代學餘諸侯於國但立時王之學故云國有學也○比年入學者比年謂每年[illegible]年考校者中猶間也謂每間一歲鄉遂大夫考校其藝也○一年視離經辨志者謂學者初入學一年鄉遂大夫於年終之時考視其業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也辨志謂辨其志意趣鄉習學何經矣○三年視敬業樂羣者謂學者入學三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敬業謂藝業長者敬而親之樂羣謂羣居朋友善者願而樂之○五年視博習親師者五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博習謂廣博學習也親師謂親愛其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者言七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論學謂學問嚮成論說學之是非取[illegible]謂之小成者比六年已前其業稍成[illegible]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者言九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言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illegible]滯而不反謂不違失師教之道謂之大成○此大學之道也者言如此所論是大學賢聖之道理[illegible]子時術之者謂舊人之記先有此[illegible]云蛾子時術之蛾子小蟲蚍蜉之[illegible]成大垤猶如學者時時學問而成[illegible]問之謂乎○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至在遠郊之外○正義曰[illegible]與黨連文故知術當爲遂以聲相近而誤也云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illegible]退歸者案書傳說云大夫七十而[illegible]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者爾雅釋宮文引周禮者證黨遂之異案周禮六鄉之內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爲州五州爲鄉六遂之內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illegible]舉黨六遂舉序則餘閭里以上皆[illegible]於閭里其比與鄰近止五家而已[illegible]之外者案周禮遂人掌野之官百[illegible]外鄭注州長職云序州黨之學則鄉學曰庠故鄉飲酒之義云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注云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此云黨有序[illegible]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illegible]學以下皆爲序也皇氏云遂學曰[illegible]氏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illegible]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正義曰間年謂下一年三年五[illegible]大夫間歲則考學者計學者入學[illegible]夫間歲三年入學也云周禮三歲[illegible]三年大比考校則此中年考校非[illegible]云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皇氏[illegible]也皇氏又以此中年考校謂鄉遂[illegible]

辨志以下皆謂國學亦非也但應入大學者自國家考校之耳其未入大學者鄉遂大夫考校也○注蛾蚍蜉也蚍蜉之子按釋蟲云蚍蜉大螘小者螘是蟻爲蚍蜉大者又云蟻子故云蚍蜉之子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朝朝並直遥反芹音勤藻音早○）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宵音消肄本又作肄同以二反注同樂音洛勞力告反又如字爲于僞反）入學鼓篋孫其業也（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猶恭順也○篋古協反孫音遜注及下皆同警京領反○）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槄也楚荊也二者所以撲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夏古雅反注同槄吐刀反爾雅云槄山榎撲普卜反尙書云作教刑撻他達反○）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志意○禘大計反游音由本亦作遊暇戶嫁反舊古雅反○）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啓發也○語魚庶反悱芳鬼反憤扶粉反一本直作悱憤）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學教也教之長穉○學胡孝反注同躐音里輒反穉直吏反○）此七者教之大倫也（倫理也自大學始教至此其義七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

【疏】大學至謂乎○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諸侯教學大理凡有七種各依文解之○大學始教者大學謂天子諸侯使學者入大學習先王之道矣熊氏云始教謂始立學教皮弁祭菜者謂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也○示敬道也者崔氏云著皮弁祭菜蔬並是質素示學者以謙敬之道矣注祭菜至先師正義曰熊氏云以注禮先聖先師之義解經始教謂始立學也若學士春始入學唯得祭先師故文王世子云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唯祭先師已不祭先聖故大胥春釋菜合舞鄭云釋菜禮先師是春始入學不祭先聖也皇氏云以爲始教謂春時學始入學也其義恐非○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小也肄習也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習其三篇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取其上下之官勸其始學之人使上下順序也故云官其始也亦謂以官勸其始也○注宵之至和厚○正義曰宵音近小故讀從小按鄉飲酒禮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又襄四年穆叔如晉歌小雅三篇故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云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者小雅三篇皆君臣燕樂及相勞苦令爲學者歌之欲使學者得爲官與君臣相燕樂各自勸勵故云所以勸之以官也此云始者謂學者始來入學故云始入學習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入學謂學士入學之時大胥之官先擊鼓以召之學者既至發其篋篋以出其書故云鼓篋也所以然者欲使學者孫其業謂恭順其所持經業○注鼓篋至業也○正義曰鼓謂擊鼓故大胥云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文王世子云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文王世子云謂天子視學之時擊鼓警衆也若是凡常入學用樂及爲祭祀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是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學者不勤其業師則以夏楚二物以笞撻之所以然者欲令學者畏之收斂其威儀也○注夏槄至禮者○正義曰爾雅釋木云槄山榎郭景純云今之山楸盧氏云撲作教刑是撲撻犯禮者○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皇氏云禘大祭在於夏天子諸侯視學之時必在禘祭之後未卜禘謂未爲禘也禘是大祭必先卜故連言之是未爲禘祭不視學所以然者欲游其學者之志謂優游縱暇學者之志不欲急切之故禘祭之後乃視學考校優劣焉○注禘大至考校○正義曰禘大祭爾雅釋天文云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者謂於夏之時既爲禘祭之後乃視學考校當祭之年故云未卜禘不視學若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乃視學也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使有司爲之非天子大禮視學也若大禮視學在仲春仲秋及季春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率三公九卿而視學焉與此別也視學既在夏祭之後則天子春秋視學亦應在春秋時祭之後此舉未卜禘不視學則餘可知也熊氏云此禘謂夏正郊天視學謂仲春視學若郊天則不視學若如熊氏義禮不王不禘鄭注何得云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既連諸侯言之則此禘非祭天熊說非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者時觀謂教者時時觀之而不丁寧告語所以然者欲使學者存其心也既不告語學者則必憤憤口悱悱然後啓之學者則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教學之法若有疑滯未曉必須問師則幼者但聽長者解說不得輒問推長者諮問幼者但聽之耳○學不躐等也者學教也躐踰越也言教此學者令其謙退不敢踰越等差若其幼者輒問不推長者則與長者抗行常有驕矜今唯使聽而不問故云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者倫理也言前七等之事是教學大理也○記曰至謂乎引舊記結上七事凡學謂學爲官學爲士者官則先事士先志者若學爲官則先教以官之事若學爲士者○士則先喩教以學士之志故先七事皆是教學居官及學士者○其此之謂乎者記者所云其此在上七事之謂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有居有常居也）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操縵雜弄○操七刀反注同縵末但反雜徂合反）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依廣譬喩也依或爲衣○依於豈反注皆同）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爲雅）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興虛應反歆許金反）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藏謂懷抱之脩習也息謂作勞休止之爲息遊謂閒暇無事之爲遊○閒音閑）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脩之業乃來○樂其音嶽又音洛又五孝反離力智反○）

【疏】大學至謂乎○正義曰此一節論教學之道必當優柔寬緩不假急速遊息孫順其學乃成○大學之教也時者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教必有正業者正業謂先王正典非諸子百家是教必用正典教之也退息必有居者退息謂學者疲倦而暫休息有居謂學者退息必有常居之處各與其友同居得相諮決不可雜濫也○學不學操縵不能弦者此以下並正業積漸之事也此教樂也樂主和故在前然後須以積漸故操縵爲前也操縵者雜弄也弦琴瑟之屬學之須漸言人將學琴瑟若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手指不便則不能安正其弦先學雜弄然後音曲乃成也○不學博依不能安詩者此教詩法也詩是樂歌故次樂也博廣也依謂依倚也謂依倚譬喩也若欲學詩先依倚廣博譬喩若不學廣博譬喩則不能安善其詩以詩譬喩故也○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者此教禮法也前詩後禮亦其次也雜服至皮弁至朝服玄端服屬之類禮謂禮之經也禮經正體在於服章以表貴賤今若欲學禮而不能明雜衣服則心不能安善於禮也○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者此總結上三事並先從小起義也興謂歆喜也故爾雅云歆喜興也藝謂操縵博依六藝之等若欲學詩書正典意不歆喜其雜藝則不能就翫樂於所學之正道○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者故謂因上起下之辭學雖積漸故君子之人爲學之法恒使業不離身藏謂心常懷抱學業也脩謂脩習不能廢也息謂作事倦息之時而亦在學也游謂閒暇無事游行之時亦在於學言君子於學無時暫替也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者此明親師愛友也然如此也若能藏脩游息無時暫替能如此者乃能安其所學業言安學業既深必知此是深由本師故至於親愛師也○樂其友者師既獲親而同志之友亦被於樂重然前三年樂羣五年親師親師在樂羣之後而此前親後樂友者羣即友也爲義然也前明始學故樂友在前此明學業已成故親師爲首矣○而信其道者其道已道也既親師樂友已道深明心自誠信不復虛妄一云信師友之道前安學故乃親師樂友後乃信道也○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者輔即友也友主切磋是輔已之道深遠雖離離猶違也已道深明不復虛妄心自信之若假令違離師友獨在一處而講說不違反於師友昔日之意若此則强立不反也○兌命曰者引尙書合結之○敬孫務時敏者此句結積習也當能敬重其道孫順學業而務習其時疾速行之故云敬孫務時敏敏猶疾速也○厥脩乃來者此句結親師敬道也厥其也若敬孫以時疾行不廢則其所脩之業乃來謂所學得成也所以尊師樂友其此之謂乎者兌命所云其此經之謂乎○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呻或爲慕訊或爲誶○呻音申一音親吟也佔勑沾反視也訊字又作誶音信問也呻吟魚金反又作詅同難乃旦反呰才斯反又音紫）言及于數（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數色住反）進而不顧其安（務其所誦多不惟其未曉）使人不由其誠（由用也使學者誦之而爲之說不用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材道也謂師有所隱也易曰兼三材而兩之謂天地人之道○）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教者言非則學者失問○施始移反下同悖布內反佛本又作拂扶弗反）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隱不稱揚也不知其益若無益然○）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速疾也學不心解則亡之易○去如字又起呂反解胡買反忘亡亮反之易以豉反下文注皆同音○）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刑猶成也）

【疏】今之至由乎○正義曰此一節論教者違法學者所以不成是今師之失故云今之教者○呻其佔畢者此明師惡也呻吟也佔視也畢簡也故釋器云簡謂之

（畢言今之師不曉經義但詐吟長詠以視篇簡而已多其訊者訊問難也既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問難詐了多疑言若已有解之然也○言及于數者數謂法象既不解義理若有所言而輒詐稱有法象也○進而不顧其安者務欲前進誦習使多而不曾反顧其義理之安不謂義理危辟而不自知也○使人不由其誠者人謂學者也由用也誠忠誠使學者誦文而已爲之說義心皆不曉而猛是不用誠已之忠誠也○教人不盡其材者材道也謂己既不曉其義而縱有所悟者又不能多恒恐人勝之故凡有所知又爲所隱惜不盡其道也○其施之也悖者謂教者有上五者之短故施教於人違背其理也○其求之也佛者佛戾也教者佛戾也教者既背違其理其學者求之則又違戾受學者心既不解求問於師師又不曉違戾義意也○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者由師教既悖而受者又違故受學者弟子不荷師教之德乃隱沒其師之學而憎疾其師也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者師說既不曉了故弟子受之苦其難既難不解故不自知其有益○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者學者勉力自強雖得終竟其業爲心不曉解其亡去之必速疾矣○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者刑猶成也言師教弟子不成由此在上諸事故云其此之由乎其此之由在上謂此經文也以此例推之前文云其此之謂乎則是他書所云其此經之謂乎○注其發至而已○正義曰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者首猶本也教者爲弟子發言出說不本其義理謂不解此義之言也云動云有所法象而已者既不解義理舉動所云則言此義有所法象猶若一則稱配大一二則併配二儀但本義不然泯爲配當○注務其至未曉○正義曰務其所誦多者謂師務欲得所誦使多釋經進也云不惟其未曉者惟思也不思其誦得未曉解者釋經不顧其安也○注使學至其誠○正義曰使學者解經使人也而爲之說解經不用其誠也言師爲學者而說不用其忠誠實之心以心不解誑惑學者○注材道至之道○正義曰鄭恐材是材藝故以材爲道道謂道理言教人道理引易曰者易說卦文也但伏羲書上法天下法地中法人謂之三材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材各有其兩故云兼三材而兩之六爻也鄭引之證材爲道也注教者至失問○正義曰教者言非是其施之也悖學者失問是其求之也佛○）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未發情欲未生謂年十五時○禁居鴆反欲音慾）當其可之謂時。（可謂年二十時成人）不陵節而施之謂孫。（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鈍者以大也施猶教也孫順也○鈍徒困反）相觀而善之謂摩。（不並問則教者思專也摩相切磋也○摩莫波反徐亡髮反思息吏反磋七多反）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興起也○）【疏】（大學至由興也○正義曰此一節論教之得理則教興也○禁於未發之謂豫者發謂情慾發也豫逆也十五以前情慾未發則用意專一學業易入爲教之道當逆防未發之前而教之故云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者可謂年二十之時言人年至二十德業已成言受教之端是時最可也○不陵節而施之謂孫者陵猶越也節謂年才所堪施猶教也孫順也謂教人之法當隨其年才若年長而聰明者則教以大事而多與之若年幼又頑鈍者當教以小事又與之少是不越其節分而教之所謂孫順也從其人而設教也○相觀而善之謂摩者善猶解也受學之法言人人競問則師思不專故令弟子共推長者能者一人諮問餘小不能者但觀聽長者之問
荅而各得知解此朋友琢磨之益故謂之摩也○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者結上四者興起也四事並是教成之所起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教不能勝其情慾格讀如凍洛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扞胡旦反注同格胡客反又戶隔反扞格不入也注同勝音升又升證反洛胡客反下同此二字並從洛或水旁作非一音戶各反）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時過則思放也○過姑臥反○）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小者不達大者難識學者所惑也○壞音怪徐戶拜反○）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不相觀也）燕朋逆其師。（燕猶褻也褻其朋友燕音鷰褻息列反下同○）燕辟廢其學。（褻師之譬喻○辟音譬注及下罕辟同○）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廢滅）【疏】（發然至廢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學不依理教之廢耳○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者發謂情欲既生也扞謂拒扞也格謂堅強若情欲既發而後乃禁教則扞格於教教之不後入也是教弱而欲強爲教不勝矣○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者○時過謂學時已過則心情放蕩雖欲追悔欲學精明已散徒勤苦四體終難成也○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者雜施謂教雜亂無次越節則大才輕其小業小才苦其大業並是壞亂之法不可復脩治也○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者獨學謂獨自習學而無朋友言有所疑無可諮問則學識孤偏鄙陋寡有所聞也○燕朋逆其師者以前四條皆反上教之所與此燕朋燕譬特加二條不與上相對燕朋謂燕褻朋友不相遵敬則違逆師之教道也○燕譬廢其學者譬譬喻也謂義理銜深或直言難曉時須假設譬喻然後可解而墮學之徒好褻慢笑師之譬喻是廢學之道也○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者結上六事是廢學之由前與有四後廢有六者庾云不褻朋友及師之譬喻自是學者之常理若不爲燕朋燕譬則亦不足以致興言若作此燕朋燕譬則學廢替矣○注格讀至之洛○正義曰言格是堅彊譬如地之凍則堅彊難入故云如凍洛之洛但今人謂地堅爲洛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示之以道塗也抑猶推也開爲發頭角○道音導注道示及下同強沈其良反徐其兩反下同爲于僞反下爲學者同）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思而得之則深）【疏】（君子至喻矣○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教人方便善誘之事○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者喻猶曉也道猶示也牽謂牽偪師教既識學之廢興故教喻有節使人曉解之法但廣開道示語學理而已若人苟不曉知亦不偪急牽令速曉也○強而弗抑者抑推也謂師微勸學者使神識堅強師當隨才而與之使學者不甚推抑其義而教之○開而弗達者開謂開發事端但爲學者開發大義頭角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達也○道而弗牽則和者此下三句釋上三事之所由也若人不曉而牽偪之則彼心必生忿恚師與弟子不復和親今若但示正道寬柔教之則彼心和而意乃覺悟也○強而弗抑則易者賀氏以爲師但
勸強其神識而不抑之令曉則受者和易和易亦易成也○開而弗達則思者但開發義理而不爲通達使學者用意思念所得必深故云則思也○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者結上三事之功若師能教弟子如此三事則可謂善教喻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失於多謂才少者失於寡謂才多者失於易謂好問不識者失於止謂好思不問者○好呼報反下好思好述同○）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救其失者多與易則抑之寡與止則進之）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疏】（學者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節明教者識學者之心而救其失也故云學者有四失教者必先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者一失也假若有人才識淺小而所學貪多則終無所成是失於多也或失則寡者二失也或有人才識深大而所學務少徒有器調而終成狹局是失於寡少也或失則易者三失也至道深遠非凡淺所能而人不知思求唯好汎濫外問是失在輕易於妙道故云或失則易此是學而不思則罔○或失則止者四失也人心未曉知而不肯諮問惟但止住而自思之終不能達其實理此失在於自止也此是思而不學則殆○此四者心之莫同也者結前四失是由人心之異故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者結救失四事師既前識其四心之不同故後乃能隨失而救之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者使學者和易以思是長善使學者無此四者之失是救失唯善教者能知之）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言爲之善者則後人樂放傚○長丁丈反下文及注同教如字一本作學胡孝反放方往反傚胡教反○）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其言少而解○臧善也○臧子郎反解胡買反下文注同○）【疏】（善歌至志矣○正義曰此一節論教者若善則能使學者繼其志於其師也言學者繼師之志記者以善歌而比喻之故云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歌謂音聲和美感動於人心令使聽者繼續其聲也○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者設譬既畢故述其事而言善教者必能使後人繼其志如善歌之人能以樂繼其聲如今人傳繼周孔是也○其言也約而達者此釋所以可繼之事言善爲教者出言寡約而義理顯達易解之○微而臧者微謂幽微臧善也謂義理微妙而說之精善也○罕譬而喻者罕少也喻曉也其譬罕少而聽者皆曉○可謂繼志矣者能爲教如上則可使後人繼其志意不繼聲而繼志者本爲志設故不繼聲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美惡說之是非也長達官之長爲惡烏路反又如字○）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弟子學於師學爲君）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師善則善）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四代虞夏殷周）【疏】（君子至謂乎○正義曰此一節明爲師法君子

（謂師也教人至極之美可以爲君長之事○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者三王四代所以敬師隨器與之是至學之易隨失而救之是至學之難○而知其美惡者乃譬而喻言約而達是爲美反此則爲惡也○然後能博喻者博喻廣曉也若知四事爲主觸類長之後乃得爲廣有曉解也○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者前能廣解後乃可爲人作師也○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者爲師是學優學優宜仕故能爲一官之長也○能爲長然後能爲君者既能治一官之長有功能爲一國之君也○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師既有君德則弟子就師可學爲君之德故前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即是學能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愼也者師善則能教弟子弟子則能爲君故弟子必宜愼擇其師不可取惡師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者引舊記結此擇師之重也三王謂夏殷周四代則加虞也言三王四代雖皆聖人而無不擇師爲愼故云唯其師庾云舉四代以兼包三王所以重言者以成其辭耳言人之從師自古而然師善則已善其此之謂乎者記者證前云擇師不可不愼即此唯其師之謂也○）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嚴尊敬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尸主也爲祭主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尙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尙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尙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顓音專頊許玉反與音餘齊側皆反下同奉芳勇反折之設反）疏（凡學至師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師德旣善雖天子以下必須尊師○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者二謂當其爲尸及師則不臣也此文義在於師并言尸者欲見尊師與尸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者若不當其時則臣之案鉤命決云暫所不臣者五謂師也三老也五更也祭尸也大將軍也此五者天子諸侯同之此唯云尸與師者此經本意據尊師爲重與尸相似故特言之所以唯舉此二者餘不言也又按鉤命決云天子常所不臣者三唯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之君不臣二王之後者爲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不臣妻之父母者親與其妻共事先祖欲其歡心不臣夷狄之君者此政教所不加謙不臣也諸侯無此禮○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者此證尊師之義也此人既重故更言大學也詔告也雖天子至尊當告授之時天子不使師北面所以尊師故也○注尊師至之言○正義曰武王踐阼以下皆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也云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者武王言黃帝顓頊之道恒在於意言意恒念之但其道超忽已遠亦恍惚不可得見與與語辭今檢大戴禮唯云帝顓頊之道無黃字或鄭見古本不與今同或後人足黃字耳云丹書者師說云亦雀所銜丹書也云端冕者謂袞冕也其衣正幅與玄端同故云端冕故皇氏云武王端冕謂袞冕也樂記魏文侯端冕謂玄冕也云師尙父亦端冕者案大戴禮無此文鄭所加也云西折而南東面者案大戴禮唯云折而東面此西折而南南字亦鄭所加云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者皇氏云王在賓位師尙父主位故西面王庭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也其丹書之言案大戴禮云其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與瑞書同矣凡事不強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傾其世王聞書之言惕然若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及几鑑盂盤楹杖帶屨劍矛爲銘銘皆各有語在大戴禮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從隨也庸功也功之受其道有功於己○）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言先易後難以漸入○說音悅）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荅問者反此。（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舂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旣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從或爲松○撞丈江反叩音口從依注讀爲舂式容反父音甫重直用反復扶又反）此皆進學之道也。（此皆善問善荅也○）疏（善學至道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善學及善問并善荅不善荅之事○善學者師逸而功倍者受者聰明易入是爲學之善故師體逸豫而弟子所解又倍於他人也○又從而庸之者庸亦功也所得既倍於他人故恒言我師特加功於我者是從而功之也○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者此明劣者也己既闇鈍故師體勤苦而功裁半於他人也○又從而怨之者己既闇鈍而不自責己不明乃反怨於師獨不盡意於我也○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者此明能問者問謂論難也攻治也言善問之人如匠善攻治堅木先斫治其濡易之處然後斫其節目其所問師之時亦先問其易後問其難也○及其久也相說以解者言問者順理荅者分明故及其經久師徒共相愛說以解義理○不善問者反此者若闇劣不解問之人則與能問者意反也謂先問其難心且不解則荅問之人不相喜說義又不通也故云反此矣○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者鄕明問此明荅也以爲設喻譬善能荅問難者如鐘之應撞撞小則小鳴應之撞大則大鳴應之能荅問者亦隨彼所問事之大小而荅之○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者又以鐘爲喻也○不善荅問者反此者謂不善荅他所問則反此上來之事或問小而荅大或問大而荅小或暫問而說盡此皆無益於所問故云不善荅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者言上善問善荅此皆進益學者之道也○注從讀至之舂○正義曰舂謂擊也以爲聲之形容言鐘之爲體必待其擊每一舂而爲一容然後盡其聲言善荅者亦待其一問然後一荅乃後盡說義理也按左傳文十一年冬叔孫得臣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以戈摏長狄喉而殺之是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爲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必解或學者所未能問○難乃旦反）必也其聽語乎。（必待其問乃說之○）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舍之須後○語魚據反下同舍音捨又如字下注同）疏（記問之至舍之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教者不可爲記問之學又教人之時不善教學者謂心未解其義而但逆記他人雜問而謂之解至臨時爲人解說則先述其所記而示人以其不解無益學者故云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者聽語謂聽其問者之語既不可記問遂說教人之時必待學者之問聽受其所問之語然後依問爲說之也○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者若受業者才力苟不能見問待憤憤悱悱之間則師然後乃示語之矣○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者弟子既不能問因而語之語之不能知且舍任待後別更語之可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於爲裘○冶音也錮音固穿字又作穿音川鑿在洛反）良弓之子。必學爲箕。（仍見其家橈角幹也橈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於爲楊柳之箕○箕音基注同橈而小反下同曲屈也一音乃孝反幹古旦反勝音升任也一本作稱尺證反）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以言仍見則貫即事易也○始駕者一本作始駕馬者貫古患反習也○）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仍讀先王之道則爲來事不惑）疏（良冶至於學矣正義曰此一節論學者數見數習其學則善故三譬之此爲第一譬良善也冶謂鑄冶也○裘謂衣裘也言積言善冶之家其子弟見其父兄世業錮鑄金鐵使之柔合以補治破器皆令全好故此子弟仍能學爲袍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者此第二譬亦世業者箕柳箕也言善爲弓之家使幹角橈屈調和成其弓故其子弟亦覩其父兄世業仍學取柳和軟橈之成箕也○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者此第三譬明新習者也始駕者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反之者駕馬之法大馬本駕在車前今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車在馬前所以然者此駒既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當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此駒日日見車之行其駒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也言學者亦須先教小事操縵之屬然後乃示其業則道乃易成也○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者結上三事三事皆須積習非一日所成君子察此三事之由則可有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以事相況而爲之醜猶比也醜或爲之計）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當猶主也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當丁浪反主也下及注皆同治直吏反○）疏（古之至不親○正義曰此一節論弟子當親師之事各依文解之○比物醜類者既明學者仍見舊事又須以時事相比方也物事也言古之學者比方其事以醜類謂以同類之事相比方則事學乃易成既云古學如斯則今學豈不然○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者○此經論師道之要以餘事譬之此以下四章皆上比物醜類也鼓革也當主也五聲宮商角徵羽言鼓之爲聲不宮不商故言無當於五聲而宮商等之五聲不得鼓則無諧和之節故云弗得不和也所以五聲必鼓者爲俱是聲類也若奏五聲必求鼓以和之而已即是比類也○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者水謂淸水也

五色青赤黃白黑章明也言清水無色不在五色之限無主青黃而五色畫繢者不得水則不分明故云弗得不章也五色是其水之出也故五色須水亦其類也。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者本學先王之道也五官金木水火土之官也夫學爲官之理本求博聞强識非主於一官而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故云弗得不治也故化民成俗必由學乎能爲師然後能爲君長故官是學之類也。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者師教之師也五服斬衰也齊衰也大功也小功也緦麻也師於弟子不當五服之一也而弟子之家若無師教誨則五服之情不相和親也故云弗得不親是師情有在三年之義故亦與親爲類〇君子大德不官。（謂君也。）大道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大信不約。（謂若胥命于蒲無盟約。約徐於妙反沈于畧反注同。）大時不齊。（或時以生或時以死。齊如字）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學矣。（本立而道生言以學爲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測。原本又作源委於僞反注同勺時酌反）〔疏〕（君子）至務本。〇正義曰此一節論學爲衆事之本。〇君子曰者記者引君子之言故云君子曰也大德不官者大德謂聖人之德也官謂分職在位者聖人在上垂拱無爲不治一官故云大德不官也不官而爲諸官之本。〇大道不器者大道亦謂聖人之道也器謂物堪用者夫器各施其用而聖人之道弘大無所不施故云不器不器而爲諸器之本也論語云君子不器又云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是也。〇大信不約者大信謂聖人之信也約謂期要也大信不言而信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不言而信是大信也大信本不爲細言約誓故云不約也不約而爲諸約之本也大時不齊者大時謂天時也齊謂一時同也天生殺不共在一時猶春夏華卉自生薺麥自死秋冬草木自死而薺麥自生故云不齊也不齊爲諸齊之本也。〇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者結之也若能察此在上四者之事則人當志學爲本也庾云四者謂不官爲羣官之本不器爲羣器之本不約爲羣約之本不齊爲羣齊之本言四者莫不有本人亦以學爲本也。〇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者言三王祭百川之時皆先祭河而後祭海也或先祭其源或後祭其委河爲海本源爲委本皆曰川也故摠云三王之祭川源委謂河海之外諸大川也。〇此之謂務本者先祭本是務重其本也本小而後至大是小爲大本先學然後至聖是學爲聖本也。〇注謂若至盟約。〇正義曰案桓公三年夏齊侯衞侯胥命于蒲左氏云不盟也杜云不歃血也案彼直以言語相告命非大信之事引之者取其不盟之一邊而與此不約相當故引證。〇注源泉至不測。〇正義曰皇氏以爲河海之外源之與委也今依川焉或解云源則河也委則海也申明先河而後海義亦通矣云始出一勺卒成不測者中庸篇云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龍生焉是其始一勺也後至不測也猶言學初爲積漸後成聖賢也

禮記注䟽卷三十六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附釋音禮記注䟽卷第三十六　惠棟挍宋本卷第四十六

學記第十八

發慮憲節

發慮至學乎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注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求謂招來也謏之言小也動衆謂師役之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注憲法至之事無也言至師役廿七字

言謏音近小　閩監本同毛本音誤者

玉不琢節

教學爲先　閩監本同石經同各本同毛本教誤敬

玉不至謂乎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學不舍業卽經云　惠棟挍宋本學上有言字此本言字脫閩監毛本同

高宗夢得說作說命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得誤傳

雖有嘉肴節　惠棟挍此節然後能自强强字起至下節七年視論學取友學字止宋本闕

雖有至謂乎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是故學然後知不足之者　惠棟挍宋本者上無之字閩本同監毛本之作也

古之教者節

中年考校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校誤挍〇按毛本作挍避所諱全書皆然

離經斷句絕也　各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經下有章字按此以正義云章句斷絕故增章句其實非也

古之至謂乎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　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受作就

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　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盧文弨挍云百乃者字之譌

以教世子及羣后之子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及字衞氏集說同

餘諸侯於國　閩監本同毛本諸誤者惠棟挍宋本無餘字衞氏集說同

引舊記之言　閩監本同毛本之誤者

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至在遠郊之外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注術當至之外無爲遂至遠郊二十二字

士爲少師　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少誤小

五族爲黨爲州　惠棟挍宋本作五黨爲州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五黨二字脫閩監本同

序州黨之學　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州誤周

注中猶閒也鄉遂大夫閒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注中猶至考焉

大學始教節

二者所以撲撻　惠棟挍宋本撲作扑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亦作扑此本誤撲閩監毛本同按九經字樣云扑說文作撲經典相承通用之段玉裁曰依說文當作攴隸變而爲扑撲與扑義別今人多溷而爲一

游其志也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斿其云本亦作游〇按斿者游之省

以游暇學者之志意　各本同釋文游暇作斿假

大學至謂乎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春時學始入學也　補案始上當有士字

釋木云栢山榎　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榎誤椱

盧氏云撲作教刑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撲作扑按作扑是也下撲撻同

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者　監本毛本如此惠棟挍宋本無者字

若有疑滯未曉　閩本同監毛本曉作曉盧文弨挍云曉此卷內俱作曉可兩通

大學之教也節

不學愽依　閩本同釋文亦作愽監毛本愽作博是也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注䟽放此下愽喻同

藏焉脩焉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嘉靖本同

樂其友而信其道　各本同毛本道字誤倒在而字上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　惠棟挍宋本有也字宋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並有也字脫閩監毛本同

大學至謂乎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各與其友同居　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同字並誤閒衞氏集說同

學不學操縵不能弦者　補各本弦上有安字

雜服至皮弁至朝服玄端服屬之類　閩監毛本作雜服自衮而下至皮弁朝服元端之屬不誤

禮謂禮之經也（惠棟挍宋本無之字此本之字誤衍閩監毛本同）

則不能躭翫樂於所學之正道（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樂於誤不字學作習）

然如此也（惠棟挍宋本作也此本也誤者閩監毛本同）

若能藏脩游息游（補案息上游字誤衍）

言安學業既深（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學誤樂）

必知此是深由本師（閩監毛本無是字）

而此前親後樂友者（惠棟挍宋本親下有師字此本師字脫閩監毛本同）

當能敬重其道（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當作常）

今之教者節

多其訊（各本同石經訊作誶）

教人不盡其材（各本同石經初刻作才後改刻作材）

今之至由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但詐吟長詠（惠棟挍宋本吟上有呻字此本呻字脫閩監本同毛本亦脫呻字詐又誤謳）

皆不曉而猛浪（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曉誤嘵猛誤孟）

教者佛戾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教者既背違其理（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背作悖）

注教者至失問（閩本注字闕監毛本注作○）

大學之法節（惠棟挍此節疏不越其節分而教之分字起至自是學者之常理自字止宋本闕）

未發情慾未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慾作欲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釋文出情慾云音欲下注情慾同○按欲正字慾俗字）

大學至由與也（惠棟挍宋本無此六字）

此朋友琢磨之益（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磨作摩○按作摩是也段玉裁云摩擊之功精於礱研凡琢摩字從石作磨者非詳說文注）

發然後禁節

教不能勝其情慾（監本毛本作慾宋監本作欲）

格讀如凍洛之洛（各本同段玉裁云說文無洛有垎字水乾也玉篇土乾也王逸九思自注垎堨也則此注及疏洛皆當作垎）

扞堅不可入之貌（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扞下有格字段玉裁挍云堅上當有格字按釋文出經文格云注同則知注有格字當在扞字下也）

則孤陋而寡聞（閩毛本同嘉靖本同石經陋作陃岳本同監本同衛氏集說同）

燕辟廢其學（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辟作譬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及古本同○按譬正字辟假借字）

廢滅（惠棟挍宋本如此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廢滅誤教弛閩本二字闕監毛本作廢弛衛氏集說同）

發然至廢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雖欲追悔欲學（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上欲作復）

徒勤苦四體終難成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終上有而字）

獨學謂獨自習學（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習學作學習）

則學識孤偏鄙陋（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閩本偏作徧惠棟挍宋本同）

不相遵敬（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遵作尊）

言格是堅彊（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格作垎）

故云如凍洛之洛但今人謂地堅爲洛也（閩監毛本同段玉裁云垎从土正義是釋文非也正義本作凍垎俗改爲凍洛）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節

開爲發頭角（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毛本爲誤謂衛氏集說同）

君子至喻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善歌者節

則後人樂放傚（宋監本同惠棟挍宋本同閩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監本傚誤仿釋文傚下有也字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傚下有之也二字）

善歌至志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節

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唯作惟衛氏集說同陳澔集說唯字同此上有其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此上其字亦有盧文弨挍云據疏此上有其字石經考文提要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並無其字）

君子至謂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凡學之道節

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存誤有通典五十二亦作存）

凡學至師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今大戴作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

善學者節

善學至道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恒言我師特加功於我者（閩毛本同監本特誤持惠棟挍宋本者作也）

必且不解則答問之人（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答問作問答）

以爲設喻譬善能答問難者（閩本監本同惠棟挍宋本以作亦毛本喻譬字誤倒）

亦待其一問（閩監本亦字同問誤間毛本問字同亦誤以）

記問之學節

記問之至舍之可也（閩本同監毛本作記問至可也惠棟挍宋本八字無）

良冶之子節

調乃三體相勝（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調誤謂）

始駕馬者反之（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始駕者云一本作始駕馬者按正義云始駕者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出始駕者三字成句其所据經文亦當無馬字）

良冶至於學矣（惠棟挍宋本無此六字）

言積言善治之家（惠棟挍宋本積言作積世衛氏集說同此本誤閩監本同毛本世誤習）

則可有志於學矣（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矣作也）

古之學者節

醜或爲之計（惠棟挍宋本無之字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同段玉裁云計當作討古音討與醜同）

古之至不親（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經論師道之要（閩監本同毛本○此經作此一經）

非主於一官（惠棟挍宋本作主衛氏集說同此本主誤言閩監毛本同今正）

君子曰節

或源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或原云本又作源）

源泉所出也（惠棟挍宋本作出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出誤求閩監毛本出誤來）

君子至務本（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官謂分職在位者（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者字衛氏集說同）

鮫龍生焉（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鮫作蛟）

初爲積漸後成聖賢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聖賢作賢聖）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七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樂記第十九

（○陸曰鄭云名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疏〕（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畧有分焉案藝文志云黃帝以下至三代各有當代之樂名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周衰禮壞其樂尤微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爲樂官頗能記其鏗鎗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也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故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三十四卷記無所錄也其十二篇之名案別錄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招頌第二十二寶公第二十三是也案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爲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揔爲二十三篇也其二十三篇之目今揔存焉）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徵張里反後放此比毗志反下文同見賢遍反）聲相應。故生變。（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應應對之應篇內同彈徒丹反樂音嶽又音洛）變成方謂之音。（方猶文章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旄音毛盾本又作楯述允反又音允翟音狄籥羊灼反○）〔疏〕（凡音至之樂○正義曰此一節論樂本之事章句既多各隨文解之名爲樂本者樂以音聲爲本音聲由人心而生此章備論音聲於人心故名樂本此樂本之中論人心感於物而有聲聲相應而生變變成方而爲之音比音而爲樂展轉相因之勢○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者言凡樂之音曲所起本由人心而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者言音之所以起於人心者由人心動則音起人心所以動者外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者人心既感外物而動口以宣心其心形見於聲心若感死喪之物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悲戚之聲心若感福慶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歡樂之聲也聲相應故生變者既有哀樂之聲自然一高一下或清或濁而相應不同故云生變變謂不恒一聲變動清濁也○變成方謂之音者方謂文章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也音則今之歌曲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者言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而樂器播之并及干戚羽旄鼓而舞之乃謂之樂也是樂之所起由人心而生也○注宮商至曰聲○正義曰言聲者是宮商角徵羽也極濁者爲宮極清者爲羽五聲以清濁相次云雜比曰音者謂宮商角徵羽清濁相雜和比謂之音云單出曰聲者五聲之內唯單有一聲無餘聲相雜是單出曰聲也然則初發口單者謂之聲衆聲和合成章謂之音金石干戚羽旄謂之樂則聲爲初音爲樂爲末也所以唯舉音者舉中見上下矣○注樂之至聽之○正義曰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者明直唯一聲不足可爲樂故須變之使雜也引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易文言文證同聲相應之義也同聲雖相應不得爲樂必有異聲相應乃得爲樂耳引春秋傳以下者證同聲不得爲樂也案春秋昭二十年左傳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同者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言琴瑟專一唯有一聲不得成樂故也○注方猶文章也○正義曰凡畫者青黃相雜分布得成文章言音清濁上下分布次序得成音曲也似畫者文章故云方猶文章也○注干盾至秉翟○正義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者武舞之樂執此盾與斧也云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者言文舞執此羽旄也引舞師樂師者證有干戚羽旄舞等案樂師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也無兵舞但有干舞鄭司農彼注云干舞者兵舞又舞師云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无干舞但有兵舞鄭司農彼注干舞兵舞也此引樂師既謂干舞引謂兵舞者兵舞非樂師之文但經云干戚用戚則是大武大武兵舞此引樂師蓋以兵舞解經之干戚也但此經干戚羽旄包含文武之大武鄭引樂師小舞明羽舞也引詩者證羽舞是翟舞也此詩邶風刺衛君不用賢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但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而已）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踧也嘽寬綽貌發猶揚也粗麤也○噍子遥反徐在堯反沈子堯反踧也謂急也殺色界反徐所列反其樂音洛嘽昌善反寬緩也散思旦反粗采都反又才古反踧子六反綽處約反）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極至也○道音導行下孟反）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此其所謂至也○治直吏反下同）〔疏〕（樂者至道也○正義曰此一節覆明上文[illegible]動之意結樂聲生起所由也[illegible]比音而生故云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者欲將明樂隨人心見故更陳此句也本猶初也物外境也言樂初所起在於人心之感外境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者心既由於外境而變故有此下六事之不同也噍踧急也若外境痛苦則其心哀感[illegible]而速殺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者嘽寬也若外境所善心必歡樂歡樂在心故聲必隨而寬緩也○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者若外境會合其心必喜悅喜悅在心故聲必隨而發揚放散無輟礙但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遇有善事而[illegible]樂別也○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者[illegible]怒恚在心則其聲粗以猛厲也○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者廉者[illegible]敬在心則其聲正直而有廉隅不邪曲也○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者[illegible]○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illegible]人用後四者制之使倶得其所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言八音和否隨政也[illegible]）〔疏〕（凡音至通矣○正義曰[illegible]）

以國將亡無復繼世也其治世亂世皆云政亡國不云政者言國將滅亡無復有政故云其民困也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者若政和則聲音安樂若政乖則聲音怨怒是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怗懘敝敗不和貌○怗徐昌廉反懘昌制反又昌紙反敗也敝音弊）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猶散也陂傾也書曰王耄荒易曰無平不陂○陂彼義反注同傾也匱其媿反乏也迭田節反散蘇旦反耄莫報反○）

【疏】宮爲至日矣○正義曰此一節論五聲宮商角徵羽之殊所主之事上下不一得則樂聲和調失則國將滅亡也○宮爲君者宮則主君所以然者鄭注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揔四方君之象也又土爰稼穡猶君能滋生萬民也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爲尊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故宮爲君崔氏云五音之次以宮最濁自宮以下則稍清矣君臣民事物亦有尊卑故以次配之○商爲臣者商所以爲臣者何以鄭注月令云商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解者云宮八十一絲商七十二絲次宮如臣之得次君之貴重也崔氏云商是金金以決斷爲臣事君亦以義斷爲賢矣角爲民所以爲民者鄭注月令云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解者云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故云以其清濁中也民比君臣爲劣比事物爲優故云角清濁中民之象矣崔氏云角屬春春時物生衆皆有區別亦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也○徵爲事所以爲事者鄭注月令云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解者云羽最清徵次之故用五十四絲是徵清徵清所以爲事之象也夫事是造爲造爲由民故先事後乃有物也是事勝於物而劣於民故次民居物之前所以徵爲事之象也崔氏云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羽爲物羽所以爲物者鄭注月令云羽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解者云羽者最清用四十八絲而爲物劣於事故最處末所以羽爲物也崔氏云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與財相類也○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者怗敝也懘敗也敝敗謂不和之貌也若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所用不相壞亂則五聲之響無敝敗矣○宮亂則荒其君驕者前明音聲與政通若五事皆正則音不敝敗是聲與政通故此以下明聲與政通也若五音之敝敗則政亂各有所由也荒猶散也若宮音之亂則其聲放散是知由其君驕溢故也崔氏云宮聲所以散者由君驕也若君驕則萬物荒散也○商亂則陂其官壞者陂不平正也若商音之亂則其聲欹斜而不正也是知由其臣不治於官官壞故也崔氏云商聲所以傾邪者由臣官壞也官若壞則物皆傾邪也○角亂則憂其民怨者若角音之亂則其聲憂愁是知由政虐其民怨故也崔氏云角聲所以亂者由民不安業有憂愁之心也民無自怨皆君上失政故下民生怨也徵亂則哀其事勤者若徵音之亂則其聲哀苦是知由繇役不休其民事勤勞故也崔氏云徵所以亂者由民勤於事悲哀之所生○羽亂則危其財匱者匱乏也若羽音之亂則其聲傾危是知由君賦重其民貧乏故也崔氏云危者謂聲不安也羽音所以不安者由君亂於上物散於下故知財乏不能得安故有匱乏也○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者迭互也陵越也若五聲竝和則君臣上下不失若五聲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爲慢也崔氏云前是偏據一亂以爲義未足以爲滅亡今此以五者皆亂故滅亡無日矣滅者絕也亡叛也無日言無復一日也若君臣互相陵慢如此則國必叛滅旦夕可俟無復一日也○注書曰至不陂○正義曰所引之書尚書呂刑之文也王耄荒者謂穆王享國百年耄荒也引之者證經之荒字矣云易曰無平不陂者易泰卦九三爻辭引之者證經之陂字矣案樂緯動聲儀云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聲弘以舒其和情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以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功既當急就之其事當久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功動心也羽爲物物者不有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動聲儀又云若宮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注云君臣相和又云角從宮是謂哀衰國之樂注云象人自怨訴又云羽從宮往而不反是謂悲亡國之樂也注云悲傷於財竭又云音相生者和注云彈羽角應彈宮徵應是其和樂以此言之相生應即爲和不以相生爲亂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比猶同也○比毗志反注同又如字）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誣罔也○濮音卜水名誣音無注同涓古玄反爲于僞反下爲作法度同○）

【疏】鄭衛至止也○正義曰前經明五者皆亂驕慢滅亡此一節論亂世滅亡之樂比猶同也鄭國之音好濫淫志衛國之樂促速煩志並是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即同前謂之慢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者於濮水之上桑林之間所得之樂是亡國之音矣故云亡國之音也其政散者謂君之政教荒散也○其民流者流謂流亡君既荒散民自流亡也○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者君既失政在下則誣罔於上行其私意違背公道不可禁止也○注濮水至罔也○正義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言濮水與桑間一處也云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以下皆史記樂書之文也言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之時聞鼓琴之聲問左右皆對日不聞乃召師涓曰今者聽而寫之明日即去乃至晉見平公享之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命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而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平公曰何師曠曰昔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而聞之是其事案異義云今論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今案鄭詩說婦人者唯九篇異義云十九者誤也無十字矣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倫猶類也理分也○分扶問反）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禽獸知此爲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諧戶皆反）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治直吏反下民治行同幾音譏一音巨依反注同）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隆猶盛也極窮也○食音嗣下食饗同）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爲俎實不臑熟之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疏音疏下同倡昌諒反注同腥音星和胡卧反底都禮反畫音獲祫音洽臑音而湆去及反）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教之使知好惡也○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又並如字後好惡二字相連者皆放此）

【疏】凡音至正也○正義曰此一節明音樂之異音易識而樂難知知樂則近於禮又明禮樂隆極之旨先王所以禮樂教人之意○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言音從聲生聲從心生故云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於倫理者也倫類也理分也比音爲樂有金石絲竹干戚羽旄樂得則陰陽和樂失則羣物亂是樂能經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者言禽獸知其聲不知五音之和變是聲易識而音難知矣○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者言衆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樂之大理是音猶易而樂極難也○唯君子爲能知樂者君子謂大德聖人能知極樂之理故云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者音由聲生先審識其聲然後可以知音樂由音生先審識其音然後知樂政由樂生先審識其樂可以知政所以審樂知政者樂由音聲相生聲感善惡而起若能審樂則知善惡之理行善不行惡習是不習非知爲政化民○而治道備矣者政善樂和音聲皆善人事無邪僻則治道備具矣知樂則幾於禮矣者幾近也知樂則知政之得失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故云近於禮矣但禮包萬事萬事備具始是禮極今知樂但知正君臣民事物而已於禮末極故云近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者言王者能使禮樂皆得其所謂之有德之君所以名爲德者得禮樂之稱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者隆謂隆盛樂之隆盛本在移風易俗非崇重於鍾鼓之音故云非極音也案論語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是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者食饗謂宗廟祫祭此禮之隆重在於孝敬也非在於致其美味而已禮云食饗之禮則樂應云祭祀之樂互可知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者覆上樂之隆非極音也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

詩所彈之瑟朱弦謂練朱絲爲弦練則聲濁也越謂瑟底孔也疏通之使聲遲故云疏越弦聲既濁瑟音又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響以其質素初發首一倡之時而唯有三人歎之是人不愛樂雖然有遺餘之音言以其貴在於德所以有遺餘之音念之不忘也。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者此覆上饗之禮非致味也大饗謂祫祭尚玄酒在五齊之上而俎腥魚生也俎雖有三牲而兼載腥魚也大羹謂肉湆也不和謂不以鹽菜和之此皆質素之食而大饗設之人所不欲也雖然有遺餘之味矣以其有德質素其味可重人愛之不忘故云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者以玄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以朱絃疏越是非極耳目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者言先王制禮樂不爲口腹耳目而將以教民均平好惡使好者行之惡者避之而反歸人道之正也。注能正至之禮。正義曰以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既能知樂則能在此五事五事之外則餘禮未能弘通故經云近於禮未盡禮之用也。注朱弦至餘也。正義曰朱弦練朱弦者案虞書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瑟練弦此云朱弦者明練之可知也云練則聲濁者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熟而弦濁云越瑟底孔也者案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是越瑟底孔也故燕禮注云越瑟下孔也云畫疏之使聲遲也者熊氏云瑟兩頭有孔畫疏之疏通也使兩頭孔相達而通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故云使聲遲也云三歎三人從歎之耳者三歎謂擊瑟贊歎美者但有三人歎之耳言歎者少也云大饗祫祭先王者案郊特牲郊血大饗腥此云腥魚故爲宗廟祫祭也云以腥魚爲俎實者謂薦血腥之時以俎薦腥魚熊氏云其牛羊之俎至薦熟之時皆亨之而熟薦腥魚則始末不亨故云而俎腥魚也云大羹肉湆者特牲云大羹湆此云不和故知不調以鹽菜鉶羹則和之云遺猶餘者也樂聲雖質人貴之不忘矣食味雖惡人念之不息矣是有遺音遺味矣熊氏云聲有五聲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是有遺音非其辭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言性不見物則無欲）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衆形猶見也。見賢遍反）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已也理猶性也。誘音酉道音導。）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窮人欲言無所不爲）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疏〕人生至道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人感物而動物有好惡所感不同若其感惡則天理滅爲大亂之道故下文明先王所以制禮樂而齊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正義曰言人初生未有情欲是其靜稟於自然是天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者其心本雖靜感於外物而心遂動是性之所貪欲也自然謂之性貪欲謂之情是情別矣。○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者至猶來也言外物既來知謂每一物來則心知之爲每一物皆知是物至知知也物至既衆會意者則愛好之不會意者則嫌惡之是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者外所好惡恣已之情是無節於內知謂欲也所欲之事道誘於外外見所欲心則從之是知誘於外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者躬已也恣已情欲不能自反禁止理性也是天之所生本性滅絕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者物既衆多來感於人無有窮已也。○而人之好惡無節者見物之來所好所惡無有法節也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者則是外物來至而人化之於物物善則人善物惡則人惡是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者人既化物逐而遷之恣其情欲故滅其天生清靜之性而窮極人所貪嗜慾也。○知者詐愚謂欺詐愚人也勇者苦怯謂困苦怯者。○疾病不養謂人所嫌惡不收養也。○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者此並是人之嫌惡無所哀矜故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言爲作法度以遏其欲。悖布內反下同佚音逸強其良反脅許劫反知音智怯起劫反遏於葛反本亦作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射鄉大射鄉飲酒也。衰七雷反樂音洛冠古亂反注同笄音雞別彼列反下文注皆同）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疏〕是故至備矣。正義曰此一節以下至樂云廣明禮樂相須之事。○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者庾云人爲猶爲人也言爲人作法節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者射大射也鄉鄉飲酒也食饗饗食賓客也凡此皆是正交接之節不使相陵越也。○禮節民心者前經云禮樂人爲之節故此經明其所節之事禮有尊卑上下故裁節民心謂無不敬也。○樂和民聲者樂有宮商角徵羽及律呂所以調和民聲也。○政以行之者政謂禁令用禁令以行禮樂也。○刑以防之者若不行禮樂則以刑罰防止也。○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者若此四事通達流行而不悖逆則王道備具矣。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同謂協好惡也異謂別貴賤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流謂合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勝治證反析思歷反）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欲其並行斌斌然。飭音勑本亦作飾音式斌彼貧反本又作彬。）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等階級也。著張慮反肖音笑）

〔疏〕樂者至行矣。正義曰皇氏云從王道備矣以上爲樂本從此以下爲樂論今依用焉此十一篇之說事不分明鄭目錄十一篇畧有分別仔細不可委知熊氏云十篇鄭可具詳依別錄十一篇所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此樂記有魏文侯乃次賓牟賈師乙爲末則是今之樂記十一篇之次與別錄不同推此而言其樂本以下亦雜亂故鄭論畧有分別案熊氏此說不與皇氏同。○樂者爲同者此言樂論之事謂上下同聽莫不和說也。○禮者爲異者謂尊卑各別恭敬不等也此章凡有四段自此至民治行矣爲第一段論樂與禮同異將欲廣論先論其異同也自樂由中出至天子如此則禮行矣爲第二段論樂與禮之功論同異既辨故次宜有功也自大樂與天地同和至述作之謂也爲第三段論樂與禮唯聖人能識既有其功故宜究識也自樂者天地之和至則此所與民同也爲第四段論樂與禮使上下和合是爲同也禮使父子殊別是爲異。○同則相親無所間別故相親也異則相敬有所殊別故相敬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者此明雖有同異而又有相須也勝猶過也若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若禮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唯須禮樂兼有所以爲美故論語云禮之用和爲貴是也。○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者合情謂樂也樂和其內是合情也飾貌謂禮也禮以撿跡於外是飾貌也貌與心牛二者無偏則是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者義宜也等階級也若行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者文謂聲成文也若行樂文采諧同則上下各自和好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者謂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是好惡著則賢與不肖自然分別矣。○刑禁暴者謂用刑罰禁止暴慢也。○爵舉賢者謂用爵以舉賢良也。○則政均矣者刑爵得所政教均平矣刑者則慎罰爵者則明德。○仁以愛之者謂王者用仁以愛民也。○義以正之者謂王者用義以正惡矣。○如此則民治行矣者言用仁用義則民行治也此經凡有五事各以矣結之從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是其一也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是其二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是其三也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是其四也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是其五也。

樂由中出。（和在心也）禮自外作。（敬在貌也）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文猶動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易以豉反注同）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至猶達也行也。爭爭鬭之爭）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賓協也試用也。長丁丈反）

〔疏〕樂由至行矣。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自內自外或易或簡天子行之得所則樂達禮行。○樂由中出者謂樂從心起也。○禮自外作者謂禮敬在外貌也樂由中出故靜者行之在心故靜也。○禮自外作故文者禮肅人貌貌在外故云動也庾云樂成在中是和合反自然之靜禮節在貌之前動合文理文猶動也。○大樂必易者朱弦而疏越是也。○大禮必簡者玄酒腥魚是也。○樂至則無怨者至謂達也行也樂行於人由於和故無怨矣。○禮至則不爭者禮行於民由於謙敬謙敬則不爭也。○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者民無怨爭則君上無爲但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於禮樂故云禮

樂之謂也暴民不作此下至樂達矣偏舉樂之功前云樂達則無怨故致此以下之功也暴民謂凶暴之民不作謂不動作也○如此則樂達矣者由樂和故至天子不怒以致前事是樂道達矣天子如此則禮行矣者天子若能使海內如此則是禮道與行矣樂云達禮云行者互文也禮云天子如此樂不云天子者樂既云天子不怒故略其文不復云天子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和故百物不失。（不失其性）節故祀天祭地。（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教人者）幽則有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春秋傳曰若敖氏之鬼然則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敖五羔反賢知音智。）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沿或作緣○沿悅專反因也述也○）故事與時並。（舉事在其時也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名與功偕。（爲名在其功也偕猶俱也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名因其得天下之大功○偕古諧反俱也濩戶故反下同）〔疏〕大樂至功偕○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與天地合德明王用之相因不改功名顯著○大樂與天地同和者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大樂與天地同和也○大禮與天地同節者天地之形各有高下大小爲限節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大禮與天地同節也○和故百物不失者以大樂與天地同和能生成百物故不失其性也○節故祀天祭地者以大禮與天地同節有尊卑上下報生成之功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者聖王既能使禮樂與天地同和節又於顯明之處尊崇禮樂以教人○幽則有鬼神者幽冥之處尊敬鬼神以成物也○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者聖人若能如此上事行禮樂得所以治天下故四海之內合其敬愛以行禮得所故四海會合其敬行樂得所故四海之內齊同其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者尊卑有別是殊事俱行於禮是合敬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者宮商別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者禮樂之狀質文雖異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是同以其致治情同故明王所以相因述也言前代後代同禮樂之情因時質文或有損益故云以相沿也沿謂因而增改也○故事與時並者事謂聖人所爲之事與所當時而並行若堯舜揖讓之事與淳和之時而並行湯武干戈之事與澆薄之時而並行此一句明禮也○名與功偕者名謂樂名偕俱也言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而俱作也若堯之大章舜之大韶堯章明之功舜紹堯之德及禹湯等樂名皆與功俱立也此一句明樂聖王雖同禮樂之情因而脩述但時與功不等故禮與樂亦殊○注言順至其數○正義曰天地與陰陽生養爲氣樂有六律六呂調和生養是順天地之氣解經同和也云與其數謂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川高下其數不同故云與其數解經同節也○注成物有功報焉○正義曰言天地春夏生物秋冬成物獨云成物者對則生成有異揔而言之生亦成也故云減物有功下注云助天地成物是也○注易曰至之鬼○正義曰引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者易上繫辭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注云精氣謂七八游魂謂九六遊魂謂之鬼物終所歸精氣謂之神物生所信也言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終物西北二者之情其狀與春夏生物秋冬終物相似云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案大戴禮五帝德篇云宰我問孔子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利其德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云春秋傳曰若敖氏之鬼引春秋者宣四年左傳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初生令尹子文請殺之其父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感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云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者則黃帝是也言聖人氣強能引生萬物故謂之神云賢知之精氣謂之鬼者則若敖氏是也氣劣於聖但歸終而已故謂之鬼熊氏云繫辭鬼神者謂七八九六自然之鬼神又聖人賢人鬼神與自然鬼神俱能助天地而成物故鄭於引之也又鄭注祭法七祀謂鬼神司察小過引此幽則有鬼神然則有天地自然之鬼神有聖人賢人之鬼神有七祀之鬼神崔氏云明人君及臣生則有禮樂化民死則爲鬼神以成物此唯據聖人賢人之鬼神也與鄭引易繫辭不合其義非也○注沿猶至知也○正義曰五帝三王同用禮樂是因也就而損益是述也故引論語損益之事以解之損益者則下文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是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綴謂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伸音申綴丁劣反徐丁衛反下綴遠綴短皆同簠簋上音甫下居洧反並祭器名上下時掌反還音旋裼思厤反襲音習酇作管反後同○）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述謂訓其義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疏〕（故鐘至謂也○）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器之與文并述作之體綴兆疾徐者綴謂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謂位外之營兆也○周還裼襲者周謂行禮周曲迴旋也裼謂袒上衣而露裼也襲謂掩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襲不盛者尚文故裼○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者下文云窮本知變樂之情若能窮極其本識其變通是知樂之情也下文云著誠去偽禮之經也若能顯著誠信棄去浮偽是知禮之情也凡制作者量事制宜既能窮本知變又能著誠去偽所以能制作者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者文謂上經云屈伸俯仰升降上下是也述謂訓說義理既知文章升降辨定是非故能訓說禮樂義理不能制作禮樂也○作者之謂聖聖者通達物理故作者之謂聖則堯舜禹湯是也○述者之謂明明者辨說是非故脩述者之謂明則子游子夏之屬是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言法天地也。）過制則亂。過作則暴。（過猶誤也暴失文武之意）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疏〕樂者至樂也○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樂者調暢陰陽是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也○樂由天作者樂生於陽是法天而作也○禮以地制者禮主於陰是法地而制言法天地也○過制則亂者過謂誤也惟聖人識合天地者則制禮作樂不誤若非聖識則必誤誤制禮則尊卑淫亂也猶地體誤則亂於高下也○過作則暴者謂違暴失所若過誤作樂則樂體違暴失文武之意謂文樂武樂雜亂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質猶本也○邪字又作斜同似嗟反）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疏〕（論倫至同也○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文）質不同事爲有異○論倫無患者樂主和同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是樂之情也言樂之本情欲使倫等和同無相損害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者官猶事也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歡欣此樂之事迹也在心則倫類無害故爲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爲樂事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者謂內心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者外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禮之節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明樂也○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此明禮也若通而言之則禮樂相將矣○則此所與民同也者言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等與民共同有也前經論樂之情樂之官禮之質禮之制是先王所專有也言先王獨能專此四事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王如字徐于況反治定直吏反注治定治主下治辯同）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辯偏也○辨本又作辯舊音遍按廣雅辨偏也薄莧反偏音遍）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達具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亨普衡反徐許兩反爓在廉反）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言其有損益也）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侉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倦畧○粗倉都反後皆同偏音篇下同好呼報反侉苦瓜反○）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敦厚也○夫音扶下皆放此○）〔疏〕王者至聖乎○正義曰此章是樂記第三章名曰樂禮章也章中明王者爲治必制禮作樂故名樂禮章也案鄭目錄云第三是樂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今記者以樂禮爲第三言鄭目錄當是舊次未合之時此今所列或記家別起意意趣不同故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者功成謂天子功業既成治定謂民得王教尊卑位定也然功成治定俱是一時但所斷義各有異也故分言耳功成作樂者王者先

王之功由民所樂故功成命而作樂以應民所樂之心猶如民樂周有干戈而業成故周王成功制干戈之樂也治定制禮者禮以體別爲義今治人得體故制禮應之如周王太平乃制禮也而樂云作禮云制者作是動用制是裁斷禮是形化故言制樂是氣化故言作亦相互也白虎通云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也禮者陰也繫制於陽故云制也治定謂教民從化若用質教民治定者則制禮省畧也若用文教民而治定者則制禮繁多也其法雖殊若人判而論則五帝以上尚樂三王之世貴禮故樂興五帝禮盛三王所以爾者五帝之時尚德故義取於同和三王之代尚禮故義取於儀別是以樂隨王者之功禮隨治世之教也○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者辯徧也夫禮樂必由其功治功治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也若以一代而言則武王功治倘小故禮樂未得備徧至周公功成治大故禮樂應之而備也若異代言之則堯舜功大治辯樂備禮具若湯武比於堯舜則功小治狹樂不備禮不具也樂備謂文德備具不備謂干戚之舞矣禮具則血腥而祭不具謂孰亨而祀言禮樂之體皆以德爲備具也○干戚之舞非備樂也者言周樂干戚之舞非如舜時文德之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者言後世孰亨牲體而祭祀非如五帝之時血腥之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者沿因也五帝既先後殊時不相共同用一樂也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者三王前後異世不相共襲因一禮也若論禮樂之情則聖王同用也故前文云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是也此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隨時而改云不相襲也○樂極則憂者樂人之所好害在淫侈若極而不止則必至憂慼也○禮粗則偏矣者偏謂倦畧禮者人之所勤言人不能勤行於禮好生懈倦則致粗畧偏謂不周備也及夫敦樂而無憂者敦厚也厚重於樂知足則止而無至於憂也○禮備而不偏者行禮安靜委曲備具不至勤苦倦畧能如此者其唯大聖乎言大聖之人能行禮樂如此也○注成至作樂○正義曰功成治定同時耳者謂一時之事若周公攝政六年是也云功主於王業者功謂王業之功樂者聖人所樂發揚已之功德故云功成作樂云治主於教民者治定謂治人安定使上下有序禮者主於施下明下之從順故治定制禮也○注樂以至善也○正義曰鄭之此注據異代此經云干戚非備樂明以文德爲備故云若咸池者下文云咸池備矣是也引論語舜以文德爲備故云韶盡美矣謂樂音美也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雜舞干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其體美矣下文說大武之樂是也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注達具至臭也○正義曰案禮運云薦其血毛謂上古也腥其俎孰其殽謂中古也退而合亨謂三王也是上代質用血腥次代文用亨孰故引郊特牲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以結之是卑者爓孰尊者血腥尊者禮具卑者不具然三王之世禮文煩多五帝之時禮文簡畧今以上世爲具禮下世爲不具禮者禮之所具在於德上代禮文雖畧德備也下代禮文雖煩德不具也故前文云大禮與天地同節故下篇云無體之禮是其具也○注樂人至倦畧○正義曰樂人之所好害在淫侈者樂聲之作人聽而不厭是人之所好好而不止放蕩奢佚故害在淫侈若朋淫於家俾晝作夜物極則反樂去憂來又煩手淫聲慆堙心耳則哀痛生也云禮人之所勤也者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是所勤也勞而不堪有司跛倚是害在倦畧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禮爲異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樂爲同也）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夏長上戶嫁反下丁丈反下注長養皆同近附近之近又其靳反下皆同）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居鬼謂居其所爲亦言循之也鬼神謂先聖先賢也○惇音純本又作敦）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官猶事也各得其事）

〔疏〕天高至官矣○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配於天地若禮樂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者以天高地下不同故人倫尊卑有異其間萬物各散殊塗禮者別尊卑定萬物是禮之法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者言天地萬物流動不息合會齊同而變化者也樂者調和氣性合德化育是樂興也樂主和同故云興禮主異故云行此樂興與禮行相對樂云興禮加制字而云禮制行者禮以裁制爲義故特加制樂以興作爲本故不云制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者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也義主斷割禮爲節限故義近於禮也○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者率循也言樂之爲體敦重和同因循聖人之神氣而從於天也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者居謂居處也言禮之爲體殊別萬物所宜居處鬼之所爲而順地也樂所以率神者聖人之魂爲神樂者調和其氣故云率神禮所以居鬼者賢人之魂爲鬼禮者裁制形體故云居鬼居者亦率循之義變文爾○禮樂明備天地官矣者官猶事也言聖人能使禮樂顯明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利矣○注敦和至賢也○正義曰敦和樂貴同也者謂敦重於和由其貴同故知敦則貴也和則同也敦和與別宜相對者別宜謂分別其所宜明敦和是敦重其所和也云別宜禮尚異也者樂言敦和樂貴同也禮言別宜是禮尚異也云居鬼謂居其所爲亦言循之也者居鬼謂居處之所爲居處則依循之義也故云亦言循之也與率神不異故言亦云鬼神謂先聖先賢也者鬼則先賢神即先聖聖人魂强能神通變化樂者清虛無體亦能變化故云率神也賢人魂弱但歸處居住有形上下之禮亦有體依循鬼之尊卑故云居鬼也賀云以爲居鬼者居其所爲謂若五祀之神各主其所造而受祭不得越其分是不變化也五祀之神造門故祭於門造竈故祭於竈故云居義亦通也○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卑高謂山澤也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靜陰陽用事大小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象光耀也形體貌也○卑如字又音婢下同）

〔疏〕天尊至別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禮樂云廣明禮樂之功包天地之德各隨文解之此天尊地卑一經明禮爲天地之別也○卑高已陳貴賤位矣者卑謂澤也高謂山也山澤列在天地之中故云已陳也貴賤即公卿以下象山川而有貴賤之位也所以鄭云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故鄭注周易云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卑也○動靜有常小大殊矣者動靜謂雷風也動散有常故云常也小大謂萬物也小謂草木春生秋殺及昆蟲夏生冬伏者大謂常存不隨四時變化變化不等故云殊也鄭注易云動靜雷風也而鄭此云陰陽用事者亦得會通也○方以類聚者方謂走蟲禽獸之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物以羣分者物謂殖生若草木之屬各有區分自殊於藪澤者也鄭注易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而此注云方謂行蟲物謂殖生者言三注不同各有以也類聚稱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羣分稱物者謂殖生無心靈但一物而已故云物也○則性命不同矣者性生也各有嗜好謂之爲性也命者長短夭壽也行殖之物既稟大小之殊故性命夭壽不同萬物各有羣類區分性命之別故聖人因此制禮類族緣物各遂性命也○在天成象者馬融王肅注易並云象者日月星鄭注易云成象日月星辰也注此云象光耀也○在地成形者馬融注易云植物動物也王肅注易云山川羣物也鄭注易云謂草木鳥獸也注此云形體貌也按此三者所注雖異其意皆同如此禮者天地之別也若合結禮者天地有別聖人制禮有殊別是從天地之分別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齊讀爲躋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迅也百化百物化生也○上齊時掌反齊注讀爲躋又作隮子兮反升也摩本又作磨末河反迫也蕩本或作盪同大黨反霆音廷又作挺奮甫問反易作潤之煖徐許遠反況遠反迫音伯說本又作迅音信）

〔疏〕地氣至和也○地氣上齊者齊升也謂地氣上升天天氣下降者謂降下與地氣交合積氣從下升在樂象氣故先從地始形以上爲尊故先禮象形從天爲初也陰陽相摩者摩謂切迫陰陽二氣相切迫也天地相蕩者蕩動也言天地之氣相感動○鼓之以雷霆者雖以氣生而物未發故用雷霆以鼓動之○奮之以風雨者萬物得風雨奮迅而出也○動之以四時者言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煖之以日月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煦之自鼓之以雷霆至煖之以日月皆以天地相蕩之事細別言之耳○而百化興焉者百化百物也興生也百物由天地齊降以下諸事○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者此結樂也言作樂者法象天地之和氣若作樂和則天地亦和前經云禮者天地之別言制禮者法象之也若制禮得所亦能使天地別異此經樂者象之不和則是法天地之和氣故云樂者天地之和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

〔疏〕化不至情也○此一經明天地不時由禮樂失所○化不時者謂天地化養不得其時則不生物也此明樂所以調和變化故也○男女無辨則亂升者升成也辨別也若男女雜亂無別則亂成也此明禮之所以別男女故也○天地之情也者樂以法天化得其時則物生不得其時則物不生是天之情也禮以法地男女有別則治興男女無別則亂成是地之情也皇氏云天地無情以人心而謂之耳○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極至也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蟠步丹反或蒲河反注同）

〔疏〕及夫至深厚○正義曰此一節盛說禮樂之大○極乎天者極

至也言禮樂上至乎天。而蟠乎地者蟠委也言禮樂下委於地禮法天地高下是禮至委於天地樂法地氣上升天氣下降是樂至委於天地天高故言至地下故言委。行乎陰陽者禮法動靜有常樂法陰陽相摩是禮樂行乎陰陽陰陽和四時玉燭應於禮樂是禮樂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者禮樂用之以祭鬼神是通乎鬼神也。窮高極遠者窮盡也高遠謂天之三光三光應禮樂而明是禮樂盡三光之道也。而測深厚者測知也深厚謂地之山川山川應禮樂而出瑞應是測深厚此經盛論禮樂之大厚雖取象於天地功德又能徧滿於天地之間禮運云天降膏露是極乎天也地出醴泉是蟠乎地也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是行乎陰陽也作樂一變以至六變百神俱至是通乎鬼神也孝經緯云景星出是窮高極遠也禮運云山出器車魚鮪不淰是測深厚也言禮樂無所不至。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主也。著直畧反處也注著之言同大音泰注同處昌呂反）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間謂百物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

疏（樂者至樂）云。正義曰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者言樂象於天天為生物之始著猶處也是樂處大始禮法於地言禮以稟天氣以成於物故云禮居成物著與居相對故注以著為處也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者著謂顯著言顯著明白運生不息者是天也案易乾象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顯著養物不移動者地也故坤卦彖云安貞吉言樂法於天動而不息禮象於地靜而不動。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也者動者或一物飛走蠢動感天之陽氣也靜者或一物安伏而止靜感地之陰氣也天地之間也者言此一動一靜在天地之間所有百物也動則周禮動物及雷風日月之屬是也靜則植物山陵之屬是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者云言也謂禮樂所言法天地也記者引聖人語證此一章也言聖人云此一章是禮樂法天地故言聖人曰禮樂云。注樂靜至間耳。正義曰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釋禮樂所以亦是天地之間物義也若離而言之則樂靜禮動若禮樂合用事則同有動靜故如天地之間物有動靜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七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七（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七）

樂記第十九

其樂尤微（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尤誤元按漢志作樂尤微眇）

其內史丞王度傳之（惠棟挍宋本作丞衞氏集說同此誤承閩監毛本同按漢志度作定）

餘次奏樂第十二（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餘作下）

昭本第二十一（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亦作昭本閩本昭作招惠棟挍宋本同）

凡音之起節（惠棟云凡音節樂者節凡音節宮為君節鄭衞節凡音節人生而靜節是故先王節宋本合為一節）

及干戚羽旄（惠棟挍宋本作旄宋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陳澔集說同釋文出羽旄云音毛此本旄誤毛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注釋作旄史記是旄字按正義出經文亦作旄）

凡音至之樂（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則聲為初音為樂為末也（惠棟挍宋本作音為中衞氏集說同此本中字脫閩監毛本同）

易文言文證同聲相應之義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文證誤又謂衞氏集說亦作謂）

按樂師有帗舞（宋監本亦作帗與周禮樂師合毛本同衞氏集說同閩本帗字模糊監本帗誤帔）

包含文武之大武（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大武作大舞毛本同按作大舞是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節

感於物而后動（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后作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后假借字）

言人聲在所見（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聲誤生）

樂者至道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是樂由比音而生（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比作此是也）

而發揚放散無輒礙（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礙下有也字）

感於物而后動者（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后作後）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節

凡音至通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明君上之樂隨人情而動（監本同衞氏集說同閩本情字闕毛本情作心）

則上文感於物而后動是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后作後）

宮為君節

敝敗不和貌（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貌上有之字。按史記樂書注引有之字）

商亂則陂（史記陂作槌徐廣注云槌今禮作陂也）

其官壞（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陳澔集說官誤臣考文引足利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劉叔剛本並作其官）

王耄荒（各本同釋文耄作旄。按說文作𦒱今作耄假借作旄俗作耄）

宮為至日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以其徵清事之象也（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徵清當作徵濁下同）

則五聲之響無敝敗矣（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響作音衞氏集說同）

則其聲歆斜而不正也（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斜作邪衞氏集說同閩本此處漶滅）

由民勤於事悲哀之所生（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生下有也字）

羽音所以不安者（閩本音作聲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誤監毛本同）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節

極窮也（各本同盧文弨云足利古本窮上有猶字史記集解同）

朱弦而疏越（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宋監本同惠棟挍宋本亦作疏閩本作踈監毛本同踈作疏注並同）

而不知樂之大理（惠棟挍宋本作理此本理誤禮閩監毛本禮作體衞氏集說同）

而治道備矣者音由聲生（惠棟挍宋本音上有言字閩監毛本並同）

樂由音聲相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相作而）

○而治道備矣（監本同衞氏集說同而字上○衍）

隆謂隆盛樂之隆盛（惠棟挍宋本樂上有言字此本脫閩監毛本同）

此覆上饗之禮（此本脫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饗上有食字衞氏集說同）

後有垮越（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有作首垮作挎與鄉飲酒禮合）

按郊特牲郊血大饗腥（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牲下有云字衞氏集說同）

云遺猶餘者也（惠棟挍宋本作也者此本也者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人生而靜節

性之欲也（史記欲作頌徐廣曰頌音容今禮作欲）

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云而人化物也下脫注隨物變化四字盧文弨云惠棟據史記集解增）

是情別矣（惠棟挍宋本情下有性字此本脫閩監毛本）

而人之好惡而無節者（惠棟挍宋本無節上無而字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同）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節

言為作法度以遏其欲（各本同盧文弨云足利古本欲下有也字史記集解同按衞氏集說亦有也字）

則以刑罰防止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也作之衞氏集說同）

則王道備具矣（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備具作具備）

樂者爲同節

合情飾貌者（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飭貌云本又作飾）

欲其並行斌斌然（各本同盧文弨云足利古本作彬彬史記集解同按釋文出斌斌云本又作彬彬○按說文作份又云古文份从彡林斌俗作字）

樂者至行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分別仔細不可委知（惠棟挍宋本仔作子閩監毛本委作悉）

先論其異同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異同作同異）

禮使父子殊別是爲異（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異下有也字）

則民行治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行治作治行衞氏集說作則民治行矣）

樂由中出節

樂由至行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監本毛本作節惠棟挍宋本作經）

大樂與天地同和節

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各本同盧文弨云足利古本數下有也字史記集解同）

故明王以相沿也（石經同宋監本同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亦作沿閩監毛本沿作沿衞氏集說同注放此下不相沿樂同）

舉事在其時也（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閩本舉字闕監毛本舉作爲衞氏集說同○按史記注引作舉）

名因其得天下之功（閩監毛本同岳本名作各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大樂至功偕（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四海之內合其敬愛（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合作會）

○注云精氣謂七八（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毛本同按○不當有）

生則有禮樂化民（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有作以）

故鐘鼓管磬節

故鐘鼓管磬（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本鐘作鍾衞氏集說同）

屈伸俯仰（史記作詘信俯仰○按說文作屈申段玉裁云屈伸亦作詘信詘所謂隨體詰詘也伸古經傳皆作信周易詘信相感而利生焉又尺蠖之詘以求信也）

綴兆舒疾（史記綴作綴徐廣曰綴今禮作綴）

故鐘至謂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所以能制作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者作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節

樂生於陽主（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生作主）

禮主於陰（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主作生衞氏集說同）

論倫無患節

論倫至同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等與民共同有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共作所）

王者功成作樂節

其治辯者（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治辨云本又作辯）

辯徧也（各本同釋文辯作辨）

孔子曰韶盡美矣（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韶誤紹）

達具也（惠棟挍宋本具上有猶字史記注引同）

害在淫佚（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亦作佚史記注同惠棟挍宋本佚作夸）

王者至聖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今記者以樂禮爲第三言（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言作章）

而樂云作禮云制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而字衞氏集說同）

故義取於同和（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同和作和同）

云不相襲也（惠棟挍宋本上有故字此本故字脫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作故不相沿襲也）

注成至作樂（補案成上當有功字）

禮文畧德備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備下有具字）

樂人之所好害在淫佚（惠棟挍宋本好下有也字）

天高地下節

樂者敦和（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惇和云本又作敦○按惇正字今多作敦假借非本字也）

天高至官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神卽先聖（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卽作則）

上下之禮亦有體（閩監本同毛本禮誤體）

天尊地卑節

卑高已陳（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坊本已作以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已）

小大萬物也（惠棟挍宋本作小大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小大二字倒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

小者隨陽出入（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陽上有陰字是也盧文弨云史記集解有陰字）

天尊至別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聖人因此制禮（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故字衞氏集說同）

如此禮者天地之別也者（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禮上有則字毛本同）

地氣上齊節

地氣至和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奮訊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訊作迅岳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奮訊云本又作迅按正義云奮迅而出是正義本當作迅也○按迅正字訊假借字史記集解作迅）

天氣下降者（閩監本同毛本下降二字倒）

故先禮象形從天爲初（閩監毛本同浦鏜云故先二字疑在象形下按衞氏集說作在禮象形故從天爲初）

百物由天地齊降（惠棟挍宋本百物下有化生二字此本脫閩監毛本同）

此經樂者樂之不和（惠棟挍宋本和上無不字閩監毛本樂之和作天地之和）

化不時節

化不至情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男女無別則亂升（史記升作登注同）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節（惠棟云及夫禮樂節樂著大始節宋本合爲一節）

及夫至深厚（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經盛論禮樂之大厚（閩監毛本厚作原衞氏集說厚字無）

樂著大始節

大始百物之始主也（閩監毛本同岳本主作生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則亦天地之間耳（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毛本亦誤下）

樂著至樂云○正義曰（惠棟挍宋本無此八字）

動則周禮動物（閩本同毛本禮作還監本動誤物）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七（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七終記云凡二十八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八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樂記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己其辭未聞也夔舜時典樂者也書曰夔命女典樂○夔求龜反舜臣女音汝）【疏】昔者至諸侯○正義曰此一節論樂記第四章名爲樂施施者用於天下此章中明樂施被之事也本是第三前既推禮章爲第三此爲第四亦明禮樂既備後乃施布天下也自此至知其行也此一節特明聖人制樂以賞諸侯其功大者其樂備○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者五弦謂無文武二弦唯宮商等之五弦也南風詩名是孝子之詩南風長養萬物而孝子歌之言己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此詩今無故鄭注云其辭未聞也案世本云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非謂舜始造也正用此琴特歌南風始自舜耳或五弦始舜也○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者夔是舜典樂之官名夔欲天下同行舜道故歌此南風以賞諸侯使海內同孝也然樂之始亦不正在夔也正是夔始以此詩與諸侯○注夔欲至典樂○正義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者舜既獨歌南風爲典樂之官欲合舜與天下諸侯共歌此南風之樂故制此南風之樂以賞諸侯云其辭未聞也者此南風歌辭未得聞也如鄭此言則非詩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爲凱風非矣案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案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

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行戶剛反下同）【疏】故天至綴短○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德尊樂備舞具各隨文解之○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者綴謂酇也遠是舞者外營域行列之處若諸侯治理於民使民勞苦者由君德薄賞之以樂舞人既少故其舞人相去行綴遠謂由人少舞處寬也○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者此諸侯治理於民使逸樂由其君德盛故賞之以樂舞人多故去行綴短也謂由人多舞處狹也舞處之綴一種但人多則去之近人少則去之遠也○注民勞至多也○正義曰鄭謂酇聚舞人行位之處立表酇以識之

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諡。知其行也。（諡者行之迹也○行下孟反注同）【疏】故觀至行也○正義曰此覆結上文○觀其舞之遠近則知其德之薄厚由舞所以表德也○聞其諡知其行也者此一句以諡比擬其舞也聞諡之善否知其行之所好惡由諡所以迹行也

○大章。章之也。（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備矣。（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大咸如字一本作大卷並音權）韶。繼也。（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韶上遙反注同）夏。大也。（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殷周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周禮曰大濩大武○濩音護）【疏】大章至盡矣○正義曰此一節論六代之樂也○大章章之也者章明也堯樂謂之大章者言堯之德章明於天下也○咸池備矣者咸皆也池施也咸池皇帝之樂名言黃帝之德皆施被於天下無不周徧是爲備具矣○韶繼也者韶舜樂名言舜之道德能繼紹於堯也○夏大也者夏禹樂名言禹能光大堯舜之德○殷周之樂盡矣者殷樂謂湯之大濩也周樂謂周之大武也言於人事盡極矣但自夏以前皆以文德王有天下殷周二代唯以武功爲民除殘伐暴民得以生人事道理盡極矣○注堯樂至大卷○正義曰知大章堯樂者案樂緯及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堯作大章故知大章堯樂名也云周禮闕者言周禮無大章故云闕也此本云大章周禮曰大卷言此大章當周禮大卷也○注黃帝至大咸○正義曰今知咸池是黃帝所作樂名者案緯及禮樂志云皇帝曰咸池故知咸是黃帝樂名云堯增脩而用之者此黃帝所作咸池之樂至堯之時更增改脩治而用之周禮大司樂謂之大咸咸池雖黃帝之樂若堯既增脩而用之者則世本名咸池是也故此文亦在大章之下矣又周禮云咸池以祭地黃帝之樂堯不增脩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其咸池雖黃帝之樂堯增脩者至周謂之大咸其黃帝之樂堯不增脩大章者至周謂之大卷於周之世其黃帝樂堯不增脩謂之大卷者更加以雲門之號是雲門大卷一也熊氏云知大卷當大章者案周禮云雲門大卷大卷在大咸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大卷當大章知周別爲黃帝堯名雲門者以此樂記唯云咸池大章無雲門之名周禮雲門在六代樂之首故知別爲黃帝立雲門之名也知於大卷之上加雲門者以黃帝之樂堯增脩者既謂之咸池不增脩者別名大卷明周爲黃帝於不增脩之樂別更立名故知於大卷之上別加雲門是雲門大卷一也故周禮雲門大卷鄭注云黃帝曰雲門大卷言黃帝之德如雲之出民得以有族類知黃帝之樂堯增脩曰咸池者以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今周禮大咸在雲門之下大韶之上當堯之代故知堯增脩曰咸池增脩者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故知堯增脩也知樂有增脩者禮樂志漢之文始舞者本韶舞高帝六年更改名文始也漢之五行舞者本周舞始皇二十六年更立五行舞是知有增脩之法熊氏又云案五行鉤命決云伏犧樂爲立基神農樂爲下謀祝融樂爲祝續案樂緯云黃帝曰咸池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堯作大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商曰大濩周曰大武象禮樂志云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與樂緯不同其餘無異名曰六英者宋均注云爲六合之英華五龍爲五莖者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也○注韶之言紹也○正義曰案元命包云舜之時民樂紹堯業故云韶之言紹也○注言禹能大堯舜之德○正義曰案司樂注云禹德能大中國此云大堯舜之德者以廣大中國則是大堯舜德其義然也○注周禮曰大濩大武○正義曰案司樂注云湯德能使天下得其所是其德也元命包曰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曰濩救世由救之故民得所義亦通也大武武王樂也以武取定天下周公制焉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教謂樂也○饑居祈反）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以法治以樂爲治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治直吏反下同）【疏】天地至德矣○正義曰此一節明樂之爲善樂得其所則事有功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者言先王作樂以爲治法若樂善則治得其善若樂不善則治乖於法則前文教不時則傷世不節則無功是也○善則行象德矣者言人君爲治得其所教化美善則下民之行法象君之德也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以穀食犬豕曰豢爲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饗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豢音患養也食音嗣酗許具反）是故先生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綴猶止也○綴知劣反）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大事謂死喪也○樂音洛下所樂哀樂康樂皆同○分扶問反）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著猶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著知慮反）【疏】夫豢至教焉○正義曰此一節明言禮樂之設不得其所則禍亂興故先王節其禮樂以防淫亂也○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者豢養也言豢豕作酒本爲行禮非以爲禍亂而爲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者言由酒至酗鬭爭殺傷而刑獄增益繁多則是酒之流禍害所以生此獄訟之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者由其生禍故先王因此爲飲酒之禮也○壹獻之禮賓主百拜者謂士之饗禮唯有壹獻言所獻酒少也從初至末賓主相荅而有百拜言拜數多也是意在於敬不在酒也○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者謂饗禮也以其恭敬示飲而已故不得醉也○樂者所以象德也者謂君作樂以訓民使民法象其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者綴止也言君制禮以教天下所以綴止淫邪也○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者言樂也者聖人心所愛樂也聖人貪愛此樂以樂身化民而可以善民心者言用樂化民調善民心其感人深者言樂本從民心而來乃成於樂故感動人深也○其移風易俗者風謂水土之風氣謂舒疾剛柔俗謂君上之情欲謂好惡趣捨用樂化之故使惡風移改弊俗變易○故先王著其教焉者著立也以其樂功如此故先王立樂官以樂教化焉○注壹獻至喻多○正義曰凡饗禮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其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畧爲一節但三獻則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故昭六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得貺不過三獻是其事也但春秋亂世之法或有大夫五獻若故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

（是亂世之法也或者鄭以公孤之禮享趙孟故五獻也言百拜喻多者案今鄉飲酒之禮是壹獻無百拜今云百拜故喻多也）○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知音智應於甑反篇內同見賢遍反）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支也賁讀爲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曰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此皆民心無常之傚也肉或爲潤○噍子遙反殺色界反又色例反思息吏反又音斯嘽昌善反諧戶皆反慢本又作慢莫諫反易以豉反注同粗七奴反賁依注讀爲憤扶粉反勁吉正反裕羊樹反肉而救反肥也注同好呼報反辟匹亦反邪似嗟反後皆同狄他歷反注同滌大歷反注同濫力暫反札測八反賁讀音奔又補義反狡本又作交古卯反又音郊僭子念反傚戶教反【疏】夫民至淫亂○正義曰皇氏以爲自此以下至君子賤之也是樂言之科各隨文解之此一節民有血氣以下至淫亂以上論人心皆不同隨樂而變夫樂聲善惡本由民心而生所感善事則善聲應所感惡事則惡聲起樂之善惡初則從民心而興後乃合成爲樂樂又下感於人善樂感人則人化之爲善惡樂感人則人隨之爲惡是樂出於人而還感人猶如雨出於山而還雨山火出於木而還燔木故此篇之首論人能興樂此章之意論樂能感人也○故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者人由血氣而有心知故血氣心知連言之其性雖一所感不恒故云而無哀樂喜怒之常也應感起物而動者言內心應感起於外物謂物來感已心遂應之念慮興動故云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者術謂所由道路也形見也以其感物所動故然後心之所由道路而形見焉心術見者即下文是也○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者志微謂人君志意微細噍殺謂樂聲噍蹙殺小如此音作而民感之則悲思憂愁也○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者嘽寬也諧和也慢疏也繁多也簡節易少也康安也言君若道德嘽和疏易則樂音多文采而節奏簡畧則下民所以安樂也○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者粗厲謂人君性氣粗疏威厲猛起謂武猛發起奮末謂奮動手足廣賁謂樂聲廣大憤氣充滿如此音作而民感之則性氣剛毅也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者君若廉直勁正則樂音矜莊嚴栗而誠信故民應之而肅敬也○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者肉謂厚重者也君上加寬裕厚重則樂音順序而利諧動作故民皆應之而慈愛也○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者流辟謂君志流移不靜邪散謂違辟不正放邪散亂狄成滌濫皆謂往來速疾謂樂之曲折速疾而成疾速而止僭濫止謂樂聲急速如此音作民感之淫亂也此六事所云音者皆據君德及樂音相雜也君德好而樂音亦好君德惡而樂音亦惡皆上句論君德下句論樂音其意易盡者則一句四字以結之志微噍殺是也其狀難盡者則兩句八字以結之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類是也意稍可盡者或六字以結之廉直勁正莊誠是也○注志微至貌也○正義曰云志微意細也者謂君德也言君意苛細樂聲亦苛細也故鄭引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聽鄭風云其細已甚是聽鄭風而知君德苛細也云簡節少易也者謂樂聲曲折雖繁多其節簡少謂緩歌而疏節也云奮末動使四支也者以身爲本以手足爲末故云動使四支云賁讀爲憤憤怒氣充實也者以經之賁字於易卦賁爲飾賁又爲大皆非猛厲之類故讀爲憤引春秋傳以證之案僖十五年左傳稱晉侯欲乘鄭之小駟慶鄭諫云小駟鄭之所入也言馬之血氣狡作憤怒也云肉肥也者言人肉多則體肥以喻人之性行敦重也云狄滌往來疾貌也者詩云踧踧周道字雖異與此狄同詩又云滌滌山川皆物之形狀故云往來疾貌謂樂之曲折音聲速疾也）○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懾猶恐懼也○稽古奚反道音導行下孟反懾之涉反暢勑亮反恐曲勇反）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猶度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省西頴反度大各反興道上許膺反下音導諷芳鳳反卷音權）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律六律也周禮典同以六律六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小大謂高聲正聲之類也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宗廟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以象事行君爲宮商爲臣○稱尺證反比毗志反大蔟音泰蔟七豆反）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謂同聽之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長丁丈反下同見賢遍反【疏】是故至深矣○正義曰上經既明樂之感人故此節明先王節人情性使之和其律呂親疏有序男女不亂乃成爲樂也○本之情性者言自然所感謂之性因物念慮謂之情言先王制樂本人情性稽之度數者稽之言考也既得人情考之使合度數○制之禮義者謂裁制人情以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者言聖人裁制人情使合生氣之和道達人情以五常之行謂依金木水火土之性也○使之陽而不散者陽主發動失在流散先王教之感陽氣者不使放散也○陰而不密者密閉也陰主幽靜失在閉塞先王節民情感陰氣者不有至閉塞也○剛氣不怒柔氣不懾者言先王節之使剛氣者不至暴怒柔氣者不至恐懼也○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者四暢謂陰陽剛柔也四者通暢交在身中而發見動作於身外也○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者言陰陽剛柔各得其所是安其位也不相侵犯是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者先王欲稽之度數制之禮義非教不可故立之學等使依其才藝等級而教學之○廣其節奏者廣謂增習寬廣其樂之節奏也○省其文采者省謂省審也文采謂樂之宮商相應若五色文采省其音曲文采也○以繩德厚者繩度也謂準度以道德仁厚也○律小大之稱者律謂六律小之與大以爲樂器使音聲相稱也○比終始之序者五聲始於宮終於羽比五聲終始使有次序也○以象事行者謂使人法象五聲是事行也若宮象君商象臣角象民徵象事羽象物是以象事行也皆形見於樂者以先王制樂如此以化於民由樂聲調和故親疏之理見於樂聲也樂聲有清濁高下故貴賤長幼見於樂也以樂聲有陰陽律呂故男女之理見於樂也○故曰樂觀其深矣者皇氏云古語云樂觀其深言樂爲道人觀之益大深古語有此故記者引古語以結之○注生氣至行也○正義曰云生氣陰陽氣也者下云陽而不散陰而不密故爲陰陽云五常五行也者此經有陰陽剛柔皆自天地之氣故以五常爲五行非父義母慈之德謂五常之行者若木性仁金性義火性禮水性智土性信五常之行也○注等差至國子○正義曰經云立之學等是學有等差隨才高下而爲等云廣謂增習之者學者習音樂使其廣大也云文采謂節奏合也者文謂宮商相應若畫采成文即上文聲成文是也云繩猶度也繩是量度之物經云以繩德厚謂量度之以道德仁厚故鄭引周禮太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之等是也○注律六至爲臣○正義曰引周禮典同者證樂器用六律六呂也案典同云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鄭注云六律六呂布於四方陽聲屬天陰聲屬地故云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陰聲謂六呂陽聲謂六律云以爲樂器小大者若黃鍾之律長九寸應鍾之律長四寸半強各自倍半爲鍾是其小大也云謂高聲正聲之類也者案周禮典同云高聲混鄭注云立謂高鍾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袞然正聲緩鄭云正謂上下直正則聲緩無所動下聲肆鄭云下謂鍾形大下下大也下則聲出去放肆陂聲散鄭云陂謂偏侈陂則聲離散也險聲斂鄭云險謂偏弇也險則聲斂不越也達聲贏鄭云達謂其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微聲韽鄭云微謂其形微小也韽聲小不成也回聲衍鄭云回謂形微圜也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侈聲筰鄭云侈謂中央約也侈則聲迫筰出去疾也弇聲鬱鄭云弇謂中央寬也弇則聲鬱勃不出也薄聲甄鄭云甄猶掉也鍾微薄則聲掉厚聲石鄭云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此等之聲皆鍾形不得其所此引之證大小稱者以作鍾之法須小大稱宜今鍾不得其所明其不稱也云宗廟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者大司樂文祫祭降神之樂也案大司樂祭天祭地皆有降神獨引宗廟降神者以經云終始之序宗廟降神黃鍾爲宮是律之最長者應鍾爲羽是律之最短者故特引之證經之終始）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遂猶成也慝穢也廣謂聲緩也狹謂聲急也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慝他得反湎面善反狹音洽注及下同易以豉反穢字又作穢紆廢反徐烏會反【疏】土敝至之也○正義曰此經論聖王作樂不得其所則滅和平之德故君子賤之者土之勞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者水煩擾）

（故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者陰陽之氣衰亂故生物不得遂成。世亂則禮慝而樂淫者慝惡也淫過也世道衰亂上下無序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以上三事皆喻禮慝樂淫也。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者謂男女相愛淪湎滂沱是其哀也男女相說歌舞於市井是不莊也俾晝作夜是其樂也終至滅亡是不安也。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者朋淫於家是慢易以犯禮節也淫酗肆虐是流湎以忘根本也。廣則容姦者廣謂節間疏緩言音聲寬緩多有姦淫之聲也。狹則思欲者狹謂聲急節間迫促樂聲急則動發人心思其情欲而切急。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者感謂感動也條遠也暢舒也言淫聲感動於人損長遠舒暢之善氣而毀滅平和之善德矣是以君子賤之也者賤謂棄而不用也若師曠聞桑間濮上之聲撫而止之是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成象者謂人樂習焉。倡昌尚反又音唱下同分扶問反）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反猶本也術猶道也。行下孟反惰徒臥反辟匹亦反知音智）

【疏】凡姦至其義。正義曰皇氏云自此以下至贈諸侯也爲樂象之科各隨文解之從此至以行其義明樂有姦聲正聲以類相感君子當去淫聲用正聲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者姦聲謂姦邪之聲感動於人逆氣謂違逆之氣即姦邪之氣也人既感姦邪之聲則有姦邪之氣來應也。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者既感姦邪之聲心又感姦邪之氣二者相合而成象淫樂遂興若人耳初聽姦邪之聲其姦邪未甚心又感姦邪之氣其亂乃成不可救止紂作靡靡之樂是也。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者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來應既聞順聲又感順氣二者相合而成象則和樂與若周室太平頌聲作也。倡和有應者初有姦聲正聲感人是倡也後有逆氣順氣是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者回謂乖違邪謂邪辟言乖違邪辟及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也言善歸善分惡歸惡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者既善惡各歸其分是萬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感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者反情謂反去淫弱之情理以調和其善志也。比類以成其行者比謂比擬善類以成己身之美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謂不使姦聲亂色留停於耳目令耳目不聰明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謂不使淫樂慝禮而連接於心術謂心不存念也。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者以耳目心術所爲皆善則怠惰邪辟之氣無由來入也故邪辟之氣不施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者既邪辟不在於身耳目口鼻想知慮百事之體皆由順正由從也皆從和順以行其正直義理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奮猶動也動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祇假祖考著猶成也。著張慮反假古迫反）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鐘鼓也周還謂舞者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清謂蕤賓至應鐘也濁謂黃鐘至中呂。還音旋注同迭大結反中音仲）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

【疏】然後至皆寧。正義曰前經明君子去姦聲行正聲故此一節明正聲之道論大樂之德可以移風易俗安天下也。發以聲音者謂其動發心志以聲音也。而文以琴瑟者謂文飾聲音以琴瑟也。動以干戚者謂其振動形體以干戚飾以羽旄者其裝飾樂具以羽旄也。從以簫管者謂其隨從諸樂以簫管奮至德之光者謂用上諸樂奮動天地至極之德光明謂神明來降也。動四氣之和者謂感動四時之氣序之和平使陰陽順序也。以著萬物之理者樂既和平故能著成萬物之道理謂風雨順寒暑時鬼神降其福萬物得其所也。是故清明象天者由樂體如此故人之歌曲清潔顯明以象於天也廣大象地者謂鐘鼓鏗鏘寬廣壯大以象於地也。終始象四時者終於羽始於宮象四時之變化終而復始也。周旋象風雨者言舞者周匝迴還象風雨之迴復也。五色成文而不亂者五色五行之色也既有所象故應達天地五行之色各依其行色成就文章而不錯亂崔氏云五色者五行之音謂宮商角徵羽之聲和合成文不亂也而云五色因五行之色別廣以明義也。八風從律而不姦者八風八方之風也律謂十二月之律也樂音象八風其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爲姦慝也八風者白虎通云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陰氣行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咸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矣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八節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百度得數而有常者百度謂晝夜百刻昏明晝夜不失其正故度數有常也。小大相成者賀瑒云十二月律互爲宮羽而相成也。終始相生者賀瑒云五行宮商迭相用爲終始。倡和清濁者謂十二月律先發聲者爲倡後應聲者爲和黃鐘至仲呂爲濁長者濁也蕤賓至應鐘爲清短者清也。迭相爲經者十二月之律更相爲常即還相爲宮是樂之常也。故樂行而倫清者倫類也以其正樂如上所爲故其樂施行而倫類清美矣人聽之則耳目清明血氣和平也樂法既善變移敝惡讙風改革昏亂之俗人無惡事故天下皆寧矣。○注清明至行也。正義曰八音氣濁唯人聲清明故知清明謂人聲也云廣大謂鐘鼓也者下云鐘聲鏗又云鼓鼙之聲讙鏗之與讙皆廣大之意云五色五行也者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相應成文如青黃相雜故云五色也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

【疏】故曰至不樂。正義曰前經明正樂感人情此經明君子小人各有所樂故云樂者樂也故者因上起下所以言故曰諸側皆然矣。樂者樂也者謂所名樂者是人之所歡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者道謂仁義欲謂邪淫君子所歡樂在於得仁義之道得其道則歡樂也小人所歡樂在於邪淫得邪淫則歡樂也若君子在上以仁義之道制邪淫之欲則意得歡樂而不有昏亂也若小人在上以淫邪之欲忘仁義之道則志意迷惑而不得歡樂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方猶道也。鄉許亮反）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能爲樂也。詩言其志一本無言字咏音詠）

【疏】是故至爲僞。正義曰前文明君子小人歡樂不同此明君子敦行善樂也。反情以和其志者反已淫欲之情以諧和德義之志也。廣樂以成其教者謂寬廣樂之義理以成就其政教之事也。樂行而民鄉方者君既如此正樂興行方猶道也而民歸鄉仁義之道也可以觀德矣者人君既如此是樂可以觀其德行矣。德者性之端也者言德行者是性之端正也。樂者德之華也者德在於內樂在於外樂所以發揚其德故樂爲德之光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者樂爲德華非器無以成樂故金石絲竹爲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者欲見樂之爲體有此三事詩謂言詞也志在內以言詞言說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者歌謂音曲所以歌詠其言詞之聲也。舞動其容也者哀樂在內必形見於外故以其舞振動其容也此云詩言其志則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歌咏其聲則詩序云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是也舞動其容則詩序云咏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者三者謂志也聲也容也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三者相因原本從心而來故云本於心先心而後志先志而後聲先聲而後舞聲須合於宮商舞須應於節奏乃成於樂是故然後樂氣從之也。是故情深而文明者志起於內思慮深遠是情深也言之於外情由言顯是文明也。氣盛而化神者志意蘊積於中故氣盛內志既盛則外感動於物故變化神通也氣盛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化神者謂動天地感鬼神經夫婦成孝敬是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者謂思念善事日久是和順積於心中言詞聲音發見於外是英華發於身外此據正樂也若其姦聲則悖逆積中淫聲發外也唯樂不可以爲僞者僞謂虛僞若善事積於中則善聲見於外若惡事積於中則惡聲見於外若心惡而望聲之善不可得也故云唯樂不可以爲僞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

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文采樂之威儀也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再始以著往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復亂以飭歸謂鳴鐃而退明以整歸也奮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警音景見方賢遍反下及注皆同著張慮反注同復音伏飭音勑注同拔步葛反又皮八反獨樂皇音洛庾音嶽厭於艷反好呼報反以聽過本或作以聖過如字鐃女交反〔疏〕樂者至大焉○正義曰前經論志也聲也容也三者相將故此經廣明舞之義理與聲音相應之事○樂者心之動也者心動而見聲聲成而爲樂樂由心動而成故云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者樂本無體由聲而見是聲爲樂之形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者聲無曲折則太質素故以文采節奏而飾之使美故云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者則亦心之動也○樂其象者則亦樂之象也○然後治其飾者則亦聲之飾也以此三者結上三事自此以下記者引周之大武之樂以明此三者之義○是故先鼓以警戒者謂作武王伐紂大武之樂欲奏之時先擊打其鼓聲以警戒於衆也○三步以見方者謂欲舞之時必先行三步以見方謂方將欲舞積漸之意也○再始以著往者謂作大武之樂每曲一終而更發始爲之凡再更發始以著明往伐紂之時初發始爲曲象十一年往觀兵於盟津也再度發始爲曲象十三年往伐紂也○復亂以飭歸者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象武王伐紂既畢整飭師旅而還歸也○奮疾而不拔者拔疾也謂舞者奮迅疾速而不至大疾也故庾云舞者雖貴於疾亦不失節謂不大疾也○極幽而不隱者謂歌者坐歌不動是極幽靜而聲發起是不隱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者樂其志者多違道理言武王今獨能樂其志意不違厭其仁義之道理也恒以道自將○備舉其道不私其欲者武王既不違厭其道理能備具舉行仁義之道以利天下不私自恣己之情欲也○是故情見而義立者情見謂武王伐紂之情見於樂也義立謂伐紂之義而興立○樂終而德尊者謂觀武王伐紂樂終而知武王道德尊盛也○君子以好善者謂在位尊者既觀武王之樂德類如此故庶幾好行善道也小人以聽過者小人謂士庶之等既觀武王樂音以聽伏己之愆過也○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者記者既引大武之樂利益如此是生養民人之道樂最爲大此特引武王樂者以武王之樂利益爲深餘樂莫能及故也但前文舞與聲心相應故引武王樂明心見於舞也○注文采至者也○正義曰上文云省其文采謂節奏今此文采謂樂威儀者以經云聲之飾故此以文采爲威儀也云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者並出今文泰誓鄭據而用之非正文也云復亂以飭歸鳴鐃而退明以整歸也者經云復亂鄭云整歸則亂爲治也謂反復整治而還鳴鐃而退出大司馬職文也云奮疾謂舞者也者以奮迅速疾故爲舞者謂武舞者云極幽謂歌者也者以極幽與奮疾相對歌與舞相次以歌者不動經稱極幽故知是歌者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往來也○施始豉反）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自由也〔疏〕樂也至始也○正義曰此明禮樂之別報施不同○樂也者施也者言作樂之時衆庶皆聽之而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而已故云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者禮尚往來受人禮事必當報之也故曲禮云往而不來非禮故云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者此廣明上樂者施也自由也言王者正樂歡樂其己之所由生似若武王民樂其武德武王由武功而生王業即以武爲樂名以受施處立名無報反之義也○而禮反其所自始者言王者制禮必追反其所由始祖若周由后稷爲始祖即追祭后稷報其王業之由是禮有報也○樂章德者覆說樂者施也言樂但施恩而已不望其報是樂章明其盛德也○禮報情反始也者此覆說上禮者報也言行禮者他人有恩於己己則報其情但先祖既爲始於子孫子孫則反報其初始以人竟言之則謂之報情以父祖子孫言之則謂之反始其實一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贈諸侯謂來朝將去既之以禮○流本又作旒音流緣悅絹反朝直遙反〔疏〕所謂至侯也○正義曰前經明樂者爲施禮者爲報此明禮報之事諸侯守土奉其土地所有來朝天子故天子以此等之物報之是禮報之事也不覆明樂施者以樂施之恩其事易知記者畧而不言也○大輅者天子之車也者大輅謂金輅也據上公及同姓侯伯故下云龍旂九旒亦上公也若異姓則象輅若四衛則革輅蕃國則木輅受於天子揔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者據上公言之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者寶龜之中並以青黑爲之緣○從之以牛羊之羣者天子既與大輅龍旂及寶龜占兆又隨從以牛羊非一故稱羣將此以與諸侯故云則所以贈諸侯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理猶事也）樂統同。禮辨異。（統同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也）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管猶包也〔疏〕樂也至情矣○正義曰皇氏云自此以下名爲樂情各隨文解之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樂出於心聽之則歡悅是情之不可變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見於貌行之則恭敬理事也言事之不可改易也樂出於心故云情禮在於貌故云理也變易換文也樂統同者統領也言樂主相親是主領其同○禮辨異者辨別也禮殊別貴賤是分別其異也○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者言禮樂所說義理包管於人情樂主和同則遠近皆合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人情所懷不過於此是管人情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偩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去起呂反偩音負粗七奴反〔疏〕窮本至之節○正義曰此一節更廣明禮樂之義言父子君臣之節○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者以樂本出於人心心哀則哀心樂則樂是可以原窮極本也若心惡不可變惡爲善是知變也則上文云唯樂不可以爲僞是也此言窮人根本知內外改變唯樂能然故云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者誠謂誠信也僞謂虛詐也經常也言顯著誠信退去詐僞是禮之常也若人內心虛詐則外貌放佷唯禮知之故云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者負猶依象也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負依地之情也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負依天之情也○達神明之德者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和會故云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者興猶出也禮樂既與天地相合用之以祭故能降出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下也○而凝是精粗之體者凝猶成也是謂正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言禮樂之能成就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也○領父子君臣之節者領猶理治也言禮樂理治父子君臣之限節而樂主於和聽之則上下相親又宮爲君商爲臣是樂能領父子君臣也禮定貴賤長幼是禮能領父子君臣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言天地將爲之昭焉明也）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訢讀爲熹熹猶蒸也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無腮曰觡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孕任也鬻生也內敗曰殰殈裂也今齊人語有殈者○訢依注音熹許其反一讀依字音欣煦許具反徐況甫反嫗於具反徐於甫反下及注同區依注音句古侯反徐巨于反一音烏侯反萌莫耕反奮方問反觡古伯反蟄直力反伏扶又反孕以證反鬻音育生也徐又扶袁反胎他才反殰音獨鄭云內敗曰殰按謂懷任不成也字林云胎敗卵力管反殈呼闃反范音溢徐況逼反一音況狄反卵拆不成曰殈猶裂也蒸之膺反腮息才反內乃對反或作骨肉之字者誤〔疏〕是故至焉耳○正義曰此一節論大人舉用禮樂則天地協和而生養萬物爲之昭著之事則下文天地訢合以下是也但此經禮樂並論其天地訢合唯論樂之所感不論禮之功用也記者主在於樂故特美樂功樂功既爾禮亦同也○天地訢合者訢猶熹也熹謂蒸動言樂感動天地之氣是使二氣蒸動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相得者言體謂之天地言氣謂之陰陽天地動作則是陰陽相得也煦嫗覆育萬物者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是天煦覆而地嫗育故言煦嫗覆育萬物也然後草木茂者草木據其成體故云茂○區萌達者據其新生故云達也○羽翼奮者謂飛鳥之屬皆得奮動也○角觡生者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也○蟄蟲昭蘇者昭曉也蘇息也言蟄伏之蟲皆得昭曉蘇息也○羽者嫗伏者謂飛鳥之屬皆得體伏而生子也○毛者孕鬻者言走獸之屬以氣孕鬻而繁息也○胎生者不殰者謂不有殰敗也○卵生者不殈者言不有殈裂也○則樂之道歸焉耳者言所以致此在上諸物各順其性由此樂道使然故云樂之道歸焉耳謂歸功於樂也樂道所以然者樂之根本由人心而生人心調和則

樂音純善協律呂之體調陰陽之氣二氣既調故萬物得所也○注訢讀至裂也○正義曰訢熹聲相近故讀爲熹熹天地氣故云熹猶蒸也言天地氣之蒸動猶若人之喜也云氣曰煦者謂天體無形而降其氣以養物故云氣曰煦也云體曰嫗者言地體有形故云體曰嫗也此對文爾其實地氣矣云屈生曰區者謂鉤曲而生出菽豆是也云無䚡曰觡者觡謂角外皮滑澤者鹿角之屬是也云蟄蟲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者言蟄蟲之類皆埋藏其體近於死今復得活似暗而遇曉死而更息也云內敗曰殰者以經云胎生懷胎在內故云內敗也殰也云殈裂也者卵體多裂又齊語稱裂爲殈故以殈爲裂也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言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僞樂本窮本知變○鋪普胡反又音敷去起呂反）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辨猶別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贊禮儀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上如字或時掌反行下孟反注同技其綺反）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言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爲治法○治直吏反）

〔疏〕樂者至下也○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各有根本本貴而末賤君子能辨其本末可以有制於天下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者此等之物唯是樂器播揚樂聲非樂之本故云樂之末節其本在於人君之德窮本知變是也故云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皇氏云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者此等物所以飾禮故云禮之末節其本在於人君著誠去僞恭敬節儉以末節非貴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者此明知禮樂末者其位處卑即樂師以辨曉聲詩但知樂之末節故北面而鼓弦言其位處卑也○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者宗謂宗人祝謂大祝但辨曉於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也○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者商祝謂習商禮而爲祝者但辨曉死喪擯相之禮故後主人謂在主人之後言此宗祝商祝但知禮之末節故在尸與主人後言其位處卑賤也是故德成而上者則人君及主人之屬是也以道德成就故在上也○藝成而下者言樂師商祝之等藝術成就而在下也○行成而先者行成則德成矣言德在內而行在外也○事成而後者事成則藝成矣在身謂之藝所爲謂之事○是故至天下也者人有多少品類故先王因其先後使尊卑得分然後乃可制禮作樂爲法以班天下如周公六年乃制禮樂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

〔疏〕魏文至何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有所合之也明魏文侯問古樂今樂之異并子夏之荅辨明古樂今樂之殊各隨文解之○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者文侯言身著端冕明其心恭敬而聽古樂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心所愛樂不知休倦也○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者言古樂何以朴素之如彼使人不貪至於臥也○新樂之如此何也者新樂何以婉美使人嗜愛志樂不知其倦也○注魏文至衣也○正義曰云魏文侯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者按春秋閔元年晉獻公滅魏以魏賜畢萬按世本云萬生芒芒生季季生武仲州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荼荼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是畢萬之後也云端玄衣也者謂玄冕也凡冕服皆其制正幅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故稱端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猶合也皆也言衆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大師職曰大祭祀帥瞽登歌合奏擊拊下管播樂器合奏鼓朄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穅穅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穅爲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夫音扶下同廣如字舊古曠反匏白交反笙音生簧音黃拊音撫注同復音伏相息亮反注同即拊也以韋爲之實之以穅王云輔相也徐思章反訊音信大師音泰播彼佐反朄音胤穅音康漆音七筩音勇椎直追反）

〔疏〕子夏至發也○正義曰此一經明子夏對文侯古樂之體也古樂謂古者先王正樂也○進旅退旅者旅謂俱齊言古樂進則俱齊退亦俱齊進退如一不參差也和正以廣者樂音相和正以寬廣無姦聲也○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者言弦也匏也笙也簧也其器雖多必會合保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故曰會守拊鼓始奏以文者文謂鼓也言始奏樂之時先擊鼓前文云先鼓以警戒是也○復亂以武者武謂金鐃也言舞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擊金鐃而退故云復亂以武也○治亂以相者相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故謂拊爲相也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故云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者雅謂樂器名舞者訊疾奏此雅器以節之故云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者謂君子於此之時語說樂之義理也○於是道古者言君子作樂之時亦謂說古樂之道理也○脩身及家平均天下者言君子既聞古樂近脩其身次及其家然後平均天下也○此古樂之發也者言此上來諸事古樂之發動也○注旅猶至有椎○正義曰云旅猶俱也者旅衆也經云進旅退旅是衆俱進退故云俱也云和正以廣無姦聲也者謂邪淫要妙煩手淫聲曲折切急今經云和正以廣故云無姦聲也云言衆皆待擊鼓乃作者衆謂弦匏笙簧衆器皆待擊鼓乃始動作解經會守拊鼓言會守謂器之聲也以待拊鼓也經有拊及鼓鄭直云擊鼓乃作者拊即鼓之類言擊鼓必擊拊也引周禮大師職者證擊拊也故大師職云大祭祀帥瞽登歌謂大師領人登堂而唱歌也云合奏擊拊者謂大師合奏樂之時則先擊拊而合奏之也云下管播樂器合奏鼓朄者謂大祭祀堂下諸人吹管播揚樂器之聲大師合奏之時先擊朄而合奏言朄謂小鼓在大鼓之下引是大師登歌合奏之時親擊拊而以合下管合奏時親擊朄以奏之云文謂鼓也武謂金也者金屬西方可以爲兵刃故金爲武鼓主發動象春無兵器之用故鼓爲文也云相即拊也者前文既云拊故知相即拊鄭必知相爲拊者按書傳云以韋爲鼓謂之搏拊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拊革著以穅鄭以此知也今書傳無著穅之文謂齊人以穅爲相故知穅爲相即拊也云雅亦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者按周禮笙師職云掌春牘應雅鄭司農云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並以漢時制度而知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八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八（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四十八）

樂記

昔者舜作節

昔者至諸侯（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南風歌辭未得聞也（閩監本同毛本聞誤見）

故天子之爲樂也節

五穀時熟（閩監毛本同石經熟作孰宋監本惠棟挍宋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亦並作孰）

其舞行綴遠（史記綴作級下綴短同）

故天至綴短（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觀至行也〇正義曰（惠棟挍宋本無此九字）

大章章之也節

韶繼也（各本同毛本韶誤紹）

周禮曰大濩大武（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本大濩上增殷曰二字大武上增周曰二字盧文弨云惠棟本依史記集解增）

大章至盡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皇帝曰咸池故知咸是黃帝樂名（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皇作黃知咸下有池字）

按五行鉤命決云伏犧樂爲立基神農樂爲下謀祝融樂爲祝續（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按鉤命決孝經緯也周禮大司樂疏亦引此作孝經緯云此文五行二字誤也又祝續賈疏作屬讀下同）

案司樂注云（按司字上當有大字）

故曰濩救世（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世作）

天地之道節

不節則無功是也（惠棟挍宋本不上有事字衞氏集說同此本脫閩監毛本同）

夫豢豕爲酒節

百拜以喻多（各本同盧文弨云足利古本多下有也字史記集解同）

夫豢至教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由其生禍（惠棟挍宋本同閩本生字漶滅監毛本生誤主）

言樂體者聖人心所愛樂也（閩監本同毛本體誤禮）

是壹獻無百拜（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獻下有也字）

夫民有血氣節

廉直勁正（史記作經正集解引孫炎云經法也索隱云今禮本作勁）

嘽寬也諧和也（監本同毛本嘽字闕閩本漶滅）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節

省猶審也（史記注引審下有習之二字）

律小大之稱（史記作類小大索隱云今禮作律）

黃鍾爲宮（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鍾作鐘下應鍾同）

君爲宮（閩監本作宮爲君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誤倒毛本宮誤言）

是故至深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學者習音樂（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者字）

土敝則草木不長節

而滅平和之德（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而字陳澔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有而字○按史記有而字）

土敝至之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凡姦聲感人節（惠棟云凡姦節然後發以聲節故曰樂節是故君子節樂者節樂也者節所謂大輅節宋本合爲一節）

謂人樂習焉（各本同盧文弨云足利古本焉作也史記集解作之也）

凡姦至其義（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耳目口鼻想知慮百事之體（惠棟挍宋本想上有心字此本脫閩監毛本有心字脫想字）

然後發以聲音節

清明者芒也（閩監毛本同浦鏜云芒上脫清字）

言陰陽未合化矣（惠棟挍宋本作陰陽此本誤陰陰閩監毛本誤陰氣）

百度謂晝夜百刻（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上百字）

即還相爲宮是樂之常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相字）

變移敝惡讙風（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讙作之衞氏集說同）

故曰樂者節

欲謂邪淫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本古本足利本同毛本淫誤辟衞氏集說邪淫二字倒）

故曰至不樂（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以邪淫之欲（惠棟挍宋本作邪淫此本邪淫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是故君子反情節

廣樂以成其教（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成其二字剜刻無其字）

歌詠其聲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詠作咏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歌咏云音詠）

然後樂器從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器作氣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氣字剜闕史記亦作氣不誤）

唯樂不可以爲僞（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坊本唯作惟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唯）

是故至爲僞（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明君子敦行善樂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明作乃）

詩謂言詞也（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詞作辭衞氏集說亦作辭）

志在內以言詞言說其志也（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在下有於字內下有故字詞作辭下同毛本無於字及說上言字）

歌咏其聲也者（閩監毛本咏作詠下咏字並同）

然後樂氣從之者（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氣誤器下然後樂氣從之也同）

故變化神通也（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神通作通神）

是和順積於心中（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亦作於惠棟挍宋本於作在）

樂者心之動也節

君子動其本○樂其象〔補〕案○誤

以明伐時再往也（史記集解引伐下有紂字）

與聲音相應之事（惠棟挍宋本作應衞氏集說同此本應誤續閩監毛本同）

謂伐紂之義而興立（閩監毛本同浦鏜挍而興立改興立也從衞氏集說）

云復亂以飭歸鳴鐃而退（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鳴上有謂字）

樂也者施也節

樂也至始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始作報）

以人竟言之（閩監本同毛本竟作意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亦作意）

所謂大輅者節

龍旂九旒（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九流云本又作旒○按旒俗流字）

既之以禮（閩本同惠棟挍宋本既作送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送作報衞氏集說同挍史記集解引作送）

寶龜之中並以青黑爲之緣（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亦作中段玉裁中改甲按公羊定八年傳龜青純何休云謂緣甲頫也緣在於甲此中字作甲是也）

天子既與大輅龍旂（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與下有之字衞氏集說同）

樂也者節（惠棟云樂也者節窮本知變節是故大人節樂者節宋本合爲一節）

管乎人情矣（史記管作貫張氏正義云貫猶通也與鄭注異）

樂也至情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情之不可變者也樂出於心（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毛本者也二字倒）

是主領其同（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主作統）

是分別其異也（閩監本同毛本異誤義衞氏集說亦作異）

窮本知變節

凝成也（各本同盧文弨云足利古本成上有猶字史記集解同挍正義亦云凝猶成也）

禮樂出於人心（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於作在）

是故大人節

言天地將爲之昭焉明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焉作然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毛者孕鬻（各本同石經同釋文鬻作粥○按鬻爲育之假借字粥又鬻之譌字）

烝猶蒸也（監本毛本作蒸惠棟挍宋本作烝也正義同）

殖裂也（各本同盧文弨云足利古本裂上有猶字史記集解同）

是使二氣蒸動（監本毛本作蒸惠棟挍宋本作烝）

天以氣煦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氣上有地字）

猶若人之喜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喜作熹）

樂者非謂節

黃鍾大呂（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閩本鍾作鐘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

弦歌干揚也（各本同毛本干誤于○按此句之下史記集解有鄭注揚鉞也三字諸本皆脫）

後尸居後贊禮儀（按此句之上史記集解有商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以敬於接人十四字此恐是取諸士喪禮注申補入者）

魏文侯節

明其心恭敬（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其作在）

子夏對曰節

訊疾以雅（各本同石經訊作誶釋文同）

脩身及家（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嘉靖本同）

帥瞽登歌（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並作帥與周禮合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帥誤師）

狀如漆筩（各本同釋文筩作甬）

子夏至發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以待拊鼓也（惠棟挍宋本同閩本漶滅監毛本拊誤擊）

師瞽登歌謂大師（惠棟挍宋本師作帥此本誤閩監毛本同）

鼓主發動象春無兵器之用（惠棟挍宋本作象春此本春字同象誤衆閩監毛本象春誤衆音衞氏集說同）

禮記注疏卷三十八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九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樂記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獶或爲優○俯本又作府濫力暫反溺乃狄反優音憂侏音朱儒音儒獶乃刀反獼猴也依字亦作猱獼音彌武移反本亦作彌猴音侯本亦作猴）【疏】今夫至發也○此經明子夏對文侯新樂之禮新樂者謂今世所作淫樂也進俯退俯者謂俯僂曲折不能進退齊一俱曲屈進退而已行伍雜亂也○姦聲以濫者謂濫竊不正言姦邪之聲濫竊不正不能和正以廣也○溺而不止者聲既淫妙人所貪溺不可禁止也不能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也○及優侏儒獶雜子女者言作樂之時及有俳優雜戲侏儒短小之人獶雜謂獼猴也言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婦人言似獼猴男女無別也○不知父子者言樂之混雜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禮也○樂終不可以語者言作樂雖復終畢盡皆邪辟不可以語既與古樂乖違故不可語道於古也此皆新樂之爲故云此新樂之發也○注獶獼猴也○正義曰按詩小雅云毋教猱升木毛傳云猱猨屬也是獶獼猴也漢書擅長卿爲獼猴舞是狀如獼猴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爲音應律乃爲樂○好呼報反注同近附近之近徐如字鏗苦耕反鏘七羊反又士衡反）文侯曰。敢問何如。（欲知音樂異意）【疏】今君至何如○前兩經子夏既荅文侯論古樂新樂之異事畢此經荅文侯所好古樂今樂之不同也文侯之意古樂今樂並皆爲樂子夏之意以古樂德正聲和乃爲樂今樂但淫声音曲而已不得爲樂也故云今君之所問者樂也謂古今皆名樂所好者音也子夏之意君之所愛者謂音聲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者古樂有音聲律呂今樂亦有音聲律呂是樂與音相近也樂則德正聲和音則心邪聲亂是不同也○文侯曰敢問何如者文侯既見子夏論樂音不同不曉不同之狀故云敢問何如

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當謂樂不失其所○當丁浪反下及注同疢勑覲反）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爲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後世也○莫亡伯反長丁丈反注同王此于僞反俾依注音比必履反注同徐扶志反祉勑紀反施以豉反注施延同和如字又胡卧反昭上音照本亦作照臨如字施始豉反徧音遍）【疏】子夏至謂也○此一節明子夏與文侯明古樂之正引詩以結之此之謂大當者當謂不失其所如上所謂是大得其所當也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者按禮緯含文嘉云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矣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是六紀也○弦歌詩頌者謂以琴瑟之弦歌此詩頌也○詩云莫其德音此大雅皇矣之篇美王季之德云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莫然而靖定其道德之音以道德既正天下應和所以莫然而靖也其德克明者以其莫然而靖故其德能照臨天下之明也○克明克類者類謂勤施無私施惠勤勞不私於已外及等類以明明能然故云克明克類也○克長克君者克長謂教誨不倦能爲人師長克君謂慶賞刑威能與人作君教化故云克長克君也王此大邦克順克俾者俾當爲比謂比方善事擇善而從之既能慈和徧服又能擇善從之故云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者詩美王季之德比擬文王其王季之德無可恥悔言堪比文王也左傳引此詩唯此文王所以爲文王之德言比於文王其德靡悔者謂此棱文王之德事事皆美無可悔恨也是左傳與詩文互意別也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者詩云王季既受天福祉施於孫子以遺子孫子孫有天下也左傳云文王曰受帝祉以遺後世子孫○此之謂也者言詩云德音則此經之所謂也○注德正應和曰莫○正義曰以下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也）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玩又作翫音五換反）【疏】今君至出也○上既云君之所好音有善惡故上云治世之音亂世之音今君之所好者非正音是淫溺之音乎不敢指斥故言乎而疑之也○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者文侯既聞子夏之言善遂問溺音所出之由

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衞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燕於見反趨音促數音速傲字又作敖同五報反辟匹亦反徐芳益反喬徐音驕本或作驕敗必邁反）【疏】子夏至用也○此一節子夏爲文侯明溺音所由也○鄭音好濫淫志者濫竊也謂男女相偷竊言鄭國樂音好濫相偷竊是淫邪之志也○宋音燕女溺志者燕安也溺沒也言宋音所安唯女子所以使人意志沒矣即前溺而不止是也○衞音趨數煩志者言衞音既促且速所以使人意志煩勞也○齊音敖辟喬志者言齊音既敖很辟越所以使人意志驕逸也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者既淫色害德故不用祭祀也○注言四至敗名○正義曰經云鄭音

（好濫宋音燕女其事是一而爲別音者濫竊非已倩匹別相淫竊燕女謂已之妻妾燕安而已所以別好濫也上云鄭衛之音則鄭衛亦淫聲也又此云四者皆淫於色是衛與齊皆有淫聲也而經唯云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都不云女色者按詩有桑中淇上是淫佚可知則淫佚之外更有促速敖辟推此而言齊詩有哀公荒淫怠慢襄公淫於妹亦女色之外加以傲辟驕志也故總謂之溺音也。注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者僖二十三年左氏之文齊女姜氏勸重耳出奔也）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疏〕詩云至不行。○此一節子夏重爲文侯明正樂敬和之事所以勸勵文侯用古樂也此詩周頌有瞽之篇肅敬也雍和也言樂音敬和而鳴先祖之神聽而從之若能敬和施設於政教何事不行也）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易以豉反〔疏〕爲人至謂也。○此經明子夏既勸文侯所好古樂又謹愼行之以此化民無不從也引詩云誘民孔易者此厲王大雅板之篇也誘進也孔甚也言在上教道於民甚易也但已行於上則民化之於下詩之所云則此之謂也。○注誘進也孔甚也。○正義曰誘進也釋詁文孔甚也釋言文也）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六者爲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也壎篪或爲簨虡。○鞉音桃椌苦江反柷也楬苦瞎反敔也壎許表反篪直支反柷昌六反圉本又作敔魚呂反簨恤尹反虡音巨）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竽音于和如字徐胡臥反獻市由反酳音胤又仕覲反酢音昨長丁丈反〔疏〕然後至序也。○正義曰上經言人君謹愼所好惡以誘人故此一節論聖人作爲樂器道德之音以示後世也。○此六者德音之音也者言此鞉鼓椌楬壎篪其聲質素是道德之音以尚質故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者既用質素爲本然後用此鍾磬竽瑟華美之音以贊和之使文質相雜干楯也戚斧也狄羽也聲既文質備足又用干戚旄羽以舞動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者以前云鄭宋齊衛四者爲祭祀之所不用故此云六器爲道德之音四器之和文武之舞並可在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而鬼神格也。○所以獻酬酳酢也者又用於宗廟中接納賓客也賓入而奏肆夏及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是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者又用樂禮別尊卑於朝廷使各得其宜也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者聞樂知德及施子子孫是示後世又宗族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是長幼之序也。○注椌楬至簨虡。○正義曰按鄭注詩有瞽篇云柷形如漆筩中有椎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四鉏鋙又鄭司農注笙師云篪七空塤六孔鄭云損燒土爲之大如鴈卵數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自擊鼓鞀也椌楬木也其聲質素故周語單穆公云革木一聲注云一聲無宮商清濁是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鏗古耕反徐苦庚反號胡到反橫古曠反充也下及注同〔疏〕鍾聲至武臣。○正義曰此一節論樂器之聲各別君子之聽思其所用之臣各隨文解之。○鍾聲鏗者言金鍾之聲鏗鏗然矣。○鏗以立號者言鏗是堅剛故可以與立號令也。○號以立橫者謂橫氣充滿也若號令威嚴則軍士勇敢而壯氣充滿崔氏云若嚴正立號則其號必充滿於萬物矣。○橫以立武者言壯氣充滿所以武事可立也崔氏云若教令充徧則武矣。○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者君子謂識樂之情者所以聞聲達事鍾既合號令立武故聽之而思武臣也）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石聲磬磬當爲罄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磬依注音罄口挺反一音口定反聽磬口定反疆居良反下是疆同〔疏〕石聲至之臣。○此一經明石聲磬者石磬也磬是樂器故讀聲音罄罄然矣其聲能和故次鍾也言磬輕清響矣叩其磬則其聲之罄罄然也。○磬以立辨者辨別也崔云能清別於衆物則分明辨別也。○辨以致死者既各有部分不相侵濫故能使守節者致死矣若諸侯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之屬也崔云若能明別於節義則不愛其死也。○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者言守分不移即固封疆之義矣磬含守分故聽其聲而思其事也。○注石聲至誤也。○正義曰讀磬爲罄者其字下著石樂器之磬其下著缶是罄然之罄今經云石聲磬恐是樂器故讀爲罄取聲音罄罄然）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廉廉隅〔疏〕絲聲至之臣。○此一經明絲聲哀者哀謂哀怨也謂聲音之體婉妙故哀怨矣。○哀以立廉者廉謂廉隅以哀怨之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也。○廉以立志者既不越分故能自立其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者言絲聲含志不可犯故聞絲聲而思其事也）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濫之意猶擥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爲最。○濫力敢反下及注皆同會戶外反又古外反下同畜勑六反擥力敢反〔疏〕竹聲至之臣。○此一經明竹聲濫者濫猶擥也言竹聲擥然有積聚之意也。○濫以立會者以竹聲既擥聚故能立會矣。○會以聚衆者以合會而能聚其衆也。○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者亦聞其音而思其事也笙以匏爲之而在竹聲之中者但笙以匏爲體插竹於匏匏竹兼有故笙文在竹也）

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聞讙囂則人意動作讙或爲歡動或爲勳。○鼙步西反讙呼端反又音喧將子亮反下注大將下將帥同帥本又作率用類反下將帥同囂許驕反又五羔反〔疏〕鼓鼙至之臣。○此一經明鼓鼙之聲讙者讙謂讙囂也其聲讙雜矣。○讙以立動者以其聲讙故使人意動作也。○動以進衆者以動作故能進發其衆也。○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者將帥衆聚也言鼓能進衆故聞其聲而思其事也不云鼓而云鼙者廣其類也。○注聞讙囂則人意動作。○正義曰是聲能感動於人也如鄭此言則五者之器皆據其聲聲名不同立事有異事隨聲起是聲能立事也皇氏用崔氏之說云鍾聲爲兌石聲爲乾絲聲爲離竹聲爲震鼓鞞爲坎妄取五方之義棟其五器之聲背經違注曲爲雜說言叛於數非關義理又無明文今並略而不用也）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以聲合成已之志。○鏘七羊反又叱衡反徐勑庚反〔疏〕君子至合之也。○此一經揔結上文五者言君子之聽音聲非徒聽其音聲鏗鏘而已彼謂樂聲亦有合成已之志意也崔氏云但釋五音八卦屬四方四維之音所感皆應與四方同所以應同者四維處四方之間四方皆五行相生水生木匏同竹音木生火木音同絲火生土土不當於方土生金土處金火之間土音屬金金生水石不可屬於水故不同於革而不同者以乾爲君父君父之音不可屬於人故不同於革而磬別有所感乾爲天坤爲地天既不屬八坤所以不別出者爲坤卑故也今按崔氏此說浮虛僻側不等上下混雜記人之意不應如此鄭注無文不可附會今略存崔氏之義賢者擇焉今謂八音唯論五者以鍾與武臣相會石與死封疆相將絲與志義是同竹與畜聚相類鼓鼙與將帥同等故五器而有五事其匏與土木不同無此五器之象故記者不言）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爲憂憂其難也。○牟亡侯反坐才臥反又如字〔疏〕賓牟至衆也。○正義曰此一經別録是賓牟賈問章自此以下至不亦宜乎揔是賓牟賈與夫子相問荅之事今各依文解之。○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者姓賓牟名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者孔子與賓牟賈言說初論他事次及於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者此是孔子之問凡有五夫是發語之端武謂周之武樂欲作舞樂之前先擊鼓備戒其衆備戒之役久始作舞故孔子問之云武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者此賓牟賈所荅亦有五但三荅是二荅非今此荅是也病謂憂也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士衆久乃出戰今武樂故令舞者久而不即出是象武王憂不得衆心故也。○注武謂至難也。○正義曰此以下王事故知周舞也憂其難者憂其不得士衆之難故擊鼓久而不舞）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咏歎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也事戎事也。○咏歎上音詠下音嘆液音亦逮音代又代計反遲直冀反）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時至武事當施也。○蹈音悼蚤音早）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也。○依注音軒）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爲貪商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

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也而時人妄說也書曰王耄荒○傳直專反下及注同傳猶說也旄莫報反下同）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萇弘周大夫○萇直良反）〔疏〕咏歎至是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者此孔子之問欲舞之前其歌聲吟咏之長嘆之其聲淫液是貪羨之貌言欲舞之前其歌聲何意吟咏長嘆歆羨也○對曰恐不逮事也此是賓牟賈荅孔子之詞所以舞前有此咏歎淫液之歌者象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逮及戰事故歌聲吟咏而歆羨此荅是也○注咏歎淫液歌遲之也○正義曰咏歎者謂長聲而歎矣淫液謂音連延而流液不絕之意歌遲之謂作此歌吟思之欲待衆之至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者此又明是孔子之問初舞之時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言舞初則然故云已蚤何也意謂舞時發揚蹈厲即大蚤○對曰及時事也者此亦賓牟賈對詞所以舞時蚤爲發揚蹈厲象武王及時伐紂戰事也故發揚象戰此荅非也知非者下云發揚蹈厲是大公之志故知此荅非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者此亦孔子問詞坐跪也致至也軒起也問武人何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起何故也對曰非武坐也此是賓牟賈荅云致右軒左非是武人之坐言以舞法無坐也此荅亦非知者下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是武法有坐故知此荅非也○聲淫及商何也者此亦孔子問詞淫貪也問奏樂之聲何意有貪商之聲也王氏云聲韻歆羨淫液貪商也○對曰非武音也者此賓牟賈之荅非武音謂非是武樂之音賓牟賈言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此荅是○注言武至商也○正義曰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者解經非武音言武歌象武王正其軍事不得有貪商之歌故知貪商者非武樂之音也云時人或說其義爲貪商也者解經中聲淫及商之義言當時人不曉武音謂此歌聲爲貪商故云或說其義爲貪商孔子以時人之意而問賓牟賈然時人之說非也孔子大聖應知其非而問之者孔子雖知其非而問賓牟賈是知非而故問矣○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者賓牟賈既荅貪商非是武音孔子因而問之云貪商之歌若非武樂之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者此賓牟賈荅云有司謂典樂者失傳說也言武樂之歌有貪商之意者是典樂有司失其傳說謂爲貪商故時人惑之○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者賓牟賈又云若非是有司失其傳說將言武王實爲貪商則是武王之志荒耄矣言武王荒耄遂有貪商也然武王大聖伐暴除殘何有貪商之意故知有司妄說爲貪商使時人致惑○注荒老至耄荒○正義曰按大戴禮云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發又文王世子篇云文王九十七而崩則武王九十三而終矣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十三年伐紂是文王崩後六年伐紂時武王八十九矣年雖老而大聖不荒耄也書曰王耄荒呂刑文也言穆王享國百年而耄荒證荒爲老耄也○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者孔子既得賓牟賈之荅故云聞諸萇弘諸於也聞於萇弘之說○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者謂賓牟賈爲吾子者儀禮注云子男子之美稱言吾子相親之詞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遲之遲謂久立於綴○遲之遲並直詩反徐直尼反）〔疏〕賓牟至何也○自此以前孔子問賓牟賈自此以後是賓牟賈問孔子此一經是賓牟賈問詞也○免席而請曰者免席謂避席也言賓牟賈前荅孔子雖被孔子所許於前荅之事猶有不曉而反請問孔子故曰免席而請焉○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者前經是夫子之問賓牟賈前荅其已久之意被孔子所許不得爲非是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者此賓牟賈問孔子之詞遲之遲者賀氏云備戒已久是遲久立於綴亦是遲而又久何意如此

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揔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鬬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語魚據反女音汝下且女同大音泰召音邵注及下同治直吏反下注及下同盾遁尹反又音允行戶剛反下同）〔疏〕子曰至治也○自此以下孔子爲賓牟賈說武樂之意并廣明克殷以後之事此一經爲賓牟賈說其將舞之事○夫樂者象成者也言作樂者放象其成功者也揔干而山立者言將舞之時舞人揔持干盾以正立似山不動搖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者言武樂之舞發揚蹈厲象大公威武鷹揚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者亂謂失行列作此武舞迴移轉動亂失行列皆坐所以坐者象周公召公以文德治之以文止武象周召之治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夫音扶綴丁劣反又丁衛反注及下同孟本亦作盟音孟）〔疏〕且夫至以崇○此一經孔子爲賓牟賈說武樂六成之意上說三者之事已訖更別廣說武樂故云且夫武始而北出者謂初舞位最在於南頭從第一位而北出者次及第二位稍北出者熊氏云則前云三步以見方兒一成也作樂一成而舞象武王北出觀兵也○再成而滅商者謂作樂再成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武王滅商則與前文再始以著往爲一也○三成而南者謂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反象武王克紂而南還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者謂武曲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復綴以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三位南至本位故言復綴以崇崇充也謂六奏充其武樂象武王之德充滿天下此並熊氏之說也而皇氏不云次位舞者本在舞位之中但到六成而已今舞亦然義亦通也○注成猶至樂也○正義曰成謂曲之終成每一曲終成而更奏故云成猶奏也云復綴反位止也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此位入北至六成還反復此位如鄭所注熊氏得之云凡六奏以充武樂也者充謂充備言六奏其曲武樂充備故云六奏以充武樂言武樂充備是功成大平周德充滿於天下也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也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夾古洽反注及下同鐸大各反一刺本亦作壹刺七亦反）〔疏〕天子至國也○正義曰天子夾振之者謂武樂之作言天子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節之○而駟伐者駟當爲四四伐謂擊刺作武樂之時每一奏之中而四度擊刺象武王伐紂四伐也○盛威於中國也者象武王之德盛大威武於中國○注夾振至五伐○正義曰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也者經云天子夾振是兩邊相夾天子與大將相對明是尊者故知王與大將也經云振之鐸是所振之物故知振鐸以爲舞者之節也武樂在庭天子尊極所以得親夾舞人爲振鐸者熊氏按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揔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下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揔干尚得親舞何以不得親執鐸乎此執鐸爲祭天時也皇氏云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衆今作武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矣皇氏此說稍近人情理通勝於熊氏但注云王與大將夾舞者則似天子親夾舞人則皇氏說不便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王肅讀天子上屬謂作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矣按聖證論王肅引家語而難鄭云六成而復綴以崇其爲天子此家語之文也馬昭申鄭意云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豈特六成之末而崇之乎孔晁又難馬昭云天子夾振用舞之法在於經典今謂天子夾振此經之正文又親舞揔干具如熊氏之說此則經典之證也云駟當爲四聲之誤也者以牧誓有四伐之文故讀爲四也云每奏四伐者武樂六奏每一奏之中舞者以戈矛四度擊刺象伐紂時也引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者此武王戒誓士衆云今日戰事前進不得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今武樂惟用四伐不用五伐者尚其少也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分猶部曲也事猶爲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分扶問反注同分部曲）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欲語以作武樂之意○牧野音也徐又以汝反欲語魚據反）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反商當爲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都也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

（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積土爲封封比干墓崇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倍祿復其紂時薄者也散猶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鎧也衅釁字也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櫜弓矢春秋傳曰垂櫜而入周禮曰櫜之欲其約也薊或爲續祝或爲鑄○反依注音及封黃帝之後於薊音計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也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國郡邵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郡乎疑不能明也而皇甫謐以邵公爲文王之庶子記傳更無所出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祝之六反杞音起使之行下孟反注同視也商容如字孔安國云殷之賢人也鄭云商禮樂之官也復音伏弛始氏反注同廢也華如字又戶化反而弗復扶又反下同衅字又作釁同許靳反倒丁老反建依注讀爲鍵其展反徐其偃反櫜音羔注同盧音壚令力呈反去起呂反苛音何本又作荷役也鎧苦代反又開改反鑄止樹反）【疏】（分夾至兵也○正義曰分夾而進事蚤濟也者分謂部分夾謂振鐸夾之言舞者各有部分振鐸夾之而進也事爲也象武王伐紂爲蚤濟成也象爲事之蚤成故前進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者言未舞之前舞者久立於酇綴象武王待諸侯之至○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孔子既爲賓牟賈說武樂之體也又欲爲賓牟賈廣論牧野作武樂之意故云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將欲語以牧野之事畢周道四達之意也○武王克殷反商此孔子爲賓牟賈說牧野克殷後事反商者反當爲及言武王牧野克殷巳畢及至商紂之都也○未及下車者言速封諸侯未遑暇及下車即封黃帝堯舜之後也下車而封夏殷之後者以二王之後以其禮大故待下車而封之按周本紀云武王以與戰伐紂兵皆崩畔武王入至紂死之所周公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逸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又云乃封紂子祿父使其弟管叔蔡叔相祿父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大禹與此同然如武王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此未及下車義反當以禮記爲正此不云封神農者舉三恪二代也○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者既釋箕子使之行商容者行視也容謂禮樂之官使箕子檢視殷家禮樂之官若有賢者所處皆令復居其故位也○庶民弛政者弛去也庶民被紂虐政者而放去之也○庶士倍祿者謂庶士紂時祿薄者而倍益之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者言車甲不復更用故以血衅而藏之○倒載干戈者倒載而還鎬京也所以倒之者熊氏云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故云倒載也○包之以虎皮者虎皮武猛之物也用此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包制服天下兵戈也或以虎皮有文欲以見文止武也○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者封爲諸侯者以報勞賞其功也即牧誓云千夫長是也名之曰建櫜者鍵籥牡也櫜兵鎧之櫜也言鎧及兵戈悉櫜韜之置於府庫而鍵閉之故云名之曰建櫜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者見其放牛藏器故知之○注反當至約也○正義曰反當爲及者以下文云濟河而西明知此反至商是及至商也云投舉徙之詞也者以武王之時封紂子武庚於殷墟初克紂微子復其故位左傳云武王親釋其縛使復其所是也而釁時復所武王即徙而居宋也故云所徙者微子也云後周公更封而大之者以武庚于周公居攝之時作亂被滅周公因封微子先在於宋更封而大之者按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封而大之其實封爲五百里在制禮之後故發墨守云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於宋是也云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者容爲禮樂故云視商禮樂之官知容爲禮樂者漢書儒林傳云孝文時徐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而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云衅釁字也者以禮傳所云以血塗物皆爲釁故從釁也云建讀爲鍵者鍵是管籥閉藏之名故讀爲鍵或以管籥或以櫜衣閉藏兵革故云鍵櫜也引詩曰載櫜弓矢者詩頌時邁篇也論武王伐紂畢載櫜弓矢也引春秋傳垂櫜而入者昭元年左傳文時楚公子圍聘於鄭公孫段云請垂櫜而入示無弓但垂櫜而已引周禮櫜之欲其約也者考工記文言以皮爲甲櫜中盛之欲其約所引此諸文者證櫜是韜盛之物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以歌爲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袞之屬也搢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耕藉藉田也○郊射食亦反左射下右射同流皆食夜反貍力之反騶側由反貫古亂反後同裨婢支反搢音進笏音忽賁音奔注同孔安國云虎賁若虎賁獸言其猛也說吐活反朝直遙反射穿食亦反衣裨衣上於既反下如字而冠古亂反猶捷本亦作插初洽反徐采協反憤扶粉反）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揔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食音嗣更古衡反注同大學音泰注大學同饋其媿反酳音胤又仕覲反弟大計反膠音交）【疏】（散軍至弟也此一經論克商之後脩文教也○散軍而郊射者還鎬京止武而習文也郊射射於射宮在郊學之中也天子於郊學而射所以擇士簡德也○左射貍首者左東學也亦在於東郊貍首諸侯之所射詩也周立虞庠之學於西郊故知使諸侯習射於東學歌貍首詩也所以歌貍首者皇氏以爲舊解云貍之取物則伏下其頭然後必得言射亦必中如貍之取物矣鄭注大射云貍首逸詩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不取於貍之伏物而皇氏所說違鄭注其義非也右射騶虞者右是西學在西郊也騶虞天子於西學中習射也騶虞白虎黑文義應之歌也故知唯天子射歌之詩其騶虞篇云彼茁者葭一發五豝鄭注射義云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而貫革之射息也者貫穿也革甲鎧也所謂軍射也言軍中不習於容儀又無別物但取甲鎧張之而射唯穿多重爲善謂爲貫革也春秋養由基射七札是也此既習禮射於學故貫革之射止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者裨冕入廟之服也故搢插笏也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之在軍說劍者既並習文故皆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罷武而教民之行孝於明堂明堂是文王之廟也於時未有明堂而云明堂者文王廟如明堂之制故云明堂也天子於中祀其父也故教民知孝之道矣然不於后稷廟而於文王廟者既是述父之志故初於中祀也○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者既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爲臣之道還國而教也○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者王自耕藉田以供粢盛故諸侯見而知其敬亦還國而耕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者[illegible]一裨冕二祀乎明堂三朝覲四耕藉五此五者天下之大教並使諸侯還其本國而爲教故云大教也○注郊射至田也○正義曰郊射爲射宮於郊也者皇氏云於東郊熊氏云王制篇云殷禮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貍首大學射騶虞也言爲射宮於郊者據大學也云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者覲禮云侯氏裨冕鄭云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埤故此云裨衣袞之屬也袞謂從袞冕之衣以下皆是也言身著衣而首著冕故云裨冕也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者[illegible]周公攝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武王之時未有明堂今云祀乎明堂故知是文王之廟制耳非正明堂也○天子袒而割牲者謂天子親[illegible]執醬而饋[illegible]執爵而酳口也○冕而揔干者謂天子[illegible]持干盾而親舞也此冕當鷩冕享先公以饗射養老之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者天子親自養老則諸侯亦然不言教孝者與上互文○注三老至東膠○正義曰三老五更互言之耳者三老亦五更五更亦三老故云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三德謂正直剛柔五事謂貌言視聽思也文王世子注云象三辰五星者義相包矣云周名大學曰東膠者按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以養國老故知大學也此經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亦謂殷禮周則右射騶虞之處矣）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言武遲久爲重禮樂○夫音扶爲于僞反）【疏】（若此至宜乎○正義曰言周德如此之後則是周之道德四方通達禮樂交通無所不備也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者凡功小者易就其時速也功大者難成其時久也周之禮樂功大故作此大武之樂遲停而久不亦宜乎者其宜合當然也以其功德盛大故須遲久重慎之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猶深審也子讀如不子之子油然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樂由中出故治心○易以豉反下及注皆同子諒子如字徐將吏反諒音亮油音由行下孟反下同）【疏】（君子至者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可謂盛矣名爲樂化言樂能化人始至於善故名樂化各隨文解之○此一經明樂化言樂以治心記者引君子之言故云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言禮樂是治身之具不可斯須去離於身也○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者致謂詳審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謂子愛諒謂誠信言能深遠詳審此樂以治正其心則和易正直子愛誠信之心油油然從內而生矣言樂能感人使善心生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者四善之心生則）

令人和樂樂則安者心樂故體安而不躁也○安則久者既身不躁故性命長久也○久則天者志明行成○久而不改則人信之如天○天則神者既爲人所信如天故又爲人所畏如神也○天則不言而信者謂四時不失○神則不怒而威者言宗廟社稷之中而民自敬是不怒而威也言聖王既能用樂和心故不言而信似天也不怒而威似神也致樂以治心者也言聖王所以能如此者由詳審於樂以和治民心遂能如此○注致猶至治心○正義曰致猶深審也者言深遠詳審樂之道理能致如此故云致猶深審也云子讀如不子之子者按尚書云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是子愛之義而此經子子亦是慈愛故讀如不子之子云油然新生好貌也書傳箕子歌云禾黍之油油潤澤好之貌然善心內生其貌美好油然也云善心生則寡於利欲者凡利欲之發由貪鄙而來心若思利欲則神勞形苦今善心既生則利欲寡少利欲既少則情性和樂云志明行成者不貪於利用是志意清明神和性樂是善行得成矣云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者以其志明行成之後故人皆信其德行敬其威重不須言見信之如天不須怒而見畏如神也但天之與神其事是一俱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則有形事似稍近神則無體理如幽深故經先云久則天後云天則神也但天者四時不失故云不言而信神是人所畏敬故云不怒而威其實一也所從之異耳云樂由中出故治心者解樂以治心之意也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躬身也禮自外作故治身）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鄙詐是貪多詐僞）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易輕易也）〔疏〕致禮至之矣。○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者前經云致樂此經云致禮而治躬謂致禮意以治躬外貌則莊嚴而恭敬若能莊嚴而恭敬則嚴肅威重也言內心莊嚴恭敬則人懼之嚴肅威重○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者前經明致樂治心則向善心生此經明樂治心失則怨心起言不能致樂治心心中斯須不能調和則不能喜樂而有鄙悋詐僞之心入於內矣由貪欲多故鄙詐起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者前經致禮以治躬得則莊敬起此經明致禮以治躬失則易慢生故云外貌斯須不莊不敬不能致禮治躬故輕易怠慢之心從外而入內矣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德煇顏色潤澤也理容貌之進止也○爭爭鬬之爭煇音煇）〔疏〕故樂至承順。○此一經言聖人用禮樂以治身內外兼備使德煇動於內而民順於外○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者但樂從心起故感動於內○禮也者動於外者也禮從外生故發動於外也○樂極和者樂能感人心故極盡於和也○禮極順者禮以檢貌故極盡於順也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者由心內和色見於外順之故望其顏色而弗與爭內和色見於外故不爭矣此覆結上內和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者外貌和順故民不生易慢此覆結外順也○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者由樂以和心故德煇美發動於內而民莫不承奉聽從也○理發於外而民莫不承順者由禮以治貌故理發見於外而民莫不承奉敬順也○注德煇至止之○正義曰德煇顏色潤澤也由內心和順故和順之德煇然發見於顏色是德煇由動於內而來也云理容貌之進止也者以經云理發諸外凡道理從內心而生今云理發諸外非道理之理止謂容貌進止之理鄭恐有道理之嫌故云容貌之進止也

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疏〕故曰至難矣。○此一經摠結致備禮樂之道也言聖人若能詳審極致禮樂之道舉而錯置於天下悉皆敬從無復有難爲之事也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主於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錯本亦作措同七路反減胡斬反又古斬反注及下同）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進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強其丈反又其兩反）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放淫聲樂不能止也報讀曰褒猶進也○銷音消報依注讀曰褒音保毛反下同）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之歸○樂樂上音洛下音岳）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俱趣立於中不銷不放也）〔疏〕樂也至一也。○此一節論樂之體或減或盈其事各異王者當各依其事而和節之也○故禮主其減者行禮在於困匱主在減損謂人不能行也樂主其盈者作樂人所歡樂言樂主於盈滿人皆欲得聞也○禮減而進以進爲文者禮既減損當須勉勵於前進文謂美善之名若能前進則爲美善也○樂盈而反以反爲文者樂主其盈當須抑退而自反則爲美善也○禮減而不進則銷者覆明前經禮須進之意禮既減損若不勉強自進則禮道銷衰也○樂盈而不反則放者言樂主盈滿若不反自抑損則樂道流放也○故禮有報而樂有反者報讀爲褒褒猶進也以其病害如此故行禮之道須有自進作樂之道須有自退反也○禮得其報則樂者言禮能曉其義理而自進則和樂不至困苦故和樂也○樂得其反則安者言樂能知吉凶之歸而得其反則安靜而不流放也○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者言禮能自進樂能自反其義於中和之義一也言俱得其中故云一也○注得謂至之歸○正義曰得謂曉其義者言禮樂俱有義理云知其吉凶之歸者謂禮之與樂俱有吉凶行禮得所爲吉失禮則凶爲樂美善則吉爲樂惡則凶今按注意分明兼解禮樂故鄭唯言得謂曉其義是兼解禮得樂得之字則自然吉凶之言解禮樂皇氏之意乃謂曉其義者解禮知其吉凶所歸解樂其義非也夫樂至此矣從此以下至章末摠明樂之德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爲也性術言此出於性也盡於此不可過）〔疏〕夫樂至此矣。○夫樂者樂也者言樂之爲體是人情所歡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者免猶止退也言喜樂動心是人情之所不能自抑退也樂必發於聲音者言人歡樂之事發見於聲音言內心歡樂聲音發見前嗟歎之咏歌之是也○形於動靜者形見也內心歡樂發見於外貌動靜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人之道也者謂內心歡樂發見聲音動靜是人道自然之常○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者術謂道路變謂變動言口爲聲音貌爲動靜是人性道路之變轉竭盡於此矣而不可過也內心善則變轉出音聲善外貌變轉爲動靜此自然情性爲變改不過於此度此外不復更有餘事故云盡於此矣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形聲音動靜也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耐古能字下及注同台味才反）〔疏〕故人至無亂。○此一節明人稟自然之性而有喜樂○故人不耐無樂者言人感五常之性自然之常若見好事內心不能無喜樂也○樂不耐無形者內既歡樂不能無形見於外謂聲音動靜而見於外也○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者歡樂既形於外而不依道理或歌舞不節俾晝作夜是不依道理既不爲道不能無淫亂之事以至於亡國喪家也○注耐古至台字○正義曰言經之耐字是古書能字之義言古書能字皆作耐字云後世變之者言後世以來變耐爲能不作耐字也云此獨存焉者言此樂記獨存耐字以爲能也云古以能爲三台字者言古時以今能字爲三台之字是古者之耐字爲今之能字能字爲三台之字後世以來廢古耐字以三台之能替耐字之變而爲能也又更作三台之字是今古變也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流謂淫放也文篇辭也息猶銷也曲直歌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闋作進止所應也方道也○以道音導瘠在亦反肉如又反注同邪似嗟反折之設反鴻本亦作洪殺色戒反徐所例反闋苦穴反）〔疏〕先王至方也。○此一節論先王恥惡其亂故立正樂以節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者言先王制其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不至流逸放蕩也○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者文謂樂之篇章足可談論義理而不息止也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者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音之內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或肉或節或奏隨分而作以會其宜但使會其宜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如此而已○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者放心謂放恣之心邪氣謂淫邪之氣既節之以雅頌又調之以律呂貌得其敬心得其和故放心邪氣不得接於情性矣○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者方猶道也言此上來之事是先王立樂之道也○注流猶至道也○正義曰流猶淫放也者謂樂聲流動淫邪放逸聲既如此感動人心人若聽之心亦流移淫放也云息猶銷也言樂德深遠論量義理而不可銷盡故云論而不息云曲直歌之曲折也言爲歌之體其聲須有曲時有折時故云歌之曲折也云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者鴻謂麤大殺謂細小言樂聲須弘大而多則肉與繁聲是也殺謂聲音細小則瘠與廉聲是也言聲音

（之宜或須繁多肉滿者或須瘠少廉瘦者凡樂器大而弦麤者其聲鴻器小而弦細者其聲殺矣云節奏闋作進止所應也闋謂樂息作謂樂動進則作也止則闋也故云進止所應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長丁丈反閨音圭比毗志反注同雜也飾音式又音勑）【疏】是故至方也○此一經覆說聖王立樂之事使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者以君臣主敬故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也鄉里主順故云莫不和順父子主親故云莫不和親也○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一謂人聲言作樂者詳審人聲以定調和之音但人聲雖一其感有殊或有哀樂之感或有喜怒之感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矣○比物以飾節者物謂金石匏土之屬言須比八音之物以飾音曲之節也○節奏合以成文者謂奏作其樂或節止其樂使音聲和合成其五聲之文也○所以合和父子君臣者則上文君臣同聽莫不和敬父子同聽莫不和親是也○附親萬民也者則上文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莫不和順之屬言親以及疏言近以至遠是親附萬民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命教也紀捴要之名也○詘丘勿反要一遙反注要猶會同行戶剛反注同荷本又作何胡可反一音河綴詩作祋同都外反）【疏】故聽至免也○此一經論先王制樂得天地之和則感動人心使之和善○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者雅以施正道頌以贊成功若聽其聲則淫邪不入故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者干戚是威儀之容俯仰詘伸以禮進退動止必以禮故容貌得莊敬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者綴表也兆域也言舞者或綴表兆域方正得其所矣節謂曲節奏謂動作言作樂或節或奏是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由隨其節奏故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者命教也言樂者感天地之氣是天地之教命也○中和之紀者紀謂綱紀捴要之所言樂和律呂之聲是中和紀綱捴要之所言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者人感天地而生又感陰陽之氣樂既合天地之命協中和之紀感動於人是人情不能自免退言人感樂聲自然敬畏也○注綴表至名也○正義曰引詩云荷戈與綴者證綴爲表也今按詩荷戈與祋不同者蓋鄭所見齊魯韓詩本不同也云紀捴要之名也者紀是綱紀衆物之名與衆物爲捴要言樂者與中和之聲爲捴要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儕猶輩類○鈇方夫反又音甫鉞音越儕仕皆反輩布內反）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天子之於天下喜怒節之以禮樂則兆民和從而畏敬之禮樂王者所常興則盛矣）【疏】夫樂至盛矣○此一經覆說樂道之盛○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者言樂以飾喜非喜不樂是喜得其儕類焉鈇鉞飾怒非怒不可橫施鈇鉞是怒得其儕類焉是樂非合喜不喜鈇鉞非合怒不怒也○喜則天下和之者以心內而喜故天下和也○怒則暴亂者畏之者非惡不怒故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者上經以來但論樂此兼云禮者以此一章捴兼禮樂故於章末捴以禮樂結之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子贛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贛音貢）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樂人稱工執猶處也○請七穎反徐音情）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商宋詩也愛或爲哀直己而陳德者因其德歌所宜育生也○斷丁亂反下及注同好呼報反換戶亂反行戶剛反）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云商之遺聲也衍字也又誤上所云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此衍字處也○處昌慮反）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溫良能斷也斷猶決也○屢力住反數色角反下同）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保猶安也知也）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上時掌反抗苦浪反隊直媿反折之設反槀苦老反倨音据中丁仲反句紀具反鉤古侯反纍本又作累力追反）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說音悅和胡卧反）子貢問樂。【疏】子貢至問樂○正義曰子貢見師乙依別錄是師乙之章○聞聲歌各有宜也者子貢問師乙言凡聲歌各遂人性所宜作何歌是欲令師乙觀己氣性宜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者師乙既謙不敢定其所宜故請誦其所聞之詩令子貢自量己性執處所宜之歌但此經倒錯上下失敘今依鄭之所注次而解之所次依史記樂書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者寬謂德量寬大靜謂安靜柔謂和柔正謂正直頌成功之歌寬柔靜正者乃能包容故宜歌頌也○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者廣大謂志意寬大而安靜疏達謂疏朗通達而誠信大雅者歌其大正故性廣大疏達直信者宜歌大雅但廣大而不寬疏達而不柔包容未盡故不能歌頌○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者恭謂以禮自持儉謂以約自處好禮謂動不越法也小雅者王者小正性既恭儉好禮守分不能廣大疏達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者性既正直而不能包容靜退即不知機變廉約自守謙恭好讓但能好禮自處其德狹劣故宜歌諸侯之風未能聽天子之雅矣○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者肆正也言正直而慈愛商者五帝之遺聲五帝德澤優厚故肆直而慈愛者宜歌之以慈愛故也○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者齊是三代之遺聲三代干戚所起裁斷是非故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也○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者言歌者當直己身而陳論其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者言己身已有此德而動己此歌亦是直己而陳德也天地應之○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者言歌感動天地四時和者謂陰陽順也星辰理者謂不悖逆也萬物育者謂羣生所得遂也○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者言商是五帝之遺聲在於後代其肆直而慈愛者宜歌之五帝之德也○商之遺聲也者此五字鄭云衍字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者前經云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者三王德備五帝道盛但遺聲於後代故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之言宜聽歌齊聲非謂能行三代之德也○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者言明乎商之音者肆直而慈愛故臨事屢斷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者以其溫良能斷故見利而讓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者臨事能屢斷是有勇也見利而讓是有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者言有勇有義之人非是歌誰能保安此○故歌至貫珠此一經論歌感動人心形狀如此諸事上如抗者言歌聲上響感動人意使之如似抗舉也○下如隊者言音聲下響感動人心如似隊落之下也○曲如折者言音聲迴曲感動人心如似方折也○止如槀木者言音聲止靜感動人心如似枯槁之木止而不動也○倨中矩者言其音聲雅曲感動人心如中當於矩也○句中鉤者謂大屈也言其音

音聲大屈曲感動人心如中當於鉤也○纍纍乎端如貫珠者言聲之狀纍纍乎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於珠言聲音感動於人令人心想形狀如此○故歌至之也上論歌之形狀此論歌之始終相生至於舞蹈○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者言歌之爲言引液其聲長遠而言之○說之故言之者此更覆說歌意前境有可說之事來感已情則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者直言之不足更宜暢已意故引液長言之也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者以長言永歌之意猶不足故嗟歎之美而和續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者言雖復嗟歎情由未滿故不覺揚手舞之舉足蹈之而手舞其體足蹈其地也之是助句辭也按詩云先嗟歎後云咏歌之此先云長言之後云嗟歎之文先後不同者何也但詩序是屬文之體又略言之故彼云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此經委曲說歌之狀其言備具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後始云嗟歎之矣○注商宋詩也○正義曰以下文商人識之齊人識之皆據其代也故知此商謂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也○注云商至處也○正義曰此經中商之遺聲也五字言無此五字以上經云商者五帝之遺聲故此經不得更有商之遺聲也故知衍字云商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此衍字處也者前云商者五帝之遺聲當居此商之處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九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樂記

今夫新樂節

及優侏儒（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陳澔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傳作儒石經宋監本嘉靖本同釋文出儒云音儒）

獶雜子女（各本同石經同盧文弨云獶當作獿按釋文亦作獶云依字亦作猱○按依說文當作夒猱即夒字夒聲柔聲古音同部）

今夫至發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經明子夏（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此經上有正義曰三字）

對文侯新樂之禮（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禮誤體衛氏集說同）

俱曲屈進退而已（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曲屈作屈曲）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節（惠棟云今君之所問節宋本分文侯曰以下另爲一節）

鏗鏘之類（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鏘作鏘）

今君至何如（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前兩經（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上有正義曰三字）

謂音聲也（考文云宋板作也此本也字闕閩監毛本也作耳）

音則心邪聲亂（閩監本同毛本心聲二字互誤）

○文侯曰（閩監本同毛本○誤古考文云宋板無古字）

子夏對曰夫古者節

當謂樂不失其所（各本同盧文弨云史記集解無樂字○案正義亦無樂字）

照臨四方曰明（各本同釋文出炤臨云本亦作照）

子夏至謂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此本○下脫正義曰三字）

今君之所好者節

今君至出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上既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上有正義曰三字）

子夏對曰鄭音好濫節

齊音敖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傲云字又作敖○按古多假敖爲傲）

子夏至用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上有正義曰三字）

好濫相偷竊（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濫作比）

詩云肅雍和鳴節

肅雍和鳴（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雍作雝陳澔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按詩考列之詩異字異義中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雍下雍雍和也同）

此一節（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上有正義曰三字）

爲人君者節

此經明子夏（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上有正義曰三字）

釋言文也（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四十八終記云凡二十七頁）

然後聖人作爲節（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子贛見師乙而問焉節止爲第四十九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九）

壎篪（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石經岳本衛氏集說釋文同監毛本篪誤箎嘉靖本同注放此疏同）

謂柷敔也（各本同釋文出圉云本又作敔○按敔正字圉假借字）

或爲簨虡（閩監毛本同岳本衛氏集說同釋文亦作虡嘉靖本虡作簴考文云足利本同○按說文作虡隸省作虡俗從竹）

然後鍾磬竽瑟（閩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鍾作鐘石經同岳本同下鍾聲鏗聽鍾聲並同疏放此）

然後至序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篪七空塤六孔（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空作空毛本同塤誤埍盧文弨云空即孔字）

故周語單穆云（惠棟按宋本有公字衛氏集說同此本公字脫閩監毛本同）

鍾聲鏗節

鍾聲至武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其號必充滿於萬物矣（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滿作徧）

石聲磬節

石聲至之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經（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上有正義曰三字下疏皆放此）

故讀聲音磬然矣（閩本同監本聲作磬毛本聲作磬）

竹聲濫節

君子聽竽笙（各本同毛本竽誤竿）

竹聲至之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鼓鼙之聲讙節

鼓鼙至之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使人意動作也（閩監本同毛本意動二字倒）

君子之聽音節

非聽其鏗鎗而已也（惠棟按宋本宋監本石經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本也字同鎗作鏘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鎗作鏘也誤矣釋文亦作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鏗鎗史記樂書同）

君子至之合也（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此本○下脫正義曰）

非徒聽其音聲鏗鎗而已（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鎗作鏘衛氏集說同）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節（惠棟云賓牟賈節咏歎之節賓牟賈起節子曰居節宋本合爲一節）

賓牟賈（牟字各本並從牛惟此本及閩本從午作牟下經疏並同石經此牟字從干作牟下賓牟賈起又從牛作牟按從牛是）

賓牟至衆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以下王事（惠棟按宋本閩監毛本王作五）

咏歎之節

咏歎之（各本同石經同嘉靖本歎作嘆釋文出咏嘆云音歎）

事戎事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戎作伐考文引足利本同）

荒老耄也（各本同釋文耄作旄下同○按依說文當作薹）

咏歎至是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是賓牟賈荅孔子之詞（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詞作辭下此亦賓牟賈對詞此亦孔子問詞並同）

象武王伐紂（閩監本同毛本伐誤代）

謂非是武樂之音（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音作意）

是文王崩後六年伐紂（惠棟按宋本作是此本是字漶滅閩監毛本是誤時）

子男子之美稱（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無下子字）

賓牟賈起節

敢問遲之遲（各本同石經遲並作遟釋文同下倣此）

是賓牟賈問詞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詞作辭）

前經是夫子之問（惠棟按宋本作子此本子字漶滅閩監毛本子誤武）

子曰居節

吾語女（惠棟按宋本作女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女云音汝下且女同此本女作汝閩監毛本同按下且女此本及三本並作女則此處女字不當岐出作汝）

大公之志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亦作大毛本大作太）

放象其成功者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放作倣衛氏集說同）

且夫武始而北出節

五成而分周公左（各本同石經同考文云古本分下有陝字孫志祖按云按史記樂書本家語辨樂解皆有陝字）

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盟作孟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孟津云本亦作盟）

且夫王以崇（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經孔子（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經作節惠棟按宋本上有正義曰三字）

則前云三步以見方見一成也（惠棟按宋本見作是此本誤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無則字是一成也作此是一成也）

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惠棟按宋本作北頭第一位衛氏集說同此本一誤二閩本同監毛本一誤二二誤三却字閩本同監毛本作卻衛氏集說同）

天子夾振之節（惠棟云天子節分夾而進節宋本合爲一節）

天子至國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王與大將親自執鐸（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王誤正）

具如熊氏之說（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具誤俱）

分夾而進節

庶民弛政（各本同石經同嘉靖本弛作弛注同）

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史記衅作弢）

包之以虎皮（史記包作苞）

反商當爲及字之誤也（惠棟按宋本無商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反下衍商字閩監毛本同）

封紂子武庚於殷墟（各本同釋文出殷虛云音墟○按虛墟古今字）

分夾至兵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武王既入立於社南（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於字）

虎皮武猛之物也（閩監本同毛本武猛二字倒）

反當至約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當誤商）

聘于鄭公孫段云請垂櫜（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段誤假）

散軍而郊射節（惠棟按云散軍節若此節宋本合爲一節）

散軍至弟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經（惠棟按宋本上有正義曰三字）

鄭注射義云一發五豝（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一作壹）

亦還國而耕也（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閩本耕作教惠棟按宋本同）

爲射宮於郊者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者也作也者）

其餘爲埤（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埤作裨按儀禮覲禮注作裨）

君子曰禮樂節（惠棟按云君子節治禮以治躬節宋本合爲一節）

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史記集解引上有若字）

君子至者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云油然新生好貌也（閩監本同毛本也誤此者）

書傳箕子歌云（惠棟云箕子當作微子宋本及史記俱作箕子）

致禮以治躬節

鄙詐是貪多詐僞（閩監毛本作鄙詐是貪多利僞生惠棟按宋本作鄙詐入之謂利欲生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衛氏集說作鄙詐入之謂利僞生○按史記集解引謂利欲生四字）

致禮至之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而治躬謂致禮意（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治躬謂致作聖王詳審衛氏集說同）

前經明致樂治心則向善心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前經明致樂治心得則善心生）

而有鄙悋詐僞之心入於內矣（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入字）

故樂也者節

而民不生易優焉（各本優作慢石經同此本誤）

故樂至承順（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經（惠棟按宋本上有正義曰三字）

故極盈於和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亦作盈惠棟按宋本盈作盡下故極盈於順也同）

故曰致禮樂節

故曰至難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經（惠棟按宋本上有正義曰三字）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節（惠棟校云樂也者節夫樂者節故人節宋本合爲一節）

故淫聲（惠棟按宋本宋監本並有於字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於字脫閩監毛本同○按史記集解引有於字）

報讀曰褒猶進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曰作爲考文引宋板同褒字重作報讀爲褒褒猶進也古本足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宋監本亦重褒字）

樂也至一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樂之體（閩本同考文引宋板樂作禮監毛本作此一節論禮樂之體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此上有正義曰三字）

夫樂者樂也節

夫樂至此矣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前嗟歎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前作則衞氏集說亦作則嗟歎）

故人不耐無樂節

故人不耐無樂（各本同石經耐字剜刻釋文出而耐其而字應作不疑傳寫之誤）

不能無喜樂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喜誤善）

言經之耐字（閩監本同毛本經誤今）

先王恥其亂節

曲直繁瘠（各本同石經瘠字殘闕釋文出繁瘠九經古義云荀子瘠作省按省與眚通眚猶瘠也故字亦作瘠尋文義繁省爲長）

先王至方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　惠棟挍宋本上有正義曰三字

邪氣謂淫邪之氣（惠棟挍宋本作淫此本淫誤滛閩監毛本同）

是故樂在節

是故至方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經　惠棟挍宋本此上有正義曰三字

言近以至親遠　衞集親字誤衍

故聽其雅頌之聲節

故聽至免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總要之所言（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言作名衞氏集說同下總要之所言也同）

自然敬長也　惠棟挍宋本畏作愛此本誤閩監毛本同

紀是綱紀衆物之名（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綱紀衆作細繩束）

夫樂者先王節

禮樂王者所常興則盛矣（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矣作也岳本嘉靖本宋監本並同）

夫樂至盛矣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節

子贛（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石經贛作贑衞氏集說同釋文同宋監本作貢）

而吾子自執焉（此下經注各本及石經並同惟考文云宋板自執焉下接寬而靜云云而慈愛下接者宜歌商云云五帝之遺聲也下接商人識之云云按各本經文刪去一愛字及商之遺聲也五字又刪去注此文換倒以下五十七字及云商之遺聲也以下三十字山井鼎云宋本此經次序與諸本異注亦有闕略蓋隨注意改其次序併刪去注文也按陳澔集說本經文自而吾子自執焉以下至商人識之以上多所倒置蓋依用興國于氏本亦與宋板合）

商宋詩也（按史記集解上有肆正也三字諸本並脫）

下如隊（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如隊石經隊作墜○按隊墜古今字）

上下同美之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同作目岳本同）

子貢至問樂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各遂人性所宜者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遂誤逐衞氏集說同）

如賜同者宜何歌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本空闕同字毛本同字無）

如賜同之氣性宜作何歌（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本闕同字毛本同字無氣誤人）

大雅者歌其大正（閩監本同毛本正誤雅下王者小正同）

謂情性肆放　惠棟挍宋本肆誤四

言能直己陳德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能字

未能行五帝之德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帝作常

言聲音感動於人（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聲音作音聲）

言雖復嗟歎情猶未滿（惠棟挍宋本作猶衞氏集說同此本猶作由閩監毛本同）

按詩云先嗟歎（閩監本同毛本云先作先云）

故永歌之　閩監毛本永作咏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九（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九終記云凡二十六頁宋監本禮記卷第十一經六千四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十一經六千四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三十三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雜記上第二十（○陸曰鄭云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及士之喪事）〔疏〕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此於別錄屬喪服分爲上下義與曲禮檀弓分別不殊也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予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褒衣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爲緌讀如蕤賓之蕤字之誤也緌謂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乘繩證反下及注同轂工木反綏依注作緌耳隹反下及注同復音伏下同予羊汝反褒本又作褎保毛反後皆同去起呂反下去輤同）〔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蒲席以爲裳帷摠明諸侯及大夫士在路而死招魂復魄幷明飾棺貴賤之等此一經下至廟門外論諸侯之制今各依文解之○諸侯行而死於館者謂五等諸侯朝覲天子及自相朝會之屬而死者謂諸侯於時或在主國死於館者謂主國有司所授館舍也○則其復如於其國者其復謂招魂復魄也雖在他國所授之舍若復魄之禮則與在己本國同故云如於其國也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者如若也道路也謂若諸侯在道路死則復魄與本國異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其復魄則俱升其所乘車左邊轂上而復魄也此車以南面爲正則左在東也升車左轂象在家升屋東榮也此其五等之復人數各如其命數今轂上狹則不如以幾入崔氏云一人而已○以其綏復者緌旌旗緌也若在國中招魂則衣各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緌是在路則異於在國故云於道用之亦冀魂魄望見識之而還也若王喪於國而復於四郊亦建緌而復鄭注夏采云以乘車建緌復于四郊是也○注館主至生也○正義曰館主國所致舍者按曾子問云公館與公之所爲曰公館是主國館賓之舍也云予使有之者謂主國與賓此舍使賓專自有之故得升屋招魂復用褒衣也褒衣者天子褒賜之衣即下文復用褒衣是也云如於道道上廬宿也者按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故云道上廬宿也云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者車轅嚮南左轂在東故象東榮不於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衆賓非死者所專有故復於乘車左轂云綏當爲緌讀如蕤賓之蕤者但經中綏字絲旁著妥其音雖訓爲委○此復之所用者是緌也緌絲旁著委故云綏當爲緌讀此綏字爲蕤賓之蕤者音與蕤賓字聲同也以經緌作綏故云字之誤也緌謂旌旗之旄也者按夏采云乘車建緌復于四郊乘車王路當建大常今乃建緌無大常也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緌夏后氏之旂後王文飾故知有虞氏之緌但有旄也云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者諸侯建交龍之旂今以其緌復是去其旒異於生也

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輤取名於櫬與蒨讀如蒨旆之蒨櫬棺也蒨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裧讀鼈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輤用赤矣輤象宮室屋其中小帳櫬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輤千見反注與蒨同裧昌占反緇裳帷本或作緇布裳帷殯必刃反本或作賓音同櫬初靳反又楚陣反與蒨絶）

（句一本作輴讀以與字絕句與則音餘蒨旆上千見反下步貝反緣說絹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車飾輤謂載柩之車有裧者謂輤之四旁有物裧垂象鼈甲邊緣○緇布裳帷者輤下棺外用緇色之布以爲裳帷以圍繞於棺素錦以爲屋者於此裳帷之中又用素錦以爲屋小帳以覆棺而行者於死處既設此飾而後行○注輤載至如之○正義曰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者以下經云遂入適所殯是將殯車飾也云輤取名於櫬與蒨者言此車所以名輤凡有二義一者取名於櫬櫬近尸也二取名於蒨蒨草也故云取名於櫬與蒨云讀如蒨旆之蒨者言經中輤字讀如蒨旆之蒨按左傳定四年祝鮀云封康叔以綪茷謂以蒨草染旆爲赤色故讀此輤與彼同是亦蒨草以染布也云櫬棺也者覆說取名於櫬義也云蒨染赤色者也說取名於蒨草之義也云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者證此經中輤非將葬車也云裧謂鼈甲邊緣者覆說輤象鼈甲覆於棺上中央隆高四面漸下裧象邊緣垂於輤之四邊與輤適體則亦赤也若葬車之飾則上用荒不用輤也云裳帷用緇則輤用赤矣者前雖讀輤爲蒨草其色未明今因裳帷用緇故知定輤爲赤色以玄纁相對之物故以赤色對緇也但玄纁天地之色取象不同或上或下非一例也要玄纁是相對之色云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者此經所論謂大斂後也故下云適所殯若未大斂則曾子問云尸入門升自阼階不得云適所殯也知未大斂之前車飾亦然者以載尸柩車飾經唯有此一文故知其飾同也）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毀或爲徹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侇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說吐奪反本亦作脫下并注皆同侇音夷隱義云一傳之言移也廣依韻集大兮反息也遠于萬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禮載柩入制也○至於廟門者謂殯宮門也○不毀牆者牆謂裳帷但毀去上輤不毀去牆帷○遂入適所殯者遂入殯宮正柩於兩楹之間而遂殯焉○唯輤爲說於廟門外者言餘物不說唯輤一物說於殯宮門外○注廟所至遠也○正義曰廟所殯宮者以殯之所在故謂爲廟云牆裳帷也者鄭恐是宮牆之嫌故云牆裳帷也以飾棺之物稱牆門是入自門也云適所殯在兩楹之間者以死在外來故殯於兩楹間云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者解經所以去輤乃入之意輤乃覆棺上象宮室今入之有宮室故云輤也不去裳帷者以裳帷鄰棺未可去也云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者按公羊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鄭以是推之則知尸自外來者亦停於兩楹之間故尸亦侇之於此皆因殯焉云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者皆曾子問文云留之於中不忍遠也者以周人殯於客位今殯於兩楹之間是不忍遠之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綏亦緌也大夫復於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大夫輤言用布白布不染也言輤者達名也不言裳帷俱用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輤乃入言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輲讀爲輇或作槫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以楯也廟中有載柩以輴之禮此不耳○輲依注作輇及槫同市專反又市轉反注及下同別彼列反蜃愼忍反近附近之近楯勑倫反下同一本作輴同【疏】大夫至所殯○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車飾也○大夫以布爲輤者以白布爲輤不以蒨草染之亦言輤者通名耳是有輤櫬近之義也○載以輲車者大夫初死及至家皆以輲車今至家說輤唯輲車在故云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者謂說去其車矣○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者謂舉自阼階下而升適兩楹之間所殯之處此云升適阼階謂尸矣若柩則升自西階○注大夫至不耳○正義曰云白布不染也者以經云用布故知白布不染下經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以諸侯爲裳帷則知大夫亦有裳帷俱用布耳云言輤者達名也者既不用蒨草染之而言輤者輤是櫬近之義適達於下是大夫與士皆有櫬近之名也云至門亦說輤乃入言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者鄭以經云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恐至家乃載以輲車故云明車不易上云不毀牆遂入不云車不易此云載以輲車明車亦不易云輲讀爲輇或作槫者言經之輲字當讀爲車旁之全或禮記諸本此用輲車作木旁專字者云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者有輻謂別施木爲輻無輻謂合大木爲之不施輻曰輇云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者按周禮遂師職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以載柩也云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者言天子蜃車與此大夫輇車聲既相近其制宜同故云其制同乎云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者此無文證以其蜃類蓋迫地而行其輪宜卑故疑半乘車之輪蓋疑辭矣周禮考工記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得三尺三寸也云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者諸侯言不毀牆則大夫亦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明諸侯亦不易車云不易者不易以輴也者謂大夫士在路載以輲車至家說載亦載以輲車是不易以輴也若天子諸侯載柩以蜃車至門亦以蜃車其殯時則易之以輴也云廟中有載柩以輴車之禮此不耳者謂天子諸侯殯時用輴又天子諸侯及大夫朝廟之時有用輴車載柩之禮此喪從外來大夫士不合用輴故云此不耳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與輴車同故周禮遂師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云遂匠納車于階間注云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是士用蜃車也雜記云大夫載以輲車輲車則蜃車也是大夫用蜃車則諸侯不言亦可知其蜃車之形鄭注既夕禮云其車之輁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輅輁輅輁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鄭又注周禮遂師云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此是蜃之制也上下通用在路載柩也輲車之制亦與蜃車同但不用輇爲輪天子諸侯殯皆用之故檀弓云天子菆塗龍輴謂畫轅爲龍諸侯殯亦用輴車不畫轅爲龍故喪大記云君殯用輴注云君諸侯也輴不畫龍大夫殯不用輴故鄭注喪大記云大夫之殯廢輴是大夫不用輴士掘肂見衽是亦廢輴也其朝廟大夫以上皆用輴士朝廟用輁軸故既夕禮云遷於祖用軸鄭注云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是也輴與輁軸所以異者輴有四周輁軸則無故鄭注既夕禮云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是也）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言以葦席爲屋則無素錦爲帳○葦于鬼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士輤也○葦席以爲屋者謂用葦席屈之以爲輤柩之屋也蒲席以爲裳帷者又以蒲席以爲裳帷圍繞於屋旁也○注言以至爲帳○正義曰言以士云葦席以爲屋屋當帷帳之處故云無素錦爲帳矣然大夫無以他物爲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爲帳矣與諸侯同按諸侯與大夫上有輤旁有裳帷內有素錦屋今士唯云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不云屋上所有之物據文言之葦席爲屋則當覆上輤處將蒲席爲裳帷按屋之四邊以鄰棺或可大夫既有素錦爲帳帳外上有布輤旁有布裳帷則士之葦席屋之外旁有蒲席裳帷則屋上當以蒲席爲輤覆於上但文不備也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訃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訃音赴注及下同）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長丁丈反後長子皆同）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大音泰後大子同適丁歷反下文注適子其適宗適適妻並同【疏】凡訃至某死○正義曰此一節總明遭喪訃告於君及敵者并訃於鄰國稱謂之差各隨文解之○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者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云君之臣姓某甲之父死也曰寡君至執事者以謙故稱寡君若云寡德之君雖復壽考仍以短折言之故云不祿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云敢告於執事也○夫人至某死者皆當云告於執事不言者略之故也○注君夫至謙也○正義曰按下曲禮云諸侯曰薨夫人尊與君同也今夫人與君同不稱薨者以告他國之君及夫人自謙退是不敢從君及夫人之禮也按下曲禮篇云士曰不祿今雖謙退而同士稱者按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訃於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文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謹按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年卒者卒終也是終沒之辭也鄭駁之云按雜記上云君薨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訃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如異義所論是君稱不辭之意若杜元凱注左氏傳則與此異按隱三年聲子卒傳云不赴故不曰薨杜云鄰國之赴魯史書卒者臣子惡其薨名改赴書也如鄭此云不祿謂赴者口辭矣春秋所云薨謂赴書之策所以不同者言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杜以爲禮記後人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杜所不用也）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

（適讀爲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適依注音敵大歷反下適者同實依注音至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之卒相訃告之禮也○適者曰某不祿者謂同國大夫位相敵者曰某不祿○訃於至不祿者大夫既尊於士士處亦得稱不祿稱某者或死者之名或死者官號而赴者得稱之○訃於至外臣者大夫不屬他國故云外臣自謙退無德故云寡大夫某矣尊敬他君不敢申禮故云某死○訃於至某實者訃於適者謂大夫死訃於他國大夫相敵體者謂訃告大夫以是別國私有恩好故曰外私以赴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不祿以身赴告故云使某實○訃於士至某實者謂大夫之喪訃他國之士其辭與訃大夫同此所云大夫者上下皆同曰大夫無以爲異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士喪相訃告之稱云某死者以其士賤赴大夫及士皆云某死若訃他國之君及大夫士等皆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耳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朝直遙反下注同）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謂未練時也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疏〕大夫至堊室○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士遭君喪次舍居處及歸還之節公館君之舍也大夫恩深祿重故爲君喪居廬終喪畢乃還家也○士練而歸者謂邑宰之士也士卑恩輕故至小祥而反其所治邑也○士次於公館者此謂朝廷之士也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次公館三年也○大夫居廬者以位尊恩重故居廬○士居堊室者士位卑恩輕故居堊室也○在公館至歸也○正義曰云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者以下文云士次於公館今云練而歸明是邑宰以爲君治邑若久而不歸即廢其職事也若身爲大夫雖位得采地亦終喪乃歸也○注謂未至居廬○正義曰知此是未練時者按閒傳云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堊室此經若練後則大夫居堊室今云大夫居廬明未練時也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者士若非邑宰未練之前當與大夫同居廬今云居堊室故知是邑宰也必知邑宰者以上文云大夫終喪士練而歸言邑宰之士降於大夫此云士居堊室亦降於大夫故知是邑宰之士也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者以臣爲君喪俱服斬衰故知未練之前士亦居廬也然周禮宮正注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引此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下定居堊室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與彼不同者等鄭之文意若與王親者雖云士賤亦居廬則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堊室則此經士居堊室是也故鄭於宮正之注引此士居堊室證賤者居堊室也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則亦居廬也庾氏熊氏並爲此說熊氏或說云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雜記言是也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也邑宰之士居堊室宮正之注是也此義得兩通故並存焉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爲大夫爲其于僞反下士爲其同注除爲士卿爲爲正皆倣此晏於諫反嬰一盈反衰七雷反苴七餘反絰大結反菅古顏反屨九具反粥之六反倚於綺反苫始占反枕之鴆反下同縷力住反齊音咨下齊衰皆同緝七入反上時掌反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此篇雜記喪事雜經文上下無義例科段今各依文解之此一經明大夫士爲其父母兄弟之服也○注大夫至服同○正義曰嫌若踰之也者大夫之父母兄弟或作士或無官今大夫爲之若著大夫之服是自尊踰越父母兄弟今不以大夫之服服父母兄弟是嫌畏踰之也云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者此士解經中下文士爲之文知此士是大夫庶子爲士若若大夫適子雖未爲士猶服大夫之服即下文是也若其適子爲士則服大夫服可知故抑此士爲父母之爲大夫若但服士服是庶子也所以不服大夫服者已卑不敢服尊者之服云今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者欲見大夫與士喪禮殊異未甚分明引春秋傳者欲證大夫與士之喪服不同所引傳者襄十七年左傳文云齊晏桓子卒至唯卿爲大夫皆左傳辭也齊晏桓子卒者是晏嬰之父晏弱諡曰桓子也云晏嬰麤衰斬者桓子之子晏嬰身服麤衰而斬云苴絰帶杖者以苴麻爲首絰要帶以苴色之竹爲杖云菅屨者以菅草爲屨云食粥居倚廬寢苫者是喪禮之常枕草者非喪禮之文云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者老謂晏嬰家臣見晏嬰服士服故其老言所服云非大夫之喪禮也云曰唯卿爲大夫者此晏嬰對家老之言若身爲卿得著大夫之服若身爲大夫惟得服士服云此平仲之謙也者言平仲之言非禮也謙退之辭云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者若是卿則得爲父服大夫服故云非從此以下皆鄭君解釋之辭云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者按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即麤也今言麤衰斬者是下纔麤上纔兼斬有麤故云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即麤也言其布縷在齊斬之間斬衰三升麤衰四升其布在三升四升之間故云縷如三升半言麤如三升半而計縷唯三升故云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但縷如三升半是麤衰不緝是斬而成布三升爲父之服也云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者解晏子實斬衰而兼言麤也云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者鄭既約○左傳晏嬰之事始明大夫與士不同故云然則士與大夫爲父異麤衰枕草矣則大夫以上斬衰枕由士則疏衰枕草按既夕禮士禮而云枕塊者記者廣說非辭也云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者鄭既約士之父服縷細降一等經交有毋及兄弟故此約母與兄弟之服也喪服爲母四升此云爲母五升縷謂麤細似五升之縷成布四升喪服爲兄弟五升此云爲兄弟六升縷謂麤細如六升之縷成布五升皆謂縷細成布升數少也云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者大夫以上則兼天子諸侯德高能備儀服無降殺是盡飾云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者以喪服義服皆降正服一等今爲父母兄弟降從義服是卑屈也云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者按喪服臣從君義服齊衰六升今士爲兄弟縷如六升成布五升得與臣爲君義服齊衰同其士爲母父卒縷如五升成布四升與臣爲君義服齊衰全異而云爲其母與臣爲君義服齊衰同者前注所云因麤衰降斬衰一等即連言父卒爲母云縷如五升成布四升據父卒爲母言之也此注以士爲兄弟與臣爲君義服齊衰同則父在爲母與兄弟服亦同縷如六升而成布五升據父在爲母言之爲此前後注異云亦以勉人爲高行也者居喪之禮以服重爲申以服輕爲屈今大夫爲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服士服是勉勵其父母兄弟使爲高行作大夫之禮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服士服亦是勉勵士身使爲高行作大夫也云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者以經唯云父母兄弟士與大夫之異不云大功以下有孫是大功以下與大夫同所以然者以重服情深故使士有抑屈使之勉勵大功以下輕服情殺故上下俱申也按聖證論王肅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館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晉士起大國上卿當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爲大夫謂諸侯之鄉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肇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於當時爲重是以平仲云唯卿爲大夫遂辭以辟害也又孟子云諸侯之禮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餰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此記云端衰喪車皆無等又家語云孔子曰平仲可爲能遠於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也王肅謂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上在喪斂時弁絰士冠素委貌馬昭荅王肅曰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者而肅云無等則是背經說也鄭與言禮張融評云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尚輕涼非王者之達禮小功輕重不達於禮鄭言謙者不異於遠害融意以王肅與鄭其義略同如融之說是周公制禮之時則上下同當喪制無等至後世以來士與大夫有異故記者載之鄭因而解之禮是鄭學今申鄭義云端衰喪車無等者端正也正爲衰之制度上下無等其服精麤卿與大夫有異也又曾子云齊斬之情據其情爲一等無妨服有殊異耳若王肅之意大夫以上弁絰士唯素冠此亦得施於父母此經云爲昆弟豈亦弁絰素冠之異乎此是肅之不通也杜元凱注左傳說與王肅同服虔注左傳與端衰喪車無等其老之問晏子之荅皆爲非並與鄭違今所不用也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象賢○著知慮反）〔疏〕注仕至至象賢○正義曰云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者以經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所以然者以其父在仕官身至大夫賢德既著道德又成故其適子雖未仕官得服大夫之服也云亦尊其適象賢者非但尊此大夫之身亦當尊其適子使服大夫之服也能象似其父之賢者皇氏云大夫適子若爲士爲其父唯服士服注云仕至大夫謂此子若仕官至大夫始得服大夫服以其賢德著成如皇氏之意解此仕至大夫爲大夫之子按前經注云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明大夫適子未仕官及爲士皆得服大夫之服皇氏之言違文背注不解鄭意其說非也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

齒。（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為去聲）〔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庶子為大夫則得為父母服大夫之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大夫庶子雖為大夫得服大夫之服其行位之處與適子未為大夫者相齒列○注雖庶至宗適○正義曰云尚德也者言此大夫之子身雖是庶所以得服者以其仕至大夫由身有德行故云尚德也云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者此庶子雖為大夫猶齒列於適子之下其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之下使適子為主若年少於適子則固在適子之下是不可不宗適也）

○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疏〕（正義曰其父母弗能主也者士子身為大夫若死則父母不能為喪主也以身是士故不可為大夫喪主○使其子主之者謂使此死者之子為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為大夫之主以其服大夫服故也○無子則為之置後者若死者無子則為死者別置其後所置之後即大夫適子同得行大夫之禮此所置之後謂暫為喪主假用大夫之禮若其大宗子則直為之立後自然用大夫禮也○注大夫至得也○正義曰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者則前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是也解經使其子主之文其子為適子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子之處皆得用大夫之禮故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摠結此文云而士不得也者其父是士不得主大夫喪故云而士不得也所以然者父貴可以及子故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子貴不可以及父故其父不得用大夫之禮）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朔服皮弁○著丁略反）〔疏〕（正義曰大夫卜宅與葬日者宅謂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并葬日○有司至喪屨者有司謂卜人麻衣謂白布深衣布衰謂麤衰也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為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胷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以布帶為帶因喪屨謂因喪之繩屨○緇布冠不蕤者以緇布為冠不加緌占者皮弁者謂卜龜之人尊於卜之有司故皮弁純吉也○注有司至皮弁○正義曰云麻衣白布深衣者謂吉服十五升之布與緇布冠皮弁相類故知吉布也云而著衰焉者熊氏云謂以吉布為衰綴於深衣云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者謂麻衣白布深衣十五升是吉布此衰是凶布帶亦凶緇布冠是吉不蕤亦凶故云非純吉亦非純凶然緇布冠古法不蕤今特云緇布冠不蕤者以後代緇布冠有蕤此以凶事故不蕤云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者以上麻衣緇布冠雜有吉禮此皮弁是純吉尤甚者云卜求吉其服彌吉者解用皮弁之意云大夫士朔服皮弁者於諸侯是視朔之服於天子是視朝之服也）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朝直遙反注及下文皆同純音準又之閏反）〔疏〕（正義曰如筮者謂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知用筮也○則史練冠長衣者此謂無地大夫筮葬禮也唯筮宅卜日耳卜時緇布冠麻衣布衰雜以吉凶之服如筮則練冠長衣以筮輕故用純凶服也○占者朝服者卜重故占者皮弁筮輕故占者朝服○注筮者至朝也○正義曰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者以士喪禮云筮宅卜日故知此筮謂筮宅也云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者長衣深衣其制同耳言此經長衣是深衣之純以素者凶時深衣純以布上經麻衣深衣亦純以布此經長衣純以素故云長衣深衣之純以素者也云長衣練冠純凶服也者以長衣則布衣純之以素也故聘禮云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鄭注彼云長衣素純布衣是也練冠是小祥以後以練為冠都無吉象故云純凶服云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者謂緇衣素裳諸侯之朝服每日視朝之服按士喪禮云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鄭注云吉服服玄端也此占者朝服者彼謂士之卜禮故占者著玄端此據筮禮故占者朝服按士虞禮注云士之屬吏為其長弔服加麻此史練冠長衣者此經文言大夫其臣為大夫以布帶繩屨故史練冠長衣若士之卜史當從弔服不得練冠長衣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嫌與士異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薦音薦本又作荐賵芳鳳反）〔疏〕（正義曰此明大夫將葬啟殯朝廟之後欲出之時○既薦馬者按士喪禮下篇云薦馬之節凡有三時一者柩初出至祖廟設奠為遷祖之奠訖乃薦馬是其一也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二也明日將行設遣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三也此云既薦馬謂第三薦馬之時也以下則云包奠而讀書於既夕禮當第三薦馬之節○薦馬者哭踊者謂主人見薦馬薦進也進馬至乃哭踊○出乃包奠者出謂馬出乃包奠者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也然馬出在包奠之前而必云出乃包奠者明出即包奠包奠為出之節故言出也○而讀書者書謂凡送亡者明入椁之物書也讀之者省錄之也○注嫌與至讀賵○正義曰嫌與士異者按既夕禮薦馬馬出之後云包牲取下體也又云主人之史請讀賵今此大夫亦薦馬出後包奠讀書與士同記者嫌異大夫之尊與士有異故特記之明與士同也故引既夕禮以下者證包牲讀賵之節謂主人見薦馬送行物而哭踊故云薦馬者哭踊也所以馬進而主人哭踊者馬是牽車為行之物今見進馬是行期已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云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者士則羊豕也故鄭注包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也臂謂膝上膞不也臑謂肘後取骼謂取膞下股骨也羊豕各三牲必取下體者下體能行亦示將行也有遣車者亦先包之也云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者賵猶送者人名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楊火灼之以出兆○相息亮反注同）〔疏〕（正義曰大夫謂卿也明卿喪用人及卜之法也○大宗謂大宗伯也相佐威儀○小宗人命龜者小宗謂小宗伯也命龜謂告龜道所卜之辭也卜人亦有司作謂用楊火灼之也並皆有司也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為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注卜葬及日也○正義曰知卜葬及日者以文承上大夫卜宅與葬日之下故知此經是上大夫之卜葬宅及日者也）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此復所用衣也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爛脫失處在此上耳內子卿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請逆叔隗於狄趙衰以為內子而已下之是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襢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禕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沙若今紗縠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裹之如今袿袍襈重繒矣褒衣者始為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士之妻則亦用稅衣○鞠九六反又曲六反注同襢張戰反復音伏狄稅他喚反下文放此爛力旦反脫音奪下同隗五罪反衰初危反下戶嫁反展張戰反下同禕音暉揄音遙下文并注同縠戶木反袍步羔反禪音丹袿音圭襈士眷反重直龍反繒才陵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卿大夫以下之妻所復之衣○內子以鞠衣褒衣者內子謂卿妻復以鞠衣褒衣者始命為內子尚所褒賜之衣復時亦用此衣故云鞠衣褒衣褒衣則鞠衣也但上命時褒賜故曰褒衣也○素沙者言此鞠衣褒衣亦以素沙為裏○下大夫以襢衣者是下大夫之妻所復襢衣也對卿妻為下故服用襢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禕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裹之袍制謂連衣裳有表有裏似袍故云皆袍制不禪漢時有袿袍其袍下之襈以重繒為之古之服皆以素紗為裏似此袿袍襈之裏故注云如今之袿袍襈重繒也○其餘如士者謂內子鞠衣褒衣已見於經大夫以襢衣亦見於經唯有褖衣未見故云其餘如士謂於鞠衣襢衣之外其餘褖衣如士之妻士妻既用褖衣而復則內子下大夫妻等亦用褖衣也○注此復至稅衣○正義曰此復所用衣也者以下復諸侯以褒衣故知此亦復衣也云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者以記者作記當依尊卑順序此內子宜承夫人之下故云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也引春秋傳曰以下者僖二十四年左傳文也初晉文公在狄狄人以叔隗妻文公以叔隗妻趙衰後文公反國以趙姬妻趙衰趙姬請趙衰逆叔隗於狄既逆還趙姬又請趙衰將叔隗為內子趙姬之身卑下之故云而已下之引之者證卿妻為內子之文也其王后以下之服已具於玉藻故此略而不言云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裹之如今袿袍襈重繒矣者皆袍制謂連衣裳有表有裏似袍故云袍制不禪漢時有袿袍其袍下之襈以重繒為之故云六服以素紗為裏似此袿袍襈重繒云褒衣者始為命婦見加賜之衣也者謂內子初始為卿妻加賜之以衣以褒崇之故云褒衣）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復招魂復魄也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褒衣亦始命為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復西上揔明諸侯以下及夫人命婦招魂所用之衣但此經爛脫上下顛倒如鄭所次以此諸侯褒衣一經為首次以夫人稅衣揄狄之經然後次內子以鞠衣之經今依鄭次各隨文解之○復諸侯以褒衣者謂復時以始命褒賜之衣○冕服爵弁服者諸侯既用褒衣又以冕服爵弁服而復也○注冕服至進也○正義曰冕服者上公自袞冕而下故為五侯伯自鷩冕而下故為四子男自毳冕而下故為三也凡服各依其命數則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四冕之外亦加爵弁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其褒衣君特所褒賜則宜在命數之外也故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是褒衣故不入命數也此褒衣或是冕之最上者）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揄狄也狄稅素沙言皆以白紗縠為裏○稅他喚反下文放此揄音遙下文同縠戶木反下注同）〔疏〕（正義曰此明婦人復衣也婦人衣有六也○夫人稅衣揄

狄者諸侯夫人復用税衣上至揄狄謂諸侯伯夫人也○狄税素沙者言從揄狄以下至於税衣皆用素沙白縠爲裏○**復西上。**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長丁丈反〔疏〕正義曰凡招魂皆北面而招以西頭爲上○注北面至之數○正義曰云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者以招魂冀生氣之來生氣爲陽又北面言之南方是陽左在西方故言陽長左云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者按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言諸侯之士一命而用一人明復者各依命數其復處不同故檀弓云君復於小寢大寢庫門四郊而云復西上者但有兩人以上一處復者則西上也**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謂池飾也揄揄翟也采青黄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絞戶交反注同屬音燭注及下條屬并注同翟音狄去起呂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葬時車飾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屬於池下若大夫降下人君不得畫以揄絞屬於池下其池上則畫於揄得有揄絞也故喪大記士亦有揄絞與大夫同但不得屬於池下○注人君至爛脫○正義曰按喪大記云君三池振容是人君之柳有振容振容者其池繫揄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云又有銅魚在其間者上有池下有振容池與振容之間而有魚故云在其間云大夫去振容士去魚者以喪大記大夫不振容士不云魚躍拂池故也大夫不振容者謂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爲振容云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者以前經云復尊卑但顯明也此直云大夫故云亦如前文爛脫君與士也**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附讀皆爲祔大夫祔於士不敢以己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祔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祔而已祔者祔於先死者○附依注作祔音同下並同昭常遙反卷內皆同別彼列反〔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附於公子廣明祔祭之義各依文解之○大夫附於士者謂祖爲士孫爲大夫若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爲士者也○士不附於大夫者謂先祖爲大夫孫爲士不可祔祭於大夫唯得祔於大夫之兄弟爲士者○無昆弟則從其昭穆者謂祖爲大夫無昆弟爲士則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爲士者若高祖爲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爲士者○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之後應合祔於王父王父兄在無可祔然猶如是也亦如是祔於高祖也○注附讀至而已○正義曰祔者祔祭於神當從示旁爲之云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也者鄭恐經云祔於大夫之昆弟恐大夫之昆弟身作大夫士亦得祔之故云大夫昆弟爲士者若大夫昆弟全無者其孫雖士亦得祔之故前文云大夫祔於上是孫之尊可以祔祖之卑也云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者謂父爲昭子爲穆中猶間也謂自祖以上間一世各當昭穆而祖祔之若不得祔祖則間去曾祖一世祔於高祖若高祖無可祔則間一高祖之父一世祔高祖之祖故云祖又祖而已是中一以上喪服小記文也**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夫所附之妃於婦則祖姑〔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婦之所附義與夫同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者其孫婦祔祖姑祖無妃謂無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妃謂亦問一以上祔於高祖之妃高祖無妃則亦祔於高祖之祖妃若其祖有昆弟之妃班爵同者則亦祔之**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并必政反援音袁〔疏〕正義曰男子祔於王父則配者謂祭王父并祭所配王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者謂在室之女及已嫁未三月而死祔祭於王母則不祭所配之王父○注配謂至之黨○正義曰云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者是王父母相配之人祭王父及王母是其配祭以王母不祭王父是不配云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者按特牲禮不云配少牢禮云以某妃配但士用特牲大夫用少牢其餘皆同是祭饌如一按少牢云以某妃配某氏鄭注云某妃某妻也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此是言配也不言配者若特牲云用薦歲事於皇祖某子不云以某妃配特牲雖是常祭容是禫月吉祭故不舉配云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者曾子問文也**公子附於公子。**不敢戚君〔疏〕正義曰公子者若公子之祖爲君公子不敢祔之祔於祖之兄弟爲公子者不敢戚君故也**○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待或爲侍〔疏〕正義曰君薨謂先君薨也大子號稱子者其本大子君存稱世子今君既薨故稱子不言世子待猶君也者謂與諸侯並列共待之禮猶如正君○注謂未至侯序○正義曰知未踰年者若踰年則稱君此云稱子故知未踰年者引春秋者證未踰年稱子及待猶君之義按僖九年二月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以下于葵丘是宋襄公稱子序在齊侯之下與尋常宋公同是與諸侯序按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今宋襄公未葬君當宋子某而稱子者鄭用左氏之義未葬已前則稱子既葬已後踰年則稱公故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未葬爲在喪之稱也若杜元凱之意未葬以前皆稱子若既葬雖未踰年亦稱公若未葬雖踰年猶子其義具在下曲禮疏其與諸侯序列宋襄公在喪稱子自在本班定四年陳懷公稱子進在鄭上僖二十八年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衛侯弟叔武稱子亦序在鄭下此皆春秋之時霸者所次不與此記同也

禮記注疏卷四十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五十）

雜記上第二十

諸侯行而死於館節

如於道（各本同石經同毛本於誤其）

子使有之（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子作與宋監本衛氏集說釋文考文引古本並同按正義亦作與）

緌謂旌旗之旄也（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亦作緌閩監毛本緌誤綏）

公館與公之所爲（補案曾子問無之字此誤衍也）

緌旁者著安（惠棟挍宋本著上無者字此誤衍閩監毛本同）

其音雖訓爲委（閩本委作安惠棟挍宋本同此誤委監毛本同）

緌謂旌旗之旄也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緌作綏上有云字）

其輴有裧節

輴取名於櫬（惠棟挍宋本作櫬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同此本櫬誤櫬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下櫬桁櫬覆並同疏放此）

定四年祝鮀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鮀作佗）

至於廟門節

唯輴爲說于廟門外者者（補案下者字誤衍）

今人之有宮室故云輴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云作去是也）

大夫士死於道節

輲讀爲輇或作槫（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槫作槫衛氏集說同釋文亦作槫齊召南云按周禮遂師注云蜃禮記或作槫或作輇賈疏引此注曰輲讀爲輇或作槫是見所見禮記注本異也儀禮既夕記納車於階間注云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槫聲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是鄭所見本不同也按正義作槫不誤）

不易以楯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楯作輴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以楯云一本作輴同）

是有輴櫬近之義也（閩監毛本櫬作襯下櫬近同山井鼎云有輴疑輴有誤宋本此櫬从木下櫬近與今本同）

或作槫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槫作摶）

既夕云（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夕下有禮字）

設輅輂輅輂上有四周（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按輅以輪作輂以輅改前後輅）

以輪爲輪（惠棟挍宋本以輪作以輇衛氏集說同此本輇誤輪閩監毛本同）

但不用輴爲輪（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挍云爲輪下疑脫輴字）

士朝廟用輁軸（惠棟挍宋本作輁衛氏集說輁作輂此本輁誤輁閩監毛本同今正）

輴與輁軸（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衛氏集說輁作輂監毛本輁誤軹下輁軸則無輁狀如長牀並同）

刻兩頭爲軹（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軹作軵）

士輤葦席節

以爲輤棺之屋也（監本毛本有也字惠棟挍宋本無）

言以士云葦席以爲屋（閩監本作云毛本云誤輤）

凡訃於其君節

凡訃至某死（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不分別尊卑皆同年卒者（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年當言字誤）

杜所不用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也字）

大夫訃於同國節

大夫至某實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之卒（惠棟挍宋本有上五字）

士訃於同國節

士訃至某死正義曰（惠棟挍宋本有上五字諸本脫）

大夫次於公館節

故居堊室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無也字）

大夫爲其父母節

今大夫喪服禮逸（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服字宋監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皆爲非禮並與鄭違（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有禮字此本禮字脫）

是大功以下與大夫同（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大夫下有士字）

鄭既約○左傳（補案約下○誤衍）

如筮節

則史練冠長衣（各本同石經同考文云古本史上有筮字按注云筮史筮人也則經筮字當有）

如筮者謂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按如字疑知字之譌）

深衣之純以素○者也（補按者上○誤衍）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節

謂楊火灼之以出兆（閩本同監毛本楊作揚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亦作楊䟽同）

內子以鞠衣節（坊本此節經文十九字移置狄稅素沙下用與國子氏本）

自揄狄而下（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揄作褕衞氏集說同釋文出自揄與周禮內司服合○按褕正字揄假借字）

自鞠衣而下（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各本同監本自誤目毛本自誤曰）

尙所褒賜之衣（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尙作上）

素沙者（閩監本同毛本沙作紗下亦以素沙爲裏同）

是下大夫之妻所復襢衣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復作服）

以裏繒爲之（惠棟挍宋本裏作重衞氏集說同此本誤閩監毛本同）

見加賜之衣也者（補案之字誤重）

謂內子初始爲卿妻（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初下有嫁字）

夫人稅衣節

揄狄（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揄作褕注同釋文上出自揄云下文并注同是釋文本亦作揄也）

狄稅素沙（各本同石經同毛本沙誤紗注狄稅素沙同）

大夫不揄絞節

大夫不揄絞（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揄作褕釋文同注放此）

士不云魚躍拂池故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本云誤去毛本不云魚誤去魚不）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節

夫所附之妃（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附作祔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

男子附於王父節

配謂并祭（各本同監本并誤拜）

君薨大子號稱子節

故知未踰年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者作也）

宰周云齊侯宋子以下于葵丘（惠棟挍宋本云作公此本誤閩監毛本同）

今宋襄公未葬君當宋子某（惠棟挍宋本宋作稱此本稱誤宋閩監毛本同）

若未葬雖踰年猶子（惠棟挍宋本子上有稱字此本稱字脫閩監毛本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一

鄭氏注　孔穎達疏

雜記上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絰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要一遙反）【疏】（有三至不易○正義曰此一經明先有三年練冠之節今遭大功之麻易之先師解此凡有三義按聖證論云范宣子之意以母喪既練遭降服大功則易衰以母之既練衰八升降服大功衰七升故得易之其餘則否賀瑒之意以三等大功皆得易三年練衰其三等大功衰雖七升八升九升之布有細於三年之練衰以其新喪之重故皆易之皇氏云或不易庾氏之說唯謂降服大功衰得易三年之練其餘七升八升九升之大功則不得易三年之練今依庾說此大功者時據降服大功也故下文云而祔兄弟之殤雖論小功之兄弟而云降服則知此大功之麻易據殤也○有三年之練冠者謂遭三年之喪至練時之冠以首絰已除故特云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者初死者是降服大功則以此大功之麻易三年之練○唯杖屨不易者言大功無杖無可改易三年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故杖屨不易○注謂既至繩耳正義曰云練除首絰者閒傳文首絰既除故著大功麻絰云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者斬衰既練要絰與大功初死要絰麤細同斬衰是葛大功是麻故云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云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者麻謂絰帶大功言絰帶明三年練亦有絰帶三年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大功冠與絰帶易三年冠及絰帶故云互言之又云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者經既言冠言麻以明換易又云杖屨不易則知衰亦在易中故言其餘皆易謂冠也要帶也衰也言悉易也然練之首絰除矣無可易也又大功無杖亦無可易也而云易與不易者因其餘有易者連言之）

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而祔大功親以下之殤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冠而兄爲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衰七雷反冠古亂反稱尺證反）【疏】（有父至神也○正義曰此一經明已有父母之喪既練之後得祔兄弟小功之殤尙功衰者衰謂三年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今已有父母之喪猶尙身著功衰今兄弟有殤在小功者當須祔祭故云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於殤者小功以下既輕不合改練時之服則身著練冠祔祭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者當祔祭此殤之時其祝辭稱此殤曰陽童又稱此殤曰某甫所以不呼其名者尊神之也故爲之造字稱曰某甫且字也○注此兄至造字○正義曰知大功親以下之殤也者若大功正服則變三年之練此著練冠故知大功親以下之殤若成人合服之大功其若長殤小功若成人小功親其長殤則緦麻皆得著此三年練冠爲之祔祭故云大功親以下之殤言以下兼小功也已是祖之適孫若祔大功兄弟

長殤得在祖廟若祔小功兄弟長殤則是祖之兄弟之後所以得祔者已是曾祖之適共小功兄弟同曾祖今小功兄弟當祔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祖適孫爲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也皇氏云小功兄弟爲士從祖爲大夫士不可祔於大夫當祔於大功親以下從祖爲士故祔小功兄弟長殤於已祖廟義亦得通云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者按服問大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得易首絰要帶不得易服故此祔祭者練冠也此注諸本或誤云大功親之下殤故諸儒等難鄭云既是下殤何得有弟冠范宣子庾蔚等云下殤者傳寫之誤非鄭繆也云冠而兄爲殤謂同年者也者此鄭自難云弟冠而兄得爲殤者謂弟與兄同年十九也云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者此新死之兄既是小功之服不合變三年之練而得有因喪冠者謂已明年之初用父母喪之練節而加冠以後始祔兄弟也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者曾子問庶子之殤祭於室白故曰陽童宗子殤死祭於室與則曰陰童云某甫且字也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云尊神不名爲之造字者以字者冠時所有此兄去年已死未得有字雖云某甫是死後祔時爲之造字必造字者以神道事之可謂名是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惻怛之痛不以辭言爲禮也○怛旦末反）其始麻。散帶絰。（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散悉但反後散帶皆同）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疏者謂小功以下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疏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

【疏】凡異至日數○正義曰此一節明異居聞兄弟喪哭及奔赴之禮凡異居者言凡非一之辭異居別所而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者初聞其喪惻怛情重不暇問其餘事唯哭對使者赴於禮可也○其始麻散帶絰者此謂大功以上兄弟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絰若小功以下服麻則糾垂不散也○未服麻而奔喪者謂聞喪未及服麻而即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者謂道路既近聞喪即來至在主人小斂之前故云及主人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者疏謂小功以下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就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者親謂大功以上初來奔至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絰滿依禮日數而後成服也○注與居至而麻○正義曰按士喪禮小斂襲絰于序東是凡士喪小斂而麻也又士喪禮三日絞垂此云始麻散帶絰是與居家同○注疏者至日數○正義曰知疏者謂小功以下者喪服傳云大功以上同居爲同財故知疏者謂小功以下云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者謂疏者若其及主人之節則與主人同成服若其不及主人之節亦自用其依禮之日數奔喪之後至三日而成服也此未奔喪而散帶絰按奔喪禮聞喪即襲絰絞帶不散者彼謂有事故未得即奔喪故不散帶此謂即欲奔喪故散麻也此經奔喪來至猶散麻按奔喪禮聞喪則襲絰至即絞帶不散麻者此經即來奔者故散麻以見尸柩故也彼謂奔喪來遲故注云不見尸柩不散帶也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祔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君不撫僕妾。（略於賤也）

【疏】主妾至僕妾正義曰妾既卑賤得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則自祔者以其祔祭於祖姑尊祖故自祔也以其祔廟也妾合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則祔於女君可也○其殯祭不於正室者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庾蔚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鄭云於廟者崔氏云於廟中爲壇祭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主則別爲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爲于僞反下注並同）

【疏】女君至黨服○正義曰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者賀瑒云雖是徒從而抑妾故爲女君黨服防覬覦也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者以攝女君差尊故不爲先女君之黨服也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節也）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喪事虞祔乃畢）

【疏】聞兄至虞之○正義曰此一節明奔兄弟喪之法○見喪者之鄉而哭者謂此親兄弟同氣及同堂兄弟也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云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者盧云謂降服大功者也鄭無別辭當同盧也若如此則兄弟之名通輕重也○適兄弟之送葬者此兄弟通緦小功也適往也謂往送五服之親葬而不及者謂往送不及喪柩在家○遇主人於道者主人是亡者之子謂孝子葬竟已還而此往送葬之人與孝子於路相逢值也則遂之於墓者雖孝子已還而此送葬之人不及者不得隨孝子而歸仍自獨往於墓也○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者此疏謂小功緦麻喪事虞祔乃畢雖服緦小功之疏彼既無主故疏緦小功者亦爲之主虞祔之祭按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注云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與此不同者彼承大功有三年者此則緦小功有三年者故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祔也今此言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朋友相爲亦虞祔也故熊氏云主喪者於死者無服謂袒免以外之兄弟○注喪事虞祔乃畢○正義曰經云虞而注連言祔者以祔與虞相近故連言之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客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殺色界反）

【疏】凡喪至拜踊○正義曰凡喪服未畢者是喪服將終但未畢了猶有餘日未滿其禮以殺若有人始來弔當爲位哭踊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弁絰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曰弁絰○與音預）

【疏】大夫至弁絰○正義曰大夫之哭大夫弁絰者此謂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大夫身著錫衰首加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者此謂未成服之前故與殯之時首亦加弁絰其餘則異身著當時所服之服故士喪禮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主人未成服君亦不錫衰則著皮弁服也若此大夫主人未成服之前身亦皮弁服而弁絰也若主人未小斂之前則吉服而往不弁絰也○注弁絰至服也○正義曰按禮主人未成服之前小斂之後大夫著弁絰而衣皮弁服此云弁絰大夫錫衰相弔者如鄭此意則經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絰經據主人成服之後故云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但文在大夫與殯之上故南北諸儒皆以此大夫之哭大夫弁絰是二斂之間怪其鄭注云錫衰所以各爲異說今謂大夫之哭大夫廣解成服之後於義無妨但既成服之後又卻明與殯之前理亦既殯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緦麻也大夫降焉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

【疏】正義曰私喪之葛者謂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之後是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者於此之時遭兄弟之輕喪緦麻亦著弔服弁絰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若成服之後則錫衰未成服之前身著素裳而首服弁絰也○注私喪至兄弟○正義曰既言私喪故知謂妻子之喪也葛謂卒哭後也兄弟輕喪謂緦麻也大夫降一等雖不服以骨肉之親不可以妻子之末服而往哭之故服弁絰也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辟尊者○）

【疏】爲長至即位○正義曰父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者其子長子之子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即位辟尊者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也○稽徐音啟顙桑黨反）

【疏】爲妻至稽顙○正義曰此謂適子爲妻父母見存不敢爲妻杖又不可爲妻稽顙故云不杖不稽顙按喪服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己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爲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爲適婦之主所以母在不杖者以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父沒母存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文連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而禮論范宣子申云有二義一者生存爲在二者旁側爲在此云母在謂在母之側爲妻不杖故問喪云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鄭云父在不杖謂爲母按爲母則削杖而云父在不杖謂爲母也是父在謂在側之在若論語云君在踧踖如也此范氏之釋其義可通但父母在之文相連爲一而父爲存在之在母爲在側之在又小記云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然庶子豈得父見在則庶子爲妻得以杖即位乎是范義未安也今見具載之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言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則父在贈拜不得稽顙）

【疏】正義曰前明父母俱在故不杖不稽顙此明父沒母在爲妻得有稽顙不稽顙二義母在不稽顙者謂母在爲妻子尋常拜賓之法也○稽顙者其贈也拜者但父沒母在稍降殺於父故爲妻得有稽顙稽顙之時其稽顙者有他人以物來贈己其恩既重其謝此贈之人時爲拜得稽顙故云其贈也拜於此拜時而得稽顙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其君尊卑異也違猶去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

【疏】違諸至反服○正義曰違去也去諸侯謂不便其君及辟仇也之往也已若本是諸侯臣如去往仕大夫此是自尊適卑若舊君死則此臣不反服也言不反者謂今仕卑臣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者此謂本是大夫臣今去仕諸侯此是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爲新君之恥也故亦不反服舊君也○注其君至君服○正義曰鄭以經尊卑不敵不反服若所仕敵則反服舊君服齊衰三月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吉冠則纓武異）

（材焉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別徐彼列反注同縫音逢注同又扶用反大古音泰下大古同材才再反又如字辟必亦反下同）

小功以下。左。（左辟象吉輕也）

緦冠繰纓。（繰當爲澡麻帶絰之澡聲之誤也謂有事其布以爲纓○繰依注音繅所銜反〔疏〕喪冠至繰纓○正義曰此一節明喪冠輕重之制各隨文解之○此言吉冠則纓與武各別喪冠則纓與武共材也○條屬者屬猶著也謂取一條繩屈之爲武垂下爲纓以著冠故云條屬也吉凶既異故云別吉凶也○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者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雖微入吉亦猶條屬與凶冠不異也吉冠則襵上辟縫嚮左左爲陽陽吉也而凶冠縫嚮右右爲陰陰喪所尚也過小祥猶條屬故縫猶嚮右也○注別吉至縫之○正義曰云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者釋喪冠條屬之意云吉冠則纓武異材焉者玉藻云縞冠玄武之屬是異材也材謂材具○小功以下左小功以下輕故縫同吉嚮左也○緦冠繰纓緦衰冠治纓不治布冠又用澡治緦布爲纓以輕故也○注繰當至爲纓○正義曰經之繰字絲旁爲之非澡治之義故讀從喪服小記下殤澡麻帶絰之澡云謂有事其布以爲纓者緦麻既有事其纓就上繰之是又治其布故云有事其布以爲纓謂纓布俱治）

大功以上散帶。（小功緦輕初而絞之〔疏〕大功以上散帶正義曰小斂之後主人拜賓襲絰於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此帶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緦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朝直遙反後朝服放此注同去起呂反注同〔疏〕朝服至錫也正義曰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爲之○去其半而緦者緦麻於朝服十五升布之內抽去其半以七升半用爲緦麻服之衰服也鄭注喪服云去其半而緦如絲是也○加灰錫也者取緦以爲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滑易也○注又無事其布不灰焉○正義曰經云去其半而緦始云加灰錫明此緦衰不加灰不治布故也）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正也後路貳車貳車行在後也○襚音遂〔疏〕諸侯至以襚○正義曰諸侯相襚以後路者襚謂以物送死用也○以後路與冕服者後路爲上路之後次路也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先路與褒衣不以襚者是己之車服之上不可以施遺於人以彼不以爲正服所用也）

遣車視牢具。（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遣弃戰反注同下遣車遣奠皆放此與音餘个古賀反下同〔疏〕遣車視牢具○正義曰遣車送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个爲一具取一車載之也故云視牢具○注言車至遣車○正義曰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者以言視牢具故如其數云然則遣車藏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者以遣車所用無文因此視牢具故云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與疑辭也云天子大牢包九个以下者以既夕禮遣奠用少牢以上約之明大夫以上皆大牢包九个者以檀弓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則天子九个遣車九乘以下差降義已具於下檀弓疏云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者諸侯大夫位尊雖無三命則有車馬之賜及天子上士三命皆得有遣車諸侯士以下賤故無遣車也）

疏布輤。四面有章。置於四隅。（輤其蓋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隱翳牢肉四隅椁中之四隅○章本或作鄣音同注亦同翳於許反〔疏〕疏布至四隅○正義曰此經明載牢肉之時因以物章蔽疏布輤者輤蓋也以麤布爲上蓋而四面有物章之入壙置於椁之四隅）

載粻。有子曰。非禮也。（粻米糧也○粻陟良反）喪奠脯醢而已。（言死者不食糧也遣奠本無黍稷○醢音海〔疏〕載粻至而已○正義曰粻米糧也用遣車載粻遣亡人也而有子譏其爲失也然既夕士禮有黍稷麥者但遣奠之饌無黍稷故遣車所載遣車之奠不合載粻既夕士禮者謂遣奠之外別有黍稷麥喪奠脯醢而已者此亦有子之言也言死者不食糧故遣奠不用黍稷而牲體是脯醢之義也）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各以其義稱○稱昌升反又尺證反〔疏〕祭稱至哀孫○正義曰祭吉祭也謂自卒哭以後之祭也吉則申孝子心故祝辭云孝也或子或孫隨其人也○喪稱哀子哀孫者凶祭謂自虞以前祭也喪則痛慕未申故稱哀也故士虞禮稱哀子而卒哭乃稱孝子也）

端衰。喪車。皆無等。（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衣衰上於既反下七雷反上下同〔疏〕端衰至無等○正義曰端衰謂喪服上衣以其綴六寸之衰於心前故衣亦曰衰端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爲正而喪衣亦如之而今用縗綴心前故曰端衰也○喪車者孝子所乘惡車也惡車喪車也等等差也言喪之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貴賤等差之別也以孝子於其親情如一也○注喪車至如之○正義曰言喪車惡車也者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云王喪之木車也按鄭注巾車喪車凡五等巾車云木車蒲蔽注云木車不漆者以蒲爲蔽始遭喪所乘也素車棼蔽注云素車以白土堊車蕡麻以爲蔽卒哭所乘藻車藻蔽注云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爲蔽也既練所乘駹車萑蔽注云駹車邊側有漆飾也以細葦席爲蔽大祥所乘漆車藩蔽注云漆車黑車漆席以爲蔽禫所乘○云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者按喪服記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其制正幅故云端此云端衰則與玄端同也）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不蕤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縞古老反又古報反注同卷苦圓反〔疏〕大白至后蕤○正義曰大白者古之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二冠無飾故皆不蕤此緇布冠謂大夫士之冠故不蕤其諸侯緇布冠則蕤故玉藻云緇布冠纚緌諸侯之冠是也○委武玄縞而后蕤者委武皆冠卷也秦人呼卷爲委齊人呼卷爲武也玄玄冠也縞縞冠也玄縞二冠既有先別卷後乃可蕤故云而后蕤也而大祥縞冠亦有蕤何以知之前既云練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縞不條屬既別安卷灼然有蕤也○注不蕤至冠也○正義曰引春秋左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者證大白冠是布也閔公二年冬狄入衛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僖二年齊桓公救而封之衛文公以國未道故不充其服自貶損所以大白冠大布衣也）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

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迎魚敬反注同〔疏〕大夫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士公私祭服○大夫冕而祭於公者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祭於公謂助君祭也○弁而祭於己者弁爵弁也祭於己自祭廟也助祭爲尊故服絺冕自祭爲卑故服爵弁崔云孤不悉絺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絺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可踰之也○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者弁謂爵弁也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也冠玄冠爲卑也自祭不敢同助君之服故用玄冠也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者作記之人雖云士冠而祭於己以己既爵弁親迎於祭尚用弁則士亦當用爵弁自祭於己廟可也言於禮輕可用爵弁是記者緣事類欲許之著爵弁○注弁爵至孤爾○正義曰知弁爵弁也者與士弁連文士弁祭於公爵弁故知大夫弁者亦爵弁也云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者以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云大夫爵弁祭於己者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玄冠不爵弁○注緣類至常也○正義曰以祭親迎事類相似親迎既弁故自祭欲許其著弁其理不可故鄭云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著之服所以親迎攝盛服者以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服祭祀常所供養故須依其班序）

暢。臼以椈。杵以梧。（擣鬯也椈柏也○擣丁老反）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枇所以載牲體者此謂喪祭也吉祭枇用棘○枇音七本亦作朼音同注同長直亮反下同）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畢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刊苦干反柄兵命反〔疏〕暢臼至與末○正義曰此一節明吉凶暢及枇畢之義各隨文解之暢謂鬱鬯也○臼以椈杵以梧者謂擣鬯所用也椈柏也謂以柏爲臼以桐爲杵擣鬯用柏臼桐杵爲柏香桐絜白於神爲宜○注椈柏也○正義曰椈柏爾雅釋木文○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枇者所以載牲體從鑊以升入於鼎從鼎以枇載之於俎○注此謂至用棘○正義曰知謂喪祭也者以其用桑故知喪祭也云吉祭枇用棘者特牲記云枇用棘心是也○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者主人舉肉之時則以畢助主人舉肉用桑者亦喪祭故也刊其柄與末謂畢末頭亦刊削之畢既如此枇亦當然若吉時亦用棘）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此謂襲尸之大帶率繂也繂之不加箴功大夫以上更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率帶上音律下音帶本亦作繂音律箴之金反〔疏〕率帶至二采○正義曰此謂尸襲竟而著此帶也率謂爲帶也但攝帛邊而熨殺之不加箴功異於生也以五采飾之亦異於生也大夫與諸侯同而士二采異於生而尊者可同也然此士也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緇帶故士喪禮緇帶○注此謂至於生○正義曰知此襲尸之大帶者以吉時大帶唯有朱綠玄華無五采此連上枇畢之下則知此亦喪之大帶小斂大斂衣數既多有絞不可加帶故知襲尸之大帶也以其稱率與大帶同故知是大帶也云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者鄭以襲衣與生同唯帶與生異凡襲事著衣畢加帶乃成故云襲事成於帶變之異於生也）

○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此謂葬時藏物）

（也衡當爲桁所以庪甕甒之屬聲之誤也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折承席也○甕於貢反盛醯醢之器甒音武瓦器筲所交反竹器衡依注作桁戶剛反徐戶庚反庪也見音間廁之間棺衣也注同間如字注同徐古莧反一解云鄭合見間二字共爲覵字音古辯反折之設反注同形如牀無足也庪九委反又九僞反徐居綺反字亦作庋同）〔疏〕（醴者至折入○正義曰此一經是送葬所藏之物○醴者稻醴也者言此醴是稻米所爲○甕者盛醯醢○甒者盛醴酒○筲者盛黍稷○衡者以大木爲桁置於地所以庪舉於甕甒之屬○實見間見謂棺外之飾言實此甕甒筲等於見外椁內二者之間故云實見間○而后折入者折謂椁上承席實物椁內既畢然後以此承席加於椁上○注此謂至席也○正義曰知葬時藏物也者言此甕甒筲衡等葬時所藏之物皇氏云甕無筲明器也故實此醴與醯醢之屬云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者按既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注云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既夕禮又云藏苞筲於旁注云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甕無餼相次可知知是藏於見外椁內者則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此是士禮略實明器耳大夫以上則兼有人器明器也人器實明器虛云折承席也者按既夕禮注云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簣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是也）

○重既虞而埋之。（就所倚處埋之○重直龍反埋亡皆反倚於倚反處昌慮反）〔疏〕（重既虞而埋之正義曰按既夕禮初喪朝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不入重不入者謂將嚮祖廟若過之然故不入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云道左主人位此注就所倚之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爲尊卑）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嫌當事來者終不拜故明之也此既事皆拜○辯音遍）〔疏〕（小斂至辯拜○正義曰禮凡當大斂小斂及啓攢之時唯有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即堂下之位悉偏拜故云皆辯拜也○注嫌當至皆拜○正義曰嫌當三事終竟不拜故明竟即拜也云此既事皆拜者皆拜即此云辯拜三事也然若士當事而大夫至則士亦爲大夫出也故雜記下云當祖大夫至雖當踊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是也）

○朝夕哭不帷。（緣孝子心欲見殯肂也既出則施其屋鬼神尚幽闇也○帷位悲反下同肂以二反埋棺之坎屋字林戶臘反閉也纂文云古闔字玉篇羌據公荅二反皆云閉也）〔疏〕（朝夕哭不帷○正義曰孝子心欲見殯故當朝夕進入廟門內哭位之時除去殯宮帷也哭竟則帷之○注既出則施其屋○正義曰按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鄭云徹帷屋之事畢則下之鄭此注會儀禮注也則屋是褰舉之名初哭則褰舉事畢則施下之）

無柩者不帷。（謂既葬也柩已去鬼神在室堂無事焉遂去帷○去起呂反）〔疏〕（無柩者不帷○正義曰無柩謂葬後也神主祔廟還在室則在堂無事故不復用帷也）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主人拜踊於賓位不敢迫君也君即位車東出待不必君留也君反之使奠）〔疏〕（君若至后奠○正義曰謂君來弔臣之葬臣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柩車而君弔之故云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者君既弔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者門謂祖廟門也右西邊也若門外來則右在東若門內出右在西此據車出家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從位立近門內西邊北面而哭踊爲禮也○出待者孝子哭踊畢而先出門待君者君來則出門拜迎君去則出門拜送也今君入臨弔事竟便應去不敢必君之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出反而后奠者反謂君來未去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也而后奠者凡君來必設奠告柩知之也或云此謂在廟載柩車時也奠謂反設祖奠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繭衣裳者若今大纊也纊爲繭縕爲袍表之以稅衣乃爲一稱爾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纁爲之緣非也唯婦人纁袡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曾子譏襲婦服而已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爲襲之玄冕或爲玄冠或爲玄端○繭古典反稅他喚反注同纁許云反袡字又作衻而占反裳下襈也王肅云婦人蔽膝也襡音燭絖字又作纊音曠縕于粉反袍薄勞反稱尺證反下放此緣悅絹反）〔疏〕（子羔至婦服○正義曰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也○繭衣裳者纊爲繭謂衣裳相連而綿纊著之也○與稅衣者稅謂黑衣也若玄端而連衣裳也玄端多種今衣裳連是玄端玄端玄裳也○纁袡爲一者纁絳也袡裳下緣襈也以絳爲緣故云稅衣纁袡也繭衣既褻故用稅衣表之合爲一稱故云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也○素端一者此第二稱也以服既不褻並無復別衣表之也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也○皮弁一者第三稱也十五升白布爲衣積素爲裳也○爵弁一者第四稱也玄衣纁裳也○玄冕一者第五稱也大夫之上服也○曾子曰不襲婦服者曾子非之纁袡是婦人之服而子羔襲用之故曾子譏之依禮不合襲婦人之服○注繭衣至襲之○正義曰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者鄭恐經云皮弁爵弁但云冠不云服恐襲其冠不襲其服故云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云曾子譏襲婦服而已者鄭意以曾子但譏婦服而已不譏其著玄冕之服是子羔合著玄冕子羔爲大夫無文故注云未聞子羔曷爲襲之）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公所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爲于僞反又如字使色吏反復音伏館本亦作觀音同）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公君也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間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拾其劫反下同）〔疏〕（公七至居間○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至士初死在室殯踊節及明貴賤踊數也公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襲之時又一踊襲明日朝又明日小斂朝一踊爲四也其日晚小斂時又一踊是小斂日再踊就於前三日爲五也小斂明日朝又踊爲六也至明日大斂之朝不踊當大斂時乃踊凡爲七踊也○大夫五者大夫三日殯合死日爲四日始死一明日襲朝一又明日小斂日再小斂明日大斂凡五也○士三者士三日殯合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朝不踊至小斂時一又明日大斂一是凡三也○婦人皆居間者謂婦人與丈夫更踊也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踊踊畢賓乃踊婦人居賓主之中間也又云皆居間者言皆於貴賤婦人悉居賓主間也然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爲禮有節之踊每踊輒三者三爲九而謂爲一也）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卷音袞重直龍反又直用反韍音弗稱尺證反）〔疏〕（公襲至於上○正義曰此一經明襲用衣稱卷冕之制公襲以上服最在內者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欲尊顯加賜故褒衣最外而細服居中也子羔賤故卑服親身也○玄端一者賀云燕居之服玄端朱裳也○朝服一者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纁裳一者賀云冕服之裳也亦可驚毳任取中間一服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通也此是始命之服示之重本故二通也招魂君亦用爵弁服也玄冕之下又取一也○褒衣一者所加賜之衣最上華君賜也自卷衣至此合爵弁二通合九稱朱綠帶者諸侯襲尸除五采之大帶外又別有此帶以素爲之而朱綠飾之亦異於生時也○申加大帶於上者申重也謂已用此朱綠小帶結束之今重加大帶於革帶之上者象生時大帶也用素爲之士則二采大夫諸侯皆五采飾之故前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云此謂襲尸之大帶也鄭既謂前爲襲尸之大帶此重言如大帶是用襲尸如一故知前所言即此大帶也○注朱綠至稱與○正義曰云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者此帶既非革帶又非大帶祇是衣之小帶衣之小帶用素故云亦以素爲之云申重也者釋詁文云重於革帶也者謂小帶於革之上重加此大帶知非對小朱綠帶爲重者以大朱綠帶對在於衣非是摠束其身若摠束其身唯有革帶以大帶故知革帶爲重者云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者解經文申加之字既無革帶又加大帶云申者何以革帶必見革帶與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云士襲三稱以下者鄭欲歷明天子諸侯以下襲之數士喪禮襲三稱前文子羔襲五稱此文公襲九稱是尊卑襲數不同唯天子諸侯無文故約之云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與者疑辭也）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環絰者一股所謂纏絰也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散帶○纏直連反）〔疏〕（小斂至一也○正義曰環絰一股而纏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絰故云公大夫士一也○注環絰至散帶○正義曰知以一股所謂纏絰者若是兩股相交則謂之絞今云環絰是周迴纏繞之名故知是一股纏絰也又鄭注弁師云環絰者大如緦之麻絰纏而不糾今此所謂彼經注也知士素委貌者武叔投冠括髮諸侯之大夫當天子之士也云大夫以上素爵弁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以大夫與他殯尚弁絰與他殯尚弁絰則天子弁絰明矣諸侯以上尊固宜弁絰）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喪大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乃鋪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也○鋪普吳反一音升胡反又音敷紟其鴆反絞戶交反爲于僞反）〔疏〕（公視至乃斂○正義曰公君也明君臨臣喪大斂禮）

（也公升商祝鋪席乃斂者公升謂君來升堂時商祝主斂事者也此臣喪大斂君來至之前主人踐已鋪席布絞紟衾聞君將來至則主人徹去之比君至升堂而商祝更鋪席待君至乃斂也所以然者重榮君來爲新之也亦示若事由君也）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言失之也士喪禮下篇曰贈用制幣玄纁束帛○廣古曠反長直亮反幅方服反）〔疏〕（魯人至終幅○正義曰記魯失也贈謂以物送亡人於椁中也贈別用玄纁束帛三玄二纁故既夕禮曰贈用制幣玄纁束今魯人雖三玄二纁而用廣尺長幅不復丈八尺則失禮也）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賓立門外不當門○介音界後皆同）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相悉亮反下皆同）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稱其君名者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適丁歷反）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無出字脫）〔疏〕（弔者至反位○正義曰自此以下終於篇末明諸侯相弔含賵之禮今各隨文解之從此至反位明弔禮○弔者即位於門西者謂主國大門之西○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者以其凶事異於吉故介在東南北面西上以使在門西故也○相者受命者相者相主人傳命者也不稱擯而言相者鄭云喪無接賓故不言擯此對例耳若通而言之吉事亦云相故司儀云每門止一相又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凶事亦稱擯故喪大記云君弔擯者進又按上喪禮賓有襚擯者出請入告是也○記出曰孤某須矣者孤謂嗣子也某爲嗣子之名必稱嗣子名者欲使使者知適嗣之名故鄭引公羊傳云君薨稱子某但公羊對殯之辭稱子某此對賓之辭故稱孤某云須矣者異於吉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西面者謂從阼階升也知者以弔者升由西階故也又下文孤降自阼階拜之明升亦阼階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者或大夫士也或平常無賓時也○子拜稽顙者不云孤某而稱子者客既有事於殯故稱子以對殯之辭也以下皆然若對賓之辭則稱孤某也）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含本又作唅說文作琀同胡闇反下同）含者入。升堂致命。再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襚音遂○含）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朝服告鄰國之禮也即就也以東藏於內也）〔疏〕（含者至以東○正義曰此一經明含禮○執璧者含玉爲璧制鄭云分寸大小未聞含之所用已具檀弓疏○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者謂含者坐委所含之璧於殯之東南席上未葬之前有葦席承之既葬以後則以蒲席承之○注言降至殯宮○正義曰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者以此經云降出反位不知何人反位前文云弔者降反位則此謂含者降反位即弔者既爲上賓故下文云上客臨注云上客謂含者既爲上客明含者是介也云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者按左傳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歸惠公賵緩也公羊亦云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是左氏公羊皆譏其緩云無譏者取穀梁之義故文五年穀梁云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明宰咺言來得周事也是宰咺歸賵穀梁不譏是既葬歸含且賵無譏也穀梁所以不譏宰咺者釋廢疾云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不譏者釋廢疾云以其殺敗兵無休時君子原情不責晚也○宰夫朝服即喪屨者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鄰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仍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喪屨也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宰著朝服若新始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故聘禮云聘遭喪入竟則遂也鄭云遭喪主國君薨也聘禮又云不筵几鄭云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聘禮又云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注朝服告鄰國之禮○正義曰鄰國來弔不敢純凶待之而著朝服是以吉待鄰國之禮所以必用吉服以待鄰國者以已國遭喪他國是吉不可以喪禮待於他國故以吉禮待之此弔者既爲上客又賵者是上介則此含者襚者當是副介末介但含襚於死者爲切故在先陳之）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順其上下○要一遙反）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授襚者以服者賈人○霤力救反賈音嫁）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亦西面者亦襚者委衣時）〔疏〕（襚者至西面○正義曰此一節明襚禮按上文含者稱執璧下文賵者稱執圭則此襚者當稱執衣不云者文不備也以下文云襚者執冕服故於此略之○注亦於至上下○正義曰以璧委於席上今衣而委於席北故云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以經文先含而後襚則含重而襚輕所委殯東西面南頭爲上故云順其上下謂上者在前下者在後○注授襚者以服者賈人○正義曰按聘禮有賈人故知授襚者之服是賈人也○注亦西至衣時○正義曰上云委衣於殯東又云受爵弁受皮弁玄端皆云如初是皆在殯東西面而鄉殯今云舉者亦西面是亦如襚者西向也其服重者使執而入爵弁受於內霤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玄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璧北亦重者在南凡諸侯相襚衣數無文據此其服有五又先路褒衣不以襚以外無文）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輈轅也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覲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使或爲史○賵芳鳳反孤須矣從此盡篇末皆無某字有者非○乘繩證反注同輈竹由反車轅也）〔疏〕（上介至以東○正義曰此一節明賵禮○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者乘黃謂馬也大路謂車也陳四黃之馬於大路之西於殯宮中庭北輈者謂大路輈轅北嚮也○客使自下由路西者客使謂使客之從者也爲客所使故曰客使也自率也下猶馬也由在也路即大路也陳路北轅既竟賵客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率馬設在車之西也馬云客使設之則大路亦使設之也○注輈轅至命矣○正義曰自率也者按爾雅釋詁文率自也展轉相訓是自得爲率云下謂馬也者凡陳車馬馬在車下故云下謂馬也引覲禮曰路下四亞之者證馬爲下也四亞之謂馬四疋亞次路車也云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者解經中客使自下由路西也但喪禮車馬以屬主人故在東統於主人也若尋常吉禮車馬爲賓而設則路在馬西故覲禮路下四亞之注云亞之次車而東是車在西統於賓也按既夕禮車以西爲上者彼謂死人而設於鬼神之位凡賵隱元年公羊傳云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穀梁云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按既夕禮云賵馬兩無車者士卑不合有車何休云周制謂士無車非也此禮記陳乘黃大路則周制有車穀梁直云乘馬曰賵無車者文不備也散而言之車馬亦曰襚故前文云諸侯相襚以後路是也此無賻賻是加厚非常故也故宰夫注云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雖有貨亦有馬故少儀云賻馬不入廟門是也既夕有賵者贈施於死必及葬節此未必一當葬時既夕有奠此無奠者以奠主於親者故既夕禮云兄弟賵奠所知則賵而不奠此諸侯相於既疏故無奠按釋廢疾云天子於諸侯含之賵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襚之賵之天子於二王之後含爲先襚則次之賵爲後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鄭知天子於二王後含襚賵者爲約此雜記兩諸侯相敵明天子於二王後亦相敵[illegible]）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凡者說不見者也鄉殯將命則將命時立於殯之西南宰夫宰之佐也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鄉許亮反注同見賢遍反）〔疏〕（凡將至西階○正義曰此一經廣明從上以來弔含襚及賵文不見者於此揔明之○凡將命鄉殯者在殯之西南東北面鄉

（殯。西面而坐委之者謂將命既畢子拜稽顙之後將命者來就殯東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者主人上卿坐舉含者之璧與賵者之圭。宰夫舉襚者謂宰之屬官舉此襚者之衣。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者謂宰與宰夫欲舉時升自西階不敢當主孤之位來鄉殯東席之東西鄉坐取之降自西階也。注凡者至夫字。正義曰此一經將命言凡是摠說上文前文所不見者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者以此經既云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按上宰夫朝服取璧既云取璧明是宰也非宰夫故知夫爲衍字）賵者出。反位于門外。（乃著言門外明禮畢將更有事）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爲哭耳。臨如字徐力鴆反注及下同介音界舊古賀反相息亮反綍音弗爲于僞反）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賓三辭而稱使臣爲恭也爲恭者將從其命。寡君命絶句下放此毋音無下同使色吏反注同爲如字舊于僞反下同）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拜客謝其厚意○拾其劫反）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疏〕（上客至稽顙。正義曰此一節明弔含襚賵既畢上客行臨哭之禮。使一介老某相執綍者某者上客名也相助也謙言使一介老臣某助主人執其葬綍其實爲哭而來謙言助執綍耳一介者言己使來唯有一人爲介謙辭耳其實介數各下其君二等。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者不敢自同賓故入門右從臣位。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者謂主國宗人掌禮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者此宗人受嗣君之命後下階請客之辭也復位者欲令在門西客位也。宗人反命者謂反此客之辭命於嗣君。曰孤敢固辭者是宗人受嗣君之命以告客云孤敢固辭前文云孤某須矣此直云孤不云某者以親對客辭客是使臣故不復稱名也按左傳昭三十年云君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喪大夫弔會葬此上客者若於古禮士也若於文襄則大夫也云一介老某者則若曲禮云七十使於四方稱老夫之類前四禮皆在門西此臨在門東者前者四禮皆是奉君命而行如聘禮聘之與享也此臨是私禮若聘禮私覿故在門東。注不迎至之禮。正義曰上云孤某須矣是不出迎所以不迎者以主人在喪身既悲慼無暇接賓之禮主拜送者謝其勞辱來也）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辟其痛傷己之親如君○辟音避下辟之同）〔疏〕（其國至受弔。正義曰此謂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也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也）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此喪大記脫字重著於是。盥音管斂力驗反下同馮皮冰反本或作憑下同脫音奪重直用反）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之。燎力召反又力弔反乘繩證反注同引以刃反一音餘刃反）〔疏〕（外宗至興踊。正義曰此一經是喪大記君喪之節於此重記之但大記云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夫人東面坐馮興踊唯此四字別義皆同也。士喪至而行。正義曰言士喪與天子三事同也其終夜燎一也及乘人二也專道而行三也終夜燎謂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用馬也既夕禮云屬引鄭引古者人引柩專道行謂喪在路不辟人也三事爲重故云與天子同也）

禮記注疏卷四十一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雜記上

有三年之練冠節

有三至不易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按聖證論云范宣子之意（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聖證論是魏時王肅所作以難鄭學者范宣子即東晉范宣在肅之後何緣得引之後文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疏引禮論范宣子中云可知此文聖證論三字係禮論二字之訛也孫志祖云按聖證論云下當有脫文）

云練除首絰者閒傳文（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閒誤因）

有父母之喪節

有父至神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得祔兄弟小功之殤（閩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祔作附浦鏜按云當作祔後並同）

可謂名是也（惠棟按宋本作不可觸名故也續通解同此本誤閩監毛本作尊其名是也亦誤）

凡異居節

其始麻散帶絰（各本同石經同毛本散作散後同）

凡異至日數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唯哭對使者赴於禮可也（惠棟按宋本作赴衛氏集說同此本赴字闕閩監毛本赴作則）

不見尸柩不散帶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也字）

主妾之喪節

則自祔至於練祥（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石經祔作附宋監本岳本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亦作附）

女君死節

女君至黨服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雖是徒從而抑妾故爲女君黨服（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抑誤服故字闕）

先女君之黨服也（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五十終記云凡二十五頁）

聞兄弟之喪節（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子游曰既祥節止爲第五十一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一）

聞兄至虞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此親兄弟同氣及同堂兄弟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謂此作此謂）

凡喪服未畢節

凡喪至拜踊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其禮以殺（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以作已）

大夫之哭大夫節

大夫至弁絰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理亦既殯（按亦字下當脫兼字）

爲妻節

爲妻至稽顙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庶子爲妻得以杖卽位乎（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則當側字誤）

喪冠條屬節

左辟象吉輕也（惠棟按宋本作左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左誤右閩監毛本同）

緦冠繰纓（各本同石經同釋文繰作繅注同）

喪冠至繰纓（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其緌就上繰之（惠棟按宋本作緌衛氏集說同此本緌誤繰閩監毛本同今正）

諸侯相襚節

諸侯至以襚（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後路爲上路之後次路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爲作謂惠棟按宋本同）

不可以施遺於人（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遺作遣）

疏布輤節

四面有章（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有章云本或作鄣考文云古本章作障）

疏布至四隅（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端衰喪車節

端衰至無等（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而今用縗綴心前（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縗作衰○按縗正字衰假借字）

騅車雚蔽（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雚作萑○按作雚與初刻唐石經周禮合依說文當作萑从艸萑聲）

大白冠節

齊東曰武（惠棟按宋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並同閩監毛本東誤人）

大白至后蕤（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旣先有別卷（惠棟按宋本作先有衛氏集說同此本先有二字誤倒閩監毛本同）

大夫冕而祭於公節

弁而祭於已（惠棟按宋本作己宋監本石經岳本衛氏集說同此本己誤已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下祭於己及注並同）

士弁而親迎（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而迎無親字）

大夫至可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暢臼以椈節

暢（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鬯云大亦作暢按鬯暢古通用爾雅注引此文正作鬯）

臼以椈（監毛本同石經同釋文同岳本同閩本臼誤白嘉靖本椈誤掬衛氏集說同注疏放此）

所以擣鬱也（各本同釋文出以搗云本下作擣○按說文云擣手椎也从手壽聲）

暢臼至與末（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以枇升入於鼎（惠棟按宋本及閩毛本同監本鼎誤知）

卒帶節

卒帶（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帶作帶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釋文出卒帶云本亦作帶）

卒帶至二采（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醴者稻醴也節

實見間（各本同毛本間誤問）

所以庪甕甒之屬（閩監毛本同岳本庪誤庋釋文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作庪惠棟按宋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醴者至折人（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以承抗席是也（閩監本同衛氏集說亦作抗毛本抗誤坑）

重旣虞而埋之節（惠棟按云重旣虞節凡婦人節宋本合爲一節）

重旣虞而埋之（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道字不重）

小斂大斂節

小斂至辯拜（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及啟攢之時（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云宋板攢作欑）

故明竟卽拜也（惠棟按宋本竟上有事字此本事字脫閩監毛本同）

卽此云辯拜三事也（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三誤二）

君若載而后弔之節

君若至后奠（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出待者孝子哭踊畢（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哭誤卒）

子羔之襲也節（惠棟按云子羔節爲君使節宋本合爲一節）

纊爲繭（各本同釋文出絖云字又作纊）

或爲元冠（惠棟按宋本不重爲字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誤重閩監毛本作或請爲元冠亦誤）

子羔至婦服（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爲君使節

公所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惠棟按宋本宋監本無別字）

公襲卷衣一節

申加大帶於上（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坊本於誤之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於上）

公襲至於上（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雖天子諸七稱天子十二稱與與者疑辭也侯無文故約之云諸侯（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雖天子諸侯無文故約之云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與者疑辭也無也下侯字續通解同）

小斂環絰節

小斂至一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絰（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續通解於作此）

以大夫與他殯尚弁絰（此本夫下與上六字闕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空處宋本作與他殯尚弁絰六字與下複刪去是也）

公視大斂節

旣鋪絞紟衾乃鋪席（惠棟按宋本紟衾下有君至此君升五字岳本宋監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五字脫閩監毛本同）

公視至乃斂（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君來至之前（嚴杰云來當作未）

則主人散徹去之（惠棟按宋本無散字衛氏集說同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同）

魯人之贈也節

贈用制幣元纁束帛（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帛字按無帛字與儀禮士喪禮合）

魯人至終幅（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而用廣尺長幅（惠棟按宋本長下有終字衛氏集說同此本終字脫閩監毛本同）

弔者卽位于門西節

弔者至反位（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若對賓之辭則稱孤某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也字衛氏集說同）

含者執璧節

皆受之於殯宮（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殯誤賓）

含者至以東（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襚者曰節

而委於席北（閩監本席作壁毛本北誤此）

上介賵節（盧文弨云宋本合下二節爲一節）

孤某須矣（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坊本無某字釋文出孤須矣云從此盡篇末皆無某字有者非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有某字下上客臨節同）

上介至以東（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下猶馬也由在也（閩監毛本同蒲鏜挍猶疑謂在作左按衞氏集說亦作由左也）

則大路亦使設之也（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亦下當有客字）

此諸侯相於既疏與（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於誤此）

明尊此卿大夫含之賵之也（閩監本同毛本含誤舍下節疏弔含同）

上客臨節

介立于其左（惠棟挍宋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宋監本衞氏集說並同閩監毛本其誤門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其左）

上客至稽顙（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若於古禮士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古誤吉）

主拜送者謝其勞辱來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主作去）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節

鄭引古者（閩監毛本同浦鏜挍引改注）

禮記注疏卷四十一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二

雜記下第二十一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爲于僞反下乃爲同期音基長丁丈反下云長子同）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言今之喪既服顈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顈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顈○顈口迥反徐孔穎反沈苦頂反草也注同又喪如字又息浪反下又喪同去起呂反）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爾王父既附則孫可祔▲焉猶當爲由由用也附皆當作祔○附義作祔出注祫音洽）【疏】有父至父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前後兩服之中有變除喪祭之節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經明先有父喪而後遭母死爲父變除之節如未沒喪者謂父喪小祥後在大祥之前未竟之時也于時又遭母喪故云而母死也○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者謂母死既葬後值父應大祥除服以行祥事故云服其除服也○卒事反喪服者卒事謂父祥竟更還服母服也故云卒事反喪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也所以爾者二祥之祭爲吉未葬爲凶故不忍凶時行吉禮也○雖諸至喪服此一經明諸父兄弟之喪當父母服內變除之節○如當者言此諸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內故云如當也○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者亦爲服除服而除竟亦反先服也此亦謂重喪葬後之時也何以知然既始末在重喪中則其除自然知在重喪之葬後也上文爲父祥尚待母葬後乃除則輕親可知也然但舉此輕足明前之重而在前文云言母喪得爲父變除者庾氏云蓋以變除事大故也○注雖有至乃除○正義曰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者鄭釋所以在大喪之中得爲輕服除者乃輕服是骨肉恩親故得除之若君之大喪不得自除私服故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是有君服不得除已私服其私謂父母以下及諸父昆弟皆不得除也云小功緦麻則不除者按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據此言之是尋常小功緦麻不得易大功以上之服故知有大功以上之服不得爲小功緦麻除服也云殤長中乃除者以服問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既變三年之葛明在大功以上服中爲殤長中著服而又爲之除也○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者此明前後俱遭三年之喪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爲前喪練祥既顈者謂後喪既虞卒哭合以變麻爲葛無葛之鄉則用顈也後喪既顈之後其前喪須練祭祥祭皆舉行之○注言今至用顈○正義曰云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以前文皆據先有父喪後有母喪此又先有父母之喪後有諸父昆弟死者皆以重喪在前輕喪在後此亦類上文故云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云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者以經不云長子之喪而云三年之喪既顈明三年之文互包父母故知先有長子之喪既顈也依禮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庾氏及熊氏並云有父者誤也當應云今又喪母不得并稱父也庾氏又云後喪既顈又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虞祔未知然否自▲依錄之云未沒喪者已練祥矣者以此經云三年之喪既顈不云未沒喪則知既顈與未沒喪者別也既顈是既虞受服之時明未沒喪是既練之後稱言未沒是將沒之文故知練後也若先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以前文父死爲母三年也故喪服齊衰三年章云父卒則爲母是也若先有母喪而後父卒母喪雖有期父喪既顈母之練祥亦皆行也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也猶爲由由用也禮孫死祔祖今此明若祖喪雖未二祥而孫死則孫亦得用是祔禮祔於祖也○注未練至祔焉○正義曰禮祔在練前若祔後未練之前則得祔直云未練足矣兼言祥者按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注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以此言之則練時壞祖與高祖之廟改塗易檐未有壞意其以先祖入於太祖之廟其祖傳▲入高祖廟其新死者入祖廟是練時遷廟也入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廟是祥後祫也故云未練存嫌未祫祭序於昭穆廟兼言祥者恐未祫故也故練祥兼言但祖祔祭之後即得祔新死之孫故云王父既附則孫可祔焉然王父雖祔未練無廟孫得祔於祖其孫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焉○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明所哭者異也哭之爲位）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謂後日之哭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即位就他室如始哭之時）【疏】有▲殯▲至▲之▲禮▲○正義曰有殯謂父母喪未葬喪柩在殯宮者也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他室別室也若聞外喪猶哭於殯宮然則嫌是哭殯則於別室哭之明所哭者爲新喪也○入奠者謂明日之朝著已重喪之服入奠殯宮及下室○卒奠出者謂卒終已奠而出○改服即位者謂改已重喪服著新死未成服之服即位謂即昨日他室之位○如始即位之禮者謂今日即哭位之時如昨日始聞喪即位之時○▲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猶亦當爲由次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使者反而后哭不敢專已於君命也○與音預下同濯大角反它音他處昌慮反下之處同使色吏反）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宿則與祭）

（出門乃解祭服皆爲差緩也○差初賣反又初佳反）〔疏〕大夫至異宮。○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士與祭於公而有私喪之禮。○則猶是與祭也者既與祭於公祭。日前既視濯之後而遭父母之喪則猶是吉禮而與於祭也。○次於異宮者其時止次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如未視濯則使人告者謂未視濯之前遭父母之喪則使人告君。○告者反而后哭者必待告君者反而后哭父母也。○既宿則與祭者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齊之時既受宿戒雖有期喪則與公家之祭。○如同宮則次於異宮者若諸父昆弟姑姊妹等先是同宮而死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不可以吉凶雜處故也。○注宿則至緌也。○正義曰按前遷父母之喪既視濯而與祭此遭期喪宿則與祭又前遭父母之喪既祭釋祭服乃出公門此者期喪出門乃解祭服以其期喪緩於父母故云皆爲差緩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尸重受宿則不得哭內喪同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冕兼言弁者君之尸或服士大夫之服也諸臣見尸而下車敬也尸式以禮）〔疏〕注內喪同宮。○正義曰按上文不爲尸之時未視濯之前受宿之後父母喪使人告者反而后哭今此齊衰內喪亦謂諸父昆弟姑姊妹也與前與後祭同但尸尊故出舍公之公館以待君之祭事不在己之異宮耳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者主人適子散等栗階爲新喪略威儀）〔疏〕父母至亦然。○正義曰將祭謂將行大小祥祭也。○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者若將祭而有兄弟死則待殯後乃祭也今不待葬後者兄弟輕故始殯後便可行吉事也。○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者兄弟既殯後而行父母之喪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之輕卑死猶待葬後乃行父母祭也所以爾者吉凶不相干故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庾氏云小祥之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故不可以相干其虞祔則得爲之矣若喪柩即去者則亦祭不待於三月可知矣。○祭主人之升降散等者祭猶謂二祥祭散栗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故云散等也如此祥祭宜涉級於時爲有兄弟喪故少威儀作散等也執事者亦散等者助執祭者亦栗階也。○雖虞祔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虞附而行父母二祥祭而執事者亦散等。○注將祭至威儀。○正義曰知將祭謂練祥也者以經云昆弟死既殯而祭故知非吉祭也前經云三年之喪既頌其練祥皆行故知此祭謂練祥也但前文主論變除故委曲言練祥以前文既具故此經略言祭也云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者以經云如同宮則葬而后祭明上昆弟既殯而祭者是異宮也云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者既遭父母之喪兄弟悉應同在殯宮不得有在異宮而死之所以在異宮死者以其疾病或有歸者故得異宮而死云散等栗階者謂升一等而後散升不連步也故燕禮記云栗階不過二等注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趨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以此知散等栗階是一也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酢音昨嚌才細反啐七內反徐蒼快反）〔疏〕自諸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經明喪祭飲酒之儀。○主人之酢也嚌之者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賓長酢則嚌之也。○衆賓兄弟則皆啐之者亦謂衆賓及兄弟祭末受獻之時啐之也以其差輕故也。○大祥主人啐之者謂主人受賓酢之時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者必知此主人之酢非受尸酢者以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虞祭此小祥爲重尚卒爵今大祥祭主人受尸之酢何得唯嚌之而已故知受賓酢也受尸酢神惠爲重雖在喪亦卒爵賓禮爲輕受賓之酢但嚌之知喪祭有受賓酢者鄭注曾子問云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故知小祥之祭旅酬之前皆爲之也皇氏云主人之酢謂受尸之酢與士虞禮文違其義非也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疏〕凡祭至不食。○正義曰侍祭喪謂相於喪祭禮者薦謂脯醢也吉時祭相者則告賓祭薦賓祭竟而食之喪禮既不主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而已遂不食之也此亦謂喪之正祭之後主人獻賓之時賓受獻主人設薦賓祭而不食謂練祥祭也其虞祔不獻賓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喪尚哀言敬爲上者疾時尚不能敬也容威儀也孝經曰容止可觀○瘠徐在益反稱尺證反下同）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言疏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齊斬之喪哀容之體經不能載矣）君子不奪人之喪。（重喪禮也）亦不可奪喪也。（不可以輕之於已也）〔疏〕子貢至喪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居父母兄弟喪禮。○君子不奪人之喪者謂不奪他人居喪之禮謂他人居喪任其行禮不可抑奪。○亦不可奪喪也者不可自奪已喪謂已之居喪當須依禮不可自奪其喪使不如法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已喪孝也。○注言疏至載矣。○正義曰言疏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者以疏者禮文具載故云存其書策其齊斬之喪謂父母喪也父母至親哀容體狀不可名言故經不能載上文云顏色稱其情當須毀瘠也戚容稱其服當須憔悴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少詩召反解佳買反注同期音基惰徒臥反倦其眷反）〔疏〕孔子至子也。○正義曰此明居喪之事。○三日不怠者親之初喪三日之內禮不怠謂水漿不入口之屬。○三月不解者以其未葬之前朝奠夕奠及哀至則哭之屬。○期悲哀者謂練以來常悲哀朝哭夕哭之屬。○三年憂者以服未除憔悴憂戚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言言己事也爲人說爲語在堊室之中以時事見乎母乃後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堊烏各反字亦作惡同見賢遍反注同）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疏〕三年至入門。○正義曰皇氏云上云少連大連及此經云三年之喪并下疏衰之等皆是總結上文敬爲上哀次之及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今按別稱孔子是時之語不連子貢之問此三年之喪以下自是記者之言非孔子之語前文顏色稱其情謂據父母之喪此下文疏衰謂期親以下何得將此結上顏色稱其情皇說非也。○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者謂大夫士言而後事行者故得言已事不得爲人語說也。○對而不問者謂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與有服之親者行事之時若與賓客疏遠者言則間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者按喪大記云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居即坐也與此同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長丁丈反）〔疏〕妻視至成人。○正義曰此一經明此等之親服雖有異其哀戚輕重各視所正之親妻居廬而杖抑之視叔父母姑姊妹出適服輕進之視兄弟長中下殤服輕上從本親視其成人也

○親喪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之喪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殺○已殺已或作以殺色界反徐所例反）〔疏〕親喪至內除。○正義曰親喪外除者謂父母之喪外服也服猶外隨日月漸除而深心哀未忘。○兄弟之喪內除者兄弟謂期服以下及小功緦也內心也服制未釋而心哀先殺由輕故也

○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言小君服輕亦內除也發於顏色謂醲美酒食使人醉飽○醲女龍反）〔疏〕視君至食也。○正義曰視君之母與妻者視比也謂比視君之母與君之妻輕重之宜比於已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者若其酒食不發見於顏色者則得飲食之若發見於顏色者亦不得飲食也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惻隱之心能如是則其餘齊衰以下直道而行盡自得也似謂容貌似其父母也名與親同○瞿九遇反下同）〔疏〕免喪至是也。○正義曰見似目瞿者謂既除喪之後若見他人形狀似於其親則目瞿然。○聞名心瞿者聞他人所稱名與父名同則心中瞿瞿然上云目瞿此應云耳瞿而云心瞿者但耳狀難明因心至重惻隱之慘本瞿於心故直云心瞿。○必有以異於人也者謂免喪之後弔死問疾其顏色戚容必有殊異於無喪之人餘行皆應如此獨云弔死問疾者以弔死問疾是哀痛之處身又除喪戚容應甚故舉弔死問疾言也。○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者其餘謂期親以下也則直依喪之道理而行之於義是也父在爲母雖期年亦從上三年之內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

服。（爲期爲祭期也朝服以期至明日而行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朝直遙反及下武叔朝皆同禫大感反綅息廉反黑經白緯曰綅〔疏〕祥主至故服○正義曰祥主人之除也者吉祥謂祥祭之時主人除服之節○於夕爲期者謂於祥祭前夕豫告明日祥祭之期○朝服者謂主人著朝服謂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祥因其故服者謂明旦祥之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注爲期至常也○正義曰始即吉正祭服也者以其往前居喪今將除服故云始即吉於練祭之時不著祭服於此祥時正著祭服故云正祭服此朝服謂之正祭服者以諸侯卿大夫朝服而祭故少牢禮云主人朝服是也按上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則祥後并禫服尊卑上下無別皆服此緇衣素裳也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故云正祭服引喪服小記者證此經中朝服是除成喪之服云祭猶縞冠未純吉也者以純吉朝服玄冠今著縞冠故云未純吉云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者間傳文以祥祭奪情故朝服縞冠祥祭雖訖哀情未忘其服稍重故著縞冠素紕麻衣引釋禫之禮者是變除禮也其禮云玄衣黃裳既著玄衣應著玄冠故云則是禫祭玄冠矣云黃裳者未大吉也者以大吉當玄衣素裳今用黃裳故云未大吉云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者亦變除禮文以祥祭之後乃著大祥素縞麻衣故知禫祭之後亦著禫服朝服綅冠也云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者以少牢吉祭朝服故也若天子諸侯以下各依本官吉祭之服也云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者謂既祭之後同平常無事之時故也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爲之是矣反服反素縞麻衣也〔疏〕子游至反服○正義曰既祥謂大祥之後有人以喪事來弔者○雖不當縞者謂來弔者既晚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必縞然後反服者主人必須反著此祥服縞冠受來弔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素縞麻衣之服○注謂有至麻衣○正義曰知此以喪事贈賵來者若其由未來今始弔者雖禫祭除喪之後猶練冠而受弔則衛將軍文子之子是也練重於此禫祭之前主人尚吉而受禮明此來者是於前先已來今重至故主人著縞冠輕於練冠也云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爲之者鄭云此者證其來雖在後其賓事不同衛將軍文子之子是除喪服之後始來弔此據於先已來弔之後始來贈賵也云反服反素縞麻衣者鄭恐反服夕吉服之服此謂禫祭之前故知反服素縞麻衣也）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更成踊者新其事也○袒音但）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於士士至也事謂大小斂之屬〔疏〕當袒至成踊○正義曰此一節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當袒大夫至者謂士有喪當袒之時而大夫來弔也崔云謂斂竟時也○雖當踊者假令大夫至當主人踊時也○絶踊而拜之者主人則絶止踊而拜此大夫也○反改成踊者反還也改更也拜大夫竟而反還先位更爲踊而始成踊尊大夫之來欲新其事也故云反改成踊按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是當大夫絶踊則士大小斂時主人不出故辭大夫也今此云絶踊而拜之故知是斂已竟當其袒踊時出之也○乃襲者謂更成踊竟乃襲初袒之衣也此云乃襲則知鄉者止踊拜大夫時未襲也○於士既事成踊者既猶畢也若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竟而成踊不即出拜也然士言既事則大夫亦然大夫言絶踊則士固不絶踊也○襲而后拜之者成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也○不改成踊者拜之而止不更爲成踊也）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下大夫虞以犆牲與士虞禮同與○犆音特同與音餘〔疏〕上大至少牢○正義曰上大夫平常吉祭其禮少牢虞依平常禮故用少牢也○卒哭成事附皆大牢者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故云卒哭成事附附廟也○此二祭皆大並加一等故皆大牢也○下大夫之虞也犆牲者下大夫吉祭用少牢今虞祭降一等用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者依平常吉祭禮也不云遣奠加者略可知也○注卒哭至異矣○正義曰鄭以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大牢其牢既別明卒哭與虞不同鄭引此文破先儒之義故云卒哭成事與虞異矣）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祝稱卜葬虞者卜葬卜虞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爲祖後者稱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爲卜稱名而已○祝之六反徐之又反稱昌升反徐尺證反〔疏〕祝稱至子某○正義曰謂卜葬擇日而卜人祝龜所稱主人之辭也而云葬虞者虞用葬日故并言葬虞也○子孫曰哀者若子卜葬父則祝辭稱云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若孫卜葬祖則祝辭稱云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者若夫卜葬其妻則祝辭云乃某卜葬其妻某氏乃者言之助也妻卑故假助句以明夫之尊也○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者若兄弟相爲其弟爲兄則祝辭云某卜葬兄伯子某若兄爲弟則云某卜葬其弟某兄弟稱名則子孫與夫皆稱名故鄭注於子孫通稱可知也）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記庶人失禮所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輪人作車輪之官○關轂工木反輠胡罪反又胡瓦反又胡管反迴也仇音求〔疏〕古者至杖也○正義曰此一節記庶人失禮所由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關穿也輠迴也謂作輪之人以扶病之杖關穿車轂中而迴轉其輪○於是有爵而后杖也者以其爵位既尊其杖不鄙褻而許用也）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焉則有鑿巾○鑿在各反飯扶晚反注同〔疏〕鑿巾至之也○正義曰亦記士失禮所由也飯含也大夫以上貴故使賓爲其親含恐尸爲賓所憎穢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口也而士賤不得使賓則子自含其親不得憎穢之故不得鑿巾但露面而含耳於是公羊賈是士自含其親而用鑿巾則是自憎穢其親故爲失禮也）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言設冒者爲其形人將惡之也襲而設冒言后衍字耳○冒莫報反下及注同揜於撿反惡烏路反〔疏〕冒者至冒也○正義曰此一經論設冒之事○冒者何也者記人自問何以須冒○所以揜形也者記者自荅言冒所以揜蓋尸形○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者若未襲之前始死事須沐浴自既襲以後至小斂之前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爲人所惡○是以襲而后設冒也言后者衍字也襲則設冒至小斂之前則以衣摠覆於冒上皇氏云大斂脫冒未之聞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何異與君子寧爲是乎言傷廉也○遣弃戰反注同裹音果與音餘何異與同）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也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見如字夫音扶卷紀轉反又厥挽反歸如字徐音匱注同〔疏〕或問至饗乎○正義曰此一節明或人問曾子喪之遣奠之事○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者或人問曾子云喪禮既設遣奠事畢而包裹遣奠之餘載車之而去猶如生人於他家既食訖而裹其餘相似乎故云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者或人云君子於他家既食之後則更裹其餘食去乎寧有是也不應如此既設遣奠亦不應包餘而去○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者曾子荅或人之問言我也子男子美稱儀禮注云言我子相親之辭也謂或人爲吾子豈不見大饗賓客之禮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者謂大饗賓客既畢主人卷斂三牲俎上之肉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者已家父母今日既去遂同賓客之跡是孝子所以悲哀也爲此之故包遣奠而去○子不見大饗乎者重結前文以語或人也）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是言非爲人喪而問之與人喪而賜之與問遺也久無事曰問○爲于僞反注及下注爲母爲姑姊妹皆同問與賜與並音餘注皆同脫音奪下同遺于季反下文皆同〔疏〕非爲至賜與○正義曰鄭云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此語接上之辭與語助也豈非爲人有喪而問遺之與人之有喪而賜與之與不敢斥問卑下則賜故云問賜與）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謂受問受賜者也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后稽顙曰吉拜〔疏〕三年至吉拜○正義曰從上問與賜與以下至遺人可也皆明在喪受問遺之事此一經論身有喪拜謂之禮○三年之喪以其喪拜者謂父母長子也其實杖期以上皆爲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者謂不杖期以下此義已備在檀弓疏）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滋味○）

（必三如字又息暫反）〔疏〕（三年至受之○正義曰如或遺之酒肉至主人衰絰而受之者雖受之猶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是也）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薦於廟貴君之禮）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言齊斬之喪重志不在施惠於人○施始豉反）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言其痛之惻怛有淺深也○縣音玄期音基下同剡徐以漸反怛旦末反）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謂父在爲母也當在練則弔上爛脫在此○禫大感反）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練則弔。（父在爲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矣）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紼之屬○紼音弗）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謂爲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已族者○功衰弔本又作大功衰弔庾云有大字非）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禮饋奠也○與音預下文注不與同）○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附皆當爲祔○封彼驗反又如字摯音至）○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猶隨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丁壯時）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優遠也坎或爲壙○坎口敢反下同長少丁丈反下詩詔反壙苦晃反又音曠）〔疏〕（三年至盈坎○正義曰從此以下至待盈坎明弔喪之節各隨文解之○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者謂重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雖外輕而痛猶内重故不得弔人也○自諸侯達諸士者貴賤同然故云自諸侯達諸士也○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者亦貴賤同也如有服謂有五服之親喪功衰雖不弔人若自有五服之親喪則往哭之將往哭則不著已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中於骨肉之情故也故云則服其服而往也但著彼服不著已功衰也賀瑒云若新死者服輕則不爲之制服雖不爲直變而爲之制服往奔喪哭之則變服所制之服往彼哭之事舉反服故服也庾氏云將往哭之乃服其服者謂小功以下之親輕也始聞喪不能爲之制服至於往哭弔乃服其服注要記過之已祥皇氏云此文雖在功衰之下而實通初喪也假令初喪而有五屬之親死則亦變服五服之服而往彼哭也上云自諸侯達諸士然諸侯絕期不應有諸親始死服今云服其服而往當是敵禮及所不臣者謂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也故鄭明之也○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者此論杖期主謂父在爲母亦備二祥節也文本應在服而往下爛脫故在此○練則弔者謂至十一月小祥後而可出弔人也○注父在至出矣○正義曰此練則弔又承十一月練之下故知是父在爲母以經云練故云功衰也大祥始除衰杖而練得弔人者以父在爲母故輕於出言得出也以母喪至練父在而得出則其餘喪雖無父亦得出也母既可矣諸父於然○既葬大功者謂身有大功之喪既葬之後往弔他喪○弔哭而退不聽事焉者謂弔哭既畢而即退去不待主人襲斂之事期喪練弔則亦然也○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者謂姑姊妹無主爲之服期喪未至於葬往弔於鄉人之喪哭畢則退不聽待主人襲斂之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者謂此姑姊妹等期喪至既葬受以大功衰謂之功衰至此之後若弔於鄉人其情稍輕於未葬之前得待主人襲斂之事但不親自執事此云功衰他本或云大功衰今按鄭注在此文下云謂爲姑姊妹無主則此功衰避是姑姊妹無主之功衰不得別云大功也皇氏云有大字者誤也○注謂爲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已族者○正義曰經直云期喪鄭知是姑姊妹無主者以前云大功既葬始得弔人今此經期喪未葬已得弔人明知此鄭服輕故知是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已族者女未廟見反葬女氏之黨此姑姊妹已於他族成婦日久但夫既蚤死故殯在夫族○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者執事擯相也禮饋奠也緦小功服輕故未葬便可弔人今不論鄉人之同異也亦爲彼擯相但不得助彼饋奠耳按曾子問云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是擯相輕而饋奠重也○相趨至而退此以下明凡弔者恩之厚薄去留遲速之節也○相趨也出宮而退者相趨謂與孝子本不相識但相聞姓名而來會赴喪也情既輕故柩出廟之宮門而退去○相揖也哀次而退者相揖謂經會他處已相揖者也恩微深故待柩出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去也○相問也既封而退者相問謂曾相餉遺恩轉深故至窆竟而退也○相見也反哭而退者相見謂身經自執摯相詣往來恩轉厚故至葬竟孝子反哭還至家時而退也○朋友虞附而退者朋友疇昔情重生死同殷故至主人虞附而退也然與死者相識其禮亦當有弔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今注云弔則知是弔生人也○弔非至盈坎此一節論助葬及執事反哭之節言弔喪者本是來助事非爲空隨從主人而已故云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者既助主人故使年二十以上至四十強壯者皆執紼也○鄉人五十者從反哭者鄉人同鄉之人也五十始衰故待主人窆竟而孝子反哭故鄉人助葬老者亦從孝子反也○四十者待盈坎者謂窆竟以土盈滿其坎四十強壯不得即反故待土滿坎而反也若非鄉人則無問長少皆從主人歸優饒遠者）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病猶憂也疑猶恐也○視如字徐市志反爲子僞反注爲食父爲王父母以爲亦爲不爲並同）○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爲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人食之音嗣注見食同）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功衰齊斬之末也酪酢截○酪音洛食食上如字下音嗣酢七故反截才代反）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毀而死是不重親○瘍音羊創初良反）〔疏〕（喪食至無子○注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正義曰解所以非親不食義也夫親族不多食則其食有限若非類而輒食則無復限數必忘哀也）○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也免所以代冠人於道路不可以無飾堩道路○免音問注同堩古鄧反）〔疏〕（非從至於堩○正義曰從柩謂孝子送葬從柩去時也與反哭謂葬竟孝子還時也堩道路也道路不可無飾故孝子唯送葬從柩去時及葬竟還反哭時於道得免而行自非此二條則不得免於道路也此謂葬近而反哭者若葬遠反哭在路則著冠至郊則乃反著免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是也）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疏〕（凡喪至沐浴○正義曰凡居喪之禮自小功以上恩重哀深自宜去飾以沐浴是自飾故不有此數條祭事則不自飾言小功以上則至斬同然各在其服限如此耳練祥不主大功小功也若三年之喪虞祭之時但沐浴不櫛故士虞禮云沐浴不櫛鄭注云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又士虞禮云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櫛注云彌自飾此雖士禮明大夫以上亦然）○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言重喪不行求見人爾人來求見已亦可以見之矣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辟音避注同）〔疏〕（疏衰至見人○正義曰此一節明在喪與人相見之義○小功請見人可也者輕可請見於人然言小功可則大功不可也此小功文承疏衰既葬之下則此小功亦謂既葬也凡言見人者謂與人尋常相見不論執摯之事故云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是尋常相見也而皇氏以爲見人謂執摯相見若然父母之喪豈謂執摯見人乎皇氏則非也）○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給繇役○期音基繇音遙本又作傜）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嬰猶鷖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鷖於奚反彌五兮反一音迷啼徒奚反）

（本又作諕同號徐本作哭胡刀反徐於豈反下同說文作悠〔疏〕注以王至辟役○正義曰按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此云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與王制不同者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揔云三月也若大夫士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也）卒哭而諱。（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謂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天子諸侯諱羣祖）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母之所爲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亦爲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爲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疏〕卒哭而諱至則諱○正義曰此一節論親戚死亡諱辟名之事各隨文解之○卒哭而諱者謂卒哭之前猶以生禮事之卒哭之後去生漸遠以鬼道事之故諱其名○王父母者謂父之王父母於已爲曾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也以父爲之諱故子亦同於父而諱之兄弟者是父之兄弟於已爲伯叔正服期父亦爲之期是子與父同是有諱也世父叔父者是父之世父叔父於已是從祖也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已從父而諱姑者謂父之姑也於已爲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緦麻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已從父而諱姊妹者謂父之姊妹於已爲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九月是已與父同爲之諱也○子與父同諱者言此等之親子之與父同爲之諱○注父爲至羣祖○正義曰云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者謂父之王父母世父叔父及姑等於已小功以下不合諱但父爲之諱故子不敢不從諱其父之兄弟及姊妹已爲合諱不假從父而諱鄭此注者據已不合諱者而言之也云謂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者此士者謂父身也以父身是士故諱王父若是庶人子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直云王父母以下足矣復云之親諱者父之世父叔父與姑等皆是王父所生今爲之諱故云王父母以下之親諱也云天子諸侯諱羣祖者以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故知諱羣祖母之諱宮中諱者謂母所爲其親諱其子於一宮之中爲諱而不言也○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者謂妻諸親之諱其夫不得稱舉其辟於其妻之側但不得在側言之則於宮中遠處得言之也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者謂母與妻二者之諱與已從祖昆弟名同則爲之諱不但宮中旁側其在餘處皆諱之○注子與至諱之○正義曰云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者父爲王父諱於子則爲曾祖父之伯叔及姑則是子之曾祖之親故云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前經所云者是也云從祖昆弟在其中者從祖昆弟共同曾祖之親故云在其中云於父輕不爲諱者從祖昆弟於父言之是父之同堂兄弟子也父服小功不爲之諱已又不得從父而諱若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重謂重累謂母妻諱與從祖昆弟名相重累則諱之不但爲母妻而諱若從祖昆弟身死亦爲諱故云於父輕不爲之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觀檢注意是爲從祖昆弟諱而生文也）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廬也雖或爲唯○冠古亂反下及注皆同三息暫反〔疏〕以喪至乃出○正義曰自此以下明遭喪冠取之節今各隨文解之○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者謂將欲加冠而值其喪則當成服之時因喪服加冠非但輕服得冠雖有三年重喪亦可爲因喪服而冠故云可也○既冠於次者此謂加冠於廬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舍之處○入哭踊三者三乃出者謂既冠之後入於喪所哭而跳踊謂每哭一節而三踊如此者三凡爲九踊乃出就次所○注言雖至廬也○正義曰經云雖三年之喪可也故知三年以下皆得因喪而冠也云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者知當冠月則喪服因冠者以曾子問云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言未及期日明及月可知但未及冠之日耳以此言之知冠月則可冠也云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者按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是冠用二月假令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而冠必待變除受服之節乃可冠矣云次廬也者據重服而言也）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爲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取七住反又如字〔疏〕大功至不可○正義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者末謂卒哭之後謂已有大功之喪既卒哭可以冠子嫁子也○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者謂父有小功喪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大功之末云身不云父小功之末云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是嫁及冠於身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非但得冠子嫁子復可取婦所以取婦必在小功之末者以婦有酒食之會集鄉黨僚友涉近歡樂故小功之末乃可得爲也○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者以前文云父小功之末可以取婦恐已有小功於情爲重不得冠取故云已身雖同有小功既卒哭之後可以冠取此文云既卒哭明上云末者並卒哭後也○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謂其餘小功可以冠取若本服齊衰下殤降在小功者則不可不可者不可冠嫁也以本服是齊衰重故也若其長殤中殤之大功者庾氏注要記云卒哭之後則得與尋常大功同於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所以然者雖本期年但降在大功其服稍伸故得冠嫁也賀氏云小功下殤本是期親以其重故不得冠取推此而言之降在大功理不得冠嫁矣今謂齊衰下殤尚不可冠取而況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何可冠嫁庾記非也今從賀義○注父大至冠之○正義曰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者以經文大功據已身小功據其父今鄭同之謂父及已身俱有大功之末小功之末故又注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是父子同也云必偕祭乃行也者偕俱也父是大功之末已亦是大功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已亦小功之末可以嫁取必父子俱然乃得行事故云必偕祭乃行知父子俱大功小功者若姑及姊妹出適父子俱爲大功若從祖兄弟父爲之小功已亦爲之小功是父子其服同也若父有齊衰子有大功則不可若父有大功子有小功可以冠嫁未可以取婦必父子俱有小功之末可以取婦若父是小功已在緦麻灼然合取可知又按正本云必偕祭乃行者言爲諸吉禮必待祭訖乃行也云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爲昏禮者言除訖可爲昏禮則未除喪不可爲昏禮經云小功則不可者唯謂昏也其冠嫁則可也云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者鄭以經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吉冠則大功小功之初當冠之時則因喪服而冠矣前經云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者特據重服喪中可冠恐輕服大功小功者在喪不合冠故鄭於注特明之）

禮記注疏卷四十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雜記下第二十一

有父之喪節

則孫可祔焉（閩監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祔作附岳本同）

有變除喪祭之節（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祭字衛氏集說同）

自依餘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自作且）

有殯節

其祖傳入高祖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云宋板傳作傅非也）

有殯至之禮（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節（盧文弨云宋本合下曾子問曰卿大夫節爲一節）

其它如奔喪之禮（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它作他坊本同釋文出其它云音他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它下其它同）

告者反而后哭（惠棟挍宋本宋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后作後衛氏集說同按下釋服而后歸各本並作后惟衛氏仍作後按后假借字）

則次于異宮（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于作於石經于字闕）

大夫至異宮（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以其期喪緩於父母（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緩上有差字）

曾子問曰卿大夫節

注內喪同宮也（惠棟挍宋本有也字此本也字脫閩監毛本同）

與前與後祭同（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與後疑是則與齊召南云當作與前與祭同後字誤衍）

故出舍公之公館（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上公誤云下公誤宮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故出舍公之宮館）

父母之喪將祭節

散等栗階（毛本作栗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栗誤粟閩監本同嘉靖本同按各本並作栗不誤）

父母至亦然（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云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者旣遭父母之喪兄弟悉應同在殯宮（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宋本脫當在殯宮者旣遭父母之喪十一字）

不得有在異宮而死之所以（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之下疑脫一理字孫志祖云之下當脫事字）

謂升一等而後散升不連步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散字衛氏集說同）

自諸侯達諸士節

自諸至可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知小祥之祭旅酬之前（惠棟挍宋本作旅衛氏集說同此本旅誤祥閩監毛本同）

凡侍祭喪者節

吉祭告賓祭薦（閩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吉作告）

凡祭至不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節

及此經云三年之喪（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云字）

不與人居居卽坐也（惠棟挍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下居誤者閩監毛本同）

視君之母節

視君之母與妻（惠棟挍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妻上衍君之二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劉叔剛本並無下君之二字）

視君至食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免喪之外節

免喪至是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必有殊異於無喪之人（惠棟挍宋本作喪衛氏集說同此本喪誤便閩監毛本喪誤憂）

祥主人之除也節

旣祭乃服大祥（閩本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祭誤葬）

祥主至故服（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則祥後幷禫服（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禫作禮）

故著縞冠素紕麻衣（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故作加衛氏集說同）

子游曰旣祥節

子游至反服（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鄭恐反服夕吉服之服（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夕疑褻字誤按夕當作反形近致誤）

素縞麻衣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一終記云凡三十二頁）

當袒大夫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韠長三尺節爲第五十二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二）

當袒至成踊（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祝稱卜葬虞節

祝稱至子某（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於子孫通稱名可知也（惠棟挍宋本有名字此本名字脫閩監毛本同）

古者貴賤皆杖節

叔孫武叔（各本同監本叔孫誤叔叔）

古者至杖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或問於曾子曰夫旣遣節

歸于賓館（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毛本于作於衛氏集說同）

或問至饗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載車之而去（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車字）

非爲人喪節

非爲至賜與（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云問賜與（惠棟挍宋本問下有與字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同）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節（惠棟挍云三年節三年之喪如或遺之節如君命節宋本合爲一節）

三年至吉拜〇正義曰從上問與賜與以下（惠棟挍宋本無上九字）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節

三年至受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雖受之猶不得食也（惠棟挍宋本作猶衛氏集說同此本猶誤而閩監毛本同）

期之喪節（惠棟挍云期之喪節宋本分弔非從主人以下合喪食雖惡節爲一節）

此弔者恩薄厚（閩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恩誤思）

三年至盈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小祥後衰與與大功同（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與字誤重閩本同監本不重空闕一字）

此練則弔又承十一月練之下（惠棟挍宋本作又此本又字斷缺閩監毛本又作文）

非從柩節

無免於堩（閩監本同岳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堩作墹石經同嘉靖本堩誤坦釋文出於堩）

非從至於堩（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疏衰之喪節（惠棟挍云疏衰節三年節宋本合爲一節）

言重喪不行求見人爾（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重作至）

疏衰至見人（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節

三年之喪（各本並同毛本三誤二）

卒哭而諱節

謂王父母以下之親諱（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段玉裁云謂王父母之謂當作爲去聲）

卒哭而諱至則諱（惠棟挍宋本無此七字）

是子與父同是有諱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是字）

於已爲從祖姑（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無爲字盧文弨挍云宋板脫）

是爲從祖昆弟諱而生文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衛氏集說亦作昆監毛本昆誤兄）

大功之末節

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各本同毛本吉誤古）

大功至不可（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三

雜記下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凡弁絰。其衰侈袂。（侈猶大也弁絰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侈昌氏反袂彌世反）〔疏〕凡弁經其衰侈袂○正義曰弁絰者謂弔服也其首著弁絰身著錫衰緦衰疑衰侈大也其此等三衰大作其袂凡常之袂二尺二寸此等三衰其袂半而益一袂大三尺三寸也若士則其衰不侈也故周禮司服有玄端素端注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與音預注同聞音問又如字）大功將至。辟琴瑟。（亦所以助哀也至來也○辟音避一音婢亦反）小功至。不絕樂。〔疏〕父有至絕樂○正義曰父有服在於宮中則子不與於樂者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此謂命士以下與父同宮者若異宮則得與樂崔云父有服齊衰以下之服也若童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當不得與於樂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喪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里或爲士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疏〕姑姊至之黨○正義曰此一節明姑姊妹在夫家而死無後使外人爲主之事夫既先死而夫之黨又無兄弟今既身死使夫之族人主其喪也○妻之黨雖親弗主者妻黨雖親不得與之爲主明婦人外成於夫不合卻歸本族也○或曰主之者或人之說云妻黨主之而附祭之時在於夫之黨主之其義非也○注喪無至義也○正義曰云喪無無主也者言死喪之禮無得無人爲之主必須有人爲主也云里尹閭胥里宰之屬也按周禮六卿之內二十五家爲閭閭置一胥中士也六遂之內二十五家爲里里置一宰下士也引王度記者更證里尹之事按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其記云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則里尹之祿也按撰考云古者七十二家爲里洛誥傳云古者百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鄭云蓋虞夏時制也其百戶爲里未知何代或云殷制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者以已國臣在國而死他國君來弔則君爲主死者雖有至親不得爲主今此婦人死於此里正得里尹主之妻家之親不得爲主故云亦斯義也斯此也亦是此國君爲主之義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吉凶不相干也麻謂絰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絰代大帶也麻不加於采衣采者不麻謂弁絰者必服弔服是也采玄纁之衣○紳音申要絰一遙反下大結反衣於既反又如字纁許云反）〔疏〕麻者至於采○正義曰麻者不紳麻謂絰紳謂大帶言著要絰者而不得復著大帶也故在喪以絰代紳○執玉不麻者謂平常手執玉行禮不得服衰麻也按聘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注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似行聘享之事執玉得服衰絰者彼謂愛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若行聘享大事則吉服故鄭云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謂得著吉服○麻不加於采者謂弁絰之麻不得加於玄衣纁裳之采也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屝本又作菲扶味反）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由用也言知此踊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哉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疏〕國禁至矣哉○正義曰國禁哭則止者謂有大祭祀禁哭之時則止而不哭○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者謂孝子於殯宮朝夕兩奠之時即阼階下位自因其故事而設奠也○注當室則杖○正義曰按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戴德云童子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哀杖成子禮是也皇氏云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特云杖者舉重言也

○世柳之母死。相者由左。世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世柳之徒爲之也。（亦記失禮所由始也世柳魯穆公時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柳良九反相息亮反下及注皆同）○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飯扶晚反注同含本又作唅胡闇反下文同）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疏〕世柳至侯七○正義曰此明相主人之喪禮有失之事○注亦記至之禮○正義曰相主人之禮法相者由左世柳死其徒黨相禮由右故云記失禮所由始也按孟子云魯穆公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彼子柳即此泄柳也故云魯穆公時賢人○注此蓋至用玉○正義曰以非周法故疑夏禮故云蓋也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是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按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皆非周禮並夏殷之法左傳成十七年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也○注尊卑至反虞○正義曰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三月而葬葬罷即卒哭知天子至士葬即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尊卑皆然故知葬即反虞下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也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言五者相次同時○臨如字徐力鴆反）〔疏〕諸侯至此也○正義曰謂諸侯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急宜君命人以飲食爲急故含次之食後須衣故襚次之有衣即須車馬故賵次之君事既畢則臣私行已禮故臨禮在後其事雖多而同一日取畢也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疏〕卿大至舉樂○正義曰按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云無筭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故問之無筭或可喪大記云三問者謂君自行此云無筭謂遣使也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升正柩者謂將葬朝于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綍引同耳廟中曰綍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正之大夫士皆二綍○筭悉亂反比必利反下同爲于僞反枚音梅鐸大洛反葆音保引以愼反注同茅亡交反朝于直遙反道音導）〔疏〕升正至以茅○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大夫送葬正柩之禮執鐸之差○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於兩楹之間其時柩北首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是也四綍皆銜枚者謂執綍之人口皆銜枚止諠囂也○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者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衆左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衆也○匠人執羽葆御柩者匠人工人也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蓋物御柩謂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示指揮柩於路爲進止之節也故然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注五百至二綍○正義曰按周禮注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綍經云執綍則應舉六遂而言黨者此是非辨鄉遂之殊正取五百人是一黨之人數耳或是畧舉鄉中之黨則遂之鄙亦可知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者謂小國中下大夫也故鄭注易訟卦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注云伯氏齊大夫是齊爲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其天子公卿大夫按小司徒職注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然則大都公之采地方百里小都卿之采地方五十里家邑大夫采地方二十五里熊氏云以此推之公之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采地方五十里子男大都采地方二十五里以畿外地濶故公之大都與天子大都同也其中都采地無文其小都則下大夫二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云綍引同耳者其義具在檀弓疏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

大夫也。而難爲上也。（言其僭天子諸侯鏤簋刻爲蟲獸也冠有笄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山節薄櫨刻之爲山棁侏儒柱畫之爲藻文○鏤音陋簋音軌紘音宏坫丁念反藻音早棁章悅反笄音雞屬音燭薄音博又皮麥反又步博反徐又薄歷反櫨音盧侏音朱）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言其偪士庶人也豚俎實豆徑尺言并豚兩肩不能覆豆喻小也○揜於檢反本亦作掩并步頂反）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踰封越竟也或爲越疆○偪音逼本又作逼疆紀良反）〔疏〕孔子至而弔○正義曰此一節明奢儉失禮之事○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者當時謂管仲是大夫之賢者鏤簋者天子諸侯之制而管仲鏤之朱紘者亦天子之紘而管仲朱之故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管仲大夫當緇組紘而與士同今僭天子朱紘旅樹而反坫者是諸侯之禮論語云邦君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今管仲爲之山節而藻棁者天子之廟飾而管仲亦爲之是皆僭也故云賢大夫是賢者尚爲此僭上之事是難可爲上者也言他人在管仲之上皆被僭之故云難爲上禮器云君子以爲濫濫謂盜竊亦僭上之事也○注言其至藻文○正義曰言其僭天子諸侯者朱紘山節藻棁鏤簋是僭天子旅樹反坫者是僭諸侯云鏤簋刻爲蟲獸也者按梓人云小蟲之屬以爲雕琢是刻蟲獸也禮器注云簋天子飾以玉此不云者文不具也其旅樹山節之屬已具於禮器及郊特牲疏故於此不復釋也○晏平至爲下也豚肩不揜豆者依禮豚在於俎今云不揜豆者以豆形既小尚不揜豆明豚小之甚不謂豚在豆也○而難爲下也者平仲賢大夫猶尚偪下是在平仲之下者恒被平仲而偪也是難可爲下

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奔父母喪也）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女子子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爲相通者也側階亦旁階也他謂哭踊髽麻闈門或爲帷門○闈音韋宮中之門劉昌宗音暉髽側瓜反）○嫂不撫叔。叔不撫嫂。（遠別也○嫂悉早反）〔疏〕如三至禮然○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大夫奔父母喪節也○如三年之喪者如若也若遭父母三年之喪則雖曰君之夫人歸往奔喪也若非三年之喪則不歸也女子出適爲父母期而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夫人至入自闈門者謂夫人至於父母之國入自旁側闈門不由正門異於女賓也升自側階者謂夫人升自旁側之階不升正階亦異於女賓也○君在阼者謂主國之君待之在阼階之上不降階而迎也○其他如奔喪禮然者他謂哭踊髽麻之屬如似奔喪之禮然○嫌諸侯夫人位尊恐與卿大夫之妻奔喪禮異故明之也○注女子至階也○正義曰云不自同於女賓也者按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夫人入升堂即位是女賓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今此不然是不自同於女賓以女子子是父母之親不可同於女賓之疏也云宮中之門曰闈門者釋宮文也云側階亦旁階也者闈門是旁側之門故云側階亦旁階此謂東旁之旁階故奔喪禮婦人升自東階故知側階謂東面階也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恥民不足者古者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衆寡均謂俱有役事人數等也倍焉彼功倍已也○其行下孟反）〔疏〕君子至恥之○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有三患五恥之事此君子謂在位之君子未聞患弗得聞也者言人須多聞多識若未聞知古事恒憂患不得聞也○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者以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今不能撫養使民逃散是土地有餘而民不足故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者言役用民衆彼之與已民衆寡均等而他人功績倍多於已由不能勸課督率故君子恥之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駑音奴貶必檢反易供上以豉反下音遐種章勇反）○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孺而樹反本亦作孺復扶又反）〔疏〕孔子至下牲○正義曰此一節明凶荒之年君自貶損也乘駑馬者駑馬六種之最下者也馬有六種一曰種馬天子玉路所乘二曰戎馬兵車所乘三曰齊馬金路所乘四曰道馬象路所乘五曰田馬木路所乘六曰駑馬負重載遠所乘若年歲凶荒則人君自貶故乘駑馬也○祀以下牲者諸侯常祭大牢若凶荒則用少牢大夫士各降一等並用下牲也○注自貶至豚也○正義曰云自貶損者言乘駑馬降牲牢是貶損也云駑馬六種最下者按校人云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是六種馬中最下也云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者天子諸侯及天子大夫常祭用大牢若凶年降用少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用特豕降用特豚如此之屬皆爲下牲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祭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怪之○蜡仕嫁反樂音洛下及注同索色百反下同屬音燭）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蜡之祭主先嗇也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嗇音色烝之承反勞力報反女音汝）〔疏〕子貢至知也○正義曰此一節明蜡月鄉飲酒之樂各依文解之○蜡謂王者各於建亥之月報萬物息老休農又各燕會飲酒於黨學中故子貢往觀之也孔子曰賜也樂乎者呼子貢名而問之云汝觀蜡飲燕見此之事見歡樂否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燕樂也者子貢以謂禮儀有序乃可是樂今此蜡人恣性酣飲載號載呶大小悉爾故云一國之人皆若狂也既皆如狂則非歡樂故云未知其樂也○注蜡也至怪之○正義曰云蜡也者索也至而索饗之皆郊特牲文言經之蜡者是索饗之祭也云歲十二月者周正建亥之月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者謂州黨之學云以正齒位者以歲終事畢黨正屬民以正齒位若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壹命齒于鄉里之屬云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者以飲初之時正齒位及飲末醉無不如狂者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者孔子解蜡是樂之義也言此蜡而飲是報民一年勞苦故云百日之蜡也言百日者舉其全數喻久矣實一年之勞苦也今一日歡休故恣其醉如狂此是由於君之恩澤故云一日之澤也其理深遠故曰非爾所知也○注蜡之至義大○正義曰云蜡之祭主先嗇也者謂以先嗇神農爲主云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者謂於時天子諸侯與羣臣大飲於學烝升也謂升牲體於俎於此之時慰勞農人使合休息云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者解經百日之蜡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其久也云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者解經一日之澤言一日之中由人君之恩澤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弛尸是反下及注同弩乃古反○）〔疏〕張而至道也○正義曰此孔子以弓喻於民也張謂張弦弛謂落弦若弓久張而不落弦則絕其弓力喻民久勞而不息則亦損民之力也○文武弗能也者言若使民如此縱令文武之治不能使人之得所以言其苦故稱其不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者言弓久落弦而不張設則失其弓之往來之體喻民久休息而不勞苦則民有驕逸之志民若如此文武不能爲治也而事之逸樂故稱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者言弓一時須張一時須弛喻民一時須勞一時須逸勞逸相參若調之以道化之以理張弛以時勞逸以意則文武得其其中道也使可以治文武爲政之道治民如此故云文武之道也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大廟音泰）〔疏〕孟獻至之也○正義曰此一節明魯之郊禘之事子魯大夫仲孫蔑謚曰獻子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一日也有事謂南郊祭所出之帝也上帝靈威仰也而周以十一月爲正其月日至注云若天子則圜丘魯以周公之故得郊天所以於此月得郊所出之帝靈威仰而已故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也此言是也○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者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日也有事謂禘祭於祖廟故云有事於祖獻子言十一月建子冬既祭上帝故建午夏至亦可禘祖以兩月日至相對故欲祭祖廟與天相對也故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也此言非也所以爲非者魯之祭祀宗廟亦猶用夏家之法凡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孟月於夏家是四月於周爲六月故明

（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夏之孟月也獻子捨此義欲以此二至相當以天對祖乖失禮意○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者此獻子有此之失故記其失所由也○注記魯至大廟○正義曰云記魯失禮所由者言七月而禘是魯之失禮時暫爲之非是恒行故春秋獻子之後無七月禘廟之事又此不云自獻子始是不恒行也云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者以左傳稱孟獻子經書仲孫蔑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者此是明堂位文故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是后稷配之也亦者天子正月郊祭以始祖配天魯以十一月郊祭亦以后稷配天故云亦也云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者以明堂位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之季夏即夏之孟月建巳之月又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謂禘祭也是用建巳之月按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按僖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荅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禮不合譏而書之者爲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獻子旣七月而禘非時失禮春秋之例非時祭者皆書於經以示譏獻子以後之禘而用七月不書於經而不議者鄭釋廢疾云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禘而云有事者雜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如鄭此言則獻子之時禘皆非正因宣公六月禘爲得正故變文云有事以明餘禘之不正也故餘禘不載於經唯譏於宣公得正之禘也鄭又一解云禮記之言不可合於春秋書例故鄭荅趙商云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是禮記不與春秋合也）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亦記魯失禮所由也周之制同姓百世昏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取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疏】（夫人至始也○正義曰諸侯夫人亦天子所命或是王后無畿外之事故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此文是也若畿內諸侯及卿大夫之妻則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是也○）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爲國君○外宗爲于僞反注同下爲夫爲之服下注爲其亦同）【疏】（外宗至宗也○正義曰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謂君五屬內之女君內宗爲君悉服斬衰爲夫人齊衰則君之外宗之女爲君及夫人與內宗同故云猶內宗也亦即是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之例也○注皆謂至國君○正義曰知皆謂嫁於國中者以經云爲君夫人則君夫人者是國人所稱號故知嫁於國中國外當云諸侯云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者按禮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則異族者亦不可以戚戚君故不得以其親服服至尊也云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者古者大夫不外取故君之姑姊妹嫁於國內大夫爲妻是其正也舅之女及從母皆是者謂君之舅女及君之從母在國中者非正也所以非正者以諸侯不內取故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諸侯雖曰外取舅及從母元在他國而舅之女及從母不得來嫁與己國卿大夫爲妻以卿大夫不外取知內宗五屬之女者以其稱內故內五屬之女也凡外宗內宗皆據有服者云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者摠謂外宗內宗之女皆然也）

（云嫁於庶人從爲國君者亦內外宗之女並言之則服齊衰三月此等內宗外宗熊氏云雖嫁在他國皆爲本國諸侯服斬也今依用之若賀循譙周之等云在己國則得爲君服斬夫人齊衰若在他國則不得也今並存焉任賢者擇之此外宗與喪服外宗爲君別也故鄭注彼云外宗是君之外親之婦此外宗唯據君之宗崔氏云兼據夫人外宗其義非也又周禮外宗內宗謂外內之女而崔氏云鄭注特牲云女者女有出適嫌有降理故舉女不言男其義亦非也）

○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謝之）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己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疏】（廐焚至道也○正義曰廐焚孔子馬廐被火焚也○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謂孔子拜謝鄉人爲火而來慰問孔子者○拜之士壹大夫再者言拜此鄉人之時若士則壹拜之大夫則再拜之○亦相弔之道者此言雖非大禍災亦是相哀弔之道也）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上時掌反辟匹亦反）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官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亦記失禮所由也善桓公不忘賢者之舉官猶仕也此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達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疏】（孔子至爾也○正義曰此二節明大夫之臣雖仕於公反服大夫之服孔子論說管仲之事故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者謂管仲逢遇羣盜於此盜中簡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者謂管仲薦上此二人以爲桓公之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者此管仲薦此盜人之辭言此盜人所與交遊是邪辟之人故犯法爲盜可人也者謂其人性行是堪可之人也可任用之○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者謂管仲之死桓公使此二人著服也○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者言依禮仕官於大夫升爲公臣不合爲大夫著服今此二人是仕宦於大夫升爲公臣者之爲大夫而著服也從管仲爲始言自此以後升爲公臣皆服宦於大夫之服也○有君命焉爾也者言此二人所以爲管仲著服者有桓公之命使之焉爾作記之者亦記失禮所由又記桓公不忘賢者之舉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舉猶言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新）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謂諸臣之名也）【疏】（過而至稱字○正義曰此一節明辟君之諱也過謂過誤也舉猶言也若過誤言君之諱則起而改變自新）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爲亂己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爲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與音預注同辟音避注同僚本又作寮力雕反難乃旦反下同）【疏】（內亂至辟也○正義曰此一經明卿大夫之禮有內亂力不能討可辟之事○內亂不與焉者謂國內有同僚爲亂則身自畏辟不干與焉以其力弱不能討也雖不與而已若力能討則當討之○外患弗辟也者外謂在外鄰國爲其寇患雖力不能討不得辟之當盡死於難也○注春秋至外難○正義曰引春秋者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文按彼云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又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何休云不忍見其如此故請至于陳而葬原仲時季友討慶父爲不與國政力不能討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逐慶父而酖叔牙也此注云力不能討亦謂不與國政若力能討之而不討則責之故宣二年晉史董狐書趙盾以弑君云子亡不越竟是也）

○贄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贄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贄者失之矣○厚戶豆反剡以冉反畫胡卦反徐胡麥反再行戶剛反）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問其先人始仕食祿以何君時○當如字注同舊丁浪反）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疏】（贄大至事也○正義曰此明五等諸侯所執圭玉之制○贄大行曰者贄明也大行謂周禮有大行人篇掌諸侯五等之禮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贄明大行人之事謂之贄大行今亦作記者引此舊書故云贄大行曰曰發語端也○博三寸者謂圭博三寸也○厚半寸者謂圭與璧各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者謂圭與璧剡殺也上左右角各寸半○玉也者言五等諸侯圭璧長短雖異而俱以玉爲之故云玉也○藻三采六等者藻謂以韋衣板以藉玉三采者三采朱白蒼也六等者謂畫上三色每色爲二行是三采六等也○注贄大至之矣○正義曰云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者謂作此記之前別有書論說大行人之禮其篇名謂之贄大行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者按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是也既重云[illegible]等相間而爲六等也若五等諸侯皆一采爲一就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爲一就故三采三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皆二采再就謂朱綠也二采故二就其實采別二就則四等也典瑞又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規聘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采共爲一就也與諸侯不同其天子則典瑞云繅五采五就亦一采爲一就五采故五就其實采別二就則十等也云子男執璧作此贄者失之矣者以此經列公侯伯子男摠云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此謂圭也今摠包子男則子男亦執圭故云作此贄者失之矣）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其廟君諾之乃行○釁許靳反純側其反）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居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拭靜也○拭音式碑彼皮反靚本亦作靜同才性反）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自由也衈謂將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周禮有刲衈○刲苦圭反夾古洽反衈如志反割古代反又古對反一音其既反珥如志反）有司皆鄉室而

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有司宰夫祝宗人○鄉許亮反下同）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告者告宰夫）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君朝服者不至廟也○朝直遙反注同）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豭音加彝以之反）〔疏〕成廟至豭豚。○正義曰此一節論釁廟及考路寢之事○成廟則釁之者謂宗廟初成則殺羊取血以釁之尊而神之也○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者其禮謂釁廟之禮欲釁之時祝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事爵弁者士服也純衣者謂絲衣則玄衣纁裳也○雍人拭羊者雍人是廚宰之官拭羊謂拭靜其羊拭於廟門外按大戴禮釁廟篇云成廟則釁以羊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鄉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命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此皆大戴禮文既云拭羊乃行入廟門是拭羊在廟門之外但初受命於寢門內之時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玄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著玄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人廟之時則爵弁純衣雍人舉羊升屋者熊氏云謂抗舉其羊升於屋自中者自由也謂升屋之時由屋東西之中謂兩階之問而升也中屋南面者謂當屋棟之上亦東西之中而南面刲割其羊使血流于前雍人乃降皇氏云舉羊謂縣羊升屋謂掛羊於屋自中謂在屋之中中屋謂羊在屋棟之下縣之上下處中今謂屋者謂室之在上之覆也前云升屋下云乃降與喪大記復者升屋其文正同何得以升為縣又中屋為屋棟去地上下為中此正得云屋中不得云中屋若室裏縣羊則當羊而下何得云血流于前又下文其衈皆於屋下明知其釁則在屋上檢勘上下皇氏之說非也○門夾室皆用雞者門謂廟門也夾室東西廂也其減於廟室故釁不用羊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用三雞故云皆也謂釁門夾室用雞之時如上用羊之法亦升屋而割之○先門而後夾室者謂先釁門後釁夾室又畢於門也○其衈皆於屋下者謂未刲割羊與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故云其衈皆於屋下衈訖然後升屋而釁也○門當門夾室中室者謂衈訖為釁之時門則當門屋之上中夾室則當夾室上之中以割雞使血流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此釁廟以羊門夾室以雞摠云其衈則毛牲羽牲皆謂之衈而鄭注周禮云毛牲曰刲羽牲曰衈者以此經有羊有雞無別刲文故摠以衈包之周禮刲衈相對故以毛牲曰刲羽牲曰衈○有司皆鄉室而立者謂釁夾室之時宰夫祝宗人皆當於夾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而立○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者謂釁事既畢宗人告攝主宰夫以事畢宰夫及祝宗人等乃退○反命于寢者謂釁既畢反報君命於路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者謂君受命之時南鄉于路寢門內南面而立身著朝服即大戴禮云玄衣以不入廟故朝服○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者路寢是生人所居不用神之故不釁也考之者謂設盛饌以落之如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是也庾蔚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者釋所以不釁路寢之義言此屋與神明相交故釁之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者器之名者尊彝之屬也若作名者成則釁之若細者成則不釁名器則殺豭豚血塗之也不及廟故不用羊也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行道以夫人之禮者弃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為始○比必利反）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前辭不教謂納采時也此辭賓在門外擯者傳焉賓入致命如初主人卒辭曰敢不聽命○使色吏反）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弃妻畀所齎○皿武景反字林又音猛齎子兮反下同畀必利反與也又婢支反償也）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誅猶罰也○共音恭粢盛上音咨下音成肖音笑辟音避）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言弃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唯國君不稱兄）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姑姊妹見弃亦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疏〕諸侯至稱之。○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出夫人及卿大夫以下出妻之事○諸侯出夫人者謂夫人有罪諸侯出之命歸本國○使者將命者使者謂送夫人歸者將行君命以告夫人之國君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者禮尚謙退不能指斥夫人所犯之罪故引過自歸云寡君才知不敏不能隨從夫人共事社稷宗廟故君使臣某敢告在下之執事○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者須待也俟亦待也主人報客云君既有命寡君豈敢不恭敬須待君命○有司官陳器皿者使者既得主人答命故使從己來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賚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也○主人有司亦官受之者主國亦使有司官領受之也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妻出者此以下明夫出妻法也○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者謂凡遣妻必稱尊者之命舅在稱舅者謂妻之被出則應稱夫名使某來告若夫之父在則稱父名使某來告是舅在則稱舅也舅沒則稱兄者謂稱夫兄之名使某來告不云舅沒則稱母者婦人之名不合外接於人也若有死喪則稱母弔即曾子問云母喪稱母是也○無兄則稱夫者謂夫身無兄則稱夫名使某來告則上文是也夫遣人致命則得云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若夫之父兄遣人致命其致命之辭未聞也○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者前文已具重更發者為姑姊妹張本故云加姑姊妹亦皆稱之鄭云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是也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言貴其以禮待己而為之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少失召反下及注同食我音嗣為于偽反下來為亦為同倨音據慢武諫反本亦作慢父音甫）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疏〕孔子至吾子正義曰此一節明少施氏以禮而食孔子吾祭者謂孔子祭也○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者作起也少施氏起而辭謝云疏麤之食不足祭也○吾飧者謂孔子食後而更飧而強飯以荅主人之意○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者少施氏又起而辭謝云疏麤之食不可強飽以致傷害故云不敢以傷吾子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个為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飧音孫个古賀反卷音眷徐紀勉反下同與音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婦來為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為已見不復特見○婦見賢遍反下注同供恭用反養羊尚反復扶又反）見諸父。各就其寢。（旁尊也亦為見時不來）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為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燕則鬈首。（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鬈紒也○鬈音權又居阮反去起呂反鬌丁果反紒音計字又作紒）〔疏〕納幣至鬈首○正義曰此一節論昏禮婦見舅姑及女求許嫁加笄分別之事納幣一束者謂昏禮納財幣之時其幣一束謂十个也束五兩者兩个合為一卷取配偶之義是束五兩也一兩有四十尺八尺曰尋五八四十是兩五尋也今謂之匹由匹偶也○婦見舅姑者謂婦來明日而見舅姑也○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者見舅姑之時則夫之兄弟姑姊妹皆立于舅姑之堂下東邊西鄉以北為上近[illegible]入入則從[illegible]更別請其[illegible]其寢者諸[illegible]其寢而見[illegible]禮之者女[illegible]禮言之○[illegible]及女賓為[illegible]者則婦人[illegible]笄之後尋[illegible]此既未許嫁雖已笄猶為少者處之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會謂領上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illegible]紕六寸者中[illegible]去上同紃施[illegible]曠反下同會[illegible]反又支允反[illegible]）

（同條本又作條同吐刀反）〔疏〕（鞸長至五采○正義曰鞸韍也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也○會去上五寸者會謂鞸之領縫也此縫去鞸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紕以爵韋六寸者謂會縫之下鞸之兩邊紕以爵韋闊六寸倒攝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不五寸者謂紕鞸之兩邊不至鞸之下畔闊五寸○純以素者素謂生帛謂紕所不至之處橫純之以生帛此帛上下各闊五寸也○紃以五采者紃條也謂五采之條置於諸縫之中○注會謂至上同○正義曰鞸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其在下揔會之處故謂之爲會此上緣緣鞸之上畔其縫廣狹去上畔五寸也云領之所用蓋與紕同者紕既用爵韋會之所用無交會紕同類故知會之所用與紕同也云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者純緣也緣之所施是兩旁之紕不至下五寸之處以素緣之云與會去上同者純之上畔去鞸下畔五寸會之下畔去鞸之上畔五寸以其俱五寸故云與會去上同如諸儒所說云會者是鞸之上畔淺緣而已去上五寸謂與兩旁之紕去鞸上畔會縫之下有五寸若如此說何得鄭注與會去上同明知會之闊狹五寸也）

禮記注疏卷四十三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雜記下

凡弁經節

其衽半而益一（惠棟挍宋本作其此本其誤而閩監毛本同今正）

父有服宮中節

父有至絕樂（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則子不與於樂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子字）

姑姊妹其夫死節

姑姊至之黨（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云里尹閭胥里宰之屬也（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毛本也作者）

二十五家爲閭閭置一胥中士也六遂之內（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此十七字無衞氏集說同）

亦是此國君爲主之義（惠棟挍宋本同閩本義字闕監毛本義誤說）

麻者不紳節

麻者至於采（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按聘禮已國君薨（惠棟挍宋本作聘衞氏集說同此本聘誤周閩監毛本同今正）

似行聘事之事（惠棟挍宋本作似衞氏集說同此本似誤飯閩監毛本同今正）

國禁哭節

謂大祭祀（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本同考文引宋板祀作禮）

不菲（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不屝云本又作菲○按屝正字菲假借字）

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哉（惠棟挍宋本作哉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哉誤矣閩監毛本同今正）

國禁至矣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世柳之母死節（惠棟挍云泄柳節諸侯使人節宋本合爲一節）

世柳之母死（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世柳閩監毛本世作泄衞氏集說同下及注並放此疏同）

世柳至侯七（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諸侯飯以珠（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下有含以璧三字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稽命徵文衞氏集說載孔疏云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并於諸侯下刪去飯以珠三字而與大夫士連文其所據本更無含以璧三字可知蓋脫之久矣）

卿大夫節

君問之無筭（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毛本筭作算衞氏集說同釋文亦作算○按當作算）

卿大至舉樂（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升正柩節

謂一黨之民（段玉裁云周禮鄉師疏引此注天子千人與五字當在一黨之民下）

居前道正之（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正誤止）

升正至以茅（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升廟之西階於兩楹之間（閩監毛本同浦鏜挍於字上補正字）

謂之羽葆葆謂蓋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葆字不重）

居柩葆前御行於道（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葆字衞氏集說同）

孔子曰管仲鏤簋節（惠棟挍云孔子節宋本分婦人非三年之下合如三年節爲一）

管仲鏤簋（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鏤簋字誤也）

刻爲蟲獸也（監毛本作蟲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蟲省作虫閩本同嘉靖本同山井鼎云此注及疏正嘉二本皆作虫宋板萬歷崇禎本注及疏並作蟲）

冠有筭者爲紘（各本同考文引足利本爲紘作有紘）

豚肩不揜豆（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不弇云本亦作揜）

孔子至而弔（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是難可爲上者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可作乎下是難可爲下同）

君子有三患節

彼功倍已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岳本已並作己是也）

君子至恥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未聞患弗得聞也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未下有之字）

孔子曰凶年節

哀公使孺悲（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孺悲云本亦作孺）

孔子至下牲（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子貢觀於蜡節（惠棟挍云子貢節張而不弛節宋本合爲一節）

子貢至知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及飲未醉無不如狂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醉上有而字）

張而不弛節

張而至道也〇正義曰此孔子以弓喻於民也（惠棟挍宋本無上八字）

喻民一時須勞（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民下有之字）

則文武得其其中道也（補案其字誤重）

孟獻子曰節

孟獻至之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其月日至注云若天子則圜丘（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注作主衞氏集說無注云二字）

冬既祭上帝（惠棟挍宋本冬下有至字此本脫閩監毛本同）

外宗爲君夫人節

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及字衞氏集說同）

外宗至宗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君作宗）

廏焚節

廐焚（閩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廐作廄岳本同石經作廏釋文同疏放此）

廐焚至道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孔子拜謝鄉人爲火而來（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謝下衍一字）

孔子曰管仲遇盜節

官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惠棟挍宋本官作宦宋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此本誤作

官閩監毛本同注疏並放此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宦按惠棟挍宋正義皆作宦

孔子至爾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作記之者（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之衍字）

內亂不與焉節

內亂至辟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時季友不討慶父（惠棟挍宋本有不字此本不字脫閩監毛本同）

贊大行節

贊大至事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成廟則釁之節

宗人視之（惠棟挍宋本作視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視誤視閩監毛三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九經誤字並作視通典四十八引亦云雍人拭羊宗人視之）

居上者宰夫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亦作居上按通典四十八引作東上者宰夫也東字似勝經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注正釋經東上二字）

拭靜也（各本同釋文出拭靚云本亦作靜通典亦作拭靜）

周禮有刉衈（各本同釋文衈作珥）

路寢成則考之（各本同石經同毛本考作攷通典亦作考）

成廟至豭豚（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爵弁者士服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士誤上衛氏集說亦作士）

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元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入廟之時（惠棟挍宋本同衛氏集說亦同閩監毛本衍著元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二十字○案此本亦誤衍）

升於屋上自中者（惠棟挍宋本有上字此本上字脫閩監毛本同）

諸侯出夫人節

擯者傳焉（各本同釋文出儐者云本又作擯）

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弃妻畀所齎（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上齎作賫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所齎云下同按注二齎字各本並同惟宋本及衛氏本上作賫下作齎正義云陳夫人嫁時所賫器皿之屬各本並作賫則注亦當作賫爲是後人見下律文作齎并改上賫亦作齎疑非其舊）

諸侯至稱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命歸本國（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命作令衛氏集說同）

不能指斥夫人（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通解能作欲）

故君使臣某（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使臣作使使臣）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節

時人倨慢（各本同釋文出倨傻云本亦作慢）

孔子至吾子（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納幣一束節

十个爲束（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个作箇釋文出十个）

兩兩者合其卷（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挍本云按者字衍兩兩合其卷用史記兩兩相比漢人語也沈彤改者爲卷非召南疏無者字）

五兩五尋（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挍本云五兩五尋宋監本作一兩五尋召南疏作一兩五尋）

猶匹偶之云與（各本同考文云古本猶作由按作由字與正義合）

猶若女有髻紒也（各本同釋文出紒云字又作紒通典五十六亦作紒）

納幣至鬈首（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今謂之四由匹偶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由作猶）

纁長三尺節

會謂領上縫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領上作上領足利本同岳本同續通解同釋文出領縫盧文弨云通攷作領上縫疏但作領縫似上字衍也）

若今時條也（各本同釋文出之條）

纁長至五采（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倒攝之（惠棟挍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攝誤礵）

此帛上下各閒五寸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各作亦衛氏集說同）

以其在下總會之處（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下作上）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三（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二終記云凡三十四頁宋監本禮記卷第十二經五千八十四字注六千七百十二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十二經五千三十七字注六千七百八十二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四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喪大記第二十二

（陸曰鄭云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故以大記爲名）○〔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喪大記者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此於別錄屬喪服喪大記者劉元云記謂之大者言其委曲詳備繁多故云大

疾病。外內皆埽。（爲賓客將來問病也疾困曰病○埽悉報反爲于僞反下爲其爲賓爲主人皆同）○〔疏〕外內皆埽者爲賓客來問病者以尋常每日皆埽案內則云雞初鳴咸盥漱洒埽室堂者此是平生無事時每日恒埽今既疾病不應更有華飾故知埽者爲賓客來也○注疾困曰病○正義曰按既夕禮云有疾病者齊乃云疾病內外皆埽是疾困曰病此對文耳散則通也檀弓云孔子寢疾七日而沒是也

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縣音玄注同去起呂反注及下注同）寢東首於北牖下。（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爲北墉下○首手又反下注南首同牖音酉舊音容下注牖下放此墉音容）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爲其不能自屈伸也○牀仕良反本或作床字褻息列反新朝直遙反後朝服皆同）男女改服。（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屬纊以俟絕氣。（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屬音燭纊音曠一音古曠反易以豉反）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爲其相褻）〔疏〕君大至之手○正義曰此明君及大夫等疾困去樂之事君謂諸侯也及大夫等徹縣知不包天子者以此篇所記皆據諸侯以下也○注天子至之事○正義曰案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云宮縣四面象宮室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又云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鄭云諸侯之大夫半天子之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案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此云不命之士謂子男之士○注謂君至墉下○正義曰知謂君來視之時也者案論語鄉黨云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此云東首故知是君來視之時也以東方生長故東首鄉生氣云病者恒居北牖下者士喪下篇云東首于北牖下是恒在北牖下也若君不視之時則不恒東首隨病者所宜此熊氏所說也今謂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嚮南墉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注廢去至伸也○正義曰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者釋所以病困而除牀取地義也人初生時在地今病困而反在地冀生氣還反得活如初生時也云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者上云徹褻衣則知所加者正也下云加新衣則知所徹者褻衣故云互也朝服云衣素裳也云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者解所以加朝服義也明君子雖卒必以正自處也○注爲賓至服也○正義曰案既夕禮云養者皆齊案文王世子云則世

（子親齊玄而養至病困易之以朝服故檀弓云親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寢室通耳其尊者所不燕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適丁歷反注同處昌慮反下同）【疏】（君夫至于寢○正義曰此一經明貴賤死寢不同也君謂諸侯也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大夫世婦卒於適寢者適寢猶今聽事處也其制異諸侯也大夫死適寢其妻亦死適寢也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世婦是諸侯之次婦今既明諸侯世婦尊與命婦敵故互言見義今命婦死於正寢則世婦死女君次寢之上也○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者內子卿妻也若未爲夫人所命則初死在下室至小斂後遷尸乃復還其正寢也○士之妻皆死于寢者亦各死其正室也夫妻俱然故云皆也○注言死至處也○正義曰寢室通耳者案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此云卒於適寢是寢室通也云其尊者所不燕焉者謂尊嚴之處不就而燕息焉云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者此云士死於寢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故云或也云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者皇氏云君謂女君而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辟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者夫人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夫寢皆婦人供視之是亦婦人不死男子之手也案服虔注左傳義與皇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夫人路寢比君路寢爲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知死正寢者案春秋成公薨於路寢道也僖公薨於小寢譏即安謂夫人寢也隱公薨不書地失其所文公薨於臺下襄公薨於楚宮定公薨于高寢皆非禮也案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案周禮掌王之六寢之脩何休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用）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簨虡之類○麓音鹿梯他兮反簨恤尹反虡音巨）【疏】（正義曰自此至復而後行死事明復是招魂之禮也○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者復謂升屋招魂其死者所封內若有林麓則所主林麓虞人設階梯而升屋○無林麓則狄人設階者謂官職卑小不合有林麓無虞人可使狄人是家之樂吏之賤者掌設簨虡簨虡階梯之類故狄人設階也）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復之者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衮則夫人用褘衣而侯伯

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赬亦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襢衣榮屋翼也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皐某復也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卷本又作袞同古本反注同屈音闕注同赬勑貞反襢知彥反稅他亂反榮如字屋翼也劉昌宗音營號戶高反注同捲俱勉反徐紀阮反褘音輝鷩必列反揄音遥毳昌銳反霤力又反篋苦牒反）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爲主人之惡○乘繩證反轂工木反惡烏路反）【疏】（小臣至而復○正義曰此一節明復時所用之衣及招魂升降之節○小臣復復者朝服者此明諸侯小臣君之近臣與君爲招魂復魄既是君之親近與君所爲招魂之時冀君魂神來依之則大夫士以下皆用近臣也所復之人皆著朝服奉事君之魂神故朝服○君以卷者謂上公以衮冕而下○夫人以屈狄者謂子男之夫人自屈狄而下○大夫以玄赬者玄纁也言大夫招魂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赬也○世婦以襢衣者世婦大夫妻也其上服唯襢衣故用招魂也言世婦者亦見君之世婦服與大夫妻同也○士以爵弁者士亦用助祭上服以招魂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者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士妻以稅衣者稅衣六衣之下也士妻得服之故死用以招魂也○皆升自東榮者此復者初上屋時也榮屋翼也天子諸侯四注爲屋而大夫以下不得四注但南北二注而爲直頭頭即屋翼也復者升東翼而上也賀瑒云以其體下於屋故謂上下在屋兩頭似翼故名屋翼也○中屋履危者中屋者當屋東西之中央履危者踐履屋棟上高危之處而復也○北面三號者復者北面求陰之義也鬼神所嚮也三號號呼之聲三徧也必三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也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也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號輒云皐某復矣鄭注士喪禮云皐長聲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者三招既竟捲斂所復之衣從屋前投與司服之官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也前謂陽生之道復是求生故云從生處來也然如雜記所言則應每衣三號也○降自西北榮者復者投衣畢而回往西北榮而下也初復是求生故升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自陰幽而下也不正西而西北者因徹西北扉爲便也必徹西北扉者亦用陰殺之所也故鄭注士喪禮云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注小臣至堂前○正義曰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者男子舉上公婦人舉子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也云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者以鄉飲酒鄉射是大夫士之禮云設洗當東榮此東榮故知是卿大夫士禮今之兩下屋云天子諸侯言東霤者霤謂東西兩頭爲屋簷霤下案燕禮云設洗當東霤人君殿屋四注燕禮是諸侯禮明天子亦然也）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尸浴而去之○衣尸於既反注衣尸同斂力驗反後不出者皆同去起呂反）婦人復。不以袡。（袡嫁時上服而非事鬼神之衣○袡而廉反婦人嫁時上服）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婦人不以名行）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爲死事）【疏】（復衣不以衣至以斂

○正義曰復是求生若用復衣而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爲反故不得將衣襲尸及斂也○婦人復不以袡者袡是嫁時上服乃是婦人之盛服而非是事神之衣故不用招魂也纁襈衣下曰袡○凡復至稱字者自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而婦人並稱字○唯哭至死事者唯哭先復者氣絕而孝子即哭哭訖乃復故云唯哭先復也復而後行死事者復而猶望生若復而不生故得行於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也）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啼大兮反）【疏】（始卒至人哭踊○正義曰主人孝子男子女子也親始死孝子哀痛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故啼也○兄弟哭者有聲曰哭兄弟情比主人爲輕故哭有聲也○婦人哭踊者婦人衆婦也宗婦亦啼衆婦人輕則哭也然婦人雀踊而此云踊者通自上諸侯並踊也）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爲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疏】（既正至北面○正義曰此經明人君初喪子及夫人以下哭位也○子坐于東方者子謂世子世子尊故坐于東方謂室內尸東故士喪禮云主人入坐于牀東是也○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者案士喪禮衆主人在其後又云親者在室鄭云謂大功以上依唯士禮父兄子姓大功以上正立于室內東方今此經捴云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以士禮言之當在室內但諸侯以上位尊不可不正定世子之位故顧命康王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室內也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遙繼主人之後○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者以其卑故在堂下北面不云東方稍近西而當戶以下堂西方無婦人位故也案士喪禮云小功以下衆兄弟堂下北面此經直云有司庶士在堂下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夫人坐于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云婦人俠牀東面但士禮畧但言俠牀人君則當以帷鄣之也○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內命婦則子婦也姑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皆立于西方也○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者外命婦謂卿大夫妻外宗謂姑姊妹之女外命婦外宗等疏於內命婦故在戶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注正尸至之女○正義曰知正尸謂遷尸牖下南首也者既夕禮云設牀第當牖及遷尸是也知南首者按士喪禮將含之時商祝入當牖北面受貝奠于尸西鄭注云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是也云子姓謂衆子孫也者謂子孫所生也云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者約士喪禮文或諸侯位尊男子等當立于戶外東方已具前說云世婦爲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者前文云大夫世婦則世婦與大夫妻相敵此經內命婦與外命婦相當故知內命婦是世婦也案喪服傳云命婦者大夫之妻故云外命婦卿大夫妻又周禮命及於士則其妻亦爲命婦故鄭注內宰云士妻亦爲命婦士妻與女御相對俱褖衣則君之女御內命婦中兼之也云外宗姑姊妹之女者但姑姊妹必嫁於外族其女是異姓所生故稱外宗案周禮外宗外女之有

（爵者若其有爵則爲外命婦此別云外宗容無爵者女之女亦是異姓所生而不云者則上文所謂子姓是也周禮有內宗內女之有爵者此不言者則前文姑姊妹是也但姑姊妹已嫁國中則爲命婦別云姑姊妹者各在室女未嫁及嫁於他國或雖嫁國中從本親之位故別云姑姊妹也不云舅之女及從母之女者外宗中兼之畧可知也）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士賤同宗尊卑皆坐）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扳本又作攀普班反一音班援音爰徐于願反【疏】大夫至而哭○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初有喪哭位之禮○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者謂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雖有卑於死者以其位尊故坐哭若其無命夫命婦雖尊於死者亦皆立哭○注命夫至者立○正義曰知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者案左氏傳士踰月外姻至今大夫初喪正尸無容即有異姓故知是同宗之親來哭者知非異姓卿大夫來弔者以其與主人等並列哭位故知是爲喪來哭者若有弔者當立哭不得坐也此大夫之喪不顯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位者約上文君喪及下文士喪畧可知也云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皇氏云凡謂君與大夫其哭者若爵位尊者則坐故上文君喪子及大夫坐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是也君之喪卿大夫皆立大夫之喪非命夫命婦者皆立是也此云尊卑非謂對死者爲尊卑也若其今所行之禮與古異也成服之後尊於死者則坐卑於死者則立也○注士賤至皆坐○正義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既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無所異也）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國賓聘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爲寄于僞反下皆同下注爲母爲其罷倦皆同【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君大夫士等未小斂之前主人出迎賓之節○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者謂士之喪大夫來弔其主人於大夫來弔之時不當小斂之時則出迎大夫○注出者至斂時○正義曰云或至庭者謂世子迎寄公及國賓士出迎大夫士也皆至庭故下文云降自西階又云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是也云或至門者謂大夫於君命故下文云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是也以此言之則世子於天子之命士於君命亦皆然也云不當斂其來非斂時者上君與大夫云未小斂謂未斂之前去小斂遠也士云不當斂謂去小斂近大夫與士至小斂相偪也士於大夫雖與小斂相偪不當斂之時尚爲大夫出若未小斂之前爲大夫出可知也案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注云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彼亦謂小斂之事與此同斂訖大夫至即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是也此但云斂不云襲者未襲之前唯士爲君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是也君使退主人哭拜送于外門外於時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因送君使而拜之非謂特出迎賓也此云不當斂則出迎賓雜記云士喪當袒大夫至絕踊而拜之與此違者皇氏云若正當斂時不出若斂後而有大夫至則絕踊而拜之○）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拜寄公國賓於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跣悉典反扱初洽反衽而審反又而鴆反裳際也拊音撫使色吏反鄉許諒反【疏】凡主至門外○正義曰前經明出迎賓遠近此經更辨拜迎委曲之儀降自西階者不忍當主位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者寄公謂失位之君也國賓謂鄰國大夫來聘者遇主國君之喪拜于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者謂士之喪大夫親來弔立于西階下東面主人則降自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即位西階下與大夫俱哭不迎大夫於門外○注拜寄至北面○正義曰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者熊氏云凡賓弔北面是其正故檀弓云曾子北面而弔焉且尸在堂上鄉之可知也知寄公在門西者寄公有賓義故在賓位故知在門西知國賓在門東者賓雖爲君命使或本是吉使而遭主國之喪而行私弔之禮故從主人之位故知在門東云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者熊氏云小斂之後主人位於阼階下西面寄公稍依吉禮嚮就賓位東面鄉主人也國賓亦以小斂後漸吉轉就門西賓位但爵是卿大夫猶北面也又士喪禮云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是也云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者以大夫身來弔士之時在西階之南主人降自西階鄉其位而拜之拜訖主人即位於西階下東面哭之故士喪禮云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鄭注云即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是據主人也而皇氏云即位西階東面哭謂大夫之位也下云大夫特來則北面皇氏即云是大夫之位俱與士喪禮違又與鄭注士喪禮不同其義非也云大夫特來則北面者以大夫與士若俱來皆東面故主人即位西階在大夫之北俱東面而哭今大夫獨來不與士相隨故大夫北面也必知北面者以凡特弔皆北面故檀弓云曾子北面而弔是特弔也○）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疏】正義曰前經明男子迎賓此經明婦人迎賓也○夫人爲寄公夫人出者出謂出房也所爲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也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爲出者亦同也○命婦爲夫人之命出者亦同其夫爲君命也此出亦不下堂耳○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者前經明士於大夫不當斂出故此士妻於命婦亦不當斂而出也○注出拜至東面○正義曰知拜於堂上者男子降階拜賓於庭婦人無外事故知拜於堂上云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者以前文云君之喪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故知此命婦在堂上北面知寄公夫人亦然者以士喪禮他國異爵者門西北堂與已國大夫同則知寄公夫人亦與命婦同也云小斂之後尸西東面者以小斂之後遷尸於堂故知從婦人之位在尸西東面也）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馮皮冰反本或作憑後皆同袒大旱反說本作稅同他活反徐他外反注同髦音毛髽側瓜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大夫士等小斂之節及拜迎於賓及奠祭弔者之儀各隨文解之○主人即位于戶內者以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尸東今小斂在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西面○主人馮之踊者斂訖主人馮尸而踊○主婦亦如之者馮尸竟亦踊與男子同也○主人袒者徧小斂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士喪禮馮尸已竟而云髻髮袒此未括髮先云袒者或人君禮也○說髦者髦幼時翦髮爲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髦是也今小斂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案鄭注士既殯說髦今小斂而說者人君禮也括髮以麻者以用也人君小斂說髦竟而男子括髮括髮用麻也士小斂後亦括髮但未說髦耳○婦人髽者婦人髽亦用麻也對男子括髮也○帶麻于房中者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絰也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鄭云婦人亦有苴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苴絰也帶男子帶絰于東房而婦人帶絰在西房既與男子異處故特記其異也婦人重帶故云帶而畧於絰也○于房中者謂男子說髦括髮在東房婦人髽帶麻於西房也○注士既至右房○正義曰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者謂數往日也云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者案士喪禮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鄭注云釋髻髮宜於隱者是主人等括髮在東房士喪禮又云婦人髽于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髽于室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此經兼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括髮於東房故知婦人髽及帶麻于西房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欲明經中房是西房也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熊氏云左房則東南火室也右房則西南金室也諸侯路寢室在於房中在室之東西也○）

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奉芳勇反注同夷于堂如字陳也本或作侇同音移一本作奉尸于堂從才用反又如字【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士之喪小斂徹帷夷尸之節○徹帷者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也至小斂衣尸畢有飾故除帷也此士禮耳諸侯及大夫賓出乃徹帷事見於下文男女奉尸夷于堂者夷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將出戶往陳于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而扶捧之至堂以極孝敬之心也○降拜者降下也既陳於堂則適子下堂拜賓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大夫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衆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之○氾芳劍反）主人即位。襲帶絰踊。（即位

（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母之喪。即位而免。（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爲母重初亦括髮既小斂則免○免音問後放此）乃奠。（小斂奠也）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拾其劫反裼思歷反卷起權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大夫士小斂訖拜賓也○君拜寄公國賓者君謂嗣君也小斂尸出堂嗣君下堂拜賓也寄公尊故先言之也拜寄公及國賓並就於其位鄉而拜之故鄭注士喪禮云拜賓鄉賓位拜之是也○大夫士者嗣君又次拜大夫士也大夫士既是先君之臣皆同有斬衰之服而小斂訖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也○拜卿大夫於位者此更申明拜卿大夫士之異卿大夫則就其位鄉而拜之也○於士旁三拜者旁猶面也若拜於士士賤不可人人拜之故每一面并唯三拜也必三拜者士有三等故三拜之故士喪禮云大夫特拜士旅之隱義云士有三等一等一拜故三下膝也一云旁猶不正也或云衆士都共三拜也○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者婦人無下堂位並在堂上故夫人拜寄公妻於堂上也○大夫內子士妻者夫人亦拜大夫士之妻也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此不云命婦者欲見卿妻與命婦同也○特拜命婦者此更申明拜命婦與士妻之異也特猶獨也謂人人拜之尊故也特拜命婦則內子亦然也○汜拜衆賓者謂不特也衆賓士妻賤故汜拜之亦旁三拜也○於堂上者拜命婦及士妻亦並於堂上也此經唯舉君喪拜賓不云大夫士喪拜賓者文不具也其大夫士之喪拜賓亦然也故士喪禮云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也按上注小斂之後寄公門西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大夫當在門東北面士當在門西國賓之南東面嗣君於阼階之下少南鄉其位而拜之案上注云寄公夫人命婦小斂之後尸西東面其嗣君夫人本位在西房當在西房之外南面拜女賓也若士妻於阼階上西面拜賓也以無西房故也以上皆是皇氏所說熊氏以爲大夫士拜卿大夫士者是卿大夫士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卿大夫於位士旁三拜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遭喪并言之者以其大夫士家喪小斂後拜賓同故也此即君大夫士之喪小斂後拜賓且與上文未小斂時文類其義踰於皇氏矣○主人即位○正義曰主人拜賓之後稍近北即阼階下位○襲帶絰踊者拜賓時袒今拜訖襲衣加要帶首絰於序東復位乃踊也○注即位至變也○正義曰前經注云未小斂主人即位西階下東面位恐此亦然故明之云阼階之下必知然者以士喪禮小斂後衆主人東即位又云主人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故知此即位在阼階下也云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者案士喪禮先踊乃襲絰此先襲絰乃踊士爲卑此據諸侯爲尊故云尊卑相變也○母之喪即位而免○正義曰爲父喪拜賓竟而即阼階下位又序東帶絰猶括髮若爲母喪主拜賓竟即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絰至大斂乃成服也所以異於父也乃奠者奠謂小斂奠也拜賓襲絰踊竟後始設小斂之奠也○弔者至拾踊○弔者謂小斂之後來弔者揜襲裘之上裼衣若未小斂之前來弔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今小斂之後弔者以上朝服揜襲裘上裼衣加武者賀氏云武謂吉冠之卷主人既素冠素弁故弔者加素弁於武○帶絰者帶謂要帶絰謂首絰緦之絰帶以朋友之恩故加帶與絰也若無朋友之恩則無帶唯絰而已○與主人拾踊者拾更也謂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是與主人更踊○注始死至而入○正義曰知始死弔者朝服裼裘者檀弓云子游裼裘而弔是也知朝服者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是也小斂之後不用弔則小斂之前可以弔云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者約子游之弔也云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者凶冠則武與冠連不別有武免亦無武今云加武明不改作凶冠亦不作免弔所以有免以四代袒免親及朋友皆在他邦嫌有免理故云亦不免引檀弓曰以下者證小斂之前裼裘小斂之後襲裘賀氏以爲加素弁於吉冠之武解經文似便與鄭注不改冠其義相妨熊氏云加武帶絰謂有朋友之恩以絰加於武連言帶耳熊氏又云小斂之時君於臣大夫於士士於朋友之恩若兩大夫不假朋友之恩皆朝服襲裘加絰於玄冠之上若大夫士無朋友之恩皆玄冠朝服襲裘而已若士大斂之時有朋友之恩者及兩大夫相爲并君於大夫皆皮弁服襲裘加弁絰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殯則大斂也君於士大夫士自相於無朋友恩者視大斂則亦皮弁服襲裘無弁絰也故士喪禮云君於士視大斂注云皮弁服襲裘無絰也故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若當事則弁絰不云士則士雖當事不弁絰君於士尚皮弁明君於卿大夫亦皮弁當事弁絰與士異也此所云皆謂未成服之前弔服也若成服之後其錫衰緦衰之等已具上檀弓疏然熊氏以武上加絰與帶帶文相妨其義未善兩家之說未知孰是故備存焉○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爲㪺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挈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涖縣其器○壺音胡縣音玄及下注同更古行反下同罷音皮倦其卷反漏音陋爨七亂反又七官反下爨鼎同㪺音俱水斗也隱義云容四升也挈苦結反又音結○）大夫官代哭。不縣壺。（下君也○下戶嫁反下成君不相下下大夫同）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疏哭也）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饌仕眷反燎力召反又力弔反）

〔疏〕君喪至一燭○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小斂後代哭之異○君喪虞人出木角者虞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出壺者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出鼎者雍人主亨飪故出鼎也所以用鼎及木者冬月恐水凍則鼎漏遲遲更無準則故取鼎煖水用虞人木爨鼎煑之故取鼎及木也○司馬縣之者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掌知漏事故司馬自臨視縣漏器之時節故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乃官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使聲不絕也○注燭所至設燭○正義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賓出徹帷。（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即徹帷徹或爲廢）

〔疏〕正義曰士小斂竟而徹帷此至小斂竟下階拜賓賓出後乃除帷是人君及大夫禮舒也注云士卒斂即徹帷者士喪禮文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鄉許亮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通明小斂後尸出在堂時法也○主人在東方者主人之位猶在尸東婦人之位亦猶在尸西如室中也○由外來者在西方者由從也從外來謂新奔喪者若於時有新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也所以爾者阼階有事故升自西階乃就西方又一通云欲見異于在家者故在西方也若未小斂而奔者則在東方也故奔喪注云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是也○諸婦南鄉者諸婦主婦以下在家者若無奔喪者則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既有外新奔者故移辟之而近北以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客者也處昌慮反）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拜者皆拜賓於位也爲後者有爵攝主爲之辭於賓耳不敢當尊者禮也○衰七雷反▲人爲于僞反下人爲注爲下▲爲君皆同竟音境▲下同）

〔疏〕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至喪有無後無無主○正義曰此一節明小斂之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及拜賓之位又廣明喪主不在之義婦人質故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者敵者不下堂若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者男子遭喪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迎亦不哭也故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是也○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者此以下明喪無主而使人攝者禮也若有主則使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若無女主者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也○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者若無男主者亦使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位也鄭云女有下堂明謂此也男拜女賓于門內少遠階下而猶不出門也○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者若有子雖幼小則以衰抱之爲主而人代之拜賓也○爲後者不在者謂主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則有爵者辭者謂不在家之主有官爵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無爵者人爲之拜者謂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而爲主拜賓也○在竟內則俟之者若主行近在國竟之內則俟其還乃殯葬也在竟外則殯葬可也者若主行在國外計不可待則殯殯後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者釋所以必使人攝及其衰抱幼之義無後▲已自絕嗣無關於人故可無後也若無主則相對賓有闕故四鄰里尹主之是無得無主也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輯斂也斂者謂舉之不以杖柱地也夫人世婦次於房中即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敢自持也子於國君有之命輯杖下成君不敢敵之也卜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獨焉則杖君謂子也於大夫所杖俱爲君杖不相下也○輯側立反下同斂也去起呂反後去杖皆同見賢遍反斂力檢反下同柱知主反近附近之近）疏（君之至則杖○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君及大夫士三日之後杖之節制各依文解之○子大夫寢門之外杖者子謂兼適庶及世子也○寢門殯宮門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持杖柱地行以至寢門也○寢門之內輯之者斂之不柱地殯柩在門內神明所在故入門斂之不敢柱地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也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是也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者次謂婦人居喪之地在房內則得持杖柱地也○即位則使人執之者婦人之位在堂堂上有殯若出房即位則不復自執但使人代執之自隨不柱地也○子有王命則去杖者子亦謂世子也世子若有天子之命則對之則不敢杖故云之以尊王命也○國君之命則輯杖者國君若鄰國之君使人來弔雖爲敵國而世子自卑未敢比成君故自斂杖以敬彼君命也○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者聽卜謂卜葬卜日也有事於尸謂虞及卒哭祔祭事尸時也敬卜及尸故去杖也○大夫於君所則輯杖者君謂世子也若大夫與世子俱來在門外位大夫則輯杖敬嗣君也○於大夫所則杖者大夫若不與世子俱來而與諸大夫俱在門外位既同是爲君杖無相敬下故並得執杖柱地也○注三日至下也○正義曰知死後三日者下文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則知君大夫三日者與士同故知死後三日也云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者以下云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今君喪親疏杖不同日是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君嫁爲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爲士妻及君之女御皆十日杖云夫人世婦次於房中者謂西房也故上文云婦人髽帶麻于房中是也云即位堂上者前文云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即位堂上也云卜卜葬卜日也者以經文卜在有事於尸之前虞而立尸虞祭之前卜者唯卜葬日耳故知卜謂卜葬日也云凡喪祭虞而有尸者檀弓云虞而立尸又士虞禮有尸是虞有尸也云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者以經云子大夫寢門之外杖故知是寢門外位若寢門內位則君亦輯之大夫當去杖也云君謂子也云以經前云子後云君嫌是別人故云君謂子也者於大夫所杖俱爲君杖不相下也者謂大夫於大夫所是兩大夫相對故云俱爲君不相降下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爲夫于僞反下及注妻爲君爲人得並同）疏（○大夫至人杖○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杖節三日之朝既殯者謂死後三日既殯之後乃杖也○主人主婦室老皆杖者應杖者三日悉杖也大夫有

君命則去杖者大夫即大夫嗣子也嗣子而云大夫者鄭云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對君命亦然也大夫及嗣子有君命則去杖以敬之也大夫之命則輯杖者若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以自卑下之也若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敵無所下也○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者內子卿妻若卿大夫妻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弔已者皆爲夫人之命去杖也○爲世婦之命授人杖者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內子敬之則使人執杖以自隨也世婦卑於夫人臨而不去也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內子卿妻者舉內子則命婦可知也文相互也欲見卿喪與大夫同○注通實至喪也○正義曰經云大夫之喪則其子非大夫也今云大夫有君命是謂子爲大夫經雖以子爲主兼通身實爲大夫有父母喪也）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子皆杖。不以即位。（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即位與去杖同）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啓後也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以喪至尊爲人得而褻之也棄本亦作古弃字斷丁管反注斷瓜同）疏（士之至隱者○正義曰此一節明士之杖節○二日而殯者除死日爲二日也○三日之朝者謂殯之明日是也○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者謂士之子於君命其妻於夫人之命如大夫之禮君命夫人之命皆去杖○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者謂士之子於大夫之命其妻於世婦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之禮大夫之命則輯杖世婦之命則授人杖也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定本如大夫作如夫人二字異義亦通○注士二日至室者○正義曰案前文大夫三日殯此士二日殯是降下大夫也云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者殯是爲死者故數往日爲三日杖是爲生者故數來日爲三日云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前經大夫之喪云主人主婦此士之喪直云婦人皆杖婦人是衆尋婦故知容妾爲君及女子子在室者也以其皆杖故也○子皆杖不以即位○正義曰皇氏云子謂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即位辟適子也所以知此是大夫士庶子者見下有大夫士適子哭殯哭柩推此大夫士適子故知此是大夫士之庶子也然案鄭注此云子謂凡庶子也凡於貴賤則庶子是也容人君適子入門輯杖猶得即位庶子宜在門外之位去之故無即門內之位理也大夫士之適子則得哭殯哭柩如下所說其庶子則宜與人君之庶子同並不得以杖即位也熊氏云此文承上君大夫士之喪下則此謂君大夫士之庶子故注云子謂凡庶子義亦通也○注不以至杖同○正義曰不以杖即位鄭恐人疑庶子雖不得以杖即位猶得輯之入門故明之也言與去杖同凡去杖者不復輯也○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正義曰大夫士謂大夫士之適子哭殯則杖者既攢塗之後於父父也其尊偏近故哭殯可以杖也哭柩則輯杖者謂將葬既啓之後對柩爲尊則斂去其杖○注哭殯至廟門○正義曰哭柩謂啓後也者啓謂將葬啓殯而出柩也知非未殯之前而哭柩者大夫士之喪未殯之前則未杖也云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者天子諸侯其尊

廣遠廟門之內則去杖廟門謂殯宮之門柩之所在故云廟也○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杖是喪至尊之服雖大祥棄之猶恐人褻慢斷之使不堪他用棄於幽隱之處使不褻污）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弃於坎下札爛脫在此耳造猶內也襢第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盤并以盛冰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illegible]）疏（[illegible]）

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illegible]）疏（[illegible]）

（斂衾者幠覆也斂衾者將擬大斂之時衾被也既遷尸在牀而用斂衾覆之也去死衣者餘襲之故除去死時衣所加以新衣及復衣爲尸將浴故也小臣楔齒用角柶者楔小柱也以柶角爲之長六寸兩頭曲屈爲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柶柱張尸齒令開也○綴足用燕几者爲尸應著屨恐足辟戾亦使小臣用燕几綴拘之令直也案既夕禮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鄭注云云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如鄭此言則側几於足令几脚南出以拘尸足兩邊不令辟戾崔氏云燕几今之燕几其形曲仰而拘足與鄭違其義非也○君大夫士一也者自始死至此貴賤同○注牀謂至者也○正義曰第牀簀也初廢牀者牀在北壁當戶至復鬼後遷之在牀而當牖南首所以死後必遷當牖南首者以平生寢卧之處故士昏禮同牢在奧又云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北止又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是尊者常居之處若晝日常居則當戶故玉藻云君子之居恒當戶若病時亦當戶在北牖下取鄉明之義故鄭前注病者恒居北牖下明不病不恒居北牖下也）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弃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挋拭也爪足斷足爪也○管人如字掌管籥之人又古亂反掌館舍之人也下同汲音急說吐活反繘均必反汲水綆也抗苦浪反舉也盆蒲奔反沃烏谷反枓音主又音斗絺勅其反一本作綌去逆反挋音震它音他下同拭音式）【疏】（管人至而浴○正義曰此一經明浴時也管人主館舍者故鄭注士喪禮管人有司主館舍者汲謂汲水不說繘屈之者繘汲水瓶索也遽促於事故不說去井索但縈屈執之於手中○盡階不升堂者以水從西階而升盡不上堂知西階者以士喪禮云爲垼于西牆下故知從西階而升也○浴水用盆者用盆盛浴水也○沃水用枓者用枓酌盆水沃尸熊氏云用盤於牀下承浴水○浴用絺巾者絺是細葛除垢爲易故用之也士喪禮云浴巾二皆用綌熊氏云此蓋人君與大夫禮或可大夫上絺下綌故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是也○挋用浴衣者挋拭也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也賀氏云以布作之生時有此也士喪禮云浴衣於篋注云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通裁是也○如它日者它日謂平生尋常之日也○小臣爪足者尸浴竟而小臣翦尸足之爪也○浴餘水棄于坎者浴盆餘汁棄之於坎中坎者是甸人所掘於階間取土爲竈之坎甸人主郊野之官○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者內外宜別故用內御擧衾也內御婦人亦管人汲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耳）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弃

于坎。（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差七何反注差淅同沐音木甸田遍反垼音役鄭注儀禮云塊竈也陶音桃重直龍反鬲音歷煮諸許反厞扶味反隱也舊作扉音非門扉也爨七亂反淅先歷反潘方袁反米汁也差初佳反率音律又音類上時掌反）【疏】（管人至于坎○正義曰此一節明沐也○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者差謂淅米取其潘汁也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者皆謂用其米取其汁而沐也○甸人爲垼于西牆下者謂將沐之時甸人之官爲垼于西牆下土垼塹竈甸人具此爲垼竈以煮沐汁○陶人出重鬲者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者謂縣重之罌也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爲粥實於瓶以疏布冪口繫以簑縣之覆以葦席管人受沐乃煮之者淅於堂上管人亦升盡等不上堂而就御者受淅汁下往西牆於垼竈鬲中煮之也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者爨然也甸人爲竈竟又取復鬼人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然竈煮沐汁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然舊云厞是屋簷也謂抽取屋西北簷也熊氏云厞謂西北隅屏隱之處徹取屋外當厞隱處薪義亦通也何取此薪而用者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管人授御者沐者煮汁孰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使沐也○乃沐者御者授汁入爲尸沐也○沐用瓦盤者盤貯沐汁就中沐也○挋用巾者用巾拭髮及面也士喪禮云沐巾一又云挋用巾注云巾晞也淸也○如它日者事事亦如平生也○小臣爪手翦須者沐竟而翦手爪又治須象平生也濡濯弃于坎者皇氏云濡謂煩潤其髮濯謂不淨之汁也言所濡濯汁棄於坎中鄭注士喪禮云巾櫛浴衣亦并棄之其坎案既夕禮云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此沐汁棄於坎則浴汁亦然○注差淅至黍與○正義曰差是差摩故云淅詩云釋之叟叟是釋淅米也云取其潘以爲沐也者士喪禮云受潘煮于垼用重鬲云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者謂沐與浴俱有枓俱有盤浴云用枓沐云用盤是文相變也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者若士喪禮云是諸侯之士而沐稻今此云士沐粱故疑天子之士也云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者案公食大夫禮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是稻粱卑於黍稷就稻粱之內粱貴而稻賤是稻人所常種粱是穀中之美故下曲禮云歲凶大夫不食粱故諸侯之士用稻天子之士用粱黍稷相對稷雖爲重其味短故大夫用之黍則味美而貴故特牲少牢爾黍于席以其味美故也詩頌云其饟伊黍鄭注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是黍貴也故天子用之無正文故疑而云與也）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妾也同言無筭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粥之育反又音育下同溢音逸劉昌宗又音實下同莫音暮疏食音嗣下及下注疏食皆同）【疏】（君之至無筭○正義曰此一節廣明五服之喪自初死至除服君及大夫士食飲之節今各依文解之今此經特明君喪食之禮○納財者財謂穀也謂所食之米也言每日納用之米朝唯一溢米莫唯一溢米也食之無筭者言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云無筭○

士疏食水飲者疏麤也食飯也士賤病輕故疏食麤米爲飯亦水爲飲○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者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言疏食水飲也○注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至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正義曰財謂穀也故太宰云以九賦斂財賄也注云財謂泉穀是穀爲財但米由穀出經已稱米故鄭云食穀必言納財者以一日之中或粥或飯雜作之無時不過朝夕二溢之米當須豫納其米故云納財也云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案律歷志黃鍾之律其實一籥律歷志合籥爲合則二十四銖合重一兩十合爲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者但古秤有二法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二斤爲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爲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一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參以成四百八十銖唯有十九銖二參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大畧而言之云同言無筭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者粥與疏食俱言無筭是疏食與粥者皆一溢米或粥謂食粥者或飯謂疏食也）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士亦如之。（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疏】（大夫至如之○正義曰此經明大夫禮也○室老子姓皆食粥者室老謂貴臣子姓謂孫也不云衆子者主人中兼之○衆士疏食者謂非室老也案喪服傳云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鄭注云士邑宰此不云者邑宰雖貴以其遠於君與衆臣同案檀弓主人主婦歠粥此夫人世婦妻皆疏食者熊氏云檀弓云主婦謂女主故食粥也○）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果瓜桃之屬○）【疏】（既葬至食肉○正義曰此一節明既葬至練祥君大夫士之食節也主人疏食水飲者熊氏云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盛謂今時杯杅也篹竹筥也歠者不盥手飯者盥篹或作籑○盥古緩反篹本又作匴又作算悉緩反又蘇管反醯呼雞反杅音于筥居呂反歠昌悅反飯扶晚反篹息尹反徐音撰○）【疏】（食粥至醴酒○正義曰此一節明食之雜禮○食粥於盛不盥者以其歠粥不用手故不盥食於篹者盥者篹謂竹筥飯盛於篹以手就篹取飯故盥也○食菜以醯醬者謂練而食菜果者食之時以醯醬也○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文承既祥之下謂祥後也然間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二文不同又庾氏云蓋記者所聞之異大祥既鼓琴亦可食乾肉矣食菜用醯醬於情爲安且既祥食果則食醯醬無嫌矣熊氏云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醯醬祥而飲酒也○）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食肉飲酒亦謂既葬）

（○期音基下同爲母爲妻並于僞反下注爲其同與音預下同○）〔疏〕（期之至樂之○正義曰此一節論期與大功喪食之節也○期之喪三不食者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者謂義服也其正服則二日不食也故閒傳云齊衰二日不食○九月至喪也者謂事同期也○）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義服恩輕也故主謂舊君也言故主者關大夫及君也○比必利反）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有疾。食肉飲酒可也。（爲其氣微）五十不成喪。（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疏〕（五月至成喪○正義曰此一經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壹不至可也者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并言之也容殤降之緦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故摠以壹不食再不食結之故閒傳去小功緦麻再不食殤降者也○注故主至君也○正義曰若是諸侯當云舊君主者大夫之經云故主關大夫君也○注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正義曰致毀謂致極哀毀散送謂絰帶垂散麻以送葬故雜記云五十不致毀玉藻云五十不散送注云送喪不散麻○）七十唯衰麻在身。（言其餘居處飲食與吉時同也）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食音嗣辟音避粱音良）〔疏〕（既葬至則辭○正義曰此一經明已有喪既葬尊者賜食之禮葬後情殺可從尊者奪也○君食之謂君食臣也大夫謂大夫食士也父友謂父同志者也其人並尊若命食孝子則可從之食也○不辟粱肉者粱粱米也雖以粱米之飯及肉命食孝子食之○若有酒醴則辭者若酒醴飲之則變見顏色故辭而不飲也）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簟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簟徒點反葦于鬼反莞音官又音完）〔疏〕（小斂至葦席○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大夫士小斂大斂所用之席也士以葦席與君同者士卑不嫌故得與君同用簟也○注三者下皆莞○正義曰知下皆有莞者案士喪禮記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簟士喪經云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謂小斂席也大斂云布席如初注云亦下莞上簟如士始死至大斂用席皆同也士尚有莞則知君及大夫皆有莞也但此大夫辟君上席以蒲也若吉禮祭祀則蒲在莞下故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與此異也）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士喪禮小斂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亦蓋天子之士也絞紟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斂無紟因絞不在列見之也或曰縮者二○絞戶交反後同縮所六反縞古老反稱尺證反杜預云衣單複具曰稱後放此紟其鴆反後皆同從足容反數色主反見賢遍反○）〔疏〕（小斂至在列○正義曰此以下至絞紟不入廣明君大夫士小斂大斂及襚所用之衣并所陳之處各隨文解之此一經明小斂之衣○布絞縮者一橫者三者以布爲絞縮從也謂從者一副豎置於尸下橫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爲三片以結束爲便也○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者謂大夫士等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絞上○衣十有九稱者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裹又屈衾裹之然後以絞束之○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者謂將小斂陳衣也房中者東房也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絞紟不在列者謂不在十九稱之列不入數也小斂未有紟因絞不在列而言紟耳○注衣十至之也○正義曰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者案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也人既終故云以天地終數斂衣也云亦蓋天子之士者以前文士沐粱與士喪禮不同已云此蓋天子之士此經陳衣與士喪禮衣不同故云亦蓋天子之士也云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者上衣下裳相對故爲成稱紟非衣故云不成稱不連云不在列鄭恐今不布列故云不連數謂不連爲十九稱之列其實亦布陳也云小斂無紟者以下文大斂始云布紟今此經直云布絞故知無紟也）

禮記注疏卷四十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四　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三

喪大記第二十二

劉元云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元作先

疾病外內皆埽節

外內皆埽者　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上有正義曰三字

有疾病者齊　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病作疾浦鏜挍亦作有疾疾者齊

君大夫徹縣節

或爲北墉下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北字衞氏集說同按釋文出爲墉是亦無北字

君大至之手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疾困去樂之事　毛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本去誤云下特縣又去同

東首于北墉下　閩監本作墉惠棟挍宋本同此本墉誤牖毛本誤墉

則暫時移嚮南墉下　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墉作牖毛本亦作墉

君夫人卒於路寢節

士之妻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作士士之妻段玉裁挍本云唐石經士士之妻是也各本脫一士字按正義云夫妻俱然故云皆也又云此云士死于寢是正義本經文有兩士字也

君夫至于寢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不就而燕息焉　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毛本焉並作也

皆婦人供視之　閩監本同毛本供改共

即安謂夫人寢也　惠棟挍宋本有就字衞氏集說同此本就字脫閩監毛本同

按莊公三十二年　監本作二考文引宋板同此本二誤三閩毛本同公字各本並有考文引宋板獨無

小臣復節

捲衣投于前　閩本同惠棟挍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捲衣監毛本捲作卷

小臣至而復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明復時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節作經衞氏集說同

捲衣投于前　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捲作卷下捲斂同

從屋前投與司服之官　閩監本同毛本與誤于衞氏集說亦作與

故云從生處來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云作衣續通解同

而回往西北榮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回作迴

故自陰幽而下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自作就衞氏集說續通解同

此東榮　惠棟挍宋本有云字此本云字脫閩監毛本同

復衣不以衣尸節　惠棟挍云復衣節宋本分婦人復不以禪爲一節凡復至稱字爲一節唯哭至死事爲一節

復衣不以衣至以斂　惠棟挍宋本無此八字

是用生施死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施下有於字

始卒主人啼節

主人啼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人諦云本又作啼○按依說文當作嗁从口虒聲假借作諦俗作啼

始卒至哭踊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既正尸節

既正至北面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依唯士禮　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唯作准續通解同

既夕禮云設牀笫當牖及遷尸是也　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及當乃字誤按記文遷尸上有袒下莞上簟設枕七字故云乃也

各在室女未嫁　考文云宋板各作容此本作各閩監毛本同

大夫之喪節

大夫至而哭（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經明大夫初有喪哭位之禮（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無一字大夫下有士字）

君之喪未小斂節

士出迎大夫士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士字）

大夫與士至小斂相偪也（惠棟挍宋本如此續通解同此本士至二字倒閩監本同毛本與士至誤於至士）

凡主人之出也節

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宋監本閩本同考文云宋板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時誤特）

凡主至門外（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但爵是卿大夫猶北面也（惠棟挍宋本作卿衞氏集說同此本卿誤卽閩監毛本同）

俱與士喪禮違（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俱作但）

小斂主人卽位于戶內節（惠棟挍云小斂節徹帷節君拜節宋本合爲一節）

鄭云婦人亦有苴絰（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無有字按士喪禮注作亦有考文所引宋板非是）

諸侯路寢室在於中房（惠棟挍宋本作中房此本中房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君拜寄公節

氾拜衆賓於堂上（各本同石經氾作汜岳本作氾釋文同按釋文音芳斂反當作氾爲是）

有襲絰乃踊（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云有當作先）

小斂尸出堂（惠棟挍宋本有畢字衞氏集說同此本畢字脫閩監毛本同）

此更申明拜命婦與士妻之異也（惠棟挍宋本作與此本與誤於閩監毛本同）

及兩大夫相爲并君於大夫（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本并作拜似拜字毛本遂誤拜）

無朋友恩者（閩本作朋惠棟挍宋本同此本朋誤明監毛本朋誤服齊召南云當作無朋友恩者朋服字相近而誤蓋君於士也大夫於大夫也士於士也其用皮弁服襲裘並同所異者有朋友之恩則加弁絰無朋友之恩則無弁絰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節

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惠棟挍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續通解同閩監毛本同下衍外字陳澔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無外字按疏述經亦無外字）

出門見人謂迎賓也（惠棟挍宋本作謂迎賓也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續通解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迎賓下衍客者二字閩監毛本同）

婦人迎客至無無主（惠棟挍宋本無此八字）

則出門迎亦不哭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迎字衞氏集說同）

此以下明喪無主（惠棟挍宋本作此以此本此以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無後已自絕嗣（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已作則按考文引宋板但云無後下有則字不云已作則疑當作則無後則已自絕嗣）

君之喪三日節（惠棟挍云君之喪節大夫節士之喪節宋本合爲一節）

不以柱地也（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以柱閩監毛本柱作拄衞氏集說同疏倣此）

君之至則杖（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則對之則不敢杖（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上則字）

故並得執杖柱地也（閩監毛本柱作拄考文云宋板無執字衞氏集說同）

士之喪二日而殯節

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棄杖云本亦作古弃字）

士之至隱者（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者（惠棟挍宋本如此毛本同此本於誤若之誤而閩監本同）

是降下大夫也（惠棟挍宋本作是此本是誤定閩監毛本同）

推此大夫士適子（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推作惟）

同並不得以杖卽位也（惠棟挍宋本有故字續通解同此本故字脫閩監毛本同）

君設大盤節（惠棟挍云君設節宋本自在管人汲授御者節之後按坊本陳澔集說依用輿國于氏本移置亦如此）

宜承濡濯弃於坎下（各本同釋文出濡濯于坎段玉裁挍本云濡當作渜）

札爛脫在此耳（閩監毛本作札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札誤礼考文云宋板足利本札作禮亦誤按釋文出札音側八反知作札不作礼）

君設至一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者小於大盤（惠棟挍宋本者上有夷盤二字此本夷盤二字脫閩監毛本同）

始死遷尸于牀節

此一節反明初死沐浴之節（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亦作反閩監毛本反作又）

故除去死時衣所加新衣及復衣（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本時衣誤時之及誤乃毛本亦誤時之及字不誤）

兩頭曲屈（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曲屈二字倒）

鄭注云云尸南首（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云字不重）

今几脚南出（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今作令衞氏集說同）

初廢牀者牀在北壁當戶（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者作時續通解同）

腠衽良席在東北正（閩監毛本正作上按浦鏜作在東北止云止古文趾○按浦鏜云是也說文有止無趾）

取鄉明之義（閩監毛本同惠棟挍本義下有也字）

管人汲不說繘節

餘水弃于坎（惠棟挍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弃作棄）

管人至而浴（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不說去此繘（監本毛本作此非閩本此處缺惠棟挍宋本作井）

生時有此也（惠棟挍宋本作此續通解同此本此誤作閩監毛本同）

管人汲授御者節

如它日（惠棟挍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它作他衞氏集說同按釋文上節出如它云音他下同謂此它字也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劉叔剛本並作它）

濡濯弃于坎（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弃作棄段玉裁挍云濡當作渜）

管人至于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土垼塹竈（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土誤士考文云宋板塹作塈衞氏集說亦作土垼塈竈）

以疏布幂口（惠棟挍宋本作幂衞氏集說同此本幂誤幕閩監毛本同）

御者授汁（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按當作受）

則浴汁亦然（閩監本同毛本亦然誤然也）

君之喪子大夫節

子大夫公子食粥（惠棟挍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續通解同閩監毛本公子下衍衆士二字衞氏集說同陳澔集說同錢大昕云下文之士卽上文之衆士也衆士不在食粥之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

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無衆士二字

食之無筭（各本同石經同毛本筭作算衛氏集說同下無筭並同）

君之至無筭（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計一十九兩有奇爲一升（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上一字衛氏集說同）

以成四百八十銖（惠棟挍宋本作八十衛氏集說同此本八十誤六十閩監毛本同）

大夫之喪節

大夫至如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卿大夫室老士貴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本貴臣二字倒考文云宋板亦作貴臣）

期之喪三不食節

期之至樂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五月三月之喪節（惠棟挍云五月至成喪疏文四則宋本次在七十雖衰麻在身經注之後）

關大夫及君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及字宋監本岳本同考文引古本同）

五月至成喪（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容殤降之（惠棟挍宋本作殤衛氏集說同此本殤誤傷閩監毛本同下殤降者也同）

大夫之稱經云故主（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稱字故主二字並脫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亦有稱字）

既葬若君食之節

既葬至則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小斂於戶內節

小斂至葦席（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注三者下皆莞（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皆下有有字）

小斂布絞節

小斂至在列（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豎置於戶下（惠棟挍宋本作豎衛氏集說同此本豎誤堅閩監毛本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四終（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三記云凡三十一頁）

禮記注疏卷四十四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五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喪服大記

大斂布絞。縮者三。横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麤朝服十五升小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爲堅之急也紞以組類爲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士喪禮大斂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紞或爲點○幅本又作畐方服反爲三絕句不辟絕句補麥反又音壁徐扶稜反紞丁覽反廣古曠反析思歷反下同強其丈反識式志反又音志又音式下同去起呂反下注同）

【疏】大斂至無紞○正義曰此一節明大斂之事○大斂布絞縮者三者謂取布一幅分裂之作三片直用之三片即共是一幅也兩頭裂中央不通○横者五者又取布二幅分裂之作六片而用五片横之於縮下也布紟若皇氏云紟禪被也取置絞束之下擬用以舉尸也孝經云衣衾而舉之是也今案經云紟在絞後紟或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且君衣百稱又通小斂與襲之衣非單紟所能舉也又孝經云衾不云紟皇氏之說未善也○二衾者小斂君大夫士各一衾至大斂又各加一衾爲二衾其衾所用與小斂同但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故士喪禮云幠用斂衾注大斂所并用之衾一是大斂時復制又注士喪禮云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士旣然則大夫以上亦耳○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者衣多故陳在庭爲榮顯案鄭注雜記篇以爲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而言之餘可知也或大斂襲五等同百稱也北領者謂尸在堂也○西上者由西階取之便也○大夫士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異於小斂北上者小斂衣少統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故南上取之便也○絞紟如朝服者言絞之與紟二者皆以布精麤皆如朝服俱十五升也○絞一幅爲三者謂以一幅之布分爲三段○不辟者辟擘也言小斂絞全幅析裂其末爲三而大斂之絞旣小不復擘裂其末但古字假借讀辟爲擘也○紟五幅無紞者紟舉尸之禪被也紞謂緣飾爲識所以組類綴邊爲識今無識異於生也○注二衾至之上○正義曰朝服十五升者雜記文云以爲堅之強也者解小斂用全幅布爲絞欲得堅束力強以衣少故用全幅云以爲堅之急也者解大斂一幅分爲三片之意凡物細則束縛牢急以衣多故須急也云紞以組類爲之者組之般類其制多種故云組類云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者領爲被頭側謂被旁識謂記識言綴此組類於領及側如今被之記識引士喪禮以陳衣於房中與大夫異今此士陳衣與大夫同故云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倒丁老反注及下同散悉但反）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無襚者不陳不以斂○襚音遂）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褶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複音福褶音牒袷古洽反）

【疏】小斂至斂也○正義曰祭服不倒者祭服[illegible]得用祭服以上者小斂十九稱不悉并之[illegible]要取其方而衣有倒領在足間者唯祭服尚雖散[illegible]不倒在足也○君無襚者國君陳衣及斂悉宜用[illegible]陳用他人見襚送者○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者[illegible]大夫士小斂則先畢盡用己正服後乃用賓客送[illegible]畢盡也小斂盡主人衣美者乃用賓客襚衣之美[illegible]之故言祭服也○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者君[illegible]相送受之而不以即陳列也士喪禮鄭注云大功[illegible]財之義襚之不將命自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illegible]命○注無襚至以斂○正義曰如皇氏之意臣有[illegible]之禮故少儀云臣致襚於君但君不陳不以斂能[illegible]襚大夫士謂小斂之時君不合以衣襚大夫士雖[illegible]陳不以斂故云無襚大夫士至大斂則得用君襚[illegible]大斂時云君襚祭服不倒其義俱遍故兩存焉○[illegible]正義曰筭數也大斂之時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illegible]褶袷至著也○正義曰君衣尚多去其著也者[illegible]猶小斂則複衣複衾也據主人之衣故用複若[illegible]（也故士喪禮云襚以褶是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子[illegible]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是也論語曰當暑[illegible]表而出之亦爲其褻也○袍步毛反禪音單繭古[illegible]亂反纁許云反袡而廉反袗之忍反亦爲于爲反[illegible]之同）

【疏】袍必至一稱○正義曰袍必有表不禪者[illegible]必須在上有衣以表之不使禪露乃成稱[illegible]褻至褻也○正義曰引雜記者證子羔之襲有袍[illegible]稅衣爲表乃成稱引論語者證衣上加表死則冬[illegible]上並加表熊氏云褻衣所用尊卑不同士襲而用[illegible]喪禮陳襲事爵弁服皮弁服褖衣注衣注云褖所[illegible]是襲有袍士喪禮小斂云祭服次散衣次注云褖[illegible]繭之屬是小斂有袍士喪禮又大斂散衣是亦有[illegible]襲亦有袍案雜記云子羔之襲繭衣裳是也斂則[illegible]不用褻衣故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注云[illegible]姜曰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illegible]及大小斂皆不用褻衣知者案雜記云公襲無袍[illegible]（無則大小斂無可知也）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取猶受也○篋古協反）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不詘謂舒而不卷也[illegible]服之色也絺綌紵者[illegible]衣也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用正服○詘丘勿反紵直呂反）

【疏】凡陳至不[illegible]曰陳衣不[illegible]而不卷也○非列采不入者列采謂五方正色之[illegible]謂雜色也不入陳之也○絺綌紵不入者絺是細[illegible]紵是紵布此褻衣故不入陳也○注襲尸至正服[illegible]曰如熊氏之意此謂大夫以下若公則襲亦不用袍。凡斂

者袒。遷尸者襲。（袒者於事便也○便婢面反）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大胥依注作祝之六反下同胥樂官思餘反）（疏凡斂至是斂○正義曰此一節明斂之所用之人有袒有襲之法○凡斂者袒者凡斂謂執大小斂事也事多故袒爲便也○遷尸者襲者謂大斂於地乃遷尸入棺之屬事少故襲也○君之喪者此明人君斂用人之法○大胥是斂者大祝是接神者故使之親斂事也是猶執也衆胥佐之者衆祝喪祝也衆祝賤故副佐於大祝也○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者大祝猶君之大祝也侍猶臨也君尊故大祝親執斂大夫卑故大祝臨之○衆胥是斂者衆祝周禮喪祝卑故親執斂也庾云侍者臨斂之也大夫言侍則君亦應有侍者未知何人也○士之喪胥爲侍者胥亦喪祝也士卑故祝臨之○士是斂者士之朋友來助斂也士喪禮云士舉遷尸是也○注胥當至主斂○正義曰知胥當爲祝者以胥是樂官不掌斂事故引大祝大喪贊斂及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并引士喪禮商祝主斂明諸祝主斂也故引此文以證之商祝者案士喪禮注云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也）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紐女九反舊而愼反鄉許亮反）（疏小斂至不紐○正義曰此一節明斂衣之法○小斂大斂祭服不倒者大斂亦不倒前已言小斂不倒此又言小斂大斂者爲下諸事出也○皆左衽者大斂小斂同然故云皆也衽衣襟也生鄉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鄉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妄人褻之執或爲槷○與音預注同槷音執本亦作執）（疏斂者至六人○正義曰斂者即謂大祝衆祝之屬也既斂是斂竟斂竟必皆哭也所以然者以其與亡者或臣或有恩今手爲執事專心則增感故哭也○士與其執事則斂者前士是斂義也與與執事謂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斂也所以須生經共執事死乃爲斂也若不經共執事則褻惡之故不使斂也○斂焉則爲之壹不食者生經有恩今又爲之斂爲之廢壹食也○凡斂者六人者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裠韜足上行者也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字或爲材○冒音報反下及注同黼音甫殺色戒反徐所例反下及注同裁才再反注同韜本又作弢吐刀反下同）（疏君錦至冒也○正義曰此一經明尊卑冒制○君錦冒黼殺者冒謂襲後小斂前所用以韜尸也冒有質殺者作兩囊每橫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也上者曰

質下者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故云錦冒黼殺也故鄭注士喪禮云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故云綴旁七也○大夫士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者尊卑之差也鄭注士喪禮云上玄下纁象天地也以此推之士赬殺則君大夫書殺爲斧文也又鄭云象天地則大夫以上無疑有象也○凡冒質長與手齊者凡謂貴賤冒通名也言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也○殺三尺者殺從足韜上長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者往猶後也○小斂前有冒故不用夷衾自小斂後衣多不可用冒故用夷衾覆之也士喪禮云幠用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者裁猶制也言夷衾所用上齊於手下三尺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也但不復爲囊及旁綴也熊氏分質字屬下爲句其義非也然始死幠用斂衾是大斂之衾自小斂以前覆尸至小斂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用之小斂斂訖則制夷衾以覆之其小斂以前所用大斂之衾者小斂以後停而不用至將大斂及陳衣又更制一衾主用大斂也所謂大斂二衾者其夷衾至大斂時所用無文當應捴入大斂衣內併斂之也）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子弁絰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絰○鋪普吳反又音敷下皆同）（疏君將至如之○正義曰此一經明君大斂時節也子弁絰即位于序端者序謂東序端謂序之南頭也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者卿大夫謂羣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陵之上楹謂南近堂廉者子位既在東序端故羣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案隱義云堂廉即堂上近南霤爲廉也○北面東上者在基上俱北面東頭爲上也子在東尸在阼階故在基者以東爲上也○父兄堂下北面者謂諸父諸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而向北以東爲上也若士則亦在堂下○外宗房中南面者外宗君之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也輕故在房中而鄉南也皇氏云當在西房以東爲上也今謂尸在阼夫人命婦在尸西北外宗等當在東房○小臣鋪席者謂下莞上簟敷於阼階上供大斂也士喪禮云布席如初注云亦下莞上簟也鋪於阼階上於堂南北爲少南○商祝鋪絞紟衾衣者商祝亦是周禮喪祝也其鋪絞紟衾衣等致于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士盥于盤上者士亦喪祝之屬也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是將應舉尸故先盥手於盤上也雜記云士盥于盤北是也○士舉遷尸于斂上者斂上即斂處也○卒斂者大斂衣裝畢也宰告者宰大宰也斂畢大宰告孝子道斂畢也子馮之踊者孝子待得宰告乃馮尸而起踊○夫人東面亦如之者亦馮尸而踊嚮者夫人命婦俱東鄉於尸西今獨云夫人馮者命婦賤不得馮也馮竟乃斂於棺○注子弁至弁絰○正義曰成服則著喪冠此云弁絰是未成服故此雖以大斂爲文其小斂時子亦弁絰君大夫士之子皆然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云弁絰者爵弁而素者已具於下檀弓疏云大夫之喪子亦弁絰者案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與他殯事

尚弁絰明自爲父母弁絰可知其士則素冠故武叔小斂投冠是諸侯大夫與天子士同）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巫止本或作巫止門外門外衍字耳辟必亦反邪似嗟反）（疏大夫至馮之○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大斂節也○主人迎者主人適子也聞君至而出門迎君也○先入門右者右門內東邊也適子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而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也士喪禮云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注云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也○巫止于門外者君臨臣喪巫祝桃茢以辟邪氣今至主人門恐主人惡之故止巫於門外也○士喪禮云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巫止祝代具在檀弓疏也○君釋菜者鄭云釋菜禮門神也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故禮門神而入也○祝先入升堂者巫止而祝代入故先於君而入門升自阼階也祝以其事接通鬼神者也○君即位于序端者君隨祝後而升堂即位於東序之端阼階上之東是適子階斂處也士喪禮云君升自阼階西鄉○主人房外南面者主人鄉者在門右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面鄉南俱欲視斂也遷尸者鄉鋪絞紟衾衣而君至今列位畢故舉尸于鋪衣上也○宰告者亦告主人道斂畢也○主人降北面于堂下者主人得告斂畢事竟故降西階下而鄉北立待君也○君撫之者君臣情重方爲分異故斂竟而君以手撫案尸與之別也主人拜稽顙者主人在堂下北見君撫尸故拜稽顙以禮君之恩○君降者君撫尸而下堂也○升主人馮之者君馮之已畢降堂而主人升還馮尸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主人升降皆西階也士喪禮云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命主婦馮之者君亦又命主婦馮尸也○注巫止至斂也○正義曰所以巫止者禮教主人故不用將巫入對尸柩云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禮運文也云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者以士喪禮其子不得升今大夫之子將斂之時在房外南面故云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疏士之至夫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士斂之節士喪卑無恩君不視斂故云君不在也○其餘禮猶大夫也者謂鋪衣列位男女之儀事悉如大夫也若有大夫來而君在位則卿大夫位亦在堂廉近西也士喪禮云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案彼意則在主人西也）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目孝子踊節）（疏鋪絞至紟踊○

正義曰此一經明孝子貴賤踊節也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姪大結反娣大計反）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目於其親所馮也馮謂扶持服膺○長丁丈反下同膺於陵反）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奉芳勇反拘音俱一音古侯反）馮尸不當君所。（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處昌慮反）凡馮尸。興必踊。（悲哀悲哀之至馮尸必坐）

〔疏〕君撫至必踊○正義曰此一節明撫尸及馮尸之節○君撫大夫者大夫貴故自撫之○撫內命婦者命婦君之世婦○撫內命婦則不撫賤者可知也○大夫撫室老撫姪娣者大夫以室老爲貴臣以姪娣爲貴妾死則爲之服故並撫之也既撫姪娣則賤妾不撫也○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者君及大夫雖尊而自主此四人喪故同馮之馮父母撫妻子而并云馮通言耳不馮庶子者賤故不得也○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者士賤故所馮及庶子也○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者庶子若有子則父母亦不馮前所馮之庶子是無子者也然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並不得馮也○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者凡主人也父母妻子謂尸之父母妻子也父母尊故馮尸在先妻子卑故馮尸在後○君於臣撫之者此以下目恩深淺尊卑馮撫之異也君尊但以手撫案尸心身不服膺也盧云賤者畧也父母於子執之者盧云執當心上衣也○子於父母馮之者謂服膺心上也○婦於舅姑捧之者盧云尊故捧當心上衣也○舅姑於婦撫之者亦手案尸心與君爲臣同也○妻於夫拘之者盧云拘輕於馮重於執也庾云拘者微引心上衣也賀云拘其衣衾領之交也○夫於妻於昆弟執之者爲妻及自爲兄弟但執之盧無別釋而賀云夫於妻執其心上衣也於兄弟亦執心上衣○馮尸不當君所者所猶處也假令君已馮心則餘人馮者不敢當君所馮之處則宜少避之○凡馮尸興必踊者凡者貴賤同然也馮尸竟則起俱馮必哀殯故起必踊泄之也○注目於其親所馮也○正義曰目於其親謂死者之親馮尸也父母先謂死者父母妻子後是死者之妻子故云目於其親所馮謂題目所馮之人○注此恩至當心○正義曰馮者爲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馮奉卑者則撫執執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子執是兼有尊卑深淺云馮之類必當心者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此下云馮尸不敢當君所明君不撫得當君所也

父母之喪。居倚盧。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爲盧宮之。大夫士襢之。（宮謂圍障之也襢袒也謂不障○倚於綺反苫始占反枕之鳩反凷苦內反襢章善反注同露也障音章下同）

〔疏〕父母至襢之○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兄不次於弟明君大夫士遭喪斬衰齊衰大功等居盧及堊室至祥禫以來降殺之節各依文解之○此一經論初遭喪君大夫士居盧之禮○居倚盧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盧故云居倚盧○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寢苫枕凷者謂孝子居於盧中寢臥於苫頭枕於凷○非喪事不言者志在悲哀若非喪事口不言說君爲盧宮之者謂盧外以帷障之如宮牆大夫士襢之者襢袒也其盧袒露不帷障也案既夕禮注云倚木爲盧在中門外東方北戸定本無枕凷字唯有寢苫二字

既葬。柱楣塗盧。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不於顯者不塗見面○柱張玉反楣音眉見賢遍反）

〔疏〕既葬至宮之○正義曰既葬柱楣者既葬謂在墓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不於顯者言塗盧不塗盧外顯處○君大夫士皆宮之者以大夫士既葬故得皆宮之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盧。（不欲人屬目故盧於東南角既葬猶然○適丁歷反屬音燭）

〔疏〕凡非至爲盧○正義曰凡非適子謂庶子也○自未葬以於隱者爲盧者既非喪主不欲人所屬目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爲盧經雖云未葬其實葬竟亦然也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常禮也）

〔疏〕既葬至家事○正義曰此一經明居喪常禮○既葬與人立者未葬不與人並立既葬後可與人並立也猶不羣耳○君言王事不言國事者君諸侯王天子也既可並立則諸侯可得言於天子之事而猶不自私言己國事也○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者尊君也大夫士葬後亦得言君事而未可言私事也○注此常禮也○正義曰庾氏云案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此言既葬而與人立得爲常禮者鄭以下經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是權禮故以此經不言國事及不言家事大判爲常禮也且曾子問據無事之時故不羣立不旅行此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也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此權禮也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辟音避下注猶辟同）

〔疏〕君既至辟也○正義曰此一經是權禮也若值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禮故從權事此云既葬謂葬竟未卒哭也○王政入於國者謂王政令之事入於己國也○既卒哭而服王事者謂身出爲王服金革之事也庾云謂此言君既葬王政便入國俟卒哭乃身服王事前云君言王事謂言者所訪遠而已王政未入於國也○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者亦權事也謂國之政今入大夫家也○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者此謂服國事也弁絰帶者弔服也言卒哭則有弔服今有事不得服已變服而服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戎便也此與君互也此言服弁絰則國君亦弁絰國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也但君尊不言奪服耳然此言弁絰帶弁絰謂弔服帶謂喪服要絰明雖弔服而有要絰異凡弔也○注此權禮也○正義曰案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是權禮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黝堊堊室之節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外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而可作樂作無哭者黝堊或爲要期禫或皆作道○黝於糾反堊烏路反又烏各反注同禫大感反道音導）

〔疏〕既練至故也○正義曰此一經論練及祥禫之節○不與人居者謂在堊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者此常禮也練後漸輕故得自謀己國家事也○既祥黝堊者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堊白也新塗堊於牆壁令白稍飾故也○祥而外無哭者祥亦大祥也外中門外即堊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也○禫而內無哭者內中門內也禫已縣八音於庭故門內不復哭也○樂作矣故也者二處兩時不哭是並有樂作故也隱義云練後三日一哭於次次在中門外謂堊室也至大祥則不復於外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是外無哭者○注黝堊至哭者○正義曰黝謂治堊室之地堊謂塗堊室之牆云地謂之黝牆謂之堊者釋宮文云禫踰月而可作樂者檀弓云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是祥踰月而可作樂也云樂作無哭者以其樂作故無哭如鄭此注之意以祥踰月作樂故禫時無哭矣則經云樂作之文但釋禫時無哭之意不釋祥之無哭皇氏以爲祥之日鼓素琴樂作之文釋二處兩時無哭與鄭注違皇說非也定本禫踰月作樂祥字作禫字禫之踰月自然從吉樂作可知恐禫字非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不復扶又反）期。居盧。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盧。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歸謂歸夫家也○期音基下同爲母爲妻並于僞反下爲之賜注爲之則爲並同）

〔疏〕禫而至而歸○正義曰此一經明釋禫節言禫時從御婦人於內也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祭言祭訖而後復寢若不當四時吉祭則踰月吉祭乃復寢故士虞記云中月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也亦不待踰月故熊氏云不當四時祭月則待踰月也案閒傳既祥復寢與此吉祭復寢不同者彼謂不復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吉祭後不復宿殯宮復於平常之寢文雖同義別故此注不復宿殯宮也明大祥後宿殯宮也杜預以爲禫而從御謂從政御職事鄭以爲御婦人者下文云期居盧終喪不御於內既言不御於內故知此御是御婦人也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注云歸謂歸夫家也○正義曰女子出嫁爲祖父母及兄弟爲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案喪服女子爲父母卒哭折笄首玄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是既練歸不同者熊氏云喪服注云卒哭可以歸是可以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

〔疏〕公之至而歸○正義曰此一經明公士大夫有地之君喪其臣歸之節○公之喪者臣下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爲公故云公之喪○大夫俟練者此君下之臣大夫待練而歸○注此公至之臣○正義曰知此公是公士大夫有地者以其臣大夫待練士待卒哭故知非正君若正君案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故知此非正君云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者皇氏云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

（公士大夫之君采地言公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故云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君喪而來服至小祥而各反故云歸也皇氏所解於文爲便然唯據國中而死若在采邑理則不包也熊氏云素在君之所謂此家臣爲大夫者素先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謂家臣不在君所出外食都邑者今君喪皆在若大夫士練及卒哭後素在君所者歸於家棠食都邑者歸於都邑若如熊氏解鄭當云素在君所及食都邑之臣今不云及其義疑也）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上時掌反〔疏〕大夫至而歸○正義曰此一經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爲大夫士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大夫士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隱義曰大夫士父母之喪既小祥而歸庶子爲大夫士者也適子終喪在殯宮也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者朔月朔望也忌日死日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而歸殯宮也○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者諸父諸兄弟並期爲輕故至卒哭而各歸賀氏云此弟謂適弟則庶兄爲之次云至卒哭乃歸也下云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謂不就其殯宮爲次而居〔疏〕父不至於弟○正義曰喪既畢故尊者不居其殯宮次也）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爲之賜謂有恩惠也〔疏〕君於至斂焉○正義曰此經以下至君退必奠明君於大夫及士并夫人於大夫士恩賜弔臨主人迎送之節各隨文解之○此一經論君於大夫世婦之禮此世婦謂內命婦大斂爲常爲之恩賜則小斂而往然則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案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者熊氏云彼謂卿也卿則小斂焉爲之賜則未襲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故鄭云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是卿未襲而往案柳莊非卿衛君即弔急弔賢也）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臣之妻畧也〔疏〕於外至君至○正義曰外命婦恩輕故既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君至也則知大夫及世婦未加蓋以前君至也）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殷猶大也朔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直如字又音值當也先後悉見反下胡豆反一音並如字夾古洽反）

擯者進。（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相息亮反下相君並同〔疏〕於士至人踊○正義曰此一經明君賜及夫人於大夫士及妻妾恩賜之差○又明君弔士大夫之禮○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諸妻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爲之賜之大斂焉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者謂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者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士同也○使人戒之者謂君將往使人豫戒告主人使知之○主人具殷奠之禮者殷大也主人得君之戒告先備具月朔大奠之禮重君之來故也○俟于門外者君來之時主人待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者謂見君馬首先君而入門右謂門東北面○祝先升自阼階者君應升自阼階故祝先道君升阼階負墉南面者墉壁也祝先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皆負辟而鄉南也君即位于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故君位于阼而西鄉也○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者前後小臣各二人執戈辟邪氣也君升而小臣夾階北面俟君也盧云上言即位于序端謂君臨大夫將大斂時禮未成辟執事故即位于序端此是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禮已成故即位于阼階也○注祝負至弔之○正義曰直君北者直當也君既在阼階祝立當君北在房戶東而南鄉也云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者顧命云夾階上刃是夾階立也云大夫殯即成服者大夫除死日三日殯與成服同日主人既成服故君錫衰而往弔擯者進擯謂贊於主人禮者擯者始在門東北面今君既升阼則此擯者進於孝子前告孝子使行禮也然喪贊曰相而此云擯者以君之弔禮無嫌擯道之義故得以擯言之也○主人拜稽顙者以君臨視故主人于庭中北面拜而稽顙○君稱言者稱舉也君舉其所來之言謂弔辭也舉言既畢當哭踊祝以相君祝先踊君乃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爲君之荅已）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所以致殷勤也〔疏〕大夫至往焉○正義曰此一節明君來弔士與大夫其禮不同○大夫則奠可也者君既在阼主人在庭踊畢則釋此殷奠于殯可也言對人君可爲此奠○士則出俟于門外者士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君於門外謂君將去也○命之反奠乃反奠者君使人命反設奠士乃反人設奠也○卒奠者設奠畢也○主人先俟于門外者奠畢主人又先出門待君大夫士同然○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者出去也主人于門外送之而拜也○注迎不至荅已○正義曰案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然則喪法孝子拜賓無荅拜之理今者君出孝子雖拜君無荅理而云拜迎則爲君之荅已者以尋常禮敵孝子雖拜賓無荅理今君來臨臣臣既拜迎尊卑禮隔意恐君之荅已故不敢拜迎案僖三十四年有傳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有喪拜焉者謂其餘諸侯來弔國喪以其卑王不拜之若宋來弔王用敵禮拜謝之亦是主人拜賓之義也）

君弔。則復殯服。（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復或爲服〔疏〕君弔至殯服○正義曰謂臣喪大斂與殯之時君有故不得來至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復殯服者復反也殯服謂殯時未成服之服主人于時反服此服新君之事其服則首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注云爲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爲節也世子之從夫人位如祝從君也〔疏〕夫人至不拜○正義曰此一節明夫人弔臣禮○先入門右者門亦大門也謂孝子迎君之妻禮亦如迎君禮也○夫人入升堂即位者亦升阼階西鄉如君也○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者主婦臣妻也既夫人來弔故婦人爲主人當夫人升堂即位時主婦降自西階而下拜稽顙於堂下如男主人也○夫人視世子而踊者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也夫人來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如祝道君也○奠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即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事如君禮者若士則亦主人先出而聽命反奠也○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者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內而拜送之而不拜迎而拜送之義與君同也○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者亦如送君也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入即位于下不升堂而立阼階下西面下正君也衆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即位於房中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下正戶嫁反〔疏〕大夫至而拜○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君之禮不迎于門外者敢於正君謂大夫下臣稱大夫爲君故曰大夫君也入即位于堂下者阼階下也大夫君入寢門不得升堂乃即阼階下位而西鄉也○主人北面者主人適子也其君既即阼階下位故適子辟之位所以在君之南北面也○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者婦人之位在堂其君既來故婦人並爲位于東房中也然此言婦人即位房中非止大夫之君亦總正君來禮如此也又不言大夫之君妻來者當同夫人禮也又前君臨大斂云主婦尸西不言辟者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既殯後哀殺故辟也亦與前互也○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者若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其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昔經使四鄰國卿大夫君遣使來弔若或有此諸賓在庭則此大夫之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諸賓也所以爾者喪用尊者拜賓故也君雖代爲主拜賓而猶不敢同於國君尊代爲主故以主人倍置君之後也主人在君）

後而拜謂君先拜主人後拜也○注婦人至二也○正義曰婦人即位于房中者東房中也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者以婦人合在戸西東面君來升堂婦人辟之在房中今大夫君來雖不升堂婦人猶辟之於房中也然案未大斂之前君雖來主婦猶在戸西其既殯已後君來雖不顯婦人之位今此大夫君云婦人即位房中明正君既殯而來婦人亦即位房中也故云猶辟之云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者以經云其君後主人而拜是君在前主人在後又君拜在前主人拜在後是主人立與拜皆在君後不與君同時拜君既爲主當推君在前故云主人無二也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塗之後雖往不踊也踊或爲哭或爲浴）〔疏〕君弔至后踊○正義曰君弔臣雖見尸柩乃踊者若不見尸柩則不踊案前文既殯君往視祝而踊殯後有踊者皇氏云雖殯未塗則得踊故鄭此注云塗之後雖往不踊也是既殯未塗得有踊也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榮君之來）〔疏〕大夫至必奠○正義曰君不先戒故臣不得具殷奠○君退必奠者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而君去後必設奠告殯以榮君來故也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屬音燭後皆同椑步歷反重直龍反下同兕詞履反被皮義反下同厚戸豆反杝以支反差初佳反徐初宜反僭子念反）〔疏〕君大至六寸○正義曰此一節以下至篇末摠論君大夫士等棺椁及飾棺之異并碑綍之殊各依文解之○此一經論君大夫士等棺椁厚薄之制禮天子之棺四重故檀弓云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注云所謂椑棺梓棺二注云所謂屬與大棺然則天子四重之棺都合厚二尺四寸也若上公棺則去水皮所餘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也若侯伯子男則又去兕皮但餘三棺爲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也若上大夫則又去椑所餘屬六寸及大棺八寸爲一重合厚一尺四寸若下大夫亦有屬四寸及大棺六寸但寸數減耳大棺六寸屬四寸合厚一尺也若士則不重唯大棺六寸也○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者屬六寸椑四寸二者合一尺就大棺八寸爲一尺八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去椑四寸所餘二種合爲一尺四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者各減二寸合餘一尺也○士棺六寸者無屬唯大棺六寸也○注大棺至僭也○正義曰以各大棺故知在表云四者皆周者謂水兕革棺杝棺梓棺等皆周於尸帷椁不周此以內說而出也者謂檀弓此文從內而說以次出外而謂近尸有水革次外有兕革次外有椑次外有屬次外有大棺云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者以檀弓云杝棺一梓棺二從內出外而言此先云大棺及屬乃始云椑是從外鄉內而說故知大棺及屬當梓棺也椑當杝棺也云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者以天子四上公三去其一重故知革棺不被但有兕也云諸侯無革棺再重也者以此經但云君大棺屬椑不云革故知無革棺也此君謂侯伯子男也此經上下大夫但云大棺與屬無椸椑是大夫無椑一重也經唯云士棺六寸是士無屬不重也案檀弓孔子爲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是庶人之棺四寸云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者案哀公二年趙簡子與鄭師戰于鐵簡子自誓云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案此大夫依禮無椑趙簡子所云罰始無椑故知當時大夫常禮用椑是時僭也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鐕所以琢著裏○鐕子南反釘也椓陟角反本又作琢著直畧反）〔疏〕君裏至不綠○正義曰此一經明裏棺之制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朱繒貼四方以綠繒貼四角定本經中綠字皆作琢琢謂鐕琢朱繒貼著於棺也○用雜金鐕者鐕釘也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綠着棺也釋義云朱綠皆繒也雜金鐕尚書曰貢金三品黃白青色○大夫裏棺用玄綠者四面玄四角綠○用牛骨鐕者不用牙金也○士不綠者悉用玄也亦同大夫用牛骨鐕不言從可知也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要一遙反下同）〔疏〕○君蓋至二束正義曰此一經明衽束之數○君蓋用漆者蓋棺上蓋用漆謂漆其衽合縫處也○三衽三束者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者亦漆衽合縫處也大夫士橫衽有二每衽有束故云二衽二束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者士卑故不漆也言二衽二束者與大夫同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者據君言也若大夫士橫唯二束此文是也故鄭注司士云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是也皇氏不見鄭之此注以爲此經大夫士二衽二束者據披從束而言其橫皆爲三束其義非也

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綠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鬊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爲小囊盛之此綠或爲簍○鬊音舜爪側巧反囊乃剛反徐音託盛音成簍力口反）〔疏〕君大至埋之○正義曰此一節明鬊爪之異○實于綠中者綠即棺角也其死者亂髮及手足之爪盛於小囊實於棺角之中士埋之者士賤亦有物盛髮爪而埋之○注綠當爲角○正義曰知綠當爲角者上文綠爲色以飾棺裏非藏物之處以綠與角聲相近經云綠中故讀綠爲角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欑猶菆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暨及也此記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就牆欑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狹小裁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矣士不欑掘地下棺見小要耳帷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幬或作錞或作焞○輴勑倫反橫才冠反下同幬音道注同暨其器反注同見賢遍反注同菆才工反本亦作叢參初金反差初宜反題啼湊七豆反注徐之樹反下同差寬初賣反又初佳反掘其越反又其勿反錞徒對反又徒卧反又徒猥反焞依字支允反又支閔反徐都卧反沈都雷反）〔疏〕君殯至帷之○正義曰此一經明尊卑殯之制度○君殯用輴者君諸侯也殯時置棺於輴內○欑至于上者以木欑輴至於棺上畢塗屋者畢盡也此所欑殯之大有似屋形欑之既訖盡塗其屋也○大夫殯以幬者幬覆也謂棺衣覆之也大夫言幬覆則王侯並幬覆也謂棺衣覆之言大夫幬即加斧之類是也○欑置于西序者屋堂西頭壁也大夫不輴又不四面欑以一面倚西壁而三面欑之又上不爲屋也○塗不暨于棺者暨及也王侯至之三而橫廣去棺遠大夫亦塗而橫狹去棺近使塗不及棺故云不暨棺也○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者士掘肂見衽其衽之上所出之處亦以木覆上而塗之故謂塗上也士喪禮云乃塗注云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也帷之者帷障也貴賤悉然故朝夕哭乃徹帷也○注欑猶至皆然正義曰云欑猶菆也者謂菆聚其木周於外也云屋殯上覆如屋者也解經畢塗屋屋是殯上之覆形似於屋故云如屋云此記參差者謂記此大記之文其事參差若君據天子應稱龍輴不得直云殯用輴君據諸侯不得云欑至于上畢塗屋其文或似天子或似諸侯故云參差云以檀弓參之檀弓云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椁故知天子殯居棺以龍輴又云以椁故知欑木題湊象椁云上四注如屋以覆之者謂上以四注垂而鄉下如似屋檐以覆其上云盡塗之者謂四邊及上皆塗之云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者以檀弓唯云天子龍輴此經直云君殯用輴不云龍是諸侯不龍也謂不畫輴爲龍檀弓唯云天子菆塗龍輴以椁則知諸侯不題湊象椁云其他亦如之者除此龍輴題湊象椁之外其他亦如之其他謂菆木畢塗屋亦如天子也必知天子椁四阿者成二年左傳云宋文公卒椁有四阿是僭天子禮但凡殯之禮天子先以龍輴置於客位殯處然後從阼階舉棺於輴中輴外以木菆輴之四邊木高於棺乃從上加綃黼於棺上然後以木題湊題頭也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鄉內也象椁上之四注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於屋之上又加席三重於殯上其諸侯則居棺以輴亦菆木輴外木高於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菆木於塗上不題湊象椁也雖不象椁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爲四注故經云畢塗屋摠包君也塗上加席三重云大夫之殯廢輴者案下檀弓云三臣廢輴據殯時也是大夫之殯廢輴云欑中狹小裁取容棺者以經云塗不暨于棺明其狹小卑者既狹則知天子諸侯差寬大矣云士達於天子皆然者謂皆帷之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熬五羔反種章勇反下及注同筐音匡腊音昔蚍音毗蜉音浮）〔疏〕熬君至腊焉○正義曰此一經明熬穀之異熬者謂火熬其穀使香欲使蚍蜉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加魚腊焉者魚腊謂乾腊案特牲士腊用兔少牢大夫腊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爲惑蚍蜉○注士喪至左右○正義曰此云士二種四筐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文與此同故引之又引士喪禮云設熬旁一筐者證設熬之處云大夫三種加以粱者以曲禮云歲凶大夫不食粱明豐年常食粱故知大夫加以粱公食大夫禮黍稷稻粱云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者當以士喪四筐設熬旁各一筐則兩旁有兩筐首有一筐足有一筐也云其餘設於左右者兩旁在首足以外皆設於左右旁也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

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於其中耳僞當爲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落其上乃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黻音弗褚張呂反下同僞依注讀爲帷位悲反齊如字徐才細反翣所甲反戴丁代反下及注同披彼義反徐甫髲反下同綏依注爲緌音蕤耳佳反揄音遙注同紐女九反緇側其反壙古晃反惡烏路反衣於既反下衣以皆同以上時掌反下魚上同笭音零縣音玄下皆同搖音遙一音以照反去起呂反車蓋蕤絕句一讀以蕤向下瓜古華反分扶問反又皮莧反又夫云反壙古曠反高古報反又如字長直諒反又如字後放此從才用反）

【疏】飾棺至用纁○正義曰此一經明葬時尊卑棺飾○君龍帷者君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爲之王侯皆畫爲龍象人君之德故云龍帷也○三池者諸侯禮也池謂織竹爲籠衣以青布掛著於柳上荒邊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象之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也闕於後一故三池也○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繒爲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爲雉縣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黼荒者荒蒙也謂柳車上覆謂鱉甲也緣荒邊爲白黑斧文故云黼荒○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鱉甲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爲火三行也火形如半環也○黻三列者又畫爲兩已相背爲三行也○素錦褚者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爲屋也葬在路象宮室也故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即褚是也○加僞荒者帷是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爲紐連之相著旁各三凡用六紐故云纁紐六也○齊五采者謂鱉甲上當中央形員如華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五采謂人君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故云五采也○五貝者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者畫翣形似扇以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也凡有六枚二畫爲黼二畫爲黻二畫爲雲氣諸侯六天子八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鄭注縫人云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載皆加璧也○皆戴圭者謂諸侯六翣兩角皆戴圭玉也○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絞繒又縣銅魚於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隱義曰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間○君纁戴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纁戴謂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也謂之戴者戴值也使棺堅值棺橫束有三亦每一束兩邊輒各屈處爲紐三束有六紐今穿纁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纁披六者纁謂亦用絳帛爲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大夫畫帷者不得爲龍畫爲雲氣○二池者不得三故二也庾云兩邊而已賀云前後各一不振容者謂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爲振容故云不振容也其池上揄絞則有也○畫荒者不爲斧而爲雲氣也○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者與君同也○纁紐二玄紐二者不得六故用四以連四旁也不并一色故二爲纁二爲玄也○齊三采者絳黃黑也○三貝者又降二也○黻翣二畫翣二者降兩黼也○皆戴綏者翣角不圭但用五采羽作綏注翣兩角也○魚躍拂池者無絞雉而有縣銅魚也○大夫戴前纁後玄者事異故更言大夫也降人君故不並用纁也其數與披同用四也○披亦如之者色及數悉與戴同也○士布帷布荒者士帷及荒者白布爲之而不畫也○一池者唯一池在前也○揄絞者亦畫揄雉於絞在於池上而池下無振容知者大夫既不振容明士亦不振容於池下○纁紐二緇紐二者又降玄用緇也猶用四連四旁○齊三采者與大夫同也○一貝者又降二行但一行絡之耳○畫翣二皆戴綏者又降二黻也池上翣悉綏故云皆也○士戴前纁後緇者事異故直言士也戴當棺束每束各在兩邊前頭二戴用纁後頭二戴用緇通兩邊爲四戴舉一邊即兩戴也○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用纁若通兩旁則亦四披也○注飾棺至首也○正義曰以華道路及壙中者以翣入壙中則知餘物堪入壙中者皆入云荒蒙也者以爾雅荒蒙俱訓爲奄故荒得爲蒙云皆所以衣柳也者謂木材有此帷荒在外衣覆之故云皆所以衣柳云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者旣云黼荒畫荒又云火三列黻三列火黻旣爲三列其處寬容宜在荒之中央則知黼之與畫宜在荒之外畔云僞當爲帷或作于者僞字與帷聲相近又諸本僞字作于者于帷聲又相近因聲相近而遂誤作僞字或作于字故云聲之誤也云紐所以結連帷荒者荒在上帷在旁屬紐以結之與束棺屬披之紐別也故鄭注司士云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是披紐與此異也云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者鄭以漢之制度而知如小車笭者以小車之箱必猶狹長故云如小車笭云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者荒之爪謂荒之材出外若人之指爪而縣此池於荒之爪端其池若宮室之承霤然云語辭也云以銅爲魚縣於池下者以參漢之制度而知也云揄揄翟也青質五色者爾雅釋鳥文經云揄絞故知畫揄於絞繒也經云振容故知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揄搖云行則又魚上拂池者以經云魚躍拂池躍是鄉上之名非行不動故知行則魚上拂池引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者此經云不振容雜記云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若屬於池則振容不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云士則去魚者言士同大夫不振容更又去魚故云士則去魚此云士揄絞明大夫亦揄絞但大夫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爲振容而皇氏不解鄭之此旨謂大夫不揄絞而有銅魚士無銅魚而有揄絞以爲魚陰而絞陽大夫偪君故奪其陽不尋其義一何疏妄之甚云齊象車蓋蕤者此車蓋四面有垂下蕤今此齊形象此車蓋及蕤謂上象車蓋旁象蓋蕤云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者言齊形既圓上下縫合雜采豎有限礙如瓜內之子以礙爲分限然也皇氏云如虎掌之爪皮外其色有部分若然此注唯據班爪事恐不合耳云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者謂用此戴索連繫棺束之紐與外畔柳材使相當值謂連棺著柳將披一頭以結此戴更垂披頭鄉外使人執之備柩車傾動云以木爲筐者謂以木爲翣之筐若門戶四面筐也云廣三尺高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者謂廣方正不圓曲也云綏當爲緌至翣首也者以周禮夏采掌染鳥羽爲夏翟之色故名夏采其職掌復建綏故知綏五采羽注翣首謂翣之兩角諸侯則戴以圭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團輇車柩車也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爲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綍或爲率○輴依注音輇市專反下同王勃倫反綍音弗碑彼皮反御棺一本作御柩葆音保用國依注亦作輇市專反王如字云一國所用比必例反注同柩尹九反引音胤率音律）

【疏】君葬至功布○正義曰此一經明葬時在路尊卑載柩之車及碑綍之等君葬用輴者諸侯載柩在路而用輴當用輇車用輴非也○四綍二碑者綍有四條條有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六綍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用匠人執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爲節度也○大夫葬用輴者言輴非亦當爲用輇也○二綍二碑者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綍各穿之也○士葬用國車者國亦當爲輇也二綍無碑者手縣下之○比出宮御棺用功布者比出宮謂柩在宮牆內也功布大功布也士用大功布爲御也大夫用茅自廟至墓士卑御自廟至大門牆內而止出路便否至墓不復御也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注大夫至無矣○正義曰鄭引大夫廢輴此經云葬用輴與檀弓違故云此言輴非也云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者謂經云君葬用輴大夫葬用輴此二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讀從雜記之文謂君及大夫皆載以輇車明不以輴也必知非輴者以此文云士葬用國車團字與團字相似因誤耳團與輇聲相類輇則蜃車也在路載柩尊卑同用蜃車故知經云輴者非也輴國皆當爲輇云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綍者皇氏云天子諸侯以下載柩車同皆用輇也其尊卑之差異在於棺飾耳則前經棺飾是尊卑異也熊氏云尊卑之差謂此經君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二綍無碑御棺用功布失鄭注意其說非也云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者此一經所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下棺之節既是在塗經當應云引而云綍與碑者其初時在塗後遂窆葬因在塗連言窆時故云是以連言之至窆時下棺天子則更載以龍輴故遂師注云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設奠復載以龍輴是天子殯用龍輴至壙去蜃車載以龍輴以此約之則諸侯殯以輴葬則用輴明矣若大君唯朝廟用輴殯則不用輴葬時亦無輴也士則殯不用輴朝廟得用輴軸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輴軸與大夫異禮有損之而益之也云碑

桓楹也者下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僭也則天子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爲碑謂之桓楹此經君稱二綍二碑故云桓楹也謂每一碑樹兩楹云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者以士卑故出宮在路無御柩之物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檀弓曰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爲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咸讀爲緘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又擊鼓爲縱舍之節大夫士旁牽緘而已庶人縣窆不引紼也禮唯天子葬有隧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咸作爲械〇封依注作窆彼驗反下及注機封同咸依注讀爲緘古咸反毋音無下同譁音華說吐活反輓音晚繞而沼反要一遥反縱子用反下同舍音捨隧音遂延道也械古咸反一本作緘）〔疏〕凡封至止也〇正義曰此一經論尊卑下棺之制〇凡封用綍去碑負引者封當爲窆窆謂下棺下棺之時將綍一頭以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〇君封以衡者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棺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爲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〇大夫士以咸者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綍直繫棺束之緘而下於君也〇君命無譁以鼓封者謂君下棺時命令衆人無得讙譁以擊鼓爲窆時縱捨之節每一鼓漸縱綍也〇大夫命毋哭者大夫卑不得擊鼓直命人使無哭耳〇士哭者相止也者士又卑不得施教令直以哭者自相止〇注封周至緘繩〇正義曰此封或皆作斂者謂禮記餘本此經中封字皆作斂字者鄭以窆有斂義故引檀弓之文斂般請以機窆故云謂此斂也云然則棺之入坎爲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者以下棺與斂尸相似故作記之時他本同稱斂故下棺亦以爲斂也云屬紼於柩之緘者至壙說載除飾之後謂解此屬車之綍繫於柩之緘束之繩云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者諸侯四綍二碑前後二紼各繞前後二碑之鹿盧其餘兩綍於壙之兩旁人輓之而下其天子則下檀弓注云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重鹿盧如鄭此注天子紼既有六碑但有四故以前碑後碑各鹿盧每一碑用二綍前後用四綍其餘兩綍繫於兩旁之碑案下檀弓注云諸侯之繂不云前後重鹿盧則諸侯之碑前後不重鹿盧也前碑後碑各用一紼其餘二紼在旁人持而下棺也經云綍去碑謂前後綍耳其在旁之綍無碑也故前經士二綍無碑也是綍有人持之法不要在碑也案檀弓注云前後重鹿盧唯據天子皇氏云諸侯亦有前後重鹿盧四紼繫於前後二碑旁邊無紼既違鄭注下棺又危其義恐非也云禮唯天子葬有隧者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晉侯請隧王弗許曰王章也是隧爲天子典章諸侯請故知天子有隧也杜元凱注左傳闕地通路曰隧諸侯皆縣柩而下路則輴也故遂師注云王壙說載除飾更復載以龍輴是載以輴入隧道皇氏云棺從而下遂以納明器其說兼路也云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者以今人之語證經緘是束棺之物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椁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〇而上時掌反抗苦浪反徐戶剛反重直龍反下同）〔疏〕君松至木椁〇正義曰此一經明所用椁木不同〇君松椁者君諸侯也諸侯用松爲椁材也盧云以松黃腸爲椁盧云黃腸松心也〇大夫柏椁者以柏爲椁不用黃腸下天子也〇士雜木椁者士卑不得同君故用雜木也〇注椁謂至一重〇正義曰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者鄭以椁木長短及厚薄無文故引柏椁以端長六尺明椁材每段長六尺也又庶人厚五寸者欲明椁材每段厚薄廣狹五寸也故云謂端方也端頭也謂材頭之方天子長六尺謂尊者用大材庶人方五寸而卑者用小材云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者天子既六尺而下未知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節級之數庶人自五寸而上未知士及大夫卿與諸侯天子差益之數故云未聞其差所定案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雖有此約又無正文可定云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者以椁繞四旁抗木在上倶在於外故疑厚薄齊等云天子五重以下者據抗木之數言之故禮器云天子五重八翣是也每一重縮二在下橫三在上故既夕注云象天二合地二也〇

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間可以藏物因以爲節〇柷昌六反甒音武）〔疏〕棺椁至容甒〇正義曰此一經明棺椁之間廣狹所容也〇君容柷者柷如漆筩是諸侯棺椁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椁間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柏席用萑玄謂柏椁字摩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是也諸侯棺椁間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柏席諸侯則紛純稍狹於天子故此云容柷〇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曰士容甒者甒盛酒之器士所用也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裏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疏〕君裏至虞筐〇正義曰盧氏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畧盧氏不録也

禮記注疏卷四十五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五　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四

喪大記

大斂布絞節

大斂至無紞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至大斂又各加一衾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至上有今字

小斂之衣節

君衣尚多　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本衣字漶滅監毛本衣誤不

國君陳衣及斂　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及誤乃

君親屬有衣相送　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君作若衛氏集說同

袍必有表節

袍必至一稱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爵弁服皮弁服褖衣注衣注云　惠棟挍宋本無注衣二字衛氏集說同此本誤衍閩監毛本作褖衣純衣注云並誤

凡斂者袒節

凡斂至是斂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并引士喪禮商頌祝主斂　惠棟挍宋本無頌字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同

君錦冒節

君錦至冒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熊氏分質字屬下爲句　惠棟挍宋本作分質字屬上殺字屬下爲句續通解同此本上殺字屬四字脫閩監毛本同

君將大斂節

君將至如之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在堂下而向北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向作鄉衛氏集說同按下作鄉南此亦當作鄉北

宰告者大宰也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者下有宰字

大夫之喪節

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　各本同石經同山井鼎云古本先入門右無門字巫止于門外無于門外三字與注合按釋文出巫止云本或作巫止門外門外衍字耳

大夫至馮之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君撫大夫節

撫以手按之也　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監毛本按作案衛氏集說同

凡馮尸與必踊　各本同坊本必誤於

悲哀悲哀之至　惠棟挍宋本悲哀二字不重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同

君撫至必踊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既葬柱楣節

柱楣塗廬　閩本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柱楣監毛本柱作拄疏放此

既葬至宮之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既葬與人立節

既葬至家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君諸侯王天子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侯下有也衞氏集說同）

既練居堊室節

禫踰月而可作樂作無哭者（禫字各本並同惠棟云禫當作祥段玉裁云孔作祥按正義云是祥踰月而可作樂也又云以祥踰月作樂又謂定本祥字作禫字恐禫字非也是正義本作祥之明證毛本作樂樂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脫一樂字閩監本同）

既練至故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云禫踰月而可作樂者（閩監毛本同按禫亦當作祥）

定本禫踰月作樂（惠棟挍宋本踰月下有而可二字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同定本誤定不）

禫而從御節

禫而至而歸（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値吉祭之節祭吉祭訖而後復寢（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祭吉祭作行吉祭考文云宋板無後字衞氏集說亦作行吉祭訖而復寢）

○注云歸謂歸夫家也（閩監毛本同山井鼎云宋板無圈與上接續注字無所標異爲是）

大夫士父母之喪節

至忌日及朔望而歸殯宮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而作則衞氏集說同續通解同）

於士既殯而往節

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毛本作也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本同此本也誤相閩監本同）

於士至人踊（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爲之賜之大斂焉（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下之字）

君既在阼階祝立當君北（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階作此）

主人拜稽顙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上有主人至人踊五字）

大夫則奠可也節

士疾壹問之（各本同毛本問誤間）

大夫至往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節

入卽位于下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閩監毛本同岳本于作於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于作於而立作而位）

大夫至而拜（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又不言大夫君之妻來者（惠棟挍宋本作君之衞氏集說同此本君之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君大棺八寸節

諸無革棺再重也（補案諸下當有侯字此誤脫也）

君大至六寸（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注云所謂椑棺（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下有也字）

君裏棺用朱節

綠用雜金鐕（各本同石經同正義云定本經中綠字皆作琢惠棟云當依定本作琢）

鐕所以琢著裏（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琢作椓考文引古本同按釋文出椓云本又作琢）

君裏至不綠（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又用象牙釘雜之（閩監本同毛本雜字闕）

君殯用輴節

欑置于西序（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置誤至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置按士喪禮注引此文亦作置字）

上四注如屋以覆之（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四注衞氏集說注作柱考文引古本同）

君殯至帷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所欑殯之大有似屋形（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大作木）

云屋殯上覆如屋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也下有者字）

云以檀弓參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之下有者字）

是諸侯不龍也謂不畫輴輤爲龍（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不龍誤不當畫輴誤畫目閩監毛本同）

象椁上之四注以覆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注作柱衞氏集說同下但不爲四注同）

塗上加席三重（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三作二）

熬君四種八筐節

所以感蚍蜉（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感作惑岳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按儀禮注感字當作惑此本疏中亦作惑）

設熬旁各一筐（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各字浦鏜云各字儀禮無按疏及續通解并周禮廩人疏引此注皆無各字吳草廬儀禮集說據此注謂爲經文脫非也）

熬君至腊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亦爲惑蚍蜉（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惑作感）

飾棺節

如小車笭（各本同釋文笭作苓○按笭正字苓假借字）

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各本同浦鏜云既窆上周禮疏引此有引障二字壙中下有障版二字按聶崇義三禮圖考亦有此四字今脫也孫志祖云孟子疏四卷下引注使人持之而從下有以障二字壙中下有障柩也三字文義較完足）

飾棺至用纁（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帷者邊牆（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者作是）

故云纁紐也（惠棟挍宋本紐下有六字此本脫閩監毛本同）

齊三采者降黃黑也（惠棟挍宋本作降此本降誤絳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

後緇者事異（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事作士）

以參漢之制度而知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以作亦）

竪有限襧（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襧作禰）

故知綏五采羽注翣首（惠棟挍宋本有於字此本於字脫閩監毛本同）

君葬用輴節

君葬至功布（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載柩車同皆用輇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同誤者）

凡封用綍節

凡封至止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恐棺不正（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棺作柩衞氏集說同）

直以哭者自相止（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止下有也字衛氏集說同）

故以前碑後碑各鹿盧（惠棟挍宋本各下有重字續通解同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同）

前碑後碑各用一紼（閩監本同毛本上碑誤後惠棟挍宋本無用字衛氏集說同）

經云綍去碑（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綍上有用字）

君松椁節

君松至木椁（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而單者用小材（惠棟挍宋本而作是此本誤閩監毛本同）

橫三在上（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橫作衡）

象天二合地二也（惠棟挍宋本二作三此本誤閩監毛本三誤一）

棺椁之間節

棺椁至容甒（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柷如漆筩（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筩作桶衛氏集說同）

椁席藏中神坐之席是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椁作槨）

大夫所掌曰士容甒者（惠棟挍宋本無曰字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同）

君裏節

君裏至虞筐（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五終（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四終記云凡三十三頁宋監本禮記卷第十三經三千三百九十一字注四千一百三十四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十三經三千三百八十一字注四千一百二十九字）

禮記注疏卷四十五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六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祭法第二十三（陸曰鄭云以其記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也）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祭法者以其記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此於別錄屬祭祀）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大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禘大計反嚳口毒反顓音專頊許玉反鯀本又作鮌古本反篇末皆同冥莫經反契息列反下同圜音圓大昊音泰下大廟大祖大昊同昊亦作皞胡老反下放此句古侯反芒音亡夏戶嫁反後夏曰皆同少詩召反下放此蓐音辱本亦作蓐○以上時掌反下上去以上同殺色界反徐所例反）

〔疏〕（祭法至武王○正義曰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祖宗所配之人有虞氏禘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祭○而郊嚳者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於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故云祖顓頊而宗堯祖始也言爲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其夏后氏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配之人當代各別虞氏云有者以虞字文單故以有字配之無義例也夏云后氏者后君也受位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故稱人此並熊氏之說也○注禘郊至殺也○正義曰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者但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于大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及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以禘文既多故云此禘謂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必知此是圜丘者以禘文在於郊祭之前郊前之祭唯圜丘耳但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以比餘處爲大祭摠得稱禘案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依五帝本紀黃帝爲虞氏九世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虞氏七世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肅又以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肅又以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故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大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玄云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玄以圜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晁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譏之明文也詩云天命玄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讖緯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略如此而鄭必爲此釋者馬昭申鄭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原履大人之跡生后稷大任夢大人死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震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又張融許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漢氏堯之子孫謂劉媼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爲堯胤而用火德大魏紹虞同符士行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玄孫帝魁融據經典三代之正以爲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也一則積之以湯武革命不改稷契之行二則驗之以大魏與漢襲唐虞火土之法三則符之堯舜湯武無同宗祖之言四則驗以帝魁繼黃帝之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此是馬昭申張融等義也但張融以禘爲五年大祭又以圜丘即郊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圜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非鄭義也又春秋命厤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即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鄭之所據也其大戴禮少典産軒轅是爲黃帝産玄囂玄囂産喬極喬極産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産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産昌意昌意産高陽是爲帝顓頊産窮蟬窮蟬産敬康敬康産句芒句芒産蟜牛蟜牛産瞽叟瞽叟産重華是爲帝舜及産象敖又顓頊産鯀鯀産文命是爲禹司馬遷爲史記依而用焉皆鄭所不取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者以明堂月令云春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五時皆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享帝故知明堂之祭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以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此云宗武王又此經云祖文王是文王稱祖故知祖宗通言爾雜問志云春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大皞食焉句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漢以正禮散亡藏禮文殘缺不審周以何月也於月令以季秋此文武之配皆於明堂上或解云武王配五神於下居天子之尊而就五神在庭非其理也此祖宗祭五帝郊特牲祭一帝而在祖宗上者以其感生之帝特尊之故鄭注典瑞云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是異也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者以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尚德也云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者而夏之郊用鯀是稍用其姓代之但不盡用已姓故云稍也云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者今有虞氏先云郊嚳後云祖顓頊夏后氏先云郊鯀後云祖顓頊殷人先云郊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後在後者居前故云宜也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者郊祭雖尊但祭一帝以嚳與鯀及冥后稷之等配之皆）

（不如所祖宗之人是小德配寡明堂雖早於郊揔祭五帝而以顓頊契湯文武配之皆優之於所配郊之人是大德配衆禮之殺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炤晳也必爲炤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燔音煩爾雅云祭天曰燔柴壇大丹反下同瘞於滯反埋武皆反爾雅云祭地曰瘞埋折之設反注同舊音逝又音制騂私營反字林云火營反處昌慮反坦吐但反炤本又作昭同章遙反又之召反晳之設反一音制黝於糾反〔疏〕燔柴至騂犢○正義曰此經論祭感生之帝於南郊神州地祇於北郊也○燔柴於泰壇者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用騂犢鄭云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然宜用黑犢今因言以騂犢祭天所用而立其文祭地承祭天之下故連言用騂犢也騂犢之義已具郊特牲疏○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者謂瘞繒埋牲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也○注壇折至言爾○正義曰案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義亦具禮器及郊特牲疏也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者案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毛之鄭康成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又郊特牲云郊之用犢貴誠也彼文雖主南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犢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爲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亦謂月壇也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幽禜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雩禜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爲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相近依注讀爲禳如羊反下音巨依反王肅作祖迎也坎若感反幽宗雩宗竝依注讀爲禜禜敬反王如字見賢遍反注同亡如字無也一音無吁許于反疫音役〔疏〕埋少至不祭○正義曰此一節揔明四時以下諸神所祭之處及明天子諸侯之禮不同之事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者謂祭四時陰陽之神也泰昭壇名也昭亦取明也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今揔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以享陰陽爲義也用少牢者降於天地也自此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先儒並云不薦熟雖殺牲埋之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者相近當爲禳祈禳卻也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祭禳卻之令退也祈求也寒暑之氣應至而不至則祭求之令至也寒則於坎寒陰也暑則於壇暑陽也○王宮祭日也者王君也宮亦壇也營域如宮也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也○夜明祭月也者夜明者祭月壇名也月明於夜故謂其壇爲夜明也○幽宗祭星也者祭星壇名也幽闇也宗當爲禜禜壇域也星至夜而出故曰幽也爲營域而祭之故曰幽禜也○雩宗祭水旱也者亦壇名也雩吁嗟也水旱爲人所吁嗟禜亦營域也爲營域而祭之故曰雩禜也○四坎壇祭四方也者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有益於人民者也四方各爲一坎一壇壇以祭山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澤故言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者此明四坎壇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也風雨雲露竝益於人故皆曰神而得祭也○有天下者祭百神者有天下謂天子也祭百神者即謂山林川谷在天下而益民者也天子祭四方言百神舉全數也○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者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祭之如晉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其地則不祭者亡無也謂其境內地無此山川之等則不得祭也○注昭明至數也○正義曰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者以天是陽神地爲陰神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故云亦謂陰陽之神言亦者亦天地也案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謂依周禮常祀歲時恒祭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須有祈禱之禮非闕正禮之事故不列於宗伯也是以康成之意謂此諸神爲祈禱之禮故康成六宗之義不以此神尊故明非常禮也祭時者謂春夏秋冬四時之氣不和爲人害故祭此氣之神也祭寒暑者或寒暑大甚祭以禳之或寒暑頓無祭以祈之祭水旱者水甚祭水旱甚祭旱謂祭此水旱之神若王肅及先儒之意以此爲六宗歲之常禮宗伯不見文不具也非鄭義今不取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者以埋少牢之文在諸祭之首故知以下皆用少牢案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者謂祈禱之祭也必知祈禱者以有寒暑水旱非歲時常祀是祈禱所爲故鄭皆以爲祈禱之祭也故讀相近爲禳祈爲禱祈之祈讀宗爲禜也然案莊二十五年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者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初有水旱之災先須修德不當用牲故天災有幣無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又鄭注大祝云類造禬禜皆有牲故說用幣而已故說以是日月之災又暫時之事且不假用牲故也案何休膏肓引感精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脅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識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識用牲於社者取經死句耳如鄭此言是用牲於社非當從左氏義也云宗皆當爲禜者以經云幽宗雩宗之字義無所取宗字與禜字相近故並讀爲禜也禜之言營者案莊二十五年公羊傳云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是禜有營義故讀爲禜云雩之言吁嗟也者案考異郵云雩呼吁嗟哭泣故云雩爲吁嗟也引春秋傳曰以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晉侯有疾卜實沈臺駘爲祟子產以此對晉侯言晉侯之疾非由日月星辰及山川之神也鄭引此文者證經中宗爲禜禜是除去凶災之祭也云百者假成數也者計天下山川丘陵之神非但百數而已此假成數而言之也案聖證論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此四時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孔注尚書亦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孔晁以爲乾坤之子六爲六宗賈逵云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岱爲山宗許君謹案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此之謂六宗亦明矣如鄭此言六宗稱禋則天神也日月也在郊祀之中又類于上帝之內故以其餘爲六宗也案禮論六宗司馬彪等各爲異說既非鄭義今畧而不論）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

（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至死腐爲野土異其名嫌同也折弃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大如字徐音泰腐音輔）

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

（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爲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修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更古行反數色主反下同〔疏〕大凡至變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人死與萬物不同及五代七代變與不變之義各依文解之○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者揔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云皆曰命也○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者萬物無知死者皆曰折人爲有識故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者言此之名號從黃帝正名百物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者前論五代不變此論七代更變者故曰黃帝以下七代之所變易而立者是禘之與郊及宗祖也○其餘不變也者除此禘郊宗祖之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上先祖後宗此先宗後祖故鄭上注云祖宗通言爾又引此以證之○注生時至法也○正義曰云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者以生時形體既異不嫌是同故可名爲命云至死腐爲野土異其名嫌同也者人與萬物死至同爲野土嫌恐人與萬物是同故殊異其名謂萬物死者曰折人死曰鬼嫌其同也云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者周有六樂去周言之唯五代周備其樂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注七代至取焉○正義曰知通數顓頊及嚳者以上云禘郊祖宗有顓頊及嚳又易緯及樂緯有五莖六英是顓頊及嚳之樂故數顓頊及嚳也云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者所不變則上經是也數所法則上經五代是也論不變者必數所法者以五代以來不變至周亦不變法而象之故不變者數所法五代而已云變之則通數所不法者以前七代變易更立至周亦變易法象故數變者通數顓頊帝嚳所不法象者謂之爲七代也云爲記者之微意也者爲作也作記者之有此微意也所以微意者謂作記之人周法所不變故數前代不變周所變亦數前代變不指斥而言故云微意云少昊氏脩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者以易緯有黃帝及顓頊以下之樂無少昊之樂又易繫辭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皆不云少昊故知無取焉月令秋其帝少昊者直以五行在金唯記之耳皇氏云其餘不變者唯謂生曰命萬物死曰折人死曰鬼若如皇說前經既云不變後經何須重云不變後經既云更立者禘郊宗祖即云其餘明此禘郊宗廟外其餘諸事不更立者皆不變也不可獨據前三事以外揔包之其社稷神配祭雖是更立非當代之親而禘郊改易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

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爲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墠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大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廟本亦作庿古字墠音善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適丁厤反篇內同顯考無廟顯音皇出注采七代反邪上遂反腆他典反祫音洽煬餘讓反徐音傷）

【疏】天下至曰鬼○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尊卑既異上祭祖廟多少不同之事天下有王者謂上天之下有天子之王○分地建國者此既王天下分九州之地建立諸侯之國○置都立邑者天子王畿之內及諸侯國中置此公卿之都立大夫士之邑也○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者則以下所云是也○王立七廟者親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爲七廟也一壇一墠者七廟之外又立壇墠各一也起土爲壇除地曰墠近者起土遠親除地示將去然也○曰考廟者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曰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君考者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曰皇考廟者曾祖也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曰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目之○曰祖考廟者祖始也此廟爲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計則祖考之廟當在二祧壇墠之上應合在後始陳今在此言之者因皇考顯考同皆月祭之故此先言之○皆月祭之者此之五廟則並同日月祭之也○遠廟爲祧者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廟在應遷之例故云遠廟也特爲功德而留故謂爲祧祧之言超也言其超然上去也○有二祧者有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者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去祧爲壇者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行寄藏武王祧若是穆行即寄藏文王祧不得四時而祭之若有四時之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爲墠者謂高祖之祖也不得在壇若有祈禱則出就墠受祭也高祖之父既初寄在祧而不得於祧中受祭故曰去祧也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也壇墠有禱焉祭之者在壇墠者不得享嘗應有祈禱於壇墠乃祭之也○無禱乃止者若無所祈禱則不得祭也○去墠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還來墠者則此前在墠者遷入石函爲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唯禘祫乃出也○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者降天子故止有五廟壇墠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爲二祧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者天子月祭五諸侯卑故唯得月祭三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者顯考高祖也祖考大祖也大祖乃不遷而與高祖並不得月祭止預四時又降天子也○去祖爲壇者去祖謂去大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大祖而不得於大祖廟受時祭唯有祈禱則去大祖而往壇受祭也○大夫立三廟二壇者大夫異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墠也○顯考祖考無廟者以其卑故高祖大祖無廟也○有禱焉爲壇祭之者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而高大二祖既又無廟若應有祈禱則爲壇祭之二壇之設實爲於此矣然墠輕於壇今二壇無墠者爲大祖雖無廟猶重之故也○去壇爲鬼者謂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爲鬼不復得祭但薦之於大祖壇而已若大夫有大祖之廟者其義已具在王制疏○適士二廟一壇者上士也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顯考無廟者顯當爲皇皇考曾祖也曾祖無廟也○有禱焉爲壇祭之曾祖既無廟若有祈禱則爲壇祭之一壇之設爲於此也亦無禱乃止○去壇爲鬼者謂曾祖若遷去於壇則爲鬼不復祭也○官師一廟者謂諸侯中士下士也謂爲官師者言爲一官之長也一廟祖禰共之又無壇也○曰考廟者爲父立之也○王考無廟而祭之者王考祖也雖無廟而猶獲祭也謂在考廟者○去王考爲鬼者謂曾祖則不得祭又無壇若有祈禱則薦之於廟也○庶士庶人無廟者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也○死曰鬼者既無廟故死則曰鬼鬼亦得薦之於寢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是也○注建國至之誤○正義曰引書曰三壇同墠者證壇墠之義案金縢武王有疾周公爲之請命爲三壇同墠以告大王王季文王故三壇也云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者皆爾雅釋詁文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者昭之遷主其數雖多揔合藏武王祧中穆之遷主揔合藏文王祧中故鄭注周禮守祧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鄭必知然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是毀廟在大廟祫乃陳之故知不窋以下先公遷主藏于后稷廟也文武二廟既不毀則文武以下遷主不可越文武上藏后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廟也此遷主所藏曰祧者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者以魯襄公於時冠於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曰祧也云享嘗謂四時之祭者以四時之祭秋嘗物之備具故持舉享嘗以明四時之祭此經祖禰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禰非鄭義故異義駁鄭所不用云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者以壇墠之主祈禱禮畢乃藏之於祧去墠爲鬼主亦如壇墠之主藏在祧故云亦也既俱在祧所以特名鬼者反顧以其疏遠主在無事唯祫乃祭之故特曰鬼也引春秋文二年傳者證毀廟之主祫祭乃及云魯煬公者自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者鄭引更證明鬼主恒在春秋定公元年立煬宮依世本煬公伯禽之子定公元年始立煬公宮于時昭公出定公未入之前季氏禱于煬公之鬼明知于煬公鬼主而禱之也云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者案王制天子諸侯有禘祫故知有主云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者案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而三大祖即是大夫之祖考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大夫若無祖考祇得立曾祖與祖及父三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云不禘祫無主爾者雖有百世之鬼不得禘祫無主爾案左傳衛大夫孔悝有主者鄭駁異義從公羊說大夫無主許君謹案卿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鄭云孔悝祏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宗廟之主所用之木案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其主之制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圜一尺后主七寸文二年作僖公主何休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一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此是木主之制也云其無祖考者上既明其有祖考之文此明無祖考者謂庶士以下及官師等并適士等揔舉有祖考之人於前歷說無祖考之人於下云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者此即無祖考之一色庶士及庶人無廟故鬼其祖父與於寢中薦之云官師鬼其皇考者此又是無祖考之一色官師一廟祖禰共之曾祖無廟故曰鬼其皇考於祖廟而薦皇考也云適士鬼其顯考者此又是無祖考之一色適士得立祖禰二廟又立曾祖一壇唯高祖爲鬼故云鬼其顯考而已就曾祖之壇而薦顯考諸本或云大夫適士者若大夫鬼其顯考於義不合庾氏云諸侯之大夫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者以上云大夫有祖考故鄭明之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謂於周之世別子爲卿大夫後世子孫立其廟不毀謂之祖考雖於周之世非別子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無祖考廟者則經中三廟是也若夏殷之世雖非別子但始爵者及異姓爲卿大夫者其後世子孫皆立之爲祖考此義已具於王制云凡鬼者薦而不祭者若其薦祭俱爲則鬼與見廟其事何異若都不薦祀何須存鬼薦輕於祭鬼疏於廟故知薦而不祭云此適士云顯考無廟也適士二廟祖禰廟曾祖無廟故云顯考無廟非也是顯考當爲皇考字之誤也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爲于僞反下皆同注爲社事亦同）【疏】

王爲至置社○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社之義○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者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羣姓者包百官也大社在庫門之內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者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云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竝云王社在藉田王自所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其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者大夫以下謂包士庶成羣聚而居其羣衆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爲衆特置故曰置社○注羣衆至出里○正義曰此云大夫以下謂下至士庶人者謂大夫以至庶人等共在一處也云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者大夫北面之臣不得自專土地故不得特立社社以爲民故與民居百家以上則可以立社知百家者詩頌云百室盈止殺時犉牡故曰百家言以上皆不限多少故鄭駮異義引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雖云百家以上唯治民大夫乃得立社故鄭駮異義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此大夫所主立社稷則田主是也故鄭駮異義引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后土則社神田正則稷神其義已具郊特牲疏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霤力又反譴棄戰反此與音餘脾婢支反肺芳廢反肝音干腎上忍反使色厲反惡言烏路反繆音謬

【疏】王爲至或立竈○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曰中霤者主堂室神○曰國門者國門謂城門也○曰國行者謂行神在國門外之西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王自爲立七祀者前是爲民所立與衆共之四時常祀及爲羣姓禱祀其自爲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爲是別更立七祀也○諸侯爲國立五祀者減天子戶竈二祀故爲立五祀也○曰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其鬼爲厲故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者義與天子同○大夫立三祀者減諸侯司命中霤故爲三祀也○曰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言族厲○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然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爲夏殷法注王制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鄭何以知然曲禮文連於大夫五祀故知非周而王制立七廟故知是周禮以彼推此大夫三祀則周諸侯之大夫無地者也○注此非至爲厲○正義曰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以其非郊廟社稷大神故云小神以其門戶竈等故知居人間也以小神所祈故知司察小過作譴告謂作譴責以告人云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者以禮天神人鬼地祇皆列其名樂記直云幽則有鬼神是幽闇之處有細小之鬼神謂此小祀者與與是疑辭也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者案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云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者證大夫有門行云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者證士亦有五祀云司命與厲其時不著者以其餘五祀月令所祀皆著其時雖司命與厲祀時不顯著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者鄭以無文故引今漢時民家或有春秋二時祠司命行神山神也民或然故云或也其祀此司命行神山神之時門戶竈三神在諸神之旁列位而祭也云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者漢時既春秋俱祠司命與山神則是周時必應春祠司命主長養故祠在春厲主殺害故祠在秋云或者合而祠之者鄭又疑之以見漢時司命與山神春秋合祭故云或者合而祠之云山即厲也者以漢時祭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等此經亦有司命門行戶竈等漢時有山而無厲此有厲而無山故云山即厲也云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者鄭解厲稱山之意漢時人民嫌惡厲漢時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爲之故云厲山云謬乎者謂巫祝以厲爲厲山之鬼於理謬乎所以爲謬者鬼之無後於是爲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得其鬼爲厲故云謬也引春秋傳者昭七年左傳文於時鄭良霄被殺而死其鬼爲厲子產立良霄之子良止爲後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引之者證厲山氏既有所歸不得爲厲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二。大夫下祭一。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殤音傷奧烏報反厭於豔反下同

【疏】王下至而止○正義曰此明天子以下祭殤之差也○注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正義曰王子謂王之庶子公子謂諸侯庶子不得爲先王先公立廟無處可祭適殤故祭於黨之廟謂王子公子但爲卿大夫得自立廟與王子公子同者就其廟而祭之適殤其義已具曾子問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此所謂大神也春秋傳曰封爲上公祀爲大神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能刑謂去四凶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玄冥水官也虐菑謂桀紂也烈業也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也○禦魚呂反菑音哉下同下文或作災注作裁並同扞胡旦反厲力世反左傳作列山共音恭下及注同鄣音章殛紀力反注同尚書云殛鯀於羽山又云鯀則殛死顓頊能脩之本或作顓頊脩黃帝之功文治直吏反去起呂反夫音扶丘此古丘字王于況反梧音吾

【疏】夫聖至祀典○正義曰前經明禘郊祖宗及社稷之等所配之人又論天地日月星辰山谷丘陵之等則此經摠明其功有益於民得在祀典之事從此至能捍大患則祀之與下諸神爲摠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者若神農及后土帝嚳與堯及黃帝顓頊與契之屬是也○以死勤事則祀之者若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者若禹是也○能禦大菑及能捍大患則祀之者若湯及文武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者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之衰也周弃繼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故祀以爲稷者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者是共工後世之子孫爲后土之官后君也爲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爲配社之神○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者嚳能紀星辰序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故祀之也○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者堯以天下位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禪舜而老二十八載乃殂是義終也○舜能勤衆事而野死者舜征有苗仍巡守陟方而死蒼梧之野是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者鯀塞水而無功而被堯殛死於羽山亦是有微功於人故得祀之若無微功焉能治水九載又世本云作城郭是有功也鄭荅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則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禹能脩鯀之功者謂禹能脩父之功故祀之○黃帝正名百物者上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黃帝爲物作名正名其體也○以明民者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共財者謂山澤不鄣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共如上事故得祀之○顓頊能修之者謂能脩黃帝之法○契爲司徒而民成者契爲堯之

司徒司徒掌五教故民之五教得成○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契六世孫其官玄冥水官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謂放桀於南巢也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者謂伐紂也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結上厲山以下也所得祀之人有功烈於人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者釋上文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之等及上有祭地祭天祭四時祭寒暑祭水旱此不言之者舉日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者結上事也族類也若非上自厲山以下及日月上陵之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預於祭祀之典也案上陳宗廟及七祀并通適殤以下此經不覆明之者此經所云謂是外神有功於民故具載之其宗廟與殤以下及親屬七祀之等宮中小神所以此經並皆不載○注春秋至祀也○正義曰引春秋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辭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者案帝王世紀云神農氏本起於烈山或時稱之神農即炎帝也故云厲山氏炎帝也云或曰有烈山氏者案二十九年傳文也云棄后稷名也者稱舜典云棄汝后稷是棄爲后稷名也云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者是漢律厤志文又案月令春其帝大皡夏其帝炎帝不載共工氏是無錄以水紀官是無錄而王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稱黃帝氏以雲紀炎帝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皡氏以龍紀從下逆陳是在炎帝之前大昊之後也云啓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者由序厤星辰敬授明時使民興造其事知休作之期民得顯著云二十八載乃死也者虞書文也云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者鯀放殛羽山以至於死所以殛者由不能成其功也云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者案易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乾坤是也云冥契六世之孫也者案世本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根國根國生冥是契六世孫也

禮記注疏卷四十六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六（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五）

祭法第二十三

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制誤祭）

祭法節

下有禘郊祖宗（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祖宗作宗祖岳本宋監本同）

其帝大昊（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大作太釋文亦作大）

稍用其姓氏（惠棟挍宋本氏作代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正義亦作代此本誤氏閩監毛本同）

郊祭一帝（各本同監本一誤二）

祭法至武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漢爲堯凡而用火德（惠棟挍宋本作允此本允誤凡閩監毛本同）

三則得之堯舜湯武無同宗祖之言（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宗祖作祖宗）

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監毛本同閩本二千作一千惠棟挍宋本同）

又月令季秋大享帝（惠棟挍宋本作季衞氏集說同此本季誤旣閩監毛本同）

又孝經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又字衞氏集說同）

埋少牢於泰昭節

相近當爲禳祈（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禳作攘岳本同衞氏集說同下同挍此本疏相近當爲攘祈攘卻也則祭攘卻之及祭以攘之故讀相近爲攘祈五攘字俱從才旁閩監毛本並改從示旁）

埋少至不祭（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攻說用幣而已攻說以是日月之災（惠棟挍宋本亦作攻與周禮大祝注合閩監毛本二攻字並誤故）

雩呼吁嗟哭位（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位作泣毛本吁嗟誤嗟嗟）

飄師雨師（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飄作風）

日月也在郊祀之中（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祀作祭）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節

禘郊宗祖（惠棟挍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宗祖二字倒陳澔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宗祖）

大凡至變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曰黃帝以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曰作云）

明此禘郊宗祖外（惠棟挍宋本作祖此本祖作廟閩監毛本同）

天下有王節

大夫立三廟二壇（閩本惠棟挍宋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監毛本二誤一）

顯考無廟（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陳澔集說顯作皇釋文出顯考無廟云顯音皇出注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劉叔剛本並作顯考是漢唐宋以來知顯當爲皇而不敢改而陳氏竟改之）

爲卿大夫之采地（各本同釋文出大夫采三字無之字）

享嘗謂時之祭（補案時上當有四字此誤脫也）

天子諸侯爲壇墠所禱（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盧文弨挍云所當作祈）

天下至曰鬼（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此先言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之下有也字）

此之五廟則並同日月祭之也（閩本作月月考文引宋板同此本月誤日月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亦作五廟皆月月祭之）

云魯煬公者自伯禽之子也（惠棟挍宋本無自字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同）

大夫若無祖考（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若字）

天子長一尺二寸（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一字）

故鬼其祖父與於寢中薦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與作與父）

王爲羣姓立社節

王爲至置社（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惠棟挍宋本作內之衞氏集說同此本內之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引州長職曰（惠棟挍宋本有州字此本州字脫閩監毛本同）

王爲羣姓立七祀節

王爲羣姓立七祀（閩本石經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並同監毛本祀誤祠）

門戶竈在旁（惠棟挍宋本有戶字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戶字脫閩監毛本同）

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各本同釋文謬作繆○按唐人多以繆爲錯謬字）

王爲至或立竈（惠棟挍宋本無此六字）

而樂記直云（惠棟挍宋本有而字此本而字脫閩監毛本同）

或有春秋二時（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二作兩）

得其鬼爲厲（惠棟挍宋本上有何字此本何字脫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亦作何得爲厲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節

周弃繼之（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毛本弃作棄衞氏集說同）

禹能脩鯀之功（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毛本脩作修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下顓項能脩之同）

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宋監本脫皆字）

山林川谷丘陵（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丘陵云此古丘字）

能刑謂去四凶（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云宋板無此六字足利本同衞氏集說同）

夫聖至祀典（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及社稷之等所配之人（惠棟挍宋本作之人衞氏集說同此本之人誤之○閩監毛本之人誤此字）

神農之名柱（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之下有子字）

鯀塞水而無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而字衞氏集說同）

爲說父不肖則罪（惠棟挍宋本作則續通解同此本則誤其閩監毛本同）

及日月丘陵之等（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丘陵誤星辰衞氏集說亦作及日月丘陵等）

稱舜典云棄汝后稷（閩監毛本同浦鏜云稱當按字誤）

禮記注疏卷四十六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七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祭義第二十四

（○陸曰鄭云名祭義者以其記齊戒薦羞之義）〔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祭義者以其記祭祀齋戒薦羞之義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忘與不敬違禮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數色角反下同怠大改反祠嗣思反）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爲感時念親也霜露既降禮說在秋此無秋字蓋脫爾○悽愴初亮反濡本亦作濡音儒怵敕律反惕他歷反爲于僞反下文見所爲并注同）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小言之則爲一祭之間孝子不知鬼神之期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放方往反）〔疏〕（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至無樂○正義曰此）一節揔論祭祀其事既雜義相附者結爲一節各隨文解之此一節明孝子感時念親所以四時設祭之意○合諸天道者諸於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陰陽氣盛孝[illegible]而思念其親故君子制禮合於天道○春禘秋嘗者舉[illegible]冬夏可知非其寒之謂也者言孝子於秋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者非是寒之謂有此悽愴者爲感時念親也○如將見之者言孝子於春雨露之時必有怵惕之心焉意想念親如似得見親也春秋二時於文相互上云悽愴之下云非其寒之謂此怵惕之心下宜云非其熯之謂今怵惕之心下如將見之則悽愴之心下亦宜云如將見之是其互也但作記[illegible]是物去寒爲甚故不云如將見之但言寒也春是物來[illegible]於寒故云如將見之故不言熯之謂也先秋後春以涼[illegible]之甚故先言之○注春禘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illegible]祭至曰祠○正義曰案王制云春礿夏禘周禮大宗伯[illegible]夏禘今云春禘故云夏殷禮案王制春曰礿此云春禘[illegible]殷禮者郊特牲以注禘當爲礿則此春禘亦當爲礿於郊特牲巳注而破之故此不言也○注迎來至陰陽○正義曰云小言之則爲一祭之間孝子不知鬼神之期者解經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之二句謂一祭之間也一祭比於一年其事爲小故云小言之爲一祭之間既不知鬼神來去期節故祭初似若來故樂祭末似去故哀據孝子之心雖春有樂及[illegible]送尸孝子之心祭末猶哀也云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者解經云故禘有樂而嘗無樂二句也言推此一祭而廣之一年放神之去來似於陰陽二氣但陽主生長春夏陽[illegible]神之來故春夏祭之有樂秋冬陰象神之去故秋冬之祭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斁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illegible]熊氏云殷秋冬但有管弦之樂又云烝嘗全無樂其義已具

（郊特牲）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爲齊者思之熟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傳曰屈到嗜芰○爲齊側皆反後不出者同散悉但反注同樂音岳又五孝反嗜市志反屈居勿反屈到楚莫敖芰其寄反）〔疏〕（[illegible]此一節明祭前齊之日思其親也思其居處以下五事謂孝子思念親存之五事也先思其麤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謂致齊思念其親精意純熟目想之若見其所爲齊之親也○注春秋傳曰屈到嗜芰○正義曰楚語云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僾音愛微見貌還音旋本亦作旋注同愾開代反[illegible]）〔疏〕（[illegible]日朝初入廟室時也初入室陰厭時孝子當想象僾[illegible]見也詩云愛而不見[illegible]在○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者謂薦饌時也孝子[illegible]出戶[illegible]○注周還至[illegible]○正義曰出戶謂薦設時也者若特牲少牢主婦設豆及佐食設俎之屬是也云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者案士虞禮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間注云如尸一食九飯之頃也[illegible]陰厭[illegible]陽厭尸未入前其義並非也）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存著則謂其思念也○愨苦角反）〔疏〕（是故至敬乎○正義曰此一經覆說孝子祭時念親之事○致愛則存者謂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以嗜欲不忘於親故也○致愨則著者謂孝子致其端愨敬親之心則若親之顯著以色不忘於目聲不忘於耳故也○著存不忘於心者言如親之存在恒想見之不忘於心既思念如此何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享猶祭也饗也○養羊尚反[illegible]許亮反下文鄉也鄉之注鄉並同）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親亡之日忌日不用舉他事如有）

（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言夫日音扶本或作言夫忌日）〔疏〕（君子至私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終身念親不忘之事○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者謂忌日不用舉作他事者何非謂此日不善別有禁忌不舉事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者所以不舉者言夫忌日謂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親不敢盡其私情而營他事故不舉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也帝天也）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言中心鄉之乃能使其祭見饗也上饗或爲相○相息亮反下文同）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色不和曰怍奠盎設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勿勿猶勉勉也愨愛之貌○怍才各反盎烏浪反齊齊如字舊子禮反愉羊朱反盎齊才細反繹音亦儐音賓）〔疏〕（唯聖至之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祭祀欲親歆饗之意○唯聖人爲能饗帝者以饗帝爲難故聖人能之饗親不易故孝子能之欲饗親與饗帝同故以饗帝比饗親言饗親難也此本爲饗親而發故下文專論饗親之事○饗者鄉也者言神之所以饗者由孝子之所歸鄉也鄉之故然後能使神靈歆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者怍謂顏色不和悅以祭祀須饗尸故孝子臨對尸前不得顏色不和○君牽牲夫人奠盎者熊氏云此謂繹祭君當牽牲之時夫人奠設盎齊之奠○君獻尸夫人薦豆者繹祭故先獻後薦○齊齊乎其敬也者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皆齊齊乎其恭敬齊齊謂整齊之貌故玉藻云廟中齊齊○愉愉乎其忠也者愉愉和悅之貌忠謂忠心言孝子顏色愉愉然和悅盡忠心○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者勿勿猶勉勉也言孝子之心與貌勉勉然欲得親之歆饗也其皆語助○注色不至之貌○正義曰案曲禮云容毋怍怍謂顏色變即不和之意云奠盎設盎齊之奠也者此謂繹祭故牽牲之時夫人預設盎齊之尊假令正祭牽牲時夫人設奠盎之尊至君親制祭夫人酌盎齊以獻尸義無妨也皇氏怪此奠盎在牽牲之時於事大早以奠盎爲洗牲勘諸經傳無洗牲以酒之文皇氏文無所據其義非也云謂繹日也者以其先云君獻尸後云夫人薦豆故知繹日也云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者此是有司徹文引之者證儐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儐尸即天子諸侯之繹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思死者如不欲生言思親之深也如欲色者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忠如字謂盡中心與音餘）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樂與音洛下同侑音又）〔疏〕（文王至必哀節○正義曰此一節明文王祭思親忠敬之甚○思死者如不欲生者言文王思念死者意欲隨之而死如似不復欲生○稱諱如見親者言文在廟中上不諱下於祖廟稱親之諱如似見親也○祀之忠者言文王祭祀之事盡忠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者解祀之忠敬之事言齊時思念親之平生嗜欲如似真見親所愛在於目前又思念親之所愛之甚如似凡人貪欲女色然也○其文王與者唯文王能如此與與是不執定之辭王肅然解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馬昭申云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如此亦比色於德張融亦如好色取其甚也於文無妨○文王之詩也者此幽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詩也者記者引詩斷章取義且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爲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者謂正祭明日繹祭之時祭既訖得其夜發夕至明而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者申明發之意既設繹祭之饗而致於神其夜又從而思之也○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者孝子想神之歆饗故必樂又想及饗已至之後必分離故必哀也○注祭之至侑也○正義曰知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者案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祭之明日爲繹也云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者祭以念親故二人謂父母案有司徹上大夫儐尸別立一人爲侑以助尸似鄉人飲酒禮介之副賓也繹祭與儐尸同故知二人容尸與侑侑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愨。其行也趨趨以數。（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愨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仲尼嘗絕句嘗秋祭奉薦而進絕句其親也愨絕句趨音促注及下注皆同數色角反徐音速注同）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贛音貢濟子禮反下同漆依注音切下同客也口白反賓客也下客以遠同容也羊凶反儀容也下若容以自反同）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孰也薦俎豆與俎也慌惚思念益深之時也言祭事既備使百官助已祭然而見其容而自反是無慌惚之思念○樂成音岳又五教反慌況往反注及下同一音荒惚音忽注及下同本又作忽）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禮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愨而趨趨當丁浪反槩古代反）〔疏〕（仲尼至當也○正義曰此一節記仲尼嘗祭之儀○奉薦而進其親也愨者愨謂質愨謂仲尼奉薦進尸之時其身執事其形貌愨質少威儀○其行也趨趨以數者其行步促促速疾少威儀舉足而數也○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者子贛先聞夫子說祭事威儀須濟濟漆漆然也今子之爲祭無濟濟漆漆者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夫子爲子贛說濟濟之義言濟濟者是容貌自疏遠漆漆者容也自反也謂容貌自反覆而脩正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者覆結上文言孝子若容貌以疏遠若容貌以自脩正此乃賓客之事○夫何神明之及交者及與也言孝子若作賓客之容何得神明之與交言不得與神明交也○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者[illegible]覆結上之云夫孝子何得濟濟漆漆之有乎言不得有也[illegible]容也遠也王肅以容爲客皇氏用王肅以客有其容之義[illegible]義亦通但於文勢不便至注更具詳○反饋樂成者此天子諸侯之祭血腥而始及至進是設饌進孰合樂成畢定本反饋作及字至注更釋○薦俎者謂薦孰之時薦其饋食之豆并牲體之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者進饋之前與神明交交貴其誠敬進饋之後人事之盛故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者言於此之時君子助祭之人致其濟濟漆漆賓客之事○夫何慌惚之有乎者此一句覆結前文子貢問之若孝子自濟濟漆漆何得慌惚思念之有乎言無[illegible]親之意也○夫言豈一端而已者夫子荅子貢云一端猶一槩也凡言語豈一槩而已言不可以一槩所屬各異○夫各有所當也者謂其言語各有所當○若愨而趨當孝子也[illegible]漆漆當賓客也○注漆漆至之道○正義曰云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者以漆漆非形貌之狀漆音近切朋友切切偲偲[illegible]子路文也云自反猶言自修整也者凡脩整之人必自反覆顧省故云自反猶言自修整云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者凡接親親不事容貌又相附近今既事容貌又相疏遠故云非所以接親親言親親對孝子之辭或容爲客字則是疏遠何須云容以遠又容以自反與容以遠相對一字爲容一字爲客未之有也又王肅爲客字破鄭義明鄭義容字也○注天子至思念○正義曰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者[illegible]以卿大夫從饋孰始故云天子諸侯或從血腥始言或者不盡然故三獻爛一獻孰是不從血腥始云至反饋是進孰也者既以血腥爲始至於反饋之時是進孰也但至與反字於文爲煩定本又爲及字故皇氏云初祭尸入於室後出在[illegible]門尸更反入而設饋故云及饋義當然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比時猶先時也虛中言不兼念餘事○比必利反徐甫至反注同先悉薦反又如字）〔疏〕（孝子至治之○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成人之道廣明孝子祭祀之義今各隨文解之○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者言孝子慮事不可於祭前不豫思慮之○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者比時謂先時言在祭之先以備具於物至於祭時不可以不備具也○虛中以治之者言不可兼念餘事心中實虛唯思此祭而已故云虛中以治之也）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脩設謂除及黝堊○洞音動下同屬音燭下同弗本亦作不何休云弗者不之深也勝音升與音餘黝於糾反堊烏路反）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百官助主人進之）〔疏〕（宮室至進之○正義曰洞洞屬屬是嚴敬之貌言孝子之心奉承而進祭）

（之時其心洞洞乎屬屬乎恭敬心盛如舉物之弗勝心所奉持如似將失於物此是孝子心敬之至極也案廣雅洞洞屬屬敬也）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諭其志意謂使祝祝饗及侑尸也或猶有也言想見其彷彿來○祝祝上之六反下之又反又並之六反彷孚往反佛孚味反）

【疏】於是至志也○正義曰孝子既薦其祖於是使其祝官啓告鬼神曉諭鬼神以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者言孝子以其思念情深慌惚似神明交接庶望神明或來歆饗故云庶幾神明饗之者是孝子之志意也言想見其親彷彿而來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言當盡已而已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

【疏】孝子至之也○正義曰盡其慤而慤焉者盡慤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焉謂外亦慤焉其信與敬皆處內內有其心外著於貌○盡其禮而不過失焉者以其禮包衆事并可極故不得云而盡其禮焉云不過失焉則是禮也○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者言孝子祭時進之與退必恒恭敬如似親聽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詘充詘形容喜貌也進之謂進血腥也愉顏色和貌也薦之謂進熟也欲婉順貌謂齊莊○詘求勿反注及下并篇末同徐丘勿反敬齊如字注及下同王徐側皆反婉憂阮反）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固猶質陋也而忘本而衍字○敖也五報反）

【疏】孝子至之矣○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之祭觀其貌而知其心故孝子之祭可知也者以下諸事是也○其立之也敬以詘者詘謂充詘形容歡喜之貌言孝子尸前而立形貌恭敬而顏色歡喜○其進之也敬以愉者進謂進血腥愉謂顏色溫和言孝子薦血腥之時容貌恭敬而顏色溫和○其薦之也敬以欲者言孝子薦熟之時容貌恭敬顏色婉順如欲得物然○退而立如將受命者言孝子或有退之時如似前進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者謂祭畢已徹饌食孝子退者恭敬齊莊之色不離絕於面○立而不詘固也者言其固陋不知禮○進而不愉疏也者言與親疏遠不相親附○薦而不欲不愛也者言不愛親○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者言敖其親不恭敬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者而衍字忘本謂不思其親○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和氣謂立而詘）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奉芳勇反儼魚檢反恪苦各反冠古亂反孺而樹反）

【疏】孝子至道也○正義曰如執玉如奉盈言孝子對神容貌敬慎如執持玉之大寶如奉盈滿之物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者嚴謂嚴肅威謂威重儼謂儼正恪謂恭敬言四者容貌非事親之體事親當和順卑柔也成人之道也者言嚴威儼恪祇是既冠成人之道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言治國有家道○長丁丈反下及下注皆同爲其于僞反下爲其同近附近之近）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乎王于況反弟音悌下同更古衡反下及下更相同）

【疏】先王至家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貴德及孝弟之事皇氏云此亦承上夫子荅子贛之辭畢廣明孝弟之義今以皇氏說未知然否或是說雜錄之辭○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者德是在身善行之名道者於物開通之稱以已有德能開通於物故云近於道也凡言近者非是實到附近而已○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者孝能感物故近乎王弟能親愛故近乎霸雖天子必有父者以聖人之德無加於孝乎故雖天子之尊必有事之如父者謂養三老也○雖諸侯必有兄者以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故雖諸侯之貴必有事之如兄者謂養五更也○先王之教因而弗改者言先王設教之原因人之心孝弟即以孝弟教人是因而不改從人之所欲故可以領天下國家也○注天子至曰霸○正義曰云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者案天子諸侯俱有養老之禮皆事三老五更故文王世子注三老如賓五更如介但天子尊故以父事屬之諸侯卑故以兄事屬之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者案中候諸侯曰霸注云霸把也把天子之事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長始。教民順也。（親長父兄也睦和厚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尊長出教令者）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疏】子曰至不行○正義曰此一節明愛敬之道皇氏云因上荅子貢之問別愛敬語更端故別言子曰自此以下皆展轉相因廣明其事今謂記者雜錄以事類相接爲次非本相因之辭也○立愛自親始者言人君欲立愛於天下從親爲始言先愛親也○教民睦也者已先愛親人亦愛親是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者言起敬於天下從長爲始言先自敬長○教民順也者已能敬長民亦敬長是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者覆上教民睦也睦則思慈故云慈睦也民既慈睦各貴所有之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者覆結上文教民順也既教以敬長民心和順不有悖逆故貴用在上之教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者孝以事親覆說而民貴有親也順以聽命覆說而民貴用命也以此二者錯置於天下故無所不行言皆行也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措諸七故反）

【疏】郊之至至也○正義曰此一節論祭祀之禮以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皆辟之

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祭謂祭宗廟也穆子姓也荅對也序以次第從也序或爲豫○從才用反注同）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膟膋血與腸間脂也爓祭祭腥祭爓肉腥肉也湯肉曰爓爓祭祭腥或爲合祭腥泄腊熟也○碑彼皮反袒徒旦反鸞力端反封苦圭反膟音律膋力彫反爓音尋泄息列反腊直輒反）

【疏】祭之至至也○正義曰前經郊祭之致敬此一節明祭廟牽牲致敬○穆荅君者穆謂子姓荅對也言祭廟君牽牲之時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夫序從者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依次第而從君也○既入廟門麗于碑者麗繫也君牽牲入廟門繫著中庭碑也王肅云以紖貫碑中君從此待之也○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者將殺牲故袒取牛毛薦之故云毛牛也以耳毛爲上故云尚耳耳主聽欲使神聽之○鸞刀以封取膟膋者謂用鸞刀封割牲體又取血及腸間脂血以供薦而膋以供炙肝及蓺蕭也○乃退者謂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封血毛膟膋薦之竟而退也祭有三節此一節竟故退○爓祭祭腥者爓謂爓肉而祭腥謂以腥肉而祭言薦膟膋之後以俎藏爓肉腥肉而祭也○而退者謂爓祭祭腥之後祭事既卒而退是恭敬之至極也○注穆子姓也○正義曰知穆是子姓者熊氏云父昭子穆姓生也是昭穆所生謂子孫直言穆者文不備○注膟膋至熟也○正義曰案說文及字林云膟血祭膋是牛腸間脂也是膟爲血膋爲腸間脂也云爓祭祭腥祭爓肉腥肉也者既疊出經文爓祭之事祭腥之語然後解云謂祭爓肉也腥肉也祭爓肉即經之爓祭也云腥肉即經之祭腥也其祭腥肉爓肉並當朝踐之節此腥肉則禮運云腥其俎也爓肉即禮運云熟其殺也此先云爓者記者便文耳非先後之次云湯肉曰爓者以鬼神異於生雖曰熟殺但湯肉而已若其小祀則煑肉令熟故郊特牲云一獻熟是爓與熟又別也云爓祭祭腥或云合祭腥泄腊熟也者謂爓祭祭腥四字禮記他本爲合祭腥泄腊熟六字者故云或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闇昏時也陽讀爲曰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神見賢遍反一本作神可見則如字暘音陽）

【疏】郊之至及闇○正義曰自

此以下至致天下之和論郊祭及日月之義此郊之祭一經止明郊祭之禮○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大報天者謂於此郊時大報天之衆神雖是春祈天生養之功大故稱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者謂天無形體縣象著明不過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蓋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曰得爲衆神之主也○夏后氏祭其闇者以夏后氏尚黑故祭在於昬時○殷人祭其陽者以尚白故祭在日中時○周人祭日以朝及闇者以其尚文祭百神禮多故以朝及闇也故季氏之祭大夫之家禮儀應少而亦以朝及闇故夫子譏之○注陽讀至有事○正義曰案洪範庶徵云曰雨曰暘暘謂亢暘乾燥日中之時亦明日中乾燥異於昬明故讀從日雨曰暘之暘也必讀之者恐人以夜爲陰晝爲陽恐終日而祭故讀從暘也云亦謂此郊祭者以檀弓大事非止是喪（亦兼諸祭故云大事亦謂此郊祭）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疏】祭日至上下○正義曰此經及下經皆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謂秋分也月爲幽日爲明日在壇月在坎是殊別幽明制定上下

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端正○別彼列反下同）【疏】祭日至其位○正義曰端正也日爲陽在外月爲陰在內今祭日於東用朝旦之時是爲外祭月於西鄉夕之時是爲內是以別外內以正其位也而崔氏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還據上文郊祭之時今謂若是郊祭日與月當應同處何得祭日於壇祭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祭不同處則崔氏說非也崔又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用牛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故祭法用少牢今謂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鄭注謂玄冕所祭自玄冕者用牛也何得用少牢今謂祭法日月用少牢鄭云禱祈之祭也崔氏說又非崔氏又云迎春之時兼日月者今案諸文迎春迎秋無祭日月之文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謂四望四類之祭亦如五帝在四郊故鄭云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不謂兆五帝之時即祭日月崔說又非

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巡讀如沿漢之沿謂更相從道○巡依注依音沿悅專反）【疏】日出至之和○正義曰陰謂夜也陽謂晝也夏則陽長而陰短冬則陽短而陰長是陰陽長短○終始相巡者又月之與日同行黃道其晦朔之時月與日同處自朔之後月與日先後而行至月終日還與月同處亦是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者以日月交相依巡是陰陽和會故致天下之和也○注巡讀如沿漢之沿○正義曰案文十年左傳云子西公沿漢泝江將入郢是沿爲順流而下故讀從之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因祭之義汎說禮也致之言至也使人勤行至於此也至於反始謂報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屬也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汎說芳劍反）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
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物猶事也變和言物互之也微猶少也○悖布內反去起呂反爭爭鬬之爭奇紀宜反邪似嗟反治直吏反）【疏】天下至微矣○正義曰此一節明禮之大用凡有五事若能行之得理則天下治矣○天下之禮者言天下所用之禮所致凡有五事也○致反始也者致之言至也言禮之至極於天反報初始言人始於天反而報之○致鬼神也者言禮之至極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等○致和用也者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言禮之至極治理於民使百姓和諧財用富足也○致義也者義謂斷割得宜治惡討暴言禮之至極於義也○致讓也者讓謂遜相推讓言禮之至極於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者天爲人本今能反始以報於天是厚重其本也上能厚本教下下亦能厚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者謂至於祭祀鬼神是尊嚴其上也以此教民民亦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者民豐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至於物用可以立人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者義能除凶去暴故上下不有悖逆也○致讓以去爭也者以讓故無爭○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者言能和合此五者以治理天下之禮○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者奇謂奇異邪謂邪惡皆據異行之人言用此五事爲治假令有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故云則微矣○注物猶至少也○正義曰上文云致和用明和能立事是和用互言之有事用也下文云致物用物謂事也謂事須和也是致事用互致和用也是事必須和和能立事故云互也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氣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魄普白反嘘音虛吸許及反）【疏】宰我至至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此一節明宰我問鬼神之事夫子荅以鬼神魂魄祭祀之禮又廣明天子諸侯耕藉及公桑之事今各隨文解之○不知其所謂者宰我善問孔子吾唯聞鬼神之名不知此鬼神所謂何物爲鬼神○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者此夫子荅宰我以神名言神是人生存之氣氣者是人之盛極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者是夫子荅鬼之事言人形魄者鬼之盛極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者言人死神上於天鬼降於地聖王合此鬼之與神以祭之至教之致也是聖王設教致合如此故云教之至也○注氣謂至之也○正義曰氣謂嘘吸出入也者謂氣在口嘘吸出入此氣之體無性識也但性識依此氣而生有氣則有識無氣則無識則識從氣生性則神出入也故人之精靈而謂之神云耳目之聰明爲魄者魄體也若無耳目形體不得爲聰明故云耳目聰明爲魄云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者人之死其神與形體分散各別聖人以生存之時神形和合今雖身死聚合鬼神似若生人而祭之是聖人設教與致之令其如此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陰讀爲依蔭之蔭言人之骨肉蔭於地中爲土壤○斃本亦作弊婢世反陰依注音蔭於鳩反壤如丈反）【疏】衆生至野土○正義曰此一經明鬼神之事○衆生必死者言物之舉衆而生必皆有死○死必歸土者言萬物死者皆歸於土此一經因而言物實是本說人也○此之謂鬼者鬼歸也此歸土之形故謂之鬼也○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者此覆說歸土之義也言死骨[illegible]敗於地下依陰於地爲野澤土壤謂在田野故稱爲野[illegible]本陰作蔭字也

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焄謂香臭也蒿謂氣烝出[illegible]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illegible]同也不如人貴爾蒿或爲藨○焄許云反香臭之氣耳蒿許羔反烝之膺反藨表驕反又皮表反）【疏】[illegible]也○正義曰此一經申明神也此科釋人氣爲神言人生[illegible]體與氣合共爲生其死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魂發揚[illegible]上爲昭明者言此升上爲神靈光明也○焄蒿悽愴此[illegible]之精也者焄謂香臭也言百物之氣或香或臭蒿謂烝[illegible]言此香臭烝而上出其氣蒿然也悽愴者謂此等之氣[illegible]之情有悽有愴百物之精也者人氣揚於上爲昭明百[illegible]精氣爲焄蒿悽愴人與百物共同但情識爲多故特謂[illegible]此經論人亦因人神言百物也○神之著也者人氣發揚[illegible]爲昭明是人神之顯著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明命猶尊名也[illegible]極於鬼神不[illegible]加也黔首謂民也則法也爲民作法使民亦事其祖禰[illegible]民所畏服○黔首其廉反徐又其嚴反黑也黑首謂民[illegible]謂民爲黔首復扶又反爲民于僞反）【疏】因物至以服○正義曰此一經[illegible]人設教合鬼與神而祭之欲使[illegible]其祖禰畏敬鬼神○因物之精制爲之極者言聖人因[illegible]物死之精盛達造制爲之尊極之稱○明命鬼神以爲[illegible]則者明猶尊也命猶名也黔首謂萬民也則法也故尊[illegible]及萬物之精謂之鬼神以爲萬民之法則也○百衆以[illegible]民以服者百衆謂百官衆庶萬民謂天下衆民既敬之[illegible]神下皆畏敬之故云百衆以畏萬民以服○注明命至[illegible]○正義曰鬼神本是人與物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illegible]故尊而名之爲鬼神別加畏敬之也云尊極於鬼神不[illegible]加也者俯經制爲之極所以明鬼神爲極者言物中尊[illegible]過鬼神言以外他名不可復加故聖王造制爲之極名[illegible]也云黔首謂民也者黔謂黑也凡人以黑巾覆頭故謂[illegible]首案史記云秦命民曰黔首此紀作在周末秦初故稱[illegible]此孔子言非當秦世以爲黔首錄記之人在後變改之[illegible]家僕隸謂蒼頭以蒼巾爲飾異於民也此經鬼神本爲[illegible]故下文築爲宮室設爲宗祧其實此鬼神亦兼山川五[illegible]物之屬故禮運云列於鬼神注云謂祖廟山川五祀之[illegible]記云幽則有鬼神注云助天地成物者是百物之鬼謂[illegible]對則精靈爲魂形體爲魄故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illegible]既生魄陽曰魂是形爲魄氣爲魂若散而言之魄亦性[illegible]魂無異故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心之精爽是謂魂魄[illegible]之何以能久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天奪伯有魄又對[illegible]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散而言之通曰鬼神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宮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自由也言人由此服於[illegible]聖人之教也聽謂順教[illegible]令也速疾也○邇音爾○）【疏】聖人至速也○正義曰此一經明聖[illegible]鬼神立宗廟之事○聖人以是爲未[illegible]者謂以是尊名鬼神爲未足謂未稱其意也○築爲宮[illegible]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者古謂先祖追[illegible]

（之是反古也始謂初始父母始生於已今追祭祀是復始也○不忘其所由生也者追遠報祭是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所服自此者自由也言衆人服從於上由此反古復始而教之也○故聽且速也者聽謂順其教令以此之故在下順其教令而且疾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更有尊名云鬼神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及見間皆當爲覸字之誤也羶當爲馨聲之誤也燔燎馨香覸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覸以俠甒謂雜之兩甒醴酒也相愛用情謂此以人道祭之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燔音煩燎力召反又力弔反羶依注音馨許經反後羶鄉同薌音香見以依注見作覸音間厠之間徐古辯反見間依注合爲覸字音間厠之間俠古洽反甒音武）疏（二端至至也○正義曰此一節論氣魄既殊明設祭之時二禮亦異○二端既立者謂氣也魄也既見乃更立尊名云鬼神也○報以二禮者謂報此氣魄以二種祭禮報氣謂朝踐之節也報魄謂饋熟之節也○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者此明朝踐報氣之義也朝事謂旦朝祭事燔燎謂取膟膋燎於爐炭羶謂馨香見以蕭光謂見覸覸謂雜也光謂氣也謂燔膟膋兼爇蕭蒿是雜以蕭氣此等三祭是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者言此上之祭氣是古昔尚質之義是故教衆之以反於初始此上反古復始揔包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者薦黍稷者謂饋熟時薦此黍稷羞肝肺首心者羞進也謂薦黍稷之時進肝之與肺及首之與心殷祭以肝周祭以肺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皆謂祭黍稷之時兼此物祭也故郊特牲云祭黍稷加肺謂周法也見間以俠甒者見間讀爲覸亦雜也俠甒謂兩甒醴酒言祭黍稷之時雜以兩甒醴酒○加以鬱鬯者謂薦此黍稷加肝肺之薦更加之以鬱鬯然後薦黍稷饋熟報魄之時始云加鬱鬯者言非但薦熟是報魄言祭初所以加鬱鬯亦是報魄也以魄在地下鬱鬯灌地雖是祭初亦是報魄不當薦熟之時故云加也○以報魄也者言薦黍以下皆是報祭形魄之氣○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言此饋熟之時皆以飲食實味偏於燕飲是教民相愛上以恩賜逮下下愛上恩賜故上下用情○禮之至也者至謂至極也謂報氣報魄二禮備足是祀奉上王禮之至極也○注二端至其類○正義曰云更有尊名云鬼神也者解經二端既立氣也魄也是二端更有尊名名鬼神是既立謂尊名立也云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者以經云朝事以報氣薦黍稷以報魄也云見及見間皆當爲覸字之誤也者經云見以蕭光但有見字在旁無間間旁無見字此等據意皆是覸雜之理故知誤加以間邊加見凡覸者所見錯雜之義故間旁見也云羶當爲馨以與香連文無取羶義羶馨聲相近故云聲之誤也云取牲祭脂也者案詩生民云取蕭祭脂是取蕭與祭牲之時雜燒之一祭之中再度焫蕭朝踐燔膟膋之時亦有蕭也故郊特牲云取膟膋升首報陽也注云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是朝踐焫蕭也郊特牲又云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是饋熟焫蕭也云有虞氏祭首至周祭肺皆明堂位文云兩甒醴酒也者以士喪禮既夕等皆以甒盛醴故知醴酒也此用甒者蓋是天子追享朝踐用大尊此甒即大尊或可子男之禮禮器云君尊瓦甒謂子男也皇氏以甒爲異代法也云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者燔燎馨香蕭光之屬是氣也黍稷肝肺之屬是實物也首本也報氣以氣是虛還以馨香虛氣報之報魄以實還以黍稷實物報之各本其事類故云各首其類也○）

禮記注疏卷四十七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祭義第二十四

祭不欲數節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至無樂（惠棟挍宋本無此廿一字）

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至曰祠（惠棟挍宋本作春禘至曰祠）

郊特牲以注禘當爲礿（監本如此惠棟挍宋本毛本作以郊特牲注）

致齊於内節

致齊至齊者（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思其所嗜（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所耆云注及下並同○按嗜正字耆假借字）

此一節明祭前齊日之事（監本毛本如此惠棟挍宋本無日字）

祭之日入室節

祭之至之聲（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孝子當想象僾僾髣髣見也詩云愛而不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髣髣作髣髴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挍本謂當作孝子當想象僾然說文曰僾仿佛見也詩云僾而不見）

視闔牖戶（閩監本同與士虞禮記合毛本牖誤牖）

如尸一食九飯之須（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須作頃衛氏集說同）

君子生則敬養節

享猶祭也饗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饗作鄉按釋文出鄉也）

浦鏜挍云鄉誤饗

君子至私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唯聖人爲能饗帝節

唯聖至之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夫人奠設盎齊之奠（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奠作尊下文預設盎齊之尊同按注設盎齊之奠各本俱作奠蓋注與疏異本浦鏜挍則并改注盎齊之奠作盎齊之尊）

文王之祭也節

謂夜而至旦也（惠棟挍宋本有而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而字脫閩監毛本同）

文王至必哀（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言文在廟中（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文下有王字）

如似真見親所愛（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似作以衛氏集說無似字）

王肅然解欲色（閩監毛本同浦鏜挍然字當在解欲色下誤倒在上）

得其夜發夕至明而不寐（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本得作待毛本得誤侍）

故知二人容尸與侑侑也（惠棟挍宋本衛氏集說同此本侑字誤重閩監毛本同）

仲尼嘗節

濟濟者容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濟濟者容也云口白反賓客也下容以遠同按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云石經舊監本蜀大字本及越本注疏並作容諸本間以王肅音爲口白反遂作客非是）

夫何慌惚之有乎（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坊本作恍忽按釋文出慌惚云本又作忽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慌惚下以其慌惚同）

仲尼至當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容貌自反覆而脩正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正作整衛氏集說同下以自脩正同）

言孝子若作賓客之容（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作字）

更覆結之（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之上衍上字閩本同監毛本結之誤結上文）

言親親對孝子之辭（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無對字）

又容以自反與容以遠相對（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容以自反作客以自反按容以自反之容不當作客容以遠之容當作客也）

孝子將祭節（惠棟挍云孝子節宮室節於是論其志意節宋本合爲一節）

孝子至治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宮室既脩節

夫婦齊戒沐浴盛服（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坊本盛服二字無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並有盛服二字）

脩設謂除及黝堊（惠棟挍宋本除上有埽字岳本嘉靖本宋監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埽字脫閩監毛本同）

宮室至進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洞洞至也與

於是諭其志意節
言想見其仿佛來（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仿作彷佛字同閩監毛本仿佛作彷彿衞氏集說同釋文同疏放此）
於是至志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孝子之祭也節
孝子至之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以其禮包衆事非可極（惠棟按宋本非下有一字續通解同衞氏集說同此本一字脫閩監毛本同）
孝子之祭可知也節
謂齊莊（惠棟按宋本上有齊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脫閩監毛本同）
孝子至之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孝子之有深愛者節
不失其孺子之心也（各本同釋文孺作瑀）
孝子至道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節
先王至家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言先王設教之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原作源）
無加於孝乎（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加上有以字衞氏集說同無乎字）
子曰立愛自親始節
錯諸天下（各本同石經錯字摩滅釋文出措諸○按措正字錯假借字）
子曰至不行（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言皆行也（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五終記云凡卅二頁）
郊之祭也節（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建國之神位節止第五十六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
第五十六
郊之至至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祭祀之禮（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祭作郊）
祭之日節
祭之至至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君從此待之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此作北續通解同）

以供炙肝及爇蕭也（惠棟按宋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肝誤胏蕭誤簫爇字闕閩監毛本作以供炙胏及焫簫也並誤）
按說文及字林云（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云誤文）
郊之祭節
郊之至及闇（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祭日於東節（惠棟按云祭日於東節日出節宋本合爲一節）
祭日至其位○正義曰端正也（惠棟按宋本無上九字）
天下之禮節
變和言物互之也（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之作文）
天下至微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節
宰我至至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氣者是人之盛極也（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人作神）
是聖人設教興致之（惠棟按宋本作興衞氏集說同此本與字闕閩監毛本與作時）
衆生必死節
陰讀爲依蔭之蔭（閩本岳本宋監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監毛本蔭作廕下同）
因物之精節
因物至以服（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所以明鬼神爲極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明作名）
既生魄陽曰魂（閩監毛本有曰字衞氏集說同此本曰字脫閩監本同）
二端既立節
二端至至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既見已與立尊名云鬼神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已與誤乃更）
謂見覸（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疑見當爲覸之誤段玉裁按本云當是見讀爲覸）
虞氏以首（惠棟按宋本上有有字此本有字脫閩監毛本同）
言祭初所以加鬱鬯（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以字衞氏集說同）
下愛上恩賜（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愛作受）
是祀奉上王（閩監毛本上作先惠棟按宋本祀作禮盧文弨按云上字非）
或可子男之禮（惠棟按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可誤曰）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八

祭義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從事謂修薦可以祭者也）〔疏〕（君子至盡也○正義曰此一節申明反古復始竭力報親之事○是以致其敬發其情者以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故致其恭敬發其情性竭力從事以報其親謂竭盡氣力隨從其事以上報其親不敢不極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藉藉田也先古先祖○藉在亦反藉田說文作耤紘音宏耒方內反酪音洛齊音咨本亦作齍）〔疏〕（是故至至也○正義曰以君子報親不敢不盡心以事之故古天子諸侯有藉田以親耕○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者上雖總論天子諸侯此言天地者特據天子自外則通先古謂先祖也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者爲祭祀諸神須醴酪粢盛之屬於是乎藉田而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謂將祭祀卜牲君朔月月半巡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更本擇牲意○朝直遙反注躬朝同牷音全）〔疏〕（古者至至也○正義曰此一經明孝子報親竭力養牲之事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者云歲時謂每歲依時謂朔月月半也躬親也既卜牲吉在牢養之而身朝之言朝者敬辭也○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者犧純色謂天子牲也牷完也謂諸侯牲也犧牷所祭之牲必於是養獸之官受擇取之養獸者若周禮牧人也○君召牛納而視之者此更本擇牲之時君於牧處更命取牛來納之於內而視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者即前言歲時朝之也巡行也皮弁諸侯視朔之服朔月月半君服此衣而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者是孝道之至極耕藉云敬之至養牲云孝之至互文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

戾以食之。（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脆採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近附近之近仞音刃七尺曰仞昕許斤反日欲出蠶才南反奉芳勇反下及注同種章勇反戾力計反燥也食音嗣蚤音早本亦作早脆七歲反燥悉早反惡烏路反）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副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禮之禮奉繭之世婦○單音丹繭古典反與音餘注同褘音暉○）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問者之辭○率音類又音律又所律反○）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摠而手振之以出緒也○繅悉刀反下同說文作繅云抽繭出絲也以此爲旒縿字音所咸反盆蒲奔反淹也掩本亦作淹徐於驗反又於斂反）【疏】古者至至也○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孝子報親養蠶爲祭服祀先王先公之事○公桑蠶室者謂官家之桑於處而築養蠶之室○近川而爲之者取其浴蠶種便也○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者築宮謂築養蠶宮牆七尺曰仞言牆之七尺又有三尺高一丈也傳曰雉有三尺雉字者誤也棘牆者謂牆上置棘外閉謂扇在戶外閉也○大昕之朝者謂季春朔日之朝卜三宮之夫人者諸侯之夫人半王后故三宮○世婦之吉者亦諸侯世婦卜取之吉者前雖則摠舉天子諸侯此特舉諸侯互言之○奉種浴于川者言蠶將生之時而又浴之初於仲春已浴之至此更浴之○風戾以食之者戾乾也淩早采桑必帶露而濕蠶性惡濕故乾而食之○歲既單矣者蠶盡也三月之末四月之初○遂獻繭于夫人者蠶是婦人之事故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者所舉奉處重○遂副褘而受之者既擬于君之祭服故夫人百著副身著褘衣受此所獻之繭○因少牢以禮之接獻繭之世婦○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者率法也夫人曰獻繭之法自古如此邪重事之義故問之也○及良日夫人繅者良日請吉日宜繅之日明繅更擇吉利之日至而後乃夫人自繅○三盆手者猶三淹也手者每淹以手振出其緒故云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者以夫人親繅三盆以手振出其緒訖遂布與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既據諸侯言之則夫人唯一人世婦之吉者此雖互天子而言之以天子有三夫人就其中取吉者若諸侯唯世婦之吉者養蠶繅非一人而已唯云世婦之吉者擇其吉者以爲主領非唯一人而已○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者前云解耕藉男子之事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兼云先祖養蠶是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祀先王先公其實養蠶爲衣亦事天地山川社稷○注副褘至後與○正義曰案內司服注云唯二王後褘衣與此注同案明堂位魯公夫人亦用褘衣此不言者魯爲特賜非常法此據常者故不言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斯須猶須臾也）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子讀如不子之子諒信也油然物始生好美貌○易以豉反下同子如字徐將吏反及下注同諒音亮下同油音由樂樂並音洛下不樂同○）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躬身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極至也○爭爭鬬之爭○）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理謂言行也○煇音輝行下孟反下理行而行皆同）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錯之無難矣。（塞充滿也○而措本又作錯七故反）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減猶倦也盈猶溢也樂以統情禮以理行人之情有溢而行有倦倦而進之以能進者爲文溢而使反以能反者爲文文謂才美○減胡斬反又古斬反下同）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報皆當爲褒聲之誤○銷音消報依注音褒保毛反下音同○）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疏】君子至一也○正義曰此一節已具於樂記但記者別人故於此又記之其義已具在樂記故於此不繁文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爲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公明儀曾子弟子○養羊尚反後皆同與音餘先悉薦反參徐所材反○）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遂猶成也○莅音利又音類本又作涖陳直覲反烖音災於親本又作裁及於身○）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然猶如也○亨普彭反薦將見反○）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放猶至也準猶平也○遺如字又于季反樂音岳皇五孝反溥本亦作敷詩同芳于反放甫往反下同至也準諸尹反平也輟張劣反）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夫子孔子也曾子述其言以云○斷丁管反）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勞猶功也○匱其媿反下同○）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思慈愛忘勞思父母之慈愛己而自忘己之勞苦○施始豉反）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惡烏路反）父母有過。諫而不逆。（順而諫之）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喻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事亡親○）【疏】曾子至禮終○正義曰此一節以下至可謂孝矣廣明爲孝子之事今各依文解之○孝有三者大孝尊親一也即是下文云大孝不匱聖人爲天子者也尊親嚴父配天也○其次弗辱二也謂賢人爲諸侯及卿大夫士也各保社稷宗廟祭祀不使傾危以辱親也即與下文中孝用勞亦爲一也○其下能養三也謂庶人也與下文云小孝用力爲一能養謂用天分地以養父母也○先意承

（志諭父母於道者先意謂父母將欲發意孝子則預前逆知父母之意而爲之是先意也承志謂父母已有志已當承奉而行之諭父母於道者或在父母意前或在父母意後皆曉諭父母將歸於正道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者遂猶成也若行在上五者事不成其如是裁害必及親所以爲非孝然則君子於上五者豈敢不敬而承之者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者言亨熟羶薌之美先自口嘗而後薦之父母此非孝也唯是供養○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者言嘗爲美食但是養也非論孝子言若人將爲孝曰此子百行皆美一國之人稱揚羨願然曰如此是羨願之云此子父母有幸遇哉而有孝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謂然而令人羨願如此乃所謂孝也○衆之本教曰孝者言孝爲衆行之根本以此根本而教於下名之曰孝則孝經云孝者德之本又云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是衆行之根本以教於民故謂之孝也○其行曰養者言不能備孝之德其唯行奉上之禮但謂之養者也○養賢可能也敬爲難者言供養父母可能爲也但尊敬父母是爲難也○敬可能也安爲難者其敬雖難猶可爲也但使父母安樂爲難也○安可能也卒爲難者卒終也父母在日使之安樂猶可能也但父母沒後終身行孝是爲難也○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者解卒爲難之事其卒者謂父母既沒之後謹慎奉行其身恒在善道不遺與父母惡名孝子如此可謂能卒矣仁者仁此者也此謂孝也言欲行仁者先仁恩於此孝也言欲行仁於外必須行仁恩於父母也故云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履踐履也言欲行禮於外者必須履踐此孝者也○義者宜此者也言欲行義於外者必須得宜於此孝也行孝得宜乃可施義於外○信者信此者也言欲行誠信於外須誠信於孝道言孝道誠信始可誠信於外○強者強此者也言欲強盛於外者必須強盛於孝道言行孝道強盛則能強盛於外○樂自順此生者自由也言身之和樂由順從孝道而生若能順從孝道則身和樂刑自反此作者言身安刑戮由反此孝道而興作若遵反孝道則刑戮及身○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者自此以前皆曾子之言但此以下事異故更言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者置謂措置也言孝道措置於天地之閒塞滿天地言上至天下至地謂感天地神明也○溥之而行乎四海者溥布也布此孝道而橫被於四海言孝道廣遠也溥字而定本作傳傳溥古字溥著之名義俱通其義如此一也○施諸世後世而無朝夕者諸於也謂施此孝道於後世而無一朝一夕而不行也終長行之言長久○推而放諸東海而準至北海而準者推謂推排也放至也諸於也言推排孝道至於四海能以爲法準平而法象之無所不從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詩大雅文王有聲之詩美武王也言武王之德能如此今孝道亦然四海之內悉以準法而行之與武王同故引以証之○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者至此之謂禮終亦是曾子之言以語更端故更云曾子○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者以庶人思父母慈愛忘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用勞矣者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心無勞倦是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者匱乏也廣博施則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也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如此即是大孝不匱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曾子聞諸夫子述曾子所聞於孔子之言○數色主反下同瘳丑留反差也。）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頃當爲跬聲之誤也予我也○頃讀爲跬缺婢反又丘弭反一舉足爲跬再舉足爲步○）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徑步邪趨疾也忿言不反於身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徑古定反邪似嗟反趨七俱反）〔疏〕（樂正至孝矣○正義曰此一節論樂正子春傷其足而憂因明父母道體不可損傷之事○無人爲大者言天地生養萬物之中無如人最爲大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是也○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者非直體全又須善名得全若能不虧損形體得全不損辱其身是善名得全也○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者頃跬也謂一舉足君子於一舉足之間不敢忘父母也言忘之恐有傷損○是故道而不徑者謂於正道而行不游邪徑正道平易於身無損傷邪徑險阻或於身有患○舟而不游者言渡水必依舟船不浮游水上乘舟則安浮水則危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者以其不忘父母之遺體故不敢以先父母遺餘之體而行歷危患處○惡言不出於口者悖逆惡戾之言不出於口爲人所賤也○忿言不反於身者謂己之言必能正直人則服之故他人瞋忿之言不反於身定本反於身作及字○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者揔結舉足出言二事身及親竝不羞辱可謂孝矣也）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臣能世祿曰富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疏〕（昔者至尚齒○正義曰此前經明孝以下至不敢犯又兼明孝弟故下云孝弟發諸朝廷事兼孝弟也各隨文解之今此一經論四代悌順尚齒之義○有虞氏貴德而尚齒者虞氏帝德弘大故貴德德之中年高者在前是德中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者夏后之世漸澆薄不能貴德而尚功功高則爵高既貴其官爵德雖下而爵高者則貴之由道劣故也故貴爵之中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者殷人又劣於夏但身有功則與之重爵殷家累世有功世爵而富乃貴之故云貴富亦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者周人又劣於殷敬愛彊狹殷人疏而富者猶貴之周人於己有親乃貴之就此之中亦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齒○注貴謂至小官○正義曰鄭恐經云貴者皆在上故名之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凡四代朝位班序皆以官爵爲次恐皆重爵而夏后氏貴者但於爵高者加恩賜云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者謂德爵富親各於其黨類之中而被尊也云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者鄭解虞氏貴德之意以舜時多仁聖人皆有德其德小先來者已居大官其德大後來者則在小官是小官而德尊者故有虞氏貴之所以燕賜加於大官俗本後德多作小德者○）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言其先老也○）〔疏〕（虞夏至事親也○正義曰此一經覆述虞夏以來尚年之事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言虞夏殷周雖是明盛之王也未有遺棄其年者悉皆尚齒更無他善以加之年之貴乎天下久矣者從虞夏以來貴年是久矣○次乎事親也者言貴年之次弟近於事親之孝除孝則次弟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同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爲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庭魯哀公問於孔子命席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朝直遙反後皆同弟音悌下及下注同○爲于僞反○）〔疏〕（是故至廷矣○正義曰此一經明朝廷之中行於弟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者因前文尚年以是之故朝廷之中同爵則尚齒官爵同者則貴尚於齒四代皆然○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者以其尚齒故七十者許之杖於朝若君有問則布席令坐也○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者年已八十不但杖於朝而已見君揖之則退不待朝事畢也○若君有事問之則就其室是遜弟敬老之道通達於朝廷矣○注凡朝至而已○正義曰知朝位立於庭者案燕禮大射君與卿大夫皆立卿大夫立於庭君立于阼階之上即是也云魯哀公問於孔子命席者儒行文云不俟朝君揖之即退者案燕禮大射卿大夫皆少進北面君降自阼階南鄉爾卿卿西面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北面曰謂揖也於時老臣君揖則退不待朝事畢也則於路寢門外日視朝亦揖竟即退不待朝事畢也云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者案曲禮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是或不許也此經中所云是君不許者故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又八十不俟朝是異其禮若其致事君許則王制云七十不俟朝八十杖於朝是君許者與此異）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錯鴈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鴈行車徒辟乘車步行皆辟老人也斑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併步頂反徐扶頂反辟音避注同行戶剛反下同擔都甘反少詩照反下同○）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且無子孫無弃忘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遺如字一本作匱其媿反長丁丈反下文皆同○）〔疏〕（行肩至巷）

（矣○正義曰此一節明弟通達於道路○行肩而不併者謂老少並行言肩臂不得併行少者差退在後則朋友肩隨是也○不錯則隨者若兄黨爲鴈行之差錯是父黨則隨從而爲行○見老者則車徒辟者謂少者或乘車或徒步若逢見老者則辟之○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者任謂擔持言班白不以所任之物行于道路少者必代之是弟通達於道路○注錯鴈至鴈行○正義曰錯參差假鴈行爲行父黨隨行王制文○）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以爲軍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也頒之言分也隆猶多也及田者分禽多其老者謂竭作未五十者春獵爲獀冬獵爲狩○甸田見反頒音班獀本亦作廋音蒐所求反狩音獸○）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什伍士卒部曲也少儀曰軍尚左卒尚右○卒子忽反下同○）〔疏〕（古之至旅矣○正義曰此一節明弟道達於獀狩○古之道者謂作記之人在於周末於時力役煩重鄉道周初之事故云古之道也○五十不爲甸徒者謂方八里之甸徒謂步卒軍法八里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謂之甸者以供軍賦及田役之事五十者氣力始衰不爲此甸役○徒卒頒禽隆諸長者謂四十九以下田畢頒禽之時多長者○注四井至爲狩○正義曰四井爲邑至六十四井也司馬法文云以爲軍田出役之法者謂一甸之中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供君田役事故云以爲軍田出役之法云五十始衰不從力政之事也者王制文云謂竭作未五十者案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若田與追胥竭作之時此未五十者猶任田役故頒禽之時多此長者云春獵爲獀冬獵爲狩爾雅釋天文經云獀狩夏苗秋獮可知也○注什伍至部曲○正義曰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士謂甲士卒謂步卒在軍旅之中時主帥部領團曲而聚故云部曲○）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死之死此孝弟之禮○放方往反○）〔疏〕（孝弟至犯也○正義曰此一節揔論結上文○孝弟發諸朝廷者即上文而弟達乎朝廷是也在上諸文但云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則孝之次也此經揔結前諸文故云孝弟也○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者言孝弟之道通於朝廷行於道路州巷獀狩軍旅無處不行孝弟以教衆庶也故衆以道理之義死於孝弟也言行孝弟雖死不捨不敢犯此孝弟而不行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食音嗣下同更古衡反下同大學音泰下大學注大下皆同）〔疏〕（祀乎至教也○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孝弟之道養三老五更及齒學之事○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者於周言之祀文王也故樂記云祀文王於明堂是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者案孝經云雖天子必有父也注謂養老也父謂君老也此食三老而屬弟者以上文祀文王於明堂爲孝故以食三老五更爲弟文有所對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者以先賢有德故祀之令諸侯尊敬有德故云教諸侯之德此西學鄭注云周小學則周之小學在西郊則王制云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注祀乎至子者○正義曰云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者鄭以樂記武王伐紂補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彼謂文王廟制如明堂武王伐紂後而祀之恐此祀乎明堂亦與彼同故云謂宗祀文王也實於明堂之中知者以此經廣明周法故五者天下之大教也明不獨論武王是指周公制禮之後宗祀文王也云西學周之小學也者謂虞庠也以祀先賢於虞庠小學故大司樂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又云書在上庠以此知祭先賢所通之經各於所習之學若瞽宗則在國虞庠爲小學者則在西郊今祀先賢則於西郊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割牲制俎實也冕而揔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親○酳音胤又事覲反○）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疏〕（食三至子齒○正義曰此一節明養三老五更之禮而竭其力下象其德○天子袒而割牲者謂牲入之時天子親割也○執醬而饋者謂食之時親執醬而饋也○執爵而酳者謂食罷親執爵而酳之也○冕而揔干者盾也親在舞位持盾而舞也○是故鄉里有齒者以天子敬老鄉里化之故有齒也○老窮不遺者老而被養故在下年老及困窮者皆化上而養之故不見遺棄作記者以老弱被尊養人皆化上故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所致此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故此化而來○天子設四學者謂設四代之學周學也殷學也夏學也虞學也○當入學而大子齒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爲小學設置於四郊是天子設四學據周言之當入學而大子齒者當入學之時而大子齒於國人故云而大子齒○注四學至庠也○正義曰皇氏云四郊國[illegible]虞庠以爲四郊皆有虞庠○）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守手又反本亦作狩竟居領反○）

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疏〕（天子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亦明尚齒貴老之義○天子巡守者謂巡行守土諸侯○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謂天子問此諸侯之國內有百年之人天子則先往就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者既未滿百歲不可一一就見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九十者或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必往就見之○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者謂八十九十之人雖不當道路左右欲共言論政教君即往就之可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于族故言族爾○復扶又反下文注將復入同觶之豉反○）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爲禮而后揖卿大夫士）〔疏〕（壹命至爵者○正義曰此一節明鄉里之中敬齒之法○一命齒于鄉里者○此謂鄉射飲酒之時身有一命官者或立或坐齒與鄉人同○再命齒于族者謂身有再命之官其命既高鄉人雖復年高不與之齒但族親之內計長幼爲班序○三命不齒者謂身有三命之官其命轉尊不復齒於族謂特坐賓東○族有七十者弗敢先者若此飲酒之時於親之內有年七十者介其先入此三命者乃始後入故云不敢先也○注此謂至族爾○正義曰此經[illegible]卿大夫乃不齒者案鄉飲酒云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注云此二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乃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是大夫坐於上立於下者謂諸侯之國若天子黨正飲酒一命下士立於再命中士齒於父族之坐於堂上三命上士席於賓東云[illegible]人之意以身有三命應合在族人七十者之先欲明敬齒上老故云不敢先齒是以鄭注云雖非族人亦然但鄉人長老皆上之既入然後始入此有族有七十者熊氏云謂黨正飲酒故正齒位故有七十若鄉飲酒之禮則無七十者故鄉飲酒明日乃息司正告于先生君子是老者明日乃入也○）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

宗廟。所以示順也。（薦進也成諸宗廟於宗廟命之祭統有十倫六曰見爵賞之施焉。見賢遍反施始豉反）〔疏〕（天子至順也。正義曰此一節明有善讓於尊上示以敬順之道不敢專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教不伐。以尊賢也。（立以爲易謂作易易抱龜易官名周禮曰大卜大卜主三兆三易三夢之占。卷古本反。知音智斷丁亂反。）〔疏〕（昔者至賢也。正義曰此一節亦明其不敢專輒尊賢之事也。立以爲易者聖人謂伏羲文王之屬與建陰陽天地之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陰陽以作易即今時易也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者立爲占易之官抱龜南面尊其神明故南面天子親執圭道服袞冕北面。必進斷其志焉者言天子雖有顯明哲知之心必進於龜之前令龜斷決其已之所有爲之志示不敢自專以尊敬上天也。教不伐以尊賢也者有善稱人有過稱已教在下不自伐其善以尊敬賢人也。注周禮至之占。正義曰此稱官者於周禮稱大卜三兆者玉瓦原也鄭注云言兆形似玉瓦原之璺罅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三易者連山歸藏周易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鄭作易讚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三夢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謂齊之前後也）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恐曲勇反）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奠之謂酌尊酒奠之及酳之屬如語焉而未之然如有所以語親而未見荅。以語魚預反。）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思念既深如覩親將復入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陶音遙遂本又作燧音遂。）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術當爲述聲之誤也。思息嗣反術義作述。）〔疏〕（孝子至志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將祭祀之時顏色容貌務在齊莊卑詘思念其親存也以慮事者言孝子先齊莊其心以謀慮祭事。以具服物者以備具衣服及祭物。以治百事者謂齊前後凡治百衆之事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者言孝子色必溫和行必戰恐其形貌如似畏懼不及見親之所愛然止由如是言心貌必溫。身必詘者言孝子設奠及酳之時容貌溫和身形必卑詘。如語焉而未之然者如以語諮白於親而未之見報荅者。宿者皆出者謂助祭所宿之賓今祭事已畢並皆出去孝子其立卑柔靜默然後以正定心意以思念其親如似將不復見顏色出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者孝子思念親深及至祭後想像親來形貌陶陶遂遂如似親將復反更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者以孝子思念親深爲是之故精慤純善之故行不違離於身言恒慤善也。耳目不違心者言思心思慮不違於親無時歇也。結諸心者言思念深結積於心。形諸色思念其親形見於色。而術省之者術述省視也言思念其親但徧循述而省視之反覆不忘也此乃孝子思念親之志也。）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周尚左也）〔疏〕（建國至宗廟。正義曰此一節明神位所在周人尚左故宗廟在左社稷在右案桓二年取郜大鼎納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上尊尊此說與鄭合故鄭云周尚左也。）

禮記注疏卷四十八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祭義

君子反節

君子至盡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是故昔者天子節

爲藉千畝（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藉誤籍釋文出爲藉下爲藉同注疏放此）

是故至至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節

古者至至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必於是養獸之官（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於字衞氏集說同）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節

棘牆而外閉之（惠棟挍宋本作墻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此本牆誤牆閩監毛本同今正）

使入蠶于蠶室（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使蠶無入字）

及早涼脆採之（閩本同嘉靖本同岳本脆作脃釋文同監毛本脆誤脆惠棟挍宋本脆字同採作采衞氏集說同早字各本同釋文出蚤云本亦作早）

夫人繅三盆手（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夫人繅云下同說文作繅）

服既成（各本同監本成誤戌）

三淹也（各本同釋文出三掩云本亦作淹按詩瞻卬疏引作掩）

古者至至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傳曰雉有三尺（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曰作云）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節

倦而進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而作則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下溢則使反同）

君子至一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曾子曰孝有三節

亨孰羶薌（閩監本如此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孰作熟釋文出亨孰按各本疏並作熟）

嘉而弗忘（閩本惠棟挍宋本宋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嘉作喜陳澔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嘉）

曾子至禮終（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用天分地以養父母也（考文引宋板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用作因）

而教於下名之曰孝孝（惠棟挍宋本不重孝字衞氏集說同此本複衍孝字閩監本同毛本作名之曰教孝亦誤）

言不能備孝之德（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備作稱衞氏集說亦作備）

養賢可能也（補案賢字誤衍）

可用勞矣者（補案可下誤脫謂字）

施諸世後世（補案上世字誤衍）

廣博施則德教加于百姓（惠棟挍宋本博下有於字閩監毛本並脫）

此卽是大孝不匱也（閩監毛本如此惠棟挍宋本無卽字）

樂正子春節

樂正至孝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言念之恐有傷損（考文引宋板念字同閩監毛本念誤忘惠棟挍宋本傷損作損傷）

而行不游邪徑（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游作由衞氏集說同）

可謂孝矣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矣也二字倒衞氏集說無也字）

昔者有虞氏節

昔者至尚齒（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皆班序在上故名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名作明）

是故朝廷節

是故至廷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則於路寢門外曰視朝（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曰作日）

行肩而不併節

無弃忘也（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弃作棄）

行肩至巷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古之道節

軍旅什伍（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伍誤五）

古之至旅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供君田役事（閩監本同毛本君作軍衞氏集說無君字）

不從力政之事也者（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政作役按王制作政）

此未五十者猶任田役（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任作在衞氏集說同）

孝弟發諸朝廷節

脩乎軍旅（各本同石經同考文云古本脩作循按家語亦作循）

孝弟至犯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總論結上文（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節作經衞氏集說同）

祀乎明堂節（惠棟按云祀乎節食三老節宋本合爲一節）

祀乎至教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各本同毛本教誤敬）

實於明堂之中（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於作在）

故五者天下之大教（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故下有云字）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節

天子袒而割牲（各本並作而此本而誤則今訂正）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云宋板無皆字）

食三至子齒（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以天子敬老鄉里化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云宋板子作下）

壹命齒于鄉里節

一命至爵者（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明鄉里之中（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節作經）

一命齒于鄉里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一作壹下無一命齒于鄉里同）

此三命者得爲待獻（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得字衞氏集說同）

孝子將祭祀節

及酳之屬（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下有也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

如將復入然（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復誤弗）

孝子至志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然止由如是言必貌必溫（閩監毛本同山井鼎云宋板言下闕字必貌必溫屬下句讀盧文弨按云止由如是言必疑當作其與之也容）

術述省視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述下有也字衞氏集說同）

此乃孝子思念親之志也（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乃字衞氏集說同毛本親誤其）

建國之神位節

建國至宗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何休云（閩監本同毛本何誤在）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八（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六終記云凡二十九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九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祭統第二十五

（○陸曰鄭云統猶本也以其記祭祀之本故名祭統〔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爲首也大宗伯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五經吉凶軍賓嘉之五禮祇祈之反）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怵感念親之貌也怵或爲述○怵敕律反）〔疏〕（凡治至之義○正義曰此一節總明祭事但祭禮既廣其事又多記者所說各有部分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節明祭祀於禮中最重唯賢者能盡祭義凡祭爲禮之本禮爲人之本將明禮本故先說治人言治人之道於禮最急○禮有五經者經者常也言吉凶賓軍嘉禮所常行故云禮有五經五經之中於祭更急上說人之以禮爲急此說禮爲急者案大宗伯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五禮之別總三十有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者自猶從也言孝子祭親非假他物從外至于身使已爲之但從孝子身中出生於孝子之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者言孝子感時心中怵惕而奉親以祭祀之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者言非賢者不能怵惕怵惕之義唯必賢人故能盡恭敬祭○）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謂之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祐音又）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明猶絜也爲謂福祐爲已之報○長丁丈反下所長同道音導其爲于僞反注爲謂同一音如字）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畜謂順於德教○養羊尚反下同畜許六反下同）〔疏〕（賢者至謂畜○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受福是百順之理○非世所謂福也者言世人謂福爲壽考吉祥祐助於身恭賢）

（者受福身外萬事皆順於道理故云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此是賢者之福而謂內盡其心外極其禮內外俱順於祭具也○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者釋百順之義也謂心既內盡貌又外順此之行善無違於道理也○其本一也者言忠臣事君孝子事親其本皆從順而來故云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者廣大順也體尊故云上也○外則順於君長者謂朝廷也出事公御故云外也○不求其為者言孝子但內盡孝敬以奉祭祀不求其鬼神福祥為己之報案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則是祭祀有有求所云不求者謂孝子之心無所求也但神自致大福故有受祿于天之言若水旱災荒禱祭百神則有求也故大祝有六祈之義大司徒有荒政索鬼神之禮○追養繼孝也者養者是生時養親孝者生時事親今既沒設禮祭之追生時之養繼生時之孝○孝也者畜也者畜謂畜養謂孝子順于德教不逆於倫理可以畜養其親故釋孝謂畜此據援神契庶人之孝曰畜五孝不同庶人但取畜養而已不能百事皆順援神契又云天子之孝曰就諸侯曰度大夫曰譽士曰究庶人曰畜分之則五摠之曰畜皆是畜養但功有小大耳）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沒終也○盡徐子忍反下同行下孟反○）〔疏〕（是故至行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事親有三種之道）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取七住切）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具謂所供衆物○共音恭）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水草之菹芹茆之屬陸產之醢蚳蝝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蔆芡榛栗之屬○芹其斤反茆音卯蚳丈之反蝝悅專反蜩音條蔆本亦作菱又音陵芡音儉榛側巾反○）〔疏〕（既內至備矣○正義曰此一節以上文孝子事親先能自盡又外求伉儷供粢盛之事○注水草至之屬○正義曰云水草之菹芹茆之屬者案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朝事之豆茆菹麋臡是芹茆也又有朝事之豆昌本麋臡加豆之實有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其昌本深蒲箈筍是水草故云之屬云陸產之醢蚳蝝之屬者案醢人饋食之豆蜃蚳蝝即蚳之類醢人加豆之實有兔醢又有醓醢皆是陸產故云之屬云天子之祭八簋者明堂位云周之八簋又特牲士兩敦少牢四敦則諸侯六簋故天子八云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者蜩蟬也范蜂也昆蟲之屬云草木之實蔆芡榛栗之屬者按籩人加籩之實有蔆芡饋食之籩有棗栗榛實是草木故云之屬）凡天

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咸皆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繒色冕以著祭服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齊或為粢○齊盛本亦作齍與粢同音咨下及注同純側其反注及下純冕同見賢遍反少詩召反○）〔疏〕（凡天至道也○正義曰此一經摠結上文既內自盡外又求助祭之事○苟可薦者悉在祭用故云示盡物也則上陰陽之物備矣○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者此是孝子祭以親之心○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者此覆結上文也必夫婦親之及盡物盡志之事祭須盡物志故人君夫人各竭力從事於耕蠶也鄭云王藉田在遠郊故甸師氏掌之內宰云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注云婦人以純陰為尊故也純服者亦冕服也純以見繒色冕以著祭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者天子太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然藉田並在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者后太陰故北夫人少陰故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故與后同也○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者莫無也王侯豈貧無穀帛而夫婦自耕蠶乎其有以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是所有以其欲致誠信故身自親之○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者祭盡敬則乃是盡也此祭之道結上文也○注純服至繒色○正義曰純服亦冕服也者天子云純諸侯言冕冕祭服故知純亦是祭服天子言衣色諸侯亦有衣色是其互也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絲旁才是古之緇字二是絲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為緇即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為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為絲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以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訖猶止也○乃齊側皆反本又作齊下不出者同言齊也齊不齊並如字下以齊之同耆市志反邪似嗟反訖居乙反○）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

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定者定其志意）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為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先悉薦反又如字○）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祼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紖所以牽牲也周禮作絼芻謂藁也殺牲時用薦之周禮封人祭祀飾其牛牲共其水藁涗盎齊也盎齊涗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嚌嚌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之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乃後迎牲芻或為穆○大廟音泰下大廟皆同禕音揮瓚才旦反祼古亂反紖直忍反注同從夫人絕句一讀以從字絕句涗舒銳反徐音歲盎齊本亦作齊才細反注同柄兵命反鬯直忍反槀苦老反下同共音恭盎齊才細反下盎齊同）〔疏〕（及時至親之○正義曰此一節明將祭齊戒之義并明君與夫人皆致齊會於大廟夫婦交親行祭之義○及時將祭君子乃齊者謂四時應祭之前旬時也方將接神先宜齊整身心故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言齊者所以正此不齊之事○謂未齊之時心慮散蕩心所嗜欲有不齊正及其齊也正此不齊之事以致極齊戒之道○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者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致齊並皆於正寢其實散齊亦然但此文對會於大廟故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耳○然後會於大廟者祭日君與夫人俱至大廟之中廟即始祖廟也○君純冕立於阼者純亦緇也上文已解故鄭於此略而不論○冕皆上玄下纁其服並然故通云緇冕若非二王之後及周公廟即悉用玄冕而祭○夫人副禕立於東房者副及禕后之上服魯及二王之後夫人[illegible]）

（也嚌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之主前二者謂饋熟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嚌肺橫切之使不絕亦貫於俎上尸並嚌之故云羞嚌。一云羞進也謂君用鸞刀制此嚌肉以進之故云鸞刀羞嚌。夫人薦豆者於君羞嚌之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此之謂夫婦親之者君親執紖及鸞刀羞嚌是夫親之也夫人薦涗水及羞豆是婦親之也故云夫婦親之。注大宗至迎牲。正義曰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者解。大宗所以亞祼之義案此下云夫人薦涗水及薦豆則是夫人親行而云夫人有故者記者亂陳言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之時下云夫人薦豆顯夫人親行其事各有所明不可一揆云盎齊涗酌也者周禮司尊彝文案彼注云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涗之謂之涗酌鄭引此者解經夫人薦涗是盎齊也云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者以經夫人薦涗秖是薦盎不薦明水今經薦涗之下別更言水此謂明水也以盎齊加明水故記者因盎而連言明水爾知盎齊加明水者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是也云嚌嚌肺祭肺之屬也者案少牢特牲薦熟之時俎有祭肺及舉肺切之舉肺之離而不提心二肺皆嚌之故云嚌肺祭肺之屬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乃後迎牲者以特牲少牢無此禮今此經祼後有迎牲之文是天子諸侯之事故鄭明之也）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君爲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以樂音洛下同竟音境篇內皆同近附近之近）〔疏〕（及入至義也。正義曰此一經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樂皇尸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武宿夜武曲名也周道猶周之禮。獻之屬莫重於祼一本無之屬二字）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疏〕（夫祭至之道也。正義曰此一節并明祭祀之禮有三種可重之事。舞莫重於武宿夜者武宿夜是武曲之名是衆舞之中無能重於武宿夜之舞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者言三種所重之道皆假借外物而以增益君子內志祼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皆是假於外物。故與志進退者此外物增成君子內志故與志同進同退若內心志輕畧則此等亦輕畧內志殷重此等亦殷重）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術猶法也爲政尚施惠盡美能知惠詩云維此惠君民人所瞻。道之音導餕音俊施惠始豉反下文注並同能知音智）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進當爲餕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既餕乃徹之而去所謂自卑至賤進徹或俱爲餕。謖所六反起也百官進依注作餕畢如字隱義音必利反）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內也。別彼列反下同見賢遍反下同脩於一本脩作徧徧音遍下同）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餕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也。重直龍反下同餒乃罪反夫音扶見如字舊賢遍反畜勑六反）〔疏〕（夫祭至政矣。正義曰此一節明祭末餕餘之禮自求多物恩澤廣被之事。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者引古人之言證餕爲美也夫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而祭之有餕即是克有終而禮猶盛故云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已語辭也。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者又引古言證餕義也言亦者亦人餕尸之餘乃是人食尸餘而云尸亦餕鬼神餘者若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熟時尸乃食之是尸餕鬼神之餘若大夫士陰厭亦是先薦鬼神而後尸乃食亦尸餕鬼神餘故并云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者術猶法也尸餕鬼神之餘是施恩惠之術法言爲政之道貴在於惠可以觀省人君之政教能施恩惠者即其政善不能施恩惠者則其政惡故云可以觀政矣。臣餕君之餘也者以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爲臣禮君食尸餘是臣食君餘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云臣餕君之餘也諸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以下漸徧及下示溥恩惠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者士廟中餕訖而起所司各執其饌具以出廟戶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者進當爲餕謂有祭事之百官餕訖各徹其器而乃去之。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者初君四人次大夫六人次士八人是變以衆加之以兩是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者興起也其餕之禮初餕貴而少後餕賤而多皆先上而後下施惠之道亦當然皆先貴後賤故云施惠之象。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者謂餕之時君與三卿以四簋之黍脩整普徧也所以用四簋多黍而餕者欲見其恩惠脩整徧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爲陽厭之祭故以四簋而餕簋有黍稷特云黍者見其美舉黍稷可知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者以四簋而徧廟中如君之恩惠徧於竟內也。顧上先下後耳者言上有大澤惠必及下無不周徧但瞻顧之時尊上者在先卑下者處後耳一云顧故也謂君上先餕臣下後餕示恩則從上起也非上有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者言非是在上有財物積重而不以施惠而使在下有凍餒之民言有積重必施散在下不使凍餒。由餕見之矣者言民所以知上有財物恩惠及於下者祇祭祀之餕見其恩逮於下之理故曰可以觀政矣者餕若以禮則能施惠其善政也餕若不以禮則不能施惠其政惡也故云可以觀政矣。）

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爲物猶爲禮也興物謂薦百品。與音餘下是與同）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崇猶尊也。長丁丈反下長幼皆同）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必身行之言恕己乃行之。惡烏路反。）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教由孝順生也）〔疏〕（夫祭至也已。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禮備具內外俱兼脩之於己然後及物是爲政之本夫祭之爲物大矣者物謂事物物大言祭之爲物盛大矣以所行皆依禮故爲大。其與物備矣者謂庶羞之屬言興造庶羞百品皆是故與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者祭必依禮是順也百品皆足是備也若能上下和順物皆備具是爲教之本言聖人設教惟以順以備故云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至其親者祭既順備可爲教故人君因爲教焉外教謂郊天內教謂孝於親祭宗廟。是故明君至順孝者由君外教尊君長故諸臣服從內教孝則親故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者謂人君身自行之盡其事上之道又端正君臣上下之義則政教由此生焉。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者謂在上所爲之事施之於己己所不安則不得施於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者在下有不善之事施於己己所憎惡則不得以此事於上上亦憎惡也。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者結上二事諸於也謂他人行此惡事加於己己以爲非是非於人己乃行此惡事而施人是行於己也若如此非政教之道言爲政教必由於己乃能及物故下云必由其本順之至也。）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

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倫猶義也○見事賢遍反下皆同殺色界反徐所例反下同○〔疏〕夫祭至十倫○正義曰此一節廣明祭有十種倫禮今各隨文解之從此至此之謂十倫一經摠明十倫之目從上雖云祭其事隱此廣陳祭含十義以顯教之本十倫義也）

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同之言詷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詔祝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鋪普胡反又芳夫反筵羊然反爲于僞反下注爲其皆同祊伯更反詷徒貢反索所伯反○〔疏〕鋪筵至道也○正義曰此一節明第一倫交鬼神之道○鋪筵設同几者設之曰筵坐之曰席同之言詷詷共也言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凡死則魂氣同歸于此故夫婦共几鋪席設几使神依之設此夫婦所共之几席亦共之必云同几者筵席既長几則短小恐其各設故特云同几○詔祝於室者詔告也祝祝也謂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其尸於室求之○而出于祊者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於門外之祊○此交神明之道也者神明難測不可一處求之或門旁不敢定是與神明交接之道鬼神通故云道○注同之至祭也○正義曰同之言詷也者若單作同同是齊同之同非詷共之詷所以物有異類而同時也則同死同生同出同入之類不齊其物異也若詷共之詷則言旁作同茲古文字林皆訓詷爲共是漢魏之時字義如此是以讀同爲詷今則摠爲一字云祭者以爲妃配者儀禮少牢文謂祭夫祝辭云以某妃配云亦不特几也者謂不但不特設辭亦不特設其几謂祝辭與几皆同於夫不特設也故鄭注司几筵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云詔祝告事於尸也者謂灌鬯饋孰酳尸之等祝官以祝辭告事於尸其事廣也以摠論事神故廣言之知非朝踐之時血毛詔於室者以朝踐尸主皆在戶外嚮時之事非終始事神之道故知非也云出於祊謂索祭也者案郊特牲索祭祀于祊故云謂索祭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伸音申○〔疏〕君迎至義也○正義曰此經明第二倫君臣之義也○君迎牲不迎尸別嫌也者尸體既尊君宜自卑若出迎尸尸道未伸則嫌君猶欲自尊之義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者則解別嫌事也尸本是臣而爲尸時則尊在廟中君若未入廟其尊未伸君若出迎則疑尸有還爲臣之道故云疑於臣也○在廟中則全於君者尸若入廟則君父道全也唯云全君不云全父者此本是明君臣故畧於全父也下既云臣子故知此爲君父也且廟中行禮尸皆荅拜然父無荅子之禮君有荅臣之法故據君言之耳○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者穪君疑也君道之全全在廟門外若出門外則君道還尊與平常不異故不出門也○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者君若入廟則臣子道全無所疑也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者結第二倫也君至尊而受屈廟中以臣子自處不敢出廟門恐尸尊不極欲示天下咸知君臣之義也君臣由義而合故云義也）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行戶剛反注同徐胡孟反適丁歷反〔疏〕夫祭至倫也○正義曰此第三倫明父子之理○孫爲王父尸者謂王父之孫行與王父作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者謂孝子所使令爲尸者於祭者孝子身爲子之行秩也○父北面而事之者父則祭者之身北面而事子之行之尸也○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者主人爲欲孝敬己父不許己尊而北面事子行則凡爲子者豈得不自尊事其父乎是見子事父之道也○注皆取至尊之禮○正義曰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者以少牢特牲尸皆在室之奧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故知是天子諸侯也知當朝事者以郊特牲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詔祝於室當朝事之節故知坐尸於堂當朝事也）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酳而獻賓○瑤音遙散悉但反差本又作之等酳音胤又仕覲反○〔疏〕尸飲至等也○正義曰此一節明第四倫尊卑差等○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至皆以齒明尊卑之等者謂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皆以齒○注尸飲至獻賓○正義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酳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二獻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此等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之時以獻卿獻卿之後乃主婦酳尸酳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獻爲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云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欲明諸侯獻賓時節與大夫士獻賓不同知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特牲禮文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知者有司徹文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昭上遙反後放此〔疏〕夫祭至殺也○正義曰此一節明第五倫也親疏之殺也昭穆謂尸主行列於廟中所以至無亂者謂父南面子北面親者近疏者遠又各有次序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者祭大廟之時則衆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羣昭穆咸在若不於大廟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而不失其倫者尸主既有昭穆故主人及衆賓亦爲昭穆列在廟不失倫類○此之謂親疏之殺也者殺漸也列昭穆存亡各有遠近示天下親疏有漸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一獻一酳尸也舍當爲釋聲之誤也非時而祭曰奠○鄉許亮反舍依注音釋○〔疏〕古者至施也○正義曰此一節明第六倫也爵賞之施焉○爵有德而祿有功者爵表德故云有德祿賞功故云有功也○而舍奠于其廟者謂受策命卿大夫等既受策書歸還而釋奠於家廟告以受君之命似非時而祭故稱奠此爵賞之施也者君尊上爵賞於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由尊也○注一獻一酳尸也○正義曰經云一獻知非初祼及朝踐饋食之一獻必爲一酳尸者以一酳尸之前皆爲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而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始可以行其爵賞及賜勞臣下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是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鐙豆下跗也○卷古本反校戶教反又戶交反柄也鐙音登又丁鄧反〔疏〕君卷至別也○正義曰此一節明第七倫也○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者此謂上公之夫人故副褘立于東房若其餘夫人則不副褘也○夫人薦豆執校者校謂豆中央直者夫人薦豆之時手就此校人○執醴授之執鐙者謂豆下跗夫人薦豆之時此執醴之人以豆授夫人之時則執豆之下跗夫人受之乃執校也○尸酢夫人執柄者爵爲雀形以尾爲柄夫人獻尸尸酢夫人尸則執雀尾授夫人也○夫人授尸執足者夫人受酢於尸則執爵足也○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者謂夫婦交相致爵之時襲因也其執之物不相因故處若夫婦交相致爵不能執故處以明男女有別酢必易爵者謂夫婦交相致爵之時主人受主婦之酢易換其爵故特牲主人受主婦之酢爵更爵酢鄭注云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即引此文云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也皇氏云夫婦猶男女不相襲處則上執校執鐙之屬違鄭注儀禮之文其義非也○注執醴授醴至執鐙○正義曰謂夫人獻尸以醴齊之時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之時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是獻之與薦皆此人所專故云執醴授醴之人執鐙謂授夫人以豆而執鐙也）

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

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殷人貴髀爲其厚也周人貴肩爲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謂脊脅臂臑之屬。髀必氏反又必履反重直龍反臑乃報反肱骨也〔疏〕凡爲至均焉。正義曰此一經明第八倫也。凡爲俎者以骨爲主者俎爲助祭者各將物於俎也。殷人貴髀周人貴肩者殷質貴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各隨所貴。凡前貴於後者據周言之以周人之貴肩故也。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者助祭者故賜之俎也。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者言貴者不特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是示均平也。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者言功立由於分俎其事既重人君不可不知分俎之事也。善爲政者如此者言人君欲善爲政教者必須如此分俎均平。注凡前至之屬。正義曰此脊脅臂臑舉其貴者言之屬中包其賤者不云肩者以經云周人貴肩故此略之前體臂臑爲貴後體膞胳爲賤就脊脅之中亦有貴賤正脊在前爲貴脡脊橫脊在後爲賤脅則正脅在前爲貴短脅爲賤故揔云之屬以包之）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衆兄弟也羣有司猶衆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疏〕凡賜至有序。正義曰此一節明祭之第九倫長幼之序。凡賜爵者爵酒爵也謂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故云賜爵。昭爲一穆爲一者言君衆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爲一色在穆列者自爲一色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注君賜之爵謂若酬之。正義曰案特牲饋食禮初有主人獻衆賓兄弟之禮後乃旅酬衆賓兄弟此經直云賜爵知非獻時而特云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爲次者此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當旅酬之事故知賜爵爲酬）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明足以見之見此畀者也仁足以與之與此畀者也煇周禮作韗謂韗磔皮革之官也翟謂教羽舞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畀必利反下及注同與也煇依注作韗同況萬反又音運下同甲吏也胞步交反下同肉吏也翟狄也樂吏也閽音昏守門者也以見賢遍反注皆同此畀如字舊必利反下同磔知宅反〔疏〕夫祭至之際。正義曰此一節明祭之第十倫也。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者畀與也煇也胞也翟也閽也此四者皆是賤官於祭之末與此四者以恩賜是惠施之道也。明足以見之者謂有德之君德能昭明足以見其惠下之義。仁足以與之者以君有仁恩足能賜與於下。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者此作記之人以見周刑人守門於祭末又何恩賜與刑人故明之云古者夏殷之時不使刑人守門雖是賤人所以得恩賜。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既每言賤明但是各守其職之人能爲四物故云四守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者更廣明貴有餘分與至賤爲恩之深也人君身尊而尸又更尊故言又也。此之謂上下之際者結十倫也際接也至尊與賤者其道接也。注煇周至殷時。正義曰案周禮考工記韗人爲皐陶鄭云皐陶鼓木也言韗人之官掌作鼓木張皮兩頭鞔之以爲鼓是韗磔皮革之官云翟謂教羽舞者也者羽翟羽故詩邶風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翟即狄也古字通用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者以周禮墨者使守門故知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謂夏殷時禮也。礿羊灼反字又作禴夏戶嫁反下注夏者孟夏同）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夏者尊卑著而秋萬物成）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言爵命屬陽國地屬陰。）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發公室出賞物也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木成可芟艾給爨亨時則始行小刑也。艾音刈芟所銜反爨七亂反亨普彭反徐普孟反。）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全猶具也）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濟成也發謂機發也竟內之子孫萬人爲子孫）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涖臨也君不失其義者言君雖不自親祭祭禮無闕於君德不損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疏〕凡祭至母矣。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之重禘嘗之義人君若能明於其義可以爲民父母今各隨文解之。禘者陽之盛也者以禘祭在夏夏爲炎暑故爲陽盛。嘗者陰之盛也者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成就故爲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冬烝對夏禘。注言爵至屬陰。正義曰爵命是生養之事故屬陽國地是土地之事故屬陰。故記至草也。以記錄之前先有此記之文故作記者載前記之文所以言記曰也此記云嘗祭之日發出公室貨財以示賞也。草艾則墨者謂初秋草堪艾給炊爨之時則行小刑之墨未發秋政則民不敢艾草也言夏節雖盡人君未發行秋政則民不敢艾草也注發公室出賞物也。正義曰案左傳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嘗之日發公室示賞者文各有所對以賞對刑則賞屬春夏刑屬秋冬其實四時之間皆有賞故車服屬夏田邑屬秋出田邑之時亦有物也故覲禮秋時賜侯氏車服及爸服也。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者濟成也言禘嘗之義若人君明之所以成就其志。諸德之發也者發謂機發也諸衆也言義者是人君衆德之發謂諸衆人之德發在於義。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者謂人君道德顯盛則念親志意而深厚若能念親深厚則事親祭祀其義章明顯著若能事親章明顯著則其祭也恭敬以此化下則竟內民之子孫無敢不恭敬其親矣以化於上故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者言祭祀之時身既有故使人攝之雖使人攝由君能恭敬不喪失於爲君之義所以然者由君自明曉於禘嘗之義故也。其德至志輕。言人君道淺義薄則其念親志意不能厚重。疑於其義至民父母矣者謂志意既輕疑惑於祭祀之義皆不能盡心致敬身既危疑而欲求祭使之必敬不可得已已是語辭）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自名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已名於下。自名如字徐武政反下及注自名同。）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勳業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著於鐘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順也自著名以稱揚先祖之德孝順之行也教也所以教後世。譔音撰比毗志反謂次比也下及注比同斟之林反傳音附徐音賦一音直專反謂傳述著直畧反徐張慮反行下孟反。）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美其所爲美此人爲此銘）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

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明足以見之見其先祖之美也仁足以與之與其先祖之銘也非有仁恩君不使與之也知足以利之利已名得比於先祖○見賢遍反注同知音智注同○）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孔悝衛大夫也公衛莊公蒯聵也得孔悝之立已依禮褒之以靜國人自固也假至也至於大廟謂以夏之孟夏禘祭○悝口回反假加百反注同蒯苦怪反聵五怪反褒保毛反）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公曰叔舅者公爲策書尊呼孔悝而命之也乃猶女也莊叔悝七世之祖衛大夫孔達也隨難者謂成公爲晉文公所伐出奔楚命莊叔從焉漢楚之川也即宮於宗周後反得國坐殺弟叔武晉人執而歸之於京師寘之深室也射厭也言莊叔常奔走至勞苦而不厭倦也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爲宗周也○左音佐右音又下啓右并注同一讀此左右並如字難乃旦反奔本亦作犇射音亦注同爲筴初革反女音汝後皆同從才用反坐才卧反寘之豉反厭於豔反下同鎬胡老反○）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獻公衛侯衎成公曾孫也亦失國得反言莊叔之功流於後世啓右獻公使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成子烝鉏也右助也纂繼也服事也獻公反國命成子繼女祖莊叔之事欲其忠如孔達也○纂子管反衎苦旦反烝之承反下文注同鉏仕居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文叔者成叔之曾孫文子圉即悝父也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之言事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耆欲市志反解古賣反休許虯反圉魚呂反）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若乃猶女也公命悝予女先祖以銘以尊顯之女繼女父之事欲其忠如文子也成公獻公莊公皆失國得反言孔氏世有功焉寵之也○女羊許反注同○）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對遂也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明我先祖之德也○辟必亦反又婢尺反注同明也）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施猶著也言我將行君之命又刻著於烝祭之彝鼎彝尊也周禮大約劑書於宗彝○施如字彝以支反著張慮反又直畧反下同約如字徐於妙反劑子隨反○）此衛孔悝之鼎銘也。（言銘之類衆多也畧取其一以言之）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如莊公命孔悝之爲也莊公孔悝雖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疏〕（夫鼎至恥也○正義曰以前經明事親致敬此一節明稱揚先祖之美今各依）文解之○銘者自名也者言爲先祖之銘者自著已之功名於下○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名著之後世者也謂自著已名之時先稱揚其先祖之美於上而使昭明顯著於後世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者論謂論說譔則譔錄言子孫爲銘論說譔錄其先祖道德善事○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者此先祖美善之事也列業也謂有功業勳勞有慶賞聲名著於天下者也○而酌之祭器者酌斟酌也祭器鐘鼎也若有聲名徧普天下者則斟酌列書著於君之鐘鼎也○自成其名焉者先書先祖之德於器上又自成已名於先祖銘下也○以祀其先祖者也者祀祖謂預君祫祭也禮功臣○得銘鼎則得預君大祫令先祖被銘預祫是尊其先祖也既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者釋所以必銘義也爲崇於孝道故稱揚先祖也○身比焉順也者比次也先稱祖德而已身親自著名次於下是崇孝順之行也○明示後世教也者爲人子孫能得稱揚先祖明示後世使後世教慕即是教也○注烈業至後世○正義曰烈業也釋詁文王功曰勳事功曰勞周禮司勳文云傳著於鐘鼎也者傳附也言鐫勤先祖功名附著於鐘鼎或解傳爲傳述於鐘鼎義亦通也云自著名以稱揚先祖之德者解經身比焉云孝順之行也者以解經順也云教也所以教後世者言稱先祖明示後世所以教後世使如先祖之善也故云教也○夫銘至所爲○銘者壹稱謂造銘唯一稱先祖之善○而上下皆得焉耳矣者上謂光揚先祖下謂成已順行又垂教來世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者釋上下皆得也所稱謂先祖也所爲謂已身行業也君子有德之士觀銘必見此二事之美○爲之至恭矣○爲之者謂爲銘之人也○明足以見之者謂已有顯明之德足以見先祖之美○仁足以與之者謂已有仁恩故君上足以著先祖之銘與之○知足以利之者謂已有知謀足以利益於已得上比先祖也○可謂賢矣者言爲銘之人備此三事所以爲賢○賢而勿伐可謂恭矣者既備三事爲賢又不自伐是爲恭也故云可謂恭矣○注孔悝至禘祭○正義曰云得孔悝之立已者按哀公二年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至哀十五年傳云衛孔圉娶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通於伯姬伯姬使良夫往蒯聵蒯聵與良夫入衛舍孔氏之外圃逾入適伯姬氏伯姬與大子五人迫孔悝於廟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於是得國是得孔悝之立已也假至也釋詁文云至於大廟謂以夏之孟夏禘祭者以經云六月是周之六月是夏之孟月禘祭之時以諸侯命臣在於祭日案左傳哀十五年冬蒯聵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獻孔悝酒而逐之此謂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即逐之故世在六月公曰至休哉○此一節是孔悝父祖鼎銘之辭○叔舅者孔悝是異姓大夫年幼故稱叔舅○乃祖莊叔者乃女也祖莊叔者謂孔悝之七祖孔達也○左右成公者左右助也輔助衛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者難謂成公被晉所伐出奔於楚謂成公命孔達隨出逃難而往漢陽即是楚地在漢水之北○即宮于宗周者即就也宮謂宮室成公後得反國又坐殺弟叔武被晉執之歸于京師寘於深室之中是即宮也○奔走無射者言孔達隨難漢陽及即宮于宗周常奔走勞苦無厭倦○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者啓開也右助也言莊叔餘功流於後世能右助獻公獻公雖復出奔乃得反國其時孔達之孫成叔輔佐獻公故獻公乃命成叔纂纘女祖孔達舊所服行之事○乃考文叔者孔圉是孔悝之父故云乃考○興舊嗜欲者言父圉能興行先祖舊德嗜欲所爲○作率慶士躳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者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事也言孔悝能起發依循善事躳憂恤衛國勤勞公家早夜不解倦民皆曰功德休美哉此是孔悝先祖功業鼎銘之辭也○注莊叔至周也○正義曰案世本莊叔達生得閭叔穀穀生成叔烝鉏鉏生頃叔羅羅生昭叔起起生文叔圉圉生悝莊叔是悝七世祖也云成公爲晉文公所伐出奔楚者案僖二十八年左傳稱衛與楚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衛侯懼出居於襄牛遂奔楚云坐殺弟叔武晉人執而歸之於京師寘之深室也者亦僖二十八年左傳文晉人歸衛侯入其室弟叔武殺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歂犬射而殺之其大夫元咺出奔晉訟衛侯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是其事也案左傳于時無孔達之事而云之者傳文不具或者蒯聵欲褒美孔悝故假其先祖之功而言之也○注獻公至達也○正義曰案衛世家衛成公生穆公穆公生定公定公生獻公是衎爲成公曾孫云亦失國得反者案襄十四年左傳稱衛孫文子甯惠子逐衛侯衛侯出奔齊是亦失國也稱亦者亦成公也其時亦非成叔之功假言之也云纂繼也服事也釋詁文下注率循也亦釋詁文○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此一節明蒯聵與孔悝銘之言也及勅戒之使繼先祖故云纂乃考服○悝拜至彝鼎○此一節明孔悝拜受君恩言已光揚先祖之德行君之大命著於彝鼎○對揚以辟之者對遂也揚稱揚也辟明也言已遂稱揚君命以光明我先祖之美○勤大命施于烝彝鼎者勤行也施著也烝謂烝祭言已勤行君之大命著於烝祭之彝尊及鼎也此衛孔悝之鼎銘也○記者錄其銘故以結之但休哉以上是稱其先祖公曰叔舅以下至彝鼎是自著其名於下是以身比焉比先祖也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言此者王室所銘若周公之功○誣音無不傳直專反不本亦作弗）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褒大也易晉卦曰康侯用錫馬○佾音逸盾食準反又音允籥羊灼反）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不廢不廢其此禮樂也重猶尊也○）

〔疏〕（昔者至國也○正義曰此一節）因上說鼎銘明先祖之善故此明周公之勳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揚之事○外祭則郊社者諸侯常祭唯社稷以下魯之祭社與郊連文則備用天子之禮也○內祭則大嘗禘者祫祭在秋也大嘗禘祭在夏也是大嘗禘得用天子之禮則升歌清廟及舞大武大夏之屬皆用天子之禮所以爲大嘗禘也餘諸侯則不得大嘗禘○升歌清廟者升堂歌清廟清廟頌文王之詩也○下而管象者堂下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者朱干亦盾也戚斧也以玉飾其柄此武象之舞所執○八佾以舞大夏者大夏禹樂之舞也執羽籥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者升歌清廟以下並是天子之樂故以此結之也○注武象至錫馬○正義曰言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者以經云八佾以

舞大夏舞大武不顯佾數則舞大武亦八佾也大武云朱干玉戚其大夏則不用朱干玉戚當用羽籥而云互文者以大夏言舞數則大武亦當有舞數大武言所執舞器則大夏亦有舞器故云互也。易晉卦康侯用錫馬者證康是褒崇之義宋易晉卦坤下離上日出於地爲晉晉進也言明進也。子孫至國也者言魯是周公子孫繼周公之後至今不廢此禮樂謂作記之時也所以明周公之有德而又以尊重其魯國也。

禮記注疏卷四十九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九（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七）

祭統第二十五

凡治人之道節

心怵而奉之以禮（惠棟挍宋本同釋文亦作怵閩監毛本怵作休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注疏中字並作怵不加點）

凡治至之義（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賢者之祭也節

賢者至謂畜（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言世人謂福爲壽考吉祥（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爲字）

承致多福無彊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閩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本使誤侯毛本于誤子）

既內自盡節（惠棟挍云既內自盡節凡天之所生節宋本合爲一節）

昏禮是也（各本同石經同毛本昏作昬衞氏集說同。按毛本非也說文昏从日氐省非从民聲也）

具謂所供衆物（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同嘉靖本同岳本供作共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所共）

既內至備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茆菹麇臡（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麇當作麋）

有深蒲醓醢（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醓誤醯下又有醓醯同）

深蒲箈筍（毛本同閩監本箈作菭衞氏集說同按周禮作箈）

凡天之所生節

齊或爲粢（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爲作作衞氏集說同宋監本同）

凡天至道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一絲旁才（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段玉裁挍本絲當作糸下絲旁屯同）

若衣色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見上有可字）

及時將祭節

嗜欲無止也（惠棟挍宋本石經宋監本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嗜作耆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耆欲下疏其嗜欲同）

君執鸞刀羞嚌（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羞齊云本亦作嚌注同。按嚌正字齊假借字）

芻謂藁也（各本同釋文出稾也云下同按稾字非也。按依說文當作稾从禾高聲假借作槀俗作藁）

及時至親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四時應祭之前未旬時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未作末）

俱至大廟之中（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至誤在）

子男夫人狄（惠棟挍宋本作闕狄衞氏集說同此本闕字脫閩監毛本作屈）

用清酒以涚沛之（閩監本同毛本沛誤沸下以清酒沛之同）

二者謂饋熟之時（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者作是）

夫祭有三重焉節

夫祭至之道也（惠棟挍宋本無此六字）

此一節并明祭祀之禮（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節作經衞氏集說同）

若內心志輕略（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心字衞氏集說同此本誤衍）

此等亦殷重（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重下有矣字衞氏集說同）

夫祭有餕節

而下有凍餒之民也（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餒誤餕釋文出凍餧盧文弨云按說文餧飢也一曰魚敗曰餧則餧乃餒之本字後人始別餧餒也）

夫祭至政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以二簋留爲陽厭之祭（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陽作陰衞氏集說同）

祇祭祀之餕（惠棟挍宋本祇下有由字衞氏集說同此本由字脫閩監毛本同）

其善政也（惠棟挍宋本作政善此本誤倒閩監毛本同）

夫祭之爲物大矣節

夫祭至也已（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內教孝則親故子孫順孝（惠棟挍宋本則作其衞氏集說同此本其誤則閩監毛本其作於）

夫祭有十倫焉節

見親疎之殺焉（閩監毛本同石經疎作疏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按下此之謂親疏之殺也各本並作疏此不宜歧出作疎當作疏爲是）

夫祭至十倫（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鋪筵設同几節

鋪筵至道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不齊其物異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齊作儕）

君迎牲而不迎尸節

君迎至義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則尊在廟中耳（惠棟挍宋本中下有耳字諸本並脫）

夫祭之道節

於祭者子行也（各本同石經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子上有爲字按通典四十八引亦云於祭者爲子行也）

夫祭至倫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尸飲五節

尸飲至等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但飲三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但下有尸字衞氏集說同）

夫祭有昭穆節

夫祭至殺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主人及衆賓亦爲昭穆（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衆賓二字倒）

列昭穆存亡名有遠近（閩監本同毛本名作各）

古者明君爵有德節

古者至施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似非時而祭（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似作以）

君尊上爵（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上作尚衞氏集說同）

君卷冕立于阼節

夫人薦豆執校（各本同石經同毛本校作挍釋文亦作校注疏放此）

夫人授尸執足（惠棟挍宋本授作受正義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誤授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按此言尸酢夫人夫人受酢于尸則執爵足是受尸而非授尸明矣疏夫人授尸執足者放此）

君卷至别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凡爲俎者節

凡爲至均焉（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俎爲助祭者各將物於俎也（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爲作謂）

凡賜爵節

凡賜至有序（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以獻時不以昭穆爲次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者作也）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節

夫祭至之際（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也下有者字）

凡祭有四時節

凡祭至毋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載前記之文（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前上有此字）

夫鼎有銘節

此孝子孝孫之心也（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此誤比）

傳著於鐘鼎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傳作傅宋監本岳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釋文出傅著按傅是也）

衛莊公蒯聵也（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聵作瞶非）

得孔悝之立已（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已字衛氏集說無已字得作德閩監毛本得作德已字有）

公爲策書（各本同釋文策作筴乃俗字）

興舊耆欲（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耆欲惠棟按宋本耆作嗜石經宋監本衛氏集說同）

略取其一以言之（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其作此宋監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同）

夫鼎至恥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云傳著於鐘鼎也者傳附也（毛本同閩監本二傳字並作傅）

夫銘至所爲○銘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銘至所爲○五字夫字屬下）

爲之至恭矣（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五字無）

云得孔悝之立已者（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得作德下是得孔悝之立已也同）

謂孔悝之七世祖孔達也（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世字脫閩本同監毛本七世祖誤先祖）

而云之者傳文不具（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云之誤云云）

昔者周公旦節

不廢其此禮樂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浦鏜按云集說無此字按疏則其字當衍）

昔者至國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社與郊連文則用天子之禮也（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則字誤重閩監毛本則下衍備字）

朱干亦盾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亦作赤）

大夏禹樂之舞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之作文）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九（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七終宋監本禮記卷第十四經七千四百六十字注五千五百二十三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十四經七千一百八十二字注五千四百九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經解第二十六

（陸曰鄭云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得失解音佳買反徐胡賣反一音蟹。）

〔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義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别録屬通論）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易良以豉反下易良同屬音燭注及下同比毗志反下同朝直遥反篇內同）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失謂不能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近愚附近之近下除遠近一字並同惡烏路反爭爭鬪之爭下文同）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

〔疏〕孔子至者也。○正義曰經解一篇總是孔子之言記者録之以爲經解者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名曰經解也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爲本故記者録入於禮。○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者言人君以六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各從六經之性觀民風俗則知其教故云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者溫謂顔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者書録帝王言誥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遠也。○廣博易良樂教也者樂以和通爲體無所不用是廣博簡易良善使人從化是易良。○絜靜精微易教也者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爲淫濫是絜靜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恭儉莊敬禮教也者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愼爲本若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者屬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凡人君行此六經之教以化於下在下染習其教還有六經之性故云詩教書教之等。○故詩之失愚者詩主敦厚若不節之則失在於愚。○書之失誣者書廣知久遠若不節制則失在於誣樂之失奢者樂主廣博和易若不節制則失在於奢。○易之失賊者易主絜靜嚴正遠近相取愛惡相攻若不節制則失在於賊害。○禮之失煩者禮主文物恭儉莊敬若不能節制則失在於煩苛。○春秋之失亂者春秋習戰爭之事若不能

（節制失在於亂此皆謂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否相濟節制合宜所以致失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此一經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于愚則是在上深達於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故云深於詩者也以下諸經義皆放此○注云易精至之事○正義曰易精微者易理微密相責褊切不能含容云愛惡相攻者謂易卦六爻或陰爻乘陽或陽爻據陰近而不得是愛惡相攻也云遠近相取者謂彼此有應是遠近相取也或遠而無應近而不相得是遠近不相取也云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者若意合則雖遠必相愛若意離雖近必相惡是不能容人不與已同很彼傷害是失於賊害也云春秋習戰爭之事者以春秋記諸侯相侵伐又有關爭之辭若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昭十三年平丘之會子產爭承之類是也故前注云春秋記罪辯之事也然詩爲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别者若以聲音干戚以教人是樂教也若以詩辭美刺諷喻以教人是詩教也此爲政以教民故有六經若教國子弟於庠序之內則唯用四術故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此六經者惟論人君施化能以此教民民得從之未能行之至極也若盛明之君爲民之父母者則能恩惠下極於民則詩有好惡之情禮有政治之體樂有諧和性情皆能與民至極民同上情故孔子閒居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是也其書易春秋非是恩情相感與民至極者故孔子閒居無書易及春秋也）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道猶言也環佩佩環佩玉也所以爲行節也玉藻曰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淑常六反忒吐得反鏘七羊反本又作鏘鈴音零軾音式應應對之應）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器謂所操以作事者也義信和仁皆存乎禮○說音悅去羌呂反下同王徐于況反操七刀反）〔疏〕（天子至不成○正義曰此一節盛明天子霸王唯有禮爲霸王之器言禮之重也○與天地參者天覆地載生養萬物天子亦能覆載生養之功與天地相參齊等故云與天地參○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此詩曹風鳲鳩之篇刺上下不均平之詩言善人君子用心均平其威儀不有差忒

以其不差故能正此四方之國○此之謂也者言詩之所云正當此聖人有禮之謂也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者謂明君在上賜於下民不須營求其所欲之物自然得之是在上信實恩能覆養故也猶若尙書傳稱民擊壤而歌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有何力是不求其所欲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是信若四時故云謂之信也○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者義宜也天地無害於物有宜故爲義天地害者謂水旱之等及疫癘之屬及天地之內有惡事害人皆名天地之害也○霸王之器者器謂人所操持以作事物者欲爲其事必先利其器言欲作霸王必須義信和仁是霸王之器也○注云韓詩至軾前○正義曰此鸞和所在謂朝祀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鑣也故詩秦風云輶車鸞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乘車鸞在衡也然鄭於商頌箋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彼亦乘車鸞在鑣與秦詩箋不同者鄭於秦詩已解故於商頌略而不言或可以經無正文鄭爲兩說）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衡稱也縣謂錘也陳設謂彈畫也誠猶審也或作成○圜音圓縣音玄與注同稱尺證反錘直僞反彈徒丹反畫胡麥反）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隆禮謂盛行禮也方猶道也春秋傳曰教之以義方）〔疏〕（禮之於正國也至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正義曰此一節贊明禮事之重治國之急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者衡謂稱衡縣謂稱錘誠審也若稱衡詳審縣錘則輕重必正故云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陳謂陳列若繩墨審能陳列則曲直必當故云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者規所以正圜矩所以正方設謂置設若規矩詳審置設則方圜必得故云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設譬既畢故以此言結之言君子之人若能審詳於禮則姦詐自露不可誣罔也○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者隆盛也由行也方道也若君子能隆盛行禮則可謂有道之士也反此則爲無知之民民是無知之稱故也○敬讓之道也者此言禮之爲用是敬讓之道也爲下文而起○此之謂也者從篇首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至此長幼有序事相連接皆是孔子之辭記者錄之而爲記其理既盡記者乃引孔子所作孝經之辭以結之故云此之謂也言孔子所云者正此經之所謂也○注春秋至義方○正義曰春秋左氏隱三年傳文衛莊公寵公子州吁石碏諫云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引之者證方爲道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

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昏姻謂嫁取也壻曰昏妻曰姻自亦由也○覲其靳反長丁丈反下同姻音因別彼列反坊音房本又作防下同壞音怪見賢遍反取七注反本亦作娶）〔疏〕（故朝至亂患○正義曰此一經明禮之所用各有所主又明舊禮不可不用之意但自此以下上承孔子曰此之謂也以後則是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義非復孔子之言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者由從也禮禁亂之所從生亂生之處則豫禁之若深宮固門閽寺守之諸侯夫人父母沒不得歸寧之類是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坊謂堤坊人築堤坊止約水之所從來之處言若有汙下水來之處則豫防障之○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者譬言舊禮不可去也坊以止水忽有無知之人謂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坊壞則水必來敗於產業也○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者禮本坊亂忽有愚人謂舊禮爲無所用而壞去之者則必有亂患之事也○注壻曰昏妻曰姻○正義曰案爾雅釋親云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此云壻曰昏妻曰姻者爾雅據男女父母此據男女之身壻則昏時而迎婦則因而隨之故云壻曰昏妻曰姻）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苦謂不至不答之屬○辟匹亦反倍音佩下同行下孟反）〔疏〕（故昏姻至起矣○正義曰此明禮諸事不可闕廢若其闕廢則禍亂興也○而爭鬭之獄繁矣者以鄉飲酒之禮明上下長幼共相敬讓今若廢而不行則尊卑無序故爭鬭之獄繁多矣○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者喪祭之禮所以敦勗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生者恒相從念若廢不行故臣子恩薄而死者見背生者被遺忘如此者多故云衆矣○而倍畔侵陵之敗起者倍畔謂倍天子也侵陵謂侵陵鄰國也○注苦謂至之屬○正義曰不至者謂夫親迎而女不至若詩陳風云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注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序云親迎女猶有不至者是也不荅者謂夫不荅耦於婦故邶風云日月衛莊姜傷已不見荅於先君是也此經覆說前經反明上事但前經尊重者在前卑輕者在後故先朝覲後昏姻也又殊別君臣故先朝覲後聘問下經所纖則據人倫切急者在前先昏姻次以鄉飲酒乃至於聘覲也聘覲合之者以其聘覲禮廢則君臣位失倍畔侵陵其惡相通故今言之也）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

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邪似嗟反遠于萬反差初佳反徐初宜反豪戶刀反依字作毫氂李其反徐音來本又作釐繆音謬○）〔疏〕故禮至謂也○正義曰故禮之教化也微者言禮之教人前事微之時豫教化之又教化之時依微不甚指斥○其止邪也於未形者謂止人之邪在於事未形著是教化於事微者也○使人至之也又使人日日從善遠於罪惡而不自覺知是教化依微不甚指斥爲此之故是以先世之王隆尚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者此易繫辭文也言君子謹慎事之初始差若豪氂之小至後廣大錯繆以至千里之大引之者證禮之防人在於未形著之前若初時不防則後致千里之繆故云此之謂也

哀公問第二十七

（○陸曰魯哀公也鄭云善其問禮著謚以顯之）〔疏〕正義曰案鄭錄目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著謚顯之也此於別錄屬通論但此篇哀公所問凡有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問禮在前問政在後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謙不若也）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言君子以此故尊禮○長丁丈反別彼列反數色角反）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教百姓使其不廢此上事之期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以治文飾以爲尊卑之差○彫本亦作雕鏤力豆反黼音甫黻音弗）▲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言語也筭數也即就也醜類也幾附纏之也言君子既尊禮民以爲順乃後語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筭悉亂反備其鼎俎本亦無此句腊音昔卑如字又音婢幾音祈注同語以魚據反）公曰。今之君子。胡莫行之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好呼報反厭於豔反敖五報反午五故反一音如字注同王肅作迕迕違也當丁浪反注同稱尺證反）〔疏〕哀公至禮也○正義曰此一節是哀公問禮之事大禮何如者以禮之所用其事廣大包含處廣故云大禮○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者哀公問夫子云賢人君子言說禮之事重此禮何事可尊問其所尊之事意○君曰否吾子言之也者孔子既辭以不堪足以識知於禮君謂哀公哀公止其謙讓曰否否不也言不得謙退吾子但言說之也○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者人君既知所生由禮故尊而學之學之既能迴持此能以教百姓也○不廢其會節者會由期也期節謂天地君臣男女之期節也○既教百姓故使百姓不廢此三事之期節也○有成事者謂有上三事行於民有成功之事故云有成事則上事天地辨君臣別男女等之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者言既有在上諸事然後聖人能治理其雕畫刻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事使每事有尊卑上下文彩之異○其順之者謂其民也君既尊敬於禮故民得教而百姓順從之○然後言其喪筭者言猶示語也筭數也民既從順然後示語其喪紀節數以教之也○設其豕腊者謂喪中之奠有豕有腊也前示服數後設喪奠之禮也○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者謂除服之後又教爲之宗廟以鬼享之○以序宗族者又教祭祀末留同姓燕飲序會宗族也○即安其居者即就也就安其居謂隨其風俗山川溪谷之異而安之不使山者居川澤者居中原是也○節醜其衣服者節正也醜類也又正其民衣服使得其類也衣服異宜器械異制是也○卑其宮室者制使有度不峻宇雕牆也○車不雕幾者幾謂沂鄂也謂不雕鏤使有沂鄂也器不刻鏤者謂常用之器不用采飾○食不貳味者謂不副貳肴膳也○以與民同利者非唯教民如此而君亦不奢飾但與百姓同其利潤也○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以哀公問君子尊禮所由故結之云古昔之君子之行禮如此上事刺公今不然○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者實謂財貨充實言今之君子性行貪婪好此財貨無知厭足○固民是盡者固故也盡謂竭盡言不恤於下故使人之財力於是盡竭○午其衆以伐有道者午忤也忤違逆也言專意自縱不順衆心是違逆其衆族類也守道者被害是以伐有道也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者當稱也所道也言不以道而侵民求其所得必須稱己所欲不用其養民之道○今之君子莫爲禮也者言古之君子用前經所云以化民今之君子用後經所說以害下故今之君子無能爲先世君子之禮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愀然變動貌也作猶變也德猶福也辭讓也○坐才臥反愀七小反舊慈糾反又在由反又音秋又子了反下同）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言君當務於政）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庶物猶衆事也○別彼列反）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無似猶言不肖○肖音笑）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大昏謂君取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與敬爲親言相敬則親○迎逆敬反下及注同舍音捨不親不正一本不皆作弗與音餘下本與敬與並同）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已猶大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大音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先聖周公也○好呼報反）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請少進欲其爲言以曉已○焉於虔反爲于僞反）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政教有夫婦之禮焉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分扶問反治直吏反下同行下孟反下君之行同）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

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愾猶至也大王居豳爲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興焉○妃芳非反愾許乞反又許氣反大音泰注同豳彼貧反）【疏】（孔子至順矣○正義曰此一節明哀公問政之事并問爲政何以必須親迎孔子對之三事今各隨文解之○孔子侍坐於哀公者謂哀公命孔子坐而侍之因問以爲政之事自此以下終篇末皆侍坐時言也此云侍坐則以前問者非侍坐時也當立而與之言也○百姓之德也者德謂恩德謂福慶之事言君今問此人道之大欲憂恤於下是百姓愛其福慶○公曰寡人雖無似也者無似猶言不肖也肖亦似也哀公謙退言已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願聞所以行三年之道者則上經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是也○古之爲政愛人爲大者人爲國本是以爲政之道愛養民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者人有禮則生所以治理愛人非禮不可故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者禮以敬爲主故欲治禮者則先須敬故敬爲其大也○敬之至矣大昏爲大者敬有大小若敬至極之中大昏爲大大昏謂天子諸侯之昏也○大昏至矣者美大昏是敬中至極也○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者上親猶自也下親親愛也言大昏既是至敬故國君雖尊而服其冕服以自迎也所以自迎者欲親此婦也故云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謂所以親此婦人亦親已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者言君子冕而親迎與起敬心爲欲相親也○舍敬是遺親也者若不冕而親迎則是舍夫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弗愛不親者若夫不愛重不自親迎則夫婦之情不相親愛矣○弗敬不正者若夫不冕服親迎是不敬於婦則室家之道不正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者愛謂親愛則仁也敬謂尊敬則義也是仁義爲政教之本也○冕而親迎不已重乎者冕則祭服也天子則袞冕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故士昬禮主人爵弁服是也已猶大也君身著祭服而親迎不亦大重乎○注怪親迎乃服祭服○正義曰昬禮迎婦二傳不同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逆上公臨之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玄之駁云大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於渭即天子親迎明文也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如鄭此言從公羊義也又詩說云文王親迎於渭紂尚南面文王猶爲西伯耳以左氏義爲長鄭駁未定○注云先聖周公也○正義曰以哀公所問當問已諸侯唯魯出周公故解先聖爲周公又魯得郊天故云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若異義駁所云則以先聖及天地據天子以事含兩義故彼此各舉一邊○公曰至本與○固不固者上固是彼固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此言由其固陋殷重問之故得聞此言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皆爲固陋上固言已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不問焉得聞此言哉○寡人欲問）

（不得其辭之請少進者寡人更欲問所疑之事不能得其所問之辭請孔子少進言使簡約易了○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者謂君祼獻后夫人亞獻之屬是治宗廟之禮也天地謂日月也夫配日婦配月注引禮器文是也○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者直正也若夫婦出在於外治理正直言教之禮足以立君臣上下之恭敬也則注引昬義文是也物恥足以振之者物事也振救也謂臣之職事有可恥愧者其禮足以救之○國恥足以興之者謂君於治國有可恥愧其禮足以興起之也○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者言欲爲國家之政先行於禮禮謂夫婦之道內則治宗廟配天地外則施政教立上下故爲政教之本與○孔子至順矣○上經孔子荅哀公以問政之事遂更廣言三代明王爲政之道敬其妻子及敬其身乃可施政教於天下言敬其妻子也有道者謂三代敬其妻子必有道理故言有道也○妻也者親之主也言妻所以供粢盛祭祀與親爲主故云親之主也○三者百姓之象也者謂身也子也妃也若愛百姓先須敬身及子及妃乃能及百姓故云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者此言百姓之象能愛已身則以及百姓之身能愛已子則以及百姓之子能愛已妃則以及百姓之妃是身與妻子還是百姓身與妻子故云百姓之象也前汎言故云妻此論人君治國政故云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者言人君行此三事從近而能廣至於天下矣唯大王能然故云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者既能愛百姓之身及妻子如似已身及已之妻子也則天下懷德無不順從故云國家順矣○注愾猶至興焉○正義曰愾音近愾愾爲息息是至之義故云愾猶至也云大王居豳爲狄所伐者毛詩傳文案詩稱大王居豳狄人侵之事之以文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土地所以養人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遂去之邑於岐山之下毛傳所引者皆孟子文又莊子及呂氏春秋稱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且吾聞之不以其所養害所養於是乃策杖而去民相隨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又書傳略說云事之以菽粟貨財狄人攻而不止遂策杖而去國人束脩奔走而從者三千成止而民成三千戶之邑也此注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取莊子呂氏春秋文也）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爲法）【疏】（公曰至親矣○正義曰以前經對哀公爲政在於敬身故此經公問敬身之事孔子對以敬身之理○君子過言則民作辭者以君爲民表下之所從假令過誤出言民猶法之稱作其辭○過動則民作則者君子假令過誤舉動而民作其法則所以君子出言不得過誤其辭舉動不得過誤法則）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

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有猶保也不能保身者言人將害之也不能安土動移失業也不能樂天不知已過而怨天也○樂天音洛下及注同怨於元反又於願反）【疏】（公曰至其身○正義曰前經對哀公敬身則能成親故此經明公更問敬身之事何以成親夫子荅以成親之義遂廣明成身之理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者言凡謂之君子者人之成就美名王肅云君上位子下民○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者言已若能敬身則百姓歸已善名謂已爲君子所生之子是已之脩身使其親有君子之名是脩身成其親也○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者既不能汎愛於人人則害之故不能保有其身避其禍害流移失業是不能安土○不能樂天者身既失業不知已過所招乃更怨天是不能愛樂於天也○不能成其身者既不能樂天不自知其罪將謂天之濫罰罪惡之事無所不爲是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物猶事也）【疏】（公曰至乎物○正義曰以前經對哀公以成身故此經明公問成身夫子荅以成身之事○不過乎物者過謂過誤物事也言成身之道不過誤其事但萬事得中不有過誤則諸行並善是所以成身也）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已猶止也是天道也者言人君法之當如是也日月相從君臣相朝會也不閉其久通其政教不可以倦也無爲而成使民不可以煩也已成而明顯察有功○朝直遙反炤音照本亦作照）【疏】（公曰至道也○正義曰以前經孔子對以成身之事公更無疑更問君子何貴乎天道孔子又荅以貴天道之事○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者言天體無形運行不息如似日月東西相從而不休已也人君設法當則上天之道君臣朝會不使閉往來不已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者言天開生萬物不使閉塞其能久長是天道也謂人君施政當則天道施爲政教開通萬物而能長久不懈倦也故云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者言春生夏長無見天之所爲而萬物得成是天道謂人君當則天道以德潛化無所營爲而天下治理故云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者言天之生物已能成就而功之明著是天道人君當則天道化民治理而功成大平故云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志讀爲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惷如容反徐昌容反又湯邦反一音丁絳反字林丑凶反又丑絳反愚也冥莫亭反徐亡定反志依注音識徐音試易以豉反）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

成身（蹴然敬貌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畢無過事以孝事親是所以成身○蹴子六反又在育反辟音避○）〔疏〕（公曰至身○正義曰前經明天道之事人君當則之無已公欲孔子要陳所行何事能得如天不已孔子荅以所行不已之事寡人惷愚者是哀公謙退言已惷然愚蔽無所了解○冥煩子志之心也皇氏云子志夫子之志志是知也言我之心冥煩不能明理此事子心所知也今謂志是識知也言孔子識知廣博故已欲使夫子出要言以示已○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者以公謙退故蹴然恭敬辟席而起對○仁人不過乎物者物事也言仁德之人不過失於其事言在事無過失也○孝子不過乎物者言孝子事親亦於事無過也○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者言仁人事親以敬如與事天相似言敬親與敬天同○事天如事親者言仁人事天以孝愛如人事親孝愛相似言愛親與愛天同○是故孝子成身者上稱仁人則孝子也據其汎愛則稱仁人據其事親則稱孝子內則孝敬於父母外則孝敬於天地其間無所不行孝敬故云孝子成身也）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既聞此言也者欲勤行之也無奈後日過於事之罪何爲謙辭）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善哀公及此言此言善言也○）〔疏〕（公曰至福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哀公問事畢有謙退之辭孔子荅以君懼後罪是臣之福也○無如後罪何者如奈也言寡人以聞子之言勤力而行但已之才弱無奈後日過於其事而有罪戾何是謙退之辭）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陸曰鄭云善其不倦燕居猶使三子侍言及於禮著其字言可法也退朝而處曰燕居）〔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仲尼燕居者善其不倦燕居猶使三子侍之言及於禮著其字言事可法退朝而處曰燕居此於別錄屬通論此之一篇是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三子侍側孔子爲說禮事各依文解之）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燕於見反汎芳劍反）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居女三人者女三人且坐也使之坐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女音汝後同本亦作汝語魚據反下及注語女皆同徧音遍）〔疏〕（○仲尼至徧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問更端三子陪侍夫子欲語以禮之大綱○縱言至於禮者縱謂放縱仲尼與三子等放縱廣言汎說諸事遂至於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偏也周流謂周旋流轉言我使女等恒以禮周旋流轉無不偏於天下）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對應也）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特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辨近於給○中丁仲反下同給音急徐渠急反又其劫反下同足將住反又如字鮮仙淺反近附近之近）〔疏〕（子貢至慈仁○正義曰此一節明子貢問禮辨而不讓夫子因感而諷之言若不中禮則於事爲失敬而不中禮謂之野者野謂鄙野雖有恭敬而不合禮是謂鄙野之人無所知也恭而不中禮謂之給者給謂捷給便僻足恭而不合禮是謂捷給足恭之貌勇而不中禮謂之逆逆謂逆亂雖有壯勇而不合禮則爲逆亂○子曰給奪慈仁者言捷給之人貌爲恭敬似慈愛寬仁而實不慈仁但其貌奪亂眞慈仁也故注云特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辨近於給）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衆人之母言子產慈仁多不矜莊又與子張相反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食音嗣敏鈍徒遜反乘繩證反又如字）〔疏〕（子曰至教也○正義曰以上經子貢辨而捷給不中於禮故此經因明不中禮之人亦言子張之過子夏不及子產之恩惠不能教也○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者言父義母慈父能教而不能愛母則能愛而不能教言子產若衆人之母但能恩慈食之不能嚴厲教之○注過與至違禮○正義曰敏鈍不同者師也過是於事敏疾商也不及是於事遲鈍故言敏鈍不同云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者孟子云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車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是鄭約孟子爲注既言十一月十二月明是濟冬涉者）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乎禮猶有禮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領猶治也好善也○與音餘下無相與同）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饗存生之善者也郊有后稷社有句龍○昭穆上遙反穆亦作繆音同食饗音嗣注同句古侯反）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象焉辨別也三族父子孫也凡言得者得法於禮也量豆區斗斛也味酸苦之屬也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式謂輿也所載有尊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黨類也體尊卑異而合同○長丁丈反後皆同量音亮注及下同錯七故反本又作措後同易以豉反別彼列反下其別同區烏侯反）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爲衆倡始無以合和衆○治直吏反下其治治國並同瞽音古相息亮反倀初良反無見貌策初革反爲衆于僞反又如字倡尺亮反）〔疏〕（子貢至衆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子游問禮夫子爲說禮之事凡有三節各隨文解之○領惡而全好者與領治也好善也與是語辭子游問禮之爲體治去惡事而留全善事者與子曰然然如是夫子荅以禮之爲意如是領惡全善也○然則何如者子游既聞夫子稱治惡全好之事更問夫子治惡全好之事如何○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者仁謂仁恩相存念也郊社之祭所以存念鬼神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者謂人之初死設此饋食之奠所以存念死喪此以上皆是存留死事之善者善事既全則惡事除去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射謂鄉射鄉謂鄉飲酒也禮鄉黨中有鄉射有鄉飲酒者存鄉黨故也然射在鄉上者欲明鄉射與鄉飲酒別也此仁鄉黨及下仁賓客皆是存生之善者也○注郊有后稷社有句龍○正義曰注稱此者解經郊社仁鬼神之義鬼神謂人之鬼神故以后稷句龍言之此鬼神與昭穆死喪相類故知非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也○子曰至其宜○正義曰前經明郊社等之禮各有所由故此經更廣明郊社嘗禘明而用之則有功也又廣明諸禮所用有功之事○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者郊社所以祭天地嘗禘所以祭宗廟皆是事之難者若能明之得理則治之諸事其如指掌之物言其易了○是故宮室得其度者前經以論明乎郊社嘗禘治國如指物於掌中此以下明治國諸事各得其所宮室得其度者度謂制度高下大小得其依禮之度數凡言得者皆得法於禮也○量鼎得其象者象謂法象以言斛斗之量三牲之鼎各得其制依禮之法象故易繫辭云象以制器者尚其象○味得其時者謂春酸夏苦之屬得其依禮之時○樂得其節者謂樂曲之節○車得其式者式載也言所乘之車各

得其所載之尊卑○鬼神得其饗者謂天神人鬼各得其饗食也○喪紀得其哀者謂五服親疏各得其哀情也○辨說得其黨者謂分辨論說詩書禮樂之等各得其黨類不乖事之義理○官得其體者體謂容體謂設官分職各得其尊卑之體○政事得其施者言布政治事各得其所施之處也○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者合結用禮之功也錯置也衆謂萬事也以禮加身而錯置行之於前則凡萬事動用皆得其所宜也○注三族至合同○正義曰云三族父子孫也者族屬也從己而言父子孫於己最近雖父子孫耳案昬禮三族之不虞鄭注云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與此不同者彼爲請期恐有期喪廢昬故云三族宜據期喪者故與此不同云量豆區斗斛也者案春秋左氏昭三年傳云齊舊四量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注云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又律厤志云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是豆區斗斛云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者案周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又獸人云冬獻狼夏獻麋是也云式謂載也者謂車有式以載人故云式猶載也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以下別云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則此辨說非政事故以爲禮樂之官教學者舉禮樂則詩書可知云黨類也者言教學各以其書之義類故云得其黨云體尊卑異而合同者猶人身之有手足手足異於身而共體猶若長官與屬官亦尊卑異而共掌一事○子曰至衆也○正義曰前經明諸事得禮則有其功此經明諸事失禮則其事有害○即事之治也者夫子更廣明禮事更自設問云禮者何也即事之治理言萬物之治皆由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者瞽謂無目相謂扶相言治國無禮譬猶瞽者無人扶相倀倀乎何所之適○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者此以下皆謂無禮有失也對前經得禮之事也長幼失其別者別即辨也○戎事失其策者前云戎事閑也今云失其策者策謀也若失其謀則不能閑暇也○軍旅武功失其制者前云武功成也此云失其制由不成故失制也○政事失其施者失施若春行夏令之屬也○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者以無禮自加而錯於行事故萬事皆失所宜也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者結失禮之惡也祖始也洽合也每事如此則爲君上失德不可爲衆人之倡始而使和合者也▲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猶有九焉吾所欲語女餘有九也但大饗有四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於位也聖人已者是聖人也縣興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下謂堂下也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鷺及雍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金性內明象人情也示德也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也相示以事也武象武王之大事也○畎古犬反縣音玄注同闋苦穴反籥音藥中丁仲反下同還音旋▲齊本又作薺在細在私二反注同更音庚下同鷺音路）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繆誤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古之人皆知諸侯之禮樂○繆音謬注同行下孟反又加字夏戶嫁反大子音泰下大子下文大平同適丁歷反選宣面反造才早反徐七到反）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文爲文▲章所爲）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見其不達於禮○夔求龜反與音餘）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素與偏俱不備耳夔達於樂傳世名此賢人也非不能非所謂窮○傳丈專反注同）

【疏】子曰至人也○正義曰以前經子游問禮孔子特爲說之自此以下孔子惣爲三人說禮之大意但於禮之內大饗爲重故此經特明之今各隨文解之○猶有九焉者言上經所說禮外猶有九事焉今爲汝說之○大饗有四焉者言九事之中兩君相見大饗有四四者謂賓初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主人獻賓賓飲訖而樂闋是一也賓酢主人金奏作主人飲畢而樂闋是二也至工人升歌清廟是三也歌畢堂下管象武是四也是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者苟誠也謂誠能知此四事其身雖在畎畝之中衆人奉而事之立置於位戴以爲君聖人已者已謂語辭言如此者是聖人也○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者諸侯來朝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者謂鐘磬興而動作謂金奏作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者賓主及階揖讓升堂主人獻賓賓卒爵而樂闋是大饗之一也又於此之後賓酢主君而縣興主君飲畢而樂闋是大饗之二也鄭注所謂金再作是也○下管象武者謂升歌清廟是大饗之三也堂下管中吹象武之曲是大饗之四也但此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之一句下文既詳故於此畧之○夏籥序興者夏籥謂大夏文舞之樂以象武次序更遞而興於是陳列薦俎次序禮樂備具百官從夏籥序興至此重贊揚在上之事○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者仁猶存也君子見上大饗四焉知禮樂所存在也行中規至徹以振羽者是大饗四禮之外加有此五事揔爲九也但以前四事義廣意深故特明於上此之五事折旋揖讓其理淺露故別於下▲○行中規者謂曲行配前爲第五○還中矩者謂方行也通爲六也○和鸞中采齊者采齊樂章名言和鸞之聲中采齊之曲謂出門迎賓之時通前爲七也○客出以雍者雍詩樂章名也言客出之時歌雍以送之通前爲八也○徹以振羽者振羽即振鷺詩亦樂章名也言禮畢通徹器之時歌振鷺也通爲九也○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者言無事不在禮萬事皆在於禮也○入門而金作示情也謂賓入門之後至主人飲畢而金鐘之聲再度興作金性內明主人獻賓而金作是主人示賓以恩情賓酢主人而金作是賓示主人以敬情覆上縣興之文也○升歌清廟示德也者清廟頌文王之德故云示德也此覆上文但前文畧而不載也○下而管象示事也者象謂武王伐紂之樂事謂王業之大事故下管象武示王業之事也此覆釋前文下管象武也○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者言古之君子相朝會不必親自以事相與丁寧而言但以禮樂微相示語依違而已○注猶有至事也○正義曰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經云兩君相見故知是饗諸侯來朝謂鄰國相會也云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者是數大饗有四之事金再作是二也升歌清廟是三也下管象是四也云事之謂立置於位也者以經先云大饗有四焉乃云事之故鄭注亦先數四事乃解事之也而皇氏以夏籥序興與下管象武合爲一數爲大饗之事四今鄭數四事下云下管象武不數夏籥序興又經云金作示情清廟示德下管示事不論夏籥皇氏通數夏籥其義非也云縣興金作也者解經入門而縣興謂金奏第一作也案大射禮賓及庭奏肆夏至主人獻賓賓再拜受爵樂闋是金一作也但大射以臣爲賓故及庭始金奏若鄰國君來入門即金奏也云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者案大射禮主人獻賓之後主人洗象觚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公卒爵而樂闋大射禮謂臣爲主而獻君若兩君相見則賓獻主君故獻主君又作也云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者以經云下管象武即云夏籥序興是初時管中吹象武之曲已後與夏籥文舞更遞而作故云舞文武之樂更起也云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以雍是詩篇名振羽即振鷺故知與采齊之等皆是樂章之名也云武象武王之大事也以此象武與清廟相對清廟是文王之詩故知象武是武王之樂案周頌維清奏象武也注云武王制焉盧解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縣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王肅以爲大饗九者其下五事與鄭同又以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爲一也升堂而樂闋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爲四也幷下五事爲九也○子曰至禮虛○正義曰以前經大饗有禮樂之事故此經中明禮樂之義理謂道理言禮者使萬事合於道理也○樂也者節也者節制也言樂者使萬物得其節制○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者言古之君子若無禮之道理不妄興動無樂之節制不敢興作○不能詩於禮繆者以詩能通達情意得則行禮審正若不能習詩則情意隔絕於禮錯繆言行禮必須詩○不能樂於禮素者素謂質素言樂能有音聲綴兆干戚文飾於禮若不能習樂則於禮樸素○薄於德於禮虛者言內心厚於其德則外充實若內心淺薄於德則於外禮空虛言行禮必須德言此經雖禮樂並陳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別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爲善也○注王制至禮樂○正義曰引王制者明上從天子下至國之俊選皆須禮樂而成證經之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也云皆知諸侯之禮樂者以前經大饗是兩君相見諸侯禮樂之事此經申說前經云君子無理不動故知尊卑皆是諸侯之禮樂○子曰至人也○正義曰前經明禮爲諸事之本此經明行禮

（在人○制度在禮者言國家尊卑上下制度存在於禮○文爲在禮者人之文章所爲亦在於禮言禮爲制度文章之本行之其在人乎者言能行其禮全在人乎謂人能行禮也○子貢至人也○正義曰前經孔子稱唯人能行禮子貢唯聞夔之善樂不聞夔之達禮意謂夔身全不解禮故越席而對夫子云敢問此夔於禮其窮困與○子曰古之人與者言今人解樂則全不知禮夔是古之人與但不曉達於禮耳非全不知也○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者古與今與古之人也明達於禮而不甚明達於樂者但謂之樸素不備具耳不得稱於樂爲窮○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者言古之人但明達於樂而不甚明達於禮者謂之偏牛而不備耳非是於禮爲窮○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言夔禮樂兼有但樂優於禮故特通達於樂不甚通達於禮是以傳於此賢名流於後世若全不解禮何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更重美夔云是古之人與今之人別也若今人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者則全不知禮也○素與至謂窮○正義曰素與偏俱不備耳者言素之與偏俱是不具非是全不知也故稱耳以結之云非不能非所謂窮者言夔非是不能行禮但不特通達非謂全不知於禮爲窮困也故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知禮也而皇氏以達爲掌言夔掌樂不掌禮達訓爲掌於義無文又與鄭注意乖其義非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言禮樂足以爲政也錯猶施行也○子曰師乎絕句）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服體體服也謂萬物之符長皆來爲瑞應也衆之所治衆之所以治也衆之所亂▲衆之所以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奧▲阼賓主之處也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復扶又反鋪普胡反徐音孚樂之音洛又音岳治直吏反注同奧字又作隩烏報反阼才故反符長丁丈反隱義云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麟鳳五靈之屬應應對之應徐於飯反處昌慮反）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昭章遙反徐之紹反明也矇音蒙矣本亦無矣字）【疏】（子張至矇矣○正義曰舉而錯之而已者錯行也言爲政之道明於禮樂興舉而錯行之言爲政在此而已○言而履之禮也者言爲禮之體不在於几筵升降酬酢乃謂之禮但在乎出言履踐行之之謂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者言樂不在於羽籥鍾鼓乃謂之樂但在乎身之行天下愛樂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力謂勉力也言君子勉力勤行此二者禮樂之事則天下太平○萬物服體者服謂屈服體謂形體言飛走動植之物皆來爲瑞應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者言但用目準視巧思存意雖不由法度猶有奧阼賓主之處不可不有也○席則有上下者言布席之時不可無上下○車則有左右者○言乘車之時不可無左右○行則有隨者謂少者在後相隨○立則有序者謂並立則有次序○古之義也者自古以來禮樂之意○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上言得禮則治自此以下言失禮則亂故準上文○皆由此塗出也者由從也塗道也道謂禮樂▲言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使貴賤長幼遠近男女殊別外內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禮樂塗道出其此事也○注服體至改也○正義曰謂萬物之符長者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五方瑞應之長也▲云奧阼賓主之處也者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奧奧之外則有賓位所在東階謂之阼故曰賓主之處云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言經中目巧以上論說禮樂之事或質文沿革隨時變改自目巧以下尊卑上下萬代恒行故云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八）

經解第二十六

孔子曰入其國節

孔子至者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若不節之則失在於愚（閩本同監毛本之作制考文云宋板亦作之無則字）

子產爭承之類是也（惠棟挍宋本作承與左傳合此本承作丞閩監毛本同）

天子者與天地參節

然後玉鏘鳴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嘉靖本同釋文出玉鏘云本又作鏘）

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嘉靖本並同續通解前作故非也）

故朝覲之禮節

婿曰昏（閩本同監毛本婿作壻岳本同衞氏集說嘉靖本並同疏放此）

故朝至亂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則豫防障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防作坊衞氏集說同）

禮本坊亂（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坊作防）

故禮之教化也微節

差錯若毫氂之小（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毛本氂作釐）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節

然後言其喪筭（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喪筭毛本筭作算注同）

脩其宗廟（各本同石經同嘉靖本毛本脩作修）

求得當欲（各本同毛本得誤德）

哀公至禮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孔子侍坐於哀公節

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毛本言誤焉疏同）

猶吾妻子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猶誤乃）

孔子至順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所以親此婦人亦親已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亦親上有欲使婦人四字衞氏集說同）

則是捨夫敬心（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夫作去衞氏集說同）

則使上卿逆（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亦作逆閩監毛本逆作迎）

不得其辭之請少進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之字）

振救也（閩監本同毛本救誤敬下其禮足以救之同）

言妻所以供粢盛祭祀（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妻下有者字）

此論人君治國政（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君誤臣）

愾音近憩憩爲息（閩本同監本憩作態惠棟挍宋本作憩毛本作態）

毛詩傳文（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文誤云衞氏集說亦作文）

而從者三千成（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成作乘按詩疏引書傳略說亦作乘字）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節

公曰至親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孔子對以敬身之理（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理誤禮）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節

事父孝故事天明（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孝誤毋）

公曰至成身（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而有罪戾何（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戾作失）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仲尼燕居者善其不倦（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衞氏集說同）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節

子貢辨近於給（岳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辨作辯疏同嘉靖本同）

子貢至慈仁（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師爾過節

言敏鈍不同（各本同釋文鈍作頓假借字）

而車梁不成（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車作輿衞氏集說同）

子曰至教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言子產若衆人之母（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若上有猶字）

而車梁不成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車作輿）

子貢退節

以之軍旅有禮（各本同石經同毛本軍誤君）

官失其體（惠棟按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體誤禮嘉靖本作躰俗字）

子貢至衆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五字無山井鼎云子貢至衆也宋板此上有正義曰前經明諸事得理止而使和合者也十七字）

此一節明子游問禮（閩監本同毛本游作貢）

然如是（惠棟按宋本然下有猶字衞氏集說同此本猶字脫閩監毛本同）

此以上皆是存留死事之善者（毛本如此此本上皆是三字闕閩監二本闕上皆二字考文云宋板無皆字）

射謂鄉射（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鄉射下有也字）

則治之諸事（惠棟按宋本有國字此本國字脫閩監毛本同）

按周禮食醫春多酸（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醫誤醬）

子曰愼聽之節（惠棟按云子曰愼聽之節宋本分以禮樂相示而已矣之上合子貢退節爲一節子曰禮也者至其在人子另爲一節子貢越席至古之人也另爲一節）

縣興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本興誤與毛本獻誤厥考文云宋板亦作獻）

通爲六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通下有前字衞氏集說同○下通爲九也放此）

言禮畢通徹器之時（閩監毛本同考文云惠棟按宋本無通字衞氏集說亦作禮畢徹器）

入門而金作示情也（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者字脫閩監本同毛本者字有也字脫）

大射禮謂臣爲主人而獻君（惠棟按宋本有人字此本人字脫閩監毛本同）

下管象武即云夏籥序興（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云字）

君子無理不動（閩監本同毛本理誤禮）

子張問政節

作鍾鼓（閩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鍾作鐘石經同岳本同）

室則有奥阼（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奥云字又作隩考文云古本奥作隩下及注同）

子張至矇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道謂禮樂（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下有也字）

長謂五方瑞應之長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也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一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陸曰閒音閑鄭云名孔子閒居者善其倦而不褻猶使一子侍爲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褻猶使一弟子侍爲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凱弟樂易也○凱本又作愷又作豈上在反注同弟本又作悌徒禮反注同樂音洛易以豉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原猶本也橫充也敗謂禍烖也○烖音災）〔疏〕（正義曰但此篇子夏之問大畧有二從此至施于孫子問民之父母之事自三王之德參於天地以下問三王之德何以參於天地以終篇末但上節問民之父母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覆五至三無之事今各隨文解之○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者此詩大雅洞酌之篇美成王之德凱樂也弟易也謂成王行此樂易之德爲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者子夏舉此詩義而問夫子欲爲何事得爲民之父母○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者以聖人行五至三無通幽達微無所不悉觀其萌兆觀微知著若見其積惡必知久有禍災故云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若爲民父母者當須豫知禍害使民免離於禍故爲民之父母然四方有福亦先知之必云四方有敗者此主爲民除害爲本故舉敗言之）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人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胷心也塞滿也○哀樂音洛舊音岳頃耳音傾好惡並如字一音上呼報反下烏路反○）〔疏〕（敢問至五至○正義曰此經子夏問五至之事孔子爲說五至之理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者志謂君之恩意之至所志謂恩意至極於民詩者歌詠歡樂也君之恩意既至於民故詩之歡樂亦至極於民○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者君既能歡樂至極於民則以禮接下故禮亦至極於民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者既禮能至極於民必爲民之所樂故樂亦至極於民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者君既與民同其歡樂若民有禍害則

（能悲哀憂恤至極於下故云哀亦至焉哀樂相生者言於樂故上云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凡物先生而後死故先樂而後哀哀極則生於樂是亦樂生於哀故云哀樂相生此言哀之與樂及志與詩禮凡此五者皆與民共之○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者以此五者君與民上下同有感之在於胷心外無形聲故目不得見耳不得聞○志氣塞乎天地者塞滿也人君既與民五事齊同上下俱有是人君志氣塞滿天地此之謂五至者所以能致如此者由行五至之道故云此之謂五至○注凡言至心也○正義曰云凡言至者謂經中五事至者也云至於民也者君行五事至極於民云志謂恩意也者但志兼善惡此志下極於民故知是恩意也云詩謂好惡之情也者詩者詠歌所好者則美之所惡者則刺之是詩有好惡之情也君之與民上下共同故經云詩亦至焉云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謂自此志之所至以下五事皆是民之父母所行也云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者謂推其已之所有亦欲民之俱有若已欲恩愛民亦欲恩愛已有好惡民亦有好惡已欲禮樂民亦欲禮樂已欲哀恤民亦欲哀恤是推已所有與民共之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長人情○近附近之近長丁丈反）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詩讀其爲基聲之誤也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鐘鼓之聲也逮逮安和之貌也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則民傚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救之賙恤之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賙恤之則民傚之此非有衰絰之服○其命依注音基宥音又逮大計反注同選宣面反匍音扶又音蒲匐一音服又蒲北反傚胡孝反賙音周衰七雷反絰大結反）【疏】（敢問至喪也○正義曰此一節子夏問三無之事夫子荅以三無子夏意猶未曉更問何詩近之夫子荅以所近之詩以開子夏之意○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三者皆謂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者此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之篇其詩云在上昊天有成實之命二后受之謂文武二君承受之成王不敢康言文武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夙夜基命宥密者夙早也夜暮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靜也言文武早暮始信順天命行寬弘仁靜之化今此言以基爲謀言早夜謀爲政教於國民得寬和寧靜民喜樂之於是無鐘鼓之聲而民樂故爲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者此詩邶風柏舟之篇刺衛頃公之詩言仁人不遇其威儀逮逮然安和不可選數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民則傚之非有升降揖讓之禮故爲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此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薄之辭也言凡人之家有死喪鄰里匍匐往救助之此記謂人君見民有死喪則匍匐往賙救之民皆傚傚之此非有衰絰之服故云無服之喪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言盡於此乎意以爲說未盡也服猶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詩之義其說有五也）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不違者民不違君之氣志也孔甚也施易也從順也畜孝也使萬邦之民競爲孝也就成也將大也使民之傚禮日有所成至月則大矣起猶行也○施及以豉反下同畜許六反聞音問下令聞并注同施易也並以豉反）【疏】（子夏至孫子○正義曰此一節言子夏既聞三無意以說義未盡故孔子更爲說三種之無猶有五種起發之事孔子曰何爲其然也者子夏既聞孔子之言猶疑其未盡故更問夫子而夫子荅云何爲其然然猶如是言何爲如是盡也言其義猶未盡○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者服習也言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言猶有五種翻覆說其義與起也○無聲之樂氣志不違者此以下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初言不違民但不違君之志氣二云志氣既得言君之志氣得於下三云既從民所從也四云日聞四方及於遠也五云既起是既發起也是從微至著威儀遲遲者初時但舒遲而已二則威儀翼翼而恭敬三則上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興進也五則施及四海所及遠也內恕孔悲者初則親族之內悲哀其處近也二則施及四國所被遠也三則以畜萬邦皆爲孝也四則純德孔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子垂後世也○注云孔甚也畜孝也○正義曰孔甚釋言文畜孝祭統云孝者畜也故畜爲孝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三王謂禹湯文王也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爲三也勞勞來○勞力報反注及下同來力代反）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帝天帝也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昭明也假至也祗敬也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爲政不違天之命至於湯升爲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於九州謂使王也是湯之德者是湯奉天無私之德也○炤音照本亦作照湯齊依注音躋亦作躋子兮反詩如字日人實反齊側皆反注齊莊同詩作躋子兮反假音格注同遲直私反祗諸夷反使王于況反下王天下王功皆同）【疏】（子夏至德也○正義曰自此以德下至大王之德一節子夏問三王之德參於天地夫子荅以行三無私之事并明湯及文武三代大王之德今各隨文解之○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者此詩商頌長發之篇美成湯之辭言天帝命此殷家世世行之不違至於成湯乃與天心齊也○湯降不遲者降下也言湯降下賢士不遲緩甚能速疾○聖敬日齊者言其聖敬之德日日升進○昭假遲遲者昭明也假暇也言湯以昭明寬暇天下之士心遲遲然甚舒緩○上帝是祗者上帝天也祗敬也言天於是敬愛之○帝命式于九圍者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言天命湯之用事於九州爲天子也詩之本注如此今此記注意言殷之先君施其政教奉行天命不敢違也至于湯齊者齊躋也躋升也言至於成湯升爲國君湯降下政教不遲緩其聖敬之德日日齊莊昭明也假至也言湯之明德下至於民遲遲然安和不急疾此與詩注稍殊大畧同○注帝天至德也○正義曰帝天帝者恐有人帝之嫌故曰天帝降下也式用也釋言文假至也祗敬也釋詁文云是湯奉天無私之德也者以上云奉三無私下即引詩論湯之德言湯之明德下降於民遲遲安和是無私之事）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此非有所私也無非教者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爲政教○神氣風霆音廷廷絕句風霆流形絕句○）【疏】（天有至教也○正義曰前經云奉三無私次論湯德此經論天地無私聖人則之以爲教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者言天春生夏長秋殺冬藏以風以雨以霜以露化養於物聖人則之事事倣法以爲教故云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者神氣謂神妙之氣風霆霆雷也神氣風霆流形謂地以神氣風雷之等流布其形庶物露生庶衆也言衆物感此神氣風霆之形露見而生人君法則此地之生物事事奉之以爲教也故云無非教也神氣風霆亦天之所有故春秋云天有六氣此經云天有風雨不偏屬於地今屬於地者其實神氣風霆天地共有春秋冬夏是天之神氣既稱春秋冬夏故於地變言神氣但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雷偏繫於地）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耆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爲之生賢知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爲之先出雲矣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於四方以成其王功此文武之德也是文王武王奉天地無私之德也此宣王詩也文武之時其德如此而詩無以言之取類以明之○耆欲市志反注同嵩息忠反）

（嶽音岳峻私俊反翰胡旦反徐音寒蕃方袁反爲之于僞反下川爲嶽爲皆同賢知音智〔疏〕清明至德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周之文武之德○清明在躬者清謂清靜明謂顯著言聖人清靜光明之德在於躬身○氣志如神者氣志變化微妙如神謂文武也○嗜欲將至者嗜欲謂王位也王位是聖人所貪故云嗜欲方欲王天下故云將至有開必先者言聖人欲王天下有神開道必先豫爲生賢知之輔佐○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者此譬其事由如天將降時雨山川先爲之出雲言文武將王之時豫生賢佐但文武之時無此生賢佐之詩故孔子引周宣王之時生賢佐之詩以證之○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者此詩大雅嵩高之篇美宣王之詩嵩然而高高者惟是五嶽其形高峻至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者惟此五嶽降此神靈和氣而生甫侯及申伯也以甫侯申伯先祖伯夷掌嶽神有功故嶽神輔助宣王爲生申甫也○惟周之翰者翰幹也言申伯甫侯爲周之楨幹之臣○四國於蕃四方于宣者言此申甫爲四方之國作蕃屏又於四方宣揚王之德化此文武之德也者詩之所論當此文武之德以文武無私所得賢臣雖遣爲四方蕃屏及四方宣揚威德不私爲已是文武奉天無私之德也○注仲山甫及申伯○正義曰案詩嵩高之篇甫侯及申伯甫侯謂呂侯也穆王之時訓夏贖刑謂呂刑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掌四岳之祀又詩烝民稱仲山甫之賢與崧高生甫及申全別此云仲山甫者案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詩傳然則此注在前故以甫爲仲山甫在後箋詩乃得毛傳知甫侯申伯同出伯夷之後故與禮別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不已不倦止也○〔疏〕三代至德也○正義曰此一節摠結三代以其無私故令聞不已○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者所以王天下者必父祖未王之前先有令聞也○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者此詩大雅江漢之篇美宣王之詩明明天子謂宣王也令善聲聞不休已此記之意明明天子謂三代之王也言父祖及身令聞不休已故云三代之德也案上子夏問三王之德參於天地孔子荅以三王之德奉三無私此文云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所以前文唯云湯與文武不稱夏者以夏承禹後爲天下治水過門不入無私事明但殷周以戰爭而取天下恐其有私故特舉湯與文武也）

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弛徐式氏反一音式支反注同皇作弛大音泰注同弛施如字皇本作施布也）

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承奉承不失隊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蹶居衛反徐音厥隊直媿反辟音避○〔疏〕弛其至德也○正義曰此亦江漢之詩接令聞不已之下詩本文云矢其文德矢陳也言宣王陳其文德和協此四方之國此云弛其文德弛施也言大王施其文德和此四方之國則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不忍鬬其民乃徙居岐山之陽王業之起故云大王之德也）

坊記第三十

（○陸曰坊音防徐扶訪反經文皆同鄭云名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辟邪侈也○辟匹亦反注同舊芳益反徐又音譬與音餘邪似嗟反侈昌氏反又尺氏反）大爲之坊。民猶踰之。（言嚴其禁尚不能止況不禁乎）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命謂教令〔疏〕子言至坊欲○正義曰此一節發端起首摠明所坊之事但此篇凡三十九章此下三十八章悉言子云唯此一章稱子言之者以是諸章之首一篇摠要故重之特稱子言之也餘章其意稍輕故皆言子云也諸書皆稱子曰唯此一篇皆言子云是錄記者意異無義例也但此篇所坊體例不一或數經共論一事每稱子云以此坊民或有一經之內發初言子云唯說一事下則云以此勞民結之或有一經之內雖說一事即稱民猶犯齒民猶犯貴民猶犯君或有每事之下引詩書結之者或有一事之下不引詩書者如此之屬事義相似體例不同者是記者當時之意無義例也今各隨文解之○辟則坊與者君子之道坊民之過譬如坊之礙水故云辟則坊與但言坊字或土旁爲之或阜旁爲之古字通用也○坊民之所不足者也釋立坊之義也言設坊坊民者爲民行仁義不足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者解不可無坊也聖人在上大設其坊坊之而人猶尚踰越犯躐況不坊乎故君子禮以坊德者由民踰德故人君設禮以坊民德之失也○刑以坊淫者制刑以坊民淫邪也○命以防欲者命法令也欲貪欲也又設法令以坊民之貪欲也）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約猶窮也○喬音驕本亦作驕下同）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慊恨不滿之貌也慊或爲嫌○慊口簟反級音給〔疏〕子云至益亡○正義曰此一節明小人貧富皆失於道故聖人制禮而爲之節文使富不至驕貧不至約○故聖人之制富貴也者既其置坊故聖人制爲富貴貧賤之法也不云貧賤畧其文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者此爲富者制法也制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須有法度不足至驕也○貧不至於約者此爲貧者制法也制農田百畝桑麻自贍比閭相賙不令至於約也○貴不慊於上者此爲貴者制法也貴謂卿士之屬也慊恨不滿之貌也聖君制此其祿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復恨君祿爵以薄於已者也○故亂益亡者結上文也益漸也亡無也使富而不驕貧而不盜貴又不恨故爲亂之道漸無也不云賤者亦從可知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言如此者寡也寧安也大族衆家恒多作亂○好呼報反下同樂音洛又音岳幾居豈反又音譏○）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言民之貪爲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荼音徒行下孟反惡烏路反下猶惡皆同）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二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乘繩證反下注同高古報反長直亮反下同○〔疏〕子云至畔者○正義曰此一節明上下制度有限防其奢僭畔逆之事○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者言家族衆多必致禍亂家族衆而得寧者普天之下其幾多人矣言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得寧如此三者言天下極少故云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者此詩大雅桑柔之篇剌厲王之詩言民之惡者貪爲禍亂安爲荼毒之行以害於人民多如此故云上三事天下甚少○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者以天下爲惡者多故爲限節制諸侯之國不得過千乘之賦卿大夫都城不得過越百雉卿大夫之富采地不得過越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於時卿大夫亦有畔而獨言諸侯者舉其重餘可知也○注古者至之一○正義曰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案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旬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故云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云成國之賦千乘者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滿千乘則爲成國是公侯之封也案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案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乘者其地雖過其兵賦爲千乘故論語注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其兵賦之法王畿之內六鄉之法家出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大司馬云五師爲軍則萬二千五百家爲一軍是一鄉出一軍又云天子六軍是出於六鄉凡軍制大司馬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師之制也凡出軍之法鄉爲正遂爲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故鄭注小司徒云鄉之田制與遂同則知遂之軍法與鄉同其公邑出軍亦與鄉同故鄭注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則知公邑地制與鄉遂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既爲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也故鄭注小司徒井十爲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革車十乘士一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其王畿之外謂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鄉遂故費誓云三郊三遂是諸侯有遂也其諸侯計地出軍則司馬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故成元年作丘甲杜服俱引此文以釋之又論語云道千乘之國鄭注引司馬法成出革車一乘但十里八里不同於上已釋此皆謂天子諸侯兵賦也又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閒委曲鄉遂公邑細別不同也故魯頌云公車千乘謂大摠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是國界計地與鄉遂數不同諸侯成方十里出賦之時雖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臨敵對戰之時則同鄉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之屬也故左傳云鄭之戰楚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兩之一卒適吳是臨軍對陣同鄉法也牧誓云武王戎車三百兩孔注云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則出軍法也經云千夫長百夫長謂對敵時也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周禮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云高一丈長三丈爲雉者異義古春秋左氏說云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者六尺爲步五

六三十故三百丈爲五百步云子男之城方五百里者周禮典命云子男五命其國家宫室以五爲節國家謂城方也是子男城方五里也云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者言子男五里積千五百步左傳云大都參分國之一子男大都三分國城而居其一是大都五百步爲百雉也但國城之制凡有二義鄭之此注子男五里則侯伯七里公九里天子十二里案鄭駁異義又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此云百雉者謂侯伯之大都杜預同爲與鄭此注異也經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地也故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直云唯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此以爲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諸侯臣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唯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案易訟卦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唯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大都無以言之案鄭注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者但春秋之時齊之強臣九多故伯氏唯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此皆皇氏之說熊氏以爲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又以諸侯臣賜地無常得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十里之成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位朝位也。別彼列反下同朝直遥反下皆同）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爲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者皆爲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周禮曰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僭子念反下同辟音避下同皆爲于僞反）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況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衆也○相息亮反盍音褐徐苦盍反注同）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乎○弒音試本又作殺）

〔疏〕子云至患之。○正義曰此一節明章疑別嫌恐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章疑者疑謂是非不決當用禮以章明之。○別微者微謂幽隱不著當用禮以分別之。○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者言春秋之義但書其卒不稱其楚越王喪葬之事謂書卒不書葬也若書葬則當稱葬楚越某王辟王之名故不書葬案春秋越子卒經傳全無其事但記者據越稱王之後追而言之非當時之事也。○禮君不稱天者謂諸侯之君臣子不得稱之曰天公辟天子。○大夫不稱君謂諸侯之大夫家臣不得稱之爲君辟諸侯也。○恐民之惑也者所以不稱者恐民之疑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者鶡旦是求旦之鳥夜中而鳴以求早旦不可得也言人視彼求旦之鳥欲反夜作晝是鳥無識也求不可得之物人猶尚惡之況人上僭於君求不可得之物以下亂上人惡之可知也。○注春秋至昆弟。○正義曰所引春秋傳者案宣公十八年楚子旅卒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若書葬當書葬楚莊王辟其王之號故不書葬云臣者天君者言臣尊君如天故云臣者天君云稱天子爲天王者案春秋稱天王使南季來聘之屬是也云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則下引周禮主友之讎是稱主亦據臣下自稱已大夫之君但得言主不得稱君若官人況例言之大夫有采地者亦得稱君故喪服云爲其君布帶繩屨傳言君謂有采地者也若通而言之諸侯亦稱下曲禮云執主器謂君也大夫自相命亦稱主也故左傳晉士匄謂荀偃爲主云事吳不敢如事主是也稱大夫之妻亦得曰主者案魯語云季孫問於公文伯之母曰主者亦有以御服乎是也。○注盍旦至衆也。○正義曰此逸詩也言夜是闇時此鳥必欲求明是求而不可得者也意欲反夜而爲旦猶若臣之奢僭欲反下而爲上也。○注同姓至服爾。○正義曰云其非此則無嫌也者謂非此先王先公子孫不有相承繼之勢則無所嫌疑得同車也云僕右恒朝服者謂僕及車右身衣朝服○故曲禮云乘路馬必朝服是也其朝服之內則有虎裘狼裘故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云雖在軍同服爾者案春秋僖五年左傳云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又公羊成二年鞌之戰逢丑父爲齊頃公車右也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詩云至斯亡。○正義曰所引詩者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小人在朝無良善之行共相怨恨各在一方不相往來又受爵祿不肯相讓行惡至甚至於滅亡引之者證上每事須讓也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亡無也。○子云自此以下本或作子曰。）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已則近貪已勝祿則近廉。○近附近之近。）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貴秩異者。○觴音傷衽而審反又而鴆反上時掌反）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遥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已。○好呼報反）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偝音佩下及注同偷音偷本亦作偷）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畜許六反注同毛詩作勗定姜之詩此是魯詩毛詩爲莊姜衎苦旦反）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死者見偝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寃無所告無理也。○號戶羔反注同寃於苑反）

〔疏〕子云至無告。○正義曰此一節明坊人偝死嚮生之事。○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謂財利榮祿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合俱得君上先與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者謂在上以此化民則民皆不偝於死者。○先亡者而後存者亡謂身爲國事亡在外存謂存在於國內若君有利祿先與在外亡者而後與國內存者。○則民可以託者謂在上以此化民民皆仁厚皆可以大事相付託也。○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者此邶風燕燕之篇衛莊姜送歸妾之詩言歸妾戴嬀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記引詩以勗爲畜鄭又以爲衛定公夫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獻公無禮於定姜欲令獻公當思念先君以畜孝於寡人。○民猶偝死而號無告者言民猶尚偝棄死者其生者老弱號呼無所控告。○注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正義曰偷謂苟且言人既不苟且棄偝於死亡則於生存在者不棄薄信著矣。○注此衛至寡人。○正義曰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獻公無禮於定姜者案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出奔使告宗廟以無罪夫人定姜曰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若何無罪是無禮之事與詩注不同者案鄭志荅炅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凡注與詩不同皆倣此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言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祿賜車服則讓道興賢者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技其綺反注同吝力刃反又力鎮反）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言人尚德不尚言也約與先互言爾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行下孟反畜勑六反）

〔疏〕子云至先言。○正義曰此一節明尚賢能重言行之事。○君子約言者省約其言則小人多言也。○小人先言者小人行在於後必先用其言君子則後言先行其行二者相互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爲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愛之如天矣言其尊。○施始豉反下同）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涖臨也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難。○涖音利又音類難乃旦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詢音荀芻初俱反蕘如遥反）

〔疏〕子云至芻蕘。○正義曰此一節論上取民心則民報禮重之事。○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者酌取也言在上人君取下民之言以爲政教既得民心民皆喜悅則在下之民仰君之德如天敬此在上所施之恩澤言受上恩澤如受之於天尊之也故云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者若在上不取民言違戾於下則民人怨怒以犯於上。○下不天上施則亂者言在下之民若不仰君如天敬此在上則施之恩澤雖有君恩而在下不領則禍亂之事起也。○民之報禮重者以君子

（在上用信讓以臨百姓則民之報上之禮心意厚重能死其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者此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也言厲王不用賢人之言故詩人刺之云先民謂先世之君王將有政教之言必先詢謀採於芻蕘之賤者引之者證上酌民言之事）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爾女也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為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爭爭鬬之爭履如字毛詩作體女音汝下及下文皆同鄉許亮反本亦作鄉）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度徒洛反注同毛詩作宅鎬胡老反）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嘉善也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於音烏下火吳反注同）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大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大音泰本亦作泰注同）

〔疏〕（子云至無良○正義曰此一節論善則稱人過則稱己之事凡有三節上經論與凡人次經論臣於君下經論子於親各引詩書以結成之其經首皆言子云○詩云考卜惟王至武王成之者此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武王之詩考卜惟王者言稽考於龜而卜者惟是武王○度是鎬京者度謀也言所以卜者謂謀居是鎬京惟龜正之者謂龜能正其吉兆○武王成之者謂築成都邑○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者嘉善也猷道也言爾有善謀善道則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者言先告君於內乃順行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者言此善謀善道惟是我君之德也○於乎是惟良顯哉者既推德於君又歎美君德云於乎是君德惟良善顯明哉○泰誓曰至予小子無良者克勝也武王云我之克紂非我武惟我文考無罪於天為天所佑若紂克於我非我文考有罪惟我小子無良善之德故致敗也○注此臣歸美於君○正義曰下經始據臣之於君此經據凡人相於而云美歸於君者以歸美於它人詩無其證故引此惟龜正之歸美於君以證之○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正義曰知君陳蓋周公子者以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似若蔡仲之命書序云蔡叔既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相似皆是父卒命子故疑周公子以伯禽周公元子既封於魯命君陳令居東郊故知伯禽弟也○注今泰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正義曰鄭不見古文尚書漢時別有尚書逸篇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以下三篇之事鄭謂篇中有此經之語但其事散亡）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弛猶棄忘也孝子不藏識父母之過○弛式氏反注同）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不以己善駁親之過○駁邦角反）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讙當為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讙依注音歡火官反樂音洛）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鄂五各反本又作諤說音悅復扶又反）詩云。孝子不匱。（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匱其媿反）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睦厚也黨猶親也）故君子因睦以合族。（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令善也綽綽寬容貌也交猶更也瘉病也○綽昌灼反裕羊樹反瘉羊主反更古衡反）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差遠也謂今與己位等○衣於既反差初賣反）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辨別也○養羊尚反）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同位尊卑等為其相褻○為于偽反下專為同褻息列反）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為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厥辟不辟並必亦反注同）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孺而注反）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民謂天子諸侯也○長丁丈反注及下事長同）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有事有所尊事）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疏〕（子云至其親○正義曰上文承善則稱親則民作孝故此一節廣明為孝之道以坊於民民猶有忘孝之事各依文解之○君子弛其親之過者弛謂棄忘若親有過失孝子棄忘之不藏記在心也○高宗云者此尚書說命之篇論高宗之事故言高宗云高宗非書篇之名三年其惟不言者在父喪三年之內其惟不言政教○言乃讙者謂三年服畢之後言論政教天下皆歡樂也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正義曰案其惟不言之文在尚書說命之篇言乃讙在無逸之篇而鄭云名篇在尚書則是高宗篇上有此二言與書之文不同者鄭不見古文尚書序有高宗之訓此經有高宗云謂是高宗之訓篇有此語故云名篇在尚書○子云至不匱○正義曰詩云孝子不匱者是大雅既醉之篇美成王之時告大平之詩言孝子行其孝道不有匱乏之時○子云至為瘉○正義曰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者言親睦於父母之黨乃得為孝故君子因此親睦之道以會聚宗族為燕食之禮○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者此詩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幽王不親宗族故父兄刺之令善也言此有德之人善於兄弟故綽綽然而有寬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者瘉病也言無德小人不善兄弟交相為病害○注車於至位等○正義曰以父之執友得乘其車不得衣其衣以衣在身車比衣稍遠故可以乘其車知今與己位等者若尊卑懸絕假非執友不可傳通車服故知與己位等但是父之執故不可衣其衣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正義曰此尚書太甲三篇伊尹戒太甲之辭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言為君不自尊高而與臣子相褻則辱其先祖也若為人父不自尊嚴而與卑下相瀆亦辱累其先祖故鄭注云君父之道宜尊嚴也此則因君見父耳○子云至其親○正義曰示民有事也者言所以祭祀有尸宗廟有主者下示於民有所尊事故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者言人君脩立宗廟恭敬祀事者下教於民追孝於親也）

子云。敬則用祭器。（祭器籩豆簋鉶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盤盂之屬為燕器○簋音軌鉶音刑食音嗣下文食禮同盤步干反盂音于○）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言不可以其薄不及禮而不行禮亦不可以其美過禮而去禮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菲芳鬼反薄也去起呂反）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此辭在既濟既濟離下坎上離為牛坎為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信矣○饋其位反禴音藥寔時力反易作實與音餘○）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君子饗燕非專為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肴戶交反）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疏〕（子云至忘義○正義曰前經坊民以為孝之道此經教民以為敬行義之事○故君子不以菲廢禮者菲薄也言君子不以貧窶菲薄廢禮不行○不以美沒禮沒過也不可以財物豐多華美其事沒過於禮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者東鄰謂紂西鄰謂文王也紂之國中奢而慢禮雖殺牛以祭不如西鄰文王國中以為禴祭但殺豕而已以其祭儉而恭敬故也○寔受其福寔實也言寔是為神所加福祐○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者此大雅既醉之篇言成王祭祀合於禮儀既盡也言君臣上下盡醉以酒至於祭之末觀十倫之義盡飽以德○注東鄰至信矣○正義曰東鄰謂紂國中也既云東鄰西鄰總據一國之辭非唯紂文王一身而已故云國中言一國皆然也云此辭在既濟者是既濟九五爻辭也鄭注易九五曰互體為坎也又互體為離離為日坎為月日出東方

（東鄰象也月出西方西鄰象也此注坎爲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此文異又注云離爲牛是東鄰之祭殺牛也則鄭之易注九五一爻有坎有離此注揔論既濟之卦下體爲離上體爲坎與易注不同者但易含萬象俱得明義也此據一國風俗奢儉故舉豕牛以言之不得以天子諸侯俱用大牢爲妨）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戒謂散齊也承猶事也○齊側皆反注同散悉但反）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不淫也。（淫猶貪也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尚味○醍音體）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言祭有酒肉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薦俎○昭常遙反）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謂祭時肅敬之威儀也○）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度如字法度也徐徒洛反）〔疏〕（子云至卒獲○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恭敬之義使禮儀各得其所○七日戒者謂散齊也○三日齊者謂致齊也○承一人焉以爲尸者謂承奉一人焉尊之爲尸也○示民不淫也者淫猶貪也然醴齊醍齊澄酒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淫於味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者言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得酒少是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者謂因其祭祀之酒肉於祭祀之末聚其宗族昭穆相獻酬教民相親睦也○故堂上觀乎室者沈重云祭祀之時在堂上者觀望在室之人以取法○堂下觀乎上者謂在堂下之人觀看於堂上之人以爲則○上下內外更相倣法○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者此小雅楚茨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古之祭祀禮儀盡合其法度笑語盡得其節制○注澄酒至尚味○正義曰澄酒清酒也謂澄齊也以其清於醴齊醍齊故云清酒也以此三齊皆云酒故知澄酒惟澄齊也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彼陳酒事故鄭分釋澄爲沈齊酒爲三酒也以此云示民不淫故知非三酒以三酒味厚美故也禮運云醴醆在戶此云在室不同者在戶之內則是在室也但禮運有玄酒在室之文故云醴醆在戶爾○注主人至獻賓○正義曰知主人主婦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者儀禮特牲文也）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遠之所以崇敬也阼或爲堂○霤力救反飯扶晚反牖音酉）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既葬哀而哭踊於是弔之○壙苦晃反）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周於送死尤備）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疏〕（子云至葬者○正義曰此一節明送喪漸遠弔哭有節示民不偝之事賓禮每進以讓者案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賓禮每進以讓○死民之事也吾從周者上既云殷周弔節不同孔子明言所從之事故更言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言死是民之終卒之事宜須送終備具若殷人弔於壙情猶未盡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大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乃後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禮備具故云吾從周也）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矣○爭爭鬬之爭下民爭同殺音試注及下同一音如字卓勑角反注同）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弒父不子之甚）〔疏〕（子云至父者○正義曰此節明民追孝於親諸侯未終喪之前不得稱君示民不爭之事也○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者謂既葬反哭之時孝子升自客階受弔於堂上西方賓位之處不敢在東方以即父位示民追孝之心也○未沒喪不稱君者沒終也謂未終三年之喪嗣子不合稱君所以然者示民不令父子相爭也○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者案僖九年秋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弒其君卓子公羊云其年奚齊殺明年卓子弒是踰年稱君○注謂反哭時也○正義曰知反哭時者以承上文葬於墓又云薨而不葬者即云升自客階承葬文之下故知反哭時又既夕禮云乃反哭入主人升自西階是也○注春秋至君矣○正義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者此文九年公羊傳文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者此卓子踰年弒而經書弒其君卓是史之策書臣子稱君也）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避爲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爲之卜也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弟音悌鄭段徒亂反本亦云鄭叔段也避直志反而爲于僞反圉魚呂反晉惠公太子懷公名）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有猶專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臣亦統於君○）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車馬家物之重者○饋本又作餽音同）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疏〕（子云至其君○正義曰此一節明事君父之道○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者用孝以事君用弟以事長示民以恭敬之情不敢自副貳於其君謂與尊者相敵若鄭叔段貳君於兄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者君子謂國君之子有君在不欲仕官若謀仕官似嫌爲政之遲故欲速爲仕也○唯卜之日稱二君者二當爲貳謂副貳也謂君有事故不得親臨卜筮其嗣子爲君而卜其辭得稱君之貳某告龜筮也○示民不疑者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爲重服民則疑君不尊今喪君三年與喪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注自貳至圉也○正義曰案隱元年左傳稱鄭莊公弟共叔段封於京邑請西鄙北鄙貳於己段又收貳以爲己邑公子呂曰國不堪貳謂除君身之外國中不堪更有副貳之君是段之自貳於君也云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爲之卜也者言當卜之日君應須親臨君有事故而適子爲君卜也云二當爲貳者小二是一二之二大貳是副貳之貳此取副貳之貳不取一二之二故轉二爲貳也云惟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者言嗣子於他餘事皆不得自稱君之貳惟代君臨卜之時得稱君之貳某所以然者敬重卜之神靈不敢私顧父子之嫌若不稱君貳無緣代君而卜辭窮不得不稱君貳故也此謂世子對君自稱也王肅不曉鄭旨乃引傳云太子之貳又云子者身之貳又以旁人稱貳而難鄭其義非也云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者鄭以書傳無世子爲君卜稱貳之文故引僖公十五年左傳之文以證君貳之事與此經文不正相當取其一邊耳惠公獲於秦者案僖公十五年傳稱晉惠公被秦伯所納既而背秦秦伯伐之戰於韓被秦所獲命其大夫歸立其子圉爲君稱卜副貳之子圉令爲君）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此禮謂所執之贄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修好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贄音至見賢遍反好呼報反）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財幣帛也利猶貪也）無辭而行情。則民爭。（辭辭讓也情主利欲也○）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饋遺也不能見謂有疾也不視猶不內也○遺于季反下遺民同內音納又如字）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穫戶郭反菑側其反畬音餘）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行猶事也言務得其祿不務其事○行下孟反注同）〔疏〕（子云至賤行○正義曰此一節明坊民使輕財重禮貴行賤祿之事○禮之先幣帛也者謂相見之禮先於幣帛言先行相見之禮乃後用幣帛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者先幣帛是先事而後幣帛是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者利貪也若先用財而後行禮則民化之貪於財也○無辭而行情則民爭者辭謂辭讓言與人相見無辭讓之禮直行已情則有利欲故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者饋遺也視納也言君子之人於有他人饋遺己者若疾病不能見其所饋之人則不納其所饋之物也○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此易無妄六二爻辭無妄震下乾上六二既在震卦居中得位宜合仕者謂合事九五被六三所隔不得往仕是道之不行雖食其祿猶不耕穫不菑畬無功得物是其凶引之者證貪財之事○注田一歲至新田○正義曰案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孫炎云始菑殺其草木二歲曰新田孫炎云新成柔田也三歲曰畬孫炎云畬舒緩周頌傳亦云三歲曰畬此云三歲曰新田者誤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詩云。

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言穫者之遺餘捃拾所以爲利。○穧子賜反又才計反捃君運反拾音十）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食時謂食四時之膳也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菲葍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女同死矣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葑芳容反菲芳尾反蔓音萬徐音蠻菁音精又子丁反葍音富又音福并必政反又如字下同離力智反女音汝）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疏】子云至其身。○正義曰此一節明貴義輕利以坊民之事也○不盡利以遺民者言君子不盡竭其利當以餘利遺與民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者此詩小雅大田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無道矜寡不能自存故陳明王之時陰陽和調年歲豐稔田稼既多穫刈促遽彼處有遺秉把此處有不斂之穧束與寡婦捃拾以爲利引之者證以利遺民者也○食時不力珍者力務也言人君食四時之膳不更用力務求珍羞○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者言大夫無故不得殺羊坐其皮士無故不得殺犬坐其皮皆謂不貪其利以厚已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者此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已故以此言恨之言采其葑菲之菜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葉言取妻之時無以花落色衰并棄其夫婦之禮○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者如此則道德音聲無相乖違則可與汝同至於死詩之文義其理如此今此記者引詩斷章爲義凡有二意一則云采此葑菲之菜但采其葉無得并采其下體之根莖言根莖雖美不可并取則是不盡取其利當遺與於下二則云采其葑菲之菜無以下體之惡并棄其葉據下體有若惡之時言交友之道無以一處之惡并棄其遺事之善如此則德音莫違與汝同至於死作記者據其根善則無得并取其根無盡利也據其根惡則無得并棄其葉不求備也○注云葑蔓至棄也○正義曰案詩傳云葑須也爾雅釋草云須葑蓯陸機云又謂之蓯吳人謂葑蓯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云菲葍類者釋草云菲蒠菜郭景純云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云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者鄭之此注解此記所引本明無盡利之事則德音莫違及爾同死當解云上無盡利於民則道德之音無有乖違民之及君可同至於死今鄭以下所注更別主一義與記意稍乖云此詩故親今疏者此鄭別解詩義以注記之時未見毛傳不知夫婦相怨謂交友相於所以云故親今疏云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者此謂根惡但取葉處一善而已不棄其根也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者謂一人身上既有善處亦有惡處不可以惡處并棄其善也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鄭引之者證交友不以小惡而相棄鄭此注前釋正合記文鄭之後釋不知何意如此今所未詳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媒音梅注同）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獻猶進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伐柯伐木以爲柯也克能也蓺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柯古何反斧柄取七樹反後皆同從子容反注同橫行治其田本亦作遊行治其田易以豉反）【疏】子云至父母○正義曰自此以下終於篇末揔坊男女奔淫之事夫婦重慎之義也此節明男女非媒非幣不相交見○夫禮坊民所淫者淫貪也言禮者坊民所貪欲之事知非直是坊民淫泆而云貪者以文云所淫稱所是所貪也若其淫泆則當云坊民淫不須云所也○章民之別者章明也明民之男女令相分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謂使民無色欲之嫌疑以爲民之綱紀也○民猶有自獻其身謂民之女人猶有自進其身以求男者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者此詩齊風南山之篇刺齊襄公與妹文姜姦淫之事○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者蓺種也橫行也言將種麻如之何必須橫行耕治其田然後得麻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厚猶遠也○不取如字又七樹反）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衆物也士庶之妾恒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畧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去起呂反注同大音泰）【疏】子云至子卒○正義曰此一節坊民取同姓爲妻之事○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者妾既卑賤不可盡知其所生本姓但避其凶害惟卜其姓吉乃取之○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者依春秋之例如夫人齊女即云姜氏至自齊以例言之此吳女亦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魯則諱其姬姓而不稱夫人姬氏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曰吳也但春秋經文不載其事其春秋簡牘雜記則有之故論語云謂之吳孟子是當時之言有稱吳也○其死曰孟子卒者哀十二年稱孟子卒若其不諱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而云孟子卒孟子是夫人之且字沒其氏書其且字又沒其薨而畧言卒而已皆爲同姓諱之鄭與何休皆以諱取同姓而書卒左氏則以不成喪故稱卒與鄭何異也○注孟子至且字○正義曰若既笄而字當云伯叔季若伯姬季姬今云孟子故知且字也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交爵謂相獻酢）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殺音試注同又一音如字繆音穆）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朝直遙反）【疏】子云至之禮○正義曰此一節坊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集會也○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言唯祭之時乃得交爵故特牲饋食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交爵也○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者以大饗之時夫人與君同饗於賓是繆侯及夫人共出饗賓陽侯是繆侯同姓之國見繆侯夫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反篡其國而自立故大饗廢夫人之禮不使夫人得預其禮也以此言之則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爵此云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謂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祭及交爵若王於上公及上公相饗時后與夫人亦男女交爵與祼同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王禮再祼而酢是也○注同姓至未聞○正義曰言同姓者則上文云君不與同姓同車是也云其國未聞者唯有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未聞何國君故云未聞又案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則繆侯所饗蓋同姓也且王於同姓雖爲侯伯車服與上公同上公既再祼后與王俱祼則上公相於與王同也其同姓上公則后與夫人親祼獻拜送也若異姓上公使人攝祼故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祼謂異姓也內宰職云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王以鬱鬯禮之后以瑤爵亞獻謂同姓也自陽侯殺繆侯後其后夫人獻禮遂廢並使人攝也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有見謂睹其才藝也同志爲友○見賢遍反注及下同辟音避遠于萬反下遠色同）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大故喪病）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子云。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好呼報反下及注同）諸侯不下漁色。（謂不內取於國中也內取國中爲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捕蒲布反中網丁仲反○）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篚音匪）御婦人則進左手。（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背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女子十年而不出也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遠別）寡婦不夜哭。（嫌思人道）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嫌媚畧之也問增損而已）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亂族犯非妃匹也○泆音逸本又作佚同妃匹音配一音如字）【疏】子云至於族○正義曰此一節更申明男女相遠又坊人同姓淫泆之事○諸侯不下漁色漁色謂漁人取魚中網者皆取之譬如取美色中意者皆取之若漁人求魚故云漁色諸侯當外取不得下嚮國中取御大夫士之女若下嚮內取國中似漁人之求魚無所擇故云不下漁色○御婦人則進左手者以御者之禮婦人在車上左廂御者在婦人之右進左手謂左手在前轉身向右微偝婦人○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者謂不問其疾所委曲若問其委曲嫌似媚故不丁寧但畧問增損而已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舅姑妻之父母也妻

（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迎魚敬反○）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父音甫）〔疏〕（子云至至者○正義曰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者謂親迎之時壻見於舅姑謂婦之父母也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壻則昏禮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是也恐事之違者謂恐此女人於昏事垂違故親以女授壻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一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孔子閒居節

子夏覆五至三無之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覆下有問字）

子夏曰民之父母節（惠棟挍宋本子夏曰民之父母旣得而聞之矣合上節爲一節敢問何爲以下合下節子夏曰五至旣得而聞之矣十一字爲一節）

敢問至五至（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若民有禍害（閩監本同毛本害誤哀）

子夏曰五至旣得而聞之矣節

敢問至喪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密靜也（閩監本同毛本密誤寧）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節

威儀遲遲（各本同石經遲遲作遟遟）

起猶行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行作從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子夏至孫子（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子夏曰三王之德節

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無於字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並無於字）

日月無私照（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私炤云本亦作照）

湯降不遲（各本同石經遲作遟）

昭假遲遲（各本同石經遲遲作遟遟釋文亦出遟遟）

上帝是祗（閩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並同監毛本祗誤祇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是祗）

子夏至德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清明在躬節

嗜欲將至（石經同閩監毛本嗜作耆岳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耆欲按此本注亦作耆嘉靖本初作耆後改嗜）

嵩高惟嶽（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惟作維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惟嶽下惟嶽惟申並同）

惟周之翰（惠棟挍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惟作爲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惟周）

四方于宣（各本同石經同毛本方誤國）

清明至德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無此生生賢佐之詩（惠棟挍宋本不重生字是也閩監毛本無此生作無此先生）

此詩大雅嵩高之篇（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嵩作崧下按詩嵩高之篇同）

掌四岳之祀（閩監本同毛本祀誤事惠棟挍宋本亦作祀岳作嶽）

弛其文德節

弛其至德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則大王居邠（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邠作豳）

大王之德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八終記云凡三十九頁）

坊記第三十（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九）

子言之君子之道節

命謂教令（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岳本嘉靖本並同衞氏集說同毛本令誤命）

子言至坊欲（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子云小人貧斯約節

士有爵命之級（閩監毛本嘉靖本並同惠棟挍宋本級下有也字宋監本岳本同衞氏集說同）

子云至益亡（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貴謂卿士之屬也（閩監本同毛本謂誤爲）

子云貧而好樂節

子云貧而好樂（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云宋板同毛本云誤曰）

恒多作亂（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作作爲宋監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

高一丈長二丈爲雉（毛本二作三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誤閩監本同）

革車十乘士一百人（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一字衞氏集說同）

云子男之城方五百里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百字衞氏集說同）

子云夫禮者節（惠棟挍云子云夫禮節子云君子節子云觴酒節宋本分民猶犯君之上爲一節）

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以殺云本又作弑）

唯在軍同服于（惠棟挍宋本于作爾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並誤）

子云至惠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云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閩監本同毛本也下有者字）

傳言君謂有采地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言作云）

諸侯亦稱下曲禮云（惠棟挍宋本有主字此本主字脫閩監毛本脫下字）

主者亦有以御服乎（惠棟挍宋本作主亦有以語肥也此本主下衍者字語肥也誤御服乎閩監毛本同）

取號之旅（惠棟挍宋本同閩本取誤取監毛本取誤助）

詩云至斯亡（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按此節疏文一則此本誤接是在軍同服之後閩監毛本移置詩云民之無良節經注之下是也）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節（惠棟挍云詩云民之無良以下宋本另爲一節）

至于已斯亡（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于誤於）

子云利祿節

言不偷於死亡（各本同釋文出不愉云本亦作偷○按說文有愉無偷）

子云至無告（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欲令獻公當思念先君（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思誤須）

按鄭志荅曰炅模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曰字炅作晃段玉裁挍云炅字是也曰字衍盧文弨挍云前俱作炅模）

注記時孰就盧君（惠棟挍宋本無孰字是也此本孰字誤衍閩監本同毛本就上衍執字尤誤）

子云上酌民言節

民受之如天矣（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受作愛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

（本同）

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各本同石經同釋文涖作莅）

子云至芻蕘（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子云善則稱人節

言女鄉卜筮（各本同釋文出嚮卜云本亦作鄉○按經傳多作鄉嚮俗字）

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二于並誤於）

子云至無㫐（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凡有三節上經論與凡人次經論臣於君（閩監本同毛本三誤二次誤此）

泰誓曰至予小子無㫐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泰作大）

無罪於天爲天所佐（閩監本同毛本爲誤惟佐誤助）

此經據凡人相於（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於誤與）

以歸美於它人（閩監本同毛本它作他惠棟挍宋本無於字）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節（惠棟挍云子云君子節宋本分從命不忿至孝子不匱爲一節睦於父母至交相爲瘉爲一節於父之執至廣孝也爲一節小人皆能養至黍厭祖爲一節於父母在至教民追孝也爲一節以此坊民二句合下敬則用祭器爲一節）

弛猶棄忘也（閩監毛本同岳本棄作弃衛氏集說同）

孝子不藏識父母之過（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識作記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作識）

微諫不倦者（閩監毛本嘉靖本岳本同考文引宋板者作君衛氏集說同）

綽綽寬容貌也（閩監本嘉靖本岳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容誤裕）

交猶更（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挍宋本更下有也字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謂今與已位等（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無今字）

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各本同釋文出孺子）

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閩監毛本同石經猶下有有字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並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並有有字）

脩宗廟（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並同毛本脩作修衛氏集說同）

有事有所尊事（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並同惠棟挍宋本尊事作事也衛氏集說同）

子云至其親（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各依文解之（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依作隨）

子云敬則用祭器節

盤盂之屬爲燕器（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盂誤于釋文出盂云音于）

子云至忘義（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子云七日戒節

示不淫也（惠棟挍宋本示下有民字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脫民字閩監毛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有民字）

而獻酬之（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酬作醻考文云宋板醻作酬疏放此）

子云至卒獲（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知主人主婦賓獻尸（閩監本同毛本賓上有上字）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節

周於送死九備（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九誤猶）

子云至葬者（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子云升自客階節

子云至父者（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注云謂反哭時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云字）

子云孝以事君節

子云至其君（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國君之有君在（惠棟挍宋本有上有子字閩監毛本脫有字）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節

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祿誤樂疏而後祿也者放此）

謂所執之贄（閩監毛本同岳本贄作摯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之贄）

子云至賤行（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民爲爭（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爲字衛氏集說亦作故民爭也）

此易無妄六二爻辭無妄（閩監本同毛本二無字並作无）

猶不耕穫刈（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刈誤割）

無功得物（閩監本同毛本得誤德）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節

子云君子（各本同石經同毛本云誤曰）

是不無故殺之（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不無故作無故不衛氏集說同）

菲葍類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葍作富惠棟挍正義同）

苦則棄之（閩監毛本同岳本棄作弃宋監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下則不棄也同）

子云至其身（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陸機云又謂之蓫（閩監本同毛本機誤璣）

與記意稍乖（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同毛本記誤已）

子云禮非祭節

子云至之禮（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而取其夫人反纂其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反作又是也）

其后夫人獻禮遂廢（閩監本同毛本后作後）

子云寡婦之子節

大故喪病（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病作疾宋監本衛氏集說同）

疾時人厚於色之甚（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於誤與考文引宋板亦作於）

象捕魚然（各本同釋文出猶捕）

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背之（岳本嘉靖本同毛本背誤偕衛氏集說背作備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本十二字闕）

女子十年而不出也（各本同毛本不字誤倒在十年上）

嫌思人道（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本四字闕）

問增損而已（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本闕而已二字按二字當二空闕監本誤四空闕）

民猶淫泆（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毛本泆作佚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淫泆云本又作佚○按泆佚字古多通用）

諸侯不下漁色漁色謂漁人取魚（惠棟挍宋本同閩本監本侯不下漁色漁色謂八字闕毛本侯字有七字闕閩監毛本漁人並誤魚人）

譬如取美色中意者皆取之若漁人求魚（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中意者皆取之若漁人九字闕）

不得下嚮國中取卿大夫士之女（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嚮國中取卿大夫士八字闕閩監本得字同毛本得誤當）

似漁人之求魚無所擇故云不下漁色（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無所擇故云不下漁八字闕求魚誤求漁）

以御者之禮婦人在車上左廂御者（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婦人在車上左廂御八字闕）

謂空手在前轉身向右微偝婦人○婦人（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身向右微偝婦人○八字闕）

謂不問其疾所委曲若問其委曲嫌似媚故不丁寧但略問增損而已（惠棟挍宋本同略問作問其考文引宋板亦作略問閩監毛三本所委曲若問其委曲故不丁寧但問其增十六字並闕按毛本空闕廿八字誤也）

子云昏禮節

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無作毋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本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無違命母戒女曰毋十六字闕）

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挍宋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本父如宋致女是時恐其有違而致之十四字闕）

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者謂親迎之時（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子以授壻者謂親七字闕考文引宋板舅姑二字不重）

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壻（惠棟挍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婦之父母承奉女七字闕）

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違命母戒女曰毋七字闕）

恐事之違者謂恐此女人於昏事乖違（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謂恐此女人於昏乖八字闕按毛本有空闕九字誤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一（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九終記云凡二十五頁宋監本禮記卷第十五經五千五百八十三字注四千七百五十四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十五經五千五百三十二字注四千六百六字）

禮記注疏卷五十一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二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中庸第三十一○（陸曰鄭云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録屬通論）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放傚之是曰教○率所律反知音智下知者大知皆同放方往反傚胡教反○）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惡乎從也○離力智反下及注同惡音烏○）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人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脩正是其不須臾離道○睹丁古反恐匡勇反注同閒音閑下同○）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爲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爲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佔聽之者是爲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爲之○見賢遍反注顯見同一音如字佔勑廉反）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中爲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樂音洛注同中丁仲反下注爲之中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行之至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長丁丈反○〔疏〕天命至育焉○正義曰此節明中庸之德必脩道而行謂子思欲明中庸先本於道○天命之謂性者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若天之付命遺使之然故云天命老子云道本無名强名之曰道但人自然感生有剛柔好惡或仁或義或禮或知或信是天性自然故云謂之性○率性之謂道率循也道者通物之名言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違越是之曰道感仁行仁感義行義之屬不失其常合於道理使得通達是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謂人君在上脩行此道以教於下是脩道之謂教也○注天命至曰教○正義曰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案易乾彖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云木神則仁者皇氏云東方春春主施生仁亦主施生云金神則義者秋爲金金主嚴殺義亦果敢斷決也云火神則禮者夏爲火火主照物而有分別禮亦主分別云水神則信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内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云土神則知者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義者多知亦所含者衆故云土神則知云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不云命者鄭以通解性命爲一故不復言命但性情之義說者不通亦略言之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案左傳云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於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矣唯人獨稟秀氣故禮運云人者五行之秀氣被色而生既有五常仁義禮智信因五常而有六情則性之與情似金與鐶印鐶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鐶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詩序云情動於中是也但感五行在人爲五常得其清氣備者則爲聖人得其濁氣簡者則爲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爲九等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者此謂聖人脩行仁義禮知信以爲教化道猶道路也道者開通性命猶如道路開通於人人行於道路不可須臾離也若離道則礙難不通猶善道須臾離棄則身有患害而生也可離非道也者若荒梗塞澀之處是可離棄以非道路之所由猶如凶惡邪僻之行是可離棄以亦非善道之行故云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者言君子行道先慮其微若微能先慮則必合於道故君子恒常戒於其所不睹之處人雖目不睹之處猶戒慎況其惡事睹見而肯犯乎故君子恒常戒慎之○恐懼乎其所不聞者言君子恒恐迫畏懼於所不聞之處言雖耳所不聞恒懷恐懼之不睹不聞猶須恐懼況睹聞之處恐懼可知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莫無也言凡在衆人之中猶知所畏及至幽隱之處謂人不見便即恣情人皆佔聽察見罪狀甚於衆人之中所以恒須慎懼如此以罪過愆失無見於幽隱之處無顯露於細微之所也○故君子慎其獨也者以其隱微之處恐其罪惡彰顯故君子之人恒慎其獨居言言雖曰獨居能謹慎守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言喜怒哀樂緣事而生未發之時澹然虛靜心無所慮而當於理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不能寂靜而有喜怒哀樂之情雖復動發皆中節限猶如鹽梅相得性行和諧故云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者言情欲未發是人性初本故曰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者言情欲雖發而能和合道理可通達流行故曰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至也位正也育生長也言人君所能至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萬物其養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爲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爲常行是其反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忌憚徒旦反忌畏也憚難也難乃旦反行下孟反）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中庸其至矣乎一本作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鮮息淺反下及注同罕胡坦反希也少也）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罕知其味謂愚者所以不及也過與不及使道不行唯禮能爲之中○知音智下文大知也予知注有知皆同肖音笑下同）子曰。道其

不行矣夫。（閔無明君教之。○夫音扶）【疏】（仲尼至矣夫○正義曰此一節是子思引仲尼之言廣明中庸之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之道鮮能行之○君子中庸者庸常也君子之人用中以爲常故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者小人則不用中爲常是反中庸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此覆說君子中庸之事言君子之爲中庸容貌爲君子心行而時節其中謂喜怒不過節也故云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此覆說小人反中庸之事言小人爲中庸形貌爲小人而心行無所忌憚故云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將此以爲常亦以爲中庸故云小人之中庸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前既言君子小人不同此又歎中庸之美人寡能久行其中庸之德至極美乎○民鮮能久矣者○但寡能長久而行鮮罕也言中庸爲至美故人罕能久行之○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者此覆說人寡能行中庸之事道之所以不行者言我知其道之不行所由故云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以輕於道故過之以遠於道故不及○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者言道之所以不顯明我亦知其所由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言道之不行爲易故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爲難故云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是以變知稱賢變愚稱不肖是賢勝於智不肖勝於愚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者言飲食易也知味難也猶言人莫不行中庸但鮮能久行之言知之者易行之者難所謂愚者不能及中庸也案異義云張華辨鮮師曠別薪符朗爲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鵝知其黑白此皆晉書文也子曰道其不行久矣夫者夫子既傷道之不行又哀閔傷之云時無明君其道不復行也○注反中至庸也○正義曰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者言用非中以爲常是反中庸故云所行非中庸云亦自以爲中庸也解經小人之中庸雖行惡事亦自謂爲中庸云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解經君子而時中云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爲常行者解經小人而無忌憚既無忌憚則不時節其中庸也）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邇近也近言而善易以進人察而行之也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斯此也其德如此乃號爲舜舜之言充也○與音餘下強與皆同好呼報反下同易以豉反）【疏】（子曰至舜乎○正義曰此一經明舜能行中庸之行先察近言而後至於中庸也○舜其大知也與者既能包於大道又能察於近言即是大知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端謂頭緒謂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言舜能執持愚知兩端用其中道於民使愚知俱能行之○其斯以爲舜乎者斯此也以其德化如此故號之爲舜○注舜之言充也○正義曰案謚法云受禪成功曰舜又云仁義盛明曰舜皆是道德充滿之意故言舜爲充也○）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我也言凡人自謂有知人使之入罟不知辟也自謂擇中庸而爲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恒○罟音古罔之揔名擭胡化反尚書傳云捕獸機檻陷陷沒之陷阱才性反本或作穽同阱穿地陷獸也說文云穽或爲阱字也辟音避注知辟辟害皆同期音基○）【疏】（予曰至守也○正義曰此一經明無

知之人行中庸之事予我也世之愚人皆自謂言我有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者此謂無知之人設譬也罟網也擭謂柞㮶也陷阱謂坑也穿地爲坎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言禽獸被人所驅納於罟網擭陷阱之中而不知違辟似無知之人爲嗜欲所驅罪禍之中而不知辟即下文是也○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者鄭云自謂擇中庸而爲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恒也小人自謂選擇中庸而心行亦非中庸假合偶有中庸亦不能期帀一月而守之如入陷阱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拳音權又起阮反徐羌權反膺徐音應又於陵反奉芳勇反）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言中庸難爲之難○蹈音悼又徒報反○）【疏】（子曰至能也○正義曰此一節是夫子明顏回能行中庸言中庸之難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者言顏回選擇中庸而行得一善事則形貌拳拳然奉持之膺謂胷膺言奉持守於善道弗敢棄失○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也○白刃可蹈也者言白刃雖利尚可履蹈而行之○中庸不可能也言在上諸事雖難猶可爲之唯中庸之道不可能也爲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言中庸難爲之難也）子路問強。（強勇者所好也○強其良反下同好呼報反○）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言三者所以爲強者異也抑辭也而之言女也謂中國也○女音汝下抑女同）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南方以舒緩爲強不報無道謂犯而不校也○校交孝反報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猶席也北方以剛猛爲強○衽而忍反又而鴆反厭於豔反）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抑女之強也流猶移也塞猶實也國有道不變以趨時國無道不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矯強貌塞或爲色○矯居表反下同倚依彼反徐其蟻反）【疏】（子路至哉矯○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道亦兼中國之強子路聞孔子美顏回能擇中庸言已有強故問之問強中亦兼有中庸否庾氏云問強中之中庸者然此問之亦如論語云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之類是也○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者抑語助也而之言女也女子路也夫子將荅子路之問且先反問子路言強有多種女今所問問何者之強爲南方爲北方爲中國女所能之強也子路之強行中國之強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者反問既竟夫子遂爲歷解之南方謂荆陽之南其地多陽陽氣舒散人情寬緩和柔假令人有無道加已已亦不報和柔爲君子之道故云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者衽臥席也金革謂軍戎器械也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堅急故人性剛猛恒好鬪爭故以甲鎧爲席寢宿於中至死不厭

非君子所處而強梁者居之然唯云南北不云東西者鄭冲云是必南北互舉蓋與東西俗同故不言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此以下皆述中國之強也流移也矯亦強貌也不爲南北之強故性行和合而不流移心行強哉形貌矯然○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者中正獨立而不偏倚志意強哉形貌矯然○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者若國有道守直不變德行充實志意強哉形貌矯然○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者若國之無道守善至死性不改變志意強哉形貌矯然○注此抑至強貌○正義曰此抑女之強也何以知之上文既說三種之強又見南方之強又見北方之強唯抑而之強未見故知此經所云者是抑女之強也云流移也者以其性和同必流移隨物合和而不移亦中庸之德也云國有道不變以趨時者國雖有道不能隨逐物以求榮利今不改變已志以趨會於時也云矯強貌者矯是壯大之形故云強貌也）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傃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詭譎以作後世名也弗爲之矣恥之也○傃音素鄉本又作嚮許亮反下皆同佹久委反譎音決）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廢猶罷止也弗能已矣汲汲行道不爲時人之隱行○汲音急隱行下孟反○）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言隱者當如此也唯舜爲能如此○遯本又作遁同徒頓反○）君子之道。費而隱。（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徐音弗注同）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與讀爲贊者皆與之與言匹夫匹婦愚耳亦可以其與有所知可以其能有所行者以其知行之極也聖人有不能如此舜好察邇言由此故與○以與音預注皆與之與以其與同好呼報反故與音餘）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憾恨也天地至大無不覆載人尚有所恨焉況於聖人能盡備之乎○憾本又作感胡暗反注同）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先王之道也所說小事謂若愚不肖夫婦之知行也聖人盡兼行）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鳶悅專反字又作鳶戾力計呂結二反躍羊灼反著張慮反下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婦謂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造在老反）【疏】（子曰至天地○正義曰此一節論夫子雖隱遯之世亦行中庸又明中庸之道初則起於匹夫匹婦終則徧於天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者素鄉也謂無道之世身鄉幽隱之處應須靜默若行怪異之事求立功名使後世有所述焉○吾弗爲之矣者恥之也如此之事我不能爲之以其身雖隱遯而名欲彰也○注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正義曰司馬法

文言身隱而行佹譎以作後世之名若許由洗耳之屬是也○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言君子之人初既遵循道德而行當須行之終竟今不能終竟猶如人行於道路半塗而自休廢廢猶罷止也○吾弗能已矣已猶止也吾弗能如時人半塗而休止言汲汲行道無休已也○注不爲時人之隱行○正義曰謂作佹譎求名是也君子以隱終始行道不能止也○君子至能之○言君子依行中庸之德若値時無道隱遯於世雖有才德不爲時人所知而無悔恨之心如此者非凡人所能唯聖者能然若不能依行中庸者雖隱遯於世不爲人所知則有悔恨之心也○注唯舜爲能如此○正義曰知者史記云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是不見知而不悔○君子之道費而隱注云言可隱之節費猶佹也言君子之人遭値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言天下之事千端萬緒或細小之事雖夫婦之愚偶然與知其善惡若蒭蕘之言有可聽用故云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者言道之至極如造化之理雖聖人不知其所由故云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以行之至極故也前文據其知此文據其行以其知行有異故別起其文但知之易行之難故上文云夫婦之愚行之難故此經云夫婦之不肖不肖勝於愚也○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者○知之與行之皆是至極既是至極故聖人有不能也○注與讀爲贊者皆與之與○正義曰士冠禮云其贊冠者贊者皆與謂于與也云舜好察邇言由此故與者即愚夫愚婦有所識知故也與語助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者憾恨也言天地至大無物不養無物不覆載如冬寒夏暑人猶有怨恨之猶如聖人之德無善不包人猶怨之是不可備也中庸之道於理爲難大小兼包始可以備也○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者語說也大謂先王之道言君子語說先王之道其事既大天下之人無能勝載之者○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者○若說細碎小事謂愚不肖事既纖細天下之人無能分破之者言事似秋毫不可分破也○注聖人盡兼行○正義曰謂兼行大小之事小事則愚夫愚婦所知行大事則先王之道前文云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此云大事聖人兼行之者前云有所不知不能謂於小事不勝匹夫匹婦耳非謂大事不能也故此云盡兼行之○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者詩大雅旱麓之篇美文王之詩引之者言聖人之德上至於天則鳶飛戾天是翱翔得所聖人之德下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游泳得所言聖人之德上下則察詩本文云鳶飛戾天喻惡人遠去魚躍于淵喻善人得所此引斷章故與詩義有異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言君子行道初始造立端緒起於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者○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言雖起於匹夫匹婦所知所行及其至極之時明察於上下天地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言道即不遠於人人不能行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則法也言持柯以伐木將以爲柯近以柯爲尺寸之法此法不遠人人尚遠之明爲道不可以遠○柯古何反睨徐音詣睥睨也○）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言人有罪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人改則止赦之不責以人所不能）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違猶去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聖人而曰我未能明人當勉之無已）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聖人之行實過於人有餘不敢盡常爲人法從禮也○行行皆下孟反注聖人之行同或一讀皆如字）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謂衆賢也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慥七到反行下孟反應於陵反舊音應對之應）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傃皆讀爲素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自得謂所鄉不失其道○難乃旦反下同○）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援謂牽持之也○援音園注同）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無怨人無怨之者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己音紀怨於願反又於元反下及注並同）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猶平安也俟命聽天任命也險謂傾危之道○易以豉反注同徼古堯反）

〔疏〕子曰至徼幸○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道去人不遠但行於己則外能及物道不遠人者言中庸之道不遠離於人身但人能行之於己則是中庸也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言人爲中庸之道當附近於人謂人所能行則己所行可以爲道若違理離遠則不可施於己又不可行於人則非道也故云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此豳風伐柯之篇美周公之詩柯斧柄也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則法也言伐柯斫也柯柄長短其法不遠也但執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言欲行其道於人其法亦不遠但近取法於身何異持柯以伐柯人猶以爲遠明爲道之法亦不可以遠即所不願於上無以交於下所不願於下無以事上況是在身外於他人之處欲以爲道何可得乎明行道在於身而求道也○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以道去人不遠言人有過君子當以人道治此有過之人改而止若人自改而休止不須更責不能之事若人所不能則己亦不能是行道在於己身也○忠恕違道不遠也忠者內盡於心恕者外不欺物恕忖也忖度其義於人違去也言身行忠恕則去道不遠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諸於也他人有一不善之事施之於己己所不願亦勿施於人人亦不願故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言此四者欲明求之於他人必先行之於己欲求其子以孝道事己己須以孝道事父母故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恐人未能行之夫子聖人聖人猶曰我未能行凡人當勉之無已○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譬如己是諸侯欲求於臣以忠事己己當先行忠於天子及廟中事尸是全臣道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欲求朋友以恩惠施己則己當先施恩惠於朋友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庸常也謂自修己身常以德而行常以言而謹也○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謂己之才行有所不足之處不敢不勉而行之○有餘不敢盡謂己之才行有餘於人常持謙退不敢盡其才行以過於人○言顧行者使言不過行恒顧視於行○行顧言者使行副於言謂恒顧視於言也○君子胡不慥慥爾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胡猶何也既顧言行相副君子何得不慥慥然守實言行相應之道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至行乎患難素鄉也鄉其所居之位而行其所行之事不願行在位外之事論語云君子思不出其位也鄉富貴之中行道於富貴謂不驕不淫也鄉貧賤之中則行道於貧賤謂不諂不懾也鄉夷狄之中行道於夷狄夷狄雖陋雖隨其俗而守道不改鄉患難之中行道於患難而臨危不傾守死於善道也○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言君子所入之處皆守善道在上位不陵下此素富貴行富貴也若身處富貴依我常正之性不使富貴以陵人若以富貴陵人是不行富貴之道○在下位不援上者此素貧賤行貧賤也援牽持也若身處貧賤則安之宜令自樂不得援牽富貴若以援牽富貴是不行貧賤之道○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此素夷狄行夷狄也若身入夷狄夷狄無禮義當自正己而行不得求於彼人則彼人無怨己者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素患難行患難也尤過也責也苟皆應之患難則亦甘爲不得上怨天下尤人故論語云不怨天不尤人是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者易謂平安也言君子以道自處恒居平安之中以聽待天命也○小人行險以徼幸小人以惡自居恒行險難傾危之事以徼求榮幸之道論語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是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反求於其身不以怨人畫曰正棲皮曰鵠○正音征注同鵠古毒反注同正鵠皆鳥名也一曰正正也鵠直也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張布侯而設正也棲細兮反）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自從也邇近也行之以近者卑者始以漸致之高遠○辟音譬下同邇音爾卑音婢又如字注同）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琴瑟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始○好呼報反翕許急反樂音洛下及注同耽丁南反帑音奴子孫也本又作孥同尚書傳毛詩箋並云子也杜預注左傳云妻子也應對之應和胡臥反）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謂其教令行使室家順○）

〔疏〕子曰至妻帑○正義曰以上離行道在於己身故此一節覆明行道在身之事以射譬之○射有似乎君子者言凡人之射有似乎君子之道○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者諸於也求責也正謂賓射之侯鵠謂大射之侯言射者失於正鵠謂矢不中正鵠不責他人反鄉自責其身言君子之人失道於外亦反自責於己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者自從也邇近也卑下也行之以遠者近之始升之以高者卑之始言以漸至高遠不云近者遠始卑者高始但勤行其道於身然後能被於物而可謂之高遠耳○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此小雅常棣之篇美文王之詩記人引此者言行道之法自近始猶如詩人之所云欲和遠人先和其妻子兄弟故云妻子好合情意相

（得如似鼓彈琴瑟與琴音聲相和也兄弟盡皆翕合情意和樂且復耽之耽之者是相好之甚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者宜善爾之室家愛樂爾之妻帑帑子也古者謂子孫爲帑故甘誓云予則帑戮汝於人則妻子爲帑於鳥則鳥尾爲帑左傳云以害鳥帑是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者○正義曰因上和於遠人先和室家故此一經次之父母其順矣乎謂父母能以教令行乎室家其和順矣乎言中庸之道先使室家和順乃能和順於外即上云道不遠施諸已）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明猶潔也洋洋人想思其傍僾之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洋音羊傍皇薄剛反謂左右也徐方岡反僾徐於愷反又音愛。）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況可厭倦乎。○格古百反度待洛反注同矧詩忍反注同射音亦厭於豔反字又作厭下同盡子忍反）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揜音掩於檢反此夫音扶。○著張慮反。○〔疏〕子曰至此夫。○正義曰此一節明鬼神之道無形而能顯著誠信中庸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亦從微至著不言而自誠也。○體物而不可遺者體猶生也可猶所也言萬物生而有形體故云體物而不可遺者言鬼神之道生養萬物無不周徧而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者明猶潔也言鬼神能生養萬物故天下之人齊戒明潔盛飾衣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言鬼神之形狀人想像之如在人之上如在人之左右想見其形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格來也思辭也矧況也射厭也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刺時人祭祀懈倦故云神之來至以其無形不可度知恒須恭敬況於祭祀之末可厭倦之乎言不可厭倦也記者引詩明鬼神之所尊敬也。○夫微之顯者言鬼神之狀微昧不見而精靈與人爲吉凶是從微之顯也。○誠之不可揜者言鬼神誠信不可揜蔽善者必降之以福惡者必降之以禍如此夫者此詩人所云何可厭倦夫語助也此鬼神即與易繫辭云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以能生萬物也案彼注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故以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也故此云體物而不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人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此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保安也。○與音餘）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名令聞也。○聞音問下令聞同）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爲之。）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培益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殖曰栽築牆立板亦曰栽栽或爲茲覆敗也。○栽依注音災將才反注同植也培蒲回反覆芳伏反載之載並音災本或作哉同）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憲憲興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嘉戶嫁反詩本作假音同假嘉也皇音加善也憲音顯注同一音如字佑音祐下注同〔疏〕子曰至受命。○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德故能富有天下受天之命也。○子孫保之者師說云舜禪與禹何言保者此子孫承保祭祀故云保周時陳國是舜之後。○故大德必得其位者以其德大能覆養天下故必得其位如孔子有大德而無其位以不應王錄雖有大德而無其位也案援神契云丘爲制法主黑綠不代蒼黃言孔子黑龍之精不合代周家木德之蒼也孔演圖又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天下法是也必得其壽者據舜言之而夫子不長壽以勤憂故也。○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謂質性也篤厚也言天之所生隨物質性而厚之善者因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因厚其毒桀紂是也故四凶黜而舜受禪也。○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栽殖也培益也言道德自能豐殖則天因而培益之。○傾者覆之者若無德自取傾危者天亦因而覆敗之也。○注栽讀至曰栽。○正義曰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者案詩大明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彼注云載識也言文王生適有所識天爲之生配謂生大姒此載爲栽殖者載容兩義亦得爲識亦得爲殖此對傾者覆之故以爲殖云築牆立板亦曰栽者案莊二十九年左傳云水昏正而栽謂立板築也。○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此大雅嘉樂之篇美成王之詩嘉善也憲憲興盛之貌詩人言善樂君子此成王憲憲然有令善之德案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者宜民謂宜養萬民宜人謂宜官人其德如此故受福于天佑助也保安也天乃保安佑助命之爲天子又申重福之作記者引證大德必受命之義則舜之爲也）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聖人以立法度爲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纘繼也緒業也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纘徐音纂哉管反大音泰下及注大王皆同壹戎衣依注衣作殷於巾反謂一用兵伐殷也尚書依字讀謂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胄與直救反下音餘）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末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也言大夫葬以大夫士葬以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爲服所不臣乃服之也承葬祭說期三年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末亡過反追王于況反注追王同期音基注同組音祖紺古闇反組紺大王之父也亦曰諸盩盩音置留反以上時掌反不爲服于僞反〔疏〕子曰至一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夫子論文王武王聖德相承王有天下上能追尊大王王季因明天子以下及士庶人葬祭祀之禮各隨文解之。○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者言文王以王季爲父則王季能制作禮樂文王奉而行之文王以武王爲子武王又能述成文王之道故無憂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者纘繼也緒業也言武王能纘繼父祖之業以王天下也。○壹戎衣而有天下者戎兵也言一用兵伐殷而勝之也。○注衣讀爲殷。○正義曰案尚書武成云一戎衣謂一著戎衣而滅殷此云一者以經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三人之業一用滅殷對三人之業爲一耳由三人之業故一身滅之鄭必以衣爲殷者以十一年觀兵于孟津十三年滅紂是再著戎服不得稱一戎衣故以衣爲殷故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武王末受命此美周公之德也末猶老也謂武王年老而受命平定天下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斯此也言周公尊崇先公之禮非直天子所行乃下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等無問尊卑皆得上尊祖父以己之祿祭其先人猶若周公以成王天子之禮祀其先公也。○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者謂父既爲大夫祭以士禮貶其先人而云尊之者欲明以己之祿祀其先人也。○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欲見大夫之尊猶有期喪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爲期喪還著大功之服故云達乎大夫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爲服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謂正統在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達乎天子者言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爲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之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大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包后爲三年也直云達乎天子不云諸侯者諸侯旁親尊同則不降故喪服大功章云諸侯爲姑姊妹嫁於國君者是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唯父母之喪無問天子及士庶人其服並同故云無貴賤一也。○注末猶至卑變。○正義曰末猶老也者謂文王受命十一年武王觀兵於孟津白魚入王舟是老而受命受命後七年而崩故鄭注洛誥文王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也云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案詩頌閟宮云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王迹起也云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者組紺太王之父一名諸盩周本紀云亞圉卒子太公叔穎立太公卒子古公亶父立又世本云亞圉雲生太公組紺諸盩則叔穎組紺諸盩是一人也此文云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則先公之中包后稷也故云組紺以上至后稷也案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以稷爲周之始祖祫祭於廟當同先王用袞則先公無后稷也故鄭注司服云先公不窋至諸盩若四時常祀唯后稷及太王王季之等不得廣及先公故天保云禴祀烝嘗于公先王

（是四時常祀但有后稷諸盩以下故鄭注天保云先公謂后稷至諸盩此皆盡望經上下釋義故不同或有至字誤也云則追王者改葬之矣者以太王王季身爲諸侯葬從死者之爵則大王王季祇得爲諸侯葬禮不得言追從天子法故知追王之時而更改葬用天子禮案大傳云武王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此云周公追王不同者武王既伐紂追王布告天下周公追而改葬故不同也云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故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爲大功之喪得降小功小功之喪得降緦麻是大功小功皆達乎大夫熊氏又云天子爲正統之喪適婦大功適孫之婦小功義或然但無正文耳云所不臣乃服之也者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但不臣者皆以本服服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脩謂掃糞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也設之當以授尸也時食四時祭也。○掃悉報反糞弗運反本亦作𢹂亦作拚同）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序猶次也爵謂公卿大夫士也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羞牛宗伯共雞牲矣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爲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昭常遙反穆又作繆音同逮本又作逯同音代燕於見反注並同別彼列反共音恭饋其位反觶音至長丁丈反下謂長同。）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升也其者其先祖也踐或爲纘）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省文。○省色領反）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示依注音寘之豉反易以豉反知力音智本亦無力字治之要也治直吏反一本作治國之要治則如字【疏】子曰至掌乎。○正義曰以前經論文王武王聖德相承此論武王周公上成先祖脩其宗廟行郊社之禮所以能治國如覽物掌中也各隨文解之。○夫孝者善繼人之志者人謂先人若文王有志伐紂武王能繼而承之尚書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是善繼人之志也。○善述人之事者也言文王有文德爲王基而周公制禮以贊述之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善述人之事也此是武王周公繼孝之尊。○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者若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者序謂次序爵謂公卿大夫士也謂祭祀之時公卿大夫各以其爵位齒列而助祭祀是辨貴賤也。故文王世子云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是也。○序事所以辨賢也者序謂薦羞也序謂次序所共祭祀之事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供雞是分別賢能堪任其官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者旅衆也逮及也。○謂祭末飲酒之時使一人舉觶之後至旅酬之時使卑者二人各舉觶於其長者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爲上賤人在先是恩意先及於賤者故云所以逮賤也案特牲饋食之禮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獻衆兄弟之後衆賓弟子于西階兄弟弟子于東階各舉觶於其長也弟子等皆是下賤而得舉觶是以有事於宗廟之中是其榮也又制受爵是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者言祭末燕時以毛髮爲次序是所以序年齒也故注云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踐其位行其禮者踐升也謂孝子升其先祖之位行祭祀之禮也。○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者若能明此序爵辨賢尊尊親則治理其國其事爲易猶如置物於掌中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方筴初革反版音板本亦作板。）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敏猶勉也樹謂殖草木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矣敏或爲謀）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蒲盧並如字爾雅云蜾蠃蒲盧即今之細腰蜂也一名蠮螉蜾音果蠃力果反本亦作蠃音同蜂芳封反字亦作蠭同螟莫瓶反蛉音零己音紀。）故爲政在人。（在於得賢人也）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取人以身言明君乃能得人）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殺色界反徐所例反）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治直吏反一音如字脫音奪重直用反）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言脩身乃知孝知孝乃知人知人乃知賢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所保佑）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知音智下近乎知注言有知皆同）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此達道也。○長丁丈反已音紀）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利謂貪榮名也勉強恥不若人。○強其兩反注同。【疏】哀公至一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爲政之道在於取人脩身并明達道有五行之者三今各隨文解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言文王武王爲政之道皆布列在於方牘簡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者雖在方策其事久遠此廣陳爲政之道其人謂賢人舉猶行也存謂道德存在也若得其人道德存在則能興行政教故云舉也。○其人亡則其政息者息滅也其人若亡謂道德滅亡不能興舉於政教若位無賢臣政所以滅絕也。○人道敏政者敏勉也言爲人君當勉力行政。○地道敏樹者樹殖草木也言爲地之道亦勉力生殖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地既無心云勉力者以地之生物無倦似若人勉力行政然也。○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取桑蟲之子以爲己子善爲政者化養他民以爲己民若蒲盧然也。○故爲政在人言君行善政則民從之故欲爲善政者在於得賢人也。○取人以身明君欲取賢人先以脩正己身則賢人至也。○脩身以道言欲脩正其身先須行於道德也。○脩道以仁者言欲脩道德必須先脩仁義。○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者仁謂仁愛相親偶也言行仁之法在於親偶欲親偶疏人先親己親然後比親及疏故云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宜謂於事得宜即是其義故云義者宜也若欲於事得宜莫過尊賢故云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者五服之節降殺不同是親親之衰殺公卿大夫其爵各異是尊賢之等禮者所以辨明此上諸事故云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者鄭謂此句應在下章著脫誤重在此耳。○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言思念脩身之道必先以孝爲本故云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既思事親不可不先擇友取人也。○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欲思擇人必先知天時所佑助也謂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當捨惡脩善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五者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皆是人間常行道理事得開通故云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言知仁勇人所常行在身爲德故云天下之達德也。○言百王用此三德以行五道[illegible]故云德若行五道必須三德無知不能識其理無仁不能安其事無勇不能果其行故必須三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言百王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古今不變也。○或生而知之謂天生自知也。○或學而知之謂因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謂臨事有困由學乃知。○及其知之一也言初知之時其事雖別既知之後並皆是知故云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謂無所求爲安靜而行之。○或利而行之謂貪其利益而行之行此五事得其榮名於己無害則利而行之也故論語云知者利仁是也。○或勉強而行之謂畏懼罪惡勉力自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雖行之有異及其所行成功是一也言皆得成功矣皇氏云所知所行謂上五道三德今謂百行皆然非唯三五而已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言有知有仁有勇乃知脩身則身以此三者爲基。○好呼報反近附近之近下同行皇如字徐下孟反）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

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體猶接納也子猶愛也遠人蕃國之諸侯也○子如字徐將吏反下句放此蕃方元反○）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不惑謀者良也不眩所任明也○眩玄遍反）〔疏〕（子曰至家矣○正義）曰前文夫子荅哀公爲政須修身知人行五道三德之事此以下夫子更爲哀公廣說修身治天下之道有九種常行之事又明修身在於至誠若能至誠所以贊天地動蓍龜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各隨文解之此一節覆明上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好學近乎知者覆前文或學而知之能好學無事不知故云近乎知也○力行近乎仁者此若前文或利而行之以其勉力行善故近乎仁也○知恥近乎勇者覆前文困而知之及勉強而行之以其知自羞恥勤行善事不避危難故近乎勇也前經生而知之不覆說者以其生知自然合聖故不須覆說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者此夫子爲哀公說治天下國家之道有九種常行之事論九經之次目也○體羣臣也者體謂接納言接納羣臣與之同體也○子庶民也者謂子愛庶民也○來百工也者謂招來百工也○脩身則道立者此一經覆說行九經則致其功用也○脩身則道立者謂脩正其身不爲邪惡則道德興立也○尊賢則不惑者以賢人輔弼故臨事不惑所謀者善也○敬大臣則不眩者眩亦惑也以恭敬大臣任使分明故於事不惑前文不惑謀國家大事此云不眩謂謀國家衆事但所謀之事大小有殊所以異其文○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者羣臣雖賤而君厚接納之則臣感君恩故爲君死於患難是報禮重也○子庶民則百姓勸子愛也言愛民如子則百姓勸勉以事上也○來百工則財用足百工興財用也君若賞賚招來之則百工皆自至故國家財用豐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遠謂蕃國之諸侯四方則蕃國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懷安撫也君若安撫懷之則諸侯服從兵強土廣故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盛任使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忠信重祿有忠信者重其祿也時使使之以時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爲餼餼廩稍食也槀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齊側皆反去起呂反遠于萬反好惡呼報反下烏路反又並如字注同斂力驗反又既依注音餼許氣反稟彼錦反一本又錦反稱尺證反朝直遙反槀苦報反一音古老反上時掌反）〔疏〕（齊明至侯也○正義曰此一節說行九經之法○齊明盛服者齊謂整齊明謂嚴明盛服謂正其衣冠是脩身）之體也此等非禮不動是所以勸脩身○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者尊其位謂授以大位重其祿謂重多其祿位崇重而已不可任以職事同其好惡謂慶賞惡謂誅罰言於同姓雖有親疏恩親雖不同義必須等故不特有所好惡○勸親親也者尊位重祿以勉之同其好惡以厲之是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官盛謂官之盛大有屬臣者當令任使屬臣不可以小事專勞大臣大臣懷德故云所以勸大臣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既廩謂飲食糧廩也言在上每日省視百工功程每月試其所作之事又飲食糧廩稱當其事功多則廩厚功小則餼薄是所以勸百工也○治亂持危者○諸侯國內有亂則治討之危弱則扶持之○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厚往謂諸侯還國王者以其材賄厚重往報之薄來謂諸侯貢獻使輕薄而來如此則諸侯歸服故所以懷諸侯也○注尊重至其食○正義曰尊重其祿位者言同姓之親既非賢才但尊重其祿位榮貴之而已不必授以官守也云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者若周禮六卿其下各有屬官其有細碎小事皆屬官爲之是不親小事也云既讀爲餼餼稍食也者以既與廩連文又與餼字聲同故讀既爲餼餼稍食者謂給之故周禮月終均其稍食是也引槀人職者證其餼廩稱事案周禮夏官槀人掌弓矢之材其職云乘其事乘謂計算其所爲之事考其弓弩謂考校弓弩之善惡多少以下上其食（下謂貶退上謂增益善者則增上其食惡者則減其食故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一謂當豫也跲躓也疚病也人不能病之○跲其劫反皇音給行下孟反疚音救躓徐音致○）〔疏〕（凡爲至不窮○正義曰此一節明前九經之法唯在豫前謀之故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謂豫也○言前定則不跲者案字林云跲躓也躓謂行倒蹶也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也○事前定則不困者困乏也言欲爲事之時先須豫前思定則臨事不困○行前定則不疚者疚病也言欲爲行之時豫前思定則行不疚病○道前定則不窮者言欲行道之時豫前謀定則道無窮也○注人不能病之○正義曰解經行前定則不疚人若行不豫前先定人或不信病害之既前定而後行故人不能病害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二（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

中庸第三十一

天命之謂性節

脩道之謂教（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卷內脩字並同）

循性行之是謂道（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是作之）

若有佔聽之者（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佔作覘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有佔）

天命至育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云之謂性（惠棟挍宋本作之謂此本之謂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智作知毛本智誤行）

以非道路之所由猶如凶惡（閩監毛本作由猶此本由猶二字倒）

言言雖曰獨居（閩監毛本不重言字此本誤重）

萬物育焉致至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焉下有者字）

言人君所能至極中和（閩監本同毛本至作致）

故萬物其養育焉（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其上有得字）

仲尼曰君子中庸節

仲尼至矣夫（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符朗爲青州刺史（衞氏集說亦作符朗閩監本朗誤郎毛本朗字不誤符作苻）

既無忌憚則不時節其中庸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既無忌憚四字）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節

子曰至舜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舜其大知也與者既能包於大道（閩監本同毛本與誤愚於誤容）

子曰人皆曰予知節

子曰至守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謂無知之人設譬也（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謂疑作爲）

穿地爲坎（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坎誤坑）

爲嗜欲所驅罪禍之中（閩監本惠棟挍宋本罪上有入字禍字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入字亦脫禍誤陷）

子路問強節

謂犯而不校也（各本同毛本校作挍）

塞猶實也（毛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閩監本實字闕）

子路至哉矯（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陰氣堅急（編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堅作）

以其性和同必流移隨物（惠棟挍宋本同閩本必字闕監毛本必誤不）

今不改變已志（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改誤解）

子曰素隱行怪節

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惠棟挍宋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如作爲衞氏集說亦作讀如疏放此○按敬齊古今黈引作如此條鄭易素作傃乃讀爲之例也）

恥之也（惠棟挍宋本作恥宋監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恥誤取閩監毛本同疏放此）

子曰至天地（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與讀爲贊者皆與之與（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爲作如）

但知之易行之難故上文云（惠棟挍宋本行之難下更有知之易三字此本三字脫閩監毛本同）

士冠禮云其饗冠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云誤文）

起於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者作也）

子曰道不遠人節

所求乎子（各本同毛本子誤于）

傃皆讀爲素（惠棟挍宋本作素讀皆爲傃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誤倒閩監毛本同）

子曰至徼幸（閩監本同毛本作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至險以徼幸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忠恕違道不遠也（閩監本同毛本也作者）

夷狄雖陋雖隨其俗（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下雖作亦毛本同）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節

畫曰正（岳本同惠棟挍宋本同嘉靖本同足利本同閩監毛本畫下有布字衞氏集說同岳本攷證云按正鳥名周禮射人賓射之儀畫布爲正是也原本無布字者以凡侯皆布爲之彩畫三分之一不必復言布耳乃省文非脫簡也）

辟如行遠（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辟作譬宋監本石經同南宋石經同衞氏集說同下辟如同釋文出辟如云音譬下同○按譬正字辟假借字）

子曰至妻帑（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以上雖行道在於己身（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雖疑言字誤）

此小雅常棣之篇（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常誤棠衞氏集說亦作常）

子曰鬼神之爲德節

視之而弗見（各本同毛本視誤祝）

子曰至此夫（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金水之鬼終物（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鬼誤神）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節

今時人名草木之殖曰栽（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殖作植）

栽或爲兹（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嘉靖本兹並作滋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受祿于天（閩監本同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于誤於）

子曰至受命（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以不應王錄（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王作土）

子曰無憂者節

子曰至一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是再著戎服（閩監本同毛本服作衣）

一名諸盩（惠棟挍宋本盩作盩閩本作盭監毛本作盩衞氏集說同下諸盩並同按當作盩）

云期之喪達於大夫者（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於作乎）

子曰武王周公節

脩其祖廟（閩監本同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祖誤宗）

脩謂掃糞也（閩監毛本嘉靖本同岳本掃作埽衞氏集說同釋文亦作埽）

先祖之遺衣服也（閩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毛本遺誤衣）

所以逮賤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以遝云本又作逮按隶眔古音同十五部）

若司徒羞牛（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羞作奉）

子曰至掌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哀公問政節

布在方策（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策作筴）

蒲盧螺蠃（各本同釋文出螺蠃云本亦作蠃）

乃知天命所保佑（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保誤府嘉靖本佑作祐）

哀公至一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必先知天時所佑助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佑作祐）

子曰好學近乎知節（惠棟挍云子曰好學節宋本分凡爲天下國家之下另爲一節）

子曰至家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所以贊天地動蓍龜也（惠棟挍宋本同閩本蓍龜也三字闕監毛本蓍龜作鬼神）

覆前文或學而知之（惠棟挍宋本作覆此本覆誤則閩監毛本同下此覆前文或利而行之同）

若能好學（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若作益）

以其知自羞恥勤行善事（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行善誤勉過）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者（惠棟挍宋本上有正義曰三字）

體羣臣也者體謂接納（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體羣臣也者五字山井鼎云宋板此五字脫）

前文不惑謀國家大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謀上有謂字）

百工興財用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興作典）

齊明盛服節

既廩稱事（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廩作稟不誤）

齊明至侯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官之盛大有屬臣者（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臣作官下任使屬臣同）

故讀既爲餼（閩監本同毛本餼字闕）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三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中庸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得也言臣不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言知善之爲善乃能行誠）

〔疏〕在下至身矣。○正義曰此明爲臣爲人皆須誠信於身然後可得之事。○在下位不獲乎上者獲得也言人臣處在下位不得於君上之意則不得居位以治民故云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者言臣欲得君上之意先須有道德信著朋友若道德無信著乎朋友則不得君上之意矣言欲得上意先須信乎朋友也○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則不信乎朋友矣者言欲行信著於朋友先須有道順乎其親若不順乎其親則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者言欲順乎親必須有道反於己身使有至誠若身不能至誠則不能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者言欲行至誠於身先須有道明乎善行若不明乎善行則不能至誠乎身矣言明乎善行始能至誠乎身能至誠乎身始能順乎親順乎親始能信乎朋友信乎朋友始能得君上之意得乎君上之意始得居位治民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說有大至誠○中丁仲反又如字下中道同從七容反○）

〔疏〕誠者至者也○正義曰前經欲明事君先須身有至誠此經明至誠之道天之性也則人當學其至誠之性是上天之道不爲而誠不思而得若天之性有殺信著四時是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者言人能勉力學此至誠是人之道也不學則不得故云人之道○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此覆說上文誠者天之道也唯聖人能然謂不勉勵而自中當於善不思慮而自得於善從容間暇而自中乎道以聖人性合於天道自然故云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此覆說上文誠之者人之道也謂由學而致此至誠謂賢人也言選擇善事而堅固執之行之不已遂致至誠也○注因誠身說有大至誠○正義曰以前經云欲事親事君先須修身有大至誠故此說有大至誠大至至誠則經云誠者天之道也聖人是矣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勸人學誠其身也果猶決也○措七路反下及注皆同置也強其良反）

〔疏〕博學至必強○正義曰此一經申明上經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者謂身有事不能常學習當須勤力學之措置也言學不至於能不措置休廢必待能之乃已也以下諸事皆然此一句覆上博學之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覆上審問之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覆上愼思之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覆上明辨之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覆上篤行之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謂他人性識聰敏一學則能知之己當百倍用功而學使能知之言己加心精勤之多恒百倍於他人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果謂果決也若決能爲此百倍用功之道識慮雖復愚弱而必至明強此勸人學誠其身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知之也有至誠則必有明德有明德則必有至誠）

〔疏〕自誠至誠矣○正義曰此一經顯天性至誠或學而能兩者雖異功用則相通○自誠明謂之性者此說天性自誠者自由也言由天性至誠而身有明德此乃自然天性如此故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者此說學而至誠由身聰明勉力學習而致至誠非由天性教習使然故云謂之教然則自誠明謂之性聖人之德也自明誠謂之教賢人之德也○誠則明矣者言聖人天性至誠則能有明德由至誠而致明也○明則誠矣者謂賢人由身聰明習學乃致至誠故云明則誠矣是誠則能明明則能誠優劣雖異二者皆通有至誠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也贊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致大平○大音泰）

〔疏〕唯天至參矣○正義曰此明天性至誠聖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誠者謂一天下之內至極誠信爲聖人也○爲能盡其性者以其至極誠信與天地合故能盡其性既盡其性則能盡其人與萬物之性是以下云能盡人之性既能盡人性則能盡萬物之性故能贊助天地之化育功與天地相參上云誠者天之道此兼云地者上說至誠之理由神妙而來故特云天之道此據化育生物故幷云地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其次謂自明誠者也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形謂人見其功也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爲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

〔疏〕其次至能化○正義曰此一經明賢人習學而致至誠故云其次致曲曲謂細小之事言其賢人致行細小之事不能盡性於細小之事能有至誠也○誠則形形則著者謂不能自然至誠由學而來故誠則人見其功是誠則形也初有小形後乃大而明著[illegible]不著也○[illegible]○動則變[illegible]遂至於化言惡人全化爲善人無復爲惡也○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言唯天下學致至誠之人爲能化惡爲善改移舊俗不如前經天生至誠能盡其性與天地參矣○注其次至善也○正義曰[illegible]次於聖人[illegible]有義焉而已[illegible]誠於細小[illegible]皆見其功[illegible]無體人不[illegible]則大而形[illegible]謂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爲化如月令鳩化爲鷹爲鷹之時非復鳩也猶如善人無復有惡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言天不[illegible]知禎祥妖孽蓍龜之占雖其時有小人愚主皆爲至誠能知者出也○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illegible]云衣服歌[illegible]蟲蝗之怪[illegible]作於著音[illegible]）

〔疏〕[illegible]可以豫知[illegible]前經云自[illegible]俱有至誠[illegible]禎祥吉之萌兆祥善也言國家之將興必先有嘉慶善祥也文說禎祥者言人有至誠天地不能隱如文王有至誠招赤雀之瑞也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爲本有今異者何胤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祥也[illegible]者以吉[illegible]妖孽謂[illegible]傷之孽[illegible]爲妖說[illegible]○見乎[illegible]兆發動[illegible]祥萌兆[illegible]善必先[illegible]豫知前事[illegible]人愚主[illegible]興之時或聖人有至誠或賢人有至誠則國之將興禎祥可知而小人愚主之世無至誠又時無賢人亦無至誠所以得知國家之將亡而有妖孽者雖小人愚主由至誠之人生在亂世猶有至誠之德此妖孽爲有至誠能知者出也故國語云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illegible]知周亡也又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illegible]王問內史過史過對曰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

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今號多涼德號必亡也又內史過有至誠之德神爲之出是愚主之世以妖孽爲至誠能知者出也○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者言人能有至誠之德則自成就其身故云誠者自成也若人有道藝則能自道達於已故云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言人有至誠則能與萬物爲終始若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若大人無至誠則不能生萬物若小人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物猶事也小人無誠則不能成事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言人能至誠所以自成也有道藝所以自道達○自道音導注自道同）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萬物也亦事也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人無誠則事不成）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言貴至誠）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以至誠成已則仁道立以至誠成物則知彌博此五性之所以爲德也外內所須而合也外內猶上下○知音智注同）故時措之宜也。（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徵或爲徹）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後言悠久者言至誠之德既至博厚高明配乎天地又欲其長久行之○疆居良反）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言其德化與天地相似可一言而盡要在至誠）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言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多無數也○不貳本亦作貮音二）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此言其著見成功也）

〔疏〕誠者至久也○此經明已有至誠能成就物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者言人有至誠非但自成就已身而已又能成就外物○成已仁也成物知也若能成就已身則仁道興立故云成已仁也若能成就外物則知力廣遠故云成物知也○性之德也者言誠者是人五性之德則仁義禮知信皆猶至誠而爲德故云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者言至誠之行合於外內之道無問外內皆須至誠於人事言之有外有內於萬物言之外內猶上下上謂天下謂地天體高明故爲外地體博厚閉藏故爲內也是至誠合天地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措猶用也言至誠者成萬物之性合天地之道故得時而用之則無往而不宜故注云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故至誠無息○言至誠之德所用皆宜無有止息故能久遠博厚高明以配天地也○不息則久者以其不息故能長久也○久則徵徵驗也以其久行故有徵驗○徵則悠遠者悠長也若事有徵驗則可行長遠也○悠遠則博厚以其德既長遠無所不周故博厚也養物博厚則功業顯著故博厚則高明也○博厚所以載物也以其德博厚所以負載於物○高明所以覆物也以其功業高明所以覆蓋於萬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以行之長久能成就於物此謂至誠之德也○博厚配地言聖人之德博厚配偶於地與地同功能載物也○高明配天言聖人功業高明配偶於天與天同功能覆物也○悠久無疆疆窮也言聖人之德既能覆載又能長久行之所以無窮悠久則上經悠遠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上此經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下者上經欲明積漸先悠久後能博厚高明此經既能博厚高明又須行之悠久故反覆言之○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言聖人之德如此博厚高明悠久不見所爲而功業章顯不見動作而萬物改變無所施爲而道德成就○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者言聖人之德能同於天地之道欲尋求所由可一句之言而能盡其事理正由於至誠是壹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者○言聖人行至誠接待於物不有差貳以此之故能生殖衆物不可測量故鄭云言多無數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鮫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此言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從一勺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爲至誠者以如此乎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夫音扶下同昭章遙反注同本亦作炤同撮七活反華嶽戶化戶瓜二反本亦作山嶽泄息列反卷李音權又羌權反范羌阮反注同藏才浪反勺徐市若反黿音元鼉徒河反一音直丹反鮫音交本又作蛟鼈必列反耿公迥反又公頂頂反舊音孔頂反區羌俱反）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天所以爲天文王所以爲文皆由行之無已爲之不止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是與○於穆上音烏下於乎亦同乎呼奴反愼如字一本又作順○與音餘）

〔疏〕今夫至不已○正義曰此一節明至誠不已則能從微至著從小至大○今夫天斯昭昭之多者斯此也昭昭狹小之貌言天初時唯有此昭昭之多小貌爾故云昭昭之多○今夫地一撮土之多言土之初時唯一撮土之多言多少唯一撮土○振河海而不泄者振收也言地之廣大載五嶽而不重振收河海而不漏泄○今夫山一卷石之多言山之初時唯一卷石之多多少唯一卷石耳故鄭注云卷猶區也今夫水一勺之多言水初時多少唯一勺耳此以下皆言爲之不已從小至大然天之與地造化之初清濁二氣爲天地分而成二體元初作盤薄穹隆非是以小至大今云昭昭與撮土卷石與勺水者何但山或壘石爲高水或衆流而成大是從微至著因說聖人至誠之功亦是從小至大以今天地體大假言由小而來以譬至誠非實論也○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一經以上文至誠不已已能從小至大故此經引詩明不已之事所引詩者周頌維天之命文也詩稱維天之命謂四時運行所爲教命穆美也於穆不已者美之不休已也此詩之本文也○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此是孔子之言記者載之此詩所論蓋說天之所以爲天在乎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亦周頌文王之詩純謂不已顯謂光明詩人歎之云於乎不光明乎言光明矣文王之德之純謂不已也言文王德教不有休已與天同功○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此亦孔子之言解詩之文也○純亦不已者言文王之德之純亦如天之不休已故云純亦不已○注易曰君子愼德積小以高大○正義曰此易升卦之象辭案升卦巽下坤上木生於地中升進之義故爲升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育生也峻高大也○洋音羊峻思潤反）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言爲政在人政由禮也凝猶成也○優於求反倡優也凝本又作疑魚澄反）

〔疏〕大哉至凝焉○正義曰此一節明聖人之道高大苟非至德其道不成洋洋謂道德充滿之貌天下○育生也峻高也言聖人之道高大與山相似上極于天○優優大哉優優寬裕之貌聖人優優然寬裕其道禮儀三百周禮有三百六十官言三百者舉其成數耳○威儀三千者即儀禮行事之威儀儀禮雖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待其人然後行者言三百三千之禮必待賢人然後施行其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凝成也古語先有其文今夫子既言三百三千待其賢人始行故引古語證之苟誠也不非也苟誠非至德之人則聖人至極之道不可成也俗本不作非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德性謂性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學誠者也廣大猶博厚也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燖音尋）

〔疏〕故君至崇禮○正義曰此一經明君子欲行聖人之道當須勤學前經明聖人性之至誠此經明賢人學而至誠也○君子尊德性者謂君子賢人尊敬此聖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誠也○而道問學者言賢人行道由於問學謂勤學乃致至誠也○致廣大而盡精微者廣大謂地也言賢人由學能致廣大如地之生養之德也而盡精微謂致其生養之德既能致於廣大盡育物之精微言無微不盡也○極高明而道中庸者高明謂天也言賢人由學極盡天之高明之德道通也又能通達於中庸之理也○溫故而知新者○言賢人由學既能溫尋故事又能知新事也○敦厚以崇禮者言以敦厚重行於學故以尊崇三百三千之禮也○注溫讀如燖溫之溫○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大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注云尋溫也又有司徹云乃燅尸俎是燖爲溫也云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者謂賢人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猶若溫尋故食也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興謂起在位也○驕本亦作喬音嬌倍音佩默亡北反）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

之謂與。（保安也○哲涉列反徐本作知音智與音餘）〔疏〕是故至謂與○正義曰此一節明賢人學至誠之道中庸之行若國有道之時盡竭知謀其言足以興成其國興謂發謀出慮○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若無道之時則韜光潛默足以自容其身免於禍害○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言宣王任用仲山甫能顯明其事任且又哲知保安全其己身言中庸之人亦能如此故云其此之謂與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好呼報反下同烖音災）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今孔子謂其時○行下孟反）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疏〕子曰至樂焉○正義曰上經論賢人學至誠商量國之有道無道能或語或默以保其身若不能中庸者皆不能量事制宜必及禍患矣因明己以此之故不敢專輒制作禮樂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此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生今時能持古法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是也俗本反下有行字又無如此者三字非也○非天子不議禮者此論禮由天子所行既非天子不得論議禮之是非○不制度謂不敢制造法度及國家宮室大小高下及車輿也○不考文亦不得考成文章書籍之名也○今天下車同軌者今謂孔子時車同軌覆上不制度書同文覆上不考文行同倫倫道也言人所行之行皆同道理覆上不議禮當孔子時禮壞樂崩家殊國異而云此者欲明己雖有德身無其位不敢造作禮樂故極行而虛己先說以自謙也○注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正義曰孔謂孔穴孔穴所出事有多塗今唯曉知一孔之人不知餘孔通達唯守此一處故云曉一孔之人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杞音起）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三重三王之禮○王于況反又如字）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謂君也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徵或爲證）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也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道徵或爲證○繆音謬悖布內反後同）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用其法度想思若其將來也○遠如字又于萬反近如字又附近之近厭於豔反後皆同）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射厭也永長也○射音亦注同蚤音早）

〔疏〕子曰至者也○正義曰以上文孔子身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夏殷不足可從所以獨從周禮之意因明君子行道須本於身達諸天地質諸鬼神使動則爲天下之道行則爲後世之法故能早有名譽於天下蓋孔子微自明己之意○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徵成也明也孔子言我欲明說夏代之禮須行夏禮之國賛而成之杞雖行夏禮其君暗弱不足賛而成之○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者宋行殷禮故云有宋存焉但宋君暗弱欲其賛明殷禮亦不足可成故論語云宋不足徵也此云杞不足徵即宋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則杞亦存焉互文見義○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者既杞宋二國不足明己當不復行前代之禮故云吾從周案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於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鄭荅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於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其爲殷周事豈一也如鄭此言諸侯禮法則從周身之所行雜用殷禮也○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言爲君王有天下者有三種之重焉謂夏殷周三王之禮其事尊重若能行之寡少於過矣○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謂君也言爲君雖有善行無分明徵驗則不信著於下既不信著則民不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下謂臣也言臣所行之事雖有善行而不尊不尊敬於君則善不信著於下既不信著則民不從故下云徵諸庶民謂行善須有徵驗於庶民也皇氏云無徵謂無符應之徵其義非也○故君子之道者○言君臣爲善須有徵驗民乃順從故明之也○本諸身者言君子行道先從身起是本諸身也○徵諸庶民者徵驗也諸於也謂立身行善使有徵驗於庶民若晉文公出定襄王示民尊上也伐原示民以信之類也○考諸三王而不繆者繆亂也謂己所行之事考校與三王合同不有錯繆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者悖逆也言己所行之道建達於天地而不有悖逆謂與天地合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者○質正也謂己所行之行正諸鬼神不有疑惑是識知天道也此鬼神是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生成萬物者此是天地所爲既能質正陰陽不有疑惑是識知天道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者以聖人身有聖人之德垂法於後雖在後百世亦堪俟待後世世之聖人其道不異故云知人也○注知天至同道○正義曰以經云知天知人故鄭引經總結之云知其道者以天地陰陽生成萬物今能正諸陰陽鬼神而不有疑惑是知天道也以聖人之道雖相去百世其歸一揆今能百世以待聖人而不有疑惑是知聖人之道也云鬼神從天地者也解所以質諸鬼神之德知天道之意引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者證鬼神從天地之意案易繫辭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鄭云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成物以七八之神生物九六之鬼成物是鬼神以生成爲功天地亦以生成爲務是鬼神之狀與天地相似云聖人則之百世同道解經知人之道以前世聖人既能垂法以俟待後世聖人是識知聖人之道百世不殊故聖人則之百世同道也○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者言聖人之道爲世法則若遠離之則有企望思慕之深也若附近之則不厭倦言人愛之無已○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此引周頌振鷺之篇言微子來朝身有美德在彼宋國之內民無惡之在此來朝人無厭倦故庶幾夙夜以長永終竟美善聲譽言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詩以結成之○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言欲蚤有名譽會須如此未嘗有不行如此而蚤得有聲譽者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所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行下孟反斷丁亂反曷爲于僞反以如字撥生末反近附近之近又如字與音餘編必緜反又甫連反）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幬亦覆也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大德敦化厚生萬物喻天子也幬或作燾○辟音譬下同幬徒報反錯七各反當丁浪反又下郎反浸子鴆反燾徒報反）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蓋傷孔子有其德而無其命○叡音銳知音智下聖知同齊側皆反別彼列反）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其臨下普徧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溥音普徧音遍思息嗣反又如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如淵取其清深不測也尊親尊而親之○見賢遍反說音悅）

（施以豉反貉本又作貊武伯反說文云北方人也隊直類反）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論本又作綸同音倫）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安有所倚言無所偏倚也故人人自以被德尤厚似偏頗者肫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忳忳懇誠貌也肫肫或爲純純。焉於虔反倚依綺於寄二反注同肫依注音之淳反浩胡老反被皮義反頗破河反懇苦很反純音淳又之淳反）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所以不知孔子以其深遠禪爲絅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之爲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絅本又作頴詩作褧同口迥反徐口定反一音口頴反惡烏路反著張慮反闇於感反又如字日而一反下同的丁歷反易以豉反下易舉同禪爲音丹爲其于僞反見賢遍反）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溫而理猶簡而辨直而溫也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言其睹末察本探端知緒也。入德入聖人之德。淡徒暫反又大敢反下注同厭於豔反睹音覩探音貪）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孔甚也昭明也言聖人雖隱居其德亦甚明矣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遇世亦無損害於己志。昭本又作炤同之召反又章遥反疚九又反遯大困反本又作遁字亦同愆起虔反）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相息亮反注同愧本又作媿同九位反女音汝）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奏如字詩作鬷子公反假古雅反爭爭鬭之爭注同大平音泰）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不顯言顯也辟君也此頌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鈇方于反又音斧鉞音越辟音璧注同）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

【疏】仲尼至以色○正義曰此一節明子思申明夫子之德與天地相似堪以配天地而育萬物傷有聖德無其位也今各隨文解之○仲尼祖述堯舜者祖始也言仲尼祖述始行堯舜之道也○憲章文武者憲法也章明也言夫子法明文武之德○上律天時者律述也言夫子上則述行天時以與言陰陽時候也○下襲水土者襲因也下則因襲諸侯之事水土所在也此言子思贊揚聖祖之德以仲尼修春秋而有此等之事也○注吾志至之異○正義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者孝經緯文言褒貶諸侯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於孝經云二經固足以明之者此是鄭語言春秋孝經足以顯明先祖述憲章之事云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者則下文所引公羊傳云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是也云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者則下文引公羊云王者孰謂謂文王是也云春秋傳曰至堯舜之知君子也哀十四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祖述堯舜之事君子曷爲爲春秋曷何也君子謂孔子傳曰孔子何爲作春秋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者此傳之文答孔子爲春秋之意何休云撥猶治也言欲治於亂世使反歸正道莫近莫過也言餘書莫過於春秋言治亂世者春秋最近之也云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者上道論道下道謂道德與語辭言君子孔子也言孔子樂欲論道堯舜之道與也云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者末謂終末謂孔子末聖漢之初豈不亦愛樂堯舜之知君子也案何休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漢當秦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是其事也云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者此文九年公羊傳文八年天王崩謂周襄王也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云是子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是子謂嗣位之王在喪未合稱王故稱是子嗣位之王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度無所求也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謂在喪之內無合求金之法度今遣毛伯來求金是無求而求也故書以譏之彼傳云是子俗本云子是者誤也云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隱元年公羊傳文案傳云元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武王道同舉文王可知也云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何休云待聖漢之王以爲法也云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案合成圖云皇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也○五始者元年一也春二也王三也正月四也公即位五也此春秋元年即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時即當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之類是也春秋獲麟則當益稷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是也此皆祖述堯舜之事言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及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意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其公羊穀梁之義各爲曲說今畧而不取也云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者諸夏之事謂諸侯征伐會盟所在之地山川之異若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之屬是也○譬如至大也○此明孔子之德與天地日月相似與天子諸侯德化無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者言孔子所作春秋若以諸侯小德言之如川水之流浸潤萌芽若以天子大德言之則仁愛敦厚化生萬物也○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言夫子之德比並天地所以爲大不可測也○唯天至別也○此又申明夫子之德聰明寬裕足以容養天下傷其有聖德而無位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言夫子寬弘性善溫克和柔足以包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發起也執猶斷也言孔子發起志意堅強剛毅足以斷決事物也○溥博至配天○此節更申明夫子蘊蓄聖德俟時而出日月所照之處無不尊仰○溥博淵泉者溥謂無不周徧博謂所及廣遠以其浸潤之澤如似淵泉溥大也既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必以俟時而出○溥博如天者言似天無不覆幬○淵泉如淵言潤澤深厚如川水之流○夫焉有所倚至浩浩其天以前經贊明夫子之德此又云夫子無所偏倚而仁德自然盛大也倚謂偏有所倚近言夫子之德普被於人何有獨倚近於一人言不特有偏頗也○肫肫其仁肫肫懇誠之貌仁謂施惠仁厚言又能肫肫然懇誠行此仁厚爾○淵淵其淵淵水深之貌也言夫子之德淵淵然若水之深也○浩浩其天言夫子之德浩浩盛大其若如天也○注肫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正義曰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言詩人誨爾厲王忳忳然懇誠不已厲王聽我藐藐然而不入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者上經論夫子之德大如天此經論唯至聖乃知夫子之德苟誠也固堅固也言帝誠不堅固聰明睿聖通知曉達天德者其誰能識知夫子之德故往引公羊傳云堯舜之知君子者言有堯舜之德乃知夫子明凡人不知也○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以前經論夫子之德難知故此經因明君子小人隱顯不同之事此詩衛風碩人之篇美莊姜之詩言莊姜初嫁在塗衣著錦衣爲其文之大著尚著禪絅加於錦衣之上絅禪也以單穀爲衣尚以覆錦衣也案詩本文云衣錦褧衣此云尚絅者斷截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褧裳又與定本不同者記人欲明君子謙退惡其文之彰著故引詩以結之○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者章明也言君子以其道德深遠謙退初視未見故曰闇然其後明著故曰日章明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者若小人好自矜大故初視時的然以其才藝淺近後無所取故曰日益亡○君子至德矣○此一經明君子之道察微知著故能入德○淡而不厭者言不媚悅於人初似淡薄久而愈敬無惡可厭也○簡而文者性無嗜慾故簡靜才藝明辨故有文也○溫而理氣性和潤故溫也正直不違故修理也○知遠之近○言欲知遠處必先之適於近乃後及遠知風之自自謂所從來處言見目前之風則知之適所從來處故鄭注云睹末察本遠是近之末風是所原坐缺五字從來之末也知微之顯此初時所微之事久乃適於顯明微是初端顯是纖緒故鄭注云探端知緒○可與入德矣○言君子或探末以知本或睹本而知末察微知著終始皆知故可以入聖人之德矣○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明君子其身雖隱其德昭著所引者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詩之本文以幽王無道喻賢人君子雖隱其身德亦甚明著不能免禍害猶如魚伏於水亦甚著見被人採捕記者斷章取義言賢人君子身雖藏隱猶如魚伏於水其道德亦甚彰矣○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者疚病也言君子雖不遇世內自省身不有愆病則亦不損害於己志言守志彌堅固也○注孔甚也○正義曰爾雅釋言文○君子至屋漏○此明君子之閒居獨處不敢爲非故云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意稱王朝小人不敬鬼神聽視女在廟堂之中猶尚不愧畏於屋漏之神記者引之斷章取義言君子之人在室之中屋漏雖無人之處不敢爲非猶愧懼于屋漏之神況有人之處君子愧懼可知也言君子雖獨

居常能恭敬。注言君至人乎。正義曰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者隱居謂在室獨居猶不愧畏無人之處又常能恭敬是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云西北隅謂之屋漏者爾雅釋宮文以戶明漏照其處故稱屋漏屋漏非有人者言人之所居多近於戶屋漏深邃之處非人所居故云無有人也云況有人乎者言無人之處尚不愧之況有人之處不愧之可知也言君子無問有人無人恒能畏懼也。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以君子敬懼如是故不動而民敬之不言而民信之。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商頌烈祖之篇美成湯之詩詩本文云鬷假無言此云奏假者與詩反異也假大也言祭成湯之時奏此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無有諠譁之言所以然者時既太平無有爭訟之事故無言也。引證君子不言而民信。注假大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周頌烈文之篇美文王之德不顯乎文王之德言其顯矣以道德顯著故天下百辟諸侯皆刑法之引之者證君子之德猶若文王其德顯明在外明衆人皆刑法之。注辟君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此大雅皇矣之篇美文王之詩予我也懷歸也言天謂文王曰我歸就爾之明德所以歸之者以文王不大作音聲以爲嚴厲之色故歸之記者引之證君子亦不作大音聲以爲嚴厲之色與文王同也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輶輕也言化民常以德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耳。末下葛反輶音酉一音由注同易以豉反）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倫猶比也載讀曰栽謂生物也言毛雖輕尚有所比有所比則有重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善。載依注讀曰栽音災生也詩音再此必覆反下同或音毗志反又必利反皆非也重直勇反又直容反）〔疏〕子曰至至矣。正義曰此一節是夫子之言子思既說君子之德不大聲以色引夫子舊語聲色之事以接之言化民之法當以德爲本不用聲色以化民也若用聲色化民是其末事故云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者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輶輕也言用德化民舉行甚易其輕如毛也。毛猶有倫比也既引詩文德輶如毛又言德之至極本自無體何直如毛毛雖細物猶有形體可比並故云毛猶有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載生也言天之生物無音聲無臭氣寂然無象而物自生言聖人用德化民亦無音聲亦無臭氣而人自化是聖人之德至極與天地同此二句是大雅文王之詩美文王之德不言詩云者孔子略而不言直取詩之文爾此亦斷章取義。注載讀至後善。正義曰案文以載爲事此讀爲栽者言其生物故讀載爲栽也云毛雖輕尚有所比則有重言毛雖輕物尚有形體以他物來比有可比之形則是有重毛在虛中猶得隊下是有重也云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則上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是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三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中庸

在下位不獲乎上節

在下至身矣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不順乎親則不信乎朋友矣者　閩監本同毛本則字脫

誠者天之道也節

誠者至者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若天之性有殺信者四時　惠棟挍宋本作有生殺此本生字脫作有殺閩監毛本有殺作自然

大至至誠　補案至字誤重

自誠明謂之性節

自誠至誠矣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說學而至誠　惠棟挍宋本作說學此本說學二字闕閩監毛本說學誤自明

教習使然故云謂之教　惠棟挍宋本作使然此本使然二字闕閩監毛本使然誤而致

則能有明德　惠棟挍宋本作有明此本有明二字闕閩監毛本有明誤明其

由身聰明習學　惠棟挍宋本作習此本習字闕閩監毛本習誤勉

其次致曲節

其次至能化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能盡其次性　補案次字疑衍

由次誠彰露　閩監本同毛本次誤此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節

必有妖孽　閩本同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亦作孽惠棟挍宋本孽作孼宋監本岳本同監本誤作蘖注疏放此

前亦先知　補明監本作前亦先也不誤

至誠至如神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文說禎祥者　閩監本同毛本文誤又

案周語云幽王二年　閩監毛本同浦鏜挍本二改三

誠者自成也節　惠棟挍云誠者節宋本分誠者物之終始至誠之爲貴爲一節誠者非自成己至外內之道也爲一節故時措之宜至高明爲一節博厚至生物不測爲一節天地之道合下今夫天節爲一節

有道藝所以自道達　閩本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上道誤造

可壹言而盡也　惠棟挍宋本石經同南宋石經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壹作一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壹

誠者至久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則仁義禮知信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知作智

皆猶至誠而爲德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猶當由字誤

又須行之長久　惠棟挍宋本作長衛氏集說同此本長久作悠閩監毛本同

可壹言而盡也者　惠棟挍宋本壹字同閩監毛本壹作一宋本有者字此本者誤。閩監毛本同

今夫天節

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　惠棟挍宋本宋監本石經南宋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並同閩監毛本厚誤大

振河海而不洩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洩作渫

黿鼉鮫龍魚鼈生焉　石經南宋石經岳本宋監本同閩監毛本鮫作蛟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亦作鮫釋文出鮫龍云本又作蛟毛本鼈誤鷩

本由撮土　惠棟挍宋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由作起

本從一勺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　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從誤由皆合少成多自誤言天地山川積孫志祖挍云困學紀聞合少成多出中庸注閻若璩云無此語葢未見宋本也

爲至誠者以如此乎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以作亦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　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本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九字闕

惟天之命　惠棟挍宋本石經南宋石經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惟作維衛氏集說同按詩考列之詩異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並作惟天疏並放此

天所以爲天　惠棟挍宋本宋監本毛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本五字闕

如天地山川之云也　惠棟挍宋本宋監本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本地山川之云也六字闕

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順作慎嘉靖本同考文云宋板無成字岳本亦無成字順字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亦作慎釋文出慎德云一本又作順孫志祖挍云按易升卦巽下坤上順德坤德也作慎則於卦義不切詩應侯順德鄭箋亦引易曰君子以順德可証康成本作順矣

積小以成高大今易本無成字

今夫至不已（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明至誠不已則能從微至著從小至大（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能從微至著誤聖人至誠亦）

昭昭狹小之貌（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狹小之貌四字闕）

故云昭昭之多○（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之多二字作三空闕）

言土之初時（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土作地）

言多少唯一撮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多少唯一四字闕）

載五嶽而不重（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作載華嶽而不重）

此以下皆言爲之不已（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爲之誤至誠）

清濁二氣爲天地分而成二體（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天地分而四字闕）

水或衆流而成大是從微至著（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成大是從誤聚爲深自）

○注易曰君子慎德（毛本同閩監本注字闕）

大哉聖人之道節

育生也峻高大也（毛本岳本衞氏集說宋監本惠棟挍宋本嘉靖本同閩監本也峻高大也五字闕）

待其人然後行（石經南宋石經岳本宋監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然作而石經考文提要云按禮記集說曲禮篇引呂大臨說仲尼燕居篇引方慤說此篇引楊時譚維寅晏光說俱作然後行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然後）

言爲政在人政由禮也凝猶成也（惠棟挍宋本毛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本言爲成也四字存餘九字並闕）

此一節明聖人之道高大苟非至德其道不成（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本闕人之道高大苟非至德其十字誤衍十二空闕毛本人字有衍十一空闕）

天下洋洋然育生也峻高也言聖人之道（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然字脫監毛本闕下洋洋然育生也峻高也言聖十二字止空十一闕閩本聖字有空十闕）

上極于天○優優大哉優優寬裕之貌（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本闕天○優優大哉優優寬裕十字衍十一空闕毛本天字有空十闕）

禮儀三百者周禮有三百六十官言三百者（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闕三百者周禮有三百六十官十一字此本上者字脫）

威儀三千者卽儀禮行事之威儀儀禮（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闕千者卽儀禮行事之威儀九字衍十空闕）

○待其人然後行者言三百三千之禮（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闕待其人然後行者言三百十字）

然後施行其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闕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十字衍十一空闕）

今夫子既言三百三千待其賢人（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闕夫子既言三百三千待其賢十一字）

苟誠也不非也苟誠非至德之人則聖人至極之道不可成也俗本不作非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闕廿一字○又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六十終記云凡三十七頁）

故君子尊德性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節止爲第六十一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一）

學誠者也廣大猶博厚也（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也廣大猶博厚也七字闕）

故君至崇禮（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經明君子欲行聖人之道（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經明君子欲行聖人之九字闕）

前經明聖人性之至誠此經明賢人學而至誠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前字空闕又闕誠此經明賢人學而至誠十字）

賢人尊敬此聖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誠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尊敬此聖人道德之性自十一字闕）

言賢人行道由於問學謂勤學乃致至誠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行道由於問學謂勤學乃十字闕）

言無微不盡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無微二字闕）

言賢人由學極盡（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學極二字闕）

子曰吾說夏禮節

子曰至者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雖善不尊不信（閩本明監本毛本不信上重不尊二字此本誤脫）

雖有善行而不尊不尊敬於君（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脫下不尊二字）

伐原示民以信之類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類下有是字）

亦堪俟待後世世之聖人（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世字不重）

云聖人則之百世同道（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下有者字）

未常有不行如此（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常作嘗）

仲尼祖述堯舜節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辟作譬石經同南宋石經下辟如同）

爲能聰明睿知（閩監毛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石經睿作叡南宋石經同岳本同釋文出明叡）

施及蠻貊（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蠻貉云本又作貊○按貉正字貊俗字）

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各本同石經亦作綸釋文出能經論云本又作綸）

安有所倚（惠棟挍宋本如此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誤作安無所以閩監毛本倚字同有誤無）

故人人自以被德尤厚（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故字宋監本嘉靖本同岳本故作而）

讀如誨爾忳忳之忳忳忳懇誠貌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忳字不重段玉裁云如當作爲宋監本少一忳字非也）

可與入德矣（閩監本同石經南宋石經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與誤以考文引宋板亦作與）

言聖人雖隱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居作遁嘉靖本同宋監本岳本作遯考文引足利本同釋文出隱遯云本又作遁）

君子所不可及者（石經南宋石經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所上有之字衞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無之字）

視女在室獨居者（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嘉靖本者作耳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

此頌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頌作顯恐非）

謂諸侯法之也（惠棟挍宋本有謂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謂字脫閩監毛本同）

詩云子懷明德（惠棟按宋本作云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云作曰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同）

仲尼至以色（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言夫子法明文武之德（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法作發按此承上憲法也章明也憲章猶法明故此言法明文武之德三本改法爲發失其義也）

譽文王可知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譽作舉）

上經論夫子之德大如天（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大上有深字）

詩曰衣錦尚褧（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褧作絅）

風是所從來之末也（此本所下空闕五字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空處補從來之末也五字按五字複衍各本刪去是也）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節

被人採捕（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採作採）

人無聞其聲音亦無知其臭氣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亦作者岳本嘉靖本同）

子曰至至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尚有所比則有重（惠棟按宋本重有所比三字此本脫閩監毛本同）

毛在虛中猶得隊下（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隊作墜）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三（宋監本禮記卷第十六經三千五百九十三字注三千七百三十一字嘉靖本同）

禮記注疏卷五十三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四

表記第三十二（陸曰鄭云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也）【疏】（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此於別錄屬通論）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已心厭倦之辭也矜謂自尊大也厲謂嚴顏色○矜居陵反應應對之應已音紀厭於豔反）【疏】（子言至而信○正義曰此一篇揔論君子及小人爲行之本并論虞夏殷周質文之異又論爲臣事君之道各依文解之稱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今檢上下體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此一節是孔子應聘諸國莫能用已心有厭倦而爲此辭託之君子所以自明其德○歸乎者於時孔子身在他國不被任用故稱歸乎○君子隱而顯者君子身雖幽隱而道德潛通聲名顯著故云隱而顯也○不矜而莊者矜謂自尊大莊敬也言不自尊大而人尊敬也○不厲而威者常行仁義道德不自嚴厲而人威服也不言而信者不須出言而人體信以其積德咸通故所致如此此皆夫子自道已德而然但假諸君子○注此孔至辭也○正義曰知此是應聘諸侯莫能用已心厭倦之辭者以發首云歸乎是從他國欲歸於魯猶若論語云子在陳稱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云是其不用而辭歸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憚大旦反）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甫刑尚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而心戒愼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疏】（子曰至在躬○正義曰此一經廣明君子之德亦夫子竊自言也不失足於人者足容重不失此足之容儀而作夸毗進退於衆人也○不失色於人者色容須矜莊不失此色之容儀而作籧篨戚施於衆人也○不失口於人者口容須安止不失此口之容儀而作諂私曲媚於衆人也○是故至足信也此皆覆結上文○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者甫刑尚書篇名呂刑也甫侯爲穆王說刑故稱甫刑忌戒也罔無也言已外貌恭敬心能戒忌而無有可擇去之言在於躬也今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甫刑以結之證君子無可擇去之言則上云言足信是也然則敬之與忌則是君子貌足畏色足憚也）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爲敬或以襲爲敬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裼爲敬受享是也○裼襲思歷反下音習毋音無下同瀆大木反）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祭義曰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樂音洛注同又音岳朝直遙反下注朝聘同倦本又作勌其眷反別彼列反已音以）【疏】（子曰至以倦○正義曰以前經云君子貌足畏色足憚故此經云毋相瀆卽是可憚之事也裼襲之不相因也者行禮之時禮不盛者則露見裼衣禮盛之時則重襲上服是行禮初盛則襲衣禮不盛則裼衣是裼襲不相因也若始末恒裼襲是相因也其行禮之時或初襲而後裼或初裼而後襲所以然者欲使人民無相褻瀆使禮相變革也○注禮盛至是也○正義曰案聘禮賓初行聘時則襲故聘禮云賓襲執圭是也至聘訖受享之時賓裼奉束帛加璧行享聘爲禮盛故襲享爲禮不盛故裼聘時有玉故云執玉也玉藻曰執玉龜襲故云之屬也案行享執璧璧亦是玉於時裼衣而云以襲執玉龜者但享時雖執璧以璧致享比聘時執玉爲輕故享雖有璧而裼也又賓介自相授玉之時介禮輕裼而執圭以受賓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之與介亦裼襲不相因故聘禮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是也○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正義曰以前經毋相瀆故此經明行敬之時不可以樂倦也極盡也言祭祀極盡於敬不可以終末繼之以樂而不敬言朝禮極盡於分別政事不可以終末繼之以解倦而不分別也○注祭義至必哀○正義曰引之者證明此經不可繼之以樂之事也）

子曰。君子愼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篤厚也揜猶困迫也○辟音避揜於檢反遠于萬反）【疏】（子曰至遠恥○正義曰愼以辟禍者言君子恒須謹愼以辟禍患也篤以不揜者篤厚也揜謂困迫也言君子篤厚行於善道不使揜逼而被困迫也言恭以遠恥者又能恭敬而遠恥辱也）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肆猶放恣也偷苟且也肆或爲褻○日強上人實反下同下其良反肆音四偷他侯反注同恣咨嗣反）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儳焉可輕賤之貌也如不終日言大而無禮死無時○儳徐在鑑反又仕鑑反）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齊側皆反見賢遍反注同竟音境）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忕於無敬心也○狎下甲反習也侮亡甫反忕時世反又時設反）【疏】（子曰至畏也○正義曰此經又廣明恭敬之事言君子之人恒能莊敬故德業日強○安肆日偷者肆謂放恣偷謂苟且言小人安樂放恣則其情性日爲苟且經不云小人文不具也○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者儳可輕賤之貌言君子則常行善道不以一日之間使其身儳焉可輕賤如小人不能終竟一日也言不得長久也若小人恒爲無禮使其身可輕賤死期促近不能終竟一日也○注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正義曰知者以其經云擇日月以見君若朝廷之臣則每日朝君何得云擇日月據此故知邑竟或擇日出使在外或食邑別都見君之時須擇日月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正義曰前經明君子恒能行恭敬此明小人唯好狎侮言小人遞相輕狎侮慢相侵雖有死焉禍害而不知畏懼也以其狀於無敬心故也言數爲無恭敬之心好相狎侮故至於死焉而不知畏懼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褻息列反摯音至本亦作贄）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瀆之言褻也○筮市制反三息暫反又如字）【疏】（子曰至不告○正義曰前明小人狎侮至於死

亡此明君子無相褻瀆○無辭不相接者言朝聘會聚之時必有言辭以通情意若無言辭則不得相交接也○無禮不相見者禮謂贄幣也贄幣所以示己情若無贄幣之禮不得相見所以然者欲民之無相褻瀆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者此易蒙卦辭○蒙卦坎下艮上艮爲山坎爲水山下出泉是物之蒙昧童蒙之象也筮問也言童蒙初來問師師則告之若再三來問是爲褻瀆問既褻瀆師則不復告之引者證無相褻瀆之義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報謂禮也禮尚往來）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懲謂創艾○懲直陵反創初亮反又初良反又或作艾魚廢反皇魚蓋反）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讎猶荅也○讎音酬）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大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大音泰下注同無能胥以寧尚書作罔克胥匡以生辟音璧君也）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寬猶愛也愛身以息怨非禮之正也仁亦當言民聲之誤○戮音六本又或作僇音同）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一人而已喻少也自己自盡己所能行○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強其兩反下文同）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知者音智辟音避）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右也左也言相須而成也人也謂施以人恩也義也謂斷以事宜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斷丁亂反）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言仁義並行者也仁多則人親之義多則人尊之）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攷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攷攷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非性也○道有至義依注讀爲道有至有義王于況反脫音奪）

〔疏〕子言至無失○正義曰此一節摠明仁義之事各隨文解之以其與上別端故更稱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表謂儀表言仁恩是行之盛極故爲天下之儀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義宜也制謂裁斷既使物各得其宜是能裁斷於事也○報者天下之利也者報謂禮也禮尚往來相

反報物得其利故云天下之利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者此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引之者證經相報之義○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者此尚書大甲之篇大甲湯孫大丁之子湯崩大甲立伊尹作書訓之故云大甲后君也胥相也伊尹言民若無君無能相匡正以自安居也君若無民無以君領四方引之者證君之與民上下各以其事相報是相報荅之義也故引以結之○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言子曰者廣明以禮相報之義寬身之仁者若以直報怨是禮之常也今以德報怨但是寬愛己身之民欲苟息禍患非禮之正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者禮當以德報德今以怨報德其人凶惡是合刑戮之民也○子曰無欲而好仁者自此以下廣明仁道凡仁道有三一是安仁二是利仁三是強仁此明安仁之事安仁者無所畏惡而自安仁道凡人好仁皆有所欲今無有所求欲而自好仁道○無畏而惡不仁者凡人憎惡不仁皆有所畏始惡不仁今無有所畏而能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者言無欲好仁無畏惡不仁雖天下之人廣能行此者但有一人而已喻其少也○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者好仁之法須恩惠及人當恕己而行故君子謀議道理先自己而始○置法以民者己所能行乃施於人故云置法以民言從己而始乃可以施置法度於它人○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此明仁道有三其功雖同其情則異以終能汎愛其功同也一則無所求爲而安靜行仁一則規求其利而行仁一則畏懼於罪而行仁是異情也○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者此一經申明同功異情之事三者之仁其功俱是汎施博愛其事一種是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者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知也○仁者安仁者此明三者可知之事若天性仁者非關利害而安仁也○知者利仁者若有知謀者貪利而行仁有利則行無利則止非本情也○畏罪者強仁者若畏懼於罪者自強行仁望免離於罪若無所畏則不能行仁也○仁者右也道者左也此經明仁義相須若手之左右仁恩者若人之右手右手是用之便也仁恩亦行之急也○道者左也道是履蹈而行比仁恩稍劣故爲左也○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偶也○道者義也義宜也凡可履蹈而行者必斷割得宜然可履蹈故云道者義也○注人也至人也○正義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解經中仁者人也仁謂施以人恩言施人以恩正謂意相愛偶人也云義也謂斷以事宜也謂裁斷其理使合事宜故可履蹈而行是道者義也引春秋傳者此成十六年公羊傳文案彼稱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云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傳稱春秋諸侯執大夫經不書舍此執行父言舍之招丘何欲人愛此行父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道有至義有攷者如注所云當云道有至有義有攷義上脫一有字言道之所用有至一也至謂兼行仁義行之至極故云有至有義二也謂仁義之中唯有義無仁故云有義有攷三也攷成也謂於仁義之中或取仁或取義之一事勉力成之非本性也○至道以王者既能兼行仁義至極可以王有天下故云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者直能斷決若齊桓晉文以甲兵斷割可以霸於諸侯故云義道以霸也○攷道以爲無失者既於仁義之中隨取其一而成之以道不違於理故云攷道以爲無失也○注有至至性也○正義曰知有至謂兼仁義者此經云至道以王故穀梁傳云仁義歸往曰王是王有仁義也又案前經道者義也是唯義與道此經云道有至有義有攷是一道之內兼有三種與前經不同者但道之爲義取開通履蹈而行兼包大小精麁若大而言之則天道造化自然之理

謂之爲道則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則自然造化虛無之謂也若小而言之凡人才藝亦謂之爲道是道無定分隨大小異言皆是開通於物其身履蹈而行也云攷成也爾雅釋詁文也云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者以攷道劣於至道又劣於義但能於仁義之中隨其一能成就之不失於人謂於人不失也云非性也者言攷道勉強而行以成就之非是天性自然所稟者然則至道義道天性有之也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數所住反憯七感反怛丹葛反）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人也。（芑枸檵也仕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豐芳弓反芑音起詒以之反烝之承反數色主反枸本亦作苟檵音計遺于季反下同）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閱猶容也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之人乎○我今毛詩作我躬閱音悅）

〔疏〕子言至仁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不稱其服更廣明仁義之道又顯中心外貌內外相稱故更稱子言之○仁有數者行仁之道有度數多少也○義有長短小大者言義之爲體有長有短有小有大言仁有數則義亦有數義言長短小大則仁亦有長短小大互言之也若天性仁義者則其數長而大若強取仁義而行者則其數短而小長謂國祚久遠大謂覆養廣多短謂世位淺促小謂所施狹近也○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此明性有仁者以天性自仁故中心悽憯傷怛憐愛於人故云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此明取仁者率循也資取也率循善法自強行之非是天性直取仁道行之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者證天性之仁其數長所引詩者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武王之德言豐水自然有芑喻武王之身自然有天下之事故云武王豈不仕仕之言事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猶如豐水豈無此芑乎○詒厥孫謀者詒遺也厥其也孫謂子孫謀謂善謀言武王能遺其子孫以美善之謀謂伐紂定天下以王業遺於子孫○以燕翼子者燕安也翼助也言武王能安助其子孫也○武王烝哉者烝君也言武王有爲君之德哉○數世之仁者以武王行仁遺及子孫是仁之所及其數長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此引國風者明取仁義者其數短也所引詩者是邶風谷風之篇婦人被夫棄絶初憂子孫困苦還自悔之云我今不閱閱容也言我今尚不能自容被夫放棄○皇恤我後者皇暇也恤憂也言我有何閒暇能憂我後世子孫之人乎引之者證取仁而行者雖在我當身之主何暇能憂及後世是終身之仁也唯望終竟一身是其數短也前文云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仁義並言此獨說仁者以仁事爲重故擧仁言之則其義可知也○注芑枸至之也○正義曰芑枸檵爾雅釋木文孫炎云則今枸芑也云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者孫謂子孫也云以安翼其子也者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案詩箋以詒爲傳以孫爲順以翼爲敬言傳其所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其長行之也與此乖者引詩斷章此經云數世之仁故以爲子孫而翼成之也

子曰。仁

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取數多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勝音升數色住反）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言以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耳○度待洛反注同擬魚起反中丁仲反）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輶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人皆以爲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輶音酉一音由鮮息淺反注及下並同）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賢聖也○仰止本或作仰之景行下孟反注明行同行止詩作行之）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斃仆也○好呼報反下同鄉許亮反數色住反強其兩反一本作俛音勉本或作僶非也孳音茲斃音弊仆也本又作弊已音以罷音皮頓如字又徒困反復扶又反仆蒲北反又音赴）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言仁道不成人所由不得其志）故仁者之過易辭也。（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爲甚矣唯聖人無過○易以豉反下同解古買反徐又音蟹）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言罕以此失之○近附近之近下同）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言能成人道者少也）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病愧謂罪咎之○咎其九反）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以中人爲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恥聖人之言乃行也○甫行下孟反已音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移讀如禾氾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極致也壹謂專心於善○移昌氏反注氾移之移移猶大也同徐又怡者反）

（一音以元反氾芳劒反）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人有所行當慙怖於天人也○怖普故反）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遂猶成也）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無其行謂不行其德）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言色稱其服也○衰七雷反絰田節反冑直又反）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鵜鵜胡汙澤也汙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汙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鵜音嗁鵜鵜胡音徒兮反一名淘河濡而朱反記徐紀吏反汙澤一音烏下又作洿一音化故反濡汙汙辱之汙）

〔疏〕子曰至其服○此一節廣明仁故言子曰○仁之爲器重者仁是愛養非賢聖不能行故言爲器重○其爲道遠者以廣博覆物是爲道廣遠也○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據凡庸於仁不能勝致也○取數多者仁也言於萬種善事之中論利益於物取數最多者是仁也言仁恩於善事之中利益最多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言仁爲愛養行之不易故勉力行仁者不亦難乎言其難也○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者義宜也言在上君子以先王之義儗度於人欲使人必行先王成法則難可爲人言人難中於古法也○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者望比也言以今世人道比望[illegible]人能合於今世事者則是賢人也若不能合於今世事[illegible]非賢人也故云則賢者可知已矣已矣語助也此明仁[illegible]可以古義責人當以時事儗人是仁恩之心○子曰中[illegible]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言中心安靜行仁是天性仁者[illegible]之間雖一人而已矣言少也○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illegible]我儀圖之引詩大雅烝民之篇以明行仁者少也德輶如毛[illegible]克舉之者此詩美宣王之大臣仲山甫也輶輕也鮮罕也[illegible]也言德之輕易舉如毛然民尚以爲重罕能舉而行之[illegible]儀圖之者儀匹也圖謀也詩人言我與倫匹共圖謀能[illegible]之也○唯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者愛惜也言唯有仲[illegible]能舉行其德可惜乎無人能助行之者記人引此者證[illegible]安仁者少亦無人能行之言賢者少也○注輶輕也圖[illegible]○正義曰輶輕也爾雅釋言文圖謀也釋詁文○小雅[illegible]山仰止景行行止者此小雅刺幽王之詩車犖之篇言[illegible]若能脩德如高山則天下之人瞻仰之若幽王有景明[illegible]則天下之人仰行之引之者證古昔賢聖能行仁道則[illegible]之人瞻仰慕行也○子曰詩之好仁如此者言高山景[illegible]仰慕行是好愛仁德如此之甚也○鄉道而行中道而[illegible]言好仁之甚鄉仁道而行在於中道力之罷極而始休[illegible]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言行仁勤急忘[illegible]之衰老不自覺知年數之不足言己雖年老謂爲數淺[illegible]復盈足猶行仁不止○俛焉日有孶孶斃而后已者言[illegible]俛俛焉勤勞行仁毋日恒有孶孶唯力之斃仆而后已[illegible]行仁之道深也熊氏云俛焉謂前儳焉可輕賤以爲宇[illegible]注異熊氏之說非也○子曰仁之難成久矣言仁道難[illegible]

[illegible]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粢盛音咨杜預云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秬音巨黑黍鬯勑亮反香酒）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庇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庇必利反徐）

（方至反又音祕）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役之言爲也求以事君者欲成其忠臣之名也）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言不易道徼祿利也○易音亦徼古堯反）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凱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修德以俟之不爲回邪之行要之如葛藟之延蔓於條枚是其性也○藟音誄力水反施以豉反條枚亡回反毛詩傳云枝曰條幹曰枚凱本亦作愷又作豈同開待反後放此弟如字本又作悌音同注及下皆同樂音洛下同易以豉反下同邪似嗟反曲也行下孟反下至下文行之浮於名也及注皆同要一遥反蔓音萬）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言此德當不回也○與音餘）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昭明也上帝天也聿述也懷至也言述行上帝德以至於多福也方四方也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聿尹必反謂王于況反）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謚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謚行以爲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謚音示）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率循也行過不復循行猶不二過○下戶嫁反復扶又反）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言謙者所以成行立德）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爲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數也）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亦言其謙也辟仁聖之名云自便習於此事之人耳○行下孟反便婢面反又婢緜反注同辟音避〔疏〕子言至便人○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各有其事又明舜禹文王周公之德皆能上事天帝下庇四方事異於上故記者詳之又稱子言之也○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者天子事上帝諸侯事天子是貴賤皆有事於天子案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鬯爲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鬯故得以事上帝大宗伯云涖玉鬯者謂享大鬼也棫樸詩云奉璋峨峨者謂據祭宗廟也故與此不同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君子有仁德至誠之君子言君子既有庇民大德又自謙退不敢有君民之

心是仁愛深厚以此之故君子恭敬節儉以求施爲仁道也役爲也言以此求施爲仁道也○信讓以求役禮者謂信實退讓以求施爲於禮也○得之自是不得自是者得之謂得利祿也言雖得利祿自行其爲是之道若不得利祿亦自行其爲是之道言不問得之與失恒行其是而不行非也○以聽天命者言不苟易其道也○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者此詩大雅旱麓之篇美文王之詩言文王之興依約先祖莫莫然如葛藟之蔓延施于條枚之本猶如子孫之興亦由先祖而德盛也○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者凱樂也弟易也言大王王季樂易之君子求福不爲回邪之行引之者證君子以聽天命雖求福祿不爲邪僻之行今以爲葛藟施於條枚是其性也君子求福不爲回邪亦是其性引斷章取義故與詩文不同也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者此是凱弟君子求福不回邪之謂與以其雖有庇民之大德恒有事君之小心常能畏懼是不回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者此詩大雅大明之篇美文王之詩言文王小心翼翼以昭明道德尊事上帝聿述也懷至也言文王述行上帝之德以受衆多之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者其德不有回邪故受四方衆國爲天子也引之者證上求福不回也○子曰先王謚以尊名○以前經論君子求福不回此一節廣明君子名行相副卑己尊人之義○謚以尊名者謚謂謚號名謂聲譽言人身死之後累列生時之行跡作謚號者以尊敬生前之聲名可得傳於後世○節以壹惠者言爲謚之時善行雖多但限節以一箇善惠以爲謚也○恥名之浮於行也者所以善行既多但取一事爲謚者恥善名之多浮過於行忠行不副於名所以減衆書之名但取一事之善爲謚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者大謂誇大既不欲行過於名故不自誇大其所爲之事不自加尚其所爲之功名所以不大尚者以求處情實不欲虛爲矯飾也○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者率循也若有過失之行不復循而行之即脩改以求處其仁厚之道過失即改以求處其厚也○注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至踰行所恥○正義曰上壹是齊壹下一是數之一二也今經文爲大壹之字鄭恐是均同之理故讀爲小一取一箇善名而爲謚耳○云在上曰浮者言物在水上稱浮如浮實云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者言君子之人唯寢默勤行成功不自彰伐若使聲譽踰越於行是君子所恥也○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以上經君子取名浮於行故此經名后稷證名不可過行也言后稷雖有大業不自謂聖人而稱便人后稷天下之爲烈者言后稷周之始祖有播殖之功烈業也言天下之人並將爲業豈一手一足哉者言后稷之功豈止一人之手一人之足而用之哉言用之者多天下皆是也○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者言后稷唯欲得實行過於虛名故自謂便於稼穡之人不自謂己之仁聖也）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己如父母○強其良反徐其兩反說音悅毋音無〔疏〕子言至此乎○正義曰此以下至不勝其文更廣明仁道又顯尊親之異

并論虞夏商周質文不等今各隨文解之○仁者其難乎言行仁之道其甚難乎爲之不易○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者言仁道爲難若有仁行可以爲民之父母此詩大雅泂酌之篇戒成王之詩也凱樂也弟易也言使民樂易之君子則得爲民之父母言不易也○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孔子既引詩又釋凱弟之義凱樂也言君子以仁政化下使人樂仰自強不息是凱以強教之弟謂遜弟言以遜弟之道下化於民民皆說豫而康安是弟以說安之也○樂而毋荒有禮而親者樂失於荒禮失於疏言明君教下爲樂而毋荒有禮而相親也威莊而安孝慈而敬者凡矜莊者失在危懼孝慈者失在慢易今明君臨下威嚴矜莊而民安也孝順慈愛而民敬也○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者以有威莊故有父之尊言尊之如父以有孝慈故有母之親言親之如母也○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者言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使民如此言仁道難也）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與恩所尚異也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教民勤事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也○憐力田反〔疏〕今父至不親○此明尊親之異父母不同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者言父之於子若見賢者則親愛之若見無能者則憐之以父立於義分別善惡故也○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者言母之於子若見賢則親愛之見無能則憐愛之母以恩愛不能分別善惡故也○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者水沐浴人多用故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者火須離之近則傷害人不須輕近故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者土能生物載養於人是親也於人爲近人所居處遂不尊也○天尊而不親者天有雷霆日月震耀殺戮是尊也而體高遠是不親也○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者命謂人君教命隨四時教於人欲人生厚是親也附近於民使民勤事是不尊○鬼尊而不親者鬼謂鬼神神道嚴敬降人禍福是尊也人神道隔無形可見是不親也）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遠于萬反注及下同近附近之近注及下同朝直遥反下同）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以本不因於刑罰少詐譌也敝謂政教衰失之時也○惷傷容反徐昌容反范陽江反又丁絳反字林音丑降反丑凶反喬音驕朴普角反譌況表反詐也忘也〔疏〕子曰至不文○正義曰此一節明夏道尊重四時政教之命使人勸事樂功也○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者宗廟在外是遠鬼神也朝廷在內是近人也以忠恕養於民是忠焉也所爲如此是親而不尊也○其民之敝惷而愚者敝謂其後世政教衰敗時夏家後世政教敗時民皆惷愚所以然者昔時恒先祿後罰則民皆承寬裕無澆詭也情既不澆詭至於衰末猶不知避嚴刑峻法如惷愚也○喬而野者亦

（因昔時寬裕忠恕至末世民猶驕野如淳朴之時也○朴而不文者淳時民皆質朴不競文華至亂時猶承奉之亦然也○注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詐諼也○正義曰以夏尚仁恩其民不困苦於刑罰及其衰末猶有先世遺風少有詐偽諼妄爾雅訓云萲諼忘也則忘字亡下著心今與詐相對則諼是詐之義當亡下著女也）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先鬼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予○以摯音至相施始至反下文同）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以本狀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困於刑罰苟勝免而無恥也月令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勝而始證反狀音誓與上狀於同令其力呈反巧苦教反又如字〔疏〕殷人至無恥○此一節明殷代尊而不親之事尚虛無之事故率民以事神○先罰而後賞者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又月令云春夏行賞秋冬行刑與此違者彼謂王者大體一歲之中法天道生殺故春夏賞秋冬刑此記所云謂賞罰同時所行夏則先賞後罰殷則先罰後賞其民之敝蕩而不靜者以其本尚虛無之事尊敬鬼神至其末世敝失其民放蕩不能安靜也○勝而無恥者由本困於刑罰但得苟勝無以慙恥○注云先鬼而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正義曰以夏周人敬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外宗廟內朝廷以此反之則殷人先鬼後禮是內宗廟外朝廷也○注以本狀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正義曰狀串也習也貴尚習鬼神鬼神無體故云虛無之事以爲事不在實故心放蕩無所定也）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賞罰用爵列以尊卑爲差）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以本數交接以言辭尊卑多獄訟○蔽畢世反又音弊數色角反〔疏〕周人至而蔽○此明周代親而不尊之事○尊禮尚施者謂尊重禮之往來之法貴尚施惠之事也○其賞罰用爵列者既不先賞後罰亦不先罰後賞唯用爵列尊卑或賞或罰也○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者以其尚禮本數交接往來故便利機巧多文辭而無慙愧之心也○賊而蔽者以本爲治之時上下有序至其敝末尊卑錯失爲僥獄訟共相賊害而困蔽以其禮失於煩故致然也○夏道尊命至殷人尊神周人尊禮三代所尊不同者案元命包云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蕩故救蕩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相承此亦三王之道故三代不同也）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未瀆辭者謂時王不尚辭民不褻爲也不求備不大望言其政寬貢稅輕也強民言承殷難變之敝也賞爵刑罰窮矣言其繁文備設○厭於豔反強其兩反注同稅申銳反〔疏〕子曰至窮矣○上明三代親尊有異此經更明三代治民有異之事○未瀆辭者瀆謂褻瀆辭謂言辭夏時爲政之道未褻瀆於言辭君既不尚辭民亦不爲故言未瀆辭夏言未瀆辭則殷瀆辭也○不求備不大望於民者求備謂每事徵求皆令備足大望謂賦稅既重大所責望於民夏代不然故云不求備不大望於民也○民未厭其親者以上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無困苦故未厭其上下相親之心也○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者以殷承夏後辭已褻瀆言辭仍未褻瀆於禮言君臣上下於禮事簡略不褻瀆也殷言未瀆禮則周瀆禮矣○而求備於民者言殷不如夏寬每事求備於民亦大望於民也○周人強民以周承殷後遭紂衰亂風俗頑凶故周人設教強勸人以禮義亦比夏殷多此一句也○未瀆神者言周治太平之時雖已瀆於禮猶未褻瀆鬼神祭天地宗廟諸神尚有限未褻瀆也則周衰之後而瀆神也○而賞爵刑罰窮矣者以周人貴禮禮尚往來交接故賞爵刑罰之事窮極煩多）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勝猶任也言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勝音升注同敝音弊任如金反復音伏）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言後有王者其作質文不能易之○易音亦）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言王者相變質文各有所多○勝世證反又音升）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死不厚其子言既不傳位又無以豐饒於諸臣也恥費不爲辭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辨別也猶寬而栗也靜或爲情○憯七感反怛旦達反費芳貴反注同傳文專反別彼列反下不別同）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曰音越威如字威畏也讀者亦依尚書音畏也〔疏〕子曰至此乎○此一節摠明虞夏商周四代質文之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以其政寬故寡怨於民言民怨尚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者以殷周文煩失在苛碎故其民不堪勝敝敗也不言無怨而言寡怨於民者天地之大猶有所憾如冬寒夏雨民猶怨之如聖人之德無善不包人猶怨之是不備也如舜寡怨於民也○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者至謂至極也言虞夏爲質殷周爲文並已至極矣繼後王爲質不能過於虞夏後王爲文亦不能過於殷周是至極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者言虞夏之時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文不勝於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者言殷周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不勝其文然案三正記云文質再而後始則虞質夏文殷質周文而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者夏家雖文比殷家之文猶質殷家雖質比夏家之質猶文於夏故夏雖有文同虞之質殷雖有質同周之文○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正義曰以上經論虞夏商周此特明虞帝之美已矣者言後世之君雖有作其善政者而比於虞帝不可齊及之也○君天下生無私者明虞帝之德後世雖作不可及言舜爲天下序爵必以德而不用私也○死不厚其子者厚謂豐厚既不傳位又不以財物豐厚於其子故云不厚其子子謂商均也○子民如父母者子謂子愛於民如父母愛子也○有憯怛之愛者言愛民之志有悽憯惻怛言舜天性自仁故憐愛於人有忠利之教者言有忠恕利益之教也○親而尊者有母之親有父之尊○安而敬者體安而能敬○即前威莊而安也○威而愛者有威而又有愛也○富而有禮者富有四海而不驕是有禮也○惠而能散者施惠得所爲能散也○其君子尊仁畏義者其君子謂虞朝之臣也君聖臣賢是由舜而得然也若民有仁者則尊之有義者則畏之○恥費輕實者費謂辭費也言而不行謂之辭費也言必而行之是恥於辭費也輕實者實謂財貨也貴人而賤祿是輕財也○忠而不犯者盡心於君是其忠也無違政教是不犯也○義而順者至極君臣之義而不悖德是義而順也○文而靜者臣皆有文章而又清淨寬而有辨者辨別也臣之倣舜之寬容治政不慢而有分別也○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引之者所以結舜德也下威訓畏下明訓尊言舜之道德欲威懼於人則在下之民惟畏懼之故云德威惟威德明惟明者謂舜以德標明善人惟能得善人惟天下之人皆所以尊重之○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者如上之事不是虞帝其誰人能得如此乎案今尚書之篇以明堯德而云虞帝者言虞帝亦能如是且記者斷章而爲義也）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資謀也獻猶進也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言乃後親進爲君言也）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死其言者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不負於事不信曰誣○誣音無〔疏〕子言至益寡○正義曰此一節至辭欲巧廣明君子事君之道又明君子爲行須內外相副今各隨文解之○事君先資其言者言臣欲見君必須先謀度其言定然後見也○拜自獻其身者獻進也爲謀既定乃拜見自進其身也以成其信者謂先謀後見成其言之信實○是故君有責於臣臣有死於其言者以其先謀乃可見君故君有責於其臣臣當竭力守節死於其所言也○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者以其言善乃受祿是受祿不誣罔也順死其言以竭臣力是受罪益寡少也）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大言可以立大事也小言可以立小事也入爲君受之利祿賞也入或爲人○爲君于僞反）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言臣受祿各用其德能也）易曰。不家食吉。（此大畜彖辭也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以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多少○畜勑六反下同彖吐亂反〔疏〕子曰至食吉○此一節廣事君之道依言大小而受祿○大言入則望大利者入猶受也利祿也大言謂立大事之言進入於君君所受納如此乃望大祿○小言入則望小利者小言謂立小事之言小言進入受於君則唯望小利也○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言臣祿各以其德能相稱若小言受大祿則臣濫若大言受小祿則君重財而薄德也○易曰不家食吉此大畜卦辭也案易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不家食吉者言君有大畜積不唯與家人食之而已當與賢人食之故得吉此大畜乾下艮上之卦注云自

（九三至上九有顧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引之者證君有祿而養賢賢有大小故祿亦有多少）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多出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事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神聽女之所爲用祿與女○共音恭本亦作恭同女音汝注同）【疏】（子曰至以女○此一節廣明臣之事君○君當以正直之道不下達者不以在下細碎小事通達於君○不尚辭者不貴尚浮華之言辭非其人弗自者非其好人不身自與之相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此詩小雅小明之篇刺幽王之詩大夫悔仕亂世戒其未仕者云靖其爾位靖謀也共具也言明君靖謀共具爾之爵位有正直之德者於是與也○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者式用也穀善也以用也言神明聽聆女德君若用其善人則當用女也詩之本文如此今記者斷章取義證明非善人不得與之相親靖治也爾女也言爲女之道治理恭敬女之職位若見正直善人於是與之爲朋友如此則神明聽聆女之所爲穀祿也用此福祿以與女也）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尸謂不知人事無辭讓也○讇本亦作諂勑撿反）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邇近也和謂調和君事者也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宰冢宰也冢宰主治百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言其過於外也）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藏如字鄭解詩作藏云善也）【疏】（子曰至忘之○此一節明臣事君諫諍之道遠而諫則讇也者若與君疏遠強欲諫諍則是讇佞之人望欲自達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者若親近於君而不諫則似如尸之受利祿也祭祀之尸無言辭而受享祭時猶似近臣不知人事無辭讓之心如尸之受利然也○子曰邇臣守和者邇近也和謂調和言親近之臣獻可替否毗輔贊助於君守其調和之事也○宰正百官者宰謂冢宰正治百官○大臣慮四方者○謂二伯州牧之等謀慮四方此大臣亦兼冢宰但冢宰居於中故言正百官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此小雅隰桑之篇刺幽王之詩君子在野詩人念之云心乎愛此君子矣瑕遠也謂勤也言念此君子遠離此不勤乎言近於勤矣終當念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者藏善也言中心善此君子何日忘此君子矣詩之本文如此今記人所引此云心乎愛此君子矣瑕之言胡胡何也謂猶告也言何不以事告諫於君矣中心藏之與詩文同王肅以爲藏善鄭亦然也皇氏以爲人臣中心包藏君惡不欲嚮人陳之非其義也凡諫者若常諫之時天子諍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唯大臣得諫若歲初則貴賤皆得諫也故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對晉侯云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國語又云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此皆孟春之月上下皆諫故傳引夏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是也）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

退。則亂也。（亂謂賢否不別○易以豉反下及注易絕同）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進難者爲主人之揖已也退遠者爲君子之倦也○遠于萬反爲主人于僞反下同）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違猶去也利祿言爲貪祿留也臣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強與君要也○竟音境要於遙反注同言爲于僞反強其良反舊其兩反）子曰。事君愼始而敬終。（輕交易絕君子所恥）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亂謂違廢事君之禮）【疏】（子曰至爲亂○此明臣事君亦當使賢與不賢分別之事○難進謂君擇已易退謂君厭已○則位有序者謂賢愚別也○則亂者謂賢愚不別也○子曰事君愼始而敬終者愼謂謹愼以盡忠是愼始也終謂終竟擇善爲朋友○子曰事君可貴可賤者言事君可使之貴可使之賤可使之富可使之貧可使之生可使之死但不可使爲亂也亂謂廢事君之禮也熊氏以爲可殺者謂臣可殺君引春秋殺君稱君君無道此非辭也）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言尚忠且謙也○辟音避難乃旦反朝直遙反）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履猶行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使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也愼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欲其必有成也否謂非已志也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已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已志者事成則去也事或爲身○愼字本亦作古眘字）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也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言尊大其成功也○復扶又反）【疏】（子曰至其事○此廣明爲臣事君之禮○軍旅不辟難者謂使之在軍旅之中不辟危亡之難也○朝廷不辭賤者謂在朝廷之中不得辭其卑賤之所也○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履行也謂臣處其位而不行其事則近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者既必無辟故有此以下事也使之謂聘問師役之事得志謂君使臣當已才猶宜謹愼思慮從君之命而行之必使成功也○否則孰慮而從之者否謂君所使之事非已本才也雖非已本才而君命無擇則彌孰思慮而從行之○終事而退者終事謂事畢也既本非已才而幸得終竟竟即辭而退也○臣之厚也者得志及不得志並從而無違是臣行之篤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此易蠱卦上九爻辭案易蠱卦巽下艮上上九艮爻艮爲山辰在戌得乾氣父老之象是臣之致事也故不事王侯是不得事君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引之者證臣之事君終事而退是臣之厚重也○注使謂至去也○正義曰知使謂聘問師役者以經云愼慮而從之又云孰慮而從之謂隨從其事故知出使在外也云愼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欲其必有成也者所以謹愼思慮而從之者是已之思慮所及欲其必有成功故須愼慮也云否謂非已志也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已利害也者謂此事非本已志當孰須思慮計謀此事於我已身利之與害若於已爲利當勤力爲之若於已害亦須

爲之不得辭也云終事而退非已志者事成則去也者若元是已志其事雖成猶須爲之不可即退君此事元非已志爲君暫使已事成之後則當退也）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言皆有所受不敢專也唯當爲雖字之誤也○唯天子唯音雖出注）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言臣受順則行順受逆則行逆如其所受於君則爲君不易矣○易以豉反）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姜姜賁賁爭鬬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鵲字林作鵲說文作雗音七畧反姜居良反鶉士倫反賁音奔注同）【疏】（子曰至爲君○此節明臣事君不敢專輒又明君之出命不可不愼爲與上更端故言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者唯當爲雖雖天子之尊不敢自專猶須受命於天然後行也○詩曰鵲之姜姜者此詩鄘風鶉之奔奔篇刺宣姜之詩其詩之意以宣姜通於公子頑母與子頑鶉鵲之不若故刺之云鵲自匹偶姜姜然鶉自匹偶賁賁然各當有匹今宣姜與公子頑私通不如鶉鵲也○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者人謂宣姜無良善之行我君惠公反以此爲小君此經引詩斷章言君有逆命似大鳥姜姜爭鬬於上小鳥賁賁亦爭鬬於下謂君無良善我等萬民以惡人爲君也）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不見人之言語則以爲善言其餘行或時惡也○行下孟反下文并注同）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衆虛華也枝葉依幹而生言行亦由禮出）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皆辟有言而無其實○賻音附費芳貴反饋其位反辟音避）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接或爲交○醴徐音禮淡大敢反又大暫反徐徒闞反注同酸悉官反酢七故反）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盜賊也孔甚也餤進也○餤音談徐本作監以占反）【疏】（子曰至用餤○前明事君之道此明君子之行不可虛用其辭以事殊於上故言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者皆君子與人之交必須驗行不得以其言辭之善則謂行之盡善或發言善而行惡也○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者有道之世則依禮所行外餘有美好猶如樹幹之外更有枝葉也○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者無道之世人皆無禮行不誠實但言辭虛美如樹幹之外而更有枝葉也○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者此經皆有言無實戒其不得虛言也○君子之接如水者言君子相接不用虛言如兩水相交尋合而已○小人之接如醴者小人以虛辭相飾如似兩醴相合必致敗壞○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者水相合爲江河酒醴相合而久乃敗壞也○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者此巧言之篇刺幽王之詩孔甚也餤進也）

（言盜賊小人其言甚美幽王信之禍亂用是進益引之者證小人甘以壞）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譽繩也○譽音餘注同繩市升反左傳以繩爲譽）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皆爲有言不可以無實○衣於既反食音嗣爲于僞反）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說音悅又始銳反注同）（〔疏〕子曰至歸說所以前經君子不用虛言故此經明言當以實其事稍殊故言子曰○注譽繩也○正義曰言繩可以度量於物凡口譽於人先須忖度亦量之於心故以譽爲繩也案莊十四年左傳云蔡侯繩息嬀以語楚子杜注云繩譽也繩既訓爲譽譽亦訓繩鄭注以爲此解○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者此曹風蜉蝣之篇刺曹君之詩言曹君好絜其衣服不修政事國將滅亡故賢臣之心憂矣說舍也國既滅亡於我之身何所歸舍此聊引詩斷章故義不與詩相當言虛華之人心憂矣我今歸此所說忠信之人引之者證疾其虛言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菑音災惡烏路反）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已音以）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皆相與爲昏禮而不終也言始合會言笑和說要誓甚信今不思其本恩之反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如此人何怨之深也○晏於諫反信誓本亦作矢誓旦如字字林作悬亦已音以說音悅覆反覆並芳服反）（〔疏〕子曰至焉哉○正義曰前經明其言當實此明言若不實則怨及身口惠而實不至者言口施恩惠於人而實行不至人則怨之故言怨菑及其身也○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者諾謂許人之物責謂許而不與而被責若其有物許人不與被責也○寧有已怨者已謂休已寧可有發初休已不許而被怨許而不與其責大發初不與其責小○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者衛風氓之篇也婦人被男子所誘在後色衰見棄追恨男子云初時與我言笑晏晏然和悅也信其言誓旦旦然相思懇誠也○不思其反者謂今男子不思念其本恩之反覆是男子不思之事如此則無如之何亦已焉哉言恨之甚也引者證許而不與被人所怨也）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巧謂順而說也○穿音川窬范羊朱反徐音豆與音餘說音悅）（〔疏〕子曰至欲巧○此明更申以情行相副故稱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者謂不以虛爲善色詐親於人也○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言情疏貌親而心不慤實恒畏於人譬之於細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許慎說文云穿窬者外貌爲好而內懷姦盜似此情疏貌親之人外內乖異故云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者既稱情疏而貌親故更明情貌信實所以重言之也○辭欲巧者言君子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巧不違逆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言動任卜筮也神明謂羣神也）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夏戶嫁反）卜筮不相襲也。（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大事有時日。（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小事無時日。有筮。（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有筮臨有事筮之）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別彼列反）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牷猶純也○牷音全純色也本亦作全注同齊音咨本亦作齍）（〔疏〕子言至百姓○正義曰此以下至於篇末揔明卜筮之用各隨文解之○昔三代明王者謂夏殷周○皆事天地之神明者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無非卜筮之用者言皆須卜筮唯九月大享帝於明堂不用卜也故曲禮下篇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適卜也以其揔饗五帝不知主何帝而卜之故不卜矣所以必須卜者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故皆卜之也○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者以其事上帝之神明不敢自專皆依卜筮動合於禮故夫子揔更結之牲牷之等禮樂之備粢盛之實皆不違龜筮是以此等所用無虧害於鬼神無見怨於百姓以其無非卜筮之用動順於禮故也○注日月至尸也○正義曰冬至謂祭圜丘夏至謂祭方澤正月謂祭感生之帝及四時迎氣用四時之日也知冬夏及四時皆卜者案大宰云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鄭注云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是四郊有卜也大宰又云祀大神祭大祇亦如之大神則冬至祭圜丘大祇則夏至祭方澤案公羊穀梁魯郊傳云卜三正則知天子郊用夏正亦卜之故知冬夏至正月及四時皆卜日也然明堂不問卜而注大宰祀五帝卜日云四郊及明堂者廣解五帝所在其實祀明堂不卜也案周禮祀宗廟亦卜日注不言宗廟者以經云事上帝故唯解祭天之時云不違者日與牲尸者案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是有卜其牲日也案特牲少牢云大夫士筮尸則天子諸侯有卜尸也○注大事則卜小事則筮○正義曰此解經卜筮不相襲之事既大事卜小事筮是二者不相因襲也此大事謂征伐出師及巡守也其實是中事對小事爲大耳小事則筮者若周禮筮人有九筮更筮咸之屬是也此與曲禮文同而注異者各隨文勢也○注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正義曰既有常時常日而用卜者亦不敢專也故曲禮篇云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又祭統云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是雖有常日猶用卜也○注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有筮臨有事筮之○正義曰此經皆論祭祀之事故解小事云有小事於小神其實周禮小事非唯小祀而已既云小事用筮而大卜云凡小事涖卜者彼謂大事中之小事非此之小事也○注事之外內別乎四郊○正義曰先師以爲祭天而用辛雖外用柔日祭社用甲雖內用剛日殊別於四郊之祭言用剛柔之日不可與四郊同其餘他事今謂事之外內別乎四郊者謂四郊之外爲外事若甲午祠兵吉日庚午既差我馬之屬是也四郊之內爲內事若郊之用辛及宗廟少牢用丁亥之屬是也故言別於四郊外內別用限別以四郊爲限）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恭儉者之祭易備也○易以豉反注同傳丈專反下同共音恭）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幾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迄許訖反處昌慮反下建國之處同）（〔疏〕子曰至于今○以前經明不違卜筮動合神明故此經明后稷祭祀福流後世以證成其義○后稷之事易富也者富備也后稷乃帝嚳之子世有祿位后稷又祭祀恭儉以世祿之饒供儉薄之祭故易豐備也○其祿及子孫者以后稷祭祀其辭恭敬其欲節儉神之降福故祿及于孫○詩曰后稷兆祀者是大雅生民之篇美成王尊祖配天所以尊后稷郊天者以后稷生存之時於四郊之兆域祭祀於天而事皆合禮庶幾無罪過悔恨故迄至於今文武之時而王有天下）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言其用之尊嚴）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襲其祥○守手又反）諸侯有守筮。（守筮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天子道以筮。（始將出卜之道有小事則用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入他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乎天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天子不卜處大廟。（卜可建國之處吉則宮廟吉可知○大音泰）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朝直遙反）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用龜筮問所貢獻也○長丁丈反）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言上之於下以直則下應之以正不褻慢也○應應對之應慢字又作僈武諫反）（〔疏〕子曰至於上○以上經明在國內事上帝神明及國內諸事無非卜筮之用此一節更明天子諸侯用卜筮有出行之義○大人之器威敬者大人謂天子所王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褻於小事雜用也饗時則用燕則不用也○天子無筮天子即尊重於征伐出師若巡守之大事皆用卜無用筮也○諸侯有守筮者諸侯卑於天子有守國之筮謂在國居守有事而用筮○天子道以筮者天子在國既皆用卜若出行於道路之上臨時有小事之時則唯用筮也○諸侯非其國不以筮者諸侯降於天子若出行於外非其國境不用筮也以其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筮尚不用卜不用可知也卜宅寢室者謂諸侯既受天子所封不敢卜其所建之國以否但建國已後宅及寢室須欲改易者得卜之故曰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者以建國之時揔卜其吉不待更卜處大廟所在以其吉可知○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者猶事稍異於上故更稱子曰敬則用祭器者言慎重其大事心有恭敬則用祭器言慎重其事也○是以不廢日月者揔明朝聘之時依其日月○不違龜筮者謂貢獻之物必先卜筮而來○以敬事其君長者所以朝聘之時必須如此者以恭敬事其君長不敢褻瀆故也君謂天子言長者兼諸侯相朝小國之於大國也○是以上不瀆於民其上爲此相敬不褻瀆於民言以直道接民○下不褻於上者謂以正事上不褻慢也○注謂征至其祥○正義曰知征伐出師及巡守者以前云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據在國諸事今此云無筮又云天子道以筮又云諸侯非其國不以筮皆據將欲出行及在道之事故鄭此節以下不與上同是將出行下云天子道以筮此云無筮

是未在道也故知征代出師若巡守欲發時也云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者謂不徒用筮而已兼用卜也此云無筮無徒筮耳不謂全無筮也筮人云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出師巡守皆大事者也所引春秋傳者襄十三年左傳文案襄十一年鄭先屬於楚今楚弱鄭又被晉收屬於晉鄭使良霄石奐告絶於楚楚人執之故謂楚人云先王卜征五年謂將欲巡守預先五年每歲卜之云歲襲其祥者襲重也謂歲歲恒吉重其吉祥而後始行若不吉則更增脩其德欲合楚脩德引者證巡守須卜也。注守筮守國之筮。正義曰此諸侯守國筮者非寢室改易之屬則唯用筮也若寢室亦用卜故下云卜宅寢室然此節皆明將行及出國之義而云守筮及卜宅寢室及不卜處大廟皆言國史之事者此舉國中以明在外外內相明也。注諸侯受封乎天子因國而國。正義曰此諸侯初受封之時不卜者以天子因先王舊國而今封諸侯不須卜也若天子初建國則卜之故下注云卜可建國之處是不因先王舊國也。注謂朝聘待若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正義曰但此章據出行朝聘之事故以朝聘解之則上文非其國不以筮是出外行也其實昏冠亦不用燕器也用祭器也故左傳稱魯襄公冠季武子云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是用祭器也。注用龜筮問所貢獻也。正義曰鄭以天子無筮以下論出行在外之事故解此不違龜筮謂所問貢獻之物也前章云不違龜筮謂在國所卜諸事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表記第三十二

子言之歸乎節

子言至而信（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閩監本同毛本皆誤若）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節

而無有可擇去之言在於躬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也作身）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節（惠棟云子曰裼襲節宋本分祭極敬以下另爲一節）

禮盛者以襲爲敬（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禮誤不）

子曰至以倦（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引之者證明此經不可繼之以樂之事也（惠棟校宋本如此此本證明此經不五字闕閩監毛本明此經誤祭極敬）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節

子曰至遠恥（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篤厚也揜謂困迫也（惠棟校宋本作謂閩監毛本謂作被此本闕）

言恭以遠恥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言字）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節（惠棟校云子曰君子節宋本分子曰狎侮以下爲一節）

肆猶放恣也（惠棟校宋本如此岳本嘉靖本毛本衛氏集說並同此本肆猶放恣四字誤閩監本四字闕）

子曰至畏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注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惠棟校宋本作注擇日至竟者）

或擇日出使在外（惠棟校宋本同閩本同監本在誤有毛本在作於）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節

瀆之言褻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嘉靖本也作之考文引宋板足利本同古本也上有之字）

子曰至不告（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此易蒙卦辭○（惠棟校宋本○作也此本也誤○閩監本同毛本也字脫）

言童蒙初來問師師則告之（惠棟校宋本如此此本上師字闕閩監毛本上師誤者）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節

無言不讎（各本同石經同毛本讎作讐）

利仁強仁（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利字闕）

此其言舍之何人也（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也上有之字足利本人作仁惠棟校云何休公羊作仁之也與康成所引不同盧文弨校云足利古本作仁之也與本書合）

道有至義有考（各本並如此陳澔集說義上有有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蓋依注讀增）

有義有攷（閩監毛本同岳本攷作考惠棟校宋本宋監本嘉靖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下有攷攷成並同）

子曰至無失（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其事一種（惠棟校宋本作其事此本其事二字闕閩監毛本其事作各有衛氏集說亦作各有一種）

非關利害而安仁也（惠棟校宋本作也此本也字闕閩監毛本也誤道）

望免離於罪（惠棟校宋本作望此本望字闕閩監毛本望作求）

右手是用之便也（惠棟校宋本作是此本是字闕閩監毛本是作使）

然可履蹈（閩監毛本同浦鏜校云然下當脫後字）

仁謂施以人恩（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人作仁）

傳稱諸侯春秋執大夫（閩監毛本同齊召南校云當云傳稱春秋諸侯執大夫各本誤倒諸侯二字在春秋上）

子言之仁有數節

是唯義與道（惠棟校宋本與作爲閩監毛本同）

武王烝哉（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坊本此四字脫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有此句）

子言至仁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唯在我當身之主（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主作上）

言傳其所順天下之謀（閩監本同毛本所順天下作天下所順）

子曰仁之爲器重節

取數多（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校宋本多下有者字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

言以先王成法儗度人（惠棟校宋本作度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度誤庶嘉靖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儗度宋本儗作擬是也）

謂古賢聖也（惠棟校宋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賢聖二字倒）

雖有過不爲甚矣（嘉靖本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無爲字宋監本岳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

詩云溫溫恭人（惠棟校宋本作云宋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此本云誤曰閩監毛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並作詩云）

言能成人道者少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嘉靖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人作仁）

移讀如禾氾移之移（惠棟校宋本作禾岳本宋監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禾誤木閩監毛本嘉靖本並同按困學紀聞引亦作禾氾移與麥秀鋌對舉）

惟鵜在梁（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惟作維釋文出惟鵜）

彼記之子（閩本毛本石經惠棟校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記作其詩考列之詩異字異義中釋文出彼記云本又作已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彼記）

鵜鶘胡（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胡作鶘）

子曰至其服（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言幽王若能脩德如高山（閩監本同毛本如高誤有仲衛氏集說亦作脩德如高山）

恭近於禮（惠棟校宋本上有故字此本脫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故恭近禮）

記是語辭（閩本同衞氏集說監毛本記並作其）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節

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各本同毛本諸誤者）

不爲回邪之行要之（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要上有以字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宋監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言述行上帝德（惠棟挍宋本有之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此本之字脫閩監毛本同）

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言作信）

卽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諡耳（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卽作節衞氏集說惠棟挍宋本宋監本並同）

行過不復循行猶不二過（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行過作過行二作貳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岳本亦作過行嘉靖本足利本同宋監本二亦作貳）

云自便習於此事之人耳（閩監毛本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自作吾宋監本岳本衞氏集說同）

子言至便人（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言以此求施爲仁道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爲下有於字）

以昭明道德尊事上帝（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二本尊誤厚）

過失卽改以求處其厚也（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以上有是字）

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至踰行所恥（惠棟挍宋本作）

壹讀至所恥

言物在水上稱浮如浮雲（閩監本同毛本稱作輕）

故此經名后稷（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名作明衞氏集說亦作明后稷）

不自謂已之仁聖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一終記云凡三十一頁）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節（惠棟挍云子言之節今父之親子節宋本合爲一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子曰政之不行也節止爲第六十二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二）

凱弟君子（各本同石經同考文引古本凱弟作愷悌下放此按釋文出凱云本亦作愷出弟云本又作悌）

子言至此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夏道尊命節

惷而愚（監本作憃石經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憃誤惷嘉靖本閩毛本同釋文出憃而音傷容反疏放此）

子曰至不文（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爾雅訓云薆諼忘也（閩監毛本同孫志祖挍云此爾雅釋訓文訓上當有釋字）

殷人尊神節

凡以摯交接相施予（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釋文摯作贄考文引古本同）

殷人至無恥（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罰以秋冬（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罰作刑與左傳合）

注云先鬼而後禮（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云字）

子曰夏道未瀆辭節

周人强民（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强民云注同山井鼎云宋板强作彊注及疏同）

子曰至窮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尚有限未褻瀆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限上有時字）

子曰虞夏之道節（惠棟挍云子曰虞夏節宋本分子言之曰後世以下另爲一節）

恥費輕實（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輕誤强）

子曰至此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文質再而復始（閩監毛本同山井鼎云宋本再作載）

比殷家之文猶質（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家誤周）

此特明虞帝之美（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特誤時衞氏集說亦作特）

臣之倣舜之寬容（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臣之作臣下）

子曰事君大言入節

入爲君受之（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爲作謂宋監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釋文出爲君）

子曰至食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廣明事君之道（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廣下有明字衞氏集說同）

子曰事君不下達節

靖共爾位（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毛本共作恭釋文出靖共云本亦作恭）

子曰至以女（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言爲女之道（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女作臣）

子曰事君遠而諫節

子曰至忘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瞽獻曲（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曲誤典浦鏜挍云典當作曲國語韋昭注云公以下至士各獻諷諫之詩瞽陳樂曲獻之於王見左傳襄十四年疏）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節

事君愼始而敬終（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終誤忠疏放此）

子曰至爲亂（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節

愼慮而從之者此己志也（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山井鼎云古本者作有宋板同非）

子曰至其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節

則不問其所費（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所費石經問其所三字剜刻無所字）

子曰至用餕（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如似兩醴相合（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兩作酒）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節

稱人之美則爵之（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坊本美作善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美）

子曰至歸說○所以前經君子不用虛言（惠棟挍宋本無子曰至歸說○所七字）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節

今不思其本恩之反覆（閩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恩誤思監本本恩誤不思疏放此）

子曰至焉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節

子言至百姓（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閩監本同毛本事誤祀地誤帝）

是有其牲日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其作卜衞氏集說亦作是卜牲日也）

言用剛柔之日（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言上有以字續通解同）

外內別用限別以四郊爲限（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用作謂）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節

后稷之祀易富也（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毛本祀誤事疏並同）

恭儉者之祭易備也（閩監毛本嘉靖本同惠棟校宋本恭作共岳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釋文出共儉云音恭）

子曰至于今（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節

以上經明在國內事上帝神明（閩毛本同監本經明二字倒）

出師巡守皆大事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者字）

預先五年（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先作前）

謂在國所卜諸事也（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本也字闕毛本諸事誤之處）

禮記注疏卷五十四校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五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緇衣第三十三。（陸曰鄭云善其好賢者之厚故述其所稱之詩以爲其名也緇衣鄭詩美武公也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其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粲餐也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言緇衣之賢者居朝廷宜其服也我欲就爲改制其衣反欲與之新衣厚之而無已此於別録屬通論）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子言之曰此篇二十四章唯此一子言之後皆作子曰易以豉反下同苛音何錯七故反本亦作措同）（【疏】子言至煩矣。○正義曰此篇凡二十四章唯此云子言之曰餘二十三章皆云子曰以篇首宜異故也。○爲上易事者爲上謂君君上以正理御物則臣事之易也。○爲下易知也者爲下謂臣臣下無姦詐則君知其情易也。○則刑不煩矣者君易事臣易知故刑辟息止不煩動矣然此篇題緇衣而入文不先云緇衣者欲見君明臣賢如此後乃可服緇衣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緇衣巷伯皆詩篇名也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巷伯六章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爵不瀆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咸皆也。○好呼報反注同緇側其反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注同巷戶降反下巷伯小雅篇名愿音願還音旋粲七旦反衣緇衣上於既反下如字讒人本又依詩作譖人投畀必利反下同豺仕皆反昊胡老反本或作皓同。）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爲信者也文王爲政克明德慎罰。）（【疏】子曰至作孚。○正義曰此一節明好賢惡惡賞罰得中則爲民下所信。○好賢如緇衣者緇衣朝服也諸侯視朝之服緇衣素裳鄭武公桓公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鄭人善之願君久留鄭國服此緇衣衣服敗破則又作新衣以授之故以歌此詩是好賢之詩也詩人以緇衣爲鄭風之首故云好賢如緇衣也。○惡惡如巷伯者巷伯亦詩篇名也巷伯是奄人爲王后宮巷官之長故爲巷伯也幽王信讒寺人傷讒而懼讒及已故作詩以疾讒也其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是惡讒人之甚故云惡惡如巷伯也。○則爵不瀆而民作愿者此解好賢也瀆濫也愿愨也君若好賢如緇衣則爵不濫而民皆謹愨也。○刑不試而民咸服者此解惡惡也試用也言君惡惡如巷伯則刑措而不用民皆服從。○大雅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者此大雅文王之篇諫成王之辭儀象也刑法也言信也言成王但象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萬國無不爲信也言皆信敬之故云萬國作孚猶文王明德愼罰爲民所敬信引之者證上爵不瀆刑不試也。○注緇衣至甚也。○正義曰緇衣者詩鄭風美鄭桓公武公詩也巷伯刺幽王之詩也故云皆詩篇名云緇衣之宜兮者言桓公武公並皆有德堪爲國君國人願之言德宜著此緇衣破敝我又欲改更爲新衣云適子之館兮者鄭人云桓公武公既爲卿士適子之館舍兮謂卿士治事館舍云還予授子之粲兮者從館舍還來嚮本國我即授子以粲餐兮也鄭人愛桓公武公之甚矣是好賢也緇衣者諸侯朝服故論語云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韠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知朝服十五升者雜記文知用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故知布也知素裳者以冠禮云素韠韠從裳色故知裳亦素也若士之助祭者則韠用緇不與裳同色熊氏云玄冠用黑繒爲之其義未甚明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格來也遯逃也。○格古伯反遯徒遜反亦作遁）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涖臨也孫順也。○倍音佩下注同涖音利又音類孫音遜注同）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絶其世也。（甫刑尚書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爲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蚩尺之反畔本或作叛俗字非也任而鴆反）（【疏】子曰至世也。○正義曰此一節明教民以德不以刑也。○則民有格心者格來也君若教民以德整民以禮則民有歸上之心故論語云有恥且格。○甫刑曰苗民匪用命者此尚書呂刑之篇也甫侯爲穆王說刑故稱甫刑匪非也言苗民匪用命者謂政令言苗民爲君非用政令以教於下。○制以刑者言制御於下以嚴刑。○唯作五虐之刑曰法者言唯作蚩尤五種虐刑自謂爲法。○是以民有惡德者以此之故民皆有怨惡之德起倍叛之心。○遂絶其世也者言三苗不任德遂被誅而絶其世也。○注甫刑至任德。○正義曰此甫刑尚書呂刑也而稱甫刑者案孝經序云春秋有呂國而無甫侯但孝經序未知是鄭作以不案春秋實無甫侯國語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又云齊許申呂皆由大姜然則呂即甫也案孔注尚書呂侯後爲甫侯故穆王時謂之呂侯周宣王及平王之時爲甫侯故詩崧高云生甫及申謂宣王時也揚之水不與我戍甫謂平王時也則孔氏義爲是鄭或同之云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案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居於西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以此言之三苗是九黎之後九黎於少昊之末而爲亂三苗於高辛氏之末又爲亂故此注云高辛以呂刑於此苗民之下云皇帝清問下民又云乃命三后三后謂伯夷之等故以皇帝爲帝堯又以苗民爲高辛氏之末也鄭以九黎爲苗民先祖但上學蚩尤之惡并蚩尤子孫孔注尚書以爲九黎即蚩尤也三苗則非九黎之子孫與鄭異。）

子曰。下之事上

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言民化行不拘於言。○行下孟反注同又如字拘音俱。）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甚者甚於君也。○好呼報反下皆同）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言民之從君如影逐表。○惡烏路反景如字一音英領反）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言百姓傚禹爲仁非本性能仁遂猶達也。○傚胡孝反）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皆言化君也孚信也式法也。○赫許百反王如字徐于況反。〔疏〕子曰至之式。○正義曰此一節申明上文以君者民之儀表不可不慎故此兼言上有其善則下賴之。○百姓以仁遂焉者遂達也言禹立三年百姓悉行仁道達於外內故云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者言禹之百姓豈必本性盡行仁道秪由禹之所化故此禹立三年則百姓盡行仁道論語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者禹承堯舜禪代之後其民易化論語所稱者謂承離亂之後故必世乃後仁是以注論語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之時尹氏爲大師爲政不平故詩人刺之云赫赫然顯盛之師尹者民具爾瞻視上之所爲引者證民之法則於上。○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慶善也一人謂天子也天子有善行民皆蒙賴之引者證上有善行賴及天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者是大雅下武之篇美武王之詩孚信也言武王成就王道之信者故爲下土法引之者證君有善與爲法式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章明也貞正也民致行已者民之行皆盡已心。○長丁丈反說音悅）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梏大也直也。○梏音角詩作覺行下孟反〔疏〕子曰至順之。○正義曰此一節贊結上經在上行仁之事。○則天下之爲仁爭先人者言上若好仁則下皆爲仁爭欲先他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者章明也貞正也言尊長於人爲君者當須章明已志爲貞正之教尊敬仁道以子愛百姓也。○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者言上能化下如此則在下之人致盡行已之意以說樂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此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梏大也言賢者有大德行四國從之引者證上有其德下所從也。）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綍引棺索也。○綸音倫又古頑反綬也如綍音弗大索嗇音色索悉洛反）故大人不倡游言。（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倡昌尚反）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相應也。○行而行皆下孟反注及下皆同應應對之應）詩云。淑慎爾止。不僭于儀。（淑善也僭過也言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僭起虔反女音汝〔疏〕子曰至于儀。○正義曰此一節明王者出言下所傚之其事漸大不可不慎意與前經同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者王言初出微細如絲及其出行於外言更漸大如似綸也言綸麤於絲。○故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者亦言漸大出如綍也綍又大於綸。○故大人不倡游言者游言謂浮游虛漫之言不可依用出言則民皆師法故尊大之人不倡道此游言恐人依象之。○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謂口可言說力不能行則君子不言也若有客不能餔則不問其所舍之類是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熊氏云可行謂君子賢人可行此事但不可言說爲凡人作法如此之事則君子不當行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以爲法故子思非之是君子不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者危高也如此化民則民言行相應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詩云淑慎爾止不僭于儀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淑善也僭過也言爲君之法當善謹慎女之容止不僭過於禮之容儀言當守道以自居引者證言行不可過也。○注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正義曰案漢書百官公卿大夫表云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有遊徼三老掌教化嗇夫掌獄訟遊徼掌禁盜賊故漢書云張敞以鄉有秩補大守卒史又云朱邑爲桐鄉嗇夫又續漢書百官表云鄉置有秩三老遊徼有秩郡所置秩百戶其鄉小者縣所置嗇夫案此則有秩嗇夫職同但隨鄉大小故名異耳名雖異其所佩則同張華云綸如宛轉繩。）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道音導）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稽猶考也議也。○稽古兮反）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話善言也。○話胡快反）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緝熙皆明也言於明明乎敬其容止。○於音烏注同緝七入反熙許其反毛詩傳云緝熙光明也。○〔疏〕子曰至敬止。○正義曰此一節亦贊明前經言行之事。○道人以言者在上君子誘道在下以善言使有信也。○而禁人以行者禁猶謹也言禁約謹慎人以行使行顧言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者謂初出言之時必思慮其此言得終未可恒行以否。○而行必稽其所敝者稽考也言欲行之時必須先考校此行至終敝之時無損壞以否。○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也話善言也爾汝也謹慎爾之所出之善言以爲政教故恭敬爾之威儀言必爲人所法則引證言慮其所終大雅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言穆穆然美者乃是文王於謂嗚呼緝熙皆光明也言文王之德嗚呼光明乎又敬其容止引者證在上當敬其言行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貳不壹也。○長丁丈反下君長同貳本或作貣同音二下同從七凶反。）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章文章也忠信爲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黃徐本作橫音黃蜡仕嫁反說音悅。〔疏〕子曰至所望。○正義曰從容有常者從容謂舉動有其常度。○則民德一者一謂齊一則萬人之德皆齊一不參差詩云彼都人士者此小雅都人士之篇刺幽王之詩幽王之時君臣衣服無常故詩人引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服此狐裘黃黃然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者周謂忠信言都人之士行歸忠信萬民所以瞻望以法則之。○注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正義曰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此云黃衣故云大蜡之服論語云黃衣狐裘故狐裘則黃衣也案詩注云狐裘取溫裕而已不云大蜡此云蜡者以正衣解之詩謂庶人有士行非關蜡祭之事故爲溫裕也）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志猶知也。）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吉依注爲告音誥羔報反）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疏〕子曰至不忒。○正義曰爲上可望而知也者謂貌不藏情可望見其貌則知其情。○爲下可述而志也志知也爲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敘而知。○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者吉當爲告是伊尹誥大甲故稱尹誥則咸有一德篇是也言惟尹躬身與成湯皆有純一之德引者證上君臣不相疑惑。○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者此詩曹風鳲鳩之篇刺曹君之詩言善人君子其儀不有差忒引者證一德之義。）

子曰。有國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忒。（章明也癉病也。○忒他得反本或作貳音二章義如字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癉丁但反）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疏〕子曰至正直。○正義曰章善癉惡者章明也癉病也言爲國者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則以刑癉病之也。○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者此詩小雅小明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大夫悔仕亂世告語未仕之人言更待明君靖謀共其爾之祿位愛好正直之人然後事之也引之者證上民情不二爲正直之行。）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難知有姦心也。○共音恭本亦作恭好呼報反）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好如字又呼報反注同惡如字又烏路反注同侈昌氏反又式氏反。）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儀當爲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君則行也重猶尚也援猶引也不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以其所不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凡告喻人當隨其才以誘之。○行如字援音袁注同知慮音智）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版布綰反注同癉丁但反本亦作癉辟匹亦反字亦作僻同）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匪非也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

（使君勞之詩也○共音恭皇本作躬云躬恭也卭其恭反）〔疏〕（子曰至之卭○正義曰此一節申明上經君臣各以情相示則君之與臣各得其所○上人疑者謂在上之君多有疑二則在下百姓有疑惑也○下難知則君長勞者若在下之人心懷欺詐難知其心則在上君長治之勞苦○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覆上百姓或淫貪也言如此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者覆上君長勞如此則君不勞臣儀行者儀當爲義謂臣有義事則奉行之不重辭者重尚也爲臣之法不尚虛華之辭不援其所不及者謂君才行所不能及臣下不須援引其君行所不能及之事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其所不知者謂君有所不知其臣不得煩亂君所不知之事令必行之臣能如此則君不勞苦○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者上帝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言君上邪辟下民盡皆困病引之者證君使民惑之事此詩大雅板之篇剌厲王之詩○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卭者小雅巧言之篇剌幽王之詩也言小人在朝不止息於恭敬惟爲姦惡使王之卭勞引之者證臣使君勞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言政教所以明賞罰○褻息列反）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康康叔也作誥尚書篇名也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播徐補餓反迪音狄衍延善反）〔疏〕（子曰至不迪○正義曰此一節明慎賞罰之事○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者皇氏云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成者摠由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爲善也由刑罰加於無罪之人不足恥其爲惡由賞罰失所故致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者刑爵不中則懲勸失所故君上不可輕褻之○康誥曰敬民乃罰者証刑罰不可褻也周公作康誥誥康叔云女所施刑罰必敬而明之也○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不爲衍字迪道也此穆王戒羣臣云今爾何監非是伯夷布刑之道言所爲監鏡者皆是伯夷布刑之道引之者証重刑之義也）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臣邇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比私相親也○治音直比毗志反注同親也見賢遍反下同）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民之道言民循從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圖以謀也言凡謀之當各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大臣柄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時交爭轉相陷害○毋音無下同柄音秉兵永反爭爭鬭之爭）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疾猶非也○蔽必世反）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爲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爲大夫卿士○葉舒涉反注同葉公楚大夫沈諸梁也字子高爲葉縣尹僭稱公也敗補邁反嬖必惠反徐甫詣反又補弟反字林方豉反賤而得幸曰嬖云便嬖愛妾莊后側良反齊莊也下及注同適丁歷反齊莊齊側皆反下同○）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賤者無一德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仇音求爾雅云讎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克能也由用也○陳本亦作古陳字若己弗克見音紀尚書無己字）〔疏〕（子曰至由聖○正義曰此一節明在下羣臣無問大小皆須恭敬謹慎又君無以小臣而謀大事也○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富貴已過也者沈氏云謂大臣離二不與上相親政教煩苛故百姓不寧若其如此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是忠敬不足所以致然也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者大臣不肯爲君理治職事由邇近之臣與上相親比故也○邇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者邇近也言親近之臣不可不愼擇其人道謂道路言邇臣是民之道路邇臣好則人從之好邇臣惡則人從之惡也○君毋以小謀大者言君無得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也○毋以遠言近者無得以遠臣共言近臣之事也○毋以內圖外者無得以內臣共圖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小大之臣意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爲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圖謀也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者若能如此則外內情通小大意合大臣不怨恨於君也疾猶非也近臣不爲人所非毀而遠臣不被障蔽故也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者此葉公顧命之書無用小臣之謀敗損大臣之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者莊后謂齊莊之后是適夫人也無得以嬖御賤人之爲非毀於適夫人○毋以嬖御士疾莊士者言毋得以嬖御之士非毀齊莊之士○大夫卿士者覆說言莊士即大夫卿之典事者士事也注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正義曰言近以見遠謂言近臣親比則遠臣不親比云言大以見小謂大臣不治小臣治也故云互言之也○注大臣至陷害○正義曰由大臣執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大臣忌小臣或小臣忌大臣所以內外交爭若共圖謀轉相陷害故所謀之事各於其黨與大臣謀大臣與小臣謀小臣是各於其黨中知其過失審悉也○注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正義曰知葉公子高者左傳云世本文云臨死遺書曰顧命者約尚書顧命之篇○子曰至由聖○正義曰此節明君不信用臣也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者謂在上不任其所賢有德之人而信用其所賤無德者民是以親失者言以此化民民效於上失其所當親惟親愛羣小也○而教是以煩者言羣小被親既無一德政教所以煩亂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此詩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彼幽王初求我如不得於我言禮命煩多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者既得賢人執留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於我上以力而用我引之者證不親其所賢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者此尚書君陳篇成王戒君陳之辭也言凡人未見聖道之時如似己不能見既見聖道亦不能用之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溺乃歷反覆芳服反○）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言水人所沐浴自潔清者至於深淵洪波所當畏愼也由近人之故或泳之游之褻慢而無戒心以取溺焉有德者亦如水矣初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人事自以爲可則侮狎之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如溺於大水矣難親親之當肅敬如臨深淵○近附近之近注由近人同易以豉反下同狎徐戶甲反清如字又才性反洪本又作鴻泳音詠潜行爲泳游音由侮亡甫反扞胡旦反格戶白反○）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舌所覆亦如溺矣費或爲哱或爲悖○費芳貴反注同數色角反覆芳服反又芳又反哱或爲悖並布內反○）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諭人君敬愼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畔君無所尊亦如溺矣○慢本又作漫音武諫反卒寸忽反）故君子不可以不愼也。（愼所可褻乃不溺矣）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越之言蹷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蹷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爲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大音泰覆芳服反注同括古活反于厥度如字又大各反注同尚書無厥字蹷其厥反又紀衞反一音厥女音汝擬魚起反本亦作擬射食亦反下同○）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愼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愼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尚害人也○兌依注作說本亦作說兵尚書作戎笥司吏反爲說音悅下傳說同朝直遙反）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逭猶辟也逭逃也○孽魚列反下同尚書作天作孽猶可違也不可以逭本又作逭乎亂反尚書作弗可逭無以字辟音避○）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吉音誥出注羔報反天依注作先西田反相息亮反亳步各反）〔疏〕（子曰至惟終○正義曰此一節戒愼言之事○小人溺於水者謂卑賤小人居近川澤者愛翫於水溺覆沒也多爲水所覆故云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者言卿大夫之君子以口傷人而致怨恨遂被覆沒亦如溺於水不能自）

治也○大人溺於民者大人謂人君也由君在上陵虐下民則人衆離叛君無所尊故溺於民也皆在其所褻也者言小人君子大人等所以被沒溺者皆在於褻慢而不能敬慎故致溺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者釋上三事所以致溺也此說水溺所由也水若遠於民則人不沒溺但由水近人則人得用之沐浴而日日狎習不復畏懼或泳之或游之無有誡忌至於洪波浪起亦猶習以爲常故致覆溺也○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者德易狎者言有德之人初時學其近者淺者謂言可得是易可親狎至大者遠者莫測其理是難可親也初時易狎是易也終則難親是溺人也故云易以溺人也○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者說德既竟此還釋溺口所由費惠也口虛出言而無實從之是口惠也口惠不難失在頻數故云而煩也無以實言是易出也一出言駟馬追之不及是難悔必爲物所憾所以有禍口費易出難悔被害是溺人也○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者此釋溺民所由也言下民之情常自閉塞不通人道故云閉於人也而用心鄙詐故云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者既閉塞人道而有鄙詐卒難告喻故人君當敬以臨之庶其漸染若又陵慢則必怨畔則國無民君道便喪溺也民處卑下易可褻慢終致怨畔是溺人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者伊尹戒大甲辭言無得顛越其教命以自覆敗也○若虞機張者虞謂虞人機謂弩牙言爲政之道如虞人射獸先弩牙以張也○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者謂已心往機間省視箭括當於所射之度乃釋弦而發矢故云則釋言爲政之道政教已陳當以已心省此所施政教合於羣下然後乃施之也○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者此尚書篇名傳說戒高宗之辭口爲榮辱之主若出言不當則被人所賤故起羞辱也○甲胄罰罪之器若所罰不當反被兵戎所害故甲胄起兵也○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者衣裳在篋笥當服之以行禮不可妄與於人惟所施干戈之事當自省已身不可妄加無罪以害人○大甲曰天作孼可違也者若水旱災荒自然而有非由人失所致故云天作孼亦可從移辟災是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者已自作禍物皆怨恨所在而致禍害故不可逃也○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者吉當爲告天當爲先言伊尹告大甲云伊尹身之先祖見西方夏邑之君謂禹也夏都在亳西故云西邑也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者周謂忠信言夏之先君有能忠信得自有其終其輔相之臣亦如先君亦得終久也引者證人君若脩德行善則能終○注難親至深淵○正義曰言德易狎而難親若其終始易親則全無溺人之事由其初則易狎後則難親當恒肅敬如臨深淵水若不肅敬則致陷害故云溺人也○注兌當爲說○正義曰尚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作說命三篇是高宗之臣傅說也說作書以戒高宗也○注尹吉至亳西○正義曰云尹吉者上經已解尹吉爲尹告故此云亦誥也云天當爲先者以天字與先者以天字與先相似故爲先也云忠信爲周者國語文也云伊尹言尹之先祖者鄭君不見古文尚書故云伊尹之先祖據尚書是大甲之篇言尹之往先見夏之先君是身之往先見非謂尹之先祖也云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者書序云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是始仕於夏也經云先見西邑夏故知爲誥之時就湯矣以鄭不見古文謂言尹誥是伊尹告成湯故云此時就湯矣與尚書同云夏之邑在亳西者案世本及汲冢古文並云禹都咸陽正當亳西也及後乃徙安邑鄭以爲湯都偃師爲亳邑則是安邑亦在亳西也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莊齊莊也○好呼報反齊側皆反○）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先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爲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昔吾有先正從此至庶民以生摠五句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清舊才性反一云此詩協韻宜如字上先正當音征誰能秉國成毛詩無能字勞力報反注勞來同詩依字讀長丁丈反來力再反與音餘○）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爲其君難○雅音牙注同尚書作牙夏日戸嫁反注同尚書無日字資依注音至尚書作咨連上句云怨咨祁巨依反徐巨尸反字林上尸反○）

〔疏〕子曰至曰怨○正義曰此論君人相須言養人之道不可不慎也○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此逸詩也正長也詩人稱昔吾之有先君正長其教令之言分明且清絜國家所以安也都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者卒盡也言詩人傷今無復有先正之賢故云今日誰能執國之八成又當謙退之不自爲正者得其正道能用仁恩盡勞來百姓言今無復有如此之人疾時大臣惟事功爭美各自爲是也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者此穆王命君牙之辭也言民心難稱所怨恒多夏日暑熱及雨天之常道細小之人惟曰怨資也○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者至於冬日是大寒之時小人亦惟曰怨猶言君政雖曰得當人怨之不已是治民難也○注成邦之八成也○正義曰案周禮小宰職云掌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皆成事品式以聽治於人○注雅書至字也○正義曰言古牙字假雅字以爲牙故尚書以爲君牙此爲君雅案尚書云小民惟曰怨咨今此本作資字鄭又讀資當爲至以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類謂比式○行下孟反下行有格同比式如字比方法式）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物謂事驗也格舊法也○是故一本作以）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質猶少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也精知知孰慮於衆也精或爲清○知如字一音智注同汎音泛）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度待洛反君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疏〕子曰至一也○正義曰此一節明下之事上當守其一○則義不一行無類也者言身之不正言之不信則於義事不能齊壹行無有比類言行之無恒不可比類也○言有物而行有格也物謂事之徵驗格謂舊有法式言必須有徵驗行必須有舊法式言行不妄奪之不可奪也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者雖多聞前事當簡守之○多志質而親之者謂多以志意博交汎愛亦質少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者謂精細而知孰慮於衆要略而行[illegible]者此曹風鳲鳩之篇刺曹公不均平也[illegible]齊一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正當爲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好呼報反下皆同正音匹出注下同）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鄉方喻輩類也小人徵利其友無常也○鄉許亮反又音香注同輩布內反）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言其可望而知邇近也）詩云。君子好仇。（仇匹也）

〔疏〕[illegible]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言此近微利也○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著張慮反近附近之近）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疏〕[illegible]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illegible]匹亦反）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illegible]）

〔疏〕[illegible]

相問遺不歸依道德如此者君子之人不用留意於此等之人言不受其惠也。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者此小雅鹿鳴之篇言文王燕飲羣臣愛好於我示我以忠信之道也周忠信行道也惟以忠信正道以示我不以褻瀆邪辟之物而相遺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軾音式敝鄭婢世反敗也庾必世反隱蔽也人苟或言之一本無人字不見如字又賢遍反）葛覃曰。服之無射。（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蕇徒南反射音亦注同厭於豔反後皆同令力呈反）

〔疏〕子曰至無射。○正義曰此明人言行必慎其所終也將欲明之故先以二事爲譬喻也。苟有其車必見其軾者言人苟稱家有車必見其車有載於物不可虛也言有車無不載也。○苟有其衣必見其敝者言人苟稱家有衣必見其所著之衣有終敝破也不虛稱存衣而無敝也。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者既稱有言必聞其聲不可有言而無聲也。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者人苟稱有行此事必須見其成驗不可虛稱有行而無成驗也葛覃曰服之無射者此周南葛覃之篇美后妃之德也詩之本意言后妃習絺綌之事而無厭倦之心此則斷章云采葛爲君子之衣君子得而服之無厭倦也言君子實得其服而不虛也引之者證人之所行終須有效也。○注衣或在內新時不見。○正義曰以經云苟有其車必見其載苟有其衣當言必見其著今乃云必見其敝以求初新著時或在內裏人不見也其敝破棄時乃始見故云必見其敝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從猶隨也。行從下孟反下則行下注以行同）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以行爲驗虛言無益於善也寡當爲顧聲之誤也。寡音顧出注。）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玷缺也言圭之缺尚可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玷丁簟反又丁念反下及注同摩莫何反。）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允信也展誠也）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奭召公名也作尚書篇名也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奭音釋周田觀文依注讀爲割申勸寧召尚照反本亦作卲近附近之近王于況反）

〔疏〕子曰至厥躬。○正義曰此一節明重言行之事。○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者從隨也謂言在於先而後隨以行之言當須實不可虛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者謂行在於前言隨於後論說於行則行當須先實不可虛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者以其言行相副之故君子當顧言而行以成其信也。○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者必須以行爲驗不用虛辭爲此之故則人不得虛增大其美事而減小其惡事由美惡大小皆驗於行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白圭之玉玷缺尚可磨而平之此言語玷缺不可爲而改之是無如之何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者此詩小雅車攻之篇美宣王之詩也允信也言信實矣君子謂宣王展誠也誠實矣而大成大平也引之者證言信爲本。○君奭曰昔在上帝者此周公告君奭之辭也上帝天也言往昔之時在上天也。○周田觀文王之德周當爲割田當爲申觀當爲勸言文王有誠信之德故上天蓋申重獎勸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者以文王誠信故天命之引之者證言當誠信也。○注奭召至下也。○正義曰案周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經云公曰君奭是奭爲召公名也謂周公既致政仍留爲大師召公謂其貪於寵祿故不說也周公以善告之名篇爲君奭故云尚書篇名也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者以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尚書以衞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即鄭注尚書是也此周字古文爲割此田字古文作申此觀字古文爲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尚書爲寧王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者謂今文尚書讀此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也云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者三者謂此禮記及古文尚書并今博士讀者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周田爲割申其字近於義理故云古文似近之云割之言蓋也割蓋聲相近故割讀爲蓋謂天蓋申勸之禮尚書猶爲割謂割制其義與此不同。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恒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與音餘）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惡德無恒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放傚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爲煩。兌音悅毋音無放方往反傚戶教反）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羞猶辱也偵問也問正爲偵婦人從人者也以問正爲常德則吉男子當專行幹事而以問正爲常德是亦無恒之人也。偵音貞周易作貞幹古旦反）

〔疏〕子曰至子凶。○正義曰此一節明爲人臣之法當有恒也。○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者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稱云人而性行無恒不可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得知無恒之人而況於凡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者小雅小旻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性行無恒數瀆卜筮故云我龜既厭倦於卜不於我身告其吉凶之道也引之者證無恒之人不可以爲卜筮也。○兌命曰爵無及惡德者此尚書傳說告高宗之辭云祭祀之末爵人之時無復及此惡德之人惡德無恒者也。○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者純皆也言若爵此惡德之人則立之以爲正事在下必學之若每事皆爵此惡德之人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言無恒之人不可祭祀也。○事煩則亂者言若使無恒惡德之人主掌祭祀其事則煩事煩則致亂也。○事神則難者若使惡德之人事其鬼神則難得其福。○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恒卦九三爻辭言人若不恒常其德故承之羞辱引之者證人而無恒其行惡也。○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者此恒卦六五爻辭偵正也言恒常其德問正於人婦人吉也以婦人不自專常須問正於人故得吉夫子男子也當須自專權幹於事若問正於人失男子之道故爲凶引之者證男子之無恒德其行惡也。○注純猶至福也。○正義曰言君祭祀賜諸臣爵無與惡德之人也者此經直云爵無及惡德必知因祭祀賜諸臣爵者以下云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故知因祭祀也云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者言於祭祀之末不可爵此惡德人也。○注羞猶至人也。○正義曰此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是易恒卦巽下震上九三爻辭得正互體爲乾乾有剛健之德體在巽巽爲進退是不恒其德也又互體爲兌兌爲毁折是將有羞辱也云問正爲偵者此恒其德偵恒卦六五爻辭以陰爻而處尊位是天子之女又互體兌兌爲和說至尊主家之女以和悅幹其家事問正於人故爲吉也應在九二又男子之象體在巽巽爲進退是無所定而婦言是從故云夫子凶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五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節

則刑可以措（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釋文出以錯云本亦作措。按措正字經傳多假錯爲之）

子言至煩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爲上易事者（閩監本同毛本者上衍。惠棟挍宋本。作也是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節

子曰至作孚（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爲王后官巷官之長（閩本作宮考文引宋板同此本宮誤官監本同毛本官誤伯）

子曰夫民節

子曰至世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但孝經序未知是鄭作以不（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不作否）

子曰下之事上也節

如影逐表（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影作景衞氏集說同釋文同。按景影古今字）

言百姓傚禹爲仁非本性能仁（惠棟挍宋本下有也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云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也字闕閩監毛本脫傚字岳本作倣衞氏集說釋文同宋監本作效嘉靖本作効。按效正字倣乃效字之或體廣韻云効俗效字此又因効而誤作傚）

甫刑曰（惠棟挍宋本作日石經宋監本衞氏集說同此本日誤云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

子曰至之式（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豈必本性盡行仁道（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行作有衞氏集說同）

謂承離之後（惠棟校宋本有亂字此本亂字脫閩監毛本同）

證民之法則於上（惠棟校宋本作之此本之誤具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亦作之）

證君有善與爲法式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爲上有下字衞氏集說同）

子曰上好仁節

子曰至順之（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則天下之爲仁爭先人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天字是也）

子曰王言如絲節

其出如綍（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釋文綍作紼）

子曰至于儀（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不僣過於禮之容儀（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容儀二字倒）

百官表（惠棟云續漢書有百官志無百官表東觀漢紀有百官表然文係司馬書作表者誤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節

子曰至敬止（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誘道在下以善言使有信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使下有言字）

子曰長民者節

子曰至所望（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則民德一者一謂齊一（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上一者一謂二一字作壹山井鼎云宋板一作壹下皆同）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節

子曰至不忒（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咸有一德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一作壹下一德純一一德並同）

子曰有國者節

有國者（石經岳本嘉靖本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國下衍家字衞氏集說同陳澔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至善堂九經本並無家字）

章善癉惡（閩監毛本嘉靖本衞氏集說陳澔集說同宋監本岳本善作義石經初刻作善剜刻作義釋文出章義云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章義○按義字是也）

子曰至正道（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者（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共作恭○按詩鄭箋共訓具則非恭字可知）

靖謀共其爾之祿位（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其作具）

證上民情不二（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二作貳）

子曰上人疑節

臣儀行（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釋文出臣儀行毛本行誤刑）

言臣義事君則行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事下無君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

上帝板板（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版版云注同○按版板古今字）

下民卒癉（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毛本卒誤作瘁釋文出卒亶云本亦作癉）

惟王之卭（各本同坊本惟作維）

子曰政之不行也節

敬明乃罰（各本同毛本明誤民疏敬明乃罰者同）

子曰至不迪（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證重刑之義也（惠棟校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六六十二終記云凡二十九頁）

子曰大臣不親節（惠棟云子曰大臣節子曰小人溺於水節宋本合爲一節○惠棟校宋本自此節起至子曰南人有言曰止爲第六十三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三）

圖以謀也（閩監本同毛本以作亦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宋監本同）

賤者無一德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一作壹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同）

若已弗克見（惠棟校宋本作己石經同釋文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己誤已閩監毛本嘉靖本同）

子曰至由聖（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與上相親比故也（惠棟校宋本作故此本故誤政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故字無）

子曰小人溺於水節

言水人所沐浴自潔清者（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岳本自上有而字釋文潔作絜○按絜潔正俗字）

則遂扞格不入（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扞作捍釋文出捍格○按說文有扞無捍）

難卒告諭（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難卒衞氏集說難卒作卒難案疏亦作卒難）

太甲曰毋越厥命（閩監毛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石經太作大岳本同釋文同下太甲同）

往省括于厥度則釋（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石經闕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無厥字案釋文出于厥度云尚書無厥字則此有厥字可證宋大字本宋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有厥字）

天作孽（閩本嘉靖本石經釋文衞氏集說同毛本孽作孼岳本同監本誤蘗下自作孽同）

不可以逭（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不可以逭云本又作逭○按逭正字逭俗字）

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各本並同坊本天作先依注改）

多爲水所覆（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覆下有没字）

伊尹戒大甲辭（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辭上有之字）

亦可從移辟災（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從作徙）

若脩德行善則能終（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終下有也字）

得諸傅岩（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岩作巖）

以天字與先者（補按六字誤衍）

並云禹都咸陽正當亳西也（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咸陽當作陽城後漢書郡國志注引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是也陽城對偃師言則亦爲西矣）

子曰民以君爲心節

身必安之（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毛本必誤心）

君雅曰節

資冬祁寒（惠棟校宋本作祁宋監本石經岳本同此本祁誤祈嘉靖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祁寒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南宋巾箱本並作祁注祁寒放此疏同）

子曰至曰怨（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此論君人相須（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人作民）

今此本作資字（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字字）

子曰下之事上也節

子曰至一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政教當由一也（閩監毛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一作壹宋監本岳本同疏則義不一行當由一也放此）

亦質少而親之（閩監本同惠棟校宋本少作守毛本同）

其威儀齊一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一作壹下齊一同）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節

子曰至好仇（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輕絶貧賤節

子曰至威儀（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閩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惡誤也）

子曰苟有車節

葛覃曰（各本同石經同釋文覃作蕈）

服之無射（各本同石經同釋文無作毋）

令君子服之無厭（閩監本嘉靖本同毛本令誤今岳本同釋文出令君子云力呈反）

子曰至無射（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證人之所行終須有效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行誤以）

子曰言從而行之節

尚可磨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磨作摩○按摩正字磨俗字）

昔在上帝（惠棟挍宋本宋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昔在二字倒衞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昔在）

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段玉裁挍云宋監本無之字）

子曰至厥躬（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三者謂此禮記及古文尚書（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三者謂三字作元謂二字）

禮尚書猶爲割（閩監毛本作禮補鏜挍云禮當孔字之誤案此本禮作礼與孔字形相近）

子曰南人有言曰節

毋與惡德之人也（閩監毛本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宋監本毋作無岳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毋子云音無）

問正爲偵（惠棟挍宋本作正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正誤不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作問正於人爲偵）

子曰至子凶（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尚書傳說告高宗之辭（閩監本同毛本傳誤傳）

其事則○煩事煩則致亂也（按閩監本衞氏集說此本事則下○衍毛本事則下空闕亦非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五（宋監本禮記卷第十七經四千一百一十六字注四千六百十一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十七經四千一百一十八字注四千六百四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六

奔喪第三十四○（陸曰鄭云奔喪者居於他邦聞喪奔歸之禮實曲禮之正篇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歸之禮此於別錄屬喪服之禮矣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奔喪禮屬凶禮也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以此言之則此奔喪禮十七篇外既謂之逸何以下文鄭注又引逸奔喪禮似此奔喪禮外更有逸禮者但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爲逸禮內錄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此此爲逸也故二逸不同其實祇是一篇也此奔喪一篇兼天子諸侯然以士爲主故鄭下文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所服故知以士爲主也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親父母也以哭荅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奔喪此正字也說文云從哭亡亡亦聲也哭空木反使色吏反注同怛都達反）〔疏〕奔喪至盡哀○正義曰此一篇揔明奔五服之喪也從始聞至於喪所成服之節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節論初聞之節五服皆然故鄭注云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鄭必知五服皆然者以下文云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別云唯父母則知以前兼五服也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爲位○辟音避分扶問反又方云反別彼列反）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著異也○冒亡北反又亡報反著張慮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爲于僞反一音如字）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感此念親○竟音境下同）哭辟市朝。（爲驚衆也○辟音避朝直遙反爲于僞反）望其國竟哭。（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衰七雷反後皆同）〔疏〕遂行至竟哭○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喪在路至其國竟奔赴之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者此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己私喪廢於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則人代己也○注成喪服得行則行○正義曰鄭云此者恐成服之後即便得行故明之云若成服已後得行則可行若未得行即不可行○注感此念親○正義曰案聘禮云行至他國竟上而誓衆使次介假道是國竟行禮之處去時親在今返親亡故哭盡哀感此念親也凡聞喪若聞父母之喪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不得爲位即奔之也若有君命未得奔喪者雖父母之喪既聞喪而哭又爲位更哭也○注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正義曰以下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則知斬衰望其國竟而哭曰遂行雖云斬衰其實母之齊衰亦然也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括古活反袒徒旱反去羌呂反）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已殯者位在下○鄉許亮反下西鄉同）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絰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不散帶者不見尸柩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絞古卯反下同徐戶交反成踊音勇散悉但反）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次倚廬也○闔戶臘反相息亮反下相者皆同倚於綺反）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又哭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曰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爲數○不以數也色主反本亦作不以爲數數色具反）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服喪服杖於序東）〔疏〕至於至如初○正義曰此一節明父母之喪奔至於家哭及袒踊成服之節明父母之喪奔入中門之左也○升自西階者曲禮云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故不忍當阼階也故升自西也括髮袒者喪已經日不笄纚故即括髮袒也若尋常在家親始喪則笄纚至明日小斂畢乃括髮此所奔者謂主人也故下云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此既親拜賓故知主人也此謂奔父之喪若母之喪又哭則免此下文云又哭括髮袒故知爲父也此謂未成服也故下云三日成服○襲絰于序東者謂在堂下當序牆之東非謂堂上之序東也○送賓皆如初者謂前送賓畢而反位後送賓亦畢而反位故云皆如初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者括髮袒皆在堂上殯東西面成踊則在堂下之東西面位也○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者謂於堂下之東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故云皆如初也○注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正義曰知素委貌深衣者案曾子問篇云壻親迎女在塗遭喪女改服布深衣縞總女人之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明知在路皆冠也此素委貌謂士庶人若大夫已上則素弁也○注云已殯者位在下○正義曰案士喪禮小斂訖降自西階即位故知殯畢位在下小斂之後未殯之前雖降在堂下仍更升堂至既殯之後則長在阼階之下故云既殯位在下也○注襲服至哭踊○正義曰云不於又哭乃絰者案士喪禮小斂訖奉尸侇于堂降成踊乃絰於序東在家小斂當奔之禮又哭既小斂著絰則合又哭乃絰故云不於又哭乃絰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云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者謂威儀節度與在家同其帶絰等自用其奔喪日數也云不散帶者不見尸柩者以士喪禮云既小斂帶絰散麻三日乃絞垂今奔喪初至則絞帶與在家異故云不散麻者不見尸柩也知此絞帶非象革帶之絞帶而必以爲絰之散垂而絞之者以雜記云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彼帶絰謂絰之垂者是主人成絰之後明知此絞帶亦謂絰之散垂而絞之故不以爲象革帶之絞帶也且要帶爲重象革帶之絞帶爲輕此絞當舉重者不應舉輕之絞帶故以爲絞絰之垂者

（注又哭至爲數○正義曰知又哭三哭皆升堂括髮袒者約士喪禮小斂大斂主人皆升堂故知此皆升堂也引雜記云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者彼云三踊夕無踊唯稱三踊此云三哭而不踊故知夕雖哭而不踊故數夕哭但云三哭不袒者以小記篇云三日五哭三袒既云三袒故知夕不袒也○注既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正義曰知在序東者約士喪禮文）○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絰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爲于僞反注變於爲父下注爲母皆同齊音咨下同免音問下及注皆同）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知始至時也）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爲敬此骨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疏〕（奔喪至變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奔齊衰以下之喪○注不升至母也○正義曰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者解前文奔喪升自西階此云中庭北面故云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屬於主人以主人待奔之人但在東階之下不升堂故奔喪者在中庭北面繼統於主人也主人唯饋奠有事之時乃升堂若尋常無事恒在堂下也下文云奔母之喪則前經升自西階者是奔父之喪此云奔母之喪者其實奔父母喪亦升自西階故下經奔母之喪直云西面哭不云升從上文也云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者熊氏及沈氏以父母之喪來至喪所乃改服襲絰帶若齊衰以下之喪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也今此齊衰來至喪所若不稱麻恐是輕喪在路之上已改服著麻故於此至家乃稱麻欲明所奔之喪雖有輕喪不來至喪所無道路之上改服著麻故云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皇氏以爲謂奔齊衰之喪不至喪所謂不升堂全不解注意其義非也此麻則帶絰變文耳云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者此奔齊衰之喪經云免麻于序東即位袒是袒在於位也免麻于序東麻即襲也序東在位北隱映於序是袒襲不相因位也云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者以此經先云免麻乃云即位袒案上文父母之喪先云括髮袒乃云襲絰于序東是與父母異也故云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注又哭至時也○正義曰鄭知又哭三哭如始至時者以上奔父之喪又哭三哭皆括髮袒成踊如初至則知齊衰以下之喪又哭三哭皆如初至時○注待奔至人也○正義曰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者釋所云不變義也禮以變爲敬若有客則拜賓與之成踊示敬賓故變也今此奔者是骨肉之恩哀則哀矣則不須爲變明不如賓客也云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者言主人男女待此奔者應就初哭成踊下而言之今方於三哭以後言之者若平常五屬入哭則與主人爲次重者前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爲次序非唯初至如此至主人又哭三哭皆然故於三哭之下明其待之無變明悉如初至三哭猶不以常禮次序以入此謂男子奔喪

故待之無變若婦人奔喪則待異於男子與賓客同故下文婦人奔喪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注云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是待婦人爲賓客禮以婦人外成適他族故也雖以賓客待之亦爲異於賓客之禮故雜記云婦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注入自闈門升自側階異於女賓若女賓則喪大記篇云寄公夫人入自大門今此入闈門是異於女賓以婦人雖是外成以奔夫屬不得全同女賓故也）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爲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則同○而免本或作而不免者非）〔疏〕（奔母至括髮○正義曰此一節經論奔母之喪節也此謂適子故經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若庶子則亦主人爲之拜賓送賓○注爲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爲父也○正義曰此文又哭不括髮與喪服小記篇云又哭而免其理雖同其日則異於喪服小記據在家小斂之後又哭之時不括髮而免也此則從外奔喪至丙乃不括髮而免也）○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髽側瓜反拾其劫反注同闈音韋舊音暉去起呂反纚色買所綺二反紒音計更音庚下同）〔疏〕（婦人至拾踊○正義曰此婦人奔喪之禮也○注婦人至客之○正義曰婦人入者由闈門知入自闈門者雜記篇云以諸侯夫人奔喪入自闈門明卿大夫以下婦人皆從闈門入也闈門謂東邊之門云髽於東序者以男子之免在東序故知婦人亦髽於東序就掩映之處在堂上也男子則堂下也經云升自東階者謂東面之階故雜記云升自側階云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熊氏云亦未殯之前婦人髽於室故士喪禮云婦人髽於室若既殯之後室中是神之所處婦人在堂當髽於東房今此婦人始來奔喪故髽於東序耳此文據天子諸侯之禮案大記云婦人髽帶麻于房中○注云天子諸侯之禮房中則西房也云去纚大紒曰髽者鄭注士喪禮云髽之異於髻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爲父母則袒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相息亮反下同爲于僞反）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

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適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爲四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冠音官袒音但殺色界反下哀殺同復扶又反期音基下同）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爲于僞反注及下爲父同）〔疏〕（奔喪至之禮○正義曰此一節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者主人謂先在家者非謂適子也此奔喪者自是適子故經云拜賓反位成踊若非適子則不得拜賓也○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者三日成服謂來奔喪日後三日通奔日則爲四日於此日成服則五哭矣相者告事畢謂成服之日爲四哭成服明日之朝爲五哭此謂既葬已後而來歸故唯五哭相者告事畢不復哭也○注主人至事也○正義曰鄭注嫌經云主人是適子故云主人謂在家者必知然者以奔喪者親自拜賓是奔喪者身爲主人不得待者爲主人故云謂在家者也云哭於墓爲父母則袒者以下文云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除喪畢尚括髮袒明葬後歸爲父母袒可知也云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釋所以墓所初哭成踊則告事畢者以墓所既括髮絰絞帶拜賓之後於此墓所更無事也○注又哭至五哭○正義曰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今經云又哭三哭但云括髮不云袒者既葬已後哀情稍殺故也云成服之朝爲四哭者以初至家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故爲五也云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若其未期之前在家者猶朝夕哭則知奔喪者亦朝夕哭今云五哭相者告事畢明是既期已後朔望朝哭而已故鄭云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也○注壹括至者同○正義曰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者鄭恐壹括髮是墓所括髮入門則不括髮故明之云壹括髮謂入門哭時者謂以筵几在堂不應入門遂不括髮故云謂入門時也云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釋爲母異於父應從上文及殯奔母之喪而言之今乃於不及殯後始言爲母異於父之意若及殯則言異於父恐不包不及殯若不及殯處而言之則及殯之處灼然可知是舉後總明前也故云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謂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壹括髮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

（字也）〔疏〕（齊衰至事畢。正義曰此一節明既葬之後奔齊衰以下喪禮但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之喪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適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之喪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拜賓成踊者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謂主人代之拜賓成踊謂奔喪者於主人拜賓之時而成踊凡言成踊每一節有三踊凡三節九踊乃謂之成也。注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正義曰今案經文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下既稱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總言袒也經稱襲者容有齊衰重爲之得襲故言襲。注爲父至字也。正義曰知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者案上文爲父不及殯婦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下文云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袒是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也云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者今齊衰以下之喪經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袒輕喪而袒非其宜故知經之袒衍餘之字也）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位有酇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絰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酇子短反處昌慮反下之處同）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追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疏〕（聞喪至如初。正義日此一節明聞喪不得奔於所聞之處發喪成服之禮。聞喪不得奔者謂以君命有事其事未了故不得奔喪也乃爲位者謂以君命使故得爲位如朝夕哭位矣。襲絰絞帶即位者於此聞喪之日覆哭踊畢襲所袒之衣著首絰絞帶之垂即東方之位。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者三日成服通數聞喪爲四日五哭謂成服之明日哭也於此哭時有賓來即拜而迎之去即送之皆如初於五哭訖亦可以止者也不云相者告事畢禮文略也。注聞父至可也。正義曰知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者若非君命有事則不得爲位當須速奔今乃爲位故知以君命有事也云不於又哭乃絰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者不於又哭謂不於明日之又哭此經云又哭謂當日之中對初聞喪之哭乃爲又哭於此哭後乃絰絞帶與明日又哭別也初聞喪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時也士喪禮云小斂乃絰則此亦當又哭乃絰今於聞喪之日即絰帶者以喪至此赴者至踰其日節故於是聞喪之日可加絰帶也。注其在至以止。正義曰在官謂在官府館舍館舍是賓之所專有由館舍之中而作廬故知禮畢亦告就次云言五哭者以追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者此經唯云五哭不云哀止知可以止者若成服之後恒常有哭何須特云五哭之文明五哭之後不復朝夕有哭故以五哭斷之）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

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除於墓而歸）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于墓左婦人墓右）〔疏〕（若除至不踊。正義曰此一節明除服之後奔父母喪節則之墓哭成踊者亦謂主人適子初在墓南北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袒也。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者主人亦謂在家者無變於服謂著平常之吉服不踊者以在家者其服已除哀情已殺故不踊也。注東東至而歸。正義曰以東方是主人之位經云東故云即主人之位云如不及殯者也以上文奔父母之喪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哭下文東即主人之位除喪之後奔其位如不及殯之時云遂除於墓而歸者以經云遂除於家不哭鄭恐來至家始除服故明之云遂除謂墓所遂除服至於家不復哭也）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疏〕（自齊至免麻。正義曰此一節明齊衰以下除服之後奔喪之節唯著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即除此免麻者當謂至緦麻也）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已私未奔者也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離力智反）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卒猶止也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之朝朝旦也下同數色主反爲于僞反）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謂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齊也。齊子西反資糧也一音咨）〔疏〕（凡爲至而往。正義日此一節明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則於所聞之處爲位及免絰成服之禮。三日五哭者謂初聞喪爲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摠爲五哭所以三日爲五哭者爲急欲奔喪以已之私事須營早了故三日而五哭止也。注謂無至乃行。正義曰已聞齊衰以下之喪既不銜君事又無私事故可得早奔唯以已之私事未得奔者必知無君事者若銜君命於事爲重唯父母之喪乃敢顯然爲酇列之位今若銜君使命聞齊衰以下輕喪不敢以私害公不敢顯然爲位此言爲位故知無君命自以私事未得奔者云齊衰以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者齊衰以下於聞喪之處已哭哭罷更爲位而哭可行即行以齊衰以下皆然故云皆也。注數朝至拜之。正義曰前云三日成服於五哭皆數朝哭五日而五哭唯三日數夕哭爲五哭者前文三日五哭成服之後乃云五哭故數成服後日之哭乃爲五此三日五哭是三日之內爲五哭故數夕哭爲五哭經文不同故鄭注亦異云亦明日乃成服者鄭恐三日爲五哭恐數聞喪三日亦成服故云明日乃成服以成服必除初聞喪爲三日也云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者從上以來四處有五哭之文上兩處於五哭之

下無拜賓送賓之事下兩處五哭之文雖有拜賓送賓恐與上有異故鄭摠明之云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摠結於上也。注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齎也。正義曰以外喪恩輕故哀情緩也道路又遠容待齎持賵贈之物故成服乃去也）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差初佳反又初宜反下同）〔疏〕（齊衰至而哭。正義曰此一節明奔喪所至之處哭泣之禮案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此云望門而哭者雜記所云者謂本齊衰喪者降服大功）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此因五服聞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言壹哭而已則不爲位矣）凡爲位不奠。（以其精神不在乎是）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爲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也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爲主。辟音避）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謂大夫士使於列國。使色吏反）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族親昏姻在異國者）凡爲位者壹袒。（謂於禮正可爲位而哭也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疏〕（哭父至壹袒。正義曰此一節明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案檀弓云師吾哭諸寢與此異兄弟吾哭諸廟與此同朋友哭諸寢門外與此同其不同者熊氏云檀弓所云殷禮也此所云周法也此哭父黨於廟而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異代禮也此母黨在寢逸奔喪禮母黨在廟者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盖慈母繼母之黨未知孰是故兩存之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則哭之寢此是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爲師同故哭之廟義亦通也。注壹哭而已則不爲位矣。正義曰此明諸哭者本是無服故但哭不爲位案檀弓云申祥之哭言思與哭嫂同爲位者熊氏云異代禮也此文朋友喪將欲奔故先作一哭若朋友已久雖聞喪則不復哭故檀弓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是也。注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爲主。正義曰知哭舊君者以下文云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是於他國爲位而哭見事之君則知此是哭諸舊君也。注族親婚姻在異國者。正義曰此謂與諸侯異姓之昏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爲臣身又無服故暫爲位而哭若與諸侯同姓是五服之內皆服斬也故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是也若君之姑姊妹之女來嫁於國中者則有服故雜記云諸侯之外宗猶內宗是有服也。注謂於至袒也。正義日此謂斬衰以下之喪初聞喪應爲位者初哭一袒而已又哭三哭則不袒爲父母之喪則又哭三哭皆袒前文所云者是也）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面。爲于

（僞反下注各爲同拾其劫反便婢面反）〔疏〕（所識者至而踊。正義曰此一節論哭所識者也所識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家後乃往墓就於主人故也皆爲之成踊者雖相識輕亦爲之成踊也皆賓主治之。從主人北面而踊者主人在墓左西嚮賓從外來而北面踊便也主人先踊賓從之故云從主人北面而踊也）凡喪。父在。父爲主。（與賓客爲禮宜使尊者）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祔則宗子主之。祔音附）親同。長者主之。（父母沒如昆弟之喪宗子主之。長丁丈反如若也）不同。親者主之。（從父昆弟之後）〔疏〕（凡喪至主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同居主喪之事。凡喪父在父爲主者言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爲主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不云主庶婦若此所言則亦主庶婦是與服問違者服問所言通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庶子各自主其私喪今此言是同宮者也。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者謂各爲其妻子爲喪主也此言父沒同居各主之當知父在同居則父主之。親同長者主之者親同謂同三年朞同父母者若同父母喪者則推長子爲主若昆弟喪亦推長者爲主也。不同親者主之者不同謂從父昆弟親近自主之也）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稅吐外反）〔疏〕（聞遠至左手。正義曰此一經論小功以下之喪既除喪之後而始聞喪之節。免袒成踊者小功以下應除之後服雖不稅而初聞喪亦免袒而成其踊也以本是五服之親爲之變也。拜賓則尚左手者於時有賓來弔拜賓之時尚其左拜請左手在尚從吉拜也）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嫂悉早反凡爲于僞反下注同）〔疏〕（無服至者麻。正義曰此經論哭無服而爲位及弔服加麻也。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哭嫂與叔爲位并及族姑姊妹女子出嫁於人元是緦麻今降而無服亦當爲位哭之加弔服之麻不爲之袒免故云無服者麻也。注雖無至者麻。正義曰以經云無服者麻既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麻謂緦之經也云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者兄公謂夫之兄也於弟之妻則不能爲位哭之然則弟婦於夫兄亦不能也兄公於弟妻不服者卑遠之也弟妻於兄公不服者尊絕之也爾雅釋親云婦人謂夫之兄爲兄公郭景純云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今此記俗本皆女旁置公轉誤也皇氏並云婦人稱夫之兄爲公者須公平尊稱也云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者此是逸奔喪禮文言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男子謂族伯叔族兄弟之等爲其族姑及姊妹既降無服其族姑□□□□□□□其族姑姊爲族伯叔兄弟亦無服加麻是男之於女女之於男皆無服而加麻故云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也）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己禮乃禮尊者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爲之成踊）〔疏〕（凡奔至拜之。正義曰此經論奔喪大夫士來弔待之節。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者謂大夫來至弔此奔喪之士其奔喪者先袒拜之成踊之后然後襲衣尊大夫故先拜而後襲於士襲而後拜之者謂士來弔此奔喪之人其奔喪者初亦袒襲衣之後乃始拜之士卑故先襲而後拜也。注主人至成踊。正義曰此主人謂奔喪者身是士初來奔喪主人括髮於堂上乃降堂而哭於此時大夫至因拜之於東階下不敢成己踊及襲絰帶之事待拜後始成踊襲絰帶也若士來弔則降堂先成己禮踊襲絰帶之後乃拜之士謂兩士相敵然則與兩大夫相敵則亦襲後乃拜之云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爲之成踊者以此經袒云袒拜之成踊其餘經本云大夫後至袒拜之爲之成踊與此經文字多少不同故云或曰）

問喪第三十五。

（陸曰鄭云問喪者善其問以知居喪之禮所由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問喪者以其記善問居喪之禮所由也此於別録屬喪服也）

鄭氏注　孔穎達疏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親父母也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貊頭笄纚之存象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藏者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雞斯依注爲笄纚笄音古兮反纚色買反徐所綺反跣悉典反扱初洽反衽而鴆反又而甚反注同怛都達反腎市軫反乾肝並音干肺芳廢反漿本亦作漿子羊反糜武皮反本亦作糜同粥之六反字林與六反云淖糜也飲音蔭食音嗣去冠起呂反邪似嗟反亦作邪貊亡睹反本亦作貊藏才浪反脾婢支反）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言人情之中外相應。夫音扶應應對之應）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爵踊足不絕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斂力驗反下同柩其又反懣亡本反又音滿范音悶下同殷殷並音隱壞音怪字林作斅音同辟婢尺反徐扶亦反注及下皆同拊芳甫反）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望望瞻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汲音急）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説反哭之義也。上時掌反復扶又反下復反復生皆同）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説虞之義。悵勑亮反愴初亮反惚音忽愾徐音慨苦代反徼古堯反）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反室自安也入處室或爲入宮。壙古晃反倚於綺反苫始占反草也枕之鴆反塊苦對反又苦怪反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勤謂憂勞）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怪其遲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匍匐猶顛蹷或作扶服。匍音蒲又音扶匐蒲北反又音服衰色追反爲于僞反下注相爲爲褻同斷決丁段反下古穴反猶偵丁年反蹷求月反又音九月反）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怪衣冠本之相爲也。冠音官）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爲褻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免音問注及下皆同褻息列反著張慮反又張畧反廣古曠反）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爲一耳擊胷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或曰男女哭踊。禿吐祿反無髮也傴）

（於縷反一音紆矩反背曲也跛補禍反又彼我反足廢也錮音故稽音啓注同顙桑朗反下注同）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怪本所爲施也○何爲于僞反盡篇末文注皆同）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緦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緦服也○緦音思冠之古亂反）或問曰。杖者何也。（怪其義各異）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顧所用異耳○苴七餘反削悉若反）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怪所爲施）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言得杖乃能起也數或爲時○羸力垂反劣也疲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父在不杖謂爲母喪也尊者在不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爲其感動使之憂戚也○辟音避處昌慮反下同遽其慮反）【疏】（親始至實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初死三日以來居喪哭踊悲哀疾痛之意也○雜斯者笄謂骨笄纚謂縚髮之繒言親始死孝子先去冠唯留笄纚也徒跣者徒空也無屨而空跣也○扱上衽者上衽謂深衣前衽扱之於帶以號踊履踐爲妨故扱之○交手哭者謂交手拊心而爲哭也○傷腎乾肝焦肺者言肺在上性近於燥故云焦肝近肺故云乾腎近下故云傷言近下性多潤而爲傷矣舉此三者五藏俱傷可知也○不舉火者哀痛之甚情不在食故不舉火也言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注親父至爲里○正義曰凡云親者包之五服也以此經悲哀之甚故知父母也云雜斯當爲笄纚者以經雜斯二字不當始死者之義聲與笄纚相涉故云笄纚也云親始死去冠者檀弓云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是去冠也云二日乃去笄纚者以士喪禮云小斂髻髮是死二日故云乃去笄纚也云上衽深衣之裳前者言既始死朝服易之故知著深衣案深衣篇云續衽鉤邊故知此衽深衣之衽案深衣衽當旁此云深衣之裳前者既扱之恐履踐爲妨故解爲裳前也其實衽象小要屬裳處皆俠旁與在前俱得衽名但所扱之處當衽也案公羊傳云昭公以衽受於齊之唁禮亦謂裳當前者也○注爵踊足不絕地辟拊心也○正義曰爵踊似爵之躍也其足不離於地也殷殷田田如壞牆然者言將欲崩倒也云辟拊心者爾雅釋訓文○望望然者瞻望之意也○汲汲然者促急之情也○皇皇然者意彷徨也○其往送也如慕者如嬰子啼慕於母也○其反也如疑者不知神之來否如人之有疑也○亡矣喪矣者喪亦亡也重言之者丁寧之也若似人之逃不復來也○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者以其不可復見故反哭之時哭泣辟踊盡哀而休止也心悵焉愴焉者此明反哭之後虞祭之時也○祭之宗廟以鬼享之者謂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以鬼享之尊而禮之冀其魂神復反也成壙而歸者此明葬之後猶居廬枕塊不敢入於室處也○故哭泣無時者此明終喪思慕之心也服勤者言服處憂勞勤苦也○人情之實也者言非詐僞假爲之事人情悲慕之實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此記者假設問三日而后斂之意也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也明大夫以上言之則小斂也此經凡言者亦以俟其生制三日者俟其生也若三日不生於後亦不生矣也非但不生孝子之心亦益衰矣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者此解冠必不袒袒必不冠之意也又明孝子身有病闕其居喪所以禮矣此冠不居肉袒者謂心既悲哀肉袒形褻故不可褻其尊服而冠也若有吉事而內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也故郊特牲云君袒而割牲是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者此怪成人肉袒之時須著免今非成人肉袒亦有著免故問之云免者以何所爲○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此荅問之辭也不冠謂未冠童子之所服以未冠故著免也○禮曰童子不緦者此喪服正經之文記者引之故稱禮曰童子不緦者言不爲族人著緦服也○唯當室緦者謂童子無父兄當室主於家事唯此當室之童乃爲族人著緦服○緦者其免也者作記者云所以此童子爲族人得著緦者以其無父兄當室之時即著免也以其無父兄而可依理故得爲族人著緦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者又明童子得免所由以其孤兒當室則得免而杖爲族人得著緦也若童子不當室則不得免及杖也○注云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正義曰解當室所著之意也言免是冠之流側也童子當室亞次成人故得著免也云緦者其免也者疊出經文也言免乃有緦服也鄭出緦其免之意言內爲父母著免乃有族人緦服言緦服由於著免是所以緦者由有免故也○或問曰杖者何也者此明問居喪有杖爲父母乃異何意如此故問之○竹桐一也言爲父竹爲母桐孝子之意其義一也言孝子奉親用心是一但取義有異故竹桐而殊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者父是尊極故爲之苴杖而苴惡之物以爲杖自然苴惡之色唯有竹也故云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言爲母屈於父不同自然苴惡之色也故用削杖其杖雖削情同於父故云削杖桐也桐爲是同父之義故不用餘木也或解云竹節在外外陽之象故爲父矣桐節在內內陰之類也故爲母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者此問孝子居喪何以須杖之意也○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者爲母親對父之時不敢據杖以尊者在故不敢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者所以爲母堂上不敢杖者堂上是父之所在辟尊者之處所以爲母堂上故不杖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者言孝子爲母所以堂上不爲喪趨者示父以閒暇不促遽也若堂上而趨則感動父情使父憂戚故不杖不趨冀不悲哀於父也此孝子之志意人情之實事）

禮記注疏卷五十六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奔喪第三十四

奔喪之禮節

奔喪之禮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作奔喪云此正字也說文云從哭亡亡亦聲也）

奔喪至盡哀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遂行日行百里節

遂行至竟哭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者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后作後）

至於家入門左節

不以爲數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釋文出不以數也云本亦作不以爲數）

既哭成其服喪服杖於序東　（惠棟挍宋本其下無服字宋監本岳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嘉靖本同○案疏亦無其下服字）

至於至如初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云既殯位在下也　（閩監本同毛本位在下誤倒作在下位）

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　（閩監本同毛本節誤即）

奔喪者非主人節

奔喪至變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奔喪者在庭中北面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庭中二字倒衞氏集說同）

入自闈門升自側階　（閩監本同毛本側誤阼下升自側階同）

以奔夫屬　（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奔夫作本天）

奔喪者不及殯節

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　（閩監毛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岳本日作曰考文引足利本同）

以下文云除喪而后歸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后作後）

若除喪而后歸節

若除至不踊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下文東即主人之位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文作云）

自齊衰以下節

自齊至免麻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當謂至緦麻也　（閩監本作緦此本緦字闕毛本誤絲）

凡爲位節

父母之喪　（惠棟挍宋本上有唯字宋監本岳本衞氏集說同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嘉靖本同）

凡爲至而往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下兩處五哭之文　（閩監本同毛本五哭之文誤倒作之文五哭）

哭父之黨節
以其精神不在乎是（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在作存宋監本嘉靖本同）
始聞喪哭而袒（各本同監本聞字闕）
故先作一哭（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一作壹）
所識者弔節
所識者至而踊（惠棟校宋本無此六字）
主人在墓左西鄕（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西字）
聞遠兄弟之喪節
既除喪而后聞喪（惠棟校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后作後嘉靖本同）
聞遠至左手（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無服而爲位者節
無服至者麻（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既降無服其族姑口口口口口口口其族姑姊爲族伯叔兄弟亦無服加麻（閩監本同惠棟校宋本同毛本上其族姑三字亦闕共闕十字考文補闕作其族姑姊爲族伯叔兄弟山井鼎云補此十字卻係衍文當刪去也案衛氏集說作既降無服其族姑姊爲族伯叔兄弟亦無服中間並無闕字是也）
凡奔喪有大夫至節
凡奔至拜之（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成踊而后襲者（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后作後下然后襲衣同）
故云或曰（惠棟校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三終記云凡三十頁）
問喪第三十五（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四）
親始死雞斯節
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二作三）
故曰辟踊哭泣（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辟踴○按依說文當作𧻓从走甬聲）
以鬼饗之（惠棟校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饗作享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饗）
稽顙觸地無容（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毛本觸誤拜）
親始至實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薄者以飲之（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飲誤欲）
祭之宗廟以鬼饗之者（惠棟校宋本作饗閩監毛本饗作享下以鬼饗之同）
猶居倚廬枕塊（惠棟校宋本有倚字閩監毛本倚字脫）
不敢據杖以尊者在（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據誤遽）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七

服問第三十六（○陸曰鄭云服問者善其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此於別錄屬喪服也）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皇君也諸侯妾子之妻爲其君姑齊衰與爲小君同舅不厭婦也○傳此引大傳文也從如字范才用反爲其于僞反注及下皆同齊衰上音咨下七雷反後放此厭於涉反下同）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差初佳反又初宜反下同）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雖外親亦無二統○）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絰期之葛絰三年既練首絰除矣爲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衰八升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麤衰○期音基下及注皆同○）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期既葬之葛帶小於練之葛帶又當有絰亦反服其故葛帶絰期之絰差之宜也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亦服其功衰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絰帶皆麻○）小功無變也。（無所變於大功齊衰之服不用輕累重也○累劣彼反又劣僞反○）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上時掌反澡音早斷下管反下文同○）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雖無變緣練無首絰於有事則免絰如其倫免無不絰絰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免音問下及注不免者皆同去起呂反下同）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之耳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也○爲稅上如字下吐外反注及下皆同要一遙反）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

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謂大功之親爲殤在緦小功者也所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麻衰變既虞卒哭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殤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爲殤未成人文不縟耳下殤則否言賤也男子爲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爲之中從下服緦麻○長丁丈反筭徐音蒜悉亂反重直勇反徐治龍反注同爲于僞反注除爲殤在緦皆同縟音辱繁飾也）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喪大記曰外宗房中南面○君爲于僞反後音皆同注諸侯爲天子下注亦爲此三人士爲國君同）世子不爲天子服。（遠嫌也不服與畿外之民同也○遠于萬反畿音祈）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大子音泰下及注同適丁歷反下同見賢遍反）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驂七南反乘音剩爲于僞反下爲其母同伸音申）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絰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錫思歷反）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絰絰重也稅猶免也古者說或作稅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絰也○免絰音勉去也下無免絰并注皆同徐並音問恐非朝直遙反稅吐活反注同說吐活反又始銳反）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列等比也○罪本或作辠正字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爲罪也上時掌反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比必利反）

【疏】傳曰至列也○正義曰此四條明從服輕重之異也○傳曰皇氏云此言傳曰者即前大傳之篇則服術有六不指其人今各以其人明之或可傳曰者是舊有成傳記者引之則非前大傳篇也故下文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記者皆引此舊傳而記之○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者公子謂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爲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爲母大功而妾子妻不辨諸侯存沒爲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爲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而謂之皇姑者皇君也此妾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自明非女君而此婦所尊與女君同故云君姑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者謂公子之外祖父母也公子被厭不服己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者雖爲公子之妻猶爲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服父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注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正義曰經唯云公子外兄弟知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爲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爲之有服故知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爲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者此明繼母之黨亦是舊傳之辭事異於上故更稱傳曰也○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者謂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則帶其故葛帶者故葛帶謂三年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麤細正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者謂三年練後首絰既除故絰期之葛絰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絰其故葛絰帶期之麻帶以其婦人不葛帶故也○服其功衰者功衰謂服父之練之功衰也○注帶其至麤衰○正義曰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者三年既練要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期之既葬其帶亦然故云差相似但父帶爲重故帶其故葛帶也云絰期之葛絰三年既練首絰除矣者以三年既練男子除於首是男子首絰除矣其首空故絰期之葛絰此文主於男子也若婦人則首絰練之故葛絰練後麻帶已除則要絰期之麻帶也云爲父既練衰七升者以間傳稱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則知既練衰七升也云母既葬衰八升者此言八升者誤當云七升故間傳云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是既葬受時爲母衰七升也云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者以父之既練母之既葬衰皆七升其齊衰仍有八升九升故更言之八升者是正服齊衰或有九升者是義服齊衰也云服其功衰服麤衰者功即麤也言齊衰既有八升九升服也其麤者謂七升父之衰也經不云服其父衰而云功衰者經稱三年之衰則父爲長子及父卒爲母皆是三年今期喪既葬反服其服若言功衰揔道三人故不得特言服父衰也母喪既練雖衰八升與正服既葬齊衰同以母服爲重亦服母之齊衰也皇氏云謂三年既練之後初遭期喪今謂此經亦三年未練之前初有期喪未葬爲前三年之衰爲練祭至期既葬乃帶其故葛帶絰期之葛絰也必知其期喪未葬已前得爲三年練祭者雜記篇云三年之喪既穎其練祥皆行彼謂後喪亦三年既穎之後得行前三年之喪練祭則知後喪期年未穎之前得爲三年之喪而行練也熊氏云爲母既葬衰八升言父在爲母也今鄭注云爲父既練衰七升爲母既葬衰八升矣又經云三年之喪既練皆爲父卒爲母今熊氏云父在爲母其義非也○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者此明三年之喪練後有大功之喪也大功之喪者爲大功喪既葬以前經云期之喪既葬則此大功之喪亦既葬不云既葬者從上省文也亦如之者言亦帶其故葛帶絰期之葛絰也故云亦如之○注大功至皆麻○正義曰言大功初死之麻變三年練後之葛首要皆麻矣故間傳謂之重麻也云期既葬之葛帶者謂大功既葬葛帶以次差之三寸有餘三年練之葛帶以次差之則四寸有餘大功既葬葛帶小於練之葛帶故反服練之故葛帶也又大功既葬者首絰四寸有餘若要服練之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葛絰既麤細相似不得爲五分去一爲帶之差故首絰與期之絰五寸有餘進與期之既葬同也故云絰期之絰是差次之宜也此注亦主於男子矣其婦人之服於下間傳篇具禫也云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者大功初喪服麻之時首絰五寸餘要帶四寸餘大功既葬之後首絰應合四寸餘要帶本合三寸餘既服練之要帶四寸餘則其首絰合五分加一成五寸餘也是大功初死之麻齊衰既葬之葛與初死之麻大小同故云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云亦服其功衰者亦上文也服其功衰謂服父之練衰也以大功初喪者衰七升八升九升既葬之後則有十升然服父七升也云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絰帶皆麻者間傳篇云斬衰既練遭大功之喪既重麻則知斬衰既練遭齊衰灼然重麻故云絰帶皆麻也此熊氏皇氏之說檢勘鄭意其義然也崔氏云此經大功之喪承前經之下既有三年之練又有期喪既葬合大功既葬之後故帶其練之故葛帶絰期之葛絰於此經文其義得通然於間傳之文於義不合案間傳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又云既練遭大功之喪文各別則此經文大功雖據三年練後不合期喪既葬也注云男子絰期之葛絰婦人帶期之葛帶其誤者爲期絰期帶謂其大功之絰大功之帶然於鄭注其義稍乖也當以熊皇爲正也○小功無變也謂凡常小功無變於大功以上之服言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者謂大功以上爲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合糾爲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若麻之無本謂小功以下其絰澡麻斷本是麻之無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矣○既練遇麻斷本者此明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爲之加絰也既練之後遭遇麻之斷本小功之喪○於免絰之者以練無首絰於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爲之加小功之絰也○既免去絰者謂小功以下之喪斂殯事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絰也○每可以絰者謂於小功以下之喪當斂殯之節每可以絰之時必爲之加麻也○既絰則去之者謂不應絰之時則去其絰自若練服也○注雖無至服也○正義曰有事則免絰如其倫者倫謂倫類雖爲之不變服其應免絰之時如平常有服之倫類也云免無不絰者解經於免絰之於是免之時必著絰則大斂小斂之節衆主人必加絰也云絰有不免者解經每可以絰必絰也云絰謂不免但云絰者謂既葬之後虞及卒哭之節但著絰不有免以服成故也是絰有不免者也○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者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者謂如當緦小功著免之飾則首絰其緦與小功之絰所以爲後喪緦絰者以前喪練冠首絰已除故也上經云小功不易明緦不易下經云緦小功之絰兼言緦者恐免絰不及緦故也前經已云於免絰之此經又云如免則絰者前經但云絰不云練冠恐小功以下不得改前喪練冠故重言之也因其初葛帶者言小功以下之喪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葛帶上文云期喪既葬則帶練之故葛帶此小功以下之喪亦著練之初葛帶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喪之時變練之葛帶爲麻期既葬之後還反服練之故葛帶故言故也謂其小功以下之喪不變練之葛帶故云初葛帶也○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者謂以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以有本爲稅者稅謂變易也所以緦之麻不變小功者以其緦與小功麻絰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唯大功以上麻絰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注稅亦至易也○正義曰云稅亦變易者以一經之內有變有稅兩文故言稅亦變易也云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者麻有本謂大功以上麻絰有本爲重下服乃變上服大功得變期期得變三年也云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者所以引此者欲明大功之麻非但得易期喪之葛亦得易三年練冠之葛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者此論

成人小功緦麻不得易前喪之葛又論殤在小功緦麻得易三年葛也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之喪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爲之小功婦人爲長殤小功中殤則緦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也○終殤之月筭者謂著此殤喪服之麻終竟此殤之月筭數如小功則五月緦麻則三月○而反三年之葛者此著麻月滿還反服三年之葛也○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者言服殤長中之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是非重此麻也所以服不改又變前喪葛者以殤服質略初死服麻已後無卒哭之時稅麻服葛之法以其質略其文不縟故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殤謂男子婦人俱爲之緦麻其情既輕則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案上文麻之有本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其殤服質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緦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注謂大至服澡○正義曰知大功之親爲殤在緦小功者以前文云緦小功不得變上服則此得變三年之葛亦是緦麻小功也殤長中在小功緦者本大功之親耳云正親親也者以大功之親其殤所以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大功是正親親故重其殤也云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者則雜記篇云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是也云齊衰變既虞卒哭者齊衰初喪得變三年既虞卒哭則下間傳篇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是也云爲殤未成人文不縟耳者縟謂數也謂禮文繁數若成人以上則禮繁數故變麻服葛今殤是未成人唯在質略無文飾之繁數故不變麻服葛也云男子爲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爲之中從下服緦者喪服傳文○君爲天子三年者謂列國諸侯之君爲天子三年也○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者言諸侯夫人爲天子如諸侯外宗之婦爲君也諸侯外宗之婦爲君期則夫人爲天子亦期也故云如外宗之爲君諸侯爲天子服斬衰喪服正文此記載之者謂以夫人如外宗之爲君起文以君與夫人故知將欲明諸侯夫人爲天子故載君爲文之首也○注外宗至南面○正義曰外宗君外親之婦也者其夫既是君之外姓其婦即是外宗也云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者謂夫與諸侯爲兄弟之親在於他國諸侯既死來爲之服當尊諸侯不繼本服之親故皆服斬其妻從服期也云諸侯爲天子服斬故夫人亦從服期是爲夫之君如外宗也熊氏云凡外宗有三案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是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皆爲諸侯服斬爲夫人服期是二也此文外宗是諸侯外宗之婦也若姑之子婦從母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爲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爲君服期是三也內宗有二者案周禮云內女之有爵謂其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云內宗者是君之五屬之內女是二也引喪大記曰外宗房中南面者證外宗之義也○世子不爲天子服者此明諸侯世子有繼世之道所以遠嫌不爲天子服也○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者此三人既正雖國君之尊猶主其喪也非此則不主也言妻欲見大夫以下亦爲妻及適子適婦爲主也○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者此明大夫適子爲君夫人大子之服是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得爲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著服如士服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者若君母是嫡夫人則羣臣爲服期今君母非夫人君爲之服緦則羣臣爲之無服也○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者近臣謂閽寺之屬僕御車者也驂車右也君之母非夫人貴臣乃不服而此諸臣賤者隨君之服也故云從服○唯君所服服也者君服緦則此等之人亦服緦故云唯君所服服也○注妾先至不可○正義曰妾先君所不服也者天子諸侯爲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服緦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者案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云言唯君所服伸君也者若其不爲後則爲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今以爲君得著緦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緦是近臣得從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鄭既以正禮言之又引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有以爲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是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案異義云妾子立爲君得尊其母立以爲夫人否今春秋公羊既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云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在奉授於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傳曰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爵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故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得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則從穀梁之說故異義駮云父爲長子三年爲眾子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繼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如鄭駁之言則此云春秋小君服之者是灼然非禮也云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者其小君無而以夫人服之已爲不可今小君既在而以夫人服妾母彌益不可故云益不可也○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者此明君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亦如之者出謂以他事而出不至喪所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當事則弁絰者君行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弁將葬啓殯當如此之事則首著弁絰身衣錫衰若於士雖當事首服皮弁故士喪禮云君視大斂注云皮弁服襲裘是也○大夫相爲亦然者亦如君於卿大夫也不當事則皮弁當事則弁絰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是也大夫於士士雖當事亦皮弁也○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者謂公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往臨其喪則服錫衰不恒著之以居若餘事之出則不服也言居亦不服其當殯斂之事亦弁絰也○凡見人無免絰者謂已有齊衰之喪無免去絰重故也○雖朝於君無免絰者以絰重縱往朝君亦無免稅於絰也○唯公門有稅齊衰者謂已有不杖齊衰之喪至公門稅去其衰絰猶不去也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也其大功非但稅衰又免去絰也○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解朝君無免絰之意引舊記以明之言君所以許臣不免絰而入朝以君子之人以已恕物不可奪人喪禮使之免絰故許著絰也亦不可奪喪也非但不奪人喪亦不可自奪喪所以已有重喪猶絰以見君申已喪禮也○注有免至絰也○正義曰謂不杖齊衰者案下曲禮篇云苞屨不入公門藨屨杖齊衰之屨既不得入也此云稅齊衰明不杖齊衰也云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絰也者鄭以絰重於齊衰不杖齊衰雖脫亦不免絰以差次約之則大功非但脫衰又免去其絰也○罪多至列也者列等也言罪之與喪其數雖多其限同五其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間傳第三十七

（○陸曰鄭云名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此於別錄屬喪服）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有大憂者面必深黒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枲或爲似○苴七余反見賢遍反齊音咨下同枲思里反樂音洛）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偯於起反說文作㤞云痛聲折之設反從七容反○）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議謂陳說非時事也○唯于癸反徐以水反○）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與音預斂力驗反粥之六反溢音逸劉音實二十兩也莫音暮疏食音嗣下疏食同醯本亦作醯呼兮反下同醴音禮期音基下及注皆同中如字徐丁仲反禫大感反○）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苄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苄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苄今之蒲苹也○倚於綺反寢本亦作寑七審反苫始占反枕之鴆反塊苦對反又苦怪反說吐活反苄戶嫁反翦子賤反牀徐仕良反柱知矩反一音張柱反楣音眉復音伏○）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

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也○去起呂反下去麻同縷力主反差初佳反後放此○）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既變因為飾也婦人葛絰不葛帶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一股去一股則小於小功之絰似非也易服謂為後喪所變也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辟男子也其為帶猶五分絰去一耳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亦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纖或作綅○為母于偽反下注為後同重直龍反注三重同縓七戀反緣徐音掾悅絹反要一遙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注同纖息廉反注同去起呂反下同糾居黝反下同股音古辟音避朝直遙反紕婢支反又音綼綼音謂紛芳云反帨始銳反綅徐息廉反又音侵）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因上說而問之）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說所以易輕者之義也既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服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絰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此言包特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此言大功可易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絰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絰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絰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絰期之葛絰婦人絰其故葛絰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重直龍反注及下不言重言重者同○）

【疏】斬衰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居喪外貌輕重之異○苴惡貌也者苴是黎黑色故為惡貌也○大功貌若止者止平停不動也○大功轉輕心無斬刺故貌不為之變又不為之傾故貌若止於二者之間衰因鍛布帶屨亦輕其絰色用枲同者自別哀義耳○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者若如也言斬衰之哭一舉而至氣絕如似氣往而不卻反聲也○哀容可也者言小功緦麻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理可也○○斬衰唯而不對者但唯於人不以言辭而對也皇氏以為親始死但唯而已不以言對案雜記云三年之喪對而不問為在喪稍久故對也○大功言而不議者大功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雜記云齊衰之喪言而不語彼謂言已事故鄭彼注云言言已事也為人說為語與此言異也○斬衰三日不食者謂三日之內孝經云三日而食者謂三日之外乃食也○齊衰二日不食者皇氏云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三不食者當是義服齊衰小功緦麻再不食者喪大記云壹不食再不食則是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也與此不同者熊氏云異人之說故其義別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者此明父母終喪以來所食之節也○又期而大祥有醯醬者謂主大祥之節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鹽酪也若不能食者小祥食菜果之時得用醯醬也故喪大記云小祥食菜果以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又云食肉者先食乾肉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者異人之說故不同也○注先飲至厚味○正義曰以醴酒味薄乾肉又澀所以先食之者以喪服除孝子不恐發初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也○父母之喪居倚廬者此明初遭五服之喪居處之異也○芐翦不納者芐為蒲萃為席翦頭為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者此明遭父母之喪至終服以來所居改變之節即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論其正耳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也亦有齊衰之喪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為衆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寢是也○斬衰三升者此明五服精麤之異○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者以三月之喪治其麻縷其細如緦故云緦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縷細而疏也有事其縷事謂鍛治其布繐縷也無事其布謂纖布既成不鍛治其布以衰在外故也○注此齊至差也○正義曰此齊衰多二等者案喪服記云齊衰四升此經云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多於喪服篇之二等故云多二等也云大功小功多一等者案喪服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喪服記又云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云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故云大功小功多一等也云服主於受者以喪服之經理主於受服者而言以大功之殤無受服不列大功七升以喪服父母為主欲其文相值故累而不言故云服主於受也云是極列衣服之差也者以喪服既累故記者於是經極列衣服之差所以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也○斬衰三升者此明父母之喪初死至練冠衰升數之變并明練後除脫之差也受以成布六升者以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縷既麤疏未為成布也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也○葛帶三重者謂男子也既虞卒哭受服之節要中之帶以葛代麻帶又差小於前以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三重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未受服之前麻帶為兩股相合也此直云葛帶三重則首絰雖葛不三重也猶兩股糾之也○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者父沒為母與父同也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也又練為中衣以縓為領緣也○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者謂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為大祥之祭祭訖之後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徵內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故云大祥素縞麻衣也○中月而禫者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為禫祭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禫而纖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既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無所不佩者吉祭之時身尋常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注葛帶至常也正義曰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以經文直云葛帶三重不辨男女之異故明之云謂男子也云五分去一而四糾之者以喪服傳云五服絰帶相差皆五分去一故知受服之時以葛代麻亦五分去一既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分為四股而糾之故云四糾之云帶輕既變因為飾也者男子重首而輕帶既變麻用葛四股糾之以為飾也則知男子首絰婦人要帶不三重為飾也云婦人葛絰不葛帶者案少儀云婦人葛絰而除帶又上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謂齊斬之婦人也故士虞禮曰婦人既練說首絰不說帶也注云不脫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其大功以下婦人亦葛帶也故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及其變服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是男女共為即知大功婦人亦受葛也云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一股者舊說云所至練之時又三分去一此既葬葛帶三重去其一股以為練之帶也云去一股則小於小功之絰似非也者斬衰既葬與齊衰之麻同斬衰既練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帶即與小功首絰同所云同者皆五分去一今乃三分斬衰既葬三重之葛帶去其一股以為練帶則是三年練帶小於小功首絰非五服之差次故云似非也云易服謂為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重今更遭後喪輕服欲變易前喪故云為後喪所變也云其為帶猶五分絰去一耳者以婦人斬衰不變帶以其重要故也婦人既重其要恐要帶與首絰麤細相似同故云其為帶猶須五分首絰去一分耳以首尊於要但婦人避男子而重要帶耳云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者證當祥祭之時所著之服非是素縞麻衣也云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者引之者證此經大祥素縞麻衣是大祥之後所服之服也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者案雜記篇云朝服十五升此大祥之祭既著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當與朝服同故知十五升布深衣也云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者若有采飾則謂之深衣深衣篇所云者是也若緣以素則曰長衣聘禮長衣是也若緣之以布則曰麻衣此云麻衣是也云大祥除衰杖者以下三年問篇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既稱終畢是除衰杖可知也云黑經白緯曰纖者戴德變除禮文矣云舊說纖冠者采纓也者以無正文故以舊說而言之云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者此謂禫祭既畢吉祭以後始得無所不佩若吉祭之前禫祭雖竟未得無所不佩以其禫後何纖冠立端黃裳故知吉祭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祭既畢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月猶未純吉士虞記云是月也吉祭而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而猶未以某妃配則禫之後月乃得復平常○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以前文云易服者先易輕者故記者於此經更自釋易輕之意故云何為易輕者也言有何所為得易輕者故下文釋云既有前喪今又遭後喪得以後喪易換前喪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者謂士及庶人也故卒哭與虞並言之矣若大夫以上則虞受服故喪服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輕者包言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要者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也若婦人輕者得著齊衰首絰而包斬衰之絰故云輕者包也○重者特者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絰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首特也○注說所至可貳正義曰此云包特者謂於此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貳云包或云特者斬衰齊衰既是重服舉此言包特則知齊衰大功亦包特也卑謂男子卑要婦人卑首欲明卑者可以兩施兩施謂施於齊衰又得兼斬衰以其輕卑之故得可以兩施云而尊者不可貳者尊謂男子尊首婦人尊要故喪尊正得尊於重服不可差貳兼服輕也○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者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男子唯有要帶婦人唯有首絰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絰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以練之故葛帶首著期之葛絰婦人絰其練之故葛絰著期之葛帶是謂之重葛也○注此言至之重葛○正

（義曰謂大功既虞卒哭之後大功葛帶輕於練之葛帶故男子反帶其練之故葛帶也云經期之葛經者以男子練時首經既除今經大功又既葬其首則有經大功之葛經今云期之葛經以大功葛經既與練之葛帶麤細相似非上下之差故大功葛經但麤細與期之經同故云經期之葛經但麤細與期同其實大功葛經前於服問篇已釋也云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者大功既葬之後大功首經輕於練之葛經故反服其練之故葛經帶謂婦人練後要帶已除今大功已葬其要則帶大功葛帶也謂之期葛帶者麤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帶也）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此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兩言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期以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著張慮反○）【疏】（齊衰至服之○正義曰此明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以後服易前服之義也○麻葛兼服之者即前文輕者包重者特之義今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兼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注此言至其輕○正義曰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者以單者可包尊須特著其尊卑之義故於斬衰重服言之兼者不取其義直云經帶麻葛兼有故於齊衰輕服言之於男子而論其實同也云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者鄭以既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此文承麻葛重下所以不稱麻葛重者以三年之喪既練之後男子除首經是或無經也婦人除要帶是或無帶也所以稱重以於先既單今首經皆有故須稱重云期以下固皆有矣者言男子首之與要固當皆有經帶矣婦人亦然也既不似既練之單所以不得稱重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此竟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皆無易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主爲大功之殤長中言之○爲于僞反長丁丈反）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經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疏】（斬衰至服之○正義曰此明五服葛之與麻麤細相同同者與後兼前服也○麻同則兼服之者以後服之麻與前服之葛麤細同則得服後麻兼前服葛也案服問篇小功緦不得變大功以上此小功之麻得變大功之葛緦之麻得變小功之葛謂成人大功之殤在長中服問已釋也○兼服之服重者則前文重者特是也○則易輕者也謂男子婦人則易換輕者前文輕者包是也○注服重至受矣○正義曰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者以前文麻葛兼服之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此易輕者男子則易於要婦人則易於首男子婦人俱得易輕故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云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經者此明遭後服初喪男子婦人雖易前服之輕至後服既葬之後還須反服其前喪故云男子反服其故葛帶婦人反服其故葛經但經文據其後喪初死得易前喪之輕注意明也後既易以滿還反服前喪輕服故文注稍異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七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服問第三十六

傳曰有從輕而重節

三年既練首經除矣爲父既練首經除矣爲父既練衰七升（嘉靖本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宋監本首經除矣爲父既練下無首經除矣爲父既練八字是也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變三年之練葛期既葬之葛帶（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戴震云期既葬之葛帶期字衍宜刪疏內同）

傳曰至列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今各以其人明之或可（閩監毛本同山井鼎云宋板明之或作今各以不可解疑有脫誤）

故下文罪多而刑五（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文作云）

若婦人則首經練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若下有其字）

或有九升者是義服齊衰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有字）

故首經與期之經五寸有餘（閩監毛本同戴震云故首經下衍一與字）

則其首經合五分加一成五寸餘也（惠棟挍宋本閩毛本同監本加字空闕）

每可以經者謂於小功以下之喪（惠棟挍宋本以經下有必經二字此本脫閩監本同）

得變三年既虞卒哭（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得作則）

若姑之子婦從母子婦（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從母下有之字衞氏集說同）

又引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引作别衞氏集說同）

今春秋公羊既說妾子立爲君（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通典家禮載此無既字）

云子不得爵命父妾（閩監毛本同通典無云字）

以妾在奉授於尊者（閩監毛本同通典作以妾本接事尊者）

故春秋左氏說成風（閩監毛本同通典故春秋作古春秋）

女君卒繼攝其事耳（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繼下當有室字）

間傳第三十七

斬衰何以服苴節（惠棟云斬衰節齊衰之喪節斬衰節宋本合爲一節）

莫一溢米（各本同毛本其誤莫釋文出莫一）

居倚廬（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毛本廬誤閭）

苄翦不納（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毛本苄誤苄下苄翦同釋文出苄）

柱楣翦屏（閩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監毛本柱作拄釋文亦作柱）

斬衰至者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今經大功又既葬（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今作本）

齊衰之喪節

不言包特而兩言者（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兩言作言兩考文引古本同）

正義曰此明齊衰既虞卒哭（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斬衰之葛節

此竟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續通解竟作章考文引古本同）

正義曰此明五服（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七（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四終記云凡二十六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八

三年問第三十八（陸曰鄭云名三年問者善其以知喪服年月所由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三年問者善其問以知喪服年月所由此於別錄屬喪服）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猶不易也○稱尺證反注及下皆同別彼列反易音亦注同）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飾情之章表也○創音瘡初良反鉅音巨大也愈徐音庾差也遲徐直移反倚於綺反枕塊之鴆反）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思如字一音息吏反斷丁亂反復音伏）【疏】（三年至也哉○正義曰此一節問喪三年所由解釋所以三年之意○三年之喪何也者記者欲釋三年之義故假設其問云三年之喪者意有何義理謂稱人之情而立禮之節文○因以飾羣者飾謂章表也羣謂五服之親也因此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者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其節分明使不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者引舊語成文也無不也並有差品其道不可改易○創鉅者其日久者以釋重喪所以三年也其事既大故為譬也鉅大也夫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故云創鉅其日久也痛甚者其愈遲者愈差也賢者喪親傷腎乾肝斬斫之痛其痛甚故其差亦遲也○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者既痛甚差遲故稱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表是至痛極者也○哀痛未盡思慕未忘者言賢人君子於此二十五月之時悲哀摧痛猶未能盡憂思哀慕猶未能忘故心之哀慕於時未盡而外貌喪服以是斷割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者若不斷以二十五月則孝子送死之情何時得已復吉常之禮何有限節故聖人裁斷止限二十五月豈不是送死須有已止反復生禮須有限節也哉）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匹偶也言燕雀之恩不如大鳥獸大鳥獸不如人含血氣之類人最有知而恩深也於其五服之親念之至死無止已○屬音蜀喪息浪反又如字巡徐詞均反過徐音戈一音古臥反號音豪戶羔反蹢本又作躑直亦反徐治革反躅直綠反徐治六反蹢躅不行也踟徐音馳字或作踟躕音廚燕於見反雀本又作爵啁張留反噍子流反啁噍聲頃苦潁反知音智）【疏】（凡生至不窮○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地之間血氣之類皆有所知至於鳥獸大小各能思其種類況在於人何有窮已也）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言惡人薄於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由夫音扶下皆同邪似嗟反人與音餘下君子與同曾則能反焉於虔反）【疏】（將由至亂乎○正義曰此一經明小人之人曾鳥獸之不若若不以禮節之安能羣居而不亂）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駟之過隙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駟音四馬也過古臥反徐音戈隙本又作郤去逆反空隙之地也）【疏】（將由至窮也○正義曰此一經明賢人君子於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若不以禮制節之則哀痛何時窮已駟之過隙者駟謂駟馬隙謂空隙駟馬峻疾空隙狹小以峻疾而過狹小言急速之甚）

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也去也○為于偽反下為母同中如字又丁仲反注同去起呂反）【疏】（故先至之矣○正義曰此一經明小人君子其意不同故先王為之立中人之制節○故先王焉者焉是語辭立中制節者言先王為之立中人之制以為年月限節○壹使足以成文理者壹謂齊同言君子小人皆齊同使足以成文章義理○則釋之矣者釋猶除去既成義理則除去其服所以成三年文理者以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又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以三年成文章義理）

然則何以至期也。（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者謂為人後者父在為母也○期音基注及下同）曰。至親以期斷。（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斷丁亂反下注同）是何也。（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法此變易可以期也）【疏】（然則至之也○正義曰上節既稱為父母三年何故有父母止有期者此一節釋為期之義然則何以至期也者言為父母本應三年何故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及父在為母而止於期曰至親以期斷者記者釋之為至親本以期斷故雖為他後及父在為母但以期也○是何也者記者又起問云有何義故以期矣○四時則已變矣者若期斷之義也言期是一年之周匝而天氣換矣前時已畢今時又來是變改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者言天地之中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終更為今事之始也○以是象之也者聖人以是之故以人事法象天地故期年也○注言三至母也○正義曰鄭意以三年之喪何以有降至於期者故云為人後者為本生之父母及父在為母期事故抑屈應降至九月十月何以必至於期以其本至親不可降期以下故雖降屈猶至於期今檢尋經意父母本應三年何以至期者但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荅曰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是經意不據為人後及父在為母期鄭之此釋恐未盡經意但既祖鄭學今因而釋之）

然則何以三年也。（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為）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下焉猶然○加隆焉爾一本作加隆為爾焉徐如字一音於虔反焉猶然也一云發聲也注及下同倍步罪反注同）【疏】（然則至期也○正義曰此一節釋因期及三年之義故設問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本實應期但子加恩隆重故三年焉爾也語助之辭也○然使倍之故再期也者焉猶然也子既加隆於父母故然使倍之然猶如是倍之言倍一期故至再期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歲時之數也言既象天地又足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殺色界反徐所例反）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言三年之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不知其所由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疏】（由九至盡矣○正義曰上節既稱期斷何故有九月以下故此經釋之○由九月以下何也者由從也記者既稱期斷假設問之何故有從九月以下○曰焉使弗及也者焉亦然也然使恩隆不及於期也則五月不及九月三月不及五月轉相不及也○故三年以為隆者謂恩愛隆重○緦小功以為殺者謂情理殺薄○朞九月以為間者是隆殺之間也○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者天地之氣三年一閏是三年者取象於一閏天地一期物終是一期者取象於一周九月者以象陽之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也五月以象於五行三月者取象天地一時而氣變言五服之節皆取法於天地○中取則於人者則法也天地之中取則於人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之一歲情意變改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之屬亦逐人情而減殺是中則於人○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者既取法天地與人三才並備故能調和羣眾聚居和諧專壹義理盡備矣○故三至喪也○正義曰此一節重明三年之義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言三年喪禮於人道之中至極文理之盛者則朞以下非其至極也夫是之謂至隆者言三年之喪人恩

之至極隆厚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言三年之喪行之自遠未有能識知所從來也言不知所從何代而來引孔子者論語之文證此三年之喪也○注不望入矣○正義曰案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尚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此云不知所由來者但上古云喪期無數謂無葬練祥之數其喪父母之哀猶三年也故堯崩云如喪考妣三載則知堯以前喪考妣已三年但不知定在何時其喪服所起則黃帝堯舜之時雖有衣裳仍未有喪服也但唐虞已前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爲之故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若不齊則皆用白布也鄭注喪服其冠衰之異從三代以下由唐虞以上曰大古吉凶皆用白布則知三代吉凶異也

深衣第三十九

（○陸曰鄭云以其記深衣之制也名曰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有表則謂之中衣以素純則曰長衣也）

【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此於別録屬制度鄭云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天子大夫以其四命與公之孤同爵弁自祭故中衣用素云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者亦謂天子之士與諸侯大夫同案少牢諸侯大夫祭以朝服故天子之士亦祭以朝服朝服用布故中衣以布其諸侯之士自祭以玄端玄端則朝服之衣但其裳異耳中衣亦用布也案詩云素衣朱襮晉人欲薦桓叔桓叔大夫得用素衣者國人以國君之禮待之故欲薦素衣也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而已下云緣廣寸半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故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知喪服亦有中衣者檀弓云練衣黃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爲內是也但喪服中衣不得繼揜尺也故喪服儀云帶緣各視其冠注云緣如深衣之緣是喪服中衣用深衣則深衣緣之以采故下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以青之屬也唯孤子深衣純以素但以緣而已不與長衣同其吉服中衣亦以采緣其諸侯得綃黼爲領丹朱爲緣郊特牲云綃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知大夫士不用綃黼丹朱但用采純而已矣無文以明之其長衣以素緣知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故知以素緣也若以布緣則曰麻衣知用布緣者以其稱麻衣故知也其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麤細至葬可以用素緣也練則用縓也其詩之麻衣則與此別彼謂吉服之衣也所以此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言聖人制事必有法度○應於證反）短毋見膚。（衣取蔽形○毋音無下同見賢遍反）長毋被土。（爲汙辱也○被彼義反爲于僞反汙汙辱之汙一音烏臥反）續衽鉤邊。（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續或爲裕○衽而審反又如鴆反鉤古侯反屬音燭下皆同喙許穢反裕以樹反）要縫半下。（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要或爲優○要一遙反注同縫扶用反下注同）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肘不能不出入袼衣袂當掖之縫也○袼本又作胳音各腋也肘竹九反又張柳反掖本又作腋音亦）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肘或爲腕○袂彌世反袪末曰袂詘丘勿反腕烏亂反）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當骨緩急難爲中也○厭於甲反徐於涉反下同髀畢婢反徐匹婢反一音步啓反脅許劫反當丁浪反注同又丁郎反中丁仲反又如字）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應應對之應下同殺色界反徐所例反）袂圜以應規。（謂胡下也○圜音圓胡下下垂曰胡）曲袷如矩以應方。（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袷音劫下注同）負繩及踝以應直。（繩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也○踝胡瓦反裻音督跟音根）下齊如權衡以應平。（齊緝○齊音咨亦作齎下同緝古入反）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行舉手謂揖讓）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也政或爲正）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或仰則心有異志者與○行下孟反又如字卬音仰本又作仰一音五郎反與音餘○）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言非法不服也）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貴此衣也）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完且弗費言可苦衣而易有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相息亮反完音丸費芳貴反又孚沸反注同苦衣於既反易以豉反鍛丁亂反濯音濁純之允反又之閏反後皆同朝直遙反上時掌反○）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尊者存以多飾爲孝繢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大父母音泰大父母祖父母也繢胡對反○）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袷廣二寸○緣悅絹反注同廣古曠反注同緆徐音以豉反皇音錫案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綼下曰緆也）

【疏】古者至篇末○正義曰此一篇從此至末皆論深衣之制今各隨文解之○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者以作記之人爲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言蓋者疑辭也○以應規矩繩權衡者此則制度之事所應者備在下文○短毋見膚者深衣所取覆形體縱令稍短不得見其膚肉若見膚肉則褻也○長毋被土者其衣縱長無覆被於土爲汙辱也○續衽鉤邊者衽謂深衣之裳以下闊上狹謂之爲衽接續此衽而鉤其旁邊即今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者是也○注續猶至裾也○正義曰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爲餘衽悉當旁也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若其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云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者案援神契云象鼻必卷長鳥喙必鉤鄭據此讀之也云若今曲裾也鄭以後漢之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今時朱衣朝服從後漢明帝所爲則鄭云今曲裾者是今朝服之曲裾也其深衣之衽已於玉藻釋之故今不得言也○要縫半下○要縫謂要中之縫尺寸闊狹半下畔之闊下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七尺二寸○注三分至寬也○正義曰此據裳之一幅分爲二幅凡布廣二尺二寸四寸爲縫一尺八寸在三分之一分爲六寸減此六寸以益於下是下二幅有二尺四寸上二幅有一尺二寸故云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容舉足而行故宜寬也○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袼謂當臂之處袂中高下宜稍寬大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肘也又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者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闊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二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當無骨者帶若當骨則緩急難中故當無骨之處此深衣帶下於朝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以下四尺五寸也○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者深衣其幅有六每幅交解爲二是十二幅也○注古者方領○正義曰鄭以漢時領皆嚮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似今擁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負繩及踝以應直○正義曰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正故云負繩非謂實負繩也○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者所以袂圜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如規也○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負繩背之縫也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政解負繩以方其義解抱方也言欲使人直其政教欲使政教直方其義欲使義事方正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記者旣明方直之義故引坤卦之六二直方以證之案鄭注坤之六二云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者言裳下之齊如權之衡低仰平也欲以安其志意而平均其心也○注完且至而已○正義曰可苦衣而易有也以其完牢乃可於苦事衣著故庶人服之以完牢故也而易有者以白布爲之不須輔敝綿纊之屬是易有也云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者案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深衣與朝服相類故用十五升布鍛濯謂打洗鍛濯用灰治理使和熟也然則喪服麻衣雖似深衣之制不必鍛濯灰治以其雜凶故也云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者案玉藻諸侯夕深衣祭牢肉又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是深衣爲朝祭之次服也云庶人吉服深衣者深衣是諸侯之下自深衣以後更無餘服故知是庶人之吉服喪服有衰裳包貴賤上下無差亦明庶人吉服乃深衣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者所尊俱在故衣純以繢言具父母則父母俱在也大父母則亦然也若其不具一在一亡不必純以繢也○具父母衣純以青者唯有父母而無祖父母者以爲吉不具故飾少而深衣領緣用青純降於繢也若父母無唯祖父母在亦當純以青○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者純袂者純緣也謂純其袂緣則袂口也又云緣讀爲緆謂深衣之下純也純邊者謂深衣之旁側也廣各寸半者言純袂口及裳下之緆并純旁邊其廣各寸半言表裏合爲三寸○注純謂至二寸○正義曰純謂緣之者解經

文二箇純字一是純袂二是純邊皆謂緣之也云緣袂謂其口也經言純袂恐口外更緣故云純袂則是緣其袂口也非是口外更有緣也故分明言之云緣緆也解經緣字讀爲緆謂深衣下畔也故既夕禮云明衣縓綼緆鄭注云在幅曰綼在下曰緆今經云此緆則深衣之下緣也云緣邊衣裳之側解經純邊也深衣外衿之邊有緣也裳雖前後相連然外邊曲裾揜處其側亦有緣也。

投壺第四十。

（陸曰鄭云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也皇云與射爲類宜屬嘉禮或云宜屬賓禮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爲類此於五禮宜屬嘉禮也或云宜屬賓禮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投壺壺器名以矢投其中射之類奉音捧芳勇反下及注皆同徐音如字下奉中同）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燕飲酒既脫屨升堂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爲謙辭。枉紆往反哨七笑反徐又以救反枉哨不正貌王肅云枉不直哨不正也樂賓音洛下同一讀下以樂音岳言投壺以樂肴戶交反重直用反下及注同稅本亦作脫吐活反請七井反下文同）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不得命不以命見許）

【疏】投壺至敬從。正義曰此一節論燕禮脫屨升堂之後主人請投壺於賓賓辭及許之事。主人奉矢者謂於阼階之上西面奉持其矢知西面者以賓在西故知西面對賓也。司射奉中者中謂受筭之器投壺亦射之類故司射於西堦上奉中北面也。使人執壺者謂主人使人執所投之壺於司射之西而北面也所以皆在西階上者欲就賓處也唯云使人不言官者以賤畧之也。某有枉矢哨壺者枉謂曲而不直也哨謂哨峻不正是主人謙遜之辭。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者賓稱主人設酒肴以待已是某既受主人之賜矣主人又請投壺樂已是重以樂也。注士則至北面。正義曰士則鹿中案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故云士則鹿中不云兕中者畧之也知此投壺是大夫士禮者以經云主人請賓是平敵之辭與鄉飲酒鄉射同故知是大夫士也若諸侯則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不得云主人請賓也此既非諸侯之禮而經云奏貍首者別取燕飲之義非謂尊卑之詩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圜圈以盛筭云奉之西堦上北面者案鄉射禮將射之時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於賓故知此司射奉中在西階上北面其執壺之人賤於司射故在司射之西以凡行禮統於主人雖俱在西堦而當尊東故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爲主人與賓俱升西階而主人在東也。注燕飲至射也。正義曰知既脫屨升堂主人乃請投壺也者案燕禮取俎以出卿大夫皆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羞庶羞之後乃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則知此亦在脫屨升堂之後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旅之前爲射以其詞衆庶禮重故早射異於燕射也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賓再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般步干反下同還音旋下同辟音避徐扶亦反注及下同）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拜送送矢也辟亦於其階上。）

【疏】賓再至曰辟。正義曰此一經論賓與主人受矢送矢之節。賓再拜受者賓既許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遙受矢也主人般還曰辟者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各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與賓。主人阼階上拜送者主人既授矢之後歸還阼階上主北面拜送矢也。賓般還曰辟者賓受矢之後歸於西階上見主人之拜賓爲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之言此者亦止主人拜知皆北面者案鄉飲酒鄉射拜受爵送爵皆北面故知亦當北面熊氏云以拜時還阼或可東西面相拜又以曰辟者是贊者來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義亦通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借進明爲偶也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鄉許亮反）

【疏】已拜至就筵。正義曰此一經明賓主受矢之後就投壺之筵。已拜受矢者謂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矢也。進即兩楹間退反位者主人受矢之後乃獨來就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看投壺處所乃却退反阼階之位。揖賓就筵者主人於阼階之上西面揖賓合就投壺之筵於是賓主各來就筵。注退乃至射物。正義曰云退乃揖賓者解經退反位揖賓也所以揖之者欲與賓俱即席相對爲偶而共投壺云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者以壺在於南故知投壺南鄉也投壺是射之類故知席相去如射物也物謂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闊一尺三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笥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注云笥長三尺距隨者物橫畫也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筭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筭而立以請賓侯投。度徒洛反注同以二矢半一本無此四字依注則有筭悉亂反下皆同處昌慮反坐才臥反又如字下同邪似嗟反。）

【疏】司射至筭興。正義曰前經賓主既就筵此經明進度壺并筭之節。司射進度壺者司射於西階之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鄉來賓主筵前進所量度其壺置於賓主筵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中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是各隨光明處也矢有長短亦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則二尺也七扶者則二尺八寸也九扶者則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反位者司射度壺既畢反還西階上位。設中者司射西階上取中稍進東面而設中也。東面執八筭興者既設中之後於中西東面手執八筭而興起其中裏亦實八筭。注亦實八筭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正義曰此約鄉射文實八筭於中今此投壺射之類故云亦實八筭於中亦者亦鄉射也。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拾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以慶馬勝筭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爲樂。比毗志反頻也徐扶質反注同勝飲上尺證反下於鴆反注及下同爲于僞反勝者立馬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拾其劫反下文及注皆同技其綺反任音而林反將子匠反帥色類反樂音洛。）

【疏】請賓至如之。正義曰此一經明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順投爲入者司射執八筭起而告賓黨爲投壺之法也順本也言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筭也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爲入亦不爲之釋筭也。比投不釋者比頻也又賓主投壺法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人喜悅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雖入亦不爲之釋筭也。勝飲不勝者又告云若投勝者則酌酒飲於不勝者也正爵既行者又說飲法也正爵謂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爲正爵既行謂行爵竟也。請爲勝者立馬者此謂行正爵畢而爲勝者立馬者則反取筭以爲馬表於勝數也必謂筭爲馬者馬是威武之用爲將帥所乘今投壺及射亦是習武而勝者自表堪爲將帥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若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然定本無此一句。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者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爲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請主人亦如之者司射請賓之黨爲每事並應曰諾竟而司射又請主人事事亦如賓而主人皆亦曰諾如賓也案鄉射司射請賓於西階上請主人於阼階上則此請賓請主人皆亦就賓主之前也。注正爵至爲樂。正義曰此經正爵讀罰爵故下別云三馬既備請慶多馬今鄭注或以罰或以慶則慶馬勝筭亦爲正爵者鄭通而解之罰慶俱是正爵故下文云正爵既行請徹馬彼謂慶爵亦稱正爵也案鄉射禮三耦先射賓主乃射以射禮重也此投壺不立三耦以投壺禮輕故也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弦鼓瑟者也貍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間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貍吏持反間間廁之間注同大音泰。）

【疏】命弦至曰諾。正義曰此一經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命弦者曰請奏貍首者謂司射命遣鼓瑟之弦者請奏貍首之篇。間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一也。大師曰諾者大師應此司射曰諾諾承領之辭也。注弦鼓至節焉。正義曰知鼓瑟者鄭約鄉射禮用瑟也案下有魯鼓薛鼓亦有鼓以弦爲重故特云命弦者云貍首詩篇名也者以與射義騶虞采蘋相類故知詩篇名也既非諸侯投壺而奏貍首者義取燕飲之儀猶如鄉射奏騶虞不計人之尊卑云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

者解所以間若一投壺者當聽之以爲志取投合於樂節故須中間若一也案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筭第二番釋筭未作樂第三番乃用樂此投壺發初則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立釋筭則坐以南爲右北爲左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更古衡反下同。）

〔疏〕左右至於左。○正義曰此一經論投壺之事中者釋筭之儀。○左右告矢具者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與賓以矢具也。○請拾投者拾更也司射又請賓主更遞而投於是乃投壺也。○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者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釋一筭於地也。○賓黨於右者右謂司射之前稍南也。○主黨於左者左謂司射之前稍北也。○注已投者退各反其位。○正義曰約鄉射禮射畢則各反其位則知投壺者畢亦各反其位辟後來也反位謂主黨於東賓黨於西。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鈞。（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筭如數射筭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筭爲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左筭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筭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於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爲賢尚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筭以告。○數色主反注同爲純音全下及注同鄭注儀禮如字云純全也奇紀宜反下同遂以奇筭告一本此句上更有勝者司射五字誤鈞居有反縮色六反直也其它音他勝與音餘下勝與同技其綺反）

〔疏〕卒投至右鈞。○正義曰此一經明投壺筭數之儀。○卒投者謂投壺卒也。○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者司射於壺西東面執筭請曰賓主之黨卒竟投請數筭二筭爲純一純以取者純全也二筭合爲一全地上取筭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筭爲奇者一筭謂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筭爲奇。○遂以奇筭告者奇餘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筭手執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者或左或右不定故稱某賢賢謂勝者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數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若有奇數則曰奇假令九筭則曰九奇也。○鈞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注卒已至以告。○正義曰云如數射筭者以投壺射之類故知此數投壺之筭如數射筭云一純以取至其他如右獲此皆鄉射之禮文也一純以取實於左手謂就地上之筭以右手每一純別而取實於左手云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者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於地司射東面則東西爲縮每十雙則東西縮爲一委每有十雙更別委之故云每委異之云有餘則橫諸純下者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於純下謂橫在十純之西南北置之云一筭爲奇奇則縮諸純下者若唯有一筭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此謂數右筭之法若數左筭則異於右筭謂揔斂地之筭實於左手之中每一純取以委地滿十則異之謂滿十純揔爲一委云其他如右獲者謂所縮所橫如右獲也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觴失羊反字或作觴同）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酌者亦酌奠於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爲尊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跪其委反奉芳勇反下注奉觴同灌古亂反養羊尚反注同飲於鴆反下飲不勝同）

〔疏〕命酌至敬養。○正義曰此一節明飲不勝之儀命酌曰請行觴者謂司射命此酌酒者曰敬以請賓與主人行觴謂罰爵之事賓主已許汝當酌之。○酌者曰諾者謂勝黨之弟子曰諾受領許酌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奠於豐上也。○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者謂勝者與不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豐上之爵手奉其觴曰蒙賜灌灌猶飲也。○勝者跪曰敬養者勝者跪執之曰敬以此觴而養不能。○注酌者勝黨之弟子。○正義曰此鄉射禮文也案彼文云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是也。○注周禮至射爵。○正義曰此周禮典瑞文引之者證灌爲飲也云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者以投壺射類故約鄉射而知也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爲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筭之前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必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直如字又持吏反爲于僞反）正爵既行。請徹馬。（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筭也既徹馬無筭爵乃行。○去音起呂反）

〔疏〕正爵至徹馬。○正義曰此一經論飲不勝者畢司射請爲勝者立馬以表顯賢能之事。○正爵既行者謂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之後司射乃請賓主請爲勝者樹標立其馬也。○馬各直其筭者直當也謂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筭之前所釋之筭東中之西也。○一馬從二馬者投壺與射禮同亦三番而止每番勝者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賓黨兩勝而立二馬主黨一勝但立一馬即以主黨從就賓黨二馬以少足益於多以助勝者爲榮。○以慶者一馬從二馬之後乃以慶賀多馬故云以慶但此經上去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也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以還是司射請辭言爲慶之禮勝者三馬既已備具請酌酒慶賀於多馬者賓主皆曰諾者無問勝與不勝皆稱曰諾。○注飲不至無豐。○正義曰云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者以投壺射之類故知亦三番而止案鄉射禮初番三耦射但唱獲而已未釋筭亦未飲不勝者第二番耦射畢賓主之黨皆射畢乃數筭飲不勝者第三番三耦及賓主等皆射中鼓節乃釋筭飲罰爵今投壺初則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云三者一黨不必三勝者解一馬從二馬之意言或賓或主之黨黨中不必三番得勝故以一勝之馬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者不得慶也云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者以飲不勝之時賤其無能故偶不親酌使弟子酌奠於豐上則鄉射禮所云者是也今既尊賢當須親酌手自投之故知不使其弟子無豐也皇氏以爲三番而止者謂三耦投壺而止案鄉射禮每番皆三耦而止今云三耦投壺而止非其義也。○正爵既行請徹馬。○正義曰此明飲慶爵之後司射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行無筭爵之事

筭多少視其坐。（筭用當視坐投壺者之衆寡爲數也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筭。○坐如字又才臥反注同）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褻隨晏早之宜無常處。○籌直由反扶方于反下及注同鋪普烏反又芳夫反褻息列反處昌慮反）筭長尺二寸。（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筭長尺有握握素也。○長直亮反注同）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脩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頸吉井反又九領反徐其聲反爲于僞反躍羊略反圜音圓囷去倫反奇紀宜反滑乎八反）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矢大七分或言去其皮節。○柘止夜反木名毋音無下皆同去起呂反注同）

〔疏〕筭多至其皮。○正義曰此一節明筭及矢長短之數又明壺之大小及矢之所用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篇之後記者之言也今錄記者既陳正禮於上又以此諸事繼之於下。○筭多少視其坐者言筭之多少視其所坐之人每人四矢人別四筭也。○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者籌矢也室中最狹故五扶堂上差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注投壺者人四矢。○正義曰案鄉射及大射人皆乘矢故知四矢也。○注籌矢至常處。○正義曰云春秋傳曰膚寸而合者此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文彼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唯泰山爾引之者證彼膚與此扶同也。○注脩長至餘也。○正義曰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者既稱腹容斗五升又云三分益一者以斗五升其數難計故加三分益一爲二斗從整數計之云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者以筭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爲一升則一斗之積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也二斗之積爲三百二十四寸也於此壺之圜囷之中凡有三百二十四寸也云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者腹之上下高五寸共有三百二十四寸今且以壺底一寸約之即於三百二十四寸之中五分之一得六十四寸八分也是腹脩五寸約之所得之數也云求其圓周圓周二尺七寸有奇者壺底一重既有六十四寸八分以圓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爲三分則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并前六十六寸八分得八十六寸八分也即是壺底一重方積之數也今將八十六寸開方積之九九八十一則爲方九寸強也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今以方求圓四分去一有二十七寸強是壺圓周二尺七寸有強故云圓周二尺七寸有奇也鄭之此計據一斗之數必知然者壺徑九寸以圓求方以方九寸計之凡九九八十一壺底一重有八十一寸五重則有五箇八十一寸總爲四百五寸今以方求圓四分去一去其一百一寸四分寸之一餘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於二斗之積三百二十四寸之內但容三百二寸四分寸之三餘有二十寸四分寸之一不盡故云圓周二十七寸有奇乃得盡也若以斗五升計之計一十五升之積有二百四十三寸則壺之所徑唯八寸餘也得容此數必知然者凡方八寸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得六十四寸壺高五重則五箇六十四寸總爲三百二十寸以方求圓四分去一去八十寸餘有二百四十寸於一斗五升之積餘有三寸不盡是壺徑八寸有餘乃得盡也今檢鄭之文注

之意以二斗壑數計之不取經文斗五升之義故云圜周二尺七寸有奇今筭者以其二尺七寸之圜必受斗五升之物數不相會也云壺體腹之上下各漸減殺苟欲壑合恐非鄭意魯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爲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記魯薛者禮衰爭異不知孰是也幠敖慢也偝者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上據浮或作匏或作符踰或爲遥○幠好吾反下同敖也敖五報反又五羔反下同敖慢也偝音佩徐符代反舊又薛敗反浮音縛謀反罰也穉音直吏反爲音于僞反鄉許亮反據本又作處同音捊匏薄交反【疏】魯令弟子辭曰至若是者浮○正義曰此一篇是周公正經而有魯薛之事者錄記之人以周衰之後魯之與薛有當時投壺號令弟子之異未知孰是故因以記之也○毋幠毋敖者幠亦敖也號令弟子云毋得幠而敖慢也○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者毋偝立謂不正面前毋得踰言謂遠相談話若偝立踰言有常刑之罰爵也若是者浮浮亦罰也薛令弟子辭曰若如是偝立踰言者則有浮罰之爵薛令弟子異於魯者其魯令弟子則稱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則總稱若是者浮浮亦罰也其言辭詳略雖異其意則同○注晏子至上據○正義曰引晏子春秋者證浮是罰爵之義故小爾雅云浮罰也

鼓○□○○□□○□○○□半。○□○□○○□

□○□○魯鼓○□○○○□□○□○○□□○□○

○□□○半○□○○□□○薛鼓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圜音圓鼙薄迷反鄭呼爲鼙也其聲下其音榻榻然榻音吐臘反□方鼓鄭呼爲鼓也其聲高其音鏜鏜然鏜音吐郎反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樂人國子能爲樂者此皆與於投壺○長丁丈反注同冠古亂反與音預

魯鼓○□○○□□○○半○□○○。□○○○○□

○□○薛鼓○□○○○○□○□○□○○○□○□

○○□○半○□○□○○○○□○此二者記兩家之異故兼列之【疏】魯鼓薛鼓○注云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正義曰以鼓節有圜點有方點故以爲圜者擊鼙方者擊鼓若頻有圜點則頻擊鼙聲每一圜點則一擊鼙聲若頻有方點則頻擊鼓聲也但記者因魯薛擊鼓之異圖而記之但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注射謂燕射○正義曰以此射與投壺相對用半鼓節爲投壺用全鼓節爲射禮又投壺在室在堂是燕樂之事故知此射亦謂燕射非大射及鄉射也○注庭長至投壺○正義曰經云司射庭長案鄉飲酒將旅之時使相爲司正在庭中立于觶南北面察飲酒不如儀者故知庭長司正也冠士者謂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云樂人國子能爲樂者以國子習樂故云國子能爲樂者欲明此樂人非瞽矇視瞭之徒以其能與主人之黨而觀禮故知非作樂瞽人也案國子是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今來觀樂士大夫投壺者以國之俊選皆在學習樂其士之子來觀投壺者鄭恐但王子及公卿大夫之子也云此皆與於投壺者鄭恐但來觀其禮不親投壺經既云屬賓黨主黨則是入賓主之朋故云與於投壺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八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八　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五

三年問第三十八

三年之喪何也節

三年至也哉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稱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　閩監本同毛本痛作病

則孝子送死之情何時得已　閩監本同毛本送誤道

凡生天地之閒者節

凡生至不窮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蹢躅焉踟蹰焉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躅作蠋踟作蹢云字或作踟嘉靖本誤作蜘蛛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節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毛本脩作修衛氏集說同

將由至窮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然則何以至期也節

雖至親皆期而除也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至作在段玉裁云有子注引亦作至

然則至之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及父在爲母但以期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以作

由九月以下節　惠棟云由九月節宋本分故三年之喪以下另爲一節

前世行之久矣　惠棟挍宋本作之矣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之誤良閩監毛本同宋監本亦作之矣

由九至盡矣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旣法天地與人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法上衍取字

深衣第三十九

故喪服儀云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儀改傳是也

古者深衣節

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　閩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毛本鳥誤烏衛氏集說喙誤啄釋文出鳥喙考文引古本鉤下有也字

齊緝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緝也

或低或仰　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監本毛本仰作卬惠棟挍宋本或作若仰作卬宋監本同六經正誤下或亦作若釋文出若卬云本又作仰○按卬與仰音同義近故古多互用

三十以下無父稱孤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以作已考文引古本同

古者至篇末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又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又字衛氏集說同

經言純袂恐口外更緣字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恐字○案自奔喪第三十四盡此篇宋監本禮記卷第十八經三千八十八字注三千四百八十八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十八經三千六百三十四字注三千七百五字

投壺第四十

投壺之禮節

旣脫屨升堂主人乃請投壺也　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嘉靖本堂作坐岳本同

敢固以請賓曰某旣賜矣　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大戴無固字是觀注則此處亦不當有

投壺至敬從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西面奉持其矢　惠棟挍宋本作持衛氏集說同此本持誤挂閩監毛本持誤挂各本面字同山井鼎云宋板面作南案南字非也下云知西面者以賓在西故知西面對賓也是無南字義也

知旣脫屨升堂主人乃請投壺也者　閩監毛本堂作坐下亦在脫屨升堂之後同衛氏集說亦作脫屨升堂

司射進節

執八筭興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毛本筭作算下並同衛氏集說唯此筭作算下並作筭釋文出八筭云下皆同○按筭籌字與算數字有別說文云从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誤也

司射至筭興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是各隨光明處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處作故衛氏集說同此本反

反還西階上位　惠棟挍宋本作反衛氏集說同此本反誤更閩監毛本同

請賓曰順投爲入節

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勝者立二馬五字誤正義云定本無此一句今大戴記亦無此一馬從二馬五字孫志祖云鄭注一馬從二馬之義在下文疑此處無此五字也）

請賓至如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卒投節

卒投至右鈞（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則別而取之〇一筭爲奇者一筭（閩監本同毛本〇誤倒在一筭爲奇者下）

謂擫斂地之筭（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斂作歛）

命酌曰節

請行觴（惠棟挍宋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觴作觴衞氏集說同釋文出行觴云字或作觴此本下奉觴又作觴岐出惠棟挍宋本石經岳本並作奉觴三本及集說並作奉觴〇按觴觴正俗字）

酌者亦酌奠於豐上（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亦酌作升酌）

命酌至敬養（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正爵既行節（惠棟云正爵節宋本分正爵既行請徹馬爲一節）

當其所釋筭之前三立馬者（惠棟挍宋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之前誤時也）

正爵至徹馬（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一黨不必三勝（惠棟挍宋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必誤得）

以投壺射之類故知亦三番而止（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之類故誤禮觀之）

乃數筭飲不勝者（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數誤釋衞氏集說同）

乃釋筭飲罰爵（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罰爵誤卒觶）

云三者一黨不必三勝者（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必誤得）

黨中不必三番得勝（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必誤能）

謂三耦投壺而止（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耦作偶下同〇按作偶非也）

筭多少視其坐節

壺去席二矢半（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毛本矢誤尺）

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宋本三作七惠棟云宋本七字誤）

或言去其皮節（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閩監毛本言去其皮誤以赦取無）

筭多至其皮（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明筭及矢長短之數又明壺之大小（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之數又明誤多少幷言）

此亦正篇之後記者之言也（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後記者之誤意彼以正）

繼之於下筭多少視其坐者（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於下筭誤〇筭之）

每人四矢人別四筭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人別誤亦人）

從整數計（閩監本同毛本計誤記）

鄭之此計據一斗之數（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一作二衞氏集說同）

四分寸之三於二斗之積（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三作二）

故云圜周二十七寸有奇（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十作尺）

魯令弟子辭曰節

毋憮（閩監毛本石經岳本衞氏集說同釋文憮作幠嘉靖本同案字當從巾作幠從心作憮者誤也下毋憮同）

毋偝立（各本同石經同毛本立誤力）

記魯薛者（惠棟挍宋本作記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記誤謂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誤詞）

魯令弟子辭曰至若是者浮（惠棟挍宋本無此十一字）

毋得踰言謂遠相談話（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得字）

鼓節

鼓（閩監本作鼓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毛本作鼓下鼓字並同〇按鼓从支凡从支从皮从攴皆俗誤也段玉裁云說文弓部弢下云从弓从支支垂飾與鼓同意則鼓之从支瞭然矣毛本注疏凡鼓字並從支甚是）

薛鼓（薛字各本並同毛本作辥下同）

此魯薛擊鼓之節也（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亦作節毛本節誤爵）

半〇□〇〇□（閩監毛本同石經無第四〇作半〇□〇□岳本同衞氏集說同通解同考文引足利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引南宋巾箱本同）

魯鼓薛〇注云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此卄三字）

但年代久遠（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久作大）

又投壺在室在堂是燕樂之事（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燕樂誤樂禮）

非謂一皆是王子及公卿大夫之子也（閩監本同毛本下子誤士）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九

儒行第四十一〇（陸曰行音下孟反鄭云以其記有道德之所行儒之言優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此注云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衞初反魯之時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行也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於別錄屬通論案下文云儒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搏猛引重不程勇力此皆剛猛得爲儒者但儒行不同或以遜讓爲儒或以剛猛爲儒其與人交接常能優柔故以儒表名）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爲儒服而問之〇服與音餘）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也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於儒乃今問其服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〇少詩照反注同衣於既反注所衣也衣少所居同逢掖上如字下音亦長丁丈反注同冠章古亂反注而冠長所居同章甫殷冠也單衣本亦作禪音丹袪去居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遽猶卒也物猶事也留久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爲久將倦使之相代〇行下孟反下行同遽其據反急也數色主反下同更古衡反注同又音庚卒七忽反大音泰朝直遙反擯必愼反相息亮反爲孔子同）哀公命席。（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聘舉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強居兩反又如字下同）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中中閒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僞言之不愊怛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慢音慢易以豉反下險易同粥徐本作鬻章六反謙貌一音羊六反愊普力反一音逼也怛丹達反本或作偪者非）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

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鬬訟○齊側皆反注同難乃旦反注同行皇如字舊下孟反夏戶嫁反爲于僞反處昌慮反遠于萬反）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祈猶求也立義以爲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久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爲貨○積子賜反又如字易以豉反又如字畜許六反見賢遍反近附近之近下可近同）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淹謂浸漬之劫劫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鷙省聲也程猶量也重鼎大鼎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雖有負者後不悔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不再猶不更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不斷其威常可畏也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斷或爲繼○淹於廉反樂五孝反又音岳好呼報反劫居業反沮在呂反注同鷙與摯同音至攫俱縛反一音九碧反搏音博程音呈斷音短直卯反絕也又丁亂反注同浸子鴆反漬才賜反脅許劫反恐曲勇反怖普路反省所景反量音亮又音良下同更居孟反）【疏】（魯哀公問於孔子者言夫子自衞反魯哀公館於孔子問以儒行之事記者錄之以爲儒行之篇孔子說儒凡十七條其從上以來至下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條明聖人之儒包上十五條賢人儒也其十七條之儒是夫子自謂也今此一節明哀公至孔子之家見孔子衣服之異疑其儒服遂問儒行爲孔子命席方說儒行之事也○君子之學也博者言徧知今古之事也○其服也鄉者其冠服須依所居之鄉也○丘不知儒服者不知猶不識也言我所服但依其鄉之服不知儒服言此者識哀公意不在儒欲侮笑其服故以此言非之○注逢猶至二寸○正義曰謂逢猶盛大之貌詩云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是逢爲盛大之貌也云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者掖謂肘掖之所寬大故云大袂禪衣也禮大夫以上其服侈袂鄭注司服云侈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裏不禪也孔子若依尋常侈袂服則哀公無由怪之以其大袂禪衣異於士大夫常服故問之云非哀公意不在於儒者今若在儒孔子新來則應問以儒行今乃問其服是意欲侮戲夫子故下文云不敢以儒爲戲明此時意以爲戲也云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者庶人無朝祭之事故知禪衣袂二尺二寸云袪尺二寸者玉藻文言深衣之制如此今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爲逢掖也則此大袂深衣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言

夫子生於魯長於宋魯有大袂禪衣宋有章甫之冠故知大袂之衣是少所居之服也章甫之冠是長所居之冠案曲禮云去國三世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孔子曾祖防叔防叔生木金木金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生孔子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立爲制法之主故有異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尋常同也且曲禮從新國之法祇謂禮儀法用未必衣服盡從也禮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時孔子自衞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遽數之不能終其物者遽卒也數說也終盡也物事也孔子荅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而說則不能盡事也○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者留久也若委細悉說之則乃大久也更僕者更代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擯相也言若委細悉說之則大久僕侍疾倦宜更代之未可終也若不代僕則事未可盡也○哀公命席者哀公既聞孔子所荅稱儒行不敢造次而盡故命掌筵者爲夫子布席也故注云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孔子侍者此一經明孔子侍坐於哀公說儒行修立已身終始之事○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者席猶鋪陳也珍謂美善之道言儒能鋪陳上古堯舜美善之道以待君上聘召也盧云儒是侍坐席之珍可重也此經論儒者自學修飾立身之事不應直云席上之珍可重故鄭不從也○力行以待取者言已修身勵力行之擬待進取榮位也其自立有如此者謂自修立已身有如此行在上之諸事也○儒有衣冠中者此明儒者容貌之事儒有衣冠中者中間言儒者所服衣冠在尋常人之中間不嚴勵自異也動作慎者謂舉動興作恒謹慎也○其大讓如慢謂有人以大物與已已之讓此大物之時辭貌寬緩如傲慢然○小讓如僞者言讓其小物如似詐僞亦謂寬緩不急切也言儒不以利動也○大則如威者言有大事之時形貌則如似有所畏懼也○小則如愧者言行小事之時則如似有所慙愧如威如愧皆謂重慎自貶損○粥粥若無能也者粥粥是柔弱專愚之貌言形貌粥粥然如無所能也○注中中至所畏○正義曰中中間者言儒者衣冠在常人中間則孔子逢掖之衣是也云如慢如僞言之不愊怛也者愊怛謂急促之意言語之時不愊怛切急如似慢然如似僞然皇氏云讓大物不受拒於人急如似傲慢讓小物之時初讓後受如似僞然與注意不合非鄭旨也○儒有居處齊難者此明儒者先以善道豫防備患難之事○居處齊難者凡所居處容貌齊莊可畏難也貌既如此人則無由慢之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者塗路也君子行道路不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已也○冬夏不爭陰陽之和者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處冬日暖處則暄夏日陰處則涼此並爲世人所競唯儒者讓而不爭也故注云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鬬訟也○愛其死以有待也者此解不爭也言愛死以待明時養其身以有爲也者言養身爲行道德也○其豫備有如此者言儒者先行善道豫防患害有如此在諸事上也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者此解經明儒者懷忠信仁義之事也○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者言儒懷忠信仁義以與人交不貪金玉利祿以與人競人則親而近之○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者言儒者祈土之福以義自居故云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者積積聚財物也儒以多學文章技藝爲富不求財積以利其身也○難得而易祿也非道之世則不仕是難得也先事後食是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者無義則去是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者非時謂非明時則不見是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者君有義而與之合無義則去是難畜也○其近人有如此者言儒者親近於人有如此

在上之諸事也○儒有委之以貨財者此明儒者之行有異於衆挺特而立不與同羣之事○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者言儒者之行人或委聚之以貨財謂多以貨財委之淹之以樂好謂他人淹漬之以愛樂華好之事言以愛樂玩好浸漬之也○見利不虧其義者謂儒者執持操行雖見貨財樂好之利不虧損已之義事苟且而愛也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者謂他人劫脅以軍衆沮恐之以兵刃也○見死不更其守者言儒者雖見劫見沮以致於死終不更改其所守之志而苟從之免死也○鷙蟲攫搏不程勇者言儒者若逢鷙猛之蟲則身自攫搏不程量武勇堪當以否遇即行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言引重鼎不豫前商量已力堪引以否言見則引之此攫搏引鼎喻艱難之事言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實暴虎之事而得爲儒者孔子此言雖託儒爲事其實自述也若春秋夾谷之會孔子欲斬齊之優儒是也案定十年公與齊侯會於夾谷之地於時孔子爲都禮之事齊人欲劫辱魯君孔子使人拒之而又齊人之樂併優及侏儒者於魯幕下弄魯君孔子命誅之斷其手足異門而出齊侯不敢輕魯遂汶陽之田及所侵之地並歸於魯是夫子之功儒者亦有勇不避艱難引之者言儒者有勇○往者不悔者言儒者有往過之事雖有敗負不如其意亦不追悔也○來者不豫者謂將來之事其所未見亦不豫前防備言已往及未來平行自若也○過言不再者再更也言儒者有愆過之言不再爲之○流言不極者極謂窮極若聞流傳之言不窮其根本所從出處也言儒者識慮深遠聞之則解故不窮極其所出也○不斷其威者斷絕也言儒者不豫絕其威嚴容止常可畏也○不習其謀者逢事則謀不豫習也○其特立有如此者言餘人不能唯儒者獨能特立有如此之行也○注淹謂至順也○正義曰淹謂浸漬之也言樂好之事民之所嗜易以溺人云淹之樂好故知淹爲浸漬也云沮謂恐怖之也以沮謂敗壞於人是恐怖之也俗本沮或爲阻字謂阻難之事云鷙蟲猛鳥猛獸也者蟲是鳥獸通名故爲猛鳥猛獸云字從鳥鷙省聲也者言鷙蟲既是猛鳥猛獸但獸摯從執下著手鳥鷙從執下著鳥今鷙包兩義以獸鷙從鳥故云省也執下著手執下著鳥俱是鷙聲故云聲也但以腳取之謂之攫以翼擊之謂之搏云雖有負者亦不悔也者身行往過之事雖有負敗不追悔也云平行自若者若如也言雖有負敗及未見之事不恥愧憂慮但平常而行志意自如也云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者口及則言謂口及其事則言論謀度之不豫前備其言說而順從所謀之也）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淫謂傾邪也恣滋味爲溽溽之言欲也○溽音辱數所具反殺魚既反邪似嗟反）【疏】（儒有至此者○此明儒有剛毅之事居處不淫者淫謂傾邪也言儒者性既剛毅故居處不傾邪也○飲食不溽者溽之言欲也即濃厚也言儒性既剛毅故飲食常質不濃厚也○其剛毅有如此者言儒者其剛強嚴毅有如此諸事）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冑直

（又反櫓音魯載音戴本亦作戴鎧開代反兜丁侯反鍪莫侯反小楯時準反又音允徐辭尹反【疏】儒有忠信至此者○此明儒者自立之事也○忠信以爲甲胄注云甲鎧胄兜鍪也干櫓小楯也大盾也甲胄干櫓所以禦其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亦禦其患難謂有忠信禮義則人不敢侵侮也○戴仁而行仁之盛○抱義而處義不離身○雖有暴政不更其所者更改也不改其志操迫然自成立也○雖與前自立文同其意異於上也其自立有如此者初第一儒言自立者謂強學力行而自修立也此經自立者謂獨懷仁義忠信也）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荅之。不敢以疑。上不荅。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言貧窮屈道仕爲小官也宮爲牆垣也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篳門荊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上荅之謂君應用其言○堵音覩方丈爲堵篳徐音畢杜預云柴門也圭窬徐音豆說文云穿木戶也郭璞玉蒼解詁云門旁小窬也音臾左傳作竇杜預云圭竇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形也蓬步紅反蓬戶以蓬爲戶也甕烏貢反牖音酉以甕爲牖并必政反注同日而一反諂本又作讇勑檢反穿音川應應對之應【疏】儒有一畝之宮至此者○此明儒者仕宦能自執其操也儒有一畝之宮者一畝謂徑一步長百步爲畝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爲宅也牆方六丈故云一畝之宮宮謂牆垣也環堵之室者環謂周迴也東西南北唯一堵○篳門圭窬篳門謂以荊竹織門也杜氏云柴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故云圭窬說文云穿木爲戶左傳作竇謂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蓬戶甕牖者蓬戶謂編蓬爲戶又以蓬塞門謂之蓬戶甕牖者謂牖窻圓如甕口也又云以敗甕口爲牖○易衣而出者王云更相衣而後可以出如王之意是合家共一衣故言出更著之也○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故注云二日用一日食也○上荅之不敢以疑者上君也荅之謂已有言語君應荅而用之不敢以疑謂已決竭心力不敢疑貳於君也亦謂雖被信任用不敢猜疑於君上也言儒者仕官盡忠○上不荅不敢以諂者已有言語而君不用及不見使則已宜靜默不敢諂媚求進也○注貧窮至爲雉○正義曰貧窮屈道仕爲小官也者以經云其仕有如此者是仕官之人今乃篳門圭窬仕爲小官儒有大德而仕小官故知貧窮屈道也云五版爲堵五堵爲雉者定十二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堵之大小高一丈長三丈爲雉）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猶圖也信或爲身○稽古兮反注同楷苦駭反法式也援音袁注下同推昌誰反注同讒仕咸反比毗悲反徐扶至反信依注爲伸音申思息嗣反【疏】儒有今人至此者○此明儒者雖身不居明代猶能憂思愛及於人之事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者言儒與今世小人共居仕與古人之君子意合同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者楷法式也言儒者行事以爲後世楷模法式○適弗逢世者適之也謂已之生於澆薄之時不逢明世也○上弗援者援引也取也既不逢明時又不爲君上之所引取也○下弗推者下謂民人也謂進舉也言身在下不遇之時又不爲民下所薦舉也○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危謂毀害也既不爲君所引又不爲民所薦唯有讒諂之民其羣黨連比共危亡已者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者言身乃可危而心志不可變奪也故論語云守死善道是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者起居猶舉動也竟終也信讀爲伸雖比黨之民共危已而行事舉動猶能終伸我已之志操不變易也○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者猶圖也身雖不遇其世所圖謀不忘百姓之所憂病也言常念之也其憂思有如此謂儒者身雖不遇猶能憂思於人有如在上之事也○注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正義曰此是信字義當如舒伸之伸但古之字皆假借此信字以爲屈伸之伸也）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舉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獨處時也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足也忠信之美美忠信者也優游之法法和柔者也毀方而瓦合去已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遠人○行下孟反上時掌反又如字注同裕羊樹反去起呂反遠于萬反又如字【疏】儒有博學至此者○此明儒有寬裕之事○博學而不窮者謂廣博學問而不窮止○篤行而不倦者篤猶純也又有純壹之行而行之不疲倦也○幽居而不淫者幽居謂未仕獨處也淫謂傾邪也君子雖復隱處常自脩整不傾邪也○上通而不困者上通謂身得通達於君有道德被用也不困謂既在其位必行其正使德位相稱不爲困弊不足也以儒德之備也○禮之以和爲貴者禮以體別爲理人用之也當患於貴賤有隔尊卑不親儒者用之則貴賤有禮而無間隔故云以和爲貴也○忠信之美者見人有忠信則已美之○優游之法者優柔者和柔也見人和軟則已法之○慕賢而容衆者以見賢思齊是慕賢也況愛一切是容衆也○毀方而瓦合者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鍔也瓦合謂瓦器破而相合也言儒者身雖方正毀屈已之方正下同瓦經如破去圭角與瓦器相合也○注不窮至遠人○正義曰不窮不止也者恐爲困窮故云不止謂不窮已云幽居謂獨處時也者既未仕對已仕者爲獨處也云去已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者圭角謂圭之鋒鍔有楞角言儒者身恒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異衆過甚去其大圭角言猶有小圭角也下與衆人小合儒者不與衆人之合亦於細碎小事而相合也則大義之事不皆合也云必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遠人者言儒者必須瓦合爲屈已同凡亦是君子爲道不遠離於人與常人小合若破圭角與瓦之相合故云不遠人也皇氏云毀已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義亦通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君得其志者君所欲爲賢臣成之○辟音避下同怨於元反又於願反推賢而進達之舊至此絕句皇以達之連下爲句【疏】儒有內稱至此者○此明儒者舉賢能之事○儒有內稱不避親者稱舉也不辟親舉人以理若祁奚舉子祁午是不辟親○外舉不辟怨者若祁奚舉讎人解狐也按襄三年左傳云祁奚請老致仕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但審知其賢故不辟也○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舊至此絕句皇氏以達之連下爲句言儒者欲舉人之時必程效其功積累其事知其事堪可乃推而進達之不妄舉人也○不望其報者言雖進達賢人於君不求望其報也○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者君得其志者謂君任此儒者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意所欲皆成此儒者推賢達士無所求爲唯苟在利益國家不於身上自求富貴也○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言儒者進達引能有如此在上諸事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相先猶相讓也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已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遠也○難乃旦反舉如字徐音據【疏】儒有聞善至此者○此明儒者舉任同類之屬前經舉賢援能謂疏遠者此經任舉謂親近者也○爵位相先也者相先謂推讓言儒者見爵位之事必先相推讓於朋友也○患難相死也儒者有患難相爲致死也久相待也者謂朋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而乃進也○遠相致也者謂已得明君而仕朋友在小國不同得志則遠相招致其任明君也○其任舉有如此者謂朋友更相委任舉薦有如此在上諸事）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又必舒而脫脫焉已爲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不臨深而爲高衆不以已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爲多謀事不以已小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已志也○澡音早靜如字徐本作諍音爭麤本又作麁七奴反翹祁饒反治直吏反注同沮徐在呂反注同行下孟反注及下注同又如字脫並吐外反妬丁路反壞乎怪反又音怪【疏】儒有澡身至此者○此明儒者殊異於衆人特立獨行之事○澡身而浴德者澡身謂能澡絜其身不染濁也浴德謂沐浴於德以德自清也○陳言而伏者謂陳設其言而伏聽君命也○靜而正之者謂靜退自居而尋常守正不傾躁也上弗知也謂已有善言正行君上所不知○麤而翹之者麤疏也翹起發也言儒者事君已有善正行君上既不知當何候君上顔色因緣有事微疏而起發之令君上得知也○又不急爲也者謂起發之時不急速而爲之也○不臨深而爲高者地既高矣不臨此衆人深下之處更增高大猶言不臨此衆人卑賤處而自尊顯也又臨衆人不以已位高尊而自振貴言儒者卑以自牧不加少而爲）

（多者謂已有謀事少勝不加增少勝自以爲多以矜大也世治不輕者世治之時雖與羣賢並處不自輕也言常自重愛也世亂不沮者沮猶廢壞也言世亂之時道雖不行亦不沮壞已之本志也○同弗與者言儒之仕彼位雖與齊同者行不是善則不與之相親合也○異弗非也者謂彼人與已之疏異所爲是善則不非毁之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言獨能特立獨有此行如此所云之事也前第五儒既明特立此又云特立獨行者前云特立但明一身勇武不論行之所爲此經所云非但身所特立又獨有此行爲獨行故更言特立也○注麤猶至志也○正義曰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者釋經文上不知也云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者釋經麤而翹之也云又必舒而脫脫焉已爲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者釋經又不急爲也若納已言速疾則被衆人所怪妬所由生也云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者言凡人之情見衆人無知已之獨賢則盡心用力若衆人皆賢或自替廢儒者不以如此恒自重愛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強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苟屈以順之也博學以知服不用已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雖分國如錙銖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錙○近附近之近砥音脂又音旨厲力世反分如字錙側其反說文云六銖銖音殊說文云權分十黍之重賢知音智〔疏〕儒有上不臣天子至此者此明儒者志操規爲之事○上不臣天子伯夷叔齊是也下不事諸侯長沮桀溺是也○愼靜而寬者既愼而靜所尚寬緩也強毅以與人者若有人與已辨言行而彼人道不正則已不苟屈從之是用剛毅以與人也○博學以知服者謂廣博學問猶知服畏先代賢人言不以已之博學陵夸前賢也○近文章砥厲廉隅者言儒者習近文章以自磨厲使成已廉隅也○雖分國如錙銖者言君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不貴重也不臣不仕者謂不與君爲臣不求仕官但自規度所爲之事而行故云其規爲有如此者也○注強毅至曰錙○正義曰強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苟屈以順之也者解經強毅以與人之事謂彼人來至與已辨爭言行而彼人爲道不正已則不苟且屈撓以順從之云不用已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者解經博學以知服謂不用已之所知勝於先世賢知者之所言服從之也云八兩曰錙者案筭法十黍爲參十參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同方同術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毁謗也○並如字又步頂反本亦作竝樂音洛又音岳下立嫁反厭於豔反行皇音衡又下孟反本方絕句立義絕句志行下孟反下注儒行同謗補浪反〔疏〕儒有合志至此者○此明儒者與人交友之事○合志同方者方猶法也言儒者與交友合齊志意而同於法則也○營道同術者謂經營道藝同齊於術同術則同方也但合志同方據所懷志意也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也○並立則樂者謂與知友並齊而立俱同仕官則歡樂也○相下不厭者謂遞相卑下不厭賤也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者雖有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謗之言欲譖毁朋友則已不信其言也○其行本方立義者庾氏言其行所本必方正所立必存義也○同而進不同而退者謂朋友所爲與已同則進而從之若不與已同則退而避之其交友有如此者言其結交爲朋友有如此在上諸事也自此以上凡有十五儒所陳之事亦有前後乖異者此上經云不臣不仕第一儒云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則有仕官之志也第十儒云寬裕第六儒云剛毅與寬裕亦別也第三儒云愛其死養其身備豫禍患第五儒云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亦不同也如此儒之乖違上下不一略舉一二言也所以如此不同者言儒包百行事非一揆量事制宜隨機而發當其剛毅之節則守死不移論其營養之道則寬而容衆逢有道之世則進而事君遇無道之時則退而不仕且賢有優爲儒有大小大儒則理包百行小儒則或偏守一邊所以尚書皐陶九德不一德多則爲天子諸侯德少則爲大夫卿士苟達於此儒行亦然雖或不同無所怪也）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此兼上十有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嫌若斥已假仁以爲說仁聖之次也○孫音遜接似輒反又如字分方云反徐扶問反施始豉反斥音尺〔疏〕溫良者仁之本至此者○此明聖人之儒兼上十五儒之行亦是孔子嫌其斥已假言仁者之儒以說之○溫良者仁之本也者言溫良之性是仁之儒行之本言仁者之儒先從溫良而起故云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者亦言仁者之儒以敬愼爲地地所以居止萬物仁者之儒亦居止敬愼故云仁之地○寬裕者仁之作也者言儒者之動作必以寬裕故云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言孫辭接物是仁儒之技能○禮節者仁之貌也言禮儀撙節是仁儒之外貌○言談者仁之文也言語談說是仁儒之文章也歌樂者仁之和也言歌舞喜樂是仁儒之和悅也○分散者仁之施也言分散蓄積而振貧窮是仁儒之恩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言儒者既兼有此行猶尚遜讓不敢自謂已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尊謂恭敬讓謂卑謙謂尊敬於物卑讓於人有此之行也此謂聖人之儒但聖人理極不可爲名言仁亞於聖故假仁以論聖人之儒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隕穫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詘喜失節之貌慁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充或爲統閔或爲文○隕于敏反穫本又作獲同戶郭反注同詘永勿反注同徐音丘勿反慁胡困反注同累力僞反注同一音力追反長丁丈反閔本亦作愍武謹反不爲于僞反）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妄之言無也言今世名儒無有常人遭人名爲儒而以儒靳故相戲此哀公輕儒之所由也詬病猶恥辱也○命儒命名也妄鄭音亡亡無也王音忘尚反虛妄也詬徐音遘又呼候反靳居覲反杜預云戲而相媿爲靳也）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禮館之問儒服而遂問儒行乃始覺焉言沒世不敢以儒爲戲當時服○行加下孟反注同〔疏〕儒有至曰儒○此明孔子自言已之儒所行如此故繫於諸儒之末也○不隕穫於貧賤者隕穫是困迫失志之貌言已雖遇貧賤不隕穫失志也○不充詘於富貴者充詘是歡喜失節之貌言雖得富貴不歡喜失節○不慁君王者慁辱也言不見慁辱於君王而違道也○不累長上者累猶係也長上謂卿大夫言不以累係於長上而失志也○不閔有司者閔病也有司謂羣吏言儒者不以困病於有司而失常謂不以羣吏所困迫○注閔病至自謂○正義曰閔病也釋詁文云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者言天子諸侯解經君王也云卿大夫解經長上也羣吏解經有司也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在魯哀公不用在齊犂鉏所毁入楚子西所譖適晉趙鞅欲害伏樹於宋削跡於衞畏匡厄陳則身被辱累多矣鄭以其如此故釋云不以恩累閔病而違道去孔子自謂也鄭知者以此一儒在衆儒之末聖人儒後特更說此一條事與孔子相會故知孔子自謂也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者此一節明孔子說儒既畢遂言今世賤儒以譏哀公也命名也妄無也言今世衆人名之爲儒者無復常人遭人則謂之爲儒以儒相詬病者詬病猶恥辱也言今世以命之爲儒是相恥辱時世如此故哀公輕儒也○注以儒靳故相戲○正義曰在魯莊公十一年宋人戰於乘上長萬爲魯所獲宋人請之魯人歸之宋公靳之長萬宋大夫也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長萬病之後弑閔公杜云戲而相愧曰靳○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此經明孔子自衞反魯歸至其家哀公就而館之聞孔子之言遂敬於儒也○言加信行加義者是記所錄也○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者是哀公之言記者進而錄之○注儒行至時服○正義曰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衞初反魯時也案左傳哀十一年冬衞孔文子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常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孔子乃歸以傳文無館事故鄭稱蓋以疑之也云不敢以儒爲戲當時服者以哀公終竟不能用孔子故孔子卒哀公誄之傳云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是終竟輕儒此云不敢以儒爲戲是當時暫服非久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九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九（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六）

儒行第四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節（惠棟云魯哀公節哀公節哀公命席節儒有衣冠節居處節不寶金玉節宋本合爲一節案宋本與此本同閩監毛本乃各節提行而疏仍共爲一節）

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

聘舉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惠棟挍宋本如此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

（引古本同此本多闕閩監毛本意補多誤猶鋪二字脫陳也下衍珍善也三字見問也大問曰聘舉八字誤聘召懷忠信之德以待九字）

儒有居處齊難（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云宋板居處上有其字）

沮之以兵（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沮之正義云俗本沮或爲阻字考文云古本沮作阻）

字從鳥鷙省聲也（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案鷙字有誤郭忠恕佩觿云鄭注儒行鷙從鳥摯省聲據此鷙當作摯盧文弨云似當作摯省足利古本鷙下有摯字）

孔子若依詩常侈袂服（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服上有之字衛氏集說同）

以立爲制法之主（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立作丘）

故有異於人所行之事（惠棟按宋本作有異此本有異二字闕閩監毛本有異誤孔子）

此明儒者先以善道（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者作行）

豫防患害（惠棟按宋本作害此本害誤中閩監本害作難毛本同豫誤後）

此解經明儒者懷忠信仁義之事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解作一山井鼎云宋板無仁字衛氏集說作此明儒者懷忠信與義之事）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此十三字）

言儒者祈土之富（惠棟按宋本作不祈土地之富此本不地二字脫富誤福閩監毛本同）

君有義而與之合（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而作則）

於時孔子爲都禮之事（閩監本同毛本時誤是齊召南云都禮當爲相禮）

而又齊人之樂併優及侏儒者（惠棟按宋本併作作此本誤併閩監毛本作倂）

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節

儒有忠信至此者（惠棟按宋本無此七字）

干櫓小楯也大楯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上也字）

儒有一畝之宮節

宮爲牆垣也（惠棟按宋本爲作謂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誤爲閩監毛本嘉靖本同）

定十二年公羊傳文引之者（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本引字殘闕毛本引誤攷）

儒有今人與居節

儒有今人至此者（惠棟按宋本無此七字）

下謂民人也謂進舉也（惠棟按宋本人也下有推字此本推字脫閩監毛本同）

猶能終伸我己之志操不變易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操作謀衛氏集說同）

儒有博學而不窮節

儒有博學至此者（惠棟按宋本無此七字）

又有純壹之行（閩監本同毛本有作以）

必行其正使德位相稱（閩監本同毛本正作政）

人用之當患於貴賤有隅（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當作嘗）

下民瓦經如破去圭角（惠棟按宋本瓦經作瓦細閩本瓦字同經字闕監毛本瓦經作凡衆案經字誤細字是下所謂細碎小事而相合也○案凡衆是也此釋注文下與衆人小合也）

言猶有小圭角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猶作獨）

儒者不與衆人之合（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之作大合誤）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節

則相致遠也（閩監毛本同岳本遠作達宋監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亦作達）

儒有聞善至此者（惠棟按宋本無此七字）

儒有澡身而浴德節

怪妬所由生也（閩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怪妬毛本妬作妒下疏並同）

儒有澡身至此者（惠棟按宋本無此七字）

者行不是善（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者作若）

又獨有此行爲獨行（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有作行）

儒有上不臣天子節

愼靜而尚寬（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石經無而字山井鼎云宋板無尚字疏放此）

儒有上不臣天子至此者（惠棟按宋本無此十字）

淩夸前賢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夸作跨衛氏集說同）

十黍爲參十參爲銖（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校本參改絫）

儒有合志同方節

並立則樂（閩監本石經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毛本並作竝岳本同釋文出並立云本亦作竝）

儒有合志至此者（惠棟按宋本無此七字）

且賢有優爲儒有大小劣（閩本同監本爲誤另毛本爲作）

温良者節

儒皆兼此而有之（閩本石經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皆誤者衛氏集說同）

此兼上十有五儒（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有字宋監本同）

温良至此者（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是仁之儒行之本（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仁下有者字）

讓謂卑謙（惠棟按宋本讓作謙此本謙誤讓閩監毛本同）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節

充詘喜失節之貌（閩本惠棟按宋本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喜上有歡字衛氏集說宋監本同與正義合）

累猶係也（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係作繫山井鼎云宋板繫作係疏同）

哀公就而禮館之（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而下有以字宋監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

儒有至曰儒（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儒行至時服（惠棟按宋本無時字）

案左傳哀十一年冬衞孔文之將攻大叔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哀下有公字文下有子字）

止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

大學第四十二（○陸曰鄭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此於別録屬通論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明德謂顯明其至德也止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大舊音泰劉直帶反近附近之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其知如字徐音智下致知同）致知在格物。（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爲至○格古百反好呼報反○）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壹是專行是也○治國治並直吏反下同）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厭讀爲黶黶閉藏貌也○毋音無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臭昌救反好好上呼報反下如字謙依注讀爲慊徐苦簟反閒音閑厭讀爲黶烏斬反又烏簟反揜於檢反著張慮反注同肺芳廢反肝音干言厭於琰反一音於涉反○）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嚴乎言可畏敬也胖猶大也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胖步丹反注及下同見賢遍反○）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崖也菉竹猗猗喻美盛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淇音其澳本亦作奧於六反本又作隩一音烏報反菉音綠猗於宜反斐芳尾反一音匪文章貌瑳七何反琢丁角反摩本亦作磨末何反爾雅云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僩下板反又胡板反赫許百反喧本亦作咺況晚反諠許袁反詩作諼或作喧音同恂依注音峻思俊反一音思旬反慄利悉反澳於六反隈烏回反）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聖人既有親賢之德其政又有樂利於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於音烏下於緝熙同戲好胡反徐范音義樂其樂並音岳又音洛注同○）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皆自明明德也克能也顧念也諟猶正也帝典堯典亦尚書篇名也峻大也諟或爲題○誥古報反大音泰顧諟上音故本又作頋同下音是峻徐音俊又私俊反題徐徒兮反○）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盤銘刻戒於盤也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盤步干反銘徐音冥亡丁反○）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於止於▲鳥之所止也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言人亦當擇禮義樂土而自止處也論語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畿音祈又作幾音同緡蠻音緜一音亡巾反毛詩作緜傳云緜蠻小鳥貌○）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緝熙光明也此美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以自止處○緝七入反熙許其反○）

〔疏〕（大▲學▲至▲道矣○正義曰此經大學之道在於明明德在於親民在止於至善積德而行則近於）道也。在明明德者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謂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此其一也。在親民者言大學之道在於親愛於民是其二也。在止於至善者言大學之道在止處於至善之行此其三也言大學之道在於此三事矣。知止而后有定者更覆說止於至善之事既知止於至善而后心能有定不有差貳也。定而后能靜者心定無欲故能靜不躁求也靜而后能安者以靜故情性安和也。安而后能慮者情既安和能思慮於事也。慮而后能得者既能思慮然後於事得宜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者若於事得宜而天下萬物有本有末經營百事有終有始也。知所先後者既能如此天下百事萬物皆識知其先後也。則近道矣者若能行此諸事則附近於大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前章言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善覆說止善之事既畢故此經明明德之理。先治其國者此以積學能爲明德盛極之事以漸到今本其初故言欲章明己之明德使偏於天下者先須能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也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言若欲齊家先須脩身也。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言若欲脩身必先正其心也。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者揔包萬慮謂之爲心情所意念謂之意若欲正其心使無傾邪必須先至誠在於憶念也若能誠實其意則心不傾邪也。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己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致知在格物此經明初以致知積漸而大至明德前經從盛以本初此經從初以至盡上下相結也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格來也已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言善惡之來緣人所好也。物格而后知至者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於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於惡既能知至則行善不行惡也。知至而后意誠既能知至則意念精誠也。意誠而后心正者意能精誠故能心正也。國治而后天下平者則上明明德於天下是以自天子至庶人皆然也。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者言上從天子下至庶人貴賤雖異所行此者專一以脩身爲本上言誠意正心齊家治國今此獨云脩身爲本者細則雖異其大略皆是脩身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本亂謂身不脩也末治謂國家治也言己身既不脩而望家國治者否矣否不也言不有此事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者此覆說本亂而末治否矣之事也。譬若與人交接應須敦厚以加於人今所厚之處乃以輕薄謂以輕薄待彼人也其所薄者厚謂己既與彼輕薄欲望所薄之處以厚重報己未有此事也言己以厚施人人亦厚以報己也皆己輕薄施人人亦輕薄報己言事厚之與薄皆以身爲本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者本謂身也既以身爲本若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至極也。所謂誠其意者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節明誠意之本先須愼其獨也。毋自欺也言欲精誠其意無自欺誑於身言於身必須誠實也。如惡惡臭者謂臭穢之氣謂見此惡事人嫌惡之如人嫌臭穢之氣必實嫌之口不可道矣。如好好色者謂見此善事而愛好之如以人好色心實好之口不可道矣言誠其意者見彼好事惡事當須實好惡之不言而自見不可外貌詐作好惡而內心實不好惡也皆須誠實矣。此之謂自謙者謙讀如慊慊然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謂小人獨居無所不爲見君子而後乃厭然閑藏其不善之事宜著所行善事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者言小人爲惡外人視之昭然

明察矣如見肺肝然則何益矣者言小人爲惡外人視之昭然明察矣如見肺肝雖暫時揜藏言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者言此小人既懷誠實惡事於中心必形見於外不可揜藏○注謙讀爲慊○正義曰以經義之理言作謙退之字既無謙退之事故讀爲慊慊不滿之貌故又讀爲厭厭自安靜也云厭讀爲黶黶黑色如爲閉藏貌也○曾子曰十目所視者此經明君子脩身外人所視不可不誠其意作記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者言所指視者衆也十目謂十人之目十手謂十人之手也○其嚴乎者既視者及指者皆衆其所畏敬可嚴憚乎○富潤屋德潤身者言此二句爲喻也言家若富則能潤其屋有金玉又華飾見於外也○德潤身者謂德能霑潤其身使身有光榮見於外也○心廣體胖者言內心寬廣則外體胖大言爲之於中必形見於外也故君子必誠其意者以有內見於外必須精誠其意在內心不可虛也○詩云瞻彼淇澳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故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瞻彼淇澳菉竹猗猗者此詩衛風淇澳之篇衛人美武公之德也澳隈也菉王芻也竹萹竹也視彼淇水之隈曲之內生此菉之與竹猗猗然而茂盛以淇水浸潤故也言視彼衛朝之內上有武公之身道德茂盛亦蒙康叔之餘烈故也引之者證誠意之道○有斐君子者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學問之益矣○如切如磋者如骨之切如象之磋又能自脩也○如琢如磨者如玉之琢如石之磨也○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又瑟然顏色矜莊僩然性行寬大赫然顏色盛美喧然威儀宣美斐然文章之君子民皆愛念之終久不可忘也諠忘也自此以上詩之本文也自此以下記者引爾雅而釋之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者論道其學矣○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者謂自脩飾矣言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脩亦謂詩本文互而相通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者恂讀爲峻言顏色嚴峻戰慄也○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謂善稱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論道武公盛德至極美善人之愛念不能忘也○注此心至著也○正義曰諠忘也釋訓文也云道猶言也謂經中道盛德至善恐爲道德之道故云道猶言也云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者以經之恂字他本或作峻字故讀爲嚴峻之峻詩箋云還爲恂也此記爲赫兮喧兮詩經云赫兮喧兮本不同也云以其意誠而德著也以武公用意精誠德著於人人不忘也以經廣明誠意之事故鄭云意誠而德著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此周頌烈文之篇也美武王之詩於戲猶言嗚呼矣以文王武王意誠於天下故詩人歎美之云此前世之王其德不可忘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者言後世貴重之言君子皆美此前王能賢其賢人而親其族親也○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者言後世卑賤小人美此前王能愛樂其所樂謂民之所樂者前王亦愛樂之利其利者能利益其人之所利民爲利者前王亦利益之言前王施爲政教下順人情不奪人之所樂利之事故云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也○此以沒世不忘也由前王意能精誠垂於後世故君子小人皆所美念以此之故終沒於世其德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者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周公封康叔而作康誥戒康叔能明用有德此記之意言周公戒康叔以自明其德與尚書異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者顧念也諟正也伊尹戒大甲云爾爲君當顧念奉正天之顯明之命不邪僻也○帝典曰克明峻德者帝典謂堯典之篇峻大也尚書之意言堯能明用賢俊之德此記之意言堯能自明大德也皆自明也此經所云康誥大甲帝典等之文皆是人君自明其德也故云皆自明也○注皆自明明德也○正義曰明明德必先誠其意此經誠意之章由初誠意也故人先能明己之明德也○湯之盤銘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湯之盤銘者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爲戒必於沐浴之者戒之甚也○苟日新者此盤銘辭也非唯洗沐自新苟誠也誠使道德日益新也○日日新者言非唯一日之新當使日日益新○又日新者言非唯日日益新又須恒常日新皆是丁寧之辭也此謂精誠其意脩德無已也○康誥曰作新民者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誥言殷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爲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爲新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者此大雅文王之篇其詩之本意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唯爲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極盡也言君子欲日新其德無處不用其心盡力也言自新之道唯在盡其心力更無餘行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故上云大學之道在於至善此商頌玄鳥之篇言殷之邦畿方千里爲人所居止此記斷章喻其民人而擇所止言人君賢則來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者此詩小雅緡蠻之篇刺幽王之詩言緡蠻然微小之黃鳥止在於岑蔚丘隅之處得其所止以言微小之臣依託大臣亦得其所也○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者孔子見其詩文而論之云是觀於鳥之所止則人亦知其所止鳥之知在岑蔚安閒之處則知人亦擇禮義樂土之處而居止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豈可以人不擇止處不如鳥乎言不可不如鳥也故論語云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是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緝熙謂光明也止辭也詩之本意云文王見此光明之人則恭敬之此記之意於緝熙言嗚呼文王之德緝熙光明又能敬其所止以自居處也○注鳥擇至止處○正義曰岑謂巖險蔚謂草木蓊蔚言鳥之所止必擇靜密之處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吾聽訟似用反猶人也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毋訟音無誕音但）此謂知本。（本謂誠其意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懥怒貌也或作懫或爲疐○忿弗粉反懥勑值反范音稚徐丁四反又音勤恐丘勇反好呼報反下故好而知同樂徐五孝反一音岳懫音致疐音致又得計反○）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之適也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鮮罕也人莫知其子之惡猶愛而不察碩大也○辟音譬下及注同謂譬喻也賤惡烏路反下惡而知同敖五報反惰徒臥反其惡惡上如字下烏路反鮮仙善反注同諺魚變反俗語也度徒洛反與音余下薄與同行下孟反○）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弟音悌長丁丈反下長幷注同中丁仲反注同嗜欲時志反○）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機發動所由也僨猶覆敗也春秋傳曰登戾之又曰鄭伯之車僨於濟戾或爲吝僨或爲犇○戾力計反僨徐音奮本又作僨注同覆芳福反濟子禮反犇音奔）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好呼報反注同行下孟反或如字○）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有於己謂有仁讓也無於己謂無貪戾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夭夭蓁蓁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夭於驕反蓁音臻忒他得反○）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倍棄也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當執而行）

（之勤作不失之倍或作偝矩或作巨○弟音悌倍音佩注同絜音結拒之音矩本亦作矩偝秦音佩本亦作倍下同挈也苦結反巨音拒本亦作矩其呂反○）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惡烏路反下皆同毋音無下同）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只音紙好好皆呼報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大臣爲政者也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邪辟失道則有大刑○節前切反又音如字巖五銜反辟匹亦反又必益反與僻同僇力竹反與戮同注同）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内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師衆也克能也峻大也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天享其祭祀也及紂爲惡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之事天之大命得之誠不易也道猶言也用謂國用也施奪施其劫奪之情也悖猶逆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喪息浪反峻恤俊反易以豉反注同爭爭鬬之爭施如字悖布内反下同上時掌反藏才浪反）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專祐音又）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射父食亦反又食夜反父音甫）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辟音避驪力宜反本又作麗亦作孋同翟音狄顯許遍反爲之于偽反○）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秦誓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殽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也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爲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媢妒也違猶戾也俾使也佛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一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臣此所引與尚書文小異斷丁亂反無它音他技其綺反下及注同休休許糾反尚書傳曰樂善也鄭注尚書云寬容貌何休注公羊云美大之貌好呼報反啻音試詩豉反媢莫報反尚書作冒音同謂覆蔽也惡烏路反下能惡人同俾本又作卑必爾反敗必邁反殽戶交反樂音岳又音洛妒丁路反佛戾上扶弗反下力計反）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放去惡人媢嫉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迸比孟反又逼諍反諍音爭鬬之爭皇云迸猶屏也去丘呂反○）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讀爲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命依注音慢武諫反遠于萬反）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拂猶佹也逮及也○好呼報反下皆同惡烏路反下同拂扶弗反注同菑音災下同逮音代一音大計反夫音扶佹九委反）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道行所由）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是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肖音笑）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起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施始豉反予由汝反）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其爲誠然如己府庫之財爲己有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爲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畜許六反下同乘繩證反下及注同蔑莫結反以上時掌反采七代反本亦作菜爲之于偽反○）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言務聚財爲己用者必忘義是小人所爲也○長丁丈反）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難乃旦反猥烏罪反捄音救本亦作救著張慮反○）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疏】（子曰至利也○正義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聖人不）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孔子稱斷獄猶如常人無以異也言吾與常人同也○必也使無訟乎者必也使無理之人不敢爭訟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者情猶實也無實情虛誕之人無道理者不得盡竭其虛偽之辭也○大畏民志者大能畏脅民人之志言人有虛誕之志者皆畏懼不敢訟言民亦誠實其意也○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之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然能使無訟則是異於人也而云吾猶人者謂聽訟之時兩造吾聽與人無殊故云吾猶人也但能用意精誠求其情偽所以使無訟也○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意以下言此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事意爲行本既精誠其意是曉知其本故云此謂知本也○所謂脩身者此覆說脩身正心之事○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者懥謂怒也身若有所怒則不得其正言因怒而違於正也所以然者若遇忿怒則違於理則失於正也○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者言因恐懼而違於正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此言脩身之本必在正心若心之不正身亦不脩若心之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是心爲身本脩身必在於正心也○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此經重明前經齊家脩身之事○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之猶適也此言脩身之譬也設我適彼人見彼有德則爲我所親愛當反自譬喻於我也以彼有德故爲我所親愛則我若自脩身有德必然亦能使衆人親愛於我也○之其所賤惡而辟焉者又言我往之彼而賤惡彼人者必是彼人無德故也亦當迴以譬我我若無德則人亦賤惡我也○之其所畏敬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畏敬彼人必是彼人莊嚴故也亦當畏敬迴以譬我我亦當人亦必畏敬我也○之其所哀矜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哀矜彼人必是彼人有慈善柔弱之德故也亦迴譬我我有慈善而或柔弱則亦爲人所哀矜也○之其所敖惰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敖惰彼人必是彼人邪僻故也亦迴譬我我若邪僻則人亦敖惰於我也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者知識也鮮少也人心多偏若心愛好之而多不知其惡若嫌惡之而多不知其美今雖愛好知彼有惡事雖憎惡知彼有美善天下之内如此者少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者碩猶大也言人之愛子其意至甚子雖有惡不自覺知猶好而不知其惡也農夫種田恒欲其盛苗雖碩大猶嫌其惡以貪心過甚故不知其苗之碩若能以己子而方他子己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皆以

已而待他物也○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者此不知子惡不知苗碩之人不脩其身身既不脩不能以己譬人故不可以齊整其家○注之適至大也○正義曰之適也釋詁文云反以喻己者謂見他人所親愛被賤惡以人類己他人之事反來自譬己身也云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者謂彼人不脩則被賤惡敖惰己若不以脩身事亦然也若彼脩身則被親愛敬畏己若脩身亦當然也故云脩身與否可自知也云碩大也釋詁文○此謂至其家此一節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康誥曰如保赤子者此成王命康叔之辭赤子謂心所愛之子言治民之時如保愛赤子愛之甚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者言愛此赤子內心精誠求赤子之嗜欲雖不能正中其所欲去其所嗜欲其不甚遠言近其赤子之嗜欲爲治人之道亦當如此也○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言母之養子自然而愛中當赤子之嗜欲非由學習而來故云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此皆本心而爲之言皆喻人君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者言人君行善於家則外人化之故一家一國皆仁讓也○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者謂人君一人貪戾惡事則一國學之作亂○其機如此者機謂關機也動於近成於遠善惡之事亦發於身而及於一國也○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者僨猶覆敗也謂人君一言覆敗其事謂惡言也一人定國謂由人君一人能定其國謂善政也古有此言今記者引所爲之事以結之上云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是一言僨事也又云一家仁讓則一國仁讓是知一人定國也一家則一人也皆謂人君是一人之身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令謂君所號令之事若各隨其行之所好則人從之其所好者是惡所令者是善則所令之事反其所好雖欲以令禁人人不從也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者諸於也謂君子有善行於己而后可以求於人使行善行也謂於己有仁讓而后可求於人之仁讓也無諸己而后非諸人者謂無惡行於己而后可以非責於人爲惡行也謂無貪利之事於己而後非責於人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者謂所藏積於身既不恕實而能曉喻於人使從己者未之有也言無善行於身欲曉喻於人爲善行不可得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者此周南桃夭之篇論昏姻及時之事言桃之夭夭少壯其葉蓁蓁茂盛喻婦人形體少壯顏色茂盛之時似桃之夭夭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者之子者是子也歸嫁也宜可以爲夫家之人引之者取宜其家人之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者言人既家得宜則可以教國人也○詩云宜兄宜弟者此小雅蓼蕭之篇美成王之詩詩之本文言成王有德宜爲人兄宜爲人弟此記之意宜兄宜弟謂自與兄弟相善相宜也既爲兄弟相宜而可兄弟之意而后可以教國人也○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此曹風鳲鳩之篇忒差也正長也言在位之君子威儀不有差忒可以正長是四方之國言可法則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者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謂其脩身於家在室家之內使父子兄弟足可方法而後民皆法之也是先齊其家而後能治其國也○注一家至於濟○正義曰一家一人謂人君也者以經言治家故知是人君也若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云春秋傳曰登戾之者此隱五年公羊傳文案彼傳文公觀魚于棠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彼注意謂以思得而來之齊人語謂登來爲得來也聲有緩急得爲登謂隱公觀魚於棠得此百金之魚而來觀之公羊傳爲登來鄭所引公羊本爲登戾之以來爲戾與公羊本不同也鄭意以戾爲貪戾故引以證經之貪戾也云又曰鄭伯之車僨於濟者隱三年左傳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在治其國之事但欲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天下理廣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須脩身然後及物自近至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人之事次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故總而詳說也今各隨文解之○上恤孤而民不倍者孤弱之人人所遺棄在上君長若能憂恤孤弱不遺則下民學之不相棄倍此人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者絜猶結也矩法也言君子有執結持矩法之道動而無失以此加物物皆從之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者此以下皆是絜矩之道也譬諸侯有天子在於上有不善之事加己己惡之則不可迴持此惡事使己下者爲之也○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者言臣下不善事己己所有惡則己不可持此惡事迴以事己之君上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者前謂在己之前不以善事施己己所憎惡則無以持此惡事施於後人也所惡於後毋以從前者後謂在己之後不以善事施己己則無以惡事施於前行之人也○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者謂與己平敵或在己右或在己左以惡加己己所憎惡則無以此惡事施於左人舉此一隅餘可知也○此之謂絜矩之道者上經云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其絜矩之義未明故此經申說能持其所有以待於人恕己接物即絜矩之道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者記者引之又申明絜矩之道若能以己化從民所欲則可謂民之父母此小雅南山有臺之篇美成王之詩也只辭也言能以己化民從民所欲則可爲民父母矣○民之所好好之者謂善政恩惠是民之願好己亦好之以施於民若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是也○民之所惡惡之者謂苛政重賦是人之所惡己亦惡之而不行也○詩云節彼南山者上經說恕己待民此經明己須戒慎也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所任大臣非其賢人也節然高峻者是彼南山維積累其石巖巖然高大喻幽王大臣師尹之尊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赫赫顯盛貌是太師與人爲則者具俱也爾汝也在下之民俱於汝而瞻視之言皆視師尹而爲法此記之意以喻人君在上民皆則之不可不慎○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者有國謂天子諸侯言民皆視上所行而則之不可不慎其德乎宜慎之也○辟則爲天下僇矣者僇謂刑僇也君若邪辟則爲天下之民共所誅討若桀紂是也○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一經明治國之道在貴德賤財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因以戒成王也克能也師衆也言殷自紂父帝乙之前未喪師衆之時所行政教皆能配上天而行也○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者儀宜也監視也今成王宜監視于殷之存亡峻大也奉此天之大命誠爲不易言其難也○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者道猶言也詩所云者言帝乙以上得衆則得國言殷紂失衆則失國也○有德此有人者有德之人人之所附從故有德此有人也有人此有土者有人則境土寬大故有土也○有土此有財言有土則生殖萬物故有財也○有財此有用者爲國用有財豐以此而有供國用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者德能致財財由德有故德爲本財爲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者外疏也內親也施奪謂施其劫奪之情也君若親財而疏德則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情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者事不兩與財由民立君若重財而輕民則民散也若散財而賜恤於民則民咸歸聚也○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者悖逆也若人君政教之言悖逆人心而出行者則民悖逆君上而入以報答也謂拒違君命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者若人君厚斂財貨悖逆民心而入積聚者不能久如財人畔於上財亦悖逆君心而散出也言衆畔親離財散非君有也○注師衆至厚亡○正義曰師衆也峻大也皆釋詁文爾雅峻字馬旁爲之與此同也克能也釋言文也云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者君有逆命解經言悖而出也民有逆辭解經亦悖而入謂人有逆命之辭以拒君也云老子曰多藏必厚亡者言積聚藏之既多必厚重而散亡也引之者證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者謂天之命不於是常住在一家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書之本意言道爲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不常在一家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者此舅犯勸重耳之辭於時重耳逃亡在翟秦穆公欲納之反國而勸重耳不受秦命對秦使云奔亡之人無以貨財爲寶唯親愛仁道以爲寶也○注楚書至奚恤正義曰鄭知是楚昭王時書者案楚語云楚昭王使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幾何矣王孫圉對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新序云秦欲伐楚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南面之壇四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居東面之壇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牧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發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楚之所寶者卽賢臣也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也使歸告秦王曰楚多賢臣無可以圖之何知有觀射父昭奚恤者案戰國策云楚王築壇昭奚恤等立於壇上楚王指之謂秦使曰此寡人之寶故知有昭奚恤等也謂賢爲寶者案史記云理百姓實府庫使黎甿得所者有令尹子西而能也執法令奉圭璋使諸侯不怨兵車不起者有大宗子牧能也守封疆固城郭使鄰國不侵亦不侵鄰國者有葉公子高能也整師旅治兵戈使蹈白刃赴湯蹈火萬死不顧一生者有司馬子發能也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懷霸王之業撥理亂之風有大夫昭奚恤能也是皆爲寶也引之者證爲君長能保愛善人爲寶也○注舅犯至利也○正義曰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者左傳文也云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檀弓篇文○秦誓曰者此一經明君臣進賢誠惡之事秦誓尚書篇名秦穆公伐鄭爲晉敗於殽還歸誓羣臣而作此篇是秦穆公悔過自誓之辭記者引之以明好賢去惡也○若有一介臣斷斷兮者此秦穆公誓辭云羣臣若有一耿介之臣斷斷然誠實專一謹慤兮是語辭古文尚書兮爲猗言有一介之臣其心斷斷猗猗然專一與此本異○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者言此專一之臣無他奇異之技惟其心休休然寬容形貌似有包容如此之人我當任用也○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謂見人有技藝欲得親愛之如己自有也○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謂見人有才彥美通聖其心中愛樂不啻如自其口出心愛此彥聖之美多於口說言其愛樂之甚也○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者寔是也若能好賢如此是能有所包容則我國家得安保我後世子孫黎衆也尚庶幾也非直子孫安其下衆人皆庶幾亦望有利益哉也○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者上明進賢之善此論蔽賢之惡也媢嫉也見人有技藝則掩藏媢嫉疾以憎惡之也○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者見他人之彥聖而違戾抑退之俾使也使其善功不通達於君尚書適爲達字也○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者若此蔽賢之人是不能容納家國將亡不能保我子孫非唯如此衆人亦曰殆危哉○注秦誓至危也○正義曰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崤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也者案尚

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又左傳僖三十二年秦穆公與師伐鄭蹇叔等諫之公不從爲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敗諸崤是其事也云美士爲彥者爾雅釋訓文黎衆也俾使也皆釋詁文尚庶幾者釋言文爾雅庶幾尚也○是尚爲庶幾矣云媢妬也者說文云媢夫妬婦是媢爲妬也○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言唯仁人之君能放流此蔽善之人使迸遠在四夷不與同在中國若舜流四凶而天下咸服是也○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者既放此蔽賢之人遠在四夷是仁人能愛善人惡不善之人○見賢所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者此謂凡庸小人見此賢人而不能舉進於君假設舉之又不能使在其已之先是爲慢也謂輕慢於舉人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者此謂小人見不善之人而不能抑退之假令抑退之而不能使遠退之過者言是愆過之人也○好人之所惡者人謂君子君子所惡者凶惡之事今乃愛好凶惡是好人之所惡也○惡人之所好者君子所好仁義善道今乃惡此仁義善道是惡人之所好也○是謂拂人之性者○若如此者是謂拂戾善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者逮及也如此菑必及夫身矣○是故君子有大道者大道謂所由行孝悌仁義之大道也○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者言此孝悌仁義必由行忠信以得之由身驕泰以失之也○生財有大道者此一經明人君當先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上文大道謂孝悌仁義之道此言人君生殖其財有大道之理則下之所云者是也○生之者衆者謂爲農桑多也○食之者寡者謂減省無用之費也○爲之者疾者謂百姓急營農桑事業也○用之者舒者謂君上緩於營造費用也○則財恆足矣者言人君能如此則國用恆足○仁者以財發身者謂仁德之君以財散施發起身之令名也○不仁者以身發財者言不仁之人唯在吝嗇務於積聚勞役其身發起其財此在治家治國天下之科皆謂人君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言在上人君好以仁道接下其下感君仁恩無有不愛好於義使事皆得其宜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言臣下悉皆好義百事盡能終成故云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言皆能終成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又爲人君作譬也君若行仁民必報義義必終事譬如人君有府庫之財必還爲所用也故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注其爲至有也○正義曰言君行仁道則臣必爲義臣既行義事必終成以至誠相感必有實報如已有府庫之財爲已所有也其爲誠實而然言不虛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者此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於積財若務於積財即是小人之行非君上之道言察於雞豚之所利爲畜養馬乘士初試爲大夫不闚察於雞豚之小利○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者謂卿大夫喪祭用冰從固陰之處伐擊其冰以供喪祭故云伐冰也謂卿大夫爲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爲財利以食祿不與人爭利也○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者百乘謂卿大夫有采地者也以地方百里故云百乘之家言卿大夫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使賦稅什一之外徵求采邑之物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是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者覆解不畜聚斂之臣之本意若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竊之臣以盜臣但害財聚斂之臣則害義也○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者言若能如上所謂是國家之利但以義事爲國家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者言爲人君長於國家而務積聚財以爲己用者必自爲小人之行也○注孟獻至可也○正義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者此據左傳文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爲大夫者案書傳上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百乘之家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者不察雞豚故知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者案昭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注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及食而得用亦有冰也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左傳又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是也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此謂卿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鄭云采地一同之廣輪是也○彼爲至利也○前經明遠財重義是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此經明爲君治國棄遠小人亦是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彼爲善之彼謂君也君欲爲仁義之道善其政教之語辭故云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者言君欲爲善反令小人使爲治國家之事毒害於下故菑害患難則並皆來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者既使小人治國其君雖有善政之亦無能奈此患難之何言不能止之以其惡之已著故也

禮記注疏卷六十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大學第四十二

大學之道節

先脩其身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下並同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磋作瑳出如摩云本亦作磨

終不可諠兮者　惠棟挍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本諠字殘闕監毛本諠作諼

緡蠻黃鳥　石經同閩監毛本緡作緜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同○今訂作緡

於止於鳥之所止也　惠棟挍宋本作於鳥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於鳥誤公鳥閩監毛本作言鳥亦誤

大學至道矣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揔包萬慮謂之爲心　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爲心二字倒

情所意念謂之意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上意作億下意念同案此本下在於億念也作心旁意毛本作意念

言初始必須習學　惠棟挍宋本作學習

細則雖異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則作別

見君子而後乃厭然　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厭誤揜

如見肺肝雖暫時揜藏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暫時揜誤銷沮閉

既懷誠實惡事於中心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誠誤詐

黶爲黑色如爲閉藏貌也　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挍如改知

菉王芻也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王誤玉

竹萹竹也　考文引宋板同是也閩監本萹作篇非毛本萹作扁

亦蒙康叔之餘烈故也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蒙作本

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學問之益矣　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益作盛

如骨之切如象之磋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象作角

喧然威儀宣美　閩監毛本喧作諠衛氏集說亦作喧美作著

自此以上詩之本文也　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上誤下

詩經云赫兮喧兮本不同也　閩毛本同監本喧作諠

言後世貴重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言字

必於沐浴之者戒之甚也　惠棟挍宋本者上有盤字衛氏集說同此本盤字脫閩監毛本同

當使日日益新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當誤堂

故止云大學之道在於至善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止作上在下有止字是也

靜密之處也　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六終記云凡二十五頁

子曰聽訟節

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此篇末爲第六十七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七

聽訟吾猶人也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吾聽訟猶人也云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毋訟云音無

或作懫　閩監毛本作懫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同此本懫誤質

或爲疐　閩本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爲作作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作疐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閩監毛本岳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辟作譬宋監本石經嘉靖本考文引古本同下四而辟焉並同釋文出而辟云音譬下及注同今各本注譬猶喻也並作譬獨衛氏集說作辟○按譬正字辟假借字

一言僨事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賁事云本又作僨注同○按賁假借字

不能正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正作止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

不相倍棄也　閩監毛本作弃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此本弃誤棄各本倍字同釋文出倍棄云本亦作倍○按倍乃偝之或體

矩或作巨　各本同釋文作作爲

爲政者也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　惠棟挍宋本如此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者也言民皆視其七字闕閩監毛本誤者在下之民俱

邪辟失道則有大刑　惠棟挍宋本作有大刑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有大刑三字闕閩監毛本有大刑三字誤作天下共誅之矣六字

若有一介臣　惠棟挍宋本宋監本並作介石經岳本同此本介作个嘉靖本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

出若有一个云一讀作介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作个介案正義說一介爲一耿介則當以作介者爲是釋文作个與正義本異

寔能容之（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毛本寔作實下寔不能容同疏放此按當作寔）

秦誓尚書篇名也（惠棟按宋本如此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秦誓二字空闕閩監毛本補秦誓又衍周書二字）

而作此篇也（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而誤故惠棟按宋本宋監本亦作而無也字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

才藝之技也（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技誤士）

美士爲彥（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閩監本岳本爲作曰毛本爲誤也）

佛戾賢人所爲（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同考文引古本同閩監毛本佛作拂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釋文出佛戾）

言聖人不惟自誠己意（惠棟按宋本同閩本聖人二字同不字闕監毛本聖人不誤聽訟者）

猶如常人無以異也（惠棟按宋本同閩本以字空闕監毛本以字脫）

言無實情虛誕之人（惠棟按宋本同閩本情字空闕監毛本情字脫）

皆畏懼不敢訟（惠棟按宋本同閩本訟字空闕監毛本訟字脫）

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之辭（惠棟按宋本同閩本是夫子三字空闕監毛本是夫子誤者聽訟）

大畏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惠棟按宋本同閩本者釋夫子無訟之七字闕監毛本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誤作者能自誠而使民誠意自）

謂聽訟之時備兩造（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謂聽訟之時誤斷獄者俱）

但能用意精誠求其情僞（惠棟按宋本同閩本意精誠求其情僞七字闕監毛本作能服民使誠意不敢爭誤也）

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意以下言此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事意爲行本既精誠其意是曉知其本故云此謂知本也○所謂脩身者此覆說前脩身正心之事○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者懥謂怒也身若有所怒則不得其正言因怒而違於正也所以然者若遇忿怒則違於理則失於正也（惠棟按宋本皆是誠意之事無是字所謂脩身下有在正其心四字餘並同閩本多闕監毛本補闕多誤）

脩身必在於正心也○所謂（閩監本同毛本○誤之惠棟按宋本亦作○於正作正於）

人之其所親愛而譬焉者（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同毛本譬作辟下而譬焉自譬己並同監本下畏敬而譬哀矜而譬敖惰而譬以己譬人四譬字亦作辟亦迴以譬我亦迴譬我亦迴譬我三譬字毛本作譬監本作辟）

亦迴其譬我（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其作以）

雖增惡知彼有美善（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增作憎是也）

爲治人之道亦當如此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爲作謂）

足可方法而後民皆法之也（閩監本同毛本可下衍以字民下脫皆字考文引宋板有皆字）

此隱五年公羊傳文案彼傳（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公羊傳文案五字闕）

齊人語謂登來爲得來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謂登來爲得五字闕）

得此百金之魚而來觀之（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百金之魚而五字闕）

爲登戾之以來爲戾與公羊本不同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之以來爲戾五字闕）

故引以證經之貪戾也云（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經之貪戾也五字闕）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所謂平天下五字闕）

覆明上文平天下在治其國之事（閩監毛本在作先惠棟按宋本文作經在字同）

治國事多天下理廣（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理廣二字脫天下上衍於平二字）

先須脩身然後及物自（惠棟按宋本同閩本後及物三字闕自作由監毛本然後及物自誤脩身之事由）

次明散財於人之事（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人之事誤民其又）

故揔而詳說也今各隨文解之（考文引宋板同惠棟按宋本說作之閩本詳說也三字闕監毛本揔而詳說也誤特詳悉畢舉）

人所遺棄在上君長（惠棟按宋本同閩本遺誤易在字闕監毛本遺誤易在誤是）

言君子有執結持矩法之道（惠棟按宋本同閩本執結二字闕監毛本有執結誤於天下）

譬諸侯有天子在於（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在於作爲上）

或在己左以惡加己（閩監本同毛本以惡上有若右二字）

若能以己化從民所欲（閩監本同毛本化下有民字）

峻大也皆釋詁文（閩本同監毛本峻誤埈下爾雅峻字同）

楚王命昭奚恤而問焉（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命作召）

遂使昭奚恤應之（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之誤焉）

太宗子牧次之（閩本同監本太作大毛本牧作敖）

司馬子發次之（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司馬子三字闕）

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也使歸告秦王曰楚多賢臣無可以圖之何知有觀射父昭奚恤者案戰國義云楚王築壇昭奚恤等立於壇上楚王指之謂秦使曰此寡人之寶故知有昭奚恤等也謂賢爲寶者案史記云理百姓實府庫使黎甿得所者有令尹子西而能也執法令奉圭璋使諸侯不怨兵車不起者有大宗子牧能也守封疆固城郭使鄰國不侵亦不侵鄰國者有葉公子高能也整師旅治兵戈使蹈白刃赴湯蹈火萬死不顧一生者有司馬子發能也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懷霸王之業撥理亂之風有大夫昭奚恤能也是皆爲寶也引之者證爲君長能保愛善人爲寶也○注舅犯至利也○正義曰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者左傳文也云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檀弓篇文○秦誓曰者此一經明君臣進賢詘惡之事秦誓尚書篇名秦穆公伐鄭爲晉敗於殽還歸誓羣臣而作此篇是秦穆公悔過自誓之辭記者引之以明好賢去惡也○若有一介臣斷斷兮者此秦穆公誓辭云羣臣若有一耿介之臣斷斷然誠實專一謹慤兮是語辭古文尚書兮爲猗言有一介之臣其心斷斷猗猗然專一與此本異○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者言此專一之臣無他奇異之技惟其心休休然寬容形貌似有包容如此之人我當任用也○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謂見人有技藝欲得親愛之如己自有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多闕字考文載宋板惟案戰國義上有乎字與此異餘並同）

其中心愛好（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好作樂）寔是也（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本是字空闕毛本同寔作實）得安保我後世子孫黎衆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本世字空闕毛本世誤之）亦望有利益哉也（惠棟挍宋本同閩本望字空闕監毛本望字脫）媢妬也（閩監本同毛本妬作妒下並同）以憎惡之也（毛本同閩監本惡字空闕）而違戾抑退之（惠棟挍宋本同閩本戾字空闕監毛本戾字脫）爲晉所敗於殽（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殽作崤）媢夫妬婦（閩監本同毛本夫妬誤大妒）此一經明人君當先行仁義（閩本同監本人字模糊毛本人誤夫）謂仁德之君以財散施（閩監毛本作君此本君字闕考文引宋板君作者）此在治家治國天下之科（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在字空闕）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也下有者字下非其財者也同）無有不愛好於義（毛本同閩監本不字空闕）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言臣下悉皆好義（考文引宋板同閩本言字空闕監毛本言作者）其事不終也言皆能終成也（考文引宋板同閩本也字闕監毛本也作者）文爲人君作譬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也字空闕挍宋本又上有者字屬上句）必還爲所用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還字空闕）以至誠相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以字空闕）其爲誠實而然（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誠字空闕）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者此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於積財若務於積財即是小人之行非君上之道言察於雞豚之所利爲畜養馬乘士初試爲大夫不闚察於雞豚之小利○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者謂卿大夫喪祭用冰從固陰之處伐擊其冰以供喪祭故云伐冰也謂卿大夫爲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爲財利以食祿不與人爭利也○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者百乘謂卿大夫有采地者也以地方百里故云百乘之家言卿大夫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使賦稅什一之外徵求采邑之物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是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者覆解不畜聚斂之臣意若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竊之臣以盜臣但害財聚斂之臣則害義也○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者言若能如上所言是國家之利但以義事爲國家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者言爲人君長於國家而務積聚財以爲己用者必自爲小人之行也○㊟孟獻至可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多闕字衍字誤字）

百乘之家家是卿大夫（惠棟挍宋本家字不重是卿二字同閩監毛本是卿誤至爲）故知士初試爲大夫也（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夫下衍者字）士若恩賜及食而得用亦有冰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士誤上而得用三字空闕）左傳又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左誤全傳又云之祿五字空闕）有采地者也此謂卿也故論語云（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此謂論語四字空闕）一同之廣輪是也（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廣誤度）彼爲善之彼謂君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下彼誤者）善其政教之語辭故云彼爲善之（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辭故云三字空闕）言君欲爲善反令小人（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善反二字空闕）故菑害患難則並皆來至（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則並誤財利皆來二字空闕）旣使小人治國其君雖有善政亦無能奈此患難之何言不能止之以其惡之已著故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其君雖有四字空闕善政下衍之字能奈下衍一空闕以其下衍三空闕）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七終記云凡十六頁宋監本禮記卷第十九經三千四百三十二字注三千五百一十三字嘉靖本同）

止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一

冠義第四十三（○陸曰冠音古亂反鄭云名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但冠禮起早晚書傳旣無正文案略說稱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領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頸至黃帝時則有冕也故世本云黃帝造火食旒冕是冕起於黃帝也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爲之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即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又云一星終也是十二年歲星一終案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十五而著弁則成王已冠矣是天子十二而冠與諸侯同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之年幾無文案喪服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大夫旣爲昆弟長殤則不二十始冠也其士則二十而冠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其天子之子亦早冠所以祭殤有五其諸侯之子皆三十冠也故下檀弓云君之適長殤及大夫之適長殤是也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言人爲禮以此三者爲始）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言三始旣備乃可求以三行也○長丁丈反下同行下孟反）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立猶成也）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言服未備者未可求以三始也童子之服采衣紒○冠古亂反除下文玄冠及注緇布冠玄冠以外並同紒音計）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國以禮爲本○筮市至反蓍曰筮重直用反後同）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阼才故反著張慮反醮子笑反彌音弥適音嫡醴音禮）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字所以相尊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服玄冠玄端異於朝也○見賢遍反下皆同摯本亦作贄同音至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注同朝直遥反）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

爲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言責人以大禮者已接之不可以苟○少詩照反之行下孟反下同與音餘）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嘉事嘉禮也宗伯掌五禮有吉禮有凶禮有賓禮有軍禮有嘉禮而冠屬嘉禮周禮曰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也○弟音悌治直吏反擅市戰反）〔疏〕（凡人至祖也○正義曰此一節明人之所以相敍加冠之事從始至終各隨文解之○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者言人之所以得異於禽獸者以其行禮義也禮義之事終身行之○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者言欲一世行禮之始先須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爲先也然後可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古者冠禮者此明將冠之時筮日筮賓重冠禮之事又明冠禮三加其冠以漸成人之禮○故冠於阼以著代也者言適子必加冠於阼阼是主人接賓之處今適子冠於阼階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者若依周禮適子醴於客位今云醮者或因先代夏殷之禮醮之用酒於客位室戶外之西必在賓客位者尊以成人若賓客待之三加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冠三加爵弁冠彌漸而尊故云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謂加益有成人之事矣○注阼位至成也○正義曰阼謂主人之北也知者案士冠禮文也云若不醴則醮用酒者亦士冠禮文以周禮之法適子則以醴禮之庶子則以酒醮之若先代之禮雖適子皆以酒醮之其於周時或有舊俗行先代之禮雖適子亦用酒醮則因而行不必改也故鄭注士冠禮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醮者醮盡之義故鄭注士冠禮云酌而無酬酢曰醮是也云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者皆士冠禮文也但此記之作是記儀禮士冠禮之事士禮故三加也若大夫亦同士冠禮云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是大夫雖冠用士禮若諸侯則有冠禮故左傳云公冠用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則四加而有玄冕也故大戴禮公冠四加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袞冕也已冠而字之者此明冠畢加字見母及兄弟及見君之節以其成人而見人也未冠之前以共名別之既冠之後又改以字且人二十有爲父之道不可復言其名故冠而加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故不拜也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案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詭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者此玄冠玄端則異於朝服之衣但玄端上士則玄裳中士則黃裳下士則雜裳以其初成人故著玄端異於朝服也若朝服則素裳奠摯奠之於君也○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者以摯謂以雉也故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腒見於鄉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也○成人之者此明加冠成人之義必成人者將責成人禮焉冠責以成人之事若成人事立可以治人也是冠者爲治之本故先王重之行之於廟士行之於禰廟故士冠禮注廟謂禰廟既在禰廟此云尊先祖者尊禰則尊先祖之義且下士祖禰共廟其諸侯則冠於太祖之廟故左傳云先君之祧以處之聘禮不腆先君之祧鄭注以爲始祖之廟則天子當冠於始祖廟也服虔注左傳先君之祧處之以爲曾祖廟者以左傳魯襄公冠於衞成公之廟衞成公則當今衞君獻公曾祖服虔望時解之故以祧爲曾祖非鄭義也）

昏義第四十四

（○陸曰鄭云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此於別錄屬吉事也謂之昏者案鄭昏禮目錄云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陰來陽往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爲昏以定稱之壻曰昏妻曰姻故經解注云壻曰昏妻曰姻是也謂壻以昏時而來妻則因之而去也若壻之與妻之屬名壻之親屬名之曰姻女之親屬名之爲昏故鄭注昏禮云女氏稱昏壻氏稱姻爾雅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又云壻之黨爲姻兄弟婦之黨爲婚兄弟是也其天地初分之後遂皇之時則有夫婦故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是法北斗七星而立七政禮緯斗威儀之篇七政則君臣父子夫婦及政等既稱夫婦是始自遂皇也譙周云太昊制嫁娶儷皮爲禮是儷皮起於太昊也其媒官之義具於月令疏孟子云舜不告而娶是娶告父母亦起於五帝也其五帝以前爲昏不限同姓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姓爲昏質家同姓爲昏其昏之年幾案異義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昏娶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故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爲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許君謹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非重昏嗣也若鄭意依正禮士及大夫皆三十而後娶及禮云夫爲婦長殤者關異代也或有早娶者非正法矣天子諸侯昏禮則早矣如左氏所釋毛詩所用家語之說以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自此以後可以嫁娶至男三十女二十是正昏姻之時與家語異也）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壻家之命○昏者一本作昏禮者婚禮用昏故經典多止作昏字合如字徐音閤好呼報反采七在反采擇也期徐音情又如字筵音延使色吏反傳直專反）〔疏〕（昏禮至禮也○正義曰此一節總明昏禮之義而拜迎於門外揖讓而升自從始至終也○納采者謂采擇之禮故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鴈也必用鴈者白虎通云鴈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節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謂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此二禮一使而兼行之○納吉者謂男家既卜得吉與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后昏成春秋則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緇帛五兩卿大夫則玄纁玄三纁二加以儷皮及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皆具於周禮經注也請期者謂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時之期由男家告於女家何必請者男家不敢自專執謙敬之辭故云請也女氏終聽男家之命乃告之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行惟納徵無鴈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鴈○主人筵几於廟者謂行此等之禮主人謂女父母設筵几於禰廟此等皆據士昏禮而知之也○聽命於廟者謂女之父母聽受壻之使者之命於廟堂之上兩楹之間也）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壻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成婦之義○醮子妙反迎魚敬反下以迎同先悉薦反子承命本或作子承父命誤壻或又作聟悉計反女之夫也依字從士從胥俗從知下作耳奠大見反綏音雖合徐音閤又如字巹徐音謹破瓠爲巹也說文作𢍏云蠡也字林几敂反以此巹爲謹身有所承說文云讀若赤舄几酳徐音胤又仕覲反酢音昨如冠古亂反下又始於冠同與音餘道音導）〔疏〕（父親至之也○正義曰此一節明親迎之時父之醮子明迎婦之節○父親醮子而命之迎者謂壻父身親以酒醮子而命之親迎也○男先於女也者釋命親迎之意所以必命迎者欲使男往迎之女則從男迎來也是男子先迎女從後至是男先於女也若男子不迎女自來至是女自先來不得爲男先於女也○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者主人女之父以壻來親迎故拜迎於門外以敵禮待之○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者主人就東階初入門將曲揖當階北面揖當碑揖至階三讓主人升自阼階揖壻升自西階北面奠鴈再拜蓋親受之於父母也於時女房中南面母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壻既拜訖旋降出女出房南面立於母左父西面誠之女乃西行母南面誠之昇壻親受之於父母但親受之非是分明手有親受示有親受之義故云蓋以疑之○降出御婦車者謂壻降西階而出親御婦車也○而壻授綏者謂婦升車之時而壻授之以綏○御輪三周者謂壻御婦車之輪三匝然後御者代壻御之○婦至壻揖婦以入者謂婦至壻之寢門壻揖以婦入則稍西避之故魏詩云宛然左辟謂此時也○共牢而食者在夫之寢壻東面婦西面共一牲牢而同食不異牲○合巹而酳者謂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巹謂半瓢以一瓠分爲兩瓢謂之巹壻之與婦各執一片以酳故云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者也同尊卑謂共牢也所以合體同尊卑者欲使壻之親婦婦亦親壻所以體同爲一不使尊卑有殊也○注酌而至歸也○正義曰以鄉飲酒禮燕禮之屬皆爲賓主相酬酢故不稱其醮則但受爵者飲而盡之又不反相酬酢直醮盡而已故稱醮也然醴亦無酬酢而云醮者以禮尚質不爲飲也故不稱醮但禮敬之而已云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者以父之醮子令其親迎與醮子冠而成人其事相似故云如冠醮與但冠禮醮子在廟此醮子在寢故云其異者在寢耳）敬慎重正。而后

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別彼列反下同）〔疏〕（敬慎至本也○正義曰前經明共牢合巹使之相親此經論謹慎重正禮之根本各隨文解之○敬慎重正者言行昏禮之時必須恭敬謹慎尊重正禮而後男女相親若不敬慎重正則夫婦久必離異不相親也○昏禮者禮之本也者夫婦昏姻之禮是諸禮之本所以昏禮爲禮本者昏姻得所則受氣純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孝則父子親忠則朝廷正故孝經云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昏禮爲諸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始猶根也本猶幹也鄉鄉飲酒○朝聘直遙反下匹正反）〔疏〕（夫禮至體也○正義曰此經因昏禮爲諸禮之本遂廣明禮之始終始則在於冠昏終則重於喪祭其間有朝聘鄉射是禮之大體之事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成其爲婦之禮也贊醴婦當作禮聲之誤也○沐音木浴音欲見賢遍反下及注同笲音煩一音皮彥反器名以葦若竹爲之其形如筥衣之以青繒以盛棗栗腶脩之屬棗音早爾雅云棘實謂之棗俗作棗誤段丁亂反本又作腶或作鍛同脩脯也加薑桂曰腶脩何休云婦執腶脩者取其斷斷自脩飾也贊醴依注作禮醢音海）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以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婦以特豚饋其位反一本無婦字供俱用反養羊尚反）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適丁歷反上時掌反）〔疏〕（夙興至代也○正義曰此論昏禮明日婦見舅姑舅姑醴婦又舅姑入室婦饋特豚又明日舅姑饗婦之節此即士昏禮也故有特豚饋於舅姑若大夫以上非惟特豚而已雖以士爲主亦兼明大夫故有厥明舅姑共饗婦若士婦見舅姑之日即舅姑饗婦故士昏禮舅姑醴婦醴婦既訖則饗之不待厥明也○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者案士昏禮舅坐於阼階西面姑坐于房外南面婦執笲棗栗進東面拜奠于舅席訖婦又執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姑席是也○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者案士昏禮婦席于戶牖間贊者酌醴置於席前北面婦於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訖以柶祭醴三是祭脯醢祭醴也○成婦禮也者言所以見舅姑及醴之者成其爲婦之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者案士昏禮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鄭注云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奧

其饌各以南爲上是特豚饋也○明婦順也者言所以特豚饋者顯明其爲婦之孝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者案士昏禮云既言舅姑薦俎醢以鄉飲酒之禮約之席在室外戶之西舅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即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先酌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於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以著代也者言所以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是舅姑所升之處今婦由阼階而降是著明代舅姑之事也○注降者至異日○正義曰各還其燕寢者舅姑還舅姑之燕寢婦還婦之燕寢也云婦見及饋饗於適寢者謂舅姑之適寢云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以此云厥明與士昏禮異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爲稱夫也○當丁浪反一音于郎反下注同下注和當亦同委於僞反積子賜反藏才浪反猶稱尺證反下同）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順備者行和當事成審也○行下孟反）〔疏〕（成婦至重之○正義曰此經明上經成婦禮明婦順之事若婦順既成則室家長久故聖王所重也○成婦禮者則上經婦祭脯醢祭醴之等是成婦禮也○明婦順者則上經舅姑入室以特豚饋是明婦順也○又申之以著代者則上經婦降自阼階以著代是也申重也既明婦禮順又重加之以著代之義也○所以重責婦順焉也者言成婦禮明婦順則重著代所以厚重責婦人之孝順焉分之則婦禮婦順著代三者別文皆揔歸於婦順故自此以下唯申明婦順也○以審守委積蓋藏者言既當夫氏又成婦事以此詳審保守家之所有委積掩蓋藏聚之物也○注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正義曰經既言順於舅姑乃和於室人是在室之人非男子也女妐謂壻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諸婦謂娣姒之屬○注云順備者行和當事成審也○正義曰行是順於舅姑和謂和於室人當謂當於夫則前經所說是也云事成審者則前經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事成審也）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先悉薦反芼莫報反蘋音頻藻音早毛詩于以采蘋于以采藻詩箋云蘋之言賓藻之言早婉紆免反娩音晚詩箋云婉娩貞順貌又音挽齊音咨壇徒丹反）〔疏〕（是以至順也○正義曰此經更發明前經成婦順之事所以能成婦德者

以未嫁之前先教以四德故此經明嫁所教之事○祖廟未毀教于公宮者此謂與君爲骨肉親廟有四高祖之廟未毀除此欲嫁之女教于公宮也祖廟既毀教於宗室者謂與君四從以外同高祖之父以上其廟既遷是祖廟既毀此女則教於大宗子之室○教成祭之者謂三月教之其教已成祭女所出祖廟告以教成也○所以成婦順也者以爲未嫁之前先教四德又祭而告但成其爲婦之順欲使嫁而爲婦舉遵此教而成和順○注謂與至告焉○正義曰此云教於公宮故知是天子諸侯同姓也天子當言王宮今經云公宮知兼天子者此云公官謂公之宮也若天子公邑官家之宮爾非謂諸侯公官也此昏義雖記士昏禮之事自此以下廣明天子以下教女及夫婦之義故此經教女之事貴者言云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者按內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之明已前姆教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宮之教欲尊之也云教之者女師也者即詩周南云言告師氏則昏禮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者也云祖廟女所出之祖也者謂女父與君所分出之祖或與君共高祖而分出以下皆然與諸侯共高祖廟未毀所出之女皆自公宮教之天子七廟親廟上自高祖以下也云公君也者鄭恐唯謂諸侯之公故解公爲君天子諸侯皆稱君云宗室宗子之家也者鄭注不云大宗小宗則太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教之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異姓始祖在者其後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於其家也云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者此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廟出於君之曾祖則祭曾祖以下皆然女親行祭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云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者以祭君之廟應用牲牢今其俎唯魚故云告事耳非正祭也云其齊盛用黍者以其告祭不用正牲則無稻粱既以蘋藻爲羹則當有齊盛此士祭特牲黍稷故知此亦用黍也云君使有司告之者約雜記釁廟使有司行之故知此告成之祭亦使有司也若有鄉大夫以下則女主之宗子掌其禮也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者此謂與宗子或同曾祖假令宗子爲士只有父祖廟曾祖高祖無廟則爲壇於宗子之家而告焉若與宗子同曾祖則爲壇告曾祖焉若與宗子同高祖則爲壇告高祖焉此注或有作墠者誤也所以知者以祭法篇適士二廟一壇則曾祖爲壇也大夫三廟二壇則高祖及高祖之父爲壇或可宗子爲中士下士但有二廟無壇則爲墠而告之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天子六寢而六官在後六官在前所以承副施外內之政也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合而言之取其相應有象大數也內治婦學之法也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嬪毗人反治直吏

（反下及注除后治陰德皆同應如字音應對之應）〔疏〕（古者至盛德○正義曰此一經因上夫婦昏禮之事故此明天子與后各立其官掌內外之事法陰陽所爲但后之所立六宮周之法也天子所爲立六官夏之制也欲見其數相當故以夏周相對爲內外也○注天子至令也○正義曰按宮人云掌王之六寢之修注路寢一小寢五是天子六寢也云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其九嬪以下亦分居之其三夫人雖不分居六宮亦分主六宮之事或二宮則一人也或猶如三公分主六卿之類也云六官在前者六卿之官在王六寢之前其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揔謂之九卿故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也云三公以下百二十人者周三百此百二十人延於百數故云似夏時以無正文故稱似也云內治婦學之法也者案九嬪職云掌婦學之法故知內治是婦學也云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者案內宰掌王之陰事陰令注云陰事謂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爲王所求爲於北宮也）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適之言責也食者見道有虧傷也蕩蕩滌去穢惡也○適直革反下注同見賢遍反下及注同日爲于僞反下文皆同蕩徒浪反滌直歷反又杜亦反去起呂反穢紆廢反）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父母者施教令於婦子者也故其服同資當爲齊聲之誤也○衰七雷反下同資依注作齊音咨注又作齋者同）〔疏〕（是故至義也○正義曰此以下說男女之教若其不得日月爲之適食又明天子與后是父之與母之義○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者謂救日之時著素服蕩除天下之陽事有穢惡者案左傳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庚午之日始有謫謫謂日之將食之氣氣見於上所以責人君也故詩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云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是君之不善而日食凡日食若壬午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公問於梓慎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也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也然詩之十月則夏之八月秋分日食而爲災者以辛卯之日卯往侵辛木反克金故爲災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而大咎衞君上卿四月夏之二月爲災者以其甲辰之日甲爲木辰爲土卯當克土今日食土反克木故爲災也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而日食壬爲水午爲火水應克火而日食火反克水不爲災者以秋七月爲夏之五月是壬午之時得有克壬之理故不得爲災杜預以爲假日食之異以戒懼人君其言若信若不信不可定以爲驗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陸曰鄭云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也別錄屬吉禮）〔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于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也但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揔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知此篇合有四事者以鄭注鄉人鄉大夫又云士州長黨正鄭又云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以鄭必知此篇鄉大夫賓賢能及飲國中賢者并州長黨正者以此經云鄉人即鄉大夫士則州長黨正又云君子謂卿大夫之飲國中賢者下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亦是黨正飲酒之事下又云合諸鄉射是亦州長習射之禮鄭以此參之故知此篇兼有四事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卿二鄉大夫一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爲父師致仕之士爲少師在於學中名爲鄉先生教於鄉中之人謂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若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也將用升之先爲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學生最賢使爲賓次者爲介又次者爲衆賓此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師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故鄭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以爲賓其次以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爲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爲主人也此鄉飲酒之義說儀禮鄉飲酒也但儀禮所據是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故鄭儀禮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將獻賢者於君以禮賓與之飲酒是也鄭必知諸侯鄉大夫者以鄉飲酒禮云磬階間縮霤注云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若天子之大夫特縣則鍾磬並有今唯云磬故知諸侯之鄉大夫也若諸侯之州長則士也故儀禮鄉射是諸侯州長經稱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明非諸侯之鄉大夫爲之也）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庠鄉學也州黨曰序○庠音詳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揚舉也今禮皆作騰○盥音管觶之豉反說文云鄉飲酒角也字林音支絜音結下同一本作致絜敬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拜至謂始升時拜拜賓至）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道謂此禮○爭爭鬬之爭下同遠于萬反辨如字徐甫免反下同）〔疏〕（鄉飲至以道○正義曰此一節發明鄉飲酒之禮拜迎至拜洗相尊敬之事故聖人制之以道也○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者謂鄉大夫故迎賓于庠門外若州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盥洗揚觶者謂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謂既獻之後舉觶酬賓之時亦盥洗也必盥洗者所以致其絜敬之意也○拜至者謂賓與主人升堂之後主人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是拜至也○拜洗者謂主人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是拜洗也○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所以致敬也者言賓主相拜致其恭敬之心○尊讓絜敬也者言入門而三揖三讓是尊讓盥洗揚觶是絜也拜至拜洗之等是致敬也故揔結之云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注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正義曰案州長職云春秋射于州序黨正云屬民飲酒于序是州黨曰序有室謂之庠無室謂之序鄉學爲庠州黨爲序學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於鄉之庠學不別立也則州黨曰序必是無室今案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故鄭注云庠之制有堂有室也豫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凡屋無室曰謝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以此言之則州黨爲序其義非也今云州黨曰序者但州黨之序雖並皆無室今鄉射則約楹內是之深無室事顯正得讀豫爲謝是無室故也不得讀豫爲序以序非無室之名故云非也以有楹內楹外之言故鄭特云序非也謂正鄉射文非非是餘處序字皆非也餘處之序並皆無室也但有虞氏之庠周以爲鄉學夏后氏之序周以爲州黨之學明夏時之序則有室也周時州黨之序則無室也序名雖同其制則別故鄉射注云序乃夏后氏之學非謂州黨之學也以鄉射爲豫已非今文爲序又非故云亦非鄉學雖爲序云亦有東西牆謂之序故鄉飲酒或云序東西州學雖爲序據其序內亦有室稱故鄉射或云堂東堂西也）鄉人。士君子。尊於房中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卑不敢專大惠○鄉人士君子周禮天子六鄉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司徒職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諸侯則三鄉長丁丈反下篇內皆同謂一卿去京反注同飲於鴆反）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羞燕私可以自尊也○羞音脩共音恭）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絜猶清也○榮如字屋翼也劉音營清如字皇才性反）〔疏〕（鄉人至賓也○正義曰此一節明設尊及玄酒貴其質素又羞出東房及東榮設洗主人事賓之義也○鄉人謂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者謂卿大夫士也○尊於房戶之間[illegible]唯有東房故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也[illegible]雖主人之設賓亦以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者北面設尊玄酒在左謂在酒尊之西也所以設玄酒在西者地道尊右貴其質素故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者謂供於賓也○洗當東榮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翼也必在東者示主人所以自絜以事賓從冠義以來皆

（記者疊出儀禮經文每於一事之下釋明儀禮經義每義皆舉經文於上陳其義於下以釋之也他皆倣此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三賓象天三光者繫於天也古文禮僎皆作遵○介音戒下倣此輔賓者僎音遵輔主人者魄普百反說文作霸云月始生魄然也坐才臥反又如字）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凝猶成也凝魚矜反）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賓者接人以義言賓故以成主人之惠）主人者。接人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以僎輔主人以其仕在官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聖通也所以通賓主之意也將猶奉也）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己令名免於刑罰也言學術道則此說賓賢能之禮）

〔疏〕賓▲主▲至▲務▲焉○正義曰此一節明賓主介僎坐謂位之義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者天地則陰陽著成爲天地故賓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著介坐在西南象陰之徵氣僎在東北象陽之徵氣○三賓象三光者謂衆賓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者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其四時不離天地陰陽之內而坐即是賓主介僎之所象也○曰聖者聖通也謂上諸事並是通賓主之意也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者謂通賓主之事其道已立能將行之以恭敬乃謂之禮也○禮以體長幼曰德者得也既能有禮以體成長幼於事得宜故曰德也○德也者得於身也▲重釋稱德之義是得行於其身謂身之所行者得於理也○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者術者藝也言古之人學此才藝之道也將以得身也謂使身得成也此謂賓賢之人有術道今以賓敬接待之事其尊敬學習術道身得成就而有令名○是故聖人務焉者以上賓主德義之事於禮最重故聖人務行焉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非專爲飲食言主於相敬以禮也致實謂盡酒也酒爲觴實祭薦祭酒嚌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也○祭薦本亦作薦同嚌才細反肺芳廢反啐七內反專爲于僞反下及注專爲同）

〔疏〕祭薦至爭矣○正義曰此一節明飲酒之禮祭薦祭酒相尊敬之心貴禮賤財之義○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時脯醢也○祭酒者賓既祭薦又祭酒也○敬禮也者言賓既祭薦又祭酒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嚌肺嘗禮也賓既祭酒之後興取俎上之肺嚌齒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者啐謂飲主人酒而入口成主人之禮於席末謂席西頭也案鄉飲酒禮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之中唯啐酒在席之末又鄉飲酒禮云祭脯醢奠爵右取肺卻左手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遂祭酒嚌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嚌是嘗嚌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者若此席專爲飲食應於席中啐酒今乃席末啐酒此席之設本不爲飲食是主人敬重於賓故設席耳祭薦祭酒嚌肺○在席中者敬主人之物故在席中啐酒入己故在席末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者於席上祭薦於祭酒是貴禮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者卒觶主人酬賓賓卒立以兵▲觶也致實謂致盡其所實之酒於西階上不就席卒觶者言此之上非事專爲飲食也故不於席所而卒觶啐繞始入口猶席之上非卒觶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前文方論設席之禮故言是席之正此覆說前席故變文言是席之上上亦正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者先禮則貴後財則賤則亦上下互而相通也○注致實至末也○正義曰以經卒觶致實既云卒觶論其將欲卒觶之時舉其事者致實論其盡酒之體故更言致實也云酒爲觴實者以盡酒稱致實之意酒爲觴中之實今致盡此實也云祭薦祭酒嚌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也者皆鄉飲酒禮文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大守相臨之禮也弟音悌下同行下孟反索色百反屬音燭大守音泰下手又反相悉亮反漢制郡有大守國有相或息羊反則以連下句）

〔疏〕○鄉飲至立矣○正義曰此明黨正飲酒正齒位之事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者按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此正齒位之禮其賓介等皆用年老者爲之其餘爲衆賓內年六十以上於堂上於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示有陪侍之義非即在六十者傍同南面立也○以聽政役者所以立於階下示其聽受六十以上政事使役也○所以明尊長也者言欲明尊敬六十之長老故立而聽政役也○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者以其每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爲籩豆偶也其五十者亦有豆也但二豆而已則鄉飲酒禮衆賓立於堂下者皆二豆其賓介之豆無正文當依衆賓之年而加之也○所以明養老也豆是供養之物故云明養老立侍是陪侍之儀故云明尊長也○民而后乃能入孝[illegible]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者此則州長職文引之者證經中之鄉射也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者既是州長黨正射飲而並謂之鄉者以州黨屬鄉故云鄉之屬也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者鄉更云別解此州黨謂之鄉鄉之所居此州黨行飲酒射之禮鄉大夫則代此州長黨正爲主人故得稱鄉射也若禮鄉鄉之州黨鄉所不居則鄉大夫不得爲主人亦不得稱鄉射鄉飲酒但謂之州射黨正飲酒可也云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者謂郡治之下及王侯有國治之下滿萬戶以上之令不滿萬戶之長於已縣或射或飲酒則從郡之大守及王國之相來自行禮監臨之儀不用令長禮也令長射而飲酒似州長黨正也大守與相來監臨似鄉大夫監臨也故引以相證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易易以豉反注及下易易同）

〔疏〕孔子至易也○正義曰謂孔子先觀鄉飲酒之禮而稱知王道之易易故記者引之結成鄉飲酒之義○吾觀於鄉者鄉謂鄉飲酒言我觀看鄉飲酒之禮有尊賢尚齒之法則知王者教化之道其事甚易以尊賢尚齒爲教化之本故也不直云易而云易易者取其簡易之義故重言易易猶若尚書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皆重言取其語順故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速謂即家召之別猶明也○別彼列反注及下注同）

〔疏〕主人至別矣○正義曰此一經明鄉飲酒之禮主人親自速賓并往速介之異明貴賤之別也○衆賓自從之者主人親自速賓介而衆賓不須往速自從賓介而來也○而衆賓自入者謂賓介至門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不須拜自入門是賓介貴於衆賓貴賤之義別矣

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

之義辨矣。（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省所領反徐疏幸反注同酢音昨殺色戒反注及下同）〔疏〕三揖至辨也○正義曰此明主人於賓介禮隆殺分別也○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者主人於賓三揖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也○及介省矣者案鄉飲酒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酢介也是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者案鄉飲酒之禮主人獻衆賓于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西階東面也○隆殺之義辨矣者於賓禮隆衆賓禮殺是隆殺之義別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一人或為二人○笙音生間間廁之間合如字徐音閤復扶又反）〔疏〕工入至流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鄉飲酒設樂賓能則以禮正之不至流邪之事也○工入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主人獻之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也○主人獻之者謂獻笙入也○間歌三終者間代也謂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為一終又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為二終也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為三終也此皆鄉飲酒之文故鄭注鄉飲酒云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魚麗言大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大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藟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大平之治以賢者為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所以知然者則鄉飲酒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鄭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脩其法度也○工告樂備而遂出者工謂樂正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遂下堂也言遂出者樂正自此至去不復升堂也鄉飲酒云工告于樂正樂正告于賓乃降注云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者一人謂主人之吏也一人舉觶之後乃立司正樂既備將留賓旅酬為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為司正以監之也舉觶示將行旅酬也鄉飲酒云作相為司正又云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注云為賓欲去留之告賓於西階又云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注云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觶而薦之○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者結之也流失禮也工升歌後立司正以正之故知鄉飲酒能和樂不流邪失禮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遺猶脫也忘也○少詩召反沃於木反弟音悌下弟長同脫徒活反又音奪）〔疏〕賓酬至遺矣○正義曰此經明旅酬之時賓主少長皆得酬酒長幼無被遺棄之事○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言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為齒以次相旅至於執掌盥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預酬酒之限此經主人酬介介酬衆賓雖據旅酬之時其少長以齒終於沃洗是無筭爵之節也但因其旅酬遂連言無筭爵欲見無不周徧弟長而無遺而知終沃洗是其無筭爵案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後與是也○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者弟少也言少之與長皆被恩澤而無遺棄也故云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朝夕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廢朝直遙反注朝夕既朝同莫音暮下同先悉薦反）〔疏〕降說至亂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飲酒之禮雖爵行無數猶能節文自終不至於亂也○降說屨升坐者此謂無筭爵之初也以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脩爵無數者謂無筭爵也熊氏云謂行爵無數矣○朝不廢朝者朝後乃行飲酒之禮是朝不廢朝也○莫不廢夕者謂飲酒禮畢乃治私家之事是莫不廢夕也謂鄉飲酒之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節文終遂焉也者終謂終竟也遂謂申也言雖至飲畢主人備禮拜而送賓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闕少故鄭云終遂猶充備也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謂安在於燕樂而不至亂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疏〕貴賤至易也○正義曰此一節揔結上經明上五種之事又覆說前文孔子所以知王道之易易也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者五行謂上第一云貴賤之義別第二云隆殺之義辨第三云和樂而不流第四云弟長而無遺第五云安燕而不亂是五種之行也○彼國安而天下安者以鄉飲酒於此將天下諸侯為彼國故云彼國安而天下安也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行下孟反）〔疏〕鄉飲至本也○正義曰此記者更覆說鄉飲酒之義有所法象之事前文雖備故此更詳也○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者前文天地共言故云賓主象天地此則析言之賓以象天主以象地賓者主之所尊敬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也○設介僎以象日月者則前經陰陽也但陰陽據其氣日月言其體僎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注三光三大辰也○正義曰案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何休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為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是天之政教出於大辰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祖猶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亨普萌反）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海水之委也○阼才路反委於偽反）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大古無酒用水而已○大音泰）〔疏〕亨狗至本也○正義曰此一節覆明上立主象地以下諸文之意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者此覆說前文羞出自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者此覆說前經洗當東榮因說水在洗東法天地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者此覆說上文尊有玄酒貴其質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為揫揫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鄉仁貴長大萬物也察或為殺○鄉許亮反下及注南鄉東鄉皆同蠢尺允反蠢動生之貌夏戶嫁反下同假古雅反下同愁依注讀為揫子留反下同爾雅云揫察也[illegible]字下同徐才淒反偝音佩殺如字又色戒反）介必東鄉。介賓主也。（獻酬之禮主人將西賓將南介閱其間也○閱音間廁之間）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言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共音恭）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言禮者陰也大數取法於月也○成魄普伯反參七南反）〔疏〕賓必至參也○正義曰此一節更揔明鄉飲酒禮坐位所在并明三揖三讓每事皆三之義產萬物者聖也者聖之言生也東方產育萬物故為聖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者假大也謂養育萬物長之使大也五行春為仁夏為禮今春為聖夏為仁者春夏皆生物俱有仁恩之義故此夏亦仁也聖既生物以生物言謂之聖故東方為聖也各以義言之理亦通也○中者藏也者言北方主智亦為聖也若以五行言之則為信若以歸藏言之則為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者主獻賓行就賓賓又南行將就主人介在西階之上以介閱賓主之間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也者釋所以主人居東方之意東方產育萬物主人共客所須故主人造為產萬物之也○月者三日則成魄者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魄謂生傍有微光也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非必月三日

以前月大則月二日生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三賓者政教之本者凡建國既立三卿助君治國今鄉飲酒立三賓象國之立三卿故云政教之本也○注言禮者陰也大數取法於月也○正義曰樂既爲陽故禮爲陰月是陰精故禮之數取法於月也

禮記注疏卷六十一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一（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八）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節

言三始既備乃可求以三行也（毛本作備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備字闕閩監本同）

同鄉老而致仕者（惠棟挍宋本岳本嘉靖本考文引古本同閩監毛本同誤謂衞氏集說同）

作謂主人之北也知者（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知字脫）

或有舊俗行先代之禮（閩監本同毛本先代二字倒）

未冠之前以其名別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以其作則以）

但元端上士則元裳（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元端誤衣冠）

見於鄉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閩監毛本同劉台拱挍二鄉字並改卿衞氏集說作鄉大夫在朝之卿大夫）

聘禮不膳先君之祧（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禮下有云字衞氏集說同）

以左傳魯襄公冠於衞成公之廟（惠棟挍宋本作襄此本襄字闕閩監毛本襄誤成）

昏義第四十四（案昬字毛本及衞氏集說與此本同各本並作昏與石經同後放此釋文亦作昏各本義字同毛本義誤禮○按作昬是也說文云从日氏省）

是娶告父母（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娶下有妻字）

舜三十不娶謂之鰥（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舜下有年字衞氏集說同）

昏禮者節（惠棟云昏禮者節父親醮子節宋本合爲一節）

昏禮者（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昬者云一本作昏禮者）

昏禮至禮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昏禮云謂誰氏（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云謂作去爲案作爲是作去非衞氏集說亦作云爲）

父親醮子節

合巹而酳（石經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巹作卺衞氏集說同○按依說文當作𢀿从豆蒸省聲巹假借字卺巹皆𢀿字之譌）

敬慎重正節

敬慎至本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夫禮始於冠節

和於射鄉（閩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射鄉二字倒衞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射鄉）

夫禮至體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夙興節

段脩（石經作段岳本同釋文同此本段誤段嘉靖本閩監毛本段誤段衞氏集說同）

夙興至代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成婦禮節

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閩監本同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毛本妐誤姑衞氏集說嘉靖本同）

成婦至重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女妐謂壻之姊也（閩監本同毛本妐誤姑衞氏集說同）

是以古者節

教成之者女師也（嘉靖本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成字宋監本衞氏集說同岳本教成之作其教之）

若天子公邑官家之宮爾（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爾作耳衞氏集說同）

古者天子節

后聽內職（惠棟挍宋本作職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此本職誤治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案禮記集說引呂大臨禮記解云凡天子所聽皆外治后所聽皆內職馬晞孟禮記解云治者職之摠職者治之別故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至善堂九經本並作職）

所以承副施外內之政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嘉靖本岳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副誤嗣）

取其相應有象大數也（閩監毛本作象大此本象大二字闕岳本大作天嘉靖本衞氏集說同）

古者至盛德（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經因上夫婦昏禮之事（閩監本同毛本因上二字倒）

注路寢一小寢五（惠棟挍宋本注下有云字衞氏集說同此本云字脫閩監毛本同）

爲王所求爲於北宮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北誤此衞氏集說亦作北上爲作謂）

是故男教不脩節

爲后服資衰（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坊本資作齊依注改釋文出資衰云依注作齊○按依說文當作齋从衣齊聲經傳多假齊爲之資亦假借字古音次聲齊聲同部也）

是故至義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卯往侵辛由反克金（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由作木）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此本卿字不誤閩監毛本卿誤鄉衞氏集說同）

又云君子謂卿大夫飲國中賢者（此本卿字不誤閩本同監毛本卿誤鄉）

學生最賢使爲賓（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本生字殘闕毛本生作士）

此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此誤比）

鄉飲酒之義節

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惠棟挍宋本有之字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之字空闕此本之字脫閩監毛本同通典七十三亦有之字）

鄉人士君子節

君子謂卿大夫士也（閩監本作卿嘉靖本卿誤鄉有士字此本同毛本同岳本亦作卿無士字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亦無士字段玉裁挍云案下文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即承此君子謂卿大夫士而釋之也宋監本無士字非）

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閩監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嘉靖本毛本卿誤鄉段玉裁云鄉飲酒禮疏引此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

不敢專大惠（此本注止此句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山井鼎云釋文鄉人士君子至諸侯則三鄉百八字宋板與注不敢專大惠連接爲注古本無但後人依宋板誤補入之案山井鼎所據宋板即惠棟所挍宋本惠棟於此處無明言但於釋文周禮下添注一云字似亦從宋本挍者此宋本在未附釋音之前何由羼入釋文疑百八字爲鄭氏注文所本有釋文云鄭云鄉人鄉大夫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士也周禮天子六鄉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司徒職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諸侯則三鄉自周禮天子六鄉至諸侯則三鄉百三字統承上鄭云之下未見謂卿大夫士也以上爲鄭云周禮天子以下必不爲鄭云也）

鄉人至賓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以卿大夫等唯有東房（閩監毛本卿作鄉衞氏集說同）

地道尊右（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右作左）

賓主象天地也節

賓主至務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德也者得於身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也下有者字）

祭薦祭酒節

主人酬賓賓卒立以兵觶也（惠棟挍宋本兵作立閩本兵字闕監毛本兵作據案皆誤盧文弨鍾山禮記云本當云左人酬賓賓立以卒觶也）

不就席卒觶者言此席之上（閩監本同毛本此作是）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節

鄉飲至立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及王國之相來自行禮相監臨之儀（閩監毛本王作主衛氏集說同齊召南云主國當作王國段玉裁挍云下相字衍文）

工入升歌節

工入至流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則鄉飲酒云乃合樂周南召南關雎（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召南二字衛氏集說同）

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歌下有樂字按有樂字與鄉飲酒禮注合）

賓禮辭許注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許字○按宋本非也）

降說屨節

降說至亂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猶能節文自終不至於亂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文自誤立目）

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也下有者）

貴賤明節

貴賤至易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如此五行者（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如字）

賓必南鄉節

察猶察察嚴之貌也（閩監毛本嚴下有殺字岳本嘉靖本同此本殺字脫衛氏集說殺誤毅釋文出嚴殺）

言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共作在案在字非也釋文出所共音恭正義亦云主人共客所須）

大數取法於月也（惠棟挍宋本如此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法上衍象字此本空闕）

賓必至參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更揔明鄉飲酒禮坐位（惠棟挍宋本無禮字閩監毛本明作言酒下亦衍禮字衛氏集說亦作明）

每事皆三之義（惠棟挍宋本作之義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之義二字誤以成禮三字此本空闕）

聖之言生也（閩監本作生此本生誤主毛本誤升）

東方產育萬物故爲聖也（惠棟挍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爲聖上衍爲春二字也字脫）

長之使大仁恩也（惠棟挍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仁恩也誤亦爲仁此本空闕）

於五行春爲仁（閩監毛本有於字惠棟挍宋本無此本空闕）

春夏皆生養萬物俱有仁恩之義（考文引宋板如此閩監毛本生養萬物四字誤是生有長養五字此本空闕）

以生物言之則謂之聖（考文引宋板如此閩監毛本言之則謂四字誤於春如通明五字此本空闕）

藏也者此言北方主智（閩監毛本有此字惠棟挍宋本此字無此本空闕）

主人獻賓將西行就賓（惠棟挍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賓將西三字誤酬之禮既四字此本空闕）

賓又南行將就主人（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無賓字）

以介覞隔賓主之間也（惠棟挍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隔字誤在於二字此本空闕）

釋所以主人居東方之意（惠棟挍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意上衍義字此本空闕閩本同）

主人共客所須（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共作供衛氏集說同）

故主人造爲產萬物之象者也（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象下無者字考文引宋板象者二字作事字此本空闕）

覞謂明生（惠棟挍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明字誤月輪二字此本空闕）

若初以前月大（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初上無若字考文引宋板若初二字作所字此本空闕）

三賓者政教之本者（惠棟挍宋本如此閩監毛本政上衍爲字此本空闕）

象國之立三卿（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象上衍亦字）

大數取法於月也（閩監毛本法上衍象字）

故禮之數取法於月也（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數上衍大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二

射義第四十六

（○陸曰鄭云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其士之義也別錄屬吉禮○）（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於士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鵠正則賓射然則鄉射賓射俱有之矣今目錄唯云燕射大射者但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專於鄉射賓射故鄭目錄特舉大射燕射其射之所起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以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注云揮夷牟黃帝臣是弓矢起於黃帝矣虞書云侯以明之是射侯見於堯舜夏殷無文周則其矣）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言別尊卑老穉然後射以觀德行也○長丁丈反別彼列反穉音值行下孟反下文注德行皆同○）（疏）（古者至序也○正義曰此一篇之義廣說射禮明天子以下射之樂章上下之差又明天子諸侯選士與祭之法因明孔子矍相之圃簡賢選士誓衆之事又明君臣父子正鵠之義是男子有事於射故男子初生設桑弧蓬矢之義又明志正射中之義飲酒養病之事今各隨文解之此經明將射之時天子諸侯先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將射先行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者燕禮大射在未旅之前燕初似饗即是先行饗禮而云先行燕禮者初似饗正謂其行禮似饗其餘則燕故禮其牲狗及設折俎行一獻此等皆燕之法也故云先行燕禮也○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者謂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成拜君答拜似若臣盡竭其力致敬於君君施惠以報之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者此鄉飲酒謂黨正飲酒以鄉統名則前篇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内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中丁仲反下同正音征鵠古毒反徐又如字）（疏）（故射至行矣○正義曰此一經明射者之禮言內志審正則射能中故見其外射則可以觀其內德故云可以觀德行矣○注正鵠之名出自此也○正義曰以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鄭注大射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是也以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是正鵠之名出自射者而來故云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

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騶虞采蘋采蘩毛詩篇名貍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樂會時者謂貍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騶側尤反徐側侯反貍力之反貍之言不來也首先也此逸詩也鄭以下所引曾孫侯氏爲貍首之詩也蘋音頻蘩音煩循徐辭均反豝百麻反獸一歲曰豝詩傳云豕牝曰豝澗音諫山夾水曰澗濱音賓涯也被皮義反徐扶義反僮音童本亦作童毛詩傳云竦敬也）【疏】其節至德也○正義曰此節明天子以下射禮樂章之異○天子以騶虞爲節者歌騶虞之詩射人云騶虞九節○諸侯以貍首爲節者謂歌貍首也射人云貍首七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者射人云皆五節案鄉射注云五節歌五終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若然則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皆以四節應乘矢拾發也○騶虞者樂官備也者謂射一發而得五豝喻得賢人多賢人多則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者諸侯不來朝射其首是樂會及盟也○采蘋者樂循法也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蘩者樂不失職也謂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是其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謂騶虞也○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謂歌貍首也○卿大夫以循法爲節謂歌采蘋也○士以不失職爲節謂歌采蘩也○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者其節之志謂天子以備官爲志諸侯以時會爲志卿大夫以循法度爲志士以不失職爲志是各明達其樂節之志故能不失其所爲之事也○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者是覆說上文功成德行立先覆說德行然後却覆說功成也以先由德行乃功成也○故曰射者可以觀盛德也盛德無暴亂之禍國安射者各明其志能致盛德故云所以觀盛德也○注騶虞至仁人○正義曰案詩義云君射一發則驅五豝以軍戰之禮待禽獸之命不忍特驅其一此云喻得賢者多則以豝喻賢也謂一發而得五豝猶若君一求而得五賢與詩文異者斷章爲義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與詩義同也以騶虞不食生物故云于嗟乎其仁人騶虞既爲天子樂章而儀禮鄉射用之者鄭注鄉射云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曾孫之詩謂之貍首者貍首篇名曾孫者其章頭也儀禮大射奏貍首間若一鄭注云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故謂之貍首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於射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數色角反下同長丁丈反）【疏】是故至務焉○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射禮簡選諸侯以下德行能否故聖王所以務以射選諸侯卿大夫者諸侯雖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爲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者男子生有縣弧之義故云射者男子之事因此射事更華飾以禮樂則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是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者謂諸事之中能窮盡禮而可數數爲之以興立人之德行諸事之中無如於射唯射能如此故聖王務重焉也○注男子至飾之○正義曰男子生而有射事者案內則篇云男子生設弧於門左是也云長學禮樂以飾之者案內則篇云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是長學禮樂以華飾射事也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比毗志反下同親合也中丁仲反下同得與音預下皆同削胥略反偕音皆俱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流猶放也書曰流共工于幽州○共音恭）【疏】是故至有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射爲諸侯之事又明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無流亡之患○諸侯歲獻者謂諸侯每歲獻國事之書及獻計偕之物於天子也○貢士於天子者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也○天子試之於射宮者言天子試此所貢之士於射宮之中○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者此謂大射也○注歲獻至一人○正義曰以經云歲獻貢士於天子恐歲獻之文只是貢獻於士故云歲獻獻國事之書云及計偕物也者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謂之爲計吏其貢獻之功與計吏俱來故謂之計偕物也偕俱也非但獻國事之書又俱獻貢物故云及計偕物知歲獻國事之書者小行人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注云貢六服所貢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也云三歲而貢士者以經貢士之文繫歲獻之下恐每歲貢士故云三歲而貢士也又知三歲者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益地者文不具矣書傳又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注云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敖注云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云謂九年時也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地畢注云凡十五年鄭以此故知三歲而貢士也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譽或爲與○）【疏】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具也○正義曰上經說諸侯君臣之射此明諸侯之射所歌樂章節者此貍首之詩也所以論燕射則燕則譽故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也此詩名貍首而發首云曾孫侯氏者但此篇之中有貍首之字在於篇中撮取貍首之字以爲篇首之目謂若騶虞之詩其字雖在篇內而名騶虞矣曾孫侯氏者謂諸侯也此諸侯出於王是王之曾孫也故云曾孫侯氏矣若左傳云曾孫蒯聵之類是也○四正具舉者將射之時先行燕禮其燕之時四度正爵悉皆舉徧謂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四獻既畢乃後射故云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者言爲燕之時大夫君子及庶衆士等○小大莫處御于君所者言大夫士等小之與大無有處於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于君之處所也○以燕以射者謂先行燕禮而後射也○則燕則譽者燕安也既君臣歡樂用是燕安而有聲譽也○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正謂脩正言射者是諸侯自爲脩正之具言脩正得安由於射也故前文云內志正謂此也○注此曾至名譽○正義曰以諸侯射以貍首之篇謂今詩文無貍首之篇今射義有載曾孫之詩故知是貍首也云正爵四行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者大射禮文云乃後樂作而射也者案大射禮獻大夫之後乃後工入樂作而後射此謂大射也若燕射則說屨升堂坐之後乃射矣故燕禮說屨升堂獻士畢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矍相地名也樹菜蔬曰圃○矍俱縛反注同相息亮反矍相地名圃音補徐音布觀如字又古亂反堵丁古反蔬一本作疏所魚反）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爲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爲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爲僨僨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延或爲誓○賁依注讀爲僨音奮覆敗也將子匠反與音預注同不入一本作不得入者非也賁讀音奔覆方卜反奇居宜反下同後如字又音侯）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

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廑有存者。（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耆耋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稱猶言也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序點或為徐點旄或為將旄期或為旄勤今禮揚皆作騰○公罔人姓也又作罔之裘裘名也之語助序點多簟反序姓點名也觶之豉反弟音悌耆音祁巨支反六十曰耆耋大結反七十曰耋一云八十曰耋好呼報反下同脩身以俟死絕句者不此二字一句下及注皆同旄本又作耄莫報反八十九十曰耄期本又作旗音其如字百年曰期頤頤養也稱如字不亂絕句本或作而不亂勸音勸又音僅少也期頤以支反鄭注曲禮云期要也頤養也言有此行不絕句行音下孟反）疏（孔子至存者○正義曰從篇首以來釋天子以下射樂之節又說大射之禮并顯諸侯貍首之義故此一節載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選賢誓衆之禮也○射至於司馬者欲射之前先行鄉飲酒之禮獻賓及介獻衆賓之後未旅之前作相為司正至於將射轉司正為司馬故云射至於司馬也○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謂立司馬之時孔子使子路為司射之官出門而延進觀者及欲射之人曰賁軍之將者賁謂覆敗也敗軍之將言無勇也○亡國之大夫者謂亡君之國言不忠且無智也○與為人後者與猶奇也謂有人無後既立後詭此人復往奇之是其貪射也○不入其餘皆入者言有此以前三惡則不得入若其餘無此三惡者皆得入也○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者公罔為氏也裘名也序氏也點名也揚舉也至將旅之時使二人俱舉觶誓衆而說所誓之事此舉其目故總舉二人於是公罔之裘先言序點後言矣○幼壯孝弟者謂二十之幼三十之壯能於幼壯以來能行孝弟也○耆耋好禮者謂六十之耆七十之耋老而不倦愛好於禮○不從流俗者身行獨行不從流移之俗也○修身以俟死者謂脩潔其身以俟於死者不在此位也者者不問此衆人之中有此上諸行不若有則可在此賓位矣○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者此之所誓彌精於前前則雖云孝弟好禮未能不倦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旄謂八十九十曰旄期謂百年曰期頤年雖甚老行道不亂亦喻前文耆耋好禮是後者彌精也但此記所陳唯約鄉射禮也○子路出延射者是將射之前按鄉射司射比衆耦於堂西此出延者但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之入乃比耦以初門外未入觀者既多未有賓主之禮故誓惡者令其不入以鄉飲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使二人舉觶故鄉射禮畢司馬反為司正樂正升堂復位賓取俎西之觶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旅畢君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則當此公罔之裘序點二人舉觶之節也但衆賓射事既了衆賓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於此但簡其善公罔簡而尚疏序點簡而轉詳旄期之老不復能射得云在位者此極老之人本來觀禮雖不能射與在賓中故知旅酬之時其人猶在也○注先行至去也○正義曰知先行飲酒禮者按儀禮鄉射先行飲酒之禮此射矍相之圃謂賓射故鄭注鄉侯二正是用賓射之正又鄉大夫職云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鄭引此孔子射於矍相之事故知與此鄉射同也云貢讀為僨者若春秋鄭伯之車僨於濟說文云僨僵也是僨為覆敗也云與猶奇也者謂他人無後既有人後之相為合配今已更往後之是配合之外更有奇隻故云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往奇之○注之發至位也○正義曰按經下云公罔裘上云之裘故知之是發聲也即裘為名矣云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者鄭釋其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之事古者於旅也語者鄉射記文鄭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云耆耋皆老也者按曲禮云六十曰耆服虔注僖九年傳云七十曰耋大畧言之七十八十謂年餘七十也又毛詩傳云八十曰耋大畧言之七十八十皆謂之耋也云者不言有行不可以在此賓位者謂射畢旅酬之時衆賓之位矣）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為某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為某之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為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繹音亦徐音釋舍如字舊音捨中丁仲反下及注皆同鵠古毒反徐如字注同射食亦反下射天地四方同）疏（射之至諸侯○正義曰此一經釋稱射之名及鵠之與侯之文○射之為言繹也者此記者訓釋射之名射者是繹也繹陳也言陳己之志○或曰舍也者是記者又解射名故云射者舍也舍中也謂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能中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者言君臣父子各舒陳己之志意則下云為人父者以為父鵠是也○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者此覆說釋上或曰舍也舍中也○為人父者以為父鵠者凡射者大射則皮侯賓射則正侯燕射則獸侯唯大射有鵠此據大射而知然鵠則上下俱同無復君臣父子之別而言以為父鵠者謂升射之時既身為人父則念之云所射之鵠是為人父之鵠中則任為人父不中則不任為人父故為人之父者以為父鵠以下放此○故射者各射己之鵠者謂衆射之人雖共射一鵠各射己之所主之鵠也○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者言天子所射之物謂之射侯言射之中能服諸侯也舉大射言之其實賓射燕射皆謂之射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者謂數有慶賜堪得久為諸侯也○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者數被責讓不堪久為諸侯也非為射中封為諸侯不中不得為諸侯也○注大射至讓也○正義曰大射將祭擇士之射者即下文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所以擇士是也云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為某之鵠者案大射禮云耦升自西階並而東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謂於此之時南面迴還視侯中也中謂身謂視侯中身也射者意云此鵠乃為某之鵠謂父之鵠子之鵠不定一故稱某也云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者中之則能成其父子君臣若不中則不能成其父子君臣故知父鵠子鵠也云得為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者鄭恐得為諸侯始封以上不得為諸侯則奪其國故明之也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為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為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為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其士無大射故司裘職云大射唯明王及諸侯卿大夫不及於士故鄭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是也其賓射燕射士皆有之故射人云士射豻侯二正是士有賓射也又鄉射記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矣其侯天子大射則射皮侯故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又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鄭注考工記皮侯謂此侯也畿內諸侯大射則張熊侯豹侯故司裘職云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設其鵠是也唯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鄭注云遠尊得伸故亦張三侯一曰大侯鄭注云則天子熊侯謂以熊皮飾之二曰糝侯鄭注云糝雜也豹鵠而麋飾三曰豻侯鄭注云豻胡犬皮飾侯若畿內卿大夫射麋侯故司裘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是也其畿內卿大夫射侯無文於諸侯既得三侯其卿大夫益降君一等則糝侯豻侯其大射之侯皆有鵠也其鵠則三分侯中而居其一故考工記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皮侯者各以其飾侯之側又方制其皮以為鵠故鄭注司裘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亭謂之鵠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雋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則是但取其名非是實鳥也此侯道鄭注司裘云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其天子以下賓射則射人云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卿大夫射一侯三正士射豻侯二正鄭云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五正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畫以朱綠鄭又云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一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記梓人職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凡賓射之侯謂之正鄭注大射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然則天子賓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畿內諸侯賓射用三正之侯卿大夫用二正之侯士亦用二正之侯又飾以豻畿外諸侯以下賓射其侯無文約大射諸侯既同天子張三侯則賓射亦同天子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其卿大夫射亦三正二正之侯士射二正之侯若五正者同虎侯九十弓三正者同熊侯七十弓二正者同豹侯五十弓凡中央之赤皆方二尺以外之色皆分布之其外又畫以雲氣天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鄭注云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而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偶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忌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此也鄉射記既不列畿內畿外之異則諸侯以下外內同也鄉射記列天子以下各一侯下文云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則天子以下皆五十弓侯中同方一丈也降尊以就卑言燕主蓺心故也而皇氏沈氏乃云天子熊侯或云九十弓或云七十弓乃同三侯上下之差文無準據其義非也其侯用布之數案鄉射記鄉侯五十弓則侯道五十步也以弓之下制長六尺以射用弓故稱弓一弓取二寸以為中則侯中方一丈也鄉射記又云倍中以為躬注云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丈鄉射記又云倍躬以為左右舌舌謂躬之上下橫一幅布張於躬外左右而出謂之舌考工記謂舌為个躬既二丈上舌倍躬則用布四丈也鄉射記又云下舌半上舌注云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上舌出躬各一丈則下舌出躬各五尺然則下舌用布三丈揔而計之侯中方一丈凡五幅用布五丈上下二躬用布四丈上舌復用布四丈下舌用布三丈故鄭注鄉射記云鄉射侯用布十六丈也以此計之侯道七十弓則侯中方丈四凡七幅幅別丈四是用布九丈八尺上下二躬各倍中用布五丈六尺上舌倍躬亦用布五丈六尺上舌出躬各丈四尺下舌半上舌則左右各減七尺則下舌用

（布四丈二尺故鄭注鄉射記云七十步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其九十弓之侯則侯中方丈八尺凡九幅幅別一丈八尺侯中用布十六丈二尺上下二躬各倍中用布七丈二尺上舌倍躬長七丈二尺其舌出躬各丈八尺下舌半上舌出躬者則左右各減九尺下舌長五丈四尺故鄭注鄉射記云九十步之侯用布三十六丈其張三侯之體同道位之近者最下遠者漸高故大射云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以此計之豻侯下畔去地尺二寸豻侯之體上下躬及舌揔有四幅凡廣八尺侯中方一丈是豻侯揔高一丈九尺二寸此豻侯上畔去地一丈九尺二寸以此豻侯上畔則是參侯之鵠去地之數也其參侯下舌及躬凡有四尺參侯之中鵠下有三分之一參侯中方丈四其三分之一得四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是參侯自鵠以下凡有八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皆爲豻侯所掩豻侯上畔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去其八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是參侯下畔去地一丈五寸三分寸之一故鄭注大射云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也云少半寸則三分寸之一也豻侯既去地一丈九尺二寸更加參侯之中三分之二九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又加參侯上躬與个四尺則參侯上畔去地三丈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一則是大侯鵠下之數也其大侯下舌及躬并侯中三分之一揔一丈爲參侯所掩於三丈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一減其一丈則是大侯下畔去地之數故鄭注大射云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其耦射人云王以六耦諸侯以四耦卿大夫士以三耦又射人云諸侯以下謂畿內也若畿外諸侯以下則皆三耦故大射及鄉射并左傳襄二十九年晉士鞅來聘射皆三耦是也其射宮所在天子大射必先習於澤宮而後射於射宮則此射義文也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冕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依前南鄉是也其服鷩冕天子賓射則在朝故射人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是也其服皮弁服矣天子燕射則在寢以諸侯燕於小寢天子路寢之朝謂之燕朝者故知天子諸侯燕射在寢故鄉射記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鄭注云謂燕射也其服則玄冕緇衣素裳也諸侯以爲朝服燕禮云燕朝服於寢是其諸侯大射不顯畿內畿外之異案儀禮大射云公入驁射舉而云入謂從郊入國也謂射在郊學也故鄉射記云於郊則閭中鄭注云大射於大學儀禮所陳多據畿外諸侯即畿內諸侯或亦然也其服無文故用皮弁以射在學宮學記云皮弁祭菜故也其諸侯賓射若在國則亦在朝與天子同若在國外相會則在竟故鄉射記云於竟則虎中鄭注云謂與鄰國君射也其服亦皮弁服也以聘禮君受聘皮弁故也其卿大夫以下射之所在及所服之衣無明文也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謂鄉大夫貢賢能之後行鄉射之禮而詢衆庶故鄉大夫職云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也又有州長射於州序之禮其侯並同賓射之法故鄭注云鄉侯二正又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鄉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鄭注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亦主皮之射故鄭注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故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與音預下皆同絀勑律反朝直遙反令力呈反已音以課口臥反）〔疏〕（天子將祭必先習射至是也○正義曰前經已言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此經又重言者前經明諸侯貢士之制故賞罰所貢之君此經論人君將祭擇士賞罰其士之身故於此又重言也又前經貢士云容體合禮其節比樂此經直云射中與不中不云容體及射節者文不具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者澤是宮名於此宮中射而擇士故謂此宮爲澤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爲之也非唯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之射云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以釋之是知於澤中射椹質而已又鄭注司弓矢云樹椹以爲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者謂諸侯也○注澤宮至削地○正義曰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者以其助祭故知是此等之人前經論貢士與祭故知此經之士含貢士也云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者此解經進爵絀地之文以經之上文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更揔云進爵絀地據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絀地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絀爵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乃卜食子也○桑弧音胡以桑木爲弓蓬步工反飯扶晚反食音嗣注同爲于僞反）〔疏〕（故男至謂也○正義曰此一經明男子重射之義以男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者則有爲射之志故長大重之桑弧蓬矢者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射天地四方也所以禮射唯四矢者示事有不用也四矢者象禦四方之亂○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者言子始生三日用桑弧蓬矢六者欲使此子先有志意於其所有事之處謂於天地四方也○然後敢用穀也者三日射罷之後然後敢用穀以食其子也○飯食之謂也者至射畢用穀猶若事畢設飯食故云飯食之謂也）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已。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諸猶於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爭爭鬭之爭下及注有爭皆同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袒音但決古穴反說吐活反拾音十卻丘逆反又羌略反弛式氏反又始氏反中丁仲反下文注同）〔疏〕（射者至君子○正義曰此一經明射是仁恩之道唯內求諸已不病害於物既求諸已恥其不勝乃有爭心矣○揖讓而升下而飲者下猶降也言將飲射爵之時揖讓而升堂又揖讓而降下而飲此罰爵既以禮升降其事可愍故也○其爭也君子者言雖君子因射亦有爭也○注必也至爭中○正義曰此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者此解經揖讓而升下經稱揖讓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揖讓也故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亦者亦如射時揖讓飲今亦揖讓故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而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何以言其難也聲謂樂節也畫曰正棲皮曰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梏也梏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發或爲射○正音征注同夫音扶肖音笑棲音西梏音角下同）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讓見養也爾或爲有○的丁歷反養如字徐羊尚反識音式一音志女音汝）〔疏〕（孔子至養也○正義曰前經論射求諸已乃有爭心故此明射中之難以中爲貴○射者何以射者言爲射之人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也○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以射中相合言射中樂節兩相應會至極難矣○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者此論射中與樂節相會爲難之事循聲若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不失正鵠言其中矣如此者其由賢者乃能然是難也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者不肖謂小人也言小人則不能循聲而發又不能持弓矢審固彼既如此則何能以中也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者此小雅賓之初筵之篇刺幽王之詩陳古之明王大射之禮發矢之時射彼所祈之的祈求也以求祈中辭爾所罰之酒爵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者酒既養老又以養病今射者非病非老故求射中以辭讓此爵者辭讓見養老也不敢當其養禮也○注何以至中也○正義曰何以言其難者言此事難作何法以爲之者言不可爲也故云言其難也云聲謂樂節也者騶虞九節之屬也云畫曰正則賓射也棲皮曰鵠則大射也○注發猶至養也○正義曰云發猶射者解上發彼有的也云的謂所射之識也識猶記識之處即正鵠之中也云辭養讓見養也若已有老病而可受養今已爲射不中而受爵是無功受養不敢當之故讓矣）

燕義第四十七

（陸曰鄭云名燕義者以記君與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報之義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燕義者以其記君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尊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儀禮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勤勞謂征伐聘問詩曰吉甫燕喜是也臣有王事之勞亦燕之故燕禮記云若有王事是也）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職主也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卒讀皆爲倅諸子副代父者也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脩德學道位朝位也○卒依注音倅七對反又蒼忽反副也治直吏反注及下同別彼列反大子音泰後大子學同朝音直遥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國子諸子也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弗不也國子屬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也○合如字徐音閤卒伍子忽反注同伍音五正音征）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游卒未仕者也學大學也射射官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卒七內反注同○）

〔疏〕古者至退之○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與庶子燕飲之禮從篇首至末皆明燕飲之義但燕飲之禮有庶子官故方說燕禮之初先陳庶子之事各隨文解之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者○此明庶子之義也謂作記之人在於周末追述周初之事故云古者言周之天子其下立官有庶子之官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其所職掌諸子庶子同也故此記雖明諸侯庶子職掌其所載之事皆諸子職文也○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者言此官職主諸侯及卿大夫士衆庶子之副倅於父之事所以官名庶子○掌其戒令者此等衆子須有戒法政令而庶子官掌之○與其教治者與猶及也教謂教學治謂治身言非但掌戒令而已及其教治亦皆掌之○別其等者謂分別其貴賤之等○正其位者正其朝廷所立之位也此記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周禮諸子職則云掌國子之倅唯此爲別但諸子職摠謂之國子此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者是其適子也謂之庶者庶衆也以其適子衆多故摠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云倅是副貳於父之言故鄭注諸子職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又引王制云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是也○注職主至位也○正義曰云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者案周禮諸子下大夫屬司馬云卒讀皆爲倅者以經云庶子之卒下文云國子存游卒以卒字非一故云卒皆爲倅若旁置人者是副倅之倅若不置人者則百人爲卒之卒故讀卒從倅也云諸子副代父者也此諸適子皆副代於父與父爲倅故稱倅也云戒令致於大子之事者則下文云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其事非一故云戒令致於大子之事云位朝位也者此等諸子雖未爲官皆繼父尊卑以爲等級故有別其等正其位也唯所用之者若國有大事之時而進致諸子於大子唯任大子隨時所用也○合其卒伍置其有司者言若國有甲兵之事則庶子之官傳授以車甲合會之以卒伍置立之以有司謂立其主將使統領之用軍旅之法治理之○司馬弗正者弗不也正役也以此等諸子既統屬大子隨大子徵發王家之事司馬不得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者前經云國有大事謂祭祀或宿衞又云甲兵之事此經別云國之政事則非大事與甲兵也是國之尋常小小之政事謂力役士功胥徒之屬不與干國子唯民庶所爲國子存游卒未仕者之中不干其事也○使之脩德學道者既不與國子之尋常政事但使之脩行其德學習道藝也○春合諸學者謂仲春之時合此諸子在於大學○秋合諸射者謂仲秋之時合其諸子在於射官使之脩德學道或容習射也○以考其藝而進退之者是庶子之官考校其藝之高下而進退其能否能者進之否者退之○注游卒至爲說○正義曰游卒未仕者也案師氏職云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注云貴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則此游卒是游遨以爲副倅故云未仕者云學大學也者以大胥云春釋菜合舞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初教在東序至合時則在周之大學故云學大學也云射射官也擇士習射之官也又周禮大胥云秋頒學合聲其合聲之時則亦在大學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云春合舞秋合聲是養老在東序也故知大合樂在東序云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者案燕禮云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又云庶子執燭是燕禮有庶子官也以庶子於燕有事是以燕義於此說庶子職掌故云載此以爲說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定位者爲其始入蹴蜡揖而安定也○鄉許亮反適音敵大歷反本亦作敵爲于僞反下文爲疑同蹴本亦作蹴于六反踖子昔反又積亦反）

〔疏〕諸侯至義也○正義曰此經說燕禮之初君獨升立於阼階之上明君尊莫敢敵之義也皆引燕禮正經記者以義說之○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者案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君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所以然者定羣臣之位也定位之語是記者之辭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者居主位之語亦記者辭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者莫敢適言臣下莫敢與君匹敵而爲禮亦是記者之言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設賓主者飲酒致歡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爲主人公孤也疑自下上至之辭也公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大相近○亢苦浪反使宰夫本亦作使膳夫上時掌反復扶又反大音泰舊他佐反近附近之近○）

〔疏〕設賓至之也○正義曰此經明燕禮臣莫敢亢君君又屈而禮之也○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者公卿朝臣之尊賓又敵主之義若以公卿爲賓疑其敵君之義爲其嫌疑故所以使大夫爲賓明其遠嫌之義也○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賓既至庭君降階一等而揖之是以禮待於賓也故云禮之禮之亦記者辭也○注設賓至相近○正義曰云天子使膳宰爲主人者文王世子文云公孤也者此諸侯燕臣子之禮而稱公故知是上公得置孤止一人而燕禮云諸公者○鄭注彼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也云疑自下上至之辭也疑擬也是在下比擬於上故云自下上至之辭也云尊與君大相近言公卿在朝位與君相近今若使爲賓被君所敬則其尊與君大相逼近故經云以大夫爲賓爲其疑故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荅。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言聖人制禮因事以託政臣再拜稽首是其竭力也君荅拜之是其報以祿惠也○稽徐本作䭫音啓以道音導下同什音十匱求位反）

〔疏〕君舉至義也○正義曰此一經明燕禮臣盡禮於下君荅之於上上下交歡而不相怨明君臣之義也○君舉旅於賓者謂舉旅酬之酒以酬賓○及君所賜爵者特賜臣下之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者謂賓受君之酬及臣受君賜爵皆降自西階再拜稽首以受君恩又升堂更再拜稽首以成拜也故燕禮云公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至禮殺之後賓下堂是欲拜君則辭之賓未拜也賓乃升堂再拜稽首鄭注云不言成拜者以其下堂未拜故也燕禮云公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鄭注云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敢輒拜禮殺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者案燕禮君賜爵之時再拜稽首示竭力盡能立功於國也○君必報之以爵祿者以燕禮臣拜君皆荅之者示君報之以爵祿也○禮無不荅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者以燕禮凡臣之拜君無不荅拜之示爲上之道不虛取於下也上必須報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者上下必須相報故在上明正教以教道於民民亦依君訓道有功報上也○然後取其什一者○前明君臣相報此明君民上下相報君既薄斂於上民亦什一而稅於下故國家用足而下不匱乏是上下和平親睦而不相怨恨也○和寧禮之用也者上下和親是和也而不相怨是安寧也和之與寧禮之所用以結成上文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差初佳反又初宜反醢音海）

〔疏〕席小至賤也○正義曰此明尊卑上下席位之所受獻旅酬之差貴賤先後之義○席小卿次上卿者案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隔越於賓席而

（云次上卿者以俱南面東上遥相次耳○大夫次小卿者案燕禮大夫在小卿之西故燕禮云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者燕禮於西階上獻士既受獻者立於阼階下西面北上獻庶子於阼階上既獻立於阼階下故云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獻君君舉旅行酬者案燕禮宰夫爲主人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于阼階下飲卒爵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觚坐奠于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媵爵于公媵爵者先自飲畢媵爵者洗象觶酌奠于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媵之觶以酬賓賓於時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立卒觶賓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于西階上衆大夫相酬畢奠虛觶于篚此是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獻卿畢小臣又請媵爵者公使二人媵爵奠于公前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大夫辯而止此是爲卿旅酬也燕禮直云卿不云小卿大卿之異則小卿大卿俱同獻也○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洗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衆工畢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大夫爲大夫而旅酬也○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說屨升堂坐之後主人獻士于西階上獻士辯又獻旅食賓媵觚于公公坐取賓所媵觶與唯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終於大夫終受者興以酬士士舉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士爲旅酬也○而后獻庶子者庶子畢不爲之舉旅但無算爵之節執爵者酌而旅之○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者公及卿大夫士等牲體薦羞之節皆有等差但燕禮不載無以言也）

禮記注疏卷六十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二（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九）

射義第四十六

古者諸侯之射也節

然後射以觀德行也（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然作乃岳本同考文引古本同）

正謂立行禮似饗（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立作其）

所以明長幼之序者（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者上有也字）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節

言內志審正則射能中（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無射字）

出自射者而來（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自下有此字）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節

士以采繁爲節（石經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繁作蘩岳本同衛氏集說同下同釋文亦作蘩）

壹發五豝（閩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監毛本豝誤犯釋文出五豝通典七十一作一發五犯亦誤）

被之僮僮（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作童童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僮僮云本亦作童童通典作僮僮）

其節至德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節

男子生有縣弧之義（閩本同監毛本縣作懸衛氏集說同○按縣正字懸俗字）

能窮盡禮（〔補〕案禮下當有樂字此本誤脫）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節

數有讓而削地（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而削坊本而誤則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而削）

是故至有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其貢獻之功與計吏俱來（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功作物衛氏集說同）

故詩曰節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具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此二十九字）

諸侯自爲正之具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也下有者字）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節

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石經亦有之字正義云案經下云公罔裘上云之裘故知之是發聲也是正義本此句無之字）

稱猶言也行也（嘉靖本閩監毛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作稱猶言也道猶行也言行也多五字岳本同盧文弨挍云岳云越建本有此五字監典余本皆無案道猶二字當有言行也三字衍文段玉裁云依宋監本則言行也三字賸）

使一人俱舉觶誓衆（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一作二衛氏集說亦作使二人俱舉觶以誓衆按二字是）

者不問此衆人之中（毛本者不二字作謂字）

樂正升堂復位（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正作工）

君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惠棟挍宋本作於衛氏集說同閩監本於作于此本於字闕毛本同）

但衆賓射事既了（惠棟挍宋本作賓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賓作稱此本空闕）

不復斥言其惡於此（惠棟挍宋本作於此本於字闕閩監毛本於作故）

旄期之老不復能射（惠棟挍宋本作復衛氏集說同此本復字空闕閩監毛本復誤是）

雖不能射與在賓中（惠棟挍宋本作賓衛氏集說同此本賓字闕閩監毛本賓作射）

又鄉大夫職云以鄉射之禮（惠棟挍宋本作云此本云字闕閩監毛本云作退涉本文而誤衍也）

是配合之外更有奇隻（惠棟挍宋本作隻此本隻字闕閩監毛本隻作也）

故知之是發聲也即裘爲名矣（惠棟挍宋本作也閩監毛本也作而此本空闕毛本矣字不誤此本矣誤失閩監本同）

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者（閩本如此惠棟挍宋本同此本惟語下者字空闕監毛本古者於旅也語者七字並空闕）

先王禮樂之道也云耆耋皆老也（惠棟挍宋本如此閩監毛本道也云誤義理也此本空闕）

僖九年傳云七十曰耋大晷言之七十八十謂年餘七十也（補閩監毛本大晷言之七十八十作又鄭注易大耋之嗟）

又毛詩傳云八十曰耋（惠棟挍宋本作傳是也閩監毛本傳作箋此本空闕）

云者不言有（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云下有言行也三字毛本云下有行也二字）

射之爲言者繹也節

射之至諸侯（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耦升自西階並而東皆當其物（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而作行衛氏集說同各本皆字同山井鼎云宋板皆作階非也）

又方制之以爲亭（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亭作臯山井鼎云周禮司裘注作臯字書作臯宋板近是）

卿大夫射一侯三正（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三作二）

凡賓射之侯謂之正（惠棟挍宋本作凡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凡誤賓此本空闕）

畿內諸侯賓射（惠棟挍宋本作畿內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畿內誤設鵠此本空闕）

約大射諸侯既同天子（惠棟挍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諸侯既同誤禮文之意此本空闕）

亦同天子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其卿大夫射（惠棟挍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閩監本之侯其卿誤若諸侯用毛本同又三正字並誤作子此本空闕）

凡中央之赤（惠棟挍宋本作凡閩監毛本凡作其）

其外又畫以雲氣（惠棟挍宋本如此閩監毛本畫以雲氣誤作有白布若此本空闕）

下舌半上舌出躬者（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躬誤倍）

其糝侯下舌及躬凡有四尺（閩監本同毛本躬誤射）

是糝侯下畔去地一丈五寸三分寸之一（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五寸誤作五尺）

天子將祭節

而后射於射宮（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后誤侯）

是知於澤中射椹質而已（惠棟按宋本作知此本知誤故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作以是知於澤中射椹質而已今正）

故男子生節

故男至謂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猶若事畢設飯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食下有者字）

射求正諸己（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坊本無射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有射字）

反求諸己而已矣（惠棟按宋本作求反石經同此本求反二字倒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嘉靖本同）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節

畫曰正（閩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岳本同監毛本畫下衍布字衞氏集說同）

循聲若謂射者依循樂聲（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若作者）

陳古之明王大射之禮（閩毛本同監本大誤夫○惠棟按宋本此節疏後標禮記正義卷六十九終記云凡十八頁）

燕義第四十七（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七十）

古者周天子之官節

古者至退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不與于國子（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于誤于衞氏集說同下不于其事也同）

設賓主節

鄭注彼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公字衞氏集說同○按依燕禮注當作言諸者）

云疑自下上至之辭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也下有者字）

云尊與君大相近（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近下有也字）

君舉旅於賓節

言聖人制禮（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毛本制誤之）

禮記注疏卷六十二校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三

聘義第四十八（○陸曰鄭云名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重禮輕財之義）〔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也此於別錄屬吉事此聘義釋儀禮聘禮之義但儀禮聘禮者謂大聘使卿故經云及竟張旜是孤卿所建也聘禮謂侯伯之卿故經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介凡五人故知侯伯之卿此聘義所釋包五等之卿故此經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皆謂其卿也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介音界下及注同下戶嫁反）〔疏〕聘禮至賤也○正義曰此篇揔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於下從首至末又明聘所執玉又因明有諸德之義今各依文解之今此一經以介數不同明貴賤有異皆謂使卿出聘之介數也○上公七介者若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義可知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質謂正自相當○傳文專反下同）〔疏〕介紹至至也○正義曰此一節明聘禮之有介傳達賓主之命敬之至極也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小行人職曰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擯必刃反本又作儐下文及注皆同說文云擯或儐字使所吏反）〔疏〕三讓至讓也○正義曰上經明設介傳命致敬之義此經明欲傳命之時先須三讓又傳命之後入廟門及升階揖讓之節明賓所以尊讓主人○三讓而后傳命者謂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擯以大客之禮待已已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後傳聘君之命○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賓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之故三讓而后入廟門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衞三讓乃入廟門也○三揖而后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也當命北面又揖二揖也當碑又揖三揖也○三讓而后升者謂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賓乃升也○所以致尊讓也言如此者是賓致其尊敬讓主人之心也○注此揖至其辭○正義曰知此揖讓主謂賓者以三讓而后傳命及三讓而后入廟門皆賓先讓也三揖至階三讓而后升雖主人爲首皆賓讓而後至於主人若賓不讓則不至於三是揖讓之事皆賓爲主故云此揖讓主謂賓也云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者鄭解三讓而後傳命之節正當賓至主人大門主人請事之時案聘禮賓至大門主人陳介而請事此云廟門者有廟字者誤也案鄭注鄉飲酒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此主人以大客禮賓賓不敢當大客之禮乃是事異應云三辭而云三讓者但鄭於儀禮自上下爲例此云三讓記者之言辭之與讓其義亦通也云乃傳其君之聘命也解經傳命之言案聘禮注云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賓乃傳聘君之命於上擯也故云傳其君之聘命也案司儀職兩君相見則交擯若臣聘於君則旅擯交擯傳命者聘禮注云其傳云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其旅擯之時不上下相傳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交擯與旅擯雖別揔而言之皆是傳命故注聘禮引此介紹而傳命謂時交擯而傳命也今此聘義介紹傳命論相聘也及三讓而后傳命皆聘之旅擯亦是傳命也熊氏皇氏皆以此介紹傳命爲朝之交擯今此聘義不釋朝乃於聘義之中而記朝之傳命理爲不可又鄭此注傳其聘君之命其義分明熊氏皇氏之說未盡善也云三讓而後入廟門者案聘禮入廟門之時無三讓之文不備也云讓主人廟受也者解入廟門三讓之意主人於廟受賓之禮言賓不敢當其廟受故云讓主人之廟受也引小行人職者證大客來主人有擯迎之法

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貺賜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聘君之恩惠辱命來聘者也○竟音境勞力報反拜況本亦作貺音同楣音眉）〔疏〕君使至敬也○正義曰前經明賓致尊讓於主君故此經明主君尊敬聘客所以致敬於彼君之命也○君使士迎於竟謂主君使士迎客於竟故聘禮賓及竟張旜君使士請事遂以入是也○大夫郊勞○聘禮云賓至於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君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郊勞者即卿也○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案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是君拜迎於大門之內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納賓賓入門左賓升西楹西東面是廟受也北面拜貺者君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拜聘君之貺貺謂惠賜也聘禮云公當楣再拜是也○拜君命之辱者釋此北面拜貺之義也言主君所以北面拜貺者拜聘君之命來屈辱也○所以致敬也言主君致敬於聘君

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君子之相接賓讓而主人敬也）〔疏〕敬讓至侵陵○正義曰此一經揔結上賓致尊讓於主君主君又致敬於聘君故賓主交相敬讓者是君子所以相接待也敬讓則不相侵陵者以主人致敬賓致讓同心以禮相接故不相侵陵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爲君臣也○覿大歷反見也雍字又作饔音同餼許既反還音旋下及注同璋音章賄呼罪反字林音悔享許兩反本又作饗食音嗣下同）〔疏〕卿爲至義也○正義曰主國之卿爲上擯接迎於賓○大夫爲承擯者承副上擯也○士爲紹擯者紹繼也謂繼續承擯案聘禮注其位相承繼又聘禮注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其待聘客及朝賓其擯數皆然故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謂迎朝賓也若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若擯者三人則士爲紹擯者一人○君親禮賓者謂行聘已訖君親執醴以禮賓故聘禮賓行聘訖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側受醴賓受醴公拜送醴是也○賓私面私覿者私面謂私以己禮面見主國之卿大

夫也私覿者私以己禮覿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案聘禮私面在後此先云私面者記者便文無義例也面亦見也以其於臣禮質故以面言之故聘禮注云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此於臣謂之面而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私面私獻注云私面私覿也又以私面為私覿者以司儀之文但云私面私獻不云私覿故以私面為私覿也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八匹私面於君而稱面者因行過鄭而面鄭伯非正禮故雖君亦稱面也○致饔餼者謂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於賓館案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注云牲殺曰饔生曰餼又曰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腥二牢鼎二七設于阼階前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是也案聘禮饔餼既為生而左傳僖三十三年云餼牽竭矣服虔云死曰餼者以餼與牽相對牽既為生餼則為死故詩瓠葉篇云牲牢饔餼鄭注云腥曰餼者以牲牢饔餼相對以牲牢既為生饔又為熟故以餼為腥也○還圭璋者謂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故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是也賄贈者因其還玉之時主人之卿并以賄而往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故聘禮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紡是也○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朝也○又設燕以燕之在寢也故聘禮云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是也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謂君親禮賓賓用私覿及致饔餼饗食之屬或主人敬賓或賓荅主人或君親接賓或使臣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注設大至臣也○正義曰鄭解賓客君臣之義也設大禮謂饗食之屬則以賓客禮待之使人延賓於館則主君親待之是賓客其使人也云或不親而使人則為君臣也者謂主君或不親饗則使人致禮於賓若致饔餼致饗致食及還圭贈賄之屬皆主君不親使臣致禮於客客是臣故使臣獻之是君臣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比必履反使色吏反媿本又作愧音同）

〔疏〕故天至具也○正義曰此經明諸侯交相聘問相厲以禮則內崇敬讓外不相侵陵是自為正之具○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者謂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於比年使大夫小聘三歲使卿大聘○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謂來聘使者行聘之時禮有錯誤則主國之君不親自饗食以接賓所以使賓恥愧自勉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者謂天子制此禮使諸侯自相親是存養諸侯無兵革之患○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正謂國無患難國家得正由其外親諸侯所以如此是自為正之具也○注比年至聘也○正義曰案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案聘禮記云小聘曰問故知此比年小聘是歲相問也大行人又云殷相聘也殷中也謂三年之時中而無事故稱殷也案昭元年左氏傳云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服虔注云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年故脩盛聘之禮鄭引之以解大行人殷相聘也鄭以殷為中准取殷聘之文以解殷相聘之義正取殷文是同其年數則異故以此三年之聘為殷聘也此經所云謂諸侯自相聘也而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所云謂文襄之法故不同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圭瑞也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為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己之有遙復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為輕財者財可遙復重賄反幣是也○皆為于偽反琮才工反）

〔疏〕以圭至讓矣○正義曰此一經明既聘還圭璋輕財重禮教民廉讓之意○以圭璋聘重禮也者玉以比德故以圭璋而聘貴重其禮也言此禮可貴與玉相似○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謂既聘之後賓將歸時致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也凡行聘禮之後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圭璋玉之質惟玉而已璧琮則重其華美加於束帛聘使既了還以圭璋之玉重其禮故還之留其璧琮之財是輕其財故留之重者難可報覆故用本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故更以他物贈之此是輕財重禮之義也○則民作讓矣者言諸侯既能相厲以輕財重禮之義君既行之於上人則效之於下故民皆作其廉讓矣○注圭瑞至是也○正義曰云圭瑞者以器言之謂之圭執以行禮謂之瑞瑞信也謂與人為尊卑之信驗也云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為重禮者言尊敬此璋同於圭則璋是圭之等類用之以聘聘訖又還皆為尊重此禮以圭璋所以行禮故重之也云禮必親之不可以己之有遙復之也者言行禮之義必親自為之若已親往彼國則可以己國之有執往行禮今主國之君既不親往彼國則不以己國所有寶玉遙復償他國所來圭璋故還歸之也故云不可以己之有遙復之也復償也云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為輕財者案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享獻也謂享獻之幣主人受而不還是謂輕財也云財可遙復者解受璧琮之意璧琮是財輕可得以己物遙而復償於彼國賓來者已得受之但聘禮圭璋與璧琮相對故圭璋為聘璧琮為享若諸侯之朝天子圭以馬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云重賄反幣是也者案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注云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厚重禮厚此聘禮也○積子賜反芻初俱反倍步罪反乘繩證反一食一又作壹食音嗣）

〔疏〕主國至禮也○正義曰此一經明待賓之厚所以尊重聘禮之義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者此謂上公之臣故出入三積若侯伯以下之臣則不致積也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知者謂聘禮是侯伯之臣故文無致積也此出入三積者謂入三積出亦三積故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是去之積如來時積也○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者案聘禮致客有饔有餼今直云餼客者略言之於舍謂於賓館也五牢之具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也腥二牢在賓館東階也餼二牢在賓館門外之西是皆陳於內也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者案聘禮米三十車設于門東東陳禾三十車設於門西西陳薪芻倍禾也鄭注薪從米芻從禾○乘禽日五雙者謂乘行羣匹之禽鴈鶩之屬聘禮則每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餼牢者鄭注掌客云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爵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也○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者此謂聘卿也一為之設食再為之設饗其歡燕與當時之賜無常數也○所以厚重禮也言備設待賓之物所以豐厚尊重行聘之禮其天子待諸侯之禮及諸侯相待之法賓主玉帛之節饔餼飧積之差米禾薪芻多少饔食牲牢陞殺皆文具掌客義見聘禮可以尋文取實故於此略而不言也

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言盡之於禮欲令富者不得過也）

〔疏〕古之至焉爾○正義曰此一經明聘禮用財之厚務行禮讓則君臣內外不相侵陵所以諸侯務焉○古之用財不能均[illegible]當時之實儉如國新殺禮凶荒殺禮計財而行禮故云從其實云欲令富者不得過也者謂豐財以行禮盡禮而用財其有其財唯盡極於禮不可禮外更多用其財使貧而及禮富者不得奢此上下得宜內外無怨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禮成禮畢也或曰行成○幾音祈又音基行成下孟反）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

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勝克敵也或爲陳○渴苦葛反乾音干莫音暮齊側皆反解佳買反惰徒臥反長丁丈反有行有行並下孟反下有行同治直吏反陳直覲反）

〔疏〕聘射至安也○正義曰以前經說聘禮既畢此一節又申明行聘之時禮儀既大日晚始罷故記者引唯勇敢之人能成禮事故於此明之此是聘義兼云射者以強有餘力之士非但聘而行禮又能射爲武事故此摠明之也○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者言此聘之與射至極繁大之禮非如冠昬之屬暫時即畢○日幾中而后禮成者幾近也日近在於中而後禮成畢○非強有力者弗能成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言非強有德力而行禮則禮事不成也○酒清人渴不敢飲也者此謂射禮也言欲射之時先行燕禮唯以禮獻酬不敢恣意醉飽但行禮而已非謂全不得飲之聘禮行聘之時不但酌醴禮賓無酒肴之事故知此唯據射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者亦言不敢全食而令飽也○日暮人倦齊莊正齊者謂日暮晚人斯解倦猶齊莊而自整齊也○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者所以日莫猶自整齊者以不敢解倦成就禮之節制此亦謂射禮也故此以下即云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皆謂射也前文云日幾中而後禮成聘射摠陳特謂聘也故日幾中而禮成此云日莫者謂射禮也酒清肴乾特據於射故日莫而成禮節也○以正君臣者謂射前行燕禮謂君在作賓升成拜稽首之屬及受君賜再拜稽首之等是以正君臣也○以親父子以和長幼者此謂鄉射之前行鄉飲酒之禮有齒於父族之事故云以親父子以和長幼但此節摠結聘射則前篇射義在其中也故射義云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鄉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之禮故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此經總結之也故酒清肴乾之屬燕禮與鄉飲酒禮初行之時事同於饗皆有此也至說屨升坐之後乃盡歡飲食也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者言以上之事凡衆人所難行君子之人特能行之○故謂之有行者以君子有能行故謂此君子爲有行之士身既有行則事得宜故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則臨敵果斷故云有義之謂勇敢此摠覆說聘之與射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勇敢明射之所須強有力明聘之所須故前文論聘止稱強有力者此經論射則云勇敢故知然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者無事謂兵革休息故用之於聘射之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者有事謂軍旅數起故用之於戰鬭必得勝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者戰勝謂公義而戰勝則前經戰勝是謂以戰而勝也此云用之於爭鬭者謂私爭忿鬭與前經不同也故云不用之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碈石似玉或作玟也○碈武巾反字亦作瑉似玉之石爲于僞反下同與音餘玟武巾反又音枚）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色柔溫潤似仁也潤或爲濡○濡音儒）縝密以栗。知也。（縝緻也栗堅貌○縝音軫一音眞知音智致直置反本亦作緻）廉而不劌。義也。（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劌音九衞反字林云利傷也又音己芮反）垂之如隊。禮也。（禮尚謙卑○隊直位反又音遂）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詘絕止貌也樂記曰止如槀木○叩音口詘其勿反槀木苦老反亦作槁）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似忠也○瑕音遐揜音掩瑜羊朱反玉中美）孚尹旁達。信也。（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孚或作姇或爲扶○孚徐方注音浮尹依注音筍又作筠于貧反翳於計反姇音孚依附反）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精神亦謂精氣也虹天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虹音紅見賢遍反）圭璋特達。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幣惟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朝直遙反）天下莫不貴者。道也。（道者人無不由之）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言我也貴玉者以其似君子也）

〔疏〕子貢至之也○正義曰以聘用玉因論玉有諸德而結成聘義之篇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者子貢之意所以貴玉者豈不爲玉之寡少故貴之碈之饒多故賤之與疑辭也○孔子曰至玉焉○言貴玉由其有德非爲少故貴之謂昔者君子之人於玉以比道德所以貴玉者爲其有德君子之人比德堪敬重如玉故貴之有德即下云溫潤而澤仁等是也○溫潤而澤仁也者言玉色溫和柔潤而光澤仁者亦溫和潤澤故云仁也○縝密以栗知也者縝緻也栗謂堅剛言玉體密緻而堅剛人有智者性亦密緻堅剛故云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廉稜也劌傷也言玉體雖有廉稜而不傷割於物人有義者亦能斷割而不傷物故云義也○垂之如隊禮也言玉體垂之而下墜人有禮者亦謙恭而卑下故言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者越揚也詘謂止絕也言玉體以物叩擊其聲清泠發越以長遠而聞其擊之終音聲則詘然而止不如鍾聲擊罷猶有餘音也其爲樂之法初作聲而發揚樂罷則止如槁木言玉體亦然故云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瑕謂玉之病處瑜謂玉中美處言玉之病處不揜映美處玉之美處不揜映病處皆以忠實見外如人之忠者亦以忠心見外故云忠也○孚尹旁達信也孚浮也浮者在外之名尹讀如筠筠者若竹箭之筠筠亦潤色在外者旁者四面之謂也達者通顯之名也信者內不欺隱者也玉采色彰達著見於外無隱掩如人有信者亦著見於外故云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白虹謂天之白氣言玉之白氣似天白氣故云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精神謂玉之精氣徹見於山川謂玉在山川之中精氣徹見於外地氣含藏於內亦徹見於外與地同故云地也○圭璋特達德也行聘之時唯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言人之有德亦無事不通不須假他物而成言圭璋之特同人之有德故云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道者通也言萬物無不由道而通故天下無不貴之玉者亦天下貴之與道相似故云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詩秦風小戎之篇美秦襄公之詩也言襄公出兵征伐西戎婦人思念其夫言我念此君子顏色溫然如玉引之者證玉以比德之事言貴玉者以其似君子故云君子貴之也○注碈石似玉○正義曰案呂諶字林云碈美石以其石之美者故云似玉也○注栗堅貌○正義曰案詩大雅云實穎實栗栗是禾之堅熟故云栗堅貌也○注樂記曰止如槀木○正義曰引之者證樂聲之止似擊枯槀之木無餘聲也言玉擊止之時其聲即絕與樂相似也○注瑕玉至忠也○正義曰瑕玉之病也呂諶字林云瑕玉小赤而云病者以瑕與瘢瘕義同故云玉之病也云瑜其中間美者案字林云瑜美玉是瑕之中間美善者○注孚讀至信也正義曰案字林云琈玉別名玉旁孚也此讀爲浮者取浮見於外非字林琈玉之名也○注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正義曰德者得也萬物皆得故無所不通達不更須待外物而自成也以聘享之禮有圭璋璧琮璧琮則有束帛加之乃得達圭璋則不用束帛故云特達然璧琮亦玉所以琮則加於他物圭璋得特達者但玉既比德於禮重處則特達於禮輕處則加物以玉可重可輕美其重處言之故云特達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陸曰鄭云以其記喪服之制取其仁義禮智四者也別錄屬喪禮）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此於別錄屬喪服鄭云舊說案別錄無喪服四制之文唯舊說稱此喪服之篇屬喪服然以上諸篇每篇言義此不云喪義而云喪服四制者但以上諸篇皆記儀禮當篇之義故每篇言義也此則記者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云喪服之義也○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毀曰訾○訾徐音紫毀也一音才斯反○）

〔疏〕凡禮至生也正義曰此一篇摠論喪之大體有四種之制初明恩制次明理制次明節制次明權制既明四制事畢又明三年喪自古而行之故引高宗之事又明斬衰以下節制之差結成仁義之事各隨文解之○體天地者言禮之大綱之體體於天地之間所生之物言所生之物皆禮以體定之○法四時者則下文云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是也○則陰陽者下文云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是也○順人情者下文云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是也○故謂之禮者以其無物不體故謂之爲禮故注云禮之言體也○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者言若訾毀不信禮之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如此之人是不識知禮之所由生也言不知禮之有法則也

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

（制也。知音智下同。）〔疏〕（夫禮至具矣。○正義曰此一節覆說前文禮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之事不覆說體天地者天地包此四時陰陽人情無物不揔故不覆說天地之事○吉凶異道者言吉凶各異其道及衣服容貌器物不同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者言門內主恩若於門外則變而行義尊卑有定禮制有恆以節為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變而從宜取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恩屬於仁理屬於義節屬於禮故云節者禮也○權者知也量事權宜非知不可故云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者此揔結四制之義仁屬東方義屬西方禮屬南方知屬北方四時並備是人道具矣五常五行四時無信者知中兼之故北方水為知又為信是取法四時故不并數信也）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服莫重斬衰也。為于偽反下及注同衰七回反注及下同）〔疏〕（其恩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經明四制之中恩制也以父最恩深故特舉父而言之其實門內諸親為之著服皆是恩制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資猶操也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治直吏反下同揜於檢反斷丁亂反操七刀反皇云特也）〔疏〕（門內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門外之治四制之中義制也門內之治恩揜義者以門內之親恩情既多揜藏公義言得行私恩不行公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君則敬君之禮與父同○貴貴者貴謂大夫之臣事大夫為君者也大夫始入尊境則是貴也此臣盡敬此君故云貴貴也○尊尊者尊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為君者也天子諸侯同為南面則是尊也此臣極敬此君故曰尊尊也○義之大者也以義斷恩內外如一雖復大夫與王侯有異而其臣敬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言亦謂亦同於父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也補培猶治也鼓素琴始存樂也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期音基下同苴七餘反墳扶云反培步回反徐扶來反為于偽反下注為君同齊音咨見賢遍反粥之六反○）〔疏〕（三日至尊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四制之中節制也○苴衰不補者言苴麻之衰雖破不補○墳墓不培者培益也一成上陵之後不培益其土○祥之日鼓素琴者大祥之日得鼓素琴○告民有終也者言所以為此上

事告教其民使衰有終極也○以節制者也以情實未已仍以禮節為限制抑其情也自此以上皆▲節制之事從此以下更申明節制欲尊歸其一故更明無二尊之理○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母而恩愛同恩愛雖同而服乃有異以不敢二尊故也故以天無二日及家無二尊之等明皆歸於尊一以治理之也故天無二日至二尊也此揔結無二尊之理也○注食食粥至必崩○正義曰沐謂將虞祭時也士虞記曰沐而不櫛故知沐謂將虞祭時虞後有事得沐浴也故雜記云非虞附練祥無沐浴云鼓素琴始存樂也於此祥日而鼓素琴始存省此樂縣而作樂在既禫之後○）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五日七日授杖謂為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髽婦人也男子免而婦人髽或為免○擔是艷反又食艷反又餘塹反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一本作扶而後起扶或作杖非垢音苟禿吐木反髽側瓜反傴紆主反袒徒旱反跛彼我反免音問下同○）〔疏〕（杖者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經明四制之中權制也○杖者何也爵也者權制之中所以先明杖者以下有不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故先舉正杖於上言爵也者杖之所設本為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為爵者而設故云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者上云杖者爵也遂歷敘其有爵之人故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者解無爵而亦杖故記者稱或曰擔主喪服傳云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注云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或曰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雖非適子皆杖為其輔病故也○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者杖既扶病何婦人童子所以不杖為其不能病也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男子。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者此謂王侯也喪具贍事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扶病之杖亦不能起故又須人扶乃起也○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者此謂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己言而後喪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者此謂庶人也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不得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也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為權制○禿者不髽髽者是婦人之大紒重喪辮麻繞髮禿者無髮故不髽也女禿不髽故男子禿亦不髽也○傴者不袒袒者露膊傴者可憎故不露也○跛者不踊踊是跳躍跛人脚蹇故不跳躍也○老病不止酒肉▲者孝子悲哀非病不食滋味若老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致滅性非制所許故酒肉養之○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此記者結前權數也夫喪禮宜備今有此八條不可以強逼故聖人權宜制也所謂八者謂應杖不杖應杖而杖以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

病者八也庾蔚云父存為母一也不數杖與不杖之例皇氏熊氏並取以為說今案經文為母期乃屬前經鄭於期下揔注三日而食三月而沐之事是為母期之文乃在節制之中不得下屬此經權制之例又此經權制之科乃載杖與不杖之條此經又揔云八者是揔此經之八事今乃不數此經杖條便是杖文虛設庾氏之說恐未為善聽賢者擇焉○注五日至人髽○正義曰云五日七日授杖謂為君喪也者案喪大記大夫與士之喪皆云三日授子杖同主為其親也今云五日七日故知為君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不倦息也○解佳買反期音基之殺色戒反解衣古買反）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肖音笑諒闇依注諒讀為梁鵪烏南反下同徐又並如字案徐後音是依杜預義鄭謂卒哭之後翦屏柱楣故曰諒闇闇即廬也孔安國諒為諒陰諒信也陰默也楣音眉鶉音淳柱知主反○）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衰色追反復扶又反下文同文如字徐音問辨本又作辯同皮莧反共音恭）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此謂與賓客也唯而不對侑者為之應耳言謂先發口也○唯余癸反徐以水反注同齊音咨本又作齋侑音又為于偽反應對之應）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疏〕（始死至而祥。○正義曰此一節覆明前經四制之中節制之事以禮之大體喪之三年為限節之事故重明之○三日不怠者謂哭不休息○三月不解者謂不解衣而居○期悲哀者謂期之間朝夕恆哭○三年憂者謂不復朝夕哭但憂戚而已○恩之殺也者自初以降是恩漸減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者言聖人因其孝子情有減殺制為限節此喪之中庸也者庸常也言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是喪之中平常行之節也○故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引書者明古

（來王者皆三年喪諒讀曰梁闇讀曰鶴謂廬也謂既虞之後施梁而柱楣故云諒闇之中三年不言政事善之者言是古人載之於書美善之故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記者自設問古人獨善之意曰高宗者武丁者記者還自釋獨善高宗之意○武丁者殷之賢王也者中興殷世故曰賢王也○故載之書中者言以古人善此高宗載於書中又尊高其行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者是記者引古禮三年之喪君則不言國事○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者此記者引書高宗所行中節是君不言之事故云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者是記者既稱古禮君不言故又云言不文故記者復解云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者謂與賓客言也但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備者爲之對不旁及也○齊衰之喪對而不言者但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大功之喪言而不議者但言說他事不與人論議相問荅也○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者得議他事但不能聽及於樂也○三年而祥者此章從上以來至此皆明三年之喪制節之事○）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强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仁有恩者也理義也察猶知也○衰七回反菅音姦屨徐紀具反粥之六反期音基比必利反知音智本或作智弟弟上音悌下如字○）〔疏〕（比終至察焉○正義曰此一節更覆結居父母之喪能終此三節可以知其德行三節者自初喪至沐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三也能終此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知者可以觀其理强者可以觀其志也言此自初遭喪至於喪畢有三者之節○仁者可以觀其愛焉者孝子居喪性有仁恩則居喪思慕可以觀其知愛親也若不愛親則非仁恩也○知者可以觀其理焉者若孝子有知則居喪合於道理若不合於道理則非知也○强者可以觀其志焉若孝子堅强其居喪則能守其志節若無志節則非堅强○禮以治之者言用禮以治居喪之事義以正之者謂用義以正居喪之禮孝子者謂孝順之子○弟弟者謂遜弟之弟○貞婦者謂貞節之婦皆可得而察焉者若能依禮合義有仁可觀其愛有理可觀其知有志可見其强則是孝子弟弟貞婦也若無此事則非孝子弟弟貞婦也故云可得而察焉也）

禮記注疏卷六十三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聘義第四十八

三讓而后傳命節

上經明設介傳命致敬之義（閩監本同毛本設誤說）

入廟門及升階揖讓之節（閩監本同毛本及誤皆）

賓差退在西相嚮三讓（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嚮誤下）

當階北面又揖二揖也（閩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本北誤比）

若賓不讓則不至於三（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三誤主）

案聘禮賓至大門主人陳介而請事（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介當作擯）

案司儀職兩君相見則交擯（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職下有注字）

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閩監本同毛本面作而）

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閩監本同毛本擯誤賓）

君使士迎于竟節

北面拜貺（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拜況云本亦作貺○按說文有況無貺）

公當楣再拜聘君之恩惠（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再拜下又有拜字考文引古本同案正義拜字當重）

大夫郊勞○聘禮云（閩本同監本○闕毛本○作者）

北面再拜拜聘君之貺（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拜拜誤升拜）

卿爲上擯節

致饔餼（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雍云字又作饔）

賄贈饗食燕（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石經饗字空闕釋文出享云本又作饗）

主國之卿爲上擯（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國之二字倒）

公側受醴（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受作授○按聘禮作受鄭注云將以飲賓考文非也）

燕與羞淑獻無常數是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淑作俶衞氏集說同○按聘禮正作俶即記云禽羞俶獻是也鄭彼注云古文俶作淑）

故天子制諸侯節

所以愧厲之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以媿云本又作愧）

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也下有者字）

案昭元年左氏傳云孟僖子（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元作九此本誤）

以圭璋聘節

重者難可報覆（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作重者難以報復）

主國待客節

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知者（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知誤也○按知是衍文鄭注周禮但作不致積）

所以厚重禮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也下有者字）

聘射之禮節

日莫人倦（各本同石經同毛本莫誤莫）

將以行禮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也下有者字）

子貢問於孔子曰節

縝緻也（各本同釋文出致云本亦作緻○按致緻古今字）

垂之如隊（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如隊石經隊作墜○按說文有隊無墜）

不有隱翳（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毛本有誤相）

廉而不劌義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也下有者字下如隊禮也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並同）

其擊之終音聲則詘然而止（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音作竟衞氏集說同）

所以琮則加於他物（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琮上有璧字此本誤脫）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三日而食節

故更明無二尊之理（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尊誤事）

云鼓素琴始存樂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始誤好）

杖者何也節

或曰擔主（閩監毛本作擔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釋文同此本擔誤檐○按依說文當作儋从人詹聲檐假借字擔俗字）

又使備禮必致滅性（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必誤不考文引宋板不作以）

不數杖與不杖之利（惠棟挍宋本利作科此本科誤利閩本科字闕監毛本科作例下又此經權制之科同）

始死三日不怠節

故王者之所常行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故字）

比終茲三節者節

皆可得而察焉（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

若孝子有知（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若字）

强者可以觀其志焉若（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若作者是也）

有志可見其强（閩本同監毛本志作志見作觀是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三（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七十終宋監本禮記卷第二十終經五千三百三十二字注二千九百八十一字凡二十萬一千九百九十二字經九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字注一十萬四千二百三十三字）

禮記注疏卷六十三挍勘記

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諸儒相繼竝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託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其餘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爲秦人之語葉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爲六國時人似爲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爲秦禮之說未可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傅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是未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爲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今仍定爲左丘明作以祛衆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爲國史之言最爲確論疏稱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杼及甯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文體皆與經合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莊子儀宋春秋載祏觀辜齊春秋載王里國中里徼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同因國史而修斯爲顯證知說經去傳爲舍近而求諸遠矣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氏則左氏經文不著於錄然杜預集解序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則左傳又自有經考漢志之文既曰古經十二篇矣不應復云經十一卷觀公穀二傳皆十一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爲二傳之經故有是注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卽左傳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爲一耳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經也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不傳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爲最古杜注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案劉炫作規過以攻杜解凡所駁正孔疏皆以爲非）是皆篤信專門之過不能不謂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左氏之義明而後二百四十二年內善惡之跡一一有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傳與注疏均謂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春秋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愼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緜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内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絶夫子内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旣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衮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旣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于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踈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内實爲翹楚然聰惠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

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蠧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案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郤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殽戰同案殽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殽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案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勑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脩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　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春秋正義序終

春秋左傳注疏挍勘記序

春秋左氏傳漢初未審獻於何時漢藝文志說孔壁事祇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不言左氏經傳也景十三王傳亦但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即禮之記及論語亦未言有左氏也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亦以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系之魯恭王所得孔安國所獻而於春秋左氏所修二十餘通則但云藏於祕府不言獻自何人惟說文解字序分別言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然後左氏經傳所自出始大白於世顧許言恭王所得有春秋豈孔壁中有春秋經文爲孔子手定者與北平侯所獻蓋必有經有傳度其經必與孔壁經大同然則班志所云古經十二篇者指恭王所得與抑指北平所獻與左氏傳之學興於賈逵服虔董遇鄭衆潁容諸家杜預因之分經比傳爲之集解今諸家全書不可見而流傳閒見者往往與杜本乖異古有吳皇象所書本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挍本今皆不可得蓋傳文異同可考者亦僅矣唐人專宗杜注惟蜀石經兼刻經傳杜注文而蜀石盡亡世間搨本僅存數百字後唐詔儒臣田敏等挍九經鏤本於國子監此亦經傳注兼刻者而今多不存至於孔穎達等依經傳杜注爲正義三十六卷本自單行宋淳化元年有刻本至慶元閒吳興沈中賓分系諸經注本合刻之其跋云踵給事中汪公之後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精挍萃爲一書蓋田敏等所鏤淳化元年所頒皆冣爲善本而畢集於是後此附以釋文之本未有能及此者元和陳樹華即以此本遍考諸書凡與左氏經傳文有異同可備參考者撰成春秋內傳考證一書考證所載之同異雖與正義本夐然不同然亦閒有可采者（元）更病今日各本之踳駁思爲諟正錢塘監生嚴杰熟於經疏因授以舊日手挍本又慶元閒所刻之本幷陳樹華考證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精詳捃摭共爲挍勘記四十二卷雖班孟堅所謂多古字古言許叔重所謂述春秋傳用古文者年代緜邈不可究悉亦庶幾網羅放佚冀成注疏善本用裨學者矣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經春秋三十卷（首載杜氏序每卷篇首題春秋經傳集解某公第幾第二行題左氏盡某年每行十字有復經勘定處或九字一行十一字一行閒有十二字一行者唐人改刊多劖磨重鐫後人即加於本字之上隱公第一盡十一年桓公第二盡十八年莊公第三盡卅二年閔公第四盡二年僖上第五盡十五年僖中第六盡廿六年僖下第七盡卅三年文上第八盡十年文下第九盡十八年宣上第十盡十一年宣下第十一盡十八年成上第十二盡十年成下第十三盡十八年襄元第十四盡九年襄二第十五盡十五年襄三第十六盡二十二年襄四第十七盡廿五年襄五第十八盡廿八年襄六第十九盡廿一年昭元第廿盡三年昭二第廿一盡七年昭三第廿二盡十二年昭四第廿三盡十七年昭五第廿四盡廿二年昭六第廿）

五盡廿六年昭七第廿六盡卅二年定上第廿七盡七年定下第廿八盡十五年哀上第廿九盡十三年哀下第卅盡廿七年末載後序宜公上下俱經後梁重刻上卷原刻尚存五六行下卷僅三之一僖公篇亦有數段出自後人重刊然字迹遠勝後梁所鐫崑山顧炎武標舉譌字此經獨多皆非唐本之舊也

不全宋刻春秋經傳集解三冊（分卷與唐石經同上冊題襄五第十八闕二十二十三兩頁中冊題昭三第二十二闕三至八六頁又闕十三一頁及二十一二十二兩頁昭四第二十三闕一頁下冊題昭五第二十四闕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頁每半頁十行注文雙行每行字數不一卷末載經注若干字無附釋音宋刻經注本之最善者書內構字闕筆此避宋高宗諱錢塘何元錫云板心有直學王某等字亦南渡官名也）

不全北宋刻小字本春秋經傳集解二卷（此本惟廿四廿五兩卷每半板十一行行廿三四五字不一注文雙行約多幾字卷末無附釋音惜不知何人所刊也）

淳熙小字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分卷與唐石經同每半頁十行行十八字注文雙行行廿二字附釋音此宋時坊刻有譌字俗體大致不失其爲善本卷末題淳熙柔兆涒灘中夏初吉閩山阮仲猷種德堂刊柔兆涒灘乃宋孝宗淳熙三年丙申也末附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蜀馮繼先所作）

南宋相臺岳氏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宋岳珂刊分卷與唐石經同缺十九二十兩卷每半頁八行行十七字注文雙行附釋音每卷之後皆有木刻亞形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印大小篆隸文楷書不一每頁之末上刻篇識如隱某年桓某年等明代以來翻刻有四皆不若此本之精審末附春秋年表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年表不著撰人名氏）

宋纂圖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每半頁十行注文雙行每行字數不一注後附音釋音釋後有似句互注重言等條此宋時坊刻所加）

足利本春秋經傳集解（見七經孟子考文案山井鼎云左傳考文稱足利本者宋板經傳集解本也今以活字板驗之是爲其原本也）

宋本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宋慶元間吳興沈中賓所刊案新唐書經籍志載春秋正義三十六卷與此合宋王堯臣崇文揔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並同分卷行款與俗本亦異卷一序卷二隱元年卷三隱二年至五年卷四隱六年至十一年卷五桓元年二年卷六桓三年至六年卷七桓七年至十八年卷八莊元年至十五年卷九莊十六年至三十二年卷十閔元年二年卷十一僖元年至十五年卷十二僖十六年至二十六年卷十三僖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卷十四文元年至十年卷十五文十一年至十八年卷十六宣元年至十一年卷十七宣十二年至十八年卷十八成元年至十年卷十九成十一年至十八年卷二十襄元年至八年卷二十一襄九年至十二年卷二十二襄十三年至二十二年卷二十三襄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卷二十四襄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卷二十五襄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卷二十六昭元年至三年卷二十七昭四年至七年卷二十八昭八年至十二年卷二十九昭十三年至十七年卷三十昭十八年至二十二年卷三十一昭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卷三十二昭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卷三十三定元年至七年卷三十四定八年至十五年卷三十五哀元年至十一年卷三十六哀十二年至二十七年又會於東儀之歲云云在襄二十六年之首與唐石經合無附釋音字無俗體是宋刻正義中之第一善本每半頁八行經傳每行十六字注及正義每格雙行行廿二字經傳下載注不標注字正義揔歸篇末眞舊式也今校勘記依此分卷）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此本雕板南宋遞有修補下至明末其板猶存在注疏中六十卷本之最善者卷一序卷二隱元年盡二年卷三隱三年盡五年卷四隱六年盡十一年卷五桓元年盡二年卷六桓三年盡六年卷七桓七年盡十八年卷八莊元年盡十年卷九莊十一年盡二十一年卷十莊二十二年盡三十二年卷十一閔元年盡二年卷十二僖元年盡五年卷十三僖六年盡十四年卷十四僖十五年盡廿一年卷十五僖二十二年盡二十四年卷十六僖二十五年盡二十八年卷十七僖二十九年盡三十三年卷十八文元年盡四年卷十九上文五年盡十年卷十九下文十一年盡十五年卷二十文十六年盡十八年卷二十一宣元年盡四年卷二十二宣五年盡十一年卷二十三宣十二年卷二十四宣十三年盡十八年卷

二十五成元年盡二年卷二十六成三年盡十年卷二十七成十一年盡十五年卷二十八成十六年盡十八年卷二十九襄元年盡四年卷三十襄五年盡九年卷三十一襄十年盡十二年卷三十二襄十三年盡十五年卷三十三襄十六年盡十八年卷三十四襄十九年盡二十一年卷三十五襄二十二年盡二十四年卷三十六襄二十五年卷三十七襄二十六年卷三十八襄二十七年盡二十八年卷三十九襄二十九年卷四十襄三十年盡三十一年卷四十一昭元年卷四十二昭二年盡四年卷四十三昭五年盡六年卷四十四昭七年盡八年卷四十五昭九年盡十二年卷四十六昭十三年卷四十七昭十四年盡十六年卷四十八昭十七年盡十九年卷四十九昭二十年卷五十昭二十一年盡二十三年卷五十一昭二十四年盡二十五年卷五十二昭二十六年盡二十八年卷五十三昭二十九年盡三十二年卷五十四定元年盡四年卷五十五定五年盡九年卷五十六定十年盡十五年卷五十七哀元年盡五年卷五十八哀六年盡十一年卷五十九哀十二年盡十五年卷六十哀十六年盡二十七年每半頁十行每行十七字注疏每格雙行行二十三字經傳下載注不標注字正義冠大疏字於上今按正義以此本爲據也文案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云毛詩春秋編入陸德明經典釋文共題曰附釋音蓋與正德刊本略似矣其實一也考文所謂正德本即指此本修版處而言

閩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明嘉靖閩中御史李元陽僉事江以達校刊分卷與附釋音本同每半頁九行行二十一字傳注正義低一格每行二十字正義雙行以注文改作中號字冠注字於上始於李氏非宋板舊式其佳處多與附釋音本相合有監本毛本脫錯而此本不誤較監毛爲優云）

監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明萬歷十九年刊每卷第二三行題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盛訥等奉勑重挍刊勑字提行分卷與附釋音本同行款與閩本合惟注文用小字空左卷末載後序錯字較少非毛本可及也）

重脩監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此本惟每卷第三行擠刊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旨重脩將盛訥銜改列第二行譌字較原本爲多記中所引凡與原本同者則揔偁監本其異者則偁　重脩監本）

毛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明崇禎戊寅常熟汲古閣毛晉所刊分卷與附釋音本同行款與閩本合此本世所通行而亥豕之譌觸處皆是）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

春秋序

（○陸曰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之本或題爲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爲釋例序今不用）

【疏】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爲此序作注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言五經音訓爲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爲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異同之說釋例詳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爲釋例序也序與敘音義同爾雅釋詁云敘緒也然則舉其綱要若繭之抽緒孔子爲書作序爲易作序卦子夏爲詩作序故杜亦稱序序春秋名義經傳體例及已爲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義自周禮有史官至其實一也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必須記事之義自韓宣子適魯至舊典禮經也言周史記事褒貶得失本有大法之意自周德既衰至從而明之言典禮廢缺善惡無章故仲尼所以脩此經之意自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至所脩之要故也言丘明作傳務在解經而有無傳之意自身爲國史至然後爲得也言經旨之表不應須傳有通經之意自其發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傳有三等之體自故發傳之體有三至三叛人名之類是也言仲尼脩經有五種之例自推此五體至人倫之紀備矣總言聖賢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理舉故以此言結之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至釋例詳之也言已異於先儒自明作集解釋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盡亦無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隱終麟先儒錯綜之意賈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作傳據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問向向不能非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於大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學顯矣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

【疏】春秋至名也○人臣奉主品目不同掌事曰司掌書曰史史官記事爲書立名以春秋二字爲記事之書名也○正義曰從此以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爲春秋耳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脩魯史所記以爲春秋止解仲尼所修春秋故指言魯史言修魯史春秋以爲褒貶之法也

記事者。以事繫日。（○繫工帝反）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別彼列反）

【疏】記事至異也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記事之法繫者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辭言於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繫日月統日故以日繫月時統月故以月繫時年統時故以時繫年所以紀理年月遠近分別事之同異也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類是事之所繫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而無時者史之所記日必繫月月必繫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無以復知當是本文自闕不得不因其闕文使有日而無月如此之類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詳略何則案經朝聘侵伐執殺大夫土功之屬或時或月未有書日者其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雖不盡書日而書日者多是其本有詳略也計記事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總集其事書之於策簡其精麤合其同異量事而制法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脩故因魯史成文史有詳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向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從後脩之舊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盡得知其日月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爲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既不以日爲例獨於此二條見義者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親問歛則親與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歛則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敗人君君自不臨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後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變甲乙者厤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必記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日與不日唯此而已月與不月傳本無義公羊穀梁之書道聽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於二傳橫爲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故杜於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刊定日無褒貶而此序言史官記事必繫日月時年者自言記事之體須有所繫不言繫之具否皆有義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陽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劉熙釋名曰日實也光明盛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爲晝入則爲夜故每一出謂之一日日之先後無所分別故聖人作甲乙以紀之世本云容成造厤大橈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黃帝史官也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劉熙釋名曰月闕也滿而闕缺是說月之義也月之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餘積二十九日過半而行及日與月相會張衡靈憲曰日譬火月譬水火則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然則以明一盡謂之一月所以總紀諸月也三月乃爲一時四時乃爲一年故避相統攝紀理庶事紀遠近者前年遠於後年後月近於前月異其年月則遠近明也別同異者共在月下則同月之事各繫其月則異月之事觀其月則異同別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則知是春四月五月則知是夏不須以月繫時足明遠近同異必須以月繫時者但以日月時年各有統屬史官記事唯須順敍時既管月不得不以月繫時案經未有重書月者日則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日再書者史本異文仲尼從而不改故杜云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

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錯七各反下皆同）

【疏】故史至名也○將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說記事主記當時之事事有先後須顯有事之年表顯也首始也事繫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記必先顯其年以爲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時不可徧舉四字以爲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爲所記之名也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總名雖舉春秋二字其實包冬夏四時之義四時之內一切萬物生殖孕育盡在其中春秋之書無物不包無事不記與四時義同故謂此書爲春秋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詩魯頌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鄭箋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是舉春秋足包四時之義年歲載祀異代殊名而其實一也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曰夏歲商祀周年唐虞載各自紀事堯舜三代示不相襲也孫炎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別而實同也此四者雖代有所尚而名與自遠非夏代始有歲名周時始有年稱何則堯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是於唐虞之世已有年歲之言記事者則各從所尚常語者則通以爲言故虞亦稱年周亦稱歲周詩唐風稱百歲之後是周之稱歲也四時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時物爲之號也禮

記鄉飲酒義曰春之為言蠢也夏之為言假也秋之為言揫也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漢書律厤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大也秋䵮也物䵮斂也冬終也物終藏之也是解四時異名之義也史之記事一月無事不空舉月一時無事必空舉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為歲故時雖無事必盡錄首月其或不錄皆是史之闕文隱六年空書秋七月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桓四年不書秋冬注云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是其說也然一時無事則書首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者杜雖於彼無注釋例以為闕謬春秋之名錯舉而已後代儒者妄為華葉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計春秋之名理包三統據周以建子為正言之則春非陽中秋非陰中據夏以建寅為正言之則春非陽始秋非陰初乃是鑿混沌而畫蛇足必將夭性命而失卮酒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疏〕周禮至國史。○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顯記事之人春官宗伯之屬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雖復各有所職俱是掌書之官○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掌邦國取小史職文四方之事取內史職文杜摠括兩史共成此語諸侯官屬雖難備知要傳記每說諸侯之史知諸侯亦各有國史也周禮言邦國者乃謂畿外諸侯之國也國在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者謂四方有書來告內史讀以白王也告王之後則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國之志內史雖云讀四方之事書其實國內史策皆內史所掌故其職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則內史小史既主國內又主四方來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國史承告而書是也杜此序又云達四方之志取外史職文案外史職云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四方今移達字於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達此國內之志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是也然則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據此承受他國之赴也達四方之志者據已國有事赴告他國也春秋既有內外二種故杜兼攝天子之史取外史內史兩文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蓋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蓋亦不異但春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內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劉炫以為尚書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誥其經曰大史友內史友如彼言之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偏檢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則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薰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弒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弒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無內史者閔二年傳稱史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內史也季孫召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雖左右所記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禮無左右之名得稱左右者直是時君之意處之左右則史掌之事因為之名故傳有左史倚相掌記左事謂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令之記動右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誤耳上言魯史記則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諸侯各有國史者方說諸侯各有春秋重詳其文也

大事書之於策。（○策本又作冊亦作筴同初革反）小事簡牘而已。（○牘徒木反）〔疏〕大事至而已。○既言尊卑皆有史官又論所記簡策之異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許慎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玄注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為策故言策者簡也鄭玄注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為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聘禮記曰若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為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何則弒君大事南史欲書崔杼執簡而往董狐既書趙盾以示於朝是執簡而示之非舉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書於簡後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辭或多如呂相絕秦聲子說楚字過數百非一牘一簡所能容者則於眾簡牘以次存錄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隱十一年傳例云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明是大事來告載之策書也策書不載丘明得之明是小事傳聞記於簡牘也以此知仲尼脩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傳皆博采簡牘眾記故隱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辭史乃書之於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也又莊二十六年經皆無傳傳不解經注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是言經據策書傳馮簡牘經之所言其事大傳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簡大事在策也

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孟子書名姓孟名軻字子輿鄒邑人與齊宣王同時人著此書檮徒刀反杌五忽反檮杌四凶之一杜云頑凶無儔匹之貌乘繩證反車乘也一云兵乘）〔疏〕孟子曰至一也。○既言簡策之異又說諸國別名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輿鄒邑人也當六國之時師事孔子之孫子思儒術之道著書七篇其第四離婁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是杜足其實二字使成文也彼趙岐注云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是三者立名雖異記事則同故云其實一也序發首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故引此以為證且明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魯有春秋仲尼得因而脩之也案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檮杌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然則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

韓宣子適魯。（○宣子名起晉大夫適魯在昭二年）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盡津忍反後放此）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王于況反又如字）〔疏〕韓宣至以王。○既言諸國有書欲明魯最兼備故云此。正義曰此昭二年傳文也宣子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因以為氏諡曰宣子者有德之稱為昭公新立身新為政故來聘魯因觀書於大史氏見此書而發言杜注彼以為易象卽今周易上下經之象辭也魯春秋謂魯史記之策書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見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卽是身有聖德聖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觀其書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處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屬之人異故文與傳言觀書大史則所觀非一而獨言易象魯春秋者韓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魯無增改故不言魯易象春秋雖是周法所記乃是魯事故言魯春秋也春秋易象晉應有之韓子至魯方乃發歎者味其義善其人以其舊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歎美之深非是素不見也易下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則謂易象爻彖之辭也鄭玄案據此文以為易是文王所作鄭眾賈逵虞翻陸績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鄰殺牛皆以為易之爻辭周公所作杜雖無明解似同鄭說

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疏〕韓子至經也。○序言史官所書舊有成法故引韓子之事以此言結之韓子所見魯春秋者蓋是周之舊日正典禮之大經也韓子之言并歎易象此之所見唯謂春秋者指說春秋不須易象故也知是舊典禮經者傳於隱七年書名例云謂之禮經十一年不告例云不書于策明書於策必有常禮未脩之前舊有此法韓子所見而說之卽是周之舊典以無正文故言蓋為疑辭也制禮作樂周公所為明策書禮經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謂五十發凡是周公舊制也必知史官所記有周公舊制者以聖人所為動皆有法以能立官紀事豈得全無憲章定四年傳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典策則史官記事之法也若其所記無法何足以賜諸侯諸侯得之何足以為光榮而子魚稱為美談也且仲尼脩此春秋以為一經若周公無法史官妄說仲尼何所可馮斯文何足為典得與諸書禮樂詩易並稱經哉以此知周公舊有定制韓子所見是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告古毒反一音古報反崩薨曰赴禍福曰告）諸所記注。（○注張住反字或作註）多違舊章。〔疏〕周德至舊章。○正義曰此明仲尼脩春秋之由先論史策失宜之意計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豈假仲尼更加筆削但為官失其守褒貶失中赴告策書多違舊典是故仲尼脩成此法垂示後昆襄三十一年傳稱卿大夫能守其官職昭二十年傳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為官各有所守周德既衰邦國無法羣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雖廣言

衆官失職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注云上之人謂在位者也彼謂賢德之人在天子諸侯之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賢聖故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致令赴告記注多違舊章也文十四年傳曰崩薨不赴禍福不告然則鄰國相命凶事謂之赴他事謂之告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昭七年傳衞齊惡告喪于周則是凶亦稱告也赴告之中違舊章者若隱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五年陳侯鮑卒再赴以甲戌己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類是也策書記注多違舊章者仲尼既已脩改不可復知正以仲尼脩之故知其多違也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疏〕仲尼至之法。此明仲尼所因并制作之意所脩之經以魯爲主是因魯史策書成定之舊文也考謂校勘志謂記識考其眞僞者眞者因之僞者改之志其典禮合典法者褒之違禮度者貶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使舊典更興下以明將來之法令後世有則以此故脩春秋也前代後代事終一揆所賞所罰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國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賞之徒文之所貶是可罰之類後代人主誠能觀春秋之文揆當代之事辟所惡而行所善順褒貶而施賞罰則法必明而國必治故云下以明將來之法也不敎當時而爲將來制法者孔子之時道不見用既知被屈冀範將來將來之與今時其法亦何以異但爲時不見用故指之將來其實亦以教當代也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刊苦干反削也）以示勸戒。〔疏〕其教至勸戒。此說仲尼改舊史之意教之所存謂名教善惡義存於此事若文無褒貶無以懲勸則是文之害教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云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杜以晉文之意本欲尊周將率諸侯共朝天子自嫌彊大不敢至周諭王出狩得盡臣禮尋其蹤緒心是跡非又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云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許止進藥不由於醫其父飲之因茲而卒名教善惡須存於此者也不罪許止不沒晉文無以息篡逆之端勸事君之禮故隱其召王之名顯稱弑君之惡如此之例皆是文之害教則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後人使聞善而知勸見惡而自戒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

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疏〕其餘至改也。此說仲尼不改舊史之意其餘謂新意之外皆卽用舊史也始隱終麟二百餘載史官遷代其數甚多人心不同屬辭必異自然史官有文有質致使其辭有詳有略旣無所害故不必改也史有文質謂居官之人辭有詳略謂書策之文史文則辭華史質則辭直華則多詳直則多略故春秋之文詳略不等也螟螽蜚蜮皆害物之蟲蜚蜮言有螟螽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異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

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疏〕故傳至脩之。上傳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書其是善志記也下傳成十四年言若非聖人誰能脩春秋使成五例也下傳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辭止又其傳非又其年也

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疏〕蓋周至明之。既以蓋爲疑辭而知事必然者案傳君子論春秋之美而云善志春秋既是舊名明稱舊記爲善故知上傳之言蓋言周公之志也脩者治舊之名傳善聖人而言脩舊明脩前聖之道故知下傳之言蓋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蓋周之舊典禮經此復重云蓋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記事之法舊史之遵周公也此明仲尼因舊史之文還脩周公之法故重言蓋敘此以上論經以下論傳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先悉薦反）或後經以終義。（後戶豆反）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疏〕左丘至而發。正義曰丘明爲經作傳故言受經於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此說作傳解經而傳文不同之意丘明以爲經者聖人所制是不可刊削之書也非傳所能亂之假使傳有先後不畏經因錯亂故傳或先經爲文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爲文以終前經之義或依經之言以辨此經之理或錯經爲文以合此經之異皆隨義所在而爲之發傳期於釋盡經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眞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也是言丘明爲傳以其姓左故號爲左氏傳也先經者若隱公不書卽位先發仲子歸于我衞州吁弑其君完先發莊公娶于齊如此之類是先經以始事也後經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劉子伐孟以定王室之亂哀二年晉納蒯聵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聵自戚入衞如此之類是後經以終義也依經者經有其事傳辨其由隱公不書卽位而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經案其經文明其歸趣如此之類依經以辯理也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侵傳伐經伐傳侵於文雖異於理則合如此之類是錯經以合異也傳文雖多不出四體故以此四句明之也

其例之所重。（重直用反又直龍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疏〕其例至故也。此說有經無傳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元年秋大水傳云凡平原出水爲大水莊七年秋大水此則例之所重皆是舊史遺餘策書之文丘明略之不復發傳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言遺者舊史已沒策書遺留故曰遺文

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令力呈反下令學者同要於遙反）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究久又反）〔疏〕身爲至所窮。此說無經有傳之意。正義曰說文云籍部書也張衡東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載亦書也躬覽載籍所見者博以義有所取必廣記而備言之非直解經故其文緩遠明聖意故其旨遠將令學者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終尋其枝葉盡其根本則聖人之趣雖遠其頤可得而見是故經無其事而傳亦言之爲此也原始要終及其旨遠並易下繫辭文也尋其枝葉以樹木喩也究亦窮也言窮盡其所窮之處也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饜於豔反飫於預反）使自趨之。（趨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浸子鴆反）膏澤之潤。（膏古刀反）渙然冰釋。（渙呼亂反）怡然理順。（怡以之反）然後爲得也。〔疏〕優而柔之至然後爲得也。此又申說無經之傳有利益之意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之篇有此文也其饜而飫之則未知所出優柔俱訓爲安寬舒之意也饜飫俱訓爲飽饒裕之意也謂丘明富博其文優游學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華其大義飽足學者之好使自奔趨其深致言其廣記備言欲令使樂而不倦也江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遠膏澤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博以喩傳之廣記備言亦欲浸潤經文使義理通洽如是而求之然後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怡然心說而衆理皆順然後爲得其所也江海水之大者故舉以爲喩脂之釋者爲膏言雨之爲潤若脂膏然故稱膏澤也

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疏〕其發至通體。正義曰自此至非例也辯說傳之三體此一段說舊發例也言發凡五十皆是周公舊法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杜所以知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者以諸所發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獨經文之例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之禮經十一年又云不書于策建此二句於諸例之端明書於策者皆是經國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書自制此禮也何則夫災無牲卒哭作主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豈是仲尼始造此言也公行告廟侯伯分災二凡之未皆云禮也豈是丘明自制禮乎又公女嫁之送人尊卑哭諸侯之親疎等級王喪之稱小童分至之書雲物皆經無其事傳亦發凡若丘明以意作傳主說仲尼之經此既無經何須發傳以是故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也國之有史在於前代非獨周公立法史始有章而指言周公垂法者以三代異物節文不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變者非是盡變其常也但以一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義史必主於常法而以周公正之然凡是周公之禮經今案周禮竟無凡例爲當禮外別自有凡爲當凡在禮內今者所據禮內有凡知者案周禮大宰職於入法之內有官成官法鄭衆注云官成者謂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謂職所主之法度然則此凡者是史官之策書成事法式也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計周公垂典應每事設法而據經有例於傳無凡多矣釋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然則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蓋作傳之時已有遺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雖舊例亦非全語丘明采合而用之耳終篇云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丘明撮其體義約以爲言非純寫故典之文也蓋據古文覆逆而見之此丘明會意之微致是其說也然丘明撮凡爲言體例不一於一凡之內事義不同亦有因經所有連釋經之所無如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也亦有略其經之所無直釋經之所有如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不言祕祀以經無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所以然者蓋

以舊凡語少經雖無事則亦連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若舊凡語多經無者則略之經有者則載之所以略其祈祀獨舉郊雩故莊十一年王師敗績于某杜注云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是舊凡多者唯舉經文也發凡之體凡有二條一是特爲策書一是兼載國事特爲策書者凡告以名則書之類是也兼載國事者凡嫁女于敵國之類是也雖爲國事但他書有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既於禮文備有故丘明作傳不在凡例也此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獨爲魯故哭諸侯之條既發凡例乃云故魯爲諸姬明知正凡所言非止魯事且送女例云於天子則諸卿皆行魯無嫁女於天子之理祭祀例云啓蟄而郊自非魯國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是采合故典裁約爲文也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闡昌善反明也）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襃貶。（○襃保刀反貶彼檢字林方犯反）〔疏〕其微至襃貶。○此下盡曲而暢之說新意也微顯闡幽易下繫辭文也微謂纖隱闡謂著明舊說云下云經無義例此釋經有義例謂孔子脩經微其顯事闡其幽理裁節經之上下以成義之般類其善事顯者若秦穆悔過貶四國大夫以例稱人觀文與常文無異惡事顯者若諸侯城緣陵叔孫豹違命城緣陵依例稱諸侯與無罪文同叔孫去氏與未賜族者文同皆是微其顯事闡幽者謂闡其幽理使之宣著若晉趙盾鄭歸生楚比陳乞及許大子止皆非親弑其君是其罪幽隱孔子脩經加弑使罪狀宣露是闡幽也諸春秋襃貶之例並是也蓋以爲皆據舊例而發義以下論丘明之傳微顯闡幽乃是經事故賀沈諸儒皆悉同此劉炫以微顯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作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作傳闡使明著顯者若天王狩于河陽觀經文足知王是天子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其微顯也幽者若鄭伯克段于鄢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愛段是闡其幽也丘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顯闡經之幽以裁制成其義理此類者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經之襃貶例稱得儁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晉侯召王使狩鄭伯不教其弟仲尼沒其召王顯稱鄭伯丘明正述其事先解經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襃貶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作傳而賀沈諸儒皆以爲經解之是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疏〕諸稱至變例。○上既言據舊例而發義故更指發義之條諸傳之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及書曰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令人知發凡是舊七者是新發明經之大義謂之變例以凡是正例故謂此爲變例猶詩之有變風變雅也自杜以前不知有新舊之異今言謂之變例是杜自明之以曉人也稱書者若文二年書士縠堪其事襄二十七年書先晉晉有信如此之類是也不書者若隱元年春正月不書即位攝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如此之類是也先書者若桓二年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故先書弑其君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故書者隱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成八年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如此之類是也不言者若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不言出奔難之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如此之類是也不稱者若僖元年不稱即位公出故也莊元年不稱姜氏絕不爲親如此之類是也書曰者若隱元年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隱四年書曰衞人立晉衆也如此之類是也案襄元年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隱元年稱鄭伯譏失教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先書故書既是新意則追書亦是新意書與不書俱是新意則稱與不稱言與不言亦俱是新意豈得不言不稱獨爲新意言也稱也使即非乎釋例終篇云諸雜稱一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數不言其目就文而數文復參差竊謂追書也言也稱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蓋諸類之中足以包之故也有田僧紹者亦注此序以爲序言諸傳稱亦即是新意與下七者合爲八名斯不然矣案書與不書其文相次若稱字即是新意但當言稱與不稱相次何以分爲別文明知杜言諸稱自謂諸傳所稱不以稱爲新意但（以理而論之稱亦當是新意耳）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暢勑亮反）〔疏〕然亦至之也。○此說因舊爲新也仲尼脩春秋者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舊史錯失則得刊而正之以爲變例其舊史不書則無可刊正故此又辯之亦有史所不書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爲義改其舊史及史所不書此二者蓋是春秋新意故傳亦不言凡每事別釋曲而通暢之也此蓋春秋新意其言揔上通變例與不別書也舉一凡而事同者諸理盡見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發傳是其曲暢暢訓通故言曲而暢之也若然隱公實不即位史無由得書即位邾克實未有爵史無由得書其爵然則傳言不書自是舊史不書而以不書爲仲尼新意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上明之爲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之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亦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上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雖是舊文不書而事合仲尼之意仲尼因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衞傳稱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舊史無名及仲尼脩經無罪見逐例不書名此舊史之文適當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舊爲新皆此類也然杜唯言史所不書即以爲義不云史所書爲義者但夫子約史記而脩春秋春秋之文皆是舊史所書因而襃貶理在可見不須更言但恐舊史不書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

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趣七住反）非例也。〔疏〕此一段說經無義例者國有大事史必書之其事既無得失其文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襃貶之例也春秋此類最多故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始通也杜注云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趣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類皆非例也

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爲音于僞反又如字）〔疏〕故發至有五。○正義曰傳體有三即上文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是也爲例之情有五則下文五曰是也書經有此五情緣經以求義爲例言傳爲經發例其體有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傳也案彼傳上文云春秋之稱下云非聖人誰能脩之聖人指謂孔子美孔子所脩成此五事五事所攝諸例皆盡下句釋其顯者以屬之耳此發傳之體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別之觀文足可知耳劉賈分變例新意以爲二事釋例終篇曰丘明之傳有稱周禮以正常者諸稱凡以發例者是也有明經所立新意者諸顯義例而不稱凡者是也稱古典則立凡以顯之釋變例則隨辭以讚之杜言甚明尚不能悟其爲暗也不亦甚乎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見賢遍反下同）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舍音捨）〔疏〕一曰至是也。○文見於此謂彼注云辭微而義顯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傳爲叔孫僑如發也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叔孫是其族也襃賞稱其族貶責去其氏銜君命出使稱其族所以爲榮與夫人俱還去其氏所以爲辱出稱叔孫舉其榮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孫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稱舍別有所尊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僖十九年經書梁亡是秦亡之也傳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是齊率諸侯城之以遷杞也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秦人滅梁而曰梁亡文見於此梁亡見取者之無罪齊桓城杞而書諸侯城緣陵文見於此城緣陵見諸侯之有闕亦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皆是辭微而義顯故以此三事屬之

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參七南反又音三與音預）〔疏〕二曰至是也。○彼注云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其意言會必有主二人共會則莫肯爲主兩相推讓會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國以上則一人爲主二人聽命會事有成故以會致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其意言同志之國共行征伐彼與我同謀計議議成而後出師則以相連及爲文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爲文此二事者義之所異在於一字約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尋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記事有敘而其文晦微也

三曰婉而成章。（○婉於阮反）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辟本亦作避音同後放此假古雅反後不音者同）〔疏〕三曰至是也。彼注云婉曲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言諸所諱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諸以總之也若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釋始歸諱執止之恥辟而不言經乃書公至自會諸如此類是諱辟之事也諸侯有大功者於京師受邑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爲從巡守備湯沐以共沐浴焉謂之湯沐之邑魯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於京師許田是也鄭以武公之勳受湯沐之邑於泰山祊田是也隱桓之世周德既衰魯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無所用因地勢之便欲相與易祊薄不足以當許鄭人加璧以易許田諸侯不得專易天子之田文諱其事桓元年經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揜惡揚善臣子之義可以垂訓於後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辭從其義訓以示大順之道是其辭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四曰盡而不汙。（○汙於俱反曲也）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楹音盈刻音克桷音角捷在妾反）〔疏〕四曰至是也。○彼注云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禮制宮廟之飾楹不丹桷不刻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

（四年春刻桓宮桷禮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禮諸侯不相遺俘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三者皆非禮而動直書其事不爲之隱具爲其文以見譏意是其事實盡而不有汙曲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懲直升反）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疏〕（五曰至是也○彼注云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爲懲勸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是謂盜與三叛人名也齊豹衛國之卿春秋之例卿皆書其名氏齊豹忿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不畏彊禦之名春秋抑之書曰盜盜者賤人有罪之稱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國之臣並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聞春秋故書其名使惡名不滅若其爲惡求名而有名章徹則作難之士誰或不爲若竊邑求利而名不聞則貪冒之人誰不盜竊故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蓋而名章所以懲創惡人勸獎善人昭三十一年傳具說此事其意然也盜與三叛俱是惡人書此二事唯得懲惡耳而言勸善者惡懲則善勸故連言之）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長丁丈反）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疏〕（推此至備矣○正義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體者言其意謂之情指其狀謂之體體情一也故互見之一曰微而顯者是夫子脩改舊文以成新意所修春秋以新意爲主故爲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周公舊凡經國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舊史大順義存君親揚善掩惡夫子因而不改四曰盡而不汙者夫子亦因舊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極諫不掩君惡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盡而不汙雖因舊史夫子即以爲義揔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傳或言書曰或云不書五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故微而顯居五例之首懲惡勸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尋經傳觸類而增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時人所行之事觀其善惡用其褒貶則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紀綱皆得所備矣從首至此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觸類而長之易上繫辭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謂獲麟以前也以後經則魯史舊文傳終說前事辭無褒貶故不數之也觸類而長之者若隱四年經書翬帥師傳稱羽父固請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十年經亦書翬帥師傳雖不言書曰故書是知與上同爲新意又隱元年傳曰儀父貴之也則桓十七年云儀父亦是貴之是也）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傳直專反）〔疏〕（或曰至其然○正義曰自此至釋例詳之言已爲作注解之意論經傳之下即是自述已懷於文不爲次言無由發故假稱或問而荅以釋之春秋之經侵伐會盟及戰敗克取之類文異而義亦錯文以見義先儒知其如是因謂苟有異文莫不著義杜以爲仲尼所述據史舊文文害者則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詳略此其異於先儒故或人據上文杜之異旨執先儒以問曰春秋以錯文見義其文異者必應有義存焉若如所論辭有詳略不必改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意者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今何以獨異欲令杜自辯之）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數色主反下同）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綜宗宋反）固當依傳以爲斷。（○斷丁亂反）〔疏〕（荅曰至爲斷○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褒則書字貶則稱名褒貶在於一字褒貶雖在一字不可單書一字以見褒貶故荅或人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皆須數句以成言語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卦之爻一爻變則成爲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爲一義故經必須數句以成言義則待傳而後曉不可錯綜經文以求義理故當依傳以爲斷文異者上明不爲發傳仲尼必無其義安得傳旨之表妄說經文以此知經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者也數句者謂若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賈服一字故舉多言之或以爲數其文句義亦得通錯綜其數易上繫辭文謂交錯綜理之）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疏〕（古今至數家○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大傳賈誼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脩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公傳子長卿長卿傳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丞相翟方進方進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是前漢言左氏者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立之後漢復廢雖然學者浸多矣中興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潁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則王肅董遇爲之注此等比至杜時或在或滅。不知杜之所見十數家定是何人也）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膚芳于反）適足自亂。〔疏〕（大體至自亂○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祖始也謂前人爲始而述修之也經之詳略本不著義強爲之說理不可通故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於傳之外別立異端故退不守丘明之傳傳有不通則沒而不說謂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觀服虔賈逵之注皆沒而不說者衆矣謂若文二年作僖公主傳於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之類是也膚謂皮膚言淺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相傳授因事起問意與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錯亂也）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貫古亂反）傳之義例。揔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去起呂反）蓋丘明之志也。〔疏〕（預今所以至之志也○丘明與聖同恥爲經作傳經有他義無容不盡故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也作傳解經則經義在傳故經之條貫必出於傳也發凡言例則例必在凡故傳之義例揔歸諸凡也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如是則推尋變例以正褒貶若左氏不解二傳有說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則簡選二傳取其合義而去其異端杜自言以此立說蓋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傳云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則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釋例曰朱雖無罪據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不書名者非其罪則書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杜注云稱名罪之如此之類是推變例以正褒貶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如此之類是簡二傳也先儒取二傳多矣杜不取者是去異端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疏〕（其有至後賢○集解與釋例每有論錯疑之事非一二也釋例終篇云去聖久遠古文篆隸歷代相變自然當有錯誤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聖人貴闕一而知二賢史之闕文也今左氏有無傳之經亦有無經之傳無經之傳或可廣文無傳之經則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魯魯君親之而復不告者先儒或強爲之說或沒而不說疑在闕文誠難以意理推之是備論闕之之事也）然劉子駿創通大義。（○駿音俊子駿劉歆字創初亮反字林作刱）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復扶又反下同）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見賢遍反下同）〔疏〕（然劉至同異○漢書楚元王傳稱劉歆字子駿劉德孫劉向少子也哀帝時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其創通大義也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人也父徽字元伯授業於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也潁子嚴名容陳郡人也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亦注述春秋名爲一家之學杜以爲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以見異同自餘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輩故棄而不論也）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比毗志反）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疏〕（分經至集解○丘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別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爲詩作傳莫不皆爾經傳異處於省覽爲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厤數。（○譜本又作諩同布古反數所具反後不音者皆同）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疏〕（又別至之也○春秋記事之書前人後人行事相類書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illegible]）

年非相比校則善惡不章襃貶不明故杜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察其同異則於其學易明故也言諸例及地名譜第厤數三者雖春秋之事於經傳無例者繫多以特爲篇卷不與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則爲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故言相與爲部也其四十部次第從隱即位爲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後終篇宜最處末故次終篇之前終篇處其終耳土地之名起於宋衞遇于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之後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衞反魯。脩春秋。立素王。（○王于況反下王魯素王同）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黜勑律反）危行言孫。（○行下孟反孫音遜本亦作遜）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疏〕（或曰至所安。○正義）曰上一問一荅說作注理畢而更問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說並皆辟謬須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故更假問荅以明之一問之間凡有四意其一問作之早晚其二問先儒言孔子自爲素王其事虛實其三問公羊說孔子黜周王魯其言是非其四問左氏獲麟之後乃有餘經問杜於意安否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顯說今驗何休所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柰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故說左氏者言孔子自衞反魯則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書麟則爲書來應言麟爲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言孔子自以身爲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爲素臣故爲素王作左氏之傳漢魏諸儒皆爲此說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脩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語稱齊大史子餘歎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爲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復以爲素臣其言丘明爲素臣未知誰所說也言公羊者謂何休之輩黜周王魯非公羊正文說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後本爵爲上公而經稱杞伯以爲孔子黜之宜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其意言周爲王者之後比宋爲新緣此故謂春秋託王於魯以周宋爲二王之後黜杞同於庶國何休隱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爲王者之後是黜周王魯之說也定元年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何休云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已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孫言辟害微文隱義之說自衞反魯危行言孫皆論語文也鄭

玄以爲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謂高行爲危行也何晏以危爲厲厲言行不隨俗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公羊之經獲麟即止而左氏之經終於孔子卒先儒或以爲麟後之經亦是孔子所書故問其意之所安也

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出如字又尺遂反）吾已矣夫。（○夫音扶下若夫同）蓋傷時王之政也。〔疏〕荅曰至政也。○此盡末以來荅上問四意但所荅或先或後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據乃得遞相發明故不得以次而荅問者先問作之早晚杜意定以獲麟乃作故從仲尼曰至所以爲終明作之時節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爲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後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須說始隱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驗其非黜周王魯之證但既言其終倒言其始則於文不次故荅前義未了更起一問自曰然則以下盡此其義也明春秋始隱之意荅黜周王魯之言既言王魯爲非遂并辯公羊之謬自若夫制作盡非隱之也荅微文隱義之爲非也自聖人包周身之防盡非所聞也荅孫言辟害之爲虛也先儒以爲未獲麟而已作春秋過獲麟而經猶未止故既荅公羊之謬然後却辯素王爲虛并說引經爲妄自子路欲使門人盡又非通論也荅素王素臣之問自先儒以爲盡得其實荅經止獲麟之意至於反袂以下言其不可采用此章分段大意其文皆如此問者以所聞而問其異乎余所聞一句歎其所據非理故言異乎余所聞仲尼曰與歎曰二者皆論語文也孔子過匡匡人以兵遮而脅之從者驚怖故設此言以強之文王雖身既沒其爲文王之道豈不在茲身乎孔子自比其身言已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喪文王之道必將使我制作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已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聖人受命而王則鳳鳥至河出圖仲尼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蓋傷時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時無嘉瑞明是既得嘉瑞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鄭玄以爲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袁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爲河圖即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

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瑞垂偽反）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應應對之應）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疏〕（麟鳳至終也。○麟鳳與龜龍白虎五者神靈之鳥獸）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衰亂之世是非其時也上無明王是虛其應也爲人所獲是失其歸也夫此聖人而生非其時道無所行功無所濟與麟相類故所以爲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復爲外物所感既知道屈當時欲使功被來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書爲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荅上春秋之作左傳無明文之問又言已所以爲獲麟乃作之意獨舉麟而云五靈知二獸以外爲龜龍白虎者以鳥獸而爲瑞不出五者經傳讖緯莫不盡然禮記禮器曰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詩序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騶虞即白虎也是龜

龍白虎並爲瑞應只言麟鳳便言五靈者舉鳳配麟足以成句略其三者故曰五靈其五靈之文出尚書緯也禮記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不言五者彼稱四靈以爲畜則飲食有由也其意言四靈與羞物爲羣四靈既擾則羞物皆備龍是魚鮪之長鳳是飛鳥之長麟是走獸之長龜是甲蟲之長飲食所須唯此四物四物之內各舉一長虎麟皆是走獸故略云四靈杜欲偏舉諸瑞故備言五靈也直云絕筆獲麟則文勢已足而言之一句者以春秋編年之書必應盡年乃止今年唯此一句故顯言之以明一句是其所感也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祚才路反胤以刃反）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中丁仲反）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隊直類反）是故因其厤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王如字又于況反）垂法將來。〔疏〕曰然至將來。○上既解終麟之意未辯始隱之由故又假問以釋之不言或問而直言曰者以荅前未了須更起此問若言問者猶是前人且既解絕筆即因問初起以此不復言或欲示二問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語則者陳下事乘前起後之勢問者言絕筆於獲麟既如前解然則春秋初起何獨始於魯隱公不始於他國餘公何也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遷居洛邑平王爲首是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於第當立委位讓桓是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國其爵爲侯其土則廣是大國也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魯承周公之後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撫養下民求天長命紹先王之烈顯中興之功隱公能大宣聖祖之業光啓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臨天下如是則西周之美猶或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於地而平王隱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資而竟不能然只爲無法故也仲尼懸其如是爲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豈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厤數附其時人之行事采周公之舊典以會合成一王之大義雖前事已往不可復追冀得垂法將來使後人放習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問者不直云隱公而言魯隱公者言魯決其不始於他國言隱決其不始於餘公扶此二意故并魯言之也其荅直言隱公不云魯者以魯之春秋已爲韓起所說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紂定天下恒居鎬地是爲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於土中謂之東都成王雖暫至洛邑還歸鎬京爲西周平王始居東周故云東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隱公即位隱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詩既醉云永錫祚胤言福祚及後胤也尚書召誥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洽民得長命也襄十年傳曰而以偪陽光啓寡君論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據魯而作即是諸侯之法而云會成王義者春秋所書尊卑盡備王使來聘錫命賵含有天子撫邦國之義公如京師拜賜會葬有諸侯事王者之法雖據魯史爲文足成王者之義也以其會成王義故得垂法將來將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獨遺將來諸侯也

所

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厤。即周正也。（○正音政讀者多音征後皆放此）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疏〕（所書王義也○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後荅黜周王魯之言經書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即魯隱公也魯用周正則魯事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尚稱公則號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魯乎若黜周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王而魯公知非黜周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興周非黜周也故引論語以明之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說夫子設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豈空然哉必謂我有賢能之德故也既謂我有賢德或將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爲東方之周乎言將欲興周道於東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興周之義也注論語者其意多然唯鄭玄獨異以東周爲成周則非杜所用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疏〕（若夫至之也○此一段荅說公羊者言微其文隱其義之意若夫者發端之辭既荅王魯更起言端故云若夫聖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來欲使將來之人鑒見既往之事聖人之情見乎文辭若使發語卑雜則情趣瑣近立言高簡則旨意遠大章句煩多則事情易顯文辭約少則義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隱之也文王演易則亦文高旨遠辭約義微豈復畏辭辟害以彼無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爲所隱也其章往考來情見乎辭皆易下繫辭之文彼作彰往而察來意不異耳）聖人包周身之防。（○包必交反防扶放反又音房）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疏〕（聖人至聞也○此一段荅孫言辟害之意若成湯繫於夏臺文王囚於羑里周公留滯於東都孔子絕糧於陳蔡自古聖人幽囚困厄則嘗有之未聞有被殺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謂聖人防慮必周於身自知無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害此事實非所聞也云非所聞者言前訓未之有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論力頓反）〔疏〕（子路至論也○此一段荅素王素臣爲非也案論語稱孔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將死使門人爲臣欲令以臣禮葬君冀其顯榮夫子夫子參而責之我實無臣何故而爲有臣吾之於人也於誰嘗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路使門人爲臣纔僭大夫禮耳孔子尚以爲欺天況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議而云仲尼爲素王丘明爲素臣又非通理之論也聖人之生與運隆替運通則功濟當時運閉則道存身後雖復富有天下無益於堯舜賤爲匹庶何損於仲尼道爲升降自由聖與不聖言之立否乃關賢與不賢非復假大位以宣風藉虛名以範世稱王稱臣復何所取若使無位無人虛稱王號不爵不祿妄竊臣名是則羨富貴而恥貧賤長僭踰而開亂逆聖人立教直當爾也臧文仲山節藻梲謂之不知管仲鏤簋朱紘稱其器小見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竊王號則罪不容誅而言素王素臣是誣大賢而負聖人也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方始雪之）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近誣如字近舊音附近之近誣音無）〔疏〕（先儒至近誣○此下至爲得其實皆明麟後之經非仲尼所脩之意直言先儒無可尋檢未審是誰先生此意案今左氏之經仍終孔丘之卒雖杜氏之注此經亦存而尤責先儒引經至仲尼卒者蓋先儒以爲夫子自衛反魯即作春秋作三年而後致麟雖得麟而脩不止比至孔丘之卒皆是仲尼所脩以是辨之謂之近誣明先儒有此說也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故有麟應而至是其宗舊說也服虔又云春秋終於獲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案杜於此下及哀十四年注皆取服義爲說則服氏於此一事已改先儒矣麟是王者之瑞非爲制作而來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經是魯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脩之是其近誣罔也言近誣者心所不悟非故誣之故云近誣也）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邾張俱反射音亦）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疏〕（據公至其實○穀梁之經亦止獲麟而獨據公羊者春秋之作穀梁無明文杜以獲麟乃作義取公羊故獨據之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與黑肱之徒義無以異傳稱書三叛人名不通數此人以爲四叛知其不入傳例麟下之經傳不入例足知此經非復孔旨故余以爲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於獲麟則文止於所起自此而說爲得其實重明經止獲麟并自成已說起麟之意也）至於反袂拭面。（○袂綿世反拭音式）稱吾道窮。亦無取焉。〔疏〕（至於至取焉○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杜既取公羊經止獲麟而公羊獲麟之下即有此傳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無取焉不取之者以聖人盡性窮神樂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困於陳蔡則援琴而歌夢奠兩楹則負杖而詠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哀惜性命發道窮之歎若實如是何異凡夫俗人而得稱爲聖也公羊之書鄉曲小辯致遠則泥故無取焉此則上文所謂簡二傳而去異端豈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虛而不經故不取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一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春秋正義序（嘉善浦鏜注疏正誤春秋下增左氏傳三字）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此本前著銜名如此上空一格勑字提行南宋慶元刊本奉上有等字閩本脫臣字毛本刪臣奉勑三字以下凡慶元刊本則偁宋本）

若夫五始之目（閩本監本毛本五誤三）

但年祀綿邈（餘姚盧文弨挍本祀改紀案盧文弨書多本之浦鏜正誤及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後凡與二書同者不錄）

欲垂之以法則無位（宋本法作灋）

所謂不怒而人威（毛本謂誤畏）

鴻猷遂寰（寰當作寑宋本作寢）

以膠投漆（宋本監本桼字並誤作漆後凡監本不誤而重脩本誤者偁重脩監本二本俱誤者則偁監本不分列也）

今校先儒優劣（毛本校作挍避明熹宗諱全書皆然）

以至于今（宋本毛本于作於挍經多作于傳注正義多作於此正義當用於字後人因簡省改作于也）

則有沈文何（按隋書經籍志作文阿）

言後之學者（宋本監本毛本言作使）

而探賾鉤深（宋本賾作頤）

其經注易者（監本毛本注改作註非案賈公彥儀禮疏云言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是也下準此）

案僖公二十三年經云（毛本案作按宋本以下皆作案）

郤缺稱人者（監本毛本郤誤郄）

以公姑姊妻之（宋本姊作姉下同唐宋人久束是也）

計至襄二十一年（浦鏜正誤襄下增公字非）

何得有姊而妻庶其（宋本姊誤子）

況其餘錯亂（閩本監本況作况下放此按况俗況字）

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浦鏜正誤據文苑英華大夫下增守字）

與前脩疏人（毛本脩作修案經典修字多作脩宋本以下皆作脩下準此）

春秋正義序終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一（閩本監本毛本刪附釋音三字後同分卷與此相合監本此行下有晉杜氏注唐孔穎達疏陸德明釋文十四字閩本毛本晉杜氏注在第二行唐孔穎達疏在第三行每卷同上空八九字不一監本因刻挍刊官銜擠刻每卷第幾之下陸德明釋文五字閩本在第二行之末以下不著監本以下亦

（不著。宋本作春秋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勑撰（是銜在第二行第三行此本以下不著宋本每卷同上空二字）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是銜在第四行此本以下不著淳熙本纂圖本國上有唐字無臣字釋文同文下釋文有撰字淳熙本作附字分二行首行十五字次行吳縣字提行上空三字纂圖本此銜在第三行上空字牛）

春秋序（此本三字頂格在第五行淳熙本岳本纂圖本亦頂格在第一行閩本監本毛本在第四行低二格唐石經及宋本並作春秋左氏傳序石經此行初書今體改書八分宋本亦頂格在第四行案孔氏正義云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是正義本有左氏傳三字此作春秋序承陸氏釋文所題也）

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宋本且誤具）

徐邈以晉世言五經音訓（宋本言作定音誤奇）

此序大畧（宋本監本毛本畧作略是也案唐宋人略畧字皆田在左。今依訂正）

名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宋本名義作明義是也與下文明史官記事之書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三明字一例。今訂正）

襃貶得失（監本襃作褒案褒俗襃字下準此）

先儒錯繆之意（閩本監本毛本亦作繆按古錯謬字多作繆）

賈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浦鏜正誤云逵下脫云字後凡浦鏜正誤以己意增改字句及據俗本以挍正義者不錄）

藏於祕府（閩本監本毛本祕字並作秘案秘俗祕字下準此）

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天台齊召南云尹咸爲丞相史未嘗爲丞相也相下脫史字）

與歆共校傳（浦鏜正誤校下增經字）

歆略從咸（日本西條掌書記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無略字今按山井鼎所云宋本即附釋音本也凡與是本相符者不錄所云古本異本即釋文正義及唐宋人類書中之同異雖錄其說鮮致是非）

及毛氏逸禮古文尚書（宋本氏作詩不誤）

和帝元興十一年（案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愚考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爲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盧文弨云此七字改作建武初元便可通）

起穀梁廢疾（按廢疾之廢當作癈說詳襄七年挍勘記）

春秋至名也（凡序中某至某也宋本無下並同）

申叔時論傳大子之法（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傳作傅是也）

教之以春秋（按明道本國語無以字）

禮坊記云（毛本云改曰非）

以未連本之辭（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未作末是也。今依訂正）

亦互自有詳略（毛本互誤或）

及仲尼脩故因魯史成文（宋本監本毛本故作改）

公不與小歛（監本歛作斂案斂正歛字。此本斂多誤从欠今並訂正後不悉出）

日無襃貶（段玉裁云日下有月字）

大橈作甲子（宋本監本毛本橈作撓）

宋忠注云（浦鏜正誤作衷）

滿而闕蝕（浦鏜正誤蝕作也）

積二十九日過半而行及日與月相會（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月作日非也）

月譬水水火外光（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無次水字）

所以揔紀諸月也（浦鏜正誤月作日）

足明遠近同異（毛本足誤則考文作是）

是此書之揔名（毛本書誤事）

一切萬物生植孕育（宋本植作殖）

無事不記（監本毛本事誤物）

啇曰祀（宋本監本毛本啇作商是也此别一字。今訂正）

年取年穀一熟也（按詩補傳引孫炎云秊取禾穀一熟）

作十有三載乃同（浦鏜正誤云釋文馬鄭書注載作年故下云唐虞之世已有年歲之言）

秋𩏶也物𩏶斂也（按𩏶字書所無漢書律厤志作秋䪌也物䪌斂乃成說文韋部䪌收束也玉篇䪌亦作𩏶諸本作𩏶疑䪌之訛此本𩏶也之間有即由反三字細注分作二行正義作音例多如是與宋本同）

諸侯亦各有國史（纂圖本毛本亦誤不）

○正義曰周禮春官（宋本○作陰文大疏字下並同）

國在四表（閩本監本毛本在作有非）

又主四方來告之事（閩本監本毛本又誤及）

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監本杜字模糊重脩監本誤杜）

故杜單撮天子之史（監本撮作據非）

但偏檢記傳（毛本檢作舉避明莊烈諱）

鄭公孫黑強（宋本閩本強作强按說文作强下準此）

必言諸侯無內史者（監本毛本無誤爲）

大事書之於筞（釋文亦作筞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筞作策釋文云本又作冊亦作筴案筴策古通用國語魯語使書以爲三筴莊子駢拇篇挾筴讀書管子海上篇謹正鹽筴皆爲書策之策顏氏家訓云簡策字竹下施束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爲夾者徐仙民春秋禮音以筴爲正字以策爲音殊爲顛倒石經凡策字皆作筞）

既言尊卑（監本毛本卑作幼）

以鉤命決云（浦鏜正誤以疑引非）

傳馮簡牘（宋本馮作憑案五經文字云馮義與憑同）

鄒邑人也（宋本鄒作郰）

詩亡然後春作（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春下有秋字此本誤脫。今補正）

興於記惡之戒（閩本監本毛本之作垂）

與周之所以王（按文選王下有也字與昭二年傳合）

故云此○（宋本○作疏）

謚曰宣子者（宋本毛本謚作諡誤說詳隱八年傳）

韓子所見（盧文弨挍本見下據疏增魯春秋三字非也）

周公所爲（監本毛本爲誤以）

以能立官紀事（監本毛本能改爲紀事閩本監本毛本作記事）

斯文何足爲典（毛本足誤則）

諸所記注（閩本監本毛本注作註釋文云字或作註按記註字當從言通俗文云記物曰註方言廣雅皆有註字乃俗字之冣古者也）

昭二十年傳曰（監本二誤三）

上之人謂在位者也（毛本位誤外）

然則鄭國相命（毛本鄭作隣唐元度九經字樣云作隣者訛下準此）

自嫌彊大（宋本監本毛本彊作疆誤）

須存於此若也（閩本監本毛本若作者○案十行本初刻若後剜改作者不誤）

其餘則皆即用舊史（按文選無則字）

或依經以辯理（文選辯作辨五經文字云辯理也辨別也經典通用）

皆隨義所在而爲之發傳（閩本監本毛本發作法非也）

懼弟子各有妄其意（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妄作安無有字盧文弨挍本有作自字按如今本史記作安具意爲善）

左邱明魯史也（按漢書藝文志魯下有大字）

是錯經以合異也（宋本監本毛本異誤義）

言遺者舊史已沒（正德本閩本監本舊史誤倒毛本作史記亦非）

其旨遠（纂圖本毛本作旨石經旨作旨宋本岳本閩本監本作旨說文云旨從匕從甘下凡作旨者準說文改也）

尋其枝葉（監本葉作葉唐石經淳熙本作葉毛本作葉亦誤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唐石經避大宗諱凡從世字作云）

○正義曰（宋本○作疏）

說文云籍部書也（按今本說文作籍簿書也）

將令學者本原其事之始（監本毛本原誤始）

渙然冰釋（閩本監本毛本冰誤氷淳熙本作氷亦非下準此）

子張問入官學之篇（盧文弨挍本云學字衍）

脂之釋者爲膏（閩本監本毛本釋作澤）

周公之垂法（宋本法作灋按灋法古今字鄭氏注禮箋詩皆以今字證古字如周禮經文灋字注文多作法蓋一代有一代之字陳樹華云淳化本左傳灋字尙存一二此勝於石經處其實非也○元和陳樹華有春秋內傳考證後凡稱陳樹華者是）

夫灾無牲（宋本夫作天灾作災按災與灾同）

此諸凡者（閩本監本毛本諸作書非）

是闕幽也（按也下浦鏜正誤云當脫其裁成義類五字）

故書者隱三年（宋本者下有若字）

故傳直言其歸而已（按杜序歸下有趣字宋本不脫）

是如被之類（監本毛本被作彼不誤閩本作佊亦非）

劉實分變例新意（宋本實作寔按晉劉寔字子眞平原人浦鏜實疑寔字誤非）

替其尊稱（毛本替作聽誤）

不書其主（閩本監本毛本主作亡非）

不書其人有闕也（閩本監本不誤彼）

共行征伐（閩本監本共誤其）

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釋文云辟本亦作避音同文選作避石經璧作鐴釋文同按避正字辟假借字）

丹楹刻桷（淳熙本桷誤桶）

禮制宮廟之飾（閩本監本毛本飾作餝非）

此言五體者（毛本言誤有）

從首至此（毛本首誤者）

以後經則魯史舊文（毛本則誤作）

是知與上同爲新意（盧文弨挍本是作足）

若如所論（案文選如作此）

言無由發（監本毛本言作爲）

必應有義存焉（監本存誤在）

誼爲左氏傳訓詁（按漢書儒林傳詁作故說文云詁訓故言凡傳注之書有以故名者如漢藝文志書有大小夏侯解故詩有魯故齊后氏故齊孫氏故韓故毛詩故訓傳後漢賈逵作周官解故故即詁也）

方進授清河胡常（按漢書儒林傳云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

而更膚引公羊穀梁（石經作穀五經文字云凡穀轂之類皆從殼省）

若觀服虔賈誼之注（齊召南云賈誼解詁晉時未必尙有其書杜於服虔賈逵時多駁正此當作賈逵）

祔而作主（毛本作誤則）

揔歸諸凡（監本毛本揔作總案九經字樣云揔說文作總經典相承通用監本毛本作總轉寫之異下放此石經誤作惣）

邱明與聖同恥（宋本監本毛本恥作時）

北燕伯款出奔齊（毛本款作欵是俗字）

未有潁子嚴者（石經初刻作穎改作潁是也）

學者傳訓詁而已（按漢書楚元王傳詁作故）

父徽字元伯授業於歆（浦鏜正誤云授當受誤按後漢書賈逵傳云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

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按逵傳云逵尤明左氏傳爲之解詁此本訓當作解）

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厤數（諸本作譜釋文云本又作諜）

說者以仲尼自衞反魯（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以下有爲字文選引同）

危行言孫（諸本作孫釋文云本亦作遜字按愻順字當从心孫者叚借也）

是素王之文焉（山井鼎云漢書元文是作見）

自聽素王（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聽作號不誤）

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毛本元作王誤）

此假設而言之（監本毛本設作說非）

文不在茲乎（石經岳本監本茲作兹按說文有茲無兹）

然後却辯素王爲虛（監本毛本辯作辨按却當作卻諸本作却五經文字云却俗字或作郤乃卻字與此不同也）

此章分段大意（監本分作各非）

明是既得嘉瑞（監本毛本嘉誤佳）

如中候所說（閩本監本中誤申）

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石經監本同諸本絕作絶按說文云絕斷絲也从糸从刀从卩）

文武之迹不隊（石經此處殘闕釋文亦作隊宋本淳熙本纂圖本作墜按墜俗隊字）

而意不能然（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意作竟不誤）

言魯史其不始於他國言隱決其不始於餘公（宋本史作決不誤閩本監本毛本作夬俗決字隱決宋毛作隱決諸本亦誤作決）

成王雖暫至洛邑（閩本監本毛本成誤武）

還歸鎬京（宋本鎬京下有爲幽王滅於西周平王東遷洛邑因謂洛邑爲東周謂鎬京廿三字乃是）

完本

而以偪陽光啓寡君（閩本偪作福案二字古多通用漢書古今人表有福陽子即偪陽也）

說詳襄十年

非爲所隱也（浦鏜正誤疑爲所二字誤倒盧文弨云所字衍）

孔子絕粮於陳蔡（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粮作糧案五經文字云作粮訛）

乃聞賢與不賢（宋本閩作關是也）

非復假夫位以宣風（宋本夫作大是也）

直當爾也（宋本直作豈）

管仲鏤簋朱紘（閩本監本毛本紘誤絃）

無可尋檢（毛本檢作撿避明莊烈諱下同）

比至孔丘之卒（宋本作比此本及諸本誤此今改正山井鼎亦云此作比）

據公羊其實（閩本監本毛本實下有圈○補案此本正義標起止下多脫○今並增補按不悉出）

與黑肱之徒（與下浦鏜正誤增邾字之徒毛本誤作徒之）

并自成已說起麟之意也（起下浦鏜正誤增獲字）

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監本毛本脫傳字）

以聖人盡聖窮神（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盡聖作盡性）

則絃琴而歌（閩本監本毛本絃作撥）

春秋左傳注疏卷一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隱元年盡二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春秋經傳集解隱第一。（陸曰解佳買反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卷杜氏合）而釋之故曰經傳集解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第一此不題左氏傳公羊穀梁二傳既顯姓別之此不言自見〔疏〕正義曰五經題篇皆出注者之意人各有心故題無常準此本經傳別行則經傳各自有題注者以意裁定其本難可復知據今服虔所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誼第一不題春秋二字然則春秋二字蓋是經之題也服言左氏傳三字蓋本傳之題也杜既集解經傳春秋此書之大名故以春秋冠其上序說左氏言已備悉故略去左氏而爲此題焉經傳集解四字是杜所加其餘皆舊本也經者常也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也傳者傳也博釋經意傳示後人分年相附集而解之故謂之經傳集解隱公魯君侯爵杜君采大史公書世本旁引傳記以爲世族譜略記國之興滅譜云魯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後也周公股肱周室成王封其子伯禽於曲阜爲魯侯今魯國是也自哀以下九世二百一十七年而楚滅魯依魯世家伯禽至隱公凡十三君兄弟相及者五人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歲歲在豕韋禮記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法天子至於大夫既死則累其德行而爲之謚周書謚法云隱拂不成曰隱魯實侯爵而稱公者五等之爵雖尊卑殊號臣子尊其君父皆稱爲公是禮之常也字書云第訓次也一者數之始比卷於次第當其一也

杜氏〔疏〕正義曰杜氏名預字元凱畿之孫恕之子也陳壽魏志云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文帝時爲尚書僕射封樂亭侯試船溺死追贈太僕謚戴侯也恕字務伯官至幽州刺史預司馬宣王女婿也王隱晉書云預知謀深博明於治亂常稱德者非所企及立言立功預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之意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爲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荊州刺史食邑八千戶時人號爲武庫不言名而言氏者注述之人義在謙退不欲自言其名故但言杜氏毛君孔安國馬融王肅之徒其所注書皆稱爲傳鄭玄則謂之爲注而此於杜氏之下更無稱謂者以集解之名已題在上故止云杜氏而已劉炫云不言名而云氏者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各不敢布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爲謙之辭

傳惠公元妃孟子。（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惠公名不皇謚法愛人好與曰惠）其子隱公讓國之君元妃芳非反傳曰嘉耦曰妃適本又作嫡同丁歷反〔疏〕傳惠公元配孟子正義曰惠公名弗皇孝公之子也謚法愛民好與曰惠釋詁云元始也妃匹也始匹者言以前未曾娶而此人始爲匹故注云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妃者名通適妾故傳云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元者始也長也一元之字兼始適兩義故云始適夫人也然則有始而非適若孟任之類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類是也妃者配匹之言非有尊卑之異其尊卑殊稱則曲禮所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是也鄭玄以爲后之言後蓋執治內事在夫之後也夫之言扶言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孺之言屬言其繫屬人也婦之言服言其服事人也妻之言齊言與夫齊等也庶人之賤見其齊等也以上因其爵之尊卑爲立別號其實皆配夫通以妃爲稱少牢饋食禮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大夫之妻亦稱妃也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長幼之別字也孟伯俱長也禮緯云庶長稱孟然則適妻之子長者稱伯妾子長於妻子則稱爲孟所以別適庶也故杜注文十五年及釋例皆云慶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沈氏亦然案傳趙莊子之妻晉景公之姊則趙武適妻子也而武稱趙孟荀偃之卒也士匄請後曰鄭甥可則荀吳妾子也而吳稱知伯豈知氏常爲適而稱伯趙氏恆爲庶而稱孟者也蓋以趙氏趙盾之後盾爲庶長故子孫恆以孟言之與慶父同也推此言之知氏荀首之後傳云中行伯之季弟則俱是適妻之子但林父荀首並得立家故荀首子孫亦從適長稱伯也或可春秋之時不能如禮孟伯之字無適庶之異蓋從心所欲而自稱之耳契姓子宋是殷後故子爲宋姓婦人以字配姓故稱孟子

孟子卒。（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謚先夫死不得從夫謚○謚實至反）〔疏〕注不稱至夫謚○正義曰魯之夫人皆稱薨舉謚此獨無謚冬卒故特解之定十五年姒氏卒傳曰不成喪則知此不稱薨亦不成喪也案傳例不赴則不稱薨然則此云不成喪者正謂不赴於諸侯也周禮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此賜卿大夫不賜婦人婦人法不當謚故號當繫夫釋例曰謚者典於周之始王變質從文於是有諱焉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末世滋蔓降及匹夫愛暨婦人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詩稱莊姜宣姜即其義也是言婦人於法無謚故取其夫謚冠於姓之上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也直見此人是某公之妻故從夫謚此謚非婦人之行也夫謚已定妻即從而稱之先夫而死則夫未有謚或隨宜稱字故云無謚言婦人法無謚也先夫死不得從夫謚解其不稱惡也此言其正法耳其末世滋蔓則爲之作謚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重言孟子者服虔云嫌與惠公俱卒故重言之下仲子亦然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姪直結反字林丈一反兄女也娣大計反女弟也娶七住反媵以證反又繩證反〔疏〕注聲謚至繼室正義曰謚法不生其國曰聲是聲爲謚也襄二十三年傳稱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則姪之與娣皆得繼室此既無文故設疑辭云蓋孟子之姪娣也成八年傳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illegible]此言諸[illegible]娣省略[illegible]姪娣或[illegible]孟子之[illegible]諸侯之[illegible]凡九女[illegible]義也侯[illegible]夷蕭但[illegible]也言妾[illegible]繼室之[illegible]妃謂姪[illegible]姪娣媵[illegible]

爭禍之大者禮所以別嫌明疑防微杜漸故雖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妻處夫之室故書傳通謂妻爲室言繼續元妃在夫之室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婦人謂嫁曰歸本或無曰字此依公羊傳。）

〔疏〕宋武至于我。正義曰宋國公爵譜云宋子姓其先契佐唐虞爲司徒封於商成湯受命王有天下及紂無道周武王滅之而封其子武庚以紹殷後武庚作亂周公伐而誅之更封紂兄帝乙之元子微子啓爲宋公都商丘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微子卒其弟微仲代立穆公七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景公三十六年魯哀公之十四年獲麟之歲也昭公得之元年春秋之傳終矣其後五世百七十年而齊魏楚共滅宋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十二君兄第相及者二人武公是微仲九世孫謚法克定禍亂曰武。注婦人至於魯。正義曰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也以其手之文理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爲魯夫人然故嫁之於魯也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爲此傳言爲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國之妻故傳加爲以示異耳非爲手文有爲字故魯夫人之上有爲字也仲子手有此文自然成字似其天命使然故云有若天命也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𠈌魯作𧘝手文容或似之其友及夫人固當有似之者也傳重言仲子生者詳言之與上重言孟子卒其義同也舊說云若河圖洛書天神言語真是天命此雖手有文理更無靈驗又非夢天故言有若

生桓公而惠公薨。（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

〔疏〕注言歸至年薨。正義曰杜知不以桓生之年薨者以元年傳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少者未成人之辭非新始生之稱又改葬惠公而隱公不臨使桓爲主若薨年生則纔二歲未堪爲喪主又羽父弑隱與桓同謀若年始十二亦未堪定弑君之謀以此知桓公之生非惠公薨之年也年之長幼理無所異杜言此者欲明慶父爲莊公庶兄故顯言此以張本也釋例曰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諮謀於桓然則桓公已成人也傳云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已成人而弑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長庶故氏曰孟是杜張本之意也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尚少是以立爲太子帥國人奉之爲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禎音貞爲桓于僞反少詩照反大音泰舊泰字皆作大後大字皆放此爲經于僞反後凡爲經爲傳張本起本之例皆放此更不音）

〔疏〕注隱公至位傳。正義曰繼室雖非夫人而貴於諸妾惠公不立大子母貴則宜爲君隱公當嗣父世正以禎祥之故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其父愛之有以仲子爲夫人之意故追成父志以位讓桓但爲桓年少未堪多難是以立桓爲太子帥國人而奉之已則且攝君位待其年長故於歲首不即君位傳於元年之前預發此語者爲經不書公即位傳是謂先經以始事也凡稱傳者皆是爲經唯文五年霍伯臼季等卒注云爲六年蒐於夷傳者以蒐於夷與此文次相接故不得言張本也或言張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檢其上下事同文異疑杜隨便而言也鄭衆以爲隱公攝立爲君奉桓爲大子案傳言立而奉之是先立後奉之也若隱公先立乃後奉桓則隱立之時未有大子隱之爲君復何所攝若先奉大子乃後攝立不得云立而奉之是鄭之謬也賈逵以爲隱立桓爲大子奉以爲君隱雖不即位稱公改元號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廟言立桓爲大子可矣安在其奉以爲君乎是賈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齊景公立傳云崔杼立而相之以此知立而奉之謂立爲大子帥國人奉之正謂奉之以爲大子也元年傳曰大子少是立爲大子之文也大子者父在之稱今惠公已薨而言立爲大子者以其未堪爲君仍處大子之位故也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是君薨之後仍可以稱大子也

經元年。春。王正月。（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朝直遙反下同）

〔疏〕經元年春王正月。正義曰此經字并下傳字亦杜氏所題以分年相附若不有經字何以異傳不有傳字何以別經又公羊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故知杜所題也釋詁云元始也正長也此公之始年故稱元年年之長月故稱正月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以建寅之月爲正殷以建丑之月爲正周以建子之月爲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故禮記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鄭康成依據緯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爲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說未知所從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連月故王處春下周以建子爲正則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於春每月書王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異故每月稱王以別之何休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其意以爲王二月王三月王是夏殷之王謂大禹成湯也爲周室之臣民尊夏殷之舊主每月書王敬奉前代揆之人情未見其可杞宋二王之後各行己祖正朔宋不行夏杞不行殷而使天下諸侯徧視二代考諸典籍未之或聞杞宋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則是重過去而忽當今尊亡國而慢時主其爲顚倒不亦甚乎且經之所言王二月王三月若是夏殷之王當自皆言正月何以言王二月王三月乎謂之二月三月其王必是周王安得以爲夏殷王也若如公羊之說春秋黜周王魯則杞非王後夏無可尊復逼夏正何也但春之三月不必月皆有事若入年已有王正月者則二月不復書王若已有王二月者則三月不復書王以其上月已是此王之月則下月從而可知故每年之春唯一言王耳春秋之例竟時無事乃書首月以記時此下二月有會盟之事則不得空書首月也正月無事而空書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廟告朔因即人君之位以繼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之正法也隱公攝行君事雖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廟與人更始異於常年之正月故史[illegible]年皆書[illegible]時定公[illegible]下文正[illegible]可改元[illegible]後方以[illegible]牛年從[illegible]亥公之[illegible]日改殯之[illegible]法既然故[illegible]是有因於[illegible]歲須於諸[illegible]序云所書[illegible]王也始改[illegible]今王之歷[illegible]曰傳云王[illegible]之始春者[illegible]位者一國[illegible]於左氏之[illegible]褒貶之要[illegible]正月命即[illegible]之云几人[illegible]欲其體元[illegible]者氣之本[illegible]故年稱元[illegible]直心杖大[illegible]之始月故[illegible]稱月正云[illegible]位然攝行[illegible]明其應即[illegible]民使之尊[illegible]事云僖之[illegible]非獨魯也[illegible]正規釋杜[illegible]不欲在下[illegible]於正道以[illegible]改元立號[illegible]受命正朔[illegible]既託王於[illegible]常法而云[illegible]者四時之[illegible]國之始春[illegible]五始之文[illegible]於正始故[illegible]王之政正[illegible]上奉王之[illegible]王出則不[illegible]號令則無[illegible]其化故生[illegible]也何休自[illegible]公即位不[illegible]於魯史之[illegible]政正諸侯[illegible]之立政必[illegible]立教必不[illegible]子法乎爲[illegible]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于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父音甫邾子之字凡人名字皆倣此蔑亡結反好呼報反鄒側留反卞皮彥反本或作弁

【疏】三月至于蔑○正義曰公隱公也及與也與彼邾君字儀父者盟于蔑地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為附庸居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齊桓行霸儀父附從進爵稱子文公徙於繹桓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諸侯俱受王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交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王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曰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鄭玄以為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為飾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為眾陳其載辭使忘皆開辟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事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為盟禮其盟之法案覲禮為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墇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則諸侯於庭玉府共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覲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若諸侯之盟亦有壇知者故柯之盟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劍劫桓公于壇是也其盟神則無復定限故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傳云歃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知者定八年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又襄九年傳云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書加於牲上坎而埋之故僖二十五年傳云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是其事也其盟載之辭則傳多有之此時公求好於邾邾君來至蔑地公出與之盟史書魯事以公為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為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為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或可史異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經稱會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注附庸至姑城○正義曰傳言未王命知是附庸也莊五年郳犂來來朝傳曰未王命解其稱名之意是知附庸之君例稱名也禮記王制云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玄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是說附庸之義也王制又云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然則附庸貴賤與天子之元士同也其禮則四命知者天子大夫視子男卿視伯三公視公侯所視皆多一命明知附庸多於元士一命又諸侯世子未誓執皮帛視小國之君公之孤四命亦執皮帛及附庸亦執皮帛故知四命也然則天子大夫四命稱字附庸稱名者以王朝之臣故特尊之而稱字釋例曰名重於字故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接自字是以春秋之義貶責書其名亦所重也褒厚顯其字辟所諱也然則應字而名則是貶應名而字則是貴故宰咺書名以貶之儀父書字以貴之傳文唯言貴之不說可貴之狀賈服以為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賢說讓知不然者案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公先求邾非邾先慕公復何足貴且書曰儀父乃是新意仲尼以事有可善乃得書字善之不是緣魯之意以為褒貶安得以其慕賢便足貴之又桓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趡桓公不賢不讓彼經亦書儀父故知貴之之言不為慕賢說讓也附庸不能自通不與盟會今能自通大國繼好息民故知為此貴而字之不貴來朝而貴其盟者朝事大國則附庸常道齊盟結好非附庸所能故盟則貴之朝從常法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強大儁傑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儁曰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得儁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鄢今潁川鄢陵縣○段徒亂反鄭伯弟名鄢於晚反又於建反又於然反弟音悌又如字儁音俊傑音桀滎戶扃反本或作滎非宛於阮反又於元反

【疏】夏五月至于鄢○正義曰鄭國伯爵譜云鄭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王無道方遷其民於虢鄶虢鄶之君分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鄭縣是也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聲公二十年獲麟之歲也二十三年而春秋之傳終矣聲公三十七年卒自聲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韓滅鄭此鄭伯莊公也謚法勝敵克壯曰莊○注不稱至陵縣○正義曰國討者謂稱國若人稱國稱人則明其為賊言一國之人所欲討也令稱鄭伯指言君自殺弟若弟無罪然譏其失兄之教不肯早為之所乃是養成其惡及其作亂則必欲殺之故稱鄭伯所以罪鄭伯也傳例母弟稱弟段實母弟以其不為弟行故去弟以罪段也兩罪之者明兄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也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是其說也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傳曰罪在王則與鄭伯同譏而佞夫不去弟者釋例曰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佞夫不與反謀罪王而不罪佞夫故稱弟也傳例戰敗克取兩國之文段實鄭臣而言克段故申明傳意以解之得儁曰克莊十一年傳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者彼經書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實君殺大子而稱陳人者陳人惡其殺大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也傳稱陳人殺其大子御寇以實言之明經所書國討之例也彼無凡例而言例者正以此傳云稱鄭伯譏失教也言稱是仲尼之變例也稱君為罪君則知稱人為國討序云推變例以正褒貶即此類也推以為例故言例在彼年諸注言例在者未必皆有凡例也地理志河南郡有宛陵新鄭各自為縣晉世分河南而立滎陽廢新鄭而大宛陵故鄭在宛陵西南也又地理志潁川郡有鄢陵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官咺名也咺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故貶而名之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謚故以字配姓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咺呼阮反賵芳鳳反

【疏】秋七月至之賵○正義曰天王周平王也譜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大王為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王有天下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三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九年春秋之傳終矣元王以下十三王一百二十六年而周亡也周本紀武王至平王凡十三王兄弟相及者一人平王是武王十一世孫也惠公薨在往年明年仲子始薨蓋於時有疾王聞其疾謂之已薨故使大宰大夫名咺者來至於魯并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助喪之物文五年注云車馬曰賵士喪既夕禮云公賵玄纁束帛兩馬士之制只得駕兩馬[illegible]皆駕四馬此宰咺來賵蓋用四馬也公羊傳曰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穀梁傳曰乘馬曰賵皆謂宰咺用乘馬來也惠公仲子不言及者是并致二賵或是史異辭蓋二者各以乘馬不宜以一乘之馬賵二人也服虔云賵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案士喪既夕禮兄弟所知悉皆有賵非獨君之賵臣以賵為覆則可矣其言覆被臣子則非也何休亦云賵猶覆也蓋謂覆被亡者耳○注宰官至之辭○正義曰傳言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是不應名而名之明貶故書名知法應書字故云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傳無明例故推此以為例也周禮天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小宰皆是大夫未知宰咺是何宰也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鄭玄云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既掌弔事或即充使此蓋宰夫也仲子乃惠公妾耳王使賵之者隱立桓為大子成桓母為夫人天王知其然故遣賵惠公因即賵之杜言仲子者桓公之母正見此意不然仲子為桓母傳有明文不須解也男子之有謚者人君則配以字公大夫或配子或配字皆不以字配姓婦人於法無謚故以字配姓所言其法然也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是正法婦人不合也繫夫謚者夫人而已衆妾不合繫夫正當以字配姓也其聲子戴嬀有謚者皆越禮妾作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九年宋今梁國睢陽縣○與音預下同睢音雖

【疏】注客主至陽縣○正義曰春秋之例若是命卿則名書於經此盟客主無名故知皆是微者公羊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傳曰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微言非卿也客謂宋主謂魯直言及者他國可言某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言及彼是魯及可知其微人與他國聚會亦直言會與此同也會盟之地地必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亦序於列其經舉國名以為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例在僖十九年者彼經書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傳曰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言脩桓公之好齊人必與可知也齊人不序於列而以齊為盟地是其盟以國地者國主與盟之例此亦推以為例非凡例也然則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即亦是例而遠指僖十九年者此既是盟故取盟為例其實會亦然也故彼注云以曹地曹與會是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亦地以宋者彼注云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然則宣十四年楚子圍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亦是不嫌宋與故地以宋也地理志梁國睢陽縣故宋國微子所封也

○冬。十有二月。

祭伯來。（祭伯諸侯爲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祭側界反國名傳祭仲同使如字又所吏反）

【疏】注祭伯至稱使○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說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云邗茅胙祭則祭之初封畿外之國也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世仕王朝蓋本封絕滅食采於王畿也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以爲祭叔爲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是祭於此時爲畿內之國仍有封爵故言諸侯爲王卿士也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其或稱祭公舉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然春秋之世有王之卿士無采地者若王叔陳生伯與之屬是也但未知書經其稱云何杜既云公卿稱爵而王子虎及劉卷卒稱名者彼是天王爲赴以名告魯如諸侯之例則稱名此云公卿稱爵者謂聘使往還與彼爲異也又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者以傳云劉夏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以劉夏非卿書名若卿則應書字以名字相對故舉以言焉其實卿書爵也此祭伯若王使來當云天王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爲文明非王命而私行也劉炫云卿而無爵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傳稱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俱是卿士並不言爵又滕侯之先爲周卜正書稱齊侯呂伋爲虎賁氏則大夫或有爵也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字卿而無爵不可越字而書名蓋有卿士亦書字大夫亦書爵也王臣之見經者衆祭伯凡伯毛伯單伯召伯尹子單子劉子其間未必無大夫榮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間未必無卿但無明證故依例解之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是言天子卿有書字之理

○公子益師卒。（傳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所以示厚薄也春秋不以日月爲例唯卿佐之喪獨記日以見義者事之得失既未足以褒貶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斂力驗反見賢遍反下同）

【疏】注傳例至見義○正義曰傳文與上下作例者注皆謂之傳例釋例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疾則親問焉喪則親與小斂大斂愼終歸厚之義也故仲尼脩春秋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示厚薄戒將來也即以新死小斂爲文則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與小斂則書日之事也其翬柔溺等生見經傳死而不書卒者皆不以卿禮終也文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已絕卿位公不與小斂而書日卒者釋例曰公孫敖縱情棄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書於經者惠叔毀請於朝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傳曰爲孟氏且國故也是言雖不與斂恩實過厚故書日也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時公有疾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時公孫在外成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在外而卒皆公不與斂而書日者釋例曰其或公疾在外大夫不卒於國而猶存其日者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得備非不欲臨也然則爲其有故不得以責公故皆書日也公孫嬰齊書所卒之地餘皆不書地者釋例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而先儒以爲雖以卿禮終而不臨其喪皆沒而不書杜知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者案慶父之死不以卿禮終而經不書足知唯據不以卿禮終者經始不書明以卿禮終雖全不臨喪亦同書卒但不書日耳春秋諸事日與不日傳皆不發唯此發傳故特解之云春秋不以日月爲例唯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也言事之得失未足以褒貶人君者春秋之文褒爲厚賞貶爲大罰君之於臣有恩則常事不足以加賞無恩則小失不足以致罰故云未足以褒貶也止欲貶責死者君自無恩然亦非死者之罪意欲以爲勸戒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對君爲輕賤死日可略去故於此一條特假日以見義其餘則不以日月爲例故無傳也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言周以別夏殷○別彼列反夏戶雅反三代之號可以意求）不書即位。攝也。（假攝君政不脩即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見賢遍反）

【疏】不書即位攝也○正義曰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所以不行即位之禮史官不書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故發傳以解之公實不即位史本無可書莊閔僖不書即位義亦然也舊說賈服之徒以爲四公皆實即位孔子脩經乃有不書故杜詳辨之釋例曰遭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皆書即位於策以表之隱既繼室之子於第應立而尋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讓桓天子既已定之諸侯既已正之國人既已君之而隱終有推國授桓之心所以不行即位之禮也莊閔僖雖居君位皆有故而不脩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爲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禮廢事異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於文也顏氏說以爲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仲尼脩之乃有所不書若實即位則爲隱公無讓若實有讓則史無緣虛書是言實不即位故史不書也傳於隱閔云不書即位於莊僖云不稱即位者釋例曰丘明於四公發傳以不書不稱起文其義一也劉賈潁爲傳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則傳言不稱恩淺可忍則傳言不書博據傳辭殊多不通案殺欒盈則云不言大夫殺良霄則云不稱大夫君氏卒則云不曰薨不言葬不書姓鄭伯克段則云稱鄭伯此皆同意而別文之驗也傳本意在解經非曲文以生例是言不書不稱義同之意也膏肓何休以爲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爲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爲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爲大子所有大事皆專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且公羊以爲諸侯無攝鄭康成引公羊難云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是鄭意亦不從何說也下傳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位亦攝也又曰惠公之薨也大子少是以桓爲大子也所以異於正君者元年不即位行還不告廟不臨惠公之葬不成聲子之喪尊仲子爲夫人薨則赴於諸侯又爲之立廟此是讓之實也隱公讓位賢君故爲春秋之首所以不入頌者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爲之請於周大史克爲之作頌故得入頌隱公無人爲請故不入頌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克儀父名）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王未賜命以爲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爲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故不書爵一本無故字獎將丈反）

【疏】注王未至克卒○正義曰莊十三年齊桓會諸國于北杏邾人在焉及十六年而書邾子克卒故知由事齊桓乃得王命也賈服以爲北杏之會時已得王命蓋以北杏之會邾人在列故謂其已得命也列與不列在於主會之意不由有爵與否襄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不列於會故不書邾滕襄五年戚之會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故經書鄫人然則爲人私屬則不列於會不爲人私屬則列於會不可據列會以否以明有爵也昭四年申之會淮夷列焉未必有爵也邾今無爵得與魯盟北杏會齊何須有爵莊十五年會于鄄傳曰齊始霸則齊桓爲霸自鄄會始耳北杏之時諸侯未從霸功未立桓向未有殊勳儀父何足可紀且齊桓未有功於王焉能使王命之其得王命必在北杏之後但未知定是何年耳服虔云爵者醮也所以醮盡其材也

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解所以與盟也○好呼報反與如字又音預）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費伯魯大夫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倣此○費音祕郁於六反倣甫往反後此例皆同）

【疏】注費伯魯大夫至倣此○正義曰史之策書皆君命者謂君所命爲之事乃得書之於策非謂君命遣書方始書也又解史策不書經亦不書之意仲尼書於經者亦因史之舊法舊史不書則亦不書故傳發此事釋經不書之意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倣此謂下盟于翼作南門之類是也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國今南陽宛縣○宛於元反娶取住反）

【疏】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正義曰杜以爲凡例本其事者皆言初也賈逵云凡言初者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言初也○注申國今南陽宛縣○正義曰外傳說伯夷之後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則申呂與齊許俱出伯夷同爲姜姓也國語曰齊許申呂由大姜言由大姜而得封也然則申之始封亦在周興之初其後中絕至宣王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於謝詩大雅崧高之篇美宣王褒賞申伯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是其事也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宛縣者謂宣王改封之後也以前則不知其地

生莊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共音恭共地名凡國名地名人名字氏族皆不重音疑者復出後倣此鄂五各反）

【疏】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至之鄂侯○正義曰賈服以共爲諡諡法敬長事上曰共作亂而出非有共德可稱餬口四方無人與之爲諡故知段出奔共故稱共猶下晉侯之稱鄂侯也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寤五故反惡烏路反注同）

【疏】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正義曰謂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生故杜云寐寤而莊公已生

愛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爲太子）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佗邑虢國今滎陽縣○亟欺冀反數也爲于僞反巖五銜反本又作嚴虢瓜伯反國名復扶又反）

【疏】注虢叔至陽縣○正義曰僖五年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晉語稱文王敬友二虢則虢國本有二也晉所滅者其國在西故謂此爲東虢也鄭語史伯爲桓公謀云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從之是其恃險而不脩德爲鄭滅之之事也云虢叔封西虢仲封東而此云虢叔東虢君者言所

（滅之君字叔也傳云虢仲譖其大夫謂叔之子孫字曰仲也案傳燕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郳國有二則一稱小郳此虢國有二而經傳不言東西者於時東虢已滅故西虢不稱西其並存之日亦應以東西別之地理志云河南郡滎陽縣應劭云故虢國今虢亭是也）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邑今滎陽京縣○大音泰注及下皆同）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過古臥反後不音者皆同堵丁古反長直亮反又如字高古報反又如字徑古定反）〔疏〕（注祭仲至百雉○正義曰注諸言大夫者皆以其名氏顯見於傳更無卑賤之驗者皆以大夫言之其實是大夫以否亦不可委知也定十二年公羊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必以雉長三丈爲正者以鄭是伯爵城方五里大都三國之一其城不過百雉則百雉是大都定制因而三之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積千五百步步長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而爲三百雉則雉長三丈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故杜依用之侯伯之城方五里亦無正文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以此爲定說也但春官典命職乃稱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爲節鄭玄以爲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如典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故鄭玄兩解之其注尚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爲正說又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注以爲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爲天子十二里公九里也其駁異義又云鄭伯城方五里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因其不同故兩申其說今杜無二解以侯伯五里爲正者蓋以典命所云國家者自謂國家所爲之法禮儀之度未必以爲城居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參七南反又音三）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非先王制）〔疏〕（大都至九之一○正義曰定以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長一百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公城方七里長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又一百步長一百四十雉也中都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長八十四雉也小都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長四十六雉又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三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長百雉也中都比王之小都其小都方一百六十六步四尺長三十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比王之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長三十六雉也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也考工記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然則王之都城隅高五丈城蓋高三丈諸侯城隅高七丈城蓋高五丈也三丈以下不復成城其都城蓋亦高三丈也周禮四縣爲都周公之設法耳但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其邑竟廣狹無復定準隨人多少而制其都邑故有大都小都焉下邑謂之都都亦一名邑莊二十八年傳曰宗邑無主閔元年傳曰分之都城俱論曲沃而都邑互言是其名相通也）

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使得其所宜○焉於虔反厭於鹽反）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斃踣也姑且也○蔓音萬斃婢世反本又作獘舊扶設反踣蒲北反）〔疏〕（無使滋蔓○正義曰此以草喻也草之滋長引蔓則難可芟除喻段之威勢稍大難可圖謀也○注斃踣也○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前覆曰踣）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子呂鄭大夫）〔疏〕（國不堪貳○正義曰兩屬則賦役倍賦役倍則國人不堪也）

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爲己邑）至于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廩力錦反）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暱女乙反親也）〔疏〕（厚將崩○正義曰以牆屋喻也厚而無基必自崩喻衆所不附將自敗也高大而壞謂之崩）

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完音桓）〔疏〕（注完城郭聚人民○正義曰服虔以聚爲聚禾黍也段欲輕行襲鄭不作固守之資故知聚爲聚人非聚糧也完城者謂聚人而完之非欲守城也）

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繕市戰反卒尊忽反步兵也注及下同乘繩證反注及下同）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也）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國今汲郡共縣○共音恭汲居及反）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爲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不弟大計反又如字難乃旦反注同）〔疏〕（如二君故曰克○正義曰謂實非二君儁傑彊盛如是二君伐而勝之然後稱克非謂眞是二君也若眞是二君則以戰獲敗取爲文然既非二君而杜注經云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又似眞二君者但杜於彼應云以君討臣而用如二君之例略其如字但云而用二君耳準獲麟之後史文夫子未脩之前應云鄭伯之弟段出奔共與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同也以其不弟故不言弟志在於殺故不言奔然則鄭伯亦是舊史之文而得爲新意者段以去弟爲貶宜以國討爲文仍存鄭伯見其失教其文雖是舊史即是仲尼新意也○注傳言至其奔○正義曰經皆孔子所書此事特言書曰必是舊文不然夫子始改故知傳之此辭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也克者戰勝獲賊之名公伐諸鄢段即奔共既不交戰亦不獲段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者此非夫子之心謂是鄭伯本志不欲言其出奔難言其奔志在於殺故夫子承其本志而書克也鄭伯之於段也以其母所鍾愛順母私情分之大邑恣其榮寵實其殺心但大叔無義恃寵驕盈若微加裁貶則恐傷母意故祭仲欲早爲之所子封請往除之公皆不許是其無殺心也言必自斃厚將崩者止謂自損其身不言惡能害國及其謀欲襲鄭禍將逼身自念友愛之深遂起初心之恨由是志在必殺難言出奔此時始有殺心往前則無殺意傳稱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詩序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經曰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是迫於母命不得裁之幷欲待其惡成乃加誅戮也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言鄭伯本有殺意故爲養成其惡斯不然矣傳曰稱鄭伯譏失教也止責鄭伯失於教誨之道不謂鄭伯元有殺害之心若從本以來即謀殺害乃是故相屠滅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討臣過其萌漸惡雖未就足得誅之何須待其惡成方始殺害服言本意欲殺乃是誣鄭伯也劉炫云以克爲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言仲尼之意書克者謂是鄭伯本志也注又申解傳意言鄭伯志在於殺心欲其克難言其奔故仲尼書克不書奔如鄭伯之志爲文所以惡鄭伯也）

遂寘姜氏于城潁。（城潁鄭地○寘之豉反置也）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封人典封疆者○疆居良反）〔疏〕（注封人典封疆者○正義曰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傳言祭仲足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此言潁谷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邊邑潁谷祭皆是國之邊邑也）

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爲羹饗士蓋古賜賤官之常○舍音捨遺唯季反下同啜川悅反華戶化反）〔疏〕（注食而至之常○正義曰禮公食大夫及曲禮所記大夫士與客燕食皆有牲體殽胾非徒設羹而已此與華元饗士唯言有羹故疑是古賜賤官之常）

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繄語助○繄烏兮反又烏帝反）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據武姜在設疑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語魚據反闕其月反隧音遂）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

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樂音洛注及下同融羊弓反）〔疏〕注賦賦至樂也○正義曰賦詩謂自作詩也中融外洩各自爲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辭傳略而言之也融融和樂洩洩舒散皆是樂之狀以意言之耳服虔云入言公出言姜明俱出入互相見

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洩羊世反）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疏〕注純猶篤也○正義曰爾雅釋詁訓純爲大則純孝純臣者謂大孝大忠也此純猶篤者言孝之篤厚也

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後皆倣此○施以豉反又式智反匱其位反）〔疏〕詩曰至謂乎○正義曰詩毛傳及爾雅之訓匱竭永長錫予爾女也此詩大雅既醉之五章言孝子爲孝不有竭極之時故能以此孝道長錫予女之族類言行孝之至能延及旁人其是此事之謂乎族類者言俱有孝心則是其族類也○注不匱至倣此○正義曰潁考叔有純孝之行能錫莊公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則與潁考叔同是孝之般類也今考叔能感而通之是謂永錫爾類也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出孟子文也此云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何以昭八年注云叔向時詩義如此所以不同者此是丘明作傳稱君子之言容可引詩斷章評論得失彼是叔向之語事近前代當時譏刺故云叔向時詩義如此也詩注意類謂子孫族類此傳意以爲事之般類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賵助喪之物）〔疏〕天王至故名○正義曰緩賵惠公生賵仲子事由於王非咺之過所以貶咺者天王至尊不可貶責貶王之使足見王非且緩賵惠公事是王過生賵仲子咺亦有愆使者受命不受辭欲令遵時設宜臨機制變王謂仲子已薨令咺并致其賵仲子尚存賵事須止宰咺知其未薨猶尚致賵是則不達時宜恥辱君命王則任非其人咺爲辱命之使君臣一體好惡同之貶咺亦所以責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指所賵之人此指言惠公仲子者彼成風未葬不言可知此則惠公已葬子氏未薨若不言其人則不知爲誰來賵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亦爲年月已遠故指其所禭與此同也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亦豫凶事不貶者宰咺無喪致賵文子乃量時制宜備豫不虞古之善教與此不同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別彼列反）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外姻至。（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疏〕天子至姻至○正義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位既不同禮亦異數赴弔遠近各有等差因其弔答以爲葬節且位高則禮大爵卑則事小大禮踰時乃備小事累月即成聖王制爲常規示民軌法欲使各脩其典無敢或差資父事君生民之所極哀死送終臣子之所盡是以未及期而葬謂之不懷過期而葬謂之緩慢春秋從實而錄以示是非天子七月諸侯五月者死月葬月皆通數之也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公薨于路寢十二月葬我君成公是諸侯之五月也宣八年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是卜遠日不吉乃卜近日辟不思親之嫌也則未及期而葬者不思其親理在可見故傳皆不言其事若過期乃葬者傳言緩以示譏耳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莊三年乃葬積七年也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元年四月乃葬薨葬中有閏積七月也二者並過於期故傳皆言緩以譏之也衛桓公以隱四年三月爲州吁所弑五年四月乃葬積十四月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閔元年六月乃葬積十一月也二者雖亦過期而國有事難故傳皆言亂故是以緩原其非慢不以責臣子也然則諸侯五月而葬自是正法得禮可知不假發傳而葬成公之下傳特云書順者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之緩舉成書順以包之然則特發此傳欲以包羣公之得失於莊見亂故而緩於僖見無故而緩於成見順禮傳發三者則其餘皆可知也士踰月者通死月亦三月也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杜云踰月而葬速是踰月亦三月也此注云踰月度月者言從死月至葬月其間度一月也士與大夫不異而別設文者以大夫與士名位既異因其名異示爲等差故變其文耳其實月數同也同軌同盟至者謂遣使來至非謂諸侯身至釋例曰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脩服於其國卿共其弔葬之禮魯侯無故而穆伯如周弔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共其弔葬之經傳也是言禮天子之喪諸侯不親奔也其諸侯相弔則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是正禮也同位至待其使還也之外姻至親戚畢集也於天子言畢至以下不言畢者天子貴在尊極海內爲家天下聞喪無敢不至故言畢也諸侯同盟或來或否大夫出使本奉君命雖或聞喪未必盡來故不言畢也此亦例而不言凡者序已解訖何休膏肓以爲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鄭之此言天子諸侯葬數往月於左氏無害云大夫葬數來月恐非杜旨蘇寬之意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空云古禮事無所出不可依用也劉炫云此亦例不言凡者諸所發凡皆爲經張例此舉葬之大期以譏宰咺之緩非是爲葬發例故不言凡也○注言同至之國○正義曰鄭玄服虔皆以軌爲車轍也王者馭天下必令車同軌書同文同軌畢至謂海內皆至也四夷異俗不可同具文同軌天子之喪不能以時赴弔故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也周禮巾車木路以封蕃國蕃國即四夷也既受王命車亦應同軌而言別四夷者四夷來朝天子天子賜之車服行於中國自然同軌其在本國軌必不同若以巾車之文即言與華夏同軌豈亦能同文也○注同在方嶽之盟○正義曰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然則天子之合諸侯有使諸侯共盟之禮也王合諸侯雖有巡守其非巡守則有事而會會之多少雖王所命不得有同盟常禮之同盟雖方嶽耳故左氏舊說十二年三考黜陟幽明既分天子展義巡守柴望既畢諸侯遂朝退相與盟同好惡獎王室是其當方諸侯同有方嶽之盟同盟情親吉凶相告故遣使會葬也○注古者至踰時○正義曰同位謂同爲大夫共在列位者待其來至三月待之故知古者於法行役不踰時也隱五年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明行役聘問亦不踰時也

贈死不及尸。（尸未葬之通稱○稱尺證反）〔疏〕注尸未葬之通稱○正義曰曲禮下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是其相對言耳今以既葬乃來而云不及尸知尸是未葬之通稱也葬則尸不復見未葬猶及見之故以葬爲限也釋例曰喪贈之幣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禭珠玉曰含然而總謂之贈故傳曰贈死不及尸也然則此文雖爲賵發其實賻含禭總名爲贈但及未葬皆無所譏也禭以衣尸含以實口大斂之後無所用之既殯之後猶致之者示有恩好不以充用也今讚曰雜記弔含禭賵臨之等未葬則不葦席既葬則蒲席是葬後得行此言緩者禮記後人雜錄不可與傳同言也或可初葬之後則可久則不許

弔生不及哀。（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上時掌反縗七雷反諒音亮又音良闇如字）〔疏〕注諸侯至終喪○正義曰昭十五年傳稱穆后崩王既葬除喪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杜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也案僖三十三年傳云卒哭而祔杜云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如杜此言則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儀禮士三虞則天子諸侯皆同於此必知然者以卒哭是葬之餘事共在一月之中故杜云既葬則衰麻除或云既葬卒哭衰麻除以其相近故也若據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中間既除或有國事稱號云何是知葬與卒哭相連間無事也然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者案釋例曰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杜所不用也既葬之除喪唯杜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昭十二年傳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於時鄭有簡公之喪未葬故請免喪言其下傳又云六月葬鄭簡公已明作傳未嘗虛舉經文而言此葬則得非終前免喪之言也以此知諸侯既葬則免喪服既除則無哭位諸侯既然知天子亦爾書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論語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是天子諸侯除服之後皆諒陰終喪也晉書杜預傳云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服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塊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己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則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於時內外卒聞預議多怪或者乃謂其違禮以合

（時預謂鄉人段暢曰茲事體大本欲宣明古典知未合於當今也宜博采典籍爲之證據全大分明足以垂示將來暢遂敷通危疑以弘指趣其論具存焉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鄭玄以諒闇爲凶廬杜所不用）豫凶事。非禮也。（仲子在而來贈故曰豫凶事）○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隱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皆倣此○莞音官見賢遍反下三見同〔疏〕紀人伐夷○正義曰世族譜紀姜姓侯爵莊四年齊滅之世本夷妘姓傳無其人不知爲誰所滅釋例土地名夷國在城陽莊武縣莊十六年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杜云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釋例土地名注爲闕則二夷別也世族譜於夷詭諸之下注云妘姓更無夷國則以二夷爲一計莊武之縣遠在東垂不得爲周大夫之采邑而晉取其地是譜誤也）有蜚。不爲災。亦不書。（蜚負蠜也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物不爲災不書又於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之記他皆倣此○蜚扶味反蠜音煩又音盤〔疏〕注蜚負至倣此○正義曰釋蟲云蜚蠦蜰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蜰郭璞云蜚卽負盤臭蟲洪範五行傳云蜚負蠜夷狄之物越之所生其爲蟲臭惡南方淫女氣之所生也本草曰蜚厲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蟲害人之物故或爲災或不爲災也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直名蜚耳不名蜚蠦爾雅所釋當言蜚一名蠦蜰說爾雅者言蜚蠦一名蜰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此注多作負蠜者釋蟲云草螽負蠜彼則歲時常有非災蟲也蓋相涉誤爲蠜耳又明下有成例此不合書而傳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獨正史之策亦兼采簡牘所有故傳據而言之案上傳紀人伐夷注云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則此有蜚亦明春秋例此云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則上紀人伐夷亦是兼采簡牘但紀人伐夷他國不告故以明例解之蜚是魯國之有故以兼采簡牘言之其實二注互以相通也如此類）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黃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敗必邁反敗他也後倣此）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宿而已他皆倣此）○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以桓爲大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爲喪主隱攝君政故據隱而言）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少詩照反〔疏〕有宋至改葬○正義曰上云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則隱公未立之前惠公敗宋師也今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蓋是報黃之敗來伐魯也隱公將兵禦宋委葬事于太子故有闕也服虔以爲宋師卽黃之師也是時宋來伐隱公自與戰然則隱自敗宋還自求成傳何當屬敗於惠公而諱言公立也且薨之與葬相去既遠豈有宋師薨時已來成而後去）○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於策他皆倣此衛國在汲郡朝歌縣○朝如字〔疏〕衛侯來會葬○正義曰衛國侯爵譜云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也周公既誅祿父以其地封康叔爲衛侯居殷虛今朝歌是也狄滅衛文公居楚丘成公徙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桓公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出公輒十二年獲麟之歲也悼公二年春秋之傳終矣悼公二年卒自悼以下十一世二百五十五年而秦滅衛也衛世家桓公康叔十一世孫尚書顧命稱康叔爲衛侯則初封侯爵也世家康叔子則稱伯至頃侯復爲侯故今桓公爲侯爵○注諸侯至倣此○正義曰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皆不言諸侯親會葬是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此云不見公不書介葛盧亦不見公而書者此則公在國而不與衛侯相見故不書彼則公身在會國人賓禮之又欲見其一年再來故書之也）○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公孫滑共叔段之子○滑于八反又乎八反）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虢西虢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爲于僞反陝失冉反傍字作陜）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豫音預）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翼邾地）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興作大事各舉以備文）○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眾父卒。（眾父公子益師字○眾音終）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爲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喪亦同不書日○與音預斂力驗反注皆同〔疏〕注禮卿至書日○正義曰喪大記君臨臣喪之禮云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卿是大夫之尊者也明小斂大斂君皆親之所以崇恩厚也小斂大斂皆應親之獨以小斂爲文故知始死情之所篤故也賈逵云不與大斂則不書卒然則在殯又不往者復欲何以裁之經傳無其事不宜妄說故杜以爲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戎狄夷蠻皆氐羌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爲禮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氐都兮反羌卻良反種章勇反駒音拘濟子禮反水名凡地名皆同〔疏〕注戎狄至魯地○正義曰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然則四者是九州之外別名也詩商頌曰自彼氐羌氐羌西戎之國名也杜欲明其在遠無以相形故云氐羌之別種謂是相類之物耳非謂四者是羌內之別也其實氐羌乃是戎內之別耳戎子駒支云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計應不堪會盟故解云言順其俗以爲禮也沈氏云會據公往戎爲主人故得隨主人之俗以爲會禮朝據戎來魯爲主人戎不能從主人之俗故朝禮不成戎是西方之夷必不遠來會魯故知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也駒支事見襄十四年）○夏。五月。莒人入向。（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例在襄十三年○向舒亮反譙在遙反亢音剛又苦浪反將子匠反〔疏〕莒人入向○正義曰世本莒己姓向姜姓此傳云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文八年傳稱穆伯奔莒須己氏是莒己向姜見於傳也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於莒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爲己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向則唯此見經不能知其終始○注向小至三年○正義曰將卑師少稱人者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用兵多少其數無常重其舉大事動大衆滿師則書之不滿則不書輕其衆少故經皆不書旅也師者衆也雖復五軍三軍悉皆以師爲名取其衆義故經亦不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壹皆曰師從衆辭是其義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卿將者滿師則將並書不滿則空舉將名大夫將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文雖不見理足可明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帥領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文又須別見故師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唯舉將名不云帥旅言衆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名氏不合見經但所帥滿師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滿師者一旅之衆則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當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爲人卽大夫身也其將尊師少及將卑師衆若其序列則將卑師衆者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隱五年公羊傳曰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若將不言師稱卿將不言師旅此史策記注之常此用公羊爲說也劉炫云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書人人當名氏之處由是將卑師少則書人亦與盟會同）○無駭帥師入極。（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賜族例在八年○駭戶楷反〔疏〕注無駭至八年○正義曰春秋之例卿乃見經今名書於經傳言司空故知無駭是魯卿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注以下不復言之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下注云裂繻紀大夫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見於傳而注云大夫者則其爵眞大夫也穀梁以極爲國杜云附庸者沈云以費伯帥師城郎因得勝極則極是竟內故云附庸凡卿出使必具其名氏以尊君命今不書氏故解云未賜族無族可稱故也賈云極戎邑也極爲戎邑傳無文焉戎之於魯本無怨惡言脩惠公之好則是求與魯親公未信戎必故辭其盟耳秋卽與盟復脩戎好若已共戎會故不與盟旋令師入其都然後結好其爲惡行亦不是過讓位賢君固應不爾良史直筆焉得無譏傳乃本其勝之所由而歸功於費伯也）○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方音房與音預〔疏〕注高平至有誤○正義曰杜勘檢經傳上下月日制爲長歷此年八月壬寅朔其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無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九日有庚辰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此則上有秋下有九月則日月俱得有誤故云日月必有誤也）○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爲君逆也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他皆倣此○裂音列繻音須爲于僞反下爲魯同別彼列反〔疏〕注裂繻至倣此○正義曰此書逆女傳曰卿爲君逆也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傳曰書曰叔姬卿自逆也是爲君逆則稱女自逆則書字故云以別卿自逆也釋例曰天子娶則稱逆王后

（卿爲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爲逆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此不言紀侯使裂繻而成八年經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俱是昏禮而立文不同故解之也言昏禮不稱主人者主人謂壻也爲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爲君昏行者必稟君母之命婦人之命不得通於鄰國若言卿輒自來非君所命故裂繻不言使也其無母者臣無所稟不得不稱君命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史皆隨其實事而書之非襃貶之例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是婦人之言不通外國故不言君使亦不言母命作自來之文也公羊言無母者稱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況諸侯也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昏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無傳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爲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字例在閔元年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帛音白解如字又戶買反好呼報反〔疏〕注子帛至密鄉。○正義曰杜云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者案諸經文魯大夫出會他國皆先書魯大夫下即云及某人今子帛之下不云及者不可全同魯大夫故也）○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無傳桓未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爲大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例在三年〔疏〕注桓未至三年。○正義曰妾子爲君其母成爲夫人敬嬴齊歸是也仲子實妾桓未爲君故仲子不應稱夫人也今稱夫人薨是隱成之讓桓爲大子成其母喪傳例曰不赴則不曰薨故知稱薨是赴於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曰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是言隱公成仲子爲夫人也）○鄭人伐衞。（凡師有鍾鼓曰伐例在莊二十九年）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許其脩好而不許其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好呼報反注及下同〔疏〕注許其至而足。○正義曰戎貪而無信盟或背之公未得戎意恐好不久成故不許其盟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文九年公羊傳文言制禦夷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即使足也）○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傳言失昏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傳備其事案文則是非足以爲戒他皆倣此。○還音旋後皆同）○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庈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故傳於前年發之○庈音琴）○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復扶又反）○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爲于僞反）○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鄭人伐衞。討

公孫滑之亂也。（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隱元年盡二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二）

杜氏注　孔穎達疏（按穎當作穎達當作達此六字在第二行杜氏上空四字疏字下空三字每卷標題同石經作杜氏盡十一年六字在第二行纂圖本在第三行淳熙本在第四行款式卷數與釋文合岳本氏下增注字在第三行）

春秋經傳集解隱第一（此九字在第三行閩本監本毛本在第四行低一格石經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第上有公字與釋文合在第一行案正義當有公字石經此行八分後卷同纂圖本春秋上增監本纂圖四字後卷同宋本正義春秋經傳集解六字爲一條隱公第一四字跳行頂格爲一條杜氏二字爲一條不跳行亦與釋文石經合也）

故題無常準（宋本毛本準作凖案五經文字云從水傍隼字按閩監毛三本自此節至經元年以前正義低二格以後低一格失宋板舊式矣）

傳釋經意（宋本監本毛本傳作博是也○今依訂正）

隱公魯君侯爵（宋本無隱公二小字上有隱公第一四大字陰文疏字及正義曰三小字下接魯君侯爵云云）

伯禽至隱公凡十三君（宋本凡下有一字）

惠公弗皇子（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弗王魯周公世家作弗湟盧文弨校本改作湼按文十六年釋文引魯世家作皇疏引同盧本不改史記律厤志亦作皇）

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按此十字乃裴松之注引傳子非陳壽魏志原文）

封樂亭侯（案魏志封下有豐字）

謚戴侯也（浦鏜正誤也改作于是也）

當稱德者非所企及（閩本監本毛本當作嘗盧文弨校改作常字按明末避諱多改常爲嘗）

又參考衆家爲之釋例（浦鏜正誤據魏志注爲改作謂非也）

傳

惠公元妃孟子（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妃作妃釋文亦作妃五經文字云從戉己之己此本作妃誤後準石經）

明始適夫人也（釋文適本又作嫡案適與嫡字通此本注文雙行細字宋本同閩本始以注文改爲單行加注字於上非復宋本舊式監本毛本同）

傳惠公元妃孟子（宋本無傳字以下正義七節摠入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注下）

一元之字（浦鏜正誤疑作元之一字或之字衍）

故杜注文十五年（監本毛本文作云非）

孟伯之字（浦鏜云字當作氏）

無謚先夫死不得從夫謚（宋本岳本毛本謚作諡非也）

魯之夫人（毛本夫人作大夫誤）

公卒故特解之（宋本公作言閩本監本毛本作先公卒故毛本作此非）

不赴則不稱薨（毛本薨作公非）

注聲謚至繼室（各本室下有○宋本凡標起訖處上下並空一字）

亦有姪娣（監本毛本亦作又）

猶不得稱夫人（各本作稱此本誤侵今訂正）

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陳樹華云王充論衡雷虛篇紀妖篇並作文在其掌唯自然篇仍作手）

其友及夫人（閩本監本毛本友誤文）

皆諂謀於桓然則桓公已成人也（浦鏜正誤然作公）

桓已成人（宋本已作以案已以古多通用）

故氏聲孟（聲各本作曰是也杜氏釋例同）

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毛本世誤是）

是以立爲太子（宋本岳本毛本太作大是也釋文云舊太字皆作大後放此說詳釋文校勘記）

其父愛之（宋本愛作嬖是也）

但爲桓年少（宋本年作尙）

凡稱傳者皆是爲經（陳樹華云經下當有張本二字）

霍伯臼季等卒（監本臼作白）

仍可以稱大子也（監本毛本脫可字）

經元年

爲周室之臣民（毛本爲誤謂）

偏視二代（浦鏜正誤視改作祖按此用周監二代之意監視也）

尊王國而慢時主（閩本監本毛本王誤二）

此下二月有會盟之事（考文云二作三與宋本合）

以繼臣子之心（浦鏜繼疑繫）

雖非年初（武進臧禮堂據定元年疏引釋例改非作則）

公即位喪在外（毛本作喪在外公即位非也）

自是史官記事之體（毛本記作紀）

故年稱元年（宋本下年字作也）

杖大義（監本毛本杖作仗按仗俗杖字）

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致帝前（宋本於下有元字銜字作銜毛本致字作至）

何休又云（毛本又誤亦）

正竟內之治（閩本監本毛本竟作境按境俗竟字）

王者不奉天以制號令（閩本監本毛本同○補十行本初刻承後改作奉）

則元者王之元年（毛本作王者誤）

即以託王於魯史之改元（浦鏜云史疑作使）

何休言（閩本監本毛本言作云）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陳樹華云漢書鄒陽傳引作義父師古曰義讀爲儀元和惠棟春秋左傳補注云蔑本姑蔑定十二年傳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而當時史官爲之諱）

能自通于大國（宋本于作於）

蔑姑蔑魯地魯國（監本毛本作魯國魯地非也）

卞縣南有姑城（釋文卞或作弁按卞俗弁字杜氏釋例土地名姑下有蔑字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杜注亦作姑蔑城）

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各本作安釋例作俠）

齊桓行霸（各本同釋例行霸作亾伯）

諸侯俱受王命（毛本受誤有）

曰邦國有疑（宋本曰作凡與周禮合）

及其禮儀（閩本監本毛本儀作義）

乃加方明于壇而祀之（毛本祀誤視）

知者故柯之盟（浦鏜正誤故作於）

故襄二十六年傳云歃用牲（宋本歃作飲不誤）

定八年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閩本監本毛本捥誤椀）

以奉流血而同歃（釋例奉作承）

附庸者以國附於大國（宋本以國下有事字）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陳樹華引趙匡集傳云鄢當作鄔鄭地也史記正義作鄔云舊作鄢漢書地理志作傿按舊作鄢是也昭二十八年釋文云在周者烏戶反隱十一年王取鄔劉在鄭者音偃成十六年戰于鄢陵此鄭地當從鄢國語鄭語史伯曰鄢蔽補丹依𩡧歷莘君之土也）

言段強大儁傑（宋本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大儁下同陳樹華云莊十一年傳得儁曰克已作儁字不必定作儁也）

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釋文云滎本或作熒非案熒陽熒澤字古無從水者陸氏音義全書皆作熒是也）

鄭今潁川鄢陵縣（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鄭作鄢是也○今訂正）

方遷其民於虢鄶（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方作友宋本遷作從釋例同○補十行本初刻方後改作友）

自聲以下（宋本聲下有公字釋例同）

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案釋例作兄害弟者則稱弟以彰兄罪浦鏜正誤者作則非）

存弟則示兄曲也（襄廿七年引作書弟非也）

地理志河南郡有宛陵新鄭（宋本有下有宛陵縣又有新鄭新鄭縣於漢則十一字按漢志宛作苑）

去邪居岐（釋例居作至）

幽三爲犬戎所役（各本役作殺是此本修板不誤監本毛本犬作大非也）

元年九年春秋之傳終矣（釋例作十年）

蓋用四馬也（毛本蓋作故非）

亦序於列其經與國名以爲盟地者（閩本監本毛本列其作其列按列字句絕）

故言諸侯爲王卿士也（毛本士誤是）

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字（閩本監本毛本字作氏非）

獨記日以見義者（宋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記作託釋例同）

喪則親與小斂大斂（釋例喪作死與作其）

即以新死小斂爲文（釋例以作親）

而備書於經者（閩本監本毛本經誤終）

傳元年

不書即位攝也（宋本不上有傳字）

而隱終有推國授桓之心（閩本監本毛本推作讓）

顏氏說以爲魯十二公（宋本顏作潁案潁容之潁後漢書亦作潁王應麟姓氏急就篇同不得因廣韻潁水字下不言姓而疑之也）

劉賈潁爲傳文生例（閩本監本毛本潁誤顧）

且公羊以爲諸侯無攝（浦鏜正誤公羊作何休）

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奬王室（毛本桓誤侯奬宋本淳熙本岳本作獎釋文亦作獎字按說文作獎从犬各書或从大或从廾）

注王未至克卒（宋本此節正義在公攝位節注下）

不可據列會以否以明有爵也（閩本監本毛本以改與按唐人正義多作以否）

非公命也（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公誤君）

君舉必書（淳熙本必作筆非也）

他皆倣此（岳本倣作放釋文同）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毛本于作於非）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宋本作初鄭至武姜以下正義廿節在其是之謂乎注下）

杜以爲凡倒本其事者（宋本毛本倒作例）

注申國今南陽宛縣（宋本作申國至宛縣）

其後中絕（閩本監本毛本中誤申）

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至之鄂侯（宋本作注段出至鄂侯）

非有共德可稱（閩本監本毛本共作其誤）

餬口四方（閩本監本毛本餬作糊非）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宋本作莊公至惡之）

虢叔死焉（石經凡從虎字皆闕筆避唐太祖諱故號作虢）

佗邑唯命（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佗作他）

故開以佗邑（宋本岳本佗作他）

史伯爲桓公詐謀云（宋本監本毛本詐作設）

鄶仲恃險（監本毛本鄶誤鄫）

云虢叔封西（浦鏜正誤據僖五年正義上增賈逵二字是也）

傳云虢仲譖其大夫謂叔之子孫字曰仲也（閩本監本毛本譖誤譖謂誤請）

都城過百雉（水經注濟水篇引作京城過百雉仁和趙一清云此句祭仲之言先王建侯之制故曰都城酈道元刪去今京不度句直改都城爲京城也）

其實是大夫以否（閩本監本毛本以作與）

三堵爲雉一雉之牆（毛本雉誤堆）

又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閩本監本毛本又誤文）

論語注以爲公大都之城方三里（浦鏜正誤三作九）

俱是正文（各本作文此誤丈今訂正）

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閩本監本毛本一誤二元和李鋭云王城方九里中都合五分取一置九里以五除之得一里又五分里之四又以里法三百步乘之四得一千二百步復以五除之得二百四十步故曰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也）

長一百八雉也（浦鏜正誤云八上脫六十二字）

必自斃（釋文斃本又作獘字按說文作獘从犬諸書改从大从廾而又别造斃字訓死）

無生民心（石經凡民字皆闕筆作民避唐太宗諱）

不義不暱（考工記凡昵之類不能方注鄭司農云故書昵或爲樴杜子春云樴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䵒李善文選注四十一引傳文暱亦作昵按昵暱之或字說文䵒字注引作不義不䵒或从刃作䵒唐元度亦云䵒字見春秋傳日聲刃聲尼聲匿聲皆雙聲也）

高大而壞謂之崩（監本壞誤壞）

服虔以聚爲聚禾黍也（監本毛本脫爲聚二字）

如是二君（宋本監本毛本是作似）

夫子始然（宋本監本毛本然作改）

以害其弟（各本作害此本誤言今訂正）

足得誅之（閩本監本毛本足作君非）

遂寘姜氏于城潁（石經潁字初刻作穎改刻作潁後潁考叔潁谷並同）

潁考叔（案水經潁水注云陽乾山之潁谷潁考叔爲其封人也而然則潁當从水明矣傳潁考叔者猶言儀封人也廣韻於從禾之穎下云又姓左傳穎考叔似未安）

食而不啜羹（宋本而作至）

且告之悔（顧炎武云石經且誤具按石經此處闕炎武所據王堯惠刻也）

其樂也融融（惠棟補注融古文作彤文選張衡思元賦注引作其樂也彤彤云融與彤古字通案後漢書馬融傳豐彤對蔚豐彤猶豐融也）

其樂也洩洩（案洩洩當作泄泄考文提要作泄泄石經避太宗諱改宋以後本皆仍唐刻）

潁考叔純孝也（石經凡純字闕筆作純避憲宗諱）

不皆與今說詩者同（岳本作皆不誤倒）

後皆倣此（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後作他倣宋本岳本作放字正義同按作放爲古倣乃俗字他例此）

此傳意以爲事之般類也（毛本意作義非）

天王至故名（宋本以下正義七節總入非禮也注下）

緩賵惠公（監本毛本脫賵惠二字）

不指所賵之人（毛本指誤知人誤言）

同在方嶽之盟（毛本嶽誤軌）

弊王室（閩本監本毛本弊作獘）

今讀曰（閩本監本毛本並作合讀按今讀正義屢引之浦鏜正誤改作令蓋皆非是襄傳元年正義讀作贊）

既葬則縗麻除（諸本作縗釋文作衰）

卒哭而祔（閩本監本毛本祔誤袝）

大始十年（按大當作泰）

明不復寢苫枕凷（閩本監本毛本凷作塊按凷古塊字）

預謂鄉人段暢曰（按晉書禮志作殷暢）

全大分明（按晉書禮志作令大義著明）

豫凶事非禮也（石經豫作豫避唐代宗諱毛本改作預非也）

夷國在城陽莊武縣（齊召南云城陽有壯武無莊武漢封宋昌晉封張華皆以壯武各本誤作莊）

他皆倣此（宋本岳本倣作放）

蜚負蠜也（釋文蠜音煩又音盤爾雅釋蟲蜚蠦蜰郭注云蜚即負盤按負盤即負蠜也）

莊二十九年（閩本二誤三）

亦明春秋例（毛本明誤名）

他如此類（毛本誤作他類如此）

故傳直言其歸宿而已（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宿作趣按作趣與杜序合）

是時宋來伐隱（宋本作伐魯是也）

而猶言公立也（宋本監本毛本猶作别）

豈有宋師纔時已來成而後去（宋本成而後作葬時未是也監本毛本未亦誤後）

公孫滑出奔衛（石經無出字）

取廩延（毛本取誤請）

及不臨喪（宋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臨下有其字）

經傳無其事（宋本經作且）

經二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三）

若戎子駒支者（毛本戎誤王）

莒己姓（毛本己誤紀字按人己之己與己止之已唐石經以及宋槧元刻之書皆分别不誤明時刊本往往互譌）

須巳氏（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須作從是也）

周武王封茲與於莒（宋本與作輿）

卿尊自合書各（宋本毛本各作名）

由是將卑師少（浦鏜正誤由是疑猶案由與猶古多通用）

無駭帥師入極（案漢書古今人表作亡駭）

其名見於傳（各本作名此誤各今訂正）

今不書氏（毛本今誤故）

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案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注引杜說云武唐亭在方與縣西南）

他皆放此（岳本脫皆字）

不欲自言娶婦（監本毛本自作目非）

故卿爲君昏侍者（宋本侍作行是也）

昏禮記所云（毛本脫所字）

弟稱其兄是也（浦鏜正誤弟下補則字）

凡師有鍾鼓曰伐（岳本鍾作鐘）

傳二年

盟或背之（毛本背誤肯）

他皆倣此（淳熙本他作佗宋本岳本倣作放）

費庈父勝之（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庈作庈是也釋文亦作庈音琴）

治元年取廩延之亂（毛本治字空缺）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隱三年盡五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無傳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長厤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書朔日例在桓十七年○己巳上音紀下音祀後倣此食如字本或作蝕音同量音亮縮所六反）〔疏〕（注日行至七年○正義曰古今之言厤者大率皆以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比月爲遲每日行一度故一歲乃行一周天月行比日爲疾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一月內則行一周天又行二十九度過半乃逐及日言一月一周天者略言之耳其實及日之時不啻一周天也日月雖共行於天而各有道每積二十九日過半行道交錯而相與會集以其一會謂之一月每一歲之閒凡有十二會故一歲爲十二月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而入內或月在日裏從內而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也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日者以厤家一度分爲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分爲半今月來及日凡二十九日又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校二十九分也日有食之言有物來食之也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聖人不言日被月食而云日有食之者以其月不可見作不知之辭穀梁傳曰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是言慎疑故不言月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月常食故解之言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自隱之元年盡哀二十七年積二百五十五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二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食無常月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以日食者陰侵陽也當陽盛之月不宜爲弱陰所侵故有伐鼓用幣之事餘月則否其日食例皆書朔己巳之下經無朔字長厤推此己巳實是朔日而不書朔史失之也此注作大判言耳戰國及秦厤紀全差漢來漸候天時始造其術劉歆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容得食日而不得加時漢末會稽都尉劉洪作乾象厤始推月行遲疾求日食加時後代脩之漸益詳密今爲厤者推步日食莫不符合但無頻月食法故漢朝以來殆將千歲爲厤者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未有頻月食者今頻月而食乃是正經不可謂之錯誤世考之厤術事無不驗不可謂之疏失由是注不能定故未言之也又漢書高祖本紀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則自有頻食之理其解在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朔日並不言食晦夜也朔日並言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周平王也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即傳直專反印因刃反）〔疏〕（天王崩○正義曰曲禮下曰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鄭玄云異死名者爲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是由天子尊若山崩然諸侯卑取崩之聲以爲尊卑之差也不書天王名者以海內之主至尊之極故敬而不敢名也穀梁傳云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蘇氏云王后崩大子卒不書者赴不及魯也今以爲略之例所不書也告喪禮云告王喪曰天王登假此言崩者魯史裁約爲文不道當時赴不言登假也○注周平至不會正義曰今檢杜注無葬者皆顯言其諡此爲無葬故言周平王也仲尼脩經當改正眞僞以爲褒貶周人赴不以實孔子從僞而書者周人欲令諸侯速至故遠其崩日以赴也不書其實而從其僞言人知其僞則過足章矣故即傳其僞以懲創臣子之過釋例曰天王僞赴遂用其虛明日月闕否亦從赴辭君子不變其文以慎其疑且虛實相生隨而長之眞僞之情可以兩見承赴而書之亦所以示將來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於其母）〔疏〕（君氏卒○正義曰君氏者隱公之母聲子也謂之君氏者言是君之母氏也母之與子氏族必異故經典通呼母舅爲母氏舅氏言其與己異氏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賻音附殯必刃反共音恭本又作供音同令力呈反復扶又反）〔疏〕（注武氏至釋也正義曰武氏者天子大夫之姓直云武氏子不書其字則其人未成爲大夫也若是上士例當書名又不應繫之父族謂之爲子明其是大夫之子也又王使至魯皆言天王使矣此後不言王使明其不稱王命也以此知此人父喪已終宜嗣父位但平王未命而崩新王居喪未得行其爵命政事聽於冢宰冢宰使之適魯冢宰不得專命故作自來之文專言王未葬者意兼不事王喪在殯新王不得加臣爵位故此人仍繫父族王又不得命臣出行故此人不稱王使以未葬之故闕此二事故傳以未葬解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稱卒者略外以別內也元年大夫盟於宿故來赴以名例在七年○別彼列反）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來告故書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癸未。葬宋穆公。（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爲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諡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六年○爲于僞反惡烏路反）〔疏〕（注魯使至六年○正義曰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如此之類遣卿行者皆書其使名此不書使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奉命出使位賤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爲之事而已盟則云及某盟會則云會某入葬則云葬某公舉其所爲之事明有使往可知也釋例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已明之微文也是言大夫得正而卿過禮也諸侯曰薨禮之正名魯史自書君死曰薨若鄰國亦同書薨則與己君無別國史自在己國承他國赴告爲與己君同故惡其薨名雖赴稱薨皆改赴書卒略外以別內也至於書葬則五等之爵皆舉諡稱公者會葬者在於國外據彼國之辭彼國臣子稱君曰公書使之行不得不稱公也又云惡其薨名改赴書者釋例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古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諡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義是其說也案禮雜記赴告之辭云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然則赴辭本無薨語而云惡其薨名者以夫人薨例云不赴於諸侯則不曰薨明其以薨告人故書薨也是知王侯喪者其適國命皆以崩薨相告記之所稱謂告主人之問飾其文辭耳若以記文無薨即疑不以薨告記稱大夫士赴人之辭皆云不祿豈大夫無卒名也以此知相赴策書必以薨爲文但擯者口傳赴辭義在謙退從士之不祿故禮記言之赴則必以薨但改赴書卒耳史之書事莫不在國會葬者自可在外書策者國內書之而云據彼國之辭者書使行之事言使爲此事行故文從彼稱不謂書不在國也卿爲君逆謂之逆女亦是書己之使據彼稱女與此同也）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於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於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爲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聲子三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祔音附）〔疏〕（注夫人至詳矣正義曰僖八年致夫人傳曰不赴於同則弗致故知赴者赴於同盟之國也禮檀弓記葬禮云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士喪禮既葬乃反哭於廟遂適殯宮而虞是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正寢即殯宮也僖三十三年傳與檀弓記皆云卒哭而祔喪服小記曰婦祔於祖姑雜記曰妾祔於妾祖姑是祔於姑者祔於祖姑也此三者皆夫人之喪禮夫人喪禮有三史策所書有二唯卒葬兩事而已其卒之異者或云夫人某氏薨仲子文姜之類是也或云某氏卒定姒孟子是也葬之異者或云葬我小君某氏文姜敬嬴之類是也或云葬某氏葬定姒是也或則不書葬也今聲子三禮皆闕經異常辭必是闕一事則變一文但傳既并釋注不顯配雖言釋例詳之例亦未甚分明此傳故上三事故下三事若以次相配則不赴於諸侯故不曰薨不反哭於寢故不稱夫人不祔於姑故不言葬文次相屬事乃似然但顧下傳義則不然定十五年姒氏卒傳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彼二傳皆以不赴解不稱夫人以不反哭解不書葬然則由不赴故不曰薨由不反哭故不書葬也二事既然則由不祔故不稱夫人斷可知矣傳文不以次相配者初死乃赴葬乃反哭反哭之後始祔三者依事之先後爲文也至書於經則夫人與薨共文故先言不稱夫人後言不書葬順經之先後爲文也禮之本意必赴乃稱薨祔乃稱夫人反哭乃書葬者夫人與君同體死必赴於鄰國若不以赴告於鄰國則夫人之禮不成尊成以否義由赴告成尊之狀在於書薨故赴則稱薨不赴則不稱薨也禮適祔於適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亦既不祔於姑便是適妾眞辯故祔則稱夫人不祔則不稱夫人也既葬於墓反哭於寢哀之尤極情之最切既葬而不反哭全是不念其親葬與不葬殆無以異故不反哭則不書葬也皆所以懲臣子責其不行禮也人之行禮有勸有惰未必廢則俱廢行則皆行此聲子自三禮皆闕其餘或）

（可一行一否釋例曰夫人子氏赴而不反哭故不書葬定姒則反哭而不赴故書葬而不言小君以此二者擬傳則然理在不或但不知赴而不祔而不赴者辭當云何耳薨者夫人之死號不不稱夫人必不得稱薨也小君者夫人之別號不稱夫人必不得稱小君也孟子卒下注云不稱夫人故不言薨是夫人與薨文相將也葬定姒傳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注云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傳以不赴不祔解不稱夫人注以不赴不祔解不稱小君是夫人小君文相將也夫人也薨也小君也三者相將之物不可致詰蓋赴祔二禮課行一事則具此三文二事並廢則三文皆去耳何則檢此傳相配不赴則不曰薨不祔則不稱夫人不稱夫人由祔不由赴也孟子之傳乃云不赴故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於赴不由於祔也定姒之傳云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又以二事並解不稱夫人注云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明是二者俱闕乃去夫人課行一事則稱夫人稱夫人則必書薨書薨則必稱小君所異者不反哭則不書葬若不書葬則小君之文無所施耳即仲子是也赴同祔姑皆是夫人之禮故赴而不祔祔而不赴則皆曰夫人某氏薨惠公自有元妃別爲仲子立廟則仲子未必祔姑也蓋以赴同之故得稱夫人薨也）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爲君故特書於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爲公音于僞反見賢遍反別彼別反）〔疏〕（注不書至妾媵○正義曰辟正夫人謂辟仲子耳何則妾子爲君則其母得爲夫人不須辟仲子也但公以讓位之故不從正君之禮故亦不備禮於其母使之辟仲子也釋例曰凡妾子爲君其母猶爲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外內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姒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會葬傳曰禮也隱以讓桓攝位故不成禮於聲子假稱君氏以別凡妾媵蓋是一時之宜隱之至義也是其辟仲子之意也）○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王貳于虢。（虢西虢公亦仕王朝王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朝直遥反復扶又反任而鴆反後不音者皆同）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子狐平王子○質音致下同狐音胡）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周人遂成平王本意○畀必二反與也）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踐之溫今河內溫縣成周洛陽縣也○祭側界反芟所銜反）〔疏〕（注四月至陽縣也○正義曰此直言秋秋有三月若是季秋則今之七月杜必知秋今之夏者以此傳在武氏之上案經武氏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則知此是七月故爲今之夏謂今之五月也麥熟在夏而云麥禾皆未熟者謂四月之時麥未熟七月之時禾未熟二者異時故言皆也）周鄭交惡。（兩相疾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谿亦澗也沼池也沚小渚也毛草也○要於遥反間間廁之間谿苦兮反爾雅云山夾水曰澗山瀆無所通曰谿沼之紹反沚音止亦音市本又作時）

蘋蘩薀藻之菜。（蘋大蓱也蘩皤蒿薀藻聚藻也○蘋音頻蘩音煩薀紆紛反藻音早蓱蒲丁反皤蒲多反白蒿也）〔疏〕（澗谿至之菜○正義曰毛即菜也而重其文者谿沼言地之陋蘋藻言菜之薄故文重也○注谿亦至毛草○正義曰爾雅釋山云山夾水澗李巡曰山間有水釋名曰言水在兩山間也釋水曰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釋山又云山瀆無所通谿李巡曰山中水瀆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宋均曰無水曰谷有水曰谿然則谿亦山間有水之名是澗之類故云谿亦澗也沼者池之別名張揖廣雅亦云沼池也應劭風俗通云池者陂池從水也聲沚與時音義同釋水曰小渚曰沚釋名曰沚止也小水可止息其上草是地之毛周禮宅不毛謂宅內無草木也故杜以毛爲草草即下句蘋蘩薀藻是也蘩陸菜而云沼沚之毛者或采之水旁非皆水內也○注蘋大至聚藻也○正義曰釋草云苹蓱其大者蘋舍人曰苹一名蓱大者名蘋郭璞曰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陸機毛詩義疏云今水上浮蓱是也其麤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蓱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釋草又云蘩皤蒿孫炎曰白蒿也陸機疏曰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遊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蘩遊胡遊胡旁勃也許慎說文云薻水草從艸從水巢聲或作藻從澡毛詩傳曰藻聚藻也然則此草好聚生薀訓聚也故云薀藻聚藻也陸機疏云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又云扶風人謂之藻聚爲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煑熟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爲茹嘉美揚州人饑荒可以當穀食）筐筥錡釜之器。（方曰筐圓曰筥無足曰釜有足曰錡○筐丘方反筥九呂反錡其綺反筐筥皆器也）〔疏〕（注方曰至曰錡○正義曰此皆毛詩傳鄭箋之文也說文云筥飯牛筐也廣雅云錡釜也）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停水行潦流潦○潢音黃汙音烏潦音老）〔疏〕（注潢汙至流潦○正義曰停水謂水不流也行道也雨水謂之潦言道上聚流者也服虔云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汙行潦道路之水是也此水用爲飲食故引泂酌之篇藻雖潦水所生要此潦非生藻處也）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羞進也）〔疏〕（可薦至王公○正義曰上言鬼神此言王公是生王公也或以爲王公亦謂鬼神非生王公也此傳之意取詩爲言泂酌論天子之事是羞於王也采蘩云公侯之事是羞於公也言薦又言羞者鄭玄注庖人云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羞）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通言盟約彼此之情故言二國○焉於虔反約如字又於妙反）風有采蘩采蘋。（采蘩采蘋詩國風義取於不嫌薄物）雅有行葦泂酌。（詩大雅也行葦篇義取忠厚也泂酌篇義取雖行潦可以共祭祀也○葦于鬼反泂音迥共音恭○）〔疏〕（雅有行葦○正義曰采蘩采蘋泂酌上傳所言皆有彼篇之事其言未及行葦今言行葦者其意別取忠厚非以結上也）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爲用○行下孟反）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屬章欲反注同殤舒羊反舍音捨與如字一音餘）〔疏〕（武氏至葬也○正義曰蘇氏云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而立寡人○正義曰曲禮下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今與臣言亦云寡人則知其對臣民自稱同也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言不穀）

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也○沒本亦作歿同馮皮冰反本亦作憑）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不足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爲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子馮出居於鄭。（辟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命出於義也夫語助○夫音符注同）〔疏〕（命以義夫○正義曰義者宜也錯心方直動合事宜乃謂之爲義宣公之立穆公知穆公之賢必以義理不弃其子今穆公方卒命孔父以義事而立殤公是穆公命立殤公出於仁義之中故杜云命出於義也必知命以義夫謂穆公命立殤公者以杜注云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終傷咸宜之福明知殤公受穆公之命與殷湯武丁同有咸宜是知穆公命殤公是爲義也）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祿也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忿而出奔因鄭以求入終傷咸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也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稱商頌○頌似用反荷本又作何何可反又音何注同任音壬忿芳粉反稱尺證反傳直專反）〔疏〕（商頌至謂乎○正義曰此商頌之卒章言成湯武丁此二王受天之命皆得其宜故天之百種之祿於是乎荷負之[illegible]皆歸故得而荷負也今穆公立殤公亦得其宜故殤公亦荷其祿詩之意其是此事之謂乎○注詩頌至商頌○正義曰唐虞之代契爲司徒封於商十四世至湯王有天下遂以商爲代號後世有武丁者中興賢君時有作詩頌之者謂之商頌美湯與武丁能荷天祿今殤公亦荷天祿與詩義同故引以證之公羊傳言宋之禍宣公爲之尤其舍子立弟[illegible]有爭心以馮之爭爲宣公之過今此傳善宣公[illegible]若使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但公子馮不帥父義失其咸宜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止善宣公[illegible]馮自爭國非宣公之罪故善之傳言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則是父使之出注言忿而出奔者四年傳曰公子馮出奔鄭鄭

人欲納之又衛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是馮出奔鄭求入欲害宋國也父使居鄭欲以辟殤公爲乃因鄭欲以害殤公故據父言之則云使之出居據馮言之則云忿而出奔各從其實而爲之文也謚法短折不成曰殤布德執義曰穆○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既盟而過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無庚戌日誤○僨弗問反仆也）【疏】注既盟至日誤○正義曰釋言云僨僨也舍人曰背踣意也車踣而入濟是風吹之隊濟水非常之事故云傳記異也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釋例曰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案檢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既考校元由據當時所見載於釋例今一皆依杜雖與水經乖異亦不復根尋也庚戌無月而云十二月者以經盟于石門在十二月知此亦十二月也經書十二月下云癸未葬宋穆公計庚戌在癸未之前三十三日不得共在一月彼長歷推此年十二月甲子朔十一日有甲戌二十三日在丙戌不得有庚戌而月有癸未則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大子也此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疏】衛莊至莊姜○正義曰齊國侯爵譜云姜姓大公望之後其先四岳佐禹有功或封於呂或封於申故太公曰呂望也太公股肱周室成王封之於營丘今臨淄是也僖公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簡公四年獲麟之歲也簡公弟平公十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平公二十五年卒後二世七十年而田氏奪齊太公之後滅矣案齊世家莊公生僖公東宮得臣未知何公太子案史記十二年諸侯年表衛莊公之立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齊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然則莊姜必非齊僖公之女蓋是莊公之女僖公姊妹也得臣爲太子早死故僖公立也不言僖公姊妹而繫得臣者見其是適女也得臣爲太子云常處東宮者四時東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易象西北爲乾乾爲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爲長男故太子在東也

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荅終以無子國人憂之○爲音于僞反○）【疏】所爲賦碩人也○正義曰此賦謂自作詩也班固曰不歌而誦亦曰賦鄭玄云賦者或造篇或誦古然則賦有二義此與閔二年鄭人賦清人許穆夫人賦載馳皆初造篇也其餘言賦者則皆誦古詩也

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陳今陳國陳縣○嬀九危反）【疏】又娶于陳○正義曰陳國侯爵譜云嬀姓虞舜之後當周之興有虞遏父者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先聖之後以元女大姬妃遏父之子滿封於陳賜姓曰嬀號胡公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滑公二十一年獲麟之歲也二十四年楚滅陳此當桓公時二嬀蓋桓公姊妹也

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嬀陳姓也厲戴皆謚雖爲莊姜子然大子之位未定）【疏】注嬀陳至未定○正義曰謚法暴慢無親曰厲典禮無愆曰戴是皆謚也石碏言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請定州吁明大子之位未定衛世家言立完爲大子非也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幸也○吁況于反嬖必計反賤而得幸曰嬖）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碏衛大夫○好呼報反禁居鴆反一音金惡烏路反碏七略反）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言將立爲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爲禍○邪似嗟反下同泆音逸）【疏】弗納至過也○正義曰驕謂恃己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耆欲過度泆謂放恣無藝此四者之來從邪而起故服虔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是也劉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已身言爲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劉又難服云邪是何事能起四過若從邪起何須云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寵祿豈是邪事四者得從而來乎且言弗納於邪豈其緣驕以至於邪并先邪而後驕也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夫音扶發句之端後放此憾本又作感同胡暗反恨也五年同眕之忍反重也鮮息淺反少也）【疏】夫寵而至鮮矣○正義曰恃君寵愛未有不驕亦既驕矜必不能自降其心強降其心未有不恨亦既怨恨必不能自重其身釋言云眕重也言恨則思亂必不能自安自重也寵而必驕降而必憾言其勢必自然故言其能不然者少也驕而不能降憾而不能眕言其心難自抑故言其能然者少也鮮訓少以一鮮總四事言四事皆鮮也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妨音芳少詩照反長丁丈反間間廁之間下同比二反）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臣行君之義）【疏】賤妨至破義○正義曰賤妨貴謂位有貴賤少陵長謂年有長幼楚公子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是賤人而妨貴人也邾捷菑以弟而欲奪兄位是年少而陵年長也齊東郭偃棠無咎專崔氏之政而偪崔成崔彊是疏遠而間親戚也晉胥童夷羊五得君寵而去三郤是新臣而間舊臣也息侯伐鄭曹奸宋是小國而加大國也陳靈蔡景姦[illegible]無度是邪淫而破正義也妨謂有所害陵謂加尚之間謂居其間使彼疏遠也加亦加陵破謂破散淫義不爾立行惡則破善故言破也

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弒其君故傳先經以始事○去起呂反下同弒音試先悉薦反）【疏】去順效逆○正義曰州吁於逆則少陵長於順則弟不敬是去順效逆也六順六逆因事廣言非謂州吁徧犯之也○注老致至始事○正義曰禮七十而致事言還其所掌之事於君也傳之初始有此故言傳先經以始事餘不注從可知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無傳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杞音起牟亡侯反易以豉反）【疏】莒人至牟婁○正義曰譜云杞姒姓夏禹[illegible]求禹之後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淳于成公始見春[illegible]之歲也潛公弟哀公三年春秋之傳終矣[illegible]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杞檢杞於此[illegible]年有杞侯來朝莊二十七年有杞伯來朝[illegible]不書其卒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其謚乃[illegible]杞國定是何君當是成公之父祖耳牟婁[illegible]是以後常爲莒邑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illegible]秦人伐晉傳稱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三年[illegible]朝歌並書伐不書取此伐取兩書者彼告[illegible]並告故也昭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書伐[illegible]書伐不書取者元年兵未加莒而鄆逆服[illegible]年晉以取鄆討公故書伐不書取其伐國[illegible]從告也○注書取至婁鄉○正義曰襄十[illegible]取言易也知此書取亦言易也地理志云[illegible]杞國武王封禹之後東樓公是杞本都陳[illegible]云北海郡淳于縣應劭曰春秋州公如曹[illegible]如曹臣瓚云州國名淳于國之所都此淳[illegible]郡晉時屬東莞郡故齊併土地名云州國[illegible]以雍丘淳于雖郡別而竟連也桓五年傳[illegible]其國危遂不復六年春實來雖知其國必[illegible]襄二十九年晉帥諸侯城杞昭元年祁午[illegible]城淳于是知淳于即杞國之都也僖十四[illegible]遷杞不知從何而遷故云淳于公亡國杞[illegible]地僖十四年又從淳于而遷於緣陵襄二[illegible]而遷於淳于以無明文疑不敢質故言推[illegible]若然淳于爲杞所并定則不虛而遷都淳[illegible]上而遷緣陵亦可知矣而杜必言遷都淳[illegible]陵者以桓六年淳于公亡國襄二十九年[illegible]于始未是杞之所有又杞之所都故疑未[illegible]淳于也取國易者則直言取若取鄫取郭[illegible]加伐於上若其伐國取邑其邑既小不得[illegible]上不知得何國之邑是以雖易亦加伐文[illegible]邾取須句之類是也成二年取汶陽因乞[illegible]得邑既難而亦書取者因其伐齊晉使還[illegible]兵故書取從易也劉君或疑此意述云○[illegible]上言伐下言取者非易以規杜氏并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稱臣弒君臣之罪也例在[illegible]十七日有日而無月○弒[illegible]凡弒君之例皆放此可以意求不重音完音丸）【疏】注稱臣至無[illegible]年傳例曰凡[illegible]也稱臣臣之罪也注云稱君謂唯書君名[illegible]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illegible]此稱州吁之名稱臣弒君是臣之罪也言[illegible]爲賊也州吁實公子而不稱公子者傳文[illegible]辭不同史有詳略耳公子顯復非族而文[illegible]以否大有乖異故杜備言之釋例曰尋案[illegible]甚多參差而先儒皆以爲例欲託之於外[illegible]來者例不可合因以辟陋未賜族爲謚弒[illegible]州吁無知不稱公子公孫賈氏以爲弒君[illegible]案公子商人亦弒君取國而獨稱公子宋[illegible]

無君之心故去氏案傳自以先書弒君見義不在於氏也宋萬賈氏以爲未賜族案傳稱南宮長萬則爲已氏南宮不得爲未賜族也執殺大夫不書族者二事楚殺得臣與宜申賈氏皆以爲陋案楚殺大夫公子側大夫成熊之等六七人皆稱氏族無爲獨於此二人陋也欲以爲過例則有若此之錯欲以爲無義例則傳曰嘉之故不名書曰仲孫嘉之書曰崔氏非其罪翬溺帥師皆曰疾之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尊晉罪已之文所然著明以此推之知亦非仲尼所遺也斯蓋非史策舊法故無凡例當時諸國以意而赴其或自來聘使者辭有詳略仲尼脩春秋因采以示義義之所起則刊而定之不者即因而示之不皆刊正也故蔡人嘉赴而經從稱季傳曰蔡人嘉之書崔氏傳亦曰且告以族明皆從其本也書司馬華孫來盟亦無他比知非大例也然則揔而推之春秋之義諸侯之卿當以名氏備書於經其加貶損則直稱人若有褒異則或稱官或稱氏若內卿有貶則特稱名文不直言魯人故異於外也若無褒無貶傳所不發者則皆就舊文或未賜族或時有詳略也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弒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刊也是杜解州吁不稱公子之意杜知然者正以經之所書無常比例褒則或書官或書氏貶則或稱人或去族既無定例明非舊與仲尼有所起發則刊正舊史無所褒貶則因循故策仲尼改者傳辯其由傳所不言則知無義正是史官自有詳略故耳戊申在癸未之後二十五日更盈一周則八十五日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則此年二月不得有戊申雖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二月之日故長歷推此年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二十二日甲申不得有戊申也三月壬辰朔則十七日有戊申也此經上有二月下有夏得在三月之內不是字誤故云有日而無月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經有壬申公朝于王所有日而無月經有此類故知此亦同之凡如此者有十四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疏〕注遇者至清亭。○正義曰曲禮下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然則會者豫謀間地克期聚集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示威於衆各重其禮雖特會一國若二國以上皆稱會也遇者或未及會期或暫須相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然此時宋魯特會欲尋舊盟未及會期衛來告亂故二國相遇若三國簡禮亦曰遇故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是也曲禮稱未及期而相見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遇者倉卒簡儀若道路相逢遇者耳周禮諸侯冬見天子曰遇劉氏因此名以說春秋自與傳違案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易經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婦吁夫共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於理皆違是言春秋之遇與周禮冬遇異也草次猶造次造次倉卒皆迫促不暇之意○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公子翬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於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魯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爲異也翬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翬許歸反強其丈反去起呂反下同溺乃歷反）〔疏〕注他國至魯人。○正義曰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及齊侯伐我北鄙及我師敗績然魯事皆得稱我則已之卿佐被貶亦可稱我人所以不然者凡云我者皆上有他國之辭故對他稱我魯人出會他國上未有他國之文不可發首言我人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州吁弒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濮陳地水名○濮音卜）〔疏〕注州吁至水名。○正義曰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賞罰之柄不在天子弒君取國爲罪雖大若已列於諸侯會者則不復討也其有臣子殺之即與弒君無異未必禮法當然要其時俗如是宣公殺惡取國納賂於齊以請會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是其義也釋例又云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爲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定故諸殺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然杜前注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臣子殺之與弒君同則若未會諸侯臣子殺之不與弒君同似與釋例違者釋例所云諸弒不成君亦成君同義者即莊九年齊人殺無知及此年衛人殺州吁以其未會諸侯故不書爵猶不從兩下相殺之例故云亦與成君同義若既會諸侯則臣弒稱爵則文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是也曹伯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成十五年諸侯同盟于戚曹伯既列於會然後晉人執之十六年傳稱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即成君矣此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曹人之辭即是成例故云例在成十六年殺之於濮謂死於水旁也釋例土地名此濮下注云闕哀二十七年傳濮下注云濮自陳留酸棗縣受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彼濮與此名同實異故杜於此不言闕直云濮陳地水名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衆故不書入於衛變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疏〕注衛人至八年。○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此公子晉去衛居邢衛人逆而立之於法正當書入宜與齊小白同文傳言書曰衛人立晉衆也是仲尼善其得衆故改常例變文以示義也

傳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宿盟在元年）○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疏〕注謂二至之怨。○正義曰二年伐衛見經故以屬之未必往前更無怨也衛世家稱桓公十六年乃爲州吁所弒則隱之二年當桓之世服虔以先君爲莊公非也何則宣公烝夷姜生急子公納急子之妻生壽及朔朔能構兄壽能代死則是年皆長矣宣公以此年即位桓十二年卒終始二十年雖壽之死未知何歲急子之娶當在宣初若隱之二年莊公猶在豈於父在之時已得烝父妾生急子也史記雖多謬誤此當信然

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篡初患反復扶又反下文復伐同）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害謂宋公子馮）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言舉國之賦調○從才用反調徒弔反）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蔡今汝南上蔡縣）〔疏〕注蔡今至蔡縣。○正義曰蔡國侯爵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也武王封之於汝南上蔡爲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於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昭侯子成侯十年獲麟之歲也成侯子聲侯四年春秋之傳終矣聲侯十四年卒自聲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楚滅蔡地理志云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衆仲魯大夫）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縕益所以亂○棼扶云反亂也縕於云反）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疏〕阻兵而安忍。○正義曰阻恃諸國之兵以求勝而征伐不已安忍行虐事刑殺過度也

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戢莊立反）○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乞師不書非卿）公辭之。（從衆仲之言）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疏〕故書至疾之也。○正義曰案元年傳邾人鄭人盟于翼公子豫請往公不許遂行彼則不書又不加貶責此公子翬之行公亦不許而書於經又加貶責者公子豫公不許私竊而行翬則強求固請公事不獲已令其出會故以君命而書又加貶責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時鄭不車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碏也以州吁不安諸其父）石子曰。王覲爲可。〔疏〕王覲至可。○正義曰於王朝行覲禮此事是爲可也

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小已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覲其靳反見也朝直遙反後不出者皆放此褊必淺反一音必殄反耄毛報反）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請衛人自臨討之○涖音利又音類臨也）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

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子從弑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義滅親明小義則當兼子愛之○獳奴侯反惡烏路反與焉音預）○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公子晉也○邢音刑國名）【疏】（宣公即位○正義曰賊討乃立自繼前君故不待踰年也）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疏】（注書陳至魚臺○正義曰陳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為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其實觀魚而書陳魚者國君爵位尊重非蒐狩大事則不當親行公故遣陳魚而觀其捕獲主譏其陳故書陳魚以示非禮也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故知書棠譏遠地也）○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將卑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郕音成國名將子匠反）○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為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也公問羽數故書羽婦人無謚因姓以名宮○嫡丁歷反為別于偽反）【疏】（九月至六羽○正義曰三年之內木主特祀於寢宮廟初成木主遷入其中設祭以安神也祭則有樂故初獻六羽初始也往前用八今乃用六也獻者奏也奏進聲樂以娛神也六羽謂六行之人秉羽舞也○注成仲至名宮○正義曰考成釋詁文也言初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恒用知者案宣十五年初稅畝杜云遂以為常故云初杜於此不解初義明不與彼同故春秋之經有文同事異如此之類是也注以祭文不見故辨之云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以其與獻羽連文知考謂祭以成之非謂始築宮成也又解立宮之意惠公以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因即娶之雖不以為夫人有欲以為夫人之意禮諸侯不再娶於法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享祭之所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仲子以二年十二月薨四年十二月已再期矣喪畢即應入廟至此始成宮者仲子立廟本非正法喪服既終將為吉祭主無祭處始議立之故晚成也傳云始用六佾不書佾而書羽者以公問羽數故書羽也婦人法不當謚仲子無謚故因姓以名宮也立宮必書於策則非當所書善其復正故書之傳載衆仲之對而言公從之是其善之意也為書六羽故言考宮言其因考以獻羽也若不為羽當云立仲子之宮如立武宮煬宮然不須言考也禮雜記下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以廟則當釁寢則當考此廟言考者考是成就之義廟者鬼神所居祭祀以成之寢則生人所宅飲食以成之雜記注云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是也廟成釁之者尊而神之蓋木主未入之前已行釁禮也案雜記釁廟之禮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是釁廟之禮此言考宮獻羽自為主已入廟則祭以成之非釁禮與彼異也故公羊傳曰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是謂祭為考也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為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其意謂考即是釁也案雜記釁廟之禮止有雞羊既不用樂何由獻羽言將納仲子之主則是仍未入宮然則作樂獻羽敬事何神考仲子之宮唯當祭仲子耳又安得致五祀之神乎蘇氏云不稱夫人宮者桓宮僖宮不言公則仲子例不合稱夫人宮也不稱廟而言宮者於經例周公稱大廟羣公稱宮故仲子依例稱宮也若然案文十三年大室屋壞大廟稱室者謂大廟之室屋壞耳若傳文則大廟或稱宮即大宮之椽是也羣公或稱廟即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也）○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故序鄭上）【疏】（注邾主至鄭上○正義曰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春秋之時專行征伐以其不稟王命故以主兵為首雖小國主兵即序於大國之上欲見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為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注云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是微人主兵亦序國君之上史策之常法也）○螟。（無傳蟲食苗心者為災故書○螟亡丁反）【疏】（注蟲食至故書○正義曰釋蟲云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舍人曰食苗心者名螟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為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蟘也食其節者言其貪狠故曰賊也食其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為名郭璞曰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李巡孫炎以政致為名舍人郭璞以食處為名陸機疏云舊說螟蟘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然則螟非以蟲名以食苗之處為名耳）○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彄苦侯反）【疏】（注大夫至所及正義曰檀弓下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君親弔之而不書者弔喪問疾人道之常假有得失不足褒貶如此小事例皆不書葬若國家所營則亦不可不書大夫之葬皆臣子自為非公家所及事不關國無以得書葬也他國之君書葬者遣使往會須書君命故耳）○宋人伐鄭。圍長葛。（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謚也大事祀與戎○觀魚者本亦作漁者）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度待洛反一音如字亟欺冀反數也）【疏】（觀魚者○正義曰說文云漁捕魚也然則捕魚謂之漁天官𩵖人掌以時𩵖為梁凡𩵖者掌其政令是謂捕魚為魚魚者猶言獵者也○臧僖至敗也○正義曰凡物不足以為講大事者物謂事物旌旗車服之屬若其為教戰祭祀等大事故布設陳列則可如其細碎盤遊雖陳其物不堪足以講習大事止謂不為大事而陳此物故云不足以講大事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者材謂皮革齒牙之屬若其為飾器用故狩獵取材則可如其因遊宴戲樂所得之材不堪足以備飾器用止謂不為器用而取此材故云不足以備器用也人君一國之主在民之上當直己而行之以法敺民而納之於善故云人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言當為軌為物納民於其中也既言民歸軌物更解軌物之名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度量謂之為軌準度軌量即謂習戰治兵祭祀之屬是也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色采飾謂之為物章明物采即取材以飾軍國之器是也劉炫云捕魚獵獸其事相類此諫大意言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魚凡物者廣言諸物鳥獸魚鼈之類也材謂所有皮革毛羽之類也器謂車馬兵甲軍國所用之物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講習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備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親舉焉其意言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教戰陳獸之齒牙皮革足以充器用人君可以觀之捕魚不足以教戰若鱗甲不足以為器用人君不宜觀之人君以下云云同今若人君所行不得其軌舉動不順器服不當其物上下無章如是則謂之荒亂之政也亂政數行國家之所以禍敗也其意言魚非講事是不軌材不充用是不物今君觀魚是為亂國之政禍敗之本故不用使公行也事度軌量正謂順時狩獵以教習戎事也材章物采正謂取其皮革以修造器物也下云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以習威儀覆此講事也肉不登俎材不登器則公不射覆此章物也別言川澤之實非君所及指言不可觀魚辭有首引自相配成也○注臧僖至與戎○正義曰僖伯名彄字子臧世本云孝公之子即此冬書公子彄卒是也謚法小心畏忌曰僖是僖為謚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祖諸侯乃以王父之字為氏計僖伯之孫始得以臧為氏今於僖伯之上已加臧者蓋以僖伯是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成十三年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知大事祀與戎也必知兼祀者以下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故也劉炫云田獵止教戎而言祀者獵狩主以祭祀故并祀言之下注云俎祭宗廟器見此意也○注言器至所起○正義曰車馬旌旗衣服刀劍無不皆有法度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廣言之也器不當法用非其物則為不軌不物政不在君則亂敗之所起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蒐所求反索也獮息淺反說文作𤢪穀梁傳云春曰田秋曰蒐狩手又反索所百反孕以證反為苗于偽反）【疏】（注蒐索至擇也○正義曰爾雅釋天四時之獵名與此同說者皆如此注故杜依用之周禮大司馬職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其名亦與此同鄭玄解苗田與此小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孫炎亦然桓四年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三名既與禮異又復夏時不田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與禮異者良由微言既絕曲辨妄生上明親受聖師故獨與禮合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為之生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捴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案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雖名通義不通也故先儒皆依周禮左傳爾雅之文而為之說其名亦有意焉雖復春獵獲則取之不能擇取不孕夏獵所取無多不能為苗除害為因時異而變文耳謂之獵者蔡邕月令章句云獵者捷取之名也）皆於農隙

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隙去逆反）〔疏〕（注各隨時事之間○正義曰隙訓間也四仲之月自是常期就其月中簡選閒日雖則農月必有閒時故曰隨時事之間也仲冬農之最隙故大備禮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振之愼反整也復扶又反下同）〔疏〕（注雖四至衆也○正義曰雖每年常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一大習猶如四時常祀三年而復爲禘祭意相類也出曰治兵者以其初出始治其事也入曰振旅者以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訊是整理之義故振爲整也旅衆也釋詁文治兵振旅坐作進退其禮皆同所異者唯長幼先後耳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莊八年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是其禮同也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休云殺牲饗士卒鄭玄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其所見本異也此治兵振旅亦四時教之但於三年大習詳其文耳周禮春教振旅秋教治兵者四時教民各以其宜春即止兵收衆專心於農秋即繕甲厲兵將威不軌故異其文耳）

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數所主反注同械戶戒反）〔疏〕（注飲於至獲也○正義曰桓二年傳例曰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彼飲至在廟知此言飲至亦飲於廟也軍之資實唯有車徒器械則有所獲詩序車攻美宣王脩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故知數軍實者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說文云械器之揔名廣雅云器械謂鎧甲兜鍪也宣十二年傳言楚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襄二十四年傳曰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二注並云軍器不言車徒及所獲者彼無獵事故不言也）昭文章。（車服旌旗）〔疏〕（注車服旌旗○正義曰周禮巾車職曰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木路建大麾以田司服職曰凡兵事韋弁服凡甸冠弁服鄭玄云甸田獵也計田獵當乘木路服冠弁但三年治兵乃習兵大禮不宜乘田車服田服天子蓋乘革路服韋弁也在軍君臣同服公卿以下蓋亦乘兵車服兵服也其旌旗則尊卑異建治兵之禮爲辨旗物必不建大白大麾大司馬職曰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以獮田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然則治兵旌旗當如司馬職文也按司常職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計大閱治兵俱是教戰而旌旗之物所建不同者鄭玄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然則大閱所建尊卑之常治兵所建出軍之禮此三年治兵與秋教治兵其名既同建當不異故服虔解此亦引司馬職文明是旌旗所建用秋辨旗物之法案大司馬職教治兵王載大常所以巾車云大麾以田又云大白以即戎者先儒以爲王田春夏則大麾秋冬則大常旌旗所用雖如治兵之時然王若親軍則建大白）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辨如字又方免反別也行戶郎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少詩照反注皆同長丁丈反下注同）習威儀也。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鳥獸之肉一本作其肉俎莊呂反）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疏〕（鳥獸至於器○正義曰說文云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然則有毛爲皮去毛爲革周禮掌皮秋斂皮冬斂革以其小異故別時斂之散文則皮革通也頷上大齒謂之爲牙鳥翼長毛謂之爲羽齒牙毛羽各自小異故歷言之也登於俎謂升俎以共祭登於器謂在器以爲飾諸器之飾有用此材者○注俎祭宗廟器○正義曰饗燕之饌莫不用俎獨言宗廟器者明田獵取禽主爲祭祀若止共燕食則公亦不爲下注云法度之器其義亦然非法之器公亦不舉登訓爲升服虔以上登爲升下登爲成二登不容異訓且云不成於器爲不辭矣又器以此物爲飾寧復待之乃成也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薨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有魚爲俎實肉登於俎公則射之而以觀魚爲非禮者此言不登於俎者謂妄出遊獵雖取鳥獸元不爲祭祀不登於器亦謂盤遊元不爲取材以飾器物今公觀魚乃是遊戲故以非之然登俎登器之物雖君所親至於庶羞雜物細小之倫雖爲祭祀亦君不射禮水土之品籩豆之物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豈皆公親之也劉炫云此言田獵之時小鳥小獸則公不射雖講事而田尚不射小物況魚非講事不宜輒舉不謂登俎之物皆公所親射祭祀水土云云同）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射食亦反皁才早反輿音餘猥烏罪反）〔疏〕（若夫至及也○正義曰山林之實謂材木樵薪之類川澤之實謂菱芡魚鱉之屬此皆器用之所資須賤人之所守掌非人君所宜親及之也此雖意諫觀魚而廣言小事故注云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非諸侯所親也雜猥謂諸雜猥碎也資謂器之資財待此而備器之所用及所盛皆是也穀梁傳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與此同也若然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寢廟先薦寢廟彼禮天子親往此譏公者彼以時魚絜美取之以薦宗廟特重其事天子親行意在敬事鬼神非欲以爲戲樂隱公觀魚志在遊戲故譏之也）

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略揔攝巡行之名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行下孟反）〔疏〕（注孫辭至否矣○正義曰僖九年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又十六年傳曰謀鄫且東略也略者巡行之名也公曰吾將略地焉言欲案行邊竟是孫辭也若國竟之內不應譏公遠遊且言遠地明是他竟也釋例曰舊說棠魯地據傳公辭欲略地則非魯竟也釋例土地名棠在魯部內云本宋地蓋宋魯之界上也）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捕音步一音搏）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魯地竟故曰遠地○從才用反竟音境）〔疏〕（注矢亦陳也○正義曰釋詁云矢陳也）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莊伯成師子也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邢國在廣平襄國縣○沃烏毒反）〔疏〕（注曲沃至國縣○正義曰晉國侯爵譜云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後也成王滅唐而封之今大原晉陽縣是也燮父改之曰晉燮父孫成侯徙都曲沃今河東聞喜縣是也穆侯徙都絳鄂侯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定公三十一年獲麟之歲也出公八年而春秋之傳終矣出公十七年卒自出公以下五世八十二年而韓趙魏滅晉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志又曰趙國襄國縣故邢國然則於漢屬趙國於晉屬廣平）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也晉內相攻伐不告亂故不書傳具其事爲後晉事張本曲沃○及翼本末見桓二年隨晉地○傳具一本作傳見賢遍反）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傳明其非慢也）

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鄭人侵衛牧者於下事宜得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三年君氏卒其義亦同他皆倣此○牧州牧之牧徐音目）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今東郡燕縣○燕於賢反國名）〔疏〕（注南燕至燕縣○正義曰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故此注言南燕以別之世本燕國姑姓地理志東郡燕縣南燕國姑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唯莊二十燕仲父見傳耳）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城皐縣也一名虎牢○洩息列反曼音萬）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春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父音甫）〔疏〕（注郕國至郕鄉○正義曰史記管蔡世家稱郕叔武文王子武王之母弟後世無所見既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唯文十二年郕大子朱儒奔魯書曰郕伯來奔見於經傳則郕國伯爵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也）〔疏〕（注萬舞也○正義曰案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則萬與羽不同今傳云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是萬與羽爲一者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今杜直云萬舞也則萬是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劉炫云公羊傳曰萬者云云籥者云云羽者爲文萬者爲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公問羽數於衆仲。（問執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疏〕（注六六三十六人○正義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

（臧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説也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爲二佾之樂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矣彼傳見晉侯減樂之半以賜魏絳因歌鍾二肆遂言女樂二八爲下半樂張本耳非以二八爲二佾若二八即是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序其情○八音金鍾石磬絲琴瑟竹簫管土塤木柷敔匏笙革鼓也八方之風謂東方谷風東南淸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方融風匏白交反蹈徒報反）〔疏〕（夫舞至八風○正義曰舞爲樂主音逐舞節八音皆奏而舞曲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八方風氣寒暑不同樂能調陰陽和節氣八方風氣由舞而行故舞所以行八風也○注八音至其情○正義曰八音爲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周禮大師職文也鄭玄云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八風八方之風者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風體一也逐天氣隨八節而爲之立名耳調與融一風二名昭十八年傳曰是謂融風是其調融同也沈氏云案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鍾乾主立冬樂用柷敔此八方之音既有二説未知孰是故兩存焉更説制樂之本節音行風之意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使人用手以舞之用足以蹈之節其禮制使不荒淫次序人情使不蘊結也蟋蟀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是節其制也舜歌南風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慍兮是序其情也）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佾音逸僭子念反）〔疏〕（注魯唯至用六○正義曰襄十二年傳曰魯爲諸姬臨於周廟是魯立文王之廟也文王天子自然用八禮記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周公之廟用八也傳曰始用六佾則知以前用八何休云僭齊也下倣上之辭魯之僭以必有所因故本其僭之所由言由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他公之廟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公從其言於仲子之廟初獻六羽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謂仲子之廟用六佾他公則仍用八也至襄昭之時魯猶皆亦用八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八也此減從正禮尚書於經若更僭非禮無容不書自此之後不書僭用八佾知他廟僭而不改故杜自明其證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也）○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釋四年再見伐之恨○道音導本亦作導）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不以告也）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郛郭也東門役在四年○郛芳夫反下同）宋人使來告命。（告命策書）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忿公知而故問責窮公辭○使所吏反下同）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爲七年公伐邾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恨恨諫觀魚不聽）〔疏〕（注諸侯至不聽○正義曰詩伐木篇毛傳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覲禮載天子呼諸侯之稱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然則諸侯之國有大小之異大夫無地之大小明以年之長少爲異莊十四年傳稱鄭厲公謂原繁爲伯父禮記祭統稱衛莊公呼孔悝爲叔舅諸侯呼異姓大夫爲伯舅同姓大夫爲叔父者雖則無文明亦然矣僖伯者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惠公立四十六年而薨則子臧此時年非幼少呼曰叔父者是隱公之親叔父也此注自言臣之大法耳）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　隱三年盡五年

經三年

己巳日有食之　釋文食如字本或作蝕音同案詩日有食之漢書劉向傳引作日有蝕之是蝕與食通

或有頻交而食者　各本作頻此本誤三今訂正

令月來及日　宋本令作今不誤

是過半校二十九分也　閩本校誤較

知其不可知也　宋本下知字重是也

或有頻交而食者　各本作頻此本誤雖今訂正

襄二十二年　宋本下二作一不誤

食無常月　各本作食此本誤本今訂正

當陽量之月　閩本監本毛本量作長宋本作盛是也

故有伐鼓用幣之事　各本作用此本誤周今訂正

其日食例　各本作日此本誤衣今訂正

厤紀全差　宋本作全廢

會稽都尉劉洪　此本實闕劉字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漸益詳密　宋本詳作徵

故漢朝以來　閩本監本毛本朝作興宋本作初

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　浦鏜正誤皆下增以爲二字

不可謂之錯誤世考之厤術　監本毛本世作也

則自有頻食之理　宋本自作日不誤

言日不言朔　各本作朔此本誤明今訂正

食晦夜也　浦鏜云食晦夜三字本作夜食

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也　岳本懲下有創字與正義合

典禮下曰　宋本典作曲是也

無葬者皆顯言其謚　閩本監本毛本無作凡字按此說杜注之例無字是也

明日月闕否　各本作闕此本誤開今訂正

且虛實相生　段玉裁按作實虛相生

隨而長之　監本毛本長作表非

言其與己異氏也　閩本監本毛本異氏誤倒

魯不共奉王喪　各本作共此本誤其今訂正釋文云共本又作供

注武氏至釋名　各本名作也下有○此本誤脫

故來赴以名　岳本脫來字

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淳熙本濟誤齊

癸未葬宋穆公　史記鄭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作繆公禮記喪服小記序以昭繆鄭氏注繆讀爲穆聲之誤也陳樹華云凡謚法曰穆者史漢多作繆蓋古字假借也

曰寡君不祿　閩本監本毛本君作人非也

則不曰薨　閩本則作故

傳三年

不赴於諸侯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於作于下哭于祔于毛本並改於纂圖本作祔于

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宋本墓誤基淳熙本作暮亦非）

今聲子三禮皆闕（宋本子作君案正義作子監本此處模糊重脩監本誤于）

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宋本墓誤基）

反日中而虞（閩本監本毛本反作及）

唯卒葬兩事而已（監本毛本兩作故）

必有闕一事則變一文（宋本一事作二事）

故不稱夫人（閩本監本毛本故作則）

初死乃赴（宋本監本毛本乃作即）

順記之先後爲文也（宋本監本毛本記作經不誤○今依訂正）

課行一事則其此三文（宋本亦作課閩本監本毛本作果下同其各本作具是也○補其今改具）

定姒之傳（浦鏜云姒氏誤定姒）

不須辟孟子也（毛本孟作仲不誤○今依訂正）

則尊得加於臣子（宋本得作德誤）

亦仕王朝（宋本仕作任非）

王欲分政於虢（毛本於作于非）

鄭公子忽爲質於周（說文注引春秋傳曰鄭大子曶案曶與忽古今字論語仲忽漢書古今人表作仲曶）

麥禾皆未熟（宋本熟作孰疏同陳樹華引博雅音云憲案說文解字从丮𦎫即孰字也與孰誰之孰無異唯玉篇孰字加火未知所出）

苟有明信（詩采蘩正義引作明德）

澗谿沼沚之毛（釋文沚作畤云本又作沚疏云沚與畤音義同）

蘋蘩薀藻之菜（詩采蘋正義引作蘊藻文選蜀都賦注引同宋張有復古篇以蘊爲薀之俗體）

蘋藻言菜之薄（山井鼎云蘋作蘊）

然則谿亦山間有水之名（宋本無則字是也）

小渚曰沚（陳樹華云南宋本渚作陼按今本爾雅作陼釋文云陼字又作渚）

周禮宅不毛謂宅內無草木也（閩本草木作莽水非）

陸機毛詩義疏（宋本毛本機作璣按嘉定錢大昕云古書機與璣通馬鄭尚書璿璣字皆作機隋書經籍志烏程令吳郡陸機本從木旁元恪與士衡同時又同姓名古人不以爲嫌也自李濟翁資暇集强作解事謂元恪名當從玉旁晁公武讀書志承其說以或題陸機者爲非自後經史刊本遇元恪名輒改從玉旁予謂考古者但當知艸木疏爲元恪撰非士衡撰若其名則皆從木而士衡名字與尚書相應果欲依今本尚書何不改士衡名邪）

可糝蒸爲茹（宋本蒸作烝是也下同）

說文曰藻水草從月從水巢聲（宋本同諸本藻作薻案說文藻云或从澡月字宋本作廿是也）

或作藻從藻（宋本閩本從藻作從澡是）

莖大如著（宋本著作箸是也）

煑熟挼去腥氣（宋本熟作孰）

負曰筥（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負作圓釋文同案詩召南采蘋傳作圓曰筥說文篆字注云圜曰篆圜與圓通篆即筥字義與毛傳同也）

注方曰至曰錡下（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昭忠信也注下）

此皆毛詩傳鄭箋之文也（宋本作詩毛傳不誤浦鏜正誤云鄭箋之三字衍文）

潢汙停水（岳本作渟水案渟通作停）

注潢汙至流潦（閩本汙誤音）

故言二國（宋本言作云）

采蘩采蘋（淳熙本蘩誤蘋）

洞酌上傳所言皆有彼篇之事（補此本上傳誤主薄彼誤反今依各本訂正）

雖薄物皆可爲用（纂圖本毛本可爲誤倒）

武氏子來賻（毛本賻誤則）

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毛本誤倒作即宣公子）

若弃德不讓（閩本監本毛本弃作棄石經避唐太宗諱作弃）

使公子馮出居於鄭（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毛本於作于是也）

辟殤公也（淳熙本公也誤作八月）

公子馮不帥父義（毛本帥誤出）

百祿是荷（宋本荷作何注同釋文亦作何云本又作荷案詩作何字作何字則與說文字義合凡作荷者皆字之假借也）

言成湯武丁（宋本成作殷是也）

今穆公示殤公亦得其宜（宋本示作立是也）

爲宣公之禍（宋本禍作過是也○今依訂正）

是風吹之隊濟水（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隊作墜）

溢爲榮（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榮作滎亦非案當作熒周禮職方氏注引作泆爲熒也今熒作滎衛包所改）

癸未之前三十三日（毛本三十作二十非也）

此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案此字衍文諸本所無）

案史記十二年諸侯年表（宋本無上年字是也毛本記誤計）

或可據知象（宋本監本毛本知作易不誤考文作見）

故太子在東也（宋本東下有宮字）

又娶于陳（宋本以下正義二節在莊姜以爲已子注後）

魯隱公之立年也（宋本立作元是也○今依訂正）

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監本毛本娣字誤作姊已子石經岳本作己子是也）

石碏諫曰（漢石經公羊殘碑碏從足作踖）

淫謂耆欲過度（宋本耆作嗜正字耆假借字）

邪是何事能起四過（毛本作四禍非也）

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釋文憾本又作感說文云感動人心也俗加立心說文所無陳樹華云釋文以憾爲正反以感爲一作之字）

經四年

武王克殷求禹之後（按釋例作武王克紂求禹後）

自哀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杞（按釋例杞作之）

應劭曰（宋本劭作邵下並同按邵高也應字仲遠高遠義相近改作劭非也）

淳于國之所都（浦鏜正誤于下有公字）

六年春寔來雖知其國必滅（宋本寔作實）

疑似并之（宋本監本毛本疑作杞是也）

若然淳于爲杞所并（宋本若作雖）

若取邿取鄟之類是也（宋本邿作郜是也○今依訂正）

上言伐下言取者（宋本監本毛本下誤不）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毛本戊申誤庚戌釋文弒本又作殺同音試陳樹華云弒殺二字經傳互出凡釋文作殺分注中無本又作弒之文而石經及諸刻本並作弒各本注同獨與釋文異者要是傳本不同陸氏未載及一作某字耳舉此可以例推今皆仍其舊但爲標出不更改從釋文凡適嫡禦御等字放此段玉裁曰凡殺其事曰殺）

（正其罪名曰弑弑者聖人正名定罪之書法而三傳紀事多用殺字後人轉寫經傳多致淆亂宜以此義求之）

戊申三月十七日（宋本三月上有在字）

注云稱君（毛本注作杜非）

言衆所共絶也（毛本言作君非）

而文當族處春秋書族以否（閩本處作據以作與）

釋例曰（閩本例誤案）

楚殺得臣與宜申賈氏皆以爲陋（毛本宜作夷非）

未必是二月之日（閩本監本毛本二作一誤）

二月壬辰朔（宋本二作三不誤○今依訂正）

經有比類故知此亦同之（閩本監本毛本比作此非）

諸侯未及期（毛本及誤必）

克期聚集（浦鏜正誤克作剋）

此婦呼夫共朝（重脩監本呼作乎非也）

魯之卿佐（岳本魯作國連上文而已爲句案岳本是也他本已誤巳）

宋鄭伯使宛來歸祊（重脩監本宋誤裳宛毛本作完亦非）

則己之事佐被貶（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事作卿）

魯人出會他國（此本人出會他國五字模糊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人出作之盟非也）

不可發首言我人故也（閩本監本毛本首作例）

不在天子弑君取國（閩本監本毛本弑作殺）

即君臣之分定（宋本監本毛本分下有已字）

亦成君同義者（宋本監本毛本亦下有與字）

至高平鉅野縣入濟彼濮與此名同實異（毛本脫彼濮二字）

傳四年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宋公作宋人非）

終始二十矣（宋本十下有年字是也）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陳樹華云文選西征賦注引杜注阻恃也又辨亡論引傳文并注同）

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淳熙本脫民殘二字）

阻兵而安忍（宋本此節正義在必不免矣之下）

阻恃諸國之兵以求勝（宋本作阻訓恃也恃兵以求勝考文同）

弗戢將自焚也（石經宋本岳本閩本戢作戢案說文五經文字戢在戈部）

故書至疾之也（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時鄭不車戰之下）

公子不許（宋本監本毛本子作亦是也○今依訂正）

以州吁不安諸其父（淳熙本諸作誌）

王覲爲可（宋本此節正義在其是之謂乎注下）

老夫耄矣（釋文耄作耄石經初刻作耄改亦作耄字按耄者𦒾省也）

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石經宋本淳熙本于作於）

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石經初刻脫其字自其宰至曰石字一行計十五字皆重刊）

明小義則常兼子愛之（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常作當是也）

宣公即位（宋本此節正義在衆也之下）

經五年

公矢魚于棠（史記作觀漁于棠漢書五行志亦作漁此古字假借也說文有魚無漁）

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史記正義引杜注唐作棠魚作漁釋例亦云唐即棠本宋地）

其實觀魚而書陳魚者（此本作貴閩本監本毛本作責亦非宋本作實是也今從宋本）

故書羽（淳熙本羽作與非）

杜於此不解初義（閩本監本毛本杜作庋誤）

婦人法不當諡（毛本婦作非誤）

羽則非當所書（閩本監本毛本當所誤倒）

宗人視之（案禮雜記宗人視之今監本禮記譌作祝非也宋本注疏不誤此疏作視是也）

血流于前（監本毛本血流誤倒）

食其節者言其貪狼故曰賊也（毛本狼作狠非案詩正義引李巡云作食禾節者下其根亦作禾根）

大夫書卒不書葬（閩本監本毛本脫下書字）

弔喪問疾人道之常（宋本道作君）

傳五年

臧僖伯諫曰（漢書五行志僖作釐古今人表亦作釐案僖與釐通）

僖諡也（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僖誤伯）

亂敗之所起（纂圖本毛本敗作政非也）

觀魚者（宋本以下正義十四節揔入且言遠地也注下）

正義曰說文云漁捕魚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漁作魚）

即取財以飾軍國之器是也（毛本取誤此）

秋獮冬狩（釋文云獮說文作𤢾）

曲辨妄生（宋本辨作辯）

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案困學紀聞云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誤）

因穀梁之文爲之生說（毛本生誤主）

擇其懷任者也（浦鏜正誤其疑去盧文弨挍本作擇去其懷任者也）

整衆而還（纂圖本毛本整作振非）

三年而復爲禘祭（監本禘誤諦）

軍之資實唯有車徒器械（閩本監本毛本唯作雖非也）

說文云械器之揔名（毛本械器誤倒）

二注並云軍器（宋本監本毛本器作實）

不言車徒（宋本不上有軍器二字）

軍吏諸軍帥也（監本毛本帥作師案唐人帥多作師既又譌師）

衆屬軍吏（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吏作吏）

王建大常（閩本監本毛本王誤如）

道車載旞（閩本監本毛本車作居旞作旞並誤）

凡頒旗物（閩本監本毛本物作所非也）

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閩本監本毛本次軍字誤作師）

等列行伍（淳熙本伍作任非也）

以其小異（閩本監本毛本小作少非）

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薧（監本毛本其誤共）

小鳥小獸（浦鏜正誤鳥作禽）

則公不射（何焯挍本公改君非）

川澤之實謂蔆芡魚蟹之屬（毛本蔆作菱案蔆通作菱）
彼以時魚絜美（閩本監本毛本絜作潔○按今人用潔漢注唐石宋槧皆用絜近人則盡加水旁非也）
僖九年傳曰（毛本九誤元）
謀鄫且東略也（閩本監本毛本鄫誤鄶）
若國竟之內（閩本監本毛本竟作境俗字）
釋詁云（閩本監本毛本云作文非也）
僖伯稱疾不從（顧炎武云石經疾誤作侯案石經此處闕顧炎武所據乃謬刻也）
注曲沃至國縣（宋本此節正義在注隨晉地之下）
燮父改之曰晉燮父孫成侯（閩本監本毛本燮改爕）
注南燕至燕縣（宋本此節正義在不可以師句下）
唯莊二十年燕仲父見傳耳（閩本監本亦脫年字據宋本毛本補）
北制鄭邑（毛本北誤此考文云此作北足利本同案北字亦誤）
敗燕師于北制（毛本北制誤倒）
而立哀侯于翼（宋本脫于翼二字）
注萬舞也（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公從之節注下）
節其制而序其淸（宋本淳熙本足利本序作敘）
離音絲（宋本離作离下同）
使不蘊結也（閩本監本毛本蘊作藴）
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唯作惟下唯在同）
詳問衆仲因明大典（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重衆仲二字是也）
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淳熙本庭作是唯誤雖）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閩本監本毛本下誤子）
他公之廟（毛本他誤也）
公則仍用八也（閩本監本毛本仍作因）
注諸侯至不聽（宋本此節正義在注加命服之等之下）
是隱公之親叔父也（閩本監本毛本親作稱非）
此注自言臣之大法耳（宋本監本毛本言下有呼字）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隱六年盡十一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和而不盟曰平。○渝羊朱反變也）【疏】注和而不盟曰平○正義曰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載其盟辭昭七年燕暨齊平傳稱盟于濡上似平皆有盟而云不盟者平實解怨和好之辭非要盟也彼自既平之後別爲盟耳此與定十年及齊平皆傳無盟事定十一年及鄭平丁乃云叔還如鄭涖盟平後乃盟知平非盟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艾五蓋反）○秋。七月。（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皆放此）【疏】注雖無至放此○正義曰公羊傳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此注用公羊爲說釋例曰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厤數也○冬。宋人取長葛。（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易以豉反傳同）【疏】注秋取至易也○正義曰經書冬傳言秋上明爲傳例不虛舉經文獨以秋言此事明是以秋取冬乃告也冬告者告言冬始取耳故書之於冬若其使以冬至告言秋取亦當追書於秋八年傳曰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秋成冬告書之於秋明此以冬取告故書於冬也賈服以爲長葛不繫鄭者剌不能撫有其邑凡邑爲他國所取皆是不能撫有之何故於此獨爲惡鄭故杜以爲上有伐鄭圍長葛則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既言秋取取實在秋因其經文在冬遂言冬乘無備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知此乘其無備而取之也杜知長葛不繫鄭非大都以名通者以前年云伐鄭圍長葛長葛之文繫於鄭故也劉炫以大都通名而規杜氏非也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渝變也公之爲公子戰於狐壤爲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壤如掌反使所吏反）【疏】傳注渝變至更成○正義曰渝變也釋言文變平者變更前惡而復爲和好變即更之義成則平之訓故傳解渝平謂之更成自狐壤以來與鄭不和今日復和故曰更成言更復狐壤以前之好也服虔云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案傳公賂尹氏而與之逃歸非鄭所釋安得釋而結平也○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翼晉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爲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爲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晉大夫○頃音傾長丁丈反下文及注同）【疏】注翼晉至大夫○正義曰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者謂周成王滅唐始封唐叔以懷氏一姓九族及是先代五官之長子孫賜之言五官之長者謂於殷時爲五行官長今褒寵唐叔故以其家族賜之耳今云頃父之子嘉父者以頃父舊居職位名號章顯嘉父新爲大夫未甚著見故繫之於父諸繫父爲文者義皆同此也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鄂晉別邑諸地名疑者皆言有以示不審闕者不復記其闕他皆放此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於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鄂五各反不復扶又反下同）【疏】注諸地至放此○正義曰杜言不復記其闕者謂但言某邑而已不云闕若鄂直云晉別邑及翼侯奔隨注云隨晉地鄭人侵衛牧注云牧衛邑如此之類皆不言闕是也若不知何國之地者則言闕若虞公出奔共池公孫嬰齊卒于貍脤並注云闕是也亦有雖知某國之地注亦云闕則隱十一年蘇忿生十二邑注陘云闕者以餘邑皆知所在唯此獨闕故也○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弃惡結好故言始平于齊○好呼報反）○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成猶平也）【疏】五月庚申○正義曰案經盟于艾亦在五月傳略不言月庚申之日須月以統之故別言五月他皆放此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五父陳公子佗○佗徒何反人名皆同○）陳侯曰。宋衛實難。（可畏難也○難乃且反注同）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從隨也○悛七全反）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商書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燎力召反又力弔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近附近之近）其猶可撲滅。（言不可撲滅○撲普卜反）周任有言。（周任周大夫○任音壬）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也○去起呂反芟所銜反說文作癹匹末反云以足蹋夷草蘊紆紛反信如字一音申）○秋。宋人取長葛。○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於經也雖非王命而公共以稱命已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之賢○爲于僞反糴直厤反見賢遍反○）【疏】注告饑至之賢○正義曰王使至魯皆應書經此獨不書故解之以人情恕之不得自不輸粟空告他人故知己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定五年歸粟于蔡尚書於經此不書者魯以往歲螟災故己國饑困所輸不多宋鄭輸粟不復告魯故皆不書此事無經而發故解傳意見隱之賢諸無經之傳皆意有所見悉皆放此○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桓公周公黑肩也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焉依如字或於虔反非雍於用反左音佐右音祐又並如字）【疏】注周桓至焉依○正義曰桓公是周公黑肩事見桓十八年傳也幽王娶申女爲后生大子宜臼後得褒姒嬖之生子伯服廢申后逐大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大子宜臼奔

（申申侯乃與犬戎共攻幽王殺幽王於驪山之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以西都偪戎晉文侯鄭武公夾輔平王東遷洛邑毛詩尚書國語史記皆略有其事）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蔇至也○蔇其器反）況不禮焉。鄭不來矣。（爲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無傳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嫡本又作適同丁歷反）【疏】（注叔姬至故書○正義曰女嫁於他國皆有姪娣與適俱行則所尊在適書適不書姪娣叔姬待年之女年滿特行故書其歸魯女嫁於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娣尊與卿同其書固是常例賈云書之者刺紀貴叔姬傳無其事是妄說也）○滕侯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沛音貝）【疏】（注滕侯卒○正義曰譜云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丘縣是也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世本云齊景公亡滕案齊景之卒在滕隱之前世本言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爲君而云齊景亡滕爲謬何甚服虔昭四年注亦云齊景亡滕是不考校而謬言之地理志云沛郡公丘縣故滕國也周文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夏。城中丘。（城例在莊二十九年中丘在瑯邪臨沂縣東北○瑯音郎沂魚依反）○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例在襄九年）【疏】（注諸聘至九年○正義曰聘禮使者執圭以致命束帛加璧以致享鄭玄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是執玉帛以相存問也玉人職云瑑圭璋璧琮八寸以覜聘注云八寸者據上公之臣案聘禮圭以聘君璋以聘夫人既聘之後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又鄭玄注小行人云使卿大夫覜聘降其君瑞一等則侯伯之臣圭璋璧琮皆六寸子男之臣皆四寸又小行人云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注云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餘諸侯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子男享大國之君琥以繡享大國夫人璜以黼是玉帛之文也）○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音恭凡字本作汎音凡）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戎鳴鍾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強虣不書凡伯敗者單使無衆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使所吏反下同見賢遍反虣蒲報反陳直覲反）【疏】（注戎鳴至西南○正義曰傳例有鍾鼓曰伐此既言伐知其鳴鍾鼓也杜意言以歸者以彼隨己而已非囚執之辭故云但言以歸非執也杜必知以歸非執者穀梁傳云以歸猶愈乎執也又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若以歸是執何須別起執文明直言以歸者非執也至如定四年以沈子嘉歸經云殺之哀七年以邾子益來傳云囚諸負瑕既有囚殺之文容或是執若直言以歸無囚殺之事者則非執者也春秋有文同事異此即其類也劉君引沈子邾子云以歸者皆執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同盟）告終。嗣也。以繼好息民。（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忘故曰繼好好同則和親故曰息民○好呼報反注同）謂之禮經。（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策明禮經皆當書於策仲尼脩春秋皆承策爲經丘明之傳博采衆記故始開凡例特顯此二句他皆放此）【疏】（凡諸至禮經○正義曰諸侯者公侯伯子男五等之摠號侯訓君也五等之主雖爵命小異而俱是國君故摠稱諸侯也諸發凡者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丘明采合舊語以發明史例雖意是舊典而辭出丘明非全寫舊語同盟稱名薨則赴以名是周公之舊典其告終稱嗣以下乃是解釋赴意非舊語也僖二十三年又發例曰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直言赴名是禮不言繼好是禮繼好息民是禮之大意非禮之實明是丘明言此以解赴名之意彼云禮也此云謂之禮經其事一也言謂此赴名爲禮之常法丘明之意言周公謂之然也謂之禮經雖指此一事諸發凡者莫不盡然以此爲例之初故特言之○注此言至放此○正義曰凡例是周公所制其來亦無所出以傳言謂之禮經則是先聖謂之非丘明自謂之也史之書策必有舊法一代大典周公所制故知凡例亦是周公所制此言凡例則云謂之禮經不言凡例則云不書於策以此明所謂禮經皆當書策從傳之首至此始開凡例故特顯此二句謂禮者謂之禮經是一句與不書于策爲二句也然則九年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不以爲始而遠取十一年云始開凡例者以九年唯記當國雨雪之事史策舊文非是赴告國家大事之例）○夏。城中丘。書不時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公拒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爲宋討○爲宋于僞反注爲宋同援于眷反復扶又反）○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疏】（注朝而至卿寺正義曰朝於天子獻國之所有亦發陳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如今者如晉時諸州年終遣會計之吏獻物於天子因令以物詣公府卿寺然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風俗通曰府聚也公卿牧守府道德之所聚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也寺司也庭有法度令官所止皆曰寺釋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傳言凡伯所以見伐）○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涖臨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志不在於歃血○歃色洽反歃血也如忘亡亮反服虔云如而也）【疏】（歃如忘○正義曰歃謂口含血也當歃血之時如似遺忘物然故注云志不在於歃血也服虔云如而也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盟載之辭在於簡策祝史讀以告神非歃者自誦之何言忘載辭也且忘否在心五父終不自言已忘洩伯安知其忘而譏之）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洩伯鄭洩駕○洩息列反）鄭良佐如陳涖盟。（良佐鄭大夫）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治故摠言之也皆爲桓五年六年陳亂蔡人殺陳佗傳○治直吏反）○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以忽爲王寵故○妻七計反）鄭伯許之。乃成昏。（爲鄭忽失齊昏援以至出奔傳○爲鄭于僞反）

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句古侯反）○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瑯邪費縣東南○宛於阮反祊必彭反費音祕）【疏】（注宛鄭至東南○正義曰內卿貶則去族外卿貶則稱人外無去族之理今宛無族傳無譏文故知未賜族也傳言鄭釋泰山之祀使來歸祊知祊是鄭祀泰山之邑鄭以桓公之故受邑泰山之下天子祭泰山必從往助祭使共湯沐焉故公羊謂之湯沐之邑既有此邑因立別廟劉炫云言祀泰山之邑者謂泰山之旁有此邑邑內有鄭宗廟之祀蓋祀桓武之神）庚寅。我入祊。（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無傳襄六年傳曰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諸侯同盟稱名者非唯見在位二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見賢遍反好呼報反）【疏】（注襄六至以名○正義曰同盟赴名自有成例而引杞桓公者蔡自春秋以來未與魯盟疑與惠公同盟故引杞桓爲例杞桓與成公同盟而以名赴襄公傳曰同盟故也則與其父盟得以名赴其子故疑蔡與惠盟故以名赴隱也同盟稱名則兩君相知君既知之則國內皆知故彼父雖薨得以名赴彼子以此名嘗與彼父對稱故也若父與彼盟彼君雖在此子不得以其名赴以此名未與彼君對稱故也）辛亥。宿男卒。（無傳元年宋魯大夫盟于宿宿與盟也晉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啓神明故薨皆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上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故○宿與音預下不與同禱丁老反或丁報反）【疏】（注元年至備故○正義曰於例盟以國地則不地主與之元年盟于宿知宿與盟也魯宋俱是微人宿君必親與知宿亦大夫也盟禱雖異俱是告神荀偃之禱先稱君名知大夫聚盟亦各稱君名臣盟既稱君名則君薨得以名赴宿君之卒宜以名赴魯今宿男不名自不以名赴非法不得也故引僖二十三年傳例以明之言其赴不以名雖知亦不得書也諸君不親盟而以名赴魯注云大夫盟於某者義皆出此衞蒯聵雖杜云周人以諱事神臣子何得以君之名告神又荀偃禱河一時之事耳非正禮也何得知大夫盟先稱君名乎杜必爲此解者以諱事神謂諱神之名以事其神若祭祖而諱祖之類山川之神尊於諸侯故尚書武成告名山川云有道周王發則荀偃禱河自稱君名於理何怪杜云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若七年滕侯卒傳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及桓二年公至自唐凡公行告于宗廟是或發於始事也宣四年凡弑君稱君及僖二十六年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是或發於後也云因宜有所異同者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君嫌歸生無罪及宣五年高固來逆叔姬嫌見

偏成昏故傳因以明之是也云亦或丘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者但杜又自疑以爲諸例皆應從始事而發在後者以記注周公舊凡不繫於始事繫於後事丘明作傳因記注所繫遂以發之如杜此言則周公舊凡於記注之文散在諸事丘明作傳因記注之文發例故或先或後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瓦屋周地）〔疏〕注齊侯至周地○正義曰春秋之例國以大小爲序外傳鄭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此齊侯即僖公也此盟平宋衛也齊爲會主則齊宜在上今宋在齊上故特解之由宋敬齊侯與衛先遇故齊侯尊宋使爲會主瓦屋既闕知是周地者以其會于溫盟于瓦屋會盟不得相遠溫是周地知瓦屋亦周地也

○八月。葬蔡宣公。（無傳三月而葬速）○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例在僖二十九年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邳蒲悲反間如字）〔疏〕注莒人至來間○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公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卿盟于翟泉沒公不言貶卿稱人直言會某人某人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莒人乃對會公侯故解之莒是小國卿當稱人非貶辭也微者不嫌能敵公侯故直稱公也

○螟。（無傳爲災）○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斂力驗反）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宋敬齊命）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犬丘垂也地有兩名）〔疏〕注犬丘至兩名○正義曰地有兩名新舊改易者傳則言實以明之若二名俱存者傳則錯經以見之此犬丘與垂兩名俱存故傳不言實釋例曰若一地二名當時並存則直兩文互見畢壞犬丘時來之屬是也猶卿大夫名氏互見非例也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泰山如字東岳能復扶又反守手又反近附近之近下同又如字欲爲于僞反下爲魯同）〔疏〕注成王至之田○正義曰成王營邑於洛以爲居土之中貢賦路均將於洛邑受朝許田近於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詩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是周公得許田也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是許田爲魯朝宿之邑鄭請易許田而求祀周公故知後世因在許田之中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以周宣王之母弟故於泰山之下亦受祊田以爲湯沐之邑祊邑內亦有鄭先君別廟此時周室既衰王不巡守以天子不復巡守則泰山之祀既廢祊無所用故欲以祊易許田近鄭祊田近魯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魯以許田奉周公之祀易其田則廢其祀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慮將不許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言鄭得許田周公之祀不絕也云已廢泰山之祀者謂天子不復巡守鄭家已廢此助祭泰山祭祀之事無所祭祀故欲爲魯祀周公其實廢來已久今始云已廢者欲爲魯祀周公故云已廢耳方便遜辭以求於魯也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閻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遠故兩皆有之禮記王制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爲朝王從王巡守主爲助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異義左氏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公羊說以爲諸侯皆有朝宿湯沐之邑許愼以公羊爲非則杜意亦從許愼也公羊爲非則杜意亦從許愼也公羊傳曰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杜言近許之田是用公羊爲說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以許爲名劉君更無所馮直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爲許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周人於此遂畀之政○畀必二反）○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鍼其廉反誣亡符反共音恭本亦作恭）〔疏〕注鍼子至後祖○正義曰先配後祖多有異說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案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禹娶塗山四日即去而有啓生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鄭衆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案昏禮婦既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玄以祖爲軷道之祭也先爲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案傳既言入于鄭乃云先配而後祖寧是未去之事也君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也此三說皆滯故杜引楚公子圍告廟之事言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此時忽父見在計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譏忽者楚公子圍亦人臣矣而自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稟君之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爲配匹而後告祖見其告祖方始譏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爲忽娶妻先逆而後告廟鍼子見而譏之公子圍告廟者專權自由耳非正也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會溫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平宋衛二國忿鄭之謀鄭不與盟故不書○與音預）○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言鄭伯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齊稱人略從國辭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背音佩）〔疏〕注言鄭至丙戌○正義曰庚午之後十六日而有丙戌二十一日而有辛卯七月有庚午九月有辛卯其間不容一月是八月不得有丙戌更遲一周則丙戌去庚午七十七日八月亦不得有丙戌是明丙戌爲日誤長厤推七月丁卯朔四日庚午至二十日是丙戌九月丙寅朔二十六日辛卯其月二十一日是丙戌八月小丁酉朔十日丙午二十日丙辰二日戊戌十四日庚戌二十六日壬戌未知丙戌二字孰爲誤也不直云日誤而檢上下者因傳明文故顯言之他皆放此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于密爲魯故今公尋之故曰以成紀好○好呼報反下同）○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齊侯冬來告稱秋和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鳩集也）○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德以爲諸侯）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汭如銳反）〔疏〕注因其至嬀姓○正義曰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居于嬀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武王克殷得嬀滿封之於陳是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也案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始姓嬀耳史記以爲胡公之前已姓嬀非也

胙之土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胙才故反報也）〔疏〕注報之至曰陳○正義曰胙訓報也有德之人必有美報報之以土謂封之以國名以爲之氏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亦與賜姓曰嬀命氏曰陳其事同也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氏猶家也傳稱盟于子晳氏逐瘈狗入於華臣氏如此之類皆謂家爲氏氏族一也所從言之異耳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別合者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公向魚鱗蕩共出桓公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是其別合之異也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於天子族則稟之於時君天下之廣兆民之衆非君所賜皆有族者人君之賜姓賜族爲此姓此族之始祖耳其不賜者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晉語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尚不得姓況餘人哉固當從其父耳黃帝之代子弟異姓周之子孫皆姓姬者古今不同質文代革周代尚文欲令子孫相親故不使別姓其賜姓者亦少唯外姓嬀滿之徒耳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無大功德任其興衰者則不賜之不賜之者公之同姓蓋亦自氏祖字其異姓則有舊族可稱不世其祿不須賜也衆仲以天子得封建諸侯故云胙土命氏據諸侯言耳其王朝大夫不封爲國君者亦當王賜之族何則春秋之世有尹氏武氏之徒明亦天子賜之與諸侯之臣義無異也此無駭是卿羽父爲之請族蓋爲卿乃賜族大夫以下或不賜也諸侯之臣卿爲其極既登極位理合建家若其父祖微賤此人新升爲卿以其位絕等倫其族不復因故身未被賜無族可稱魯挾鄭宛皆未賜族故單稱名也或

身以才舉者升卿位功德猶薄未足立家則雖爲卿竟不賜族羽父爲無駭請族知其皆由時命非例得之也華督生立華氏知其恐慮不得故早求之也由此而言明有竟無族者魯之翬挾柔溺名見於經而其後無聞是或不得族也其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外傳稱知果知知伯之將滅自別其族爲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爲之非復君賜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於百姓萬姓其言自有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晉語稱炎帝姓姜則伯夷炎帝之後姜自是其本姓而云賜姓曰姜者黃帝之後別姓非一自以姜姓賜伯夷更使爲一姓之祖耳非復因舊姓也猶后稷別姓姬不是因黃帝姓也。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爲諡。因以爲族。（或使即先人之諡稱以爲族）〔疏〕諸侯至爲族○正義曰杜意諸侯以字言賜先人字爲族也爲諡因以爲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諡因將爲族以諡爲族者衞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諡爲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非其義也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亦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釋例曰舊說以爲大夫有功德者則生賜族非也手於鄭祭仲爲祭封人後升爲卿經書祭仲以生賜族者檢傳既無同華氏之文則祭者是仲之舊氏也諸侯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然也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爲長幼之字二者皆可以爲氏矣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案鄭子人者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即其人也而其後爲子人氏不以仲叔爲氏則服言公之母弟以長幼爲氏其事未必然也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仲叔非母弟族矣其或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蓋出自時君之命也叔肹稱叔不稱孫而三桓皆稱孫俱氏長幼之字自不同也臧氏稱孫展氏不稱孫俱氏二十之字自不同也然則稱孫與不稱孫蓋出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賜也以字爲族者謂公之曾孫以王父之字爲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其或貶責則亦與族同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至事與僑如正同其傳直云尊君命尊夫人不言稱族舍族既非氏族則不待君賜自稱之矣至於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之字爲族也此無駭是公之曾孫公之曾孫必須有族故據曾孫爲文言以王父字耳公之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得臣是也公子公孫於身必無賜族之理經書季友仲遂叔肹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故杜注並云字也其蕩伯姬者公子蕩之妻不可言公子伯姬故繫於夫字言蕩伯姬蕩非當時之氏其傳云立叔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言之耳其公孟彄世本以爲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彄與季友仲遂相似俱以字配名劉炫不達此旨妄規杜過非也必如劉解生賜族之文證在何處其公之曾孫玄孫以外妥及異姓有新升爲卿君賜之族蓋以此卿之字即爲此族案世本宋督是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華父是督之字計督是公孫耳未合賜族應死後其子乃賜族故杜云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沈亦云督之子方可有族耳。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皆稟之時君○稱尺證反）〔疏〕注謂取至時君○正義曰舊官謂

若晉之士氏舊邑若韓魏趙氏非是君賜則不得爲族嫌其居官邑不待公命故云皆稟之時君此謂同姓異姓皆然也服虔止謂異姓又引宋司城韓魏爲諡韓與司城非異姓司城又自爲樂氏不以司城爲族也。公命以字爲展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

經九年。春。天子使南季來聘。（無傳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今正月○電徒練反雨雪于付反傳同）〔疏〕大雨震電○正義曰說文云震劈歷震物者電陰陽激曜也河圖云陰陽相薄爲雷陰激陽爲電然則震是雷之劈歷電是雷光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是劈歷破之雷之甚者爲震故何休云震雷也○大雨雪○正義曰說文云雨水從雲下也然則雨者天上下水之名既見雨從天下自上下者因即以雨言之雨螽亦稱爲雨故下雪稱雨雪也平原出水爲大水直書大水平地尺爲大雪不直書大雪而云大雨雪者水則從天入地出地乃爲多見其在地之多言其出水之大故不言大雨水雪則自天而下下即委之於地見其自上而下言其下雪之多故言大雨雪水則俯視雪則仰觀故立文有異其大雨雹亦與雪同。挾卒。（無傳挾魯大夫未賜族）○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在琅邪縣東南○華戶化反）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書癸酉始雨日○霖音林爾雅云久雨謂之淫淫雨謂之霖）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爲時失）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疏〕注此解至經誤○正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平地尺爲大雪。○夏。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王。（不共王職○共音恭本亦作供）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入郛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邾欲以說宋而宋猶不和也）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遣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志故復往告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軼直結反又音逸）○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君爲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

可以逞。（逞解也○輕遣政反逞勑領反解音蟹或佳買反）〔疏〕先者至以逞○正義曰嘗寇速去知戎必逐之逐其去者必有所獲獲謂獲鄭人也在先者見逐有所獲不復顧後必務在速進謂棄其後者獨自先進進而遇覆必速迴奔走後者不救則是無繼續矣無繼則易敗如是乃可以解患服虔云先者見獲言必不往相救各自務進言其貪利也其言見獲者當謂戎被鄭獲也鄭人速去以誘之安得獲戎也在先者已被鄭獲重進者將復爲虜各自務進欲何所貪而云貪利也此則不言可解無故以解亂之。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聃乃甘反一音士甘反）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爲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衷丁仲反又音忠殪於計反處昌慮反）〔疏〕注爲三至死也○正義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殪死也釋詁文。戎師大奔。（後駐軍不復繼也○駐丁住反）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正文所謂必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他皆放此○令力呈反要於遙反）〔疏〕十一月至戎師○正義曰此即上傳所說擊戎之事史官得其戰狀乃裁約爲之辭經之所陳皆是此類既不書經故準經爲文以揔之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子翬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翬專行非鄭之謀也及例在宣七年○去起呂反傳同）〔疏〕注公子至七年正義曰傳稱羽父先會齊侯鄭伯是不待公命也貪會二國之君自求其名時史疾其專進故貶去公子公子義與氏同故以氏言之中丘之會計君自親行今齊鄭稱人是使微者從之也於例師出與謀曰及傳稱盟于鄧爲師期公既與謀計當書及今乃言會明其以翬專行非鄧之謀釋例曰王命伐宋羽父不匡君以速進而先會二國自以爲名故貶去其族齊爲侯伯鄭伯又爲王卿士二君奉王命以討宋惡羽父之專進故使與微者同伐動而無功故無成敗也案四年翬固請而行故貶去其氏此直言羽父先會齊侯鄭伯無固請之文亦貶之者又公子豫會邾人鄭人以不待公命而經不書此翬亦不待公命而經書者量於四年傳稱固請明此先會亦固請也傳於四年其文已詳故於此而略耳豫會邾人鄭人本非公卿故不書此則公會齊鄭于中丘已爲師期翬又請公先會先會則是君命故以書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敗例在莊十一年菅宋地○菅古顏反陳直覲反）〔疏〕注齊鄭至宋地○正義曰案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然後公敗宋師則知老桃之會謀與宋戰彼與公謀戰而公獨敗宋師知齊鄭後期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鄭後至得郜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郜古報反字林又

（工竺反）○秋，宋人、衞人入鄭。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戴音再，字林作戴，云故國在陳留。易，以豉反。傳同。）【疏】注三國至戴城○正義曰：案傳例，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然則取者據克邑之易。今此克得軍師亦稱取者，但取者雖據克邑之文，其克得師衆而易者亦曰取。是以莊十一年注云：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若非前敵之易，何能覆而取之？故釋例曰：如取如攜。然則凡言取者皆易辭。劉君以取之非易而規杜氏，非也。沈氏亦云：今日圍，明日取，故知易也。公羊傳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是杜所用之義。地理志云：梁國甾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甾、載聲相近，故鄭玄詩箋讀似載爲烖，甾是其音大同，故漢於戴國立甾縣，於晉屬陳留。○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鄧，魯地。）【疏】注尋九至魯地○正義曰：九年傳稱會于防，謀伐宋，未及伐宋，而更爲此會，爲師伐宋之期。知是尋防會也。釋例曰：盟于鄧，盟于犖，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言先會，明非公本期。釋翬之去族。）○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會不書，不告於廟也。老桃，宋地。六月無戊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疏】注會不至日誤○正義曰：六月無戊申者，下有辛巳取防，亦在六月之內，戊申在辛巳之前三十三日，不得共在一月。上有五月，今別言六月，知日誤月不誤。長歷推六月丙辰朔，三日戊午，五日庚申，未知二者孰是。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頻獨進兵以入郜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功上爵，讓以自替，不有其實，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敍其勤以答之。諸侯相朝，逆之以饔餼，謂之郊勞。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勞王爵。○勞，力報反，注同。餼，音許氣反。）【疏】注勞者至王爵○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周禮司儀曰：諸公相爲賓，主君郊勞。皆不言以饔餼勞。案禮，饔餼乃是既相見致大禮，不應於郊以設之。杜意蓋以孰食曰饔，生牲曰餼，以勞客於郊必有牲餼，故亦饔餼言之，非謂大禮之饔餼也。勞禮，大行人云：上公三勞，近郊勞一也，遠郊勞二也，竟首勞三也。侯伯再勞，去竟首。子男一勞，去遠郊。凡近郊勞皆君自行，遠郊使卿，竟首使大夫。掌客又云：上公五積，皆眡

飧牽，侯伯四積，子男三積。是賓入竟之後有致積之禮，積雖是牽，亦或有執，或在郊致積，故謂之郊勞。杜依聘禮注，其郊之遠近，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蔡人、衞人、郕人不會王命。（不伐宋也。）○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還駐兵於遠郊。）宋人、衞人入鄭。（宋衞奇兵承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衞伐戴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師者，軍旅之通稱。○稱，尺證反。）【疏】注三國至通稱○正義曰：三國之軍在戴城下，故鄭伯合圍之。不言圍戴者，本意圍三師，不圍戴也。不言圍三師者，今日圍，明日取，圍之不久，經以取告，不以圍告。三國經皆稱人，於例爲將卑師少，而傳言三師，故辯之。師者，軍旅之通稱。宋衞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伐戴乃召之。）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鄭也。九月無戊寅，戊寅，八月二十四日。）【疏】注報入至四日○正義曰：九月無戊寅者，經有十月壬午，長厤推壬午十月二十九日，戊寅在壬午之前四日耳，故九月不得有戊寅。上有八月，下有冬，則誤在日也。○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諸侯相朝，例在文十五年。○薛，息列反。）【疏】十有一年至來朝○正義曰：十下言有者，于寶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備文，傳從略，故傳不言有。桓七年穀伯、鄧侯別言來朝，此兼言來朝○者，彼別行禮，此同行禮，由同時行禮，當長者在先，故爭之。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郲音來，釐音來，王元規力之反。）○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與謀曰及。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許，潁川許昌縣。○與音預，還音環。）【疏】注與謀至昌縣○正義曰：與謀曰及，宣七年傳例也。傳稱會于郲，謀伐許，是公與謀也。譜云：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嶽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許昌是也。靈公徙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處容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元公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當戰國初，楚滅之。地理志云：潁川郡許縣，故許國，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爲楚所滅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作相，改曰許昌。○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實弒，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疏】注實弒至諱也○正義曰：他君見弒則書弒，魯君見弒則書薨。公薨例皆地，此公又不地，故解之，言魯史策書所諱也。不忍言君之見弒，又不忍言其僵尸之處，諱而不書，故夫子因之。傳不言書曰，知是舊史諱之也。董狐書趙盾弒君，仲尼謂之良史。不書君弒，則是舊史不良。夫子不改其文而因之者，爲人臣者或心實愛君，爲諱愆過，或志在疾惡，故章賊名。雖事跡不同，而俱是爲國，聖賢兩通其事，欲見仁非一涂。僖元年傳曰：諱國惡，禮也。以仲尼之善董狐，知爲史必須直也。以上明之禮諱惡，知爲史又當諱之也。釋例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微諫見志，造膝詭辭，執其事而諫其

非，不必其得，蓋匡救將然，而將順其已然，故有隱諱之義焉。至於激節之士則不然，南史執簡而累進，董狐書法而不隱，鬻拳劫君而自刖，晏嬰端委而引直，聖賢亦錄而善之，所以廣義訓、博大道，殷有三仁，此之謂也。是言聖賢兩通之意也。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徒，俱實見弒，而以卒赴魯，是他國之臣亦有諱國惡者，非獨魯史也。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魯國薛縣。○長，丁丈反，下注及文同。）【疏】注薛魯國薛縣○正義曰：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爲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地理志云：魯國薛縣，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夏，戶雅反。）【疏】注薛祖至之前○正義曰：定元年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是夏所封也。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正，卜官之長。）【疏】注卜正卜官之長○正義曰：周禮春官太卜下大夫二人，其下有卜師、卜人、龜人、菙人，大卜爲之長。正訓長也，故謂之卜正。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庶姓，非周之同姓。）【疏】注庶姓至同姓○正義曰：周禮司儀職云：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玄云：庶姓，無親者也。異姓，婚姻者也。是庶姓非同姓也。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擇所宜而行之。○諺音彥，俗言也。度，大洛反。）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盟載書皆先同姓。例在定四年。）【疏】周之至爲後○正義曰：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杜無明解。盟之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司盟之官乃是司寇之屬，非宗伯也。唯服之言得其旨也。而孫毓難服云：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若通共同盟，則何稱於宗？斯不然矣。天子之盟諸侯，令其獎王室，未聞離逖異姓，獨與同宗者也。但周人貴親，先敘同姓，以其篤於宗族，是故謂之宗盟。魯人之爲此言，見其重宗之義，執其宗盟之文，即云無與異姓，然則公與侯燕，則異姓爲賓，復言族燕不得有異姓也。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此之謂也。異姓爲後者，謂王官之伯降臨諸侯，以王命而盟者耳。其春秋之世，狎主齊盟者，則不復先姬姓也。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是用王命而盟也。召陵之會，劉子在焉，故祝佗引踐土爲比，爲有王官故也。宋之盟，楚屈建先於趙武，則是大國在前，不先姬姓。若姬姓常先，則楚不得競也。且言周之宗盟，是唯周乃然，故釋例曰：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是言餘盟不先姬姓。盟則同姓在先，朝則各從其爵，故鄭康成注禮記云：朝覲爵同同位。若然，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玄云：言諸侯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若如此言，則似朝覲不以爵者，但朝覲賓以爵同同位，就爵同之中，先同姓，後異姓。若盟則爵雖不同，先同姓也。禮記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覲禮於方明之壇鄭言諸侯見王之位亦引明堂位爲說是則諸侯摠見皆以爵爲班雖不分別同姓異姓其受禮之時爵同者猶先同姓也其王官之伯臨諸侯之盟雖羣后咸在常先同姓故此言宗盟耳取重宗之事以喻已也取譬之事聊舉一邊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朝於彼國自可下主國之宗諸侯聚盟不肯先盟主之宗也）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齒列也○任音壬注同〔疏〕注薛任姓齒列也○正義曰世本姓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然則齒是年之別名人以年齒相次列以爵位相次列亦名爲齒故云齒也）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大音泰）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公孫閼鄭大夫○閼於葛反）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挾音協輈張留反〔疏〕挾輈以走○正義曰廟內授車未有馬駕故手挾以走輈轅也方言云楚衛謂轅爲輈服虔云考叔挾車轅箠馬而走古者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若馬已在轅不可復挾且箠馬而走非捷步所及子都豈復乘車逐之）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閼棘戟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逵道方九軌也○逵求龜反爾雅云九達謂之逵杜云道方九軌此依考工記〔疏〕注逵道方九軌也○正義曰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經涂九軌軌車轍謂王城之內道廣並九車也爾雅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說爾雅者皆以爲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故劉炫規過以逵爲九道交出也今以爲道方九軌者蓋以九出之道世俗所希不應城內得有此道以記有九軌故以逵當之言並容九軌皆得前達亦是九達之義故李巡注爾雅亦取並軌之義又涂方九軌天子之制諸侯之國不得皆有唯鄭城之內獨有其涂故傳於鄭國每言逵也故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逵莊二十八年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劉君以爲國國皆有逵道以規杜氏其義非也）○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傅于許城下○傅音附注同）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旗名○蝥亡侯反弧音胡〔疏〕注蝥弧旗名○正義曰周禮諸侯建旂孤卿建旜而左傳鄭有蝥弧齊有靈姑銔皆諸侯之旗也趙簡子有蜂旗卿之旗也其名當時爲之其義不可知也）子都自下射之。顚。（顚隊而死○射食亦反下及注同隊直類反）瑕叔盈又以蝥弧登。（瑕叔盈鄭大夫）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偏也麾招也○麾許危反又許僞反呼火故反偏音遍）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奔不書兵亂遁逃未知所在○遁徒頓反）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

不共。（不共職貢○共音恭本亦作供音同注及下同）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與聞音預）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借手于我寡德之人以討許）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羣臣供給億安也○億於力反）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餬鬻也段出奔在元年○餬音胡說文云寄食鬻本又作粥之育反又與六反〔疏〕注弟共至元年○正義曰莊公之弟逃於四方故知唯是共叔段也說文云餬寄食也以此傳言餬口四方故以寄食言之昭七年傳云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釋言云餬饘也則餬是饘鬻別名今人以薄鬻塗物謂之餬紙餬帛則餬者以鬻食口之名故云餬其口也）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于地。（以壽終○壽如字又音授）天其以禮悔禍于許。（言天加禮於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茲此也○復扶又反又音服）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謁告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媾古豆反重直龍反〔疏〕注謁告至曰媾○正義曰謁告也釋詁文婦之父曰昏釋親文也媾與昏同文故先儒皆以爲重昏曰媾）其能降以相從也。（降降心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絜齊以享謂之禋祀謂許山川之祀○覆芳服反暇行嫁反禋音因齊側皆反本亦作齋〔疏〕注絜齊至之祀○正義曰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之祭周語曰精意以享禋也是絜齊以享謂之禋享訓獻也言絜清齊敬以酒食獻神也禮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若其受許之土則當祭許山川故知祀謂許山川之祀）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垂也○爲于僞反圉魚呂反〔疏〕注圉邊垂也○正義曰釋詁云圉垂也舍人曰圉邊垂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賄呼罪反字林音賄寘之豉反置也亟紀力反急也下注同〔疏〕注此今至京兆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南郡新鄭縣詩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是知新邑於此謂河南新鄭也且志又云京兆鄭縣周宣王

（弟鄭桓公邑是知舊鄭在京兆也志又云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桓公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爲桓公謀取虢鄶之地令寄帑與賄而虢鄶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鄶之地然則傳云先君新邑於此謂武公始居此也史記鄭世家稱虢鄶自分十邑獻於桓公桓公竟國之案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鄶非獻邑也馬遷之言皆謬耳昭十六年傳子產謂韓宣子曰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以艾殺此地而共處之者謂寄帑與賄之時商人即與俱行耳非桓公身至新鄭）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大岳音泰〔疏〕注大岳至繼也○正義曰周語稱共工伯鯀二者皆黃炎之後言鯀爲黃帝之後共工爲炎帝之後炎帝則神農之別號周語又稱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岳佐之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焉姜炎帝之姓其後變易至於四岳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以此知大岳是神農之後堯四岳也以其主岳之祀尊之故稱大岳許國是其後也胤繼也釋詁文舍人云胤繼世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刑法也○厭於豔反〔疏〕禮經至嗣者也○正義曰經謂紀理之若詩之經營經始也國家非禮不治社稷得禮乃安故禮所以經理國家安定社稷以禮教民則親戚和睦以禮守位則澤及子孫故禮所以矣序民人利益後嗣經國家猶詩序之言經夫婦也）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我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度待洛反量音良下同相息亮反累劣僞反注同）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潁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卒尊忽反注同豭音加豬別名行戶剛反注同詛則慮反令力呈反〔疏〕注百人至詛之○正義曰周禮夏官序制軍之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此言二十五人爲行者以傳先卒後行豭大於犬知行之人數少於卒也軍法百人之下唯有二十五人爲兩耳又大司馬之屬官行司馬是中士軍之屬官兩司馬亦中士知周禮之兩即此行是也周禮之行謂軍之行列知此行亦卒之行列也詛者盟之細殺牲告神令加之殃咎疾射潁考叔者令卒及行閒祝詛之欲使神殺之也一卒之內已用一豭又更令一行之閒或用雞或用犬重祝詛之犬雞者或雞或犬非雞犬並用何則盟詛例用一牲不用二也豭謂豕之牡者爾雅釋獸豕牝曰豝豝者是牝知豭者是牡祭祀例不用牝且宋人謂宋朝爲艾豭明以雄猪喻也）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能用刑於邪人○邪似嗟反下及注同）

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王取鄔、劉、（二邑在河南緱氏縣西南有鄔聚西北有劉亭○鄔烏戶反緱古侯反一音苦侯反聚才遇反）蔿▲、邘、之田于鄭。（蔿邘鄭二邑○蔿九委反邘音于）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忿芳粉反）〔疏〕（注蘇忿至公也○正義曰成十一年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爲司寇尚書立政稱周公告大史曰司寇蘇公是其事也）温、（今温縣）原、（在沁水縣西▲○沁七浸反字林先任反郭璞王蒼解詁音狗沁之沁沈文何疏鳩反韋昭思金反水名）絺、（在野王縣西南○絺勑之反）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樊扶袁反）隰▲郕、（在懷縣西南○隰詳立反郕尚征反）欑茅、（在脩武縣▲北○欑木官反）向、（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向舒亮反注同軹音紙）盟、（今盟津○盟音孟）州、（今州縣）陘、（闕○陘音刑）隤、（在脩武縣北○隤徒回反）懷。（今懷縣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欑茅隤屬汲郡餘皆屬河內）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蘇氏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有爲桓五年從王伐鄭張本）○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息國汝南新息縣○竟音境息一本作鄎音息）〔疏〕（注息國至息縣▲正義曰世本息國姬姓此息侯伐鄭責其不親親知與鄭國同姬姓也莊十四年傳楚文王滅息其初則不知誰之于何時封也地理志汝南郡有新息縣故息國也應劭云其後東徙故加新云若其後東徙當云故息何以反加新字乎蓋本自他處而從此也）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度待洛反）不量力。（息國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鬭）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韙是也○韙韋鬼反蒼頡篇同喪息浪反）○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入鄭在十年）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於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傳直專反）師出臧否。亦如之。（臧否謂善惡得失也滅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互告不須兩告乃書○否音鄙又方九反注同）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疏〕（凡諸至于策○正義曰此傳雖因宋不告敗而發此例其言諸侯有命非獨爲征伐之命故注云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謂諸國大事崩卒會盟戰伐克取君臣乖離水火災害經書他國之事皆是來告則書不告則否來告則書者或彼以實告改其告辭而書之或彼以虛告因其虛言而記之立文褒貶章示善惡雖復依告者多不必盡皆依告衞獻公之出奔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及其書經則云衞侯出奔齊如此之類是改告辭也晉人之敗秦也傳稱潛師夜起以敗秦于令狐秦實未陳不與晉戰晉人諱背前言妄以戰告及其書經乃言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如此之類是因虛言也雖復或因其虛或改其實終是歸於勸戒得告乃書也不然則否者雖復傳聞行言實知其事但非故遣來告知亦不書所以慎謬誤辟不審若楚滅六蓼臧文仲歎而爲言魯▲非不知但無命來告故不書也師出臧否亦如之者傳因彼兵發例嫌出師伐人不必須告故重明之雖及滅國者既據侵伐發例又嫌滅國事重不待告命故更明之言不書于策者明告命大事皆書於國史正策以見仲尼脩定悉因正策之文○注臧否王乃書○正義曰不言勝敗而言臧否者明其臧否之言非徒勝敗之謂故知是善惡得失揔謂理有曲直兵有彊弱也狄伐邢之類非狄能告也楚滅庸之徒非庸能告也故知敗克互言不須兩告乃書也且哀元年傳曰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吳越並言知其不待兩告）○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大宰官名○大音泰注同）〔疏〕（注大宰官名○正義曰周禮天子六卿天官爲大宰諸侯則并六爲三而兼職焉昭四年傳稱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則魯之三卿無大宰也羽父名見於經已是卿矣而復求大宰蓋欲令▲魯特置此官以榮己耳以後更無大宰知魯竟不立之）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授桓位○爲于僞反少詩照反）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不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菟兔都反裘音求父音甫復扶又反下同）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內諱獲故言止狐壤鄭地○譖側鴆反弒音試下同一本作殺）鄭人囚諸尹氏。（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主尹氏所主祭○賂音路禱丁老反或多報反巫亡夫反）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立鍾巫於魯）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社圃園名○圃布古反）館于寪▲氏。（館舍也寪氏魯大夫○寪于委反）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欲以弒▲君之罪加寪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疏〕（討寪氏有死者○正義▲曰劉炫云羽父遣賊弒公公非寪氏所弒公在寪氏而死遂誣寪氏弒君欲以正法誅之君非寪氏所弒故討寪氏之家僮存死者而已言不揔誅之○注欲以至無據○正義曰劉炫云欲以弒君之罪加寪氏則君非寪氏所弒而復不能以正法誅之正法謂滅其族汙其宮也傳言此者進退無據誅寪氏則實非寪氏弒君退舍寪氏則無弒君之人是其進退無據也）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弒隱篡位▲故喪禮不成）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隱六年盡十一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四）

經六年

鄭人來渝平（惠棟云渝讀爲輸二傳作輸廣雅云輸更也釋詁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云更成杜氏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訛案渝輸古通用爾雅云渝變也杜氏用雅訓變亦更之意也）

具四時以成歲（岳本歲下有也字）

也皆放此（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也作他淳熙本纂圖本放作倣）

傳六年

傳曰更成（淳熙本成作平非也）

注翼晉至大夫下（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納諸鄂節注下）

公孫嬰齊卒于貍服（宋本服作脤是也）

蘇忿生十二邑注陘云闕者（此本二字脫依宋本毛本補閩本監本考文作一非也）

五月庚申（宋本此節正義在注崇聚也之下）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此與莊十四年所引同如尚書作若鄉作嚮釋文云鄉本又作嚮同也按鄉正字嚮向皆俗字今尚書作嚮乃衞包所改）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周禮秋官序官薙氏注引傳文無焉字賈疏同文選東京賦注引亦無焉字）

芟夷蘊崇之（芟釋文云說文作癹匹末反文選荅賓戲注晉灼曰發開也案發乃癹字之誤今諸本皆作芟字蘊石經宋本作薀釋文亦作薀周禮稻人薙人鄭司農注引傳文並作薀此本作蘊俗字注及正義同）

晉鄭焉依（水經渭水注引傳文焉作是與外傳合）

注周桓至焉依（宋本此節正義在篇末）

猶懼不蔇（眾經音義十二引作不暨案暨蔇古今字莊九年傳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公羊穀梁並作暨）

經七年

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淳熙本聘誤侯）

例在襄九年（宋本足利本九作元正義同）

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釋文凡作汎續漢郡國志共縣有汎亭周凡伯國案汎與凡通）

在濟陰城武縣西南（宋本岳本城作成與水經注所引合漢書地理志續漢郡國志亦並作成武此本作城非也）

傳七年

告終嗣也（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終下有稱字是也）

下言凡例（毛本下作不字按作不是也言凡例不言凡例猶云合凡例不合凡例○今訂正）

注朝而至卿寺（宋本此節正義在注傳言凡伯所以見伐之下）

公卿牧守府（按當作公卿牧守曰府各本少曰字）

令官所止皆曰寺（毛本令作今今字是也謂漢時稱謂如此）

歃如忘（說文引作歃而忘惠棟云服虔曰如而也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古如而字多通用）

忘不在於歃血（諸本忘作志是也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血下衍也字）

歃如忘（宋本此節正義在乃成昏注下）

歃謂口含血也（毛本脫口字）

泄伯安知其忘而譏之（監本毛本而下衍且字）

以忽爲王寵故（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爲作有毛本故作妻）

經八年

鄭伯使宛來歸祊（祊漢書五行志引作邴案公羊穀梁作邴）

注宛鄭至東南（宋本此節正義在庚寅節注下）

諸侯同盟稱名者（足利本無侯字）

非唯見在位二君也（纂圖本重脩監本毛本二作之非也監本二字模糊）

若父與彼盟（盧文弨挍本父下增不字）

晉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名（淳熙本偃誤傳）

故尙書武成告名山川云（宋本監本毛本山下有大字是也）

在禮卿不會公侯（閩本監本毛本公作諸非也）

東莞縣北有邳鄉（毛本莞作菀）

傳八年

若一地二名當時並存（案釋例作若二名當時並存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存作有）

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注桓公下有友字）

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狩作守釋文亦作守案狩與守古通用）

許愼以公羊爲非則杜意亦從許愼也公羊爲非則杜意亦從許愼也（案此本公羊爲非十二字重衍）

鄭元以祖爲軷道之祭也（此本軷字模糊依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作祓說文云出將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軷詩大雅生民篇取羝以軷毛傳云軷道祭也字或作祓）

羽父請謚與族（岳本毛本謚並改作諡字段玉裁云五經文字謚諡二字音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以諡爲笑聲音呼益反今用上字據此說文作謚並不从兮从皿即字林以謚代諡亦未嘗增一从兮从皿之字衆經音義引說文亦作謚）

注因其至嬀姓（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公命以字爲展氏注下）

胙之土而命之氏（文選陸士衡詩注引胙作祚土上有以字案胙者祚之俗）

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監本毛本旁字改作傍案旁與傍同）

傳稱盟于子晳氏逐瘈狗入於華臣氏（閩本監本毛本晳誤晢于字瘈字監本毛本作與瘈非也）

或身以才舉者升卿位（宋本者作暫）

知其皆由時命非例得之也（浦鏜正誤時疑作特）

其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監本毛本帑作孥）

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案鄭康成讀諸侯以字爲謚句見哀十六年正義杜讀諸侯以字爲句非仁和孫志祖云禮記檀弓魯哀公誄孔子鄭注云誄其行以爲謚也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明用左傳此語又儀禮少牢饋食禮注云大夫或因字爲謚傳云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駁五經異義作諸侯以字爲氏氏乃謚字傳寫之訛）

或使即先人之謚稱以爲族（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使作便是也）

經書祭仲以生賜族者（宋本以作似）

俱氏二十之字自不同也（閩本氏作是非）

注謂取至時君（宋本此節正義在諸侯至爲族節之後）

經九年

天子使南季來聘（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子作王是也）

電是雷光（毛本電作雷非也）

挾卒（無傳挾魯大夫未賜族）

（右經文二字注文九字此本脫閩本同據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補）

傳九年

防魯地在琅邪縣東南（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邪下有華字與釋文合）

書癸酉始始雨日（諸本作始雨日此本下始字衍文）

故皆爲時失（淳熙本失下有也字）

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禮記月令鄭注云雨三日以上爲霖正義云隱公九年左傳文）

注此解至經誤（宋本此節正義在平地尺爲大雪之下）

故復往告之（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往作更是也）

先者見獲必務進（石經初刻作後必務進改刊去後字後又加於必字之上旁按石經旁加字多不可從）

先者至以逞（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十一月節注下）

祝明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淳熙本帥誤師山井鼎云足利本遇後人改作遹非）

經十年

非鄭之謀也（宋本監本毛本鄭作鄧案正義當作鄧閩本正義亦誤鄭○今訂作鄧）

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岳本作成武是也）

伐載（諸本作戴陳樹華云昭廿三年正義引亦作戴石經初刻作戴後改載傳文同案作載與釋文合公羊穀梁同此本正義並作載是也說詳釋文挍勘記）

故鄭元詩箋讀俶載爲熾菑（宋本監本毛本載作戴菑監本作甾非）

傳十年

戊申五月二十三日（足利本五作三非）

蓋以孰食曰饔（閩本監本毛本孰作熟下同）

承虛入鄭（岳本足利本承作乘）

注三國至通稱（宋本此節正義在蔡人怒節注下）

經以取告不以圍告（閩本監本毛本經作徑）

經十一年

滎陽縣東有釐城（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滎作熒○補案滎陽作熒是也此本多誤从水今並訂正按不悉出）

許潁川許昌縣（纂圖本毛本潁作穎非）

堯四嶽伯夷之後也（閩本監本毛本嶽作岳）

欲見仁非一涂（諸本作塗此本誤涂今訂正按涂者古塗字）

造膝跪辭（宋本跪作詭是也）

鬻拳刼君而自則（宋本刼作刧閩本監本毛本作刦則作刖不誤宋本同也按依說文劫从力去聲○今並訂正）

俱實見弒而以卒赴魯是他國之臣亦有諱國惡者（閩本監本毛本見誤在他國毛本作伯國非也）

傳十一年

注薛魯國薛縣下（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摠入乃長薛侯句下）

奚仲遷于邳（監本毛本邳作邵非下同）

注庶姓至同姓（宋本無同字作至姓也案各本注文皆無也字）

庶姓無姓者（下姓字宋本作親是○今訂正）

異婚姻者也（宋本婚作昏各本異下有姓字此本脫）

山有木工則度之（陳樹華云爾雅釋器注引傳度作剫案張參五經文字云剫音度見周禮注及爾雅不云見春秋傳知唐時已作度不作剫也）

則願以滕君爲請（毛本滕誤勝）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石經初刻作于時郲後刊去時字陳樹華云郲水經注引左傳作釐）

公孫閼鄭大夫（淳熙本夫下衍閼字）

挾輈以走（宋本以下正義十一節摠入將何懿文句下）

子都拔棘以逐之（石經凡棘字俱作棘）

餬鬻也（釋文鬻本又作粥之育反又與六反案鬻作粥俗省）

詩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宋本詩下有鄭國二字與漢書合）

後三年幽王敗（監本毛本作二年與漢志合）

周語稱共工伯鮌（閩本監本毛本作伯鯀下同）

蔿邘之田于鄭（陳樹華云說文邘字注周武王子所封在河內野王是也石經邘作邗非）

在沁水縣西（陳樹華云郡國志作沁水西北有原城水經注作沁水縣西北有原城史記晉世家正義作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並與今左傳注不合案春秋釋地亦作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然據閻若璩胡朏明並云說地理之書多有舉西以該北舉東以該南者）

隰郕（惠棟云司馬彪曰懷有隰城劉昭引傳亦作城陳樹華云僖二十五年傳作隰城按郕省爲成成誤爲城古書內往往如此）

在衛武縣北（案釋例作脩武縣西北有攢城據此北上當有西字諸本作縣此本誤孫今訂正）

息侯伐鄭（釋文息作鄎云一本作息案說文云鄎姬姓之國在淮北今汝南新鄎）

此皆在告不須兩告乃書也（宋本淳熙本岳本上告作言是）

魯非不知（監本魯誤曾下蓋欲令魯同）

注大宰官名（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不書葬節注下）

而請弒之（諸本作弑釋文作殺）

遂與鄭氏歸而立其主（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鄭作尹是也○今依訂正）

館于寪氏（史記魯世家作蔿氏錢大昕云蔿薳古通用孟僖子有薳氏之簉其即寪氏之族乎）

壬辰羽父使賊殺公于寪氏（釋文殺音弒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作弒）

欲以弒君之罪加寪氏（閩本監本毛本弒作殺非）

正義曰劉炫云羽父遣賊弒公（宋本無正義曰三字弒公監本毛本作殺公）

桓弒隱篡位故喪禮不成（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位作立）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桓元年盡二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桓公。（陸曰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亦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桓）【疏】正義曰魯世家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子所生以桓王九年即位莊王三年薨世本桓公名軌世族譜亦爲軌謚法辟土服遠曰桓謚法非一唯舉一耳亦不知本以何行而爲此謚他皆放此是歲歲在玄枵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卽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備矣○篡立初患反）【疏】注嗣子至備矣○正義曰顧命曰乙丑成王崩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孔安國云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天子初崩嗣子定位則諸侯亦當然也釋例曰商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準諸侯之禮矣是知嗣子位定於初喪孝子緣生以事死歲之首日必朝事宗廟因卽改元釋例曰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然則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今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因書卽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桓之於隱本無君臣之義計隱公之死桓公卽合改元不假踰年方行卽位猶如晉厲被弒悼公卽位改元今桓雖實篡立歸罪寪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旣實卽其位國史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篡立而自同於常亦足見桓之篡也○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假舉下反）○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公以篡立而脩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犬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鄭求祀周公魯聽受祊田令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璧假爲文時之所隱○好呼報反傳同近附近之近祊百庚反令力呈反）【疏】注公以至所隱○正義曰成會於垂旣易許田然後盟以結之故先會次假田然後書盟也言迎之成禮於垂者垂是衛地沈以爲公迎鄭伯於垂知時史之所隱諱者傳不言書曰知非仲尼本意也○秋。大水。（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卽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事在隱八年○復扶又反）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爲于僞反）【疏】注魯不至易也○正義曰祊薄於許加之以璧易取許田非假借之也今經乃以璧假爲文故傳言爲周公祊故解經璧假之言也注又解傳之意周公非鄭之祖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天子賜魯以許田義當傳之後世不宜易取祊田於此一事犯二不宜以動故史官諱其實

（不言以祊易許乃稱以璧假田言若進璧於魯以權借許田非久易然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於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也何則祊許俱地以地借地易理已章非復得爲隱諱故也）〇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祊故獨見祊〇見賢遍反）盟曰。渝盟無享國。（渝變也渝羊朱反享許丈反）疏（注渝變也〇正義曰釋言文也傳載其盟辭者以易田惡事而誓不變改見其終無悔心所以深惡魯也此時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齊人取讙及闡及其歸也經復書之自此以後不書鄭人來歸許田者此經書假言若暫以借鄭地仍魯物不得書鄭人歸之）〇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廣平曰原）疏（凡平原至大水〇正義曰洪範云水曰潤下言雨自上而下浸潤於土陂鄭下地可使水潦停焉平原高地則不宜有也凡平原出水則爲大水平原出水言水不入於土而出於地上非湧泉出也〇注廣平曰原〇正義曰釋地文也李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〇冬。鄭伯拜盟。（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〇使所吏反）疏（注鄭伯至謬誤〇正義曰六年傳云魯爲其班後鄭注云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宋經不書蓋史闕文然則經所不書自有闕文之類注既疑此事不云闕文而云繆誤者師出征伐貴賤皆書經所不書必是文闕若使事重使人雖賤亦書鄭人來渝平齊人歸讙及闡是也今以拜盟事輕若其使賤則例不合書故杜云若遣使來傳當云鄭人疑傳繆誤知非實是鄭伯爲不見公不書者以魯鄭相親易田結好鄭伯既拜盟而來魯君無容不見故知非實是鄭伯止是鄭人而已）〇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華父督宋戴公孫也孔父嘉孔子六世祖〇華戶化反大夫氏也後皆同督音篤）疏（注華父至世祖〇正義曰案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是孔父嘉爲孔子六世祖）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色美曰豔〇豔以贍反美色也）疏（目逆至而豔〇正義曰未至則目逆既過則目送俱是目也故以目冠之美者言其形貌美豔者言其顏色好故曰美而豔爲二事之辭色美曰豔詩毛傳文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稱督以弒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〇閨音圭）疏（宋督至孔父〇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身之所有君是臣之君故臣弒君則云弒其君臣是君之臣故君殺臣則云殺其大夫子亦君之子故云殺其世子稱國稱人以殺亦言其者人與國並舉一國之辭君與大夫皆是國人所有故亦言其也若兩臣相殺死者非殺者所有則兩書名氏不得言其則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與夷是督之君言弒其君則可孔父非督之大夫而言及其大夫者與君俱死據君爲文言宋督弒其君據督爲文而上弒其君也言及其大夫孔父據君爲文而下及其大夫言及與夷之大夫非督之大夫也仇牧荀息其意亦同〇注稱督至其君〇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故知稱督以弒罪在督也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爲名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名者非其罪則知稱名者皆有罪矣杜既以孔父爲名因論爲罪之狀內不能治其閨門使妻行於路令華督見之外取怨於民使君數攻戰而國人恨之身死而禍及其君故書名以罪孔父也釋例曰經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丘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爲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閫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爲不安經書臣蒙君弒者有三直是弒死相及即實爲文仲尼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改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是以孔父行無可善書名罪之也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爲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爲名言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父既是名孔則爲氏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爲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婦人之出禮必擁蔽其面孔父妻行令人見其色美是不能治其閨門及殤公之好攻戰孔父須伏死而爭乃從君之非是取怨於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其君似公子比劫立加弒君之罪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規過非也）〇滕子來朝。（無傳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疏（注隱十至所黜〇正義曰杞行夷禮傳每發之此不發傳非爲夷禮自是以下滕當稱子故疑爲時王所黜於時周桓王也東周雖則微弱猶爲天下宗主尚得命邾爲諸侯明能黜滕爲子爵）〇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成平也宋有弒君之亂故爲會欲以平之稷宋地）疏（注成平至宋地〇正義曰成平釋詁文也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治兵欲以禦秦明其不出晉竟故以稷爲河東之稷山此欲平宋故以稷爲宋地）〇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宋以鼎賂公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戊申五月十日〇郜古報反大音泰傳大廟倣此）疏（注宋以至十日〇正義曰禮記明堂位稱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故知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宋亂故會于稷終舍宋罪而受其賂故得失備書之始書成宋亂終書取郜鼎是其備書之也鄭衆服虔皆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故以此言正之長厤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己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〇秋。七月。杞侯來朝。（公即位而來朝）〇蔡侯、鄭伯會于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〇召上照反）疏（注潁川至鄧城〇正義曰賈服以鄧爲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國且蔡鄭懼楚始爲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〇九月。入杞。（不稱主帥微者也弗地曰入〇帥所類反或作師）〇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疏（注傳例至策勳〇正義曰釋例曰凡盟有一百五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二其不書至者九十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是言不告不書之意也知隱不書至爲謙者以隱是讓位賢君必不慢於宗廟假使情慢宗廟止可時或失禮不應終隱之身竟不書至知其以謙之故勞非所憚勳無可紀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故不告至也）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雖有君若無也）故先書弒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爲會之本意也傳言爲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爲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〇爲賂于僞反注除爲會一字並同惡其烏路反婉於阮反）疏（君子至其君〇正義曰諸傳言君子者或當時賢者或指斥仲尼或語出丘明之意而託諸賢者期於明理而已不復曲爲義例唯河陽之狩趙盾之弒洩治之罪危疑之理須取聖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其餘皆託諸君子君子者言其可以居上位子下民有德之美稱也此言先書弒君則是仲尼新意不言仲尼而言君子者欲見君子之人意皆然非獨仲尼也督有無君之心而先書弒君者君人執柄臣人畏威每事稟命而行不敢妄相殺害督乃專殺孔父而取其妻非有忌君之心全無敬上之意不臣之迹在心已久非爲公怒始興弒害若先書孔父後書弒君便似既殺孔父始有惡心今先書弒君後書孔父見其先有輕君之心以著不義之極故也〇注經稱至妄也〇正義曰傳言爲賂故立華氏解經以成宋亂之言也成宋亂者欲殺賊臣定宋國今乃受貨賂立華氏非是平亂之狀而傳以解經故注申通其義以成宋亂者是四國爲會之本謀及其既會違背前謀非徒不討宋督乃更爲立華氏宋亂實不平而經書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縱賊爲惡之甚時史惡其指斥不可言四國爲會縱賊取財故遠言爲會之本意言會于稷欲以平宋亂也傳以經文不實解其諱之所由所諱者諱其受賂立華氏故也爲周公祊故文與此同故以類相明然案爲周公祊故故字在下而向上結之此亦應云爲賂立華氏故也何以此文故字乃在立華氏之上爲賂之下者以周公祊故其文約少得以故字在下總而結之此則文句長緩不可總而結之先舉爲賂惡重所以云爲賂故也然後始言立華氏備詳其事今定本有故字檢晉宋古本往往無故字者妄也襄三十年諸侯之卿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書曰宋災故尤之也此書成宋亂知非譏受賂尤四國者澶淵之會既卿稱人是尤之文此則具序君爵辭無貶責非尤過之狀知爲諱故而本其會意從其平文也文十七年晉會諸侯于扈欲以平宋之亂既而不討受賂而還其事與此正同而經書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此亦無功不言諸侯會于稷而厤序諸國者扈之會晉爲伯會諸侯以討亂乃受賂而還猶如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齊桓爲伯城而不終故貶稱諸侯此則齊陳鄭自相平亂故不加貶文知不爲公諱不貶諸侯者以狄泉之諱唯没公文其餘皆貶此若必諱唯須没公而已何須不貶諸國宣四年公及齊侯平

（莒及郯成平同義而彼言平此言成者史官非一置辭不同猶暨之與及更無他義所謂史有文質不必改也文十三年傳稱衛侯鄭伯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是知成平義無異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殤公以隱四年立十一戰皆在隱公世〔疏〕注殤公至公世○正義曰服虔云與夷隱四年即位一戰伐鄭圍其東門再戰取其禾皆在隱四年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皆在隱五年六戰鄭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十戰戊寅鄭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師在隱十一年是皆在隱公世也）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爾嘉孔父字○大音泰數音朔）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莊公公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鄭馮入宋不書不告也○馮皮冰反下同）以郜大鼎賂公。（郜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郜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疏〕注郜國至郜城○正義曰穀梁傳曰郜鼎者郜之所爲也孔子曰名從主人故曰郜大鼎也公羊傳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其意言器從本主之名地從後屬主人是知郜國所造故繫名於郜劉君難杜注郜國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郜宋邑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郜城俱是成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爲郜國所爲宋邑劉以南郜北郜並宋邑別有郜國以規杜氏知不然者以許田許國相去非遙則郜國郜邑何妨相近且杜言有者皆是疑辭何得執杜之疑以規其過如劉所解郜國竟在何處）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相息亮反下注傳相同）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淨之稱也○著張慮反後不音者同稱尺證反〔疏〕君人至子孫○正義曰君人謂與人爲君也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謂閉塞違邪使違命止息也德者得也謂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德是行之未發者也而德在於心不可聞見故聖王設法以外物表之使與度數文物聲明皆是昭德之事故傳每事皆言昭是昭其德也自不敢易紀律以上言昭德耳都無塞違之事自滅德立違以下言違德之事德之與違義不並立德明則違絕故昭德之下言塞違違立則德滅故立違之上言滅德立違謂建立違命之臣知塞違謂過絕遠命之人也國家之敗謂邦國喪亡知猶懼或失之謂恐失國家此諫辭有首尾故理互相見○注以茅至之稱○正義曰冬官考工記有葺屋瓦屋則屋之覆蓋或草或瓦傳言清廟茅屋其屋必用茅也但用茅覆屋更無他文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爲覆得有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著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揔爲覆蓋猶童子垂髮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立宗廟何緣

生以事死敬亡若存故以宗廟而事之此孝子之心也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然則象尊之貌享祭之所嚴其舍宇簡其出入其處肅然清靜故稱清廟清廟者宗廟之大稱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玄以文王解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越戶括反祀天車本或無天字者非〔疏〕注大路至越席結草○正義曰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爲名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鄭玄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爲路路之最大者巾車五路玉路爲大故杜以玉路爲大路巾車云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故云祀天車也越席結蒲爲席置於玉路之中以茵藉示其儉也經傳言大路者多矣注者皆觀文爲說尚書顧命陳列器物有大輅綴輅先輅次輅孔安國以爲玉金象以飾車以其徧陳諸路故以周禮次之傳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輅之服定四年祝佗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注皆以爲金路以周禮金路同姓以封玉路不可以賜故知皆金路也襄十九年王賜鄭子蟜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二注皆云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揔名以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縵釋例以所賜穆叔子蟜當是革木二路故杜以大路爲賜車之揔名服虔云大路木路杜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廟茅屋清廟之華以茅飾屋示儉玉路之美以越席示質若大路是木則與越席各爲一物豈清廟與茅屋又爲別乎故杜以大路爲玉路於玉路而施越席是方可以示儉故沈氏云玉路雖文亦以越席示儉而劉君橫生異義以大路爲木路妄規杜氏非也）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疏〕注大羹至五味○正義曰郊特牲云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儀禮士虞特牲皆設大羹湆鄭玄云大羹湆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敬尸也是祭祀之禮有大羹也大羹者大古初食肉者煮之而已未有五味之齊祭神設之所以敬而不忘本也記言大羹不和故知不致者不致五味五味卽洪範所云酸苦辛鹹甘也）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粢音咨食音嗣鑿子洛反精米也字林作糳子沃反云糲米一斛舂爲八斗〔疏〕注黍稷至精鑿○正義曰釋草云粢稷舍人曰粢一名稷稷粟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士虞記云明齊鄭云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然則粢是稷之別名但稷是諸穀之長粢亦諸穀揔名周禮小宗伯辨六粢之名物鄭玄云六粢謂黍稷稻粱麥苽是諸穀皆名粢也祭祀用穀黍稷爲多故云黍稷曰粢飯謂之食傳云粢食不鑿謂以黍稷爲飯不使細也九章算術粟率五十鑿二十四言粟五斗爲米二斗四升是則米之精鑿）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袞冕黻珽。（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袞古本反黻音弗下同珽他頂反韠音必笏音忽持簿步古反徐廣云持簿手版也〔疏〕注袞畫至持簿○正義曰袞衣謂畫龍於衣祭服玄衣纁裳詩稱玄袞是玄衣而畫以袞龍袞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玉藻曰龍卷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稷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言觀古人之象謂觀衣服所象日月以至黼黻十二物皆衣服之所有也華蟲以上言作會宗彝以下言絺繡則二者雖在服而施之不同冬官考工記畫繢與繡布采異次知在衣則畫之在裳則刺之故鄭玄禮注及詩箋以下皆云衣裳繡以此知袞是畫文故云袞畫衣也袞衣以下章數鄭玄

注司服云有虞氏十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自九章而下如鄭此言九章者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在衣藻六粉米七黼八黻九在裳鷩冕者去龍去山自華蟲而下七章華蟲一火二宗彝三在衣餘四章在裳毳冕者去華蟲去火五章自宗彝而下宗彝一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裳希冕者去宗彝去藻三章自粉米而下粉米一在衣餘二章在裳玄冕者其衣無畫裳上刺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數九文不取宗彝則與鄭異也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古禮鄭玄注弁師云天子袞冕以五采繅前後各十二旒旒有五采玉有十二鷩冕前後九旒毳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袞冕三采繅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繅前後七旒旒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前後五旒旒有二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繅二采玉其旒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黻韠制同而名異鄭玄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故云黻韋韠也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鄭玄易緯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黻韠之元由也易下繫辭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爲網罟以佃以漁則田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說上古之時云昔者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是田漁而食因衣其皮也又曰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易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易之布帛自黃帝始也垂衣裳服布帛初必始於黃帝其存蔽膝之象未知始自何代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言舜始作黻也尊祭服而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黻者易云朱紱方來利用亨祀知他服謂之韠者案士冠禮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韠是他服謂之韠以冕爲主非冕謂之他此欲以兩服相形故謂黻爲韋韠黻之與韠祭服他服之異名耳其體制則同玉藻說玄端服之韠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發首言韠句末言韋明皆以韋爲之凡韠皆象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尊卑之韠直色別而已無他飾也其黻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玄云黻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王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是說黻之飾也玉藻曰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玄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韠之制也記傳更無款制皆是韠義明其制與韠同經傳作黻或作韍或作芾音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韍如今蔽膝戰國

連兵以韍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韍天子赤皮蔽膝蔽膝古韍也然則漢世蔽膝猶用赤皮魏晉以來用絳紗爲之是其古今異也以其用絲故字或有爲紱者天子之笏以玉爲之故云珽玉笏也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是有玉笏之文也禮之有笏者玉藻云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版也然則笏與簿手版之異名耳蜀志稱秦宓見大守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玉藻云笏畢用也因飾焉言貴賤盡皆用笏因飾以示尊卑其上文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鄭玄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是其尊卑異也大夫與士笏俱用竹大夫以魚須飾之士以象骨爲飾不敢純用一物所以下人君也用物既殊體制亦異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玄以爲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前後皆方正也荼謂舒懦所畏在前也圜殺其首屈於天子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故首末皆圜前後皆讓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諸侯以下與天子又異珽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是也冬官考工記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之珽長三尺也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短於天子荼諸侯以下度分皆然也

帶。裳。幅。舃。（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者舃複履○幅音逼舃音昔縢徒登反複音福）

【疏】注帶革至複履○正義曰下有鞶是紳帶知此帶爲革帶玉藻革帶博二寸鄭云凡佩繫于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鞶革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示有革事故用革爲帶帶爲佩也昭十二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下裳故云衣下曰裳幅與行縢今古之異名故云若今行縢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鄭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縢訓緘也然則行而緘足故名行縢邪纏束之故名邪幅舃者屨之小別鄭玄周禮屨人注云複下曰舃禪下曰屨然則舃之與屨下有禪複爲異屨是揔名故云舃複屨謂其複下也鄭玄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舃赤舃者冕服之舃白舃者皮弁之舃黑舃者玄端之舃其士皆著屨纁屨者爵弁之屨白屨者皮弁之屨黑屨者玄端之屨其卿大夫服冕者亦赤舃餘服則屨其王后禕衣玄舃褕狄青舃闕狄赤舃鞠衣黃屨展衣白屨禒衣黑屨其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命衣狄者皆舃其餘皆屨其舃之飾用對方之色赤舃黑飾是也屨之飾用比方白屨黑飾是也

衡。紞。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紞多敢反字林丁坎反紘獲耕反綖音延字林弋善反上時掌反下上下同）

【疏】注衡維至上覆○正義曰此四物者皆冠之飾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鄭玄云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彼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冠由此以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王后之衡以玉爲之故追師掌焉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紞者縣瑱之纏垂於冠之兩旁故云冠之垂者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紞則紞必纊線爲之若今之條繩鄭玄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條必雜色而魯語獨言玄者以玄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純玄色也紘纓皆以組爲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於兩旁結之於領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也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紘
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纓鄭玄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者用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有笄故用紘緇布冠無笄故用纓也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紘綖知紘亦織而爲之士冠禮言組纓組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綖冠上覆者冕以木爲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綖論語商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知其色用玄也孔安國論語注云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即是綖也鄭玄玉藻注云延冕上覆也此云冠上覆者冠冕通名故此注衡及綖皆以冠言之其實悉是冕飾也

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

【疏】注尊卑各有制度○正義曰此上十二物者皆是明其制度哀伯思及則言無次第也鄭玄覲禮注云上公衮無升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是衮有度也冕則公自衮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是冕有度也黻則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是黻有度也珽則玉象不同長短亦異是珽有度也衮冕鷩冕裳四章毳冕希冕裳二章是裳有度也鄭玄屨人注云王吉服舃有三等赤舃爲上冕服之舃下有白舃黑舃王后祭服舃有三等玄舃爲上褘衣之舃下有青舃赤舃是舃有度也紞則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紞有度也天子朱紘諸侯青紘是紘有度也其帶幅衡綖則無以言之傳言昭其度也明其尊卑各有制度

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率音律鞞補頂反鞛布孔反鞞鞛刀削之飾藉在夜反削音笑）

【疏】注藻率至下飾○正義曰鄭玄覲禮注云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典瑞注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此言以韋爲之指木上之韋其實木爲幹也禮之言繅皆有玉共文大行人謂之繅藉曲禮單稱藉故知所以藉玉也大行人云公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知大小各如其玉也大行人注云繅藉以五采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是由有奠之時須有繅以之藉玉故小大如玉耳典瑞職曰王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是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也凡言五采者皆謂玄黃朱白蒼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就成也五就謂五帀每一帀爲一就也禮之言藻其文雖多典瑞大行人聘禮覲禮皆單言繅或云繅藉未有言繅率者故服虔以藻爲畫藻率爲刷巾杜以藻率爲一物者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且哀伯謂之昭數固應禮之大者享當舉拭物之巾與藻藉爲類故知藻率正是藻之複名藻得稱爲藻藉何以不可名爲藻率也玉藻說帶之制曰士練帶率下辟凡帶有率無蔽功鄭玄云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率積如今作幭頭爲之也然則禪而不合纓率其邊謂之爲率此以韋衣木蓋亦綷積其邊故稱率也鄭司農典瑞注讀繅爲藻率之藻似亦藻率共爲藻也詩曰鞞琫容刀故知鞞鞛佩刀削之飾也少儀云刀授穎削授拊削是刀之類故與刀連言之鞞鞛二名明飾有上下先鞞後鞛故知鞞爲上飾鞛爲下飾劉君以毛詩傳下曰鞞上曰琫而規杜氏但鞞鞛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不可以規杜過也

鞶。厲。游。纓。（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帬○鞶步干反游音臣注同膺於陵反索悉各反）

【疏】注鞶紳至索帬○正義曰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即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上帶爲革帶故云鞶紳帶也所以別上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
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以爲厲大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而復名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爲垂貌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玄華辟垂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緇辟下垂賈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唯鄭玄獨異禮記內則注以鞶爲小囊讀厲如裂繻之裂言鞶囊必裂繒緣之以爲飾案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爲帶名言其帶革帶絲耳鞶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縏袠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裹書之物爲袠言其施帶施縏袠亦非囊也若以縏爲小囊則袠是何器若袠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鞶即是紳帶爲得其實游是旌旗之垂者飾之別名九旗雖各有名而旌旗爲之揔號故云旌旗之游也案巾車王建大常十有二斿又大行人云上公九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其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其斿各如其命數其鳥旟則七斿熊旗則六斿龜旐則四斿故考工記云鳥旟七斿以象鶉火熊旗六斿以象伐龜旐四斿以象營室也鄭司農巾車注云禮家說曰纓當胸以削革爲之鄭玄云纓今馬鞅是纓在馬膺前也服虔云纓如索帬今乘輿大駕有之然則漢魏以來大駕之馬膺有索帬是纓之遺象故云如索帬也案巾車玉路樊纓十有再就鄭玄注云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金路樊纓九就象路樊纓七就革路條纓五就鄭玄云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木路前樊鵠纓鄭玄云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

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

【疏】注尊卑各有數○正義曰藻有五采三采之異是藻率有數也毛詩傳說容刀之飾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是鞞鞛有數也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帶廣四寸士廣二寸是鞶厲有數也玉路十二斿金路九斿是游有數也玉路纓十有二就金路纓九就是纓有數也數之與度大同小異度謂限制數謂多少言其尊卑有節數也

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黼音甫戾力計反）

【疏】注火畫至相戾○正義曰考工記記畫繢之事云火以圜鄭司農云爲圜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又曰水以龍鄭玄云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是衣有畫火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考工記文也其言形若斧兩已相戾相傳爲說孔安國虞書傳亦云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是其舊說然也周世衮冕九章傳唯言火龍黼黻四章者略以明義故文不具舉衣之所畫龍先於火今火先於龍知其言不以次也

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比并是反械戶戒反）

【疏】注車服至虛設○正義曰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玄地黃是其比象天地四方也比象有六而言五者玄在赤黑之間非別色也昭二十五年傳云九文六采言采色則有六故注以天地四方六事當之五行之色爲五色加天色則爲六故五色六采互相見也昭其物者以示物不虛設必有所象其物皆象五色故以五色明之

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錫音揚馬面當盧鈴音令額顏客反鑣彼驕反旂勤衣反）

【疏】注錫在至鳴聲○正義曰鄭玄巾車注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也詩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然則錫在眉上故云在馬額也詩稱輶車鸞鑣知鸞在鑣也鑣在馬口兩旁衡在服馬頸上鸞和亦鈴也以

（處異故異名耳爾雅釋天說旌旗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置旐端是鈴在旂也鍚在馬頟鈴在旂先儒更無異說其鸞和所在則舊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玄經解注取韓詩爲說秦詩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及商頌烈祖之箋又云鸞在鑣是疑不能定故兩從之也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鸞既在鑣則和當在衡經傳不言和數未知和有幾也四者皆以金爲之故動則皆有鳴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疏〕注三辰至之明○正義曰春官神士掌三辰之法鄭玄亦以爲日月星也謂之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帀而王所以示民早晚民得以爲時節故三者皆爲辰也三辰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以爲旌旗象天之明也九旗之物唯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大常故舉以爲言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下尊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時但營洛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卽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寘之豉反又置也邪似嗟反雒音洛本亦作洛夏戶雅反郟古夾反鄏音辱〔疏〕注九鼎至郟鄏○正義曰據宣三年傳知九鼎是殷家所受夏九鼎也戰國策稱齊救周求九鼎顏率謂齊王曰昔周伐殷而取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鼎八十一萬人挽之挽鼎人數或是虛言要知其鼎有九故稱九鼎也知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者鼎者帝王所重相傳以爲寶器戎衣大定之日自可遷置西周乃徙九鼎處于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爲都又以商書洛誥說周公營洛邑則知武王但有遷意周公乃卒營之地理志云河南縣故郟鄏地也武王遷九鼎焉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言卽今河南城者晉時猶以爲河南縣成王定鼎宣三年傳文）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之屬〔疏〕注蓋伯夷之屬○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讓國俱逃歸周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既平殷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爰采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檢書傳之說非武王者唯此人故知是伯夷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內史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於魯〔疏〕注內史至於魯○正義曰周禮春官內史中大夫是周大夫官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易文言文也）○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近附近之近〔疏〕注楚國至會謀○正義曰地理志云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今南郡江陵縣北有郢城史記稱文王徙都于郢地理志依史記爲說此時當楚武王也譜云楚羋姓顓頊之後也其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南郡枝江是也熊達始稱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今江陵是也昭王徙鄀惠王八年獲麟之歲也惠王二十一年春秋之傳終矣惠王五十七年卒自惠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年而秦滅之楚世家稱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爲楚武王是楚武王始僭號稱王也劉炫云號爲武武非謚也）○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脩舊好也。（惠隱之好○好呼報反注同）○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飮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爵飮酒器也既飮置爵則書勳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舍音赦置也舍音捨〔疏〕冬公至禮也○正義曰凡公行者或朝或會或盟或伐皆是也孝子之事親也出必告反必面事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廟反必告至不言告禰廟而言告宗廟者諸廟皆告非獨禰也禮記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宗廟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由此而言諸侯朝天子則親告祖禰祝史告餘廟朝鄰國則親告禰祝史告餘廟其路遠者亦親告祖故于其反也言告于祖禰明出時亦告祖也出時不言祖者鄭玄云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明道遠者亦親告祖矣雖親與不親而諸廟皆告故總言告于宗廟也曾子問曰凡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入皆以幣告也但出則告而遂行反則告訖又飮至故行言告廟反言飮至以見至有飮而行無飮也飮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廟中飮酒爲樂也襄十三年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勞策勳其事一也舍爵乃策勳策勳常在廟知飮至亦在廟也彼公至自晉朝還告廟也此公至自唐盟還告廟也十六年公至自伐鄭傳曰以飮至之禮伐還告廟也三者傳皆言禮知朝會盟伐告廟禮同傳所以反覆凡例也朝還告至而獻子書勞則策勳者非唯討伐之勳雖常事有以安國寧民或亦書功于廟也公行告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功則告事而已無不告也反行必告而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唯八十二耳其餘不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慢於禮者舉大例言耳其中亦應有心實非慢而不宜告者若行有恥辱不足爲榮則克躬罪已不以告廟非爲慢於禮也若事實可恥而不以爲恥反行告廟則史亦書之宣五年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釋例曰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固當克躬罪己不以嘉禮自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飮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是不應告而告故書之以示過也釋例又曰桓公之喪至自齊此則死還告廟而書至者也莊公違禮如齊觀社用飮至之禮此則失禮之書至者也宣公黑壤之會以賂免諱不書盟而復書至亦諱不以見止告廟也襄公至自晉此則榮還而書至者也昭公至自齊居于鄆此則宜告而書至者也諸書至皆告廟啓反或卽實而言或有所諱辟傳於伐見飮至之禮於宣見書過之譏於朝見書勞于廟舉此三者以包其他行也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十七年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公始得歸而書公至自會是諱其見止而以會告廟故傳曰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是諱止而以會告也諸侯盟者必在會後皆書公至自會不言公至自盟者以盟是因會而爲之初必以會徵衆公行以會告廟故還以會告至雖并以盟告亦不云至自盟爲行時不以盟告故也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于溫遂圍許經書公至自圍許襄十年公會諸侯于相遂滅偪陽經書公至自會二文不同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耳無他義也定十二年公至自圍成行不出竟而亦告廟者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偶國仲由建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伐之雖不越境動衆興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于廟也○注爵飮至功也○正義曰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飮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飮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飮不自節爲人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餉也然則飮酒之器其名有五而總稱爲爵案燕禮爵用觚觶此飮至之爵不過用觚觶而已爲人君者實不踰月欲民速觀爲善之利故舍爵卽書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爲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成會事○參七南反一音三上時掌反）○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條晉地大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仇音求）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疏〕千畝之戰○正義曰案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于千畝取此戰事以爲子名也）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服晉大夫○名如字或彌政反）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言也）義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疏〕夫名至生亂○正義曰出口爲名合宜爲義人之出言使合於事宜故云名以制義杖義而行所以生出禮法故云義以出禮復禮而行所以體成政教故云禮以體政以禮爲政則正下民故云政以正民今晉侯名子不得其宜禮教無所從出政不以禮則民各有心故爲始兆亂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

（有此言○耦五口反妃芳非反）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爲名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替他計反廢也少詩照反諷芳鳳反）〔疏〕（注穆侯至諷諫正義曰大子與桓叔雖並因戰爲名而所附意異仇取於戰相仇怨成師取能成師衆緣名求義則大子多怨▲仇而成師有徒衆穆侯本立此名未必先生此意但寵愛少子於時已著師服知桓叔將盛故推出此理因解其名以爲諷諫欲使之強幹弱枝耳人臣規諫若無端緒馮何致言以申已志非謂人之立名必將有驗而何休謂左氏後有興亡由立名善惡引后稷名棄爲膏肓以難左氏非也）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爲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賓傅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爲傅相○靖才井反欒力官反）〔疏〕（注靖侯至傅相○正義曰案晉世家靖侯生僖侯僖侯生獻侯獻侯生穆侯穆侯生桓叔靖侯是桓叔之高祖也史傳稱祖皆云祖父故謂高祖爲高祖父非高祖之父也特云靖侯之孫則知傳意言其得貴寵公孫爲傅相也此人之後遂爲欒氏蓋其父字欒）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立家。（卿大夫稱家臣）卿置側室。（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疏〕（注側室至一官○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守公宮正室守大廟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故知側室是衆子言其在適子之旁側也文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是卿得立此官也卿之家臣其數多矣獨言立此一官者其餘諸官事連於國時選用異姓皆得爲之其側室一官必用同族是卿廢所及唯知宗事故特言之案世族譜趙穿是夙之庶孫於趙盾爲從父昆弟而爲盾側室然還其宗之庶者而爲之未必立卿之親弟）大夫有貳宗。（適子爲小宗次子爲貳宗以相輔貳○適丁厤反爲小宗本或作爲大宗誤）〔疏〕（注適子至輔貳○正義曰禮有大宗小宗天子諸侯之庶子謂之別子及異姓受族爲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承嗣百世不遷謂之大宗爲父後者諸弟宗之五世則遷謂之小宗五世遷者謂高祖以下喪服未絕其繼高祖之適則緦服之內共宗之其繼曾祖之適則小功之內共宗之繼祖繼禰所宗及亦然故鄭玄喪服小記注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以緦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即遷也禮記大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是言大宗小宗之別也大夫身是適子爲小宗故其次者爲貳宗以相輔助爲副貳亦立之爲此官也杜知非大宗而云小宗者以其大夫不必皆是大宗據爲小宗者多故杜言之也若大夫身爲大宗亦止得立貳宗官耳禮記據公族爲說故言別子爲祖主說諸侯庶子耳其實異姓受族亦爲始祖其繼者亦是大宗但記文不及之耳沈云適子爲小宗謂是大夫之身爲小宗次者爲貳宗謂大夫庶弟貳宗以側室爲例皆是官名與五宗別）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爲分別也衰殺也○分扶問反又如字親七刃反又如字衰初危反注同復扶又反別彼列反殺所界反）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冀望上位○覬音冀覦羊朱反字林羊住反說文云欲也）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諸侯而在甸服者○甸徒練反）〔疏〕（注諸侯至服者○正義曰周公斥大九州廣土萬里制爲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衞要六服爲中國夷鎮蕃三服爲夷狄大司馬謂之九畿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言其服事王也如其數計甸服內畔尚去京師千里晉距王城不容此數而得在甸服者周禮設法耳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未必每服皆如其數也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是王畿不正方也志又云東都方六百里半之爲三百里外有侯服五百里爲八百里計晉都在大原去洛邑近八百里也畿既不方服必差改故晉在甸服也）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潘父晉大夫也昭侯文侯子）晉人立孝侯。（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鄂國以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立哀侯于翼）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翼南鄙邑○陘音刑）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桓元年盡二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五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桓公第二盡十八年釋文自此卷以下無春秋經傳集解六字餘並同）

桓公

經元年

公即位（惠棟云鄭衆曰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云古位立同字棟案鄭注周禮小宗伯之職云故書位作）立

今遭喪繼立者（宋本作繼位）

注公以至爲文時之所隱（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公以至所隱）

成會鄭於垂（宋本鄭作禮是也）

知非仲尼非意也（宋本監本毛本下非作新正德本閩本作本是也○今訂作本）

書灾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灾作災）

傳元年

言雨自上而下浸潤於土（土諸本誤作上）

疑謬誤（宋本謬作繆）

魯親班齊饋（閩本監本毛本親誤稱）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石經督作督後同葉抄釋文亦作督廣韻以督爲俗字又詳昭十二年校勘記儀禮士冠禮注云宋大夫有孔甫甫字或作父賈公彥云甫通作父）

美而艷（釋文作豔石經凡豔字皆作艷淳熙本同）

經二年

宋督弑其君與夷（纂圖本弑作殺非注同下注宋有弑君之亂亦誤殺）

言弑其君則可（監本毛本言誤主）

禮必擁蔽其面（宋本擁作郭案禮記內則鄭注云擁猶障也）

自是以下滕當稱子（宋本監本毛本當作常）

故以稷爲河東之稷山（諸本作山此本作止今訂正）

不敢自同於正君（監本毛本敢誤可）

傳二年

君子至其君（宋本此節正義在故先書弑其君句下）

或語出邱明之意而託諸賢者（宋本託作記非）

洩冶之罪（宋本洩作泄）

君子者言其可以居上位（閩本監本毛本脫言字）

○注經稱至妄也（宋本○作疏此節正義在注督之妄也下）

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宋本岳本城作成案續漢郡國志作成郜上無北字釋例亦無北字）

郜國濟陰成武縣東南（宋本監本毛本作城武非也）

以茅飾屋著儉也（監本毛本飾屋誤飭室）

清廟肅然清淨之稱也（宋本岳本足利本淨作靜是也案疏文作靜宋本岳本無也字）

疏君人至子孫（宋本此節正義在故昭令德以示子孫之下）

○注以茅至之稱（○宋本作疏此節正義宋本在注肅然清靜之稱下）

冬官考工記有葺屋瓦屋（宋本監本毛本葺作茸案考工記作葺）

傳言清廟茅屋（宋本言作曰）

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禮記明堂位複作復字按復複古今字）

敬王若存（盧文弨挍本若下有事字）

大路越席（越席家語作趏席王肅注云趏越同禮記禮運與其越席釋文引字書越作趏）

大路玉路祀天車也（監本毛本玉誤王釋文云本或無天字者非）

大路至越席結草（宋本無越席二字）

路之最大者（宋本路上有大路二字是也）

粢食不鑿（釋文云鑿字林作毇云糲米一斛舂爲八斗說文毇字亦云一斛舂爲八斗也淮南子主術訓作粢食不毇玉篇糳字下引傳作粢食不糳陳樹華云糳爲鑿蓋古字假借）

六粢謂黍稷稻粱麥苽（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粢作粢非也）

韍韋韠以蔽膝也（閩本監本毛本韠誤鞸淳熙本膝誤脈）

黻韠制同而名異（毛本黻作黼非）

古禮鄭元注弁師云（宋本古上有其字）

古者田漁而食（諸本作田此本誤曰今訂正）

凡韠皆象裳色（毛本象作是非）

記傳更無黻制（宋本毛本作無韍制按蔽膝之正字作韍从韋其作黻从黹者假借字也）

或曰笏可以簿疏物也（宋本笏作薄案釋名書契作簿可上有言字）

蜀志稱秦密見太守以簿擊頰（案密今三國志作宓擊閩本監本誤繫）

珽之言珽然無所屈（珽然之珽當作挺）

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閩本監本毛本二尺誤三尺）

毛傳曰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監本毛本偪作偪案毛傳作偪）

偪束其脛（宋本監本毛本偪作偪）

襌下曰屨（宋本監本毛本襌作禪非下襌複宋本毛本亦誤禪複）

履是緫名（監本毛本履誤屨）

屨之飾用比方（毛本屨作履非）

衡紞紘綖（文選張平子東京賦衡作珩李善引傳文及杜注同案珩與衡音義同）

爵弁笄纚組纓（案儀禮士冠禮纓作紘）

其實悉冕冕飾也（宋本監本毛本冕字不重是也）

藻率鞞鞛（文選東京賦李善注引率作繂非是詩公劉正義引鞛作琫）

鞸佩刀削上飾（宋本淳熙本岳本鞸作鞞是也○今依訂正）

木爲中榦（閩本監本毛本榦作幹下同非也）

典瑞大行人聘禮覲禮皆單言繅（宋本繅作藻）

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監本拭作栻非下同案孔仲遠誤也依說文帥佩巾也即帨字古率帥通用故儀禮注云古文帥作率服虔云禮有刷巾其語亦見說文凡儀禮言帨者即左傳之率也）

故知藻率正是藻之複名（監本複作複非）

凡帶有率無箴功（閩本箴誤葴監本毛本作蒧亦非）

士以下皆襌不合而率積（監本毛本襌作禪非下同率宋本作繂）

削授柎（宋本柎作拊與禮記少儀合）

鞶厲游纓（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斿旌旗之斿字從㫃訓與旒同傳云鞶厲游纓是也案周禮司几筵正義文選東京賦李善注引並作斿周易訟卦正義引作旒惠棟云說文無斿字有游字云旌旗之游從㫃汓聲汓與泅同上形下聲按斿之變爲游省爲斿俗爲旒假借爲流其實一也）

大夫元華辟垂（閩本監本毛本華誤革）

婦事舅姑施縏袠（毛本縏誤鞶）

革路絛纓五就（周禮條作絛此因鄭注絛讀爲條遂改作條）

木路翦樊鵠纓（周禮翦作前此因鄭注前讀爲緇翦之翦遂改作翦）

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監本毛本璗誤盪說文云琫佩刀上飾珌佩刀下飾天子以玉諸侯以金惠棟云爾雅者六經之訓詁也其釋器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是璆珌當作鏐珌也）

是游有數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游作斿）

今當虛也（詩箋亦作今閩本監本毛本誤令）

春官神士掌三辰之法（案周禮士作仕毛本誤土）

昏明遞市而王（宋本監本毛本市作巿不誤閩本作布王宋本監本毛本作正是也）

遷九鼎于雒邑（釋文云雒本亦作洛書召誥傳引作洛周禮冢宰正義文選任彥昇奏彈劉整注引並同陳樹華云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師古曰魚豢云漢火德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段玉裁云此本不經之談而顏氏信之且傳會之云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爲雒字也魏志黃初元年幸洛陽裴注引魏畧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以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乃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爲洛裴氏引魏畧於此者正謂黃初元年幸洛陽乃有此詔前此皆用雒後此皆用洛魚氏錄魏詔云爾則魏文帝之失也漢以前皆用雒非漢去水加佳也）

時但營洛邑（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毛本作雒與傳文合）

以臣伐君（案史記伯夷列傳伐作弒）

爰采薇矣（史記伯夷列傳爰采作采其）

臧孫其有後於魯（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臧孫作故曰不誤○今依訂正）

昭王徙都（閩本監本毛本都誤鄀）

反必告至（閩本監本毛本告作面）

命之曰仇（漢書五行志中引作名之曰仇案名即命也說文云名自命也閔元年傳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史記魏世家引名作命禮記祭法黃帝正名百物國語魯語作成命百物史記天官書免七命索隱曰謂免星凡有七名也是命名古同聲同義）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漢書五行志中引畝作畮顏師古云畮古畝字也）

命之曰成師（史記晉世家漢書五行志命並作名）

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毛詩祈父正義引作介休）

異哉君之名子也（石經初刊之作子磨改作之史記名作命）

夫名以制義（陳樹華云漢書引傳義作誼案誼義古今字）

復禮而行（閩本監本毛本復作履）

自古有此言（宋洪邁容齋隨筆引杜注亦作言惠棟挍本改作名云宋本作名未知所據何本也）

兄其替乎（惠棟云三體石經作其替漢書五行志引傳乎作虖案虖古乎字）

則大子多怨仇（監本毛本作仇怨）

惠之二十四年（石經作惠之廿四年惠棟云石經凡經傳中二十字作廿三十字作卅此古文春秋左氏傳本文也說文廿二十并也卅三十并也古文省說文所謂古文乃孔壁中之文也案說文廿字卅字讀如入如娑唐人用廿代二十用卅代三十仍讀二十三十其讀不同見廣韻注）

故封桓叔于曲沃（顧炎武云石經故誤政案石經不誤）

適子爲小宗次者爲貳宗（釋文云小宗本或作爲大宗誤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次子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作次者）

下不冀望上位（文選王命論李注引冀作敢）

惠之三十年（石經作惠之卅年）

鄂國以隱五年奔隨（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國作矦）

哀侯侵陘庭之田（史記晉世家庭作廷）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六（桓三年盡六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厤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厤故不書王嬴齊邑今泰山嬴縣○經三年正月從此盡十七年皆無王唯十年有二傳以爲義或有王字者非嬴音盈 疏 注經之至嬴縣○正義曰桓公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凡四年於春有王九年春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雖春有月悉皆無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范甯注云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先儒多用穀梁之說賈逵云不書王弒君易祊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杜以正是王正厤從王出故以爲王者班厤史乃書王明此厤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厤則諸侯之史不得書王言此十三年無王皆王不班厤故也劉炫規過云然天王失不班厤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厤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厤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厤如杜所注厤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年王室方定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厤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則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厤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春秋之厤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闕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厤過再失閏者是周司厤也魯司厤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司厤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厤爲王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改易歲年哀十三年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厤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厤既言厤爲王班又稱爲人輒改改之不彈於王亦復何須王厤杜之此言自相矛楯以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大雨霖廧咎如潰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今刪定知此不書王非是經之闕文必以爲失不班厤者杜之所據雖無明文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杜以周禮有頒告朔于邦國都鄙以有成文故爲此說但齊桓晉文以前翼戴天子王室雖微猶能班厤至靈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厤或諸侯所爲亦遂稟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然則司厤之過魯史所改據此而言有何可責劉君不尋此旨橫生異同以規杜過恐非其義也）○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約如字又於妙反歃所洽反垣音袁）○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無傳既盡也厤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月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闕於所不見 疏 注既盡至不見○正義曰食既者謂日光盡也故云既盡也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爲弦全照乃成望望爲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厤家之說當日之衝有大如日者謂之闇虛闇虛當月則月必滅光故爲月食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是言日奪月光故月食也若是日奪月光則應毎望常食而望亦有不食者由其道度異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亦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故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日食者實是月映之也但日之所在則月體不見聖人不言月來食日而云有物食之以自食爲文闕於所不見也）○公子翬如齊逆女。（禮君有故則使卿逆 疏 注禮君至卿逆○正義曰天子尊無與敵不自親逆使卿逆而上公臨之諸侯則親逆有故得使卿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是當使人天子不親逆也襄十五年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是知天子之禮當使卿逆而上公臨之也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對哀公指言魯事是諸侯正禮當親逆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上明不爲之傳以其得禮故也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以卿不行爲非禮知君有故得使卿逆也）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讙呼端反蛇以支反）公會齊侯于讙。（無傳）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於廟也不言翬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讙）○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無傳五穀皆熟書有年 疏 有年○正義曰年訓爲稔謂歲爲年者取其歲穀一熟之義故禾稼既收農功畢入以其歲豐於常故史書有年於策此書有年宣十六年書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五穀大熟爲大有年杜取穀梁爲說其義亦當然也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玄云五穀麻黍稷麥豆也月令五時所食穀也賈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案昭元年傳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是言歲豐爲佐助之非妖異之物也君行既惡澤不下流遇有豐年輒以爲異是則無道之世唯宜有大饑不宜有豐年非上天佑民之本意也且言有不宜有傳無其說釋例曰劉賈許因有年大有年之經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之傳以爲經諸言有皆不宜有之辭也據經螟螽不書有傳發於魯之無鸜鵒不以有字爲例也經書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不可謂不宜有此年不宜有此月也螟螽俱是非常之災亦不可謂其宜有也）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武公曲沃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 疏 注武公至之右○正義曰武公莊伯子世本世家文也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故知御爲戎僕右是戎車之右也）逐翼侯于汾隰。（汾隰汾水邊○汾扶云反汾水名下濕曰隰 疏 注汾隰汾水邊○正義曰釋例曰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東南至晉陽縣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陽縣入河爾雅釋地云下溼曰隰知汾隰汾水邊也）驂絓而止。（驂騑馬○驂七南反絓戶卦反騑芳非反 疏 注驂騑馬○正義曰說文云騑驂旁馬是騑驂爲一也初駕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已又駕一馬以兩服爲參故謂之驂又駕一馬乃謂之駟故說文云驂駕三馬也駟一乘也兩服爲主以漸參之兩旁二馬遂名爲驂故摠舉一乘則謂之駟指其騑馬則謂之驂詩稱兩驂如舞二馬皆稱驂禮記稱說驂而賻之一馬亦稱驂是本其初參遂以爲名也驂馬在衡外挽靷每絓於木由頸不當衡故也名騑者以駟馬有騑騑之容故少儀云騑騑翼翼是也）夜獲之。及欒共叔。（共叔桓叔之傅欒賓之子也身傅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死○共音恭注同殉似俊反）○會于嬴。成昏于齊也。（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介音界 疏 注公不至禮也○正義曰此成昏謂聘文姜也詩刺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言桓公以媒得文姜此云不由媒者公親會齊侯必無媒也詩舉正法以刺上傳據實事以解經故不同耳）○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修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好呼報反注同 疏 注昏禮至其義○正義曰公子遂逆女傳言尊君命是奉時君之命也此言脩先君之好是稱先君爲辭也翬遂俱是逆女傳文各言其一是互舉其義昏禮納采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其納徵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徵是男家辭也主人禮賓辭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是女家辭也彼士禮也故稱先人若諸侯則稱先君以此知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齊侯送姜氏本或作送姜氏于讙公子則下卿送公子公女 疏 凡公至送之○正義曰昏以相敵爲耦先以敵國爲文然後於大國小國辨其所異姊妹於敵國猶上卿送之於大國則上卿必矣且姊）

妹禮於先君不以所嫁輕重雖則小國亦使上卿送也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文承公子之下謂送公子非送姊妹也周禮序官唯有中大夫無上大夫也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鄭玄云上大夫曰卿則上大夫卽卿也又無上大夫矣而此云上大夫者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五人之中又復分為上下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分大夫為上下也○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揔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疏〕注古者至釋之○正義曰經書來聘傳言致夫人是行聘禮而致之也故知使大夫隨加聘問得所以存謙敬序殷勤也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與此事同而文異故辨之云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揔曰聘是詳內略外之文傳嫌其不同故以致夫人釋之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為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翊臨晉縣魏國河東河北縣○芮如銳反國名惡烏路反翊音翼）〔疏〕注為明至北縣○正義曰地理志云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也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也世本芮魏皆姬姓尚書顧命成王將崩有芮伯為卿士名諡不見魏之初封不知何人閔元年晉獻公滅魏芮則不知誰滅之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狩手又反夏戶雅反下同）〔疏〕注冬獵至書地○正義曰冬獵曰狩爾雅釋天文也易比卦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鄭玄云王者習兵於蒐狩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唯背走者順而射之不中則已是其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禦皆為敵不敵已加以仁恩養威之道是說三驅之事也狩獵之禮唯有三驅故知行三驅之正禮得田獵之常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善其得時明禮皆無違矣周之春正月建子卽是夏之仲冬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田狩從夏時也釋例曰三王異正朔而夏數為得天雖在周代於言時舉事皆據夏正故公以春狩而傳曰書時禮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也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曰言非其地也舉地名者皆言其非地故知此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國內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曰西狩於▲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而言則狩于禚▲蒐于紅及比蒲昌間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為之傳三十三年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是其諸國各有常狩▲之處違其常處則犯害居民故書地以譏之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官渠氏伯糾名也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書名以譏之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糾居黝反）〔疏〕注宰官至放此○正義曰周禮天官有大宰小宰宰夫知宰是官也傳言父在故名知伯糾是名自然渠為氏矣周禮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未知伯糾是何宰也貶之乃書名則於法當書字但中下大夫例皆書字則此宰高下猶未可量故注直言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慎疑故也詩稱濟濟多士書戒無曠庶官為政有三擇人為急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今其父居官而使子攝職是王者輕傳爵位遺人則可故書名以譏之糾之出聘事由於王而貶糾者王不應授糾糾不應受使二者俱有其過貶糾亦所以責王如宰咺之比也春秋編年之書四時具乃得為年此無秋冬知是史闕文也舊史先闕故仲尼因之膏肓何休以為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為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鄭箴之云仍叔之子者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覿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鄭氏所箴與杜同云伯糾名且字非杜義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郎非狩地故書時合禮）〔疏〕注郎非至合禮○正義曰春秋之世狩獵多矣見於經者無數事焉良由得時得地則常事不書故也以獲麟在於大野得地則不書其地知地時並得則例皆不書此書公狩于郎必是有所譏刺所刺之意在於失常地也但傳於棠與河陽已云言非其地則非地之責於理已見而此狩得時恐并時亦刺駮出合▲禮而非禮自明故注申其意言郎非狩地唯時合禮以時合▲禮地非禮也公羊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羊說諸侯遊戲不得過郊故有遠近之言左氏無此義要言遠者亦是譏其失常地也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秦以芮小輕之故為芮所敗）○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為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鮑步飽反）〔疏〕注未同至兩書○正義曰僖二十三年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檢經傳魯未與陳盟而書鮑名知其來赴以名故也隱八年蔡侯考父卒注云盟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案史記年表隱之元年是陳桓公之二十三年則桓公亦得與惠公盟而云未同盟者以蔡侯之卒去惠尚近故疑與惠公盟此去惠公年月已遠且自隱公以來陳魯未嘗交好於惠公之世亦似無盟故以未同盟解之也以長厤推之知甲戌己丑別月而赴者竝言正月故兩書其日而共言正月若其各以月赴亦應兩書其月但此異年之事設令兩以月赴則當以四年十二月甲戌陳侯鮑卒五年正月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疏〕注外相至故書○正義曰傳言朝經言如知如卽朝也下文周公如曹與此相類故云外相朝皆言如也魯出朝聘例言如獨言外朝者經有公朝王所以不盡云公如故獨云外也朝聘而謂之如者爾雅釋詁云如往也朝者兩君相見揖讓兩楹之間聘者使卿通問鄰國執圭以致君命據行禮而為言也魯之君臣出適他國始行卽書於策未知成禮與否經每有在塗乃復是禮未必成故直云如言其往彼國耳不果必成朝聘也公朝王所則朝訖乃書故指朝言之此齊鄭朝紀亦應朝訖乃告但略外故言如耳外相朝例不書而此獨書者傳言欲以襲紀紀人知之明其懼而告魯故書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父字幼弱之辭也譏使童子出聘）〔疏〕注仍叔至出聘○正義曰天子大夫例皆書字仍氏叔字知是天子大夫也公羊穀梁皆以仍叔之子為父老代父從政左氏直云弱也言其幼弱不言父在則是代父嗣位非父在也伯糾身未居官攝行父事故稱名以貶之此子雖已嗣位而未堪從政故繫父以譏之譏王使童子出聘也蘇氏用公羊穀梁之義以為父老來聘非父沒義或當然

○葬陳桓公。（無傳）○城祝丘。（無傳齊鄭將襲紀故）○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從如字又才用反）○大雩。（傳例曰書不時也失龍見之時○雩音于祭名見賢遍反）○螽。（無傳蚣蝑之屬為災故書○螽音終蚣相容反蝑相魚反）〔疏〕注蚣蝑至故書○正義曰釋蟲云蜇螽蚣▲蝑揚雄方言云舂黍謂之蚣蝑陸機▲毛詩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卽舂▲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十數步爾雅又有蠜螽土螽樊光云皆蚣蝑之屬然則螽之種類多故言屬以包之傳稱凡物不為災不書知此為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不書奔以朝出也為下▲實來書也曹國今濟陰定陶縣○陶同勞反）〔疏〕州公如曹○正義曰周禮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然則三公之外爵稱公者唯二王之後杞與宋耳此州公及僖五年晉人執虞公並是小國而得稱公者鄭玄王制注以為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滿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言爵尊國小盡指此州公虞公也案虞是克商始封非為殷之餘國鄭玄之言不可通於此矣杜之所解亦無明言唯世族譜云虞姬姓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為虞仲之後處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為公未知孰是或可嘗為三公之官若虢公之屬故稱公也以其無文故備言之劉炫難服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復周公大公之勲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遷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土亦應廣安得爵為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不亦宜減安得地旣削小爵尚尊崇此則理之不通也○注不書至陶縣○正義曰如者朝也以朝出國不得書奔外朝不書以因來向魯故書其本也世本州國姜姓曹國伯爵譜云曹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也武王封之陶上今濟陰定陶縣是也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之元年也伯陽立十五年魯哀公之八年而宋滅曹地理志濟陰郡定陶縣詩曹國是也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佗桓公弟五父也稱文公子明佗非桓公母弟也免桓公大子○佗大河反免音問父音甫）公疾病而亂。

作。國人分散。故再赴。【疏】（公疾病○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病謂疾益困也）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奪不使知王政。○襲音習）【疏】（注奪不使知王政○正義曰隱三年傳稱王貳于虢謂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也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即周鄭交惡未得與之八年傳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於是始與之政共鄭伯分王政矣九年傳曰鄭伯爲王左卿士然則虢公爲右卿士與鄭伯夾輔王也此言王奪鄭伯政全奪與虢不使鄭伯復知王政故鄭伯積恨不復朝王）

○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虢公林父王卿士○將音子匠反下及注大將同）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黑肩周桓公也）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子元鄭公子拒方陳○拒俱甫反下同陳直覲反下文之陳反注同）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不能相枝持也○卒尊忽反下同）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萃聚也集成也○萃似類反）曼伯爲右拒。（曼伯檀伯○曼音萬）【疏】（注曼伯檀伯○正義曰十五年傳曰鄭伯因櫟人殺檀伯昭十一年傳曰鄭京櫟實殺曼伯知一人也）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麗力之反注同縫扶容反乘繩證反）【疏】（注司馬至陳法○正義曰史記稱齊景公之時有田穰苴善用兵景公尊之位爲大司馬六國時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乃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是彼文也五人爲伍周禮司馬序官文也）戰于繻葛。（繻葛鄭地○繻音須）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爲號令○旝古外反又古活反本亦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磓敵麾許危反）【疏】（注旝旃至號令○正義曰旝之爲旃事無所出說者相傳爲然成二年傳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是在軍之士視將旗以進退也今命二拒令旝動而鼓望旗之動鼓以進兵明旝是可觀之物又旝字從㫃旌旗之類故知旝爲旃也周禮司常通帛爲旃故云通帛爲之謂通用一絳帛無畫飾也鄭玄云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鄉遂大夫或載旃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如鄭之意則將不得建旃而此軍得有旃者僖二十八年傳曰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是知戰必有旃故以旝爲旃也鄭氏之言自謂治兵之時出軍所建不廢戰陳之上猶自用旃指麾今時爲軍猶以旌麾號令故云蓋今大將之麾執以爲號令也賈逵以旝爲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其機以追敵與賈同也案范蠡兵法雖有飛石之事不言名爲旝也發石非旌旗之比說文載之㫃部而以飛石解之爲不類矣且三軍之衆人多路遠發石之動何以可見而使二拒準之爲擊鼓候也注以旃說爲長故從之）

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射食亦反中丁仲反殿多見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於此收兵自退○隕于敏反）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勞力報反注同名仲字仲足一本作名仲字足）【疏】（注祭足至非也○正義曰隱元年傳稱祭仲生云祭仲足此云祭足十一年傳云祭封人仲足此人雖名字互見而不知孰字孰名公羊以仲爲字左氏先儒亦以爲字但春秋之例諸侯之卿嘉之乃書字十一年經書祭仲而事無可嘉注意以仲爲名故云名仲字仲足釋例曰伯仲叔季固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爲名者而公羊守株專謂祭氏以仲爲字旣謂之字無辭以善之因託以行權人臣而善其行權逐君是亂人倫壞大教也說左氏者知其不可更云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此爲因有告命之例欲以苟免未是春秋之實也宰渠伯糾蕭叔大心皆以伯叔爲名則仲亦名也傳又曰祭仲足或偏稱仲或偏稱足蓋名仲字足也是辨其名仲之意也凡傳所記事必有意存焉此丁寧說鄭言其志在苟免知其意言王討之非也）

○仍叔之子。弱也。（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之於末秋）【疏】（注仍叔至末秋○正義曰此子來聘傳雖不言聘意蓋爲將伐鄭而遣告魯也經在伐鄭之上傳在伐鄭之下明其必有深意故注者原之以爲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之於末秋譏其夏至而秋末反也下句更言秋大雩則秋未爲末注云末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伐鄭此仍叔之文在秋事之末故云末秋也下文更云秋者自爲欲顯天時更別言秋）

○秋。大雩。書不時也。（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相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重直用反）【疏】（注十二至凡事○正義曰上旣言秋王以諸侯伐鄭而此復言秋故解之方發雩祭之例須辨雩祭之月欲顯言天時以指忌慢之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凡事則不須每事重舉時也襄二十六年重言秋者彼注自釋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

凡祀。啓蟄而郊。（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蟄直立反正音征）【疏】（注言凡至南郊○正義曰下三句謂雩烝嘗也雩是祭天嘗烝祭宗廟此無祭地而言祭地者因天連言地耳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對則別爲三名散則揔爲一號禮諸侯不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故雩亦祀帝書傳皆不言魯得祭地蓋不祭地也魯不祭地而注言天地者以發凡言例雖因魯史經文然凡之所論揔包天子及諸國則凡公嫁女於天子諸卿皆行及王曰小童之例是也此凡祀亦揔包天子及諸國則有祭地之文故社連言之釋例云凡祀舉郊雩烝嘗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祭皆通其他羣祀不錄可知也礿祠及地祇經無其事故不備言亦約文以相包也礿祠之祭過則亦書但無過時者故經不書耳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大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迄于今踵而不改今厤正月雨水中四月小滿中八月秋分中十月小雪中注皆以此四句爲建寅建巳建酉建亥之月則啓蟄當雨水龍見當小滿始殺當秋分閉蟄當小雪晉世之厤亦以雨水爲正月中而釋例云厤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者因傳有啓蟄之文故遠取漢初氣名欲令傳與厤合其餘三者不可強同其名雖則不同其法理亦不異故釋例云案厤法有啓蟄驚蟄而無龍見始殺閉蟄此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推不得有異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之驚蟄旣啓之後遂驚而走出始蟄之後又自閉塞也是言啓蟄爲正月中閉蟄爲十月中也注以閉蟄爲十月而釋例云十一月遂閉之者以正月半蟄蟲啓戶二月初則驚而走出十月半蟄蟲始閉十一月初則遂閉之傳稱四者皆舉中氣言其至此中氣則卜此祭次月初氣仍是祭限次月中氣乃爲過時旣以閉蟄爲建亥之月又言十一月則遂閉之欲見閉蟄以後冬至以前皆得烝祭也故釋例云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春分以前皆得郊則冬至以前皆得烝也釋例又曰傳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以建卯之月猶可郊知建子之月猶可烝也正由節卻月前未涉後月中氣故耳傳本不舉月爲限而舉候以言者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閒之以閏月故節未必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也土功作者不必日月故亦言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其大準也是言凡候天時皆不以月爲其節有參差故也若周禮不舉天象故以月爲正大司馬職曰中夏獻禽以享礿中冬獻禽以享烝言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謂孟月不得烝也釋例曰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下限至於仲月則上限起於孟月烝亦起建亥之月則起建申之月至此言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亦是下限也若是下限則周之正月得爲烝祭春秋之例得常不書而八年書正月烝者釋例云經書正月烝得仲月之時也其夏五月復烝此爲過烝若但書夏五月烝則唯可知其非時故先發正月之烝而繼書五月烝以示非時並明再烝瀆也然仲月雖不過時而月節有前有卻若使節前月卻卽爲非禮此秋大雩是建午之月耳而傳言不時明涉其中節故譏之釋例云龍星之體畢見謂立夏之月得此月則當卜祀過涉次節則以過而書故秋雩書不時此涉周之立秋節也言涉立秋節者謂涉立秋之月中氣節也過涉次節亦謂中節非初節也若始涉初節則不譏之矣如此傳注必是建寅之月方始郊天周之孟春未得郊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季夏周之六月卽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如彼記文則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啓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錄其言或中或否未必所言皆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啓蟄而郊禮記左傳俱稱獻子而記言日至傳言啓蟄一人兩說必有謬者若七月而禘獻子爲之時應有七月禘矣烝嘗過則書禘過亦應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是知獻子本無此言不得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

明堂位言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僭後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爲常明堂位後世之書其末章云魯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春秋之世三君見弑髽而弔士有誄俗變多矣尚云無之此言既誣則郊亦難信以此知記言孟春非正禮也鄭玄注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崐崘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於圜丘者祭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五德之帝大微宮中五帝坐星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五德之帝謂此也其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木德祭靈威仰也魯無冬至之祭唯祭靈威仰耳唯鄭玄立此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證之言郊則圜丘圜丘卽郊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秦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劉炫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嚳配也

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見賢遍反注同宿音秀爲于僞反）

【疏】注龍見至膏雨○正義曰天官東方之星盡爲蒼龍之宿見謂合昏見也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遠者豫爲秋收言意深遠也穀之種類多故詩每言百穀舉成數也雨之潤物若脂膏然故謂甘雨爲膏雨襄十九年傳曰百穀之仰膏雨是也傳直言雩而經書大雩者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此龍見而雩定在建巳之月而月令記於仲夏章者鄭玄云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杜君以爲月令秦法非是周典穎子嚴以龍見卽是五月釋例曰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欲爲秦制非古典也穎氏因之以爲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過於見此爲强牽天宿以附會不韋之月令非所據而據既以不安且又目違左氏傳稱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卽穎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文而欲以雩祭是言月令不得與傳合也鄭玄禮注云雩之言吁也言于嗟哭泣以求雨也郊雩俱是祈穀何獨雩爲吁嗟旱而脩雩言吁嗟可矣四月常雩於時未旱何當也吁嗟也賈服以雩爲遠故杜從之也一

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

【疏】注建酉至宗廟○正義曰嘗者薦於宗廟以嘗新爲名知必待嘉穀熟乃爲之也詩稱八月其穫穫刈嘉穀在於八月知始殺爲建酉之月陰氣始殺也釋例曰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以證始殺百草也月令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然則七月有白露八月露結九月乃成霜時寒乃漸歲事稍成八月嘉穀熟所薦之物備故以建酉之月薦嘗於宗廟案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則似七月穀熟矣七月當嘗祭而云建酉之月乃嘗祭者以上下準之始殺嘗祭實起於建申之月今云建酉者言其下限然杜獨於嘗祭舉下限者以秋物初熟孝子之祭必待新物故特舉下限而言之哀十三年子服景伯謂吳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公季辛而畢彼雖恐吳之辭亦是八月嘗祭之驗也何則於時會吳在夏公至在秋景伯言然之時秋之初也若嘗在建申當言九月不應遠指十月知十月是嘗祭之常期周之十月是建酉之月也建酉是下限耳若節前月卻孟秋物成亦可以孟秋嘗祭故釋例云周禮四仲月言其下限若建申得嘗何以釋例又云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又以始殺唯建酉之月者以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故釋例破賈服而爲此言也先此則不可十四年八月乙亥嘗乃是建未之月故注云先其時亦過也

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備矣○閉必計反又必結反字林方結反烝之承反）

【疏】注建亥至備矣○正義曰傳稱火伏而後蟄者畢周禮季秋內火則火以季秋入而孟冬伏昆蟲以孟冬蟄故知閉蟄是建亥之月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鄭玄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卽寒溫也祭統注云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是蟄蟲謂之昆蟲也月令仲春云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出言啓戶故蟄言閉戶爾雅釋詁云烝衆也知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名此祭爲烝

過則書。（卜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

【疏】卜日至慢也○正義曰祭必當卜卜有吉否不吉則當改卜次旬則不可期以一日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慢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度待洛反復音服後不音者皆同難乃旦反）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寔時力反省所景反）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秋。八月。壬午。大閱。（齊爲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戍嘉美鄭忽而忿欲以有功爲班怒而詐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閱音悅）

【疏】大閱○正義曰公狩于郎公狩于禚皆書公大蒐大閱不書公者周禮雖四時教戰而遂以田獵但蒐閱車馬未必皆因田獵田獵從禽未必皆閱車馬何則怠慢之主外作禽荒豈待教戰方始獵也公及齊人狩于禚乃與鄰國共獵必非自教民戰以矢魚于棠非教戰之事主爲遊戲而斥言公則狩于郎禚亦主爲遊戲故特書公也大蒐大閱國之常禮公身雖在非爲遊戲如此之類例不書公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公身在蒐而經不書公知其法所不書以其國家大事非公私欲故也且比蒲昌間皆舉蒐地此不言地者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於城內此亦當在城內○注齊爲至車馬○正義曰大閱之禮在於仲冬今農時閱兵必有所爲傳不言其意故注者原之於時四鄰與魯無怨又竟無征伐之處諸侯戍齊經所不見而傳說鄭忽怒事於大閱之上及十年鄭與齊衛來戰于郎知此大閱是懼鄭忽而畏齊人故以非時簡車馬也

蔡人殺陳佗。（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諸侯也傳例在莊二十二年）

【疏】注佗立至二年○正義曰殺陳佗傳無文不言無傳者以傳說此事在莊二十二年不是全無其事故不言無傳

○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大子者書始生也○適丁歷反傳同長丁丈反）

【疏】注桓公至生也○正義曰適妻長子於法當爲大子故以大子之禮舉之由舉以正禮故史書於策古人之立大子其禮雖則無文蓋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得卽爲大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不言大子也杜云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又云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以否蓋其父未爲君之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也釋例云據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杜此注云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然則雖適夫人之長子不用大子之禮亦不書也

○冬。紀侯來朝。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亦承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實來）

○楚武王侵隨。（隨國今義陽隨縣）

【疏】注隨國至隨縣○正義曰世本隨國姬姓不知始封爲誰隨以此年見傳僖二十年經書楚人伐隨自是以後遂爲楚之私屬不與諸侯會同至定四年吳入郢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諸侯哀元年隨侯見經其後不知爲誰所滅

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薳于委反）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瑕下加反）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少詩照反注及下同後皆倣此）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鬬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來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弃小國。（張自侈大也○被皮寄反下注被甲同間間廁之間張豬亮反注同一音如字侈昌氏反又式氏反）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羸劣追反注及下同）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率音律且子余反）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爲計故云以爲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子自此益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終始之○抗苦浪反）

【疏】以爲至其君○正義曰言此計令雖無益以爲在後圖謀也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耳少師得其君心君將必用其計若用少師則此謀必合故請示弱以希後日之利

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謀）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稱君美）今民餒而君逞欲。（逞快也○餒奴罪反餓也）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詐稱功德以欺鬼神○矯居兆反）

【疏】天方授楚○正義曰楚之先君熊繹始封於楚在蠻夷之間食子男之地至此君始彊盛威服鄰國似有天助故云天方授楚○臣聞至可也○正義曰臣聞小國

（之能敵大國也必小國得道大國淫辟如是乃得爲敵也其意言隨未有道而楚未爲淫辟敵楚也旣言隨未有道更說有道之事道猶道路行不失正名之曰道施於人君則治民事神使之得所乃可稱爲道矣故云所謂道者忠恕於民而誠信於神也此覆說忠信之義於文中心爲忠言中心愛物也人言爲信謂言不虛妄也在上位者思利民欲民之安飽是其忠也祝官史官正其言辭不欺誑鬼神是其信也今隨國民皆餒而君快情欲是不思利民是不忠也祝史詐稱功德以祭鬼神是不正言辭是不信也無忠無信不可謂道小而無道何以敵大君欲敵之臣不知其可也欲君之下楚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牷音全腯徒忽反）【疏】（注牲牛至曰盛。○正義曰周禮諸侯祭用大牢祭以三牲爲主知牲爲三牲牛羊豕也周禮牧人掌共祭祀之牲牷祭用純色故知牷謂純色完全言毛體全具也曲禮曰豚曰腯肥牛曰肥腯共文知腯亦肥也重言肥腯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服虔云牛羊曰肥豕曰腯案禮記豚亦稱肥非獨牛羊也粢是黍稷之別名亦爲諸穀之揔號祭之用米黍稷爲多故云黍稷曰粢粢是穀之體也盛謂盛於器故云在器曰盛）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也碩大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旣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畜許又反下皆同蕃音煩瘯七木反又作蔟同蠡力果反說文作瘰云瘯瘰皮肥也疥音介癬息淺反說文云乾瘍）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馨香之遠聞。○慝他得反聞音問又如字）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禋絜敬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幷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九族杜釋與孔安國鄭玄不同禋音因）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饑餒也。○饑音飢）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疏】（夫民至於難。○正義曰鬼神之情依人而行故云夫民神之主也以民和乃神說故聖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養民使成就然後致孝享由是告神之辭各有成百姓之意祭之所用有牲有食有酒耳聖人文飾辭義爲

立嘉名以告神季梁舉其告辭解其告意故奉牲以告神曰博碩肥腯者非謂所祭之牲廣大肥充而已乃言民之畜產盡肥充皆所以得博碩肥腯者由四種之謂故又申說四種之事四謂者第一謂民力普徧安存故致第二畜之碩大滋息民力普存所以致之者由民無勞役養畜以時故六畜碩大蕃多滋息民力普存又致第三不有疾病疥癬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身無疲苦故所養六畜飲食以理埽刷依法故皮毛身體無疥癬疾病民力普存又致第四備腯咸有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人皆逸樂種種養畜羣牲備有也奉盛以告神曰絜粢豐盛者非謂所祭之食絜淨豐多而已乃言民之糧食盡豐多也言豐絜者謂其春夏秋三時農之要節爲政不害於民得使盡力耕耘自事生產故百姓和而年歲豐也奉酒醴以告神曰嘉栗旨酒者非謂所祭之酒栗善味美而已乃言百姓之情上下皆善美也言嘉旨者謂其國內上下羣臣及民皆有善德而無違上之心若民心不和則酒食腥穢由上下皆善故酒食馨香非言酒食馨香無腥臊與穢乃謂民德馨香無讒諛邪惡也所謂馨香揔上三者由是王者將說神心先和民志故務其三時使農無廢業脩其五教使家道協和親其九族使內外無怨然後致其絜敬之祀於神明矣於是民俗大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戰無不克今民各有心或欲從主或欲叛君不得爲無違上之心而鬼神乏主百姓飢餒民方彫竭不得爲年歲豐也民既不和則神心不說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神所不福民所不與以此敵大必喪其師君且脩政撫其民人而親兄弟之國以爲外援如是則庶幾可以免於禍難也告牲肥碩言民畜多告粢豐絜言民食多告酒嘉旨不言民酒多而言民德善者酒之與食俱以米粟爲之於盛已言年豐故於酒變言嘉德重明民和之意○注雖告至所闕○正義曰劉炫云杜以博碩肥腯據牲體而言季梁推此出理嫌其不寔故云其寔皆當兼此四謂又民力普存非畜之形貌而季梁以之解情又申之民力適完則得生養六畜故六畜既大而滋息也博碩言其形狀大蕃滋言其生乳多碩大蕃滋皆複語也瘯蠡畜之小病故以爲疥癬之疾也不疾者猶言不患此病也○注嘉善至敬也○正義曰嘉善釋詁文也杜訓栗爲謹敬言善敬爲酒案詩實穎實栗與田事相連故栗爲穗貌此栗與嘉善旨酒相類故栗爲謹敬之心即論語云使民戰栗與此相似劉炫以栗爲穗貌而規杜過於理恐非○注父義至子孝○正義曰父母於子並爲慈但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爲名教訓愛而加教故以義爲稱義者宜也敎之義方使得其宜弟之於兄亦宜爲友但兄弟相敬乃有長幼尊卑故分出其弟使之爲共言敬其兄而友愛○注禋絜至族者○正義曰釋詁云禋敬也故以禋爲絜敬隱十一年注云絜齊以享謂之禋意亦與此同也漢世儒者說九族有二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駁云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婚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

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從古尚書說以九族爲高祖至玄孫也此注所云猶是禮戴歐陽等說以鄭玄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故簡去其母唯取其子以服重者爲先耳其意亦不異也不從古學與鄭說者此言親其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疏遠恩情已薄故刺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高祖至父己之所稟承也子至玄孫己之所生育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其能親也詩刺棄其九族豈復上遺父母下棄子孫哉若言棄其九族謂棄其出高祖出曾祖者然則豈亦棄其出曾孫出玄孫者乎又鄭玄爲昏必三十而娶則人年九十始有曾孫其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則是族終無九安得九族而親之三族九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爲不相値矣若緣三及九則三九不異設使高祖喪玄孫死亦應不得爲昏禮何不言九族之不虞也以此知九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來謀之。○難乃旦反下同）○北戎伐齊。齊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甲首被甲者首。○帥所類反少詩照反）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生曰餼。○饋其媿反遺也餼許既反牲腥曰餼）使魯爲其班。後鄭。（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疏】（注班次至闕文。○正義曰劉炫云在戍受饋而使魯爲班明魯人在矣襄五年戍陳書經此戍齊亦宜書今不書經疑史闕文以史策本闕仲尼不得書之十年說此云北戎病齊諸侯救之或可魯亦往救但傳無魯事之驗魯必不救不須解之）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郎師在十年）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言求福由己非由人也。○妻七計反下及注同）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言獨絜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佗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言必見怪於民）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爲辭爲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秋。大閱。簡車馬也。○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大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接如字鄭注禮記作捷讀此者亦或捷音）【疏】（注大牢至適也。正義曰大牢牢之大者三牲牛羊豕具爲大牢儀禮少牢饋食之禮以羊豕爲少牢以牲多少稱大少也詩公劉曰執豕于牢周禮充人

（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牢者養牲之處故因以爲名鄭玄詩箋云繫養曰牢是其義也禮記內則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文在三日負子之上則三日之內接之矣記云凡接子擇日鄭云雖三日之內必選其吉焉是三日之內擇日接之爲子接母故記稱接子此傳舉之之下鄭云接以大牢亦以接子爲文其實接母故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鄭玄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强氣也此言以禮接之則與鄭異也內則又云接子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等）卜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士之妻爲乳母○食音嗣弧音胡蓬步工反射天地食亦反【疏】注禮世至乳母○正義曰四方以上皆內則文也內則又云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謂乳也故以乳母言之鄭玄云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者定本直云射四方無天地案禮云桑弧蓬矢六今無天地誤也賈逵云桑者木中之衆蓬者草中之亂取其長大統衆而治亂）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阼才故反【疏】注世子至之婦○正義曰乃降以上皆內則文也鄭玄云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以其生於側室見於路寢故從外而升階也襄二年葬齊姜傳曰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宗之婦也公與夫人共命之故使宗婦侍夫人）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申繻魯大夫○繻音須）以名生爲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疏】注若文至名發○正義曰周本紀稱大王見季歷生昌有聖瑞乃言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是大王見其有瑞度其當興故名之曰昌欲合昌盛周也其度德命發則無以言之服虔云謂若大王度德命文王曰昌文王命武王曰發似其有舊說也舊說以爲文王見武王之生以爲必發兵誅暴故名曰發）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尼丘【疏】注若孔至尼丘○正義曰孔子世家云叔梁紇與顏氏禱於尼丘得孔子孔子生而首上汙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是其象尼丘也）取於物爲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鯉音里【疏】注若伯至曰鯉○正義曰家語本姓篇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并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賜因名子曰鯉字伯魚此注不言昭公賜而云人有饋之者如家語則伯魚之生當昭公九年昭公庸君孔子尚少未必能尊重聖人禮其生子取其意而遺其人疑其非昭公故）取於父爲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國。（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也【疏】注國君至名也○正義曰下云以國則廢名以國不可易須廢名不諱若以他國爲名則不須自廢名也且春秋之世晉侯周衛侯鄭陳侯吳衛侯晉之徒皆以他國爲名以此知不以國者謂國君之子不得自以本國爲名不以山川者亦謂國內之山川下云以山川則廢主謂廢主謂廢國內之所主祭也若他國山川則非其主不須廢也此雖因公之問而對以此法曲禮亦云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則諸言不以者臣民亦不得以也此注以其言國故特云國君子耳其實雖非國君之子亦不得以國爲名其言廢名廢禮之徒唯謂國君之子若使臣民之名國家不爲之廢也然則臣民之名亦不以山川而孔子魯人尼丘魯山得以丘爲名者蓋以其有象故特以類命非常例也）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隱痛疾患辟不祥也【疏】注隱痛至祥也正義曰鄭玄云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尚可指擿此則無時可辟俗語云隱疾難爲醫案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此與叔虞季友復何以異而云不得名也且黑臀黑肱本非疾病以證隱疾非其類也詩稱如有隱憂是隱爲痛也以痛疾爲名則不祥之甚故以爲辟不祥）不以畜牲。（畜牲六畜【疏】注畜牲六畜○正義曰爾雅釋畜於馬牛羊豕狗雞之下題曰六畜故鄭衆服虔皆以六畜爲馬牛羊豕犬雞周禮牧人掌牧六牲鄭玄亦以馬牛等六者爲之然則畜牲一物養之則爲畜共用則爲牲故并以六畜解六牲）不以器幣。（幣玉帛【疏】注幣玉帛○正義曰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然則幣玉帛者謂此圭璋璧琮帛錦繡黼之屬也以幣以幣爲玉帛則器者非徒玉器服虔以爲俎豆罍彝犧象之屬皆不可以爲名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衆家多以名字屬下句鐸待洛反徇似俊反本又作殉同舍音捨下同【疏】周人至諱之○正義曰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周人尊神之故爲之諱名以此諱法敬事明神故言周人以諱事神子生三月爲之立名終久必將諱之故須豫有所辟爲下諸廢張本也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注君父至斥言○正義曰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謂君父生存之時臣子不得指斥其名也禮稱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鄭玄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是對父則弟可以名兄對君則子可以名父非此則不可也文十四年傳曰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注云猶言某甲是斥君名也彼以不順故斥其名知平常不斥君也成十六年傳曰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注云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彼以對君故名其父知平常不斥父也雖不斥其名猶未是爲諱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衞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是其未爲之諱故得與君同名但言及於君則不斥君名耳既言生已不斥死復爲之加諱欲表爲諱之節故言然以形之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皆禮記檀弓文也既引其文更解其意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也親盡謂高祖之父服絕廟毀而親情盡也卒哭之後則以鬼神事之故言以諱事神又解終將諱之所諱世數自父上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此謂天子諸侯禮也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玄云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以其立廟事之無容不爲之諱也天子諸侯立親廟四故高祖以下皆爲諱親盡乃舍之既言以諱事神則是神名必諱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雝禘大祖祭文王之廟也其經曰克昌厥後周公制禮醢人有昌本之菹七月之詩周公所作經曰一之日觱發烝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爲諱而得言之者古人諱者臨時言語有所辟耳至於制作經典則直言不諱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是爲詩爲書不辟諱也由作詩不諱故祭得歌之尚書牧誓云今予發武成云周王發武王稱名告衆史官錄而不諱知於法不當諱也金縢云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縢之書親自讀之諱其父名曰改爲某既讀之後史官始錄依王所讀遂即云某武成牧誓則宣讀衆人宣訖則錄故因而不改也古者諱名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爲氏明其不得諱也屈原云朕皇考曰伯庸是不諱之驗也）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故廢名【疏】注國不至廢名○正義曰國名受之天子不可輒易若以國爲名終卒之後則廢名不諱若未卒之前誤以本國爲名則改其所名晉之先君唐叔封唐燮父稱晉若國不可易而晉得改者蓋王命使改之）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改其山川之名【疏】注改其山川之名○正義曰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之名不廢其所主之祭知者漢文帝諱恒改北嶽爲常山諱名不廢嶽是也劉炫云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不復更得其祀故須改其山川之名魯改二山是其事也）以畜牲則廢祀。（名豬則廢豬名羊則廢羊）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爲中軍【疏】廢祀、廢禮○正義曰祀以牲爲主無牲則祀廢器幣以行禮器少則禮闕祀雖用器少一器而祀不廢且諸禮皆用器幣故以廢禮揔之）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敖五羔反【疏】注二山至名山○正義曰晉語云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是其以鄉名山也禮稱舍故而諱新親盡不復更諱計獻子聘魯在昭公之世獻武之諱久已舍矣而尚以鄉對者當諱之時改其山號諱雖已舍山不復名故依本改名以其鄉對猶司徒司空雖歷世多而不復改名也然獻子言之不爲失禮而云名其二諱以自尤者禮入國而問禁入門而問諱獻子入魯不問故以之爲慙耳）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同日【疏】注物類也謂同日○正義曰魯世家云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之曰同是知同物爲同日也言物類者辨此以爲類命也）〇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春秋左傳注疏卷六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六（桓三年盡六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六）

經三年

以王法終治桓之事（案終下當有始字閩本監本毛本亦無穀梁注疏本並脫）

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宋本三作二非也）

其年王室方定（監本毛本定作亂案昭廿三年天王居于狄泉自是以後居無定所至廿六年王子朝奔楚始得入于成周遂定成周以爲都監毛本作亂非也）

是周司麻也魯司麻也（宋也當讀爲耶如荀子其求物也養生也浦鏜改作非魯誤）

哀十三年十二月螽（宋本三作二）

而以白食爲文（岳本文下有者字）

傳二年

至河東汾陽縣入河（宋本作汾陰案水經注云漢書謂之汾陰脽即其地也）

騑騑翼翼是也（禮記騑作匪匪此因鄭注匪讀如四牡騑騑遂改作騑）

故并見獲而死（毛本死作免非也）

齊侯送姜氏（釋文云本或作送姜氏于讙水經注汶水篇引傳文作齊侯送姜氏于下讙）

齊侯送姜氏本或作送姜氏于讙公子則下卿送公子公女（此二十三字乃釋文閩本監本毛本誤作注）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足利本仲年上補夷字非也）

世本芮魏皆姬姓（諸本作姓此誤作如今訂正）

經四年

皆無違矣（浦鏜正誤矣作失）

則狩于禚（監本禚作禚非後同）

則犯害去白（閩本監本毛本去白作民物亦非宋本作居民○今依宋本）

傳四年

故書時合禮（岳本書作唯非陳樹華云天放菴翻岳本改作書不誤）

駮出合禮（宋本毛本作合理）

以時合禮地非禮也（宋本地上有知字毛本合禮作合理非）

經五年

下文周公如曹（宋本周作州不誤）

魯出朝聘例言如（宋本監本毛本例下有亦字）

揚雄方言云（宋本毛本揚作楊非也案廣韻楊字下不言姓揚字注云姓出宏農天水二望漢書本傳云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

春黍謂之蚣蝑（監本春作舂非下同）

陸機毛詩疏云（宋本機作璣非）

其股狀如瑇瑁又（浦鏜正誤又作文案廣雅疏證引作文段玉裁曰此當作乂乂者今之鉸字或爲又或爲文皆非也）

爲下實來書也（宋本作寔來與傳合）

地理志（宋本志下有云字）

傳五年

民莫有鬬心（陳樹華云石經凡鬬字俱作鬭并是）

不能相枝持也（毛本枝作支文選李善注魏文帝與吳質書引杜注亦作支）

高渠彌（史記秦本紀作高渠眯）

爲魚麗之陳（後漢書劉表傳注引傳文作魚儷集韻云魚䴡陣名通作麗）

旝動而鼓（葉抄釋文旝作檜諸本皆作旝正義云旝字從㫃旌旗之類）

又旝字從於旌旗之類（宋本作從㫃不誤○今依訂正下說文載之㫃部同）

周禮司常通帛爲旝（宋本作通帛爲旜是也○今依訂正）

衆屬軍史無所將（宋本史作吏不誤○今依訂正）

發其機以追敵（宋本亦作追閩本監本毛本作磓其機諸本作以機）

況敢陵天子乎（監本毛本陵誤淩）

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足利本後人記云非異本作罪）

此爲因有告命之例（毛本爲作謂非）

蕭叔大心（諸本作心此本誤以今訂正）

仍叔之子（石經子字下增來聘二字非唐刻也）

譏其夏至而秋末反也（監本末誤來）

則秋未爲末（閩本監本毛本未誤末）

言凡祀通下三句（毛本祀誤事）

然凡之所論揔包天子及諸國（閩本監本毛本子作地誤）

比古人所名不同（閩本監本毛本比誤此）

非謂孟月不得蒸也（閩本監本毛本蒸作烝宋本作祭是也）

而傳言不時涉其中節（宋本節作氣）

雖鄭元立此爲義（案文獻通考祀后土門引作立爲此義）

遠爲百穀祈膏雨（論語先進正義引杜注云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按邢氏所引爲完雩之言遠者凡從于之字有迂遠之義也）

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諸本作五月惠棟校本作三月按依月令注作二是也秋三月三字連讀謂夏正之五月六月七月）

此爲強韋天宿以附會不韋之月令（宋本不韋上有呂字）

何當也吁嗟也（上也字閩本監本毛本作言宋本作已）

故烝祭宗廟（纂圖本烝作蒸非）

經六年

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監本年誤筆）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陸氏穀梁音義曰左氏作杞侯陳樹華云三年書公會杞侯於郕此作紀侯疑傳寫之誤）

國之之常禮（閩本監本毛本國之之作國家之宋本作國之常禮是也）

而傳說鄭忽怒事於大閱之上（監本鄭誤郎）

纂立未會諸侯也（淳熙本無也字足利本後人說云立異本作位）

傳例在莊二十二年（宋本無例字是也）

不稱太子者書始生也（案禮記內則正義引作不云世子書始生）

傳六年

書曰寔來（詩韓奕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惠棟云寔當作實石經傳作寔宋本同誤也陳樹華云案傳解經不容立異且公羊穀梁皆作寔來寔訓是是杜注乃云寔實也詩正義似未足據非也案錢大昕云孔氏所據乃服虔本非杜本也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即寔之古文春秋公羊穀梁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氏改從二傳失古文之舊矣）

故變文言實來（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實作寔）

楚人德之（毛本德誤得）

彼則懼而協來謀我（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來作以不誤）

必弃小國（岳本前後皆作弃唯此處作棄非）

楚之羸（顧炎武云石經羸誤作贏案顧炎武所據乃謬刻石經此處刓闕）

天方授楚（宋本此節正義在君何急焉之下）

○臣聞至可也（宋本○作蹄此節正義在注詐稱功德以欺鬼神之下）

今隨國民皆飢餒（閩本監本毛本作饑餒非）

粢盛豐備（案惠棟云禹廟殘碑作資盛說文作齍云稷也又云齍或從次作粢字按凡經典言粢盛皆粢盛之

（誤齍齋粢三字古通用爲祭祀之粢稷瓷粢二字同用爲周禮之粢瓷不知何時淆亂而莫有正之者）

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毛本民誤名詩旱麓篇思齊篇正義引傳文民上並有於字）

謂民力之普存也（詩我將篇正義引傳文謂下有其字）

謂其不疾瘯蠡也（釋文云瘯本又作蔟同蠡葉抄釋文引說文作蔟云族蔟皮肥也錢大昕云說文虫部蠃字注云畜產疫病也此瘯蠡之正字蠡蠃聲相近故假借爲蠡耳瘯亦俗字當爲族六畜之疫曰族蠃或作族蔟蔟蠃亦聲相近）

絜粢豐盛（後漢書列女傳注引傳文絜作潔）

兄友弟恭（宋本淳熙本恭作共）

禋絜敬也（岳本無也字足利本後人記云禋下異本有祀字）

并己之同族（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并誤非）

民饑餒也（釋文亦作饑宋本足利本作飢）

夫民至於難（宋本作對曰夫民至於難閩本監本毛本夫誤今）

百姓飢餒（閩本監本毛本飢作饑）

季梁推此出理（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推出此理）

嫌其不寔故云其寔皆當兼此四謂也（宋本寔並作實是）

但兄弟相敬（宋本敬作於）

言敬其兄而友愛（浦鏜正誤云友愛下疑脫其弟二字）

尙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宋本乃作反詩葛藟正義引屬上有親字）

異姓其服皆緦（宋本緦下有麻字）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閩本監本毛本別作列非浦鏜云名字衍）

夏會于成（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成作郕）

齊使乞師于鄭（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齊下有侯字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異本作齊侯使）

人各有耦（文選沈休文奏彈王源注引作人各有偶案耦偶正俗字）

接以大牢（釋文接如字鄭注禮記作捷讀此者亦或捷音案爾雅釋詁接捷也）

以牲多少稱大小也（閩本監本毛本作大小非也）

其寔接母（宋本寔作實不誤）

則皆降等（宋本降下有一字）

射天地四方（宋本淳熙本足利本無天地二字與定本合孔冲遠云今天地無誤也）

立於阼階西鄉（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鄉異本作向案經傳鄉背字多作鄉不作向也）

對曰名有五（石經名有二字初作日名有三字後改刊）

以名生爲信（論衡詰術篇生字在名字上按以生名以德名以類名語言一例論衡爲長）

以德命爲義（論衡作德名案命名古同聲同義）

以類命爲象（顧炎武云石經類誤德案石經類字殘闕右角尙可辨顧炎武所據乃謬刻）

若孔子首象尼丘（盧文弨挍本云禮記曲禮正義引孔子作仲尼）

孔子生而首上汙頂（案史記孔子世家作圩頂索隱謂圩音烏窊也故孔子頂若反宇）

娶於宋并官氏（監本毛本并作幵宋本作井段玉裁云作幷與漢禮器碑合）

取其意而遺其人（毛本遺作疑非）

謂廢主謂廢國內之所主（宋本無謂廢主三字是也）

鄭元亦以馬牛等六者爲之（浦鏜正誤爲疑當字誤）

以幣以幣爲玉帛（宋本以幣字不重是）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釋文以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云衆家多以名字屬下句陳樹華云淮南子曰祝則名君高誘注云周人以諱事神敬之至也詩公劉正義引王基曰周人以諱事神書盤庚正義引亦以神字絕句禮記曲禮鄭注引春秋傳曰名終將諱之武進臧琳經義雜記云名終將諱之者即曲禮所謂卒哭乃諱是）

以木鐸徇曰（釋文亦作徇又云本又作殉同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誤作狥下同）

不復更得其祀（宋本其作共）

名豬則廢豬（監本毛本豬作猪非）

廢爲中軍（纂圖本軍下增也字非）

更以其鄉名山（足利本後人記云名山下異本有者也二字）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七（桓七年盡十八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無傳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譏盡物故書。○焚扶云反）〔疏〕（注焚火至故書○正義曰咸丘地名以火焚地明爲田獵故知焚是火田也不言蒐狩者以火田非蒐狩之法而直書其焚以譏其盡物也釋例曰咸丘魯地非蒐狩常處經不言蒐狩但稱焚咸丘言火田盡物非蒐狩之義是言火田非狩法故不書狩狩既非法雖得地亦譏不復識其失地地咸丘知地亦非也禮記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是已蟄得火田也又爾雅釋天云火田爲狩似法得火田而譏其焚者說爾雅者李巡孫炎皆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鄭云襦細密之羅此時蟄者畢矣可以羅罔圍取禽也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然則彼火田者直焚其一叢一聚羅守下風非闌焚其一澤也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尚不盡取一羣豈容并焚一澤知其譏盡物故書也沈氏以周禮仲春火弊謂夏之仲春今周之二月乃夏之季冬故譏其盡物義亦通也）○夏。穀伯綏來朝。（○綏須唯反）○鄧侯吾離來朝。（不揔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筑音竹）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以春來夏乃行朝禮故經書夏。○辟匹亦反本又作僻同）〔疏〕（注辟陋至書夏○正義曰傳直云賤之不言賤意以穀鄧是南方諸侯近楚小國明以辟陋小國故賤之也賤之者以其朝禮不足故書名也曲禮云諸侯不生名今生書其名欲比之附庸但實非附庸故仍書其爵介葛盧言來不言朝全不能行朝禮此則行朝禮但禮不足耳傳在春經在夏經書實朝之日故春來至夏乃書之世本鄧爲曼姓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穀則不知何姓是誰滅之服注云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卒爲楚所滅无同好之救桓又有弒賢兄之惡故賤而名之衞冀隆難杜云傳曰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衞社稷又云服於有禮社稷之衞穀鄧在南地屬衡岳以越棄彊楚遠朝惡人卒至滅亡故書名以賤之杜駮論先儒自謂一準丘明之傳今辟陋之語傳本無文杜何所準馮知其辟陋傳又稱莒之辟陋而經無貶文穀鄧辟陋何以書名此杜義不通秦道靜釋云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文公來盟傳云賤之明賤其行夷禮也然則穀鄧二君地接荆蠻來朝書名明是賤其辟陋也此則傳有理例故杜據而言之若必魯桓惡人不合朝聘何以伯糾來聘譏其父在仍叔之子譏其幼弱又魯班齊饋春秋所善美魯桓之有禮責三國之來伐而言遠朝惡人非其辭也）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王以與鄭故求與鄭成。○盟音孟向傷亮反背音佩）〔疏〕（注盟向至鄭成○正義曰此盟向之邑必有主據之言求成于鄭是主求成也隱十一年王以與鄭傳稱王不能有然則鄭雖得之亦不能有故今始求成既而背之是背鄭歸王故王遷于郟若主不歸王則王無由得遷之也）○秋。鄭人、齊人、衞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郟王城。○郟古洽反）○冬。曲沃伯誘晉

小子侯殺之。（曲沃伯武公也小子侯哀侯子）

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無傳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例在五年○烝之承反夏戶雅反爲下于僞反復扶又反見賢遍反）〔疏〕（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正義曰衛氏難杜云上五年閉蟄而烝謂十月此正月烝則是過時而烝春秋有一貶而起二事者若武氏子來求賻一責天王求賻二責魯之不共此正月烝一責過時二責見瀆何爲不可而云非爲過時者秦氏釋云案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仲之月此正月則夏之仲冬何爲不得烝而云過時也又傳無過時之文明知直爲再烝而瀆也）○天王使家父來聘。（無傳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夏。五月。丁丑。烝。（無傳）○秋。伐邾。（無傳）○冬。十月。雨雪。（無傳今八月也書時失○雨于付反）○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爲天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卿不書舉重略輕○祭側界反）〔疏〕（注祭公至略輕○正義曰隱元年云祭伯今而稱公知其爲天子三公公羊亦云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從周向紀不由魯國縱令因使過魯自當假道而去不須言來也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既書其來又言遂逆是先來見魯君然後向紀知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魯命而往迎也凡昏姻皆賓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主令與夫家爲禮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爲主令與后家爲禮嫁女則送女於魯令魯嫁女與人迎后則令魯爲主使魯遣使往逆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姬至魯而後至夫家其王后昏后不來至魯者以王姬至魯待夫家之逆以爲禮故須至魯后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卽歸京師於逆稱王后舉其得王之命后禮已成於歸稱季姜申父母之尊言子尊不加於父母從父母之家而將歸於王據父母之家爲文故於歸申父母之尊也公不獨行必有卿從卿不書舉重略輕也知非卿不行者以傳云禮也釋例曰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知祭公如紀時亦有卿卿不書舉重略輕猶鞌邲之戰唯書郤克林父此天子使公卿之文是杜約彼文知公行必卿從也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玄駁之曰文王親迎於渭濱卽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於后則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此注之意猶以爲天子不親迎者以此時祭公迎后傳言禮也劉夏逆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王不當親也文王之迎大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爲天子禮也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且鄭玄注禮自以先聖爲周公及駁異義則以爲天子二三其德自無定矣）

傳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釁瑕隙也無德者寵國之釁也○釁許覲反注同）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沈鹿楚地）黃隨不會。（黃國今弋陽縣○弋餘職反）使薳章讓黃。（責其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下之請服也○下遐嫁反注同）〔疏〕（漢淮之間○正義曰漢淮二水名漢淮之間漢北淮南禹貢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孔安國云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河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釋例曰漢一名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經漢中魏興至南陽東南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禹貢又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釋例曰淮出義陽平氏縣桐柏山東北經汝陰淮南譙國沛國下邳至廣陵縣入海也）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遥見楚師○將失楚師一本無師字）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不從季梁謀）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速杞隨地逸逃也）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鬬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寵之故以爲右）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去起呂反注同）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虢仲王卿士虢公林父○緡亡巾反）○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

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伸父母之尊○伸音申）〔疏〕（注季姜至之尊○正義曰時當桓王故云桓王后也公羊傳曰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申父母之尊也公羊又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射姑音亦又音夜）〔疏〕（注曹伯至來朝○正義曰朝禮當君自親行不應使大子也當享而大子歎明年而曹伯卒知其有疾故使大子來朝也大子不合稱朝攝行父事故言朝也諸經稱世子及衛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爲大然則古者世之與大字義通也）

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爲書婦人行例也適諸侯雖告魯猶不書○爲于僞反）○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韓服巴行人巴國在巴郡江州縣○好音呼報反）〔疏〕（注韓服至州縣○正義曰以巴所使故言巴行人謂使人也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江州是其治下縣也昭十三年楚共王與巴姬埋璧則巴國姬姓也此年傳文十六年與秦楚滅庸以後不見蓋楚滅之）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道朔楚大夫巴客韓服）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鄾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鄾音憂沔面善反）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言非鄧人所攻）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鬬廉楚大夫）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二甥皆鄧大夫○聃乃甘反）〔疏〕（三逐巴師不克○正義曰三逐巴師謂鄧師逐巴師也不克謂楚巴不能克鄧故鬬廉設權以誘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衡橫也分巴師爲二部鬬廉橫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僞北北走也○衡如字一音橫陳直覲反注同又如字北如字一音[illegible]背）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僞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背音佩注同夾古洽反又古協反）鄧師大敗。鄾人宵潰。（宵夜也○潰戶對反）○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梁國在馮翊夏陽縣荀賈皆國名○夏戶雅反）〔疏〕（注梁國至國名○正義曰地理志云馮翊夏陽縣故少梁也是梁在夏陽也僖十七年傳曰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既以國配嬴則梁爲嬴姓世本荀賈皆姬姓僖十九年秦人滅梁荀賈不知誰滅之晉大夫有荀氏賈氏蓋晉滅之以賜大夫）○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適丁歷反）〔疏〕（注諸侯至上卿○正義曰繼子男以上皆周禮典命文也鄭玄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釋例曰周禮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公侯伯子男之世子出會朝聘之儀也誓者告於天子正以爲世子受天子報命者也未誓謂在國正之而未告天子者也曹之世子未誓而來故賓之以上卿謂比於諸侯之上卿繼子男之未命數相準故也是言曹大子由未誓之故賓之以上卿謂以賓客待之同上卿之禮也卿禮殽饔積膳之數掌客聘禮略有其事傳不言未誓知曹大子必未誓者若誓則下其君一等而已侯伯之子當如子男不得從以上卿之禮待之也釋例總論世子故言比於諸侯之上卿此指說曹國故分明辨之云各如其國之上卿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昭二十三年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然則小國之君乃當大國之卿小國之世子必不得當大國之卿故知各如其國之上卿耳何休膏肓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蘇云誓於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並是降下其君寧是安居父位）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酒始獻○享許兩反）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施父魯大夫○施式豉反人名字父音甫）〔疏〕（非歎所也○正義曰服虔云古之爲享食所以觀威儀省禍福無喪而戚憂必讎焉今大子臨樂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夏。五月。葬曹桓公。（無傳）○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無傳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中如字一音丁仲反背音佩）○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改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用周班惡三國討有辭○惡烏洛反又音烏路反）〔疏〕（注改侵至有辭○正義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侵伐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魯以周禮爲班則魯有禮矣三國伐有禮是討有辭矣春秋善魯之用周班不使三國得伐之故改侵伐而書來戰言若三國自來戰而魯人不與戰也釋例曰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夫子善魯人之秉周班惡三國之伐在檀故正王爵以表周制去侵伐以見無罪此聖人之所以扶獎王室敦崇大教故改常例以特見之是其義也）

傳十年。春。曹桓公卒。（終施父之言）○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虢仲王卿士詹父屬大夫○譖側鴆反詹章廉反）〔疏〕（注虢仲至大夫○正義曰周禮每卿之下皆有大夫傳言譖其大夫知是屬已之大夫非虢大夫者若虢國大夫虢仲自得加罪無爲譖之於王且其若是虢人不得以王師伐虢故也）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虞國在河東大陽縣）〔疏〕（注虞國至陽縣○正義曰譜云虞姬姓也周大王之子大伯之弟仲雍是爲虞仲嗣大伯之後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僖五年晉滅之地理志河東大陽縣周武王封大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志言大伯後者以仲雍嗣大伯故也）○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四年圍魏所執者）○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疏〕（注虞叔虞公之弟○正義曰祭叔既爲際公之弟知虞叔亦是虞公之弟）虞公求旃。（旃之也○旃之然反）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人利其璧以璧爲罪○諺音彥）〔疏〕（匹夫無罪○正義曰士大夫以上則有妾媵庶人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故書傳通謂之匹夫匹婦也）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賈買也○焉於虔反賈音古注同）乃獻。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將殺我○厭於鹽反下同）○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共池地名闕○共音洪一音恭）○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在六年）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不稱侵伐而以戰爲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綏苟佳反）先書齊、衛。王爵也。（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春秋所以見魯猶秉周禮○見賢遍反）〔疏〕（注鄭主至周禮○正義曰傳言先書齊衛則齊衛不合先書當先書鄭也春秋之例主兵者先書此則鄭人主兵鄭宜在先而先序齊衛者王爵齊衛爲侯侯尊於鄭伯故以王爵早爲序也不依主兵之例而以王爵序者魯班諸侯之戍以王爵爲次鄭忽負功懷怒致有此師故特改常例還以王爵次之見魯猶秉周禮故也）

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地闕）○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同盟於元年赴以名）○秋。七月。葬鄭莊公。（無傳三月而葬速）○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釋例詳之○聽吐定反）〔疏〕（注祭氏至詳之○正義曰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是諸侯之卿嘉之乃不名則於法當書名祭仲行無可嘉知仲非其字故云祭氏仲名也祭仲鄭卿而至宋見執必是行至宋也行使被執例稱行人此當云執鄭行人而不稱行人者聽宋迫脅以逐出其君罪之故不稱行人昭八年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傳曰罪不在行人也以罪不在則稱行人知祭仲罪在其身故去行人也釋例曰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與於見誘而以行人應命不能死節挾僞以篡其君故經不稱行人以罪之是譏罪仲之意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傳曰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是變例傳稱誘祭仲而執之則本非行人故經不言杜必知以行人應命罪之故不稱行人者祭仲若不至宋宋人何得執之既往至宋卽是因事而行亦既因事而行便爲使人之例杜以傳文稱誘故序其本意言非聘非會聽宋迫脅故不稱行人罪之經與齊人執鄭詹文亦何異劉君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妄規杜氏就如劉言既云罪其逐君何以嘉而稱字杜以蕭叔非字故知祭仲是名仲既書名爲罪則不稱行人是其貶責劉云祭仲本非行人未知有何所據）突歸于鄭。（突厲公也爲宋所納故曰歸例在成十八年不稱公子從告也文連祭仲故不言鄭）〔疏〕（注突厲至言鄭○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諸侯納之曰歸知此爲宋所納故曰歸也突實公子而不稱公子傳無褒貶之例知從告者之辭告者不言公子故不稱也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蔡季歸于蔡皆以字繫國突不繫鄭者以文連祭仲祭仲之上已有鄭字蒙上鄭文故不言鄭也以宋人執仲納突乃是一事連書故突得蒙上文其鄭忽奔衛則鄭人別告故不連上文）鄭忽出奔衛。（忽昭公也莊公既葬不稱爵者鄭人賤之以名赴）〔疏〕（注忽昭至名赴○正義曰僖九年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彼以未葬故繫父知既葬則成君此莊公既葬則忽成君矣宜書鄭伯出奔今書忽之名知鄭人賤之以名赴也其賤之意說在忽之復歸）○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無傳柔魯大夫未賜族者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闕○折之設反又市列反）〔疏〕（注柔魯至地闕○正義曰以柔不稱族與無駭相類是無族可稱知其未賜族也亦以蔡叔無善可嘉知叔是名叔亦無族蓋亦未賜族也）○公會宋公于夫鍾。（無傳夫鍾成地○夫音扶）○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無傳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闞口暫反須宣喻反）

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宋不書經闕）〔疏〕（注宋不書經闕○正義曰已明作傳本以解經經傳不同告傳是其實今傳有宋而經無宋知是經之闕文宋爲大國傳處鄭下是史文舊闕傳先舉經之所有乃以闕者實之故後言宋耳非謂盟之序列宋在下也服虔以爲不書宋宋後盟宋若後盟盟本無宋傳不得言齊衛鄭宋爲此盟也傳之上下例不虛舉經文舉此盟者爲經闕宋故也）○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屈居勿反楚大夫氏貳音二軫之忍反皆國名）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鄖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蒲騷鄖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鄖音云國名騷音蕭又音繆絞古卯反蓼音了本或作鄝同隨絞州蓼四國名夏戶雅反鄖本亦作䢵音云棘紀力反湖音胡）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卽屈瑕○敖五刀反）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邑亦國也○且日人逸反度待洛反）〔疏〕（注邑亦國也○正義曰書云欲宅洛邑傳每云敝邑是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郊郢楚地○郢以井反又以政反）〔疏〕（注君謂屈瑕也○正義曰禮坊記云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然則大夫不得稱君此謂屈瑕爲君者楚僭號縣尹稱公故呼卿爲君大夫正法當呼爲主昭元年傳醫和謂趙文子曰主相晉國是其事也祁盈之臣謂祁盈爲君伯有之臣謂伯有爲公是家臣稱其主耳）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近附近之近）〔疏〕（鄖有虞心○正義曰鄖人曰虞四邑之至冀其與己合勢有虞度外援之心而又自恃近城故無鬬志）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盍何不也濟益也○盍戶各反濟箋計反）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億於力反）〔疏〕（注商紂至夷人○正義曰古文尚書泰誓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昭二十四年傳引之云亦有離德已與本小殊此注以予爲武王又倒其先後者便文耳雖言傳曰非傳本文劉炫云欲以證商周之不敵故先少而後多非便文）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卒盟貳軫）○鄭昭公之敗北戎也。（在六年）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

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之母皆有寵。○妻七計反下注同援於眷反亹亡匪反本或作斖）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封人守封疆者因以所守爲氏○疆居良反）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曼鄧姓○爲公于僞反曼音萬）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姞姓宋大夫也以女妻人曰女○雍音於恭反女音尼據反注曰女同姞音其吉反又音其秩反）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應應對之應）〔疏〕注祭仲至應命。○正義曰傳言誘而執之則祭仲被誘如宋在宋見執執不在會知非會也被誘而往知非聘也直爲見誘而以行人應彼宋命也行人謂行往宋耳劉炫云杜欲成不稱行人之義故以行人言之　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衞。己亥。厲公立。

經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汶音問）○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燕人南燕大夫）○八月。壬辰。陳侯躍卒。（無傳厲公也十一年與魯大夫盟於折不書葬魯不會也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於八月從赴○躍羊略反）〔疏〕注厲公至從赴。○正義曰躍爲厲公世本文也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卽佗六年殺佗而厲公立也陳世家以佗與五父爲二人言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大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立七年大子免之三弟躍林杵臼共弒厲公而躍立是爲利公利公立五月卒林立是爲莊公案傳五父佗一人而世家以爲二人案經蔡人殺佗在桓公卒之明年不得爲佗立七年也佗以六年見殺躍以此年始卒不得爲躍立五月也既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世本本無利公皆是馬遷妄說東晳言馬遷分一人以爲兩人以無爲有謂此事也壬辰是七月二十三日上有七月書於八月之下如此類者注皆謂之日誤今云從赴者以其經不可通益欲兩解故也以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非正月之日而以正月起文傳言再赴是赴以正月也彼以十二月之日爲正月以正月赴魯知赴者或有以前月之日從後月而赴故因此以示別意　○公會宋公于虛。（虛宋地。○虛去魚反）○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宋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父音甫地名有父字者皆同甫音）○丙戌。衞侯晉卒。（無傳）（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未同盟而赴以名○重直用反下同）〔疏〕注重書至以名。○正義曰春秋之中唯此重書日其餘亦應有一日兩事各書日者但更無其日不可復知計赴告之體本應皆以日告史官書策復應各書其日但他國之告或有詳略魯史記注多違舊章致使日與不日無復定準及其仲尼書經不以日月褒貶或略或詳非此所急故日月詳略皆依舊文此重書丙戌非是義例以舊史所載故因史成文耳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也莊十一年傳例曰皆陳曰戰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爲文○見賢遍反陳直覲反）〔疏〕注既書至爲文。○正義曰春秋之例戰不言伐以其伐可知故略其文也伐者討有罪之辭言戰又言伐者皆是罪彼所伐之國此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言以鍾鼓聲其罪而伐之彼不服罪而反與我戰所以深責之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衞衞人及齊人戰此文亦當如彼宜云及宋人戰今直言戰于宋者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爲文皆陳曰戰是敵辭不言及宋戰不使宋得敵也十年郎之戰我有禮彼無禮齊鄭無辭以罪我不令與彼敵彼自獨戰爲文此戰我有信而宋無信我有辭以責宋不使宋敢敵我我自獨戰爲文郎戰我有辭故言戰不言伐此戰宋無辭故言伐不言戰與宋戰二者雖文皆獨戰而義存彼此俱是善惡有殊不得相敵故也

傳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卽穀丘也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句古侯反瀆音豆）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會而卒辭不與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情疏情疏而憾結故云長亂○屢力俱反本又作婁音同長丁丈反注同數音朔下同憾戶暗反）○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衞也樵薪也○輕遣政反扞戶旦反樵在遙反）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覆扶又反注同）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城下盟諸侯所深恥）〔疏〕注城下至深恥。○正義曰宣十五年楚圍宋傳稱華元謂子反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肯從城下之盟是其深恥也必爲深恥者諸侯當好事四鄰以衞社稷相時而動量力而行今乃構怨彊敵兵臨城下力屈勢沮求服受盟是其不知之甚將爲鄰國所笑故深恥之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彭水在新城昌魏縣）〔疏〕注彭水至魏縣。○正義曰釋例云彭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北至南鄉筑陽縣入漢　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伯嘉羅大夫諜伺也巡徧也○諜徒協反數色主反枝質而反伺音笥徧音遍）〔疏〕注羅熊至徧也。○正義曰羅熊姓世本文也說文云諜軍中反間也謂詐爲敵國之人入其軍中伺候間隙以反報其主故此訓諜爲伺而兵書謂之反間也巡徧也謂巡遶徧行之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衞師、燕師敗績。（大崩曰敗績例在莊十一年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衞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疏〕公會至敗績。○正義曰傳稱宋多責賂於鄭鄭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衞燕戰然則此戰之興本由宋鄭宋鄭相怨雖復各連同好當以宋鄭爲主其序紀在鄭上宋處齊下者若魯人不與而鄭國自行則以主兵爲先若與魯同行魯史所記則當以魯爲主不得復先主兵亦既不先主兵卽以大小爲序故紀先鄭也宋使齊爲主猶隱四年州吁伐鄭使宋爲主故齊先宋此以公在會故不以主兵爲先尊卑爲序故紀在鄭先若然莊二十六年會宋人齊人伐徐杜云宋主兵故序齊上彼魯亦在而先主兵者彼是魯之微人所會之國又少此則公自在會及所戰之國歷序又多故不與彼同也戰稱將敗稱師是史策之常法也史所以然者師是將之所帥戰則將爲重敗則羣師盡崩當舉師言敗若其敗還書將則是將身獨敗無以見師之大崩故戰則稱將敗則稱師言其衆師盡敗非獨將身敗也此燕人謂將也楚子傷目故稱楚子敗績此若云燕人敗績則是燕將身傷以此不得不稱師敗唯莊二十八年衞人敗績則違常文耳○注大崩至禮也○正義曰言史異辭者從莊二十八年衞人及齊人戰衞人敗績也此敗稱師而彼敗稱人是史異辭也史非一人立辭自異非褒貶之例也此二者於理則師是而人非但不以爲義故合各從其本耳杜以既葬爲成君雖則踰年猶待葬訖故以惠公爲非禮釋例曰父雖未葬喪服在身踰年則於其國內卽位稱君伐鄭之役宋公衞侯是也春秋書魯事皆踰年卽位稱公不可曠年無君則知他國亦同然據父未葬於其國內雖得伸其尊若以接鄰國則違禮失制也是言先君未葬則不得稱爵成君以接鄰國也杜言違禮失制禮制亦無明文案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彼以踰年未葬不得稱王命使是其禮制未可以此知接鄰國則違禮制也　○三月。葬衞宣公。（無傳）○夏。大水。（無傳）○秋。七月。○冬。十月。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趾足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見賢遍反齊箋計反難乃旦反諷方鳳反本亦作風）楚子辭焉。（不解其旨故拒之○解戶買反）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於益衆）

（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狃忕也蒲騷在十一年○狃女久反忕時世反又時設反）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也○好呼報反又如字）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訓諸司以德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諸之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威莫敖以刑也○易以豉反注同借子夜反貸他代反慢武諫反）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國在義陽隨縣賴人仕於楚者盡津忍反此類可以意求〔疏〕大夫至行也○正義曰大夫伯比言濟眾者非益眾之謂也其此伯比之意當謂君宜撫慰小人士卒以言信也教訓諸司長率以令德而威懼莫敖以刑罰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狃貫也貫於蒲騷之得勝遂恃勝以為常將自用其心不受規諫必輕小羅國以為無能君若不以言辭刑罰鎮重撫慰之莫敖其將不設備乎夫謂伯比伯比之意固當謂君教訓眾民而好以言辭鎮撫之召軍之諸司而勸勉之以善德見莫敖而告之道上天之意不借貸慢易之人不使慢易之人得勝言其必須敬懼也其意當如此耳若其不然此伯比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而更請益師乎○注狃忕也○正義曰說文云狃狎也忕習也郭璞云貫忕也今俗語皆然則狃忕皆貫習之義以貫得勝則輕易前敵將自用其意不復持重）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宣令也○徇似俊反）及鄢。亂次以濟。（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鄢於晚反又於萬反亂次以濟本或作亂次以濟其水〔疏〕注鄢水至入漢○正義曰釋例曰鄢水出新城沶鄉縣東南經襄陽至宜城縣入漢）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盧如字本或作廬音同）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縊自經也荒谷冶父皆楚地○縊一豉反荒如字本或作亢音同冶音也）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宋多責賂於鄭。（立突賂）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公後地期而及其戰故不書所戰之地〔疏〕注公後至之地○正義曰兩敵將戰必豫期戰地公未見紀鄭紀鄭已與齊宋先設戰期公不及設期皆及其戰故言戰而不書所戰之地言此地非公所期故不書也釋例曰桓十三年戰不書所所者期戰所在之地也公會戰而後其期猶及諸侯共其成敗故備書諸國而不書地成十六年傳曰戰之日齊國佐至於師此其類也然則諸戰書日者日即從月計此經當云二月己巳公會紀侯鄭伯今退己巳於鄭伯之下者春秋之例公之出會例多以月要盟戰敗例多以日故己巳之文在公會紀侯鄭伯之下十二年十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亦其類也服虔云下日者公至而後定戰日地之與日當同時設期公既不及期地安得及期日也劉炫云公會紀鄭告廟而行始行即書會也其戰之日則戰罷乃告廟史官雖連并其文而存其本旨己巳是戰日故下日以附戰）○鄭人來請脩好。（○好呼報反）

經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脩十二年武父之好以曹地曹與會○好呼報反與音預）○無冰。（無傳書時失）○夏五。（不書月闕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廩力錦反倉也〔疏〕注御廩至六年○正義曰傳稱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明嘗之所用是御廩之所藏也禮記祭義云天子為藉千畝諸侯百畝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藏帝藉之收於神倉鄭玄云重粢盛之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故為神倉以此諸文知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廩即倉之別名周禮廩人為倉人之長其職曰大祭祀則共其接盛鄭玄云接讀為扱扱以授舂人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是公所親耕之粟擬共祭祀藏於倉廩故謂之御廩災其屋而不損其穀故曰書不害也）乙亥。嘗。（先其時亦過也既戒日致齊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先悉薦反又如字齊側皆反〔疏〕注先其至示法○正義曰八月建未未是始殺故云先其時亦過也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享先王亦如之鄭玄云十日者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壬申在乙亥之前三日是致齊之初日也既已戒日致齊御廩雖災苟其不害嘉穀有穀可以共祭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也若害穀則當廢不可苟用他穀故也先時亦過過則當書但書過已有成例故傳指言不害故沈氏云杜以先時亦過過則當書傳何以專言不害此上明之意若非先時有災不害亦書若非御廩有災先時亦書進退明例也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為恐故衛難杜云若救之則息不害嘉穀則傳當有救火之文若如宋災傳舉救火今直言不害明知不以災為害杜必為不害嘉穀者秦氏答云傳所以不載救火者傳以指釋經文略舉其要所以不載救火至於宋鄭之災彼由簡牘備載詳畧不等不可相難也）○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無傳隱六年盟於艾）○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例在僖二十六年）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熟曰饔生曰餼〔疏〕注熟曰饔生曰餼○正義曰周禮外內饔皆掌割亨之事亨人給外內饔之爨亨煮饔者煮肉之名知熟曰饔哀二十四年傳稱晉人餼臧石牛以生牛賜之知生曰餼又聘禮致饔餼五牢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飪是熟肉腥是生肉知餼是未殺鄭玄以為生牲曰餼唯瓠葉箋云腥曰餼欲以牽為牽行故餼為已殺非定解也定解猶以生為餼傳諸言餼者皆致生物於賓也）○夏。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故曰書不害）○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在十二年）焚渠門。入及大逵。（渠門鄭城門逵道方九軌○逵求龜反）伐東郊。取牛首。（東郊鄭郊牛首鄭邑）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告伐而不告入取故不書○大音泰椽直專反榱也圜曰椽方曰桷說文云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

經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崩。（無傳桓王也）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無傳）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為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倚於綺反〔疏〕注突既至三年○正義曰凡諸侯出奔皆彼逐而出非自出也舊史書臣以逐君仲尼脩春秋責其不能自固皆以自奔為文以故注迹突之惡言其罪之意釋例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責其不能自安自固也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言其所犯處多非徒逐者獨惡君不能君故臣亦不臣之逐君其罪已著沒其臣名獨見君罪言罪不純在其臣故也衛獻公出奔不名鄭伯突及北燕伯款蔡侯朱等皆書名者從彼告辭故釋例曰衛赴不以名而燕赴以名隨赴而書之義在彼不在此也言責其不能自安自固自奔即是身罪名與不名不復著義故從告也昭三年傳曰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是變例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稱世子者忽為大子有母氏之寵宗卿之援有功於諸侯此大子之盛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彊不從祭仲之言修小善絜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為謀言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以大子之禮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亂鄭國者實忽之由復歸例在成十八年○介音界行下孟反○更音庚〔疏〕注忽實至八年○正義曰成十八年傳曰復其位曰復歸忽本既居君位然後出奔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經言復歸明是復位之例注言此者以忽之出奔不稱鄭伯歸言世子又非號非君而稱復歸嫌其不是復位故明之禮父在稱世子父之喪於今五年世子非所當稱故迹其稱之意鄧曼所生為世子是有母氏之寵也宗卿謂同姓之卿祭仲之女雍姬則祭仲姬姓是同宗卿也救齊敗戎是有功也而守節謂守瑣瑣循介之節不娶齊女也經書鄭忽出奔不稱伯見降名以赴也今稱世子子復歸是逆以大子之禮也逆大子之禮者以赴突是庶子無道出奔更欲擇君莫踰於忽以本是世子故迎之使還為是世子所以得歸鄭以世子名本不以嘗為君告時史因其告辭書曰世子實復本位書曰復歸而忽之為君不能自固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為君亂鄭國者實忽之由釋例與此注盡同其末云故仲尼因以示義言因舊史之文即稱世子示鄭人本有不以為君之義忽於隱公之世每稱公子六年稱大子則救齊之時已立為大子故也）○許叔入于許。（許叔許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

（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叔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疏〕（注許叔至逆例○正義曰入者自外之辭本其所自之處言其自許東偏而入于許國非從外國入也鄭莊公以十一年卒許叔今始入者蓋鄭突不使其復忽既得位親仁善鄰存許以德許人冀其爲己之援故此年始得入也小白陽生入皆稱名此叔稱字故云許人嘉之以字告也杜知是字者以蔡季子來歸亦以書字故知之也杜以傳例云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嫌此亦爲國逆之例釋例曰諸在例外稱入直是自外入內記事常辭義无所取賈氏雖夫人姜氏之人皆以爲例由先儒以爲國逆故言許叔本不去國非國逆之正例國逆正例據去國而來許叔本非去國故云非國逆例其實許始復國許叔得還上下交歡同心迎逆指其實事有國逆之理故於釋例云許叔有國逆之文但非國逆正例耳劉君不違此旨妄規杜失非也）○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無傳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牟亡侯反）〔疏〕（注三人至東北○正義曰三國俱稱入合行禮知其尊卑同也以邾子未得王命知牟葛之等是附庸郳黎來來朝附庸書名此若君自親來則亦應稱名若遣臣來聘又不得稱朝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是世子有稱朝之義知此三人皆附庸世子攝行父事而來朝也諸侯之卿稱名大夫降稱人是人之於名例差一等若附庸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釋例曰王之世子不名諸侯世子則名會王世子于首止曹世子射姑來朝是也附庸世子稱人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是也是言世子稱謂之等級也地理志泰山郡牟縣故牟國也陳留郡寧陵縣應劭曰故葛伯國然則於晉屬梁國也）○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也○櫟音歷翟徒歷反）○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先行會禮而後伐也○袲昌氏反相息亮反）〔疏〕（注先行會禮○正義曰知非不與謀言會者以言于袲故知此行會禮也若不言地直言會則是不與謀例也召陵會杜注云於召陵先行會禮與此同也）

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車服上之所以賜下）天子不私求財。（諸侯有常職貢）○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爲疑故母以所生爲本解之）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舍音捨汪烏黃反暴步卜反）公載以出。（愍其見殺故載其尸共出國）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檀伯鄭守櫟大夫○檀徒丹反）○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衞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蔡侯伐鄭。（春既謀之今書會者魯諱議納不正蔡常在衞上今序陳下蓋後至）〔疏〕（注春既至後至○正義曰宣七年傳例云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此春既謀之例當言及今書會者魯諱與諸侯聚議納不正之人故從不與謀之文釋例曰魯既春會于曹以謀伐鄭夏遂與師而更從不與謀之文者厲公篡大子忽之位謀而納之非正故諱之從不與謀之例是其義也諸侯之序以大小爲次班序譜稱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征伐盟會者凡十六國時無霸主會同不并無有成序其間蔡與衞凡七會六在衞上唯此處在陳下故以爲蓋後至也）○秋。七月。公至自伐鄭。（用飲至之禮故書）○冬。城向。（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揔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向失亮反定丁佞反）〔疏〕（注傳曰至月別○正義曰杜以城向與下同月故檢叔弓如滕經傳之異如滕與葬同月知此城向與出奔同月但本事既異各隨本而書之下有月而此無月耳其實同是十一月也俱十一月水星昏猶未正故復推校歷數此年月却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又方者未至之辭故以定之方中爲方欲向中而實未正中十一月可以興土功書時非傳誤也劉炫規過以爲案周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先儒以爲建戌之月霜始降房星見霜降之後寒風至而心星見鄭玄云辰角見謂九月本天根見謂九月末天根謂氐星是也自然火見是建亥之月又春秋城楚丘是正月而杜引詩云定之方中未正中也定星豈正月未正中乎據此諸文則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月必無土功之理而杜以爲建戌之月得城向者非也今以爲周語之文單子見陳不除道故譏爲此言故所舉時節並在早月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單子云隕霜而冬裘具九月已裘是其早也且周語之文據壽常節氣九月而除道十月而興土功杜以此年閏在六月則建戌之月二十一日已得建亥節氣是十月節氣在九月之中土功之事何爲不可諸侯城楚丘自在正月衞人初作宮室必在其前杜云定星方欲正中於理何失劉君廣引周語之文以規杜杜以月却節前何須致難）○十有一月。衞侯朔出奔齊。（惠公也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復扶又反）○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書時也。○初。衞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烝之承反急如字詩作伋上時掌反一音如字）〔疏〕（注夷姜至曰烝○正義曰晉獻公烝於齊姜惠公烝於賈君皆是淫父之妾知此亦父妾故云庶母也成二年傳稱楚莊王以夏姬子連尹襄老襄老死其子黑要烝焉淫母而謂之烝知烝是上淫蓋訓烝爲進言自進與之淫也世家云初宣公愛夫人夷姜烝淫而謂之夫人馬遷謬耳）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左右媵之子因以爲號○屬音燭下同爲于爲反媵羊政反）〔疏〕（注左右至爲號○正義曰公子法無左右明其因母爲號公羊稱諸侯取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有二媵故分爲左右說公羊者言右媵貴於左媵義或當然此左右公子蓋宣公之兄弟也）夷姜縊。（失寵而自縊死）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構古豆反會古外反）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莘衞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公使所吏反莘所巾反）壽子告之。使行。（行去也）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惡安也○惡音烏注同）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黔牟羣公子○飲以酒於鴆反一本以作之洩息列反黔其廉反又音琴）〔疏〕（載其旌○正義曰代之而載其旌蓋旌有志識故也世家云與太子白旄而告盜曰見白旄者殺之或當以白旄爲旌但馬遷涉此文而爲之說其辭至鄙未必其言可信也）惠公奔齊。

經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趡魯地稱字義與蔑盟同二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趡翠軌反）○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魯地皆陳曰戰○陳直覲反）○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十一年大夫盟于折）○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季蔡侯弟也言歸爲陳所納）○癸巳。葬蔡桓侯。（無傳稱侯蓋謬誤三月而葬速）〔疏〕（注稱侯蓋誤○正義曰五等諸侯卒則各書其爵葬則舉諡稱公禮之常也此無貶責而獨稱侯故云蓋謬誤）

也釋例曰卒而外赴者皆正爵而稱名愼死考終不敢違大典也書葬者皆從主人私稱容主之人敬各有本謙敬各得其所而後二國之禮成也葬蔡桓侯獨不稱公劉賈許曰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蔡侯無子以弟承位羣臣無廢主社稷不乏祀故傳稱蔡人嘉之非貶所也杞伯稱子傳爲三發蔡侯有貶傳亦宜說史書謬誤疑有闕文是其疑之意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甲乙者麻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爲例）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齊欲滅紀衛逐其君）○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蔑盟在隱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爭疆界也○疆居良反注及下皆同）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虞度也不度猶不意也○埸音亦度待洛反下同）〔疏〕疆埸至不虞。○正義曰疆埸謂界畔也至此易主故名曰埸典封疆者不得已往侵人無使人來侵己謹愼守其一家之所有以備不意度之事 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齊背盟而來公以信待故不書侵伐○背音佩下同）○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嘉之故以字告）○伐邾。宋志也。（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日御典歷數者）〔疏〕注日官至歷數。○正義曰周禮大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然則天子掌歷者謂大史也大史下大夫非卿故不在六卿之數傳言居卿則是尊之若卿故知非卿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平歷數者謂掌作歷數平其遲速而頒於邦國也晦朔弦望交會有期日月五星行道有度麻而數之故曰麻數也 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官天子掌麻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謂平麻數○底音旨下同）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平麻以班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公子亹昭公弟○惡烏路反下及注所惡皆同亹音尾）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公子達魯大夫）〔疏〕君子至惡矣。○正義曰弒君者人臣之極惡也昭公惡其人其人果行大惡是昭公知所惡矣言昭公惡之不妄也韓子以爲君子言知所惡者非多其知之明而嫌其心不斷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如早誅焉以及於死故言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昭公知其惡而不能行其誅致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昭公不免於弒戒人君使彊於斷也○注公子達魯大夫。○正義曰知非鄭人者若是鄭人當在君子之前言之傳先載君子之議後陳子達之言是達聞其言而評之與臧文仲聞蓼六之滅其事相類故知是魯人也 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弒君重爲惡也○復扶又反注同一音服則乖注意重直用反下同）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濼水在濟南麻城縣西北入濟○濼盧篤反又力角反一音洛說文匹沃反）○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疏〕公與至如齊。○正義曰僖十一年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彼言及此不言及者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言夫人淫於齊侯而疎外公故不言及也穀梁傳曰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不稱數也言夫人驕伉不可及故舍而不數也杜無明解傳載申繻之言譏公男女相瀆蓋以相褻瀆之故果致大禍時史譏其男女無別故不書及也○注公本至曰遂。○正義曰據傳文知其齊會之時即與夫人俱行至於濼水之上不言及夫人會者夫人從公行耳其會之時夫人不與既會乃相隨嚮齊故如齊之上始書夫人公自因會而行故言遂耳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不言戕諱之也戕例在宣十八年○戕在良反）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無傳告廟也丁酉五月一日有日而無月）○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無傳九月乃葬緩慢也）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始議行事）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違此則爲瀆今公將姜氏如齊故知其當致禍亂○瀆徒木反）〔疏〕女有家男有室。○正義曰沈氏云卿大夫稱家家者內外之大名戶內曰室但男子一家之主職主內外故曰家婦人主閨內之事故爲室也劉炫云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則家之與室義無以異欲見男女之別故以室屬之其實室家同也 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謫譴也○謫直革反責也王又工革反譴遣戰反）以告。（夫人告齊侯）○夏。四月。丙子。享公。（齊侯爲公設享燕之禮○爲于僞反）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乘如字又繩證反注同上時掌反拉力荅反幹古旦反）〔疏〕注上車至殺之。○正義曰莊元年公羊傳曰夫人譖公於齊侯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何休云搚折聲也齊世家云襄公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搚殺魯桓公下車則死矣搚拉音義同也 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除恥辱之惡也○好呼報反咎其九反）齊人殺彭生。（不書非卿）○秋。齊侯師于首止。（陳師首止討鄭弑君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不知齊欲討己○相息亮反）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車裂曰轘○轘音患裂音列）〔疏〕注車裂曰轘。○正義曰襄二十二年傳稱轘觀起於四竟又曰觀起車裂是其事也周禮濼狼氏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然則周法有此刑也 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時人譏祭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亹爲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宜其見除故即而然譏者之言以明本意○知音智又如字）○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桓王太子王子克莊王弟子儀○弒申志反）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周大夫）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屬音燭）匹嫡。（庶如嫡○嫡丁麻反注同）兩政。（臣擅命○擅市戰反）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難乃旦反）

春秋左傳注疏卷七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七（桓七年盡十八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七）

經七年

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續漢郡國志作西有咸亭）

傳七年

不復識其失地地咸邱（宋本監本毛本次地字作也）

今僻陋之語傳本無文（宋本僻作辟與注合）

注盟向至鄭成（宋本此節正義在注郲王城之下）

既而背之（監本毛本而誤有）

經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閩本春上有八年二字）

以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宋本作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繼先聖之後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

明是王不當親也（浦鏜正誤云親下當脫迎字）

傳八年

漢淮之間（宋本此節正義在乃盟而還之下）

東經漢中魏興（閩本監本毛本興作典誤）

導淮自桐柏（閩本監本毛本柏作栢下同）

不從季梁謀（淳熙本謀作戰）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石經作緡于晉顧炎武云石經凡從民字皆改從氏避諱省筆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湣）

經九年

傳九年

注韓服至州縣（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鄧師大敗節注下）

此年傳文十六年與秦楚滅庸（宋本年下有見字）

鄾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文選李善注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引注文作鄾今鄧鄉縣南江水之北案江字誤）

夏楚使鬭廉帥師（石經初刻作楚子使後刊去子字）

荀侯（陳樹華云應邵班叔皮北征賦注引作郇侯漢書地理志同）

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異本君下有事字）

注諸侯至上卿（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篇末）

蘇云誓於天子下君一等（浦鏜正誤蘇改作所）

經十年

惡三國之伐在檀（閩本監本毛本三誤二在檀宋本監本毛本作有禮閩本亦誤在檀）

此聖人之所以扶獎王室（宋本獎作弊）

傳十年

終施父之言（纂圖本言下有乎字非也）

注虢仲至大夫（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出奔虞注之下）

注虞叔虞公之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共池地名闕之下）

周諺有之匹夫無罪（石經此行九字之匹夫三字磨改周諺有之文選李善鸚鵡賦注引作周在有言）

故韋昭通謂之匹夫匹婦也（閩本監本毛本亦誤作韋昭宋本作書傳是也○今正）

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文選李善鸚鵡賦注引傳文作吾焉用之以賈其害）

乃獻又求其寶劒（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獻下有之字）

齊人餽諸侯（案說文米部氣字引春秋傳作齊人來氣諸侯又曰或從既作槩或從食作餼惠棟云或從既者禮記既稟稱事是也或從食者今通用也古氣字作气故气爲古氣字氣爲古餼字許氏引作氣所謂述春秋傳以古文也）

則齊衛不合先書（宋本脫則齊衛三字）

不依主兵之例（毛本兵作賓非）

經十一年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宋本于作于是也○今訂正）

是說罪重之意（監本毛本重作偕亦非宋本正德本作仲是也○依改作仲）

公會宋公于夫鍾（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改作夫鐘非）

傳十一年

在東平須昌縣東南（郡國志引注文南下有有闞城三字）

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釋文云蓼本或作鄝同陳樹華云詩鄭箋引同）

鄖國在江夏雲社縣東南有鄖城（鄖國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作鄖國宋本同雲社岳本監本毛本並作雲杜不誤按鄖城釋文作溳音云本亦作鄖郡國志引鄖城下有故國二字）

莫敖患之（漢書五行志作莫囂顏師古曰莫囂楚官名也字或作敖）

注邑亦國也（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注文卒盟貳軫之下）

縣尹稱公（監本毛本尹作令非）

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陳樹華云臣字疑轉寫者所增是也說詳襄二十八年）

此注改予爲武王（宋本改作引按武王有亂臣十人叔孫穆子語見襄二十八年傳孔疏云引予爲武王者非也惟襄廿八年不引紂有億兆夷人之句而昭廿四年萇宏所引有之杜注盡櫽括其辭耳）

祭鄭地（監本祭上有宜字閩本毛本作注亦非）

注祭仲至應命（宋本此節正義入厲公立之下）

經十二年

又妄稱躍爲利公（毛本利誤厲）

公會宋公于龜（石經凡龜字作龜）

傳十二年

詩云君子屢盟（釋文屢作婁云本又作屢婁乃古屢字漢書凡屢字俱作婁）

數盟則情疏（諸本作䟽足利本作踈）

情疏而憾結（釋文亦作而岳本作則非也）

絞人獲三十人（石經三十作卅）

析骸以爨（閩本監本毛本析作折非）

注彭水至魏縣（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篇末）

使伯嘉諜之（石經凡諜字作諜）

說文云軍中反間也（宋本云下有諜字是也閩本監本毛本作諜說文云非也）

經十三年

雖復各連同好（閩本監本毛本各誤名）

傳十三年

謂其御曰（漢書五行志中作謂其馭曰案馭古文御字）

舉趾高（漢書五行志作舉止高案儀禮士昬禮注云古文止作趾詩七月篇四之日舉趾漢書食貨志作四之日舉止案說文無趾字止下云下基也象艸木出有止故以止爲足古書足趾字多作止）

狃忕也（案忕字从心大聲諸本誤多一點唐初說文有之今本說文改爲愧閩之段玉裁云）

蒲騷在十一年（宋本淳熙本足利本下有役字）

賴人仕於楚者（案者下脫一○）

大夫至行也（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皆免之之下）

非益衆之謂也（宋本非上有其字）

夫謂伯比伯比之意（閩本監本毛本脫伯比二字）

召軍之諸司而勸勉之以善德（毛本召誤兆）

及鄢亂次以濟（釋文云本或作亂次以濟其水案水經注沔水引作以濟淇水乃轉寫其譌爲淇也）

羅與盧戎兩軍之（釋文作盧戎云如字本或作廬音同）

莫敖縊于荒谷（釋文云荒本或作巟陳樹華云案說文荒當作巟淳熙本監本毛本于作於非也按巟當是古本古字後人改之）

注公後至之地（宋本此節正義入下節之後）

經十四年

脩十二年武父之好以曹地曹與會（纂圖本監本毛本脱下曹字）

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宋本岳本公上有藏字與疏合山井鼎云足利本所上有藏字所乃公字之誤岳本脱也字）

天子爲藉千畝（閩本監本毛本藉作籍非下同）

大祭祀之穀藉田之取藏於神倉者（宋本取作收案周禮注作收）

既戒曰致齊廩雖灾（毛本亦誤曰諸本作日宋本淳熙本足利本廩上有御字灾宋本淳熙本作災同）

致齊三日（毛本致作至非下戒日致齊同）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羊衛人在蔡人上）

傳十四年

以大宫之椽歸爲盧門之椽（監本盧誤虛）

故不書（毛本作故不入誤也）

經十五年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儀禮士冠禮注引作家甫）

諸侯奔亡（閩本監本毛本亡誤也）

杜知是字者以蔡季子來歸（宋本以蔡下有季歸於蔡四字此等皆迥非他宋本所能及）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公羊宋公上有齊侯二字說文移字注引春秋傳曰公會齊侯于移陳樹華云是袲乃移之變體而宋公上當有齊侯也）

在沛國相縣西南（陳樹華云郡國志引杜預曰在縣西南一名犨一名犨三字似杜注）

傳十五年

使其壻雍糾殺之（石經壻作聟）

經十六年

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淳熙本此誤如閏誤門）

作于楚宫（淳熙本足利本于作爲）

傳十六年

生急子（釋文云急詩作伋詩芄蘭篇正義引傳亦作伋史記漢書古今人表並同）

注夷姜至曰烝（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惠公奔齊之下）

傳稱楚莊王以夏姬予連尹襄老（毛本作連君非也）

失寵而自縊死（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縊作經）

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石經初刻構作搆後改從木旁構按說文無从手之搆）

左公子洩（漢書古今人表洩作泄是也）

立公子黔牟（閩本監本毛本黔誤黠注同）

蓋旌有志識故也（閩本監本無志字）

經十七年

丙午三月四日也（纂圖本月下增初字非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石經宋本無夏字與序疏合）

十三年大夫盟于折（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三作一不誤○今依訂正）

注稱侯蓋誤（宋本蓋下有謬字）

傳十七年

疆埸之事（監本埸誤場惠棟云古文作畺易周禮有畺地易地楊統碑疆易不爭呂君碑慎守畺易益用此文說文云畺畍也從畕三其畍畫也或從彊土案漢書禮樂志吾易久遠晉灼曰易疆易也又食貨志云瓜瓠果蓏殖於疆易）

疆埸至不虞（毛本埸誤亦此節正義宋本在注故不書使伐之下）

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石經宋本岳本作厎是也顧炎武云五經無底字皆是厎字唯左傳襄二九年處而不厎昭元年勿使有所壅閉湫厎音丁禮反今說文厎字有下一畫誤字當從氏非也說詳宣三年傳）

注日官至厤數（此節正義閩本監本毛本在注厎平也謂平厤數之下宋本入注以授百官之下）

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宋本弒作殺非案子亹韓子難篇作子亹）

公子達曰（韓子難篇作公子圉）

君子至惡矣（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篇末）

非多其知之明（閩本監本毛本明誤名）

曰知之若是其明也（毛本明作名非）

而不如早誅焉（閩本監本如作于非）

戒人君使彊於斷也（毛本彊作疆非也）

故知是魯人也（宋本無是字）

復惡已甚矣（惠棟云韓非子復惡作報惡鄭注周禮大司寇云復猶報也杜訓爲重失之）

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弒君（文選李善注長笛賦引弒作殺）

經十八年

故如齊之上始書夫人（閩本監本毛本始作加）

不言戕諱之也戕例在宣十八年（宋本淳熙本戕作戕不誤釋文亦作戕）

傳十八年

申繻曰（陳樹華云管子大匡篇作申俞）

則家之與室義無以異（監本毛本與誤爲）

拉公幹而殺之（陳樹華云幹玉篇引作骭）

注上車至殺之（宋本此節正義在注不書非卿之下）

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郡國志引杜預曰在襄邑東南有首止城）

注車裂曰轘（宋本此節正義在是行也節注下）

周禮滌狼氏（周禮秋官滌作條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此依杜注遂改條爲滌案滌器之滌古音同條毛本狼作狠非也）

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陳樹華云史記作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爲鄭子索隱曰左傳以鄭子名子儀此云嬰葢別有所見也按儀同倪倪即兒小兒也故左作儀史作嬰）

時人譏祭仲失忠臣之節（纂圖本監本毛本譏誤知）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七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八（莊元年盡十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莊公。（○陸曰莊公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疏〕（正義曰魯世家云莊公名同桓公之子文姜所生即桓六年子同生者也以莊王四年即位謚法勝敵克壯曰莊是歲歲在鶉火）

經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遜本亦作孫音同孫及傳同）〔疏〕（元年春王正月○正義曰此月無事而空書月者莊雖不即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史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父弒母出不忍即位故空書其文閔僖亦然○注夫人莊公母至而去○正義曰夫人孫意傳文不明故云魯人責之蓋責其訴公於齊侯而使公見殺故懟懼而出奔也公羊傳曰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穀梁傳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杜用彼爲說昔帝堯孫位以讓虞舜故假彼美事而爲之名猶孫者讓而去釋例曰使若不爲臣子所逐自孫位而去者）○夏。單伯送王姬。（無傳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於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且別於內女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單音善采七代反別彼列反）〔疏〕（注單伯至不敵○正義曰檢經上下公卿大夫書字單伯書爵故爲卿也單者天子畿內地名人君賜臣以邑令采取賦稅謂之采地禮運曰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食邑爲采地單氏世在王朝此及文公之世皆云單伯成公以下常稱單子知伯子皆爵也此時稱伯後降爲子耳又解不稱王使之意王於時將遣魯主昏必先有命豈得未嘗命魯徑而送女來故知王已命魯爲主魯已承受王命單伯送女付魯而已不復重宣王命故不稱使也十一年王姬不云王使送者以爲送者微也以姬繫王不稱女字以王爲尊故繫之於王且以別於內女內女則以字配姓謂之伯姬是也公羊傳曰使我主之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所以然者昏之行禮必賓主相敵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大夫不親昏者尊卑不敵故也二王之後雖王所賓客示崇先代而已不得即與王敵嫁於二王之後亦使諸侯主之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呼爲公主）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於外○諒音梁又音亮迎魚敬反）〔疏〕（注公在至於外○正義曰穀梁傳曰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意言公與齊爲讎又身有重服不得與齊侯爲禮故築于外也左氏先儒亦用此爲說杜案傳文稱請以彭生除之齊人雖爲殺彭生心實讎齊但不敢逆王命故以諒闇爲辭故築館于外杜謂諸侯之喪既葬則衰麻除矣不得以喪服爲言也若讎不除服未釋則諸侯之國同姓多矣天王不應強使魯侯冒斬衰接父讎與之行吉禮也以此益明杜諒闇之言爲得其實不徒以昏姻吉禮行事在廟公在諒闇之內慮齊侯當來親迎不可便以全吉之禮接賓於廟又讎除服釋不敢逆王命辭主昏故築舍於外使齊侯從外迎之）○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無傳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襃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衞襄之比○比必利反）〔疏〕（注榮叔之比○正義曰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又詩唐風無衣之篇晉人爲其君請命於天子之使以無衣爲辭則王錫諸侯當有服也傳稱王賜晉惠公命受玉惰則王賜又有玉也但賜諸侯以玉者欲使執而朝覲所以合瑞今追命桓公若追命衞襄之比止應襃稱其德賜之策書或當有服以表尊卑不復合瑞未必有玉也釋例曰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魯桓薨後見錫則亦衞襄之比也魯文即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魯成八年齊靈二十三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言存乎其事者觀其錫之早晚知恩之厚薄觀其人之善惡知事之得失故傳不復顯言其是非也杜於追命衞襄之下注云命如今之哀策魏晉以來雖天子崩乃有哀策將葬於是遣使讀之陳大行功德敘以臣子哀情非此類也人臣之喪不作哀策良臣既卒或贈之以官襃德敘哀載之於策將葬賜其家以告柩如今哀策蓋此謂也）

○王姬歸于齊。（無傳不書逆公不與接）〔疏〕（注不書逆公不與接○正義曰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杜云宋不使卿逆非禮以逆者非卿故不書此云公不與接者杜意以公不與接雖卿亦不書也所與知者十一年齊侯來逆共姬而經不書故也又嫁伯姬于宋魯與宋無故此時有故知不與接也春秋之例送女不書者取受我而厚之此單伯書者爲逆至於魯不至於齊故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無傳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郚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郱蒲丁反鄑子斯反郚音吾朐其俱反訾子斯反）〔疏〕（注齊欲至訾城○正義曰齊人遷此三邑非三邑之人自遷也故知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也蘇氏云直取其地不取其民故云遷不云取不言所往之處者志在去之而已非欲安存其人故與宋人遷宿文同其又異於邢遷也釋例曰邢遷于夷儀則以自遷爲文宋人遷宿齊人遷陽則以宋齊爲文各從彼此所遷之實記注之常辭亦非例也郱在東莞言郚在朱虛不言郡者釋例土地名朱虛亦屬東莞使之蒙上郡）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文姜與桓俱行而桓爲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之禮據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也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父殺音試一音如字）〔疏〕（注文姜至告廟○正義曰不稱即位爲文姜出故也則即位之日文姜未還故知莊公以父弒母出不忍行其即位之禮也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則是夫人來而復去故知文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也三月以來經傳皆無夫人還事故解之還不書不告廟釋例曰文姜之身終始七如齊再如莒皆以淫行書行而不書反則元年之還亦不告廟推此可知也公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穀梁傳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其意言文姜往年如齊至此年三月猶尚不反三月練祭念及其母乃書其出奔非三月始從魯去也左氏先儒皆用此說杜不然者史之所書據實而錄未有虛書其事者也夫人若遂不還則孫已久矣何故至是三月始言孫于齊乎公若念及於母母自可迎使來歸何以反書其孫豈莊公召命史官使書其母孫乎又禮三年之喪期月而練桓公以往年四月薨至今年三月未得一期何故已得而練云接練錄變存君念母也若以經無還文即言留齊不爲反則自是以後亦無還文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豈復自齊會之哉以此知三月始從魯去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姜氏齊姓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復扶又反去起呂反）〔疏〕（注姜氏至示義○正義曰文姜終始皆稱姜氏唯此一文獨異故傳解其意云不稱姜氏絕不爲親言於夫人之義宜與齊絕不復爲親也姜氏者齊之姓也禮婦人在家則天父出嫁則天夫爲夫斬衰三年爲兄大功九月今兄殺己夫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姜意不與齊絕而復奔之故於其奔也特去姜氏去姜氏者若言夫人不是齊女不姓姜氏以示應絕之義應絕不絕所以刺文姜也傳言禮者爲夫絕兄禮之意也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使公子彭生猶幹而殺之穀梁傳亦云不言氏姓貶之也左氏先儒取二傳爲說言傳稱絕不爲親禮也謂莊公絕母不復以之爲親絕母得禮尊父之義故曰禮也杜不然者釋例曰文姜與公如齊以淫見譖不懼而歸訴於襄公襄公殺公而委罪於彭生魯之謀姜所不與疑懼而自留於齊莊公感其不反以闕即位之禮故姜氏自齊而還魯人探情以責之故復出奔夫子以爲姜氏罪不與弒於莊公之義當以母淫於齊而絕其齊親內全母子之道故經不稱姜氏傳曰絕不爲親禮也明絕之於齊也文姜稱夫人明母義存也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明義異也觀此解之意夫宜與齊絕釋例之文言莊公宜與齊絕者夫人猶尚宜絕莊公固宜絕矣先儒謂莊公宜與母絕杜意莊公宜與齊絕故偏據莊公爲文所以排舊說耳其實夫人及公俱當與齊絕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齊彊魯弱又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讎齊然喪制未闋故異其禮得禮之變○未闋苦穴反）〔疏〕（注齊彊之變○正義曰傳不直言禮而云爲外禮者築之是常未足襃美正爲築之于外是應變之禮故解其意齊彊魯弱又委罪彭生魯既不能讎齊雖內實深讎外若無怨既不敢辭王命又不欲見齊侯因其喪制未闋故異其禮爲之於外是其得禮之變也樂息爲闋則闋訓爲息也未闋言其未止息也王姬之館必築之者公羊傳曰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穀梁傳曰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鄭箴膏肓云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宜築于宮外是言須築之意也但杜意若其內不恨齊非有喪制不須築於城之外耳此言外者謂城之外說公羊穀梁者亦以爲城外然王姬來嫁必須築館所以十一年王姬不築館者或因其舊館或築而不書也）

經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無傳魯往會之故書例在昭六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無傳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疏〕（二年注於餘丘至庶兄○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於餘丘爲邾之別邑左氏無傳正以春秋之至未有伐人之邑而不繫國者此無所繫故知是國釋例注闕不知其處蓋近魯小國也莊公時年十五者以桓六年生至此二年爲十五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左氏先儒用此爲說杜以不然故明之釋例曰經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既未能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知之文此蓋公

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覺悟取以爲左氏義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諮謀於桓公則桓公已成人也傳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以成人而弑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牙稱慶父材疑同母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考之左氏有若符契是杜明其異母之意也氏曰孟氏傳文實然而經稱仲孫杜無明釋八年傳稱仲慶父其舉謚稱之則謂之共仲蓋慶父雖爲庶長而以仲爲字其後子孫以字爲氏是以經書仲孫時人以其庶長稱孟故傳稱孟孫其以謚配字而謂之共仲猶臧信伯管敬仲之類也劉炫云蓋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適言已少次莊公爲三家之長故以莊公爲伯而自稱仲春秋之例皆傳言實而經順其意經稱當時之事書其自稱之辭其人自稱仲孫不得不書爲仲傳序已適之事舉其時人之語時人呼爲孟氏不得不以孟錄論語云孟孫問孝於我是時人呼云孟氏也楚公子棄疾弑君取國改名爲居經書楚子居卒是從其自稱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無傳魯爲之主比之內女）

疏 注魯爲至內女○正義曰他國夫人之卒例皆不書唯魯女爲諸侯之妻書其卒耳王姬非是內女亦書其卒爲比之內女故也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是其比內女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不告廟也禚齊地○禚諸若反）

○乙酉。宋公馮卒。（無傳再與桓同盟○馮皮冰反）

疏 注再與桓同盟也○正義曰桓十一年盟于折十二年于穀丘是再也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文姜前與公俱如齊後懼而出奔至此始與齊好會會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傳曰書姦姦在夫人文姜比年出會其義皆同）

經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衞。（溺魯大夫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溺乃狄反去起呂反）

疏 三年注溺魯至去氏○正義曰隱四年翬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傳曰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彼不稱公子傳言疾之今溺亦不稱公子傳亦言疾之知其事與翬同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也公子非氏貶與氏同故言氏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無傳）

○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季紀侯弟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酅戶圭反本又作攜）

疏 注季紀至貴之○正義曰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穀梁傳曰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杜取彼爲說知季是紀侯之弟以酅邑入齊爲附庸之君附屬齊國也諸侯之弟例當書名善其能自存立故書字貴之也釋例曰齊侯鄭伯詐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大懼而謀難於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齊遂偪之遷其三邑國有旦夕之危而不能自入爲附庸故分季以酅使請事于齊大去之後季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季之力也故書字不書名書入不書叛也判分也傳曰始分爲紀侯大去張本也劉賈謂紀季以酅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酅也傳稱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季非叛也紀亡之後叔姬歸于酅明爲附庸猶得專酅故可歸也是杜其說貴之意也以叔姬歸酅知酅爲附庸附庸之君雖無爵命而分地建國南面之主得立宗廟守祭祀僖二十一年傳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論語云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須句顓臾皆附庸也得祀所出之祖主其竟內山川明得祀先君奉社稷

○冬。公次于滑。（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傳例曰凡師過信爲次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爲宜非虛次○滑乎八反又于八反）

疏 注滑鄭至虛次○正義曰此解略而釋例詳釋例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周公之典以詳錄師出入行止遲速因爲之名也兵事尚速老師費財不可以久故春秋告命三日以上必記其次舍之與信不書者輕碎不以告也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次于郎是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爲宜非虛次諸久兵而不書次是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者義在於次遂伐楚次于陘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是也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杜言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次者或伐或戰曠日持久其間必有三日之次既書戰伐則不書次雖次在事前次在事後皆不書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者義在取於次齊侯伐楚楚彊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于陘盟于牡丘本爲救徐各使大夫救徐次匡以爲之援義取於次故書兵所加而又書其次次在事前謂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也次在事後謂襄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也聶北之下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雍榆之下公羊傳曰曷爲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左氏先儒取彼爲說言齊桓君也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叔孫臣也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杜以傳無此言故改正其謬言此二事或次以成事或事成而次皆隨事實先後而書之無義例也先儒又言書次者皆美之辭釋例曰叔孫救晉次于雍榆傳曰禮者善其宗助盟主非以次爲禮也齊桓次于聶北救邢亦以存邢具其器用師人無私見善不在次也而賈氏皆即以爲善次次之與否自是臨時用兵之宜非禮之所素制也言非素制者非禮家制此名以爲善號也沈氏云鄭伯非軍旅而書次者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亦從師行之例也

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衞。疾之也。（傳重明上例○重直用反）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言分爲附庸始於此）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厲公在櫟故○難乃旦反櫟音歷或音書灼反）

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爲經書次例也舍宿不書輕也言凡師通君臣）

疏 傳注爲經至君臣○正義曰舍者軍行一日止而舍息也信者住經再宿得相信問也穀梁傳曰次止也則次亦止舍之名過信以上雖多日亦爲次不復別立名也通君臣者公次于滑君也叔孫豹次于雍榆臣也但是師行皆從此例君將不言帥師故止云公次大亦師次也非師之次則不在此例釋例譏賈氏云若魯公次乾侯之比非爲用師不應在例而復例之亦爲濫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無傳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直書以見其失祝丘魯地○食音嗣又如字本或作會以見賢遍反）

疏 四年注享食至魯地○正義曰鄭玄儀禮注云饗謂亨大牢以飲賓則享是飲酒大禮與會小別而以享爲會者言夫人與齊侯會而設享禮故書享齊侯也定十年夾谷之會傳稱齊侯將享公孔丘拒之乃不果享是享者兩君相見之禮二年穀梁傳曰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是享非夫人所當用也禮不合用而夫人用之故直書以見其失也定本享會作享食也

○三月。紀伯姬卒。（無傳隱二年裂繻所逆者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

疏 注隱二至敵體○正義曰穀梁傳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爲之變者爲之服也禮諸侯絕期尊同則爲之變服服大功九月恩成於敵體故書其卒適大夫則略之釋例曰內女唯諸侯夫人卒乃書恩成於敵體其非適諸侯則略之以服制相準也生書其來而死不錄其卒從外大夫之比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無傳）○紀侯大去其國。（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

疏 注以國至之辭○正義曰傳稱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是往年分酅與之紀國猶在今則全以紀與之故云以國與季釋例曰紀侯力弱慮窮自以列國不忍屈臣於齊使季以酅求安而脫身外寓季果爲附庸社稷有奉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蓋時史卽實而言仲尼弗改故傳不言故書書曰也是說大去之意也滅人國者皆毀其宗廟遷其社稷紀季雖降爲附庸得自立廟社而其國不滅也諸侯之奔皆被逐而出此則不見迫逐故不言奔時史謂之大去仲尼以爲得理故因而用之十二年叔姬歸于酅則紀季雖全得紀國亦不移就紀都紀之宗廟社稷皆遷之於酅酅承祀如本故爲不滅雖云國猶不滅其實爲齊所吞紀之器物財賄亦應爲齊得成二年傳稱紀甗玉磬目之以紀得非滅紀所得也季旣入臣於齊縱使齊不自取必應以之爲賂假令季以賂齊亦是滅紀所得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無傳紀季入酅爲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疏 注紀季至葬之○正義曰紀侯由齊大去則是齊爲紀讎而葬其夫人故解其意云雖爲齊侯所葬亦由魯往會之故書釋例曰紀侯大去其國弟銜邑附齊齊侯嘉而愍之恩及伯姬伯姬魯女故以來告大夫會葬故書齊侯葬紀伯姬也不書諡者亡國之婦夫妻皆降莫與之諡而賈許方以諸侯禮說又失之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無傳公越竟與齊微者俱狩失禮可知○狩手又反竟音境本又作境）

傳四年。春。王正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孑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孑吉熱反方言云楚謂戟爲孑爲陳直覲反）

疏 注尸陳至爲陳○正義曰尸陳也釋詁文荆卽楚之舊邑故云荆亦楚也楚本小國地狹民少雖時復出師未自爲法式今始言荆尸則武王初爲此楚國陳兵之法名曰荆尸使後人用之宣十二年傳稱荆尸而舉是遵行之也楊雄以爾雅釋古今之語作書操之采異方之語謂之方言方言云戟謂之孑郭璞云取名

（於鉤孑也戟是擊刺之兵有上刺之刃又有下鉤之刃故以鉤孑爲名也始云授師孑焉是往前未以此器授師故云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言參用之者參雜用之陳之所用非專用戟）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將授兵于廟故齊蕩動散也。將齊側皆反注同）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楚爲小國僻陋在夷至此武王始起其眾僭號稱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臨齊而散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爲徵應之符。僻匹亦反僭子念反應應對之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薨於行不死於敵）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樠木木名。樠朗蕩反又莫昆反又武元反）〔疏〕注樠木木名。○正義曰此字之音或爲曼或爲朗若以㒼爲聲當作曼以兩爲聲當作朗字體難定或兩爲之音杜直云木名不知木何所似木有似榆者俗呼爲朗榆蓋爲朗也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時祕王喪故爲奇兵更開直道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重直用反一音直容反溠高貴鄉公音側嫁反水名字林壯加反鄖音云或作貟）〔疏〕注時祕至行成。○正義曰除道謂除治新路故知更開直道梁溠爲作梁於溠故爲橋也釋例曰義陽厥縣西有溠水源出縣北從縣西東南至隨縣入鄖水杜以深解溠蓋聲相近而字轉耳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汭內也謂漢西。○汭如銳反水曲曰汭）濟漢而後發喪。〔疏〕且請至發喪○正義曰莫敖既與隨侯盟且又請隨侯與楚爲會禮於漢水之汭而我還楚也隨侯畏楚遂從莫敖爲會禮會訖隨侯因濟漢還國而後發王喪也○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下遐嫁反）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違辟也。○難乃旦反）

經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無傳書姦）〔疏〕五年夫人至齊師。○正義曰於時齊無征伐之事不知師在何處蓋齊侯疆理紀地有師在紀杜云書姦姦發夫人當向紀地從之不言會者往其軍內就齊侯耳不行會禮。○秋。郳犁來來朝。（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犁來名。○郳五兮反國名後爲小邾犁力兮反慮如字又力於反）○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衞。

傳五年。秋。郳犁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未受爵命爲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數音朔）〔疏〕注未受至邾子。○正義曰郳者附庸之國犂來其君之名傳言未王命者解其稱名之意由未得爵命爲諸侯故稱名也經書其名傳言未王命此傳所發卽是附庸稱名之例當稱名故儀父稱字爲貴之也郳之上世出於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郳宋仲子注云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郳爲小邾子則顏是邾君肥始封郳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郳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傳七年經書小邾子來朝知齊桓請王命命之冬。伐衞。納惠公也。（惠公朔也桓十六年出奔齊）

經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衞。（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疏〕六年注王人至稱字。○正義曰昭十二年傳稱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則昭子之父叔孫豹再命也再命而名見於經知諸侯之卿再命三命皆書名一命乃稱人諸侯之臣既然則王朝之臣亦然周禮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故杜以爲劉夏石尚稱名氏者上士中士也稱王人者下士也僖八年公羊傳曰王人微者知此王人亦微者故云王人王之微官也春秋之世二字而子在上者皆是字故知子突是字救衞必以師救而文不稱師於例爲將卑師少以卑官而帥少師救衞不能使衞侯不入是無功也無功而稱字者以朔既讒構取國而又不能於民王意卽定黔牟不欲使朔得入故遣師救之時史惡諸侯逆王命故尊王使言子突雖則官卑蒙王長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貴王人所以責諸侯也釋例曰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衞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是說進之意也進之不稱名而越稱字者王之上士下士爵同而命異耳進之同中士未足以爲榮故超從大夫之例稱字以貴之也文二年垂隴之會晉士穀堪其事卽書名氏似若真爲卿然故不復稱人此貴子突也爲救責諸侯非是人實堪進故稱人依其本班稱字見其別有所爲耳穀梁傳曰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衞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杜意取彼爲說唯以子突爲字爲異耳范甯注穀梁亦云此名當爲字誤爾○夏。六月。衞侯朔入于衞。（朔爲諸侯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爲文朔懼失眾心以國逆告也歸入例在成十八年）〔疏〕注朔爲至八年。○正義曰去年齊宋陳蔡伐衞傳曰納惠公也此年衞侯得入則是諸侯納之當言歸而經書入成十五年宋華元奔晉宋人逆而反之當言復歸而經書歸釋例曰朔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華元實國逆而欲挾晉以自助故以外納赴春秋從而書之示二子之情也凡諸侯外納有三一者以言語告請得入蔡季歸于蔡是也二者與師送入其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三者所納之君別在他國而諸侯師伐彼國令其得入今公及諸侯伐衞是也秋。公至自伐衞。（無傳告於廟也）○螟。（無傳爲災。螟亡丁反）○冬。齊人來歸衞俘。（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衞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俘芳夫反）〔疏〕注公羊至囚也。○正義曰釋例曰齊人來歸衞寶公羊穀梁經傳及左氏傳皆同唯左氏經獨言衞俘考三家經傳有六而其五皆言寶此必左氏經之獨誤也案說文保從人采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杜既以爲誤而又解俘爲囚是其不敢正決故且從之

傳六年。春。王人救衞。○夏。衞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甯跪衞大夫宥之以遠曰放。甯乃定反跪其毀反宥音又）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本末終始也衷節適也譬之樹木本弱者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強成。○度待洛反下同衷丁仲反注同王音忠強其丈反注同披普靡反又普知反）詩云。本枝百世。（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茂蕃滋百世也。○蕃音煩）〔疏〕君子至百世。○正義曰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也爲不知揆度形勢矣夫立人爲君使能自堅固其位者必當揆度於本末度其本者謂其人才德實善根本牢固度其末者謂其久終能保育邦國蕃育子孫知其堪能自固而後立其衷焉衷謂節適言使得節適時乃立之也若不能知其本之可立與否則不當謀之如似樹木知其根本之弱不能生長枝葉以喻所立之人材力劣弱不能保有邦國蕃育子孫則不須自強立之詩以樹木本幹喻適枝葉喻庶言文王子孫本幹枝葉適子庶子皆傳國百世由文王之德堪使蕃滋故也劉炫云度其本謂思所立之人有母氏之寵有先君之愛有彊臣之援爲國人所信服也度其末謂思所立之人有度量有知謀有治術爲下民所愛樂也○冬。齊人來歸衞寶。文姜請之也。（公親與齊共伐衞事畢而還文姜淫於齊侯故求其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說魯以謝慙。○說音悅）○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祁諡也姊妹之子曰甥○祁巨支反字林上尸反）〔疏〕注祁諡至曰甥。○正義曰諡法經典不易曰祁衞有石祁子亦諡也釋親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是姊妹之子曰甥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仕於舅氏也。○騅音隹）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若齧腹齊喻不可及。○噬市制反齊祖兮反齧五結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爲人所賤）〔疏〕人將不食吾餘。○正義曰食謂噉之爲甥設享而因享害之所有餘食更爲人設之將賤吾不肯復食噉吾之餘食也膏肓以爲楚鄧彊弱相懸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曾不旋踵以若剄腹去疾炊炭止沸左氏爲短鄭箴云楚之彊盛從武王以後於時楚未爲彊何得云彊弱相懸蘇氏云三甥既有此語左氏因史記之文錄其實事非君子之論何以非之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君無復餘。○焉於虔反復扶又反下文同）弗從。還年。楚子伐鄧。（伐申還之年）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魯莊公十六年楚終彊盛爲經書楚事張本）〔疏〕注魯莊公十六年。○正義曰知非楚文王十六年者以文王莊五年卽位至十九年卒唯十五年耳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夏。

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没。不見賢遍反注及傳皆同）〔疏〕（七年注恒常至昏没。正義曰恒常釋詁文夜者自昏至旦之摠名但此經不言夜中則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非竟夜不見星也穀梁夜作昔傳曰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必如彼言星出以前名之曰昔則名昔之時法當未有星矣何以怪其不見而書爲異也明經所言夜者夜昏之後星應見之時而不見耳公羊傳曰恒星者何列星也言天官列宿常見之星也於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鄭玄云弧在輿鬼南則於時南方之星盡當列見謂常見之星者謂南方星也杜以長厤推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杜以五日月光尚微不能奄星使不見若有雲蔽當時復無雲蓋日光不以昏没是故以爲異也）夜中。星隕如雨。（如而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夜中夜半也丁仲反又如字隕于閔反落也匿女力反）〔疏〕（注如而至知之。正義曰羊說如雨者言其狀似雨也此傳言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偕訓爲俱與雨俱下不得爲狀似雨也故轉如爲而謂星落而且雨其數多與雜下所落非一星也非常爲異害物爲災此二事雖是天之變異不見物被災害皆記異也星隕非常固可記異雨乃常事亦言之者見星之隕其勢宜明時乃陰雨雨內見星所以爲異主言星之異不言雨之爲異也夜之早晚以星爲驗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漏者晝夜百刻於時春分之月夜當五十刻二十五刻而夜半也）○秋。大水。（無傳）○無麥苗。（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漂匹妙反又匹遙反）〔疏〕（注今五至之苗。正義曰直言無麥苗似是麥之苗而知麥苗別者公羊傳曰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待無麥然後書無苗如彼傳文知麥苗別也且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爲水漂殺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月令五時食穀黍稷麻麥豆周禮謂之五穀故云五稼之苗何休云禾初生曰苗秀曰禾）○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無傳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數音朔）〔疏〕（注文姜至言之。正義曰文姜數與齊侯會者二年于禚四年于祝丘五年如齊師此年于防于穀是也哀十五年傳稱齊致禚媚杏於衞則禚是齊地定五年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則防是魯地傳於齊地言書姦於魯地言齊志故知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也二年會之始此年會之末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明其餘意同也杜于禚于穀皆言齊地于祝丘言魯地見其有二意若其不然桓五年經書城祝丘祝丘魯地不須解之釋例曰婦人無外享見兄弟不踰閾故其他行非禮所及亦例所不存而當其時實有出入或以事宜或以淫縱小君之行不得不書故直書其行而其善惡各繫於本會于禚傳稱書姦夫人入齊地也會于防傳稱齊志齊侯入魯地也於經無例傳以實言之）○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偕俱也。偕音皆）○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黍稷何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

經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無傳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疏〕（八年注期共至待之。正義曰唯言以俟陳蔡不知何故待之下有師及齊師圍郕或與陳蔡同討故云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待之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陳蔡於魯竟絕路遙春秋以來未嘗構怨何因輒伐魯也又俟者相須同行之辭非防寇拒敵之稱若是畏其來伐當謂之禦不得稱俟故知期共伐郕耳何休服虔亦言欲共伐郕）○甲午。治兵。（治兵於廟習號令將以圖郕）〔疏〕（注治兵至圖郕正義曰周禮中春教振旅中秋教治兵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彼言治兵振旅皆謂因田獵而選車徒教戰法習號令知此治兵亦是習號令此治兵於廟欲就尊嚴之處使之畏威用命耳但軍旅之衆非廟內所容止應告於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昭十八年傳稱鄭人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杜云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是告於廟習於巷也下有圍郕知治兵爲圍郕也沈云周禮中秋治兵月令孟春令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所以甲午治兵者以爲圍成故非時治兵猶如備難而城雖非時不譏沈又云治兵之禮必須告廟告廟雖是內事治兵乃是外事故雖告廟仍用甲午且治兵則征伐之類又爲圍郕雖在郊內亦用剛日甲午治兵公羊以爲祠兵謂殺牲饗士卒）○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二國同討而齊獨納郕。降戶江反傳皆同）〔疏〕（師及至齊師。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此直言師則公不自將傳稱仲慶父請伐齊師聞郕降齊師在國請耳非是軍中請也）○秋。師還。（時史善公克己復禮全軍而還故特書師還）〔疏〕（注時史至師還。正義曰春秋之例公行征伐還則書至命將出師未有書師還者也慶父請伐齊師欲以自圍郕之師迴伐齊師若用其言則方相戰鬭師或喪敗公乃自責無德引罪歸己時史善公克己復禮全軍而還喜其得還故特書師還也傳言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君子謂當時之史書此師還以善魯莊公也仲尼以爲得理故因而用之克己復禮論語文也克勝也己雖恨齊勝情而止責己而不責於人合於人合於禮意僖三十年秦晉圍鄭傳稱秦人竊與鄭盟子犯請擊秦師晉侯不許與此事同而彼無善文者魯莊中平之主能有善事故爲可嘉晉文身爲霸主而私自恨鄭引秦共伐而秦人背之失其所與則爲不知得免不知之譏已爲幸矣雖不從子犯未足可尚時史不善其事故仲尼亦無褒文）○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稱臣臣之罪也。兒如字一音五兮反）

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齊不與魯共其功故欲伐之）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夏書逸書也稱皋陶能勉種德邁勉也。夏戶雅反後放此陶音遙）德乃降。〔疏〕（夏書至乃降。正義曰此虞書皋陶謨之文以述禹事故傳謂之夏書孔安國以爲邁行種布降下也言皋陶能行布其德德乃下洽於民故民歸之今引之斷章取證降義當言皋陶能布行其德由其有德乃爲人降服也杜不見古文故以爲逸書以邁爲勉言皋陶能勉力種樹功德不知德乃降亦是書文謂爲莊公之語故隔從下注言能慕皋陶之種德乃人自降服之自恨不能如皋陶也）姑務脩德以待時乎。（言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姑且也）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傳言經所以即用舊史之文）○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也葵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稱尺證反又如字）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問命也。期音基本亦作朞）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大子。適丁歷反注同）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絀勑律反）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間隙。從才用反下從者皆同間如字注同或古莧反非）曰。捷吾以女爲夫人。（捷克也宜無知之言。捷在接反女音汝）○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姑棼貝丘皆齊地田獵也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棼扶云反貝補蓋反樂音洛）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誅責也。敢見賢遍反射食亦反啼田兮反隊直類反喪息浪反屨九具反費音秘）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詐欲助賊。御魚呂反袒音但）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石之紛如齊小臣亦鬭死。紛敷文反）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牀士良反）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經書十一月癸未長厤推之月六日也傳云十二月傳誤）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小白傅小白僖公庶子。鮑步卯反）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夷吾召忽皆子糾傅也子糾小白庶兄來不書皆非卿也爲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傳。召時照反糾居）

（黜反）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爲殺無知傳○廩力錦反）

經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書爵例在成十六年）〔疏〕九年注無知至六年○正義曰無知弑君自立則是爲齊君矣而不言弑其君者爲未列於會故不書爵者正謂不書弑其君也釋例曰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簒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般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衞人殺州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簒立雖以會諸侯爲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雖殺不成君亦與成君同義也是言殺而不稱君之義也曹伯負芻殺大子而自立成十五年晉侯討而執之十六年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侯會矣是列會則成君故指彼以爲例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於公蓋欲迎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蔇其器反繒才陵反）〔疏〕注齊亂至蔇亭○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大夫不得敵公也若敵公則經沒公不書而貶卿稱人翟泉之盟是也此不沒公者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既得敵公當書名氏而直言齊大夫者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也文十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是衆則不得書名

○夏。公伐齊。納子糾。〔疏〕公伐齊納子糾○正義曰公羊傳曰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何休曰嫌當爲齊君在魯君前不爲臣禮故去公子見臣於魯也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案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雖有楚公子比稱公子蓋告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此有伐齊之文故不須言于齊納捷菑于邾爲無伐邾之文故須言于邾

齊小白入于齊。（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本無位）〔疏〕注二公至無位○正義曰傳稱鮑叔牙以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來奔則二子在國寵均勢敵故國內各有其黨令齊大夫來盟于蔇直是子糾之黨衆迎子糾耳小白之黨猶自向莒迎小白也若其舉國同心共推子糾來迎即宜付之不須以盟要之今既與之盟而與師送糾是二公子各自有黨須伐乃得入故公伐齊也昭十三年傳稱桓公有國高以爲內主則國子高子是小白之黨也彼云小白既早公送子糾又遲公伐齊納子糾始行即書小白入齊得告乃書故至齊之時出小白之後然傳例曰凡去國國逆而立之日入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以其本無位也若本有位則當云復歸賈服以爲齊大夫來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盟以要之齊人歸迎小白謂迎小白者疑是盟蔇大夫故杜言各自有黨以解之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無傳九月乃葬亂故）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不稱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乾音干岐其宜反又巨移反涸戶各反）〔疏〕注小白至乾時正義曰公以夏伐齊已出小白之後齊人得葬襄公便是國寧位定公可退而不退戰而敗績是公之罪時史書策不稱公戰公敗爲公諱也若言此戰非公是將卑師衆故直言師戰師敗耳此戰雖諱猶書敗升陘之戰敗亦不書者彼爲獲公皆恥諱之深故不書敗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公子爲賊亂則書齊實告殺而書齊取殺者時史惡齊志在譎以求管仲非不忍其親故極言之○惡烏路反譎古穴反）〔疏〕取子糾殺之正義曰此名糾耳稱子者公羊傳曰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何休云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君從未踰年君例賈逵云稱子者愍之案定本上納子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愍之也沈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者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復是愍之乎劉與賈同〔疏〕注公子至言之○正義曰諸侯之臣爲卿乃見經公子爲賊亂者則書其名不問位之貴賤釋例曰禍福不告則不書然則國之大事見告則皆承告而書貴賤各以所告爲文也禍莫大於享國有家禍莫甚於骨肉相殘故公子取國及爲亂見殺者亦皆書之不必繫於爲卿故子糾意恢以公子見書於經也是說公子書經之意也

○冬。浚洙。（無傳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爲齊備○浚蘇俊反深也洙音殊水名泗音四）〔疏〕注洙水至齊備○正義曰釋例云洙水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沂水下合泗公羊傳曰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是畏齊故深之爲阻固也

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桓公小白）○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喪息浪反傳直專反又丁戀反傳乘繩證反注傳乘字同乘他如字）○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子公御及戎右也以誤齊師○辟音避本亦作辟一音婢亦反）是以皆止。（止獲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讎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召詩照反讎市由反射食亦反）乃殺子糾于生竇。（生竇魯地○竇音豆）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稅本又作說同上活反一音失銳反解古買反縛扶略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治直吏反注同傒音兮）〔疏〕鮑叔至可也○正義曰此傳大略世有管子書者或是後人所錄其言甚詳其小匡篇曰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君有加惠於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知勇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夫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與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齊必殺之君亟請之不然無及公乃使鮑叔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與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天下之賢人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之而授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爲羣臣戮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之賊比也非敝邑之所請也使臣不敢受命於是乎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以與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矣鮑叔之不忍戮賢人其知稱賢以自成也至於堂阜之上鮑叔祓而浴之三桓公親迎於郊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爲政焉外傳齊語與管子大同管子當是本耳管子無治於高傒之言鮑叔之美管子其言非一說者各記所聞故不同耳公從之。（○相息亮反）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爲文例在十一年長勺魯地○勺上酌反陳直覲反十一年經注同）〔疏〕十年注齊人至魯地○正義曰例稱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此傳稱齊人成陳擊鼓不應稱敗齊師故解之孫子兵書曰譬稽之使失其先後謂稽留彼敵不時與戰使先後失其次第魯以權譎之謀譎詐以稽留之列成而不得用與未陳陳相似故以未陳爲文釋例曰長勺之役雖俱陳而鼓音不齊構李之役越人患吳之整以死士亂吳雖皆已陳猶以獨克爲文舉其權詐是也此注稽或作掩誤耳今定本作稽

○二月。公侵宋。（無傳侵例在二十九年）○三月。宋人遷宿。（無傳宋彊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彊其丈反）○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侵伐齊爲兵主背蔑之盟義與長勺同○背音佩傳同）〔疏〕注不言至勺同○正義曰[illegible]

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乘繩證反）○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荊楚本號後改爲楚楚辟陋在夷於此始通上國然告命之辭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莘蔡地○莘所巾反）〔疏〕注荊楚至蔡地○正義曰[illegible]以蔡侯獻舞歸。（獻舞蔡季）〔疏〕正義曰以歸猶愈乎執也杜於隱七年傳

注云但言以歸非執也則以歸者直將與其歸不設囚執其恥輕於執也釋例得獲例曰敵國交兵亦有兵器之獲欲殊別君臣故於君曰滅於臣曰獲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至於偏軍元帥君之臣佚出身致命榮辱得失自其常事故傳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如杜此言師敗身虜亦應稱滅此不言滅而云以歸者釋例所云據宗廟社稷已亡而君見獲於敵君身雖在與亡無異皆以滅爲文則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是也若社稷宗廟不亡君身見獲於敵則云以歸此蔡侯獻舞歸是也劉炫云在陳死則稱滅以還者則言以歸以規杜氏非也○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傳曰譚無禮此直釋所以見滅經無義例他皆放此滅例在文十五年○譚徒南反）譚子奔莒。（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疏】注不言至所出。正義曰公羊傳曰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不書侵伐齊背蔑之盟我有辭）公將戰。曹劌請見。（曹劌魯人○劌古衛反見賢遍反下同）【疏】注曹劌魯人。正義曰史記作曹沫亦云魯人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在位者。間猶與也○間間廁之間注同與音預）【疏】注肉食至與也○正義曰孟子論庶人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是賤人不得食肉故云在位者也襄二十八年傳說子雅子尾之食云公膳日雙雞昭四年傳說頒冰之法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蓋位爲大夫乃得食肉也間謂間雜言不應間其中而爲之謀故云間猶與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疏】衣食所安。正義曰公意衣食二者雖所以安身然亦不敢專已有之必以之分人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分公衣食所惠不過左右故曰未徧○徧音遍注同）公曰。犧牲玉帛。【疏】犧牲玉帛。正義曰四者皆祭神之物曲禮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鄭玄云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然則牲謂三牲牛羊豕也犧者牲之純色也魯自得用天子之禮要犧牲相配之語未必爲得用乃言之也弗敢加也。必以信。（祝辭不敢以小爲大以惡爲美○犧許宜反）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孚大信也）【疏】注孚大信也。正義曰孚亦信耳以言小信未孚故解孚爲大信以形之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必盡己情察審也）對曰。忠之屬也。（上思利民忠也○屬音蜀）【疏】注上思利民忠也。正義曰桓六年傳文也言以情審察不用使之有枉則是思欲利民故爲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乘兵車○從才用反乘繩證反）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

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跡也○三息暫反又如字轍直列反）登軾而望之。【疏】登軾而望之。正義曰考工記云兵車之廣六尺有六寸三分車廣去一以爲隧隧謂輿內前後深四尺四寸也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式在輿間從前量之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也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崇三尺三寸也謂當車輿之內去前軫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下去車板三尺三寸橫施一木名之曰軾得使人立於其後時依倚之曹劌登軾得臣云君馮軾皆謂此也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奔○軾音式伏如字舊扶又反）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旗靡轍亂怖遽○旗音其靡音美怖普布反遽其據反）○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公子偃魯大夫）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皋比虎皮○雩音于比音毗注同）【疏】注雩門至虎皮。正義曰雩門爲魯南城門蓋時人猶以名之故知也僖二十八年傳稱胥臣蒙馬以虎皮此云蒙皋比而先犯之事與彼同知皋比是虎皮也以胥臣之事譬之必知定是虎皮其名曰皋比則其義未聞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鄭玄以爲兵甲之衣曰櫜櫜韜也而其字或作建皋故服虔引以解此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妻之姊妹曰姨）【疏】注妻之姊妹曰姨。正義曰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孫炎云同出俱已嫁也止而見之。弗賓。（不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以九年入○過古禾反）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傳言譚不能及遠所以亡）

春秋左傳注疏卷八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八（莊元年盡十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八石經春秋經傳集）

解莊公第三盡卅二年

莊公

即桓六年子同生者也（浦鏜正誤者疑是字之誤或下脫是字盧文弨挍本者作是字）

按不當作是

經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宋本無元年春三字此節正義在春王正月下閩本監本毛本同）

夫人孫于齊（釋文孫作遜云本亦作孫段玉裁云此二字妄人互易之昭廿五年言義可證古經典無遜字）

注夫人莊公母至而去（宋本無莊公母三字此節正義在夫人孫于齊下閩本監本毛本同）

成公以下當稱單子（宋本當作常是也○今訂作常）

謂之伯姬是也（宋本伯姬下有叔姬二字閩本監本毛本亦脫）

不可便以全吉之禮接賓於廟（重修監本全誤金）

注榮叔至之比（諸本有至字此本脫）

今追命桓公（毛本今誤令）

傳元年

三月以來經傳皆無夫人還事（浦鏜正誤來作前）

接續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閩本監本毛本人誤念）

夫宜與齊絕（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夫下有人字）

所以排舊說耳（監本毛本排誤非）

注齊彊至之變（諸本有至字此本脫）

經二年

二年注於餘至庶兄（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脫二年二字）

正以春秋之至（宋本之至作上下不誤毛本至作吉）

齊告王姬之喪（案禮記告作穀鄭注云穀當爲告聲之誤遂改穀爲告）

冬十有二月（七經孟子考文云足利本二作一非）

不告廟也禚齊地（淳熙本脫也字按玉篇禾部禚云齊地名而示部禚字不云地名蓋顧希馮所據春秋字从禾說文無禚）

傳二年

文姜此年出會（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此作比是也○今依訂正）

經三年

三年注溺魯至去氏（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脱三年二字）

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毛本後誤復）

齊侯鄭伯詐朝于紀欲以襲之（宋本下侯字作欲）

寔司大皞（宋本寔作實案皞當作皥从日不从百也詳僖廿一年傳）

各使大夫救徐（閩本監本毛本各誤名）

傳三年

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宋本先字不重）

曷爲言救而後言次（宋本言上有先字是也）

非禮家制此名（宋本名上有次字是也）

傳重盟上例（釋文亦作盟宋本淳熙本纂圖本岳本監本毛本作明不誤○今訂作明）

七年乃葬故曰緩（岳本年作月非也）

傳注爲經至君臣（宋本監本毛本無傳字）

舍者軍行一日止而舍息也（閩本監本軍誤君）

經四年

享食也（釋文云食音嗣又如字本或作會正義引定本云享會作享食）

饗謂享大牢以飲賓（閩本監本毛本享作亨案古享獻之享烹飪之烹亨通之亨皆作亨也）

傳稱齊侯將享公（毛本享作亨）

定本享會作享食也（宋本無也字）

隱二年（纂圖本二誤三）

今則全以紀與之（宋本與上有國字）

亦應爲齊得（宋本齊下有所字）

恩及伯姬姬魯女（宋本作伯姬伯姬魯女）

傳四年

授師孑焉（宋本孑作子案毛居正六經正誤從孑）

揚雄方言（宋本淳熙本閩本監本揚作楊是也此本正義亦作楊○今改作楊）

注尸陳至爲陳（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傳漢而後發喪句下）

未自爲法式（宋本法作灋）

僻陋在夷（宋本淳熙本僻作辟釋文云僻匹亦反案陳樹華云釋文當作辟若本作僻無煩音切矣此皆傳寫之誤）

或兩爲之音（宋本或作故）

不知木何所似（毛本木誤本）

除道梁溠（說文引作除涂梁溠）

時祕王喪（閩本監本祕作秘俗字）

且又請隨侯與楚爲會禮於漢水之汭（閩本監本毛本與誤毀）

以與紀季（山井鼎云足利本及宋板後人記云以下異本有國字非）

經五年

五年夫人至齊師（諸本脱五年二字）

傳五年

曾孫犂來（監本毛本曾誤會）

經六年

春王正月（公羊穀梁正作三）

六年注王人至稱字（諸本脱六年二字）

止爲敦責諸侯（宋本責作貴非也）

名貴之也（宋本名上有稱字是也）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毛本陳作咸誤）

無傳告於廟也（閩本無傳二字空缺）

寶或作保字與俘相似（閩本監本毛本亦脱作字據宋本補）

傳六年

必度於本末（岳本於誤其）

注祁謚至曰甥（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十六年節注下）

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聃作聃誤石經宋本作騅後同是也）

後君噬齊（淳熙本齊作臍玉篇引亦作臍）

若齧腹齊（釋文標齧也兩字臧禮堂云若上當有噬齧也三字）

楚子雖死鄧滅曾不旋踵（毛本曾誤會）

經七年

七年春夫人姜氏（纂圖本監本毛本春下衍秋字）

恒星不見（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恒作恆案石經避唐穆宗諱宋本避宋眞宗諱後同○今訂正）

七年注恒常至昏沒（諸本脱七年二字）

夜中星隕如雨（論衡藝增篇引作星霣如雨周禮大司樂正義引作星霣而雨公羊作霣字林云霣即隕字也）

傳七年

正義曰羊說如雨者（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羊上有公字）

與雜下所落非一星也（宋本監本毛本與下有雨字是也）

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宋本亦作房與定五年傳合案隱元年宣八年成十七年正義引並作房閩本監本毛本改作防）

經八年

八年注期共至待之（諸本脱八年二字）

人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閩本監本毛本法作灋下同）

知此治兵亦是習號令（宋本令下有也字）

杜云治兵於庿（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庿作廟不誤）

時史善公克已復禮（宋本已作己不誤正義同）

責己而不責於人合於人合於禮意（案合於人三字衍文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無）

傳八年

齊無知弑其君諸兒（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弑作殺非）

夏書至乃降（宋本此節正義在秋師還節注下）

此虞書皐陶謨之文（陳樹華云皐陶謨當作大禹謨）

冬十二月（石經十下有有字）

隊于車（石經隊作墜）

劫而束之（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劫作刼非）

經書十一月癸未（閩本一作二誤）

長麻推之月六日也（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月六日異本作十一月六日）

經九年

是言殺而不稱君之義也（宋本監本毛本義作意）

故不稱名（毛本名誤君）

夏公伐齊納子糾（臧琳云子字衍文沿唐定本之誤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愍之可證賈景伯本於此無子字）

故杜言各自有黨以規之（閩本規作解宋本監本毛本作排）

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宋本岐作歧俗字）

傳九年

鮑叔帥師來言曰（案石經叔帥師來四字重刻）

及堂追而稅之（案文選解嘲注引作脫釋文亦作稅云本又作說）

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淳熙本脫北字）

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閩本監本縛誤縳）

鮑叔至可也（宋本此節正義在公從之句下）

使臣不凍餒（毛本餒誤綏）

臣之所不如夷吾者（閩本如誤加）

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監本毛本徇作狥非也）

遂生束縛而以與齊（浦鏜正誤據管子以上增柙字）

鮑叔之不忍戮賢人其知知稱賢以自成也（案管子知字不重）

經十年

魯以權譎稽之（正義云此注稽或作捲誤耳今定本作稽）

十年注齊人至魯地（諸本脫十年二字）

權謀譎詐（宋本權上有設字）

令魯伐齊納子糾（閩本監本毛本令誤今）

楚辟陋在夷於此始通中國（重修監本在誤淮宋本淳熙本中作上是也）

故不稱將帥（釋文帥作率又作帥按正義作將帥）

荊楚一木二名（監本毛本一木誤一本）

傳十年

注曹劌魯人（宋本以下正義七節總入吾視其轍亂節注下）

史記作曹沫（閩本監本沫誤沬）

七十者可以食肉（宋本作肉食）

冰皆與焉（閩本監本毛本冰作泳非下同）

間謂間雜（毛本謂作爲非）

視車跡也（案文選李善注七命引注文轍車跡也）

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也（監本毛本作寸之三非也）

旗靡轍亂怖遽（釋文遽下有也字）

注雩門至虎皮（宋本此節正義在公從之節下）

注妻之姊妹曰姨（宋本此節正義在秋九月節下）

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禮下異本有故字非也）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八（止）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九（莊十一年盡二十二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無傳）○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魯地傳例曰敵未陳曰敗某師○鄑子斯反）〔疏〕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正義曰往年公敗宋師于乘丘今爲乘丘之役侵我則是報復前怨魯當無辭亦不稱侵伐者莊立以來未嘗犯宋宋黨齊伐我故敗于乘丘今復重來更是宋之可責非魯罪也○秋。宋大水。（公使弔之故書）○冬。王姬歸于齊。（魯主昏不書齊侯逆不見公）

傳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通謂設權譎變詐以勝敵彼我不得成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獨敗爲文○爲乘于僞反陳直覲反下及注皆同）〔疏〕注通謂至爲文○正義曰設權譎變詐以勝敵者謂若長勺之役待齊人三鼓氣衰乃擊之定十四年檇李之役越子患吳之整使罪人屬劍自剄吳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此二者敵雖已陳設權勝之成列而不得用也此及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傳云未陳而薄之是其未成列也彼我不得成列與成列而不得用皆以未陳獨敗爲文言彼不能拒而此獨克之也昭五年叔弓敗莒師于蚡泉傳曰莒未陳也此已發例彼復發者釋例曰魯敗宋莒再發未陳之例者嫌君臣有異也　皆陳曰戰。（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疏〕注堅而至者也○正義曰戰者共鬭之辭彼此成列權所施故爲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兩國交戰必有勝負或有未至成敗各自收斂故有言戰不言敗者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如此之類交戰而未至於敗故不書敗也或有彼實未陳應從未陳之例亦書戰者或有實敗而不書敗者皆從告辭也釋例曰令狐之役晉人潛師夜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也河曲之戰秦晉交綏長岸之戰吳楚兩敗並退軍士未憖吳楚俱病莫肯以告故書戰而不書敗也邲之戰上軍先陳林父乃敗故書[illegible]大崩曰敗績。（師徒橈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橈乃孝反一音乃巧反○沮在呂反壞也一音子餘反岸崩謂之沮喪息浪反）〔疏〕注師徒至敗績○正義曰師徒橈敗宣十二年傳文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其師非高厚而稱崩意沮訓壞也沮岸謂河岸崩也[illegible]敗似岸崩山崩也績訓爲功喪其功績故曰敗績雖成十六年言楚子鄭師敗績者釋例曰鄢陵之[illegible]子傷目而退故指事而言也言楚子身[illegible]子敗績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其君被獲而不書敗者晉侯戎馬還濘而止爲秦所獲師不大崩故不書敗也城濮之戰傳稱楚左右師潰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是二軍敗而經書敗績鄢陵之戰傳稱子反曰臣之卒實奔是一軍敗而杜云師未大崩然則績者是大崩之名敗多有少乃稱敗績敗少存多則不稱敗績　得儁曰克。（謂若大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衆威權足以自固進不成爲外寇強敵退復狡壯有二君之難而實非二君克）

（而勝之則不言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雋音俊本或作俊比必利反復扶又反狻壯交卯反下測亮反難乃旦反）【疏】（注謂若至之名○正義曰克訓勝也戰勝其師獲得其軍內之雄儁者故云得儁曰克春秋稱克者唯有叔段一事而已既非敵國相伐又非君之討臣而於戰陳之例別立此名彼傳復云如二君故曰克故具述叔段之事以充之凡例乃是舊典非獨爲段發故云叔段之比釋例與此盡同）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疏】（注覆謂至爲文○正義曰取謂盡取無遺漏之意也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上傳稱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是自知盡死無逃逆之路也又曰使有能者無死是其合軍之內死生在宋也取狀如此而云覆而敗之知其如羅網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服虔云覆隱也設伏而敗之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敵人不知敗之易故曰取郎如服言與未陳何異而別以爲例謂之取也荀吳敗狄于大原於越敗吳于檇李並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經不言取鄭二公子敗燕師于北制鄭人大敗戎師是設伏敗之而傳不言取服謂此爲取何也宋圍鄭師壘合而哭自知必敗非敵人不知而書取何也）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王者無敵於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春秋之世據有其事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有時而敗則以自敗爲文明天下莫之得校○京師敗本或作京師敗績者非校音教）【疏】（注王者至得校○正義曰此亦周公舊凡杜解舊凡之意得有王師敗績者以周公制禮理包盛衰故周禮載大喪及王師不功之事故舊凡例有敗績之文杜以尊卑逆順言之天王不應有戰敗之事遂申說凡例故云無敵於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春秋之世據有其事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是事列於經上明不得不因申舊凡之義蘇氏之說義亦如此沈氏不解杜意以京師敗績非周公舊凡是孔子新意上明爲傳不得不因申孔子新意之義劉炫亦不達杜旨謂杜與沈氏意同非也）○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不爲天所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謝辱厚命）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臧文仲魯大夫）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悖盛貌○悖蒲忽反一作勃同）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忽速貌○紂直久反）【疏】（禹湯罪己桀紂罪人○正義曰湯誥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是罪己也泰誓數紂之罪云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是罪人也禹桀之時書多亡矣固亦應有此事說引帝王世紀云禹見罪人下車泣之是罪己也桀殺關龍逢是罪人也）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凶則常稱寡人）【疏】（注列國至寡人○正義曰列國謂大國也曲禮曰庶方小侯自稱曰孤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鄭玄云與臣言亦自謂寡人是無凶則常稱寡人有凶則稱孤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罪己名禮稱孤其庶庶幾於與○言懼而名禮絕句或以名絕句者非）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宋莊公子○御魚呂反本或作禦說音悅）臧孫達曰。是宜爲君。

有恤民之心。【疏】（既而至之心○正義曰謂御說明年爲君之後方始聞之聞之時已爲君故云是人宜其爲君也傳以御說有禮故以此言實之）○冬。齊侯來逆共姬。（齊桓公也○共音恭）○乘丘之役。（在十年）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射食亦反長丁丈反）【疏】（注金僕姑矢名○正義曰用之射人必知是矢其名僕姑其義未聞）公右歂孫生搏之。（搏取也不書獲萬時未爲卿○歂市專反搏音博）【疏】（公右歂孫生搏之○正義曰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車右與此不同者禮記後人所錄聞於所聞之口其事未必實也案傳云公子偃先犯宋師公從而大敗之則本非交戰禮記稱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御與車右皆死之必如記言則是魯師敗績安得稱公敗宋師于乘丘傳記不同當記文妄耳）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魯聽其得還○靳居覲反服云恥而惡之曰靳）【疏】（注戲而相愧曰靳至得還○正義曰服虔云恥而惡之曰靳傳稱宋人請之若是恥惡其人不應爲之請魯故杜以爲戲而相愧曰靳鄭玄注禮記儒行云遭人名爲儒而以儒靳故相戲俗有靳故之語知是戲而相愧之名也公羊傳以爲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何休云惡乎至猶何所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是其靳之事也）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不以爲戲而以爲已病爲宋萬弒君傳）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無傳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賢之也來歸不書非寧且非大歸○酅音攜）【疏】（十二年注紀侯至大歸○正義曰公羊傳曰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穀梁傳曰其曰歸何吾女也夫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杜略取彼意爲說釋例與此盡同大意以其賢愍其國亡乃依附於叔故書之耳）○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閔公不書葬亂也萬及仇牧皆宋卿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警居領反）【疏】（注捷閔至可褒○正義曰隱十一年公羊傳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左氏無此義故杜明之不書葬爲亂故也凡葬魯不會則不書若使宋亂不葬魯本無可會之理兼見此義故言亂也萬及仇牧並名見於經知皆卿也萬不書氏者釋例曰宋萬賈氏以爲未賜族宋傳稱南宮長萬則爲已氏南宮不得爲未賜族也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弒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貶也是杜意以爲史有詳略无義例也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曰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然則有善可褒當變文以見義此仇牧書名不警而遇賊無善可褒故不變其文公羊書其不畏彊禦故言此以異之）○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奔例在宣十年）

傳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疏】（注蒙澤至蒙縣○正義曰昭十三年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書地此弒閔公于蒙澤不書地者釋例曰先儒旁采二傳橫生異例宋之蒙澤楚之乾谿俱在國內閔公之弒則以不書蒙澤國內爲義楚弒靈王復以地乾谿爲失所明仲尼本不以爲義例則上明亦無異文也是亦言史自詳略無義例也）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手批之也○批普迷反又蒲穴反字林云擊也父節反）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殺督不書宋不以告○大音泰）立子游。（子游宋公子）【疏】（注子游宋公子○正義曰世族譜子游雜人不知何公之子）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蕭宋邑今沛國蕭縣亳宋邑蒙縣西北有亳城○亳步各反）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牛長萬之子猛獲其黨）○冬。十月。蕭叔大心、（叔蕭大夫名）【疏】（注叔蕭大夫名○正義曰卿大夫采邑之長則謂之宰公邑之長則曰大夫此則是宋蕭邑大夫也以此年有功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爲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朝公附庸例稱名故杜以叔爲名）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南宮萬奔陳本或作長萬長衍字也下亦然乘繩證反注同）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石祁子衛大夫）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宋衛本同好國○好呼報反注同）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疏】（于陳以賂正義曰斷以賂爲句言用賂請于陳也請猛獲于衛不言以賂蓋於衛無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醢肉醬并醢猛獲故言皆○亦請南宮長萬於陳以賂絕句飲於鴆反犀音西裹音果比必利反見賢遍反醢音海）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杏戶猛反）○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蛇音移）○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柯古何反）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有弒君之亂齊桓欲脩霸業）【疏】（十三年傳注宋有至霸業○正義曰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者爲會之意欲平除宋督弒君之賊此云

（平宋亂者宋萬已誅宋新立君其位未定齊桓欲脩霸業爲會以安定之非欲平除新君故宋人聽命來列於會也）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戍守也）○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始與齊桓通好○好呼報反）○宋人背北杏之會。（○背音佩十四年經注同）

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背北杏會故）○夏。單伯會伐宋。（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單伯周大夫）〔疏〕（十四年注既伐至大夫○正義曰傳稱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則伐事已成單伯始至故云會伐宋言來就宋地會之也元年注云單伯天子卿也此云周大夫者大夫亦卿之揔號故兩言之）○秋。七月。荊入蔡。（入例在文十五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齊桓脩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于鄄音絹鄄城音絹一音眞或音旃又舉然反或作鄄）〔疏〕（單伯至于鄄○正義曰春秋因魯史之文魯史自書其事會他國者皆言已往會之不問君之與臣會諸侯者皆書魯人在會字之上若微人往會則會上無字直言其會明魯往會之微人不合書名書其所爲之事而已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是也若魯人不與而諸侯自會則先序諸侯言會于某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是也雖霸主召會諸侯霸主之身列在諸侯之上耳不言霸主會諸侯以其俱是王臣不得與諸侯爲主故也若霸主之遣大夫往會諸侯雖政在霸國大夫名列諸侯之下由非諸侯之主列位從其班爵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是也若王臣在會不問尊卑皆列諸侯之上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是也此魯人不與單伯宜列在諸侯之上下言會于鄄耳今會字乃在齊侯之上是齊桓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所以尊天子示名義也此會魯自不與魯所與者皆魯人在上史文以魯爲主耳當會之時以大小爲序魯不在上也釋例曰魯爲春秋主常列諸侯上非其實次也子帛卿也依魯大夫之比列於莒上故傳曰魯故也叔孫豹曰宋衛吾匹也又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是魯在衛上也宋既先代之後又襄公一合諸侯以紹齊桓之伯宋在齊上則魯次宋也）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齊欲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經書人傳諸侯者揔衆國之辭）〔疏〕（注齊欲至之辭○正義曰齊既以諸侯伐宋而更請師于周者齊桓始脩霸業方欲尊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耳非慮伐不克而藉王威也經書人而傳言諸侯先儒以爲諸如此輩皆是諸侯之身釋例曰傳滅入例衛侯燬滅邢同姓故名又云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名賤之也又云不書蔡許之君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此皆貶諸侯之例例不稱人也諸侯在事傳有明文而經稱人者凡十一條上明不示其義而諸儒皆據案生意原無所出貶諸侯而去爵稱人是爲君臣同文非正等差之謂也又澶淵大夫之會傳曰不書其人案經皆去名稱人至諸侯親城緣陵傳亦曰不書其人而經總稱諸侯此大夫及諸侯經傳所以爲別也通校春秋自宣公五年以下百數十年諸侯之咎甚多而皆無貶稱人者益明此蓋當時告命記注之異非仲尼所以爲例故也是言諸侯之貶或書名或沒而不書必不得稱人故以此經書人傳言諸侯爲總衆國之辭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救邢於例將卑師衆稱師則三國皆大夫帥也傳稱諸侯救邢亦是總衆國之辭與此同也）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桓十五年入櫟遂居之○櫟音歷）及大陵。獲傅瑕。（大陵鄭地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侯今見殺不稱君無謚者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舍音捨鄭子子儀）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疏〕（六年而厲公入○服虔云蛇北方水物水成數六故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尚書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蛇市奢反繻音須妖於驕反燄以音豔誥古報反）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疏〕（猶有至有妖○正義曰公問厲公之入問於申繻曰猶有蛇妖而厲公得入乎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申繻對公曰人之所忌謂于儀畏懼厲公心不堅正其畏忌之氣燄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取此妖來應人也蛇鬭之事由人興也若使人無釁隙焉則妖孽不能自作人棄其常則妖自興以此故有妖棄常謂既不能彊又不能弱失常度也）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言有二心於己○釁許斷反）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上大夫卿也伯父謂原繁疑原繁有二心）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裏音里）入。又不念寡人。（不親附已）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爲宗廟守臣○憾戶暗反祏音石藏主石函也守手又反）〔疏〕（注桓公至守臣○正義曰桓公初封西鄭蓋其畿內之國周禮王子母弟有功者得立祖王之廟故桓公始封爲君卽命臣使典宗祏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旣祭納於石室祏字從示神之也）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子儀鄭子也）而謀召君者。庸非二乎。（庸用也）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傳唯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縊一賜反）○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莘役在十年繩譽也○爲莘于僞反下所巾反語魚據反繩食承反說文作譝譽音餘又如字）〔疏〕（注繩譽也○正義曰字書繩作譝字從言訓爲譽）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僞設享食之具○食音嗣注同）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堵丁古反下五羔反杜云楚人謂未成君爲敖史記作杜敖）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欲以說息嬀○說音悅）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商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易以豉反注同燎力召反又力弔反鄉許亮反撲普卜反般步丹反本又作盤長丁丈反）○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無傳夫人文姜齊桓公姊妹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疏〕（注夫人至卿寧○正義曰文姜僖公之女故爲桓公姊妹詩美后妃之德云歸寧父母是父母在則禮有歸寧襄十二年傳曰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則使卿寧兄弟不得自歸也但不知今桓公有母以否故杜不明言得失）○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宋主兵故序齊上○郳五兮反）○鄭人侵宋。○冬。十月。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始爲諸侯長○復扶又反長丁丈反）○秋。諸侯爲宋伐郳。（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之伐郳○爲宋于僞反）○鄭人間之而侵宋。（○間間廁之間一本作閒）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主兵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他皆放此）〔疏〕（十六年注宋主至放此○正義曰往年齊桓始霸未敢自尸其任救患討罪今爲宋伐郳仍使宋自報怨故宋主兵序於齊上也諸侯會許男在曹滑之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不以爵之尊卑也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附庸在伯爵之上是以主兵）

（爲先也歷驗上下皆然知是春秋常法禮記祭義云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而春秋序會不先同姓而大國在上者孔子脩春秋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也）○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介音界爲三恪苦各反本或作爲三恪之客費扶味反又音祕緱古侯反一音苦侯反〔疏〕注書會至宋地○正義曰公羊傳曰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曰同者同尊周也杜云服異者亦是同其欲同尊周也諸同盟者當盟之時告神稱同釋例曰盟者假神明以要不信故載辭或稱同以服異爲言也是言載辭稱同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曰陳鄭服也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傳曰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成五年同盟于蟲牢傳曰鄭服也七年同盟于馬陵傳曰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襄三年同盟于雞澤傳曰晉爲鄭服故合諸侯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傳曰齊成故也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傳曰齊服也如此之類皆是服異故稱同也喪服繼父不同居傳曰曰嘗同居乃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春秋同盟亦猶是也嘗同盟而異乃稱服異未嘗同盟則不爲服異故盟不稱同也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傳曰服江黃也定四年陳許頓胡楚之屬國皆來會于召陵其下云公及諸侯盟于皐鼬二盟並不稱同皆爲未嘗同盟非服異故不稱同也應稱同而不稱同者僖五年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七年盟于甯母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而不稱同者鄭心未服故傳稱子華請去三族管仲曰君其勿許鄭必受盟是甯母之時鄭未服也八年盟于洮鄭伯乞盟傳稱請服也而洮盟不稱同者鄭伯始請服耳未列于會故不稱同也文十五年夏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其冬諸侯盟于扈傳稱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則是蔡新來服不稱同者傳稱郤缺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是則蔡已先服故不稱同也宣十二年同盟于清丘傳曰恤病討貳十七年同盟于斷道傳曰討貳也成九年同盟于蒲傳曰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十五年同盟于戚傳曰討曹成公也十七年同盟于柯陵傳曰尋戚之盟也十八年同盟于虛朾傳曰謀救宋也此六盟皆非服異稱同盟者清丘斷道與蒲於時諸侯已有二心同心討貳故稱同盟戚與虛朾同心疾惡故稱同盟柯陵之盟鄭人不服欲令諸侯同心伐鄭故稱同盟猶襄十八年諸侯同心疾齊稱同圍齊自此以前陳在衛下今在上知齊桓始進之釋例班序譜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衛與陳凡四會衛在陳上自莊十五年盡僖十七年三十五歲凡入會陳在衛上故知是齊桓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也）○邾子克卒。（無傳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再同盟〔疏〕注克儀至同盟○正義曰北杏之會邾人在焉今而稱子故云蓋齊侯請王命以爲諸侯得爲子爵見經也隱元年盟于蔑桓十七年盟于趡是再同盟也）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侵宋故○宋故也本或作爲宋故）○鄭伯自櫟入。（在十四年）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在桓十五年○爲于僞反與音預）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二子祭仲黨斷足曰刖○公子閼安末反案隱十一年鄭有公孫閼距此三十五年不容復有公子閼若非閼字誤則子當爲孫刖音月又五刮反鉏仕魚反斷丁管反〔疏〕注二子至曰刖○正義曰周禮司刑刖罪五百尚書呂刑剕罰之屬五百孔安國云刖足曰剕釋言云剕刖也李巡曰斷足曰刖也說文云刖絕也則刖是斷絕之名斷足之罪故云斷足曰刖）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之孫定謚也○父音甫王音如字共音恭）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數滿於十〔疏〕注滿於十○正義曰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至十而止是數滿於十也閔元年傳曰萬盈數也數至十則小盈至萬則大盈傳具載定叔事者服虔云定叔之祖共叔段有伐君之罪宜世不長而云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言其刑之偏頗鄭厲公以尊寵適同惡相恤故寵於共叔欲令其後不絕傳所以惡厲公也）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其不能早辟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并如字王必政反〔疏〕注曲沃至一軍○正義曰桓八年傳稱曲沃武滅翼其年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至是乃并之也晉世家云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是寶器賂獻於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二十七年矣自桓叔始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是僖王命之事也周禮小國一軍晉土地雖大以初并晉國故以小國之禮命之）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詭九委反采七代反後放此）蔿國請而免之。（蔿國周大夫○蔿于委反）既而弗報。（詭諸不報施於蔿國○施始豉反）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使晉取夷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周公忌父王卿士辟子國之難○難乃旦反）惠王立而復之。（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見於經傳王室微弱不能復自通於諸侯故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不見賢遍反下同復自扶又反〔疏〕注魯桓至之末○正義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莊王元年當魯桓十六年即位十五年而崩僖王元年當魯莊十三年即位五年而崩惠王元年當魯莊十八年即位在十八年而此年傳說惠王之立者杜云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是杜以周公忌父此年出奔至惠王立而得復與史記不違）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諸執大夫皆稱人以執之大夫賤故○詹之廉反始伯音霸又如字本又作霸〔疏〕十七年注齊桓至賤故○正義曰僖七年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詹最貴也且傳曰稱鄭不朝也以君不朝而詹被執明詹是執政大臣爲不道君使朝故執之也若詹不至齊則無由被執知是詣齊見執蓋聘齊也昭八年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傳曰罪不在行人也無罪乃稱行人知不稱行人罪之也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傳曰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言使人者言非使人之罪也書曰者是仲尼新意故指以爲例也執諸侯有稱人稱侯之異執大夫者悉皆稱人以執之爲大夫賤故也劉炫以此注云詣齊見執釋例曰詹本非出使謂二者自相矛楯今知非者齊以鄭不朝而責於鄭鄭令詹詣齊謝罪齊人執之故釋例云元非出聘之使集解云詣齊被執二文雖異事實同耳劉炫不尋此意乃爲規過非也）○夏。齊人殲于遂。（殲盡也齊人戍遂翫而无備遂人討而盡殺之故時史因以自盡爲文○殲子廉反翫五亂反而盡津忍反〔疏〕注殲盡至爲文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衆之盡也時史惡其輕敵而以自盡爲文罪齊戍也釋例曰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亦時史即事以安文或從赴辭故傳亦不顯明義例也）○秋。鄭詹自齊逃來。（無傳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遁徒遜反〔疏〕注詹不至賤之○正義曰伏節守死以解國患當如昭元年叔孫豹之居位待罪也逃居匹夫逃竄故云書逃以賤之鄭詹自齊逃來過魯而後歸鄭故書之）○冬。多麋。（無傳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麋亡悲反〔疏〕注麋多至災書○正義曰麋是澤獸魯所常有是年暴多多則害五稼故言多以災書也）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饗酒食也四族遂之彊宗齊滅遂戍之在十三年○頜烏納反又苦荅反婁力侯反饗本作享）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日官失之〔疏〕十八年注不書日官失之○正義曰經亦無朔字當云不書朔與日注不言朔脫也）○夏。公追戎于濟西。（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秋。有蜮。（蜮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蜮本又作蜮音或本草謂之射工短弧本又作斷同丁管反弧又作狐音胡射人食亦反〔疏〕注蜮短至爲災○正義曰穀梁傳曰蜮射人者也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機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服虔云徧身濩濩或或故爲災沈氏云此有蜮傳重發例者以螟螽與蜚同是害禾稼此蜮則害人故傳特發之）○冬。十月。

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言備設○醴音禮宥音又

（〔疏〕注王之至備設。正義曰王饗醴命之宥者王爲之設醴禮置醴酒命之以幣物所以助歡也宥助釋詁文周禮掌客王待諸侯之禮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壹饗壹食壹燕三禮先言饗是王之親羣后始則行饗禮也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緹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然則以其尤濁故先置之示不忘古也知者禮運云燔黍捭豚下鄭云以燔以炙以爲醴酪是醴酒在先而有故曰先置醴酒云不忘古也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饗禮有酬幣也禮主人酌酒於賓曰獻賓荅主人曰酢主人又酌以酬賓曰酬幣蓋於酬酒之時賜之幣也所賜之物即下玉馬是也傳稱饗醴命宥言其備設盛禮也此注命之宥者命在下以幣物宥助僖二十八年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皆命不同者以彼有命晉侯之事故也）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雙玉爲瑴。瑴音角字又作珏）（〔疏〕注雙玉爲瑴。正義曰蒼頡篇瑴作珏雙玉爲瑴故字從兩玉）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借子夜反）（〔疏〕注侯而至人禮。正義曰虢君不知何爵稱公謂爲三公也周禮王之三公八命侯伯七命是其名位不同也其禮各以命數爲節是禮亦異數也今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也假借同義取者假爲上聲借爲入聲與者假借皆爲去聲）○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虢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爲援皆在周倡義爲王定昏陳人敬從得同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告○爲王于僞反）實惠后。（陳嬀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並正其后稱）○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疏〕注戎來至其來。正義曰傳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戎之來也魯人不知宜無鐘鼓故以侵言之釋例曰戎之入魯魯人不知去而遠追又無其獲邊竟不備候不在疆所以爲諱諱此君之闕亦所以示戒將來之君也）○秋。有蜮爲災也。○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鬬緡楚大夫。緡亡巾反）（〔疏〕鬬緡尹之。正義曰尹訓正也楚官多以尹爲名此滅權爲邑使緡爲長故曰尹也）以叛。圍而殺之。（緡以權叛。絕句本或作畔俗字也）遷權於那處。（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那處那又作鄀同乃多反下昌呂反又昌慮反編必綿反一音步典反）使閻敖尹之。（閻敖楚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攻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郡華容縣。閻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涌音勇水名）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無傳。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略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媵以證反又繩證反送也竟音境好呼報反）（〔疏〕十九年注公子至來伐。正義曰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文雖不明其意亦然魯女左氏無傳取彼爲說故云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穀梁傳曰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以未入國略而不言陳侯夫人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晉衞齊三國來媵然則爲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適而行此鄄是衞之東地蓋陳取衞女爲婦魯使公子結送媵向衞至鄄聞齊宋爲會將謀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不復送女至衞遂與二君會盟故備書之也送女至鄄停女會盟鄄是盟處故言于鄄非本期送女使至鄄也既盟之後遂不復送女其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至冬而三國來伐結之此盟於魯無益故無嘉善之文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四日之閒不容反報亦是專命而盟患難俱解故再稱名氏珍而貴之與此異也宣十二年宋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宋人被伐而貶華椒今三國伐魯不貶公子結者結之爲盟本欲安社稷利國家與華椒事異故不貶）○夫人姜氏如莒。（無傳。非父母國而往書姦）（〔疏〕注非父至書姦。正義曰此既無傳不知何爲如莒婦人不以禮出爲姦故曰書姦）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無傳。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鄄之盟又使媵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

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禦巴人爲巴人所敗。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還。鬻拳弗納。遂伐黃。（鬻拳楚大閽。黃嬴姓國。今弋陽縣。鬻音育拳求圓反閽音昬守門人也嬴音盈姓也字從女）（〔疏〕注黃嬴姓。正義曰世本文）敗黃師于踖陵。（踖陵黃地。踖在亦反一音七略反）還及湫。有疾。（南郡鄀縣東南有湫城。湫子小反鄀音若）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夕室地名。夕朝夕之夕）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經田結反。經皇闕也）（〔疏〕注經皇至失職。正義曰鬻拳自殺以殉當是近墓之地宣十四年傳稱楚子聞宋殺申舟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則窒皇近於門外當是寢門闕也如此經皇亦是冢前闕也且此人生爲大閽職掌守門明此亦是守門示死不失職也餘書无經皇之名蓋唯楚有此號也）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若今城門校尉官。○強其丈反大伯音泰校戶教反字從木）（〔疏〕以爲大閽謂之大伯。正義曰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玄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秋官掌戮云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則閽不使刖而鬻拳得爲閽者周禮地官之屬有司門下大夫二人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玄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此注亦云若今城門校尉官然則鬻拳本是大臣楚人以其賢而使典此職非爲刖而後之其爲大閽者當如地官之司門非天官之閽人亦主晨昏閉門以閽爲名焉謂之大伯伯長也爲門官之長也）使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疏〕注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正義曰何休膏肓云人臣諫君非有死亡之急而以兵臨君開篡弒之路左氏以爲愛君於義左氏爲短故注言此以釋何休之難）○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王姚莊王之妾也姚姓也○姚羊消反嬖必計反頹徒回反）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周惠王莊王孫）取蔿國之圃以爲囿。（圃園也囿苑也○圃必古反又音布囿音又於六反苑於阮反）（〔疏〕注圃園也囿苑也。正義曰冢宰職云園圃毓草木鄭玄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詩云折柳樊圃成十八年築鹿囿然則圃以蕃爲之所以樹果蓏囿則築牆爲之所以養禽獸二者相類故取圃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邊伯周大夫。○近附近之近）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三子周大夫。○跪求委反）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秩祿也○收式周反）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以來遂不和）○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石速士也。故不在五大夫數）不克。出奔溫。（溫蘇氏邑）蘇子奉子頹以奔衞。衞師、燕師伐周。（燕南燕）○冬。立子頹。

經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無傳）○夏。齊大災。（無傳。來告以火。故書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疏〕二十年注來告至六年。正義曰襄九年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災十八年宋衞陳鄭災皆不言大知此來告以大故書大也）○秋。七月。○冬。齊人伐戎。（無傳）

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克能也）執燕仲父。（燕仲父南燕伯。爲伐周故。○爲伐于僞反下文同）（〔疏〕注燕仲父南燕伯。正義曰譜亦云南燕伯爵不知所出服虔亦云南燕伯爵）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

及鄭伯入于鄔。（鄔王所取鄭邑○鄔烏苦反）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皆舞六代之樂○徧音遍）〔疏〕（注皆舞六代之樂○正義曰言樂及徧舞則樂之所有舞悉周徧故知皆舞六代之樂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鄭玄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也傳記所說雲門大卷黃帝也大咸堯也大韶舜也大夏禹也大濩湯也大武武王也是爲六代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林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鄭伯聞之。見虢叔。（叔虢公字）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樂音洛殃咎上於度反下巨九反）君爲之不舉。（去盛饌○去起呂反饌仕眷反）〔疏〕（注去盛饌○正義曰周禮膳夫職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襄二十六年傳曰古之治民者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是不舉者貶膳食徹聲樂也）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奸音干盍胡獵反何不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十六年與魯大夫盟于幽）○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無傳薨寢祔姑赴於諸侯故具小君禮書之○祔音附）〔疏〕（二十一年注薨寢至書之正義曰經無所闕禮且可知杜爲此注者以先儒之說使莊公絕母子之親故於此明之知母子不絕下葬注亦然）○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無傳八月葬緩慢也）

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虢相命弭鄭地○弭面爾反）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闕象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圉魚呂反辟蒲歷反）〔疏〕（注闕象魏也○正義曰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注云兩觀闕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鄭玄云觀闕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云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也哀三年魯災傳稱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由此言之則觀與象魏其事一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闕西辟者辟是旁側之語也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略界也鄭武公傅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虎牢河南成皐縣○復扶又反）〔疏〕（注略界至皐縣○正義曰孟子云仁政必自經界始昭七年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封略之內何非君土孟子經界即傳之經略且云封略之內封是竟則知略是界也武公東鄭之始封君也言武公之略則是武公舊竟若其由來不失不須今日復與故知後失其地惠王今復與之隱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蓋桓王之世失之也）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原伯原莊公也言效子頹舞徧樂○效戶教反徧音遍）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巡守於虢國也天子省方謂之巡守○守音狩本或作狩後放此注同）〔疏〕（注巡守至巡守○正義曰孟子云諸侯朝天子曰述職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守者守也言諸侯爲天子守土天子時巡行之易稱后不省方故云天子省方謂之巡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玤虢地○玤蒲項反）王與之酒泉。（酒泉周邑）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后王后也鞶帶而以鑑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爲然古之遺服○鞶步干反又蒲官反紳帶也鑑工暫反鏡也）〔疏〕（注后王至遺服○正義曰鞶是帶也鑑是鏡也此與定六年傳皆鞶鑑雙言則鞶鑑一物故知以鏡飾帶舉今羌胡之服以明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爵飲酒器）鄭伯由是始惡於王。（爲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惡烏路反又如字使所吏反）〔疏〕（虢公至於王○正義曰鄭伯謂厲公子文公也服虔云鞶鑑王后婦人之物非所以賜有功爵飲酒器玉爵也一升曰爵爵人之所貴者言鄭伯以其父得賜不如虢公爲是始惡於王積而成怨僖二十四年遂執王使此爲彼張本）○冬。王歸自虢。（傳言王之偏也）

經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無傳赦有罪也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傳稱肆眚圍鄭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眚所景反盪音蕩本又作蕩滌徒歷反）〔疏〕（二十二年注赦有至故書○正義曰肆大眚者肆緩也眚過也緩縱大過是赦有罪也大罪猶赦則小罪亦赦之猶今赦書大辟罪以下悉皆原免也易解卦象云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解卦坎下震上震爲雷坎爲雨雷動雨下而萬物解散故君子以此卦象而放赦有過寬宥罪人也書稱眚災肆赦舜典文孔安國云眚過災害肆緩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肆眚圍鄭襄九年傳文也此諸言肆眚者皆是放赦罪人蕩滌衆故除其瑕穢以新其心也必其國有大患非赦不解或上有嘉慶須布大恩如是乃行此事故釋例曰天有四時得以成就雷霆以振之霜雪以齊之春陽以煖之雲雨以潤之然後能相育也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物不可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與人同也解天下之至結成天下之亹亹肆夫眚之謂也堯曰咨爾舜有罪不敢赦所以須待革命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之也杜唯言有時用之亦不知此時何以須赦穀梁傳曰肆大眚爲嫌天子之葬也其意言文姜有罪不合以禮而葬若不赦不復書葬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故爲赦也賈逵以文姜爲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杜不明說要文姜出奔之日尚稱夫人夫人之名未嘗有貶何須以赦除之此赦必不爲文姜但夫人以去年七月薨十一月則當合葬乃至此年正月經七月始葬如此遲緩必是國家有事須赦解之但不知其所由耳）○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宣公太子也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御音禦本亦作禦惡烏路反）〔疏〕（注宣公至子告○正義曰傳言大子必是大子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君稱世子此不然者釋例曰古者討殺其大夫各以罪狀宣告諸侯所以懲不義重刑戮也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衛殺孔達傳載其辭辭雖有臨時之狀其告則常也然則殺大夫而子當以罪狀告人此傳不說御寇之罪則陳人不以罪告而經書公子是惡殺大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夏。五月。〔疏〕（告夏五月○正義曰釋例曰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數莊公獨稱夏五月及經四時有不具者丘明無文皆闕繆也）○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無傳高傒齊之貴卿而與魯之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冬。公如齊納幣。（無傳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喪未再期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見賢遍反又如字）〔疏〕（注公不至明故○正義曰釋例曰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應使卿故傳明言其得禮也是納幣當使卿公不使卿親納幣非禮也）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傳稱太子以實言）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公子完顓孫皆御寇之黨○顓音專）顓孫自齊來奔。（不書非卿）齊侯使敬仲爲卿。（敬仲陳公子完）辭曰。羈旅之臣。（羈寄也旅客也）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宥赦也）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弛去離也○弛失氏反擔丁暫反離力智反）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敢不敢也○謗布浪反）請以死告。（以死自誓）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也翹翹遠貌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顯命懼爲朋友所譏責○翹祁堯反乘繩證反）使爲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據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飲於鴆反注同樂音洛下注同）〔疏〕（注齊桓至公酒○正義曰春秋之世設享禮以召君者皆大臣擅寵如衛公叔文子宋桓魋之徒始爲之耳爲之非禮法也敬仲羈旅之臣且知禮者也必不召公臨己知是桓公賢之自就其家會也據敬仲爲主人辭故言飲公酒耳）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疏〕（臣卜至不敢○正義曰服虔云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慎也此桓公自就其家非敬）

（仲發心請享不得言將享必卜也蓋桓公告其往日乃卜之耳言未卜其夜者詩云厭厭夜飲在宗載考鄭玄云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則成於庶姓讓之則止引此敬仲之事云此之謂不成是言敬仲非齊同姓故不敢也）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夜飲爲淫樂）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龜曰卜○妻七計反〔疏〕注龜曰卜○正義曰曲禮文也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玄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原原田也頌謂繇也每體十繇然則卜人所占之語古人謂之爲繇其辭視兆而作出於臨時之占或是舊辭或是新造猶如筮者引周易或别造辭卜之繇辭未必皆在其頌千有二百之中也此傳鳳皇于飛下盡莫之與京襄十年傳稱衞卜禦寇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哀九年傳稱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三者皆是繇辭其辭也韻則繇辭法當韻也郭璞撰自所卜事謂之辭林其辭皆韻習於古也）其妻占之曰吉。（懿氏妻）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和如字又戶臥反注同鏘七羊反本又作將將〔疏〕注雄曰至聲譽○正義曰釋鳥云鶠鳳其雌皇郭璞云瑞應鳥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從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之以萬數故古文鳳作朋字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則自歌自舞是說鳳皇之狀也鳳皇雄雌俱飛喻敬仲夫妻相隨鏘鏘鳴之聲故以喻有聲譽也）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嬀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並于本或作並爲誤〔疏〕五世至與京○正義曰五世其昌言其始昌盛也並于正卿位與卿並得爲上大夫也莫之與京謂無與之比大言其位最高也五世八世當是卜兆之間有其象傳言其占之辭不言其知之意固非後學所得詳之）陳厲公。蔡出也。（姊妹之子曰出〔疏〕注姊妹之子曰出○正義曰釋親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言姊妹出嫁而生子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殺陳佗在桓六年○佗大多反）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周大史也○少詩照反見如字又賢遍反大音泰〔疏〕注周大史也○正義曰直言周史知是大史者周禮大史掌書昭二年傳稱韓宣子觀書於大史氏此以周易見陳侯故知是大史也以周易見者自以知周易見陳侯言已明易能筮故陳侯使之筮也）陳侯使筮之。（蓍曰筮○筮上制反蓍音尸〔疏〕注蓍曰筮○正義曰曲禮文也其揲蓍求卦之法則易繫辭具焉）遇觀䷓（坤下巽上觀○觀古亂反注皆同）之否。䷋（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爲否○否備矣反注皆同〔疏〕遇觀之否○正義曰此注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及六四爻變諸如此輩皆據周易之文知之劉炫規過云觀之否者爲觀卦之否爻屯之比者屯卦之比爻皆不取後卦之義今刪定以爲不然何者以閔元年畢萬筮仕遇屯之比云屯固比入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得歸妹之睽云士刲羊亦無衁歸妹上六爻辭又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睽之上九爻辭又云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昭五年明夷之謙云明夷于飛垂其翼又云謙不足飛不翔此之等類皆取前後二卦以占吉凶今人之筮亦皆如此故賈服及杜並皆同焉劉炫苟異前儒好爲别見以規杜氏非也沈云遇者不期而會之名筮者所得卦之吉凶非有宿契逢遇而已故謂之遇劉炫云下體坤坤爲地爲衆上體巽巽爲風爲木互體有艮艮爲門闕地上有木而爲門闕宮室之象宮室而可風化使天下之衆觀焉故謂之觀也下體坤坤爲地上體乾乾爲天天不下降地不上騰天地不通其氣上下否塞故謂之否也）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爻戶交反）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疏〕是謂至子孫○正義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二句周易文也此先云不在此其在異國後云非此其身在其子孫所以在下覆結先云其在後乎後云在異國者其在異國之下更欲演說異國是大嶽姜姓其言稍多且須以結末故進其在後乎於上先解之也庭實旅百以下方解利用賓于王則上句故曰觀國之下未須賓王之句而再言利用賓于王者蓋以觀國之光即是朝王之事直言觀光以文不足故連言賓王但未解賓王之義故於下更重解之傳稱引詩斷章則引易論事易未必如本此言觀國之光謂所爲筮者觀他人有國之光榮也此有國之人利用爲賓客於王朝也其意言見其子孫有國作賓於王家耳非其身也代陳有國言代陳正適子孫有其國家陳滅此與是代之也○注此周至論之○正義曰易之爲書撰蓍求爻重爻爲卦爻有七八九六其七八者六爻並皆不變卦下摠爲之辭名之曰彖八者才也摠論一卦之才德若乾元亨利貞之類皆是也其九六者當爻有變每爻别爲其辭名之曰象象者像也指言一爻所象若乾初九潛龍勿用之類皆是也不變者聚而爲彖其變者散而爲象計每於一卦當書兩體但以此爻陰陽既同唯變否有異且每爻異辭不可爻作二畫從上可知故不畫二也傳之筮者指取易義不爲論卦已明不畫卦也諸爲注者皆言上體下體若其畫卦示人則當不煩此注注亦不畫卦也今書有畫卦者當是後之學者自恐不識私畫以備忘遂傳之耳每爻各有象辭是六爻皆有變象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或取互體言其取義爲常也）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疏〕光遠至耀者也○正義曰易稱觀國之光故解其光義言光在此處遠照於他物從他物之上而有明耀者也謂光能遠照於他物有明故下云照之以天光是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乾其然反〔疏〕於土上山也○正義曰六四之爻位在坤上坤爲土地山是地之高者居於土上是爲土上山也又巽變爲坤六四變爲九四從二至四互體有艮之象艮爲山故言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照之以天光）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疏〕有山至于王○正義曰山則材之所生此人有山之材言其必大富也上天以明臨下照之以天光言天子臨照之也於是乎又居於土上既富矣而彼天照又復居有土地是爲國君之象也易位四爲諸侯變而爲乾乾爲天子是有國朝王之象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贄音至本又作贄同〔疏〕庭實至于王○正義曰覲禮侯氏執圭見王王受圭禮成乃出又入行享禮獻國之所有此說行享禮也旅陳也庭之所實陳有百品言物備也奉之以玉帛謂執玉帛而致享禮彼天之照有地之材天子賜之由四國君獻國所有天地之美備具焉朝王之儀畢足矣故曰利用賓于王○注艮爲至物備○正義曰易說卦艮爲門闕乾爲金玉坤爲布帛杜以門內有庭傳言庭實故改言艮爲門庭耳杜言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者謂陳之以行享禮也覲禮侯氏既見王乃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玄云四當爲三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物非一國所能有唯國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别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鄭玄覲禮之注所言出於彼也杜言贄幣即鄭所謂璧帛也此奉之以玉帛執以致庭實耳其王帛不入玉也覲禮侯氏致享執玉致命王撫之而已不受之也又曰侯氏降授宰幣是庭實之幣皆庭受之唯馬受之於門外耳旅陳釋詁文也百者言其物備也）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因觀文以傳占故言猶有觀非在已之言故知在子孫○觀古亂反〔疏〕注因觀至子孫○正義曰以卦名觀故因觀文以傳占也觀者視他之辭此賓王之事若所爲筮者身自當有則不應觀他此卦猶有觀焉觀非在己之言其人觀他有之故知在其子孫也）風行而著於土。（〔疏〕風行而著於土○正義曰服虔云巽在坤上故爲著土也一曰巽爲風復爲木風吹木實落去更生他土而長育是爲在異國）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姜姓之先爲堯四嶽○著直略反大嶽音泰下音岳〔疏〕注姜姓至四嶽○正義曰周語稱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嶽佐之胙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未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焉然則以其主嶽之祀尊之故稱大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變而象艮故知當興於大嶽之後得大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故知陳必衰〔疏〕注變而至必衰○正義曰六四爻變爲九四與二共爲艮象艮爲山故知興於山嶽之國姜姓大岳之後）

（知其將育于姜地之高者莫過於山詩云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言其大能至天故山嶽則配天也且乾在上艮在下亦是山嶽配天之象此人子孫養於大嶽之後官尊位貴得大嶽之權則其功德有配天之大然天子其功配天今縱得大嶽之權唯諸侯耳言配天者以其功大故甚言之物莫能兩大此有與光故名陳必衰也）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於齊。（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疏〕（注桓子至無宇○正義曰史記田完世家完卒謚爲敬仲仲生穉孟夷夷生湣孟莊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是爲敬仲五世孫也）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復扶又反）成子得政。（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陳完有禮於齊子孫世不忘德德協於卜故傳備言其終始卜筮者聖人所以定猶豫決疑似因生義教者也尚書洪範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南蒯卜亂而遇元吉惠伯荅以忠信則可臧會卜僭遂獲其應丘明故舉諸縣驗於行事者以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他皆放此○豫音預本亦作預蒯苦怪反僭子念反應應對之應縣音玄）〔疏〕（注成子至放此○正義曰沈氏云世家桓子生武子啓及僖子乞乞卒子常代之是爲田成子是於敬仲爲七世言八世者據其相代在位爲八世也成子弑簡公專齊政是莫之與大也成子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大公和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和立爲齊侯和孫威王稱王四世而秦滅之作傳之時完之子孫已盛故傳備言其終始也世家云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左傳終始稱陳田必非敬仲所改未知何時改耳左傳之初至此始有卜筮故杜於此遍說之曲禮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是先王立之本意也因而生義教謂教人以行義行善則德協於卜行惡則遇吉反凶必以行義乃可卜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謀及卿士而以卜筮同之是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也南蒯卜爲亂不信則不可臧會卜爲僭不信乃遂吉二事相反故特引之言卜筮應人行也南蒯在昭十二年臧會在昭二十五年南蒯筮而言卜者卜筮通言耳杜引洪範者欲明龜筮未必神靈故云以同卿士之數言龜筮所見纔與卿士同耳又引南蒯者明吉凶由行不由卜筮欲使人脩德行不可純信卜筮也又引臧會者吉凶亦由卜筮不可專在於行欲使人敬龜筮也故丘明舉縣驗於行事者以示來世脩德行敬龜筮言驗於行事者南蒯則行驗而龜筮不驗臧會則行不驗而龜筮驗言君子志其善者遠者善者謂勸人脩德行敬龜筮是也遠者謂舉其大綱勸人爲善長久遠道非有臨時應驗此遠者即上善者指其事謂之善指其教謂之遠劉炫云計春秋之時卜筮多矣丘明所載唯二十許事舉其縣驗於行事者其不驗者不載之君子之人當記其忠之善者知之遠者他皆放此）

春秋左傳注疏卷九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九　（莊十一年盡二十二年）

經十一年

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　（諸本脫十一年三字）

故敗于乘邱　（毛本敗誤敗）

傳十一年

注通謂至爲文　（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揔入京師敗節注下）

師徒撓敗　（宋本撓作撓正義同釋文亦作橈是也○今訂從宋本）

故曰敗績　（宋本績字下有諸言敗績者皆云某師敗績十一字）

然則績者是大崩之名　（閩本監本毛本則作敗宋本作然則敗績者不誤）

得儁曰克　（淳熙本足利本儁作儁釋文云本或作俊諸本皆作儁案漢書陳湯傳注引作俊玉篇云儁同俊）

故具迹叔段之事以充之　（浦鏜正誤迹作述）

釋例與此盡同　（監本此字脫）

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　（石經宋本岳本作己不誤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誤作已甚之已）

正義同釋文悖一作勃五經文字云悖俗作勃案呂覽當染篇漢書陳蕃傳注引並作勃非爾雅釋詁正義引又作誖然

禹湯罪己桀紂罪人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臧孫達曰節之下）

公子御說之辭也　（釋文云御本或作禦與史記漢書古今人表同）

搏取也　（宋本搏作傳誤）

注金僕姑矢名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曰始吾敬子節注下）

安得稱公敗宋師于乘邱　（宋本安上有經字是也）

注戲而相愧曰靳至得還　（宋本作注戲而至得還）

經十二年

十二年注紀侯至大歸　（各本脫十二年三字）

夫國喜得其所　（宋本夫作失與穀梁合）

不書葬亂也　（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亂下有故字非也）

公羊書其不畏彊禦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書作善）

傳十二年

注蒙澤至蒙縣　（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皆醢之注下）

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宋本楚下有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八字與昭十三年經合）

批而殺之　（案今說文作𢪛無批字玉篇引傳正作𢪛而殺之）

手批之也　（宋本淳熙本無也字）

蒙縣西北有亳城　（案郡國志水經注廿三引作薄城古字通）

猛獲其黨一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無一字此誤衍山井鼎云足利本無其字非也）

○冬十月蕭叔大心　（宋本岳本冬上無○此本誤衍）

南宮萬奔陳　（釋文云本或作長萬長衍字也下亦然案下文亦請南宮萬于陳釋文作南宮長萬傳寫之失）

斷以賂爲句　（宋本斷作繼非）

經十三年

傳十三年

十三年傳注宋有至霸業　（各本脫十三年傳四字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戍守也之下）

遂人不至○　（案宋本岳本無○此誤衍）

經十四年

十四年注既伐至大夫　（諸本脫十四年三字○補案各本全書正義標起止並不標年皆與此同後不悉出）

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　（淳熙本閩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鄄城作甄城釋文亦作甄云或作鄄案集韻云鄄地名在衛通作甄）

陳世子款盟于洮　（監本毛本款作欵俗款字）

宋在齊上則魯次宋也　（宋本宋在作或在不誤）

傳十四年

經書人傳諸侯者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傳下有言字岳本脫者字）

注齊欲至之辭　（宋本此節正義在夏單伯會之節下）

先儒以爲諸如此輩　（閩本輩誤軰）

非正等差之謂也　（宋本正作止是也）

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　（石經初刻虵後改蛇）

六年而厲公入　（閩本監本毛本脫而厲公三字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乃縊而死句下）

○服虔云　（宋本監本毛本○下有正義曰三字）

其氣燄以取之　（石經初刻燄作炎是也改作燄大誤釋文亦作炎案漢書五行志藝文志引傳文並作其氣炎以取之顏師古注炎讀與燄同）

蓋其畿內之國　（宋本其作是不誤）

○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傳唯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　（案卅四字乃釋文自此本誤入正義閩本監本毛本並仍其謬○補案此本不誤）

繩息嬀以語楚子（釋文繩說文作譝廣雅云譝譽也）

宰役在十年（各本作莘役此本誤作莘役）

注繩譽也（宋本此節正義入秋七月節注下）

商書盤庚（釋文作般庚云本又作盤庚案周禮司勳注作般庚漢石經尚書殘碑般作股唐元度云石經舟皆作月）

經十五年

傳十五年

經十六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九）

往年齊桓始霸（宋本始作治非）

戚與虛柯（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柯作朾是也○今依訂正）

傳十六年

注二子至曰刖（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言其不能早辟害之下）

注滿於十（宋本注下有數字是也）

傳稱曲沃武滅翼（宋本監本毛本武下有公字不誤）

盡以是寶器賂獻於周僖王（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是作其不誤）

經十七年

齊桓始霸（閩本監本毛本霸作伯釋文亦作伯音霸云本又作霸）

鄭令詹請齊謝罪（宋本請作諸不誤）

夏齊人殲于遂（漢書地理志注引遂作隧）

罷而无備（宋本无作無是）

逃居匹夫逃竄（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居作若不誤）

冬、多麋（葉抄釋文麋作麇非也案石經此處缺諸本作麋釋文亡悲反則從米是也）

傳十七年

經十八年

秋有蜮（釋文蜮本又作蜮漢書引經文作蜮說文云蜮短狐也）

蜮短弧也（盧文弨曰按弧字是也能含沙射人故名之短弧釋文亦作短弧云本又作狐宋本淳熙本岳本並作狐釋文短本又作斷）

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浦鏜正誤云皮當作人盧文弨云穀梁疏作射人入人皮肌）

傳十八年

示不忘故（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作忘古是也案正義作古）

所以助歡敬之意（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歡作勸非正義所以助勸也同）

注王之至備設（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王命諸侯節注下）

王爲之設饗禮（毛本禮誤醴）

侯伯三饗再食再燕（監本毛本三作二非也）

四曰醍齊（宋本醍作緹字周禮作緹按緹正字醍俗字）

然醴猶體也（毛本體作躰俗字）

主人又酌以酬賓曰酬幣（宋本幣上有謂之酬三字是也）

所賜之物即下玉馬是也（監本玉作王非）

命晉侯助以束帛（宋本晉侯下有宥注云命晉侯宥六字與僖廿八年傳注合）

皆賜玉五瑴（釋文云瑴字又作珏正義引倉頡篇瑴作珏雙玉爲瑴故字從兩玉說文瑴字云珏或從㱿岳本作瑴是也）

宜無鍾鼓故故以侵言之（宋本監本毛本不重故字是也）

闕緡尹之（宋本此節正義在以伐楚句下）

遷權於那處（石經初刻同改刻鄀岳本作鄀與釋文合下並同）

經十九年

傳十九年

注黃嬴姓（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君子曰節注下）

而葬於絰皇（惠棟云絰與窒通）

掌守主宮之中門之禁（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主作王是也）

生子頹（石經宋本足利本頹作穨案六經正誤云說文作穨臨川興國本並作穨當從之後同）

姚姓也（宋本淳熙本無也字）

及惠王即位（石經初刻有脫文及惠王即四字改刊時補正）

注圃園也囿苑也（宋本此節正義在冬立子穨之下）

圃其樊也（重修監本樊作焚誤）

經二十年

來告以火（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火作大是也按正義亦作大）

二十年注來告至六年（各本脫二十年三字此節正義宋本在齊人伐戎句注下）

傳二十年

注燕仲父南燕伯（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寡人之願也句下）

大磬大夏（閩本監本毛本磬作磬非下舞大磬同）

奏黃鍾（閩本監本鍾作鐘下同）

奏大蔟（閩本監本蔟作簇非）

奏甤賓（補案甤周禮作蕤）

叔詭公字（淳熙本字誤子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詭叔公字非也）

經二十一年

八月葬緩慢也（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月下有乃字是也）

傳二十一年

鄭虢相命（岳本命下有也字）

闕象魏也（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冬王歸自虢注下）

王巡虢守（山井鼎引林唐翁直解作王巡守虢非釋文云守本或作狩後放此注同）

玤虢地（纂圖本毛本地作也誤）

鞶帶而以鑑爲飾也（宋本淳熙本鑑作鏡定六年傳注同）

今西方羌胡爲然古之遺服（宋本淳熙本岳本爲作猶是）

經二十二年

經二十二年（石經此處殘闕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十下有有字是也）

蕩滌衆故（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蕩作盪釋文亦作盪云本又作蕩案正義作蕩衆下山井鼎云足利本有惡字）

春陽以煖之（毛本煖作暖）

尚稱夫人（監本毛本尚作常非也）

此赦必不爲文姜（宋本姜下有也字）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釋文云御本亦作禦案公羊穀梁皆作禦）

疏告夏五月（監本毛本疏誤注此本告字衍）

傳二十二年

使公孫壽來納幣（宋本重納幣二字是也）

皆御寇之黨（監本寇誤光）

使爲工正（毛本正誤政）

注齊桓至公酒（宋本以下正義二十二節摠入篇末）

敬仲羈旅之臣（宋本羈作羇俗字）

據敬仲爲主人辭（宋本人下有之字）

其象似玉瓦原之璺鏬（毛本璺作亹非也）

頌爲繇也（宋本閩本監本爲作謂）

此傳鳳凰于飛（宋本作鳳皇是也）

郭璞撰自所卜事謂之辭林（按隋書經籍志有周易新林林易洞林皆郭璞撰此作辭誤）

是謂鳳皇于飛（監本毛本皇作凰俗字注同）

莫宿丹穴（案說文丹作風淮南子作風穴）

鳳皇雄雌俱飛（毛本雄雌二字誤倒）

言巳明易能筮（宋本巳作已不誤）

觀六四爻變而爲否（宋本無爻字）

爲觀卦之否爻（浦鏜正誤爲改作謂）

得歸妹之睽云（睽各本作睽非宋本不誤下同）

互體有艮（毛本有作爲非）

艮爲門闕（監本闕誤關下同）

若乾初九潛龍勿用之類（閩本用誤毋）

當書兩體（宋本監本毛本書作畫是也）

今書有畫卦者（閩本書作畫非）

聖人隨其義而論之也（宋本論之下有或取爻象四字是）

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贄作摯釋文亦作摯云本又作贄同）

陳有百品言物備也（毛本陳誤成宋本重百品二字閩本監本毛本幷脫）

謂執玉帛而致享禮（宋本禮下有也字）

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毛本幣誤備）

因觀文以傳占（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傳作博是也正義同）

姜大嶽之後也（周禮馬質正義引作大岳案說文岳古文嶽）

從孫同姓未嗣之孫（宋本作末是也）

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宇誤字）

仲生穉孟夷（閩本監本毛本穉誤釋）

臧會卜僭（淳熙本卜作十非）

及僖子乞乞卒子常代之（各本作僖此本誤僖今訂正宋本常作恒毛本代誤伐）

成子弑簡公（監本毛本弑作殺非）

汝則有大疑（閩本監本毛本有大二字誤倒）

欲使人敬龜筮也（宋本龜作卜是也）

當記其忠之善者（監本毛本忠作志）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莊二十三年盡三十二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無傳）○祭叔來聘。（無傳穀梁以祭叔爲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祭側界反爲于僞反）〔疏〕二十三年注穀梁至使聘○正義曰諸言聘者皆言某侯使某來聘此不言使左氏無傳故取穀梁爲說穀梁傳云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然則言內臣不得外交必是畿內之國畿內之國非爲祭耳傳不言爲祭公來聘杜言爲祭公來聘者但祭叔連祭爲文必是祭人虞叔于虞公之弟此祭叔或是祭公之弟故以爲爲祭公來聘天子內臣不得外交諸侯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也魯受其聘行其禮故書聘耳二十五年陳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此無可嘉亦稱叔者杜意叔爲名爲字無以可知故不明言○夏。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疏〕注齊因至觀之○正義曰魯語說此事云夫齊秉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孔晁云聚民於社觀戎器也襄二十四年傳稱楚子使薳啓彊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如此亦然故公往觀之釋例曰凡公出朝聘奔喪會葬皆但書如不言其事此春秋之常然則奔喪葬常事故不書觀社非常故特書公至自齊。（無傳）○荆人來聘。（無傳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疏〕注不書至其禮○正義曰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此乃楚之初興未閑周之典禮告命之辭自生同異楚武王熊達始居江漢之間然猶未能自同列國故稱荆敗蔡師荆人來聘從其所居之稱而摠其君臣是言楚之始通未成其禮之意言君臣同辭者此云荆人來聘是臣來也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言使則是君也而經亦書楚人是君臣同辭○公及齊侯遇于穀。（無傳○穀音谷）○蕭叔朝公。（無傳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疏〕注蕭附至野合○正義曰無爵而稱朝知是附庸國也邾儀父貴之乃書字此無所貴知叔爲名也公羊傳曰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文連遇于穀是就穀朝公穀是齊地故不言來也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比蒲魯地故言來也穀梁傳曰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是言在外行朝則禮不得具定十年傳稱嘉樂不野合知嘉禮亦不野合嘉禮謂善禮非五禮之嘉也朝於五禮屬賓○秋。丹桓宮楹。（桓公廟也楹柱也○楹音盈）○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射示亦反又音亦）○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無傳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扈音戶卷音權字林上權反韋昭上云反說文上粉反）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貢賦多少）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

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然不用命○長丁丈反）〔疏〕（夫禮至不然○正義曰夫禮者所以整理天下之民民謂甿庶貴賤者皆是也諸侯會聚所謀皆是尊王室脩臣禮故會以訓上下之則以諸侯事天子訓在下事其君也於會必號令諸國出貢賦多少即是制財用之節度也禮使小國朝大國是朝以正班爵之等義也爵同則小國在下是帥長幼之次序也諸侯之序以爵不以年此言長幼謂國大小也沈氏云爵同者據年之長幼故云帥長幼之序不朝不會則征討之故言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從王事）王有巡守。（省四方）以大習之。（大習會朝之禮）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於策）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晉桓莊之族偪。（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迫公室○偪彼力反）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士蔿晉大夫富子二族之富強者○蔿于委反去起呂反下同）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以罪狀誣之同族惡其富強故士蔿得因而間之用其所親爲譖則似信離其骨肉則黨弱羣公子終所以見滅○惡烏路反間間廁之間）○秋丹桓宮之楹。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爲盛飾○刻音克桷音角字林云齊魯謂榱爲桷椽直專反）〔疏〕（二十四年注刻鏤至盛飾○正義曰釋器云金謂之鏤木謂之刻刻木鏤金其事相類故以刻爲鏤也桷謂之榱榱即椽也穀梁傳曰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是言丹楹刻桷皆爲將逆夫人故爲盛飾）○葬曹莊公。（無傳）○夏公如齊逆女。（無傳親逆禮也）〔疏〕（注親逆禮也○正義曰公羊傳曰何以書親迎禮也親逆是正禮有故得使卿逆亦無譏也）○秋。公至自齊。（無傳）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也公羊傳以爲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要於遙反任音壬後孟任皆同）〔疏〕（注哀姜至朝廟○正義曰公羊傳曰其言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唯言有所要不知要何事故云蓋以孟任故也明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夫人若未朝廟不得受臣覿禮知明日乃朝廟既朝乃見大夫宗婦杜言朝廟者爲覿用幣發也書入不書至者釋例曰莊公顧割臂之盟崇寵孟任故即位二十三年乃娶元妃雖丹楹刻桷身自納幣而有孟任之嫌故與姜氏俱反而異入經所以不以至禮書也）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覿徒歷反見也以見賢遍反下同夸苦瓜反）〔疏〕（注宗婦至俱見○正義曰襄二年葬齊姜傳稱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姓大夫之婦也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禮亦無此文士相見禮稱大夫始見於君執贄夫人尊與君同臣始爲臣有見君之禮明小君初至亦當有禮以見也且傳唯譏婦贄不宜用幣不言覿之爲非知其禮當然也大夫當用羔鴈用幣亦爲非禮也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男女同贄惡其男女無別且譏僭爲失禮故書之）○大水。（無傳）○冬。戎侵曹。（無傳）○曹羈出奔陳。（無傳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疏〕（注羈蓋至名赴○正義曰此事左氏穀梁並無傳公羊以曹羈爲曹大夫三諫不從而出奔杜以此經書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與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其文相類故附彼爲之說稱蓋爲疑辭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亦如鄭忽之出奔）○赤歸于曹。（無傳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疏〕（注赤曹至曰歸○正義曰史記曹世家與年表皆云僖公名夷三家經傳有五而皆言赤杜以鄭突類之知赤是曹君故以赤爲僖公書有舛誤何必史記是而杜說非也傳例曰諸侯納之曰歸以戎侵曹而赤歸故云蓋爲戎所納也賈逵以爲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亦以意言之無所據也）○郭公。（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於左氏故不采用）〔疏〕（注蓋經至采用○正義曰公羊穀梁竝以赤歸于曹郭公連文爲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是爲說不了故不采用）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并非丹楹故言皆）〔疏〕（注并非丹楹故言皆○正義曰穀梁傳曰禮楹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注云黝堊黑色黈黃色又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加密石注云以細石磨之晉語云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言雖小異要知正禮楹不丹桷不刻故云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御孫魯大夫○御魚呂反本亦作禦侈昌紙反又戶氏反）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以不丹楹刻桷爲共）○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疏〕（注傳不至非常○正義曰士相見禮云天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如士相見之禮始見於君執摯鄭玄云士大夫一也如彼禮文大夫始見於君用羔鴈始見夫人亦當然然則大夫用幣亦非常而以大夫爲常者禮孤執皮帛則諸侯之臣有執帛者矣大夫執帛唯上卿耳其帛猶是男子所執婦人執幣則全非常事御孫唯諫婦人不宜執幣上明爲諫發傳故唯舉非常也左傳諸爲諫者或言諫曰或不言諫意在載辭不爲例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贄真二反）〔疏〕（注公侯至執帛○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職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公侯伯子男皆執玉也典命職曰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與孤卿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而爲一國之主來則謂之爲朝未有爵命不合執玉明與世子同執帛也且哀七年傳稱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附庸是國明執帛者附庸也鄭玄周禮注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周禮以玉作六瑞以禽作六摯則瑞贄有異而此傳玉帛同言贄者鄭玄曲禮注云摯之言至也當謂執之見人以表至誠也典瑞注云瑞節信也禮天子執冒以見諸侯諸侯執圭璧以朝天子天子以冒冒之以爲信故以瑞爲名皮帛以下無此合信之事故以贄爲名其實皆以表至誠故傳通以贄言之凡贄皆以爵不以命數也）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疏〕（注卿執至執雉○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職文也鄭玄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鷲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言天子之臣飾羔鴈以布又畫之諸侯之臣飾以布不畫之自雉以下無飾）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別彼列反）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脩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榛側巾反脩脯加薑桂曰脩虔音乾）〔疏〕（注榛小至示敬○正義曰曲禮云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鄭玄云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椇椇木名椇枳也有實今邳郯之東食之榛實似栗而小鄭又注周禮腊人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然則脩脯大同故以脩爲脯也虔敬釋詁文皆取其名以示敬者先儒以爲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脩也唯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於事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游氏二子亦桓莊之族）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叔陳卿女氏叔字○女音汝陳大夫氏）○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無傳惠公也書名十六年與內大夫盟于幽）○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傳例曰非常也）〔疏〕（二十五年注伐至常也○正義曰尚書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如此之類言用牲者皆用之以祭知此用牲以祭社也鼓之所用必是伐之伐理可見故不言伐鼓牲不言用則牲無所施於文不足故言用牲傳稱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正月謂周六月也此經雖書六月杜以長厤校之此是七月七日用鼓非常月也鼓當于朝而此鼓于社非其處也社應用幣而於社用牲非所用也一舉而有三失故譏之）○伯姬歸于杞。（無傳不書逆女逆者微）○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也傳例曰亦非常也）〔疏〕（注門國門也○正義曰祭法云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其門皆曰國門國門門謂城門也傳稱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則鼓與牲二事皆失故譏之）○冬。公子友如陳。（無傳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母弟例在宣十七年○好呼報反傳同）〔疏〕（注報女至七年○正義曰魯出朝聘多有在道復者假令得到彼國尚不知受之以否故皆書如如者往也直言往彼而）

已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爲春秋之常也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朝訖乃書故卽稱爲朝此公子友莊公之母弟也於莊世稱公子昭元年陳公子招陳哀公母弟也於哀世稱公子故解之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也釋例曰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秦伯之弟鍼適晉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此公子亦國之常言得兩通之證也是言公子母弟得通言之意也釋例又曰兄而害弟則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云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是言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也釋例又曰若夫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乃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興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子踐土之盟叔武不稱弟此其義也案經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彼皆稱弟季友陳招並稱公子俱無褒貶所稱不同知是史文之異不爲義例仲尼無所見義故仍舊史耳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爲嘉則稱名其常也○相魯息亮反下同○）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非常鼓之月長麻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疏】注非常至月錯○正義曰此及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有食之昭十七年傳稱祝史請所用幣昭子許之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而史言在此月則知傳言正月之朔慝未作者謂此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文十五年傳直說天子諸侯鼓幣異禮不言非常知彼言六月直六月也此亦六月而云非常下句始言唯正月之朔有用幣伐鼓之禮明此經雖書六月實非六月故云非常鼓之月長麻推此辛未爲七月之朔由置閏失所故致月錯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爲六月也釋例曰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實是七月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有用幣伐鼓明此食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麻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者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此乃聖賢之微旨而先儒所未喻也劉炫云知非五月朔者昭二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傳云日過分而未至非若是五月亦應云過分而未至也今言慝未作則是巳作之辭故知非五月案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從彼推之則六月辛未朔非有差錯杜云置閏失所者以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非是入月以來始錯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正音政正月建巳之月慝他得反夏戶雅反○）【疏】注正月至陰氣○正義曰昭十七年傳大史論正月之事云當夏四月是謂孟夏知正月是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詩云正月繁霜鄭玄云夏之四月建巳純陽用事是謂正月爲正陽之月慝惡也人情愛陽而惡陰故謂陰爲惡故云慝陰氣也未作謂陰氣未起也○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日食厤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疏】注日食至大義○正義曰古之厤書亡矣漢興以來草創其術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月交會近世爲厤者皆以爲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日一食是日食者厤之常也古之聖王因事設戒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立求神請救之禮責躬罪己之法正陽之月陽氣尤盛於此尤盛之月而爲弱陰所侵故尤忌之社是上公之神尊於諸侯故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攻責也日食者月揜之也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精日君道也月臣道也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揜君以示大義也昭二十九年傳曰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故杜以社爲上公之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失常禮○）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疏】注天災至牲也○正義曰傳言亦非常亦上日食也但日食之鼓非常月伐鼓于社非常禮大水用牲亦非常禮俱是非常故亦前也傳既亦前卽發凡例知天災之言兼日食大水也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欲令改過脩善非爲求人飲食既遇天災隨時卽告唯當告請而已是故有幣無牲若乃亢旱歷時霖雨不止然後禱祀羣神求弭災沴者設禮以祭祭必有牲詩雲漢之篇美宣王爲旱禱請自郊徂宮無所不祭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其爲旱禱祭皆用牲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鄭玄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皆用牲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猶災也月侵日爲眚陰陽逆順之事賢聖所重故特鼓之○眚所景反）【疏】注眚猶至鼓之○正義曰易稱是謂災眚書稱眚災肆赦是眚災相類故云眚猶災也月侵日爲眚陰犯陽爲逆逆順之事賢聖所重故見其逆事而特鼓之此據日食爲說耳傳稱日月之眚日月竝言則月食亦有鼓周禮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是日食月食皆有鼓也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左氏雖無傳義或然也○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晉邑○聚才喻反）○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蔿之計）

經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無傳）○夏。公至自伐戎。（無傳）○曹殺其大夫。（無傳不稱名非其罪例在文七年）【疏】二十六年注不稱至七年○正義曰文七年傳稱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是仲尼新意變例也○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無傳宋序齊上主兵）○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大司空卿官）【疏】注大司空卿官○正義曰傳於此年以來說士蔿爲獻公設計晉國以安今又言大司空明任以卿位也直言司空者是大夫卽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是也晉自文公以後世爲盟主征伐諸國卿以軍將爲名司空非復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穀非卿也雖則非卿職掌不異成十八年傳曰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蔿之法是其典事同也○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絳晉所都也今平陽絳邑縣）○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爲傳明年晉將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牘徒木反究音救復扶又反解居蟹反）【疏】注爲傳至而已○正義曰此年傳不解經經傳各自言事伐戎日食體例已舉或可經是直文不須傳說曹殺大夫宋齊伐徐或須說其所以此去丘明已遠或是簡牘散落不復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傳不解經彼經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說言下以明上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洮徒刀反）【疏】二十七年注伯姬莊公女○正義曰上二十五年始歸于杞莊公無母而此來寧知是莊公女也會女非常故於此言女以辯之○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知譏○見賢遍反）【疏】注原仲至知譏○正義曰玉藻記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桓二年穀梁傳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禮臣卒不名陳人不稱其名故魯史亦書其字○冬。杞伯姬來。（傳例曰歸寧○）○莒慶來逆叔姬。（無傳慶莒大夫叔姬莊公女卿自爲逆則稱字例在宣五年○爲于僞反）○杞伯來朝。（無傳杞稱伯者蓋爲時王所黜○黜勑律反）【疏】注杞稱至所黜○正義曰桓二年杞侯來朝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自爾以來不見經傳從此稱伯終於春秋故云蓋爲時王所黜於時周王當桓莊僖惠不知何王黜之○公會齊侯于城濮。（無傳城濮衛地將討衛也○濮音卜）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非諸侯之事○）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竟音境）○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齊今始服也）【疏】注二十至服也○正義曰比年以來陳鄭無不服之狀此言其服故注者原之二十一年鄭厲公卒二十五年是鄭文公之四年也文十七年傳稱鄭子家與趙宣子書云文公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是二十五年既與楚平故至此始服也○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寧問父母安否）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

歸。（歸不反之辭）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疏】凡諸至于某。○正義曰釋例曰歸寧者女子既嫁有時而歸問父母之寧否父母沒則使卿歸問兄弟也出者謂犯七出而見絕者也歸者有所往之稱來者有所反之言故嫁謂之歸而寧謂之來見絕而出則以來歸爲辭來而不反也如某者非終安之稱歸于某者亦不反之辭是解其文異之意也此杞伯姬寧也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出也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也魯之夫人無被出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雖子死自去歸而不反亦出之類故與出同文○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棄民不養之。）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爲本言不可力強○畜勑六反下及注皆同哀樂音洛強其丈反）【疏】夫禮至用也○正義曰禮樂慈愛謂國君教民民間有此四者畜聚此事然後可與人戰故云戰所畜也士蔿既言其目更以其義覆之禮尚謙讓讓事謂禮也樂以和親樂和謂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愛極然後哀喪哀喪謂愛也民既有此四事然後可用以戰 虢弗畜也。亟戰將饑。（言虢不畜義讓而力戰○亟欺冀反饑居疑反又音機）○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爲侯伯○召音邵廖力彫反）【疏】注召伯至侯伯○正義曰召伯稱爵知是王之卿士召康公之封召也當在西都畿內釋例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也春秋時召伯猶是召公之後西都既已賜秦則東都別有召地不復知其所在僖二十八年傳稱王命尹氏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則知此賜齊侯命者亦賜命爲侯伯也彼注云周禮九命作伯則此亦九命之伯謂九州之長爲二伯也僖元年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注云侯伯州長也彼主說齊桓之事亦謂九州之長非州牧也言州長者兼見州牧之事耳 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立子頹在十九年○）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賤者告不地者史失之）【疏】二十八年注齊侯至失之○正義曰傳稱齊侯而經書人知其諱取賂以賤者告也詩美僖公之伐淮夷得其元龜象齒大賂南金襄十一年傳稱晉侯伐鄭受鄭之賂告於諸侯皆不以爲諱而此諱之者彼服罪致賂乃以得賂爲榮此含罪受賂故以受之爲恥會于稷舍宋督取郜鼎亦此之類也戰皆書地此獨不地知是史失之也莊十年公羊傳曰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左無此義而泓韓箕邲令狐河曲鄢陵城濮大棘彭衙長岸柏舉之屬皆書戰不書伐此書伐又書戰襄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言圍不言伐文十五年晉郤缺伐蔡戊申入蔡書伐又書入丘明無文杜不爲說皆是從告而書史有詳略無義例也此經既言齊人伐衛不言齊及衛戰而言衛人及齊人戰者公羊以爲伐人者爲客被伐者爲主以主及客故使衛人主齊案經傳令狐河曲大棘彭衙長岸泓韓之屬皆以主及客也乾時升陘及箕皆魯與人戰以魯爲主城濮鄢陵與邲外楚而內晉也柏舉內蔡而外楚也被伐爲主或如公羊之說○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瑣素果反）○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郿。（郿魯下邑傳例曰邑曰築○郿亡悲反）【疏】注郿魯至曰築○正義曰國都爲上邑爲下故云魯下邑成十八年築鹿囿傳曰書不時也此傳唯發城築之例不言時與不時者春秋重土功無備而興作者傳每事各言時與不時以別有所備禦如書旱雩之別過雩也其有所畏懼而興作者唯一發而已襄十九年城西郛傳曰懼齊也是其事也此年大無麥禾時歲饑虛恐或侵伐故築之以備難從西郛之例故不發傳也 ○大無麥禾。（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疏】注書於至書也○正義曰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計食不足而後揔書之此年不言水旱而得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傳言饑而經不書者得齊之糴救民之急不至於饑也傳言饑者指未糴之前說告糴之意故言饑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糴徒歷反）【疏】注臧孫至于齊○正義曰何休云買穀曰糴告糴者將貨財告齊以買穀魯語云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亦然據經魯臣出使例不言使何以當怪此也傳言告糴禮也必不得如二傳之說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於穀故云如楚乞師○注臧孫至文仲○正義曰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辰是臧僖伯曾孫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晉獻公娶于賈。無子。（賈姬姓國也○）烝於齊姜。（齊姜武公妾○烝之承反）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重直龍反）【疏】注大戎至狄者○正義曰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伯行之子實生重耳又曰狐偃其舅也 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疏】注小戎至女也○正義曰昭九年傳稱晉率陰戎伐潁王使辭於晉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知戎爲允姓也凡言子者通男女也知子謂女也二戎相對爲大小也 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其君姬姓其爵男也納女於人曰女○驪力知反女以呢據反注曰女同）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卓勑角反閨音圭闥吐達反塞素代反）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今平陽蒲子縣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爲北○屈勿反一音居勿反疆居良反下同）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場音亦）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廣莫狄地之曠絕也即謂蒲与北屈也言遣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獻公未決故復使二五俱說此美○復扶又反）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說音悅）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若此○譖責鴆反耜音似廣古曠反墾苦狠反）○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子元文王弟蠱惑以淫事○蠱音古惑也）【疏】蠱文夫人○正義曰昭元年傳稱周易女惑男謂之蠱知蠱謂惑以淫事 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舞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尋用也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御人以告子元。（御人夫人之侍人）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桔柣鄭遠郊之門也○乘繩證反桔戶結反柣待結反）【疏】注桔柣至門也○正義曰此已入一門矣又云入自純門又是入一門矣復言縣門不發則更有一門矣不發是城門則知純門外郭門桔柣遠郊門也尚書費誓序云東郊弗開是郊有門也○子元、鬬御疆、鬬梧、耿之不比爲旆。（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以居前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御魚呂反本亦作禦下注反禦同疆其良反又居良反梧音吾比并里反旆蒲具反長直亮反旐音兆）【疏】注子元至曰旆○正義曰軍行之次旆最在先故宣十二年傳稱令尹南轅反旆是旆居前而殿在後也釋文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郭璞云旐帛全幅長八尺旆帛續旐末爲燕尾者 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在後爲反禦○殿丁見反）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純如字逵求龜反）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閑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縣音玄注同）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

奔桐丘。（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遁徒困反）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間也幕帳也○諜音牒幕音莫間間廁之間）○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經書大無麥禾傳言饑傳又先書饑在築郿上者說始糴經在下須得糴嫌或譏饑故曰禮）○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言凡邑則他築非例〔疏〕注周禮至非例○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注引此者以證都大邑小耳經傳之言都邑者非是都則四縣邑皆四井此傳所發乃爲小邑發例大者皆名都都則悉書曰城小邑有宗廟則雖小曰都無乃爲邑邑則曰築都則曰城爲尊宗廟故小邑與大都同名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尊其所居而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而穎氏唯繫於有無君之廟患漆本非魯邑因說曰漆有邾之舊廟是使魯人尊邾之廢廟與先君同非經傳意也又解傳言凡邑則主爲邑言則他築非例也若築臺築囿築王姬之館則皆稱爲築無大小之異○）

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傳例曰書不時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廄居又反〔疏〕二十九年注傳例至之辭○正義曰馬之所處謂之廄延是廄之名名之曰延其義不可知也公羊傳曰新延廄者何脩舊也謂舊廄微壞不可因而補治故言新爲更造之辭也傳言新作延廄而經無作字傳二十年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皆言新作而此獨無作是作傳之後轉寫闕文也釋例曰言新意所起言作以興事通謂興起功役之事也摠而言之不復分別因舊而與造新也經書延廄傳新而不言作傳言新作延廄書不時也此稱經文而以不時爲譏義不在作也然尋傳足以知經闕作字也而劉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言廄不書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凡諸興造固當有新固當有因今爲春秋徵義直記此門此觀有新木故木既已鄙近且材木者立廄之具也公命立廄則衆用皆隨之矣焉有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此爲匠人受命立廄而盜共其用豈然乎哉）○夏。鄭人侵許。（傳例曰無鐘鼓曰侵）○秋。有蜚。（傳例曰爲災○蜚扶味反）○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無傳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傳例曰書時也諸非備難而興作傳皆重云時以釋之他皆放此諸今城陽縣○難乃旦反重直用反〔疏〕城諸及防○正義曰此言城諸及防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襄十年傳晉師城梧及制同時城二邑者皆言及穀梁傳曰以及小也何休云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賈逵云言及先後之辭杜不爲注先後之辭是也）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經無作字蓋闕）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向許亮反本或作嚮〔疏〕注日中至不時○正義曰中者謂日之長短與夜中分故春秋二節謂之春分秋分也釋例曰春秋分而晝夜等謂之日中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於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廄此周典之制也今春而作廄已失民務又違馬節故曰書不時也）○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聲其罪）無曰侵。（鐘鼓無聲）輕曰襲。（掩其不備○輕遣政反〔疏〕凡師至曰襲○正義曰釋例曰侵伐襲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寢鐘鼓以入其竟曰侵掩其不備曰襲此所以別興師用兵之狀也然則春秋之世兵加於人唯此三名擊鼓斬木俱名爲伐鳴鐘鼓聲其罪往討伐之若擊鼓斬木然侵者加陵之意寢其鐘鼓潛入其竟往侵陵之襲者重衣之名倍道輕行掩其不備忽然而至若披衣然立此三名制討罪之等級也周禮大司馬掌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天子討罪無掩襲之事唯侵伐二名與禮合而禮更有七名馮弱犯寡則眚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彼謂王者行兵此據當時實事時無其事則傳不爲例其滅與入爲例故不列於此）○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見賢遍反注下皆同亢苦浪反又音剛〔疏〕凡土至而畢○正義曰釋例曰都邑者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障不固則敗不脩則壞故雖不臨寇必於農隙備其守禦無妨民務傳曰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於是納其禾稼三務始畢而戒民以土功事也火見而致用大火星次角亢而晨見於是致其用也水昏正而栽謂夏之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焉日至而畢謂日既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傳既顯稱凡例而書時書不時各重發者皆以別無備而興作如書旱雩之別過雩也若城西郛傳特曰懼齊此其意也然則此發例者止謂預脩備禦非有當時之急故擇閒月而爲之若當時有急則不拘此制畢者竟也畢務謂農務竟而民閒也日至而畢謂土功竟也冬至之後當更脩來年農事不得復興土功也○注謂今至功事○正義曰今之九月則季秋也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漢書律麻志論星度之數云角十二亢九氐十五自角之初至房初三十六度晨之謂夜將旦於晨之時日體在房故角亢晨見在東方也[illegible]龍角也故角亢專得龍名戒謂令[illegible]始畢民將閒暇故預令語民將有土功之事使自備也）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疏〕注大火至之物○正義曰襄九年傳曰心爲大火星度心五尾十八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自心初至於尾末二十三度十月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後而晨見東方也致築作之物謂板榦畚梮諸是城之所用皆致之於作所也）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栽字林才代反一音再說文云築牆長板定多佞反〔疏〕注謂今至興作○正義曰五行北方水故北方之宿爲水星言水昏正者夜之初昏水星有正中者耳非北方七宿皆正中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爲正周語云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是定星昏而正爲土功之大候故知水昏正謂十月定星昏而正中時也鄭玄詩箋云定星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小雪十月之中氣月令仲冬之月昏東壁中室十六度日行一度是十月半而室中十一月初而壁中禮記中庸云栽者培之栽者樹立之語故知樹板榦而起首興作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之兩邊鄣土者也然則榦在牆之兩端樹立之卽楨是也榦則在兩邊鄣土卽板是也板榦既異而云樹板榦者因類連言耳）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樊皮叛王。（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無傳將卑師少故直言次齊將降鄣故設備○將子匠反降戶江反下文注同鄣音章下同〔疏〕三十年注將卑至設備○正義曰於例將卑師少稱人人謂大夫身也大夫卑名氏不見故稱人他國可言某人魯事不得自稱魯人故魯之大夫使出者皆言其所爲之事而已此大夫帥師而次于成故直言次也穀梁傳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是爲降鄣故設備也）○秋。七月。齊人降鄣。（無傳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逄以兵威脅使降附〔疏〕注鄣紀至降附○正義曰公羊穀梁傳並云鄣紀之遺邑也釋例曰劉賈依二傳以爲鄣紀之遺邑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紀侯猶不堪齊而去則邑不得獨存此蓋附庸小國若邿鄣者也是言鄣爲附庸之意不言鄣降于齊而云齊人降鄣又不言侵伐故云蓋以兵威脅使降附）○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無傳以賢錄也無臣子故不作諡）○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無傳）○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濟子禮反〔疏〕注濟水至魯地○正義曰釋例曰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案高平東平魯西界也濟南樂安齊竟內也指言魯濟故疑魯地遇于魯地濟水之邊）○齊人伐山戎。（山戎北狄）

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遂蠱文夫人）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射師鬬廉也足曰桎手曰梏○射食亦反又食夜反梏古毒反桎之實反〔疏〕注射師至曰梏○正義曰杜此注與譜並以射師鬬廉爲一人不知何據也服虔云射師若敖子鬬班也射師被梏不言舍之何以得殺子元也知射師與班必非一人也杜譜以爲鬬射師若敖子鬬班言敖孫周禮掌囚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拲兵文拲施於手知梏亦手也鄭玄亦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是先儒同此說也易大畜六四童牛之梏注云梏者牛雖無手謂梏前足也）○秋。申公鬬班殺子元。（申楚縣楚僭號縣尹皆稱公○僭子念反）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鬬穀於菟令尹子文也毀減紓緩也○穀奴走反楚人謂乳曰穀漢書作㝅音同於音烏菟音徒紓音舒一音

（直汝反難乃旦反下注同）○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霸故欲爲燕謀難燕國今薊縣○爲于僞反薊音計）

經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無傳刺奢且非土功之時○刺七賜反）○夏。四月。薛伯卒。（無傳未同盟）○築臺于薛。（無傳薛魯地）○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捷獲也獻奉上之辭齊侯以獻捷禮來故書以示過○捷在妾反遺唯季反傳同俘音孚）〔疏〕（三十一年注傳例至示過○正義曰捷勝也戰勝而有獲獻其獲故以捷爲獲也釋例曰歸者遺也獻者自下奉上之稱遺者敵體相與之辭傳曰諸侯不相遺俘齊侯楚人失辭稱獻失禮遺俘故因其來辭見自卑也以其大卑故書以示過此經言獻捷傳言遺俘則是獻捷獻囚俘也襄八年邢丘之會傳稱鄭伯獻捷于會又曰獲司馬燮獻于邢丘是獻俘謂之捷也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稱司空致地司徒致民是不以俘囚歸也亦云子產獻捷于晉然則無囚而獻其功空有器物亦稱捷也）○秋。築臺于秦。（無傳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冬。不雨。（無傳不書旱不爲災例在僖三年）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懼夷狄○警音景懼戒懼也）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

經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疏〕（三十二年注小穀至繫國○正義曰傳稱爲管仲知是齊邑管仲所食采邑也吳滅州來晉滅下陽如此之類皆不繫國知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也華亥向寧入于宋南里以叛南里非大都不得以名通故繫之宋耳賈逵云不繫齊者世其祿然則彼不繫者豈皆世其祿乎）○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書日者公有疾不責公不與小斂○酖音鴆本亦作鴆與音預斂力豔反）○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疏〕（注路寢至凶變○正義曰公羊傳曰路寢者何正寢也喪大記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于路寢鄭玄云言死必於正處也是薨于路寢得其正也言詳凶變者釋例云詳內事謹凶變）○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子般莊公大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般音班殺音試一音如字下同）〔疏〕（注子般至諱之也○正義曰傳稱公疾問後於叔牙若已有大子則不應須問當問之時似未有大子也季友以死奉般酖殺叔牙蓋於爾時始命爲大子公薨而般立知其爲大子也子惡之死也直書子卒不書名此子般及子野皆書名者釋例曰公子惡魯之正適嗣位免喪則魯君也襄仲倚齊而弑之國以爲諱故不稱君若言君之子也及子般子野或見殺或不勝喪言罪則不足成貶爲孝而滅性故直略而書卒也又曰未成君而卒若君未葬則嗣子書名在喪之禮也既葬則嗣君諒闇羣臣復吉免喪則成君也文公既葬襄仲殺惡及視書曰子卒與未成君同文所以爲諱也如杜此言未葬之前生則直稱爲子死則書曰子某卒猶外諸侯生稱其爵死書其名以爲禮之常也既葬則嗣子成君以理而卒當稱公薨全成君也子惡父既葬魯人諱其弑不得稱君而其實已葬不得從子般子野未葬之例故書子卒而不稱名以示似未成君其實已成爲君上不得同閔公下不得同般野故直書爲子繫之於父若言君之子也公羊以爲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據子般子野卒似欲當然但左氏稱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即發例曰凡在喪公侯曰子是未葬稱子傳之明文不得如公羊說也）○公子慶父如齊。（無傳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狄伐邢。（無傳邢國在廣平襄國縣）〔疏〕（狄伐邢注無傳○正義曰明年有傳而言無者明年自爲管仲之言發端耳非說此年伐邢之事故言無傳）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爲于僞反注及下同）○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爲鄭報楚）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見賢遍反又如字）○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神聲以接人莘虢地○莘所巾反）〔疏〕（注有神至虢地○正義曰易稱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雖復鬼神之神亦無形象可見今言神降則人皆聞知故知有神謂有神聲以接人也吳孫權時有神自稱王表言語與人無異而形不可見今此神降于莘蓋亦王表之類神者氣也當在人上今下接人故稱降也國語說此事稱內史過對王云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下說神居莘而虢公請土內史過往聞虢請命知莘是虢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內史過周大夫○過古禾反）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有神異○監本又作鑑古暫反）〔疏〕（虞夏商周皆有之○正義曰國語內史過曰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耹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夏商周之所有也其虞舜則國語不言焉未知其所謂也服虔云虞舜祖考來格鳳皇來儀百獸率舞案虞書夔說舜樂所致非神降也必其傅會尚書以爲得神以興則虞舜得神以亡者又安在也）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脾婢支反）〔疏〕（注享祭至祭之○正義曰此降莘之神非祀典所載神必須祭故內史過令以其物享之其物不知所謂更以至日釋之謂此神初降之日以其至日之物也月令春其日甲乙夏其日丙丁中央土其日戊己秋其日庚辛冬其日壬癸所用之物月令具有其文注引甲乙所用舉一隅也丙丁日至祭用肺玉服皆赤也戊己日至祭用心玉服皆黃也庚辛日至祭用肝玉服皆白也壬癸日至祭用腎玉服皆玄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聞虢請於神求賜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疏〕（神居莘六月○正義曰國語稱惠王十五年神降于莘年表惠王十五年是魯莊公之十八年則此年惠王十五年也上云七月神降則今年七月降也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史享焉則今年十二月也內史過往已聞虢請命則過至虢亦十二月也傳先說王事使了後論虢事以終內史之言故文倒耳）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史應區嚚皆名○區丘于反嚚五巾反大祝音泰下同）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政順民心）將亡。聽於神。（求福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涼薄也爲僖二年晉滅下陽傳○涼音良）〔疏〕（神聰至能得○正義曰國語曰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然則所謂聰明者不聽淫辭不視邪人之謂也襄七年傳曰正直爲正正曲爲直言正者能自正直者能正人曲而壹者言其一心不二意也依人而行謂善則就之惡則去之虢多薄德神所不依其何土之能得言賜之土田必虛妄也若神所不依則不應賜土而言神賜之土田者神厭其人不告以實猶晉獻公筮以驪姬爲夫人亦云吉耳）○初。公築臺臨黨氏。（黨氏魯大夫築臺不書不告廟○黨音掌）見孟任。從之。閟。（孟任黨氏女閟不從公○閟音秘）〔疏〕（從之閟○正義曰服虔云從之言欲與通也）而以夫人言許之。（許以爲夫人）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雩祭天也講肄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子般妹○肄音四又以二反）〔疏〕（注雩祭至肄也○正義曰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天故雩亦祭天也文四年傳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肄謂習業故講爲肄）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圉人掌養馬者以慢言戲之○犖音洛又力角反）〔疏〕（注圉人掌養馬者○正義曰周禮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昭七年傳曰馬有圉牛有牧）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覆芳服反）〔疏〕（注蓋覆至門上○正義曰稷門爲魯南城門蓋時人猶以名之故知也投蓋者謂自投其身以蓋物故以爲走而自投反覆門上劉炫規過云公言犖有力焉如杜此說勁捷耳非有力也當謂投車蓋過於稷門今知不然者周禮車蓋以物帛爲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且傳直云投蓋于稷門不云過稷門明知自投反覆稷門之上今時猶然且

（游楚趍乘而出女曰子南夫也則勁捷之人亦是勇力之事劉君以勁捷非力而規杜氏非也）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盖欲進其同母兄）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成季季友也鍼巫氏魯大夫○鄉許亮反鍼其廉反）使鍼季酖之。（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畫音獲）【疏】注酖鳥至則死○正義曰說文云酖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云鴆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廣志曰鴆鳥形似鷹大如鴞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虵及橡實常居高山巔晉語諸公讚云鴆鳥食蝮以羽翮擽酒水中飲之則殺人舊制鴆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爲南中郎得鴆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虵虺司隸傅祗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宜示百官燒於都街是說鴆鳥之狀也以其因酒毒人故字或爲酖　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逵泉魯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次舍也）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共仲慶父○共音恭）成季奔陳。（出奔不書國亂史失之）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閔亡謹反）【疏】注閔公至八歲○正義曰傳稱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哀姜以二十四年八月始入娣必與適俱行當以二十五年生子故云八歲

春秋左傳注疏卷十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　莊二十三年盡三十二年

經二十三年

虞叔子虞公之弟（宋本子作是不誤）

傳稱楚子使薳啟疆如齊（宋本疆作彊案傳文作彊）

廆鄭地在滎陽（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熒誤榮淳熙本作熒亦俗字足利本作熒从火是也說詳隱元年○後凡誤从水並改定挍不悉出）

傳二十三年

夫禮至不然（宋本此節正義在後嗣何觀之下）

王有巡守（纂圖本毛本守作狩）

經二十四年

將逆夫人故爲盛飾（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逆作迎非）

何以書親迎禮也（案公羊作迎閩本監本毛本誤逆）

且譏僣爲失禮故書之（閩本毛本僣作譖非）

侯歸于鄭（補各本侯作矦此本侯字誤○今訂正）

稱蓋爲疑辭（閩本監本毛本脫稱字）

言郭公名赤（毛本赤誤亦）

傳二十四年

注并非丹楹故言皆（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以不丹楹刻桷爲共下）

大夫蓍（案穀梁傳蓍作倉）

御孫諫曰（釋文御本亦作禦漢書古今人表同）

儉德之共也（案宏明集引作儉者德之恭）

注傳不至非常（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無乃不可乎之下）

天下大夫相見以鴈（閩本監本毛本天作夫並衍文）

始見於君執摯（閩本監本毛本摯作贄下節正義以禽作六摯則瑞摯同）

典瑞注云瑞節信也（浦鏜正誤節作符案周禮注亦作符然說文云曰瑞信也瑞以王爲信也古瑞曰二字互訓正義所據鄭注爲古本而今本作符不必從也）

凡贄皆以爵不以命數（閩本監本毛本命作名）

今郯郷之東食之榛實似栗而小（案禮記注亦作郯宋本作剡非也毛本栗誤力）

經二十五年

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閩本監本毛本捶作棰非也）

二十五年注伐至常也（各本脫二十五年四字宋本伐上有鼓字是也）

七日用鼓非常月也（宋本作七月是也）

而毋弟得稱公子（閩本監本毛本得作獨非）

存弟則示兄曲也（襄廿七年正義引作書弟非）

傳二十五年

故女來聘（宋本淳熙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女下有叔字此本脫）

注非常至月錯（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日有食之節注下）

非若是五月（宋本監本毛本非作此是也若毛本誤目）

故謂陰爲惡故云慝陰氣也（宋本謂誤爲云字毛本作日）

皆以爲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日一食（宋本監本毛本三作二元和李銳云作三是也宋書景初術會通七十九萬一百一十以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除之得一百七十三日餘一千四百三之類）

凡天災有幣無牲（監本天誤大）

注天災至牲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非日月之眚不鼓注下）

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禮記禜作宗鄭注云宗當爲禜之誤正義遂改爲禜）

非日月之眚不鼓（閩本監本毛本眚作青非注及正義同）

經二十六年

例在文七年（監本文作支非也）

傳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注不稱至七年（各本脫二十六年四字宋本此節正義在日有食之注下）

注大司空卿官（宋本此節正義在以深其宮注下）

經二十七年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六月下脫公字）

注杞稱至所黜（宋本此節正義在公會齊侯于城濮注下）

傳二十七年

此杞伯姬寧也（宋本姬下有來字）

故與出同文（閩本監本毛本同文誤倒）

夫禮至用也（宋本此節正義在虢弗畜也節注下）

士蔿既言其目更以其義覆之（宋本目作自按目字是也目謂禮樂慈愛四者下以讓事樂和愛親哀喪分釋之）

注召伯至侯伯（宋本此節正義在且請伐衛節注下）

稱王命尹氏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宋本氏下有及字與傳文合）

經二十八年

此舍罪受賂故以受之爲恥（重脩監本舍作會非也）

左無此義（宋本左下有氏字）

麥執於夏（閩本監本毛本執作熱下不熱同）

傳二十八年

大戎狐姬生重耳（毛本重作仲誤）

注大戎至狄者（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晉人謂之二五耦注下）

即謂蒲子北屈也（浦鏜正誤子作與是也北毛本誤比）

鄙邊邑（山井鼎云足利本邊上後人補在字）

晉人謂之二耦（補各本二耦作二五耦此本誤脫五字）

蠱文夫人（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諜告曰節注下）

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釋文云御本亦作禦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彊誤疆閩本監本毛本旆作斾非也）

廣充幅（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廣充幅上有緇字與正義合）

釋文云緇廣充幅（宋本文作天是也）

旆帛續旐末爲燕尾者（閩本監本旐作旄非也）

許昌縣東北有桐邱城（足利本桐作同非案水經注卌二引注許昌上有潁川二字）

而潁氏唯繫於有無君之廟（宋本監本毛本無作先不誤）

是使魯人尊郲之廢廟（宋本是作曩）

非經傳意也（毛本意改義）

經二十九年

新延廄（石經宋本岳本毛本廄作廐釋文亦作廐後同）

更造之辭（淳熙本辭下有廄字案廄字當在○下因釋文而誤衍於此）

通謂興起功役之事也（宋本無也字）

無鍾鼓曰侵（宋本岳本閩本鍾作鐘）

傳例曰爲災（毛本脫曰字）

諸今城陽縣（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城陽下有諸字是也按上諸謂經文之諸下諸謂晉時縣名之諸）

傳二十九年

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監本毛本霄作齊非也）

以及小也（宋本毛本以下有大字不誤監本及字闕）

凡師有鍾鼓曰伐（石經宋本岳本閩本鍾作鐘下注同）

若披衣然（閩本監本毛本披作被）

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案周禮作外內亂）

凡土至而畢（毛本而畢作畢務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日至而畢注下）

於是樹板幹而興作焉（宋本閩本幹作榦監本毛本作榦並非）

謂板榦畚梮（閩本監本毛本榦作幹宋本作幹下同梮宋本作掲字按梮字說文所無乃周禮蔂字之俗體此處當用梮）

水昏正而栽（蔡氏月令章句引傳栽下有築字）

周語云（宋本云作曰）

然則幹在牆之兩端樹立之（宋本端下有當字）

因親連言耳（補各本親作類此親字誤也今訂正）

經三十年

秋七月齊人降鄣（淳熙本鄣誤彰）

以爲鄣紀之遺邑（宋本監本毛本紀作杞非也）

傳三十年

注射師至楛（宋本此節正義在注紓緩也之下）

下罪楛楛拳兵文（監本毛本楛楛作楛牿非也宋本兵作共不誤毛本作異亦非監本初作異後改兵）

申楚縣（宋本淳熙本足利本縣下有也字）

毀滅（案毀訓滅與說文缺也壞也義合閩本監本毛本滅作減非也）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石經初刻謀下無伐字重刻增入非是）

經三十一年

齊侯來獻戎捷（說文引作齊人）

三十一年注傳例至示過（各本脫三十一年四字宋本此節正義在冬不雨注之下）

獻其獲（宋本其下有所字）

傳三十一年

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監本帥師二字誤倒）

經三十二年

濟地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各本地作北）

飲酖而死（釋文酖本亦作鴆正義云以其因酒毒人故字或爲酖字按據說文酖樂酒也丁含切然則於六書爲同音假借）

君夫人卒于露寢（毛本于作於非）

冬十月己未（閩本監本毛本己作巳非）

不書殺諱之也（閩本監本毛本書作言非也）

旣葬則嗣君諒闇（閩本監本毛本葬作喪非也）

旣葬則嗣子成君以理而卒（閩本監本毛本理作禮）

傳三十二年

春城小穀爲管仲也（顧炎武日知錄據范甯穀梁解以小穀爲魯邑而疑左氏之誤孫志祖云春秋之言穀者除炎武所引外尚有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又成十七年傳齊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則齊地之名穀而不名小穀灼然矣小穀應屬魯邑左氏不應謬誤若此後讀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異始悟左氏經本作城穀此與申無宇所言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語正合故杜注以爲齊邑又引濟北穀城縣中有管仲井以實之今經傳及注俱作小穀者乃後人據二傳之文而誤加之左氏也惜杜氏手定本已亡無從是正）

注有神至虢地（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摠入虢多涼德注下）

監其德也（釋文監本又作鑒案古鑑字多作監）

其亡也回祿信於黔隧（案後漢書楊賜傳注引作黔今國語周語作聆與說文同回毛本誤向）

年表惠王五年是魯莊公之十八年（宋本五作元與年表合）

上云七月神降（閩本監本毛本神降二字誤倒）

從之閔（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摠入立閔公注下）

講肆也（案肆當爲肄字之誤宋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肄正義同閩本正義故講爲肄仍作肆）

接其屋之桷（閩本監本桷誤捔毛本作𢪀亦非）

說文云酖毒鳥也（段玉裁校改酖作鴆）

廣志曰（監本毛本曰作云）

司隸傅祗於愷家得此鳥奏之（閩本監本傅誤傳）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一（閔元年盡二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閔公。（陸曰閔公名啓方莊公之子母叔姜史記云名開諡法在國遭難曰閔）〔疏〕（正義曰魯世家閔公名開莊公之子惠王十六年即位杜世族譜云名啓方漢景帝諱啓開因是而亂杜譜云啓方從世本文諡法在國遭難曰閔是歲歲在大梁）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姑齊地）季子來歸。（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爲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齊侯許納故曰歸）〔疏〕（元年注季子至曰歸○正義曰季是友之字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國人賢而思之得其還喜而呼曰季子來歸史因其言而書之傳稱請復季友齊侯許之是得齊之力齊侯許納故曰歸也）○冬。齊仲孫來。（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務寧魯難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之來而傳尋仲孫之志○疆居良反難乃旦反下及傳同）〔疏〕（注仲孫至之志○正義曰傳稱仲孫湫則名湫而字仲孫也杜言以事出疆或使向他國因來省魯難非齊侯命之使來來而不稱君命故不言齊侯使也諸侯之卿例當書名此人還國使齊侯務寧魯難明年即有高子來盟是齊侯用其言魯人知其事不書其名嘉而字之杜云稱字嘉之則仲孫是字猶楚之孫伯或亦以孫爲字也來者身來至魯是事實也省難心自省之是其志也雖志在省難不告魯人云已省其難故經據實事但書仲孫之來傳尋仲孫之志言其來省難也）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國亂不得成禮）○狄人伐邢。（狄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敬仲管夷吾○豺士皆反狼音郎厭一鹽反）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諸夏中國也暱近也夏戶雅反暱女一反）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宴於見反本又作晏音同一音烏諫反酖直蔭反）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美文王爲西伯勞來諸侯之詩○勞來力報反下力代反）〔疏〕（戎狄至簡書○正義曰戎狄之心若豺狼之獸不可厭足也言其當伐戎狄也諸夏之國皆親近之人不可遺棄也言其當救邢也宴安自逸若酖毒之藥不可懷戀也言其當自勞也詩小雅出車之篇美文王勞來諸侯令賢臣出使此臣在外思歸而以王事自勉言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但畏此簡書來告急耳諸侯有事則書之於簡遣使執簡以告命告則須救故畏而不歸也此簡書者同有所惡則相憂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傳稱勤則不匱安則敗名齊侯縱心宴安不欲征伐安則自損其身故言酖毒以勸之釋獸云豺狗足郭璞云脚似狗說文云豺狼屬狗聲釋獸又云狼牡貛牝狼舍人曰牡名貛牝名狼陸機毛詩義疏云狼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二者皆貪殘之獸故比戎狄也○注敬仲管夷吾○正義曰敬諡諡法夙夜勤事曰敬仲字管氏夷吾名○注諸夏至近也正義曰此言諸夏襄四年傳魏絳云諸華必叛華夏皆謂中國也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暱近釋詁文舍人曰暱戚之近也言中國諸侯情親而路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月乃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之事故不書次）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湫仲孫名○湫子小反）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時慶父亦還魯○去起呂反下同）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斃踣也○斃婢世反踣薄比反）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則當就成之）〔疏〕（注能重至成之○正義曰服虔云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杜以此傳四句相類間攜貳攜貳皆間之覆昬亂昬亂皆敗之知此重固皆因之則非因重而固之）間攜貳。（離而相疑者則當因而間之○間間廁之間注同）覆昬亂。（覆敗也○覆芳服反注同）霸王之器也。（霸王所用故以器爲喻○王于況反注同）○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見賢遍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爲公御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將子匠反下及注同衰初危反犨尺由反）〔疏〕（注爲公至祖父○正義曰史記趙世家夙生共孟孟生趙衰晉語云趙衰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杜以夙爲衰兄從晉語也魏世家畢萬生武子世本畢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州即犨也杜以萬爲犨之祖父依世本也）以滅耿。滅霍。滅魏。（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三國皆姬姓○耿古幸反國名）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將下軍○爲于僞反焉於虔反）還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大音泰注同適丁歷反本又作嫡）〔疏〕（注大伯至適吳○正義曰史記吳世家云吳大伯弟仲雍皆周大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大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以辟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是大伯讓位適吳之事）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疏〕（猶有至及也○正義曰言逃雖失國猶有善名與其留而及禍也何者爲勝勸之使逃）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爲晉殺申生傳○諺音彥祚在路反）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卜偃晉掌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疏〕（萬盈至名也○正義曰以筭法從一至萬每十則改名至萬以後稱一萬十萬百萬千萬萬萬始名億從是以往皆以萬爲極是至萬則數滿也論語云巍巍乎其有成功是魏爲高大之名）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以魏從萬有衆象）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震下坎上屯○屯張倫反）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而爲比○比毗志反注及下同○爲）〔疏〕（遇屯之比○正義曰震下坎上爲屯說卦云震動也坎彖云坎險也動而遇險有屯難之象坤下坎上爲比說卦坎爲水坤爲地水潤下而地受之相親比之象也）辛廖占之曰吉。（辛廖晉大夫○廖力彫反）〔疏〕（注辛廖晉大夫○正義曰杜云辛廖晉大夫則以畢萬筮仕在晉國而筮劉炫云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於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今知不然者傳以畢萬是畢國子孫今乃筮仕於晉言於晉以對畢耳非謂筮時在他國也案昭十五年傳云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注云辛有周人二子適晉爲大史則辛氏雖出於周枝流於晉劉炫用服氏之說以爲畢萬在周筮仕於晉又以晉國不得有姓辛而規杜過其義非也）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屯險難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蕃音煩）震爲土。（震變爲坤）車從馬。（震爲車坤爲馬）〔疏〕（注震爲車坤爲馬正義曰晉語云司空季子占公子重耳之筮云震車也坤彖云利牝馬之貞是坤爲馬也下注震爲足震爲長男坤爲母坤爲衆皆說卦文也）足居之。（震爲足）兄長之。（震爲長男○長丁丈反）母覆之。（坤爲母）衆歸之。（坤爲衆）六體不易。（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疏〕（注比合至之卦○正義曰震之爲殺傳無明文晉語云震車也車有威武昭二十五年傳云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是震爲威武殺戮之意故震爲殺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畢萬公高之後傳爲魏之子孫衆多張本）〔疏〕（必復其始○正義曰萬是畢公之後公侯之子孫必當復其初始言此人子孫又將爲公侯也及春秋之後三家分晉而魏爲諸侯是其筮之驗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無傳陽國名蓋齊人偪徙之〔疏〕注陽國至徙之○正義曰世本無有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與宋人遷宿文同知陽是國名蓋齊人偪遷之）○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禘大計反祧他彫反昭上饒反闋苦穴反大廟音泰〔疏〕注三年至示譏○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禘祀爲吉祭說喪事而言禘知禘是喪終而吉祭也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爲禘也喪畢而爲禘祭知致新死之主於廟也新主入廟則遠主當遷知其遷入祧者祭法云天子七廟有二祧則祧是遠祖廟也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廟之遠主其廟既遷主無所處固當遷入祧也鄭玄以二祧爲文王武王之廟遷主入廟當各從其班穆入文祧昭入武祧禮諸侯五廟更無別祧則當謂太祖之廟爲祧也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爲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唯二十二月故喪制未闋也公羊傳曰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三年之中未得以禮遷廟而特云莊公知爲莊公別立廟廟成而吉祭也僖八年禘于大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彼言大事有事亦禘祭也則禘禮必于大廟今未可以吉祭而爲吉祭又不于大廟故詳書以示譏也既云吉禘又云于莊公是其詳也）○秋。八月。辛丑。公薨。（實弒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孫音遜注同〔疏〕注哀姜至姜氏正義曰此決莊元年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也賈服之說皆以爲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故杜爲此言以異之言外淫者謂以外姓爲淫）○公子慶父出奔莒。（弒閔公故）○冬。齊高子來盟。（無傳蓋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美稱尺證反〔疏〕注蓋高至美稱○正義曰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自爾以來不見經傳故云蓋高傒也往年仲孫湫勸齊侯使寧魯難今而高子適魯知齊侯使來平魯亂也當齊侯初命高子之時慶父未出僖公未立及其至魯值僖公新立因遂與魯結盟而立之不云齊侯使者盟非齊侯之命故不稱使也齊侯不使之盟而高子輒爲盟者齊侯使之來平魯亂新君既立遂盟而安之亦足稱齊侯之意其盟非專擅也魯人不能自安高子盟以安之魯人貴之故不書其名子者男子之美稱故呼之曰高子穀梁傳曰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然則盟立僖公必僖公共盟不言公及齊高子盟者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皆不言公及則不書公者春秋之常也晉荀庚衞孫良夫並爲來聘既行聘禮更與公盟非是直爲盟來故聘後別言及耳）○十有二月。狄入衞。（書入不能有其地例在襄十三年）○鄭棄其師。（高克見惡久不得還師潰而克奔陳故克狀其事以告魯也○惡烏路反潰戶內反〔疏〕注高克至魯也正義曰此事詩序具焉大夫出奔多是本國來告傳稱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又衞殺孔達告於諸侯是其本國告也宣十年傳例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是大夫私家之告辭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傳稱告于諸侯是奔者自告也此鄭文公心惡高克而欲得遠之克既奔陳無罪可告故杜以爲高克自狀其事以告魯魯史以爲克若將師出奔是爲棄師之道不書高克出奔而書鄭棄其師者案詩序云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是棄其師也穀梁傳曰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傳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汭如銳反隈烏回反〔疏〕注犬戎至曰汭○正義曰西方曰戎知犬戎是西戎別在中國者也釋例曰渭水出隴西狄道縣鳥鼠同穴山東經南安天水洛陽扶風始平京兆至弘農華陰縣入河釋丘云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隈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孫炎云內曲裏也彼雖不言汭汭即隩也而汭字以內爲聲明是水之隈曲之內也）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舟之僑虢大夫○僑音喬注同）○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卜齮魯大夫也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傅而遂成其意以奪齮田齮忿其傅并及公故慶父因之○齮魚綺反〔疏〕注卜齮至因之○正義曰莊公三十二年注云閔公於是年八歲此云即位年八歲者閔公之年歲傳文不明服虔於莊三十二年注云閔公於是年九歲於此注云公即位時年九歲僖二年注云閔公死時年九歲杜知其不可故於莊公之末注言年八歲以異之嗣子位定於初喪言即位者亦謂初立之年也）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宮中小門謂之闈○共音恭闈音韋一音暉〔疏〕注宮中小門謂之闈○正義曰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彼就小門之內更別以爲二名大率宮中之門皆小故云宮中小門也名之曰武則其義未聞）成季以僖公適邾。（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密魯地琅邪費縣北有密如亭公子魚奚斯也○費音祕又扶未反）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慶父之罪雖重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又不書卒○縊一賜反〔疏〕注慶父至書卒○正義曰叔牙云慶父材者始有篡慶父之心本其惡未顯見故季子隱之而書其卒若自死然慶父弒二君其罪已彰著計當書其誅殺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也又不可全同叔牙故又不書卒慶父子孫終爲孟氏是季子推親親之恩枉正法耳）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爲僖元年齊人殺哀姜傳夷魯地○與音預孫音遜）僖公請而葬之。（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爲國家之大計）○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卜楚丘魯掌卜大夫）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亳步各反〔疏〕注兩社至所在正義曰王者取五色之土封以爲社若封諸侯隨方割其土包之以白茅賜之使立國社魯是周之諸侯故國社謂之周社哀四年亳社災是魯國有亳社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則亳社在宗廟之前也周禮大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則諸侯亦當然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則兩觀在雉門外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祭在廟故出廟而遊於觀也出此言之宗廟社稷在雉門之外分左右廟也鄭玄考按禮文以爲魯制三門庫雉路天子諸侯皆三朝圖宗人之嘉事則有路寢庭朝日出視朝則在路門之外其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周禮朝士所掌外朝之位者乃在雉門之外耳雉門之外左有亳社右有周社間於兩社是在兩社之間朝廷詢謀大事則在此處是執政之所在也）季氏亡。則魯不昌。（〔疏〕季氏亡則魯不昌○正義曰服虔云謂季友出奔魯弒二君案傳子般既死乃云成季奔陳閔公既死乃云成季適邾皆君死乃出奔非由出奔乃致君死杜雖無注義必不然當謂季友子孫與魯升降從此以後季氏世爲上卿終於春秋禮記稱悼公之喪季昭子問爲君何食以後雖則無文當是與魯俱滅也）又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乾。䷀（乾下乾上乾大有六五變而爲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者之辭也乾爲君父離變爲乾故曰同復于父見敬與君同〔疏〕注筮者至君同○正義曰此離六五爻變不取周易之文筮者推演卦意自爲其辭也離是乾子還變爲乾故云同復于父言其尊與父同也國人敬之其敬如君之處所言其貴與君同也說卦乾爲君爲父言其身之尊則云同于父言其爲人所敬則云敬如君所屬意異故分爲二也）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遂以爲名）○冬。十二月。狄人伐衞。衞懿公好鶴。（〔疏〕衞懿公好鶴○正義曰陸機毛詩義疏云鶴形狀大如鵝長腳青翼高三尺餘赤目赤頰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故淮南子曰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好鶴呼報反下戶各反軒許元反〔疏〕注軒大夫車○正義曰定十三年傳稱齊侯斂諸大夫之軒故杜云軒大夫車也服虔云車有藩曰軒）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莊子甯速也玦玉玦○焉於虔反玦古穴反守手又反下告守及注同）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贊助也玦示以當決）

（斷矢示以禦難○斷丁亂反難乃旦反）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取其文章順序）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傳言衛侯失民有素雖臨事而戒猶無所及○殿丁練反）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此熒澤當在河北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人爲文○熒戶扃反無復扶又反下復逐同爲之于僞反下文爲衛同）【疏】注此熒澤當在河北○正義曰禹貢豫州熒波既豬導沇水入于河溢爲熒是熒在河南此時衛都河北爲狄所敗乃東徙渡河故知此熒澤當在河北但沇水入河乃泆被河南多故專得熒名其北雖少亦稱熒也　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夷狄畏鬼故恐言當先白神○去起呂反藏也一云除也華胡化反大音泰恐丘勇反）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守石甯二大夫）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初。惠公之卽位也少。（蓋年十五六○少詩照反）【疏】注蓋年十五六○正義曰衛宣公以隱四年立桓十二年卒終始二十年耳卽位之後乃納急子之妻生壽及朔既有兄知其蓋年十五六耳　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也昭伯不可○烝之承反強其丈反）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敗衆）宵濟。（夜渡畏狄）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共及滕衛別邑○共音恭）立戴公以廬于曹。（廬舍也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廬力居反于曹詩作漕音同）【疏】注廬舍至文公○正義曰周禮秋官野廬氏掌道路宿息地官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是廬爲舍也廬于曹者言隨宜寄舍耳曹邑雖闕不知其處當在河東近楚丘也戴公名申世本世家文經傳皆云十二月狄入衛衛人東徙渡河收集離散乃立戴公此年之末文公卽位計戴公爲君不過十數日耳言立一年卒者滅而復興不是嗣位故成喪爲諡文公繼世而立明年始爲元年故戴公雖復日少亦稱一年年表亦以此年爲戴公元年今定本云以其年卒　許穆夫人賦載馳。（載馳詩衛風也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唁音彥）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無虧齊桓公子武孟也車甲之賦異於常故傳別見之○虧去危反乘繩證反下及注同見賢遍反）歸公乘馬。祭服五稱。

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稱門材使先立門戶○稱尺證反反狗音苟遺于季反單複音丹下方服反）【疏】注歸遺至門戶○正義曰歸者不反之辭故爲遺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圉養一馬故云四馬曰乘以乘車并師五人必駕四馬故也喪大記曰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是衣禪複具曰稱　歸夫人魚軒。（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疏】注魚軒至爲飾○正義曰詩云象弭魚服此云魚軒則用魚爲飾其皮可以飾器物者唯魚獸耳故云以魚皮爲飾陸機毛詩義疏云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有斑文腹下純青今人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及天陰毛皆起水潮還及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　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疏】注重錦至匹也○正義曰服虔云重牢也杜以其遺夫人貴美不貴牢故以爲錦之熟細者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八尺曰尋則五尋四丈謂之兩者分爲兩段故也謂之匹者兩兩合卷若匹偶然也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高克鄭大夫也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故使帥師而不召○惡烏路反注同好呼報反遠于萬反）鄭人爲之賦清人。（清人詩鄭風也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爲于僞反）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赤狄別種也皐落其氏族○皐古刀反種章勇反）【疏】注赤狄至氏族○正義曰狄有赤狄白狄成十三年傳晉侯使呂相絕秦云白狄及君同州則白狄與秦相近當在晉西此云東山當在晉東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潞則上黨潞縣在晉之東此云伐東山皐落氏知此亦在晉東是赤狄別種也皐落其氏族也此族之人狄之渠帥也　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里克晉大夫冢大也○粢盛上音咨下音成）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廚膳○朝如字又張遙反膳市戰反）【疏】注膳廚膳○正義曰鄭玄膳夫注云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是膳者美食之名廚者造食之處故云膳廚膳也禮記云文王之爲世子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然後退是大子朝夕視君膳者也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則守手又反下同從才用反下同監古銜反）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國政正卿）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爲帥必不威也○適丁歷反本又作嫡下配適同焉於虔反）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

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謂將子匠反下將上軍竝同）不共是懼。何故廢乎。【疏】對曰告之至廢乎○正義曰克謂大子還曲沃告百姓以臨示下民之事并教之軍旅之法不共是二事爲懼矣何故憂其廢乎　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共音恭本又作供難乃旦反下同公衣之偏於既反下衣身之偏衣之純衣之尨服注衣之同）【疏】注偏衣至公服○正義曰下云服其身則衣之純言此偏衣不純知其左右異色也又云衣身之偏言公以身衣之偏半衣大子知其半似公服也　佩之金玦。（以金爲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爲申生御申生以大子將上軍）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爲罕夷御）羊舌大夫爲尉。（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軍尉○向許丈反）先友曰。衣身之偏。（偏半也）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慝他得反）兵要遠災。（威權在已可以遠害○遠于萬反注及下同）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歎以先友爲不知君心）衣。身之章也。（章貴賤）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衷音忠旗音其）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必以純色爲服）用其衷則佩之度。（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冬十二月閟盡之時○閟音秘）衣之尨服。遠其躬也。（尨雜色○尨莫江反）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寒涼殺離言無溫潤玦如環而缺不連）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脤市軫反祭社之肉盛音成）有常服矣。（韋弁服軍之常也）不獲而尨。命可知也。（尨偏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雜色奇怪非常之服）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有害大子之心）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阻莊呂反）曰。盡敵

而反。（曰公辭○盡子忍反下盡敵同）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違去也）狐突欲行。（行亦去也）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寒薄也）〔疏〕（狐突至死之○正義曰傳之上下諸言某御戎某爲右者謂國君自將太子亦然者攝君之事故與君同文也傳歷言將帥御右者以下各有言故此舉其目先友不知君有害太子之心故推此衣佩以爲善事勸之狐突歎先友不知君意乃極言時衣佩三者反覆以荅之罕夷唯舉服佩二事故云尨奇無常金玦不復也其梁餘子養先丹木唯言服舉其重者故子養云不獲而尨命可知也先丹木云是服也狂夫阻之是皆勸大子之行也狐突以衆言同己故決意欲行羊舌大夫乃以忠孝之事勸之使留否以意之所見故其言或深或淺○注羊舌至軍尉○正義曰羊舌氏也爵爲大夫號曰羊舌大夫不知其如何也此人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故爲叔向祖父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己不食唯識其舌古存得免號曰羊舌氏也或曰者不知誰爲此言杜所不從記異聞耳○服以至恃也○正義曰服以遠之覆上衣之尨服也時以閟之覆上命以時卒也上先時後服此先服後時者以下連尨涼冬殺之文又欲使冬殺與金寒相近冬殺是時故退之在下言尨涼則申上衣之尨服也冬殺則申上命以時卒也尨涼據服冬殺據時耳金寒玦離申上佩以金玦也以金是秋之寒氣故言金寒也○注脤宜至脤器○正義曰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知出兵必祭社祭社名爲宜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知脤是器物可執之以賜人也今言受脤於社明是祭社之肉盛以脤器賜元帥也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玄云蜃大蛤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注阻疑也○正義曰劉炫云阻疑以意訓耳今言猶云阻疑是阻得爲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於此服有疑也服虔云阻止也方相之士蒙玄衣朱裳主索室中毆疫號之爲狂夫止此服言君與大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晉語云且是之衣也狂夫阻之衣也韋昭云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也將服是衣必先詛之是由無正訓各以意解劉以爲方相氏狂夫所服玄衣朱裳左右同色不得爲偏衣也當服此衣非是意所止也詛乃服之文無所出故杜別爲此解○注曰公辭○正義曰言公辭者當以公賜之偏衣金玦推其義理原公之意而爲之作辭非公出言作此辭也）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諗告也事在桓十八年諗音審說文云深諫）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驪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故曰亂本成矣）〔疏〕（注驪姬至成矣○正義曰辛伯之語先有成文其內寵之徒不爲晉發故劉炫云二五嬖睦不得爲二政大子不以曲沃作亂不得爲大都而杜云驪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者今刪定以爲辛伯之言雖不爲晉要晉國之亂事理相當故且以事託之二五爲耦嬖僞晉宮曲沃彊

大太子奔之又築屈與蒲終爲禍難但此據太子故以曲沃爲文劉君不達此時而爲規過違傳意也）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爲孝不戰爲安民）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疏〕（孝而至罪也○正義曰去則孝而安民留則危身召罪等與其危身以召罪也豈若孝而安民乎勸使逃也）○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繇卦兆之占辭○繇直救反）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屬章欲反）○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衛文公大布之衣本或作衣大布之衣誤○繒疾陵反諒音良又音亮）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加惠於百工賞其利器用）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疏〕（務材至任能○正義曰務材務在植材用也訓農訓民勸農業也通商通商販之路令貨利往來也惠工加恩惠於百工賞其利器用也敬教敬民五教也勸學勸民學問也授方授民以事皆有方法也任能任其所委任信能用人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衛文公以此年冬立齊桓公始平魯亂故傳因言齊之所以霸衛之所由興革車兵車季年在僖二十五年蓋招懷迸散故能致十倍之衆○乘繩證反下同迸必諍反）

春秋左傳注疏卷十一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一（閔元年盡二年宋本春秋正義卷十後並同石經春秋經傳集解閔公第四盡二年）

閔公

經元年

元年注季子至曰歸　宋本無元年二字

傳元年

詩小雅美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美作也

戎狄至簡書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齊人救邢句下

狠牡貛牝狠也　山井鼎云宋板牝作牡下同按作牡狠非

善爲小兒喑聲　閩本監本毛本作喑宋本作啼是也

其猛健者　宋本作健閩本監本毛本作揵

東吾名　宋本名下有也字

時慶父亦還魯　宋本淳熙本足利本亦下有已字

大伯周大王之適子　釋文云適本又作嫡淳熙本作嫡

乃奔荆蠻以辟季歷　宋本辟作辟不誤○今訂正

是魏爲高大之名　宋本作是巍巍魏二字一正一俗今人分別其音古人則字形字音皆不別

經二年

畢萬公高之後　宋本淳熙本足利本作萬畢是也

廟成而吉祭　纂圖本毛本吉作言誤

傳二年

言即位者亦謂初立之年也　監本毛本年誤命

宮中之門謂之衞　宋本監本毛本衞作闈不誤○今訂正

小閨謂之閤　毛本閤作閣非也

外欲固齊以居厚　淳熙本以作已按以已古通用

分左右廟也　宋本廟作廂不誤

季氏亡則魯不昌　宋本無此七字

衞懿公好鶴　宋本無此五字

及狄人戰于熒澤　監本毛本熒作滎非案宋監本毛本注文作熒正義誤滎

故但以人爲文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人作入是也

是熒在河南　宋本無是熒二字非也

立戴公以廬于曹　釋文云曹詩作漕音同案詩鄭箋引亦作漕惠棟云詩序曹字從水旁曹傳作曹古文省也按說文漕者水轉穀也地名字不必从水今本毛詩鄭箋恐非

戴公名申　宋本申作甲案史記衞世家作申

立其年卒　正義云今定本作以其年卒按其年卒據正義則孔本作一年卒故發明之今本作其誤

掌道路宿息　監本毛本重掌字脫路字

言立一年卒者　宋本無立字

衣單複具曰稱　案儀禮士喪禮釋文引單作禪正義本作禪

袍必有表不禪　監本毛本禪誤襌下同

魚獸似猪　閩本監本毛本豬改猪

其皮雖乾燥爲弓韃矢服 浦鏜據詩正義雖改難爲上增以字

自相感也 浦鏜據詩正義自上增氣字

故以爲錦之熟細者 宋本熟作孰

晉侯使大子申生 纂圖本毛本侯誤人

從曰撫軍 顧炎武云石經軍誤國案石經此處闕炎武所據乃繆刻也

故君之嗣適 釋文適本又作嫡下配適同

脩已而不責人 石經宋本岳本已作己不誤石經人字上有於字似後人所增

時以閟之 淳熙本閟誤也

尨涼 案惠棟云說文引作牻㹁云牻白黑雜毛牛㹁牻牛也古文省少或借涼爲㹁沈彤云案廣韻㹁牻牛駁色蓋說文脫駁色二字牻㹁謂牻服色駁也否則冬與金玦皆有義而牻獨無乎上文偏衣卽牻服蓋分織牻牛白黑毛爲之下所謂奇無常也

受脤於社 詩大明緜鄭箋云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正義曰左傳無此文而言傳曰衍字也閔二年左傳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蜃於社也按據說文祳社肉也以蜃爲器盛之則亦可謂肉爲脤故左傳直云受蜃於社也此云受脤於社脤乃祳之俗字耳其古本必作祳或作蜃也

盛以脤器 段玉裁挍本脤作蜃是也

命可知也 足利本也作矣非也

雖盡敵 石經敵字上後人旁增外字非也

不知其名何也 宋本如作名不誤

唯識其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也 毛本唯誤誰氏誤是

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 監本毛本蜃作脤不誤案周禮注作蜃

外寵二政 案惠棟云二讀爲王貳于虢之貳韓非子引此正作貳

故曰亂本成矣 宋本足利本無矣字

注驪姬至本成 此節正義宋本在立可必乎之下

大帛之冠 案鄭氏注雜記引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正義引傳亦作大白

勸農業也 宋本勸作勤是也

令貨利往來也 閩本監本毛本令作合非也

盍招懷迸散 監本毛本迸作逃非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十一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二（僖元年盡五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僖公○（陸曰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母成風諡法小心畏忌曰僖）【疏】（正義曰魯世家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其母成風所生也惠王十八年卽位諡法小心畏忌曰僖是歲歲在鶉首）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齊師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次例在莊三年聶北邢地○聶女輒反釁許覲反）【疏】（齊師至邢地○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爲齊師宋師曹師皆是侯伯之身公羊稱不與諸侯專封故變稱師耳此時方始救邢邢本不滅何以言其封也左氏無此義將卑師衆稱師此三國皆師多而大夫將故名氏不見並稱師公羊以爲此言次于聶北救邢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二事相反爲之作說言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是臣也先通君命賈服取以爲說杜以傳無此事故不用其言釋例曰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此時狄人尚強未可卽擊案兵觀釁以待其事須可擊乃擊之故次在事前）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爲辭夷儀邢地）【疏】（注邢遷至邢地○正義曰傳稱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則是諸侯遷邢也而文作邢自遷者以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爲文公羊傳曰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言邢遷于夷儀許遷于白羽者皆是其國之意自欲遷之宋人遷宿齊人遷陽者他人強遷其國之意不欲遷也）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例曰救患分災禮也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疏】（注傳例至師故○正義曰春秋之例先會而後盟者會則具序諸國盟則總稱諸侯公羊謂之前目而後凡此上文已列三國之師救邢救邢與城邢猶是一事相連耳而再列三國之師不依前目後凡者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也案此十五年歷序諸侯盟于牡丘下書諸侯之大夫救徐襄二十七年歷序諸國大夫會于宋下云諸侯大夫盟于宋此不言諸侯之師城邢者此與會盟小異十四年諸侯城緣陵爲其事有闕故總稱諸侯此若云諸侯之師城邢似爲其事有闕總書爲貶故雖則煩文而再列三國）○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諱之書地者明在外薨）【疏】（注傳在至外薨○正義曰傳在閔二年者彼因孫于邾遂終言之實齊人殺之諱故不言殺也夫人之薨例不書地書地者明其在外而薨若言夫人自行至夷遇疾而薨齊人乃以其喪歸耳）○楚人伐鄭。（荆始改號曰楚）【疏】（注荆始改號曰楚○正義曰此前常呼爲荆此役遂稱爲楚據其見經爲言故云荆始改號莊二十八年仍書荆伐鄭自爾至今不知何年改）○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還不以盟告○檉勑呈反）【疏】（注檉宋至盟告○正義曰經書會于檉傳言盟于犖犖卽檉也而經不書盟釋例曰盟于鄧盟于犖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其盟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魯地挐莒子之弟不書弟者非卿非卿則不應書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獲大夫生死皆曰獲獲例在昭二十三年○酈力知反挐女居反又女加反）【疏】（注酈魯至三年○正義曰傳言莒子之弟而經不書弟者諸侯之臣爲卿乃見經見經則備書名氏若言莒子之弟挐則是爲卿之備文此不書弟見其非卿也傳曰非卿也嘉獲之也以非卿不應書經嘉季友之功能獲莒之大將故特書所獲以美季子公羊亦云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釋例曰莒挐非卿非卿則不應書今嘉獲故特書之特書猶不稱弟明諸書弟者皆卿也）○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書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於魯僖公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闕文）【疏】（注僖公至闕文○正義曰齊人治哀姜之罪取而殺之則位絕於魯非復魯之夫人其死不合書之於策以僖公請而葬之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忍之義故具書於經薨葬備禮諱之若言無罪而自死然既諱其殺不宜有貶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穀梁傳曰其不言姜以其弑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姜然則姜氏者夫人之姓二字共爲一義不得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若其必有所貶自可替其尊號去一姜字復何所明於薨於葬未嘗有貶何故喪至獨去一姜公羊傳又曰曷爲不於弑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案禮之成否在於薨葬何以喪至獨得爲重喪至已加貶責於葬不應備文何故葬我小君復得成禮正以薨葬備禮知其無所貶責故杜以經無姜字直是闕文公羊穀梁見其文闕妄爲之說耳）

傳元年。春。不稱卽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入故卽位之禮有闕○復扶又反下文同）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掩惡揚善義存君親故通有諱例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深淺常準聖賢從之以通人理有時而聽之可也○準之尹反）【疏】（元年至禮也○正義曰去年八月閔公死僖公出奔邾九月慶父出奔莒公卽歸魯言公出故者公出而復歸卽位之禮有闕爲往年公出奔之故非言應卽位之時公在外也齊小白陽生之徒皆出而復入經書其入僖公類之亦應書入往年公出復入不書諱之國內有亂致令公出不書公出復入諱國亂也國亂國之惡事諱國惡是禮也時史諱而不書仲尼因而不改嫌諱非禮故以禮居之○注掩惡至可也○正義曰坊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是掩惡揚善之義義存君與親也君親之惡務欲掩之是故聖賢作法通有諱例諱雖有例而事無定體或諱大不諱小或諱小不諱大皆當時臣子率已之意而爲之隱故無深淺常準隱十年公羊傳曰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必如彼言是有常準歷檢春秋都無定例納鼎惡於易田諱田而不諱鼎公入小於公出諱入而不諱孫是其無常準也旣無常準隨諱深淺舊史有所辟諱聖賢因而從之以通人事之理故容有掩惡之法釋例曰有時而聽之則可也正以爲後法則不經故不奪其所諱亦不爲之定制言若可爲後法每事皆諱則爲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不可盡令諱也人之所極唯君與親纔有小惡卽發其短非復臣子之心全無愛敬

（之義是故不抑不勸有時聽之以爲諱惡者禮也無隱者直也二者俱通以爲世教也）○諸侯救邢。（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疏】（注實大至之辭○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三國並稱爲師是皆大夫將也實大夫也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也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曰王以諸侯伐鄭彼亦大夫將總衆國而稱諸侯也先儒以爲此役諸侯身行故言此以異之）邢人潰。出奔師。（奔聶北之師也邢潰不書不告也○潰戶內反）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皆撰具還之無所私取○撰仕眷反又仕轉反）【疏】（注皆撰至私取○正義曰邢人潰而奔師奔其家之器物師逐狄人爲之斂聚皆撰具以還邢人師人無所私取善齊桓委任得人用兵嚴整也）○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侯伯州長也分穀帛○分甫問反又如字長丁丈反）【疏】（注侯伯至穀帛○正義曰此因齊侯發例齊侯之爲侯伯當是王之二伯此言州長必是九州之長但州牧於是竟內亦當救患討罪以州牧亦掌此事故言州長以包之有災害者分之財物知分者分穀帛也）○秋。楚人伐鄭。鄭卽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卽檉也地有二名○犖音洛又力角反）○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虛起居反要於遙反）【疏】（注虛丘至敗之○正義曰犖之盟也邾人在焉公既盟而敗其師傳不明言其故直云虛丘之戍不知虛丘誰地何故戍之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與邾無怨因兵將還遂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邾之於魯本無怨惡僖公奔邾則爲之外主國亂則戍其內邑無故而敗其師亡信背義莫斯之甚非僖公作頌之主所當行也杜以爲不然故別爲此說此說亦無所據要其理當然也案十二月夫人之喪始至此九月敗邾師而云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者夫人以七月薨公卽求齊齊既許之邾聞許而將歸魯得許而敗邾師耳）○冬。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莒既不能爲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爲魯于僞反重直用反厭於鹽反）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汶音問費音祕萊音來）【疏】（汶陽至入濟○正義曰水北曰陽故知汶水北地釋例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疏】（注楚丘至未遷○正義曰此決城邢也彼既遷訖乃爲城之不言城夷儀而言城邢邢已遷也此則先城楚丘將以封衛言城楚丘不言城衛衛未遷也）○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例在定十五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晉於此始赴見經滅例在襄十三年○大音泰一音如字見賢遍反）○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貰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貫古亂反貰市夜反又音世）【疏】（江人黃人○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云江人黃人遠國之辭言其實是君也以其遠國降而稱人賈云江黃稱人刺不度德善鄭恃齊背楚終爲楚所滅其意雖異皆以江人黃人爲國君親來杜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則稱人者皆是其國之大夫耳齊桓威德稍盛遠國來服齊桓謙以接遠故與宋公會之）○冬。十月。不雨。（傳在三年）○楚人侵鄭。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君死國滅故傳言封）【疏】（注君死至言封○正義曰封者聚土之名也天子之建諸侯必分之土地立其疆界聚土爲封以記之故建國謂之封國衛是舊國今云封者以其君死國滅更封建之故云封也）不書所會。後也。（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爲文）○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疏】（假道於虞○正義曰聘禮云若過他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是禮過他國必假道也聘尚假道況乎伐國故請以璧馬假借也穀梁傳曰借道乎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屈求勿反又居勿反注同乘繩證反注同）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忠臣○奇其宜反）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懦弱也○懦本又作懦乃亂反又乃貨反字林作㥿音乃亂反強其良反又其丈反）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少詩照反長丁丈反暱一乙反）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顚軨。伐鄍三門。（前是冀伐虞至鄍鄍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顚軨坂○軨音零鄍亡丁反坂音反）【疏】（注前是至軨坂○正義曰服虔以爲冀爲不道伐晉也冀之既病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稱前恩以誘之案傳荀息以寶假道公尚慮虞不許則晉之於虞舊非與國若其嘗經助晉則是昔來通好何憂乎不許而請進國之美寶尚畏宮之奇諫乎故杜以爲冀自伐虞虞自報冀以虞能報冀晉不能報虢言已弱以示其恥言虞彊以誘其心此雖無文理必然也）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彊以說其心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說音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邊邑○抄初教反又楚稍反強取物）【疏】（注逆旅至邊邑○正義曰

晉語云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甯嬴氏知逆旅是客舍也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也保者固守之語知其分依客舍伺候抄晉邊邑既又入而保之觀其此語則虢習接鄭但向其都邑須過虞竟當以從彼詣虢路遙山險易來難往故也）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問虢伐己以何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喜於厚賂而欲求媚）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晉猶主兵不信虞）【疏】（注晉猶至信虞○正義曰如傳之言直云會虞伐虢未知誰爲兵主但下云先書虞賄故也若虞爲兵主自當在先不須云先書虞也明晉實爲主而仲尼先書虞故知晉猶主兵不信虞也）先書虞。賄故也。（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賄呼罪反惡烏路反）○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爲合諸侯○爲于僞反下同）○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闕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爲齊亂張本○寺如字又音侍寺人奄官名貂音彫豎上主反擅時戰反洩息列反又以制反）【疏】（注寺人至張本○正義曰周禮內宰之屬有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內豎掌內外之通令皆掌婦人之事是自內小臣以下皆用奄人爲官也鄭玄云豎未冠者之音名然則此人名貂幼童爲內豎之官以爲齊侯所寵後雖年長遂呼爲豎貂焉此時爲寺人之官故稱寺人貂也言漏師者漏洩師之密謀也漏師已是大罪此云始者言其終又甚焉故言始以爲齊亂張本）○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鑒所以自照）而益其疾也。（驕則生疾）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爲下五年晉滅虢張本○易以豉反稔入甚反）○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經書侵傳言伐本以伐興權行侵掠爲後年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聃乃甘反掠音亮）

經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例曰不曰旱不爲災）【疏】（三年注一時至爲災○正義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者解去冬今春也書首月者皆竟時不雨次月不雨不復書也故夏四月不雨五月不雨不復書六月得雨乃書之此由不雨日久方始追書其事每時一書所以詳其文也不於去年冬十月及今年正月不雨注必於夏四月不雨注者以下有六月雨既備書則五月不雨亦應備書今唯云夏四月不雨故注云一時不雨則書首月以解五月不書不雨之意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二者皆揔書不雨又不書得雨之月與此年書不雨文異者穀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文二年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

（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言僖有憂民之志故每時一書文無憂民之志是以歷時總書賈逵取以爲説杜旣不注或亦史異辭也）○徐人取舒。（無傳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例在襄十三年○邳皮悲反僮音童廬力居反）〔疏〕（注徐國至三年○正義曰諸侯相滅亡者多是土壤鄰接思啓封疆今檢杜注徐在下邳舒在廬江相去甚遠而越竟滅國無傳無注不知所以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然則滅之與取俱是絶其國家有其土地難則稱滅易則爲取釋例曰用大師起大衆重力以陷敵因而有之故曰勝國通以滅爲文也取者乘其衰亂或受其潰叛或用小師而不頓兵勢力則直言取如取如擕言其易也是勝國而不用大師亦爲取也）○六月。雨。（示旱不竟夏）○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臨也○涖音利又音類）〔疏〕（注涖臨也○正義曰公羊傳曰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盟者殺牲歃血告誓神明人臨其上從我去者出我之意故言往彼臨視從外至者我共臨視故直舉其來）○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周六月夏四月於播種五稼無損○夏戶雅反）○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爲于僞反）○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孔叔鄭大夫勤恤鄭難○難乃旦反）弃德不祥。（祥善也）○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囿苑也蓋魚池在苑中○囿音又）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絶之也。蔡人嫁之。（爲明年齊侵蔡傳）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民逃其上曰潰例在文三年）遂伐楚。次于陘。（遂兩事之辭楚強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陘音邢召上照反傳皆同）〔疏〕（注遂兩事之辭○正義曰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遂者何生事也謂本無向紀之心至魯始生意也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此云兩事之辭謂旣有上事復爲下事不以本謀有心無心爲異也此齊侯先有伐楚之心因行而侵蔡耳三十年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桓十八年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如此之類本謀爲二事也六年諸侯伐鄭楚入圍許諸侯遂救許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如此之類本無謀而因事便行也但是兩事皆稱爲遂故曰兩事之辭不別本謀與否）○夏。許男新臣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疏〕（許男新臣卒○正義曰成十三年曹伯盧卒于師此不言于師者穀梁傳曰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注云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於師與其在國同賈逵云不言於師善會主加禮若卒於國左氏無此義釋例曰若卒于朝會或書師或書地者史之成文非義所存然則或言于師或不言于師亦是史有詳略無義例也注稱赴以名者公雖在軍死須相赴史得赴乃書耳）○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覩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爲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潁川縣也）〔疏〕（注屈完至縣也○正義曰公羊傳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意言屈完楚之貴者尊之以敵齊侯若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不爲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服虔取以爲說案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聖人之明訓也今乃尊人之臣許其不爲君使輕人之主以爲不合使臣是乃縱羣下以覬覦敎強臣以專恣納之以禮豈當然乎故杜別爲此解楚子本使屈完如師以觀齊師之強弱強則欲服弱則欲拒屈完覩齊之盛因而求盟盟非楚子之意故不稱使以屈完自來爲文穀梁傳曰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是其權時之便自來與齊盟也完之本意欲卽盟於軍齊桓喜其來服退舍以禮楚言來盟于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書實盟之所也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不言來而此言來者彼旣云如師不須稱來此不言如師故云來耳此旣云來盟不復須言及屈完盟彼無來盟之文故別言及國佐盟意異於此故文不同服虔云言來者外楚也嫌楚無罪言來以外之來者自外之文非別罪之所在若以言來卽爲罪楚則仲孫高子之來也復外齊而罪之乎且惡楚者當惡其辟在蠻夷負固不服不服之日容可外之服而又外欲何爲也）○齊人執陳轅濤塗。（轅濤塗陳大夫○袁陳大夫氏也本多作轅濤音桃）○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與謀爲文者時齊不行使魯爲主與謀例在宣七年○與音預下同）〔疏〕（注受齊至七年○正義曰直言及江黃者將卑師少故不言主師言徵者及之宣七年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而春秋征伐受命於盟主者實是與謀皆不言及釋例曰盟主之令則上行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故雖或先謀皆從不與謀之例然則此伐陳者受齊之命討陳之罪亦是上行乎下而經書及者於時齊師不行使魯爲主魯與江黃謀之然後共伐故以與謀爲文）○八月。公至自伐楚。（無傳告于廟）○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衞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喩○近附近之近）〔疏〕（注楚界至取喩○正義曰襄十三年傳稱楚子囊述共王之德撫有蠻夷奄征南海唯言征南海耳其竟未必至南海也因齊實處北海遂稱所近言其相去遠也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尚書稱馬牛其風此言風馬牛謂馬牛風逸牝牡相誘蓋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喩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召康公周大保召公奭也○大音泰注同奭音釋）〔疏〕（召康公正義曰謚法安樂撫民曰康）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女音汝夾古洽反舊古協反夸苦瓜反）〔疏〕（注五等至夸楚○正義曰大公爲王官之伯得以王命征討天下隨罪所在各致其罰故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大公有此王命言已上世先公得征討有罪所以夸楚也鄭玄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大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侯爲牧伯佐之言是周制其事無所出也且征者征其所統之國非征侯伯之身何當校計人數以充五九之言卽如其言使伯佐牧二伯共佐治而已非是分州之半復安得征九伯也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故先儒無同之者）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疏〕（東至于海西至于河○正義曰釋例曰海自遼西北平漁陽章武勃海樂陵樂安北海東萊城陽東海廣陵吳郡會稽十四郡之東界以東河出西平西南二千里從西平東北經金城故北地朔方五原至故雲中南經平陽河東之西界東經河東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杜之此言據其當時之河耳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案驗其地自大伾以上河道不改大伾以下卽是汲郡以東河水東流秦漢以來始然也古之河道自大伾而北過降水故述不可復知其大陸則趙地之廣澤也大陸以北播爲九河九河故道河間成平以南平原鬲縣以北其九河者徒駭一大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鉤盤八鬲津九徒駭最西以次而東故鄭注禹貢河間弓高縣往往有其處中候云齊桓霸遏八流以自廣計桓公之時齊之西竟當在九河之最西徒駭蓋是齊之西界其東至于海當盡樂安北海之東界也）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棣大計反竟音境下皆同）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爲異未審○共音恭本亦作供下及注同縮所六反裹音果菁子丁反苞或作包匭音軌本或作軌）〔疏〕（注包裹至未審○正義曰禹貢荊州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其所包裹而致者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玄云泲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亦去若神歆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用彼鄭興之說也孔安國以菁與茅別杜云茅菁茅則以菁茅爲一特令荊州貢茅必當異於餘處但更無傳說故云茅之爲異未審也沈氏云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杜云未審者以三脊之茅比目之魚

（比翼之鳥皆是靈物不可常貢故杜云未審也）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守手又反溺乃歷反）【疏】（注昭王至問之。○正義曰昭王成王之孫周本紀文也呂氏春秋季夏紀云周昭王親將征荊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高誘注引此傳云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爲沒於漢辛餘靡焉得振王也振王爲虛誕如高誘之注又稱梁敗復非船壞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濱音賓）【疏】（注昭王至受罪。○正義曰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國居丹陽宋仲子云丹陽南郡枝江縣也枝江去漢其路甚遠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也）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復進師。復扶又反）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觀強弱）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載。乘繩證反注同）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爲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是爲于僞反注同好呼報反下及注同稱尺證反）【疏】（言諸侯至謙稱。○正義曰諸侯之交必稱先君以相接此時諸侯有魯宋陳衞鄭許曹桓公以前皆嘗與齊交接故齊侯稱繼先君之好謙以自廣也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也曲禮云諸侯與民言自稱寡人庶方小侯自稱曰孤其在四夷雖大曰子於內自稱不穀禮記雖爲定例事在臨時所稱此齊侯自稱不穀襄王出奔亦稱不穀皆出自當時之意耳爾雅訓穀爲善穀是養人之物言我不似穀之養人是謙也）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徼古堯反要也漢以爲池本或作漢水以爲池水衍字葉始涉反當丁浪反）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故。費芳味反）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郯莒徐夷也觀兵示威。郯音談）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屝草屨。○見賢遍反糧音良屝符費反）【疏】（資糧屝屨。○正義曰少儀云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鄭玄云資猶用也然則諸所費用之物皆爲資也糧謂米粟行道之食也屝屨俱是在足之物善惡異名耳楊雄方言云屝麤屨也絲作之曰履麻作之曰屝不借粗者謂之屨喪服傳曰疏屨者藨蒯之菲也是屝用草爲之也注云草屨者屝屨通言耳相形以曉人也定本爲草屨）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說音悅）執轅濤塗。

○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爲誤軍道）○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以侯禮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爲上等侯伯中等子男爲下等）死王事。加二等。（謂以死勤事）【疏】（諸侯至二等。○正義曰沈氏云朝會亦王事而別言死王事者謂因王事或戰陳而死故別其文也）於是有以衮斂。（衮衣公服也謂加二等。○衮古本反衮冕上公服斂力驗反）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服罪故歸其大夫戴謚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疏】（卜之不吉筮之吉。○正義曰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玄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筮也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如彼記文卜之不吉不合更筮但獻公既愛驪姬欲必尊其位故卜既不吉更令筮之冀乎筮而得吉所以遂己心也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鄭玄云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由是瀆龜筮不復告之以實故終實不吉而筮稱其吉是筮非不知而不以實告也周禮筮人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而傳稱桓公卜季友晉獻公卜驪姬晉文公卜納王趙鞅卜救鄭皆先卜而後筮者周禮言其正法耳春秋之世臨時請問者或卜或筮出自當時之心不必皆先筮後卜崔靈恩以爲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凶則止不卜者筮必以三代之法若三法皆凶則止不卜若兩法是凶一法爲吉名爲筮逆猶是疑限故更卜以決之則洪範筮逆龜從是也故大卜掌三兆三易儀禮特牲少牢筮皆旅占是筮有眾占之法則靈恩之說義亦可通）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不如依字讀或音而據反）【疏】（注物生至數短。○正義曰筮數以上皆十五年傳文象者物初生之形數者物滋見之狀凡物皆先有形象乃有滋息是數從象生也龜以本象金木水火土之兆以示人故爲長筮以末數七八九六之策以示人故爲短周禮占人掌占龜鄭玄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亦用此傳爲說案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以爲易所知豈短於卜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云筮短龜長非是龜能實長杜欲成筮短龜長之意故引傳文以證之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繇直救反渝羊朱反下羭同音攘如羊反）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薰許云反蕕音由易以豉反）【疏】（專之至有臭。○正義曰言公若專心愛之公心必將改變變乃除公之美公先有美此人將除去之薰是香草蕕是臭草一薰一蕕言分數正等使之相和雖積十年尚猶有臭氣香氣盡而臭氣存言善惡聚而多少敵善不能止惡而惡能消善。○注繇卜至之美。○正義曰筮卦之辭亦名爲繇但此是卜人之言知是卜兆辭也卜人舉此辭以止公則兆須有此辭非卜人始爲之也卜人言其辭而不言其意不知得何兆此義何所出也渝變攘除皆釋言文也釋畜云夏羊牡羭牝羖則羭是羊之名美善之字皆從羊故羭爲美也變乃除公之美則言公心必變而除公美也。○注薰香至難除。○正義曰此傳之意言善惡相雜二字皆從草知是香草臭草也月令五時各言其臭中央土云其臭香易繫辭云其臭如蘭傳稱在君之臭味則臭是氣之摠名元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爲香故專以惡氣爲臭耳十是數之小成故舉以爲言焉十年香氣盡矣惡氣尚存言善易消而惡難滅也杜知猶是臭者內則云牛夜鳴則庮庮亦是臭義其字雖異其意亦同尚猶有臭猶則尚之義重言之耳猶尚書云弗遑暇食遑則暇也）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大子母言求食。○卓吐濁反）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胙才故反）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寘之豉反）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疏】（公田至亦斃。○正義曰晉語說此事云公田驪姬受胙乃寘酖於酒寘堇於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此傳既略當如國語也賈逵云堇烏頭也穀梁傳曰以酖爲酒藥脯以毒。○注毒酒至之惑。○正義曰毒酒經宿便敗而公不怪其六日仍得如故明公之惑於驪姬不以六日爲怪也）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墳扶粉反斃婢世反）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款苦管反辯兵免反）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爲由吾也。○樂音洛注同）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

奔屈。（二子時在朝爲明年晉殺申生傳○被皮寄反又皮綺反謚一賜反譖側鴆反）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惡用讒書春從告○惡烏路反）

〔疏〕注稱晉至從告○正義曰公羊傳曰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言父子相殘惡之甚者是惡其用讒殺大子故斥言晉侯以罪之罪晉侯則申生無罪也傳稱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實以去年死告稱今年殺故以今年書也釋例曰晉魯久不交使而告殺申生則所告不必嘗有玉帛之使但欲廣聲其罪耳言廣聲其罪則晉侯謂讒言爲實誣加大子以罪時史知其實改告而書之此傳不言書曰則是舊史然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無傳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杞伯姬來絕句來歸寧朝其子猶言其子朝）

〔疏〕注伯姬至其子○正義曰伯姬未必是成風所生但哀姜既死成風得爲夫人縱非其母亦得歸寧也沈氏云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六月歸于杞假令後年生子則其年十四矣杜云十歲左右者以其從母言朝故云十歲左右也桓九年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是諸侯之子得有攝君之禮行朝之義但此子幼弱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也若其能行朝禮則世子當如射姑伯姬別言來耳○

夏。公孫茲如牟。（叔孫戴伯娶於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爲逆○竟音境爲于僞反）

〔疏〕注叔孫至爲逆○正義曰牟是附庸之國唯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自爾以來更不朝聘於魯魯不應使卿聘此小國當是叔孫聘妻已定但卿非君命不得越竟故諮公請使奉君命以聘因自爲逆婦故傳稱娶焉明其因娶而聘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大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間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復扶又反）

〔疏〕注間無至世子○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言此諸侯還是上會之諸侯故從省文不復序也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云云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不言諸侯者爲間無異事故也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云云于葵丘九月諸侯盟于葵丘言諸侯者爲其間有伯姬卒故也此會盟之間無他異事復稱諸侯者爲王世子不盟故也穀梁傳曰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解復言諸侯者見王世子不與盟也王世子者王之儲副周禮膳夫掌養王及后世子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是其尊與王同也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王之世子於會則歷序諸侯言會王世子則王世子不序諸侯之列也盟則諸侯自盟世子不與是殊貴世子也

鄭伯逃歸不盟。（逃其師而歸之逃例在文三年）

〔疏〕注逃其三年○正義曰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則會盟必有師旅鄭伯棄其師衆輕身逃歸釋例曰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典儀棄其章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故例在上曰逃是言稱逃之意也逃在盟前辟盟而逃故云逃歸不盟公還先告會盟故後書鄭伯○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軑音大）○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無傳）○冬。晉人執虞公。（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例在成十五年所以罪虞且言易也晉侯脩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爲譏○易以豉反）

〔疏〕注虞公至爲譏○正義曰書晉人執虞公則從無道於民之例虞公於傳未有不道之狀但虞公貪璧馬之寶拒絕忠諫諫者所以安存社稷保祐下民志在貪寶無恤民之意即爲不道於民是故稱人以執之也實是滅其國而言執其君者所以罪虞公且言執之易釋例曰虞公昧於貨賄貪以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夫故稱人以執而不言滅罪虞且言易也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虞亦晉之同姓不言晉侯名者傳稱晉侯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以是之故不以滅同姓爲譏謂不書晉侯名也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曆數之所始治曆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魯君不能常脩此禮故善公之得禮○登觀古亂反注同臺以望絕句而書雲物非也別彼列反）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灾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重直用反）爲備故也。（素察妖祥逆爲之備）

〔疏〕辛亥至備故也○正義曰辛亥朔者月一日也日南至者冬至日也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大祖廟每月之朔告廟受而行之諸侯有觀臺所以望氣祥也公既親自行此視朔之禮遂以其日往登觀臺之上以瞻望雲及物之氣色而書其所見之物是禮也凡春秋分冬夏至立春立夏爲啓立秋立冬爲閉用此八節之日必登觀臺書其所見雲物氣色若有雲物變異則是歲之妖祥既見其事後必有驗書之者爲豫備故也視朔者月朔之禮也登臺者至日之禮也公常以一日視朔至日登臺但此朔即是至日故視朔而遂登臺也○注周正至南極○正義曰日之行天有南有北常立八尺之表以候景之短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日最長而景最短是謂日北至也自是以後日稍近南冬至之景一丈三尺日最短而景最長是謂日南至也冬至者十一月之中氣中氣者月半之氣也月朔而已得中氣是必前月閏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晦閏後之月則中氣在朔閏者聚殘餘分之月其月無中氣半屬前月半屬後月是去年閏十二月十六日已得此年正月朔大雪節故此正月朔得冬至也而杜長厤僖元年閏十一月此年閏十二月又閏之相去厤家大率三十二月耳杜於此閏相去凡五十月不與厤數同者杜推勘春秋日月上下置閏或稀或概自準春秋時法故不與常厤同○注視朔至得禮○正義曰視朔者公既告廟受朔即聽視此朔之政是其親告朔也禮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釋宮云四方而高曰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望故謂之觀臺也古之爲厤者皆舉其大數周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分爲十二月則一月各有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是故從前月初節至後月初節必三十日有餘也其日月之行天也日行遲月行疾每二十九日過半而月及日謂之一月故從朔至朔唯二十九日過半耳計一歲則有餘十一日而不得周年故作閏月以補之計十九年而有七閏古厤十九年爲一章以其閏餘盡故也步厤之始以朔旦冬至爲首厤之上元其年是十一月朔旦冬至十九年閏餘盡復得十一月朔旦冬至故以十九年爲一章積章成部積部成紀治厤者以此章部爲法因此可以明其術數推之而知氣朔也審別陰陽寒暑不失其時也所以陳敘時事教訓下民魯君不能常脩此事故善公之得禮也○注分春至其職○正義曰一年分爲四時時皆九十餘日春之半秋之半晝夜長短等晝夜中分百刻故春秋之半稱春秋分也冬之半夏之半晝夜長短極極訓爲至故冬夏之半稱冬夏至也四時之氣寒暑不同春夏生物秋冬殺物生物則當啓殺物則當閉故立春立夏爲啓立秋立冬爲閉言物謂氣色者謂非雲而別有氣色杜恐與雲相亂故別云氣色也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辯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玄云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衆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鄭衆之此言蓋出古侯之書計雲氣之占不嘗盡此而已但世絕其學故莫能知焉左傳諸所發凡皆是周之舊典既言禮也更復發凡是重申周典也直言必書雲物不更云公是日官掌其職非公所當親也劉炫規云書雲物亦是公親爲之但上文有公既視朔故下文去公字耳今刪定知不然者上言公既視朔是傳家之語下云必書雲物是周公舊凡舊凡之文包諸侯天子若諸侯稱公書雲物則天子當稱王書雲物是知舊凡元無王公之文日官掌其事若以上文有公既視朔故知公字然則周公舊凡豈豫知自公既視朔設去公字乎苟生異見妄規杜氏非也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釋經必須告乃書）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不謹慎○爲于僞反下乃爲同寘之豉反）

〔疏〕注不謹慎○正義曰不謹慎所爲多寘薪於中焉若今惟木

夷吾訴之。公使讓之。（譴讓之○譴弃戰反）士蔿稽首而對曰。

〔疏〕士蔿稽首○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推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爲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緩至地也頓首頭不至地暫一叩之而已尚書每稱拜手稽首者初爲拜頭至手乃復叩頭以至地至手是爲拜手至地乃爲稽首然則凡爲稽首者皆先爲拜手乃成稽首故尚書拜手稽首連言之傳雖不言拜手當亦先爲拜手乃爲稽首稽首拜手共成一拜之禮此其爲敬之極故臣於君乃然孔安國以爲盡禮致敬知此是禮之極盡也大祝九拜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玄云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奇拜謂一拜荅臣下拜褒拜再拜拜神與尸肅拜今時撎也介者不拜說者又以爲稽首臣拜君也頓首謂敬者相拜也空手謂君荅臣拜也

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讎猶對也）無戎而城。讎必保焉。（保而守之）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雅懷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疏〕詩云

至惟城○正義曰詩大雅板之七章懷和也寧安也和其德以撫民則其國惟安矣但能以德安國則宗子之固若城

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如固宗子）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尋用也○焉用於虔反）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自作詩也尨茸亂貌公與二公子爲三言城不堅則爲公子所訴爲公所讓堅之則爲固讎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從○尨莫江反又音蒙茸如容反又音戎適從丁歷反）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袪袂也○難乃旦反披普皮反校音教徇似浚反垣音袁袪起魚反翟音狄袂面世反）

【疏】注袪袂也○正義曰禮深衣記云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幅謂衣之身也袂屬於幅長於手反屈至肘則從幅盡於袖口揔名爲袂其袂近口又別名爲袪此斬其袪斬其袖之末也詩唐風羔裘傳云袪袂末鄭玄玉藻注云袪袂口也但袂是揔名得以袂表袪故云袪袂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故傳實其事○娶七喻反本又作取）○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

【疏】注惠王至其位○正義曰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如彼傳文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生但其母鍾愛其少子故欲廢大子而立之周本紀云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傳不同史記繆也七年惠王崩襄王畏子帶不敢發喪知此時有廢大子之意故齊桓帥諸侯會大子定其位安王國也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宣仲轅濤塗）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賜虎牢）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樓櫓之備美設○美城之絕句櫓音魯）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爲七年鄭殺申侯傳）○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鎭安鄭○秋諸侯盟本或此下更有于首止三字非女音汝）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孔叔鄭大夫親黨援也○輕遣正反下同）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喪息浪反）○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姻外親也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南栢國名汝南西平縣有栢亭）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復扶又反下六年經注同）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車尺奢反）

【疏】注輔頰輔車牙車○正義曰易咸卦上九咸其輔頰舌三者並言則各爲一物廣雅云輔頰也則輔頰爲一釋名曰頤或曰輔車其骨彊可以輔持其口或謂牙車牙所載也或謂頷車也衛風碩人云巧笑倩兮毛傳云好口輔也如此諸文牙車頷車牙下骨之名也頰之與輔口旁肌之名也蓋輔車一處分爲二名耳輔爲外表車是內骨故云相依也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爲昭○大音泰下及注同昭上饒反注同後昭穆放此）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

【疏】注王季至君字○正義曰大伯虞仲辟季歷適荊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辟知其皆同母也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大伯別母馬遷之言疏繆耳此言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國語稱文王敬友二虢故亦以爲文王母弟之言事無所出仲叔皆文王之時虢君字也據傳文鄭滅一虢晉滅一虢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馬融云虢叔同母弟虢仲異母弟虢仲封下陽虢叔封上陽案傳上陽下陽同是虢國之邑不得分封二人也若二虢共處鄭復安得虢國而滅之雖賈之言亦無明證各以意斷不可審知

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

【疏】注盟府司盟之官○正義曰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既盟則貳之鄭玄云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唯言會同之盟不掌勳功之事而得有二虢之勳藏在盟府者凡諸侯初受封爵必有盟誓之言檀弓云衞大史柳莊死公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其言卽盟誓之辭也漢書功臣侯表記高祖卽位入載天下乃平始論功而定封侯者一百四十三人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其誓卽盟之類事必有因於古明知以勳受封必有盟要其辭當藏於司盟之府也

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

【疏】其愛之也○正義曰愛之謂愛虞也虞豈能親於桓莊乎其當愛此虞也服虔其作甚莊云愛之甚當謂愛桓莊之族甚也愛之若甚何以誅之且文勢不順又改字失眞繆之甚也

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偪彼力反）

【疏】注桓叔至五年○正義曰莊伯之族從父昆弟也桓叔之族從祖昆弟也唯言從祖昆弟舉疏者而略言耳

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據猶安也○享許兩反）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逸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馨香之遠聞○聞音問又如字）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緊烏兮反是也）

【疏】周書至緊物○正義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蔡仲之命文也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陳文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旅獒文也杜不見古文故以爲逸書此傳與書異者其作緊師授不同字改易耳其意亦不異也民不易物者設有二人俱以物祭其祭相似不改易此物唯有德者緊此乃是物無德而薦神所不享則此物不是物也

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行去也○馮皮冰反下注同使所吏反）

【疏】以其族行○正義曰晉語云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將亡矣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帑適西山韋昭云西山國西界也

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臘力盍反）

【疏】虞不臘矣○正義曰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唯月令與此二文而已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云案禮夏曰嘉平殷曰淸祀周曰大蜡漢驚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此言虞不臘矣明當時有臘祭周時獵與大蜡各爲一祭秦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矣

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謠音遙見賢遍反）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均如字同也字書作袀音同振音眞注同）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童齔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爲鑒戒以爲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鶉述春反又常倫反賁音奔焞他門反說音悅近附近之近上時掌反齔初問反又恥問反毀齒也嬉

（戲許宜反中丁仲反）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夏戶雅反下同）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疏〕（童謠至時也正義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言無樂而空歌其聲逍遙然也於時有童謠之子爲此謠歌之辭故卜偃取以對公也夜之向明爲晨日月聚會爲辰星宿不見爲伏言乙日夜半之後丙日將旦之時龍尾之星伏在合辰之下當是之時軍人上下均同其服振振然而盛旂者晉軍旂也而往取虢故云取虢之旂南方鶉鳥之星其體賁賁然見於南方天策之星近日焞焞然無光耀甚微也鶉火之次正中於南方爾時其當成軍事也虢公其當奔走也既引童謠之言乃復指其時日在夏之九月十月之交乎謂九月十月晦朔之交也十月朔丙子之日平旦時日體在尾星月在天策星鶉火正中於南方必是時克之○注龍尾至不見○正義曰東方七宿皆爲蒼龍之宿其龍南首北尾角是龍角尾即龍尾故云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爲辰昭七年傳文於時日體在尾尾星與日同處共日俱出入故常伏不見也丙之晨者說文云晨早昧爽也謂夜將旦雞鳴時也○注戎事上下同服○正義曰周禮司服職云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然則在兵之服皆韋弁均服者謂兵戎之事貴賤上下均同此服也○注鶉鶉至世教○正義曰南方七宿皆爲朱鳥之宿其鳥西首東尾故未爲鶉首午爲鶉火巳爲鶉尾鶉火星者謂柳星張也天策傳說星史記天官書之文莊子云傳說得之以騎箕尾傳說殷高宗之相死而託神於此星故名爲傳說星也傳說之星在尾之末合朔在尾故其星近日星微焞焞然無光耀也說文云齔毀齒也男八月齒生八歲而齔女七月齒生七歲而齔童齔之子未有念慮之感不解自爲文辭而羣聚集會成此嬉遊遨戲之言其言韻而有理似若有神馮之者其言或中或否不可常用博覽之士及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爲鑒戒以爲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故書傳時有采用之者文三年傳曰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能懼思之人謂孟明之類也○注是夜至在策○正義曰以三統厤推之此夜是月小餘盡夜半合朔在尾十四度從乙夜半至平旦日行四分度之一月行三度有餘故丙子旦日在尾星月在天策鶉火之次正中也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七星則鶉火次之星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不書不告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虞所命祀）〔疏〕（虞所命祀○正義曰虞受王所命之祀謂天子命虞使祀其竟內山川之神也既滅其國故代虞祭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公。言易也。（○易以豉反）

春秋左傳注疏卷十二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二（僖元年盡五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十一石經春秋經傳集解僖上第五岳本纂圖本僖下有公字釋文同並盡十五年）

僖公　史記漢書五行志律厤志僖並作釐案史漢多作釐

經元年

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石經曹伯作曹師不誤案莊三年經冬公次于滑正義襄廿三年傳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正義並作曹師）

齊人以歸（石經以下有尸字似後人依閔二年傳增入不足爲據）

知非後盟也（閩本監本毛本非作其案隱十年襄五年正義並作非是也）

偃邾地（此三字監本毛本並脫）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挐作拏是也釋文亦作拏傳同）

挐莒子之弟（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挐作拏非此本正義不誤）

莒釋非卿（〔補〕案釋當作挐各本皆不誤今訂正）

齊侯既殺哀姜（淳熙本既誤旺）

不稱姜闕文（淳熙本脫文字）

故其以經無姜字（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其作杜不誤。今依訂正）

傳元年

義存君親（淳熙本存誤有）

故無深淺常準（閩本監本毛本深淺誤倒）

但州牧於是竟內（宋本監本毛本是作其盧文弨挍云於是作是其非也）

故公要而敗之（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脫公字）

邾之於魯（宋本毛本於作與）

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人下有之字）

非父母家所宜討也（閩本監本毛本脫家字）

經二年

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宋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貰城貰與不誤岳本作貫與貰貫字形相近而誤水經注引無與字郡國志注引與上有字字）

傳二年

則稱人者（宋本則下有此字是也）

假道於虞（宋本此節正義在以伐虢注下）

途出於虞故借道（宋本閩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借作假）

懦而不能強諫（釋文云懦本又作懦強宋本作彊）

入自顛軨（水經注四引作巔軨）

保於逆旅（荀子作御旅御與逆通尚書逆字皆作御）

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邊邑（釋文無衆字）

舍於逆旅甯嬴氏（閩本監本毛本嬴作贏非也）

自當有先（宋本有作在不誤。今訂正）

故知晉猶主兵（閩本監本毛本主兵誤倒）

寺人內奄官豎貂也（淳熙本內誤多豎誤豎宋本作竪亦非下同）

經三年

方始追事其事（閩本監本毛本作追叙宋本作追書不誤。今訂作書）

故曰勝國通以滅爲文也（浦鏜正誤曰下疑脫滅故二字案浦鏜非釋例曰作名）

或用小師而不頓兵勢力（浦鏜正誤小作少頓閩本監本毛本作煩非也襄十三年正義引亦作頓）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淳熙本齊誤徐）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顧炎武云石經涖誤位案石經不誤炎武所據乃謬刻也）

往盟乎彼也（閩本監本毛本乎作于非也）

傳三年

夏六月雨（石經六作四是也）

於播種五稼無損（足利本無種字）

三年楚侵鄭故（淳熙本岳本三作二不誤。今訂作二）

祥喜也（〔補〕各本喜作善此本誤喜今訂正）

未絕之也（石經宋本淳熙本作未之絕也）

經四年

夏許男新臣卒（毛本臣誤城）

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閩本監本毛本如誤于）

是乃縱羣下以覬覦（宋本覦誤覬）

敎强臣以專恣（宋本强作彊下同○案此本强宋本皆作彊後不悉出）

因而求盟（宋本而作則非）

是其權時之便（宋本時作盟便作宜）

自來與齊盟也（宋本來作求）

來者自外之文（宋本自作目非也）

若以言來卽爲罪楚（宋本若作君）

齊人執陳轅濤塗（釋文轅作表云本多作轅案公羊穀梁作表宋王應麟云轅與表同）

故不言主師（監本師作帥非）

傳四年

襄十三年傳（閩本監本毛本三誤二）

召康公（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日五侯九伯注下）

何當按計人數（監本毛本按計誤作計較閩本亦作較）

西至于河（各本有至字此本脫今補正）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宋本此節正義在無棣注下）

其大陸則趙地之廣澤也（閩本監本毛本脫地字）

絜七（宋本絜作潔俗字）

當盡樂安北海之東界也（宋本海作界非也）

爾貢包茅不入（詩伐木正義後漢書公孫瓚傳注李善注藉田賦冊魏公九錫文並作苞茅不入文選六代論作苞茅不貢高誘注淮南子同茅作茆案作苞是也史記樂書苞之以虎皮字從艸自石經始去艸頭後人往往仍之）

王祭不共（釋文共本亦作供下及注同案詩伐木篇正義李善注冊魏公九錫文高誘注淮南子顏師古注漢書刑法志作供說文引傳亦作供）

無以縮酒（正義曰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元云泲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臧琳云說文引春秋作無以莤酒又詩伐木有酒湑我傳湑莤之也箋云王有酒則泲莤之據說文知左傳作無以莤酒據甸師注知周禮作祭祀供莤茅蓋毛詩周禮左傳皆古文故與六書之旨合）

包裹束也（宋本岳本裹作褁非）

尚書包匭菁茅（釋文匭本或作軌包作苞云或作包段玉裁云穀梁傳疏文選吳都賦劉注引書亦作苞匭菁茅匭訓纏結讀爲糾古音同在弟三部也古音簋軌字皆讀如九匭从匚軌聲古文簋字簋黍稷方器也故從匚鄭君於其同音得其義也）

泲之以茅縮去滓也（閩本監本毛本泲作莤誤）

昭王南征而不復（石經征下旁增沒字非唐刻不足據陳樹華云高誘注呂氏春秋音初引作沒而不復似本有沒字也按高誘注或自以意增未可爲典要）

王及祭公隕于漢中（各本作王此本誤三今訂正浦鏜正誤據呂氏春秋音初篇隕作抎）

君其問諸水濱（說文瀕字注云水厓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從頁從涉案陳樹華云廣雅濱厓也頻頻比也徐鉉曰今俗別作水濱非是又案大雅不云自頻傳頻厓也鄭氏云頻當作濱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

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釋文徼作儌是）

漢水以爲池（釋文無水字云或作漢水以爲池水字衍案臧琳云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則方城者山名漢者水名傳文漢不云水猶之方城不言山也）

當有共給之費故（監本毛本共作供非）

君將適也（各本也作他與少儀合此本也字誤今訂正）

屝麄屨也（宋本麄作麤不誤閩本監本毛本作粗○今訂作麤）

不借粗者謂之屨（閩本監本毛本不借二字脫案不借字詳方言釋名儀禮注）

是屝用草爲之也（閩本監本屝誤菲毛本作非亦誤）

注云草屨者（案屨當作履故下云履屨通言耳今注文作屨從定本也）

侯伯中等（宋本淳熙本纂圖本中上有爲字）

謂以死勤事（宋本勤下有王字）

諸侯薨王二等（宋本此節正義在注謂加二等之下）

是瀆龜筮也（宋本筮作筴與鄭注曲禮合）

龜靈厭之（閩本監本毛本靈誤虛）

筮數以上皆十五年傳文（浦鏜正誤筮作有不誤文閩本監本毛本誤作云）

一薰一蕕（案鄭注內則引作一薰一廇字雖異而音義並同也）

歸胙于公（顧炎武云石經脫胙字案石經此處闕炎武所據）

姬寘諸宮六日（顧炎武云石經宮誤作公案石經此處闕乃謬刻也）

與犬犬斃（說文引傳斃作獘頓仆也从犬敝聲或作斃五經文字云獘字注云見春秋傳又作斃同說詳隱元年釋文校勘記）

當如國語也（補此本當上空一字各本直接上文不空）

公殺其傳杜原款（顧炎武云石經傳誤傳案石經此處闕）

經五年

逃其師而歸之（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之作也）

注逃其三年（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其下有至字是也）

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宋本岳本軑作軚葉抄釋文亦作軚是也案漢書地理志江夏郡有軑縣後漢書王霸傳子符徙封軑侯卽是地也）

傳五年

厤家大率三十二月耳（毛本二作三）

言物謂氣色者（浦鏜正誤言作雲色下有災變也三字依注增補也）

下云必書雲物（閩本監本毛本云作文非）

若今椎木（宋本監本毛本椎作椊是也）

乃復叩頭以至地（宋本叩作叩）

拜而後稽顙（宋本拜上有吉拜二字與周禮大祝注合）

踰垣而走（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踰作踰不誤○今依訂正）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釋文娶作取云本又作娶○案此娶取互誤）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石經宋本岳本已作己不誤）

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岳本足利本栢作柏案六經正誤云興國本作柏）

一之謂甚（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謂誤爲）

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齊召南云爲字訛當作謂）

諺所謂輔車相依（案玉篇引作酺車相依）

口旁朋之名也（宋本監本毛本朋作肌不誤○今依訂正）

各以意斷（閩本監本毛本斷作解）

注桓叔至五年（宋本此節正義在況以國乎之下）

以其族行（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虞不臘矣注下）

案禮夏曰嘉平（宋本夏上有傳字）

漢驚臘（監本作鶩亦非宋本作漢改曰臘不誤）

言漢改曰臘（浦鏜云秦誤言）

不蜡而爲臘矣（宋本矣作耳）

均服振振（釋文均如字同也字書均作袀周禮司几筵疏引傳文作均段玉裁云賈服杜君等皆爲袀袀同也今本疏袀字譌均）

振振盛貌（段玉裁云李善注閒居賦盛作威）

焞焞無光耀也（陳樹華云耀當作燿）

童齓之子（岳本纂圖本作童齔釋文同也按今說文作齔从七段玉裁云當从七七音化）

以爲鑒戒以爲將來之驗（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脫以爲鑒戒四字）

今時伍伯緹衣（宋本伍作五按段玉裁挍周禮司服注云玉海引作伍伯賈疏訓伍爲行疑與宰夫注五伯本異）

注虞所命祀（宋本此節正義在且言易也之下）

公言易也（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公作且不誤）

春秋左傳注疏卷十二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三（僖六年盡十四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秋。楚人圍許。（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諸侯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冬。公至自伐鄭。（無傳）〔疏〕公至自伐鄭。○正義曰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云云于溫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此年會伐鄭遂救許不稱至自救許而云至自伐鄭與溫會反者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也此事當由公至自告廟所告不同史依告而書不爲義例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校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嫌與重耳同謀而相隨○郤去逆反芮如銳反）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以梁爲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近附近之近）乃之梁。○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首止盟在五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疏〕注實新至諸侯。○正義曰密是邑名鄭人新築密邑故傳稱新密經不稱圍新密言圍新城傳云鄭所以不時城也解經言新城之意鄭以非時築城違禮害民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故書新城以新城爲鄭之罪狀劉炫云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曰産城攻其所産是也。○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武城楚地在南陽宛縣北○見賢遍反罷皮買反又皮罵反宛於阮反）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爲贄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衰七雷反絰直結反注同櫬初覲反贄音至一音置如字縛如字舊扶臥反）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疏〕注微子至祖也。○正義曰案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國於宋史記之言多有錯謬微子手縛於後故以口銜璧又焉得牽羊把茅也此皆馬遷之妄耳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祓芳弗反徐音廢說文云除惡之祭也）〔疏〕注祓除凶之禮。○正義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謂之祓除明是除凶之禮也襄二十九年稱公臨楚喪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此亦當以桃茢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無傳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郳之別封故曰小邾）○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故稱名以殺罪之也例在文六年○厭於鹽反傳同）○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母如字又音無注同方音房與音預泥乃麗反又音甯王奴兮反）○曹伯班卒。（無傳五年同盟于首止）○公子友如齊。（無傳罷盟而聘謝不敏也）○冬。葬曹昭公。（無傳）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彊也憚難也○憚徒旦反難乃旦反下及八年經傳並同）〔疏〕七年傳心則至於病。○正義曰競彊也言心則不能彊盛則當須屈服於人何得難於屈弱之病而不下齊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疏〕吾知其所由來矣。○正義曰孔叔既請鄭伯下齊公初欲下齊不知何事而來得說於齊後更云吾知其說齊所由來矣謂由殺申侯說齊之事得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下戶嫁反）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朝如字）○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濤塗譖在五年）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爲出）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爲罪釁○女音汝下皆同疵似斯反又疾移反釁許靳反下文同）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狹法峻○狹音洽）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離也）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

（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疏】（注諸侯至之物。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衞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鄭玄云祀貢者犧牲之屬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纊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如彼禮文諸侯所貢之物皆以服數爲差尚書禹貢任土作貢皆貢土地所生不計路之遠近然則周禮雖依服數亦貢土地所生不宜遠求他方之物以貢王也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職天子既衰諸侯惰慢貢賦之事無復定準故霸主摠帥諸侯尊崇天子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傳言諸侯各使官司取齊約束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言其一聽齊令美齊侯能以禮服諸侯）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洩息列反）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去起呂反）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奸音干。共音恭。注同）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隙去逆反）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人以臨之。（摠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卽罪人。○覆芳服反）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爲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疏】（注列姦用子華。○正義曰經書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則已列於會矣管仲方云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者桓公列之於會直是列其身耳管仲言列姦者謂將用其姦謀故杜云列姦用子華也不受子華之請卽是會不列姦他國無事可記齊史無所不隱故下句言他國記姦則廢君盟齊史隱諱則損盛德也）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爲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爲諸侯所記）君盟替矣。（替廢也。○替他計反）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復扶又反）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介音界）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

聽子華故。○堵丁古反。又音者。間間廁之間）○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襄王惠王大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也。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惡烏路反。大音泰。叔又作炑）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爲八年盟洮傳。○洮他刀反）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衞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故。洮曹地）【疏】（注王人至曹地。○正義曰公羊傳曰王人微者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釋例以爲中士稱名下士稱人此言王人是天子之下士也諸侯相與爲盟所以同弊王室天子之臣不與諸侯同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言王臣正法不與諸侯盟也二十八年踐土之盟傳稱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杜云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宣七年傳曰諸侯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杜云王叔桓公銜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歃尊卑之別也哀十三年傳曰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杜云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此三者王臣皆不與盟是其正法然也若天子初立王室不安命臣使結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既無褒美亦無貶責此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王勑使來盟故也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云云盟于雞澤杜云周靈王新卽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皆事與此同以情義可許故都無貶責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於時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故貶稱王人是依禮不合故據法貶之春秋王臣與諸侯會盟凡十有餘事譏與不譏皆從此例）鄭伯乞盟。（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別言乞盟。○與音預。下同）【疏】（注新服至乞盟。○正義曰鄭伯往年使子華聽命心猶未服齊桓拒子華之請故今始服從齊桓以其新服尚未與之會故不序列而別言乞盟止言乞盟不知與盟以否傳稱鄭伯乞盟請服也既言請服義無不受當是既盟之後而別與之盟諸言乞師皆乞得其師知此乞盟亦乞得其盟但盟理可見不復別言盟耳）○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大音泰。殺音試）【疏】（注禘三至書之。○正義曰釋天云禘大祭也言其大於四時之祭故爲三年大祭之名言每積三年而一爲此祭也大廟廟之大者故爲周公廟釋例曰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是說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也此致致哀姜也哀姜薨已多年非復新死而於今始致者傳發凡例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哀姜例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喪畢之日不作禘祭之禮以致之既不爲哀姜作喪畢禘祭其禘自從閔公數之二年除閔喪爲禘至五年復禘今八年復禘姜死以來已歷三禘今因禘祭果復行之三年一禘禘自是常不爲夫人禘祭因禘而致夫人嫌其異於常禮故史官書之若其

不致夫人則此禘得常不書爲用致夫人而書之耳）○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

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而後王定位）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射食亦反）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恥走。故可逐）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恐怨深而羣黨來報）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期音基。本或作朞。注同）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驗）○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爲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也。○祔音附）【疏】（凡夫至致也。○正義[illegible]已此說致之禮[illegible]者終始成其尊[illegible]于廟葬之不以[illegible]不合致反哭者[illegible]成自是生者之[illegible]故於此不言反[illegible]男子不死於婦[illegible]於路寢既言[illegible]言夫人卒於路[illegible]小寢也同者同[illegible]也其哀離其宮[illegible]周朝而遂葬大[illegible]而此傳及襄四[illegible]不以殯過廟[illegible]是殯尸於廟[illegible]亦知其殯於[illegible]則殯於其寢[illegible]唯當以不薨於寢不得致耳）○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有大叔帶之難）○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茲父襄公也。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父音甫。長丁丈反）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四同盟。○御魚呂反。說音悅）【疏】（注四同盟。○正義曰御說以莊十三年卽位十六年盟于幽十九年于鄄二十七年于幽僖元年于

（檉四年于召陵五年于首止七年于甯毋八年于洮皆魯宋俱在是爲八同盟不數莊公之盟檉盟經不書亦不數故云四同盟劉君乃數莊公之盟又不數召陵以爲六同盟而規杜非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傳例曰在喪公侯曰子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疏〕（注周公至葵丘○正義曰傳稱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知周公卽宰孔也其官爲大宰采地名爲周天子三公故稱公孔則其名也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其意言宰者六官之長官名通於海內是故書其官名也通于四海者當謂大宰之長官耳其屬官不應得通而宰咺宰渠伯糾則必非長官亦稱爲宰者蓋自宰夫以上皆通也釋例曰今案春秋以考之其稱公者皆三公非五等之公也是言祭公周公皆三公也釋例又曰王之公卿皆書爵則卿亦不字杜云三公不字者以入春秋以來家父南季皆大夫稱字宰周公文承其後故云不字不於祭公逆王后注者因歷序諸國而言之莊八年傳曰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杜云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知此葵丘與彼異者傳稱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西爲此會則此地遠處齊西不得近在臨淄故釋例以爲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或曰河東汾陰縣爲葵丘非也經書夏會葵丘九月乃盟晉爲地主無緣欲會而不及盟也是說不同之意）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無傳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殤也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復扶又反殤式羊反笄古兮反冠古喚反）〔疏〕（注公羊至之冠○正義曰公羊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穀梁傳意亦與之同嫁於大夫死不書卒此許嫁者嫁於國君也但未往彼國不成彼國之婦故不稱國也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其義一也是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也禮男子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故以成人之喪治之爲之服成人之服禮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爲夫厚之故我降之也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其夫不爲服則兄弟不爲降禮諸侯絕旁期此爲將嫁於諸侯故書其卒既書其卒當服其本服爲之齊衰期也但於時服否不可知耳）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夏會葵丘次伯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比毗志反重直用反與音預）〔疏〕（注夏會至與盟○正義曰平丘會後卽盟不言諸侯爲間無異事故也此亦會後爲盟間有伯姬卒盟會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又傳稱宰孔先歸則宰孔不盟杜云宰孔先歸不與盟者欲見縱無伯姬之卒亦當重言諸侯）

○甲子。晉侯佹諸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佹九委反）〔疏〕（注未同至從赴○正義曰甲子在戊辰之前而書在盟後從赴從赴者在盟後也春秋之世史失其守赴告之文多違禮制計諸侯之薨當具以薨之月日告於鄰國隱三年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是赴者妄稱日也襄二十八年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是元赴不以日被問乃稱日也文十四年傳曰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是赴者不言死月魯史不復審問卽書以來告之月也此甲子晉侯卒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唯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若赴以九月告魯魯史當推其日之先後不得甲子在戊辰後也明告不以月故書其日耳）

○冬。晉里奚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殺如字傳同公羊音試）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在喪未葬也小童者童蒙幼末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絕伯子男周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禮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此謂王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稱尺證反釗古堯反又音昭）〔疏〕（注在喪至相接○正義曰既言桓公未葬卽發在喪之例知其在喪謂未葬也童者未冠之名童而又小故爲童蒙幼末之稱易蒙卦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蒙謂闇昧也幼童於事多闇昧是以謂之童蒙焉曲禮曰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鄭玄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王崩未葬嗣王自稱亦言已未成人也子者對父之名故云繫父之辭以未成君故繫於父不忍絕之稱也諸侯之爵有五等唯言公侯曰子以公侯尊也傳稱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又子產云鄭伯男也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是公侯之尊絕於伯子男也此既言王卽云公侯是其與王相連特爲公侯立稱伯子男不得同之也春秋無伯子男在喪之事既不爲立稱又不得成君不知其當何所稱也然案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杜云先君既葬不稱爵者國人賤之以名赴則既葬稱爵未葬稱名也周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尚書康王之誥也曲禮云君天下者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曰余一人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是禮天子自稱亦不言小童也此言王曰小童必有稱之時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但不知施何處耳如曲禮之文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則是未得稱一人而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者當以諸侯列土之君將欲各歸其國故正其成君之稱以答諸侯也此小童者王謙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公侯曰子乃是史書之文二者非相類之事而并爲一凡是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類相接耳非言小童是策書之例也釋例郊雩烝嘗例不云地祇及祈祠者經無其事故傳畧而不言此王曰小童亦經無其事所以言之者郊雩例多故經無者畧之此王曰小童與公侯相接其文簡約經雖無事亦連而言之釋例曰位高者事彌重重慮周於經遠故儀制異於凡人存其實篤其志足以敍親踈之情通萬事之理而已故諸列國之君在喪或不得已而脩會盟之事唯公侯特稱子以別尊卑是言獨爲公侯立稱之意春秋公侯稱子皆是其父未葬唯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於時衛文公已葬而成公稱子釋例曰衛文公欲平莒於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脩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感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免喪至於此盟降從在喪之名故經隨而書于傳從而釋之云脩文公之好也）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好呼報反下干好并注同）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胙才素反）〔疏〕（注胙祭至王後○正義曰傳稱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此天子有事于文武賜齊侯以胙知胙是祭肉也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鄭玄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脤膰卽胙肉也言親兄弟之國則異姓不合賜也二十四年傳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是言二王之後禮合得之今賜齊侯是尊之比二王後也）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疏〕（注天子至伯舅○正義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鄭玄云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齊桓是九命之伯故以伯舅呼之）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耋級等也○耋田節反一音他結反勞力報反級音急）〔疏〕（注七十曰耋級等也○正義曰釋言云耋老也舍人云年六十稱也郭璞云八十爲耋釋名云八十曰耋耋鐵也皮黑如鐵彼說或云六十或云八十杜云七十曰耋者耋之年齒既無明文曲禮云七十曰老爾雅以耋爲老故以爲七十曲禮升階之法云涉級聚足是級爲等也法當下拜賜之勿下是進一等）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咫尺之前八寸曰咫○咫之氏反）〔疏〕（注言天至曰咫○正義曰顏謂額也楊雄方言云顏額謂顙也中夏謂之額東齊謂之顙河潁淮泗之間謂之顏魯語云肅愼氏貢楛矢長尺有咫賈逵亦云八寸曰咫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爲法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白齊侯名余身也）〔疏〕（注小白至身也○正義曰諸自稱余者當稱名之處耳齊侯既稱小白而後言余故解之余身釋詁文舍人曰余卑謙之身也孫炎曰余舒遲之身也郭璞曰今人亦自呼爲身）恐隕越于下。（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顛墜于下○墜直類反下同）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胙於堂上○遺于季反）〔疏〕（下拜登受○正義曰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如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彼侯氏降階再拜是此下拜也升成拜是此登受）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義取脩好故傳顯其盟辭）宰孔先歸。（既會先諸侯去○先諸侯悉薦反）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來會葵丘）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十一年）南伐楚。（在四年）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略○復扶又反下不復會同）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在存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晉侯乃還。（不復會齊）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丕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丕普悲反）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藐妙小反又亡角反）

（縣音玄）〔疏〕注言其至縣藐。正義曰藐者縣遠之言諸子皆長而奚齊獨幼是小大相去縣藐也藐諸孤者言年既幼穉縣藐於諸子之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屈辱荀息使保護之）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猜七才反疑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荀息也復言言可復也）〔疏〕能欲復言而愛身乎。○正義曰意能欲使前言可反復而行之得愛惜身命不死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焉於虔反下文焉能克同）○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白圭。○玷丁簟反又丁念反缺也）荀息有焉。（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高梁晉地在平陽縣西南）令不及魯。故不書。（前已發不書例今復重發嫌霸者異於凡諸侯。○令力政反本又作命復扶又反重直用反）○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郤芮郤克祖父從夷吾者。○從才用反）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言國非己之有何愛而不以賂秦）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能得民不患無土）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朋齊大夫惠公夷吾。○隰音習）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言夷吾無黨無黨則無讎易出易入以微勸秦。○易並以豉反）〔疏〕注言夷至勸秦。正義曰秦伯問公子誰恃問公子於晉國之臣倚恃誰爲內主也對言夷吾無黨無讎者由無黨故往前易出無讎故此時易入言易出易入以微勸

秦使納之夷吾弱不好弄。（弄戲也。好呼報反）能鬭不過。（有節制）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長丁丈反）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法）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也能不然則可爲人法則。○僭子念反下注同鮮息淺反）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既僭而賊。○好呼報反又如字惡烏路反）難哉。（言能自定難）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疏〕唯則至利也。○正義曰唯身有則者乃能定國也詩美文王之德不記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法則而行之爲此行者文王之謂也又曰人行不僭差不賊害能如此者少不爲人所法則言必爲人所法則也此二詩所云者無所偏好無所私惡不爲忌差不好勝人之謂也今其此夷吾之言多有所忌多欲陵人以此而求安定難哉今其言多忌克覆上不忌不克上既有無好無惡不覆之者以身行忌克則有私好私惡之心舉忌克足以包好惡也公曰多忌於人則多爲人怨又焉能勝人此乃是吾之利也無好無惡言文王之行也不忌不克述抑篇之義也引二詩於前以此言結之。○注詩大至之法。○正義曰詩大雅皇矣之篇也則法釋詁文彼鄭箋云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是言闇行自然合天地之法也禮記稱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合天地法者即無偏好無私惡之謂也。○注僭過至法則。○正義曰詩大雅抑之篇也彼毛傳云僭差也鄭玄云不殘賊是賊爲害也心有所忌則多過差志在陵人必多爲賊害下云不忌不克覆述此文故言僭賊者皆忌克也。○注其言至吾利。○正義曰心忌前人則人亦忌己志在陵人則人亦陵己若使人皆忌之人皆陵之是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聞其忌克慮其還來害己故以不能勝人爲是吾利也○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治直吏反）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狄滅溫。溫子奔衞。（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弒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既葬卓以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疏〕注弒卓至於昏。○正義曰傳於前年甚詳經以今年書之明赴以今年弒也傳稱立公子卓以葬是免喪始死故稱君也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死者不稱名非其罪故知稱名者皆有罪也荀息稱名者不知奚齊卓子之不可立又不能誅里克以存君是其雖欲復言本無遠謀也襄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傳稱從君於昏獻公惑於驪姬殺適立庶荀息知其事而爲之傳奚齊是其從君於昏也○夏。齊

侯許男伐北戎。（無傳北戎山戎）○晉殺其大夫里克。（奚齊者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罪未爲無道而里克親爲三怨之主累弒二君故稱名以罪之）〔疏〕注奚齊至罪之。○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里克殺奚齊弒卓子皆書里克之名是奚齊與卓子未爲無道也殺大夫傳言不稱名者爲無罪則稱名爲有罪故今稱里克之名以罪之○秋。七月。○冬。大雨雪。（無傳平地尺爲大雪。○雨于付反）

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衞。（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叛王事在莊十九年）〔疏〕注蘇子至九年。○正義曰尚書立政云司寇蘇公成十一年傳曰昔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爲司寇以此知蘇子司寇蘇公之後也國名爲蘇所都之邑名爲溫故溫蘇遞見於經是得兩稱故也○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周公忌父周卿士王子黨周大夫）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篡。○篡初患反）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言欲加己罪不患無辭）〔疏〕欲加至辭乎。○正義曰言君今欲加臣之罪其畏無辭以罪臣乎言必方便有辭耳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丕鄭里克黨以在秦故不及里克俱死）○晉侯改葬共大子。（共大子申生也。○共音恭本亦作恭大音泰）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疏〕注下國曲沃新城。○正義曰曲沃邑也而稱國者晉昭侯嘗以此邑封桓叔桓叔之三世武公始并晉國遷居而就之此曲沃晉之舊國故謂之爲下國也遇大子。大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爲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爲僕。○復扶又反下文及注同）而告之曰。夷吾無禮。〔疏〕夷吾無禮。○正義曰賈逵云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故曰無禮馬融云申生不自明而死夷吾改葬之章父之過故曰無禮杜不爲注當以鬼神之意難得而知夷吾無禮或非一事不可指言故不說也余得請於帝矣。（請罰夷吾）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疏〕神不至非族。○正義曰傳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則類族一也皆謂非其子孫妄祀他人父祖則鬼神不歆享之耳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農棄爲稷后土爲社社稷功被天下乃令率土報功如此之徒非獨歆己之族若功不被於下民名不載於祀典唯其子孫祀

（之神亦不歆他族然則秦非晉類而使祀申生祀之大失也晉無罪而滅以畀秦刑之濫也天豈不達此事而待狐突之言方改圖者民之與神不相雜擾雖理有大歸非曲爲小惠豈有一人冤枉卽能訴天天受人訴辭便將滅國此事本是妖夢假託上天非天實爲之人能改易傳言鬼神所馮有時而信非言此事實是天心不可執其言而以人事爲難也）君祀無乃殄乎。（歆饗也殄絶也○畀必利反下注同歆許金反）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新城曲沃也將因巫而見○偏匹綿反）〔疏〕（七日至我焉○正義曰申生謂狐突云更經七日於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與之俱見我焉故杜云將因巫而見）許之。遂不見。（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見賢遍反又如字）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敝敗也韓晉地獨敝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畀秦夷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謚申生猶忿傳言鬼神所馮有時而信○馮皮冰反）〔疏〕（注敝敗至而信○正義曰晉語云惠公卽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徹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不報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不更厥正大命其傾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十四年君之冢祀其替乎亦是申生猶忿之事）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稱尺證反又如字）〔疏〕（注三子至之幣○正義曰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鄭玄云問猶遺也重問謂多以財貨遺之也下云幣重而言甘故云問聘問之幣也）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蔑無也）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冷至秦大夫○冷力丁反）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祁舉晉大夫）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乘繩證反）〔疏〕（七輿大夫○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伯七命貳車七乘貳卽副也每車一大夫主之謂之七輿大夫服虔云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上軍今七輿大夫爲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炫謂服言是）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七子七輿大夫○行戶剛反下同共音恭騅音佳歂音市專反纍力追反祁巨之反字林上尸反）丕豹奔秦。（丕豹丕鄭之子）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大主秦也小怨里丕○背音佩）公曰。失衆。焉能殺。（謂殺里丕之黨○焉於虔反）違禍。誰能出君。（謂豹辟禍也爲明年晉殺丕鄭傳）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書春從告）○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無傳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閾音域門限也一音況域反）○秋。八月。大雩。（無傳過時故書）○冬。楚人伐黃。

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釋經書在今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卽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過古禾反）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爲惠公不終張本○惰徒臥反長直良反又丁丈反）〔疏〕（天王至長世○正義曰召武公亦名過周語云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不敬王命棄其禮也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無其王也替贄無鎭無王無人也晉侯無王人亦將無之欲替其鎭人亦將替之其言多而小異孔晁云左丘明集其典雅令辭與經相發明者以爲春秋傳其高論善言別爲國語凡左傳國語有事同而辭異者以其詳於左傳而略於國語詳於國語而略於左傳）○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疏〕（伊雒之戎○正義曰釋例曰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今河南雒陽縣西南有戎城伊水出上雒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雒陽縣入雒雒水出上雒縣冢領山東北經弘農至河南鞏縣入河）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揚拒泉皋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今伊闕北有泉亭○拒俱宇反皋古刀反）王子帶召之也。（王子帶甘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爲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鄭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黃人恃齊故）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無傳遣世子與僖公同盟寗母及洮○杵昌呂反臼其九反）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楚丘衛國都郛郭也爲明年春狄侵衛傳○郛芳夫反難乃旦反下同）〔疏〕（注楚丘至衛傳○正義曰衛以二年遷於楚丘諸侯爲之築其城至此爲之築其郛公羊傳曰郛者何郭也不單言衛楚丘者見楚丘未有郛也諸侯不告魯不與故不書無經而爲傳者其言必有所爲故云爲狄侵衛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共音恭焉於虔反）夏。楚滅黃。（郢楚都）○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前年召戎伐周）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平和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爲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傒始見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仲高傒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守手又反注同見賢遍反下同）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陪臣敢辭。（諸侯之臣曰陪臣○陪步回反）王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氏○使所吏反）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勳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督音篤）〔疏〕（余嘉至朕命○正義曰余朕皆我也乃女也應當也懿美也督正也言我善女功勳當女美德謂女功德正而不可忘宜受此禮往居女職無得逆我之命欲令受上卿之禮）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疏〕（君子至宜哉○正義曰丘明之意假稱君子論管氏應合世祀也宜哉而遂不世祀子孫絕滅是行善無驗故杜注云傳亦舉其無驗是也）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詩大雅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爲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愷本亦作凱開在反悌音弟本亦作弟勞力報反注同樂音洛下同易以豉反下同來力代反復扶又反）〔疏〕（注詩大至無驗○正義曰詩大雅旱麓之篇愷樂悌易皆釋詁文樂易言志度弘簡忻樂而和易也世族譜管氏出自周穆王成十一年有齊管于奚譜以爲雜人則非管仲之子孫也哀十六年傳稱楚白公殺齊管脩杜云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是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也）

經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傳在前年春）○夏。四月。葬陳宣公。（無傳）○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濮音卜）○秋。九月。大雩。（無傳書過）○冬。公子友如齊。（無傳）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不言子帶事）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

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致諸侯戍卒于周。○爲于僞反。下注欲爲同。難乃旦反。卒子忽反。）○冬。晉荐饑。（麥禾皆不熟。○荐在薦反。重也。饑音飢。）【疏】晉荐饑。○正義曰。釋天云。穀不熟爲饑。仍饑爲荐。李巡曰。穀不成熟曰饑。連歲不熟曰荐。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糴直歷反。施式豉反。下同。）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不義故民離。）謂百里。與諸乎。（百里秦大夫。）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爲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雍於用反。絳古巷反。）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汎芳劒反。汾扶云反。）【疏】注從水運入河汾。○正義曰。秦都雍。雍臨渭。晉都絳。絳臨汾。渭水從雍而東。至弘農華陰縣入河。從河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縣。乃東入汾。逆流東行而通絳。故杜云從渭水運入河汾也。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季姬魯女。鄫夫人也。鄫子本無朝志。爲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鄫國今琅邪鄫縣。○鄫似綾反。本或作繒。）○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疏】注沙鹿至繫國。○正義曰。公羊傳曰。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林屬於山曰鹿。取穀梁爲說也。漢書元后傳稱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卽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故以沙鹿爲山名。依漢書爲義也。沙鹿實是晉地。不言晉者。凡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之處。不繫於所屬之國。故不繫晉也。釋例曰。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也。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爲名。災爲陳災。成周宣榭火。害爲梁山沙鹿崩。山崩必有所害。故所災所害別言之。○狄侵鄭。（無傳。）○冬。蔡侯肸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肸許乙反。）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惠不終也。澶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揔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澶市然反。）【疏】注闕謂至遷也。○正義曰。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稱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是器用具而城池固。故具列三國之師。詳其文以美之也。今此揔云諸侯城緣陵。不言某侯某侯。與城邢文異。不具書其所城之人。爲其有闕也。知闕爲器用不具。城池不固而去。爲惠不終。故揔言諸侯以譏之。凡諸侯盟會。不歷序其人。揔言諸侯者。皆是譏之辭。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能爲也。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是其揔言諸侯。皆譏辭也。十六年會于淮。傳稱城鄫。役人病。不果城而還。亦是爲惠不終。而淮會具書其人者。淮之會爲謀鄫。且東略。非爲城鄫而聚會。既會之後。乃欲城鄫而不果。本意不城鄫。無可貶也。先儒以爲諸侯有過。貶而稱人。杜據澶淵之會與此傳文。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故釋例曰。傳滅入例。衞侯燬滅邢。同姓故名。又云。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名賤之也。又云。不書蔡許之君。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此皆諸侯貶之例也。例不稱人也。諸侯在事。傳有明文而經稱人者。凡十一條。上明不示其義。而諸儒皆據案生意。原無所出。貶諸侯而去爵稱人。是爲君臣同文。非正等差之謂也。又澶淵大夫之會。傳曰。不書其人。案經皆去名稱人。至諸侯親城緣陵。傳亦曰不書其人。而經揔稱諸侯。此大夫及諸侯經傳所以爲別也。通校春秋。自宣公五年以下百數十年。諸侯之咎甚多。而皆無貶稱人者。益明此蓋當時告命注記之異。非仲尼所以爲例故也。○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鄫。更嫁之文也。明公絕鄫昏。既來朝而還。○還戶關反。）夏。遇于防。而使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期音基。咎其九反。幾音祈。又音機。）【疏】注國主至之徵。○正義曰。成五年傳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卜偃明達災異。以山崩爲亡國之徵。知其將有大咎。不言知之意。非末學者所得詳也。釋例曰。天人之際。或異而無感。或感而不可知。沙鹿崩。因謂期年將有大咎。梁山崩則云山有朽壞而自崩。此皆聖賢之讜言。達者所宜先識。是說卜偃之言非後人所能測。○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慶鄭晉大夫。背音佩。後皆同。施式豉反。注及下而施毛。十五年皆同。）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爲怨以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傅音附。）【疏】注虢射惠公舅。○正義曰。晉語云。秦饑。惠公命輸之粟。虢射請勿與。慶鄭請與之。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與。秦侵晉。至于韓。公謂慶鄭曰。寇深矣。奈何。慶鄭曰。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也。是虢射爲惠公之舅也。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粟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強。）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春秋左傳注疏卷十三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三（僖六年盡十四年）

經六年

今滎陽密縣　淳熙本足利本滎作熒是也

傳六年

非不欲校　閩本校作效誤

故欲因以求入　岳本入誤作之

故傳稱新密　閩本監本毛本脫新字

諸侯救許　石經救作殺誤案石經自楚子圍許至諸侯救許十一字皆重刻

故蔡將許君歸楚　宋本將上有侯字

許男面縛銜璧　閩本作縛面誤倒

以璧爲贄　釋文贄作質云本又作贄

注祓除凶之禮　宋本此節正義在楚子從之之下

稱公臨楚喪　閩本監本毛本脫楚字

經七年

盟于甯母　葉抄釋文亦作母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皆作毋

傳七年

競強也　宋本强作彊正義同此本正義亦作彊

七年傳心則至於病　各本脫七年傳三字宋本正義入姑少待我注下

既不能彊　足利本彊作强

吾知其所由來矣　宋本此節正義在心則至於病疏後

我不以女爲罪釁　宋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無我字

弗可改也已　顧炎武云石經改誤故案石經此處闕炎武所據乃謬刻也

若君去之以爲成　石經宋本作君若不誤

即罪人　淳熙本即誤其

齊史無所不隱　宋本不作可

雖復齊史隱諱（監本復誤後淳熙本史作吏亦非）

經八年

所以同獎王室（閩本監本毛本獎作奬）

天子之臣不與諸侯同盟（宋本同作共）

亦無貶責（閩本監本毛本亦作又）

於時諸侯輯睦（閩本監本毛本輯作新按廿九年杜注作輯）

止言乞盟（閩本乞作與非也）

傳八年

而後王定位（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作位定不誤）

期年秋必至（北宋刻釋文云期本或作朞注同也按朞古文假借字亦見儀禮）

明期年之言驗（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脫驗字）

不祔于姑（釋文亦作祔閩本監本毛本作袝非也）

則爲殯廟赴同祔姑（淳熙本則誤前）

經九年

十九年于郢（宋本郢作鄭不誤○今訂作鄭）

率周公文承其後（監本毛本文作又）

知此葵邱與彼異者（閩本監本毛本脫知此葵邱四字）

既葬而除之（宋本除作降非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纂圖本監本閩本毛本佹作詭案穀梁釋文云左氏作佹諸則作佹爲是）

問崩日以甲寅告（監本毛本寅誤子）

冬晉里奚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各本無上奚字是也山井鼎引足利本里下有其字即奚字之誤）

傳九年

小童者童蒙幼末之稱（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末作稺非正義同）

子者繼父之辭（各本作繼按正義作繫）

非諸夏所得書（宋本岳本足利本夏作下不誤）

蒙謂闇昧也（毛本昧作暗非也）

曹羈出奔陳（監本毛本羈作羇按莊廿四年經作羈閩本作奇非也）

非諸下所得書（閩本毛本下作王誤也）

不云地祗及礿祠者（宋本祗作祇是也○今正）

亦言而言之（宋本監本毛本上言字作連不誤○今依訂正）

胙祭肉（案周禮大宗伯職疏引作膰肉）

注天子至伯舅（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下拜登受注下）

以伯舅耋老（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耋作耊是也釋文同）

涉級聚足（案禮記曲禮涉作拾鄭注拾當爲涉聲之誤孔氏因改爲涉）

是進一等（閩本監本毛本等作級非）

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重修監本中改申非也）

隕越顛墜也（宋本淳熙本足利本墜作隊是正字釋文亦作隊下同）

月堂下受胙於堂上（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月作自亦非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作拜不誤）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邱（監本○誤注字毛本誤傳字）

諸侯欲求會葵邱（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諸作晉求會宋本淳熙本監本毛本作來會不誤）

言或向東（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或作復非）

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李注文選三國名臣序贊引靖作靜勤作懃）

送死事生兩無疑恨（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疑作猜）

能欲復言而愛身乎（宋本此節正義在將焉辟之句下）

言此言之鈇（宋本鈇作闕陳樹華云史記正義引作玷字按說文㓯缺也引詩白圭之㓯）

高梁晉地在平陽縣西南（案二十四年注縣上有楊氏二字案釋地作楊縣氏亦衍文晉書地里志楊縣屬平陽郡可證也）

經十年

卓以免喪（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以作已）

北伐山戎（宋本淳熙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伐作戎不誤○今依訂正）

傳十年

子弒二君（宋本纂圖本弒作殺字按宋本是也實舉其事故曰殺二君與一大夫）

言欲加己罪（宋本岳本己作已淳熙本作以非也）

欲加至辭乎（宋本此節正義在臣聞命矣節注下）

注下國曲沃新城（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及期而往注下）

天豈不達此事（閩本監本毛本天作夫非也）

▲乏祀爲無主祭也（考文引足利本有此七字在君其圖之句下盧文弨挍本爲疑謂）

十四年君之冢祀其替乎（閩本監本毛本冢作家誤也）

三子至之幣（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後出君注下）

冬秦伯使泠至報問（毛本泠作冷誤注同）

上軍之輿師七人（陳樹華云上字當作下前申生將上軍句上亦當作下也按閔二年傳云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陳樹華所訂是也）

經十一年

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然則今諸本有父者衍文也）

傳十一年

受玉惰（案說文惰字下云不敬引春秋傳曰執玉惰）

其何繼之有（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其誤而）

孔晁云（毛本晁作鼂亦非）

伊雒之戎（宋本此節正義在同伐京師句下）

經十二年

傳十二年

不單言衞楚邱者（宋本楚上有而言衞三字）

夏楚滅黃（石經初刻楚人滅黃後刊去人字）

應乃懿德（惠棟云應讀曰膺言膺受女匡輔之美德也古人皆以應爲膺）

君子至宜哉（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管氏之世祀也注下）

詩曰愷悌君子（釋文愷作凱注同云本亦作愷悌本亦作弟）

傳稱楚日公殺齊管脩（宋本日作白是也）

經十三年

傳十三年

秋爲戎難故（監本秋上○誤注淳熙本故誤致）

致諸侯戍卒于周（葉抄釋文戍作戎）

晉荐饑（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篇末）

注從水運入河汾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水上有渭字是）

經十四年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釋文云鄫本或作繒案公羊穀梁作繒）

鄫國今瑯邪鄫縣（毛本邪改琊非）

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案晉書地里志元城屬陽平郡此本及諸本並誤作平陽二十三年傳出於五鹿注亦云陽平元城縣）

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閩本監本毛本鹿沙誤倒）

傳十四年

公怒止之（顧炎武云石經止誤上案石經此處闕炎武所據乃謬刻閩本亦誤作上）

則云山有杇壤而自崩（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杇作朽不誤壤閩本監本毛本誤作壞）

猶無皮而施毛（宋本毛本下有也字）

春秋左傳注疏卷十三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四

（僖十五年盡二十一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疏】注諸侯至五年○正義曰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傳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杜云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也此十年公如齊至此則六年非五年再朝之事杜引之者以去朝歲亦五年故引證之劉炫云杜云禮者謂文十五年傳爲禮此仍非禮也○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地名闕○牡茂后反）遂次于匡。（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慶父之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復扶又反）○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八月。螽。（無傳爲災○螽音終本亦作蝩）○九月。公至自會。（無傳）○季姬歸于鄫。（無傳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中丁仲反又如字）○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震者雷電擊之大夫既卒書字○晦音悔）【疏】注夷伯至書字○正義曰公羊穀梁傳皆以晦爲冥謂晝日闇冥也杜以長厤推己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傳稱於是展氏有隱慝焉知此夷伯展氏之祖父也大夫之謚多連字稱之不知夷伯其名爲何又不知今之展氏其人是誰故漫言祖父耳謚法安人好靜曰夷是夷爲謚也伯是其字也說文云震劈歷振物者電陰陽激耀也然則震是劈歷而言雷電擊之者劈歷有聲有光雷電之大者耳故言雷電以明之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是大夫既沒禮書其字也○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婁力侯反邳蒲悲反）○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例得大夫曰獲晉侯背施無親愎諫違卜故貶絕下從眾臣之例而不言以歸不書敗績晉師不大崩○愎皮逼反）【疏】注例得至大崩○正義曰諸侯與大夫因戰而被殺者昭二十三年傳例君死曰滅大夫死曰獲其被囚虜者大夫生死同名皆稱爲獲國君生獲則曰以歸蔡侯獻舞沈子嘉胡子豹之類皆是也今此晉侯稱獲故解之不書敗績晉侯之車還濘而被執耳其師不大崩也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葵丘盟在九年○夏戶雅反下注同）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疏】夏五月至失之○正義曰桓十七年已有例此重發者沈氏云彼直不書日今朔日皆不書故重發之○秋。伐厲。以救徐也。○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屬音燭）【疏】注晉侯至女也○正義曰莊二十八年傳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先言穆姬後言申生知是申生姊也言娶于賈則是正妃杜言次妃者蓋杜別有所見也晉世家云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爲秦穆夫人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案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爲齊桓女也譏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舅二母不得爲姊妹也皆馬遷之妄耳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詛莊據反）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丕等○烝之承反）【疏】注中大至丕等○正義曰晉語稱夷吾謂秦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此外猶應更有賂也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解音蟹注及下注同）【疏】注河外至西南○正義曰河自龍門而南至華陰而東晉在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以河北爲內河南爲外虢略虢之竟界也獻公滅虢而有之今許以賂秦列城五者自華山而東盡虢之東界其間有五城也傳稱許君焦瑕蓋焦瑕是其二其餘三城不可知也列城猶列國言是城之大者解梁城則在河北非此河外五城之數也晉饑。秦輸之粟。（在十三年）秦饑。晉閉之糴。（在十四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疏】注徒父至言之○正義曰徒父以卜冠名知是掌龜卜者卜人當卜而今用筮知其本非所掌不能通三易之占其卦遇蠱不引易文是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劉炫云案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亦是雜占則筮法亦用雜占不必皆取易辭而云不能通三易之占者今刪定以爲此云涉河侯車敗又云千乘三去獲其雄狐了无周易片意又云卜徒父筮之是卜人掌筮故杜云不能通三易而成十六年非卜人爲筮且南國蹙雖非是辭還是周易之象不與此同劉君以彼難此而規杜過非也涉河。侯車敗。詰之。（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已故詰之○詰起吉反）【疏】注秦伯至詰之○正義曰如杜此意則下千乘三去謂晉侯之乘車三度敗壞而去三去之後而獲晉君也劉炫以爲侯者五等揔名國君大號以涉河侯車敗爲秦伯車敗又云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以得言晉侯車有三敗以爲秦伯車三敗也今刪定知不然者以秦是伯爵晉是侯爵既云侯車敗故知是晉侯車敗秦伯作聞車敗謂敗在已不達其旨故致詰問也又以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者此謂車有敗壞非

（兵敗也。劉君數生異見以規杜，非也。）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巽下艮上蠱。○蠱音古）【疏】（注巽下艮上蠱。○正義曰：艮剛巽柔，剛上而柔下，巽順艮止，既順而止，無所爭競，可以有事，故曰蠱。序卦曰：蠱者，事也）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爲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乘，繩證反。去，起居反。又起據反，一音起呂反，下同）【疏】（注於周至未聞。○正義曰：筮者若取周易，則其事可推，此不引易，意不可知，故杜舍此傳文，而以周易言之。蠱卦象云：利涉大川，往有事也。秦晉隔河，往而有事，亦是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不出於易，蓋卜筮之書別有雜辭，此雜辭不出周易，無可據而推求，故云其象未聞）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巽爲風，秦象。艮爲山，晉象）【疏】（注內卦至晉象。○正義曰：筮之畫卦從下而始，故以下爲內，上爲外。此言貞風悔山，知內爲貞，外爲悔。洪範論筮云曰貞曰悔，是筮之二體有貞悔之名也。貞，正也。筮者先爲下體，而以上卦重之，是內爲正也。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從下而上，物極則悔，是外爲悔也。凡筮者先爲其內，後爲其外，內卦爲已身，外卦爲他人，故巽爲秦象，艮爲晉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爲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爲人所取）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車三壞）【疏】（注晉侯車三壞。○正義曰：謂晉之車乘三度與秦戰而敗壞，非謂晉侯親乘之車也。杜言晉侯車壞者，成上侯車敗之文故也。且晉之車摠屬晉侯，亦得云晉侯車也。劉炫云此一句是史家序事充卜人之語，言秦伯之車三經敗壞，乃至於韓，而晉始懼）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不以爲車右，此夷吾之多忌。○孫音遜，注同。惡，烏路反）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步揚，郤犨之父）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駟音士）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狡戾也。憤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狡，古卯反。憤，扶粉反。張，中亮反，注同。脈音麥。僨，方問反）【疏】（亂氣至中乾。○正義曰：言馬之亂氣狡戾而憤滿，陰血徧身而動作，張脈動起，外雖有彊形，內實乾竭。外爲陽，內爲陰，血在膚內，故稱陰血。血既動作，脈必張起，故言張脈也。氣憤於外，內必乾燥，內血爲力，故內潤則彊，內乾則弱。言乾竭者，竭，盡也，內乾則力盡）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

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爲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狃，忕也。言辟秦則使忕來。○施，式氏反，年末注同。狃，女九反。忕，時世反，又時設反）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位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爲幸，言必敗）壬戌。戰于韓原。（九月十三日）【疏】（注九月十三日。○正義曰：以經書十一月壬戌，恐與經壬戌相亂，故顯言之。下注云十一月壬戌，十四日是也）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隋泥中。○濘，乃定反。隋，大果反）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愎，戾也。○號，戶刀反，又戶報反）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止，獲也。○輅，五嫁反）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經從赴）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拔，蒲末反，注皆同）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厭，於冉反，一音於甲反，又於輒反，下同）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罃、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罃，於耕反。履如字，徐本作屨，九具反。抗，苦浪反。荐，在薦反。上，時掌反）【疏】（注罃康至得通。○正義曰：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即此康公也。罃、弘連文，即言與女簡璧，知弘是罃弟，簡璧是其姊妹也。劉向列女傳說此事云：與大子罃、公子弘與女簡璧。亦以簡璧爲女也。此言登臺履薪，是自囚之事。哀八年傳稱邾子又無道，吳子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以此二文，知古之宮閉者皆居之於臺以抗絕之。俗本作屨者，屨是在足之服，故踐者亦稱屨，是以誤爲。定本作履薪）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免、衰絰，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且告將以恥辱自殺。○免音問，又作絻，音同。衰，七雷反。絰，大結反。令，力呈反，下同）【疏】（注免衰至自殺。○正義曰：禮，死則有免，服成則衰絰，皆爲遭喪之服。傳文於此或有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相見，不以玉帛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左傳本無此言，後人妄增之耳。何以知其然？二十二年傳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杜云婢子，婦人之卑稱。若此有婢子，不當舍此而注彼也。又此注云且告夫人將以恥辱自殺，若有此辭，不煩彼注。服虔解誼，其文甚煩，傳本若有此文，服虔必應多解，何由四十餘字不解一言，亦至二十二年始解婢子？明是本無之也。今定本亦無）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絕，令不得通外內。○自曰上天降災，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晁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鄠音戶）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焉，於虔反）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何得）且晉人慼憂以重我。（謂反首拔舍）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食，消也。○要，於遙反。重，直用反，下同）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任，當也。○任音壬，注及下同）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縶，秦大夫。恐夷吾歸，復相聚爲惡。○縶，張執反，又丁立反。慝，他得反，後同。復，扶又反）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祇，適也。○質音置，下注質秦同。祇音支）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名佚。○佚音逸。大音泰）無怙亂。（恃人亂爲己利。○怙音戶）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郤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已。○飴音怡）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於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大子懷公）衆皆哭。（哀君不還國）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爰，于元反）【疏】（注作爰田。○正義曰：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杜言爰之於所賞之衆，則亦以爰爲易，謂舊入公者今改易與所賞之衆）呂甥

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大子圉○孺如喩反）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喪息浪反後同輯音集又七入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說音悅長丁丈反下長男同〔疏〕作州兵○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兌下震上歸妹）之睽䷥。（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變而爲睽○睽苦圭反徐音圭〔疏〕遇歸妹之睽○正義曰兌下震上爲歸妹震爲長男兌爲少女兌說也震動也少陰而承長陽說以動是嫁妹之象婦人謂嫁爲歸故名此卦爲歸妹兌下離上爲睽兌爲澤離爲火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乖離之象故名此卦爲睽睽乖也）史蘇占之曰。不吉。（史蘇晉卜筮之史〔疏〕史蘇至之史○正義曰易歸妹上六爻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利此引彼文而以血爲衁實爲貺唯倒其句改而字而加二亦耳其意亦不異也二句以外皆史蘇自衍卦意而爲之辭非易文也易之爻辭亦名爲繇故云其繇曰刲刺也貺賜也刺所以求血士刲羊亦無血筐所以承賜女承筐亦無賜皆所求無獲是不吉之象西方鄭國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也嫁妹者欲其與夫和親而其爻變爲睽歸妹之值睽爻既嫁而更乖張猶如無助者也言夫不助妻故乖離也震變爲離離還變爲震震爲雷離爲火震變爲離是雷變爲火以其雷爲火爲此嬴敗姬言秦將敗晉也震爲車上六爻在震體則無其應是爲車則脫其輹離爲火上九爻在離體則失其位是爲火則焚其旗車敗旗焚是不利於行師若其行師則敗於宗族之丘邑也以其變爲睽卦復就睽卦求之睽卦則上九孤絕失位是乖離而孤獨也孤獨無助遇寇難則張之弧弓也遇寇張弓怵惕警備亦是不吉之象姪其從姑言兄子其當從至姑家與同處也在姑家六年其將逋亡逃歸其本國而棄遺其家室言將棄妻而獨歸也歸家之明年其將死於高梁之虛筮嫁女而得此卦是不吉之象）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衁血也貺賜也刲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刲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離爲中女震爲長男故稱士女○繇直救反刲苦圭反刺也割也衁音荒筐曲方反貺音況本亦作況應應對之應下無應同中丁仲反〔疏〕注周易至士女○正義曰易之爻辭無二亦字傳文加之言男亦猶女女亦猶男其意同也易言血而此言衁知衁是血也貺賜釋詁文刲刺也屠宰男子之事故刲羊士之功也筐篚婦人所掌故承筐女之職也上爻與二其位相值一陰一陽乃爲相應上三俱是陰爻是爲無應動而無人應之所求無獲故下刺無血上承無實是不吉之象上爻變則是震爲離離爲中女故稱女上承筐震爲長男稱士故爲士刲羊王弼以兌爲羊謂三也上六處卦之窮仰無所承下又無應爲女而上承則虛筐而莫之與爲士而下命則刲羊而無血不應所命也

言士發命而莫之應女承筐而莫之與是不吉之象服虔以離爲戈兵兌爲羊震變爲離是用兵刺羊之象也三至五有坎象坎爲血血在羊上故刺無血也震爲竹竹爲筐震變爲離離爲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無實也此士刲羊女承筐是歸妹上六爻辭直據上六之一爻故杜云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刲無血上承無實與王輔嗣同則不須變爲離卦自有士女之義今杜云離爲中女便是據變之後始有女承筐之象既爲離卦則上九有應所以與易說卦不同者但易之所論當卦爲義此既用筮法震變爲離故以離震雜說其理與易不同故服虔亦稱離爲戈兵用變爲說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責側介反又如字償市亮反又音常〔疏〕注將嫁至報償○正義曰如杜此言直以遇卦不吉則知言不可償不知其象何所出也服虔以爲三至五爲坎坎爲月月生西方故爲西鄰坎爲水兌爲澤澤聚水故坎責之澤澤償水則竭故責言不可償此取象甚迂杜言虛而不經謂此類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相息亮反注同〔疏〕注歸妹至助也○正義曰杜意嫁女而遇睽離之爻即是無相助也不知其象所出服虔云兌爲金離爲火金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也）震之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氣相通〔疏〕注二卦至相通○正義曰爲震與離通也震既與離相通則離亦與震通言此二卦相通者與下張本震爲雷雷是動離爲火震之離是動來適火離之震是火往適動欲明火之動熾之意）爲雷爲火。爲嬴敗姬。（嬴秦姓姬晉姓震爲雷離爲火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曰爲嬴敗姬○嬴音盈〔疏〕注嬴秦至敗姬○正義曰震爲雷離爲火說卦文服虔云離爲日爲火秦嬴姓水位三至五有坎象水勝火故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輹車下縛也丘猶邑也震爲車離爲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說吐活反注同輹音福又音服案車旁著畐音福老子所云三十輻共一轂是也車旁著复音服是車下伏兔縛如字又扶卧反〔疏〕注輹車至宗邑○正義曰子夏易傳云輹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車屐形如伏兔以繩縛於軸因名縛也土之高者曰丘衆之所聚爲邑故丘猶邑也晉語震爲車也說卦離爲火上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三亦陰爻是無應也在離則失位故火焚其旗初三五奇爲陽位二四上耦爲陰位在離則變爲陽而居陰位是失位也師行必乘車而建旗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也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也服虔云五至三有坎爲水象震爲車車得水而脫其輹也震爲龍龍爲諸侯旗離之震故火焚其旗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韓有先君之宗廟故曰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難乃旦反警音景〔疏〕注此睽至之象○正義曰睽卦上九云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昏媾往遇雨則吉彼文甚多此略取之先張之弧謂見寇而張弓故曰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服虔云坎爲寇爲弓故曰寇張之弧）姪其從姑。（震爲木離爲火火從木生離爲震妹於火爲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

謂子圉質秦○姪待結反字林丈一反〔疏〕注震爲至質秦○正義曰釋親云父之姊妹爲姑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是謂我姪者我謂之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逋亡也家謂子圉婦懷嬴○逋補吾反〔疏〕注逋亡至懷嬴○正義曰桓十八年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通言耳夫謂妻爲家棄其家謂棄其妻故爲懷嬴也子圉以十七年質于秦二十二年逃歸是六年乃逋也）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高梁晉地在平陽楊氏縣西南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旺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構虛而不經故略言其歸趣他皆放此○虛去魚反王于況反相息亮反構本又作講各依字讀〔疏〕注惠公至放此○正義曰圉以二十二年歸二十三年惠公死二十四年二月殺懷公于高梁是爲惠公死之明年也此筮之意言六年逋明年死則是逃歸之明年而云惠公死之明年者以二月卽死據夏正言之猶是逃歸之明年也但周正已改故以惠公證之耳春秋筮事既多此占最少其象故杜因而明之云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周易則不可得知本意所取不在周易若盡皆附會爻象以求其事則象非其類事非其實全構虛而不經故略言歸趣而已不能盡得其象也陰陽書以爲春則爲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時日王相謂此也）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筮數所生雖復不從史蘇不能益禍○夫音扶先君之敗德及絕句可數乎一讀及可數乎數色主反復扶又反〔疏〕韓簡至何益○正義曰卜之用龜灼以出兆是龜以金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筮之用蓍揲以爲卦是筮以陰陽蓍策之數而告人也凡是動植飛走之物物既生訖而後有其形象既爲形象而後滋多滋多而後始有頭數其意言龜以象而示人筮以數而告人惠公之意以先君若從史蘇之占不嫁伯姬於秦已便不及此禍尤先君不從卜筮也韓簡之意以爲惠公及禍自由先君獻公廢適立庶之敗德不由卜筮故云先君之敗德既定致公今及此禍可由筮數始生之乎敗德有其象數龜筮從後而知因嫁女於秦見於筮兆故云史蘇是占縱使當時不從何能加益此禍明禍敗既定龜筮知之從之不能損不從不能益也○注言龜至益禍○正義曰謂象生而後有數是數因象而生也若易之卦象則因數而生故先揲蓍而後得卦是象從數生也上云龜象筮數下直言數不言象者上總論卜筮故龜筮並言當時唯筮伯姬故下直舉數耳）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僔沓面語背相憎疾皆人競所主作因以諷諫惠公有以召此禍也○孼魚列反僔尊本反沓徒合反邪似嗟反諷方鳳反〔疏〕詩曰至由人○正義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下民之有邪惡妖孼非是下自上天今小人僔沓沓相對譐語背背則相憎主於競逐爲惡者由人耳因以諷諫惠公言善惡由公）

（耳）〇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此爲深〇知音智〔疏〕注隱惡至爲深〇正義曰慝訓惡也隱蔽之惡不見於外非法令所得繩也其人尊貴非刑罰所能加也忽有震破其廟乃是幽冥加罪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故章其事以感動穢行之人使自懲肅也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知此欲以懼愚人也中下之主亦信此妖祥之事謂身爲惡行神必加禍以此不妄動作易稱聖人以神道設教故云神道助教唯此事爲深因此遂汎解春秋諸有妖祥之事皆爲此也）

〇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〇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恃齊救）

〇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卽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三城今名武鄉）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爲秦所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施不報〇憚徒旦反）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〇舍如字又音捨還音環〔疏〕注言還至之功〇正義曰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知不然者呂甥之言勸秦伯而納晉侯假稱君子之意若納晉君可以更當一役之功欲深勸秦伯若直論韓戰之役於秦未有深利何肯納也故杜別爲其說劉炫以服義規之雖於理亦通未爲殊絕）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爲一牢〇饋其位反）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也〇蛾魚綺反本或作蟻一音五何反析星歷反本或作晳盍戶臘反）對曰。陷君於敗。（謂呼不往誤晉師失秦伯）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丁丑月二十九日〇焉於虔反）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〇餼許氣反〔疏〕注唐叔至庶兄〇正義曰唐叔晉始封之君晉世家文也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云親戚不知爲父也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杜以爲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其意言耳歷檢諸書不見箕子之名唯司馬彪注莊子云胥餘箕子名不知其然否）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隊於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〇隕丁敏反數色主反隊直類反〔疏〕注隕落至而書〇正義曰隕落釋詁文公羊傳曰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隨聞見先後而記之也傳稱隕星也則石亦是星而與星隕文倒故解之彼見星之隕不見在地之驗此見在地之石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故文異也三十三年書隕霜者亦見在地之霜不見在天之驗故霜上言隕與此同也星石霜言隕雪雹螽言雨者其狀似雨者稱雨不似雨者卽稱隕也）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〇是月本或作是日鷁五歷反本或作鶂音同六其數也過古禾反重直用反傳注同〔疏〕注是月至故書〇正義曰月令諸言是月皆是前事之月知此是隕石之月也石隕鷁退俱是宋事事相類而同時告故重言是月嫌同日也告者不以鷁退之日告故言是月以異之鷁水鳥者相傳爲然春秋考異郵云鷁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於陽洪範五行傳曰鷁者陽禽鷁字或作鶂廣志云鷁古退飛者今以其首爲船頭莊子云鷁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博物志云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亦孕是也鳥飛不能自退傳言風也是鳥高飛遇風而退却也公羊傳曰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是亦隨見先後而書之魯史而記宋事知其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〇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無傳稱字者貴之公與小斂故書日〇與音預斂力驗反公與小斂本亦公與斂〔疏〕注稱字至書日〇正義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劉炫以季爲氏而規杜過非也炫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〇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無傳〇鄫似陵反）〇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無傳）〇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臨淮郡左右〇邢音刑淮音懷〔疏〕注臨淮郡左右〇正義曰淮水發源入海其路甚長會于淮者必是會于水旁不得會于水內杜欲指其處無以可明故云臨淮郡左右）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但言星則嫌星使石隕故重言隕星〔疏〕注但言至隕星〇正義曰下云風也是風使鷁退此若直言星也則嫌是星使石隕故重言隕星以明所隕之石卽是星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則星之在上其形不可知也古今之說星隕至地皆言爲石經書在地之驗故言隕石傳本在天之時故言隕星不知星之在上其形本是石也爲當旣隕始變爲石聖賢不說難得而知）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鷁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爲物害故不記風之異〇迅音信又音峻疾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爲石隕鷁退能爲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〇焉於虔反見賢遍反又如字〔疏〕注祥吉至所在〇正義曰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則事之先見善惡異名吉之先見謂之祥凶之先見謂之妖此摠云祥者彼對文耳書序云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五行傳云青祥白祥之類惡事亦稱爲祥祥是摠名公問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故杜并以吉凶解之言吉凶先見皆爲祥也襄公以爲石隕鷁退能爲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蓋當慮其在己故問之）對曰。今茲魯多大喪。（今茲此歲）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魯喪齊亂宋襄公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疏〕注魯喪至知之〇正義曰此三者叔興止言其事不說知之所由或觀政教刑法或他事別有占驗故云別以政刑他占知之言知之不由石鷁也劉炫云政者若周大夫入陳竟見官職不脩君臣南冠如夏氏知陳將亂子貢見公執玉卑知其替死也刑者若夷吾忌克多怨君子知其不終也吉凶有二陰陽調序四海玉燭時吉也陰陽錯逆寒暑失度民多癘疫五穀不登時凶也父慈子孝君義臣忠人吉也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人凶也）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識故退而告人〇錯七落反〔疏〕注言石至告人〇正義曰劉炫云言是陰陽之事也則知事由陰陽若陰陽順序則物皆得性必無妖異故云陰陽錯逆所爲非人吉凶所生也傳稱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洪範咎徵曰狂恒雨若之類皆言人有愆失乃致陰陽錯逆而云陰陽錯逆非人所生者石隕鷁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將來始有吉凶故荅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言將來若有吉凶協此石鷁之異耳非始從石鷁而出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鷁之問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叔興若以實對當云由君愆失致有此異今乃別以政刑他占橫說齊亂魯喪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識故退而告人以此言也服虔云鷁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鷁退吉凶何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義爲說也今刪定以杜注云石鷁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則陰陽錯逆自然有此非由人事之失致此錯逆又吉凶不由石鷁所生故傳云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是吉凶不由石鷁石鷁不由於人則吉凶之來別由人行得失耳故釋例云或異而無感或感而不可知如此之類是也其傳云亂則妖災生洪範曰狂恒雨若此皆假之陰陽以爲勸戒）

（神道助教非實辭也但聖賢之說未知孰是故兩載其義以俟後賢）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殃於良反）（〔疏〕注積善至以對○正義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易文言文也言將來吉凶由人行所致行善則有吉行惡則有凶吉凶自由於君不從石鷁而出吾不敢逆君之心故假他占以告之）○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十五年齊伐厲以救徐）○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大原南入河○狐音胡廚直誅反鐸徒各反汾扶云反水名大原音泰）（〔疏〕注狐廚至入河○正義曰汾水從平陽南流折而西入于河臨汾縣在汾水北狐谷疑是狐廚乃在縣之西北則狐廚受鐸皆在汾北狄自北而侵南涉汾水至于昆都昆都在汾南也）○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爲王室難○難乃旦反注同）○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事在七年）○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鄫爲淮夷所病故○爲于僞反）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呼火故反還音旋）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英於京反）○夏。滅項。（項國今汝陰項縣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項胡講反國名魯滅之也二傳以爲齊滅）（〔疏〕注項國至諱之○正義曰知非師少不言師而言諱之者沈云襄十三年傳云用大師焉曰滅此既稱滅故知用大師劉炫云案傳齊人以爲討討其滅國非討用師既不諱滅何以諱師炫謂將卑師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故不稱師炫不達此旨以爲將卑師少以規杜過非也）○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今魯國卞縣○卞皮彥反）（〔疏〕夫人至于卞○正義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今出會齊侯無譏文者凡夫人之行得禮失禮直書其事善惡自明故於文悉無褒貶此時公爲齊人所止夫人會以釋之縱使違禮不合貶責）○九月。公至自會。（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與僖公八同盟赴以名）（〔疏〕注與僖至以名○正義曰元年盟于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五年于首止七年于甯毋八年于洮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四年與屈完盟于召陵諸侯皆在公亦與焉故爲八也同盟相赴以名主謂當時兩君但與其父盟亦得以名赴其子耳與僖盟既多故不復通數莊閔也）

傳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國婁林役在十五年○爲于僞反）○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圉魚呂反質音致下同妻七計反下同）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過十月不產懷子曰孕○嬴音盈下同孕以證反過古禾反）（〔疏〕注過十至曰孕○正義曰十月而產婦人大期又家語云人十月而生故知過期過十月也易稱婦孕不育說文云孕懷子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卜招父梁大卜○招上遙反大音泰）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曰妾）（〔疏〕注圉養至曰妾○正義曰昭七年傳曰馬有圉牛有牧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是也）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宦事秦爲妾○宦音患）○師滅項。（師魯師）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內諱執皆言止）○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僖公夫人齊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疏〕猶有至諱之也○正義曰實無諸侯之事而言至自會者尚似有諸侯之事焉）○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好呼報反嬖必計反長丁丈反下注同）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少詩照反）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潘判丹反）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華戶化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屬音燭共音恭本亦作恭貂音彫易音亦）（〔疏〕注雍巫至易牙○正義曰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爲雍官名巫而字易牙也）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立武孟○爲于僞反）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十月八日）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殯必刃反）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夏。師救齊。（無傳）○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曰敗績甗齊地○甗魚免反又魚偃反又音言一音彥）○狄救齊。（無傳救四公子之徒）○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八月無丁亥日誤）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史異辭傳無義例）（〔疏〕注狄稱至義例○正義曰決上狄救齊不稱人也於例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謂中夏諸侯之例此稱邢人是將卑師少者夷狄既無爵命非有君臣之別文多稱戎稱狄今君臣同文或單稱狄或稱狄人是時史異辭非褒貶也穀梁傳曰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其意以爲上已救齊今復伐衛救齊故進之稱人左氏無此義故爲史異辭）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說音悅又如字）○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霸故）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鑄之樹反）（〔疏〕注楚金利○正義曰考工記云吳越之劍是也）故以鑄三鍾。（古者以銅爲兵傳言楚無霸者遠略）○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勝音升又升證反）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而後得葬）○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眾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菟音徒圃布古反又音布燬吁委反）眾不可。（不聽衛侯讓）而從師于訾婁。（陳師訾婁訾婁衛邑○訾子斯反婁郎句反又郎鉤反）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爲衛所滅）○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以名爲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嬰於盈反）（〔疏〕注稱人至從赴○正義曰此云宋人執滕子下云邾人執鄫子二君於傳無不道之狀而皆稱人以執是宋公欲重其罪以罪及民告故史從而書之以示虛實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爲辭國史承之書之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傳隨而著其本狀以明得失也滕子鄫子皆稱人見執宋欲重二國之罪故以不道赴或名或不名從所告之文也傳具載子魚之辭以虐二國之君見義明非罪也杜言書名從赴者諸侯被執其罪與不罪直以執者稱人稱侯爲異傳例不以書名爲義釋例曰諸見執者已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例所加故但言執某侯

也其意言被執已是罪賤書名更無可加故不復以名爲義既不以爲義而被執者有名與不名知其皆從赴也○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無傳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與音預下亦與同餼許氣反）疏注曹雖至見圍○正義曰哀十二年傳曰諸侯之會侯伯致禮地主歸餼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傳曰曹人致餼禮也春秋諸會於國都者即以國都名爲會地地主不序於列此會於曹南則在曹之都也在曹之都而曹人在列是曹雖與盟而心猶不服秋宋人圍曹傳曰討不服也以不服而被圍知此地以曹南即是不服之狀明是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以此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以秋見圍知此時不服故注言之鄫子會盟于邾。（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乃會之於邾故不言如會）疏注不及至如會○正義曰諸侯盟于曹南鄫子欲往會之未至於曹諸侯既罷以邾既盟訖故如邾會之本意欲往會盟未至於曹諸侯己去其實至於邾國故書會盟于邾言其意欲盟也二十八年踐土盟下云陳侯如會彼謂往王會所此不至會所故書其所至而不言如會襄七年鄬之會下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亦不至會所而云如會者其意欲會而在道身喪故亦書其所至義與此同但卒執事異故文異耳鄫子不及曹南而至於邾國蓋宋公知其在邾故使邾子執之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鄫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爲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畜許又反）疏注稱人至他命○正義曰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友用之與此執鄫子用之皆惡其無道直書用之言其若用畜牲所以惡楚宋也惡宋而以邾自用爲文者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他命事實而惡宋亦所以惡邾也傳稱用之于社而經不書于社故云赴不及也劉炫規云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于社今刪定知不然者以莊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今鄫子既同畜牲而用當云邾人用鄫子于社今不云于社故知赴不及則昭十一年執蔡世子友用之亦赴不及也○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伐邢在圍曹前經書在後從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地於齊齊亦與盟）疏注地於至與盟○正義曰地於齊者言即以齊爲所盟之地也傳稱陳穆公請脩桓公之好而爲此盟明是齊亦與盟地於齊而齊不序諸盟會以國都而地主不列於序者地主亦與盟會皆以此而知之耳○梁亡。（以自亡爲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惡烏路反）疏注以自至惡梁○正義曰諸侯受命天子分地建國無相滅之理此以自亡爲文不書所取之國以爲梁國自亡非復取者之罪所以深惡梁耳非言秦得滅人國也釋例曰作事不時則怨讟動於民彼梁伯者虛與無虞之功詐稱無害之寇遂構其宮以盪百姓之心開大國之志是妖釁之先徵自亡之實應故不言秦滅梁而以自亡爲文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爲此冬梁亡傳○復扶又反）○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睢音雖屬朱欲反譙在消反沛音貝泗音四祠音辭或音祀）疏傳欲以屬東夷○正義曰屬訓聚也殺鄫子以懼東夷使東夷聚來歸己也齊桓以德屬諸侯諸侯聚歸齊桓○注睢水至用祭○正義曰釋例曰汴水自滎陽受河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國譙沛國至彭城縣入泗凡水首從水出謂之受流歸他水謂之入漢書之例然言汴從河出睢從汴出也次謂水旁也下云用諸淫昏之鬼則此祀不在祀典故云此水次有妖神妖神而謂之社傳言以屬東夷則此是東夷之神故言東夷皆社祠之劉炫云案昭十年季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彼亳社舊不用人杜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乎今知不然者彼傳云始用人於亳社故知舊來不用此云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既不言始明知舊俗用之劉取彼而規杜過非也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爲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畜許又反注同爲于僞反下爲人同又如字注放此）疏司馬至用馬○正義曰爾雅釋畜馬牛羊豕犬雞謂之六畜周禮謂之六牲養之曰畜用之曰牲其實一物也此云六畜不相爲用昭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爲用彼注不云馬而以其餘當之明其俱爲祭祀所用彼此同也周禮校人春祭馬祖鄭玄云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爲龍馬六畜之先祖者唯此一文而已以外牛羊之等其祖不知爲何神也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略舉一隅據有文者言之耳沈氏云春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天豕以馬祖類之此等各有其祖小事不用大牲。疏小事不用大牲○正義曰雜記言釁廟用羊門夾室皆用雞隱十一年傳稱鄭伯之詛使卒出豭行出犬雞如此之類皆是不用大牲也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疏注三亡國魯衛邢○正義曰齊語云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弒死國絕無嗣桓公使高子存之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是也衛則狄滅之矣魯邢不滅而言亡者美大齊桓之功耳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月二十二日執鄫子故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恐其亡國）○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長丁丈反）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盟不脩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公曰。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降戶江反下同）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復扶又反注同一本作而復伐之伐衍字也壘力軌反軍壘）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寡妻嫡妻謂大姒也刑法也○御如字治也詩音五嫁反迎也嫡或作適丁歷反大姒音泰姒音似）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盍胡臘反）○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好呼報反下同）○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溝壍○亟欺冀反罷音皮壍七豔反）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潰戶外反）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疏注魯城至文也○正義曰魯城南門本名稷門今新作者新脩彼稷門更令高大因改名高門此事非有所據魯人相傳云然今時魯人其言猶如此也新者易舊之意作者興事之辭皆是更造之文也劉賈先儒皆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故爲此言以異之釋例曰言新意所起言作以興事適謂興起功役之事摠而言之不復分別因舊與造新也○夏。郜子來朝。（無傳郜姬姓國○郜古報反字林工竺反）疏注郜姬姓國○正義曰二十四年傳富辰所云郜之初封文王之子聃季之弟以後更無所聞唯此年一見而已無時君諡號不知誰滅之○五月。乙巳。西宮災。（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疏注西宮至六年○正義曰穀梁以西宮爲閔公之廟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宮也公羊傳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此注取公羊爲說故云公別宮也○鄭人入滑。（入例在襄十三年○滑于八反）○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失土功之時）凡啓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壍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公脩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嫌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塞素則反）疏注門戶至之例○正義曰傳唯言啓塞從時不知啓塞之言意何所謂服虔云闔扇所以閉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脩鍵閉從此時也傳既云作門不時更發從時之例則啓塞之事當是城門之類安得以爲闔扇鍵閉細小

（之物乎若是仲春孟冬傳何以不言春冬而直云從時知從何時豈已明作傳不了待月令而後明哉故杜更爲別說雖啓杜之言亦無明證正以門戸道橋所以開人行路故以爲啓城郭牆塹所以除備往來故以爲塞雖言無所據而理在可通此二事者皆官民之所開閉終當須之不可一日而闕言從時者特從壞時而脩之不得拘以土功時月也此新作南門者當時不是傾壞僖公欲脩飾使高大耳非開閉之急得待土功閒月今以日至之後興造此門故以土功之制譏之云書不時也傳既譏僖公作門不時嫌門戸牆塹之類交急之事亦待土功之月故別起從時之例言啓塞不須待時其新作門須待時耳杜云城郭謂之塞亦得從壞時而治之所以春秋築城每云書不時者謂非因破壞而輒脩理故謂之不時釋例曰門戸道橋城郭牆塹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者也故特隨壞時而脩之皆當其時而訖不必用土功之常時也故傳既曰書不時又曰啓塞從時重發以明二義其他急事亦包之也魯城南面三門隱公元年開一門故今南有四門僖公意更繕治高大稷門非啓塞之義而以日至之後興功故經書春傳曰書不時言失土功之時也啓塞之事猶得從宜而脩之）○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洩息列反堵丁古反又音者）○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爲于僞反難乃旦反）○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是亦量宜相時而動之義○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徒鮮息淺反下同召上照反暮本亦作莫音暮汙穢之汙一音烏路反相息亮反）○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屈己之欲從衆之善）以人從欲鮮濟。（爲明年鹿上盟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無傳爲邢故○爲于僞反下爲邢同）○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爲盟主故在齊人上）○夏。大旱。（雩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疏〕（注雩不至不收○正義曰春秋之例旱則脩雩雩必爲旱而經或書雩或書旱者雩而得雨喜雩有益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此時雩不獲雨故書旱也周之夏即今之二月三月四月也於時方欲下種此月不雨未能成災而書夏大旱者此後雖得少雨而終是不堪生殖從夏及秋五稼悉皆不收不收之後擇最旱之月而書之故書夏大旱也劉炫云大旱而不書饑者傳云是歲也饑而不害故不書饑）○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盂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盂音于）執宋公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爲諸侯所疾故揔見衆國共執之文○見賢遍反）○冬。公伐邾。（無傳爲邾滅須句故○句其俱反傳同）○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傳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獻軒建反捷在接反）○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爲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薄如字）〔疏〕（注諸侯至諸侯○正義曰諸侯之被執者皆不書其釋釋而公不與又不告故魯史不得書之此由公往與盟見其得釋故書之耳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此盟亦揔言諸侯不書其國似是公之後期故解之魯先不屬楚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非後期也公非後期而揔書諸侯者此則會盂之諸侯也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自謂前已歷序故後揔言耳非爲魯公變文也）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謂軍敗）○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爲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旱是以公欲焚之○尪烏黃反禱丁老反或丁報反瘠在亦反向本亦作嚮許亮反故爲于僞反）〔疏〕（注巫尪至焚之○正義曰周禮女巫職云旱暵則舞雩此以爲旱欲焚之故知巫尪女巫也并以巫尪爲女巫則尪是劣弱之稱當以女巫尪弱故稱尪也或以爲尪非巫也巫是禱神之人尪是瘠病之人二者非一物也尪是病人天恐雨入其鼻俗有此說不出傳記義或當然故兩解之也檀弓云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與鄭玄云尪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又曰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鄭玄云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彼欲暴人疾而求雨故鄭玄以爲覬天哀而下雨此欲燒殺以求雨故杜以爲天哀之而不雨意異故解異也禮記既言暴尪又別言暴巫巫尪非一物記言暴人之疾則尪是病人或說是也）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貶彼檢反省所景反）〔疏〕（注穡儉也○正義曰穡是愛惜之義故爲儉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如此之類皆是務爲儉也務爲儉穡而脩城郭者服虔云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脩城郭爲守備也）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不傷害民）○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爲二十二年戰泓傳○懲直升反泓烏宏反）○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司主也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封近於濟故世祀之○任音壬注同顓音專臾羊朱反風姓也本或作皆風姓大音泰皞胡老反濟子禮反注及下注同羲本或作戲許宜反近附近之近）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服王事○夏戸雅反注及下同）○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皞有濟之祀保安也○爲于僞反）蠻夷猾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猾于八反叔孫豹百教反案杜注所引是叔孫婼語今傳本多作豹恐是傳寫誤也宜爲婼婼音勑若反）〔疏〕（注此邾至諸夏○正義曰蠻夷猾夏舜典文猾訓爲亂故云亂諸夏也此注引昭二十三年傳當云叔孫婼曰徧檢古本皆作豹字蓋注後即寫誤）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紓解也爲明年伐邾傳○紓音舒）

春秋左傳注疏卷十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四　僖十五年盡廿一年

經十五年

此仍非禮也　閩本監本毛本非誤爲

八月螽　釋文螽本亦作蝝案公羊作蝝

說文云震劈歷振物者　宋本亦作劈歷下同閩本監本毛本作霹靂非也

禮書其字也　宋本禮下有當字

今此晉侯稱獲　監本毛本稱作生非也

傳十五年

注晉侯至女也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既而皆背之節注下

皆馬遷之妄耳　閩本監本毛本耳作也非

晉侯烝於賈君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於改于非也

蓋焦瑕是其二　閩本監本毛本脫焦瑕二字

言是城之大者　閩本監本毛本是作其非

注秦伯至詰之　宋本以下正義五節入注文晉侯車三壞之下

千乘三去（惠士奇云上林賦江河爲阹注云遮禽獸爲阹阹即去賁一字）

變化人意（宋本岳本化作易不誤○今依訂正）

狃忕也（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忕作伏非釋文亦作伏案毛氏六經正誤云忕从大小之大非从犬犬彘之犬也按字从心大聲說文本有此字見詩釋文正義今說文作愧非也）

得因爲幸言必敗（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爲作謂非也）

九月十三日（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故隋泥中之下）

軨秦伯（顧炎武云石經軨誤轄案石經不誤）

反首亂頭髮下垂也（宋本淳熙本足利本下上有反字）

登臺而履薪焉（釋文履云徐本作屨正義云俗本作屨定本作履）

注罃康至得通（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將以恥辱自殺之下）

使以免服衰絰逆（釋文免作絻云又作免案當作免）

不當舍此而注彼也（閩本監本毛本注作往非）

不煩彼注（宋本彼作此）

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惟君裁之（案正義云左傳本無此言後人妄增之今定本亦無葉抄釋文云此凡四十二字檢古本皆無尋杜注亦不得有是後人加也正義作使我兩君兩見不以玉帛與諸本亦異）

亦所以杜絕（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杜作抗不誤）

自曰上天降災（案自曰以下三十字乃釋文閩本監本毛本誤入注宋本淳熙本岳本所無）

若將晉侯入（岳本若誤君鄙岳本仍改作若）

祇以成惡（釋文亦作祗石經宋本淳熙本監本毛本作祇是也纂圖本誤祗段玉裁云凡古祇適也如詩亦祇以異祇攪我心之類皆从氏石經廣韻不誤○今訂正）

且召之（顧炎武云且誤國案石經此處闕炎武所據非唐刻也）

作爰田（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又使州長各繕甲兵之下）

乃改易與所賞之衆（宋本乃作今不誤○今依作乃）

羣臣輯睦（案郭璞爾雅注引作百姓輯睦邢昺云案僖十五年及成十六年皆云羣臣輯睦其是乎）

辨其可任者（閩本監本毛本辨作辯按周禮作辨）

遇歸妹之睽（宋本以下正義十二節揔入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注下）

是嫁妹之象（閩本監本毛本嫁作歸非）

而以血爲衁（宋本衁作衁不誤○今依訂正）

以其雷爲火爲此嬴敗姬（監本毛本其下衍爲字此上脫爲字）

上爻與二（宋本二作三不誤）

始有女承筐之象（監本毛本始誤如宋本女作此）

故車脫輹（案傳文脫作說釋文同又云注同則此亦當作說也）

說卦離爲火（宋本火下有也字）

後說之弧（閩本監本毛本說作脫非也）

匪寇昏媾（閩本監本毛本昏作婚）

於火爲姑（諸本作火沈彤云當作兌）

家謂子圉婦懷嬴（宋本婦作歸非）

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宋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於作于非）

或取于時日旺相（補各本旺作王案釋文出王于況反是讀作旺字當作王）

則構虛而不經（宋本構作搆乃慶元合刻時避宋高宗諱釋文作講云本亦作構依字讀）

他皆放此（監本毛本放改倣正義至放此同）

若盡皆附會爻象以求其事（閩本監本毛本若誤者）

全構虛而不經（監本毛本全誤今宋本構作搆）

陰陽書以爲春則爲木王（宋本則下無爲字）

韓簡至何益（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詩曰節注下）

龜筮從後而知（閩本監本毛本龜筮誤倒）

背則相憎（重修監本憎誤僧）

唯此爲深（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唯改惟○案此本唯閩監毛本皆改作惟）

蛾析謂慶鄭曰（釋文蛾本或作蟻析作晳本或作析案惠棟云婁壽曰古蛾與蟻通漢書白蛾羣飛扶服蛾伏陳球後碑蜂聚蛾動仲秋下旬碑蛾附皆與蟻同陳樹華云禮記蛾子時術之蛾音蟻後漢書皇甫嵩傳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注云蛾音魚綺反即蟻字也）

注唐叔至庶兄（宋本此節正義在姑樹德焉節注下）

經十六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十二石經春秋經傳集解僖中第六岳本中上有公字並盡廿六年）

隕石于宋五（案周禮大司樂正義引左傳作霣石說文引作隕石）

見星之隕而隊於四遠（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隊作墜俗字）

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宋本毛本霣作隕按公羊作霣）

不似雨者即稱隕也（宋本無也字）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石經月下旁增也字是後人妄加案公羊穀梁六鷁作六鶂釋文云本或作鶂說文引傳亦作鶂史記宋微子世家索隱引同然則三傳經文本皆作鶂字按說文作鶂引六鶂退飛無鷁字）

鷁水鳥（李善注文選西都賦引作鶂水鳥也）

公與小斂（釋文無小字云本亦作公與小斂）

傳十六年

魯喪齊亂宋襄公不終（淳熙本脫宋字襄誤喪宋本足利本無公字）

齊徵諸侯而戍周（石經無而字）

經十七年

傳十七年

多內寵（案漢書五行志注李善注文選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引無內字陳樹華云上有齊侯好內下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之文則此句內字似贅疑涉後因內寵之文而衍且杜氏不應舍此句而注下句也）

此人爲雍官（閩本監本毛本官作宜非也按作雍者饔之省）

乙亥月八日（閩本監本毛本亥下衍十字）

經十八年

傳十八年

注楚金利（宋本此節正義在故以鑄三鐘注下）

故以鑄三鍾（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鍾作鐘）

而從師于訾婁（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從作後是也）

經十九年

注地於至與盟（毛本於下衍齊齊亦三字）

傳十九年

夏宋公使邾文公（石經宋下有襄字乃後人所增非原刊也）

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淳熙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睢作雎非也）

東夷皆社祠之（閩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作祀之非也）

雜記言釁廟用羊（毛本記作紀非也）

皆是不用大牲也（監本毛本不作以誤也）

用人其誰饗之（案風俗通義引作用人其誰享之）

退脩教而復伐之（釋文云一本作而復伐之伐衍字也宋本無案襄十一年注引此文有伐字詩皇矣篇正義引同李善注文選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引作退而脩德復伐之葢以意增損也）

溝壍（岳本壍作塹釋文亦作塹按玉篇引注作塹）

經二十年

改名高門也（案水經泗水注引作故名南門也）

言新有故木（監本毛本木誤在）

言作有新在（宋本在作木不誤）

傳二十年

城郭牆壍謂之塞（宋本淳熙本岳本壍作塹是也○今訂正）

城郭牆塹（閩本毛本塹作壍非下同）

經二十一年

故揔見衆國共執之文（淳熙本見作○非也）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監本毛本晉作及非也）

傳二十一年

公欲焚巫尫（石經宋本岳本尫作尩葉抄釋文亦作尩下準此）

穆公召縣子而問焉（宋本焉作然案檀弓作然）

尫者面鄉天（閩本監本毛本鄉作嚮檀弓注作鄉）

又曰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脫然則二字）

務穡（案論衡明雩篇李善注册魏公九錫文並作務嗇）

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案玉篇日部皥字注云大皥蒼精之君伏羲氏也廣韻亦作大皥五經文字云皥古帝號皆從日月之日從白者誤石經宋本作皥下同釋文同）

叔孫豹曰（釋文云豹宜爲婼今傳本多作豹恐是傳寫誤也案正義亦云當云叔孫婼曰偏檢古本皆作豹字）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四

春秋左傳注疏卷十四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五（僖二十二年盡二十四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爲魯私屬若顓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略不備書惟書伐邾取須句○比必二反【疏】注須句至須句○正義曰上傳云須句子則須句子爵故云雖別國而不能自通爲魯私屬若襄公之世鄫國屬魯故知如顓臾之比略不備書也）○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邾人縣公冑于魚門故深恥之不言公又不言師敗績○陘音刑縣音玄冑直救反）○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帥所類反）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恤寡小之禮）○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怒鄭至楚故伐之爲下泓戰起）○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滅平王嗣位故東遷洛邑）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被皮寄反下注同）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疏】其禮先亡矣○正義曰其中國之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渾戶門反一音胡困反【疏】注允姓至年信○正義曰昭九年傳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是此戎爲允姓也彼注云瓜州今敦煌則陸渾是敦煌之地名也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爲名故至今爲陸渾縣十一年傳稱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始遷戎爲辛有言驗者蓋今之遷戎始居被髮祭野之處故耳）○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質音致妻七計反）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也○櫛側乙反稱尺證反下之稱同【疏】注婢子婦人之卑稱○正義曰曲禮云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是婢子爲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史蘇之占）○富辰言於王曰。請召

大叔。（富辰周大夫大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大叔音泰注同）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爲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比毗志反【疏】詩曰至孔云○正義曰詩小雅正月之篇也毛傳云洽合鄰近云旋也言王者和合親比其近親則昏姻甚迴旋而相歸附其詩之意欲令王親親以及遠）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爲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起○焉於虔反說音悅湫子小反）○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卑小也○禦本亦作御音魚呂反）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常戒懼○易以豉反下同兢居陵反本或作矜）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疏】敬之至易哉○正義曰詩周頌羣臣進戒成王之辭言爲國君者宜敬之哉敬之哉天之道唯明見思言天之臨下善惡必察奉承天命不易哉言其承天命甚爲難）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疏】蠭蠆有毒○正義曰說文云蠭飛蟲螫人者也蠆毒蟲也方言云燕趙謂蠭爲蠓螉其小者謂之蠮螉通俗文云蠆長尾謂之蠍蠍毒傷人曰蛆張列反字或作蜇）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冑兜鍪魚門邾城門○蠭芳容反本又作蠭俗作蜂皆同蠆勑邁反一音勑戒反字林作蠆丑介反又他割反升陘本亦作登陘縣音玄兜丁侯反鍪莫侯反【疏】注冑兜鍪○正義曰說文云冑兜鍪也書傳皆云冑無兜鍪之文言兜鍪舉今以曉古蓋秦漢以來語）○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言君興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子魚也）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陳直覲反殲子廉反【疏】注門官至盡也）

（正義曰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諸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此門官蓋亦天子虎賁氏之類故在國則守門師行則在君左右近公故盡死也殲盡釋詁文舍人云殲衆之盡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咎其九反重直用反下同）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隘於賣反）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恥以詐勝）〔疏〕（不鼓不成列○正義曰軍法鳴鼓以戰因謂交戰爲鼓彼不成列而鼓以擊之是詐以求勝故注云恥以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勍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以佐宋○勍其京反）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疏〕（且今至敵也○正義曰用兵之法前敵無問彊弱不可遺留且復若留彊者還爲己害故曰且今之陳上不被損傷材力彊者皆能與吾相敵若其不殺還來害我是以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恩義於二毛之人）雖及胡耇。〔疏〕（雖及胡耇○正義曰諡法保民耆艾曰胡胡是老之稱也釋詁云耇壽也舍人曰耇觀也血氣精華觀竭言色赤黑如狗矣孫炎曰耇面如凍梨色似浮垢老人壽徵也）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勍者謂與吾競者胡耇元老之稱○耇音苟）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己）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人則本可不須鬭）〔疏〕（若愛至服焉○正義曰如猶不如古人之語然猶似敢即不敢若愛彼重傷則不如本勿傷之若愛其二毛不欲傷害則不如早服從之何須與戰）三軍以利用也。（爲利興○爲于僞反）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衆之聲氣）〔疏〕（注鼓以至聲氣○正義曰言金鼓以聲氣謂金鼓佐士衆之聲氣下文聲盛致志者謂士衆由聞金鼓聲氣滿盛能致勇武之志以擊前敵爲此前敵儳巖未陳鼓而擊之可也注不言金當以金有止衆之時不是盡以聲氣故也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是錞鐲鐸皆助鼓以聲氣其鐃則鳴之以止鼓大司馬教戰法亦云三刺之後乃鼓退鳴鐃且却哀十一年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是金有止鼓之時非盡用以聲氣注不言金見此意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未整陳○儳仕銜反又仕減反陳直覲反又如字）○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芊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芊彌爾反楚姓也勞力報反柯音哥）〔疏〕（注楚子至鄭地○正義曰以芊是楚姓姜是齊姓故云楚女齊女耳亦無明文）

（言之二者共以夫人冠之蓋俱是夫人禮無二適而有兩夫人者當時僭恣不如禮也）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師縉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縉音晉俘芳扶反囚也馘古獲反馘所獲）〔疏〕（注師縉至截耳○正義曰書傳所言師曠師曹鐲師觸之類皆是樂師知此師縉亦樂師也釋詁云俘取也馘獲也李巡云囚敵曰俘伐執之曰取郭璞云今以獲賊耳爲馘毛詩傳曰殺而獻其耳曰馘鄭箋云馘所格者左耳也然則俘者生執囚之馘者殺其人截取其左耳欲以計功也）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閾門限○閾音域一音況域反）〔疏〕（注閾門限○正義曰釋宮云柣謂之閾孫炎曰柣門限也經傳諸注皆以閾爲門限謂門下橫木爲外內之限也）戎事不邇女器。（邇近也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近如字又附近之近下同）丁丑。楚子入饗于鄭。（爲鄭所饗○爲于僞反）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疏〕（注用上至禮畢○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案儀禮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以酬賓乃成一獻之禮九獻者九爲獻酬而禮始畢也楚實子爵以霸主自許故鄭以極禮待之）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百也）〔疏〕（注庭中至百也○正義曰饗禮既亡庭實所有及所加籩豆無以言之然鄭注周禮享禮兼燕禮食禮與飧禮略同掌客云饔餼之禮其死牢如飧之陳上公飧五牢餁一牢陳在西階之前正鼎九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從北南陳又有陪鼎三膷鼎一在牛鼎之後臐鼎一在羊鼎之後膮鼎一在豕鼎之後腥四牢陳於東階之前牢弔九鼎無陪鼎也侯伯飧四牢餁一牢腥三牢子男飧二牢餁一牢腥二牢其陳列皆如上公又上公醯六十甕從陳於庭碑東醢六十甕從陳於碑西侯伯醯醢百甕子男八十甕其陳如上公又上公米百有二十筥橫陳於醯醢之間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陳如上公此飧禮庭實之物饔餼亦然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鄭注云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然籩數亦然其籩豆之物者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䕩榛實加籩之實蔆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此等所陳雖爲祭祀下云賓客亦如之是賓客與祭祀不異故三十年饗有昌歜白黑形鹽公食大夫禮亦有昌本之屬此云加籩豆六品必是此等之物但傳文不具無以言之）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籩豆禮食器）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芊女也）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不以壽終○詹章廉反沒門忽反）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爲商臣所弒○卒子恤反別彼列反下同濮音卜弒音試）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緡亡巾反）○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三同盟）〔疏〕（注三同盟○正義曰茲父以九年即位其年盟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唯與魯同此二盟而已而云三者并數盟于薄釋宋公也案經盟于薄始云釋宋公則盟薄之時宋公未得與盟而數之者以凡盟之法皆舍其前惡結其後好故宣十五年楚人圍宋後始盟及城下之盟皆是其事今釋宋公之後恐楚人伐宋宋公恨楚故盟以結之若未釋宋公之前何須盟誓但經文欲顯公會之事故盟在釋前劉炫以宋公不與薄盟而規杜云非也）○秋。楚人伐陳。〔疏〕（楚人伐陳○正義曰傳稱楚成得臣帥師伐陳則是楚之貴卿也而稱人者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此乃楚之初興未閑周之典禮告命之書自生異同猶秦之辟陋不與中國準故成二年以上春秋未以入例也如杜彼言楚不以得臣名告故稱人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絀本又黜勑律反）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與音預復扶又反下不復成嫁同）○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終子魚之言得死爲幸）○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焦子消反）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薳呂臣也以爲子玉不任令尹○薳爲彼反不任音壬）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仕貴位○靖音靜）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矜功爲亂不可不賞○其人能靖者與絕句與音餘幾居宜反）○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圉亡人重耳○重直龍反）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偃子犯也○期期上如字下音基下亦作朞下注未期亦音基從才用反後皆同）○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質如字辟婢亦反注同膝星歷反○）〔疏〕（注名書至罪也○正義曰策簡策也質形體也古之仕者於所臣之人書已名於策以明繫屬之也拜則屈膝而委身體於地以明敬奉之也名繫於彼所事之君則不可以貳心辟罪釋詁文）○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

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濫力暫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爲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逞勑景反。本亦作逞之。）○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故傳言書曰子以明之。○）〔疏〕注成公至明之。○正義曰。何休膏肓難左氏云。杞子卒。豈當用夷禮死乎。故解之。此杞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卒者人之終。於終貶之。見其終身行夷禮也。於時杞實稱伯。唯此獨稱子。是仲尼以文貶之稱子。貶之而曰子者。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四夷之君爵不過子。故貶之爲子。言如夷狄之大國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隱七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爵故也。此凡又爲國史承告而書例。○見賢遍反。重直用反。下重詳同。又爲于僞反。又如字。）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同盟。）不然則否。（謂同盟而不以名告。）辟不敏也。（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疏〕不書至敏也。○正義曰。隱七年已有例矣。今重發者。釋例曰。杞侯降爵。嫌有異同。盟傳重發不書之例。又更發凡者。以明雖褒赴有法。若或違之。國史亦承告而書。不必改正也。赴以名則亦書之者。謂諸侯雖不同盟。或以名赴也。不然則否。辟不敏者。謂雖同盟而赴不以名。則亦不書名。以審違謬也。○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事在五年。○難乃旦反。）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享受也。保猶恃也。）〔疏〕享其生祿。○正義曰。人以祿生。故謂之生祿。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校音敎。）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衰趙夙弟。○衰初危反。）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犫。○頡戶結反。犫尺由反。）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曰其九反。佗徒何反。）〔疏〕胥臣至大功。○正義曰。胥氏也。臣名也。晉有臼邑。蓋食采於臼邑。字季子。而爲司空之官。故名氏互見也。不言狐毛賈佗而獨舉此五人者。賢而有大功故也。顛頡歸晉。尋卽被戮。而言大功者。當爲從亡之時有大功也。晉語稱公子長事賈佗。佗非不賢。蓋傳文意之所在。便卽言之。未必五人皆賢於賈佗。狄人伐廧咎如。（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廧在良反。咎古刀反。隗五罪反。下文皆同。）〔疏〕注廧咎至隗姓。○正義曰。成三年晉

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焉。彼言赤狄之餘。知是赤狄之別種也。女曰叔隗季隗。知爲隗姓也。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儵直由反。妻七計反。下同。盾徒本反。）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請待子絕句。）○過衞。衞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衞地。今衞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爲天賜。○塊苦對反。又苦怪反。）稽首受而載之。〔疏〕乞食至載之。○正義曰。晉語云。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四馬爲乘。八十匹也。○乘繩證反。注及下皆同。）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姜氏重耳妻。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疏〕及齊至殺之。○正義曰。晉語云。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曰民生安樂。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卽位。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有終焉之心。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故怒。○敗必邁反。醒星頂反。）〔疏〕醒以戈逐子犯。○正義曰。晉語云。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其知饜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共音恭。聞其駢幹絕句。駢薄賢反。脅許業反。說文云。駢脅并也。廣雅云。脅幹謂之肋。通俗云。腋下謂之脅。欲觀如字。絕句。一讀至裸字絕句。裸力果反。又戶化反。浴音欲。薄如字。國語云。薄簾也。幹古旦反。○）〔疏〕及曹至觀之。○正義曰。斷其裸以上爲句。裸謂赤體無衣也。駢脅非裸不見。故欲觀其裸。伺其浴。乃逼迫以觀之。晉語云。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

設微薄而觀之。孔晁云。諜候也。微蔽也。○注薄迫也駢脅合幹。○正義曰。薄者逼近之意。故爲迫也。說文云。駢脅并幹也。肋脅骨也。廣雅云。脅幹謂之肋。孔晁云。聞公子脅幹是一骨。故欲觀之。通俗文曰。腋下謂之脅。如此諸說。則脅是腋下之名。其骨謂之肋。幹是肋之別名。駢訓比也。骨相比迫。若一骨然。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以爲傅相。○羈紀宜反。相息亮反。下及注同。）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盍戶臘反。蚤音早。別彼列反。）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饋其貴反。遺也。飧音孫。說文云。餔也。字林云。水澆飯也。寘之豉反。竟音境。令力呈反。）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贈送也。）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疏〕天之所啓。○正義曰。啓開也。凡是天開道者。非人所能及。欲令鄭伯禮之。人弗及也。（啓開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疏〕▲天其或者。○正義曰。天意不可必知。故言或者。謂天意或當然也。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也。○蕃音煩。注同。）〔疏〕男女至不蕃。○正義曰。禮取妻不取同姓。辟▲違禮而取。故其生子不能蕃息昌盛也。晉語曰。同姓不昏。懼不殖也。又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故也。黷則生怨。怨亂育災。災育滅姓。是故取妻辟同姓。畏亂災也。周禮不得取同姓。彼遂演說其意耳。未必取同姓者皆滅姓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大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下▲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從如字。一音才用反。）〔疏〕注國語至卿才。○正義曰。晉語云。僖負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才三人從之。可謂賢乎。宋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僖負羈言有卿才。公孫固說其名氏。知是一物。故并引之。晉鄭同儕。（儕等也。○儕士皆反。）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

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三退不得楚止命也○過王古禾反）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弭莫爾反爾雅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屬音燭注同櫜古刀反受箭器鞬九言反弓衣緣悅絹反）〔疏〕（注弭弓至逐也○正義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李巡曰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弭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弭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二說雖反俱以弭爲弓末也詩云載櫜弓矢則弓矢所藏俱名櫜也昭元年傳伍舉請垂櫜而入注云示無弓則櫜亦受弓之物方言云弓藏謂之鞬此櫜鞬二物必一弓一矢以鞬是受弓故云櫜以受箭因對文而分之耳孔晁云馬鞭及弓分在兩手欲辟右帶櫜鞬之文故云左執）子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而體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忠而能力。〔疏〕（而廣至能力○正義曰廣大者失於奢僭故美其能儉也文華者失於傲慢故美其能有禮也能敬者失於褊急故美其能寬容也忠誠者未必有力故美其能勤也此四者每兩事相反而美其能兼有之）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晉侯惠公也○惡烏路反）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謚懷公故號爲懷嬴○咎其九反與焉音預）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沃盥器也揮湔也○奉芳勇反匜以支反一音以紙反說文云似羹魁柄中有道可注水盥古緩反揮許韋反湔音薦王音贊一音箭又音牋）〔疏〕（注匜沃至湔也○正義曰說文云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謂澡手也從臼水臨皿然則匜者盛水器也盥謂洗手也沃謂澆水也懷嬴奉匜盛水爲公子澆水令公子洗手既而以濕手揮之使水湔汙其衣故云揮湔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去起呂反拘音俱）〔疏〕（注去上至謝之○正義曰晉語說此事云公子欲辭司空季子子犯子餘勸取之乃歸女而納幣且逆孔晁云歸懷嬴更以貴妾禮迎之也服虔云申意於楚子伸於知己降服於懷嬴屈於不知己）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也○衰初危反下同）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見賢遍反斷端緩反）〔疏〕（注六月至放此○正義曰杜言全引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劉炫規過云案春秋賦詩有雖舉篇名不取首章之義者故襄二十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乃是卒章又昭元年云令尹賦大明之首章既特言首章明知舉篇名者不是首章今刪定知不然者以文四年賦湛露云天子當陽又文十三年文子賦四月是皆取首章若取餘章者傳皆指言其事則賦載馳之四章綠衣之卒章是也所以令尹特言大明首章者令尹意特取首章明德故傳指言首章與餘別也杜言多取首章言多則非是摠皆如此劉以春秋賦詩有不取首章以規杜氏非也）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公子稽首○級音急）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爲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蔽必世反難乃旦反）〔疏〕（天王出居于鄭○正義曰出居實出奔也出謂出畿內居若移居然天子以天下爲家所在皆得安居故爲天子別立此名釋例曰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傳曰凡自周無出今以出居爲名而不書奔殊之於別國）晉侯夷吾卒。（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納重耳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紲馬韁○羈紀宜反說文云馬絡頭也紲息列反說文云繫也從才用反又如字韁居良反）〔疏〕（注羈馬羈紲馬韁○正義曰說文云羈馬絡頭也又曰馬絆紲係也少儀云犬則執紲牛則執紖馬則執靮服虔云一曰犬韁曰紲古者行則有犬杜今正以紲爲馬韁者紲是係之別名係馬係狗皆得稱紲彼對文耳散則可以通巡於天下用馬爲多故主於馬耳）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皦古了反）〔疏〕（注子犯至皦日○正義曰諸言有如皆是誓辭有如日有如河有如皦日有如白水皆取明白之義言心之明白如日如水也有如上帝有如先君言上帝先君明見其心意亦同也）投其璧于河。（質信於河○質音致）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桑泉在河東解縣西解縣東南有臼城○令力丁反衰初危反解戶買反）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廬力居反柳力久反）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有郇城○縶張立反郇音荀）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懷公奔高梁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故畏爲文公所偪害○偪音逼爲于僞反）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弒音試又作殺寺本又作侍披普皮反請見賢遍反）曰。蒲城之役。（在五年）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至○女音汝下皆同）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田獵○渭音謂水名濱音賓）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袪也○爲于僞反中丁仲反下注中鉤同女中宿至或無至字袪起魚反袂滅制反）〔疏〕（夫袪猶在○正義曰夫辭也彼時斬袪之根今日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爲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難乃旦反下及注皆同）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疏〕（蒲人至狄乎○正義曰言獻公之時君爲蒲邑人惠公之時君爲狄國人余未事君何有恩義於君爲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言有人在蒲在狄爲君猶是也）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射食亦反注同相息亮反）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若反齊桓己將自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衆。豈唯刑臣。（披奄人故稱刑臣○甚衆一本甚作其）〔疏〕（行者至刑臣○正義曰公言女其行乎欲使之出奔也公若反齊桓念舊惡則出奔者甚衆多矣豈唯刑臣一人乎言畏罪者皆將去）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也）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爲之紀綱○輯音集又七入反本亦作集卒子忽反共音恭本亦作供）〔疏〕（注新有至紀綱○正義曰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恐晉人情不可信故秦伯以兵衛文公也說文云綱維紘繩也紀絲別也則綱是維之大繩紀者別理絲縷諸門戶僕隸之事皆使秦卒共之與晉人爲紀綱謂爲之首領主帥也）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曰里鳧須豎

（左右小吏。○豎上注反藏才浪反下同里鳧須房孚反韓詩外傳云晉文公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疏〕（注頭須至小吏。○正義曰一曰里鳧須者史記謂之里鳧須與傳文不同必有一謬故辨出其別不敢正之鄭玄周禮注云豎未冠者之官名）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盡津忍反）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疏〕（沐則心覆。○正義曰韋昭云沐則低頭故心反覆也）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弃小怨所以能安衆。○求見賢遍反下得見同覆芳服反下同守手又反又如字甚衆本或作其衆遽其處反）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儵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妻七計反屏步平反括古活反）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卿之嫡妻爲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嫡本亦作適丁歷反注下還嫁反下同）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從才用反介音界推昌誰反）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疏〕（下義至處矣。○正義曰在下者以貪天之功爲立君之義是下義其罪也在上者以立君之勳賞盜天之罪是上賞其姦也居下者義其罪是下欺上也居上者賞其姦是上欺下也如此上下相欺蒙難可與並居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盍戶臘反懟直類反）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言於文公。○令力呈反）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偕俱也。○焉於虔反女音汝）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緜上）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入滑在二十一年）師還。又卽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俞羊朱反彌亡皮反）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王助衛爲滑請。○爲于僞反）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親疏也。○聽吐鄭反而執二子本或作而執其二子其衍字也大音泰）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行義）〔疏〕（大上至及也。○正義曰曲禮云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鄭玄以大上爲帝皇之世其次謂三王以來則以大上其次爲世代之先後也襄二十四年傳曰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杜以立德謂黃帝堯舜立功謂禹稷立言謂史佚周任則以人之賢愚爲上次非復年代之先後也然則大上謂人之最大上聖之人也以德撫民唯能是用不簡親疏也其次聖之人則親其所親以漸相及而至於遠人爲下周公親親之事張本也周公亦是上聖不以德而先親者制法爲後不獨爲身聖人之身不特親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蕃方元反）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郕音成聃乃甘反雍於用[illegible]酆音豐郇音荀）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illegible]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邘音于）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蔣將丈反茅亡交反胙才故反[illegible]胙同祭側界反）〔疏〕（昔周至胤也。○正義曰伯仲叔季長幼[illegible]故通謂國衰爲叔世將亡爲季世昔周[illegible]夏殷二國叔世疏其親戚令使宗族之不同心以相[illegible]於滅亡故封立親戚爲諸侯之君以爲蕃籬屏蔽周[illegible]此以下文武周公之子孫爲二十六國也此二十六[illegible]克商之後下及成康之世乃可封建畢矣非是一時[illegible]盡周公所爲富辰盡以其事屬周公者以武王克殷[illegible]輔又攝政制禮成一代大法雖非周公所爲皆是[illegible]法故歸之於周公耳昭二十八年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彼言由其[illegible]得封建兄弟歸功於武王耳亦非武王之時已建五十五國其後不復封人也昭二十六年傳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昭九年傳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則康王之世尚有封國非獨周公時也且見於經傳者管叔蔡叔霍叔周公攝政之初以流言見黜則三叔之國已是武王封矣尚書康誥之篇周公營洛之時始封康叔于衛洛誥之篇周公致政之月始封伯禽于魯書傳稱成王削桐葉爲珪以封唐叔如此之類不得爲武王封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豈周公自封哉固當成王卽政之後或至康王之時始封之耳○注弔傷至兄弟○正義曰弔傷俱是悼往之辭咸訓爲皆故爲同也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爲三代之末世知此二叔亦二代之末世也二代之末疏其親戚以至滅亡周公創其如此故制禮設法親其所親廣封兄弟以自蕃衛也蕃屏者分地以建諸侯使與京師作蕃籬屏扞也鄭衆賈逵皆以二叔爲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玄詩箋亦然案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馬融以爲夏殷叔世故杜同之○注十六至縣東○正義曰文之昭者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於次爲穆故文子爲昭武子爲穆昭二十八年傳稱武王兄弟之國十五人此十六彼十五者人異故說異耳非武王時十五而周公加一也此十六國所在之地蔡郕魯衛郜曹滕七國當時皆在已經解訖霍在閔元年原在隱十一年郇在此年春亦已解訖其毛聃闕故唯解管雍畢酆也武穆四國晉時見在故唯解應韓邘也周公之胤邢國見在隱五年解訖凡祭闕故唯解蔣茅胙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召上照反注同糾居黝反棣大計反[illegible]）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鄂五各反不方九反韡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致韡韡之盛莫如親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illegible]）〔疏〕[illegible]

（歌欲感切宗族使相親也劉炫云杜云常棣詩屬小雅明是周公所作也○注常棣至韡然○正義曰常棣棣譯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山中有棣樹子似櫻桃可啖鄂鄂然華外發者華聚而發於外鄂鄂然而光明也不韡韡乎言其實韡韡也古之人爲有聲而例者詩文多有此類○注閲訟爭貌○正義曰釋言云閲很也孫炎云相很戾也李巡本作恨注云相怨恨以心相怨恨而爲閲是爲爭訟貌也）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也）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暱親也○暱女乙反）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

【疏】庸勳至姦之大○正義曰親暱尊是愛敬之辭也即從與是依就之意也其庸即用也用其有功勳者親其親族親者暱其道路近者尊其有賢行者此四事是德之大者也即訓就也就其耳聾者從其目昧者與其心頑者用其口嚚者此四事是姦之大者也勳親近賢據事上爲名聾昧頑嚚據身上爲名以狄無他事故於耳目心口之上爲惡名耳下文名以四事覆之唯棄嬖寵而用三良是言鄭伯之賢與上文倒隨便言耳杜言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如杜此注則謂鄭伯尊賢與上文尊賢乖者能用三良則是鄭伯之賢王則當尊此鄭伯但杜注省略耳

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也○聾鹿工反昧音妹嚚魚巾反）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弃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堵丁古反又音者）於諸姬爲近（道近當暱之）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別彼列反）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渝羊朱反變也）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頹徒回反）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武之功業）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桃如字本或作姚亦宜音桃）○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

【疏】王德狄人正義曰苟其恩者謂之爲德古人有此語也

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櫟力狄反施如字注同厭於豔反又於鹽反）狄固貪惏

【疏】狄固貪惏○正義曰方言云殺人取財曰惏

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惏力南反方言云殺人而取其財曰惏近附近之近遠于萬反）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奔齊在十二年）王復之（在二十二年）又通於隗氏（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替廢也替他計反）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

【疏】注周禮至二人○正義曰周禮無御士之官唯夏官大僕之屬有御僕下士十有二人掌王之燕令鄭玄云燕居時之令以親近王故欲爲王禦寇

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先后惠后也誅大叔恐違先后志）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坎欿周地在河南鞏縣東○坎苦感反欿大感反鞏九勇反）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采邑○）

【疏】注原毛皆采邑正義曰此原伯毛伯蓋是文王之子原毛之後世爲王臣仍爲伯爵或本封絕滅食采畿內故云皆采邑也

王出適鄭處于氾（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氾音凡後皆同）

【疏】注鄭南至縣南○正義曰南氾是襄城縣南則鄭之西南之竟南近於楚西近於周故王處于氾及楚伐鄭師于氾皆以爲南氾其東氾在中牟縣南去鄭城既近三十年秦晉圍鄭秦軍氾南故爲東氾各隨其所近而言也

大叔以隗氏居于溫○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子華故○）好聚鷸冠（鷸鳥名聚鷸羽以爲冠非法之服○好呼報反鷸尹橘反翠鳥也）

【疏】注鷸鳥至之服○正義曰釋鳥云翠鷸李巡曰鷸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飾樊光云青羽出交州郭璞云似燕紺色生鬱林說文云翠青羽雀也案漢書尉佗獻文帝翠鳥千然則鷸羽可以飾器物聚此鷸羽以爲冠也

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惡烏路反）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衷音忠一音丁仲反注同）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已音記稱尺證反注及下同刺七賜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詒遺也慼憂也取其自遺憂○之服一本作之及夫音扶詒以支反遺唯季反下同）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爲宜○夏戶雅反後夏書皆放此施始豉反）

【疏】注夏書至爲宜○正義曰此是大禹謨之文以說禹事故傳通以其篇爲夏書孔安國云水土治曰平五行序曰成水土既治是地平其化五行既序是天成其施杜雖不見孔傳於義亦不相違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膰符袁反周禮又作繙字音義皆同）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

【疏】注宋弔至謝之○正義曰禮弔喪之法皆主人拜其弔者謝其勤勞弔者不荅拜以其爲事而來不自同於賓客此皆據弔者與主人敵禮以上若其臣下來弔則主人不拜宋是先代之後王以敵禮待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則否

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禮物事事加厚善鄭能尊先代○享宋公有加絕句禮也一本無也字讀則連爲句）○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鄙野也○難乃旦反下同）敢告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王之羣臣○守手又反注及下同）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二子周大夫○鄢於晚反）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叔帶襄王同母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鉏仕居反）

【疏】省視官具○正義曰鄭伯與三子當國官司令具其器用送之于氾

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得先君後己禮○聽吐定反）○衞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禮至衞大夫守謂邢正卿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爲明年滅邢傳）

春秋左傳注疏卷十五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五　僖二十二年盡二十四年

經二十二年

須句雖別國　山井鼎云別國諸本皆然唯宋板改作列國不知據何本也

唯書伐邾取須句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唯作惟

傳二十二年

平王嗣位（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位作立）

婢子婦人之卑稱也（宋本淳熙本足利本無也字）

詩小雅言常戒懼（宋本常作當）

天惟顯思（岳本惟作維非）

蠭蠆有毒（釋文蠭本又作蠡俗作蜂蠆字林作蠆）

張列反字或作蠆（宋本張列反三字作雙行）

公及邾師戰于升陘（釋文升作登云本亦作升陘案玉篇郉胡經切鄉名在高密引傳作戰於升郉）

臨而不列（李善注魏都賦辨亡論顏延年陽給事誄陸士衡弔魏武帝文引作臨而不成列今諸本無成字）

前敵無問彊弱（閩本問誤間毛本弱作焉亦非）

書曰此行也（宋本書上有陳字是也）

書傳所言師曠師曹鐲師觸之類（閩本毛本曠誤矌宋本曹下有師字）

柣謂之閾（閩本監本毛本柣誤秩）

丁丑楚子入饗于鄭（宋本淳熙本足利本饗作享石經此處闕下饗畢作享畢此亦當作享也）

爲鄭所饗（足利本饗作享）

主人又酌以酢賔（宋本監本毛本酢作酬）

楚賔子爵（各本賔作賓）

兼燕禮食禮與飧禮略同（毛本飧誤餐下如飧公飧侯伯飧子男飧此飧並誤作餐案當作飧）

庭實旅百（足利本百作伯注同）

鄉鼎一（閩本監本毛本鄉作鄕非也）

牢引九鼎無陪鼎也（宋本監本毛本引作別字按當作列）

茆菹麋臡（宋本麋作麇是也）

豚拍魚醢（毛本拍誤柏）

箈菹鴈醢（毛本箈字壘釘）

荀菹魚醢（宋本監本毛本作筍此本誤荀）

經二十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釋文亦作緍石經經傳皆作緍避唐太宗諱）

而規杜云非也（宋本云作氏不誤）

傳二十三年

洷刑以逞（釋文逞作呈云本或作逞按作呈字是古文假借）

嫌有異同盟傳重發不書之例（宋本監本毛本盟作故）

字季子而爲司空之官（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季此本誤乎今訂正）

狄人伐廧咎如（石經廧作廧釋文亦作廧毛氏六經正誤以作廧爲非案九經字樣云廧音牆左傳廧咎如）

請待子（請上石經旁增然字非唐刻也）

懷其安實敗名（石經宋本岳本其作與案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建本及諸俗本多作懷其安今從監本蜀本及諸善本作與字是也○今依訂正）

醉而遣之（石經醉字上有飲之酒三字乃後人所增也）

欲觀其裸（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裸作裸釋文亦作裸○今訂作裸）

注薄迫也駢脅合幹（宋本作注薄迫至合幹）

僖負羈之妻曰（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羈作覊俗字）

臣聞天之所啓（監本啓下誤衍注字）

正義曰天意不可必知（宋本此節正義在將建諸句下）

辟違禮而取（考文辟作譬盧文弨校本亦作譬）

晉語曰同姓不昏（監本毛本昏作婚）

犬戎狐姬之子（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犬作大）

而天下不靖晉國（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無下字此本誤衍）

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淳熙本衰誤襄）

其過子弟（盧文弨校本過下增王字非也）

三退不得楚止命也（閩本止作王非也）

晉侯惠公也（岳本脫也字）

沃謂澆水也（毛本水作手非）

既而以濕手揮之（毛本濕作溼案經典多以濕爲溼）

經二十四年

伸於知巳（宋本伸作申巳作己）

殊之於別國（閩本監本毛本別作列）

傳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石經此行十一字初刻似脫王字）

臣負羈紲（案說文引作臣負羈𦃃水經注四亦引作紲石經避廟諱偏傍作絏閩本監本毛本羈作覊）

馬則執鞫（宋本鞫作靮不誤與少儀合○今依訂正）

係馬係狗（監本毛本狗誤駒）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禮記檀弓正義引傳所下有反國二字案誓詞多云所不襄二十五年傳所不與崔慶者論語予所不者是也檀弓正義反國二字疑後人妄加）

有如皦日（宋本作曒注及正義同）

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監本毛本楊作揚非也）

呂甥郤芮（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芮作芮不誤淳熙本監本作芮亦非○今訂作芮）

將焚公宮而弒晉侯（釋文弒作殺案李善幽通賦注引傳作殺後漢書宦者傳論注引同）

蒲城之役（宋本役作役說文云古文役从人）

彼時斬袪之恨今日猶在（監本毛本脫今日猶在四字）

余未事君何有恩義於君焉（毛本焉誤爲）

言若反齊桓（岳本若誤君）

秦穆公女文嬴也（淳熙本文作之非）

國未輯睦（釋文輯本亦作集案集輯古多通用）

屏括摟嬰（摟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作樓不誤注同）

入滑在二十一年（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作二十年是也）

推恕以行義（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行作成）

以蕃屏周（李善注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並作以藩屏周室）

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西下有南字段玉裁校作襄城父城縣西南是也）

馬平昌邑縣西有茅鄉（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馬作高不誤案惠棟校本西下增南字蓋據後漢書郡國志）

文武成康之建母弟（監本毛本文武誤武王）

封康叔于南（補各本南作衞是也今依訂正）

周當成王即政之後（宋本周作固是也）

彼叔世爲三代之末世（宋本爲作謂）

非武王時十五而周公加一也（毛本一作之誤）

周公之允（監本毛本允誤亂）

隱七年解詁（段玉裁校本七作五是也）

鄂不韡韡（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韡韡作韡韡注同釋文亦作韡韡）

豈不韡韡而光明乎（宋本韡韡作韡韡下同）

暱近（李善注宣德皇后令引作昵近案昵爲暱之或體）

庸勳至姦之大（宋本此節正義在注崇聚也之下）

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淳熙本德義誤倒）

王德狄人（宋本此節正義在將以其女爲后之下）

狄固貪惏（宋本此節正義在王又啟之句下）

下士十有二人（毛本下作卜非也）

處于氾（石經作氾岳本作氾釋文亦作氾盧文弨云當從釋文下同○今從釋文）

郭璞云似燕紺色（閩本監本毛本紺作組非也）

案漢書尉他獻文帝翠鳥毛（閩本監本毛本他作佗毛宋本作千與漢書南粵傳合）

天子有事膰焉（釋文云周禮作燔字音義皆同案說文燔字下云宗廟火孰肉从炙番聲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燔焉）

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宋本無弟字考文提要據傳五年正義弟作氏是也）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五

春秋左傳注疏卷十五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六（僖二十五年盡二十八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邢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燬況委反惡烏路反）〔疏〕注衛邢至罪之。○正義曰曲禮曰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名傳云同姓也故名然則諸侯位貴居尊故不斥其名書名則是罪絕之事故云罪之也。○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無傳五同盟。）〔疏〕注五同盟。○正義曰燬以元年即位四年盟于召陵五年于首止八年于洮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皆魯衛俱在是五同盟也。○宋蕩伯姬來逆婦。（無傳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爲于僞反竟音境。）〔疏〕注伯姬至故書。○正義曰伯姬魯女而以越竟之文姑即伯姬故知自爲子來逆婦公羊傳曰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是婦人越竟逆婦非禮也以非禮故書之紀裂繻來逆女此云逆婦者姑自來逆故即稱婦也宋有蕩氏者宋桓公生公子蕩蕩生公孫壽壽生蕩意諸意諸之後以蕩爲氏則此人字蕩也故云蕩氏妻。○宋殺其大夫。（無傳其事則未聞於例爲大夫無罪故不稱名。）○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明一事也子玉稱人從告頓子不言歸與師見納故。）〔疏〕頓迫至納故。○正義曰圍陳而納頓子明頓子迫於陳而出奔也楚人納之知其出奔楚也公羊傳曰何以不言遂兩之也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明此圍陳納頓子正是一事釋例曰傳稱諸侯納之曰歸今經諸稱納者皆有與師見納之事不待例而自明故但言納不復言歸納不須兩見故云頓子不言歸與師見納故。○葬衛文公。（無傳。）○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洮魯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洮吐刀反。）〔疏〕注洮魯至賜族。○正義曰杜云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爲魯地注誤耳禮先君既葬則嗣子成君此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釋例曰文公欲平莒於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脩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感而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免喪至於此盟會降以在喪自名猶武王伐紂稱大子發故經隨而書子傳從而釋之曰脩文公之好也是說書子善之事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疏〕掖以赴外。○正義曰說文云掖持臂也謂執持其臂投之城外也掖本持臂之名遂謂臂下脅上爲掖是因名轉而相生也。○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掖音亦說文云以手持人臂曰掖惡烏路反。）○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勤王納王也。）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疏〕繼文之業。○正義曰言欲繼文侯之功業而使信義宣布於諸侯今日納王是爲可矣。○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晉文侯仇爲平王侯伯匡輔周室。○仇音求。）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爲吉。）〔疏〕注黃帝至爲吉。○正義曰大戴禮五帝德曰黃帝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晉語云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韋昭注云濟當爲擠擠滅也史記稱黃帝伐炎帝之後于阪泉之野炎帝即神農也黃帝將戰卜得吉兆今卜復得彼兆故以爲吉也。○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爲已當此兆故曰不堪。）○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睽䷥。（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爲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爲三公而得位變而爲兌兌爲說得位而說故能爲王所宴饗。）戰克而王饗。〔疏〕戰克而王饗。○正義曰卜遇黃帝吉兆是戰克也筮得大有是王享也吉孰大焉。（言卜筮協吉。）且是卦也。（方更總言二卦之義不繫於一爻）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上當離離爲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下遐嫁反。）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還順流故曰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溫故）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隰音習醴音禮宥音又。）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隧音遂今之延道闕其月反縣音玄柩其九反。）〔疏〕注闕地至而下。○正義曰隱元年傳曰闕地及泉隧而相見是闕地通路曰隧也天子之葬棺重禮大尤須謹慎去壙遠而闕地通路從遠地而漸邪下之諸侯以下棺輕禮小臨壙上而直縣下之故隧爲王之葬禮諸侯皆縣柩而下故不得用隧晉侯請隧者欲請以王禮葬也。曰。王章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起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

（南陽○惡烏路反欑才官反）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蒼葛陽人○樊呼喚故反）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俘芳扶反）○秋。秦晉伐鄀。（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鄀縣○鄀音若國名字林云楚邑楮斫反）〔疏〕（注鄀本至鄀縣○正義曰言本在商密者據在後移鄀稱舊鄀以爲本耳其實此時在商密後始遷於鄀縣國至彼縣而滅故彼縣專得鄀名當此秦晉伐鄀之時國名爲鄀所都之邑名商密楚以申息之師戍商密者正謂戍鄀國也析是鄀之別邑戍人居析地爲商密之援）楚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鬭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商密鄀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戍守也二子屯兵於析以爲商密援○禦魚呂反屯徒門反援于眷反）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爲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傅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析人○過古臥反王音戈析星歷反俗作扸隈烏回反係音計輿音餘傅音附注同處昌慮反令力呈反）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掘地爲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掘其勿反又其月反本又作闕其月反）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敗故得囚二子○降戶江反後除注降名皆同）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秦爲兵主○復扶又反）遂圍陳。納頓子于頓。（爲頓圍陳○爲于僞反）○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諜間也○諜音牒間間廁之間）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庇必利反又音祕貫古亂反）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狐溱狐毛之子溱側巾反）○衞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衞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衞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好呼報反注同酈力知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勃鞮披也○守手又反勃步忽反鞮丁兮反）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飧音孫從才用反舊如字徑古定反一讀以壺飧從絕句讀徑爲經連下句乖於杜意餒奴罪反餓也○）〔疏〕

（注言其至行也○正義曰杜以徑猶行者以傳文爲徑故釋爲行上讀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餒餓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故使處原。（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披普皮反○）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衞甯速。盟于向。（向莒地甯速衞大夫莊子也○向舒亮反）○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不及。（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酅本又作巂戶圭反注同一音以轉反）〔疏〕（齊人至弗及○正義曰於例將卑師少稱人將卑師衆稱師此來去一也而師人異文者穀梁傳曰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此傳無解或如穀梁之言美公能逐其師若言追大師然變文以美公猶嘉季子之役而書莒挐也公追戎于濟西不言所至此言至酅者美公遠追能追至齊地故書之也桓十年齊侯衞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曰不書侵伐我有辭也此齊人侵我討洮向二盟與莒和好我亦無罪而書侵者於時晉文初起諸侯無伯齊侯是桓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魯不告齊而私爲此盟非有正禮可辭齊侯容得侵伐故從本文○）夏。齊人伐我北鄙。（孝公未入魯竟先使微者伐之○竟音境傳同○）衞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公子遂魯卿也乞不保得之辭也）〔疏〕（注公子至之辭○正義曰公子遂名書於經則是卿也而云大夫者大夫是揔辭也今定本爲魯卿乞則自我之心得否在於彼國乞者執謙之意不保必得之辭釋例曰凡乞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偪成其計故雖小國之乞大國大國之乞小國亦皆從不與謀之例臧宣叔郤錡乞師是也然則與謀者彼此合計同謀共行乞師者取彼之力我獨用之故不從與謀之例公羊傳曰乞者何卑辭也曷爲內外同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穀梁亦同其意以爲兵凶器戰危事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爲名）○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夔求龜反秭音姊○）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傳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緡亡巾反○）公至自伐齊。（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茲丕時君之號莒夷無謚以號爲稱○丕普悲反稱尺證反○）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盟在前年○）○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衞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犒苦報反勞也勞力報反下文同○）〔疏〕（注勞齊師○正義曰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師之名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勞苦謂之勞也魯語云使展喜以膏沐犒師○）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疏〕（注柳下惠○正義曰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其所食之邑名謚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爲惠乎門人從以爲謚莊子云柳下季者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趾音止足也）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恐立勇反下及注皆同縣音玄注同罄亦作磬盡也○）〔疏〕（注如而至當恐○正義曰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棟椽在如縣磬孔晁曰縣磬但有棟無覆蓋杜以下云野無青草言在野無青草可食明此在室無資糧可啟故改如爲而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劉炫云如磬在縣下無粟帛炫乃以服義規杜非也）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大音泰下及注同夾古洽反舊音古協反○）大師職之。（職主也大公爲大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也○縫扶容反）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爲氏臧文仲爲襄仲副使故不書○使所吏反○）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道音導○）○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融餘忠反鬻音育○）〔疏〕（祝融至其祀○正義曰楚世家云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高辛氏火正帝嚳命曰祝融帝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季連季連芊姓楚其後也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不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事文王曾孫熊繹成王封於楚是祝融鬻熊皆爲楚之遠祖也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出有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爲一世計父子爲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今刪定知不然者以其間或兄弟伯叔相及皆爲君故年多而世少或可轉寫誤劉更無別文以意而規杜氏未爲得也○）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爲夔子○摯音至竄七亂反字林又于外反嫡丁歷反○）〔疏〕（注熊摯至夔子）

（正義曰傳言熊摯有疾是以失楚明是適子有疾不得嗣位楚世家無其事不知熊摯是何君之適何時封夔案鄭語孔晁注云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亦不知何所據也○）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廢其常祀而飾辭文過○）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玉也鬬宜申司馬子西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乘繩證反）叛楚卽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己○左右並如字）〔疏〕（凡師至曰以○正義曰能左右者謂欲左則左欲右則右故注云謂）進退在己釋例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謂求助於諸侯而專制其用征伐進退帥意而行故變會及之文而曰以施於匹敵相用者若伯主之命則上行於下非例所及也吳雖大國順蔡侯之請自將其衆唯蔡侯之命故亦言以吳子也傳例稱師則諸不言師者皆不用以爲例也以之於言所涉甚多劉賈許潁既不守例爲斷又亦不能盡通諸以唯雜取晉人執季孫以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尹氏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隨示以義數事而已又云諸稱以皆小以大下以上非其宜也尋案晉侯以季孫歸又非下以上也荆以蔡侯歸亦非小以大也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偪齊○寘之豉反援于眷反○）楚申公叔侯戍之。（爲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傳三月而葬速）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曰入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疏〕（注傳言至兵故○正義曰此年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爲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與楚子共盟也明年傳晉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其下始云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來圍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耳杜以諸侯之敗不至稱人今言楚人不得爲楚子之身也子玉楚之正卿宜書其名今書曰楚人非子玉也故以恥不得志以微者告也若然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杜云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賤者告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杜云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則以彼二解義亦得通但傳有子玉在宋之文故據子玉解之所以弘通其義也初圍宋在此年冬楚子入居于申乃是明年三月圍至明年不克始是不得志耳非是初圍之時爲不得志也杜意當以此爲明年始告告以今冬圍耳下句卽有公會諸侯于宋楚未來告而公得往會之者公傳聞卽往非待告也其書圍宋之事必待專使來告傳聞行言不得書也然若成十三年公會諸侯伐秦傳稱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無戰敗之事杜云時公在師復不須告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卽如彼言公見其事不復須告此時公會諸侯于宋卽是親見宋圍何以不卽書之而云待楚告者案檢上下襄十一年公會晉侯云伐鄭傳稱鄭人行成下言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杜云二盟不書不告二十五年公會晉侯云云于夷儀傳稱伐齊人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杜云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二十六年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晉人執甯喜以歸杜云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此三事者公雖在會不告不書所言不須告者皆謂公親行其事麻隧公親在戰故云不復須告此時公往與盟不與圍宋故圍宋之事必待告乃書旣以微者來告猶序諸侯之上者春秋之例會同以國大小爲序征伐則以主兵在前此序諸侯之上由楚主兵故也○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好呼報反與音預）〔疏〕（注諸侯至宋地○正義曰陳蔡鄭許皆是楚之屬國楚子帥而與之）圍宋往年公使公子遂如楚乞師始與之通和好魯非楚之屬國圖宋之事公不與謀直聞其在宋往會之耳非是楚來召公公自往會之非後期也言此者文七年扈之盟爲公後期不序其國而摠曰諸侯此亦摠曰諸侯有後期之嫌故明之非爲後期而摠稱諸侯卽上圍宋之諸侯也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常例也圍稱楚人以微者告魯此與諸侯盟會必是楚子親之不復別言楚子者上已歷序諸侯遂令楚子當楚人之處卽從摠文故不復曲序之也凡盟會以國爲地者必國主與其盟會此時宋方見圍無嫌與盟故直以宋地也○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公卑杞。杞不共也。（杞用夷禮故賤之○共音恭本亦作恭下注同○）夏。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再伐魯）不廢喪紀。〔疏〕（不廢喪紀）（正義曰周禮小司徒掌喪紀之禁令庖人掌喪紀之庶羞樂記曰哀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言喪紀者多矣喪紀者喪事之摠名諸侯相與唯有弔贈故注云弔贈之數不存廢也）禮也。（弔贈之數不存廢）○秋。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責無禮本或作責禮也）○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睽苦圭反又音圭○）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朝如字注同戮音六○）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爲令尹故蔿楚邑○復扶又反蔿于委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疏〕（貫三人耳○正義曰耳助句也）國老皆賀子文。〔疏〕（國老皆賀○正義曰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然則國老者國之卿大夫士之致仕者也）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貫音官又古亂反飲於鴆反）

蔿賈尚幼。後至。不賀。（蔿賈伯嬴孫叔敖之父幼少也○嬴音盈少詩照反下同）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疏〕（子之至國也○正義曰二十三年子玉伐陳城頓而還子文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子文恐子玉矜功爲亂故授令尹冀以靖國家此舉其前言以非之）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疏〕（過三至入矣○正義曰若使爲帥過三百乘其必不能入前敵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傳直專反幾居豈反乘繩證反下同）○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莊公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軫之忍反施式氏反注同）〔疏〕（注先軫至之施○正義曰劉炫以此時未爲下軍之佐以規杜氏知不然者以被廬先軫此語與蒐相近不知未蒐之前先軫身作何官故以蒐後下軍之佐明之然先軫後年亦爲中軍帥不云中軍帥者相去旣遠又隔下軍之佐故杜不言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偪齊）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蒐所求反被皮義反廬力居反）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疏〕（[illegible]帥之長[illegible]其二軍[illegible]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illegible]）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疏〕（說禮至本也○正義曰說謂愛樂之敦謂厚重之[illegible]上以道禁民爲非之謂義詩書義之府藏也禮者謙卑恭謹行歸於敬樂者欣喜歡娛事合於愛揆度於內舉措得中之謂德禮樂以行義有德之法則也心說禮樂志重詩書遵禮以布德書以行義有德有義利民之本也晉語云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好先王之法者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敦篤不忘百姓請使郤縠公從之）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illegible]反數也說音悅）君其試之。〔疏〕（[illegible]）

（察其言觀其志也分明試用以其功考其功觀其能也而賜之車服以報其庸庸亦功也知其有功乃賜之古人之法如此君其試用之○注尚書至功也○正義曰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徂征凡二十篇總名曰虞夏書以與禹對言故傳通謂大禹謨以下爲夏書也古本作敷納以言明庶以功敷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賦稅者取受之義故爲取也庸功釋詁文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文雖略同此引夏書非舜典也）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將子匠反下將上將皆同溱側巾反〔疏〕注狐毛偃之兄○正義曰晉語偃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欒魯官反）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犫爲右。（荀林父中行桓子○行戶剛反）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年入）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疏〕注無義則苟生○正義曰未知君臣之義不作長久之圖苟且爲生以過朝夕是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疏〕入務至生矣○正義曰利民之事非止一塗晉語說文公爲政云棄責薄斂施舍分災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賈寬農務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皆是利民之事民懷生者謂有懷義之心不復苟且劉炫云生既厚民皆懷戀居處）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宜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疏〕注未明於見用之信○正義曰信是人之所用若未伐原示信民未明於信是人用故傳云未宜其用云見用者言信見爲人所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徵其辭。（重言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長丁丈反）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秩直乙反）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疏〕文之教也○正義曰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今晉侯以義信禮教民然後用之是文德之教也明年傳君子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注云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謂此役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衞。（再舉晉侯者曹衞兩來告）○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恐不爲遠近所信故顯書其罪○刺七賜反殺也叢似東反枉紆往反〔疏〕注公子至其罪○正義曰經言買傳言叢蓋名買字叢或一字相似而一謬也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鄭玄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訊言也內殺大夫此及成十六年刺公子偃皆書刺者若用彼三刺之法言問臣吏萬民皆言合殺乃始殺之以示不枉濫也此三刺之法位在外朝庫門之外皐門之內故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如此訊之也魯史獨設此名所以異於外也公羊以爲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以爲諸侯不得專殺故諱言刺之其意小異於此公實畏晉殺子叢以說晉言戍衞者叢之所爲又歸罪於叢言不終戍事故殺之恐不爲遠近所信故顯書子叢之罪也然魯殺子叢本有兩意謂楚云不卒戍謂晉云叢欲戍衞今經之所書書謂楚之辭不書謂晉之辭者以魯先與楚同好恐楚疑之故顯書不卒戍之罪以告屬楚諸侯心實畏晉未敢宜露故經不書告晉之辭蘇云公子買不卒戍者告晉楚之辭也謂晉云公子買比來戍衞令不使終其戍事是以殺之謂楚云比令公子買楚戍衞其買不終戍事是以殺之）楚人救衞。○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畀必利反注同譎古穴反〔疏〕注畀與也○正義曰劉炫云公羊傳曰畀者何與也其言以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何休云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衆共之穀梁傳曰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與晉侯畀宋公也注云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案傳執曹伯分曹衞之田以畀宋人則田亦稱人非爲斷獄故云人也若不使晉侯與宋公自可改其畀名何以名之爲畀而使人義不得與也若與宋人豈宋國卑賤之人得獨受曹伯而治之乎二傳之言皆不得合左氏當以人爲衆辭舉國而稱之耳）○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濮音卜慭魚覲反下與音預〔疏〕注宋公至敗績○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此齊宋秦皆又稱師則將非尊者傳云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次于城濮及其交戰唯言晉師陳于莘北說晉之將帥與楚相敵都不言齊宋公卿知其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沈氏云定四年戰于柏舉傳稱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杜云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今宋齊秦屬晉而書之者彼柏舉之戰唐師共屬吳蔡與之同陳故不書此齊宋師等雖屬晉猶異陳故得書之傳稱子玉及陳蔡之師皆在於陳而不書者楚人恥敗告辭略故史不得書之劉炫規過以爲晉人告略今知不然者但於此戰時魯猶不屬凡禍福相告必同好之國故知楚人來告也楚人來告不言陳蔡者恥其諸國皆在不能敵晉故略言楚人而已若其晉告則應矜其勝事以少敗多何肯略其陳蔡而不告也劉以爲晉人來告而規杜氏非也）楚殺其大夫得臣。（子玉違其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衞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衞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踐似淺反土如字或一音杜歃所洽反本又作喢〔疏〕注踐土至有誤○正義曰傳稱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而不書子虎知子虎臨盟不與歃定四年傳稱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衞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其次與會不同者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爲序及其盟也王臣臨之異姓爲後故載書之次與會異也定四年召陵之會傳稱祝佗言於萇弘曰踐土之盟衞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萇弘說告劉子乃長衞侯於盟如彼傳文則踐土召陵二盟衞皆先蔡而經書諸國之序二會皆蔡在衞先者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踐土之盟齊宋雖大降於鄭衞斥周而言止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蔡在衞上時國次也王盟乃正其高下者敬恭明神本其始也是言盟會異次之意也如釋例之言王官之宰臨盟乃以異姓爲後則二十九年翟泉之盟王子虎在焉宣七年黑壤之盟王叔桓公臨之彼二盟亦當異姓爲後與會異次也八年洮之盟王人在列杜指王官之宰則卑者未必能別同姓異姓若無王官之伯則以大小爲序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是其餘雜盟不先同姓之文也周禮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叔武是衞侯之弟未得從世子之法攝位受盟書無正禮其班位高下出於主會之意以其非王命所加使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於鄭伯之下蓋晉文之意使然）陳侯如會。（無傳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疏〕陳侯如會○正義曰沈氏云八年鄭伯云乞盟此直云如會者彼及其盟故云乞盟此則不及其盟又此陳侯不乞故與彼文異）公朝于王所。（無傳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疏〕注王在至王所○正義曰穀梁傳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是其由非京師故稱王所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其意言晉文公召王來踐土左傳於此無召王之事直云作王宮于踐土杜云襄王聞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則以王意自往非晉召之不同公羊說也）○六月。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衞侯衞侯之入由于叔武故以國逆爲文例在成十八年）衞元咺出奔晉。（元咺衞大夫雖爲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奔例在宣十年○咺況晚反爲于僞反下爲其同訴本又作愬蘇路反〔疏〕注元咺至十年○正義曰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衞傳曰書曰崔氏非其罪也文八年宋司城來奔傳言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出故書以官貴之也然書官及氏爲貴則書名不是賢文以元咺訴君於晉所訴雖直令君昭罪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書其名從本文也）○陳侯款卒。（無傳凡四同盟〔疏〕注凡四同盟○正義曰款以十三年即位十五年盟于牡丘十九年于齊二十一年于薄二十七年于宋魯陳俱在是四同盟也）○秋。杞伯姬來。（無傳莊公女歸寧曰來）○公子遂如齊。（無傳聘也）○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共音恭）

（共公同）〔疏〕注陳共至貶也○正義曰陳侯款經不書葬正以稱子知其先君未葬也宋襄稱子九年葵丘會也陳共公稱子此會也陳懷公稱子定四年召陵會也其班次上下傳無義例故疑此會所次非褒貶也桓十六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云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二十九年翟泉之盟秦人在陳蔡之下傳歷序諸侯之卿而有秦小子慭杜云秦小子慭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彼二事班失其次杜以後至釋之知此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非後至者杜以後至爲說亦無明文正以國之大小班序先定今乃退在小國之下因向戌有後至之譏故取以爲說耳未成君者例無定式不知所由故言蓋爲疑辭疑主會之意亦未必不由後至而降之禮雜記云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然則待之如君在本班者爲得禮也降其班者出自主會之意○天王狩于河陽。（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召王爲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爲辭○狩本又作守音同）壬申。公朝于王所。（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疏〕晉人至京師○正義曰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彼不言之此言之者公羊傳曰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左氏無此義正是史異辭耳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元咺與衛侯訟得勝而歸從國逆例者明衛侯無道於民國人與元咺）○諸侯遂圍許。（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比如字王俾利反）曹伯襄復歸于曹。（晉感侯獳之言而復曹伯故從國逆例○獳乃侯反）〔疏〕注晉感至之例○正義曰侯獳愛君以請此曹伯從國逆之例成十六年曹人再請於晉乃釋成公而云曹伯歸自京師從外納之文者彼國人請君自是恒事此侯獳貨筮史致其誠心晉侯感其言而特釋之所以顯侯獳故從國逆例也遂會諸侯圍許。（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河南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汲音急）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將子匠反注同胥思徐反）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斂盂衛地○斂徐音廉又力撿反盂音于）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說音悅或如字）○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說音悅）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謂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殺子叢在楚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晚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磔張宅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爲將發冢○輿音餘爲如字又于僞反）〔疏〕輿人至於墓○正義曰此謀字或作誦涉下文而誤耳其云誦者皆韻如詩賦此稱舍於墓直是計謀之言不得爲誦今定本作謀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兇凶勇反恐丘勇反）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棺古患反一音官軒許言反）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飧璧之施○施始豉反注同飧音孫）魏犫、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頡胡詰反從才用反）〔疏〕勞之至何有○正義曰二子有從行之勞未得厚賞故言勞苦之大不當圖謀其報此小惠於何有義恨公忘已而念彼也爇僖負羈氏。（爇燒也○爇如悅反）魏犫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才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見賢遍反使所吏反）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距音巨躍羊略反三如字又息暫反百音陌下放此跳徒彫反勵音邁）〔疏〕注距躍至勵也○正義曰詩稱魚躍易言龍躍則躍是舉身向上之名禮記婦人踊不絕地則踊亦向上之名詩云踊躍用兵則踊躍二事勢相類也說文云躍迅也踊跳也然則躍以疾生名故以距躍爲超越言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曲踊以曲爲言則謂向上跳而折復下故以曲踊爲跳踊耳言直上向下而已以傷病之人而再言三百不可爲六百跳也杜言百猶勵亦不知勵何所謂蓋復訓勵爲勉言每跳皆勉力爲之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舟之僑故虢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犫爲先歸張本○舍如字又音捨下同徇似俊反）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般音班）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戰）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求救於齊秦○舍音捨）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爲宋請○藉在亦反借也爲于僞反）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說音悅畀必利反）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戍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過分軍志兵書○當丁浪反分扶問反）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疏〕軍志至謂矣○正義曰允當則歸謂信當分理則須歸還無求過分決戰取勝也知難而退謂知前敵之難則須退辟也有德不可敵謂必知敵彊不須與競也此三志者與晉相遇之謂矣劉炫云此志三云者情有淺深允當則歸謂彼雖可勝得當則還言前人弱於已也知難而退謂勝不可必早自斂言前人與已敵也有德不可敵謂必知彼彊不須與競言前人彊於已也三者從弱至彊摠言晉之謂矣指言晉彊於已也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棼扶云反王扶粉反）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間執猶塞也讒慝若蔿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間間廁之間注同慝吐得反乘繩證反）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廣古曠反注同卒子忽反注同）〔疏〕注楚子至益之○正義曰宣十二年傳欒武子說楚事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是楚有左右廣也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益兵車之名名之爲廣因卽以車表謂屬西廣之兵也文元年商臣以宮甲圍成王是東宮兵也周禮司馬法制軍百人爲卒知六卒六百人也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宛於元反又於阮反竟音境）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爲已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疏〕先軫曰子與之○正義曰以子犯言爲無理故先言子與之欲令子犯與子玉復衛封曹既言此以荅子犯然後復言其不可之理更別爲之立計使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爲諸侯所）

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施始豉反）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矣。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說音悅拘音俱過古禾反）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爲報）背惠食言。【疏】背惠食言正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云食言之爲僞尚書湯誓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孔安國云食盡其言僞不實也哀二十五年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食言者言而不行如食之消散後終不行則前言爲僞通謂僞言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也

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背音佩下及注同亢若浪反）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直氣盈飽）【疏】注直氣盈飽○正義曰素訓爲空忿怨之深空腹不食直氣盈飽也

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小子慭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夭於表反）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酅戶圭反）【疏】注酅丘陵險阻名○正義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楚師背酅而舍知其背丘陵也蓋所舍之處有丘陵名酅其處有險阻也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每亡回反又悔對反舍音捨）公疑焉。（疑衆謂己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搏○搏音博）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唼也○盬音古腦乃老反唼子荅反又所荅反又子甲反）是以懼。【疏】注盬唼也○正義曰盬之爲唼未見正訓蓋相傳爲然服虔云如俗語相罵云唼女腦矣

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荅夢○向或作嚮許亮反下同）子玉使鬭勃請戰。（鬭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也○馮皮冰反軾音式與音預寓音遇）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止命○爲于僞反）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鬭勃令戒敕子玉子西之屬○令力呈反）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乘繩證反下及注皆同詰起吉反朝如字注同見如字又賢遍反）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脩備○韅許見反王又去見反說文作韅云著掖皮靷以刃反說文云軸也鞅於杖反說文云頸皮也靽音半一云縶也背如字）【疏】注五萬至脩備○正義曰說文云韅著掖皮也靷引軸也鞅頸皮也此注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而爲解也驂馬挽車有皮在背者有約胷者有在腹爲帶者有縶絆其足者從馬上而下次之在後謂在足是也傳唯舉四事文無所結舉其小事皆具言其駕乘脩備明諸事皆備也

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小○莘所巾反虛丘魚反少詩照反注同長丁丈反注同）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輿曳柴亦是也○攻如字又音貢）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鬭宜申子上鬭勃○陳于直覲反卒子忽反下同將子匠反下及注同）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潰戶內反）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旆蒲具反）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曳柴起塵詐爲衆走○遁徒困反）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完是大崩○夾古洽反又音頰）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鄭地今熒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雍於用反卷音權又丘權反勞力報反故爲于僞反下文同）

鄉役之三月。（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月○鄉許亮反本又作曏同屬音燭）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疏】鄭伯至而懼○正義曰致其師者致其鄭國之師許以佐楚也戰時雖無鄭師要本心佐楚故既敗而懼

使子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九名○爲于僞反）【疏】注子人氏九名○正義曰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子人來盟杜云子人卽弟語也其後爲子人氏七年傳子華云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今子人九必是語之後也杜譜以九爲雜人謬矣

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疏】晉欒至衡雍○正義曰此三盟及上文晉侯齊侯盟于斂盂皆不書者皆不告也

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駟音四介音界被皮義反卒子忽反）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相息亮反）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爲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疏】注以策至寵晉○正義曰周語稱晉文公初立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叔興賜文公命注國語者皆以爲大宰文公卽王子虎也今尹氏又在王子虎之上故以爲皆卿士唯叔興是大夫或云皆大夫皆字妄耳九命者大宗伯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二輅各有服○輅音路）【疏】注大輅至有服○正義曰周禮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金路以封同姓知大輅是金輅也革路以卽戎言戎輅戎車卽周禮之革路二輅各有服者周禮司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凡兵事韋弁服金輅祭祀所乘其大輅之服當謂鷩冕之服戎輅之服當謂韋弁服也

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彤赤弓玈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徒冬反玈音盧本或作旅字非也矢千本或作玈弓十玈矢千後人專輒加也）【疏】注彤赤至征伐○正義曰彤赤玈黑舊說皆然說文彤從丹玈從玄是赤黑之別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玄云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考工記弓人云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然則唐大是弓彊弱之名彤玈是弓所漆之色王弧則合九而成規唐大合七而成規夾庾合五而成規司弓矢又有八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鄭注考工記云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輖中其枉殺矰恒弓所用絜鍭茀庳弩所用彼司弓矢既云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此天子賜諸侯弓矢使用之以戰則彤矢

（兹矢當彼枉矢也但弓矢相配彊弓用重矢弱弓用輕矢既唐弓大弓彊弱中其恒矢軒輖亦中又司弓矢云恒矢庳矢用諸散射鄭玄云散射謂禮射及習射也此賜弓矢則禮樂之事形矢兹矢或當恒矢也兹弓矢千具於形而略於兹準之則矢千弓十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王制文）秬鬯一卣▲。（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秬音巨鬯勑亮反卣音酉又音由爾雅云卣中尊也）〔疏〕（注秬黑至器名。正義曰秬黑黍釋草文李巡云黑黍一名秬黍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鄭玄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鬱人掌祼器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禮祭祀必先祼是用之以降神也釋器云彝卣罍器也李巡曰卣鬯之罇也孫炎曰罇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也詩江漢篇述宣王賜召穆公云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鄭箋云賜之使祭其宗廟告其先祖也當賜之時實之於卣其祭則陳之於彝也）虎賁三百人。〔疏〕（虎賁三百。正義曰國語云天子有虎賁習武訓諸侯有旅賁禦災害大夫有貳車備承事士有陪乘告奔走周禮司馬之屬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車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賁音奔逖勑歷反慝他得反惡也）〔疏〕（注逖遠至遠之。正義曰逖遠釋詁文糾者繩治之名有惡於王者敢繩治之而使遠於王也）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稽首首至地丕大也休美也。三息暫反又如字從例放此丕普悲反休許虯反注同）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見賢遍反）。衞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使攝君事並如字或讀連上奉字爲句使音所吏反非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官之庭書踐土別於京師。別彼列反）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獎助也渝變也殛誅也俾使也隊隕也克能也。獎將丈反渝羊朱反殛紀力反本亦作極下是殛同俾本亦作卑必爾反隊直類反祚才故反隕于敏反。）〔疏〕（注獎助至能也。正義曰勸獎者佐助之意故爲助也餘皆釋言文注）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合義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攻如字一音公送反）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瓊求營反說文云赤玉弁本又作玣皮彥反會本又作璯古外反又戶外反）〔疏〕（注弁以至如星。正義曰禮稱皮弁明其用皮也知以鹿子皮者相傳爲然至今仍用之詩毛傳云瓊玉之美者則瓊亦玉也選美者飾弁以惡者飾纓耳周禮弁師掌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玄云會縫中也璂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又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

等爲之鄭玄云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是諸侯之臣其皮弁得以玉爲飾也弁師又云王五采諸侯三采鄭玄云王璂飾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大夫皆二采璂飾各如其命數鄭又云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其纓之飾則無以言之蓋以玉飾纓之朱耳詩云會弁如星衞風淇澳篇也鄭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先如字又悉薦反畀必利反與也女音汝麋亡皮反藪素口反）〔疏〕（注孟諸至曰麋。正義曰釋地云十藪宋有孟諸郭璞云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澤藪曰望諸禹貢豫州導菏澤被孟豬明皆是一物而字改易耳釋水云水草交爲湄李巡曰水中有草木交會曰湄古字皆得通用故此作麋耳）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玉剛愎故因榮黃榮黃榮季也。愎皮逼反）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糞弗問反）〔疏〕（注因神至之理。正義曰劉炫云神道宜昧與人不交楚師之敗未必由此但於時戰在河旁河神許助若子玉從神所求不惜瓊玉則國人以爲神得所欲必將助己自當三軍用命戰士爭先亦既不逆神心人謂神必不助則衆意皆阻莫不畏敵且兵凶戰危必有傷殺三軍之命在茲一舉猶尚愛惜此物是無恤民之心在軍之士誰肯競勸故云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是濟師之理也裨竈請用瓘斝玉瓚火非神所求若從而與之則驚動民意且災不可免徒長妖妄故子產不與異於此也）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爲勤。盡並津忍反）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從如字又才用反）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孫伯卽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荅王使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使所吏反下前使同令力呈反）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文十年傳曰城濮之役王使止子玉曰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縊而縣絕故得不死王時別遣追前使連穀楚地殺得臣經在踐土盟上傳在下者說晉事畢而次及楚屬文之宜。穀胡木反縊一賜反又於計反縣音玄屬音燭）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見賢遍反）曰。莫余毒也已。蒍呂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志）。或訴元咺於衞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子。從才用反又如字）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諡。守手又反）〔疏〕（注夷諡。正義曰諡法安民好靖曰夷）六月。晉人復衞侯。

（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衞侯歸。聽吐丁反）甯武子與衞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宛於阮反俞羊朱反近附近之近）曰。天禍衞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衞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今天誘其衷。（衷中也。衷音忠或丁仲反下同）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扞戶旦反牧音木養牛曰牧養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武之忠衞侯所以書復歸）衞侯先期入。（不信叔武。先悉薦反）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衞大夫甯子忠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牂子郎反使所吏反）公子歂犬華仲前驅。（衞侯遂驅掩甯子未備二子衞大夫。歂市專反華戶化反又如字）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以叔武尸枕其股。射食亦反下注同枕支鴆反注同）歂犬走出。（手射叔武故）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衞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疏〕（注牛馬至失之。正義曰劉炫規過以爲放牛馬於澤遺失大旆左旆不失牛馬今刪定知不然者若不失牛馬唯亡左旆罪未至重何須殺之以徇牛馬是軍之要用於事尤重故費誓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則有常刑今既亡左旆又失牛馬爲罪至重故殺之以徇若牛馬不失又大旆在軍何得因放牛馬而亡左旆故知風於澤者爲別失馬牛又於軍中亡失大旆之左旆故杜云掌此二事而不脩理劉以爲不失牛馬而規杜過非也）亡大旆之左旆。（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旃章然反爾雅云因章曰旃）〔疏〕（注大旆至曰旆。正義曰釋天云繒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則旆是旗之尾也今別名大旆則此旆有異於常故以大旆爲旗名上云狐毛設二旆而退之亦此類也通帛爲旃周禮司常文也鄭玄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釋天云因章曰旃孫炎曰因其繒色以爲旗章不畫之是也謂之左旆蓋是左軍所建者此亦於事難明不可強說）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脩爲奸軍令。瞞莫干反奸音干）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茷扶廢反僑其驕反）秋。七月。丙申。振旅愷

以入于晉。（愷樂也。○愷開在反樂音洛）【疏】（注愷樂也。○正義曰大司馬云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注云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爲將威兵樂曰愷司馬注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俘於廟。馘古獲反數色主反）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冬會于溫）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許。○）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叔鍼莊子爲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叔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令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鍼其廉反坐如字或一音才臥反長丁丈反卒子忽反）【疏】（注大士至之義。○正義曰周禮獄官多以士爲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小司寇職文也鄭玄云爲治獄吏褻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凡斷獄訟皆令競者坐而受其辭故云不躬坐也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鄭玄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對文則小別散則可以通獄訟皆爭罪之事也元咺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代衛侯爲坐獄之主甯子爲輔輔莊子也以甯子位高故先言之士榮亦輔莊子舉其官名以其主獄事故亦使輔之與晉之獄官對理質正元咺也所引傳曰在襄十年）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爲囚室。○刖音月又五割反寘之豉反）甯子職納橐饘焉。（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已職橐衣囊饘糜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橐音託饘之然反隘於賣反囊乃郎反糜亡皮反）【疏】（注甯俞至者深。○正義曰甯俞親以衣食爲已職者慮君飢渴且防酖毒也詩毛傳曰小曰橐大曰囊橐囊所以盛衣亦可以盛食宣二年傳曰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是也釋言曰餬饘也鬻糜也郭璞曰饘糜也孫炎曰鬻淖糜也然則糜之與鬻稠淖之異名耳）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謂公子適也）（○適丁歷反○）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見賢遍反）【疏】（注晉侯至之事。○正義曰晉侯本意止欲大合諸侯之師共尊事天子以爲臣之名義實無覬覦之心但於時周室既衰天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將數十萬衆入京師以臨天子似有篡奪之謀恐爲天子拒逆或復天子怖懼棄位出奔則晉侯心實盡誠無辭可解故自嫌彊大不敢朝王故召諸侯來會于溫溫去京師路近因加譎諭令王就會受朝天子不可以受朝爲辭故令假稱出狩若言王自出狩諸侯因會遇王遂共朝王得盡君臣之禮皆孔子所謂譎而不正之事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是使王狩之意也公羊以爲踐土與此皆是晉侯召王何休云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案溫去京師路無百里晉侯已能致之於溫何故不能致之於洛何休妄造其辭事非晉侯之意故杜氏正之自嫌彊大不敢朝周耳）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地。○）【疏】（注使若至狩地。○正義曰此傳稱仲尼之語即云書曰明是仲尼新意非舊文也杜以書曰爲仲尼新意亦以此而知之聖人作法所以貽訓後世以臣召君不可以爲教訓故改正舊史舊史當依實而書言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尼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天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使若獵失其地故書之以譏王然釋例曰天子諸侯田獵皆於其封內不越國而取諸人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所故言非其地且明德也義在隱其召君之闕是說改史之意也計天王之狩失地不書因此實非王地借之以改舊史若譏王狩然實不譏王也穀梁傳曰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會于溫言小諸侯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然河陽與溫止是一地天子來就諸侯假辭以稱狩耳左氏無此義但會指所在之地故言溫狩是田獵之所故廣言其地蘇氏云明晉侯之德沒其召君書天子之狩顯其失地使是褒諸侯貶天子所以然者此亦假其失地之文欲明王狩所在非實貶也若隱其召君則全沒不書於義爲可必書天王非地之狩者若全沒其文無以明晉侯尊崇天子之德故書天子出狩諸侯在朝）且明德也。（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弒泄冶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弒音試泄息列反冶音也危疑如字一本危作佹九委反）【疏】（注隱其至明之。○正義曰晉侯所以召王志在尊崇天子故改舊史隱其召君之闕以明晉侯之功德功德謂尊事天子是也已明爲傳所以寫仲尼之意凡所改易皆是仲尼而於河陽之狩趙盾之弒泄冶之罪此三事特稱仲尼曰者史策所書皆實事晉侯召王使狩而作自狩之文是言不實也凡例弒君稱君君無道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弒似君無過也大夫無罪見殺不書其名泄冶忠諫而被殺書名乃罪合死也此三事皆違凡典變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恐人不信須聖言以爲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壬申。公朝于王所。（執衛侯經在朝王下傳在上者告執晚）【疏】（壬申公朝于王所。○正義曰傳之上下例不虛舉經文此虛舉經者終上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之事）丁丑。諸侯圍許。（十月十五日有日無月）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豎掌通內外者史晉史）使曰。以曹爲解。（以滅曹爲解故。○解戶賣反注同又古買反）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鐸待洛反）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復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邪似嗟反舍音捨說音悅行戶郎反下及注同將子匠反屠音徒擊古狄反又音計蔑亡結反復扶又反）

春秋左傳注疏卷十六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六　（僖廿五年至廿八年）

經二十五年

自爲其子來逆　閩本逆誤道

則此人字蕩也　浦鏜挍云字作氏

故但言納不復言歸句　宋本重歸字是也案歸字下屬爲

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　閩本始誤殆

傳二十五年

掖以赴外　詩衡門篇正義引作持以赴外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案說文掖持臂也詩正義作持以意改段玉裁云赴當仆字之誤謂兩持其臂脅自城上投諸城下也作赴則義未顯

遂謂臂下脅上爲掖　閩本實闕下脅上三字

繼文之業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匡輔周室之下

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　石經淳化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無也字

故能爲王所宴饗　岳本饗下有也字

戰克而王饗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言卜筮協吉之下

筮得大有是王享也　閩本監本毛本享作饗

晉侯朝王王饗醴　石經宋本淳熙本足利本饗作享釋文亦作享云注同國語晉語作饗詩彤弓正義引同劉向新序引作享案作享爲正字作饗爲同音假借左氏多用正字說詳成十二年

闕地通路曰隧　山井鼎云禮喪大記疏引此注闕作闕誤也案李善思元賦注引作掘亦非不知古穿地謂之闕地如闕地及泉其一也○今訂正

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　淳熙本監本閩本毛本欑作攢釋文亦作攢非也

晉於是始起南陽（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起作啟不誤）

蓍葛呼曰（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蓍作蒼注同）

蒼葛樊陽人（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樊陽作陽樊不誤）

昬而傳焉（顧炎武云石經傳誤傳案石經此處闕炎武所據乃謬刻也）

掘地爲坎（釋文亦作掘云本又作闕字按此掘字必淺人所改）

乃降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重秦師二字）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閩本壺誤壼石經宋本飧作飧注同岳本作飱閩本監本毛本作餐案飧字當從夕從食正義曰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饑餒下屬爲句案經徑古多通用如楚詞招魂經堂入奧注經一作徑史記高祖本紀夜徑索隱曰舊音經隸辨徐氏紀產碑誰直徑菅即經菅也）

謂經歷飢餒（閩本監本毛本飢作饑非）

經二十六年

不及（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不作弗不誤）

齊人至弗及（閩本弗作不非也）

而書莒挐也（閩本監本毛本挐作拏非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案惠棟云遂世本作述述與遂古字通秦大夫西乞術本亦作遂是也）

魯卿也（正義本卿作大夫云今定本爲魯卿）

凡乞者○求過理之辭（閩本監本毛本○作有誤宋本作深○今訂從宋本）

執謙以逼成其討（宋本討作計與釋例合下合計同○今依計正）

傳二十六年

門人從以爲謚（閩本監本毛本謚作諡非宋本謚作謚案當作謚）

室如縣罄（釋文罄亦作磬盡也石經此處闕諸本作罄程瑤田通藝錄云左傳室如縣罄字从缶从缶與从石同意罄有房室中空之象室無資糧故曰如縣罄也國語作縣磬韋注言魯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縣磬也假借之凡器中空皆謂之罄如詩云瓶之罄矣是也空則有盡義故又謂盡爲罄詩云罄無不宜是也）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也（案石經不字上後人旁增是字非唐刻）

明是適子有疾（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適作嫡）

立其弟熊延（閩本監本毛本延誤延）

左右謂進退在已（宋本岳本已作己不誤正義同）

能左右者謂欲左則左（宋本謂作爲）

劉賈許潁既不守例爲斷（閩本監本毛本潁作穎非也）

經二十七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十三石經春秋經傳集解僖下第七岳本纂圖本僖下有公字並盡三十三年）

杜意當以此爲明年始告（監本毛本告作來）

然若成十三年公會諸侯伐秦（宋本亦作若閩本監本毛本誤作則）

齊人使隰鉏請成（監本毛本鉏誤鉅）

傳二十七年

不廢喪紀（宋本此節正義在禮也注下）

弔贈之數不有廢（足利本有作可）

樂記曰（監本毛本記作紀非也）

責無禮也（釋文作責禮也本或作責無禮者非顧炎武云石經責誤青案石經此處闕炎武所據乃謬刻）

貫三人耳（宋本以下正義四節在何後之有注下）

謀元帥（宋本以下正義二節總入德義利之本也之下）

郤縠可（釋文縠作穀云本又作縠同顧炎武云石經誤作穀案炎武所據乃謬刻）

遵禮以布德（案禮下脫樂字當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狐毛偃之兄（宋本以下正義二節總入未安其居注下）

魏犨爲右（補各本犨作犫下並同）

入務至生矣（宋本以下正義二節總入未宜其用注下）

不詐以求多（纂圖本多下有也字非下句注同）

公曰可矣乎（石經乎字旁增蓋初刊時脫去覆勘增正也）

謂明年戰城濮（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謂作爲非也）

經二十八年

如此許之也（宋本如作於是也）

然魯殺之叢（補毛本之叢作子叢是也今依訂正）

比令公子買楚戍衛（宋本楚上有爲字毛本戍爲楚二字）

唯言晉師陳于莘北（毛本北作比非宋本作此屬下句）

稱君以殺罪之（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君作名不誤）

時國次也（閩本監本毛本也誤之）

則以大小爲序（監本毛本爲作無非也）

杜云襄王聞戰勝（宋本聞下有晉字與傳注合）

傳言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出（閩本監本效作劾案文八年傳作效）

邾人秦人于溫（石經岳本邾人作邾子與穀梁同公羊作邾婁子按石經是也）

若宋向戍之後會（宋本戍作戌是也下同）

許比再會不至（宋本比作此非也）

故因會共伐之（足利本無會字）

故從國逆例（宋本足利逆下有之字）

注晉感至之例（毛本之誤逆此節正義宋本在遂會諸侯圍許注下）

傳二十八年

謂楚人曰（石經宋本無曰字）

謂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成事而歸（宋本岳本足利本謂作詐）

輿人至於墓（宋本此節正義在師遷焉注下）

皆韻如詩賦（閩本監本毛本皆作音）

今定本作謀（監本毛本定作先非也）

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淳熙本居作車非也）

百猶勵也（宋本岳本勵作勱釋文亦作勱字正義同按勵者厲之俗說文所無勱音邁百音陌雙聲也）

注距躍至勵也（宋本此節正義在以徇于師句下）

說文云躍迅也（閩本監本毛本迅作迓非也）

報借齊秦（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報作假是也）

凡二十六年（宋本足利本二作三是也）

則須退辟也（宋本辟作避）

早自也斂（閩本監本毛本也作退亦非宋本作收）

子玉使伯棼請戰（淳熙本玉誤欲石經此處闕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棼作棼不誤釋文亦作棼注同）

先軫曰子與之（宋本以下正義三節總入退三舍句下）

豈在久矣（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矣作乎是也）

食言之爲（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爲作僞）

孟武伯惡郜重曰（宋本郜作郭是也）

通謂僞言爲食言（宋本謂作爲非）

素訓爲上（宋本上作空是也）

鄐邱陵險阻名（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吾且柔之矣注下）

前左水澤（浦鏜挍本左作阻字挍史記淮陰侯列傳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倍古背字背猶後也）

原田每每（案李善注魏都賦作莓莓賈昌朝羣經音辨引作畮畮實一字也）

喻晉君美盛（宋本淳熙本足利本君作軍是也）

姬姓之國在漢北者（山井鼎引足利本之作諸）

子犯審見事宜（淳熙本子作也非也）

令戒勑子玉子西之屬（宋本毛本勑作敕不誤案說文勑勞也從力來聲陸德明云來旁作力俗以爲約勑字是也）

韅靷鞅靽（釋文云韅說文作韅惠棟云案㬎古文以爲顯故傳作韅從古文省）

靷宏軸也（案當作引軸）

有約貿者（閩本實闕約字）

使若大將稍却（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却作郤乃卻之譌）

是大崩（淳熙本纂圖本是上衍不字）

鄉役之三月（釋文鄉本又作曏案說文引傳作曏今傳作鄉古文假借）

鄭伯至而懼（宋本以下正義二節總入注子人氏九名之下）

傅相也（纂圖本相誤規）

命晉侯宥（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宥作侑案周禮多用宥爲侑古文假借字也）

尹氏王子虎（淳熙本尹作奚非也）

注以策至罷晉（宋本以下正義一節入戎輅之服注下）

賜之大輅之服（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大輅案後漢書袁紹傳注引作路是也輅乃俗字耳）

玈弓矢千（監本毛本玈誤旅釋文云玈本或作旅字非也段玉裁云古音旅盧無魚模斂侈之別如盧卽盧聲可證古字假旅爲玈魏三體石經遺字之存於洪氏者文侯之命篇有旅荒寧等字而誤系之春秋傳其斾旅二文一篆一隸卽盧弓盧矢之盧字也魏時邯鄲淳衛敬侯諸家去漢未遠根據尚精蓋左氏叚多古文音義云玈本或作旅此正古本之善小雅彤弓音義亦云玈或作旅字者非此皆陸之疏爾玈之字魏人石經隸體不用則起於魏以後昧於假旅之指而改從元旁也說文無玈字石經矢千上後人據別本旁增十玈二字釋文云本或作玈弓十玈矢千後人專輒加也案詩小雅彤弓正義云傳文直云玈弓矢千定本亦然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十是本無十玈二字俗本有者誤也）

彤弓玈黑弓（段玉裁挍本弓並作也是也）

注彤赤至征伐（宋本以下正義四節總入王慝注下）

以服射甲革椹質者（宋本服作授是也）

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宋本豻作豣是也毛本侯誤猴）

見諸近射田獵（宋本毛本見作用是也）

秬鬯一卣（淳熙本卣誤卤注同）

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閩本監本伍作五非也）

重耳敢再拜稽首（此本拜稽二字誤作小字注今訂正）

自襄牛出（監本自字上○應作注）

皆奬王室（釋文亦作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獎）

明神殛之（釋文殛本又作極誅也下是糾是殛同爾雅殛誅也小雅菀柳魯頌閟宮正義引並作極是極與殛通也）

俾隊其師（釋文俾作卑云本亦作俾）

注奬助至能也（宋本此節正義入能以德攻注下）

餘皆釋言文注（案注字衍宋本無）

及其元孫也（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其作而是也）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案說文引作璿弁玉纓張衡集引同釋文弁作玣云本又作弁）

弁以鹿子皮爲之（監本子誤孟）

瓊玉之別名（淳熙本瓊作璚案璚與瓊同）

侯伯七（閩本監本侯誤諸宋本毛本侯上衍諸字）

衛風淇奧篇也（閩本監本毛本奧作澳非也）

余賜女孟諸之麋（案禹貢作孟豬正義云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

注孟諸至曰麋（宋本此節正義在弗致也之下）

導荷澤（宋本荷作菏）

水草交爲湄（監本水誤氷）

則衆意皆阻（宋本阻作沮）

裨竈請用瓘斝禳火（監本毛本斝作斚非也閩本作斝謬）

無所愛惜爲勁（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勁作勤不謬）

王時別遣追前使（淳熙本遣誤遺）

注夷謚（宋本此節正義在亡大旆之左旃注下非是）

武子甯俞也（葉抄釋文俞作渝）

有渝此盟以相及也（監本有誤者）

奄甯子未備（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奄作掩是也）

聞君至（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君作公非也）

捉髮走出（淳熙本髮誤髪）

注牛馬至失之（宋本以下正義摠入亡大旆之左旃節注夷謚疏後）

爲別失馬牛（閩本監本毛本作失牛馬）

掌此三事而不脩（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三作二是也）

注愷樂也（宋本此節正義入討不服也注下）

故使叔鍼莊子爲主（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無叔字是也）

先驗吏卒之義（岳本義下有也字）

爲治獄吏褻尊者也（閩本監本毛本褻作䙝非也）

深室別爲囚室（纂圖本監本毛本別作則非也）

橐衣囊（宋本衣下有之字）

饘麋也（宋本岳本足利本作糜也不誤正義同）

言其忠至所慮者深（宋本至作主）

注甯俞至者深（宋本此節正義在立公子瑕注下）

注晉侯至之事（宋本以下正義二節總入言其非地也注下）

故自嫌彊大（閩本監本毛本彊作强與注合）

此亦假其失地之文（監本毛本亦誤一）

泄治之罪（此處泄字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並不作洩此本字之僅存者）

故改舊史（閩本監本毛本改作解非）

有日無月（纂圖本監本毛本無誤有）

今復增置三行（纂圖本監本毛本今誤合）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七

（僖二十九年盡三十三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介音界國名黔巨廉反又音琴陬子侯反又側留反○）公至自圍許。（無傳）○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翟直歷反大倉音泰）疏（注翟泉至稱人○正義曰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唯言諸侯之卿會魯君罪耳不言罪魯侯與子虎知其亦有罪者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彼爲趙武敵公貶之稱人而文不沒公此沒公不書明公別有罪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云云會王世子于首止王世子不盟也九年公會宰周公云云于葵丘宰周公不盟也往年踐土之會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宣七年黑壤之會王叔桓公臨之王之公卿皆不與諸侯共盟則知諸侯不合盟王臣王臣不合與於盟今王子虎亦貶稱人知魯侯諱盟天子大夫故沒公不書也王子虎違禮下盟故貶稱人）○秋。大雨雹。（○雨于付反傳同雹蒲學反）○冬。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魯縣東南有昌平城○衍以善反）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饋其媿反芻初俱反）疏（饋之芻米○正義曰周禮掌客天子待諸侯之禮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餼四牢車禾視死牢牢十車則禾五十車車米視生牢牢十車則米四十車侯伯饔餼七牢禾四十車米三十車子男饔餼五牢禾三十車米二十車芻薪皆倍禾也聘禮卿饔餼五牢禾三米與子男同其附庸執帛與公之孤同則饔餼亦五牢禾三十車米二十車薪芻倍禾則此饋之芻米芻六十車米二十車）○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憖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轅音袁濤音桃憖魚覲反向式亮反）疏（且謀伐鄭○正義曰晉侯受命鄭伯傳王踐土與溫二會咸在鄭無救晉之狀而此會謀伐鄭者文公昔嘗過鄭鄭不禮焉城濮戰前鄭復如楚雖以楚敗之後畏威來會晉侯以大義受之內實懷恨此會鄭人不至必有背晉之心故謀伐之也晉語城濮戰下稱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陴鄭人以名寶行成公不許得叔詹將亨而舍之左傳無伐鄭之事蓋溫會以後已嘗伐鄭鄭至今未服故此會謀伐明年遂與秦圍之傳曰且貳於楚也楚鄭自知負晉故有貳心也○注經書至後會○正義曰經若貶卿稱人傳則言其名氏若傳無名氏則本是微人此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此是實蔡之微者秦是大國小子憖名見於傳而在蔡之後若宋向戌之後會也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傳曰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宋是大國常在鄭先向戌既以會公貶又以後至退其班使在鄭下此小子憖既以會公貶又退之在蔡下若彼宋向戌之後會也然向戌後會傳爲發之經書良霄以駮向戌之後今小子憖既是後會傳不爲發又不書蔡人之名以駮之者但秦辟陋西戎未同中國蔡人又蔡之微者不合書名故傳不發之經不貶責也公孫固序在齊上者蓋爲大司馬尊於歸父歸父雖執齊政不廢身非上卿如管仲之類猶文十七年陳公孫寧襄二十七年陳孔奐皆序在衞下杜云非上卿即此類也）卿不書。罪之也。（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輯音集又七入反瀆徒木反上時掌反又如字與音預）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重直用反）疏（注大國至發之○正義曰昭二十三年傳叔孫婼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是其可以會伯子男也諸卿見貶兼有此闕謂諸侯卿既上盟天子大夫又上敵公侯故云兼案杜上注經云諸侯大夫違禮盟公侯又注傳云諸侯大夫上敵公侯則是唯責諸侯大夫上敵公侯不責上盟天子之使而言兼有此闕者以魯君上盟天子之使已諱而不書則諸侯之臣罪在可悉故傳云卿不書罪之略言其事故杜經傳二注唯言敵公侯不云盟王使以其可知故也劉炫以爲直責其敵公侯不責其盟王使以規杜氏必如劉義則是君盟王使乃爲有罪臣盟王使無貶責使是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聖人垂訓豈若是乎）○秋。大雨雹。爲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一歲再來故加之○復扶又反好呼報反下同）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犧許宜反）疏（注傳言至之情○正義曰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鄭玄云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東北夷所獲然則介葛盧是東夷之國其土俗有知者故介葛盧曉之）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衞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疏（注咺見至稱君○正義曰咺既稱名故知以訟君立瑕爲咺之罪狀春秋之世諸侯雖簒弒而立已列於會雖復見弒即成爲君齊商人蔡侯班之屬是也瑕立雖已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若既不成君即與元咺同爲國討之辭元咺先死故稱衞殺及也瑕若成君當據周歂冶廑爲文書曰衞弒其君瑕）衞侯鄭歸于衞。（魯爲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例在成十八年○爲于僞反）○晉人、秦人、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函音咸氾音凡傳同）介人侵蕭。（無傳）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兼如字又經念反）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報宰周公）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間間廁之間）夏。狄侵齊。（齊晉與國）○晉侯使醫衍酖衞侯。（衍醫名晉侯實怨衞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衍以善反酖音鴆）疏（注衍醫至酖毒○正義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殺其親則正之鄭玄云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春秋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衞侯歸之於京師坐殺其弟叔武如鄭彼言則衞侯合死而云罪不及死者衞侯之心疑叔武耳前驅歂犬卜君意而殺之非衞侯命殺也公知其無罪枕股而哭又命殺歂犬是則殺非公意也故不至死若然則是衞侯無罪而往年衞侯與元咺訟衞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者用讒疑賢弟爽盟先期入是衞侯之罪也罪不合死而晉侯心怨欲得殺之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若不治疾不得使醫故知因治疾也魯語云晉人執衞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酖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衞君殆無罪矣今晉侯酖衞侯而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是罪不合死之事也）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甯俞視衞侯衣食故得知之）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雙玉曰瑴公本與衞同好故爲之請○公爲于僞反注同瑴音角好呼報反）秋。乃釋衞侯。○衞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恐元咺距己故賂周冶○歂市專反冶音也廑音覲又音謹人名也漢書音義云音勤字也鄭氏音勤）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不書殺賤也○適丁歷反）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疏（注服卿至受命○正義曰言祀先君而服將命知其將入廟也必入廟者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命臣必在廟而王制云爵人於朝者朝上詢於衆人位定然後入廟受命今世受官猶然）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見周歂死而懼）○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過古禾反）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南）疏（注此東氾○正義曰劉炫云二十四年王出適鄭處于氾注云鄭南氾也釋例土地名僖二十四年氾下云此南氾也周王出居于氾楚伐鄭師于氾襄城縣南氾城是也此年氾下云此東氾也秦軍氾南晉伐鄭師于氾滎陽中牟縣南氾澤是也杜考校既精當不徒爾尋討傳文未見杜意）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佚音逸）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

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縋丈僞反縣音玄）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爲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倍鄰。（陪益也○焉於虔反下焉取之同倍蒲回反）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舍音捨又如字共音恭本亦作供使所吏反）〔疏〕注行李使人○正義曰襄八年傳云一介行李杜云行李行人也昭十三年傳云行理之命杜云行理使人李理字異爲注則同都不解理字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注國語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訓之爲吏故爲行人使人也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朝如字注同版音板背音佩）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封疆也肆申也○厭於鹽反疆居良反）若不闕秦。將焉取之。〔疏〕不闕秦焉取之○正義曰沈云不闕秦家更何處取之言有心取秦先謀取鄭言滅秦以將利晉益大疆土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爲鄭守○說音悅爲于僞反）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力不及此。（請擊秦也夫人謂秦穆公○夫音扶注同）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爲亂也○知音智）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蘭鄭穆公）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晉東界○與音預）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二子鄭大夫言穆公所以立）○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昌歜昌蒲葅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閱音悅歜在感反葅莊居反熬五刀反）〔疏〕注昌歜至象虎○正義曰昌歜饗之所設必是籩豆之實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其實有昌本麋臡鄭玄云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葅彼昌本可以爲葅知此昌歜卽是昌蒲葅也齊有郇歜魯有公甫歜其音爲觸說文云歜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不知其字與彼爲同爲異偏檢書傳昌蒲之草無此別名未知其所由也此云白黑下云嘉穀穀之白黑唯稻黍爲然下云鹽虎形知其形象虎也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疏〕辭曰至堪之○正義曰周禮掌客王巡守百官從者所過之國共其積膳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宰周公是天子三公其主國待之當尊於國君但周公自謙不敢當比國君耳既云備物之饗以象其德及說備物之下卽云以獻其功功德互見之耳獻其功者獻謂呈見旌表之也備設以象德薦獻以見功故象獻分配爲文○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疏〕注公既至曰初○正義曰經書實行之事傳說將命之初故云命之將聘于周未行又命之遂聘于晉今其從周卽去更不迴也賈服不曉傳意解爲先聘晉後聘周故杜詳說之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繫曹不用師徒故曰取）〔疏〕注晉分至曰取○正義曰濟西之田實是曹地晉文分以賜魯故不繫於曹不繫晉者晉本意賜諸侯不爲己有故亦不繫晉也昭四年傳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取田取邑義亦同也○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疏〕注龜曰至縱也○正義曰龜曰卜曲禮文也洪範稽疑云龜從筮從謂從人之心也人心欲吉不從是不吉也卜郊不吉不復爲郊牲無所用故免牲免猶縱放不殺之也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左傳無說其事或然也桓五年傳例曰凡祀啓蟄而郊啓蟄周之三月也今於夏四月卜郊者傳舉節氣有前有却但使春分未過仍得爲郊故四月得卜郊也故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間之以閏月故節不必得恆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恆在其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得過春分耳是言四月得郊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必十日之前豫卜之也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爲四卜也此言四卜郊不從襄七年三卜郊不從公羊傳曰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今左傳以爲禮不卜常祀則一卜亦非不云四非而三是異於公羊說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分扶問反）〔疏〕注三望至之辭○正義曰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鄭玄以爲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竟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卽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今杜亦從之以襄九年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楚語云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及其土地之山川注國語者皆云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也非二王後祀分野星辰山川也以此知三望分野之星國內山川其義是也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於時夏之二月日在降婁傳稱去衛地如魯地於十二次豕韋衛地降婁魯地魯祭分野之星其祭奎婁之神也此三望者因郊祀天而望祭之於法不獨祭也魯既廢郊天而獨脩小祀故曰猶公羊穀梁皆云猶者可止之辭○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無傳自爲其子成昏○爲于僞反）○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辟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難乃旦反顓音專頊許玉反虛起魚反）〔疏〕注辟狄至帝丘○正義曰傳稱狄圍衛衛遷于帝丘蓋有阻險可以辟狄難也釋例曰帝丘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虛東郡濮陽縣是也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竟音境）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重直龍反注同方音房與音預）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洮吐刀反傳音附盡津忍反樂音洛）〔疏〕重館至曹地也○正義曰魯語說此事云獲地於諸侯爲多臧文仲反既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今一言而辟竟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常祀）〔疏〕注諸侯至常祀○正義曰明堂位稱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天子命之則爲常祀故郊爲魯之常祀也記言正月謂周正建子之月與傳啓蟄而郊其月不同禮記是後儒所作不可以難左傳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必其時）而卜其牲日。（卜牲與日知吉凶）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疏〕注既得至曰牲○正義曰上云卜其牲日則牲之與日俱卜之也必當先卜牲而後卜日卜得吉日則改牛爲牲然則牛雖卜吉未得稱牲牲是成用之名不可改名爲牲更卜吉凶明知卜牛在卜日之前也此言免牲是已得吉日牲既成矣成七年乃免牛是未得吉日牲未成也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怠於古典慢瀆龜策）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行戶郎反）趙

衰爲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爲新軍帥○帥所類反）〔疏〕（趙衰爲卿○正義曰晉語云文公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後又使爲卿讓於狐偃狐毛卒又使爲卿讓於先且居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衞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故蒐于淸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下軍先都佐之如彼文止謂趙衰作五軍故特言趙衰爲卿以見之於時舊三軍之將佐先軫將中軍郤溱佐之先且居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胥臣佐之國語有其文也）○冬。狄圍衞。衞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疏〕（卜曰三百年○正義曰案史記衞世家及年表衞從此年以後歷十九君積四百三十年衞元君乃從于野王元君卒子角代立秦滅衞廢角爲庶人）衞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上曰音越或人實反非也相息亮反注及下同夏戶雅反下同）〔疏〕（注相夏至祭也○正義曰夏本紀禹生啓啓生太康及仲康仲康生相是爲啓之孫也周禮祭人鬼曰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猶饗也○歆許金反）杞鄫何事。（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衞之罪也。（言帝丘久不祀相非衞所絕）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間間廁之間）請改祀命。（改祀相之命）〔疏〕（注改祀相之命○正義曰昭七年傳稱晉居夏虛祀鯀而晉侯疾瘳此衞居帝丘而不合祀相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載在祀典傳稱賓爲夏郊三代祀之周室既衰晉爲盟主當代天子祭絕祀之神故祭鯀爲得禮相無功德於民惟當子孫自祭故稱杞鄫何事非衞之罪與鯀異也）○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傳爲納瑕張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惡烏路反下同）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無傳文公也三同盟○捷在妾反）〔疏〕（注文公也三同盟○正義曰經無其葬故言其諡也捷以莊二十二年卽位至此與魯十餘同盟言三同盟者但杜數同盟不例若同盟少者數先君之盟或數大夫之盟或數經不書盟而傳載盟者若同盟多者唯數今君或就今君之中數其大會盟之顯著者此言三同盟者皆據王臣臨盟則八年盟于洮九年于葵丘二十八年于踐土是也劉炫不尋杜意而規其謬非也）○衞人侵狄。（報前年狄圍衞）○秋。衞人及狄盟。（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廬力於反帳張亮反）〔疏〕（注不地至帳盟○正義曰會狄于欑函言地今不言地故云就廬帳盟廬帳卽是狄人所居之處上云衞人侵狄及狄盟猶若公如晉及晉侯盟是指其所居之處故不言地也劉炫云春秋之時戎狄錯居中國此狄無國都處所直云及狄盟盟於狄之處也以狄俗逐水草無城郭宮室故云就廬帳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同盟踐土翟泉）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爲和同○使所吏反）○夏。狄有亂。衞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衞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宮焉○窆彼驗反一木作塗）〔疏〕（注殯窆至宮焉○正義曰周禮鄉師職云大喪及葬與匠師御柩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昭十二年傳曰日中而塴禮記皆作封封塴窆聲相近而字改易耳皆謂葬時下棺之名也殯則攢置於西序亦是下棺於地故殯爲窆棺也晉武公自曲沃而兼晉國曲沃有舊時宮廟故公卒而往殯焉禮諸侯五日而殯案經文以己卯卒庚辰是卒之明日卽將殯者以曲沃路遠故早行耳禮在牀曰尸在棺曰柩下云棺有聲明是斂於棺而後行也）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呴聲○柩其救反禮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呴呼口反）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過古禾反又古臥反軼直結反又音逸）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也○籥餘若反）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蹇紀輦反）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將害良善○悖必內反）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疏〕（注孟明至乙丙○正義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爲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古人之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而連言之其術丙必是名西乞白乙或字或氏不可明也譜云或以爲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案傳稱蹇叔之子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是西乞白乙則爲將師不得云與也或說必妄記異聞耳）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疏〕（中壽○正義曰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下壽八十言其過老悖不可用○孟子本或作孟今壽音授又如字拱九勇反）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殽本又作崤戶交反及劉昌宗音豪澠緜善反緜忍反與羊恕反）殽有二陵焉。（大阜曰陵）〔疏〕（注大阜曰陵○正義曰釋地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爲陸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高大爲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皐夏桀之祖父○夏戶雅反注同皐古刀反）〔疏〕（注皐夏桀之祖父○正義曰夏本紀文桀父名發桀名履癸）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辟音避谷古木反又音欲嶔許金反又音欽本或作嵐力含反惡烏路反）〔疏〕（注此道至高道○正義曰此道見在殽是山名俗呼爲土殽石殽其阨道在兩殽之間山高而曲兩山參差相映其下雨所不及故可以辟風雨也公羊傳曰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卽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此注言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者杜氏此言或取公羊之意嶔字盡從山但嶔巖是山之貌而云相嶔文亦不順未能審杜意也何休云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辟風雨）必死是間。（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爲明年晉敗秦于殽傳○爲于僞反）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故言及○背音佩掎居綺反陳直覲反）〔疏〕（注晉侯至言及○正義曰杜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故知諱在喪用兵以賤者告也襄十四年傳戎子駒支自陳此事云謂我諸戎四嶽之裔冑且此云姜戎知是姜姓之戎也角之掎之皆彼傳文耳彼云晉禦其上戎亢其下是不同陳故言及也諸戰之陳共用師不言及者皆同陳也）○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郤缺稱人者未爲卿○訾子斯反）〔疏〕（注太原至爲卿○正義曰劉炫云案傳晉侯親兵先軫死敵則將帥非郤缺也而稱人者晉諱而以微人告今知不然者以戰于殽文公未葬故諱其背殯用兵此則文公既葬之後於禮得從戎事又敗狄有功又何恥諱而以微者告故杜云郤缺稱人未爲卿劉以晉侯稱人同於殽諱而規杜氏非也）○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無傳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隕于敏反）〔疏〕（注書時至爲災○正義曰此在十二月下杜以長厤校之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謂經十二月爲誤遂以此經四事皆爲十一月夏之九月霜不應重重又不能殺草所以爲災也此云隕霜不殺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意言菽重草輕也）○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晉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

而下。（王城之北門胄兜鍪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胄直救反兜丁侯反鍪亡侯反將子匠反）〔疏〕注王城至不下○正義曰成二年傳稱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張侯曰矢貫予手及肘左輪朱殷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大將居中也宣十二年傳稱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樂伯云射左以菆是射在左而御在中也鄭玄詩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車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乘繩證反下及注皆同輕遣政反下同）〔疏〕注謂過至示勇○正義曰服虔云無禮謂過天子門不櫜甲束兵而但免胄呂氏春秋說此事云師行過周王孫滿曰過天子之城宜櫜甲束兵左右皆下然則過天子門當卷甲束兵以古有此禮或出司馬兵法其書既亡未見其本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脫他活反易以豉反）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先悉薦反注有以先之同犒苦報反賈音古遺唯季反）〔疏〕注商行至先之○正義曰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鄭玄云行曰商處曰賈易云商旅不行是商行賈坐而言行賈者相形以曉人也乘車必駕四馬因以乘爲四名禮言乘矢謂四矢此言乘韋謂四韋也遺人之物必以輕先重後故先韋乃入牛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四馬不如坐進此道是古者將獻饋必有以先之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步師步猶行也從才用反下同腆他典反爲于僞反下爲吾子同積子賜反下同）〔疏〕注腆厚至菜薪○正義曰腆厚淹久皆常訓也周禮大行人云王待諸侯之禮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積皆謂米禾芻薪知此亦然案掌客上公五積皆視飧牽鄭注云飧牽謂牽牲以往不殺也亦有米禾芻薪鄭又注云上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積既視飧則米禾芻薪與飧同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遽其據反傳張戀反）〔疏〕注遽傳車○正義曰釋言云馹遽傳也孫炎曰傳車驛馬也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秦師○秣音末穀馬也說文作䬴云食馬穀也）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餼許氣反牲腥曰餼牲生曰牽）〔疏〕注資糧至羊豕○正義曰聘禮歸飧饔餼五牢飪一牢腥一牢餼一牢以飪是熟肉腥是生肉知餼是未殺故云生曰餼牛羊豕可牽行故云牽謂牛羊豕也爲吾子之將行也。（示知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皆囿名○圃布古反）〔疏〕注原圃具囿皆囿名○正義曰下注云中牟縣西有圃田澤則原圃地名以其地爲囿知與具囿皆囿名也囿者所以養禽獸故令自取其麋鹿焉天子曰苑諸侯曰囿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使秦戍自取麋鹿以爲行資令敝邑得閒暇若何猶如何閒中牟縣西有圃田澤○麋亡悲反閒音閑注同令力呈反）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敏審當於事○勞力報反注同賄呼罪反當丁浪反又如字）〔疏〕注迎來至於事○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及聘事皆畢乃去賓遂行舍於郊公使卿贈如覲幣是來有郊勞去有贈賄也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爲公如齊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與也○奉扶用反注及下同）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縱子用反下同施始鼓反注及下同）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言秦以無禮加己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數所主反背音佩）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衰七雷反絰直結反）梁弘御戎。萊駒爲右。（萊音來）○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爲俗記禮所由變）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二帥孟明等○嬴音盈帥所類反注同妻七計反嫡丁歷反）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厭於豔反又於鹽反戮音六逞勑領反拘音俱卒寸忽反）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墮毀也○墮許規反長丁丈反）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唾他臥反驂七南反）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纍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纍力追反釁許覲反）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待之於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過也○鄉許亮反替他計反眚所景反掩於檢反）○狄侵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復扶又反）○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箕音基種章勇反）〔疏〕郤缺獲白狄子○正義曰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彼書於經而此不書者蓋略賤之不以告也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首）面如生。（言其有異於人）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臼季胥臣也冀晉邑耨鋤也野饋曰饁○臼其九反使所吏反過古禾反又古臥反耨乃豆反鉏田也饁于輒反字林于劫反鋤本又作鉏仕居反饋其位反餉也）〔疏〕注臼季至曰饁○正義曰世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斪斸謂之定李巡曰鋤也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耘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釋名云耨鋤嫗媷禾也釋詁云饁饋也孫炎曰饁野之饋也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謹敬也）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芮如銳反殺音試或如字）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禹鯀子○殛紀力反也鯀古本反禹父也）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康誥周書祗敬○實相息亮反不共音恭）〔疏〕康誥至及也○正義曰此雖言康誥曰直

（引康誥之意耳非康誥之至文也彼云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其意言不慈不祗不友不恭各用文王之法刑之不是罪子又罪父刑弟復刑兄是其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言可取其善節○葑芳逢反菲芳匪反）〔疏〕（注詩國至善節○正義曰彼毛傳曰葑須也菲芴也釋草云須葑蓯孫炎曰須一名葑鄭玄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釋草又云菲芴也孫炎曰葍類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也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烝鬻爲茹滑美又可以爲羹是也此二菜其根有惡詩故云上善下惡食之者取善節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且子徐反將子匠反）〔疏〕（注且居至進之○正義曰且居父在之時已將上軍以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復扶又反又音服）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軍列○行戶剛反）○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瑕奔楚三十一年）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桔戶結反柣大結反覆芳服反注同汪烏黃反）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髡苦門反屯徒門反）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鄭文公夫人也鄶城故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傳言穆公所以遂有國○斂力豔反鄶古外反）○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泜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夾古洽反一音古協反泜音雉又直里反王又徒死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陳直覲反注同）遲速唯命。不然紓我。（紓緩也○紓音舒一音直呂反）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爲老○費芳味反）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故譖之○遁徒困反）○葬僖公。緩。（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自此以下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也皆當次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編必連反又布千反倒丁老反）〔疏〕（注文公至倒錯○正義曰經書十二月下云乙巳公薨杜以長厤推之十一月十二日有乙巳乙巳非十二）月文元年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故王四月并閏爲七月禮當五月而葬今乃七月始葬故傳曰緩也左氏爲傳凡有譏者皆先言所譏乃復述其事自此以下不論葬緩既言之緩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皆事與葬連故文相次耳僖公葬在明年而此年有傳知其當在明年經葬僖公下今在此者簡編倒錯故爾杜以此年空說葬事而其上無經文元年空舉經而其下無傳故謂此年之傳當在彼經之下於理誠爲順序於文失於重疊此云葬僖公彼又云葬僖公重生文者亦既錯謬必乖其本或由編絕之處三字分簡彼有葬無公此有公無葬後人並添足之致使彼此共剩一文耳若其（不然不知所以謬也）作主。非禮也。（文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祔音附）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立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烝之承反禘大計反）〔疏〕（凡君至於廟○正義曰釋例云此諸侯之）禮故稱君君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既已遠矣神形又不可得而見矣孝子之思彌篤徬徨求索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宗廟則復用四時烝嘗之禮也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此皆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其意與此注同文少詳耳劉炫云既言作主非禮因言作主祭祀吉凶之節凡諸侯之薨葬日而虞從是以後間日一虞七虞之後明日而爲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而作祔祭以新死之神祔於祖父於此祔祭而作木主以依神其主在寢特用喪禮祭祀於在寢之主其四時常祭祔祠烝嘗及三年喪畢爲大祀禘祭並行之於廟正禮當如是耳今以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僖公木主是作主大緩故爲非禮也○注既葬至大夫○正義曰檀弓曰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雜記曰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曰三虞卒用剛日如士虞之禮諸侯七虞其六虞用柔日最後虞改用剛日間一日乃卒哭卒哭亦用剛日則諸侯卒哭在葬後十四日也然始免喪與葬不得相遠共在一月之內故杜每云既葬卒哭衰麻除是其不甚相遠然喪事先遠日則葬在月半之後葬後行虞虞後卒哭所以得同月者但卜葬雖先遠日但葬是喪之大事又有虞祔之祭當應及早爲之使得容其虞祔禮云喪事先遠日謂練祥禫除之屬晉平公之喪大夫欲見新君王與文伯宴樽以魯壺皆是既葬之後未卒哭之前雜記曰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釋例云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七虞九虞杜所不用或云杜亦同之解云此注言虞則免喪者謂七虞皆畢乃免喪免喪後日而卒哭也理亦通耳檀弓曰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是於葬前奠而不祭至虞乃爲喪祭卒哭乃爲吉祭也自初死至於卒哭晝夜哭無時謂之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自此以後唯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於此除喪全不復哭也檀弓於卒哭之下云明日祔於祖父士虞記亦云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是以新死之神祔之於祖也於此之時葬已多日尸柩既已遠矣孝子思慕彌篤彷徨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几筵以依神也作主致之於寢特用喪祭之禮祭之於寢不同祭之於宗廟也大夫以下不得稱君此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耳不得通於卿大夫也文二年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鄭玄注禮用公羊之說以爲虞已有主此傳稱祔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不可以公羊而疑左氏也○注冬祭至於吉○正義曰周禮禮記諸文皆有之也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其餘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不廢也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乃爲大祭於大廟以審昭穆謂之爲禘於是新死者乃得同於吉也釋例曰舊說以爲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烝嘗案傳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脩官烝於曲沃會于溴梁其冬穆叔如晉且言齊故晉人荅以寡君之未禘祀其後晉人徵朝于鄭鄭公孫僑云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膰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是言知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事也釋例又曰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節計除喪即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唯見莊公之速他非時之議也如例所言除喪即吉禘遂以三年爲常則新君即位二年而禘五年又禘八年又禘僖八年禘於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得三年之常期也案元年夫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禘耳而得八年禘者哀姜之喪不爲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計閔公之喪數之耳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計非禘年而爲禘者釋例曰書於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於襄公亦其義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唯書此數事祭雖得常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如杜此言昭十五年雖非禘年用禘禮故稱禘也鄭玄解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杜解左傳都不言祫者以左傳無祫語則祫禘正是一祭故杜以審諦昭穆謂之爲禘明其更無祫也古禮多亡未知孰是且使禮傳各從其家爲之說耳劉炫云以正經無祫文也唯禮記毛詩有祫字耳釋天文禘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祫大於禘焉得稱大乎

春秋左傳注疏卷十七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七　（僖二十九年盡三十三年）

經二十九年

玉子虎違禮下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玉作王是也）

會王世子于首正（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正作止不誤）

傳二十九年

春葛盧來朝（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春下有介字是也）

及其閈（浦鏜正誤及作反案國語作反）

將亭而舍之（宋本亭作亭與國語晉語合）

故有貳心也（宋本監本毛本貳作二）

兼有此闕（宋本闕下有者字）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閩本監本以下誤增其字）

經三十年

傳三十年

皆十瑴（岳本瑴作彀非）

注服卿至受命（宋本此節正義在辭卿注下）

秦軍氾南（石經氾作汜釋文作氾音凡翻岳本同是也）

在熒陽中牟縣南（閩本監本毛本脫南字熒誤滎宋本作熒按宋本最善不應亦作滎陽蓋慶元重刻時淺人所改也）

尋討傳文（閩本監本毛本文作云非也段玉裁云此疏有脫誤）

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石經然上有雖字案碑文乃唐人重刻增入必有所據）

焉用亡鄭以倍鄰（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倍作陪宋本釋文亦作陪案錢大昕云从𨸏爲正）

陪益也（閩本監本毛本陪作倍非）

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補諸本作舍鄭此誤作鄰今訂正）

注行李使人（宋本此節正義在君亦無所害句下）

訓之爲吏（監本毛本訓誤順）

肆申也（宋本申作由非）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石經作不闕秦焉取之後人于不字上旁增若字焉字上旁增將字刻本輒據石經續補之字妄增唯宋本不誤考文提要同案正義本無若將二字）

不闕秦焉取之（宋本此節正義在鄭人盟句下）

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楊作揚下同）

微夫人力不及此（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本上有之字是也）

昌歜昌蒲菹（葉抄釋文菹作葅宋本正義同是也）

昌本昌蒲根（各本作根此本誤作相今改正）

齊有邴歜（閩本歜誤鄹）

經三十一年

取田取邑義亦同也（重脩監本田作曰非也）

爲之緇衣熏裳（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熏作纁考穀梁傳作熏裳按據儀禮則熏古文纁今文也）

皆郊祀望而祭之（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皆下有因字）

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岳本前後並作脩惟此處作修）

國中山川（監本毛本中誤之）

因郊祀天而望祭之（監本毛本祀作祭非）

蓋有阻險可以避狄難也（閩本監本毛本阻險作險阻）

傳三十一年

晉新得諸侯（顧炎武云石經新誤親案石經此處闕所據乃謬刻也）

東傅于濟（顧炎武云石經傅誤傳所據亦謬刻）

重館至曹地也（宋本無也字非也）

注諸侯至常祀（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可也句下）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閩本監本毛本路作輅韣作韇按作路作韣是也）

不可改名爲牲（閩本監本毛本可改名三字誤作吉日不此本修板誤同牲誤性○今改正）

慢瀆龜策（監本毛本慢作漫非也）

卜曰三百年（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相奪予享注下）

相奪予享（岳本予作子翻本仍作予不誤宋本亦誤子）

非衛所絕（纂圖本毛本絕作誠非）

經三十二年

故言其諡也（案諡當作謚宋本多作謚者必是慶元重刻時所改）

而規其謬非也（宋本謬作繆）

會狄于欑函（閩本監本毛本欑作攢非也）

故不言地也（閩本監本毛本脫也字）

以狄俗逐水草（閩本監本毛本以作此非也）

傳三十二年

殯窆棺也（釋文窆一本作塗字按塗是也殯用塗不可云窆葬乃云窆）

執斧以涖匠師（閩本監本毛本涖作蒞）

殯則欑置於西序（閩本監本毛本欑作櫕字按禮記喪大記从木作欑从手者非也說文無欑）

中壽（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余收爾骨焉節注下）

晉人禦師必於殽（釋文殽本又作崤案後漢書龐參傳云孟明視喪師於崤）

殽有二陵焉（毛本有誤在案李善注西都賦引傳作崤）

其阨道在兩殽之間（監本毛本阨作阸誤應作阨）

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閩本監本毛本亦作也與公羊合宋本作故屬下讀）

經三十三年

晉侯韓背喪用兵（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韓作諱案正義亦作諱淳熙本作驊非也）

戎子駒友之先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友作支是也）

諸戎掎之（釋文亦作掎纂圖本毛本掎誤犄）

晉諱而以微人告（浦鏜正誤人作者）

又何恥諱而以微者告（浦鏜正誤又作有）

傳三十三年

春晉秦師過周北門（案晉字衍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並無）

故左右下御不下（閩本上下字誤不）

入險而脫（顧炎武云石經入誤人案碑入字右邊闕炎武所據乃謬刻也）

故先韋乃入牛（宋本牛下有也字）

爲從者之淹（顧炎武云石經淹誤流案石經此處闕炎武所據亦謬刻也）

注腆厚至莱薪（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且使遽告于鄭注下）

皆視飧牽（毛本飧作餐亦非宋本作飧下同○今並改作飧後不悉出）

馹遽傳也（閩本監本毛本馹作驛非也）

▲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案傳文七字注文七字此本閩本並脫據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有此傳注）

則束載厲兵秣馬矣（釋文云秣說文作䬴云食馬穀也閩本監本誤作抹）

注資糧至羊豕（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杞子奔齊節下）

歸飧饔餼五牢（毛本飧作餐非宋本作飧從夕不從歹）

猶秦之有具囿也（山井鼎云宋本囿作圃考文所謂宋本即此本也此本初刊作圃後改從閩監文）

弨鍾山札記云宋時本是具圄今本作具圄引初學記水經注高誘呂氏春秋注並作具圄爲是案唐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及諸刻本皆作圄

以閒僘邑若何（石經初刻閒誤閑重勘工）

逢孫揚孫奔宋（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揚作楊）

孟明曰（淳熙本曰誤白）

注迎來至於事（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爲公如齊傳下）

曰彼實構吾二君（石經初刻作構是也後改從才旁宋本監本毛本作搆）

○狄侵齊因晉喪也（監本○誤注字）

郤缺獲白狄子（宋本以下正義五節總入亦未有軍行注下）

搹枘尺此其度也（宋本枘作柄案呂氏春秋任地篇作柄○今訂作柄）

欲殺文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殺作弑）

舜之罪也殛鯀（石經鯀字缺刻初刻似作鮌）

祇敬（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敬下有也字）

詩曰采葑采菲（宋本曰作云石經此處闕）

莖麄葉厚而長（宋本麄作麤案麄俗麤字）

三月中烝煮爲茹（宋本烝作蒸）

詩故云上善下惡（閩本詩作時是誤字按詩故謂詩之訓故）

外僕髡屯禽之以獻（石經宋本凡髡字皆作髨是也○今依訂正）

注文公至倒錯（宋本此節正義入非禮也注下）

乙巳非十二月（山井鼎云宋板無二字案此本二字擠增）

致使彼此共剩一文耳（宋本剩作乘）

新主既立特祀於寢（宋本岳本足利本無立字與正義合）

徬徨求索（宋本徬作彷）

文少詳耳（閩本監本毛本少作小非也）

礿祠烝嘗（監本毛本祠作祀非也）

卒哭明日（浦鏜云案士虞禮無卒哭二字當作既夕也案浦鏜說大誤士虞記明日以其班祔注云卒哭之明日也）

作主致之於殯（閩本監本毛本致作置）

則其餘宗廟四時常祀（閩本監本毛本則誤而）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八（文元年盡四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文公（陸曰文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疏】正義曰魯世家文公名興僖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慈惠愛民曰文是歲歲在降婁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疏】注先君至無君○正義曰諸侯之禮既葬成君先君雖則未葬既踰年矣而君即位者不可曠年無君故也即位必於歲首若歲首不行此禮踰月不得行之便是曠年無君故雖則未葬亦即行之釋例曰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文公成公先君之喪未葬而書即位因三正之始明繼嗣之正表朝儀以同百姓之心此乃國君明分制之大禮譬周康王麻冕黼裳以行事事畢然後反喪服也雖踰年行即位之禮名通於國內必須既葬卒哭乃免喪古之制也且引顧命康王之事以譬此者彼是既殯此是踰年雖時不同取其暫服吉服事相似耳康王之誥云王義嗣德答拜彼始殯訖即呼爲王知諸侯既殯臣子亦呼爲公既尸其位名號即成但先君未葬事猶聽於冢宰未得即成爲君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是踰年未葬不得命臣出使必待卒哭乃免喪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無傳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疏】注叔氏至禮也正義曰四年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傳曰禮也夫人之喪會葬爲禮知諸侯之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爲得也蘇氏云外卿來會葬不書此書者尊王使故特書之傳稱內史叔服內史於周禮爲中大夫天子大夫例書字知叔氏服字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七月而葬緩）○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錫星歷反比必利反例也又如字）【疏】注毛國至比也○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有原伯毛伯杜云原毛皆采邑此毛與彼計是一人而注不同者此毛當是文王之子封爲畿外之國於時諸侯無復有毛或是世事王朝本封絕滅從此以後常稱毛伯國名尚存仍爲伯爵必受得采邑爲畿內諸侯故注彼云采邑此云國也封爵既存故云諸侯爲王卿士者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冬官玉人桓圭以下皆謂之命圭是用之以命諸侯也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魯是侯爵當賜之以信圭也玉人又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其冒邪刻其下與圭頭相合諸侯執圭以朝天子天子執冒以冒之觀其相當以否所以合瑞爲信也僖十一年晉惠公新立王賜之命此亦新立是其比也傳稱晉侯受玉惰於此知賜命必有玉也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唐風無衣之篇晉人爲其君請命於天子之使以無衣爲辭則賜命亦有服杜不言服者主於玉而略之耳

○晉侯伐衛。（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親伐而稱晉侯從告辭也）○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叔牙之孫）○衛人伐晉。（衛孔達爲政不共盟主興兵鄰國受討喪邑故貶稱人○喪息亮反）○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內稱公卒稱薨皆用魯史）【疏】注戚衛至魯史○正義曰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諸侯之卿爲會魯侯故貶稱人則魯卿會他諸侯亦合貶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貶他國之卿已成體例體例已舉於魯不須加貶理足可明故據用魯史成文不復改易也他國君書卒及爵內常稱公稱薨亦體例已舉皆用魯史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商臣穆王也弑君例在宣四年○頵憂倫反又丘倫反）○公孫敖如齊。（傳例曰始聘焉禮也）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相息亮反）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供養者也收子葬子身也○見賢遍反下注弧見同食音嗣注同難乃旦反又如字供俱用反養餘亮反）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面方爲八年公孫敖奔莒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於麻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麻者所譏）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步麻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朞居其反）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四時無愆過○愆起虔反）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四時得所則事無悖亂○悖必內反）【疏】於是至不悖○正義曰於是年魯麻置閏閏三月非禮也言於禮置閏不當在此月也因論置閏之法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履步也謂推步麻之初始以爲術麻之端首舉月之正半在於中氣歸其餘分置於終末言於終末乃置閏也更復申之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謂四時之序不愆過也舉正於中民覩瞻則不疑惑也歸餘於終於時事則不悖亂也此年不合置閏而置閏則不是歸餘於終故爲非禮也○注於麻至所識○正義曰古今麻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其有進退以中氣定之無中氣則閏月也古麻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恒同初章閏月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治麻者皆以彼爲章首之歲漢書律麻志云文公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志之所言閏當在此年十一月後今三月已即置閏是嫌閏月大近前也杜以爲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故言於麻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置閏嫌置閏大近後也杜爲長麻置閏與數無復定準凡爲麻者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僖五

年正月朔旦冬至則四年當閏十二月也杜長厤僖元年閏十一月五年閏十二月與常厤不同者杜以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司厤過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哀十二年十二月螽云火猶西流司厤過則春秋之世厤法錯失所置閏月或先或後不與常同杜唯勘經傳上下日月以爲長厤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月若日月不同須置閏乃同者則未滿三十二月頻置閏所以異於常厤故釋例云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有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一如筭以守恆數故厤無有不失也始失於毫毛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順之書所謂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厤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苟合以驗天者也故當脩經傳日月以考晦朔以推時驗下又云據經傳微旨考日辰晦朔以相發明爲經傳長厤未必得天蓋春秋當時之厤也是杜自言不與常厤同○注步厤至於終○正義曰日月轉運於天猶如人之行步故推厤謂之步厤步厤之始以爲術之端首謂厤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爲術之端首故言履端於始也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謂從冬至至冬至必滿此數乃周天也日月之行有遲有速日行遲月行速凡二十九日過半月行及日謂之一月過半者謂一日於厤法分爲九百四十分月行及日必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今一歲氣周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十二月一周唯三百五十四日是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氣周細而言之一歲止少弱十一日所以然者一月之有餘分二十九一年十二月有餘分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既得三百五十四日又得餘分三百四十八其四分日之一一日爲九百四十分則四分日之一爲二百三十五分今於餘分三百四十八內取二百三十五以當卻四分日之一餘分仍有一百一十三其整日唯有十一日又以餘分一百一十三減其一日九百四十分唯有八百二十七分是一年有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少一百一十三分不成十一日也劉炫云則一歲爲十二月猶有十一日有餘未得周也分一周之日爲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爲一月則每月唯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爲閏故言歸餘於終○注斗建至疑惑○正義曰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則斗柄月初已指所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則斗柄月末方指所建之辰故舉月之正在於中氣則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次如是乃得寒暑不失其常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衛毛伯字○一本作毛伯衛來錫公命一本作天王使）〔疏〕（注衛毛伯字○正義曰知是字者以天子公卿例書爵不言名大夫稱字故毛伯雖卿或稱字案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云杜云三公不字明卿或書字）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命）○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孔達衛大夫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訾子斯反汲居及反）晉襄公既祥。（諸侯雖諒闇亦因祥祭爲位而哭○諒音良又音亮）〔疏〕（晉襄公既祥○正義曰禮朞而小祥晉文公以僖三十二年十二月卒則三十三年十二月爲小祥此云既祥謂小祥也）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今河內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衛致禍時王在溫故勸之○且子餘反）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競大甚故使報伐示已力足以距晉○共音恭更古孟反又音庚大音泰又如字）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疏〕（注合古至執辱○正義曰釋例云衛孔達爲政不共盟主興兵於鄰國受討喪邑窘而告陳雖從陳之謀僅得自定以謀而濟故君子但言合古而不釋其尤也劉炫云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霸主秉德刑以長諸侯諸侯從時命以事霸主大字小小事大所以相保持也晉之與衛小大不同而恥於受屈望以強獲免明王在上理在可然度時之宜則非善計君子以爲合古之道失當今之宜亦不言其謀全非禮也）○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疆居良反注同）○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齒年也言尚少○少詩照反下文同）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舉立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義○蠭本又作蜂芳逢反豺仕皆反）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職商臣庶弟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江芊成王妹嫁於江○芊亡氏反史記以爲成王妾）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呼報賀反注同役夫如字稱尺證反）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職不○女音汝）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大事謂弒君○弒申志反一本無此注）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太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東宮卒從子玉蓋取此宮甲○卒子忽反從如字又才用反）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蹯音煩）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忍甚未斂而加惡謚○瞑亡丁反又亡千反斂力驗反）〔疏〕（注言甚至惡謚○正義曰既見其不瞑目則是未斂於棺故知未斂也禮葬乃加謚未斂而加惡謚言其忍之甚也冤枉之人衆矣未有能見其靈此事特爲商臣忍甚耳桓譚以爲自縊而死其目未合尸冷乃瞑非由謚之善惡也亂而不損曰靈安民立政曰成）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疏〕（爲大子之室○正義曰商臣今既爲王以其爲大子之時所居室內財物僕妾盡以與潘崇非其所居之宮室也）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大音泰環如字又音患）○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孫敖）凡君即位。卿出並聘。〔疏〕（凡君至並聘○正義曰即位者既葬除喪即成君之吉位也唯以既葬爲限不以踰年爲斷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是未葬雖踰年不得命臣出使也宣十年夏四月齊侯元卒六月葬齊惠公冬齊侯使國佐來聘是既葬未踰年得命臣出使也何休膏肓以爲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踐脩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行也○好呼報反下及注同要於遙反援于眷反）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殽之役。（在僖三十三年）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帥所類反芮如銳反詩大雅桑柔篇隧音遂道也敗必邁反注同蹊音兮徑古定反）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荅對○誦似用反昏本亦作惛音昏）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爲悖亂○覆芳服反俾本亦作卑必爾反注同）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爲明年秦晉戰彭衙傳○復扶又反）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曰敗績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衙音牙見賢遍反郃戶納反）〔疏〕（注孟明至衙城○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今稱秦師知將非尊者故云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傳稱秦伯不廢孟明復使爲政則孟明秦之執政之卿也而言非卿者成二年注云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爲卿故也然則備卿禮乃成爲卿禮不備則不書秦是辟陋之國不以卿禮成孟明不言孟明非執政也此年晉士穀堪其事故名書於經襄二十九年鄭公孫段攝卿以行名見於城杞況此與卿而不書者以秦辟陋在戎異於中國禮命不足故云非命卿也）○丁丑。作僖公主。（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疏〕注主者至於廟○正義曰主所用木經無正文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唯言祔而作主一而已非虞練再從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此以規杜過未爲得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爲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都○去起呂反稱尺證反厭於涉反〔疏〕注處父至晉都○正義曰春秋卿則書名氏賤者則稱人外卿之貶例皆稱人魯卿之貶乃去其族去族以稱人相類即是不爲卿也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君使盟魯即從君命親與公盟故貶去其族若言處父是晉之賤人則不復書公直言及晉處父盟若言魯之賤人往與之盟也魯之賤人不合書名舉其所爲之事而已言及不言名是微人之常稱也以微人常稱與處父爲偶若處父亦賤人也魯以微人敵微人直也晉以卿敵公不直也如此書經者以魯之直厭晉之不直也然則不貶處父稱人者貶之稱人則惡名不見貶其族留其名所以惡處父也釋例曰隨此稱人則所罪之名不章故特書處父也翟泉澶淵亦會公侯所以稱人者以其衆卿非一依例揔貶不地者盟於晉之都也諸侯會聚盟於他國之都者即以國名爲盟地魯之君臣獨往他國而與之盟者不復舉國地三年冬公如晉十二月公及晉侯盟是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垂隴鄭地熒陽縣東有隴城士縠出盟諸侯受成於衛故貴而書名氏○縠戶木反本亦作穀同隴力勇反）○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爲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收如字又手又反）○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大廟音泰注及傳大廟同躋子兮反坐才臥反又如字〔疏〕注大事至其文○正義曰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宮有事是禘則知大事亦是禘也躋升也釋詁文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禘祭之禮審諦昭穆諸廟已毀未毀之主皆於太祖廟中以昭穆爲次序父爲昭子爲穆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以次而下祭畢則復其廟其兄弟相代則昭穆同班近據春秋以來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同北面西上僖是閔之庶兄繼閔而立昭穆雖同位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此年十一月喪服始畢今始八月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與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其違禮同也彼書吉禘以其譏已明則此亦從譏可知不復更譏其速也徒猶空也空以逆祀之故亂國大典故特大其事謂之大事譏逆祀也釋例曰文公二年僖公之喪未終未應行吉禘之禮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躋僖而退閔故特大其事異其文定八年亦特書順祀皆所以起非常也有事于武宮及順祀傳皆稱禘則知大事有事于大廟亦禘也○）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四人皆卿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

秦伯〔疏〕注四人至尊秦○正義曰四國大夫傳皆稱名氏是四人皆卿也秦穆悔過終用孟明仲尼特善其事無辭可以寄文故貶四國大夫稱人所以尊崇秦德以諸侯之名無所可加貶大夫以尊秦大夫非有罪也襄八年邢丘之會晉悼霸功既就德立刑行貶諸侯之卿以尊晉侯其事與此同也釋例曰秦伯終用孟明而致敗敗而罪已赦其闕而養其志孟明增修其德以霸西戎夫子嘉之故於伐秦之役貶四國大夫四國大夫奉君命而行今以一義變例故稱尊秦謂之崇德明罪不在四國大夫也○）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徵始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蓋公爲太子時已行昏禮也○纁許云反〔疏〕注傳曰至昏禮○正義曰公羊傳曰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其意謂此喪服未畢而行昏禮也何休據此作膏肓以左氏爲短今左氏傳謂之禮也必是喪服已終杜以長麻推之知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此年十一月喪已畢矣納幣雖則無月以傳言禮則知納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次有問名以納吉至納徵始有玄纁束帛士謂之納徵諸侯則謂之納幣以其幣帛多其禮大與士禮不同故異其名也案士之昏禮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納采者納其采擇之禮主人既許賓即問名將歸卜其吉凶也卜而得吉又遣使納吉加納采之禮納吉之後方始納徵徵成也使使納幣以成昏禮也此納幣以前已有三禮須再度遣使一月之內不容三遣適齊蓋公爲大子時已行昏禮疑在僖公之世已行納采納吉今續而成之也杜言其一納采欲明納徵之前更有昏禮納幣非昏禮之始豫爲下句公爲大子時已行昏禮張本也大子昏禮理自不書雖則公昏唯書納幣其納采納吉亦不書也釋例曰諸侯昏禮亡以士昏禮準之不得唯止於納幣逆女逆女納幣二事皆必使卿行卿行則書之他禮非卿則不書也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應使卿故傳明言得禮也君之昏亦唯存納幣逆女此其義）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郤溱○禦魚呂反將子匠反衰初危反溱側巾反）王官無地御戎。（代梁弘）狐鞫居爲右。（鞫居續簡伯○鞫九六反）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嗤之○嗤尺之反）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箕役在僖三十三年○呼火故反瞫尺其反字林式衽反乘繩證反）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疏〕（箕之至黜之○正義曰御與車右雖有常員必臨戰更選定之韓之戰卜右慶鄭吉是其事也自殽戰之後狼瞫爲右箕之役將戰選右先軫黜之箕戰先軫死焉非既戰乃黜之也）

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死處○盍戶臘反處昌慮反）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欲共殺先軫○女音汝難乃旦反）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用死國用○共音恭注同）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宜見退）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復扶又反）子姑待之。〔疏〕（周志至待之○正義曰周之志記有之曰有勇以害在上則爲不義之人不得升於明堂若殺先軫則必死死而不義非勇也如以死共國家之用是之謂勇吾自以有勇之故求爲車右若殺先軫則是無勇無勇而被黜退亦是得其所也吾復安得爲恨吾今恨者謂在上不我知也言其不知我有勇也若殺先軫即是成爲無勇無勇被黜退則黜而合其宜也乃是在上知我矣不得言在上不我知也子且待之○注周志至得升○正義曰志者記也謂之周志明是周世之書不知其書何所名也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故杜同之祭統云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大廟傳稱公行還告廟舍爵策勳是明堂之中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人不得升之也害上即是不義故不得登明堂也）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屬屬已兵○陳直覲反）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以止亂遄疾也沮止也○遄市專反沮在汝反）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赫火百反）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成子趙衰○施式豉反）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脩其德以顯之毋念念也○辟音避毋音無注同）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爲明年秦人伐晉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例在僖三十三年〔疏〕注過葬至三年○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已發例言作主非禮此復云書不時者彼因葬緩遂通譏作主之失未辯失之所由於此又言不時以明失禮之狀接成彼義也）○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使大夫盟公欲以恥辱魯也經書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書曰。及晉

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厭於涉反注同）適晉不書諱之也。（不書公如晉）○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疏】（公未至諸侯。○正義曰沈云非公命不書此穆伯會諸侯公未至而書者此公既在外命正卿守國故守國之臣亦合告廟而行故得書之也）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晉士縠士爲于。○爲于委反）書士縠。堪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縠能堪卿事故書。○書士縠或作書晉士縠）【疏】（注晉司至故書。○正義曰傳舉司空之官云堪其事乃書之明本不當書故知非卿也成二年傳稱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是其知司空非卿之文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爲于僞反）○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曰逆祀。○令力呈反閔上時掌反一本無上字）【疏】（注僖是至逆祀。○正義曰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故同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當閔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似閔僖異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理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夏戶雅反昭上遙反後昭穆之例放此）【疏】（注宗伯至之禮。○正義曰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辯廟祧之昭穆諸侯之官所掌亦當然也）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爲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長丁丈反少詩照反）【疏】（注新鬼至所見。○正義曰且明見者既尊崇僖公且明言其意之所見見其順大小升聖賢也劉炫以爲直據兄弟大小爲義不須云死之長幼以規杜氏今刪定知不然者以傳云新鬼大故鬼小則大小之語摠該諸事非直獨據兄弟明知亦據年時也）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爲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疏】（君子以爲失禮。○正義曰傳有評論皆託之君子此下盡先姑以來皆是一君子之辭耳引詩二文於詩之下各言君子者君子謂作詩之人此論事君子又引彼作詩君子以爲證耳僖公薨後始作魯頌爲傳之時乃設此辭非當時君子有此言也弗忌之意以先大後小爲順故言明順禮也君子之意以臣不先君爲順故云禮無不順各言其順順不同也魯語展禽云夏父弗忌必有天殃其葬也焚煙達于上孔晁云已葬而柩焚煙達椁外）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先悉薦反下不先皆同）故禹不先鯀。

湯不先契。（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鯀古本反契息列反殷始封之君）【疏】（注鯀父至世祖。○正義曰鯀禹父夏本紀文也契湯十三世祖殷本紀文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天乙即湯也下注云不窋后稷子周本紀文服虔云周家祖后稷以配天明不可先也故言不先不窋禹湯異代之王故言不先鯀契也然則文武大聖后稷賢耳非是不可先也下句引詩皇祖后稷不欲重文故舉不窋以辟之）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窋知律反）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肖悉召反）【疏】（注帝乙至尚之。○正義曰帝乙微子父宋世家文厲王鄭桓公父鄭世家文微子桓公宋鄭始祖也言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則二國立其廟而祀之微子不先帝乙桓公不先厲王猶上祖也言不以不肖猶尊尚之也宋爲王者之後得祀殷之先王帝乙之廟不毀者蓋以爲其所出故特存焉周制王子有功德出封者得廟祀所出之王魯以周公之故得立文王之廟襄十一年傳稱魯爲諸姬臨於周廟周廟文王廟也鄭之桓武世有大功故得立厲王之廟昭十八年傳稱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周廟厲王廟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解戶賣反忒他得反）【疏】（注魯頌至后稷。○正義曰魯頌閟宮之篇美僖公之德也上皇皇爲美下皇爲君言僖公春秋祭祀非有懈倦其所享祀不有差忒所祀之神有皇皇之美者爲君之上天配之以君祖后稷也）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詩邶風也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邶音佩）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僖親文公父夏父弗忌欲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已欲立而立人。○不知音智下同）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塞悉再反）妾織蒲。（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販甫萬反）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梲章悅反）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爰居爾雅一名雜縣樊光云似鳳皇爰居）【疏】（仲尼至知也。○正義曰魯臣事見國語莊子云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多矣而獨譏文仲者以文仲執國之政有大知之名爲不知之事故特譏之其餘則不足責矣論語稱仁者愛人知者不或故以害於物者爲不仁闇於事者爲不知卑下展禽而不肯舉薦廢去六關而不設防禁妾織蒲席而與民爭利此三事爲不仁也無其位而作虛器不知禮而縱逆祀不識鳥而祀爰居此三事爲不知也。注展禽至立人。○正義曰論語云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又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知賢不舉是無恕心故爲不仁也。○注塞

關至廢之。○正義曰昭五年傳稱孟丙仲壬之子殺豎牛於塞關之外襄十七年傳稱師自陽關逆臧孫二關見於傳如此之屬凡有六也民以田農爲本商賈爲末農民力以自食商民遊以求食漢書賈誼說上曰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其本各食其力末伎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矣杜稱末遊者謂此末伎遊食之民也周禮司關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是所以禁絕末遊者令其出入有度今而廢之使末遊之人無所禁約損害農民是不仁也。○注家人至爭利。○正義曰家語說此事作妾織席知織蒲是爲席以販賣之也大學云食祿之家不與民爭利故以此爲不仁也。○注謂居至曰虛。○正義曰論語云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鄭玄云節栭也刻之爲山梲梁上楹也畫以藻文蔡謂國君之守龜山藻節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君子下不僭上其居奢如此是不知也。○海鳥至祀之。○正義曰魯語云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命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節政之所成也故制祭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言仁且知矣無功而祀之非仁也弗知而不問非知也今玆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皆知辟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煖）○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成音城本或作戍音恤選息兗反汪烏黃反爲于僞反）○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外內之禮始備此除凶之即位也於是遣卿申好舅甥之國修禮以昏姻也元妃嫡夫人奉粢盛供祭祀。○好呼報反注同娶七住反妃芳菲反粢音咨盛音成嫡丁歷反共音恭）孝禮之始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沈尸甚反潰戶內反輿音餘一音預）○夏。五月。王子虎卒。（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翟泉之盟雖輒假王命周王因以同盟之例爲赴。○爲于僞反又如字本或作來赴）【疏】（注不書至爲赴。○正義曰王子虎即王叔文公也謚之爲文必當有爵不書爵者畿內之國不得外交諸侯其臣不敢赴魯必天子爲之赴赴以王子爲親不復言其爵也翟泉之盟子虎在列而貶之稱人若王使來盟不應貶責不假王命則不得與盟故知於時輒假王命周王遂以同盟之禮爲之赴魯傳稱來赴弔如同盟禮也是其來赴往弔皆如同盟之禮）○秦人伐晉。（晉人恥不出以微者告）○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自上而隋有似於雨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雨于付反注及傳同螽音終隋徒火反傳注同祐音又）○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

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各以類言之○輕如字又遣政反竄七亂反）〔疏〕（凡夫至曰逃○正義曰公羊傳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釋例曰衆保於城城保於德言上能以德附衆以功庇下民信其德恃其固故能交相依懷以衞社稷苟無固志盈城之衆一朝而散如積水之敗故曰潰潰者衆散流遁之辭也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典儀棄其車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爲潰在君爲逃以別上下之名無取於別國邑也賈頫以爲舉國曰潰一邑曰叛案左氏無此義也傳曰陳侯如楚慶氏以陳叛此則舉國不必言潰也叛者舉城而屬他非民潰之謂也是解潰逃之義也傳五年首止之盟鄭伯逃歸襄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皆書於經十年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不書者於時楚會諸侯魯不與楚不告故不書也襄十六年溴梁之會傳稱高厚逃歸不書於經者釋例云例之潰逃指爲一國一軍一邑君民相須爲用變文以別之也鄭詹見囚於齊自齊逃來此爲逸囚無下可逃春秋指事而書所謂民逃非在上之逃也而賈氏復申以入例亦不安也如例所言高厚之逃縱有師衆止同逸囚之限非是逃例然鄭詹書而高厚不書者鄭詹爲逃來向魯故書高厚不別赴故不書）○衞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爲衞請成于晉○爲于僞反）○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王子虎與僖公同盟於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傳因王子虎異於諸侯王叔又未與文公盟故於此顯示體例也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也）〔疏〕（注王子至赴也○正義曰僖七年傳例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者指謂同盟之二君耳不言與其父盟得以名赴其子但同盟稱名則兩君相知君既知之則國內皆知故彼父雖卒得以名赴其子此理雖爾凡例未明王子虎與僖同盟文公是其同盟之子今乃以名赴文是其於禮合赴此類多矣傳因王子虎天子之臣異於諸侯王叔又未與文公同盟故於此顯示體例則其餘從可知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如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大音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解佳買反下同）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蘩音煩沼之紹反沚音止共音恭）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詒以之反遺唯季反）〔疏〕（注詒遺至之謀○正義曰詒遺釋詁文燕之爲安常訓也翼者贊成之義故爲成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武王之事言子桑有此義也）○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螽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隊直類反）○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晉救江在雨螽下故使圍江之經隨在雨螽下）〔疏〕（注晉救至螽下○正義曰先僕救江經無其事但實在雨螽之後不進救江於前而退圍江於下欲令下與處父救江相接故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疏〕（注桓公至親伐○正義曰王叔文公不知何王之子字叔遂以叔爲氏桓公是其子王叔陳生是其後也衞有公叔文子此人蓋以王叔爲氏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師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帥所類反解音蟹又佳買反）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子丁反莪五多反樂音洛下文何樂小國之樂同）莊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比君一也）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階辭讓公）登成拜。（俱還上成拜禮○上時掌反又如字）〔疏〕（注俱還上成拜禮○正義曰燕禮賓降階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玄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以禮若未成然此莊叔以公降拜晉侯辭之禮未成故更登成拜是賓主俱還上成拜禮也）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義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嘉戶嫁反樂如字注同）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無傳）○夏。逆婦姜于齊。（稱婦有姑之辭）〔疏〕（逆婦姜于齊○正義曰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注云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于魯故不稱夫人然則往逆當稱逆女入國當稱夫人此時逆則卿不行入復不告至其禮輕略異於常交徒以有姑故稱婦以齊女則稱姜直云逆婦姜于齊略賤之文也）○狄侵齊。（無傳）○秋。楚人滅江。（滅例在文十五年）〔疏〕（注滅例在十五年○正義曰案莊十年齊師滅譚注云滅例在文十五年滅弦滅黃滅夔皆不注獨更於此言者沈氏云滅譚爲入春秋之初故須指其例弦黃夔等傳皆載其見滅所由今滅江傳無事跡恐異於餘滅故更引滅例云在十五年）○晉侯伐秦。○衞侯使甯俞來聘。（○俞羊朱反）○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風姓也赴同祔姑故稱夫人○祔音附）〔疏〕（注僖公至夫人○正義曰杜言此者以成風本是莊公之妾嫌其不成夫人故明之也釋例曰凡妾子爲君其母猶爲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內外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姒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會葬傳曰禮也是言適夫人既死妾母於法得成夫人也）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衞。以爲衞之良也。故免之。（二年衞執孔達以說晉）○夏。衞侯如晉拜。（謝歸孔達）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爲國人所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曰。貴聘而賤逆之。（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君小君也不以夫人禮迎是卑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主內主也○壞音怪）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詩頌言畏天威於是保福祿）○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邧新城秦邑也王官役在前年○邧願晚反一音元）○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爲于僞反下文注爲賦爲歌皆同去起呂反饌仕眷反）〔疏〕（注降服至過之○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曰秦伯素服郊次意與此同知此降服爲素服也出次出於宮而別次舍故云辟正寢也殺牲盛饌曰舉知不舉去盛饌也鄰國之禮有數不知其數幾何以言過數知其必有數耳哀十年傳稱齊人弒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鄰國之數三日也）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秦江同盟不告故不書○矜居陵反）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也言秦穆亦能感江之滅懼而思政爰於也究度能謀也○究音救度待洛反注同）〔疏〕（君子至謂矣○正義曰徧檢諸本君子曰下皆無詩云則傳文本自略也詩意言維彼夏商二國其政不得民心致使國家喪滅維此四方之國見其亡滅於是自謀於是自度其政事自懼己之滅亡也此詩所言其秦穆之謂也此詩大雅皇矣之篇）○衞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爲賦湛露彤弓詩小雅○湛直減反彤徒冬反）〔疏〕（注非禮至小雅○正義曰諸自賦詩以表己志者斷章以取義意不限詩之尊卑若使工人作

（樂則有常禮穆叔所云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燕禮者諸侯燕其羣臣及燕聘問之賓禮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如彼所云蓋尊卑之常禮也自賦者或全取一篇或止歌一章未有頓賦兩篇者也其使工人歌樂各以二篇爲斷此其所以異也此時武子來聘魯公燕之於法當賦鹿鳴之三今賦湛露彤弓非是禮之常法傳特云爲賦知公特命樂人歌此二篇以示意也此二篇天子燕諸侯之詩公非天子賓非諸侯不知歌此欲示何意蓋以武子有令名歌此疑是試之耳）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私問之）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肄字又作肆以二反注同佯音陽一音祥）〔疏〕（注肄習至可及○正義曰說文肆訓爲陳字從長聿聲肄訓爲習字從聿彖聲古書經傳所作字皆同耳臣以爲工人自習詩業以及此篇非謂歌之以爲已也魯人失於所賦辭則章主之失荅則已當其寵故不辭又不荅佯若不知其所爲如愚人然論語云甯武子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此亦是愚之一事也案燕禮無荅賦之法而怪其不荅賦者非常之賦宜有對荅故也）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敎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疏〕（天子當陽○正義曰湛露詩云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陽謂日也言天子當日諸侯當露也）諸侯用命也。（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樂音洛下注宴樂同晞音希）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愾苦愛反）〔疏〕（諸侯至其功○正義曰敵者相當之言愾是恨怒之意當王所怒謂往征伐之勝而獻其功也）（彤弓序云天子賜有功諸侯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玈音盧覺音角）〔疏〕（注覺明宴樂○正義曰覺者悟知之意故爲明也使諸侯明已心也莊三十一年傳曰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中國則否禮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有功則賜之以弓矢又歌此彤弓之詩以明天子之心知是報功宴樂也詩言一朝饗之則是爲設饗禮此云宴者明其爲宴樂耳非言設宴禮也）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好呼報反）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貺賜也干犯也戾罪也○貺音況戾力計反）○冬。成風薨。（爲明年王使來含賵傳）

春秋左傳注疏卷十八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八（文元年盡四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十四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文上第八岳本纂圖本文字下增公字並盡十年）

文公

經元年

釋例曰　宋本曰作云

名號即成　毛本即誤既

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宋本毛本贈作賵是也

天子使大夫會葬爲得也　宋本得下有禮字

本是紀滅　宋本作本封絶滅不誤○今依訂正

傳元年

食子奉祭祀供養者也　宋本供作共釋文供俱用反陳樹華云釋文若本作供無煩音切且傳注前後多作共此乃傳寫之誤

歸餘於終　案史記厤書餘作邪注云邪音餘

事則不悖　漢書律厤志引傳悖作誖

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　閩本監本毛本入作八非

必以日月全數爲始　宋本月下有之字是也

一歲止少弱十一日　閩本監本毛本止作只

今於餘分三百四十八　毛本今作令

內取二百三十五　毛本三十作二十

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　釋文賜作錫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同顧炎武云石經錫誤賜漢書五行志作毛伯賜命案經與傳文往往不同顧炎武以作賜爲誤非是釋文無王使二字云一本作王使一本作天王使

注衛毛伯字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謝賜命之下

晉襄公既祥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身見執辱之下

以謀而濟　監本濟作齊非也

大字小小事大　監本毛本字作事非也

則非善計　毛本計誤可

職商臣庶弟也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無也字

享江芊而勿敬也　淳熙本芊作芊亦非顧炎武云石經誤作芊所據乃謬刻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作芊不誤注同○今訂正

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　案韓非子作廢女劉知幾史通言語篇引同陳樹華云上云黜商臣似作廢字爲是然江芊怒故甚其辭讀者正不必泥也

王以東宮卒從子玉　纂圖本子誤乎

言其忍甚　纂圖本忍誤忽

冤枉之人衆矣　閩本監本毛本冤作寃非也

爲大子之室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列兵而環王宮之下

凡君至並聘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皆用吉禮之下

則國事皆用吉禮　纂圖本毛本吉誤古

經二年

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郃作郃不誤○今訂正

左傳唯言祔而作主　閩本監本毛本祔誤袝

劉炫就所以規杜過　仁和梁履繩云所下脫見字非宋本所作此是也○今正

不雨足爲災　毛本足誤是

五穀猶有收　宋本收下有也字

時未應吉禘　重脩監本吉作告非也

釋詁文　閩本監本毛本誤云

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伯　宋本岳本足利本無伯字

四人至尊秦　閩本監本毛本作至秦伯非也

納徵始有元纁束帛　監本毛本始誤如

蓋公爲大子時已行昏禮也　宋本岳本足利本無也字

不得唯止於納幣逆女　閩本監本毛本止作只

君之昏　宋本君上有魯字是也

此其義　宋本義下有也字

傳二年

狐鞫居爲右　葉抄釋文鞫作鞠

故嗤之　葉抄釋文嗤作蚩

先軫死焉　宋本焉作爲屬下讀

欲共殺先軫　纂圖本共作其非也

公未至諸侯之下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以苟免也

士穀士蔿子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穀並作穀

令居閔上　宋本令作今非釋文一本無上字陳樹華云釋文無上字當作無閔字與文義方合

注僖是至逆祀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故混小注下

兄弟昭穆故同僖閔不得爲父子　閩本監本毛本故同作同故

似閔僖異昭穆者　宋本似作以

知其理必不然　監本毛本理作禮

明順禮也（毛本禮誤理）

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閩本監本土誤士昭監本作相亦非）

不欲重文（監本毛本文誤耳）　故特存焉（宋本焉作爲屬下讀）

使祝史從主祏於周廟（閩本監本毛本主誤王）

非有懈倦（宋本倦作惓）

僖親文公父（纂圖本文誤父）

夏父弗忌欲阿時君（陳樹華云欲一本作從）

已欲立而立人（宋本岳本已作已不誤足利本後人記云立人下異本有仁字非也）

廢六關（顧炎武云石經關誤關碑文此處闕炎武所據乃謬刻案家語曰置六關王肅云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爲不仁傳曰廢六關非也惠棟云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鄭氏荅張逸曰廢置也以廢爲置猶以亂爲治徂爲存故爲今曩爲曏苦爲快臭爲香藏爲去郭璞所謂詁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杜注云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非也陳樹華云莊子徐無鬼於是乎爲之調琴廢一於堂廢一於室亦廢訓置之明證）

所以禁絕末遊（纂圖本末誤未案依正義則絕當作約）

今歐民而歸之農（閩本監本毛本歐作毆宋本作敺誤）

是所以禁絕末遊者（宋本絕作約是也）

海多大風冬暖（宋本作冬煖）

經三年

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案史記管蔡世家正義引沈亭作鄀亭）

不應貶責（宋本不上有則字是也）

自上而隋（毛氏六經正誤云潭本釋文作惰古字借用本作墮作隋者後人妄改宋本作陏蓋因傳文而誤案當作惰爲憜之省文）

喜而來告故書（閩本監本毛本脫喜字）

傳三年

各以類言之（宋本言作常非也）

無下可逃（宋本下作不）　王叔又未與文公同盟（宋本叔作予非也）

封埋藏之（宋本埋作理非也）

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石經無公字之爲二字重刻足利本亦無公字案下文云秦穆有焉四年傳其秦穆之謂矣六年傳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皆無公字諸刻本有者疑衍文）

壹無二心（閩本監本毛本二作貳）

夙夜匪解（足利本解作懈）

言子桑有舉善之謀（纂圖本監本毛本舉善誤倒淳熙本舉誤小）

釋詁文（閩本監本毛本文誤云）

翼者贊成之義故爲成也（監本毛本爲誤有）

隊而死也（石經隊作墜俗字漢書五行志引傳同）

欲令下與處父救江相接故也（閩本監本毛本下誤不）

聞晉師起而江兵解（纂圖本師作帥非）

晉侯辭之禮未成（宋本侯下有降字之作以不誤）

義取其顯顯令德（宋本無義字陳樹華云以上注例之不當有也）

經四年

異於常文（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文此本誤又今改正）

滅例在文十五年（宋本無文字是也）

赴同祔姑（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祔作袝非也）

責以小君不成（閩本監本毛本責作貴案隱三年正義所引釋例亦作責貴字誤）

傳四年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石經云字闕正義云徧撿諸本君子曰下皆無詩云此二字自屬衍文然石經既有未敢遽删）

君子至謂也（宋本毛本也作矣不誤○今改正）

爲賦湛露及彤弓（石經湛字皆作湛避唐敬宗諱此湛字不缺筆爲後人妄加也）

各以三篇爲斷（宋本三作二不誤）

臣以爲肄業及之也（釋文作肄業以二反習也注同依字作肆石經及宋本皆作肆）

說文肆訓爲陳（宋本肆作肄非）

肄訓爲習字從聿豸聲（浦鏜云肄誤肄聿彖誤聿豸）

天子當陽（宋本此節正義在諸侯用命也注下）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說文引傳愾作鎎）

玈弓矢千（石經弓字下旁有千玈二字諸刻本所無此後人妄增也）

注覺明宴樂（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明下有至字是也）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九上（文五年盡十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賵○含本亦作哈戶暗反說文作琀云送終口中玉賵芳鳳反）

疏王使至且賵○正義曰公羊傳曰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賈服云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譏之案禮雜記諸侯相弔之禮含襚賵臨同日而畢與介代有事焉不言遣異使也諸侯相於則唯遣一使而責天子於諸侯必當異人禮何所出而非責王也春秋之世風教陵遲吉凶賀弔罕能如禮王之崩葬魯多不行魯之有喪寧能盡至全無所譏不含又無貶責既含且賵便責兼之不可是禮備不如不備行禮不如不行豈有如此之理哉左傳舉來含且賵會葬二事乃云禮也則二事俱是得禮無譏兼之之意也言且者見有二禮而已宰咺言來歸此不言來者穀梁傳曰其不言來者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以晚其意以爲含者所以實口當及未殯而至以其至晚故不言來以責王也案雜記含者執璧將命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然則含襚者所以助喪盡恩示其有禮而已既葬猶尙致之不必以濟其用天子之與鄰國莫不道路長遠赴者猶尙不至責其未殯而來此是理之不通也且來者自外之文非是襃貶之意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襚衣是斂之所用彼最晚矣何以復言來乎言來與不言來史異文耳宰咺秦人歸之既晚故舉其所爲之人此夫人新薨言歸含賵爲夫人可知故不言歸夫人含賵也何休膏肓以爲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禮於義爲短鄭康成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襚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如康成言尊不含卑禮無其事○康成以爲譏一人兼二事者非左氏意也○注珠玉至曰賵○正義曰周禮玉府大喪共含玉穀梁傳曰貝玉曰含士喪禮含用米貝莊子說發冢之事云徐徐破其頰無傷口中珠是含有用珠者也故云珠玉曰含何休云天子以珠周禮大喪共玉不共珠也莊子所言發冢未必發天子冢也雜記云諸侯相含以璧未知何人用珠耳公羊傳曰含者何口實也孝子不忍虛其親之口故以米貝珠玉實之謂之飯含檀弓曰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士喪禮用生稻米是不以食道也車馬曰賵公羊傳文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無傳反哭成喪故曰葬我小君）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失五月之內○召上照反）○夏。公孫敖如晉。（無傳）○秦人入鄀。（入例在十五年○鄀音若）○秋。楚人滅六。（六國今廬江六縣○廬力居反）○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無傳與僖公六同盟）

疏注與僖公六同盟○正義曰業以僖五年即位其年盟于首止八年于洮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二十一年于薄二十七年于宋魯許俱在是六同盟也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

葬。禮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疏〕（注成風至曰禮〇正義曰傳舉二事以一禮結之則含賵會葬皆得禮也釋例稱賵賵襚含捴謂之贈言以夫人禮賵之指爲賵含也）〇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〇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子家）〇冬。楚子燮滅蓼。（蓼國今安豐蓼縣〇燮息列反蓼音了字或作鄝音同）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蓼與六皆皋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〇陶音遥）〇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甯晉邑汲郡脩武縣也嬴逆旅大夫〇嬴音盈）〔疏〕（注甯晉至大夫〇正義曰晉語說此事云舍於逆旅甯嬴氏注國語者賈逵孔晁皆以甯嬴爲掌逆旅之大夫故杜亦同之劉炫以甯嬴直是逆旅之主非大夫今刪定知不然者若是逆旅之主則身爲匹庶是卑賤之人猶如重館人告文仲重丘人馬孫蒯止應稱人而已何得名氏見傳杜以傳載名氏故爲逆旅大夫劉炫以爲容舍主人而規杜氏非也）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〇漸似廉反注沈滯溺一本作帶弱亢古浪反）〔疏〕（注沈漸至周書〇正義曰此傳引周書是洪範之三德也彼說人之三德乃以此言覆之孔安國以此二句爲天地之德故注云沈漸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杜以傳證人性即以人事解之沈漸謂人性之沈滯濡溺也高明謂人性之高亢明爽也滯溺者當以剛勝其本性亢爽者當以柔勝其本性必自屈矯已乃能成全不然則沈漸失於弱高明失於剛不能保其身也此文在洪範今謂之周書箕子商人所說故傳謂之商書）夫子壹之。其不沒乎。（陽子性純剛）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其行〇行下孟反）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剛則犯人）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爲八年晉殺處父傳〇難乃旦反）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欒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臼季胥臣下軍佐也爲六年蒐於夷傳〇帥所類反下同蒐所求反）〔疏〕（注成子至夷傳〇正義曰城濮之戰先軫郤溱將中軍狐毛狐偃將上軍欒枝胥臣將下軍晉語云狐毛卒先且居將上軍清原之蒐三軍如故趙衰箕鄭將新上軍胥嬰先都將新下軍箕之役先軫死先且居將中軍不知誰代且居將上軍也此言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并舉二官二年彭衙之役云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注云代郤溱是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無傳）〇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子）秋。季孫行父如晉。〇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再同盟〇驩喚官反）〔疏〕（注再同盟〇正義曰二年及晉處父盟三年公及晉侯盟是再同盟也）〇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〇共音恭）〔疏〕（注卿共至葬速〇正義曰昭三十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傳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是也）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處父侵官宜爲國討故不言賈季殺）〇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姑狐偃子賈季也奔例在宣十年〇射音亦一音夜）〇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〇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不告朔本或作告月）〔疏〕（注諸侯至之辭〇正義曰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特羊告于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告朔之禮大朝廟之禮小文公怠慢政事既不告朔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書猶朝于廟言猶以譏之必於月朔爲此告朔聽朔之禮者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揔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心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効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内官迴心於左右政之粃亂恒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審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文公謂閏非常月緣以闕禮傳因所闕而明言典制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經稱猶朝于廟也經稱告月傳言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每月之朔必朝于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故告以特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之異耳是言聽朔朝廟之義也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大祖而已杜以明堂與祖廟爲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天子告朔雖杜之義亦應告人帝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大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云猶朝于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爲閏）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〇舍音捨注同帥所類反下同）〔疏〕（注僖三至軍帥〇正義曰清原之蒐五軍十卿有先軫郤溱先且居狐偃欒枝胥臣趙衰箕鄭胥嬰先都箕之役先軫死往歲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卒八年傳說此蒐之事云晉侯將登鄭父先都則郤溱狐偃胥嬰亦先卒矣清原十卿唯有箕鄭先都在耳故蒐以謀軍帥服虔云使射姑代先且居趙盾代趙衰也箕鄭將上軍林父佐也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也改蒐于董趙盾將中軍射姑奔狄先克代佐中軍耳）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〇將子匠反）趙盾佐之。（代趙衰也盾趙衰子〇盾徒本反）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溫今始至〇過古禾反）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爲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爲趙衰屬大夫）〔疏〕（注處父至大夫〇正義曰僖三十一年清原之蒐衰始爲卿三十三年處父已專帥侵蔡則處父之屬成子未有多年蓋情素相親而黨於趙氏耳非專以嘗爲其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宣趙盾謚）制事典。（典常也）正法罪。（輕重當〇當丁浪反）辟刑獄。（辟猶理也〇辟婢亦反後同者更不音）董逋逃。（董督也〇逋補吾反）由質要。（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洿。（治理洿穢〇洿音烏本又作汙同）本秩禮。（貴賤不失其本）續常職。（修廢官）出滯淹。（拔賢能也）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〇大音泰下同佗徒何反從才用反）〔疏〕（宣子至常法〇正義曰制事典者正國之百事使有常也正法罪者準所犯輕重豫爲之法使在後依用之也辟獄刑者有事在官未決斷者令於今理治之也董逋逃者舊有逋逃負罪播越者督察追捕之也由質要者謂斷爭財之獄用券契正定之也治舊洿者國之舊政洿穢不絜理治改正之也本秩禮者時有僭踰貴賤相濫本其次秩使如舊也續常職者職有廢闕任賢使能令續故常也出滯淹者賢能之人沈滯田里拔出而官爵之也此謂所爲制作法式者豫爲將來使案而遵行臨時決斷者將爲故事使後人放習故得行諸晉國以爲常法也〇注辟猶理也〇正義曰辟訓爲法依法斷決是理治之也此與上句所以爲異者正法罪謂準狀制罪爲將來之法若今之造律令也辟獄刑謂有獄未決斷當時之罪若昭十四年韓宣子命斷舊獄之類是也〇注董督也〇正義曰釋詁云董督正也俱訓爲正是董得爲督謂督察之也〇注由用也質要契券〇正義曰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傅別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鄭衆云稱責謂貸予也傅別謂券書也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傅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鄭玄云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也質劑謂兩書

（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傳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其名耳如彼禮文知質要是契券也○注治理洿穢○正義曰洿者穢之別名不絜之稱也法有不便於民事有不利於國是爲政之洿穢也治理改正使絜清也○注賈佗至之數○正義曰晉語宋公孫固云晉公子長事賈佗又曰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共敬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是以公族從文公也尚書周官大師大傅大保天子三公也宣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則大傅尊於中軍之將與大師皆爲孤卿也周禮上公之國有孤一人王制諸侯三卿晉侯爵也而有三軍六卿復有孤二人者晉爲霸主多置羣官共時所須不能如禮孤尊於卿法由在上故宣子法成授二孤使行之）

○臧文仲以陳衞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爲娶○好呼報反娶七住反竟音境爲于僞反）○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穆公名○任音壬）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爲殉○車音居仲本亦作中音仲行戶郎反鍼其廉反殉似俊反殺人從死曰殉字林弋絹反）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爲于僞反下注爲立聲教爲作善言同）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瘁病○詒以之反瘁似醉反）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疏】古之至不長○正義曰知命之不長知其必將有死不得長生久視故制法度以遺後人非獨爲當已之世設善法也並建聖哲以下即位便爲之非臨死始爲此也下云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言其施行此事功成乃就死耳非謂設此法以擬死也）是以並建聖哲。（建立聖知以司牧民○王如字一音于況反聖知音智【疏】注建立至牧民○正義曰此說王者之事或封爲諸侯或置之羣官聖哲是人之儁者故揔言之耳）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爲立聲教之法【疏】注因土至之法○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凡民性有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故聖王爲教因其土地風俗爲立善聲教也聲教人之所立故言樹之今杜云因土地風俗爲立聲教之法如杜此言惟樹以聲而傳云樹之風聲而風亦樹者其實風俗亦是人君教化故孝經云移風易俗孔注尚書云立其善風揚其善聲是也）分之采物。（旌旗衣服各有分制○分扶問反注同【疏】注旌旗至分制○正義曰采物謂采章物色旌旗衣服尊卑不同名位高下各有品制天子所有分而與之故云分之定四年傳稱分魯公以大路大旂之類皆是也）著之話言。（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話戶快反【疏】注話善至遺戒○正義曰著之話言爲作善言遺戒著於竹帛故言著之也）爲之律度。（鍾律度量所以治厤明時○量音亮【疏】注鍾律至明時○正義曰周語云先王之制鍾也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又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其意言度律之聲以爲鍾之均於鍾律取法爲度量衡也故漢書律厤志云推厤主律莫不用焉度量衡皆出於黃鍾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黃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衡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其鍾者亦起於律故服虔云鳧氏爲鍾各自計律倍而半之黃鍾之管長九寸則黃鍾之鍾長二尺二寸半餘鍾亦各自計律倍而半之度量衡其本俱出於律傳言律度注言度量其言不及衡者文雖不足理實兼之易革卦象云君子以治厤明時此律度量衡皆推歷爲之爲此法以教天下使之明四時也）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疏】注藝準至無極○正義曰藝是準限極是中正制貢賦多少之法立其準限中正使不多不少陳之以示民故言陳之所引傳曰及又曰皆昭十三年子産辭也）引之表儀。（引道也表儀猶威儀○道音導下同【疏】注引道至威儀○正義曰引謂在前故爲道也表章儀飾故猶威儀也威儀禮則王者制之以道民言引之道之不用重文故異之也）予之法制。告之訓典。（訓典先王之書【疏】注訓典先王之書○正義曰訓典先王之書教訓之典取其言以語之故言告之法制謂王者身自制作已之所有故言予之）教之防利。（防惡興利【疏】注防惡興利○正義曰防者防使勿然故爲防惡利者務生此利故爲興利傳言防利於文不足互見以曉人也此最爲急故特言教之）委之常秩。（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職【疏】注委任至常職○正義曰設官分職當委任責成故言委之常秩謂職掌位次故爲官司之常職）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即就也）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爲霸主○遺唯季反復扶又反注同）○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季文子季孫行父也聞晉侯疾故【疏】注季文至疾故○正義曰劉炫以爲聘使之法自須造遭喪之禮而行防其未然也非是聞晉侯有疾今知不然者依聘禮出使唯以幣物而行無別齎遭喪之禮若主國有凶則臨時辦備今文子聘晉特求遭喪之禮出聘之後晉侯遂卒考其情氣有異尋常聞晉侯之疾何爲不可劉炫以不聞晉侯之疾而規杜氏恐非其義也）其人曰。將焉用之。（其人從者○焉於虔反從才用反）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難卒得○卒寸忽反）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三思○三息暫反）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少君恐有難○少詩照反注同難乃旦反注及下皆同長丁丈反下皆同）趙孟曰。立公子雍。（趙孟趙盾也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抒除也○好呼報反下皆同近附近之近抒直呂反又時呂反【疏】注抒除也○正義曰字有聲相近而爲訓者鬼之爲言歸也春之爲言蠢也其類多矣抒聲近除故爲除也服虔作紓紓緩也）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樂文公子○樂音岳一音洛）辰嬴嬖於二君。（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也○嬖必計反）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班位也）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偪姞姞姓之女生襄公爲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己上○辟匹亦反又作僻下同祁巨之反偪彼力反姞其吉反又其乙反【疏】偪姞○正義曰譜以偪爲國名地闕不知所在）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在二○隗五罪反復扶又反下將復怨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亞次也言其賢故位尊○亞於嫁反）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郫晉地○郫婢支反）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爲佐○帥所類反下命帥同）而知其無援於晉也。（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鞫居狐氏之族）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簡伯續鞫居十一月無丙寅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帑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

（○臾羊朱反駢蒲賢反又蒲丁反帑音奴）〔疏〕（注帑妻子也○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帑文已有妻故毛傳以帑爲子此傳無妻故杜并妻言之帑者細弱之號妻子俱得稱之傳稱以害鳥帑鳥尾猶尚稱帑况妻子也說文云帑金幣所藏字書帑從子經傳妻帑亦從巾）臾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爲非對非對則爲遷怒○盡津忍反）〔疏〕（敵惠至之道○正義曰敵惠謂有惠於彼不可望彼人之子報敵怨謂有怨於彼不可讎彼人之子父祖受人之惠子孫自可不忘要有恩於其父祖不可求報於彼子孫子孫或時不知乃是更復長怨故惠怨皆不在後是爲忠恕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言己蒙宣子寵位）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介音界）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已是多仇○知音智）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扞衛也○扞戶旦反竟音境）○閏月不告朔。非禮也。（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致閏以正之）時以作事。（順時命事）事以厚生。（事不失時則年豐）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爲民。（爲民如字治也或音于僞反非也）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書取易也例在襄十三年○須句其俱反復扶又反易以豉反）遂城郚。（無傳因伐邾師以城郚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備邾難○郚音吾難乃旦反）○夏。四月。宋公王臣卒。（二年與魯大夫盟於垂隴○王如字又往方反）〔疏〕（注二年至垂隴○正義曰王臣以僖二十四年即位與僖盟于踐土翟泉今唯言垂隴據與文同盟言之杜注或兼取前世或止取時君不爲例也）○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非罪書）○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諱背先蔑而夜薄秦師以戰告○令力呈反嫡本又作適丁歷反背音佩）○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奔）○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熒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不分別書會人揔言諸侯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及其盟○扈音戶卷音權又上權反別彼列反）○冬。徐伐莒。（不書將帥徐夷告辭略○將子匠反帥所類反）公孫敖如莒涖盟。（○涖音利又音類）

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間間厠之間或如字難乃旦反注同）○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也絕大皞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寘之豉反下同大音泰皞戶老反）○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爲左師。（目夷子）樂豫爲司馬。（戴公玄孫）鱗矔爲司徒。（桓公孫○矔古亂反）〔疏〕（注戴公玄孫鱗矔桓公孫○正義曰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季甫甫生子僕伊與樂豫是也世本又云桓公生公鱗鱗生東鄉矔是也）公子蕩爲司城。（桓公子也以武公名廢司空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御魚呂反本又作禦音同）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陰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廕庥之多○去起呂反下及注同庇必利反又悲位反下同廕本又作蔭於鴆反藟本或作虆力軌反蔓音萬庥許求反又作庇虆類龜反）故君子以爲比。（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比必爾反）〔疏〕（葛藟至爲比○正義曰此引葛藟王風葛藟之篇也彼毛傳以之爲興此云君子以爲比者但比之隱者謂之興興之顯者謂之比比之與興深淺爲異耳此傳近取庇根理淺故以爲比毛意遠取河潤義深故以爲興由意不同故比興異耳）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宮故爲亂兵所殺）〔疏〕（注二子至所殺○正義曰經書宋人殺其大夫傳言不稱名非其罪則此二子名氏當見於經亦卿官也僖二十二年傳稱大司馬固於時又有司馬子魚上文樂豫爲司馬下云六卿和公室六卿之外有此二子蓋是孤卿之官也宋是上公禮得有孤且春秋之時不必如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昭公弟○舍音捨下同卬五郎反）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故名不可知死者無罪則例不稱名）〔疏〕（注不稱至稱名○正義曰傳云不稱名怪殺者死者並不名也又言衆也解殺者不名言殺者衆多其名不可知也且言非其罪也解死者不名言死者無罪則於例不稱名也此傳言書曰是仲尼新意殺大夫有例無凡故每言書曰所謂曲而暢之也此言死者無罪故不稱名則被殺書名皆爲有罪故諸是大夫被殺書名者杜皆言其罪狀止以此傳爲例故也釋例曰大臣相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則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若爲賊者衆因亂而殺則亦稱國人殺者主名不分故也主名不分死者雖名氏可知亦隨而去之嫌於罪死者也士殺大夫則書曰盜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是也若然宋之穆襄之族既非六卿於例名氏不見亦應書盜而不言盜者彼殺鄭卿者知是尉止司臣之類故書盜以惡其人此則不得主名書盜不知所惡故不書其盜耳若知其人則亦書盜也）○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衞。故有呂郤之難。（僖二十四年文公入○難乃旦反）乃多與之徒衞。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嬴音盈適本又作嫡同丁歷反將焉於虔反下焉用同）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教訓之○屬音燭）○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在宣子之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己○偪彼力反）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克先且居子代狐射姑○背音佩箕音基守手又反下注同將子匠反下注同）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堇陰晉地○招上遙反堇音謹一音靳卒寸忽反）〔疏〕（注先蔑至晉地○正義曰諸言御戎爲右皆是君之御右知此步招戎津始以逆雍出軍此擬爲雍之御右也改立靈公故御右猶在職也十二年河曲之戰傳稱范無恤御戎注云代步招晉君不行有御戎者成二年楚令尹子重爲楊橋之役王卒盡行彭名御戎注云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然則河曲之戰亦公卒盡行公之戎車亦行故御戎在職也此時未至令狐令狐猶是晉地知堇陰亦是晉地也）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奪敵之戰心也○復扶又反先悉薦反奪人之心本或此下有後人待其反誤）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蓐食早食於寢蓐也○卒子忽反秣音末蓐音辱）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

士會從之。（從剡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剡首相接○剡苦胡反）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己○使所吏反）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寮本又作僚力彫反爲于僞反下爲同寮同芻初俱反蕘音饒行戶郎反下同）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荀伯林父）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於晉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何用如此）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子雍之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己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及歸。遂不見。（實先蔑爲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惡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三年○惡烏路反）○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狄相讓其伐魯○酆芳忠反相息亮反）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秋。八月。齊侯、宋公、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此傳還自釋凡例之意）【疏】凡會至不敏○正義曰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能爲也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然則摠稱諸侯皆是罪諸侯也此摠稱諸侯不稱所會爲公後也傳還自釋凡例云後至不書其國者辟不敏也不敏猶不達也諸國皆在公獨後至是公不達於事辟公之不達於事諱公罪而歸責於諸侯者若言諸侯無功然故貶諸侯而摠之所以辟公恥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穆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己音紀一音祀娣大計反難乃多反）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襄仲公孫敖從父昆弟○爲于僞反下且爲自爲同）○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鄢陵莒邑○鄢於晚反）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惠伯叔牙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子）使仲舍之。（舍不娶○舍音捨注同）公孫敖反之。（還莒女）復爲兄弟如初。從之。（爲明年公孫敖奔莒傳○復音服又扶又反）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衞不睦。故取其地。（日往日取衞地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逸書）戒之用休。（有休則戒之以勿休○休許虯反注同）董之用威。（董督也有罪則督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疏】夏書至三事○正義曰此虞書大禹謨之文也以其夏禹之言故傳謂之夏書勿使壞以上皆彼正文唯彼言俾勿壞俾亦使也一字別耳彼上文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乃次此辭下云帝曰六府三事允治郤缺令宣子脩德行禮使人歌樂故先引勸之以九歌然後卻言六府三事 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無禮不樂。所由叛也。【疏】無禮至叛也○正義曰在上爲政無禮則民不樂是叛之所由 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來猶歸也○樂音洛）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爲明年晉歸鄭衞田張本○盍戶臘反）【疏】注爲明至張本○正義曰鄭往前侵衞田今晉令鄭歸還衞田也言歸鄭衞田者謂晉歸以鄭所取衞田故杜下注云匡本衞邑中屬鄭令鄭還衞是也然晉亦還衞田獨言鄭還衞田者以鄭歸衞田爲主遂畧之劉炫以爲歸鄭及歸衞田經傳文歸衞不歸鄭而規杜氏非也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壬午月五日○雍於用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乙酉月八日也暴鄭地公子遂不受命而盟宜去族善其解國患故稱公子以貴之○會雒戎本或作伊雒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耳雒音洛去起呂反）【疏】注乙酉至貴之○正義曰以壬午乙酉相去四日其閒不容報君見其專命之意故注詳其日也衞雍鄭地知暴亦鄭地臣無專命之義故翬溺皆去其族此公子遂不受君命因事遂行輒與戎盟宜去其族傳言書曰公子遂珍之是善其解國患故稱公子以貴之也釋例曰人臣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故襄仲始盟趙盾遂盟伊洛之戎四日之閒經再書公子不可以遂事常辭顯之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螽。（無傳爲後故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貴之○舍音捨）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衞。（匡本衞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衞及取戚田皆見元年○解音蟹中于仲反令鄭力呈反見賢遍反）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衞地以封之今并還衞也申鄭地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復扶又反壻音細俗作婿竟音境下注同相息亮反）【疏】注公壻至諸侯○正義曰釋親云女子子之夫爲壻傳稱公壻知是晉君之女壻池其名也杜以上言歸匡戚之田于衞又言且復致則晉亦致于衞故言又取衞地以封之今并還衞也劉炫云服虔以爲致之于鄭以服言是規杜已釋之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令狐役在七年）○秋。襄王崩。（爲公孫敖如周弔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伊洛之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疏】注珍貴至之可○正義曰傳多言貴之而此言珍之事同而文異故以珍爲貴也大夫出竟以下皆莊十九年公羊傳文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己氏莒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適丁歷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疏】注節國至廢命○正義曰周禮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鄭玄云王節有五則典瑞云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其角節鄭注云未聞此司馬司城以事在官蓋執此等之王節小行人云守都鄙者用管節此司馬司城或食采地即都鄙之主此節或是管節也掌節又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鄭注云鑄金

為之謂王使之使於土國之等掌節又云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玄云門關者謂司門司關也道路者謂天子之鄉遂大夫也其諸侯之國及門關鄉遂亦有節小行人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謂已是山澤之國出使用龍虎之節小行人又云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鄭注云道路謂諸侯鄉遂及諸侯司門司關都鄙都鄙之等也今之為官授以此節今握節以死示已不廢命也此夫人殺而經書宋人殺其大夫者夫人與君共有國家爭與君同不得為兩下相殺故同國討之文雖同國討稱人實非國討之例以其死者不稱名無罪故也　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猶致也意諸公子蕩之孫。○效戶教反）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疏〕注卿違至皆復○正義曰卿違從大夫昭七年傳文也效節於府人然後出奔示已解任而退不敢帶官而逃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為是書宋司城來奔善其人故書其官也請宋復之事在十六年一人不得言皆知司城官屬悉與皆復也○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上軍也夷蒐在六年）〔疏〕注登之至六年○正義曰清原之蒐箕鄭佐新上軍先都佐新下軍二人先為卿矣而復欲登之知登於上軍也然則七年令狐之戰傳歷言諸軍將佐箕鄭將上軍先都佐下軍先都不登容可怨恨箕鄭不失其登而亦共作亂者蓋先克之薦狐趙并亦請退箕鄭先都先都於時即佐下軍箕鄭雖得不退因此意望以成小憾及狐射姑出奔箕鄭位次宜佐中軍而先克代射姑箕鄭守其故職蓋以此而恨也　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士縠本司空○縠戶木反將子匠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勳○從亡才用反）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七年晉禦秦師於堇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蒯苦賸反）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為明年殺先克張本○為于偽反）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共音恭本亦作供下同）○夫人姜氏如齊。（無傳歸寧）○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卿共葬事禮也）〔疏〕注卿共葬事禮也○正義曰言禮者以明天子之喪卿弔卿會葬諸侯不親行也釋例曰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脩服於其國卿共弔送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凶魯侯無故而穆伯如周弔焉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弔送之經傳也杜以往年穆伯弔喪今令會葬二事傳無譏文知其禮當然也昭三十年傳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以不在楚即當親行而言禮不親者彼言由君在楚上卿守國故使少卿印段往耳言君當親行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下軍佐也以作亂討故書名）○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于廟）〔疏〕夫人至自齊○正義曰蘇氏云夫人歸寧書至唯有此耳餘不書者或禮儀不備或淫縱不告廟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與先都同罪也）○楚人伐鄭。（楚子師於狼淵不親伐）○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無傳）○秋。八月。曹伯襄卒。（無傳七年同盟于扈）〔疏〕注七年同盟于扈○正義曰襄以僖八年即位其年盟于洮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二十一年于薄今唯言于扈據文公言之　○九月。癸酉。地震。（無傳地道安靜以動為異故書）〔疏〕注地道至故書○正義曰穀梁傳曰震動也公羊傳曰震者何動地也何休云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遂於是有地震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是地道安靜以動為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與中國同椒不書氏史略文）〔疏〕注稱君至略文○正義曰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不稱楚子使某至此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與中國同其禮既同椒亦宜書其某氏今不書氏傳無貶文知是史辭自略無義例也釋例曰楚殺得臣與宜申賈氏皆以為陋案楚殺大夫公子側成熊之等六七人皆稱氏族無為獨於此二人陋也斯蓋非史策舊法故無凡例當時諸國以意而赴其自來聘使者辭有詳略仲尼脩春秋因采以示義義之所起則刊而正之不者即而示之不皆刊正也諸侯之卿當以名氏備書於經其加貶損則直稱人若有褒異則或稱官或但稱氏若無褒無貶傳所不發者則皆就舊文或未賜族或時有詳略也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以明時史之同異非仲尼所皆貶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秦辟陋故不稱使不稱夫人從來者辭○襚音遂說文作裞云贈終者衣被曰裞以此襚為衣死人衣辟匹亦反）〔疏〕注衣服至者辭○正義曰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襚穀梁傳曰衣衾曰襚禮稱襚者君使臣致服故云衣服曰襚也秦處西戎其國辟陋故不稱君使猶楚在莊世稱荊人來聘也成風夫人也來者不言夫人從者之辭也先言僖公僖公先薨也不言及并致之者　○葬曹共公。（無傳○共音恭）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也亂殺先克不赴故不書）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告）○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財故曰非禮）不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疏〕莊叔如周葬襄王○正義曰盧舉此經者嫌莊叔別以他事使周葬王更使人會故明之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疏〕注梁益至非卿○正義曰士縠書經則是卿也七年令狐之戰三軍將佐無士縠十二年河曲之戰三軍將佐杜注無代士縠者而士縠得為卿者先蔑奔秦傳無其代十二年欒盾將下軍注云代先蔑者據傳成文言之耳未必不是士縠代先蔑欒盾代士縠也箕鄭上軍將也傳文先箕鄭後士縠士縠若將下軍則是位之次也其事似然或者晉於將佐之外猶別有散位從卿若郤缺趙穿之類也傳箕鄭先士縠經士縠先箕鄭者經以殺之先後傳以位次序列傳蒯得居下知其以位次也賈逵云箕鄭稱及非首謀案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杜云言及史異辭無義例則此亦然也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范山楚大夫○少詩照反下注同）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陳師狼淵為伐鄭援也潁川潁陰縣西有狼陂○陂彼皮反）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三子鄭大夫○尨莫江反）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華耦華父督曾孫公子遂獨不在貶者諸魯事自非指為其國褒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他皆放此○懲直升反恪苦各反為于偽反）〔疏〕注華耦至放此○正義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則貶之稱人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文無所貶此公子遂與諸國同行諸卿皆貶遂獨不貶諸如此類莫不盡然知諸於魯事自非指為其國褒貶皆從魯史以其體例已舉不假改正故也　○夏。楚侵陳。克壺丘。（壺丘陳邑）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子朱息公也）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也傳言晉君少楚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茷扶廢反貉武百反）○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子越椒令尹子文從子傲不敬○傲五報反注下同從才用反）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曰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明奉使皆告廟故言傲其先君也為宜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敖五刀反使所吏反）○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魯方嶽同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譏其緩而以接好為禮○夏戶雅反嶽音岳好呼報反下文注同）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書者書於典策垂示子孫使無忘過厚之好）〔疏〕諸侯至舊好○正義曰此雖廣言諸侯主為秦人發傳隱元年王使來賵尚譏其緩若是同盟之國必譏其緩可知釋例曰秦之與魯本非方嶽同盟魯薨不赴秦秦不賵魯自是其常也僖穆二公雖有同盟之義二君已卒則二子不得用同盟之禮也今秦康公遠慕諸華欲通敬於魯無以為辭因翟泉有盟追贈僖公并及成風假弔禮而行故曰禮也送死不及尸謂不當其事書者書之於策垂之子孫以示過厚之好也是言此傳主為秦也僖公成風服除久矣今始來弔贈當以變禮待之檀弓曰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是古有以服終來弔者也何休膏肓云禮主於敬一使兼二喪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為禮非也鄭箴云若以為緩案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

（褒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是鄭不非其緩也若譏一使兼二禮雜記諸侯弔禮有含襚賵臨可以一使兼行知休言非也）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無傳公與小斂故書日○與音預斂力驗反）○夏秦伐晉（不稱將帥告辭略○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子西也謀弑君故書名）○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二年同）○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地名闕蘇子周卿士項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女音汝一音如字項音傾）○冬。狄侵宋。（無傳）○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地名闕將伐宋而未行故書次）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馮翊夏陽縣○少商照反下注同夏戶雅反）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報少梁○徵如字三蒼云縣屬馮翊音懲一音張里反）○初。楚范巫矞似、（矞似范邑之巫○矞尹必反）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疏〕（皆將強死○正義曰強健也無病而死謂被殺也）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在僖二十八年○強其丈反濮音卜毋音無縊一豉反縣音玄）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商楚邑今上雒商縣○王使所吏反）沿漢泝江。將入郢。（沿順流泝逆流○沿悅專反泝息路反郢以井反又以政反）〔疏〕（注沿順流泝逆流○正義曰商在漢水北漢水東流而南入江子西既至商邑聞讒不敢居商縣沿漢水順流而下至江乃泝流逆上渚宮當郢都之南故王在渚宮下見之也下注云小洲曰渚釋水文）王在渚宮。（小洲曰渚○渚章呂反水中可居者曰洲洲音州）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陳楚名司寇爲司敗子西畏讒言不敢之商縣）〔疏〕（注陳楚名司寇爲司敗正義曰言歸死於司敗主刑之官司寇是也論語有陳司敗知陳楚同此名也）王使爲工尹。（掌百工之官）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仲歸子家不書非卿）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項王立故也。（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復扶又反見賢遍反）○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陳鄭及宋麇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爲楚僕任受役於司馬麇子恥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不同也○麇九倫反）〔疏〕（注陳鄭至同也○正義曰杜以陳鄭會楚子于息遂與蔡侯次于厥貉則陳鄭當在次也傳稱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則麇子當在也宋公逆楚子則宋公亦在也獨書楚子蔡侯不言陳鄭宋麇故迹其事而爲之說言宋陳鄭三君降爵麇子逃歸故不書也劉炫以爲告文略故不書陳鄭宋今知不然者此楚會諸侯必是楚人來告若楚人來告當以得諸侯爲榮何以略其宋鄭陳乎麇子不會傳云逃歸宋鄭二國爲楚僕役猶如許蔡二君降乘楚車許蔡既不書於經故知宋鄭失位不見此乃傳事分明故杜爲此解劉炫有以告文略以規杜氏非也）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時楚欲誘呼宋共獵御事華元父○勞力報反）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道音導藪素口反睢音綏）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盂田獵陳名○盂音于陳直覲反）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今弋陽期思縣○弋以職反）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甄吉然反）〔疏〕（注將獵至中央○正義曰宋公爲右盂無畏爲左司馬而誅宋公之僕自謂當官而行明無畏當右子朱當左是其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使各掌一甄自然右司馬一人當中央也）命夙駕載燧。（燧取火者○命眉病反燧音遂本又作燹）宋公違命。（不夙駕載燧）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子舟無畏字○抶恥乙反徇似俊反舟音州）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詩大雅美仲山甫不辟彊禦○茹如呂反）毋縱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謹猶慎也罔無也極中也○詭九委反）〔疏〕（毋縱至罔極○正義曰無從此詭人隨人無正心者以謹勑彼無中正之人言小罪尚不赦則大罪不敢爲也）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爲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厥貉之會。麇子逃歸。（爲明年楚子伐麇傳）

春秋左傳注疏卷十九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九上（文五年盡十年）

經五年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釋文含本亦作唅說文作琀）

含襚賵臨（此本下文作隧亦非宋本閩本作襚不誤）

傳五年

寧能盡至全無所譏（宋本盡至下有王歸含賵二事而已宰咺又賵而不含不至十七字）

天子以夫人禮賵之（宋本作賵之案正義本作賵）

冬楚子燮滅蓼（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楚下有公字釋文同釋文蓼音了字或作鄝音同）

蓼國今委豐蓼縣（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足利本委作安不誤）

沈漸剛克（案古文尚書作沈潛段玉裁云漢書谷永傳曰忘湛漸之義湛漸即沈潛也蓋今文尚書作漸與左氏合）

注甯晉至大夫（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今謂之周書之下）

不于四時（閩本監本毛本于誤千）

爲六年蒐於夷傳（釋文於作于與下傳文合）

經六年

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重脩監本諸誤謂）

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監本毛本縱作從）

思効忠善（毛本効作效）

則六鄉六遂之長（閩本監本毛本鄉誤卿）

因月朔朝（宋本朝下有廟字是也）

朝服以日視朝（毛本日誤月）

傳六年

晉侯將登鄭父先都（宋本登下有箕字與下傳合）

先克代佐中軍耳（監本毛本脫耳字）

輕重當（釋文作當也案上下文注應有也字）

辟刑獄（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作辟獄刑考文提要同與正義合釋文作辟獄是亦獄字在上也）

質要脊契也（各本脊作劵亦非宋本作券字从刀非从力是也正義同案正義券契倒作契券）

治理洿穢（監本治上脫注字）

質要契券（閩本監本毛本作券契非也）

復有孤二人者（二字此本闕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作一人）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案詩黃鳥正義曰左傳作子輿史記秦本紀亦作子輿氏今傳文作車與孔氏所據本不同釋文仲作中云本亦作仲）

無善人之謂（纂圖本人誤大）

古之至不長（宋本以下正義十一節揔入聖王同之節注下）

聖哲是人之儁者（閩本監本毛儁作雋）

故聖王爲教（毛本教作政非也）

注鐘律至明時（閩本監本毛本鐘作鍾下同）

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黄鐘之長一黍爲一分（毛本十下有分字爲上無黍字據漢書律厤志改也案隋志引此文作度之九十黍爲黄鍾之長一黍爲一分毛本依漢志刪黍字亦非）

利者務生此利（毛本者誤故）

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並衍以字石經以字乃後人據別本旁增則字屬下句非是）

注季文至疾故（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所謂文子三思之下）

考其情氣有異尋常（宋本氣作事）

難必抒矣（葉抄釋文抒作杼正義引服虔本作紓字按說文紓緩也紓爲正字抒爲假借字）

注抒除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郳胥地之下）

服虔作紓紓緩也（閩本監本毛本紓作舒）

讓季隗而已矣之（石經宋本岳本巳作已不誤）

注帑妻子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扞衛也之下）

父祖受人之惠（宋本父祖上有是字）

子孫或時不知（監本毛本時作有）

言以榮宣子寵位（監本毛本以作巳亦非宋本岳本作已不誤）

何以事夫子（石經磨去夫子二字重刊子字似未足據）

時以作事（隋書經籍志引作時以序事）

生民之道（鄭氏注周禮大史引作生民之本）

經七年

因伐邾師以城郚（監本師作帥）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釋文云王臣本或作壬臣案穀梁作壬臣石經仍作王臣係改刻）

趙盾廢嫡而外求君（釋文廢誤殷嫡作適本亦作嫡）

傳七年

公後會而分其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分作及不誤）

寘文公子焉（顧炎武云石經焉誤曰案碑焉字全存所據乃謬刻也）

絕大皡之祀（釋文皡作皞各本從白非也）

桓公孫（宋本孫下有曜字）

注戴公元孫鱗矔桓公孫（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所以致亂之下）

華御事爲司寇（釋文御作禦云本又作御）

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陰矣（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陰作蔭釋文亦作蔭云本又作蔭）

葛藟至爲比（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非其罪也之下）

若爲賊者衆因亂而殺（宋本衆作多）

公孫輒是也（閩本監本輒誤輙）

楚令尹子重爲楊橋之役（監本毛本楊作揚宋本作陽是也）

訓卒利兵（論語必先利其器漢書梅福傳作厲其器陳樹華云古利厲通用）

至于刳首（顧炎武云水經注引闞駰曰令狐即猗氏刳首在西三十里後漢衛敬侯碑陰文城惟解梁地即郇首山對靈足俗當猗口刳字作郇玉篇郇口狐切秦地在河東）

同官爲寮（釋文寮本又作僚案作僚用假借字）

狄侵我西鄙（監本狄上誤衍注字下秋八月上同）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補各本衛侯下有陳侯此本誤脫）

十七年諸侯會于扈（毛本七作六非也）

夏書至三事（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宣子說之注下）

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德誤得、）

匡本衛邑中屬鄭令鄭還衛是也（各本作中屬此本作蜀非宋本令字上有今晉二字與八年傳注合）

劉炫以爲歸鄭及歸衛田（宋本以作謂）

經八年

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釋文本或作伊雒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耳案公羊作伊雒戎）

故暈溺皆去其族（閩本監本毛本族下增也字）

傳八年

女子子之夫爲壻（閩本監本毛本脫子字）

專之可也（岳本足利本無也字案六經正誤引與國本同此本疏作珍貴至之可各本作至可也是也）

握之以使示不廢命（毛本示上有人字衍文也）

使於土國之等（毛本土作上非也）

今之爲官授以此節（毛本今作令）

不稱名無罪故也（監本名作人）

知司城官屬悉與皆復也（宋本屬下有悉與來奔還五字）

注登之至六年（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爲明年殺先克張本之下）

二人先爲卿矣（監本矣作也非）

箕鄭守其故職蓋以此而恨也（宋本職蓋作磯壁誤也）

經九年

即當親行（監本即作卿非也）

言君當親行也（宋本言上有非字）

夏狄侵齊（石經齊字初刊誤鄭後即改正）

何休云（宋本云作曰）

椒亦宜書其某氏（宋本無某字是也）

智是史辭自略（閩本監本毛本智作皆非宋本作知是也□今訂從宋本）

或時有詳畧也（浦鏜正誤時作辭）

亦不足以明時史之同異（宋本無不字與隱四年莊十二年正義合）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襚作禭石經此處闕釋文亦作禭云衣服曰禭說文作稅云贈終者衣被曰稅以此襚爲衣死人衣）

注衣服至者辭（宋本此節正義在葬曹共公注下）

來者不言夫人從者之辭也（從字下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有來字辭毛本誤引）

先言僖公（毛本先誤元）

不言及并致之者（毛本致作來非宋本者作也）

傳九年

經書二月從告（監本二誤三毛本從誤役）

則是位之次也（宋本則作即）

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石經凡淵字皆作渕避唐高祖）

公子茷（纂圖茷誤庬）

冬楚子越椒來聘（石經每行十字此行九字越椒來三字改刻初刊子下似有使字漢書五行志引傳文作楚使越椒來聘今諸本皆無使字無使者是也五行志使字疑子字之譌又按子越椒三字連讀宜四年傳云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下文雖或言子越或言椒或言伯棼要之伯棼是字則合子越椒三字爲名傳文非楚子連讀也）

執幣傲（惠棟云石經初刻作敖後改從人旁下傲其先君同各本作傚宋本釋文同云本又作傲）

送死不及尸（纂圖本尸作戸）

主爲秦人發傳（監本主誤王）

經十年

公與小斂（釋文作公與斂）

傳十年

背將強死（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注文不書非卿之下）

無病而死（山井鼎云宋板無作不非也）

曰毋死（石經此處闕淳熙本閩本監本毛本毋誤母）

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石經也王使三字重刊蓋初刻脫去王字也）

子西畏讒言（纂圖本讒作士非）

言歸死於司敗（宋本司敗下有知司敗三字）

陳鄭及宋麇子不書者（重脩監本陳誤東）

注陳鄭至同也（宋本以下正節三節揔入以亂官乎注之下）

劉炫有以告文略以規杜氏非也（閩本監本毛本亦誤作有宋本作直是也）

今弋陽期思縣（纂圖本弋誤戈）

而誅宋公之僕（宋誅作扶是也）

無從此詭人隨人無正心者（宋本從作縱不誤）

麇子逃歸（案惠棟云麇亦作磨注不釋其地所在案盛宏之荊州記云當陽本楚之舊左氏傳云楚潘崇伐麇至于錫穴顧容釋例云麇在當陽）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九上

春秋左傳注疏卷十九上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九下（文十一年盡十五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討前年逃厥貉會〇麇九倫反）〇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郤缺冀缺〇叔仲彭生叔又作尗本或作叔彭生仲衍字缺丘悅反）〇秋。曹伯來朝。〇公子遂如宋。〇狄侵齊。〇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〇鹹音咸）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渚麇地）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錫穴麇地〇復扶又反鍚音羊或作錫星歷反）〇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〇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〇見賢遍反）〇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疏】注八年至失之〇正義曰諸侯之卿出奔而復歸者宋華元衞孫林父之徒皆書其歸則蕩意諸之歸亦當書之服虔云反不書者施而不德衞冀隆亦同服義而難之杜云襄二十九年欒氏施而不德春秋所善不書意諸之歸則是施而不德且經所不書傳即發文史失之即不書日史失之之類是也此既無傳何知史失杜必以爲史失者案衞侯鄭之歸于衞也僖公納賂而請之衞侯朔之入于衞也莊公與師而納之歸邾子益于邾自我而歸之皆受魯施並書於經何獨意諸施而不德若意諸施而不德彼何故施而德之春秋公侯大夫失位出奔得人力而反者多矣若皆施而不德不應赴告諸侯魯以不書爲是則書者爲非何以無貶責之文定人之謂禮存亡之謂義未有禮義在可諱之竟故杜以爲史官失之故不書於策　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〇）

鄋瞞侵齊。（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〇鄋所求反說文作鄋云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爲防風氏殷爲汪芒氏字林鄋一音先牢反瞞莫干反漆音七）【疏】注鄋瞞至漆姓〇正義曰狄是北夷大號鄋瞞是其國名魯語云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仲尼宴之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隅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曰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此言長狄之長者彼言於周爲長狄知鄋瞞即是防風氏之後故以國語爲說服云伐我不書諱之　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莊叔得臣〇夏戶雅反）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駟乘四人共車〇乘繩證反注及下皆同）〇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鄋瞞國之君蓋長三丈獲僑如不書賤夷狄也〇僑本作喬其驕反長如字又直亮反）【疏】注僑如至狄也〇正義曰經書敗狄于鹹即是敗一國也敗其國而獲此人傳不言是其將帥知是其國之君也穀梁傳曰長狄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何休云蓋長百尺魯語仲尼所云此十倍僬僥氏之長者故云蓋長三丈魯語言不過十之是疑之言故云蓋也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彼獲嬰兒歸書之此獲僑如不書者潞國大其君貴故書之此國小僑如賤不書賤夷狄也　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摏猶衝也〇摏舒容反喉音侯戈古禾反）【疏】摏其喉以戈殺之〇正義曰考工記戈之長六尺六寸耳得及長狄之喉者兵車之法皆三人共乘魯宋與長狄之戰車皆四乘改其乘必長其兵謂之戈蓋形如戈也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〇處昌呂反）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〇名如字或亡政反）【疏】注得臣至其功〇正義曰襄三十年傳說此事云叔孫莊叔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皆以名其子定八年傳稱魯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故名之曰陽州知得臣亦待事以名其三子以旌章其功也此三子未必同年而生或生訖待事或事後始生欲以章己功取彼名而名之也　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在春秋前）【疏】注在春秋前〇正義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宋武公即位十八年以魯惠公二十一年卒卒在春秋前二十六年不知鄋瞞以何年伐宋也　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〇禦本亦作御魚呂反耏音而）【疏】注皇父至父名〇正義曰皇父戴公子世本文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且此人子孫以皇爲氏知皇父字充石名　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長丘宋地）獲長狄緣斯。（緣斯僑如之先）【疏】獲長狄緣斯〇正義曰服虔云不言所埋埋其身首同處於職地可知　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耏班獨受賞）【疏】注皇父至受賞〇正義曰賈逵云皇父與穀甥牛父三子皆死鄭衆以爲穀甥牛父二人死耳皇父不死馬融以爲皇父之二子從父在軍爲敵所殺名不見者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令皆死誰殺緣斯服虔云殺緣斯者未必三子之手士卒獲之耳下言宋公以門賞耏班班爲皇父御而有賞三子不見賞疑皆死賈君爲近之如馬之言於傳文爲順但班獨受賞知三子皆死故杜亦同之　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門關門征稅也〇稅舒銳反）【疏】注門關門征稅也〇正義曰禮惟關門有征知門是關門也周禮司關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鄭玄云征廛者貨賄之稅孟子曰關譏而不征則天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矣如彼文知出入關者必有征稅但不知幾而稅一也然據禮文城門亦有征必知關門者以關門征稅其數既多故昭二十年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是關禁之重異於城門此

（云食其征稅故知關稅也）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潞音路）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之十六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八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王子成父齊大夫○且壽如字一音授）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鄋瞞由是遂亡。（長狄之種絕○種章勇反）〔疏〕（注長狄之種絕○正義曰此時長狄種絕仲尼猶云今曰大人者言當時呼往前長狄爲大人未必其時有之若當時猶有其種與人不應怪其骨也但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有支肩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命守封隅之山賜之以漆爲姓則是世爲國主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國語仲尼之談左傳丘明所說通賢大聖立此格言不可論其是非實疑之久矣蘇氏云國語稱今日大人但迸居夷狄不在中國故云遂亡公羊穀梁並云長狄兄弟三人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何以書記異猶如史記所云秦時大人見於臨洮）○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安處也夫鍾郕邑○郕音成儒如朱反夫音扶）國人弗徇。（徇順也爲明年郕伯來奔傳○徇似俊反）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見賢遍反）〔疏〕（注稱爵至迎之○正義曰此實大子公以諸侯禮迎之公既尊之爲君史遂從公之意成十年晉侯有疾立大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伐鄭經即書爲晉侯史官不可反公之心追言世子從君所稱更是其實故也）杞伯來朝。（復稱伯舍夷禮○復扶又反一音服舍音捨）○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既嫁成人雖見出弃猶以恩錄其卒）〔疏〕（既嫁至其卒○正義曰天子諸侯絕期嫁女於諸侯則尊同恩成於敵體其禮不爲降卒則服大功九月叔姬既爲杞之夫人雖見出弃猶以恩錄其卒喪服女子既嫁而反在父母之室從本服爲之齊衰期此既書其卒當服其本服杜謂不知此叔姬是何公之女要姑與姊妹皆服期也釋例曰出弃之女反在父母之室則與既笄成人者同故亦書卒也杞叔姬卒穀梁以爲公母姊妹謂同母姊妹）○夏。楚人圍巢。（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術不稱氏史略文）○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稱人秦晉無功以微者告也皆陳曰戰例在莊十一年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陳直覲反坂音反）○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以其遠偪外國故帥師城之○鄆音運幕音莫員音云一音運本又作鄆音同）

傳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自安於外邑故）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郕邽亦邑○邽音圭）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公寵叛人）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爲諸侯故不復見其竊邑之罪○復扶又反見賢遍反）○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公即位始來朝）〔疏〕（傳始朝公也○正義曰劉炫云魯公新立鄰國及時來朝則曰公即位而來朝晚則云始朝公也諸侯自新立來及時者則云即位而來見晚則云始見霸主即位魯公往朝則曰朝嗣君魯君新立往朝大國則曰即位而往見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不絕昏立其娣以爲夫人不書大歸未笄而卒○笄古兮反）〔疏〕（注不絕至而卒○正義曰傳言請無絕昏成五年有杞叔姬來歸故知其娣爲夫人也其娣亦字叔者周之法稱叔也釋例曰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卒一人出皆杞桓公夫人也傳例出曰來歸不書來歸未歸而卒也既歸而卒亦當書之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書卒是也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後不書卒者或更嫁於大夫故不書卒耳）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既許其絕故不言杞）書叔姬。言非女也。（女未笄而卒不書）○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若敖曾孫子孔）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疏〕（注羣舒至龍舒○正義曰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以其非一故言屬以包之）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好呼報反注及下同重直用反璋音章）〔疏〕（大器至辭玉○正義曰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享用琮聘禮記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故知所言大器是圭璋也考工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鄭玄云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言互相備者朝諸侯與天子同聘天子與諸侯同也所言朝圭九寸聘圭八寸謂上公禮也使臣出聘降君一等故八寸則侯伯之使當瑑圭六寸子男之使當瑑璧四寸也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然則玉必還其來使而下云致諸執事以爲瑞節及襄仲辭之者禮聘終雖復得還玉初聘之時其意欲致與主國但主之且襄仲辭之者爲不欲與秦爲好國謙退禮終還）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腆厚也○腆他典反）主人三辭。賓客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徼要也魯公伯禽也言願事君以并蒙先君之福○徼古堯反要於堯反下同）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節信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之器○瑞垂僞反）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藉薦也○藉在夜反注同）〔疏〕（注藉薦也○正義曰聘禮執圭所以致君命君命致藉玉而後通若坐之有薦席然故以藉爲薦也）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賄贈送也○賄呼罪反）○秦爲令狐之役故。（○爲于僞反）冬。秦伯伐晉。取羈馬。（令狐役在七年羈馬晉邑○令力丁反）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先克○將子匠反下皆同）郤缺將上軍。（代箕鄭）臾駢佐之。（代林父○駢步邊反）欒盾將下軍。（欒枝子代先蔑○欒力官反盾徒本反）胥甲佐之。（胥臣子代先都）范無恤御戎。（代步招○招上遙反）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壘力軌反）〔疏〕（深壘固軍○正義曰壘壁也軍營所處築土自衛謂之爲壘深者高也高其壘以爲軍之阻固案覲禮說爲壇深四尺鄭注云深高也是其義也）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穿音川）〔疏〕（注側室至庶孫○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守公宮正室守大廟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知側室是支子言在適子之側也世族譜穿趙夙之孫則是趙盾從父昆弟之子也盾爲正室故謂穿爲側室穿別爲邯鄲氏趙旃趙勝邯鄲午是其後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也又未嘗涉知軍事○少詩照反）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惡烏路反輕遣政反肆音四）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禱求勝○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裹音果）〔疏〕（裹糧坐甲○正義曰甲者所以制禦非常臨敵則被之於身未戰且坐之於地）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僖三十二年晉侯以一命命郤缺爲卿不在軍）

（帥之斂然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帥所類反散悉但反）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爲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爭爭鬬之爭）〔疏〕注司馬至兩退○正義曰魏武全引司馬法云將軍死綏舊說綏卻也言軍卻將當死綏必是退軍之名綏訓爲安蓋兵書務在進取恥言其退以安行即爲大罪故以綏爲名焉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憖缺也○憖魚覲反又魚轄反方言云傷也字林云閒也牛吝反）〔疏〕注憖缺也○正義曰憖者缺之貌今人猶謂缺爲憖也沈氏云方言云憖傷傷即缺也下云死傷未收則是已有死者但未至大崩未甚喪敗故爲皆未缺耳與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使所吏反）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迫也○遁徒困反薄蒲莫反下同敗卑賣反）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爲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復扶又反）○城諸及鄆。書時也。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無傳再同盟）〔疏〕注再同盟○正義曰朔以僖二十九年即位其年盟于翟泉文二年于垂隴七年于扈云再同盟者據文公言之○邾子蘧蒢卒。（未同盟而赴以名○蘧其居反蒢丈居反）〔疏〕注未同盟而赴以名○正義曰蘧蒢邾子瑣之子也莊二十九年即位僖元年與魯盟于犖而云未同盟蓋據文公爲言故云未同盟劉炫以犖盟規之非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二年同）○大室屋壞。（大廟之室○大音泰注及傳同）〔疏〕注大廟之室○正義曰傳稱書不共則於此室當共知大廟之室也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大廟此周公之廟壞也不直言大廟壞而云大室屋壞者大廟之制其簷四阿而下當其室中又啟出爲重屋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鄭云復廟重屋也是天子之廟上爲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大廟全壞也公羊作世室傳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世不毀也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大室則此室是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不毀則稱世室世室非一君廟名若是伯禽之廟則宜舉其號諡且左氏經爲大室不作世室故左氏先師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也壞必更作書其壞而不書作者隨即脩之故不書也定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啓塞從時譏其緩作故別書之耳○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沓地闕○沓徒荅反）○狄侵衛。（無傳）○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十二月無己丑己丑十一月十一日）○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棐芳味反又非尾反）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詹章廉反塞悉代反令力呈反華戶化反潼音童）〔疏〕注詹嘉至潼關○正義曰桃林之塞在南河之南遠處晉之南竟從秦適周乃由此路使詹嘉守此塞者以秦與東方諸侯遠結恩好及西乞聘魯亦應更交餘國慮其要結外援東西圖己故使守此阨塞欲斷其來往也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疏〕六卿相見於諸浮○正義曰六卿在朝旦夕聚集而特云相見於諸浮者將欲密謀慮其漏泄故出就外野屛人私議諸浮當是城外之近地耳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六年賈季奔狄○難乃旦反日人實反）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爲氏○行戶郎反注同將子匠反）能外事。且由舊勳。（有狐偃之舊勳）〔疏〕能外事○正義曰賈季是狐突之孫狐偃之子本是狄人能知外竟之事謂知狄之情得豫爲之備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以不義）〔疏〕能賤而有恥○正義曰服虔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言不可汙辱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壽餘子○知音智帑音奴）〔疏〕注魏壽至之後○正義曰閔元年晉侯賜畢萬魏魏犨者萬之孫爲魏之世適壽餘爲魏邑之主當是犨之近親故云畢萬之後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欲使行○躡女涉反）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爲在河之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夫音扶）〔疏〕請東至之先○正義曰請舊是東方之人并有才能堪與彼魏邑二三有司說歸秦之言者吾與先行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己無去心○背音佩下同）〔疏〕臣死至悔也○正義曰言身拘死於晉妻爲戮於秦必無益於君不可改悔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言必歸其妻子明白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檛臨別授之馬檛並示己所策以展情繞朝秦大夫○朝如字又張遙反策本又作筴初革反檛張瓜反馬杖也王鄭華反字林作築云箠也竹瓜反）〔疏〕注策馬檛○正義曰服虔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杜不然者壽餘請訖士會即行不暇書策爲辭且事既密不宜以簡贈人傳稱以書相與皆云與書此獨不宜云贈之以策知是馬檛檛杖也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己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譟素報反還音旋）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姓○累劣彼反）〔疏〕其處者爲劉氏○正義曰伍貟屬其子於齊使爲王孫氏者知己將死豫令改族其傳又爲而發之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傳說處秦爲劉氏未知何意言此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損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爲證耳○注士會至之姓○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稱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能飲食龍夏王孔甲賜氏曰御龍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云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晉語云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生子輿爲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輔成景是以受隨范賈逵云隰叔杜伯之子周宣王殺杜伯其子逃奔晉子輿士蔿也武子爲之孫即士會也又世本士蔿生士伯缺缺生士會會生士燮會是蔿之孫是爲堯後也會子在秦不被賜族故自復累之姓爲劉氏秦滅魏劉氏徙大梁漢高祖之祖爲豐公又徙沛故高祖爲沛人○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繹音亦鄒側留反）〔疏〕注繹邾至繹山○正義曰邾都本在鄒縣鄒縣北有繹山徙都於彼山旁山旁當有舊邑故曰繹邾邑也邾既遷都於此竟內別有繹邑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取彼之別邑不取邾之國都也但邾是小國彼繹邑亦取繹山爲名應近邾之都耳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爲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爲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從之○與音預傳直專反）〔疏〕注左右至從之○正義曰史明卜筮知國遷遷君必死不知君命自當卒也左右之意謂不遷命可長左右勸君勿遷以一人之命爲言也文公之意人君之命在於養民遷則民利志在必遷以百姓之命爲主也一人之命各有短長長短先定不遷亦死是不可如何百姓之命利在水土遷就善居則民安樂乃傳世無窮也晉遷新田十世之利衛遷帝丘卜曰三百年是傳世也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疏〕君子曰知命○正義曰俗人見其早卒謂其由遷而死死之短長有時不遷至期亦卒傳言君子曰知命所以證俗人之惑邾文公

（以莊二十九年即位至今五十一年享國久矣命非短折也）〇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頽故書以見臣子不共〇頽大回反見賢遍反）〔疏〕（書不共〇正義曰釋例曰大室之屋國之所尊朽而不繕久旱遇雨乃遂傾頽不共之甚故特書之）〇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衞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衞貳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鴈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〇鰥古頑反）〔疏〕（注子家至恤之〇正義曰鴻鴈美宣王勞來諸侯之詩也首章云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之子侯伯卿士也存省諸侯劬勞外野爰曰也矜憐也王命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又當哀此鰥夫寡婦當收斂之使有依附子家言鄭寡弱欲使魯侯遠行還晉存恤之也）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亦言同有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〇爲于僞反下同）〔疏〕（注四月至還晉〇正義曰四月大夫行役之怨詩也首章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大夫言已四月初夏而行至六月往暑矣寒暑易節尚不得歸我之先祖非人乎王者何當施忍於我不使得祭祀也文子言已思歸祭祀不欲更復還晉）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〇鄘音容）〔疏〕（注載馳至救助〇正義曰載馳許穆夫人閔衞之滅思歸唁兄之詩也其四章曰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其五章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義取小國有急控告大國文在五章而傳言四章故云四章以下言其并賦）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爲鄭還不敢安居〇三息暫反又如字捷在接反）〔疏〕（注一月三捷〇正義曰捷勝也三者謂侵也伐也戰也）鄭伯拜。（謝公爲行）公荅拜。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無傳告於廟）〇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〇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七年盟于扈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〇潘判干反）〔疏〕（注七年至從赴〇正義曰齊世家孝公卒弟潘殺孝公子而立是爲昭公昭公則以僖二十八年即位其年盟于踐土據文公言之唯同扈之盟耳杜以長歷校之知乙亥是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者蓋赴以五月到惟言卒日不言其月即書其所至之月）〇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〇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〇孛音佩徐無憒反嵇康音渤海字彗嵇似歲反一音雖遂反見賢遍反）〔疏〕（注孛彗至書之〇正義曰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曰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釋天云彗星爲欃槍郭璞曰妖星也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歸彗也經言入于北斗則從他處而入是既見而移入北斗也彗星長有尾入于北斗杓中妖星非常所有故書）〇公至自會。（無傳）〇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邾有成君晉趙盾不度於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涉邾之竟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善所與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〇菑側其反度待各反竟音境）〔疏〕（納捷菑于邾〇正義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莊公伐齊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與此同也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彼皆是國君故稱其國哀二年晉趙鞅納衞世子蒯聵于戚世子之尊以名體國上下又無衞文故亦稱國與此異也齊小白齊陽生許叔蔡季之屬經無納文又復得國與此不同也劉炫云已去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捷菑也得國爲君皆舉國言之齊小白入于齊是也）〇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疏〕（注既許至書卒〇正義曰傳稱請葬不許明年傳云葬視共仲則是不得從大夫禮葬而得從大夫例書卒者卒異禮事不相連隱公書薨不書葬不成喪不以君禮成其葬也不以君禮猶得書公薨敖雖不以卿禮葬既許其復得從例書卒）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告弒君例在宣四年）〔疏〕（注舍未至四年〇正義曰公羊之例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則不然僖九年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傳曰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經書里克弒其君卓是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也此稱弒其君舍舍已成君故云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也傳云五月昭公卒舍即位後七月爲商人所弒經傳無葬昭公之文又齊侯以五月而卒傳稱七月弒舍時未合葬知已葬者正以舍已稱君決知既葬春秋之世多不如禮葬之早晚時有遲速雖復逆禮而葬後君葬訖即成君非許禮之葬日始成君也宣十年夏四月齊侯元卒六月葬齊惠公冬齊侯使國佐來聘是葬速成君之文也杜以成君在於既葬不以踰年爲限此言未踰年者意在排舊說也）〇宋子哀來奔。（大夫奔例書名氏貴之故書字）〔疏〕（注大夫至書字〇正義曰崔杼無罪書崔氏出奔此貴子哀書其字云於例字貴於名故儀父女叔之徒皆書其字則書字是貴之常例也崔氏傳曰且告以族故因稱氏唯以不名爲義）〇冬。單伯如齊。（單伯周卿士爲魯如齊故書〇單音善爲于僞反〇）〇齊人執單伯。（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例使所吏反）〔疏〕（注諸侯至人例〇正義曰諸侯執諸侯之大夫無罪則稱行人以見無罪之義王者之使不問有罪無罪諸侯皆不得執之執之則爲不臣以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單伯不依行人例言單伯身雖無罪不依使例故不稱行人也諸侯不得執王使而諸侯之史得貶王使者史之所書周公定法已君有過猶尚書之王使有愆亦得貶也）〇齊人執子叔姬。（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疏〕（注叔姬至母辭〇正義曰傳稱子叔姬妃齊昭公知舍之母也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亦不知是何公之女魯是其父母家不言文公是其父稱子叔姬者服云子殺身執閔之故言子爲在室辭十二年子叔姬卒已被杞絕是並在室也）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奔亡禍也歸復福也〇頃音傾閱音悅）〔疏〕（注奔亡至福也〇正義曰因崩薨而言禍福則禍亦崩薨之類福是反禍者也福莫大於享國有家禍莫甚於亡家喪國禍亦崩薨之類相次之物且奔亡歸復其事多矣雖有出入之例未見不告之義此傳於崩薨之未言之故知奔亡是禍歸復是福也）懲不敬也。（欲使怠慢者戒〇懲直升反）〇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年）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〇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驟數也商人桓公子〇妃音配本亦作配驟仕救反施式豉反數音朔）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〇盡津忍反貸音待又音忒注同）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〇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〇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從楚者陳鄭宋）且謀邾也。（謀納捷菑）〇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商人兄齊惠公也書九月從告七月無乙卯日誤〇弒音試本又作殺）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不爲君則恨多〇蓄勑六反本又作畜憾本又作感戶暗反恨也）將免我乎。爾爲之。（言將復殺我〇復扶又反）〔疏〕（爾將免我乎〇正義曰言爾已殺君矣我若爲君爾將肯故免我乎言將復殺我劉炫云爾將免我爲君之事乎）〇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言〇弒音試下同）〔疏〕（注後三至詳言〇正義曰昭十七年傳申須云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又二十六年傳晏子曰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宋齊晉三國之君並爲無道皆有穢德今彗出而彼死是除穢之事但未測何以知此三君當之史服但言事徵不言其占非末學所得詳言故言其驗而不推其義）〇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〇乘繩證反注同）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貜且定公〇貜俱縛反徐居碧反且子餘反長丁丈反下）

（注同）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立適以長故曰辭順○適丁歷反）○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王臣王叛不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訟理之尹氏周卿士聃啓周大夫○聃乃甘反）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復使和親）○楚莊王立。（穆王子也）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即羣舒○燮昔協反守手又反蓼音了）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儀爲師王子燮爲傅○還音旋）【疏】注國語至爲傅○正義曰楚語蔡聲子云楚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爲師王子燮爲傅使潘崇子孔帥師以伐舒燮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　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鬭克及公子燮。（廬今襄陽中廬縣戢黎廬大夫叔麇其佐鬭克子儀也○廬力於反又音盧注同戢側立反麇九倫反）初。鬭克囚于秦。（在僖二十五年）秦有殽之敗。（在僖三十三年）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傳言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穆伯之從己氏也。（在八年○己音紀又音記）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不得使與聽政事終寢於家故出入不書○爲請如字又于僞反下以爲請同十五年亦放此與音預）二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子孟獻子年尚少○盡津忍反復扶又反少詩照反）請立難也。（難穀弟○難乃多反又如字）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請以卿禮葬）○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升爲卿○）【疏】注蕭宋至爲卿○正義曰蕭本宋邑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之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賞其勞以蕭邑封叔爲附庸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是爲附庸故稱朝附庸宋國故云宋附庸也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此時蕭國仍在高哀仕於蕭國遂被拔擢升爲宋卿　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食汙君之祿辟禍速也○汙汙辱之也）○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

九月。（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書以九月明經日月皆從赴○難乃且反）【疏】注齊人至從赴○正義曰商人實以七月弒舍取其位而齊人未服三月而後定定訖始來告不告舍死之月唯言商人弒舍魯史以其九月來告即書之於九月如此傳文告以九月即書九月明經之日月皆從赴而書非襃貶詳略也杜言此者排先儒言日月有襃貶之義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猶言某甲○夫音扶己音紀）【疏】注猶言某甲○正義曰心惡其政不以爲公凡與人言欲稱君者終不謂之爲公曰夫己氏斥懿公之名也劉云甲己俱是名故云猶言某甲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昭姬子叔姬）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焉於虔反）○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恃王勢以求女故）又執子叔姬。（欲以恥辱魯）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華戶化反使所吏反從才用反）【疏】注華孫至司馬○正義曰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彼先以君命行聘禮既而別與之盟故書聘又書盟此雖使來聘魯不令結盟故書盟未稱使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即其比也諸侯之卿例書名氏以華耦能率其屬官備禮盡儀故貴其人書其官也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唯言其官不言氏族此既書司馬復曰華孫者劉炫云或以爲華耦貴之既深故特書族案傳華耦魯人以爲敏則君子不許是魯貴之不深蓋史有文質故辭有詳略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喪歸以示義）【疏】注大夫至示義○正義曰桓十八年公之喪至自齊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二注皆云告於廟也是公與夫人甍于外竟皆啓廟告至例書於策宣八年仲遂卒于垂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脤皆不書喪至是大夫喪還例不書此獨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者釋例曰公孫敖縱情棄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書於經者惠叔毀請於朝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曰爲孟氏且國故是也不言來者魯人取之齊人送之非有專使特來故不言來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注云不言來命歸之無指使此亦彼之類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例曰非禮也）○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例曰獲大城曰入）○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一月。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揔曰諸侯言不足序列）○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人以王故來送子叔姬故與直出者異文）【疏】注齊人至異文○正義曰傳例出曰來歸是直出之文也齊人以王之故來送叔姬故與直出異文也使者卑微不可言齊侯使人故云齊人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成九年晉人來媵之類皆是來者微賤不得稱君命故舉國稱人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郭也○郛音孚）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因晉請齊○爲于僞反下注爲惠叔皆同）○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主以成禮爲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而不名○從才用反注旅從同又音如字贄音至率所類反又音律使所吏反）【疏】注古之至不名○正義曰杜檢傳文諸言書曰者皆是仲尼新意此云其官皆從即云書曰司馬貴之明是貴其官從故書其官也聘禮之文有上介衆介至所聘之國誓于其竟則史讀書司馬執策賈人拭玉有司展幣[illegible]昭六年楚公子棄疾聘晉至於鄭[illegible]知古人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主之[illegible]云其官皆從貴之也春秋之時率多不能備威儀故傳每言一个行李是也華孫今獨能率其官屬以從古典所以敬其君事而自鎮重也華孫人既重而承事恭敬則魯彼尊而禮篤至明君子所以不與其使也仲尼貴其官從君子嘉其辭有善惡傳兩舉之也釋例曰古之盟會必備禮儀示等威明貴賤各以成禮爲節節制之備則名位不亂華孫居擾攘之世能率由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之也至於宴會追稱先人之罪爲己謙辭以失辭故傳云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是言善惡兩舉之事[illegible]於楚也服虔云華耦爲卿好結[illegible]官屬從之空官廢職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其意以爲貴宋之者魯人貴之非君子貴之案經儀父與魯結好子哀不義宋公司城效節來奔單伯自齊致命傳皆言書曰貴之實善而貴之也此亦云書曰司馬華孫貴之何故惡而貴之也劉炫又難云[illegible]魯人所善亦善之所惡亦惡之[illegible]皆從謂其聘之官無闕當有留治政者豈舉朝盡行而責其空官也[illegible]禮官屬不少豈周公妄制禮乎　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耦華督曾孫也督弒殤公在桓二年耦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請承命於亞旅。（亞旅上大夫也○亞於嫁反）【疏】注亞旅上大夫也○正義曰

（書牧誓武王呼羣官而誓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孔安國云亞次也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侯正亞旅受一命之服皆卿後即次亞旅知是上大夫也華孫不敢當君請受上大夫之宴）魯人以爲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疏〕（魯人○正義曰魯人魯鈍之人）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傳爲冬齊侯伐曹張本）〔疏〕（諸侯至制也○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玄云父死子立曰世凡諸侯相朝皆小國朝於大國或敵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此往朝焉或此君新即位自往朝彼皆是世相朝也襄元年邾子來朝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朝之也文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也是彼新立而朝此也則知春秋之時猶有世相朝法與周禮合也周禮諸侯邦交唯有此法無五年再朝之制此云古之制也必是古有此法但禮文殘缺未知古是何時鄭玄云古者據今而述前代之言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相朝者似如此然則古者據今時而道前世自不必皆道前代傳稱古者越國而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謀也古人有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言也詩云我思古人非思夏殷之人也此云古者亦非必夏殷鄭言夏殷禮非也僖十五年公如齊杜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引此證彼則是當時正法非謂前代禮也或人見僖公朝齊杜引此爲證遂言五年再相朝是事霸主之法然則魯非霸主曹伯何以朝之曾豈推魯爲霸主而屈己以朝之也且云古之制也即是古之聖王制爲此法天子不衰諸侯無霸明德天子豈慮世衰霸主威權不行而爲之制此法毆諸侯以朝之此不達理之言耳然則諸侯之邦交者將以協近鄰結恩好安社稷息民人土宇相望竟界連接一世一朝疎闊大甚其於閒暇之年必有相朝之法周禮言世相朝者以其一舊一新彼此未狎於此之際必須往朝舉其禮之大者不言唯有此事五年再相朝正是周禮之制周禮文不具耳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以五年再朝往來大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所以說諸侯也五年一朝者亦謂朝大國耳且彼因說弔葬非獨霸主之喪明使諸侯相共行此禮也霸主遭時制宜非能創制改物諸侯或從時令或率舊章此在文襄之後仍守舊制故五年再相朝也傳言古之制以文襄己改故也昭十三年歲聘間朝是周之諸侯朝天子之法故釋例引之云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以解朝聘之數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孔傳云一朝會京師是再朝而會周之正禮也若然太行人云侯服一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何於服數朝者大行人所云謂貢物而見或君自至或遣臣來除此貢物之外別有朝會之禮沈氏以爲諸侯五年再相朝及昭十三年皆爲朝牧伯之法以間朝以講禮與再朝而會是三歲之朝與六年之朝大率言之是五年之內再相朝也但魯非曹之伯國而沈云朝牧伯之禮又昭十三年朝盟王之法亦無明證沈氏之言未可從也）

○齊人或爲孟氏謀。（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長丁丈反）〔疏〕（注孟氏至孟氏○正義曰公孫敖慶父之子杜以慶父與莊公異母庶長稱孟雖強同於適自稱爲仲以其實是長庶故時人或稱孟氏）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寘之豉反竟音境殯必刃反）〔疏〕（注堂阜至所歸○正義曰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大夫畫帷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鄭玄云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使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於其中耳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連結帷荒者也禮之飾棺唯有此耳齊人教之飾棺蓋依此大夫之制而爲之飾置諸堂阜故爲不殯示無所歸冀魯人哀之也沈氏云飾棺即雜記云諸侯死於道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大夫死於道以布爲輤而行義或當然）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卞人魯卞邑大夫○卞皮彥反）〔疏〕（注卞人魯卞邑大夫正義曰治邑大夫例呼爲人孔子父爲鄹邑大夫謂之鄹人知此卞人是下邑大夫其邑近堂阜故見之而告魯君）惠叔猶毀以爲請。（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期居其反）〔疏〕（注敖卒至喪禮○正義曰敖卒已向周年猶尚毀以爲請知敖卒即請至今未已也傳言猶毀是不復應毀故知毀過喪禮也劉炫云敖去年九月卒至今年夏據月未帀不得稱期年今知非者杜以傳云惠叔猶毀據日月之久欲盛言其遠故云期年但首尾二年亦得爲期年之義劉以未周十二月而規杜氏非也）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寢終叔服之言）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爲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爲于僞反）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共音恭）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聲己惠叔母怨敖從莒女故帷堂○己音紀）〔疏〕（帷堂○正義曰檀弓云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至大斂之節又帷堂以至於殯恒帷堂雜記云朝夕哭則不帷今聲己恨穆伯故朝夕哭仍帷堂檀弓又云帷殯非古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與此相類也敬姜者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穆伯季悼子之子公甫靖與敖非一人）襄仲欲勿哭。（怨敖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惠伯叔彭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義乃終○佚音逸）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毋音無說音悅）〔疏〕（祭敬至道也○正義曰祭敬者謂助祭於兄弟之家盡其敬也喪哀者謂兄弟死喪之事竭其哀也情雖不同謂內相怨恨情雖不能和同當無絕其愛是相親之道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穀之子仲孫蔑○聞音問或如字下同蔑亡結反○）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句鼆戾丘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遠于萬反下同句古侯反鼆又作黽莫幸反戾力計反）〔疏〕（注句鼆至而死○正義曰句鼆戾丘有寇攻門不書者服虔云魯國中小寇非異國侵伐故不書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爲非禮）〔疏〕（注得常至非禮○正義曰此與莊二十五年經文正同彼傳云非常此傳云非禮者彼失常鼓之月言鼓之爲非常此得常鼓之月而用牲爲非禮彼云六月實是七月傳因日月之變以起時厤之誤故釋例曰文十五年與莊二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者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而用牲爲非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而先儒所未喻也是解二傳不同之意）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饌○去起呂反饌仕眷反）〔疏〕（注去盛饌○正義曰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天地有災則不舉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今云天子不舉是去盛饌貶膳食也）伐鼓于社。（責羣陰伐猶擊也）〔疏〕（注責羣陰伐猶擊也○正義曰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論語云鳴鼓而攻之伐鼓者是攻責之事故云責羣陰也日食者陰侵陽故責陰以救日孔安國尚書傳云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然則社以上公配食天子伐鼓責羣陰亦以責上公也諸侯用幣于社請上公亦以請羣陰也互相備也）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疏〕（注社尊至責之○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曰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爲上公之神尊於諸侯禮用幣者皆是告請神明之事以社尊故用幣請救而不敢攻責也陰侵陽而請陰者請止而勿侵陽也）伐鼓于朝。（退自責）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疏〕（注天子至訓民○正義曰天子不舉自貶食耳而以爲事神者畏敬神明乃自貶損徹膳不舉亦是事神之義故通以不舉爲事神也）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等威威儀之等差○差初佳反又初宜反）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爲魯拘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故貴而告廟○爲于僞反下似爲同拘音俱）

○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與。（不會盟○與音預下同）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帥二軍）曰。弱不可以怠。（怠解也○解佳賣反）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勝國絕其社稷有其土地○還音旋）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而不有）〔疏〕（凡勝至入之○正義曰此傳已發凡例襄十三年復發傳云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再發例者兵之所加不可細舉故舉舊策之典以例而言用大師起大衆重力以陷敵因而有之故曰勝國通以滅爲文也以成師重力雖獲大城得而弗有故直以出入爲辭曰入之而已）

（娀不包地國不通邑滅邑必主大師是故再發例也）○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使所吏反下王使同數音朔）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明今不序諸侯不以公不會故○難乃旦反下注同）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惡其受賂不能討齊○惡烏路反）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謂國無難不會義事故爲惡不書謂不國別序諸侯）與而不書。後也。（謂後期也今貶諸侯似爲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爲于僞反）〔疏〕（凡諸侯至後也○正義曰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因發例云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彼乃義事而公後期諱君之惡故摠稱諸侯此亦摠稱諸侯不會非公之罪而經文相似傳辯其嫌故更復發例而以善形惡凡諸侯爲義事聚會而公不與則不歷書諸國諱君惡也若公實與會而亦不書諸國爲公後期也即七年扈之盟是也今於此會受賂舍罪致使魯有齊患公雖不與非公之罪經與後期文同似爲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此會公雖不與非公惡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終達王命使叔姬得歸）○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己）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執王使而伐無罪○己音紀使所吏反）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女音汝相息亮反又如字）〔疏〕（曰女至道也○正義曰言曰者原齊侯之意而爲之辭也責曹曰女何故行禮謂責於朝魯也天道以卑承尊人道以小事大禮者自卑而尊人朝者謙順以行禮以順天是天之道也○詩曰至于天○正義曰此詩小雅雨無正之篇胡何也詩人責朝廷之臣女羣臣上下何以不相畏乎女上下不相畏乃是不畏于天也）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爲十八年齊弒商人傳○守手又反）

春秋左傳注疏卷十九下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十九下（文十一年盡十五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十五）

（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文下第九岳本纂圖本文字下增公字並盡十八年）

經十一年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釋文作叔彭生叔又作尗本或作叔仲彭生仲衍字石經宋本無仲字案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引作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石經宋本岳本筐作匡傳文同即襄三十年傳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也）

承筐宋地（宋本岳本筐作匡）

傳十一年

成大心子玉之子（重脩監本子玉作于玉非也）

至于錫穴（石經岳本纂圖本錫作鍚與釋文合案漢書地理志鍚縣屬漢中郡應劭曰音陽師古曰即春秋所謂鍚穴而後漢書郡國志又云沔陽有鐵安陽有鍚春秋時曰鍚穴釋文又曰鍚本或作錫星歷反劉昭郡國志補注引傳文亦作鍚穴似作鍚字爲當）

注八年至失之注下（宋本此節正義在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未有禮義在可諱之竟（閩本監本毛本竟作意）

防風之後漆姓（案史記孔子世家漆作釐說苑亦作釐世本無漆姓此漆字當爲淶之譌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釋文云漆本或作淶淶釐聲相近）

注鄋瞞至漆姓下（宋本此節正義在注駟乘四人共車之下）

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盧文弨挍本臣作神依國語史記改案說苑家語博物志並作羣臣）

憔僥氏（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憔作僬不誤閩本監本僥誤堯）

長者不過十之（閩本監本之作尺山井鼎云當作尺非也案宋本國語無之字非下正義云魯語言不過十之是也）

駟乘四人共車（纂圖本車作乘非）

故云蓋長三丈（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云此本誤一今訂正）

魯語言不過十之（閩本監本之作尺非也）

摏其喉以戈殺之句注下（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以命宣伯）

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怪作恠俗體也淳熙本作桂尤謬）

傳稱魯苦越生子（宋本毛本苦作苫與定八年傳合）

故名之曰陽州（浦鏜云故衍字按定八年傳無故字）

注在春秋前（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皇父之二子死焉注下）

耏班御皇父充石（閩本監本毛本班作斑非下同）

司寇牛父駟乘（監本牛誤中）

皇父與穀甥牛父三子皆死（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甥此本誤生下同今訂正）

如今皆死（宋本毛本今作令）

班爲皇父御而有賞（毛本御作禦非）

注門關門征稅也（毛本門征二字作至非也宋本此節正義在謂之耏門之下）

禮惟關門有征（宋本惟作唯）

關幾而不征（閩本監本毛本關下衍市字諸本幾作譏）

欲其兄弟伯季相次（足利本伯作仲）

但逃居夷狄（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夷狄作四夷）

經十二年

此實大子公以諸侯禮迎之（宋本迎作逆）

其禮不爲降（宋本爲作用）

謂同母姊妹（宋本脫妹字）

術不稱氏史略文（毛本足利本術誤衛足利本文作之亦非）

傳十二年

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顧炎武云石經邽誤封案石經此處缺炎武所據乃謬刻也又按惠士奇曰服虔以郕邽爲郕邦之家寶圭大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也然則邽不从邑服說見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

傳始朝公也（宋本毛本無傳字）

魯公往朝（閩本監本毛本亦作公宋本作君是也）

不書大歸未笄而卒（閩本監本毛本大作來宋本岳本笄作歸不誤案閩本監本毛本此注下載釋文笄古兮反四字正義曰傳例出曰來歸不書來歸未歸而卒也陳樹華云據此則大歸可作來歸未笄作未歸爲順初未敢遽定復取釋文閱之始悟笄古兮反四字乃爲下注中女未笄而卒笄字作音設無釋文單行之本何以正一字之差貽誤匪淺采摘分附此弊起於南宋）

故知立其娣爲夫人也（毛本脫立字）

一人卒一人出（閩本監本毛本卒出二字互倒）

注羣舒至龍舒（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羣舒之屬下）

凡四器者（宋本者作圭案作者與聘禮記合）

於天子曰朝（閩本監本毛本亦作朝與鄭注聘禮記合宋本作聘）

其意欲致與主國但主之且（宋本但主下有國謙退禮終還六字閩本監本毛本亦誤在爲不欲與秦爲好句之下浦鏜云且當耳字誤非也）

賓客曰（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客作荅是也）

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釋文徼作僥是也注同）

代步昭也（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昭作招釋文亦作招是也）

深壘固軍（宋本此節正義在上從之句下）

將何俟焉（石經初刻焉誤矣後勘正纂圖本俟誤侯）

裹糧坐甲（宋本此節正義在將何俟焉句下）

僖三十二年（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二作三案當作三）

不在軍師之敗（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同毛本在作有誤）

司馬法曰（岳本法作灋）

逐奔不遠（纂圖本毛本逐誤遂）

短兵未至爭而兩退（宋本岳本足利本至作致）

舊說綏部也（宋本部作郤是也按李善注文選奏彈曹景宗引司馬法作郤○今改正）

但未至大崩（宋本未作不）

故爲皆未缺耳（閩本監本毛本耳作也）

經十二年

郲子蘧蒢卒（釋文亦作蘧蒢石經初刻作蘧蒢後磨去卄頭未知所據公羊穀梁二字並從竹）

蘧蒢郲子瑣之子也（宋本瑣作瑣是也毛本誤今訂正）

而下當其室中（閩本監本毛本作室當其中）

天子之廟飾（宋本同與禮記明堂位合閩本監本毛本飾誤飭）

公羊作世室（宋本公羊下有經字）

世室猶世世不毀也（宋本同與公羊合閩本監本毛本脫世室二字）

言此室是室之最大者（宋本言作則是也）

且左氏經爲大室（閩本監本毛本且作案氏作傳非也）

皆以爲大廟之室也（閩本監本脫大字）

十有二月巳丑（石經宋本岳本巳作己不誤）

傳十三年

欲斷其來往也（宋本往下有故字）

有狐偃之舊勳（監本脫勳字）

能賤而有恥（宋本此節正義在能賤而有恥句下）

絫壽餘子（足利本子上有妻字非）

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閩本監本亦作請纂圖本毛本誤作謂）

言身拘死於晉（監本毛本拘誤徇）

妻爲戮於秦（宋本妻下有子字）

繞朝贈之以策（釋文策作筴云本又作策）

注策馬檛（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注文別族復累之姓下）

漢高祖之祖爲豐公（宋本漢上有又字）

故高祖爲沛人（宋本人下有也字）

魯國鄒縣北有繹山（今本水經注廿五引作嶧山非也）

注繹邾至繹山（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君子曰知命句下）

左右勸君勿遷（閩本監本毛本勿改弗）

謂其由遷而死（閩本監本毛本脫其字）

注子家至恤之（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公荅拜句下）

至六月往暑矣（閩本監本毛本往作徂非）

我之先祖非人乎（監本毛本非作匪）

經十四年

十有四年（纂圖本毛本脫有字）

既見而移入北斗（岳本移作後非也）

言其形孛孛似埽彗也（宋本閩本監本埽作掃是毛本誤作星）

晉人納捷菑于邾（晉人左傳以爲趙盾公羊以爲郤缺穀梁以爲郤克陳樹華云下十五年至宣九年郤缺兩見穀梁作郤克乃傳寫之誤）

不以君禮成其葬也（宋本葬作喪是也）

晉侯詭諸卒（毛本詭作佹與僖九年經合）

經書里克弒其君卓（閩本監本毛本弒作殺）

後君葬訖即成成君（閩本監本脫一成字）

是葬速成君之文也（監本毛本速作惠非也）

例書名氏（纂圖本脫氏字）

書其字云（閩本監本毛本亦作云非也宋本作者）

傳十四年

注奔亡至福也（宋本此節正義在懲不敬也注下）

欲使怠慢者戒也（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者下有自字是也）

子叔姬齊昭公（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姬下並有妃字是也釋文同音配云本亦作配）

從楚者陳鄭宋（重脩監本宋誤米）

齊商人弒舍而讓元（釋文弒作殺音試按傳文直書其事作殺是也）

爾不可使多蓄憾（石經作畜後加卄頭釋文作畜云本亦作蓄憾本又作感按作感者古字）

非末學所得詳言（纂圖本末誤未）

復使和親（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復使誤倒）

廬戢黎及叔麇誘之（岳本足利本黎作棃注同案石經此處缺下十六年傳作使廬戢棃侵庸則此處亦當作棃也）

二年而盡室以復適莒（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二作三是也）

年尚少（宋本少作幼）

注蕭宋至爲卿（宋本此節正義在書曰節注下）

辟禍速也（宋本速作逵）

注齊人至從赴（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公曰夫已氏注下）

凡與人言（毛本人作夫非也）

夫已氏斤懿公之名也（宋本閩本監本斤作斥是也）

焉用其母（閩本監本脫其字）

經十五年

故書司馬（閩本監本毛本書誤稱）

故書盟未稱使也 宋本未作不是也

故辭有詳略 宋本略下有也字

命歸之無指使 案哀八年經注指作旨浦鏜正誤作官非也

齊人侵我西鄙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齊人上有秋字

傳十五年

賓主以成禮爲敬 宋本主作空非也

所以敬事而自重 纂圖本而作互非也

使重而事敬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足利本作事毛本誤自

注古之至不名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魯人以爲敏注下

知古人盟會 宋本人作之是也

故傳每言一个行李是也 宋本个作箇毛本作介

是言善惡兩舉之事也 閩本監本言誤故

善惡章於其篇 監本毛本章作彰

故不敢屈辱魯君 閩本監本毛本君誤公

候正亞旅 監本候作侯非也

自不必皆道前代 宋本自作耳屬上句

是事霸主之法 監本毛本事誤時

豈慮丗衰 宋本衰作事

疎闊太甚 宋本疎作疏

周禮文不具耳 宋本文作之

或率舊章 宋本率作奉

歲聘以志業 案釋例亦作歲與左傳正文合宋本作朝誤也

是再朝而會周之正禮也 宋本而作甸非

注孟氏至孟氏之下 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葬視共仲注

不欲使衆惡其親也 按今本喪大記注脫使字

帷堂 宋本此節正義在善終可也句下

小斂而徹帷 宋本帷作惟非也

各盡其美義乃紀 閩本監本毛本紀作繼非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作終是也〇今訂作終

祭敬至道也 宋本此節正義在帥兄弟以哭之句下

君南鄉於北墉下 監本毛本墉誤牖閩本作牖亦非

晉侯宋公衞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蔡侯下有陳侯二字

惡受其賂 宋本淳熙本岳本作惡其受賂不誤

不會議事 宋本淳熙本岳本毛本議作義是也

彼乃議事而公後期 宋本毛本議作義下同而公閩本監本毛本誤而君

女何故行禮 足利本女作汝

疏曰女至道也 宋本此節正義在天之道也句下

〇詩云至于天 此節正義宋本在注文詩小雅句下閩本監本毛本作〇宋本作疏字

弗能在矣 山井鼎云謹案足利本後人記云在異本作存字按異本非也在者存也古經典二字通用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文十六年盡十八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及與也）〇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疏〕（注諸侯至詐齊〇正義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因以其日又以朝享之禮祭皇考以下謂之朝廟此年公疾自二月至於五月已經四月不得視朔故書公四不視朔傳稱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則正月公初疾不得視二月朔至五月而四故知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計有三千餘月公以疾不視朔當非一也餘皆不書而此獨書者公身有疾不得視朔國事不廢義無所取因此齊侯疑公故特舉此以表行事餘皆從可知也釋例曰魯之羣公以疾不視朔多矣因有事而見一此猶釋不朝王之義是其事也又於時齊侯不信公實有疾書此者且明公實有疾非詐齊也史之所書當書其始不於二月書之而以五月書者二月公始有疾未知來月疾否不得豫書其數至六月公瘳乃積前數之闕故以五月書四也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彼書有疾此不言有疾者在道而還容有他故昭十二年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皆爲晉人辭公而還非爲疾也故須言有疾以辯之公不視朔唯有疾耳無所分辯故不書疾也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必是廢其禮而羊在蓋從是以後更有不告朔者故欲去其羊耳六年閏月不告月書經以譏之在後若不告朔不復書之者蓋以閏月不告其譏已明故於後不復譏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已譏其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不復譏之當亦如彼之類不重譏也）〇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信公疾且以賂故郪丘齊地〇郪音西又七西反）〇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〇毀泉臺。（泉臺臺名毀壞之也〇壞音怪）〇楚人秦人巴人滅庸。（〇巴必麻反）〇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稱君君無道也例在宣四年〇杵昌呂反臼強柳反）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齊前年再伐魯魯爲受弱故平〇爲于僞反）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間疾瘳〇間如字瘳勑周反差也）〇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〇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〇伯禽至僖公十七君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子考公酋弟煬公熙子幽公宰弟魏）

（公費子厲公羅子鄭公具子順公濞弟武公敖子懿公戲弟孝公稱子惠公弗皇子隱公息姑弟桓公允子莊公同子閔公開兄僖公申十七也魏公世本作徽公順公一作愼公〔疏〕▲注伯禽至七君○正義曰魯世家魯公伯禽子考公酋弟煬公熙子幽公圉▲弟微公潰子厲公擢弟獻公具子順公濞弟武公敖子懿公戲弟孝公稱子惠公弗皇子隱公息姑弟桓公允子莊公同子閔公開兄僖公申周公不之魯從魯公數之爲十七君也）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魯人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壞音怪〔疏〕毀泉臺○正義曰蛇自宮出而毀其臺則臺在宮內人見從宮而出毀臺并毀其宮也○注魯公至壞之○正義曰人見蛇出而姜薨以爲臺是妖之穴仍謂此處有妖更將爲害毀之所以絕其源安民意也故釋例曰衆蛇自泉臺出如先君之數入於國聲姜之薨適與妖會而國以爲災遂毀泉臺書毀而不變文以示義者君人之心一國之俗須此爲安故不譏也以不變文知不譏也不書蛇入國者鸜鵒非魯國之有故書其所無蛇是魯地所有姜薨不由此蛇凡物不爲災則不書也○）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戎山夷也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饑音飢一音機訾子斯反〔疏〕▲注戎山夷也○正義曰四夷之名隨方定稱則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當處立名則各從方號故北戎病燕齊侯伐山戎北方得有戎故楚西亦有戎戎是山間之民夷爲四方揔號故云戎山夷也）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麇九倫反濮音卜選息兖反又息戀反〔疏〕注選楚地百濮夷也○正義曰將欲伐楚聚於此地故知是楚地也牧誓武王伐紂有庸濮從之孔安國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是濮爲西南夷也釋例曰建寧郡南有濮夷濮夷無君長揔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也下云各走其邑是無君長統之）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疏〕申息之北門不啓○正義曰申息北接中國有寇▲比從北來故二邑北門不敢開也）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阪音反一音扶板反）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蔿于委反屯徒門反聚才住反又如字難乃旦反又如字）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廬力於反又音盧廩力甚反）次于句澨。（楚西界也○句古侯反澨市世反）使廬戢黎▲侵庸。（戢黎廬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揚窻。（窻戢黎官屬○窻初江反）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

復大師。（還復句筮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夫潘尫也○卒子忽反尫烏黃反）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可克或作可擊蚡扶粉反冒莫報反史記楚世家云蚡冒卒弟熊達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與杜異陘音刑隰音習〔疏〕注蚡冒至地名○正義曰劉炫云案楚世家蚡冒卒弟熊達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則蚡冒是兄不得爲父今知不然者以世家之文多有紕繆與經傳異者非是一條杜氏非不見其文但見而不用耳劉以世家而規杜非也言服陘隰則陘隰本是他國蚡冒始服之也釋例陘隰與僖四年次于陘爲一地穎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楚自武王始居江漢之間則蚡冒之時未至中土不應已能越申息▲服穎川之邑疑非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曰北○北如字一音佩）唯裨、鯈▲、魚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裨婢支反鯈直留反）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馹傳車也臨品地名○馹人實反傳下戀反〔疏〕注馹傳車也○正義曰釋言云馹傳也舍人曰馹尊者之傳也郭璞曰傳車驛馬之名也）分爲二隊。（隊部也兩道攻之○隊徒對反注同）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子越鬬椒也石溪仞入庸道○溪苦兮反本又作谿貝浦蓋反今俗本多作貝音云仞人愼反）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蠻見楚强故）遂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文公也○鮑步卯反）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羞進也○上時掌反饋其媿反詒以支反又以志反遺也）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數不疏○數音朔注同）國之材人。無不事也。（有賢材者）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鮑之曾祖〔疏〕▲宋公至恤也○正義曰禮於國人揔言接待之也竭其粟而貸與國之饑民也禮與人物曰饋詒遺也饋詒皆是與人物之名也民年七十以上無有不饋遺以飲食也珍異謂非常美食羞進也時加進珍異者謂四時初出珍異之物也無有一日不數數於六卿之門言參請不絕也國之賢材之人無不事公子皆事之也其族親自桓公以下子孫無不恤公子皆賑恤之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適祖母○豔以驗反適丁歷反）而不可。（以禮防閑）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華元督曾孫代公子成○施式豉反〔疏〕注華元督曾孫○正義曰世本云華督生世子家家生華孫御事事生華元右師是也）

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代公子卬）鱗鱹▲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代華御事○鱹古亂反朝如字）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之子）請使意諸爲之。（意諸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己）弃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姑且也紓緩也○庇必利反又悲位反紓音舒）雖亡子。猶不亡族。（已在故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盍戶臘反稱尺證反〔疏〕注君祖至夫人○正義曰哀十六年傳蒯聵告周云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謂母爲君母則祖母爲君祖母矣故云君祖母者諸侯祖母之稱也昭公成公之子襄公之孫故襄夫人是其祖母也）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以▲使行。（行去也）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難乃旦反）○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師○甸徒近反〔疏〕▲注襄夫至之帥○正義曰周禮載師云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彼從國都而出計遠近節級而別爲之名鄭玄引司馬法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甸三百里爲野稍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諸侯之與天子竟雖不同亦當近國爲郊郊外爲甸天子之甸爲公邑之田則諸侯之甸亦公邑也帥甸者甸地之帥當是公邑之大夫也獨言師甸無以相明故舉類言之云郊甸之師其實正是甸地之師非郊地之師也）蕩意諸死之。（不書不告）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始例發於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重直用反〔疏〕注始例至君罪○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彼是弑君大例經下注云例在宣四年指彼例也彼雖在此之後乃是例之初始故謂彼爲始例彼因歸生弑君而發傳例是始例發於臣之罪也此稱宋人弑其君文異於彼故重明君罪謂與彼例爲重也釋例曰鄭靈宋昭文異而例同重發以同之）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代意諸）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虺意諸之弟○虺況鬼反）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自閔僖已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疏〕注自閔至故也○正義曰釋例班序譜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二歲衛與陳凡四會衛在陳上莊十五年盡僖十七年三十五歲凡八會陳在衛上莊十六年幽盟之下注云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但齊桓升陳於衛上乃在莊之中年不得以莊為始故云自閔僖以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上也今此大夫會伐宋貶之稱人而陳在衛下襄二十六年澶淵之會傳稱宋向戌後至退在鄭良霄之下此傳具歷序大夫之名不言公孫寧以後至被退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彼言大夫位有尊卑次序以之升降則公孫寧位非上卿故降在衛下也檢春秋上下亦有後至無傳而杜云後至者則秦小子憖是也案彼則公孫寧未必非後至但杜弘通兩解故云非上卿耳

〇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〇齊侯伐我西鄙。（西當為北蓋經誤○西當作北出注）〔疏〕注西當為北蓋經誤○正義曰經言西鄙傳言北鄙服虔以為再來伐魯西鄙書北鄙不書諱仍見伐案經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冬齊侯侵我西鄙僖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夏齊人伐我北鄙皆仍見侵伐書而不諱此何獨諱而不書凡言諱者諱國惡也齊侯無道而伐我我非有惡而可諱何以諱其仍伐故知正是一事經文誤耳知非傳誤者魯求與平即盟于穀穀是齊北穀城縣也穀在魯北知北鄙是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〇諸侯會于扈。（昭公雖以無道見弒而文公猶宜以弒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弒本或作殺音試下同）〔疏〕注昭公至大教○正義曰弒君稱君君之罪者欲以懲創人君使為鑒戒不書弒者之名以見君亦合死其君雖則合死要非臣所得弒故文公宜以弒君受討林父稱人諸侯不序責死者罪弒者所以督大教大教謂尊君卑臣之教也〇

秋。公至自穀。（無傳）〇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卿不書謂稱人）〇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過五月之例○難乃旦反下及注皆同）〇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能救魯故請服）〇晉侯蒐于黃父。（一名黑壤晉地○父音甫壤如丈反）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傳不列諸國而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復扶又反注同）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刺欲平宋而復不能○與音預）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為書與宣子○訊音信）〔疏〕使執訊而與之書○正義曰使執訊使之行適晉也與之書與此執訊書令持以告宣子 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二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行朝晉也）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偕音皆）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汲音急）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名夷大子名○嫡丁歷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請陳于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蕆勑也勑成前好○蕆勑展反前好呼報反一本作事）〔疏〕注蕆勑也○正義曰蕆之為勑無正訓也先儒相傳為然賈服皆云蕆勑也 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近也○比毗志反）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免罪也）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朝直遙反）而再見于君。（君靈公也○見賢遍反）〔疏〕一朝至于君○正義曰鄭穆公以僖三十三年即位晉襄公以文公六年卒一朝于襄三年十一月也再見於君十四年七月往年八月也或者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蕆成陳事再見于君謂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八月寡君又朝是也 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自謂也絳晉國都）〔疏〕孤之二三臣○正義曰禮諸侯與臣民言自謂寡人小國之君自稱曰孤臣與他國之人言稱已君為寡君此歸生對晉稱已君當云寡君之二三臣昭十九年子產對晉人云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是其事也此言孤者蓋鄭伯身自對晉或自稱孤歸生因即以孤言其君也 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幾居豈反）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茠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茠虛求反蔭於鴆反）〔疏〕注音所至假借○正義曰釋言云庇茠蔭也舍人曰庇蔭也茠依止也郭璞曰今俗呼樹蔭為茠杜意言本當作蔭古字聲同皆相假借故傳作音言鹿死不擇庇蔭之處喻已不擇所從之國欲從楚也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劉炫從服說以為音聲謂不擇音聲而出之而難杜今知不然者以傳云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言走險論其依止之處以其怖急得險則停不能選擇寬靜茠蔭之所傳文所論止言其出處所在不論音聲好惡故杜不依服義劉以為音聲而規杜非也 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已則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茠於楚如鹿赴險○鋌他頂反芘必利反又悲位反本或作茠）〔疏〕注鋌疾走貌○正義曰鋌文連走故為疾走貌 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儵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儵直留反竟音境）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鄭文二年六月壬申魯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魯莊二十五年二月無壬戌壬戌三月二十日○為于偽反○）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令號令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趙穿晉卿也公壻池晉侯女壻○鞏九勇反質音致下同）〇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歜周大夫邥垂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為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張本○歜昌欲反邥音審）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于晉。（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〇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偷猶苟且○偷他侯反）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〇秦伯罃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罃於耕反）〇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不稱盜罪商人）〔疏〕注不稱盜罪商人○正義曰弒君稱臣臣之罪賤臣弒君則稱盜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是也盜字當臣名之處以賤不得書名變文謂之盜耳此弒商人者邴歜閻職亦應書盜不稱盜弒者罪商人令從弒君稱君之例也 〇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〇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為介○介音界○）〔疏〕注書二至為介○正義曰卿為卿介則書使不書介僖二十六年公子遂臧孫辰如楚乞師書不遂不書辰是其正也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並書之者晉人敬之自爾以後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特兩書之於法不應書也此傳稱惠公立故且拜葬是以兩事行非相為介故並書之耳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傳稱桓子獻鄭俘孟孫報夫人之幣亦以兩事行故並書之但彼非是同時受命經應各自為文但以晉人輕之故不各自別書與此意少異也〇

冬。十月。子卒。（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弒申志反本又作殺）

（之稱尺證反）〔疏〕注先君至之稱。○正義曰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以先君既葬不稱君也此亦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成君以未成君書之也子者葬前在喪之稱也若言猶在喪而自卒然諱之也釋例曰公子惡魯之正適嗣位免喪則魯君也襄仲舒倚齊而弑之國以爲諱故不稱君若言君之子也○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無傳）○莒弑其君庶其。（稱君君無道也）〔疏〕注稱君君無道也。○正義曰楚世子商臣弑君言臣子此傳稱大子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不稱世子而稱臣者以見君無道傳言多行無禮於國是其無道之狀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稱國又稱人此直云莒弑其君庶其不稱人者釋例曰劉賈許穎以爲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弑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弑案傳鄭靈宋昭經文異而例同故重發以同之子弑其父又嫌異於他臣亦重明其不異既不碎辯國之與人而傳云莒紀公多行無禮於國大子僕因國人以弑之經但稱國不稱人知國之與人雖言別而事同也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也欲令先師期死○令力呈反先悉薦反下同）惠伯令龜。（以卜事告龜）〔疏〕注以卜事告龜。○正義曰周禮大卜大祭祀則視高命龜鄭玄云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士喪禮卜葬命龜云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類是令龜之辭也令者告令使知其意與命同也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言君先齊侯終）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凶咎見於卜兆爲惠伯死張本○見賢遍反）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斷其尸足○邴音丙又彼病反歜昌欲反掘其勿反又其月反刖音月又五刮反斷丁管反）而使歜僕。（僕御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驂乘陪乘○驂七南反乘繩證反注同）○夏。五月。公游于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扑箠也抶擊也欲以相感激○扑普卜反字宜從手作木邊非也抶勑乙反箠市橤反又之橤反激古歷反）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言不以父刖爲病恨○女音汝）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舍音赦置也惡烏路反）齊人立公子元。（桓公子惠公）○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文公二妃

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惠伯○嬴音盈嬖必計反長丁丈反屬音燭）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見賢遍反）〔疏〕襄仲至許之。○正義曰惡是齊甥齊侯許廢惡者惡以世適嗣立不受齊恩宜以非分得國荷恩必厚齊侯新立欲親魯爲援故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大子視其母弟殺視不書賤之）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詐以子惡命）〔疏〕注詐以子惡命。○正義曰傳因殺惡之下即云而立宣公其實宣公之立當在惠伯死後惡雖已死未告外人故詐以子惡之命召惠伯使入公冉務人疑其宮內有變謂非子惡之命故云入必死耳亦未是審知惡已死也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聽吐定反）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絕其後）○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有罪出者異故復發傳○復扶又反）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於魯○過古禾反又古臥反適丁歷反）○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佗徒何反）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不書○竟音境）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則爲吉德○大史音泰隊直類反養餘亮反鷹於陵反鸇之然反說文止仙反字林巳仙反）〔疏〕如鷹鸇之逐鳥雀。○正義曰釋鳥云鷹來鳩郭璞曰來當爲爽字之誤耳左傳作爽鳩是也又云晨風鸇舍人曰晨風名鸇鸇摯鳥名郭璞曰鷂屬也德

以處事。（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也○度待洛反注及下同）功以食民。（食養也○食音嗣注同）作誓命曰。毀則爲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壞音怪）掩賊爲藏。（掩匿也○匿女乙反）竊賄爲盜。（賄財也）盜器爲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爲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疏〕先君至不忘。○正義曰言制周禮曰作誓命曰謂制禮之時有此語爲此誓耳此非周禮之文亦無誓命之書在後作九刑者記其誓命之言著於九刑之書耳德者得也自得於心心之所得有惡有善欲知善惡以法觀之合法則爲吉德不合法則爲凶德故曰則以觀德也既有善德乃能制斷事宜故曰德以處事也毀爲其事務求成功度量功勳必功成乃善故曰事以度功也民不自治立君牧養作事成功所以養食下民故曰功以食民也其意言在上位者必有法則乃爲養民之主將言莒僕無可法則故言此以張本也又作要信誓命以戒後人曰有人毀法則者是爲賊言其賊敗法也掩匿賊人是爲藏言其藏罪人也竊人財賄謂之爲盜盜人器用謂之爲姦主爲藏匿罪人之名恃賴姦人所盜之用爲極大之凶德有常刑無赦其事在九刑之書不遺忘也以宣公容納莒僕爲主藏受其寶玉爲賴姦故舉此以極諫也。注誓命至今亡。○正義曰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叔世謂衰世衰民慢作嚴刑以督之稱其創制聖王以爲所作之法夏作禹刑商作湯刑則周作九刑作周公之刑也此云周公作誓命其事在九刑知自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所載也謂之九刑必其諸法有九而九刑之書今亡不知九者何謂服虔云正刑一議刑八即引小司寇八議議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辟此入議者載於司寇之章周公已制之矣後世更作何所復加且所議八等之人就其所犯正刑議其可赦以否八者所議其刑一也安得謂之八刑杜知其不可故不解之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還音旋）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去起呂反顓音專頊許玉反裔以制反）〔疏〕注高陽氏至苗裔。○正義曰先儒舊說及譙周考史皆以顓頊帝嚳爲帝之身號高陽高辛皆國氏土地之號高陽次少昊高辛次高陽堯承高辛之後孔子之錄尚書自堯爲始史籍之說皇帝其言不經大戴禮五帝德司馬遷五帝紀皆言顓頊帝嚳代別一人春秋緯命歷序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八世典籍散亡無以取信要二帝子孫至舜時始用必非帝之親子其八人者不能知其出生本系枝派遠近故略言其苗裔耳蒼舒。隤敳。檮戭。大

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皐陶之倫庭堅即皐陶字○隤徒回反敱五才反一音五回反韋昭音瑰檮直由反韋昭音桃戭以善反漢書作敳韋昭已震反尨莫江反降下江反陶音遥○【疏】注此即至陶字○正義曰司馬遷采帝系世本以爲史記其夏本紀稱禹是顓頊之後秦本紀稱皐陶是顓頊之後伯益則皐陶之子垂之所出史無其文舊說相傳亦出顓頊故云此即垂益禹皐陶之倫也服虔云八人禹垂之屬也六年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云皐陶庭堅不祀忽諸知庭堅皐陶爲一人其餘則不知誰爲禹誰爲益故云之倫之屬不敢斥言也班固漢書有古今人表銓量古人爲九等之次雖知禹益必在八愷稷契必在八元不能識知其人不得自相分配故八元八愷與皐陶禹稷並不出其名亦爲不知故也鄭玄注論語云皐陶爲士師號曰庭堅杜云庭堅皐陶字者古人名之與字難得審知言字者明其是一人也）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愷開在反【疏】齊聖至八愷○正義曰此并序八人總言其德或原其心或據其行一字爲一事其義亦更相通齊者中也率心由道舉措皆中也聖者通也博達衆務庶事盡通也廣者寬也器宇宏大度量寬弘也淵者深也知能周備思慮深遠也明者達也曉解事務照見幽微也允者信也終始不忒言行相副也篤者厚也志性良謹交遊款密也誠者實也秉心純直布行貞實也以其德行如是天下之民爲其美目謂之八愷愷和也言其和於物也孟子曰伊尹聖人之和者也○注齊中至和也○正義曰齊中釋言文允信篤厚釋詁文愷訓爲樂樂亦和也深水謂之淵故淵爲深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嚳苦毒反）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奮甫問反熊音雄貍力之反契息列反依字當作契古文作卨羆彼皮反【疏】注此即至之倫○正義曰契後爲殷稷後爲周史記殷周皆爲帝嚳之後也此言伯虎仲熊尚書有朱虎熊羆二者其字相類知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也尚書更有夔龍之徒亦應有在元愷之內者但更無明證名字又殊不知與誰爲一故不復言之史記稷契皆爲帝嚳之子而上句注云其苗裔者史記堯亦帝嚳之子則稷契堯之親弟以堯之聖有大德之弟久而不知舜始舉用以情而測理必不然且云世濟其美其間必應累世不容高辛之下卽至其身馬遷傳聞於人未必盡得其實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云案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疑者然則以其不可悉信故言苗裔以該之）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偏也元善也○偏音遍【疏】忠肅至八元○正義曰此亦總言其德於義亦得相通忠者與人無隱盡心奉上也肅者敬也應機敏達臨事恪勤也共者治身克謹當官理治也懿者美也保己精粹立行純厚也宣者偏也應受多方知思周偏也慈者愛出於心恩被於物也惠者性多哀矜好拯窮匱也和者體度寬簡物無乖爭也以其德行如是天下之民爲之美目謂之八元元善也言其善於事也論語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肅敬至善也○正義曰肅敬釋訓文懿美釋詁文宣偏釋言文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十六族也。

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隕隊也○隕于敏反隊直類反【疏】此十六至其名○正義曰此十六人耳而謂之族者以其各有親屬故稱族也世濟其美後世承前世之美不隕其名不隊前世之美名言其世有賢人積善而至其身也劉炫云各有大功皆賜氏族故稱族）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疏】注后土至之官○正義曰后訓君也天稱皇天故地稱后土舜典云伯禹作司空呂刑云禹平水土則禹是主地之官故云主后土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亦平也○揆葵癸反【疏】以揆至天成○正義曰用禹爲主后土之官令以揆度百事百事無不揆度於是皆有次序得地平其化天成其施言有成功也○注揆度至平也○正義曰揆度釋言文度百事者令之豫自籌度爲之數量法制事成則平其可否使之揔衆務也地平天成大禹謨之文孔安國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釋詁云成平也是成亦爲平其義一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契斯列反【疏】注契作至之中○正義曰舜典云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尚書契敷五教此云舉八元使布五教以此故知契在八元中也然則尚書禹作司空此云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此亦知禹在八愷中也但不知八愷之中何者是禹八元之中何者是契耳主后土布五教是事之大者故舉以爲言非是各令八人共主一事故主土雖禹主教雖契餘當別有所主或助而爲之尚書稱益佐禹治水是其助之事也）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夏戶雅反【疏】父義至外成○正義曰一家之內父母兄弟子尊卑有五品父不義母不慈兄不友弟不共子不孝是五品不遜順也故使契爲司徒布五教於四方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共教子以孝是之謂五教此五教可常行又謂之五典也諸夏夷狄皆從其教是爲內平外成所云五典克從卽此內平外成之謂也）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比近也周密也○好呼報反嚚魚巾反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比毗志反）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渾戶本反敦徒本反驩呼端反兜都侯反【疏】掩義至渾敦○正義曰掩蓋義事而不行隱蔽其外而陰爲賊害也其有凶醜之類穢惡之物心頑而不則德義之經口嚚而不道忠信之言如此惡人不可與之親友者此不才子於是與之相附近相親密言惡人所愛惡同己者也以其爲惡如是故天下之民爲之惡目謂之渾敦渾敦不開通之貌言其無所知也服虔用山海經以爲驩兜人面馬喙渾敦亦爲獸名○注醜亦至密也○正義曰醜亦惡也物亦類也指謂惡人等輩重復而言之耳比是相近也周是親密也雖是親愛之義非爲善惡之名故論語云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以君子小人相對故鄭玄云忠信爲周阿黨爲比觀文爲說也○注謂驩至之貌○正義曰此傳所言說虞書之事彼云四罪謂共工驩兜三苗鯀也此傳四凶乃謂之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檢其事以識其人堯典

帝言共工之行云靖言庸違傳說窮奇之惡云靖譖庸回二文正同知窮奇是共工也堯典帝求賢人驩兜舉共工應帝是與共工相比傳說渾敦之惡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堯典帝言鯀行云咈哉方命圮族傳說檮杌之罪云告頑舍嚚傲很明德即是咈戾圮族之狀且鯀是顓頊之後知檮杌是鯀也尚書無三苗罪狀既殛去三凶自然饕餮是三苗矣先儒盡然更無異說皆以行狀驗而知之也莊子稱南方之神其名爲儵北方之神其名爲忽中央之神其名爲混沌混沌無七竅儵忽爲鑿之一日爲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混沌與渾敦字之異耳莊子雖則寓言要以無竅爲混沌是渾敦爲不開通之貌此四凶者渾敦檮杌以狀貌爲之名窮奇饕餮以義理爲之名古人之意自異耳服虔案神異經云檮杌狀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豬牙尾長丈八尺能鬬不退饕餮獸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少皡氏有不才子。（少皡金天氏之號次黃帝○少詩照反注同皡胡老反【疏】注少皡至黃帝○正義曰金天國號少皡身號譙周云金天氏能脩大皡之法故曰少皡也其次黃帝則昭十七年傳有其事○）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隱也慝惡也盛德賢人也○蒐所留反慝他得反邪似嗟反【疏】毀信至盛德○正義曰毀信者謂信不足行毀壞之也廢忠者謂忠爲無益廢棄之也以惡言爲善尊崇脩飾之安於讒譖信用回邪常行讒疾陰隱爲惡以誣罔盛德之賢人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言其行窮困所好可異也○注崇聚至人也○正義曰釋詁云崇充也舍人曰崇大充盛大亦集聚之義故崇爲聚也庸用靖安回邪慝惡常訓也服從是奉行之義也蒐索隱伏是蒐得爲隱也服虔亦以蒐爲隱隱隱謂陰隱爲惡也成德謂成就之德故爲賢人也定本成德爲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奇其宜反共音恭行下孟反好呼報反【疏】注謂共至好奇○正義曰孔安國云共工官稱也其人爲此官故尚書舉其官也行惡終必窮故云其行窮也好惡言好讒慝是所好奇異於人也）顓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話戶快反）告之則頑。（德義不入心）舍之則嚚。（不道忠信○舍音赦）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謂鯀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傲五報反很戶懇反檮徒刀反杌五忽反鯀古本反）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去起呂反注及下皆同【疏】注方以至除之○正義曰宣公不能去莒僕而行父能去之恐宣公以不去之爲恥行父以去之爲專史克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朝有四凶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所以雪宣公不去之恥解行父專擅之失也然則聖主莫過於堯任賢王政所急大聖之朝不才揔萃雖曰帝其難之且復何其甚也此四凶之人才實中品雖行有不善未有大惡故能仕於聖世致位大官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既謝愆釁自生爲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章舜德歸罪於前人史克以宣公比堯同四凶於莒僕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

（其爲不善唯帝所知尚書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此傳安慰宣公故言堯不能去辭各有爲情頗增甚學者當以意達文不可卽以爲實）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疏〕（注縉雲至官名○正義曰昭十七年傳稱黃帝以雲名官故知縉雲黃帝時官名字書縉赤繒也服虔云夏官爲縉雲氏）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冒亦貪也盈滿也實財也○厭於鹽反匱其媿反）〔疏〕（貨賄○正義曰鄭注周禮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王子孫故別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爲饕貪食爲餮○饕他刀反餮他結反）〔疏〕（注貪財至爲餮○正義曰此無正文先儒賈服等相傳爲然）舜臣堯。（爲堯臣）〔疏〕（注爲堯臣○正義曰昭七年傳稱王臣公公臣大夫謂王以公爲臣公以大夫爲臣皆是上臣下也而此云舜臣堯謂爲臣以事堯乃是下臣上也文同義異意足相顧故辯之云爲堯臣）賓于四門。（闢四門達四聰以賓禮衆賢○闢婢亦反聰本亦作窻七工反）〔疏〕（注闢四至衆賢○正義曰賓于四門是禮賢之事而舜典下文云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言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亦是賓禮衆賢之事意同於上故引以解之○）流四凶族。（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投弃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螭魅之災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禦魚呂反螭勑知反山神獸形魅亡備反說文作彪云老精物也彪或從未）〔疏〕（注投弃至害者○正義曰投者擲去故爲弃也舜典云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安國云幽洲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在海中是放之四方之遠處螭魅若欲害人則使此四者當彼螭魅之災令代善人受害也宣三年傳王孫滿說九鼎云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知螭魅是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也）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徽美也典常也此入元之功○戴多代反相息亮反下注同去起呂反數色主反徽許歸反）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入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凶）〔疏〕（故虞至人也○正義曰此虞書舜典之篇也三事六句舜典本文其云無違教也無廢事也無凶人也是史克解虞書之意也每引一事以一句解之故每事言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史克激稱以辨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激古歷反）〔疏〕（注史克至宜也○正義曰宣公貪寶玉而受莒僕爲惡已大行父違君命而逐出之其專已甚故史克激揚而言舜之事堯以辨宣公之惑以解行父之志方欲盛談善惡說事必當增甚故其言美惡有大過之辭言美則大美言惡則大惡禹則鯀之子也說禹則云世濟其美言鯀則云世濟其凶明其餘亦有大過非其實也蓋事勢宜然耳何休以爲孔子云蕩蕩乎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今如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以爲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桀紂爲惡一世則誅四凶歷數千歲而無誅放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虛言也左氏爲短但堯之爲君能舉十六相去四凶四凶之人未必世濟其惡但史克欲明行父之志欲辨宣公之惑故美惡過辭具於此注何休之難不足疑也）○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弒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宋武氏之族本或作武穆之族者後人取下文妄加也道音導）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向舒亮反）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於武氏故）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孫）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樂呂戴公之曾孫爲宣三年宋師圍曹傳）〔疏〕（注樂呂戴公曾孫○正義曰世本云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夷父須須生大司寇呂今云曾孫誤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十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文十六年盡十八年）

經十六年

十有六年春（石經脫春字後旁增）

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足利本無得字）

非許齊（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許作詐不誤○今依訂正）

比猶釋不朝王之義也（閩本監本比作此宋本正作王是）

故須言有疾以辯之（監本毛本言作書）

唯有候耳（宋本候作疾不誤○今依訂正）

閏月不告月書經以譏之（〔補〕案不告月月當朔字之譌書經當是經書誤倒）

傳十六年

閒疾瘳（釋文瘳下有也字）

注伯禽至七君（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秋八月節注後）

子幽公圉（史記魯世家圉作宰索隱云系本作圉）

以示義者（監本者誤曰）

楚大饑（釋文云亦作飢音機案穀不熟謂之饑飢乃飢餓字）

至于阜山（纂圖本阜誤烏）

注戎山夷也（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遂滅庸注下）

有寇比從北來（宋本比作必）

使廬戢黎侵庸（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梨侵）

蚡冒楚武王父（釋文引注父下有也字又引史記楚世家云蚡冒卒弟熊達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與杜異

服頳川之邑疑非也（宋本服上有遠字）

唯裨儵魚人實逐之（淳熙本儵作儵注亦作儵釋文同）

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閩本監本毛本馹作驛案馹訓傳車當从日正義同）

馹傳車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馹誤驛）

宋公至恤也（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注文厖意諸之弟之下）

以禮防閑（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禮下有自字是也）

夫人助之施（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作乃助之施不誤）

代公子卬（岳本卬作印纂圖本作卯非也）

鱗鱹爲司徒（石經宋本岳本鱹作矔釋文同是也）

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案石經此行自知至諸只九字陳樹華云蓋初刻以字下有其）字也

盡以其寶賜左右以使行（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右以作古而是也）

周襄王姊（閩本監本毛本姊作姉非案八年傳云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是也）

郊甸之帥（淳熙本纂圖本足利本帥作師）

注襄夫至之帥（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接上疏注君祖至夫人之下）

以大都之田任彊地（宋本閩本彊作疆案周禮作畺）

經十七年

自閔僖已下（閩本監本毛本已作以）

而爲三恪之宮（監本毛本宮作官亦非宋本作客與共十六年注合）

諱國惡地（〔補〕毛本地作也今依訂正）

傳十七年

遂復合諸侯于扈（此本脫于扈二字依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使執訊而與之書（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揔入注文晉侯女壻之下）

令持以告宣子（閩本監本毛本持誤特）

蒧勑也勑成前好（纂圖本毛本勑作赦案玉篇引作敕方言云蒧敕廣雅釋詁亦云蒧敕也釋文云好一本作事）

謂不擇音聲而出之而難杜（閩本監本無下而字）

言急則欲蔭茠於楚（閩本監本毛本茠作芘從釋文改也釋文又云本或作茠字按說文休息止也从人依木或作庥凡作茠者俗字）

魯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宋本無四字纂圖本魯誤曾）

而從於强令（宋本岳本强作彊）

經十八年

注不稱盜罪商人（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莒弑其君庶其句下）

邴商人今從弑君稱君之例也（宋本毛本邴作罪浦鏜云今當令字誤）

書不遂不書辰（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無上不字此本衍）

襄仲舒倚齊而弑之（宋本無舒字是也）

楚世子商臣弑君言臣子（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下臣字作世）

而稱臣者（監本毛本同○案臣當君字之譌）

劉賈許穎以爲君惡及國朝（監本毛本穎伯穎亦非宋本作穎是也○今依訂正）

傳十八年

注以卜事告龜（宋本此節正義在二月丁丑公薨句下）

歜以扑抶職（釋文亦作扑云字宜從手作木邊非也段玉裁云扑者說文攴字之變才即又也擊之曰扑因名其器亦曰扑）

扑箠也（葉抄釋文箠作華非）

襄仲至許之（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謂之哀姜注下）

不允放魯（〔補〕毛本放作於今依訂正）

莒紀公子生大子僕（上子字衍文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不誤）

弗敢失隊（石經凡隊字皆作墜此處獨作隊）

如鷹鸇之逐鳥雀（宋本自此節正義至注史克至宜也共廿二節揔入注蓋事宜也之下）

鸇摯鳥名（監本毛本摯作鷙按摯爲鷙之假借字）

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石經此行計九字行父二字疏陳樹華云蓋行字上多今字改刑去也）

王刑一議刑八（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王作正不誤○今依訂正）

檮戭大臨尨降（監本檮作檮與今本說文引傳合纂圖本尨誤厖案釋文云漢書戭作敳）

不杞忽諸（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杞作祀是也○今依訂正）

並不出其名（案不字衍文）

明允篤誠（石經篤作萬非）

伊尹聖人之和者也（案伊尹當作柳下惠）

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釋文云契依字當作偰古文作卨）

有大德之弟（宋本德作賢）

保巳精粹（宋本巳作已是也）

天下之民爲之美目（閩本監本毛本之美作其美）

以至於堯（石經淳熙本於作于）

何者是契耳（閩本監本耳作矣非）

尊卑有五品（宋本卑作平非也）

更無異說（監本毛本更作蓋非也）

其名爲忽（宋本忽作怱非）

虎足猪牙（宋本猪作豬是正字）

身如牛人面（閩本監本毛本同宋本作羊）

少皞氏有不才子（石經宋本皞作皥釋文亦作皥是也）

靖譖庸回（案尚書撰異云即靖言庸違也回邪也古回違通用）

以誣盛德（正義引定本成德爲盛德服虔云成德爲成就之德是服虔所見本盛作成也陳樹華云成盛古字通公羊皆以盛爲成）

顓頊有不才子（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項下有氏字）

傲很明德（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作傲很釋文同）

檮杌（案說文引傳作檮柮）

謂鯀（葉抄釋文鯀作鮌）

頑凶無儔匹之貌（案孟子離婁疏引注頑誤嚚儔作疇足利本亦作疇）

故言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監本去誤立）

非帝王子孫故別以比三凶（岳本作非帝者子孫足利本無王字宋本同）

達四聰（釋文聰作窻云本亦作聰段玉裁云或疑不應作窻考風俗通十反篇云蓋人君者闢門開窻號咷博求此亦用堯典也蓋古文尚書本作囪窗者囪之或字窻又窗之俗體聰又囪之同音字作囪而或如字或讀爲聰猶之台可讀爲怡尼可讀爲昵庸可讀爲鏞也）

以禦螭魅（釋文引說文魅作鬽云老精物也鬽或從未案詩蒐柳正義爾雅釋詁疏引作以禦魑魅）

使常螭魅之災（岳本螭作魑）

投者鄭去（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鄭作擲是也○今依訂正）

流共工于幽洲（閩本監本毛本洲作州）

竄三苗于三危（孟子竄作殺案殺非殺䊮即竄之假借也）

繹行父之志（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繹作釋是也○今依訂正）

四凶歷數千歲（〔補〕案千當十字之譌）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一（宣元年盡四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春秋經傳集解宣公（○陸曰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母敬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疏〕正義曰魯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接文公之子敬嬴所生以匡王五年即位是歲歲在壽星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公子遂如齊逆女。（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卿為君逆例在文四年○娶七喻反為于偽反〔疏〕不譏至四年○正義曰文公喪未期此時已娶違禮不譏者此事甚惡言不待貶責而其惡自明也昭元年公羊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是其義也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傳云卿不行非禮也是卿為君逆之例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稱婦有姑之辭不書氏史闕文〔疏〕注稱婦至闕文○正義曰宣公母敬嬴在是有姑也夫人以姜為姓舉姓而稱姜氏去氏稱姜則不成文義知不稱氏者史闕文也傳言新作延廄而經無作字是作傳之時經猶未闕於後經始闕耳此文傳亦無氏知是本史先闕故云史闕文而不云經闕文也史文既闕仲尼不正之者以無所褒貶故因其詳略也諸經所闕者或史文先闕仲尼不改或仲尼具文在後始闕公羊穀梁漢初始為其傳見其闕文妄為之說非其實也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穀梁之意亦然先儒取以為說服虔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杜不然者女之出嫁專由父母夫來取之父母許之豈得問禮具否拒逆昏姻之命從夫喪娶父母之咎自可罪其父母何以貶責夫人若其貶責夫人當去夫人之號滅一氏字復何所明夫人之稱姜氏猶遂之稱公子也舍遂之族而去子稱公可乎亦知遂不可去子稱公夫人復安可以去氏稱姜也逆婦姜于齊以卿不行變文略賤此經貶遂不稱公子以成夫人之尊非略賤之事也詩責彊暴之男行不由禮陳其爭訟之辭述其守貞之意此豈是宣公淫掠而欲令齊女守貞哉）○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宥音又〔疏〕注放者至以遠○正義曰舜典云流宥五刑孔安國云以流放之法寬五刑是放者有罪當刑而不忍刑之寬其罪而放棄之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者彼雖無罪君不用其言任令自去亦是放棄之義放之與奔俱是去國而去情小異釋例曰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臣之事君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故傳曰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迫窘而出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進為文仲尼脩春秋又以所稱為優劣也言優劣者放者君舍其罪緩步而出是其優也奔者迫則懼死奔馳而去是其劣也昭八年楚人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與此胥甲父等皆甘心受罪黜其官位宥之以適遠方是實放而書放也襄二十九年傳稱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彼罪高止故實放而書奔也然則文十四年傳稱宋高哀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高哀無罪亦改放而書奔者故諸緣遣者之意為義奔者指去國之人立文據其所往之處皆是從外來耳高哀身來至魯自魯而稱來奔不書宋人之意故不得言放此乃外內之文異耳叛者以地適他稱叛入魯則稱來奔亦此之類也）○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牟亡侯反）○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秋。邾子來朝。（無傳）○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盾徒本反〔疏〕注傳言至蓋闕○正義曰陳宋俱被楚侵明其並救二國傳稱救陳宋而經無宋字故設疑云蓋闕也服虔云趙盾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案經傳皆言侵陳遂侵宋陳在宋南是先侵陳去陳乃侵宋也若趙盾越宋而南救陳猶及楚師北迴救宋安得不及楚也若言欲救宋而楚師解去則救陳之時楚師已向宋矣何以書救陳也蓋以陳既被侵方始告晉晉人起師救陳楚又移師侵宋晉師比至陳楚師既已去矣故諸國會于棐林同共伐鄭棐林鄭地明晉始至鄭不得與楚相遇故竟無戰事言救陳宋者皆是致其意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也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棐芳尾反好呼報反〔疏〕晉師至林鄉○正義曰晉本興師為救陳宋但楚師已去故四國之君往會晉師與共伐鄭言于棐林者行會禮然後伐鄭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亦行會禮乃伐與此同也晉師趙盾為將不言會趙盾而言晉師者取於兵會非好會言所會其兵非會其人故稱師案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注云卿不書禮不敵公知此非為趙盾不敵公侯稱師者沈氏云此會有宋公陳侯等猶成二年會于蜀有蔡許之君故知此非為趙盾不得敵諸侯但取於兵會彼會于瓦唯有公故知與此異耳）○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本亦作宗）○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於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疏〕注諸侯至釋之○正義曰氏者位尊乃賜是臣之寵號具名氏所以尊君命言君命重故貴臣行行人貴則君命尊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者若宋華元衛元咺之類是也如魯卿公孫敖喪歸尚稱氏明生歸亦然其歸父意如叔孫婼不稱氏者名有所為與常例不同也會盟征伐具名氏者皆是尊君命也傳獨於此發者為其與還文不同故於此釋之釋例曰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曰脩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曰尊君命互發其義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釋例論之備矣○稱尺證反舍音捨〔疏〕注遂不至備矣○正義曰公子亦是寵號其事與族相似魯臣有罪則貶去其族族去則非卿今遂與夫人俱至物無兩大人不並尊若從夫人者尊則夫人卑矣故替其尊稱令從夫人者卑則夫人尊矣釋例曰往必稱族以示其重還雖在塗必舍族以替之所以成小君之尊是其義也成十四年叔孫僑如逆女及以夫人至其文與此正同彼傳云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此傳不言稱族舍族者釋例曰傳云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叔孫僑如逆女則往曰稱族還曰舍族然則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是言公子非族故與彼異文公子雖則非族稱舍亦與族同故其言尊君命尊夫人與彼亦不異也所以異者族必君賜乃稱之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不須待賜乃稱之耳）○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篡初患反）○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疏〕▲注胥甲至於險○正義曰案彼傳胥甲與趙穿同罪放胥甲而舍趙穿者於時趙盾為政穿見晉君之壻或本罪輕於胥甲故得无咎）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屬大夫）○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復扶又反〔疏〕注篡立至位定○正義曰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諸侯自相推戴廢立不由天子篡弒而立則鄰國討之若與之會則序之於列成其為君諸侯既已為會則臣子不得復討若其殺之則與弒君罪同宣公殺子惡而取國常畏魯人討已心不自安納賂請會故既與齊會而公位乃定成十五年戚之會討曹成公成公得列于會後曹人請于晉曰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則位定也）○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為于偽反）○宋人之弒昭公也。（在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疏〕注文十至受賂○正義曰杜以傳言皆取賂而還必有二事乃得稱皆故指二扈之盟以充皆義劉炫云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弒昭公前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故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為魯討齊取齊賂也案此言會諸侯于扈文承宋人之弒昭公下知非十七年會于扈既取宋賂又取齊賂而稱皆必為十七年十五年二扈之盟者案十七年會于扈尋檢經傳全無▲魯討齊之事豈得違背經傳妄指十七年乎但宋弒昭公其罪既大故先言之為魯討齊其失小故後言之劉炫以傳文先後顛倒又以會于扈為十七年之事違背經傳而規杜非也取賂而還書本或云取齊賂而還檢勘古本及杜注意並無齊字文十七年宋及晉平唯受宋賂十五年會扈受齊賂耳傳言皆者皆齊宋也故知皆取齊賂者非也）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卒在文十三年○共

（音恭）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解揚晉大夫○解音蟹）○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國○秦急崇絕句本或作崇急秦必救之是後人改耳）〔疏〕（秦急崇○正義曰崇是秦之與國故秦人急於援崇）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囚解揚）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競強也爲明年鄭伐宋張本○侈昌氏反又尸氏反驟仕救反）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得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疏〕（宋華至生帥師○正義曰此華元歸生及哀二年趙鞅罕達客主各言帥師者皆是將尊師衆故並具其文或於歸生之下無帥師之字脫耳○注得大至縣南○正義曰此獲華元生也哀十一年獲齊國書死也以此知生死皆曰獲昭二十三年傳云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傳言書曰是仲尼變例也）○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衞人陳人侵鄭（鄭爲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爲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爲鄭于爲反下同）〔疏〕（注鄭爲至稱人○正義曰諸經貶諸侯之卿稱人者傳皆言其名氏此傳唯稱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諸侯之將不言名氏則實是微者非貶之也趙盾畏楚而還故貶之稱人釋例曰鄭受楚命伐宋大敗宋師獲其二卿此晉之不競也晉於是中命衆國大起其衆將以雪宋之恥取威定霸趙盾爲政而畏越椒之盛不敢遂其所志託辭班師失宋之心孤諸侯之望所以致敗也）○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例在四年○皋古刀反）〔疏〕（注靈公至四年○正義曰釋例曰經書趙盾弑君而傳云靈公不君又以明於例此弑宜稱君也弑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傳故特見仲尼曰越竟乃免明盾亦應受罪也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爲教之遠防）○冬十月乙亥天王崩（無傳）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命也○受命于楚本或作命于楚）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特護之曰囚以明其生獲故得見贖而還○帥所類反贖食欲反）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乘繩證反下同俘芳夫反馘古獲反馘百人或馘百者人衍字狡古卯反輅五嫁反）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倒丁老反宜其爲禽一本作宜其禽也毅魚既反著直略反）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易反易○）〔疏〕（君子至戮也○正義曰軍法以殺敵爲上將軍臨戰必三令五申之狂狡失即戎之禮違元帥之命曲法以拯鄭人宜其爲禽也昭明也兵戎之事明此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能殺敵人是名爲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乃名爲毅言能彊毅以立功易之戮也反易此道則合刑戮也昭謂明曉此禮致謂達之於敵毅彊也能致用此意乃爲彊人言在軍對敵必須殺也尚書成湯數桀之罪以誓衆云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武王數紂之罪以誓衆云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爾所不勗其于爾躬有戮二王以至聖伐至惡尚誓衆使多殺是軍法務在多殺殺敵乃爲禮也公羊善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以爲文王之戰亦不過此武王之戰既知不然文王之戰豈當若是審如公羊之言文王未曉戰法其不能身定天下豈爲此乎）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疇昔猶前日也○食音嗣斟之金反不與音預）〔疏〕（注疇昔猶前日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孔子謂子貢曰吾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云疇昔猶前日也是相傳爲然）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憾恨也殄盡也○憾本亦作感戶暗反注同敗必邁反又如字殄大典反）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爲文四百匹○逞勑領反）〔疏〕（注畫馬爲文○正義曰謂文飾雕畫之若朱其尾鬣之類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卑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牂子郎反）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荅也）〔疏〕（見叔至來奔○正義曰叔牂卑賤故得先歸華元見而安慰之曰往奔入鄭軍者子之馬自然非子之罪叔牂自知前言已顯不敢隱諱乃對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已爲之叔牂既荅華元而即來奔魯耳服虔載三說皆以子之馬然爲叔牂之語對曰以不爲華元之辭賈逵云叔牂宋守門大夫華元既見叔牂牂謂華元曰子見獲於鄭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爲之也謂羊斟驅入鄭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事既和合而我即來奔耳鄭衆云叔牂即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即誣之曰奔入鄭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女驅之耳叔牂既與華元合語而即來奔魯又一說叔牂宋人見宋以馬贖華元謂元以贖得歸謂元曰子之得來當以馬贖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已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耳贖事既合而我即來奔杜以傳文見叔牂而即言曰則曰下皆當爲華元之語不得爲叔牂之辭且以華元與賤人交語而稱對曰謂歸國而來奔皆於文不順又羊斟與叔牂當是名字相配故不從三家而別爲之說宋鄭氏來奔爲奔魯耳合是聚合言語故云合猶荅也）

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植將主也○植直吏反注同將子匠反）〔疏〕（注植將主也○正義曰周禮大司馬大役屬其植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是植謂將領主帥監作者也巡功謂巡城檢作功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復（睅出目皤大腹弃甲謂亡師○謳烏侯反睅戶板反說文字林云大目也蘇林云寢視不安貌孟康云猶分然也皤步何反○）〔疏〕（注睅出目大腹○正義曰說文云睅大目也目大則出見故云出目也皤是腹之狀腹以大爲異故爲大腹也○）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鬚之貌○于思如字又西才反多鬚貌賈逵云白頭貌復扶又反來力知反又如字以協上韻鬚俗于反字又作鬢○）〔疏〕（注于思多鬚之貌○正義曰賈逵以爲白頭貌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距此三十二年計未得頭白故杜以爲多鬚貌亦是以意言之耳）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那猶何也○驂七南反犀音西兕徐履反那乃多反）〔疏〕（犀兕尚多○正義曰釋獸云犀似豕郭璞曰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庳腳腳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食角也小而不橢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劉歆期交州記曰犀出九德毛似豕蹄有甲頭似馬吳錄地理志云武陵沅南縣以南皆有犀釋獸云兕似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偏檢書傳犀兕二獸並出南方非宋所有假令波及宋國必不能多言尚多者苟以荅謳者耳）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漆音七吝力刃反咎其九反）○秦師伐晉以報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圍焦（焦晉河外邑）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渾戶昏反）以報大棘之役楚鬭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競強也鬭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爲令尹○惡烏路反難乃旦反斃婢世反）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盾所以稱人且爲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晉

靈公不君。（失君道也。以明於例應稱國以弒。弒申志反）厚斂以彫牆。（彫畫也。斂力驗反彫本亦作雕牆在良反）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以草索爲之筥屬。○彈徒丹反胹音而煮也蹯扶元反寘之豉反畚音本草器也索素各反筥九呂反）〔疏〕宰夫胹熊蹯。○正義曰字書過熟曰胹命此宰夫胹熊蹯其蹯不至於熟以其違命故殺之。○注畚以至筥屬○正義曰周禮挈壺氏挈畚以令軍糧鄭衆云縣畚于稾假之處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稾說文云畚蒲器可以盛糧韓詩外傳云鮑焦挈畚采蔬遇子貢於道是畚可以盛糧盛菜以草索爲之今人猶有此器形制似筥故爲筥屬過朝以示人令衆懼已

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其手一本作首溜力救反屋霤也）〔疏〕將諫至繼之。○正義曰言二人將欲相隨入諫士季謂盾曰子是尊卿今與子俱諫而不入則莫之能繼續爲諫會是卑卿請先往諫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正義曰溜謂簷下水溜之處入門伏而不省起而更進三進而及於君之屋溜言迫於公之前也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也。○鮮息淺反少也下同）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詩大雅也袞君之上服闕過也言服袞者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袞古本反）君能補過。袞不廢矣。（常服袞也）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晉力士。○鉏仕俱反麑音迷一音五兮反）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闢婢亦反盛音成本或作成睡垂僞反）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槐音懷又音回）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飲於鴆反提本又作祇上支反彌面皮反）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遂扶舊本皆扶房手反服虔注作跣先典反云徒跣也今杜注本往往有跣者嗾素口反說文云使犬也服本作嗾夫音扶獒五羔反尚書傳云大犬也爾雅云狗四尺爲獒說文云犬知人心可使者搏音博）〔疏〕趨登至非禮也。○正義曰此言飲趙盾酒是小飲酒耳非正燕禮獻酬之後方脫屨升堂行無筭爵非止三爵而已其侍君小飲則三爵而退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玄云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是三爵禮訖自當退也提彌明言此之時未必已過三爵假此辭以悟趙盾耳。○遂扶至獒焉。○正義曰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禮脫屨而升堂降階乃納屨堂上無屨跣則是常何須云遂跣而下且遂者因上生下之言提彌明言訖而遂不得爲趙盾遂也杜本作扶言扶盾下階也服虔云嗾嗾也夫語辭獒犬名公乃嗾夫獒使之噬盾也釋畜云狗四尺爲獒是大犬之名以其使之噬盾故云獒猛犬也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爲已用）鬭且出。提彌明死之。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翳於計反蔭音陰又於鴆反）見靈輒餓。問其病。（靈輒晉人）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食之音嗣下同舍其音捨）〔疏〕注宦學也。○正義曰曲禮云宦學事師則二者俱是學也但宦者學仕宦學者尋經藝以此爲異耳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簞笥也。○遺唯季反下注同簞音丹笥思嗣反）〔疏〕注簞笥也。○正義曰鄭玄曲禮注云圓曰簞方曰笥然則俱是竹器方圓異名耳故以簞爲笥鄭玄論語注亦云簞笥也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靈輒爲公甲士。○橐他洛反而與音預公介音界）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居）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輒亦去）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乙丑九月二十七日。○攻如字本或作弒）〔疏〕注穿趙至弟子。○正義曰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世族譜盾是衰子穿是夙孫是穿爲盾之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夙爲衰祖穿爲夙之曾孫世本轉寫多誤其本未必然也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弒而還。○竟音境下文注同弒申志反）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大音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善其爲法受屈。○爲于僞反注同）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疏〕注越竟至討賊。○正義曰哀八年傳公山不狃云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注云未臣所適之國則可還奔命死其難如彼傳文雖則出奔臣義未絕此注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者以仲尼云越竟乃免出竟則免責明其義已絕也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傳曰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去國不稱大夫是爲義絕之驗且受君之命乃得爲臣今君欲殺已逃奔他國君之於臣既已絕矣臣之於君能無絕乎董狐云子爲正卿反不討賊明其威足討賊卿位猶在故責之耳我以君寵得爲國卿杖君之威故羣下用命亦既失位出奔國人不復畏我國內自有賊亂非我所能禁之故越竟得免由義絕故也不狃之言謂已以他故出奔非是君欲殺已閔其宗國宜還救之昭二十一年宋公子城以晉師救宋是其事也襄二十七年傳曰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彼是公之寵臣去國而行君服豈復責無罪而將見殺逃竄而行免死者皆令反服君乎禮檀弓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是言去國雖同本情有異不可以一槩論也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臀徒門反）〔疏〕注黑臀晉文公子。○正義曰周語單襄公云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晉世家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較音角）

○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詛盟誓。○麗力知反詛側慮反）〔疏〕初麗至公子。○正義曰服虔云麗姬與獻公及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欲令其二子專國杜雖不注義似不然若麗姬身爲此詛姬死卽應復常何得比至於今國無公族豈復襄之霸遂踵麗姬法乎蓋爲奚齊卓子以庶纂適晉國創其爲亂不用復畜公子案檢傳文及國語文公之子雍在秦樂在陳黑臀在周襄公之孫談在周則是晉之公子悉皆出在他國是其因行而不改成公今始革之故傳本其初也則是國內因麗姬之亂乃設此詛非麗姬自爲詛也若麗姬爲詛不須言麗姬之亂以言之亂知其創麗姬也自此之後雖立公族而顯者亦少唯有悼公之弟揚干悼公之子愁二人名見於傳昭十八年鄭人救火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以外更無其人亦由偏於六卿不被任用故耳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疏〕注無公至之官。○正義曰不畜羣公子故無公族是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也下注云餘子適子之母弟亦治餘子之政子屬餘子之官則適子屬公族之官是卿之適子屬公族也孔晁注國語云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晉語云欒伯請公族悼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愼靖使茲四人者爲之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愼靖者脩之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是公族主教誨也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宦仕也爲置田邑以爲公族大夫。○適本又作嫡丁歷反下注同爲置于僞反）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

（餘子嫡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疏】注餘子至之政○正義曰下庶子爲妾子知餘子則是適子之母弟也言亦爲餘子則知餘子之官亦治餘子之政今主教卿大夫適妻之次子也下云庶子爲公行掌率公之戎車則公行不教庶子然則卿大夫之妻子亦是餘子之官教之矣）其庶子爲公行。（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行戶郎反注及下同【疏】注庶子至戎行○正義曰下句趙盾自以爲庶爲旄車之族則旄車之族即公行也掌車而謂之公行知其掌率公戎車之行列也）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疏】晉於至公行○正義曰此晉有公族餘子公行詩魏風有公族公路公行其公族公行既同公路似此餘子但餘子不主路車公路非餘子也當與公行爲一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車行列謂之公行其實正是一官詩人變文以韻句耳周禮無此三官之名夏官有諸子下大夫二人掌國子之倅事與公族同也春官有巾車下大夫二人掌王之五路事與公行同也無餘子同者天子諸侯禮異耳）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括古活反中如字又丁仲反屏步丁反）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成公姊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爲適事見僖二十四年○見賢遍反）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爲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旄音毛一本作軞【疏】注旄車至旄車○正義曰主公車行列謂之公行車皆建旄謂之旄車之族詩云孑孑干旄又曰建旐設旄是公車必建旄也周禮主車之官謂之巾車巾者衣也主衣飾之車謂之巾車此掌建旄之車謂之旄車之族盾本卿之適子其子世承正適當爲公族使辟屏季故更爲旄車之族自以身爲妾子故使其子爲妾子之官知非盾身自爲旄車之族而云使其子者旄車之族賤官耳盾身既爲正卿無容退掌賤職六年經稱晉趙盾衛孫免侵陳仍書於經非身退位故知使其子耳原同長而使趙括者沈氏云以其君姬氏之愛子故使之非正適也）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爲衰之適○衰初危反【疏】注盾以至之適○正義曰族即屬也故官屬者父時舊官屬也將父時官屬盡與屏季使季爲衰之正適也盾之此意欲令身死之後使屏季承其父後爲趙氏宗主但晉人以盾之忠更使其子朔承盾後耳）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牛不稱牲未卜日）猶三望。○葬匡王。（無傳四月而葬速）○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無傳）○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再與文同盟【疏】注再與文同盟○正義曰蘭以僖三十三年卽位文二年盟于垂隴七年于扈十四年于新城魯鄭俱在當言三同盟而云再者以扈之盟經文不序諸侯故不數劉炫規之非也）○葬鄭穆公。（無傳）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疏】注言牛至而祭○正義曰案經牛死在正月郊當用三月其間足得養牛牛雖一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天之禮不可廢也牛死而遂不郊故爲非禮也不郊非禮則於禮得郊禮諸侯爲天子斬衰天王崩未葬而得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也引曾子問者舉動輕以明重也初死以至於殯啓殯以至反哭於此之間五祀之祭不行耳既殯之後啓殯以前五祀之祭猶尚不廢郊天必不廢矣故鄭注云郊社亦然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玄云不敢以卑廢尊紼輴車索禮天子殯於西序攢輴車而塗之繫紼以備火災言越紼而行事是在殯得祭也案曾子問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謂尸唯三飯祝不侑勸其食食罷主人酳酒酳尸尸不酢主人曾子問又云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謂尸飯而侑勸訖酳尸尸酢主人酢訖又布祝席祝坐主人酌酒以獻祝獻畢而止故鄭注云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是也鄭又注彼云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案禮記祭法云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是其義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復扶又反）○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郔鄭地爲夏楚侵鄭傳○郔音延）○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雒水出上雒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疆居良反）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勞力報反）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偪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夏戶雅反）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鑄之樹反著張慮反舊直略反）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螭勑知反魅亡備反本又作鬽罔亡丈反兩本又作蜽音同說文云罔兩山川之精物也○【疏】注螭山至水神○正義曰螭山神獸形魅怪物先儒相傳爲然魯語仲尼云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則罔兩是木石之神杜以爲水神者魯語賈逵注云罔兩罔象言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然則罔兩罔象皆是虛無當揔彼之意非神名也上句言山林川澤則螭魅罔兩四神文十八年注螭魅山林異氣所生螭魅既爲山林之神則罔兩宜爲川澤之神故以爲水神也）莫能逢之。（逢遇也）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休許虬反下同祐音右）桀有昏德。

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載祀爾雅云商曰祀唐虞曰載周曰年夏曰歲○【疏】注載祀皆年○正義曰釋天云唐虞曰載商曰祀周曰年孫炎云載取物終更始祀取四時祭祀一訖年取年穀一熟是載祀皆年之別名復言之耳律歷志云商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年）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遷○紂直九反）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厎止。（厎致也○祚才故反厎音旨○）成王定鼎于郟鄏。（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郟古洽反鄏音辱）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疏】卜世至七百○正義曰律歷志云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過卜數也）○夏。楚人侵鄭。鄭卽晉故也。○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子以作亂事在文十八年）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姞南燕姓○姞其乙反又其吉反）夢天使與己蘭。（蘭香草【疏】夢天使與己蘭○正義曰夢言天者皆非天也此既言天使與己蘭即云余爲伯儵伯儵即非天也伯儵不得自稱爲天天不得變爲伯儵明是夢者恍惚之言耳成五年晉趙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上天之神聰明正直寧當就淫亂之人降福以求食乎昭四年叔孫穆子夢天壓己弗勝號豎牛助而勝之若是上天之神寧當與豎牛爭力而不勝也明皆恍惚之言或別有邪神夢者不識而妄稱天耳）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儵直留反）以是爲而子。（以蘭爲女子名○女音汝）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媚愛也欲令人愛之如蘭○媚亡冀反令力呈反）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蘭爲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嬀九危反）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出奔宋○臧作郎反）誘子華而殺之南里。（在僖十六年南里鄭地）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在僖二十四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葉楚地今）

（南陽葉縣。○酖直蔭反葉式涉反）〔疏〕（朝于楚。○正義曰諸侯大子攝行父事稱朝此公子士非大子亦稱朝者以大子稱朝故傳亦通言之其實合稱聘耳）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洩駕鄭大夫。○俞音愉惡烏路反下同）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十年。○從如字又才用反）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姓宜爲姬配耦。○癸居揆反蕃音煩下同）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姞姓之女爲后稷妃周是以興故曰吉人）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亢極也。○亢苦浪反）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大宮鄭祖廟。○鉏仕俱反大音泰注同）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興於鄭天所啓也。○刈魚廢反）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郯音談向舒亮反承韋昭之饒反一作丞又音拯）○秦伯稻卒。（無傳未同盟。○稻徒老反）○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傳例曰稱臣臣之罪也子公實弒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赤狄侵齊。（無傳）○秋。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告于廟例在桓二年）○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用伐。○不治直吏反）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楚人獻黿於鄭靈公。（穆公大子夷也。○黿音元）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子家歸生。○見賢遍反）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疏〕（第二指。○正義曰大射禮云右巨指鉤弦鄭玄云右巨指右手大擘也又曰設決朱極三鄭玄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手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定十四年傳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屨注云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謂大指爲將指者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爲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以大指爲將指手以中指爲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偏用服虔云俗所謂嗹鹽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問所笑。○解如字一音蟹）〔疏〕（黿。○正義曰說文云黿大鼈也玄中要記曰千歲之黿能與人語）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效。○食音嗣）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爲難。○染如琰反先悉薦反難乃旦反）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六畜。○畜許又反注同又許六反憚徒旦反難也）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譖子家於公）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弒君故書以首惡。○禦魚呂反）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弒君之罪）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改殺稱弒辟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弒之義釋例論之備矣）〔疏〕（凡弒至之罪。○正義曰晉語云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則君臣之交猶父子也君無可弒之理而云弒君稱君君無道者弒君之人固爲大罪欲見君之無道罪亦合弒所以懲創將來之君兩見其義非故弒君之人以弒之爲無罪也釋例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繫命故戴之如天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歸命有死無貳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執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未無家人習翫之愛高下之隔縣殊壅塞之否萬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亢高自肆羣下絕望情義圮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有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稱君者唯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弒言衆之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主名以垂來世終爲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荀林父討宋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深見貶削使諸賊亂以爲心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篡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班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楚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爲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殺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又云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爲斷也經書趙盾弒君而傳云靈公不君又以明於例此弒宜稱君也弒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傳特見仲尼曰越竟乃免明盾亦應受罪也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慎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弒二者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蓋爲教之遠防也楚靈無道於民於例當稱國以弒公子比首兵自立楚衆散歸而靈王縊死故以比爲弒王也比既得國國人驚亂棄疾從而扇之比懼自殺皆棄疾之由故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也左氏義例止此而已其餘小異皆從赴也劉賈許潁以爲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弒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弒案傳鄭靈宋昭經文異而例同故重發以同之子弒其父又嫌異於他臣亦重明其不異既不碎別國之與人而傳云莒紀公多行無禮於國大子僕因國人以弒之經但稱國不稱人知國之與人雖言別而事一也杜言小異從赴者宋之蒙澤楚之乾谿俱是國內而弒捷不書蒙澤齊商人衛州吁俱是公子而州吁不稱公子諸如此類所有不同皆從赴也此弒君之例有君罪臣罪之異而諸侯出奔皆不書逐君之人以罪臣者以君之見弒未必皆爲無道故立臣罪之文以見君有無罪死者國君而被臣逐悉是不能固位其罪皆在於君故杜諸侯出奔例云諸侯奔者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爲文者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蔡侯宋雖無罪據其失位出奔亦其咎也是謂逐君無罪臣之文意也）

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去起呂反下皆同）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長丁丈反）襄公將去穆氏。（逐羣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己。○舍音赦下同）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何爲獨留）乃舍之。皆爲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而語助言必餒。○難乃旦反餒奴罪反餓也）及令尹子文卒。鬭般爲令尹。（般子文之子子揚。○般音班）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賈爲椒譖子揚而已得椒處。○蔿于委反賈爲于僞反處昌慮反）子越又惡之。（惡賈。○惡烏路反注同）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圄囚也伯嬴蔿賈也轑陽楚邑。○圄魚呂反嬴音盈轑音遼）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烝野楚邑三王文成穆。○烝之承反質音致）師于漳澨。（漳澨漳水邊。○漳音章澨市制反）〔疏〕（注漳澨漳水邊。○正義曰釋例云漳水出新城沶鄉縣南至荊山東南經襄陽南郡當陽縣入沮爾雅水邊之名唯有厓涘岸滸無以澨爲水邊者但此云漳澨成十五年云決睢澨睢漳皆水名舉水名而言澨知澨是水邊也）秋。七月。戊

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皐滸楚地。○滸呼五反）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伯棼越椒也輈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鉦也。○棼扶云反射食亦反下同汰他來反輈陟留反跗芳扶反著直畧反鉦音正）【疏】（及鼓跗著于丁寧。○正義曰車上不得置鎛簴以縣鼓故爲作跗若般之楹鼓也言著於丁寧則丁寧是器晉語云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淳于丁寧儆其民也是丁寧戰之用也周禮鼓人以金錞和鼓鄭玄云錞淳于也其形圓如碓頭以金鐲節鼓鄭玄云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是錞即淳于鐲即丁寧故先儒皆以鐲爲鉦之別名丁寧即是鉦也）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蓋。○貫古亂反笠音立轂古木反）【疏】（注兵車至之蓋。○正義曰服虔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杜以彼爲不安故改之而爲此說亦是以意而言差於人情爲允耳）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䢵國名。○䢵本又作鄖音云）【疏】（王使至是矣。○正義曰此是彊軍人之心耳息有此矢矢當有法不得無人學作唯三而已且射中王車由射之工不由矢善若其由矢王國猶有一矢何不一發以取越椒）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畜養。○畜許六反）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弃諸夢中。（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夢音蒙又亡貢反）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以告。（告女私通所生。○乳如主反）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所淫者。○穀如口反於音烏菟音徒妻七計反）實爲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爲令尹）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箴之金反）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使於所吏反拘音俱）【疏】（注易其名。○正義曰言越椒之亂合誅絕其族今更存立故命曰生言應死而重生）○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十一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一（宣元年盡四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十六石經）春秋經傳集解宣上第十岳本宣字下增公字並盡十一年

宣公（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宣公此本宣字上有春秋經傳集解六字從單注本誤增也顧炎武云石經文公宣公卷字更濫惡而成城字皆缺末筆案成城字文公卷不缺筆字亦有法炎武誤唯宣公卷字迹甚劣乃朱梁所補全忠祖名信父名誠故信作信成城作成城避嫌名也所存唐刻僅三之一凡唐諱皆如前卷）

經元年

不貶絕以見罪　宋本罪下有惡字與昭元年公羊傳合

傳言新作延廄　監本廄作廐是俗字

內無貶于公之道　閩本監本毛本道下有也字從公羊傳增也

楚人執陳公子柖　【補】案各本柖作招與昭八年經傳合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朱梁補刊石經濟誤齊

晉趙盾帥師救陳　補刊石經盾誤盾傳文同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補刊石經穿作穼誤崇公羊傳作柳釋文作宗云本亦作崇

傳元年

注諸侯至釋之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釋例論之備矣之下

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　淳熙本公誤君替宋本岳本作替正義同

與彼亦不異也　宋本不作使是也

注胥甲至於險　宋本此節正義在先辛奔齊注下

皆取賂而還　正義云取賂而還書本或云取齊賂而還檢勘古本及杜注意並無齊字按或云非是

注文十至受賂　宋本此節正義在遂受盟於楚下

檢經傳全無魯討齊之事　宋本魯上有爲字是也

晉不足與也　補刊石經與誤与

楚人不禮焉　補刊石經禮改作礼

卒在文十二年　宋本岳本足利本二作三是也○今訂正

楚蔿賈救鄭　補刊石經救作救謬

囚晉解揚　補刊石經誤作解揚

秦急崇　宋本此節正義在吾以求成焉節之下

吾以求成焉　補刊石經誤作以求

以報北林之役　補刊石經役誤役

故不競於楚　補刊石經競誤竸

經二年

得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三年　案傳元年注無得字例上有獲字餘並同

趙盾弒其君夷皐　顧炎武云石經弒誤作殺案石經此處乃朱梁補刻不足依據

傳二年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　補刊石經脫春字釋文作命于楚云本或作受命于楚非也案高注呂覽察微篇引作受命於楚釋文于作於臧琳云陸氏非之是也傳本無受字故注云受楚命若傳本作受命于楚則文義已明杜可無庸注矣

故傳特護之曰因　纂圖本毛本特誤時

馘百人　補刊石經馘誤馘

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補刊石經毅誤作毅下文不誤

致果爲毅　補刊石經致誤致

君子至毅也　宋本以下正義八節揔入役人曰節注下

致謂達之於赦殺彊也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赦殺作敵殺是也

爾尚輔于一人　宋本毛本于作予不誤

與入鄭師　閩本監本與作輿非也

以其私憾　石經此處缺釋文憾作感云本文作憾注同按釋文作感是也

文馬百駟　案今本說文引傳作馼馬百駟

叔牂如前言以顯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如作知不誤術鍇正誤以作已案已以古多通用

謂歸國而來奔　宋本而下有言字是也盧文弨挍本作而曰來奔

于思多鬢之貌　釋文鬢又作鬚案惠棟云賈逵曰頭白貌毛詩瓠葉云有兔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正義曰服虔以于思爲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後漢書朱儁傳賊多髭者號于氏根注引杜注爲證案此則于爲須思爲白于思爲白須也

庳腳腳有三蹄　閩本監本毛本庳作痺腳毛本作脚脚乃俗字

黑色三角　監本三誤二

劉歆期交州記曰　宋本歆作欣記杭世駿改作志

去之夫其口衆我寡（陳樹華云林堯叟注云言此役夫然夫讀如字似未安一以去之二字爲句夫字屬下亦未妥不如三字連文夫作助語辭爲允也按以下六字爲句者是左傳凡云夫已氏夫先自敗也已言夫者皆指其人言也）

世爲號令尹（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作世爲令尹無號字是也）

失君道也（案後漢書王符傳注引注文失字上有不君二字以意增）

厚斂以彫牆（釋文亦作彫云本亦作雕閩本監本毛本同注同案亦作琱用假借字）

宰夫胹熊蹯不熟（案呂覽過理篇作臑熊蹯李善注魏文帝名都篇亦引作臑枚乘七發云熊蹯之臑注引傳文亦同然說文云洏煑孰也則作胹者俗字作臑則更俗矣內則作濡亦是洏之誤熟岳本作孰宋本正義亦作孰是也）

筥屬（宋本淳熙本翻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岳本筥作莒非也）

宰夫臑熊蹯（宋本以下正義十八節揔入爲公族大夫注下）

寢門闢矣（補刊石經閩本監本毛本寢作寑非也）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補刊石經恭作共民仍避唐諱缺筆）

其右提彌明知之（釋文提作祇云本又作提後漢書郡國志引同案史記晉世家作示眯明索隱曰鄒誕生音示眯爲祁彌即左傳之提彌明蓋字異而音同）

遂扶以下（釋文云舊本皆作扶房孚反服虔注作跣先典反云徒跣也今杜注本往往有作跣者正義亦云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杜本作扶言扶盾下階也盧文弨云服本是也襄三年傳晉悼公懼魏絳之死亦跣而出皆是急迫不及納屨使然趙盾飲未至醉何假於扶明扶字誤也）

公嗾夫獒焉（釋文云嗾服本作噉正義曰服虔云嗾噉也臧琳云依正義則服本亦作嗾但訓嗾爲噉耳噉字說文玉篇皆無至集韻始收毛本注疏作取不從口非也獒史記作敖）

言扶盾下階也（閩本監本毛本盾上衍趙字監本毛本也誤跣）

服虔云嗾噉也（閩本監本毛本噉作取段玉裁云此段宋本誤正義當云服虔本嗾作取注云取嗾也公乃嗾夫獒使之噬盾也）

公乃噉夫獒使之噬盾也（監本毛本噉作嗾不誤）

初宣子田於首山（案李善注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引傳田作畋）

舍于翳桑見靈輒餓（閩本監本毛本于作於餓作饑並非）

今近焉（淳熙本今誤令）

翳桑之餓人也（閩本監本餓誤饑）

以示於朝（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示作視合於古文）

烏呼我之懷矣（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足利本烏作鳴非也）

自詒伊慼（惠棟云王肅曰此邶風雄雉之詩案今詩慼作阻惟小明詩作慼而上句又異王子雍或見三家之詩據以爲衛詩伊段玉裁校本作緊）

書法不隱（宋本法作灋下爲法受惡同）

公山不猫云（宋本猫作狃是也○今訂正）

杖君之威（監本毛本杖作仗俗字）

僕責於野以喪莊公（閩本監本責作貴亦非宋本毛本作債是也○今訂正）

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案宋本國語黑作墨）

初麗姬之亂（釋文亦作麗閩本監本毛本作驪案麗驪字一耳）

唯有悼公之弟揚干（毛本干作千非也）

良由偪於六卿（毛本偪作逼案偪與逼同）

子屬餘子之官（宋本子上有餘字）

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此本初刊無子字後剜擠補刊石經宋本岳本亦無案昭廿八年正義詩汾沮洳正義並引作宦卿之適以爲公族亦無子字適釋文云又作嫡）

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宋本淳熙本岳本嫡作適）

下句趙盾（浦鏜正誤句作文）

爲旄車之族則旄車之族即公行也（閩本監本毛本則旄車之族五字並脫）

無餘子同者（宋本無下有與字）

冬趙盾爲旄車之族（釋文亦作旄云一本作軞案詩汾沮洳箋作軞詩正義引傳亦作軞字按說文無軞字正義說以孑孑干旄建旄設旄則知孔本未嘗作軞也）

經三年

傳三年

言牛至而祭（宋本此節正義在望郊之屬也節注下）

舉動輕以明重也（宋本監本毛本無動字是也）

郊之屬也（補刊石經屬作属非）

及郔鄭及晉平（補刊石經宋本郔作延案說文郔字注云鄭地顧炎武云石經誤作延是也）

郔鄭地（宋本郔作延非也）

雒水出上雒冢領山（毛氏六經正誤引建本亦作上雒是也又云注疏及興國本作上洛足利本同按作洛者非古本也）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補刊石經輕誤輊）

不逢不若（惠棟云張平子西京賦云禁禦不若爾雅釋詁云若善也郭景純注引左傳曰禁禦不若今左傳作不逢不若案下傳云莫能逢之杜云逢遇也既云不逢又云莫逢文既重出且杜氏不應舍上句注下句此晉以後傳寫之譌案惠棟說是也）

螭魅罔兩（釋文魅本又作鬽兩本又作蜽鄭氏注周禮家宗人引作螭鬽魑魅說文鼎字下引作螭魅蝄蜽段玉裁云螭者轉寫之譌字說文此字在厹部作离云山神獸形）

螭山至水神（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未可問也之下）

莫能逢之（李善西京賦注引之作旃）

民無災害（淳熙本災作灾）

載祀皆年（釋文引注年下有也字）

年取年穀一熟（宋本熟作孰）

商紂暴虐（顧炎武云石經紂誤討案此乃明王堯惠謬刻也）

有所厎止（補刊石經此處缺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厎作底顧炎武云五經無底字皆是厎字今說文本作厎字下有一畫誤字當從氏段玉裁云此說非也凡氏聲之字在古音第十六支佳部凡氐聲之字在古音第十五脂微皆灰部厎本訓柔石經傳多借訓爲致凡字書韻書皆無作厎少下畫者惟唐開成石經五經文字广部厎誤作底厂部厎致也不誤）

武王遷之（武字上史記正義後漢書逸民傳注引杜注並有河南縣西有郟鄏陌八字又案水經注十五引杜氏釋地曰縣西南有郟鄏陌）

武氏謀奉母弟須（宋本脫母字）

夢天使與己蘭（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刈蘭而卒注下己作已下同）

余爲伯儵（宋本儵作鯈釋文亦作鯈非也案說文姞字注引作百鯈云黃帝之後姞姓）

將不信（補刊石經此處信字未缺筆蓋書丹時偶忘避也）

故欲討所賜蘭（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討作計是也閩本監本作託亦誤○今訂正）

生子瑕（陳樹華云瑕史記作溉徐廣云一作瑕索隱曰音蔇左傳作瑕）

經四年

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段玉裁依釋文承改丞）

秋公如齊（顧炎武云秋誤作利案此處如齊下石經係補刊宋本岳本足利本有注文無傳二字諸本皆脫）

在桓三年（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三作二不誤○今訂正）

傳四年

第二指（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皆爲大夫之下）

相視而笑（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笑作笑案石經凡笑字俱从竹从犬）

權不足也（補刊石經權誤攉）

末無家人習翫之愛（宋本閩本毛本末作未是也○今訂正）

謂書弒者主名（臧禮堂據注及隱四年正義改主作之是也）

藥物之齊非所習也（閩本監本毛本齊作劑）

故以比爲弒王也（段玉裁挍本王作主）

既不碎別國之與人（閩本監本毛本碎作辭）

而傳云莒杞公多行無禮於國（宋本杞作紀是也○今依訂正）

般子文之子子揚（閩本揚作楊非也）

賈爲椒譖子揚（閩本監本爲作蔿非也）

注漳滏漳水邊（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注文易其名也之下）

汰輈及鼓跗（補刊石經宋本岳本作汏下同釋文亦作汏是也鼓毛本作皷字正義同按汲古閣作皷字皆从皮與說文皷與鼓同意者合今本說文篆體譌誤詳段玉裁說文讀）

其形圜如碓頭（閩本監本毛本碓作確誤也）

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六經正誤云汰作汏轂作轂誤案汏字亦誤說見上轂說文云輻所湊也从車㱿聲釋文及石經各本並从隸省）

尊者則邊人執笠（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邊作籩誤）

差於人情爲允耳（閩本監本毛本允作近）

從其母畜於䢵（釋文於作于）

䢵夫人使弃諸夢中（案漢書班固敘傳作瞢中師古曰瞢雲瞢澤也引左傳作瞢中又云瞢與夢同）

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案後漢書郡國志注引注文縣下無城字）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閩本監本毛本謂作爲非補刊石經誤作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惠棟以爲唐石經非也云漢書敘傳菟作檡如淳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構師古曰穀讀如本字又音乃苟反檡或作菟並音塗廣雅作於䖘案穀當作穀說文子部云穀乳也說詳莊卅年釋文挍勘記）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十一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二（宣公五年盡十一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疏〕（注高固至諸侯○正義曰僖五年公孫茲如牟注云娶於牟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爲逆然則此高固亦是因來聘而自逆也經書公孫茲如牟是以聘爲文此高固以逆爲文不言聘者此二者皆以非君之命不得越竟請君行聘而因自逆妻本意爲逆不爲聘也從魯而出私娶輕而君命重故書聘不書逆自外而來則嫁女重而受聘輕故書逆不書聘內外之異文耳諸侯嫁女於大夫則使大夫爲之主而書於經者行禮爲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爲主耳其女適他族以先公遺體許人必告於廟故書之耳嫁於諸侯者皆書其歸此不書歸者差降於諸侯也非齊夫人不得言歸於齊若言歸於齊高氏則下嫁於大夫非公之敵故不得書其歸也）○叔孫得臣卒。（無傳不書日公不與小斂○不與音預斂力驗反）○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寧固反馬）〔疏〕（注叔姬寧固反馬○正義曰傳言來反馬也據高固爲文耳嫁叔姬亦爲反馬故辯之二者各有所爲而且相隨行耳女既適人當稱夫族宋蕩伯姬是其事也叔姬已適高氏而猶言子叔姬者以其新歸於夫反馬乃成爲婦今始來反馬故以父母之辭言之）○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強成昏○強其丈反）○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厭於涉反累劣僞反）〔疏〕（注公既至示過○正義曰凡公行還書至者往反無咎喜之而告廟也公如齊見止求與高固爲昏方始得歸當以恥而不告亦復告廟飲至故依常書之以示過釋例曰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勳無勞告事而已若夫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故當克躬罪己不以嘉禮自殄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言書過者書之以示公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卽自逆也。（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春秋新例故稱書曰而不言凡也不於莊二十七年發例者嫌見逼而成昏因明之○自爲於僞反別彼列反）〔疏〕（注適諸至明之○正義曰俱是外來逆女適諸侯諸侯遣臣來逆則稱逆女紀裂繻來逆女是也適大夫大夫自來逆則稱所逆之字此高固來逆叔姬是也二文不同所以別尊卑也傳言卿自逆者別其與君逆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文與此同不於彼發例者嫌此高固見迫而成昏與常例或異故因此以明其不異也）○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廟見賢遍反下同使所吏反）〔疏〕（注禮送至示譏○正義曰禮送女適於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注當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因叔姬歸寧遂親自反馬與之俱來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也儀禮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禮無反馬故何休據之作膏肓以難左氏言禮無反馬之法鄭玄箴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是說禮有反馬之法唯高固不宜親行耳杜言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士昏禮婦至其夕成昏質明贊見婦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鄭玄云奠菜者祭菜也又記曰婦人三月然後祭行鄭玄云謂助祭也曾子問篇稱孔子曰婦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鄭玄云謂舅姑沒者也是舅姑沒者以三月而祭因以三月爲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士昏禮又稱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於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則不須更見故譏其親反馬也案杜注經云叔姬寧固反馬傳唯舉反馬不言寧者以寧是常事唯反馬非禮故傳舉其非禮者○）○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爲明年晉衛侵陳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無傳）○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卽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今河內平皋縣）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驕則數戰爲民所疾○數所角反）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盡也貫猶習也○貫古患反注同殪於計反）〔疏〕（注殪盡至習也○正義曰釋詁云貫習也殪死也言其死盡故以殪爲盡盈其貫者杜以爲盈滿其心使貫習來伐劉炫云案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惡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爲習也今知不然者以詩稱射則貫兮先儒亦以爲習故杜用焉義得兩通劉直以尚書之文而規杜過恐非也）周書曰。殪戎殷。（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疏〕（周書曰殪戎殷○正義曰如杜所注戎訓爲兵謂以兵伐殷而殪盡也殪字宜在下以周書本文故其字在上）此類之謂也。（爲十五年晉滅狄傳○爲于僞反下注同）○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不書爲成二年王甥舅張本○召上照反）○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如此）○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

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曼音萬廖力彫反）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離下震上豐）之離䷝（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蔀步口反又普口反闚古規及闃苦鵙反覿徒歷反）【疏】注豐上至滅亡。正義曰豐卦震上離下震為動離為明動而益明豐大之義豐卦上六變而為純離之卦故為豐之離也杜以筮得此卦爻變而為彼卦可言遇觀之否遇坤之比耳此直口語不是揲蓍而亦言豐之離者周易論變為義故雖不筮論易者必以變言其義故言豐之離也杜又引豐上六至不覿凶皆周易之文也王弼以為上六以陰處極而最在外不復於位深自幽隱絕跡深藏者也蔀者覆鄣之物也豐大其屋又鄣蔽其家闇之甚也以甚闇而處大屋不能久享其利其屋雖大其室將空故窺其戶而闃然無人也經三歲而不能顯見則凶伯廖引此者義取無德而居乃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不過三年）間一歲。鄭人殺之。（間間廁之間）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〇夏。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不與謀也萊國今東萊黃縣。萊音來不與音預）【疏】衛侯至來盟。正義曰文二年晉人以公不朝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去其族以厭恥也然則公與大夫對盟則為恥辱此良夫來盟無貶責者彼公親朝晉晉侯不與公盟故遺大夫敵公是為恥辱此不貶責者其君不得親來遣臣來與公盟不對彼君非為恥也〇秋。公至自伐萊。（無傳）〇大旱。（無傳書旱而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〇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壤如丈反）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衛始脩好。好呼報反）〇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為文若不獲已應命而出則以外合為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出故詳其舉動以例別之。不與音預下及注與謀同年末不與放此應應對之應別彼列反下注同）【疏】凡師至曰會。正義曰釋例曰與謀者同志之國彼我之計未定相與共謀講議利害計成而後行之故以相連及為文不與謀而出師者謂不得已而應命故以外合為文皆據魯而言之也公親會齊侯伐萊而傳以師出示例所以通卿大夫帥師者也魯既春會于曹以謀伐鄭夏遂起師而更從不與謀之文者厲公篡大子忽之位謀而納之非正故諱不與謀之例若夫盟主之合則上行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故雖或先謀皆從不與謀之例成八年晉士燮來聘且言將伐郯下云會伐郯是也凡乞師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偪成其計故雖小國乞之於大國大國乞之於小國亦皆從不與謀之例臧宣叔郤錡是也傳以師出為例是唯繫於戰伐而劉賈許穎濫以經諸及字為義本不在例今欲強合之所以多相錯伐也杜言小乞大大乞小者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是小國乞於大國也成十三年郤錡來乞師十六年欒黶來乞師十七年荀罃來乞師十八年士魴來乞師是大國乞於小國也與謀者心俱欲伐彼此同謀乞師者非彼所欲乞來為已也我乞彼者彼不與我謀彼乞我者我不與彼謀是故凡言乞者皆從不與謀之例宣叔是小乞大郤錡是大乞小除晉乞魯以外更無大乞小者故舉郤錡以辯乞小之事耳晉是盟主自是上行乎下例無與謀之文不由郤錡乞師乃從不與謀之例〇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此無秋字蓋闕文晉用桓子謀故縱狄。向舒亮反）【疏】注此無秋字蓋闕文。正義曰苗秀乃名為禾夏則無禾可取知此取必在秋此無秋字蓋闕文〇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銜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歃者尊卑之別也。相息亮反歃所洽反又所甲反監古銜反）〇晉侯之立也。（在二年）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黃父即黑壤）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疏】注慢盟至諱之。正義曰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云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於平丘公不與盟於時晉以讒慝弘多不與公盟公不得與非國之恥故書其同盟而顯言不與此時公實有罪為晉所執不得與盟是公之恥故諱而不書其盟若言諸侯實不盟公無所可與然

經八年。春。公至自會。（無傳。義與五年書過同）【疏】注義與五年書過同。正義曰彼執不以為恥而亦告廟飲至故書之以示過也故杜云義與五年書過同〇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疏】注蓋有至禮也。正義曰下言其卒故疑有疾而還也聘禮曰賓入竟而死遂也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哀十五年傳曰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是入所聘之竟則當遂行黃是齊竟遂以疾還非禮也〇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為繹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大音泰傳同為于偽反省所景反竟音境。）【疏】注有事至書地。正義曰有事祭也者謂禘祭也釋例以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公則知此言有事亦是禘也祭之日仲遂卒不言禘而略言有事者禘事得常不主書禘為下繹祭張本耳上言公子遂如齊此言仲遂卒不言公子者此書有事為仲遂卒而書之與上相連猶是一事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公子之文從可知也衛氏難杜云其間有辛巳有事于大廟何得為間無異事秦氏釋云有事于大廟是為仲遂卒起文止是一事故云間無異事也既不書公子而稱仲遂者時君所嘉寵故稱其字非義例也定五年傳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房是魯地卒於竟內故不書其地垂是齊地非魯竟故書地也壬午。猶繹。（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入。去籥。（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去起呂反注及傳同籥羊略反管音館惡烏路反聲聞音問又如字）【疏】注繹又至聲聞。正義曰繹又祭釋天文孫炎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天子諸侯謂之為繹少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賓尸釋詁云繹陳也是陳昨日之禮以賓敬此尸也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是萬為舞名禮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干楯也戚斧也此舞者左手執楯右手執斧故謂之武舞言王者以萬人服天下故以萬為舞名詩言碩人之舞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鄭玄云籥如管六孔何休云吹之以節舞也故吹籥而舞謂之文舞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故去其有聲而不知廢繹納舞去籥惡其聲聞也尋杜注意直云萬舞名又注隱五年亦直云萬舞也下問羽數則萬是舞之大名不取公羊萬是干舞之義則執羽吹籥是為萬舞故杜云納舞去籥惡其聲聞是無干舞之別名也沈氏云案曾子問嘗禘郊社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廢則卿喪不廢正祭繹是又祭為輕故當廢之〇戊子。夫人嬴氏薨。（無傳宣公母也）〇晉師、白狄伐秦。〇楚人滅舒蓼。〇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無傳月三十日食）〇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謚嬴姓也反哭成喪故稱葬小君）【疏】注敬謚。正義曰謚法夙夜敬事曰敬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克成也）【疏】雨不至克葬。正義曰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彼云乃此云而者公羊傳曰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何休云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昃日昳久故言乃左氏無傳杜又不說或如公羊之言或是史家異辭〇城平陽。（今泰山有平陽縣）〇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經在仲遂卒下從赴）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蓋記異也。諜徒協反間也今謂之細作絳古巷反）〇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〇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舒蓼二國名。為于偽反）【疏】注舒蓼二國名。正義曰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案釋例土地名有舒舒蓼舒鳩舒庸舒鳩以為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劉炫以杜為一國而規之非也楚子疆之。（正其界也。疆居良反）〇及滑汭。（滑水名。滑于八反汭如蜺反一音如悅反）盟吳越而還。（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也傳言楚彊吳越服從。會古外反稽古兮反彊其良反）【疏】盟吳越而還。正義曰譜云吳姬姓周大王之子大伯仲雍之後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而去之荊蠻自號句吳句或為

工夷言發聲也大伯無子而卒仲雍嗣之當武王克殷而因封其曾孫周章於吳爲吳子又別封章弟虞仲於虞自大伯五世而得封十二世而晉滅虞虞滅而吳始大至壽夢而稱王壽夢以上世數可知而不紀其年壽夢元年魯成公之六年也夫差十五年獲麟之歲也二十三年魯哀公之二十二年而越滅吳越姒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自號於越於者夷言發聲也濱在南海不與中國通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定公五年始伐吳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越王元年魯定公之十四年也魯哀公二十二年句踐滅吳霸中國卒春秋後七世大爲楚所破遂微弱矣外傳曰芊姓歸越是越本楚之別封也或非夏后之後也○晉胥克有蠱疾。（惑以喪志。○蠱音古，喪息浪反）▲郤缺爲政。（代趙盾）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朔，盾之子。代▲胥克。爲成十七年胥童怨郤氏張本）○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記禮變之所由。茀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茀方勿反，引棺索也。柩其又反）〔疏〕▲注記禮至下柩○正義曰禮記諸言自某始者皆與後人爲始此云始用葛茀則自此以後常用葛故云記禮變之所由茀字禮或作紼或作綍繩之別名也周禮遂人大喪屬六綍天子用六也喪大記君葬用四紼大夫士葬用二紼是紼者所以引柩也於殯則已有之繫於輴車以備火災有災則引柩以辟火及葬則用之以下柩也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疏〕雨不至懷也○正義曰曲禮云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鄭玄云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然則遠近日先卜上旬不吉卜次旬又不吉卜下旬喪事則先卜下旬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爲雨而止禮也王制云庶人葬不爲雨止者鄭玄云雖雨猶葬禮儀少也○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強）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無傳）○秋。取根牟。（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八月。滕子卒。（未同盟）○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卒於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九月無辛酉，日誤。○竟音境）〔疏〕注卒於至日誤○正義曰釋例扈是鄭地故云卒於竟外黑臀以二年始立而云四與文同盟者杜注春秋又爲釋例前後經傳勘當備盡豈晉侯二年始立不于文公之世而云四與文同盟必是後寫之誤蘇氏亦以爲然劉炫以此規杜非也其君卒或書地或不書地皆從赴今云卒於竟外故書地者▲晉侯實在竟外卒非以爲例也劉炫云襄七年鄭伯髡頑卒於鄵昭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竟內亦書地非竟外九月無辛酉者下有十月癸酉杜以長厤推之癸酉是十月十六日辛酉在前十二日耳故云九月無辛酉上有八月下有十月非月誤也○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無傳。三與文同盟）〔疏〕注三與文同盟○正義曰鄭父燬以僖二十五年卒鄭代立其年盟于洮二十六年于向二十八年于踐土文七年于扈十四年於新城唯二與文同盟云三者以二三字體相近轉寫之誤耳若其不然杜無容不委劉炫以此規杜非也○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洩息列反，冶音也）〔疏〕注洩冶至書名○正義曰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貴之而不名此書洩冶之名是不爲春秋所貴故書名傳稱臣者所以治煩去惑是以伏死而爭則直諫者臣之盡忠之事洩冶忠諫而死不爲春秋所貴者釋例曰魯哀之可諫者甚衆未聞仲尼之苦言至於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求討不義顯事施舍足以致益者固人臣之所當造膝也若乃情色之惑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臣子而欲顯直於其君父適所以益謗而致罪也陳靈公宣淫悖德亂倫志同禽獸非盡言所救洩冶進無匡濟遠策退不危行言孫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忘蘧氏可卷之德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文傳特稱仲尼以明之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此其義也是說不貴洩冶之意也然則比干諫紂而死孔子稱殷有三仁焉善比干者家語云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洩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當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是言洩冶之行不得同於比干之意也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徵，召也。言周▲徵也。徵聘不書，微加諷諭，不指斥。○諷芳鳳反）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賄呼罪反，字林音悔）○秋。取根牟。言易也。（○易以豉反）○滕昭公卒。（爲宋圍滕傳）○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將子匠反，帥所類反）〔疏〕▲注不書至將帥○正義曰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彼注云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彼以師屬晉而經書其師此全不書者彼雖公卿不行仍有大夫帥之將卑師衆故稱師耳此則全無將帥以兵付晉并入晉軍林父獨自帥之故唯書林父伐陳也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衵服，近身衣。○夏戶雅反，衷音忠，王丁仲反，衵女乙反，一音汝栗反，說文云日日所衣裳也，字林同，又云婦人近身內衣也，仁一反。御如字，一音魚呂反。近附近之近）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宣，示也。○效戶教反）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衵服。○聞如字，一音問）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孫。○禁居鴆反，又音金。多辟本又作僻，匹亦反，注同。立辟婢亦反，注同。邪似嗟反，下同。行下孟反。孫音遜）○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爲于僞反，見賢遍反）○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柳棼，鄭地。○柳力手反，棼扶云反）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齊人歸我濟西田。（元年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濟子禮反）○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巳。齊侯元卒。（未同盟而赴以名）○齊崔氏出奔衛。（齊略見舉族出，因其告辭以見無罪。○見賢遍反，下同）〔疏〕注齊略至無罪○正義曰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既薨高國二家恐其逼前世之寵又有寵於新君故畏其偪己因君薨而逐之崔杼未有罪也齊人疑其事故不言其名略言崔氏見其舉族出奔耳及仲尼脩之大夫出奔無罪不名不名即因無罪故因告稱氏而書氏次見無罪若貴之或稱官或稱字如司城子哀之類是也○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無傳）○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徵舒，陳大夫也。靈公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弒。○夏戶雅反）○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無傳。歸父，襄仲之子）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平故）○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者，公羊以爲天王之母弟。然則字季子，天子大夫稱字）〔疏〕注王季至稱字○正義曰公羊傳曰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是公羊以爲天王之母弟也母弟而稱季子然則字季子也天子大夫例稱字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母弟稱弟此不言王弟者釋例云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興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子是由義無所見故因其舊文其相殺害乃稱弟以示義耳○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繹音亦）〔疏〕注繹邾至繹山○正義曰文十三年傳稱邾遷于繹則繹爲邾之都矣更別有繹邑今魯伐▲取之非取邾之都也亦因繹山爲名蓋近在邾都之旁耳○大水。（無傳）○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既葬成君）

（故稱君命使也）〇饑。（無傳有水災嘉穀不成）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比年朝齊故）〇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高國二家齊正卿。杼直呂反偪彼力反）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存之以示無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而用之不改舊史）〔疏〕注典策至改舊。正義曰傳言且告以族不以名知法當以名告而齊人誤以族告也釋例云若乃稱司城以貴效節於府人書歸父之還以善復命於介因齊人告辭以著其無罪蓋隨事以示褒貶也傳既云書曰崔氏以明非罪復云且告以族不以名知典策之書舊當以名通也齊國雖繆以族告適合仲尼新意之實因而不改華以示無罪且明春秋之作或因仍舊史成文不必皆有改也何休膏肓以爲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云崔杼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尚不譏世卿雖曰非禮夫子何由獨責又鄭駁異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譏世卿之文其義何在 凡諸侯之大夫違。（違奔放也）〔疏〕注違奔放也。正義曰釋例曰迫窘而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爲文是言違兼奔放也 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氏者姓下某名。守手又反）〔疏〕注上某至某名。正義曰若言崔氏之守臣杼也大夫受氏常世守宗廟故謂之守臣言守宗廟之臣也僖十二年管仲云天子之二守高國在彼謂天子命之爲守國之臣與此異也知此異於彼者豈天子命者出奔乃得告於諸侯餘臣出奔不得告也且下句云失守宗廟如守臣謂謂宗廟之臣非守國也天子賜姓諸侯賜族對文則姓與族別散文則可以通禮謂族人爲庶姓故云上某出者姓其實正是族也 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謂聘。使所吏反）〔疏〕注玉帛之使謂聘。正義曰聘禮執玉致命執帛致享故云玉帛之使謂聘也下注云恩好不接故亦不告又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注云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則杜意以爲奔者之身嘗有玉帛之使於彼國已經相接則告之若奔者未嘗往聘恩好不接則不告唯告奔者嘗聘之國餘不告也劉炫以爲玉帛之使謂國家有交好之國皆告非指奔者之一身 不然則否。（恩好不接故亦不告。好呼報反）〇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〇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爲卿年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爲似以爲戲。夏戶雅反女音汝）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廄居又反射食亦反）〇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〇鄭及楚平。（前年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〇秋。劉康公來報聘。（報孟獻子之聘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劉）〇師伐邾。取繹。（爲子家如齊傳）〇季文子初聘于齊。（齊侯初即位）〇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恐爲齊所討故往謝）國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也）〇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疏〕注潁水至入淮。正義曰釋例曰潁水出河南陽城縣陽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至淮南下蔡縣入淮也 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弒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斲竹角反）〔疏〕注以四至卿禮。正義曰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然則子家上大夫棺當八寸今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耳不知斲薄之使從何禮也 改葬幽公。謚之曰靈。〔疏〕幽公。正義曰謚法動靜亂常曰幽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〇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復扶又反下復封陳同）〇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無傳）〇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爲會主。欑函狄地。欑才端反函音咸）〔疏〕注晉侯至狄地。正義曰凡諸諸聚會魯不與者皆歷序諸國云會于某地上盟于辰陵即是其事也狄從諸夏序列亦然僖三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是也此異於彼而云晉侯會狄是狄在彼地晉往會之故傳說晉大夫欲召狄郤成子勸其勤是晉侯自往故以狄爲會主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襄十年會吳于柤其意與此同〇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疏〕注不言至辭也。正義曰討賊者言弒君之賊人人皆欲殺之作舉國共殺之文故不言楚子也襄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亦是討賊但衛人自殺其臣故稱大夫徵舒非楚之臣不得言殺其大夫諸侯放殺及執他國之臣皆不言某國大夫者以人臣卑賤故沒其爵號而空書名氏 〇丁亥。楚子入陳。（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疏〕注楚子至之後。正義曰案傳楚子爲陳討夏氏亂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此經先書殺夏徵舒後書入陳者據先後事實爲文故杜注云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是其事也劉炫云楚子入陳乃殺徵舒經先書殺徵舒後言入陳者以楚子本意止欲討賊無心滅陳及殺徵舒滅陳爲縣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於例不有其地故云入陳言楚人既殺徵舒楚子乃復入陳納二子於陳入陳之文爲下納張本傳云書曰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入納連文是入爲納也昭八年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子越殺陳孔奐彼心欲滅陳此則王爲討賊無心滅陳而後封之君子善其自悔故退入陳於下隱其縣陳之過若其不然當云楚子入陳殺夏徵舒如此則楚子本爲入陳因入乃討陳賊則是惡楚子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弒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讎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弒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播補賀反蕩如字）〔疏〕注二子至復之。正義曰二子與君淫昏致使君死國亂實罪人也今楚子入陳而納之乃是納罪人也例應罪楚子而傳言書曰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既善楚子有禮則是恕彼之過故杜迹其合恕之由言賊討國復是二子之力其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案子糾捷菑皆不繫國自是例之常賈說非也釋例云賈氏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言書有禮不可言內難也陳縣而見復上下交驩二人雖有淫縱之闕今道楚匡陳賊討君葬威權方盛傳稱其禮理無所難此先儒說之不安也杜言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者此傳云陳侯在晉襄二十五年傳云夏氏之亂成公播蕩是也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傳言楚與晉狎主盟。櫟力狄反爭爭鬭之爭焉於虔反夏楚盟本或作楚子）〇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郔。（郔楚地。郔音延）〇令尹蔿艾獵城沂。（艾獵孫叔敖也沂楚邑。艾五蓋反獵力涉反沂魚依反）〔疏〕注艾獵孫叔敖。正義曰服虔亦云艾獵爲賈之子孫叔敖也此年云令尹爲艾獵明年云令尹孫叔敖明一人也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世本多誤本不必然 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慮如字一音力於反廣雅云無慮都邑也）〔疏〕注封人至計功。正義曰周禮封人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鄭玄云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也是封人主造城邑計度人數此云使封人故云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詁則計功也史書多有無慮之語皆謂揆度前事也 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築作具）平板幹。（幹楨也。幹古旦反亦作榦楨音貞）〔疏〕注幹楨也。正義曰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鄣土者也彼楨爲榦故謂榦爲楨謂牆之兩頭立木也板在兩旁鄣土者即彼文榦也平板榦者等其高下使城齊也 稱畚築。（量輕重畚盛土器。畚音本盛音成）程土物。（爲作程限。爲于僞反又如字）〔疏〕注稱畚築程土物。正義曰畚者盛土之器築者築土之杵司馬法輦車所載二築是也稱畚築者量其輕重均負土與築者之力也程土物謂鍬钁畚輦之屬爲作程限備豫也 議

遠邇。（均勞逸）略基趾。（趾城足略行也○趾音止行下孟反）具餱糧。（餱乾食也○餱音侯糧音良乾食如字一音嗣本或作乾飯）度有司。（謀監主○度待洛反監古銜反）事三旬而成。（十日爲旬）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愆起虔反）○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衆狄○潞音路）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勤則功繼之）詩曰。文王既勤止。（詩頌文王勤以創業○創初亮反）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君○爲于僞反）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少詩照反）〔疏〕（注少西至之名○正義曰禮以王父字爲氏徵舒以夏爲氏知子夏是字少西是名言少西氏者氏猶家也言將討少西之家）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轘音患）因縣陳。（滅陳以爲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使所吏反僭子念反）〔疏〕（以諸侯討而戮之○正義曰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諸侯皆慶者時有楚之屬國從行也十二年邲之戰經不書唐而傳云唐侯爲左拒昭十七年長岸之戰經不書隨而傳言使隨人守舟明此時亦有諸侯但爲楚私屬不以告耳）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蹊徑也○女音汝蹊音兮徑古定反）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爲愈於不還○儕士皆反輩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復扶又反夏戶雅反）〔疏〕（謂之夏州○正義曰謂之夏州者討夏氏鄉取一人以歸楚而成一州故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爲文善其復禮）〔疏〕（注沒其至復禮○正義曰言入陳納人爲有禮也直言入陳納人是沒其縣陳本意言陳國見存入而納此人耳是全以討亂存國爲文所以善其得禮）○厲之役。鄭伯逃歸。（蓋在六年）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爲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徼事晉又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與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徼古堯反）〔疏〕（注爲明至義也○正義曰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謂經無之也鄭徼事晉又無端跡亦謂經所無也傳若不發此語不知楚以何故明年忽然圍鄭爲此特發此傳以明後年圍鄭之經也自厲役以來鄭南北兩屬不專心於楚故楚未得志而明年圍之七年晉爲黑壤之會鄭伯在焉厲役在黑壤之前九年傳言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事在黑壤之後而彼傳不以黑壤與伐而遠稱厲之役者楚子之志所恨在於厲役逃歸不爲黑壤會晉故也上指厲下指辰陵中包黑壤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十二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二　宣公五年盡十一年

經五年

以先公遺體許人　宋本公下有之字

叔孫得臣卒　淳熙本得誤傳

而且相隨行耳　宋本無且字

傳五年

連昏於鄰國之臣　纂圖本毛本鄰作隣俗字正義同

故書曰逆叔姬即自逆也　〔補〕刊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即作卿是也

嫌見逼而成昏　宋本淳熙本逼作迫

不於彼發例者　閩本脫於字

三月廟見　淳熙本作庿古廟字

鄭元晳之曰　盧文弨晳作箴是也

緇衣　浦鏜正誤衣作袘案儀禮作袘

乃奠菜鄭元云　閩本監本毛本乃奠菜鄭作然後祭行非也

擇日而祭於禰　毛本於作于案曾子問作於

經六年

傳六年

注殰盡至習也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此類之謂也注下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補刊石經桓誤蘇

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屬之役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屬作厲亦非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作厲是也

共在周易豐之離　顧炎武云石經離卦誤書作同人案碑乃宋梁補刊非唐刻也

注豐上至滅亡　宋本此節正義在鄭人殺之句下

故窺其戶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窺作闚不誤

經七年

衞侯至來盟　宋本此節正義在衞侯使孫良夫來盟句下

使陽處父父盟公以恥之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父字不重

傳七年

衞孫桓子來盟　毛本孫誤宋

厲公簒大子忽之位　閩本大作太案古太子字皆作大

故諱不與謀之例　宋本諱下有從字是也

臧宣叔郤錡是也　閩本監本臧誤滅下同毛本郤作卻亦非下同

所以多相錯代也　閩本監本毛本代作亂案代疑伐字之誤

公會劉子晉侯云于平丘　宋本重云字山井鼎云當作云云是也

經八年

若賓死未將命　毛本賓作實誤

有事至書地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去籥注下

既不書公子而稱仲遂者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書作稱

敬謚　宋本岳本毛本謚作諡注正義同案當作謚說見前

敬謚　宋本此條正義在注文克成也之下

謚法夙夜敬事曰敬　宋本敬事作勤事是也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宋本昃作昊是也閩本監本作昦毛本作昃下並同○今訂作昊

傳八年

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顧炎武云絳誤終宋石經此處乃朱梁補刊）

有事于太廟（補刊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太作大是也石經空于字書丹時失寫也）

舒蓼二國名（諸本作二陸粲云羅泌曰蓼與舒蓼別舒蓼皐陶之後偃姓若舒又是一國僖之三年滅矣杜氏分舒蓼爲二國名孔氏遂以爲即文五年楚所滅之蓼皆臆說也按陸粲云是）

舒蓼二國名（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盟吳越而還注下）

羣舒舒蓼（閩本監本毛本羣舒下空一字非也）

劉炫以杜爲一國而規之非也（宋本一作二）

郤缺爲政（毛本郤作卻非下同）

朔盾之子代胥克（監本代作伐誤）

注記禮至下柩（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懷忌也之下）

禮或作紼（監本紼作茀非）

經九年

夏仲孫蔑如京師（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蔑作蔑不誤補刊石經作蔑非）

九月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會于扈（補刊石經九月下有公會二字衍文）

晉侯實在竟外卒（宋本晉上有據字）

則少師忠款之心（閩本監本毛本款作欵是俗字）

傳九年

言周徵也（淳熙本周作問非）

夏孟獻子聘於周（石經宋本於作于）

厚賄之（閩本監本賄誤賂）

不書至將帥（宋本此節正義在乃還句下）

秦小子憖（宋本憖作憗與說文合此本子誤七今訂正）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案鄭氏注禮運賈氏疏士喪禮引傳寧作甯補刊石經宋本於並作于是也下以戲于朝字唯纂圖本毛本作於）

民無効焉（補刊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効作效是也釋文作傚）

經十年

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淳熙本十二誤土字）

己巳齊侯元卒（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巳巳作己巳是也○今訂正）

靈公惡不加民（淳熙本民作氏）

今魯伐取之（監本毛本伐作仍非也）

傳十年

不皆改舊史（宋本無史字案正義摘注作典策至改舊是無史字之明證）

注典策至改舊（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不然則否注下）

仲尼新褒之實（宋本新作所是也）

凡諸侯之大夫違（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監本毛本並作侯此本閩本誤作使今訂正）

上某氏者姓下某名（宋本氏作出下某下有出者二字案正義曰故云上某出者姓以從宋本爲得也）

豈天子命者出奔（閩本監本毛本豈作蓋非也）

如守臣謂守宗廟之臣（宋本如作知是也盧文弨挍本作則依考文改）

飲酒於夏氏（補刊石經宋本於作于）

公出自其廄（纂圖本監本毛本廄作廐俗字）

注潁水至入淮（宋本此節正義在諸侯之師戍鄭句下）

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毛本空上七字纂圖本同何焯云宋本無諸侯之師戍鄭句今宋本皆有何焯所據似纂圖本也）

注以四至卿禮（宋本此節正義在改葬幽公謚之曰靈句下）

經十一年

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案惠棟云鄭氏曰今此亭在長平城西北長平縣在東南或杜氏不謬傳寫誤耳）

故以狄爲會主（淳熙本狄誤秋）

櫕函狄地（毛本櫕作攢非也）

皆歷序諸國（宋本毛本歷作列）

傳云書曰入陳（閩本監本毛本云作言）

因入乃討陳賊（宋本閩本作乃監本毛本作方非）

傳十一年

定亡君之嗣（淳熙本亡作二非也）

傳言楚與晉狎主盟（纂圖本監本毛本主誤王）

注艾獵孫叔敖（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不愆于素注下）

本不必然（閩本監本毛本不必作必不）

慮事謀慮計功（宋本岳本足利本謀作無按正義當作無）

財用築作具（閩本監本作作用）

平板榦（釋文榦作幹云本亦作榦是也）

楨幹楨也（宋本幹楨作翰榦是也案莊廿九年成二年皆作翰榦○今訂正）

臥郚士者（宋本作臥是也此本作郎譌閩本監本毛本作即亦非○今從宋本）

即彼文榦也（宋本毛本作文閩本監本誤丈榦宋本作翰）

謀監主（宋本主作正）

注少西至之名（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書有禮也注下）

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監本毛本改殺其）

反之可乎對曰吾儕小人（閩本監本毛本脫對字）

全以討亂存國爲大（宋本淳熙本岳本監本毛本大作文是也）

善其復禮（岳本監本毛本復作得與正義合）

注沒其至復禮（監本毛本復作得）

又徼事于晉（釋文徼作儌）

上指厲（宋本厲下有役字）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三（宣十二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無傳賊討國復二十一月然後得葬）○楚子圍鄭。（前年盟辰陵而又徼事晉故○徼古堯反）○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上軍成陳故書戰邲鄭地○邲扶必反一音弼陳音直覲反）〔疏〕注晉上至鄭地○正義曰此一軍成陳兩軍不成陳成陳者雖少以戰爲文案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六國成陳而楚不成陳成陳者多而以敗爲文者六國雖衆楚爲兵主楚既未陳故以獨敗爲文與此異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十二月無戊寅戊寅十一月九日）〔疏〕注蕭宋至九日○正義曰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之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之以蕭邑封叔爲附庸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是其事也此年楚子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此後復爲宋邑也杜以長厤校之十二月無戊寅戊寅乃是十一月九日此不言月誤長厤云日月必有誤者案傳稱師人多寒若是十一月則今之九月未是寒時當月是而日誤也○晉人宋人衞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晉衞背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丘衞地今在濮陽縣東南○背蒲對反下注同）〔疏〕注晉衞至東南○正義曰傳云盟曰恤病討貳陳貳於楚而宋伐之衞救陳不討貳也楚伐宋而晉衞不救不恤病也是晉衞背盟故貶其大夫而稱人曹是小國貶與不貶俱當稱人故不言曹也明年傳稱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則宋不違盟而亦貶宋卿者彼晉衞曹並皆僞妄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致使宋爲盟故伐陳衞人救之楚人討之伐陳怒楚被伐無救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者爲諸國失信而累及椒也晉衞不信乃在盟後非是心欲不信而安作此盟當盟之時未有不信之狀在後違約不可豫知而亦并責椒者君子結交當擇善而從之所與不善必將敗德椒與不信約盟則是不信之黨雖獨守信并亦貶之戒後之人使擇交也宋師伐陳。衞人救陳。（背清丘之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臨力鴆反下注同大宮音泰注同）〔疏〕注臨哭至祖廟○正義曰案雜記客致含賵訖請臨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故云臨哭也宮即廟也象其尊貌則謂之爲廟言其牆屋則稱之爲宮大宮宮之大者鄭祖廟者謂鄭大祖之廟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俾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陴婢支反徐扶移反俾普計反倪五計反）〔疏〕注陴城上俾倪○正義曰陴城上小牆俾倪者看視之名襄六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傅於堞注云堞女牆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于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嫳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注云堞短垣也陴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皆一物也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倪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亦言陴益也助城之高也或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爲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復扶又反注同故爲于僞反）〔疏〕注哀其至十日○正義曰杜以三月克之謂圍經三月方始克之故云九十日也知非季春克之者下云六月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是將欲至河鄭猶未敗至河聞敗猶欲還師在國聞敗師必不發若是季春克之不應此至六月而晉人不聞以此知三月非季春也經傳皆言春圍鄭不知圍以何月爲始圍經旬有七日爲之退師聞其脩城乃復更進圍三月方始克之則從初以至於克凡經一百二十許日蓋以三月始圍至六月乃克也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塗方九軌曰逵○逵求龜反爾雅云九達謂之逵說文作馗云九達道似龜背故謂之馗逵或馗字）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爲臣僕○袒徒旱反）曰。孤不天。（不爲天所佑○佑音又）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俘方夫反四也濱音賓翦子淺反）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好呼報反注同）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厲宣鄭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桓武鄭武公名滑突桓公之子泯彌忍反徐亡軫反要於遙反）〔疏〕注周厲至滅也○正義曰鄭桓公是周厲王之子宣王母弟又宣王封之故僖二十四年及此皆厲宣並言之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二公是始封之賢君若其存鄭則四君祐楚故願楚要福於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滅也釋詁文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傳稱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又稱文王縣申息此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疏〕注楚滅至比之○正義曰楚滅諸國見於傳者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稱武王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庸凡十一國見於傳僖二十八年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楚之滅國多矣言九縣者申息定是其二餘不知所謂蘇氏沈氏以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爲九也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下遐嫁反幾音冀）〔疏〕庸可幾乎○正義曰庸用也幾讀如冀言用可冀幸而得之乎何必滅其國潘尪入盟。子良出質。（潘尪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尪烏黃反質音致）○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將子匠反下及注並同下尹將將左將右皆放此）先縠佐之。（彘季代林父○縠戶木反本又作穀音同彘直例反）〔疏〕注彘季代林父○正義曰服虔云食采於彘或當然也文十二年河曲之戰荀林父佐中軍臾駢佐上軍欒盾將下軍自爾以來傳無其代知先縠代林父郤克代臾駢趙朔代欒盾也八年傳趙朔佐下軍知欒書代趙朔也案傳文皆稱彘子今注云彘季者勘譜亦以彘子彘季爲一人則杜君別有所據書傳殘缺不可得而知也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何以知是彘季以獻非彘季以規杜今知非者杜以子爲男子之稱季是幼小之辭季之與子是得通稱子路或爲季路與其常稱謂之子論其字謂之季故公子友或稱季友而劉以傳唯稱彘子無彘季而規杜非也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爲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代臾駢○臾滋朱反駢蒲邊反）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欒盾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鞏九勇反）韓厥爲司馬。（韓萬玄孫）〔疏〕注韓萬玄孫○正義曰韓世家云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史記所云武子蓋韓萬也如彼二文厥是萬之曾孫而服虔杜預皆言厥韓萬玄孫不知何所據也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勞也○勦初交反徐又子小反焉於虔反）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釁許靳反服云間也）〔疏〕注釁罪也○正義曰釁訓爲罪者釁是間隙之名今人謂瓦裂龜裂皆爲釁釁既有間隙故爲得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言征伐爲有罪不爲有禮○爲于僞反注同）〔疏〕德刑至是征○正義曰既言觀釁而動更說無釁之事德刑政事典禮此六事行之不變易者不可與之敵也聖王之制征伐者爲有罪者耳不爲是六事不易行征伐也此舉六事之目下文歷說楚不易六事以克之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罷音皮讟徒木反）〔疏〕君無怨讟○正義曰讟謗也政有常則民不恨故國君無人怨無人謗擊鼓怨州吁鄭人謗子產是有怨謗也政有經矣。（經常）荊

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此陳直覲反下同）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賈音古卒子忽反注同乘繩證反注皆同輯音集又七入反〔疏〕商農至其業○正義曰齊語云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公曰處士工商農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制也處士就間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彼四民謂士農工商此數亦四無士而有賈者此武子意言舉兵動衆四者不敗其業發兵則以士從征不容復就間燕故不云士而分商賈爲二行曰商坐曰賈雖同是販賣而行坐異業發兵征伐四者悉皆不與故揔云不敗其業也）事不奸矣。（奸犯也○奸音干）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蔿敖孫叔敖○蔿于委反〔疏〕注宰令至叔敖○正義曰周禮六卿大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尹爲宰楚國仍別有大宰之官但位在卑耳傳稱大宰伯州犂是也楚國名上卿爲令尹者釋詁云令善也釋言云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蓐音辱挾胡牒反又古洽反一音古協反〔疏〕注在車至爲主○正義曰司馬法兵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不共碎役所言左右者分步卒爲左右也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而言挾轅者步卒被分在右者當軍行之時又分之使在兩廂以挾轅以爲戰備楚陳以轅爲主故以轅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也其應在左者使之追求草蓐令車離道求草不近兵車也蓐謂臥止之草故云爲宿備也此是在道時然故云軍行右轅左追蓐至於對陳之時則各在車之左右故豫定左右之分在道分使之耳）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躡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躡徒牒反幡芳元反騎其寄反識申志反又音志〔疏〕注慮無至旌識○正義曰茅明也在前者明爲思慮其所無之事恐其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衆使知而爲之備也如今軍行謂當杜之時行軍有此法也前有斥候躡伏者令人遠在軍前斥度候望慮有伏兵使躡行之持以絳及白爲幡與軍人爲私號也曲禮曰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其事與此見賊舉幡相似也茅明釋言文舍人曰茅昧之明也）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勁吉政反殿丁練反）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勅令〔疏〕注物猶至勅令○正義曰類謂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所建各有其物象其所建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教不待約勅號令而自備辨也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旟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衞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是其尊卑所建各有物類也案春官司常職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建旌俱是周禮而所建不同者大司馬所云中秋教治兵之法司常所云中冬教大閱之法鄭玄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建則如冬大閱備軍禮旌旗不如出軍時空辟實也是爲時不同故所建異此云象物而動謂軍行之時當指治兵之法也）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疏〕其君至施舍○正義曰內姓謂同姓也其君之舉用人也於同姓則選之於親於外姓則選之於舊於親內選賢言唯賢是任不以親以舊便即用之所舉不失有德所賞不失有勞必有德乃舉有勞乃賞言不賞無勞不舉無德臣民年老有加增恩惠外來旅客有施舍常法謂羇旅之臣以其新來施以恩惠舍不勞役也○注賜老則不計勞○正義曰老有加惠當謂年老有加增恩惠不論有勞與無勞也劉炫云老者當有恩惠之賜非勞役之限但恩惠則賞賜之以文連賞不失勞之下故杜云賜老則不計勞劉炫以不計勞之文而規杜氏一何煩碎）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別彼列反）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差初佳反又初宜反〔疏〕注威儀有等差○正義曰言貴有常尊則當云賤有常卑而云賤有等威者威儀等差文兼貴賤既屬常尊於貴遂屬等威於賤使互相發明耳）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經法也○昧音妹〔疏〕德立至敵之○正義曰功德苦其不立刑威苦其不行政以成就爲上事以得時爲善典貴其從禮惡其逆故云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各以義理相配爲文皆不易之事既歷序此事乃云若之何敵之副上德刑政事典禮不可敵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也）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虺許鬼反侮亡呂反相息亮反〔疏〕注仲虺至之後○正義曰取亂侮亡尚書仲虺之誥文也定元年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二人皆是薛祖是仲虺爲奚仲之後）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汋詩頌篇名鑠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汋章略反於音烏鑠舒若反〔疏〕注汋詩至取之○正義曰汋詩經無汋字序云言能汋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故以汋爲名焉鑠美釋詁文於歎辭也時是也晦昧也言於美乎哉武王之用師也能遵天之道養是闇昧之君待闇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言遵天之道者上天誅紂之期未至武王靖以待之是其遵天之道也）耆昧也。（耆致也致討於昧○耆音旨徐其夷反老也注及下同〔疏〕注耆致至於昧○正義曰耆音指指致聲相近故爲致也致討於昧者言養之使昧然後可討之上句云兼弱攻昧引仲虺之言以證兼弱引武王之事以證攻昧此不言攻昧而言耆昧者以汋詩之意言養紂而不言伐紂不得謂之攻昧故錄詩之意言致之於昧然後攻之）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攻昧故成無疆之業○疆居良反〔疏〕注武詩至之業○正義曰烈業也釋詁文競疆也詩意言無疆乎唯武王之功業言克商功業實無疆也此引武詩承兼弱攻昧之下故杜以傳意解之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此無疆之業此詩汋武二篇並無兼弱之事因傳上文連言之）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以務烈所絕句〔疏〕撫弱至可也○正義曰上言兼弱此云撫弱言其撫養而取之未必皆攻伐以求之也此撫弱即覆上仲虺有言兼弱也耆昧即覆上汋曰於鑠王師耆昧也以務烈所覆上武曰無競惟烈也言須敵楚兼撫餘諸侯弱者致討諸侯昧者以務武王烈業之所可也）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穀）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有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帥所類反下及注有帥元帥三帥同〔疏〕晉所至佐濟○正義曰言晉之所以得爲霸主者由軍師之武羣臣有力以有武力成此霸功今失諸侯不可謂之爲力見敵不能從不可謂之爲武命爲軍師者三軍將佐皆受君命爲軍之主帥以中軍佐濟謂一軍之內將佐分之各有所帥故注云佐彘子所帥也僖二十八年胥臣以下軍之佐與此同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莊子荀首○知音智〔疏〕知莊子至大咎○正義曰莊子見彘子逆命必當有禍乃論其事云此師之行甚危殆哉周易之書而有此事師之初六變而爲臨初六爻辭云軍師之出當須以法若不善則致其凶既引易文以人從律今者師出乃以律從人則有不臧之凶又覆解不臧之義云執事上下相順和成則爲臧若相違逆則爲不臧既釋不臧之事又釋以律之意坎爲衆今變爲兊兊爲柔弱是衆散爲弱坎爲川今變爲兊兊爲澤是川壅爲澤坎爲法象今爲衆則弱爲川則壅是法律破壞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以釋易文律否臧之義否臧易注云爲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釋否臧既了又釋凶之一字故云且律竭言法律竭盡也川水當盈而以竭盡且又被天塞不得整流似法當嚴整而以破壞被人違逆不得施行所以致此凶禍解釋凶義既了以盡易意然後論彘子之惡當此初六之禍故云水之不行是謂臨矣彘子有師不從欲論不行之臨事誰甚於彘子周易所言是彘子之謂若能違辟前敵於事猶可若果敢遇敵必致禍敗也此子禍敗之事彘子主受之雖在敵免死而歸必大咎也師坎爲水坤爲衆行如水師出之象故名其卦爲師服虔云坎爲水坤爲衆又互體震震爲雷雷鼓類又爲長子長子帥衆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兊兊爲澤坤爲地居地而俯視於澤臨下之義故名爲臨）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兊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臧子郎反）執事順

成爲臧。逆爲否。（合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否臧之凶○應應對之應）衆散爲弱。（坎爲衆今變爲兌兌柔弱）〔疏〕（注坎爲至柔弱○正義曰晉語文公筮尚有晉國司空季子占之曰震雷也車也坎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是坎爲衆也易說卦兌爲少女故爲柔弱衆聚則彊散則弱坎變爲兌是衆散爲弱也）川壅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兌兌爲澤是川見壅○壅於勇反本又作雍注皆同）〔疏〕（注坎爲至見壅○正義曰說卦坎爲溝瀆瀆即是川也說卦兌爲澤川是流水今變爲澤是川見壅也）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疏〕（注如從至之象○正義曰釋詁云如往也往是相從之義故訓爲從也法行則人從之率人以從法也法敗則法從人人各有心棄法不用法從人也釋言云坎律銓也樊光曰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也郭璞曰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是坎爲法象也今坎變爲兌爲衆則散而爲弱爲川則壅而爲澤是失法之所用法敗從人之象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爲兌是法敗）〔疏〕（注竭敗至法敗○正義曰竭是水涸之名坎爲水爲法水之竭似法之敗故云竭敗也坎變爲兌則爲水不流則爲法不行失爲坎之用是法敗之象）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夭於表反）〔疏〕（注水遇至涸也○正義曰哀九年傳曰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水當盈川而以壅故竭是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夭過是壅塞之義故云遇夭塞也）不行謂之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師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遇敵）彘子尸之。（主此禍）〔疏〕（注主此禍○正義曰釋言訓尸爲主故云主此禍也服虔亦云此禍也又引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佐之於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輿尸案下句云雖免而歸則謂彘子當在陳而死師卦有輿尸之語其言尸之或容有此意但尸字不可兩解故杜略去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爲明年晉殺先縠傳○咎其九反）韓獻子謂桓子（獻子韓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今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令立呈反）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捷成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鄭北地○郔音延）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寑寑縣也今汝陰固始縣○沈音審）〔疏〕（注沈或至始縣○正義曰楚官多名爲尹沈者或是邑名而其字或作寑哀十八年有寑尹吳由于因解寑爲縣名不言寑是而沈非也）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子側○飲於鴆反）

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嬖必計反徐甫詣反字林方豉反參七南反）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旆蒲具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愎很也○愎皮逼反很胡懇反）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爲軍无上令衆不知所從○適丁歷反）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乘繩證反管古緩反管城管叔所封也本或作菅古顏反非也敖五刀反鄗苦交反）〔疏〕（次于管○正義曰土地名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古管國也）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承繼也○皇戌雖律反使所吏反驟仕救反）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敗必邁反）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易以豉反）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儆敬領反）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啟土○紂直九反蚡扶粉反冒莫報反篳音必藍力甘反縷力主反）〔疏〕（注若敖至啟土○正義曰楚世家云熊咢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若敖卒子宵敖立宵敖卒子熊眴立是爲蚡冒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爲楚武王案杜注文十六年傳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也以荊竹織門謂之篳門則篳路亦以荊竹編車故謂篳路爲柴車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爲藍縷藍縷謂敝衣也服虔云言其縷破藍藍然）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箴誡○箴章金反匱其位反）

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得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要一遙反）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君之親兵○廣古曠反下及注皆同）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疏〕（廣有至之兩○正義曰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之者成辭婉句耳或解云兩屬於偏云偏之兩者謂偏家之兩知不然者案成七年以兩之一卒亦云之字豈又一是兩家之卒且杜注云十五乘爲大偏今楚亦用舊偏法此一廣之中實有此偏并是偏名爲兩而出一卒別復有偏之一兩二十五人從之劉炫云兩廣之別各有一卒百人一卒外復有偏一兩二十五人兵法十五乘爲偏偏有一兩從之兩是偏家之物故謂比爲偏之兩其實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注十五至承副○正義曰下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知十五乘爲一廣也史記稱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至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十五乘爲偏皆司馬法之文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周禮亦有此文但周禮無偏故杜并引司馬法耳此云大偏對成七年九乘爲小偏故此爲大偏也桓五年二十五乘爲偏戰時臨陳所用不同不可與此相對爲大小杜注多少皆望文也言亦用舊偏法者謂楚雖荆尸而舉仍用舊偏舊於穰苴前已有則應周禮有文但以亡沒者多故禮文不具）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序當其夜一本作序當其次）〔疏〕（右廣至其夜○正義曰右廣雞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代之以至於昏此晝日事也其內官親近王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爲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服鄭）〔疏〕（以我卜也○正義曰將我晉戰之勝負卜其遂來遂往猶人揲蓍看卦善惡而卜其去之與住也）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知音智荀首後爲智氏屏步丁反）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莊子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欒書之身行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長徐丁丈反行下孟反）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少詩照反注及下同）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聞

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疏〕（注二先至穆王○正義曰莊十六年楚始伐鄭文王之世也二十八年子元伐鄭成王之初也僖五年首止之會鄭伯逃歸自是以後鄭始時復從楚成王以前鄭未屬楚故出入此行唯成穆耳今之莊王成王孫穆王子出入此行猶往來於鄭）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也）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遵也○夾古洽反舊古協反毋音無）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伺候望敵者○候音戶豆反伺音司又音息嗣反）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誤對○諂勑檢反）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日）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師○單音丹挑徒了反下文同師所類反）〔疏〕（注單車至羣師○正義曰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云致師致其必戰之志則致師者致已欲戰之意於敵人故單車揚威武以挑之下云趙旃請挑戰是也挑彼晉師故言以致晉師也楚子既求成而又令挑戰示其不欲崇和以疑誤晉之羣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摩末多反壘力軌反近附近之近）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射食亦反下注音同菆側留反）〔疏〕（注左車至善者○正義曰兵車自非元帥皆射者在左御在中央故云左車左樂伯居左故稱左也下云莊子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選好矢而留之知菆是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兩馬徐云或作掚皆力掌反或音亮掉徒弔反鞅於丈反閒音閑）〔疏〕（注兩飾至閒暇○正義曰兩飾掉正皆無明訓服虔亦云是相傳爲然也飾馬者謂隨宜刷刮馬又正其鞅以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折之設反注同馘古獲反斷音短）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麋亡悲反著直略反）〔疏〕（注麗著至心者○正義曰易離卦彖云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是麗爲著之義龜之形背高而前後下此射麋麗龜謂著其高處故杜以龜爲背之隆高當心者服虔亦然是相傳爲此說也）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從才用反下從者同）〔疏〕（以歲至從者○正義曰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者謂獻之以共王之膳耳非能徧及於百官也禮冬獵曰狩言圍守而取之獲禽多也於時虞人所獻或須羣臣故言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以爲語之辭耳）及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犨子欲爲公族大夫○錡魚綺反犨尺周反）〔疏〕（注錡魏犨子○正義曰服虔亦以爲犨子世本以爲犨孫世本多誤未必然也）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熒澤在熒陽縣東新殺爲鮮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敗必邁反又如字使所吏反熒戶扃反射食亦反鮮音仙注同）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潘尪之子）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獻子郤克憾胡暗反）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登也○好呼報反下同喪息浪反）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也○警音景去起呂反）彘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爲伏兵七處○覆扶又反注同帥如字將子匠反處昌慮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疏〕（使其徒入之○正義曰使己從人入壘以取俘馘也）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乘繩證反下三十乘十乘并注皆同說舒銳反注及下同）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屈居勿反更音庚迭直結反）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搏音博）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名○軘徒溫反）〔疏〕（注軘車兵車名○正義曰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甲兵從之是兵車明矣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服虔云軘車屯守之車古名難得而知其義或當然矣）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爲備○騁勑景反陳直覲反下注皆同先人悉薦反注及下同）〔疏〕（注元戎至爲備○正義曰元大也戎車也詩小雅六月之篇言王者軍行必有大車十乘常在軍前以開道諸軍從行所以先人爲備也詩毛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三代行軍皆前有此車其名司馬法之文也其先正先疾先良毛解其名鄭玄又釋其意鉤車備設鉤般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曰先疾元戎大車之善者故曰先良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卒子忽反下及注並同掬九六反）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疏〕（晉師至未動○正義曰晉之三軍上軍在左中軍在中下軍在右言晉之中軍下軍敗走在上軍之右者皆移唯上軍未動故杜云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拒音矩本亦作矩下同）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狡古卯反）〔疏〕（告唐惠侯○正義曰此未戰之前告經不書唐侯者爲楚私屬故不見也）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假借也）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乘繩證反下之乘并注易乘同）〔疏〕（注游車補闕者○正義曰周禮車僕有闕車之倅鄭玄云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此言游闕知游車以擬補闕今使從唐侯是補闕也）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佐也）隨

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萃似醉反）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爲分謗不戰爲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爲軍後殿○殿多練反注同）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尸止軍中易乘則恐軍人識）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疏】注以乘左得勝故○正義曰桓八年傳云楚人尚左君必左者謂置車尚左故君在左此言先左謂乘廣先左耳上文且云右廣初駕日中乃授左廣則舊法先乘右廣今楚王偶然乘左廣以逐趙旃因是而得戰勝以爲宜乘左廣自是以後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也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隊直類反）【疏】注廣兵車○正義曰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定四年史皇以乘廣死是兵車稱廣也此言晉人廣隊下云拔旆投衡軍行則旆在軍前不是車皆有旆也此蓋是晉人在軍之前載旆之車

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此扃車上兵闌○惎其器反扃古熒反徐公冥反服云扃橫木校輪間一曰車前橫木也西京賦云旗不脫扃薛綜云扃所以止旗也）【疏】注惎教至兵闌○正義曰脫扃拔旆皆是教人之語知惎爲教也服虔云扃橫木有橫木投於輪間一曰扃車前橫木張衡西京賦云旗不脫扃薛綜注云扃所以止旗今杜以扃爲車上兵闌各以意言皆無明證而禮扛鼎之木其名曰扃則扃是橫木之名教之脫扃則扃是可脫之物杜云兵闌蓋橫木車前以約車上之兵器慮其落也隊坑則橫木有礙故不能進

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帆凡劒反又作帊普霸反差於賁反）【疏】注還便至差輕○正義曰旆扇風重故馬便旋而不能進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郭璞曰帛續旐末爲燕尾者此旆能扇風使重令馬不能進則其制必大矣故云旆大旗也城濮之役亡大旆之左旃此之類也旆縣於竿插之車上衡是馬頸上橫木故拔取旗竿投於衡上卧之使不帆風則於車差輕故得出坑也帆是扇風之名今人船上張布以鄣風名之曰帆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氏○數所角反乘繩證反）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傁在後。（傁老稱也○傁素口反稱尺證反）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女音汝）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重直隴反）【疏】注兄弟累尸而死○正義曰獲者被殺之名並皆被殺唯當言皆獲耳欲見尸相重累之皆獲故杜辨之云兄弟累尸而死累即傳之重也

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罃於耕反還音環）廚武子御。（武子魏錡○廚直誅反）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抽擢也菆好箭房箭舍○射食夜切又食亦反擢直角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爲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勝音升陂彼宜反）【疏】可勝既乎○正義曰重物不可舉者謂之不勝用之不可盡者亦言不勝史傳多有其事今人無復此語故少難解耳既盡也可勝盡乎言用之不可盡也

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射食亦反下同）【疏】不以至故也○正義曰言我不以好箭射楚貴人之子而質之吾之子其可得乎吾爲此計者不可用惡箭苟且爲射故也

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屯）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將子匠反）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重直勇反又直用反注上重字同輜側其反重也直用反）【疏】注重輜重也○正義曰輜重載物之車也說文云輜一名軿前後蔽也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人挽以行謂之輦輜重輦一物也襄十年傳稱秦堇父輦重如役挽此車也輜重載器物糧食常在軍後故乙卯日戰丙辰始至於邲也周禮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鄭玄云輂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藩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說者以爲夏出師不踰時殷踰時周歷時故前世輦少而後世輦多

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雍於用反盍戶臘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觀古亂反注及下京觀同）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文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戢側立反櫜古刀反韜他刀反）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夏戶雅反注同）【疏】武王至保之○正義曰昔武王克商周公爲之作頌曰武王誅紂之後則戢藏其干戈則櫜韜其弓矢言既誅暴亂則無復所用故韜藏之懿美也肆遂也時是也夏大也允信也武王以天下既定又能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於是功業遂大信哉唯我武王保之美武王能保天下也○注戢藏至息兵○正義曰戢訓爲斂聚斂藏之義故爲藏也櫜一名韜盛弓矢之衣也干戈弓矢藏而不復用是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也此所引者周頌時邁之篇也詩序云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則頌詩功成乃成乃作此傳言武王克商作頌者武王克商後世追爲作頌頌其克商之功非克商之作也國語引此云周文公之頌曰則此周公所作也傳言克商作頌者包下三篇皆述武王之事○注肆遂至天下○正義曰肆之爲遂相傳爲此訓也夏大釋詁文求美德謂求而任用之遂大者功業遂大也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耆音旨注同）【疏】又作至爾功○正義曰既作時邁又作武篇也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言武王誅紂致定爾武之大功也

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三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鋪普吳反徐音敷繹音亦）【疏】其三至求定○正義曰其三周頌賚之篇也鋪布也繹陳也徂往也言武王能布陳政教故其時之民歸武王者皆云我徂惟自求安定美武王能安民故民歸之也○注其三至安定○正義曰鋪是布散之義故爲布也繹陳釋詁文思是語之辭不爲義也

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屢力住反注同數所角反下數致同）【疏】其六曰至豐年○正義曰其六周頌桓之篇也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伐紂安天下萬國數有豐孰之年美武王能和衆國豐民財也○注其六至次第○正義曰綏安釋詁文屢數常訓也杜以其三其六與今詩頌篇次不同故爲疑辭蓋楚樂歌之第言楚之樂人歌周頌者別爲次第故賚第三桓第六也劉炫以爲其三其六者是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邦今刪定知非者此傳若是楚子文及傳家敍事容可言楚子第三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邦此既引楚子之言明知先有三六之語故楚子引之得云其三其六若楚子始第三引詩第六引詩豈得自言其三曰其六曰劉以其三其六爲楚子引詩次第以規杜過何辟之甚沈氏難云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篇次不同杜云仲尼未刪定此亦不同而云楚樂歌之次者襄二十九年雖少有篇次不同大畧不甚乖越故云仲尼未刪定以前此之三六全與詩次不同故云楚樂歌之第今頌篇次桓第八賚第九也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疏】夫武至財者也○正義曰楚子既引四篇乃陳七德則四篇之內有此七者之義戢干戈櫜弓矢禁暴戢兵也時夏保之保大也耆定爾功定功也我徂求定安民也綏萬邦和衆也屢豐年豐財也我徂求定是能安民故往求定也綏萬國由德能和衆故萬國安也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疏】注著之至不忘○正義曰杜以不忘其章謂子孫不忘上四篇之詩故云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必知然者以文承武王克商作頌之後文連四篇詩義故以爲著之篇章劉炫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橫取下文京觀爲無忘其章明武功以規杜失非也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

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暴骨蒲卜反本或作曝焉得於虔反強其丈反）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疏】注祀先君告戰勝○正義曰禮記曾子問稱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謂遷廟之祖主也爲先君宮爲此遷主作宮於此祀之告成事告戰勝也禮大傳記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奠於牧室亦是新作室而奠祭也曾子問又曰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鯨直京反鯢五兮反懲直升反慝他得反【疏】注鯨鯢大魚名○正義曰裴淵廣州記云鯨鯢長百尺雄曰鯨雌曰鯢鯢目卽明月珠也故死卽不見眼睛也周處風土記云鯨鯢海中大魚也俗說出入穴卽爲潮水）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疏】是役至魚臣○正義曰入楚師言入此楚師於鄭國服虔云入楚師使楚師來入鄭是也此石制引楚師入鄭將以分鄭國以半與楚取半立公子魚臣爲鄭君己欲擅其寵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佚音逸毋音無怙音戶要一遙反）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瘼音莫【疏】注詩小至歎之○正義曰詩小雅四月之篇也離憂瘼病爰於皆釋詁文言時世禍亂必有憂病者於何其所適歸乎歎此禍亂不知將何以歸也）歸於怙亂者也夫。（恃禍則禍歸之○夫音扶）鄭伯、許男、如楚。（爲十四年晉伐鄭傳）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渥於角反【疏】桓子請死○正義曰檀弓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今桓子將軍師敗故請死）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穀音卜）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歇許竭反）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相息亮反下熊相同）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見賢遍反）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穆王○競其敬反）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警戒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重直用反【疏】進思至補過○正義曰孝經有此二句孔安國云進見於君則必竭其忠貞之節以圖國事直道正辭有犯無隱退還所職思其事宜獻可替否以補王過此孔意進謂見君退謂還私職也或當以此二句據臣心爲文既據臣在其上施之於君則稱進內省其身則稱退盡忠者盡己之心以進獻於君補過者內脩己心以補君愆失故以盡忠爲進補過爲退耳非謂進見與退還也）○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之○僚了彫反潰戶內反拊芳甫反【疏】蕭潰○正義曰實未潰史以實王之意故言潰知者下云明日蕭潰是也）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說以忘寒○挾戶牒反纊音曠說音悅【疏】注纊綿也○正義曰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鄭玄云纊新緜也）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傅音附還音旋卯馬飽反號徐戶到反一音戶刀反呼也）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麴去六反鞠起弓反禦魚呂反下同解音蟹下同【疏】注麥麴至謬語○正義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濕賈逵有此言則相傳爲此說也尚書說命云若作酒醴爾惟麴糵則麥麴作酒之物本草有芎藭者是藥草之名觀傳文勢欲使無社逃於泥水中而問有此物以否知是禦濕所用但不知若爲用之耳）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於眢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己出溺爲拯○眢烏丸反眢井廢井也字林云井無水也一皮反拯拯救之拯注同【疏】河魚至拯之○正義曰上句是叔展之言曰下是無社對語無社頻答言無叔展乃言必須入水故以水厄告之云如似河中之魚久在水內則生腹疾無此二物其奈濕何無社乃解其意告叔展云當目視於眢井而拯出之出溺爲拯方言文）若爲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爲信○絰直結反已音紀舊音以應應對之應【疏】若爲至則已○正義曰此亦叔展言也無社旣解其意令展視井拯己但廢井必多不可知處故教無社令結茅爲絰置於井上又恐無社錯應他人更教之云若號哭向井則是我之己身己展叔自謂也）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號戶刀反注同守手又反）○晉原穀、宋華椒、衞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原穀先穀【疏】注原穀先穀○正義曰杜譜以爲雜人則不知誰之子也案傳先穀或稱原穀此蓋先軫之後也傳有名號之異杜譜之先穀之下不言原穀是杜脫也上文稱爲彘子服虔以爲食采於彘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於時趙氏有原同分原邑而共食之也）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衞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宋爲盟故。伐陳。（爲于僞反）衞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衞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爲十四年衞殺孔達傳○約於妙反又如字共公音恭好呼報反背音佩十四年經注同）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十三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三（宣十二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十七石經春秋經傳集解宣下第十一岳本宣字下增公字並盡十八年）

經十二年

而又徼事晉故　釋文徼作儌

蕭叔人心者　宋本監本毛本人作大是也

戊寅乃是十一月九日　閩本監本毛本脫戊寅

傳十二年

臨哭至祖廟　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揔入子良出節在下

陴城上僻倪　宋本僻作俾是也案說文云陴城上女牆俾倪也釋名作睥睨言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廣雅作埤堄云女牆也○今依宋本作俾倪疏內並同

臣隱於短牆以射之　宋本毛本臣誤城

陴倪女牆也　宋本作俾倪女牆也案今廣雅作埤堄

不應此至六月而晉人不聞　北宋本閩本監本毛

閏三月　宋本圍上有進字

不泯其社稷　各本作泯補刊石經作泯依石經避唐名

願楚要福于此四君（纂圖本毛本于作於與傳文同）

皆厲宣並言之（閩本並誤竝）

先縠佐之（補刊石經此處缺釋文云縠本又作穀）

注彘季代林父（宋本自此以下至注鯨鯢大魚名正義惣入告成事而還句注下）

隨武子曰善（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隨作隨）

觀釁而動（李善注班孟堅述高帝紀引傳文釁作舋俗字也）

不易行征伐也（宋本不易下有者字）

楚軍討鄭（石經宋本淳熙本足利本軍作君是也）

服而舍之（李善注文選辨亡論引作赦之）

傳稱大宰伯州犂是也（宋本犂作黎）

不共碎役（閩本監本毛本碎作卒非也）

前有斥候蹹伏（案爾雅釋言疏引亦作蹹岳本足利本作蹋是也釋文同案說文無蹹字○今訂正）

而自備辨也（宋本辨作辦）

以其屬衞王也（閩本監本毛本王作士誤也）

言雖賢是任（宋本言上有於舊內選賢五字）

皆不易之事（宋本皆下有是字）

副上德（閩本監本副誤嗣）

序云言能汋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故以汋爲名焉（案詩序汋作酌）

耆音指指致聲相近（閩本監本毛本指指改旨旨）

聞敵彊而退（閩本監本彊作疆）

命有軍師（補各本有作以師作帥與釋文正義合此本誤也）

必當有禍（監本毛本禍誤過）

似法當嚴整（閩本監本毛本似作以非）

必大咎也（宋本必下有有字是也）

故應否臧之凶（宋本岳本足利本否作不）

川壅爲澤（釋文云壅本又作雍注皆同案說文巛字注引作雝澤字下多凶字）

乘法不用（閩本監本毛本乘作乖亦非宋本作棄是也○今依宋本）

法從人也（宋本法上有是字是也）

故曰律否臧（補刊石經否作不）

則爲法不行（宋本則上有水不流三字）

澤不行之物（纂圖本監本毛本澤誤釋）

此禍也（宋本此上有主字是也）

爲明年晉殺先縠傳（宋本淳熙本晉下有人字）

六人同之（補刊石經六誤作立改刊加兩點遂成亦字謬）

三軍皆敗（毛本皆作既）

楚子北師次於郔（釋文亦作郔監本毛本誤作延注同）

令尹叔孫敖弗欲曰（補刊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叔孫作孫叔是也○今訂正）

令尹南轅反旆（補刊石經宋本岳本旆作旆不誤注同○今訂正）

廻車南鄉（宋本纂圖本毛本廻作迴釋文云鄉本又作嚮案後漢書袁紹傳注引作回軍南向按鄉是正字）

次于管以待之（釋文于作於又云管本或作菅案管字是也管即管叔所封之國見僖二十四年杜於彼注亦云管國在熒陽京縣東北）

晉師在敖鄗之閒（顧炎武云石經師誤帥案石經不誤所據乃王堯惠刻也）

鄭皇戌使如晉師曰（宋本岳本閩本監本戌作戍是也釋文亦作戍浦鏜云凡人名除定十三年公叔戍外並從戍亥之戌○按不悉出）

在軍（宋本軍誤君）

子熊煦立（浦鏜正誤煦作眗按浦鏜校亦非玉篇口部呴字云史記曰楚先有熊呴是爲蚡冒則呴當从口）

凡人貧衣破醜敝爲藍縷（考文破作被非）

多少皆望文也（宋本望作妄字按疏謂三處偏字皆各望文爲訓耳望是也）

舊於穰苴前已有（宋本舊下有偏字）

又何俟（補刊石經俟字下後人旁增焉字非也）

實猶充也（監本毛本充誤克下同）

毋廢王命（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毋誤母）

遷徙也（淳熙本纂圖本閩本毛本徙作徒非也）

靡旌驅疾也（宋本旌作族非）

御下兩馬（案惠棟云鄭注周禮環人引作掚馬釋文引徐先民云或作掚案此則兩本掚字故服杜訓爲飾古文省作兩）

龜背之隆高當心（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心下有者字）

非能偏及於百官也（毛本偏作徧非）

及熒澤（岳本纂圖本熒作滎非注同案後漢書郡國志注引傳文脫澤字）

與魏錡皆命而往（石經皆下旁有受字後人妄加也）

二憾往矣（釋文憾作感石經宋本亦作感石經改刊加小旁不可從也）

右廣雞鳴而駕（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雞作鷄）

養由基爲右（毛本由作由避所諱後漢書班彪傳作游文選東都賦同）

屈蕩搏之（閩本監本毛本搏作摶誤）

備設鉤鞶（案鞶字當作般說詳毛詩校勘記）

敢藉君靈（石經初刻藉誤从竹改从艹）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鄭氏注周禮車僕引傳文率作帥游作斿）

屈蕩尸之曰（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尸作戶是也案漢書王嘉傳注李善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注引並同錢大昕云余仁仲校刻左傳本云家藏淳熙九經及長平游御史本巾箱小本俱作戶字）

亦必以終（李善注范蔚宗宦者論引作必以此終）

尸止（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尸作戶止下有也字是也）

軍中易乘（宋本淳熙本軍字脫）

上文且則右廣初駕（閩本監本毛本則作云盧文弨校本且則作則云亦非宋本且作旦）

今楚王偶然乘左廣以逐趙旃（宋本監本毛本廣作車非）

此言晉人廣隊（閩本此作比非也）

楚人惎之脫扃（惠棟云說文引作楚人畁之云舉也黃顥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案此則惎當爲畁杜氏所據本與許所據不同也）

扃車上兵闌（宋本岳本闌作蘭案管子小匡篇注云蘭錡兵架也）

注惎教至兵蘭（閩本監本毛本蘭作闌非）

今杜以扃爲車上兵闌（宋本闌作蘭下同）

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閩本逢作逄岳本有注云逢音龐蜀本作逢此七字校刊時誤入案逄从夆是）

（也从夅者誤）

趙傁在後（惠棟云叟與傁同見無極山碑說文作叜云叜或作傁案五經文字云傁素口反與叟同見春秋傳）

抽矢菆（惠棟云鄭注既夕禮云古文菆作騶漢書鼂錯傳云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矢也小顏曰騶謂善矢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耳則知古菆字作騶也按騶自是假借字作菆是正字）

與其輂輦（監本輂作輦非也）

止以爲蕃營（閩本監本毛本蕃作藩）

築軍營以章武功（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章作彰）

載戢干戈（監本毛本干誤于）

則頌詩功成乃成乃作（案乃成二字衍文宋本無）

夏大釋詁文（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大誤人）

鋪時繹思（案詩周頌正義引作敷時數思）

我徂維求定（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維作惟案傳引詩書多從小旁）

我往惟自求安定（閩本監本毛本往作徂毛本惟作維）

屢豐年（案惠棟云說文無屢字當從毛詩作婁今詩亦有作屢者俗作之）

蓋楚樂歌之次第（依正義及宋本標起止皆云之第則次字衍也）

注其六篇至次第（宋本無篇至二字次作之字按疏云故楚樂次之第是注古本無次字也）

季札觀樂（宋本札作扎非也）

今頌篇次（宋本今下有周字是也）

取其鯨鯢而封之（惠棟云說文引作鱷鯢云海大魚也或从京漢書薛宣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鱷鯢小顏曰鱷古鯨字）

又何以爲京觀乎（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何作可石經無觀字後旁增于京字下爾雅疏引亦脫）

子服石制也（淳熙本子作予誤）

是役至魚臣（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特亂則禍歸之之下）

桓子請死（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使復其位注下）

晉師三日穀（石經日字下旁增館字此後人據僖廿八年傳妄加也）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淳熙本大誤天正德本作夫亦非）

遂圍蕭蕭潰（顧炎武云下有明日蕭潰之文此處疑衍若此云蕭潰下便不得言遂傅于蕭也炎武說是也）

拊而勉之（文選李善注潘安仁馬汧督誄引拊作撫）

蕭潰（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明日蕭潰節注下）

皆如挾纊（說文引亦作皆如挾纊云或從光作絖水經注廿二如作同非是）

纊綿也（宋本綿作緜正義同按緜綿正俗字）

遂傅於蕭（補刊石經蕭下有城字非也）

有山鞠窮乎（羣經音辨引作鞠藭）

鞠窮所以禦濕（纂圖本毛本濕作溼）

奈何（淳熙本岳本奈作柰按柰正字○今訂正）

哭井則已（補刊石經宋本岳本已作己是也○今訂正）

己展叔自謂也（浦鏜正誤作叔展是也）

注原縠先縠（宋本此節正義在衛人救之節注下）

於是卿不書（補刊石經作於是乎卿不書）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四（宣十三年至十八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無傳爲災故書）冬。晉殺其大夫先縠。（書名以罪討）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顧盟以恤宋而經同貶宋大夫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累劣僞反）【疏】注宋討至以免○正義曰往年清丘之盟宋卿亦貶傳稱不實其言此年宋被楚伐而晉衛不救即是不實之狀於此發傳言唯宋可以免者意在責諸國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恐言宋亦有罪宜其不救但盟之不信唯椒身合貶宋國無罪言惟宋可以免見諸國皆合責也○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爲變清一名清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盡滅其族爲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疏】注盡滅至來也○正義曰先縠之罪不合滅族盡滅其族爲誅已甚亦是晉刑大過是爲大惡君子既嫌晉刑大過又尤先縠自招故曰惡之來也己自取之惡之來也言大惡之事來先縠之家○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以說晉○使所吏反我說如字又音悅以說音悅又如字）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宋討陳也○亢苦浪反任音壬）我則死之。（爲明年殺孔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免于伐○縊一賜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

（謂殺大夫亦皆告）衞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復以女妻之○復扶又反妻七計反）〔疏〕（注以有至妻之○正義曰釋詁以平爲成則成亦平也男子謂妻爲室故杜以爲衞）人以其父有平定國家之勞復以女妻之言衞侯以女妻之也劉炫以爲傳文無衞侯之女爲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謂達既被誅家當沒入官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今知非者案檢傳文上孔達云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是孔達忠於衞國本實無罪所以告於諸侯祇欲虛以說晉衞人荷其功力何得沒其家資男子謂妻爲室則室者對夫之言故傳云女有家男有室今若以孔達之妻而還其子便則以母還子不得云復室其子又諸國大夫之妻傳皆不載其氏姓何得獨責孔達之妻須言衞侯之女既言復室其子明孔達之妻則衞侯之女可知劉以孔達之妻爲衞侯之（女於傳無文以規杜過於義非也）使復其位。（襲父祿位）○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晉敗於邲鄭遂屬楚○爲于僞反）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車馬○蒐所留反閱音悅）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孫○行戶郎反質音致）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有讓國之禮）○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馮皮冰反惡烏路反扶勑乙反）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闇也○聾力工反）〔疏〕（注昭明也聾闇也○正義曰人之聽視聰明唯在耳目而已鄭昭言其目明則宋不明也宋聾言其耳闇則鄭不闇也耳目各舉一事而對以相反言宋不解事必殺我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使所吏反使者同女音汝見賢遍反）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過古臥反又古禾反）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袂面世反袖徐又反）屨及於窒皇。（窒皇寢門闕○屨九具反窒直結反）〔疏〕（注窒皇寢門闕○正義曰）下云劍及於寢門之外則屨之所及未至於外故以窒皇爲寢門之闕謂至門遂及也莊十九年鬻拳葬於絰皇注云絰皇冢前闕者亦以此而知也經傳通謂兩觀爲闕唯指雉門高大爲縣舊章而使民觀之故雉門之觀特得闕名名爲闕者以其在門兩旁而中央闕然爲道雖則小門亦如此耳故杜於寢門冢門皆以闕言之此作窒彼作絰字異音同未知（孰是其名爲窒皇及市名蒲胥其義皆未聞）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

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樂音洛）〔疏〕（與之言魯樂○正義曰樂謂樂居高位也）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子家歸父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爲十八年歸父奔齊傳）〔疏〕（懷於至不亡○正義曰懷思也謂思高位於魯也既思高位必貪貪必計謀他人既謀去他人他人亦謀去己一國之人謀去之何以不至亡也）○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物玉帛皮幣也）〔疏〕孟獻至公說○正義曰臣聞小國之免罪於大國也使卿往聘大國而獻其玉帛皮幣之物於是主人亦禮待之庭前所實籩豆醯醢有百品也君自親朝於牧伯之國而獻其治國之功若征伐之功於是主人敬以待之主人之身有威儀容貌車服之飾有物采文章嘉淑皆善也有善言辭善稱讚燕而送賓有加增賄貨言賓往既共則主報亦厚禮使小國如此朝聘大國者謀其不免於罪也若不往朝聘待其被誅責而始薦賄貨則無及於好事矣今楚子在宋君其圖之勸君使往聘也劉炫以爲皆是賓事聘而獻物謂獻其國內之物於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金竹箭之屬有百品也朝而獻功言治國有功故土饒物產於是玄纁璣組羽毛齒革乃得爲容貌之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不免於罪也○注物玉帛皮幣也○正義曰聘禮賓執圭以致命享用束帛加璧夫（人聘用璋享用玄纁束帛加琮其享幣又有皮馬是聘所獻物有玉帛皮幣也）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疏〕（注主人至答賓○正義曰聘禮君使卿韋弁服歸饔餼五牢有）司入陳鼎豆簋鉶醯醢百甕米百筥黍稷稻粱皆設於中庭是主人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也劉炫謂治國有功土饒云云炫以杜注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則朝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主人也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疏〕（注容貌至亦備○正義曰杜謂於是有者皆主人之事故以容貌爲威儀容顏當謂善爲威儀容顏）以接賓也采章車服文章謂主人陳設物采文章以接賓周禮車逆之類也嘉淑皆訓爲善容貌采章以外別言善善故以爲令辭稱讚謂接賓之時善言辭善稱讚也加貨謂好貨加增於常若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成十三年孟獻子爲介王重賄之類故以加貨爲命宥幣帛也劉炫云案此勸君行聘唯當論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禮而言此也君之威儀無時可舍豈待朝聘賓至乃始審威儀正顏色無賓客則驕容儀容儀非報賓之物何言報禮備又獻其治國劉炫云傳稱朝以正班爵之儀率長幼之序則不名獻功成二年王禮鞏伯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侯伯克敵祇合使大夫告王征伐之功何故親朝獻牧伯禮小朝大小國不合專征復有何功可獻炫謂采章

加貨則聘享獻國所有玄纁璣組羽毛齒革皆充衣服旌旗之飾可以爲容貌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賄賂之多皆賓所獻於庭實也於聘揔言庭實於朝指其所有詳於君畧於臣也案莊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則朝者庭實又成二年傳云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據此文則聘賓有庭實又庭實旅百與容貌采章相對杜何知庭實容貌之等非是賓之所有必爲主人之物又君無獻征伐之功何以知獻功於牧伯今知劉說非者僖二十二年楚子入享于鄭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又昭五年燕有好貨饔有陪鼎僖二十九年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此傳云嘉淑而有加貨故知加貨庭實之等皆是主人待賓之物禮傳賓之於主無加貨之文故杜爲此解襄八年鄭伯親獻蔡捷于邢丘是獻征伐之功於牧伯也劉苟違杜義以爲庭實旅百及容貌采章嘉淑加貨之等並爲賓物又以諸侯親朝無獻征伐之功以規杜（氏違經背傳於義非也）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賄呼罪反）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爲明年歸父會楚子傳○說音悅）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揔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疏〕（注平者至其人○正）義曰平者和也言其先不平而今始平小服大弱下彊之意昭七年暨齊平燕與齊平也定十年及齊平十一年及鄭平魯與平也諸言平者皆舉國言平揔言二國和同之意故不書其人謂不書公卿也燕暨齊平不言人此言宋人楚人史異辭耳穀梁傳曰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賈逵云稱人衆辭善其與衆同欲然則彼不稱人者豈唯國君欲平（而在下不欲平乎傳載盟辭則此平有盟不書盟者釋例曰宋人及楚人平實盟書平從赴辭也）○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從告○潞音路種章勇反）〔疏〕（注潞赤至從告○正義曰狄有赤狄白狄○就其）赤白之間各自別有種類此潞是國名赤狄之內別種一國夷狄祖其雄豪者子孫則稱豪名爲種若中國之始封君也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傳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illegible]氏配潞氏甲氏皐落氏皆是也[illegible]此狄而中國之亦然劉炫云[illegible]（師衆之例直稱師者從告也）○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illegible]〔疏〕[illegible]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illegible]公羊傳曰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何休云天子之庶兄[illegible]

（何王之子）○秋。螽。（無傳螽音終）○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傳無婁杞邑）○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稅始銳反復扶又反）〔疏〕（注公田至曰初○正義曰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傳亦云古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言十一者多矣故杜言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內取一舊法既已十取一矣今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論語云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此之後遂以十二爲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此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十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云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十一耳不言畿內亦十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爲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書食貨志取彼意而爲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盧舍諸儒多用彼爲義如彼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爲十外稅一也鄭玄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異於漢書不以志爲說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注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爲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爲二十而稅二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言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爲十稅一也杜今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今又履其餘畝稅之更十取一耳履畝穀梁傳文也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十畝耳五十而貢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冬。蝝生。（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蝝悅全反字林尹稍反劉歆云蚍蜉子也董仲舒云蝗子）〔疏〕（注螽子至成螽○正義曰釋蟲云草螽負蠜蜇螽蜙蝑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釋蟲又云蝝蝮蜪李巡云蝮蜪一名蝝蝝蝗子也郭璞云蝗子未有翅者劉歆以爲蚍蜉有翅者非也如李郭之說是蝝爲螽子也上云秋螽秋而生子於地至冬其子復生遇寒而死故不成災傳稱凡物不爲災不書此不爲災而書之者傳云幸之也此年既飢若使蝝早生更爲民害則其困甚矣喜其冬生以爲國家之幸故喜而書之公羊傳亦云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饑。（風雨不和五稼不豐）〔疏〕（注風雨至不豐○正義曰此年秋螽知不爲螽而饑者春秋書螽多矣有螽之年皆不書饑而此獨書饑知年饑不專爲螽故云風雨不和五穀不豐也）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年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度待洛反）川澤納汙。（受汙濁○汙音烏注同）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藪素口反）〔疏〕（川澤至藏疾○正義曰周禮虞之官有大澤大藪小澤小藪爾雅十藪皆是大澤則藪是澤類鄭玄周禮注云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是藪者澤之少水之名也川澤山藪相配爲文者川是流水澤是委水俱是水故摠云納汙言其納汙濁也山有木藪有草毒螫之蟲在草在木故俱云藏疾言其藏毒害也藪是澤類而杜云山之有林藪者藪雖澤類傳文與山相連藪是草木積聚之處近山近澤皆得稱藪上既有川澤之文下別云山藪之事此藪近山故杜云山之有林藪也劉炫以爲澤旁之藪以規杜氏非也）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瑾其靳反瑜羊朱反匿女力反）〔疏〕（注匿亦至瑕穢○正義曰瑾瑜玉之美名聘義曰瑕不撿瑜瑜不撿瑕鄭玄云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撿此云匿瑕似以美匿惡故云匿亦藏也言玉質雖美亦瑕藏其中不言瑜能撿蓋瑕也）國君含垢。（忍垢恥○垢古口反本或作詬音同）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爲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爲于僞反）君其待之。（待楚衰）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解音蟹降戶江反）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櫓音魯）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兩信○女音汝下注而女也同）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霣廢隊也○霣于敏反隊直類反）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荅。（未服宋而去故曰弃言）

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守手又反將子匠反道音導）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炊也○析思歷反骸戶皆反本又作骨公羊傳作骸何休注云骸骨也爨七亂反）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斃婢世反）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備楚盟不書不告○質音致）〔疏〕（子反懼與之盟○正義曰服虔云與華元私盟許爲退師若孟任割臂與魯莊公盟下云盟曰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爲此辭耳非此華元子反私盟之辭也）○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酆芳忠反相息亮反）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儁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儁音俊）〔疏〕（注儁絕至者三○正義曰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是儁爲絕異之稱也有才藝勝人者三事耳不知三者何事也）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耆市志反黎力兮反國名）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疏〕（注不祀至五也○正義曰此罪廢祀未是害物故先言之酒次之弃賢人而侵鄰國其害已大又次之殺夫人傷君目罪之大者故後言之棄仲章而奪黎氏地是爲二事而并數爲一者俱是爲政之惡故并數之奪黎氏地已盡奪之使黎侯失位故下云立黎侯而還更復其國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用也）〔疏〕（注商紂由之故滅○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

（爲皆出已之下武王伐滅之是由恃才儁故滅也）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爲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文字）〔疏〕（天反至災生○正義曰據其害物謂之災言其怪異謂之妖時由天物在地故屬災於天屬妖於地其實民有亂德感動天地天地爲之見變妖災因民而生天地共爲之耳非獨天爲災而地爲妖民謂人也感動天地皆是人君感之非庶民也昭七年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言以政取謫是其由君不由民以民表人故釋例引此卽改民爲人是其民謂人也傳言天災地妖民亂歷序以尊卑爲次更言亂則妖災生明妖災由民起妖災亦通言耳天雖四時氣雖寒暑故杜以反時爲寒暑易節物則其數無窮故揔云羣物失性反其常性卽是妖也釋例曰物者雜而言之則昆蟲草木之類也大而言之則歲時日月星辰之謂也歲者水旱饑饉也時者寒暑風雨之雷電雪霜也日月者薄食夜明也星辰者彗孛霣錯失其次也山崩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也凡天反其時地反其物以害其物性皆爲妖災是言妖災皆通天地共爲之也此傳地反物者唯言妖耳洪範五行傳則有妖孽禍痾眚祥六者之名以積漸爲義漢書五行志說此六名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類言浸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六名以漸爲稱唯眚祥有外內之異耳大旨皆是妖也○故文反正爲乏○正義曰許愼說文序云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是文謂之字也制字之體文反正爲乏之服虔云言人反正者皆乏絕之道也人反德則妖災生妖災生則國滅亡是乏絕之道也）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赴）〔疏〕（盡在狄矣○正義曰言盡在狄矣則狄皆有之其反德爲亂則五罪是也天地災妖傳不指斥不知於時潞國有何災何妖也）酆舒奔衞。衞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衞。（王子捷卽王札子）卒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疏〕（卒立召襄○正義曰卒終也謂後終立之非此時卽立毛氏後亦不滅但傳不言之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畧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顆苦果反）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復扶又反）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雒音洛）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犫顆之父○嬖必計反）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

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殉似俊反本或作必以殉治直吏反下治命同亢苦浪反）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女也○躓陟吏反徐又丁四反）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以示教）○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家）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瓜古華反衍以善反）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喪息浪反）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向父○說音悅向香丈反）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夫音扶）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施式豉反）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也原叔趙同也○俘芳扶反不敬一本作而傲）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爲成八年晉殺趙同傳○魄普白反）〔疏〕（注心之至同傳○正義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昭二十五年傳文）○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疏〕（初稅至財也○正義曰藉者借也民之田穀出共公者不過取所借之田欲以豐民之財故不多稅也既譏其稅畝言非禮乃舉正禮言穀出不過藉則知所稅畝者是藉外更稅故杜氏爲十一外更十取一且以哀公之言驗之知十二而稅自此始也）○冬。蝝生。饑。幸之也。（蝝未爲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爲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疏〕（冬蝝生饑幸之也○正義曰幸之者爲幸蝝冬生不幸饑也而傳以饑連蝝生乃云幸之者以歲饑而復有災則民彌益其困由饑之故乃以爲幸故傳連饑釋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吁況于反種章勇反并必政反一音如字）○夏。成周宣榭火。（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榭本又作謝音同）〔疏〕（注傳例至歇前○正義曰楚語云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知榭是講武屋也名之曰宣則其義未聞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義或當然也成周之下都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事則往就之爾雅釋宮云無室曰榭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臺上有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室而歇前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公羊以爲宣宮之榭謂宣王之廟也以其中與其廟不毀與左氏異也）○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無傳○郯音談）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鐸待洛反）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黻音弗將子匠反大音泰注同）〔疏〕（注代林至孤卿○正義曰晉之中軍之將執政之上卿也大傅又尊於上卿且加大傅以褒顯之請命臣者皆賜之以服使服而受命傳言以黻冕者黻冕是命孤卿之服故以之命士會也論語稱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鄭玄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此云黻冕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服謂之韠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韠各從裳色黻則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黻故禹言黻冕此亦云黻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周禮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此士會黻冕當是希冕也天子大傅三公之官也諸侯大傅孤卿之官也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眾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時晉爲霸王侯亦置孤卿文六年有大傅陽子大師賈佗則晉置二孤）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遠于萬反夫音扶兢居陵反本亦作矜）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諺音彥）○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疏〕（凡火至曰災○正義曰人火從人而起人失火而爲害本其火之所來故指火體而謂之爲火天火則自然而起不能本其火體故以其所害言之謂之爲災聖人重天變故異其名春秋天變多矣唯此言火耳）○秋。郯伯姬來歸。出也。○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爲于僞反難乃旦反注同復扶又反）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相佐也○相息亮反注同）殽烝。（烝升也升殽於俎○殽戶交反烝之承反）〔疏〕（注烝升至升殽於俎○正

（義曰禮升殽於俎皆謂之烝故烝爲升也鄭玄詩箋云凡非殽而食之曰殽則殽是可食之名切肉爲殽乃升於俎故謂之殽烝）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武士會謚季其字）〔疏〕（注享當至其字○正義曰若公侯來朝王爲設享則當有體薦其半體亦謂之房烝武子謂已被王享亦當房烝今乃殽烝故怪而問之）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疏〕（注享則至共儉○正義曰王爲公侯設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爲不食故不解折所以示共儉也示共儉與下示慈惠成十二年傳文）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折之設反注同）〔疏〕（注體解至惠也○正義曰王爲公侯設宴禮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卽殽烝是也其物解折使皆可食共食噉之所以示慈惠也其實飮殽烝其數無文若祭祀體解案特牲饋食禮有九體則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此謂士禮也若大夫禮則十一體加脡脊代脅其諸侯天子無文或同十一）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疏〕（注公謂諸侯○正義曰五等諸侯揔名爲公故云公謂諸侯言諸侯親來則爲之設享又設燕也享用體薦燕用折俎若使卿來雖爲設享仍用公之燕法亦用折俎是王室待賓之禮也周語說此甚詳王名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殽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爾體解節折而共飮食之於是乎有折俎以示容合好將安用全烝注國語者皆云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則有全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全烝王公立飫卽享禮也禮之立成者名爲飫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烝傳言體薦卽房烝也親戚宴享則宴享禮同皆體解節折乃升於俎謂之殽烝此傳畧而爲文猶是彼意故注皆取彼解之）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傳言典禮之廢久）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再與文同盟）〔疏〕（注再與文同盟○正義曰錫我以文六年卽位七年盟于扈十四年于新城魯許俱在是再同盟也）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未二月四日）○夏。葬許昭公。（無傳）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未。公會晉侯。衞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斷直管反一音短）○秋。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傳例曰公母弟○肸許乙反）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爲斷道會）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之○頃音傾跛波可反）〔疏〕（注跛而登階○正義曰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禿晉郤克跛衞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傴故婦人笑之是以知郤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郤克眇衞孫良夫跛）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不復度河而東○復扶又反）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欒京廬郤克之介使得齊之罪乃復命○廬音盧又力於反）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爲成二年戰于鞌傳○鞌音安）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朝如字）及斂盂。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斂徐音廉一音力漸反盂音于）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卽斷道○卷音權一音居免反）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內）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鬭椒之子楚滅鬭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賁扶云反使所吏反注及下同）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言汲汲也○逮音代或大計反汲音急）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舉亦皆也）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沮在呂反）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三人○好呼報反爲于僞反難乃旦反）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疏〕（以信齊沮○正義曰使沮者之言信也○而又至有焉○正義曰晏桓子等懼晉之命不得已而來恨齊侯之使也今晉不以禮待之而又久執之以成其悔恨言本恨齊今又恨晉齊侯見晉如此將有背晉之心齊若叛晉何利之有言此者勸晉侯免之耳）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脩禮諸侯所以貳○焉於虔反拘九于反）○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爲范武子○復扶又反）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燮素協反鮮息淺反）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遄市專反祉音恥）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豸本又作鳩直是反或音居牛反非也解音蟹此訓見方言）〔疏〕（注豸解也○正義曰方言文）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郤獻子爲政。○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爲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好呼報反）〔疏〕（凡大至弟也○正義曰此例再言凡者前凡明稱母弟之人適子及妾子之等後凡明策書稱弟者皆母弟之義公之母弟見經者鄭段魯公子友衞叔武實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招昭元年稱公子八年稱弟釋例曰弟之寵異於衆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公在雖俱稱公子其兄爲君則特稱弟殊而異之親而睦之旣以隆友于之恩亦以獎爲人弟之敬成相親之益也通庶子爲君故不言夫人之子而曰母弟母弟之見於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凡稱弟皆母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故傳之所發隨而釋之諸稱弟者不言皆必稱弟也秦伯之弟鍼適晉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此公子亦國之常言得兩通之證也仲尼因母弟之例據以興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稱二兄以首惡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衞侯之弟鱄出奔皆是兄害其弟也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歸罪秦伯則鍼罪輕也陳侯不能制禦臣下使逐其弟傳曰非罪非黃之罪則罪在陳侯此互舉之文也至於陳招殺兄之子宋辰率羣卿以背宗國披大邑以成叛逆然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旣云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也若夫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乃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興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子踐土之盟叔武不稱弟此其義也莒挐非卿非卿則不應書今嘉獲故特書特書猶不稱弟明諸書弟者皆卿也先儒說母弟善惡褒貶旣多相錯涉又云稱弟皆謂公子不爲大夫者得以君爲尊秦傳莒挐非卿乃法所不書而不言弟非得以君爲尊也凡聘享嘉好之事於是使卿故叔仲年之聘皆以卿稱弟而行此例所謂兄稱弟皆母弟左傳明文而自違之穎氏又曰臣無竟外之交故云弟以貶季友子招樂憂故去弟以懲過鄭段去弟唯以名通故謂之貶今此二人皆稱公子公子者名號之美稱又非貶所也劉炫云再言凡者前凡據適妻子爲文後凡嫌妾子爲君母弟不得稱弟故更言凡也）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衞世子臧伐齊。（臧子郎反）○公伐杞。（無傳）○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

鄫。（傳例曰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鄫殺鄫子○戕在良反徐又在精反鄫才陵反）〔疏〕（注傳例至鄫子○正義曰杜以會盟之例卿則書名氏大夫則稱人此稱邾人故云邾大夫耳賈逵亦云邾使大夫往殘賊之）○甲戌。楚子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僭子念反懲直升反止也又作徵如字明也）〔疏〕（注未同至之僞○正義曰諸侯之葬魯不會則不書知吳楚之葬爲僭不書者襄二十九年傳稱葬楚康王公親送葬經亦不書故知其不爲魯不會也禮坊記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鄭玄云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辟其號者五等諸侯死則稱爵書卒及葬則從彼臣子之辭皆稱爲公若書楚葬亦宜從彼所稱當云葬楚王以此僭而不典不得稱王故遂絕之而不書其葬同之蠻夷言其不足紀錄以懲創自求名號之僞同之蠻夷者蠻夷卒亦不書言其不書似之也）○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害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異之笙魯竟也故不言出○笙音生徐又勑貞反云本又作檉亦作朾案徐後音是依二傳文竟音境）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繒才陵反質音致解佳買反）○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書徵者行）○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弒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弒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名○弒音試注同弒字從式殺字從殳他皆放此別彼列反一朝如字卒寸忽反）〔疏〕（注弒戕至之名○正義曰弒者試也言臣下伺候間隙試犯其君戕者殘也言外入卒暴而來殘賊殺害也弒戕皆是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耳釋例曰列國之君而受害於臣子其所由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故改殺爲弒戕者卒暴之名有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輕近暴客變起倉卒亦因事而見戕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世之惡逆君子難言故春秋諱自內虐其君者適以弒爲文也春秋弒君多矣其戕唯此一事自弒其君足明無道臣罪之例戕者外人所殺爲無防被害皆是君自招之縱使君或無道其惡不加外國不得從弒君之例也若賊死則書滅此謂在國見殺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于鞌是）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去起呂反下注將去並同張如字一音陟亮反）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適丁歷反注同援于眷反夫音扶）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已欲去者許請爲子去○請爲于僞反）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子家歸父字）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爲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壇音善介音界）〔疏〕（復命於介○正義曰聘禮復命之禮云公南鄉使者執圭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若聘君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是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禮今身將出奔不得親自復命故立介於位介當南面歸父於介前北面執圭復命既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訖前即位北面哭三踊而出以復命之語語介使知介以此言告於殯也）既復命。袒括髮。（以麻爲髮○袒音但括古活反）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十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四　宣十三年至十八年

經十三年

傳十三年

已則取之　石經此處缺宋本岳本纂圖本巳作已不誤今從之

亦是晉刑大過　閩本監本毛本大作太下同

爲明年殺孔達傳　閩本監本毛本爲上不加注字舊式也

經十四年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毛本于作丁誤

傳十四年

構我敝邑于大國　石經初刻構作搆改從木旁是也閩本監本毛本作搆

注以有至妻之　宋本此節正義在使復其位注下

復以女妻之　閩本監本毛本復作故按作復是也

晉敗於邲鄭遂屬楚　纂圖本毛本於作于屬作服誤也

蒐簡閱車馬　足利本作軍馬

鄭伯如楚　閩本鄭誤郎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　呂氏春秋行論篇注引舟作周案舟周古字通石經此處缺

注昭明也聾闇也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楚子圍宋之下

屨及於窒皇　惠棟云高誘呂覽行論篇注引傳作絰皇與莊十九年經皇一也

謂至門逐及也　閩本監本毛本逐作遂非也

唯指雉門高大　宋本高字上有以雉門三字是也

與之言魯樂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何以不亡注下

貪必計謀他人　宋本謀下有去字

孟獻至公說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注文爲明年歸父會楚子傳之下

於是元纁璣組　宋本是下有有字

享用秉帛加璧　補毛本秉作束秉字誤也今正

則朝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主人也　浦鏜正誤朝作此獨作謂

云從傳士凱注解辨誤按

而有加貨　淳熙本加誤嘉注同

容貌文章以外　浦鏜正誤文作采是○今依改

葛盧來朝　宋本葛上有介字是也

經十五年

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　宋本足利本無下潞字案正義引注云杜言氏國故稱氏足證潞字爲衍文

而中國亦然　按各本同依上文則亦字當作不字

更復十收其一　監本毛本收作取

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之意　宋本岐作歧俗字

一夫唯得五十七十畝耳　閩本監本毛本耳誤且屬下讀

好惡於此　閩本監本毛本惡於作異如

蛗螽蚣蝑　監本毛本蛗作蜚蚣作蜙並誤閩本亦作蜙

至冬其子復生　宋本冬作今

五稼不豐　纂圖本毛本稼作穀非也

五穀不豐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穀作稼不誤）

傳十五年

雖晉之彊（閩本監本彊作疆）

山藪藏疾（漢書路溫舒傳引傳藏疾作臧疾案藏古作臧）

川澤至藏疾（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去我三十里節注下）

周禮虞之官（宋本禮下有澤字是也）

是藪者澤之少水之名也（閩本監本少作小非也）

瑜能揜蓋瑕也（毛本揜作掩同監本作撿非）

國君含垢（釋文云垢本或作詬案漢書路溫舒傳引作詬）

晉侯恥不救宋（監本毛本恥作耻俗字）

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纂圖本監本毛本毋作無非也）

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淳熙本者下增守字非也）

析骸以爨（釋文云骸本又作骨案史記宋世家楚世家呂氏春秋引作骨何休注公羊云骸骨也）

酆舒有三雋才（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雋作儁石經此處缺案下文作儁才則此處亦當作儁）

儁絕至者三（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揔入晉人殺之句下）

辨名記（閩本監本辨作辦形相近而誤案辨名又作別名見白虎通聖人篇）

倍人曰戎（宋本戎作茂不誤浦鏜正誤倍作五是也）

倍選曰儁（閩本監本毛本儁作雋下同）

上黨壺關縣有黎亭（監本壺作壼）

祀雖為大罪（宋本祀上有不字是也）

紂賢辯捷疾（浦鏜正誤賢作資依史記殷本紀改也）

飾是非之端（案殷本紀作言足以飾非）

地反物為妖（案說文祆字注云地反物為祆）

天地為之見變（宋本為作謂）

時者寒暑風雨雷電雪霜也（宋本雷作震）

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物作木案漢書五行志作物）

及人謂之痾（監本及作反非也）

痾病類言浸深也（案漢書五行志類作貌浸作寖）

壬午十月二十九日（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十作七不誤）

灌秦師之弱（淳熙本師作帥）

而東行定狄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也作地）

狄奪其地（纂圖本毛本狄作欲非也）

晉侯還及雒也（淳熙本也誤地）

必以為殉（閩本殉作徇釋文無為字云本或作必以為殉案論衡死偽篇引作必以是為殉則為字當有也）

而女也（宋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女作汝）

爾用先人之治命（石經用字下有而字案漢書張衡傳注論衡死偽篇引傳無而字顧炎武九經誤字云監本脫當依石經未辨此處石經乃朱梁補刊也）

吾獲狄土也（顧炎武云石經土誤士案炎武所據乃王堯惠刻）

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淳熙本謂誤得）

故詩曰陳錫哉周（石經宋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哉作載案詩傳訓哉為載正義曰哉與載古字通）

故杜氏為十一外更十取一（宋本氏作以）

故傳連饑釋之（宋本毛本饑作譏非也）

經十六年

成周宣榭火（釋文榭作謝云本又作榭案惠棟云說文無謝字周郙敦銘曰王格于宣射古文榭字作射）

冬大有年（案說文秊字注引作大有秊从禾千聲云穀孰也）

傳十六年

注代林至孤卿（宋本此節正義在善人在上節之下）

以韋為之祭（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祭作制屬下讀是也○今依改）

但冕服自有尊卑耳（毛本脫服字但下衍繳字）

有太傳陽子（宋本太作大下同）

禹稱善人（玉篇引作禹偁善人云與稱同）

戰戰兢兢（釋文云兢兢本亦作矜矜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兢兢非也）

春秋天變多矣（宋本天變作書災是也）

毛召難在前年（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召誤伯下注同）

注烝升也升殽於俎（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以脩晉國之法注下）

武子私問其故（宋本子作季石經此處缺山井鼎云今本後人武子上補足季字所按諸本皆無檢杜注武士會謚季其字不為無據也陳樹華云杜氏為下傳文季氏而出此注且內外傳文間稱士季無有稱季武子者山井鼎說非也）

王享有體薦（詩伐木正義禮王制正義引享作饗）

宴有折俎（詩伐木正義引作燕以折俎）

正義曰五等諸侯揔名（閩本監本毛本脫正義曰三字）

以脩晉國之法（宋本法作灋）

經十七年

傳例曰父母弟（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父作同亦非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作公是也○今改正）

傳十七年

不復度河而東（補各本度作渡）

注跛而登階（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而害來者節注下）

討貳也（閩本貳作式非）

盟于卷楚（顧炎武云石經誤作巷案此處石經乃補刊）

將有背晉之心（宋本毛本將作當）

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顧炎武云石經乎誤平案石經不誤炎武所據乃王堯惠刻考文引宋板作欲已於亂乎非也）

庶有豸乎（唐石經初刻豸作鳩後改豸釋文亦作鳩注同案羣經音辨引作庶有鳩乎云今文作豸集韻四紙引同云徐邈讀通作豸與釋文合）

注豸解也（宋本此節正義在乃請老郤獻子為政句下）

前凡明稱母弟之人（閩本監本毛本人作文）

釋例曰弟之寵（宋本弟上有母字）

見於經者二十（毛本於作于十誤千）

衛侯之弟緯出奔（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緯作鱄不誤）

皆是兄害其弟也（宋本也上有者字）

則鍼罪輕也（閩本監本毛本則誤見）

傳言非罪（閩本監本毛本言作曰）

存弟則示兄曲也（襄廿七年正義引作書弟非也）

則嫌善段（閩本監本毛本善作書非）

莒挐非卿（閩本監本毛本挐作拏非下同）

又非貶所也（閩本監本毛本貶所作所貶）

【經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戕誤戕注同○案傳並同）

國無二王（宋本國作主與坊記合）

當云葬楚王（宋本楚下有莊字是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釋文云笙本作檉亦作村案公羊穀梁作檉）

笙魯竟也（宋本岳本足利本也作外）

【傳十八年】欲以伐齊（石經欲作將下空一字）

凡自虐其君曰弒（石經自下有內字案周禮大司馬之職正義李善魏都賦注引傳並有內字顧炎武云虐上多內字誤也）

弒戕皆是殺也（毛本戕誤君）

故春秋諸自內虐其君者（閩本監本毛本諸誤謂）

楚於是乎有蜀之役（淳熙本乎誤平）

時三桓強（閩本監本作疆非纂圖本毛本作彊）

許請爲子去（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去下有之字）

于家歸父字（宋本無字字）

復命於介（宋本此節正義在遂奔齊節之下）

某君受幣于某官（宋本官作宮與聘禮合○今依訂正）

辯復命（宋本辯作辨案聘禮作辯）

皆有復命之禮（宋本禮作法）

今身將出奔（閩本監本毛本今誤若將出誤在外○今改正）

袒括髮（石經初刻髺袒字改刻增袒括二字案惠棟云上喪禮曰主人髺髮袒鄭注云古文髺作括爲古文髺也）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四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十四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五（成元年盡二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成公○（陸曰成公名黑肱宣公子謚法安民立政曰成）【疏】（正義曰魯世家云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穆姜所生以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釋例曰計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案宣元年夫人婦姜至自齊即穆姜也至此始十八年耳二年傳稱公衡爲質於楚公衡成公子也既堪爲質則其年已長成公若是穆姜之子未得有成長之男）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傳）○無冰。（無傳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疏】（注周二至冬溫○正義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彼春無月則是竟春無冰此亦應竟春無冰而書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書之也穀梁傳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其意言此月寒最甚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杜言今之十二月者見此意也冬而無冰是時之失故書之記冬溫也）○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甸徒練反一音繩證反乘繩證反卒尊忽反斂力驗反）【疏】（周禮至故書○正義曰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小司徒職文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一乘然則杜之此注多是司馬法文而獨以周禮冠之者以司馬法祖述周禮其所陳者即是周法言此是周禮之法耳不言周禮有此文也鄭注論語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與此不同者鄭注小司徒云方十里爲成緣邊一里治溝洫實出稅者方八里六十四井案鄭注小司徒又引司馬法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革車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與此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同者小司徒辨畿內都鄙之地域鄭所引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謂公卿大夫畿內采地之制此之所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也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竟內之兵案此一車甲士步卒總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大敗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徵課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同鄉遂之法必知臨敵用鄉遂法者以桓五年戰于繻葛先偏後伍又宣十二年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及尚書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卒兩師旅也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此言四丘爲甸並據上地言之若以上中下地相通則二甸共出長轂一乘耳甸即乘也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是故以甸爲名此一乘甲兵甸之所賦今魯使丘出甸賦乃四倍於常譏其重斂故書之也穀梁傳曰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丘作甲非正也其意以爲四邑爲丘使一丘農民皆作甲以農爲工失其本業故譏之今左氏經傳並言作丘甲耳重斂之事傳無明文而知必異穀梁以爲丘作甸甲者以傳云爲齊難故作丘甲以慮有齊難而多作甲兵知使丘爲甸甲而倍作之也士卒牛馬悉倍於常而獨言甲者甲是新作之物其餘斂充之耳非作之也譏其新作故舉甲言之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然則築城備難非時不譏此亦備難而譏之者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世頌云公車千乘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此時不應然也其甲足以拒敵而又加之重斂故譏之）○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別種也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爲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爲茅戎所敗書秋從告○茅戎亡交反史記及三傳皆作貿戎穜章勇反）○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平文十七年邥垂之役詹嘉處瑕故謂之瑕嘉○邥音審詹之廉反）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爲平戎○單音善爲于僞反下文同）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康公王季子也戎平還欲要其無備○徼古堯反要也要一遙反）【疏】（注康公至無備○正義曰宣十年經書王季子來聘傳言劉康公即王季子也傳言平戎于王戎必遣使詣周受平但康公要戎者非要戎平還之使單使來平不足伐也欲伐其國耳以未平之日設備禦周今既平矣戎必無備要其無備將遂往伐之故下云遂伐茅戎起兵伐其國也）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叔服周內史○背音佩下音同）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也）【疏】（敗績于徐吾氏○正義曰敗于徐吾之地也茅戎已是戎內之別徐吾又是茅戎之內聚落之名王師與茅戎戰之處）○爲齊難。故作丘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難乃旦反下同）○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晉盟懼齊楚）○秋。王人來告敗。（解經所以秋乃書）○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治完城郭○繕完市戰反下和端反）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同共也○守手又反好呼報反）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逞解也爲二年齊侯伐我傳○解音蟹）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

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衞師敗績。（新築衞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築音竹陳直覲反）○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爲卿故也。鞌齊地。○僑其驕反注同郤去逆反鞌音安與音預敵如字本或作適亦音敵）〔疏〕注魯乞至齊地。○正義曰此云盟主之令故不從與謀釋例云乞師不得從與謀所以不同者以事得兩通故互言之魯於聘與盟會雖二卿並行止書一使至於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此書四卿昭定之世或書三卿或書二卿皆謂重兵故書之其他國雖書元帥詳內略外也書曹公子首者釋例曰公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命數周官具有等差當春秋時漸以變改是故仲尼上明據時之宜從而然之不復與周官同也命者其君正爵命之於朝其宮室車旗衣服禮義各如其命數皆以卿禮書於經衞之於晉不得比次國則邾莒杞鄫之屬固以微矣此等諸國當時附隨大國不得列於會者甚衆及其得列上不能自通於天子下無暇於備禮成制故與於盟會戰伐甚多唯曹公子首得見經其餘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皆不書之是言首成爲卿故書○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疏〕注穀梁至十里。○正義曰齊之四竟不應過遠且鞌已是齊地未必竟上之邑豈得去齊有五百里乎穀梁又云壹戰綿地五百里則是甚言之耳釋例土地名鞌與袁婁並闕不知其處遠近無以驗之○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未同盟而赴以名。○鮑步卯反）○庚寅。衞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據傳庚寅九月七日）○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汶音問好呼報反）〔疏〕注晉使至言歸。○正義曰晉使齊還魯魯不用力故直書取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此不言齊人歸者不以好得非齊歸我故不言歸○冬。楚師、鄭師侵衞。（子重不書不親伐）〔疏〕注子重不書不親伐。○正義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注云子玉稱人從告此云子重不書不親伐者彼以路遠或當不以實告此傳言侵衞遂侵我道路既近告當以實經傳皆言楚師例是將卑師衆故以爲子重不親伐所以弘通其義也○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疏〕注公與至君故。○正義曰傳稱在禮卿不會公侯會公侯則貶之而稱人翟泉之盟是也此嬰齊會公乃稱公子而不貶者爲其會有蔡許之君蔡侯許男與公相敵嬰齊不與公敵故不貶也傳稱孟孫賂楚楚人許平即云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衞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凡會盟戲者必先會而後盟盟時蔡許在列會時必亦在焉以二君乘楚車謂之失位經雖抑而不書會時其身實在且二君與楚同行無容不列於會故知二君在會嬰齊不敵公也或以爲於時兵將嬰齊爲主蔡許爲王左右隸屬嬰齊則二君卑於嬰齊何由得與公敵斯不然矣征伐以主兵爲先盟會以尊卑爲序春秋之常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既稱人必非貴者爲其主兵猶序於上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齊侯宋公衞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于時晉爲盟主召諸侯使集會而趙盾猶序於下文不先諸侯則知此時行兵楚爲其主會則蔡許在先故二君自敵公明嬰齊不敵公也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傳曰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趙武不書尊公也於是衞侯會之然則時有衞侯猶貶趙武者於時衞侯雖往晉將執之不得與會而趙武敵公故貶之也彼傳又曰晉人執甯喜北宫遺使女齊以先歸衞侯如晉人執之於會已執其卿衞侯如晉晉卽執之明其不得與會公無所敵故趙武敵公與此異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匱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匱其位反）〔疏〕注齊在至惡也。○正義曰諸會盟同地而間無他事者例不重序其人此會盟序者前會之時唯公會楚耳蔡許從楚而行唯應蔡許在列秦宋以下諸國未至會盟人別故別序也諸征伐會盟實卿而貶稱人者傳皆言其名氏實是大夫而本合稱人者則傳皆言大夫此傳鄭公子去疾以上言其名氏則皆是卿也齊國之大夫則實是大夫故齊在鄭下爲非卿故也傳曰卿不書匱盟也謂匱盟之故并貶楚卿楚卿於是盟上始與中國相準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舊說亦隨文強生善惡之狀混瀆無巳其不能得辭則皆言惡蠻夷得志然當齊桓之盛而經以屈完敵之若必有褒貶非抑楚也此乃楚之初興未閑周之典禮告命之書自生同異猶秦之辟陋不與中國準故春秋抑秦以存例也楚之熊繹始封於楚辟在荊山蓽路藍縷以居俗裔及武王熊達始居江漢之間然未能自同於列國故經稱荊敗蔡師荊人來聘從其所居之稱而揔其君臣至於魯僖始稱楚人而班次在於蔡下僖二十一年當楚成王之世能遂其業內列於公侯會於盂楚之君爵始與中國列然其臣名氏猶多參錯至魯成二年楚公子嬰齊始乃具列傳曰卿不書匱盟也兼爲楚臣示例也自此以上春秋未以入例自此以下褒貶之義可得而論之也杜言兼爲楚臣示例者解傳言匱盟之意傳言卿不書者非獨言諸侯之卿不書兼言楚卿亦不書是兼爲楚卿示例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頃音傾嬖必計反魁苦回反）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竟音境）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膊普各反磔陟百反）〔疏〕注膊磔也。○正義曰周禮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鄭玄云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方言云膊曝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取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疏〕注取龍至未聞。○正義曰外取內邑非魯之罪無所可諱而此獨不書故杜云其義未聞賈逵云殺盧蒲就魁不與齊盟以亡其邑故諱不書耳案楚子滅蕭嬰齊入莒皆殺楚人而經不變文以加罪此何當改文以諱惡也哀八年齊人取讙及闡以淫女見取猶尚書之此殺敵見取何以當諱知諱義不通故不從也

○衞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衞也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碏四世孫甯相甯俞子。○相息亮反向舒亮反碏七略反俞羊朱反）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衞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復扶又反）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禽獲。○喪息浪反隕于敏反）〔疏〕皆不對。○正義曰子者指斥孫子其言並告諸將言皆不對者孫子與甯相向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乃專與孫子言耳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禦齊師。○禦魚呂反）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令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衞地。○鞫居六反）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疏〕注于奚守新築大夫。○正義曰大夫守邑以邑冠之呼爲某人孔子父鄹邑大夫傳稱鄹人紇論語謂孔子爲鄹人之子卽此類也既。衞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縣音玄注同）〔疏〕注軒縣至南方。○正義曰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鄭衆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一面特縣又去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鄭玄云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筍虡者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是先儒皆以闕南方故曲也家語說此事云請曲縣之樂繁纓以朝王肅云軒縣闕一面故謂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繁步干反注同）〔疏〕注繁纓至之服。○正義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玉路樊纓十有再就以祀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樊纓七就異姓以封革路條纓五就以封四衞木路前樊鵠纓以封蕃國鄭玄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也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就成也玉路十二成金路九成象路七成革路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木路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亦以五成是言天子諸侯樊纓之飾繁卽鞶也字之異耳巾車又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其飾皆無樊纓是繁纓爲馬之飾皆諸侯之服也案儀禮既夕士薦馬纓三就又諸侯之卿有受革輅木輅之賜皆有繁纓而云諸侯之服者以與曲縣相對又于奚所請故云諸侯之服且諸侯之卿特賜乃有大輅士喪禮爲送葬設盛服耳皆非正法所有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爲民所信○愆起虔反）信以守器。（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疏】仲尼至止也已○正義曰仲尼在後聞之曰此曲縣繁纓可惜也不如多與之邑雖車服之器與爵號之名不可以借人也此名號車服是君之所主也名位不愆則爲下民所信此名所以出信也動不失信然後車服可保此信所以守車服之器也禮明尊卑之別車服以表尊卑車服之器其中所以藏禮言禮藏於車服之中也義者宜也尊卑各有其禮上下乃得其宜此禮所以行其物宜也物皆得宜然則是利生焉此義所以生利益也利益所以成民此乃政教之大節也若以名器借人則是與人政也政教既亡則國家從之而亡不復可救止也已言利以平民者平成也每事有利所以成就下民使國益民皆是利也此以曲縣繁纓與人假人器耳名器俱是可重故并言也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爲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郤克故不書）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乘繩證反下同）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濮音卜）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無能爲之役使）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范文子代荀庚○將子匠反）【疏】注范文子代荀庚○正義曰宣十二年邲之戰傳稱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十三年晉殺先縠當是士會佐中軍郤克將上軍不知誰代郤克佐上軍疑是荀首爲之十六年士會將中軍則林父卒矣當是郤克佐中軍疑是荀首將上軍荀庚佐之十七年士會請老郤克將中軍當是荀首佐中軍荀庚將上軍所以知者此年傳稱楚屈巫對莊王云知罃之父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則荀首於莊王之世已佐中軍明士會老後郤克遷而荀首代也首於邲戰尚爲大夫不應宣之末年得佐中軍故疑先縠死後代郤克佐上軍也明年荀庚來聘傳稱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則此時荀庚將上軍矣林父卒來已久不應始用荀庚故疑林父卒後荀庚即佐上軍士會老後荀庚轉將上軍故杜以爲士燮代荀庚也邲戰以來趙朔無代今欒書將下軍則趙朔卒矣故知欒書代趙朔不知此時誰代欒書佐下軍也

欒書將下軍。（代趙朔）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謗○道音導徇似俊反）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莘所巾反）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靡笄如字又音摩笄音雞）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腆他典反詰起吉反朝如字注及下朝夕朝食同見賢遍反）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憾胡暗反本又作感）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淹久也○令力呈反師如字下無令輿師同一音所類反）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復扶又反）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擔丁甘反）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壘力軌反）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賣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賈音古注同賣摩懈反）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翦盡也○陳直覲反邴音丙又彼命反夏戶雅反解張音蟹下如字一音直亮反）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將子匠反下將在左同）【疏】注中軍至不息○正義曰以郤克爲中軍之將言己之傷而未絕鼓音明是法當自執旗鼓也周禮大僕軍旅田役贊王鼓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上云齊侯親鼓則天子諸侯自將兵者亦親執旗鼓以令衆

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煙今人謂赤黑爲殷色言血多汙車輪御猶不敢息○貫古亂反下注同肘竹九反折之設反殷於閑反徐於辰反注同近附近之近汙汙穢之汙字林一故反）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己推車○推昌誰反又他回反注及下推車同）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殿多練反注同）若之何其以病。（絕句）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就也○擐音患）【疏】若之至事也○正義曰郤克云余病矣言己不堪擊鼓欲有退軍之意故責之云如之何其以身病之故欲喪敗君之大事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并必政反徐方聘反援音爰枹音浮鼓槌也字林云擊鼓柄也本亦作桴）【疏】援枹而鼓○正義曰說文云援引也枹擊鼓杖也援枹而鼓謂引杖以擊之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華如字又戶化反注之住反）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若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帥所類反）【疏】注居中至在左○正義曰韓厥爲司馬亦是軍之諸將也以夢之故乃居中爲御明其本不當中先非御者若御不在中又不須云代御以此知自非元帥其餘軍之諸將皆御者在中將在左

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戎禮○射食亦反下并注皆同）【疏】注齊侯不知戎禮○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傳曰雖及胡耇獲則取之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宣二年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是戎事以殺敵爲禮齊侯謂射君子爲非禮者乃是齊侯不知戎禮也

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隊直類反）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綦毋音其下音無喪息浪反乘繩證反）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處昌慮反）【疏】皆肘之○正義曰說文云肘臂節也謂左右爲凶處故以肘排退之

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俛音勉仆音赴又蒲北反）【疏】韓厥俛定其右○正義曰言此者爲下丑父與公易位由厥之俯故不覺其易綦毋張助厥定右故並不見之

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驂馬絓也○華戶化反絓戶卦反一音卦驂七南反）丑父寢於轏中。（轏士車○轏生產反又士板反字林仕諫反云臥車也）【疏】注轏士車○正義曰周禮巾車士乘棧車鄭玄云棧車不革輓而漆之考工記輿人云棧車欲弇鄭玄云爲其無革輓不堅易坼壞然則弇者謂上狹下闊也轏與棧字異音義同耳

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爲韓厥所及丑父欲爲右故匿其傷○肱古弘反匿女力反注同）韓厥執縶馬前。（縶馬絆也執之示脩臣僕之職○縶張立反絆音半）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觴式羊反）【疏】韓厥

（至以進○正義曰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事與此同雖無璧耳蓋古者有此禮彼雖敗績猶是國君故戰勝之將示之以臣禮事之不忍▲即加屈辱所以申貴賤之義晉語云靡笄之役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殞命之禮也服虔引司馬法其有殞命以行禮如會所用儀也若殞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杜不引之者蓋彼此不甚相當故也）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衞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爲二國救請不欲乃過入君地謙辭○爲于僞反注同令力呈反）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屬適也○屬音燭注同行下郎反）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爲辱晉君并爲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辟音避注同徐扶臂反服氏扶赤反）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已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從才用反又如字）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宛紆元反茷扶廢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呼火故反任音壬難乃旦反）〖疏〗注重其至求之○正義曰劉炫以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今知不然者以傳文三入在前三出在後若用此說齊侯先在晉軍今入齊軍得以三入在前今齊侯既先在齊軍欲出求丑父應先出後入不應先入後出且初時二出容有二入在後之出遂入狄卒有出無入何得云三入又以傳文師帥兩字分明故杜以爲齊侯每出齊師以帥厲退者每出之文別自爲義不計上之三出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失非也　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進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卒子忽反注及下同輕遣政反进補諍反）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衞師。衞師免之。（狄衞畏齊之强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楯食準反又音允冒亡報反）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厲其守者○守手又反）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辟音避注皆同一音扶赤反單音丹）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銳兵者○銳悅歲反）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復扶又反）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爲有禮。

（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辟音壁必見反注同▲伃南亦反）予之石窌。（石窌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窌力救反一音力到反）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陘音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玉甑皆滅紀所得○媚美異反賂音路甗魚輦反徐音彥又音言宇林牛健反甑子孕反又慈陵反）〖疏〗注媚人至所得○正義曰經書齊侯使國佐如師故知賓媚人即國佐也杜譜云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五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也鄭衆注考工記云甗無底甑方言云甑自關而東謂之甗知甗是甑也下云子得其國寶知甗亦以玉爲之傳文王甗磬之間明二者皆是玉也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言滅而云滅紀所得者紀侯被偪而去後齊侯收其民人又其國▲寶此則與滅無異故爲此解　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質音致下▲同難乃旦反）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畝東西▲行○盡津忍反壟力勇反行戶郎反又如字）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疏〗蕭同至類也乎○正義曰蕭同叔子非他人是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言之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諸侯之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先王之命諸侯也使之孝於母▲親其類今輕慢其母不愛同類是違王命也柰此王命何乎▲今輕齊侯之母亦是輕晉侯之母自輕其母即是不孝且告吾諸侯云以母爲質是此者以不孝之事令諸侯也詩之意言孝子所以行孝不爲匱乏之道故以孝道長賜女之族類諸侯皆晉侯之類晉侯皆以孝德賜同類若以不孝之事號令諸侯其無乃非是以孝德賜同類乎責其違孝道也所引詩者大雅既醉之篇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疆居良反注下皆同）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疏〗詩曰至其畝○正義曰此詩小雅信南山之篇　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易以豉反）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

晉實有闕。（闕失）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王于況反）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疏〗注夏伯至晉文○正義曰鄭語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伯者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　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也○竟如字又音境）〖疏〗四王至之欲○正義曰禹湯文武四王王天下也立德以濟民而成其同欲民有所欲上即同之東畝南畝皆順民意也伯之霸諸侯也雖勤勞其功而撫順之以奉事王命而已不以王之制度也吾子求合諸侯以快其無疆之欲止求自快已欲不與民同是違王霸之政也　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遒聚也○遒在由反）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爲諸侯害）〖疏〗詩曰至害焉○正義曰詩商頌言成湯布政優優然而寬故百種福祿於是聚歸之子實不能優寬而自棄福祿於諸侯何害言不能爲諸侯害也所引詩者商頌長發之篇　不然。（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爲孫辭○使所吏反犒苦報反從才用反）〖疏〗注戰而曰犒爲孫辭○正義曰士卒之勞於外師衆枯槁以酒食勞之謂之犒此以師拒戰非犒勞之義而亦稱犒者言以此師衆往當待之如以酒食犒之然爲孫順之辭耳　畏君之震。師徒橈敗。（震動橈曲也○橈乃教反）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泯彌忍反好呼報反合如字一音閤燼似刃反）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背音佩復扶又反）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從命）〖疏〗注言完至從命○正義曰言於先完全福幸之時尚不違晉故言亦云從也是指其已事劉炫以爲齊人請戰言敝邑脫或有幸戰勝亦云從也稱未然之事乖違文勢上下苟異杜氏而規其過非也　魯衞諫曰。齊疾我矣。（郤克）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暱女乙反）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齊歸所侵）而紓於難。（齊服則難紓○紓音舒一音直呂反難乃旦反下同）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

對曰。羣臣帥賦輿（賦輿猶兵車）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藉薦復白也○爲于僞反藉在夜反注同〔疏〕注藉薦復白也○正義曰禮承玉之物名爲繅藉藉是承薦之言故爲薦也復者報命於君故爲白也言無物則空口以爲報少有所得則與口爲藉故曰藉口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上鄍地闕公會晉師不書史闕○鄍覓經反〔疏〕注上鄍至史闕○正義曰定八年經書公會晉師于瓦此獨不書故云史闕謂舊史先闕故仲尼脩經無之）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帥所類反注及下同〔疏〕賜三至之服○正義曰周禮典士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皆卿也本國三命故魯賜以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大夫本國一命故皆受一命之服於鄉言賜於大夫言受互相足也周禮大夫再命此司馬司空等皆一命者春秋之時其事已異於周禮故大夫一命○注三帥至之物○正義曰三卿皆統一軍故摠稱三帥魯君之賜晉臣正可知其法所得服改新以與之耳不得特命他臣發初賜以此物且彼若先無此物則無由敢受魯賜故杜以爲此三帥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之旌旗所著之衣服皆賜之也宗釋例先路者革路若木路或云先或云次蓋以就數爲差其受之於王則稱大杜言革路若木路者或用革或用木也知受之於王則稱大者鄭子蟜叔孫穆子受之於王皆稱大是也革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故云大路金路是諸侯車之尊者亦稱大則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玉路天子車之尊者亦稱大故顧命云大路在賓階面是也言所建所服之物者周禮巾車革路建大白以卽戎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巾車又云木路建大麾以田司服又云凡田冠弁服然則此車所建或是大白大麾所服或是韋弁冠弁劉炫以爲既言先路則是晉君之賜杜云受王先路之賜非其義也今知不然者杜以穆叔子蟜嘗受王路故杜據而言之釋例應云受王大路之賜言先路者順傳先路之文故也劉以爲嘗受晉君賜而規杜氏非也）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侯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疏〕注晉司至侯賜○正義曰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爲號其司馬司空皆爲大夫之官仍有爲卿之嫌故云晉司馬司空皆大夫也明他國以爲卿晉以爲大夫也輿帥至於亞旅本是大夫官名故又云亦大夫也軍行有此大夫從者司馬主甲兵司空主營壘輿帥主兵車侯正主斥候亞旅次於卿是衆大夫也無專職掌散共軍事故後言之直言受服嫌非魯賜故云皆魯侯賜）○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爲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蜃市忍反蛤也炭吐旦反殉似俊反蛤古荅反瘞於例反壙苦晃反一音曠〔疏〕注燒蛤至從葬○正義曰晉語云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爲蜃鄭玄云大水謂淮也大蛤曰蜃則蜃者蛤之類也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鄭玄云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并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是用蜃以瘞壙也禮檀弓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鄭玄云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也不解塗車當是用泥爲車也傳言益車馬者謂用此塗車茅馬益多於常故云多埋車馬也鄭玄云殺人以衛死者曰殉言殉還其左右也言始用殉則自此以後宋君葬常用殉故謂此爲始也劉炫以爲用蜃炭者用蜃復用炭知不然者杜以傳用蜃炭共文故知燒蛤爲炭又且炭亦灰之類雖灰亦得稱炭劉君以爲用蜃復用炭而規杜氏非也）重器備。（重猶多也○重直恭反注同〔疏〕注重猶多也○正義曰重謂重疊故猶多多爲皿器也言器備者士喪禮下篇陳明器云用器弓矢耒耜敦杅槃匜役器甲胄干笮燕器杖笠翣其器有共用之器有備樂之器故言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椁音郭翰戶旦反一音韓檜古外反徐音會〔疏〕注四阿至王禮○正義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鄭玄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是爲人四注椁也士喪禮下篇陳明器云抗木橫三縮二謂於椁之上設此木從二橫三以負土則士之椁上平也今此椁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椁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楨翰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翰在牆之旁則知此翰亦在旁也詩云會弁如星鄭玄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際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檜亦在上棺有此物明是其飾故以爲旁飾上飾也言椁有棺有則是本不當有言其厚葬譏其奢僭宋公所僭必僭天子明此四阿翰檜皆是王之禮也蜃炭言用亦本不當用其蜃炭蓋亦王之禮也車馬器備法得有之言益言重但譏其多耳殉則本不得然非譏其僭）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去起呂反下去之同爭爭鬪之爭）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言若何用爲臣○侈昌氏反又式氏反〔疏〕注若言何用爲臣○正義曰言何用爲臣是不成臣也言雖有若無劉君還以爲不成臣與杜義無別而規杜氏非也）○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過古禾反又古臥反）衛人逆之。（逆於門外設喪位）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哭於堂賓在門外故移在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行此禮〔疏〕哭於至以葬○正義曰哭於大門之外謂大門外之西東面衛人逆之謂大門外之東西面各從賓主之位婦人哭於門內謂門內之西東面以堂上在西東面故也至於三子之去衛人送之其位亦如之自此有鄰國弔者常行此禮以至於葬沈氏云雜記弔者卽位于門西東面上孤西面擯者受命曰孤某使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此臣奉君命行弔之禮今三子師行經衛竟不敢成禮故於大門之外○注喪位至於堂○正義曰喪大記云君之喪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又曰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是喪位婦人哭於堂）○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二年○夏戶雅反下同）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康誥）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疏〕周書至謂也○正義曰周書康誥之篇周公述文王之事以告康叔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巫臣既引其言乃申其意言文王能爲此行故所以造周國也務崇之謂務欲崇益道德務去之謂務欲去其刑罰）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申志反下文殺靈侯同）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御魚據反〔疏〕天子蠻殺御叔○正義曰子蠻御叔自以短命死耳似天鍾美於是致使物無兩大故以二事爲夏姬之罪）弒靈侯。（陳靈公也）戮夏南。（夏姬子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喪息浪反下注而喪同）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爲取夏姬以速之○易以豉反）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要一遙反烝之承反）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道音導注同聘女匹政反下音汝〔疏〕歸吾聘女○正義曰禮記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道之云女歸鄭國吾依禮聘女以爲妻也）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尸）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巫臣○屈居勿反）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罃○知音智下於耕反）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罃也）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以荀首囚也）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

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共音恭）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盡去）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跪其委反，一音居委反，從才用反，郢以井反，又以政反）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介，副也。幣，聘物。○介音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至，郤克族子）〔疏〕注至郤克族子。○正義曰：世本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蒲城鵲居，居生至。如世本，郤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又克是豹之曾孫，至是豹之玄孫，於克爲二從兄弟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邢，晉邑。○邢音刑）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錮音固，令力呈反）〔疏〕注禁錮勿令仕。○正義曰：說文云：錮，鑄塞也。鐵器穿穴者，鑄鐵以塞之，使不漏。禁人使不得仕宦者，其事亦似之，故謂之禁錮。今世猶然。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也。○自爲于僞反，又如字。爲吾于僞反）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許）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爲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武子，士會，文子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己禍。○屬章欲反，後同。帥所類反，下注稱帥軍帥將帥同。吾知，一本無知字）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郤克。○見賢遍反，下同。夫音扶）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勞力報反，將子匠反，下同）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在十八年。○好呼報反，下同）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

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不聘楚。○使所吏反）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二年，蓋年十二三矣）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王以衆士安。○濟子禮反）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儕，等。○儕仕皆反）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民戶口。○閱音悅）已責，（弃逋責。○逋補吾反）逮鰥，（施及老鰥。○鰥古頑反，施始豉反）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令二君當左右之位。○卒子忽反，注同，令力呈反）〔疏〕注王卒至之位。○正義曰：諸言御戎者，皆御君之戎車，此云彭名御戎，知王戎車亦行也。若君親在軍，則君當車中，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故御戎、戎右常連言之。此王車雖行，王身不在，故不立戎右，使御者在中，令蔡、許二君居王車上，當左右之位，若夾衛王然。下注云「乘楚王車爲左右」，是二君皆在車之上也。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略之而退，故不書侵。○強其丈反，冠古亂反）使臧孫往，（臧孫，宣叔也）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受退楚之名）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賂往。孟孫，獻子也）以執斲、執鍼、織紝，（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斲竹角反，鍼之林反，紝女金反，徐而鴆反）皆百人。公衡爲質，（公衡，成公子。○質音致）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說音悅，去起呂反）〔疏〕注齊大至卿也。○正義曰：諸大夫盟會，經貶之稱人，或揔言大夫，若實是國卿，本合書名者，傳即顯其名氏；若本是大夫，不合書名者，傳直言其大夫，見其貶與不貶俱當稱人，故不復言其名氏。此傳言齊國之大夫，不顯其名，爲非卿故也。襄十六年溴梁之會，經書「戊寅，大夫盟」，傳云「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於時會上鄭之下有曹、莒、邾、薛、杞，而小邾之大夫最處其下，舉小邾而上包之。此盟鄭人之下有齊、曹、邾、薛、鄫，俱是大夫，最在上，舉齊而下揔之。卿不止爲齊，若是卿則合言名氏，此會非卿，故舉齊也。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

盟。（匱，乏也）〔疏〕注匱乏也。○正義曰：私竊爲盟，盟終不固，此盟是匱乏之道也。傳既言匱盟以解經，又自解名曰匱盟之意，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此是匱乏之盟也。諸侯之卿竊與楚盟，而仲尼貶之，言其不應背晉，故責之也。責諸侯之背晉，是成晉爲盟主也。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之，而私與衛侯、宋皇瑗盟，彼畏吳而竊與吳爲盟不貶者，不與吳爲盟主，言其私盟可許，但曾自畏吳，不書其盟，其情無可責也。釋例曰：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書盟而貶其卿，此所以成晉爲盟主也。吳之彊大，始於會鄫，終於黃池，凡三會、三伐、三盟，惟書會伐而不書盟者，吳以盟主自居，而行其夷禮，禮儀不典，則盟神不蠲，非所以結信義、昭明德，故不錄其盟，不與其成爲盟主也。既不與吳之爲盟主，則宋、魯、衛三國私盟可許，故無貶文，是也。若然，僖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彼二者皆顯與楚盟，並無貶責，此竊與楚盟而貶之者，當僖公之時，齊桓既卒，晉文未興，中國無伯，唯彊是與，雖遠共楚盟，無所可責。此時晉爲盟主，堪率諸侯，私竊爲盟，心實畏晉，故貶之耳。然諸侯之卿畏晉，容可貶之，楚之彊盛，恒與晉敵，并是畏晉，卿亦貶者，楚既彊盛，應顯然作盟，今私竊受盟，不敢宣露，非是畏晉之義，且成晉爲伯，事須貶楚。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爲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見賢遍反，別彼列反）〔疏〕注乘楚至之別。○正義曰：小國之從大國，其征伐也，皆自乘其車，自率其軍，至戰陳之時，同出力耳。此二君棄己之車，乘楚之乘，乃爲楚王左右，則是失位。既失其位，非復國君，故侵與盟會並皆不序。經書楚師、鄭師侵衛，於時蔡、許在矣；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蔡、許亦在也；及盟，又蔡、許之君在焉。侵也，會也，盟也，三事並失其位，經悉不書，故傳於盟下釋之，明上侵衛、會蜀皆失位也。舊說諸侯之貶亦書爲人，杜意謂諸侯之貶不至於人，故因此而又明之。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則全不見經，此是君臣之別，明貶諸侯無稱人之法也。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塈，息也。○解佳賣反，塈許器反）〔疏〕詩曰至攸塈。○正義曰：此大雅假樂之篇。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宴，樂也。○數所主反，樂音洛）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居，辭也。言後人必有當此患。○居音基，任音壬，夫音扶）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衆言殷以散亡，周以衆興）〔疏〕大誓至衆也。○正義曰：泰誓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言大誓所謂者，引其意，非本文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捷在妾反）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湎面善反勞力報反敗必邁反）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不獻囚俘○暱女乙反）禁淫慝也。（淫慝謂蔑掠百姓取因俘也○慝他得反蔑本又作暴薄報反掠音亮）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也）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卑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奸音干）余雖欲於鞏伯。（欲愛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大音泰）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從子用反本亦作縱）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三公者天子之吏也）【疏】（注三吏三公也○正義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鄭玄云謂三公也是三公稱吏故知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相息亮反注同）【疏】（禮之至一等○正義曰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不得依獻捷之禮其獻捷之禮王待之必重於告慶之禮鞏朔晉之上軍大夫也縱使得如獻捷之禮亦當降卿禮一等傳言降於卿禮一等以見王待鞏朔不失常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十五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五（成元年盡二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十八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成上第十二淳熙本岳本成字下增公字並盡十年）

成公

經元年

無傳　毛本傳下有注字誤倒

書冬溫　重脩監本冬誤多

彼春無月　毛本月誤冰

此亦應竟春無冰　閩本監本脫此字

大敗不同者　監本毛本敗作致亦非宋本作數是也

士卒牛馬　閩本監本毛本作馬牛

此時不應然也　宋本不作亦是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釋文云茅戎史記及二傳皆作貿戎也按茅貿古音皆讀如矛

茅戎別種也　六經正誤引建本同宋本淳熙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重戎字宋本無種字與正誤所引注䟽及臨川本合毛氏云戎別也欠種字誤釋文別種音章勇反無種字者誤也岳本脫也字

傳元年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周禮典瑞釋文引作叚嘉惠棟云古文止作叚讀爲遐

劉康公徼戎　石經徼作儌

注康公至無備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背盟不祥節注下

是齊楚同我也　此本楚同二字誤作小字注文今訂正

經二年

夏四月丙戍　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戍作戌是也下同

及齊師戰于新築　石經師下半字鈌顧炎武云師誤侯所據乃王堯惠刊也

例在宣七年　纂圖本正德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十年誤也

鞌去齊五百里表婁去齊五十里　案穀梁二齊字並作國陳樹華云杜氏引據恐不明白改作齊也

且鞍已是齊地　宋本監本毛本鞍作鞌案鞌鞍正俗字

取汶陽田　石經陽下後人妄增之字

此云子重不譖不親伐者　閩本親誤稱下同

乃稱公子　宋本作計亦應取考文作言亦應取

凡會盟觀者　宋本無觀字盟上有且字是也

許男圍宋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圍此本誤爲今訂正

文七年　監本毛本七誤作十

衛侯如晉人執之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人字上重晉字與襄廿六年傳合

此會盟序者　宋本序上有別字是也

唯應蔡許在列　閩本監本毛本應誤慮

故春秋抑秦以存例也　宋本抑秦作亦未

以居俗裔　宋本毛本作以居草莽是也

及武王熊逵　宋本毛本逵作達監本作通依史記楚世家改也杜氏世族譜文十六年宣十二年昭廿二年正義及釋文引世家並作熊達漢地理志淮南子主術訓注亦俱作達困學紀聞十一引史同宋本是也

傳二年

圍龍　案史記魯世家晉世家龍並作隆索隱引劉氏云隆即龍也

盧蒲就魁門焉　石經就作就非

殺而膊諸城上　閩本監本膊誤膞正義同

注膊磔也　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揔入弗可止也已下

齊侯親鼓　石經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鼓字作鼓按說文攴部鼓字之錄切宋人誤用爲工戶切最爲謬說

三日　毛本日誤百

相遇於衛也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也作地是也

隕子辱矣　說文引傳隕作抎

我於此止禦齊師　纂圖本監本毛本我於誤倒釋文禦作御

次于鞫居　石經鞫字右半言字模糊葉抄釋文作鞫

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　宋本淳熙本岳本面作周案周禮小胥鄭司農注云宮縣四面家語正論解王肅注云禮天子宮懸四周

大夫判縣　宋本大夫上有卿字與周禮同

請曲縣繁纓以朝　毛本請誤語繁誤於

軒縣闕一面　毛本闕誤曲

謂金馬大帶也　宋本毛本金作今是也下同

士薦馬纓三就　閩本監本毛本就作薦非也

皆非正法所有　宋本有下有也字

故并言也　宋本也作名是也

孫栢子還於新築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作桓此本誤作栢閩本同今訂正

無能爲之役使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同無能作不中

士燮將上軍（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將作佐是也案四年傳尙云士燮佐上軍至十三年傳始云士燮將上軍此時不得爲將明矣）

注范文子代荀庚（宋本以下正義廿四節揔入司馬司空節注之下）

郤子使速以衜（監本毛本衜誤狥）

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宋本憾作感石經初刊同後人妄加小旁釋文亦作感是也云本亦作憾）

賈賣也（岳本足利本賣作買非也）

逢丑父（閩本逢作逄非也段玉裁云字从夅逢丑父逢伯陵逢蒙皆薄紅反東嚮爲江乃薄江反宋人廣韻改字从夅薄江切殊謬不可不正）

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此本而後二字誤作小注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無後字是也盧案說文繫傳引翦滅作揃搣似不可爲典要）

中軍將自執旗鼓（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脫軍字）

然子病矣（淳熙本子誤予）

○絕句（此二字釋文也閩本監本毛本誤作注）

右援枹而鼓（釋文枹作桴云鼓槌也案李善注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引作桴禮記云蕢桴而土鼓元應書引詔定古文官書云枹桴二字同體說詳釋文挍勘記）

援桴而鼓（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桴作枹）

且辟左右（石經宋本且作旦顧炎武云石經誤非也案錢大昕云夢必在夜則作旦義爲長）

綦毋張喪車（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毋作母不誤注同）

從左右皆肘之（淳熙本纂圖本肘作射非也）

周禮中車（宋本毛本中作巾是也）

棧車不韋鞔而漆之（宋本韋作革與周禮巾車注合鞔宋本作輓非是）

易坼壞（閩本監本毛本坼作拆非也）

韓厥執縶馬前（石經縶字上半缺案說文引傳作韓厥執馽前讀若輒縶馽或从糸執聲臧琳云古文左氏本作韓厥執馽前馽即縶正字今本訛爲馬又別出縶字縶當爲衍文）

郤獻子伐齊侯來（宋本侯上重齊字是也）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諸本作戈此本誤弋今訂正）

遂自徐關入（案作徐即十七年傳云國佐以穀畔齊侯與之盟於徐關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齊非也）

齊侯見保者曰（石經初刻脫侯字後增）

辟女子（案惠棟云下云乃奔則辟當讀爲蹕與五年伯宗辟重同周禮大司寇云使其屬蹕康成曰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姦人者也按謂蹕止行也古蹕字有作辟注訓爲避非也）

可若何（毛本何誤乎）

晉師從齊師（閩本監本毛本晉師誤晉侯）

擊馬陘（案史記齊世家陘作陵徐廣曰一作陘賈逵曰馬陘齊地也）

又取其國寶（宋本國作珍）

使壟畝東西行（案史記集解引服虔注無西字朱鶴齡亦云西字衍文然西非衍字注謂作由西達東之路耳）

乎今輕齊侯之母（閩本乎作子是也監本此處模糊）

且告吾諸侯云（宋本吾作語）

注夏伯至晉文（宋本此節正義在四王王之欲之下）

詩曰布政優優（案詩作敷政鄭氏儀禮聘禮注云今文布作敷）

故百種福祿（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百此本誤首今訂正）

師徒橈敗（石經凡橈字偏旁皆改刻此正從木是也）

謂甗磬（淳熙本甗誤獻）

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閩本監本藉下衍於字陳樹華云一本無若字宜作一本無於字也）

則與口爲藉（閩本監本毛本與作於非）

注上鄍至史闕（毛本鄍字下增地闕二字）

周禮典士命（宋本無士字是也）

司馬司空輿帥（閩本帥作師非也）

玉路天子車之尊者（閩本監本毛本玉作王）

輿帥（閩本監本毛本帥作師非注及正義同）

用蜃炭（釋文蜃作𧒒案說文䖵部無𧒒字作𧒒非也）

注燒蛤至從葬（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何臣之爲注下）

多爲皿器也（閩本監本亦誤作皿宋本毛本作明）

敦扞槃匜（宋本毛本扞作杅是也）

是爲四注椁也（閩本監本毛本作槨也）

識其眘僭（監本毛本僭作侈）

言雖有若無（毛本言誤亦）

晉二子自役弔焉（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二作三杜氏直解云三子謂郤克士燮欒書也）

至於三子之去（閩本監本毛本三作二非也）

樞者受命曰（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樞作相是也）

孤其使某請事（閩本監本毛本亦脫次某字據宋本補）

在宣十二年（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二作一不誤）

周書至謂也（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若無益於晉節注下）

亦早死（毛本早誤畢）

殺蠶侯（石經宋本殺作弒）

邲之戰以荀首囚也（宋本岳本足利本無以字也作之淳熙本亦作之是也）

禁人使不得仕官者（陳樹華云官疑宦是也）

在位十八年（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位作宜是也）

共王即位至是二年（岳本足利本二作三陳樹華云楚莊王卒於宣十八年之秋當依岳本作三山井鼎云或云作三年非蓋未之審耳閩本即誤郎）

而善用之（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善下衍其字）

注王卒至之位（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揔入是行也節注下）

公略之而退（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略作賂不誤）

以執斲執鍼織紝（釋文紝作絍案說文云紝或从任作絍李善注東都賦引杜注云織絍織布也）

最在上（宋本最上有齊字是也）

然諸侯之鄉（重脩監本鄉誤郷）

非是畏晉之義（宋本非作亦）

民之攸塈（毛本誤作攸暨注及正義同）

衆之不可已也（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可下有以字）

謂虣掠百姓（釋文虣作暴云本亦作虣案李善注蕪城賦洞簫賦引字書云虣古文暴字）

三公者天子之吏也（此八字乃釋文岳本誤入注中）

注三吏三公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非禮也勿籍注下）

王待之必重於告慶之禮（閩本待誤作侍）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五（止）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六（成三年盡十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鄭國非禮也）〔疏〕（注宋衛至禮也○正義曰僖九年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公侯曰子傳因未葬而發在喪之例是先君未葬嗣君不得稱爵以會諸侯也知非踰年得成君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彼王既踰年矣猶不得稱王命臣知諸侯雖則踰年但是未葬不得稱爵以接鄭國正以王不命臣明知其非禮也）○辛亥。葬衛穆公。（無傳）○二月。公至自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馮皮冰反）〔疏〕（注三年至哭之○正義曰公羊傳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傳曰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二傳皆以新宮爲宣宮三日哭爲得禮故杜依用之宣公以其十八年冬十月薨至二年十月而大祥祥而禘祭神主新始入廟故謂之新宮禮檀弓記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鄭玄云謂火燒其宗廟新宮火人火也記稱新宮火者指此新宮災耳傳例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三家經傳有五字皆爲災鄭玄以爲人火雖非其義要天火人火其哭皆當三日是其善得禮也哀三年桓宮僖宮災不言哭而此言三日哭者釋例曰新宮者宣公之廟父廟也諒闇始闕而遇天災故感而哭之以致哀異於餘廟也）○乙亥。葬宋文公。（無傳七月而葬緩）○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無傳）○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蛇以支反一音如字）○大雩。（無傳以過時書）○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赤狄別種○廧在良反咎古刀反種章勇反）○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疏〕（及荀庚盟○正義曰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魯之微者及之也此言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十一年及郤犨盟皆是公自及之非臣及之也知者僖二十八年傳晉欒枝入盟鄭伯襄十一年傳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臣對君者皆君自與盟知此使來亦公自與盟也上言來聘盟又不地盟於國都公親可知故不言公）○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尊霸主）鄭伐許。（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將子匠反帥所類反）〔疏〕（傳不書至辭略○正義曰直舉國名傳無其說知是告辭略故史異文耳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此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明年冬鄭伯伐許先後並無貶責何獨此伐偏刺之）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邲役在宣十二年）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公子）使東鄙覆諸鄤。（覆伏兵也○覆扶又反注同鄤亡袁反又莫干反又武旦反一音萬）敗諸丘輿。（鄤丘輿皆鄭地晉偏軍爲鄭所敗故不書）皇戌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爲釁鼓○勝音升下注同俘芳夫反馘古獲反釁許覲反）〔疏〕（注以血至釁鼓○正義曰說文釁血祭也禮雜記釁廟之禮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釁廟以血塗廟知釁鼓以血塗鼓也）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疏〕（然則德我乎○正義曰德加於彼彼荷其恩故謂荷恩爲德論語以德報德傳稱王德狄人皆是也）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紓音舒）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懲直升反宥音又）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纍繫也○纍力誰反好呼報反下同）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爲己○與音預爲于僞反）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戮其不勝任○任音壬下亦不任同）〔疏〕（死且不朽○正義曰懷荷君恩身雖死而朽腐此恩不朽腐也死尚不朽以示其至死不忘也）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彊。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彊居良反將子亮反帥所類反）其弗敢違。（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子）○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疏〕（注宣十至討之○正義曰謂赤狄餘民散入咎如之內今伐咎如者來就咎如之內討彼赤狄餘黨然廧咎如容赤狄餘民則咎如亦赤狄矣劉炫以爲廧咎如之國即是赤狄之餘今知不然者以赤狄之國種類極多潞氏甲氏鐸辰皁落氏等皆是其類並爲建國假令潞氏甲氏鐸辰皁落雖滅自外猶存則是不滅者多止應言討赤狄之類不得稱餘且伐者聲其鐘鼓討者責其罪狀以廧咎如容受赤狄餘黨故伐而討責若以廧咎如即是赤狄之餘應取土地與兵絕滅何當唯伐討而已劉以廧咎如即是赤狄之餘而規杜非也）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廧咎如潰蓋經闕此四字○潰戶內反）〔疏〕（注此傳至四字○正義曰傳言上失民也釋經潰文若經無潰文則傳無所解故疑經闕此四字釋例曰傳文廧咎如潰上失民也今經但言伐廧咎如無廧咎如潰之文若經本無此文則丘明爲橫益經文而加失民之傳也是言知經闕之意也三年潰逃已有例矣復發傳者嫌夷狄異於中國故重發也）○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卿）〔疏〕（其位在三○正義曰於時郤克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是其位在三也注云下卿者傳稱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又言衛在晉不得爲次國則以衛爲小國荀庚若是中卿自然當先晉矣乃云晉爲盟主其將先之直以盟主先晉明是二人位敵以此知荀庚則下卿也[illegible]往年賜晉三帥皆以三命之服者侯伯之卿禮皆三命有上下卿命不異也）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大國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春秋時以彊弱爲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疏〕（注春秋至小國○正義曰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以土地之大小命數爲等差也春秋之世彊陵弱大吞小爵雖不能自改地則以力升降諸侯聚會彊者爲雄史書時事大小爲序此事不可改易仲尼即而用之宋公在齊侯之下許男在曹伯之上不復計爵之尊卑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以地狹小故也襄二十五年傳子產語晉曰今大國多數圻矣圻方千里是晉有方千里者三四也）

（昭五年十三年傳皆言晉有革車四千乘計衞比於晉不過當五六分之一耳故不得爲次國其爲次國者當齊秦乎）晉爲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丙午。盟晉。丁未。盟衞。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爲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僭子念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韓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爲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爲六軍○騅音隹）〔疏〕注韓厥至六軍○正義曰杜知韓厥爲新中軍及上下新軍將佐者以下六年傳云韓厥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時晉更增置新中上下三軍韓厥將新中軍名居其首故杜依名配其將佐○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禮）〔疏〕將授玉○正義曰玉謂所執之圭也凡諸侯相朝升堂授玉於兩楹之間於此時郤克趨進故記之也史記齊世家曰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軍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云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然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爲一戰而勝便卽以王稱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竊原馬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玉以爲將授王遂飾成爲此謬辭耳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爲脩好故云晉君不在當此惠○君爲于僞反下爲兩君同任音壬）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疏〕注戎朝異服○正義曰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禮玉藻記云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迎聘客尚以皮弁迎朝賓必皮弁矣在朝君臣同服公當皮弁則韓厥於時亦皮弁也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素積以爲裳是戎朝異服也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罃之賢○賈音古下同寘之豉反褚中呂反）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壬申二月二十八日）○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秋。公至自晉。○冬。城鄆。（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鄆音運）〔疏〕冬城鄆○正義曰釋例土地名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魯莒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貟亭或曰鄆卽貟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杜云此西鄆昭公所出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然則此爲公欲叛晉故城鄆以爲備當西鄆也○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卽位○共音恭）〔疏〕通嗣君也○正義曰文元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衞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其事與此一也謂君初卽位聘鄰國耳在魯而出謂之始聘自外而來謂之通嗣君言彼君嗣位以來未與魯通於此始通之也○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後十年陷廁而死）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易以豉反）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敬諸侯則得天命）○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邇近也）諸侯聽焉。未可以貳。（聽服也）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大史○大音泰）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與魯異姓）其肯字我乎。（字愛也）公乃止。○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疆居良反）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展陂亦許地○陂彼皮反鉏仕居反任音壬泠力丁反）○晉欒書將中軍。（代郤克○將子匠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氾祭鄭地成皋縣東有氾水○氾音凡注同或音祀祭側介反）〔疏〕注氾祭至氾水○正義曰杜注熒陽中牟縣有東氾襄城縣有西氾知此氾祭非彼二氾而以成皋縣東有氾水者以傳爲晉伐鄭取氾祭既爲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卽今之氾水也字書水旁巳爲氾水旁已爲氾字相亂也漢書音義亦爲氾今氾水上源謂氾谷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於子反前爭曲直）皇戌攝鄭伯之辭。（代之對）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欲使自屈在楚子前決之）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子反名爲明年許愬鄭於楚張本○愬音素）○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在前年）〔疏〕注杞叔姬來歸○正義曰杞旣出之猶稱杞者雜記曰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鄭玄云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絶不用此爲始○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梁山崩。（記異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疏〕注記異也○正義曰公羊傳曰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公羊以爲非常爲異害物爲災此山崩無所害故爲異也○秋。大水。（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屏步丁反）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己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令力丁反）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舍音捨又音赦聽吐丁反女音汝從才用反）〔疏〕注自告貞伯從人○正義曰嫌告趙嬰使人故云自告貞伯從人也若告趙嬰使人不得云神福仁而禍淫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遣爲福）祭之之明日而亡。（爲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野饋曰餫運糧饋之敬大國也○餫音運饋其媿反）〔疏〕注野饋至大國○正義曰釋詁云饁饋也孫炎曰饁野之饋也彼言野饋田農在野之人此言野饋隨在野行路之人俱是在野言之謂之餫者言其運糧饋之彼自逆女而往饋之者敬大國也○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驛○傳中戀反注及下同驛音亦）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辟重匹亦反徐甫亦反本又作僻曰辟音避）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捷在妾反邪似嗟反）〔疏〕注捷邪出○正義曰捷亦速也方行則遲邪出則速楚辭謂邪行小道爲捷徑是捷爲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

（所主祭○絳古巷反壤如丈反）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去盛饌○爲于僞反去起呂反饌仕戀反）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縵武旦反又莫半反）【疏】（注車無文）（正義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皆不言車有文飾其下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鄭玄云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瑑耳墨車不畫也孤之車尙有瑑約明諸侯之車必有瑑約詩所謂約軝錯衡是其事也乘縵車無文蓋乘大夫墨車也覲禮侯氏乘墨車乃朝鄭玄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彼爲適王尙乘墨車明此山崩降服亦乘墨車也）徹樂。（良入音）出次。（舍於郊）【疏】（注舍於郊○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秦伯以師敗于殽素服郊次此言出次降服明亦次於郊也文四年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注云辟正寢與此文互相見也）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焉。（禮山川）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見賢遍反注皆同）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前此年鄭伐楚故）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垂棘晉地）○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圍龜文公子○質音致下注同）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輒擊鼓○譟素報反復扶又反下同）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己爲質故怨而欲攻華氏）○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爲辭爲明年侵宋傳○向舒亮反難乃旦反一本無之難二字子靈爲辭一本無爲辭二字）○十一月。己酉。定王崩。（經在蟲牢盟上傳在下月倒錯衆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倒丁老反）【疏】（注經在至衍文○正義曰傳不虛舉經文此無所明又上下倒錯諸家之傳又悉無此言必是衍文此杜以疑事毋質不敢輙去之耳）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二月。辛巳。立武宮。（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疏】（注魯人至後世○正義曰杜以傳稱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故云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追思鞌戰以爲已功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廟以告戰勝之事欲以章示後世明已之功也其意言築爲武軍又作武公之廟公羊傳曰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是立宮爲武公廟也武公是成公九世之祖其廟毀已久矣今復立之以爲不毀之廟禮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言其世世不毀劉炫以爲直立武公之宮不廟武世室今知不然者以下傳云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是已明譏魯立武以章武功明非徒築宮而已又宣十二年潘黨請築武軍楚子云武有七德我無一焉武非吾功遂不敢築武軍以明武功此則上明譏魯章武功明亦築武軍也若其唯築武宮傳應云不可以立武宮不得單稱武也劉以爲唯築武公之宮而規杜非也）○取鄟。（附庸國也○鄟徐音專又徒欒反）○衞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無傳）○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肹子）○壬申。鄭伯費卒。（前年同盟蟲牢○費音祕）○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相。（子游公子偃○相息亮反下宵相同）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疏】（注禮授至東過○正義曰聘禮云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鄭玄云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之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也聘禮大夫奉命來聘君臣不敵故授玉于東楹之間國君來朝尊卑禮敵傳言東楹之東以譏鄭伯行速明禮當授玉于兩楹之間）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諦○諦音帝）○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荅以武有七德非己所堪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之○倚於綺反）【疏】（注宣十至譏之○正義曰服虔云鞍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案定元年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立煬宮此若爲禱而立何以不言禱也无驗之說故不可從）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勝非己功○難乃旦反注同）○取鄟。言易也。（易以豉反）○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衞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唯書衞孫良夫獨衞告也○夏戶雅反說音悅下文注同渾戶門反種章勇反）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師于鍼。衞人不保。（不守備○鍼其廉反一音針）說欲襲衞。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衞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衞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衞人登陴。（聞說謀故○陴毗支反）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復扶又反）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郇音旬解音蟹）沃饒而近盬。（盬鹽也猗氏縣鹽池是○近附近之近下及注近寶皆同盬音古猗於宜反）【疏】（沃饒至失也○正義曰土田良沃五穀饒多民豐則國利財多則君樂其處不可失也○注盬鹽至池是○正義曰說文云盬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摠百一十六里字從鹽省古聲然則盬是鹽之名鹽雖是鹽唯此池之鹽獨名爲盬餘鹽不名盬也）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兼大僕○樂音洛下謂樂同將子匠反下注軍將同大僕音泰）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疏】（注路寢之庭○正義曰禮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知寢庭是路寢之庭也沈氏云大僕職云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鄭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韓獻子既爲僕大夫故知寢庭路寢之庭也其路門之外朝則司士掌焉故司士掌治朝之儀治朝則路門之外每日治朝事之朝也其庫門之外朝則朝士掌焉故朝士掌外朝之法此是詢衆庶問罪人之處也凡人君內朝二外朝一內朝二者路門內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侯三門皐應路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雉路則外朝在雉門外）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言是非）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土薄地下）其惡易覯。（惡疾疢覯成也○易以豉反下注同覯古豆反疢勑覲反本或作疹同）【疏】（注惡疾疢覯成也○正義曰下云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此云土薄水淺必居之多疾以此知惡是疾疢也爾雅訓覯爲見杜以惡爲疾疢疢非難見之物唯苦其病成耳故訓覯爲成言其病易成由水土惡故也）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墊丁念反隘於賣反羸劣僞反）【疏】（易覯至墊隘○正義曰疾疢易成則下民愁苦民既愁苦則必羸困因而謂之墊隘者方言云墊下也地之下濕狹隘猶人之羸瘦困苦故杜以墊隘爲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沈溺濕疾重腿足腫○溺乃歷反腿治僞反一音直媿反足腫章勇反一音常勇反）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汾扶云反澮古外反垢古口反）且民從教。（无災患）十世之利也。【疏】（且民至利也○正義曰民有災患則不暇從上无災患則從教化十者數之小成故云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民驕侈○佚音逸）【疏】（注財易至驕侈○正義曰魯語敬姜云昔者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居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敬姜此語自是激發之辭未必聖王盡然要亦有此理也大史公書稱武王克殷患殷民富侈大史公曰奢侈厚葬以破其產爲其富而驕佚故設法以貧之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

（足而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而後教爲其貧而無恥欲營生以富之也此皆觀民設教故其理不同若遷都近鹽則民皆商販則富者彌富驕侈而難治貧者益貧飢寒而犯法且貧者資富而致貧富者御貧而爲富惡民之富乃是愍民之貧欲使貧富均而勞逸等也）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疏】（注近寶則民不務本。○正義曰農業人之本也商販事之末也若民居近寶則棄本逐末廢農爲商則貧富兼并若貧富兼并則貧多富少貧者無財以共官富者不可以倍稅賦稅少則公室貧也）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爲季孫如晉傳。說音悅）○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言）○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聲伯）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楚晉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成音城。）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禦魚呂反隧音遂）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欒書）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地。）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爲榮）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不也。帥所類反下注同盍戶臘反）子爲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爲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疏】（子之佐十一人。○正義曰服虔云是時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罃將新下軍趙旃佐之）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商書洪範）【疏】（注商書洪範。○正義曰武王克殷始作洪範今見在周書傳謂之商書者以箕子商人所陳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也。）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且爲八年晉侵蔡傳。）

經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无傳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鼷音兮○）【疏】（鼷鼠至免牛○正義曰釋獸鼷鼠李巡曰鼱鼩鼠一名鼷鼠孫炎曰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改卜牛下重言鼷鼠又食其角不重言牛者何休云言角牛可知後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改卜被食角者言乃免牛則前食角者亦免之矣從下免省文也○注稱牛至禮也○正義曰僖三十一年傳曰牛卜日曰牲今稱牛是未卜日也免放也放不殺遂不郊也）○吳伐郯。（郯音談）○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无傳書不郊間有事三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公至自會。（无傳。）○吳入州來。（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冬。大雩。（無傳書過）○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旅衆也）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愍恤故夷狄內侵○夫音扶○）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昊戶老反號戶刀反）【疏】（詩曰至有定○正義曰此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上謂霸主）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爲楚伐鄭張本○相息亮反見賢遍反○）○夏。曹宣公來朝。【疏】（曹宣公來朝○正義曰比文及八年傳召桓公來賜公命並無所解釋而虛載經文者釋例曰其經傳事同而文異者成告命之辭有差異或氏族名號當須互見此蓋須互見名號故舉之也○）○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氾鄭地在襄城縣南○氾音凡）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共音恭○）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蟲牢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鄖本亦作員音云邑名）○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爲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藏才浪反○）○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所以邑也一本作所邑也御魚呂反○）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共音恭○）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閻音鹽○）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要一遙反○）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子反○罷音皮下同遺唯季反）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札父○慝他得反惏力含反請使所吏反夢莫公反說音悅札側八反）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卒子忽反注同舍音赦舊音捨乘繩證反下注同令力呈反○）【疏】（以兩至一焉○正義曰以兩之一謂將二十五人也又言卒謂更將百人也言之者婉句耳凡將一百二十五人適吳也舍偏謂舍一偏之車九乘也兩之一焉又舍二十五人也凡舍九乘車三十五人與吳矣發首言兩之一者爲舍此兩之一故先言之又言卒者見巫臣所將非唯有一兩也司馬法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傳言偏不言大當是留九乘車矣唯言留一偏不見元將車數不知去時幾乘車去也丘明爲傳際皆易解此獨蹇澀或誤本文蘇氏云舍九乘車以六乘車還則以去時十五乘車傳不言者以舍既備偏明去時有車可知從省文也沈氏云聘使未有將兵車者今此特將兵車爲方欲教吳戰陳故與常不同○）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戰陳直覲反）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寘之豉反）子重奔命。（救徐巢○）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夏）

（戶稚反○）衞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夫之子○惡烏路反）衞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戚七狄反）〔疏〕（戚林至屬晉○正義曰傳言晉反戚焉則戚已屬晉襄二十六年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此不言叛故解之戚是孫氏世所食邑林父出奔之後戚自從隨而屬晉非林父入而將去故不言叛也）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語魚據反）○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疏〕（注昏聘至之父○正義曰傳於華元來聘之下云聘共姬也則華元新始告魯欲圖爲昏昏禮發首云昏禮下達乃言納采鄭玄云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此華元來聘則彼昏禮所謂下達者也士禮使媒諸侯不可求媒於其國自使臣行則亦媒之義昏有六禮下達之後初有納采擇之禮既行納采其日即行問名問女之名將歸卜其吉凶也歸既卜得吉又使使者往告謂之納吉納吉則昏禮定矣復遣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昏禮士禮納徵有玄纁束帛儷皮其諸侯謂之納幣以其幣多故指幣言之納幣以後又有請期親迎是之謂六禮也計華元來聘之後當有納采納吉二使二使之後乃次納幣今唯書納幣者納采納吉其使非卿故不書也釋例曰諸侯昏禮亡以士昏禮準之不得唯止於納幣逆女二事皆必使卿行卿行則書之他禮非卿則不書也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應使卿故傳明言得禮也魯君之昏唯存納幣逆女此其義也允言聘女不應使卿今華元以卿將命故特書之也隱二年公羊傳曰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則母命之宋公無主昏者宋公自命之故稱宋公使公孫壽來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者文十六年傳文○）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疏〕（注傳曰至稱名○正義曰傳稱莊姬譖之則是同括無罪大夫無罪見殺例不書名此並書名故解之宣十二年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而妄叨高位宜其見討今雖實不作亂從告而稱其名言從告者凡殺大夫必以其實有罪告不肯言其無罪魯史詳其曲直乃立其文故所書或從或否耳○）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王者之通稱○通稱尺證反○）〔疏〕（注諸侯至通稱○正義曰天子賜諸侯之命書傳亦無正禮唯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僖十一年傳王賜晉惠公命周語王賜晉文公命皆是即位而賜之又賜之以圭擬朝而合瑞諸侯即位禮必朝王明當即位即賜之命今八年乃來是緩也隱元年宰咺來賵爲其緩書名以譏之此亦緩也而不譏之者彼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子氏未薨而豫凶事所失者大故特譏之春秋之時賜命禮廢唯文公即位而賜成公八年乃賜桓公死後追賜其餘皆不得賜苟以得之爲榮故不復譏其緩也且賜之以圭者爲朝而合瑞魯尚不朝天子不宜譏天子賜緩也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八稱天子者一即此事是也三稱並行傳無異說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其不同者史異辭耳公羊傳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杜用彼說也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左氏無此義故杜不從之○）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歸適人雖見出弃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爲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衞人來媵。（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衞來媵之○媵以證反又繩證反適丁歷反姪大結反字林丈一反娣大計反○）〔疏〕（注古者至媵之○正義曰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是諸侯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也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是夫人與媵皆同姓之國也魯衞同姓故來媵之釋例曰古者諸侯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也當時雖無其人必待年而送之所以絕望求塞非常也辭稱惷愚不敎故遣大夫隨之亦謂之媵臣所以將謙敬之賓也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一媵與之齊則終身不二所以重婚姻固人倫人倫之義既同上足以奉宗廟下足以繼後世此夫婦之義也○）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餞錢淺反說文云送去食也字林子扇反毛詩箋云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疏〕（注餞送行飲酒○正義曰詩大雅韓奕篇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是餞爲送行飲酒也○）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疏〕（大國至盟主○正義曰義者宜也事得其宜謂之爲義汶陽之田宜其歸魯是歸魯爲義歸齊不義大國當制其義事以爲諸侯之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用師鞌之戰）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復扶又反）〔疏〕（信以至解體○正義曰言之有信義事乃行是信以行義事必以義命乃成就故義以成命也杖信以行義以義而命諸侯故以小國所望而歸之懷歸也言而無信則信不可知所命非義則義無所立如是則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謂事晉之心皆疎慢也）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衞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行下孟反注同差初賣反又初佳反）〔疏〕（詩曰至其德○正義曰衞風氓之篇）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喪息浪反妃音配耦苦口反）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長音如字一音丁丈反）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疏〕（詩曰至言之○正義曰詩大雅板之篇也言王者之所圖謀其事未能長遠我以是故用大道諫王行父今亦懼晉之不能遠圖而因此以失諸侯是以敢私言之私布此言即是大諫也○）

晉欒書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驪力馳反）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遇於繞角時）〔疏〕（楚師之還也○正義曰還在六年不於彼言者因其今獲申驪追言六年侵沈述欒書得從善之功故於此并言之）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揖徐音集又於立反輿音餘一音預○）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如流喻速）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愷開在反樂也悌徒禮反易也○）〔疏〕（詩曰至作人○正義曰大雅旱麓之篇○）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之師○夫音扶○）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過古禾反）

○聲伯如莒。逆也。（自爲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爲于僞反下文爲趙嬰同）○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爲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共音恭）〔疏〕（注穆姜之女○正義曰明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還稱宋士之樂穆姜出拜謝之知是穆姜所生之女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趙嬰亡在五年）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欒氏郤氏亦徵其爲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疏〕（注趙武至養也○正義曰史記趙世家云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案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爲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爲成公姊也賈服先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故杜從之）

史記又稱有屠岸賈者有寵於靈公此時爲司寇追論趙盾弒君之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案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同括爲莊姬所譖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於時晉君明諸臣彊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間得如此專恣又說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爲趙氏後與左傳皆違馬遷妄說不可從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祁巨之反字林上尸反衰初危反盾徒本反）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數所主反辟匹亦反注及下同哲陟列反邪似嗟反○）〔疏〕夫豈至免也○正義曰此趙同趙括謂天祿之父祖若桀紂之輩雖邪辟子孫賴禹湯之功而食天祿○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法文王○侮亡甫反鰥古頑反）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召桓公周卿士）○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名莒縣有蘧里○蘧其居反○）〔疏〕注渠丘至蘧里○正義曰十四年莒子朱卒知渠丘公即是朱也渠丘莒之邑名夷不當有謚或作別號此朱以邑名爲號不知其故何也○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虞度也○已惡如字已猶大也本或作城已惡矣度待洛反○）對曰。夫狡焉（狡猾之人○狡交卯反猾于八反○）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人當唯此爲命○疆居良反注同唯然音維本或作雖後人改也掠音亮）〔疏〕唯然○正義曰俗本唯作雖今定本作唯勇夫重閉。況國乎。（爲明年莒潰傳○重直龍反又直勇反閉補計反又補結反一音戶旦反）○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復扶又反○）○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郯與吳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士燮）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欲與魯絕○後如字徐音胡豆反○）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

否。（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疏〕衛人至則否○正義曰膏肓以爲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異姓則否十年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鄭箴云禮稱納女於天子云備百姓於國君云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公至自會。（無傳）○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逆非禮○）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好呼報反）〔疏〕注女嫁至之好○正義曰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此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二者其間並近三月禮婦入三月廟見知致女必以三月蓋廟見之後婦禮既成使大夫聘問之致女其成婦之禮存謙敬序殷勤所以篤昏姻之好也年行父俱是致女而彼言聘者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但言聘外內之異文也以彼言聘而實是致女故二注皆言使大夫隨加聘問爲此也晉人來媵。（媵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疏〕注五同盟○正義曰無野以宣十年即位此三年及國佐盟于袁婁又盟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此年于蒲皆魯齊俱在是五同盟也○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于蒲又受楚賂會於鄧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例在十五年）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頃音傾）○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上曰潰）楚人入鄆。（鄆莒別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人）○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疏〕注魯邑至書時○正義曰長歷推此年閏十一月傳城中城文在十二月而云書時也即是閏月城之閏月牛後即是十二月節故暑已正而城之是得時也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復扶又反下同強其丈反）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還爲杞婦故卒稱杞○爲于僞反下注爲魯下文爲歸汶陽同）逆叔姬。爲我也。（既弃復逆其喪明爲魯故○逆叔姬絕句爲我也本或無爲字）○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

爲。（競彊也）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爲十五年會鍾離傳○御魚呂反要一遙反）○二月。伯姬歸于宋。（爲致女復命起）○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爲晉人執鄭伯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蹶父嫁女於韓侯爲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蹶九衛反爲于僞反相息亮反樂音洛下同）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施以豉反）先君猶有望也。（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己意○重直勇反又直用反綠如字本又作褖吐亂反注同邶音佩又作鄁）○晉人來媵。禮也。（同姓故）○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縣在上黨○鞮丁兮反）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蠲古玄反又音圭使在所吏反）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縶拘執○縶中立反拘九于反）〔疏〕注南冠楚冠○正義曰應劭漢官儀云法冠一曰柱後冠左傳南冠而縶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今解豸冠也古有解豸獸觸不直者故執憲以其角形爲冠令觸人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稅解也○稅吐活反徐始銳反注同）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樂官○泠力丁反依字作伶）〔疏〕注泠人樂官○正義曰詩簡兮序云衛之賢者仕於泠官鄭玄云泠官樂官也泠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泠官呂氏春秋稱黃帝使泠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昭二十一年傳景王鑄無射泠州鳩非之是泠氏世掌樂官也周語云景王鑄無射鍾成泠人告和魯語云泠蕭詠歌及鹿鳴之三此稱泠人詩稱泠官是泠爲樂官之名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操七刀反下同）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

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語魚據反背音佩下同舍音捨少詩照反）〔疏〕（注舍其至至誠○正義曰楚王既爲君矣不言爲君時事而遠稱大子者若言爲君時事嫌爲君隱惡或疑已在君位綸情爲善舍其當時近事遠稱大子少小者未爲君時不須隱蔽以示王性自然言其從小如此以明已之至誠無所私也禮君前臣名字則貴於名此道二卿之名不言字是尊晉君也）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爲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盍戶臘反）○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月十八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二日也○浹子協反徐又音子答反夫音扶）〔疏〕（注浹辰十二日也○正義曰浹爲周匝也從甲至癸爲十日從子至亥爲十二辰周禮縣治象浹日而斂之謂周甲癸十日此言浹辰謂周子亥十二辰故爲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菅古顏反蒯苦怪反蕉在遙反萃在醉反匱其位反）〔疏〕（無棄菅蒯○正義曰釋草云白華野菅郭璞曰菅茅屬陸璣毛詩疏曰菅似茅滑澤無毛肕宜爲索漚及曝尤善蒯與菅連亦菅之類喪服疏屨者傳曰蔍蒯之菲也可以爲屨明肕如菅並可代絲麻之乏故云無棄也）○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執鄭伯）

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請晉示不欲更立君○爲將並如字或于僞反非也本或作僞將紓音舒使所吏反注及下同亟紀力反急也或欺異反數也）晉必歸君。（爲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城中城。書時也。○十一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好呼報反）

經十年。春。衞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疏〕（注卜常至故書正義曰曲禮論卜筮云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則卜者每旬一卜傳稱啓蟄而郊則周之三月郊之大期此云五卜者當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僖三十一年傳云禮不卜常祀不應卜而卜以不吉而不郊皆非禮也）○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晉侯太子州蒲也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見賢遍反）〔疏〕（注晉侯至之禮○正義曰如傳文知晉侯是大子也漢末有汝南應劭作舊名諱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此爲州滿或兩州蒲誤耳今定本作蒲傳無譏文知譏其生代父位失人子之禮者傳稱凡在喪公侯曰子父喪代位尚不稱君生代父位譏之必矣傳言立大子以爲君若其不譏則不須此傳是顯其譏之意）○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獳卒。（六同盟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獳乃侯反）〔疏〕（注六同盟○正義曰獳以宣九年即位十七年盟于斷道元年于赤棘二年于袁婁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皆魯晉俱在是六同盟也）○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糴茷晉大夫○糴徐徒弔反一音杜敷反又上弔反茷扶廢反一音蒲發反又蒲艾反）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大音泰使所吏反下及注使在同）○衞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衞使侵鄭）○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之謀）三月。鄭子如立公子繻。（子如公子班○繻音須）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公大子○髡苦門反頑如字徐五班反）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爲君此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州蒲本或作州滿）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罕穆公子襄鍾鄭襄公之廟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子然子垂皆穆公子熒陽卷縣東有脩武亭○質音致卷音權字林丘權反如淳漢書同音）辛巳。鄭伯歸。（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被皮寄反搏音博踊音勇）〔疏〕（注厲鬼至故怒○正義曰鬼怒言殺余孫不義必是枉死者之祖也景公即位以來唯有殺趙同趙括故知是趙氏先祖其人非一鬼不自言其名未知誰之鬼世本云公明生趙夙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則括之祖公明是也服虔又以爲公明之鬼凡爲疫厲之鬼皆妖邪之氣未必眞是彼人故杜不復指斥）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巫邑○壞音怪下同及寢門一本無及字覺古孝反）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緩醫名爲猶治也○醫於其反）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爲膏○懼傷我絕句焉徐於虔反一讀如字屬上句逃之絕句肓徐音荒說文云心下鬲上也鬲音革）〔疏〕（注肓鬲至爲膏○正義曰此賈逵之言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以爲膏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爲膏雖凝者爲脂釋者爲膏其實凝者亦曰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臅膏則此膏謂連心脂膏也劉炫以爲釋首者爲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爲膏當爲鬲故易傳文而規杜氏非也）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達針攻音工）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孰）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爲公田者○甸徒練反）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滿也○饋其媿反爲如字張中亮反注同）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弟）〔疏〕（注叔禽叔申弟○正義曰此無文也以禽與申俱死當是坐其兄弟知是弟也）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申叔爲忠不得其人還害身）〔疏〕（忠爲至令乎○正義曰言叔申忠誠爲此令善之德施之於鄭伯施非得其善人猶尚不可何況不有令德者乎言令德者往年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

（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是也）○秋公如晉（親弔非禮）晉人止公使逆葬於是糴茷未反（是春晉使糴茷至楚結成晉謂魯二於楚故留公須糴茷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十六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六（成三年盡十年）

經三年

三家經傳有五字（監本毛本五作火）

乙亥葬宋文公（淳熙本脫宋字）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石經宋本淳熙本作廧俗字省筆耳）

及荀庚盟（宋本此節正義在冬十有一月節注下）

傳三年

覆伏兵也（釋文注亦作兵也宋本淳熙本脫也字）

皇戌如楚獻捷（石經宋本岳本戌作戍不誤）

以爲俘馘（案說文聝字注引作以爲俘聝从耳或聲云或从首作馘）

注以血至釁鼓（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其竭力致死節下）

正義曰（宋本曰字空缺）

亦死且不朽（閩本朽誤杇）

注宣十至討之（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上失民也注下）

則傳無所解（閩本監本毛本所作此非）

釋例曰傳文（宋本文作云）

三年潰逃已有例矣（宋本三上有文字是也）

其位在三（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丙午節之下）

子產語晉曰（宋本語作論）

十二月甲戌（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毛本戌作戍是也）

將授玉（案惠士奇云授玉古文左傳作授王詳左傳補注然玉王二字篆體分別甚微此處自因太史公誤認玉爲王正義所言是也）

將授玉（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在此堂也之下）

景公不敢當（案史記當作受）

以爲將授王（毛本王作玉非也）

遂飾成爲此謬辭耳（補各本飾作飭）

君爲婦人之笑辱也（石經初刻作御後改作婦）

非爲脩好（淳熙本好誤子下句故云誤文云）

故云晉君不任當此惠（宋本無惠字）

迎聘客尙以皮弁（監本毛本客作賓）

如實出已（石經宋本岳本已作巳是也）

經四年

傳四年

陷廁而死（淳熙本而誤師岳本廁作厠不誤）

取鉏任冷敦之田（閩本冷誤泠）

取汜祭（石經汜作氾岳本纂圖本毛本作氾是也釋文亦作氾音凡注同或音祀案正義引字書云水旁巳爲汜水旁巳爲氾字相亂也）

注汜祭至汜水（宋本此節正義在不然節注下）

襄城縣有南汜（閩本監本毛本南作西按作南與僖廿四年注合）

字書水旁巳爲汜（案巳當作巳）

今汜水上源爲汜谷（宋本爲作謂）

欲使自屈在楚子前決之（岳本在作於監本毛本作于山井鼎引考異亦作于楚子下多之字）

經五年

夫人比至于國（宋本國上有其字與禮記雜記合毛本于誤干）

傳五年

注自告貞伯從人（宋本此節正義在祭之之明日而七注下）

俱是在野言之（宋本言上有皆以野三字）

謂之餫者（閩本監本毛本餫作饋非也）

彼自逆女（閩本監本毛本自作晉非也）

注捷邪出（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遂以告而從之注下）

山有朽壤而崩（閩本朽誤杇）

經六年

前此年鄭伐楚故（宋本足利本此作比楚作許與三年經合淳熙本岳本纂圖本亦作許）

故云魯人自章之功（宋本故云上有案在二年今始立武宮九字）

傳六年

注禮授至東過（宋本此節正義在士貞伯曰節注下）

傳言東楹之東（宋本傳字上有且字）

注宣十至譏之（宋本此節正義在聽於人節注下）

何以不言禱也（宋本何作可）

經唯書衞孫良夫（岳本唯作惟宋本無衞字）

乃止（淳熙本止誤上）

沃饒至失也（宋本以下正義八節揔入公說從之節注下）

君日出而視朝（宋本日下有出字是也）

惡疾疹（監本毛本疹作疢正義同釋文亦作疢云本或作疹同也按當云本或作疹俗譌从尓）

地之下濕狹隘（毛本濕作溼下文注亦作溼）

汾水出大原（淳熙本岳本纂圖本大作太按太泰字古皆作大）

飢寒而犯法（閩本監本毛本飢誤饑法作灋）

而勞逸等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逸作佚）

前年楚晉盟（宋本淳熙本足利本楚作從不誤）

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案後漢書郡國志引注作桑里亭）

子之佐十一人（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從之不亦可乎注下）

今見在周書（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今此本誤令今改正）

經七年

釋獸（宋本獸下有云字是也）

鄭音談（此釋文也閩本監本並誤作注）

陽平元城縣（案郡國志引注作平陽誤也）

傳七年

詩曰至有定（宋本此節正義在斯不亡矣之下）

尋蟲牢之盟（石經亦作蟲顧炎武云誤作盤所據乃王堯惠刻也）

軍藏府也（淳熙本軍誤車）

軍九乘爲小偏（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軍作車是也）

以兩至一焉（宋本此節正義在子重子反節注下）

以舍既備偏（宋本備作稱）

今此特將兵車（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今此本誤令今改正）

林父出奔（監本脫出字）

戚自從隨而屬晉（閩本監本毛本而上衍之字）

經八年

必先使媒氏通其言（宋本通上有下字）

諸侯不可求媒於其國（宋本毛本其作他）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閩本括誤栝）

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案曲禮正義引作來錫公命公羊穀梁亦作錫）

八年乃來緩也（重脩監本緩誤作綏）

天子天王（監本王誤作主）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閩本監本毛本王誤作于）

三十有二（浦鏜正誤二作四盧文弨云是也）

稱王者八（宋本八作六不誤）

畿內曰王（宋本王作主）

女歸適人（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歸作既是也重脩監本女誤作文）

傳八年

注餞送行飲酒（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是以敢私言之句下）

信以至解體（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信以此本誤倒今訂正）

猶女之事夫（宋本脫事夫二字）

是用大簡（案詩作大諫杜云簡諫也古義本通）

楚師之還也（宋本無也字以下正義二節揔入門于許東門之下）

今汝南平與縣（閩本監本毛本與作輿釋文亦作輿字按釋文當作與字故曰音餘一音預宋本作平輿則作輿者古本也）

注穆姜之女（宋本此節正義在禮也注下）

注趙武至養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乃立武而反其田焉之下）

與左傳皆違（閩本監本毛本皆作背）

以其田與祁奚（纂圖本祁作祈非也）

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釋文辟作僻哲作喆）

謂天祿之父祖（齊召南按本謂作嗣）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閩本賜作錫）

莒縣有蘧里（郡國志引注蘧下有邱字）

渠邱至蘧里（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勇夫重閉節注下）

夫狡焉思啟封疆（陸粲附注云狡焉當屬下爲句李善潘岳關中詩注引傳封上有其字）

唯然（釋文云唯音維本或作雖後人改也正義曰俗本唯作雖今定本作唯）

君命無貳（纂圖本無誤不）

是寡君不得事君也（閩本脫也字）

經九年

在長垣縣西南（毛本垣作亘非也）

篤昏姻之好（纂圖本昏作婚）

注女嫁至之好（宋本此節正義入晉人來媵注下）

桓三年九月（監本毛本三誤二）

其成婦之禮（宋本其上有致字）

在東海廩邱縣西南（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廩作廪案晉書地理志東海郡屬有厚邱無廩邱而劉昭注續漢書郡國志于東海郡厚邱條下引杜云縣西南有中鄉城又水經沭水注云又南逕東海厚邱縣則廩當是厚字之誤）

傳九年

使還取葬（閩本還誤之）

馬陵在七年（宋本淳熙本足利本陵下有盟字）

堅疆以御之（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疆作彊是也）

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釋文云綠本又作褖案詩綠衣箋云綠當爲褖字之誤陸氏又作之說從鄭箋也）

詩邶風也（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邶誤邾釋文亦作邾云又作鄁）

注南冠楚冠（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君盡歸之節注下）

即今解豸冠也（閩本監本解作獬毛本作獬豸作廌案字林亦作廌）

故執憲以其用形爲冠（宋本用作角不誤監本毛本作以其形用非也）

泠人也（釋文云泠依字作伶案作伶非也五經文字云泠樂官或作伶訛）

呂氏春秋稱黃帝使泠倫（宋本泠作伶）

以爲黃鍾之宮（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鍾作鐘下鑄鐘同）

泠州鳩其之也（閩本監本毛本其作藏亦誤宋本作非是）

樂操土風（操字閩本誤作橾）

備豫不虞（石經凡豫字皆缺筆避代宗諱此處誤作豫）

注浹辰十二日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詩曰節注下）

浹爲周匝也（宋本匝作帀按帀正俗字）

無弃菅蒯（案玉篇蔽字注引作無棄菅蔽蒯字注云同上）

無弃蕉萃（漢書文帝紀注引亦作蕉萃案詩東門之池正義引作憔悴後漢應劭傳注云蕉萃憔悴古通用）

陸璣毛詩疏曰（案璣當作機）

肋宜爲索（宋本肋作肕从刃是也下同按詩白華正義爾雅疏並作朝）

勿亟遣使請晉（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請作詣不誤）

請脩好結成（監本毛本請作謂誤）

經十年

晉侯大子州蒲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亦作蒲正義引應劭諱議云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則此爲州滿定本亦作滿釋文云州蒲本或作州滿劉氏史通雜駁篇以蒲爲誤案史記又作壽曼梁玉繩云曼滿音相近壽州字相通）

見其生代父居位（釋文無其字）

應劭作舊名諱議云（宋本名作君是也監本諱誤緯）

或兩州蒲誤耳（閩本監本毛本亦誤作兩宋本作爲）

冬十月（浦鏜云案禮記中庸正義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此有者當是後人妄增耳）

傳十年

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釋文云本或作州滿案定本作滿說見經）

鄭子罕賂以襄鐘（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鐘作鍾與石經合注同）

熒陽卷縣東有脩武亭（淳熙本監本毛本熒作滎非也案水經濟水注引脩武作武脩方輿紀要云原武縣有武脩亭故卷城在今原武縣北宋本卷作卷誤也）

注厲鬼至故怒（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小臣節注下）

唯有殺趙同趙括（閩本監本毛本並作有亦非宋本作枉是也）

則括之祖（浦鏜云括上當脫同字）

凡爲疫厲之鬼（閩本監本毛本厲誤癘）

桑田巫邑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巫作晉是）

懼傷我焉逃之（岳本我字絶句釋文云焉於虔反一讀如字屬上句逃之絶句）

肓鬲也心下爲膏（閩本監本毛本作肓鬲至爲膏）

劉炫以爲釋首者（宋本無首字）

達針（釋文作鍼也音針）

麥始孰（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孰作熟）

張如廁（玉篇脹字注引作脹如廁案脹乃俗字釋文亦作張）

注叔禽叔申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君子曰節注之下）

況不令乎（高注呂覽王忠篇引作況不令之尤者乎是所見本有異也）

於是糴茷未反（淳熙本糴作糶非監本注文茷誤作茂）

晉謂魯二於楚（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二作貳）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六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十六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七（成十一年盡十五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

〖疏〗注正月至見止。○正義曰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彼以踰年故書正月公在楚此亦踰年不書正月者爲諱見止故正月不以告廟案此春秋上下公之在晉諱與不諱悉皆不書此言諱見止者以此兼有諱義故詳之也宣五年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注云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之禮故書以示過宣七年公會晉侯云云于黑壤傳稱晉侯以公不朝又不聘止公于會不與公盟八年公至自晉注云義與五年書過同此亦見止還而告至杜不言義與書過同者公實不貳於楚晉以無罪止公非所當諱故依法告至然則正月諱不告者正月公猶被執守臣若其告廟當云公被晉執故諱而不告公還不以爲恥故告至耳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郤犨郤克從父兄弟○犨尺由反）

〖疏〗注郤犨至兄弟。○正義曰案世本郤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也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州即犨也如彼文則犨與克俱是豹之曾孫當爲從祖昆弟服虔以爲從祖昆弟杜云從父昆弟或父當是祖字誤耳

○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僑其騎反）○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弔至是乃得歸）○郤犨來聘。且涖盟。（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涖音利又音類）○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肸之妻不聘無媒禮○聘本亦作娉四政反肸許乙反媒亡回反）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昆弟之妻相謂爲姒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肸同母昆弟○姒音似）

〖疏〗注昆弟之妻相謂爲姒。○正義曰世人多疑娣姒之名皆以爲兄妻呼弟妻爲娣弟妻呼兄妻爲姒因即或於傳文不知何以爲說今謂母婦之號隨夫尊卑娣姒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夫族其夫班秩既同尊卑無以相加遂從身之少長喪服小功章曰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娣者何弟也是其以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釋親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止言婦之長稚不言夫之大小今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昭二十八年傳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爲姒豈計夫之長幼乎釋親又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己生先後爲娣姒則知娣姒以己之年非夫之年也故賈逵鄭玄及此注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姒言兩人相謂謂長者爲姒知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也

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外弟管于奚之子爲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儷耦也○儷力許反）

〖疏〗注儷耦也。○正義曰禮謂兩皮爲儷皮儷兩也故爲耦

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郤犨婦懼能忿致禍）○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於河○沈徐蔭反注同一音如）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伉敵也○已音以又音紀庇必利反又音祕伉苦浪反）

〖疏〗注伉敵也。○正義曰伉者相當之言故爲敵也伉儷者言是相敵之匹耦

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字愛也）將何以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爲之婦也傳言郤犨淫縱所以亡也○復扶又反下文注復出音同）○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郤犨文子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聘舉重略輕）

〖疏〗注郤犨至略輕。○正義曰晉臣來盟於魯魯臣往盟於晉俱是相要其意一也意既同矣可書一以包二宜舉重而略輕遣使爲輕君親爲重故郤犨書聘又書盟文子直書如晉略言其聘而已冀隆難以爲他卿來敵魯君春秋所諱魯卿出敵他國則書名氏則應郤犨來盟[illegible]爲輕[illegible]舉重[illegible]君盟爲重[illegible]非關敵公之義其意不同不得相難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惡烏路反）且與伯與爭政。（伯與周卿士○與音餘本亦作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絶於周爲明年周公出奔傳鄄周邑○鄄音絹）○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illegible]好○好呼報反注同）○晉郤至與周爭鄇田。（鄇溫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鄇人亭○鄇音侯[illegible]）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溫郤氏舊邑○單音善）

〖疏〗注言溫郤氏舊邑。○正義曰鄇是溫之別邑本從溫內分出溫屬晉鄇屬周溫是郤氏舊邑故郤至爭之[illegible]分出者亦宜從溫而屬郤氏[illegible]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illegible]也狐氏陽氏先處溫地[illegible]鄇鄇[illegible]

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有其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檀徒丹[illegible]）

（反○【疏】注蘇忿生至公也○正義曰尚書立政云周公若曰大史司寇蘇公此傳與彼俱言蘇公爲司寇明是一人此言克商即爲司寇是爲武王司寇）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事在僖十年）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僖二十五年○勞力報反）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先食溫地○溱側巾反）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傳言郤至貪所以亡）○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年○華戶化反）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爲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史顆秦大夫○令力丁反顆苦果反）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心質成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爲十三年伐秦傳○背音佩卷內皆同）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澤地闕○瑣素果反依字宜作璅）○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在前年○難乃旦反○）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爲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疏】注天子至非之○正義曰凡言出者謂出其封內天子以天下爲家本無出封之理以無外之故雖有出奔之人史策皆不言出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實出而不言出是其事也襄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故書云出居于鄭此周公王既復之而又自出故書云出奔是不應言出而言出皆所以罪責之也鄭玄荅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以爲實無出法案書流宥五刑則宥者流之非不出也舜放四罪投之四裔安得不出竄乎若如周禮無流放之文即云周無放臣之法禮三諫不從待放於郊然則周臣三諫不從終是不棠王放欲令諫者何所措身左傳發凡自是書策之例因即以爲周制謂其實無出者執文害意爲蔽何甚○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年事）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罷音皮）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贄幣也○好惡並如字又上呼報反下烏路反菑音災贄本又作摯之二反壅於勇反）【疏】注贄幣也○正義曰傳言交贄往來謂聘使來去也聘禮賓執圭以通命執幣以致享故知贄是幣謂聘享之幣也。謀其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殛誅也○渝羊朱反殛本又作極紀力反注同）俾隊其師。無克胙國。（俾使也隊失也○俾本亦作卑必爾反隊直類反注同胙才故反）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好呼報反盡年皆同）○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間宋間廁之間）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縣鍾鼓也○相息亮反縣音玄注同）郤至將登。（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鍾而奏樂）【疏】注擊鍾而奏樂○正義曰作樂謂之奏奏樂先擊鍾故周禮大司樂樂師每事皆云令奏鍾鼓以鍾先擊故先言鍾也鍾以金爲之謂之金奏故鍾師掌金奏鄭玄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也鄭玄燕禮注云以鍾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是金爲奏節之初故傳言金奏作於下作樂先擊鍾故注云擊鍾而奏樂也禮記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鄭玄云賓朝聘者朝聘連言之則燕享朝賓聘客皆入門即奏樂矣其實朝賓入門而奏樂聘客則至庭乃奏樂此郤至將登堂始奏樂者縣當在庭而楚之爲地室而縣待客將登乃奏皆所以見異故欲以驚賓矣燕享聘客皆當入門奏肆夏若燕己之羣臣則有王事之勞者乃得以樂納賓其常燕唯有升歌間合而已無納賓之樂也故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玄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焉是燕己之臣無王事之勞者不以樂納賓也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貺賜也○莫音暮本亦作暮施以豉反重直用反○）【疏】驚而至備樂○正義曰卒聞地下鍾聲出其不意故驚而走出其出實爲驚怖因即飾辭辭樂言己不敢當大禮歷其驚走之意○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疏】注言此至之禮○正義曰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是賓入門作樂爲兩君相見之禮也而燕禮雜兼聘問之賓以燕己臣爲主而云若以樂納賓燕己之臣尚有以樂納賓之法則燕享聘客必以樂納賓矣故鄭玄郊特牲注云賓朝聘者朝聘並言則君臣同樂郤至不敢同君故以之爲辭耳非謂禮不得也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遺唯季反焉於虔反）【疏】注言兩至此樂○正義曰子反意言晉楚並是大國不肯相朝唯戰乃相見其相見之時唯當用是一矢以相加陵相遺與耳無爲用此樂也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疏】注傳諸至明之○正義曰知傳諸交讓得賓主辭多曰賓主者此傳每稱郤至爲賓文十二年傳稱西乞術爲賓并稱主人曰之類是也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間缺則脩私好○治直吏反下注治世同○間音閑注同）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享許丈反舊又許亮反本亦作饗宴於見反徐於顯反倚於綺反）【疏】注享有至共儉○正義曰享有體薦宣十六年傳文也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昭五年傳文也禮聘義記曰聘之禮至大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彼言聘禮即是享聘賓之禮此事皆所以教訓恭儉也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相與共食○折之設反○）【疏】注宴則至共食○正義曰宣十六年傳云宴有折俎宴則節折其肉升之於俎相與共啗食之所以表示慈惠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朝直遙反朝日朝徐音朝旦之朝）【疏】朝而不夕○正義曰旦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哀十四年傳稱子我夕晉語稱叔向夕皆謂夕見君也人息事少故百官承奉職事皆朝而莫不夕不夕言無事也○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扞戶旦反○）【疏】注扞蔽至其民○正義曰扞者扞禦寇難故爲蔽也言燕享結好與鄰國通和甲兵不興人得安息所以蔽扞其民若如城然故云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之風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以武夫止于扞難而已○赳居黝反一音居醜反難乃旦反干戶旦反本亦作扞又如字下同）【疏】注詩周至而已○正義曰詩周南兔罝之篇言兔罝之人亦是賢者其人乃是赳赳然雄武之夫與公侯共扞城其民也引詩之意言世治無事公侯之與武夫設共儉慈惠之禮與人扞難而已不侵伐他國也干扞釋言文○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冒莫報反又亡北反○）【疏】注八尺至攻伐○正義曰周禮考工記云人長八尺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車戟常崇於殳四尺是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輸其少故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盡殺其民孟子曰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是謂盡殺其民也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爲搏噬之用無已○搏音

（博噬市制反【疏】注略取至無已○正義曰武夫有武能爲人之扞蔽世治則公侯同於武夫同其腹心相與扞已民而已不侵犯他人也世亂則使武夫同於公侯其公侯欲得拓竟寬土則制禦武夫以從己志使武夫爲己腹心股肱爪牙令之侵害鄰國搏擊也噬齧也犬能搏噬譬之於犬爲搏噬之用無已時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擧詩之正以駮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爲扞城內制其腹心○駮邦角反【疏】注擧詩至腹心○正義曰此亦兔罝之篇美賢人之事而引之以證世亂故解之此擧詩之正以駮世亂之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則扞城其民內則制其腹心也以其人心則本貪縱之則害物矣美公侯能以武夫制己腹心自守扞難而已不害人也）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爪牙○能爲于僞反又如字【疏】天下至反之○正義曰天下有道之時則公侯能爲扞城禦難而使武夫制其己之腹心不侵犯他國也亂則反之不復扞蔽已民乃以武夫從己腹心將武夫爲股肱爪牙以侵害他國是反治世也晉楚世爲仇敵常有相害之心子反言一矢相加仍懷戰鬭之意故郤至言世治則自守世亂則相侵害荅上一矢之言冀得久爲和好故說此也）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爲十六年鄢陵戰張本○語魚據反夫音扶本亦無此字復扶又反鄢謁晚反漢書音義一建反【疏】無禮至矣夫○正義曰以一矢爲辭是無禮也食言是其將背盟也背盟必相伐故爲死亡無日矣）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報郤至）十一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錡魚綺反【疏】注將伐至謙辭○正義曰晉雖是侯伯恐魯不與若言召兵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釋例曰乞師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逼成其計是解乞爲謙意）○三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過古禾反又古臥反【疏】注伐秦至朝王○正義曰公本爲伐秦適過京師因往朝王不稱朝而言公如京師者以明公朝于王所王不在京師故指言王所據王言之不得不稱朝此則王在京師京師是國之摠號不斥王身不可稱朝故依尋常朝聘鄰國之文稱如而已劉炫云魯朝聘皆言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或在道而還如者書其始發言往而已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爲朝王王彼過王郭之朝說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如者發非主爲伐秦即有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五同盟○盧本亦作盧力吳反【疏】注五同盟○正義曰盧以宣十五年即位十七年盟于斷道成二年于袁婁又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凡六同盟不數宣公斷道爲五）○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無傳）○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致君命）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疏】（禮身至無基○正義曰幹以樹木爲喻基以牆屋爲喻樹木以本根爲幹有幹故枝葉茂焉牆屋以下土爲基有基乃牆屋成焉人身以禮敬爲本必有禮敬身乃得存郤子無基則亦無幹但言有所局不復得言幹耳）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爲十七年晉殺郤錡傳○惰徒臥反）○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己）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厚○使所吏反）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賄之○從才用反介音界相息亮反下同○【疏】宣伯至賄之○正義曰周語云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有異焉其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王使私問諸魯魯人云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孔晁云行人使人也以使人之禮禮之不從聘者之賜禮也又曰魯侯至仲孫蔑爲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脤市軫反盛音成【疏】注脤宜至之名○正義曰宜者祭社之名脤是盛肉之器受脤于社受祭社之胙肉也周禮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玄云飾祭器之屬也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衆云脤可以白器令色白是盛以脤器故曰脤也既言宜社又自解宜名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有事祭也宜求見祐也是宜者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祭肉○盡津忍反不同膰音煩○【疏】注膰祭肉○正義曰詩詠祭祀之禮云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又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毛傳云傳火曰燔祭肉有燔而膰者因謂祭肉爲膰也）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爲成肅公卒于瑕張本【疏】民受至反乎○正義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民者人也言人受此天地中和之氣以得生育所謂命也命者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故孝經說云命者人之所稟受度是也命雖受之天地短長有本順理則壽考逆理則夭折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法則以定此命言有法則命之長短得定無法則夭折無恒也故人有能者養其威儀禮法以往適於福或本分之外更得延長也不能者敗其威儀禮法而身自取禍或本分之內仍有減割也爲其求福畏禍之故君子勤禮以臨下小人盡力以事上勤禮莫如臨事致敬盡力莫如用心敦篤敬之所施在於養神朝廷百官事神必敬篤在守業草野四民勿使失業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宗廟之祀則有執膰兵戎之祭則有受脤此是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受脤而惰是自棄其命矣死必在近此行其不得反乎爾之往也養之以福謂將身向福也敗以取禍謂禍及身也福則人之所欲作往就之辭也禍則人之所惡作自來之語也敬則所施有處故言致敬也厚則唯在己身無所可致故重言敦篤也執膰受脤俱是於祭末受而執之互相見也劉炫云命者寘也言其生育之性得之於寘兆也）○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魏錡子蓋口宣己命○相息亮反注同）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公秦穆公○逮音代一音大計反）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昬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好呼報反六同戮力相承音六嵇康力幽反呂靜字韻與飂同字林音遼【疏】戮力同心○正義曰孔安國以戮力爲陳力以論語有陳力就列故也戮力猶言勉力努力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不言狄棐所恃大國○辟音避驪力知反）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俾本或作畀必爾反下及注同）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疏】又不至之師○正義曰言秦既納惠公又不能遂成大功而復伐晉爲此韓之師也下云亦悔于厥心謂秦悔伐晉也）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也）是穆之成也。（成功於晉）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草行爲跋○擐音患冑直又反跋蒲末反）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疆居良反埸音亦）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謙言大夫○詢思巡反擅市

（戰反）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遣致此意○）〔疏〕（注致死至此意○正義曰劉炫以爲誣秦今知不然者凡誣秦者謂加之罪傳辭少略者可得稱誣今傳云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又云我有大造于西傳文說詳明諸侯實有此意若無諸侯何得稱爲大造且秦師襲鄭亦疾秦此則諸侯之義也劉以爲實無諸侯而規杜過非也）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造七報反）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不見弔傷）〔疏〕（注不見弔傷○正義曰曲禮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鄭玄云人恩各施於所知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衍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蓋傷辭畢退皆哭是弔傷之事）蔑死我君。寡我襄公。（寡弱也○死我君本或以我字在死上）〔疏〕（蔑死至襄公○正義曰輕蔑文公以爲死無知矣謂襄公寡弱而陵忽之）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迭直結反徐音逸殽戶交反奸音干費扶味反滑于八反緱古侯反）〔疏〕（奸絕我好○正義曰奸亂斷絕不復與我和好也○注伐保至氏縣○正義曰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傳皆無文獨謂此爲誣者於時暫行襲鄭不得在道用兵故知此伐保城是誣之也春秋之時更無費國秦雖滅滑不滅費知費即滑也國都於費國邑並舉以國文耳）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同姓○撓乃卯反徐許高反）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納文公之勳○覆芳服反下同）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隕于敏反下同）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解於秦）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鬬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弑成王○見賢遍反）〔疏〕（注秦使至成王○正義曰文十四年傳云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使歸求成僖三十三年秦敗于殽文元年楚弑成王故謂不成也）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逞快也○逞勑景反）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蝥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闕其月反徐如字蝥賊莫侯反爾雅蟲食苗爲蝥食節爲賊）〔疏〕（注蝥賊至蟲名○正義曰釋蟲云食根蟊食節賊是食禾稼之蟲也納雍害晉若蟲食禾然彼晉自召雍非秦罪也）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悛改也○悛七全反）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涑徐息錄反又音速字林同俘芳夫反）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復扶又反）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望秦撫恤晉○）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稱尺證反注同）利吾有狄難。（謂晉滅潞氏時○難乃旦反）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芟夷傷也○箕音基一音其郜古報反芟所銜反夷本亦作痍音夷）虔劉我邊陲。（虔劉皆殺也○）〔疏〕（注虔劉皆殺也○正義曰劉殺釋詁文方言云虔殺也重言殺者亦圓文耳）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在宣十五年○聚才喻反注同）〔疏〕（注聚衆也○正義曰謂聚衆以拒秦也以上有殽之師令狐之役河曲之戰不用重文故變文言聚古人爲文亦有辟耳）君亦悔禍之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獻晉獻秦穆○徼古堯反）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中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女音汝下文皆同好呼報反一音如字復音服又扶又反寡君讀者亦作寡人）〔疏〕（注令狐至誤也○正義曰劉炫以爲臣之出使自稱己君皆曰寡君今呂相雖奉君兼有已語稱寡君正是其理杜何知宜爲寡人稱君爲誤今刪定知劉說非者以呂相奉厲公之命而往絕秦則皆是厲公之言不得兼有已語案隱十一年鄭伯告許大夫云假手于我寡人今呂相稱厲公之命還與自稱無異亦當云我寡人故知稱君爲誤劉以稱寡君爲是以規杜過非也）君又不祥。（祥善也）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及與也）〔疏〕（白狄及君同州○正義曰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川涇汭其浸渭洛皆秦地也正北曰并州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皆晉地也是秦屬雍而晉屬并白狄蓋狄之西偏屬雍州也）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隗五罪反廧在良反咎音羔）〔疏〕（季隗至文公○正義曰三年晉衛伐廧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焉知咎如是赤狄也文公所奔之狄不言赤白以其伐赤不應赤自相伐知白狄伐之也其女雖是赤狄之種而由白狄以納文公得以白狄爲昏姻也且此辭多誣欲親狄以曲秦故引狄爲昏姻耳晉人自數伐狄寧復顧昏姻也杜以傳有季隗之事引之以證昏姻未必晉於白狄實結昏姻）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荅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應應對之應注同）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惡烏路反下同昊戶老反共音恭）〔疏〕（昭告昊天上帝○正義曰禮諸侯不得祭天其盟不主天神鄭玄覲禮注云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襄十一年亳城北之盟其載書云司慎司盟名山名川注云二司天神唯告天之別神不告昊天上帝此秦楚爲盟告天帝者春秋之時不能如禮且此辭多誣未必是實晉與諸國結盟皆不告昊天上帝何由秦楚獨敢告之蓋欲示楚人恨秦之深言其所告處重耳）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暱親也○懲直升反暱女乙反）〔疏〕（以懲不壹○正義曰楚道秦人用心不壹其盟不足與固宜示諸侯以懲創不壹之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徼亂。（徼要也○要一遙反）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俾使也）〔疏〕（寡人不佞○正義曰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論語云焉用佞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爲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爲佞有善有惡耳爲善敏捷是善佞爲惡敏捷是惡佞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道音導）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庚代荀首○將子匠反凡將其軍者放此以意求之）士燮將上軍。（代荀庚）郤錡佐之。（代士燮）韓厥將下軍。（代郤錡）荀罃佐之。（代趙同）趙旃將新軍。（代韓厥旃之然反）郤至佐之。（代趙括）郤毅御戎。欒鍼爲右。（郤毅郤至弟欒鍼欒書子○鍼其廉反）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軍帥乘車士○帥所類反乘繩證反注同）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戰敗績不書以爲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隧音遂差初佳反徐初宜反更

（音庚女音汝復扶又反）〔疏〕（注不更至獨存○正義曰秦之官爵有此不更之名知女父是人之名字不更是官爵之號漢書稱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首者賜爵一級其爵名一爲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商君者商鞅也秦孝公之相封於商號爲商君案傳此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蓋後世以漸增之商君定爲二十非是商君盡新作也其名之義難得而知耳傳言戰敗而經不書杜以意測之不知其故欲以爲秦曲晉直不以曲者敵直故不書戰則僖十五年韓之戰秦直晉曲書戰于韓也欲以爲不告故不書當時公親在師復不須告也欲以爲無功諱負則克獲有功亦無所諱也再三揆度不識所以故云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也經文依史官策書策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傳文采於簡牘簡牘先有故傳文獨存也）

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出安定東南徑扶風京兆高陸縣入渭也○徑音經麗力馳反）〔疏〕（注涇水至渭也○正義曰釋例曰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陸縣入渭）迓晉侯于新楚。（迓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麻隧侯麗新楚皆秦地○迓本又作訝五嫁反）〔疏〕（注迓迎至秦地○正義曰經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是伐時諸侯親行也傳云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則知諸侯不親行也蓋皆別次以待之新楚當是晉侯次之處也以傳不言其次晉侯或聞戰勝而移處故云止新楚也）成肅公卒于瑕。（終劉子之言瑕晉地）○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爲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班本亦作般同訾子斯反大音泰下同印一刃反）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穆公子）遂從而盡焚之。（焚燒也）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子駹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駹子○駹武邦反）〔疏〕（注子如至駹子○正義曰子如即是子班據傳可知以外無文見其同時被殺必是近親相傳爲此說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曹宣公庶子○芻初俱反守手又反欣時如字徐云或作款亦音欣案公羊傳作喜時宜音忻）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宣公大子）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子欣時）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乃懼。（成公負芻）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爲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盟于蒲）○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故曰歸）○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爲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疏〕（注成公至絕也○正義曰釋例曰成公逆女及夫人至最爲得禮故詳其文上明謂之微而顯婉而成章也然則杜以傳文詳知其最得禮也釋例又云成公娶夫人而不納幣此經文闕也貴聘而賤逆失禮之微者傳猶詳之言其不終若實不納幣非所略也是言闕之意也闕絕者闕而文斷絕蓋疑仲尼脩定後其文始闕若脩時已闕傳應言其故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五同盟）〔疏〕（注五同盟○正義曰臧父速以二年卒而臧代立其年十一月衛大夫與公盟于蜀三年孫良夫來盟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皆魯衛俱在是五同盟也）○秦伯卒。（无傳二年大夫盟於蜀而不赴以名例在隱七年）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歸之○強其丈反注同見賢遍反注強見下而見之同）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疏〕（注同之卿○正義曰世本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是同姓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違大國必見伐故亡○爲如字或于僞反惡烏路反）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宥音又）衛侯饗苦成叔。（成叔郤犨）甯惠子相。（相佐禮惠子甯殖○相息亮反注同）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觵觩然不用以兕角爲觵所以罰不敬觩陳設之貌○傲五報反木又作敖音同下同食音嗣兕徐辭姊反觵古橫反觩徐音虯又巨彪反一音巨秋反好呼報反）〔疏〕（[illegible]之貌○正義曰詩小雅桑扈之章言設爵不用之意君[illegible]禮與於燕者皆思柔順之德无過可罰故雖設觵爵不[illegible]也兕是獸名觵是爵稱知兕觵以兕角爲觵也周禮小[illegible]云觵其不敬者是所以罰不敬也異義韓詩說觵五升[illegible]罰不敬也觵廓也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詩毛[illegible]觵大七升許慎云觵罰有過一飲七升爲過多當謂五[illegible]也詩良耜云有觩其角則觩是角貌此詩之意指其角貌言陳設不用故云陳設之貌）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憍傲乃萬福之所求）〔疏〕（詩曰至來求○正義曰兕觵罰[illegible]爵言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無失禮者用兕觵之爵其[illegible]空陳設之無所可罰在席飲美酒者皆能思柔順中和[illegible]用也彼飲燕君子與人交接非有傲慢之心故萬種福祿求來歸之）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爲十七年郤氏亡）○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疏〕（注稱族尊君命○正義曰宣元年已發尊君命尊夫人之例今復發者彼以舍族爲尊夫人此以稱族爲尊子非族故重明之何休膏肓難左氏叔孫僑如舍族尊夫人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左氏爲短鄭箴云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爲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則此類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爲許所敗必邁反下同）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郛郭也○復扶又反）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疆居良反下同）○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孫○舍音捨注同）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義顯○稱尺證反）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微○晦呼內反）婉而成章。（婉曲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婉怨晚反）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汙憂于反注同）懲惡而勸善。（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爲懲勸○懲直升反）非聖人誰能脩之。（脩史策成此五者）○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姒定公妾衎獻公○衎苦旦反）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己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內如字徐音納酌市略反又章略反）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衎之母弟○夫音扶鱄徐市戀反一音專）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寶器○聳息勇反舍音捨）盡寘諸戚。（寘置也戚孫氏邑○寘之豉反）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欲以爲援爲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疏〕（注襄仲至仲氏○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嬰齊爲仲遂之子歸父之弟也以爲歸父之弟則同其言稱仲之意則異公羊以爲弟無後兄之義使嬰齊爲歸父之子則爲仲遂之孫故以王父字爲氏穀梁以爲宣八年仲遂卒者）

為殺子赤踈之不使稱公子父既見踈不得稱公子故其子由父亦疎之不得稱公孫故別言仲氏杜之此注其言不明當以為襄仲歸父本以東門為氏及命嬰齊紹歸父之後改之曰仲氏也劉炫云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成音城）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疏〕注不稱至禮也○正義曰諸傳於其事之下發凡例者杜皆於經之下引傳而言傳例曰今傳因曹伯發凡杜不引傳例者據稱人以執為例却云不然則否曹伯稱侯以執從不然之例故杜不得引之也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其稱人之例於義為然也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使天子治之是禮也釋例曰執諸侯當歸于京師而或以歸或歸于諸侯皆失其所從實而顯之義可知也

公至自會。（無傳）○夏六月。宋公固卒。（四同盟）〔疏〕注四同盟○正義曰曰父鮑以二年八月卒而固代立其年十一月宋大夫與公盟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皆魯宋俱在是四同盟

○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共音恭）○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挾音協）〔疏〕注華元至納告○正義曰案傳華元奔晉魚石即議止之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元始至河本未至晉既書奔晉又書自晉歸者華元既出宋即來告華元既歸宋復來告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此是魚石止之宜從國逆之例而為諸侯納之文書曰自晉歸者華元與欒書相善布懼桓族欲挾晉以自重以晉納告于諸侯春秋從而書之以示元之本情故也

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背其族）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孫）○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燮息協反咎其九反鰌音秋好呼報反）○許遷于葉。（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葉縣也○葉舒涉反）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及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眾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疏〕凡君至則否○正義曰春秋執諸侯多矣或名或否此例不言之者釋例曰諸侯見執者已在罪戮之地名與否非例所加故但書執某侯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若乃肆於民上人懷怨讟諸侯致討則稱某人執某侯眾討之文也諸侯雖身犯不義而惡不及民則不稱人以執之晉人執曹伯是也諸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以書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傳隨而著其本狀以明得失也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見賢遍反應應對之應拘九于反）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疏〕聖達至守乎○正義曰節猶分也人生天地之間性命各有其分聖人達於天命識已知分若以厤數在已則當奉承靈命不復拘君臣之交上下之禮舜禹受終湯武革命是言達節者也若自知已分不合高位得而不取與而不受子臧季札衛公子郢楚公子閭如此之類皆守節者也下愚之人不識已分倘妄作取非其理干紀亂常如此之輩古今多矣州吁無知之等皆失節者也子臧自以身是庶子不合有國故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為聖敢失其守節者乎

○夏六月。宋共公卒。（為下宋亂起）○楚將北師。（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囊乃郎反）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言不得免○庇必利反又音秘）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隧音遂）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也）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數所角反）無民孰戰。（為明年晉敗楚於鄢陵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公孫壽之孫）〔疏〕注蕩澤公孫壽之孫○正義曰世本云公孫壽生大司馬虺虺生司馬澤也華喜督之玄孫者又云督生世子家家生季老老生司徒鄭鄭生司徒喜也公孫師莊公之孫者又云莊公生右師戊戊生司城師也鱗朱鱗矔孫者又云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矔矔生司徒文文生大司寇子奏奏生小司寇朱也向戌桓公曾孫者又云桓公生向父肹肹生司城訾守訾守生小司寇鱣及合左師左師生向戌也

華喜為司徒。（華父督之玄孫）公孫師為司城。（莊公孫）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鱗矔孫○少詩照反下同矔古亂反）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為弱故殺其枝黨肥文公子○帶音帶本又作帶大音泰）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蕩澤）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華喜）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族強）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免宋圍）右師討。猶有戌在。（向戌桓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戌音恤）桓氏雖亡。必偏。（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使攻之）書曰。宋殺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去起呂反）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睢音雖徐許惟反又音綏）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入宋○復扶又反）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登丘而望之則馳絕句騁勑景反）則決睢澨。（澨水涯決壞也○澨市利反涯本又作崖魚佳反一音宜壞音怪）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陴毗支反）〔疏〕注四大至石告○正義曰襄元年傳謂此五人為五大夫故除去魚石謂之四大夫也彼四大夫所以不書者宋人獨以魚石告不以四人告也服虔云魚石卿故書以為四人非卿故不書杜不然者案文七年傳云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六卿和公室哀二十六年傳宋景公無子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茷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據彼二文則向為人為大司寇亦是卿也若五人皆告為卿則書向為人亦當書之何以獨書魚石杜言獨以魚石告正為向為人不書故也或少司寇二宰等六卿之外亦是卿官合書名氏猶如魯之三卿外別有公孫嬰齊臧孫許但非如六卿等世掌國政也

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老佐戴公五世孫○裔以制反）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犁奔楚。（伯宗

（子○犨力分反）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爲十七年晉殺三郤傳○驟仕救反）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惡烏路反好呼報反難乃旦反見賢遍反）○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國接）○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十七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七（成十一年盡十五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十九）

（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成下第十三岳本成字下增公字並盡十八年）

經十一年

公至自晉（監本毛本晉作會與宣八年經合）

晉侯使郤犨來聘（監本郤誤卻下同）

己丑及郤犨盟（閩本監本毛本己誤已）

郤犨郤克從父兄弟（案正義引注兄作昆又云服虔以爲從祖昆弟或父當爲祖字誤耳非也）（此條注文當正爲從祖昆弟以儀禮稱爲昆弟兄弟畫然不同言之則定當作昆也）

或父當是祖字誤耳（宋本是作爲）

傳十一年

聲伯之母不聘（釋文作不娉云本亦作聘字按作娉與說文合）

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宋本毛本下重娣婦二字是也）

儷耦也（李善鸚鵡賦注引作偶也）

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郗人亭（釋文郗作絺云本又郗字按說文邑部引傳爭郗田）

其劉子單子之言（閩本監本其作則）

經十二年

傳十二年

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閩本監本燮作爕）

二子楚大夫（纂圖本子楚作公之非也）

交贄往來道路無壅（釋文贄本又作摯石經宋本足利本壅作雍案周禮秋官有雍氏惠棟云古壅字皆作雍無從土者說文作雝）

俾隊其師（釋文俾作畀云本亦作俾諸本作俾石經左邊缺）

縣鍾鼓也（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鍾作鐘疏內並同）

享以訓共儉（賈公彥儀禮燕禮疏引享作饗共作恭詩卷耳正義同按依左傳字例作享周禮儀禮字例作饗二禮疏引傳宜作享而申明之曰享與饗同如李善之注文選則善矣輒改左傳文爲饗未合也）

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監本毛本飢誤饑）

皆所以教訓恭儉也（宋本恭作共）

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石經行字起禮字止計十一字蓋書丹時失去而字後增入也）

人得○安息（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人得安息此本誤增也）

止于扞難而已（毛本于誤干）

言爭尺丈之地（岳本丈作寸非也）

則公侯能爲扞城禦難（宋本爲下有民字是也）

世亂則相侵害（閩本監本毛本脫害字）

經十三年

若言召兵（監本言作能非）

以明公朝于王所（閩本于誤子）

公自京師（石經公下有至字衍文也）

傳十三年

禮身至無基（宋本此節正義在不亡何爲注下）

但言有所局（監本局作拘）

故王重賄之（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賄作賜）

宜觸冒人王（閩本監本王作主按國語周禮作王）

是不賞善也（閩本監本毛本不賞誤倒）

成子受脤于社（詩緜正義引傳作受蜃）

盛以脤器故曰脤（段玉裁挍本以脤作以蜃按說文云盛以蜃故謂之祳）

天王使石尚來歸蜃（按作蜃與周禮掌蜃注合今春秋定十四年經作脤）

蜃可以白器（宋本監本毛本蜃作脤按鄭司農注周禮作蜃是也又按正義大致蜃脤同字而轉寫又不無訛誤）

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案漢書律厤志五行志引傳禮義在動作二字上律厤志以作故義作誼是所據本不同也）

能者養之以福（各本並作之以惟漢書五行志律厤志漢酸棗令劉熊碑均作以之惠棟云杜注養威儀以致福則當如漢書所引作養以之福與下敗以取禍文正相對案顏氏注漢志云之往也往就福也段玉裁云作養以之福謂將身向福也亦與漢志合）

盡力莫如敦篤（漢書五行志引作惇篤案惇通作敦）

注膰祭肉（此節正義宋本在民受至反乎之後揔入其不反乎注下）

燔炙芬芬（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燔作膰案詩作燔）

其不反乎（漢書五行志引乎作虖案虖古乎字）

養之以福（段玉裁挍改作以之）

戮力同心（石經宋本戮作勠釋文亦作勠案說文勠并力也从力翏聲惠棟說詳補注○疏內並同）

辟驪姬也（釋文驪作麗同）

俾我惠公（釋文俾作畀云本亦作俾石經此處缺）

晉自以鄭貳於楚（閩本監本毛本改作二於非）

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李善注陸機弔魏武帝文引傳于作乎石經此處缺）

蔑死我君（石經初刊作蔑我先君後于我字之上改死字先字改我字釋文云本或以我字在死字上非也）

迭我殽地（閩本作送我誤字也按迭者軼之假借凡浸突而過曰軼）

好絕我好（石經好字上旁增同字非唐刻也）

好絕我好（宋本此節正義在好絕我好之下）

疏注伐保至氏縣（閩本監本毛本疏亦作○依宋本改此一節正義宋本在上注今緱氏縣之下）

銅謂此爲誣者（閩本監本毛本銅作今亦誤宋本作猧是也○今從宋本）

撓亂我同盟（宋本撓作橈六經正誤云撓作橈誤建本從扌非從木旁也按毛說是也說文撓擾也與木旁之橈義別且从手之字上聲从木之字去聲釋文云乃卯反即唐韻之奴巧切也）

又欲闕翦我公室（纂圖本監本毛本翦作剪俗字）

闕翦我公室　正義曰闕謂缺損翦謂滅削言欲損害

晉之公室（宋本以上二十四字在傾覆我社稷句下閩本監本毛本亦脫）

俘我王官（葉抄釋文俘作浮）

則是康公絕我好也（石經公字下後人旁增弃字我字下止增同字非唐刻也）

謂晉滅潞氏時（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淳熙本潞誤作路）

芟夷我農功（釋文夷作痍云本又作夷）

虔劉我邊陲（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作我邊垂是也按說文垂遠邊也陲危也其義各別）

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釋文徼作徼是也）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釋文云讀者亦作寡人陸粲云杜注云宜言寡人稱君誤也今案上文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此準上例疑寡君當爲衍字）

今呂相雖奉君（閩本監本毛本作今此本誤令今改正宋本今下有命字諸本脫）

而我之昏姻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無之字與石經合此本初刊亦無後擠增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而我之昏姻也皆仍此本之誤）

巡守之盟（宋本巡上有王字與覲禮注合）

暱就寡人（釋文暱作昵案昵爲暱之或字）

以懲不壹（宋本此節正義在以懲不壹句下）

其不能諸侯退矣（宋本淳熙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能下有以字與石經合）

寡人不佞（宋本此節正義在其不能以諸侯退矣句下）

帥軍帥乘車士（纂圖本毛本帥作師非）

三轡畏（段玉裁挍漢書百官公卿表七上畏作裹）

六公大夫七官大夫（浦鏜云公官字互誤是也）

襄十一年有庶長鮑（閩本監本毛本鮑誤飽）

東南徑扶風京兆高陸縣入渭也（經宋本岳本足利本徑作經）

逆晉侯于新楚（釋文逆本又作訝石經及諸本皆作訝）

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釋文云欣徐云或作款亦音欣公羊傳作喜時宜音忻案漢書古今人表作曹初時顏師古注云即曹欣時也）

經十四年

傳十四年

衛侯旣歸（淳熙本脫侯字）

同之卿（宋本監本毛本同下有姓字）

衛侯饗苦成叔（漢書五行志引饗作享字按左傳多作享此作饗爲僅見）

苦成叔傲（釋文云傲本又作敖音同下同漢書五行志引作敖師古曰敖讀曰傲則此字古本當作敖）

苦成家其亡乎（石經家字上旁增叔字與初學記所引合然非唐刻未敢從也乎五行志引作虖）

兕觥其觩（釋文亦作觵石經此處缺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作觵案說文觵字注云兕牛角可以飲者也从角黃聲其狀觵觵故謂之觵觥字注云俗觵從光據此當以觵爲正也說文引詩觩作觓）

觩陳設之貌（淳熙本貌誤象）

注詩小至之貌（宋本此節正義在詩曰至來求之下）

詩曰至來求（宋本此節正義在今夫子節注下）

求來歸之（毛本求來誤倒）

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閩本監本毛本違誤遺）

謂屈曲其辭（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屈曲二字誤倒）

經十五年

據稱人以執爲例（宋本據上有傳字）

故歸之京師（閩本監本故作欲非也）

公子目夷之會孫（淳熙本會作魯非也）

吳夷未嘗與中國會（閩本監本未作昧非也）

傳十五年

名與否（宋本名上有書字）

愚者妄動（纂圖本愚誤作遇）

不復拘君臣之交（毛本交誤文）

敢失其守節者乎（毛本守誤安）

注蕩澤公孫壽之孫（宋本作注蕩澤云云此節正義在猶有戌在句注之下）

家生季老（閩本監本毛本季作秀非此據宋本改）

鱗朱鱗矔孫者（宋本監本毛本宋作朱是也○今訂正）

鱗生東鄉矔（宋本鄉作卿非案文七年正義引世本作鄉段玉裁云鄉即向也）

守生小司寇鱣（毛本守誤安）

向帶爲大宰（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帶作帶與石經合釋文云本又作帶案說文無帶字而經典帶字時有如此作者）

今公室卑而不能正（毛本公誤宮）

書曰宋殺大夫山（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殺下有其字石經此處缺依字數而論亦當有其字也）

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閩本二司作三司誤也）

樂豫爲司馬（閩本樂誤欒）

向戌（石經宋本岳本閩本監本戌作戍是也）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閩本監本毛本脫于字）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八（成十六年盡十八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雨木冰如字公羊傳曰雨而木冰也舊子付反著直略反）〔疏〕（正月雨木冰○正義曰正月今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爲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公羊穀梁皆云雨而木冰是冰封著樹也今世時有之皆寒甚所致也）○夏四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名未同盟）○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穆公子子罕也）○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黶欒書子○黶於斬反徐於玷反）〔疏〕（注黶欒書子○正義曰十八年悼公之入黶尚爲公族大夫此時欒書尚在黶未爲卿而得名見經者襄二十九年鄭公孫段未爲卿而見經杜云蓋以攝卿行然則此亦當以攝卿故書）○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鄢謁晚反又於建反）〔疏〕（注楚師至敗績○正義曰此戰楚師未至於敗而楚子身傷故書楚子敗績也泓之戰宋公傷股師亦敗績故書師敗而不書宋公敗也君將不言帥師以君重於師也戰陳以師相敵死亡既多舉師爲重故師敗君傷者唯書師敗而已不復書君身敗也劉炫又云若君將被殺獲者爲重既書師敗又書殺獲即韓之戰獲晉侯大棘之戰獲華元雞父之戰獲胡沈之君是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反背盟無禮卒以敗師故書名）○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不見公。（不及鄢陵戰故不諱者恥輕於執止）〔疏〕（注不及至執止○正義曰諸公被執者皆諱不書執此會晉侯不肯見公不諱之者公爲國內有故不及戰期雖不見公非公之罪是爲恥輕於執止故直書之以示諫公之意冀公改過無後犯及歸書公至自會以無罪不諱故依法告廟也）公至自會。（無傳）○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曹伯歸自京師。（爲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無傳義例從告辭）○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丘晉地舍之苕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苕音條使所吏反）〔疏〕（注苕丘至使人○正義曰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此言舍之苕丘明其不以歸也大夫因使被執無罪者則書行人以見無罪於時行父從公伐鄭在軍見執雖則無罪不稱行人以其非使人故也季孫意如得釋而歸書意如至自晉此行父得釋不書至者釋例曰賈氏以爲書執行父舍于苕丘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執之示己無罪也案傳囚之苕丘以別晉都無義例也公待于鄆與行父俱歸厭於公尊故不書行父至耳若欲示無罪則宜於執見義今既直書其執處絕不書至乃所以示終於見執非示無罪也殺

（欒以行父至不致者爲公在故與杜義合也）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晉許魯平。故盟。）○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會致。史異文。）○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刺本又作刺。七賜反。爾雅云。殺也。）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汝水之南近鄭地。○近附近之近。）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爲晉伐鄭起。）○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侯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告。傳言實。他皆放此。）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鉏仕魚反。徐音在魚反。汋七藥反。徐音酌。一音市藥反。陂彼宜反。）〔疏〕注樂懼至氏族。○正義曰。樂懼是戴公六世孫。世本有文也。將鉏爲樂氏之族。不知所出。杜譜於樂氏之下。樂鉏將鉏爲一人。傳無樂鉏之文。不知其故何也。退舍於夫渠。不儆。（宋師不儆備。○夫音扶。儆京領反。）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汋陂。夫渠。汋陵。皆宋地。○覆徐敷目反。一音扶又反。又芳又反。）○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鳴鴈在陳留雍丘縣西北。○爲于僞反。）○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庚。）〔疏〕欒書至佐之。○正義曰。晉語云。鄢陵之役。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與此異者。彼孔晁注云。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又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引此爲正。是彼謂分中軍爲二將。將上而佐將下。郤錡將上軍。（代士燮。）荀偃佐之。（代郤錡。偃荀庚子。）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佐。於是郤犫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守手又反。）〔疏〕注荀罃至罷矣。○正義曰。十三年傳云。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又此年末傳云。知武子將下軍。郤犫將新軍。是其文也。三年作六軍。其新三軍將佐六人。皆賞鞌之功。死亡不復存。至此唯有韓厥在耳。郤至佐新軍。不言中下。是新軍唯一。知新上下軍於是罷矣。郤犫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

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爲先歸張本。○句古侯反。與音預。使所吏反。）○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過古禾反。）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邪似嗟反。注皆同。）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羣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下應上。○應應對之應。）各知其極。（無二心。）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烝眾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眾民。無不得中正。○烝之乘反。注同。）〔疏〕注烝眾至中正。○正義曰。烝眾釋詁文。極中常訓也。詩頌思文之篇。美后稷之德。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故杜以先王言之。言先王后稷立其眾人。無不得其中正也。當堯之末。洪水滔天。人不粒食。皆失其正性。后稷教人耕稼以養之。各復本性。故無不得中正也。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敦厚也。厖大也。○厖莫降反。）〔疏〕注敦厚厖大也。○正義曰。皆釋詁文也。言人之生計。若財物足。皆豐厚而多大。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是其人生厚大。則心和而聽上命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死者。）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惠。）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好呼報反。）瀆齊盟。（不詳事神。○瀆徒木反。）而食話言。（信不守物。○話戶快反。）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奸音干。本或作干。）〔疏〕注禮不至農業。○正義曰。沈氏云。晉亦奸時。所以無天殃者。以鄭既有罪。晉人討之。楚黨有罪之鄭。故獨謂之奸時。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疲本亦作罷。音皮。下注同。）〔疏〕注刑不至快意。○正義曰。魯語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朝市。則征伐之刑。刑之大者。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正謂伐晉是也。此六句言楚無上六事。隨便而言。故與上不次。服虔以外絕其好爲刑不正邪也。食話言爲義不建利也。疲民以逞爲信不守物也。杜以食話言是言之不信也。快意征伐是刑之失所也。故不從舊說。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底至也。○底徐音旨。又之履反。）〔疏〕注底至也。○正義曰。底聲近至。故爲至也。在上之信不著於人。號令無常。動靖恣意。或作東作西。或欲遲欲速。舉事如此。不可測量。人不知信。進退獲罪。人人各憂其身。不知性命所至。誰肯致死戰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

（言其必敗不反。○復見。一本無復字。復扶又反。）〔疏〕對曰至子矣。○正義曰。叔時此對。首尾相成。先舉六名。云戰之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以戰。若器用然也。自德以施惠至信以守物。辨六事施用之處也。自民生厚至所由克。言能用六事得戰勝之意也。自今楚內棄其民至疲民以逞。言楚不行六事也。民不知信以下。言楚必敗之意也。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美行之大名。有大德者。以德撫人。是德用之以施恩惠也。有奸邪者。斷以刑罰。是刑用之以正邪辟也。詳者祥也。古字同耳。釋詁云。祥善也。李巡曰。祥福之善也。事神得福。乃名爲祥。是祥用之以事神也。義者宜也。物皆得宜。利乃生焉。故義所以生立利益也。禮者履也。其所踐履。當識時要。故禮所以順時事也。言而無信。物將散矣。故信所以守物也。人君用此道以撫下民。民之生計豐厚。財用足。則民之德皆正矣。德謂人之性行。論語云。民德歸厚矣。即是正也。此一句覆上德以施惠。由上施恩惠。故民生計豐厚也。財用有利益。而每事得節。飢則有食。寒則有衣。其事皆得節矣。此一句覆上義以建利也。政不違民時。節皆順。春種夏耨。而物得成矣。此一句覆上禮以順時也。自上及下。和睦相親。周旋運轉。不有違逆。上之所求。下無不具。下民自知其中。無復二心。故詩美先王成立我之眾民。無不於汝先王得其中正。言先王善養下民。使得中也。自上下和睦以下。至莫匪爾極。總論在上德義禮三事。以教於下。則在下之人皆無邪惡。以信自守。即包上刑以正邪。信以守物二句也。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民既如此。是以明神下之福祐。時無水旱災害。此覆上詳以事神也。故下民生計皆豐厚而多大。人皆和同其心以聽進止。無不盡己之力以從上命。戰陳之上。有被殺傷者。皆致其死命以補其空闕之處。此戰之所由得而勝也。今楚內棄其國內之民。不行施惠。是無德也。外絕其鄰國之好。不得其利。是無義也。與晉結盟而復背之。是瀆齊同之盟。是無詳也。與人要言。今背其語。食消善言。是無信也。夏之二月。農事正煩。奸犯時節而動兵伐人。是無禮也。晉人無罪。苟欲伐之。疲勞下民以快己欲。是無刑也。六事皆無。是無器也。無器而戰。其可勝乎。上若有信。民知所適。上既無信。不知所從。從前言則違後令。從後令則背前言。人既不知在上之信。其進與退皆得罪也。人人憂其所至。不知己之性命將至何處。其誰肯致死而戰也。子其勉力爲之。此行也必敗。吾不復得見子矣。知其必死。與之長訣也。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慮也。）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紓緩也。○喪息浪反。下同。紓音舒。）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眾散敗也。在僖十五年。○遺唯季反。下注問遺也同。輯又作集。音同。亦七入反。）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從徐子容反。音或如字。）

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亟去吏反。數所角反）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也。○亢苦浪反）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壓笮其未備。○壓於甲反。徐於輒反。陳直覲反。下及注皆同。笮側百反）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士燮子。○匄本又作丐。古害反）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行戸郎反。一音如字。注同。壘力軌反）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窕勑彫反。又勑弔反。惡如字。又烏路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卒子忽反。下皆同）鄭陳而不整。（不整列）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爲忌）〔疏〕注晦月至忌。○正義曰。日爲陽精。月爲陰精。兵尚殺害。陰之道也。行兵貴月盛之時。晦是月終。陰之盡也。故兵家以晦爲忌。不用晦日陳兵也。昭二十三年七月戊辰晦。吳敗楚師于雞父。吳犯兵忌而戰勝者。杜云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彼知楚有可敗之機。晦是兵家所忌。原楚之情。必以吳爲不動。故以晦日掩之。擊楚不備故也。在陳而囂。（囂喧嘩也。○囂許驕反。徐讀曰敖。五高反。注及後同。喧本又作諠。況元反。嘩本又作譁。音華）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鬭心。（人恤其所底）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櫓。○巢說文作轈。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字林同。櫓音魯）〔疏〕注巢車車上爲櫓。○正義曰。說文云。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是樓之別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大宰音泰。官名大者多同。以意求之）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幕音莫）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夷平也。○上時掌反。行戸郎反。下夾公行同）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乘繩證反。下同。將子匠反。下去將同。帥所類反。下元帥同）〔疏〕注左將帥右車右。○正義曰。兵車爲元帥在中。御者在左也。其餘將帥皆御者在中。將帥在左也。左右執兵而下。唯御者持車不下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禱丁老反。或丁報反）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賁扶云反）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憚徒旦反）〔疏〕注晉侯至意異。○正義曰。服虔以此皆曰之文在州犂之下。解云。賁皇州犂皆言晉楚之士皆在君側。且陳厚不可當。以爲州犂言晉彊。賁皇言楚彊。故云皆曰也。若如服言。賁皇既言楚不可當。何故復請分良以擊其左右。故杜不用其說。晉侯左右皆爲此言。以憚伯州犂耳。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萃似醉反）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復無變）〔疏〕注震下至無變。○正義曰。說卦。震爲雷。坤爲地。復象曰。雷在地中。復。服虔云。復反也。陰盛於上。陽動於下。以喻小人作亂於上。聖人與道於下。萬物復萌。制度復理。故曰復也。其筮六爻無變者。故言其所遇之卦而已。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蹙子六反。射食亦反。注及下射之同。中丁仲反。注同。長丁丈反。激古狄反）〔疏〕注此卜至厥目。○正義曰。此實筮也。而言卜者。卜筮通言耳。此既不用周易。而別爲之辭。蓋卜筮之書更有此類。筮者據而言耳。服虔以爲陽氣觸地射出爲射之象。杜以陽氣激南爲飛矢之象。二者無所依馮。各以意說。得失終於無驗。是非無以可明。今以杜言離爲諸侯者。案禮器云。大明生於東。君西酌犧象。鄭玄云。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詩邶柏舟鄭箋云。日君象也。說卦離爲日。故爲諸侯。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而戰）有淖於前。（淖泥也。○淖乃孝反。徐徒較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步毅即郤毅）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彊。故在公左右。○共音恭。夾古洽反）〔疏〕注二族至左右。○正義曰。劉炫云。族者屬也。屬謂中軍。以中軍夾公耳。非謂宗族之兵。今知非者。杜云二族者。順傳之文。無明言宗族之事。劉誣杜以爲宗族。妄規其過。非也。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焉於虔反）〔疏〕國有至專之。○正義曰。言國有元帥之大任。何得專意廢之而爲御也。○注在君至其父。○正義曰。曲禮曰。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鄭玄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以君至尊。爲在君前。故子名其父。且侵官。冒也。（載公爲侵官。○冒莫報反。徐莫北反）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爲離局。○離力志反。注同。遠于萬反）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也。○掀徐許言反。云捧轂舉之。則公掀起也。一曰掀引也。胡根反。一音虛斤反。字林云。舉出也。火氣也。又丘近反）〔疏〕注掀舉也。○正義曰。說文云。掀舉出也。公在於淖。知掀當訓爲舉也。癸巳。潘尩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尩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尩烏黃反。之黨一本作潘尩之子黨。案注云黨潘尩之子也。則傳文不得有子字。古本此及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傳摯皆無子字。蹲在尊反。徐又在損反。一音才官反。札側八反。徐側乙反）〔疏〕潘尩之黨。○正義曰。潘尩之子其名爲黨。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傳摯辭與此同。古人爲文略言耳。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夸王。○夸苦瓜反）王怒曰。大辱國。（譏其不尚知謀。○知音智）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朝如字。注同。女音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射食亦反。下至使射呂錡皆同）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異姓卑）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中丁仲反。下及注皆同）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項戸講反。弢他刀反）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疏〕注問遺也。○正義曰。遺人以物謂之爲問。問弦多以琴。問子貢以弓。論語云。問人於他邦皆是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韎莫拜反。又音妹。徐莫蓋反。跗方于反。注之樹反。袴苦故反。屬章玉反）〔疏〕注韎赤至袴連。○正義曰。鄭玄詩箋云。韎茅蒐染也。韎聲也。韋昭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茅蒐即今之蒨也。賈逵云。一染曰韎。釋器云。一染謂之縓。一入赤爲淺赤色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鄭以跗當爲幅。謂裁韋若布帛之幅相縫屬。鄭言以爲衣裳。則衣裳不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玄云。其服蓋韎布以

（爲衣而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爲素裳明衣裳不連跗杜言連者謂要脚連耳若然在軍之服其色皆同耳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郤至與衆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郤至服必鮮華故楚王偏識之）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閒猶近也○近如字一本或作與音預）不敢拜命。（介者不拜○介音界）〔疏〕注介者不拜○正義曰曲禮云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鄭玄云蓌則失容節蓌猶笮也慮其笮甲折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疏〕注以君至自安○正義曰劉炫以爲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答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犨云不有寧也以傷爲寧此與魏犨相似今知不然者案僖二十八年魏犨云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謂不有被傷以自寧也知不與彼同者以彼云不有寧謂不有傷此直云不寧既無有字又先無被傷之狀與魏犨不同也案檢杜注敢告不寧君命之辱宜連讀之若敢告不寧別自爲句則君命之辱一句零行無所依附故知與彼不同劉君不尋此意以爲與魏犨相似而規杜非也爲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撎○爲于僞反使所吏反注及下同撎伊志反揖也字林云舉首下手也）〔疏〕注言君至今撎○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說文云撎舉首下手也其勢如今揖之小別晉宋儀注貴人待賤人拜貴人撎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鞌戰韓厥已辱齊侯○溷戶昏戶本二反）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茀府勿反翰徐音韓諜音牒輅五嫁反乘繩證反輕遣政反又如字）〔疏〕注欲遣至執之○正義曰說文云諜軍中反間也兵書有反間之法謂詐爲敵國之人入其軍中伺候間隙以反告已軍令謂之細作人也此欲令諜迎鄭伯則非一人細作於時鄭伯退走故杜以爲輕兵單進遶鄭伯之前逆距鄭伯使鄭伯前視輕兵不復顧後得自後登其車以執之也鄭軍亂走輕兵獨出其間亦諜之類故翰胡得以諜言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衞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熒戰在閔二年○去起呂反熒戶扃反旌音精）〔疏〕內旌於弢中○正義曰旌謂鄭伯所建之旗弢是盛旌之囊也周禮全羽爲旞析羽爲旌謂空建鳥羽者也但九旗竿首皆有析羽故旌爲之總名故此傳鄭伯與子重所建皆以旌言之其鄭伯所建當是交龍之旂子重所建當是熊虎之旗周禮中秋教治兵辨旗物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子重爲將自然當建熊虎之旗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就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己當死戰）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王有死藝命○冉如炎反）（爲于僞反射食亦反）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發如字徐音廢殪於計反搏音博中丁仲反折之設反又市列反軾音式）囚楚公子茷。（爲郤至見譖張本○茷扶廢反）〔疏〕囚楚公子茷○正義曰晉語謂之王子發鉤蓋一名一字也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夫音扶麾許危反日人實反使所吏反下免使者同好呼報反下及注皆同）臣對曰。好以暇。（暇閒暇○閒音閑）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言○使所吏反又如字）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往飲於鴆反）公許。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榼苦臘反造七報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犒苦報反從才用反）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復扶又反注及下同）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疏〕注夷亦傷也○正義曰服虔云金創爲夷杜以戰用五兵唯殳無刃所言傷者皆刃傷也何須於此獨辨金木故知夷亦傷也復言之耳補卒乘。（補死亡○乘繩證反下同）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陳如字）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也○徇似俊反蒐所留反）秣馬利兵。（秣穀馬也○秣音末）脩陳固列。（固堅也○陳直覲反又如字）蓐食申禱。（申重也○蓐音辱重直用反）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縱子用反）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見賢遍反）〔疏〕注穀陽子反內豎○正義曰鄭玄云豎未冠者之名故杜以爲內豎也案呂氏春秋云荊共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荊師敗共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酒而進之子反曰非酒也豎陽穀曰非酒也子反曰却酒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遂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與此不同者傳依簡牘本紀彼采傳聞異辭所說既殊其文亦異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夫音扶三日穀本或作三日館穀誤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君幼本或作君幼弱）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唯德是與）〔疏〕注周書至是與○正義曰周公稱成王之命告康叔以此言也唯上天之命不常於一人也言善則得之惡則失之唯有德者於是與之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覆芳服反）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所以責子反）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卒從此已前皆子忽反隕于敏反盍戶臘反）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疏〕雖微至不義○正義曰微無也縱使雖無先大夫有此舊事今大夫將義命已敢不以爲之義乎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衞侯出于衞。公出于壞隤。〔疏〕衞侯至壞隤○正義曰出于衞者已出衞竟也公出於壞隤始從壞隤而出猶未出魯竟下云公待於壞隤設守而後行是出國止於壞隤更從壞隤而出（壞隤魯邑齊衞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僞如故不見公○壞戶怪反徐音懷隤徒回反）宣伯通於穆姜。（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去起呂反）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難乃旦反）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鉏仕居反）〔疏〕注二子公庶弟○正義曰沈氏云以刺公子偃不云弟故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女音汝）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申勑宮備儆京領反○）設

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戰期○守手又反）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伯未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訴譖也）晉侯不見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位。（在十三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弭亡氏反）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逃奔宋）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弒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篡初患反弒音試復扶又反下及下文復討同【疏】注諸侯至無罪○正義曰諸侯廢立當由天子但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若篡弒而立則侯伯既列於會便是已成為君臣人▲得殺▲之鄰國不得復討往年為戚之會主為討曹但晉侯既列於會盟畢乃始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也宣元年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齊非侯伯而得公位定者縱非侯伯乃是彊鄰既得與會即為黨援晉若討魯齊必救之於是晉國竟不伐魯是由會齊而公位遂定也）君唯不遺德刑。（遺失也）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為曹伯歸不以名告傳○伯如字又音霸【疏】注為曹至告傳○正義曰諸侯被執及歸或名或否雖從告辭傳不為例但諸侯尊貴不斥其名曲禮曰諸侯不生名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是諸侯稱名者是罪責之事彼告者亦是其事之善否惡之則以名告故釋例曰蔡侯般弒父自立楚子欲顯行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是告者謂其有罪則稱名以告謂其無罪則告不以名此曹人訴君無罪晉侯從而釋之言其無罪而歸故晉人不以名告下云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是晉人告其歸也此傳說曹伯無罪是為經不以名告之傳也）○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欲復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守手又反下注同過古臥反又古禾反○）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疏】注豹叔至奔齊○正義曰此時七月也至十月而僑如奔齊昭四年傳稱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後生豎牛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乃云宣伯奔齊穆子饋之則似豹在齊多年僑如始往故服虔以為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往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為魯請逆杜不然者若豹以前在齊則非復魯臣聲伯正可因之以請不得云聲伯使豹聲伯安得專使背叛之臣也又聲伯豈無魯人可使而崎嶇艱險遠使他國之人乎今傳言聲伯使豹明在魯軍得為聲伯使耳下云聲伯食使者而後食不言食豹而言食使者明豹因請逆遂即不還還者豹之介耳於時魯師在鄭從鄭向齊塗出於魯豹必過魯乃去故得宿於庚宗彼傳因言宿於庚宗遂說娶於國氏生二子耳二子之生必在僑如奔後豹之還魯雖無歸年而襄二年始見於經豎牛已能奉雉故杜以為此年去彼年歸故下注云傳因言其終）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之介○食使音嗣使所吏反注同介音界下文敢介大國同）而後食。（言其忠也○而後食一本作聲伯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書公不與○與音預）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衞皆失軍。（將主與軍相失宋衞不書後也○將子匠反【疏】注將主至後也○正義曰服虔以失軍為失其軍糧傳稱諸侯遷于潁上子罕宵軍之則軍諸侯之營不軍其輜重安得為失軍糧也故杜以為將主與軍相失謂夜襲迸散相失耳此諸侯即伐鄭之諸侯也經書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不書宋衞傳言宋衞皆失軍則宋衞在矣在而不書後至故也）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故）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宋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仕）○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斃婢世反）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廩力甚反）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去起呂反下同）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情○慝吐得反下文同）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夫音扶朝如字【疏】若朝至夕亡○正義曰朝亡之謂朝失蔑與行父也魯必夕亡謂亡屬他國也下云亡而為讎是欲棄晉而屬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為于僞反）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相息亮反）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郤犨請邑○衣於既反食舊如字對上句應作嗣音）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偃與音預）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難乃旦反見賢遍反）○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使立於▲高國▲之閒。（位比二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衞。亦閒於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佞○閒徐音閒廁之閒讀者或如字）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也【疏】晉侯至其伐○正義曰周語稱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桓公與告單襄公非郤至自與襄公語也襄公論郤至將死咨召桓公語耳非語諸大夫也其文與此小異其意與此大同周語詳而此傳略先賢或以為國語非丘明所作為其或有與傳不同故也驟稱其伐謂數數自伐其功周語說郤至自伐之言多矣其辭不可具載）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溫季郤至○語魚據反【疏】溫季其亡乎○正義曰周語單襄公答召桓公云人有言曰兵在其頸者其郤至之謂乎卽具論郤至之失乃曰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位在八【疏】位於七人之下○正義曰此時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郤犨將新軍郤至佐之是位在七人之下○）而

求掩其上。（稱已之伐掩上功。）【疏】（注稱已至上功。○正義曰周語曰郤至自稱已有大功欲求晉國之政召桓公謂之曰吾子則賢矣晉國之舉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至謂召桓公曰何次之有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爲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爲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之無不及也若佐新軍而以之爲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掩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爲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書也。不見細微也。見賢遍反又如字注同。）【疏】（夏書至可乎。○正義曰夏書五子之歌第一章也其爲人所怨者豈必在明白之處乎其於人所不見當於是圖謀之此書之言將謂愼其細小之事者也今乃明明言之道已欲掩其上此事甚明其可乎言必不可也杜不見古文故云逸書）將愼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顯稱已功所以明怨咎）經十有七年。春。衞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曾孫。○括古活反）○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爲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柯古河反）秋。公至自會。（無傳）○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無傳九月郊祭非禮明矣書用郊從史文）【疏】（注九月至史文○正義曰傳例啓蟄而郊今九月郊祀是非禮明矣公羊傳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未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賈逵以二傳爲說諸書用者不宜用也釋例曰辛丑用郊文異而丘明不發傳因時史之辭非聖賢意也劉賈以爲諸言用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施之用郊似若有義至於用幣用鄫子諸若此此皆當須書用以別所用者也若不言用則事敍不明所謂辭窮非聖人故造此用以示義也且諸過祀三望之類奚獨皆不書用邪案左氏傳用幣于社傳曰得禮冉有用矛於齊師孔子以爲義無不宜用之例也丘明云我師豈欺我哉）○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無傳將伐鄭○）○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未服故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壬申。公孫嬰卒于貍脤。（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貍脤闕○貍力之反脤市軫反○）【疏】（注十一至脤闕○正義曰杜長厤推十一月丁亥朔六日壬辰十六日壬寅二十六日壬子十日丙申二十日戊申不知壬申二字何者爲誤長厤云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也十月庚午圍鄭十三日也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諸侯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也又杜於土地之篇凡有地名二十六所不知所在之國貍脤即是其一不知是何國之地故直云闕也杜又稱舊說曰壬申十月十五日貍脤魯地也傳曰十月庚午圍鄭則二日未得及魯竟也釋例又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以此益明貍脤非魯地矣以下有十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故諸舊說皆以壬申爲十月十五日也公羊穀梁傳以爲待公至然後卒大夫故十月之日書在十一月之下於左傳則不通故杜以爲日誤○）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邾子貜且卒。（無傳五同盟○貜俱縛反徐居碧反且子餘反）【疏】（注五同盟○正義曰貜且以文十四年即位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成二年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十五年于戚此年于柯陵凡七同盟而云五者沈以杜數同盟之例但有君盟者不數大夫之盟此二年盟蜀十七年盟柯陵皆邾之大夫故不數之劉炫并數二盟而規其過非也）○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楚人滅舒庸。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爲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虛起居反）【疏】（注虛滑至屬周○正義曰僖三十三年秦人滅滑經書人則是滅而不有不知滅後屬何國也此言侵晉知此時屬晉耳襄十八年傳楚公子格侵費滑胥靡注云胥靡鄭邑不言費滑杜意當以費滑爲周邑也然則若是周邑當言侵周以別之定六年傳稱鄭伐周馮滑胥靡爾時胥靡亦爲周邑蓋費滑胥靡周鄭之間襄時屬鄭定時屬周）衞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書救以侵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侯獳鄭大夫○髡苦門反獳乃侯反質音致）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戲許宜反洧于軌反治直吏反）【疏】（注洧水○正義曰釋例云洧水出滎陽密縣西北陽城山東南至潁川長平縣入潁）○晉范文子反自鄢陵。（前年鄢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侈尺氏反又尸氏反難乃旦反下同祝之又反）【疏】（注傳言至自裁○正義曰劉炫以爲士燮及昭子之卒適與死會非自殺今知非者以傳云使祝宗祈死又云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是其欲死之意叔孫昭子心懷憂懼亦與此同身皆並卒故知自裁若其二人之死適與死會春秋之內唯有兩人願死何得身死皆與相當故杜斟酌傳文以爲自殺劉以爲偶然而死以規杜失非也何休膏肓以爲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故杜以爲因禱自裁也傳記此事者欲見厲公無道賢臣憂懼）○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爲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閎巷門○與如字徐音預閎音宏冒亡報反）【疏】（于閎○正義曰釋宮云宮中衖謂之壼衖門謂之閎孫炎曰衖舍間道也李巡曰閎衖頭門也）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臥於家夫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讁譴責也○讁直革反譴遣戰反）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相息亮反下相施氏同）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守手又反）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姦人○索所白反注同）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公子○頃音傾）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刖音月又五刮反）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卜立家宰○句其俱反）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知音智向許亮反本又作嚮行下孟反）○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得志故）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疏】（注汝上○正義曰釋例云汝水出南陽魯陽縣大盂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淸水○洹音桓一音恒今土俗音袁慮力於反樂音洛下樂平同）或與己瓊瑰食之。（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瓊求營反瑰古回反含戶暗反本亦作唅）【疏】（注瓊玉至含象○正義曰瓊是玉之美者廣雅云玫瑰珠也呂靖韻集云玫瑰火齊珠也含者或用玉或用珠故夢食珠玉爲含象也詩毛傳云瓊瑰石而次玉禮緯天子含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碧此聲伯得有瓊瑰者案周禮天子含用玉則禮緯之文未可全依或可珠玉兼有故釋例云珠玉曰含）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爲珠玉滿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

盈吾懷乎。（從就也。夢中爲此歌。）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莫音暮。數所角反。〔疏〕今衆至傷也。○正義曰。聲伯之意以初得此夢謂凶在已。懼不敢占。今衆既繁多而從余三年。余之此夢凶災散在衆人。不在已也。故云無傷。）○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杼直呂反。）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難乃旦反。下及注同。）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疾克淫亂。故殺之。）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是。爲明年殺國佐傳。○降下江反。〔疏〕待命于清。○正義曰。欲遣國勝告難。故令待進止之命在于清地。非是使還待命。）○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幸大夫。○嬖必計反。）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燮言。○反自鄢陵。本作自鄢陵。去起呂反。）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童胥克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矯居表反。梏古毒反。械戶戒反。）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車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鄢陵戰晉囚公子茷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具。○帥所類反。守手又反。）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君楚王也。〔疏〕注孫周至悼公。○正義曰。晉世家云。悼公周者。其先祖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是周爲襄公曾孫也。○）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使所吏反。）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試也。○盍戶臘反。使所吏反。又如字。）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覘伺也。○覘勑廉反。伺音司。又絲嗣反。）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以爲郤至奪孟張豕。○射食亦反。）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不偪公室。○偪彼力反。下同。）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易有功。○易以豉反。）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咎。○知音智。下同。）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命也。）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八百人也。）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清沸魋亦嬖人。○沸甫味反。魋徒回反。）抽戈結衽。（衽裳際。○衽而甚反。徐音而鴆反。）而僞訟者。（僞與清沸魋訟。）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疏〕注榭講武堂。○正義曰。楚語云。榭不過講軍實焉。是榭爲講武堂。傳言將謀於榭。似仍未至榭。猶在塗也。下云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之處。則已至榭矣。三郤慮公殺己。謀欲自安。未及謀而已死。故云將耳。非謂未至榭也。或可將謀於榭。是未至榭。故杜云位所坐處也。謂當時隨便所坐之處。故長魚矯得僞訟而殺之。若已至榭。不應就榭僞訟。）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處昌慮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爲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畏當爲藏。）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於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一朝如字。〔疏〕一朝而尸三卿。○正義曰。一朝謂一旦也。晉語說此事。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德綏遠。○軌本又作宄。音同。御魚呂反。下同。）御軌以刑。（刑治近也。）不施而殺。

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也。○施如字。或式豉反。）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與偃也。）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劫而執之。故云辱也。）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辭不往也。）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爲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己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去起呂反。下同。少詩照反。）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焉於虔反。）○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鄢陵。○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虺楚四邑。○道音導。下及注同。駕如字。一音加。釐力之反。虺許鬼反。）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己故。○橐他洛反。）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爲國戮。〔疏〕注厲公至國戮。○正義曰。厲公以私欲殺三郤。則三郤無罪。經應直云晉殺其大夫。不應稱名也。又胥童爲欒書中行偃所殺。乃直是兩下相殺。今經書二者並爲國討之文。故傳解之。言民不與郤氏。郤氏有罪也。胥童道君爲亂。胥童有罪也。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以二者據其死狀。皆非國討。故傳正其二者之罪。解其並爲國討之意。劉炫云。杜言三郤不以無罪書。正謂不書盜。書盜即無罪也。胥童之死。本非國家所殺。故特言胥童受國討文。其實傳意并論郤氏受國討。故云皆書曰晉殺其大夫也。杜又云郤氏失民。胥童道亂。乃總釋傳並言二者皆爲國討之意也。）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庚申。晉弒其君州蒲。（不稱臣。君無道。）○齊殺其大夫國佐。（國武子也。）○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復扶又反。）○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墻爲鹿苑○囿音又）○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輕遣政反）○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音房）○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衞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虛朾地闕○虛起居反朾他丁反）○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乘繩證反注同也）【疏】注言不至七乘○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生時副貳之車也其送葬亦當如之今唯一乘是不以君禮葬也以晉是侯爵故指言侯禮七乘耳諸侯各依命數不是皆七乘也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葬莊公下車七乘杜以特言七乘明七非舊制故彼注云齊舊依上公禮九乘以齊爲侯伯因而用九九非侯之正法故此以正言之　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也）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言有命也）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少詩照反）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盟）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館舍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宮曲沃始命君）【疏】辛巳朝于武宮○正義曰服虔本作辛未晉語亦作辛巳孔晁云以辛未盟入國辛巳朝祖廟取其新也案晉語稱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傳云庚午盟而入逆日卽盟非辛未也傳與晉語皆言辛巳朝于武宮服本自誤耳孔晁強欲合之非也　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也）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爲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菽音叔易以豉反別彼列反癡勑疑反）○齊爲慶氏之難故。（前年國佐殺慶克○爲于僞反難乃旦反）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宮）【疏】注華免齊大夫至人宮○正義曰杜世族譜於齊國雜人之中有華免而無士字此注以華免爲大夫則士者爲士官也官掌刑故故使殺國佐也於夫人之宮有朝羣妾之處故云內宮之朝蓋齊侯召入與語而殺之　師逃于夫人之宮。（伏兵內宮恐不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使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待命于清者）國弱來奔。（弱勝之弟）王湫奔萊。（湫國佐黨○湫子小反徐子鳥反萊音來）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祀）○二月。乙酉。朔。晉侯悼公卽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卽位也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殺音試）【疏】注朝廟至居喪○正義曰辛巳距乙酉五日先定所脩之政待朔旦而後施之故五日也晉語云正月乙酉公卽位孔晁云二月卽位言正月者記者誤也厲公被殺而嗣絕故悼公自外而入卽位之日卽命百官施布政教與居喪卽位其禮不同釋例曰厲公見殺悼公自外紹立本非君臣無喪制也若然禮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鄭玄云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計厲是文公之曾孫悼文公之玄孫有緦麻之親法當服斬而云無喪制者悼之父祖去晉適周與本親隔絕無往來恩義厲既見殺悼卽被迎迎之以爲晉君卽與厲公體敵且葬厲公以車一乘國內尚不以爲君不可責悼公服斬也縱使當爲之斬絕而別立亦非嗣矣　始命百官。（始爲政）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施舍如字一音始豉反逋布吳反）逮鰥寡。（惠及微○鰥古頑反）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慝他得反斂力驗反宥音又戾力計反）節器用。（節省也○省所景反下同）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縱本亦作從子用反）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相息亮反頡戶結反顆苦果反）【疏】注相魏至晉國○正義曰晉語云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其子鄢陵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不可不崇也使彘共子將新軍曰武子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文子勤身以定諸侯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身退秦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至于今不忘其子不可不與也彼言呂宣子魏相也彘共子士魴也令狐文子魏頡也又曰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能恤大事使佐下軍趙武父祖功名顯著故不復序之是四人父祖皆有勞於晉國　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孝弟音悌本亦作悌）【疏】荀家至孝弟○正義曰晉語云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鎭靖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鎭靖者修之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也公族大夫職掌教誨故使訓卿之子弟令之共儉孝悌也晉語云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弗能死孔晁云備公族大夫則韓無忌先爲公族大夫今言使爲之者悼公始命百官更改新授之　使士渥濁爲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爲景公大傅○渥於角反）【疏】使士渥至時使○正義曰晉語云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大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宜物定功也使爲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爲戎御知荀賓之有功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是四人者皆公知其能而使之耳范武子爲大傅孤也士蔿爲司空卿也皆前世能者其法可遵故使二大夫居其官而脩其法也二人皆是大夫非孤卿也　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蔿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爲氏士蔿獻公司空也○行戶郎反蔿于委反將子匠反下軍將同）【疏】注辛將至爲氏○正義曰傳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三十一年卽罷之以爲五軍其置三行無多年歲彼云屠擊將右行未知此人卽屠擊之子孫也爲是其祖代屠擊也正以荀林父將中行遂以中行爲氏故謂此人之先將右行因以爲氏耳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弁皮彥反本又作卞同糾居黝反校戶孝反注同）【疏】注弁糾至馬官○正義曰以晉語知是欒糾也周禮大御御官之長別有戎僕掌御戎車春秋征伐之世以御戎爲重此御戎當是御之尊者校正當周禮校人校人掌王馬之政襄九年傳曰命校正出馬知是主馬之官也周禮校人不屬大御此蓋諸侯兼官或是悼公新法此傳所言諸官皆不得與周禮同也　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也）【疏】注戎士尚節義○正義曰此訓諸御謂諸是御車之人設令國有千乘乘有一御皆令此官教之戎士尚節義故訓之使知義如羊斟之徒是不知義也周禮校人主養馬耳不知御車此言校正屬焉乃云訓御蓋令校正助御戎訓御　荀賓爲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疏】注司士車右之官○正義曰周禮司士掌羣臣之版以詔王治其職非車右之類不得屬車右也周禮有司右上士也掌羣右之政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其下更有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此三右或官尊於司右而司右掌其政令春秋之世車右爲尊此司士蓋周禮司右之類爲車右屬官服虔以爲司士主右之官謂司右也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共音恭本亦作供下文同）【疏】注勇力至之使○正義曰所訓勇力之士皆謂爲車右者也設令國有千乘乘有一右摠使此官訓之勇力之士失於彊暴如魏犨之徒不順上命故訓之使共時之使不犯法也　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省所景反令力呈反）【疏】卿無至攝之○正義曰卿謂軍之諸將也若梁餘子養御罕夷解張御郤克之類往前恒有定員掌共卿御今始省其常員唯立軍尉之官臨有軍事使兼攝之令軍尉兼卿御也　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魏犨子也）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偃籍談父爲上軍司馬○）

（鐸待洛反遏於葛反徐音謁）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卒子忽反乘繩證反下及注皆同）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騶側留反）〔疏〕（祁奚至知禮○正義曰晉語云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候知鐸遏寇之共敬而信彊也使爲輿尉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共儉也使爲輿司馬知程鄭爲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晉語皆稱其才而用之善公之知人也言元尉元司馬元候者此皆中軍之官元大也中軍尊故稱大也輿尉輿司馬者皆上軍官也輿衆也官與諸軍同故稱衆也從車者爲卒在車者爲乘使此中軍與上軍軍尉司馬各教其軍之士卒使相親以聽在上之命○注程鄭至知禮○正義曰荀氏別族世本有文周禮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杜言乘馬御乘車之僕則當彼齊僕也晉語謂之贊僕當時之官名耳周禮掌馬之官無名騶者襄二十三年傳稱豐點爲孟氏之御騶則騶亦御之類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命僕夫七騶咸駕載旌旗則騶是主駕之官也鄭玄云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周禮趣馬下士掌駕說之頒是騶爲主駕之官駕車以共御者程鄭爲乘馬御御之貴者故令掌駕之官亦屬之校人職云良馬三乘爲皁皁一趣馬趣馬下士三皁爲繫繫一馭夫馭夫中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僕夫上士天子十有二閑邦國六閑鄭玄云每廄爲一閑閑有二百一十六匹如彼計之每廄有趣馬十八人六閑之騶有一百八人皆屬程鄭而使總領之也戎車貴彊力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令教馬進退使合禮法也校人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成校校有左右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鄭玄云每廄爲一閑二百二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校有左右則天子良馬五種各有四百三十二匹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四百三十二匹則千二百九十六匹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詩云騋牝三千舉大數也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官中之役邦國六閑四種去種戎其齊道田各用一閑駑馬三之則千二百九十六匹大夫四閑二種去齊道田馬一閑駑馬三之則八百六十四匹四匹一師也十二匹一趣馬也三十六匹一馭夫也二百一十六匹一僕夫也）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爲軍帥故摠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長丁丈反帥所類反下之帥爲帥皆同也）〔疏〕（凡六至譽也○正義曰上已歷言諸官特爲公所知者更復摠言所任皆得其人於時晉立六卿卿名下各有統領羣官非一凡六官之在民上爲長者皆是有德有能之人是民所褒譽者也使魏相以下至程鄭爲乘馬御以上凡有八條之官魏相等爲卿一也荀家等爲公族大夫二也士渥濁爲大傅三也右行辛爲司空四也弁糾爲御戎五也荀賓爲右六也祁奚爲中軍尉至籍偃爲司馬七也程鄭爲乘馬御八也自公族大夫以下七條各云使爲其事而卿下不云使者以卿摠攝羣職非偏主一事故也公族大傅司空不云某官屬焉者以其當官自主更無餘官來屬其祁奚爲中軍尉及羊舌職張老魏絳鐸遏寇籍偃雖是數官摠爲一條使訓卒乘親以聽命此唯有中軍上軍無下軍之官者蓋時下軍無闕不別立其官故也其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一句爲下祁奚爲中軍尉胥緒也大略所敘皆尊官在前卑官在後○注大國至其人○正義曰大國三卿是正法當時晉置六卿爲三軍之將佐皆是帥也於是晉又更置新軍凡有四軍八卿但新軍或置或廢故傳不數之耳六官之長非獨卿身乃謂其下凡爲人之長者皆有民之美譽故摠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者也）

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疏〕（舉不至易方○正義曰所舉用者皆堪其官不有失職者也文任文官武任武官其用爲官各守其業不踰易其方也若文人爲武武人爲文則違方易務不能守其業矣）

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也）〔疏〕（注正軍至陵偪○正義曰傳言不陵不偪者皆謂下不陵不偪其上旅卑於師卑於正知正是軍將命卿也唯舉師旅不相陵偪言上下有禮皆不相陵偪也）

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復扶又反下及注復入皆同上時掌反）〔疏〕（所以復霸○正義曰霸者把也把持王政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最彊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爲五霸耳但霸是彊國爲之天子既衰諸侯無主若有彊者即營霸業其數無定限也而何休以霸不過五不許悼公爲霸以鄉曲之學足以忿人傳稱文襄之霸襄承文後紹繼其業以後漸弱至悼乃彊故云復霸）

○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也）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朝郟城郜幽丘皆宋邑○取朝如字郟古洽反郜古報反）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爲師告）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乘繩證反惡烏路反）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位紹繼而立）復其位曰復歸。（亦國逆○復歸音服一音扶又反）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以惡曰復入。（謂身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以惡本或作以惡入曰復入）〔疏〕（凡去至復入○正義曰釋例曰凡去其國者通謂君臣及公子母弟也國逆而立之本無位則稱入本有位則稱復歸齊小白入于齊無位也衛侯鄭復歸于衛復其位也諸侯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衛孫林父蔡季是也身爲戎首則曰復入晉欒盈是也此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辭故經正魚石衛衎以表舊制傳稱凡例摠而明之也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宜稱入善其得衆公子友忠於社稷國人所思焉故閔公爲落姑之盟以復之夫衛公子晉絕位而在邢魯之季子勢弱而出奔咸得民望享國有家是以聖人貴之殊其文也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朔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華元貴國逆欲挾晉以自助故以外納赴春秋從而書之以示二子之情也韓魏有耦國之彊陳蔡有復國之端故晉趙鞅楚公子比皆稱歸從諸侯納之例言非晉楚之所能制也侯孺愛君以請故曹伯有國逆之辭許始復國故許叔有國逆之文此皆時史因周典以起時事之情也傳例稱諸侯納之曰歸今檢經諸稱納者皆有興師見納之事不須例而自明故但言納而不復言歸也衛侯鄭曹伯負芻皆見執在周晉魯請而復之鄭書歸于衛負芻稱歸自京師所發事同而文異者例意本在於歸不以他文爲義也賈氏又以爲諸歸國稱所自之國所自之國有力也案楚公子比去晉而不送是無援於外而經書自晉陳侯吳蔡侯廬皆平王所封可謂有力而不言自楚此既明證又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則曰不地在於歸復則曰國逆又以立爲例逆而不立則皆非例所入鄭之良霄以寇而入入即見殺而復例之例稱凡去其國明非夫子之制也周敬王王子猛不書出而書入襄王書出而不書入凡自周無出故非春秋舊例也諸在例外稱入直是自外入內記事常辭義無所取而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爲例如此甚多又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因會諸納爲義至于納北燕伯于陽傳稱因其衆窮不能通乃云時陽守距難故稱納此又無證經書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則頓國之所欲也北燕伯傳有因衆之文不可言內難也又書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陳縣而見復上下交騁二人雖有淫縱之闕今道楚匡陳賊討君葬威權方盛傳稱有禮理無有難此皆先說之不安也沈氏云國逆而立之曰入唯謂國君知不兼臣者以臣而無位本賤不書故知臣無國逆之例也其復入唯謂臣知者以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君若入國臣無違拒之法且杜云身爲戎首稱兵入伐是戎首指臣爲文故知不得兼君也杜所以云四條者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即是事通君臣者此據大略而言不復曲細爲別也）

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西鉏吾宋大夫○鉏仕居反徐在居反吾音魚西鉏吾人名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惡謂魚石）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已事之則以我爲鄙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厭於鹽反憾戶暗反）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間如字又間廁之間釁許靳反披普彼反注同長丁丈反）〔疏〕（不然至吾患○正義曰不然謂不與吾同惡也而收取吾之所憎謂魚石是也使佐其楚國之政以伺間吾之釁隙而侵伐我如此則亦是吾之所患若晉用楚材皆爲楚國之患焉是也）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疏〕（注夷庚至之道○正義曰夷平也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以庚爲道也此云以塞夷庚下云而懼吳晉知謂塞吳晉往來之要道也吳晉往來路由彭城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欲以斷絕吳晉往來之道使其不得往來故吳晉所以懼耳若其不然何其獨云懼吳晉也夷庚止謂吳晉往來之平道耳非山川險難之名故杜土地名不得指其所在）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偪吳晉之道故懼攜離也）〔疏〕（逞姦而攜服○正義曰逞快也封魚石爲快姦人也攜離也諸侯見楚助賊服從者其心皆離是離其服從者之心）吾庸多

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言宋常事晉何爲頓有此患難。難乃旦反）○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禮也）○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德政。○勞力報反。語魚據反注同）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爲平公不徹樂張本）〔疏〕驟朝于晉。○正義曰：詩云載驟駸駸。驟是疾行之名，從魯即疾朝于晉也。○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言所以不克彭城）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見賢遍反）○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時）○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疏〕言道也。○正義曰：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是在路寢得君薨之道也。○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爲後鎮）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於是欒書卒。韓厥代將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地闕。○台勑才反。一音臺）〔疏〕成霸安彊。○正義曰：謂文公成霸安彊自宋爲始，言今宋有患不可不救也。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畏晉強也。靡角宋地）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也）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宣叔之子）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罃）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彘直例反）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爲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適丁歷反）〔疏〕書順也。○正義曰：自此以前，莊宣薨于路寢，桓莊傳文宜皆書葬矣。今於此公薨之下言道也，於葬之下言書順也，獨發傳者，隱桓閔皆爲人所殺，僖公薨于小寢，文公薨于臺下，皆其薨不得道也。莊宣雖薨于路寢，莊則子般見殺，宣則歸父出奔，家國不安，非是得道順禮，唯成公耳。故傳於此發之。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之褒，舉成書順以包之是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十八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八（成十六年盡十八年）

經十六年

雨木冰　淳熙本木誤大

喜穆公子子罕也　淳熙本穆誤穆

故曰楚子敗績　纂圖本子作師非也

若君將被殺獲者爲重　宋本爲字上有復以殺獲者五字是也

無傳義例　宋本淳熙本天放菴翻岳本足利本作傳無義例是也

於時行父從公伐鄭　毛本時誤是

與行父俱歸　監本俱誤但

叔孫僑如出奔齊　漢書五行志引作喬如

剌公子偃　釋文剌作刾云依字作剌案刾俗剌字

傳十六年

敗諸汋陂　石經宋本岳本汋作勺釋文同

至于鳴鴈　毛本于作於鴈作雁注同

晉侯將伐鄭　毛本伐誤代

郤錡將上軍　纂圖本毛本郤作卻誤下同

死亡不復存　宋本存作補

有勝矣　有字上石經旁增晉字此後人妄加也

時順而物成　淳熙本物誤物

求無不具　淳熙本具誤吴

注忝衆至中正　以下正義五節在對曰至子矣正義之後宋本總入子其勉之節注下

昔我先王世后稷　浦鏜云先下誤衍王字據俗本國語云也

敦厚也　宋本無也字與孔疏摘注合

瀆齊盟　惠棟云崔憬易注云瀆古黷字傳皆以瀆爲黷

食話言爲義　毛本話作語宋本義作並皆非也

人恤所底　宋本岳本底作厎與石經合注及正義並同

動靖怨意　閩本監本毛本靖作情非也

有姧邪者　盧文弨云姧當作姦

詳則祥也　閩本監本毛本則作者是也

財用有科益　閩本財作則亦非宋本監本毛本科作利是也○今改作利

和睦相親　宋本睦下有而字

以補其空闕之處　毛本補作備非

外絕其鄰國之好　毛本鄰作隣俗字

民知所適　毛本知作之誤

人既不知在上之信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上此本誤七今訂正

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　石經若字下旁增退字多矣下旁增又何求三字皆非唐刻惠棟云當是晁公武據蜀石經益之案惠說未確釋文輯作集云又作輯案輯與集同

荀林父奔走　淳熙本奔走誤作三反

范匃趣進　釋文云匃本又作丐史記晉世家注作范丐

注晦月至忌　宋本至下有爲字是也

晦是月終陰之盡也　監本毛本盡作盛非也

在陳而嚻　纂圖本監本毛本嚻作囂下同

嚻喧嘩也　岳本嘩作譁釋文作諠譁云本又作喧嘩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說文引傳作轈車

伯州犂以公卒告王　淳熙本王誤玉

必大敗矣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矣作之是也

服虔云復反也　監本服虔云誤作虔云云

爲飛矢之象　毛本矢誤失

是非無以可明　毛本可字空缺

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　淳熙本右石二字誤倒

陷於淖　石經陷字上旁有公字乃後人妄增非唐刻也

與養由基　漢書班固東都賦作游基

申鮮虞之傳摯　宋本毛本傳作傳是也

鄭元詩注云　浦鏜云注當作箋是也○今訂正

韎聲也　段玉裁校本韎字上增茅蒐二字是也謂齊人急疾呼茅蒐成韎也

謂要脚連耳（毛本謂作爲非也）

識見不穀而趨（案惠棟云識當爲適外傳作屬訓爲適）

爲其拜而蔞拜（監本毛本其誤共）

又先無被傷之狀（閩本被誤彼）

三肅使者而退（淳熙本三作二非也）

其右茀翰胡曰（按韋昭國語周語注引作右茀宋庠云古字通）

周禮全羽爲旞（閩本監本毛本旞作燧非宋本作旞。今從宋本）

但九旗卒首（監本毛本九作凡誤也）

故旌爲之揔名（毛本爲作謂非）

巳當死戰（宋本岳本巳作已是也纂圖本死戰二字誤倒）

好以暇（石經初刻無以字後重刊入故此行十一字）

造于子重（纂圖本毛本于作於非）

曰寡君之使（閩本乏誤之）

注夷亦傷也（宋本無也字）

苗賁皇徇曰（閩本監本徇誤狥）

蓐食申禱（岳本禱作禱非也）

申重也（監本重誤童）

穀陽豎（史記晉楚世家呂氏春秋權勳篇淮南子人間訓作陽穀與今本異）

晉入楚軍三日穀（監本三誤二石經日字下後人旁加館字釋文云本或作三日館穀誤國語晉語韋注引作晉師三日館穀即釋文所謂或作之本而館從舍作舘尤爲俗字）

不常於一人也（重修監本一誤明）

亦所以責子反（閩本監本毛本反下有也字非）

聞子玉自殺（毛本玉作二非）

申宮儆備（李善注陸士衡豪士賦序引儆作警說文儆下引傳儆宮文異）

申勑宮備（毛本勑作勅纂圖本作敕）

是大泜曹也（淳熙本亦作泜仍石經避諱而改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泯是也注同。今訂正）

臣人得殺之（閩本殺誤投宋本人下有不字）

乃是彊鄰（閩本監本毛本彊作疆非也）

君唯不遺德刑（毛本遺作以誤）

注爲曹至告傳（閩本脫注字）

子叔聲伯（纂圖本毛本聲作申非也）

聲伯戒叔孫（監本戒誤藏）

歸必叛矣（顏師古漢書朱博傳注引作畔矣）

待于鄆（惠棟云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邱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城也）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淳熙本孫誤叔）

又何求（石經求字改刊求字下後人旁增焉字）

赦季孫（石經赦字上後人旁增而字）

使立於高國之閒（毛本於作于國作固並非）

奔衞亦閒於卿（石經奔字上有遂字乃後人所增惠棟云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夏書至可乎（宋本此節正義在將慎其細也節注下）

經十七年

曹伯邾人伐鄭（補各本曹師作曹伯此本誤師今訂正）

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淳熙本誤作許非也）

六日壬辰（毛本辰誤申）

十月庚午圍鄭（毛本午下重午字非也）

貍脤即是其一（毛本是誤知）

傳十七年

君驕侈而克敵（李善注干寶晉紀揔論引作君無禮而克敵非）

是天益其疾也（纂圖本天作大誤）

惟祝我（宋本淳熙本岳本惟作唯與石經合）

因禱自裁（纂圖本裁誤言）

若其二人之死（閩本監本毛本死作卒）

與婦人相胃（毛本胃作省閩本監本作冐並非）

慙蔽於家（岳本慙作慚）

國牢之弟文子（纂圖本文誤父）

卜立冢宰（宋本足利本冢作家是也顧炎武云此施氏之家臣也如論語仲弓爲季氏宰之宰解冢宰非炎武未見舊本故也纂圖本卜作下誤。冢今改作家）

葵傾葉向日（釋文向作嚮云本亦作向皆俗鄉字）

食珠玉含象（釋文云含本亦作唅纂圖本玉誤王）

廣雅云政瑰珠也（毛本政作玫亦誤宋本監本作玟是也下同。政今改玟）

瓊瑰石而次玉（毛本石誤食）

濟洹之水（各本作濟毛本誤齊）

言之之莫而卒（詩秦風渭陽正義引作言之至莫而卒毛本莫誤莫）

討高若（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若作弱）

反自鄢陵（石經反字一行十一字疑初刻無反字釋文云一本又作自鄢陵）

爭死命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無也字）

入百人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無也字）

或曰畏當爲藏（宋本畏作威是也）

一朝而尸三卿（惠棟云韓子載厲公語曰吾一朝而夷三卿鄭注周禮夌人云夷之言尸也是夷與尸古字通又古夷字作𡰥與尸相近故或從尸或從𡰥也）

余不忍益也（韓子益作盡）

在內爲軌（釋文云軌本又作宄書盤庚正義引作宄漢書元帝紀注軌與宄同也按宄者正字也軌者假借字也）

刑治近也（宋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無也字淳熙本作刑治也非）

辭謝書與偃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無也字下故云辱也辭不往也同）

公遊于匠麗氏（盧文弨挍本云大戴禮記保傳篇作匠黎史記作匠驪則麗當讀平聲案國語周語韋注引作酈）

孟姬之讒（閩本讒誤纔）

舒庸東夷國人（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無人字是也）

楚公子橐師襲舒庸（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橐誤槖顧炎武云石經橐誤作槖非也案橐師乃楚公子名石經橐字下旁有師字乃後人妄增淳熙本于誤于）

經十八年

晉弒其君州蒲（案蒲字當作滿石刻及諸本作蒲）

己丑公薨于路寢（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己誤已）

傳十八年

使程滑弒厲公（李善注劉孝標辯命論引弒作殺）

悼公周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無也字下言有命也注同）

辛巳朝于武宮（正義曰服虔本作辛未晉語亦作辛巳孔晁云以辛未盟入國辛巳朝祖廟取其新也案晉語稱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傳云庚午盟而入逆日即盟非辛未也傳與晉語皆云辛巳朝于武宮服本自誤耳孔晁强欲合之非也案臧琳云庚午既盟而入故明日辛未即朝於始祖廟服本是也若作辛巳則與盟而入之日相去十有二日久入而不朝何也故知國語作巳字誤而杜本左傳同之何邪據孔注國語知孔氏所見左傳與服本同作辛未特孔氏不知國語巳字爲誤而强欲通之爲非耳正義謂逆日即盟此說是也至以服本爲誤則偏袒之失）

夷羊五之屬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無也字）

周子有兄而無慧（諸本作慧李善注劉孝標辯命論引作惠古字通）

齊爲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故甲申晦（陳樹華云注當入故字之下案宋本淳熙本岳本皆以難字爲句非也）

官掌刑故（閩本監本毛本故作政亦非宋本官上有士字無故字是也）

悼文公之元孫（宋本文上有是字）

薄賦歛（宋本岳本歛作斂與石經合）

武子季（宋本子下有之字與晉語合）

魏頡以身退秦于輔氏（宋本身上有其字浦鏜挍本于上增師字並與晉語合也）

至于今不忘（監本忘作育是也按韋注云育遂也）

使佐下軍（宋本監本毛本下作新與國語合）

公曰苟家惇惠（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苟作荀是也）

無忌慎靖（監本毛本慎作鎮下同按明道本國語作鎮靜韋注云鎮重也靜安也）

膏粱之性難正也（浦鏜挍粱作梁是也）

使脩范武子之法（石經此處脩作修非）

使士渥至時使（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揔入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注下）

知荀賓之有功力而不暴也（宋本閩本有功字監本初刻亦有後剜去毛本無按明道本國語無功字）

以晉語知是欒糾也（重脩監本欒誤樂）

掌王馬之政（閩本監本王誤主非也）

設令國有千乘（閩本監本毛本千作十）

爲車右屬官（宋本爲上有故字）

失於彊暴（宋本彊作强閩本監本作疆非也）

魏絳爲司馬（監本絳作絳非也）

程鄭荀氏別族（淳熙本作苟氏非）

知程鄭爲端而不淫（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端此本誤瑞今訂正浦鏜正誤云爲字衍文是也）

輿司馬者（重脩監本輿誤與）

掌焉之官（閩本監本毛本焉作駕宋本作馬是也○今從宋本）

命僕夫七騶咸駕（案夫當作及乃與月令合）

載旌旗（宋本旗作旐與月令合）

六繫爲廏（毛本爲作馬非也）

天子十有二閑（毛本閑作閒非下六閑同）

校人乘馬（此本校誤校據宋本閩本訂正監本作教亦誤）

二百二十六匹（宋本二十作一十與鄭注校人合）

各有四百三十二匹（毛本二誤三）

十二匹一趣馬也（重脩監本趣誤起）

晉時置六卿爲軍師（重脩監本置誤蓋）

更復揔言所任（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任此本誤任今訂正）

卿各下名有統領（宋本無各字名作各是也閩本監本毛本卿下衍名字）

不能守其業矣（監本毛本業作職非也）

量德授爵（纂圖本毛本授作受非也）

曹門宋城門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無也字）

爲師告（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師作帥）

朔懼有違衆之犯（閩本監本毛本違作逆非）

華元實國迎（監本毛本迎作逆）

侯獳愛君以請（監本毛本獳作孺非也）

案楚公子比去晉而不送（閩本監本毛本送作返非也）

又以立爲例（宋本又上重國逆二字與襄廿五年昭廿一年正義合）

則皆非例所入（宋本入作及是也監本誤作人下文而入即入並誤作人）

明非夫子之制也（監本毛本夫作天）

大國無厭（釋文厭作猒字按古書猒字淺人多改爲厭不知其義不同也如此條正當作猒）

鄙我猶憾（石經凡憾字皆作感後人加小此處正作憾疑轉寫之譌）

不然至吾患（宋本此節正義在亦吾患也句下）

故杜土地名（監本土誤上）

有卑讓之禮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無也字）

且問晉故（淳熙本問誤間）

語其德政（足利本政作也非）

非土功時（淳熙本土作此誤）

成霸安彊（宋本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彊作疆與石經合）

成霸安疆（宋本此節正義在自宋始矣句下）

靡角宋地（重脩監本宋誤朱）

將救宋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無也字）

唯成公耳（宋本唯字上有得道順禮四字是也）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八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九（襄元年盡四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襄公（○陸曰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疏〕（正義曰魯世家云襄公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以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是歲歲在壽星）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於是公年四歲）〔疏〕（注於是公年四歲○正義曰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魯與謀於虛朾而書會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與音預）○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鄫以待晉師○鄫才陵反）〔疏〕（注鄫鄭至晉師○正義曰釋例曰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此書次于鄫者爲此魯齊曹邾杞其兵皆不加鄭故書次也傳曰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是韓厥伐鄭此次以待之）○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疏〕（注辛酉九月十五日○正義曰顯言此日者欲明下冬聘是十月之初爲王崩日近赴人未至故也）○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剽子叔黑背子○剽匹妙反字林匹召反）○晉侯使荀罃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疏〕（注冬者至善之○正義曰禮記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是王崩當廢禮也今傳釋此朝聘皆云禮也知此冬者是十月之初崩赴未至由其俱未聞喪故得以吉行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爲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疏〕（注下有至日誤○正義曰長麻推此年正月庚戌朔其月無己亥圍宋彭城經在正月之下傳文下有二月則其己亥必是正月月不容誤知是日誤）非宋地。追書也。（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疏〕（注成十至之宋○正義曰公羊傳曰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成十八年傳曰楚伐彭城納魚石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西鉏吾曰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不言取爲楚邑而云披地長好是左氏之意亦爲楚以彭城封魚石爲國故注言封魚石也既列爲國非復宋地傳言追書是仲尼新意故云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也言追書者其地已非宋有追來使屬宋耳非謂夫子在後追書前事若以追爲在後追前則仲尼新意皆是追書前事非獨此爲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爲于僞反）〔疏〕（注登成至繫宋○正義曰登成釋詁文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邑封人故使彭城還繫於宋也釋例曰楚人棄君助臣取宋彭城以封叛者削正與僞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楚之所得是其義也言不登叛人則叛罪重矣不書魚石以彭城叛者孫林父將戚而出故得書云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此則因楚之力取彭城與宋交爭非欲出附他國故言復入也若揔而言之俱是背叛於君故云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稱宋亦以成宋志）〔疏〕（於是至宋志○正義曰魚石舊是宋人今還取宋地以自封若其不繫於宋則成此魚石爲一國之君夫子追繫於宋乃有二意於是爲宋討魚石宜繫於宋且又不成此爲叛人使得取君之邑以爲一國之主有此二意故繫之於宋謂之宋志者言宋人志在攻取彭城故以魚石繫之於宋成此宋人之志○注稱宋至宋志○正義曰此與隱元年謂之鄭志義勢同也鄭伯實不獲段而經書克謂之鄭志言鄭伯志於殺雖實不克段而書之爲克見鄭伯之志也此彭城實非宋地而經書爲宋謂之宋志言宋人志在取之雖實非宋地而繫之於宋成宋人之志也夫子脩春秋而傳於此二條特言謂之宋志謂之鄭志者夫子所脩春秋或襃或貶皆是夫子之志非取國人之心此宋志鄭志者以其雖是夫子所脩還取二國本志故也案下十年戍鄭虎牢傳云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杜云繫之于鄭以見晉志即此類也於此三事傳例已明故彼不云謂之晉志也）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彭城降不書賤略之瓠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五大夫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降戶江反注同寘之豉反瓠徐侯吳反一音戶故反垣音袁）〔疏〕（注彭城至略之○正義曰案莊八年郕降于齊師既書於經則知彭城之降亦合書也今不書者但以其賤故略之也晉欒盈復入于晉下云晉人殺欒盈而書於經此彭城降所以賤略不書者彼以殺之爲重來告故書此以降事爲輕故爲賤略）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光齊靈公大子○質音致）○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荀偃不書非元帥○郛芳夫反元帥所類反）〔疏〕（韓厥至其郛○正義曰傳唯言諸侯之師不見諸侯之國未知諸侯之師是何國師也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則次鄫之師皆不與伐鄭此諸侯之師其中必無齊魯曹邾也案上圍彭城除此五國以外猶有宋衛莒滕薛下云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則衛師從伐明矣明年戚之會知武子云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於戚之會始怪滕薛不來明此時伐鄭滕薛在矣東諸侯皆次于鄫莒在齊魯之東若其在此當與東人同次前圍彭城亦無小邾此時或無莒與小邾耳諸侯之師當是宋衛滕薛也賈逵云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謂帥宋衛滕薛伐鄭齊魯曹邾杞次于鄫故諸侯之師不序也入郛不書者晉人先以鄭罪令於諸侯故書伐鄭入郛既敗鄭不復告故不書○注荀偃不書非元帥○正義曰魯師出征並舉諸將他國之師唯書元帥詳內略外春秋之常故杜爲注復時一言之耳）敗其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洧于軌反）〔疏〕（注徒兵步兵○正義曰論語云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步行謂之徒行故步兵謂之徒兵也隱四年傳云敗鄭徒兵注云時鄭不車戰則此亦然也）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齊魯曹邾杞）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鄫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焦如字徐在堯反不與音預）〔疏〕（注於是至不書○正義曰獻子先歸傳無其事正以不書侵楚侵陳知其必先歸矣若獻子從師則書不待告以獻于先歸晉不告魯故侵陳楚皆不書也然不知獻子何以先歸傳既不言未測其故也今贊云則先歸者以前年虛朾會獻子先歸會葬今公雖即位年又幼小君既新立故獻子先歸）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爲韓厥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鄭子然侵宋。取犬丘。（譙國酇縣東北有犬丘城迂迴疑○酇才汗反又子旦反迂音于）○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大國聘焉。（大字小）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爲大○好呼報反）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而葬速）○鄭師伐宋。（書伐從告）○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睔古困反徐又胡忖反）〔疏〕（注未與至經誤○正義曰睔以成六年即位九年盟于蒲十五年于戚又七年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而楚退同盟于馬陵諸侯雖不重序明亦與鄭同盟則是與成三同盟矣與其父盟於法得以名赴其子此云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者言其嘗與成同盟於法得以名赴襄也此類多矣注皆云與其父同盟而已此注特言未與襄同盟者以此時鄭既從楚嫌其已背前盟不合更以名赴故明之也此經云六月庚辰鄭伯睔卒傳言七月庚辰鄭伯睔卒經傳必有誤者杜以長麻校之此年六月壬寅朔其月無庚辰七月壬申朔九日得庚辰則傳與麻合知傳是而經誤也此經六月七日其文皆具所言誤者非徒字誤而已乃是書經爲誤七月之事錯書以爲六月故長麻云書於六月經誤言元本書之誤非字誤也）○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殖市力反）〔疏〕（注宋雖至衛上○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少稱將此晉宋稱師不書將非卿也衛甯殖書將不稱師師少也晉爲兵主故當先書宋雖非卿以師爲重故序甯殖之上）○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三月而葬速○齊如字謚法執心克莊曰齊或音側皆反非）〔疏〕（注齊謚至葬速○正義曰謚法執心克莊曰齊是齊爲謚也葬而舉謚禮之常也此特云齊謚者以謚齊者少且齊齊同字夫人齊女嫌齊非謚晉大子申生之母稱齊姜者齊女姓姜氏彼齊非謚故此須明之○）

叔孫豹如宋。（豹於此始自齊還爲卿）○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偪鄭〔疏〕遂城虎牢○正義曰虎牢是鄭舊邑此時屬晉而不繫晉者莊三十二年注云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此以名通故不繫晉也十年戍鄭虎牢繫於鄭者傳曰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彼爲將歸鄭而繫之鄭也或當虎牢雖已屬晉晉人新得不爲已有故不繫晉也）○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衞以索馬牛。皆百匹。（夙沙衞齊寺人索簡擇好者○萊音來輿音餘本亦作輿索所白反〔疏〕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上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應應對之應年末同行下孟反）○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檟梓之屬○檟古雅反木名〔疏〕注檟梓之屬○正義曰釋木云槐小葉曰檟郭璞曰槐當爲楸楸細葉者爲檟又云大而皵楸小而皵檟樊光云大老也皵棤皮也皮老而麤棤者爲楸小少也少而麤棤者爲檟又云椅梓郭璞曰即楸也如彼所云楸梓皆檟之小別故云梓之屬也）以自爲櫬與頌琴。（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櫬初親反〔疏〕注櫬棺至送終○正義曰以論死者言櫬知櫬是棺也四年注云櫬親身棺也以親近其身故以櫬爲名焉禮記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一杝棺一梓棺二鄭玄云杝椴也所謂椴棺也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也記文從內向外水兕革棺最近尸也次椑以椴爲之次屬與大棺乃以梓爲之檀弓又云君即位而爲椑鄭玄云椑謂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天子椑內又有水兕革棺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如彼記文諸侯之棺三重親身之棺名之爲椑椑即櫬是也其椑用椴爲之屬與大棺乃用梓耳此以梓爲櫬者名之曰櫬其內必無棺也擇檟爲櫬其櫬必用梓也記唯言即位爲椑不言椑所用木鄭玄據天子之棺其椑用杝即云杝謂杝棺也天子之椑自用杝則諸侯不必然據此傳文諸侯之椑必用梓也頌琴者詩爲樂章琴瑟必以歌詩詩有雅頌故以頌爲琴名猶如言雅琴也櫬琴同文知皆欲以送終也）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養余亮反）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詩大雅哲知也話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話戶快反知音致下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言逆德○爲不哲矣一本作不爲哲矣〔疏〕詩曰至哲矣○正義曰詩大雅抑之篇也其惟有知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從之爲美德之行矣言之者行事無有不順從者今季孫逆之於是爲不知矣哲知釋言文也）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適母故曰君之妣○妣必履反適丁歷反本又作嫡〔疏〕注襄公至之妣○正義曰曲禮曰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襄公是成公之妾定姒所生齊姜是其適母故曰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烝之承反畀必利反注同洽戶夾反偕音皆徧音遍〔疏〕詩曰至孔偕○正義曰詩周頌豐年之篇也豐有之年多稻多黍釀之爲酒爲醴以進與祖妣以洽百種之禮爲烝嘗之祭鬼神享之則下與福祐甚周徧言今事妣失禮神將不福祐之也烝進畀與皆釋詁文偕訓爲俱俱亦徧之義也釋言云孔甚也）○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疆居良反〔疏〕注宗婦至非禮○正義曰諸姜同姓之女也宗婦同姓之婦也夫人齊姜是齊國之女故使其宗親之婦女來會葬也齊爲姜姓歷世多矣不可姜姓之女姜姓之婦今其皆來魯國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者宗婦是同姓大夫之婦知此宗婦亦是同姓大夫之婦然則諸姜是齊同姓之女嫁與齊大夫之爲妻者也禮記檀弓云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是越疆送葬非禮也）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爲六年滅萊傳東陽齊竟上邑○竟音境〔疏〕召萊子萊子不會○正義曰世族譜不知萊國之姓齊侯召萊子者不爲其姓姜也以其比鄰小國意陵蔑之故召之欲使從送諸姜宗婦來向魯耳萊子以其輕侮故不肯會）○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以負擔喻○擔都暫反）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射食亦反）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子任此患不爲他人蓋在己○非異人任絕句任音壬一讀至人字絕句爲于僞反）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言盟誓之言○背音佩棄力服本作棄功暱本又作昵女乙反徐乃吉反）免寡人。唯二三子。（〔疏〕集矢至三子○正義曰說文云鳥之短尾者總名爲隹隹在木上爲集集是鳥止之名矢有羽似鳥故亦稱集也楚君被射目者非是爲異人也在此患者爲寡人也今若背之棄其助鄭之力與盟誓之言他人其誰肯親我乎免寡人此棄力背言之責唯二三子耳）○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君事〔疏〕子罕當國○正義曰禮君薨聽於冢宰不須攝行君事此令子罕當國者鄭國間於晉楚國家多難喪代之際或致傾危蓋成公顧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子駟爲政已是正卿知當國者爲攝君事矣沈氏云魯襄四歲國家無虞今僖公年雖長大爲偪於晉楚故令子罕當國也）子駟爲政。（爲政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衞。（晉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疏〕官命未改○正義曰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六年晉侯改服脩官是其事也先君未葬皆用舊事不得建官命臣故云官命未改庶事悉皆未改不可即違先君言此者不用從晉之意故也）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鄫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疏〕注元年至武子○正義曰元年伐鄭次于鄫唯有韓厥荀偃於時武子未必在軍當是此會始告之耳）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言復憂齊叛○復扶又反下文將復復會同）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唯寡君賴之。（傳言荀罃能用善謀）○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偪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樗勑居反〔疏〕注晉侯至于外○正義曰文三年公如晉公及晉侯盟盟不書地在晉都也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於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也文三年盟于晉都此盟出城外者出與不出皆由晉侯意耳此或是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己出盟于外若似相就然故出城也）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樗至本非會〔疏〕注不以至非會○正義曰假令公朝於晉更與晉侯餘處別會即從會所而歸亦得書曰公至自晉何則一行而有二事者或以始致或以終致出自當時之意書其所告之事而已所告先後無定例也但此盟于長樗晉侯爲盟之故暫出城耳本非刻期聚會之處唯得以自晉告廟不得以長樗告也注言本非會解其必不得以長樗致之意也）○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單音善〔疏〕注雞澤至無譏○正義曰諸侯不得

盟天子之臣天子之臣不得與諸侯聚盟盟則加以貶責傳二十九年翟泉之盟貶王子虎稱人是其事也僖八年洮之盟王人在列傳曰謀王室也諸侯共謀王室不譏王人在盟是由襄王新立命遣與盟故耳此盟單子在列於經亦無譏文靈王以往年新立明是王新卽位使王官之伯出與諸侯結盟以安王室故無所譏與洮之盟同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洮之盟王室有子帶之難襄王懼不得立告難于齊遣王人與諸侯盟故傳釋之曰謀王室以明王勑其來盟非諸侯所敢與也踐土之盟王子虎臨諸侯而不與同歃故經但列諸侯而傳具載其實此實聖賢之垂意以爲將來之永法也一年之間諸侯輯睦翼戴天子而翟泉之盟子虎在列君子以爲非天子之命譌上下常節故不存魯侯而人子虎以示篤戒也今雞澤之會單子與盟亦王所命也杜言王使盟者傳無其文正以經無貶責知是命使盟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〇僑其騎反）

〔疏〕注陳疾至如會〇正義曰凡盟主召其同好之國刻期而與結盟來不及期則加貶責他國後期則沒其國而不序於列魯君後期則摠稱諸侯不復國別歷序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是也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陳侯如會此袁僑如會皆本非同好慕義而來喜其來而不責其晚故言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袁僑自來故言如會解其後至特書而不貶之意也七年鄭伯髡頑如會自是被召而來其人未見諸侯在道而卒故書如會爲卒張本與此異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歷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

〔疏〕注諸侯至經誤〇正義曰諸侯盟會歷序國君其下云某人某人皆是大夫也若卿來則書卿名氏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于新城如此之類其事多矣此袁僑來若及盟卽序於列當在世子光下今諸侯既盟袁僑乃至不可特爲袁僑更復重盟若其不與之盟則又逆陳來意以袁僑是大夫故使大夫盟之若其陳侯自來諸侯雖則盟訖亦當更與之盟不得使大夫也凡諸侯盟會皆先目後凡上文雞澤之會既以具序諸侯此摠言諸侯大夫則雞澤諸侯足以明矣故不復具序諸國從省文耳諸侯大夫既以摠書而獨見叔孫豹者經據魯史魯史所記詳內略外僖十五年牡丘之盟下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獨書魯臣亦此類也言諸侯之大夫其內可以兼袁僑而殊袁僑言及陳袁僑盟者明此諸侯之大夫所以爲此盟者止爲盟陳袁僑耳且上文雞澤之會其內未有陳侯直言諸侯之大夫則不得包陳袁僑故殊之也

〇秋。公至自會。（無傳）〇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簡選練）克鳩茲。至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皋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〇廖力彫反組音祖下皆同被皮義反徐扶僞反注及下同）

〔疏〕注組甲至練袍〇正義曰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然則甲貴牢固組練俱用絲也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造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之豈欲其被傷故使甲不牢也若練以綴甲何以謂之被也又組是條繩不可以爲衣服安得以爲甲裏杜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爲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爲練袍被於身上雖並無明證而杜要愜人情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當時君子〇要於遥反）

〔疏〕注當時君子〇正義曰傳言君子多矣獨此言當時君子者諸言君子論議往事多是丘明自言託之君子此傳君子謂子重亡多於獲楚人以君子之言咎責子重不得爲後世君子故云當時君子

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病而卒。（憂恚故成心疾〇咎其九反恚一端反）〇公如晉。始朝也。（公卽位而朝）〇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首首至地〇相息亮反注同）

〔疏〕注稽首至地〇正義曰周禮九拜一曰稽首諸侯事天子之禮也

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與晉爭〇介音界爭爭鬭之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〇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鄭服在前年〇爲于僞反好呼報反）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〇易以豉反注同難乃旦反年內同度待洛反）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耏外。（與士匄盟耏水名〇耏音而）

〔疏〕盟於耏外〇正義曰此是士匄適齊齊侯與盟其盟不離城之左右若是地名山名不得有外內之異爾雅云厓內爲隩外爲隈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外爲隈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有內外之異知此耏爲水名其水蓋曲而近城故稱耏外讎也〇正義曰讎者相負挾怨之名奚負狐狐負奚皆謂之讎此是奚負狐也不是舉之以解怨故下云稱其讎不爲諂也

〇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〇解音蟹）〇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諂媚也偏屬也〇諂他檢反比毗志反）

〔疏〕稱其至爲黨〇正義曰設令他人稱其讎則諂以求媚也立其子則心在親比也舉其偏則情相阿黨也今祁奚以其人實善故舉薦之人見彼善知奚不諂不比不黨也諂者阿順曲從以求彼意故以諂爲媚媚愛也言爲諂以求愛也偏者半廂之名故傳多云東偏西偏軍師屬已分之別行謂之偏師傳云彘子以偏師陷是偏爲廂屬之名也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職屬祁奚復舉其子是舉其偏屬也

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

〔疏〕建一官而三物成〇正義曰尉佐同掌一事故爲建一官也三事成者成其得舉得位得官也官位一也變文相辟耳服虔云所舉三人各能成其職事案解狐得舉而死身未居職何成事之有

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〇也夫音扶絕句一讀以夫爲下句首）

〔疏〕詩云至似之〇正義曰此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也其卒章云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〇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王卿士〇頃音傾）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〇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患楚侵欲袁僑濤塗四世孫）

〔疏〕侵欲於小國〇正義曰多有所欲求索无厭侵害小國故小國怨也

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告陳服）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〇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〇行戶郎反注同陳直覲反）魏絳戮其僕。（僕御也）

〔疏〕魏絳戮其僕〇正義曰以車亂行是御者之罪故戮其僕也周禮司寇之屬有掌戮之官鄭玄云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其職云掌斬殺賊諜而膊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鄭玄云膊謂去衣磔之焚燒也辜謂磔之踣僵尸也肆猶申也陳也彼膊焚辜肆皆謂陳以示人然則此言戮者非徒殺之而已乃殺之以徇諸軍昭四年楚戮慶封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先徇乃殺之也成二年韓獻子既斬人郤子使速以徇是殺之而後徇也此戮卽彼徇之

（謂也文十年楚申舟扶宋公之僕以徇或曰國君不可戮也彼扶以徇亦稱爲戮下云至於用鉞當是殺之乃以徇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疏】（事君至不逃刑○正義曰此言絳之宿心舊行耳非獨爲此事而言也服虔云謂敢斬揚干之僕是不辟死之難然則斬僕信依法也豈是絳之罪而得謂之有罪不逃刑乎不逃不辟此事自亦是矣要本其宿心非是專爲此事也）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疏】（將伏劒○正義曰謂仰劒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鉞音越）【疏】（臣聞至用鉞○正義曰臣聞師旅兵衆順從上命莫敢違逆是爲威武此據在軍之衆也軍旅之事守官行法欲討罪人雖有死難不敢辟死犯違法令而從舍罪人是爲共敬也君命既合諸侯臣豈敢畏懼死罪放舍罪人不爲共敬也今君之師衆違命亂行既已不武謂揚干也執事之臣畏懼其死罪不戮罪人是爲不敬魏絳自謂也不武不敬罪莫大焉是揚干與已皆有大罪臣若不討非直臣有死罪揚干亦合有死罪臣懼身之死罪連及揚干是臣罪更重無所逃辟重罪也不能以禮漸致教訓至於用鉞以斬其僕是臣之罪重也）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爲重過○跣先典反重直用反注同）敢以爲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爲設禮食○食音嗣注同又如字特爲于僞反）【疏】（與之禮食○正義曰與之禮食者若公食大夫禮以大夫爲賓公親爲之特設禮食○使佐新軍○正義曰服虔云於是魏頡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魏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世族譜魏顆魏絳俱是魏犨之子顆長生頡則絳是頡之叔父顆別爲令狐氏絳爲魏氏益顆長而庶絳幼而適故也魏世家武子生悼子悼子生絳則絳是犨孫計其年世孫應是也先儒悉皆不然未知何故）張老爲中軍司馬。（代魏絳）士富爲候奄。（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代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三月無己酉日誤）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疏】（注成公至杞姓○正義曰二年齊姜薨者是成公夫人故此爲成公之妾也據傳匠慶之言知是襄公之母以子既爲君故得稱夫人而言薨也於時諸國杞鄫之徒皆姒姓據大者言之故云姒杞姓疑是杞女而未審故也）葬陳成公。（無傳）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無傳定謚也赴同祔姑反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疏】（注定謚至葬速○正義曰謚法純行不爽曰定舊說妾子爲君其母不得成爲夫人故杜詳言之於例亦同稱薨也祔姑稱小君也反哭成喪書葬也今定姒三禮皆具薨葬備文皆以正夫人之禮者由母以子貴故也釋例曰凡妾子爲君其母猶爲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而內外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姒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來會葬傳曰禮也夫人姒氏薨葬皆以禮備爲文明季子雖議從畧賤聞匠慶之言懼而備禮殯葬無闕也禮公子爲其母練冠縓緣既葬除之及其嗣位爲君非復公子適母薨則申其母尊而先儒同之公子亦謬矣是杜言妾母得爲夫人之意也季孫初議欲不成定姒之喪匠慶以君長懼之乃畧取季孫之木君子謂之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則季孫初議是無禮也既季孫議爲無禮明知於禮得成是知妾母成尊是爲正法但尊無二上適母若在君尚不得盡禮於其母臣民豈得以夫人之禮事之哉適母既薨則君得盡禮君既盡夫人之禮事其母臣民豈得以妾意遇之哉故適母薨則妾母尊也哀姜既薨成風乃正出姜既出敬贏乃正齊姜既薨定姒乃正襄公一世無娶夫人之文故齊婦得正也鄭玄以爲正夫人有以罪廢妾母得成爲夫人也哀姜雖被齊殺僖公請而葬之案經薨葬備文安得以罪黜也又齊姜非以罪黜定姒薨葬成尊成風定姒並無義文知其法得成也）○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鮦陽縣南○爲于僞反鮦孟東音紂直又反一音童或音直勇反非）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可爭）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爲非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疏】（注軍禮不伐喪○正義曰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曰聞喪而還禮也是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義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爲下陳圍頓傳○咎其九反下同）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肆夏戶雅反注及下同九夏一曰王夏二曰肆夏三曰韶夏四曰納夏五曰章夏六曰齊夏七曰族夏八曰陔夏九曰驁夏肆夏一名樊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杜遂分爲三夏之別名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韶上招反遏於葛反納夏本或爲夏納誤渠其居反）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疏】（金奏至三拜○正義曰奏謂作樂也作樂先擊鐘鐘是金也故稱金奏周禮鐘師掌金奏鄭玄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鎛也又燕禮注云以鐘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此晉人作樂先歌肆夏肆夏是作樂之初故於肆夏先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樂已先作非復以金爲始故言工歌也於文王已言工歌鹿鳴又畧不言工互見以從省耳其實金奏肆夏亦是工人歌之工歌文王擊金仍亦不息其歌鹿鳴亦是工歌之耳○注肆夏至夏曲○正義曰周禮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夏驁夏言以鐘鼓奏之也又以文王類之知是樂曲名也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定本納夏爲夏納此傳直言之三不胡其三之名魯語同說此事而云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之三盡文王大明緜以文王爲首并取其次二篇以爲三則知肆夏之三亦以肆夏爲首亦并取其次二夏以爲三也且下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三者皆名爲夏知是其次二夏并肆夏爲三也周禮謂之肆昭納魯語謂之繁遏渠故杜以爲每夏而有二名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先儒所說義多不同周禮注載杜子春云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天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鄭玄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敷家之說各以意言經典散亡无以取正劉炫云杜爲此解頗允三夏之名而分字配篇不甚愜當何則文王之三卽文王是其一大明緜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遏渠是其二安得復以樊爲肆夏之別名也若樊卽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雖取習前蹤亦未踰先哲今刪定知不然者以此文云肆夏之三是自肆夏以下有三故爲韶夏納夏凡爲三夏但此三夏各有別名故國語謂之繁遏渠是一字以當一夏若國語直云金奏繁遏渠則三夏之名没而不顯故於繁字之上特以肆夏冠之云肆夏繁樊既是肆夏明遏是韶夏渠是

（納夏也國語與其難明以會左氏三夏之義劉不曉杜之深意遂欲妄從先儒先儒二說何所馮準先儒以樊遏二字共爲執競以渠之一字獨爲思文分字既无定限文句多少任意則杜以樊共肆夏爲句何爲不可劉君乃與奪恣情不顧曲直妄規杜過於義深非也）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行人通使之官○員音云徐于貧反使所吏反下注及文皆同〔疏〕注行人通使之官○正義曰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小行人掌使適四方協賓客之禮諸侯行人當亦通掌此事故爲通使之官也此言韓獻子使行人問魯語云晉侯使行人問者彼孔晁注云韓獻子白晉侯使行人問也）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藉在夜反）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牧伯○舍音捨重直用反下皆同敢與音預下及與同牧徐音目〔疏〕注元侯牧伯○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玄云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也伯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牧一州之牧也伯長諸侯爲方伯也然則牧是州長伯是二伯雖命數不同俱是諸侯之長也元長也謂之長侯明是牧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相樂音洛〔疏〕注及與相樂○正義曰及與也釋詁文言不敢與在其間而聞之魯語并陳兩事乃摠云皆昭令德以合好非使臣之所敢聞彼俱不敢聞此分之爲等級耳詩序文王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伐紂緜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是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能受天命造立周國故諸侯會同歌此以相燕樂也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肆夏既亡不知其篇之義故唯取詩意以解文王鹿鳴耳詩是樂章樂歌詩篇聖王因其尊卑定其差等詩有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鄭玄以肆夏爲頌之族類其差與頌同矣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則於其餘諸侯不得用肆夏矣當歌文王與兩君相見同也然則兩元侯相見與天子享之禮同亦歌肆夏之類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謂元侯也不歌肆夏辟天子也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矣當歌鹿鳴也傳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則其臣來聘不得與其君同亦當歌鹿鳴也燕禮雖以已臣爲主兼燕四方之賓其樂歌鹿鳴是其定差也燕禮升歌訖乃爲笙歌三篇堂下吹笙以播詩也笙歌訖乃爲間歌六篇堂上歌一篇堂下吹一篇相間代也故燕禮云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也間歌訖遂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堂上堂下合作樂也鄉樂者風詩也燕禮歌小雅而合鄉樂以合畢於歌一等則知諸所歌者其合樂用詩皆畢於升歌一等故鄭玄詩譜云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笙間所用則鄭玄云未聞也燕禮升歌小雅笙歌間歌亦用小雅則笙間用詩與升歌差同而云未聞者升歌合樂其用風雅皆用發首二篇笙用南陔間用魚麗不復更用其首篇者未聞者未知其用何篇也此傳言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則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亦謂享也雖不言燕燕亦當然此傳晉侯享穆叔爲歌鹿鳴穆叔以已所當得三拜而受燕禮也工歌鹿鳴則是享燕同樂明享之與燕用樂各自同矣若然肆夏之爲樂章樂之最尊者兩君相見尤尚不得用之而燕禮者諸侯燕已羣臣之禮而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玄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所以得用之者彼謂納賓之樂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鄭玄云賓朝聘者是朝賓聘客俱得用之與此升歌異也）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晉以叔孫爲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疏〕注晉以至魯君○正義曰詩序言鹿鳴燕羣臣嘉賓正謂燕已之臣以已臣爲嘉賓耳叔孫以晉歌此篇者以已爲嘉賓故拜受之也燕禮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鄭玄云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是燕聘客唯君迎爲異餘悉與已臣同也）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詩言使臣乘四牡騑騑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以勞力報反注勞之同騑芳非反〔疏〕注詩言至勞之○正義曰詩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謂遣臣出使來歸乃勞之也叔孫以晉歌此篇勞已來聘故重拜受之也魯語云四牡君之所以章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已不及忠信爲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諏子須反度待洛反下文注同詢音荀〔疏〕注皇皇至四事○正義曰此詩本意文王教出使之臣使遠而有光華又當諮問善道於忠信之人今晉君歌此以寵穆叔穆叔執謙以爲晉侯所教故云君教使臣下云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與詩本意異也忠信爲周魯語文也爰於也若遇忠信之人於是訪問詢度諏謀等四事也魯語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問善道）咨親爲詢。（問親戚之義）咨禮爲度。（問禮宜）咨事爲諏。（問政事）咨難爲謀。（問患難○難乃旦反注同〔疏〕咨親至爲謀○正義曰魯語言此四事唯咨親爲詢與此文同其餘咨材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三者與此皆異韋昭改從此傳注云材當爲事事難爲難孔晁注云材謂政幹也）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五善謂諮詢度諏謀〔疏〕臣獲五善○正義曰教之咨人卽得一善故并咨爲五魯語云君貺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孔晁云既有五善又自謂无及成爲六德言自謂知所无及懷靡謙以問知者此亦卽是一德故爲六德也皆是受君之教乃知如此亦是君之所賜故云臣獲也○）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既无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過古禾反〔疏〕注櫬親至反哭○正義曰櫬者親身之棺初死卽當有之將葬以殯過廟葬訖乃爲虞祭今定姒初薨匠慶以君長櫬之乃始作櫬知此是季孫以定姒本賤素无器備議其喪制欲如此耳非是終久遂无之也檀弓曰君卽位而爲椑夫人尊與君同亦當生已有櫬今議欲不爲是素无器備故始議之也檀弓又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士喪禮朝而遂葬與記正同知周法不殯于廟而此及僖八年傳皆云不殯于廟以爲非禮知其將葬之時不以殯過廟耳非是殯尸於廟中也葬訖日中反虞於正寢謂之反哭今故不虞有欲不爲反哭也）匠慶謂季文子（匠慶魯大匠）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爲夫人禮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言襄公長將責季孫○長丁丈反注同）初。季孫爲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檟欲自爲櫬○爲于僞反下注爲定姒爲言卜爲執事同圃布古反場直良反〔疏〕注蒲圃至爲櫬○正義曰詩云九月築場圃毛傳云春夏爲圃秋冬爲場樹菜蔬爲圃治禾黍爲場場圃同地耳故杜以場明圃圃名蒲也檟是爲櫬之木知季孫樹之欲自爲櫬也）匠慶請木。（爲定姒作櫬）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爲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御止也傳曰遂得成禮故經無異文○御魚呂反注同〔疏〕注禦止至異文○正義曰此處謂之禦御卽禦也故訓爲止季孫本議欲無櫬不虞今傳唯言取木爲櫬而已尚不知得殯廟虞祭以否不虞卽是不反哭不反則不得書葬今定姒薨葬備文則因匠慶之言遂得每事成禮是故經無異文）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疏〕季孫至謂乎○正義曰不以道取爲略今律略人略賣人是也季孫言略令匠慶略他木也官非無木可用意欲不成其喪謂木不順其意怒慶此請令略木爲[illegible]遣我略人我止略女季孫令之爲略匠慶奉命而略雖自被略不得止之季孫此議自是無禮也被匠慶略木是自及也君子言古之志記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者其季孫之謂乎而釋例論此云議從略賤彼自是解正義之語與此不以道取爲略別也）○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鄫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爲之言鄫今琅邪鄫縣○句其俱反顓音專臾羊朱反比必二反相息亮反〔疏〕注鄫小至鄫縣○正義曰附庸附大國耳鄫乃子爵而欲得屬魯者春秋之世小國不能自通多附於大國二十七年齊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猶尚附人況鄫又小也故杜譬之如須句顓臾之比須句亦子爵使助魯出貢賦耳時公年七歲未能自謀蓋國內共爲此計使相者代公言之）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發之命〔疏〕注晉官徵發之命○正義曰二年鄭子駟以君初喪云官命未改此魯以國小賦重恐失官命二者官命雖同而主意有異故杜彼以未葬解之此以徵發解之觀文爲說）鄫無賦於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闕不共也○朝夕如字褊必淺反共音恭）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鄫以自助○借子亦反注同）晉侯

許之。（爲明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間伺間缺。○間陳間厠之間伺音司間音閑又間厠之間又如字）○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使臣所吏反）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夏戶雅反下注皆同羿音詣）〔疏〕注夏訓至之號。○正義曰夏書五子之歌云太康尸位以逸豫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是大禹立言以訓後故傳謂此書爲夏訓也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爲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后君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號

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鉏仕居反大音泰相息亮反下及注同）〔疏〕注禹孫至國名。○正義曰夏本紀禹生啟啟生大康是禹孫也爲羿所距書序云大康失邦是爲淫放失國也本紀又云大康崩弟仲康立尚書胤征云惟仲康肇位四海孔安國云羿廢大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則仲康羿之所立但羿握其權仲康不能除去之耳哀元年傳稱有過澆殺斟灌以滅后相相依斟灌故澆滅之是相立爲天子乃出依斟灌則相之立也蓋亦羿立之矣此傳言羿代夏政云不脩民事寒浞殺羿言取其國家則羿必自立爲天子也當是逐出后相羿乃自立相依斟灌斟尋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豷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大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據此傳文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說之疏也

恃其射也。（羿善射）〔疏〕注羿善射。○正義曰尚書云大康尸位以逸豫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孔安國云羿諸侯名杜云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也羿善射論語文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彈日烏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也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嚳時有羿堯時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爲何也

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髡苦門反尨莫邦反圉魚呂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浞仕角反徐在角反）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疏〕伯明后寒棄之。○正義曰寒是國名伯明寒君之名也后君也伯明君此寒國之時而棄不收采也。○注夷氏。○正義曰此傳再言夷羿故以夷爲氏也

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之）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游田。○樂音洛下樂安同）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慝他得反後同）外內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悛改也。○悛七全反）將歸自田。（羿獵還）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亨普彭反煮也食音嗣注同）〔疏〕家眾殺而亨之。○正義曰家眾謂羿之家眾人反羿以從浞爲浞而殺羿也孟子云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唯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則殺羿者逢蒙也

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國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鬲音革）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澆五弔反豷許器反斟之林反灌古亂反）〔疏〕注二國夏同姓諸侯。○正義曰世本文也

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過古禾反注及下同戈古禾反掖音亦漢書作夜孟康音掖）〔疏〕注戈在宋鄭之間。○正義曰哀十二年傳曰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嵒戈錫是也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燼才刃反）〔疏〕注燼遺民。○正義曰燋燭既燒之餘名之曰燼二國之燼謂澆之所殺死亡之餘遺脫之民也思報父兄之黨故靡得收而用之

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少詩照反注及下同）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杼直呂反）〔疏〕注后杼少康子。○正義曰夏本紀少康崩子帝杼立是也

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疏〕有窮至故也。○正義曰有窮遂亡謂浞亡也武羅伯因熊髡尨圉本羿棄之浞亦不用失人是國之大患故言之以規悼公也

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爲箴辭戒王過。○箴之林反）〔疏〕注辛甲至王過。○正義曰晉稱文王訪于辛尹賈逵以爲辛甲尹佚則辛甲文王之臣而下及武王但文王之時天命未改不得命百官官箴王闕故以爲武王時太史也闕謂過失也大史號令百官每官各爲箴辭虞人掌獵故以獵爲箴也漢成帝時揚雄愛虞箴遂依放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亡失九篇後漢崔駰駰子瑗瑗子寔世補其闕及臨邑侯劉騊駼大傅胡廣各有所增凡四十八篇廣乃次而題之署曰百官箴皆放此虞箴爲之

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疏〕注虞人掌田獵。○正義曰周禮山虞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大田獵則萊澤野萊謂芟其草萊以爲殺圍之處詩毛傳云大芟草以爲防是也

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芒莫郎反畫乎麥反）〔疏〕[illegible]者言畫地分之以爲竟也禹貢唯冀州帝都不言竟界以餘州所至則冀州可知也八州各言竟界云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荊及衡陽惟荊州荊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illegible]也

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疏〕注啓開九州[illegible]既分海內以[illegible]九言之禹貢云九州攸同九山刊旅九川滌[illegible]澤既陂故此亦言九道言禹開通九州之道[illegible]

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illegible]○攸處如字本或作攸家擾如小反亂也

在帝夷羿。冒于原[illegible]又音亡北反）〔疏〕在帝夷羿。○正義曰帝王之號稱王自以德劣於前謙而不稱實與帝同所謂今之王古之帝也後人之稱[illegible]帝或以帝言王史記於夏殷諸王皆稱爲帝[illegible]故以帝稱焉

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illegible]）武不可重。（重猶數也。○重直用反注同數所角反）〔疏〕[illegible]之重故爲數也服虔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

用不恢于夏[illegible]能恢大之。○恢苦回反）獸臣司原。敢告僕夫。[illegible]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illegible]之。（及后羿事。○好呼報反下文同懲直升反）〔疏〕於是至及之。○正義曰魏絳本意主勸和戎忽云有窮后羿以開公問遂說羿事以及虞箴乃與初言不相應會故傳爲此二句以解魏絳之意

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荐在薦反或云草也易以豉反徐神[illegible]）注荐聚也。○正義曰釋言云荐再也孫炎曰即荐是聚也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illegible]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言是

土可賈焉。一也。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illegible]）[illegible]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疏〕注頓壞也。○正義曰頓謂挫傷所壞今俗語云委頓是也

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爲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

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說音悅）○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臧紇武仲也鄫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蕃縣東南有目台亭○紇恨發反駘徒來反徐勑才反蕃本又作蕃應劭音皮一音方袁反白褒魯國記云陳子遊爲魯相番子也國人爲諱改曰皮也台吐才反）〔疏〕（注番縣○正義曰魯國地理志曰番讀如藩屏之藩言魯國南藩也汝南陳子游爲魯相子游者藩之子也國人辟諱遂改皮音而爲番字因而不改也）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髽側瓜反合結音計本義作髻又作紒音同）〔疏〕（注髽麻至而已○正義曰髽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意說鄭衆以爲枲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爲屈布爲巾高四寸著於顙上鄭玄以爲去纚而紒案檀弓記稱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也縚母喪孔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鄭玄云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若布高四寸則有定制何當慮其從從扈扈而誨之哉如鄭玄去纚而空露其紒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爲父髽衰三年空露紒髮安得與衰共文而謂之髽衰也魯人逆喪皆髽豈直露紒迎喪哉凶服以麻表髽字從髟是髮之服也杜以鄭衆爲長故用其說言麻髮合結亦當麻髮半也於時魯師大敗遭喪者多婦人迎子迎夫不能備其凶服唯髽而已同路迎喪以髽相弔傳言魯於是始髽者自此以後遂以髽爲弔服雖有吉者亦髽以弔人檀弓曰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壺終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知於是始髽者始用髽相弔也髽者依喪服婦人爲斬衰三年者髽故喪服云女子子在室箭笄髽衰三年是也其齊衰期亦髽故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是也其婦人弔服則鄭云注檀弓云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皆吉笄無首素總也）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朱本或作侏亦音朱）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十九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九（襄元年盡四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二十石經春秋經傳集解襄元第十四淳熙本襄下有公字岳本元作一並盡九年）

襄公

經元年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顏氏匡謬正俗云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爲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案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榦午是十支法有相配辛壬同在十榦此與庚午不相類固當依本字讀爲王夫不宜穿鑿改爲壬案顏說非也石經以下皆作壬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公子壬夫陸氏穀梁音義壬音而林反

注辛酉九月十五日　監本毛本辛酉誤作無傳

傳元年

追書前事　閩本監本毛本書作思非也

注登成至繫宋　宋本此節正義在於是至宋志之下

於是至宋志　此節及登城至繫宋節注稱宋至宋志節宋本揔入謂之宋志注下

乃有二意　毛本二作三非也

言鄭伯志於殺　宋本志下有在字

非取國人之心　閩本監本毛本心作志

郲邱晉地　纂圖本毛本地誤城

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邱　宋本壺作瓠水經注河水篇云清水又東南逕陽壺城東即垣縣之壺邱亭郡國志河東郡有壺邱亭注引注云縣東南有壺邱亭宋本作瓠邱非也又按河東有垣縣無東垣縣周禮注說文及此杜注皆衍東字宜刪

於戚之會　毛本於作與非也

敗其徒兵於洧上　宋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於作于

徒兵步兵　案傳二十八年注云徒兵步卒

至長平入潁　案潁字是也毛本足利本誤穎

故步兵謂之徒兵也　重脩監本下兵誤與

今公雖即位　監本公作歸非也

小國朝之　鄭氏周禮大行人注引作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賈疏同王制正義引鄭氏周禮注同孔自引左傳仍作小國朝之儀禮聘禮賈疏凡兩見俱作小國朝焉

經二年

又七年楚子重伐鄭　監本毛本又誤文

以冨鄭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冨作逼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作偪案偪逼古今字

傳二年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師誤伯

萊人使正輿子　釋文云輿本或作與惠士奇曰荀子云萊不用子馬而齊并楊倞云或曰正輿氏字子馬

穆姜使擇美檟　郭注爾雅釋木引作使擇美榎

皮老而麄楷者爲楸　宋本麄作麤是正字浦鏜正誤楷作皵與爾雅疏引樊注合下同

櫬親身棺也　宋本親作櫬非也案四年注作親

所謂椵棺也　宋本椵作椑與檀弓注合

頌琴者　重脩監本琴誤奉

言之者行事　宋本之作知

偕徧也　纂圖本毛本徧作偏非也釋文亦作徧

則下與福祐甚周徧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祐作佑

今其皆來魯國　宋本今作令是也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弔此本誤弟今訂正

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　釋文云棄力服本又作棄功暱本又作昵案臧林云當從服本作棄功言楚有功于鄭也

經三年

此棄力背言之責　毛本力言二字誤倒

成公未葬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未此本誤宋今訂正

鄭人叛晉謀討之　宋本岳本足利本人作久是也

諸侯共謀王室　毛本共誤不

不識王人　毛本不誤共

以明王勅其來盟　宋本毛本勅作敕

故經但列諸侯　案釋例但作唯

止爲盟陳袁僑耳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耳此本誤作且今改正

傳三年

在丹陽蕪湖縣東　淳熙本蕪誤苑宋本足利本作無此本丹誤月今據各本訂正

今皁吏也　宋本淳熙本岳本監本毛本皁作皂是也

託之君子此傳君子　閩本監本毛本脫此傳君子四字

乃盟於耏外　石經纂圖本毛本於作于釋文亦作于

讐也○正義曰讐者　此節正義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在注文解狐卒句下此本與盟於耏外正義合爲一節非是

於是羊舌職死矣　淳熙本羊舌二字誤作善

商書洪範也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脫也字

能舉似已者○也（監本○在也字之下岳本纂圖本毛本並作者也宋本淳熙本作能舉似已者是也）

維其有之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維作惟

單頃公王卿士淳熙本脫王字纂圖本毛本作正亦非

事君不辟難纂圖本毛本不作必非也

事君至不逃刑（宋本無不字閩本監本毛本作至不逃非）

然則斬僕信依法也（宋本信依作依軍不誤閩本監本毛本法作灋）

非是專爲此事也宋本也作耳

軍事有死無犯爲敬纂圖本毛本事誤仕

而從舍罪人毛本從作放

經四年

注定諡至葬速毛本至誤之

於例亦同稱薨也宋本監本毛本亦作赴是也

明季子雖議從略賤宋本季下有文字是也

殯葬無闕也（閩本監本毛本闕作關亦非宋本作闕是也○今依宋本）

豈得以妾意遇之哉閩本監本毛本意作毋非也

鄭元以爲正夫人有以罪廢（閩本監本毛本有以二字誤倒）

傳四年

晉士匄侵奪齊至穀宋本無奪字與十九年經合

周禮以鐘鼓奏九夏淳熙本岳本鐘作鍾

一名樊閩本監本樊作緐案國語作繁

金謂鐘及鎛也宋本鎛作鏄下同

昭夏納夏（閩本監本毛本昭作部下同案周禮鐘師作昭）

此傳直言之三不朝其三之名（閩本監本毛本朝作拜亦非宋本作辨）

文王之三盡文王大明緜閩本監本毛本盡作盡

并取其次三篇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三作二是也

呂叔王云宋本王作玉不誤

言遂於天位也宋本天作大位字下有謂王位三字是也

降福穰穰閩本監本毛本穰穰作禳禳非

云肆夏繁樊既是肆夏（閩本監本毛本樊作繁既作即非）

何所馮準閩本監本馮作馮非後同者不更出

先儒以樊遏二字共爲執競閩本監本毛本樊作繁非

彼孔晁注云毛本晁誤韶

韓獻子白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白作曰

加命爲二伯毛本脫二字

伯長諸侯爲方伯也重脩監本伯長誤自長

注及與相樂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與下有至字是也

彼俱不敢聞閩本監本毛本俱誤懼宋本聞作間

定其差等閩本監本毛本差等誤倒

堂下吹一篇監本吹誤次

笙由庚閩本監本毛本庚誤賡

不復更用其首篇者宋本無者字

尤尚不得用之宋本尤作猶

所以章臣之覲也（宋本覲作勤是也案國語臣上有使字）

能光輝君命（毛本命誤君案盧文弨校本輝作煇陳樹華云如廿年公賦南山有臺注能爲國光輝宋本作煇字是也按說文有暉煇無輝輝者煇之俗說文煇暉皆解曰光也）

周爰諮諏釋文諮作咨與毛詩合

必咨於周閩本監本毛本咨作諮

事難爲難宋本事難作事當是也

言自謂知所無及按所無當作無所乃與詩傳箋合

懷靡謙以問知者宋本無靡字

今故不虞有欲不爲反哭也宋本故作欲有作者是也

匠慶魯大匠纂圖本毛本大匠誤大夫

言襄公長將責季孫淳熙本責誤賫重脩監本誤貴

傳曰遂得成禮宋本淳熙本岳本曰作言

注禦止至異文此節正義宋本揔入季孫至謂乎之後

御即禦也監本毛本即誤猶

謂木不順其意宋本監本毛本謂作請

我止略女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止作只非也

小國不能自通監本毛本能作得

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毛本晉作吾非也

羿居窮石之地毛本石誤不

羿遂伐相宋本淳熙本岳本伐作代

惟仲康肇位四海宋本肇作肈

夏祚猶尚未滅（宋本亦作猶尚閩本監本毛本二字誤倒）

杜云有窮君之號監本毛本杜誤此

羿彈日段玉裁校本作羿焉彈日與楚辭合

羿彈十日也（段玉裁校本彈作彃是也浦鏜據尚書及論語疏日字下增說文云彃者射六字）

堯時有羿宋本時下有亦字是也

棄武羅伯困（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作伯因是案漢書古今人表作柏因史記正義作伯姻）

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監本東作有毛本作東並非

伯明后寒棄之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夷氏之下

樂之以游田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游作遊

信浞許（纂圖本毛本許作訐宋本淳熙本岳本監本作詐山井鼎云當作詐是也）

則殺羿者逢蒙也（宋本閩本毛本作逢監本作逄亦非）

生澆及豷（案惠棟云澆說文引作敖論語作奡管子云若敖之在堯說文引論語奡盪舟是敖與奡通今傳作澆者敖澆聲相近師讀各異故也陳樹華云古今人表作奡師古曰音五到反楚詞所謂澆者也顏氏不引左傳而引楚詞失之論語疏亦云澆即奡也）

東萊掖縣北有過鄉釋文云掖漢書作夜孟康音掖

曰嵒戈錫是也浦鏜正誤錫作鍚案哀十二年傳作鍚

晉稱文王訪于辛尹宋本晉下有語字是也

每官各爲箴辭（宋本此下有以戒王若箴之療疾故名箴焉言官箴者各以其官所掌而爲箴辭二十六字各本並脫又閩本監本毛本各爲誤作各以）

大艾草以爲防是也（監本毛本艾誤芟）

淮海惟揚州（閩本監本揚作楊案郭忠恕佩觿曰楊柳也亦州名）

人神各有所歸（沈彤云人神當作人鬼）

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此本之誤反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反作之不誤案太平御覽引同今依訂正纂圖本毛本作也閩本監本作而不能恢也並非）

麞鹿食荐（案莊子麞作麇荐作薦翻宋本麇字實缺）

四鄰振動（纂圖本監本毛本鄰作隣俗字）

魯國蕃縣東南有目台亭（宋本淳熙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足利本蕃作番釋文亦作番云本又作蕃閩本目誤月）

於時魯師大敗（宋本毛本時作是非監本大作失不誤）

自敗於壺終始也（閩本壺誤壼監本毛本作臺依檀弓改也宋本監本毛本終作駘山井鼎云駘作鮐與禮記合閩本亦誤終）

敗我於狐駘（石經敗我於狐四字重刻蓋初刻脫我字也）

襄公幼弱（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脫襄字）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九（止）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十九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襄五年盡九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發子產父）○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書巫如晉○巫亡扶反）○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闕）〔疏〕注魯衛至地闕○正義曰諸言及者皆魯君命之使與彼行故稱及彼此傳稱晉將爲吳合諸侯使魯衛先會之魯衛俱受命於晉非是魯君命蔑使與林父會吳故不言及也下文戚之會序吳於列書公會晉侯云云吳人鄫人于戚此不序吳於林父之下而別云會吳者爲吳人先在善道蔑與林父往彼會之故云會吳也十年會吳于柤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皆是吳在彼地往彼會之故殊會吳也公羊以爲外吳言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殊會以外之左氏無此義杜不從公羊故皆云吳在彼也下戚會不殊吳者來會于戚故與諸國同序列也○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書名罪其貪）○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穆叔使鄫人聽命於會故鄫見經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見賢遍反復扶又反下同）公至自會。（無傳）○冬。戍陳。（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疏〕注諸侯至魯戍○正義曰此戍陳及十年戍鄭虎牢僖二年城楚丘案傳皆諸國同行而經獨書魯者城楚丘傳云不書所會後也彼爲魯人後期諸侯已散故作獨城之文此則於戚之會受命戍陳十年諸侯伐鄭於伐鄭受命戍鄭虎牢還國各自遣戍更無告命故獨書魯戍也○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無傳）○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鄫聞其見伐遂命臧紇出救故傳稱經公至以明之）○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周卿士也戎陵虣周室故告愬於盟主○愬悉路反虣白報反）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使所吏反）○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覿見也前年請屬鄫故將鄫大子巫如晉以成之○覿直歷反見賢遍反）〔疏〕注覿見至成之○正義曰覿見釋詁文也前年魯請屬鄫鄫雖被晉許而鄫人未知故將巫至晉以成之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疏〕豹與至大夫○正義曰巫若自受鄫命則豹當言及今巫來至魯魯侯命之命與豹同行與豹俱受魯命故經不言及比之魯大夫也魯大夫兩人同行皆不言及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其類皆是也○吳子使壽越如晉。（壽越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會○好呼報反）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將爲于僞反）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秋。大雩。旱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旱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疏〕注雩夏至書旱○正義曰例稱龍見而雩是夏祭常禮所以祈甘雨也過時則書若值歲旱則又脩此雩禮而爲祈禱故雖秋雩非書過也此是爲旱而雩非常雩過時也但經書大雩則過雩旱雩無以相別故爲旱而雩傳皆言旱以釋之釋例曰始夏而雩者爲純陽用事防有旱災而祈之也至於四時之旱又因用此禮而求雨故亦曰雩經書雩而傳不以旱釋之者皆過雩也經書過雩則與旱雩不別故傳皆發之是解發傳言旱之意也雩爲旱禱而不書旱者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以明災成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雩而獲雨則書雩穀梁傳文也○楚人討陳叛故。（討治也）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與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爲失其節故言不刑○共音恭斷丁亂反）〔疏〕注陳之至不刑○正義曰釋例曰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明法示教以肅大臣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以與兵致討暴師經年加禮於陳陳恨彌篤乃慍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爲失其節故君子論之以爲不刑也加禮於陳者謂四年楚將伐陳聞喪乃止是也不刑者言不得用刑之道也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也挺挺正直也扃扃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挺他頂反扃工迥反徐孔穎反）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爲不可○背音佩）〔疏〕注共王至不可○正義曰釋例以君子此言止爲殺公子申與壬夫二人而已此注又兼言殺子反者傳言已則無信九共王也背盟而敗于鄢陵及殺子反皆是共王無信之事故追言之也殺此三卿欲令諸侯息忿還來屬己故言欲以屬諸侯以屬諸侯者僖十九年傳文也

（逞訓解也共王殺此三人望解已意而諸侯不從意竟不解故云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亦逸書也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疏〕（注亦逸至成功○正義曰此虞書大禹謨之文禹是夏王故傳稱夏書杜不見古文故稱逸書亦前逸詩也彼舜謂禹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爲二事此傳引之言共王無信故無成功杜順傳意言信成然後有成功爲一事也）○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疏〕（注公及至告廟○正義曰凡諸侯會而盟者皆先會而後盟非先盟而後會既及其會知非後盟釋例曰盟于鄧盟於犨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其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之魯竟故欲以爲屬國既而與莒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鄫人所以見於戚會○近附近之近下文陳近同竟音境譴棄戰反復扶又反見賢遍反）○楚子囊爲令尹。（公子傳○囊乃郎反）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喪息浪反行如字徐下孟反）而疾討陳。（疾急也）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朝夕如字）冬。諸侯戍陳。（備楚）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棣力計反一音徒妹反）〔疏〕（注公及至棣城○正義曰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既會而伐并會書之計此亦當書會故解之公及救陳而不及其會故不書會）○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西鄉○斂力豔反鄉許亮反）〔疏〕（注在阼階西鄉○正義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君升自阼階西鄉以君臨士喪西鄉知臨大夫之喪即位于序端者亦西鄉也鄭玄士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容也堂東西牆謂之序劉炫又引記云君既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而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宰庀家器爲葬備。（庀具也○庀匹婢反）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衣於既反無食如字又音嗣重如字又直龍反）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相息亮反積子賜反）〔疏〕（相三君矣○正義曰季孫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爲卿久矣宣公之初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後始文子得政故至今爲相三君也）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華椒孫）○秋。葬杞桓公。（無傳）○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二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疏〕（注杞入至以名○正義曰杞入春秋以來唯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用夷禮書杞子卒未嘗書杞君之名也世本杞桓公是成公之弟成公卒而桓公立至此七十一年唯成五年盟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魯杞俱在未嘗與襄同盟嫌其不合以名赴故傳發之釋例曰杞伯姑容未與襄同盟而事逮其父用同盟之禮蓋斷好之義也嫌於赴非所盟之君故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優調戲也○少詩照反狎戶甲反長丁丈反調徒弔反）〔疏〕（注狎親至戲也○正義曰論語云雖狎必變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相褻慢相貫習之名也二十八年傳稱慶氏之徒觀優至於魚里是優爲戲名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爲優優遂以優著名是優爲調戲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梏古毒反貫古亂反）〔疏〕（注子蕩至曰梏○正義曰貫者穿也張弓以貫沓其頸頸穿於弓之中故曰貫其頸周禮掌囚有梏桎在手曰梏在足曰桎頸貫於弓若手在梏故云以弓梏也桎梏俱名爲械釋名云械者戒也戒止人使不得遊行也）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懦乃亂反又乃臥反）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女門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射食亦反注同幾居豈反女音汝勝音升）子罕善之如初。（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疏〕（司城至如初○正義曰子罕以華弱奔後而發此言蓋以告諸大夫非告君也亦逐子蕩一句亦是子罕之語說子蕩之罪言亦宜逐子蕩也子蕩恐卽被逐故射子罕之門宋亦不復逐之子蕩作被逐之意故云幾日而不我從也宋人不復更逐故子罕善之如初不恨其射門也或當實逐子蕩故子蕩云幾日而不我從理亦通也○注言子至得安○正義曰服虔云言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爲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杜以春秋之世君弱臣強莫不益失掩罪以相忍爲國向戌欲蓋華臣子罕不怨樂轡皆忍忿求安之事不足以爲大尤知傳載此言是善其得安非尤其從惡故異於服也）○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鄫。鄫恃賂也。

（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平四年狐駘戰）○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鄫屬魯恃賂而慢莒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晉尋便見滅故晉責魯）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爲卿見大國且謝亡鄫聽命受罪○見賢遍反注同）〔疏〕（注始代至受罪○正義曰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傳曰告爲政而來見也大國政卿尙來見小國知此傳言見者是始代父爲政卿往見於大國也）○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復扶又反）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牆○堙音因環戶關反又音患傅音附堞音牒一名俾亦謂之俾倪徐養涉反）〔疏〕（注堞女至女牆○正義曰兵書攻城有爲堙之法宣十五年公羊傳曰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堙爲土山使高與城等而攻之也言環城是環遶其城知周帀其城爲土山也）及杞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輿子萊大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湫子小反徐子鳥反）齊師大敗之。（敗湫等）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無宇桓子陳完玄孫襄宮齊襄公廟○共音恭）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遷萊子于郳國○遷萊于郳五兮反本或作遷于郳萊衍字）〔疏〕（遷萊于郳○正義曰郳卽小邾也二年傳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小邾附屬於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使之寄居以終身也）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疆居良反）

經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郯音談）〔疏〕（夏四月至免牲○正義曰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十日之前預卜之蓋一旬一卜也例稱啓蟄而郊建寅之月也此四月三卜蓋三月二卜四月又一卜也春分之前猶是啓蟄節內於法仍可以郊據傳獻子之言三卜在春分之後則初卜卽已大晚故三卜而涉於春分也人心欲其吉不吉是不從不從則不郊故免牲而不殺也○注稱牲至禮也○正義曰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此經與彼正同唯四卜三卜爲異耳彼言其非則此亦非也牛已稱牲是既卜日矣牲既成矣而又卜郊與傳同譏故云又非禮也）○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遺假事難而城之○費音祕難乃旦反）〔疏〕（注南遺至城之○正

義曰此傳唯說南遺請城之由不言時與不時則知南遺假託言有事難而請城之○秋季孫宿如衞○八月螽（無傳爲災故書）○冬十月衞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鄬鄭地○鄬于軌反字林几吹反）【疏】注謀救至鄭地○正義曰楚既圍陳而陳侯亦列於會者當是圍之不密故陳侯得出會求救也陳侯逃歸陳遂屬楚諸侯不與楚戰各自罷歸不成爲救故不書救也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實爲子駟所弒以瘧疾赴故不書弒稱名爲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於鄬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鄵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上其名於會上○鄵七報反又采南反字林于消反弒音試下同爲書于僞反上其時掌反）【疏】注實爲至會上○正義曰魯之隱閔實被弒而書薨諱而不言弒則亦不以被弒赴諸侯此鄭伯實爲子駟所弒而以瘧疾赴於諸侯亦如隱閔之類諱而不言弒故魯史不得書弒也穀梁傳曰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是言書名爲書卒而稱之也三年盟于雞澤五年盟于戚魯鄭俱在同盟故赴以名法當書名故進名於上其名本爲下卒非是生名之也如會者會諸侯於鄬欲往赴其會也公羊傳曰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原其意本欲往會故書之也未見諸侯言其未至會所而死非至會而不見也書卒于鄵者赴以所卒之地故書之陳侯逃歸（畏楚逃晉而歸）

傳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疏】注郊祀至殖者○正義曰言后稷周之始祖能播殖者辨知后稷是何人不爲能播殖故祀以祈農事自謂郊天以祈農耳案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止云配天而祀之不言祈農也郊特牲說郊天之義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云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據此諸文則郊祭天者爲物本於天故祭天以報本神必須配故推祖以配天止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之福此傳專言郊祀社稷主爲祈農事者斯有旨矣祭祀者爲報已往非求將來之福也但祭爲明神所享神以將來致福將來祈穫多福乃由祭以得之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者意雖不祈其實福以祭降以祭獲福即祈之義也宗廟之祭者緣生事死盡其孝順之心非求耕稼之利少牢饋食者大夫之祭禮也其祭之末尸嘏主人使女受福于天宜稼于田彼豈爲田而祭哉神以宜田福之耳郊天之義亦由是也神以人爲主人以穀爲命人以精意事天天以宜稼祐人以此謂之祈農本意非祈農也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孟春之月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是郊天之祭也其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也獻子此言正與禮合孝經止言尊嚴其父祖進孝子之志本意不說郊天之祭無由得有所祈穀之言何休膏肓執彼難此追而想之亦可以歎息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蟄直立反夏戶雅反）【疏】注啓蟄至春分○正義曰釋例曰厤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二月節雨水春分爲中氣是啓蟄爲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月令祈穀之後即擇日而耕初耕亦在正月傳言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是此卜之時已涉春分之節過不復可郊故言耕謂春分指釋獻子言耕是春分之節不謂春分始可耕也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卽當卜郊不得過春分也是言此卜在春分之後故獻子譏之據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三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眞若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烝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足知禮記之言非獻子矣○南遺爲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爲隧正（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隧音遂）【疏】注隧正主役徒○正義曰九年注云隧正官名五縣爲隧則隧正當周禮之遂人也掌諸遂之政令徒役出諸遂之民故爲主役徒者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郯子也）○秋季武子如衞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難乃旦反）○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爲公族大夫○長丁丈反下師長同）將立之（代厥爲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己義取非禮不可妄行）【疏】詩曰至多露○正義曰詩國風召南行露之首章也言人行者豈不欲早夜而行乎謂早夜而行則多露濡己義取非禮不可以妄行穆子引之言非其才不可以妄居官位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言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己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疏】弗躬至弗信○正義曰此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詩注云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眾民矣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宣子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好呼報反注及下同）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共音恭下注同介音界下及注同）【疏】注介助也景大也○正義曰定本介景皆爲大也恤民爲德（靖共其位所以恤民）【疏】注靖共至恤民○正義曰天生烝民立君以牧之君不獨治爲臣以佐之君之與臣皆爲恤民而設之也能安靖共敬在其職位是其所以憂民也正直爲正（正己心）正曲爲直（正人曲）參和爲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爲仁○參七南反或音三）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疏】詩曰至可乎○正義曰詩小雅小明之篇言人能安靖共敬以居爾之職位愛好正直之人與之共處於朝則神明聽順之當助女以大福也既引詩文又述其意能憂念下民是爲德也正直己心是爲正也能以己正正人之曲是爲直也此德也正也直也三者和備是爲仁也人能如是則神明聽順之大福降與之田蘇是知人者也田蘇言起好仁起必備有此行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爲之師長）【疏】注爲之師長○正義曰無忌先爲公族大夫今言使掌是與諸公族大夫爲師長也○衞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後胡豆反下文不後寡君同）【疏】注禮登至一等○正義曰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納賓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鄭玄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言君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是禮登階臣當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衞君（敵體並登○相息亮反下駟相同嘗後如字徐胡豆反）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悛改也○悛七全反）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委於危反蛇以支反下同召上照反）謂從者也（從順也）衡而委蛇必折（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爲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疏】詩曰至必折○正義曰詩國風召南羔羊之篇言大夫賢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委蛇委蛇然委蛇順從之貌詩之此意謂順者也今孫子爲臣而君自處是橫不順道以橫道而爲委蛇其人必將毀折不得終其職位○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晉會諸侯）○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公）【疏】注魯成公○正義曰杜必言魯成公者欲明非鄭成公也知非者以鄭成公成七年即位至襄二年卒唯十四年無十六年故也與子罕適晉不禮焉

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穆公子）及其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以不書弒）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子）○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疏〕使公子黃往○正義曰於時楚師圍陳使公子黃往入楚軍也 楚人從之。（○爲執黃爲于僞反）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鄬之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背君屬楚○背音佩）陳侯逃歸。（鄬會所以不書救）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傳）○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燮蔡莊公子○燮息協反）〔疏〕注鄭子至公子○正義曰此決舍之入陳鄭有宿怨此時與蔡無怨晉復無命使侵無故興師以生國患以其動而無謀故貶之釋例曰陳蔡楚之與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入之晉士莊伯詰其侵小且問陳之罪子產荅以東門之役故免於譏及其侵蔡既無晉令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興師以求媚於晉不能以德懷親以直報怨故二大夫異於子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逆勞而以法詰之得盟主遠理故仲尼曰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善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邢徐音刑難乃旦反）〔疏〕注時公至先歸○正義曰公以正月如晉此會之下始云公至則晉侯適會公乃歸魯季孫蓋從公朝晉卽從晉赴會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公至自晉。（無傳）○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脩霸業故朝而稟其多少○復扶又反霸本亦作伯音霸又如字）〔疏〕注晉悼至多少○正義曰昭三年鄭子大叔云文襄之霸也合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今晉悼復脩霸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稟其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謙不敢在國約束故出外合之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政爲邢丘之會以命朝聘之數數之多少傳亦無文據子太叔之言不說悼公之法而遂陳文襄之令則悼公此命還同文襄耳非復别制法也○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先悉薦反又如字辟婢亦反注同熙許其反徐音怡○）〔疏〕注辟罪至戮之○正義曰辟罪釋詁文也不直言殺而云辟殺明是加誣以罪而殺之子駟知其謀已不以罪殺恐動衆心故加誣以罪言其罪自當死非爲已討所以自解說也 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狐之子）〔疏〕注二孫子狐之子○正義曰賈逵云然未必有文可據相傳爲此說也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疏〕注鄭侵至獲告○正義曰於時鄭無蔡怨又無晉令鄭自發心侵蔡知欲求媚於晉也獲其將必與之戰戰敗乃獲之不言敗者唯以獲告不告敗也 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不順衆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獻蔡捷也）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大夫以崇之）〔疏〕注晉悼至崇之○正義曰禮卿不會公侯會則貶之稱人自是常例而云尊晉侯者此有鄭伯在會自與晉侯相敵諸卿不敵晉侯無罪不合貶也但欲尊晉侯無辭以見之故貶大夫以尊之大夫非有罪也文二年晉宋陳鄭四國之卿伐秦皆貶稱人尊秦謂之崇德其意與此同也諸侯之卿皆貶而獨不貶季孫宿者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注云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是其義也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者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亦是有禮之事也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莒既滅鄫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疆居良反注同）○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蟜子游子子展子罕子○蟜居表反）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壽音授或如字注同幾居豈反）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難乃旦反）〔疏〕兆云詢多○正義曰杜云兆卜詢謀也既卜且謀多如杜此言則云是語辭

謀之多族。民之多違。（族家也）事滋無成。（滋益也）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上○紓音舒共音恭竟音境注同）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庇必利反又音祕下同罷音皮）〔疏〕注謂三至邢丘○正義曰鄬之會鄭伯未至而卒亦數之者鄭伯雖身死耳其會與鄭同謀故數之 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楚不足貴○背音佩至卷末皆同）親我無成。（晉親鄭）鄙我是欲。（楚欲以鄭爲鄙邑而反欲與成）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疏〕八卿和睦○正義曰八卿者據九年傳荀罃將中軍士匄佐之荀偃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士魴佐之趙武將新軍魏絳佐之 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展名）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爲政是非相亂而不成○杖直亮反下同守手又反或如字下守官并注同）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咎其九反下同適丁歷反下同）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疏〕詩云至于道○正義曰詩小雅小旻之三章也言謀事之夫甚多是非相奪無可適從爲是之故其事用此益不成也發言詾詾而盈滿於庭無能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者如彼道上行人每得人卽與之謀意無所從爲是之故用此不得于正道也○注匪彼至適從○正義曰鄭玄以匪爲非如非行邁之謀言止而不行坐圖遠近也杜以如者如似他物故以匪爲彼言如彼行人逢値岐路問其所從也鄭以行爲道邁爲行言道上行人杜亦當然 請從楚。騑也受其咎。（騑子駟名○騑芳非反）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駢扶賢反又扶經反）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

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敝居領反索悉各反注同一音所百反）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女音汝）焚我郊保。（郭外曰郊保守也）馮陵我城郭。（馮迫也○馮皮冰反注同）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遑暇也啓跪也○跪其委反）【疏】注遑暇也啓跪也○正義曰皆釋言文也舍人曰閒暇無事也李巡曰啓小跪也 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控引也○覆芳服反控苦貢反）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人人也○夫音扶注同）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介古賀反注同獨使所吏反）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爲明年晉伐鄭傳○見賢遍反或如字）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春朝）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摽有梅詩召南摽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摽徐扶妙反又扶表反興許膺反）季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譬本亦作辟音譬後放此）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遲速無時）武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婚姻無相遠也）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彤徒冬反復扶又反）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濮音卜）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藏之以示子孫○雍於用反藏如字徐才浪反）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言己嗣其父祖爲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臣晉君）君子以爲知禮。（彤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匄受之所謂知禮）【疏】注彤弓至知禮○正義曰文四年甯俞來聘爲賦彤弓甯俞不敢當此賦彤弓而宣子受之故解其意彼以彤弓當甯俞故甯俞不敢受此賦彤弓其義在於晉君非當范匄故范匄受之而爲知禮也

經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來告故書）【疏】注天火至故書○正義曰得告則書史之常例於此須言告者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公羊此言不可通於左氏故杜明爲此注以異之 ○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無傳四月而葬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有一月己亥以長厤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戲鄭地○戲許宜反）【疏】注伐鄭至鄭地○正義曰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云云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於時鄭實不服諸侯自同盟耳鄭不與盟也此注云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者此盟鄭與傳文分明不是準約同盟之文始知鄭與盟也杜言此解經於盟不書鄭伯之意耳經若重序諸侯必當鄭伯在列但經已前目諸侯不復重序鄭伯不見故特解之以共伐鄭而書同盟則鄭與盟可知同盟之文足以包鄭故不復見鄭作耳非謂因伐而同盟者所伐之國必與也柯陵之盟鄭實不服諸侯自相與盟非同鄭也文同事異不可執彼以難此十一年諸侯伐鄭同盟于亳城北其文與此同矣此經書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傳言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經傳不同必有一誤而傳於戲盟之下更言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己亥在癸亥之前二十四日杜以長厤推之十一月庚寅朔十日得己亥十二月己未朔五日得癸亥故長厤參校上下己亥在十一月十日又十二月五日有癸亥則其月不得有己亥經書十二月誤也此誤者唯以一字誤爲二非書經誤也 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樂喜子罕也爲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爲備火之政）【疏】注樂喜至之政○正義曰文七年及成十五年二傳言宋六卿之次皆云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其右師最貴故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然則宋國之法當右師爲政卿今言司城爲政卿者蓋宋以華閱是華元之子以元有大功使閱繼其父耳子罕賢知故特使爲政齊任管夷吾魯任叔孫婼皆位卑而執國政此亦當然也此傳言以爲政者以爲救火之政耳但從此以後歷檢傳文鄭人討賊宋人獻玉扶築臺之謳削向戌之賞皆是政卿之任故言爲政卿也下晉侯云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是宋人自知天道當有火災故子罕素相戒勅爲備火之政也自伯氏司里以下巷伯儆宮以上皆是子罕素戒之也其享祀之事是政卿命之非子罕也 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疏】注伯氏至里宰○正義曰釋言里邑也李巡云里居之邑也是里爲邑居之名也周禮五鄰爲里以五鄰必同居故以里爲名里長謂之宰周禮里宰每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也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坊里也里必有長不知其官之名周禮有里宰故以宰言之非是郊外之民二十五家之長也使伯氏司此城內諸里之長令各率里內之民表火道以來皆使此伯氏率里民爲之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就塗之）陳畚

挶。具綆缶。（畚簣籠挶土轝綆汲索缶汲器○畚音本草器也挶九錄反綆古杏反汲水索缶方九反汲水瓦器簣其位反籠力東反轝音預汲音急索悉各反）【疏】注畚簣至汲器○正義曰說文云畚蒲器[illegible]也宣二年注云畚以草索爲之其器可以盛糧[illegible]也論語稱爲山用簣是簣爲盛土之器故以[illegible]文云挶戟持也戟持者執持此舉其臂如戟形[illegible]手謂以手持物也與畚共文畚是盛土之器則挶是舉土之物也綆者汲水之索儀禮謂之繘方言云自關而東周洛韓魏之間謂之綆關西謂之繘[illegible]云汲器也易井卦亦謂取井水爲汲也[illegible] 備水器。（盆鑒之屬○鑒戶暫反）【疏】注盆鑒至之屬○正義曰周禮凌人春始[illegible]云鑒如甀大口以盛冰則鑒是盛水之[illegible]器者備盆鑒之屬 量輕重。（計人力所任○任音壬）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亂○[illegible]守手又反注守備同巡行下孟反下同度待洛反下同處昌慮反）[illegible] 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趣標表之[illegible]）【疏】[illegible] 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爲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疏】[illegible] 令隧正納郊保。（隧正官名也五縣爲隧納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illegible]）【疏】[illegible] 奔火所。[illegible] 使華閱討右官。（華閱華元子代元爲右師討治也）官庀其司。（庀具也[illegible]）【疏】[illegible] 向戌討左。（向戌左師）亦如之。【疏】[illegible] 使樂遄庀刑器。（樂遄司寇刑器刑書[illegible]）亦如之。【疏】[illegible] 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皇鄖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鄖音云本亦作員音同校戶教反注同出

（馬如字徐尺遂反下同守手又反下同〔疏〕注皇鄭至其官○正義曰服虔云皇鄭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宗卿爲人之子大司馬椒也車馬甲兵司馬之職使皇鄭掌此事皇鄭必是司馬也校正主馬於周禮爲校人是司馬之屬官也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巾車車僕職皆掌車乃爲宗伯之屬昭四年傳云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是諸侯之官司馬之屬有工正主車也國有火災恐致姦寇故使司馬命此二宮出車馬備甲兵以防非常也傳言庀武守者甲兵器械藏於府庫若今武庫使具其守守此武庫也此事輕於車馬故後言之）使西鉏吾庀府守。（鉏吾大宰也府六官之典○鉏吾音魚〔疏〕注鉏吾至之典○正義曰鉏吾大宰傳無其文賈逵云然相傳說耳不知其本何所出也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敎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六官之典謂此也杜以府爲六官之典當謂六官之典其事載之於書故使具其守劉炫以爲府守謂府庫守藏今知不然者以百司府藏已屬左右二師上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則是府庫之物二師揔令羣官所主案哀三年魯遭火災出禮書御書藏象魏皆以典籍爲重明此府守是六官之典若以爲府庫財物便是不重六典唯貴財物劉以爲府庫而規杜非也）令司宮巷伯儆宮。（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儆音景〔疏〕注司宮至之事○正義曰昭五年傳楚子欲以羊舌肸爲司宮欲加宮刑以此知司宮奄臣謂奄人爲臣主司宮內周禮無司宮巷伯之官唯有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鄭玄云奄稱士者異其賢也奄人之官此最爲長則司宮當天子之內小臣也周禮又云寺人主之正內五人鄭玄云正內路寢也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巷是巷者宮內道名伯長也是宮內門巷之長也周禮內小臣其次即有寺人故知巷伯是寺人也以詩篇名巷伯經云寺人孟子作爲此詩故知巷伯寺人一也鄭以巷伯爲內小臣既無明文各以意說）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疏〕注二師至祀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鄉即以鄉爲之長此傳云二師命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鄉典之但其所職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周禮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敎正月之吉受敎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則鄉正當屬司徒此傳言二師命之者上文右師討右左師討左則宋國之法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鄉并言其事故云二師命四鄉正也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命四鄉則宋立四鄉也周禮鄉爲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於是宋置六卿況四鄉乎周禮祭人鬼曰享故享爲祀也止令敬享不知所享何神周禮大祝國有天災彌祀社稷禱祠鄭玄云天災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鬼神鄭衆云索鬼神求廢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彼凶荒之年水旱之災尚索鬼神而祭之此遇天火爲災亦當徧祀羣神其所合祭皆應祭之也蓋火起始命之祭耳）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墉本又作庸音同盤字亦作搬步干反禳如羊反〔疏〕注祝大至非禮○正義曰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特牲少牢士大夫之祭祀也皆宗人掌其事然則諸是祭神言辭大祝掌之禮儀宗人掌之故所有祭祀皆祝宗同行此事別命祝宗使奉此祭非鄉正所爲也文承二師命下亦是二師命之不復言命者亦從上省文也用馬者以馬爲牲祭於四面之城以禳火也禳卻也卻火使滅也盤庚湯之九世孫殷之第十九王也自盤庚至紂又十二王而殷滅盤庚弟小乙是宋微子之八世祖也盤庚之爲殷王無大功德而祀盤庚者當時之意不知何故特祀之也祀盤庚不別言牲明其祀亦用馬也城以積土爲之土積則爲陰積陰之氣或能御火故祭城以禳火禮亦無此法也莊二十五年傳例曰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言用馬祭城祭盤庚皆非禮也此備火災所使羣官急者在前緩者在後故先伯氏司里次華臣具正徒次到隧正納郊保然後二師揔庀羣官先右後左尊卑之次也以刑器車馬甲兵典法國之所重故特命三官庀具其物先外官備具救火然後及內故次司宮巷伯人事既畢乃祭享鬼神故次敬享祀盤庚之事也）

晉侯問於士弱（弱士渥濁之子莊子○渥於角反）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咮竹又反徐丁遘反出如字徐尺遂反內如字徐音納鶉音純見如字又賢遍反〔疏〕注謂火至放火○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五行之官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此五官各掌其職封爲上公祀爲貴神謂能其事者後世祀之火正之官居職有功祀火星之時以此火正之神配食也五行之官每歲五時祀之謂之五祀月令云其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配五帝而食其神矣而火正又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火有功祭火星又祭之后稷得配天又配稷火正何故不得配帝又配星也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子祭天之時因祭四方之星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其祭火星皆以正配食也火正配火星而食有此傳文其金木水土之正不知配何神而食經典散亡不可知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玄云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爲之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周禮所言皆據夏正故杜以周禮之意解其心咮爲火之由建辰之月即月令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南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者共爲朱鳥之宿星即七星也咮謂柳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咮謂鳥陽七星爲頸宋均注云陽猶首也柳謂之咮咮鳥首也七星爲朱鳥頸也咮與頸共在於午者鳥之正宿口屈在頸七星與咮體相接連故也鶉火星昏而在南方於此之時令民放火咮星爲火之候故於十二次咮爲鶉火也建戌之月即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七者共爲蒼龍之宿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以是故此傳心爲大火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與日俱出俱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令民內火禁放火也火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咮也此傳鶉火大火共爲出火之候周禮之注不言咮者以咮非內火之候故唯指大火以解出內之文故其言不及咮也）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陶唐堯有天下號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爲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閼於葛反〔疏〕注陶唐至宋地○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堯爲陶唐氏是堯有天下以陶唐爲代號也氏猶家也古言高辛氏陶唐氏猶言周家夏家也閼伯高辛氏之子遷閼伯于商丘主辰皆昭元年傳文也爾雅以大火爲大辰是辰爲大火也昭十七年傳云宋大辰之虛是大火爲宋星也閼伯已居商丘祀大火今大火爲宋星則知宋亦居商丘以此明之故云然則商丘在宋地也釋例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又曰宋大辰之虛也然則商丘在宋或以爲漳水之南故殷虛爲商丘非也是由商丘所在不明故釋例與此注但以閼伯明之）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相息亮反注同契息列反〔疏〕祀大火至大火○正義曰祀大火者閼伯祀此大火之星居商丘而祀火星也相土因之復主大火是商丘之地屬大火也然則在地之土各有上天之分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鄭玄云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是言地屬於天各有其分之事也鄭唯云其存可言不知存者本是誰說其見於傳記者則此云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參爲晉星二十八年傳云龍宋鄭之星則蒼龍之方有宋鄭之分也又曰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則朱鳥之方有周楚之分也昭七年四月日食傳稱魯衛惡之去衛地如魯地則春分之日在魯衛之分也又十年傳曰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則於時歲星在齊薛之分也又三十二年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凶則於時歲星在吳越之分也晉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言也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以此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何必所分能當天地星紀在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爲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於其分野或有妖祥而爲占者多得其効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注相土至大火○正義曰殷本紀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是契孫也本紀云帝舜封契於商鄭玄云商國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縣是也如鄭玄意契居上洛之商至相土而遷於宋之商及湯有天下遠取契所封商以爲一代大號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天下號王肅書序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國號宋詩述后稷云即有邰家室述契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即稷封邰而契封商也若契之居商即是商丘則契已居之不得云相土因閼伯也若別有商地則湯之爲商不是因相土矣且經傳言商未有稱商丘者釋例云宋之先契佐唐虞封於商武王封微子啓爲宋公都商丘是同鄭玄說也傳言商主大火商謂宋也宋主大火耳成湯不主火也宋是商後謂宋爲昭商昭八年傳曰自根牟至于商衛是名宋爲商之驗釋例曰商宋一地謂此商也相土商之祖者是湯之祖亦宋之祖也堯封閼伯於商丘比及相土應歷

（數出故云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也）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釁許靳反數所主反下同更音庚）【疏】商人至道也○正義曰閱猶數也釁謂間隙也商人謂殷商之人爲王之時數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言其政數有失將欲致禍既閱禍敗之釁必有火災應之也今宋是商後亦如商世欲有禍敗必初始於火是以言日知其有天道也然殷商不居商丘必有火者以商是相土子孫相土居商丘祀火之故故火之爲災連及殷商之世也傳唯言此而已亦不知爾時宋有何失而致此災　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疏】公曰至知也○正義曰公曰此事可必乎但有愆失必致火乎對曰在其君之所行道耳若時政小失天未棄之或下災異冀其覺悟或可常有火災也若國家昏亂無復常象不可知也象謂妖祥有所象似以戒人也國若無道災變亦殊既無所象故不可必知也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在八年）○穆姜薨於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艮古根反）【疏】注艮下至之八○正義曰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玄云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雲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也洪範言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孔安國云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是言筮用三易之事也大卜周官而職掌三易然則周世之卜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也周易之爻唯有九六此筮乃言遇艮之八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揲蓍求爻繫辭有法其揲所得有七八九六說者謂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其爻不變也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其爻皆變也周易以變爲占占九六之爻傳之諸筮皆是占變爻也其連山歸藏以不變爲占占七八之爻二易並亡不知實然以否世有歸藏易者僞妄之書非殷易也假令二易俱占七八亦不知此筮爲用連山爲用歸藏所云遇艮之八不知意何所道以爲先代之易其言亦無所據賈鄭先儒相傳云耳先儒爲此意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周易晉語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於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　史曰。是謂艮之隨。䷐（震下兌上隨史疑古易遇八爲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疏】注震下至論之○正義曰震爲雷兌爲澤象曰澤中有雷隨鄭玄云震動也兌說也內動之以德外說之以言則天下之民慕其行而隨從之故謂之隨也史疑古易遇八者爲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變其爻乃得隨卦而論之所以說姜意也　隨其出也。（史謂隨非閉固之卦）君必速出。姜曰。亡。（亡猶無也○亡如字讀者或音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彖故姜亦以彖爲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亨許庚反下同彖吐亂反折之設反）【疏】注易筮至折之○正義曰易筮皆以變者爲占傳之諸筮皆是也若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遇一爻變以上或二爻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總論彖辭故姜亦以彖爲占此元亨利貞无咎是隨卦之彖辭也史言是謂艮之隨者據周易而言故姜亦指言周易以折之也周易卦下之辭謂之爲彖彖者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隨彖云元亨利貞无咎者元長也長亦大也亨通也貞正也隨卦震下兌上以剛下柔動而適說故物皆隨之而不能大通於事逆於時也相隨而不爲利正共適邪淫則災之道也必有此元亨利貞四德乃得无咎過耳無此四德則不免於咎　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无咎明無四德者則爲淫而相隨非吉事○長丁丈反下同嘉德易作嘉會）【疏】注言不至吉事○正義曰不誣四德者四德實有於身不可誣罔以無爲有也如是乃遇隨卦可得身无咎耳明其無此四德而遇隨卦者乃是淫而相隨非是善事故得隨必有咎也穆姜自以身無四德遇隨爲惡其意謂隨爲惡卦故云雖隨无咎　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丈夫○與音預）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姣。（姣淫之別名○姣戶交反注同徐又如字服氏同稚叔夜音效）【疏】注姣淫之別名○正義曰服虔讀姣爲放效之效言效小人爲淫淫自出於心非效人也今時俗語謂淫爲姣故以姣爲淫之別名　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辯而不德）【疏】元體至出矣○正義曰自幹事以上與周易文言正同彼云元者善之長此云體之長彼云嘉會足以合禮此云嘉德唯二字異耳其意亦不異也元者始也長也物得其始爲衆善之長於人則謂首爲元元是體之長以善爲體知亦善之長也亨通也嘉善也物無不通則爲衆善之會故通者善之會也物得裁成乃名爲義義理和協乃得其利故利者義之和也貞正也物得其正乃成幹用故正者事之幹也體仁以仁爲體也君子體是仁人堪得與人爲長體仁足以長人也身有美德動與禮合嘉德足以合禮也以已利物義事和協利物足以和義也正而牢固事得幹濟貞固足以幹事也此四德者在身必然固不可誣罔也是以雖得隨卦而其身无咎今我婦人也而與於僑如之亂婦人卑於男子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之行不可謂之元也不安靖國家欲除去季孟不可謂之亨也作爲亂事而自害其身使放於東宮不可謂之利也棄夫人之德位而與僑如淫姣不可謂之貞也有此元亨利貞四德乃得隨而无咎四德我皆無之豈當隨卦也哉我則自取此惡其身能无咎乎必死於此宮不能出矣

○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雃苦田反）舉不失選。（得所選○選息戀反注同）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己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其士競於教。（奉上命）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疏】注種曰農收曰穡○正義曰農是力田之名詩毛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稼者言如嫁女之有所生也穡愛也言愛惜而收斂之也此文穡無所對故以農爲種名其實農是營田之名種曰稼也○　商工皁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疏】注四民不雜○正義曰齊語四民者士農工商此傳言其士競於教是說士也庶人力於農穡是說農也士農已訖唯有工商在耳故以皁隸賤官足成其句杜言四民不雜通上士庶爲四非以皁隸工商爲四也○　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代將中軍）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少詩照反下同中行戶郎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黶於斬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武新軍將將子匠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爲十年晉伐秦傳○饑音飢又音幾）○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鄟城門也三國從中軍○鄟音專本亦作專）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行栗如字行道也）【疏】斬行栗○正義曰行道也謂之行栗必是道上之栗周語云列樹以表道知此行栗是表道之樹　甲戌。師于氾。（衆軍還聚氾氾鄭地東氾○氾音凡）令於諸侯曰。脩器備。（兵器戰備）盛餱糧。（餱乾食○盛音成餱音侯）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眚圍鄭。（肆緩也眚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成圍○眚生領反徐所幸反）【疏】注肆緩至成圍○正義曰肆訓爲緩緩從罪人謂放赦之也將求民力閑恩赦罪諸侯之軍內犯法者服虔以爲放鄭囚案傳未與鄭戰無囚可放設使有囚可放鄭人以戰而獲非有所犯不得謂之肆眚也不書圍鄭者此肆眚圍鄭是號令之辭耳鄭人聞而逆服

（不成圍故也）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恐上勇反）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復扶又反）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敝罷也○罷音皮）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疏】（注分四軍為三部○正義曰賈逵以為三分四軍為十二部鄭衆以為分四軍為三部杜以分為十二則一部人少不足亢敵故從鄭說分四軍為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欲罷楚使不能也）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於戰。（勝聚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暴蒲卜反注同徐扶沃反爭爭鬬之爭注同又如字）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艾魚廢反又五蓋反注同）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蠆勑邁反）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適子○從才用反適丁歷反）【疏】（注門子卿之適子○正義曰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辯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玄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是卿之適子為門子也）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弱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間也○介音界注同猶間音間厠之間又如字）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力強要鄭○要一遙反注強要下要人要盟皆同強其丈反）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猶委頓底至也○歆許今反墊丁念反隘於懈反底音旨）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庇必利反）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

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休許虯反）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鄟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五日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復扶又反）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長厤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陰阪洧津○閏月依注讀為門五日阪音反又扶板反番芳元反更音庚復扶又反洧于軌反）【疏】（注以長至洧津○正義曰杜以長厤推之此年無閏故知此閏字當為門五又月當為日也晉人分四軍為三番以二番為待楚之備一番以攻鄭之門一番一門以癸亥初攻每門五日積十五日欲以苦鄭而來楚也楚不敢來鄭猶不服至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而後歸也鄭都洧水之旁故知陰阪洧津也衛氏難云案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二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而傳稱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厤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為門五日也若然閏月殺宣姜閏月取前城皆為門五日乎秦氏釋云以傳云三分四軍又云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既言三分則三番攻門計癸亥至戊寅十六日番別攻門五日三五十五日明日戊寅濟于陰阪上下符合故杜為此解蘇氏又云案長歷襄十年十一月丁未是二十四日十一年四月己亥是十九日據丁未至己亥一百七十三日計十年十一月之後十一年四月之前唯兩箇殘月唯置四箇整月用日不盡尚餘二十九日故杜為長厤於十年十一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次于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傳言子展能守信）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疏】（注歲星至周天○正義曰直言一星終知是歲星者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唯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彊一周舉其大數十二年而一終故知是歲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冠古亂反注下皆同）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

行之。（祼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盍戶臘反祼古亂反灌古亂反）【疏】（注祼謂至祭先君也○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鬱人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玄云鬱鬱金香草也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郊特牲云灌用鬯臭鄭玄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然則祼即灌也故云祼謂灌鬯酒也祼是祭初之禮故舉之以表祭也周禮祭人鬼曰享故云享祭先君也劉炫云冠是大禮當徧羣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祧他彫反）【疏】（君冠至處之○正義曰冠是嘉禮之大者當祭以告神故有祼享之禮以祭祀也國君無故不徹縣故有金石之樂行冠禮之時為舉動之節也冠必在廟故先君之祧處之也既行祼享必有樂所言金石節之謂冠時之樂非祭祀之樂也諸侯之冠禮亡唯有士冠禮在耳其禮亦行事於廟而不為祭祀士無樂可設而唯處祧同耳士冠必三加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公則四大戴禮公冠篇於士三冠後更加玄冕是也案此傳文則諸侯十二加冠也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則十二加冠親迎于渭用天子禮則天子十二冠也晉語柯陵會趙武冠見范文子冠時年十七則大夫十六冠也士庶則二十而冠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注諸侯至為祧○正義曰祭法云遠廟為祧天子有二祧鄭玄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諸侯無祧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聘禮注云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然則彼以始祖之尊故特言祧耳昭元年傳云敢愛豐氏之祧大夫之廟亦以祧言之是尊之意也不待至魯而假於衛者及諸侯賓客未散故也）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疏】（注成公至所處○正義曰成公是獻公曾祖衛世家文也服虔以成公是衛之曾祖即云祧謂曾祖之廟也曾祖之廟何以獨有祧名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為三鄭之豐氏豈得立曾祖之廟乎而亦謂之祧也杜言從衛所處意在排舊說也以晉悼欲速故寄衛廟而假鍾磬其祼享之禮歸魯乃祭耳）假鍾磬焉。禮也。○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疏】（注質主也○正義曰質之為主以意言耳無正訓也晉云唯彊是聽鄭云唯彊是從二辭俱以告神是其無定主也服虔云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蠲絜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

（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罷音皮徐音彼中分蓋如字徐音丁仲反。）【疏】（注中分鄭城中里名。正義曰言入盟是入城盟也入城而言盟地知是城內里名）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輸盡也。積子賜反下同。聚才住反。貸他代反）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匱之。）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行。）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省。省所景反）器用不作。（因仍舊。）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期音基本亦作朞向舒亮反）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襄五年盡九年）

【經五年】

此魯大夫故書巫如晉（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此作比字按作比是也謂比鄫世子於魯大夫。今訂正）

仲孫蔑衞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纂圖本毛本仲誤叔）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匡謬正俗云壬夫當爲工夫非也說見經元年）

穆叔使鄫人聽命於會（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於作于）

【傳五年】

戎陵蔑周室（釋文陵作淩）

故告愬於盟主（纂圖本毛本於作于宋本淳熙本無於字足利本同）

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纂圖本毛本於作于非也）

王叔反有二心於戎（毛本於作于）

巫若自受鄫命（毛本自誤坐）

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纂圖本毛本吳于誤吳子）

防有旱災而祈之也（閩本監本毛本旱災誤災旱）

又因用此禮而求雨（監本又因作又則非案杜氏釋例作則又）

尤共王也（毛本共誤上）

故追言之也（此本言之二字闕今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正）

欲令諸侯息忿（閩本欲改故非也）

亦亦前逸詩也（監本毛本亦亦作亦逸非也）

【經六年】

季孫宿如晉（宿外傳作夙鄭氏檀弓注亦作夙正義引世本云行父生夙案宿乃古文夙字）

【傳六年】

蓋斷好之義也（毛本作善斷亦非宋本斷作繼）

恃之而慢言（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言作旹是也）

告爲政而來見也（盧文弨挍本見下增禮字據昭二十年傳文也）

十一月（案經作十二月者杜以爲從告也）

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案玉篇垔字下杜注云土山也又堙字注同垔杜注作垔傳文可知蓋顧野王所見本作垔也石經堞作埬避唐太宗諱）

知周帀其城爲土山也（宋本閩本監本帀作市毛本亦誤市山誤城）

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閩本脫帥字）

遷萊于郳（釋文無萊字云本或作遷萊于郳萊衍字案石經萊字下改刊此行十一字蓋初刻時本無萊字也）

【經七年】

夏四月至免牲（閩本監本毛本至誤乃）

則初卜即已大晚（毛本已作以案已以古通用）

而卜其牲曰（宋本監本曰作日是也）

如會會於鄬也（纂圖本於作于非也）

故約文上其名於會上（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上誤作書釋文亦作上其名與正義合是也足利本上改作正非）

【傳七年】

郊則曷爲必祭稷（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祭此本誤察今訂正）

非求未來之福（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未此本誤云今訂正）

此傳專言郊祀社稷（宋本毛本社作后與傳合）

詩噫嘻序曰（閩本噫誤意）

躬耕帝籍（案月令籍作藉）

孝經止言尊嚴其父（閩本監本毛本止誤只）

今既耕而卜郊（石經而下有後字疑衍文案正義及曲禮正義應邵風俗通義引傳文皆無後字）

二月節驚蟄（沈彤驚蟄改作雨水按沈彤改是也與古厤合不然驚蟄即啓蟄不當重複。今正）

故爲主役徒者（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役徒誤倒）

公族穆子有廢疾（石經宋本岳本廢作癈是也案說文癈固病也與廢興字有別凡經典癈疾字宋後俗本多作廢）

言議在位者（宋本無言字）

則庶民不奉信其命（淳熙本奉誤秦）

介助也景大也（正義引定本介景皆爲大也）

靖共至恤民（宋本此節正義在詩曰至可乎正義之下）

三者和備（毛本三作二非也）

公迎賓于大門內（宋本監本亦作于下立于至于同毛本並誤作於）

賓父三揖（監本毛本父作又宋本作入與聘禮合）

亦欲君行一臣行一（宋本作臣行二是也）

委蛇委蛇（石經初刻作委委蛇蛇案詩羔羊釋文云沈讀作委委蛇蛇是沈氏所見本作兩重文也下衡而委蛇石經初亦作蛇蛇）

從順行（宋本淳熙本足利本行作也是也）

謂順者也（毛本謂作爲非也）

【經八年】

獲蔡公子燮（淳熙本閩本監本燮改爕案穀梁作濕陸氏音義曰濕本又作隰左氏作燮）

得盟主遠理（閩本監本毛本遠作道）

邾人于邢丘（足利本邢誤刑山井鼎云下傳注皆同非也）

【傳八年】

晉悼復脩霸業（足利本霸作伯釋文亦作伯音霸又如字云本亦作霸）

使大夫聽命政（宋本監本毛本政作故屬下句）

以命朝聘之數（毛本命作明非也）

童子言焉（石經于下旁增何字後人據俗刻妄加也）

亦是有禮之事也（宋本亦上有即字）

以待彊者而庇民焉（毛本庇作庀非也）

無適受其咎（淳熙本無作无考文補遺咎下有也字）

謀於路人也 纂圖本毛本於作于

逢值歧路 閩本監本歧作岐字按歧路字即岐山字也後人妄別爲歧字非也

儆而師徒 毛本師作司非也

索盡也 釋文亦作索陸粲附注云既云悉則不得重言盡矣廣雅釋詁索取也悉索蓋言盡取以行也或疑索當爲率據國語云悉帥敝賦率與索通謂爲索耳陳樹華云索訓爲取固是或說則非

不遑啓處 石經宋本岳本遑作皇注皇暇也岳本作遑

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 石經宋本淳熙本足利本介作个注同釋文亦作个

今譬於草木 釋文作今辟案羣經音辨引傳亦作今辟於艸木云今本作譬

取其兄弟婚姻 宋本婚作昏

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 重脩監本彤誤形

以爲子孫藏 釋文藏作藏案懷藏字古皆作臧

經九年

傳言十有二月己亥 淳熙本無有字宋本翻岳本作十一月不誤足利本同

經以長麻推之 宋本經作杜是也

傳九年

齊任管夷吾 宋本毛本任作用

鄭人討賊 宋本討作請非也

㧺槊臺之謳 毛本㧺作扶非也

是政卿命之 宋本政作二

非子罕也 閩本監本罕作產非也

釋言氏 宋本氏作云是也

毎里下士一人 毛本毎作五非也

謂司城内之民 閩本監本内之誤倒

不知其官之名 毛本名誤民

陳畚挶 挶字石經初刻从才改刊从木惠棟云唐石經作梮正義曰其字从手此臆說也漢書引此傳作輂輂音菊與梮同音史記河渠書云山行則梮韋昭曰梮木器如今轝牀人舉以行也然則輂與梮音義皆同案說文有挶字無梮字正義云其字從手謂以手持物與畚共文畚是盛土之器則挶是舉土之物是孔沖遠所據之本从才不从木必以爲梮是挶非未可也

畚簣籠 正義本亦作簣釋文作蕢

挶土轝 釋文轝作舉

盆罋之屬 閩本監本毛本罋誤罌正義同

周禮凌人春始治罋 閩本監本毛本罋作罌非案周禮作鑑說文鑑大盆也凌閩本監本誤淩

罋如甀大口以盛冰 監本毛本冰誤水

蓄水潦 釋文蓄作畜本又作蓄漢書五行志引傳作畜顏師古云蓄讀曰畜

巡丈城 各本作丈此本誤文注及正義同今並訂正

使華臣具正徒 案漢書五行志引作備正徒

遂正所納 山井鼎云遂恐隧誤

此隧正當天子之遂 毛本天作大非也

注樂遄至刑書 毛本改作樂遄司寇刑器刑書非也

必非刑器爲刑書也 宋本必非下有刑人之器故以六字

使皇鄖命校正出馬 釋文鄖本亦作貟音同山井鼎云上下諸文崇禎本皆作挍今不悉記當以意求也案毛本作挍避所諱

皇鄖至其官 毛本鄖下增皇父二字非舊式也

與工正書服 閩本監本書誤義

杜以府爲六官之典 閩本監本府誤此

故使具其守 監本毛本其作官

謂奄人爲臣 毛本爲作謂非也

寺人王之王内五人 閩本監本毛本作主之主内亦誤宋本下王字作正是也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石經初刻亦作令改刊作命案正義引傳文並作命是孔氏所據本作命也

此傳云二師令四鄉正 閩本此處闕宋本令作命是也○今依作命

故云二師命四鄉正也 閩本監本毛本命作令非

周禮大祝 閩本此處闕監本毛本禮誤神

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釋文盤作般字亦作盤案洪氏隸釋載蔡邕石經殘碑於盤庚下篇首句作般則知盤本作般也

以出内火 漢書五行志引傳作以出入火惠棟云周毛伯鄭敦云毛伯内門立中庭内讀爲入立讀爲位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出入火爲出内火皆古文也尚書九江納錫大龜史記内作入是古入字皆作内

皆以正配食也 宋本以下有火字是也

以三月本時昏 監本三作二非也

傳曰遷閼伯於商邱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於作于宋本正義亦作于監本曰誤日

祀大火 閩本監本毛本祀作祝非也

相土因之 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鄭氏周禮校人注引世本亦云相土作乘馬古文士土相亂如盄和鍾以土爲士牧敦以士爲土土又與杜通故荀子云杜作乘馬

娵訾衞也 毛本娵作姻非也

分郡國以配諸次 閩本監本郡誤羣

多得其効 浦鏜正誤効作效

今上洛商縣是也 監本上作止非也

釋例云 監本釋誤則

謂宋爲昭商 宋本無昭字是也

穆姜薨於東宮 石經宋本於作于

遇艮之八 石經艮上體畫作巽卦非也

艮下艮上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上字下有艮字是也

周禮大卜 宋本大卜作大卜謬

連山似山之出内雲氣也 監本出誤山

三人占 宋本三上有云字

澤中有雷隨 閩本此處缺重脩監本雷誤當

史謂隨非閉固之卦 足利本謂作爲非

姜曰亡是於周易曰 諸本亡字絕句何焯云當以是字絕句言必亡是理也按亡句絕言無速出之事是於周易言此艮之八在周易則隨也

隨元亨利貞無咎 纂圖本無作无下同案洪氏容齋三筆云今易書无咎无妄多作无失之其實非也

然故不可誣也 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足利本作故監本閩本誤作固

注言不至吉事 此節正義宋本在元體至出矣之下姣滿至別名之上

於人則謂首爲元 閩本監本毛本謂作爲非也

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 釋文亦作雁監本誤作雅閩本作雃案說文雃字注云春秋時秦有

上雅于纂圖本毛本改作於非也

甲戌師于氾（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作甲戌是也閩本監本氾作汜注同石經作氾非也）

盛餱糧（葉抄釋文餱作糇案糇本作餱說文云餱乾食也徐鍇傳云今人謂飯乾爲餱詩小雅伐木篇云乾餱以愆大雅公劉篇云乃裹餱糧是也）

鄭服故言同盟（宋本無盟字案文章正宗引注亦無盟字）

公子發（閩本監本脫公字）

注門子卿之適子（毛本卿之二字改作至字）

謂以兵亂之力強要鄭（纂圖本毛本力作功山井鼎云功當作力是也）

無所厎告（石經宋本岳本底作厎注同釋文亦作厎是也說詳宣三年）

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案石經德字起非字止爲一行計十一字陳樹華云疑初刻次句無而字或無以字）

更改鄭門（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改作攻是也）

陰阪有津（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有作洧不誤）

以癸亥初攻（毛本攻作文誤也）　又二十二年（閩本監本毛本二年誤三年）

門其三門（閩本三作二非也）　則三番攻門（閩本監本番作分非也）

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毛本四一二字誤倒李銳云漢書三統術曰火一見七百八十日千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分凡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八百二十一萬八千五分）

國君十五而生子（淳熙本生誤孟）

注祼謂至祭先君也（宋本無祭先二字此節正義在君冠至處之之下諸侯至爲祧之上）

然則祼即灌也（監本祼誤灌）

冠是大禮當徧羣廟（宋本徧下有告字是也）

以鍾磬爲舉動之節（宋本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鍾作鐘）

親迎于渭（毛本于作於）　一昭一穆（監本下一字脫毛本作二非）

杜言從衞所處（閩本監本毛本言作意）

故寄衞庿而假鍾磬（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庿作廟案庿古廟字鍾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鐘）

假鍾磬焉禮也（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鍾作鐘）

質誠也（閩本監本誠作成案王應麟困學紀聞引作誠）

蠲潔也（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絜作潔並俗字宋本作絜）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一（襄十年盡十二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地。○柤莊加反。）〔疏〕（注吳子至楚地○正義曰成十五年諸侯大夫會吳于鍾離五年魯衞會吳于善道皆大夫來也此傳云會吳子壽夢則吳子自來也五年戚之會吳序鄫上此殊吳者亦如鍾離善道晉以諸侯往彼會之故曰會吳也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彼稱吳子此不稱子者從其所稱也蘇氏云謂諸侯直稱之曰吳故從諸侯之所稱也至於黃池之會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亦從而稱之也劉炫云從所稱者諸侯盟會會則必自言其爵盟則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策吳是東夷之君未閑諸夏之禮於此自稱爲吳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吳也故釋例云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是言吳未知稱爵也）○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柤會而滅之故曰遂。○偪徐甫目反又彼力反本或作逼妘音云）〔疏〕（注偪陽至曰遂。○正義曰偪陽妘姓傳文也鄭語云妘姓鄔鄶路偪陽也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此因柤會而遂滅偪陽雖復隔以日月文猶繫於會柤因會柤而始謀滅之故言遂也。）○公至自會。（無傳）○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荀罃不書不親兵也）〔疏〕（注荀罃至兵也。○正義曰傳稱荀罃伐秦而經不書罃知罃不親兵以師告也。）○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爲盟主所尊故在滕上。）〔疏〕（注齊世至滕上。○正義曰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玄云誓猶命也言誓者用天子既命以爲之嗣也十九年傳云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光是未誓者也法當繼於子男之下柤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是其正也於此伐也傳稱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晉悼以齊是大國光復先至心善其共遂進其班爲盟主所尊故在滕上言其非正法也）○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疏〕（注非國至大夫。○正義曰若國家討而殺之則舉國名言殺其大夫若非國討兩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此非國討亦當兩書名氏但殺之者尉止司臣之徒皆非卿也非卿則名氏不合見經故稱之爲盜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弒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賤之不繫於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若如他物殺之然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注云賤者故稱盜不言弒其君賤盜也文十六年公羊傳曰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其義雖不可通於左氏其言賤盜之意則同）○戍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戍虎牢不復爲告命故獨書魯戍而不敘諸侯。○復扶又反）○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夢莫公反）〔疏〕（注壽夢吳子乘。○正義曰十二年吳子乘卒是也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然壽夢與乘聲小相涉服以經傳之異卽欲使同之然則餘祭戴吳豈復同聲也當是名字之異故未言之）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相息亮反下同）〔疏〕（注吳子至六日。○正義曰言先會諸侯則是會期未到故知吳子未至而諸侯自會也柤與鍾離相近地在宋之東南知光從東道與東方諸侯遇蓋邾莒滕薛之徒自相會遇也本非期會之地會亦不以告魯故不書也如杜此注則吳子未至亦未赴於柤而上注云吳子在柤諸侯往會之者吳子元遣告晉言已至柤而已非晉侯自期於柤召吳子使赴也戚之會則吳子在善道召使赴戚故與諸國同序於列也杜明言癸丑是三月二十六日下四月戊午云月一日五月庚寅云月四日甲午云月八日所以明言日者欲證前九年閏月爲門五日於上下日月相當故杜備言其日也劉炫曰杜言癸丑二十六日者見與下四月一日會相近知非二會也）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衞。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爲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疏〕（注經書春書始行。○正義曰傳言夏會而經書春知經書始行傳言會日也諸赴盟會者初去告行而已盟會必行還乃書何則初去之時未知所會幾國豈得卽書會也明其皆是行還告廟乃書之耳但所書者或追記發國之初或卽書所會之日此會柤以其經傳不同乃知春行夏會其餘傳無會日亦應有如此者如此之類是追記初行也二十年六月庚申公會晉侯云云于澶淵成五年十二月己丑公會晉侯云云于蟲牢如此之類是卽書會日也此蓋舊無定法史官不同故立文異耳）○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爲附庸。○行下孟反）○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堇徐音謹挽音晚）〔疏〕（輦重如役。○正義曰重者車名也載物必重謂之重人挽以行謂之輦軍行以載器物止則以爲藩營此人挽此重車以從役也宣十二年解巳具之）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

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縣音玄注及下同郰側留反紇恨發反抉烏穴反徐又古穴反出如字一音屈遂反）〔疏〕縣門至門者。正義曰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士攻偪陽之門已有入者縣門乃發郰人紇抉而舉之以出門者謂攻門者也紇爲郰邑大夫公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爲某人孔子之父名紇字叔梁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故史記孔子世家稱爲叔梁紇也服虔云抉撅也謂以木撅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門者下屬爲句

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狄虒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虒音斯彌徐音彌一音武脾反櫓音魯楯常尹反又音尹）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爲隊。隊徒對反徐徒猥反）〔疏〕狄虒至一隊。正義曰鄭玄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考工記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大車轂長半柯輪崇三柯是輪高九尺其車周圍周二丈七尺建立也立此大車之輪而覆之以甲以爲櫓也考工記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於殳四尺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則戟長一丈六尺也隊是行列之名百人爲隊相傳爲然成一隊者言其當百人也。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也。邶音佩）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偪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堞音牒徐養涉反）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隊直類反復扶又反注同上時掌反三息暫反又如字）〔疏〕蘇而復上。正義曰宣八年傳曰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則蘇者死而更生之名也堇父隊而悶絕似若死然得蘇悟而復緣布上

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斷徒亂反徇似俊反）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潦音老）請班師。（班還也。）知伯怒。（知伯荀罃。知音智）投之以机。出於其間。（出偃匄之間。机本又作几同）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偪陽封向戌。女音汝下及注皆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爲亂命）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匄將言爾）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羸劣危反重直用反任音壬注同）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五月。庚寅。（月四日）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間。卒音子忽反）〔疏〕注躬在矢石間。正義曰服虔云古者以石爲箭鏑引國語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以證石爲箭鏃若石是箭鏃則猶是矢也何須矢石並言杜言在矢石間則不以石爲矢也周禮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鄭玄云用金石者作槍雷之屬雷即礧也兵法守城用礧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礧成雷榛殘木碎是也。

甲午。滅之。（月八日）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疏〕注言其至之也。正義曰僖四年公會齊侯云云侵蔡蔡潰遂伐楚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如此之類一行而有二事者法當言遂遂非善惡之名而此傳特云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則知此言遂者有非之之意所以然者彼因伐遂伐本謀伐行兵容可一舉而伐兩國會非征伐之事荀偃士匄於會始請則偪陽無大罪諸侯無宿謀因會滅人情在可責傳稱言自會也是尤其從會行也釋例云會以訓上下敘德刑遂滅偪陽言滅生於會非本意也是言因會以滅國非之之事也書曰者是仲尼新意則舊史不然本蓋別書諸侯滅偪陽仲尼改之而言遂耳

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鎭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貺音況賜也）〔疏〕光啓寡君。正義曰光啓宋國開其疆竟以賜寡君

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疏〕注桑林至樂名。正義曰若非天子之樂則宋人不當請荀罃不須辭以宋人請而荀罃辭明其非常樂也宋是殷後得用殷樂知桑林是殷天子之樂名也經典言樂殷爲大護而此復云桑林者蓋殷家本有二樂如周之大武象舞也名爲大護則傳記有說湯以寬政治民除其邪虐言能覆護下民使得其所故名其樂爲大護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可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爲大護別名無文可馮未能察也

荀罃辭。（辭讓之）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禘大計反）〔疏〕注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至樂侯。正義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彼禘祭唯用大武大夏而不言韶護以二十九年魯爲季札舞四代之樂知四代之樂魯皆有之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禘是三年大祭禮無過者知禘祭於大廟則作四代之樂也禘雖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知其別祭羣公則用諸侯之樂諸侯之樂謂時王所制之樂大武是也然則禘是禮之大者羣公不得與同而於賓得同禘者敬鄰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其天子享諸侯亦同祭樂故大司樂云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如祭祀鄭注云不入牲不奏昭夏王出入賓出入亦奏王夏奏肆夏又禮記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祭與享賓用樂同也而荀罃云我辭禮矣沈氏云嘉樂不野合故也魯之禘祭用四代樂則天子禘用六代樂也鄭康成義以爲禘祫各異祫大禘小天子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魯有禘樂謂有周之禘祭之樂非左氏義也劉炫云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爲常荀偃士匄引過謬之事以語晉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牢爲士鞅晏以引徵百牢亦非正也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其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題大兮反夏戶雅反注同識申志反又如字下同行戶郎反）〔疏〕舞師題以旌夏。正義曰舞師樂人之師主陳設樂事者也謂舞初入之時舞師建旌夏以引舞人而入以題識其舞人之首故晉侯卒見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爲之名也

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卒寸忽反）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去起呂反著徐都慮反一音除慮反雍於用反）卜。桑林見。（祟見於卜兆。見賢遍反注同祟息遂反）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禱丁老反）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閒。（閒疾差也。差初賣反）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俘芳夫反）〔疏〕謂之夷俘。正義曰昭十七年晉荀吳滅陸渾之戎獻俘于文宮不言謂之夷俘彼眞是戎也此言謂之夷俘明非夷而謂之夷知其諱俘中國故名之也莊三十一年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中國則否中國之俘既不合獻王故獻廟亦諱知其無罪內慙於心故諱之謂之夷俘

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偪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內史者示有王命。令力呈反下令在勸令同）〔疏〕注霍晉至王命。正義曰霍是晉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以爲晉邑也內史掌爵祿廢置周禮內史職文也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云興滅國繼絕世者謂此也晉侯以偪陽之罪不合絕祀故歸諸天子使周內史選偪陽宗族賢者繼嗣偪陽之後令居晉之霍邑以奉妘姓之祀依鄭語及世本皆云偪陽妘姓是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虞夏以來世祀不絕今復繼之善其不滅姓故曰禮也晉侯不自選其人而使周內史者諸侯不得專封示有王命不自專也言納諸霍人者此霍邑或稱霍人猶如晉邑謂之柏人也必知霍人爲霍邑者班固漢書樊噲傳云攻霍人是霍人邑名也劉炫云霍晉邑人掌邑大夫猶鄗邑大夫稱鄗人縣蓋使爲晉附庸也

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秦丕茲一本作秦不茲。）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宋地。訾子斯反毋音無）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數所角反。疲音皮。）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勑命也。皇耳皇戌子。）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辭。○繇直救反。）疏注繇兆辭。○正義曰。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玄云。頌謂繇也。是言灼龜得兆。其兆各有繇辭。即下三句是也。此傳唯言兆有此辭。不知卜得何兆。但知舊有此辭。故卜者得據以荅姜耳。其千有二百皆此類也。此繇辭皆韻。古人讀雄與陵爲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其事也。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蒯孫林父子。○喪息浪反。下同。禦魚呂反。蒯苦怪反。）○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於魯無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聞。）疏注於魯至未聞。○正義曰。服虔云。不書諱從晉不能服鄭。旋復爲楚鄭所伐。恥而諱之也。杜以從盟主而不能服叛國。於魯未足爲恥。被伐無所可諱。故云其義未聞。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競也。○爭爭鬬之爭。下文有之爭同。）周猶不堪競。況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爲下盜殺三大夫傳。○少詩照反。任音壬。）○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間間廁之間。）○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夫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長丁丈反。）己酉。師于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疏注言女至過制。○正義曰。前已減損其車。復云爾車非禮。明是仍嫌車多。言其過制。大夫之制。不知車當幾乘。從軍之車。未必有定限。子駟心憎尉止。嫌其豪富。本意不爲過禮制也。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爲

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爲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洫況域反。堵音者。或丁古反。喪息浪反。下同。疆居良反。）疏注洫田至族田。○正義曰。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然則溝洫俱是通水之路。相對大小爲異耳。皆於田畔爲之。故云田畔溝也。爲田造洫。故稱田洫。此四族皆是富家。占田過制。子駟爲此田洫。正其封疆。於分有剩。則減給他人。故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注云。此謂都鄙采地之制也。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嫛等之黨。○嫛許其反。本亦作熙。又音怡。）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爲十九年殺公子嘉傳。○難乃旦反。處昌慮反。）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儆音景。夏戶雅反。）尸而追盜。（先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產子國子。）爲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具衆官。○庀匹婢反。）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藏才浪反。又如字。守手又反。乘繩證反。）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翩音篇。）子孔當國。（代子駟。）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辟婢亦反。與音預。下魯不與同。）疏注自羣至朝政。○正義曰。於時鄭伯幼弱。政在諸卿。國事相與議之。不得一人獨決。子孔性好專權。自以身既當國。望其一聽於己。新經禍亂。與大夫設盟。爲盟載之書。曰。自羣卿諸司以下。皆以位之次序。一聽執政之法。悉皆稟受成旨。不得干與朝政。令其權柄在己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子產謂之專欲難成。謂此也。服虔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若如服言。唯當門子恨耳。何由大夫諸司亦不順也。子孔若爲此法。即是自害其子孔之子。亦當恨。何獨他家門子乎。焚書倉門。則還依舊法。舊法若父死子代。子產即應代父。何由十九年始立爲卿。大

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爲于僞反。）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難以至治。○治直吏反。）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爲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偪鄭也。不書城。魯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梧音吾。）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復扶又反。下同。見賢遍反。）疏諸侯至歸焉。○正義曰。如此傳文。諸侯戍虎牢。士魴魏絳戍梧與制耳。其虎牢之內。亦應更有晉戍也。二年晉城虎牢。則虎牢久已屬晉。并復鄭有。今繫鄭者。晉侯之意。鄭人若服。將歸之焉。善晉侯。故探其心而繫之鄭也。釋例曰。虎牢鄭之郊竟。晉人既有之矣。又城而居之。將以脅鄭。鄭畏而強服。遇楚而復叛。八年之間。一南一北。至於數四。晉悼慮其未已。故大城置戍。先以示威。鄭服之日。釋戍而歸之。德立刑行。故能終有鄭國。春秋探書其本心。善之也。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還本亦作環。戶關反。徐音患。注同。）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荀罃。）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潁音穎。）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夜渡。畏晉知之。）欒黶欲伐鄭師。（伐涉潁者。）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爲後伐之資。○禦魚呂反。庇必利反。）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要一遙反。）不如還也。丁

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楚人亦還。（鄭服故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輿本又作與音同）王右伯輿。（右助。○右音又注同）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說王叔也。○狡古卯反說音悅注同又如字）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宰家臣）與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屬大夫）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篳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爲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篳音必閨音圭本亦作圭竇音豆）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爲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世守其職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從才用反注同又如字騂息營反字林許營反旄音毛爲于僞反共音恭）〔疏〕（注平王至犬雞。○正義曰七姓從王從王之大臣有七姓也瑕禽言伯輿之祖是七從之一言其世貴也其祖爲王主備犧牲以共祭祀王家牲用備具王恃賴之言其世有功也平王初遷國家未定故與大臣結盟令使世掌其職也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騂尚書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諸言騂皆是赤牛則知此騂旄是赤牛也旄謂尾也共旄旗之用故其字從旌旗者旌旗行而從風偃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底音旨）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隨財制政）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不任法）〔疏〕（刑放於寵正義曰刑罰放赦之事在於寵臣）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賂）吾能無篳門閨竇乎。（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疏〕（不勝其富。○正義曰勝訓堪也言財多故不可用盡不能堪此富）唯大國圖之。（圖猶議也）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何或作可誤也）〔疏〕（下而至正矣。○正義曰凡在上正定在下須明在下曲直瑕禽自云已有直理不被上知則是使下無直在上何謂正正矣故云正者不失下之直也劉炫云七年傳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晉辭王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下而無直心何以謂之爲正也勸宣子使心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右音又下同左音佐下同左右亦並如字）〔疏〕（天子至左之。○正義曰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爲右不助者爲左宣子知伯輿直故從王之所助也）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之辭。○契苦計反注同）〔疏〕（使王至其契。○正義曰周禮鄉士職云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玄云要之爲其罪辭如今劾矣彼謂官人略取罪狀爲其要約之辭如今斷事也漢世名斷獄爲劾故云如今劾矣此言要辭亦是辭之要約如今辯荅也合要者使其各爲要約言語兩相辯荅伯輿與辭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舉其要約之辭也）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疏〕（注增立至爲軍。○正義曰昭五年云舍中軍明此年作而彼年舍故知舊有二軍今增立中軍也然則正是作中軍耳而云作三軍者傳言三子各毀其乘則舊時屬已之乘毀之以足成三軍是舊軍盡廢而全改作之故云作三軍也杜見其以三改二復據彼中軍之文故言增立中軍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周禮夏官序文）○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疏〕（夏四至不郊。○正義曰此四月四卜與僖三十一年文同蓋亦三月三卜而四月又一卜也止言不郊不言免牲免牛蓋不以其禮免直使歸其本牧而已故不書也）○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復扶又反）〔疏〕（注世子至進之。○正義曰劉炫以爲序莒上者直是先至非爲先莒今知不然者往年傳云齊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是前經爲先滕至序在滕子之上今經序在莒子之先明知亦先莒而至也若非先莒而至唯當還序滕子上耳劉炫无所依馮直云先至更長之而規杜氏非也）○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亳薄洛反徐扶各反與音預）○公至自伐鄭。（無傳）○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遂尊光）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公至自會。（无傳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疏〕（注以會至侵伐。○正義曰劉炫云杜釋例自言事勢相接或以始至或以終致是時史異辭何爲此注而云不果侵伐今知劉說非者凡云或以始致或以終致皆據實有伐事今據傳文云觀兵于鄭東門是則實無伐事故云不果侵伐劉不達此意而規杜非也）○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霄音消）○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上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更音庚）〔疏〕（注魯本至改作正義曰以昭五年舍中軍知此時作者作中軍是魯本无中軍也以閔元年晉侯作二軍謂之上軍下軍知魯有二軍亦名上下軍也此言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知往前二軍皆屬公也明其有事則三卿更互帥之以征伐耳三卿不得專其民也此時襄公幼弱季氏世秉魯政因公之少欲專其民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也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也詩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鄭玄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重自減爲二軍耳非是魯家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於經往前若減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中軍皆是變故改常卑弱公室季氏秉國權專擅改作故史特書之耳若國家自量強弱其軍或減或益民史不須書也何則僖公復古始有三萬則以前无三萬矣僖公作亦不書何怪舍不書也蘇氏亦云僖公之時實有三軍自文以後舍其一軍不書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蘇氏又云鄭注詩公徒三萬以爲三軍鄭荅臨碩之問云公徒三萬爲二軍者鄭隨問而荅當以詩箋爲正蘇氏又云蒐于紅革車千乘所以今不滿三軍者以當時采地衆多公邑民少故不能滿三軍三子各毀其乘以足之與前解異也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无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爲三軍則異於是矣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爲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竟之民屬公者豈唯有三萬七千五百家乎明其決不然矣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也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彊弱勍寇未息卒士盡行士卒之數无復定准成二年鞌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雖三卿帥之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晉叔向云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計四千乘士卒成二十四軍爾時晉國唯立三軍則甲車四千乘屬三軍耳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昭八年魯蒐于紅傳稱革車千乘千乘之衆充三軍之數明知此分合竟之民以爲三軍軍之所統其數異於禮也膏肓何休以爲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爲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名有其一謂三家始專兵甲卑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義符杜說也）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稅舒銳反）〔疏〕（注征賦至家屬。○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均之法制天下之地征王制云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經典之文通謂賦稅爲征故云征賦稅也往前民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武子欲令民即屬己已所應得自稅取之恐穆子不從故先言之請分國內之民以爲三軍三家各自征稅其軍之家屬冀望穆子亦便於己而從其計也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耳）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疏〕（注政者至能堪。○正義曰於時天子衰微政在霸主霸主量國大小責其貢賦若爲三軍則是次國若作三軍則爲大國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云霸主重責之政將及於子子必不能堪之憂其不能堪之言三軍不可爲也魯爲三軍二軍國之大小同耳但作三軍則自同大國自同大國則霸主必依大國責其貢重也）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復扶又反）

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閎音宏。）〔疏〕（注僖宮之門。○正義曰釋宮云衖門謂之閎孫炎曰巷舍間道也李巡曰閎巷頭門也以此知僖閎是僖公之廟門也）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詛側慮反。父音甫。衢其俱反。要一遙反。）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民衆。）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乘繩證反。注及下並同。壞音怪。足將住反。亦如字。）〔疏〕（注壞其至三軍。○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以爲己之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是其私家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有不須更立私乘故三子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壞者壞其部伍將領也合使各自屬其軍不復立私乘故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无公征。）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疏〕（季氏至倍征。○正義曰其乘之人即所分得者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也役謂共官力役則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以其役之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无公征也若不以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當輸一而責其二也設利害以懼民毆之使入己耳民畏倍征故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知邑是賦稅者以言役邑入則役之與邑皆從民而入官也從民入官唯在力役與賦稅耳故知邑是賦稅也賦稅而謂之邑者賦稅所入若私邑然故以邑言之）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疏〕（孟氏至爲臣。○正義曰昭五年傳追說此事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更取其半又以半歸公謂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彼傳順序此文顛倒傳意以叔孫爲主而先說孟氏言孟氏如叔孫所得使其半爲己之臣叔孫所得子與弟也此孟氏若子若弟是子弟中課取其一又分半以歸公也叔孫使子弟盡爲己臣唯以父兄歸公耳）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盡三家盟詛之本言。○舍音捨。）〔疏〕（注制軍至本言。○正義曰如上所分三家所得又各分爲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取二分而二分歸公孟氏取一分而三分歸公分國民以爲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舍謂舍故也制三軍分國民若不如是則三家不肯舍其故法而別改作也使盡爲臣以上是序事之辭不然不舍一句是要契之語故云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盟詛本言必應詳具但史家略取其意而爲之立文不復如本辭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幾音機。注同。徐音畿。）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場之吏侵犯宋。○說音悅。疆居良反。注同。場音亦。注同。）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乃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難乃旦反。）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太子光所以序莒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莫音暮。）〔疏〕（東侵舊許。○正義曰昭十二年傳楚子云我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是舊許爲鄭邑也謂之舊許明是許之舊國許南遷而鄭得之）衞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向舒亮反。）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爲右還滎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瑣素果反。宛於阮反。又於元反。）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也）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濟隧上子禮反。下音遂。）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數所角反。罷音皮。）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蘊積年穀而不分災。○毋音無。下皆同。蘊紆粉反。）毋壅利。（專山川之利。○壅於勇反。）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慝他得反。下同。去起呂反。）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獎助也。○好惡並如字。或讀上呼報反。下惡路反。獎將丈反。）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間間廁之間。茲命本或作茲盟誤。）〔疏〕（注二司天神。○正義曰盟告諸神而先稱二司知其是天神也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玄黃設六玉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彼方雖不言盟其所陳設盟之禮也鄭玄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天子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是言盟之所告告天神也鄭云神監之謂之司盟司盟非一神也其司慎亦不知指斥何神但在山川之上知其是天神耳名山山之有名者謂五嶽四鎮也名川謂四瀆也）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大音泰。凡大祖大廟大官皆放此。比必利反。）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衞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己音紀。或音杞。任音壬。）〔疏〕（注七姓至誤也。○正義曰十三國爲七姓世本世家文也姬即次曹意及則言不以大小爲次也實十三國而言十二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知不然者案定四年祝佗稱踐土之盟云晉重魯申於是晉爲盟主自在盟內何因晉今主盟乃不自數故知字誤也劉炫難服虔云案宣子恐失諸侯謹慎辭令告神要人身不自數己不在盟彼叛必速豈有如此理哉）明神殛之。（殛誅也。○殛紀力反。注同。）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踣斃也。○俾本又作卑。必爾反。隊直類反。踣蒲北反。徐又敷豆反。斃婢世反。）○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詹之廉反。與音預。）○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復扶又反。注同。）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爲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㚟爲介。故不書。○㚟勑略反。攝如字。又之涉反。使所吏反。注同。介音界。）〔疏〕（注書行至不書。○正義曰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雖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不統大理遷怒肆忿快意於行人譬諸豺狼求食而已傳曰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故夫子特顯行人之文行人有六而傳發其三者因良霄以顯其稱行人之事因干徵師以示其非罪因叔孫婼以同外內大夫則餘三人皆隨例而爲義也諸以行人爲名通及外內以卿出使義取於非其罪也若濤塗甯喜之屬罪在其身鄭叔詹魯行父之等以執政受罪本非使出故不稱行人從實而書皆以罪之也鄭祭仲之如宋也非會非聘與於見誘而以行人應命不能死節挾僞以篡其君故經不稱行人以罪之也是言罪之故不稱行人則稱行人者皆無罪也鄭人先遣告楚乃從諸侯故傳在會先也經在會下後既成而後告執故書執在蕭魚會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書。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疏〕（注經書秋史失之。○正義曰會于蕭魚經雖無月但會下有冬故以爲會在秋也傳言日月次第分明是經繆史官失之也）

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不相備也。斥徐音尺一音昌夜反）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掠音亮肸許乙反向許丈反）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藉在夜反注同鮮息淺反宥音又）○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悝觸蠲皆樂師名。悝苦回反蠲古玄反又音圭）【疏】注悝觸蠲皆樂師名。○正義曰樂師稱師下稱賂以樂知此三人皆樂師悝觸蠲是其名也服虔見下有鐘鎛師磬卽云三師鐘師鎛磬師謂悝能鐘觸能鎛蠲能磬也然則鄭人以師茂師慧賂宋者又能鐘乎能鎛乎三師必是能鐘磬者要不可卽以名次配言之

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廣古曠反軘徒溫反淳述倫反徐又之倫反乘繩證反下及注同）【疏】注廣車至耦也。○正義曰皆是兵車而別爲之名蓋其形制殊用處異也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也服虔云軘車屯守之車也或可因所用遂爲名及其用之亦無常也射禮數射筭二筭爲純一筭爲奇是淳爲耦也

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疏】注他兵至百乘。○正義曰偏見服本皆云淳十五乘則凡兵車百乘者更合言軘廣或軘廣之外別有百乘杜本軘十五乘更以他兵車七十乘增軘廣共爲百乘耳知非軘廣之外更有百乘而云兼軘廣者以上既言廣車軘車下云凡兵車百乘言凡是摠攝之辭故知摠上軘廣也若然直言兵車百乘於理自足上別云廣車軘車者以廣車軘車甲兵備足自外之車甲兵不備又別有車名非軘廣也

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肆音四縣音玄）【疏】注肆列至二枚。○正義曰以肆爲列者鐘磬皆編縣之在簨虡而各有行列也周禮小胥云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玄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如鄭彼言鐘與磬全乃成肆此傳於鐘卽言肆者十六枚而在一虡古今皆同其虡不可分也虡不可分而云有全有半明如鄭言鐘磬相對肆爲全單爲半此傳言歌鐘二肆則兼有磬矣若其無磬不得成肆杜以傳唯云歌鐘故但解鐘數云三十二枚其磬數亦同矣此二肆皆爲編縣也下云及其鎛磬者鎛是大鐘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據鄭玄禮圖如此也言歌鐘者歌必先金奏故鐘以歌名之晉語孔晁注云歌鐘鐘以節歌也劉炫云傳言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則鎛磬亦二肆之爲名實由鐘磬相對但傳於磬下不復更言其數於鐘則言二肆明鎛磬數與之同乃成肆若磬無二肆則半賜魏絳無磬矣安得有金石也知邑別各三十二枚也歌必先云云同

及其鎛磬。（鎛磬皆樂器。○鎛音博）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疏】八年至之和。○正義曰服虔云八年從四年以來至十一年也九合諸侯者五年會于戚一也其年又會于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于鄬三也八年會于邢丘四也九年會于戲五也十年會于柤六也又戍鄭虎牢七也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八也又會于蕭魚九也晉語說此事云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孔晁云不數救陳與戍鄭虎牢餘爲七也如樂之和謂諸侯和同如樂之相應和也

無所不諧。（諧亦和也。○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九年盟于戲十年會柤又伐鄭戍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請與子樂之。（共此樂。○樂音洛一音岳注同）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鎭撫天子之邦。殿鎭也。○殿都遍反注及下同）樂只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也）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蕃音煩注同數所角反）【疏】詩曰至帥從。○正義曰詩小雅采菽之篇也旨美也言樂美之德君子以有樂美之德可以鎭撫天子之邦國也以有樂美之德政故爲福祿之所同歸也旣能鎭邦國受福祿雖復疏遠之人便蕃然數來在其左右亦於是相帥而來從之也

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教令）信以守之。（守所行）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爲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疏】注司盟至之制。○正義曰周禮司盟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旣盟則貳之貳之者寫兩本盟書一埋盟處一藏盟府也唯言會同之盟不掌功勳之事而得有賞功之制者僖五年傳曰虢仲虢叔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是司盟之府掌藏功勳典策故有賞功之制也

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疏】注禮大至賜樂。○正義曰以魏絳蒙賜始有金石之樂知未賜不得有也賜之而云禮也知禮法得賜之也周禮小胥云大夫判縣士特縣鄉飲酒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鄉射禮云縣于洗東北西面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縣是大夫得有鍾磬之樂有功乃賜之正禮也唯言魏絳有金石之樂不言女樂女樂房中私宴之樂或不以賜之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無所救。○長丁丈反下及注同鮑步卯反）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御魚呂反後放此）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櫟力的反徐失灼反易以豉反）

經十有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台勑才反又音臺一音翼之反）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邑。○鄆音運）○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與音預）【疏】注五年至以名。○正義曰劉炫云杜於五年注以爲公及其盟還而不以盟告廟也今注云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何爲兩注自相矛楯今知劉難非者以戚盟經既不書公之與否又傳無其事杜引通其義故爲兩解劉不尋杜旨而規其過非也○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乘勝入鄆報見伐）○取其鐘以爲公盤。○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臨力蔭反下同）【疏】注周廟至曰禮。○正義曰杜以下文周廟尊於周公之廟知是文王廟也以鄭祖厲王立所出王廟知爲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也哀二年蒯聵禱云敢昭告皇祖文王衞亦立文王廟也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而諸侯得立王廟者彼謂無功德非王命而輒自立之則爲非禮魯衞有大功德王命立之是其正也鄭祖厲王亦然此是常禮特於吳子而傳發例者以吳始通公能依禮故於此言禮也○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向或作嚮許亮反○）【疏】注於城外向其國。○正義曰禮奔喪之記云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此傳言於外與彼於野同於城外向其國張帷而哭之耳 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疏】同姓於宗廟。○正義曰此卽周廟也但發大例意通古今故不復斥言周耳其實於周之世亦周廟也異姓之國無所出王之廟者其哭同姓必不得同諸異姓亦當於祖廟 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禰乃禮反○）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爲于僞反下皆同○）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卽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爲國共祖周公。○邢音刑蔣將丈反案富辰所稱邢在蔣下今傳在凡上未知何者爲是茅亡交反胙才故反祭側界反徐又如字）○冬。楚子囊。秦庶長

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長丁丈反下同）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如人○譽音餘又如字）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世也○適丁歷反）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疏】（及姑姊妹○正義曰釋親云父之姊妹曰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若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而救兄子是謂父妹爲姑妹也後人從省故單稱爲姑也古人稱祖父近世單稱祖亦此類也）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逆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爲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守手又反夏戶雅反）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嫌君臣不敵故曰禮也）○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嬴音盈）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疏】（秦嬴至禮也○正義曰此事不見於經而傳自廣記備言以明禮之事耳楚共王以成元年即位秦嬴歸楚蓋應多年傳因子庚之聘發其歸楚非此年歸而即使歸寧案昭元年秦鍼奔晉傳云其母曰弗去懼選鍼則景公之弟昭元年其母猶在此注云父母既沒歸寧使卿者父母並在則身自歸寧若父沒母存身不自歸則亦使卿寧也杜云父母既沒連言之耳）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一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一（襄十年盡十二年石經春秋經傳集解襄二第十五岳本襄字下增公字並盡十五年）

經十年

柤楚地（淳熙本柤誤相惠棟云柤是宋地非楚地也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必無是理也案京相璠云柤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縣故城東北又南亂於沂而注於沭謂之柤口城此云楚地乃轉寫之誤或以昭六年注柤鄭地當之其說更非）

遂滅偪陽（釋文云偪徐仙民音甫目反本或作逼惠棟云徐音是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福陽子案注云妘姓師古曰即偪陽也穀梁作傳陽郡國志云傳陽有柤水引經文亦作福並音之轉耳石經及諸刻本皆作偪）

今彭城傳陽縣也（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傳作傅不誤閩本作偪）

鄅鄶路偪陽也（毛本鄶誤鄶）

齊世至滕上（閩本監本毛本世下增子字）

用天子既命以爲之嗣也（宋本用作明與鄭注合）

爲盟主所尊（監本主作王非也）

戍鄭虎牢（監本戍誤戊石經虎作虍避所諱）

各受晉命戍虎牢（淳熙本各誤名監本戍作戊亦非下同）

傳十年

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纂圖本監本毛本光作先非也）

士莊子曰（惠棟云服虔本作士莊伯見大平御覽石經及宋刊本皆作子）

郰人紇抉之（惠棟云鄭元引作郰人論語同案郰字古或省文从取說文曰郰魯下邑孔子鄉从邑取聲）

百人爲隊（文選東都賦注引作百人爲一隊案各本無一字李注以意增也）

庫人爲車（宋本監本毛本庫作車）

隊則又縣之（石經隊作墜案碑土字後加）

余恐亂命（淳熙本余誤命）

牽帥老夫（文選李注謝宣遠答靈運詩引帥作率案帥率字通）

言其因會以滅國（監本滅作咸誤）

本謀氏行兵（閩本氏作戍監本作戊毛本作戌並形相近而誤宋本作伐是也○今從宋本）

是九其從會行也（監本毛本九作究亦非宋本作九不誤○今從宋本）

經典言樂殷爲大護（盧文弨挍本樂殷作殷樂）

或可禱桑林以得雨（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可閩本監本毛本作曰非是）

注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至樂侯（宋本無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十字樂侯監本毛本作侯樂與注文合宋本同）

禘者敬鄭國之賓（宋本無禘者二字齊召南亦以二字爲衍文是也）

下管象（閩本監本毛本管上有而字與祭統合）

言具天子樂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監本足利本具作俱是也）

師樂師也（宋本淳熙本作師帥也與釋文正義皆合案鄭注周禮地官云師之言帥也是也）

旌夏大旌也（案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注引大旌作大旗）

舞師樂人之帥（閩本監本毛本帥作師非也）

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淳熙本于作於）

謂之柏人也（閩本監本柏作栢）

掌邑大夫（宋本掌下有霍字）

生秦丕茲（釋文云一本作秦不茲家語秦商字不慈案丕不經典中每多互用）

言二父以力相尚（宋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二作堇段玉裁曰作二者是也下文秦丕茲仲尼爲二子則秦堇父郰人紇爲二父二父以力相尚事見上文韓文公書張中丞傳後云兩家子弟才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亦爲妄人改作二賢）

以德相高（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高誤尚）

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伐作侵不誤）

大夫宜賓之以上卿（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夫作子是也）

己酉師于牛首（宋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于作於石經淳熙本作于）

爾車非禮也（石經車下旁增多字惠棟云案注當有多字也按云非禮故注以猶多釋之非傳文本有多字也凡石經旁增之字皆淺人惑於俗本所爲）

公子嫛（釋文云嫛本亦作熙宋本淳熙本足利本作熙字按嫛字見說文女部說樂也）

先臨尸而追盜（淳熙本作追賊宋本作逐賊案陳樹華云上傳云帥賊以入盜即賊也傳言追盜故注以逐賊釋之宋本是也）

還鄭而南（釋文曰還本又作環惠棟云案鄭注士喪禮云古文環作還哀三年傳道還公宮同公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按還環古今字）

子蟜曰（案石經此處刓缺顧炎武云蟜誤蟜所據乃王堯惠謬刻也諸本前後皆作蟜是也）

胥涉頴（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胥作胥案張猛龍碑胥作胥蓋字形之小誤後遂因胥而誤作胥岳氏之九經三傳沿革例曾辨胥字之譌而未詳其致誤之由）

我實不能禦楚（釋文作能御淳熙本重我字非也）

又不能庀鄭（補）（各本庀作庇）

今伐其師（顧炎武云石經今誤令案石經此處缺所據乃謬刻也）

右助（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助下有也字）

篳門閨竇之人（釋文閨本亦作圭案文選李注謝元暉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引作篳門圭竇玉篇云篳亦作篳惠棟云說文引作篳門圭窬鄭康成禮記注篳門荆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墻爲之如圭矣玉篇亦引作窬窬竇古音同部字）

使世守其職（淳熙本脫守字）

是七從之一（宋本從作姓不誤）

故其字從旌旗者（宋本旌旗作㫃㫃是也）

其能來東底乎（石經宋本岳本作厎乎釋文同）

不勝其富（此節正義宋本在注文師旅之長皆受賂句下）

則何謂正矣（石經何字殘鈌釋文云何或作可誤也陳樹華云古文可爲何字之省文按古人語急可謂猶言何可謂也）

正者不失下之直（閩本監本此七字誤作正義正上脫注字）

所左亦左之（石經上左字殘鈌淳熙本作右非也）

周禮卿士職云（宋本卿作鄉是也）

經十一年

杜見其以三改二（閩本監本毛本改作以二改三按以三改二謂以今之三改昔之二亦通）

此四月四卜（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並作卜此本誤十今訂正）

己未同盟于亳城北（石經宋本岳本己作己是也公羊穀梁亳作京公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傳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也惠棟云案亳城當依服氏作京京鄭地在熒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是也）

傳十一年

軍多則貢事（監本毛本事下衍多字閩本初刻亦無後擠增宋本事作重不誤）

膏肓何休以爲左氏說云（監本毛本肓作盲非案膏肓何休當作何休膏肓各本誤倒）

故先言之（宋本言作告是也）

若爲三軍（閩本毛本若下衍不字三字宋本作二是也）

是僖公之廟門也（宋本之廟作廟之是也）

壞其軍乘（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軍誤車）

欲駈使入己（岳本纂圖本足利本駈作驅按駈俗驅字古文作毆）

唯在力役（宋本在作有是也）

吾乃與之盟（補）（各本乃作又）

毋薀年（釋文亦作薀石經薀字改刊初刻作蘊非也）

奬王室（岳本纂圖本毛本奬作獎注同）

名山名川（石經初刻作大川改刻名）

彼方雖不言盟（宋本方作文不誤）

鄭云神監之（宋本云下有明字是也）

於是晉爲盟主（盧文弨校本是作時）

乃不自數（毛本自誤目）

俾失其民（釋文云俾本又作卑陳樹華云釋文前以卑爲正以俾爲一作之字此又以卑爲一作之字疑傳寫之誤）

隊命亡氏（石經隊作墜）

則稱行人者（宋本者作若）

是經繆（監本毛本繆改謬）

服虔見下有鐘鎛師磬（宋本監本毛本無師字是也）

鐘師鎛磬師（宋本鎛下有師字不誤）

然則鄭人以師茂師慧賂宋者（宋本茂作茷是也）

數射筭（毛本筭作算下並同按說文作筭者今之筭籌也作算者數也用字之例當於具數字作算筭籌字作筭而唐石宋槧多用筭少用算者音同而義近之故也近刻則多用算）

杜本軘十五乘（臧禮堂云杜訓淳爲耦耦爲十五則三十乘故下云更以他兵車七十乘共爲百乘是杜本當作淳不作軘也）

歌鐘二肆（岳本鐘作鍾注同注內懸鐘鐘字釋文作鍾陳樹華云今傳文依石經注依宋本俱作鐘字前後一例也）

單爲半此（宋本此作也是也）

故但解鐘數（監本毛本數作磬非也）

各三十二枚也（閩本監本各作名非也）

鎛磬皆樂器（纂圖本毛本器作名非也）

八年至之和（宋本此節正義在無所不諧注下）

九年會于戲五也（浦鏜正誤會作盟是也）

諧亦和也（此句下閩本監本有○毛本無○而九合諸侯至會蕭魚五十二字皆以釋文誤作注）

樂只君子（淳熙本閩本足利本亦作只與詩合下同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作旨）

書曰居安思危（惠棟云周書程典作於安思危楚策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所謂春秋即左傳也虞卿傳左氏春秋於鐸椒轉授荀卿然則傳文居安當作於安案居於音相近）

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石經子之子字起微子微字止此行只九字初刻似尚多一字）

禮大夫有功則賜樂（監本此節注下脫疏字）

士魴禦之（淳熙本岳本禦作御釋文亦作御）

經十二年

春王二月（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二作三不誤）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公羊魴作彭何休解云考諸正本皆作士魴作彭者誤矣）

秋九月吳子乘卒（案傳作吳子壽夢壽夢卒十年正義引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錢大昕云乘壽皆齒音當讀如疇與乘爲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爲疊韵併兩字爲一言孫炎制反切蓋萌芽於此）

傳十二年

公能休禮（閩本監本毛本休作體亦誤宋本作依是也○今訂從宋本）

張帷而哭之耳（監本帷誤帳）

同族於禰廟（淳熙本廟作朝誤也）

爲邢凡蔣茅胙祭（釋文云案富辰所稱邢在蔣下今傳在凡上未知何者爲是）

師于楊梁（石經宋本淳熙本楊作揚注同郡國志梁國下有陽梁聚引傳文作楊案廣雅云楊揚也詩王風揚之水釋文云或作楊二字古多通用）

故曰若如人（齊召南云而訛作如案而如也注正以如釋而）

言非適世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無世字是也）

及姑姊妹（此節正義宋本在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下）

父之姊妹曰姑（姊妹曰三字模糊依閩本監本毛本補宋本曰作爲與釋親合）

然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若父之姊爲姑姊（妹若父三字模糊依閩本監本毛本補宋本若作蓋是也）

梁有節姑姊妹（案下文取其兄子則姑妹是矣而列女傳妹作姊疑今列女傳誤釋隸載武梁祠堂畫像亦作姑姊）

王使陰里逆之（補）（毛本逆作結是也案十行本初刻是結字後改誤逆）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一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二（襄十三年盡十五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傳例曰書取言易也○邿音詩任音壬亢苦浪反又音剛父音甫易以豉反傳同）○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二年大夫盟于蜀）○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勳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舍如字又音捨）【疏】注書勳至詳之○正義曰其書勞與策勳一也周禮王功曰勳事功曰勞對則勳大而勞小故傳變文以包之注云書勳勞於策明其不異也桓二年傳發凡例有告廟也飲至也策勳也桓十六年傳言飲至此年傳言書勞二者各舉其一所以反覆凡例以此知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耳所云偏行一禮謂偏行告至其飲至策勳則不可偏行也何則告廟因行飲至舍爵而即策勳策勳飲至並行之於廟豈得不告至而在廟聚飲乎不告至而入廟書勞乎明其決不然矣但告至已後或飲至而不書勞或書勞而不飲至二事或有闕其一者傳因獻子書勞復言禮也所以發明凡例釋例曰公行或朝或會或盟或伐得禮失禮其事非一故傳隨而釋之於盟釋告廟嫌他例不通故復摠云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此以明公之出竟當無不告及其反也則必飲至有功成策勳故公至自伐鄭傳重言以飲至之禮孟獻子書勞于廟傳復云禮所以反覆凡例也公朝於晉而獻子書勞知策勳非唯計伐之功雖或常行有以定國安民亦書功於廟也然則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勞告事而已

○夏。邿亂。分爲三。（國分爲三部志力各異）師救邿。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二千五百人傳通言之）【疏】注魯師至言之○正義曰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彼是大夫將滿師故稱師此亦大夫將所將不滿二千五百人故直言取邿而不得言師也傳言師者師是衆人摠名雖少亦通言之

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疏】注不用至曰取○正義曰宣九年取根牟傳曰言易也成六年取鄟傳曰言易也昭四年取鄫傳曰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與此四發取例傳皆云言易也取鄫之下又發凡例云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者不用師徒即是易得之狀所以覆明凡例也若用而不勞則與不用相似故杜云用而不勞亦曰取也凡例克邑邿乃是國知雖國亦曰取釋例曰取者乘其衰亂或受其潰叛或用小師而不頓兵勞力則直言取如取如攜言其易也傳四發取例者邿以師徒鄫叛而來根牟東夷鄟附庸國名各不同故也邿爲小國非邑非夷故以凡例附之

用大師焉曰滅。（敵人距戰斬獲俘馘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馘古獲反）【疏】注敵人至曰滅○正義曰國大邑小嫌邑易國難滅取止見難易不由國邑大小故注辯之上云易則雖國亦曰取此取邿邿是國也此言用力難重則雖邑亦曰滅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昭十三年吳滅州來皆邑而言滅是也

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疏】謂勝至其地○正義曰入謂入其都邑制其民人當入之日與滅亦同但尋即去之不爲己有故云勝其國邑不即有其土地如此之類謂之爲入國邑雙舉者國邑皆稱入也文十五年晉郤缺入蔡是入國也成七年吳入州來九年楚人入鄆是入邑也若然閔二年狄入衛哀八年宋公入曹二者傳皆言滅而經書入者釋例曰狄滅衛而書入者狄無文告衛之君臣死盡齊桓存之以告諸侯言狄已去不能有其土地也曹背晉而好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也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帥也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爲于僞反帥所類反）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長丁丈反）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己賢事見九年○見賢遍反）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將佐皆遷○將子匠反）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之禮○難乃旦反或如字什音十卒子忽反乘繩證反）【疏】晉侯至禮也○正義曰什吏謂十人長也從軍曰卒在車曰乘新軍將佐皆遷晉侯選賢未得難用其人使其軍內十人之長率其步卒車士與其新軍官屬軍尉司馬之類以從於下軍令下軍將佐兼領之得慎舉之禮也周禮夏官序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不言十人有長而此傳云什吏者夏官所云周禮之正法耳其量時制事未必盡然尚書牧誓有千夫長百夫長齊語管子設法五人爲伍五十人爲小戎二百人爲卒二千人爲旅萬人爲軍吳語王孫雄設法百人爲行十行一旌十旌一將軍引司馬法云十人之帥執鈴百人之帥執鐸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將執大鼓三者數人置帥皆以什計之異於周禮則晉人爲軍或十人置吏也

○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汰音泰數所主反夫音扶）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休許虯反好呼報反）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爲萬國所信孚信也）言刑善也。【疏】詩曰至善也○正義曰此大雅文王之篇儀善也刑法也孚信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爲萬國所信言文王之法善也

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己之勞以爲獨賢無讓心）○言不讓也。【疏】詩曰至讓也○正義曰詩小雅北山之篇刺幽王役使不均平被使之人自稱己之功勞我所以特從王事者在上獨以我爲賢自云己賢是不讓也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治直吏反）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慝他得反遠于萬反又如字爭爭鬭之爭）○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爲伐○技其綺反馮皮冰反）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爲君○少詩照反喪息浪反）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鄢在成十六年○鄢音偃）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也）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殁音沒窀張倫反一音徒門反穸音夕）【疏】注窀厚至葬埋○正義曰晉語云窀厚也說文云夕暮也從月半見夜字從夕知是以夕爲夜也厚長意同故厚夜猶長夜也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故春秋謂祭祀也長夜者言夜不復明死不復生故長夜謂葬埋也以其事施於葬故今字皆從先王意自取祭之與葬皆不敢從先君之禮

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從先君代爲禰廟）【疏】注從先至禰廟○正義曰祭法云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此云禰廟即彼考廟也曲禮云生曰父死曰考考成也言有成德也禰近也於諸廟父最爲近也禮三年之喪畢則以遷新主入廟是從先君代爲禰廟也計昭穆之次昭次入昭廟穆次入穆廟皆代爲祖廟而言代爲禰廟者是從先君之近也

請爲靈若厲。（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

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共音恭下同夏戶雅反）○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易以豉反）子爲三覆以待我。（覆伏兵○覆扶又反）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浦判五反）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不用天道相弔恤）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爲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爲明年會向傳○昊胡老反）〔疏〕不弔至有定○正義曰詩小雅南山之篇

○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爲時）〔疏〕注土功至爲時○正義曰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是土功之常節也本設此節以爲農事既間故以此時興土功今此冬城防經傳皆不言月當在火見致用之前此歲農收差早雖天象未至而民事已間故云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爲時言時節未是時而事以得時故言書事時也釋例曰冬城防臧武仲請畢農事故傳曰書事時也言與作出火見致用之前亦得兼以事時而禮之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守征行○先征悉薦反守手又反注同）○注先征至征行○正義曰先征五年而卜其吉凶也者以謂征前五年而預卜之也征訓行也先王之行謹愼而卜必是禮之大者大禮遠行莫過巡守故知征謂巡守也征行釋言文也傳言卜征五年未知何代之禮案尚書舜典云五載一巡守孔安國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鄭玄云天子以海內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如孔鄭之言唐虞及夏皆五年一巡守然則卜征五年虞夏法也在周之世而遠陳虞夏法者蓋重古而言之或周之巡守不必十二年也周十二年一巡守法歲星行天一周也虞夏五年一巡守取五行遷王而徧也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狩）〔疏〕而歲至則行○正義曰禮記云卜筮不相襲鄭玄云襲因也釋詁云祥善也歲因其善謂去年吉今年又吉也善因則行謂五年五吉吉善相因襲則先王然後行巡守也傳稱卜不習吉而得五年五卜者卜不習吉謂不可一時再卜耳此則每年一卜非相習也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卜不吉○不習則增絕句一本無增字則連下脩爲句）〔疏〕注不習謂卜不吉○正義曰其善不因往年是謂不習吉也脩德改卜更以卜吉爲始又得五吉乃行也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不能脩德與晉競）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一卿謂良霄）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偪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焉用之本或作何用之於虔反）〔疏〕止鄭至用之○正義曰貴者多則勢相偪今止鄭一卿於楚以除其國內相偪之患位不偪則大臣和睦使鄭在家之人和睦而疾楚以牢固事於晉焉用之何須用此良霄留之於楚使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其使所吏反注同）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疏〕使歸至愈乎○正義曰往者鄭使良霄向楚其意欲得楚執良霄鄭得堅事晉國是鄭本遣良霄其意如此今若放良霄使歸於鄭則鄭不得堅事晉國是廢其本使之意蘇氏之說亦然也良霄被執久留在楚今若歸之則怨恨其君以憎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令鄭國大臣不和則事晉之心不固不猶少差乎方言云病差謂之愈後年注以愈爲差此亦當爲差也服虔云愈猶病愈是愈爲差之義也鄭玄論語注云愈猶勝也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奬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鄭地○其使所吏反介音界惰徒臥反）〔疏〕十四年注叔老至鄭地○正義曰叔老聲伯子叔肸孫故以叔爲氏也卿出聘使及盟會皆以大夫爲介禮之常也此會魯使季孫宿與叔老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故以卿爲介於例唯征戰重兵詳內畧外魯師出征伐則諸將並書其聘與會唯書使主其介不合書也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叔老雖則爲介而晉爲盟主亦列之於會魯人以其並列於會故並書之也傳稱宋華閱仲江會伐秦向之會亦如之則此會宋亦二卿華閱猶尚被貶仲江固不在列若二卿並敬其事俱得列會亦當並書於策何則盟主列之於會魯史無容略之也故傳言崔杼華閱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是齊宋衛三國之卿於此會也惰慢不自整攝故貶稱人罪其身故去名氏猶序鄭卿之上從其大小舊次也在會惰慢未是大尤即加貶責者此是仲尼新意蓋欲督率諸侯奬成晉悼霸功故也以吳來在向諸侯就向會之故不序吳於列而云會吳于向與鍾離善道同也○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無傳）○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己未。衛侯出奔齊。（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疏〕注諸侯至從告○正義曰二十年甯子疾召悼子曰諸侯之策云云甯殖自爲此言明知諸國策書皆云孫林父甯殖逐衛侯不言衛侯自出奔也仲尼脩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失國者皆是被臣逐之悉非其君自出仲尼尤其不能自安皆不書逐君之賊所以責其君也北燕伯款出奔齊蔡侯朱出奔楚並書名此不書名從告也釋例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之名主以自奔爲文責其君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衛赴不以名而燕赴以名各隨赴而書之義在於彼不在此也杜言在彼不在此者義在自出爲罪不在名與不名以其失國已足罪賤不假復以名責故史記隨赴而書仲尼依舊爲定也曲禮云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記之所言當據春秋爲義滅同姓名春秋既依用之則失地書名亦是大例而杜云名與不名無義例者案經書衛侯燬滅邢傳云同姓也故名其言與記符同左氏本有此例也失地書名則傳無其事且記言失地者謂國被人奪非棄位出奔者也州公如曹紀侯大去皆是失地之君經不書名亦不發傳知失地之君不以名爲貶也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公羊傳皆云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則禮記之文或據公羊之義不可逼於左氏故杜不爲此說○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入鄆）○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爲楚所敗）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謀爲吳伐楚○爲于僞反注爲吳卒不爲同）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爲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爲伐楚）執莒公子務婁。（在會不書非卿○務徐莫侯反又音如字婁力侯反或力俱反）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故比年伐魯○使所吏反）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迫音百瓜古華反燉徒門反煌音皇）〔疏〕傳注四嶽至燉煌○正義曰周語稱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共之從孫四嶽佐之胙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嶽官名大嶽也主四嶽之祭焉姜炎帝之姓其後變易至於四嶽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是四嶽爲姜姓也下傳云謂我諸戎四嶽之裔胄是姜戎爲四嶽之後姜姓故稱姜戎也昭九年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同說此事而云允姓知姜姓之後又別爲允姓也其姜姓是帝堯所賜允姓不知誰賜之也周語云胙四嶽國爲侯伯謂爲諸侯之長下注云四嶽堯時方伯據彼文而知之乃祖吾離被苫蓋。（蓋苫之別名○被普支反苫式占反蓋戶臘反爾雅曰白蓋謂之苫）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蒙冒也○冒莫報反）〔疏〕注蓋苫之別名○正義曰釋器云白蓋謂之苫孫炎曰白蓋茅苫也郭璞曰白茅苫也今江東呼爲蓋○被苫

蓋蒙荆棘。正義曰被苫蓋言無布帛可衣唯衣草也蒙荆棘言無道路可從冒榛藪也說其窮困之極耳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腆他典反）。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爲剖。女音汝下同剖普口反中丁仲反又如字）。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也。洩息列反徐音以世反）。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旦不使復得與會事。詰起吉反朝如字注同與音預注及下同復扶又反）。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疏〕昔秦至諸戎。○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傳云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則秦晉共遷之也昭九年傳云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似晉侯獨誘之也此云秦人逐之惠公與田乃是被秦逐而自歸晉也三文不同者此戎本處瓜州明遠在秦之西北秦貪其土晉貪其人二國共誘而使遷僖傳是其實也昭傳王專責晉故指言晉耳此傳宣子施恩於戎故言被逐歸晉駒支順宣子之言故云秦貪土地逐我諸戎秦本貪其土地而遷也 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胄後也。○裔以制反胄直又反）。毋是翦棄（翦削也。毋音無）。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狸力之反又作貍同豺仕皆反嘷戶羔反）。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十年）。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亢苦浪反）。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在僖三十三年。○殽戶交反）。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捕音步徐又音賦掎居綺反）。與晉踣之（踣僵也。○踣蒲北反又蒲豆反僵居良反）。〔疏〕譬如至踣之。○正義曰角之謂執其角也掎之言戾其足也前覆謂之踣言與晉共倒之 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意常如殽無中二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逷他歷反贄音至不與音預瞢莫贈反徐又武登反一音武忠反。）。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蠅似仍反愷開在反悌徒禮反下文及注同）。

宣子辭焉（辭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者戎爲晉屬不得特達）。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介音界使所吏反注同）。○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長丁丈反）。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札則八反少詩照反）。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太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適丁歷反）。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奸音干傳直專反）。○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竟音境）。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陵縣入渭。○朝如字如淳音株那乃多反）。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匏白交反揭起例反）。〔疏〕注詩邶至必濟。○正義曰此詩本文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釋水全引下三句而釋之云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李巡云濟渡也水深則厲水淺則揭衣渡也不解衣而渡水曰厲孫炎曰揭褰衣裳也以衣涉水濡褌也詩意言遇水深淺期之必渡穆子賦此詩言已志在於必濟也魯語云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在匏有苦葉矣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彼叔向之意取匏有苦葉爲義此注取深厲淺揭爲義者穆子止賦此詩不言所取之意未必叔向曲得其情杜以厲揭爲義切於取匏有苦葉故不從國語而別爲此解 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說音悅）。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棫林秦地。○棫位逼反徐于目反一音於鞠反）。不獲成焉（秦不服）。〔疏〕不獲成焉。○正義曰此役止爲報櫟之敗非欲求與秦成而云不獲成者凡興師伐國彼若服罪謝過即當相與和平故注解其意不獲成焉者止謂秦不服也服虔云不得成戰陳之事案傳諸伐國者皆服之而已不是皆成戰陳之事此何以獨云不獲成戰也 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己）。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黶惡偃自專故棄之歸。○惡烏路反）。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夫）。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帥所類反下及注皆同）。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爲待也欒黶下軍帥莊子爲佐故曰吾帥）。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師不和恐多爲秦所禽獲。○遺唯季反）。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欒鍼欒黶弟也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爲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匄子）。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欒黶汰侈誣逐士鞅也而女也。○侈昌氏反本或作奓又尺氏反女音汝）。〔疏〕注欒黶至女也。○正義曰欒鍼自以家有二位恥其無功與士鞅其馳秦師非鞅召之是誣逐士鞅也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臨事惰慢不脩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惰）。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鄭子蟜俱濟涇）。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黶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欒書黶之父也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召上照反注同奭詩亦反）。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爲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施如字又始豉反爲之于僞反）。○衞

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敕戒二子欲其宴食〔疏〕注敕戒至宴食。○正義曰君之於臣有禮食宴食儀禮公食大夫禮者主國之君食聘賓之禮也其食已之大夫亦當放之而迎送荅拜之儀有差降耳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鄭玄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也如鄭之言大夫與客禮食尚放公食大夫之禮明知國君與臣禮食亦當放之公食大夫之禮其禮甚大衛侯雖則無道不應與臣禮食而得棄之射鴻知是公自敕戒二子欲共爲宴食宴食者閑燕無事召臣與之共食耳）皆服而朝。（服朝服待命於朝〔疏〕注服朝服。○正義曰言服而朝明朝服也諸侯每日視朝其君與臣皆服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爲裳禮通謂此服爲朝服宴食雖非大禮要是以禮見君故服朝服公食大夫之禮賓朝服則臣於君雖非禮食亦當服朝服也）日旰不召。（旰晏也。○旰古旦反）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於囿。○射食亦反囿音又）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疏〕注皮冠至與食。○正義曰此公射鴻於囿而冠皮冠明皮冠是田獵之冠也且虞人掌獵昭二十年傳曰皮冠以招虞人又十二年傳言雨雪楚子皮冠以出出田獵也是諸侯之禮皮冠以田獵周禮司服云凡甸冠弁服鄭玄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也其服緇布衣素積以爲裳是服諸侯視朝之服也彼天子之禮故以諸侯朝服而冠異於此也昭十二年傳又云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皮冠杜云敬大臣是君敬大臣宜釋皮冠既不釋皮冠又不與食二子所以怒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子邑）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子之子使所吏反又如字）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戚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大師掌樂大夫。○飲於引反麋亡悲反本或作湄拳音權）大師辭。（辭以爲不可師曹樂人）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嬖必計反）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解音蟹）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欲先息薦反）并帑於戚。（帑子也。○并必政反帑音奴〔疏〕并帑於戚。○正義曰孫子衛朝大臣食邑於戚其子先分兩處將欲作亂慮禍及其子故令并帑處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蘧瑗。○蘧其居反覆芳服反瑗于眷反）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愈羊主反愈差也差初賣反）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竟。○難乃旦反竟音境下文皆同〔疏〕從近關出。○正義曰聘禮及竟謁關人鄭玄云古者竟上爲關以譏異服識異言又周禮司關注云關界上之門也衛都不當竟中其界有遠有近欲速出竟故從近關出也）

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公子疑孫子故盟之丘宮近戚地。○蟜古表反近附近之近）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獻公弟）公如鄄。（鄄衛地。○鄄音絹）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和也子行羣公子）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河澤。（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鄄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爲公執之。○爲于僞反下爲孫氏同〔疏〕注公徒至執之。○正義曰服虔云執追公徒者公如鄄故鄄人爲公執之計孫氏追公徒衆必盛鄄人爲公可言與之戰耳不得言執之也且文承敗公徒下豈敗公徒之後乃執之乎下文方說二子追公豈復是鄄人執二子也故杜以爲公徒因敗而散亡鄄人爲公執散走者）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爲孫氏逐公。○佗徒何反差初佳反徐初宜反）公孫丁御公。（爲公御也）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中。○射食亦反下及注除禮射一字皆同或一讀射而禮乎食夜反背音佩中丁仲反）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軥其俱反徐又古豆反軛於革反卷音權又起權反）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差俱退悔而獨還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貫古亂反一音官注同〔疏〕初尹至貫臂。○正義曰孟子云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疾作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庾公之斯曰小子學射於尹公之佗尹公之佗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其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之身有此二行孟子辯士之說或當假爲之辭此傳應是實也。○注軥車軛。○正義曰說文云軥車軛下曲者服虔云車軛兩邊乂馬頸者）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定姜公適母。○適丁歷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舍音捨比必二反）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櫛側乙反〔疏〕暴妾使余。○正義曰言暴虐使余如妾）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厚本或作郈音同弔于衛本或作弔于衛侯侯衍字也瘠在亦反）

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弔恤也）有臣不敏。（敏達也〔疏〕有臣不敏。○正義曰不敏不達於禮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衛大夫。○洩息列反大音泰）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愍其不達也。○好呼報反重直用反注及下同）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語魚據反守手又反）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郲齊所滅郲國。○鱄徐市轉反又音專郲音來）及其復也。以郲糧歸。（言其貪）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從才用反又如字注同）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說音悅注及下同〔疏〕余不說初矣。○正義曰言余之不說於君初即然矣不得已而從之出耳非是愛君而從在道始悔而反也）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袖本又作褎在又反〔疏〕狐裘而羔袖。○正義曰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是裘之用皮狐貴於羔也）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剽匹妙反一音甫遙反字林父召反）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相息亮反）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未爲卿。○唁魚變反徐作殆音唁弔失國曰唁糞方問反）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理）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輓音晚推如字又他回反）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舍音捨下及注同〔疏〕注成國大國。○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五命賜則七命賜國鄭玄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

之地者方四百里以上爲成國如鄭之言成國者唯公與侯耳伯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爲成國也成國乃得半天子之軍未成則不得也夏官序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當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諸侯五等唯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數可以同於侯其軍則計地大小故伯國之軍不得同於侯也此據禮正法耳春秋之世鄭置六卿未必不爲三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知音智長丁丈反）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裘士魴子也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彘直例反帥所類反注同任音壬）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貳卿佐。○出如字徐音黜仰本亦作卬音仰霆徒丁反又音挺本又作電匱其位反乏祀本或作之祀誤也去起呂反）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暱女乙反）【疏】注賞謂宣揚。○正義曰賞者善善之名也但上之善下則賜之以財故遂以賞爲賜財之號此言天子以下皆有臣僕以輔佐其上而下之賞上不得奉以貨財唯當延其譽耳故知賞謂宣揚也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難乃旦反）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爲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疏】注謂大至則書。○正義曰周禮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史官有五名知此史謂大史者以傳稱齊崔杼弒其君云大史書之知君舉則書皆大史書也瞽爲詩。（瞽盲者爲詩以風刺。○瞽音古盲莫庚反風芳鳳反）【疏】注瞽盲至風刺。○正義曰周禮樂官大師之屬有瞽矇之職鄭玄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鄭衆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無目是盲者也詩者民之所作采得民詩乃使瞽人爲歌以風刺非瞽

人自爲詩也周語云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陳曲韋昭云公以下至上士各獻諷諫之詩瞽陳樂曲獻之於王是言瞽爲歌詩之事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箴之林反）【疏】注工樂至之辭。○正義曰儀禮通謂樂人爲工工亦瞽也詩辭自是箴諫而箴諫之辭或有非詩者如虞箴之類其文似詩而別且諫者萬端非獨詩箴而已詩必播之於樂餘或直誦其言與歌誦小別故使工瞽異文也周語云師箴瞍賦矇誦亦是因事而異文耳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疏】注規正諫誨其君。○正義曰規亦諫也鄭玄詩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以恩親正君曰規然則物有不圓者規之使圓行有不周者正之使備猶規正物然故云規正諫誨其君也。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傳直專反注同）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與音預非如字本或作誹音亦同又甫味反）【疏】注庶人至誹謗。○正義曰庶人卑賤不與政教聞君過失不得諫爭得在外誹謗之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周語云庶人傳語是庶人亦得傳言以諫上也此有士傳言故別云庶人謗爲等差耳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疏】注旅陳至貴尚。○正義曰旅陳釋詁文也商旅于市謂商人見君政惡陳其不正之物以諫君也易云商旅不行旅亦是商此云陳者彼云商旅不行故以旅爲商此文連于市若以旅爲商且云商旅于市則文不成以義故以旅爲陳也劉炫云王制言巡守之事云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鄭玄云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此亦彼類彼上觀民此民觀上商陳此物自爲求利非欲諫君但觀所陳則貴尚可見在上審而察之其過足以自改故亦爲諫類則齊齎踊之比是也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諭政事。○技其綺反）【疏】百工獻藝。○正義曰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鄭玄云五材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則工是巧人能用五材金木水火土者也此百事之工各自獻其藝能以其所能譬諭政事因獻所造之器取諭以諫上即夏書所云工執藝事以諫是也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逸書。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遒在由反徐又在幽反又子由反鐸待洛反徇似俊反鈴力丁反）【疏】注逸書至之言。○正義曰此在胤征之篇其本文云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共邦有常刑此傳引彼略去每歲孟春直引遒人以下乃以正月孟春結之殷勤以示歲首恒必然也孔安國云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也周禮無遒人之官彼云其或不共邦有常刑是號令羣臣百工使之諫也木鐸徇路是號令之事孔言宣令之官杜必以爲行人之官者以其云徇於道路故以爲行人之官采訪謌謠者與孔宣令之官其事不異劉炫以爲杜不見古文以遒人爲宣令之官徇路求諫而規杜氏不見古文誠如劉說然杜之所解於義自通苟生異見其義非也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疏】注官師至規正。○正義曰杜意謂師爲長故以官師爲大夫言大夫是羣官之長大夫自相規正案孔安國云官衆衆官也更相規闕其意以師爲衆杜必知官師是大夫者此云官師相規上云大夫規誨規文既同故以

爲大夫尚書文無所對故孔云官衆衆官也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遒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師曠能因問盡言。○從子用反本或作縱）○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在前年。○爲于僞反）○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殿軍後。○殿多練反）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皐舟吳險阨之道。○儆音景隘於懈反要一遙反阨於賣反）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不可以師）○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譽其終）○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胙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右音又胙才故反）【疏】師保萬民。○正義曰師法也保安也言大公與民爲法而民得以安也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罪云放黜師保孔安國云可法以安者放退之是謂良臣爲民之師保也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緊發聲。○壞如字服本作懷緊烏兮反）【疏】王室至是賴。○正義曰服虔本壞作懷解云懷柔也緊蒙也賴恃也王室之不懷柔諸侯恃蒙齊桓之匡正也孫毓云案舊本及賈氏皆作壞杜雖不注當謂王室之不傾壞者唯伯舅大公是賴也上文不言桓公不得爲賴桓公也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女音汝環戶關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佚音逸）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虺許鬼反侮亡甫反相息亮反）【疏】仲虺至道也。○正義曰尚書仲虺之誥云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孔安國云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此傳取彼之意而改爲之辭其言非本文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剽）○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

始貳。（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宜予聞而借觀之。析星歷反）〔疏〕注析羽至觀之。○正義曰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道車載旞游車載旌鄭玄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是其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也鄭玄唯言全羽析羽有五采耳猶不辯羽是何羽周禮有夏采之官鄭玄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云掌大喪以乘車建緌復于四郊鄭玄云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緌則旌旗有是緌者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李巡曰以旄牛尾著旌首者也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旌上也下亦有旒緌據彼諸文言之則羽旌者有五色鳥羽又有旄牛尾也言全羽析羽者蓋有全取其翅或析取其翮故有全析二名也繫此鳥羽牛尾而於干首猶自別有絳爲旒緌縣之於干今之旗猶尙然也此傳直言羽耳注不引全羽而以析羽解之者以全羽尊於析羽齊人建以赴會當是羽之賤者故以爲析羽不然則無以知之計羽毛所用其費無多晉人自應有之而此年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定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皆假之他國者或當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之。○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爲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見賢遍反）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諡君爲共。）將死不忘衞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爲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爲萬民所瞻望。○行下孟反注同）〔疏〕行歸于周。○正義曰此詩小雅都人士之篇也。注云城郭之城曰都言都人之士所行要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傚之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疏〕十五年及向戌盟于劉。○正義曰荀庚孫良夫郤犨等來聘且尋盟皆直云及某盟不言地者由在國與之盟也此言盟于劉者出國與盟故書其盟地猶如晉侯與公出盟于長樗也釋例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也○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疏〕注劉采至逆女。○正義曰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稱劉康公來聘是王季子食采於劉遂爲劉氏此劉夏當是康公之子即前年傳稱劉定公是也釋例曰天子公卿書爵此言天子卿書字又云劉夏非卿其實非大夫而云非卿者以名相配以劉夏非卿稱名故云天子卿書字以決之傳稱卿不行故云劉夏非卿以對之皆望經傳爲義也或以爲無爵卿書字杜何意於此獨舉無爵之卿也諸侯之娶言逆女此與桓八年皆言逆王后者天子無外所命則已成后矣故不言逆女也劉炫云例云天子公卿書爵此言卿書字者以其有爵則書爵無則書字傳稱官師即此劉夏釋例以夏爲士則夏此時似未有爵若夏是卿當書字傳言卿不行非禮此則禮本當使卿故以卿決之卿當書字夏非卿故書名例稱天子大夫書字但此禮不使大夫故不以大夫決之夏。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四同盟）〔疏〕注四同盟。○正義曰周以成十八年即位其年盟于虛朾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凡五同盟言四者唯數襄公盟也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聞音問重直用反閒閒廁之閒）〔疏〕傳注傳言至其實。○正義曰閒非也不敢非兄是友于兄也不隱其實者謂恕情實言無無所隱諱也故云不隱其實也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昬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昬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過古禾反監工銜反）〔疏〕注官師至非禮。○正義曰祭法云官師一廟鄭玄云官師中士下士也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是天子之官師非卿故劉夏從單靖公而譏卿不行也桓八年祭公來逆王后于紀經書祭公此云官師從單靖公唯書劉夏知劉夏獨過魯告昬靖公不至魯也祭公言來遂逆此劉夏不言來遂逆者彼祭公命魯主昬則是因來遂逆此不命魯主昬直過魯告耳故不言來遂也公羊穀梁亦皆直云過我也此公既行矣雖譏卿之不行不譏王不親逆是知於禮天子不親昬使上卿逆而公臨之故唯言卿不行非禮也釋例據此傳知天子當使公卿天子不親逆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代子囊。）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子馮叔敖從子。○罷音皮又戶買反蔿于委反馮皮冰反從才用反）〔疏〕注子馮叔敖從子。○正義曰案世本蔿艾獵是孫叔敖之兄馮是艾獵之子則馮是叔敖兄之子也杜集解及釋例皆以蔿艾獵叔敖爲一人馮是叔敖之子世本轉寫多誤杜當考得其眞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屈到屈蕩子。○橐音託成音城屈居勿反）公子追舒爲箴尹。（追舒莊王子子南。○箴之林反）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無覬覦以求幸。○廄徐音救覦羊朱反徐音踰覬音冀。○）〔疏〕屈蕩爲連尹。○正義曰服虔云連尹射官言射相連屬也若是主射當使養由基爲之何以使由基爲宮廄尹棄能不用豈得爲能官人也官名臨時所作莫敖之徒並不可解故杜皆不解之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嘆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寘之豉反下同行戶郎反注及下同徧音遍下同）〔疏〕注詩周至爲急。○正義曰周南卷耳之篇也序云后妃之志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故詩人述其意后妃嗟嘆言我思得賢人置之使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故嗟嘆思之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衞、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衞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衞服五百里爲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任音壬圻音祈）〔疏〕王及至行也。○正義曰后妃之志志在輔王求賢置之於公卿以下之位耳非欲更別求賢置之於王位也但公卿以下尙欲使之皆賢豈欲王之不賢乎雖不欲他賢代王而欲使王行益賢也以周訓爲徧言徧在列位故自王以下及六服之內大夫以上皆言之各以賢能居其列位是詩人所謂周行者也計后妃之意亦下及士但傳以士卑故指言大夫耳詩傳以周行謂周之列位此注云周徧者斷章爲義與詩說不同也此云能官人者謂能官用賢人爲公侯以下王則天之所命非人所用兼言王者王居天位脩行善政則是爲能官人故杜云自王以下各任其職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爲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匹。○乘繩證反下千乘同）與師茷、師慧。（樂師也茷慧其名。茷扶廢反徐音伐）○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公孫黑子晳。○質音致晳星歷反）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女音汝）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子罕以司臣託季氏。○卞皮彥反）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疏〕鄭人醢之三人。○正義曰以文承司臣之下嫌其亦醢司臣故言之三人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相師者。○相息亮反注及下同）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爲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國相○易以豉反輕也矇音蒙爲于僞反下文爲之攻之同）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主故敢伐魯）於是乎城成郛。（郛郭也）○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使告于晉。晉將爲會

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爲明年會溴梁傳○溴古歷反）○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夏子西也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共音恭）○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疏）（不若有其寶○正義曰我得不貪女得其玉是我女二人各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喪息浪反）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旣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堵音者狗本或作苟娶七住反）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二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二（襄十三年盡十五年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二）

經十三年

傳十三年

桓二年傳曰（淳熙本桓作相避所諱）

有功成策勳（宋本成作則案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則）

注魯師至言之（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弗地曰入注下）

師是衆人揔名（宋本人下有之字是也）

或用小師（閩本監本毛本小作少）

與滅亦同（毛本同作名非也）

昔臣習於知伯（纂圖本毛本知作智非）

以從於下軍（石經以從於下四字是改刻疑初刻脫一字）

晉侯至禮也（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恒必由之注下）

欒黶爲汰（石經宋本汰作汏是也與葉抄釋文合）

言文王之法善也（毛本之作用）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石經初刻作展力後改農陳樹華云魏了翁讀書襍抄曰農力乃農用八政之農厚是也按古文鴻範農用八政鄭云農讀曰醲）

獲保首領以歿於地（釋文亦作歿音没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作没案傳文前後多作没）

注窀厚至葬埋（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大夫從之注下）

窀厚也（宋本窀作屯與晉語合）

從月半見（宋本見作是非也）

夜字從夕（宋本夜作夛是也）

禮三年之喪畢（宋本無之字）

則以遷新主入廟（宋本則以二字作逮祖遞三字各本作主此本誤土今訂正）

是從先君之近也（宋本作謂與見在生者爲禰廟）

赫赫楚國（石經楚字改刊）

則致罪也（陸粲附注云罪字誤當作亂字）

詩小雅南山之篇（宋本雅下有節字）

注土功至爲時（宋本此節正義在禮也句下）

水昏正而栽（水昏正而四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栽作裁非也）

故以此時興土功（以此時興四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以此時興作得用力於非也）

當在火見致用之前此歲農收差早（之前此歲四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此歲誤作當時此本農作賔亦非）

故云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閒爲時（有常節通四字此本實缺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言時節未是時（此本是字實缺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故言書事時也釋例曰（事時也釋四字此本實缺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閩監毛釋誤經）

書事時也言與作出火（時也言與四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言與作此字非也）

於是將早城（諸本作早此本誤旱今訂正）

征謂巡守征行（各本作守釋文云下同本又作狩）

注先征至征行（此本注上脫疏字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楚人歸之句下）

而卜其吉凶也者以謂征前五年而預卜之也（也者以三字宋本無此本作壘釘之也上卜字誤小依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改正）

先王之行謹慎而卜必是禮之大者（慎而卜必是五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慎而卜必作敬之至況非也）

○

征謂巡守也征行釋言文也（也征行釋言五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脫上也字釋言誤作之禮）

案尚書舜典云五載一巡守（典云五載一五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典誤時脫云字）

堯又可知周禮大行人云（周禮大行人五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知下衍矣字禮大行人誤作官又）

天子五年一巡守鄭元云（巡守鄭元四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鄭元二字誤傳字）

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制也周則十五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脫也字）

一巡守然則卜征五年（巡守然則卜五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然則作是字非也）

蓋重古而言之（蓋重古而言五字此本及閩本實缺依宋本監本毛本補）

周十二年一巡守法歲星行天一周也（守法歲星行五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法誤者脫行字）

虞夏五年一巡守取五行遞王而徧也（年一巡守取五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守誤者王誤主脫取字）

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鄭注禮記表記周禮大卜正義引傳習作襲案習古文襲字）

五年五卜（此本下五字實缺據宋本岳本足利本補淳熙本作王篤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習亦非）

祥善也歲因其善謂去年吉（也歲因其善五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脫因字歲作習善作祥竝非）

○

謂五年五吉善善相因（善善相因四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善善相因作歲歲因襲非也）

而得五年五卜者卜不習吉（年五卜者卜五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五卜誤吉字下卜字誤彼）

謂不可一時再卜耳此則每年一卜（再卜耳此則五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再卜誤重吉脫耳字）

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石經脩字下後人旁增其字非唐刻也毛本脩作修）

不習謂卜不吉（習字此本空闕據各本補）

其善不因往年（善不因往年五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善作曰因往作習者並誤年字亦脫）

脩德改卜更以卜吉爲始（卜更以卜吉五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上卜字誤行脫更字卜吉誤六年）

不能脩德與晉競（不字與字此本實缺能誤龍據宋本淳熙本岳本閩本監本補正纂圖本毛本脩作修）

責者多則勢相偪（毛本責誤貴）

位不偪則大臣和睦（位不偪則四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脫位字）

以牢固事於晉（以牢固事四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牢固二字誤作堅）

使歸至愈乎（使字此本實缺據各本補）

其意欲得楚執良霄（得字此本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作使）

經十四年

十四年注叔老至鄭地（宋本無十四年三字）

故諸失國者（閩本監本毛本諸下有侯字宋本同脫失字）

傳十四年

故比年伐魯（宋本比作此字按此字非是十年秋莒人伐我東鄙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十四年夏莒人侵我東鄙故曰比年伐魯）

四嶽之後皆姓姜（是也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姓姜作姜姓）

傳注四嶽至燉煌（宋本無傳字以下正義五節揔入而益敬其使注下）

被苫蓋蒙荊棘（宋本此節正義在蓋苫之別名條前）

蓋言語漏洩（淳熙本洩作泄是也李善注文選贈文叔良詩任彥昇奏彈曹景宗引作漏泄）

秦本實其土地而遷也（宋本實下有貪字也上有之字閩本監本毛本脫實字）

裔遠也（岳本脫也字）

狐貍所居（岳本依釋文作貍案說文無貍字陸氏云本又作貍）

無中二也（纂圖本毛本中作有非也）

取其愷悌君子（釋文愷作凱下及注同案下文石經及各本並作愷淳熙本作愷謬）

齊子叔老字也（顧炎武云齊子叔老謚也注作字蓋傳寫之誤）

曹君公子負芻也（毛本君誤召）

詩邶至必濟（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爲之請於晉而復之注下）

鞶帶以上爲厲（閩本監本上作止非也）

左史晉大夫（宋本岳本足利本夫作史）

故曰吾帥（淳熙本帥作師非也）

吾今實過（宋本岳本監本足利本今作令與石經合）

士鞅反（顧炎武云石經反誤及案石經此處刓缺所據乃王堯惠刻也）

欒黶汰侈（宋本汰作汏淳熙本作去）

秦伯問於士鞅曰（淳熙本問誤門）

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宋本足利本訟下有舍字淳熙本甘誤廿）

勑戒至宴食（宋本以下正義十二節揔入欲無入得乎注下）

明皮冠是田獵之冠也（毛本明作昭非也）

王見之去皮冠（宋昭十二年傳作去冠被）

所以怒也（毛本怒誤忘）

公如鄭（閩本監本如作于非也）

使子行於孫子（石經子行二字改刊此行只九字初刻尚有一字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子行下異本有請字然則石經刊去之字即請字也）

敗公徒于河澤（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河作阿不誤案水經河水注引傳作柯澤）

射爲禮乎（石經爲字改刊釋文云或一讀射而禮乎疑石經爲字初刻乃而字也）

孟子辯士之說（閩本監本毛本辯作辨）

輈車轅下曲者（宋本無車字與今說文同）

告宗廟（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廟下有也字）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釋文厚本或作郈弔于衛本或作弔于衛侯衛侯衍字也案李注文選嵇康幽憤詩引作郈成叔惠棟云呂氏春秋有郈成子與右宰穀同時以傳考之即厚成叔也厚與郈通世本作厚外傳作郈禮記作后左氏或作厚或作郈字異而實同）

余狐裘而羔袖（石經余下後人旁增猶字非也）

臧紇如齊唁衛侯（釋文云唁徐作殰字按殰字古書少有）

與之言（淳熙本岳本與之上有衛侯二字與石經合）

注成國大國（宋本此節正義在故舍之注下）

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地者方四百里以上

為成國（按此與今周禮注不同而不可據改）

敬之如神明（石經初刻作明神改刻神明）

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宋本淳熙本岳本上也字作而與石經合）

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釋文亦作乏云本或作之祀誤也沈彤云主當作生乏當作之按國語亦有此文）

注賞謂宜揚（宋本以下正義十節揔入必不然矣注下）

各有父兄子弟（淳熙本兄子二字誤倒）

無目朕謂之瞽（宋本朕作眹下文同按眹乃俗字說文有朕無眹朕之言縫也）

是言瞽爲歌詩之事（宋本事下有也字）

以歌諷小別（閩本監本毛本以作與）

以恩親正君曰規（此本恩字模糊依宋本正德本閩本改正監本毛本恩親作愚見非也）

聞君過則誹謗（宋本足利本則作得陳樹華云玩正義中聞君過失不得諫爭得在外誹謗之之文則諸本作則者非也釋文誹作非云本或作誹）

昭四年（閩本監本毛本昭上誤增○）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淳熙本于作於與石經合釋文亦作於注內徇於路於字纂圖本監本毛本作于非閩本監本毛本徇作狥亦誤正義及下注同）

木舌金鈴（釋文鈴下有也字）

天之愛民甚矣（淳熙本天誤去）

殿軍後（纂圖本監本毛本軍後互倒）

右我先王（詩伐木正義引作佐我先王）

師保萬民（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無廢朕命注下）

王室之不壞 釋文云服本壞作懷

無忝乃舊 纂圖本監本毛本舊作舅非也

仲虺至道也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齊人始貳注下

有亡形則侮之 案作形與諸孔傳合毛本形作刑非也

假羽毛於齊而弗歸 案毛乃旄之誤當改正注同經典旄誤爲毛者不止此一處也

王者游車之所建 案孟子梁惠王疏引注文作斿車

游車載旌 案周禮游作斿

所謂注旄於干首也 閩本監本旄作毛非也

則旌旗有是緌者 毛本緌作綏非也段玉裁周禮漢讀考云是緌乃徒緌之誤

綴於幢上 宋本幢作橦是也

所謂注旄於干首者 閩本監本旄作旌非毛本干誤于

釋天云 閩本監本毛本天誤文

子囊欲試而未暇 淳熙本暇作假非也

言德行歸於忠信 纂圖本監本毛本於作于

○注云城郭之域曰都 宋本毛本無○是也浦鏜正誤云注當作箋是也

經十五年

十五年及向戌盟于劉 宋本無十五年三字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夏逆王后于齊注下

皆望經傳爲義也 閩本監本毛本傳下衍以字

傳十五年

尢責過也 纂圖本毛本責誤貴

無所隱諱也 宋本無也字

劉夏右尚是也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右作石

此公既行矣 閩本監本既作就非

子馮叔敖從子 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所謂周行也注下

杜集解及釋例 毛本解作云非也

詩人嗟嘆 宋本淳熙本岳本嘆作歎

甸采衞五服之名也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脫也字

詩注以周行 浦鏜云注當作傳是也

三月公孫黑爲質焉 宋本三作二

公孫黑字皙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皙誤晳後同

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 毛本堵誤者山井鼎云當作堵

鄭人醢之三人 宋本此節正義在子罕聞之節注下

故言之三人 宋本無之字

豈其以千乘之相 宋本作豈以其誤

是重淫樂而輕相國 宋本足利本相國作國相是也

爲明年會溴梁傳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溴作湨

不若有其寶 宋本若下有人字是也此節正義在富而後使復其所注下

是我女二人各有其寶 宋本女上有與字

鄭人既誅女父 淳熙本誅誤詵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二止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三（襄十六年盡十八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疏〕（十六年注踰月而葬速。○正義曰四年七月夫人姒氏薨八月葬我小君定姒纔別月耳杜云踰月而葬速也今晉悼往年十一月卒此年正月葬積三月也杜亦云踰月而葬者踰越也所越有多有少俱是踰越之義故杜弘通兩解之。○）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溴古闃反徐公壁反軹之氏反韋昭音枳）〔疏〕（注不書至故也○正義曰傳於會溴梁之下晉侯與諸侯宴乃言高厚逃歸則高厚會訖乃逃也於會不書齊者以高厚逃歸晉人怒之諸侯即有伐齊之志不與高厚得爲來會公歸告廟歷告所會不告高厚故不書也）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雜溴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重直用反）〔疏〕（注諸大至可知○正義曰公羊以爲溴梁之盟君若贅旒然穀梁云不曰諸侯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皆以爲此時諸侯微弱權在大夫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政教不約信在於大夫其事不由君也不曰諸侯失之大夫者刺大夫不臣也賈服取以爲說言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案傳荀偃怒使諸侯大夫盟高厚以君臣不敵故使大夫盟之君使之盟非自專也以齊人既有二心高厚歌詩不類知小國必有從齊者也諸侯大夫本意欲盟高厚高厚雖已逃歸仍恐餘國有二故大夫遂自共盟使同會之國皆一其志也雞澤之會又隔袁僑如會故重言諸侯之大夫今此間無異事直言大夫即是上會諸侯之大夫不言諸侯以可知故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數所角反）〔疏〕（注邾莒至禮也○正義曰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十四年莒人侵我東鄙十五年邾人伐我南鄙是邾莒二國數侵伐魯也凡例云君不道於其民則稱人以執知此二國君又皆無道於民故稱人以執之也諸侯不得相治故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衞侯皆書歸于京師此言以歸乃是自歸晉國故并禮也）○齊侯伐我北鄙。（無傳齊貳晉故）○夏。公至自會。（無傳）○

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疏〕（注荀偃至在下○正義曰春秋之例征伐則主兵者爲先雖大夫爲將諸侯從之亦以主兵爲先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取其事也但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退荀偃於下所以特見此義故發傳云爲夷故也宋大於衞稱人而在衞下宋使大夫爲將故也）○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郕音成）○大雩。（無傳書過）○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彪彼蚪反○）

羊舌肹爲傳。（肹叔向也代士渥濁○肹許乙反向許丈反）〔疏〕（傳羊舌肹爲傳○正義曰成十八年傳士渥濁爲大傳此代士渥濁亦當爲大傳也○宣十六年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傳注云大傳孤卿彼以中軍之將兼之故知是孤卿也士渥濁以大夫居之今此復代渥濁亦是大夫也昭五年傳楚子稱叔向爲上大夫明此以上大夫爲傳也諸侯之有孤卿猶天子之有三公無人則闕故隨其本官高下而兼攝之也而脩冀隆不達此意以士渥濁叔向等皆爲卿故爲大傳若是大夫何得居孤卿之任妄以難杜於義非也○）張君臣爲中軍司馬。（張老子代其父）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爲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間官韓襄無忌子也○間音閑）虞丘書爲乘馬御。（代程鄭○乘繩證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烝之承反）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順河東行故曰下○警居領反守手又反）命歸侵田。（諸侯相侵取之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犂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爲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犂徐力私反一音力兮反比音毗注同爲于僞反下文爲夷同）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之經書執在大夫盟下既盟而後告○使所吏反○）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疏〕（注齊有二心故○正義曰歌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恩好之義類故云齊有二心劉炫云歌詩不類知有二心者不服晉故違其令違其令是有二心也）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爲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疏〕（注齊爲至從者○正義曰荀偃不言齊有異志而云諸侯有異志故解之以高厚若此故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揔疑諸侯有異志不獨疑齊故高厚雖逃猶自諸國共盟也）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衞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向舒亮反戌音恤蠆勑邁反）○許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蟜居表反相息亮反）穆叔從公。（從公歸○從才用反又如字注同）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爲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疏〕（注夷平至鄭伯○正義曰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於外則依實而言於魯則言不以實不實者魯國大小是宋衞之匹其常會序列當在宋下衞上及其書策皆云公會某侯雖會霸主亦魯在其上大夫出會亦在先如此者客主之言所以爲文其言固當有異耳以主客之故先魯而後他國魯非實在先也傳稱在禮卿不會公侯而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是也杜云體例已舉據用魯史成文是春秋無譏既常不譏無以示可否之義故於此變文以示例特言書曰是仲尼新意舊史當書荀偃在前今仲尼改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以當時共伐許者皆是諸侯之大夫義取與鄭伯尊卑皆平得會鄭伯故也言後至之鄭伯者三月會于溴梁夏公至自會則鄭伯亦已歸矣五月之下始書伐許鄭伯聞將伐許乃從諸侯之師是諸侯謀伐已定鄭伯始來從之故杜言後至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皆許地○棫爲逼反徐于日反函音咸）○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年○黶其斬反）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格古核反湛而林反徐又丈林反一音直斬反阪音反徐或扶板反）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不書不告）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復扶又反）○秋。齊侯圍郕。（郕魯孟氏邑貳晉故伐魯）孟孺子速徼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徼要也○孺本作穤如住反速本亦作邀音同徼古堯反要一遙反）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好呼報反陘音刑徐古定反隘於懈反）○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禘大計反）〔疏〕（注禘祀至吉祭○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如彼傳文則既祔之後可以爲烝嘗也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以其時未可吉書吉以譏之此年正月晉已烝于曲沃仍云未得禘祀知其禘祀是三年喪畢之吉祭也）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來救○朝夕如字下同憾本亦作感戶暗反）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比必利反間音閑行戶郎反圻其依反父音甫注同）〔疏〕（圻父○正義曰此詩小雅篇制宣王也云圻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注云宣王之末司馬職廢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云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衞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姜戎戰于千畝而敗之時也）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憂）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嗸嗸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嗸嗸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嗸五刀反劬求于反）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匄古害反鳩居牛反）〔疏〕（注鳩集也○正義曰釋詁云鳩聚也聚亦集之義國有兵寇則民人不得集聚也）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無傳宣公也四同盟○牼苦耕反又戶耕反）〔疏〕（十七年注宣公也四同盟○正義曰經不書葬故詳言其謚牼以成十八年即位其年盟于虛朾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皆魯邾俱在凡六同盟沈氏云去虛朾之盟又不數溴梁故爲四劉炫以爲杜氏謬非也）○宋人伐陳。○夏。衞石買帥師伐曹。（買石稷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弁縣東南有桃虛○虛起居反）○九月。大雩。（無傳書過）○宋華臣出奔陳。（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華戶化反）〔疏〕（注暴亂至來告○正義曰傳說此事文在冬不知其實以冬出經書在秋故知追以秋告實冬出而告以秋明以華臣始作亂時來告也但傳因華臣之出本其懼罪之由故於冬之下追言華閱卒耳其實華閱之卒或在九月之前華臣弱其室殺其宰不在九月內耳）○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司徒卬陳大夫卑宋不設備○朝如字凡人名字皆放此卬五郎反注同）○衞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蒯苦怪反隧音遂竟音境）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飲於鴆反重直龍反○）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罵也○瓶步經反詢呼豆反罵馬嫁反）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疏〕（傳親逐至爲厲○正義曰蒯與其父共逐其君則是身親爲惡故言親逐而君爾父爲厲者父爲惡首故以惡鬼罵之○）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衞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孫蒯不書非卿）〔疏〕（注孫蒯不書非卿○正義曰經書他國征伐例書元帥而已此經已書石買孫蒯是卿亦不書杜爲此注者蘇氏云孫氏世爲上卿蒯若是上卿應書蒯不書石買故云非卿也或可事由孫蒯故使之）曹人愬于晉。（爲明年晉人執石買傳○愬悉路反）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成辟孟孺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紇邑○紇恨發反）○師自陽

闞，逆臧孫，至于旅松。（郰闞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近，附近之近，下居近同。）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郰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郰，側留反。復還，扶又反。）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獲臧堅。（臧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使無自殺。○唁，音彥。）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唁己，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杙，羊職反。抉，烏穴反，徐又古穴反。傷，如字，一本作瘍，音羊。）【疏】君賜不終。正義曰：來唁是君之恩賜，使賤者唁，是為惠不終也。服虔云：言君義己，故來唁之，是惠賜也。謂己無死，不以義望己，是不終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為，于僞反。）○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臣，閱之弟。皋比，閱之子。弱，侵易之。○比，音毗。易，以豉反。）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後，屋後。○鈹，音皮反。）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畀余而大璧。」（畀，與也。○畀，必利反，注同。）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之。○騁，勑領反。惡，烏路反，年末注同。）【疏】不如蓋之。○正義曰：服虔云：「蓋，覆蓋之。」言左師無鷹鸇之志，而蓋不義之人，故尤之。此未必然，正是左師諱國惡，恥聞於外，故蓋之耳，非是畏華臣也。○為己短策。○正義曰：服虔云：「策，馬撾也。自為短策，過華臣之門，助御者擊馬而馳，惡之甚也。」必為短策者，私助御者，不欲使人知也。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瘈，徐居世反，一音制，字林作狾，九世反，云狂犬也。）○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大，音泰，後放此。為平，于僞反。妨，音芳。收，如字，又手又反。）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謳，烏侯反。澤門，本或作皐門者，誤也。皙，星歷反，徐思益反。）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黔，徐音琴，一音其廉反。）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杖。○扑，普卜反。）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謂門戶閉塞。○行，下孟反。抶，音恥乙反。儕，仕皆反。闔，戶臘反。廬，力居反。）【疏】注闔謂門戶閉塞。○正義曰：月令仲春「脩闔扇」，鄭玄云：「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是闔為門扇，所以閉塞廬舍之門戶也。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役，事也。）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區，丘于反。詛，莊慮反。祝，之又反。）

○齊晏桓子卒。（晏嬰父也。）晏嬰麤縗斬，（斬，不緝之也。縗在胷前。麤，三升布。○麤，本又作麁。縗，本又作衰，七雷反，注同。緝，七入反。）【疏】注斬不至升布。○正義曰：喪服「斬衰裳」，傳曰：「斬者何？不緝也。」馬融云：「不緝，不緶也。」謂斬布用之，不緶其端也。衰用布為之，廣四寸，長六寸，當心，故云在胷前也。喪服傳曰：「衰三升。」鄭玄云：「布八十縷為升。」然則傳以三升之布，布之最麤，故謂之麤也。以麤布為衰而斬之，故以麤縗斬為文之次。苴絰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甚麤也。杖，竹杖。菅屨，草屨。○苴，七徐反。絰，直結反。以苴麻為絰及帶。杖，禮記云苴杖竹也。菅，古顏反。屨，九具反。）【疏】苴絰帶杖菅屨。○正義曰：喪服云「苴絰、杖、絞帶」，此傳帶不言絞，亦當為絞帶也。若要帶，則謂之絰，故喪服注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喪服傳曰：「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杖，竹杖也。絞帶，繩帶也。」馬融云：「蕡者，枲實。枲麻之有子者，其色麤惡，故用之。苴者，麻之色。」鄭玄士喪禮注云：「苴麻者，其貌苴，服重者尚麤惡。」喪服及此傳絰帶杖三者皆在苴下，言其色皆苴也。絰帶用麻，杖用竹，麻竹雖異，而其苴則同，故三者共蒙苴也。鄭玄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此言絰者，謂首絰也。凡喪服冠纓帶屨，皆象吉時常服，但變之使麤惡耳。其衰與絰是新造，以明義，故特為立其名。衰之言摧也，絰之言實也，明孝子之心實摧痛，故制此服，立此名也。衰當心，絰在首，偶立為於心首者，心是發哀之主，首是四體所先，故制服以表之。要絰之下又有絞帶，絰殺首絰五分之一，絞帶殺要絰亦然，雖大小有三等，而同用苴麻。喪服杖在帶上，此傳杖在帶下者，喪服具明其服，故杖在上，然後言絞帶、冠繩纓。此傳略言其禮，欲明帶與絰俱用麻，故杖在帶下。喪服傳云：「菅屨者，菅菲也。」菲者屨之別名，故杜注云「草屨也」。

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凷亦非喪服正文。○鬻，之六反，一音羊六反，謂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倚廬，於綺反。廬，倚東牆而為之，故曰倚廬。苫，傷廉反，編草也。枕，之鴆反，注同。王儉云：夏枕凷，冬枕草。凷，音苦對反，一音苦怪反。）【疏】注此禮與士喪禮至正文。○正義曰：喪服傳文及士喪禮記皆云「居倚廬，寢苫枕凷，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是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者，唯彼言枕凷，此言枕草耳。然枕凷者，乃是禮記及喪服傳耳，亦非喪服正文。杜意言古禮未必無枕草之法也。居倚廬寢苫者，鄭玄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苫，編藁也。」此初喪為然，其既虞之後，則每事有變，具於禮文。鄭玄云：「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知者，古者一斛百二十斤，一斗十二斤，十二斤百九十二兩，一升十九兩二分，少八分，未充二十兩，更取一升分作百九十二分，二十四分取一，得八分，添前十九兩二分，是為二十兩也。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解，音蟹。）【疏】注時之至譏之。○正義曰：雜記云：「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如彼記文，則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記是後人所記，記當時之事。今此晏子之老亦譏晏子所為非大夫之禮，是時之所行，士及大夫喪服各有不同也。晏子實為大夫，而行當時之士禮，晏子反時以從正，其家老不解，謂晏子為失，故據時所行而譏之也。晏子其父始卒，則晏子未為大夫，[illegible]服，大夫之子行，從大夫之法。曰：「唯卿為大夫。」（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略荅家老。）【疏】注晏子至家老。○正義曰：檀弓云：魯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曾申對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然則天子以下，其服父母尊卑皆同，無大夫士之異。晏子所行是正禮也。言唯卿得服大夫服，我是大夫，得服士服。又言已位卑，不得從大夫之法者，是惡其直己以斥時之失禮，故孫辭略荅家老也。家語曾子問此事，孔子云：「晏平仲可謂能辟害也，不以已是而駮人之非，孫辭以辟咎，義也夫。」家語雖未必是孔子之言，要其辭合理，故王肅與杜皆為此說。鄭玄注雜記引此傳言晏子云「唯卿為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喪服，服布麤衰，斬衰三升，義服斬衰三升半，為母齊衰四升，正服齊衰五升，義服齊衰六升，降服大功七升，正服大功八升，義服大功九升，降服小功十升，正服小功十一升，義服小功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鄭注雜記云：「士為父斬衰，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言縷之精麤如三升半成布，而縷三升，故云麤衰，在齊斬之間。鄭又云：「士為母衰五升，縷而四升；為兄弟衰六升，縷而五升。」鄭玄以雜記之文，士為父母兄弟之服，不得與大夫同，皆縷細降一等，其縷數與大夫同。但雜記之文，記當時之制，以當時大夫與士有異，故為此解，非杜義也。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石買即是衛侯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使，所吏反。）○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竟，音境。）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數，所角反。）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疏】注禮當至同盟。○正義曰：[illegible]位，十五年于戚，十七年于柯陵，[illegible]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凡六同盟，[illegible]之盟，溴梁是大夫，去之，是為三。劉炫以杜為誤，非也。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曾與魯接，故曰始。）○夏，晉

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長丁丈反或如字純徒温反或如字地理志作屯）為曹故也。（前年衛伐曹○為于偽反）○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弒者○弒申志反）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皋巫名也夢并見之○隊直位反跪其委反奉芳勇反梗古杏反皋古刀反）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雙玉曰瑴瑴古學反）○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怙音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好呼報反背音佩數所角反）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末臣）

〔疏〕傳注彪晉至末臣○正義曰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諸侯於河神其辭不得稱臣故解其意稱臣者以明上有天子言已是天子之臣以謙告神也曾祖曾孫者曾為重義諸侯之於天子無所可重曾臣猶末臣謙卑之意耳

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先悉薦反後戶豆反守手又反又如字）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復扶又反下注復與同）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溴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沈音鴆或如字濟子禮反）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禦魚呂反塹七豔反廣古曠反注同）

〔疏〕注平陰至書圍○正義曰平陰城南有防者形猶在杜觀其跡而知之也言塹防門而守之明是齊人自於門外作塹以固守也此平陰齊邑而言圍齊者沈氏云君在故稱圍劉炫云案下傳范鞅門于雍門又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既門其三門卽是圍事杜何知不以門于三門為圍必以禦諸平陰為圍乎今刪定知不然者案上九年諸侯伐鄭傳稱門其三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門非圍也此傳云塹防門而守之則是被圍之道劉以門其三門為圍而規杜氏非也

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析星歷反）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晉○匿女力反乘繩證反盍戶臘反恐曲勇反）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衆也○斥音尺一音昌夜反旆步蓋反陳直覲反注同）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以衣服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脫勑括反注同一音他外反幟申志反一音赤志反）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鳥烏得空營故樂也○遁徒困反樂音洛注同）邢伯告中行伯曰。（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別彼列反）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連大並如字隧者遂道也殿都練反下及注同）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為辱○最徐子會反）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隘於懈反）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射食亦反下注同中丁仲反夾古洽反或古協反脰音豆）

〔疏〕注脰頸也○正義曰說文云脰項也考工記云以脰鳴者又曰大體短脰數目顧脰公羊傳稱宋萬搏閔公絕其脰鄭玄何休皆以脰為頸頸之與項亦一物也

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衷音忠）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女明如日○女音汝）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反縛之○弛式氏反本又作施音同）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舍音捨衿其鴆反）

〔疏〕乃弛弓○正義曰下云其右具丙亦舍兵則此是州綽弛弓也

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守者○守手又反）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欒黶死其子盈佐下軍平陰西有邿山邿音詩）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也雍門齊城門○雍於用反萩音秋本又作楸）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間暇○間音閑）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橁木名○橁勑倫反又相倫反）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難乃多反又如字）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驂七南反迫音百還音旋一音患枚每回反數所主反注同闔戶臘反檛陟瓜反恐曲勇反）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郵音尤）大子與郭榮扣馬（大子光也榮齊大夫○扣音口）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行下孟反）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輕遣政反下同斷音短濰本又作維音同沂魚依反莞音官蓋古害反邳蒲悲反泗音四）○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去起呂反下同）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能從先君之禮○豚徒門反）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己未嘗統師自出）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使所吏反易以豉反）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汾扶云反）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

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展子西○守手又反下完守同）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守）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鄭地○犨尺由反）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滎陽城皋縣東入汴○旃之然反汴皮彥反）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蔿本又作薳于委反馮皮冰反費扶味反滑于八反雍於用反）右回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回如字徐胡猥反）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牢力刀反純如字一音市荀反）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滍水故言涉○滍音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凍丁弄反幾音祈驟仕救反）〔疏〕（甚雨及之○正義曰楚師南行有大雨從北而南逐及楚師○注歌者至彊弱○正義曰律呂雖有十二其風有八八風者乾風不周坎風廣莫艮風調震風明庶巽風清明離風景坤風涼兌風閶闔八方之風風別先有音曲揔吹律呂以詠八方音曲今師曠以律呂歌南風音曲南風音微不與律聲相應故云不競服虔以爲卯酉以北律呂爲北風以南爲南風與杜八風義違非杜義也）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疏〕（多死聲○正義曰服虔云南風律氣不至故聲多死○注歲在至西北○正義曰歲君右行於天大率一歲行一次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距此十一年卻而數之此年在豕韋豕韋一名娵訾當亥之次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其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注言天至人和○正義曰孟子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三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三（襄十六年盡十八年石經春秋經傳集解襄三第十六岳本襄字下增公字並盡二十二年）

經十六年

十六年注踰月而葬速（宋本無十六年三字）

故杜宏通兩解之（宋本之作也）

三月公會晉侯至湨梁（石經宋本岳本湨作溴下同釋文同案狊聲與臭聲迥別陸氏公羊音義云狊本又作湨今公羊亦作溴）

不書至故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大夫盟注之下）

又隔袁僑如會（宋本又作文）

十五年邾人伐我南鄙（毛本邾作莒非也）

乃是自歸晉國（毛本晉作于非也）

取其事也（宋本取作是不誤）

圍郕（宋本岳本郕作成與石經合傳同案公羊穀梁皆作成）

傳十六年

悼公子彪（釋文彪下有也字諸本脫）

傳羊舌肸爲傅（監本傳作注非也宋本毛本脫傳字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遂塞海陘而還注下）

士渥濁爲大傅（閩本亦誤作傳下同宋本監本毛本作傅是也今改正）

○宣十六年（宋本○無浦鏜正誤云宣上當脫注代士渥濁五字）

無忌子也（宋本足利本無也字）

晉人歸諸侯（淳熙本人作侯非也）

故得會鄭伯（宋本足利本脫故字）

以報宋揚梁之役（足利本揚作楊注同石經初刻從木後改从才說詳十二年）

秋齊侯圍郕（監本郕作成是也注同）

貳晉故伐魯（淳熙本貳作二非）

注禘祀至吉祭（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宣子曰節注下）

知其禘祀（宋本其作此與續儀禮經傳通解引合）

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釋文憾作感云本亦作憾案羣經音辨云感恨也動也戶暗切春秋傳朝夕釋感於敝邑）

哀鳴嗸嗸（此本下嗸字作嗷今改正）

謂我劬勞（淳熙本謂作爲非是）

經十七年

弁縣東南有桃虛（閩本監本毛本此注入圍桃下）

不知其實以冬出（宋本不作下屬上句讀）

不在九月內耳（宋本不作當）

傳十七年

傳十七年（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作七此本誤一今正）

飲馬于重丘（釋文飲上有遂字）

重丘人閉門而詢之（宋本閉誤閑）

親逐至爲厲（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晉人執石買傳下）

或可事由孫蒯故洩之（閩本監本毛本可作曰）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淳熙本纂圖本于作於非也）

前年圍成辟孟孺子（毛本成改郕）

郰叔紇（岳本郰作鄹釋文同）

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石經此行君字起刑字止此行只九字非初刻也）

以杙抉其傷而死（釋文云傷一本作瘍○〔補〕案此本瘍誤蕩今正）

曰畀余而大璧（閩本監本璧誤壁）

苟過華臣之門必騁（顧炎武云石經騁誤聘案石經此處不誤炎武非也）

不如蓋之（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遂弃陳注之下）

左師經鷹鸇之志（宋本毛本經作無是也今正監本無字改刊）

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釋文云瘈字林作狾案說文狾字下引春秋傳曰狾犬入華臣氏之門漢書五行志引亦作狾是左傳古文本作狾也諸本今無之門字惟論衡感類篇引與說文同）

妨於農功（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功作收釋文同）

澤門之晳（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晳作晢注同案晢乃明晢之晢从日折聲與此从白析聲異也石經及各本作澤門釋文云本或作皋者誤案詩大明緜正義引作皋門之晳惠棟云古皋澤字相同孫叔敖碑云收九睪之利婁壽以爲澤字但皋字白下本睪爲四下夲本一字漢碑从四下羊者誤上林賦云亭皋十里服虔注云皋澤也詩鶴鳴于九皋王仲任薛夫子皆以爲九折之澤諸侯本有皋門何獨宋不然也）

親執扑（釋文亦作扑足利本作朴石經初作朴後唐元度挍正從才是也）

注闔謂門戶閉塞（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傳善子罕分謗之下）

晏嬰麤縗斬（釋文麤作麁云本又作麤縗作衰云本又作縗案說文無麁字鄭注禮記雜記後漢書東海恭王傳注李善注文選解嘲注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引傳文並作麤斬衰陸氏以縗爲又作之字服正字而經典多假衰爲之）

注斬不至升布（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曰唯卿爲大夫節注下）

故云有貿前也（宋本毛本有作在有字誤也今正）

布之最麄（宋本麄作麤下同）

取甚麤也（宋本淳熈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甚作其不誤）

杖竹杖也（宋本杖上有苴字按喪服傳作苴杖竹也）

絞帶兮繩帶也（監本毛本兮作弓亦非宋本作者與喪服傳合）

首是四體所先（閩本監本毛本所作之）　又有絞帶（宋本帶下有要字）

食鬻（案鄭注禮記雜記漢書東海恭王傳引作食粥）

注此禮與士喪禮至正文（宋本無與士喪禮四字）

同木爲廬（閩本監本毛本同作用亦非宋本作侗是也今依改）

詩之所行（宋本淳熈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詩作時不誤今依改）

行從大夫之法（宋本行作得是也）

義服齊服六升（宋本下服字作衰是也今依改）

經十八年

十七年于阿陵〔補〕諸本阿作柯

傳十八年

厲公獻子所弒者（釋文弒作殺淳熈本脫者字）

首隊於前（石經隊作墜俗字）

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岳本瑴作㲄與釋文合）

齊環怙恃其險（石經齊下後人旁增侯字）

注虒晉至末臣（宋本此節正義在南及沂注下）

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陳樹華云案酈道元水經注八引注文縣下有故城二字）

平陰至晉圍（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注文虒晉至末臣節之後）

形猶在（宋本形上有地字是也）　又門于場門（宋本場作揚是也）

僞以衣服爲人形也（宋本足利本服作物淳熈本作旆非）

以揚塵（淳熈本揚作楊非）

齊師其遁（淳熈本其誤之）

日有班馬之聲（郭注爾雅釋言引作般馬之聲案班般古字通）

乃代之殿（淳熈本代誤伐）

欲使晉得之心（宋本淳熈本岳本足利本無心字纂圖本作也亦非此本心下有監於懈反四字乃釋文而誤入者○補案心字當改○）

數目頭脰（宋本頭作顧不誤）

稱宋萬博閔公（宋本毛本博作搏不誤閩本監本作搏非也）

乃弛弓而自後縛之（釋文云弛本又作施音同閩本監本縛作縳非也下同）

反縛之（岳本之作也）

平陰西有郜山（淳熈本山誤出此本山下有郜音詩三字乃釋文而誤入者○今加○）

及秦周伐雍門之萩（惠士奇云呂氏春秋慎大篇曰齊達子率其餘卒以軍於秦周高誘注曰秦周齊城門名也案秦周當是齊地名杜注以爲魯大夫失之閩本萩誤荻釋文云本又作秋按萩者楸之假借字如史漢貨殖傳千樹萩即千樹楸也）

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淳熈本橁誤櫹注同監本琴誤雍惠棟云公琴頌琴也頌與公古字通按惠棟語非）

范鞅門于揚門（石經初刻揚字木旁後改才）

左驂迫還于東門中（石經宋本淳熈本岳本足利本無東字是也傳之門即上文之東閭）

數其枚示不恐（宋本淳熈本岳本枚作板是也）

東侵及濰（各本作濰葉抄釋文作維云本亦作濰）

使楊豚尹宜（石經宋本淳熈本岳本足利本楊作揚釋文同）

死將不能先君之禮（宋本淳熈本岳本足利本作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

旆然水出熒陽城皐縣（宋本纂圖本監本城皐作成皐按水經注引同）

蔿子馮（釋文蔿作薳云本又作蔿案二字同張參五經文字序例云蔿薳同姓春秋互出是也）

在熒陽密縣東北（案劉昭郡國志引東北作西北）

甚雨及之（案惠棟云甚古文湛字見詛楚文莊子天下篇云沐甚雨節疾風崔譔本甚作湛音淫湛雨猶久雨也或云檀弓云雨甚至甚當讀如字亦通也按後說是）

楚師多凍（石經淳熈本凍作涷案毛氏六經正誤云作涷誤涷音東夏月暴雨曰涷非涷冱之凍凍從冫冫與氷同）

故曰不競也師也（宋本淳熈本岳本足利本無師也二字）

甚雨及之（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叔向曰節注下）

逐及楚師（閩本監本毛本逐作遂）

歲君右行於天（宋本監本毛本君作星是也）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四（襄十九年盡二十一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柯古多反）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惡及民也）公至自伐齊。（無傳）〔疏〕（十九年公至自伐齊○正義曰往年圍齊今以伐致傳既不說杜亦不解公羊傳曰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其意言往年同圍齊者實非圍齊故以伐致案傳攻平陰齊侯塹防門而守之則是兵實圍齊不得如公羊說也賈逵云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勳也伐者加兵之名圍則伐內之別圍伐終是一事不得各有其勳何言策伐勳也但圍是伐內之別此言至自伐齊僖二十九年言至自圍許史異辭無義例）取邾田自漷水。（取邾田以漷水爲界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漷好號反徐音郭又虎伯反字林口郭口獲二反）○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世子光三與魯同盟）〔疏〕（注世子至同盟○正義曰瑗以成十年即位十五年國佐盟于戚十七年自盟于柯陵十八年崔杼于虛朾襄三年世子光于雞澤五年世子光于戚九年世子光于戲十一年世子光于亳城北不數成公之世世子光總四同盟言三者襄五年戚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炫以爲杜誤非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城西郛。（魯西郭○郛芳夫反）○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督揚即祝柯也○督丁毒反毋音無）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疆居良反）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邾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爲界故曰取邾田）〔疏〕（傳注邾田至邾田○正義曰邾在魯南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水爲界取邾漷北之田歸于魯也十六年命歸侵田此年正邾魯之界則此田舊是魯界邾人取以爲己有今日使之歸魯故曰取邾田也公羊傳曰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其意言邾魯以漷水爲竟漷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賈服取以爲說言刺晉偏而魯貪案傳晉命歸侵田此田邾先侵魯追令反本何晉偏而魯貪公羊之說不可通也）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過魯○圃布古反過古禾反）賜之三命之服。

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如輂）（戰還之賜唯無先輅。輂音安）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爲束四馬爲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爲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賄呼罪反乘馬繩證反注四馬爲乘同先吳悉薦反又如字夢莫公反帥所類反）【疏】注荀偃至之先○正義曰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鄭玄云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彼雖主說昏幣但經傳所言束帛束錦者其束多少皆與彼同故云五匹爲束也吳子乘以十二年卒乘獻此鼎於魯魯人因以其人名之謂之吳壽夢之鼎今以此鼎賄荀偃也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之老子云雖有拱抱之璧以先駟馬謂以璧爲馬先也僖三十三年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謂以韋爲牛先也二十六年鄭伯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謂以車服爲邑之先也皆以輕物先重物此錦璧可執馬可牽行皆輕於鼎故以璧馬爲鼎之先以輕先重非以賤先貴鼎價未必貴於璧馬也荀偃癉疽。生瘍於頭。（癉疽惡創○癉丁但反徐音旦疽七徐反瘍音羊創初良反○）【疏】癉疽生瘍於頭○正義曰說文云癉勞病也疽癰也癰腫也瘍頭創也然則傳言荀偃病此疽腫腫潰遂生創於頭杜云癉疽惡創略言其病創耳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士匄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母鄭女○著張慮反又直慮反雍於用反見賢遍反）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口噤○視如字徐市至反下同含戶暗反本亦作唅下同噤其蔭反）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稱主○盥音管）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子欒盈○爲于僞反下注爲懷子同）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嗣續也○復扶又反瞑亡丁反一音亡千反桓譚以爲荀偃病而目出初死其目未合尸冷乃合非其有所知也傳因其異而記之耳）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爲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并如字又必政反）○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代荀偃將中軍○將子匠反後放此）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召上照反下同勞力報反來力代反長丁丈反）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仰如字徐五亮反下同膏雨如字徐古報反常膏古報反又如字輯音集本又作集）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林鍾律名鑄鍾聲應林鍾因以爲名○鑄之樹反應應對之應）【疏】注林鍾律名鑄鍾聲應林鍾因以爲名○正義曰月令季夏律中林鍾是林鍾六月之律名也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泠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賈逵云律謂六律六呂以均鍾大小清濁也考成也成平也平中和之聲度律呂之長短以立均鍾以成和平之聲而百官之道得象而儀之是言度律呂長短然後鑄鍾鍾聲應律遂以律名鍾此鍾聲應林鍾故以林鍾爲名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故）【疏】今稱伐則下等也○正義曰諸侯之銘當言時既功時計功魯之伐齊也借人之力功非已有妨民農務不可謂時二者既無可稱唯有從行征伐可得稱伐勞耳伐雖可稱若稱伐則從大夫之例於三者爲下等不足爲功美也計功。則借人也。（借晉力也○借如字一音情亦反）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鍾鼎爲宗廟之常器○夫音扶彝以之反）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爲幸○懲直升反）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爲城西郛武城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兄子曰姪顏鬷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懿聲皆謚○娶子住反姪直結反鬷子公反）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仲本亦作中音仲下皆放此嬖必計反）仲子生牙。屬諸戎子。（屬託之○屬音之蜀反注同）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嫡之常○嫡本或作適丁歷反）間諸侯難。（事難成也○間間廁之間）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尊）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終言之○少詩照反下注公猶少同杼直呂反）【疏】注終言之○正義曰知終言之者以云尸諸朝非禮下始云五月齊靈公卒莊公即位若非即位之後豈得尸戎子於朝故傳終言之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黥刖之刑○黥其京反刖音月又五刮反）【疏】注無黥刖之刑○正義曰婦人淫則閉之於宮犯死不得不殺而云婦人無刑知其於五刑之中無三等刑耳三等墨劓刖也三等之刑墨輕刖重故舉其輕重而略其劓也周禮謂之墨尚書謂之黥黥墨爲一故依尚書言黥也服虔云婦人從人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刑也若與男子俱受黥刖劓亦是婦人刑矣何獨主男子而婦人從之也劉難服云犯淫則男子割勢婦人閉宮豈得從男子乎雖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暴蒲卜反）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莊公即位。（太子光也）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教公易己高唐在祝柯縣西北○句古侯反瀆音豆）○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疏】注禮之至君命○正義曰傳言禮也則兵不伐喪必有常禮禮有此法故聞喪即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何休云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唯義所在故善之是與左氏同也穀梁傳曰還君事未畢之辭也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其意言待命乃還故杜言不必待君命所以排穀梁也○於四月。丁未。（於此年四月）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疏】注大路至服路○正義曰二十四年穆叔如周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與此並賜諸侯之卿其文皆云大路知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也周禮巾車王之五路有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又有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又曰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周禮有此文耳其封諸侯賜之以車則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以木路其賜諸侯之卿則無文釋例曰周官王之五路及卿大夫士服車各有名又有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謂此上五路之良散當以出賜故言其用無常也傳通稱玉路金路爲大路及賜魯穆叔鄭子蟜當是革路若木路所以封四衛及蕃國之君也而亦曰大路者據受王之殊錫皆舉其總名或云先或云次當各自以就數爲差也杜言當是革路若木路者雖疑不敢質謂當是此二路也必疑然者以服車稱車不稱路王若賜之夏篆夏縵不應謂之爲大路名之曰大路必在五路之中矣金路象路乃賜同姓異姓之國君不可以賜其臣而傳稱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同制也位當小國之君則車亦可以同之故疑是革路若木路也革路木路路之卑

者亦稱大路者以受王殊賜皆舉其總名也若受之於君或稱先或稱次杜云以就數爲差者三命之卿就數三再命之卿就數二故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子産次路再命之服是也若其不然王賜叔孫穆子其車若是夏篆夏縵卽與常車無異何故生弗敢乘及死乃請以葬也鄉飲酒禮者大夫之禮也工人卒歌主人獻工大師則爲之洗鄭玄云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爲之洗尊之也彼尊君賜樂謂工師爲太師此尊王賜車謂王車爲大路其意類於彼也膏肓何休以天子車稱大路諸侯車稱路車大夫稱車今鄭子蟜諸侯之大夫耳當與天子士同賜其車而名之曰大路非正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爲短案周禮天子袞冕上公亦袞冕天子析羽爲旌諸侯及大夫亦稱旌又天子樂官稱大師鄉飲酒禮君賜樂亦稱大師此皆名同於上則卿大夫大路何獨不可同之於天子大路之名乎何休之難非也○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灑色買反徐所綺反藍力甘反）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爲國討文）○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難乃旦反注及下同）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守手又反下守備同）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爲文）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宋子圭嬀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嬀居危反）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也○亞於嫁反）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相息亮反注同）三室如一。（言同心）故及於難。（故二子并及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子革卽鄭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産爲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號徐胡報反召也一音戶刀反）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疏〕見衛至乃登○正義曰杜於此注皆用賈逵之說服虔引彭仲博云齊欲誅衛呼而下與之言固可取之無爲揖之復令登城仲博以爲齊侯號衛衛慙而下云問守備焉問衛之守高唐者衛無恩信故令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城服虔謂此說近之案傳之次第衛在城上號之乃下是衛下也問守備焉問衛也若其別問餘人當云問其守者不得云問守備也若齊侯揖之而命士卒登城則士於此時已登矣何故下文方曰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也衛已下城齊侯不卽執取者或有所礙不得取之漢末曹操與馬超對語徐晃與闘羽對語皆譬敵交言而不能相取亦何怪古之人乎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因其會食二子齊大夫○傳音附食音嗣僂力侯反縋直僞反）〔疏〕夜縋納師○正義曰二子因其無備先往城上乃從城上縣繩納師醢衛于軍。（○醢音海）○城西郛。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爲鍾故懼）○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闕○隧音遂）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爲柯會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控苦貢反）〔疏〕注四章至救助○正義曰控于大邦乃是載馳五章而云四章者文十三年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邦意在五章而并賦四章彼注已云四章以下故於此略之詩注云極至也今衛侯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叔向曰。肸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魯○度待洛反）穆叔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石買○共音恭）悼子不哀。（買之子石惡）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蹷猶拔也○蹷求月反一音居月反又居衛反）〔疏〕注蹷猶拔也○正義曰蹷者倒也樹倒必拔根故云蹷猶拔也父是親之極孝爲德之本於父尚猶不哀必是不能愛人也已不愛人人亦不愛已已人皆不愛必將喪家知其不能保有宗嗣也必不有其宗。（爲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向舒亮反）○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澶市然反汙音紆近附近之近）秋。公至自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子○燮息協反）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疏〕二十年注稱弟明無罪也○正義曰傳言非其罪也則無罪之文明矣而云稱弟明無罪者賈逵以爲稱名罪其偪杜以鄭段有罪去弟以罪段今此存弟非是罪黃之文也言此以排賈氏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數所角反下同解古買反又戶買反復扶又反下始復同好呼報反下皆同）〔疏〕傳盟于至故也○正義曰於經服異則稱同盟此齊成而盟不言同者往年齊與晉平盟于大隧是齊已服於晉矣非於此始服故不言同也晉以齊既平和而召諸侯以爲此會傳解其爲盟之意故云齊成也○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伐之非）○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背音佩）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謀故）○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二慶陳卿恐黃偪奪其政○偪彼力反）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晉）楚人以爲討。（討責陳）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與音預）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文侯卒）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準）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違衆）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疏〕注稱弟至二慶○正義曰稱弟者止爲罪陳侯但陳侯之罪罪在信二慶故杜兼言二慶耳稱弟不爲罪二慶也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皆是兄害其弟者也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也歸罪秦伯則鍼罪輕也陳侯不能制御臣下使逐其弟傳曰言非其罪也非黃之罪則罪在陳侯示互舉之文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爲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呼好故反去起呂反）○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絶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逆之以受享。（段共公子子石也逆以入國受享禮○褚張呂反段徒亂反共音恭）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棣大計反樂音洛帑音奴）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

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麗力馳反）【疏】賦魚麗之卒章○正義曰魚麗詩小雅物其有矣者謂言魚有鱨鯊魴鱧并有旨酒也維其時矣者注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萬物莫不多也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輝○只之氏反本亦作旨使所吏反）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去所辟席）○衞甯惠子疾。召悼子。（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名○策初革反出如字徐音黜）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也○餒奴罪反）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爲二十六年衞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爲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漆本或作漆徐音七閭力於反）【疏】二邑在高平南陽至之辭○正義曰杜解地邑自爲其例言在者指知其處言有者以示不審此言二邑在高平者知其在高平郡界耳又言有者並不審其處也釋例曰漆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閭丘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顯閭亭是二邑知在高平而不審其地故言有也諸侯之臣入其私邑而以之出奔者皆書爲叛衞孫林父宋華亥宋公之弟辰趙鞅荀寅等皆書爲叛叛者背其本國之大辭也此及莒牟夷邾黑肱亦以邑叛本國但叛來歸魯據其至魯爲奔而言來奔內外之辭言俱是叛而辭異耳且傳謂庶其等爲三叛人明其來是叛也○夏。公至自晉。（無傳）○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疏】注盈不至罪之○正義曰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衞書其族也文八年宋司城來奔舉其官也又十四年宋子哀來奔稱其字也皆爲無罪不書其名則書名爲罪之文據傳盈無大罪故辨之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其名罪之也不能防閑其母詩序文也周禮虎賁氏舍則守王閑又校人謂馬廄爲閑則閑是欄衞禁防之名也禮之防失若彼閑然論語云大德不踰閑閑謂禮法言不能以禮法禁防母也○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無傳）○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任音壬）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年伐齊之師漷水之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公姑姊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或曰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姊謂父之姊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一人耳以杜氏爲誤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賂以公衡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晏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公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設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九年伯姬歸于宋伯者長稱九年始嫁則爲成公之妹成公不得有姊矣若成公別有庶長之姊以成公公衡之年推之亦不復堪嫁故知二人也唯公羊以成公即位年幼據左氏成四年傳云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歸欲求成于楚得季文子諫而止此非年幼也反覆推之杜氏不誤妻之七計反下同）【疏】傳註計公至二人○正義曰杜以姑爲父之女昆弟姊是己之女昆故計公之年以爲寡者二人劉炫云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今知不然者以襄公成公之子成公即位二年已令大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期劉以爲成公之姊而規杜氏非也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從才用反下同盍胡臘反下同詰起吉反）【疏】子盍○正義曰鄭玄服虔皆以盍爲何不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去起呂反下皆同）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給其賤役從皁至牧凡八等之人○皁在早反凡八等之人謂皁輿隸僚僕臺圉牧也）【疏】注給其至之人○正義曰昭七年傳曰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自皁至牧有八等也其次謂庶其從者魯給之以八等之人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洒西禮反濯直角反度待洛反）【疏】軌度至徵也○正義曰謂使其臣信有軌則法度可明以爲徵驗也劉炫云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事當念使可施之於此○不懲直升反）釋茲在茲。（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人亦當顧己得無亦有之）名言茲在茲。（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此○令力呈反）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亦在此）惟帝念功。（言帝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意念而已當須信己誠至）【疏】夏書至念也○正義曰念茲在茲謂念此所行之事欲施於他得可施之在於此身然後行之釋茲在茲釋除也謂有所除治於此前人之上亦當在此身無有罪過然後除之名言茲在茲謂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此猶若名此除盜言此除盜己能除盜是除盜之事可施於此若己不能除盜遣人除盜是不可施於此也允出茲在茲允信也謂誠信之心出於此身則善亦誠在此身也信由己壹謂信實由己專壹然後善功可念此斷章爲義故與尚書本文稍殊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疏】庶其非卿也○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邾莒之徒小國不合有卿釋例曰公侯伯子男及其卿大夫士命數周官具有等差當春秋時漸已變改是以仲尼丘明據時之宜仍其行事從而然之不復與周官同而先儒考合周官禮記各致異端今詳推經傳國之大小皆據當時土地人民不復依爵故書秦楚之卿而畧於滕薛也諸侯大國之卿人皆必有命固無所疑其總名亦曰大夫故經傳卿大夫之文相涉晉殺三卿而經書大夫邢丘之會傳稱大夫亦皆卿也蜀之盟齊國之大夫溴梁之盟小邾之大夫此不命一命之大夫故不書也命者謂其君正爵命之於朝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如其命數則皆以卿禮書之於經衞之於晉不得此次國則邾莒杞鄫之屬固以微書此等諸國當時附隨大國不得列於會者甚衆及其得列上不能自通於天子下無暇於備禮成制故與於會盟戰伐甚多唯曹之公子首得見於經其餘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皆不書之也邾畀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又邾庶其等傳皆言非卿以地來雖賤必書紀裂繻來逆女傳曰卿爲君逆知此等微國亦應有卿有卿則應書於經徒以僻陋制不合禮失禮之例杞降爲夷華耦具官君子貴之至於此等卿而不備禮亦所以見其略賤也諸儒以爲邾莒無命卿既自違傳劉賈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穎氏以爲再命稱人傳曰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昭公十年昭子始加三命而先此叔孫皆自見經知所書皆再命也是杜大明春秋書卿名氏之例以邾莒自當有卿若有再命則書名氏其不書於經皆爲禮不備故庶其非卿謂非再命之卿也○齊侯使慶佐爲大夫。（慶佐崔杼黨）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復扶又反鉏仕居反還音旋殺之申志反又如字）○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叔時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教微而貴臣強）國

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緜衣。○闕求月反繭古典反禮記云纊爲繭衣裘於旣反鮮息淺反少也下鮮過并注同）〔疏〕（注繭緜衣。○正義曰玉藻曰纊爲繭縕爲袍鄭玄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緜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繭是袍之別名謂新緜著袍故云緜衣也置冰牀下使有寒氣其上加緜衣暑月多衣所以示疾）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瘠在亦反瘦所又反）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爲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爲二十二年殺追舒傳）○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黶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黶彊逐范鞅使奔秦○彊其丈反）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相能如字徐乃代反）幾亡室矣。（言亂甚○幾其依反）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黶）〔疏〕（以范至政矣○正義曰桓是黶之謚大夫稱主謂欒盈言盈以范氏爲死桓主道范氏之意以桓主已死其家衰弱故陵侮欒氏而專晉國之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爲黶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爲于僞反下文吾爲同）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爲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難乃旦反）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證其有此）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下軍佐○好呼報反施式豉反）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著直豫反又張慮反易以豉反）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邴音丙羆彼皮反）〔疏〕（秋欒至叔羆○正義曰如此傳文則欒盈出奔之後宣子始殺十子也晉語云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乃問陽畢陽畢對曰論逞志而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也欒氏之誣晉國久矣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如國語則先殺十子後逐欒盈與此異者賈逵云十子皆欒盈之黨知范氏將害欒氏故先爲之作難討范氏不克而死然則欒盈城著十子在國謀殺宣子不克宣子先殺之乃使適著逐欒盈此傳先言欒盈後言其黨耳非是欒盈旣奔之後殺十子也此傳言城著而遂逐之則是就著逐欒盈國語言適曲沃逐欒盈者曲沃是欒氏之采邑蓋就著逐其身適曲沃逐其家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知音智下及注同）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詩小雅案今小雅無此全句唯采菽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疏〕（優哉游哉○正義曰此小雅采菽之篇采菽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鮒音附應應對之應下注同一本作不應）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爲氏祁縣今屬太原○咎其九反）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行下孟反注同）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較音角）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馹人實反傳也疆居良反下注同）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逸書謩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謩莫胡反勳如字書作訓）〔疏〕（有覺至順之○正義曰此詩大雅抑之篇○惠我至保之○正義曰此詩周頌烈文之篇○注逸書至安之○正義曰此引書曰夏書胤征之文也彼作聖有謩訓此云惠訓不倦行本當作訓但杜以傳作聖有謩勳故順傳文解之劉背傳文而規杜氏非也）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謩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宥音又）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鯀古本反殛紀力反）〔疏〕（鯀殛而禹興○正義曰尚書稱堯使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乃求得舜而徵用之歷試三年乃禪以位舜典美舜之功象以典刑之下如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安國云作者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揔見之是言舜初被徵用先誅鯀而後舉禹故言鯀殛而禹興僖三十三年傳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皆言誅鯀乃舉禹而鄭玄注尚書以爲禹治水旣畢乃流四凶言其先舉禹而後誅鯀旣違經傳之文且復於理不當故王肅難云禹治水而後以鯀爲無功而殛之是爲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使父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于莫大之罪進退無據迂亦甚哉）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太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大音泰相息亮反）〔疏〕（注太甲至大德○正義曰太甲湯孫世本紀文也書序云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是太甲用能自改悔伊尹復之之事也）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右王音又）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說音悅乘繩證反見公賢遍反下文始見并注同）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私叔向也○爲于僞反下不爲己亦爲子皆同）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爲己）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妬丁故反）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敝衰壞也龍蛇喻奇怪○女音汝下同）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間間廁之間於難乃旦反掠音亮）辭於行人。（王行人也）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守手又反注同）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爲郊甸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曰甸○罪重直用反注同甸徒練反）無所伏竄。敢布其死。（布陳也○竄七亂反）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相息亮反）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大君謂天王○任音壬）〔疏〕（注大君謂天王○正義曰進言於王而稱大君知大君謂天王也大君君之大者故以爲天子易云大君有命亦謂天子也）若棄書之力。而思

纍之罪。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死於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布四體言無所隱）〔疏〕（注尉氏討姦之官。○正義曰歸死尉氏猶言歸死於司敗明尉氏主刑人故爲討姦之官周禮司寇之屬無尉氏之官蓋周室既衰官名改易於時有此官耳其司敗亦非周禮之官名也）王曰。九而效之。其又甚焉。（九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九。○效或作傚戶教反）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轘轅音袁）〔疏〕（使司至氏者。○正義曰周官司寇掌詰姦慝刑暴亂當使司寇而此云司徒者以司徒掌會萬民之卒伍以起徒役以比追胥以此追寇盜是其所掌獲得罪人乃使司寇刑之耳）○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錮音固）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爲二十五年齊弑光二十六年衛弑剽傳。○弑申志反下同剽匹妙反）〔疏〕（會朝至亂也。○正義曰經訓常也法也會以訓上下之則朝以正班爵之義是會朝也爲禮之常法也政待禮而行猶人須車以載禮是政之車輿也禮運云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言政行於外身藏其中政是身之所守也怠慢於禮則政無車無車則政不行是失政也君既失政則身無所守失政則身不立是其所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知音智行戶郎反蒯苦怪反）〔疏〕（注四子晉大夫。○正義曰國語陽畢對公公許諾盡逐羣賊此謂也）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爲己用）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爲子用也）〔疏〕（子爲至勇也。○正義曰子斥宣子也子能爲彼欒氏待遇其人如欒氏彼荷子之恩乃亦爲子之勇矣）○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鬭勝而先鳴。○先二悉薦反）莊公爲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爲勇。○欲與音預下同）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版數亦在十八年。○枚本亦作板）〔疏〕（識其枚數。○正義曰十八年傳云以板數闔枚謂馬撾以馬枚數門扇之板此云識其枚數枚謂門扇之枚彼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也）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隷新。（言但爲僕隷尚新耳。○子爲于僞反）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射食亦反）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四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四 襄十九年盡二十一年

經十九年

十九年公至自伐齊 宋本無十九年三字

爲其亟伐 宋本伐下有也字

以郭水爲界也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郭作漷是也）

漷水出東海合鄉縣 各本作海宋本誤作北

十七年自盟于柯陵 閩本監本毛本自作同是也

泰山南武城縣 （錢大昕云續漢志宋齊隨志皆作南城晉書列傳中亦無武字唯志有之係誤衍杜注哀十四年傳作南城劉昭注續漢志引注文亦是南城此武字必後人誤加也）

傳十九年

督揚即祝柯也 淳熙本揚作楊非也

傳注邾田至邾田 （宋本無傳字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賦六月注下）

唯無完輅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完作先

荀偃癉疽 （案玉篇疽字下引左氏傳云荀偃疽疽生瘍於頭疽惡創也亦作癉）

不可含 （顧炎武云石經含誤作舍案石經此處刓缺所據乃王堯惠刻也釋文云含本亦作唅下同論衡死僞篇李注文選潘安仁馬汧督誄引並作唅字案唅乃俗字含乃古字許氏說文則作琀）

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 （石經也字起一行計十二字惜碑刓缺不可考矣）

所不嗣事于齊者 （顧炎武云石經事誤是案石經事字上半尚存炎武誤）

其天下輯睦 （釋文云輯本又作集李注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二年策秀才文引傳作集睦案集輯古字通○按此節注下有百穀○正義曰穀之種類極多言百舉成數也疏文一段宋本誤在上節正義略言其病創耳之下各本皆脫）

作林鍾而銘魯功焉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鍾作鐘注同）

注林鍾律名鑄鍾聲應林鍾因以爲名 （各本鍾作鐘下同宋本律名鑄鍾聲應林鍾因以十字作至字以下正義二節揔入亡之道也注下）

古之神聲 宋本聲作瞽與國語合

天子令德 （顧炎武云石經天誤夫案石經此處刓缺所據乃謬刻也）

當言時既功時計功 （案時既功三字衍文宋本監本毛本無）

亡之道也 石經之字下後人旁增之字非也

鬷聲姬 纂圖本監本毛本鬷作醱非也

遂專大子光 〔補〕諸本專作東專字誤也今改正

廢而徙之東鄙 淳熙本徙誤徒

注終言之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禮也注下

故傳終言之 宋本故下有知字

還若事未畢之辭也 （浦鏜正誤若作者考文同與穀梁合）

宜檡帷而歸命乎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檡作墠是也

范宣子言於晉侯 （各本作於詩周頌臣工正義引作言諸晉侯）

而勸之濟涇 宋本濟字空缺

與比並賜諸侯之卿 （閩本亦作比宋本監本毛本作此是也今正）

故言其用無常也 宋本無作非

膏肓何休以天子車稱大路 （案一本改作何休膏肓是也）

守手反 〔補〕諸本手下有又字

士子孔亦相親也 石經宋本士作二不誤

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 （石經徒字下後人旁增子字非也）

司徒孔與三父相親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三作二是也監本二字模糊今依改）

見衛至乃登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酖衛于軍句下

服虔引彭仲博云 閩本監本毛本博云作傳文非也

仲博以爲齊侯號衛 閩本監本毛本博誤傳

徐晃與關羽對語 毛本晃作晁非也

又鑄其器爲鍾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鍾作鐘）

注四章至救助 宋本此節正義在乃城武城句下

文一十三年 宋本無一字是也

穆叔曰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叔下有歸字是也）

注麼猶拔也（宋本此節正義在必不有其宗注下）

已人皆不愛（宋本無己字是也）

經二十年

今名繁汙（水經注五引注文作繁淵云澶淵即繁淵也）

二十年注稱弟明無罪也（宋本無二十年三字）

叔孫如齊（補明監本毛本叔孫作叔老孫字誤也今改正）

傳二十年

傳盟于至故也（宋本無傳字毛本于下有向字此節正義宋本在齊成故也注下）

恐黃偪奪其政（淳熙本奪作逵非也）

先君與於踐土之盟（石經先字上後人旁加吾字非也）

徵發無準（宋本準作准非也）

注稱弟至二慶（宋本此節正義在是無天也注下）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淳熙本于作於非也）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釋文亦作常石經此處剜缺淳熙本作棠非）

樂爾妻帑（岳本帑作孥淳熙本樂上衍故字）

賦魚麗之卒章（宋本此節正義在臣不堪也注下）

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煇（岳本煇作暉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煇作輝）

若不能（石經能字下後人旁加掩字非也）

不來食矣（足利本閩本監本矣誤也）

經二十一年

郲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釋文云漆本或作柒○補釋文挍勘記盧文弨本柒作漆攷證云舊作柒）梁仲子云韓勑禮器碑漆不水解漆亦漆字知作漆爲誤案引韓勑碑非也陸氏因桼來字相混已久正謂或從來作柒也○案盧本漆作柒上從七不從土是也

二邑在高平南陽至之辭（毛本作二邑在高至內外之辭宋本無在高平南陽五字）

以並不審（宋本監本毛本並作示是也○補案此因下行並不審其處相涉而誤也今依改正）

趙鞅（補鏜正誤趙上增晉字是也）

據其至魯爲奔（宋本奔作文是也）

明其來是叛也（宋本來作亦不誤）

文八年（監本毛本文誤又）

庚辰朔日有食之（此本脫日字據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傳二十一年

成二年至此二十八歲（補案二十當作三十諸本皆不誤今依改）

成九年（監本毛本九作元非也）

傳注計公至二人（毛本無傳字公下有年字宋本作注計公至二人以下正義六節揔入重）地也注下

安可以妻庶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期作其案漢書地理志作郲庶期）

吾謂國中（纂圖本監本毛本國中誤倒）

衣裳劍帶（纂圖本毛本劍作劒）

民之歸也（足利本記云歸上異本有所字非也）

言帝念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也作功是也今依正）

故與倚書本文稍殊也（宋本無也字）

其人書則惡名彰（足利本彰作章）

公侯伯子男（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伯此本誤侯今訂正）

周官具有等差（毛本具誤其）　諸侯大國之卿（閩本監本國誤夫）

則郲莒杞鄫之屬（宋本鄫作鄶）　郲卑我之等（閩本監本卑作畀）

終有弑殺之禍（盧文弨云弑殺不成文當本是見殺而後人注弑字於殺字旁傳寫者誤以改見爲弑也釋文殺音申志反陳樹華以釋文爲或有誤非也）

重繭衣裘（案爾雅釋言袍襺也郭注引作重襺衣裘說文襺字注春秋傳曰盛夏重襺）

繭緜衣（淳熙本緜作綿俗字此本作錦尤誤今正）

注繭緜衣（宋本此節正義在乃使子南爲令尹注下）

纊謂今之新緜縕謂今纊及舊絮也（毛本謂並作爲非也閩本監本下謂字亦作爲）

十四年欒黶彊逐范鞅使奔秦（宋本足利本彊作强淳熙本閩本監本作疆非也）

以范至政矣（宋本以下正義十一節揔入使候出諸轘轅注下）

其家衰弱（閩本監本毛本衰作喪宋本作衰）

秋欒盈出奔楚（閩本監本亦脫秋字據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補）

叔羆（石經及諸本作羆監本作罷釋文同）

論逞志而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補鏜正誤論作掄案晉語作掄）

而使祁午（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祁作祈非也）

有覺德行（禮記緇衣引詩作有梏德行鄭注云梏大也）

聖有謩勳（釋文云勳書作訓）

當明定安之（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明下有信字是也）

行本當作訓（宋本行作則是也）

流共工于幽州（宋本州作洲非案文十八年正義及孟子萬章篇禮記射義注引書皆作州段玉裁云今尚書作洲者衞包以俗字改也）

孔安國云作者敘典刑（宋本者下有先字）

皆言誅鯀乃舉禹（閩本監本毛本乃作而）

故王肅雖云（宋本雖作難是也）

改梅而復之（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梅作悔不誤）

世本紀文也（閩本監本毛本紀作記）

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毛本妬作妒案說文妒字注婦妒夫也干祿字書以）妒爲正非也今石經及諸本並作妬石經使字下旁增視寢二字按視寢二字依王充論衡言毒篇所引增入不足爲據也

實生龍蛇（石經初刻虵後改蛇下同）

不仁人間之（石經不字上後人旁加而字）

欒盈過於周（石經過字上有奔楚二字盈字下旁有出字案周禮候人正義引作晉欒盈出奔楚過周此出字似非後人所加也）

周西鄙掠之（石經鄙字下後人旁加人字非也）

大君君之大者（毛本下大字誤太）　官名改易（閩本監本改易誤倒）

以此追胥（宋本此作比是也）

政侍禮而行（宋本侍作待不誤閩本監本毛本作恃）

身藏其忠（宋本監本毛本忠作中是也）

注四子晉大夫（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寢處其皮矣注下）

此謂也（宋本作謂此也）

晉伐齊及平陰（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並作及此本及閩本作反今訂正）

識門版數（淳熙本岳本版作板）

以馬枚數門扇之板此云識其枚數枚謂門扇之板（閩本）監本毛本脫此云識其枚數枚謂門扇之板十二字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五（襄二十二年盡二十四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叔齊子）○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爲國所患○近附近之近）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魯之守卿遣武仲爲公謝不敏故不書○守手又反爲公于僞反）〔疏〕注頻與晉侯外會至故不書○正義曰經書正月公至自會則武仲初發公仍未至傳言武仲如晉正爲御叔傲使不論聘晉之意故杜原公之未歸而遣使使又不書於經知是魯之守臣使適晉也二十六年鄭伯朝晉而歸使公孫夏謝不敏知此亦是爲公謝不敏非公命故不書也服虔云武仲非卿故不書前年傳武仲爲司寇後年出奔書於經此年不得云非卿也

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過古禾反御叔魚呂反又魚據反）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焉於虔反知音智又如字）〔疏〕注武仲至之聖○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鄭玄云聖通而先識也尚書洪範云睿作聖者通識之名時人見其多知故以聖人言之非爲武仲實是大聖也尚書稱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詩稱人之齊聖皇父孔聖母氏聖善皆非大聖也

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傲五報反使人所吏反注同任音壬）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爲罰傳言穆叔能用教○蠹丁故反）〔疏〕注古者至用教○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四之一鄭玄云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者土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此是諸侯之國貢王之差也司勳職云凡頒賞地三之一食鄭玄云賞地之稅三分計稅王食其一二全入於臣此采邑貢王之數也然則諸侯之臣受其采邑者亦當三分之一而歸於公故云古者家其國邑言以國邑爲已之家有貢於公者是減已而貢之故以重賦爲罰言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也

○夏。晉人徵朝于鄭。（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少詩照反注及下少年同僑其驕反）〔疏〕注少正鄭卿官也○正義曰十九年傳云立子產爲卿知少正是鄭之卿官名也春秋之時官名變改周禮無此名也

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戲許宜反）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觀楚知可去否○共音恭下共祀同釁許覲反）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差初宜反又初佳反一音七河反注同池徐本作沱直知反一音徒何反注同）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鍾磬之屬○重直用反）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疏〕注朝正也○正義曰言以會歲終則歲事終以至正月朝正也朝正二十九年傳文也

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石盂石臭○盂音于臭梟暑反）溴梁之明年。（溴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爲酎嘗新飲酒爲嘗酎○夏戶雅反下同見賢遍反又如字酎直又反）〔疏〕注酒之至嘗酎○正義曰月令孟夏天子飲酎用禮樂鄭玄云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彼言飲酎當是夏祭之後此言嘗酎謂見於夏祭故云與執膰焉謂祭末受胙肉也

與執燔焉。（助祭○與音預燔又作膰音煩祭肉也）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間間廁之間又如字）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先悉薦反）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荐仍也○罷音皮荐在薦反）無日不惕。豈敢忘職。（惕懼也○惕他歷反）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召○朝如字）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疏〕注口實至而已○正義曰但有徵責之言口實出於口也服虔云實謂譴讓也

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翦削也謂見翦削不堪命則成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爲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傳）○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肱古宏反）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疏〕注四時至盛也○正義曰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是時祭用少牢今公孫黑肱使黜官薄祭故時祭用特羊殷祭乃少牢諸侯之大夫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大牢時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據此二文大夫得用大牢者禮器之文據天子大夫故也雜記據喪祭故進用等士喪禮士遣奠用少牢是也大夫無禘祫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祫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劉炫云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用大牢時也雜記云大夫之虞也皆少牢卒哭與祔皆大牢喪祭有大牢明吉祭亦有也此言特羊必是時祭殷以少牢明是三年一爲大祭猶天子諸侯禘也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肱全減之盛也

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盡歸津忍反凡此例可求故特音之）〔疏〕詩曰至有焉○正義曰詩大雅抑之篇侯維也言謹慎爾身唯在依法度用此以戒不億度之事鄭子張其有此詩之義焉言生在敬戒是慎法度也貴而能貧是戒不虞也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復扶又反注同下復使下注復生不復行皆同）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爲明年齊伐晉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數所主反乘繩證反令力呈反）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

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漏泄君命罪之重○焉於虔反下焉入同泄息列反又以制反）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轘車裂以徇○轘音患竟音境下同）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殯必刃反）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謂讎而不敢報○與音預殺如字一音試）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縊一賜反）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屈建子木也○齮五綺反屈居勿反）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薳子不欲與語○應應對之應）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薳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不見賢遍反）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薳子惶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匡己）不然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之）○十二月。鄭游眅▲將歸▲晉。（游眅公孫蠆子○眅普板反）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眅子大叔眅弟○大音泰）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舍音捨）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强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不偷益明也）〔疏〕注交怨至明也○正義曰若游氏報殺此人則人知其父被殺其父所以見殺爲奪人妻故也報殺則人知其父是父之行不偷益明也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三月己巳。杞伯匄卒。（五同盟○匄古害反）〔疏〕二十三年注五同盟○正義曰匄以十年即位九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皆魯杞俱在是五同盟○夏。邾畀▲我來奔。（無傳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畀必利反）〔疏〕注畀我至故書○正義曰杜從賈說以爲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劉炫規過云杜此注云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遂以賜之畀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在焉釋例又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畀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如彼所說又以畀我是卿何爲兩說自相矛楯乎炫以爲釋例是集解非今刪定知不然者原杜之意以二十一年邾庶其竊邑來奔去此既近邾更無事今畀我來奔必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春秋之例命卿有罪出奔皆書名畀我書名罪其與庶其同黨非謂畀我非命卿與釋例不違劉不曉杜旨妄爲規非也○葬杞孝公。（無傳）○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使異辭無義例）〔疏〕注書名至義例○正義曰被殺書名是罪之文故以專國叛君爲二慶罪狀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哀四年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不言及文九年晉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此並言及傳無其說知是史異辭無義例也○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欲爲楚所納）○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曰復入○復扶又反注同）入于曲沃。（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還戶關反爭爭鬭之爭）〔疏〕注兵敗至言叛○正義曰案傳欒盈潛入曲沃之甲以入晉都及敗又入于曲沃潛入之時晉人不覺及敗後更入晉人以其狀告故先書復入于晉後言入于曲沃謂其後入故云兵敗奔曲沃也不言叛者叛謂以邑叛屬他國欒盈既入曲沃據曲沃之衆與君戰爭兵敗而死終亦不附他國故不言叛也然則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入于宋南里以叛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入于朝歌以叛皆非叛屬他國而並書叛者彼皆與國相距不勝而即出奔得歸乃言復國皆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本國皆以叛告此欒盈與君爭勝不勝即死未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晉人不以叛告也○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故言遂）〔疏〕注兩事故言遂○正義曰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是兩事故曰遂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亦是一舉而爲兩事不言遂者於彼注云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然則此言遂者齊人來告以齊告爲文故乃言遂也○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雍於用反朝如字）○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名者阿順季氏爲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爲于僞反長丁丈反少詩照反）〔疏〕注書名至罪之○正義曰書名是罪之文案傳紇爲孟氏所譖其奔非紇之罪故杜以阿順季氏廢長立少爲紇之罪狀也○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輕遣政反）〔疏〕注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至有事○正義曰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是輕者舍其輜重倍道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傳言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經不言遂者間有他事故也若然僖六年夏公會齊侯云云伐鄭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云云于溫天王狩于河陽云云諸侯遂圍許彼亦間有他事而言遂者兩事言遂取其省文彼二者公皆親在事不待告故遂承上事摠言諸侯遂行此書齊事雖告稱遂行襲莒亦不可書遂爲間有數事與前文隔絕故也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喪如字徐息浪反）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也○去起呂反）禮爲鄰國闕。（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爲于僞反下注爲召下而爲注同期居其反）〔疏〕傳注禮諸侯至責之○正義曰杞孝公晉平公之舅也尊同則相爲不降平公於禮爲舅當服緦麻三月但緦服既輕其恩不過鄰國故傳言禮爲鄰國闕也杜言諸侯絕期者據禮之正法言諸侯尊降其親雖有本服賜者亦當爲之闕故以鄰國責之禮父在爲母服期喪絕旁期非母也○陳侯如楚。（朝也）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爲召二慶○愬息路反）使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使慶樂往絕句）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敖○從才用反又如字）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怨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隊直類反注同長丁丈反）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疏〕君子至于常○正義曰杜言慶氏以陳叛叛不書不以告則傳載君子之言其意不爲經也君子自論慶氏之罪所爲不義不可放肆以爲宜其誅滅故引尚書康誥言天命之不于常有義則存無義則亡慶氏族有二卿爲不義之故而並喪亡故君子論其事傳之也服虔以爲傳發此言爲不書慶氏以陳叛爲楚所圍稱國以殺不成惡人肆其志也服意見元年圍宋彭城追書繫宋不登叛人謂此亦宜然

（故爲此解然叛是大罪若書爲叛其惡益明何當匿其罪名謂之不可肆也若慶氏不可放肆故不書其叛則林父華亥趙鞅荀寅之徒豈皆可使放肆而書其叛乎且傳文不言書經之意知之不爲經也故杜以爲叛不告故不書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析星歷反媵以證反又繩證反藩方元反注同障之亮反又音章〔疏〕晉將至媵之○正義曰晉將嫁女爲吳之夫人齊以女爲媵使析歸父送媵女於晉令與適俱行也禮媵同姓適異姓今晉嫁女於同姓齊以異姓爲媵皆非禮也而不言非禮者但傳本主說欒盈不言事之可否）納諸曲沃。（欒盈邑也）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知音智又如字）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爲天所祐子無大咎故可因○咎其九反祐音又）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胥午匿盈而飲其衆○觴式羊反匿女力反飲於鴆反）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孺子欒盈）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忠已）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郤爲徵○屏薄輕反難乃旦反）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知音智少詩照反注同〔疏〕注悼子至聽從○正義曰十三年傳云荀罃卒十四年傳言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是其少也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吳荀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爲知氏林父爲中行氏是同祖也悼子是荀吳二從叔父故相聽從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爲十七是故沈氏云後人傳寫誤劉炫以此而規杜氏非也）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嬖必計反〔疏〕程鄭嬖於公○正義曰鄭雖非卿亦是彊族言嬖於公見其不助欒氏）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輿音餘〔疏〕注七輿官名○正義曰僖十年傳言七輿大夫杜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謂副車每車有一大夫主之則此七輿大夫杜亦爲主副車之官也劉炫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應曲附欒氏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炫謂服言是）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桓子樂王鮒○鮒音附坐如字一音才卧反走如字一音奏）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爲民柄○柄彼命反〔疏〕且欒至民柄○正義曰欒氏多怨言易克既有爲利之權又執民之八柄也○注賞罰爲民柄○正義曰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此八者爵祿予置生是賞也奪廢誅是罰也賞罰二事分爲八名此時臨與敵戰唯賞罰而已故以賞罰言之鄭玄云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然則柄以器物爲喻若用斧之執其柄也）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強其丈反下注強取同懈佳賣反〔疏〕注夫人有杞喪○正義曰隱元年傳說葬之節云士踰月外姻至則姻是外親之摠名杞孝公卒夫人有兄弟之服是有杞喪也傳言公有姻喪注言夫人有杞喪者下文樂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詐爲夫人故也案經葬杞孝公之下始書欒盈復入于晉則欒盈之入在孝公葬後杜解諸侯既葬除服而夫人猶有服者葬杞孝公書曾使去之日欒盈入晉當在葬杞孝公之前故夫人猶有服故得詐爲之也）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晉自殽戰還遂常墨縗○縗七雷反本又作衰同冒莫報反經直結反冒經以經冒其首也一云縗冒經三者皆墨之〔疏〕墨縗冒經○正義曰夫人爲其兄弟當大功喪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經冒經者言以經冒其首也樂王鮒使宣子詐爲夫人孝服也）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内應距之故爲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固宮之有臺觀備守者○觀古喚反守手又反〔疏〕奉公以如固宮○正義曰晉語云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蓋襄公有別宮牢固故謂之固宮）范鞅逆魏舒。（欲用王鮒計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乘繩證反下驂乘超乘并注同）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隋隊○隋徒果反隊直類反）遂超乘。（跳上獻子車○跳他彫反上時掌反）右撫劍。左援帶。（劫之○援音袁）命驅之出。僕請。（請所至）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子也）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己同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没爲官奴以丹書其罪○斐音非一音芳匪反〔疏〕注蓋犯至其罪○正義曰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玄云奴從坐而没入縣官者男女同名杜用鄭說以無正文故云蓋以斐豹請焚丹書知以丹書其籍近世魏律緣坐配没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盟如日○督丁毒反）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著陟畧反）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用短釖兵接敵欲致死○卒子忽反）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欒盈之族）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女罪○女音汝注同）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射食亦反中丁仲反注之住反注同屬之玉反）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轢槐而覆○槐音懷覆芳服反注同轢音歷）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欒氏族○斷音短肘張九反〔疏〕注魴欒氏族○正義曰服虔云魴盈之子俱無文也計欒盈宣子之外孫胥午謂爲孺子未得有子已堪戰十九年欒魴已帥師伐齊必非欒盈子故杜以爲欒氏族世族譜欒魴爲欒氏族以欒樂爲雜人不知杜意何故也）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先驅前鋒軍○揮許韋反召上照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傳摯爲右。（申驅次前軍傳摯申鮮虞之子○鮮音仙之傳摯音至本或作申鮮虞之子傳摯〔疏〕申鮮虞之傳摯爲右○正義曰俗本多云申鮮虞之子今案注云傳摯申鮮虞之子若傳先有子字無煩此注故今定本皆無）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公御右也○晏父音甫）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貳廣公副車○廣古曠反注同邢音刑）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左翼曰啓○牢魯刀反一本作罕成罷音皮徐音彼一音皮買反狼音郎蘧其居反〔疏〕注左翼曰啓○正義曰左翼曰啓右翼曰胠賈逵以爲此言或當有成文也且此傳上下先驅申驅是前軍也大殿是後軍也明啓胠是在旁之軍說文云胠掖下也胠是在旁明矣凡言左右以左爲先知啓是左也名之曰啓或使之先行詩云以先啓行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如服言古人有名軍爲啓者）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右翼曰胠○胠起居反徐又音脅或起業反朝如字一音直遥反跳徒彫反）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大殿後軍○殿都練反注同夏戶雅反御魚呂反）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

（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騁乘繩證反）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間間厠之間又如字咎其九反）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說晉○難乃旦反弑申志反下同說音悅一音如字）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背音佩）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損）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大行山在河內郡北○隊徒對反徐徒猥反大音泰行徐戶郎反一音如字隘於解反）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熒戶扃反庭音庭本亦作廷壘力軌反壁亦作辟音壁〔疏〕注張武至壘壁○正義曰宣十二年傳稱楚既戰勝潘黨請築武軍昭十三年傳子干帥陳蔡之師入楚陳蔡請爲武軍蔡公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以此知武軍謂築壘壁也張謂張設築作之具服虔云張設旗鼓也）成郹郊。（取晉邑而守之○郹婢支反）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爲京觀○少詩照反地名下注孟氏之少立少同觀官喚反）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氂齊大夫○勝音升一音申證反氂力之反徐音來〔疏〕注趙勝至大夫○正義曰昭二十二年傳曰荀吳略東陽遂襲鼓滅之鼓在鉅鹿居山之東山東曰朝陽知東陽是寬大之語揔謂晉之山東故爲魏郡廣平以北二年齊晏弱城東陽以偪萊哀八年吳伐魯克東陽而晉齊魯皆有東陽名同而實異服虔以東陽爲魯邑繆之甚矣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也）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疏〕注救盟主故曰禮○正義曰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其意言君則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臣則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賈氏取以爲說謂此傳云禮者言其先救後次爲得禮也釋例曰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叔孫豹次于雍榆傳曰禮者善其宗助盟主非以次爲禮也齊桓次于聶北救邢亦存邢具其器用師人無私見善不在次也杜以此故言救盟主故曰禮所以明異舊說也）○季武子無適

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適丁歷反長丁丈反下皆同鉏仕居反紇恨發反）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爾○敝婢世反徐扶滅反）乃止。（止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賓○飲於鴆反下皆同吾爲于僞反下注爲定爲公鉏同）既獻。（已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絜澡之○重直恭反樽音尊本亦作尊復扶又反下非復下文復職同澡音早）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通行爲旅〔疏〕注獻酬至爲旅○正義曰案鄉飲酒禮主人席於阼階上西面賓席於堂戶西南面介席於西階上東面衆賓席於上賓之西南面初賓及介衆賓至立於門外東面主人出迎于門外西面主人延賓入及介衆賓等立於西階下主人揖賓升主人酌酒於阼階上拜獻賓賓西階上拜受飲卒爵酌酒以酢主人主人於阼階上飲卒爵又酌酒先自飲以酬賓賓拜受酬酒奠于薦東賓降主人又酌酒於西階上獻介介於西階上受爵飲卒爵酌以酢主人主人於西階上受爵飲卒爵介降主人又酌酒於西階上獻衆賓衆賓飲訖降引樂工入歌詩主人獻樂工又引笙入立於堂下主人獻笙師一訖主人及賓介衆賓等皆升就席乃立相者爲司正使弟子一人舉觶於賓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是爲旅也杜言獻酬禮畢者謂獻酬主賓介及衆賓禮畢也言通行爲旅者謂一人舉觶於賓旅衆相酬通至於下案鄉飲酒禮未旅以前賓介皆立此傳云大夫皆起則季氏飲大夫酒未必純如鄉飲酒禮則獻酬事訖大夫皆坐然則既獻召悼子者謂獻臧紇及大夫訖而召悼子至旅酬之時而召公鉏）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爲馬正。（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慍紆運反怨也怒也）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處○處昌慮反）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疏〕若能至氏可也○正義曰悼子既爲適子將承季氏之後故謂悼子爲季氏下言爲孟孫其意亦然富倍季氏言可過悼子也姦回不軌更獲罪戾非徒貧賤而已是爲倍下民故杜云禍甚於貧賤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也○朝如字恪苦各反）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舍音捨）故公鉏氏富。

又出爲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不相善○惡烏路反下之惡子之惡我君所惡皆同）季孫愛之。（愛其成己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騶側留反點都簟反又之廉反好呼報反羯居竭反）曰。從余言。必爲孟孫。（爲孟孫後〔疏〕孟氏之御騶○正義曰成十八年傳曰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注云六騶六閑之騶則騶是掌馬之官蓋兼掌御事謂之御騶）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爲定之猶爲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疏〕信有力於臧氏矣○正義曰不應得而得之則彼荷其恩故功力多也）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應應對之應〔疏〕立于戶側○正義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此立于戶側則在室戶之東西面立也禮記云坐此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耳）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荅之○焉在於虔反）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疢恥刃反）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疏〕孟孫至石也○正義曰治病藥分用石本草所云鍾乳礬磁石之類多矣）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己疾也〔疏〕夫石猶生我○正義曰服虔云夫謂孟孫也桓十三年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虔云夫謂關伯比也二十六年傳夫不惡女乎服杜並云夫謂大子也其年又曰夫獨無族姻乎杜云夫謂晉也三十一年傳夫亦愈知治矣杜云夫謂尹何皆謂所斥前人爲夫此言之類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欲爲公鉏讐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爲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辟婢亦反徐甫亦反注同藉徐音借又如字藉亦借也藏才浪反）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隧正○隧音遂下文之隧同〔疏〕注正夫至隧正○正義曰七年傳稱叔仲昭伯爲

（隧正謂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是役夫遂正所主知此正夫是遂正也遂正當屬司徒臧氏爲司寇而借之於臧氏者蓋當時臧氏兼主掌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從才用反注同一音如字）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疏】（注魯南城東門。正義曰蓋舊名猶在相傳如此也且邾在魯之東南奔邾出此門以爲便。）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娶七住反鑄之樹反蛇音移治直吏反）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姪大結反又丈一反）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昆弟）【疏】（注姪穆至昆弟。正義曰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然則據父言之謂之姨據子言之當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語亦呼爲姨姨子昆弟即喪服從母昆弟是也故曰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爲宣叔嗣）臧賈臧爲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大蔡龜名也一云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疏】（注大蔡大龜。正義曰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爲蔡論語云臧文仲居蔡家語稱漆彫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是大蔡爲大龜蔡是龜之名耳鄭玄云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非也）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爲祧。祧他彫反）敢告不弔。（不爲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有後）【疏】（注言應有後。正義曰禮天子封諸侯以國諸侯賜大夫以族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族有小罪則廢其身擇立次賢使紹其先祀論語云興滅國繼絕世謂此也必有大罪乃得滅之周禮大司馬云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是也武仲自言罪輕不及於不祀言其應有後也）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爲先人立後。請爲于僞反下爲已請自爲請爲其先人下文遂自爲也皆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賈使爲爲已請）遂自爲也。（爲自爲請）臧孫如防。（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知音智）非敢私請。（爲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疏】（注二勳文仲宣叔。正義曰哀二十四年傳曰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是二勳謂文仲宣叔也）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爲要君。要一遥反下同）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將

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疏】（季孫召外史。正義曰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今季孫召外史蓋魯亦立此官也）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毋音無聽吐定反適丁歷反）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覆芳服反）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盍戶臘反）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居音基與音餘）○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于子餘反）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殖市力反華胡化反還音旋狹戶夾反）【疏】（夜入且于之隧。正義曰既入而又得出宿知所入非城杜以爲狹道檀弓說此事云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于奪則當爲地名鄭玄引此傳云隧奪聲相近言其奪則此亦爲地名若是地名不得云且于之隧即如當且于之旁別有奪地非此且于之隧也）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近附近之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盧力居反與音預）【疏】（注婦人至賤也。正義曰檀弓云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鄭玄云行弔禮於野非也然則男子亦不得受野

弔而言婦人無外事者檀弓云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鄭玄云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是男子從柩在野則得受弔婦人無外事雖從柩亦不得野受弔耳若男子得受野弔而曾子非蕢尚者以蕢尚在朝顯著故宜弔於其家若遇柩此事云杞梁妻雖從柩而辭不受弔是由異於男子故也服虔以下從士禮言敝廬在下禮記無下知下猶賤妾也）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齊侯將爲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臧孫聞之見賢遍反齊侯絕句一讀以見字絕句齊侯向下讀）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疏】（不穴於寢廟。正義曰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壞以爲穴者即畏人故也寢廟則近人廟幽靜鼠不穿廟豈是畏人故知寢廟間雅鼠不即以爲穴必須穿壁始敢安處止爲畏人故也計燕巢鼠穴自是其常假喻言之不可執此爲難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知音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已身也）【疏】（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正義曰服虔云不順謂阿季氏廢長立少也不恕謂惡孟氏立庶也然則作而不順當如服言傳無惡孟氏之事故不取當謂知其不可而爲之是不恕也）順事。恕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無傳）【疏】（秋七至之既。正義曰漢書律厤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乃爲一交以爲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而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月日食此年七月八月頻日食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食限去交遠則日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若前月在交初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一周而來及於交或更食既而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此理今七月日食既八月又食錯謬劉炫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記莫不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然而今有頻食於術不得有之所在日月必食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日食少則月食多日食多則月食少日食盡則前後望月不食月食盡則前後朔日不食以其交道既不復其相揆故也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

代緣多歷世代年數遥遠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眞先儒因循莫敢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此意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傳）○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無傳）○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傳）○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鍼其兼反咎其九反惡烏路反）〔疏〕注陳鍼子八世孫正義曰世本文也○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爲號故曰自虞以上○上時掌反注同治直吏反）〔疏〕注陶唐至以上正義曰如杜此注陶唐共爲一名即是晉陽縣也釋例云晉大鹵大原大夏參虛晉陽六名大原晉陽縣也唯載六名而言不及唐釋例又別記小國所都唐大原晉陽縣也亦云唐是晉陽而言不及陶則以陶與唐別不是共爲一名也史記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爲國號后盤庚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地以二字爲名所稱或單或複也張晏云堯爲唐侯國於中山唐縣然則唐是中山縣名非晉陽也堯日唐侯而升爲天子既爲天子乃治於晉陽故杜於晉陽六名言不及唐記其諸國之都乃云唐是晉陽言堯爲天子號曰陶唐其治在晉陽耳唐非晉陽縣內之地名也舜受堯禪封堯子丹朱爲王者之后猶稱爲唐其名不易終虞之世以陶唐爲號故曰自虞以上也在夏爲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見賢遍反）〔疏〕注謂劉至九年○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夏后加之賜氏曰御龍在商爲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疏〕注豕韋至韋城○正義曰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又曰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賈逵云大彭豕韋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德復興而滅之然則商之初豕韋國君爲彭姓也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亦不知殷之何王滅彭姓而封累後也昭二十九年傳稱夏王孔甲嘉劉累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則賜劉累身封豕韋而此云在商爲豕韋氏者杜於彼注云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韋氏是杜解劉累及其後世再封豕韋之事在周爲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氏杜今京兆杜縣○隰徐入反復扶又反下同）〔疏〕注唐杜至杜縣○正義曰以國語杜伯文不連唐知唐杜二國名又以豕韋爲一嫌唐杜亦一故辨之也昭元年傳稱堯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是言周成王滅唐也周語曰周之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周有杜國故杜以爲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也晉語訾祏對范宣子云昔隰叔子違周難奔於晉生子輿爲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爲鄭以輔成景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賈逵云宣王殺杜伯其子逃而奔晉子輿士蔿字武子士會也會士蔿之孫是隰叔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爲范氏也劉炫云案杜於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即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裔此注何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杜乎今知劉說非者彼注雖似有異其義與此不殊後傳云唐人是因杜以唐人非一人之稱故云劉累之等謂累之子孫故云之等也累遷魯縣傳云唐人是因因居大夏則累之子孫還居大夏也杜知殷末封之於唐者以周成王滅唐故也知後封於杜者以宣王時有杜伯故也是成王之時有唐無杜宣王之時有杜無唐故杜爲此解劉炫又規云唐非豕韋之胄杜亦未必是後安知滅唐遷於杜也賈逵注國語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以爲並時爲國非滅唐封杜劉以爲唐非劉累之後又取賈逵注國語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以爲二國並封而規杜氏非也炫謂宣子歷言已之宗族於上世有國有家未必繼體相承炫於處秦爲劉謂非上明之舉豕韋唐杜不信元凱之言已之遠祖數自識許或聞此義必將見嗤但傳言於人懼誤後學意之所見不敢有隱唯賢者裁之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爲諸夏盟主范氏復爲之佐言己世爲興家○夏戶雅反注同）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既沒其言立今俗本皆作其言立於世檢元熙以前本則無於世二字）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大音泰）其次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佚音逸任音壬）〔疏〕大上至立言○正義曰大上其次以人之才知淺深爲上次也大上謂人之最上者上聖之人也其次聖者謂大賢之人也其次又次大賢者也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眾聖德立於上代惠澤被於無窮故服以伏羲神農杜以黃帝堯舜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德也禮運稱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後代人主之選計成王非聖但欲言周公不得不言成王耳禹湯文武周公與孔子皆可謂立德者也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故服杜皆以禹稷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功也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法施於民乃謂上聖當是立德之人其餘勤民定國禦災捍患皆是立功者也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記傳稱史逸有言論語稱周任有言及此臧文仲既沒其言存立於世皆其身既沒其言尚存故服杜皆以史佚周任臧文仲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言也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吳之徒制作子書屈原宋玉賈逵楊雄馬遷班固以後撰集史傳及制作文章使後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此三者雖經世代當不朽腐故穆子歷言之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祊布彭反注同）〔疏〕注祊廟門○正義曰釋宮云祊謂之門李巡曰祊故廟門名也孫炎曰詩云祝祭於祊謂廟門也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之知言）○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寓音遇）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長丁丈反難如字又乃旦反賄呼罪反）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沒沒如字一音妹沈溺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焉於虔反聞音問又如字）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爲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樂樂音洛夫音扶下也夫同）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擅令名○女音汝）〔疏〕詩云至名也夫○正義曰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言美也言有樂美之德君子以有樂美之德故爲邦家之基本也此詩所言言此君子有令德也夫又引詩大雅大明之篇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矣言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於女之心此詩所言言武王有令名也夫樂美君子者言君子有可樂可美之德也劉炫云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故在下臣民無懷貳於女之心也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寧也○毋音無）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浚思俊反）〔疏〕毋寧至生乎○正義曰無寧寧也言人等作一二事爲不取人財寧使人謂子實能生養我民也爲多取人財使人言子不能自活而須我民財以生活乎此二者孰勝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焚扶云反服云焚讀曰僨僨偃也斃婢世反）〔疏〕注焚斃也○正義曰焚是燒也象不燒死故訓爲斃服虔云焚讀曰僨僨偃也爲生齒牙僨仆其身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說音悅爲于僞反下注爲同相息亮反介音戒注及下同）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施陳也○是以請罪焉一本作是以請請罪焉請並七井反徐上請字音情）敢不稽首。（爲明年鄭

（人陳傳）〇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爲晉報侵）〇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爲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爲下吳召舒鳩起本）〇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〇彊其良反又居良反）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薳啓彊。〇蒐所求反閱音悅數所主反）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〇戢側立反）〇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〇黔其廉反又其令反如淳音耿弇反陬側留反又子侯反韋昭音諏基本又作其音基又如字漢書作斤如淳斤音基）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〇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宇乞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〇骼庚百反一音古洛反躒力狄反徐音洛）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〇宛於元反射食亦反徐神石反）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大叔游吉。〇大叔音泰下遐嫁反）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〇分扶問反）〔疏〕無有至一也。〇正義曰。射犬之意言成與彼俱是大夫無有國土大小人民衆寡之異其在我上彼此一也其意言我下鄭卿亦下晉卿彼若是卿我當下之彼是大夫我不下之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〇部蒲口反徐扶苟反婁本或作樓路口反徐力侯反阜扶有反）〔疏〕注部婁至大國。〇正義曰。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大爲陵則阜地之高者是上陵之類也部婁小阜相傳爲然大山有松柏小阜無松柏小阜異於大山喻小國異於大國不得與大國之人等也服虔云喻小國無賢材知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骼輔躒。幄帳也。〇幄於角反）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〇後食音嗣廣古曠反注同）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〇下乘字繩證反注及下皆同）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〇踞居慮反轉張戀反注及下同一音張鸞反裝側良反一本作囊）〔疏〕注轉衣裝。〇正義曰。踞謂坐其上也戰車所有可坐其上明是衣囊耳當是盛衣甲之囊也下云取冑於櫜當別有小囊盛冑定本作衣裝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冑於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〇冑直救反櫜古毛反壘力軌反搏音博徐甫各反挾音協）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〇復扶又反下復討同）故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〇曩奴黨反鼎也怯去業反亟居力反注同）〔疏〕曩者至怯也。〇正義曰。曩猶向也向者志入前敵而馳馳入遇怯而出非是故不告也〇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〇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〇爲于僞反下注同）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召欲與共伐楚）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〇浦判五反）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二子楚大夫。〇犂力兮反又利之反）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令尹薳子馮）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爲明年楚滅舒鳩傳）〇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以稱名）〇齊人城郟。（郟王城也於是穀雒鬬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〇郟古洽反）〔疏〕注郟王至城之。〇正義曰。傳稱成王定鼎于郟鄏周公就而營之謂之洛邑亦名王城其地舊名爲郟故以郟爲城名周語云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毀王宮計靈王以二年即位往年爲二十二年往年毀壞其城故齊人今歲爲王城之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爲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〇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代欒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〇揮許韋反）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〇下遐嫁反又如字）〔疏〕注問自降下之道。〇正義曰。下注階猶道也知問降階者問自降下之道程鄭既得爲卿以卿是高位欲降意下人故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鬷蔑。〇語魚據反鬷子公反）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言易知。〇下戶嫁反易以豉反）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爲明年程鄭卒張本。〇夫音扶知音智釁許覲反）〔疏〕其有至憂也。〇正義曰。程鄭忽問降階。然明譏其將死故云此程鄭身有罪禍懼奔亡之釁而輒問降階也若不然則有迷惑之疾將死而憂乎何休難此云善言者君子所尚有小人道之鄙爲死徵是善言不可出口此未得傳之意也然明者鄭之知人知程鄭以佞媚嬖幸得升卿位非有謙退止足之心今忽問降階是改其常度以其改常知其將死故疑其知將有亡釁惑疾而憂故能出此語耳善言非其常所以知其死非謂口出善言即當死也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但是失常無所怪惑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五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五　襄二十二年盡二十四年

經二十二年

注頻與晉侯外會至故不書　毛本作注公頻與至不書宋本作公頻至不書無與字以下正義三節宋本摠入令倍其賦注下

傳二十二年

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　閩本監本御叔字不重非也

知仁聖義忠和　監本毛本忠作中

者通識之名　宋本者上有是聖二字

非爲武仲實是大聖也　宋本也上有人字浦鏜云爲當謂字誤

古者家有國邑　宋本足利本有作其案正義作其

注少正鄭卿官也　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執事實重圖之注下

鍾磬之屬　宋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鍾作鐘

注朝正也　宋本無也字

天子飲酎　監本子字模糊

謂祭未受胙肉也　浦鏜正誤未作末是也〇今依作末

與執燔焉　釋文云燔本又作膰案惠棟云僖廿四年傳及成十三年傳皆作膰說文曰鐇宗廟火孰肉从炙番聲春秋傳曰天子有事鐇焉以饋同姓諸侯此傳燔字當作鐇轉寫誤爲燔耳

實謂譴讓也　宋本實上有口字是也

歸邑于公　淳熙本于作於非

注四時至盛也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鄭子張其有爲注下

故進用等（宋本用下有一字）

大夫無禘祫而而云殷三年祭者（案上而字衍文宋本所無監本毛本誤作一閩本墨釘）

今黑肱全滅之盛也（宋本無盛字）

用此以戒不億度之事（閩本監本億作憶誤）

洩命重刑（釋文洩作泄陳樹華云注內漏泄君命泄字唯宋本作洩此外諸本皆作泄與釋文合此刻本本字之僅存者）

十二月鄭游眅將歸晉（纂圖本監本毛本眅作販亦非宋本淳熙本岳本作眅歸作如與石經合宋北宋刊本釋文亦作眅山井鼎云从目爲是說文眅多白眼也从目反聲春秋傳曰鄭游眅字子明普班反）

以館于邑（淳熙本于誤子）

舍止其邑不復行（纂圖本監本毛本舍誤令）

是父之行不脩益明也（宋本是上有非字）

經二十三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三石經春秋經傳集解襄四第十七岳本襄下增公字淳熙本無集解二字襄下亦增公字並盡廿五年）

二十三年注五同盟（宋本無二十三年四字）

夏邾畀我來奔（宋本畀我作畁我石經亦作畁我按釋文凡畀字皆云必利反以音理言之畁在五支畀在六脂畁字不可代畀音必利反石經始譌而宋本仍之非也）

妄爲規非也（宋本非上有過字是也）

注書名至義例（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故爲楚所納句下）

之甲以入晉（宋本之上有乃卒曲沃四字）　謂其後入（宋本其下有敗而二字）

注兩事故言遂（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東有雍城之下）

故乃言遂也（宋本無乃字）

以取奔亡罪之（閩本監本毛本取作此非也）

注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至有事（宋本無掩其至晉還十字）

倍道輕行（宋本倍作信非）

傳二十三年

杞孝公姊姝（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姝作妹是也淳熙本姊誤姝○今改正）

傳注禮諸侯至賚之（宋本毛本無傳字宋本作注禮諸至賚之）

雖有本服賜者（宋本賜作期）

慶樂二慶之族（淳熙本誤作之秩）

板隊而殺人（石經隊作墜）

知之不爲經也（宋本之作其）

藩車之有障蔽者（釋文障作鄣按說文障隔也从阜章聲）

晉將至滕之（宋本以下正義十一節摠入晉人圍之注下）

又執民之八柄也（宋本無也字）

子無懈矣（石經宋本懈作解與釋文合）

王鮒使宣子墨縗冒至（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至作絰是也釋文云縗本又作衰）

故爲婦人服而入（淳熙本人下有之字）

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宋本上宮字誤言）

劫之（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劫作刼非也）

逆獻子也（岳本脫也字）

斐豹（廣韻斐字注姓左傳晉有奜豹是斐本又作奜也）

蓋犯罪沒爲官奴（漢書張衡傳注引注文犯上有豹字）

男女同名（宋本女作子非也）

踰隱而待之（毛本踰誤踰）

用短劒兵接敵（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足利本短劒作劒短）

欒樂車櫟槐而覆（閩本櫟作擽亦非宋本淳熙本作轢與釋文合）

申鮮虞之傳摯爲右（釋文云本或作申鮮虞之子傳摯即正義所謂俗本是也定本亦無子字）

申鮮虞之傳摯爲右（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注文自抑損之下）

若傳先有子字（監本傳作傅非也）

大殿後軍（纂圖本後軍誤從軍）

燭庸之越駟乘（淳熙本庸誤戎）

謂築壘壁（釋文作辟也音壁各本脫也字）

注張武至壘壁（宋本至字作軍謂築三字正義三節摠入八月節注下）

子干帥陳蔡之師入楚（重脩監本毛本干作千非也）

張設旗鼓也（宋本鼓作此非）

獲晏氂（石經氂作犛岳本作氂釋文同云徐音來案惠棟云外傳作萊古字通徐音是也毛本誤作贅注同）

趙勝趙旃之子（淳熙本旃作同非也）

亦存邢（宋本亦下有以字是也）

新樽絜之（釋文云樽本或作尊是也宋五經文字有尊無樽左氏几作樽者皆爲後人所加唯昭九年請佐公使尊不誤惠棟云案曹憲文字指歸云樽字無此從缶從木者說文曰字从酋寸酒官法度也今之尊卑從此得名故尊亦爲君父之稱）

獻酬禮畢通行爲旅（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通上有而字）

注獻酬至爲旅（宋本以下正義十四節摠入其孟椒乎注下）

富倍季氏可也（淳熙本可誤何）

具饔燕之具（纂圖本監本毛本饔燕誤倒）

孺子秩（淳熙本秩誤疾）

戶側喪主（淳熙本主作之非也）

吾亡無日矣（淳熙本日誤自）

孟氏閉門（淳熙本氏作天誤也）

戒爲備也（淳熙本爲作僞非是）

藉除於臧氏（石經藉初刻从竹改从艹）

正夫隧正（宋本淳熙本隧作遂）

注正夫遂正（閩本監本毛本遂作隧）

是役夫遂正所主（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遂作隧下同山井鼎云此疏有四遂正但最上隧正同今本也）

奔邾出此門以爲便（宋本無以字）

與穆姜爲姨昆弟（淳熙本昆作兄非也）

惡臣謂奔亡者（淳熙本足利本謂作諸）

盟首載書之章首（淳熙本章誤卓）

謂譖公與季孟於晉（淳熙本季作香誤也）

無或如臧孫紇（石經此處刓缺釋文無作毋音無下同案上文作毋此則不應獨異釋文是也）

杞殖華還（案李注文選洞簫賦引作芑梁殖云芑與杞同孟子告子正義引還作旋）

夜入且于之隧（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弔諸其室注下）

則此亦爲地名（宋本此上有謂字）

莒子親鼓之（淳熙本鼓作鼔誤）

齊侯弔諸其室齊侯將爲臧紇田（石經侯字起紇字止計十一字剜缺無考）

抑君似鼠（淳熙本似作以非也）

不穴於寢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順事恕施也之下）

即畏人故也（重脩監本即作自非也）

非鼠何如（石經宋本岳本作如何是也如何即而何。此本誤作何如今訂正）

經二十四年

注賀克欒氏（此叔孫豹如晉注監本脫）

以爲五月二十二分月之二十（宋本二分作三分與律厤志合）

此年七月八月日食（宋本日字上有頻月二字）

月行天既帀（毛本帀作而非也）

既不復其相掩故也（宋本無其字是也）

宜知此意也（宋本無也字）

傳二十四年

自虞以上爲陶唐氏（李注文選謝元暉齊敬皇后哀策文引作已上）

注陶唐至以上（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摠入不可謂不朽注下）

其后有劉累（考文云后作後）

至商而滅（監本滅字模糊重脩監本誤作成）

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閩本監本脫下杜伯二字）

食邑於范氏（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氏上有復爲范三字）

故辯之也（宋本辯作辨）

皆祏對范宣子云（監本作祏毛本作祐並非）

昔隰叔子違周難（宋本難作難與晉語合）

不信元愷之言（宋本愷作凱）

既沒其言立（案禮記禮器正義引作其言立於後世釋文云今俗本皆作其言立於世檢元熙以前本則無於世二字禮疏所引疑即陸氏所謂俗本而增損之）

立功謂拯厄除難（閩本監本毛本厄作危）

故服杜皆以史佚周任臧文仲當之（毛本任作佚非也）

賈逵（段玉裁校本逵作誼）

祊故廟門名也（浦鏜正誤云故字衍）

則子之家壞（惠棟云石經改刻則子家壞無之字）

沒沒沈滅之言（淳熙本沈作滅）

樂只君子（石經宋本岳本只作旨案十一年傳昭十三年傳引詩並作旨）

詩云至名也夫（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敢不稽首注下）

寡君是以請罪焉（釋文作是以請請罪焉請並七井反徐上請字音情案石經罪焉二字剜缺不重請字脫文也而各本仍其誤）

請得罪於陳也（宋本於作施是也施陳猶言加兵於陳。今從宋本）

計基城是也（釋文基作其音基又如字云漢書作斤如淳斤音基段玉裁云斤當作亓音基作斤是誤字）

諸侯還救鄭（此本救鄭二字實缺脩板無救字閩本同據石經及各本補正）

輔躒（諸本作躒說文引春秋傳作輔轢）

大叔游吉（淳熙本脫大字）

無有至一也（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公孫之亟也注下）

部婁無松柏（閩本監本柏作栢案說文附字注云附婁小土山也引傳作附婁無松柏部與附蓋古字通北宋刻釋文婁本或作塿應邵風俗通義李注文選魏都賦引並作培塿周伯琦六書正譌云俗用培塿非也）

喻小國異於大國（重脩監本下國字誤山）

張骼輔躒（淳熙本躒作轢非也）

使御廣車而行（纂圖本御作衙非）

皆踞轉而鼓琴（惠棟云踞當作居傳氏辨誤云轉字從車與衣裝何與此必軫字之譌詩小戎俴收注云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踞之可以鼓琴且下文云取冑於橐而冑則橐固爲衣裝矣又何衣裝之有也按惠棟語當更詳之杜意謂轉即縛之假借字也二十五年傳申鮮虞以帷縛其妻縛直轉反即衣裝之義也）

轉衣裝（正義本作衣囊即釋文以爲一作之本也）

故再不謀（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故作胡是也）

求媚於天子（淳熙本於誤旋）

郟王至城之（宋本此節正義在賜之大路注下）

故齊人今歲爲王城之也（重脩監本王城誤正成）

注問自降下之道（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篇末）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六（襄二十五年盡二十五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背音佩）○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疏］注子產至詳之。○正義曰釋例曰陳蔡楚之與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入之晉士莊伯詰其侵小問陳之罪子產荅以東門之役故免於譏及其侵蔡既無晉命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興師以求媚於晉義取亂略不能以德懷親又不能以直報怨故二大夫異於子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逆勞而以法詰之得盟主道理故仲尼曰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善之也○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重直龍反）［疏］注夷儀至經誤。○正義曰僖五年公及齊侯云云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是言前序後摠取省文之義故此直言諸侯猶是上夷儀之諸侯也劉炫云定四年公會劉子云云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杜云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此亦異處而不言公者炫謂史異辭於彼有規傳云七月經言八月杜以長厤校之七月十二日有己巳知是經誤也公至自會。（無傳）○衞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衞滅邢而爲衞邑晉愍衞衎失國使衞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衎苦旦反）［疏］注夷儀至之例。○正義曰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是夷儀本是邢地僖二十五年衞滅邢而有之還名其地爲夷儀故爲衞之邑也釋例曰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則曰不地在於歸復則曰國逆國逆又以立爲例逆而不立則皆非例所及諸在例外稱入直是自外入內記事者常辭義無所取而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爲例如此甚多是杜以先儒妄以入例故顯言非國逆也於時剽爲衞君非國逆又不得位而稱侯者晉人稱爲衞侯以告魯故書侯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與此同也○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衞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爲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遏於葛反徐音謁）［疏］吳子至巢卒。○正義曰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者爲卒書名上之以省文猶鄭伯髡頑如會丙戌卒于鄵也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爲晉伐齊。○爲晉于僞反下爲己娶同）公患之使

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弒君孟公綽魯大夫○綽昌若反徐本作卓音同）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爲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也）○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疏】注棠公至大夫○正義曰楚僭號稱王故縣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即因而言之猶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壑谷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爲己取也○取如字又七住反注同或作娶字）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別彼列反）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疏】注丁公○正義曰謚法述義不克曰丁）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兌上困○坎苦敢反兌徒外反）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爲大過○巽音孫【疏】遇困之大過○正義曰坎下兌上爲困兌爲澤坎爲水水在澤下則澤中無水也易困象曰澤無水困澤以鍾水潤生萬物今澤無水則萬物困病故名其卦爲困也巽下兌上爲大過彖曰大過大者過也陽大陰小二陰而交四陽大者過也）史皆曰吉。（阿崔子【疏】史皆曰吉○正義曰史者筮人也史有多人皆言爲吉阿崔子之意也服虔云皆二卦妄也）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中丁仲反）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隕于敏反娶亦作取七住反注同）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棃。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繇直又反蒺音疾棃力利反）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爲險爲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也【疏】注坎爲至以動○正義曰坎彖云習坎重險也說卦坎爲水水之險者爲石也石不可動往而遇石是往不濟也）據于蒺棃。所恃傷也。（坎爲險兌爲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棃恃之則傷○【疏】注坎爲至則傷○正義曰兌爲澤說卦文也釋草云茨蒺蔾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蒺蔾有刺是草之險者踐之則被刺故恃之則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應應對之應喪息浪反【疏】注易曰至所歸○正義曰所引易曰易下繫辭文也孔子引此爻之辭而以此言述之非所困而困者謂六三是坎坎爲水水之險者爲石遇石當須辟之非合所困而困之故名必辱也非所據而據謂六三在坎之上澤之下於蒺蔾之間應當辟之非合所據而乃據之故身必危也石未卽害身之物所以云名必辱蒺蔾害體之物故云身必危既有困辱且復傾危此死時其將至矣妻其可得見乎孔子述此爻之義如是今卜昏而遇此卦是不吉之象也六三以陰居陽位是失位也三應在上上亦陰爻是無應也動而無應是喪失所歸故不見其妻也劉炫云困卦六三上承九四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附之不入自取其困不應爲此困而爲之名必辱也六三失位而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不應據而據之身必危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嫠言棠公已當此凶○嫠本又作釐力之反）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爲崔子猶自應有冠○驟愁又反徐在邁反【疏】不爲至冠乎○正義曰公意言冠易得不足惜縱使餘人不爲崔子者其可無冠乎況崔子富貴其當自有冠也劉炫云冠是首服之大名周禮司服卿玄冕此崔子之冠蓋玄冕也今知非者以禮運云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崔子冕在公助君祭不得用之將以賜人人非是卿何處施用案傳云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當謂就崔子家以崔子之冠賜人當是玄冠也或冠模制作有異故以賜人）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間間廁之間注同難乃旦反）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伺間隙○弒申志反說音悅又如字近附近之近下近於公宮并注同爲于僞反下莒爲下注爲崔子同）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于役在二十三年）（子餘反）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拊芳甫反拍也楹音盈）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爲崔子閉公也○侍人者別下賈舉○從才用反重直用反別彼列反）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勿許。（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它命○陪臣干徐云讀曰犴胡旦反注同干音如字掫側柳反徐又子侯反一音作侯反說文云掫有所擊也從手取聲字林同音子侯反服本作諏子須反謀也今傳本或作諏猶依掫音行夜音下孟反下同【疏】注干掫至他命○正義曰昭二十年傳說齊公孫青聘事云賓將掫主人辭賓曰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親執鐸終夕與於燎燎即是掫之事扞外役即是干之故先儒相傳皆以干掫爲行夜說文云掫夜戒守有所手取夜扞寇盜手有所擊故以干掫爲行夜官名也服一曰干扞也陬謀也言受崔子命扞禦謀淫之人有此謬說故掫字或誤從言也今定本作干掫受崔子之命又受公命是爲二命故云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射食亦反中丁仲反股音古隊直類反具求付反鐸待洛反僂力侯反堙音因【疏】又射之中股○正義曰上未有射公之文而云又射之者以公未踰牆必已射公但射公不中傳文不載以踰牆射之中股故傳言其事而云又也）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佗徒河反）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說他活反弁皮彥反）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蒯苦怪反監古銜反）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宰之妻子○帑音奴）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鬷蔑于平陰。（鬷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鬷子公反難乃旦反下皆同）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己與衆臣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爲于僞反注皆爲及下文同）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暱女乙反任音壬）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弒申志反焉於虔反下同）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己股○枕之鴆反注同）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置之得民也○舍音捨）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爲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還音旋）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大公廟○相息亮反下同大音泰注同）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

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歃○曰所不與崔慶者本或此下有如此盟四字者後人妄加歃所洽反又所甲反）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復扶又反）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嗣續也并前有三人死）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帷位悲反縛直轉反乘繩證反）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推如字又他回反）曰。君昬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匿女力反暱女乙反）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弇中狹道○弇於檢反又於廉反狹音洽）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眾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枕之鴆反）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奔。（道廣眾得用故不可當○食馬音嗣）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不殯於廟○瘞於滯反埋無皆反）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翣。（喪車之飾諸侯六翣○翣所甲反）〔疏〕注喪車至六翣○正義曰周禮縫人掌衣翣柳之材鄭玄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喪大記云飾棺君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鄭玄云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是說翣之制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扇爲翣則翣是扇之類也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鄭玄云八翣者加龍翣二

不蹕。（蹕止行人○蹕音必）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乘繩證反注及下七百乘同）〔疏〕不蹕○正義曰禮喪車乘人專道而行無貴賤一也蹕者止行人也此不止行人略賤之○注下車至降損○正義曰服虔云下車遣車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鄭玄云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如鄭之所言遣車者乃是明器塗車芻靈載所包遣奠藏之於壙中下車若是明器則甲兵亦是明器當云無甲兵不得云不以甲兵也杜言送葬之車則謂此爲貳車非遣車也言下車者蓋謂麤惡之車非良車也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子男貳車五乘則齊是侯爵法當車七乘耳今傳舉七乘言其不依舊法知齊舊依上公之禮貳車九乘其送葬又有甲兵今皆降損也用甲兵者葬是送終大禮法當備列軍陳若漢葬霍光發材官輕車比軍伍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所以榮之也

○晉侯濟自泮。（泮闕○泮普半反）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以弒莊公說晉也○說如字又音悅注同）〔疏〕注以弒莊公說晉也○正義曰劉炫云杜意晉謀伐齊齊人乃弒莊公以說晉也炫謂莊公死後晉始謀伐齊齊人以莊公伐晉晉欲報伐莊公既以此說晉言晉讎既死今新君服從晉也

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鉏隰朋之曾孫○鉏仕居反使所吏反）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疏〕男女以班○正義曰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爲賂也

自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帥所類反注及下注將帥同）〔疏〕注五吏至屬官○正義曰此齊以晉將來伐就會賂之則五吏三十帥皆軍內之官也三軍將佐有六與六正數同故以六正爲六卿也其五吏三十帥皆是軍內之官以三軍與六正數同必是在軍之官但軍官不復可知下句言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則軍內羣官足包之矣於大夫之上言五吏三十帥此吏帥未必貴於大夫當以有所掌故先言之耳以吏者治也故爲文職帥者有所率領故爲武職杜氏以意而解不能審悉故云皆軍卿之屬官略言之耳既以帥爲武職則帥是大帥下句復云師旅明當小於此帥故杜以下師旅爲小將帥董遇云五吏謂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帥之長亦以意言之耳俗本三十帥爲三十師非也

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長丁丈反注同）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爲賂處守守國者○處守手反注處守同守國如字或手又反）〔疏〕注皆以男女爲賂○正義曰杜以上句男女以班與賂連文故云皆以男女爲賂劉炫以爲男女以班示降服於晉有賂者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賂與杜異也

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師自宜退）〔疏〕注晉侯至宜退○正義曰案傳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則晉初伐齊之日未知莊公已死齊人以說方始知之齊既有喪師自須退縱令受賂未合致譏故杜爲此解而劉以爲齊弒君之役晉始來伐而規杜氏非也

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服）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宛於元反）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疏〕崔子至五鹿○正義曰衛侯本以妻子奔齊今衛侯將入夷儀崔子止其帑於齊所以止之以求五鹿故也衛侯若得衛國望以五鹿與齊故止其妻子以質之也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隧音遂徐又徒猥反下同堙音因刊苦干反徑古定反）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冢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无別○別彼列反下文同）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御魚呂反掠音亮）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免音問注同徐音万喪冠也擁於勇反）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自囚係以待命○纍類悲反一音呂執反）〔疏〕注纍自至待命○正義曰宣十二年楚子入鄭鄭伯肉袒牽羊所以不別以男女因繫以待命者此雖降服猶望國存故以因繫男女擬爲鄭之僕隸彼則恐其遂滅請俘江南國已亡滅男女非已之有故與此不同

子展執縶而見。（見陳侯○縶陟立反見賢遍反）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數俘所主反注但數同下方夫反）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眾官脩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祓方弗反徐音沸）〔疏〕注祓除至還也○正義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彼言祓除知此祓社是祓除也其祓除之事當如鄭之言也周禮有掌節之官節爲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闕民人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迴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滅陳各使已之官屬各依其職事致之於陳使民依職領受具其眾官備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諸官皆鄭人在軍有此官者盡權使攝爲之未必是正官服虔以爲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於子產案傳陳侯擁社自抱以逆又何須祝祓之子美數俘獲尚不取何當取其民地使陳致之既致乃還則是滅矣何以云入陳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疏〕注伐齊至同盟○正義曰杜以經言同盟傳言伐齊直書諸侯同盟齊人不序於列故據同盟之言以明齊亦與盟劉炫以爲齊直遣慶封如師齊侯不與盟今知非者以五月齊弒莊公之後即立景公及七月始盟傳言齊成故也明齊侯在會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傳云鄭成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云鄭成也二十七

年同盟于幽傳云陳鄭服也並與此文同又傳稱重丘之盟未可忘也故知齊亦同盟劉以爲齊侯不與盟而規杜氏非也

○趙文子爲政（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重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弭亡氏反）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疏〕注令尹屈建○正義曰趙文子初始爲政與令尹相知望其在後兵息知是新令尹也下文始言屈建爲令尹者因伐舒鳩而追序之其實爲子馮卒在此盟前故服杜皆以令尹爲屈建也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爲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道音導）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爲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邲扶必反廣古曠反）舒鳩人卒叛（前年辭不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遽其據反）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師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捷在接反駢蒲賢反又蒲丁反盂音于）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慮水雨○墊丁念反方言云下也隘於懈反）〔疏〕注墊隘慮水雨○正義曰成六年注云墊隘羸困也方言云墊下也吳地下溼久駐於此慮水雨大至民將困病故恐爲人所禽制也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爲陳○卒子忽反下同陳直覲反注同駐張住反）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復扶又反下復伐陳同傳音附）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潰戶內反）

○衛獻公入于夷儀（爲下自夷儀與甯喜言張本）

○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疏〕注獻入至其俘○正義曰上云數俘而出不將以歸知其空獻功不獻俘也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疏〕注戎服至朝服○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也諸侯之朝服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爲裳是戎服異於朝服也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爲武王陶正○閼於葛反）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大音泰配亦作妃音配長丁丈反）〔疏〕注庸用至滿也○正義曰庸聲近用故爲用也史記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舜傳禹而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之時或失續周武王克殷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恪若洛反）〔疏〕注周得至三恪○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玄以此謂杞宋爲二王之後薊祝陳爲三恪杜今以周封夏殷之後爲二王後又封陳并二王後爲三恪杜意以此傳言以備三恪則以陳備三恪而已若遠取薊祝則陳近矣何以言備以其稱備知其通二代而備其數耳二代之後則各自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禮轉降恪敬也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恪雖通二代爲三其二代不假稱恪唯陳爲恪耳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佗徒何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夏戶雅反播補賀反）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介音戒憑皮冰反億於力反逞勑景反度待洛反）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之心（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衷音忠）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辟婢亦反注同）〔疏〕何故侵小○正義曰陳大於鄭而謂之侵小者言陳對晉爲小不言小於鄭也子展伐陳此言侵謂侵陵之非用兵之侵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圻音祈）列國一同（方百里）〔疏〕列國一同○正義曰周法大國五百里此爲一同者引夏殷時國小以譏晉國之寬大權以拒晉耳自是以衰（衰差降○衰初危反注同）〔疏〕衰差降○正義曰中國七十小國五十是降差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爲周平王桓王卿士○數色主反下數甲兵數疆埸各并注同）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濮音卜）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詰起吉反）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相息亮反）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以足志（足猶成也○足將住反又如字下及注同）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疏〕注樞機至之主○正義曰易繫辭文也鄭玄云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譬言語之發有榮有辱傳言子產善爲文辭於鄭有榮也

○楚蔿掩爲司馬（蔿子馮之子）子木使庀賦（庀治○庀匹婢反）〔疏〕注庀治○正義曰庀訓爲具而言治者以下說治賦之事治之使具故以庀爲治也數甲兵（閱數）甲午蔿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度待洛反注及下注同共音恭）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藪素口反燎力召反處昌慮反）〔疏〕注鳩聚至之處○正義曰鳩聚釋詁文也釋地有十藪李巡曰藪澤之別名也周禮澤虞有大澤大藪小澤小藪鄭玄云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其職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是藪爲田獵之處或焚其草則散失澤藪之用故聚成使不得焚燎之也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別彼列反下同）〔疏〕注辨別至之地○正義曰釋丘云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丘李巡曰丘高大者爲京也孫炎曰爲之人所作也則京爲丘類人力所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大爲陵也檀弓稱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晉諸大夫之墓也僖三十二年傳云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故知別丘陵以爲葬墓之地表淳鹵（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淳音純鹵音魯說文鹵西方鹹也埆音學云）〔疏〕注淳鹵至賦稅○正義曰賈逵云淳鹹也說文云鹵西方鹹地

也從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吳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決漳水以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是鹹薄之地名爲斥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也淳鹵地薄收穫常少故表之輕其賦稅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疆居良反注同賈又其兩反潦音老）〔疏〕注疆界至租入○正義曰賈逵以疆爲疆檃墝埆之地鄭眾以爲疆界內有水潦者案周禮草人凡糞種疆檃用蕡鄭玄云疆檃堅者則疆地猶堪種植非水潦之類故從鄭眾之說數其疆界有水潦者計數減其租稅也孫毓讀爲疆潦注云砂礫之田也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偃於建反又一音如字豬陟魚反尚書傳云停水曰豬）〔疏〕注偃豬至多少○正義曰禹貢徐州大野既豬孔安國云水所停曰豬檀弓云有弒其父者洿其宮而豬焉是豬者停水之名偃豬謂偃水爲豬故爲下溼之地規度其地受水多少得使田中之水注之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町徒頂反隄丁兮反頃苦穎反）〔疏〕注廣平至頃町○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李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曰原釋丘云墳大防孫炎曰謂隄也隄防之間或有平地不得平正以爲井田取其可耕之處別爲小頃町也說文云町田踐處曰町史遊急就篇云頃町界畝是町亦頃類故連言之也謂廣平爲原者因爾雅之文其實此原謂隄防之間也劉炫云廣平曰原土地寬平當與隰相配非是不得爲井田也釋地於陸阜陵阿之下云可食者曰原孫炎曰可食謂有井田也陸阿山田可種穀者亦曰原也謂彼陵阿之間可食之地非廣平也牧隰皋。（隰皋水岸下濕爲芻牧之地○牧州牧之牧）〔疏〕注隰皋至之地○正義曰釋地云下溼曰隰李巡曰下溼謂土地窊下名爲隰也詩云鶴鳴于九皋毛鄭皆以皋爲澤之坎是皋爲水岸也下溼與水岸不任耕作故使牧牛馬於中以爲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衍以善反賈云下平曰衍有溉曰沃）〔疏〕注衍沃至爲井○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衍地高於原傳稱郇瑕氏之地沃饒魯語云沃土之民逸則衍沃俱是平美之地衍是高平而美者沃是下平而美者二者並是良田故如周禮之法制之以爲井田賈逵云下平曰衍有溉曰沃所指雖異俱謂良美之田也六尺爲步以下皆司馬法之文自度山林以下至此有九事賈逵以爲賦稅差品其注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也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也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也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也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鄭玄云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是鄭賈同此說也案周禮所授民田不過再易唯有三當一耳不得有九當一也山林藪澤京陵偃豬本非可食之地不在授民之限雖九倍與之何以充稅而使之當一井也且以度鳩之等皆爲九夫之名經傳未有此目故杜不用其說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量音良又音亮注同）〔疏〕量入脩賦○正義曰量其九土所宜觀其收入多少乃準其所入脩其賦稅其九土之內偃豬京陵無物可入而言九土之所入者揔言之

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疏〕賦車籍馬○正義曰賦與籍俱是稅也稅民之財使備車馬因車馬之異故別爲其文賦車兵。（車兵甲士）徒卒。（步卒○卒子忽反）〔疏〕賦車兵徒卒○正義曰車兵者甲士也徒兵者步卒也知非兵器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兵謂人也劉炫云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也司兵掌五兵鄭眾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鄭玄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事或當然甲楯之數。（使器杖有常數○楯食準反又音尹杖直亮反）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十四年也）門于巢。（攻巢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輕遣政反）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射食亦反下同殪於計反）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彊居良反）○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蔿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鷹於陵反鸇之然反徐又居延反語魚據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朝如字）如農之有畔。（言有次）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叔儀也）曰。烏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說音悅注同詩作閱容也）〔疏〕我躬至我後○正義曰詩小雅小弁之篇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疏〕書曰至不困○正義曰尚書蔡仲之命云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此所引者蓋是彼文學者各傳所聞而字有改易或引其意而不全其文故不同也

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解佳賣反）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弈圍棋也○弈音亦棋音其）〔疏〕注弈圍棋○正義曰方言云圍棋謂之弈自關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弈蓋此戲名之曰弈故說文弈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孟子稱弈秋善弈秋人自以善弈而著名也棋者所執之子故云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是棋爲子也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沈氏云圍棋稱弈者取其落弈之義也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此傳本爲後年修成當續前卷二十五年之傳後簡編爛脫後人傳寫因以在此耳郟音古洽反別彼列反）〔疏〕注在二至儀會○正義曰凡傳知言前事者皆舉時事以爲驗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頻年會于夷儀恐其事無以相別故復言齊人城郟以明秦晉爲成在二十四年也不直言齊人城郟者以其非經故也此已連經舉之故下文烏餘奔晉直舉城郟之歲不言會于夷儀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涖音利又音類車音居鍼其廉反）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爲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爲于僞反跳直彫反傳寫直專反一本作轉）〔疏〕注不結至失之○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則丘明自分爲三十也丘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爲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云楚子伐麇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而云楚子圍鄭皆傳在前卷之末豫爲後卷之始此爲後年修成發其前成不結其事與彼相類不宜獨載卷首知其當繼前年之末也而特跳出在於此卷之首者是傳寫失之也學者以此語字多欲今與下相接故輒斷彼末寫於此首後人因循不敢改易故失之言失其本真也說文云跳躍也謂足絕地而高舉也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六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六（襄二十五年盡二十五年）

經二十五年

齊侯雖背盟主　淳熙本侯誤候

問陳之罪　浦鏜正誤云問上脫且字

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　岳本二作一非也

楚人不獲其尸　淳熙本人作入誤也

傳二十五年

孟公綽曰（釋文云綽徐本作卓案漢成陽令唐扶頌曰朝有公卓家有參騫洪适曰公卓即孟公綽也）

注棠公至大夫（宋本以下正義十三節揔入不以甲兵注下）

使偃取之（淳熙本取誤作敢）

故不可昏（淳熙本昏作婚）

澤以鍾水（浦鏜正誤云鍾當作鐘）

不可以動也（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無也字）

據于蒺棃（石經纂圖本閩本亦作棃下及注同岳本監本毛本作蔾與釋文合宋本作藜從易本文也淳熙本誤蔾）

釋草云（毛本草作艸下同）

茨蒺棃（監本毛本作蒺蔾下正義同）

死其將至（浦鏜正誤其作期是也）

非合所困而困之（宋本而下有乃字）

身必危也（毛本危作安非也）

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顧炎武云石經夫誤天案石經此處模糊唯夫字尚可辨炎武非也）

或冠模制作有異（毛本模誤摸）

故以賜人（宋本人下有也字）

欲弑公以說于晉（釋文弑作殺云申志反按杼但知欲殺公耳豈自知爲弑哉弑者定其罪之辭也凡若此等可以意求之）

伺公間隙（淳熙本伺作間非也）

姜入于室（石經初刻作姜氏入于室改刊去氏字故此行九字）

陪臣干掫有淫者（正義引定本亦作掫案史記作陪臣爭趣有淫者徐廣曰爭一作扞索隱曰左傳作扞趣陳樹華云干扞本字也掫趣古字通）

扞諏行夜（釋文夜下有也字諸本脫）

說文曰掫夜戒守有所擊從手取（宋本取下有聲字段玉裁云此有守字從上無也字與徐鉉本合）

掫謀也（宋本掫作諏不誤服本作諏見釋文）

公踰牆（岳本牆作墻非也）

中股反隊（石經隊作墜）

豈以陵民（淳熙本豈作可非也）

且人有君而弑之（石經此處刓缺式字上半可辨）

枕尸股而哭（淳熙本哭下衍之字）

殺慶舍張本（淳熙本舍作舎）

曰所不與崔慶者（石經崔慶者下多有如上帝四字陳樹華云石經涉下文而誤衍也按晏子春秋作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此後人妄增晏子字耳語未終而晏子攙越說之必無是也）

間上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石經宋本岳本閩本監本縛作縛不誤○今訂正）

出弁中（石經此行十一字中字覆按時補刊案上文注云弁中狹道哀十四年失道於弁中即此是也）

側壍埋之（淳熙本埋誤埋）

四翣（案周禮縫人鄭司農注羣經音辨引並作四翣不翣爲翣之假借字也）

必先纏衣其木（浦鏜正誤木作材按宋板周禮注作木）

廣三尺四寸（宋本四上有高二尺三字與鄭注喪大記合）

又有甲兵（岳本作兵甲案正義當作甲兵岳氏誤倒）

注以弑莊公說晉也（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寡君聞命矣句下）

樂器鍾磬之屬（宋本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鍾作鐘）

三十帥（石經三十作卅正義云俗本三十帥爲三十師非也按唐人書帥爲師師乃帥之俗字或遂譌爲師見五經文字及干祿字書）

注興自至待命（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乃還注下）

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云鄭成也（補案此十三字誤衍各本並無）

注令尹屈建（宋本此節正義在兵可以弭注下）

子彊（閩本監本毛本彊作疆非也下同）

注蓺盬盧水雨（宋本此節正義在楚滅舒鳩注下）

注獻入至其俘（宋本此節以下正義八節揔入慎辭哉注下）

駐後爲陳（釋文作後駐）

閼父爲武王陶正（淳熙本閼誤於）

舜聖故謂之神明（閩本監本聖作賢非也）

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釋文配作妃云本亦作配）

或失續（宋本失下有或字是也）

以備三恪（說文引作以陳備三愙徐鉉等曰今俗作恪按惠棟云義雲章亦以愙爲恪）

而封黃帝之後於薊（監本毛本而作乃誤也）

投殷之後於宋（宋本投作封與樂記合）

至於莊宣（石經宋本於作于）

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諸本並衍一字山井鼎云宋板十字下闕後人補入二字非也徵舒弑靈公在宣十年諸本作十一年誤也）

以憑陵我敝邑（宋本淳熙本岳本憑作馮與釋文合）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顧炎武云石經堙誤煙案炎武所據乃謬刻家語洪範正義引並作井堙周禮稻人正義作井闉）

授手于我（案家語作授首于我惠棟云手古首字儀禮大射儀士喪禮並以手爲古文首字沈彤云手當爲首聲同而誤非也）

辟誅也（淳熙本誅誤除）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纂圖本監本毛本昔誤夫案周禮鄭司農注引傳圻作畿古字同）

方千里圻音祈（下三字乃釋文閩本監本誤入注）

何以至焉（足利本後人記云至下異本有大字非也）

注庀治（宋本以下正義十二節揔入禮也注下）

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浦鏜正誤云壞衍字以續通解按正義無壞字）

淳鹹也（浦鏜正誤也作地）

吳起爲鄴令（案高誘注呂氏春秋樂成篇云西門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亞之吳乃史字之誤）

賈逵以疆爲疆繁境埆之地（宋本爲疆作爲彊閩本監本毛本槃作槃亦非宋本作槃是也）

彊槃彊堅者（閩本監本毛本彊作疆非宋本下彊字作强）

偃豬下濕之地（纂圖本監本毛本濕作溼）

寬平當與隰相配（毛本隰作隰非）

陸阿山田（宋本陸作陵是也）

衍地高於原（宋本原下有也字）

賦車兵徒卒（石經宋本岳本監本卒作兵顧炎武云石經卒誤作兵非也梁履繩云杜於徒兵下注云步卒）

釋文卒子忽反若傳文爲徒卒則杜不須注陸氏何不舉傳文而標注字邪

賦車兵徒卒　宋本監本卒作兵

徒兵者　毛本兵誤卒

使器杖有常數　宋本作仗是正字陳樹華云作伩非誤也

彊其少安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彊作疆釋文同居良反石經本作彊後加土

子大叔問政於子産　淳熙本子誤乎

言有次　纂圖本監本毛本有誤其

曰烏乎　石經宋本淳熙本乎作呼是也

詩所謂我躬不說　石經初刻作閱後改說釋文云詩作閱

我躬至我後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篇末

不如弈棋　纂圖本監本毛本弈作奕按說文作弈云圍棋也从廾亦聲

弈圍棋也　纂圖本監本毛本弈誤奕正義同

故說文弈從其　宋本其作廾是也

秋人自以善弈而著名也　浦鏜正誤云人疑蓋字誤

傳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四石經春秋經傳集解襄五第十八岳本五上增公字並盡二十八年按宋殘本此卷起會于夷儀之歲閩本監本毛本亦在卅六卷之末皆仍十行本之誤

此傳本爲後年至以在此耳　案此三十二字乃釋文淳熙本誤作注

注在二至儀會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篇末

傳寫失之　諸本作傳釋文云一本作轉

麇子逃歸　毛本麇誤麋下伐麇同

欲今與下相接　宋本今作令是也監本毛本作合並非

涖音利至廉反　案此十三字及釋文淳熙本誤入注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六　止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六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七（襄二十六年盡二十六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剽匹妙反）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背音佩〔疏〕注衎雖至叛也○正義曰叛者背君之名嫌無君不得爲叛故注明之林父畏衎入殺己以邑先叛故衎今雖未居位林父以背國之故猶爲叛也）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疏〕注復其至義例○正義曰復其位曰復歸成十八年傳例也僖二十八年衛侯鄭復歸于衛曹伯襄復歸于曹與此衛侯衎皆書其名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不書名俱是歸國立文不同傳無義例史異辭也）○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吳荀偃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駮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澶市延反駮邦角反〔疏〕注卿會至貶之○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卿會公侯皆合貶良霄亦當貶也但向戌會公已自當貶而又有後期之責仲尼書經方責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駮之書良霄所以責向戌非是舍霄罪也若良霄與晉宋皆貶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被貶其後期之責不見故書良霄名退宋班明向戌有二罪也案春秋諸國之會後至者多唯退宋班在下不褒進先至之人此直退宋人在鄭人之下於文自足必特書良霄以駮向戌者以向戌宋之執政上卿會公親自在會後期而至情慢之甚故特書良霄深責向戌異於他例也）○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痤才何反惡烏路反）○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未同盟而赴以名〔疏〕注未同盟而赴以名○正義曰宣十七年許男錫我卒甯卽錫我之子嗣立以來未與魯會盟而赴以名也）○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荅秦命○員音云）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疏〕注御進至當行○正義曰言當進侍君受君命也行人非一遞進御此日次朱當御次而不使是黜之也）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爲大夫○應應對之應）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暴蒲卜反徐扶沃反道音導御魚呂反拂芳弗反褰起虔反本或作騫音雖同義非也說文云褰袴也〔疏〕注拂衣褰裳也○正義曰拂者拔迅之義以其將鬭知拂衣卽褰裳也對則上衣下裳散則可以相通故以褰裳解拂衣）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治直吏反）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爲忠而撫劍拂衣○爭爭鬬之爭）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爲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侈昌氏反又尺氏反〔疏〕平公至卑乎○正義曰平公見其臣鬬而言其庶乎者以其臣爭爲國國事必興故庶幾於治也劉炫云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皆道子朱之心非叔向之罪杜言二子不心競似亦并責叔向者以鬬雖一曲一直乃是兩人爭理故以二子言之據其鬬而言力爭則叔向亦爭爭善則叔向无之叔向以守貞無私欲介應客亦非叔向无可爭杜云爭謂所行爲善唯言子朱之心也）○衛獻公使子鮮爲復。（使爲己求反國○鮮音仙爲于僞反注同）辭。（辭不能）敬姒強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姒音似強其丈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不得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蘧其居反瑗于眷反又于萬反）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弒剽○弒申志反）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畜許六反注同一音勑六反）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使所吏反還音環）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見賢遍反一音如字淹於廉反徐於嚴反）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爲人猶如故○夫人音扶）若不已。死無日矣。（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言子鮮爲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不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

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守手又反）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衞侯剽言子叔剽無謚故○復扶又反下復愬同）【疏】辛卯角殺子叔及大子角○正義曰服虔云殺大子角不書舉重者案晉侯宋公殺其世子及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皆書經則世子不輕於大夫也孔父荀息之徒弑君之下并亦言大夫大夫既書於經則弑君并殺世子世子亦當書不得爲舉重也杜既不解當以不告故耳○注子叔至謚故○正義曰此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於獻公爲從父昆弟成十年衞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傳云衞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爲族也元年衞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衞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今云殺子叔亦是舉其族爲剽無謚故稱族也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剽而衎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爲罪故傳發之）【疏】書曰至戮也○正義曰春秋書叛者有此孫林父與宋華亥宋公之弟辰晉趙鞅晉荀寅五者經皆書叛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以地來奔雖文不稱叛傳謂此三人爲三叛人則三者亦是叛也所言叛者或據邑而拒其君或竊地他國皆爲有地隨已故稱爲叛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定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地不隨已則不稱叛是雖反背之辭皆由地以生名也叛者判也欲分君之地以從他國故以叛爲名焉叛無凡例傳言書曰是仲尼書爲叛也人君賜臣以邑以爲祿食臣之祿謂所食邑也君實有之言其不得專以爲己有也君臣以義而合義則進以事君受此祿食否則奉身而退當身奔他國而以祿歸君專君之祿以周旋從已則於法爲罪戮之書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釋例曰古之大夫或錫之田邑或分之都城故有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君之大祿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若專祿以周旋雖無危國害主之實皆書曰叛者反背之辭也庶賤之人不齒於列國故雖有善惡不章顯名氏若乃披邑害國則以重必書其名且終顯其惡也遂魯則書地曰來奔來奔則叛謂不能專也此直外内之辭既以地來入以地來奔不書則叛可知蓋記事外内之辭也劉賈說三叛妻公之姑姊還其大邑不得復言不能專也是杜以庶其之等皆爲叛也專祿者謂專君之祿以爲已有東西隨已謂之爲專服虔云專祿謂以戚叛也既叛衞亦不臣於晉自謂若小國是爲專祿其意言專獨有之不屬人也若不屬晉何爲被衞侵而愬於晉地若不入晉晉復何以威之傳言言以戚如晉服言不臣於晉是反王明以解傳也甲午。衞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揺其頭言衎驕心易生○竟音境領戶感反本又作領易以豉反）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衞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大音泰朝如字）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聞文子荅甯喜之言故忿之）【疏】注公聞至之言○正義曰沈氏云大叔文子聞甯喜許公之言而發歎本非面荅甯喜之言而云荅者時聞甯喜之言遂自評論不許於甯子與對面相荅無異故言荅也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衎居謂剽也○羈居宜反紲息列反扞戶幹反圉魚呂反下同）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衞侯不能安和大臣）○衞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茅氏戚東鄙○愬悉路反下同）○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衞）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也）遂從衞師。敗之圉。（蒯咸父言更還逐殖綽圉衞地）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臣）復愬于晉。（爲下晉討衞張本）○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揔名蓋請之於王○路本亦作輅音路）【疏】注先路至於王○正義曰周禮巾車云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則禮於卿大夫所當乘者名車不名路也而傳稱王賜叔孫豹鄭子蟜者皆云大路知此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揔名也賜車之名必是稟王之命故云王所賜請之於王也宜十六年傳云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諸侯命臣有請王之法故云蓋也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爲邑先八邑三十二井○先徐悉薦反下同或如字）【疏】注以路至二井○正義曰禮之遺人以物皆以輕先重後故以路及命服爲邑之先也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又邑故杜以八邑爲一乘三十二井劉炫云案論語有十室之邑又杜注免餘邑爲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有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爲四井之邑今知不然者邑之爲名大小無定子展子產爲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加賜田土不應更以八个大邑而又與之至於免餘辭邑云唯卿備百邑故杜以爲一乘之邑合論語百乘之家其實一乘稱邑文無所出周禮稱四井爲邑杜以正邑解之故云三十二井得爲漸賜土田之義又八邑六邑爲節級之差劉以爲大邑而規杜氏非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爲卿故位在四○殺所界反見賢遍反）【疏】注上卿至在四○正義曰十五年傳云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是伯有在子西之下也十九年傳云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當國謂攝君事聽政謂爲上卿是子西次子展故此注以子西爲二良霄爲三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如彼文次伯有在子西之上二十九年裨諶論子產位次云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政焉辟之先言伯有後言子西又是子西在伯有之下者據十九年傳子西必在伯有之上蓋其後更有進退杜據傳上文以次之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政）讓不失禮。○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衞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爲澶淵會○爲于僞反）○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雩音于徐況于反如淳同韋昭音虛或一呼反婁如字徐力俱反如淳音樓）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麇九倫反頡戶結反）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戌音恤）正於伯州犂。（正曲直也）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易以豉反別彼列反）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上時掌反下注同介音界）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道音導）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爲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印堇父鄭大夫○抽勑留反印一刃反堇音謹）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主作辭令之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堇父不得○爲于僞反又如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疏】秦不其然○正義曰秦不肯其如是也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

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堇父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進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待堇父傳稱子產之善○使所吏反）○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封疆○疆居良反注同）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

〔疏〕注戚城至井也○正義曰傳言西鄙懿氏則西鄙之地以懿氏為名也謂之懿氏則以懿為氏族之名蓋上世有大夫姓懿氏食邑於此地因以其姓名其城也杜以懿氏既為邑名而云取其六十故以為取田六十井服虔云六十邑劉炫以服言為是今知非者此六十之文摠屬懿氏懿氏不見經傳則畢細可知既非卿大夫何得廣有土地分六十之邑而與孫氏且直言六十本無邑文故杜以為六十井劉從服說以規杜氏非也

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侯）向戌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

〔疏〕趙武至所也○正義曰僖二十九年諸侯之卿會公于翟泉皆貶之稱人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八年諸侯之卿會晉侯于邢丘亦貶稱人傳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然則尊公侯罪大夫其義一也傳文互相見耳此言趙武不書尊公也亦是罪武也故杜云罪武會公侯也其會公侯之罪向戌良霄與趙武亦同但為別有見義不貶良霄不得摠云卿不書罪之故特言趙武不書尊公明良霄向戌亦為尊公不應書也向戌不書後也言既為會諸侯復為後會期故不得如良霄書名氏也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為序諸會鄭在宋後此會鄭先於宋為鄭依期而至不失所也如不失其所自是常事非有善可襃而得進其班者鄭班常在衛下此會齊衛不至無常班宋自當次晉此直退宋耳非進鄭也言其不失所直是不失常亦非襃文也計良霄會公亦應合貶所以得書名者方責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向戌非為舍霄罪也釋例曰澶淵之會趙武向戌良霄以大夫而會魯侯違在禮之制其罪一也戌加後會之尤霄有不失所之進文不得並言鄭不書罪之故特言尊公明公尊非三人之所敵三人之罪既正而二人獨以他義別赦也以是杜言良霄會公亦合貶也言霄有不失所之進者正謂不使與宋俱退得進復其本班耳非有升進異於常也宋以後至退班不在曹人下者宋是大國退居鄭下足以為責故令仍在曹上此會曹國最小其班正當居末曹人非後至也案翟泉之盟諸卿敵公則沒公此亦諸卿敵公不沒公者翟泉之盟杜注云魯侯諱盟天子大夫是以沒公然則此大夫敵公非公有罪是以不沒公也

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與音預）

〔疏〕注晉將至不書○正義曰下云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是於此會為將執之不得與會也不得與會而傳云衛侯會之言其至會所耳

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其弑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女音汝）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為于偽反下為臣注為林父為臣皆同）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嘉戶嫁反注同）

〔疏〕注嘉樂至于天○正義曰嘉樂君子以下皆詩之文也晉侯賦此言已嘉樂二君也二君以晉侯樂已之故故齊賦蓼蕭言澤及於已鄭賦緇衣言不敢遠晉所以荅嘉樂也服虔云晉侯自嘉樂愚之甚也

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相息亮反）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蓼音六大音泰）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緇側其反粲七旦反遠于萬反）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祧他彫反）

〔疏〕叔向至貳也○正義曰沈氏云賦蓼蕭喻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其言與注合緇衣首章云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欲常進衣服獻飲食是其不二心也劉炫云蓼蕭首章云既見君子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言晉侯有聲譽常處位是得宗廟安也

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戍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見賢遍反）

〔疏〕注逸詩至剛馬○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有周書篇曰其書今在或云是孔子刪尚書之餘案其文非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此詩曾無所見故謂彼文是也

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為臣執君○將仲子兮將七羊反注同本亦無兮字此依詩序）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騑也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已亡子羽不為卿故止七也）

〔疏〕注子展至七穆○正義曰居身儉而用心壹叔向自以察貌觀言而知之其知不由賦詩也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十九年傳文也子羽不為卿者案成十三年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不書於經故知不為卿也杜注彼云皆穆公子也又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為羽氏即羽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世族譜以公孫揮為雜人自外唯有罕駟豐游印國良七族見於經傳皆出穆公故稱七穆也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芮如銳反）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堤亦作隄徐丁兮反沈直兮反共音恭）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長丁丈反）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婉於阮反）大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很○很胡懇反）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惡烏路反下皆同）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廧或作牆音牆戾力計反）

〔疏〕注惠牆氏伊戾名○正義曰服虔云惠伊皆發聲實為牆戾杜以下文單稱伊戾是舍族稱名故以惠牆為氏伊戾為名也內師者身為寺人之官公使之監知大子內事為在內人之長也

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復扶又反）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大子也○夫音扶注同女音汝）

〔疏〕大子知之○正義曰知之謂與楚客舊相知故請野享之

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大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遠于萬反好呼報反近附近之近共音恭本又作供下同）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大子反徵驗也○欿古感反處昌慮反）而騁告公（騁馳也○騁敕景反）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欲使佐失期○聒古活反下同讙呼端反）

〔疏〕注聒讙也○正義曰聲亂耳謂之聒多為言語讙譁亂其耳故聒為讙也

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縊一賜反亨普彭反）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

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爲錦馬之先。○饋其位反，先悉薦反，又如字）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闇，左師諛，大子所以無罪而死。○令力呈反，使所吏反，下文通使同。諛羊朱反）〔疏〕左師至受之○正義曰：夫人氏者，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痤死，佐爲大子，棄卽正爲夫人。步馬之時，夫人名已定矣，故對云君夫人氏也。但棄本是妾，左師欲令夫人重己，故佯不知之。夫人聞之，懼已不得爲夫人，故自稱爲妾，饋之錦馬也。左師喜得其賜，故令使者改命曰君夫人，而後拜受之，使棄成爲夫人。傳言左師之諛也。○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夏戶雅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下遐嫁反）○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朝如字）〔疏〕注聲子至舉也○正義曰：聲子則經傳所云蔡公孫歸生是也。傳言其子伍舉，足明舉爲參之子。聲子，子文不繫朝，故云子朝之子，以辨明之。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蔑罪出奔。○娶七住反，牟亡侯反，爲申如字，舊于僞反）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疏〕伍舉至復故○正義曰：楚語云：椒舉將奔晉，蔡聲子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賄，曰：子尚良食，尚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故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是杜所云其議歸楚之事。傳云言復故，謂此也。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疏〕注平在明年○正義曰：明年聲子始說子木，傳於此言之者，蓋伍舉以此年去楚，故傳記之於此年也。聲子通使於晉。（爲國通平事。○爲于僞反）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杞梓，徐上音起，下音子）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爲國者。

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僭子念反，下皆同。濫力暫反）〔疏〕賞不僭而刑不濫○正義曰：僭謂僭差，濫謂濫佚。賞不僭，所賞必有功，不僭差也。刑不濫，所刑必得罪，不濫佚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殄徒典反，瘁在醉反）〔疏〕詩曰至謂也○正義曰：詩大雅瞻卬之篇也。言國內賢人之既云已喪亡矣，則邦國盡皆困病。此詩之意，言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疏〕故夏至善也○正義曰：此在大禹謨之篇，皐陶論用刑之法也。經，常也。言若用刑錯失，等與其殺不罪之人，寧失於不常之罪，謂實有罪而失於妄免也。此書之意，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爲下國所命，爲天子。○解佳賣反）〔疏〕注爲下至天子○正義曰：此商頌殷武之篇。詩注謂天命湯於在下之國，此云爲下國所命，謂下國諸侯推命湯爲天子，則商書云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又云室家相慶，曰后來其蘇是也。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无不饜足，所謂加膳也。○爲之于僞反，下爲之不舉同。飫於據反。饜本亦作厭，於豔反，下同）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饌士眷反）〔疏〕將刑至徹樂○正義曰：周禮膳夫職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鄭衆云：大故，刑殺也。莊二十年傳曰：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是禮法將刑爲之不舉也。舉則以樂勸食，不舉故徹去樂縣。大司樂云：大札、大凶、大災、大臣死，國之大憂，令弛縣。鄭玄云：弛，釋下之。釋下卽是徹縣也。大司樂弛縣之內不言刑殺大故，文不具耳。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朝如字，療力召反）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析星歷反）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殿，後軍。○寘之豉反，殿多練反，注同）繞角之役。

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遁徒困反，窕徐敕堯反，又通弔反，易以豉反，鈞音均，徐居旬反）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潰戶內反，隧音遂，麗力馳反，復扶又反）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夏戶雅反）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晉邑。○鄐許六反，徐又起六反）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蒐所留反，乘繩證反，閱音悅）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秣音末，蓐音辱，陳直覲反）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降戶江反）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故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雍於勇反，注同）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邢音刑）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譙在遥反，酇才多反，又子旦反，或作贊）〔疏〕射御驅侵○正義曰：教之驅車侵伐人也。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罷音皮，見賢遍反）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賁扶云反，下同）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鄢音偃）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壓本又作厭，於甲反，徐於輒反，而陳直覲反，下成陳幷注同，卒子忽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

之。（塞井夷竈以爲陳）〔疏〕注塞井至爲陳○正義曰成十六年傳說此事云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則此謀范匄所爲今以爲苗賁皇之計者鄭衆云此范匄所言苗賁皇亦言之故聲子引以爲喻 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易以豉反注及下易成同賈音亦行戶郎反注及下同賈音衡令力呈反下同復扶又反下復注同）〔疏〕欒范易行以誘之○正義曰賈逵鄭衆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也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繫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軍既未動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也將卒相附繫屬久矣无容臨戰而改易將卒且言易行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爲易卒伍也二者之說皆不可通以傳言誘之則謂羸師毀軍示弱以誘敵故讀易爲簡易之易謂簡易行陳少其兵備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使中行二郤得克二穆也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云中下中軍之上下也歆猶貪也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也是韋昭已讀爲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此與楚語俱述聲子之言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爲楚語亦論鄢陵之役而云雍子之爲二文不同或丘明傳聞兩說兩記之也劉炫以爲國語非丘明所作爲有此類往往與左傳不同故也 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錡魚綺反）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萃在醉反）〔疏〕注四萃至攻之○正義曰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見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韋昭見彼爲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 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熸子潛反）〔疏〕注夷傷至爲熸○正義曰月令云瞻夷察傷知夷亦傷也於時呂錡射王中目是王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相傳有此語也言軍師之敗若火滅然 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爲意○娶本又作取七住反女音汝）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疏〕子木至逆之○正義曰楚語說此事云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復何爲不來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資東陽之盜殺之其可乎子木曰不可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爲我召之吾倍其室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之○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恚一睡反）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爲許○爲于僞反下爲國同）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冒○昧音妹冒亡報反又亡北反）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爲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釁許覲反足子住反又如字）〔疏〕夫小至從之○正義曰於時鄭國勇夫皆貪欲禦寇敗楚以成已名故子產爲此言以破之夫此鄭國欲得戰者小人之性奮動於勇貪於禍亂冀得戰鬬以足滿其性而自求成武勇之名焉欲得禦寇者皆自爲其身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得從之言禦寇之計不可從也○注釁動至從也○正義曰賈鄭先儒皆以釁爲動也王肅云釁謂自矜奮以夸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仡奮釁以軒鬐是釁爲奮動之意也嗇是吝惜之名故爲貪也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是小人之性貪禍亂也言鄭人欲得與楚戰者皆是奮動於勇貪求名譽之人欲望因有禍亂以成已名非能爲國家計慮希長久之利不可從也定本云嗇養也非也 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說音悅下注同禦魚呂反墮許規反）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於氾城下涉汝水南歸○縣音玄氾音凡徐扶嚴反）〔疏〕注於氾至南歸○正義曰杜檢氾是地名非水名而云涉于氾是於氾地涉水耳釋例土地名云楚伐鄭師于氾襄城縣南氾城是也汝水出南陽魯縣東南經襄城是知於氾城下涉汝水而南歸也 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疏〕注起宣至斥尊○正義曰周禮大國之卿三命天子上士亦三命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是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國禮法當稱士也以其人官卑故下士獨得旅稱周禮大宰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是知宰旅爲冢宰之下士也劉炫云知時事四時貢職者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鄭玄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是諸侯大夫貢時事之義也 王聞之曰。韓氏

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廩力甚反）〔疏〕注烏餘至城是○正義曰釋例土地名以廩丘爲齊地案廩丘地在東郡則是衛之邦域齊竟不至此也羊角高魚皆在東郡廩丘與之相近齊不得別有廩丘烏餘齊之大夫得以廩丘奔晉者蓋齊人往前取得衛邑以賜烏餘如鄭公孫段之得州宋樂大心之有原也宋鄭大夫得以晉地爲采邑是知齊大夫得以衛地爲采邑杜見齊人以之奔晉故釋例以爲齊地明年討烏餘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蓋以廩丘歸齊也 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治直吏反）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竇音豆）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介音界）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死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疏〕注取魯至未聞○正義曰服虔云取魯高魚及反之皆不書蓋諱之杜以被人取邑死所可諱故云其義未聞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云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不覺國以爲諱盜竊魯邑而云無可諱者所言諱者諱國惡禮也侯不在疆戎來不覺是國無政令故諱之此守高魚者不覺介於其庫直是守者罪耳非國之恥故諸被伐取魯邑皆不諱也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書而不諱知失邑無可諱也此亦戰于麻隧之類蓋經文脫漏耳 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宜見討○比必利反）〔疏〕於是至治之○正義曰烏餘以二十四年奔晉二十五年范宣子卒趙文子代之爲政至明年始討烏餘故云乃卒治之傳先言治之下乃述其治之事也 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七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七（襄二十六年盡二十六年）

經二十六年

經二十有六年（石經二十作廿岳本脫有字）

注衎雖至叛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復歸于衞注下）

傳二十六年

公會晉侯（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侯作人不誤石經此處刓缺○今依訂正）

注御進至當行（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能無卑乎注下）

遞進御（宋本遞上有更字是也）

集成（淳熙本二字誤作傳文）

拂衣褰裳也（釋文作騫裳云本或作褰音雖同義非也按依說文攓摳衣也此爲正字騫褰皆假借字褰絝也）

拂衣披迅之義（宋本衣作者不誤監本毛本披作振宋本亦作振重修監本作張非也）

叔向以子負無私欲令應客亦非叔向無可爭（宋本毛本應客下有縱子負應客五字亦非下有叔向爭善四字監本此九字剜擠）

唯言子朱之心也（閩本監本毛本唯作惟言子二字監本模糊）

敬姒強命之（宋殘本敬字缺末筆下同）

苟反（李善注文選豪士賦引作苟反國非也）

吾受命於先人（纂圖本吾作善非也）

覘知可還否（淳熙本脫還字）

辛卯角殺子叔及太子角（閩本亦誤衍上角字宋本監本毛本太作大是也宋本標起止無上三字以下正義四節宋本摠入復懋于晉注下）

唯以專邑自隨爲罪（纂圖本監本毛本唯誤徒）

必書其名（監本毛本必作以非）

傳言以感如晉（此本以上衍言字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刪）

領之而已（毛本領作頷誤葉抄釋文作頷云本又作領案惠棟云說文引作頷云低頭也玉篇引杜氏注亦作頷又音欽曲頤也列子云巧夫頷其頤而歌合律張湛注云頷猶搖頭也以領爲頷此古文假借耳）

遂自訐論（考文云訐作討）

蒯感父言（淳熙本父作之非也）

雍鉏孫氏臣（閩本監本毛本臣下衍也字）

賜之先路三命之服（釋文作輅云本亦作路案輅俗路字經傳多作路釋名云路亦車也儀禮注君所乘車曰路是也）

注先路至於王（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讓不失禮句下）

不應更以八个大邑而又與之（宋本个作箇）

隆殺以兩（石經宋殘本宋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隆作降案漢書韋元成傳引傳作降殺）

子西即世政焉辟之（諸本作政按傳作將）

杜據傳上文以衣之（案宋本之下有耳字）

雩婁今屬安豐郡（閩本空闕安字宋本宋殘本淳熙本足利本今上有縣字是也）

夫子爲王子圍（淳熙本脫下子字）

主作辭令之正（監本毛本正作止誤也）

秦不其然（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不其誤倒）

秦其不然（宋本作秦不其然此節正義在而後獲之注下）

傳稱子產之善（宋本宋殘本稱作積非也）

有懿城（淳熙本城作成誤也）

注戚城至井也（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揔入子展儉而壹注下）

懿氏不見經傳（閩本監本毛本脫懿氏二字）

使女齊以先歸（淳熙本使誤傳）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宋殘本不重晉字非也）

受祿于天（宋殘本宋本于作於）

注嘉樂至于天（宋本于作於）

言自以殺晉戍三百人爲罪（監本毛本戍誤成）

國子賦轡之柔矣（毛本子誤之）

衛侯雖別有罪（宋本宋殘本淳熙本足利本衛上有言字）

而衆人猶謂晉爲臣執君（足利本無人字重脩監本謂誤請）

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閩本二誤七）

故稱七穆也（監本毛本穆作族非也）

芮司徒宋大夫（淳熙本司作同誤）

棄諸堤下（釋文堤作隄漢書五行志引作棄之隄下）

佐元公（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作佐元公此本誤作佐公元佐下空缺一字今據各本訂正閩本作佐元公名）

大子痤美而很（痤淳熙本誤座）

寺人惠牆伊戾（諸本作牆葉抄釋文作廧云或作牆石經牆字改刊疑初刻亦作廧）

注惠牆氏伊戾名（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而後再拜稽首受之注下）

則嫌楚客過在他年（纂圖本則誤別）

尹戾請從之（石經宋本宋殘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尹作伊是也）

伊戾爲大子內師（纂圖本監本毛本大作太非淳熙本師誤帥）

有盟徵焉（纂圖本監本毛本盟作明非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焉作也是也）

聒讙也（李注文選嵇叔夜絕交書引作聒讙也）

聲亂耳謂之聒（此本耳字模糊依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誤作叫）

左師令使者改命也（閩本令誤合淳熙本者誤首）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石經初刻伍作五後加亻下同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太作大與石經合）

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毛本下子字誤予）

注聲子至舉也（宋本以下正義十四節揔入彼若謀害節注下）

伍舉實送之（臧琳云下文聲子曰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又國語楚語上子牟有罪而亡康王以淑舉爲遣之又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謂淑舉曰女實遣之則伍舉實送之送乃遣字之譌楚之君臣以子牟出奔爲伍舉遣之行將罪及於起謀者故伍舉亦懼禍出奔若但送子牟之行則伍舉罪輕當不至於出奔也）

饗之以璧賄曰（宋本賄作侑與楚語合）

故椒舉降三拜（浦鏜云故衍字按明道本國語無故字）

明年聲子始說子木（宋本木作氏）

詩大雅瞻卬之篇也（毛本卬作仰非）

故能爲下國所命爲天子（此本故字實缺據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補正閩本監本毛本故作則非也）

古之治民者（淳熙本者誤也）

恤民不倦（纂圖本倦誤惓）

飫饜也（釋文云饜本亦作厭案李注文選王仲宣從軍詩引作厭依說文則當作猒）

國之大憂（宋本國上有凡字與周禮合）

若多鼓鈞聲（毛本作多鼓是也宋殘本作多鼖）

君與夫人不善是也（宋本宋殘本岳本夫人作大夫與石經合）

晉楚遇於靡角之谷（閩本監本毛本楚遇二字誤倒）

譙國酇縣（諸本作酇釋文或作贊）

注塞井至爲陳（宋本至字作夷竈以三字）

以傳言誘之（宋本以上有杜字是也）

苗賁皇之爲（監本毛本賁作奔非也）

中行二卻（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毛本卻作郤下同是也）

中軍見入（監本毛本見作先按韋注作先）

瞻夷察傷（閩本監本毛本瞻作贍按月令作瞻傷察創依說文夷當作痍傷也）

今又有甚於此（石經此下旁增者字非唐刻也）

椒擧娶於申公子牟（釋文云娶本又作取石經及諸本作娶）

逞快也（宋殘本快誤怏）

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石經此行勇字起而字止此九字初刻似多一字此重刊也）

夫小至從之（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而後弊許靈公注下）

仡奮釁以軒鬐（案文選釁作舋李善引杜注亦作舋俗字）

對曰晉士起（禮記曲禮正義引作擯者曰晉士起與今本異）

注起宣至斥尊（宋本此節正義在辭不失舊注下）

注烏餘至城是（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而貪之節注下）

如鄭公孫段之得用（正德本閩本用字空缺監本誤川宋本毛本作州是○今訂作州）

取魯高魚（淳熙本魯作胥非也）

宣子范匄（諸本作宣淳熙本誤入）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七止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七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八（起二十七年盡二十八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卽位通嗣君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衞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奐呼亂反與音預下同先悉薦反又如字歃所洽反〔疏〕注案傳至惡下。○正義曰案傳諸國大夫及諸侯之身至宋者有晉楚齊秦魯衞陳蔡鄭許曹邾滕并宋爲主人凡十四國也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人私屬皆不與於盟爲盟而爲此會故不盟者會亦不序也宋爲地主法當不序於列故經唯序九國大夫也案傳楚先晉歃則當先書楚傳言書先晉晉有信也是仲尼貴晉有信故先書趙武也釋例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二十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於蔡蔡後於衞是陳于晉會常在衞上也今孔奐乃降於蔡衞在石惡之下故知奐非上卿故也成二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是計卿位爲班也知非奐後至者以傳稱與蔡公孫歸生同至故也案傳七月之下乃云庚辰子木等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則諸侯大夫七月始集於宋而此會書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告追以叔孫豹發時書之十年夏會于相而經書在春注云經書春書始行此亦彼之類也

○衞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弒剽立衎衎今雖不以弒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爲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疏〕注甯喜至從赴。○正義曰大夫見殺書名者皆是罪之文案此殺喜之傳乃爲專而殺之喜之於衎未爲罪當死也故杜跡其應死之狀弒君之賊於當誅衎雖不以弒剽致討其於大義宜追討之故雖非國人討賊因其被殺亦以國討爲文書其名以罪喜也不以弒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

○衞侯之弟鱄出奔晉。（衞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答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鱄市轉反又音專復扶又反〔疏〕注衞侯至罪兄。○正義曰釋例曰仲尼因母弟之例以興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書二兄以首惡佞夫稱弟不聞反諫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衞侯之弟鱄皆是兄害其弟者也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書弟則示兄曲也是杜以鱄之出奔非鱄之罪故跡其事以爲衞侯罪狀也衞侯始者使鱄與甯喜言云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如是則甯喜專權未爲負約而今公患其專政故免餘請殺公復緩答免餘任令殺喜既負其言信又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其弟以罪兄也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罪秦伯知此亦罪衞侯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倚於綺反〔疏〕注夏會至備矣。○正義曰杜云夏會之大夫者因經書在夏故云夏會其實會在秋耳諸國朝會而因有他事者皆前目而後凡故此不復序而揔云諸侯之大夫還是夏會之大夫也豹去叔孫者傳言季孫以公命命豹使視邾滕而叔孫不從不書其族言違公命故貶之也從公之命於理順也不視邾滕其是小也順君之命其禮大不視邾滕爲是小豹不倚此順道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也於時魯國君弱臣彊政令出於季氏會君不得有命臣之理臣之小者季氏以己意命之皆不敢不從也叔孫豹秉心彊直季氏所憚恐不從己意故假以公命命之諸傳言以公命者實非公命而假稱公耳其時魯君未嘗有命此稱公命是假可知豹雖心知是假若其卽以爲眞共敬從命則國內義士皆將生心必相告云豹是國之大賢我等仰以取法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不可違豈不使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從公之命是爲順也如此雖實非公命豹但倚此順道以從公命則弱命之君命得顯矣尊君卑臣在此一擧比視邾滕未爲大失豹乃辨其小是以從己心違君之命故貶之釋例曰季氏專魯魯祿之去公室三世矣制命出於私門非國所知也叔孫豹魯之賢臣欲匡難以矯時故季孫憚之不敢以己意假公命以敦叔孫也邾滕之班不刻於會豹不登朝固請受命而行邾滕降以事非機危既不馳請又不辭會而率意改命失命之甚其君眠食於深宮今一出命共命之使所宜崇長雖有小失遂而伸之國內固知我君之命不可以違則季氏有懼而義士生心君子以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也杜言辨小是者豹云宋衞吾匹不視邾滕於理是也但此於申弱君之命使臣卑而君尊此爲小耳

○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今長麻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爲三失閏故知經誤）〔疏〕注今長至經誤。○正義曰此經言十二月而傳言十一月今杜以長麻推之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傳曰辰在申再失閏矣若是十二月當爲辰在亥以申爲亥則是三失閏非再失也推麻與傳合知傳是而經誤也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爲名）○喪息浪反注同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疏〕傳使烏餘具車徒。○正義曰必使烏餘具車徒者以三國皆具車徒若不使亦具車徒恐其驚而覺也且烏餘竊邑諸侯不能治之則烏餘之衆彊也慮其逆散欲聚以執之下云盡獲之是也烏餘以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疏〕皆取至於晉。○正義曰古本亦有不重言諸侯今定之本重有諸侯若重言諸侯則天下諸侯以此事故皆睦於晉也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不重是也○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

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己言其闇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稱尺證反爲賦于僞反注同相息亮反注同鄘音容）○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國也）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祇音支注同）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勿與音預）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爲孫氏所殺）〔疏〕注獻公所殺○正義曰十四年傳曰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彼所殺者皆是公子而此臣是公孫公言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知是爾時死耳亦不知彼所殺者誰是臣之父也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復扶又反）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爲明年石惡奔傳○衣於既反枕之鴆反斂力驗反）○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納本又作內音納）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沮在呂反〔疏〕子鮮至難乎○正義曰逐我者應死而得生出納我者有功而更身死章明也沮止也罰有罪所以止人爲惡賞有功所以勸人爲善今賞罰既無章明何以得爲止勸乎刑法也君失其信違信而殺甯喜而國無法賞罰無所章明以此爲國不亦難乎言治國難也　且鱄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留）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使所吏反）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鄉許亮反本亦作嚮）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己出欲仕無所自愬○愬息路反）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終身）〔疏〕注自誓不仕終身○正義曰終身不仕敍事辭也言自誓不仕以終其身故傳言終身不仕也此終身者子鮮之身終也下云公喪之終身者獻公之身終也獻公以二十九年夏卒其子鮮之卒蓋差在獻公之前耳故公喪服以終身也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爲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喪息郎反又息浪反稅徐云讀總音歲注同服音吐外反縗本亦作衰音七雷反）〔疏〕注稅即至言終身○正義曰傳云公喪之言公爲之服喪服也禮無稅服之名如稅服者不知何服也服虔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之始其服追禮記過而追服實名爲稅以聞凶之日爲服喪之輕者案過而服之衰麻不爲有異何云服之輕者公若依彼稅服法其兄弟之服則還是齊衰期耳何以得云如也杜以其義不通故云稅即總也當是聲相近而字改易耳喪服有總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其章唯有諸侯大夫爲天子以外無人服此服也喪服傳曰總衰者小功之總也鄭玄云治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升數少者以服至尊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是總者縷細而希疏也喪服之文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是非五服之常也既葬除之是本無月數也禮天子諸侯絕旁期計公於子鮮不應爲之服獻公痛愍子鮮特爲服此服也此服既無月數獻公服之不自云幾月當止獻公尋自身薨至死未釋此服故云終身也兄弟之服本服期耳獻公驕淫之君不應過其常月杜言獻公尋薨謂此子鮮之卒差在獻公前耳　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十室又云千室明通稱○乘繩證反通稱尺證反）〔疏〕注此一至通稱○正義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論語云百乘之家大夫稱家邑有百乘是百乘爲采邑之極也此云唯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皆是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論語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稱邑也　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也○少詩照反）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文子大叔儀）○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欲獲息民之名○弭徐武婢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蟲○蠹本又作蠧丁故反）〔疏〕注蠹害物之蟲○正義曰釋蟲云蝎桑蠹李巡云蝎木蟲也穆天子傳云天子書於羽陵暴去書內簡中之蟲是蟲在木中謂之爲蠹昭三年傳云公聚朽蠹則在諸物之中皆名爲蠹故云害物之蟲也害物之蟲既名爲蠹故害於物者皆以蠹言之孫子兵書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是兵爲財用之蠹也　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菑音災）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

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難之乃旦反下懼難同焉於虔反下將焉用焉能皆同介音界後注同折之設反注同徐又音制俎莊呂反）〔疏〕注折俎至之事○正義曰折俎謂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周語文也宣十六年傳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彼傳之意言事公當依享法有體薦也享卿當如宴法有折俎也彼王自言之故云王室禮耳其諸侯之待公卿禮法亦當然也故此享趙孟而置折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是司馬掌會同薦羞之事故宋人此享令司馬置折俎也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使舉是禮也沈云舉謂記錄之也）〔疏〕仲尼至文辭○正義曰此文甚略本意難知蓋於此享也賓主多有言辭時人跡而記之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宋享趙孟之禮以爲後人之法丘明述其意仲尼所以特舉此禮者以爲此享多文辭以文辭可爲法故特舉而施用之○注宋向至文辭○正義曰杜以賓主之辭禮有定式於此享也何以獨多故解其多辭之意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實享禮而謂之爲聘舉舊辭而目曰孔氏事亦不必然也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己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疏〕注趙武命盈追己○正義曰沈氏曰知非晉侯命者若是晉侯應云甲寅荀盈至今云從武至故知趙武命也杜云後武遣盈如楚見此意耳　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肱古弘反）丁卯宋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更音庚見賢遍反）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左師復言

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馹傳也謁告也○馹人實反傳張戀反）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子晳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晳星厤反復扶又反）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示不相忌○藩方元反）〔疏〕以藩爲軍○正義曰古人行兵止則築爲壘壍以備不虞此藩籬爲軍者方欲弭兵以示不相忌也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疏〕注伯夙荀盈○正義曰伯夙即是荀盈於傳亦無明據未測何以知之服虔云伯夙晉大夫其意以爲別有伯夙非荀盈也曰。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氛芳云反徐扶云反）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爲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衷音忠徐丁仲反）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犁）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爲明年子木死起本）〔疏〕志將至及三○正義曰志將逞乎言其不得逞也在心爲志出口爲言志有所之言乃出口故志以發言也與人爲信必言以告之故言以出信也於人有信志乃得立故信以立志也人之處身於世常恐不得安定參即三也言也信也志也三者俱備然後身得安定欲安其身用此三者以定之信亡則志不立失志必死不久何以得及三年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單音丹注同斃婢世反踣蒲北反）〔疏〕匹夫至其死○正義曰匹夫謂賤人也賤人一爲不信猶尚不可況國卿也不信之人盡踣其死言無得生者前覆曰踣謂倒地死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疏〕食言者不病○正義曰不病者不唯病害而已必至於死也言之不用若食之消散故謂無信爲食言也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僭子念反不信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爲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爲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夫如字或音扶）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疏〕夫能至及是○正義曰夫謂宋也宋能致死助我今晉師與宋致死不但唯敵於楚雖更力倍於楚可也子何須懼焉又想楚人之情不應及是之惡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得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敎之）〔疏〕注兩事至敎之○正義曰案傳上文六月戊申叔孫豹至丁卯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乃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則叔孫發魯之時未有此交相見之議也子木既有此請季孫在國聞之季孫使謂叔孫者使人就宋謂之也於時季氏專魯國之利害季孫所量自慮兩屬貢賦必重疑邾滕將爲人之私故令豹比視小國此直季孫意耳非公意也若是餘人爲使季孫以己意命之無敢違者但叔孫彊直季孫所憚告以己意恐不見從故假稱公命以敦勸之望其敬公命而遂己志也長厤丁卯是六月二十一日也辛巳是七月五日也丁卯已有此議辛巳方始結盟則叔孫既得公命其去盟日猶遠反魯覆請足得往來但叔孫知非公命不復更請臨盟則率己之意自從所欲故釋例云豹不登朝固請受命而行邾滕降次事非機危既不馳請又不辭會率意改命失命之甚是言其間足得反請而叔孫不請故責之也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與音預）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衞。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疏〕注季孫至貶之○正義曰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此以公命非公可知叔孫亦知非公命故不肯從之其實叔孫違命止違季孫意耳但季孫假以公命謂之叔孫雖內知非公而其辭稱公即須從命叔孫既得此命宜應內自思省我君由來無命今君唯以此命命我事雖非理亦宜聽從如是則敬君之情深矣豹宜崇此大順之道以顯弱命之君而乃挍計公言是非不肯同於小國遂其小是以忘大順故貶之此義至妙唯杜始得之矣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案經去其族是文貶也傳言違命是實惡也賈服違經反傳背左氏異孔子孔子貶之賈逵賞之丘明言其違命服虔善其尊國是不以丘明之言解左傳不以孔子之意說春秋也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先晉悉薦反或如字狎戶甲反更音庚）〔疏〕且晉至久矣○正義曰陳蔡鄭許乍南乍北成二年楚公子嬰齊爲蜀之盟諸夏之國大夫皆在是晉楚更代主諸侯之盟實久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只之氏反）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辨具○辨皮莧反）〔疏〕注小國主辨具○正義曰盟實大國爲主而此云小國主盟知其主辨具也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衞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所言主辨具者如彼執牛耳之類皆小國主備之法當小國執牛耳鄫衍吳公子執之者於時吳爲盟主吏不知禮故自使其人執之也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歃不爭主備叔向以小國主盟爲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或將戰鬬因盟時小國有所主欲令趙孟下楚假此以勸之耳楚爲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坐才臥反飲於鴆反）〔疏〕注客一至爲客○正義曰享宴之禮賓旅雖多特以一人爲客燕禮者諸侯燕臣之禮也經云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乃云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出立于門外更使射人納賓公降一等揖之賓即客也是客一坐所尊也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二十三年傳也魯語云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路堵父爲客羞鼈小堵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文伯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上尸享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是一坐所尊敬之事也案燕禮記曰公與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又聘禮燕聘賓則以上介爲賓此宋公享大夫以趙孟爲客者燕禮謂與己之臣子燕嫌卿敵公故以大夫爲賓聘禮據特來聘者敬其使人故使介爲賓此則兼享晉楚大夫異於常禮以尊敬霸主之國故令趙孟爲客服虔云楚君恒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歃爲盟主故尊趙孟爲客案此享宋爲主非楚爲主服之妄也劉炫云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屈建爲賓者賓唯一人出自當時意耳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重直用反下二字同）〔疏〕子木至對也○正義曰上云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是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聞音問又如字）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治直吏反愧九位反）子木歸以語王。

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語魚據反下同）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歆所金反）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疏〕（注五君謂文襄靈成景○正義曰晉語訾祏對范宣子曰武子佐文襄諸侯無二心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爲元帥居大傅國無姦民是以受隨范是其光輔五君也服虔云文公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大傅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寅遂如楚涖盟。（重結晉楚之好○好呼報反）○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壠力勇反）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從才用反）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蟲直忠反召上照反下同忡勅忠反覯古豆反降戶江反又如字下注同）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子）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衞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鶉順倫反賁音奔）〔疏〕（注鶉之至君也○正義曰伯有賦此詩者義取人之無善行者我以此爲君是有嫌君之意於時鄭簡公是穆公之玄孫良霄是穆公之曾孫君非良霄之兄杜言并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者因詩成文故連言之劉君以爲非兄而規杜非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閾門限使人趙孟自謂○第側里反閾音域徐況逼反使所吏反注同簀音責）〔疏〕（注第簀也○正義曰釋器云簀謂之第孫炎曰牀也郭璞曰牀版也然則牀是大名簀是牀版檀弓云大夫之簀與簀名亦得統牀故孫炎以爲牀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盡津忍反樂音洛下注及文至樂以安民並同）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蔓音萬邂戶賣反逅戶豆反）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印一刃反蟀所律反大康音泰居音據好呼報反下同瞿瞿居什反）趙孟

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疏〕（保家之主也○正義曰大夫稱主言是守家之主不亡族也下云數世之主亦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祜音戶）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敖五報反焉於虔反下政其焉往同）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爲賓榮○倡昌亮反）〔疏〕（詩以至賓榮○正義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是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鄭君實未有罪伯有稱人之無良是誣其上也伯有不臣被公之所怒以公怨怒當自須掩蓋而賦詩道公無良反將公之所怨以爲賓之榮寵劉炫云而公顯然將比來之怨以爲對賓之榮樂也）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侈昌氏反又戶氏反字林充甚反稔而甚反熟也穀一熟故爲一年）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數所主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疏〕（樂以至可乎○正義曰印段賦蟋蟀義取好樂無荒即不淫也好樂則用樂以安民也其使民也又不淫以使之民皆愛之守位必固在人後亡不亦可乎○注欲宋君稱功無之邑也○正義曰服虔云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鬭自矜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如服此言免死謂止兵民不鬭民免死也杜以爲謙則向戌自以爲已免死也若使計謀不當則罪合死自矜其功言已得免死故請賞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去起呂反下皆同）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

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蔽必世反徐亡世反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婢世反云踣也厭於鹽反徐於廉反）〔疏〕（廢興至諸侯○正義曰言之術者謂德刑禮義是興存盛明之法術也驕淫殘虐是廢亡昏闇之法術也皆兵之由者謂皆畏懼此兵行善不行惡畏之則興不畏則亡故云皆兵之由也言不亦誣乎者謂廢興存亡悉皆由兵向戌之意以廢興存亡不須用兵是實須而誣罔云不須故云不亦誣乎服虔曰斃踣也一曰罷也則知服本作斃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爲蔽掩之也○削而投之○正義曰宋公賞邑書之於札向戌執之以示子罕子罕削其字而又投之於地也向戌初謀此事子罕不即止之而至此始怒者蓋初謀子罕不知或子罕初亦不覺久思乃知其非也）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己音記）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喪息浪反）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棠公之子○娶七住反無咎音無本亦作无咎其九反）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相息亮反）崔成有病而廢之。（有惡疾也）〔疏〕（注有惡疾也○正義曰若非惡疾猶堪爲後以疾而廢明是惡疾疾之惡者也不知其何疾也論語稱伯牛有疾不欲見人淮南子云伯牛癩此崔成猶能作亂未必是癩也彊無病亦不得立者愛後妻欲立明故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朝如字一音直遙反）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疏〕（父兄莫得進矣○正義曰成彊是崔杼之子而云父兄者成彊之意以崔杼任无咎與偃棄遠宗族不可自斥於已故舉宗族父兄也）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慶封屬大夫封以成彊之言告嫳○嫳普結反徐敷結反）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爲崔杼所弒）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彊復告○復扶又反）慶封曰。苟利夫子。必

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難乃旦反女音汝圉魚呂反）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守○請爲于僞反下注嫳爲爲齊莊同堞音牒徐養涉反）【疏】崔氏堞其宮。○正義曰。謂新築女牆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嫳爲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縊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內）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辟婢亦反徐出亦反）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楚薳罷如晉涖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罷音皮）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爲齊莊公服喪○賃女鴆反以喪如字又息浪反）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傳言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麻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麻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疏】注謂斗至詳矣。○正義曰。斗建從甲至癸十者謂之日從子至亥十二者謂之辰傳言辰在申者謂其日昏時斗柄所指於十二辰爲在申也九月當建戌而建申故爲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至今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者麻法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襄十三年凡五十七年已成三章當有二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至今爲十四年又當有五閏故爲應有二十六閏也長麻推得二十四閏者杜以長麻實於其閒分置二十四閏釋例云閏者會集數年餘日因宜以安之故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兩辰之閒也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知斗建之在申斗建在申乃是周家九月也而其時麻稱十一月故知再失閏也於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敘事期然則前閏月爲建酉後閏月爲建戌十二月爲建亥而歲終焉是故明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爲時災也若不復頓置二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尋案今世所謂魯麻者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爲之非眞也今俱不知其法術具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杜言以儀審望者大史鑄銅作渾天儀列二十八宿之度設機關候望以測七曜所在故於彼鑄銅儀而審望之知此月斗建申也長麻稱大凡經傳有七百七十九日漢末宋仲子集七麻以考春秋魯麻得五百二十九日失二百五十日是其不與春秋相符也劉炫云遠取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者以三十年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全日故又云言通計者若據前閏以來短計不得有再失之理今遠從文十一年以來計之是爲通計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應應對之應）○夏。衞石惡出奔晉。（寗喜之黨書名惡之○惡烏路反）○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羯居謁反）○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耆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爲卿○耆市志反）○十有一月。公如楚。（爲宋之盟故朝楚○爲于僞反）○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疏】注十二至日誤。○正義曰。甲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則甲寅乙未不得同月長麻推此年十二月戊戌朔甲寅是十七日其月無乙未也經有十一月十二月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愼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愼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梓音子）【疏】注梓愼至其事。○正義曰。此年傳鄭游吉云歲之不易宋向戌云飢寒之不恤是今年言之也明年傳云鄭饑子皮餼國人粟於是宋亦饑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是詳其事也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言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枵許驕反）【疏】注歲歲至失次。○正義曰。左傳及國語所云歲在者皆謂歲星所在故云歲歲星也五星者五行之精也麻書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鎭星金精曰大白水精曰辰星此五者皆右行於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爲經五星爲緯言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丑子亥北方之辰也次之與辰上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玄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故曰玄枵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漢書律麻志云星紀初斗十二度終於婺女七度玄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星紀爲斗牛之次玄枵爲虛危之次也九年傳稱晉侯問公生歲乃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言歲星大率十二年而一周天也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言其年歲星在亥也歲星右行於天至此年十一年耳行未及周故此年歲星常法當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年已在玄枵是其淫行失次也漢書律麻志載劉歆三統麻歆以爲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爲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剩得行天一周也三統之麻以庚戌爲上元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以十二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欲知入次度者以次餘一百二十六乘一次三十度以百四十四除之得二十六度餘是歲星本平行此年之初已入星紀之次二十六度餘當在婺女四度於法未入於玄枵也傳言淫於玄枵未知已在玄枵幾度以準其大率耳而五星之次行有遲有疾有留伏逆順於麻法更自別有推步之術此不可詳也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菑音災注同洩息列反下同）【疏】注時菑至發洩。○正義曰。傳先言無冰乃載梓愼之語則梓愼之語爲無冰而發知時菑謂春無冰也言以有時菑者以此歲星淫行之年而有天時溫煖之菑四時之序冬月當寒故溫則爲菑害也冬月盛陰用事陰寒在地當遏陽使不出時應寒而溫無冰是陰陽相競陰氣不能勝陽故陽氣出地地氣發洩而使時溫無冰也歲星自淫行天時自溫暖其溫不由歲星梓愼以其年有二事而總言其占耳服虔云歲爲陽玄枵爲陰歲乘陰進至玄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按下云蛇乘龍乃謂玄枵乘歲星非歲星乘玄枵也若必以此無冰謂歲星乘玄枵所致則成元年春無冰者豈謂歲星乘玄枵乎成十六年雨木冰者復是玄枵乘歲星也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宿音秀下同）【疏】注蛇玄至所乘。○正義曰。蟲獸在地而有象在天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方爲青龍之象西方爲白虎之象皆南首北尾也南方爲朱鳥之象北方爲玄武之象皆西首東尾也曲禮說軍陳象物云行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是玄武在北方也龜蛇二蟲共爲玄武故蛇是玄武之宿虛危之星也七星共爲玄武但歲星淫行在虛危之分故特指虛危言之耳傳言蛇乘龍龍即歲星也歲星木精木位在東方東方之宿爲青龍之象故歲星亦以龍爲名焉龍行疾而失次出於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龍爲蛇所乘也歲星天之貴神福德之星今被乘勢居是不能禍其本國之象故知宋鄭饑也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亢音剛又苦浪反）【疏】注歲星至之星。○正義曰。歲星屬木木位在東方東方之次皆是龍分天之分野卯爲大火辰爲壽星大火房心爲宋分壽星角亢爲鄭分故龍爲宋鄭之星也然則寅爲析木之津析木燕之分野梓愼言不及燕別當有以知之非吾徒所能測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歲爲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耗呼報反復扶又反）【疏】枵耗至何爲。○正義曰。枵聲近耗故枵是耗之名也次有三宿虛爲其中土虛不實而人民耗損不饑何爲也地氣發洩而使時溫無冰即是土虛之事也於時魯國無冰是魯亦地氣發洩下子服惠伯云飢寒之

（之不恤是魯亦饑矣經不書饑饑當差於宋鄭故梓慎雖言宋鄭饑耳）○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燕烏賢反薊音計）【疏】注陳侯至薊縣○正義曰傳言宋之盟故雖文在諸國之下止爲楚屬發傳故杜明之陳蔡胡沈爲宋盟朝晉其齊燕杞狄先非楚屬其朝不爲宋之盟也譜云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也周武王封之於燕居漁陽薊縣其國僻小不通諸夏自召公至簡公款二十九世始見經簡公子獻公十二年獲麟之歲也獻公子孝公七年春秋之傳終矣孝公立十五年卒孝公以下六世始大稱王十二世二百二十五年秦滅之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以宋盟釋齊秦○與音預下同）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己心○賄呼罪反）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疏】小事至禮也○正義曰言小國之事大國也當每事順從若未獲大國所命之事但如其志之所欲即不待彼命逆即從之如其志意禮也禮者自卑而尊人故先承意志是事大之禮也　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重直龍反）○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從子才用反圃布古反碏七略反）○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唯施於朝晉楚）○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禍）日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日人實反過古禾古臥二反）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廷于況反後同勞力報反）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傲五報反下同惰徒臥反君小國事大國古本无小字）【疏】君小國事大國○正義曰晉宋古本及王肅注其文皆如此君國謂爲國君言其爲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國　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爲三十年蔡世子班弒其君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將爲于僞反）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

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還音環）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馹人實反）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休許虯反注同）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乘繩證反）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易以豉反難乃旦反）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疏】今執至敢憚○正義曰執事謂楚也楚人詰大叔雖有止還之語耳命游吉還使鄭伯來故游吉原其意爲此辭作甚之言耳而執事有不利焉違盟言闕君德是於楚爲不利也小國是懼懼楚不利耳不敢自憚勞也　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女音汝何與音預跋涉白末反草行爲跋水行爲涉憚徒旦反）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頤以之反）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而無應故凶○應應對之應）【疏】注復上至故凶○正義曰卦從下起從下而畫陰爻至上六爲純坤又將從下變之故復爲極陰反陽之卦也上處極位位極更无所往故爲迷也既迷而後反本從下積而至迷是爲失道已遠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無應故凶也復易注云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起於初故謂之復陽君象君失國而還反道德更與也頤養也易注云頤者口車輔之名震動於下艮止於上口車動而上因輔嚼物以養人故謂頤爲養也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疏】注謂欲至其願○正義曰楚子本意願鄭伯來朝全不顧道理唯欲復其本願　而棄其本。（不脩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又无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幾居依反又音祈）【疏】注幾近至亦難○正義曰幾近釋詁文也十者數之小成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故舉成數以言之周易復卦上六爻云迷復凶有災眚用行

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是易有十年之語故游吉期之以十年服虔云此行也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故曰不幾十年是謂十年不克征也　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爲害○復扶又反下復顧同）○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裨避支反）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此禍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帑音奴惡如字一音烏路反衝尺容反分扶問反）【疏】注旅客至所在○正義曰易有旅卦傳言羈旅旅皆是客故爲客處也歲星常行之度此年當在星紀星紀是其所居之次也今歲星棄其所居星紀之次乃客處在於明年所居之次言其未應往而往向彼玄枵之次爲客寄也昭三十二年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星所在其國有福當爲之衝其國有禍今失次於北故禍衝在南子午之位南北相衝淫於玄枵衝當鶉火南方爲朱鳥之宿帑者細弱之名於人則妻子爲帑於鳥則鳥尾曰帑妻子爲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俱以帑爲言也天之分野鶉火周分鶉尾楚分歲星之衝當此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也歲星皆在玄枵惟衝鶉火而鶉尾亦有咎者蓋以歲星漸西衝則漸東尾之於鳥猶是一身故衝其身而及其尾此則裨竈能知亦非吾徒所測也此與上文俱論歲星過次所占不同其事俱驗而已明兩載之是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效驗惟人所在言其知之在於人各自有意見也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相息亮反下同壇徒丹反勞力報反）【疏】注至敵至郊勞○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用束帛勞无設壇之法下云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蓋以朝禮君親行事重故有之也禮有壇墠者先儒以爲除地曰墠封土曰壇此并言除地封土者尚書金縢云三壇同墠是作壇在除地之內故除地封土并言之服虔本作墠解云除地爲墠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爲墠也按下云作壇以昭其功昭其禍若是除地草穢尋生不足以昭示後人杜言壇是也下言草舍者不爲壇則不除地故爲草舍耳　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刑法也○焉用於虔反下焉用作壇焉辟之又焉用盟皆同宥音又菑音災）【疏】亦皆循之○正義曰因循不廢也　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

於德。（自解也○解佳買反）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共音恭）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爲政以付舍○好呼報反耆市志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嫳家）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數所主反見賢遍反）【疏】國遷朝焉○正義曰慶封辟與舍政使舍知政事耳封猶有當國之重故國之卿大夫皆遷就嫳家朝焉

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難乃旦反）【疏】使諸至反之○正義曰崔氏之亂但是莊公之黨崔氏以之爲賊當時辟難並悉出奔崔氏既亡慶封召令還國故言使諸逃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以已情告而悉反之

故反盧蒲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妻七計反注及下注皆同）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別彼列反下同相取七住反本亦作娶）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己）【疏】宗不余辟○正義曰男女辨姓則妻亦辟宗癸謂慶舍爲宗言彼宗不於盧相辟也

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己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斷音短惡音烏安也注同）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弒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爲莊公報讎○嬖必計反下同欲爲于僞反）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先悉薦反後戶豆反近附近之近杖直亮反）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膳市戰反謂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疏】公膳日雙雞○正義曰按禮記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其大夫則日食特豚朔月特牲今膳日雙雞者齊國臨時之事不如禮也

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鶩徐音木鴨也去起呂反藏也洎其器反肉汁也說文云洎灌釜也字林已莊反饋其位反）【疏】更之以鶩○正義曰釋鳥云舒鳧鶩舍人曰鳧野名也鶩家名也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郭璞曰鴨也然則謂之舒者舒遲也家養馴不畏人故飛行遲以遲別野名耳其爲鴨一也○而以其洎饋○正義曰說文云洎灌釜也周禮士師職云祀五帝則洎鑊水鄭玄云洎謂增其沃汁也然則洎者添釜之名添水以爲肉汁遂名肉汁爲洎去肉而空以汁饋欲其怨之深也

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疏】注二子皆惠公孫○正義曰昭三年傳云二惠競爽猶可又十年傳曰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是知皆惠公孫也

慶封告盧蒲嫳。（以二子怨告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席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知無音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疏】注慶封至之道○正義曰釋宮云六達謂之莊注爾雅者皆以爲六道旁出杜以九達並九軌故亦以莊爲六軌也

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萊音來從才用反）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泣○奉芳勇反）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慶嗣繼嗣之嗣本或作慶嗣誤）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也○悛七全反寤五故反）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慶嗣）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戕在羊反難乃旦反下外難同）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慶舍）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愎皮逼反）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臨祭事○大音泰）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爲尸。（爲祭尸）慶奊爲上獻。（上獻先獻者○奊戶結反）【疏】慶奊爲上獻○正義曰祭祀之禮主人先獻下文慶舍死公懼而歸則於時公親在矣又此祭慶舍涖事公與慶舍不爲上獻而奊爲上獻者慶舍使爲之不可以禮責也奊即繩也爲下殺慶繩張本

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環如字徐音患）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優俳○優於求反俳皮皆反）【疏】注優俳○正義曰優者戲名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爲優戲而以優著名史游急就篇云倡優俳笑是優俳一物而二名也今之散樂戲爲可笑之語而令人之笑是也宋大尉袁淑取古之文章令人笑者次而題之名曰俳諧集

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之也○絆音半）【疏】慶氏之馬善驚○正義曰善驚謂數驚古人有此語今人謂數驚爲好驚好亦善之意也

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疏】注魚里至觀之○正義曰杜以優在魚里士往觀之劉炫以爲國人從旁爲優引行以至魚里以規杜氏但傳文不顯古事難知劉輒以爲規一何煩碎

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鮑國○介音界）子尾抽桷擊扉三。（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爲期○桷音角扉音非門扇也椽直專反闔戶榼反）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甍屋棟○刺七亦反援音爰甍亡耕反字林亡成反）【疏】注甍屋棟○正義曰先儒相傳爲然也張衡西京賦曰甍宇齊平言諸屋棟高下等也說文云甍棟梁也是又名爲梁此是屋上之長材椽所以馮依者也今俗謂之屋脊

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麻嬰。（慶繩慶奊）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爲亂○爲君于僞反下爲之誦同）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稅吐活反一音如字）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陳直覲反嶽五角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鑑古暫反）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瘁在醉反本或作萃同食慶音嗣汜芳劒反）【疏】注禮食至不共○正義曰禮法食必先祭祭古之先食以示有所先也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席坐取韭菹以偏擩于醢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鉶羹於上鉶之間祭飲酒於上豆之間是祭食之禮各有其處論語云汎愛衆汎是寬博之語故知汎祭爲遠散所祭言其不共也

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說音悅茅亡交反鴟尺之反刺七賜反）亦不知。既而齊人

來讓。（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句古侯反下句瀆同）【疏】（注句餘至吳邑○正義曰此時吳君是餘祭也明年餘祭死乃夷末代立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也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杜以爲夷末者以慶封此年之末始來奔魯齊人來讓方更奔吳明年五月而閽弒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以邑故以句餘爲夷末也）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爲昭四年殺慶封傳○殲子潛反）○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亂喪當書故發例）○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一年○喪息浪反故鉏仕居反公子鉏也本或作故公鉏者非瀆音豆）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反還也）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邶蒲對反殿多薦反又如字注及下同）【疏】（注六十邑○正義曰傳直言六十杜知六十邑者下云與北郭佐邑六十則此亦是六十邑也）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惡烏路反且夫音扶幅音福）【疏】（外不得宰○正義曰外猶以外宰猶益也以邶殿爲外也言吾先有邑更不得益邶殿耳）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雖正德可以爲之幅）【疏】（夫民至幅之○正義曰人皆欲生計重厚而多財用利益心既無厭於是乎用正德以幅之言用正德以爲邊幅使有度也）使無黜嫚。（黜猶放也○黜勑律反嫚徐音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釋放也○竟音境）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亂治也○治直吏反）【疏】（武王有亂臣十人○正義曰尚書泰誓文也亂治也以武王自言我有治理政事者十人鄭玄論語注云十人謂文母周公大公召公畢公榮公大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合力呈反）【疏】（不十人不足以葬○正義曰案武王有亂臣十人而得天下崔子若有十人唯得葬者武王聖人十人皆大德故有天下崔子是罪人又有十人是凡人故唯可以葬也所引武王十人者雖取同心之義）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拱居勇反徐音恭）【疏】（與我其拱璧○正義曰其者其崔杼也故云崔氏大璧拱謂合兩手也此璧兩手拱抱之故爲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柩其救反）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弒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著丁略反）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疏】（注始求至知之○正義曰始求崔杼尸不得嫌以他尸代之傳言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言猶尚識其形知是眞崔子也）○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楚○爲于僞反過古禾反）伯有迋勞於黃崖。不敬。（熒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勞力報反崖本又作涯魚佳反）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還爲鄭國害）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濟子禮反）行潦之蘋藻。（言賤菜○潦音老蘋音頻藻音早）寘諸宗室。（薦宗廟○寘之豉反）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疏】（濟澤至尸之敬也○正義曰此意取采蘋之詩也詩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彼詩采蘋於澗采藻於潦此并言行潦之蘋藻又別言濟澤之阿者以其亦是出菜之處故先言之也獨言濟者以濟在魯國故穆叔獨舉所見而言也女將行詩就宗子之家教之以四德三月教成設祭於宗子之廟此詩述教成之祭寘諸宗室謂薦於宗子之家廟也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案宣三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女之服蘭也）敬可棄乎。（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爲于僞反下除而爲之備一字並反）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也）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鵞○駕音加鵞五河反）公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疏】（向戌至楚也○正義曰魯宋俱是朝楚向戌與叔仲昭伯言不同者二者並爲楚是大國故朝其君昭伯欲令公行故以國大勸公言大國可畏也向戌欲令公還故以君身規公言君死宜反也意異故言異耳）○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喪如字又息浪反隙去逆反本或作郤好呼報反）○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以此發例○徵張陵反本或作懲誤）【疏】（注徵審至發例○正義曰昭三十年傳云非公且徵過杜云徵明也則此徵之訓亦爲明明審此緩告者非有事故宜緩直是臣子怠慢耳杜序以故書爲新意故於此發新例以明諸無事故而緩來告者皆是譏其怠慢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八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八（起二十七年盡二十八年）

經二十七年

宋爲主人　淳熙本人作故非也

故經唯序九國大夫　淳熙本唯誤進

陳于晉會常在衞上　足利本後人記云晉會異本作盟會

甯喜至從赴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衞侯之弟節注下

於當誅　宋本於下有法字是也

不以弒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　浦鏜正誤云罪當時字誤

書弟則示兄曲也　閩本監本毛本示作是

其君民食於深宮　【補】案民當作眠

宋衞吾匹不視邾滕　閩本監本視作是非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朔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卯作亥不誤

非十二月也　毛本十作一非也

傳二十七年

傳使烏餘具車徒　宋本毛本無傳字以下正義二節宋本揔入諸侯是以睦於晉注下

烏餘以衆出（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足利本以下有其字是也）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是以睦於晉（案劉炫云晉宋古文皆不重言諸侯正義曰定本重有諸侯今石經及諸本皆重諸侯二字細玩傳文當以使諸侯至皆取其邑而歸爲句下文諸侯是以睦於晉爲句若此處重諸侯字則文理有碍然則晉宋古本是定本非也）

祇成惡名止也（宋殘本祇作祗纂圖本監本毛本作秖亦非宋本作祗與石經及宋刻釋文合）

祇適也（淳熙本誤入上注恐伐之未必勝之句下按唐人祇適也其字衣旁廣韻玉篇皆然）

父子死余矣（顧炎武云石經余誤餘按石經不誤）

注獻公所殺（宋本監本毛本公下有至字以下正義五節宋本揔入乃使文子爲卿注下）

夏免餘復攻甯氏（顧炎武云石經餘誤余案石經此處刓缺所據乃誤刻也）

納我者死（釋文納作内云本又作納）

注稅即至言終身（宋本監本毛本無言字）

服之輕者（宋本服上重稅服二字）

杜以言義不通（宋本言作其是也）

大夫稼家（閩本監本毛本稼作之亦非宋本作稱是也）

財用之蠹（葉抄釋文蠹作蠧云本亦作蠹注及正義同）

蠹害物之虫（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虫作蟲不誤正義放此）

注蠹害物之虫（宋本以下正義十七節揔入盟于蒙門之外注下）

蝎木蟲也（宋本木下有中字）

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石經楚字起之字止分作二行行九字初刻似齊下多一字晉楚二字之閒亦多一字）

則固攜吾民矣（石經宋殘本岳本攜作擕）

以爲此享多文辭（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文此本誤人今訂正）

禮有定式（監本毛本定作足誤也）

丁卯宋戌如陳（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宋下有向字是也石經初刻向上有宋字後刊去故向字一行九字案錢大昕云上文已書向戌此不當更言宋石經刊去是也）

不能服而使之（纂圖本服作復非也）

子木使馹謁諸王（石經此處刓缺閩本監本毛本馹作驛非也注文同）

戊寅左師至（淳熙本左誤反）

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石經及諸本作奐毛本誤渙）

此藩籬爲軍者（宋本此下有以字是也）

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石經及諸刻本作所淳熙本誤信）

與宋致死（岳本無此四字沈彤云此疑因疏文誤增舊本無之）

晉獨取信（淳熙本取作旺誤）

則貢賦重（淳熙本貢作真非是）

但叔孫彊直（閩本監本彊作疆非也）

辛巳兮始結盟（閩本監本毛本兮作乃亦非宋本作方是也○今從宋本）

反魯復請（宋本復作覆）

而乃校計公言是非（毛本校作較）

楚爲晉細（淳熙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爲作謂非也）

欲推使楚主盟（淳熙本纂圖本欲作故非也）

路堵父爲客（浦鏜正誤路作露與國語合）

公與燕（宋本與下有卿字是也）

無愧辭（釋文愧作媿按依說文則當作媿）

注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宋本此節正義在不可與爭句下）

晉語訾祏對范宣子曰（閩本監本祏作祐非也）

諸侯無二心（監本二字脫上畫考文云二作貳按明道本國語作二）

及爲元師（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師作帥按作師是也國語作及爲成師唐固注云爲成公君師此元字亦當爲成字之誤）

晉荀寅遂如楚涖盟（閩本監本毛本亦誤作寅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作盈與石經合）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淳熙本于作子非也）

請皆賦以卒君貺（李善注荅東阿王書賦下有詩字似以意增也）

注鶉之至君也（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不亦可乎句下）

牀笫之言（淳熙本笫作第並非下同）

曰既見君子（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曰上補又字非也）

中心藏之（山井鼎云一本後人改藏作臧案作臧是也）

不亡族也（閩本監本毛本亡作忘非也）

故能受天之祜（宋殘本閩本祜作祐按釋文作祐）

匪交匪敖（山井鼎云後人改匪交作彼交不知據何本案王念孫云匪即彼也說詳廣雅疏證五下）

謂賦蟋蟀曰（纂圖本曰上衍詩字）

即不淫也（宋本即不上重無荒二字）

民皆愛之（皆字此本空闕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宋左師請賞（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此節經文及注在正義不亦可乎之後）

注欲宋君稱功無之邑也（閩本無作至宋本監本毛本作欲宋至邑也以下正義三節宋本揔入向戌之謂乎注下）

自以爲巳免死也（宋本巳作已下同）

而子求之（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求下有去字閩本初刻無後刓擠）

以誣道蔽諸侯（石經及諸本作蔽釋文云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案正義云董遇王肅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與陸氏異惠棟云敝與弊通昭十四年傳云叔魚蔽罪邢侯周禮大司寇職云以邦成弊之鄭衆曰弊之斷其獄訟也服虔又作斃字異而音義實同也）

服虔曰斃踣也一曰罷也則知服本作斃（閩本監本毛本上斃字改敝下改弊案斃踣也本爾雅釋詁文）

左師辭邑（淳熙本師作帥）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石經初刻收誤牧後改刊惠棟云頌云假以溢我說文及廣韻引詩云誐以謐我誐與何音相近伏生尚書云惟刑之謐哉古文作恤恤慎也故毛傳亦訓溢爲慎今傳作恤與毛傳義合或古謐溢字通鄭氏訓爲盈溢失之杜氏訓恤爲憂亦誤說文云誐嘉善也毛傳訓假爲嘉義亦同案段玉裁云莊子書以言其老洫也陸德明云洫本亦作溢同音逸然則恤與謐洫皆同部相假借）

收取也（岳本也誤之）

東郭姜以孤入（纂圖本監本毛本姜作彊誤也）

曰棠無咎（石經宋本宋殘本無作无與釋文合惠棟云无見衞宏古文奇字今易无咎字皆從此）

注有惡疾也（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慶封當國注下）

疾之惡者也（宋本疾字上重惡疾二字）

苟利夫子必去之（考文云宋板之作也非是）

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足利本帥作率）

終入於其宮（宋本宮誤言）

閒先人之冢以藏之（閒諸本作開此本誤宋本宋殘本岳本冢作冢是也淳熙本誤家）

必能養民（毛本必誤以）

申鮮虞來奔（纂圖本申作中）

以應大止（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大止作天正是也）

具依春秋經傳（監本閩本毛本具作俱）

大凡經傳有七百七十九日（監本毛本七十作九十李鋭云晉書志作七十宋本是也）

經二十八年

以絕位不爲卿（淳熙本卿作羿非也）

楚子昭卒（案史記論衡吉驗篇昭作招）

傳二十八年

注梓慎至其事（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揔入不饑何爲注下）

飢寒之不恤（監本飢作饑非也）

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宋本耗作秏是也○今從宋本）

一千七百二十八年（浦鏜正誤云一上脫計字從昭卅二年疏挍）

以十一除之（宋本一作二是也李鋭云漢書三統術曰積次盈十二除去之○今改作二）

而溫無冰（淳熙本冰誤淥）

而有天時溫煖之蓄（宋本煖作暖）

歲星自淫行天時自溫暖（監本行天二字誤倒）

蛇乘龍（石經初刻地後改蛇）

木位在東方（宋本木誤末）

枵耗名也（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閩本耗作秏與釋文合注及正義並同○今訂作秏）

虛爲其中（監本毛本爲作危非也）

飢寒之不恤（監本毛本飢作饑非）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淳熙本脫陳侯二字伯誤地）

楚屬也（淳熙本屬誤子）

今薊縣（淳熙本薊誤蘇）

注陳侯至薊縣（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子其勸行注下）

從之如志（此本如志二字誤作注今訂正）

未可忘也（顧炎武云石經忘誤志案石經此處刓缺所據乃補刻也）

入于鄭鄭伯享之（石經此處刓缺淳熙本不重鄭字非也）

君使子展迋勞於東門之外而傲（案漢書五行志引迋勞作往勞傲作敖下隋敖同釋文於作于）

君小國事大國（案漢書五行志引傳亦作君小國釋文云古本無小字正義曰晉宋古本及王肅注其文皆如此君國謂爲國君言其爲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國案臧琳云案正義知孔本作君國事大國晉宋古本及王肅本並同蓋君國猶言君人正義云君國謂爲國君是也唐定本因君國字古因改君字爲小陸氏更參合古今古作君小國事大國則愈改而愈失其真猶幸有古本無小字一言考之正義爲合而陸氏參合之迹亦不求而自見矣正義標起止君小國小字亦因釋文誤衍也）

君小國事大國（宋本此節正義在恒有子禍注下）

爲三十年蔡世子班弒其君傳（淳熙本纂圖本三作二非案班經文作般）

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閩本監本毛本駟作騂非也）

跋涉山川（案儀禮聘禮注云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宋殘本自必使而君君字起至知無能謀也謀字止缺兩葉）

今執至敢憚（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周楚惡之注下）

輔爵物以養人（宋本毛本爵作爵）

吾乃休吾民矣（淳熙本足利本矣作也）

禪寵曰（石經宋本岳本禪作褌是也）

舍不爲壇（石經舍上有草字乃重刊增入也正義曰服虔本作墠惠士奇云墠壇二字俱從土而單亶爲聲似古通用案三家詩今文作東門之墠毛詩古文作東門之壇左氏亦古文當作壇爲正）

注至敵至郊勞（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無昭禍焉可也注下）

昭其禍（宋本昭上有以字是也）

因循不廢也（宋本因上有言字）

宣告後人無怠於德（石經後字起一行計十一字人無怠三字改刊）

奉行大國之政（淳熙本行作其非也）

國遷朝焉（宋本以下正義十五節揔入其將聚而殲旃注下）

則女亦辟宗（閩本監本毛本女作妻非）

言彼宗不於處相辟也（宋本於下有我字）

寢戈親近兵杖（淳熙本近作迫）

而以其洎饋（宋本無而字）

子雅子尾怒（案惠棟云韓非子云子夏子尾者景公之二弟也夏與雅古字通）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顧炎武云石經晏誤宴案石經日字上半猶存炎武非也）

不敢洩謀（淳熙本洩作淺誤也）

文子使召之（顧炎武云石經召誤君案石經此處刓缺炎武所據謬刻也）

子家慶封字（岳本字誤子）

幸而獲在吳越（毛本在作其誤也）

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

石經一字起一行舍字起一行每行計十一字

慶奊（宋本宋殘本奊作奊是也案說文云頭衺骫奊態也從夨圭聲）

又此祭慶舍涖事（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涖此本誤位今訂正）

慶氏之馬善驚（顧炎武云石經馬誤焉案馬字石經尙存一半炎武所據補刊本也）

士皆釋甲束馬（監本馬誤焉）

國人從旁爲優（毛本旁作傍非也）

劉輒以爲規（閩本監本毛本無劉字）

桷椽也（宋殘本作椽也非也）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宋本宋殘本岳本刺作刺是也）

猶援廟桷動於甍（閩本監本甍誤薨淳熙本作薨九非注同石經初刻亦誤作甍後改正）

此是屋上之長林（宋本林作材是也）

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石經初刻人誤之後改正）

羣臣爲君故也（石經初刻脫也後旁增入是也）

言欲尊公室（宋本宋殘本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室此本誤宝今訂正）

人必瘁（石經作瘁誤也）

慶封氾祭（岳本作汜釋文同芳劒反案周禮大僕注汜讀如慶封汜祭之汜）

敢韭菹以偏擩于醢（宋本偏作徧按儀禮作辯段玉裁校本擩作㨎云古音耎聲在十四）

部需聲在四部其音畫然分别後人乃或淆亂其偏旁本从耎者譌而爲需而音由是亂矣說詳說文注

祭飲酒於上豆之間（宋本酒作食）

穆子不說（石經宋本作弗說與釋文合）

吳句餘予之朱方（淳熙本句作勾宋殘本予作子並非）

子服惠伯謂叔孫曰（石經叔孫誤倒）

善人富謂之賞（後漢書方術傳注引作善人富謂之幸）

賈在句瀆之上（案二十一年傳云公執子買于句瀆之丘此作賈未知孰是）

在襄二十一年（宋本宋殘本淳熙本足利本無襄字宋殘本宋本岳本足利本一誤五）

與晏子邶殿（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邶作邶不誤下同○今並訂正）

注六十邑（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揔入皆曰崔子也注下）

下云與北郭佐邑六十（諸本作云此本誤文今訂正）

受而稍致之（淳熙本稍誤俏）

武王有亂臣十人（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無臣字與石經合案石經此行止九字蓋初刻有臣字後改正也惠棟云石經論語亦然又昭廿四年傳引大誓亦無臣字後人皆據晉時所出古文大誓以益之非也顧炎武云石經脫臣字失之）

崔氏大璧（宋殘本大作之）

注始求而知之（閩本亦誤作而宋本監本毛本作至是也）

伯有廷勞於黃崖（釋文云崖本又作涯石經及諸本皆作崖）

伯有無戾於鄭（諸本作伯纂圖本誤苟）

濟澤至尸之敬也（宋本無尸之二字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宋公遂反句下）

南間之濱（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間作澗是也）

如是女之服蘭也（閩本監本毛本如誤知宋本重是字之作子）

飢寒之不恤（監本飢作饑非下同）

成伯榮駕鵞（宋本駕作鴐北宋刻釋文同說詳定元年）

不以此廢好（纂圖本此廢誤比發）

非有事宜（纂圖本宜誤且）

故以此廢例（纂圖本亦作以例誤列諸本廢作發淳熙本亦誤廢○宋毛本以作於義長）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八（止）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九（起二十九年盡二十九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疏〕注公在至明常○正義曰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十七年秋九月公至自會宣七年冬公會諸侯于黑壤八年春公至自會成十年秋公如晉十一年春公至自晉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公至自晉此等正月公皆不在其竟多矣是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皆不書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云云釋例曰襄二十九年春正月公在楚凡公之行始則書所如還則書公至今中復書公在楚者明國之守臣每月亦以公不朝之故告於廟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通他月也公之在外所以闕朝正之禮甚多唯書此一年釋此一事者斯禮有常非義例所急故因公遠出踰年存此一事以示法也○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無傳四同盟○衎苦旦反）〔疏〕注四同盟○正義曰衎以成十五年即位其年盟于戚十七年于柯陵十八年于虛朾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七年及孫林父盟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二十七年于宋衎自前即位及後復歸凡與魯九同盟劉炫以爲杜云四同盟者誤今知不然者以其與成公三盟不數五年盟戚經不書不數七年林父是大夫又特共魯盟亦不數故爲四同盟也劉不尋此理而規杜過非也○閽弒吳子餘祭。（閽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閽音昏弒申志反祭側界反）〔疏〕注閽守至言盜○正義曰周禮閽人王宮每門四人鄭玄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既服墨刑使之守門是下賤人也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此爲下賤非士故不言盜也穀梁傳曰閽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爲卿今蓋以攝卿行○羯居謁反）〔疏〕注公孫至卿行○正義曰公孫段即伯石也據三十年傳伯有死始命伯石爲卿則此時未爲卿矣未爲卿而得書其名故疑之云蓋以攝卿行也以攝位爲君而國人君之諸侯與之知攝位爲卿者諸侯亦即以爲卿序之於列故史得以卿書也文七年傳稱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荀林父謂蔑曰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是知有使大夫攝卿之法也○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杞復稱子用夷禮也○復扶又反）〔疏〕注杞復至禮也○正義曰杞入春秋書爵稱侯又稱伯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稱子傳曰用夷禮故曰子自爾以來常稱爲伯今復稱子傳云書曰子賤之也明爲用夷禮故賤之知杞復稱子用夷禮也○吳子使札來聘。（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札側八反）〔疏〕注吳子至上國○正義曰上云閽弒吳子此言吳子使聘傳曰其出聘也通嗣君也不知通嗣君通誰嗣也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案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並不言王使傳皆云王未葬也是知先君未葬嗣君不得命臣此與閽弒吳子文不隔月吳魯相去經塗至遠豈以君死之月即命臣乎而得書吳子使也且傳稱季札至魯猶觀周樂至戚聞鐘聲譏孫文子云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自請觀樂議人聽樂曠世大賢豈當若是故杜以爲通嗣君適餘祭嗣也二十五年遏爲巢牛臣所殺餘祭嗣立至此始使札通上國吳子未死之前命札出使既遣札聘而後身死札以六月到魯未及聞喪故每事皆行吉禮也經傳皆無札至之月知以六月到者以城杞在五月之下城杞既訖乃有士鞅來聘杞子來盟若共在月中則不容此事下文有秋知札以六月至也札去之後吳始告喪告以五月被弒故追書在聘上耳札實公子不書公子者吳是東夷其禮未同於上國故史不書氏以札是卿故書其名耳釋例曰吳晚通上國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昭二十七年傳稱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是吳謂諸夏爲上國也○秋。九月。葬衛獻公。（無傳）○齊高止出奔北燕。（止高厚之子○燕音烟）○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疏〕注釋至朝正○正義曰公本在國每月之朔常以朝享之禮親自祭廟今以在外之故闕於此禮國之守臣於此朔日告廟云公在楚史官因書於策傳解其告廟之意告云公在楚者解釋公所以不得親自朝正也○楚人使公親襚。（諸侯有遣使賵襚之禮今楚欲遣使之比○襚音遂說文云衣死人衣遺使所吏反下同賵芳鳳反一本作贈比必利反）〔疏〕正義曰檀弓云襄公朝于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記之所言即是此事所異者此言請襚彼言請襲此言祓殯彼言拂柩雖俱說此事先後不同禮死而沐浴即襲襲後始小斂大斂乃殯案往年傳公及漢聞康王卒公欲反則康王之卒公未至楚楚人使公親襚傳在此年言之則此年始令公親襚襚不得爲襲也卒已踰月不得柩仍在地足知殯是而柩非記虛而傳實也然則襚衣所以衣尸既殯而使公襚者致襚所以結恩好其衣不必充用雜記記致襚之禮云委衣于殯東是既殯猶致襚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僖薨十年猶致之況既殯也○注諸侯至之比○正義曰雜記云弔者含襚賵臨是諸侯之臣使於鄰國之禮也楚人以諸侯相於有遣使賵襚之禮今以公身既在意在輕魯欲以公依遣使之比使公親行之也○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祓音拂徐音廢邪似嗟反）〔疏〕祓殯至幣也○正義曰案雜記諸侯使臣致襚之禮云委衣於殯東今楚人以公身在意欲輕魯公依遣使之比公以楚人輕已所以患之故穆叔云若使巫人先往祓殯則是君臨臣喪之禮祓除既了而行襚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有何可患劉炫云朝禮兩君相見先授玉然後致享乃布陳幣帛於庭也祓殯者君臨臣喪之禮先使祓殯行臨喪之禮然後致襚則全是布幣之禮言與朝而布幣無異也君臨臣喪者由先見臣故以祓殯比行朝禮自然致襚似布幣楚以親襚屈辱魯以祓殯自尊令贊曰疏云以殯有凶邪畏惡患之不肯親襚穆叔云先使巫人祓除殯

（之凶邪。旣無而行襚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言俱無咎有何可患）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茢黍穰。○茢音列徐音例穰如羊反鄭注周禮云茢苕箒）【疏】（乃使至祓殯。○正義曰巫者接神之官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鄭玄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君臨臣喪禮有此法故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若以楚子爲臣然所以屈楚也茢是帚蓋桃爲棒也毛詩傳曰薍爲萑萑苕謂薍穗也杜云茢黍穰者今世所謂苕帚者或用薍穗或用黍穰是二者皆得爲之也）楚人弗禁。旣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疏】（注兵死至北郭。○正義曰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卽位。（郟敖康王子熊麇也）王子圍爲令尹。（圍康王弟）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彊物不兩盛爲昭元年圍弒郟敖起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公冶問。（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璽書追而與之。（璽印也）【疏】（注璽印也。○正義曰蔡邕獨斷云璽印也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衞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案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玄云今之印章也則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旣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致季氏使命）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疏】（公曰至疏也。○正義曰武子書云聞卞將叛則是叛形未著故公猜之言武子自欲得之而誣言其叛多見疏外我也多見疏猶論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爲韻此類衆矣）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疏】（注以卿至賞之。○正義曰公冶先爲大夫今公以恩加賜知以卿服玄冕賞之也周禮司服云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是卿與大夫同服玄冕也其旒當以命數爲異耳）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畀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斂力驗反）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不書魯不會）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年少官卑。○少詩照反）【疏】（葬靈至段往。○正義曰鄭之上卿卽子展也有事謂君適楚而代守國也計於時鄭卿在國猶有子西伯有不使彼行而使印段者蓋別有所掌共子展守國故不得行也）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詩小雅盬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盬音古跪其委反）【疏】（注詩小至跪處。○正義曰小雅四牡之章。盬亦蠱也昭元年傳曰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蠱是蟲之害物故爲不牢固也釋言云皇暇也啓跪也李巡曰皇間暇也啓小跪也言王事無有不牢固已當牢固之故不得間暇而跪處也）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謂上卿）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屛王室。○蕃芳元反）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卑於晉楚）○吳人伐楚。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言以刀明近刑人。○近附近之近）○鄭子展卒。子皮卽位。（子皮代父爲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餼許氣反）【疏】（以子展之命。○正義曰蓋死日近死時民已饑故假其生時之遺命也）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爲善）【疏】（鄰於善民之望也。○正義曰鄰近也近於善民亦望君爲善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貸他代反下同施始豉反下文同）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向許丈反）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脩其城）【疏】（注治理至其城。○正義曰經書城杞謂築杞城耳下使女叔侯來治杞田知治杞之地非獨脩其城也）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大叔不書不親事。○知音智大叔音泰下同）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衞大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屛。（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肄餘也屛城也。○夏戶雅反注下皆倣此肄以二反詩傳云斬而復生曰肄方言云枿餘也秦晉之間曰肄）【疏】（注夏肄至是屛。○正義曰方言云肄枿餘也秦晉之間曰肄鄭玄云斬而復生曰肄杞是夏後滅而復存猶木之枿生小栽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也。○比毗志反）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旋歸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女音汝相息亮反）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專自是也）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速及禍也。○侈昌氏反又尸氏反）侈將以其力斃。（力盡而自斃。○斃婢世反）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爲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專則人實斃之絕句將及矣本或作侈將及矣者非）○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爲杞城。○爲于僞反下文爲之歌皆同）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公將以酬賓）射者三耦。（二人爲耦。○耦五口反）【疏】（射者三耦。○正義曰燕禮云君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有爲射也此云公享之則享法亦有射也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四耦此三耦者彼是畿內諸侯故四耦此及儀禮大射畿外諸侯故三耦或當臣與君異也）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召上照反鄫才陵反黨音掌）○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慍紆運反怒也怨也）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疏】（注不尚至取貨。○正義曰服虔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女殺之下叔侯云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云毋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杜以其言大悖無復君臣之禮故改之以爲夫人云不尚取之者先君不高尚此叔侯之取貨也毋寧夫人謂先君當怪夫人之所爲也劉炫以夫人愠而出辭則其言當悖直言不尚此事所譏大輕淺非是愠之意昭八年穿封戌云若知君之及此追恨不殺靈王其意乃悖於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虔之說未必非也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屬平陽郡。○虢瓜百反。焦子消反。滑乎八反）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書魯之朝聘。○好呼報反。下好善同）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爲無用責我。○瘠在亦反。毋音無。焉於虔反）○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夷禮）○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終。○說音悅。壽音授）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爲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

【疏】好善而不能擇人。○正義曰。昔有當塗貴邛國公蘇威嘗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有曰。好善仁。擇人驟華有仁心驪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劉炫以此言亦有所切於彼。

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

【疏】注魯以至禮樂。○正義曰。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是魯以周公故有天子之禮樂也。

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召上照反。本或作邵）

【疏】歌周南召南。○正義曰。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以樂音爲之節也。周南召南。皆文王之詩也。周召者。岐山之陽地名。周之先公曰大王者。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大王生王季。王季生文王。於時雍梁荊豫徐揚之民。皆歸文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改都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賜周公旦召公奭以爲采邑。使此二公施教於己所職之國。爲文王行先公賢化。與己聖化。使二公雜而施行之。但南土感化有深淺。其作詩也或感聖化。或感賢化。及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其六州所作詩。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其得仁賢之化者謂之召南。其實皆是文王之化。而分繫周召二公耳。必分繫者。文王以諸侯之身行王者之化。詩人述其本志。爲作聖賢之風。此詩體實是風。不可以雅之名文王身有王號不可以賢之風名此詩無所繫不可棄因二公爲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周公聖以聖化繫之召公賢以賢化繫之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季札此時徧觀周樂。詩篇三百。不可歌盡。或每詩歌一篇兩篇以示意耳。未必盡歌之也。劉炫云。不直言周召者。以其實非二公身化也。言南者。詩序云。言化自北而南也。謂從岐周被江漢也。○注此皆至聲曲。○正義曰。詩人觀時政善惡而發憤作詩。其所作文辭。皆準其樂音。令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樂人采其詩辭以爲樂章。述其詩之本音以爲此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年世。而其音不改。今此爲季札歌者。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也。由其各有聲曲。故季札聽而識之。言本國者。變風諸國之音各異也。

曰。美哉。（美其聲）

【疏】注美其聲。○正義曰。先儒以爲季札所言。觀其詩辭而知。故杜顯而異之。季札所云美哉者。皆美其聲也。詩序稱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長歌以申意也。及其八音俱作。取詩爲章。則人之情意更復發見。於樂之音聲出言爲詩。各述已情。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神瞽大賢。師曠季札之徒。其當有以知其趣也。

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樂音洛。下和樂樂聲下文樂而不荒同）

【疏】注未能至怨怒。○正義曰。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此作周召之詩。其時猶有紂存。音雖未能安樂。已得不怨怒矣。

爲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鄘音容。被皮義反）

【疏】注武王伐紂分其地三監。○正義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此注取漢志爲說也。漢世大儒孔安國賈逵馬融之徒。皆以爲然。故杜亦同之說。鄭玄詩譜云。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使尹而監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崩後五年。周公居攝。三監道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彊兼并彼二國。混其地而名之。先儒惟鄭言然。康叔以後七世至頃侯。仁人不遇。邶人作柏舟之詩以刺之。以後纘作十九篇爲邶風。十篇爲鄘風。十篇爲衛風。皆美刺衛君。而分爲三耳。此三國之風。實同是衛詩。而必爲三者。鄭玄云。作者各有所傳。從其本國分而異之。故爲邶鄘衛之詩焉。其意以爲邶鄘衛各是大國。土風不同。作者雖俱有美刺。而各述土風。故大師各從其本分而異之。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思息嗣反。下憂思同）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別彼列反）

【疏】注康叔至疑言。○正義曰。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世本世家文也。魯爲季札作樂。爲之歌聲曲耳。不告季札以所歌之樂名也。札言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先聞其善。今聲合其意。雖不知其名。而疑是衛風也。言是其衛風乎。疑之辭也。直聽聲以爲別。不因名而後知。故有疑言焉。

爲之歌王。（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爲雅）

【疏】注王黍至爲雅。○正義曰。王詩黍離爲首。王非國名。故舉首篇以表之。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也。始武王作邑于鎬。是爲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謂之王城。是爲東都。成王既居洛邑。復還歸西都。十一世至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城。於時王政不行於天下。其風俗下同諸侯。王畿內之人怨刺者。以其政同諸侯。皆作風詩。不復爲雅。其音既是風體。故大師別之。謂之王國之變風也。謂之王者。以王當國。猶春秋之王人。天命未改。尚尊之。故不言周也。

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爲之歌鄭。（詩第七）

【疏】爲之歌鄭。○正義曰。周宣王封母弟友於西都畿內。是爲鄭桓公。於漢則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幽王之時。桓公爲大司徒。見幽王政荒。問於史伯。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教之濟洛河潁之間。有虢鄶之國。取而守之。雖是可以少固。及幽王爲犬戎之所殺。桓公死。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虢鄶之地而居之。於漢則河南郡新鄭縣是其都也。武公入作卿士。國人作緇衣之篇以美之。以後凡二十一篇。皆鄭風也。

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

【疏】曰美至亡乎。○正義曰。[illegible] 居上者寬則得衆。爲政細密。庶事煩碎。故民不能堪也。[illegible]

爲之歌齊。（詩第八）

【疏】爲之歌齊。○正義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也。[illegible] 於漢則齊郡臨淄縣是其都也。凡十一篇。皆齊風也。

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泱於良反）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爲東海之表式。○大音泰）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復扶又反。下不復同）爲之歌豳。（豳。周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豳彼貧反）

【疏】爲之歌豳。○正義曰。[illegible]

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爲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illegible]）

（倣此爲成于僞反王業如字又于況反〔疏〕曰美至東乎○正義曰美哉亦美其聲也蕩蕩寛大之意好樂不已則近於荒淫故美其樂而不淫也先聞周公之德此聲同於所聞故疑之云其周公之在東乎言在東之時爲此聲也）爲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刪所姦反〔疏〕爲之歌秦○正義曰秦者隴西山谷之名於漢則隴西郡秦亭秦谷是也堯時有伯益者佐禹治水有功帝舜賜之姓曰嬴氏其後世之孫曰非子事周孝王孝王使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之爲附庸邑之於秦谷非子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以爲大夫始有車馬禮樂射御之好國人作車鄰之詩以美之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王既東遷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更有駟驖以下凡十篇皆秦風也○注詩第至不同○正義曰此爲季札歌詩風有十五國其名皆與詩同唯其次第異耳則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刪削蓋亦無多記傳引詩亡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馬遷之謬耳）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地故曰周之舊○汧苦賢反去起呂反又如字）爲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疏〕爲之歌魏○正義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於漢則河東郡河北縣是其都也周以封同姓世本無魏君名謚不知始封之君何所名也鄭玄以爲周王平桓之世魏君儉嗇且褊急不務施德國人作葛屨之詩以刺之後凡七篇皆魏風也）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爲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渢扶弓反徐敷劍反韋昭音凡婉紆阮反險依注音儉易以豉反注同）爲之歌唐。（詩第十唐晉詩〔疏〕爲之歌唐○正義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於漢則太原郡晉陽縣是也周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地南有晉水虞子燮父改爲晉侯燮父後六世至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作蟋蟀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十二篇皆唐風也詩序云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又叔虞初國亦以唐爲名故名其詩爲唐風）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思息嗣反）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詩第十二〔疏〕曰思深哉至能若是○正義曰陶唐之化遺法猶在作歌之民與唐世民同故察此歌曰思慮深遠哉見其思深故疑之云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若其不是唐民何其憂思之遠也非承令德之後誰能如此深慮也令德謂唐堯也○爲之歌陳○正義曰陳者大皡伏羲氏之虛也於漢則淮陽郡陳縣是其都也帝舜之胄有虞遏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又以其人是聖舜神明之後乃封其子滿於陳使奉虞舜之祀賜姓曰嬀是爲陳胡公後五世至幽公荒淫無度國人作宛丘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十篇皆陳風也）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

下。無譏焉。（鄶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鄶古外反〔疏〕注鄶第至微也○正義曰言以下知兼有曹也鄶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於漢則河南郡密縣竟內有其都也祝融之後分爲八姓唯有妘姓爲鄶國者處祝融之故地焉鄶是小國世本無其號謚不知其君何所名也鄭玄以爲周王夷厲之時鄶公不務政事而好衣服大夫作羔裘之詩以刺之凡四篇皆鄶風也其後鄭武公滅其國而處之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地名於漢則濟陰郡定陶縣是其都也周武王封其弟叔振鐸於曹後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國人作蜉蝣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四篇皆曹風也鄶曹二國皆國小政狹季子不復譏之以其微細故也）爲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疏〕爲之歌小雅○正義曰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則小雅大雅皆天子之詩也立政所以正下故詩序訓雅爲正又以政解之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而爲名故謂之雅也王者政教有大有小詩人述之亦有大小故有小雅大雅焉據詩以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彊中國樂得賢者長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有受命作周代殷繼伐受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官人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其音既定其法可傳後之作者各從其舊二雅正經述小政爲小雅述大政爲大雅既有小雅之體亦有小雅大雅之音王道既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制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大小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小體故風頌不分雅分爲二也周自文王受命發跡肇基武王伐紂功成業就及成王周公而治致升平頌聲乃作此功成之本由此風雅而來故錄周南召南之風鹿鳴文王之雅以爲詩之正經計周南召南之風鹿鳴文王之雅所述文王之事亦有同時者也但文王實是諸侯而有天子之政詩人所作立意不同述諸侯之政則爲之作風述天子之政則爲之作雅就雅之內又爲大小二體是由體制異非時節異也詩見積漸之義小雅先於大雅故魯爲季札亦先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音）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疏〕曰美至民焉○正義曰杜以此言皆歎正小雅也言其時之民思文武之德不有二心也雖怨時政而能忍而不言其是周德衰小之時乎猶有殷先王之遺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服虔以爲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服言爲是而謂杜解錯謬今知不然者以小雅大雅二詩相對今歌大雅云其文王之德乎是歌其善者以大雅準之明知歌小雅亦歌其善者也若其不然何意大雅歌善小雅歌不善且魯爲季札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劉不達此旨以服意而規杜非也○注衰小也○正義曰衰者差也九章筭術謂差分爲衰分言從大漸差而小故杜以衰爲小也服虔讀爲衰微之衰謂幽厲之時也）

爲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疏〕注大雅至天下○正義曰大雅亦有武王成王之詩杜言文王者以下云其文王之德乎故也）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爲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疏〕注頌者至神明○正義曰鄭玄云頌之言容也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謂之容也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可也言天子盛德有形容可美可美之形容謂道教周備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濟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故告於神明也劉炫又云干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所即功成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人祖之所本者成業人安業就告神明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成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明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但政未大平則神無恩力故大平德洽始報神功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德神之力者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言其降福是荷恩可知幽王小雅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則於時之意豈復美其祭乎故美其祭則報情顯以成功告神明之意如此止謂周頌也其商頌則異雖是祭祀之歌祭先祖王廟述其生時之功乃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意同大雅與周頌異魯則止頌僖公纔如變風之美者文體類小雅又與商頌異也此當是歌周頌杜解盛德所同兼殷魯三頌皆歌也）曰。至矣哉。（言道備○至矣哉一本無矣字）直而不倨。（倨傲○倨音據徐音居傲五報反）曲而不屈。（屈撓○撓乃孝反）邇而不偪。（謙退○偪彼力反）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淫。（淫過蕩）復而不厭。（常日新○厭於豔反徐於贍反）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而不匱。（德弘大○匱其位反）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施始豉反費方味反）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底丁禮反）行而不流。（制之以義）五聲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徵張里反）八風平。（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疏〕曰至至同也○正義曰至矣哉言其美之至也以王道周備故爲至美也自直而不倨至行而不流凡十四事皆音有此意明王者之德季札或取於人或取於物以形見此德每句皆下字破上字而美其能不然也人性直者失於倨傲此直而能不倨也謂王者體性質直雖富有四海而不倨傲慢易在下物有曲者失於屈撓此曲而能不屈也謂王者曲降情意以尊接下恒守尊嚴不有屈撓相去近者失於相偪此邇而能不偪也謂王者雖爲在下與之親近能執謙退不陵偪在下相去遠者失於乖離此遠而能不攜也謂王者雖爲在下與之疏遠而能不有攜離倚疑在下數遷徙者失於淫佚此遷而能不淫也謂王者雖有遷動流去能以德自守不至淫蕩去而復反則爲人所厭）

此復而能使不厭也謂王者政教日新雖反覆而行不爲下之厭薄哀者近於憂愁此哀而能不愁也謂王者雖遇凶災知運命如此不有憂愁樂者失於荒廢此樂而能不荒廢也用之不已物將匱乏此用而不可匱也志寬大者多自宣揚此雖廣而不自宣揚也好施與者皆費財物此能施而不費損也取人之物失於貪多此雖取而不爲貪多也處而不動則失於留滯也雖久處而能不底滯也謂王者相時而動時未可行雖復止處意不底滯行而不已則失於流放此雖常行而能不流放也謂王者量時可行施布政教能制之以義不妄流移五等之聲皆和八方之風皆平八音之作有節其節皆有常度音之所守有分其守各有次序周魯之與商皆有盛德此上諸事盛德之所同也○注八音至序也○正義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舜典文也倫理也言八音能和諧是其音有節度也八音不相奪道理是音各守其分有次序也○注頌有至所同○正義曰杜以爲之歌頌言其亦歌商魯故以盛德之所同謂商魯與周其德俱盛也劉炫以爲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何知不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乎今知不然者但頌之大體皆述其大平祭祀告神之事魯頌雖非大平經稱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美其祭神獲福與周頌相似且季文子請周作頌取其美名又季札至魯欲褒崇魯德取其一善故云盛德所同若直歌周頌宜加周字不得唯云歌頌故杜爲此解劉以爲魯頌不得與周頌同而規杜氏非也

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箾音朔籥羊畧反）〔疏〕見舞象箾南籥者○正義曰樂之爲樂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辭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歌者樂器同而辭不一聲隨辭變曲盡更歌故云爲之歌風爲之歌雅及其舞則每樂別舞其舞不同季札請觀周樂魯人以次而舞每見一舞各有所歎故以見舞爲文不言爲之舞也且歌則聽其聲舞則觀其容歌以主人爲文故言爲歌也舞以季札爲文故言見舞也樂有音聲雅言舞者樂以舞爲主周禮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舞大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玄云播之言被也是其以舞爲主而被以音聲故魯作樂於季札皆云見舞也禮法歌在堂而舞在庭故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以貴人聲樂必先歌後舞故魯爲季札先歌諸詩而後舞諸樂其實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注象箾至之樂○正義曰賈逵云箾舞曲名言天下樂箾去無道杜云箾舞者所執二者俱無所據各以意言之耳詩頌人之善舞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是舞者所執則箾亦舞者所執杜說當得其實但不知箾是何等器耳杜云皆文王之樂則象箾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則象箾當是武舞也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箾之舞故鄭玄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也知是武王制者以爲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應復象文王之伐制爲別樂故知此舞是武王制焉王者之作禮樂必大平乃得爲之武王未及大平而得作此樂者一代大典須待大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爲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爲之周公大平雖作大武尊重文王之功留播之以爲別樂故六代之樂不數此象也周禮分樂而序之象舞不以爲祭祀或當祈告所用故魯今亦有之劉炫云知是文王樂者詩云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此象樂之所舞故知是文王樂也鄭玄注象又云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有舞音故詩序謂之象舞舞非此樂故此直言舞也其箾籥是可執之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拂鷖鳥捎鳳凰則捎亦拂之類今人謂拂爲捎捎此必傳於古其箾捎字同也杜不解南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南在箾籥之間蓋二者共有南義

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己致大平○憾本亦作感胡暗反大平音泰）〔疏〕注美哉至大平○正義曰歌聽聲而舞觀形故知美者美其容也歌詩由口而出樂音以詩爲章人歌君德情見於音聽聲知政容或可爾計聖人之德非舞容可象而季札觀舞皆知其德者聖人之作樂也各象當時之事時事見於舞故觀之可以知也樂記稱賓牟賈問大武之樂云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彊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早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彼言大武之舞是象武王之事則知諸樂之舞皆象時王功德也聖王功德見於舉動之容故觀其舞容各知其德也

見舞大武者。（武王樂）〔疏〕見舞大舞者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此舞四代之樂從後代而稍前也象是文王之樂事在大武之先先舞象而後舞武者以象非一代大樂故先舞之

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韶上昭反本或作招濩音護又戶郭反）〔疏〕見舞韶濩者○正義曰周禮謂之大濩鄭玄云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然則以其防濩下民故稱濩也此言韶濩不解韶之義韶亦紹也言其能紹繼大禹也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慚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疏〕見舞大夏者○正義曰樂記解此樂名夏大也鄭玄云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又周禮注云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季札見此舞歎禹勤苦爲民而不以爲恩德則鄭周禮注是也

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洫況域反）見舞韶箾者。（舜樂○韶箾音簫）〔疏〕見舞韶箾者○正義曰樂記解此樂名云韶繼也鄭玄云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杜不解箾義箾即簫也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云韶箾即彼簫韶是也孔安國云言簫見細器之備也蓋韶樂兼簫爲名簫字或上或下耳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幬覆也○幬徒報反）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疏〕注魯用至篇數○正義曰明堂位云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魯之所用四代而已唯用四代之樂不得用雲門大咸故舞及韶箾而季札知其終也先儒以爲季札在吳未嘗經見此樂爲歌諸詩其所歎美皆以詩辭之內求所歎之意故杜辨之在吳雖已見此樂歌之文但未聞中國雅聲其所言者皆聽聲而知非察其文辭故取傳文證之明是素知其篇數也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說音悅下皆同）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難乃旦反下皆同歇許謁反）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貴示損己而不爲彼貨利○縞古老反徐古到反縮也紵直呂反）〔疏〕注大帶至貨利○正義曰玉藻說大帶之制大夫以素爲帶裨其垂三尺者外以玄內以華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季札吳卿也而以縞帶與子產者是其當時之所有耳吳始通上國未必服章依禮也杜以縞是中國所有紵是南邊之物非土所有各是其貴知其示損己耳不爲彼貨利也若其不然傳不須載明其有此意也孔安國云縞白繒也鄭玄禮記注云白經赤緯曰縞黑經白緯曰纖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侈謂伯有）〔疏〕注侈謂伯有○正義曰據二十七年傳伯有次子展之下此年子展卒故伯有執政也上文云子展卒子皮爲政者蓋鄭人以子展有大功使子皮代父爲上卿耳其父始卒國政猶在伯有下云伯有使公孫黑如楚是伯有執政之事也

適衛。說蘧瑗。（蘧伯玉○蘧其居反瑗于眷反）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朝如字下文公子朝同）史鰌。（史魚○鰌音秋）公子荊。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爭爭鬭之爭）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言至危○幕音莫）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萃在醉反集也）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

（在家。○施式豉反）〔疏〕（君後而多良。○正義曰謂多以惡人爲良而善之）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蠆子尾竈子雅放者宥之以遠○蠆勑邁反宥音又）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實放書奔所以示罪）〔疏〕（注實放至示罪）（正義曰釋例云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迫窘而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爲文仲尼脩春秋又以所稱爲優劣也大立功立事者國之厚益而身之表的也表高的明雖婦人猶欲彎弓而況當塗之士是以君子慎之道家貴善行者無轍迹功遂而身退高止既犯其始又專以終之免死爲幸斯乃聖賢之篤戒故變放言奔又致其罪以示過胥甲之放命陳招之首惡矯厲以篤敎也杜以高止之罪輕於陳招胥甲而變放言奔以止爲重故原聖意欲以申之）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好呼報反）○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爲于僞反下注爲子產同豎上主反）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請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敬仲高傒○酀於顯反傒音兮）良敬仲也。（良猶賢也）〔疏〕（齊人至仲也○正義曰依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玄孫之子也世本又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偃據世本則偃爲敬仲玄孫今傳云玄孫必有一誤也此酀即後所云高偃是也世族譜以高武子爲酀偃爲一人蓋酀偃聲相近而字爲二耳董遇注此亦作偃劉炫云據世本高止敬仲玄孫之子不立止近親遠取敬仲曾孫者齊人賢敬仲故繫之言敬仲曾孫則此人祖父皆非正適今別立之遠繼敬仲後高止祖父皆絕其祀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緜音綿寘之豉反旃之然反）○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子晳○晳星歷反）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爲行人○女音汝）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裨諶鄭大夫○強其丈反裨婢之反諶本亦作湛其與如字或音預幾居豈反）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屢力住反長丁丈反下同紓直呂反徐音舒解音蟹）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將焉於虔反下同）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爲子產驅除○喪息浪反除並如字驅一讀上音丘具反下直據反）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也）不然。將亡矣。〔疏〕（裨諶曰善之代不善云云○正義曰案傳伯有死後子皮授子產政云虎帥以聽命則子皮於時位在子產上也此裨諶論鄭卿位次其言不及子皮者蓋以子皮非舊卿雖繼父而居高位民望政次未之許也及伯有既死子西亦卒子皮位爲上卿故鄭人使知政耳）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九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九（起二十九年盡二十九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五石經春秋經傳集解襄第十九闕刻岳本襄下增公字並盡三十一年○案岳本此卷缺今以明翻本挍）

經二十九年

十一年春　毛本一作二非也

閽弒吳子餘祭　釋文弒作殺申志反禮記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正義引同

令蓋以攝卿行也　宋本纂圖本翻岳本閩本毛本令作今是也監本今字模糊

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未新即位　宋本閩本毛本未作末是也

傳二十九年

注釋至朝正　宋本釋下有解字以下正義五節揔入既而悔之注下

楚人使公親襚　案說文引傳作楚使公親襚

令楚欲遣使之此　諸本令作今此作比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欲下有使字是也

諸侯至之此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此作比不誤

楚人以諸侯相於　閩本監本毛本於作好非也

祓殯而襚　岳本閩本監本祓誤被注及正義同

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　閩本監本毛本脫除字

公依遣使之比　宋本公上有令字

然後致亨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亨作享

自然致襚似布幣　毛本似作以

令贊曰跪云　宋本令作今

既無而行襚禮　宋本既無上有凶邪二字

茢是箒　宋本箒作帚是也

今世所謂若帚者　閩本監本毛本帚作箒非

周禮家人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家作冢不誤

卞其兆域　閩本監本毛本卞作下宋本作辨是也

言楚君弱　淳熙本弱作郭誤也

璽書追而與之　石經宋本與作予案外傳亦作予

注璽印也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且無使季氏葬我句下

璽印也信也　浦鏜正誤云信上脫印字是也

周封璽　段玉裁挍本周作固挍今月令作固封疆

又以玉　今本獨斷以上有獨字

欲之而言叛　石經初刊脫叛字即增言字下

祇見疏也　宋本祇作衹正義引服虔本亦作衹釋文同石經作衹是也凡唐石經廣韻皆作衹从衣从氏適也毛誼父六經正誤云衹作袛誤袛音低袛裯短衣案袛裯之袛見方言從氐不從氏釋文云本又作多正義云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惠棟云疏當爲詤字之誤也呂覽知接篇云無由接而言見詤高誘曰詤讀誣妄之誣下云欺其君何必使余則詤爲誣欲之而言叛非誣乎陳樹華云杜氏好改古文故古文古義存者少矣詤呼光切見說文

公謂公冶曰　翻岳本謂誤問

固辭強之而後受　石經固辭二字誤倒

勸公歸也　宋本足利本無也字

注葬靈王段往　宋本正義無注字以下正義二節在遂使印段如周注下

蓋別有所掌兵子展守國　宋本兵作共閩本監本毛本作矣非也

不遑啓處　石經宋本遑作皇

皇暇也　宋本皇下有閒字按今本爾雅作偟暇也

以子展之命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其以宋升降乎注下

注治理至其城　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于賤之也注下

知治杞之地　宋本重治杞二字是也

周宗諸姬也　諸本作諸此本誤譜今訂正

夏肆杞也（岳本脫也字）
鄭元云（案當作毛傳云）
則昏姻甚歸附也（宋本足利本無也字）
齊高子容（石經本有齊字後磨去改刊高子容三字故此行九字案錢大昕云此齊字後人妄加石經磨改本是也傳於列國諸卿或書國或不書國皆有義例如此篇大叔文子不書衞高子容不書齊已見經文故也經不書游吉故子大叔稱鄭以別之華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以別于他國左氏傳不可增損一字如此）
相禮侍威儀也（淳熙本侍誤特）
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石經此行九字斃字改刊疑初作侈將及矣釋文所云本或作侈將及矣者非是也案漢書五行志引傳文斃作獘）
爲此秋高止出奔燕（淳熙本纂圖本止誤正）
展玉父（宋本鄦岳本玉作王與石經合）
公巫召伯仲（連下）（釋文召作邵案唐韻云魯有仲顏莊叔是仲當）
下叔侯云（宋本下下有文字是也）
杜以其言大悖無復君臣之禮（宋本悖無作爵欲非也）
先君不高尚此叔侯之取貨也（閩本監本毛本作尚此本模糊據以補正宋本此作地非也）
追恨不殺靈王（宋本恨作欲非也）
翟揚韓魏（諸本作揚石經初刻揚後改從才段玉裁云初刻作揚是也）
焦在陝縣（淳熙本陝作郟非）
何有盡歸之（淳熙本有誤存）
青魯之朝聘（岳本脫之字）
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爲（淳熙本君誤若、）
不得以壽終（宋本明鄦岳本終作死）
爲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閩本監本毛本豎誤竪）
好善而不能擇人（宋本正義自此節起至君侈而多良節止惣入自免於難句下）
文王改都於豊（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豊作豐）
故嗟嘆之（宋本嘆作歎）
取詩爲章（宋本取作歌）

爲之歌邶鄘衞（諸本作邶監本誤邺下同）
兼并彼一國（宋本一作二是也）
而必爲三者（宋本必下有分字是也）
注王黍離至爲雅（宋本無離字）
於漢則京兆郡鄭縣（齊召南云西漢京兆稱尹不稱郡鄭氏詩譜本無郡字河南郡同扶風下亦衍郡字）
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監本與誤爲）
後凡十一篇皆齊風也（宋本後上有以字是也）
爲之歌豳（毛本作豳與說文合）
美哉亦美其聲也（監本毛本亦作又非也）
而受其地（宋本淳熙本明鄦岳本其下有故字是也）
魏姬姓國（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鄦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姓此本誤往今訂正）
魏君儉嗇目褊急（閩本目作自亦非宋本監本毛本作且是也監本褊誤徧）
險而易行（注云險當爲儉字之誤也惠士奇云險史記作儉古文也古文易云動乎儉中又云儉德辟難皆讀爲險險而易行即易之易以知險杜云當爲儉誤是也惠棟云漢劉脩碑云動乎儉中今易作險案文選張載魏都賦注引傳作儉是也釋文依注音儉）
則險節易行（宋本明鄦岳本監本毛本險作儉是也上文曰當爲儉矣則竟易爲儉字此漢人注經之例也）
周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虛（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虛作墟案墟虛古今字）
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案漢書地理志引亦作遺民杜注云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詩唐風正義史記吳世家引傳作遺風）
何憂之遠也（石經何下有其字案詩唐風正義引傳作何其憂之遠也之遠也上石經旁加思字非唐刻也）
陳者大皞伏犧氏之虛也（閩本監本毛本犧作羲）
帝舜之胄（毛本舜誤堯）
言季子聞此二國歌（淳熙本二作一非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三亦誤）
而好衣服（浦鏜云好下脫絜字從詩譜增）
曹者禹貢兗州陶邱之地名（浦鏜云之下脫北字從詩譜增也）

代殷繼伐（宋本監本毛本作伐殷繼代閩本惟上伐字作代按詩序皇矣是代殷之詩文王有聲是繼伐之詩此本是也）
既有小雅之體（補案小雅下當有大雅二字）
無復小體（浦鏜正誤小作別）
本由此風雅而來（宋本此作比）
思文武之德（監本武作王毛本作工並非）
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宋本淳熙本無衰字史記集解引注文同正義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亦無衰字）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可也（閩本亦作可宋本監本毛本作者）
未嘗不祭羣神祖廟（浦鏜正誤祖廟二字作但字屬下讀）
頌詩止法祭祀之狀（宋本監本毛本法作述）
纔如變風之美者（閩本監本毛本如作知）
曲而不屈（史記屈作詘案作詘是正字古人言詰詘猶今人言屈曲也）
處而不底（石經底作底非案說文底山居也下也从广氐聲玉篇同廣韻云底下也止也）
倩疑在下（宋本監本毛本倩作猜）
象箾舞所執（足利本舞下有者字李善注文選長笛賦引同）
言天下樂箾去無道也（段玉裁云箾當作削此以削訓箾）
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箾之舞（浦鏜云詩下脫序字則疑即字誤）
不應復象文王之代（浦鏜正誤應作言）
故此直言舞也（浦鏜正誤舞作象）
捎鳳凰（宋本凰作皇是也）
其箾拍字同也（宋本監本毛本拍作捎）
四成而南國是彊（宋本彊作疆浦鏜云禮記正義云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
言其德能成武功也（閩本監本毛本脫也字）
以象以一代大樂（閩本監本毛本下以字作爲亦誤宋本作非是也○今從宋本）
見舞韶濩者（諸本作韶釋文云本或作招）
韶亦紹也（浦鏜正誤亦作言）

聖人之宏也（蔡邕注典引引作聖人之治也）

樂記解此樂名（宋本名下有云字）

言箾見細器之備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也此本誤他今改正）

如天之無不幬也（案後漢書宋穆傳注引作如天之無不燾史記同是二字古多通用）

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淳熙本涉誤步）

公叔發（案禮記檀弓注云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正義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富當生文子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春秋左氏傳傳作發故云或作發）

言晉國之政（諸本作政史記正義引作柄）

故政在家（案史記正義引作故政在三家也）

放其大夫高止於於北燕（諸本不重於字此衍文也）

注實放至示罪（宋本此節正義在故難及之句下）

故傳通以違文（閩本監本毛本違作爲宋本作以違爲文是也）

齊人至仲也（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晉人善其致邑句下）

裨諶曰（惠棟云漢書古今人表作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諶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卑湛之後後漢有卑躬爲北池大守杜改卑爲裨俗又改湛爲諶古文盡亡矣釋文猶作湛云本亦作諶段玉裁云裨湛之名益本是煁字湛者佳也煁者行竈也故裨諶之字曰竈）

不然將亡矣（石經將亡二字改刊初刻脫將字後增正也）

故鄭人使知政耳（宋本無耳字）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九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九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襄三十年盡三十一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音皮）○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般音班）○五月。甲午。宋災。（天火曰災）○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稱弟以惡王殘骨肉。○佞乃定反惡烏路反下惡宋同一音如字）〔疏〕注稱弟至骨肉。○正義曰傳言罪在王知稱弟以惡王也。○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奔周無外）○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共音恭注皆同傳亦做此）〔疏〕注共姬至過厚。○正義曰公羊傳曰其稱謚何賢也杜以共非夫人之謚故注顯而異之夫謚爲共從夫謚而稱之耳共非夫人之身行也昭三十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則夫人之喪不得過之也昭三年傳云文襄之霸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是法皆不使卿也伯姬魯女以灾而死魯人愍之故使卿共葬事禮過厚也○鄭良霄出奔許。（耆酒荒淫書名罪之。○耆市志反）〔疏〕注耆酒至罪之。○正義曰據傳子皙伐伯有而伯有非有罪也春秋出奔書名皆是罪之之文故杜歸其罪狀耆酒荒淫故書名也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獨還無兵。○復扶又反）〔疏〕注不言至無兵。○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以惡曰復入謂還而以兵害國爲惡事而入若魚石以楚師伐宋取其彭城欒盈帥曲沃之甲以入于絳如是乃爲惡入也良霄獨還無兵入國始爲惡非是以惡入故不得書復入直言入者自外而入內耳非彼例也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奔之與歸再書名氏此良霄不重書名氏者彼宋再告此鄭一告故連書之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無傳）○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己自責而出會求財。○澶市然反字林云丈仙反澶水在宋）〔疏〕注會未至求財。○正義曰案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則是會言其事而此言會未有言其事義相違者彼言以成宋亂在遠言所會之事與桓十五年會于袲伐鄭相似經了明言事之意故今此言宋災故是丁寧之辭不與彼同按傳責諸侯之卿并及宋人杜此注何以唯言惡宋人不克己自責不兼爲諸侯卿者以傳云書曰某人某人宋災故尤之也是宋災之文獨繫向戍稱人故知宋灾特惡宋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郟敖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王子圍爲令尹。○問王子之爲政一本作問王子圍之爲政服虔王肅本同）〔疏〕傳王子之爲政。○正義曰傳無圍字故杜云王子圍爲令尹也服虔云王子楚令尹王子圍也王肅云王子楚令尹圍也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薳罷。○儕仕皆反焉與上於虔反下音預下將與與於食同）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郟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爲亂故穆叔問之。○匿女力反）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皙也良氏伯有也。○相息亮反爭爭鬬之爭下注駟良爭同）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愎很也。○愎彼力反很胡懇反）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爲此年秋良霄出奔傳。○好呼報反下遐嫁反）

○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衆也城杞在往年。○食音嗣輿音餘）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長丁丈反）〔疏〕有與至之年。○正義曰有與同食者問此老人之年不告以實疑其年也使之年者使言其年也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夏戶雅反）吏走問諸朝。（皆不知故問之。○吏走一本作使走如字速疾之意也一曰走使之人也服虔王肅本作吏走云吏不知厤者）〔疏〕吏走問諸朝。○正義曰俗本吏作使服虔云吏不知厤數故走問於朝人王肅云吏不知厤也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疏〕師曠至歲也。○正義曰劉炫云傳之敘事自可以魯爲主若載人語則當如其本言此師曠晉人自道晉事當云郤成子會魯叔仲惠伯所以云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者皆以魯爲主遂使此言反耳上明尚不免於此況後解說者乎今知非者凡魯史所記文皆衛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棐是也今郤成子在承匡魯之公卿往會之以魯爲主晉人之言正是其宜劉炫以爲晉人不當稱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以爲上明之誤恐非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鹹）

（音戚。僑其驕反。虺虛鬼反）〔疏〕（是歲至年矣。正義曰敗狄于鹹事在彼歲未必其年頓生三子當是欲表其功雖在後生子追以前事名之）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畫音獲下同）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疏〕（史趙至數也。正義曰二畫爲首六畫爲身下首之二畫並之使如其身旁則是生來日數也因亥書似算位故假之以爲言其本作亥字不爲此也案字書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蓋春秋之時亥字有二六之體異於古制其說文是小篆之書又異於此說文云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從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從乙象懷子咳之形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士弱之子）〔疏〕（士文至旬也。正義曰文十一年至此年爲七十四年而上云七十三年案文十一年正月甲子朔爲夏之正月是其年三月也此年之二月癸未是夏之十二月計爲七十三年猶尚年未終也假作全年算之置七十三年以全日三百六十五日乘之已得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五日也每年有四分日之一是四年而成一日以四除七十三年又得十八日并全日爲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計終此十二月盡有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四分日之一今除去三日四分日之一整取六旬合當十二月二十七日今杜長厤云二十三日癸未是少四日所以不與常厤同者蓋杜爲長厤約準春秋日月以爲長厤與常厤不同故置閏遠近不定蓋七十三年之內於常厤校四個大月而剩用四日故癸未爲二十三日若依常厤是二十七日也劉炫云所以少三日者文十一年非首章年其間閏有前卻故長厤此月辛酉朔二十三日得癸未來月庚寅朔計至朔長二日長厤去年閏入月由閏近故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疏〕（趙孟至屬也。正義曰諸是守邑之長公邑稱大夫私邑則稱宰此言問其縣大夫問絳縣之大夫也絳非趙武私邑而云則其屬者蓋諸是公邑國卿分掌之而此邑屬趙武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復音服）〔疏〕（注復陶至之官。正義曰昭十二年傳說楚子出獵云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復陶之文在冠履之間知復陶是衣也此言君復陶知是主君衣服之官也衣服之名復陶其義未聞）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疏〕（以爲絳縣師。正義曰既使爲主衣服之官又以爲絳邑之縣師也周禮縣師上士二人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凡造都邑量其地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天子之縣師掌此諸事則諸侯之縣師亦當然故杜略引周禮以解之據如周禮則縣師是王朝之官而此言絳縣師者絳是晉國所都之邑蓋以居在絳邑故繫絳以言之）而廢其輿尉。（以役孤老故）〔疏〕（而廢其輿尉。正義曰服虔云輿尉軍尉主發衆使民於時趙武將中軍若是軍尉當是中軍尉也。注以役孤老故。正義曰知者上云無子是孤年七十三是老也）

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也。使所吏反語魚據反媮他侯反）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度待洛反）○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爭故）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難乃旦反詛側慮反）○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終子產言有子禍也。○爲于僞反娶七住反）○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弟。○儋丁甘反）其子括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括古活反見賢遍反注同）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單音善愆起虔反下同廷音庭注同）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烏乎本又作嗚呼音同夫音扶）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躁早報反）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蔿邑大夫。蔿于委反）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時音止又音市本或作疇）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五子周大夫。過音戈鞏力勇反）括、瑕、廖奔晉。（括廖不書賤也。廖力彫反一音勑留反）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佞夫不知故經書在宋灾下從赴）○或叫于宋大廟。（叫呼也。叫古弔反大廟音泰一本無大字呼火故反）曰。譆譆。出出。（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譆許其反出如字鄭注周禮引此作詘詘劉昌宗亦音出）鳥鳴于亳社。（殷社。亳步各反）〔疏〕（鳥鳴于亳社。正義曰哀四年亳社災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然則此亳社是殷社也殷都於亳武王伐紂而領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此鳥鳴于魯國之亳社也服虔云殷宋之祖也故鳴其社伯姬魯女欲使魯往悟伯姬也）如曰譆譆。（皆火妖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師。姆徐音茂字林音亡又反一音母）〔疏〕（宋大災。正義曰莊二十年齊大災杜云來告以大故書此不書大告者不言大也服虔云不書大非災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然則昭十八年衛宋陳鄭災災皆及人何以不言大也。注姆女師。正義曰鄭玄昏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何休云選老大夫妻爲姆也大夫之妻當在夫室安得從女而嫁也若言既爲夫人選大夫之妻爲之則禮言女未嫁而有姆非至夫家始選也）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待人而行）婦義事也。（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左右）〔疏〕（注義從至左右。正義曰義者宜也從宜宜辟火也成九年伯姬歸于宋至此四十年故爲六十左右也）○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與結好。好呼報反）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政不由一人。○植上職反植徐直吏反一音時力反敖五報反本亦作傲服本作放云淫放也）〔疏〕（其君弱植。正義曰周禮謂草木爲植物植爲樹立君志弱不樹立也。大夫敖。正義曰言大夫驕敖也服虔云言大夫淫放則服本爲大夫放矣故今俗本多爲放字）以介於大國。（介間也。介音界）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爲昭八年楚滅陳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傷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共音恭）○鄭伯有耆酒。爲窟室。（窟室地室。○耆市志反窟口忽反）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爲公。○焉於虔反）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壑呼洛反）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罷皮買反徐扶彼反）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雍於用反）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左相。○醒星頂反相息亮反）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侮亡甫反）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汰音泰）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時謂子晳直三家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爲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伯有方爭。○難乃旦反下及注同弭彌氏反爭爭鬭之爭）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爲所。○著直略反）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

而遂行。（不與於國謀○斂力豔反下同不與音預下文不與同）印段從之。（義子產）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大宮祖廟）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瀆徐音豆）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頡戶結反介音界下文同）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晳之宗主）皆召子產。（駟氏伯有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襚音遂枕之鴆反股音古）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爲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并及○難乃旦反）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爲信也酸棗陳留縣○與子上用兩珪質于河質如字一音致一本作與子上絕句用兩珪質于河別爲一句也沈音鴆又如字）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游吉歸也○肸許乙反）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弃復鄭大夫○復扶又反）於子蟜之卒也。（子蟜公孫蠆卒在十九年○蟜居表反）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事○揮許韋反）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莠羊九反草也）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降戶江反下及注同奎苦圭反）

〔疏〕注降婁至天明○正義曰降婁奎婁釋天文也孫炎曰降下也奎爲溝瀆故稱降也杜以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劉炫以爲五月降婁未中而規杜失今知非者以二月諸星復位合昏奎婁在戌以衝反之平旦在辰又三月日體在胃平旦之時奎婁在胃昴之前亦當在辰既三月平旦在辰則四月在巳五月在午月令旦危中者據夜有長短及星度有廣狹是細計之數杜據大畧而言故與月令不同劉以月令之文而規杜氏非也

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娵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娵子須反訾子斯反壁音璧枵許驕反）

〔疏〕注娵訾至二年○正義曰釋天云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李巡曰娵觜玄武宿也營室東壁北方宿名孫炎曰娵觜之歎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十二次子爲玄枵亥爲娵訾二十八年傳稱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二十八年已在玄枵今三十年始在娵訾三年始移一次是歲星住在玄枵二年也

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縣今屬廣平郡○任音壬）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比毗志反）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鉏子罕之子代羽頡○鉏仕居反）○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蒍掩二十五年爲大司馬）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宇芋尹○芋于付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相息亮反下善相之同）而王之四體也。（倶股肱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爲昭十三年楚弒靈王傳○去起呂反艾魚廢反）○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佗北宮之子○佗徒河反）鄭罕虎、（虎子皮）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不信也夫音扶一讀以夫爲下句首○）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慎舉止無載行詐僞）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戌爲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

〔疏〕注傳云至同文○正義曰諸侯不歸宋財諸國大夫合貶耳向戌不合貶也而向戌亦貶稱人故傳明經所由杜又釋傳之意傳云既而無歸者是釋上傳之文故不書其人是也經又別言宋災故者此一句見向戌之并貶釋此傳書曰某人某人之文也向戌若不求財當顯書名氏今貶稱某人與諸國某人同故云所以釋向戌之并貶與不歸財者同文也

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畧不書名大夫以示例）○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偪。（偪近大國○偪彼力反近附近之近）族大寵多。不可爲也。（爲猶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政○治直吏反）小能事大。國乃寬。（爲大所恤故也）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爲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要一遥反下注同）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焉於虔反）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爲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爲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必大焉先亞如字）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己）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惡其虛飾○復扶又反三息暫反又如字策初革反惡烏路反注同）使次己位。（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分扶運反）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洫況域反疆居良反）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大人之忠儉者本或作大夫者非）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罪而斃踣之○）

（踣蒲比反）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卷眷勉反徐居阮反）曰。唯君用鮮。（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爲足○芻初俱反豢音患牛羊曰芻犬豕曰豢）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褚張呂反畜勅六反又許六反本又作稸同）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爲疇○並蒲杏反又蒲頂反）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殖時力反徐是吏反此協下韻）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樂音洛一音岳又一音五教反）○秋。九月。癸巳。子野卒。（不書葬未成君）○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不稱弒者主名君無道也○弒申志反）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苟且○語之魚據反下吾語諸同偷他侯反）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成二年戰於鞌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十○諄徐之閏反或一音之純反）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韓子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政可素往立善○盍戶獵反）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爲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偷之甚也○懦乃亂反厭於鹽反人生幾何居豈反本或作民生无幾何朝如字注同）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慝他得反）○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地）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爲也伐陽州不書不成伐○說如字）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僂力侯反灑所蟹反舊所綺反渻生領反徐本作省所幸反一音息井反一音銷虺許鬼反）出羣公子。（爲昭十年欒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難乃旦反）○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好呼報反）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大音泰本亦作泰）〔疏〕注今尚至疑之○正義曰今尚書大誓謂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等所注者也自秦焚詩書漢初求之尚書唯得二十八篇故大常孔臧與孔安國書云尚書二十八篇前世以爲拔二十八宿都不知尚書有百篇也在後又得僞大誓一篇遂爲二十九篇漢魏以來未立於學官馬融尚書傳序云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獨夫紂禮記引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大誓皆無此言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衆不復悉記畧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已王肅亦云大誓近非本經是諸儒疑之也杜氏在晉之初亦未見真本及江東晉元帝時其豫章內史梅賾始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其內有泰誓三篇記傳所引大誓其文悉皆有之 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拱璧公大璧○夫音扶復扶又反拱九勇反）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瘠在亦反）○己亥。孟孝伯卒。（終穆叔言）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齊謚裯昭公名○娣大計反齊歸如字注同裯直由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長立。（立庶子則以年○長丁丈反）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鈞謂賢等）非適嗣。何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適丁歷反）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鮮息淺反比及必利反一本無及字三如字又息暫反衰本又作縗亦作線同七雷反下同衽而甚反徐而鴆反裳下也嬉許其反）〔疏〕衽○正義曰喪服注云衽爲兩燕尾凡用布三尺五寸上正一尺兩燕尾袤衺裁二尺五寸下廣四寸綴於身旁所以掩裳際也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爲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惰不敬也○惰徒臥反涕他禮反）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有死兆）能無從乎。（爲昭三年滕子卒傳）○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充滿斥見言其多○相息亮反盡子忍反壞音怪下皆同館古亂反字從食字林云容舍也旁作舍非垣音袁牆也斥見賢遍反）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令力呈反下注同完音丸）高其閈閎。（閈門也○閈戶旦反說文云閭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閈沈云閉也閎獲耕反杜云門也爾雅云衖門謂之閎是也爾雅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閎然爾雅本止扉之名或作閣字讀者因改左傳皆作名音案下文云門不容車此云高其閈閎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爲穿鑿）〔疏〕高其閈閎○正義曰說文云閈門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閈釋宮云衖門謂之閎李巡曰衖頭門也然則閈閎皆門名言高爲其門耳 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使所吏反注同）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從才用反下賓從同葺侵入反徐音集一音子入反謂以草覆牆）〔疏〕繕完葺牆○正義曰周禮匠人有葺屋瓦屋瓦屋以瓦覆葺屋以草覆此云葺牆謂草覆牆也 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請問毀垣之命○共音恭匄本作丐古害反士文伯名也今傳本皆作匄字或作丐字釋例亦然解者云士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作丐是也案士文伯字伯瑕又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丐字子瑕）

即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句與乞義同則作句者是又案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於公孫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伯石傳又謂之二子石然印段即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尚同名字伯瑕與宜子何廢同乎〔疏〕寡君使句○正義曰句士文伯名也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丐俗本作句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句恐非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索所白反一音悉各反）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閒音閑見賢遍反下及注同暴步卜反下同）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僑子產名文公晉重耳○燥素早反蠹丁故反蠹敗也以重直用反下重罪同僑其驕反重耳直龍反）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庳音婢亦音卑觀古亂反榭音謝本亦作謝土高曰臺有木曰榭廄九又反易以豉反注同）〔疏〕無觀臺榭○正義曰釋宮云四方而高曰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上有屋謂之榭然則臺榭皆高可升之以觀望言無觀望之臺榭也○館如公寢○正義曰言往前文公之客館如今日晉君之路寢也

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塗者塓塗也○圬本作污同音烏塓莫歷反）〔疏〕圬人至宮室○正義曰釋宮云鏝謂之杇李巡曰鏝一名杇塗工作其也郭璞云泥鏝也然則圬是塗之所用因謂泥牆屋之人爲圬人塓亦泥也使此泥屋之人以時泥塗客館之宮室也

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甸徒遍反燎力妙反徐力遥反一音力弔反庭燎大燭）〔疏〕庭燎○正義曰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玄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行下孟反下巡行同）車馬有所。（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巾車如字劉昌宗周禮音居覲反轄戶瞎反）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瞻之廉反）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樂音洛）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患邪無寧寧也○菑音災復扶又反）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鞮丁兮反數所主反）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迮又有牆垣之限○迮側百反）〔疏〕注門庭之內迫迮○正義曰知非館門卑小不得容車而云門庭之內迫迮者以傳稱舍於隸人明院宇迮小也

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厲猶災也言水潦無時○潦音老）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以命之。（問晉命已所止之宜○見賢遍反）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薦進也）脩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贏音盈）〔疏〕注贏受也○正義曰賈服王杜皆讀爲盈盈是滿也故皆訓爲受

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好呼報反如是夫音扶讀者亦以夫爲下句首輯音集又七入反繹本又作懌音亦說音悅）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國之禮）○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犂比莒子密州之號○犂力私反或音力兮反比音毗去起呂反輿音餘本又作與音同）既立展輿。（立以爲世子）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展輿立爲君○弒之乃立弒音試本或作乃自立者誤）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輿吳出也。（爲明年奔吳傳）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鉏仕居反）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書弒今者父子故復重明例○復扶又反重直用反）○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成七年適吳爲行人○屈君勿反狐音胡）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邑）〔疏〕注延州來季札邑○正義曰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不知其處則杜謂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案傳文謂之延陵季子則是延陵與州來必不得爲一但不知何以呼爲延陵耳或延陵亦是邑名蓋並食二邑故連言之

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隕于敏反）闇戕戴吳。（在二十五年戴吳餘祭○闇音昏戕在良反祭側界反）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昧）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德）度不失事。（審事情）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傳直專反）○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襄公獻公子○相息亮反）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過五禾反廷于況反勞力報反下及注同棐芳尾反本又作斐）文子入聘。（報印段）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子）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以水濯手○數所主反濯直角反）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上時掌反）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斷丁亂反下同）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知諸侯所欲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裨婢支反諶市林反）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敝）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乘繩證反鮮息淺反）○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校戶孝反下同鄭國謂學爲校）以

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患人於中謗議國政。○謗布浪反）〔疏〕（鄉校。○正義曰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是校爲學之別名）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爲忠善則怨謗息。○夫音扶下并注同朝直遙反舊如字惡烏路反又如字）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遽畏懼也。遽其據反）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道音導注同）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爲己藥石）〔疏〕（不如至之也。正義曰言不如不毀鄉校使人游處其中聞謗我之政者而即改焉以爲我之藥石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長丁丈反）〔疏〕（注仲尼至聞之。○正義曰公羊傳於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之下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言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年七十三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杜此注從史記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少詩照反注同）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愿音願）〔疏〕（不吾叛也。○正義曰謂尹何也劉炫云叛違也欲令子產不於我有違得使尹何爲邑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治直吏反下注之治同）〔疏〕（夫亦愈知治矣。○正義曰病差謂之愈言不能之病愈知治必速也劉炫云尹何比未解治邑以爲己病今若遣往學治邑之病差自然以後知治邑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操七刀反其傷實多一本作其傷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棟丁弄反榱所追反椽也厭本又作壓於甲反徐於輒反下同製音制）

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所庇必利反又音祕）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貫古患反）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覆芳服反易以豉反）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疏〕（令尹似君矣。○正義曰言令尹威儀已是國君之容矣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鮮

息淺反令聞音問本亦作問衛詩此邶詩刺衛頃公故曰衛詩棣棣本又作逮直待反選息兗反注同數所主反下文同）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也）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斟之林反）〔疏〕（曰大至其德。○正義曰尚書武成篇曰大國以威加小國以德撫故大畏力小懷德也。○不識至之也。○正義曰不識不知謂不妄斟酌以爲識知唯順天之法則是言則而象之謂文王法則放象上天而行下傳覆此謂天下則象文王不同者謂文王能則象於天故天下亦則象文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降戶江反復扶又反）〔疏〕（紂囚文王七年。○正義曰傳言囚文王七年文王必七年爲囚矣尚書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則文王在位歷年多矣未知何時被囚也周本紀稱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求美女美寶而獻之紂紂大說乃赦西伯賜之弓矢使之得征伐其下乃云虞芮爭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受命之君也如馬遷所云虞芮質獄之前被囚也尚書傳稱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鄭玄尚書注據書傳爲說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於羑里紂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以爲四年囚之五年釋之即如所言被囚不盈一年此傳不得言紂囚文王七年也文王既已改元而又專伐諸國是則反形已露雖紂之愚非寶貨所能釋也馬遷之言當得其實在質虞芮之前囚之故囚之得七年也）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行下孟反下同樂音洛又音岳）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　襄三十年盡三十一年

經三十年

天火曰灾（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灾作災）

共姬從夫謚也（宋本明翻岳本毛本謚作諡非）

據傳子皙伐伯有（閩本監本毛本皙誤晳）

宋灾故（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毛本灾作災石經故下後人增也字非也）

杜此注故以唯言惡宋人（宋本監本毛本故作何是也）

以傳云書曰某人某人（浦鏜正誤云某人下脫會于澶淵四字山井鼎云某作厶俗字）也

傳三十年

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釋文作問王子圍之爲政云一本無圍字案石經此行重刻疑初刊有圍字也）

王子之爲政（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故穆叔問之下）

子蕩將與焉（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蕩此本誤湯今訂正）

三月癸未（石經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足利本三作二不悞）

有與疑年（石經有與一行九字初刻有字下有兩字後刊去刻與字）

有與至之年（宋本此節正義起至注以役孤老故止摠入勉事之而後可注下）

得甲子甲戊（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戊作戌亦非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作戌是也）

吏走問諸朝（釋文作使案正義曰俗本吏作使）

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石經仲字起承字止此行九字惠伯會郤四字係改刊）

晉人之言（宋本之作所）

併三六爲身（閩本監本毛本六誤人）

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淳熙本明翻岳本足利本二千作六千與石經合按正義本同）

爲一十四年（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一作七是也）

得二萬六千一百四十五日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一作六不誤）

所以少三日者（宋本三作二）

辨其夫家人民（淳熙本明翻岳本辨作辯案周禮作辨）

田來之數（宋本來作萊不誤閩本監本毛本作畝非也）

蓋以居在絳邑（閩本監本毛本居作車非是）

其庸可媮乎（纂圖本媮誤偷）

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石經此處刓缺顧炎武云娶誤作聚所據謬刻也釋文于作於）

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石經期誤旗）

烏乎必有此夫（石經宋本淳熙本乎作呼釋文作嗚呼云本又作烏乎）

不殺必害（石經必下有爲字非也）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宋本明翻岳本叫作叫釋文同石經作叫惠棟云叫說文引作計云大呼也傳遜曰說文云譆痛也案說文誒可惡之辭引傳云誒誒出出從言矣聲譆痛也从言喜聲蓋許意謂左作誒誒即譆譆之假借字也其所見左氏作誒與他家作譆者異耳鄭氏周禮注引作譆譆詘詘釋文云一本無大字）

鳥鳴于亳社（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婦義事也注下）

大及八（閩本監本毛本大作火）

鄭元昏禮注云（宋本元作云）

聚禾粟（石經及諸本作禾此本誤木今訂正）

大夫敖（釋文云敖本亦作慠服本作放案正義云言大夫驕敖也服虔云言大夫淫放則服本爲大夫放矣故今俗本多爲放字）

其君弱植（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能無亡乎節注下）

植爲樹立（宋本爲作謂）

則又將使子皙如楚（閩本監本皙作晳非也下同）

伯有汰侈故不免（石經此處刓缺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汰作汏是也注同釋文亦作汏）

就直助彊（閩本監本彊作疆非也下及注同）

今三家未能伯有方爭（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足利本能下有則字）

壬寅子產入（淳熙本入誤人）

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淳熙本甲誤申）

子皮與伐矣（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伐作我是也）

駟帶追之（石經駟作四顧炎武云石經駟誤四是也）

注降婁至天明（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注下）

而規杜失（毛本失誤矣監本初亦作矣後刊去厶）

以衡反之（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衝此本誤衜今改正）

歲星十二年而一歲（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足利本一歲作一終是也）

娵訾營室東壁（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壁作壁是也）

故因名云（宋本云下有也字）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石經宋本蔿作薳）

蔿掩二十五年爲大司馬（宋本蔿作薳）

佗北宮之子（纂圖本監本毛本宮下有結字閩本初刻無後擠刊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足利本結作括是也）

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注云逸詩案陳樹華云又曰二字即承上而言似皆屬大雅之文梁履繩云廿一年傳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杜云詩小雅正義曰此采菽之篇彼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是可取以爲證）

宋災故尤之也（石經宋災上有爲字按此左氏援引聖經斷不妄增一字石經凡若此等皆唐時濫惡之本名儒所不窺者而板本轉相傳不誤也）

戌爲正卿（宋本正作政）

而以求才合諸侯（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才作財是也下同）

注傳云至同文（宋本此節正義在諱之也注下監本云作文非也）

諸侯不歸宋才（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才作財不誤）

諸大夫許而不歸（足利本諸下有侯字非）

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宋本淳熙本無也字）

乃受策入拜（石經淳熙本策作筴釋文作筴）

使次已位（石經宋本明翻岳本已作己是也）

大人之忠儉者（石經初刻夫後改人釋文云本或作大夫者非）

因其罪而斃踣之（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足利本其下有有字是也）

請於公不役入（明翻岳本足利本役作没陳樹華云十一年傳云以其役邑入者無征可證閩本監本毛本入作人非也）

取我衣冠而褚之（案呂覽樂成篇作貯之元應書引同盧文弨云周禮廛人注褚藏釋文云褚本作貯又作褚）

褚畜也（纂圖本畜作蓄釋文作褚云本又作畜同）

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案呂覽樂成篇而作若李善東都賦注潘安仁關中詩注褚淵碑文注引並作）

若

經二十一年

莒人殺其君密州（案傳作買朱鉏段玉裁云與密州音相同左傳經自作買朱鉏疑後人以公穀之經易此）

傳二十一年

人生幾何（漢書引傳作民生幾何釋文同云本或作民生無幾何案臧琳云陸本與漢志正同當從之本或作無幾何無衍字也）

渻竈（諸本作渻釋文云徐本作省）

大誓云（釋文云大本亦作泰案尙書撰異云大誓與大誥之大同音泰者非據正義引顧彪說則作泰誓尙在彪以前非衞包始改）

注今尙王疑之（宋本此節正義在由是得罪注下）

我商必克（閩本監本毛本我作伐誤也）

略舉五事以明之（閩本監本毛本舉改引）

大誓近非本經（段玉裁據書正義近下增得字非下增其字）

而從取之（石經初刻而從誤倒後改正）

胡歸姓之國（淳熙本姓作子）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閩本監本毛本鈞誤均注同）

非適嗣（釋文亦作適石經初刻作嫡後改從適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嫡非也）

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史記漢書五行志引亦作衰石經初刻並作⿰衤衰後改衰釋文作⿰衤衰云本又作縗亦作衰字按縗正字也衰假借字也⿰衤衰俗字也）

衽（宋本此節正義在於是昭公十九年矣注下）

公孫於齊傳（閩本監本傳誤傳）

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釋文云館字從食字林云客舍也旁或作舍非）

高其閈閎（釋文云閎或作閣字案爾雅釋宮郭注引作高其閈閎釋文云云即郭氏所據本也今本爾雅注作閣者乃後人所改）

閎門也（後漢書馬援傳注引杜氏左傳注閈閎門也此但解閎疑有脫）

高其閈閎（宋本以下正義九節摠入其知之矣注下）

然則閈閎皆門名（宋本皆下有是字是也）

繕完葺牆（李涪刋誤云繕完葺三字於文爲繁當是繕宇葺牆以書之峻宇雕牆爲比段玉裁云古三字重疊者時有安可以今人文法繩之下文無觀臺榭豈非三字重疊耶況此篇因壞垣屬辭士文伯誇垣之好不應見毀添設宇字則無謂矣）

寡君使匄請命（明翻岳本匄作匃釋文作丐正義云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丐俗本作匄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匄恐非據此則正義本作丐字也）

皆作丐（宋本丐字則作丏字按作丏則當彌究切作匄則古代切而丐則匄之俗體耳）

宮室卑庳（纂圖本庳誤痺張載魏都賦注引作埤案說文庳中伏舍从广卑聲一曰屋庳或讀若逋則此當作庳爲正）

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張載魏都賦注引塓作冪按廣雅作塓而塓冪皆說文所無說文祇有幎字）

圬人塗墍義出於此（釋文圬作汚云本又作圬）

由齊相公始也（宋本監本毛本相作桓按作相避諱也）

今銅鞮之宮數里（纂圖本今誤合鞮誤鍉閩本監本毛本亦誤作鍉注同）

而天厲不戒（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天厲作夭癘毛誼父六經正誤云夭癘不戒注疏及臨川本作天地之天興國本監本作天閼之夭案杜氏注云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據此義則當作天地之天然經有言癘疫天札則天癘亦不爲非陸粲附注云天厲者天之厲氣猶周官司救所謂天患陳樹華云毛氏未見石經故不能遽定哀元年傳云天有菑癘更是一證又按凡經典癘疾癘鬼字皆从疒而轉寫傳刻多譌爲厲正之不可勝正）

賈服王注（宋本注作杜是也）

辭之繹矣（釋文繹本亦作懌案詩作懌俗字）

展與立爲君（諸本作輿此作與因釋文又作之字而誤改也○今訂正）

莒人弒其君買朱鉏（監本鉏誤組注同）

成七年適吳爲行人（纂圖本監本毛本七誤十閩本作卜亦非）

延州來季札邑（毛本延上有注字宋本此節正義在雖有國不立注下）

在二十五年（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足利本五作九是也）

嗣君謂夷昧（宋本明翻岳本昧作末字按依宋本作末則作昧之本亦當是左日右末非左日右未也）

文子北宮佗（毛本佗誤陀）

印段迋勞于棐林（釋文棐本又作斐石經此行改刋計九字）

此才性之微（明翻岳本足利本微作薇）

鄉校（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吾不信也注下）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石經初刻脫朝字重刊增入此行計十一字纂圖本游作遊）

十有一月庚子（孫志祖云案公羊經上文云十月庚辰朔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不得有庚子也釋文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據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有者後人妄增穀梁亦作十月蓋孔子以周之十月夏正八月二十一日生此作十有一月孔冲遠所據本已誤）

蜀其子使事仲尼（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蜀作屬是也）

愿吾愛之（石經初刻似作願改刊作愿）

不吾叛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子產是以能爲鄭國注下）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纂圖本未誤夫）

令尹似君矣（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似漢書五行志引傳亦作似正義曰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俗本作似君矣按此係孔本作似君而正義詳引服注明當作以君極爲明晰）

令尹似君矣（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謂之有威儀也之下）

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王應麟引亦作以閩本監本毛本誤似）

今定本亦作以之恐非（閩本監本毛本之作字宋本作似君恐非是也）

令聞長世（釋文聞本亦作問李善魏都賦注景福殿賦注引並作問）

威儀棣棣（釋文棣棣本又作逮逮案禮記孔子閒居作威儀逮逮）

富而閑也（毛本閑作閒字按閑即嫺字之假借說文嫺雅也按毛傳作棣棣富而閑習也）

尙書武成篇曰（宋本曰作也）

大本紀（宋本大作周不誤山井鼎云恐又字誤非也）

二年伐邘（宋本毛本邘作邗是也閩本作邢監本作刊）

四年伐犬夷（閩本監本毛本犬誤大）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止）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一（起元年盡元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昭公（○陸曰昭公名裯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遜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薨于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疏〕（正義曰魯世家昭公名裯襄公之子齊歸所生以周景王四年即位謚法威儀共明曰昭是歲歲在大梁）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於會○招常遙反虢瓜百反當先悉薦反）〔疏〕（注招實至於會○正義曰八年經書陳侯之弟招故知是陳侯母弟也不稱弟云云莊二十五年注云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八年招殺世子故稱弟以章招罪此奉使以會諸國非義例之所興舊史書為公子而仲尼因之也公羊傳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殺世子偃師貶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然則曷為不於其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其意言八年楚託討於招以滅陳著招之罪重故於此預貶之先儒或取公羊為說釋例云潁氏曰臣無竟外之交故去弟以貶季友子招樂憂故去弟以懲過鄭段去弟唯以名通故謂之貶今此二人皆書公子者名號之美稱非貶所也是解招不稱弟之意也春秋之初衛在陳上莊十六年幽之盟衛在陳下自爾以來常在陳下莊十六年注云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是衛之班次常在陳下今衛乃在蔡之上必有其故也襄十年諸侯伐鄭齊世子光序在滕子之上傳曰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是先至有進班之理故謂此為先至於會故也）

○三月。取鄆。（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鄆音運將子匠反下同帥所類反易以豉反）〔疏〕（注不稱至易也○正義曰將卑師少例當稱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書所為之事明其有人取之也若將卑師衆則言師取某襄十三年傳例云凡書取言易也故杜以此為易耳賈逵云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劉炫以賈說為是故又規杜云案傳武子伐莒知非將卑師少也稱伐則是非易也杜何得以為易將卑師少乎今刪定知不然者以諸稱取傳皆以易釋之此取文與彼同故以為易也若以武子伐而取之則致力難重當以滅為文與滅項同也案滅項被討不諱滅此亦被討何以諱滅而言取若必有所諱當傳有其事今傳云莒魯爭鄆為日久矣魯無大罪亦何所諱也傳云武子伐莒者武子為伐莒之主耳別遣小將而行故不書武子猶如成二年傳言楚子重侵衛經書楚師杜云子重不書不親兵之類是也不書伐者以兵未加鄆鄆人逆服與襄九年傳稱諸侯圍鄭經不書杜云鄭人逆服不成圍相似劉以賈氏之注而規杜氏非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稱弟罪秦伯○鍼其廉反）○六月。丁巳。邾子華卒。（無傳三同盟）〔疏〕（注三同盟○正義曰華以襄十八年即位十九年盟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皆邾魯俱在是三同盟）○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大原晉陽縣○大鹵大字徐音泰鹵音魯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國逆而立之曰入○去起呂反）莒展輿出奔吳。（弒君賊未會諸侯故不稱爵○展輿出奔吳一本莒展出奔吳）〔疏〕（注弒君至稱爵○正義曰釋例云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簒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又云先君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為斷也是杜據彼傳之二文知此為未會諸侯不稱爵）○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疆居良反注同）葬邾悼公。（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弒○麇九倫反瘧音虐書弒申志反或作殺音同）〔疏〕（注楚以至書弒○正義曰傳稱縊弒之而經書卒者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而經書為卒知此亦以瘧疾赴故不書弒）○公子比出奔晉。（書名罪之）〔疏〕（注書名罪之○正義曰齊崔氏宋司城無罪書氏書官此傳無罪狀直以不能自固其位耳出奔又無可善無可善即是罪未必犯大罪也）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伍舉椒舉介副也○娶七住反介音界注同）將入館。（就客舍）鄭人惡之。（知楚懷詐○惡烏路反）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墠行昏禮○褊必淺反下同從才用反墠音善）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貺音況）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几本亦作机筵音延共音恭）〔疏〕（圍布至而來○正義曰聘禮奉君命聘於鄰國猶尚釋幣于禰乃行況昏是嘉禮之重故圍自布几筵告父祖之廟而來也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鄭玄云告於君也亦既告君必須告廟君尊不主臣昏故圍自告也）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莽莫蕩反）〔疏〕（若野至卿也○正義曰言我若受野賜之禮則是委頓我君之命得貺於草莽之中則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之位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疏〕（不寧至先君○正義曰不寧寧也言寧唯是之事又使圍蒙其先君違禮為義也告廟云將向豐氏之家取妻若使受之於野不至豐氏之家是欺先君也言又者既辱今君又辱先君故云又也）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獲辱命而黜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懲直升反憾戶暗反壅本又作雍於勇反注及下注同）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祧他彫反）〔疏〕（注祧遠祖廟○正義曰祭法云遠廟為祧鄭玄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以祧是尊遠之意故以祧[illegible]之廟耳其家無遠祖廟也杜言遠祖廟者順傳文且據正法言之）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垂櫜示無弓○櫜古刀反弓衣也）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虢鄭地）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歃午祁奚子○歃所洽反）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復扶又反下雖復同）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衷甲○駕如字又音加注及下同衷音忠）況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政以春言故云七年也○相息亮反）〔疏〕（注襄二十至七年○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傳云趙文子為政至此八年言此春正月故為七年未暇和則云八年）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疏〕（再合諸侯○正義曰襄二十六年經書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晉人即趙武也時有魯公在會雖則唯公一人即是諸侯不得謂之大夫也故知再會諸侯數澶淵也）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虢）服齊狄。（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寧東夏。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淳音純）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讟謗也○罷音皮讟音獨謗芳畏反）〔疏〕（注讟謗也○正義曰說文云謗毀也讟痛怨也然則謗讟其義同皆是非

（毀人古人重言之猶險阻艱難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僭子念反下同）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穮耘也壅苗爲蔉○穮彼驕反蔉古本反耘音云除草也）〔疏〕注穮耘至爲蔉○正義曰漢書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一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三葉以上稍耨壟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云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耘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其根比至盛暑壟盡平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此言穮蔉卽詩之耘耔也故知穮是耨以土壅苗根爲蔉也耨定本耘 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鉏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饉其靳反鉏仕居反收手又反又如字）〔疏〕雖有至豐年○正義曰言耕鉏不息必有豐年之收以喻禮信不怠必爲諸侯之長也 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詩大雅僭不信賊害人也○鮮息淺反）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難乃旦反下注並同）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疏〕注設君至陳也○正義曰穆子言似君知設服設君服也唯譏執戈不言衣服則君服卽二戈是也離衛之語必爲執戈發端但語畧難明服虔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然則執戈在前國君行時之衛非在家守門之衛也守門之衛其兵必多非徒二戈而已縱使在國居君之離宮卽明官門之衛以爲離衛其言大不辭矣故杜以離衛卽執戈是也言二人執戈陳列於前以自防衛也離之爲陳雖無正訓兩人一左一右相離而行故稱離衛離亦陳之義 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疏〕注禮國至在前○正義曰士喪禮言君臨臣喪之禮云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是知國君之行常有二執戈者在前也國君亦有二戈在後子皮唯言前有二戈者當是公子圍不設後戈故也 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爲王殿屋屛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緝七入反）〔疏〕注公子至怪也○正義曰服虔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

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令尹居君離宮事無所出且諸侯大夫見其在會之儀不譏在國所居伯州犂云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行而借戈以衛非在國借宮以居也故杜以爲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爲王殿屋以自殊異此亦無所案據要恤人情 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言假以飾令大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爲君）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爲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爲憂令尹不反戈○背音佩注同誕音但）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言棄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簒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爲圍所殺故言可愍○簒初患反）〔疏〕注國子至可愍○正義曰服虔云愍憂也代伯州犂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晳劉炫從服言而規杜失今知不然者以圍不能自終伯州犂尋爲圍所殺是皆遇凶害故云吾代二子愍矣若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子羽則卒無禍害又何可愍而代之乎劉以服意而規杜過非也○小旻之卒章○正義曰小旻詩小雅刺幽王也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樂音洛注及下樂憂而樂同）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爲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命不能知其禍福○共音恭下及注同）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公子圍○鮒音附旻亡巾反馮皮冰反）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絞古卯反婉紆阮反註同）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否悲矣反舊方九反）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持如字本或作恃誤）〔疏〕注子子至取與○正義曰持謂執持之也子皮直云二執戈者前矣雖意知不可而辭無譏切子家云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意雖并譏蒲宮言乃謂之爲可不如子羽之譏評不同伯州犂之飾辭持其兩端無所取與是持之也弈棋謂不能相害爲持意亦同於此也 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書）三大夫兆憂。能無至乎。

（開憂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大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當丁浪反）○季武子伐莒取鄆。（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瀆齊盟。（瀆慢也○瀆待木反）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使所吏反下注其使出使下召使者同）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鮒相佐也○相息亮反注同）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爲辭○爲于僞反下注爲諸侯同）而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踁叔孫家臣○踁戶定反藩方元反）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疏〕注言不至其國○正義曰晉語趙文子謂叔孫曰子盍逃之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若魯有罪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絕之也若爲諸侯戮魯誅盡矣必不加請爲戮也是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也 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喩已爲國衛如牆爲人蔽）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咎在牆○隙去逆反咎其九反注同）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牆）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之伐莒）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遇此戮無所怨也）〔疏〕注季孫至怨也○正義曰歷檢上世以來季孫出使不少於叔孫而云叔出季處從來久者季孫世爲上卿法當上卿守國次卿出使以此爲從來久耳必須使上卿者上卿非不使也 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賄呼罪反）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難乃旦反下同）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三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而四）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辟戮）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汚勞事○汚音烏注及下同）〔疏〕注汚勞事正義曰處國之所辟者唯有辟勞事耳故以汚爲勞事也言事之勞身若穢之汚物也 出不逃難。（不苟免）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

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又賞其賢。（赦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疆埸無定主。○疆居良反注及下至莒之疆事同埸音亦注同）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疏〕注言三至德時。正義曰以傳言王伯故言三王下云虞有三苗則帝時亦有非獨三王也但王亦帝也故傳通言其王耳

引其封疆。（引正也正封界）而樹之官。（樹立也立官以守國）舉之表旗。（旌旗以表貴賤。○旗音其）〔疏〕舉之表旗。○正義曰舉立也爲立表貴賤之旌旗也故杜云旌旗以表貴賤

而著之制令。（爲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得相侵犯）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饕餮放三危者饕吐刀反餮吐結反）夏有觀扈。（觀國今頓丘衛縣扈在始平鄠縣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夏戶雅反觀音館舊音官扈音戶鄠音于）商有姚邳。（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姚西典反又西禮反邳皮悲反）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嬴音盈）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猶競也）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彊弱無常故更主盟。○狎戶甲反更音更）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大謂簒弑滅亡之禍）又焉用之。（焉用治小事。○焉於虔反注同）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也）〔疏〕注二國至淮夷。○正義曰二國皆嬴姓世本文也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淮夷與奄同時伐之此徐奄連文故以爲徐即淮夷賈逵亦然是相傳說也服虔云一曰魯公所伐徐戎也案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孔安國云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則徐亦非國名此徐是國名當謂淮浦之夷其國名徐書序舉其大號此傳言其國名也僖公時楚人伐徐杜云下邳僮縣東南有大徐城彼近淮旁成王時徐蓋亦在彼地也此傳所云四代有罪之國其三苗與有扈徐奄尚書略有其事其觀與姚邳則史傳無文傳言王伯之令猶尚有此輩則此輩皆是王道盛明時諸侯也。○封疆至辯焉。○正義曰言封疆之相侵削何國無有此乃常事主領齊盟者誰能一一治之

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釁過也。○濮音卜釁許靳反）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亢禦。○與音預亢苦浪反徐又音剛禦魚呂反）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去起呂反宥音又）〔疏〕去煩至競勸。○正義曰不往討魯諸侯無煩是去煩也叔孫賢人今若赦之是宥善也德義如是餘人莫不競力勸慕爲善矣

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宛紆阮反復扶又反）〔疏〕注小宛至復還。○正義曰詩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其二章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注又復也今女君臣各敬愼威儀天命一去不復來也

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問將能成否）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言可成）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是彊而不義）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彊不義足以滅之。○姒音似滅如字詩作威音呼悅反）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懦乃亂反）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取不以道）不義而克。必以爲道。（以不義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爲十三年楚弑靈王傳）〔疏〕道以至已矣。○正義曰以不義謂之爲道而淫虐爲之民所不堪不可久矣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罷過鄭。○過古禾反）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爰所戒禮畢而賦詩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瓠戶故反客享之許丈反又普庚反）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薄物而以獻酬知其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人趙孟。○夫音扶注同）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幕武博反）〔疏〕注朝聘至五獻。○正義曰周禮大行人稱上公饔餼九牢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皆獻數各同饔餼之數也案聘禮卿聘饔餼五牢故卿皆五獻至春秋之時大國之卿乃得從卿禮若次國之卿依大國大夫之制唯三獻耳故杜此注云大國之卿五獻又昭六年傳注云大夫三獻是也

趙孟辭。（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私於子産。（私語）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子皮請謂賦瓠葉）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折之設反）〔疏〕注卿會至體薦。○正義曰傳言禮終乃宴謂之享禮既終即因而爲宴不待異日也杜解享宴禮異所以得相因者以其殽俎同故也宣十六年傳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彼傳之意言享公當依享法有體薦也享卿當如宴法有折俎也彼王自言之故云王室禮耳其實諸侯之待公卿禮亦當然以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享宴俎同故得因行禮也

穆叔賦鵲巢。（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亦詩召南義取蘩菜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蘩音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蘩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棄則何敢不從命穡愛也。○省所景反徐所幸反注同）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脫脫安徐帨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麕亦作麏九倫反脫吐外反帨始銳反尨武江反吠扶廢反）趙孟賦常棣。（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常棣直計反）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受子皮之詩。○比毗志反下注德比同）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罰戮。○兕徐履反戾力計反注同）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此樂。○樂音洛注同復扶又反注及下不復年并注同）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王周景王定公劉夏潁水出陽城縣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爲汭。○勞力報反下以勞之同潁營井反汭如銳反夏戶雅反）劉子曰。美哉禹功。（見河雒而思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共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之力。○弁冕端委本亦作弁端委）〔疏〕注弁冕至之力。○正義曰冠者首服之摠名弁冕冠中之小別弁冕是首服端委是身服言弁冕端委摠舉冠衣而言非謂定公趙孟身所自衣也哀七年傳云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斷之斷髮文身以文身從彼之俗知端委是依禮之衣杜直言端委禮衣不知是何衣也名曰端委又無所說周禮司服於士服之下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玄云謂之端者取其正也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如鄭此言唯士服當端制大夫以上不復端也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案論語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禮記深衣制短不見膚長不被土然則朝祭之服當曳地服言是也

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勸趙孟使纂禹功。○子盍戶臘反何不也亦遠績禹功本或作亦遠績功庇必利反）

（又音秘）〔疏〕（遠績禹功。正義曰績亦功也重其言耳遠績禹功者勸之爲大功使遠及後世若大禹也謂勸武何不遠慕大禹之績而立大功以庇民也）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焉於虔反下焉用焉能同儕仕皆反朝如字下同）〔疏〕（吾儕偷食。正義曰儕等也言吾等於彼卑賤苟且飲食之人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八十曰耄耄亂也。語魚據反知音智耄莫報反）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自比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疏〕（注言其至之心。正義曰趙孟自言吾儕偷食是自比於隸役賤人也在上位者當憂勞百姓卑賤之人勞身而已自比賤人是無憂民之心也）棄神人矣。（民爲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爲此冬趙孟卒起本）

○叔孫歸。（虢會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伐莒使己幾被戮）曾夭謂曾阜曰。（曾阜叔孫家臣）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中不出是不忍其內）阜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役在外數月。數所主反注同）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諠譁之聲。賈音古注同贏音盈注同惡烏路反注及下同囂許驕反徐五高反注同諠或作讙呼端反）〔疏〕（注言譬至之聲。正義曰言已伐莒求利而不得惡日中不出譬如商賈求利不得惡諠譁之聲以商賈在市市人多諠譁之聲）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以諭曾有季孫猶屋有柱。楹音盈去起呂反）

○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強其丈反）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贄幣子晳公孫黑。贄音至）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乘繩證反）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道。櫜古刀反本或作衷丁隆反衝尺容反）〔疏〕（夫夫至順也。正義曰夫如夫道當剛強也婦如婦節當柔弱也如是所謂順也曹大家女誡曰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懼其武是男欲剛而女欲柔也）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晳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於楚。好如字一音呼報反直鈞音均絕句）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也。女音汝下皆同奸音干）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長丁丈反下同養如字下同）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也。嬖必計反下戶嫁反）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之兄子。從兄如字又才用反重直用反又直勇反）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亢苦浪反）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難乃旦反而蔡蔡叔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𥻆音同字從殺下米云𥻆𥻆散之也會杜義下蔡叔如字）〔疏〕（殺管叔至蔡叔。正義曰說文云𥻆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𥻆字殺下米也𥻆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𥻆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爲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尙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孔安國云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事也孔唯言中國之外地不知在何方也）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爲二年鄭殺公孫黑傳。夫音扶）〔疏〕（夫豈至故也。正義曰夫謂周公也夫此周公豈不愛管蔡乎所以𥻆放之爲王室故也）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選息轉反徐素短反注及下同數所主反注及下文數世同）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教。乘繩證反下及注同）〔疏〕（癸卯至伯也。正義曰釋例曰秦伯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則鍼罪輕也言其對兄爲輕耳非無罪也公羊以爲仕諸晉謂之奔者譏秦伯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故謂之出奔也劉炫云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今鍼適晉乃與母計議緩步而出實非奔也仲尼既書爲奔傳釋云罪秦伯秦伯不豫教誡其弟不能早爲之所致奢富過度懼而去國罪其失兄之教鍼不自知度亦是其罪歸罪秦伯言兄罪耳例曰以下同也）后子享晉侯。（爲晉侯設享禮。爲于僞反）造舟于河。（造舟爲梁通秦晉之道。造七報反注同李巡注爾雅云比其船而度也郭云併舟爲橋）〔疏〕（造舟于河。正義曰詩云造舟爲梁是比舟以爲橋也釋水云天子造舟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孫炎曰比舟爲梁郭璞曰比船爲橋皆不解造義蓋造爲至義言船相至而並比也）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爲八反之備）〔疏〕（注一舍至之備。正義曰直言十里舍車不知每舍幾車以下言八反知一舍八乘爲八反之具也）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雍於用反）歸取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齎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齎子兮反本又作賫）〔疏〕（注備九至酒幣。正義曰僖二十二年鄭享楚子爲九獻知此備九獻之儀也每一獻酒必有幣車以隨之后子從始自齎其一以爲初獻故續送其八也飲酒之禮主人初獻於賓賓酢主人主人受賓之酢禮飲訖又飲乃酌以酬賓如是乃成爲一獻於酬之時始有幣以勸飲故以爲酬酒幣也）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還音環徑古定反）〔疏〕（注每十至所赴。正義曰服虔以爲每於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從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亭之間八度至也然則千里之路往還八反車率日行一百六十里計則一萬六千里雖追風逐日之足猶將不遠於此后子之馬一何駛乎縱令如此纔可以章馬疾未足以明車多司馬侯何以怪其車多而發問也杜以反者爲車反復其故處耳每於十里置車八乘后子初發幣則續行自齎其一以爲初獻餘則以次續至八至則車反此王享終八車皆反以此謂之八反非言反至雍也此幣發雍計已多日故設享之初此八車之幣去絳不過一二十里耳使之相續而來每獻皆到以示已之豪富故令漸送之也如杜此言則后子預前約束使幣早發而來非臨享始取而云歸取酬幣者后子必適晉多日然後設享非初至卽享君也爲享之具酒食之屬皆在絳備之其幣亦應於絳備之乃遣還取秦國之幣故言歸取不言設享之日始歸取也上云其車千乘下司馬侯問其車多則是見車多而發問也故杜辨其車之所在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也傳說此車多之事者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盡敬於所赴之國故爲此以示豪也）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奔。見賢遍反坐才臥反）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司馬侯。）

（女音汝）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也。○艾魚廢反。注同）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助也。○幾居豈反。下同）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稔而甚反。啻始豉反）〔疏〕（國無至五稔。○正義曰。國無道而歲又饑。則君或早夭。年穀和熟。則天佐助之。故少猶五年。多或不啻也。期之五年者。后子之意耳。襄二十七年傳云。所謂不及五稔。蓋古有此言也）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於金反。本亦作陰。朝夕如字。景如字。又於鴆反）〔疏〕（趙孟至待五。○正義曰。趙孟自比於日景。此景朝夕尚移。不能相及。人命流去。與此相似。既無常定。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翫愒皆貪也。○翫五亂反。說文云。習厭也。字又作忨。愒苦蓋反）其與幾何。（言不能久。○與如字。又音預）○鄭爲游楚亂故。（游楚子南。爲于僞反）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爲明年子產數子晳稱薰隧盟起本。○閨音圭。薰許云反。隧音遂。數色主反。又色具反）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強其丈反。與音預）子產弗討。（子晳強。討之恐亂國）○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即大鹵也。無終。山戎。○大原音泰）〔疏〕（晉中至大原。○正義曰。釋例土地名以北戎。山戎。無終。三名爲一。北平有無終縣。大原即大原郡晉陽縣是也。計無終在大原東北二千許里。遠就大原來與晉戰。不知其何故也。蓋與諸戎近晉者相率而共來也。襄四年無終子遣使如晉。請和諸戎。則無終是其大者。故顯言其國名也）崇卒也。（崇聚也。○卒子忽反。下及注皆同）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阨委又作隘。於懈反。便婢面反）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什音十。共音恭）〔疏〕（以什共車必克。○正義曰。周禮十人爲什。

以一什之人共一車之地。故必克也）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爲必克。○去起呂反。下皆同）請皆卒。（去車爲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爲步陳。○行戶郎反。陳直覲反。下文五陳未陳同）五乘爲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五乘繩證反。注五乘同）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徇辭俊反）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拒九甫反）〔疏〕（爲五至前拒。○正義曰。五陳者。即兩伍專參偏是也。相離者。布置使相遠也。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杜云皆臨時處置之名。其意不同服說。則名與人數不可得知也。周禮則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無專參偏之名也）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從國逆例書入。去疾奔齊在襄三十一年）展輿奔吳。（吳外孫）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此春取鄆。今正其疆界。○疆居良反。注同）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三子展輿黨。大厖常儀靡。莒二邑。○務婁如字。務又音謀。一音無。瞀徐音茂。又音謀。厖武江反）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奪羣公子秩。是棄人。○夫音扶）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彊）〔疏〕（詩曰至善矣。○正義曰。周頌烈文之篇也。彼注云。競。彊也。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駘他才反。祟息遂反。閼於葛反。嚳苦毒反）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闕。○能如字。又奴代反）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疏〕（注后帝至堯也。○正義曰。襄九年傳稱閼伯爲陶唐氏之火正。知后帝是堯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

星。○相息亮反）〔疏〕（注商人至辰星。○正義曰。殷本紀稱相土契孫。是湯之先也。襄九年傳云。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辰即大火星也。故商大祀辰星。商謂宋也。宋商後。故稱商人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夏戶雅反。注及下同。參所林反。注及下同）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疏〕（注唐人至大夏。○正義曰。謂之唐人。當是陶唐之後。二十九年傳云。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知此唐人是彼劉累之等也。言等類者。謂劉累後世子孫。累雖遷魯縣。子孫仍在大夏。故歷夏及商也。劉炫云。彼稱累事孔甲。下云遷于魯縣。此云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則此居於大夏子孫終商不滅。非累子孫。是其同族等類耳。服虔以唐人即是劉累。故杜顯而異之。云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疏〕（注唐人至叔虞。○正義曰。服虔以爲唐叔虞即下句邑姜所生者也。杜以傳說唐人即云季世。明季世是唐人之末世。叔虞即唐人之末君矣。邑姜之子叔虞乃是晉之始祖。豈得以後世始封之君謂之前代之末世也。故云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帝命邑姜之子曰虞者。將以唐國與之。取唐君之名以爲名耳）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爲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震本又作娠。之慎反。又音申。懷妊也。大音泰。注及下同。胎他來反）〔疏〕（注邑姜至叔虞。○正義曰。傳言武王邑姜。繫之武王。知是武王后也。十二年傳稱呂級。王舅。級是齊大公之子丁公也。級爲王舅。知邑姜是大公之女也。說文云。娠。女妊身動也。從女辰聲。是懷胎爲震。震取動義。字書只是女事。故今字從女耳。叔虞。成王母弟。晉世家文也）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叔虞封唐。是爲晉侯。○屬之玉反。蕃音煩。叔虞封唐是爲晉侯。案史記叔虞封唐侯。叔虞之子燮父改爲晉侯）〔疏〕（夢帝至曰虞。○正義曰。晉世家云。初武王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謂此夢爲武王之夢也。若是武王之夢。此傳直云武王方生大叔。其文足矣。何以須言邑姜方震也。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姞之夢蘭爲己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馬遷之妄言耳。服解此云。已。武王也。是習非而遂迷者也。○注叔虞至晉侯。○正義曰。晉世家云。唐叔子燮是爲晉侯。杜譜亦云燮父改爲晉侯。則叔虞之身不稱晉也。叔虞爲晉之祖。故言爲晉侯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爲水官之長。○裔以制反。昧音妹。爲玄冥師。師長也。爲官之長。皞戶老反。長丁丈反）〔疏〕（注金天至之長。○正義曰。金天氏帝少皞。帝系世本文也。金天代號。少皞身號。月令於冬云。其神玄冥。是玄冥爲水官也。昧爲玄冥師。師訓長也。故云昧爲水官之長。二十九年傳云。少皞氏有四叔。脩及熙爲玄冥。昧爲金天裔子。當是脩熙之後。釋例曰。脩及熙皆爲玄冥。未知昧爲誰之子。或是

（其子孫也）臺駘能業其官。（纂昧之業。纂子管反）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疏〕宣汾洮。正義曰釋例曰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至河東汾陰縣入河其洮水闕不知所在當亦是晉地之水後世竭涸無其處耳）障大澤。（陂障之）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疏〕注帝顓頊。正義曰顓頊為帝承金天之後臺駘是金天裔孫為臣宜當顓頊故以帝用嘉之為顓頊嘉耳昧於金天已云裔子臺駘又是昧之所生則去少皞遠矣而帝系世本皆云少皞是黃帝之子顓頊是黃帝之孫臣世多而帝世少史籍散亡無可撿勘此事未必然也釋例云案繇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為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也是皆疑不能決因舊說耳）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禜祭為營攢用幣以祈福祥。癘音例疫音役禜音詠徐又音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疏〕山川至禜之。正義曰水旱癘疫在地之災山川帶地故祭山川之神也雪霜風雨天氣所降日月麗天故祭日月星辰之神也此因其所在分繫之耳其實水旱癘疫亦是天氣所致雪霜風雨亦是在地之災耳雨之不時而致水旱水旱與雨不甚為異而分言之者據其雨不下而霖不止是雨不時也據其苗稼生死則為水與旱也禜是祈禱之小祭耳若大旱而雩則徧祭天地百神不復別其日月與山川者也。注有水至福祥。正義曰水旱癘疫俱祭山川杜畧癘疫而不言之耳杜言山川之神若臺駘者下云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言此禜祭祭其先世主山川主星辰者之神耳非獨祭此山川星辰之神也計日月無其主之者以與星辰俱是天神遠言之耳周禮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鄭衆云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鄭玄云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禜如日食以朱絲禜社也玄之此言取公羊為說莊二十五年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絲禜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然社有形質故可朱絲營繞日月山川非可營之物不得以此解禜也賈逵以為營攢用幣杜依用之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攢聚草木為祭處耳癘疫謂害氣流行歲多疾病然則君身有病亦是癘氣而云不及君身者陳思王以為癘疫之氣止害貧賤其富貴之人攝生厚者癘氣所不及其事或當然也且子產知晉君之病不在於此故言二者不及君身以病非癘疫故不須祭臺駘等也）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樂音洛〔疏〕若君至事也。正義曰家語孔子云飲食不時逸勞過度者病共殺之此云出入即逸勞也據國君之身則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是出也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是入也）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

（聽國政。朝如字）晝以訪問。（問可否）夕以脩令。（念所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疏〕節宣其氣。正義曰以時節宣散其氣也節即四時是也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大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朝以聽政久則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以脩令脩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易之以聽政以後事改前心則亦所以散其氣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壅於勇反湫子小反徐音秋又在酒反服云著也底丁禮反服云止也羸劣危反注同〔疏〕勿使至其體。正義曰壅謂障而不使行若土壅水也閉謂塞而不得出若閉門戶也湫謂氣聚底謂氣止四者皆是不散之意也氣不散則食不消食不消則食少食少則肌膚瘦肌膚瘦則骸骨露也言人之養身當須宣散其氣勿使氣有壅閉集滯以羸露其形骸也。注湫集至羸露。正義曰服虔云湫著也底止也杜云湫集也底滯也皆是以意訓耳壅閉言其不得散出故以湫底為集滯言氣聚集而停滯也若以湫為著則與止同義故易之以為集其止滯亦同義也上文所云四時之事若其壹之則血氣集滯使不得宣散氣不散則骨羸露也肥則膚肉厚骨不見瘦則肌膚薄故體羸露羸露是露骨之名其義與倮相近倮露形也羸露骨也瘦必羸羸亦瘦之別名今晉侯壹之者唯謂安身親近婦人四時皆爾以恒安身不動故使氣集滯也）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疏〕茲心至百度。正義曰形之與神相隨而有形以神為主神以形為宅形彊則神彊形弱則神弱神常隨形而盛衰也既露其體則神識亦弱致使此心不明照察失宜而昏亂百事之節度也）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嬪婢人反）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疏〕其生至生疾。正義曰此僑重述不及同姓之意言內官若取同姓則夫婦所以生疾性命不得殖長何者以其同姓相與先美今既為夫妻又相寵愛美之至極在先盡矣乃相厭患而生疾病非直美極惡生疾病而已又美極驕寵更生妬害也故晉語云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瀆故也瀆則生怨怨亂育災災育滅性是故取女辟同姓畏亂災也禮記大傳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周法始如此耳前代則不然也蓋以前代未設禁防周人以其慢瀆故立法以禁之劉炫云違禮而娶則人神不祐故所生不長也晉文姬出而霸諸侯同姓未必皆不殖此以禮法為言勸勵人耳。注同姓至生疾。正義曰劉炫云人之本心自然有愛愛之所及先及近親同姓是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是同姓之相與先自美矣若使又為夫妻則相愛之美尤極極則美先盡矣美盡必有惡生故美盡則生疾此以禮為防推致此意耳晉語云同）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壹四時取

同姓二者古人所慎。○惡如字又烏路反取七住反〔疏〕買妾至卜之。正義曰曲禮云娶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鄭玄云為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媵取於賤者世無本繫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也。○別彼列反）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省所景反徐所幸反注同去起呂反〔疏〕四姬至疾矣。正義曰子產云四姬之外若有異姓之女接御於公減省公之寵愛於四姬之事如此猶可若無異姓之女減省公情專愛四姬則必由此故以生疾矣劉炫云子產言若於同姓不深病猶可差若於四姬有此省相見稀接御則此病猶尚可如無稀省耽之過度則必生疾）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向）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與如字又音預幾居豈反）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為明年鄭殺公孫黑傳。○好呼報反怙音戶）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疾。○近附近之蠱音古〔疏〕是謂至如蠱。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是謂近女室說此病之由由近女室為此病也又言疾如蠱言此疾似蠱疾也蠱者心志惑亂之疾若今昏狂失性其疾名之為蠱公惑於女色失其常性如彼惑蠱之疾也蠱是惑疾公心既惑是蠱疾而云如蠱者蠱者是失志之疾志之所失不獨為女宣八年傳胥克有蠱疾者直是病而失性不由近女為之此公淫而失志未全為蠱疾故云如蠱。注蠱惑疾。正義曰和言公疾如蠱下云惑以喪志知蠱是心志惑亂之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喪息浪反〔疏〕非鬼至喪志。正義曰此說公病之狀病有鬼為之者有食為之者此病非鬼非食淫於女色情性惑亂以喪失志意也）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祐音右）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降音絳下及注同或音戶江反彈徒丹反又徒旦反〔疏〕先王至彈矣。正義曰女之為節不可得說故以樂譬之先王之為此樂也所以限節百種之事故為樂有五聲之節為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緩急相及使得中和之聲其曲既了以此罷退五聲既成中和罷退之後謂為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以為煩手淫聲鄭衛之曲也劉炫云言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

（乃息非五聲一周得息也又傳於是至弗聽劉云此說降後不彈之意也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既未成當從上始不以後聲未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爲煩手此手所擊非復正聲是爲淫聲淫聲之慢塞人心耳乃使人忘失平和之性故君子不聽也）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慆他刀反下同堙音因〔疏〕注五降至之聲。正義曰五降不息則非復正聲手煩不已則雜聲並奏記傳所謂鄭衛之聲謂此也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是言鄭衛之聲是煩手雜聲也）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舍則生疾。舍音捨注同）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爲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疏〕注謂金至而生。正義曰尚書洪範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孔安國云鹹水鹵所生也苦焦氣之味也酸木實之性也辛金之氣味也甘味生於百穀也是五味爲五行之味也以五者並行於天地之間故洛書謂之五行物皆有本本自天來故言五者皆由陰陽風雨而生也是陰陽風雨晦明合雜共生五味若先儒以爲雨爲木味風爲土味晦爲水味明爲火味湯爲金味而陰氣屬天不爲五味之主此杜所不用也洪範本文以生數爲次水火木金土大禹謨六府之次水火金木土穀月令於四時之次木火土金水杜數五味之次水火金木土以五行相循更互相代其次不以爲常隨便言耳此注所言五味五色五聲配五行者經傳多有之洪範是其本月令尤分明杜所解者皆依月令文也）發爲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見賢遍反）徵爲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驗也。聲徵張里反）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疏〕天有至六疾。正義曰上既以樂譬女乃云物亦如之至煩乃舍言用之有節也此又本諸上天言物皆不得過度也氣皆由天故言天有六氣也五味在地故云降生五味也五味是五行之味六氣共生五行故杜解五味皆由陰陽風雨晦明而生是言六氣共生之非言一氣生一行也味則嘗而可知未有形色可視發見而爲五色也色既不同其聲亦異徵驗而爲五聲也此味聲色也皆本諸上天所以養人用之大過則生六種之疾。注淫過至生害。正義曰此淫生六疾承氣味色聲之下則謂四者之過皆生疾也但醫和將說晦淫惑疾故下句特舉六氣之淫其言不及味與聲色故杜解以備之言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疾以見淫生六疾非獨六氣生疾也但晉侯不以味聲色生疾故醫和不言之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疏〕注六氣至之節。正義曰六氣並行無時止息但氣有溫暑涼寒分爲四時春夏秋冬也序此四時以爲五行之節計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序之爲五行每行得有七十二日有餘土無定方分主四季故每季之末有十八日爲土正主日也）過則爲菑。陰淫寒疾，（寒過則爲冷。菑音災下同）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喘昌兗反）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風爲緩急）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爲洩注。洩息列反下如字）晦淫惑疾，（晦夜也爲宴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思息利反〔疏〕過則至心疾。正義曰上云淫生六疾摠謂氣味聲色此云過則爲菑獨謂六氣過耳過卽淫也故歷言六氣之淫各生疾也此六者陰陽風雨有多時有少時晦明則天有常度無多少時也今言淫者謂人受用此氣有過度者也陰過則冷陽過則熱風多則四支緩急雨多則腹腸泄注此四者雖各以其氣與人爲病若其能自防護受之不多則得無此病也其晦明亦是天氣不以病人但人用晦明過度則人亦爲病晦是夜也夜當安身女以宜氣近女過度則心散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敝也陰陽風雨當受之有節晦明當用之有限無節無限必爲菑害故過則爲菑也。注末四至緩急。正義曰人之身體頭爲元首四支爲末故以末爲四支謂手足也風氣入身則四支有緩急賈逵以末疾爲首疾謂風聽也）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疏〕女陽至之疾。正義曰男爲陽女爲陰女常隨男則女是陽家之物也而晦夜之時用之若用之淫過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以女陽物故內熱以晦時故惑蠱也晉語云文子問醫和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孔晁云人雖有命荒淫者必損壽無外患則并心於內故三年死諸侯不服則思外患損其內情故十年無道之君久在民上實國之殃也）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寵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行以救菑。相息亮反行下孟反）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云主將死。咎其九反禦本亦作御魚呂反）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溺沈沒於嗜欲。溺乃狄反嗜時志反〔疏〕淫溺至生也。正義曰此淫謂淫於女也沒水謂之溺沒於嗜欲與溺水相似故淫溺連言之此論晉侯將蠱疾故言淫溺惑亂之所生耳人自有無故失志志性恍惚不自知者其疾名爲蠱蠱非盡由淫也以毒藥藥人令人不自知者今律謂之蠱毒）於文，皿蟲爲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爲蠱。皿命景反說文讀若猛字林音猛）穀之飛亦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爲長女爲風艮爲少男爲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巽音遜艮古恨反長丁丈反下同少詩照反下同說音悅）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賄賂之禮）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黑肱王子圍之弟子晳也犨縣屬南陽郟縣屬襄城櫟今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鄭地。犨尺州反櫟音歷徐失灼反郟古洽反）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弒君）而先除二子也。（二子謂黑肱伯州犂）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長歷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介音界竟音境縊一豉反弒申志反絞古卯反〔疏〕注縊絞至誤也。正義曰孫卿姓荀名況著書一部名荀卿子漢宣帝諱詢故轉爲孫也下有十二月甲辰朔甲辰後五日得己酉故杜以長歷推己酉是十二月六日而此郟敖之卒經傳皆云十一月己酉杜謂十一月誤者止謂十一月不得有己酉以己酉爲誤十一月非誤也必知然者若以爲十二月己酉則六日己酉子干奔晉至晉猶見趙孟七日庚戌趙孟卒便是日相切迫無相見之理故知十一月爲是己酉爲誤劉炫以爲杜云誤者以十一月爲誤當云十二月而規杜氏非也劉炫規云杜言十一月誤當爲十二月案下文趙孟庚戌卒彼是郟敖今日死趙孟明日卒則子干奔晉不得見趙孟而議其祿故謂十一月是己酉字誤也）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郟敖子。幕音莫夏戶雅反）右尹子干出奔晉。（子干王子比）宮廄尹子晳出奔鄭。（因築城而去。廄居又反）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郟敖楚子麇）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問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弒赴諸侯。共王音恭長丁丈反）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同。從才用反乘繩證反下同）皆百人之餼。（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餼許氣反卒子忽反〔疏〕注百人至百人。正義曰百人爲卒周禮司馬序官文也祿足百人謂與之田取稅以共食足爲百人餼也晉語稱秦后子楚公子干來仕叔向爲大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皆一卒可也）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強秩祿不宜與子干同）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也。底音旨）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

不畏彊禦。（詩大雅侮陵也。夫音扶侮亡甫反鰥古頑反）〔疏〕（底祿至以尊。正義曰德大則官高官高則祿厚故致祿以德之小大爲差也年同以尊謂以官爲之尊卑也）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爲高下而坐）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優劣唯主人命所處謙辭）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爲主人子干後來奔以爲羈旅之客）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欲謙以自別。佚音逸別彼列反）〔疏〕（非羈何忌。正義曰忌敬也史佚有言云非是羈客何須敬之言子干是客當須敬之我不敢與同是謙以自別也）楚靈王卽位。薳罷爲令尹。薳啓彊▲爲大宰。（靈王公子圍也卽位易名熊虔。罷音皮彊其良反又居良反）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行器謂備）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爲四年會申傳。汏音泰說徐音悅音始悅反數所主反）十二月。晉既烝。（烝冬祭也。烝之承反）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衰初危反）〔疏〕（▲注孟子餘趙衰。正義曰服虔以孟爲趙盾子餘爲趙衰若其必然當先衰後盾何以先言孟也杜以孟子餘是趙衰一人蓋子餘是字孟是長幼之字也）甲辰。朔。烝于溫。（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作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疏〕（注趙氏至月誤。正義曰杜以十二月晉既烝趙孟始適南陽則趙孟初行已是十二月也此句乃云甲辰朔烝于溫案文言之則是來年正月朔也服虔云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若是夏十一月朔當於明年言之而此年說之何也杜以服言不通故爲此解云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當言十一月傳言十二月月誤也劉炫以爲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一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欲見烝後卽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爲下甲辰朔起本舉月遙屬下明晉烝猶在朔前十二月非誤也若必如劉言傳當云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十二月甲辰朔烝于溫足明先公後私之義何須虛張十二月於上遙爲甲辰朔起本傳文上下未有此例劉炫之言非也）庚戌。卒。（十二月七日終劉定公秦后子之言）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弔趙氏盍趙氏辭之而還傳言大夫彊諸侯畏而弔之。及雍於用反）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一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一

（起元年盡元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六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昭元第廿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廿作二十釋文及下卷同淳熙本昭下有公字明翻岳本作昭公一並盡三年）

昭公

昭公名稠（杜氏釋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古今人表律厤志世本並作稠徐廣云又作袑宋本作裯魯世家同與襄公三十一年昭公廿五年傳文合閩本監本毛本改稠）

經元年

元年（淳熙本元誤六）

先至於會（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監本毛本魯作會宋監毛正義標起訖同是也）

殺世子偃師貶（宋本殺上有爲字與公羊合）

非貶所也（監本毛本所作詞）

案傳武子伐莒（宋本傳下有季字）

晉荀吳師師敗狄于大鹵（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師師作帥師是也）

莒展輿出奔吳（釋文無輿字云一本作莒展輿案公羊穀梁皆無輿字）

不稱爵（宋本不上有故字）

楚子麇卒（閩本監本作麋乃麇之誤案史記楚世家作員索隱曰左傳作麏陳氏云麏與麇通）

傳稱謚而殺之（毛本謚誤謐閩本監本弑作殺非）

公子比出奔晉（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足利本公上有楚字是也）

傳元年

伍舉爲介（石經此伍字係原刻已下伍字皆初刻作五後加人旁惠棟云孫叔敖碑作五舉案唐石經初刻亦作五後改從人非也）

以敝邑褊小（石經宋本明翻岳本褊作褊與釋文合）

行昏禮（閩本監本毛本昏作婚疏並同）

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監本毛本州誤氏）

圍布几筵（釋文几本亦作机案机者几之俗）

圍布至而來（宋本以下正義四節在入逆而出句下）

猶尚釋幣于禰乃行（閩本監本毛本脫釋字）

告父祖之廟而來也（閩本監本毛本作告祖父母之廟而來也誤也）

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李善注文選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引傳包作苞案作苞是也說詳傳四年注）

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諸本作壅釋文作雍云本又作壅注及下注同）

子木之信（淳熙本木誤才）

以春言故云七年（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言異本作立按作立者非也）

於今七年（宋本以下正義十一節揔入其是之謂矣注下）

年末醫和則云八年（宋本年下有也字閩本監本末誤未）

宋人曹于澶淵（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于上有人是也）

武有仁人之心（諸本作仁此本誤何今訂正）

今武猶是心也（顧炎武云石經今誤作令案石經此處模糊炎武所據乃謬刻）

武將信以爲本（閩本監本毛本武誤我）

是穮是蔉（石經穮字初刊作藨後改正案李善注文選張茂先勵志詩穮作藨引注文同然說文穮下引春秋傳則作是穮是衮衮字不从艸）

漢書殖貨志（案漢書殖當作食）

后稷始甽田（宋本甽作畎與漢書食貨志合）

廣尺深尺曰甽（閩本監本毛本甽作畎）

苗生三葉以上（段玉裁云漢書無三字）

因隤其士以附苗根（閩本隤作潰監本毛本作墤宋本作隤與漢志合各本士作土是也）

耨定本耘（宋本本下有作字是也）

卽明官門之衛以爲離衛（宋本明作名是也）

其言大不辭矣（閩本監本毛本辭作倂）

吾代二子愍矣（石經愍作愍石經凡從民字皆改從氏避太宗諱也案漢書五行志引作閔）

小旻之卒章（補案此標注適正義當在晉樂王鮒節下誤置此處）

予與子家持之（釋文云持本或作持按持當作恃十九年音義云本或作恃怙之恃非也）

不如子羽之譏訐（監本毛本訐作許閩本作詳）

三大夫兆憂能無至乎（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監本毛本重憂字是也案漢書五行志引下憂字作矣矣蓋憂之譌）

注言不至其國（宋本以下正義八節揔入乃免叔孫句下）

是吾出而絕之也（監本毛本絕作危與明道本國語合）

必不加請爲戮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加下有師字請閩本作靖非也）

吾又誰怨（纂圖本怨誤恐）

出不逃難（石經初刻作不出逃難後改正）

所由來也（諸本作由此本誤田今訂正）

疆埸之邑（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埸作場非也注同）

故傳過言其王耳（宋本無其字）

故三危者（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監本毛本故作放是也）

扈在始平鄠縣（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毛本鄠作鄠不誤）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諸本作于宋本作於）

注二國至淮夷（監本毛本此段正義在上文周有徐奄注下）

誰能一一治之（宋本之下有焉字）

各敬爾儀大命一去（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監本毛本儀字下有天命不又言五字大各本作天是也）

注小宛至復還（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弗可久已矣注下）

注又復也（宋本注下有云字）

天命所去不復來也（閩本監本毛本所作）

令尹自以爲王矣（諸本作王此本誤去今訂正）

王弱令尹彊（閩本監本彊作疆非下同）

是疆而不義（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監本毛本疆作彊不誤）

褒姒滅之（釋文云滅詩作烕案說文烕字注云滅也从火戌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引詩曰褒姒烕之漢書谷永傳引詩同）

爲十二年楚弑靈王傳也（宋本明翻岳本足利本二作三是）

猶與賓客享之（諸本作各此本誤各今改正）

知其一獻（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監本毛本其作欲足利本獻下有之禮二字）

注朝聘至五獻（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吾不復此矣注下）

皆獻數不同饔餼之數也（閩本監本毛本不作各宋本無數不二字是也）

禮終乃宴（詩彤弓正義引作禮終乃燕）

謂之享禮既終（宋本無之字）

言享公當依享法（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言此本誤三今訂正）

享宴俎同（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同此本誤司今訂正）

不求其厚（岳本厚下有也字）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纂圖本監本毛本麕作麏非釋文作麕所據之本不同也）

無使厖也吠（宋本明翻岳本足利本厖作尨不誤）

尨也可使無吠（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尨作厖非也）

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毛本雒作洛非也下同）

微禹吾其魚乎（周禮大司徒疏引作吾其爲魚乎爲字係別本所增）

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釋文作弁端委云本亦作弁冕端委案石經此行十一字似初刻無冕字後增入也）

弁冕冠也（惠棟云說文云覍冕也故杜訓爲冕冠弁冕之冕衍文也案周禮大司徒疏引有冕字非善本也）

注弁冕至之力（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又何以年注下）

禮記深衣制（宋本衣下有之字是也）

子盍亦遠績禹功（北宋刻釋文無禹字云本或作亦遠績禹功案周禮大司徒疏李善注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陸士衡五等論引傳無亦字疑釋文亦無亦字非無禹字也本或作亦遠績禹功石經子盍亦一行十一字似亦字亦初刻所無北宋刻釋文績作續說詳校勘記）

勸趙孟使纂禹功（淳熙本亦誤作纂宋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作纘是也）

謂勸武何不遠纘大禹之績（閩本監本毛本纘誤纂何不監毛作何以亦非）

齊等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齊作儕是也）

言吾等於彼卑賤苟且飲食之人也（宋本飲作求）

不得惡諠譁之聲（釋文諠作讙云或作諠按說文讙譁也从言雚聲釋文本作讙與說文合）

注言譬至之聲（宋本此節正義在乃出見之注下）

犯鄭大夫（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大夫誤作夫人）

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毛本南誤男櫜釋文云本或作橐案鄭司農攷工記函人注引作櫜甲而見子南賈疏同）

夫夫至順也（宋本自此以下正義三節揔入何有於諸游注下）

猶恐其尪（閩本尪作尫非監本毛本作尩亦誤）

猶懼其武（案武本作虎避諱改也）

五者所以爲國也（纂圖本重以字非也）

宥女以遠勉速行乎（淳熙本脫勉字）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釋文云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𥻦音同字從殺下米案禹貢云二百里蔡鄭氏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古音蔡同殺張參五經文字云𥻦春秋傳多借蔡字爲之）

殺管叔至蔡叔（宋本無上叔字）

癸卯至伯也（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揔入其與幾何注下）

比舩爲橋（閩本橋誤矯宋本舩作船下同）

必有幣隨之（此本幣下空缺二字正德本閩本作車以監本毛本作帛以並誤宋本作必有幣隨之今訂正）

服虔以爲每於十里置車一乘（此本車上空缺一字閩本監本毛本作幣非也）

一何駛乎（閩本監本毛本駛誤駚）

后子預前約束（閩本監本束誤速毛本作東亦非）

故杜辨其車之所在（閩本監本毛本辨作辯車作事並非）

趙孟曰夭乎（石經作天乎漢書五行志引作天虖按錢大昕云與上文亡乎相對謂國既不亡則君當夭折也）

翫歲而愒日（諸本作翫葉鈔釋文云又作忨是也案說文心部忨字注云貪也从心元聲引傳作忨歲而潵日外傳作忨日而潵歲韋昭云忨偷也潵遲也漢書五行志亦作忨歲）

公孫黑強與於盟（淳熙本強作彊注同）

晉中至大原（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大敗之注下）

所遇又阨（釋文云阨本又作隘）

皆臨時處置之名（監本毛本處誤取）

公子召去疾于齊（石經于作於）

叔弓帥師疆鄆田（石經及諸本作帥此本誤師今訂正）

棄人也夫（淳熙本脫夫字）

詩曰無競維人善矣（石經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維作惟）

居于曠林（纂圖本監本毛本于作於非也）

注后帝至堯也（宋本無至字以下正義廿一節揔入重賄之句下）

故稱商人也（宋本無也字）

主參（釋文云所林反注及下同案注文無參字）

二十九年傳云（閩本監本毛本二作三非也）

其季世曰唐叔虞（李善注文選曹子建與吳季重書引作季葉改世作葉避所諱）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釋文云震本又作娠案史記鄭世家漢書高帝紀應劭注呂覽重言篇高誘注引傳並作娠正義引說文云娠女妊身動也是懷胎爲震震取動義字書以是女事故今字從女耳陳樹華云邑姜方震自爲震動之字不作娠）

十二年傳稱呂級王舅（監本毛本級作伋下同）

夢帝謂巳（石經宋本明翻岳本巳作己是也）

余命而子曰虞（漢書地理志引作余名案說文云名自命也史記天官書免七命索隱云謂免星凡有七名也祭法黃帝正名百物國語魯語作成命百物是名命二字古同聲同義）

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惠棟云史記鄭世家封作國案尚書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又康誥序云以殷餘民邦康叔孔氏云國康叔爲衞侯此傳依史記當云邦大叔古字邦封同覩漢諱邦改曰國故曰國大叔也論語邦域之中今作封域是字同之驗下文封諸汾川同）

余命女生子名虞（閩本監本毛本命女作命汝）

薄姬之夢龍據其心（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心作身是也）

纂昧之業（淳熙本纂作篡非）

臺駘是金天裔孫（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駘作駘是也）

昧於金天（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昧此本誤味今訂正）

則臺駘汾神也（案史記鄭世家作汾洮神也水經注引傳作汾洮之神也）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惠棟云鄭氏注周禮鬯人引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誎酢於是乎禜之賈公彥云鄭君所讀春秋先日月與賈服傳不同故也彼無不時此有之者鄭氏以義增之非傳文）

爲營欑用幣（監本欑字模糊正德本閩本作攢毛本作儹並非下同）

不復別其日月與山川者也（宋本無者字）

計日月無其主之者（監本毛本脫之字）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諸本作祈此本誤析今改閩本亦脫神字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以朱絲縈社也（閩本監本毛本縈作營下同按周禮大祝注作縈公羊傳作以朱絲營社釋文云一傾反又如字本亦作縈同營縈皆謂規其外）

以此解禜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禜此本誤榮今改正）

癘氣所不及（閩本監本毛本癘誤疫）

久則疲（宋本久上重聽政二字）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石經底作底葉鈔釋文同少下畫非是）

底滯也（淳熙本也誤少）

以羸露其形骸也（宋本骸作體是也）

底止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底作底按訓止則字當从广爾雅釋詁云底止也）

則骨羸露也（宋本骨作體是也）

瘦必羸（宋本瘦下有者字是也）

神常隨形而盛衰也（監本毛本常作長）

此向重述不及同姓之意（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向作僑是也）

畏瀆故也（監本毛本故作敬與國語晉語合）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王念孫云室乃生之誤近女爲句生疾如蠱爲句女蠱爲韻下文食志祐爲韻）

是謂至如蠱（宋本以下正義十三節揔入厚其禮而歸之注下）

是蠱疾（宋本是上有即字）

蠱是失志之疾名（宋本疾作病）

先王之樂（案漢書藝文志引樂上有作字非正義本也）

當從上始（宋本當下有更字是也）

不以後聲未接前聲（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未作來）

淫聲之慢（宋本監本毛本慢作漫）

衞音從速煩志（閩本監本毛本從速作趨數宋本作促速案從當作促鄭氏注樂記趨數讀爲促速）

月令尤分明（分字此本空缺依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作爲）

天有至六疾（宋本此節正義在注五降至之聲之前）

爲驗而爲五聲也（宋本爲作徵是也）

注淫過至生害（宋本此節正義在謂金至而生之下）

六氣並行（監本毛本並作共）

爲土正主日也（補案主當作王音旺）

末四支也（毛本支字作肢正義同按說文胑體四胑也从肉只聲胑或从支）

雨濕之氣爲洩注（纂圖本毛本濕作溼淳熙本洩作泄）

謂風肱也（閩本監本肱作胘亦非宋本毛本作眩是也）

則女是陽家之物也（監本毛本家作象）

惑蠱也（宋本惑上有故字）

損其內指（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指作情是也）

任其寵節（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寵作大不誤）

溺沈沒於嗜欲（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沈作沉案沉俗沈字淳熙本沒誤沿宋本嗜作耆與釋文合正義同）

此論晉侯將蠱疾（宋本將下有爲字）

人自有無故失志（閩本監本毛本無作欲）

器受蠱書者爲蠱（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蠱書作蟲害也）

伍舉爲介（石經伍初刻作五人旁後加）

注縊絞至誤也（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不數年未能也注下）

姓荀名說（段玉裁按本說作況是也）

彼是郟敖今日死（宋本彼作便是也）

郟敖楚子麇（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毛本麇作麋是也）

此告終稱嗣（盧文弨云此字衍裴駰注史記引杜無）

底祿以德（石經宋本明翻岳本底作厎不誤注同）

彊禦已甚（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彊作疆非是下及啓彊同）

行器謂備（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監本毛本謂作會）

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石經宋本明翻岳本汰作汏不誤釋文亦作汏）

注孟子餘趙衰（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鄭伯如晉節注下）

並在十一月之前（宋本一作二不誤）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二（昭二年盡四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叔弓叔老子）○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不討遂以爲卿故書之○惡烏路反〔疏〕書名至書之。○正義曰傳稱子產數其罪是書名爲惡之也往年傳云子晳上大夫也則非卿非卿則不合書薰隧之盟子晳強與卿列子產不討即以爲卿故書之）○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少詩照反傳放此）○季孫宿如晉。（致襚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致襚音遂〔疏〕注致襚至乃書。○正義曰傳稱季孫宿遂致服焉知其致襚服也傳說此事文正在冬上而經書在冬知公實以秋行至冬還乃書即書還時日月不復追言秋故文在冬也）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疏〕注公即位故。○正義曰傳言且告爲政而來見則其來非獨爲爲政故知主爲公即位故也襄元年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是也）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爲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見賢遍反好呼報反〔疏〕注代趙武爲政。○正義曰五年傳曰韓起之下有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則六者三軍之將佐也韓起代趙武將中軍趙成繼父爲卿代韓起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疏〕觀書至王也。○正義曰大史之官職掌書籍必有藏書之處若今之秘閣也觀書於大史氏者氏猶家也就其所司之處觀其書也見易象易象魯無增改故不言魯易象其春秋用周公之法書魯國之事故言魯春秋也魯國寶文王之書遵周公之典故云周禮盡在魯矣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見此書而追歎周德吾乃於今日始知周公之德以周公制春秋之法故也與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有聖德能作易象故也此二書皆國亦應有之韓子舊應經見而至魯始歎之乃云今知者因味其義而善其人非爲素不見也）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以王于況反周弘正依字讀說音悅〔疏〕注易象至魯矣。○正義曰易有六十四卦分爲上下二篇及孔子又作易傳十篇以翼成之後世謂孔子所作爲傳謂本文爲經故云上下經也易文推演爻卦象物而爲之辭故易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又云易者象也是故謂之易象孔子述卦下總辭謂之爲彖述爻下別辭謂之爲象彖象以其無所別故別立二名以辨之其實卦下之語亦是象物爲辭故二分者俱爲象也定四年傳稱分魯公以備物典策所言典策則史官書策之法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制之周衰之後諸國典策各違舊章唯魯春秋遵此周公之典以序時事故云周禮盡在魯矣。○注易象春秋文王至而說之。○正義曰易象文王所作春秋周公垂法故杜雙舉釋之云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所制也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鄭玄云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且史傳讖緯皆言文王演易演謂爲其辭以演說之易經必是文王作也但易之爻辭有箕子之明夷利貞箕子明傷乃在武王之世文王不得言之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二者之意皆斥文王若是文王作經無容自伐其德故先代大儒鄭衆賈逵等或以爲卦下之彖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雖復紛競大久無能決當是非杜今雙舉兩釋以同鄭說也然據傳先言易象後言春秋則應先云周之所以王與周公之德也今傳乃先云周公之德者易象諸國同有其春秋獨遵周公典法韓子美周禮在魯故先云周公之德）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緜詩大雅卒章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緜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四臣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四輔謂先後奔走疏附禦侮〔疏〕注文王有四臣。○正義曰緜詩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注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韓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縫扶恭反合如字一音閤）武子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節才結反徐又如字訛五禾反）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譽音餘注同〔疏〕注譽其好也。○正義曰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所引夏諺孟子文也若是游於其下宣子本自無言武子何以輒對故杜以爲譽其美好也）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殖長也○長丁丈反）遂賦甘棠。（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召上照反下同）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爲平公聘少姜。○爲于僞反下爲之請同）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亢。○見賢遍反下見彊同亢苦浪反）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爲十年齊欒施高彊來奔張本）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淇音其澳於六反）宣子賦木瓜。（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爲好。○好呼報反後文注皆同）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之子逆少姜）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少詩照反〔疏〕注爲立至異之。○正義曰婦人稱姓姜其常蓋以其齊女故以齊爲別號所以寵異之言少姜少齊蓋本字爲少也服虔云所以寵異不與齊衆女字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適丁歷反）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在西河界休縣東南。○界音介休許虯反）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也〔疏〕送從逆班。○正義曰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桓三年傳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是送者與逆者俱爲上卿是送者依逆者班列若公子嫁於敵國及姊妹嫁於小國皆下卿送之是降逆者一等公子嫁於小國上大夫送之是降逆者二等也若晉以少姜爲夫人當以上卿逆齊當以上卿送是亦送逆同班少姜據多言之故云送從逆班或可晉使公族大夫逆少姜元不以夫人之禮則同妾媵之屬送者皆從者班次不與桓三年逆夫人之禮同少姜據此而言故云送從逆班也劉炫云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逆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凡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是送卑於逆者一等故云送者從逆者之班次言當卑於逆者也）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譏）○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勞力報反注皆同）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達也。○女音汝下及注皆同）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使所吏反下同）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於己爲榮祿）敢辱大館。（敢不敢）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己。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己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詩大雅。○近附近之近下同）○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黑爲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去起呂反）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創初良反）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驛。○遽其據反爾雅云馹遽傳也孫炎注云傳車驛馬傳中戀反驛音亦〔疏〕注據傳驛。○正義曰釋言云馹遽傳也孫炎曰傳車驛馬也）使吏數之。（責數其罪）曰。伯有之亂。（在襄三十一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

也。（務共大國之命不暇治女罪。○共音恭下文注皆同）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徐吾犯之妹。○厭於鹽反）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大史書七子。○矯居表反）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印子晳之子。褚師市官。○朝如字下同印一刃反褚張呂反注同）（疏）死在至爲虐。○正義曰言我劇疾見作死在朝夕之閒天已虐我無更助天爲虐也。注褚師市官。○正義曰蓋相傳說也。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衢其于反）加木焉。（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謝於所幸爲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伉苦浪反儷力計反）（疏）非伉儷也。○正義曰成十一年注云伉敵也儷耦也言少姜是妾非敵身對耦之人也少姜是妾杜言晉侯爲少姜行夫人之服者以明年傳云寡君在縗經之中知其爲之服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襚服公以未秋行始冬還乃書之故經在冬）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宇）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頗不平。○使所吏反頗普多反）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宇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晉侯赦之）○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弔少姜）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襄二十五年盟重丘。○重直恭反）（疏）注襄二至重丘。○正義曰杜世族譜滕成公是文公之子成十六年滕子卒自爾以來襄五年盟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皆與滕俱在凡六同盟但經傳更無明文未知皆是滕成公以否杜氏之意疑故指重丘近者而言劉炫以爲皆是滕成公而規杜氏非也。○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共音恭傳倣此）○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無傳記災。○雨于付反雹蒲學反）○北燕伯款出奔齊。（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疏）注不書至從告。○正義曰傳稱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是被逐而出非自去也傳又云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是仲尼新意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其自奔是罪之也釋例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文責其君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衛赴不以名而燕赴以名各隨赴而書之義在彼不在此也傳不發於蔡朱衛衎而發於燕款者款罪輕於衛衎而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以兼通上下也晉悼感衛衎而發問師曠侍其目盲因問以極言且明君不能君故臣亦不能臣罪不純在臣也杜言在彼不在此者書其出奔已是罪賤不假書名以見罪故名與不名皆從本赴不復更見義也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趯他歷反）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卿共妾葬過禮甚。○爲于僞反）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止）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襄公）（疏）文襄至霸也。○正義曰襄是文公子能繼父業故連言之其命朝聘之之數弔葬之使皆文公令之非襄公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明王之制歲聘間朝在十三年今簡之。○間間廁之間）（疏）注明王至簡之。○正義曰十三年傳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彼謂諸侯於天子朝聘會盟之數計十二年而有八聘四朝再會一盟此說文襄之霸令諸侯朝聘霸主大國之法也諸侯朝天子因朝而爲盟會所以同好惡奬王室霸主之合諸侯不得令其同盟以奬已故令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復設年限之期周室既衰政在霸主霸主不可自同天子以明王舊制大煩諸侯不敢依用故設此制以簡之。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蓋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闕）無加命矣。（命有常）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以過文襄之制。○而數所具反徐所主反適丁歷反注同本或作嫡下同令力呈反）（疏）今嬖至守適。○正義曰今嬖寵賤妾之喪不敢計擇妾位卑賤而令禮數即同於守適夫人也言守適者夫守外職妻守內職言夫人守內官之適長故以守適言夫人也文襄之制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今游吉卿也而云同於守適則於時適夫人喪已令卿送葬矣故杜云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以過文襄之制也劉炫云不敢擇取使人於卑賤之位而禮數同於守內官之適夫人也。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復爲女。○復扶又反下不出者皆同）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疏）注心以至寒退。○正義曰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後即次房心是季冬旦火中也。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煩諸侯）一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知音智）○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同盟之禮故傳發之）（疏）注同盟至發之。○正義曰文三年王子虎卒傳曰弔如同盟禮也杜云王子虎與僖公同盟于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然則與其父盟得以名赴其子於子虎之卒既已發傳而此復發者以子虎非諸侯又滕入春秋以來未嘗書滕子名故於此重發傳也。○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繼少姜）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朝如字質徐之一反又音如字難乃旦反）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腆他典反）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徼要也二公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焜胡本反又音昆服云明也燿羊照反服云照也隕于敏反好呼報反徼古堯反大公音泰要一遙反）（疏）焜燿寡人之望。○正義曰服虔云燿照也焜明也言得備妃嬪之列照明已之意望也。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遺餘也）（疏）及遺姊妹。○正義曰姑姊妹亦先君之女也上云先君之適謂適夫人所生及遺姑姊妹謂非夫人所生者也。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譽。○譽音餘）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振之刃反一音眞注同嬙本又作廧在良反）（疏）注董正至婦官。○正義曰董正釋詁文也振爲整理之意言正整選擇示精審也周禮天子有九嬪是婦官知嬙亦婦官哀元年傳說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蓋周末婦官有此名漢成帝時匈奴來朝詔以掖庭王嬙賜之是名因於古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

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葬訖君臣乃釋服。任音壬縗本亦作衰七雷反絰直結反。）【疏】（未有伉儷。正義曰少姜本非正夫人而云未有伉儷者蓋晉侯當時無正夫人其繼室者使韓起上卿逆之鄭罕虎如晉賀之則後娶者爲夫人也）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貺音況）【疏】（舉羣臣。正義曰舉亦皆之義言舉朝羣臣也）既成昏。（許昏成）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興衰）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爲陳氏。吾弗知絕句）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量音亮下及注同區烏侯反注及下皆同）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舊本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直加豆爲五升而區釜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是也本或作五豆爲區五區爲釜者爲加舊豆區爲五亦與杜注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疏】（鍾乃大矣。○正義曰陳氏三量各登其一則釜爲八斗陳氏亦自依釜數釜十爲鍾比於齊之舊鍾不言四而加一故云鍾乃大矣言其大於齊鍾明亦自十其釜也）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貸他代反）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蜃食軫反蛤古荅反賈音嫁）【疏】（山木至於海。○正義曰如訓往也言將山木往至市也於木既云如市魚鹽蜃蛤亦如市可知蒙上文也）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參七南反又音三斂力驗反）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聚徐在喻反一音在主反蠹丁故反三老服云工老商老農老也凍丁貢反餒奴罪反壽音授下同上時掌反）【疏】（注三老至養遇。○正義曰服虔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案民有四民其老無別不宜以三種之民爲三老且士之老者亦應須恤不當獨遺士也故杜以爲上中下壽言皆八十以上則上壽百年以上中壽九十以上下壽八十以上此亦以意言之釋此文耳不通於餘文也若秦伯謂蹇叔云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不言九十而死木已拱矣）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言刖多。○屨九具反踊音勇刖足者之屨也刖音月又五刮反）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燠於喻反徐音憂又於到反一音

於六反休虛喻反徐許留反賈云燠厚也休美也）【疏】（注燠休至氏也。○正義曰賈逵云燠厚也休美也服虔云燠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杜氏燠休痛念之聲其意如服言也此民人痛疾承踊貴之下以其傳文相連無所分別故言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焉於虔反戲許宜反）【疏】（注四人至之先。○正義曰論陳氏而言此四人知四人皆陳氏之先也八年傳云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遂在舜之後知四人皆舜之後世數遠近不可復知也）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爲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相息亮反服如字大姬音泰）【疏】（其相至齊矣。○正義曰杜不解相服虔云相隨也蓋相訓爲助不爲隨也言箕伯四人其皆助胡公大姬神靈已在齊矣神之在否不可測度而晏子爲此言者以陳氏必興姜姓必滅示已審見其事故言先神歸之其實神歸以否非晏子所能知也今定本相作祖）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行戶郎反）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爲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乘繩證反卒子忽反注同長丁丈反注同）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罷音皮侈尺氏反又昌氏反）道殣相望。（餓死爲殣。○殣音覲說文云道中死者人所覆也毛詩作墐傳云墐路冢也）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皁隸賤官。○郤去逆反皁才早反隸力計反）【疏】（注八姓至賤官。○正義曰此八姓之先欒郤胥原狐皆卿也續簡伯慶鄭伯宗。○亦見於傳先皆大夫也）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慆藏也悛改也。○悛七全反樂音洛又音岳慆他刀反）【疏】（以樂慆憂。○正義曰劉炫云慆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禍也杜以慆爲藏當讀如弓韜之韜言以音樂樂身埋藏憂愁於樂中猶古詩云埋憂地下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讒鼎之銘（讒鼎名也。○讒仕咸反服云疾讒之鼎也）【疏】（注讒鼎名也。○正義曰服虔云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二者並無案據其名不可審知故杜直云鼎名而已）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昧音妹丕普悲反解佳賣反）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況日人實反難乃旦反）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爲宗。○肸

許乙反）【疏】（肸之宗十一族。○正義曰世族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也羊舌其所食邑名唯言晉之公族不知出何公也杜云同祖爲宗謂同出一公有十一族也譜又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示之以明已不食唯識其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杜言或曰蓋舊有此說杜所不從記異聞耳）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爲幸）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囂聲塵土。○近附近之近下同湫子小反徐音秋又在酒反下同隘於賣反囂許驕反一音五高反）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塏苦代反燥素刀反）【疏】（注爽明塏燥。○正義曰塏高地故爲燥也以所居下濕塵埃故欲更於明燥之處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圃豫章之圃高燥之地也）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勞衆爲己宅。○朝如字下朝夕同）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傳護晏子令不與張趯同譏。○鬻羊六反賣也令力呈反）【疏】（注傳護晏子。○正義曰傳護晏子故爲發此傳而叔向亦言已國傳雖無譏蓋亦嘗以諫君故無譏也）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爲是于僞反省所景反下同祉音恥遄市專反）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壞音怪復音服下卒復爲其復欲復之同）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宅。○還音環）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良鄰。諺音彥）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爲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

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之書。○相息亮反策初革反）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之父）〔疏〕子豐至晉國。○正義曰服虔云鄭僖公之爲大子。豐與之俱適晉計從大子一朝於晉不足以爲勞也或當別有功勞事無所見故杜不解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縣今屬河內郡。○女音汝）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汰驕也。○胙才路反汰音泰）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豹欒盈族。○荷戶可反任也又音可）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溫趙氏邑）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溫別至今傳三家。○稱尺證反以別絕句三傳直專反注同）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乃舍音赦又音捨下同）文子曰。退。（使獲退也）二子之言義也。（二子二宣子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患不知禍所起。○焉於虔反）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故館舊也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爲主人）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爲七年豐氏歸州張本。○爲之于僞反下爲其復爲少姜下注爲之辟仇爲平公逆皆同）○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爲之辟仇。○介音界辟音避）〔疏〕五月至成公。○正義曰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公今傳文叔弓如滕亦在五月之下杜於桓十六年注引此事以爲本事異而書之故或言月或言時事異故文異其實叔弓亦以五月行也劉炫云叔弓以四月發魯滕以五月葬君叔弓書始行之月滕書實葬之月故書經異文也傳述遇讎之事并就葬月言耳。○子服惠伯至不入。○正義曰檀弓下云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敬叔即此敬子也懿伯是惠伯之叔父爲人所殺及滕郊遇懿伯之忌逢其讎也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讎殺彼人也惠伯以公義不可先入受館記文雖字有小異意與傳同而鄭玄注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故不入又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其言差錯不可顯解是鄭之謬也。○注忌怨至辟仇。○正義曰記云不可以叔父之私知懿伯是椒之叔父也叔弓不入者禮椒也爲椒有辟仇之恥禮之欲使役之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疏〕惠伯至從之。○正義曰檀弓云子夏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鄭玄云爲負而廢君命也叔父之與昆弟親疏同耳故有公利無私忌辟仇非恥故椒請先入也○晉韓起如齊逆女。（爲平公逆）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蠆敕邁反）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遠于萬反）○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布陳也）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猜疑也。○猜七才反）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晉心王楚可不須告）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歸在此年春）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賤非上卿。○糞甫問反）〔疏〕吉賤不獲來。○正義曰張趯自晉使告大叔大叔在鄭遙報趯語而云不獲來者教使者報趯作至晉時語故云不獲來今人之語猶然也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趯也庶幾如趯言）○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一睦謂小邾。○實不忘我好絕句一讀以好字向下好呼報反下文羣好同音）〔疏〕注一睦謂小邾。○正義曰睦親也言曹滕二邾皆親魯小邾是親魯者之一國也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莒。（莒齊東竟。○竟音境下同）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嫳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竟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爲害。○嫳普結反又匹舌反見賢遍反種本亦作董董章勇反）公曰。諾。吾告二子。（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言不可信）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恐其復作亂）〔疏〕放盧至北燕。○正義曰前已在竟今復徙之遠國也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親比。○嬖起呂反比毗志反注同）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款罪輕於衛衎重於蔡朱故舉名示例。○衎苦旦反）○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相息亮反）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夢如字徐莫公反注同）○齊公孫竈卒。（竈子雅）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以其不臣）哉。（○喪息浪反）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嬀陳氏。○嬀九危反）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競彊也爽明也）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个古賀反）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當雩而雹故以爲災而書之。○雨于付反傳文雨雹同雹蒲學反）○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會諸侯。○沈音審）○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不道於其民告）○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疏〕楚子至于申。○正義曰釋例班序譜稱齊桓既沒宋楚爭盟起僖十八年盡二十七年陳與蔡凡三會在蔡上楚合諸侯蔡與陳凡六會其五在陳上莊十六年注云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衞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

（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然則陳實小於蔡衛桓公進陳班耳楚以大小爲序不進陳班故蔡多在陳上○注因申至胡城○正義曰傳稱楚子以諸侯伐吳則因會而遂行春秋一事而再見者皆前目而後凡計此當云諸侯遂伐吳不言諸侯者以屬晉之國鄭徐滕小邾宋皆不在行不得摠言諸侯故别序之也傳稱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則宋鄭在行亦不序者楚既慰遣彼自義從楚人成己意遣不以告也）執齊慶封。殺之。（楚子欲行霸爲齊討慶封故稱齊○爲于僞反）遂滅賴。○九月。取鄫。（鄫莒邑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鄫才陵反）○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俱田）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復扶又反注同與焉音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二君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不易言有難○易以豉反注同難乃旦反下文注同）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諸侯謀事補闕○驩喚端反）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度也○請間徐音閑一音如字度待洛反）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相助也○侈昌氏反又尺氏反逞敕景反相息亮反注同）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棄不以爲君）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殆直改反）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篡弒之難○篡初患反弒申志反）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鄉許亮反本又作嚮嶽音岳岱音代在兖州華如字又胡化反在雍州衡如字在荆州恒如字或作常在冀州案作恒者是也北嶽本名恒山漢爲文帝諱改作常耳）【疏】四嶽○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曰華西嶽華山也岱東嶽泰山也恒北嶽恒山也衡南嶽衡山也釋例土地名云東岳泰山奉高縣泰山也南岳長沙湘南縣衡山也西岳弘農華陰縣西南華山也北岳中山曲陽縣西北恒山也郭璞注恒山名常山辟漢文帝諱耳爾雅於釋山發首言此四山明其即是四嶽故注者皆以嶽解之且諸書史傳讖緯皆以岱衡華恒爲四嶽四嶽必是此四山也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岳恒山爲北嶽岱泰衡霍二文不同者此二嶽者皆一山而二名也白虎通云嶽者何嶽之爲言桷也桷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嶽桷也桷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山天子巡狩至其下桷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嶽也風俗通又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是解衡之與霍泰之與岱皆一山有二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靈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灊縣風俗通亦云靈山廟在廬江灊縣如彼所云則霍山在江北而得與江南衡山爲一者本江南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又名天柱爲霍山故漢魏以來衡霍別耳郭璞注爾雅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灊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云從漢武帝來始有名即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之前乎斯不然也是解衡霍二名之山也書傳多云五岳此傳云四嶽者中岳嵩高即大室是也下別言之故此云四岳也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三塗山名大行轘轅崤澠也渾戶昆反又戶困反）【疏】三塗正義曰服虔云三塗大行轘轅崤澠也謂三塗爲三處道也杜云在河南陸渾縣南則以三塗爲一釋例土地名云三塗河南陸渾縣南山名或曰三塗伊闕大谷轘轅三道也傳曰晉將伐陸渾而先有事於洛與三塗先祭山川也謂三道皆非也是杜據彼十七年傳文知三塗是山非三道也陽城。（在陽城縣東北）【疏】陽城○正義曰陽城山名也土地名云河南陽城縣東北山淯水所出也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北○大室音泰下文大室同大室即中嶽嵩高山也在豫州）【疏】大室○正義曰大室即嵩高也釋山云嵩高爲中岳郭璞云大室山也別名外方今在河南陽城縣西北土地名云大室河南陽城縣西嵩高山中也地理志云武帝置嵩高縣以奉大室之山是爲中嶽又有少室在大室之西也荆山。（在新城沶鄉縣南○沶音市又音爾漢書音義音秭或一音隸則當水旁作示恐非本或作渫字誤也）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燕代○燕烏賢反）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亨許庚反注同）【疏】注亨通也○正義曰易文言云亨者嘉之會也嘉會禮通謂之亨是亨爲通也言治民事神使人神通說故云以亨神人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爲宇○疆居良反喪息浪反下同）【疏】注於國至爲宇○正義曰易稱上棟下宇宇謂屋簷也於屋則簷邊爲宇也於國則四垂爲宇也四垂謂四竟邊垂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里克丕鄭事在僖九年○丕普悲反）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邢音刑）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往謙辭○紂直救反隕于敏反楚使所吏反向許丈反見賢遍反下注朝見昏見同）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小小不能遠圖○少安如字）其大夫多求。（貪也）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疏】莫匡其君○正義曰釋言云匡正也孝經云君子之事上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焉於虔反注同）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及○偪彼力反）【疏】其餘至不至○正義曰言其餘諸侯君之威力所能及誰敢不來至楚者也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爲下會申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申豐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疏】聖人至爲災○正義曰無雹復云雖有不爲災者言有相形之勢也聖人在上無雹言必無雖有不爲災復見無雹之意猶論語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注陸道至藏之○正義曰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也西方之宿昴爲中也彼以陸爲中杜以陸爲道者陸之爲中爲道皆無正訓各以意言耳杜以西陸朝覿謂奎星朝見昴爲西方中宿則昴未得見宿是日行之道爾雅言平曰陸高平是道路之處故以陸爲道也日在北陸爲夏之

（十二月也十二月日在玄枵之次小寒節大寒中漢書律厤志載劉歆三統厤云玄枵之初日在婺女八度爲小寒節在危初度爲大寒中終於危十五度是夏之十二月日在虛危也於是之時寒極冰厚故取而藏之也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月令季冬冰盛水腹命取冰鄭玄云腹厚也以此知日在北陸謂夏之十二月也）

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疏〕（西陸朝覿而出之。正義曰覿見也西道之宿有星朝見者於是而出之謂奎星晨見而出冰也。注謂夏至東方。正義曰杜以西陸爲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清明節穀雨中三統厤云大梁之初日在胃七度爲清明節在昴八度爲穀雨中終於畢十一度是夏之三月日在昴畢於是之時蟄蟲已出有溫暑具矣宜當用冰故以時出之也厤法星去日半次則得朝見三統厤春分日在婁四度宿分奎有十六度乃次婁則春分之日奎之初度去日已二十度矣故春分之中得早朝見東方也西方凡有七宿傳言西陸朝覿於傳之文未知何宿覿也服虔以爲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朝見東方以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啓冰是也服虔又以此言出之卽是仲春啓冰故爲此說案下句再言其藏其出覆此藏出之文言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卽是班冰之事非初啓也安得以出之爲啓冰也如鄭玄荅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與杜說異理亦通也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三說鄭爲近之今知非者杜以西陸朝覿實是春分二月故杜此注云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及下獻羔啓之注云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是也皆據初出其冰公始用之時也所以杜又注云謂夏之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者以此傳云西陸朝覿而出之下傳覆之云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既云朝之祿位冰食喪祭則是普賜羣臣故杜云謂夏三月又下注云言不獨其公是據普班之時也故下傳又云火出而畢賦是也然冰之初出在西陸始朝之時冰之普出在西陸朝覿之後揔而言之亦得稱西陸朝覿而出之也劉炫不細觀杜意以爲杜既言春分朝見又言謂夏三月以規杜失非也）

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疏〕（其藏至取之。正義曰此傳再言其藏其出者上言取之用之之事下言藏之出之之禮也山則遠而難窮故言深山也谷則近而易盡故言窮谷也固牢也沍閉也牢陰閉寒言其不得見日寒甚之處於是乎取之。注沍閉至爲災。正義曰周禮鼈人掌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龜鼈有甲蒲胡是沍爲閉也深山窮谷之冰至夏猶未釋陽氣起於下隔於冰伏積而不能出憤發或散而爲雹藏冰必取此山谷之內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也藏冰凌室所藏不多積陰之冰不可取盡不取川池之冰以示道達陽氣耳未必陽氣皆待此而達也）

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言不獨共公）〔疏〕（其出至用之。正義曰此謂公家用之也朝廷之臣食祿在位大夫以上皆當賜之冰也其公家有賓客享食公家有喪有祭於是乎用之言其不獨共公身所用也周禮凌人云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是公家所用冰也。）

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牡茂后反秬音巨冥亡丁反）〔疏〕（注黑牡至其神。正義曰此祭玄冥之神非大神且非正祭計應不用大牲杜言黑牡當是黑牡羊也秬黑黍釋草文也啓冰唯獻羔祭韭藏冰則祭用牲黍者啓唯告而已藏則設享祭之禮祭禮大而告禮小故也月令於冬云其神玄冥故知司寒是玄冥也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從其方色也有事於冰故祭其寒神）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弧音胡禳如羊反邪似嗟反）〔疏〕（注桃弓至尊故。正義曰說文云弧木弓也謂空用木無骨飾也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蓋出冰之時置此弓矢於凌室之戶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慎其事爲此禮也此傳言其出之也雖覆上文出之之文其實此出之謂二月初出之時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劉炫云此言出之覆上西陸朝覿知是火出時事二月已啓此方用弓矢者二月啓冰始薦宗廟此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

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與音預）〔疏〕（注食肉至食者。正義曰在官治事官皆給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故魯人謂曹劌曰肉食者謀之又說子雅子尾之食云公膳日雙雞是大夫得食肉也傳言食肉之祿卽此肉是也若依禮常所合食案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諸侯日食特牲大夫特豕士特豚則士亦食肉但彼是在家之禮非公朝常食也杜言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以明在官之食有冰耳下云自命夫命婦無不受冰謂賜之冰以歸在家用之也）

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命婦大夫妻浴音欲）〔疏〕（大夫至用冰。正義曰喪服傳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此傳與彼命婦之文皆與大夫相對故杜知是大夫妻也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鄭玄云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是當喪之時特賜之冰浴訖乃設故云喪浴用冰）

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祭寒而藏之本或作祭司寒者非）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開冰室。韭音九）〔疏〕（祭寒至啓之。正義曰上已云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今復云祭寒而藏之與上一事而重其文者欲明獻羔而啓之還是獻之於寒神故更使藏之啓之文相對也。注謂二至冰室。正義曰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四之日卽夏之二月也告神而始開冰室始薦宗廟薦神之後公遂用之俱在春分之月）

公始用之。（公先用優尊）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疏〕（注火星至月中。正義曰十七年傳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云火出而畢賦謂以火出而後賦之以火出爲始也周禮云夏頒冰爲正歲之夏卽四月是也故杜兼言四月）

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傳直專反）〔疏〕（注山人至遂屬。正義曰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知山人虞官也周禮五縣爲遂是縣爲遂之屬也）輿人納之隸人藏之。（輿隸皆賤官。輿音餘）

夫冰以風壯。（冰因風寒而堅。壯側亮反）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周密也）其用之也徧。（及老疾。徧音遍）則冬無愆陽。（愆過也謂冬溫。愆起虔反）夏無伏陰。（伏陰謂夏寒）春無淒風。（淒寒也。淒七西反）秋無苦雨。（霖雨爲人所患苦。霖音林）〔疏〕（注霖雨爲人所患苦。正義曰詩云以祈甘雨此云苦雨雨水一也味無甘苦之異養物爲甘害物爲苦耳月令云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是霖雨爲人所患謂之苦也鄭玄云申之氣乘之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而傷也。）

雷出不震。（震霆也。霆音亭又音挺又亭佞反）〔疏〕（注震霆也。正義曰說文云震霹靂震物者釋天云疾雷爲霆霓郭璞云雷之急激者謂霹靂則霆是震之別名雷出不震言有雷而不爲霹靂也下云雷不發而震言無雷而有霹靂也）

無菑霜雹。癘疾不降。（癘惡氣也。菑音災下同癘音例）〔疏〕（無菑至不降。正義曰霜雹卽是菑言無此菑害之霜雹也寒暑失時則民多癘疾癘疾天氣爲之故云降也）

民不夭札。（短折爲夭夭死爲札。札側八反一音截字林作壯列反）〔疏〕（注短折至爲札。正義曰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是短折爲少夭之名也周禮膳夫大札則不舉鄭玄云天札疫癘也謂遭疫癘而夭死也癘疾謂民病夭札謂人死故云夭死爲札）

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棄之）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爲害。殺如字又色界反徐色例反）〔疏〕（風不至而震。正義曰風不以理舒散而暴疾殺物雷不徐緩動發而震擊爲害）

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豳彼貧反鑿在洛反沖沖直忠反凌陵證反一音陵蚤音早）〔疏〕（注七月至宗廟。正義曰凌人十二月令斬冰月令十二月令取冰當是卽以其月納於凌室也詩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卽是正月矣不以鑿冰之月卽納之者鄭玄云豳土晚寒可以正月納冰言由晚寒故也上言將欲頒賦公始用之知蚤開冰室唯薦宗廟何休膏肓難此云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與之意鄭玄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炫謂鄭言是也申豐寄言於此以諫失政其雹不是盡由冰也）

○夏。諸侯如楚。魯、衞、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衞侯辭以疾。（如子產言。難乃旦反）〔疏〕（邾不會

（正義曰宋之盟邾滕爲私屬不許交相見而楚召邾滕使從會者邾滕自欲辟役不在宋盟又晉合諸侯常列於會襄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于澶淵邾滕皆在楚知其事故使召之此申之會滕至而邾不至）鄭伯先待于申。（自楚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啓享諸侯於此○夏啓戸雅反注做此鈞音均陂彼宜反）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卽偃師○亳步各反鞏九勇反）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孟本又作盟音孟）成有岐陽之蒐。（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岐其宜反蒐所求反）康有酆宮之朝。（酆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酆芳弓反）穆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疏】夏啓至之會○正義曰此六王之事唯周武王孟津之誓尚書有其事武王伐殷作泰誓三篇是也其餘五者皆書傳無文不能知其本末○注周成至西北○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其經云告爾四國多方則於時諸侯大集故謂岐陽之蒐在此時也　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召上照反）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向舒亮反戌音恤僑其驕反）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疏】吾用齊桓○正義曰用會召陵之禮出自王意也服虔云召陵之役齊桓退舍以禮楚靈王今感其意是以用之　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謙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爵公故獻公禮）【疏】注其禮六儀○正義曰以言禮六故言其禮六儀當是會上存此六儀不知六者何謂也　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共音恭守手又反）【疏】注鄭伯至之異○正義曰杜知其禮同者以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若其各異凡十二禮下椒舉云禮吾所未見者六焉故知其禮同也於公言之云合諸侯之禮於伯子男言之云會公之禮是所從言之異　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子之過○相息亮反）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謝之）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爲宗廟田獵○屬章玉反適也祧他彫反爲于僞反）【疏】武城○正義曰土地名楚之武城在南陽宛縣北也魯之武城在泰山南武城縣也有澹臺子羽冢　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太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墮許規反布也服云輸也見如字又賢遍反）【疏】將墮幣焉○正義曰杜唯云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不解墮之義案隱六年公羊傳鄭人來輸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然則墮是輸之義也朝聘之禮客必致幣於主據主則爲受據客則爲輸襄三十一年傳子產論幣云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是謂布幣爲輸幣也言將待輸幣之時乃相見見既在後故遣我來敢謝後見也服虔云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案禮之享幣皆令宰受不以薦宗廟雖訓爲輸義不當也　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侈。（自奢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仍而承反緡亡巾反）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力兮反）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諫。（愎很也○汏音泰愎皮逼反很胡懇反）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則人弃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爲十三年楚弑其君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敘諸侯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久於楚宋大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見賢遍反又如字）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伐吳以荅見慰○費扶味反從才用反注同）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屈居忽反）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八月無甲申日誤）【疏】八月甲申○正義曰長歷推此年七月己未朔二十六日得甲申八月己丑朔其月無甲申而傳上有七月下有九月月不容誤故知日誤　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而從戮）播於諸侯。焉用之。（播揚也○播披佐反徐云字或作幡敷袁反焉於虔反）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弒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弒君罪責之○鉞音越徇似俊反杼直呂反）【疏】弱其孤○正義曰崔杼弒莊公立其弟景公孤謂景公也以其幼小輕弱之　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共音恭麇九倫反袒音但輿櫬所覲反棺也造七報反將子匠反下將帥同）【疏】以盟諸侯○正義曰靈王卽位以來經傳不見與諸侯盟事蓋楚子自與屬楚諸侯私盟不告魯而慶封知之　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從舉言○縛如字舊扶臥反）遷賴於鄢。（鄢楚邑○鄢於晩反又於建反）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鬭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爲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孫○爲于僞反）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竟音境注同爭爭鬭之爭）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著丘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例者以通叛而自來○易以豉反著直居反徐直據反去起呂反潰戸對反帥所類反重直用反）○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疏】注丘十至一年○正義曰丘之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司馬法之文也服虔以爲子產作丘賦者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丘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脩古法民以爲貪故謗之案春秋之世兵革數興鄭在晉楚之間尤當其衝正當重於古不應廢古法也若往前不脩此法豈得全無賦乎故杜以爲今子產於牛馬之外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在哀十一年彼注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然則此與彼同賦斂家資使出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若今輸租更出馬一疋牛三頭是一丘出兩丘之稅案周禮有夫征家征夫征謂出稅家征謂出車徒給傜役此牛馬之屬則周禮之家征也其夫征十一而稅是與家征別也　國人謗之。（謗毀也）曰。其父死於路。（謂子

（國爲尉氏所殺）已爲蠆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蠆敕邁反）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也）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度法也）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子產自以爲權制濟國。於禮義無愆）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子寬○渾矢溫反罕徐許但反）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也○音良徐音亮）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姬在列者。（在列國也）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楚曹滕偪宋）鄭先衛亡。偪而無法。（偪晉楚）【疏】姬在至衛亡○正義曰渾罕意譏子產將言鄭之先亡故遂博言諸國亡之先後杜據世本史記作世族譜說諸國滅亡之年此下十一年楚滅蔡十三年蔡復封春秋後二世十八年而楚滅蔡也哀八年宋滅曹也滕以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鄭在春秋後五世九十一年韓滅鄭衛在春秋後十一世二百五十八年而秦滅衛也據蔡之前亡則渾罕之言終亦驗矣

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正道）○冬。吳伐楚。入棘、櫟、麻。（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櫟力狄反徐又失灼反酇才汗反）【疏】注棘櫟至櫟亭○正義曰吳來伐楚入此三邑知此三邑皆楚之東鄙故疑新蔡縣東北有櫟亭者是此櫟亭也鄭有櫟邑者則河南陽翟縣也

以報朱方之役。（朱方役在此年秋）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尹射食夜反又食亦反一音夜夏戶雅反夏汭如銳反）咸尹宜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咸之林反咎其九反）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薳于委反彊其良反又居良反）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闕韋龜城賴之師○罷皮買反徐甫綺反）○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難乃旦反）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婦人聞而哭之）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姓○娶七住反）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穆子夢也○壓於甲反又於輒反勝音升下同）顧而見人。黑而上僂。（上僂肩傴○僂力主反傴紆甫反）深目而豭喙。（口象猪○豭音加喙許穢反）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

徒。無之。（徒從者○號胡到反一音戶刀反下同從才用反）且曰。志之。（志識也○識申志反一音式）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宣伯○饋求位反餉也）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爲亂己則有今日之願蓋怨言○女音汝下同）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立爲卿襄二年始見經○見賢遍反下接見同）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問有子否○問其姓女生曰姓姓謂子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牛五六歲○長丁丈反下同奉芳勇反）【疏】襄二至六歲○正義曰穆子還魯傳無歸歲襄二年始見於經疑是其年新還也成十六年傳云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於時豹猶在魯疑其因使而遂奔齊蓋自鄭過魯而去故得宿於庚宗成十六年出奔襄二年始還凡經五年故豎牛五六歲能奉雉也計豎牛至襄二年四歲也杜言五六歲者豎牛見穆子未必即以還年見之

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唯維癸反徐以水反唯應辭猶咊也豎上注反）有寵。長使爲政。（爲家政）【疏】曰唯○正義曰曲禮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鄭玄云應辭唯恭於諾

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取七住反又如字）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疏】故怒至逆之○正義曰怒者怒其妻也忿其母遂及其子其子在齊成長而後逆之歸魯非謂逆其妻也

田於丘蕕。（丘蕕地名○蕕音由）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己孟不肯○強其丈反下同）【疏】強與孟盟○正義曰孟雖適妻之子叔孫未立爲嗣豎牛欲亂其室望己有之未應即欲爲適使孟事己強與盟者欲其與己同心使己得專恣耳

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爲于僞反又如字）【疏】注際接至接見○正義曰釋詁云際接捷也郭璞曰捷謂相接續也大夫將立適子必須接見同寮季武子立紇飲大夫酒是其事也孟丙未與大夫交接故爲之作鍾因落鐘令與相見

饗大夫以落之。（以豭猪血釁鍾曰落○釁許覲反）【疏】注以豭至曰落○正義曰說文云釁血祭也雜記釁廟之禮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是釁祭之法以血澆落之知落之即是釁也雜記又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是知以豭猪之血也記稱宗廟之器成乃釁以豭豚此叔孫爲孟作鍾非是宗廟之器亦釁之者周禮小子職曰釁邦器及軍器鄭玄云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此鍾是禮樂之器故釁也

既具。（饗禮具）使豎牛請日。（請饗日）【疏】使豎牛○正義曰孟不自請使豎牛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鄭玄云異宮者崇敬也以其異宮故使豎牛

入弗謁。（謁白也）出命之日。（詐命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拘音俱）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萊書音來人姓名觀古亂反注同又如字）公與之環。（賜玉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如何○見賢遍反下及注杜泄見同）叔孫曰。何爲。（怪牛言）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泄見。告之飢渴。授之戈。（杜泄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泄殺之○泄息列反食音嗣）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爲去豎牛蓋杜泄力不能去設辭以免○去起呂反注及下同）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寘置也个東西廂○寘之豉反本或作奠个古賀反謂廂屋廂本作箱息羊反）【疏】牛謂至見矣○正義曰而如同是語辭故注云而何如何牛謂叔孫曰以仲見君何問何故以仲見君也叔孫怪其語故曰何爲牛曰不將仲見君乎若不將見則既自見君矣言不待父命所以怒叔孫也大夫立子爲適必自見之於君宣十四年申舟見犀而行定六年樂祁見溷而行是其事也式曰豎牛謂叔孫曰今將仲見君其事如何叔孫以己見病故怪之曰何爲以不同○注寘置至西廂○正義曰禮置器物於地皆謂之寘是寘爲置也月令天子居左个右个是个爲東西廂也

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令力呈反）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絕糧）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婼也○相息亮反婼敕略反）公使杜泄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賂音路）使惡杜泄於季孫而去之。（憎泄不與己同志○惡烏路反）杜泄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左不便○葬焉於虔反下將焉用同介音界左如字注同舊音佐便婢面反）季孫曰。然。使杜泄舍路。（舍置也○舍式夜反注同或音捨）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

（在襄二十四年夫子謂叔孫）王思舊勳而賜之路。（感其有禮以念其先人）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復扶又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勳功也）【疏】（吾子至書勳。○正義曰杜泄是叔孫家臣故稱己君爲夫子工正是司馬之屬官也季孟亦有屬官共書其事但季孟身在不假言屬以叔孫已亡取屬官爲徵故兼言之所以司徒書名者周禮大司徒掌十二教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故司徒書名定位號也司馬與工正書服者周禮夏官司馬其屬有司士掌羣臣之政亦以德爵以功詔祿工正雖不屬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馬書服也案周禮司勳屬夏官今司空書勳者春秋之時又是諸侯之法不可盡與禮同）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媚眉冀反）【疏】（注誣叔至季孫。○正義曰季孫因叔孫之弱欲四分公室已取其二故謀去中軍豎牛云夫子固欲去之是誣叔孫以媚季孫）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二（昭二年盡四年）

經二年

傳說此事文王在冬上（宋本無王字閩本監本毛本王作正亦衍文冬作秋非也）

傳二年

注公即位故（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揔入無以及召公句下）

魯國寶文王之書逸周公之典（宋本監本毛本逸作遵是也）

各爲舊章（宋本監本毛本爲作違是也）

○注易象春秋文王至而說之（此本脫○宋本無春秋文王而五字）

周之盛德邪（監本毛本邪作耶閩本初刻作邪後改耶下同）

皆斥文王（宋本斥作斥是也）

以同鄭說也（宋本監本毛本以作似）

故先云周公之德（宋本云作言）

取文王有四臣（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足利本取上有義字）

宣子譽之（惠棟云服虔曰譽游也宣子游其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今孟子作豫趙岐章句曰豫亦遊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宣子譽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隨鄭氏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爲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爲證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外傳作暇豫李善曰譽與豫古字通）

爲諸侯所引（宋本監本毛本侯下有度字是也閩本初刻亦脫後擠刻助字非）

子尾見彊（石經見下後人旁增子字）

注爲立至異之（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是以亂作注下）

婦人稱姓姜其當（宋本監本毛本姜下有是字當作常不誤）

在西河界休縣東南（諸本作界郡國志引注同釋文作介）

送者皆從者班次（宋本監本毛本從下有逆字閩本初刻亦脫後擠刻補入）

使上大夫送（淳熙本送誤迭）

注遽傳驛（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加木焉注下）

在襄三十一年（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監本毛本無一字是也）

務共大國之命（岳本脫之字）

請以印爲褚師（石經宋本明翻岳本纂圖本褚作禇與釋文合）

無更助天爲爲虐也（宋本爲字不重是也）

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淳熙本辭誤聘）

非伉儷也（宋本此節正義在如晉弔注下）

始冬還乃書之（淳熙本明翻岳本足利本重還字是也宋本還上空一字亦當作還字也）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淳熙本宇誤咎）

齊使上大夫送之（顧炎武云石經送誤迎案石經此處缺炎武所據乃謬刻也）

逆畢於宋（宋本明翻岳本監本毛本宋作送是也）

經三年

襄二十五年盟重邱（足利本五誤三）

十一年于亳城北（諸本作北此本誤此今改正監本亳作毫非也）

冬大雨雹（諸本作雹此本誤電今改正）

傳三年

杜氏之意（宋本無之字）

以自奔文（宋本毛本奔下有爲字是也監本初刻亦脫後擠刻）

文襄至霸也（宋本至作之是以下正義四節揔入注文識其無隱諱之下）

其命朝聘之數（補案下之字誤重）

令諸侯朝聘霸主大國之法也（宋本令上有令諸侯者謂五字）

弊王室（毛本弊作獘此本下弊字亦作獘毛本同）

以過文襄之制（明翻岳本監本毛本以作巳按以巳古多通用）

以過文襄之制也（監本毛本以作巳）

少姜有寵而死（石經宋本淳熙本姜作齊顧炎武以石經爲誤陳樹華云晉侯寵異少姜謂之少齊大叔從而尊稱曰少齊耳何得以爲誤或少齊一本作少姜故傳本有異今定作齊字按陳說是也）

火中寒暑乃退（石經此處缺案詩豳風正義禮記檀弓正義李善注文選閒居賦引作火星中而寒暑乃退鄭氏周禮淩人注作火星中而寒暑退或一本有星字而字也）

旦氏後即次房心（宋本氏下有中氐二字是也）

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岳本脫使嬰曰寡人五字）

將奉質幣（石經質字係改刊）

焜燿寡人之望（宋本以下正義十七節揔入乃許之注下）

以備嬪嬙（釋文嬙作廧云本又作嬙監本誤作嫱注同也按以作廧爲近正廧即牆之或體嬪婦敘列如牆然故謂之牆）

注董正至婦官（諸本作董此本誤量今訂正）

振爲整理之意（宋本毛本意作義）

宿有妃嬙嬪御焉（宋本嬪作嬪）

蓋周末婦官有此名（宋本名下有也字）

在縗絰之中（諸本作縗石經此處缺釋文作衰云本亦作縗）

豈惟寡君（石經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惟作唯）

豆區釜鍾（石經宋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釜作釜按釜依說文宜作釜从金父聲索靖所書急就篇章艸正如此今字乃絫省淳熙本明翻岳本鍾作鐘下同）

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釋文下二五字皆作四云舊本如此直加豆爲五升而區釜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是也本或作五豆爲區五區爲釜者爲加舊豆區爲五亦與杜注相合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

貸其而收薄（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其作厚不誤監毛貸字上○乃注字之誤）

而三老凍餒（石經凍作涷案涷乃暴雨名石經非也）

言刖多（釋文亦作刖是也足利本刖作刑）

而或燠休之（釋文亦作休宋本明翻岳本休作休非注同毛詛父六經正誤云休皆作休誤休从人从芝朮之朮从木者音虛尤反休息也从朮者音吁句反係廟諱嫌名案毛說非也）

燠休代其痛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代此本誤氏今改正）

杜氏燠休痛念之聲（宋本氏作云是也燠字閩本空缺）

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諸本作相正義引定本作祖案沈彤云胡公爲周始封陳之祖則相乃祖字之誤定本相作祖按定本作祖非是若作祖則文理欠順）

而女富溢尤（淳熙本溢誤益）

欒郤胥原狐皆卿也（諸本作狐此本誤孤宋本皆上有先字）

續簡伯慶鄭伯宗〇（案〇衍宋本毛本無）

慆藏也悛改也（明翻岳本無上也字盧文弨挍本云當作悛改慆藏也）

譏鼎名也（足利本後人記云一本作譏鼎鼎之名也）

一云譏地名（諸本作云此本誤六今訂正）

昧旦丕顯（釋文亦作丕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丕石經初作丕後人加末筆殆未知丕丕本無二字中一直或長或短彝器小變耳中直本無二筆也）

平大也（纂圖本監本毛本平作丕）

不敢不受而埋之（宋本重受字是也）

幸而得死（石經死字改刊初刻似誤免字）

爽明塏燥（宋本燥作燥正義同毛詛父正誤云燥作燥誤與國本建本皆作燥潭本釋文作燥也當作燥亦當有也字案毛說是也今釋文有也字）

注爽明塏燥（閩本監本毛本燥作燥下同）

塏高地故爲燥也（宋本高下有是字）

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陳樹華曰朱氏日鈔云且字文義不接或疑上有闕文又疑曰字之誤諺曰以下皆晏子使宅人反故室辭）

子豐至晉國（宋本此節正義在爲其復取之之故注下）

鄭僖公之爲大子豐與之俱適晉（監本毛本大誤太下同宋本重子字是也）

伯石之汏也（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汏作汰注同釋文亦作汏非也石經宋本作汏）

猶荷其祿（惠棟云荷當作何）

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石經吾字起一行稱字起一行皆九字案自郤二字三傳二字似改刊）

二子曰（石經二字下後人旁增宣字）

知而弗從（毛本弗誤復石經此處缺顧炎武云石經復誤作弗所據乃謬刊也）

敬子不入（禮記檀弓鄭注引作敬叔不入）

五月至成公（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捴入敬子從之注下）

五月葬滕公（宋本滕下有成字是也）

吉賤不獲來（宋本此節正義在畏大國尊夫人也節注下）

寶不忘我好（宋本以好字絕句釋文云一讀以好字向下）

注一睦謂小邾（宋本此節正義在季孫從之之下）

余髮如此種種（釋文云徐本作董董賈氏羣經音辨引同云今本作種）

彼其髮短而心甚長（石經短上後人增雖字非也）

放盧至北燕（宋本至作蒲嬰于三字）

以殺公之外嬖（纂圖本殺誤救）

齊公孫蠆卒（監本作蠆卒非）

又弱一个焉（監本个作介非）

經四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七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昭二第廿一淳熙本岳本昭下增公字並盡七年）

楚靈王始會諸侯（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足利本會作合是也）

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史記楚世家正義引陰作南無有字）

楚子至于申（宋本此節正義在會于申之下）

〇注因申至胡城（宋本〇作疏字是也）

波自義從（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波作彼是也）

傳四年

賜盟于宋（石經于字改刊）

天或者欲逞其心（案劉向新序引作欲盈盈逞古多通用）

曰晉有三不殆（石經宋本淳熙本毛本曰上有公字監本初刻亦無後擠刊是也）

何鄉而不濟（諸本作鄉釋文云本又作嚮新序引傳亦作嚮俗鄉字）

北嶽恒（釋文云恒如字本或作常在冀州案作恒者是也北岳本名恒山漢爲文帝諱改作常耳）

四嶽（宋本以下正義八節捴入與入同欲盡濟注下）

嶽本自以兩山爲名（段玉裁挍本嶽上有南字是也）

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由作山）

書傳多云五岳（宋本岳作嶽）

故此云四岳也（宋本監本毛本岳作嶽宋本無也字）

在河南陽城縣西北（宋本淳熙本岳本北作南）

武帝置嵩高縣（段玉裁挍本嵩作崈）

在新城郲鄉縣南（釋文云郲音市又音尒漢書音義音釋或一音隷則當水旁作沶恐非本或作漯字誤也）

中南（案新序作終南水經注云地理志曰縣有大一山古文以爲終南杜預以爲中南也陳樹華云左傳本作終杜氏改作中也）

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顧炎武云石經馬誤焉案石經不誤陳樹華云馬字模糊亦非劉向新序引不可作不足）

啓其疆土（閩本監本疆作彊非也）

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諸本作偪石經初刊作逼後改偪）

聖人至爲災（宋本以下正義二十節捴入雹之爲菑節注下）

正義曰無雹（宋本曰下有無雹謂無害物之雹雖有依時小雹不與物爲災也劉炫云既云二十五字案儀禮續通解引同）

復見無雹之意（宋本復作覆）

爲夏之十二月也（宋本爲作謂）

二之日鑿冰沖沖（宋本沖作冲按沖俗沖字）

有星朝見者（宋本星作早與儀禮經傳通解引合）

三統厤在（閩本亦誤作在宋本監本毛本作云是也）

故以時出之也（宋本毛本時上有是字監本初刻無後擠刊）

奎始溫見東方（閩本監本毛本溫作朝宋本作晨）

言不獨其公（閩本監本毛本其作是亦非宋本作共）

固陰沍寒（釋文沍作冱字按說文無沍字古祇作五）

沍閉也（諸本作沍此本作互今改正淳熙本閉誤門）

其藏至取之（此本五字並模糊依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上言取之用之之處下言藏之（此本言取之用之之處下八字模糊依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處作事）

掌元物（宋本監本毛本元作互不誤下同）

皆待此而達也（宋本無也字）

棘赤有茷（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茷作箴是也）

則士亦食肉（宋本作肉食）

祭寒而藏之（鄭氏豳風箋引作祭司寒而藏之正義曰箋引述其事略其司字箋以經有藏冰獻羔二事故略引下句以當之不引上句故取上句之意加司字以足之初學記引亦有司字釋文云本或作祭司寒者非是也）

開冰室（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開上有始字是也）

祭寒至啓之（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寒此本誤寔今改正）

爲正歲之夏即四月是也（宋本爲作謂）

春無凄風（石經宋本凄作淒與釋文合注同按淒字从水者見說文从冫者俗字）

震辟歷震物者（宋本辟歷作霹靂下同是也）

夭死爲札（宋本夭作大不誤）

天札疫癘也（宋本天作大下同）

大札則不舉（閩本監本毛本大誤天）

二之日鑿冰冲冲（諸本作二此及閩本誤三今改正監本冰誤水宋本岳本冲作沖是也）

謂二月春分（閩本監本毛本分作風是也）

可以正月納冰（宋本可上有故字是也）

亦聖人之寓言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寓此本誤寓今改正）

郱不會（宋本以下正義十一節揔入乃禍亂也句下）

夏啓有鈞臺之享（石經此行十一字夏啓有鈞臺五字似重刊）

啓禹子也（岳本脫也字）

周武有孟津之誓（釋文孟作盟音孟案孟明古音同用惠棟云禹貢正義曰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案鈞臺景亳岐陽酆宮塗山皆有注盟津獨無自是轉寫脫卻此條應補入）

時伐紂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時作將不誤）

周成王歸自奄（岳本脫周字）

杜知其禮周（宋本監本毛本周作同是也）

凡十三禮（宋本監本毛本三作二是也）

王使椒舉待於後以規過（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待作侍是也）

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宋本淳熙本纂圖本吾下有所字與石經合）

寡君將墮幣焉（諸本作墮詩小雅正月正義引傳作隳乃俗字也）

六王啓湯武成康穆王（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王作也不誤）

皆所以示諸侯汏也（淳熙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汏作汰非）

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石經此行十一字甲申克之執五字改刊）

而盡滅夷狄（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夷狄作其族是也今改正）

注邸十至一年（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政不率法節注下）

邸之十六井（宋本監本毛本無之字是也）

給徭役（宋本徭作傜是也）

是與家征別也（宋本無也字）

逸詩（宋本淳熙本詩下有也字）

子產自以爲權制濟國（淳熙本濟誤齊）

韓滅鄭（宋本韓上有而字）

棘櫟至櫟亭（宋本此節正義在東國水節注下）

是此櫟亭也（宋本無亭字）

則河南陽翟縣也（宋本也上有是字）

咸尹宜咎城鍾離（淳熙本纂圖本毛本咸作箴亦非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作箴與釋文合）

生孟丙仲壬（諸本作壬石經初刻任後改壬）

深目而豭喙（釋文豭作猳按說文豭牡豕也从豕叚聲）

注襄二至六歲（宋本以下正義十一節揔入注文誣叔孫以媢季孫之下）

齊大夫子明之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之作也是也）

田於丘蕕（李善注文選運命論引作田於蒲邱）

叔孫爲孟鍾（宋本岳本鍾作鐘與石經合正義及下注同）

以血濤落之（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血此本誤而今改正）

異宮者樂敬也（宋本樂作崇是也）

謁日也（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日作白是也）

聞鍾聲（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鍾作鐘）

怒將往（重脩監本往誤住）

萊書公卿士名（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卿作御不誤淳熙本士誤土）

杜洩見（釋文作泄是也賈公彥疏儀禮聘禮引作杜泄）

告之飢渴（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飢作饑非也）

使寘饋于个而退（釋文云寘本或作奠李善注文選思元賦運命論引傳个作介非）

个東西廂（釋文廂下有也字諸本脫又云本又作箱字按廂俗字箱正字）

則置虛命徹（重脩監本置誤直）

示若叔孫已食（淳熙本若誤君）

乙卯卒（監本毛本乙誤已）

吾子爲司徒實書名（重脩監本名誤石）

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監本工誤王）

亦以德爵（宋本作亦以德詔爵監本毛本脫亦字）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三（昭五年盡六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舍音捨傳同）○楚殺其大夫屈申。（書名罪之）○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牟亡侯反幕亡博反）○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泉魯地○蚡扶粉反）○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疏】舍中軍卑公室也○正義曰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是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己稅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於公公室彌益卑矣是舍中軍者三家所以卑弱公室也作中軍卑公室之漸舍中軍卑公室之極初作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云作者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摠皆渾破各毀其乘足成三軍故云作三軍此則唯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其上下二軍依舊不動故唯云舍中軍也劉炫云四分公室制法別耳還作三軍不得言舍三軍○注罷中至軍名○正義曰魯之軍名傳無其號晉作三軍爲上中下則魯之三軍亦當然也其廢中軍之後上下二軍分爲四分哀十一年齊師伐魯傳稱孟子孺泄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冉求季氏宰也又言叔孫武叔退而蒐乘更無別稱知自以叔孫爲軍名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勑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臧子郎反）【疏】注取其令名○正義曰取其令名者季孫實欲自厚令諸大夫議論似若己之不與取其令善廉絜之名也劉炫以爲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諸臧氏取其令名也其二家謂叔孟非謂施臧二氏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復扶又反）【疏】初作至半焉○正義曰將述其舍倒本其初初作中軍謂襄十一年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民皆分屬三家就中減以與公令公自稅取也季氏盡征之不減入於公令盡屬於己也叔孫氏臣其子弟明其更有父兄以一家之內有此四品叔孫氏則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己摠率所屬之人悉皆如此若摠計父兄之數不足以子弟添父兄若子弟不足以父兄添子弟大率半屬於己以父兄歸公者尊公室也孟氏則於子弟之中而取其半於一家之內或取其子或取其弟大率而言三分歸公一分入己也或以爲其軍分爲四分假以父兄子弟四分託之若以假託爲言何得云若子若弟直云叔孫氏兩分歸公兩分入己孟氏三分歸公一分入己於文簡畧其事易知何須以父兄子弟虛爲假託故知不然也魯之三卿季彊孟弱縱使如此差之季氏猶應以一分歸公言盡征之者季氏專恣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分○二分扶運反或如字）【疏】及其至擇二○正義曰季氏因叔孫家禰退之使同於孟孫獨取其半爲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之柩○殯必刃反柩其又反）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閎音宏詛側慮反衢其俱反）受其書而投之。（投擲也○擲直亦反）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鮮音仙徐息淺反注同壽音授）【疏】注不以至正門○正義曰叔孫餓死而帶言葬鮮知不得以壽終者名之爲鮮言年命鮮少也叔仲帶得以此言告季孫則季孫知豎牛餓殺叔孫矣而不討者季孫利其禍而己得專故舍之而不討也杜泄云卿喪自朝知西門非正門季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存朝覲之正路）【疏】注從生至正路○正義曰服虔云言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楨幹君之股肱必過於朝重之也案檀弓云君爲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三君退是君當就家視之無造君朝之禮且杜泄不欲從西門所競道路耳假令自朝而去猶得更從西門不須言自朝也故杜以自朝爲從生存朝覲之正路蓋以西門幽辟故欲從正路而出南門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遷易也）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也）既葬而行。（善杜洩能辟禍）仲至自齊。（聞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與音預虛起居反）【疏】大庫之庭○正義曰十八年傳梓慎登大庭氏之庫是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謂之大庭氏之庫此言大庫明是彼也此言之庭庭是堂前地名仲壬在此庫之庭前豎牛就攻之此庭非大庭也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射食亦反中丁仲反）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於亂○使亂大從如字服云使亂大和順之道也）【疏】使亂大從○正義曰杜云使從於亂服虔云使亂大和順之道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適丁歷反本又作嫡披普皮反析星歷反見賢遍反）【疏】注披析至見罪○正義曰昭子若知豎牛餓殺其父則當顯加誅戮不應宜以殺適立庶爲大罪也若昭子知餓不殺則昭子有大罪矣仲尼不宜善其不以立己爲功勞也是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但言見罪仲尼又據其見言而善之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塞悉代反）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己爲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餓死語昭子○語魚據反）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任音壬行下孟反注同）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離下坤上明夷○坤若門反）之謙䷎。（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爲謙○艮古恨反）【疏】遇明夷之謙○正義曰離下坤上爲明夷離爲日坤爲地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夷者傷也日在地中光不外發則爲明傷也艮下坤上爲謙艮爲山彖曰地中有山謙以高下下謙虛之義以示卜楚丘。（楚丘卜人姓名）曰。是將行。（行出奔）而歸爲子祀。（奉祭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離爲日夷傷也日明傷○餒奴罪反餓也）日之數十。（甲至癸）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阜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阜才早反輿音餘僚力彫反晡布吳反昳田結反隅遇俱反）【疏】楚丘至餒死○正義曰此先畧言卦意有此四事也是者是此子也將出奔而歸爲國卿奉子叔孫之祭祀也并以讒人入而其名曰牛然此子終以餓死也牛在國生云以入者去時未有來而有之以讒人入其家非從外國人既已畧論此意乃復具釋爻辭云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此三辭之間無爲祀之意但卦名明夷故先推卦名求爲祀之義也先行後歸始得爲祀然後推演爻辭得其行去之象又論不食讒言之事爻辭之內亦無名牛故別於離卦以求牛名推演爻之三辭既訖乃復更推卦體以終爲祀之言故曰其爲子後以摠結前言也○注日中至其位○正義曰七年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彼卽歷言從王至臺十等之目此傳既云十時十位位以王公卿爲三日以中食旦爲三日上其中知從中而右旋配之也晡謂食也晡時謂日西食時也日昳謂蹉跌而下也隅謂東南隅也過隅未中故爲隅中也若據時之先後則從旦至食乃至於中宜以左旋爲次今傳以配十位從中而右旋者以人之道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欲從賤而漸至於貴也若從中左旋則位乃漸退非進長之義故右旋也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爲二。（公位）旦日爲三。（卿位）明夷之謙。明而未

融。其當旦乎。（融朗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爲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乎）〔疏〕（注融朗至旦乎○正義曰明而未融則融是大明故爲朗也釋言云明朗也樊光云詩云高朗令終日月光明是朗爲大明也據卦離下坤上日在地中之象又爻變爲謙謙是卑退之意日未出而又卑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也若於易之明夷據日入之後故明夷象云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此傳明夷據日未出前者以日未出與日已入皆日在地下其明不見故各取象爲義）故曰爲子祀。（莊叔卿也卜豹爲卿故知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疏〕（注離爲至于飛○正義曰說卦離爲日爲雉雉爲鳥也離之一卦爲日爲鳥日爲高明鳥爲微細今日之謙退不得高明下當爲細是日光不足故當鳥也）明之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日爲未融於鳥爲垂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應應對之應謙下如字又遐嫁反難乃旦反）〔疏〕（注明夷至而行○正義曰卦有六位初三五奇數爲陽位也二四上耦數爲陰位也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位相值爲相應陽之所求者陰陰之所求者陽陽陰相值爲有應陰還值陰陽還值陽爲無應明夷初九陽爻在奇是得位也所應在四四爲陰爻是有應也居得位而物應之是君子象也初九在明傷之世有大難也居謙下之位宜卑退也以此知將辟難而行也）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疏〕（注旦位至不食○正義曰位當三而時在旦是三日象也旦又未至食時非食時則無可食故曰三日不食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離艮合體故○敗必邁反又如字注同）於人爲言。（艮爲言）〔疏〕（注艮爲言○正義曰說卦云成言乎艮故艮爲言也）敗言爲讒。（爲離所焚故言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爲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攸音由）純離爲牛。（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爲牛○牝頻忍反舊扶死反）〔疏〕（注易離至爲牛○正義曰純離者言上體下體皆是離也易離卦云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爲牛明夷初九無此牛象但明夷初卦下體是離故轉於純離之卦求牛象也）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離焚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謙不足。飛不翔。（謙道沖退故飛不遠翔）垂不峻。翼不廣。（峻高也翼垂下故不能廣遠）故曰其爲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去）〔疏〕（謙不至後乎○正義曰其爻辭唯云君子于行無還之義故復推此爻於鳥爲飛不用翼不大知其不能遠去行必當歸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旦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爲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蓋引而致之）

○楚子以屈伸爲貳於吳。乃殺之。（造生貳心）以屈生爲莫敖。（生屈建子）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菟氏。（氾菟氏皆鄭地○過古禾反勞力報反後皆同氾徐扶嚴反菟大胡反）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傳言楚強諸侯畏敬其使○相息亮反使所吏反）〔疏〕（注傳言至其使○正義曰聘禮云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惟芻禾如彼禮文唯當餼之而已今鄭伯親勞是鄭畏楚也桓三年傳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尚公不自送昏禮父母送女不下堂今晉侯親送女至邢丘是敬楚也此兼顧上文故云諸侯畏敬其使）

○公如晉。（即位而往見○見賢遍反）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賄呼罪反）〔疏〕（注往有至贈賄○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及聘事皆畢乃云賓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聘既如此朝亦當然其朝據大行人上公三勞主國使下大夫勞于畿卿勞于遠郊君自勞于近郊其去贈賄無文聘尚有賄明朝亦然但禮文不具耳其文據公去言故云往有也贈據晉言故云去有也）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女音汝焉於虔反）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羈居宜反）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奸音干鄆音運）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鄆○難乃旦反下及注並同）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疏〕（民食於他○正義曰言公如民然求食於他也其時四分公室民皆屬三家三家稅以貢公公仰給食自無食也）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爲公謀終始者○思息吏反謂羣臣慮也一音如字爲于僞反）〔疏〕（思莫至其終○正義曰羣臣思慮無在公者不爲公圖謀其終言其終必禍敗無爲謀者）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爲急○屑屑先結反亟紀力反急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諷芳鳳反本亦作風音同）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河南成皋縣東有大索城○介音界大叔音泰索悉洛反）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焉於虔反）從而不失儀。（從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道音導好呼報反）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度待洛反注同）〔疏〕（奉吾至二國○正義曰朝聘之禮享用幣帛致國之所有送女雖則非聘亦以幣帛通意故云奉吾幣帛愼吾威儀也信當守而無失故云守之以信也禮當勉力履行故云行之以禮也禮無不敬故以敬爲始也始敬則終亦敬終恐其惰故云思終也思終亦思始終始無有不可復行之事行必得禮使皆可復行也曲從則失儀從而不失儀不曲從也過敬則無威敬而不失威不妄敬也聖人教訓之辭用之以通意故言道之也聘使舊故之法奉承以致命故言奉之也用先王之禮以成其交好故言考之也量二國形勢以傳通時事故言度之也皆準事爲文）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刖足使守門○仇音求閽音昏刖音月又五刮反）〔疏〕（注刖足使守門○正義曰周禮掌戮云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則守門者當以墨也知不以韓起爲墨者楚子意在辱晉必將加之重罪墨是刑之輕者知其必非墨也且欲以叔向爲宮刑明起刑亦次宮也莊十九年傳稱鬻拳自刖楚人以爲大閽知此亦是刖也欲以叔向爲司宮爲奄官之長則韓起爲閽亦欲令爲門官之長刑若鬻拳故以鬻拳之刑解之）以羊舌肸爲司宮。（加宮刑○肸許乙反）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爲信）〔疏〕（朝聘有珪○正義曰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朝有珪也又曰瑑圭璋璧琮以覜聘是聘有珪也聘用圭璧其飾雖與君同其長降君一等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問卽聘也鄭玄云九寸上公之圭也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鄭云互相備者言諸侯相朝與朝天子同也遣使聘天子與諸侯同也彼典瑞及聘禮記聘圭八寸據上公爲文耳公之使旣降公一等知侯伯之使當瑑圭六寸子男之使當瑑璧四寸考工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亦謂上公之聘也其實子男君臣用璧云朝聘有圭者據公侯伯言之○注珪以爲信○正義曰鄭玄典瑞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用珪朝聘

（所以爲信故執之）享覜有璋。（享饗也覜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爲君使執璋○覜他弔反徐他彫反璋音章享饗並許丈反鄭服皆以享爲獻耳見賢遍反下同臣爲于僞反使所吏反）〔疏〕享覜有璋正義曰鄭氏先儒以爲朝聘之禮使執圭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以獻國之所有覜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侯伯子男享王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公侯伯於諸侯則享用璧琮子男於大國享君琥以繡於夫人璜以黼此云享覜有璋者據上公享后言之所以特舉享后者舉璋與圭相對其實享禮圭與璧琮琥璜皆有今檢杜注意義則不然謂王國設酒食以饗賓賓則執璋以行禮故云享覜有璋注云享饗也破享獻之享爲饗食之饗杜必然者以此傳下云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皆論饗禮及饗宴之事故破享爲饗即大行人三饗三食三宴之類是也但饗禮既亡執璋無文耳故杜云臣爲君使執璋則詩云奉璋峨峨尚書大保秉璋以酢之類是也

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述職述其所治國之功職也）〔疏〕注諸侯至述職○正義曰孟子云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其意言諸侯職在治國家事天子以時入朝述脩其所職也天子職在立諸侯撫下民以時巡狩省視其功勞也

大有巡功。（天子巡守曰巡功○巡功巡所守之功績巡守手又反）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机音几倚於綺反）〔疏〕設机至不飲○正義曰朝聘之禮有設几進爵之時朝禮雖亡而聘禮有其畧也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是言務在行禮不敢倚机不敢飲酒也

宴有好貨。（宴飲以貨爲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好呼報反注及下同）〔疏〕注宴飲至所無○正義曰謂主國宴賓以貨才爲恩好謂衣服車馬在客所無者與之也明年晉享季武子重其好貨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禮之加宴好詩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是也

飧有陪鼎。（熟食爲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飧音孫陪薄回反徐扶杯反）〔疏〕注熟食至殷勤○正義曰聘禮賓始入館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鄭玄云食不備禮曰飧飪熟也其鼎實如饔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是飧有陪鼎鄭以飧禮小饔餼禮大故云食不備禮曰飧言饔餼備而飧不備也杜以餼生而飧熟故云熟食爲飧聘禮又云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鄭玄云陪鼎三牲臛膷臐膮也陪之庶羞加也服虔云陪牛羊豕鼎故云陪鼎周禮掌客云凡諸侯之禮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二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是朝聘皆有飧也案聘禮歸饔餼五牢於賓館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牛鼎一羊鼎一豕鼎一魚鼎一腊鼎一腸胃鼎一膚鼎一鮮魚鼎一鮮腊鼎一凡九鼎從北向南而陳又有陪鼎三其一曰膷鼎牛臛也在牛鼎之西其一曰臐鼎羊臛也在羊鼎之西其一曰膮鼎豕臛也在豕鼎之西其陪所設當西階之內廉腥二牢陳于東階之前南陳牢別七鼎無鮮魚鮮腊也并上飪一牢所謂死牢三又餼二牢陳于門內之西是卿之饔餼五牢案鄭注掌客其子男饔餼五牢與卿同其腥鼎加鮮魚鮮腊牢別有九也其陳設如卿之禮侯伯饔餼七牢死牢四飪一牢在西腥二牢在東餼三牢在門西其陳設如子男之禮上公饔餼九牢死五牢飪七牢在西腥四牢在東餼四牢陳于門西其陳皆如侯伯之禮也大行人注云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二牢

入有郊勞。（賓至逆勞之於郊）出有贈賄。（去則贈之以貨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宴好之道）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濮音卜）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言兵禍始於城濮○邲皮必反）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在成十六年○鄢於晚反）〔疏〕以敗於鄢○正義曰以上文類之當注云言兵禍始於邲而不注者從可知也

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重直用反）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爲備○姻音因）誰其重此。（言怨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羣也○麇音隕反又其郎反注同）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行戶郎反鞅於丈反知音智將子匠反）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趯他歷反骼古百反或音各躒力狄反又力各反本又作櫟同賁扶云反選息戀反）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爲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使所吏反注及下注同任音壬）〔疏〕韓須受命而使○正義曰三年傳云韓須如齊逆少姜是受命出使之事

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疏〕注皆韓起庶子○正義曰賈逵云然杜依用之杜以上箕襄邢帶食邑於箕邢故爲韓氏之族叔禽叔椒皆連叔爲文羽又稱子事似兄弟故云皆韓起庶子劉炫以爲叔禽等亦是韓起之族既無明證而妄規杜氏非也

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韓賦七邑韓襄起之兄子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韓須叔禽叔椒子羽四人皆韓起子凡七人人一邑乘繩證反下皆同）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鞮丁兮反）〔疏〕注四族至四人○正義曰家語孔子曰銅鞮伯華不死天下其定矣其人名赤字伯華食邑於銅鞮叔魚名鮒見於十三年傳叔虎見於襄二十一年傳於時虎已死今得數叔虎者雖身死其族猶在故傳不言羊舌四人而云四族明指其族也據傳文叔向兄弟四人有叔虎案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疑季夙即是虎也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劉炫以爲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而規杜氏非也

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喪息浪反楊肸叔向本羊舌氏食菜於楊故又號楊肸也）輔韓須楊石。（楊石叔向子食我也○食音嗣）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但言彊家）〔疏〕注韓氏至彊家○正義曰杜以家縣爲一故并韓賦七邑與羊舌四族乃爲十一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族有一縣則又大多故以爲四家共二縣也劉炫以爲韓須是起之門子不別更稱家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并羊舌四族故爲十家也今知不然者以傳歷序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即云箕襄以下皆大家故知韓須在其內也又韓賦七邑則韓須有邑既有其邑自然稱家哀二年傳曰上大夫受縣論語云百乘之家家即縣也劉以爲韓須不得爲家家不得稱縣以爲韓氏六家羊舌四家爲十家而規杜氏非也

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轂古木反）〔疏〕長轂○正義曰考工記車人云兵車乘車輪崇六尺六寸田車輪崇六尺三寸兵車轂長三尺三寸又云大車半柯長尺半是短也

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遺唯季反）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伯仲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薳啟彊）〔疏〕何不可之有○正義曰啟彊發首言可此云何不可之有言其可也紹上可之言服虔云何不可之有如是大不識文勢

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敖五報反叔向以其所不知絕句多知如字一音智）〔疏〕王欲至不能○正義曰王欲謂叔向以爲敖樂以其所不知不解之處試之而竟不能王之所爲叔向悉解故杜云叔向之多知

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圉鄭地名）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反○見賢遍反）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自爲逆也○娶七住反）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産政○驟仕救反）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爲不義）莒人愬于晉。（愬魯受牟夷○愬悉路反）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

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暇也。○誘音酉。惰徒卧反。間音閑。注同。又如字。）又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討受牟夷。）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嫌君臣異故。重發例。○陳直覲反。重直用反。）○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四年。）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會楚子。○射食夜反。又食亦反。）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地。○過古禾反。瑣素果反。）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從吳師也。）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廬江舒縣有鵲尾渚。○遽其據反。岸五旦反。）楚子以馹至於羅汭。（馹傳也。羅水名。○馹人實反。傳中戀反。）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犒勞。○蹶居衛反。犒苦報反。）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令龜如此。○釁許覲反。女音汝。守手又反。下同。亟紀力反。）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休解也。○好呼報反。使所吏反。下並同。解佳賣反。）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馮皮冰反。徐敷求反。注同。）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完器備。○羸力危反。完音丸。）〔疏〕今君至釁鼓。○正義曰。言今君奮起威嚴。如天震電。盛爲瞋怒。虐執云云是也。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常卜。○易以豉反。豈爲于僞反。禦魚呂反。）〔疏〕難易有備。○正義曰。言知楚爲患難。則吳易有防備也。○且吳社稷是卜。○正義曰。恐楚王言女既云吉。何故今欲被殺。故言此以塞之。○國之守龜。○正義曰。又恐王言龜既言吉而使人被殺。則是龜不信。故又言此以荅之。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其効乃在邲。○邲。○否悲矣反。舊方有反。）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萊音來。）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也。○觀舊音官。讀爾雅者皆官喚反。注同。坻直夷反。）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啟彊待命于雩婁。禮也。（善有備。○雩音于。徐況于反。如淳同。韋昭音虛。婁力侯反。徐力俱反。如淳音樓。）○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奔晉。）景公卒故也。（終五稔之言。○五稔而甚反。）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再同盟。）〔疏〕注再同盟。○正義曰。益姑以襄二十四年即位。二十五年盟于重上。魯杞俱在。二十九年又杞子來盟。是再同盟。○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宋華合比出奔衛。（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華戶化反。比如字。又毗志反。）〔疏〕合比至罪之。○正義曰。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合比請殺之。求媚於大子。而欲殺君之寵臣。是事君不以道也。以此而自取奔亡。故書名以罪之。○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罷音皮。）○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疏〕注合先至之禮。○正義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三十年傳文也。釋例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皆丘明之微文也。○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鑄之樹反。）〔疏〕注鑄刑書於鼎。○正義曰。傳直言鑄刑書。知鑄之於鼎者。二十九年傳云。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彼是鑄之於鼎。知此亦是鼎也。叔向使詒子產書。（詒遺也。○詒以之反。遺唯季反。）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爲己法。○度待洛反。下同。）今則已矣。（已止也。）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辟婢亦反。下皆同。爭爭鬭之爭。注及下注同。）〔疏〕注臨事至爭端。○正義曰。尚書伊訓云。先王肇修人紀。制官刑。儆于有位。又穆王命呂侯訓夏贖刑。作呂刑之篇。其經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據此二文。雖王者相變。條數不同。皆是豫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臨其時事。議其重輕。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法之所以不可豫定者。於小罪之間。或情有大惡。盡皆致之極刑。則本非應重之罪。悉令從其輕比。又不足以創小人也。於大罪之間。或情有可恕。盡加大辟。則枉害良善。輕致其罰。則脫漏重辜。以此之故。不得不臨時議之。準狀加罪。令鄭鑄之於鼎。以章示下民。亦既示民。即爲定法。民有所犯。依法而斷。設令情有可恕。不敢曲法以矜之。罪實難原。不得違制以入之。法既豫定。民皆先知。於是倚公法以展私情。附輕刑而犯大惡。是無所忌而起爭端也。漢魏以來。班律於民。懼其如此。制爲比例。入罪者舉輕以明重。出罪者舉重以明輕。因小事而別有大罪者。則云所爲重以重論。皆不可一定故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疏〕閑之至其淫。○正義曰。義者宜也。合於事宜。閑謂防衛也。閑之以義曰衛之使合於事宜者也。政者正也。齊正在下。糾謂舉治也。糾之以政。舉治之使從於齊正也。禮當勉力履行。故行之以禮也。信當守而勿失。故守之以信也。仁心所以養物。故奉之以仁也。位以序德。祿以酬勤。有德能勤則居官食祿。故爲祿位以勸其從順教令也。其有犯罪則制之刑罰。故嚴斷刑罰以威其驕淫放佚也。嚴斷言其不放舍也。對文則加罪爲刑。收贖爲罰。散則刑罰通也。閑之以下。皆言在上位者行此事治民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聳息勇反。行下孟反。）教之以務。（時所急。）使之以和。（說以使民。○說音悅。）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施之於事爲涖。○涖音利。又音類。）斷之以剛。（義斷恩。）〔疏〕懼其至以剛。○正義曰。此上言行事。此又言用心。言雖行上事。懼其未從教也。故復勞心以撫之。於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謂如其己心也。事親事君。遠及諸物。宜恕以待之。不得虛詐。忠是萬事之本。故陳忠恕之事以訓誨之。不行善不得惡。得惡舉善惡之行。以恐懼之。時之所急。民或不知。故教示之以當時之務。居上位者。失於以威迫人。故使之以和。當和說以使之。臨涖一也。臨謂位居其上。俯臨其下。涖謂有所施爲。臨撫其事。臨謂平常之時。涖謂當事之時。居上位者。失於驕慢。臨之以敬。言常共敬以臨之。其監於行事者。失於偸涖之以彊。言當彊力以臨之。柔而少決。爲政之病。故斷之以剛。此云斷之以剛。即上嚴斷之義。嚴謂威可畏。剛謂情無私。此皆論心。故重言之。○注聳懼也。○正義曰。釋詁文也。彼作竦。音義同。○注施之於事爲涖。○正義曰。涖亦臨也。而與臨別文。故解之。周禮肆師稱涖卜。曲禮云涖官。春秋書涖盟。皆謂當其事而臨之。故云施之於事爲涖。則臨謂平常。涖謂當事。以此爲異。故別文也。若散而言之。涖亦臨也。故論語云。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是也。○注義斷恩。○正義曰。喪服四

（制云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尚書僞征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斷獄者皆當義斷恩）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長丁丈反）〔疏〕（猶求至使也○正義曰以制以上雖率意教人猶爲未善更求聖哲王公之上制明察大夫之官法忠誠信著之長則慈愛溫惠之師教用此四法以教民民於是乎可任使也○注權移至畏上○正義曰刑不可知威不可測則民畏上也今制法以定之勒鼎以示之民知在上不敢越法以罪己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則權柄移於法故民皆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僞○徼本又作邀古堯反巧如字又苦孝反）〔疏〕（注因危至巧僞○正義曰法之設文有限民之犯罪無窮爲法立文不能網羅諸罪民之所犯不必正與法同自然有危疑之理因此危文以生與上爭罪之心緣徼幸以成其巧僞將有實罪而獲免者也）弗可爲矣。（爲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夏戶雅反）〔疏〕（注夏商至以制○正義曰夏商之有亂政在位多非賢哲察獄或失其實斷罪不得其中至有以私亂公以貨枉法其事不可復治乃遠取創業聖王當時所斷之獄因其故事制爲定法亦如鄭鼎所鑄遵舊施行言不能臨時議事以制刑罪也）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疏〕（注周之至九刑○正義曰準夏商所作當爲文武周公之制不以聖王名刑而謂之九刑者蓋周公別爲此名故不稱之耳）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疏〕（注言刑至之世○正義曰三辟謂禹刑湯刑九刑也辟罪也三者斷罪之書故爲刑書皆是叔世所爲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議事制罪叔世不復能然采取上世決事之比作書以爲後法其事是始盛之世作書於衰亂之時服虔云政衰爲叔世叔世踰於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相息亮反洫況域反）立謗政。（作丘賦在四年○謗布浪反）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參七南反一音三）〔疏〕（注制參至末法○正義曰制參辟鑄刑書是一事也爲其文是制參辟勒於鼎是鑄刑書也三代之辟皆取前世故事制以爲法子產亦取上世故事故謂之制參辟言其所制用三代之末法非謂子產所作還寫三代之書也子產蓋亦采取上世所聞見斷獄善者以爲書也）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爲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疏〕（詩曰至四方○正義曰周頌我將之篇祀文王之樂歌也杜言文王以德爲儀式刑法也則儀式刑三者皆爲法也言以德爲儀式法者是文王之德也由其以德爲法故能日日有安靖四方之功也服虔云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此解於文便於杜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

作孚。（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爲天下所信）〔疏〕（又曰至作孚○正義曰大雅文王之篇也服虔云儀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爲萬國所信也亦便於杜）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爲徵）〔疏〕（民知至於書○正義曰端謂本也今鑄鼎示民則民知爭罪之本在於刑書矣制禮以爲民則作書以防民罪違禮之愆非刑書所禁故民將棄禮而取徵驗於書也刑書無違禮之罪民必棄禮而不用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疏〕（終子至敗乎○正義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懸示兆民秦漢以來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爲當吏不及古民僞於昔爲是聖人作法不能經遠古今之政何以異乎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作邑命家諸侯則弈世相承大夫亦子孫不絕皆知國爲我土眾實我民自有愛吝之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設法以待刑臨事而議罪不須豫以告民自令常懷怖懼故仲尼叔向所以議其鑄刑書也秦漢以來天下爲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懦弱則爲毀負彊猛則爲稱職且疆域闊遠戶口滋多大郡竟餘千里上縣數以萬計豪橫者陵蹈邦邑桀健者雄張閭里故漢世酷吏專任刑誅或乃肆情好殺成其不撓之威違衆用己以表難測之知至有積骸滿穽流血丹野郅都被蒼鷹之號延年受屠伯之名若復信其殺伐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竟不得不作法以齊之宣眾以令之所犯當條則斷之以律疑不能決則讞之上府故得萬民以察天下以治聖人制法非不善也古不可施於今今人所作非能聖也足以周於用所觀民設教遭時制宜謂此道也）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疏〕（若吾子之言○正義曰若如也誠如吾子之言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箴戒爲惠）〔疏〕（吾以救世也○正義曰當時鄭國大夫邑長蓋有斷獄不平輕重失中故作此書以令之所以救當世）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鼎也）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疏〕（注象類至致災○正義曰作刑書以示民教民使爭罪故謂之爭辟火出而象之象類也謂以類相感而致災也同氣相求易文言文也周禮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玄云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爲之是火星未出不得用火今鄭火未出而用火以鑄鼎及火星出則相感以致災服虔云鑄鼎藏爭辟故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爲災在器故稱藏也）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籩。（籩豆之數多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

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疏〕（注周禮大夫三獻○正義曰周禮卿五獻大夫三獻故鄭注掌客爵卿也饔餼五牢爵大夫也饔餼三牢獻視饔餼之數故言大夫三獻也若依古禮大小國之卿皆五獻大夫三獻故聘禮侯伯之卿出聘饔餼五牢獻同饔餼之數至春秋之時唯大國得從古禮故昭元年鄭人享趙孟注云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其次國以下卿則從大夫之禮故今武子云得貺不過三獻周禮無此文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獻各如其命數典命云公侯伯之卿皆三命知其當三獻也大夫卿之摠名故注云三獻也）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以不堪爲罪）〔疏〕（今豆有加○正義曰上言加籩此言豆者籩豆並加互舉其一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以加禮致驩）對曰。寡君猶未敢。（未敢當此加也）〔疏〕（寡君猶未敢○正義曰魯侯爵禮當七獻上文唯言享有加籩止知加於常禮不知幾獻籩豆未必過七獻也言寡君猶未敢當此者謙耳）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宴好之貨）○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寺本又作侍柳良九反寺人名）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媚大子○惡烏路反）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爲盟處○處昌慮反下同）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納華臣○柳比毗志反）公使代之。（代合比爲右師）見於左師。（左師向戌○見賢遍反又如字）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華亥○女音汝下并注同夫方于反注同）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能愛女○喪息浪反）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俾必爾反）〔疏〕（詩曰至斯畏○正義曰大雅板之篇凡伯刺厲王之詩也言宗子之固惟若城也卽謂宗子爲城言宗人之當固之母使此城傾壞傾壞則女獨矣女旣獨此必有所畏懼也）女其畏哉。（爲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六月。丙戌。鄭災。（終士文伯之言）○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柤鄭地○過古卧反又古禾反從才用反或如字勞力報反注及下同柤側加反見賢遍反下見王注見鄭伯如見楚王私見鄭伯同）固

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弃疾共而有禮）〔疏〕（注共而有禮正義曰見如見王是共也解不敢見是禮也）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乘繩證反）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産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殺所界反）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犯田種。○芻初俱反樵似遥反下同）不樵樹。不采蓺。（蓺種也）〔疏〕（不樵樹不采蓺○正義曰不樵樹不伐樹以爲樵不采蓺不采所種之菜果）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抽敕留反強其丈反又其良反匄本或作丐音蓋乞也說文作匄逯安說亡人爲匄黜敕律反）〔疏〕（不抽屋不強匄○正義曰服虔云抽裂也言不毀裂所舍之屋也匄乞也不就人強乞也）舍不爲暴。主不恩賓。（恩患也○恩戸困反）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竟音境下注同辟匹亦反注及下同衷音忠邪似嗟反）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上教下效○效戸孝反下同）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逸書則法也○焉於虔反）無寧以善人爲則。（無寧寧也）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說音悅）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薳洩楚大夫○洩息列反）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谿苦兮反父音甫）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宮廄尹棄疾。（鬬韋龜之父○廄九又反）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歸罪於薳洩不以敗告故不書）○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弔爲吳所敗）〔疏〕（且弔敗也○正義曰如上注不以敗告故不書○而傳弔敗者本自爲聘聞敗因弔之故言且也）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告盟主）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匄晉大夫相爲介得敬逆來者之禮○匄古害反本或作丐相息亮反注同士鞅於丈反今傳本皆作士匄相士鞅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董遇王肅本同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爲介今傳本誤也依王正爲是王元規云古人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爲介也案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匄無妨今相范鞅即文伯也然士文伯名古本或有作正者解見前卷襄三十一年介音界）〔疏〕（士匄相士鞅○正義曰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諸本及王肅董遇注皆作王正俗本或誤爲士匄此人不當與士鞅之父同姓名而爲之介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爲明年暨齊平傳○諂敕檢反諛羊朱反）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三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三（昭五年盡六年）

經五年

蔡侯（淳熙本蔡誤祭）

傳五年

舍中軍卑公室也（宋本以下正義二十節揔入吾子亞卿也節注下）

此則唯舍中軍之衆（宋本之上有分中軍三字）

傳稱孟子孺泄帥右師（宋本子孺作孺子是也）

季孫不欲親其議（纂圖本毛本欲誤用）

刱二家會諸大夫（宋本毛本刱作敕）

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石經氏字起一行計十一字）

民皆分屬三家（毛本民字空缺）

天率牛屬於公半屬於己（閩本監本毛本亦脫於公半屬四字據宋本補）

以書使杜洩告於殯（纂圖本毛本於改于）

投擲也（宋本淳熙本足利本也作地與釋文合）

得以此言告季叔（補各本叔作孫案叔字誤今訂正）

從生至正路（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生此本誤主今改正）

君爲大夫（宋本爲作於）

如是三（宋本三上有者字是也）

大庫之庭（閩本監本庫下有至字）

梓損登大庭氏之庫（補各本損作慎案損字誤今訂正）

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諸本作牛此本誤半今改正淳熙本豎作竪非也）

詩云（諸本作云石經初刻作曰後改正）

曰是將行（石經行下後人旁增乎字非也）

卒以餒死（毛本卒誤足）

離爲明（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明作日是也）

日昳爲臺（補釋文校勘記昳由結反北宋本葉抄本昳作眣由作田按皆是也古書日昳字皆作眣田結反後人始造昳字以改古書）

自王已下（毛本已作以）

闕不在第（諸本作闕此本誤闕今改正）

乃復具釋爻辭云（宋本重爻辭二字）

故曰其爲○後（宋本○作子不誤閩本監本毛本脫子字）

從王至臺十等之日（閩本監本目誤日）

日未出而又卑（宋本卑下有退字是也）

故曰其當旦也（補鏜正誤也作乎）

故各取象爲義（宋本義下有也字）

明之未融（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之作而與石經合）

當三在旦（石經初刻三在誤倒後改正）

故轉於純離之卦求牛象也（閩本監本毛本轉作傳非宋本無也字）

楚子以屈伸爲貳於吳（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伸作申）

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菟氏（淳熙本子誤于石經宋本氾作汜岳本閩本作氾是也毛本二于字並改於）

子産相鄭伯（淳熙本産誤陸）

注往有至賄（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言善於禮節注下）

及聘事皆畢乃云（監本毛本云作去）

主國使下大夫勞于畿（閩本監本毛本于作王非也）

晉侯謂女叔齊曰（諸本作晉纂圖本毛本誤齊）

有子家羈（公羊穀梁羈作駒漢書五行志同）

謂往年莒亂而取鄫（閩本監本毛本鄫誤鄶淳熙本作贈尤非）

不知其私（宋本其誤菖）
公仰給食（宋本仰下有他字）
奉吾至二國（宋本以下正義十七節摠入辭不敢見節注之下）
送女雖則弗聘（宋本弗作非是也）
禮當勉力復行（宋本復作履是也）
故云思故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故作終是也）
行必得理（閩本監本毛本理作禮是也）
吾亦得志矣（毛本亦誤以）
蓬啓彊曰（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彊作疆非也）
朝聘有珪（惠棟云說文珪古文圭）
考功記玉人云（浦鏜正誤功作工是也重脩監本玉誤王）
所以時舉享后者（宋本監本毛本時作特是也）
即大行人三饗三食三宴之類是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三饗此本誤作二饗今改正）
天子巡守曰巡功（諸本作守宋本作狩）
設机而不倚（閩本監本机作機誤案賈氏儀禮燕禮疏引作几）
曰幾中而後禮成（宋本監本毛本曰作日是也）
以貨財爲恩好（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財此本誤才今改正）
性臛膷臐膮也（宋本作牲臛膷臐膮也閩本同監本毛本臛作膗考文作膗與鄭注合下同）
其一曰膷鼎牢膗也（宋本監本毛本牢作牛是也膷閩本誤鄉）
在羊鼎之西（毛本鼎作膗非也）
其一曰曉鼎（宋本監本毛本曉作膮不誤）
上公饔餼九牢（監本牢誤牛）
飪一牢（監本毛本一作七是也）
大行人注云（浦鏜云注見掌客云大行人誤是也）
去則贈之以貨賄（毛本賄誤財）
求諸侯而麇至（李善注文選顏延年應詔讌曲水詩注引作麕至引杜注同）
皆彊家也（石經此處缺諸本作彊閩本監本作疆非也）

見于襄二十一年傳（補爾一字誤重）
楊肸（石經此處刓缺宋本淳熙本楊作揚段玉裁云羊舌肸食采於楊故亦偁楊肸其子食我亦偁楊石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楊縣應仲遠謂即楊侯國案宋本淳熙本作揚非是）
韓氏七（賈公彥周禮縣師疏引注七下有邑字）
故以爲四家共二縣也（諸本作家此本誤冢今改正）
不別更稼家（宋本監本毛本稼作稱是也宋本毛本別誤必）
考工記（宋本毛本工誤功）
伯仲行吳（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仲作中案作中者是）
失婚姻之親（宋本婚作昏）
娶於子尾氏（顧炎武云石經娶誤作聚案石經娶字不誤）
會於夏汭（石經此處缺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於作于非也）
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諸本作于釋文作於）
廬江舒縣有鵲尾渚（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廬誤盧）
君若驩焉（顧炎武云石經若誤苦案石經不誤）
滋敝邑休殆（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殆作怠）
今君王覺鼓（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注文善有備之下）
遠射帥繁揚之師（淳熙本揚作楊石經作陽與襄四年傳合）

經六年

傳六年

則不書於經（閩本監本毛本脫則字）
鑄刑書於鼎（宋本以下正義二十一節摠入藏爭辟焉節注下）
趙歎（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歎作歎不誤〇今訂正）
語遺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語作詒不誤〇今正）
掌五刑之法（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五此本誤王今改正）
則罪五百（閩本監本毛本則作剕宋本作刖與周禮合）
令鄭鑄之於鼎（宋本監本毛本令誤今）
是故閑之以義（漢書刑法志引作以誼案誼義古今字）
曰衞之使合於事宜者也（宋本曰作防無者字）

聳之以行（諸本作聳漢書刑法志引作㩳晉灼曰古竦字）
涖之以彊（閩本監本毛本彊作疆漢書刑法志引涖作莅與釋文同）
喪服四制云（諸本作云此本誤三今訂正）
上公王也（惠棟云公王當作公侯正義曰更求聖哲王公之上制然則公王乃王公之誤倒）
動鼎以示之（宋本監本毛本動作勸是也）
而徼幸以成之（釋文徼作僥云本又作邀監本幸作幸非也）
因危文以生爭（諸本作文此本誤又今改正）
緣徼倖以成其巧僞（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倖作幸）
周之衰亦爲刑書（監本爲誤謂毛本謂下增之字尤非）
議事制罪（宋本議上重始盛之世四字是也）
作書於衰亂之時（宋本時下有也字）
勤於鼎（宋本監本毛本勤作勒不誤）
言其所制（閩本監本毛本脫制字）
爲天下所信（宋本淳熙本岳本監本毛本信下有孚信也三字纂圖本孚上衍釋字）
賄賂並行（漢書刑法志引作貨賂並行）
其民非復已有（宋本巳作已下用已同）
愛憎改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竟作意）
所觀民設教（宋本所下有謂字是也）
若吾子之言（足利本脫吾字）
以見箴戒爲惠（諸本作箴釋文作鍼）
所以救當世（宋本世下有也字）
火心星也（岳本脫也字）
火未出而作火（案禮記郊特牲正義引作用火）
火如象之（漢書五行志引作火而象之古如而字通用）
注周禮大夫三獻（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況下臣節注下）
則從大夫之禮（宋本從下有大國二字）
故今武子云（諸本作今此本誤令今改正）
獻各如其命數（閩本監本毛本脫獻字）

故注云三獻也（毛本獻作卿非也）

寡君以爲驩也（惠棟云左傳權字皆作驩此古文之異者高誘注戰國策云權猶合也）

以加禮致驩（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驩下有心字）

亡知加於常禮（閩本監本毛本亡作巳宋本作止是也）

欲以求媚大子（淳熙本求誤束監本毛本大作太非也）

襄十七年奔衛（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衛陳樹華校作陳是也）

宗子維城（石經此處缺宋本維作惟）

俾使此（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此作也是也）

詩曰至斯畏（宋本此節正義在女其畏也之下）

不敢當國君之勞（淳熙本脫君字）

共而有禮（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而則人之辟乎節注下）

禁芻牧採樵不入田（宋本採作采與釋文合）

不采蓺（宋本淳熙本岳本蓺作埶注同石經作藝）

遊吉（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遊作游）

楚辟我衷（釋文辟作僻注及下效辟亦皆作僻）

而則人之辟乎（石經辟字改刊）

徐儀楚聘于楚（案說文作徐鄦楚云鄦臨淮徐地）

使薳洩伐徐（諸本作洩釋文作泄是也）

士句相士鞅逆諸河（釋文云今傳本皆作士句古本或作王正董遇王肅本亦作王正陸德明孔穎達皆以王正爲是穎達以釋例作王正爲證然則杜注當本是王正晉大夫也）

士句相士鞅（宋本此節正義在未嘗可也句注下）

此人不當與士鞅之父同姓名而爲之介也（監本毛本與誤取）

左右謟諛（石經此處缺宋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謟作諂是也釋文同）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三校勘記　止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四（昭七年盡八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暨其器反傳同重直用反）〔疏〕暨與至可知○正義曰暨與釋詁文也此直言暨齊平不知誰與齊平穀梁傳云以外及內曰暨謂此爲魯與齊平賈逵何休亦以爲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案經例即燕與齊平當書燕魯與諸侯平皆言暨下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公不在國故齊無來者據經言之賈君爲得杜則從許說也故兩載其說意從賈解其所疑云前年冬齊伐燕文接此春間無異事故不云燕省文也又此年稱齊暨燕平之月傳所舉經文知此是燕與齊平也釋例曰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春而平冬春相接間無異事省文故不重言燕猶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因書寔來也傳以其不分明故起見齊燕平之月以正之也○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無傳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婼敕略反徐又音釋好呼報反）〔疏〕注公將至舊好○正義曰魯與齊鄰公遠適楚慮其或來侵伐遣使與之盟尋舊好也案經婼之如齊在公如楚下杜言將適楚者叔孫婼非公命則不得書經明是公未發時命之公發後始去杜言將見此意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元年大夫盟于虢）〔疏〕衛侯惡卒○正義曰穀梁傳曰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注云不奪人名明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于王父王父卒則稱王父之命名之曲禮云卒哭乃諱鄭玄云敬鬼神之名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謂此事也然則此君卒哭之後臣當辟其諱曲禮云君子已孤不更名當舍名而稱字○注元年大夫盟于虢○正義曰虢會不盟而言盟者令尹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雖不爲載書亦以名告神與盟同也○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如晏子言）〔疏〕齊求之也○正義曰傳云齊求之自言其平之意下云盟于濡上是其平之事也下言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則是燕先發意而言齊求之者齊若志在伐燕不當在竟久次久次而不行即是求之之狀也燕必知其音意乃成耳癸巳。齊侯次于虢。（虢燕竟○虢瓜百反竟音境）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敝器瑤罋玉櫝之屬○瑤音遙罋烏送反徐於容反櫝徒木反）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晳齊大夫○晳星歷反徐思益反釁許覲反）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濡徐音須說文女于反一音而又反又而于反鄚音莫本又作莫）〔疏〕注濡水至易水○正義曰今案高陽無此水也水源皆出於山其出平地皆是山中平地燕趙之界無泉出者未知杜言何所案據燕人歸燕姬。（嫁女與齊侯）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瑤玉也櫝匱也斝耳玉爵○斝古雅反一音嫁禮記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說文斝從斗匱其位反）〔疏〕注瑤玉至玉爵○正義曰孔安國尚書傳云瑤美石此云瑤罋玉櫝與玉別文亦似非玉杜以瑤爲玉者詩毛傳云瓊瑤美玉則瑤之爲物在玉石之間與玉小別故或以爲石或以爲玉瓊是玉之美名詩以瓊瑤爲玉故毛言美玉耳周禮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罋以齊醢菹臡實之則罋是小器當以瓦爲之以瑤爲罋故爲寶也論語云龜玉毀於櫝中是櫝爲盛物之匱也明堂位云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鄭玄云斝畫禾稼也斝是爵名文承玉櫝之下明亦以玉爲之言耳者蓋此器旁有耳若今之杯故名耳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析羽爲旌王旌游至於軫○旌音旌析星歷反游音留軫之忍反）〔疏〕注析羽至於軫○正義曰析羽爲旌周禮司常文也鄭玄云析羽皆五采繫之於縿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然則干首有羽羽爲旌名遂以旌爲旗稱其垂至軫者謂游至軫并羽至軫也禮緯稽命徵云禮天子旗九刃曳地諸侯七刃齊軫大夫五刃齊較士三刃齊首周禮節服氏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鄭玄云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杜以楚雖僭號稱王未必即如天子不應建大常旌曳地故以諸侯解之言王旌游至於軫謂楚王旌也蓋建交龍之旗而游至軫耳然諸侯之旌短於王旌二刃大夫之旌亦短於諸侯之旌二刃案周禮軫去地四尺較去軫並五尺五寸而禮緯云諸侯齊軫大夫齊較於事爲疑不可知也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章華南郡華容縣○芋于付反斷音短）〔疏〕芋尹○正義曰芋是草名哀十七年陳有芋尹蓋皆以草名官不知其故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將飲酒。（適其歡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疆居良反下同分扶問反）〔疏〕天子至正封正義曰莊二十一年注云略界也則此略亦爲界也經營天下以四海爲界界內皆爲己有故言略有四海謂有四海之內也天子界內天子自經營之故言經略也諸侯封內受之天子非己自營故言正封謂不侵人不與人正之使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普本或作溥音同毛傳云大也濱音賓涯五佳反）〔疏〕（詩曰至王臣○正義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云溥天之下云云鄭箋云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率土之濱者地之形勢水多於土民居水畔故云循土之涯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共音恭圉魚呂反）〔疏〕（王臣至臣臺○正義曰文十八年傳云舜臣堯者謂舜爲臣以事堯也此云王臣公者謂上以下爲臣文同而意異也公者五等諸侯之揔名環齊要略云自營爲厶八厶爲公言正無私也大夫者之言扶也大能扶成人也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服虔云皁造也造成事也輿衆也佐皁舉衆事也隸隸屬於吏也僚勞也共勞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此皆以意言之循名求義不必得本故杜皆略而不說）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女音汝焉於虔反閱音悅蒐所由反）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僕區烏侯反徐如字服云僕隱也區匿也爲隱匿亡人之法也）〔疏〕（注僕區刑書名○正義曰引其言戒刑法知是刑書名也名曰僕區未知其義服虔云僕隱也區匿也爲隱亡人之法也）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啟疆北至汝水）〔疏〕（注行善至汝水○正義曰文王之法所以得天下言行善法所以得爲天子也僕區之法所以封汝言去盜賊所以大啟封疆也哀十七年傳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是文王啟疆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澤而歸之○數色具反又色主反逋布吳反萃在醉反藪素口反）〔疏〕（昔武至淵藪○正義曰此在尚書武成篇也武王既克殷歸至于豐乃陳伐紂之事告於諸侯言將伐之時以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是言天下罪人逋逃者以紂爲主集而歸之如魚入深淵獸奔藪澤也）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夫音扶又方于反）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之）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爲葬靈王張本）遂赦之。（赦無宇）○楚子成章華之臺。願以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臺今在華容城內）〔疏〕（注宮室至城內○正義曰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玄云言露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然則不釁似無祭而杜言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者以其言落必是以酒澆落之雖不如廟以血塗其上當祭中霤之神以安之）大宰薳啟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啟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衡父公衡○好呼報反輯音集又七入反）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隕于敏反祧他彫反）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共音恭）〔疏〕（日我至北望○正義曰日謂往日也嬰齊與魯盟于蜀事在成二年共王之初共王即望魯朝故言往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也董遇注無日字諡法既過能改曰共）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郟敖）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及靈王○傳直專反郟古洽反）（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在哀喪故）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趾足也）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復扶又反質音致又如字）〔疏〕（寵靈至貺矣○正義曰言開其恩寵賜以威靈以及楚國以明受命于蜀之事不虛致令君之嘉惠於楚即是寡君受貺矣）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使所吏反）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請問也○質音致徐之二反又如字見賢遍反）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道神）〔疏〕（注祖祭道神○正義曰詩云韓侯出祖仲山甫出祖是出行必爲祖也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與諸侯相見皆云道而出是祖與道爲一知祖是祭道神也周禮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鄭玄云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又聘禮記云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鄭玄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是謂祖軷之事也詩云取羝以軷謂諸侯也天子則以犬故犬人云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是也大夫用酒脯）梓愼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門○道之音導下同勞力報反下同）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僖子仲孫貜○介音界相息亮反貜俱縛反又俱碧反）及楚。不能荅郊勞。（爲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凶惡○惡之如字或烏路反非也）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降戶江反下同）〔疏〕（注衛地至降婁○正義曰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是在地封域必當天星之分但古書亡失鄭注保章氏引堪輿云寅析木燕也卯大火宋也辰壽星鄭也巳鶉尾楚也午鶉火周也未鶉首秦也申實沈晉也酉大梁趙也戌降婁魯也亥娵訾衛也子玄枵齊也丑星紀吳越也秦漢以來地分天次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娵訾之次一名豕韋故云衛地豕韋也三統麻娵訾初日在危十六度立春節在營室十四度雨水中終於奎四度也降婁初日在奎五度驚蟄節在婁四度春分中終於胃六度也此時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但閏有前卻不知日在何度而食也言去衛地如魯地蓋始入降婁之初耳）於是有災。魯實受之。（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咎其九反）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感日食而問詩）〔疏〕（詩所至不臧○正義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注云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又云彼月而食則爲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作此此云彼者師讀不同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讁于日月之災。（讁譴也○讁直革反譴遣戰反）〔疏〕（對曰至之災○正義曰士文伯緣公之問設勸戒之辭言人君爲政不善可以感動上天則自取譴責於日月之災以日食之災由君行之所致也昏義云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教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此傳彼記皆是勸戒辭耳日月之會自有常數每於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雖千歲之日食豫筭）

而盡知寧復由教不脩而政不善也此時周室微弱王政不行非復能動天也設有天變當與天下爲災何獨衛君魯卿當其名也若日食在其分次其國即當有咎則每於日食必有君死豈日食之歲常有一君死乎足明士文伯言衛君魯卿之死不由日食而知矣人君者位貴居尊志移心溢或滛恣情慾壞亂天下聖人假之神靈作爲鑒戒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鳴之以鼓柝射之以弓矢庶人奔走以相從嗇夫馳騁以告衆降物辟寢以哀之祝幣史辭以禮之立貶食去樂之數制入門廢朝之典示之以罪己之宜教之脩德之法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知達之士識先聖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世之學者宜知其趣焉

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人）二曰因民。（因民所利而利之）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

○晉人來治杞田。（前汝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復扶又反下復伐同）【疏】注前汝至杞田○正義曰下云君之在楚於晉罪也知晉人以此故復來治杞田也宋之盟云晉楚之從交相見今復恨者於時不免楚意爲此盟耳私心不欲諸侯向楚又無辭可以禁之故內懷恨而治其田

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爲孟孫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爲于僞反注及下爲杞同守手又反下守臣同）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缾汲者喻小知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挈若結反缾蒲丁反之知音智注小知同汲音急借子夜反）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喪息浪反）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猜七才反）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之至楚）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候晉間隙可復伐杞取之○間如字注同）吾與子桃。（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虛起居反）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萊柞二山○萊音來柞子洛反又音昨）乃遷于桃。（謝息遷也）晉人爲杞取成。（不書非公命）

○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鬣鬚也欲光夸魯侯○鬣力輒反相息亮反鬚音須夸苦華反）【疏】使長鬣者相○正義曰吳楚之人少鬚故選長鬣者相禮也

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好呼報反注同屈居勿反大屈弓名服同又云大曲也賈云寶金可以爲劍出大屈也）【疏】注大屈弓名○正義曰賈逵云大屈寶金可以爲劍大屈金所生地名服虔云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於章華之臺與大曲之弓既而悔之薳啟彊見魯侯魯侯歸之大屈即大曲也

既而悔之。薳啟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見賢遍反語魚據反適丁歷反傳直專反）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禱丁老反又丁報反）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瘳救留反黃熊音雄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反三足鼈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爲神何妨是獸案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入爲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斯豈鯀化爲二物乎殛紀力反誅也本又作極音義同鯀古本反下注同）【疏】今夢至寢門○正義曰諸本皆作熊字賈逵云熊獸也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孫炎曰書云如熊如羆則熊似羆羆似豕之獸即今之所謂熊是也釋獸又云熊虎醜其子狗李巡曰熊虎之類其子名狗則熊獸似虎非熊也又釋魚云鼈三足能樊光曰鼈皆四足今三足故記之彼是鼈之異狀張衡東京賦云能鼈三趾梁王云鯀之所化是能鼈也若是熊獸何以能入羽淵但以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也若是能鼈何以得入寢門先儒既以爲獸今亦以爲熊獸是也汲冢書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言闚屏牆必是獸也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傅玄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晝言諸而暮終嬴正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黿兮鯀殛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爲能著作郎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傅玄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案詩無羊與正月及襄十年衛卜禦寇之繇皆以雄韻陵劭言是也

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夏戶雅反注夏下同）【疏】注鯀禹至見祀○正義曰祭法云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言郊祭天而以鯀配是夏家郊祭之也殷周二代自以其祖配天雖復不以鯀配郊鯀有治水之功又通在羣神之數并亦見祀通夏世爲三代祀之也祭法又曰夫聖王之制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是言鯀有大功而歷代祀之也祭法又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家語子羔問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虞夏祖宗異代者孔子曰殷周祖宗其廟可以不毁則其他所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異代亦可以無疑矣周人愛召公猶敬其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哉

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爲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疏】注言周至羣神○正義曰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然則鯀非晉地之神晉人不合祭之也但周室既衰晉爲盟主得佐助天子祭祀羣神故不祀鯀而鯀爲祟也晉語說此事云昔者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晉侯疾間是言晉當繼周得佐天子祀羣神也僖三十一年傳云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杞鄫何事然則杞是夏後自當祀相衛不祀相而晉祀鯀者相無功唯子孫當祀鯀則列在祀典天子祀之故晉繼周祀鯀也

韓子祀夏郊。（祀鯀）【疏】祀夏郊○正義曰言祀夏家所郊者故注云祀鯀

晉侯有間。（間差也○差初賣反）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貢）【疏】方鼎○正義曰服虔云鼎三足則圓四足則方

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爲于僞反下爲初言同）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夫音扶任音壬下同）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微薄喻貴重○析星歷反荷本亦作何河可反又音荷擔丁甘反）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若屬音燭疆居良反埸音亦）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傳言子產貞而不諒）【疏】注傳言至不諒○正義曰貞而不諒論語文也貞正也諒信也段受晉邑卒而歸之正也知宣子欲之而言畏懼後禍是不信也

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也）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年）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介音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皙殺伯有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疏】注公孫段豐氏黨正義曰劉炫云段

（卽豐氏當言駟氏黨字之誤以規杜氏今知非者段爲豐氏傳有明文杜既注傳無容不委蓋後人轉寫之誤劉君雖規未必是杜之失）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爲大夫使有宗廟○洩息列反）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孔不爲厲問何爲復立洩○復扶又反）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說如字下及注同徐始銳反）〔疏〕（子產至圖說○正義曰言立公孫泄者所以解說民心也伯有作亂而死不應立其後祀今立良止民必怪之爲伯有之身無義立後而圖謀自解說於民也解說者以子孔良霄俱被誅殺今并立二人言若國家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不爲妖鬼立良止也以此解說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治直吏反）〔疏〕（從政至媚也○正義曰反之謂反正道也媚愛也從其政事治國家者有所反於正道以取民愛也反正道者子孔誅絕於道理不合立公孫泄今既立良止恐民以鬼神爲惑故反違正道兼立公孫泄以取媚於民令民不惑也段與帶之卒自當命盡而終耳未必良霄所能殺也但良霄爲厲因此恐民民心不安義須止過故立祀止厲所以安下民也何休膏肓難此言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爲政必惑衆故不言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信其然廢仁義而祈福於鬼神此大亂之道也子產雖立良止以託繼絕此以鬼賞罰要不免於惑衆豈當述之以示季末鄭玄荅之曰伯有惡人也其死爲厲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由此也爲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傳有禦六厲之禮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禮與洪範之事也子所不語怪力亂神謂虛陳靈象於今無驗也伯有爲厲鬼著明若此而何不語乎子產因爲衆愚將惑故并立公孫泄云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產達於此也）不媚不信。（說而後信之○說音悅）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也○魄普白反）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疏〕（人生至曰魂○正義曰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噓吸之動謂之爲氣形氣合而爲用知力以此而彊故得成爲人也此將說淫厲故遠本其初人之生也始變化爲形形之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之曰魂也魂魄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形氣既殊魂魄亦異附形之靈爲魄附氣之神爲魂也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爲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是魄在於前而魂在於後故云既生魄陽曰魂魂魄雖俱是性靈但魄識少而魂識多故孝經說曰魄白也魂芸也白明白也芸芸動也形有體質取明白爲名氣唯噓吸取芸動爲義鄭玄祭義注云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是言魄附形而魂附氣也人之生也魄盛魂強及其死也形消氣滅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以魂本附氣氣必上浮故言魂氣歸于天魄本歸形形既入土故言形魄歸于地聖王緣生事死制其祭祀存亡既異別爲作名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上神之著也是故魂魄之名爲鬼神也檀弓記延陵季子之哭其子云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爾雅釋訓云鬼之爲言歸也易繫辭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以其骨肉必歸于土故以鬼言之魂氣無所不通故以不測名之其實鬼神之本則魂魄是也劉炫云人之受生形必有氣氣形相合義無先後而此云始化曰魄陽曰魂是則先形而後氣先魄而後魂魂魄之生有先後者以形有質而氣無質尋形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實並生無先後也○注陽神氣也○正義曰以形有質故爲陰魂無形故爲陽既以化表形故以陽見氣氣爲陽知形爲陰互相見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物權勢）〔疏〕（用物至魄強○正義曰魂既附氣氣又附形形彊則氣彊形弱則氣弱魂以氣彊魄以形強若其居高官而任權勢奉養厚則魂氣強故用物精而多則魂魄強也○注物權勢○正義曰物非權勢之名而以物爲權勢者言有權勢則物備物謂奉養之物衣食所資之揔名也）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疏〕（是以至神明○正義曰此言從微而至著耳精亦神也爽亦明也精是神之未著爽是明之未昭言權勢重用物多養此精爽至於神明也）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強其丈反）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腆厚也○胄直又反從政三世矣子良公子去疾生子耳公孫輒輒生伯有良霄三世爲鄭卿腆他典反）〔疏〕（從政三世○正義曰子良子耳良霄三世皆爲卿）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貌○蕞在最反）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柄彼命反）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相困以酒）〔疏〕（注相尚至以酒○正義曰相尚以奢食無度也相困以酒飲無度也）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之爲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鉏仕居反頡戶結反）齊師還自燕之月。（在此年二月）罕朔殺罕魋。（魋子皮弟○魋徒回反）〔疏〕（罕朔殺罕魋○正義曰公孫鉏子展之弟展生子皮鉏生罕朔朔是子罕之孫禮謂之從父昆弟）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在何位）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爲子產故使降等不以罪降○爲子于僞反注同嬖必計反）〔疏〕（使從嬖大夫○正義曰子產數游楚云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不尊貴也則晉之嬖大夫亦是下大夫子產云朔亞大夫也今晉侯使朔爲下大夫故杜云爲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睦和也）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庇必利反又音祕）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詩小雅鶺鴒鷍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喻兄弟相救於急難○鶺本又作卽精亦反鴒本又作令力丁反難如字又乃旦反注同搖音遙又以照反）〔疏〕（詩曰至急難○正義曰小雅常棣之篇也以鶺鴒之在原喻兄弟之急難也鶺鴒水鳥也今而在原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也喻人當居平安之世今有兄弟在急難相救之情亦不能自舍也但鳥有飛行可言人之不能自舍無狀可言耳○注鶺鴒鷍渠○正義曰釋鳥文郭璞曰雀屬）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威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不相弔恤）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說音悅還音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臣簡公如衛弔。（簡公王卿士也）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恪苦各反）〔疏〕（注陟登至哀策○正義曰陟登恪敬釋詁文也周禮所云上帝皆是天也如今之哀策者漢魏以來賢臣既卒或贈以本官印綬近世或更贈以高官襃德敘哀載之於策將葬賜其家以告柩如今之哀策謂此也）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圉魚呂反）〔疏〕（注二圉至命者○正義曰案周本紀高圉是公劉玄孫之孫高圉生亞圉亞圉大王亶父之祖也並爲殷之諸侯今王追命襄公而云不忘二圉知其亦是

（受殷王追命此杜以意言耳二國之受追命無文也）○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儀荅郊勞以此爲己病○病不能相禮本或作病不能禮相息亮反注相儀同勞力報反）乃講學之。（講習也）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疏〕注孔丘年三十五○正義曰當言三十四而云五蓋相傳誤耳 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疏〕注孔子六代祖○正義曰家語本姓篇云宋泯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也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睾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辟華氏之偪而奔魯生伯夏伯夏卽生梁紇梁紇卽生孔子 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適丁歷反）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俯共於傴傴共於僂○僂力主反傴紆甫反）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亦不敢侮慢之○侮亡甫反）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鼎中爲饘鬻饘鬻餬屬言至儉○饘之然反爾雅餬饘也鬻之六反孫炎云淳糜也餬音胡）〔疏〕饘於至余口○正義曰釋言云餬饘也郭璞云糜也又云鬻糜也孫炎曰淳糜也然則餬饘鬻糜相類之物稠者曰糜淳者曰鬻餬饘是其別名將糜向口故曰以餬余口猶今人以粥向帛黏使相著謂之餬帛 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仲也）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疏〕注聖人至考父○正義曰聖人謂殷湯也不當世謂不得在位爲國君也上文具言考父之德知此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得在世當大位者止謂正考父也既是聖人之後而又有明德身無貴位必慶隆子孫故言其後必有達人謂知能通達之人於夫子身爲大夫乃稱夫子此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爲夫子以未仕之時爲仕後之語是丘明竟尊之而失事實陳恒未死言謚亦此類也 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屬音燭說音悅）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疏〕注南宮至敬叔○正義曰說南宮氏也敬謚也叔字也又字容也字括也名說一名縚 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單獻公弃親用羈。（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羈寄客也○單音善）○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襄公頃公之父成公獻公弟○頃音傾）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伯瑕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衞侯武子皆卒故）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時各異）民心不壹。（政殊）事序不類。（政有變易）官職不則。（治官居職非一法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詩小雅言不同○憔在遙反詩作盡瘁在醉反）〔疏〕詩曰至事國○正義曰小雅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或燕燕居息燕燕安息貌或盡瘁事國盡力勞病以從國事此作憔悴蓋師讀不同 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語魚據反）〔疏〕歲時日月星辰○正義曰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周曰年李巡曰載一歲莫不覆載也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年穀一熟是言歲卽年也時謂四時春夏秋冬也日謂十日從甲至癸也月從正月至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所會一歲十二會從子至亥也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謂此六物也大歲所在十二年始而故爲十二歲○辰而莫同○正義曰東南隅有辰也大火謂之辰也又有日月之會辰也又北方有辰星也日月會謂之辰者辰時也言日月聚會有時也 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疏〕故以配日○正義曰言辰無常所分在十二以十幹配之明非一所也 ○衞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宣姜）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成子衞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婤音周又直周反姶烏荅反縶張立反烝之承反）〔疏〕注夢時元未生○正義曰知者傳曰婤姶生孟縶卽云成子夢若已生元當云婤姶生孟縶及元然云孔成子夢且說夢已下乃云晉韓宣子聘歲生元明未生也 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苟史朝子○羈居宜反相息亮反下同朝如字）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協合也）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跛也○跛波我反）〔疏〕之足不良正義曰當斷不良爲句能行向下讀之知者案二十年杜注云縶足不良故以官邑還豹是也 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衞國。主其社稷。（令蓍辭）遇屯䷂。（震下坎上屯○屯張倫反）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嘉善）遇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爻變○比毗志反注同）〔疏〕之比○正義曰所以上屯無變者皆遇少爻故也 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屯元亨○亨許庚反注元亨皆同）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長丁丈反注同）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長也○名如字徐武政反）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爲宗主）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辭○繇直又反）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卜嗣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言何建本或作可建）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皆有建侯之文）〔疏〕二卦皆云○正義曰（謂前卜元之二卦非謂後卜縶之卦也）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疏〕注外傳云○正義曰外傳云者國語引大誓也古文尚書大誓具有此文此傳之意取大誓也杜不見古文故引外傳解之 弱足者居。（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元吉利建○焉於虔反）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衞襄公。（靈公元也）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首惡從殺例故稱弟又稱世子○招常遙反）〔疏〕注以首至世子○正義曰招與公子過共殺偃師而立公子留及楚殺徵師留出奔鄭招乃歸罪於過而使陳人殺之及楚師來討又推過爲首得免重責不死而放之於越是以招爲從罪也若其從招之詐如楚之意則宜書過殺偃師由是仲尼知其實狀以招爲首傳言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是仲尼新意以招爲首惡也從殺例者從兩下相殺之例也釋例曰大臣相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則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然則世子雖是副主猶是人臣從此人臣相殺之例故稱弟以見殺者之罪也又稱世子以見世子亦人臣也鄭段去弟陳招不去弟者釋例云陳招殺兄之子然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是言招罪輕於害兄故存弟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溺乃歷反）〔疏〕注襄二至于宋○正義曰溺以襄五年卽位爾來陳常從楚唯有襄二十七年大夫與魯同盟于宋劉炫云往年衞侯惡卒杜云元年大夫盟于虢此不數虢

（以杜爲上下自相反今知不然者以盟于宋經有明文故指之號盟文不見經故不數也其衞侯惡更無盟處唯有號盟故數之劉不尋杜意而規其過非也）○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稱行人明非行人罪○干古丹反）陳公子留出奔鄭。（留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秋。蒐于紅。（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蒐所求反紅戶東反乘繩證反沛音貝）〔疏〕注革車至闕也○正義曰傳稱革車千乘是大蒐也十二年大蒐于比蒲三十二年大蒐于昌間定十三年十四年大蒐于比蒲皆云大蒐此不云大知經闕文也釋例云紅之蒐傳言革車千乘所以示大蒐也而經不書大諸事同而文異傳不曲言經義者直是時史之闕畧仲尼畧而從之春秋不可錯綜經文此之類也劉賈潁云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十一年蒐于比蒲經書大蒐復云書大者言大衆盡在三家隨文造意以非例爲例不復知其自違也○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招共殺偃師書名罪之○過古禾反）○大雩。（無傳不旱而秋雩過也）○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不以告壬午月十八日○將子匠反）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無傳復稱公子兄已卒○復扶又反）殺陳孔奐。（無傳招之黨楚殺之○奐呼亂反）〔疏〕注招之黨楚殺之○正義曰孔奐之爲招黨傳無其文正以殺稱名氏是有罪之文知其是招黨也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無罪不稱名知稱名爲有罪矣若使孔奐無罪仲尼必當變文但此非常例先無定制不知其將何所稱也執招殺奐皆是楚人爲之承上楚師滅陳之下是楚可知不復每文書楚杜以注文隔故言楚殺以明之不言殺陳大夫者殺他國之臣例不書爵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其類也此執招殺奐皆滅陳乃爲之故依次而書書在滅陳之下○葬陳哀公。（嬖人袁克葬之魯往會故書○嬖必計反）〔疏〕注嬖人至故書○正義曰賈服以葬哀公之文在殺孔奐之下以爲楚葬哀公故杜辯之袁克葬之案傳克欲殺馬毀玉楚人將欲殺克不得爲楚葬之若是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當如齊侯葬紀伯姬不得直言葬也且諸言葬某公者皆是魯往會葬之文大夫不得書名言其所爲之事而已故云魯往會故書也案傳袁克之葬乃是私竊葬之而魯得會者諸侯之卒告卒不告葬但葬有常期知卒即往會之未必得以禮從赴也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魏榆服云魏邑也榆州里名）〔疏〕注魏榆晉地○正義曰服虔云魏邑榆州里名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次于雍榆雍榆地名知魏榆亦地名也 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馮皮冰反注同）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濫力暫反下注同）〔疏〕民聽濫○正義曰或民聽濫失實無言而妄稱有言也 抑臣又聞之曰。（抑疑辭）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也○讟徒木反

侈昌氏反又尺氏反）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虒音斯本又作虒同祁巨之反又音臣之反汾扶云反）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遠于萬反注同咎其九反下文同）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不能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退者其言非不從舌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僭子念反注同不信也出如字又尺遂反瘁在醉反）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哿嘉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敍以聽言見荅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逸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比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哿古可反毛詩傳云可也俾必耳反本又作卑休許虯反美也）〔疏〕詩曰至謂乎○正義曰小雅雨無正之篇也可哀愍哉彼不能言之人其所言者非不從舌是出但其言僭而無徵惟於己身是病以不能言而自病其身是可哀也可嘉美矣彼能言者巧爲言語如水之轉流然其言信而有徵自使其身處休美之地以言能而自處其美地故可嘉也此能言處休者其是子野之謂乎○注哿嘉至小異○正義曰詩毛傳云哿可也哿無正訓以其字從加從可故各以意訓耳此詩上文云聽言則荅譖言則退然後次此哀哉故杜以哀哉不能言覆上僭言見退謂言而不見信被黜退者也哿矣能言覆上聽言則荅謂言可聽用見應荅者也以其言可嘉善信而有徵故自取安逸處休美也師曠因公之問其言流轉終歸于諫其言實巧故以比巧言如流也據今毛鄭解詩哀哉不能言者賢人不能言也不能以其正道曲從君心故身見困病哿矣能言乃指時世所謂能言者巧言從俗如轉流矣阿諛順旨不依正法得使身居休美與此所引意異故言當叔向時詩義如此與今說詩者小異隱元年注云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放此然則引詩斷章取義得異於本而云叔向時詩義如此者但叔向此言在孔子刪詩之前與刪詩之後其義或異故云叔向時詩義如此隱元年論詩者君子之言君子卽丘明也其言則刪詩之後乃與詩說不同故云引詩斷章此杜大畧而言其實未脩之前有引詩亦有斷章者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爲十年晉侯彪卒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元妃夫人也）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廢疾。（廢甫肺反）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恚自殺經書辛丑從赴○縊一豉

反恚一睡反）〔疏〕注經書辛丑從赴○正義曰經云辛丑傳言辛亥經傳異者多是傳實經虛故言從赴長麻四月戊戌朔四日辛丑十四日辛亥一月之內有此二日故不云日誤 干徵師赴于楚。（○干徵師陳大夫）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愬也）楚人執而殺之。（殺干徵師）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疑爲招赴楚當同罪故重發之○爲于僞反下爲子良立宰爲之立宰同重直用反）〔疏〕注疑爲至發之○正義曰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傳稱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此復發傳故言重發之也釋例曰行人有六而發傳有三者因良霄以顯其稱行人因干徵師以示其非罪因魯叔孫婼以同外內大夫則餘三人皆隨例而爲義也 ○叔弓如晉。賀虒祁也。（賀宮成）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相息亮反下而相吾室同）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若何弔也本或作若何弔也）○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衞。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邪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衞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乘繩證反注同數色主反竟音境見賢遍反）○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欒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政）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頃音傾下文並同鑄之樹反捷在接反）皆來奔。（不書非卿）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子旗爲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孺而樹反本亦作孺長丁丈反）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兼并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旗至○數色主反下同）〔疏〕將往至陳氏○正義曰將往子良之家也又數人告不復敢向子良之家遂如陳氏服虔云將往者欲往到陳氏問助子良攻我意謬甚也 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游戲之服○去起呂反著張略反）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

無宇請從。（無宇桓子名。盡胡驟反下同從才用反）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爲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謂之使无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服行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欒氏所事之君。稽音啓顙素黨反）〔疏〕（注周書至勉也。正義曰周公戒康叔當施惠於不肯施惠者勸勉其不能勉力者今子良不能勉力爲善欲令桓子勸勉之故引此書也茂勉也釋詁文。頃。正義曰謚法祇動追懼曰頃）吾猶有望。（望子旗惠及己）遂和之如初。（和欒高二家）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大子偃師之子惠公）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疏〕（注壬午至月誤。正義曰杜以長麻校之十月乙丑朔十八日得壬午也十一月無壬午經書十月麻與經合知傳言十一月者誤也）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輿衆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欲以非禮厚葬哀公）〔疏〕（注輿衆至哀公。正義曰就衆嬖之內特舉袁克之名知克是嬖人之貴者也葬無殺馬毀玉之法知欲以非禮厚葬哀公也服虔云一曰馬陳侯所乘馬玉陳侯所佩玉故殺馬毀玉不欲使楚得之事亦有似知不然者楚既滅陳則爲已有克不能私藏馬玉欲殘毀之故不從）楚人將殺之。請寘之。（置馬玉。寘之豉反）既又請私。（私盡君臣恩）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幄帳也逃不欲爲楚臣幄於角反絰直結反）使穿封戌爲陳公。（戌楚之大夫滅陳爲縣使戌爲縣公。穿音川戌音恤）曰。城麇之役不諂。（成麇役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皇頡。麇九倫反注同諂勑檢反頡戶結反）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及此謂爲王。女音汝下同）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息寧靜也）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舜出顓頊。顓音專頊許玉反）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鶉市春反）〔疏〕（對曰至楚國。正義曰致死禮者欲爲郟敖致死殺靈王也穿封戌既臣事靈王而爲此悖言追恨不殺君者以明在君爲君之義見己忠直若如今日有人欲謀靈王己必致死殺之此對是諂非悖也。注顓頊至水滅。正義曰顓頊崩年歲星在鶉火之次於時猶有書專言之故史趙得而知也歲星天之貴神所在必昌鶉火得歲而火益盛火盛而水滅顓頊水德故以此年終也陳是顓頊之族故知滅將如之亦當歲在鶉火陳乃滅也史趙別有以知假此而爲言耳不可一準此言以驗國之興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由用也。析星歷反復扶又反一音服）〔疏〕（注箕斗至用也。正義曰析木之津於十二次爲位在寅也釋天云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孫炎曰析別水木以箕斗之間是天漢之津也劉炫謂是天漢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析水木以箕星爲隔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爲析木之津也不言析木而言析木者此次自南而盡北故依此次而名析木也襄三十年傳稱歲星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歲星歲行一次降婁距此九年故此年歲在析木之津也由用釋詁文言將用是而更興）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間無違天命廢絕者。幕音莫瞽音古瞍素口反）〔疏〕（注幕舜至絕者。正義曰魯語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孔晁云幕能修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於歲之大烝而祭焉謂之報言虞舜祭幕明幕是舜先不知去舜遠近也帝系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亦不知幕於蟜牛以前是誰名字之異也從幕至瞽瞍無違天命廢絕言其不絕世繼嗣相傳以至舜也觀傳此文瞽瞍以前似有國土而尚書序云虞舜側微孔安國云爲庶人故微賤經云有鰥在下曰虞舜明是下賤矣蓋至瞽瞍始失國耳此久遠之事不可知也）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重直用反）〔疏〕（注遂舜至於遂。正義曰三年傳云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則遂在直柄之後故云蓋殷興存舜之後而封之也言舜有明聖之德其德流及於遂故言寘德於遂寘置也置此德於遂身令使遂有德也）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諸陳紹舜後。嬀九危反）〔疏〕（注胡公至舜後。正義曰胡公封陳之由襄二十五年傳已具之矣世本舜姓姚氏哀元年傳稱夏后少康奔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爲嬀耳因昔虞舜居嬀水故周賜以嬀爲姓也陳世家言舜居嬀汭其後因姓嬀氏謂胡公之前已姓嬀矣是馬遷之妄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已見。見賢遍反）〔疏〕（其兆既存矣。正義曰陳氏世世益賢而位漸高有恩德而得民意其有國之徵兆既存在矣言可知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四（昭七年盡八年）

經七年

即燕與齊平　監本毛本即誤既

傳以其不分明　閩本監本毛本不誤下

杜言將適楚者　重脩監本杜誤持

鄉曰衛齊惡　監本毛本鄉作卿非也

不奪親之所名　浦鏜正誤奪下有人字據穀梁增也

傳七年

齊求之也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注文卒耳王爵之下

燕必知其音意乃成耳　正德本閩本音作旨宋本監本毛本無音字乃下有行字

至河間鄚縣入易水　釋文云鄚本又作莫宋本誤鄭

賂以瑶罋　石經初刻罋從瓦後改從缶

注析羽至於軨　宋本以下正義八節揔入遂殺之注下

繫之於旞　閩本監本毛本旞作旞非也

所以注旌於干首也　宋本監本毛本以作謂是也諸本作旌宋本作旄閩本干誤千

亦短於諸侯之旌二刃　此本旌字下空闕二字

執無字也　諸本作宇此本誤字今改正

普天之下　釋文普作溥云今之左氏傳本或作普陳樹華云毛詩作溥孟子引詩亦作普據釋文則左傳舊作溥也

故王臣公　石經臣字改刊案後漢書濟南安王傳注袁紹傳注引此句下有公臣卿句下阜臣輿誤作阜臣隸脫輿臣隸句

言正無私也　宋本言下有公字

之言扶也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之上有夫字是也

末知其義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末作未是也

爲隱亡人之法也　案釋文引服注亡上有匿字

行善法故能啓彊　諸本作疆淳熙本作畺

以紂爲上　宋本監本毛本上作主是也

取而臣以往　淳熙本取誤敢

往去之　宋本淳熙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之作也

今在華容城內　淳熙本城誤戎

注宮室至城內　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及楚不能荅郊勞注下

言露寢生人所居（浦鏜正誤露作路按鄭注作路）

以血塗其十（監本十作卜宋本毛本作上是也）

大宰蓬啓彊（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彊作疆是也下同）

奉承以來（毛本奉承誤倒）

日我先君共王（淳熙本纂圖本日作曰案正義云日謂往日也董遇注無日字毛誼父六經正誤以作日月之日爲誤非也岳本此處缺）

日月以糞（補各本糞作冀注同）

何蜀之敢望（石經此處刓缺纂圖本毛本敢作告非也）

君若不求（石經此處缺宋本淳熙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求作來是也）

既祭以車轢之（考文既祭二字誤作前監本毛本轢作櫟非監本下轢字不誤）

孟僖子爲介（諸本作介石經初刻誤个後改正）

誰將當目食（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目作日是也）

故禍在衞大在魯小也（岳本脫也字）

注衞地至降婁下（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三日從時注）

是在地封域（宋本無是字）

戌降婁魯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戌此本誤成今改正）

引堪餘云（監本毛本餘作輿是也）

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案陳樹華云詩作此日而食漢書五行志引亦作此日引傳無者字）

朔月辛卯（案今本毛詩月誤日）

豫筭而盡知（宋本豫上有皆字筭作算是也毛本同）

當其各也（閩本各作名亦誤宋本監本毛本作咎）

照臨下上（閩本上作士亦非宋本監本毛本作土是也）

故鳴之以鼓折（閩本折作拆亦非宋本監本毛本作柝不誤）

教之脩德之去（宋本毛本之下有以字監本初刻亦脫後擠刊）

晉人來治祀田（淳熙本來誤作求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祀作杞是也）

前汝叔侯不盡歸（宋本岳本汝作女正義同）

前女至杞田（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不書非公命之下）

成孟氏邑本杞田（淳熙本田誤山）

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淳熙本我誤戎）

吳無以待之（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吳作吾是也）

魯國汴縣東南有桃虛（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汴作卞是也）

使長鬣者相（案說文引傳作儠是儠爲正字鬣爲假借字）

欲先夸魯侯（宋本淳熙本先作光是也葉鈔釋文亦作光）

使長鬣者相下（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愼守寶矣節注）

蓬啓彊見魯侯（宋本蓬作薳閩本監本毛本彊作疆）

蓬啓彊聞之（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彊作疆）

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淳熙本脫而字）

並走羣望（臧琳云當作並趣羣望字之壞也詩棫樸左右趣之傳趣趨也箋云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故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望祀山川雖不積薪然諸臣之促疾祀事則同也古趣字多有誤作走者如玉篇趣下引詩來朝趣馬今詩作走馬是趣譌走之一證也）

今夢黃熊入于寢門（石經此處刓缺宋本岳本于作於正義曰諸本皆作熊釋文作能又云今本作能者勝案陸說是也）

昔堯殛鯀于羽山（釋文云殛本又作極段玉裁云極窮也孟子言極之於所往是也凡作殛者皆極字之假借也）

今夢至寢門（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注下）

孫炎曰書云（宋本曰作引是也）

則熊似羆似豕之獸（宋本無似羆二字）

張叔皮論云（案錢大昕云李善注文選卷六卷四十三引張升反論卷三十一卷四十引張叔及論卷五十五引張升反論語與春秋疏所引本是一篇而篇名或云反論或云反論語或云及論或云皮論其人名或云叔或云升攷後漢書文苑傳有張升字彥眞陳留尉氏人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梁七錄有外黃令張升集二卷反論殆升所撰之一篇如解嘲釋譏之類曰皮曰及皆字形相涉而譌叔與升亦字形相涉也）

賓爵下革（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革誤華據潛揅堂文集所引改正）

故晉繼周祀鯀也（宋本無也周下有當字）

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毛本於改于）

豐施（淳熙本施字空缺）

荷擔也以微薄喻貴重（釋文亦作擔宋本作檐毛誼父六經正誤云檐作擔誤當作檐案毛誼父云誤非也依說文當作儋古書多假檐爲之擔俗字貴重宋本誤倒作重貴）

若屬有疆埸之言（纂圖本毛本埸誤場）

而豐氏受其大討（毛本受誤愛）

傳信子產（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信作言是也）

注傳言至不諒（宋本此節正義在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注下）

貞而不諒（重脩監本貞誤眞）

以賜樂大心也（岳本脫也字）

鄭人殺伯有（岳本脫人字）

注公孫段豐氏黨（宋本以下正義九節揔入不亦宜乎注下）

何休膏肓（宋本肓作育是也）

子產雖立艮止（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艮作良不誤下同）

介雩祀百辛即士有益于民者（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辛即作辟卿是也）

既生魄陽曰魂（纂圖本毛本魂作魄非也）

惑陰陽以靈（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惑作感不誤）

魄盛魂強（宋本強作彊）

形既入士（宋本監本毛本士作土是也）

則魂魄強（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毛本強作彊與石經合）

用物至魄強（宋本毛本強作彊下魄強同）

則物備（宋本物下有能字）

此言從微而至著耳（耳字依宋本改此本誤斗閩本監本毛本作蓋亦非）

注相尙至以酒（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使從嬖大夫注下）

君之羈臣（石經此處缺淳化本羈作覊）

以其罪降（補監本毛本降作降注同）

詩曰至急難（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下）

喻人當居平守之世（宋本監本毛本守作安是也）

漢魏以來（毛本漢字實缺）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諸本有相字論語季氏篇疏引傳文同釋文無相字云本或作病不能相禮非）

（棟云今本禮上有相字下云苟能禮者從之則相字衍蓋襲上文相儀之誤當從釋文）

孔某年三十五（諸本作孔某此本作孔丘形相近而誤毛本作子非正義曰當言三十四而云五蓋相傳誤耳）

孔某年三十五（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孟僖子可則效已矣之下）

家吾本姓篇云（宋本監本毛本吾作語是也）

宋佷公熙（毛本佷作泯是也泯與杜注閔同今本家語作襄公大誤）

金父生皐夷父（浦鏜正誤皐作睪）

伯夏即生梁紇（宋本無即字是也）

即生孔子（宋本子下有也字）

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毛本授誤受）

三命茲益共（後漢書馬援傳注引作三命滋益恭）

亦不敢侮慢之（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亦上有人字岳監毛三本脫慢字）

注南宮至敬叔（宋本監本毛本無至字是也）

單獻公弃親用羈（宋本岳本羈作羇與石經合）

治官居職非一法則（宋本淳熙本纂圖本岳本監本毛本無則字是也）

同始異終（淳熙本異誤易）

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石經居字事字上旁並有以字後人所妄加也）

詩曰至事國（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故以覲曰注下）

十二年始市（閩本市作布亦非宋本監本毛本作市是也）

嬖人婤姶生孟縶（閩本姶誤始正義及下同纂圖本下婤姶生子亦誤始）

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毛本元誤兀）

夢時元未生（監本元作至非也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故孔成子節注下）

且說夢已下（宋本已作以）

孟縶之足不良能行（石經此處缺監本毛本能作弱按不良能行猶言不善於能行也正義欲於不良斷句非也）

能行向下讀之（監本作弱行向下讀之毛本作弱向下行誤）

今著辭（宋本岳本監本今作令是也）

嗣吉何建（釋文云何本或作可建陳樹華云可乃古何字）

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諸本作吉淳熙本誤言）

大誓曰（纂圖本大作泰非也）

襄於休祥（淳熙本襄作聚）

經八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八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昭三第廿二岳本昭下有公字並盡十二年）

招與公子過共殺偃師（重脩監本共作其非也）

又推過爲首（宋本又上有招字是也）

以招爲首惡也（監本毛本首惡誤倒）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宋殘本干誤于）

劉買穎曰（宋本穎作潁是也）

注嬖人至故書（閩本監本毛本脫注字）

傳八年

注魏榆晉地（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是宮也節注下）

知魏榆亦地名也（宋本無也字）

石不能言或馮焉（案漢書五行志言下有神字蓋後人依杜注增之耳不可信也）

怨讟動于民（石經此處缺宋本宋殘本淳熙本足利本于作於）

莫保其性（石經此處缺宋本宋殘本保作信案漢書五行志引同師古曰信猶保也一說信讀爲申）

俾躬處休（石經此處缺釋文俾作卑云本又作俾）

以言能而自處其美地（宋本言能作能言是也）

與刪詩之後（毛本與誤則）

元配夫人也（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配下有嫡字是也釋文作適云本又作嫡）

屬諸徒招（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諸下有司字是也案史記管蔡世家索隱曰招或作苕或作昭）

哀公有癈疾（北宋刻釋文亦作癈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誤作廢案說文云癈固疾也在疒部毛誼父六經正誤云與國本作癈非也）

注經書辛丑從赴（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公子留奔鄭節注下）

楚人執而殺之（諸本作而此本誤弓今改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纂圖本監本毛本作楚子謬于）

故重發之（諸本作發此本誤廢今改正）

而發傳有三者（案襄十一年正義作而傳發其三者）

因良霄以顯其稱行人（案襄十一年正義人下有之事二字）

賀虒郊也（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郊作祁是也）

自根牟至于商衛（宋殘本商作啇非也）

琅邪陽都縣有牟鄉（淳熙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邪作琊字案宋殘本以下缺五葉）

子成頃公子固也（毛本頃誤逕）

亦授甲將助之（毛本授誤受）

又數人告於道（石經宋本纂圖本毛本於作于）

將往至陳氏（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遂和之如初注下）

聞彊氏授甲將攻子（監本彊誤强）

茂不茂（陳樹華云茂書作楙案茂楙字異而音義並同也）

服行也（監本服上脫注字）

謚法祇動追懼曰頃（監本毛本謚作諡祇作祇非毛本曰誤民）

奉孫吳圍陳（纂圖本圍誤囯）

注壬午至月誤（宋本以下正義九節揔入臣聞盛德節注下）

麻與經合（此本合字實缺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戌楚之大夫（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足利本無之字是也）

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宋本淳熙本毛本足利本楚下有國字監本初刻亦脫後擠增案石經此處缺以字數計之當有國字）

陳顓頊之族也（宋本族作後）

對曰至楚國（監本毛本楚國作息楚非是）

於時猶有書專言之（宋本監本毛本專作傳）

析木之津（浦鏜正誤木下補謂字按謂字不當有爾雅邢昺疏可證也）

慕能師顓頊者也（宋本師作帥與外傳合）

顓頊生窮蟬（閩本監本蟬誤燀下同）

蟜牛生瞽叟（閩本監本毛本叟作瞍下同）

虞之世數未也（毛本數作攴誤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四校勘記（止）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五（昭九年盡十二年）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以事往非行會禮）【疏】注以事會禮。○正義曰此與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其事同也楚子在彼魯敬大國自往會之非楚子召使會自以小國事大國之禮往○許遷于夷。（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疏】注許畏至爲文正義曰許自楚莊王以來世屬於楚常與鄭爲仇敵今畏鄭欲遷都近楚楚從其意而遷之故以許自遷爲文若許不欲遷而楚強遷之則當云楚人遷許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夏四月。陳災。（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言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爲名）【疏】注天火至爲名。○正義曰天火曰災宣十六年傳例也公羊穀梁經皆作陳火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曰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賈服取彼爲說言愍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爲國也杜以左氏無此義故辯而異之云陳既已滅降爲楚縣不言楚陳災而直書陳災者猶如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也以彼不繫晉知法自不當繫楚非是存陳如舊國也凡災害所及繫於所災所害之處故以所在爲名不復繫其本國大都以名通例不繫國陳是楚之大都無緣當繫於楚二傳妄說故杜不從所災所害者所災謂陳災是也所害謂梁山沙鹿崩是也然災害繫於所災所害而宣十六年不直云宣榭火而以宣榭繫成周者以宣榭其名不顯若不繫成周不知何處宣榭與此別也○秋。仲孫貜如齊。（○貜俱縛反）○冬。築郎囿。（○囿音又苑也於郎地築苑）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衞趙黶會楚子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揔書○黶於減反）【疏】注楚子至揔書正義曰往年楚公子弃疾帥師圍陳楚子不親行也既滅陳以爲縣楚子自往巡行鎭撫之魯宋鄭衞聞其在陳畏威加敬各遣大夫往彼會之非是盟主所召至亦不行會禮故魯史獨書已使不復揔書諸國也傳因叔弓所見故歷序四國大夫以見諸國皆行非獨魯也十年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傳因歷序諸國大夫此意與彼同也服虔以爲此會宋鄭衞之大夫不書叔弓後也服見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歷序諸國乃云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服意準彼爲義故云叔弓後耳彼爲盟主所召故諱後期此則楚非盟主何以當諱春秋之意豈欲魯弃晉而從楚乃爲之諱其會楚遲也且彼不書所會乃揔書諸侯此若是會經何以不揔書叔弓會諸侯之大夫傳何以不言叔弓會楚子宋華亥鄭游吉衞趙黶于陳也今傳以四國大夫共會楚子義非扈類足以可明且叔弓若後傳當言之傳不言後而服以爲後是欲代上明爲傳非解之也故杜顯而異之言不行會禮故不揔書見此意

○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疏】注此時至譙郡。○正義曰杜以地名經傳不同而傳言實者則以爲名有改易也傳不言實則以爲二名並存也所言實者皆舉舊以實新此地舊名城父此時新改爲夷然言城父是舊名故傳以實明之凡有二義經書未改之名傳以所改實明之凡有二義經書未改之名傳以所改實之則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傳云許遷於析實白羽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傳云會于祝其實夾谷是也若經書已改之名則傳亦舉其已改實其未改之號即此許遷于夷傳云遷許于夷實城父定十三年齊侯衞侯次于垂葭傳云次于垂葭實郥氏是也此四者或經書未改或經書已改傳皆上句舉其已改之名下句實其未改之號凡一地前後二名者非謂經時爲未改之名傳時爲已改之名乃於經傳以前上世之時已有所改前後之名夫子集史記而爲經丘明采簡牘而作傳史記或書其舊名者即白羽夾谷是也或史記書其後名者即夷與垂葭是也丘明據簡牘爲傳以所改後名而實之故僖二十五年秦取析矣襄二十六年聲子云析公之亂皆舉白羽改爲析之後但簡牘稱析故杜云於傳時白羽改爲析止謂簡牘之時非丘明作傳時也若其不然孔子脩經丘明作傳事相連接時日不遠豈可脩經時爲白羽作傳即改爲析故杜云此四者皆爲所在之地舊名絕於當時史記有遺者也劉炫不審思杜意怪僖公襄公之世已有析名而規杜氏非也

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許田）【疏】取州至益之正義曰釋例云州來淮南下蔡縣汝水之南也淮北之田淮水北田則州來邑在淮南邑民有田在淮北也許國盡遷于夷夷田少故取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濮音卜）遷方城外人於許。（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人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不安○葉始涉反處昌慮反）○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閻以廉反）【疏】注甘人至大夫。○正義曰孔子父叔梁紇爲鄹邑之長論語謂孔子爲鄹人之子是典邑大夫法當以邑名冠之而稱人知此甘人即是下文甘大夫襄也甘人是甘縣大夫知閻嘉是晉之閻縣大夫名嘉也甘閻接竟田或相侵故共爭之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趯他歷反）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詹之廉反）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夏戶雅反注同駘他來反依字應作邰芮如銳反岐其宜反長丁丈反下師長同治直吏反釐本又作漦他來反又音來一音力之反）【疏】注在夏至西北。○正義曰周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案本紀不窋是后稷之子繼其父業世爲大國故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也釋例土地名云魏河東河北縣也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畢在京北長安縣西北駘在武功岐在美陽今案其地芮在魏之西南百餘里耳岐在駘之西北無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邰與岐畢相近爲之長可矣詩魏在邰東六百餘里而令邰國與魏爲長道路太遙公劉居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此傳極言遠竟而辭不及豳並不知其故

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蒲如字又音薄奄於撿反樂音洛）【疏】及武至東土正義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外薄四海皆爲周地上文既言西土故以下唯說三方其實西方所至過於上文自岐以西猶是周竟但不復重言之耳服虔云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商奄魯也二十年傳曰蒲姑氏因之定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肅愼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巴必加反燕於賢反亳步各反）【疏】巴濮至北土○正義曰土地名云巴巴郡江州縣也楚南郡江陵縣也鄧義陽鄧縣也建寧郡南有濮夷地然則巴楚鄧中夏之國唯濮爲遠夷耳上地名又云燕國薊縣也亳是小國闕不知所在蓋與燕相近亦是中國也唯肅愼爲遠夷○注肅愼至餘里○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魯語云武王克商肅愼氏貢楛矢韋昭云肅愼東北夷之國去扶餘千里晉之玄菟郡在遼東北杜言玄菟北三千里是北夷之近東者故杜言北夷韋言東北夷吾何邇封之有。（邇近也）【疏】吾何邇封之有○正義曰言我之封疆何近之有邇近也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爲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蕃方元反屏必井反隊直類反注同爲于僞反注同）【疏】文武至是爲○正義曰傳稱虢仲虢叔王季之穆是文王母弟也管蔡郕霍魯衞毛聃史記以爲武王之母弟也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康王之母弟則書傳無文文王周之始王故言文王文王未得封諸侯也弟以同母爲親故言母弟耳所封非同母者亦多矣建爲國君所以爲藩籬屛蔽周室使與天子蔽鄣患難亦其處後世子孫或有廢隊王命望諸侯共救濟之是爲此也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弃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皮彥反本又作卞髦音毛始冠古亂反）【疏】豈如至敝之○正義曰豈如弁髦因以敝之者弁謂緇布冠髦謂童子垂髦凡加冠之禮先用緇布之冠斂括垂髦三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云因以敝之今王自比豈得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敝之猶言以我王家封建晉國之後因即弃而不事之也○注童子至冠也○正義曰案禮未髫之時必垂髦故云童子垂髦也士冠禮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是始冠必三加冠也其記冠義云始冠緇布之冠冠而敝之可也玉藻亦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可也鄭玄云本大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是言本古而暫冠既加而即弃是禮成而弃其始冠故云弁髦而因以敝之也弁有爵弁皮弁嫌緇布之冠不得名弁故云弁亦冠也周禮弁師掌冕是弁爲大名也劉炫以爲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爲髦彼兩髦又云因以敝之者謂親没不髦案禮加冠以後親没以前身既成人猶自垂髦何得云童子垂髦髦既親没乃弃杜注何以不言親没也若三加之後弃弁不弃髦杜注何得云弃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既連髦而言明非親没之髦也髦之形像鄭注士喪禮云未聞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檮徒刀反杌五忽反裔以制反禦魚呂反螭勑知反魅本又作彪武冀反）【疏】注言檮至其中正義曰文十八年傳稱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先儒皆以爲渾敦驩兜也窮奇共工也檮杌鯀也饕餮三苗也此傳以晉率陰戎伐潁止須言饕餮耳而云檮杌者略舉四凶之一耳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可知也若直說鯀當言居檮杌于羽山不須言四裔也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

（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姦古顏反瓜古華反敦都門反煌音皇【疏】注允姓至敦煌○正義曰此言主責陰戎知允姓陰戎之祖也言允姓之姦者謂其姦邪之人惡言之也尚書云竄三苗于三危此言允姓居于瓜州時同而人別知與三苗俱放於三危也）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十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邑外爲郊郊外爲甸言戎取周郊甸之地○偪彼力反甸徒遍反焉於虔反又如字【疏】則戎焉取之○正義曰焉猶何也若不由晉則戎何得取周之地也○注邑外至之地○正義曰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周禮載師掌任土之法具敘王畿之內遠近之次自國中以外有近郊遠郊次甸次稍次縣次都是郊外爲甸也陸渾之戎居伊洛之間是取周郊甸之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咎其九反）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以畜牧○殖時力反疆居良反畜許又反一音許六反牧音目又音茂）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疏】我在至主也○正義曰言我周存在於伯父有益如衣服云云）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疏】雖戎至一人○正義曰言伯父我親猶自如此則雖戎狄其何有恩義於我一人既無恩親侵我亦無可責）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伯如字又音霸）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後。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喪○說音悅【疏】王有姻喪○正義曰隱元年傳云士踰月外姻至姻是外親故杜云外親之喪也服虔云婦之父曰姻王之后喪父於王亦有服義故往弔案妻父爲姻雖有此稱王之納后必取諸侯之女后之父母不得身在京師往弔可耳何以得致襚也以致襚言之知是外親之喪耳不知外親喪是誰死）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襚送死衣○襚音遂贈死衣服）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賓滑周大夫○俘芳夫反滑乎八反又于八反說如字又音悅）○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復扶又反下注復封皆同【疏】陳水屬○正義曰陳顓頊之後顓頊以水德王天下故爲水屬也陳是舜後舜爲土德不近言土屬而遠繫顓頊爲水屬者蓋裨竈知陳將欲復興須取水爲占驗假此以爲言耳未必帝王子孫永與所承同德楚之先世嘗爲火官卽以火爲楚象豈復五行之官後世皆依其行乎此皆賢哲有以知之非吾徒所測）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爲之妃○妃方非反一音配注同【疏】注火畏至之妃○正義曰陰陽之書有五行妃合之說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畏金以乙爲庚妃也金畏火以辛爲丙妃也火畏水以丁爲壬妃也水畏土以癸爲戊妃也土畏木以己爲甲妃也杜用此說故云火畏水故爲之妃也服虔云火離也水坎也易卦離爲中女坎爲中男故火爲水妃）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相息亮反注同【疏】注相治至火事○正義曰相訓助也主火而助君爲治故以爲治也二十九年傳曰火正曰祝融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犂犂爲高辛氏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作亂帝使黎誅之而不盡帝誅黎而以其弟吳回爲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楚其後也是楚之先爲火正治火事）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爲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厤推前年誤置閏【疏】注火心至置閏○正義曰襄九年傳曰心爲大火十七年傳曰火出於周爲五月今經書四月陳災傳言火出而火陳火以四月出者長厤云閏當在此年五月後而在前年故火以四月出也長厤以爲前年閏八月則此年四月五日得中氣二十日得五月節故四月得火見）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疏】注水得至建陳○正義曰杜以陳爲楚邑楚人在陳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當謂逐去楚人之在陳者若穿封戌爲陳公者也但毆逐楚國之人於義甚通劉炫乃改逐爲遁言火逃遁去楚而建立陳國而規杜非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爲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妃音配注妃並同【疏】注妃合至陳傳○正義曰妃合釋詁文也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鄭玄云天地之氣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數也二曰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也五曰土天數也此五者陰無匹陽無耦故又合之地六爲天一匹也天七爲地二耦也地八爲天三匹也天九爲地四耦也地十爲天五匹也二五陰陽各有合然後氣相得施化行也是言五行各相妃合生數以上皆得五而成故云五歲而陳將復封）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爲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疏】注是歲至水衰○正義曰如杜所注歲星每年而行一次至昭三十二年則歲星在寅未至於丑其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故服氏以爲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謂十五年歲星從申越未而至午歷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爲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故昭十五年得超一辰今杜氏既無此義而三十二年歲星得在丑者但歲星之行天之常數超辰之義不言自顯故杜不注若然楚卒滅陳在哀十七年則歲星當踰鶉火至鶉尾而云五及鶉火者以顓頊歲在鶉火而滅故裨竈舉大略而言云五及鶉火不復細言殘數離至鶉尾亦經由鶉火天有五星又大微宮中有五帝坐又四方中央亦有五是天數以五爲紀故五及鶉火也歲星天之貴神所在之國必昌歲在鶉火火得歲星之助人既盛而水則衰）○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爲逆○爲于僞反）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戲許宜反）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爲之佐○樂音洛屠音徒禮記作杜蒯苦怪反使尊如字亦所吏反）許之。（公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飲於鴆反下又飲同【疏】注工樂師師曠也○正義曰禮記檀弓說此事云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知工卽師曠也外嬖叔卽李調也）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女音汝下皆同【疏】注樂所以聰耳○正義曰樂以和心聲從耳入故樂者所以聰耳大師掌樂務使君聰故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喪息浪反【疏】注疾惡至忌日○正義曰訓疾爲惡言王者惡此日不以舉吉事也尚書武成篇云時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以甲子喪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昆吾與桀同時死也十八年傳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昆吾之死與桀同日知桀以乙卯亡也以此二王之亡爲天誅之日故國君以爲忌日惡此日也[illegible]此與忌日名同意異）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舍音捨爲于僞反下爲是同）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疏】注外都至嬖者○正義曰此言外嬖嬖叔卽李調是也禮記云調也君之褻臣也既云褻臣而謂之外嬖知是外都大夫之嬖者猶晉獻公時有外嬖梁五東關嬖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旌表也）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物。（物類也）物有其容。（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欲食故曰非其物）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充【疏】服以至不明○正義曰吉有弁冕凶有衰麻禮[illegible]也周禮司服六服以祭祀皮弁以視朝韋弁以卽戎冠弁以田獵如此之類是禮以行事也傳稱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如此之類是事有其物言行事各有其物類也記稱衰麻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周禮保氏教國

（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少儀曰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騑騑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如此之類是物有其容也君有卿佐之喪宜有悲哀之貌而與羣臣飲酒作樂今君之容貌非其類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志以定言。（在心爲志發口爲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聽明）〔疏〕（味以至罪也○正義曰調和飲食之味以養人所以行人氣也氣得和順所以充人志也志意充滿慮之於心所以定言語也詳審言語宣之於口所以出號令也臣實主掌食味今工師不聽叔也不明二侍御者並失其官而君不出令以罪之必是食味失宜是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說音悅知音智下同悛七全反）〔疏〕（公說至而止○正義曰公心欲廢知氏故輕悼子之喪不廢飲酒得蒯以禮責之乃知君臣義重其禮不可輙廢爲是悛而止悛改也改革前意也禮記記此事飲酒事同而其言盡別記是傳聞故與此異二者必有一謬當傳實而記虛也）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躒本又作櫟力狄反徐音洛）○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好呼報反）〔疏〕（注自叔至曰禮○正義曰襄二十年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更不遣聘是邦交禮意久曠絕也殷訓盛也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禮之也聘禮云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延几不郊勞然則聘禮經之所言是大聘也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鄭玄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聘禮既是大聘使卿矣殷聘又當盛於大聘不知以何爲盛或當享禮之物多矣）○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亟紀力反樂如字又五教反一音洛）〔疏〕（詩曰至子來○正義曰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經始靈臺之基趾其意勿使急成之但其衆民自以子成父事而來勸樂而早成之耳子成父事不待督帥故云子來以示民樂之意）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勦勞也○焉於虔反勦初交反又子小反）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耆酒好內以取敗亡故書名○耆市志反傳同好呼報反）○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爲主二子從之）〔疏〕（注三大至從之正義曰成二年鞌之戰魯四卿並書此三卿皆書重兵詳內故備書之其他國行兵唯書元帥而已略外也傳云平子伐莒取郠平丘又獨見執明是季孫爲伐莒之主二子從之）○戊子。晉侯彪卒。（五同盟○彪彼虯反）○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葬速）○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十一同盟也無冬史闕文○成音城何休音恤）〔疏〕（注五同盟正義曰彪以襄十六年即位其年盟于溴梁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不數元年號會是五同盟○注十一同盟○正義曰成以成十六年即位十七年盟于柯陵十八年于虛朾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五年及向戌盟于劉十六年于溴梁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元年于號皆魯宋俱在凡十三同盟杜意數多者不數特盟襄十五年向戌盟于劉及號盟不數故十一劉炫并數以規杜過非也如此數盟不同者或由轉寫誤）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不書非孛○婺武付反孛滿對反）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歲歲星也顓頊之虛謂玄枵○裨婢支反虛起魚反注同枵許驕反）〔疏〕（注歲歲至玄枵○正義曰釋天云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郭璞曰虛在正北顓頊水德位在北方當以北方三次以玄枵爲中玄枵次有三宿又虛在其中以水位在北顓頊居之故謂玄枵虛星爲顓頊之虛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之地○任音壬注同）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維首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爲既嫁之女織女爲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大音泰）〔疏〕（居其至姜也○正義曰維者綱也玄枵次有三宿女爲其初女是次之綱維也居其維首謂星居之也其玄枵維首而有妖異之星焉以將死之妖告邑姜也邑姜齊女告邑姜言其子孫當死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面七○妣必履反宿音秀）〔疏〕（邑姜晉之妣也正義曰曲禮云生曰母死曰妣鄭玄云妣之言嬪嬪於考也邑姜唐叔之母故爲晉之妣也邑姜亦是成王之母而於周無災任姜共守其地而不告薛女此則裨竈自知非吾徒所能測）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疏〕（戊子至乎出○正義曰昔戊子之日逢公死其神以此日登天於時有星是此星也於是婺女乎出爾時妖星出於婺女而戊子逢公死今此星亦出婺女知戊子晉君當死也逢公死日星出婺女當時猶有書記故裨竈得而知之○注逢公至日卒○正義曰二十年晏子說齊地云有逢伯陵因之則陵是逢君之始祖也周語說玄枵之次云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孔晁云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也女子謂昆弟之子曰姪伯陵大姜之祖逢公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殷諸侯也然則伯陵之後世爲逢君皆是逢公未知戊子卒者何名號也逢公死時妖星亦出婺女於時歲星不在齊分故齊地之君自當其禍此時歲在齊分故外孫當之）吾是以識之。（爲晉侯彪卒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說婦人言故多怨○說音悅）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惡烏路反注同）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騁告鮑文子○騁勑領反）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從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傳直專反）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自輔助○先伐諸一本無伐字焉於虔反下焉歸同）遂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疏〕（齊惠欒高氏○正義曰齊惠公生子欒公子高高生子尾尾生子良欒生子雅雅生子旗旗生是欒孫良是高孫孫以王父字王父字爲氏皆出惠公故曰惠欒高氏也○遂伐虎門○正義曰周禮師氏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鄭玄云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彼師氏察王得失明其近王故以虎門爲路寢門此亦當然或以虎門非路寢門當是宮之外門不與周禮同）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端委朝服）〔疏〕（注端委朝服○正義曰元年傳劉定公謂趙文子云吾與子弁冕端委哀七年傳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則端委是在公之服故云朝服鄭玄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視朝其朝服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爲裳也）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欒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義可助）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於陳鮑○差初賣反）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銔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銔扶眉反又音丕率所律反徐所類反斷丁管反注同）〔疏〕（公卜至用之○正義曰公卜卜與欒高戰也靈姑銔者齊侯旌旗之名卜使王黑以此靈姑銔之旗率人以戰得吉也禮諸侯當建交龍之旂此靈姑銔蓋是交龍之旂當時爲之名其義不可知也知是旗者以請斷三尺而用之故知是旗）五月。庚辰。戰于稷。（稷祀后稷之處○稷地名六國時齊有稷下館處昌慮反）欒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疏〕（注莊六軌之道正義曰釋宮云六達謂之莊舊說皆云六道旁出杜皆以一達爲一軌）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城門）欒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

不可強。（不可強取○爭爭鬭之爭強其丈反注同）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蘊畜也孽妖害也○蘊紆粉反孽魚列反畜勑六反）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邑○長丁丈反）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私具不告公○幄於角反幕音莫從才用反屨九具反）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載如字詩作哉毛云哉載也鄭云始也施始豉反下注同徧音遍）桓公是以霸。（齊桓公亦能施以致霸）［疏］曰詩云至桓公是以霸○正義曰曰者桓子辭也既私施與又言已施之意大雅文王之篇錫賜載行周徧也言文王能布陳太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此言文王之能施也桓公亦用此能霸諸侯爲得不務施乎言已多施爲此也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讓不受）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興○爲于僞反）○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郠莒邑取郠不書公見討于平丘魯諱之○郠古杏反）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殷社○俘芳夫反亳步各反）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佻偷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視如字詩作示佻他彫反）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壹同也同人於畜牲○畜許又反）［疏］詩曰至福哉○正義曰小雅鹿鳴之篇也孔甚昭明佻偷也言君子之人爲賓客德音甚明其視下民不偷薄苟且也偷之已謂甚矣而一同畜牲用之將誰肯福祐之哉佻偷釋言文李巡曰佻偷薄之偷也孫炎曰偷苟且也○戊子。晉平公卒。如裨竈之言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禮諸侯不相弔故辭）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之贄○見賢遍反下不得見下文因見同贄音至）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用車百乘○焉於虔反乘繩證反）［疏］百兩○正義曰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孔安國云兵車稱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也）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費芳味反下同）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幾居豈反數所角反）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衰七雷反絰直結反）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嘉服見如字又賢遍反下同重直用反以見賢遍反下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疏］非知至不足○正義曰尚書說命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此言出彼意也非知之實爲難將在行之之爲難也言子產語已已既知之知而不行所以自悔夫子子產知之矣知喪不用幣也我則知不足矣書曰。欲敗度。縱敗禮。（逸書○敗必邁反下同）［疏］書曰至敗禮○正義曰尚書太甲篇也孔傳云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勝音升）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高彊子良）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被疾○語魚據反）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輦力展反推如字又他回反注同）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弃德曠宗。以及其身。不害乎。（夫人謂子尾曠空也○任音壬喪息浪反夫音扶注同）［疏］難不慎○正義曰言人居身難可不謹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己身以喻高彊身自取此禍）○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公平公大子佐也○惡烏路反寺又作侍）［疏］詩曰至我後○正義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云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注云父母謂文武也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平○正義曰諡法內外賓服曰平○元正義曰諡法始建國都曰元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熾尺志反炭吐旦反）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去起呂反惡烏路反）比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無常○比必利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雖弒父而立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虔其連反般音班弒申志反下放此）［疏］注蔡侯至名告○正義曰蔡侯雖弒父而立實宜受討但立爲君於蔡已十三年楚子誘而殺之又刑其羣士不以弒父之罪討之蔡大夫深怨楚子故以楚子名告禮諸侯不生名若名是罪絕之事以其名告欲使諸國之史書名以罪絕之也若是楚告不當自罪其君知是蔡人告也公子圍殺君取國改名曰虔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地闕○比音毗徐扶夷反祲子鴆反徐又七林反）○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厥慭地闕○佗徒何反慭魚靳反徐五巾反一音五轄反）○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諡○齊如字）○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殺以祭山）［疏］蔡世子○正義曰父既死矣猶稱世子者君死而國被圍未暇以禮即位故國以世子告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illegible]聘事行故傳其之）○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萇弘周大夫○萇直良反）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般即靈侯也○復扶又反下歲復在同）弗過此矣。（言蔡凶不過此年）楚將有之。然壅也。（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壅於勇反注及後同近附近之近下同）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

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於感戶暗反）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五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無道○重直用反）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弒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斃婢世反）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緡武巾反喪息浪反下且喪君同隕于敏反）〔疏〕桀克至其身○正義曰桀身奔南巢故云喪國也紂首縣白旗故云隕身也　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爲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弃捐故言無拯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不可復振○亟欺冀反數也咎其又反下同祚本又作胙在路反拯拯濟之拯注同振之慎反捐以專反救本亦作捄音救不可復振扶又反本或作沒振）〔疏〕楚小至咎乎○正義曰亟數也比於桀紂則楚小位下而數行暴虐甚於桀紂二王能無咎惡乎○是以至沒振○正義曰拯音烝之上聲也方言云出溺爲拯拯是救助之義天之用楚如人用五材力盡而敝敝則棄之是以無救助之者拯是救溺之名遂以救溺爲喻也不可沈沒之後復振救之振亦救也言楚如沒水不可救也○注金至弃捐○正義曰金木水火土五者之材皆爲物用用久則必敝盡敝盡則弃捐之捐亦弃也言天之用楚亦如此也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爲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好呼報反）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泉丘魯邑○夢以其帷位悲反一本作夢以帷幕音莫）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爲僚友者隨而奔僖子○僚力彫反）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弃也。（二女自共

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副倅也薳氏之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薳爲彼反本又作蔿簉本又作造初又反說文簉從艸倅七對反令力呈反）〔疏〕注簉副至助之○正義曰禮有副車倅車皆謂副貳之車也簉亦副倅之意妻爲正適妾爲副貳薳氏之女先爲副貳別居在外故使泉丘人女與之聚居令副助而爲對偶之　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似雙生○生如字或一音所敬反）〔疏〕於泉丘人○正義曰以傳直云宿於薳氏即連言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氏薳氏所生故傳顯云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宜上讀爲句　○楚師在蔡。（向四月之師○向本又作嚮亦作向同許亮反）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也）〔疏〕物以無親○正義曰物事也事事如此以是故無人肯親我晉國　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將焉於虔反）○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蔡）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鮮息淺反復於扶反一本又作復在）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狐音胡）○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著張慮反徐治居反注及下同處昌慮反）〔疏〕注著定至表著○正義曰著定謂佇立定處故謂朝內列位常處也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鄭玄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此是朝上之位貴賤有定處也會有表亦是位之定處但著下言定則表亦是定故直言會有表耳俗本表下有旗謬也野會設表爲位亦當有物記處如今之位版也謂之表著者杜意當以下文表著之位謂此也劉炫謂下文有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爲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而規杜氏今知非者杜意當以下文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故於朝有著之文并探下文會有表以配著故云謂之表著所以覆結下文非謂著之一字即名表著也劉炫不達杜旨而爲規過非也　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爲位）〔疏〕注野會至爲位○正義曰禮諸侯建旂設旂以爲表也周禮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

深四尺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鄭玄云置于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是天子於野會諸侯設表以爲位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門立四表是以設表爲位也盟主之會諸侯必亦旂表位大夫聚會亦應有以表位但無文以言耳　衣有禬。帶有結。（禬領會結帶結也○禬古外反說文云帶所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言順曰從○道音導下同）〔疏〕言不過步○正義曰言聲所聞不過一步○注貌正曰從○正義曰洪範五事貌曰恭言曰從其意云容貌當恭恪言是則可從是貌正曰共言順曰從　無守氣矣。（爲此年冬單子卒起本）〔疏〕無守氣○正義曰言無守身之氣將必死　○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語魚據反）〔疏〕晉士至魯郊○正義曰傳稱文襄之制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此言晉士送葬者蓋大夫來而士爲介未必士獨行也此士以公不慼語史趙故特言士耳必爲魯郊言昭公必爲魯人所逐而出在郊　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爲祖考所歸祐○祐音又）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畏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爲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蔡靈公之大子蔡侯廬之父）〔疏〕用隱大子于岡山○正義曰此時楚以畜牲用之無人爲之作諡必是蔡侯廬歸國乃追諡其父爲隱耳釋例土地名岡山闕不知其處經言以歸用之必是楚地山也　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五牲牛羊豕犬雞○爲于僞反或如字）〔疏〕況用諸侯○正義曰世子雖未即位以其父既死則當君處故以諸侯言之甚之也○注五牲至犬雞○正義曰爾雅以此五者并馬爲六畜周禮謂之六牲但馬非常祭所用故去馬而以此五者當之　王必悔之。（悔爲暴虐）○十二月。

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楚子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羹舊音郎漢書地理志作更字○）〔疏〕（不羹○正義曰古者羹臛之字音亦爲郎故魯頌閟宮楚辭招魂與史游急就篇羹與房糠爲韻但近世以來獨以此地音爲郎耳）使弃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櫟力狄反）〔疏〕（注子元至見殺○正義曰杜以子元爲鄭公子曼伯與檀伯爲一人莊公城櫟而置子元又使檀伯爲櫟邑大夫故厲公得因子元而殺檀伯劉炫以爲傳言城櫟以置子元當謂賜元以櫟則以元爲櫟邑之長若其別有大夫子元寄居於櫟便是城櫟以置檀伯何言置子元也若厲公因子元以殺檀伯則子元是櫟邑之一夫耳豈是莊公城櫟之咎乎且桓十五年傳云鄭伯因櫟人殺檀伯不言因子元也子元鄭之公子不得爲櫟人也鄭衆云子元即檀伯也厲公殺檀伯居櫟因櫟之衆偪弱昭公使至殺死案桓五年傳云子元請爲左拒即云曼伯爲右拒則曼伯子元近是爲一以規杜氏令知劉說非者案晉封桓叔于曲沃而以欒賓傅之鄭使許叔居許而以公孫獲爲佐楚使大子建居城父而以奮揚助之並是一邑之內而有二人則莊城櫟而置子元別有檀伯居櫟何爲不可子元共櫟邑之人而納厲公但此因棄疾在蔡故特指子元桓十五年直明厲公之入故揔言櫟人辭有彼此不可爲怪劉子元爲曼伯案隱五年傳云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又下云鄭二公子敗燕師于北制是子元非曼伯也劉妄規杜非也）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爲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疏〕（注上古至朝廷○正義曰二十九年傳曰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是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也十七年傳云少皞氏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厤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是玄鳥丹鳥亦有五也彼傳又云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數皆有五蓋古立官之本以五爲常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不復以五耳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三大也言五官之長其人大大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城或將據邊城以陵本國也五官之長大細弱則不勝其任不能使威行於下將爲人所陵亦不可居朝廷也賈逵云五大謂大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鄭衆云大子晉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弃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丘是也累世正卿衛甯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當使居朝廷爲政也此五大五細無宇唯言五耳不知五者何謂故先儒各自以意言之雖杜之言亦無明證正以彼不必通故改之耳）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曼音萬）〔疏〕（注又并京○正義曰厲公并京傳無其事正以京櫟連言故云又并京）宋蕭亳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雍廩邑）〔疏〕（注在莊至廩邑○正義曰渠丘爲雍廩之邑傳無其文以彼傳言雍廩殺無知此云齊渠丘實殺無知以此知渠丘是雍廩邑也鄭衆以渠丘爲無知之邑無知不坐邑死何以言渠丘殺無知蕭亳非子游之邑渠丘不得爲無知邑）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出如字徐音黜）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折其本）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爲十三年陳蔡作亂傳○掉徒弔反）〔疏〕（則害至不掉○正義曰宋殺子游齊殺無知乃是賴得大邑以討篡賊而謂之害於國者以其能專廢置則是國害天子之建諸侯欲令藩屏王室諸侯之有城邑欲令指揮從己不得使下邑制國都故大城爲國害也末大必折以樹方喻也尾大不掉以畜獸喻也楚語說此事云制城邑若體性焉自首領股肱至於拇指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䖟䗈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懼之）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傒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傒音奚）〔疏〕（注三年至國都○正義曰劉炫云杜諸以偃與酀爲一亦云高傒玄孫案襄二十九年傳云敬仲曾孫酀非玄孫也今知非者案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酀是偃爲敬仲玄孫也經言于陽傳言于唐知陽即唐也不言于燕未得國都與哀二年納蒯聵于戚同）○三月。壬申。鄭伯嘉卒。（五同盟）〔疏〕（注五同盟○正義曰嘉以襄九年即位其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元年于虢皆魯鄭俱在凡七云五者杜以其盟既多故皆據君在盟會而言之襄二十七年是大夫之盟元年虢會讀舊書二者不數故爲五也或可轉寫錯誤）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定華椒孫）○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以莒故辭公）○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葬速）楚殺其大夫成熊。（傳在葬簡公上經從赴○熊音雄）○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書名謀亂故也○憖魚覲反一讀爲整工領反）○楚子伐徐。（不書圍以乾谿師告）〔疏〕（注不書至師告○正義曰傳稱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如傳文則實圍徐也不書圍者不以所圍之師告以乾谿援師告也）○晉伐鮮虞。（不書將帥史闕文○將子匠反帥所類反）〔疏〕（注不書至闕文○正義曰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定四年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二者皆書將帥此獨不書將帥知是史闕或是告辭略史闕不得書亦得言史闕文也穀梁曰其曰晉狄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賈服取以爲說左氏無貶中國從夷狄之法傳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又曰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鮮虞夷狄也近居中山不式王命不共諸夏不事盟主伐而取之唯恐知力不足焉有以夏討夷反狄中國從此以後用師多矣何以不常狄晉更復書其將也杜以其言不通故顯而異之）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除葬道○爲于僞反）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毀廟具）〔疏〕（執用至庸毀○正義曰用謂毀廟之具若今鍬钁之類也庸亦用也教其除道之徒執所用作具以佇立而無用即毀廟也）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女音汝）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迂音于一音於）〔疏〕（司墓之室○正義曰周禮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鄭之司墓亦當如彼此是掌公墓大夫也言之室有當道者則非司墓自家之室故注以爲徒屬之家猶尙書注云玄孫之親言之以見高祖曾祖之弟皆親親相似）毀之。則朝而塴。（塴下棺○朝如字塴北鄧反徐甫贈反禮家作窆徐驗反義同）〔疏〕（注塴下棺○正義曰周禮作窆禮記作封此作塴皆是葬時下棺於壙之事而其字不同是聲相近經篆隷而字轉易耳）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憚待旦反）○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爲于僞反蓼音六樂音洛）〔疏〕（爲賦蓼蕭○正義曰享燕之禮自有常樂今特云爲賦蓼蕭者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注云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則知此亦特命樂人所以嘗試華定）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懷思也）寵光之不宣。（宣揚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

受將何以在。（為二十年華定出奔傳○）〔疏〕昭子至不受○正義曰不懷不宜不知不受皆據華定為文也詩云燕笑語兮言定當思此笑語與主相對也詩云為龍為光定當應此寵光宣揚之也詩云令德受凱定當知己有德與否須辭謝之也詩云萬福攸同定當受同福荷君恩也各準事而為之文○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公如晉。（亦欲朝嗣君○）至河乃復。取郠之役。（在十年）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慭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會而奔故史不書於策）〔疏〕注慭魯至於策○正義曰此經書公子慭出奔齊名見於經則慭是卿也出奔既書於策如晉亦應書之今不書者杜以宣十八年書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傳稱歸父還至笙聞公薨乃壇帷復命於介然後出奔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彼善之故書其去又書其還此慭知已謀泄逃介而先不復命於君而還出奔故史不書於策言其為此故不書其如晉也劉炫云杜以慭還不復命於介而奔止可不書其還何故如晉亦不書也此蓋謂君使臣聘必當告廟告廟乃得書於策公歸告復不告使慭故不書如晉今刪定以為慭初欲謀亂魯國而往聘晉魯人責其謀亂不復命故賤而不錄其聘也出奔書者榮其罪人斯得故顯而書之也劉以為出聘不告廟故不書而規杜氏案不復命而奔傳有其事公子慭不告廟傳無其文以無文之事妄規杜氏非也○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僖公未葬○相息亮反下同）〔疏〕子產至於享○正義曰僖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故曰子是先君未葬有從會之禮也鄭偪於楚以固事晉故父雖未葬朝晉嗣君不得已而行於情可許也諸侯相享享必有樂未葬不可以從吉故辭享為得禮晉人許之。禮也。（善晉不奪孝子之情）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淮舊如字四瀆水也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為濰濰齊地水名下稱澠亦是齊國水也案澠是齊水齊侯稱之荀吳既非齊人不應遠舉濰水古韻緩作淮足得無勞改也坻直疑反徐直夷反詩云宛在水中曰坻坻水中高地也）〔疏〕投壺正義曰禮記有投壺之禮其文無相者咒辭此中行穆子與齊侯皆有言辭者投之中否似若有神故設為此語或可投時皆有言語禮自不載之耳伯瑕責穆子唯言壺何為焉其以中為儁責其失辭不云法不言是投壺皆有言也凡宴不射即為投壺投壺之禮壺去席二矢半司射執八算東面投壺如射三而止其矢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鋪四指曰扶扶四寸也算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小豆取滑且堅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取其堅且重也舊說矢大七分○注淮水名坻山名○正義曰杜以淮為水名當謂四瀆之淮也劉炫以為淮坻非韻淮當作濰又以坻為水中之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為韻不甚要切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又云為絺為綌服之無斁儀河斁綌尚得為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濰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案爾雅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為山名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案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劉以此規杜失非也

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中丁仲反下及注同澠音繩時如字本或作溡音同）〔疏〕注澠水至阜也○正義曰釋例云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經樂安博昌縣南界西入時水釋地云大阜曰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也○更音庚）亦中之。伯瑕謂穆子（伯瑕士文伯）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言投壺中不足為儁異）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欲與晉君代興是弱之○齊君弱吾君輕吾君以為弱也）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帥所類反禦魚呂反卒子忽反乘繩證反）○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傁齊大夫傳言晉之衰○傁素口反徐又所流反旰古旦反）○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鬬椒作亂今楚子信譖而誅討若敖之餘）〔疏〕成虎○正義曰經書熊傳言虎者此人名熊字虎傳言其字經書其名名字相覆猶伯魚名鯉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解經所以書名）○六月。葬鄭簡公。（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則為免喪經書五月誤）○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種章勇反沾張廉反韋昭音拈字林他廉反）〔疏〕注鮮虞至陽城○正義曰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焉是赤狄已滅盡矣知鮮虞與肥皆白狄之別種也杜以昔陽為肥國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疑此為都也下注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復疑肥國取彼為名也劉炫以為齊在晉東偽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案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為一安得以昔陽為肥國之都也昔陽即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累之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為小國竟不必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鼓杜云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即是鼓都在鮮虞之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為鼓都斷可知矣今杜以昔陽為肥國都是者以傳云遂入昔陽即云壬午滅肥是因入而

滅之故云昔陽肥國都也昔陽既在樂平沾縣而杜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相去遠者以肥是本封之名後遷於昔陽猶若杞國本都陳留後遷緣陵鄭本都京兆後遷虢鄶與此何異且昔陽今屬廉州去下曲陽道路非遠在中山南二百許里劉炫自云肥之與鼓俱在曲陽足知肥累城與昔陽不甚懸絕劉意欲破杜乃云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又自云昔陽鼓國都與肥相近在中山東南是自相矛楯也然鮮虞在北昔陽在南所以得假道鮮虞遂入昔陽者荀吳意欲滅肥恐肥國防備故從晉之北竟偽欲東南而行往會齊師故先迴路假道鮮虞南入昔陽如湯之伐桀迂路從陑出其不意故也且杜君土地例稱有者皆疑辭故杜云樂平沾縣東有昔陽是疑而不定又且都縣移動古今不一則晉時樂平沾縣何知不是今之昔陽但肥都昔陽與鼓相近晉既滅得肥國故二十二年息昔陽之門外遂襲鼓而取之昔陽非鼓都也劉意好異聞妄規杜過非也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肥白狄也緜皐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為下晉伐鮮虞起○皐古刀反累劣彼反又力軌反）○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原伯絞周大夫原公也輿眾也曹羣也○絞古卯反）〔疏〕注原伯絞周大夫○正義曰杜以原伯絞為周大夫甘簡公為周卿士此無明據以意言耳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跪尋絞弟○跪求委反又音詭）絞奔郊。（郊周地）○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甘簡公周卿士○過古禾反下之子過反）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去起呂反）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欲使殺過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子○）丙申。殺甘悼公。（悼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鰌。（鰌平公鰌音秋）○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過劉獻公太子之傅）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庾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蒯苦怪反費音祕）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子更其位。（更代也○更音庚注同）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語魚據反注同）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為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為三命）〔疏〕季悼至為卿○正義曰悼子之卒不書於經則是未為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傳言悼子卒者欲見昭子為卿遠在平子之先○注十年至三命○正義曰十年平子伐言名

（書於經即平子於時已爲卿矣釋例曰魯之叔孫父兄再命而書於經晉司空亞旅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也劉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顯氏以爲再命稱人傳云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昭公十年昭子始加三命先此叔孫皆自見經知所書皆再命也是杜檢傳文知再命書名平子伐莒書名知其已再命矣平子伐莒克之昭子不伐莒也昭子無功而更受三命知平子以功加三命昭子以例加爲三命也）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使相憎）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疏〕注言昭至先人○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朝于公內朝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鄭玄云治之治公族之禮也雖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不在父兄行列中也彼言三命不齒于父兄者自謂在公內朝位在父兄下耳非謂不得受三命不踰父兄也叔仲子欲構二家因禮有三命不踰父兄之法遂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以此爲非禮也平子初得其言不甚曉解故使昭子令自貶黜見昭子不服乃自知其非故懼而歸罪於叔仲子也昭子無兄叔仲子引禮法連言之耳）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禍在四年○適丁歷反）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已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也○頗普何反）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愸謀季氏。愸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愸子仲）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也○介音界使所吏反）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疏〕注言及至書出○正義曰凡言出奔皆自內而出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先在秦地因即奔秦故不言出也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在魯之竟外故不言出也此言及郊已入魯竟傳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鄉人過蒯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湫子小反徐又在酒反一音秋攸如字徐以帝反隘於賣反懸音玄本又作縣〔疏〕注恤恤至之貌○正義曰釋詁云恤憂也故以恤恤爲憂患之意也湫是湫隘故以湫爲愁隘之意也詩云攸攸旆旌故以攸爲懸之貌也言南蒯之心若此）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言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思息嗣反注同〔疏〕深思至君圖○正義曰深思而淺謀思慮深而知計淺言其知小而謀大也邇身而遠志身卑近而志高遠言其越分以求通也家臣而君圖爲家臣而謀君事言其非

已所當爲也上二句言其心下一句指其事爲下句而發上句故注倒言之）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微以戒之）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汎卜吉凶○枚武回反汎芳劒反〔疏〕南蒯枚筮之○正義曰禮有銜枚所銜之木大如箸也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是籌之名也尚書大禹謨舜禪禹禹讓不受請帝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孔安國云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彼謂人下一籌使歷卜之也此則不告筮者以所筮之事空下一籌而使之筮故杜云不指其事汎卜吉凶也或以爲杜云汎卜吉凶謂枚雷揔卜曲禮云無雷同是揔衆之辭也今俗諺云枚雷則其義理或然也）遇坤䷁（坤上坤下坤○坤苦門反）之比䷇。（坤下坎上比坤六五爻變○比毗志反注同）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彊而能溫所以爲忠〔疏〕以爲大吉○正義曰筮遇比爻而辭云黃裳元吉南蒯自以爲所謀之事必大吉○注坎險至爲忠○正義曰坎象云習坎重險是坎爲險也說卦云坤順也六五爻變則上體爲坎坎有險難故爲剛彊也坤道和順故爲溫柔也剛彊以禦難柔順以事主故外彊而能內溫所以爲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言非黃○長丁丈反〔疏〕注水和至本也○正義曰坎爲水水性和柔坤爲土土性安正率循也貞正也用和柔之性以循安正道既和且正信之本故爲信也○故曰黃裳元吉○正義曰天下之事雖則萬端揔之諸法大歸忠信而已能忠能信無施不可以有忠信故曰黃裳元吉解此爻辭之意）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爲裳）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德〔疏〕注失中德○正義曰極訓爲中不得其忠言其失中德也此文以上三句類之當云善不極不得爲長文不然者惠伯之語雖反覆相疊不可字字相對隨便而言故與上不類）外內倡和爲忠。（不相違也○倡昌亮反和戶臥反）率事以信爲共。（率猶行也〔疏〕注率猶行也○正義曰率訓循循而行故率猶行也）供養三德爲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供九用反養餘亮反〔疏〕注三德至克也○正義曰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孔安國云正直者能正人之曲直剛克者剛能立事柔克者和柔能治三者皆人之性也剛則失之於彊柔則失之於弱故貴其能剛能柔謂剛不苛酷柔不滯溺也供養三德爲善者剛則抑之柔則進之以志意供給長養之使合於中道各成其德乃爲善也董遇注本爲共養解云盡共所以養成三德也）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不當此卦○當如字注同或下浪反〔疏〕黃中至弗當○正義曰既言爻爲此辭之意又解此辭所言之義也五方則爲五色黃是中央之色也衣裳所以飾身裳是在下之飾也元者始也首也於物爲初始於人爲頭首元是諸善之長也五方之中猶人之心中心中不忠則不得其黃之

色也身體之下猶名位之下爲下不共則不得其裳之飾也學事不善則不得其善之中言爲事不中則非善之長也更覆言忠共善三者之義外內倡和爲忠言君在內臣在外君倡臣和不相乖違是名爲忠也行事以信無有虛詐是名爲共也人之爲德有正直剛柔供養此三者之德使其德無愆乃名爲善也非此三者忠也共也善也則於此卦不當也不當此卦雖吉不可○）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夫音扶注同令力呈反〔疏〕且夫至事也○正義曰且夫易謂此黃裳元吉之易也唯可以占忠信之事不可以占危險之事也問南蒯今將欲爲何事也且可飾乎言此易所占唯且可爲在下之飾乎不可爲飾事也中美能黃忠則黃也上美爲元善則元也下美則裳共則裳也忠善共三者皆成可如此筮之言吉也三者猶有所闕筮雖吉未可用也○注夫易至之飾○正義曰惠伯指論此卦而言夫易非是漫言易故知夫易猶言此易謂此黃裳元吉之易卦也險謂危險言此卦不可以占危險之事心疑南蒯事險故問將何事也且可爲下之飾也欲令南蒯從下之飾爲共）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盡備吉可如筮○參七南反又音三）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有闕謂不參成）將適費。飲鄉人酒。（南蒯自其家還適費○飲於鴆反）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南蒯在費欲爲亂如杞生於圃圃非宜也杞世所謂枸杞也○圃布古反杞音紀枸音苟本又作狗○）從我者子乎。（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已可不失今之尊○稱尺證反）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鄰猶親也○倍音佩）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改〔疏〕鄉人至士乎○正義曰鄉人以南蒯季氏家臣而欲反害季氏故爲歌以感切之也圃者所以殖菜蔬也杞非可食之物我有圃生之杞以喻南蒯在費欲爲亂也若能從我之言不爲亂者是爲子也子者男子之美稱不失尊貴得爲子也去我而背叛者鄙賤之行也倍其隣近者恥惡之事也若已乎已乎自遂其心不肯改者則不復是吾黨之士乎釋木云杞枸檵舍人曰枸杞也○注已乎至不改○正義曰杜此解原南蒯之意蒯君云此事已乎已乎自遂其心如不肯改則此南蒯并復是吾黨之士也服虔云已乎決絕之辭則謂歌者自言已意可已乎已乎此南蒯今已非是吾黨之士）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欲以自解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言不能爲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爲明年叔弓圍費傳○爲季于僞反下同）○楚子狩于州來。（狩冬獵也○狩本亦作守同手又反注同）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偪吳○潘普干反督音篤本亦作囂五刀反徐許驕反）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爲之援。

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援于眷反雨于付反王皮冠一本作楚子皮冠復音服一音福陶徒刀反遺唯季反〔疏〕注秦所遺羽衣○正義曰文在冠下舄上知是衣也目之以秦明是秦所遺也冒雪服之知是毛羽之衣可以禦雨雪也）翠被。（以翠羽飾被○被普義反注及下同）豹舄。（以豹皮爲履○舄音昔）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鞭必緜反注或革旁作更者五孟反非也）僕析父從。（楚大夫○析星歷反從才用反〔疏〕翠被○正義曰釋鳥云翠鷸樊光云青出交州李巡曰其羽可以飾物郭璞曰似燕紺色生鬱林鄭子臧好鷸冠以此鳥之羽飾冠○僕析父從○正義曰劉炫以爲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於王爲下與革語張本以規杜今知不然者若僕析父共子革二人同時見王王與之語則二人並在子革獨對傳應云子革對曰不得直云對故杜以爲右尹子革將夕故下止云對事理分明劉妄規杜過非也）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莫見○莫音暮見賢遍反）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去起呂反舍音捨）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繹音亦〔疏〕注楚始封君○正義曰此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杜所注者皆是世家文也燮父禽父亦王孫傳於牟言王孫燮禽亦蒙之）與呂級、（齊太公之子丁公○級音急本亦作伋）王孫牟、（衞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燮素協反父音甫下同）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衞分珍寶之器○分扶問反下及注皆同〔疏〕注四國至之器○正義曰書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旅獒云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魯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是言諸侯皆得天子之分器也定四年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分康叔以大呂之鍾分唐叔以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沽洗之鍾其齊之所得則無以言之）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辟匹亦反沶音市又音示）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篳音必藍力甘反縷力主反莽武黨反跋蒲末反共音恭禦魚呂反）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大公女）晉及魯衞。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長丁丈反少詩照反嘗一本作曾才能反〔疏〕注陸終至是宅○正義曰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季連芈姓楚其後也昆吾是楚之遠祖之兄也舊許是宅昆吾嘗居許地許既南遷故云舊許是宅其地此時屬鄭故云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哀十七年傳衞侯夢見人登昆吾之觀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杜云今在濮陽城中蓋昆吾居此二處未知孰爲先後也）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遠于萬反羹音郎乘繩證反與音預〔疏〕注四國至不羹○正義曰劉炫以爲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羹有二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有二也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以規杜過今知不然者以三之與四古雖積畫錯否難知但今諸儒所注春秋傳本並云四國無作三者國語是不傳之書何可執以爲眞而攻左氏劉雖有所規未可從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柲。（鍼斧也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剝邦角反鍼音咸柲音祕〔疏〕破圭玉以飾斧柄○正義曰斧柯長三尺和氏之玉長一尺二寸圭玉非爲斧柄之物故知破之爲飾）敢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響許丈反應應對之應）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己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慝他得反）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復扶又反倚於綺反徐其綺反相息亮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墳扶云反索所白反本又作素〔疏〕注皆古書名○正義曰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玄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賈逵云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國之戒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大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空空設之九丘周禮之九刑丘空也亦空設之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此諸家者各以意言無正驗杜所不信故云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周行如字又下孟反轍直列反祭側界反招常遙反又音昭父音甫〔疏〕注謀父至詩逸○正義曰尚書酒誥云若疇圻父是祈父爲官名也詩小雅有祈父之篇其詩云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毛傳云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甲兵鄭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杜用彼說故云祈父司馬世掌甲兵之職也祈既是官故以招爲其名謂穆王之時有司馬之官其名曰招也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爲言也賈逵云祈求也招明也言求明德也馬融以圻爲王圻千里王者遊戲不過圻內昭明也言千里之內足明德）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篡弒○祗音支又音祁篡初患反弒申志反〔疏〕祗宮○正義曰馬融云圻內遊觀之宮也杜不解蓋以爲王離宮之名也）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焉能於虔反愔愔一心反徐於林反）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冶音也去起呂反〔疏〕其詩至之心○正義曰穆王之時有祈父官名招即是司馬官也職掌兵甲常從王行祭公諫王遊行設言以戒司馬也言祈招之愔愔美其志性安和愔愔然也女當用此職掌以明我王之德音也思使戒王之德度用如玉然用如金然使之堅而且重可寶愛也若用民力當隨其所能而制其形模依此形模用民之力而無有醉飽盈溢之心也以王之遊行必勞損民力故令依法用之○注言國至之心○正義曰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量其力之所堪而任用之不使勞役過其所堪也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者鑄冶之家將作器而制其模謂之爲形今代猶名爲用民之力依模用之故言形民之力也食充其腹謂之飽酒卒其量謂之醉醉飽者是酒食饜足過度之名也穆王用民之力不知饜足故令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饋其位反數所主反）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難乃旦反勝升證反又音升）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肥役在此年〔疏〕克己復禮仁也○正義曰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今刊定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謂身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五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五（昭九年盡十二年）

經九年

注以事會禮（宋本監本毛本事下有至字）

則當云楚人遷許（宋本云作爲）

而書陳災者（淳熙本災誤少）

災言繫於所災所害（宋本岳本監本毛本言作害是也）

不書也（宋本書下有晉字是也）

傳九年

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石經于字缺）

此時至譙郡（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注文使民不安之下）

故傳以實明之（閩本監本毛本明作名）

傳以所改實之（監本實下有名字毛本作明字並衍文）

凡有二義經書未改之名傳以所改實之（補案此十六字誤衍上文）

傳云許遷於析（毛本於改于）

次于垂葭實郹氏是也（閩本監本毛本郹作郥非）

已有所改前後之名（毛本已作亦）

夫子集史記而爲經（毛本夫誤父段玉裁挍本作孔）

析公之亂（臧禮堂云案傳云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此作析公之亂葢孔沖遠誤憶耳）

汝水之南也（宋本也作地）

然丹遷城父人於陳（纂圖本毛本於作于下於許同並非）

許遷於葉（釋文亦作於纂圖本毛本作于非）

甘人至大夫（宋本以下正義十六節摠入注文賓滑周大夫之下）

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石經初刻誤穎後改正下歸潁俘潁同）

桓伯周大夫（淳熙本桓作相）

駘（釋文云依字應作邰顧炎武云詩作邰）

百餘里耳（監本百字實缺）

肅愼北夷（淳熙本北誤伯）

在元菟北三千餘里（諸本作北此本誤此今改正）

即在遼東北（宋本重東字此本誤脫）

亦其廢隊是爲（石經隊初刊作墜後磨去土字是也）

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之字下有弁亦冠也四字與正義合）

冠而敝可也（宋本可上有之字是也）

爲髦彼兩髦（閩本監本毛本彼作被非也）

止須言饕餮耳（閩本監本毛本止誤正）

而云檮杌者（毛本云改言）

僖十十五年（補案十字誤重）

二十二年（纂圖本下二字作三非也）

邑外謂之郊（宋本毛本謂誤爲）

后稷脩封疆（岳本前後並作脩此處作修）

木水之有本原（纂圖本原改源）

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淳熙本戎誤戍）

而暴滅宗周（石經宋本滅作蔑）

陳水屬（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摠入故曰五十二年句注下）

火水妃也（陸粲附注云下注妃合音配則此亦同音大元注引傳作火水娶也娶古妃字）

土畏木以己爲甲妃也（宋本監本毛本木作水非也）

故火爲水妃（毛本妃作也非也）

卷章生犂（宋本犂作黎）

帝使黎誅之（監本毛本黎作犂下同）

當謂逐去楚人之在陳者（閩本監本毛本謂作爲非也）

故昭十五年得超一辰（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超此本誤招今訂正）

若然楚卒滅陳（此本滅字模糊依宋本補正閩本監本毛本作城非也）

則歲星當偷鶉火至鶉尾（閩本監本毛本偷作逾亦非宋本作踰○今從宋本）

卒于戲陽（案後漢書光武紀作羛陽注引左傳文云戲與羛同又按說文我部云魏郡有羛陽縣）

膳宰屠蒯趨入（纂圖本監本毛本膳作饍案饍俗膳字諸本作屠蒯禮記作杜蕢鄭注云杜蕢或作屠蒯）

工樂師師曠也（閩本監本毛本曠作曠非也正義同毛本正義亦誤曠）

工樂師師曠也（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摠入公說徹酒節注下）

將司聰也（纂圖本毛本司作師非毛本正義亦誤）

故此日不用擧吉事（宋本故下有忌字是也）

是謂殷肱（石經此處殘缺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謂作爲非也）

職在外故主視（監本毛本在誤爲）

其禮不可輙廢（毛本輙作徹非也）

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釋文云躒本又作櫟軍字監本空缺）

主人不延几（浦鏜正誤延作筵與聘禮合）

詩曰至子來（宋本此節正義在無囿猶可節下）

無囿猶可（顧炎武云石經囿誤宥案石經不誤炎武非也）

經十年

耆酒好內（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耆作嗜閩本內誤肉）

三月而葬速（淳熙本月誤日）

宋公成卒（釋文云成音城何休音恤案公羊作戌釋文云宋戌讀左傳者音城何云向恤與君同名則宜音恤）

注五同盟（宋本此節正義在九月節注下注十一同盟節正義在十有二月節注下）

十八年于虛朾（監本朾誤村）

十六年于湨梁（閩本監本毛本湨作溴亦非宋本作湨是也○今從宋本）

傳十年

注歲歲至元枵（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摠入吾是以譏之注下）

實守其地（韋昭周語注引作其祀）

客星居元枵之維首（宋本元作女非也）

織女爲處女（纂圖本毛本爲作謂非是）

則陵是逢君之始祖也（宋本則下有伯字是也）

未知戊子卒者何名號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何下宋本有所字）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宋本脫皆字石經此處殘缺）

故騁告鮑文子（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騁作聘）

則皆從飲酒（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從作將是也）

欲以公自輔助（淳熙本纂圖本足利本助作佐）

齊惠欒高氏（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摠入穆孟姬雛注下）

齊惠公生子欒（毛本齊誤晉宋本生下有公字是也）

旗生是欒孫（宋本無生字是也）

孫以王父字王父字爲氏（宋本王父字不重是也）

彼師氏察王得失（毛本師誤司）

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宋殘本此句起）

端委朝服（案九年注作端委禮服）

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宋殘本王字模糊）

王黑齊大夫（宋殘本大字模糊）

斷三尺不敢與君同（宋殘本斷三不三字模糊）

欒高敗（宋殘本敗作師）

欒施高彊來奔（纂圖本毛本彊作强非也）

譖懿德（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譖上有讒之二字是也石經讒字殘缺）

蘊利生孽（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蘊作薀下及注同與北宋刻釋文合說文薀字注引春秋傳亦作薀利生孽案蘊俗薀字岳本孽作孼釋文作蘖說文無蘖字）

蘊畜也孽妖害也（淳熙本妖誤疾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注文七字在姑使無薀乎句下與此本同）

子山子商（宋殘本商誤啇）

陳錫載周（諸本作載周語國語引詩同釋文云詩作哉毛傳云哉載也）

曰詩云至桓公是以霸（監本毛本無桓公二字宋本作曰詩至以霸）

桓公亦用此能霸諸侯（宋本能下有施是以三字）

郠莒邑（重脩監本郠誤鄭）

魯無義（石經義字下後人旁增矣字）

視民不佻（釋文云詩作示案詩亦作視）

邾人薛人（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邾人下有滕人二字）

百兩（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而不能自克也注下）

孤斬焉在衰絰之中（釋文云衰本又作縗字石經此處正作衰字足以正前此改刊之不誤）

大夫將若之何（毛本若作知非也）

我則知不足矣（宋本無矣字）

高彊見而退（閩本監本彊作疆非也）

昭子語諸大夫曰（案石經夫字以下一行十一字自爲字起皆改刊初刻似多一字改從定本故次行僅九字也）

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石經子字起慎字止此行計十一字自之字以下刓缺）

不害乎（石經宋本淳熙本宋殘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不下有亦字是也）

難不慎（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詩曰不自我先節注下）

言人居身難（此本身字模糊據宋本補閩本監本作之毛本作其皆非也）

詩曰至我後（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正義在冬十二月節之前）

○平○正義曰（此節正義閩本毛本監本在注文平公大子佐也之下與此本同宋本在注文言元公好惡無常之下）

內外賓服曰平（梁玉繩云逸書謚法解平謚有三而內外賓服乃正也孔氏誤）

好建國都曰元（案逸周書謚法解好作始）

經十一年

春王二月（石經此處殘缺傳文亦作二月公羊作正月）

但立爲君於蔡（毛本於作于）

仲孫（纂圖本仲誤季）

厥慭（釋文慭徐五巾反惠棟云案公羊作屈銀是慭讀爲銀徐音是也說文云慭从心猌聲又犬部云猌從犬來聲讀又若銀是古音皆以慭爲銀）

傳十一年

歲復在大梁（毛本梁誤楚）

唯蔡於感（諸本作感釋文云戶暗反石經亦不加小旁此古字之僅存者）

五月丙申（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五作三是也）

不可再也（淳熙本可作阿毛本再作討並誤）

桀克有緡以喪其國（自桀字以下宋殘本缺一葉）

桀克至其身（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注文猶設不可復振之下）

非祚之也（釋文祚作胙云本又作祚陳樹華云當作胙爲正）

猶設不可復振（釋文云本亦無復字）

○水木至弃捐（宋本木作注金二字是也）

僖子使助薳氏之簉（釋文云薳本又作蔿簉本又作蓮說文簉從艸案五經文字艸部蓮字注云乂又反倅也春秋傳從竹）

簉副至助之（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似雙生之下）

似雙生（纂圖本似誤以）

物以無親（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狐父晉大夫之下）

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岳本已作巳石經此處刓缺此行也字起將字止計十一字案陳樹華云宋本及明刻諸本並作已止之已岳本作人已之已惜釋文無音石經又缺以文義論之當作已止之已又案惠棟讀本以已字屬上是作已不作己也）

○秋會于厥慭（宋本無○）

不果救蔡（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無蔡字是也）

三年王其有咎乎（宋殘本自王字以下起）

歲在大梁（監本毛本在誤爲釋文云大或作於）

單子其將死乎（臧琳云漢書五行志無將字乎作虖虖古乎字）

注著定至表著（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無守氣矣注下）

必聞於表著（宋本於作于）

會有表（正義云俗本表下有旗謬也）

侯先伯（毛本伯誤西）

是以設表爲位也（宋本是下有亦字）

必亦旌表位（宋本亦下有以字）

衣有襘（釋文亦作禬閩本誤禬監本誤繪下結襘並同按說文衣部有襘字帶所結也禮記作袷注云交領也此傳云視不過結襘之中即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也然則杜釋襘爲領會可正許氏之誤）

注貌正曰從（宋本正下有至字）

其意云（監本毛本云作曰）

晉士至魯郊（宋本此節正義在君無慼容節注下）

則不爲祖考所歸祐（岳本祐作佑此本所誤听閩本遂作聽今據諸本改正）

忌畏也（宋殘本此處模糊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忌畏誤倒）

蔡侯廬之父（釋文亦作廬纂圖本作盧非）

用隱大子于山岡（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王必悔之注下山岡字誤倒）

楚子城陳蔡不羮（諸本作羹釋文云漢書地理志作更字）

不羹（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揔入尾大不掉節注下）

與檀伯爲一人（補案一當作二諸本並誤今改正）

則莊城櫟而置子元（宋本莊下有公字）

不可爲恠（閩本恠作㤄尤非宋本監本毛本作怪是也）

劉子元爲曼伯（補宋本毛本劉下有又以二字監本初刻無後擠補閩本亦脫又字）

又下云（閩本監本毛本云作文非）

亦不可居朝廷（閩本監本廷作庭非）

羈不在內（石經宋本宋殘本岳本羈作羇）

國有大臣（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臣作城是也○今訂正）

在襄生四年（閩本監本生作公亦誤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生作十是也○今訂正）

欲令蕃屏王室（毛本蕃作藩按說文蕃艸茂也从艸番聲藩屏也从艸潘聲毛本是）

若體牲焉（案國語楚語牲作性）

故變而不勤（閩本監本毛本勤作動）

䖟蟄之既多（案國語楚語蟄作䗂當攷）

臣懼之（宋本臣下有亦字與楚語合）

經十二年

或可轉寫錯誤（閩本監本毛本轉作傳○案可當作由）

以乾谿師告（淳熙本師誤帥）

何以不常狄晉而復之其人也（閩本監本毛本之作舉宋本作書而作更人作將是也○今從宋本）

傳十二年

言因唐衆欲納之（毛本言因誤倒）

執用至庸毀（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以自成也之下）

故道有臨時迂直也（釋文亦作迂宋本宋殘本作迃毛本時誤在）

則朝而堋（石經此處缺釋文云堋禮家作窆正義曰周禮作窆禮記作封此作窆其字不同是聲相近經篆隸而字轉易耳案說文作堋字注引春秋傳曰朝而堋）

享之（岳本享上增公字非也）

言寳有令德（宋本寳作寶）

爲賦蓼蕭（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華定出奔傳下）

令德受凱（補案受當作壽毛本亦誤）

定當受同福（宋本受下有此字）

注慭晉至於策（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以齊侯出句注下）

宛在水中曰坻（補案曰字誤衍）

或可投時皆有言語（閩本監本毛本可作作非）

即爲投壺（閩本監本毛本即作是非）

服之无斁（宋本无作無）

吾軍帥彊禦（纂圖本毛本帥誤師釋文彊作强）

日旰君勤（石經君字下缺說文旰字注引春秋傳曰日旰君勞）

成虎（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解經所以書名之下）

注鮮虞至陽城（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爲下晉伐鮮虞起之下）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墻咎如（宋本墻作廧）

杜以昔陽爲肥國之都（正德本閩本監本昔作晉非毛本作者尤誤）

昔陽即是肥都（宋本昔上有若字）

後遷虢鄶（此本虢字模糊據宋本補閩本毛本作號監本作虢並非）

與此何異且（宋本異耳作異且且字屬下讀是也○補案此本且作日不成字今改從宋本）

去下曲陽道路非遠（毛本遠作逺非是）

在中山南二百許里（閩本監本毛本許作餘）

如湯之伐桀（監本毛本伐作放按書序作伐桀史記殷本紀亦云湯伐桀）

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纍城（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西下有南字案郡國志引注亦作西南）

原伯絞周大夫（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郊周地之下）

過將去成景之族（閩本監本景下衍公字是也）

以功加三命（毛本功誤至）

季悼子至命爲卿（宋本以下正義十九節揔入小聞之節注下）

著位次（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著此本誤者今改正宋殘本位作仁非也）

故以依爲懸之貌也（宋本之上有危字是也）

遡身而遠志（宋殘本遠作速非也）

微以感之（閩本監本感誤戚）

汎卜吉凶（淳熙本卜吉二字誤作吉纂圖本作下亦非）

是善之名也（宋本是上有則枚二字是也）

今俗該云（閩本監本毛本該作語亦非宋本作諺是也○今從宋本）

坤上坤下坤（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作坤下坤上坤不誤）

外彊內溫忠也（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彊作强注及正義並同）

筮遇比爻（閩本監本毛本比作此）

既和且正信之本（毛本信作性非）

解此爻辭之意（閩本監本毛本意下衍也字）

循而行（宋本循下有道字是也）

供養三德爲善（正義引董遇注本爲共養解云盡共所以養成三德也案惠棟云古供字作共董季直本是也訓爲盡共恐未然三德謂黃裳元也注亦誤）

黃中至弗當（宋本此節在失中德正義之前）

可如此筮之言吉也（閩本監本如作知）

南蒯曰其家遷適費（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遷作還不誤）

杞世所謂狗杞也（此本狗字模糊據宋本補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枸）

子男子之通稱（沈彤云通當作美）

言從巳可不失今之尊（宋本宋殘本岳本巳作已不誤）

杞枸檵（閩本監本檵誤繼）

蒯君云（宋本監本毛本君誤若）

服虔云已乎（閩本監本乎誤矣宋本已乎重與傳文合）

潁水之尾在下蔡（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蔡下有西字）

司馬督（宋殘本淳熙本督作督石經督字下半殘缺釋文作裻云本亦作督案五經文字云裻音督則石經必作督不作裻也惠棟云裻與督通說文云裻背縫莊子養生主云緣督以爲經亦謂背縫也方言云繞緍謂之𧝓裺郭氏云衣督脊也）

注秦所遺羽衣（宋本以下正義十四節摠入仲尼曰節之下）

冒雪服之（閩本監本毛本冒作冐非服閩本誤復監本誤腹毛本誤羽）

執鞕以出（諸本作鞭釋文云或革旁作更者五孟反非也）

青出交州（宋本青下有羽字是也）

似燕紺色（宋本燕作鷰字按唐人作燕鳥字多如此）

子革鄭丹（監本革誤草）

王見之去冠被（按襄十四年正義引作去皮冠以意增字耳）

與呂級（釋文云級本又作汲岳本足利本作伋宋六經正誤云呂級與國本作汲尚書作伋姑兩存之）

姑洗之鍾（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鍾作鐘）

篳路藍縷（纂圖本毛本足利本藍作籃案史記作蓽露藍蔞徐廣曰案服虔云蓽露柴車素大路也藍蔞言衣敝壞其蔞藍藍然也是徐廣所見服氏本亦作藍山井鼎云作籃恐非誤也）

以事天子（宋殘本事字以下全缺）

一曰昆吾（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有一字此本空缺今據補）

登此昆吾之虛（閩本監本毛本虛作墟）

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閩本晳誤晢諸本作問此本誤門今訂正）

豈不使諸侯之煬焉（案國語楚語之下有心煬二字）

但古今諸儒（古字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亦脫）

工尹路請曰（石經初刊有工字後磨去故此行九字）

君王命剝圭以爲鍼柲（釋文亦作柲閩本監本毛本誤秘閩監本注同毛本注作柄尤非又按鍼者戚之俗字戚者戉也戉者大斧也）

斧柯長三尺（毛本柯誤何）

析父謂子革（石經析字磨改革字以下一行計九字）

以靳王之淫慝（足利本靳作斳與釋文合）

三墳三王之書（宋本王作皇）

各以意言無正驗（宋本言下有皆字）

故云皆古書名（監本毛本名下衍耳字）

昔穆王欲肆其心（案家語作昔周穆王李善注赭白馬賦引無昔字有周字陳樹華云疑作昔周穆王蓋楚亦有穆王子革對楚子言故加周字此非引書皆以意增改也）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正義曰賈逵云祈求也昭明也馬融以圻爲王圻千里據此則賈逵本作祈昭馬融本作圻昭也）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釋文沒作殁祗宮家語作支宮祗宮在南鄭見竹書紀年顧炎武惠棟並引之也按祇與支音同古音之十六部今音之五支也傳作祇家語作支正是一字）

形民之力（家語形作刑惠棟云古刑字皆作形段玉裁云形同型型法也謂爲之程法以用民之力而不太過也杜注得之型古通作刑亦作形正義云作器而制其模謂之爲形正謂形即型也）

去其醉飽過盈之心（正義亦作盈毛本誤淫）

常從王行（毛本常誤當）

依此形模（監本毛本此作其）

謂之爲形今代猶名焉（此本形今誤飛令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訂正）

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宋本有上有身字嗜作耆下同）

今刊定云（閩本監本毛本刊誤刋）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五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六（昭十三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廟。費音秘）〔疏〕（注不書至告廟。正義曰定八年傳云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注云叛不書略家臣則此亦爲略家臣故不告廟也以不告廟故史不得書二注互相備）〇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比去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比歸而靈王死故書弒其君靈王無道而弒稱臣比非首謀而反書弒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月又不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谿苦兮反）〔疏〕（注比去至赴之。正義曰傳稱依陳蔡人以國許復其國而藉其力故書爲歸言是陳蔡納之釋例曰韓魏有耦國之彊陳蔡有復國之端故晉趙鞅楚公子比皆稱歸從諸侯納之例言非晉楚之所能制是其義也計靈王無道於國其弒不應稱臣又比爲觀從所誑迫脅而立非是弒君首謀而反書比弒君者比歸而王死故書比弒其君比雖被脅而立靈王爲比而死雖非比弒猶以弒君之罪加比哀六年注云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釋例曰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其意以爲弒君之惡惡之大者雖則本無其心君實由之而死若舍而不責則下無所忌故書其名成其罪所以示來世勵後人爲教之遠防也靈王見弒實由無道但欲見比罪故稱臣名非言靈王爲有道猶如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皋釋例曰傳言靈公不君又以明於例此弒宜稱君也弒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彼爲章盾之罪稱臣名此亦爲章比之罪稱臣名非言靈王不合弒稱君也又傳稱五月王縊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則靈王死在五月其死又不在乾谿而經書四月比弒其君虔于乾谿者楚人生失靈王告時未知死否但以乾谿之地失王以爲王必死矣本其始禍故以四月弒君赴也劉炫云比以四月歸既歸而王死故以云云同）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雖爲君而未列於諸侯故不稱爵殺不稱人罪棄疾）〔疏〕（注比雖至棄疾。正義曰釋例曰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篡立司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般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爲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諸殺不稱君亦與成君同義也傳曰會于州以定公位又云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爲斷也衛州吁齊無知皆弒君自立其死稱人以殺此比亦弒君而立不稱人以殺而云棄疾殺者棄疾利比之位而殺之其意不得爲討賊不稱人所以罪棄疾也釋例云比既得國國人驚亂棄疾從而扇之比懼自殺皆棄疾之由故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是言不稱弒其君又說罪棄疾之意也）〇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垣音袁）八月。甲戌。同盟于

平丘。（書同齊服故）公不與盟。（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與音預注同慝他得反）〔疏〕注魯不至不諱。正義曰宣七年公會晉侯云云于黑壤傳曰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彼公不與盟諱而不書此書之者彼不相朝聘公實有罪諱國之惡故不書其盟此時公實無罪非是國惡故書而不諱襄三十二年傳曰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此年傳云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注云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是言晉受讒言公無罪非國惡故不諱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無傳）○蔡侯廬歸于蔡。（○廬音盧又力居反）陳侯吳歸于陳。（陳蔡皆受封于楚故稱爵諸侯納之曰歸）〔疏〕注陳蔡至曰歸。正義曰公羊傳曰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其意言諸侯不得專封不與楚封陳蔡使若陳蔡之君自有國而歸之然以是故稱爵言歸若言各自有爵非由楚也杜以傳言平王封陳蔡又二君之歸再言禮也則興滅繼絕是爲得禮無有不與楚封之事也二者皆是舊國立君紹其先祀襲其封爵爵是先世之爵非楚今始立之故言陳蔡皆受封于楚已立爲侯故稱爵以歸國非入國始爲君也禮諸侯不生名二君皆書名者稱爵以其受封于楚書名以其未成爲君稱名稱爵兩見之也諸侯納之曰歸成十八年傳例○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吳滅州來。（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疏〕注州來至曰滅。正義曰州來楚邑不繫楚者大都以名通者例皆不繫國用大師焉曰滅襄十三年傳例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爲費人所敗不書諱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俘芳夫反冶音也區烏侯反一音丘于反）〔疏〕非也。正義曰非三代服叛之道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衣於既反食音嗣共音恭憚待旦反爲之聚也于僞反焉于虔反效戶孝反）〔疏〕民疾至聚也。正義曰季氏既執費人人皆憎疾季氏而叛之爲南氏之積聚也○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十年。○薳于委反掩於檢反）及即位。奪薳居田。（居掩之族言薳氏所以怨）遷許而質許圍。

（遷許在九年圍許大夫。○質音致）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在十一年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洧于軌反）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與音預守手又反）〔疏〕楚子至而行。正義曰易稱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至於滅身也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申會在四年）〔疏〕申之至戮焉。正義曰王肅云越大夫常壽過也申之會經書淮夷而不書越者以常壽過有罪不得列會故不書越也戮者陳其罪惡以徇諸軍言將殺之終亦不殺過至今在楚故怨而作亂王奪鬭韋龜中犨。（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犨邑名○犨尺州反）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竟大夫。○竟音境）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蔓音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戮者。○喪息浪反過古禾反）〔疏〕故薳至成然。正義曰言族者以掩既被殺唯有族存故言族也韋龜成然皆被奪邑所以不數韋龜而獨數成然者以是時韋龜已死故不言之上言奪邑者積王之惡見成然怨恨之深猶父子被奪故也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疏〕圍固至居之。正義曰圍固城城之固者克息舟息舟即是其一也以圍時有所毀故更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從如字朝如字）〔疏〕注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正義曰言故蔡大夫者此時蔡滅見爲楚縣吳今在蔡其父先爲蔡國大夫故云故蔡大夫聲子之子也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晳星歷反）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驚起辟之。○強其丈反）〔疏〕強與之盟。正義曰二子聞非蔡公之命欲還故觀從強與之盟遂入襲蔡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膝食蔡公之食並僞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已徇於蔡。（已觀從也。○已音紀徇似俊反）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執觀從）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賊謂子干子晳也言蔡公已成軍殺己不解罪）朝吳曰。二三

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爲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所在。○爲于僞反）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違上何適而可。（言不可違上也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二子子干子晳）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疏〕依陳蔡人以國。正義曰二子更無兵衆唯依倚陳蔡人耳以國者許爲復其國以此招慰之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晳。○肱古弘反）公子棄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羹音郎葉始涉反）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欲築壘壁以示後人爲復讎之名。○壘力軌反壁本亦作辟音壁）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藩籬也。○藩方元反注同離也依字應作籬今作離假借也力知反）〔疏〕蔡公至而已。正義曰蔡公知之知陳蔡人之情也蔡公楚之公子猶尚各惜本國恥有報讎之名築壘以示後世故請藩而已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須務牟史猈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僕大子之近官。○牟亡侯反猈皮皆反徐扶蟹反又扶移反或扶瞻反本或作犤音同罷音皮徐甫綺反一音蒲買反）〔疏〕正僕人。正義曰大僕也周禮下大夫二人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陂彼宜反）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劓截鼻。○劓魚器反截鼻之刑）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而衆散。○訾子斯反注同潰戶內反）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擠隊也。○擠子細反說文云排也一音子禮反壑許各反隊直類反）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

丹乃歸于楚。（然丹子革弃王而歸楚○厎音支）王沿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流爲沿順漢水南至鄢○沿以全反夏戶雅反漢水也鄢徐於建反一音於晚反又本又作至）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芋于付反徐又音羽奸音干斷丁管反）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棘里名闈門也○棘闈音韋孔晁云棘楚邑闈巷門）【疏】注棘里名闈門也○正義曰吳語云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不入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王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塊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於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孔晁曰棘楚邑闈門也案襄二十六年傳言吳伐楚克棘四年傳言吳伐楚入棘以棘爲邑或是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縊於豉反）【疏】注癸亥至月誤○正義曰此癸亥之日實在乙卯丙辰之後傳先言之者因申亥求王遂言王縊是傳終言之也既以五月統癸亥之日而乙卯丙辰亦是五月之日雖則言有顛倒即合蒙此五月之文也劉炫云杜此注經書四月誤案上經注云靈王實以五月死楚人生失靈王本其始禍以赴兩注不同以爲杜非今知不然者以其生失靈王不知死在五月遂以四月始禍言靈王之死是其錯謬之事於文似異義實一也劉以爲二注文異而規杜氏非也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殉似俊反謂子干本或作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子玉觀從）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駭戶揩反恐丘勇反下同）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周偏也乙卯十八日○呼好故反下同偏音遍）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司馬謂弃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弒君位未定也○弒申志反）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熊音雄）【疏】注不成至之敖正義曰郟敖與此訾敖皆不成君無號謚也元年傳云葬王于郟謂之郟敖此云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並以地名冠敖未知其故又世家楚之先君有若敖霄敖皆在位多年亦稱爲敖不知敖是何義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子旗蔓成然○衣於既反旗音其）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疏】楚師還自徐○正義曰上云師及訾梁而潰此又云楚師還自徐者上所云者是乾谿援師此謂蕩侯等五子伐徐師故杜云前年圍徐之師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五帥所類反謂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五人見賢遍反汭如銳反）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所遷邑）【疏】注復九年所遷邑○正義曰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九年傳云遷城父人於陳遷方城外人於許今復遷邑則許還復葉方城外與城父人各復其本致羣賂。（始舉事時所貨賂○賂音路）施舍寬民。宥罪舉職。（舉職脩廢官○宥音又）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觀從教子干殺弃疾今召用之明在君爲君之義○爲于僞反）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佐卜人開龜兆）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犫櫟之田。（犫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新立故還以賂鄭○櫟力狄反）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說音悅復扶又反下將復使同）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犫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犫櫟。降服而對（降服如今解冠也謝違命）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有權有事將復使之○毋音無）【疏】臣過至致也○正義曰言臣罪過漏失君命遺忘之未之致與也○子毋勤○正義曰言子毋以見使爲勤勞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尚庶幾○柩其久反）【疏】尚得天下○正義曰謂得云天子也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區區小天下○詬本又作訽呼豆反徐許后反呼火故反畀必利反徐甫至反與也）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冢大也○厭於鹽反共音恭適丁歷反下無適音同）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羣望星辰山川）【疏】注羣望星辰山川○正義曰楚語云天子徧祀羣神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孔晁云三辰日月星也祀天地謂二王後也非二王後祭分野山川而已又元年傳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是諸侯得祭分野之星知此羣望是星辰山川也於十二次鶉尾爲楚當祀翼軫之星及其國內山川哀六年傳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其山蓋荊山衡山之類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徧音遍見賢遍反下注微見同巴必加反埋亡皆反大室音泰）【疏】徧以璧○正義曰謂以一璧徧見諸神若神各一璧乃多而無不當其上○注巴姬共王妾○正義曰知者襄十二年傳云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彼秦女是夫人明巴姬是妾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齊側皆反本又作齋長丁丈反注及下同）康王跨之。（過其上也○跨苦化反）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爲審識○肘中九反遠于萬反厭於甲反徐又於輒反紐女九反識申志反又如字）鬬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其子○屬音燭）且曰。弃禮違命。楚其危哉。（弃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弃疾親恃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賈音古好惡並如字又上呼報反下烏路反下皆倣此）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弃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固）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爲應○應應對之應）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民衆）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釁許靳反）爲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疏】亡無愛徵○正義曰子干之亡楚人無愛念之徵驗也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弒靈王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死弃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苛音何本或作荷音同下同慝他得反）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羣望）【疏】先神命之○正義曰楚國既封即有三望三望起於先代故曰先神國民信之。芊姓有亂。

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羋彌爾反）有民。二也。（民信之）令德。三也。（無苛慝）寵貴。四也。（貴妃子）居常。五也。（弃疾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尊。○去起呂反。數所主反。遠于萬反。亡矣音無。又如字）其寵弃矣。（父既沒故）〔疏〕（其貴至棄矣。○正義曰。亡。無也。其貴位則無矣。其寵愛之者又棄矣。然則父死。棄疾寵亦棄。獨言子干者。以子干母賤。唯恃父寵。寵又棄矣。則無恃託。故專屬子干）民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無內主）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公妾）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爲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疏〕（注國氏高氏。○正義曰。僖十二年傳管仲云。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是也）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下遐嫁反。齊側皆反。注同）不藏賄。（清也。○賄呼罪反）不從欲。（儉也。○從子用反）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厭於鹽反。好呼報反）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衰初危反。頡戶結反。從才用反）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魏犨。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佗徒何反）〔疏〕（注魏犨至所賢。○正義曰。上言五人。直舉其數。下說四士。獨據有賢也。五人內不數賈佗者。佗以公族從文公。不在五人之數也。蓋叔向言之意所將爲賢。卽言之）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妻七計反）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謂欒枝、郤縠、狐突、先軫也。○欒魯官反。郤去逆反。縠戶木反）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謂弃疾也。○相息亮反。下同。共音恭。奧烏報反）〔疏〕（國有奧主。○正義曰。室內西南隅謂之奧。奧是內之義。奧主。國內之主。故謂弃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傳言子干所以蒙弒君之名。弃疾所以得國。○施式豉反）

○晉成虒祁。（在八年。○虒音斯）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奢也）爲取郠故。（取郠在十年。○爲于僞反。郠古杏反）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縣。○邳皮悲反）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辭不會）〔疏〕（水道不可。○正義曰。吳地水行。故謂水道不可。謂水路不通。吳子既辭晉侯。乃還向平丘之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乘繩證反。下及注皆同）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也。攝兼官。○鮒音附）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幄於角反。幕音莫。四合象宮室曰幄。在上曰幕）〔疏〕（幄幕九張。○正義曰。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云。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爲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然則幕與幄異。幕大而幄小。幄在幕下張之。幄幕九張。蓋九幄九幕也）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芻初俱反。說文云。刈草也。蕘如遙反。飼牲曰芻。草薪曰蕘）〔疏〕（芻蕘。○正義曰。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說文云。蕘。薪也。從艸。然則芻者。飼牛馬之草也。蕘者。共燃火之草也）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屠音徒。饋其位反。篋苦協反）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之）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瀆。數也。○瀆徒木反。厭於鹽反。數音朔）亦將及矣。（將及禍）爲此役也。（役事也。○爲如字。或于僞反）〔疏〕（爲此役。○正義曰。言叔鮒爲此淫芻蕘之事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芻蕘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貳心故）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王卿士劉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底。致也。○底音旨）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也）〔疏〕（董督至多也。○正義曰。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爲督也。又云。庸。勞。勞亦功也。討之有辭。則前敵易克。故功多也）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開也。行道也）〔疏〕（天子之老。○正義曰。上注云。獻公。王卿士。此注云。天子大夫稱老。老者。是大夫之揔名。詩云。方叔元老。毛傳云。方叔。卿士。命而爲將。是卿士稱老也。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彼謂三公也。如彼文。則三公乃得稱天子之老。卿亦得稱老者。彼說三公之事。言三公之自稱耳。不言卿之自稱。不得同三公也。曲禮又云。諸侯使人於諸侯。使者曰寡君之老。諸侯之使尚得稱老。明知天子之卿得稱天子之老也。○元戎至啓行。○正義曰。詩小雅六月之篇也。元。大也。大戎。戎車之大在軍前者也。啓開行道。常訓耳）遲速唯君。（欲佐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言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威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弃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弃威不威。弃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覆芳服反）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歲聘以脩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間。間廁之間。長丁丈反）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守手又反。嶽音岳）志業於好。（聘也。○好呼報反。下注同）講禮於等。（朝也）示威於衆。（會也）昭明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治直吏反。犧如字。舊許宜反）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也）

【疏】叔向至命矣。正義曰叔向此言論聘朝會盟四事意在言盟并說會。朝聘爲次序耳國家之所以敗也有交好之事而無貢賦之業交好之事不得常矣有貢賦之常而無上下之禮事雖有常則不次序矣有上下之禮而無可畏之威雖有次序則不共敬矣有可畏之威而不昭告神明雖爲共敬則不明著矣信義不明棄共敬也承事不共敬棄次序也班位不序棄常度也徵命不常棄事宜也事既棄矣則百事不終國家所由傾覆只爲此也聖人知其不可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每歲令大夫一聘天子以志識貢賦之業間一歲諸侯親自入朝以講習上下之禮天子於諸侯再朝而一大會以示可畏之威再會而一爲盟誓以顯諸侯之昭明者也志識貢賦之業在於交好故使聘也講習上下之禮在於等差故使朝也示可畏之威在於衆聚故爲會也昭明德之信在於告神故爲盟也自古以來遵行此法未之有失也國家存亡之道恒由是興爲之則存廢之則亡存亡起於此也今晉以先王之禮主諸侯之盟懼諸侯之事有不治理者奉承齊盟所用之犧牲以來至此而布諸齊君求終竟盟約之事也君言曰今余必廢之何齊盟之有必如此語唯君自圖謀之寡君聞君之命矣言晉知齊必背盟即欲與之戰○注業貢賦之業○正義曰下句覆述此事云歲聘以志業每年聘者所以共貢賦耳知此業者是貢賦之業也下文云志業於好諸聘事而謂之好則好謂交好諸侯天子雖尊卑不同亦是交好然則有事者謂有交好之事也不經者經訓常也謂交好不常也或聘不以時或貢賦不充是不常也○注威須至義著○正義曰昭亦明也昭爲昭告神祇明謂信義明著言會雖示威威猶未著必須昭告神明以要束其心而後天子信義始得明著於天下矣○注信義至不成○正義曰杜以信義不明威無可畏則是棄威也不畏威則禮不行是棄禮也無禮則無經無經則無業故百事所以不成劉炫以此傳四文皆緣上事而致下事其上則百事業禮威所致則經序共明傳既言不明棄共自然當云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今杜云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以杜違背傳文而規杜失今知劉義非者杜以不明棄共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自是傳文分明但傳云百事不終明知非徒棄共棄序其威禮亦棄也杜與傳爲表裏非是違傳劉不解杜意妄爲規過謬矣○注志識至職業○正義曰志是記識故爲識也歲歲使於天子所以獻其貢賦令諸國各自記具職貢是脩其職業也○注三年至之序○正義曰間朝者據聘爲言也既云歲聘因從聘歲爲始更間一年乃朝故知間朝是三年而一朝也朝以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與下注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皆莊二十三年傳文也○注十二至之下○正義曰顯昭明三字皆爲明也十二年而爲一盟者大明黜陟之法諸侯之有明德者表顯升進之於此盟以光顯諸侯有昭明之德者告誓神明所以昭明王之信義以示黜陟必有信也計此十二年間凡八聘四朝再會一盟方嶽之下也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如彼文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即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尚書正合杜言巡守盟于方嶽闇與彼義符同明此是周典之舊法也而周禮之文不載此法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以彼爲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與此傳文無由得合先達通儒未有解者古書亡滅不可備知然則尚書周官是成王號令之辭尚書之言定是正法左氏復與彼合言必不虛周禮文是明文不得不信蓋周公成王之時即自有此二法也又周禮每歲壹見唯言貢物何必見者即是親朝各計道路短長或當遣使貢耳先儒謂彼爲朝未有明據大行人又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巡守之歲周禮同於尚書六年一朝尚書何以違禮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玄以爲時見無常期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合諸侯而命事焉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見鄭以時見無常期者出自鄭之意耳非有明文可據也殷見是此再會而盟時見當此再朝而會未必即如鄭說時見爲無常期也蓋此傳及尚書是正禮也大行人歲壹見者是遣使貢物非親朝也今此上聘朝會雖以爲諸侯於天子之禮然諸侯相朝亦當然也故云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其昭明於神雖天子於諸侯之禮然王官之伯及霸主亦得與諸侯爲盟故晉爲盟主以此告齊令齊受盟也必知此朝聘文兼諸侯者以釋例引明王之制八聘四朝云文襄之制因而簡之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以諸侯爲文明歲聘間朝兼諸侯相朝也知盟年朝會俱行者以傳云再朝而會云云故知盟年朝會不廢也又云歲聘以志業不言再聘以行朝故知朝年不行聘禮但以朝聘君臣不等盟會敵禮相當故朝年不行聘盟年得有朝會知有盟者傳云同盟至故也○小國言之○正義曰申上不用尋盟之意也其意是小國言之可不可則大國制之也大國謂其須盟言已不敢違也

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旆步貝反）【疏】注建立至游也○正義曰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郭璞曰帛續旐末爲燕尾者然則旐謂旐身旆謂旐尾旆綴於旐本是相連之物非別體也而不曳其旆當纏繫於干頭蓋如禮記所云德車結旌也釋天又云練旒九周禮所謂九游七游游即是旆故云旆游也然郭氏既云旆繼於旐今之燕尾即旆是旐末然天子十有二游并屬於一幅之廣於理不可蓋游數多者旁綴於縿如今之旗是也其軍前之旆如郭璞之說

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復扶又反恐丘勇反下並同）【疏】注軍將至恐之○正義曰本作旆者爲舒而曳之以爲容飾結之爲非常曳之爲得常復旆之者曳之爲復常也軍法戰則舒旆晉人舒旆似其將戰故曳旆以恐之諸侯見其曳旆而皆畏之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愬音素朝夕如字注同幾音祈）【疏】注自昭至伐莒○正義曰三年傳穆子云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又無相伐之事是昭公即位邾魯同好也不朝夕伐莒者案元年十年再伐莒耳是不朝夕伐也

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共音恭注及下注同）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邾莒）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

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僨仆也○瘠在亦反僨方問反仆音付一音蒲北反）【疏】注僨仆也○正義曰前覆曰仆言牛倒豚上豚必死也言牛雖瘠者謂魯以晉爲無德輕之故以瘦牛自喻

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弃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鄫已滅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鄫才陵反近附近之近數音朔）以討魯罪。間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爲間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與音預下文不與同）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稱同）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爲壇盟會處○造七報反壇本或作墠音善處昌慮反）癸酉。退朝。（先盟朝晉○先悉薦反）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帷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疏】注承貢賦之次○正義曰承者奉上之語後承前下承上故以承爲次爭貢賦之次言所出貢賦多少之次當承何國之下故言爭承也鄭衆云爭所爲承次貢賦之輕

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疏】注公侯至者多○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公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侯地方四百里伯地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子地方二百里男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康成注云食者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上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是上公優饒其半以爲荒萊之地侯伯優饒其三分之二子男優饒其四分之三是大國優饒少而出貢多小國優饒多而出貢少假令大國小國其地美惡一種則地多者貢多地少者貢少故杜云公侯地廣所貢者多是也

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疏】注甸服至貢者○正義曰禹貢云五百里甸服孔安國云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是甸服謂天子畿內也畿內於京師路近令其共正職貢故貢重也言卑而貢重者畿內有公卿大夫之采邑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列位卑於畿外公侯伯子男也周禮小司徒鄭注云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食采者卑與尊同故云卑而貢重也畿外之國則卑者貢輕尊者貢重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疏】注言鄭至之貢○正義曰鄭伯男也舊有多說鄭衆服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周禮男服在三距王城千五百里鄭去京師不容此數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子產爭國小貢重輒

（言鄭伯爲南面之君復何所益南面君者豈貢得輕乎鄭志云男謂子男也周之舊俗雖爲侯伯皆食子男之地鄭之此言不知所出鄭食子男之地不知復在何時武公既遷東鄭并十邑爲國不得食子男之地若西鄭之時食子男之地則今爲大國自當貢重子產不得遠言上世國小以距今之貢重晉之朝士焉肯受屈而自日中以爭至于昏乎原此諸說悉皆不通周語云鄭伯男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王肅注此與彼皆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言鄭國在甸服之外其爵列於伯子男言已爵卑國小不應出公侯之貢也今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諸侯地有五等命有三等伯居五等之中與侯同受七命據地小大分爲三等則侯同於公伯同子男僖九年在喪之例云公侯曰子言不及伯是不得同於侯也僖二十九年大夫會國君之例云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伯國下同子男也子產自言其君爵卑下引子男爲例故云鄭伯男也）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靖息也○好呼報反）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使所吏反）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疏〕（行理至不至○正義曰言晉國使人來責貢賦之命無月不至於鄭每月皆來也○注藝法制○正義曰服虔云藝極也一曰常也二者並非正訓杜以藝爲經藝故爲法制也貢有法制定數徵求無限則不可共也）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瀆易也○咎其九反易以豉反）〔疏〕（貢獻無極○正義曰極謂限極無極謂無巳時○諸侯至瀆乎○正義曰言諸侯若求討鄭其可不由子輕易晉乎）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不壹偷苟且）〔疏〕（貳偷至暇討○正義曰政出多門則其情不一情既不一則各懷苟且各自苟且免於目前無人爲國遠慮也爲此二心爲此苟且不有閑暇何暇來討鄭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不競爭則爲人所侵陵不成爲國○爭爭鬭之爭下爭競同）公不與盟。（信邾莒之訴欲討魯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蒙裹也○裹音果）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鐸待洛反射食亦反又食夜反）〔疏〕（使狄人守之○正義曰有北狄之人從晉師來會故使狄人守之四猶如長岸之戰楚使隨人守舟）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筩蓋可以取飲○奉芳勇反蒲本又作匍同步都反又音扶本亦作扶伏本又作匐同蒲北反又音服守手又反又如字御魚呂反飲於鴆反筩音童又音勇）〔疏〕（注蒲伏至取飲○正義曰蒲伏即匍匐也說文匍手行也匐伏地也詩陳后稷之初生云誕實匍匐今司鐸射竊往飲季孫之所似小兒伏地而手行冰是箭筩之蓋相傳爲然本作此器以蓋箭筩脫而用之可以取飲此以壺盛飲用此冰以飲之）

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湫子小反徐音椒又子鳥反案子服湫又作子服椒止一人耳從才用反注同）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決竟）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己之善）〔疏〕（無爲爲善矣○正義曰子產言我此日行善唯子皮知之今子皮既卒無人知我之善故云無爲更須爲善矣）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與君子爲治乃國家之基本○治直吏反）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疏〕（詩曰至禮也○正義曰此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詩云樂只君子以其能爲邦家之基也今子產是君子之人所求樂者也仲尼且復言曰盟主會合諸侯限藝貢賦之事使貢賦有常是爲禮也盟主制定貢賦是爲得禮則子產爭之不爲有失嫌爭競無禮故以禮明之）○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爲悉起）而不警邊。且不脩備。（言夷狄無謀○警音景）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驅衝車與狄爭逐）〔疏〕（晉荀至鮮虞○正義曰上云悉起得有上軍在者晉侯從平丘會還行至著雍聞鮮虞不警遂使荀吳侵之非從本國而去故云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也）大獲而歸。（爲十五年晉伐鮮虞起）○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爲邑荆荆山也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汝南有吳防縣即防國）〔疏〕（注得安民之禮○正義曰此乃遷動而云安者以狐死首丘人生戀舊往彼靈王偏從元情悉眷故君平王今復從其所欲民心獲安故云得安民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隱大子大子有也廬蔡平侯）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悼大子偃師也吳陳惠公）○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蔡事傳皆言禮嫌楚所封不得比諸侯故明之）○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舊好呼報反）○吳滅州來。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可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

待之。（傳言平王所以能有國○守手又反）○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私與之語）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瘳差也○爲于僞反下爲夷將爲同瘳勑留反差初賣反）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諺音彥）吾豈無大國。（言非獨晉可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尊卿稱○焉於虔反稱尺證反）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死晉命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鮒叔魚）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欒氏黨并得罪○坐才臥反）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平子祖父）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西使近河○近附近之近）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其言）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遣之禮）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六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六（昭十三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九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廿三淳熙本纂圖本岳本昭下有公字並盡十七年）

經十三年

比去晉而不送（諸本作去此本誤云今改正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亦作送淳熙本誤迭閩本作還）

韓魏有耦國之强（監本强作彊）

猶如宣二年（閩本監本毛本脫如字）

會于州以定公位（諸本州上有平字此本脫閩本監本毛本脫于字）

使若陳蔡之君（宋本脫使若陳蔡四字）

故言陳蔡（毛本言誤其）

傳十三年

非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終言其效之下）

飢者食之（纂圖本監本毛本飢作饑非也）

賚人無歸（毛本無誤南）

平子從之（自平字以上宋殘本缺）

王行至乾谿（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作王此本及閩本作三今改正）

楚子至而行（宋本以下正義十二節揔入使子旗爲令尹注下）

故惡積而不可揜（毛本揜作掩按說文作揜又云自關以東謂取曰揜一曰覆也从手弇聲）

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淳熙本璧誤壁宋殘本作辱謬）

猶父子被奪故也（監本毛本猶作由）

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纂圖本毛本舟作州）

即是其〇也（閩本監本毛本〇作巳亦非宋本作一是也〇今從宋本）

注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毛本大夫聲子四字改作至字）

子晢（石經宋本宋殘本晢作晳釋文同）

二子聞非蔡公之命（宋本聞作問）

並僞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毛本徵作懲非也）

以待成敗所在（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所在作如何非是）

二子更無兵衆（閩本監本毛本兵作寘非宋本二誤三）

薳氏（淳熙本薳誤還）

欲築壘壁（釋文壁作辟云本亦作壁宋本壘誤愚）

藩籬也（釋文籬作離云依字應作籬今作離假借也案說文無籬字當作離後人據陸氏加竹非也）

須務牟（諸本作牟石經作牟）

次于魚陂（毛本于誤干）

靈王還至訾梁而衆散（淳熙本還誤遠）

知擠于溝壑矣（諸本作擠書微子篇正義引傳作隮按說文擠排也躋登也躋亦作隮訓登亦訓墜義之相反而相成者也此傳宜依尚書正義作隮）

祇取辱焉（宋殘本淳熙本祇作秖石經作祇是也）

弃王而歸楚（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無而楚二字是也足利本楚字亦無）

王沿夏（諸本作沿案說文沿字注引傳作沿）

謂斷王旌（足利本王作其非也）

過諸棘圍以歸（石經宋殘本宋本岳本圍作闈是也釋文同）

其民不忍飢勞之殃（監本飢作饑非也）

皆在乙卯丙辰後（淳熙本纂圖本皆作歲非也）

劉以爲二注文異（注字據宋本補此本空缺閩本監本毛本亦脫）

觀從謂子干曰（石經曰字後人旁增釋文云謂子干本或作謂子干曰）

有若敖省敖（宋本省作宵按世家作霄〇今從宋本）

楚師還自徐（宋本此節正義在獲其五帥注下）

注復九年所遷邑（宋本以下正義三節入乃改葬之句下）

今召用之（宋本宋殘本岳本足利本今上重弃疾二字是也）

知鄭自說服（纂圖本知誤如）

降服如今解冠也（纂圖本毛本服誤復宋殘本冠作疑亦非）

未之致也（淳熙本未作末非也）

子毋勤（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毋作母釋文亦作母音無宋本正義同案正義本當作毋釋文本當作母故云音無釋文必不爲毋字作音也）

尙得天下（宋本以下正義四節入楚其危哉注下）

三辰日月星辰也（毛本作三星誤也）

若神各一璧乃多（監本若誤君宋本乃上有其璧二字）

使五人齊而長入拜（釋文云齊本又作齋案史記作召五公子齋而入）

且曰弃禮違命（毛本違作韋非也）

民衆（陳樹華云史記正義引杜注有也字）

當以德成（淳熙本作土入德戎誤史記正義引注成下有之字亦以意增也）

終身羈客在晉（淳熙本纂圖本毛本羈作羇非）

亡無愛徵（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揔入何以冀國注下）

君陳蔡（李善注文選阮嗣宗爲鄭沖勸晉王牋引作君居陳蔡非也）

苛慝不作（案惠棟云古苛字本作荷檀弓泰山婦人曰無苛政釋文曰苛本亦作荷毛詩序云哀刑政之苛今本作苛漢張表碑亦以荷爲苛陳樹華云師古注漢書酈食其傳亦云荷與苛同）

不以私欲違民事（纂圖本事誤命）

芊姓有亂（淳熙本芊誤芋）

故專屬于干（諸本作于此本誤二今訂正）

衞姬齊僖公妾（毛本僖誤桓）

稱五人而說四士（淳熙本士誤土）

異於子干（宋殘本干誤于）

傳言子干（監本干誤于）

下邳有良城縣（纂圖本城作成）

水道不可（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未退而禁之注下）

攝兼官也（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無也字此本此句下有鮒音附三字乃釋文而誤入注者〇今訂正）

帝王在幕（浦鏜正誤王作主乃依今俗本注疏改之非也）

則繫于牢（毛本于作干非也）

獻公主卿士劉子（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主作王是也〇今訂正）

盟以底信（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底作厎是也說詳宣三年〇今訂正）

董督至多也（宋本上有注字自此以下正義至詩云至禮也止揔入注文故以禮明之句下）

是大夫之揔名（宋本夫下有公卿二字）

凡八聘四朝再會（重脩監本八誤入）

盟于方嶽之下（此本方字空缺據宋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未之或失也（毛本之誤知）

以示可畏之威（重脩監本威誤成）

下又云（宋本毛本又作文）

昭爲昭告神祇（閩本監本祇作祗非）

是脩其職業也（毛本是作自非）

左氏復與彼合（毛本氏作傳）

不得不信（監本上不字誤來）

各計道路短長（閩本監本毛本短長誤倒）
末必即如鄭說（監本毛本即誤既）
亦得與諸侯爲盟（監本毛本與誤於）
盟會敵禮相當（盧文弨按本禮作體）
帛續旐末爲燕尾者（閩本毛本末誤未下旐末此本亦誤旐未）
當纚繼於干頭（段玉裁按本纚作結）
寡君知不得事君矣（淳熙本事下衍見字）
亦惟君（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惟作唯）
鄫已滅其民猶存（宋本存作在案在即存也）
故并以恐魯（淳熙本并誤弃）
經所以稱同（山井鼎云宋板足利本同下後人補足盟字恐非）
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監本僕速二字誤倒）
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諸本作每宋殘本誤毋）
子產爭承（諸本作承陳樹華曰禮記經解正義引作丞）
爭所爲承次貢賦之輕重（宋本作爭所當奉承貢賦之輕）
其食者參之一（毛本參作三）
令其共正職貢（宋本正作王）
今止於都者（諸本作今此本誤令今改正）
食采者卑與尊同（諸本作采此本誤宋今訂正）
鄭伯男也（正義引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又周語曰鄭伯南也）
舊有多說（閩本監本毛本有作自非）
焉肯受屈（監本毛本肯作有非也）
周語云鄭伯男也（按今周語男作南王肅注伯男猶言公侯亦見家語注）
王肅注（毛本注誤王）
故云鄭伯男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男也此本男字上有○今刪正）
行理使人通聘問者（淳熙本者誤行）
政不出一家（監本一誤二）
不競爭則爲人所侵陵（淳熙本所誤川）

故使狄人守因（閩本監本毛本因作之亦誤宋本作四是也○今從宋本）
以蒲伏焉（釋文云蒲伏本又作匍匐案正義曰蒲伏即匍匐也）
說文匍手行也（宋本文下有云字）
似小兒伏地而手行（宋本行下有也字）
子服湫從（釋文云湫徐音椒又作子服椒止一人耳案惠棟云湫本與椒同音說文湫从水秋聲荀子引詩曰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秋與蕭協韻明秋亦有椒音惠伯名椒獨此作湫者聲之誤也晉以來唯徐仙民識古音諸儒皆不及也按惠說誤古音椒如摯簫如修）
詩曰樂只君子（宋殘本宋本曰作云石經此處殘缺宋本岳本只作旨案王氏詩攷引亦作旨淳熙本亦作旨）
言樂與君子爲治（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與誤只）
乃國家之基本（監本毛本本字誤入音義）
詩曰至禮也（宋本曰作云）
晉荀至鮮虞（宋本此節正義在大獲而歸注下）
汝南有吳防縣即防國（段玉裁校本云前後漢志及晉志皆作吳房案防與房古通用宜防亦作宜房其明徵也）
得安民之禮（宋本此節正義在冬十月注下）
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顧炎武云石經廬誤盧案石經盧字完善炎武誤也）
悼大子之吳歸于陳禮也（石經宋殘本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之下有子字是也○今據補正）
令尹子期請伐吳（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期作旗淳熙本伐誤我）
老尊卿稱（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卿作鄉誤也）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七（昭十四年盡十六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書至者喜得免）○三月。曹伯滕卒。（無傳四同盟）〔疏〕注四同盟○正義曰曹伯負芻以襄十八年冬十月卒則武公立十九年盟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皆魯曹俱在是四同盟也○夏四月。（無傳）○秋。葬曹武公。（無傳）○八月。莒子去疾卒。（未同盟○去起呂反）○冬。莒殺其公子意恢。（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爲卿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恢苦回反惡烏路反）〔疏〕注以禍至惡之○正義曰莒是小國其卿多不備禮唯莊僖之世有莒慶見經爾來唯牟夷以竊地故書此外更無見者今意恢非卿亦書故解其意云云釋例曰禍莫大於享國有家禍莫甚於骨肉相殘故公子取國及爲亂見殺者亦皆書之不必繫於爲卿故公子糾意恢以公子見書於經是解非卿而書之意也諸公子大夫被殺而書名皆是惡之文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以舍族爲尊晉罪已○舍音捨）〔疏〕傳注以舍至罪已○正義曰一命大夫經書爲人以卿之貴得備名氏若有罪過宜貶黜者他國之卿則稱某人魯卿不得自稱魯人有罪則貶去其族去則非卿此名意如之族是爲罪已也季孫本實伐莒晉人討而執之放令歸魯荷晉恩德罪已亦以尊晉故云尊晉罪已也文二年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稱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注云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也此貶意如以尊晉其事與彼同也此意如至自晉傳言尊晉罪已二十四年婼至自晉傳直云尊晉不言罪已俱是去族傳文不同者釋例曰意如至自晉傳言尊晉罪已婼至自晉不傳復重發但言尊晉者意如以罪見執宜在罪已婼本使人此無見執故尊晉而已內大夫行還皆不書至異於公也今此二人執而見釋更以書至見義也若然季孫見執爲魯有罪矣而往年公不與盟注云非國惡故不諱者魯實伐莒取鄆若以伐莒責魯魯則無辭而兼受邾人之訴妄稱朝夕伐我爲此不與公盟故言非國之惡其執季孫不是無罪也子服惠伯云寡君未知其罪而執其老者拒晉之怨辭耳尊晉罪已。禮也。（禮脩已而不責人）○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祁巨夷反字林音上尺反）〔疏〕注二人南蒯家臣○正義曰世族譜司徒老祁爲一人慮癸爲一人服虔云司徒姓也老祁字也慮癸亦姓字也二子季氏家臣也杜以下句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知是南蒯家臣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間差也○差音初賣反）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以作亂）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

（君謂季氏○劫居業反）〔疏〕（注君謂季氏○正義曰費是季氏之邑南蒯已是季氏家臣此南蒯之下羣臣還欲歸邑季氏知君謂季氏）畀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畀子矣。（不能復畀子。畀子以及今絕句復扶又反）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出奔）請期五日。（南蒯請期冀有變）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之）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張強也）子韓晳曰。（齊大夫○晳音星厤反）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職）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歸魯）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經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好呼報反）〔疏〕（注南蒯至非事實也○正義曰經書叔弓圍費則歸費亦應書經經不書歸故解其意也南蒯雖以費叛降齊費人不從未專屬齊叔弓圍費齊人不救是其未專屬齊也二子逐蒯而費復其舊便是本未去魯故經不書歸費是二子自以費歸非齊人來歸也齊人因其自歸而使文子致邑施恩於魯欲以假好非事實也）〇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分貧振窮。（分與也振救也○分如字徐甫問反）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收聚不使流散○長丁丈反收介音界又古賀反注同單音丹）救災患。宥孤寡。（寬其賦稅○宥音又稅始銳反）赦罪戾。詰姦慝。（詰責問也○戾力計反詰起吉反慝他得反）舉淹滯。（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禮新敘舊。（新羇旅也）祿勳合親。（勳功也親九族）任良物官。（物事也）〔疏〕（夏楚子至物官○正義曰周禮司兵掌五兵鄭衆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鄭玄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然則兵者戰器之名戰必令人執兵因即名人爲兵也此簡上國之兵謂料簡人丁之彊弱於宗丘之地集而簡之且即慰撫其民也大體貧窮相類細言窮困於貧貧者家少貨財窮謂全無生業分財貨以與貧者授生業以救窮者孤弱幼少無父母有賜與以長成之老疾乏於藥膳有饋餼以養育之孤介特獨者收斂之不使流散有水火災寇盜之患者救助之孤子寡妻寬其賦稅雖有罪戾原情可恕者赦放之姦邪慝惡爲民害者詰治之賢才淹滯未蒙任用者舉用之外人新來者禮待之舊人未用者進敘之施祿於功勳使有功必得祿也和合其親戚使宗族皆相親也任賢良以職事使野無遺賢準事能以任官皆令才職相當不使違方易務此皆撫民之事也○注上國至楚地○正義曰下云簡東國之兵亦如之知此是簡西國之兵也西國東國皆是楚人在國之東西者以水皆東流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西爲上則東爲下下言東則此是西互相見也○注分與也振救也○正義曰分減富者之財以與貧者則分爲施與之名故分爲與也窮者全無生業或授之田宅賜之器物以救濟之○注介特至流散○正義曰傳稱一介行李逢澤有介麋焉則介亦特之義也介特謂單身特立無兄弟妻子者無所附著或將轉移收聚之令有附依不使流散○注寬其賦稅○正義曰服虔以宥爲寬赦其罪杜以下云赦罪戾則此宥非寬罪故以爲寬其賦稅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然則孤寡常有餼賜本無賦稅而云寬賦稅者正以不責賦稅即是寬之也孤寡之貧者有餼賜能自給者免賦稅文雖不言鰥獨宥與孤寡必同○注物事也○正義曰任良謂選賢而任之也物官謂量事而官之也賈逵云物官量能授官也鄭衆云物官相其才之所宜而官之是也）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都之東者○罷音皮召上照反）亦如之。（如然丹）好於邊疆。（結好四鄰○好呼報反注同彊居良反）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〇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郊公著丘公子○著直居反徐直據反）〔疏〕（息民五年正義曰謂從此簡兵之後息民不征既滿五年而後用師征伐是爲禮也即十九年城州來以挑吳是也案十七年與吳戰于長岸未滿五年而云息民五年者平王之意息民五年長岸之戰吳來伐楚被伐不可不戰雖戰非王本心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庚與莒共公○與音餘本亦作與下同共音恭）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莒羣公子○惡烏路反下同）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鐸亦羣公子○鐸待洛反）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爲下冬殺意恢傳）〇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有佐立之德）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養由基之後○比毗志反厭於鹽反本又作饜下注同）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辛子旗之子鄖公辛○鄖音云）〇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莒賂齊以田○鉏仕居反）〇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鄐許六反又超六反）〔疏〕（注邢侯至楚人正義曰巫人雍子皆故楚人也襄二十六年傳稱巫臣奔晉晉人與之邢雍奔晉晉人與之鄐則鄐是雍子之田也邢侯巫臣之子而得與之爭鄐者孔晁注晉語云邢與鄐比爭彊界）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攝代景伯）〔疏〕（叔魚攝理○正義曰晉語云士景伯如楚叔魚爲贊理孔晁云景伯晉理官叔魚佐之景伯聘楚叔魚專斷）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命斷丁亂反注同蔽必世反注同徐甫世反王補弟反）〔疏〕（注蔽斷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寇云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蔽之鄭衆云蔽之斷其獄訟也尚書康誥云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孔安國云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皆以蔽爲斷是相傳爲說）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昬。（掠取也昬亂也○鬻羊六反賣也掠音亮）貪以敗官爲墨。（墨不絜之稱○敗必邁反又如字稱尺證反）殺人不忌爲賊。（忌畏也）夏書曰。昬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陶音遙乃施如字服云施罪於邢侯也孔晁注國語云廢也尸氏反）〔疏〕（乃施至於市○正義曰晉語說此事云叔向既對宣子邢侯聞之而逃遂施邢侯氏孔晁云廢其族也則國語讀爲弛弛訓之爲廢廢家語說此事亦爲弛王肅注云弛宜爲施施行也服虔云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邢侯亡故劾之杜無注當從施也成十七年晉殺三郤皆尸於朝此尸於市者以其賤故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謂國之大問已所荅當也主於他事則宜有隱○當丁浪反）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末薄也減輕也以正言之○數色主反又色具反下同爲于僞反末武葛反）〔疏〕（三數至末減○正義曰三度數叔魚之惡不爲薄輕言皆重厚極言之也三者即下云數其賄也稱其詐也言其貪也是也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不爲末者不爲末棄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曰叔向是義妄也）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夫音扶一讀芳于反下同）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責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鮒也能）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頗普何反）〔疏〕（注三惡暴虐頗○正義曰尚書武王數紂之罪泰誓云敢行暴虐牧誓云俾暴虐于百姓武成云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然則暴是亂下之稱虐是殺害之名大同而小異）殺親益榮。（榮名益己）猶義也夫。（三罪唯荅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重直用反）〔疏〕（注三罪至疑之○正義曰杜讀此文言猶義也夫言不是義也故言以直傷義謂叔向非是義也劉炫云直則是義而規杜氏今知不然者義者於事合宜所）

爲得理直者唯無阿曲未能圓通故書云直而溫若直而無溫則非德非義是義之與直二者不同故上傳云義也夫此傳云猶義也夫於義之下並云夫夫是疑怪之辭故杜以爲非義哉可謂之直矣故仲尼云叔向古之遺直不云遺義是直與義别劉以直義爲一而規杜氏非也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無傳。未同盟）○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略書有事爲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籥羊略反。去起吕反。爲于僞反。復扶又反）〔疏〕有事至卒事○正義曰有事謂有祭事于武公之宮廟也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鏚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故於是去樂不用而終卒祭事也叔弓之卒當籥入之時故舉籥入也及其去之則諸樂皆去故云去樂鐘鼓管磬悉皆去之非獨去籥舞也祭禮鼎俎既陳籩豆既設然後舞樂始入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又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去樂卒事○注略書至立之○正義曰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大廟彼皆書禘此傳言禘于武公則亦是禘不書爲禘而言有事者此經所書不論禘祭是非略書有祭事者本爲叔弓卒起也止爲叔弓之卒須道當祭之時所書不爲禘也釋例日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唯書此數事祭雖得常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是言叔弓之卒非常故書之也釋例亦云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節當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唯見莊公之速他無非時之譏也即如例言三年一禘若計襄公之甍則禘當在二年五年八年十一年十四年此年非禘年也若計齊歸之甍則禘當在十三年十六年此年亦非禘年也而云祭雖得常者釋例曰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于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於襄公亦其義也是言于武宮者時之所爲實非禘年用禘禮此實非常但經之所書唯譏莊公之速其餘不復譏耳既不以爲譏即是得常故云祭雖得常叔弓爲非常也武宮者魯武公廟毁已久矣成六年復立之遂即不毁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玄云此二廟象周有文武之廟也世室者不毁之名是魯以武公爲不毁之廟故禘于其宮不于大廟亦非常也

〇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不遠譏人所以見逐而書名○遠于萬反）〇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〇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〇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齊戒。○禘大計反。齊側皆反）〔疏〕戒百官○正義曰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享先王亦如之鄭玄云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此戒百官亦謂戒之令齊故杜云齊戒言是齊之戒也祭統云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是將祭必齊祭前豫戒之也

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祲妖氛也。蓋見於宗廟。故以爲非祭祥也。氛惡氣也。○咎其九反。祲子鴆反。氛芳云反。徐扶云反。蓋見賢遍反）〔疏〕注祲妖至氣也○正義曰周禮有眡祲之官鄭玄云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其職掌十煇之法一曰祲二曰象鄭衆云煇爲日光氣也然則祲是陰陽之氣相侵之名日光之氣有各爲祲祲之所見非獨見於日光故直云祲妖氛也梓慎唯言見祲不言祲之所在爲祭而言故疑云蓋見於宗廟故以爲非祭祥也月令云氛霧冥冥則氛亦氣也以言喪氛故以氛爲惡氣也見赤黑之祲以爲喪氛則赤黑是喪象梓慎有以知之服虔云水黑火赤水火相過云云

其在涖事乎。（涖臨也。○涖音利）〔疏〕（其在涖事乎○正義曰既見喪氛又言喪之所在其在涖事之人乎意疑涖事者當其咎也）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爲之去樂。○去起吕反。注及下同。爲于僞反）

〇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費扶味反）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上位。○長丁丈反）〔疏〕（在下位辱○正義曰言在下位可恥辱也服虔以辱從下讀訓之爲欲欲必求之吾助子請妄也）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善吳。○於難乃旦反。寘之豉反。女音汝）〔疏〕（二三子莫之如也○正義曰言二三子無如吳之見信）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言其多權謀）〔疏〕（然而至異也○正義曰然此朝吳於事必豫前知其爲人之有異於餘人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強而背楚。○背音佩）〇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周景王子）〇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大子壽之母也。傳爲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起）〇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聚才喻反）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或並依字讀。下及注皆同。愆起虔反）〔疏〕（好惡至所適○正義曰所好必善所惡必惡在上者所好所惡不有愆過則下民知所適歸言皆知歸於善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復扶又反）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庇必利反。又音祕。喪息浪反。繕市戰反。守手又反。降戶江反。見賢遍反。焉於虔反。賈音古。下同）〔疏〕（獲一邑而敎民怠○正義曰若不受其降民皆一心事其本國不敢怠情以叛其主今若受其降人便是許其叛主則是教我國人令其外叛是雖獲一邑而教民怠情不守死事君是所得少所失多）賈怠無卒。（卒終也）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爽差也）〔疏〕（鼓人至吾君○正義曰言今不聽降叛使鼓人能事其君也教民不怠是我亦能事吾君也）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荀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疏〕（注知義至示義○正義曰知義所在在於事君不怠惰不苟求生也十七年荀吳詐祭于雒以滅陸渾二十二年負甲以糴入昔陽而此時獨得降而不納者此時荀吳自度已力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䳒鞮歸。（䳒鞮鼓君名。○䳒本又作鳶。悅全反。鞮丁兮反）〇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與音預）〇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躒力狄反。本又作櫟。同。介音界。樽本或作尊。又作罇。並同）〔疏〕（注魯壺魯所獻壺樽○正義曰周禮司尊彝云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尊鄭玄云壺者以壺爲尊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是禮法有以壺爲樽）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鎭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鎭撫王室謂貢獻之物）文伯揖籍談。（文伯無辭。揖籍談使對）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德之分器。○分扶問反。年內同）以鎭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

（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彝以之反）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言王寵靈不見及故數爲戎所加陵○遠于萬反又如字數音朔）【疏】拜戎不暇○正義曰數爲戎所侵陵拜謝戎師不有閑暇 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籍談字）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姞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蒐所求反姞其吉反又其乙反）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所出鎧○鞏九勇反鎧開代反）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參所金反注同）【疏】注參虛至分野○正義曰實沈之次晉之分野上繫參之虛域故云參虛 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鏚鉞秬鬯。（鏚斧也鉞金鉞秬黑黍鬯香酒○鏚音戚鉞音越秬音巨鬯音暢）【疏】注鏚鉞至香酒○正義曰廣雅云鏚鉞斧也俱是斧也蓋鉞大而斧小大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尚書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以黃金飾斧是鉞以金飾也秬黑黍釋草文也周禮有鬯人之官鄭玄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是鬯爲香酒也賜之鏚鉞者使之專殺戮也賜之秬鬯者使之祭先祖也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詩陳宣王賜召穆公云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是也 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僖二十八年○彤徒冬反賁音奔）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加重賞○夏戶雅反）【疏】撫征東夏○正義曰服者撫之叛者征之晉於諸夏國差近西故令主東夏 有績而載。（書功於策）奉之以土田。（有南陽）撫之以彝器。（弓鉞之屬）旌之以車服。（襄之二路）明之以文章。（旌旗）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福祚之不登叔父絕句焉於虔反下將焉用之同）【疏】福祚至焉在○正義曰言福祚之不在叔父此福祚更焉所在乎言其不在他也登陟即是在之義也 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黶以斬反）【疏】注孫伯至世祖○正義曰孫伯黶爲晉之正卿世掌典籍有功故曰籍氏是籍談九世祖也其九世之次世本云黶生司空頡頡生南里叔子子生叔正官伯伯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少襄襄生司功大伯伯生侯季子子生籍游游生談談生秦是也九世之祖稱高祖者言是高遠之祖也鄭子以少皞爲高祖意與此同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爲大史籍黶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爲董氏董狐其後）【疏】注辛有至其後○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傳曰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則辛有平王時人也此王因籍談董言晉國唯有籍董二族世掌典籍 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忘祖業○女音汝數色主反）【疏】籍父其無後乎○正義曰定十四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秦即談之子是無後 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樂音洛下文注皆同期居其反下同）【疏】王其至謂終○正義曰言王其不得以壽終乎言將夭命而橫死也吾聞之心之所樂必卒於此焉今王在憂而樂是爲樂憂也亦既樂憂必以憂卒若性命之卒以憂而死不可謂之終也言以憂死是不終其天年也○注天子至年喪○正義曰喪服斬衰三年章內有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齊衰杖期章內有夫爲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鄭玄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記言君者主謂諸侯而天子亦與妻爲喪主也然則妻服齊衰期耳而傳以后崩大子卒爲三年之喪二者喪服杖期章內有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屈也至尊在不敢申其私親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爲之三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 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嘿亡北反本或作默同）【疏】於是至喪也○正義曰弔喪送葬之賓不合與之宴樂王於是乎以喪賓共宴樂又求常寶之器在憂而爲此樂其爲樂憂甚矣且求器又非禮也諸侯有常器之來獻王者乃爲嘉功之由諸侯自有善功乃作常器以獻其功獻非由喪也言王不可責喪賓獻器也○三年至非禮○正義曰遂由申也竟也其意言三年之喪雖貴爲天子由當申遂其服使終日月乃是禮也除喪大速是非禮也王雖不能遂竟其服猶當靜嘿而已不宜宴樂而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注天子至不遂○正義曰禮葬日爲虞既虞之後乃爲卒哭之祭喪服傳稱成服之後晝夜哭無時既虞之後朝夕各一哭而已卒哭者謂卒此無時之哭故鄭玄士喪禮注云卒哭虞後祭名始者朝夕之間哀至即哭至此祭止唯朝夕哭而已傳稱既葬除喪譏王不遂其服知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也杜云卒止也止哭與鄭不同若如此言除喪當在卒哭而上下杜注多云既葬除喪者以葬日即虞虞即卒哭卒哭去葬相去不遠共在一月葬是大禮事書於經故成君以否皆舉葬言之○注言今至禮也○正義曰王不能遂服乃與喪賓宴又失禮也以其喪服將終早除猶可宴事必不可也襄十六年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會于溴梁與諸侯宴于溫又九年八月葬我小君穆姜其年十二月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傳皆無譏則卒哭之後得宴樂 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疏】禮王之大經○正義曰經者綱紀之言也傳稱經國家經德義詩序云經夫婦中庸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言禮是王之大經紀也服虔曰經常也常所當行也 言以考典。（考成也）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爲二十二年王室亂傳）【疏】言以至用之正義曰人之出言所以成典法也典法所以記禮經也王一動而失二禮忘已大經矣而多爲言語舉先王分器之典將焉用之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誘音酉）【疏】楚子至殺之○正義曰四夷之名在西曰戎春秋之時錯居中國杜言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則是內地之戎在楚北也戎是種號蠻是國名子爵也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彼書楚子之名此不書楚子名者彼注云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此非蠻人所告蓋楚人不以其君名告故不得書其名也公羊傳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言其不足疾更是深責之也賈逵云楚子不名以立其子二說異於杜也蔡侯般書名蠻子不名者釋例曰諸見執者已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例所加或名不名從所赴之文 ○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未同盟）○九月。大雩。（○雩音于）○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三月而葬速）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猶以取鄭故也公爲晉人所執止故諱不書）【疏】公在至之也○正義曰禮君不在國則守國之臣每月告廟云公在某處釋君不得親自朝廟之意若於歲首不在則或史書之於策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此年正月公在晉計亦應告廟書策但爲晉人執止公不以被執告廟故史不書諱之

○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也○質之實反或音致）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詐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復扶又反）【疏】齊侯伐徐○正義曰虛舉經文者經在楚誘戎蠻上傳依經文故先舉之下有徐人行成之事非虛舉但行成在誘蠻後故先依次舉經於上爲下徐人行成起本也不下此經文就徐人者出自史意○楚子至禮也○正義曰蠻子雖與楚舊交元無誠信故云與蠻子之無信也誘而殺之誠爲不可楚能復立其子大勝遂滅其國嫌其殺父立子猶爲非禮故禮之也大舜之刑也鯀殛而禹興周公之誅也放蔡叔而立蔡仲是立子爲得禮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隧音遂邳普悲反取慮上音秋下力居反如淳取音陬訾之陬慮音郲婁之婁如陂彼皮反）徐人行成。

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郯音談父音甫）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爲小國害）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亢禦○亢苦浪反）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詩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爲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息定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也○也夫音扶肄以制反徐又以自反下同）其是之謂乎。（傳言晉之衰〔疏〕詩曰至謂乎○正義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也周家舊爲天下所宗今既衰滅其亂無所止定也執政大夫離散其居處人各異心無有知我民之勞苦者其是此事之謂乎言今晉衰微不能止亂晉之諸卿異心不憂民之勞苦如詩人之所云）○二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孔之孫○恪苦各反）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禦魚呂反注及下同）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縣音玄注同〔疏〕孔張至縣間○正義曰諸侯享賓之禮亡唯有公食大夫禮存耳其禮云大夫納賓賓入門左鄭玄云左西方賓位也又云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鄭玄云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也饗食事俱在廟鄭玄饗食並言則亨位亦當然也孔張後至蓋賓入廟門乃始來至當從大夫適東夾之南西面位也張乃立於客間賓入未升階立于西方孔張入客行間也執政禦之適客後張乃移立于客之西也又禦之適縣間適鍾磬樂肆之間也大射禮者亦諸侯之禮也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張初立客間已在西方被禦適客後又益西也又被禦適縣間蓋又復益西入於頌磬鍾鎛之間也）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諫子產也）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幾居豈反服音機近也數音朔侮亡甫反〔疏〕幾爲至陵我○正義曰幾度之爲笑而不於我加陵言數被笑必陵侮我也服虔云幾近也孔張失位近爲所笑近者未至之辭客已笑訖何言近也）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賤也○夫音扶）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衷丁仲反又音忠當丁浪反或如字）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緣事類以成偏頗○頗普多反類如字一音力對反徐又力猥反〔疏〕注緣事至偏頗○正義曰事有相類真僞難明緣此事類以致偏頗雖非故心

亦爲罪也服虔讀類爲纇解云頗偏也纇不平也）獄之放紛。（放縱也紛亂也○紛音芳云反縱音子用反）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疏〕會朝之不敬○正義曰此孔張失位則是於朝不敬而子產不以爲恥者此謂出外會朝大國非謂在本國故注云謂無禮敬大國之心）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疏〕使命之不聽○正義曰謂若伯有使子晳如楚不肯行是也）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罷音皮）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疏〕注子孔嘗執鄭國之政正義曰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傳曰子孔當國至十九年鄭殺子孔）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家○使音所吏反下以使同〔疏〕注卿得自立廟於家○正義曰士以上皆得立廟則孔張雖是大夫亦得立廟而云卿得立廟者以子孔是卿故以卿言之服虔云祀其所自出之君於家以爲大祖案禮記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安得祀所出之君爲大祖乎）有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乘繩證反）喪祭有職。（有所主）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脤市軫反〔疏〕注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至祭也○正義曰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鄭玄云蜃大蛤飾祭器之屬也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衆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是蜃爲器名祭肉盛之脤器以獻遺人因名祭肉爲脤孔張是大夫也而云受脤歸脤故知受脤爲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以肉歸於公也故周禮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以在下之祭有歸脤之義又傳有成子受脤于社前代諸儒皆以脤爲祭社之肉故云皆社之戎祭也劉炫違傳證以破先儒以爲脤亦祭廟之肉以規杜氏文無所出其義非也然大夫不得私自出軍自祭私社而得歸脤於公者謂大夫奉君命以戎事攝祭於社故社直言祭歸肉於公亦不謂家祭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其祭在廟謂助君祭○數色主反焉於虔反下焉用同〔疏〕注其祭至君祭○正義曰謂鄭伯其祭在先君之廟孔張有助祭著位在廟中以有事爲業言其所掌有常也服虔以爲其祭在廟謂孔張先祖配廟食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則配廟食者皆是有功之臣子孔作亂而死公孫泄因妖鬼而立不得有配食在廟）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爲過謬者自應用刑罰○辟匹亦反邪似嗟反）子寧以他規我。（規正也）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共朴自共爲雙○朴普角反〔疏〕注玉環至爲雙○正義曰下云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知環是玉環也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李巡

云好孔也肉倍好邊肉大其孔小也好倍肉其孔大邊肉小也肉好若一其孔及邊肉大小適等曰環是環亦璧之類也言其一在鄭商則其一在韓子知其同工共朴根與爲雙故韓子欲得而雙之）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守手又反幾居豈反）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偷他侯反）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滋益也○屬音燭盍戶臘反難乃旦反下同又如字共音恭下而共無藝同〔疏〕僑聞至之患○正義曰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家貧無賄不爲難立於職位而無善名是爲身之大患言韓子當患無令名不宜患家無賄也僑聞爲國家者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事大國愛小國不爲難也無禮以定其位是國之大患言鄭當患位不定不宜患事晉之難也下句自大國之人至則失位矣此覆無禮定位也自若韓子至獨非罪乎此覆無令名也此辭一爲韓子一爲鄭國故再言僑聞服虔斷字小之難以下爲義解云字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難然則鄭人豈憂養小國乎尚未能離經辨句復何須注述大典且字爲愛不爲養也）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饜於鹽反復扶又反下不敢復并注同〔疏〕吾且至位矣○正義曰若晉之大夫求無不得則鄭國乃爲晉之邊鄙之邑不復成國謂失國君之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賈音古下無強賈同銳悅歲反〔疏〕出一玉以起二罪○正義曰一共一否爲鄭國之罪也貪淫爲韓子之罪也注銳細小○正義曰銳是鋒芒不得爲折）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重求也○成賈音嫁本或作價請夫音扶重直用

反）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幷與商人俱）〔疏〕（賈諸至商人○正義曰賈人即商人也行曰商坐曰賈對文雖別散則不殊故商賈並言之○注鄭本至人俱○正義曰世本云鄭桓公封棫林即漢之京兆鄭縣是也本在周之西都畿內也鄭語稱史伯爲桓公謀使桓公寄帑與賄於虢鄶之國桓公從之其子武公遂滅虢鄶而國之當桓公東遷帑賄之時幷與商人俱來也）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比毗志反更音庚）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艾魚廢反蓬蒲東反蒿呼高反藜力兮反藋徒弔反強其丈反下強奪同又其良反注放此）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毋音無下同匄古害反又姑末反乞也賄呼罪反或作貨與音預好呼報反下及注並同背音佩）〔疏〕（毋或匄奪○正義曰六年傳稱楚公子棄疾之過鄭也不強匄則匄是乞也乞則可也唯不得強耳此言毋或匄奪亦謂不得強匄乞奪取也乞之與乞一字也取則入聲與則去聲也此匄亦有取與此傳言匄謂取也詔書稱租調匄民謂與民○強奪商人○正義曰上云買諸賈人則是和買而子產謂之強奪者韓子以威偪之其買必賤故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子產知其非和買故云然也）鄭鄙邑也。亦弗爲也。（不欲爲鄙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布陳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徼古堯反）〔疏〕（徼二罪○正義曰謂晉失諸侯鄭爲邊邑）○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餞送行飲酒○餞賤淺反字林子扇反）〔疏〕（注餞送行飲酒○正義曰詩云飲餞于禰毛傳云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志也）子齹賦野有蔓草。（子齹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齹才何反字林才可反又士知反說文作齹云齒差跌也在河千多二反蔓音萬邂戶賣反逅戶豆反）〔疏〕（野有蔓草○正義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其詩云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注云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好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君子相顧己所望也○孺如住

反）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別彼列反己音記舍音赦又音捨渝羊朱反）〔疏〕（注言鄭至韓子○正義曰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釋訓云之子者是子也斥韓子也鄭玄云已語辭也舍猶處也渝變也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類也釋訓云美士爲彥言一邦之美士以美韓子也）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國之司直）子大叔賦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宣子思己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褰起虔反溱側巾反）〔疏〕（褰裳至他人○正義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其詩云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注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涉溱水往告難也又云子不思我豈無他人注云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衞後之則楚）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己今崇好在此不復令子適他人○復扶又反令力呈反下同）子大叔拜。（謝宣子之有鄭）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是褰裳）〔疏〕（注是褰裳○正義曰是猶此也子之言此褰裳之詩也不有是告他人之事其能終相善乎）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叔拜以答之所以晉鄭終善）子游賦風雨。（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疏〕（風雨○正義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其詩云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注云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又云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注云胡何也夷說也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樂音洛又五孝反）〔疏〕（注洵美且都○正義曰詢信也都閑也言信美好且閑習於威儀是愛樂宣子之志）子柳賦蘀兮。（子柳印段之子印癸也蘀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己將和從之○蘀他洛反印一刃反倡昌亮反本或作唱同和戶臥反下注同女音汝）〔疏〕（蘀兮○正義曰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其詩云蘀兮蘀兮風其吹女注云蘀槁也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又云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注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於興盛）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曰不出鄭志○貺音況）皆昵燕好也。（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昵女乙反）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數色主反）〔疏〕（我將○正義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云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注云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

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藉手以拜。（以玉藉手拜謝子產○覲其勤反舍音捨夫音扶藉在夜反注同）○公至自晉。（晉人聽公得歸）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隨公從晉還○語魚據反）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傲五報反惡烏路反少詩照反）〔疏〕（將因至卑乎○正義曰言將因是君幼弱以習奢傲之事既習奢傲實以爲常常行輕君之禮能無卑乎）○秋。八月。晉昭公卒。（爲下平子如晉葬起）○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屠音徒柎音附又方于反）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蓺養護令繁殖○蓺音藝令力呈反）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自往見之乃信回言）子服氏有子哉。（有賢子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七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七（昭十四年盡十六年）

經十四年

以襄十八年冬十月卒（監本入誤八）

傳十四年

注以舍至罪己（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禮脩己而不責人下）

稱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袁選鄭公子歸生伐秦（監本袁作）
轅與文二年傳合宋本稱上有傳字是也

注二人南蒯家臣（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齊侯使鮑文子致之注下）

僞廢疾（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廢作癈與石經合）

遂劫南蒯曰（淳熙本劫改刼非）

張強也（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強作彊）

子韓晢曰（石經宋本岳本晢作晳與釋文合）

言越職（淳熙本職誤反）

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閩本監本祁作祁非也）

歸魯（淳熙本歸作在非也）

故經不書歸費（淳熙本歸誤以）

注南蒯至非事實也（閩本注字空闕宋本無非事二字）

是其未專屬齊也（閩本監本毛本其作費）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宋本宋殘本岳本簡作簡與石經合石經宗誤宋）

上國在國都之西（淳熙本國誤同纂圖本都誤郡）

收聚不使流散（岳本聚作養非也）

新羇旅也（宋本宋殘本岳本羇作羈不誤淳熙本作敘非也）

夏楚子至物官（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摠入息民五年節下）

老疾乏於藥膳（閩本監本毛本乏誤之）

有水火災（宋本毛本火下有之字監本初刻亦脫後擠刊）

故謂之上國（閩本監本故作皆非）

老而無妻謂之矜（監本毛本矜作鰥）

息民五年（閩本監本毛本此節正義在息民五年節之下宋本在注物事也正義之後）

雖戰非王本心也（重脩監本心作尤非也）

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宋本宋殘本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足利本與作輿下及注同石經此處殘缺下文皆作輿北宋刻釋文同云本亦作輿此本作與乃釋文亦作之字案漢書古今人表正作輿是也）

與養氏比（諸本作此此本誤比今改正）

養氏子旗之黨（監本脫養氏子三字）

公子鉏逆庚與於齊（石經初刻與誤餘後改正）

注邢侯至楚人（毛本邢誤刑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摠入猶義也夫注下）

巫人雍子（宋本作巫臣山井鼎亦云巫人當作巫臣）

雍奔晉（正德本閩本雍誤襄宋本雍下有子字是也）

蔽斷也（淳熙本斷作乱非）

乃施邢侯（纂圖本毛本邢誤刑）

以正言之（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以上有皆字是也）

卽下云數其賄也（閩本監本毛本云作文）

曰義也夫（王引之云曰當爲由字之脫誤下文猶義也夫猶讀爲由由字之假借也）

其餘則以直傷義（宋殘本餘作除非也）

經十五年

武執干鉞（宋本監本毛本作干此本誤于閩本同今改正監本鉞字模糊閩本誤鉞毛本誤鉞）

鐘鼓管磬（監本鐘作鍾）

釋例亦云（宋本亦作又是也）

傳十五年

齊戒（足利本齊作齋）

戒百官（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二月癸酉注下）

禘之日其有咎乎（宋殘本日誤月）

相侵之名（宋本侵作祲非）

費無極（史記楚世家極作忌索隱曰左傳作無極極忌聲相近伍子胥傳同）

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上位）

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雖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淳熙本此處誤倒作故處子請求上位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雖信吳故處諸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蔡二三子莫之如也）

在下位辱（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吳在蔡節注下）

周禮有甸人之官（閩本監本毛本官誤宮）

故令主東夏（閩本監本令作今非也）

有南陽（淳熙本南誤尚）

襄生司功大伯（宋本功作次）

伯生侯季子（閩本監本毛本侯作侯）

忘祖業（宋殘本忘誤亡）

於是乎以喪賓宴（漢書五行志引宴作燕下宴樂同）

彜器之來（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彜作彝是也宋殘本來誤求○案彜俗彝字今訂正）

經十六年

春齊侯伐徐（監本齊作晉非也）

傳十六年

猶以取鄭故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鄭作鄭不誤宋殘本作鄖亦非○今訂正）

齊侯伐徐（閩本監本毛本此節正義在齊侯伐徐句下）

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監本閩本蒲作滿非也諸本作蒲如釋文亦作如劉昭續漢書郡國志作蒲姑注引杜說同）

爲小國害（纂圖本小誤人）

無有念民勞者也（宋本宋殘本足利本無也字）

孔張至縣間（宋本自此節以下正義至我將飾出摠入敢不藉手以拜注下）

面北上（宋本面上有西字）

適鐘磬樂肆之閒也（閩本監本鐘作鍾下同）

則心陵侮我（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心誤必）

幾度之爲矣（宋本之爲作爲之是也）

刑之頗類（顧炎武云類當作纇案正義引服虔讀爲纇解云頗偏也纇不平也是經假類爲纇也）

謂國無禮敬之心（正義作謂無禮敬大國之心）

注子孔嘗執鄭國之政（宋本嘗執鄭國作至字）

立於朝而祀於家（諸本作立於此本誤立于今改正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朝異本作廟非也）

注卿得自立廟於家（宋本自立廟作至字）

安得祀所出之君爲大祖乎（宋本乎作也）

注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至祭也（宋本作受脤至祭也）

而云受脤歸（宋本歸下有脤字是也）

已有著位（諸本作己宋本作已爲長）

公孫泄因妖鬼而立（閩本監本毛本泄作洩）

玉環也工共朴（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也作同是也按朴當作樸俗作璞）

肉倍好謂之瑗（宋本毛本謂之下有璧好倍肉謂之六字監本初刻亦脫後擠刊）

好倍肉其孔大邊肉小也（監本下肉字誤內）

尙未能離經辨句（閩本監本毛本辨作辯）

吾有至位矣（毛本作有吾亦非宋本作吾且不諫）

求無不得（宋本得作獲）

正義曰銳是鋒芒（諸本作銳此本誤說今改正宋本正義曰下有說文云銳芒也鋒芒尖故爲細小言得利小也服虔云銳折也共廿四字今各本脫）

謀使桓公寄帑與賄於虢鄶之國（毛本鄶作鄶非也同）

乞之與乞二字也（毛本下乞字作匄甚誤）

子齹（諸本作齹案說文齹字下云春秋傳曰鄭有子齹）

零露漙兮（閩本監本毛本漙誤溥）

後之荆楚（監本毛本之誤至）

云胡不夷（岳本胡作乎非也）

風且雨淒淒然（監本毛本淒作凄非也下同）

雞猶守時而鳴（監本雞作鷄）

取其洵美且都（宋本宋殘本淳熙本足利本洵作詢正義同）

都閑也（毛本閑作閒字按當爲嫻）

子柳賦擇兮（淳熙本賦誤則）

不倡而和也（閩本監本毛本倡作唱下倡予同）

叔兮伯兮（毛本伯亦作叔非也）

庶幾於興盛（足利本庶上有言鄭二字以意改也）

早夜敬天（閩本監本毛本早作蚤）

敢藉手以拜（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敢下有不字是也監本初刻亦脫後擠刊）

以玉藉手拜謝子產（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玉下有馬字是也監本初刻亦脫後擠刊手字模糊淳熙本手誤作乎宋殘本藉誤籍岳本脫子產二字）

晉人聽公得歸（岳本脫人字得字）

六卿彊而奢傲（監本彊作疆非也）

昭伯尚少（閩本監本毛本少作幼）

豎柎（石經宋本宋殘本岳本豎作竪釋文亦作竪是也）

埶山林也（宋本岳本埶作蓺釋文同石經初刻作藝後刊去云字）

自往見之（宋本自作身）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七校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八（昭十七年盡十九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渾戶門反）○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孛音佩一音勃）【疏】注大辰至故書○正義曰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爲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大火也心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彗爲篲也言其狀似掃篲光芒孛孛然妖變之星非常所有故書之傳稱孛于大辰西經直書于大辰者雖在其星之西仍在大辰分度之內故直云于大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楚地○岸五旦反）【疏】注吳楚至楚地○正義曰傳稱大敗吳師又云大敗楚師是兩皆大敗也縱使兩皆來告無肯自云負敗者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傳稱令尹陽匄則是楚之貴臣而云楚人者楚人恥其敗以賤者告也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疏】采叔○正義曰采叔刺幽王慢諸侯也云采叔采叔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注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爲薄穆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荅采叔○菁子丁反莪五河反樂音洛）【疏】菁菁者莪○正義曰菁菁者莪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荅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疏】不有至久乎○正義曰言不有學問之人以治其國能長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疏】注禮正至請之○正義曰陰陽之氣運行於天一消一息周而復始十一月建子爲陽始五月建午爲陰始以易爻卦言之從建子之後每月一陽息一陰消至四月建巳六陰消盡六陽並盛是爲純乾之卦正陽之月也從建午之後陽月一陰息一陽消至十月建亥六陽消盡六陰並盛是爲純坤之卦正陰之月也此年六月日食是夏之四月正陽之月也禮正陽之月日食諸侯當用幣於社故魯之祝史依禮法請所用之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饌仕眷反）伐鼓於社。（責羣陰）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伐鼓於朝。（退自責）禮也。平子禦之。（禦禁也○禦之魚呂反注同）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爲六月非正月故大史荅言在此月也○正音政慝他得反夏戶雅反下文當夏注當夏竝同）【疏】昭子至禮也○正義曰昭子雖不言正月而云日食之禮明此月即是正月也文十五年傳與此昭子之言正同是正法有此禮也殺牲盛饌曰舉故天子不舉謂去盛饌也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祭土而主陰氣也則社是羣陰所聚論語云鳴鼓而攻之伐鼓者是攻責之事故爲責羣陰亦以責上公也二十九年傳曰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爲上公之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亦所以請羣陰請令勿侵陽也然伐鼓於社云責羣陰用幣於社云請上公社文是一二注不同者以天子之尊無所不責故云責羣陰也諸侯南面之君於諸侯之內唯請上公故云請上公也○平子至則否○正義曰平子闇有此禮而不知正月是周之六月故止其請幣仍說正禮慝惡也人情愛陽而惡陰故謂陰爲慝五月陰始生故四月陰未作也平子亦不識慝爲陰義故語雖得禮而心不肯從平子蓋以正月爲歲首之月故云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義曰大史以平子不識正月故爲辨之所言慝未作所以行伐鼓用幣之禮正當在此月也因爲說日食之禮引夏書以證之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爲災○宿音秀）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疏】注降物素服○正義曰降物謂減其物采也昏義曰日食則天子素服○知百官降物亦素服也古之素服禮無明文蓋象朝服而用素爲之如今之單衣也近世儀注日食則擊鼓於大社天子單衣介幘辟正殿坐東西堂百官白服坐本司大常率官屬繞大廟過時乃罷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伐鼓）【疏】樂奏鼓○正義曰樂奏鼓與下瞽奏鼓一也樂謂作樂之人即瞽矇也奏訓進也孔安國尚書傳云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故杜云伐鼓也其日食王或有至社親伐鼓之時故周禮大僕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食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日食王有親鼓之時也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瞽樂師○瞽音古）嗇夫馳。庶人走。（車馬曰馳步曰走爲救日食備也○嗇音色）【疏】故夏至人走○正義曰此尚書胤征文也彼云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彼季秋日食亦以此禮救之傳言唯正月朔日食乃有伐鼓用幣餘月則否引夏書而與夏書違者蓋先代尚質凡有日食皆用鼓幣周禮極文周家禮法見事有差所以唯正月朔用之也○孔安國云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則日食可知與杜異也○注車馬至曰走○正義曰杜以驅馳是馬疾行故云車馬曰馳步曰走孔安國云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共救日食之百役也嗇夫於周禮無文鄭注覲禮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則官屬司空庶人在官者若徒之屬使之取幣而禮天神衆人走共救日食之百役也嗇夫取幣未必馳車蓋馳走相對變其文耳言禮天神者謂天子禮傳無天子禮天神之事文不具此月朔之謂也。

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疏〕不君君矣○正義曰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日食乃是不君事其事也劉炫云乃是不復以君爲君矣）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名官○少詩照反皞胡老反己音紀又音祀〔疏〕注少皞至名官○正義曰帝系云黃帝生玄囂也史記云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言降居江水謂不爲帝也此傳言其以鳥名官則是爲帝明矣故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卽是少皞黃帝之子代黃帝而有天下號曰金天氏少皞氏身號金天氏代號也晉語稱青陽與黃帝同德故爲姬姓黃帝之子十四人爲十二姓其十二有姬有己青陽旣爲姬姓則己姓非青陽之後而世本己姓出自少皞非青陽也事遠書亡不可委悉耳）

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長丁丈反縉音進〔疏〕注黃帝至官也○正義曰史記云黃帝者少典之子名曰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爲姬姓是姬姓之祖也以少皞之立有鳳鳥之瑞而以鳥紀事黃帝以雲紀事明其初受天命有雲瑞也雲之爲瑞未能審也史記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或作慶雲或作景雲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事黃帝雲瑞或當是景雲也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卽是以雲紀綱諸事也雲爲官名更無所出唯文十八年傳云縉雲氏有不才子疑是黃帝時官故云縉雲氏蓋其一官也）

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疏〕注炎帝至百官○正義曰帝系世本皆爲炎帝卽神農氏炎帝身號神農代號也譙周考古史以爲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非杜義晉語云炎帝以姜水成爲姜姓是爲姜姓之祖也火之爲瑞亦未審也）

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共音恭大音泰下大皞同〔疏〕注共工至名官○正義曰共工氏霸有九州祭法文也此傳從黃帝向上逆陳之知共工在神農前大皞後也水之爲瑞亦未審也）

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大皞伏犧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疏〕注大皞至命官○正義曰月令孟春云其帝大皞易下繫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卽大皞身號伏犧代號也僖二十一年傳云任宿須句風姓也實司大皞知大皞是風姓之祖也龍之爲瑞亦未審也此黃帝以上四代用雲火水龍紀事其官之名必用雲火水龍爲之但書典散亡更無文紀其名不可復知故杜不須委說唯有縉雲見傳疑是黃帝官耳服虔云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共工以水名官春官爲東水夏官爲南水秋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爲中水大皞以龍名官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此皆事無所見苟出肺腸少皞鳥紀不以五方名官焉知彼四代者皆以四時五方名官乎以縉爲赤色則云夏官爲縉雲焉知餘方不更爲之目而直指青黃爲名也以天文有大火鶉火卽云春爲大火夏爲鶉火其餘何故直以西北名火也此皆虛而不經故不可采用）

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摯音至〔疏〕注鳳鳥至之官○正義曰釋鳥云鶠鳳其雌皇則此鳥雄曰鳳雌曰皇說文云鳳神鳥也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皇見則天下大安寧運斗樞云天樞德見則鳳皇翔中候握河紀云堯卽政七十年鳳皇止庭伯禹拜曰昔帝軒提象鳳巢阿閣白虎通云黃帝時鳳皇蔽日而至止於東園終身不去諸書皆言君有聖德鳳皇乃來是鳳皇知天時也歷正主治歷數正天時之官故名其官爲鳳鳥氏也當時名官直爲鳥名而已其所職掌與後代名官所司事同所言歷正以下及司徒司寇工農之屬皆以後代之官所掌之事託言之言爾時鳥名如今之此官也）

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燕於見反〔疏〕注玄鳥至分去○正義曰說文云燕玄鳥也釋鳥云燕燕鳦郭璞曰詩云燕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鳦詩云天命玄鳥月令云玄鳥至之日是一名玄鳥也或單呼爲燕或重名燕燕異方語也此鳥以春分來秋分去故以名官使之主二分）

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疏〕注伯趙至至止○正義曰釋鳥云鶪伯勞也樊光曰春秋云伯趙氏司至伯趙鶪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鶷鶡而大此鳥以夏至來冬至止去故以名官使之主二至也月令仲夏之月鶪始鳴蔡邕云鶪伯勞也一曰伯趙應時而鳴爲陰候也詩云七月鳴鶪者鄭玄云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王肅云七當爲五古文五字似七故誤）

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鶬音倉鴳亦作鷃於諫反〔疏〕注青鳥至夏止○正義曰青鳥鶬鷃爾雅無文先儒相說耳立春立夏謂之啓此鳥以立春鳴立夏止故以名官使之主立春立夏）

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鷩必滅反蜃市軫反〔疏〕注丹鳥至屬官○正義曰釋鳥雉之類有鷩雉樊光曰丹雉也少皞氏以鳥名官丹鳥氏司閉以立秋來立冬去入水爲蜃周禮王享先公服鷩冕郭璞曰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是解丹鳥爲鷩雉也立秋立冬謂之閉此鳥以秋來冬去故以名官使之主立秋立冬也分至啓閉立四官使主之鳳皇氏爲之長故云四鳥皆歷正之屬官也）

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鷦音焦本又作焦本或作鷦子遙反又子堯反〔疏〕注祝鳩至教民○正義曰釋鳥云隹其鳺鴀舍人云隹其一名鳺鴀今楚鳩也樊光曰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卽隹其夫不孝故爲司徒郭璞曰今鵓鳩也詩云翩翩者隹毛傳云鵻夫不也一宿之鳥鄭玄云一宿者一意於其所宿之木又云夫不鳥之愨謹者人皆愛之則此是謹愨孝順之鳥故名司徒之官教人使之孝也）

鴡鳩氏司馬也。（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鴡本又作雎七徐反鷙音至本亦作摯下同別彼列反〔疏〕注鴡鳩至法制○正義曰釋鳥云鴡鳩王鴡李巡云王鴡一名鴡鳩郭璞云鵰類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毛詩傳曰鳥摯而有別則鴡鳩是鷙摯之鳥又能雄雌有別也司馬主兵又主法制擊伐又當法制分明故以此鳥名官使主司馬之職）

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鴶本亦作秸簡八反又音吉鵴本亦作鞠居六反〔疏〕注鳲鳩至水土正義曰釋鳥云鳲鳩鴶鵴樊光曰春秋云鳲鳩氏司空心平均故爲司空郭璞曰今之布穀也孫炎曰方言云鳲鳩自關而東謂之戴勝陸機毛詩義疏云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鴶鵴則布穀是鳲鳩明矣而楊雄云鳲鳩是戴勝也今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雄言非也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毛傳云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是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尚書舜典云伯禹作司空帝曰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是司空主平水土也）

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爽所丈反〔疏〕注爽鳩至盜賊○正義曰釋鳥云鷹鶆鳩樊光曰來鳩爽鳩也春秋曰爽鳩氏司寇鷹鷙故爲司寇郭璞曰鶆當爲爽字之誤耳左傳作爽鳩是也鷹是鷙擊之鳥司寇主擊盜賊故爲司寇）

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鵃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鵃陟交反又陟留反又音彫〔疏〕注鶻鳩至司事○正義曰釋鳥云鶌鳩鶻鵃舍人曰鶌鳩一名鶻鵃今之班鳩也樊光曰春秋云鶻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鶻鳩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云今江東亦呼爲鶻鵃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卽是此也舊說及廣雅皆云班鳩非也所論班鳩鳴鳩雖有異同其言春來冬去舊有此說國家營事繕治器物一年之間無時暫止故以此鳥名司事之官也司事謂營造之事於六官皆屬司空此司空司事各爲一官者古今代異猶如舜典司空與共工各爲一官也）

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爲名〔疏〕注鳩聚至爲名○正義曰鳩聚釋詁文也治民尚其集聚惡其流散故以鳩爲官名欲其聚斂民也）

五雉爲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種章勇反下同鷷音存又音遵本或作蹲鶅側其反翟音狄又音濁鵗本又作希如字一音丁里反翬許韋反〔疏〕注五雉至翬雉○正義曰釋鳥雉之屬十有四其說四方之雉西方曰鷷東方曰鶅南方曰翟北方曰鵗舍人曰釋四方之雉名也杜言四方之雉唯南方不同也釋鳥又云鸐山雉樊光曰其羽可持而舞詩云右手秉翟郭璞云長尾者爾雅之文翟與翬別而賈逵亦云南方曰翟雉則先儒相傳爲說杜從之也釋鳥又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李巡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鮮明曰翬孫炎曰翬雉白質五采爲文也傳言五雉必取五方伊洛土之中區明其取翬雉與四方之雉爲五也賈逵云西方曰鷷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鶅雉搏埴之工也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鵗雉攻皮之工也伊洛而南曰翬雉設五色之工也樊光注爾雅四方之雉配工亦與賈同唯翬雉不配工耳案賈樊所言之工出於考工記耳而考工記更有刮摩之工凡有六工非唯五也且記是後世之書少皞時工未必如記所說又以工配雉無所馮據不可采用故杜不言）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量音亮〔疏〕

（利器至民者○正義曰雉聲近夷雉訓夷夷爲平故以雉名工正之官使其利便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斗斛之量所以平均下民也樊光服虔云雉者夷也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扈音戶鳻扶云反又如字鶞勑倫反唶側百反又子夜反又助頰反嘖音責又音頤）【疏】（注扈有至民事○正義曰釋鳥自春鳸鳻鶞至宵鳸嘖嘖凡七鳸其文相次與此注正同李巡揔釋之云諸鳸別春夏秋冬四時之名唶唶嘖嘖鳥聲貌也郭璞曰諸鳸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爲名竊藍青色釋鳥又云鶊鶊老鳸鴳桑鳸竊脂注爾雅者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斷老上屬鳸下屬解云鵧一名鶊老鴳一名鳸鳸雀也唯樊光斷鴳鶊爲句以老下屬注云春秋云九扈爲九農正九扈者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扈行扈宵扈桑扈老扈是以老爲下屬唯鴳不重耳李巡云竊脂一名桑扈郭璞曰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鄭玄詩箋云竊脂肉食陸機毛詩義疏云竊脂青雀也好竊人脯肉及筩中膏故以名竊脂也諸儒說竊脂皆謂盜人脂膏也即如此言竊玄竊黃者豈復盜竊玄黃乎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猫魋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竊即古之淺字但此鳥其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爲淺白也其唶唶嘖嘖則聲音爲之名矣其春扈鳻鶞樊光云鳻鶞言分循也春扈分循五土之宜乃以人事名鳥其義未必然也爾雅老扈鴳字不重賈服皆云鷃鷃亦聲音爲名也賈逵云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爲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舍人樊光注爾雅其言亦與賈同其意皆謂以扈爲官遂令依此諸扈而動作也然則趣民耕耘及收斂蓋藏其事可得召民使聚而揔號令之其爲果驅鳥爲蠶驅雀豈得多置官方使之就果樹入蠶室爲民驅之哉又晝驅鳥夜驅獸不可竟日通宵常在田野溥天之下何以可周且其言不經難可據信也杜云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以舊說不可采用又不能知其職掌故未言之）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顓音專頊許玉反）【疏】（自顓至故也○正義曰傳言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則鳳鳥以初立時至也因其初立而有此瑞鳥遂即以鳥紀事雲火水龍亦以初立而有此瑞用之以紀庶事自顓頊以來初立之時既無遠瑞不能紀於遠而乃紀於近天瑞遠民事近爲民之師長而命其官以民事則爲不能致遠瑞故）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於是仲尼年二十八）【疏】（注年二十八○正義曰沈文何云襄三十一年注云仲尼年十歲計至此年二十七今云二十八誤）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脩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師）【疏】（失官學在四夷○正義曰王肅云郯中國也故吳伐郯季文子歎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學在四夷疾時學廢也郯少皞之後以其後則遠以其國則小矣魯周公之後以其世則近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禮不如郯故孔子發此言也失官爲所居之官不脩其職也仲尼學樂於萇弘問官於郯子是聖人無常師）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蒯苦怪反雒音洛）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戒以備戎也欲因晉以合勢○警音景）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岸名）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戒備故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欲以應夢○俘芳夫反應應對之應）○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夏戶雅反下文同見賢遍反）【疏】（注夏之至天漢○正義曰星孛文在冬下經傳皆無其月但冬以十月爲初故以夏之八月解之也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大辰是房心尾也其星處於東方之時在角星之北故以八月之昏角星與日俱沒大辰見於西方也天漢在箕斗之間於是時天漢西南東北邪列於天大辰之星見在天漢之西也今孛星又出於大辰之西而尾東指光芒歷辰星而東及天漢也）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申須魯大夫○彗似銳反又音息遂反）【疏】（彗所至新也○正義曰彗埽帚也其形似彗故名焉帚所以埽去塵彗星象之故所以除舊布新也言此星見必有除舊之事）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類告示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爲災○向許亮反又作嚮）梓愼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形象而微也）火出而見。（前年火出時○見賢遍反下及注並同）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隨火沒也）【疏】（今茲至而伏○正義曰梓愼云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當時火出之時而彗星已見是隨火而行也今年火星之出而彗星章明是彗漸益長未即消滅必當火大之時與火俱伏也服虔注本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重火別句孫毓云賈氏舊文無重火字）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年）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與如字又音預）火出於夏爲三月。（謂昏見）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天正）【疏】（注得天正○正義曰斗柄所指一歲十二月分爲四時夏以建寅爲正則斗柄東指爲春南指爲夏是爲得天四時之正也若殷周之正則不得正）

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虛起居反下同分扶問反）【疏】（宋大辰之虛○正義曰虛者舊居之處也陳爲大皞之虛鄭爲祝融之虛衛爲顓頊之虛皆先王先公嘗居此地謂之虛可矣大辰星名非人居也而亦謂之虛者以天之十二次地之十二域大辰爲大火之次是宋之分野謂宋爲大辰之虛猶謂晉地爲參虛）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木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房舍也）星孛天漢。漢。水祥也。（天漢水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内有顓頊冢○濮音卜）其星爲大水。（衛星營室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牡雄也○牡茂后反）【疏】（水火之牡○正義曰牝牡[illegible]陰陽之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爲壬妃是水爲火之雄）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薄本又作搏音博）【疏】（注丙午至勝火○正義曰丙是火日午是火位壬是水日子是水位故丙午爲火壬子爲水[illegible]合而相親親則將行其意或水從[illegible]多及漢爲少水少而火多故水[illegible]火災）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疏】（若火至壬午○正義曰[illegible]云丙子壬午雖俱[illegible]若火入而伏則連秋至春歷[illegible]故疑火入而伏則必以壬午[illegible]無注[illegible]未詳）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之五月）禆竈言於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禆婢支反瓘古亂反斝古雅反瓚才旦反勺上若反禳本亦作攘如羊反下同）【疏】（注瓘珪至玉瓚○正義曰[illegible]瓘是珪也斝是爵名玉字在斝[illegible]知瓘是珪也斝是爵也周禮典瑞云祼圭[illegible]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illegible]鄭玄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illegible]記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鄭玄云瓚如槃其柄用圭[illegible]鄭玄詩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illegible]是瓚爲勺共祭祀[illegible]此三物以禳火）子産弗與。（以爲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爲明年宋衛陳鄭災傳）○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陽匄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匄古害反）【疏】（卜戰不吉○正義曰[illegible]心不決死戰必[illegible]是不吉也司馬子魚志在必死不以將死爲凶故卜[illegible]敗[illegible]之終是不吉○注穆王曾孫○正義曰依世本穆王生王子揚揚生尹尹生令尹匄）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

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魴音房易以豉反）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乘如字又繩證反下同）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環周也○環如字又音患塹七豔反）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出入道○隧音遂下同炭吐旦反）〔疏〕注隧出入道○正義曰守舟者雖環而塹之猶不合有出入之路故滿路置火以防吳人也 吳公子光（光諸樊子闔廬○闔戶臘反廬力居反）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之力以取舟○喪息浪反）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髭鬚與吳人異形狀詐爲楚人○鬣力輒反髭子斯反鬚音須）潛伏於舟側。曰。我呼皇。則對。師夜從之。（師吳師也○呼呼路反又如字下同）三呼。皆迭對。（迭更也○迭待結反又音弟更音庚）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言吳光有謀）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未同盟而赴以名）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來告故書天火曰災）〔疏〕注來告至曰災○正義曰傳稱皆來告火知是來告故書也春秋書他國之災皆是來告而書公羊傳曰宋衛陳鄭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亦云其志以同日也杜因此傳有來告之文故顯而異之天火曰災宣十六年傳例也 ○六月。鄅人入鄅。（鄅國今琅邪開陽縣○鄅音禹許慎郭璞皆音矩國名琅音郎本或作郎）○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爲文○葉始涉反）〔疏〕注自葉至爲文○正義曰成十五年許遷于葉自是以後許常以葉爲都九年許遷于夷是自葉遷于夷也十三年傳日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注云荊荊山也滅蔡在十一年許又從夷遷於荊山平王復之復其本國許又歸於葉也故知此年遷于白羽是其自葉遷也且傳云葉在楚方城之外蔽明其欲遷之時許在葉也案傳王子勝言於楚子使之遷許則是楚人遷許非許自遷楚雖發意遷許許亦畏鄭樂遷故以自遷爲文若許不樂遷楚強遷之當云楚人遷許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之類不得云許遷于白羽以其自遷爲文知許人自樂遷也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毛伯過周大夫得過之族○過古禾反）而代之。（代居其位）〔疏〕注代居其位○正義曰毛氏世有采地爲畿內之國於時天子微弱故自殺自代不能禁之 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萇直良反稔而審反侈昌氏反又尸氏反夏戶雅反）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爲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疏〕是昆至何待○正義曰是乙卯者昆吾之君惡熟之日也由其侈故以此日死也而毛得以此日成其侈惡於王都不亡何待○注昆吾至同誅○正義曰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楚世家云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黎爲高辛氏火正共工氏作亂帝使黎誅之而不盡帝誅黎使其弟吳回居火正爲祝融回生陸終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曰昆吾虞翻曰昆吾爲己姓封昆吾世本云昆吾者衛是也然則昆吾國名言昆吾爲夏伯者以表昆吾國君其上世嘗爲夏伯其惡熟誅者非此爲伯之身當是後世之孫以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共桀同文又傳云乙卯亡知以乙卯日與桀同時誅 ○三月。曹平公卒。（爲下會葬見原伯起本）○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見賢遍反）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疏〕注東北至之始○正義曰東北曰融風易緯作調風俱是東北風一風有二名東北木之始故融風爲木也木是火之母火得風而盛故融爲火之始 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疏〕戊寅至大甚○正義曰甚者益盛之言也丙子初風連日不息至戊寅而風益甚至壬午風又大甚初言融風是東北風也蓋自丙子至壬午風不迴而稍益盛傳雖主言魯國之風彼四國亦當然也 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大甚本或作火甚處昌慮反下祭處同故登以望氣本或作以望氛氣）〔疏〕注大庭至之言○正義曰大庭氏古天子之國名也先儒舊說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黃帝前鄭玄詩譜云大庭在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爲炎帝也對文則藏馬曰廄藏車曰庫曲禮云在府言府在庫言庫鄭玄云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又大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則庫亦藏財貨非獨車馬甲兵也古之大庭嘗都於魯其虛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而其地高顯故梓慎登之以望氣梓慎往年言其將火今更望氣參驗近占以審己前年之言信也梓慎所望望天氣耳非能望見火也而何休難云宋衛陳鄭去魯皆數千里爲登高以見其火豈實事哉劉炫云案左傳不言望火何以言見其火玄鄭以爲孔子登泰山見吳門之白馬離婁覩千里之毫末梓慎既非常人何知不見數百里之煙火孔子在陳知桓僖災者豈復望見之乎若見火知災則人皆知之矣何所貴乎梓慎左氏傳而編記之哉且四國去魯纔數百里而何休云數千里雖意欲其遠亦虛妄之極梓慎所望自當有以知之不知見何氣知其災也服虔云四國次有火氣也梓慎不言夜望安知望次陳獨無次何所望哉今以爲服解義或然也 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言經所以書○數所主反）

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禳如羊反復扶又反下同）鄭人請用之。（信竈言）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幾音祈又音機下同竈焉於虔反中丁仲反）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之氣○析星歷反大祥或作火祥非也）〔疏〕將有大祥○正義曰祥者善惡之徵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祥則吉祥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孽則凶祥也則祥是善事而里析以民動國亡爲大祥者彼對文言耳書序云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五行傳云時有青眚青祥白眚白祥之類皆以惡徵爲祥是祥有善有惡故杜云祥變異之氣 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災死○泯面忍反先悉薦反）〔疏〕弗良及也○正義曰良是語辭史傳多云良所未悟良有以也是古今共有此語也而服虔云弗良及者不能及也良能也能非良之訓妄言耳 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知音智）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常與己言故○輿音餘柩其又反）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illegible]）〔疏〕[illegible]晉自驪姬之難詛無畜羣公子故文襄之世公子皆在他國自成公更立公族國內始有公子故使之來聘也自晉適鄭當入西門而辭之東門者鄭城西臨洧水其西無門蓋從東門入便故辭於東門 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爲其知國情不欲令去○爲于僞反令力呈反）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行下孟反下文行火同）〔疏〕注二子至之位○正義曰[illegible]知犧牲之物彝器之量屏攝之位壇場之所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知屏攝是祭祀之位也[illegible]云攝束茅以爲屏蔽其事或當然 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祏音石函音咸易以豉反）〔疏〕注祏廟至救護

（正義曰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之北壁之內所以辟火災也哀二年傳云鄭祖厲王故知鄭之周廟是厲王廟也既有火災皆須防守故令羣主就於祖王廟易救護也衞次仲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穿中央達四方也范甯云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也白虎通云納之西壁）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儆備火也○儆音景【疏】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正義曰曲禮云在府言府在庫言庫皆是藏財賄之處故使其人各自儆守以防火也周官有大府內府外府天府玉府泉府而無掌庫之官蓋府庫通言庫亦謂之府也諸侯國異政殊故府庫竝言也）商成公儆司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公宮女○寘之豉反）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焮。（焮炙也○焮許靳反）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爲部伍登城備姦也【疏】行火至登城○正義曰此承司馬司寇之下亦是二官使之行火所炙欲令人救之也言城下之人爲部伍行列以登城亦是司馬司寇之人備姦寇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疏】注野司至之人○正義曰傳言野司寇則司寇之官在野周禮司寇屬官有縣士掌野知野司寇是縣士也鄭玄縣士注云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摠言之也獄居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里上如鄭此言采邑之民有獄則采地之官長各自斷之若公邑之民有獄則縣士斷之縣士司寇屬官所掌在野故此傳謂之野司寇也縣士職曰各掌其縣之民數而聽其獄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則諸侯縣士亦當然也縣士分在四方不聞火火之明日四方乃聞有災故戒使各保其所應受徵役之人皆令具備以待上命慮有所須當徵之）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爲祭處於國北者就大陰禳火【疏】郊人至國北○正義曰周禮鄉在郊內遂在郊外諸侯亦當然郊人當謂郊內鄉之人也祝史掌祭祀之官也使此鄉人助祝史除地在城之北作壇場爲祭處也就國北者南爲陽北爲陰就大陰禳火也）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冥亡丁反【疏】注玄冥至火神○正義曰月令冬云其神玄冥知玄冥水神也周語云夏之亡也回祿信於黔隧先儒注左傳及國語者皆云回祿火神或當有所見也二十九年傳脩及熙爲玄冥則玄冥祭脩熙不知回祿祭何人楚之先吳回爲祝融或云回祿卽吳回也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止禳其餘災慮更火也）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鄘音容）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征賦稅也○稅始銳反）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不會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衞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以亡【疏】

陳許之先亡也○正義曰哀十七年楚滅陳也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其後復立許悼公之孫成是爲元公其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當戰國首爲楚所滅）六月。鄅人藉稻。（鄅妘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妘音云【疏】注鄅妘至行之○正義曰鄅爲妘姓世本文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種稻之時其君自出觀行之藉猶藉蹈藉踐履之義故爲履行之服虔云藉耕種於藉田也）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疏】攝其首焉正義曰攝訓爲持也斬得閉門者首而持其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爲明年宋伐邾起○俘芳夫反帑音奴【疏】而舍其女○正義曰言止舍其女而留之）○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以及大人大人在位者○說學音悅以語魚據反）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有學而失道者以藏其意）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爲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替他計反殖特力反長丁丈反【疏】周其至亡乎○正義曰周室其將亂乎夫其國內之人必多有是不說學問之說也國內多有此言而後流傳及其在位之大人大人謂公卿大夫也大人患其國內有多學而失其道者而疑或於此言謂此言有道理也大人於是又爲言曰其實可以無學無學不爲害也以爲無害而遂不學則苟且而可也一國之人皆懷苟且不識上下之序不知尊卑之義於是在下者陵侮其上在上者替廢其位上下失分能無亂乎夫學如殖草木也令人日長日進猶草木之生枝葉也不學則才知日退將如草木之隊落枝葉也原氏其亡滅乎）○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爲治也○爲火故于僞反下將爲蒐同）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弃也○祓芳佛反徐音廢【疏】大爲至禮也○正義曰祭社有常而云大爲社者此非常祭之月而爲火特祭蓋君臣肅共禮物備具大於常祭故稱大也周禮女巫掌祓除釁浴祓禳皆除凶之祭徧於四方之神如尚書咸秩無文苟可祭者悉皆祭之所以振訊除去火災禮也嫌多祭非禮故禮之）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塲也○塲直長反【疏】子大至道北○正義曰鄭簡公之卒將爲葬除亦欲毀游氏之廟則游吉宅近大路故數將徵毀也其廟當在宅內以其居處狹隘故廟在道南寢在道北也寢卽游吉所居宅也）過期三日。

（處小不得一時畢○處昌慮反【疏】過期三日○正義曰此量其庭之大小而豫計之以庭小之故當過期三日欲除道使闕望及期得了亦不知本期當幾日也）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而女也毀女所鄉○女音汝注同鄉許亮反本又作向注同）子產朝。（朝君）過而怒之。（怒不毀）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衝昌容反從才用反）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晉○陴婢支反）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撊然勁忿貌○守手又反一音如字撊遐板反勁吉政反【疏】卜筮至牲玉○正義曰言爲鄭卜筮何故有災宜禱何神奔走而望祭之祭山川故爲望也莊二十五年傳云天災有幣無牲而云不愛牲玉者天之見異非求人飲食隨時告請則有幣無牲若祭求弭災者則當有牲雲漢之詩美宣王爲旱禱神云靡愛斯牲圭璧既卒亦是用牲玉也○注撊然勁忿貌○正義曰服虔云撊然猛貌也方言云撊猛也晉魏之間曰撊杜言勁忿貌亦是猛也但述晉人責鄭之意故以勁忿解之）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荐重也○恐丘勇反慝他得反間間廁之間荐在遍反重直用反下文同【疏】將以誰罪○正義曰將以誰爲罪而欲授兵疑其畏晉襲之欲禦晉擊之）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爲竟每瞻望晉歸赴之○竟音境【疏】望走在晉○正義曰其所瞻望奔走而歸之者唯在晉耳）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子產有備【疏】注傳言子產有備○正義曰國有火災懼被人襲登陴遷守是有備也）○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十三年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疏】而居楚地○正義曰當時許都於葉釋例土地名葉在楚界許本偪於鄭請遷近楚楚以葉與之故爲居楚地○十三至居葉○正義曰案十三年云楚師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則許從夷遷向荊也

（平王復之當從荆却向夷自夷向葉注不言自荆還葉者蓋以許遷於夷見經故據以爲言其實自荆遷也）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喪息浪反盍戶臘反）〔疏〕（注自以至事楚○正義曰劉炫云當時許之於楚更無異望非敢恃舊國不事楚當以畏鄭之故外設備禦不得專心事楚耳今杜必以爲舊國不專心事楚者以此傳許謂鄭人云余舊國許畏於鄭尚以舊國不肯事鄭明以舊國亦不專心事楚劉以爲畏鄭不專心事楚苟背傳文而規杜氏非也）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封○先悉薦反）鄭曰。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俘邑○復扶又反）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爲方城外之蔽障○障章亮反）土不可易。（易輕也○易以豉反）國不可小。（謂鄭）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說音悅）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羽改爲析○析星歷反）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爲鄅○爲于僞反）○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加弑者責止不舍藥物○弑音試舍音捨）〔疏〕（注加弑至藥物○正義曰案傳許君飲止之藥而卒耳實非止弑也言書曰弑其君則仲尼新意書弑也實非弑而加弑者責止事父不舍其藥物言藥當信醫不須已自爲也釋例曰醫非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愼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弑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爲教之遠防也）○己卯。地震。（無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無傳）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今屬南鄉郡）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郟皆欲以自完守○郟古洽反僅音覲持如字本或作恃怙之恃非也）○楚子之在蔡也。（蓋爲大夫時往聘蔡）〔疏〕（注蓋爲至聘蔡○正義曰賈逵云楚子在蔡爲蔡公時也杜以楚子十一年爲蔡公十三年而卽位若在蔡生子唯一二歲耳未堪立師傅也至今七年未得云建可室矣故疑爲大夫時聘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郹陽蔡邑○郹古闃反）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伍奢伍擧之子伍員之父○員音云）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少詩照反）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爲下拜夫人起○王爲于僞反注同與音預嬴音盈）○郹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邾○向傷亮反戌音恤）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蟲邾邑不書圍取不以告○蟲直中反）〔疏〕（注蟲邾至以告○正義曰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伐國而圍邑取邑皆書於經知此不書圍取不以告也）乃盡歸鄅俘。○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瘧魚略反病也）〔疏〕（注止獨至由醫○正義曰言飲大子止之藥專以止爲藥主是止獨進藥不由醫也）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舍音捨下注舍子同）〔疏〕（君子至可也○正義曰此君子論止之罪也言爲人臣子盡心盡力以事君父如禮記文王世子之爲卽自足矣如此則舍去藥物已不干知於禮可也此許世子不舍藥物致令君死是違人子之道故春秋書其弑君解經書弑君之意也）○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伐邾事○郳五兮反）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濮音卜）〔疏〕（楚子至伐濮○正義曰費無極因此生意令王收南方使大子居城父舉此爲發端）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伯音霸又如字夏戶雅反辟四亦反父音甫寘之豉反）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爲明年譖大子張本故以爲夫人遣謝秦○說音悅）○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鄣。（紀鄣莒邑也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鄣音章贛古弄反如淳音耿弇榆音俞）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寡婦爲嫠○嫠力之反本又作釐）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報讎○紡芳往反度待洛反注同去起呂反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案今關中猶有此音纑力吳反麻縷也）〔疏〕（及老至去之○正義曰紡謂紡麻作纑也此婦人以麻纑度城高下令長與城等而去藏之去卽藏也字書去作弆羌莒反謂掌物也今關西仍呼爲弆東人輕言爲去音莒劉炫云紡謂紡麻作纑爲布作纑之法有小繩紀其升縷纑既爲布繩無所用婦人不肯棄之積而畱之以此小繩度城而去之○注因紡至報讎正義曰連所紡者謂連所紡之纑以爲繩故下云投繩城外或解以連紀纑之繩然紀纑之繩其物細小而短何可以度城婦人意欲報讎故藏纑以爲繩故杜云連所紡所紡卽纑也）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

（隨之而出）〔疏〕（注投繩至而出○正義曰傳言投諸外者當是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於外婦人則隨之而出劉炫云唯投繩城外婦人不出今知不然者婦人既託於紀鄣則是愛惜身命若投繩不去身則交死若唯繫繩城上則身不離城何得言獻諸子占明知將此婦人而獻之子占師則因繩在城而夜縋登焉劉以爲唯投城外而規杜氏非也）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緣繩登城○縋直僞反）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譟素報反城上之人亦譟一本作上之人亦譟共音恭）〔疏〕（入紀○正義曰此紀卽上紀鄣也釋例土地名於莒地有紀鄣紀二名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駟偃也弱幼少○少詩照反）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疏〕（注子瑕子游叔父○正義曰案世本子游子瑕並公孫夏之子杜云叔父未詳）子產憎其爲人也。（憎子瑕）且以爲不順。（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許。亦弗止。（許之爲違禮止之爲違衆故中立）駟氏聳。（聳懼也○聳息勇反）〔疏〕（注聳懼也○正義曰釋詁云竦懼也竦與聳音義同）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天福）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札側八反一音截字林作𣧾壯列反云夭死也瘥才何反字林作瘥夭於表反昏如字疫音役）〔疏〕（注大死至曰昏正義曰此皆賈逵言也周禮大司樂云大札令弛縣鄭玄云札疫癘也是札大疫死也爾雅云瘥病也以此說死事而與札相對故解爲小疫也成二年傳說鄭靈公早死云夭子蠻是夭爲少死也尚書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云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是短折爲早死之名故爲夭也子生三月父名之未名之曰昏謂未三月而死也未名不得爲臣總說諸死連言之耳）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喪息浪反隊直類反長丁丈反注同）〔疏〕（懼隊宗主○正義曰大夫繼世爲一宗之主恐隊失之也服虔云祐主藏於宗廟故曰宗主少牢饋食大夫禮也大夫無主何所隊乎）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剝邦角反）〔疏〕（二三老○正義曰二三老者鄭之卿大夫也服虔云二三老駟偃家臣上言私族於謀而立長親豈得家臣不知也）諺曰。

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三年○諺音彥過古禾反下同一音古臥反憚待旦反）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遣人報晉使○使所吏反注同）○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十三年吳滅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戌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戌音恤葉始涉反）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轉遷徙也○旗音其挑徒了反樂音洛罷音皮本或作疲〔疏〕息民五年○正義曰平王以十三年五月始即位其年兵亂未息今歲又役民城州來其間唯有五年則民樂其性正義曰性生也兵革竝起則民不樂生國家和平則樂生）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洧于軌反）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覿見也○禜爲命反覿大歷反見賢遍反〔疏〕禜焉○正義曰禜祭名元年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知音智〔疏〕禳之至止也○正義曰言禳之則彼淵是其室也其室旣近禳之不難但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言其不復祭）○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弟五年靈王執以歸○蹶九衛反）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疏〕室於怒市於色○正義曰室內於自家相瞋怒市於他人作色忿）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言楚子能用善言○舍音捨又音赦）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八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八　昭十七年盡十九年

經十七年

故曰大辰大火也心在中最明　段玉裁據爾雅挍本也心作心也

吳楚兩敗　此本楚字模糊據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補閩本作人非也

傳十七年

采叔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昭子曰節注下

能長久乎　宋本能上重其國二字是也

禮正陽之月日食　纂圖本禮下衍也字

注禮正至請之注下　宋本以下正義十節揔入平子弗從節

請上公　宋本請誤謂淳熙本作責亦非

太史曰　石經宋本宋殘本岳本太作大是也○今訂正

人情愛陽而惡陰　諸本作情此本誤清今改正

謂天子禮　宋本子下有之字是也

不君君矣　淳熙本作不君矣非也

注少皥至名官　宋本以下正義廿二節揔入旣而告人曰節注下

以少皥之立　宋本皥下有氏字是也

大皥伏犧氏　宋本宋殘本犧作義案賈公彥周禮正義序引注亦作義

用雲火水龍紀事　監本毛本雲火誤倒

其狀而鶴　宋本作如鶴監本毛本作如雞非也○今從宋本

見則天下大安寧　監本見字模糊重脩監本作兒誤也

故名其官爲鳳鳥氏也　毛本氏誤是

此鳥以夏至來　宋本來下有鳴字是也

冬至止去　浦鏜云止疑衍字

青鳥鶬鴳也　釋文亦作鴳云本亦作鷃宋本宋殘本淳熙本纂圖本作鷃正義同

先儒相說耳　閩本監本毛本相作傳宋本作相傳說耳是也

祝鳩鷦鳩也　北宋刻釋文鷦作鵻本又作隹本或作鷦宋本宋殘本淳熙本作鵻說文鵻字注云祝鳩也从鳥隹聲按當作鵻鷦乃桃蟲非作鳩也

佳其鳺鴉　閩本監本毛本隹誤佳宋本監本毛本鴉作鴀是也○今訂正

鵃夫不也　宋本亦作鵃監本毛本作鵻非

鴡鳩王鴡也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王鴡作王鳩非也

鷙而有別　釋文鷙本亦作摯古字同

陸璣毛詩義疏云　錢大昕云璣當作機說見前○今訂正

而揚雄云　閩本監本揚作楊不誤段玉裁有辨詳尚書撰異○今訂正

鳲鳩是戴勝　宋本鳲作鳴下引孫炎曰同

鶻鳩鶻鵰　爾雅釋鳥疏引鵰作鵃岳本下有也字

鶻鳩一名鳴鳩　重脩監本鶻誤鵃

治民尚其集聚　監本毛本尚作上非也

南方曰翟　宋本翟作鷂

背扈嘖嘖　纂圖本毛本背誤胥監本作宵

至背扈嘖嘖　監本宵作背毛本誤胥下同宋本扈作鳸上下文並同

觜白食肉　宋本白作曲是也○今從宋本

陸璣毛詩義疏云　監本毛本璣作機是也

爾雅釋獸云　宋本爾上有案字

棘扈竊　宋本監本毛本竊下有丹字是也

晝爲民驅鳥者也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晝山井鼎云晝作畫非也

不可竟日通宵　監本毛本可作免

乃警戎備　毛本警誤驚

獻俘于文宮　纂圖本監本毛本宮作公非也

注夏之至天漢下　宋本以下正義九節揔入鄭必不火注

邪列於天　監本毛本邪作斜

箒所以埽去塵　毛本埽作掃非

必火入而伏　正義曰服虔注本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重火別句孫毓云賈氏舊本無重火字臧琳云當從服氏本有重火字爲是梓愼以火彗之隱顯占諸侯之有災下云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言彗星隨火行已二年矣諸侯之有火災必然而無疑也若作必火入而伏爲火星入而彗伏則下文其與不然何所指乎賈景伯不重火字與漢志同

在宋衛陳鄭乎　淳熙本鄭誤定石經在字上旁增六物之占四字案惠棟云當是晁公武據蜀石經增入

（御覽所引亦有此四字蜀時賈服左氏猶存此蓋據賈服本也按范成大石經始末記有此一條然則惠云據蜀石經者是也）

木火所自出（淳熙本木誤禾閩本誤大）

星孛天漢（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天作及是也）

尚未知今孛星當復隨火星俱伏不（淳熙本未誤禾監本孛誤字閩本不作下亦非）

先言彊（監本彊誤疆宋本言下有者字）

祼圭有瓚（監本毛本祼誤裸）

卜戰不吉（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楚人從節注下）

且楚故司馬令龜（石經馬字以下一行計九字）

魴也以其屬死之（諸本作魴鄭氏周禮大卜注引作鮒周禮音義云鮒左傳作魴）

獲其乘舟餘皇（李善注文選江賦引傳文及注並作艅艎用俗字）

長鬣多髯鬚（宋本宋殘本髯作頿鬚作須是也）

我呼皇則對（諸本皇上有餘字此本誤脫）

經十八年（宋本春秋正義卷三十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昭五第廿四岳本昭下有公字並盡廿二年）

春王三月（監本毛本三誤正）

傳十八年

以其自還爲文（閩本監本毛本以其作其以非也自毛本誤目）

注代居其位（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注文毛伯弃楚傳之下）

故自殺自代（毛本代誤伐）

坼剖而産焉（閩本毛本坼作圻非也）

爲下會葬見原伯起本（毛本下誤不）

注東北至之始（宋本以下正義十四節揔入注文不義所以亡之下）

故知當火作（毛本火誤大監本作人亦非）

壬午大甚（閩本大甚作火甚從釋文或作之字非也陳樹華云漢書五行志引作大甚師古曰大甚者又更甚也）

至戊寅而風益盛（宋本盛作甚是也）

至壬午而風又大盛（宋本盛作甚）

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纂圖本監本毛本庭作廷非宋殘本脫氏字）

爲登高以見其火（閩本高字實缺）

何知不見數百里之煙火（毛本煙作烟盧文弨挍本同）

今復請用之（淳熙本請誤謂）

祥者善惡之徵（重脩監本徵誤微）

吾身泯焉（石經初刻亦作泯後改泜避諱也）

弗良及者（宋本者作也是）

以其常與己言故（宋本宋殘本岳本足利本常作嘗）

是厲王廟也（監本毛本王下衍之字）

既有火災（監本毛本脫火字）

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宋本作使府至其事）

周官有十府（宋本監本毛本十作大是也）

故府庫並言也（宋本無也字）

行火所焮（石經焮字重刊）

知野司寇（宋本脫知字）

縣之獄（宋本之下有縣字與周禮注合）

皆令具備（監本毛本具作俱非）

回祿信於黔隧（盧文弨挍本云國語作於聆）

注鄅妘至行之（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注文爲明年宋伐邾起下）

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淳熙本夫誤走）

閔子馬曰（諸本作馬今本後漢書袁紹傳注引作焉乃轉寫之誤）

日新日益（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下日字誤月）

大爲至禮也（宋本以下正義八節揔入既事晉矣注文之下）

過期三日（石經此處缺監本毛本三作二非也毛本正義亦誤）

乃毀於而鄉（石經宋本宋殘本小字宋本淳熙本纂圖本足利本鄉作向注同釋文云本亦作向案向俗字鄉古向字）

小國忘守則危（周禮宮正鄭衆注引作必危賈公彥曰彼爲則先鄭云必讀字不同也）

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錢大昕云撊當爲僩字之譌說文僩武貌荀子榮辱篇陋者俄且僩楊倞注僩與憪同猛也方言晉魏之間謂猛爲僩今本方言亦從手旁）

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宋殘本曰若吾子之言敝七字空缺）

荐爲敝邑不利（釋文亦作荐毛本作薦注同非也）

十五年平王復遷邑（宋殘本宋本小字宋本淳熙本足利本五作三不誤諸本作十此本誤上今改正）

而居楚地（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許不可節注下）

十五至居葉（毛本五至作五年非宋本作三至是也）

案十三年云（監本三字模糊）

楚之滅蔡也（此本楚下空缺閩本監本毛本作師亦衍文宋本無是也）

鄭曰余俘邑也（淳熙本邑誤色）

君其圖之（淳熙本君誤居）

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諸本作析案水經注丹水篇引作於淅）

經十九年

傳十九年

以持其世而已（釋文亦作持云本或作恃怙之恃非也）

蓋爲大夫時往聘蔡（此本初刻爲誤亦）

注蓋爲至聘蔡（宋本此節正義在至自秦注下）

唯一二歲耳（監本一字模糊毛本一誤十）

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石經宋本宋殘本岳本郥作郹與釋文合是也注同說文从邑狊聲○今訂正）

注蟲邾至以告（宋本此節正義在乃盡歸鄅俘之下）

注止獨至由醫（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所以加弑君之名句下）

楚子至伐濮（宋本此節正義在故大子建居于城父句下）

城父今襄城城父縣（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並作城父縣段玉裁挍本作父城縣云元和郡縣志引左傳作大城父城使太子建居之是李吉甫所據左傳文作父城也惟左氏本作父城故漢地理志有潁川父城縣淺人但知有城父不知有父城則將史記漢書說文之父城字皆倒之是當正者也）

故以爲夫人遣謝秦（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故作改改者改子婦爲己夫人也）

莒子奔紀障（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障作鄣是也與石經合注同案說文鄣紀邑也○今改正）

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諸本作宇此本誤字今改正）

巳爲發婦（石經宋本宋殘本小字宋本岳本巳作已不誤釋文發作鼝云依字作發案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引作鼝引注亦同）

欲報讎（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欲下有以字）

及老至去之（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注文傳言恐不在大之下）

字書去作弃羌莒反（諸本作去此本誤云今改正羌莒反三字宋本作雙行閩本羌作羗繆監本作羗體誤）

東人輕言爲去音莒（宋本音莒二字作雙行）

或解以連紀纑之繩（宋本以下有爲字）

婦人既託於縋登（宋本縋登作紀鄣是也）

劉以爲唯投城外（宋本城上有繩字是也）

城上之人亦誤（釋文無城字云一本作城上之人亦誤與水經注淮水篇引傳文同）

注子瑕子游叔父（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摠入注文遺人報晉使之下）

騶氏聳（諸本作聳說文愯字注引傳作愯張載注魏都賦引同段玉裁云作聳後人所易也）

大死曰札（岳本大作天非也）

懼隊宗主（石經作墜俗隊字）

民有亂兵（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亂兵作兵亂石經此處殘缺）

勞罷死轉（諸本作罷釋文云本或作疲）

息民五年（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忘殺與食節注下）

則民樂其性（毛本則作○性字下亦有○監本此句改刊作則亦非）

國家和平則樂生（宋本則作乃）

祟焉（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乃止也句注下）

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石經初刻作怒於室而色於市者後改刊案戰國策云語云怒於室者色於市與石經初刻同杜注云猶人忿于室家而作色於市人按室於怒市於色乃左傳原文倒之者作注之體若國策之文則不必與左同）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八（止）

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八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九（昭公二十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無傳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鄸曹邑○鄸莫公反一音亡增反字林音夢案夢字字林亡忠反使所吏反）【疏】注嘗有至曹邑○正義曰宣十年傳例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注云玉帛之使謂聘思好不接故不告如杜之意此爲奔者之身嘗有玉帛之使於彼國已經相接則告若奔者未嘗往聘思好不接則不告唯告奔者嘗聘之國餘不告也曹會嘗來聘魯故云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也此與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其文正同彼華亥等入南里以叛又從南里出奔則此亦應然賈逵云前此以鄸叛也叛使從鄸而出叛不告故不書是言既以鄸叛又從鄸而出也南里繫宋此鄸不繫曹者鄸是大都得以名通南里是宋都之里非别邑故繫於宋此鄸及定十一年蕭皆是别邑故不繫國也曹是小國其臣書名者少此會書名蓋備於禮成爲卿也釋例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畀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杜言數人謂此公孫會與邾快邾畀我也是杜意以會備禮成卿故書名也劉炫云春秋未嘗書曹人來聘非徒會不見經炫謂玉帛之使謂國家所有交好皆告之非奔者之身嘗聘也今賈又云所以華亥向寧射姑等不見有玉帛來聘者以其時未爲卿也○秋。盜殺衛侯之兄縶。（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縶張立反）【疏】注齊豹至不得○正義曰襄十年鄭尉止司臣等殺子駟子國書曰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尉止之徒皆士書之爲盜釋例曰士殺大夫則書曰盜則此書盜貶之使同於士也三十一年傳說春秋褒貶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衞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又曰春秋書齊豹曰盜懲不義也宣十七年傳例曰凡稱弟皆母弟公羊傳曰母兄稱兄此縶與衞侯同母故稱兄○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與君爭而出皆書名惡之○華戶化反爭爭鬭之爭惡烏路反）○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盧力烏反本又作盧力於反）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疏】注是歲至歷也○正義曰歷法十九年爲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正月朔旦冬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章首之歲年也計僖五年至往年合一百三十三年是爲七章今年復爲章首故云是歲朔日冬至之歲也朔日冬至謂正月之朔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今傳乃云二月己丑日南至是錯名正月爲二月也歷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卽此年正月當是往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故朔日己丑日南至也時史失閏往年錯不置閏閏更在二月之後傳於八月之下乃云閏月戊辰殺宣姜是閏在二月後也不言在八月後而云在二月後者以正月之前當置閏二月之後卽不可故據二月言之時史謂閏月爲正月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從其誤而書之傳以經之正月實非正月更具於二月記南至之日以正歷之失也日南至者謂冬至也冬至者周之正月之中氣歷法閏月無中氣中氣必在前月之內時史誤以閏月爲正月而置冬至於二月之朔既不曉歷數故閏月之與冬至悉皆錯也杜下注云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愼望氣是杜意以爲時魯之君臣知此己丑是冬至之日但不知其不合在二月耳服虔云梓愼知失閏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氣則服意以爲當時魯人置冬至於正月之內獨梓愼知二月己丑是眞冬至耳其義或當然也　梓愼望氛。（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愼望氛○氛芳云反）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爲宋華向出奔蔡侯卒傳○幾音祈又音機弭彌爾反）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桓族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傳言妖由人興○汰音泰）○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忿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大子寃故遣令去○奮方問反寃於元反令力呈反）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疏】城父人○正義曰服虔云城父人城父大夫也　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使而所吏反又如字奸音干下）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還音環下還豹同）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爲棠邑大夫員尚弟子胥○盍戶臘反棠君尚君或作尹員音云長丁丈反）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自以知不及員○知音智注及下知也同一音如字逮音代一音大計反）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

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成功○度待洛反）擇任而往。知也。（貟任報讎○任音壬注同）知死不辟。勇也。（尚爲勇）父不可弃。（俱去爲弃父）名不可廢。（俱死爲廢名）爾其勉之。相從爲愈。（愈差也○差初賣反〔疏〕爾其至爲愈○正義曰勉謂努力爾其勉之今勉力報讎比於相從俱死爲愈也病差謂之愈言其勝共死也服虔云相從愈於共死則服意相從使貟從其言也語法兩人交互乃得稱相獨使貟從己語不得爲相從也）伍尚歸。奢聞貟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食○旰古旦反）楚人皆殺之。貟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僚力彫反）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廬也反復也）貟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弒僚不利貟用事故破其議而貟亦知之）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邊鄙○姑爲于僞反）乃見鱄設諸焉。（鱄諸勇士○見賢遍反鱄音專〔疏〕乃見鱄設諸焉○正義曰見謂爲之紹介使之見光下文齊豹見宗魯於公孟亦然猶論語云門人見之也）而耕於鄙。（爲二十七年吳弒僚傳○弒申志反）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已欲先作亂○惡音惡路反）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御魚呂反又如字援于眷反拘九于反廩力甚反）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疏〕公如華氏請焉○正義曰公未知諸人已死故猶往請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欒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欒力官反質音致下同辰及地皆元公弟案公子辰是景公之母弟地是辰兄皆當爲元公之子今注皆作元公弟誤耳〔疏〕注欒景至公弟○正義曰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當景公之世辰及弟不得爲元公弟也世族譜辰地皆云元公子此諸本皆云元公弟當時轉寫誤耳）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爲此冬華向出奔傳○慼千歷反）

○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爲衛司寇狎輕也○狎戶甲反）奪之司寇與鄄。（鄄豹邑○鄄音絹）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縶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貞子○惡烏路反褚中呂反圃布五反去起呂反）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朝如字嫡丁歷反本又作適）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也○見賢遍反）爲驂乘焉。（爲公孟驂乘○驂七南反乘繩證反注及下驂乘與乘一乘駟乘載公乘皆同）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與音預又如字遠于萬反借子夜反近附近之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也○難乃旦反僭子念反）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疏〕注周猶終竟正義曰杜意不泄子言是終事子即謂殺公孟之言）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前也○鼃烏媧反寘之豉反要一遙反）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後○從如字又才用反）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閎曲門中○華戶化反下同閎音宏〔疏〕使華齊御公孟○正義曰諸本皆華上有使字計華齊是公孟之臣自爲公孟之御非齊氏所當使必不得有使字學者以上文有使祝鼃使一乘下有使華寅乘貳車使華寅執蓋以此妄加使字今定本有使非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斷丁管反肱古弘反中丁仲反下中南楚同乘驅如字又繩證反閱音悅比如字又毗志反〔疏〕乘驅自閱門○正義曰乘驅者乘車而疾驅也閱門者衛城門蓋偏側之門其路遠齊氏）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鴻駵魋復就公乘一車四人○駵音留魋徒回反復扶又反）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出○衢其俱反從才用反往及下注同）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袒徒旱反爭爭鬭之爭處昌慮反）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不欲令追者出○射食亦反令力呈反）踰而從公。（踰郭出○從才用反又如字下從公同）公如死鳥。（死鳥衛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析朱鉏成子黑背孫○析星歷反鉏仕居反竇音豆）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頃音傾）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將事行聘事○竟音境）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已使比衛臣下○莽莫蕩反）臣不敢貳。（二違命也）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昭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當在宗廟也○好呼報反祧他彫反）乃止。（止不行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欲以相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爲相見之禮○馬見賢遍反下注客禮見同）爲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以客禮見○使所吏反注同〔疏〕注未致至禮見○正義曰客禮見者若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復有私覿私面之禮今爲未致使故但以良馬見也）衛侯以爲乘馬。（喜其謙己○乘繩證反又如字）賓將掫。（掫行夜○掫側九反又祖侯反行下孟反〔疏〕注掫行夜○正義曰下云終夕與於燎故知掫是行夜也說文云掫夜戒有所擊也從手取聲）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有相親有○從才用反）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圉魚呂反扞戶旦反）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鐸待洛反與音預與聞謀與於青之賞同燎九召反又力弔反一本作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疏〕丁巳晦○正義曰丙辰丁巳乃是晦日其事既多不應一日之中并爲此事令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故杜不言且宣二年壬申朝于武宮注云壬申十月五日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又注哀十二年傳云此事經在十二月蟊上今倒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爲別者上

（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如杜此言或傳因簡牘之辭不復具顯其日月劉炫以爲日誤而規杜氏非也）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氏黨）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衞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滅齊氏故〔疏〕貞子○正義曰謚法外內用情曰貞）賜析朱鉏謚曰成子。（霄從公故）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衞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疏〕注子石公孫青○正義曰宋世本頃公生子夏勝勝生子石青是也）齊侯將飲酒。偏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喜青敬衞侯○偏音遍）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于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有罪亦當幷受其罰○苑於元反）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康誥〔疏〕在康至相及○正義曰此非康誥之全文引其意而言之其本文云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孔安國云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又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刑此不孝不慈之人無赦也刑不慈者不可刑其父又刑其子刑不孝者不可刑其子又刑其父是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牢力刀反〔疏〕注琴張至名牢○正義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衞人字子開一字子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卽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一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女音汝）君子不食姦。（如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也）不爲利疚於回。（疚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爲于僞反疚居又反邪似嗟反下同）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難乃旦反下同）不蓋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縶是非禮）○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公孫忌、樂舍、（舍樂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戌子）楚建、（楚平王之亡大子）郳甲、（小邾穆公子○郳五兮反）出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公黨辟難出）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八子之徒衆也潁川長平縣西北有閻亭○閻似廉反又似冉反）敗子城。子城適晉。（子城爲華氏所敗別走至晉爲明年子城以晉師至起本〔疏〕子城適晉○正義曰上云八子奔鄭而此又云適晉者子城本意與七子同心奔鄭故上云奔鄭及其敗後遂率意適晉以請師）

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大司馬華氏族○盥古緩反而食音嗣下食公子同質音致下同費扶味反）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大子憂益長○去起呂反長丁丈反注及下同）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恥也○詢許侯反本或作詬同〔疏〕子死至其詢○正義曰言我子死亡自有天命天命欲盡非人所免我不忍其恥欲喪子以伐之）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之子黨華向者）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爲功善）使少司寇牼以歸。（以三公子歸公也牼華亥庶兄○少詩照反下注少皞同牼苦耕反）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質如字注同〔疏〕不能事人○正義曰言年齒既長不能他國事人爲臣）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從公門去）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而女也所所居官○遽其據反女音汝）○齊侯疥。遂痁。（痁瘧疾○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痎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爲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痁乎痁失廉反〔疏〕齊侯疥遂痁○正義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爲痎痎是小瘧痁是大瘧疾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所言梁王之說也案說文疥搔也瘧熱寒休作痁有熱瘧疾二日一發瘧今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爲痎瘧則梁王之言信而有徵也是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遂痁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若其不然疥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痁乎徐仙民音作疥是先儒舊說皆爲疥遂痁初疥後瘧耳今定本亦作疥）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期音基瘳勑留反〔疏〕期而○正義曰期三百有六旬又六日法天數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帝言閏從全數故言三百六十又六日合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度之一分欠三分不成六日太月知還天朞十度小月不盡置閏）梁丘據與

裔欵。（二子齊嬖大夫○裔以制反嬖必計反）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盍戶臘反嚚魚巾反〔疏〕注欲殺嚚固○正義曰服虔云祝固齊大祝史嚚大史也謂祝史之固陋嚚闇不能盡禮薦美至於鬼神怒也其意以爲請誅祝史之嚚闇固陋者嚚固并人名也案莊三十二年神降於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彼是人名則此亦名也世族譜齊雜人內有祝固史嚚此云欲殺嚚固是杜必以爲人名也）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說音悅）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屈居勿反治直吏反愧九位反本又作媿猜七才反〔疏〕晏子曰至不祈○正義曰彼傳趙武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此晏子言之其辭徵多於彼其意亦不異也）建以語康王。（楚王○語魚據反）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疏〕光輔五君○正義曰文公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大傅）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疏〕上下無怨○正義曰此猶如孝經上下無怨也言人臣及民上下無相怨耳服虔云上下謂人神無怨卽如服言下云上下怨疾復是人與神相怨疾也）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與音預注同下祝史與焉亦同）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蕃音煩祉音恥爲于僞反又如字下爲暴君使同頗普何反邪似嗟反辟匹亦反從子用反下淫從同或音如字厭於豔反注同）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撞直江反刈本又作艾魚廢反掠音亮聚才住反又如字〔疏〕輸掠其聚○正義曰輸墮也故爲墮毀奪其所聚之物）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

忌。（遠猶顧也）〔疏〕（肆行非度○正義曰肆縱恣也恣意行非法度之事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爲言君之罪○讟徒木反悛七全反）〔疏〕（不思謗讟○正義曰俗本作畏定本作思）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數所主反矯居表反）〔疏〕（其蓋至誣也○正義曰掩蓋愆失妄數美善是矯詐誣罔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媚眉記反）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僭子念反下僭令同嫚武諫反）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萑音丸鮫音交藪素口反蒸之丞反麤曰薪細曰蒸蜃市軫反）〔疏〕（注衡鹿至民共○正義曰周禮司徒之屬有林衡之官掌巡林麓之禁鄭玄云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此置衡鹿之官守山林之木是其宜也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爲官名也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爲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鄭玄云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則藪是少水之澤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爲名也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爲主海之官也此皆齊自立名故與周禮不同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故鬼神怒而加病也）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相暴奪其私物○其政如字一音征偪彼力反介音界近附近之近）〔疏〕（注介隔至私物○正義曰聘禮及竟謁關人鄭玄云古者竟上爲關又周禮司關注云關界上之門然則禮之正法國之竟界之上乃有關耳自竟至國更無關也齊於竟內更復置關不與常禮同以隔外內故注介爲隔也迫近國都爲關以隔邊鄙之人縣鄙之人入從國之政役近關又征稅奪其私物而使民困也）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強其丈反賄呼罪反）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疏〕（布常無藝○正義曰布其尋常之政無準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爲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應應對之應注同長丁丈反）〔疏〕（私欲至則應○正義曰言此嬖寵之臣私有所欲長養其情求物共之民不共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詛莊慮反祝之又反下善祝同）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疏〕（聊攝至以西○正義曰聊攝姑尤皆是邑也管仲夸楚言其竟界所至故遠舉河海也晏子言其人多故唯舉屬邑言之也）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萬曰億萬億曰兆○億於力反）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說音悅去起呂反下以去其否同斂力驗反責本又作債同逋布胡反）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言疾愈行獵沛澤名○沛音貝）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旃之然反）〔疏〕（旃以至虞人○正義曰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尊故麾旃以招之也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古者聘士以弓故弓以招士也諸侯服皮冠以田虞人掌田獵故皮冠以招虞人也）君子韙之。（韙是也○韙于鬼反）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田本亦作佃音同遄市專反造七報反）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炊也○夫音扶焉於虔反羹音庚舊音衡醯呼兮反醢音海烹普庚反煑也燀章善反燃也炊昌垂反）〔疏〕（醯醢鹽梅○正義曰醯酢也醢肉醬也梅果實似杏而醋禮記內則炮豚之法云調之以醯醢尚書說命云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是古人調鼎用梅醢也此說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禮記內則楚辭招魂備論飲食而言不及豉史游急就篇乃有蕪荑鹽豉蓋秦漢以來始爲之耳）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齊益也洩減也○齊才細反又如字洩息列反）〔疏〕（齊之至其過○正義曰齊之者使酸鹹適中濟益其味不足者泄減其味大過者）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其爭爭鬬之爭和齊並如字一讀上戶臥反下才細反）鬷嘏無言。時靡有爭。（鬷總也嘏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鬷子工反嘏古雅反總音揔）〔疏〕（詩曰至有爭○正義曰詩言殷王中宗非徒身自賢明亦有和羹之臣臣與其君可否相濟如宰夫之和齊羹也此臣既敬戒其事矣既志性和平矣中宗總齊大政自上及下無怨恨之言時民無有相爭鬬訟者也言其上下悉如和羹○注詩頌至大羹○正義曰詩商頌烈祖之篇祀中宗之詩也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殷人祭其廟述其德而歌此詩也言亦有者臣能諫君君能改悔亦者兩相須之意也言中宗能與臣之賢者和齊可否其爲政教如宰夫和齊羹之味也敬戒且平言此賢臣之性行也樂記云大羹不和鄭玄云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桓二年傳云大羹不致注云大羹肉汁不致五味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也○注鬷總至和羹○正義曰鬷總嘏大詩毛傳文也言中宗爲天子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焉傳引此詩證民無爭心則以時靡有爭謂時無有爭也）先王之濟五味。（濟成也）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一氣杜解以爲人氣也服云歌氣也）〔疏〕（一氣○正義曰服虔云歌氣也杜言須氣以動則一氣不主爲歌吹人以氣生動皆由氣彈絲擊石莫不用氣氣是作樂之主故先言之人作諸樂皆須氣以動則與服不異）二體。（舞者有文武）〔疏〕（二體○正義曰樂之動身體者唯有舞耳文舞執羽籥武舞執干戚舞者有文武之二體）三類。（風雅頌）〔疏〕（三類○正義曰樂以歌詩爲主詩有風雅頌其類各別知三類是風雅頌也一國之事諸侯之詩爲風天下之事天子之詩爲雅成功告神爲頌是三者類別各不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疏〕（四物○正義曰樂之所用八音之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其物非一處能備故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五聲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徵張里反）〔疏〕（五聲○正義曰漢書律厤志云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志令其正性移風易俗也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宇而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是五聲之名義也聲之清濁凡有五品自然之理也聖人配於五方宮居其中商爲角徵羽分配四方四時之物春生夏長秋成冬聚取其事而爲之名也志又云五聲之本生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樂記云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月令春其音角夏其音徵中央土其音宮秋其音商冬其音羽鄭玄云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以其最濁君之象也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以其微清事之象也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以爲最清物之象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志言或損或益者下生三分損一上生三分益一九六相生者以九生六是三損一也以六生九是三益一也損益之數清濁之差無可以相準況以黃鍾九寸自乘爲九九八十一定之爲宮數因宮而損益以定商角徵羽之差言其相校如此數也唯相準況耳非言實有此數可

（也）用之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爲律陰聲爲呂此十二月氣○大音泰族七豆反蕤人誰反射音亦）〔疏〕六律○正義曰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小呂夾鍾月令以小呂爲仲呂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崙之陰取竹之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皇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是爲律本黃鍾者中之色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滋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大蔟蔟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氣夾助大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彼注云辜必也位於辰在三月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彼注云外閉曰閡位於亥在十月是解六律六呂之名義也如志之言初爲律者以竹爲之吹其聲也其後則用銅爲之以候氣後漢書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陰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管是古人或以玉爲管也續漢書云候氣之法爲土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於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實其端案厤而候之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蓋音聲之道與天地之氣通故取律以候氣月令正月律中大蔟鄭玄云律者候氣之管以竹爲之中猶應也正月氣至則大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是其舊說然也其律呂相生鄭注周禮大師職云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沽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子午以東爲上生子午以西爲下生五下六上乃一終矣鄭玄云同位象夫妻者黃鍾初九林鍾初六及大蔟九二南呂六二之類同在初二之位故象夫妻異位象子母者謂林鍾初六生大蔟九二初之與二其數不同故爲異位象子母律生於呂是爲同位故云律取妻呂生於律故爲異位故云呂生子言五下者謂夷則林鍾南呂無射應鍾皆是子午以東之管下而生之故云下生六上者謂大呂大蔟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皆是子午以西之管上而生之故云上生黃鍾爲律之首不是餘管所生不入其數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減一皆左旋隔八而相生

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疏〕七音○正義曰聲之清濁數不過五而得有七音者終五以外更變爲之也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黃鍾爲宮太蔟爲商沽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是五聲以外更加變宮變徵爲七音也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辰之位皆在北維我姬氏出自天黿則我皇妣大姜之姪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也是言周樂有七音之意也五位者歲月日辰星之位也三所者星與日辰之位是一所也歲之所在是二所也月之所在武王以殷之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午發師其年歲星在鶉火之次也其日月合宿於房五度房卽天駟之星也日在箕七度箕於次分在析木之津也日月之會謂之辰斗柄斗前也戊午後三日得周二月辛酉朔日月合宿於箕十度在斗前一度是爲辰在斗柄也星在天黿者星於五星爲水星辰星是也天黿卽玄枵次之別名也於是辰星在婺女之宿其分在天黿之宿次也鶉是張星也駟是房星也天宿以右旋爲次張翼軫角亢氐房凡七宿是自鶉火至駟爲七列宿有七也鶉火在午天黿在子斗柄所建月移一次是自午至子爲南北之揆七同也揆度也度量星之有七同也武王旣見天時如此因此以數比合之其數有七也以聲昭明之聲亦宜有七也故以七同其數五聲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也此二變者舊樂無之聲或不會而以律和其聲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謂之七音由此也武王始加二變周樂有七音耳以前未有七杜言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者尚書泰誓云戊午王次于河朔又牧誓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又武成云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受率其旅若林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是自戊午至甲子七日也劉炫云杜旣取國語之文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何爲又云自午及子凡七日乎是杜意以武王爲七日之故而作樂用七音也違國語之文是杜說謬今知不然者以尚書國語俱有七義事得兩通故杜兼而取之○劉以爲杜背國語之文而規杜過非也

八風。（八方之風○八風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風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又名融風景風一名凱風）〔疏〕八風○正義曰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調風一名融風十八年傳云是謂融風是調融同也此八方之風以八節而至但八方風氣寒暑不同樂能調陰陽和節氣隱五年傳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樂以八風相成也八節之風亦與八卦八音相配賈逵云兌爲金爲閶闔風也乾爲石爲不周風也坎爲革爲廣莫風也艮爲匏爲融風也震爲竹爲明庶風也巽爲木爲清明風也離爲絲爲景風也坤爲土爲涼風也是先儒依易緯配八風也

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疏〕九歌○正義曰九歌之事尚書大禹謨與文七年傳具有其文

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爲和樂）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也○哀樂音洛下及注皆同周疏傳本皆作流然此五句皆相對不應獨作周流古本有作疏者案注訓周爲密則與疏相對宜爲疏耳）〔疏〕清濁小大長短至出入周疏○正義曰周疏以上凡十事皆兩字相對其義相反乃言樂聲如此相反以成音曲猶羹之水火相反人之和而不同也杜訓周爲密則疏爲希亦相反也俗本疏作流易繫辭云周流六虛仲尼燕居云周流無不偏也涉彼文而誤耳杜旣以周爲密則流當爲疏今定本作流非也

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豳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豳彼貧反）〔疏〕詩曰德音不瑕○正義曰詩豳風狼跋美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云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鄭玄云不瑕言不可疵瑕也

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專如字董遇本作摶音同）季萴因之。（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萴仕側反夏戶雅反）〔疏〕注季萴至氏者○正義曰此相傳說也以逢伯是殷之諸侯此在逢伯之前故以爲虞夏時也爽鳩在少皞之世至虞夏歷代多矣未必其間更無他姓據晏之言云代爽鳩氏

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甘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大音泰爽鳩氏之樂一本作樂之）〔疏〕古者至願也○正義曰自古者其無死爽鳩至今猶存則此齊地是爽鳩氏得而樂也君不得爲齊君不死之事此樂爽鳩氏之有非君所願樂也晏子以爽鳩氏爲始故言爽鳩之樂計爽鳩以前處齊地者猶應代有人矣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鮮息淺反懦乃亂乃臥二反一音儒狎戶甲反翫五亂反）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治直吏反）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數所主反萑音丸苻音蒲又如字）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盡殺之本或作盡之殺衍字糾居黝反）〔疏〕盡殺之盜少止○正義曰旣言盡殺之復云盜

（少止者蓋謂盡萑苻之內盜也少止謂鄭國餘處之盜由此少止）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汔許乙反苛音河）毋從詭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毋本又作無從子又反注同詭九委反）以謹無良。（謹勑慎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遏於葛反慘七感反）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

〔疏〕詩曰至和也○正義曰此詩大雅民勞之篇刺厲王之詩也其下十句詩之文也仲尼分為三段每以一句釋之汔其也康安也止辭也於是厲王以苛政勞民故言當今之民亦大疲勞止其可以小息之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施惠於此京師中國以綏彼諸夏之民此四句者欲其施之以寬也詭隨謂詭人為善隨人小惡此雖惡之小者其事不可舍從也毋得從此詭隨之人以謹勑彼無善之人無善之惡大於詭隨詭隨不從則無善息止是謹勑之也寇虐之惡人又大於無善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王當嚴為刑威用止臣民之間有為寇盜苛虐曾不畏明白之刑者此四句者欲其糾之以猛也柔安也邇近也能謂才能也王者當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才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而歸近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和也○注詩大雅云云○正義曰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其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及下注遏止皆釋詁文也式用慘曾釋言文也

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和競強也絿急也○絿音求）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優優和也遒聚也○遒在由反又子由反）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疏〕又曰至至也○正義曰詩商頌長發之篇述成湯之德也湯之為政不大強不太急不大剛不大柔布行政教優優然和緩百種福祿於是聚而歸之言其和之至也競強釋言文也絿急遒聚毛傳文也○及子至聞之○正義曰案上子大叔悔後已云仲尼曰善哉今方言及子產卒聞之者上所云先美子大叔之善法政用子產生時法也此出涕重美子產身之賢故傳云及子產卒欲顯仲尼美之意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九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九（昭公二十年）

經二十年

或欲蓋而名章（監本毛本章作彰）

蔡侯盧卒（釋文亦作盧云本又作廬宋本宋殘本小字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作廬與石經合）

傳二十年

是歲至歷也（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傳言妖由人興句下）

時魯之君臣（宋本時上有當字是也）

使梓慎望氛（宋本宋殘本小字宋本岳本氛作氣是也）

伍奢（陳樹華云此伍字及下伍尚伍員字形微小疑初刻作五重磨刻伍案碑不似重刻五奢廣韻引作五奢呂覽孟冬紀伍員作五員是也）

城父人（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而耕於鄙注下）

善其言舍使還（閩本監本舍作令非也）

棠君尚（釋文君或作尹惠棟云風俗通作堂案堂與棠古多通用如魯峻碑嚴訢碑皆以棠為堂字案廣韻引風俗通堂楚邑大夫五尚為之其後氏焉又於棠下引左傳齊大夫棠無咎是堂與棠之別也）

州于吳子僚（釋文僚下有也字諸本脫）

乃見鱄設諸焉（諸本作鱄陳樹華云史記索隱云左傳作鱄設諸是也公羊史記吳越春秋賈子作專諸索隱又云專或作剸漢書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並作剸諸）

門人見之也（浦鏜云門人當作從者）

公如華氏請焉（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公亦取節注下）

辰及地皆元公弟（釋文云案公子辰是景公之母弟地是辰兄皆當為元公之子今注皆作元公弟誤耳案正義引世族譜云辰地皆云元公子此及諸本云元公弟當是轉寫誤耳）

當景公之世（宋本當上有時字）

當時轉寫誤耳（段玉裁挍作當是閩本監本毛本轉作傳非）

公孟靈公兄也（足利本孟誤子）

而謂之曰（石經之字以下計九字）

注周猶終竟也（宋本以下正義十節揔入不犯非禮節注下）

使華齊御公孟（正義云諸本皆華上有使字計華齊是公孟之臣自為公孟之御非齊氏所當使必不得有使字今定本有使非也）

諸本皆華上有使子（宋本監本毛本子作字不誤）

宗魯以背蔽之（諸本作背此本誤皆今改正）

乘驅自閱門入（石經初刊閱誤閲後改正）

鴻駵魋駟乘于公（石經宋本岳本駵作騮注同與釋文合段玉裁挍本云駟當作四）

鴻駵復就公乘（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駵下有魋字是也）

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宋殘本淳熙本袒誤祖）

析朱鉏宵從竇出（宋殘本宵作霄說詳下）

朱鉏成子黑背孫（淳熙本子誤于）

二違命也（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二作貳不誤）

昭臨敝邑（石經亦作昭宋本淳熙本岳本昭作照案毛誼父六經正誤云照作昭誤注疏及興國本皆作照）

賓將掫（說文手部掫字注引同案周禮掌固杜子春注引作趣鑄師注引作趣周禮音義云趣左傳作掫段玉裁云古音同在尤侯類也惠棟云子春受學于劉歆歆傳左氏春秋以趣為掫必有依據）

下云終夕與於燎（閩本監本毛本云作文）

草莽之中（毛本草作艸）

終夕與於燎（釋文無於字云一本作終夕與於燎惠棟云古本無於字杜子春注周禮可據也按見夏官掌固）

設火燎以備守（淳熙本火誤大）

故公先與喜盟（淳熙本盟下衍也字）

其事既多（監本毛本其誤共）

今倒在下（宋本倒作例）

霄從公故（宋本小字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並作霄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詳考傳文本末時齊豹殺衛侯之兄縶衛侯出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公入而賜之謚注云宵從公故蓋以其宵自竇出徒行從公而賜謚宵夜也其字當作宵則注與傳上文合今諸本於注皆作霄誤也案岳氏知霄字之誤而未得誤之所由宋殘本宵從竇出作霄從竇出宋刻書籍多從唐碑如張猛龍碑宵作宵蓋字形之譌俗宋殘本亦遂作宵後又因霄而譌為霄也）

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宋本宋殘本足利本無未字而字不誤案困學紀聞云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謚也王氏亦沿襲誤刻而有此論後人往往承之何焯所謂不全宋槧本即此殘本也段玉裁曰杜云終言之則其上文為死而賜謚無可疑者或添未字則下不得云終言之矣）

苑何忌辭曰（案廣韻二十阮菀字注云左傳齊大夫菀何忌賈氏羣經音辨云菀姓也於阮反春秋傳有菀何忌）

不干我政人得罪（宋本監本毛本干作于是也）

道教不至所致（監本毛本道作導）

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毛本干誤于）

琴張聞宗魯死（宋殘本聞作開非也）

子開一字張（浦鏜正誤字下有子字）

孔子是時四十之（正德本閩本亦誤之監本毛本改作知宋本作一按據公羊穀梁傳並云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宋本是也）

郳申（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申作甲不誤釋文同）

辟難出（閩本監本出誤去）

潁川長平縣（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川作州非也）

子城適晉（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公遽見之節注下）

公與夫人（纂圖本夫人誤大夫）

余不忍其訽（釋文云訽本或作詬同李善注文選報任少卿書引傳作詬顧炎武云石經誤訽案石經不誤說文作詬云詬謑詬恥也从言后聲或从句）

黨殺向者（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者監本毛本殺作華不誤）

齊侯疥遂痁（顏氏家訓書證篇引作齊侯痎遂痁又云世閒傳本多以痎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痁此臆說也正義引袁狎云疥當爲痎釋文云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痎又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爲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痁乎諸本及定本作疥是也說文引傳亦作疥段玉裁曰仙民之音孔沖遠之說是也凡改疥爲痎者皆所謂無事而自擾）

齊侯疥遂痁之下（宋本以下正義十五節揔入注文除逋責）

瘧熱寒休作（監本毛本休作并非）

今定本亦作疥（閩本今定二字實缺）

大月郤遝天碁十度（閩本碁字實缺）

謂祝史之固陋（閩本史字實缺段玉裁云謂字上當有一日二字）

公說告晏子（足利本告下多於字）

撞鍾舞女（石經宋本宋殘本岳本鍾作鐘）

不思謗讟（諸本作思定本同正義云俗本作畏）

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案陳樹華云風俗通義引作莞蒲莊述祖云鮫當作敂敂即篽字說文引澤之自篽自乃舟之誤或以自篽爲萑蒲之異文誤也）

入從其政（山井鼎云足利本入下補國字不足據）

暴征其私（足利本後人記云征異本作刑非也）

平原聊城縣（郡國志聊作蓼誤）

旃以至虞人（宋本以下正義十九節揔入而後大公因之節注下）

故麾旃以招之也（宋本麾作摩非若依說文則當作摩）

以烹魚肉（石經宋本烹作亨與釋文合石經亨字下四卌係補刊其跡顯然必王堯惠輩所爲也）

史游急就篇（宋本史誤半）

齊盈也（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齊作濟不誤）

是以政平而不干（淳熙本干誤乎）

言中宗能與賢者（宋殘本言作君非也）

敬戒且平（宋本且作既按詩烈祖作既戒既平）

則一氣不主爲歌吹（監本毛本主作止非）

則與服不異（監本毛本不作少非也）

蕩滌人之邪志令其正性（浦鏜正誤云今漢書律麻志志作意令作全）

唱姓生（宋本監本毛本姓作始浦鏜云案漢志生上有施字）

生黃鍾之律（宋本鍾作鐘下同）

黃鍾（宋殘本淳熙本小字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鍾作鐘正義同）

大蔟（釋文亦作蔟是也宋本閩本監本作簇非）

以聽鳳皇之鳴（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皇作凰俗字）

而牙物也（監本毛本牙作芽案漢書律麻志作牙牙芽古今字）

洗絜也（閩本監本毛本絜改潔）

零陵大學奚景（宋本監本毛本大作文）

內痺外高（宋本監本毛本作內庳）

子午以東爲上生（諸本作午此本誤年今改正案周禮注以作已）

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段玉裁挍本無上謂字器音作音器）

星與辰之位（案國語周語星下有日字）

辰馬農祥（宋本監本毛本馬作爲非也）

月之所在（宋本在字下有是三所也劉歆三統之術算此五位所在十六字）

前徒倒戈（諸本作戈此本誤戊今改正）

九歌之事（閩本監本毛本事作書非也）

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定本疏作流釋文云傳本皆作流正義所謂俗本是也陸氏又云古本有作疏者陳樹華云案注訓周爲密則與疏相對宜爲疏耳）

清濁小大長短至出入周疏（宋本作清濁至周疏）

若琴瑟之專壹（諸本作專釋文引董遇本作摶音同案盧文弨鍾山札記云史記秦始皇本紀摶心揖志索隱云摶古專字引傳如琴瑟之摶壹以證之正用董遇本也惠棟云史記樂書管子內業篇皆以摶爲專）

少皡氏之司寇也（淳熙本少作之非也）

據晏之言云代爽鳩氏（宋本晏下有子字氏下有耳字是也）

古者無死（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小字宋本岳本者作若是也宋本正義不誤）

猶應大有人矣（監本大作代是也毛本誤伐）

取人於萑苻之澤（石經初刻作萑蒲後改作萑苻惠棟云韓非子內儲說引此事作萑詩小弁曰萑葦淠淠韓詩外傳作萑古字通也顧炎武云石經苻誤符非也）

於澤中劫人（淳熙本纂圖本毛本劫改刼）

盡殺之（釋文無殺字云本或作盡殺之殺衍字案臧琳云正義曰既言盡殺之復云盜少止者盡謂盡萑苻之內盜也少止謂鄭國餘處之盜由此少止知孔本亦作盡之無殺字與陸本同既言盡殺之當作既言盡之標起止盡殺之盜少止當作盡之盜少止此二殺字皆後人所增）

盡殺之盜少止（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和之至也節注下）

盡謂盡萑苻之內盜也（宋本作蓋謂是也）

少止（宋本少上有盜字）

汔其也（諸本作其正義亦是其字詩大雅民勞正義爾雅釋詁饑汔也疏引並作期）

毋從詭隨（釋文毋作無云本又作毋按今本詩作無）

又大於無善（毛本大作九非也）

遠者懷而歸（宋本懷下有德字）

詩大雅云云（宋本云云作至以寬）

故以汔爲其也（監本其作幾非也）

競强也（宋殘本强作彊）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九止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昭二十一年盡二十三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卽位通嗣君○頃音傾）○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內里名○披普彼反）〔疏〕注自外至里名○正義曰賈逵云書入華貙兄弟作亂召而逆之是賈以此入從國逆之例也釋例曰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則曰弗地在於復歸則曰國逆國逆又以立爲例逆而不立則非例所及諸在例外稱入直自外入內記事常辭義無所取而賈氏皆以爲例如此甚多是杜意以賈氏逆之爲非故云自外至故曰入以顯異之也五年傳叔孫昭子數豎牛之罪云又披其邑將以赦罪彼注云披析也此分析君邑以自屬己故曰叛也傳稱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墉及桑林之門守之知此南里是宋城之內里名○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爲大子則失位遂微弱爲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爲文）○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故還）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鑄之樹反射音亦注同中丁仲反）〔疏〕注周景至無射○正義曰周語云景王二十一年鑄大錢二十三年將鑄無射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不聽問之伶州鳩州鳩對王又弗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二十五年王崩孔晁於二十四年注云昭二十一年如彼文則此年鑄鐘成之年而傳云將鑄無射者此爲州鳩之言張本州鳩以未成之時爲此言故此年發傳而言將也州鳩此下之言與周語州鳩之言全不同者彼是對王之問此是自言其事異時別言故不同也周語及此皆論鐘事故云無射鐘名其聲於律應無射之管故以律名名鐘襄十九年季武子作林鐘亦是鐘聲應林鐘之律也此無射之鐘在王城鑄之敬王居洛陽蓋移就之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時鐘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高縣是也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大常寺時人悉共見之至十五年勑毀之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伶樂官州鳩其名也○伶力丁反字或作泠非也）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輿也。（樂因音而行）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以發）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疏〕注省風至移之○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名但風俗盛衰隨時隆替國之將滅風散俗煩天子新受命者省此風俗之敝乃作樂以移之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孔安國云風化也俗常

也移大平之化易衰敝之常也地理志以風爲本俗爲末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後王教成是說作樂移風之事也器以鐘之。（鐘聚也以器聚音）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疏〕器以至行之○正義曰爲上言鐘音之器也故此云器以鐘之言器以鐘聚其音又上言音樂之輿也故此云輿以行之承上語不倫者亦猶易繫辭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隨文便而言耳小者不窕。（窕細不滿○窕他彫反）大者不槬。（槬橫大不入○槬戶化反）〔疏〕小者至不槬○正義曰言小不至窕則窕是細之意也大不至槬則槬是大之義也說文云窕深肆極也由細故能極於深是窕爲細不滿謂不能充滿心也槬聲近橫故爲橫大心所不容故不入心也下窕則不咸咸如字本或作感戶暗反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也○億於力反樂音洛）窕則不咸。（不充滿入心○咸如字本或作感戶暗反）槬則不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爲明年天王崩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適丁歷反長丁丈反）〔疏〕注不在至幼齒○正義曰喪大記記國君初死之禮云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鄭玄云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彼言子坐東方謂大子卽鄭所謂主人也彼初死之時卽別適庶況其至葬君道成矣大子失其位明其不在適子位也位在卑是以長幼爲齒蓋處其庶兄之下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詩大雅塈息也○解佳賣反塈許器反）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爲蔡侯朱出奔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爲國政）季孫欲惡諸晉。（憎叔孫在己上位欲使得罪於晉○惡烏路反）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爲鮑國七牢○費音祕故爲于僞反）〔疏〕注鮑國至七牢○正義曰十四年傳曰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是鮑國歸費之事也杜以周禮掌客云上公饔餼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以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爲鮑國七牢也下云加四爲十一知本七也劉炫云案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饔餼五牢則臣之牢禮不依命數鮑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今知非者杜以掌客諸侯牢禮各依命數以卿大夫无文故杜據諸侯言之不謂卿大夫以下亦依命數而劉以鄭注掌客爵卿五牢爵大夫三牢爵士大牢而規杜非也士鞅怒。〔疏〕

士鞅怒○正義曰七牢於禮厚矣而鞅怒者但陳設爲鞅鞅必不怒其時魯人報云鮑國之禮鞅遂怒其輕己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爲哀七年吳徵百牢起○恐丘勇反下注同）○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公御士○貙勑俱反少詩照反）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惡如字又烏路反）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爲大司馬良子謂華登○亟欺冀反）〔疏〕亟言之○正義曰服虔云亟疾也疾言之欲使信則服虔讀爲亟也或當爲亟亟數也數言之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言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使逐貙○飲於鴆反下同）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疏〕抑君有命可若何○正義曰抑語助若如也言吾有讒子謂多僚也雖知其讒既不能殺多僚華貙雖杜爲君有逐貙之命可如何言無如之何遂謀逐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從才用反）張匄尤之。（張匄華貙臣尤怪賜之厚○匄古害反本亦作丐）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華貙○訊問也○訊音信）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以遣之）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貙家臣○重直用反見賢遍反勝音升任音壬翩音篇）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愆起虔反本或作衍睢音雖）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故城）

（也桑林城門名。鄘音容本或作墉。）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物事也）對曰。二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疏〕分同至過也。○正義曰日月之行交則相食自然之理但日爲君象月爲臣象陰既侵陽如臣掩君聖人因之設教制爲輕重以夏之四月純陽之月時陽極盛陰氣未作正當陽盛之時不宜爲弱陰所侵以爲大忌此月日食災最重也餘非陽盛之月爲災稍輕至於分至之月食即不爲災又解不爲災之意以二分晝夜等似其同一道二至長短極並行則相過以爲理必相侵故言不爲災劉炫云此皆假其事以爲等差其實災之大小不如此也且詩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先儒以爲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可醜惡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也而云魯衞惡之衞大魯小安在乎二分之食不爲災足明此是先賢寓言非實事也○注二分至相過○正義曰日之行天一日一周月之行天二十九日有餘已得一周日月異道互相交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也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也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一會麻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此自然之常數也交數滿則相過非二至乃相過也傳之所言以二分日夜等者春分之時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之時朔則日在角望則月在婁婁角是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故晝夜等似有體敵之理月可敵日冬至之時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之時朔則日在井望則月在斗斗井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可以掩日然故云至相過謂絕相縣殊也此至雖多至耳言二至者全句以成文此皆假託以爲言也以日者天之大明人君之象不可虧損故於正陽之月求法爲重於分至之月其害爲輕於餘月之食其災爲水假之以垂訓非實事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陰侵陽是陽不勝陰）〔疏〕其他至爲水。○正義曰其他月非分至之月則爲災日食是陰侵陽是陽不勝也故日食常爲水災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秋大水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八月大雩旱也則亦不是常爲水也又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而云魯衞惡之常水之言既無其驗足知是賢聖假託日食以爲戒耳於是叔輒哭日食。（意在於憂災）昭子曰。予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戍宋。（烏枝鳴齊大夫）廚人濮曰。（濮宋廚邑大夫。○廚直誅反濮音卜）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

（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先悉薦反後戶豆反盍戶臘反）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二帥吳大夫。○帥色類反注同雂古含反員音云又音圓）華登帥其餘（吳師）以敗宋師。公欲出。（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死難。○難乃旦反）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待復戰決勝負。○而不能送亡君絕句復扶又反下文復卽之同）〔疏〕而不能送亡君。○正義曰服虔以君上屬以君下屬杜注不明亦似上屬乃御曰。楊徽者。公徒也。（徽識也。○御魚據反徽許歸反說文作徽識本又作幟申志反又音昌志反一音式）〔疏〕注徽識也。○正義曰禮記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改正朔殊徽號鄭玄云徽號旌旗之名也周禮大司馬云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鄭玄云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帥至五長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凡此言以也象也皆謂其制同耳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王者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夜事戒夜守之事也草止者愼於夜於是主別其部職如鄭此言則其徽識制如旌旗其所任之官與姓名於上被之於背以備死識知是誰之尸也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二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今之銘旌旌旛也此徽識如死之銘旌其制之大小蓋亦如銘旌也書其官名卽今之軍記令其各自揚徽欲知其助公多少如漢書絳侯之令軍人云爲劉氏者左袒衆從之。公自楊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睢陽正東門名楊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去起呂反）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北敗走）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裹音果荷何可反又音何）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僂音力主反說他活反下注同）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僂新說傳言古之爲軍不呰小忿。○姓他下注同呰本又作訾才斯反又音紫）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曹大夫。○翰音寒又戶旦反）會晉荀吳、（中行穆子。○行戶郎反）齊苑何忌、（齊大夫）衞公子朝、（前年出奔晉今還衞）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赭丘宋地。○赭音者丘又作亞同）鄭

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鵞。（鄭翩華氏黨鸛鵞皆陳名○鸛古喚反鵞五多反陳直覲反）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子祿向宜○莊堇音謹本或作注菫父）干犫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呂封人華豹華氏黨○犫尺由反）〔疏〕呂封人華豹。○正義曰呂邑封人官名豹卽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華字王肅董遇並云呂封人華豹釋例譜一人再見名字不同皆兩載之宋雜人內有呂封人豹華豹爲一人知此本無華也今定本有華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己反還戰）將注。豹則關矣。（注傅矢關引弓○注之樹反關烏環反本又作彎同下同）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子城之父○相息亮反）豹射出其間。（出子城之間○射食亦反又音食夜反下及注同）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更也○更音庚）〔疏〕注不狎鄙。○正義曰服虔云狎更也子城言我不更射爲鄙一曰不更射爲鄙狎習故鄙然則豹已關矣何慮不射公子城何須自言不習爲鄙服之二說皆非杜亦訓狎爲更言更遞也城請豹女頻射我不使我得更遞是爲鄙也豹服此言故抽矢而止此豹亦不違戰禮也抽矢。（豹止）城射之殪。（殪死○殪一計反）張匄抽殳而下。（殳長丈二在車邊○殳音殊長直亮反又如字）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軫○折之設反下及注同扶伏並如字上又音蒲下又蒲北反本或作匍匐同）又射之。死。（句）干犫請一矢。（求死）城曰。余言汝於君。（欲活之○女音汝）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當皆死○乘繩證反注及下同）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犫死○焉於虔反）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三年○搏音博呼好故反）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迋恐也○迋求往反恐丘勇反）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送華登）食於睢上。（睢音雖）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復扶又反）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爲明年華向出奔楚傳○薳于委反）〔疏〕諸侯唯宋事其君。○正義曰言諸侯之內唯宋之臣民善事其君古以前未嘗有叛逆者也俗本或無其字若無其字則是唯

（宋事楚檢於時宋國不屬楚也○王曰而告我也後○正義曰謂大宰犯諫在華登出師之後）○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愬音素）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子謂朱也）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疏】（德君必甚○正義曰荷恩謂之德言荷君恩必甚也）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叛晉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泄軍謀○泄息列反又以制反）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言自南里別從國去○別彼列反）○大蒐于昌間。（無傳○蒐所求反間如字）○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亂故速○鞅於丈反）王室亂。（承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但曰亂）【疏】（注承叔至曰亂○正義曰傳曰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是魯史承叔鞅之言而書之也閔馬父聞叔鞅之言乃遙度其事云子朝必不克是未知誰是誰非也故史但書曰亂不言某人某人爲亂魯史書事必待告乃書傳聞行言不書之此承叔鞅之言即書策者魯是周之宗國既聞王室之亂義當釋位救之魯聞周亂所憂在已承言即書見魯之憂王室也公羊傳曰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其意言兄弟爭位室內自亂其亂不及外國故指言王室也）○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位○單音善鞏九勇反難乃旦反）【疏】（注辟子至即位○正義曰傳曰鞏簡公敗績于京甘平公亦敗焉單子欲告急於晉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是辟子朝之難出居皇也王人以在皇告故書皇也景王既葬猛當成君仍書名者王室大亂未得以禮即位故也如莒展弑君而立未會諸侯元年書莒展輿出奔吳鄭忽嗣父而立鄭人賤之不以爲君桓十一年書鄭忽出奔衞然則未成君者法當書名此王猛雖未即位異於諸侯故稱王而以名繫之劉炫云以王當國亦如莒展以名繫國也）○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郟鄏今河南縣晉助猛故得還王都○郟古洽反鄏音辱）○冬。十月。王子猛卒。（未即位故不言崩）【疏】（注未即至言崩○正義曰未即位不成爲王故不言崩也書王子猛卒者未成爲君繫父言之故稱子猶魯之子般子野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厤推校前後當爲癸卯朔書癸酉誤）【疏】（注此月云云○正義曰案傳十二月庚戌晉籍談云云庚戌上去癸酉三十七日若此月癸酉朔其不得有庚戌也又傳十二月下有閏月晉箕遺云云又云辛丑伐京辛丑是壬寅之前日也二十三年傳曰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則辛丑是閏月之晦日也又計明年正月之朔與今年十二月朔中有一閏相去當爲五十九日此年十二月當爲癸卯朔經書癸酉明是誤也故言長厤推校十一月小甲戌朔傳有乙酉十二日也又有己丑十六日也十二月大癸卯朔傳有庚戌八日也閏月小癸酉朔傳有閏月辛丑二十九日也明年正月壬寅朔則上下符合矣）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牧之莒大夫○苑於元反牧之州牧之牧）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壽餘莒地○帥所類反下之遐嫁反）齊侯伐莒。（怒敗）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竈齊大夫）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也）莒於是乎大惡其君。（爲明年莒子來奔傳○惡烏路反）○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爲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過音古禾反亢苦浪反衷音忠）【疏】（無亢至亂人○正義曰亢高也衷善也獎勸也無高貴不善之事以勸亂人爲惡也易曰亢龍有悔言其位高也）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能無爲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爲宋患○復扶又反下復欲同）【疏】（若華至也已○正義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戰或敗諸侯之師也楚恥無功而疾戰戰勝則楚獨有功二者並非吾諸侯之利也聞楚師將至華氏即出亦是楚之功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此華氏亦無所能爲也已言雖放令出亦不復能爲宋害言宋人慮更爲害決欲取殺之故諸侯之戍固請出之宋人乃從之）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貙已下五子不書非卿○省悉井反又所景反臧子郎反）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代華費遂）邊卬爲大司徒。（卬平公曾孫代華定○卬五郎反）樂祁爲司馬。（祁子罕孫樂祁犂○犂力私反又力兮反）仲幾爲左師。（幾仲左孫代向寧○幾音基）樂大心爲右師。（代華亥）樂輓爲大司寇。（輓子罕孫○輓音晚）以靖國人。（終梓慎之言三年而後弭○弭彌氏反）○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傳○朝如字凡人名字皆張遙反或云朝錯是王子朝之後又音潮案錯姓亦有兩音長丁丈反）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孟即起也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爲大子○說如字又音悅語魚據反）【疏】（王子至立之○正義曰賈逵云賓孟子朝之傳也王愛子朝因愛其傳故朝起並有寵於景王也與賓孟並談說之欲立朝爲大子周語云景王欲殺下門子乃云賓孟適郊見雄雞賈逵云下門子周大夫王猛之傳也景王欲立朝故先殺猛傳然則王與賓孟言說既欲立朝乃殺猛傳議久不決故賓孟假雄雞斷尾以勸之○注子朝至之傳○正義曰二十六年傳子朝使告于諸侯云單劉贊私立少知朝年長於猛也賓孟欲立子朝明是子朝之傳）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獻公劉摯伯蚠劉狄穆公單旗○蚠扶粉反一音扶云反摯音至下同）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子朝有欲位之言故劉蚠惡之○惡烏路反去起呂反有欲位之言一本位作立）【疏】（劉獻至去之○正義曰伯蚠是果決有知謀者也願得殺賓孟云子朝所以彊單子之心故劉子亦與同志共立子猛也於賓孟云願殺之於子朝云願去之者朝是王之寵子賓王在不可專殺願逐去而已獻謚法知質有聖曰獻）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爲犧牲奉宗廟故自殘毀○斷丁管反憚待旦反犧許宜反）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犧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飾則當貴盛故言異於雞○遽其據反）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犧在己則無患害己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難乃旦反）【疏】（賓孟至何害○正義曰說文云犧宗廟之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鄭玄云犧純毛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之牲牷鄭玄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牷體完具也又曰祭祀共犧牲以授充人繫之鄭玄云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然則祭祀之牲選其毛羽完具者養之以爲犧犧者寵養祭牲之名賓孟感雞以毛羽完具恐其被養爲犧故自斷其尾殘毀其形賓孟怪而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言此雞難畏其被寵養也賓孟因此感悟疾歸以雞事告王且又言曰雞其憚畏爲人用乎人則異於是雞矣雞被寵飾終當見殺人被寵飾則當貴盛此其所以異

（於雞也犧者寵牲之名因以犧喻寵子即名寵子爲犧言寵愛爲犧者依法用牲今寵愛爲犧者乃實用人言犧當用純德之人猶如祭犧當用純色之牲也他人之有純德寵之如犧後實招禍難矣己子之有純德寵之如犧有何害也但人有親疏若疏人被寵愛爲犧實爲禍難若己家親屬寵愛如犧有何患害他人謂子猛親屬謂子朝也犧者實用人上人是對牲爲稱普據凡人也人犧實難此下人擬疏外之人人字雖同上下人意異○注難犧雖見寵飾○正義曰犧者繫養之名耳言寵飾者當養之時必爲之服飾以異之如今之繫五采也史記稱楚王欲以莊周爲國相謂使者曰郊祭犧牛養之數歲衣以文繡牽入大廟是時欲爲孤豚豈可得乎是亦飾之事○注言設至異之○正義曰賓孟言人犧實難假疏人以爲說人爲疏姓之人寵養疏人擅權害主故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假借他人以權或將反來害己子猛雖亦王子不得王寵與他人無異使犧在己家則無害已喻子朝子朝是己之子欲使王早寵異之如寵犧也）王弗應。（十五年大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賓孟感雞盛稱子朝王心許之故不應○應應對之應注同）〔疏〕（注十五至不應○正義曰賈逵以爲大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鄭衆以爲壽卒王命猛代之後欲廢猛立朝耳服虔以賈爲然杜今從鄭說者二十六年傳閔子馬云子朝干景之命則景有命矣若不命猛更命誰乎若子朝子猛並未有命俱是庶子朝年又長於次當立自求爲嗣宜矣劉蚠何以惡其爲亂而欲去之若俱未被立王意不偏羣臣無黨王命爲嗣則莫敢不從何須將殺單劉以立朝也杜以此知大子壽卒王立子猛爲適其後復欲立子朝而王意未定賓孟感雞自毀因此盛稱子朝之美王心許賓孟故不應慮其泄言也）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北山洛北芒也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從才用反芒音亡）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錡魚綺反澗古晏反）〔疏〕（注四月十九日○正義曰此於乙丑之下言四月十九日戊辰之下言二十二日顯言此二日者此年之傳其日最多經之與傳又時月多錯故此顯言二日欲令自此以下依次推之易驗耳）戊辰。劉子摯卒。（二十二日）無子。單子立劉蚠。（蚠事單子故）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見賢遍反注同）遂攻賓起。殺之。（黨子朝故）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疏〕（注王子猛次正○正義曰猛朝俱是王子單劉必欲立猛明猛是次正當立故也公羊多有次正之語杜取爲說猛爲次正不知其本蓋是大子壽之母弟或是穆后姪娣之子或母貴也）○晉之取鼓也。（在十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獻於廟）又叛於鮮虞。（叛晉屬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略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行下孟反）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糴音狄）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鳶悅全反鞮丁兮反佗徒多反守手又反又如字）○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官也靈王景王之子孫○喪息浪反下注羣喪同）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要一遙反餞賤淺反）以逐劉子。（逐伯蚠）壬戌。劉子奔揚。（揚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子猛也）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謀。（莊公召伯奐子朝黨也○召上照反奐音喚）曰。不殺單旗不捷。（旗單子也○旗音其捷才接反）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從還謀也○背音佩下注同）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頃子樊齊單劉黨○頃音傾本或作須字）〔疏〕（注頃子至劉黨○正義曰此下二十三年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故知是單劉黨也）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奉王）及領。大盟而復。（領周地欲重盟令單子劉子復歸○令力呈反）殺摯荒以說。（委罪於荒○說如字又音悅）劉子如劉。（歸其采邑）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平時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亡走○奔于平時一本作于平平時音止又音市下同本或作平壽誤）〔疏〕（及領至平時○正義曰此上言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遂與召莊謀殺單旗與之重盟必來來而殺之王子還遂奉王追單子及領遂與重盟而還殺摯荒者爲前取王如莊宮令單子失王而出奔更殺摯荒以解說此事單子覺還欲背又奔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鬷子工反稠直由反）〔疏〕（注八子靈景之族○正義曰以上言王子還此八人還居其首還既稱王子明八子皆王子也故知靈景之族）子朝奔京。（其黨死故）丙寅。伐之。（單子伐京）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故得入）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皆爲子朝所敗○鞏九勇反）〔疏〕（簡公平公○正義曰諡法一意不懈曰簡布綱持紀曰平○注皆爲子朝所敗○正義曰知爲子朝所敗者以傳云敗績于京故知是敬王黨爲子朝所敗也）叔鞅至自京師。（葬景王還）言王室之亂也。（經所以書）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天所廢謂羣喪職秩者）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出次以示急戊寅七月三日經書六月誤也○圃音補）〔疏〕（注戊寅至月誤○正義曰傳言七月戊寅杜以長厤推校之戊寅是七月二日明傳是也經書王猛居皇乃在六月下知經六月誤也）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子猛黨守王城距子朝）盟百工于平宮。（平宮平王廟）辛卯。鄩肸伐皇。（鄩肸子朝黨○鄩音尋肸許乙反）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鄩肸）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司徒醜敗故）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爲單氏所敗）〔疏〕（注百工至所敗○正義曰知單氏所敗者以上云伐單氏下云反伐之是單氏反伐百工也若單氏被敗焉能反伐百工）庚午。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圉。（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圉鄉○圉魚呂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爲鄉○躒力狄反）及焦瑕溫原之師。（焦瑕溫原晉四邑）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疏〕（注丁巳至秋誤○正義曰傳言冬十月丁巳杜以長厤推之丁巳是十月十四日經書此事在秋其下乃有冬知經誤）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爲子朝之黨所敗）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朝衆社周地○社市者反本或作杜下皆同）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疏〕（注乙酉至悼王○正義曰傳言十一月乙酉杜以長厤推校之乙酉是十一月十二日知經書十月誤也上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悼王即猛也經書爲卒傳言其謚故解之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敬王猛之母弟敬王位定乃追謚之）不成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己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句○句故害反）〔疏〕（注敬王王子句○正義曰敬王名句本紀文也本紀不言敬王是猛之母弟先儒相傳說耳謚法夙夜共事曰敬）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大夫）○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司馬烏督音篤）○帥師軍于陰。（籍談所軍）于侯氏。（荀躒所軍）于谿泉。（賈辛所軍鞏縣西南有明谿泉）次于社。（司馬督所次）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氾音凡解音蟹任音任）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行戶郎反詭九委反）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謝取邾師○婼勑略反）○癸丑。叔鞅卒。（無傳）○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婼。（稱行人譏晉執使人。使使吏反）〔疏〕（注稱行至使人。正義曰傳說魯取邾師則是魯有罪矣而譏晉執者凡諸侯有罪盟主當以師討之不宜執其使人故譏之）○晉人圍郊。（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疏〕（注討于王從赴。正義曰往年傳閏月辛丑晉師王師代京毀其西南注云京子朝所在此年傳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計辛丑壬寅頻日耳蓋京城既毀郊是子朝之邑故二師圍之故云討子朝也郊不繫周者大都以名通也傳稱朔日圍郊癸丑乃叔鞅卒癸丑正月十二日也是圍郊在叔鞅卒前也晉人來告圍郊不以圍郊日告之告在叔鞅卒後故經書在後是從赴也圍郊在朔或亦在叔孫婼如晉之前但行無日未必不以朔行據鞅卒有日而言之）○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與音餘父音甫）〔疏〕（吳敗至雞父。正義曰此戰獲胡沈之君是胡沈君自將也頓序於上頓亦君自將也獲陳大夫陳是大夫將則蔡許亦大夫將也故云頓胡沈蔡陳許君在臣上各自以大小序耳桓十三年經書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此不每國書師而摠云師者傳無其說杜不爲注是史略文非義例也賈逵云不國國書師惡其同役而不同心案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傳曰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亦是同役而不同心彼既不變其文此何當變文以見義乎賈之妄○注不書楚楚不戰。正義曰杜知楚不戰者以傳云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敗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是戰於雞父之時先犯胡沈陳後破許蔡頓也六國既陳戰敗而奔下傳始云楚師大奔是六國敗後楚師怖懼不得成陳望風而奔故傳云不言戰楚未陳杜云不書楚楚不戰劉炫用服虔義云不書楚諱敗不告然則必其楚人來告容或諱敗若吳人來告豈代楚諱乎劉違背傳文而規杜非也）胡子髡、沈子逞滅。（國雖存君死曰滅。髡苦門反逞勑逞反）〔疏〕（注國雖至曰滅。正義曰公羊傳曰君死于位曰滅其意言本國雖存其君見殺與滅國相類據君身言之謂之滅）獲陳夏齧。（大夫死生通曰獲夏齧徵舒玄孫。夏戶雅反齧五結反）〔疏〕（注大夫至玄孫。正義曰宣二年鄭人獲華元生獲也哀十一年獲齊國書死獲也故云大夫死生通曰獲宋世本宣公生子夏夏生御叔叔生徵舒舒生惠子晉晉生御寇寇生悼子齧齧是徵舒曾孫杜云玄孫未詳）○天王居于狄泉。（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大音泰）〔疏〕（注敬王至城外。正義曰此事傳無其文不言無傳者傳稱六月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當從劉而居狄泉不是全無其事故不云無傳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是也若在城內宜云王居成周知此時在城外也今在城內者土地名云或曰定元年城成周乃遷之入城內也）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疏〕（注尹氏至欲立。正義曰宣王之世有尹吉甫春秋以來數有尹子見經是其食采於尹世爲周卿士也以其世爲卿士宗族彊盛故能專意立朝不言尹子而言尹氏者見其氏族彊故能立之也敬王是單劉所立不書單子

立者敬王猛之母弟兄死次正當立立之是當朝不應立立庶以亂國書尹氏立朝所以惡尹氏也隱四年衛人立晉善其得衆書衛人言舉國共立之此書尹氏立朝明非周人所欲立獨尹氏立之耳）○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二師王師晉師也王師不書不以告）癸卯。郊鄩潰。（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郊鄩二邑皆子朝所得。鄩音尋潰戶內反）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今河陰縣）王使告間。（子朝敗故。間音閑）庚戌。還。（晉師還）○邾人城翼。（翼邾邑）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徑魯之武城。徑音經）〔疏〕（注離姑至武城。正義曰邾魯接連竟界相錯邾人從翼邑還邾先經魯之武城然後始至離姑而後至邾故舉離姑爲道次）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鉏仕居反下同御魚呂反）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過古禾反下遂過同）徐鉏、丘弱、茅地曰。（三子邾大夫。茅亡交反）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道下濕）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疏〕（武城人塞其前。正義曰此所塞之處必有隘道當是已過武城之邑未出武城之竟故得塞其前斷其後而攻取之）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取邾師不書非公命。斷丁管反殊如字說文云死也一曰斷也蹷其月反又音厥又居衛反）〔疏〕（注取邾至公命。正義曰傳言武城人則是武城之大夫自專爲此謀也既取邾師邾始愬晉晉人來討乃令叔孫往謝叔孫以年初即行則魯取邾師事在往年因叔孫婼如晉追言之）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愬息路反）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嫌外內異故重發傳。使所吏反重直用反下重發同）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疏〕（注坐訟曲直。正義曰周禮小司寇云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斷獄者皆令競者坐而受其辭故使並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疏〕（注在禮至之君。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於禮得與相會故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邾雜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爲叔孫之介副。介音界注同）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取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

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去起呂反）士彌牟謂韓宣子（彌牟士景伯。彌亡支反牟亡侯反）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焉於虔反下同）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衆取叔孫是爲諸侯皆得輒相執）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別彼列反）〔疏〕（注分別至服回。正義曰賈逵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鄭衆云使叔孫子服回各居一館邾魯大夫本不同館無爲復言使各居一館也欲分別叔孫與子服回不得相見各聽其辭耳服虔並載兩說仍云賈氏近之案傳文各居一館之下即云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則皆執各居一館者也若是邾魯別館豈執邾大夫乎且下云館叔孫於箕舍子服回於他邑明此各居一館是分別子服與叔孫恐其相教示）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執之）〔疏〕（注二子至執之。正義曰魯人實取邾師二子辭不屈者蓋以朝聘征伐過他國必假道乃行邾人不假魯道是邾亦合責不假道小過也取其師大罪也蹊田奪牛爲報已甚故士伯愬而執之久因其使足以謝邾故晉以明年釋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從才用反下同）〔疏〕（士伯至如吏。正義曰御謂進引也引叔孫詣於獄也叔孫從者唯有四人先過於邾君之館然後以之如吏故杜云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謂箕也。芻初俱反蕘而昭反）叔孫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旦至旦爲期。期本又作朞同居其反）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別囚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爲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僞若不解其意。模莫胡反字從木解音蟹）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免叔孫。爲于僞反）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女音汝）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愛。吠被廢反）〔疏〕（請其吠狗。正義曰狗有吠守者有主獵者主獵者貴吠守者賤吏人請叔孫乞其吠守之狗）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補治也。葺七入反）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壞音怪）○夏。四月。乙酉。單

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子朝者訾在河南鞏縣西南○訾子斯反）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氏之邑）〔疏〕（注自京至之邑）（正義曰知自京入尹者以前年子朝在京王師雖毀其西南不言克京又今年二師圍郊不言子朝在郊故云自京入尹劉炫以爲前年王師已克子朝從京入郊郊潰不知子朝所在而規杜非也）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尹圉尹文公也劉佗劉蚠族敬王黨○圉魚呂反佗徒河反）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單子敗故○阪音反又扶板反）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子周卿士子朝黨奐召莊公）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居劉子邑）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近東城○近附近之近）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鄩羅周大夫鄩肸之子）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族唐周地）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西闈周地○闈音韋一音暉）丙寅。攻蒯。蒯潰。（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蒯苦怪反）○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好呼報反鑄之樹反）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殳長而無刃○殳音殊）〔疏〕（注殳長至無刃○正義曰詩毛傳文也考工記云殳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其長丈二也又考工記戈戟皆有刃殳不言刃是無刃也）菀羊牧之曰。君過之。（牧之亦莒大夫）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郊公著丘公之子十四年奔齊○著直除反又直慮反）○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事）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子瑕即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熸子潛反字林子兼反復扶又反下王往復敗復增修同）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事尚威）〔疏〕（威克至必濟○正義曰尚書胤征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古有此言）胡沈之君幼而狂。（性無常○狂求匡反）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帥賤薳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壹於越○帥所類反注及下帥賤同）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整以誘之○去起呂反）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陳直覲反下未陳并注同）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七月二十九日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疏〕（注七月至不意○正義曰成十六年傳郤至曰陳不違晦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注云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爲忌楚以兵之忌日不意吳來擊之必不設備吳人故違兵忌以晦出兵而戰擊楚所不意也僖二十二年泓之戰書己巳朔成十六年鄢陵之戰書甲午晦此書戊辰而不言晦者釋例曰經傳之見晦朔此時史隨其日而存之無義例也賈氏云泓之戰譏宋襄故書朔鄢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雞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晦左氏既無此說案雞父之戰經傳備詳其例非夷之實晦戰而經不書晦明經不以晦示褒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吳王）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譟素報反）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疏〕（注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至獲得也○正義曰傳言舍胡沈之囚使曰吾君死矣是胡沈之君死稱滅也釋例曰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故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諸以戰傷死雖敗績而不見擒故經皆不曰滅則杜意國君生見獲亦書爲滅也劉炫謂此胡沈之君戰死故言滅也春秋君戰生見獲者皆言以歸不書滅何得言雖存若亡皆爲滅公羊傳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釋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以爲君死曰滅生曰以歸韓戰敗晉侯從大夫例故書獲以規杜失今知非者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定六年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是君存稱滅劉炫以爲生獲於敵但言以歸不得稱滅規杜非也但君存國滅則滅文在上滅譚滅許是也國存君死則滅文在下胡子沈子是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嫌與陳例相涉故重發之）○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爲星所壓而死○壓本又作厭同於甲反）〔疏〕（注經書至而死○正義曰經書乙未地震謂魯國之地動也丁酉南宮極震則周地亦震周魯相去千里故震日不同以震而死明爲星所壓）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文公劉蚠也先君謂蚠之父獻公也獻公亦欲立子猛未及而卒）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洛水也地動川岸崩）〔疏〕（注謂幽至岸崩○正義曰周語云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注國語者亦云三川涇渭洛也西周在雍州之域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川涇汭其浸渭洛鄭玄云浸可以爲灌溉者）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楚大子建之母在郹。（郹郹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郹古闃反）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諸樊吳王僚之大子○吳大子諸樊案吳子遏號諸樊王僚是遏之弟子先儒又以爲遏弟何容僚子乃取遏號爲名恐傳寫誤耳未詳）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要其勝負○徼古堯反要一遙反）〔疏〕（大子至追之○正義曰土地名郹是蔡地蔡在楚之東北故建母在郹得召吳人也於時蔡常從楚且失夫人故薳越追之○注諸樊至大子○正義曰吳子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亦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吳人雖是東夷理亦不應然也此久遠之書又字經篆隸或誤耳）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敗於雞父設往復敗爲再敗）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薳澨楚地○縊一賜反澨市制反）○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春晉爲邾人執叔孫故公如晉謝之○爲于僞反注及下注鄰國爲之守相爲同）○楚囊瓦爲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匄○囊乃郎反）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郢以井反又餘政反）〔疏〕（注楚用至自固○正義曰襄十四年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彼子囊城郢君子謂之爲忠此囊瓦城郢沈尹戌謂之必亡事不同者國而無城不可以治楚自文王都郢城郭未固子囊心欲城之其事未暇將死而令城郢故可謂之爲忠今郢既固矣足以爲治而囊瓦畏吳使偪恐其寇入國都更復增脩其城以求自固不能遠撫邊竟唯欲近守城郭沈尹謂之必亡爲其事異故也）沈尹戌曰。

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衞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守手又反下文除守其交禮並同）天子卑。守在諸侯。（政卑損）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爲之守）諸侯卑。守在四竟。（恭自完。○竟音境下及注同）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國爲助。○援于眷反）民狎其野。（狎安習也。狎戶甲反）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焉於虔反）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疏〕（注在僖十八年。○正義曰事在十九年諸本皆然當是轉寫誤）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辟。○疆居良反場音亦壘力軌反辟音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疏〕（明其伍候。○正義曰賈服王董皆作五候賈服云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時四方中央之候王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也董云五候候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杜作伍候故云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彼諸本蓋以上多云四故誤爲五也）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僭子念反懦乃亂反又乃臥反耆臣支反一音直支反）〔疏〕（不僭至不耆。○正義曰不僭守信也不貪廉正也不懦不受辱也不彊不陵人也此皆論守竟之事不僭不貪不耆謂不往侵人國也不懦謂不使人侵己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疏〕（詩曰至厥德。○正義曰詩大雅文王篇也無念念也聿述也言王者念女先祖之法則還當述治其先祖之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蚡扶粉反冒莫報反）〔疏〕（注四君至賢者。○正義曰楚世家云周成王始封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陽歷十四君至於熊儀是爲若敖若敖生霄敖霄敖生蚡冒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爲武王武王生文王始都郢杜文十六年云蚡冒楚武王父雖不從世家以蚡冒爲武王兄要沈尹以四君爲賢故特言之）土不過同。（方百里爲一同言未滿一圻。○圻音祈）〔疏〕（土不過同。○正義曰言田雖至九百里猶止名同故云不過同非謂百里以下也知者以楚是子爵土方二百里明非百里也）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爲圻。○數所主反）〔疏〕（猶不城郢。○正義曰如楚世家云武王以上未都於郢據當時都郢故以郢言之謂不築其國都也）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爲安也。爲定四年吳入楚傳）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昭二十一年盡二十三年）

經二十一年

在於復歸（段玉裁挍改作歸復）

傳二十一年

無射鐘名（宋殘本淳熙本鐘作鍾）

注周景至無射（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其能久乎注下）

鑄大錢（監本毛本鑄上有將字與國語合）

王不聽（監本毛本不作弗與國語合）

如彼文（閩本監本文誤云）

時鍾猶在（宋本時作其）

無射高縣是也（此本高字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空闕監本毛本作在）

時人悉共見之（此本共字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空闕監本毛本作得）

泠州鳩曰（釋文云泠或作伶樂官也或作冷字非石經州字初刻誤洲後改正）

而鍾音之器也（石經宋殘本鍾作鐘案鐘鼓之鐘石經左傳皆不作鍾此及下文今鍾槬矣獨異）

風散俗煩（宋本散作敝）

器以鍾之（石經宋本宋殘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鍾作鐘是也）

鍾聚也（此本正義亦作鍾宋本宋殘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鐘是也）

承上語不倫者（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山井鼎云倫作論恐非）

大者不槬（諸本作槬漢書五行志引作摦下同案槬乃說文新附字五經文字作槬云見春秋傳）

戶暗反（宋本此三字側注）

窕則不咸（石經咸改作減釋文云本或作感案惠棟云唐石經初刻作咸後加三點按作咸是也）

心是以感感實生疾（石經初刻感作憾後改作咸顧炎武云石經誤作咸指改刊而言也惠棟云一作咸一作減亦誤陳樹華云初刻憾後改感下心字年久磨滅案改感之說非是如改感磨去小旁足矣今感字重刻皆未將碑文細校也漢書五行志引傳作感不誤）

今鍾槬矣（石經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鍾作鐘）

王心弗堪（惠棟云漢書作戎孟康云古堪字尚書西伯戡黎說文引作戎郭璞爾雅注又作堪黎古字戎堪通）

注不在至幼齒（宋本此節正義在注爲蔡侯朱出奔傳之下）

鮑國至七牢（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士鞅怒曰節注下）

諸侯牢禮各依命數（重脩監本各誤名）

亟言之（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桑林城門名之下）

言若愛大司馬（岳本言作君非也）

華貙雖杜（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杜作在）

訊問也（淳熙本也誤城）

言登亡（淳熙本言誤之）

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毛本睢作雎亦非釋文作睢音雖是也）

分同至過也（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昭子曰節下）

朔月辛卯（監本毛本月誤日）

未法爲重（監本毛本未法作其災宋本作示法）

非所哭也（石經也字以下一行計九字）

公子苦雒（石經宋本宋殘本岳本雒作維與釋文合又按說文雒鳥也从隹今聲引春秋傳公子苦雒又考玉篇苦作若）

而不能送亡君（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揔入注文爲明年華向出奔楚傳之下）

乃徇曰（閩本監本徇作狥非）

楊徽者（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楊作揚與釋文合）

如其在門所樹者（監本其作共非）

几此言以也象也（閩本監本以誤似）

今之銘旌旗幡也（宋本幡作旛與說文合）

其制之大小（宋本其作某）

公自楊門見之（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楊作揚是也注同）

睢陽正東門名揚門（監本睢誤雎）

不呰小忿（淳熙本纂圖本呰作訾釋文同云本又作呰）

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正義云本或豹上有華又云今定本有華臧琳云據正義知今本有華者從唐定本誤衍也傳文本云呂封人豹故杜云呂封人豹華氏黨明豹即華豹也今注作呂封人華豹華亦衍文王肅董遇並云呂封人華豹則王董本正文有華字可知）

關引弓（此下宋本有關矣○正義曰關烏環本又作彎一十三字在呂封人華豹節下）

扶伏而擊之（諸本作扶伏釋文云本或作匍匐同）

事在襄二十三年（纂圖本二作三非也）

俗本或無其字（毛本字作事非也）

德君必甚（宋本此節正義在蔡無他矣注下）

且懼泄軍謀（宋本小字宋本宋殘本泄作洩）

經二十二年

夏四月乙丑（宋殘本缺三葉自四字起至子朝必不克必字止）

亂故速（宋本速下有也字）

注丞叔至曰亂（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王子猛卒注下）

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石經自王字至有字改刊故此二行皆祇九字）

故不言崩（足利本言作書）

其不得有庚戌也（宋本其下有月字）

傳二十二年

敗齊大夫○北郭佐之後（諸本無○纂圖本○作釋亦誤閩本遂以北郭佐之後五字改爲雙行小字尤非）

以獎亂人（石經此處缺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獎作奬）

患宋以義距之（小字宋本無之字）

無亢至亂人（宋本脫人字以下正義二節揔入以靖國人注下）

獎勸也（閩本監本毛本獎作奬）

其亦能無爲也已（石經此處缺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能無作無能不誤）

士平（顧炎武云石經士誤氏案石經此處缺所據乃王堯惠刻）

邊卬也（顧炎武云石經卬誤作印案石經此處缺所據亦謬刻）

王子至立之（宋本以下正義九節揔入盟羣王子于單氏注下）

與賓孟亟說之（宋本以上有王字）

景王欲殺下門子（案國語周語欲作既）

子朝有欲位之言（釋文云一本位作立岳本作立陸粲附注云作立是也）

所以彊單子之心（閩本監本毛本彊作强）

故劉子亦與同志（齊召南云以文義推之劉子應作單子言單穆公與劉蚠同志也）

掌牧六牲（監本掌作當誤也）

則無害（宋本無下有患字是也）

魏郡廣平以北（淳熙本北誤此）

揚邑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揚下有周字是）

悼王子猛也（監本悼字誤倬）

頃子至劉黨（宋本以下正義十節揔入注文京楚子朝所在之下）

殺摯荒以說（石經荒字以下一行計九字）

故亡走（重脩監本走誤是）

來而殺之（閩本監本而作必非）

諡法一意不懈曰簡（閩本懈誤嶰宋本監本毛本作懈是也案逸周書諡法解一意作壹德）

故知是敬王黨（監本毛本敬作悼）

子朝必不克（不字以下宋殘本起）

經書六月誤也（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小字宋本足利本無也字）

戊寅是七月二日明傳是也（閩本亦誤二宋本監本毛本作三）

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諸本作社釋文云本或作杜下皆同石經人字以下一行計九字陸渾于社十五字改刊因初刊十下有有字後刊去也）

前城子朝衆（陳樹華云案城下當有人字）

毀其西南（石經南下有子朝奔郊四字非唐刻也案顧炎武九經誤字云四字監本脫當依石經惠棟云四字非初刻當是晁公武據蜀石經增入非杜本也案下傳云二師圍郊郊鄩潰杜氏云二邑皆子朝所得是杜本無奔郊之文善乎陳樹華之言曰四字書法與宣公卷相似疑朱梁時人所爲顧炎武說欠詳審惠棟指爲晁氏據蜀石經增入亦非子朝如果在郊則二師圍郊鄩潰子朝當奔別邑經傳何以無明文邪且廿三年王子朝入于尹杜氏云自京入尹氏之邑正義曰知自京入尹者以前年子朝在京王師雖毀其西南不言克京又今年二師圍郊不言子朝在郊故云自京入尹劉炫以爲前年王師已克京子朝從京入郊郊潰不知子朝所在而規杜非也由此推之子朝奔郊四字或因劉氏之言而妄增也）

京楚子朝所在（段玉裁云楚字衍文次年晉人圍郊正義引此注云京子朝所在無楚字）

經二十三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一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昭六第廿五岳本襄字下增公字並盡二十六年）

注稱行至使人（宋本以下正義八節揔入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句下）

不宜執其使人（宋本監本毛本宜作得正德本閩本此處實缺）

計辛丑壬寅（諸本作計此本誤討今改正）

相十三年（諸本作桓此本作相脩版仍作桓）

賈之妄○（宋本○作也是也）

立之是當（宋本當作常）

傳二十三年

注離姑至武城（宋本以下正義九節揔入去之如始至武城注下）

先經魯之武城（閩本監本毛本經作徑）

謂此山道下濕（纂圖本毛本濕作溼）

斷其後（監本斷誤擶）

嫌外内異（岳本外内誤倒）

僖二十九年傳曰（監本毛本二作公非）

案傳文（閩本監本文作云非）

從旦至旦爲期（葉抄釋文亦作從旦至旦爲朞按古者年之帀月之帀日之帀皆曰期而日之帀僅見此監本下旦字作莫毛本作莫字皆非也）

別囚之（閩本囚作因形相近而誤毛本作叔尤非）

示不愛（淳熙本示誤寸）

葺補治也（宋本淳熙本也作之）

注自京至之邑（宋本此節正義在丙寅節注下）

王師已克（宋本克下有京字是也）

劉子從尹道伐尹（石經劉字以下一行計九字）

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淳熙本樊誤焚）

鄩肸之子（宋本岳本肸作肹是也淳熙本誤將纂圖本監本毛本誤肹○今從宋本）

莒子庚輿虐而好劒（石經劒字以下一行計十一字）

必試諸人（石經試誤弒）

及長而無刃（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長下有丈二二字是也）

注及長至無刃（宋本此節正義在齊人納郊公注下）

又考工記戈戟皆有刃（山井鼎云崇禎本闕皆有二字案毛本不闕考文所據者是脫字本也）

牧之亦莒大夫（山井鼎云崇禎本缺亦莒二字案毛氏本不闕）

威克至必濟（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不言戰節注下）

狂無常（宋本淳熙本小字宋本狂作性不誤）

帥賤而不能整（淳熙本而誤丙）

陳不違晦（毛本違作達非也）

此時史隨其日而存之（毛本隨作兵非也）

注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至獲得也（宋本作注國君至得也）

楚未陳也（石經陳字改刊初刻似作陣）

注經書至而死（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東王必大克注下）

地動川岸崩（纂圖本川下衍地字）

今川實震（宋本今下有三字是也）

土無所演（宋本同監本毛本作水土無演非）

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足利本城下有西字）

楚大子建之母在郥（石經宋本岳本郥作郹是也注及下同與說文合）

大子至追之（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亡君夫人節注下）

於時蔡常從楚（宋本時作是）

僚子文名諸樊（閩本文作父亦非宋本監本毛本作又是也○今改作又）

代陽匄（淳熙本匄誤句）

注楚用至自固（宋本以下正義八節揔入不亦難乎句注下）

將死不忘衞社稷（閩本監本毛本忘作亡）

更復增脩其城（宋本增作以）

沈尹謂之必亡（浦鏜正誤尹下有戌字）

結四鄰之國爲助（宋本淳熙本岳本爲下有援字）

當是轉寫誤（閩本監本毛本轉作傳非也）

走集邊竟之壘辟（釋文亦作辟下有也字宋本岳本作壁）

明其伍候（正義曰賈服王董皆作五候惠棟云周書程典云固其四援明其五候古伍字皆作五傳本文也杜氏依周書爲說故從人旁）

賈服王董（閩本監本賈誤晉）

此皆論守竟之事（毛本皆字實缺）

不僭不貪不貪不耆（宋本監本毛本不貪二字不重是也）

謂不往侵鄰國也（監本國字實缺）

杜文十六年云（閩本監本毛本文誤又宋本文上有注字是也）

謂不築其其國都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其字不重是也）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一（昭二十四年盡二十五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四年。春。王三月。丙戌。仲孫貜卒。（無傳孟僖子也○貜俱縛反徐俱碧反）○婼至自晉。（喜得赦歸故書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郁於六反釐本又作釐力之反又音來）〔疏〕注丁酉至無月○正義曰此年五月乙未朔一大一小七月當甲午朔九月癸巳朔五日得丁酉文在八月之下是有日而無月也○冬。吳滅巢。（楚邑也書滅用大師〔疏〕注楚邑至大師○正義曰大都以名通故不繫楚也襄十三年傳例曰用大師焉曰滅）○葬杞平公。（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盈也嚚南宮極之子桓公甘平公之子○嚚魚巾反見賢遍反）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度謀也言雖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度待洛反注同）〔疏〕注度謀至無害▲○正義曰同德度義尚書泰誓文也劉炫云案孔安國云德鈞則秉義者彊萇弘此言取彼爲說必其與彼德同乃度義之勝負但使德勝不畏彼彊故即引泰誓而勸其務德杜爲不見古文故致有此謬令知非者彼尚書之文論兩敵對戰揆度有義者彊此論甘氏又往既不能同德何能度義屬意有異與書義不同且引詩斷章其類多矣劉以爲杜違尚書之文而規其過非也 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言紂衆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紂直九反億於力反）〔疏〕注四夷○正義曰孔安國云夷人謂平人杜爲夷狄之人者案四年傳曰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孔杜各自爲義其意俱通劉炫以杜爲過而規其短非也 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今大誓無此語○治直吏反）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緱氏西南有鄔聚言子朝稍強○鄔烏戶反緱古侯反又苦侯反聚才住反）○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踁叔孫家臣○踁戶定反）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己故謀殺之○欬苦代反）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久執子以謝邾）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

自晉。尊晉也。（貶婼族所以尊晉婼行人故不言罪己○貶他典反從才用反）【疏】（注貶婼至罪己○正義曰卿當備書名氏去氏則爲貶責貶婼之族喜於得免所以尊晉而自屈也釋例曰意如至自晉傳言尊晉罪己婼至自晉傳復重發但言尊晉者意如以罪見執宜在罪己婼本使人不應見執故尊晉而已內大夫行還皆不書至異於公也今此二人執而見釋更以書至見義也杜言見義者見其喜得釋特告廟而書至也）○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涖臨也就問子朝敬王知誰曲直○涖音利）【疏】（晉侯至周故○正義曰晉助敬王久矣今使景伯如周問曲直者以子朝更彊久競未決晉人恐敬王不成更審其事故疑而使察之也晉人於此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以前猶與往來其心兩望至此始絕耳）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乾音干祭側界反介音戒注同）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使所吏反）○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猥出故爲旱○猥烏罪反）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陽不克莫絕句）○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瑕戶加反杏戶孟反潰戶內反）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相息亮反嫠本又作釐力之反緯有貴反）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恐禍及己○隕于敏反）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蠢昌允反擾而小反本又作動攝）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詩小雅罍大器缾小器常稟於罍者而所受罄盡則罍爲無餘故恥之○儕仕皆反缾本又作瓶步丁反罍者雷）【疏】（注詩小至恥之○正義曰此詩小雅蓼莪刺幽王之詩也或曰缾是器罍大缾小實由罍所資缾是小器常稟受於罍今缾罄盡罍更無物以共缾惟是罍之恥也缾喻周罍喻晉言周之微弱恆依恃於晉今王室亂矣晉無力以助之是晉之恥也詩注云缾小而盡罍大而盈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爲明年會黃父傳○父音甫）秋。八月。大雩。旱也。（終如叔孫之言）○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

珪于河。（禱河求福○珪于河本或作沈于河沈直蔭反又如字）甲戌。津人得諸河上。（珪自出水）陰不佞以溫人南侵。（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溫兵助敬王南侵子朝）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不佞獻玉○拘音俱王定而獻之本或作王定之）與之東訾。（喜得玉故與之邑鞏縣西南訾城是也○訾子斯反）○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略行也行吳界將侵之○疆居良反行下孟反下同）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吳踵楚。（躡楚踵跡○踵章勇反躡女輒反）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曲○場音亦犴音岸勞力報反汭如銳反）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也○歸如字又其媿反乘繩證反又如字遺唯季反）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夢莫公反）王及圉陽而還。（圉陽楚地○圉魚呂反）【疏】（王及圉陽而還　正義曰王歸行及圉陽倉與壽夢而還歸於越也）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不書告敗略）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帥所類反注同）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幾居豈反又音幾梗更猛反）【疏】（注詩大雅○正義曰此詩大雅桑柔刺厲王之詩也）其王之謂乎。（爲定四年吳入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詣五計反）○有鸜鵒來巢。（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鸜其俱反嵇康音權本又作鴝音劬公羊傳作鸛音權郭璞注山海經云鸜鵒鴝鵒也鵒音欲）【疏】（注此鳥至故書○正義曰此鳥穴居今驗猶然考工記云鸜鵒不踰濟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濟經齊魯之界魯在汶水之南鸜鵒北方之鳥南不踰濟舊不在魯界今來魯而不穴又巢居故曰來巢傳曰書所無也是非常故書也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穀梁亦然案今大河以北皆有鸜鵒不得云非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信然）○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辛下旬之辛也言又重上事○重直龍反又直用反）【疏】（注季辛至上事○正義曰月有三辛上辛上旬之辛也季辛下旬之辛也長麻推校此年七月己丑朔上辛月三日季辛二十三日也不書其日之辰空言辛者本見旱甚欲知二雩相去遠近耳無取於辰故空言辛又雩者言又見其重上事上辛是大雩明季辛亦大雩也春秋旱則脩雩雩而得雨則書雩喜雩有益雩而不得雨則書旱以明災成此書二雩者上辛雩而得雨雨少旱甚即爲旱故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再雩旱甚也見言前雩少得雨旱甚而復雩故重云上辛不注是也公羊傳曰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公以九月如孫豈七月已與季氏戰乎若使時實不旱亦不得託雩聚衆）○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竟○孫音遜本亦作遜注及傳同竟音境下同）齊侯唁公于野井。（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逆之往至野井○唁音彥）○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公不與小斂而書日者公在外非無恩○與音預斂力驗反）○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未同盟而赴以名）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公○鄆音運）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言其才德薄）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亦賤己）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爲定十年樂大心出奔傳）【疏】（君子至必亡○正義曰揚子法言云何以動而見敬曰敬人何以動而見侮曰侮人然則貴人者人亦貴之卑人者人亦卑之此言凡人輕賤其身則不能以尊貴之道及於他人若君子能自貴其身者己先貴人欲其身之貴是以須有禮然後能以尊貴之道及於他人既以尊貴他人是以有禮）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逸詩）【疏】（注逸詩○正義曰燕禮記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玄云新宮小雅逸篇也既逸知是小雅篇者管即笙也以燕禮及鄉飲酒升歌笙歌同用小雅知新宮必是小雅但其詩辭義皆亡無以知其意也）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轄胡瞎反）【疏】（注詩小[illegible]周人思得[illegible]將爲季孫[illegible]牽之詩論[illegible]言間關然[illegible]女令德來[illegible]論故於享禮之時而賦車轄猶如季文子如宋致女還公享之賦韓弈之詩與此正同又何不可而劉炫規杜過然新宮既亡焉知非逆女又以[illegible]是親好苟生異見於義非也）○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

（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樂音洛近附近之近禮坐如字又才臥反〔疏〕注坐宋至禮坐○正義曰燕禮云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是禮坐公西向賓南向也宋公使昭子右坐令在宋公之右蓋在宋公之北同西向以相近言其改禮坐也）語相泣也。樂祁佐（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樂哀音洛注及下同）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爲此冬叔孫宋公卒傳○喪息浪反下同）○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疏〕注平子至若姊○正義曰公若即平子之叔父也不言平子之姑而云公若之姊明公若是平子庶叔此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也○）生宋元夫人。（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強橫○妻七計反橫華孟反○）公若從。（從昭子○從才用反又如字注同○）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宋元夫人）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疏〕注文子武子平子○正義曰武子生悼子悼子生平子平子政在季氏唯云三世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詩大雅言無人則憂患至○逞勑景反○）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爲下公孫傳○焉於虔反○）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簡子趙鞅）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城○）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疏〕簡子至非禮○正義曰樂記云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又曰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仲尼燕居云子張問禮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言而履之禮也又五年傳云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无違者晉侯以爲知禮女叔齊曰是儀也非禮也此問揖讓周旋之禮又云是儀也非禮也凡此諸文皆言禮與儀異禮之與儀非爲大異但所從言之有不同耳禮是儀之心儀是禮之貌本其心謂之禮察其貌謂之儀行禮必爲儀爲儀未是禮故云儀非禮也鄭玄禮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此訓兩釋良有以也鄭謂體爲禮履爲儀是其所以禮儀別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之行下孟反注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疏〕夫禮至之性○正義曰自夫禮至因地之性言禮本法天地也自生其六氣至民失其性言天用氣味聲色以養人不得過其度也是故爲禮以下言聖王制禮以奉天性不使過其度也經常也義宜也夫禮者天之常道地之宜利民之所行也天地之有常道人民實法則之法則天之明道因循地之恒性聖人所以制作此禮也此傳文於天言常則地亦常也於地言義則天亦義也覆言天地之經明天地皆有常也天有常明之義地有常利之義也覆云則天之明是天以明爲常因地之性則地以性爲義是天以光明爲常義地以剛柔爲常義義謂義理性謂本性言天地性義有常可以爲法故民法之而爲禮也○注經者道之常義者利之宜○正義曰覆而無外高而在上運行不息日月星辰溫涼寒暑皆是天之道也訓經爲常故言道之常也藏而無棄物無不殖山川原隰剛柔高下皆是地之利也訓義爲宜故云利之宜也杜以今文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故天以道言之地以利言之天無形言其有道理也地有質言其有利益也民之所行法象天地象天而爲之者皆是天之常也象地而爲之者皆是地之宜也故禮爲天之經地之義也孝經以孝爲天之經地之義者孝是禮之本禮爲孝之末本末別名理實不異故取法天地其事同也○注行者人所履○正義曰民謂人也人稟天地之性而生動作皆象天地其踐履謂之爲行但人有賢與不肖行有過與不及聖人制爲中法名之曰禮故禮是民之行也行者人之所履也易及爾雅並訓履爲禮是禮名由踐履而生也人之本性自然法象天地聖人還復法象天地制禮教之是禮之由天地而來故仲尼說孝子產論禮皆天地民三者並言之○注日月星辰天之明也高下剛柔地之性也○正義曰則天之明杜以爲日月星辰者以下傳云爲父子兄弟昏媾姻亞以象天明若衆星之共北辰故知天明日月星也杜知高下剛柔地之性者以下傳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則君高臣下臣柔君剛地義則地之性也傳文上下其理分明人法天地其事多種杜以天明地義舉要而言故不備顯刑罰威獄溫慈惠和劉炫責杜不具載其文而規其過非也此傳文天言則地言因者民見地有宜利因取而法效之因亦則之義也既言天之經不可復言地之經故變文稱義既言則天之明不可復言則地之性故變文言因因之與則互相通也正是變文使相辟耳○）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爲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爲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見賢遍反下解見同○）章爲五聲。（宮商角徵羽○徵張里反）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疏〕生其至其性○正義曰此言天用氣味聲色以養人不得過其度也因上則天之下更復本之於天傳稱天有六氣此言生其六氣謂天生之也用其五行謂天用之也上天用此五行以養人五行之氣入人之口爲五味發見於日爲五色章徵於耳爲五聲味以養口色以養目聲以養耳此三者雖復用以養人人用不得過度過度則爲昏亂使人失其恒性故須爲禮以節之○注金木水火土○正義曰洪範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孔安國云皆其生數是其以生數爲次也大禹謨說六府云水火金木土穀五行之次與洪範異者以相剋爲次也此注言金木水火土者隨便而言之不以義爲次也五物世所行用故謂之五行五者各有材能傳又謂之五材此傳所說禮意在味色聲也但味色聲本於五行而來五行又是六氣所生故先言六氣五行然後至於味色聲也釋名五氣於其方各施行也白虎通云言爲天行氣故謂之五行○注酸鹹辛苦甘○正義曰洪範又演五行云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孔安國云鹹水鹵所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性辛金之氣味甘味生於百穀是言五行之氣爲五味水味鹹火味苦木味酸金味辛土味甘也五行本性自有此氣氣至於人乃爲五味味之爲異入口乃知言氣爲五味謂氣入口與下章也發也者據人知爲文味爲性所有色是形之貌聲是質之響色可近視聲可遠聞自近以及遠故以口目耳所知味色聲爲次也○注青黃至見也○正義曰五色五行之色也木色青火色赤土色黃金色白水色黑也木生柯葉則青金被磨礪則白土黃火赤水黑則本質自然也發見也謂見於人目有此五色○注宮商角徵羽○正義曰聲之清濁差爲五等聖人因其有五分配五行其上未由五行而來也但既配五行即以五者爲五行之聲土爲宮金爲商木爲角火爲徵水爲羽聲之清濁入耳乃知章徵於人爲五聲也此言章爲五聲元年傳云徵爲五聲章徵不同者據聲之至人是爲章徵據人之知聲則爲徵驗是彼此之異言耳○注滋味至傷性○正義曰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言其過耽者之則有此病是其過則傷本性也）是故爲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爲六畜。（馬牛羊雞犬豕○畜許又反又楮六反）五牲。（麋鹿麏狼兔○麋亡悲反麏九倫反本亦作麕）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味。爲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黼音甫黻音弗〔疏〕是故至五味○正義曰口欲嘗味目欲視色耳欲聽聲人之自然之性也欲之不已則失其性聖人慮其失性是故爲禮以奉養其性使不失也牲犧祭祀所用非人所食而以牲犧奉五味者禮推人道以事神神之所享皆是人食尊鬼神而異其名耳故亦爲奉五味○注馬牛羊雞犬豕○正義曰爾雅釋畜馬牛羊犬雞五者之名其豕在釋獸之篇畜養也家養謂之畜野生謂之獸豕有野豕故因記之於釋獸耳又釋畜之末別釋馬牛羊豕犬雞六者之名其下題曰六畜謂此是也周禮膳夫云膳用六牲是庖用六牲也庖人掌共六畜鄭玄云六牲馬牛羊豕犬雞六畜即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是畜牲一也○注麋鹿麏狼兔○正義曰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爲用注云五牲牛羊豕犬雞此異彼者以上文已言六畜則五牲非六畜故別解之周禮庖人掌共六獸鄭衆云六獸麋鹿熊麏野豕兔鄭玄云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畜當有狼而熊不屬今杜解五牲之名用鄭玄六獸之說去野豕而以其餘當之也傳稱牛卜日曰牲鄭玄云將用之曰牲此五者實獸也據其將用祭祀故名之曰牲服虔云牲麏鹿熊狼野豕○注祭天至之犧○正義曰尚書泰誓武王數紂

（之罪云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於神祇宗廟之下摠言犧牲杜雖不見古文其言閒與之會是祭天地宗廟之牲謂之犧也然則犧亦六畜而別言之者周禮牧人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鄭玄云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然則六畜之內取其毛羽完具別養以共祭祀者乃名爲犧故與六畜異言之也服虔云三犧鴈鶩雉也○注謂山至文也○正義曰尚書益稷篇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書之文如此其解者多有異說孔安國云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如孔此言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也蟲也七者畫於衣服旌旗山龍華蟲四者亦畫於宗廟彝器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如此數之則十三章矣天之大數不過十二若爲十三無所法象或以爲孔并華蟲爲一其言華象草華蟲雉者言象草華之蟲故爲雉也若華別似草安知蟲爲雉乎未知孔意必然以否鄭玄讀會爲繢謂畫也絺爲繡謂刺也宗彝謂虎蜼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名虎蜼也周禮有衮冕鷩冕毳冕其衮鷩毳者各是其服章首所畫舉其首章以名服耳衮是衮龍也衮冕九章以龍爲首鷩是華蟲也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毳是虎蜼也毳冕五章以虎蜼爲首虎毛淺蜼毛深故以毳言之毳亂毛也如鄭此言則於尚書之文其章不次故於周禮之注具分辨之鄭於司服之注具引尚書之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絺或作繡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玄之說華蟲爲一粉米爲一也杜之此注亦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九文惟言衣服之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粉米也黼也黻也以此爲九杜言華若草華而不言蟲則華蟲各爲一也粉米若白米是粉米共爲一也詩云魚在在藻爲水草也孔安國云火爲火字考工記畫繢之事火以圜鄭衆云爲圜形似火鄭玄云形如半環然則杜言火畫火蓋同安國爲火字也粉米色白故粉米若白米也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孔安國云黼若斧形謂刀白而身黑故若斧也黻爲兩己相戾今之刺黻猶然也引桓二年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者以證此九文是山龍之屬也世本云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黃帝臣也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冕服起於黃帝也加飾起自唐虞卽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云云是也所以衣服畫日月星等者象王者之德照臨天下如三光之耀也山體鎭重象王者之德鎭重安靜四方又能潤益含靈如山與雲致雨也龍者水物也象王者之德流通無壅如水利著生又龍舒卷變化無方象人君有無方之德也華蟲即鷩雉雉有文章表王者有文章之德也宗彝彝常也宗廟之常器有六彝今雖取虎蜼者虎取毛淺而有威蜼取毛深而有知以表王者有深淺之知威猛之德也藻者水草是鮮絜之物生於淸水能隨短長象王者之德冰淸玉絜隨機應物隨民設教不肅而成也火者火姓炎上用表王者之德能使率土羣黎向歸上命也粉米者米能濟人之命表王者有濟養之德也黼白與黑形若斧斧能裁斷以象王者有裁斷之德也黻之言戾戾背也黑與青謂之黻作兩己字相背象王者能綏化兆民能使向己背惡以從善故爲黻也日之質赤月星之質白山作獐考工記云山以獐也龍爲騰躍之形似獼猴而大也章次如此者王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星天用昭明日最爲盛所以居先月星光劣其次之也上以象天下宜法地地之形勢莫大於山故次三光也龍爲水物水出於山故次之也華蟲象於禮樂文章以禮樂文章潤於萬物故以次龍也宗彝所以次華蟲者言王者旣有禮樂須威知乃行無威則民不畏無知則教不成故以次也藻所以次宗彝者王者威知之德隨世而應故以次也火者言王者有德必向歸仰之如火向上故次之也米所以次火者民旣歸王王須濟活濟活之理得米爲生故次之也黼所以次米者言王者能濟活兆民宜裁斷合理如斧之斷決故以次之黻所以次黼者王旣裁斷得所善惡各有分宜人皆背惡從善故以次之○）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繢戶對反○）【疏】（注畫繢至六色○正義曰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鄭玄云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此杜取彼記文省約而爲之辭也）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疏】（注青與至之用○正義曰謂之繡以上皆考工記文也此刺繡之文以比方相次色亦采也六采謂繢畫五色謂刺繡故令色采之文異耳鄭注尚書性曰采施曰色味色聲三事色居其中故杜言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明上下二文亦準此所陳以奉成五味五聲之用舉中以明上下也）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解見二十年）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疏】（爲君至二物○正義曰此更覆上因地之義也爲父子以下至生殖長育覆上則天之明也地有高下聖人制禮爲君臣上下君在上臣在下以法則地之義也以地有剛柔爲夫婦外內夫治外婦治內以經紀二物也物事也治理外內之二事也上云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又云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再重言之皆先天後地但法地事少則天事多故上先言法天後言法地此先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始云爲父子兄弟以象天明者以其則地事少故先言之象天事多欲下就以從四時類其震曜殺戮及生殖長育皆是象天之事欲使文相連接故後言之也下云以象天明則此當云以象地性而云以則地義者義之與性一也因其先言故遠覆上文地之義也）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媾古豆反姻音因亞於嫁反本亦作婭同重直龍反○）【疏】（注六親至曰亞○正義曰老子云六親不和焉有孝慈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論語云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六親父爲尊嚴衆星北辰爲長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北極是其象天明也妻父爲昏壻父爲姻兩壻相謂曰亞皆釋親文也重昏曰媾爾雅無文相傳說耳釋親又曰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母之晜弟爲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此皆世俗常言杜不解者爲易知故也）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治直吏反○）【疏】（注在君至本也○正義曰論語云冉子退朝子曰何晏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於時冉子仕於季氏稱季氏有政孔子謂之爲事是在君爲政在臣爲事也此對文別耳論語稱孝友是亦爲政明其政事通言也民功曰庸治功曰力周禮司勳文也鄭玄以爲庸謂法施於民若后稷力謂制法成治若咎繇司勳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事功曰勞戰功曰多鄭注云王功者若周公國功者若伊尹事功者若禹戰功者若韓信陳平行其德教務其時要使民春耕夏耘秋斂冬藏聖王之化先致力於民是爲禮之本也○）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戮以象類之○）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效戶孝反長丁丈反好呼報反注及下於好皆同惡烏路反下注及下於惡皆同樂音洛下及注皆同○）【疏】（注此六至之氣○正義曰賈逵云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謂一氣生於一志謬矣杜以元年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謂六氣共生五味非一氣生一味此民之六志亦六氣共生之非一氣生一志故云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言共稟六氣而生也○）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爲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疏】（是故至六志○正義曰民有六志其志無限是故人君爲政審法時之所宜事之所類以至民之六志使之不過節也下云審行信令謂人君行之知此審則宜類亦是人君則之審者言其謹慎之意也此六志禮記謂之六情在己爲情情動爲志情志一也所從言之異耳）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疏】（天地之經緯○正義曰言禮之於天地猶織之有經緯得經緯相錯乃成文如天地得禮始成就○）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尙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性）【疏】（故人至宜乎○正義曰劉炫云禮有宜曲宜直不可信情而行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於禮者謂之爲成人不能赴禮則不成爲人謂之爲大不亦宜乎赴謂奔走言弼諧己性奔走以赴禮也恐劉義未當○注曲直以弼其性○正義曰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故云曲直以弼其性也○）簡子曰。

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免於晉陽之難。○以赴禮者赴或作從難乃旦反）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二王後爲賓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踐土在僖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右師樂大心。○焉於虔反背音佩下同）〔疏〕受牒而退。○正義曰說文云簡牒也牒札也於時號令輸王粟具戍人宋之所出入粟之數書之於牒受牒而退言服從也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爲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使所吏反）○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師己魯大夫。○己音紀一音祀謠音遙）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言鸛鵒來則公出辱也。○）〔疏〕鸛之鵒之。○正義曰此鳥以兩字爲名但謠辭必韻故分言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饋遺也。○饋音求位反遺唯季反）鸛鵒跦跦。公在乾侯。（跦跦跳行貌。○跦張于反又張留反跳直彫反）徵褰與襦。（褰袴。○褰起虔反字林已偃反又音愆襦本或作襦而朱反袴苦故反說文作絝。○）〔疏〕注褰袴。○正義曰內則云童子不衣襦袴是衣有袴也以可褰行故以褰爲袴鸛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稠直留反父音甫下同喪息浪反注同）鸛鵒鸛鵒。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歌死還哭）童謠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將及禍也）○秋。書再雩。旱甚也。〔疏〕秋書再雩旱甚。○正義曰旣言旱甚而經不書旱者傳言旱甚解經一月再雩再雩雖由旱甚然而後雩得雨不一至成災故不書旱。○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娶七住反）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夜本或作射音夜又音亦相息亮反注同）及季姒與饔人檀通。（季姒公鳥妻鮑文子女饔人食官。○姒音似檀直丹反人名也或市戰反）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抶勑乙反遄市專反）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公甫平子弟。○訴音素又作愬）

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劫我以非禮。○展與夜姑並如字公思展及申夜姑也與及也讀或作餘音吾非也要一遙反下同。○）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余殺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欲迎受殺生之命。○爲于僞反）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鬭。○郈音后字林下遘反近附近之近又如字）季氏介其雞。（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介又作芥音界）〔疏〕注擣芥至介雞。○正義曰杜此二解一讀介爲芥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羽賈逵云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翼可以坌郈氏雞目是此說也鄭衆云介甲也爲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杜又云或曰不知誰說以膠沙播之亦不可解蓋以膠塗雞之足爪然後以沙糝之令其澀得傷彼雞也以郈氏爲金距言之則著甲是也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怒其不下己。○下遐嫁反）益宮於郈氏。（侵郈氏室以自益。○）且讓之。（讓責也。○）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爲子。○從才用反後從者皆同。○）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禘祭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禘大計反。○）〔疏〕將禘至季氏。○正義曰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言將禘是豫部分也樂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於公萬者唯有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輕公重己故大夫遂怨。○注禘祭至六人。○正義曰釋例曰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以進於廟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禘於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釋天云禘大祭也執干戚而舞謂之萬舞也隱五年傳說舞佾之差云諸侯用六是於禮法當三十六人也此以正禮言耳亦不知當時魯君用六佾以否公羊傳曰昭公告子家駒曰季氏僭公室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如彼傳文當時或僭八佾佾不必用六也。○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蓋襄公別立廟。○）〔疏〕注蓋襄公別立廟。○正義曰杜以襄若以次遞毀則廟與先公同處禘於襄公亦應兼祭餘廟今特云禘於襄公似與先公異處故云蓋襄公別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公爲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爲弟。○去起呂反賁音奔又扶云反又彼義反）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

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勑命。○侍人本亦作寺人相側加反。○）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相爲小人。○數所主反下數世同見賢遍反。○）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逐。○難如字注同。○）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公之玄孫。○郈孫以可絕句勸勸公逐季氏也）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名。○徼古堯反）不可爲也。〔疏〕讒人至爲也。○正義曰讒人謂公若郈孫之徒讒季氏者勸君使代季氏以君徼天之幸幸而得勝則以爲己功不勝則推君爲惡不可從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疏〕舍民至必也。○正義曰克勝也言君從上以來舍民已經數代今以求勝此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去。○舍音捨）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與音預洩息列反又以制反注同漏泄也）叔孫昭子如闞。（闞魯邑。○闞口暫反）公居於長府。（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沂魚依反）〔疏〕注魯城至入泗。○正義曰例土地名襄十八年沂水出東莞蓋縣艾山南經琅邪東海至下邳縣入泗此沂水出魯國魯縣西南入泗水是沂水有二也此注云魯城南自有沂水謂出魯魯縣者也又云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謂襄十八年之沂水也以其有二故辯明之。○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乘繩證反）○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慝姦惡也曰冥姦人將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慝他得反冥亡定反。○）衆怒不可蓄也。（季氏衆。○蓄勑六反本亦作畜下並同。○）蓄而弗治。將薀。（薀積也。○薀本亦作蘊紆粉反）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求叛君者）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

（衆疑所助○鬷子公反戾力計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也○陷沒之陷隅本或作堣音同○）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冰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踞音據櫝音獨丸胡官反筩音童又音動一音勇）〔疏〕公徒至而踞○正義曰二十七年傳說此事云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則此踞是游也曲禮云遊無倨倨是慢也謂傲慢而遊戲○注言無至取飲○正義曰賈逵云冰櫝丸蓋也則是相傳爲此言也方言曰弓藏謂之韔或謂之櫝丸如彼文則櫝丸是盛弓者也此或說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十三年傳云司鐸射奉壺飲冰謂執此也詩云抑釋掤忌抑鬯弓忌鬯藏弓則冰藏矢也毛傳云掤所以覆矢掤與冰字雖異音義同是一器也○遂逐之。（逐公徒○）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疏〕子家至君止○正義曰子家子以爲公本意自伐季氏非是諸臣所劫今子家意欲得令諸臣等僞作劫君以伐季氏者令負罪而出君自可止住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意如季平子名）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辟先君且謀所奔○）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齊侯自咎本不勑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共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咎以謝公○爲于僞反咎其九反下同令力呈反）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下遐嫁反）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疆居良反）〔疏〕注二十五家爲社正義曰禮有里社故特稱唯爲社事單出里以二十五家爲里故知二十五家爲社也以待君命。（待君代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爲齊臣○胙才路反）〔疏〕天祿至之立○正義曰天之福祿不可再

謂得齊千社復得魯國也胙報也天若報君終不得過於周公周公止封魯以魯封君足矣若既得魯國又得千社則是過周公矣周公理不可過得齊千社失魯國也既失魯國而以千社爲臣於齊誰復與之立也言從君之人皆將棄君去矣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戮音六又力彫反）繾綣從公。無通外內。（繾綣不離散○繾音遣綣起阮反）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去君僞負罪出奔不必繾綣從公）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何必守公○好呼報反惡烏路反焉可於虔反難乃旦反不與音預）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稽音啓顙息黨反）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歸安衆○幄於角反）公徒將殺昭子。〔疏〕公徒將殺昭子○正義曰昭子謀歸安衆而後納公則獨公得入從公伐季氏者不得入故欲殺昭子也伏諸道。（伏兵）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兵○鑄之樹反）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復扶又反）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爲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齊側皆反本又作齋）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政反）〔疏〕左師至而歸○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子朝黨於鞏縣涉洛水也東訾敬王邑）○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請納公○爲音于僞反）

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平公元公父○相息亮反）〔疏〕服而相之○正義曰言已與父平公盛服飾而輔相之也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華向）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殁。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楄柎棺中笭牀也幹骸骨也○殁音沒楄蒲田反柎步口反又音附藉在夜反笭力丁反骸戶皆反）〔疏〕注楄柎至骨也○正義曰說文云楄方木也幹脅也木以藉脅明是棺中笭牀也宋元所言藉幹者舉脅而言耳非獨爲脅故云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昵近也降昵宴謂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昵女乙反）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言君命必不行祇適也○隊直類反祇音支）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爲明年梁丘據語起本）○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疏〕注欲取至成圍○正義曰經書取鄆而傳言圍鄆故云鄆人自服不成圍以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賈爲此解杜從之也劉炫以爲此時圍鄆而未得明年方始取之經即因圍書取傳言實圍之日非自服也而規杜氏今知非者案二十六年公圍成亦是圍而不得而書圍此若圍鄆不得何以不書圍案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言伐此圍鄆亦書取不言圍其義正同何爲不可劉何知此年圍鄆未服鄆若未服鄆何得書取苟出胷臆而規杜氏非也○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僂句龜所出地名○僂力主反又力具反句居具反）〔疏〕注僂句至地名○正義曰釋魚云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則龜名无僂句故云所出地之名臧氏有蔡又有此蓋所寶非一以卜爲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僭子念反注同）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會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盡對。（故事也）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對若有他故）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又不對）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郈在東平无鹽縣東南魴假郈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魴音房賈音嫁注同）〔疏〕使爲賈正焉○正義曰賈正如周禮之賈師也賈師二十四則一人其職云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禁貴賣者使有恒賈此

（郈邑大夫使爲賈正使爲郈市之賈正也郈在後爲叔孫私邑此時尚爲公邑故使賈正適計簿於季氏）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簿步戶反）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桐汝里名○楯食準反又音允）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相怨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爲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傳言卜筮之驗善惡由人）○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還復茄人於州屈○屈居勿反一音其勿反茄人音加）城丘皇。遷訾人焉。（移訾人於丘皇）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爲巢卷築郭也卷城在南陽葉縣南○相息亮反禖音梅卷音權或眷勉反爲于僞反）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爲明年楚子居卒傳）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一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一（昭二十四年盡二十五年）

經二十四年

經二十四年（石經宋本淳熙本四上有有字是也）

杞伯郁釐卒（諸本作釐北宋刻釋文作𥜽云本又作釐）

傳二十四年

注度謀至無害（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此周所以與也節注下）

大誓曰（石經初刻大誤泰後改正）

余有亂臣十人（石經初刻十誤臣後改正與襄廿八年傳合妄人於亂字旁復加臣字諸本遂仍其誤說見前）

晉侯至周故（宋本此節正義在注衆言子朝曲故之下）

今王室實蠢蠢焉（惠棟云說文引作惷惷三體石經作𢦔尚書蠢字說文引作𢦔古蠢字皆作𢦔俗作蠢）

餅之罄矣（諸本作餅釋文作瓶云本又作餅）

注詩小至恥之（宋本此節正義在期以明年注下）

刺幽王之詩也（監本毛本幽作厲非也）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石經王字以下一行計九字周之寶珪四字改刻釋文云本或作沈於河陳樹華云史記周本紀引傳云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沈於河漢書五行志引作王子鼂㠯成周之寶圭湛于河古文沈作湛然則石經所刊去者乃沈字也）

晉以溫兵助敬王南侵子朝（岳本兵作人）

王定而獻之（釋文云本或作王定之小字宋本淳熙本王作玉非也）

不佞獻玉（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玉作王案六經正誤云注疏本作獻王臨川本作獻玉）

吳踵楚（惠棟云依說文當作徸徸相迹也）

王及圉陽而還（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其王之謂乎注下）

鍾離不書告敗略（淳熙本書誤重）

爲定四年吳入郢傳（監本四年二字模糊入誤人毛本同）

經二十五年

叔詣（明翻岳本詣誤諧）

有鸜鵒來巢（釋文云鸜本又作鴝陳樹華云高誘注淮南子原道訓作鴝）

鸜鵒不踰濟（此本不字下衍○今刪）

非國之禽也（宋本監本毛本非下有中字是也）

上辛二十三日也（監本毛本上作季宋本作下）

非雩聚以逐季氏也（宋本雩下有也字聚下有衆字與公羊傳合）

傳二十五年

唯禮可以貴身（淳熙本貴誤責）

君子至必亡（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皆喪心也節注下）

還賦韓弈之詩（監本毛本弈作奕）

非昏姻之事（監本昏作昬毛本作婚）

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閩本監本毛本今誤令）

注平子至若姊（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爲下公孫傳之下）

簡子至非禮（宋本以下正義廿六節揔入請終身守此言也注下）

行者人所履行（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無行字是也）

而民實則之（惠棟云案古文孝經實作是是即古寔字見尚書秦誓及詛楚文鄭氏詩箋云趙魏之東寔實同聲故此傳又作寔）

言聖王制禮以奉天性（閩本監本毛本王作人非也）

載而無弃（閩本監本弃作棄毛本作事非也）

因地之利（閩本監本毛本因作分）

其踐履謂之爲行（宋本其下有所字）

爲父子兄弟昏媾姻亞（毛本昏作婚亞作婭閩本監本亦作婭按婭俗字說文無）

以相刻爲次也（閩本監本毛本刻作尅）

言氣氣爲五味（宋本氣字不重）

謂氣入口（宋本入下有人字）

其本末由五行而來也（宋本毛本末作不）

入耳乃知章徹於人爲五聲也（閩本監本知作是）

華若草華（閩本監本毛本下華字誤葦）

服虔云牲（宋本云下有五字是也）

其言闇與之會（監本毛本會作合）

絺爲繡謂刺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繡段玉裁挍本作黹）

絺或作繡字之誤也（毛本絺作絺段玉裁挍本作希繡作絺說詳尚書撰異）

皆絺以爲繡（監本毛本絺作畫非也）

粉米也（宋本粉上有火也二字是也）

杜言華若草華（閩本下華字誤華毛本草作草亦非）

爲水草也（宋本爲水上有是藻二字是也）

形如半環（毛本半誤米）

今之刺黻猶然也（監本毛本黻誤黼）

王者與天地合其德（毛本天誤大）

以比方相次（閩本監本毛本比作北）

釋親又曰（閩本監本又作文非也）

稱季氏有政（毛本季誤李）

周禮司勳文也（毛本司誤以）

謂法施於民（毛本法誤云）

雷震電曜（後漢書馬融傳注引作靁霆震燿）

聖人作形戮以象類之（宋本淳熙本戮作獄與漢書馬融傳注引同）

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釋文云赴或作從石經赴字改刻似初刻作從也）

受牒而退（宋本此節正義在無不祥大焉注下）

吾聞文武之世（石經宋本岳本武作成謂文公成公也陳樹華云史記漢書論衡異虛篇李善幽通賦注引並作文成按劉氏史通亦作文成）

鸜之鵒之（宋本以下正義二節在注將及禍也下）

鸜鵒跦跦（李善注文選魏都賦引作株株云株音誅）

徵褰與襦（淳熙本閩本襦誤穤釋文云本或作禣惠棟云方言曰袴齊魯之間謂之襪郭璞云傳云徵襪與襦音騫說文作褰）

褰袴（釋文袴下有也字說文作絝）

遠哉遙遙（案漢書五行志作遠哉搖搖師古曰搖搖不安之貌臧琳曰遙爲俗字當從漢志作搖五經文字序云逍遙之類說文漏略者今得之於字林說文新附逍遙字臣鉉等案詩只用消搖此二字字林所加可證今詩黍離中心搖搖不作遙遙白駒作於焉逍遙非古也）

裯父喪勞（石經宋本小字宋本岳本足利本作裯父與漢書五行志引傳合）

宋父以驕（監本父誤公）

不一至成災（宋本無一字是也）

生甲（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甲誤申顧炎武云石經申誤作甲非也）

季氏介其雞（釋文云介又作芥初學記引傳同案正文祇作介故有訓爲甲鎧者有訓爲芥子者正文不得作芥也）

擣芥至介雞（宋本以下正義十四節揔入公徒執之注下）

萬者二人（惠棟云吳仁傑曰淮南書云禱於襄廟舞者二人案傳氏云四人爲列尚不成樂況二人乎人當作八傳文誤也沈彤亦云當作八字）

亦無命也（石經無字起一行計九字）

公使戈以懼之（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使作執不誤○今依訂正）

臧孫以難（石經難字起一行計九字字多殘缺）

讒人以君徼幸（諸本作徼石經此處殘缺釋文作儌）

讒人至爲也（宋本讒誤護）

故留公宮以自明（淳熙本以誤必）

長府官府名（宋本淳熙本小字宋本岳本足利本無長府二字）

正義曰例（此脫釋字閩本監本同毛本遂刪例字宋本曰下有釋字是也）

沂水出東莞蓋縣（閩本監本脫水字）

南經琅邪東海（毛本邪作琊俗字）

將薀（釋文亦作薀注同云本亦作蕰淳熙本小字宋本纂圖本同）

陷西北隅以入（釋文云隅本或作堣音同山井鼎云足利本以作而非也）

氷櫝丸蓋（宋本淳熙本小字宋本櫝作犢宋本正義同詩鄭風正義及六經正誤所引亦並從牛下同又按方言作犢丸郭音牛犢）

是箭箙（纂圖本是誤又）

遊無倨（毛本遊作游案曲禮無作毋）

君自可止○（宋本○作往是也閩本監本毛本脫往字○今訂正）

謂先往至野井（淳熙本往誤注）

故特牲（宋本故下有郊字是也）

失魯國也（宋本失上有必字是也）

戮力壹心（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戮作勠與釋文合）

伏兵（閩本監本兵作道非也）

左師至而歸（毛本師下增展將二字）

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閩本監本宋下衍公字）

服而相之（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宋公遂行節注下）

且召六卿也（石經宋本且作旦毛誼父六經正誤云旦作且誤）

獲保首領以歿（石經宋本淳熙本小字宋本足利本作以沒是按依說文當作歾）

私降昵宴（淳熙本降作除非也說文暱字下引傳作私降暱燕案昵暱之或體）

弗敢失隊（石經隊作墜）

君命祇辱（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祇作祗注及釋文同石經作祇是也○今訂正）

亦是圍而不得（監本圍字模糊重脩監本遂誤國）

注僂句至地名（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會曰僂句節注下）

掌貨物使有常價（監本毛本常價作長賈賈是也長非也）

賈師二十四則一人（宋本四作肆與周禮地官序官合）

辨其物而均平之（宋本閩本監本辨作辯）

故使賈正通計簿於季氏（浦鏜正誤通改送）

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淳熙本伏誤杖）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一（止）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二（昭二十六年盡二十八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葬速）○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疏〕（公至自齊○正義曰往年公孫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公未必往至齊都而云至自齊者得與齊侯相見雖從齊竟而來亦是自齊也穀梁傳云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是也公不得歸其國都而書至者賈云季氏示欲爲臣故以告廟）○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不書齊師帥賤衆少重在公○帥所類反）○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陵地闕○鄟音專又市轉反一音徒丸反）公至自會。居于鄆。（無傳）○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疏〕（天王入于成周○正義曰二十三年七月天王居于狄泉自爾以來單子劉子以東西雖不出王畿而居無定所此時始得入于成周遂以成周爲都來告故特書之案傳子朝奔楚及王入成周皆在十一月經書王入成周子朝奔楚皆在十月者從告也劉炫云杜以朝既奔楚王始得入必在朝奔後經書王入在前傳有告于諸侯之語故以爲王告入在前朝告奔在後故先書王入炫謂子朝出亦王告下注與此自違）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召伯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族奔非一人故言氏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疏〕（注召伯至諸侯○正義曰傳言召伯盈逐王子朝朝及召氏之族奔楚召伯逆王于尸與王入于成周則召氏族出奔召伯身不奔也知召伯當爲召氏經誤也宣十年崔氏出奔書崔氏者非其罪也此尹氏召氏立庶篡適並爲有罪而亦書氏者彼實崔杼身奔非是舉族盡出但於例諸侯之卿出奔者有罪則名無罪則不名崔杼不合書名因其來告以族遂書崔氏示杼無罪也此尹氏召氏舉族悉奔據實而書與彼有異故注云尹召族奔非一人故言氏所謂文同而意異也子朝奔王乃得入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也劉炫云杜上注云子朝來告晚何爲此注又云王入乃告諸侯以二注不同將爲杜失今知不然者杜意王入乃告謂王入之後子朝乃告杜以傳云癸酉王入于成周癸未王入于莊宮始云王子朝使告諸侯是王入之後子朝告諸侯也劉以爲王入乃告據王告諸侯而規杜失非也）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爲公處鄆起）〔疏〕（注前年至鄆起○正義曰杜謂往年已取鄆此又發傳言齊侯取鄆者爲下三月公處鄆以發端也服虔以爲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劉以服言爲是往年十二月庚辰圍鄆今年正月庚申取之月三十一日例書取言易此圍乃取言易者齊侯以居公臣無拒君之義若魯自與之然故書取以見其易穀梁曰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是也）○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宋人違命以合禮）○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

地也。（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竟音境）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二人皆季氏家臣○女音汝）以幣錦二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縛一如瑱。（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縛直轉反瑱吐殿反易以豉反）【疏】注瑱充耳○正義曰家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人君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塞耳所以蔽聽又詩云玉之瑱也禮以一條五采橫冕上兩頭下垂繫黃綿綿下又縣玉爲瑱以塞耳 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齮子猶家臣子猶梁丘據○齮魚綺反）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爲我行貨於子猶當爲請使得爲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凡八千斛○庾羊主反能爲于僞反下當爲下文爲魯君同）【疏】五千庾○正義曰聘禮記云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鄭玄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逾杜據儀禮今文故以庾爲十六斗五千庾凡八千斛考工記陶人爲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其下文旅人云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庾實二觳則受二斗四升也彼陶人所作庾自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而實異 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欲行其說故先示欲盡力納魯君○說如字又始銳反）然據有異焉。（異猶怪也）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卜知可否）【疏】君若待于曲棘○正義曰宋公佐卒于曲棘者杜云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今齊侯欲納魯君當是從齊向魯必不遠涉宋地子猶令齊君待于曲棘必使止於竟內土地名齊地無曲棘十年傳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杜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此即彼棘也本無曲字涉上卒于曲棘誤加曲耳 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鉏仕居反）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禦齊師○朝如字）請納質。（恐見疑○質音致）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敝壞也○女音汝）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公孫朝詐齊師言欲

降使來取成○降戶江反下同）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飲於鴆反淄側其反厭於冉反又於葉反汶音問）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告齊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勝○勝音升注同又始證反）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非公命則不書炊鼻魯地○炊昌垂反）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魯大夫○洩息列反）射之中楯瓦。（瓦楯脊○射食亦反下及注同中丁仲反下中手同楯常允聲子亦反）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入楯瓦也朐車軛輈車轅繇過也汰矢激匕矢鏃也○繇音由朐其俱反本又作軥同汰他達反匕必履反軛於革反激古狄反鏃子木反或[illegible]）【疏】射之至三寸○正義曰射之中楯瓦先言中之來之狀繇車轅矢激從車轅之上其矢之匕鏃入猶深三寸言其弓力多而矢入深也○注入楯至鏃也○正義曰此覆說中楯之事故知入者入楯瓦也說文曲者襄十四年傳稱射兩軥而還此與彼同蓋朐耳繇卽由也訓爲從也從上而過故言繇過也宣四年傳云伯棼射王汏輈注云汏過也此云汏矢激謂矢激過也傳言匕入則匕是入楯者也今人猶謂箭鏃者爲匕是匕爲矢鏃也 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殪死也○鞅於丈反殪於計反）改駕。人以爲鬷戾也而助之。（人魯人也鬷戾叔孫氏司馬）子車曰。齊人也。（子車卽淵捷）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欲使射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囊帶齊大夫野洩卽聲子叱昌實反）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欲以公戰禦之亦欲私報其叱○亢苦浪反下同）又叱之。（子囊復叱之○復扶又反下復欲同）亦叱之。（[illegible]也言齊無戰心但相叱）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冉豎季氏臣）失弓而罵。（武子罵○罵馬嫁反）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子彊武子字○皙星歷反鬒之忍反黑也鬚本又作須脩于反）【疏】鬒鬚眉甚口○正義曰說文云鬒稠髮也鬒鬚鬒眉者言鬚眉皆稠多也甚口者謂大口也 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僞言不敢違季氏）林雍羞爲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爲右故下車戰）苑何忌取其耳。（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苑於阮反）顏鳴去之。（其右見獲懼而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欲使苑子擊其足）苑子剸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鑿一足行○剸芳弗反說文云擊也又父勿反

又忿勿反斷丁管反鑿濮攻反又音磬又苦頂反字林丘貞反）【疏】剸林雍○正義曰說文云剸擊也字從刀謂以擊也今江南猶謂刀擊爲剸○注鑿一足行○正義曰既斷其足而云鑿知鑿是一足行也說文云鑿企聲也蓋擊企爲聲亦名鑿 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弃○呼火故反乘繩證反）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劉人劉蚠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凡在鞏縣西南偃師城）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施谷周地）○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齊侯謀）○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懼而出）【疏】劉子以王出○正義曰二十三年傳云六月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蓋從劉而居狄泉自狄泉又居於劉今爲子朝所逐蓋自劉而出也服虔云出成周也案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狄泉雖近成周不屬王也其傳云召伯盈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十四年傳云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是周常屬子朝之驗也二十五年黃父之會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明年將納王是敬王先在成周無爲更須納王之事也從劉出耳王既棄劉而去故王城人焚劉 庚午。次于渠。（渠周地）王城人焚劉。（燒劉子邑）丙子。王宿于褚氏。（洛陽縣南有褚氏亭○褚張呂反一音勑呂反）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萑谷胥靡滑皆周地滑本鄭邑○萑音丸本又作雚古亂反）【疏】注萑谷至鄭邑○正義曰王雖未有安居終亦不出周地也襄十八年楚人伐鄭傳稱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是本爲鄭邑今爲周邑也 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汝寬守闕塞。（汝寬晉大夫闕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守之備子朝○知音智躒音歷女音汝本亦作汝塞素代反）○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長丁丈反下文同）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昭王也○適丁歷反下文同）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王子建聘之是章君王之惡○好呼報反治直吏反下同）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秦也○瀆徒木反）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王秦將來討是速讎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滋益也○賂音路）【疏】賂吾至從也○正義曰賂吾以天下使吾爲天子吾益不從也 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冬。十月。丙申。

王起師于滑。（起發也滑于八反）辛丑。在郊。（郊子朝邑）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知躒趙鞅之師）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見尹固名者爲後還見殺○重見上直用反下賢遍反爲于僞反下且爲同）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黨莒周邑）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還故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圉澤隄上皆周地○圉魚呂反隄音低或音啼）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今洛陽）甲戌。盟于襄宮。（襄王之廟）晉師成公般戍周而還。（成公般晉大夫○般音班）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成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建母弟○蕃方元反亦作藩）〔疏〕昔武王克殷○正義曰諸家本皆然服虔王肅並注云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云文武克殷下句云吾無專享文武之功則合文武是也杜無注諸本悉作武王克殷疑誤也今定本亦作武王克殷

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也愆惡疾也）（○覆芳服反溺乃歷反難乃旦反愆起虔反）〔疏〕夷王○正義曰諡法安民好靜曰夷

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不忍害王也厲王之末周人流王于彘○彘直例反）〔疏〕注不忍至于彘○正義曰周語云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也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于彘劉炫案周本紀民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周語又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知之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言代王則國人謂是宣王而語雖不言殺必殺之矣國人相與襲王王既奔免得王子而殺之若得厲王亦應不舍而杜云不忍害王未必然也當謂不忍者不能忍王之虐也今知不然者下云居王于彘是以理居處厲王于彘又云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是憂念王政則不忍者是不忍害王也若其必欲殺王應云王奔于彘劉以爲周語云周人欲殺王子召公以子代之則周人欲殺王子何肯不忍害不以爲不忍者不堪忍王惡案周語但云求王子不云求殺之是益橫周語之文而規杜過非也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間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間間側之間注同一音如字與音預下同）〔疏〕注間猶至政事○正義曰周本紀云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大子大子竟得脫周召二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元年是其釋位與治王政之事也

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王厲王子彘之亂宣王尚少召公虎取而長之效授也○效戶教反少詩照反下文同長丁丈反下文同）〔疏〕注宣王至授也○正義曰周語云召公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周本紀云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大子靖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是召公長之也共和之年官之政事皆決於二相宣王長而有志堪爲人主二相乃致其官政於王也效者致與之義故注云效授也

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順也愆失也）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臼也幽王后申姜生大子宜臼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大子大子奔申申伯與鄫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臼是爲平王東遷郟鄏○攜戶圭反奸音干下同替他計反郟古洽反鄏音辱鄫才陵反戲許宜反）〔疏〕注攜王至郟鄏○正義曰鄭語稱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有故懼而棄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箙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乃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婦方戮逃在路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有獄而以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使至於后而生伯服周語云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父比逐大子宜臼而立伯服大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亡書傳多說其事此其本也詩序云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後得褒姒而黜申后周本紀云幽王大子母申侯女也而爲后王廢后并去大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大子申侯怒乃與鄫西戎共殺幽王于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共立故幽王大子宜臼是爲平王東遷徙於洛邑辟戎寇也魯語云幽王滅于戲戲驪山之北水名也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劉炫云如國語史記之文幽王止立伯服爲大子耳既虜褒姒必廢其子未立爲王而得呼爲攜王者或幽王死後褒姒之黨立之爲王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大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束晳云案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伯服立爲王積年諸侯始廢之而立平王其事或當然

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庶叔也莊十九年作亂惠王適鄭襄王惠王子叔帶襄王弟僖二十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氾○頹徒回反施以豉反難乃旦反注同氾音凡）〔疏〕注惠王平王六世孫○正義曰世本云平王生桓王林林生莊王佗佗生僖王胡齊齊生惠王閬閬是六代也惠王生襄王鄭鄭生頃王臣臣生匡王班及定王瑜瑜生簡王夷夷生靈王泄心泄心生景王貴貴生悼王猛及敬王匄

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黜去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爲王室去不端直之人○去起呂反下同爲于僞反）〔疏〕咸黜不端○正義曰諸本咸或作滅王肅云咸皆也傳咸爲七經詩其傳詩有此句王義之寫亦作咸杜本當然

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六年魯宣八年○妖本又作祅於驕反說文云衣服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二世謂靈景○頿子斯反共音恭）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間王位謂子朝也今子朝以爲王猛受亂災謂楚也今子朝以爲晉○間間廁之間注及下以間先王并注同）〔疏〕在定至亂災○正義曰降者自上而下之言當時秦人有此妖語若似自上而下神爲之然故云降妖也然自受其亂災以上皆是妖語至于靈王以下是子朝演說妖言謂子猛當間王位耳服享言諸侯服從獻國之所有

至于靈王。生而有頿。（靈王定王孫）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景王靈王子）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單旗穆公也劉狄劉蚠也壹專也○剝邦角反）謂先王何常之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請之。帥羣不弔之人。（弔至也○弔如字舊丁歷反至也注同）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瀆易也○厭本又作猒於鹽反貫吉患反易以豉反）〔疏〕規求無度○正義曰俗本作規服王孫皆注云玩貪也元年傳曰翫歲而愒日杜云翫愒皆貪也則此言貪求無限度本或作規謬也

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贊佐也）（先王謂景王○傲五報反很戶懇反矯居表反）〔疏〕倍奸齊盟○正義曰倍即背也違背奸犯齊同之盟也案於時諸侯不有同盟許立子朝單劉未嘗與朝結盟而復背之言單劉倍奸齊盟誣之○注攝持至景王○正義曰是譏言執持之使不傾危也是贊謂佐助之使得存立也故以攝爲持贊爲佐也杜以先王爲景王則矯誣先王者當謂矯景之命立猛耳知先王非先世之王者以言矯誣是矯詐誣罔據其人有語矯誣之猶今矯稱詔勅若先世之王去此久遠不得有立猛之事于朝何得稱矯誣之乎又傳云于景之命故杜以先王謂景王劉炫以爲先世之王而規杜氏非也

思肆其罔極。（肆放也）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茲此也此不穀子朝自謂○盪本又作蕩徒黨反竄七亂反字林七外反）未有攸底。（底至也攸所也○底音旨）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赦其憂而

（圖其難○獎將丈反狡古卯反猾又作滑于八反毋音無難乃旦反）【疏】（毋速天罰○正義曰速召也子朝以單劉爲亂從之必有天殃故勸諸侯無召天罰）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此所謂先王之經○適丁歷反）【疏】（昔先至以卜○正義曰先王先世之王不斥一人蓋自古以來共如此也襄三十一年傳曰公薨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子野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禂穆叔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彼言大子死立母弟則此言擇立長謂無母弟者也彼又云子野非適嗣何必娣之子然則適嗣立而死當立娣之子也姪與娣同蓋王后夫人無姪娣之子乃於諸妾之子擇立長耳年鈞擇賢與此年鈞以德皆謂母之貴賤等者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明母貴則先立也此子朝之母必賤於猛母故專言立長之義不言母之貴賤何休難年鈞以德之言云人君所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鄭玄荅云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如此則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在十五年）【疏】（公卿至制也○正義曰三公六卿無得私附王之庶子而妄立之其意言單劉有私倩違古制也何休難云大夫不世功而并爲公卿通繼嗣左氏爲短鄭玄云公卿之世有大功德先王命所不絶者何難既非鄭荅亦謬）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間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摠謂諸侯）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傳終王室亂○遠于萬反）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彗似歲反又息遂反分扶問反）【疏】（注出齊至不見○正義曰傳言齊有此星而齊侯使禳之明出齊之分野出於玄枵之次也彗即孛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彼皆書此不書者時魯不見或陰不見）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之○禳如羊反）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祇音支）天道不諂。（諂疑也○諂本又作慆他刀反）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聿戶橘反）【疏】（詩曰至方國○正義曰詩大雅大明之篇也惟此文王愼小其心翼翼然共順也又能明事上天惟行上天之道思使自得多福其德不有回邪以受四方之國言四方皆歸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夏戶雅反注同）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說音悅下注喜說同）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施式豉反下出者皆同區烏侯反量音亮下同）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施如字又始豉反）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斂力驗反女音汝）【疏】（詩曰至且舞○正義曰詩小雅車舝刺幽王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惰徒臥反本亦作隋同工賈音古本亦作商賈）【疏】（家施不及國○正義曰大夫稱家家之所施不得施及國人言國人是國君之所有大夫不得妄施遺之以樹己私惠陳氏施及國人是違禮也）士不濫。（職不失）官不滔。（滔慢也○滔吐刀反慢武諫反本又作漫武半反）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疏】（大夫不收公利○正義曰尚書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是言作福作威君之利也大夫不得聚收公利自作福也陳氏作福以招國人之心施民作福是收公利也）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竝。（有天地則禮義興）【疏】（禮之至地竝○正義曰天地人民莫知其始但人稟陰陽之氣生於天地之間天地既形人民必育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言有天地即有人民有人民即有父子君臣父子相愛君臣相敬敬愛爲禮之本是與天地竝興）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共音恭下同箴之林反）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婉順也○婉於阮反）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稟受也）【疏】（先王至上之○正義曰先古聖王所治理人民者爲受陰陽之氣生於天地之中以有上下之禮乃可治其天下又禮與天地同貴是以先王上之）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自鄆行○鄆音運）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僚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間而動稱國以弒罪在僚○弒申志反注同僚力彫反亟欺冀反罷音皮）【疏】（注僚亟至在僚○正義曰杜數僚之罪以示無道之驗僚以十六年即位十七年與楚戰于長岸二十三年伐州來敗楚于雞父其年又使大子諸樊入郹二十四年滅巢及鍾離此年又因楚喪而伐之是其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得乘間而動稱國以弒罪在僚也言舉國皆欲弒之非獨光之罪故不書光弒）○楚殺其大夫郤宛。（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殺始察反郤去逆反宛於阮反又於元反近附近之近）【疏】（宛無極至罪宛○正義曰文七年宋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非其罪也死者無罪則不稱其名是稱名者皆爲有罪矣此郤宛書名故杜跡其爲罪之狀書名所以罪宛也）○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衞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祁力夕反又力之反扈音戶）○冬。十月。曹伯午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午音五）○邾快來奔。（無傳快邾命卿也故書○快苦怪反）【疏】（注快邾至故書○正義曰邾是小國其臣見於經者甚少唯此與襄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書者二人而已釋例曰魯之叔孫父兄再命而書於經晉之司空亞旅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此皆典策之正文也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畀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杜言數人謂此快與畀我及曹公孫會也是言快是邾之命卿備於禮成爲卿故書也快不書氏蓋未賜族無可稱也）○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齊。居于鄆。（無傳）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在外邑故書地）○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掩於檢反）【疏】（注二子至母弟○正義曰賈逵云然當是相傳說耳未必有正文也三十年傳

（此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若好吾邊彊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謂此二子爲光之讎或當是僚母弟也）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復扶又反）〔疏〕（聘于上國○正義曰服虔云上國中國也蓋以吳辟在東南地勢卑下中國在其上流故謂中國爲上國也下云遂聘于晉則上國之言不包晉矣當揔謂宋衛陳鄭之徒爲上國耳亦不知其時聘幾國也經不書未必不至魯檀弓云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鄭玄云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如鄭之言此時或聘齊也○注季子至州來○正義曰襄三十一年注云延州來季札邑此又分拆之言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成七年吳入州來注云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十三年吳滅州來二十三年傳云吳伐州來楚薳越救之則州來未爲吳有不可以封札也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則延州來並闕不知其處杜意當謂吳地别有州來非楚邑也鄭玄云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襄二十九年公羊傳曰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然則季子雖讓國猶尚仕爲吳卿非自寘於彼地吳世家云季札封于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杜言封是也封謂賜之爲采邑耳）遂聘于晉。以觀諸侯。（觀彊弱）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二尹楚官然麇其名○莠由九反麇九倫反）〔疏〕（注二尹楚官○正義曰楚官多以尹爲名知二尹是官名耳其莠王之義不可知也服虔云王尹主宮內之政莠不可解王未必然定本王作工）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戌音恤復音福校胡孝反）〔疏〕（注都君至校人○正義曰都謂國都在都君子是在都邑之士也都邑之士以君子爲號故知是有復除者謂優復其身除其徭役賈逵云然今之律令猶名放課役者爲復除是漢世以來有此言也此人或别有功勞或曲蒙恩澤平常免其徭役事急乃使之耳周禮校人掌養馬知王馬之屬是王之養馬之官屬也校人職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四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諸侯六閑養馬之人多矣此唯養馬不給餘役今亦事急而徵使之）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汭如銳反）〔疏〕（遇于窮○正義曰土地名窮闕也本或窮下有谷字者爲定七年傳敗尹氏于窮谷涉彼而誤耳）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楚師彊故吳不得退去）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弒王○弒申志反下文同）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鱄音專上國賈云上國與中國同服云上古國也索所白反）〔疏〕（上國有言○正義曰賈逵云上國中國也服虔云上國謂上古之國賢士所言也此猶如上文聘于上國則賈言是也○注光吳至王嗣○正義曰

吳世家云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札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欲授季札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必致季子今逃位則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餘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不受光父先立若旣不傳季子光當立遂殺王僚光代立爲王是史記以光爲諸樊之子僚爲夷昧之子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爲說也杜言光吳王諸樊子用史記爲說也班固云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記爲正也光言王嗣者言已是世適之長孫也）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至謂聘還）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疏〕（注猶言至託光○正義曰古人言有顛倒故杜以爲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恐已死之後不能存立欲以老弱託光也彭仲傳云當言是無我若何我母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猶爾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堀地爲室○堀本又作窟同苦忽反掘其勿反又其月反）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羞進食也獻體解衣○夾古洽反又古協反下同鈹普皮反說文云劍也）〔疏〕（門階至親也○正義曰言從門至階從階至戶從戶至席皆是王之親兵也○鈹○正義曰說文云鈹劍也則鈹是劍之别名）執羞者坐行而入。（坐行膝行）執鈹者夾承之。（承執羞者）及體以相授也。（鈹及進羞者體以所食授王）〔疏〕（及體以相授○正義曰鈹之鋒刃及進羞者體也王之左右必更有人受羞以進王故言相授也雖則相授進羞者得至王所）光僞足疾。入于堀室。（恐難作王黨殺己素辟之○難乃旦反）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全魚炙○寘之豉反炙章夜反）〔疏〕（注全魚炙○正義曰吳世家云鱄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匕首者劍首如匕匙手匕首謂執匕首也○）抽劍刺王。鈹交於胷。（交鱄諸胷○抽勅留反刺七亦反）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爲卿。（闔廬光也以鱄諸子爲卿○闔戶臘反）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

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爾○傳直專反適丁歷反）復命哭墓。（復使命於僚墓○使所吏反）復位而待。（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鍾吾小國）楚師聞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郤宛不取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說音悅）鄢將師爲右領。（右領官名○鄢於晚反又烏戶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費扶味反比毗志反惡烏路反注同）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賄乎罪反譖側鴆反飲於鴆反）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獻○）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好呼報反）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曰無極辭）〔疏〕（取五甲五兵○正義曰周禮司右云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鄭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然則弓矢殳矛戈戟五者皆名爲兵此云五兵當是一種器耳不知取何兵也服虔云兵戟也）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幾音祈）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己）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爇燒也○爇如悅反）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編菅苫也秉把也秆稾也○編必然反又必于反菅古顏反秆古但反說文云禾莖也或古旦反苫式占反李巡云編菅茅以覆屋曰苫把必馬反稾古老反）〔疏〕（注編菅至稾也○正義曰釋草云白華野菅郭璞云菅茅屬釋器云白蓋謂之苫李巡曰編菅以覆屋曰苫郭璞曰白茅苫也是編菅爲苫也秉把一詩毛傳文也說文云秆禾莖也是爲稾也或取一片苫或取一

（抱棄言民不肯燒之）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燒燔郤宛。炮陟交反又彭交反燔音煩）【疏】（國人至炮之○正義曰國人投之謂投菅秆於地故遂不燒也令尹炮之一句是鄢將師令衆之辭服虔云民不▲肯爇也鄢將師稱令尹使女燔炮之燔炮爇皆是燒也）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匄子。佗走何反匄古害反）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呼火故反）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爲下殺無極張本）○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子梁宋樂祁也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復猶安也）休公徒之怒。（休息也）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淮夷魯東夷○說他活反）【疏】（懼禍至道也○正義曰言季氏無罪而公濫討之叔孫氏亦懼禍之濫及於己而自同心於季氏俱叛公此乃天之常道也）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言齊不致力）○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宣用也○守手又反）事君如在國。（書公行告公至是也）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白晉君）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疏】（孟懿至伐鄆○正義曰伐鄆欲奪公鄆使公不得居也不書者伐公逆事不可以告廟國史無由得書）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慆疑也言弃君不疑○慆他刀反）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疏】（猶有至敗也○正義曰言尚有鬼神以助君此戰必當敗也況無鬼神乎）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鄆地也○夫音扶且子餘反近附近之近）○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難乃旦反年末同胙才故反詛側慮反）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廄尹陽令終○廄九又反讟音獨）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去起呂反朝如字下朝夕同）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喪息浪反）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及也。（邇近也○近附近之近）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陳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愆過○幾音祈又音機焉於虔反矯居表反愆起虔反）【疏】（鄢將師矯子之命○正義曰令尹召鄢將師告之以郤宛門有甲耳不令攻郤宛也鄢將師退而令衆使攻之是矯令尹命也）吳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設饗禮○彊居良反埸音亦知音智）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爲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坐才臥反）【疏】（朝夕至飲酒○正義曰禮爲諸侯相爲賓主國待之有享食燕三禮享爲大鄭玄云享謂享大牢以飲賓是爲禮之大者子家以公雖居鄆以齊爲主此年已再如齊數相見不爲賓客故言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須設饗禮焉其飲酒也勸其用宴禮而飲酒耳○注比公至坐也正義曰燕禮者公燕大夫之禮也公雖親在而別有主人鄭玄云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君於其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今齊侯與公飲酒而使宰獻是比公於大夫也獻獻爵者禮有三酌獻也酬也酢也獻酬是主人獻賓唯酢是賓荅主人耳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爲主即燕禮是其事也杜以宰獻而請安謂齊侯請自安於別室不在坐也劉炫云案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客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服虔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今知不然者案鄉飲酒禮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于賓然則齊侯與公敵禮安賓乃是常事何須傳載其文以見卑公之義明是齊侯請欲自安不在其坐明慢公之甚劉不審思此理用燕禮請安之義而規杜非也）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慭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妹也○曰重直勇反又直恭反見賢遍反注同慭魚覲反妹息列反）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夫人）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經所以不書成▲周籍秦籍談子）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無傳六月而葬緩）○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斥音尺一音昌夜反竟音境傳同）○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六月。葬鄭定公。（無傳三月而葬速）○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冬。葬滕悼公。（無傳）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齊侯卑公故適晉）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欲使次於竟以待命○造七報反）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一个單使○个古賀反注同單使所吏反）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逆者乾侯也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著中署反一音直署反）晉祁勝與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也通室易妻○祁巨支反字林云太原縣上戶反鄔舊音烏戶反又音偃案地名在周者烏戶反隱十一年王取鄔留是也在鄭者音偃成十六年戰于鄢陵是也在楚者於建反又音偃昭十三年王沿夏將入鄢是也在晉者於庶反字林乙袪反郭璞三倉解詁音庶於庶反闞駰音厭飫之飫重言之太原有鄔縣唯周地者從烏餘皆從焉字林亦作鄔音同傳云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即太原縣也鄔臧宜以邑爲氏於爰反舊音誤）祁盈將執

之。（盈祁午之子）訪於司馬叔游。（叔游司馬叔侯之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鄭書古書名也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惡如字又烏路反蕃音煩）〔疏〕惡直至有徒○正義曰以直爲惡以正爲醜惡直事醜正道如此人者實蕃多有徒衆言時世慕善者少從惡者多 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讒勝）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大雅○多辟本又作僻匹亦反立辟婢亦反）〔疏〕詩曰至立辟○正義曰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辟邪也辟法也民之多有邪辟者於此之時無自謂所立者爲法是言無道之世法不可爲古辟辟字同音異耳 姑已若何。（姑且也已止也）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無與國事○無與音預）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專戮○爲于僞反）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鈞同也）〔疏〕鈞將皆死○正義曰鈞同也殺勝與臧盈亦死不殺盈亦死同將皆死不如殺之使盈聞而快意 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憖發語之音○憖魚覲反）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食音嗣向許丈反）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娶七主反夏戶雅反注同）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鮮息淺反注皆同懲直升反媵繩證反又時證反）〔疏〕吾母多○正義曰言父多妾媵而謂之母多者意言庶弟少據庶弟而發言故謂父妾爲母耳 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已死）〔疏〕殺三夫○正義曰三夫皆自命盡而死其不由夏姬而云殺三夫者婦之配夫欲其偕老其夫數死是妻之薄相故以爲夏姬之咎 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也）兩卿矣。（孔寧儀行父○）〔疏〕一君至兩卿○正義曰一君一子蒙上殺文兩卿亦蒙亡文也以兩卿棄位出奔身不死故爲亡也此事皆宣十年十一年傳 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少詩照反貉亡白反）〔疏〕甚美必有甚惡○正義曰物忌大盛善不可常暑往寒來晝明夜暗孰能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常況人乎故甚美必有甚惡也甚美謂夏姬之身甚惡當在其後言其種肩當惡故禁其子取之 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子貉死在宣四年）〔疏〕子貉至於是○正義曰此因鄭靈早夭而夏姬美推之爲此言耳不是兄早死而妹必美也猶今俗語云云衰家女未必慧慧 將必以是大有敗也。〔疏〕將必至敗也○正義曰夏姬淫或喪國滅家叔向之母猶謂未是大敗故言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十四年傳稱施邢侯者或是夏姬之男此殺楊食我又是夏姬之外孫其種類蓋盡矣 昔有仍氏生女黰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爲黰○黰之忍反說文作㐱又作鬒云稠髮也）〔疏〕生女黰黑○正義曰黰即鬒也詩云鬒髮如絲毛傳云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說文云鬒稠髮也然則鬒者髮多長而黑美之貌也此傳黰下有黑則黰文不兼於黑故賈杜皆云美髮爲黰 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鑑古暫反鏡也）名〔疏〕注髮膚至照人○正義曰傳於黰黑甚美之下乃云光可以鑑知髮與肌膚二者光色皆可以照人 曰玄妻。（以髮黑故）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之君長○夔求龜反取如字又古住反）〔疏〕注夔舜至君長○正義曰尚書舜典云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是夔爲舜之典樂官也正長也后君也故云典樂之君長王朝公卿故以后言之猶謂爲后稷 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類戾也封大也○長丁丈反惏力耽反方言云楚人謂貪爲惏饜亦作厭於鹽反類又作纇立對反服作類○）〔疏〕生伯至封豕○正義曰豕心言其心似豬貪而無恥也方言云晉魏河內之北謂惏爲殘楚謂之貪則惏亦貪也賈逵云惏者食也其人貪者財利飲食無知饜足忿怒狠戾無有期度時人謂之大豬○注類戾也封大也○正義曰以類忿共文則類亦似忿故以爲戾言狠戾也定四年傳封豕與長蛇相對知封爲大也服虔云忿怒其類以饜其私無期度也 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羿篡夏后者○羿音藝篡初患反）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共音恭本亦作恭妹喜本或作嬉音同國語云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韋昭注漢書云嬉姓也妲己下達反下音紀國語云有蘇氏之女也韋昭云己姓也褒姒音似龍漦所生褒人所養者也毛詩云姒姓也鄭箋云姒字也驪姬本又作麗同力知反獻公伐驪戎所得而以爲夫人穀梁傳云滅虢所得莊子云艾封人之子）〔疏〕注夏以至姬廢○正義曰晉語云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嬉女焉妹嬉有寵於是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與虢石甫比逐大子宜臼而立伯服大子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是三代所由亡之事也共子之事具見於傳 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也○女音汝）〔疏〕苟非至有禍○正義曰苟誠也誠不以德義自持則必有禍 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敢取七住反又如字強其丈反嫂素早反兄妻也依字宜如此）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長丁丈反）

〔疏〕注兄弟至謂姒○正義曰相謂者幼者謂長爲姒也子容是伯華之子其兄弟伯華最長叔向次之其餘諸弟皆小於叔向也故謂叔向爲長叔叔向之妻其年長於子容母故稱長叔姒也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孫炎曰同出俱嫁事一夫也公羊傳曰娣者何弟也此其義也是言共事一夫者長爲姒幼爲娣自以身之長幼生娣姒之名其娣姒之名不由夫之長幼也釋親又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自以身之長稚相謂也喪服小功章云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傳言弟長者雙訓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鄭玄云娣姒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穉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亦取爾雅之文以解弟長之義是以身之長幼明矣 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獻子魏舒○豺本又作犲同仕皆反喪息浪反）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七縣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盂也○梗古杏反盂音于下文同）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銅鞮平陽楊氏○鞮丁兮反）司馬彌牟爲鄔大夫。（太原鄔縣）賈辛爲祁大夫。（太原祁縣）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梗陽在太原晉陽縣南○戊音茂又如字）知徐吾爲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塗水太原榆次縣○知音智次資利反）韓固爲馬首大夫。（固韓起孫）孟丙爲盂大夫。（太原盂縣）樂霄爲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霄音消）趙朝爲平陽大夫。（朝趙勝曾孫平陽平陽縣○朝如字）僚安爲楊氏大夫。（平陽楊氏縣○）〔疏〕分祁至大夫○正義曰此祁氏與羊舌氏之田舊是私家采邑二族既滅其田歸公分爲十縣爲公邑故選置大夫也傳文先祁後羊舌故依下文選置大夫之次上七縣爲祁氏之田下三縣爲羊舌氏之田且五年傳謂伯石爲楊石明楊氏是羊舌之田也家語與史記皆謂羊舌赤爲銅鞮伯華是銅鞮亦羊舌邑也平陽之次在銅鞮楊氏之間知亦羊舌邑也 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僚力彫反）〔疏〕注二十至敬王○正義曰二十二年傳曰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賈辛軍谿泉司馬督次于社督即烏也此衆軍並爲伐子朝欲納敬王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爲餘子○）〔疏〕注卿之至餘子○正義曰宣二年傳云官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官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注云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庶子妾子也彼適庶分爲三等故餘子與庶子爲異此無所對故摠謂庶子爲餘子也此四人者內當有妻生妾生者也知徐吳韓固是卿之孫也趙朝卿之曾孫也而並稱餘子者言其父祖是餘子就餘子子孫之內選其賢者而用之此四人不失常職能守其父祖之業者也 其四人者。

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衆而舉不以私也○見賢遍反注及下見魏子並同）魏子謂成鱄。（鱄晉大夫○鱄音剸又市轉反又音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遠疏遠也）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偪彼力反）居利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無濫心）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疏】（對曰至可乎○正義曰遠不忘君言職雖疏遠而心在公室常忠敬也近不偪同言親近有寵不偪迫同位常謙共也居利思義臨財不苟得思義可取乃取之也在約思純處貧匱而思純固無叨濫之心也有守善之心而無淫邪之行雖則親子而與之縣不亦可乎）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光大也○行下孟反）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疏】（昔武至親也○正義曰由武王克商得封建諸國歸功於武王耳此十五國或有在後封者非武王之時盡得封也尚書康誥之篇周公營洛之年始封康叔于衛洛誥之篇周公致政之年始封伯禽于魯明知武王之時兄弟未盡封也僖二十四年傳稱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屛周亦以周公爲制禮之主故歸功於周公耳非盡周公封也九年傳曰文武成康之封建母弟則康王之世尚有封國宣王方始封鄭非獨武王周公封諸國也僖二十四年傳數文之昭也有十六國此言武王兄弟之國十五人者人異故說異耳非武王封十五周公始加一也以魯衛驗之知周公所加非唯一耳）

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國受天福施及子孫○唯此文王詩作唯此王季度待洛反下及注同莫亡白反又如字爾雅云貊莫安定也下及注同長丁丈反下及注同○王此于況反注能王同祉音恥施以豉反注同○）【疏】（詩曰至孫子○正義曰詩大雅皇矣之篇美文王之德也唯此文王之身爲天帝所佑天帝開度其心令其有揆度之惠所度前事莫不皆得其中也又使之莫然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應和之也又能有監昭在下之明又能有勤施無私之善又能敎誨不倦有爲人師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爲人君上之能度既有人君之德故爲人君王此周之大邦也其施教令能使國人偏服而順之既爲國人順服又能擇人之善者比方其善乃從而用之以此文王之德比于上世有能經緯天地文德之王如堯舜之輩其此詩人稱比較于文王之九德其德皆是無爲人所悔吝者言文王之德堪比或以爲比于前世文德之王義亦通也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施及于後世之子孫得使長王天下也此章文次如此者德皆天之所授故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度物也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爲政教故次莫其德音言變政教清靜也爲君所以施政故先言政教清靜乃論身內之德故次能明能善其明與善還是德音之事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勤心之善耳心能施而無私乃可爲人君長故次克長克君長即師也學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先長後君也既言堪爲人君即說爲君之事故言王此大邦也既爲大邦之君能使國人順服故次克順也民既順服又須擇善用之故次克比也比于文王其德無所可悔故言受天之福澤流後世以結之此傳言唯此文王毛詩作維此王季經涉亂罹師有異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毛詩及韓詩亦作唯此文王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也劉炫云此作唯此文王不可以文王比文王之德還自比文王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上代文德之王也）

心能制義曰度。（帝度其心）【疏】（心能制義曰度○正義曰心能制斷時事使合於義是爲善揆度也言預度未來之事皆得中也）德正應和曰莫。（莫然清靜○應應對之應下如字又胡臥反）【疏】（德正應和曰莫○正義曰毛詩莫作貊樂記引此詩亦作莫釋詁云貊嗼安定也郭璞云皆靜定毛傳云貊靜也其德既正爲政清靜故有所施爲民皆應和易繫辭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即此義也莫是清靜之意故杜云莫然清靜）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施式豉反注及下同）【疏】（注施而無私至類也○正義曰勤行施惠情無偏私物皆得所是無失類也鄭玄云類善也無失類者不失善之類也）教誨不倦曰長。（教誨長人之道）賞慶刑威曰君。（作威作福君之職也）【疏】（賞慶刑威曰君○正義曰人君執賞罰之柄以賞慶人以刑威物是爲君之道）慈和偏服曰順。（唯順故天下偏服○偏音遍注同）【疏】（慈和偏服曰順○正義曰人君執慈心以惠下用和善以接物則天下偏服而順從之故爲順也易繫辭云天之所助者順故杜云唯順故天下偏服）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經緯天地曰文。（經緯相錯故織成文）【疏】（經緯天地曰文○正義曰易稱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言德能順天隨天所爲如經緯相錯織成文章故爲文也）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九德上九曰也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吝力仞反）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襲受也）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舉魏戊等勤施無私也其四人者擇善而從故曰近文德所及遠也○近附近之近）【疏】（注近文德所及遠○正義曰成鱄引此詩者唯欲取克類克比二事同於文王故云近文德矣文王以有此德故得施于子孫魏子既近文德亦將所及遠也）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惡貌醜○鬷音子工反）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應斂俎豆者）【疏】（從使之收器者○正義曰下云叔向將飲酒將欲舉爵而飲此則飲猶未畢使者擬收器耳未即收也）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疏】（一言而善○正義曰舊說云一言者謂設由上徹由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上時掌反下并注同）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爲妻御之皋澤○娶七住反爲于僞反）【疏】（御以如皋○正義曰詩云鶴鳴于九皋是皋爲澤也如往也爲妻御車以往澤也）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顏貌不揚顯○射雉食亦反女音汝下同夫音扶颺音揚）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辛有功而後舉之言人不可無能○幾音祈）【疏】（遂如故知○正義曰遂如故舊相知）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墮損也○毋音無墮許規切）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魏戊）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詩大雅永長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唯忠）【疏】（詩曰至忠也○正義曰詩大雅文王之篇也言王者長自言我之所爲配上天之命而行之是自家衆多之福使歸己此詩之意言忠則然也言魏子能忠必有多福歸之）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斷丁亂反）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之屬大夫○閻以占反）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聞如字又音問）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饋求位反）比置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令坐○比必利反令力呈反）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或他人也言飢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咎其九反食之音嗣帥所類反本又作率同）【疏】（注魏子至將軍○正義曰晉使卿爲軍將謂之將中軍將上軍此以魏子

（將中軍故呼爲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爲官名蓋其元起於此）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屬之玉反注同厭於鹽反又於豔反注同）獻子辭梗陽人。（傳言魏氏所以興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二（昭二十六年盡二十八年）

經二十六年

亦是自齊也（宋本是下有至字是也）

傳言王入在于朝奔後（宋本作傳云天王入淳熙本小字宋本作傳天王入）

單子劉子來以東西（宋本監本來作夾）

王入乃告諸侯（諸本作王此本誤三今改正）

傳二十六年

爲公處鄆起（淳熙本閩本處作取按正義云爲下三月公處鄆以發端也則作處爲是也）

縛一如瑱（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閩本監本縛作縳與釋文合）

注瑱充耳（宋本以下正義八節揔入林雍乘注之下）

緜下又縣玉爲瑱以塞耳（宋本縣作懸俗字）

其下文旊入云（宋本旊作旅非也說文旊从瓦方聲）

庾十六斗（淳熙本斗誤升）

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石經于作於）

欲行其說（諸本作其此本誤具今改正）

宋元公爲魯君如晉（足利本公誤君）

不知天之弃魯耶（石經宋本淳熙本小字宋本足利本耶作邪是也）

君若待于曲棘（纂圖本毛本于改於）

此即彼棘也（宋本此上有蓋字）

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石經毛本于作於釋文同）

齊子淵捷從洩聲子（釋文洩作泄是也）

瓦楯脊（毛本脊作脊非釋文下有也字）

野洩亦叱也（淳熙本纂圖本也作之）

鬒鬚眉（釋文鬒作須云本又作鬚案作須正字也一變而爲鬚再變而爲鬒）

必子彊也（石經彊作疆）

鑋而乘於他車以歸（惠棟云說文鑋金聲也从金輕聲讀若春秋傳鑋而乘它車之鑋則傳本作鑋杌讀攱對故杜訓爲一足行若從金輕聲與斷足無涉必傳寫之誤正義失考又按足部無蹬字蓋即踁字之異者）

謂以擊也（宋本以下有刀字）

尸在鞏縣西南偃師城（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尸下有氏字是也）

劉子以王出（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使女寬守闕塞注下）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諸本作珪此本誤桂今改正）

工宿于褚氏（石經宋本岳本監本褚作褚釋文同）

皆周地（宋本淳熙本地作邑是也）

使汝寬守闕塞（釋文云女本亦作汝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亦作汝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作女守闕是也陳樹華云水經注云昔大禹疏伊門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也）

王昭王也（陳樹華云哀六年云楚子軫卒則昭王名軫疑王非昭王或者即位後改名邪史記楚世家十二諸侯年表並作軫蓋傳寫異文伍子胥傳仍作軫）

瀆僈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僈作慢釋文作嬻）

賂吾至從也（宋本此節正義在乃立昭王之下）

晉師成公般戍周而還（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師下有使字）

莊宮在王城（毛本宮作公誤也）

昔成王克殷（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成作武定本亦作武）

以蕃屏周（小字宋本蕃作藩釋文同云亦作蕃是也）

昔武王克殷（宋本監本毛本作武此本誤成今改正宋本以下正義十五節揔入文辭何爲注下）

是以理居處厲王于彘（監本理作禮非也）

何肯不忍害不（監本毛本下不字作王）

與治王之政事（監本治字脫水旁）

以同於王庭而言曰（韋注云褒人褒君共處曰同閩本監本毛本誤伺）

周語云（案周當作晉）

并去大子（此本大誤天據宋本毛本改閩本監本作太非此節上下大字監本皆誤作太）

伯服古文作伯盤（段玉裁校本盤作股按周禮司勳注引盤庚作般庚漢石經殘碑作股庚五經文字云石經變舟作月玉裁盤作股亦從舟之變體也）

生頹禍心（石經宋本小字宋本作穨是也）

惠襄辟難（釋文辟作避陳樹華云傳寫之譌）

鄭生頃王巨（毛本頃作傾非也）

咸黜不端（正義曰諸本咸或作減案惠棟云呂覽仲冬紀水泉減竭今月令作咸竭是咸爲古文減字）

其傳詩有此句（毛本傳作傅誤也盧文弨挍本其下有左字）

其誰敢請之（閩本亦誤請石經此處殘缺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作討是也）

侵欲無厭（釋文厭作猒云本又作厭石經此處殘缺）

規求無度（諸本作規石經此處缺段玉裁挍本作玩正義云本或作規謬也）

貫瀆鬼神（諸本作貫說文引傳作摜）

俗本作規（段玉裁挍本俗上有玩字是也）

傲很威儀（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很作狠誤釋文作佷）

先王謂景王（毛本先作宣非也）

未有攸底（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底作厎是也注同○今並訂正）

獎順天法（石經宋本淳熙本小字宋本獎作奬釋文同）

無助狡猾（釋文作狡滑云本又作狡猾）

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後漢書盧植傳引傳鈞作均陳樹華云古字通也）

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閩本毛本伯仲誤倒）

子朝干景之命（毛本干誤于）

注出齊至不見（宋本以下正義二節在公說乃止之下）

明出齊之分野（監本明字模糊）

秖取誣焉（石經秖作祇是也○今訂正）

天道不謟（監本毛本謟作諂釋文云本又作慆陳樹華云論衡變虛篇引作不闇按依論衡則闇與諂媚字同韻或左傳古有作諂之本）

惟此文王（宋本惟作唯今詩大明作維）

翼翼然共順也（監本毛本順作愼按詩箋作翼翼恭愼貌）

君無違德（案惠棟云論衡引作回德回邪也與上文不回下文回亂合）

豆區釜鍾之數（岳本鍾作鐘）

詩曰至且舞（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是以先王上之注下）

是與天地並興（盧文弨挍本是下有禮字）

君令臣共（閩本監本共作恭非也石經共字重刊蓋初刻亦作恭也）

父慈而教（毛本教誤敬）

經二十七年（宋本春秋正義卷三十二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昭七第廿六岳本昭下有公字並盡三十二年）

敗楚于雞父（諸本作父此本誤文今改正）

又使大子諸樊入郥（毛本郥作鄖亦非宋本作郥是也）

傳二十七年

注二子至母弟（宋本以下正義十六節揔入令尹病之注下）

其長子死葬於嬴悖之間（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悖作博是也）

此又分坼之（宋本正德本閩本坼作拆監本作折毛本作析）

楚莠尹然工尹麇（釋文亦作工定本同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王與正義本合孫志祖云下云別有工尹壽此當作王尹）

除其徭役（監本徭作傜下同是也）

駑馬四良馬之數（宋本監本毛本四作三不誤）

與吳師遇于窮（纂圖本監本毛本于作於惠棟云水經注云水出安豐縣窮谷窮音戎唐石經窮下有谷字酈道元所引同正義以有谷字爲誤非也案石經谷字後人旁加）

弗可失也（石經也字初刻誤已後改正）

不足依馮（閩本監本毛本馮作憑）

彭仲傳云（宋本毛本傳作傅是也）

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釋文亦作堀云本又作窟陳樹華云史記夏四月下有丙子二字堀作窟下同初學記引亦作窟按作窟即釋文所謂又作之本也）

入于堀室（顧炎武云石經堀誤作握案石經不誤炎武非也）

鈹交於胸（宋本淳熙本岳本胸作胷石經初刻作匈合於說文後改作胷俗字也此本作胸說文之或體也）

無極譖郤宛焉（毛本極誤及）

秆稾也（纂圖本稾作藁按稾正字也俗作稿作藁）

白華野菅（宋本菅作管非下同）

民弗肯蓺也（宋本弗作不是也重脩監本蓺誤埶）

與其弟完及佗（石經佗字改刊）

皆郤氏之黨（宋本淳熙本足利本無之字）

懼禍至道也（宋本此節正義在注以難納白晉君之下）

孟懿至伐鄆（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且知近鄆地之下）

嗚呼爲無望也夫（石經淳熙本嗚作烏是也古烏呼字不作嗚）

平王之溫惠共儉（石經初刻共字作恭後改刊）

郤氏陳氏晉陳氏（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陳氏作陽氏是也）

鄢將師矯子之命（毛本命誤令宋本此節正義在謗言乃止之下）

疆埸日駭（諸本作疆此本誤彊今改正纂圖本監本毛本埸誤場）

朝夕至飲酒（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辟齊夫人注下）

有享食燕三禮（宋本燕作宴）

享謂享大牢以飲賓（宋本無享謂二字非也大上享字作享與聘禮注合）

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諸本作客此本誤答今改正）

彼是請客使自安（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客作賓是也）

子仲魯公子慭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作憖釋文同此本及閩本誤慭今改正監本作愁尤非）

經所以不書成周（宋本淳熙本岳本閩本成作戍是也纂圖本監本毛本誤戌）

經二十八年

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淳熙本魏作以非也）

傳二十八年

逆者乾侯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者作著釋文同足利本逆作竟非也）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石經初刻作鄔改刻鄔字下司馬彌牟爲鄔大夫鄔字並同按依釋文則作鄔是改刻鄔非也）

實蕃有徒（諸本作實詩周頌雝之篇正義引傳作寔）

惡直至有徒（宋本以下正義十七節揔入姑視之節之下）

民之多有邪辟者（宋本無者字）

古辟辟字同音異耳（重脩監本異誤吳浦鏜云辟辟疑作僻辟字按孔本二字皆作辟故如此云猶前疏云乞與乞一字也）

晉殺祁盈及楊食我（石經楊字木旁模糊毛誼父六經正誤云揚作楊誤非也此本及誤又依諸本改正）

而天鍾美於是（毛本天作夭非也）

子貉死在宣四年（淳熙本死誤飛）

今俗語云云哀家女未必慧慧（宋監毛本云字不重次慧字下有家女未必哀五字是也）

夏姬湣或（宋本或作惑）

猶謂未是大敗（監本毛本是作得）

昔有仍氏生女黰黑（漢書古今人表仍作扔師古曰扔音仍釋文云黰之忍反美髮也說文作㐱又作鬒云稠髮也）

詩云鬒髮如絲（宋本監本毛本絲作雲是也）

然則鬒者髮多長而黑美之貌也（毛本多誤當貌字監本作額）

以髮黑故（毛本髮黑二字誤倒）

是夔爲舜之典樂官也（宋本樂下有之字）

猶謂爲后稷（宋本謂下有稷字是也）

忿怒其纇（監本毛本纇作類是也）

夏以妹喜（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妹作末是釋文云喜本或作嬉宋本正義同）

以驪姬廢（釋文驪作孋云本或作麗穀梁亦作麗盧文弨云淮南說林訓王注楚詞思美人章皆作孋案驪與孋麗實一字耳）

有蘇以妲己女焉（宋本蘇下有氏字與國語合）

於是與膠華比而亡殷（宋本華作革監本毛本作鬲與國語合）

平公强使取之（淳熙本强作彊非也）

幼者謂長爲姒也（宋本長下有者字是也）

知盈縣（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縣作孫是也）

孟丙爲孟大夫（顧炎武云今本作孟丙者非漢書地理志云孟晉大夫孟丙邑以其爲孟大夫而謂之孟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閻大夫之爲閻嘉邯鄲大夫之爲邯鄲午也）

平陽平陽縣（閩本監本毛本下平字作巫非也）

僚安爲楊氏大夫（纂圖本監本毛本楊作陽非也）

分祁至氏大夫（宋本以下正義十八節揔入魏子之舉也義節下）

謂伯石爲楊石（此本楊字模糊依監本毛本補正宋本作揚下同閩本誤作鳩）

在銅鞮楊氏之閒（銅鞮閩本監本作銅鍉非是宋本楊作揚）

韓固（毛本韓作魏非也）

官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官其餘子（宋本官並作宦是也）

能守其祖父之業者也（閩本監本毛本脫者字）

以魯衞驗之（毛本驗作言）

詩曰唯此文王（釋文云詩作唯此王季陳樹華云傳文凡發語詞唯字俱從口其引詩書本句則從小前後一例此唯字應從小今詩作維）

施于孫子（毛本于作於非也）

爲天帝所佑（宋本佑作祐與詩皇矣正義同）

令其有揆度之惠（監本毛本惠作慧按詩正義作惠）

又能有監昭在下之明（宋本昭作照）

勤心之善耳（宋本心作施是也）

經涉亂罹（監本毛本罹作離按離正字罹俗字）

注施而無私至類也（宋本監本毛本無無私二字）

作威作福君之職也（詩大雅皇矣之篇正義引作作福作威君之道也）

擇善而從之曰比（淳熙本比誤此注同）

則飲猶未畢（監本毛本猶作酒非也）

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纂圖本監本毛本亦作且非也）

女遂不言不笑夫（石經初刻無夫字重刊補）

今子少不颺（石經子字下旁加貞字非也）

言不可以已也如是（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言下有之字與石經合）

今女有力於王室（纂圖本監本毛本力作功非也）

先賞王室之功故爲忠（毛本爲誤讀）

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毛本於改于）

而待於魏子之庭（毛本於改于）

比置三歎（毛本置改至非也）

魏子中軍帥（釋文亦作帥云本又作率同監本作將非是）

注魏子至將軍（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傳言魏氏所以與之下）

傳言魏氏所以與也（宋本淳熙本足利本無也字）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三（昭二十九年盡三十二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疏〕（注以乾至晉侯故。○正義曰二十五年公孫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經書公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都既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不得與晉侯相見故書至自乾侯以乾侯致告於廟者爲不得見晉侯故）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不見受。高張高偃子○唁音彥）〔疏〕（注唁公至晉不見受○正義曰詩毛傳曰弔失國曰唁二十五年公新失國齊侯唁公可矣於此復唁公者公以齊不憂已棄而適晉望得晉人矜之晉侯不肯見公齊侯心復恨公嫌公此舉故遣唁公所以嗤笑公也故云唁公至晉不見受又似更復失國故唁之）○公如晉。次于乾侯。（復不見受往乾侯○復扶又反）○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無傳）○秋。七月。○冬。十月。鄆潰。（無傳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潰戶對反）〔疏〕（注民逃至叛公。○正義曰民逃其上曰潰文三年傳例也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常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來當是季氏道之使然）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大夫）〔疏〕（注比公於大夫○正義曰傳稱范宣子撫荀偃云事吳敢不如事主醫和謂趙文子曰主是謂矣如此之類大夫稱主傳文多矣今高張以齊侯之命稱公爲主君以晉不受公故輕侮之比公於大夫也）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言往事齊適取辱。○祇音支）公如乾侯。（爲齊所卑故復適晉冀見恤○復扶又反）○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說學○召上照反說音悅）尹固之復也。（二十八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疏〕（注二十至道還○正義曰尹固復還之年傳雖不載以婦人尤之云其過三歲乎知以二十六年在道而還至此爲三歲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伯盈等故叛鄻周邑○數所主反鄻列勉反）○平子每歲賈馬。（賈買也○賈古買反）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衞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啓服馬名○乘如字）〔疏〕（注啓服馬名正義曰釋畜云馬前右足白啓郭璞曰左傳曰啓服詩云兩服上襄鄭玄云兩服中央夾轅者此馬毛色名啓公用以夾轅故以啓服爲名也）塹而死。（隋塹死也。○塹七豔反）公將爲之櫝。（爲作棺也○將爲如字一音于僞反櫝徒木反爲作于僞反下同）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禮曰敝幃不弃爲埋馬也○食音似裹古火反）〔疏〕（注禮曰敝至馬也○正義曰檀弓文也禮有埋馬之法子家子請以馬肉食從者以公將爲之櫝所以深抑之公感子家子之言方始依禮以帷裹之史記滑稽傳云楚莊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之以露牀啗之以棗脯馬病肥死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於是入門大笑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過一至於此爲之奈何優孟曰請大王以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槨銅歷爲棺齊以薑桂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人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聞之彼亦此之類也）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疏〕（注龍輔玉名○正義曰周禮使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蕩謂以函器盛此節謂鑄金爲龍以玉爲函輔盛龍節謂之龍輔此獻函不獻節故直云獻龍輔玄卿云盛龍節之玉函耳案說文云龍禱旱玉也爲龍文又玉人云上公用龍今輔與龍連文故云龍輔玉名蓋用此意）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出之產舍）〔疏〕（注出之產舍○正義曰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然則產舍是側室也）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已共白公）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務人公爲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秋。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見賢遍反下見龍朝夕見皆同）魏獻子問於蔡墨。（蔡墨晉太史）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莫知音智下謂之知實知注無知同○）〔疏〕（人實至實知○正義曰人以龍不生得而謂之爲知者此是人實不知非是龍實能知言龍可生得非是不生得也故說古有養龍之事以證龍可生得也以人不知有此事故今說之）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

龍氏。（豢御養也○豢音患）【疏】（注豢御養也○正義曰服虔曰豢養也穀食曰豢御亦養也養馬曰圉禮養犬豕曰豢知其以穀養蓋龍亦食穀也御與圉同言養龍猶養馬故稱御）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飂古國也叔安其君名○飂力謬反）有裔子。曰董父。（裔遠也玄孫之後爲裔○裔以制反）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擾順也○好呼報反耆時志反飲於鴆反下同食之音嗣下不能食飲食之食夏后同擾而小反）【疏】（乃擾畜龍○正義曰擾順也順龍之所欲而畜養之）氏曰豢龍。（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鬷水上夷皆董姓○鬷子工反）【疏】（注鬷水至董姓○正義曰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後八姓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是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能順於天○夏戶雅反下皆同少詩照反下少皞同）【疏】（注孔甲至九世○正義曰帝王世紀云少康子帝杼杼子帝芬芬子帝芒芒子帝世世子帝不降不降弟帝喬喬子帝廣也至帝孔甲孔甲不降子）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合爲四○乘繩證反河漢各二服云河漢各二乘）【疏】（注合爲四正義曰服虔云四頭爲乘四乘十六頭也傳言賜之乘龍賜之一乘之龍也即云河漢各二是河漢共一乘也又云各有雌雄是河漢之二皆一雌一雄也故杜以爲合爲四）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治地○治直吏反）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夏后孔甲）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韋氏在襄二十四年○更音庚注同復扶又反）【疏】（注更代至四年○正義曰傳言以更豕韋之後則豕韋是舊國廢其君以劉累代之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又云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如彼文豕韋之國至商乃滅於夏王孔甲之時彭姓豕韋未全滅也下文云劉累懼而遷于魯縣明是累遷之後豕韋復國至商乃滅耳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自言其祖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則劉累子孫復封豕韋杜跡其事知累之後世更復其國爲豕韋氏也舊無此解杜自爲證故云在襄二十七年）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爲醢明龍不知○醢音海知音智）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于魯縣。（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貶退也魯縣今魯陽也○）范氏其後也。（晉范氏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

有其官。官脩其方。（方法術）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職有罪○朝如字下朝夕見同）失官不食。（不食祿○）官宿其業。（宿猶安也）其物乃至。（設水官脩則龍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泯滅也坻止也○泯彌忍反坻音旨又丁禮反）鬱湮不育。（鬱滯也湮塞也育生也○湮音因）【疏】（夫物至不育○正義曰此論致龍之事物謂龍也夫物物各有其官當謂如龍之輩蓋言鳳皇麒麟白虎玄龜之屬每物各有其官主掌之也其人居此官者脩其爲官方術從朝至夕終日脩之若一日失其所掌之職令其官方不理則有死罪及之居官者當死矣失其官方則不得食祿得死罪是不食祿也居官者安其爲官之業使職事脩理則其所掌之物乃自生至水官脩則龍至其餘亦當然也若滅棄所掌之事令職事不脩則其物乃止息而潛伏沈滯塞不復生育以此故不可生而得也○注宿猶安也○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云宿猶安也謂安心思其職業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玄鄉以服義大迂曲○注泯滅也坻止也○正義曰釋詁文也上言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職業不脩則物不至物雖不至尚有物在若滅棄所掌職事不理則其物止而潛伏不復生育乃令無有此物非徒不至而已○注鬱滯也湮塞也○正義曰賈逵云然杜用之也鬱積是沈滯之義故爲滯也傳謂塞井爲堙井是堙爲塞也言此物沈滯壅塞不復生也）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爵上公）【疏】（實列受氏姓正義曰列謂行列言五官皆然也人臣有大功者天子封爲國君又賜之以姓諸侯以國爲氏言其得封又得姓兼受之也）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爲王者所尊奉○長丁丈反下文同○）【疏】（注五官至尊奉○正義曰五官之君長死則皆爲貴神王者社稷五祀則尊奉之如祭配食於五行之神即下重該脩熙犂是也王者祭木火土金水之神而以此人之神配之耳非專祭此人也分五行以配四時故五行之神句芒祝融之徒皆以時物之狀而爲之名此五者本於五行之神作名耳非與重該之徒爲名也晉語云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行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國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如彼文虢公所夢之狀必非該之貌自是金神之形耳由此言之知句芒祝融玄冥后土之徒皆是木火水土之神名非所配人之神名也雖本非配人之名而配者與之同食亦得取彼神名以爲配者神名猶社本土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配者亦得偁社稷也此五行之官配食五行之神天子制之禮使祀焉是爲王者所尊奉也）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句古侯反注及下皆同重直龍反下文同）【疏】（注正官至重焉○正義曰正訓爲長故爲官長木官之最長也其火金水土正亦然賈逵云揔言萬物句芒非專木生如句杜誤耳木正順春萬物始生句而有芒角杜獨言木者以木爲其主故經云木正且木比萬物芒角爲甚故舉木而言劉炫以杜不取賈義而獨舉於木而規杜非也）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其祀犁焉○犁力兮反）【疏】（注祝融至犁焉○正義曰杜不解祝融則謂祝融二字共爲

明貌也賈逵云夏陽氣明朗祝甚也融明也亦以夏氣爲之名耳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以焞燿敦大光明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如彼文又似由人生名者彼以其官掌夏德又稱之故以夏氣昭明命之耳）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該焉○蓐音辱本又作辱摧徂回反）水正曰玄冥。（水陰而幽冥其祀脩及熙焉○冥亡丁反）土正曰后土。（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霤力救反）【疏】（注土爲至爲社○正義曰后者君也羣物皆土所載故土爲羣物之主以君言之故云后土也賈逵云句芒祀於戶祝融祀於竈蓐收祀於門玄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霤今杜云在家則祀中霤是同賈說也家謂宮室之內對野爲文故稱家非卿大夫之家也言在野者對家爲文雖在庫門之內尚無宮室故稱野且卿大夫以下社在野田故周禮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鄭玄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是在野則祭爲社也此野田之社民所共祭即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人社是也劉炫云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祭社使祭中霤也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賈逵以句芒祀於戶云言雖天子之祭五神亦如此耳杜以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神於門戶井竈中霤也門戶井竈直祭門戶等神不祭句芒等也唯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言彼與中霤亦是土神但祭有大小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取財於地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是在家則祀中霤也大司徒以下同此禮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棄廢也）【疏】（龍水至生得○正義曰漢氏先儒說左氏者皆以爲五靈配五方龍屬木鳳屬火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其五行之次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王者脩其母則致其子水官脩則龍至木官脩則鳳至火官脩則麟至土官脩則白虎至金官脩則神龜至故爲其說云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川出龍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皆脩其母而致其子也解此龍水物者言龍爲東方之獸是此方水官之物也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得言母不脩故子不至也杜氏旣無其說未知與舊同否此下不注似與舊說異或當以爲龍是水內生長故爲水官之物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得言水官不脩故無水內之靈獸也若如此解則上云物有其官當謂五靈之物各各自有其官官能脩理各自致物龍是水內之物可令水官致龍其鳳皇麟虎之輩共在天地之間不是蔱金食火木生土出未知何官致鳳何官致虎未測杜旨不可䟽言是用闕疑以俟來哲）不然。周易有之。（言若不爾周易無緣有龍）在乾䷀（乾下乾上乾○乾其連反本亦作乾）之姤䷫（巽下乾上姤乾初九變○姤古豆反）曰潛龍勿用。（乾初九爻辭○爻戶交反）其同人䷌（離下乾上同人乾九二變）曰見龍在田。（乾九二爻辭）其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乾九五變）曰飛龍在天。（乾九五爻辭）其夬䷪（乾下兌上夬乾上九變○夬古快反兌徒外反）曰見龍

有悔。（乾上九爻辭○亢苦浪反）其坤䷁（坤下坤上乾六爻皆變○坤本又作巛空門反）曰見羣龍無首吉。（乾用九爻辭）坤之剝䷖（坤下艮上剝坤上六變○剝邦角反艮古恨反）曰龍戰于野。（上爻辭）〔疏〕在乾至于野○正義曰傳例上下雖不用並但指此卦某爻之義者即以某爻之變更別爲卦即云此卦之某卦則此乾之姤宣十二年師之臨是也劉炫云杜以之爲適炫謂易之爻變則成一卦遂以彼卦名爻乾之初九姤卦爻九二同人爻九五大有爻上九夬卦爻用九全變則成坤卦故謂用九爲坤蔡墨此意取易文耳非揲蓍求卦安有之適之義若以之爲之適則其非之適之意何以言其同人其大有此本當言初九九二但以爻變成卦即以彼卦名爻其意不取於之適所言其同人其大有猶引詩言其二章其三章先引初九故言乾卦之姤爻初九言乾以下不復須云乾故言其同人其大有就乾卦而其之其此同人爻其此大有爻以下文勢悉皆若是也○之姤○正義曰巽下乾上姤乾之初九爻變而成姤卦也其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乾爲天爲剛巽爲風爲柔風行必有所遇猶女行而遇男故名此卦爲姤也○注乾初九爻辭○正義曰蔡墨此言所取易有龍字而已無取於易之義理故杜注唯指其辭之所在不解其辭之意其說易者自具於此不復煩言也○同人○正義曰離下乾上同人乾之九二爻變而成同人之卦也其象曰天與火同人天體在上火性炎上同于天也猶君設政教而臣民從之和同之義故名此卦爲同人也服虔云天在上火炎上同于天天不可同故曰同人○大有○正義曰乾下離上大有乾之九五爻變而成大有之卦也其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柔得尊位謂六五也五位尊而柔居之處尊以柔居中以大體無二陰以分其應上下應之無所不納大有之義故名此卦爲大有○夬○正義曰乾下兊上夬乾之上九爻變而成夬卦也其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此卦五陽而決一陰乾爲天爲剛爲健兊爲澤爲柔爲說以剛正決柔邪故名此卦爲夬○注乾用九爻辭○正義曰乾之六爻皆陽坤之六爻皆陰以二卦其爻既純故別惣其用而爲之辭故乾有用九坤有用六餘卦其爻不純無惣用也六爻皆變乃得惣用乾之六爻皆變則成坤卦故謂用九之辭爲其坤也六爻既變而不用卦下之辭者周易用變卦下之辭非變又無龍文史墨指說於龍故以用爲語○坤之剝○正義曰坤下艮上剝坤之上六爻變而成剝卦也其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剝卦五陰而一陽陰漸長而滅陽猶邪長而剝損正道故名此卦爲剝也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物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俞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爲皆是真龍）〔疏〕若不至物之○正義曰蔡墨言古者龍可生得人皆見之故周易之辭以龍爲俞若使龍不朝夕出見誰能知其動靜而得以物名之易言潛龍飛龍及龍戰之等明是見其飛潛見其戰鬬而得以物名之是知龍可生得古人見龍形也

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問五官之長皆是誰）對曰。少暭氏有四叔。（少暭金天氏○暭戶老反）〔疏〕少暭氏有四叔○正義曰少暭氏有四叔四叔是少暭之子孫非一時也未知於少暭遠近也四叔出於少暭耳其使重爲句芒非少暭使之世族譜云少暭氏其官以鳥爲名然則此五官皆在高陽之世也楚語云少暭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木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則重黎居官在高陽之世也又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則黎爲祝融又在高辛氏之世案世本及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如彼文黎是顓頊之曾孫也楚語云少暭之衰顓頊受之即命重黎似是即位之初不應即得命曾孫爲火正也少暭世代不知長短顓頊初已命黎至高辛又加命不應一人之身縣歷兩代事既久遠書復散亡如此參差難可考按世家云共工作亂帝嚳使黎誅之而不盡帝誅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黎復居火正爲祝融即如此言黎或是國名官號不是人之名字顓頊命黎高辛命黎未必共是一人傳言世不失職二者或是父子或是祖孫其事不可知也由此言之少暭四叔未必不有在高辛世者也此五祀者居官有功以功見祀不是一時之人脩熙相代爲水正即非一時也且傳言世不失職便是積世能官其功益大非是暫時有功遂得萬世承祀明是歷選上代取其中最有功者使之配食亦不知初以此人配食何代聖王爲之蓋在高辛唐虞之世耳

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重直龍反該古咳反）使重爲句芒。（木正）該爲蓐收。（金正）脩及熙爲玄冥。（二子相代爲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桑少暭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暭之功死皆爲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疏〕注窮桑至魯北○正義曰窮桑少暭之號帝王世紀亦然賈逵云處窮桑以登爲帝故天下號之曰窮桑帝賈以濟爲渡也言四叔子孫世不失職遂渡少暭之世杜以少暭之世以鳥名官不得有木正火正故以濟爲成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暭之功言少暭有王功子孫能成之故死皆爲民所祀也少暭居窮桑定四年傳稱封伯禽於少暭之虛故云窮桑地在魯北土地名窮桑闕言在魯北相傳云耳

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犂爲火正○顓音專頊許玉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共工在大暭後神農前以水名官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共音恭）〔疏〕注共工至見祀○正義曰十七年傳郯子言前世名官從下而上先言炎帝以火名次言共工以水名次言大暭以龍名是共工在大暭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能平九州是能平水土也言共工有子謂後世子耳亦不知句龍之后土在於何代少暭氏既以鳥名官此當在顓頊以來耳

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方荅社稷故明言爲社）〔疏〕注方荅至爲社○正義曰獻子問社稷五祀既荅五祀當更荅社稷但句龍既爲后土又以配社蔡墨既荅五祀方荅社稷故明言后土爲社也

稷。田正也。（掌播殖也）〔疏〕稷田正也○正義曰月令云孟春行冬令則首種不入鄭玄云首種謂稷也周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爲大官然則百穀稷爲其長遂以稷名爲農官之長正長也稷是田官之長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烈山氏神農世諸侯○烈如字禮記作厲山）〔疏〕烈山至諸侯○正義曰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殖百穀故祀以爲稷言有天下則是天子矣杜注不得爲諸侯也賈逵鄭玄皆云烈山炎帝之號杜言神農世諸侯者案帝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然則初封烈山爲諸侯後爲天子猶帝堯初爲唐侯然也若然烈山即神農而云神農世爲諸侯者案世紀神農爲君惣有八世至榆罔而滅亦稱神農氏是惣號神農也故烈山氏得於神農之世爲諸侯後爲神農也劉炫以爲烈山氏即神農非諸侯而規杜非也此及魯語皆云其子曰柱祭法云農者劉炫云蓋柱是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爲稷

自夏以上祀之。（祀柱○上時掌反）周弃亦爲稷。（弃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弃代之）〔疏〕注弃周至代之○正義曰棄爲周之始祖能播殖百穀經傳備有其事以其後世有天下號國曰周故以周冠棄棄時未稱周也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孔安國云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是言成湯變置社稷之由也湯於帝世年代猶近功之多少傳習可知故得量其優劣改易祀典意欲遷社而無及句龍棄功乃過於柱廢柱以棄爲稷也其五祀之神重犂之輩若更有賢能亦應遷徙但其功莫之能先帝王不敢改易故得永流萬代常在祀典良由後世之臣弱後王之意謙故也

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之博物）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濱音賓行戶郎反）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爲之故言遂○鑄之樹反令力呈反）〔疏〕注令晉至言遂○正義曰服虔云鼓量名也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但禮之將命置重而執輕鼓可操之以將命即豆區之類非大器也唯用一鼓則不足以成鼎家賦一鼓而鐵又大多且金鐵之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寧用量米之器量之哉故杜以爲賦晉國者令民各出功力均賦取其功也冶石爲鐵用橐扇火動橐謂之鼓今時俗語猶然令衆人鼓石爲鐵計令一鼓使足故云賦晉國一鼓鐵也遂者因上生下之辭因城汝濱遂鑄刑鼎故言遂也

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次也）〔疏〕著范至刑書○正義曰范宣子制作刑書施於晉國自使朝廷承用未嘗宣示下民今荀寅謂此等宣子之書可以長爲國法故鑄鼎而銘之以示百姓猶如鄭鑄刑鼎仲尼譏之其意亦與叔向譏子產同

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疏〕民是至度也○正義曰守其舊法民不豫知臨時制宜輕重難測民是以能尊其貴畏其威刑也官有正法民常畏威貴是以能守其業保祿位也貴者執其權柄賤者畏其威嚴貴賤尊卑不愆此乃所謂度也言所謂法度正如此是也

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脩唐叔之法○被皮義反廬力居反蒐本又作搜所求反）以爲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弃禮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

爲國。〔疏〕（今弃至爲國○正義曰今弃是貴賤常度而爲刑書之鼎民知罪之輕重在於鼎矣貴者斷獄不敢加增犯罪者取驗於書更復何以尊貴威權在鼎民不忌上貴復何業之守貴之所以爲貴只爲權勢在焉勢不足畏故業無可守貴無可守則賤不畏威貴賤既無次序何以得成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帥所類反）〔疏〕（注范宣至亂制○正義曰於時晉侯將以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以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于董更以趙盾將中軍狐射姑佐之是一蒐而三易中軍帥三易者士縠梁益耳將中軍是易代前人是一易也狐射姑將中軍是二易也又趙盾將中軍是三易也致使賈季箕鄭之徒怨恨而作亂其事文公傳具矣因此蒐而有此亂故曰晉國之亂制）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即蔡墨）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與之是成其咎○擅市戰反復扶又反咎其九反）〔疏〕（又加至亡也○正義曰宣子刑書久已廢矣今復變易與之以成其滅亡也劉炫云范氏取蒐之法以爲國制雖則爲非書已廢矣縱應有禍亡累已歇今荀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焉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脩德可以免禍爲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與音預朝如字）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釋不朝正于廟）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去起呂反）○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而葬速○頃音傾）〔疏〕（頃公○正義曰謚法慈仁和民曰頃）○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徐子稱名以名告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徵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所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在國然自是鄆人潰叛齊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內外弃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徵直升反或本作懲誤復扶又反）〔疏〕（春王至過也○正義曰經書公在乾侯者季氏以此告廟釋公不得以朝正故國史書之于策也釋例曰昭公之孫每正月必書者以孫告廟也公二十五年始出居鄆及乾侯累歲居外而仲尼不書于經故傳曰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既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之可掩故不顯書其在外使若在國然也自三十年至於終沒則皆顯書其所在之地傳皆隨年而互言其事明罪之在公非復過謬也三代封建自上及下降殺以兩君不亢高臣不極卑彊弱相參衆力相須賢愚相廁故雖有昏亂之君亦有忠賢之輔我周東遷晉鄭是依無知之亂實獲小白驪姬之妖重耳以興天下雖瓦解而不土崩海內雖鼎沸而不盆溢天生季氏以二魯侯季氏未有篡奪之惡公雖失志亦無抽筋倒懸之急聽用讒豎僥倖之私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身死於外見貶於春秋也是言罪在公書公在之意也杜言見貶於春秋者公當在國治民每歲書公在外是其貶責公也劉炫云序云諸言不書皆仲尼新意然則前三年魯史皆書公在仲尼去之仲尼所以不於此先書公在鄆與乾侯者所以非公之妄伐季氏且明過謬猶可掩此年書者自是鄆人潰叛云云此年云非公且徵過三十一年云言不能外內三十二年云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每歲發傳言公之罪也○注徵明至所在○正義曰不先書鄆與乾侯一事之中有兩種之意一者非責公之妄一者明公過謬猶可掩也非責公之妄者以君舉必書公在乾侯與鄆臣子當委曲詳錄今輕畧不記以若不足可錄然所以非責公之妄也明公過謬猶可掩者被臣所逐出居於外若顯然書之則恥惡尤甚故隱而不書猶若在國欲明公過謬之失尚可容掩也此以徵爲明明公過可掩也襄二十八年傳云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徵亦爲明明告喪者之過也彼言徵審也審其事知無他故以明其過失也服虔云非公且徵過昭公無道久在外季氏非公不肯釋言公在某地春秋之義亦以不書徵季氏之過此年書者公不得入晉外內有困辱季氏閔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國案明年傳云言不能外內又明年傳云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皆是傳說經意非責昭公不是季氏非公也即如服言往前季氏非公不肯釋公所在此年以後方始閔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國則往前未釋之時不如在國矣二十七年扈之會范獻子何以已言季氏事君如在國也季氏奪公鄆邑與公交戰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于煬宮求君不入及其死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閔公之事復安在乎）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在襄十五年○詰起吉反蟜居表反）今吾子無貳。何故。（弔喪共使○使所吏反）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共所求○共音恭注及下同）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辦之○御魚呂反注同辦皮莧反）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好呼報反間音閑下同紼音弗輓本又作挽音晚索悉各反）〔疏〕（注紼輓至執紼○正義曰紼禮或作綍禮記緇衣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綍是大繩也周禮天子葬用六綍喪大記君葬用四綍大夫葬用二綍紼爲葬之所用是輓索也案禮雜記諸侯執綍五百人大夫三百人鄭玄云天子蓋千人也天子諸侯之喪殯于西序而屬綍焉備火灾而輓之也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謂喪在殯踰紼而行祭也周禮大司徒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又遂人云大喪帥六遂之役屬六綍鄭玄喪大記注云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是綍引一物從所在而異名耳禮送葬必執紼曲禮文也鄭玄云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也鄭之先君親送晉侯葬者傳無其文游吉今言之蓋亦嘗有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謂其君自行）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底致也○底音旨）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疏〕（慶其至而已○正義曰善其有加不討其乏之明知鄭國致其情實取充備而已）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少年少也○印一刃反少詩照反注同）〔疏〕（我先君簡公在楚正義曰由簡公在楚上卿守國故少卿行耳鄭玄以爲簡公若在君當自行其言非傳旨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盍何不也○女音汝盍胡獵反下同）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大叔之敏○省所景反下同）○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奔故）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從。（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從之居）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二子奔楚楚使逆之於竟也養即所封之邑○監古銜反竟音境）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城養○莠音誘）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胡田胡子之地）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柔服謂不與吳構怨○若好呼報反一本作吾好疆居良反）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讎謂二公子○重直用反）吳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胄直又反大王音泰）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

矣。（言其事行可知不久。喪息浪反。祚字故反）我盡姑億吾鬼神。（億安也。○億於力反）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之歸）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動也。○焉於虔反。播被我反。又波賀反。注同）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吳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壅於勇反。灌古亂反）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斷髮自刑示懼。○斷丁管反。注同）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邇近也）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父也）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十年。○員音云）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惡烏路反。適丁歷反。任音壬。肄本又作肆。以制反。下同）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罷音皮。下文同）亟肄以罷之。（亟數也。○亟欺冀反。數所角反）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爲定四年吳入楚傳）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躒力狄反。適丁歷反）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襄二十五年盟重丘。○重直龍反）【疏】注襄二至重丘。○正義曰。傳言同盟。故書此穀與魯必嘗同盟矣。薛於重丘以前雖數與魯盟。伯薛入春秋以來卒葬不見經傳。未知此穀以何年即位。故舉去今近者言之。○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將使意如迎公。故荀躒來唁）○秋。葬薛獻公。（無傳）○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濫力甘反。或力鑿反。慮音閭。又如字）【疏】注不書邾史闕文。○正義曰。公羊穀梁亦以濫爲邾邑。而傳解其無邾之意。言邾人以濫封此黑肱。使爲別國。故不繫於邾。以非天子所封。故無子男爵號。其言不可通於左氏。左氏無傳。明是闕文。二傳見其文闕而妄爲說耳。○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言我爲子受無咎之任。○咎其九反。下注放此。爲于僞反）【疏】我受其無咎。○正義曰。言我爲子受其重任。其使子必無咎。受其負。故保任之。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慼。○出如字。又勑律反。跣素典反）【疏】季孫至跣行。○正義曰。練冠蓋如喪服斬衰既練之後布冠也。麻衣當是布深衣也。問喪云。親始死徒跣。跣行不屨。以其不得事君。示己憂戚之深也。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言願事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雖賜以死。不絕其後。○費音秘）【疏】不絕至之死。○正義曰。此季孫探言罪已之意。不絕季氏之祀。或更立其子弟。直賜其身死而已。服虔云。言賜不使死。是爲以死賜之。若賜死即是不殺。下句何須更言弗殺弗亡。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君皆謂魯侯也。蓋季孫探言罪已輕重以荅荀躒。○探他南反）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荀躒。○知音智）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憂君。君一言使晉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季孫也。言若見季孫。已當受禍。明如河以自誓。○好呼報反。施以豉反。祧他彫反。夫音扶。下及注同）荀躒掩耳而走。（怪公所言。示不忍聽）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人。何敢復知耶。○與音預。難乃旦反。復扶又反）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攝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傳言君弱不得復自在。○乘繩證反。衆從才用反）○薛伯穀卒。同盟故書。（謂書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經在荀躒唁公上。傳在下者。欲魯事相次）○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邑）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左司馬沈尹戌。○稽音啓。又古兮反）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卿。故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黑肱也）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回正心也。○不爲于僞反。下不爲同）不爲義疚。（疚病也。見義則爲之。○疚久又反）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衞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言其尊。○懲直升反。下同）作而不義。其書爲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衞侯兄。欲求不畏彊禦之名）邾庶其。（在襄二十一年）莒牟夷。（在五年）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去起呂反）若艱難其身。（身爲艱難）以險危大人。（大人在位者）而有名章徹。（謂得勇名）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趣也。○難乃旦反）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謂不書其人名。○徼古堯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爲之。不顧於見書。○冒亡北反。又亡報反。寘之豉反）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忘。記事之善者也。○數所主反。注同）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義著。○稱尺證反）婉而辨。（辭婉而旨別。○婉於阮反。別彼列反）【疏】婉而辨。○正義曰。此婉而辨。則與微而顯其意一也。故杜云。辭婉而旨別。則文微也。旨別則義顯也。上句微而顯者。據文雖微隱而義理顯著。下句

婉而辨者辭雖婉順相似而旨意有殊故重起其文也此與成十四年婉而成章其事異也彼謂諱君惡與此不同也上之人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者在位者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轉婉轉也○羸本又作嬴力果反）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己故問之）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郢以井反又羊政反應應對之應）入郢必以庚辰。（庚辰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疏〕注庚日至入郢○正義曰於天文房心尾爲大辰辰尾是辰後之星也日在辰尾自謂在辰星庚辰入郢乃謂日是辰日二辰不同而以日在辰尾配庚爲庚辰者二辰實雖不同而同名曰辰以其名同故取以爲占此則史墨能知非是人情所測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是其言之驗也此十二月日食彼十一月入郢則是未復其月而云及此月者長厤定四年閏十月庚辰吳入郢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杜云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入郢今十一月者并閏數也然則彼是新閏之後且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其月垂盡故得爲及此月也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疏〕注辰尾至而食○正義曰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共爲蒼龍之體南首北尾角即龍角尾即龍尾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是房心與尾共爲大辰故言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是此時日月合朔於辰尾而日食也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爲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謫直革反）〔疏〕注謫變至年也○正義曰昏義云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謫讁責也人有咎責氣見於天故謫爲變氣也長厤此年十月壬子朔故庚午是十月十九日也從庚午下去十二月辛亥朔爲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之日而更以庚午爲占舍近而取遠自是史墨所見其意不可知也午爲南方之辰楚是南方之國故午爲楚之位也午是南方之辰火也庚是西方之日金也日以庚午有變午在南方之國當其咎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有吳耳故知入郢必是吳也其日庚午庚金午火五行相刻火勝金金以畏火之故金爲火妃夫妻相得而彊是楚彊盛之兆雖被吳入必不亡國故知吳入郢終亦弗克言其不能滅楚也食在辛亥之日亥在北方水位也北方水數六故曰六年吳入郢也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無傳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不用師徒○闞口暫反）〔疏〕公別至師徒○正義曰公羊傳曰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案傳定元年將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則闞是魯公葬地非是邾邑公羊不可過於左氏也土地名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闞城是也賈逵云昭公得闞季氏奪之不用師徒謂此取闞爲季氏取於公也案檢經傳公自出奔以來唯齊侯取鄆以居公耳未有公取闞之處安得取於公也且若是季氏奪公無由得告廟書經故杜以爲公取之也四年傳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知公遣人誘而取之不用師徒也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不書盟時公在外未及告公公已薨○參七南反）〔疏〕注世叔至已薨○正義曰傳稱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令城成周則此時爲盟矣而不書盟者賈逵云魯有昭公難故會而不盟案傳文無魯人辭盟之事其城成周又魯人共城之矣何以言會而不盟也若以難辭當辭不會身既在會何故辭豈以昭公在外而欲背盟乎故杜以爲不書盟者時公在外未及告公而公已薨既不得告公故不書於經也案傳尋盟令城成周則盟在城前猶得書城而盟不書者晉合諸侯大夫本以城事召之孟懿子將從晉命即以告公雖會還乃書而已告公訖故得書之其尋盟之事晉不豫令諸侯大夫既集晉始發意尋盟之事未嘗告公故行還不得書也此云城成周者實未城也晉人始計功庸賦丈數以令諸侯耳明年傳稱正月庚寅裁三旬而畢是明年始城也此未城而已書城知本以城事召集因集而書城耳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十五日）〔疏〕注十五日○正義曰傳言十一月令城成周雖無其日明年乃始城之當在月之將末杜顯言此十五日者言盟去公薨日近以明未及告意也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不能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彊事小爭未嘗用大兵○彊居良反爭爭鬬之爭）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分扶問反殃於良反）〔疏〕注此年至其殃○正義曰十一年傳稱萇弘對景王云歲在豕韋言十一年歲星在豕韋也又曰歲在大梁蔡復楚凶謂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也十三年距此十九年耳歲星歲行一次十二年而行天一周則二十五年復在大梁從彼而厤數之則此年始至析木之津而此年歲在星紀者歲行一次舉大數耳其實一歲之行有餘一次故劉歆三統之術以爲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計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爲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剩得行天一周三統之厤以庚戌爲上元從上元至襄二十八年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餘九百九十以歲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從襄二十八年至昭十五年合有一十八年歲星

一年行一次年有一餘以次加次得一千一十四以餘加得一百四十四餘數滿法又成一次以從積次得一千一十五也以十二去之餘次七命起星紀筭外得鶉火也昭十五還得剩行天一之[illegible]年歲星在鶉[illegible]鶉火者由其餘分數滿剩得一次猶如閏餘滿而成月也以十五年歲在鶉火厤而數之則二十七年復在鶉火故此年在星紀也於十二次分野星紀是吳越之分也歲星是天之貴神所在之次其國有福今越得歲星故吳伐之凶也吳越同分而云越福吳凶以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賈逵云然杜從之也鄭[illegible]在牽牛故吳伐[illegible]更復分星姜氏任氏共守玄枵復以何星主齊何星主薛也且據三統之術[illegible]耳十五年餘分[illegible]伐越在夏未得已至牽牛鄭之此說爲妄之甚也○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狹音洽）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俾本又作卑同必爾反）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illegible]）〔疏〕[illegible]七年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illegible]者以十二月垂盡[illegible]年也勤戍五年。（[illegible]）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飢冀望來歲之將熟）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弛猶解也○弛式氏反注同重直龍反）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爲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徼古堯反下同）〔疏〕注作成至之德○正義曰[illegible]德者以[illegible]周以崇文德故以爲崇文王之德劉炫以爲崇文王之教而規杜非也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蝥賊謂災害○蝥亡侯反）〔疏〕注蝥賊謂災害○正義曰蝥賊食苗之蟲釋蟲云食根蟊食節賊故以蝥賊喻災害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徵召也○徵張升反）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爲大功○施式豉反）

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罷戍而城）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勿與音預紓音舒焉於虔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衰初危反注同）於是焉在。（在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尋平丘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傒衛大夫○彪彼蚪反傒音兮咎其九反）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馳驅自恣渝變也○渝羊朱反譴弃戰反）【疏】注詩大至譴怒○正義曰此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也詩注以天謂厲王此據上天斷章取意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也）【疏】注計所至丈數正義曰謂周迴遠近之丈數也知者下別云揣高卑度厚薄故也揣高卑。（度高曰揣○揣丁累反又初委反度待洛反下文及注同）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仞本又作刃而慎反洫況域反）物土方。議遠邇。（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相息亮反下同）量事期。（知事幾時畢○幾居豈反下皆同）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財用。（知費幾財用○費芳貴反）書餱糧。（知用幾糧食○餱音侯本亦作糇糧音良）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付所當城尺丈○屬之欲反）【疏】屬役賦丈○正義曰屬役謂屬聚丁役也賦丈謂課付尺丈上既號令丁役之事以告諸侯令諸國國各出若干之役築若干之丈故云屬役賦丈書以授帥也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帥所類反注同）而效諸劉子。（效致也○效戶孝反）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臨履其事以命諸侯經所以不書魏舒）○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者○徧音遍從才用反下同）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琥玉器○琥音虎）【疏】注琥玉器○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白琥禮西方鄭玄云虎猛象秋嚴禮經及記言琥多矣都不說其狀蓋刻玉爲虎形也一環。一璧。輕服。（細好之服）【疏】一環一璧○正義曰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肉好若一謂之環李巡曰肉倍好璧邊肉大其孔小也肉好若一其孔及邊肉大小適等曰環也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

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路寢爲失所）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三○陪蒲回反）地有五行。（謂有五）體有左右。（謂有兩）各有妃耦。（謂陪貳○妃音配）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奉之無常人言唯德也○從才用反本亦作縱）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史墨跡古今以實言）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疏】故詩至爲陵○正義曰詩小雅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三后之姓。於今爲庶。王所知也。（三后虞夏商）【疏】注三后虞夏商○正義曰從周而上故數此三代三代子孫自有爲國君者言其賤者爲庶人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疏】雷乘乾曰大壯○正義曰乾爲天爲剛震爲雷爲動天以剛而動動則爲雷壯之大者故曰大壯天之道也。（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而在上君臣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疏】注乾爲至有雷○正義曰說卦乾爲天爲君君之極尊者是天子也震爲長子其卦云震驚百里聲達百里之內而有震曜之威是諸侯而在天子之上象如君臣易位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始震如字一音身聞音問）【疏】始震而卜○正義曰震動也懷妊始動知有震娠而即卜也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僖公○名之音武政反）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父武子宿○費音秘）世增其業。不費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權○適丁歷反）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疏】是以至假人○正義曰器謂車服也名謂爵號也借人名器則君失位矣故不可以假人也言魯君失民是借季氏以權柄故令昭公至此出外因以戒人君使懲創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三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三（昭二十九年盡三十二年）

經二十九年

以乾侯至（宋本岳本足利本至作致按正義云以乾侯致告於廟者作致是也）

注以乾至晉侯至（宋本無晉字）

潰散叛公（淳熙本潰作遺非也）

當是季氏道之使然（毛本是誤時）

傳二十九年

注比公於大夫（宋本此節正義在公如乾侯注之下）

趙文子曰（毛本文誤武）

齊卑君矣（毛本卑君誤倒）

君祇辱焉（石經祇作祗是也）

二十八年（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八作六是也）

注二十至道還（宋本此節正義在注鄗周邑之下）

以婦人尤之云（諸本作尤此本誤无今改正）

平王每歲買馬（纂圖本亦誤作王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子是也○今訂正）

注啟服馬名（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子家子曰節注下）

中央夾轅者（【補】案夾字誤衍）

隋塹死也（宋本隋作墮）

乃以幃裹之（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幃作帷與釋文合注同）

注禮曰徹至馬也（宋本無徹字）

請以馬肉食從者（宋本重者字是也）

多辨（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辨作辯）

以壠鑪爲椁（毛本壠作攏非也）

注龍輔玉名（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且後生而爲兄節之下）

龍禱旱玉也（段玉裁挍本龍作瓏依說文改也）

請相與偕告（纂圖本毛本偕作皆非也）

務人公爲也（案王引之周秦名字解故云魯公子務人字爲務亦爲也禮記檀弓作公叔禺人假借字段玉按曰說文云爲母猴也禺母猴屬故公爲字禺人左傳作務人者務古音茂禺古音偶音相似也）

人實至實知（宋本自此節以下正義至注棄周至代之節止摠入注文傳言蔡墨之博物之下）

而知其故（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而下有不字是也）

叔安其君名（諸本作君此本誤若今改正）

則以官名（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名作氏是也）

芒子帝世世子帝不降（宋本世並作泄是也）

故杜以爲合爲四（宋本無上爲字）

陶唐堯所治地（纂圖本毛本地作也非也）

以更豕韋之後（惠棟云史記夏本紀更作受周禮巾車云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儀禮燕禮及大射儀注皆云古文更爲受是更與受古今字也）

下文云（閩本監本毛本下文作又下非也）

懼而遷于魯縣（岳本于作於）

若泯弃之（石經泯作泜避所諱）

物乃坻伏（纂圖本毛本伏誤服字按說文坻小渚也坁箸也箸直略切然則此傳當作坻伏石經宋本不誤）

若滅弃所掌（宋本所掌作其官是也）

職事不理（宋本職作百是也）

乃令無有此物（此本無字實缺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非徒不至而已（此本非徒二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傳謂塞井爲堙（傳謂爲堙井五字此本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是堙爲塞也（此本堙爲二字實缺閩本塞字亦實缺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言此物沈滯壅塞（物沈滯壅四字此本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監本沈作沉非也）

列謂行列（此本行列二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言五官皆然也（此本言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又賜之以姓（此本賜之以姓四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諸侯以國爲氏（此本諸侯二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王者社稷五祀（宋本王作主非也）

行西河（宋本行下有在字監本毛本作立西阿陳樹華云當依外傳作立於西河）

自是金神之形耳（毛本神作刑形作神並非）

光明四海（浦鏜正誤明作照依國語改也）

在野則爲社（淳熙本社誤一）

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此本宜木二字模糊依宋本監本毛本改正閩本宜誤草）

命人社是也（監本毛本人作民）

賈逵以句芒祀於戶云云（毛本戶作月非也考文祀作祭）

言彼與中霤（監本與作爲非宋本彼下有社字是也）

是此方水官之物也（宋本此作北）

各各自有其官（閩本監本毛本各字不重）

不可强言是用（宋本强作彊）

乾下乾上乾（淳熙本脫末乾字）

其坤（釋文坤作巛云本又作坤案說文無巛字即三之變耳）

上爻辭（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作坤上六爻辭是也）

猶女行而遇男（宋本行而作而行）

故別摠其用而爲之辭（毛本別作名非也）

物謂上六卦所稱龍（上六卦三字此本實缺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補閩本誤作周易之三字監本毛本卦下有之字亦衍文）

乃命木正重司天以屬神（監本毛本乃作則非也浦鏜云木國語作南）

以水名官（宋本淳熙本岳本官下有者字）

次言大皡以龍名（諸本作大此本誤人今改正）

祭法曰（諸本作祭此本誤登今改正）

宣王不藉千畝（閩本監本毛本藉誤籍）

然則百穀（宋本毛本穀作官非也）

烈山氏（釋文云禮記作厲山案禮記郊特牲正義引作列山氏國語補音云左傳作烈山是所據本各異也）

其子能殖百穀（諸本作穀此本誤設今改正）

賈逵（諸本作賈此本誤賣今改正）

後爲神農也（案神農疑當作農神）

故革命創制（宋本故作政）

重犂之輩（諸本作重此本誤不今改正）

共鼓石爲鐵（淳熙本共誤其）

注令晉至言遂（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摠入其及趙氏節注下）

用槖扇火（宋本監本毛本槖作橐下句同按橐非也槖者吹火韋囊也或作韛古書祇用排步拜切）

民不豫知（毛本豫作預案豫預古今字）

其事文公傳具矣（宋本公下有之字）

與之以成（重脩監本與誤其成誤戒）

范氏取蒐之法（宋本取下有夷字是也）

縱應有禍（毛本縱誤總）

經三十年

徐子章羽奔楚（岳本羽作禹從傳文也）

傳三十年

內外弃之（宋本淳熙本纂圖本足利本作外內案正義本亦作外內）

且徵過也（毛本徵誤懲）

以二魯侯（宋本監本毛本二作貳是也）

亦無抽筋倒縣之急（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縣作懸是俗字）

然所以非責公之妄也（宋本無然字）

明公過可掩也（宋本過下有不字是也）

則往前未釋之時（閩本監本毛本前誤年）

晉頃公卒（淳熙本頃誤須）

弔喪共使（宋本岳本足利本喪作葬是也）

不及辨之（宋本淳熙本辨作辦）

注紼輓至執紼（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注文傳言大叔之敏下）

帥六鄉之衆（閩本監本毛本鄉誤卿）

禮送葬必執紼（毛本送誤遂宋本必下有而字按今曲禮上作助葬必執紼）

明底其情（石經此處殘缺宋本淳熙本岳本底作厎是也注同）

底致也（淳熙本也字下衍王禮數三字）

胡田胡子之地（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田下有故字）

若好吳邊疆（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吳作吾釋文作吾好云一本作若好吾）

謂不與吳構怨（宋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構作搆）

吾又疆其讎以重怨之（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疆作彊是也）

不知天將以爲虐乎（淳熙本天作无非也）

執鍾吳子（補）（毛本吳作吾）

徐子章禹斷其髮（閩本禹作羽係改刊初刻亦必作禹也石經此處缺）

經三十一年

薛伯入春秋以來（閩本監本毛本作薛伯此本誤倒宋本無伯字薛上有但字）

將使意如迎公（宋本迎作逆）

冬黑肱以濫來奔（陳樹華云郡國志濫作藍按作藍非也而可爲釋文力甘反之一證）

傳三十一年

我受其無咎（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予家子曰節注下）

請囚于費（毛本于改於）

以待君之察也（石經君字以下一行計九字）

君一言使晉（淳熙本一字空缺）

何敢復知耶（宋本足利本耶作邪是也）

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石經此行計九字）

不得復自在（諸本作自在足利本後人記云異本作自存非也）

賤而書名（石經而字以下一行計十一字而字似增入）

在襄二十二年（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二年作一年是也）

婉而辨（宋本此節正義在善人勸焉節之下）

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諸本作贏北宋刻釋文云本又作臝風俗通義引作裸鄭氏周禮占夢注引作倮按說文作𧝏从衣𣎆聲裸𧝏或从果）

轉婉轉也（岳本監本毛本婉作宛）

庚辰有變（宋本淳熙本岳本辰作日是也）

注庚日至入郢（閩本監本毛本日誤辰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庚午節注下）

而同而同名曰辰（補）（案而同字誤重）

角即龍角即龍尾（宋本監本毛本即上有尾字是也）

故言辰尾龍尾也（宋本上尾字作星是也）

故六年也（宋本年字下有吳入郢三字與正義合）

氣見於天（宋本見作是非也）

楚是南方之國（宋本脫之字）

五行相剋（監本毛本剋作尅）

是楚彊盛之兆（諸本作兆此本誤非今改正）

經三十二年

何故辭（宋本辭下有盟字）

故不書於經也（毛本也誤之）

賦丈數（諸本作丈此本誤文今改正）

裁三旬而畢（宋本裁作栽字按定元年傳作城三旬而畢當依此作栽謂自庚寅栽麻三十日而畢工也）

傳三十二年

故於今猶在乾侯（纂圖本脫於字）

雖疆事小爭（閩本監本疆作彊非也）

則二十五年復在大梁（宋本二作三）

而此年歲在星紀者（監本毛本歲誤數）

以十二去之餘次一百四十四周七个一百四十四年還得剩行天一周也（閩本監本毛本用作周李鋭云此文舛譌不可曉以意求之當云以十二去之餘七每次有一百四十四分周七个一百四十四年還得剩行天七次也）

而得越福吳凶者（監本毛本得作云）

此年歲星在牽牛（閩本監本年作是）

謂二十三年二師圍郊（淳熙本師誤帥）

注謂二至于今（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揔入以爲成命句注下）

如農夫之憂飢（纂圖本閩本毛本飢作饑）

伯父若肆大惠（石經肆字改刊初刻誤賜）

弛周室之憂（淳熙本弛作施非也）

文公重耳（宋本淳熙本耳下有也字）

蝥賊遠屏（毛本賊誤賤）

蝥賊謂災害（宋本岳本監本毛本謂作諭）

衞彪傒曰（淳熙本正德本閩本亦作傒注同石經岳本宋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作徯與釋文合按說文有徯無傒毛本衞誤魏）

計所當城之丈數也（宋本淳熙本足利本無也字）

仞溝洫（釋文云仞本又作刃而慎反按刃者古文假借字也）

慮財用（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財作材不誤注同）

賦丈（周禮大司馬職疏引作賦丈尺似以意增也）

屬役謂屬聚下役也（宋本下作丁是也）

上既號令丁役之事（閩本監本毛本丁誤下重脩監本令作合非也）

注琥玉器（宋本以下正義八節揔入不可以假人句注下）

有陪貳（石經此處模糊宋本纂圖本毛本陪作倍非也）

大夫刺幽王也（閩本監本毛本幽作厲非也）

三后之姓於今爲庶王所知也（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足利本王作主是也）

震爲諸侯而在上（宋本淳熙本岳本在下有乾字是也）

猶臣大強壯（淳熙本臣誤巨宋本強作彊）

是諸侯而在天子之上（宋本侯下有之象諸侯四字）

懷妊始動（宋本妊作姙非也）

知有震娠而即卜也（宋本毛本卜作動非也）

立僖公（淳熙本僖作喜非也）

不費舊職（補）（案費當作廢）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三止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四（定元年盡四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定公（○陸曰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疏〕正義曰魯世家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史傳不言其母不知誰所生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經元年。春。王（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疏〕注公之至月故正義曰凡新君初立必於歲首元日朝正於廟因即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因書於策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其或國有事故不得行即位之禮國史亦書元年春王正月見此月公應即位而有故不得隱莊閔僖四公元年無事而空書春王正月其義也此年不書正月者公即位在六月故也傳稱昭公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則正月之時定公猶從昭公之喪在於乾侯未入魯竟國內無君不是即位闕禮故不須書正月也釋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因以元年爲此年也然則正月之時未有公矣公未即位必不改元而於春夏即稱元年者公未即位必未改元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於時春夏當名此年爲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幾音機）〔疏〕注晉執至所歸○正義曰晉執仲幾傳無日月據經所書是三月始執案傳則不然也傳稱辛巳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長厤辛巳是正月七日也既會而魏舒始卒庚寅栽是正月十六日也宋仲幾不受功當於栽時不肯役耳士彌牟云晉之從政者新是士鞅已代魏舒矣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必是既栽之後三月以前執以歸晉至三月乃歸於京師耳經書三月始執者晉人初執不以告後知以歸不可至三月復歸於京師諱其以歸乃歸王故以三月初執告也縱晉執人諸侯不得相治事當使歸決於天子況在天子之側不以歸於京師晉人自知不可不以歸晉告魯故經但書其執不書所歸既不言歸王亦不言歸晉是不以所歸告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告於廟故書至）○戊辰。公即位。（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事之宜無義例）〔疏〕注定公至義例○正義曰公羊傳曰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穀梁以爲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左氏無此義故杜顯而異之正月即位正也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爲失其時故詳而日之直記事之宜書日無義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九月。大雩。（无傳過也○雩音于）○立煬宮。（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煬羊讓反禱丁老反）〔疏〕注煬公至譏之○正義曰謚法好內怠政曰煬煬公伯禽子世本世家文諸侯之禮親廟有四計煬公玄孫既薨其廟即已毀矣季氏禱于煬公以求昭公不入公死於外謂禱有益而更立其宮賽之於禮不合更立惡其改變國典故書以譏之公羊穀梁皆云立者不宜立立煬宮非禮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无傳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隕于敏反菽本又作叔音同）〔疏〕注周十至之災○正義曰月令九月霜始降八月未應霜殺菽菽者大豆之苗又是耐霜之穀今以八月隕霜霜能殺菽是非常之災故書之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此云殺菽彼言不殺草者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涖臨也代天子大夫爲政○涖音利又音類）衛彪傒曰。（衛大夫）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奸音干咎其九反屬之欲反過古禾反）〔疏〕易位以令○正義曰往年傳魏子南面衛彪傒云干位以令此云魏子涖政彪傒云易位以令交不同者郊特牲云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然則禮國君乃南面往年魏子亦南面是于君之位故云干位此時諸國爲天子築城但當爲君各致徒役而已宜使天子之臣自號令之而魏子涖政代天子大夫改易上下故爲易位所譏別故其文異

而田於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燒也爾雅廣平曰陸○蕪音無）〔疏〕注禹貢至曰陸○正義曰禹貢云導河積石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孔安國云大陸澤名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郭璞曰今鉅鹿北廣河澤孫炎曰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計鉅鹿之城與周相去千有餘里魏子不應往彼田獵故嫌絕遠疑此田當在汲郡吳澤吳澤在脩武縣北還卒於甯甯即脩武城是也當是荒蕪之地故亦以大陸名焉引爾雅以證平地皆名陸也案爾雅高平曰陸杜言廣平者以吳澤之地地下寬平故以廣平言之非是不見爾雅劉君以爾雅高平曰陸而規杜氏非

還。卒於甯。（甯今脩武縣近吳澤○近附近之近）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爲政去其柏椁示貶之○去起呂反注同椁音郭）〔疏〕去其柏椁正義曰喪大記云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是卿葬於禮用柏椁也以其未復君命而爲田獵故獻子去其柏椁不使用也

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未即位）〔疏〕注不書公未即位○正義曰懿子往年雖受號令知所得丈尺人功而已今復將徒役城之計當更書之於策以公未即位無君可告故不書

庚寅。栽。（栽設板築○栽才代反又音再注同）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郳五兮反小邾國）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舊爲宋役）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皇大也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夏戸雅反注同）奚仲遷于邳。（邳下邳縣○邳皮悲反）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仲虺奚仲之後○虺許鬼反相息亮反）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承奉也）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爲舊○焉於虔反）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爲政未習故事）〔疏〕注言范至故事○正義曰魏舒以辛巳會諸國至庚寅相去惟十日耳魏舒始卒已得范鞅代者范鞅本是中軍之佐於次當代魏舒蓋晉人聞舒卒而馳使代之

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盟所告）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故事人所知也）宋徵於鬼。（取證於鬼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納受侵侮○侮亡甫反分扶問反）〔疏〕啓寵至謂矣○正義曰尚書說命傅說進戒於王云無啓寵納侮古有此言故云其此之謂矣開彼寵人過其本分其人不知止足乃至侵侮在上據在上受之故云納侮

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復扶又反）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則不及諸侯之役）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叔寬女寬也○萇直良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厭於豔反祚才故反）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眾之所爲。不可奸也。（爲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起）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婼之子）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衆士皆諮問子家子○亟起冀反中丁仲反）〔疏〕季孫至命焉○正義曰言子家子數於公處致言於我云意如事君不敢不改又言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季孫之意實然故云未嘗不中吾志吾欲與之從政欲用爲大夫也公喪歸則從者散故令止之且聽命者一聽子家之所爲子家欲將歸者即與之歸

子家子不見叔孫。易

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朝如字）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爲卿○羈居宜反子家子名見賢遍反下同從才用反注義從同又如字下從君從公放此）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距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逐季氏）〔疏〕注二子至季氏○正義曰謀逐季氏公爲爲之傳文不言公衍謀也但以公衍見復爲大子季氏欲俱廢之故言此也 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成子名）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守手又反）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爲寇讎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君昭公）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奔○壞徐音懷又戶怪反隤徒回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即位）〔疏〕諸侯至即位○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自癸亥至戊辰五日殯訖則嗣子即位故定公以此日即位也公羊穀梁皆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案正棺兩楹之間即禮所謂夷於堂者也喪大記君薨之禮云既小斂男女奉尸夷于堂鄭玄云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此戊辰去癸亥五日非正棺之日不得爲正棺即位也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歸至於廟門遂入適所殯鄭玄云適所殯謂兩楹之間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夷之於此因殯焉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鄭取二傳之說言死從外來者殯在兩楹之間若謂殯爲正棺則與杜言合矣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闞魯羣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闞口暫反惡烏路反又如字）〔疏〕闞公氏○正義曰闞是先公葬地春秋言公氏猶如言家故謂公之墓地爲公氏言是公死之家宅也玄卿以爲闞屬上句公氏將溝焉猶言將溝公氏焉古人多倒語公氏則昭公 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榮駕鵞魯大夫榮成伯也旌章也○駕音加鵞五何反旌音精）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

之。（爲惡諡）〔疏〕注爲惡諡○正義曰知者下云死又惡之所以知也 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无貶君之義○惡之如字又烏路反焉於虔反）〔疏〕以自信也正義曰信明也以自明已之不臣也○溝而合○正義曰孔子之爲司寇在定公十年以後未知何年溝之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爲獲福故立其宮）〔疏〕禱於煬公○正義曰既毀其廟而得禱者蓋就祧而禱之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爲明年鞏氏賊簡公張本○鞏九勇反好呼報反）〔疏〕簡公○正義曰諡法平易不從曰簡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無傳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觀古亂反注及下同）〔疏〕注雉門至曰災○正義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魏魏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公羊傳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穀梁亦云災自兩觀始先言雉門尊尊也公羊稱子家駒云設兩觀諸侯僭天子其意以其者僭故天災之左氏無此義案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郊特牲云臺門大夫之僭禮也雖言大夫異於諸侯不言諸侯異於天子兩觀爲僭禮無其文天之所災不可意卜言主災兩觀以門尊先門若災先從門起又將何以爲異上明無文或是災起雉門而延及兩觀也天火曰災宣十六年傳例 ○秋。楚人伐吳。（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囊乃郎反）○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無傳）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傳言棄親用疏所以敗也）○桐叛楚。（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楚屬國）曰。以師臨我。（教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僞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爲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爲我于僞反注及下同）〔疏〕桐叛至無忌○正義曰桐是小國世屬於楚桐今叛楚楚有間隙故吳子因是而謀之舒鳩自是楚之屬國居吳楚之間亦兩取其意故意吳得使之也吳子使舒鳩誘楚人又教舒鳩爲辭曰令楚以師臨我我吳自稱我令楚臨吳也我當僞若畏楚爲楚伐桐女舒鳩當爲我誘楚我軍楚師或曰囊瓦本出師伐吳見吳欲伐桐而不設備遂被吳敗之又擊楚巢邑潛師圍而克之獲其守邑大夫爲我使之無忌謂爲我之畏楚形狀使楚人無復防忌於我也若楚不忌吳則師不設備欲因其無備而掩襲取之耳下云吳人見舟于豫章僞欲伐桐也吳軍楚師于豫章掩其不備也潛師于巢吳人詐巢邑人云此師將伐桐也其實本擬取巢故下遂圍巢克之言潛者對豫章之師稱潛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舒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僞將爲楚伐桐○見賢遍反）而潛師于巢。（實欲以擊楚）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楚不忌故）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繁守巢大夫）○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出辟酒○射音亦一音夜）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奪閽杖以敲閽頭也爲明年邾子卒傳○閽音昏守門人也敲苦孝反又苦學反說文作毃云擊頭也字林同又一曰擊聲也口交反又口卓反訓從敲云橫撾也又或作茅或作剌口交反）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傳）〔疏〕公如至乃復○正義曰三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乃復賈逵云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已賈雖爲此解於傳無文不可從故杜不言劉炫謂公以六月即位此年便即往朝於事未爲緩也晉人何以辭之若以緩見遣當退謝罪何由此後更無謝處空言罪已經無孫謝自罪之狀復安在乎晉若以緩致辭必當要有譴責何由明年會次復得依常班序乃復之意不可縣知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再同盟○穿音川）〔疏〕注再同盟○正義曰穿以昭二年即位十一年盟于祲祥十六年于鄟陵皆魯邾俱在是再同盟也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六月乃葬緩）○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闕○拔皮八反）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門上有臺）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廷音庭下並同缾步丁反本又作瓶）命執之。（見其不潔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廢墮也○鑪力吳反炭他旦反墮徒火反）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之絜故先內車及殉別爲便房蓋其遺命○先悉薦反又如字乘繩證反殉辭俊反藏才浪反）〔疏〕注欲藏至遺命○正義曰以人從葬謂之殉邾子好絜以人爲殉欲備地下掃除若令與柩同入恐其汙履藏內欲其藏中之絜故先內車及殉別爲便房處之傳言此事意在非責邾子者是葬者自爲則非莊公之罪無爲輒說此事故云蓋其遺命也邾子隊鑪而卒不應得有遺命疑其是遺命者禮國君位而爲椑初立即營死事當是平素之時先有此命葬者奉行之 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卞躁疾也○卞皮彥反好呼報反下文及注同躁早報反）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

其勇也。（爲五年士鞅圍鮮虞張本）○冬。盟于郯。（郯即拔也。○郯音談）脩郯好也。（公即位故脩好）○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佩佩玉也）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成公唐惠侯之後。肅爽駿馬名。○肅如字。又所六反。爽音霜。駿音俊。〔疏〕注成公至馬名。○正義曰。宣十二年傳有唐惠侯。故云唐惠侯之後也。釋畜於馬无肅爽之名。爽或作霜。賈逵云色如霜紈。馬融說肅爽鴈也。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馬似之。天下稀有。故子常欲之。杜以馬名臨時所作。本意不可得知。故直云駿馬名）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從才用反。下同。飲於鴆反。拘九于反。〔疏〕請代至許之。○正義曰。謂請楚。楚許之也。知非請唐侯者。若唐侯許之。自合養馬。何須言飲先從者竊馬以獻乎）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憂約也。○弄魯貢反）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相息亮反。夫音扶。注同。償市亮反）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共音恭。注同）明日禮不畢。將死。（遣蔡侯之禮）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沈音鴆。復扶又反）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爲明年會召陵張本。○質音致）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无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疏〕注癸巳至從赴。○正義曰。杜以長厤校之。知癸巳是正月七日。故云書二月從赴也。知非日誤者。以崩薨之事皆以赴爲文。故平王崩赴以庚戌。陳侯卒赴以甲戌己丑。杜依大例而言。故云從赴。劉炫以爲諸侯五月而葬。下云六月葬陳惠公。則陳侯卒在二月。以爲日誤而規杜氏。今知非者。但諸侯雖五月可葬。春秋之時或緩或速。无復常準。此陳侯之葬事既无傳。何知必五月而葬。妄以杜爲失。其義非也）○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會禮入楚竟。故書侵。○夏戶雅反。召上照反。竟音境。〔疏〕注於召至書侵。○正義曰。先言于召陵。後言侵楚。是於召陵先行會禮也。土地名。召陵。楚地也。諸侯既入楚境。先行會禮。後乃侵之。故經書先會後侵也）○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召陵會劉子諸侯揔言之也。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公孫姓音生。又作生。鼬由又反。復扶又反。處昌慮反。〔疏〕注召陵至處故。○正義曰。書經之例。諸侯先會而後盟。皆前目而後凡。此共盟者。還是前會之諸侯。前已歷序。故於此揔言之也。劉子雖是王朝之臣。而亦有封爵。故諸侯之文可以兼劉子也。僖二十九年王子虎與諸侯盟于翟泉。貶之稱人。此劉子得與諸侯盟者。楚僭號稱王。不事天子。諸侯會而侵楚。將以尊崇王室。傳言劉文公合諸侯。是天子勑之使盟也。下文書劉卷卒葬。魯人弔會。依同盟之禮。知劉子亦與盟也。復稱公者。由其會盟異處故也。劉炫規杜云。會盟異處。故復稱公。案襄二十五年盟重丘。亦是會盟異處。何以不言公。今刪定知非者。但會盟異處。理合稱公。重丘不書公。史官自畧耳。以此規杜。非也）○杞伯成卒于會。（无傳。○成音城。〔疏〕杞伯成卒于會。○正義曰。成以昭二十五年即位。二十六年盟于鄟陵。三十二年于翟泉。此年于皐鼬。魯杞俱在。計杜當云三同盟。无注者。漏脫耳。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此既薨於會。其禮亦當然）○六月。葬陳惠公。（无傳）○許遷于容城。（无傳）○秋。七月。公至自會。（无傳）○劉卷卒。（无傳。即劉蚠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爲告同盟。故不具爵。○卷音權。一音眷免反。蚠扶粉反。爲于僞反。下爲蔡同。〔疏〕注即劉至具爵。○正義曰。昭二十二年傳曰。單子立劉蚠。即此是也。世族譜伯蚠、劉蚠、劉文公、劉狄、劉卷、劉子爲一人。王朝公卿卒。不赴魯。魯不會葬。文三年書王子虎卒。傳曰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彼爲同盟于翟泉故也。此亦書卒。明爲同盟故也。畿內之國不得外交諸侯。必非劉邑之臣來赴。知是天子爲告也。天子告臣略言名赴而已。不言劉子。故書不具爵）○葬杞悼公。（无傳）○楚人圍蔡。（不服故也）○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无傳。孔圉孔羈孫。士鞅即范鞅。○圉魚呂反）○葬劉文公。（无傳）○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吳爲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柏舉。楚地。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陳直覲反。難乃旦反。數所主反。〔疏〕注師能至數閏。○正義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僖二十六年傳例也。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莊十一年傳例也。吳大蔡小。而蔡能以吳者。吳子爲蔡討楚。言蔡能左右之也。釋例曰。吳雖大國。順蔡侯之請。自將其衆。唯蔡侯之命。故亦言以吳子也。囊瓦楚之上卿。當稱名氏。今稱人者。貪以致敗。又不能死難。罪賤之也。釋例曰。楚之囊瓦貪珮馬以致討。稱人。罪賤之也。昭三十一年傳言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與彼期有差殊者。長厤推此年閏十月。庚辰又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其月晦盡。并數閏。得爲十二月也）楚囊瓦出奔鄭。（書名惡之。○惡烏路反。〔疏〕注書名惡之。○正義曰。文八年宋司城來奔。十四年宋子哀來奔。傳皆云貴之也。不稱名爲貴之。是稱名爲惡之）庚辰。吳入郢。（弗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畧文。〔疏〕注弗地至畧文。○正義曰。弗地曰入。襄十三年傳例也。上文戰稱吳子。此言吳入楚不稱子。猶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史畧文。無義例。公羊穀梁以爲吳於戰稱子。爲其憂中國。故進而稱爵。及其入郢。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反爲夷狄之行。故貶而稱吳。左氏無此義。故杜異而顯之）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疏〕注文公至諸侯。○正義曰。劉子是天子大臣。故言王官伯也。往年蔡侯如晉。請晉耳。不請天子。今稱劉文公合諸侯。知是晉人告王。假王命以討楚。王使劉子會之。故言劉文公合諸侯。以示稟於王命。假王威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中山鮮虞。○潦音老。瘧魚畧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晉楚同盟。伐之爲取怨）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析羽爲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借觀之。○祇音支。旄音毛。析星歷反。下放此。〔疏〕注析羽至觀之。○正義曰。周禮司常掌九旗之名物。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道車載旞。斿車載旌。鄭玄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是其析羽爲旌。王者遊車之所建也。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李巡曰。以旄牛尾著旌首者也。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亦有旒縿。據彼文言之。則羽毛者。有五色鳥羽。又有旄牛尾也。言全羽析羽者。盡有全取其翅。或析取其翮。故有全析二名也。繫此鳥羽牛尾於干首。猶自別有絳爲旒縿縣之於干。今之旗翿猶然。此傳直言羽耳。注不引全羽。而以析羽解之者。以全羽尊於析羽。鄭人所有。未必尊貴。故以析羽解之。計羽旄所用。其費无多。晉人自應有之。而襄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毛於齊。此又假羽旄於鄭者。或當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之）明日或旆以會。（或賤者也。繼旐曰旆。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旆步貝反。旐音兆。令力呈反。下欲令蔡同。〔疏〕注或賤至卑鄭。○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或云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是或爲賤者也。繼旐曰旆。釋天文也。郭璞曰。帛續旐末爲燕尾者。然則旐謂旐身。旆謂旐尾。晉令賤人建此羽旄。施其旐旆於下。執之以從其會。本謂其美而就鄭借觀之。既得其物。令賤人服用之。是示其卑侮鄭也。鄭是列國

（而晉卑侮之諸侯於是知晉輕蔑心皆怨恨故晉於是乎失諸侯）晉於是乎失諸侯。（傳言晉無禮所以遂弱）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子衛大夫）曰。會同難。（難得宜）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也煩言忿爭。○嘖仕責反一音責爭爭鬭之爭【疏】注嘖至至忿爭。○正義曰嘖至賈逵云然是相傳訓也易繫辭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謂見其至深之處賾亦深之義也謂至於會時有煩亂忿爭之言無才辨者則莫之能治也）其使祝佗從。（祝佗大祝子魚。○佗徒何反從才用反下師從旅從同大音泰下大祝大卜大史大原同）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共二職。○共音恭注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隸賤臣也。○徼古堯反夫音扶）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社稷動謂國遷。○竟音境下同【疏】注社稷動謂國遷。○正義曰周禮大祝云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天子之祝如此則諸侯之祝自亦然也然則彼軍行唯有社无稷今社稷俱動故知謂國遷也國遷唯在竟內得云祝不出竟者詩稱公劉遷豳大王來岐及春秋杞都陳留而遷緣陵及許遷于析之屬並是棄本國遠適它土故有出竟之事劉以社稷動謂軍行而規杜非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出先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為釁鼓。○祓音弗徐音廢釁許靳反鼙步西反本又作鞞【疏】注師出至釁鼓。○正義曰釋天云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是軍師將出必有祭社之事也周禮女巫掌祓除釁浴則祓亦祭名故知祓社即宜社是也說文云釁血祭也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為釁鼓此皆祝官掌之）祝奉以從。（奉社主也。○從如字又才用反【疏】祝奉以從。○正義曰禮軍行必以廟主社主從軍而行僞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是軍行必載社主行故祝官奉主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好呼報反）君行師從。（二千五百人）卿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盟【疏】若嘉至事焉。○正義曰此會因而侵楚衛侯當以軍行而云臣無事者晉本以會召諸侯傳言將會是赴會之時未知將侵伐也但諸國既集師眾自多故因得行侵耳）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歃。○長丁丈反令力呈反先悉薦反下文先衛同歃所洽反又所甲反）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疏】注蔡叔至公弟。○正義曰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如彼文則蔡叔周公弟也今以蔡叔為周公兄者以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為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馬遷之言多辟謬故不用史記為說）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蕃方元反相息亮反）於周為睦。（睦親厚也以盛德見親厚）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分扶問反下並同路本亦作輅音路下皆同旂其依反錫星歷反【疏】注魯公至以封。○正義曰周禮巾車云金路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鄭玄云金路以金飾諸末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以賓以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以功德出封若魯衛也交龍為旂司常文也）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夏戶雅反下皆同璜音黃【疏】注璜美玉名。○正義曰夏后氏所寶歷代傳之知美玉名也哀十四年傳云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則璜非一也尚書旅獒及魯語皆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則先王不以玉賜向魋向魋自規求得之也鄭玄注周禮云半璧曰璜）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父音甫下武父同封父國名繁扶元反【疏】注封父至弓名。○正義曰鄭玄云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與同姓此繁弱封父之國為之不知何時滅其國而得之也孔叢云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於雲夢是繁弱為弓名也）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眾也。○索素各反下同勺市灼反下同輯音集又七入反）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之職事。○共恭下文以共王職同）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也【疏】注使帥至明德。○正義曰使六族之長各自帥其當宗同氏輯合也合其所分枝屬族屬也將其族類人眾以法則周公令其移家居魯用就受周公之命是以使之共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也下賜殷民七族亦是使之法則康叔令共職事于衛也賜唐叔及懷姓九宗亦然）分之土田倍敦。（陪增也敦厚也。○陪本亦作倍同步回反【疏】陪敦。○正義曰陪是加增之義敦厚釋詁文也言既封為大國地方五百里又分以土田更增彼寬厚為七百里也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鄭玄云公之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鄭玄周禮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附庸二十四言德兼此四等矣是增厚魯國之事也）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策本又作冊亦作筴或作笧皆初革反）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彝羊之反【疏】注祝宗至彝器。○正義曰祝宗接神之官大卜主卜大史主書與此四等官人使之將歸於魯也服虔云備物國之職物之備也當謂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繖扇之屬備賜魯也杜不解備物則與典策為一也備物典策謂史官書策之典若傳之所云發凡之類賜之以法使依法書時事也官司彝器謂百官常用之器蓋罇罍俎豆之屬具賜魯也）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迸散在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迸彼諍反令徐力呈反【疏】注商奄至柔之。○正義曰書傳云武王殺以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疑此百世之時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是奄與四國流言也昭九年傳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此復云因商奄之民則商奄是東方之國近魯之地也昭元年傳云周有徐奄杜以彼奄與此商奄為一故土地名商奄二名共為一國此注言商奄國名以商奄為國名也詩稱四國流言毛傳以四國為管蔡商奄則商奄各自為國奄則此奄是也商謂紂子祿父下云管蔡啓商是名祿父為商也然則毛言商奄為二杜言商奄為一杜言四國流言亦謂管蔡祿父與商奄為四也商奄即四國之一言與者據民與四國之君流言故言與也或者據奄君道三國為亂故言與揔稱四國非為商奄外別有四國也言封魯於少皞之墟則商奄非魯地也非魯地而言因其民是誅商奄之日民或迸散在魯皆命使即屬於魯令魯懷柔之玄卿以為三監與商為四國奄在外故言與四國）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疏】注伯禽至伯禽。○正義曰詩魯頌說封魯之事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伯禽為周公世子也魯世家云周公相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其意言周公聖人若使之魯則恐天下迴心向之故不使之魯也以周公身不適魯唯遣伯禽之國故傳皆言分魯公不言分周公也傳言命以伯禽於體例命以康誥命以康誥則伯禽亦似策命篇名今杜云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則伯禽非是誥誓篇名若必是誥誓當云命以魯誥既為國君不得與君牙伯冏同類也劉炫云伯禽猶下命以康誥是伯禽為命書似書序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即以君牙為篇與此同也）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少詩照反注及下同皞胡老反虛起居反注及下皆同【疏】注少皞至城內。○正義曰此注少皞之虛即曲阜是也曲阜在魯城內則魯之所都正在少皞虛矣昭二十九年注窮桑少皞之號窮桑地在魯北與此異者賈逵云少皞居窮桑登為帝蓋未為帝居魯北既為帝乃居魯也）分康叔（康叔衛之祖）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為旃析羽為旌。○綪七見反茷步具反又音吠旃章然反【疏】注少帛至為旌。○正義曰周禮司常云通帛為旃雜帛為物鄭玄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大赤是通帛知少帛是雜帛也釋草云茹藘茅蒐郭璞曰今之蒨也可以染絳則綪是染赤之草茷即旆也爾雅繼旐曰旆旐是旐身旆是旐尾尾猶用赤則通身皆赤知綪茷是大赤大赤即今之紅旗取染赤之草為名也蓋王以通帛綪

（帛並賜衛也然則大赤即是旃也於綪茷之下更言旃者茷言旃尾旃言旃身圖其文故具言耳若其不然旌是干之所建旗皆有旌少帛旃旃之後何須更復言旌明是圖其文故重言之）大呂。（鐘名）〔疏〕（鐘名。正義曰周鑄無射魯鑄林鐘皆以律名名鐘知此大呂沽洗皆鐘名也其聲與此律相應故以律名焉）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陶徒刀反繁步何反錡魚綺反畛之忍反一音真圃布五反本亦作甫同塗音徒徑音經藪素口反）〔疏〕（注畛塗至藪名。正義曰周禮遂人云夫間有遂廣深各二尺遂上有徑容車馬也十夫有溝廣深四尺溝上有畛容大車百夫有洫廣深八尺洫上有塗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容二軌萬夫有川川上有路容三軌畛是路故爲塗所徑也桓十二年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杜云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彼是鄭地與此武父非一也土地名云傳曰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則武父衛之北竟也非河南武父其地闕無處故直云衛北界也釋地十藪鄭有圃田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衛之南竟至此澤畔）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近附近之近下近戎同）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爲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相息亮反蒐所求反守手又反）〔疏〕（取於至東蒐。正義曰土地名有閻之土與相土之東都其地皆闕無其處言共王職猶魯之許田蓋近京畿也會王東蒐則爲從王巡守助祭泰山爲湯沐之邑若鄭之祊田蓋近泰山也王巡守者諸侯爲王守土天子以時出巡行之今言蒐則王之巡守亦因田獵以教習兵士）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司空。聃乃甘反）〔疏〕（注聃季至司空。正義曰富辰言文之昭聃季在魯下史記大姒十子聃季最少是周公弟也周禮司空主土司徒主民知聃季授土爲司空也下陶叔授民爲司徒也）陶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疆居良反注及下同）〔疏〕（注皆魯至法也。正義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言王者布政當順民俗而施之也此民習商之政爲日已久還因其風俗開道以舊政也衛居殷虛開以商政可矣魯亦開以商政者王者所法不過二代夏在衛西魯在衛東夏政非魯所及與衛大同以殷之餘民有六族將其醜類以即事于魯故與衛皆啓以商政也疆理土地以周法則三代經界法皆有異其與未盡聞也索之爲法相傳訓耳考工記量器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鄭亦以索爲法）分唐叔（唐叔晉之祖）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闕鞏（甲名。鞏九勇反）沽洗。（鐘名。沽音孤洗息典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爲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長丁丈反下文乃長衛同）〔疏〕（注懷姓至之長。正義曰懷姓居在晉地而不言殷民知是唐之餘民也言懷姓九宗則皆姓懷矣知一姓而有九族也職官五正杜云五官之長則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玄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爲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殷之五官不必皆在唐地但有三官四官亦得總五言之劉炫云職官五正職主也正長也主官事者有五長分九宗爲五官使主之此九宗蓋宗有一人數少者當宗不足立官并之爲五使五官領此九宗或以爲於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未知誰是故備言之或以爲五官之長謂如昭二十九年蔡墨所云五行之官長也是天子之大臣非唐之遺民懷姓而有五也并賜唐叔豈天子得以五行官長賜諸侯哉）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誥命篇名也夏虛大夏今大原晉陽也）啓以夏政。（亦因夏風俗開用其政）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惎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惎音忌間間廁之間道音導）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周公稱王命以討二叔蔡放也。蔡蔡叔上素達反注同下蔡叔如字）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徒而放之。乘繩證反）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爲周公臣。行下孟反）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爲蔡侯。見賢遍反）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胡蔡仲名）〔疏〕（文武至尚年。正義曰文武成康皆以處長而立未得更有兄伯封爲諸侯而云伯猶多者以叔年稚於伯仲處叔而得分多明其長者無所得伯是兄弟之長故舉伯以爲言所云猶多者甚言之耳歷檢書傳文武成康未有兄爲諸侯者幼者分物多長者無所得此唯爲不尚年故也。管蔡至命也。正義曰書序云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其經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傳之此言皆述書意而爲之辭唯增言徒七十人耳孔安國云郭鄰中國之外地名亦不知何方地名也。注惎毒也。正義曰惎毒間亂賈逵云然是相傳訓也道祿父作亂將以害周若毒螫然故云毒亂王室也。注周公至放也。正義曰蔡仲之命篇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則是周公誅之矣而此言王者周公稱王命以討之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是稱王命之文也說文云𥻨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𥻨字殺下米也𥻨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隸書改作已失字體𥻨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爲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今定本作蔡非也。注爲周公臣。正義曰孔安國云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是爲周公圻內采邑之卿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疏〕（母弟八人。正義曰上言十人而此云八者伯邑考已死不數武王故八人。康叔爲司寇。正義曰尚書蘇公爲司寇此言康叔者爲蘇公出封爲國康叔替之。注五叔。正義曰史記云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爲說）曹。文之昭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昭上饒反說文作紹）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以伯爵居甸服言小。甸徒練反）〔疏〕（曹文至尚年。正義曰於昭穆曹是晉之叔父也晉爲大國多受分物曹爲伯爵而在甸服非是尊尚年長也桓二年傳云晉甸侯也晉亦在甸唯侯伯之爵異耳言爲伯甸連言之耳於甸無升降也鄭玄云曹今濟陰定陶也去王城八百里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侯服五百里定陶在畿外故爲在甸服言其小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歃之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重直龍反）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捷在接反）齊潘。（昭公。潘普安反）宋王臣。（成公。宋王臣如字本或作壬如林反）莒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丕普悲反）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略道也。覆芳服反）〔疏〕（藏在周府。正義曰言周宗府藏之內有此載書在也本或爲盟府由僖五年傳藏於盟府涉彼而誤耳）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說音悅爲于僞反下楚爲沈同臨力鴆反父音甫）〔疏〕（不正其德。正義曰正長也謂不長其有德者也。乃長衛侯。正義曰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踐土之盟載書齊宋雖大降於鄭衛臣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皆蔡在衛上時國次也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其明神本其始也是言會以國之大小爲次至盟乃先同姓盟之先同姓者唯謂王官之宰臨盟時耳踐土則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此盟則劉子在焉故二者先同姓其餘雜盟亦以國之大小爲次故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若其皆先同姓則楚不得競也以此知餘盟不然）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語魚據反怙音戶敖五報反）〔疏〕（九言。正義曰古者一字與二字並爲一言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

（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乾坤雖是一字亦一出口乃得言之故謂之一言今則一字爲一言三字以上爲一句）無復怒。（復重也○復扶又反注同）無謀非德。（非所謀也）無犯非義。（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在昭二十七年○員音云）伯氏之族出。（郤宛黨）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犁力兮反嚭普鄙反乾其連反質音致）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舍音赦置也又音捨棄也注同汭人銳反）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夾古洽反〔疏〕注豫章至地名○正義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在江北者土地名云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共軍楚師于豫章又伯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師夾漢此皆在江北淮南蓋後從在江南之豫章）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沿悅全反上時掌反遮正奢反）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隧音遂冥亡丁反本或作寘之豉反阨於懈反本或作隘音同）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黑楚武城大夫）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惡烏路反好呼報反）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摠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陳直覲反下文及注同夏戶雅反〔疏〕注禹貢至夏界○正義曰禹貢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孔安國云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觸山迴南入江如彼文大別在江北小別當近之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也何則子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其自東而漸西也土地名小別大別皆闕不知所在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傳曰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反在安豐也）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難乃旦反）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經所以書戰二師吳楚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卒子忽反下同乘繩證反廣古曠反〔疏〕所謂至入也○正義曰臣見義則行不待君命古有此言故云其此之謂也今日我致死而戰楚可入也）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奔食食者走不陳故不在戰數○澨市制反〔疏〕注奔食至戰數○正義曰五戰謂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也柏舉也清發也此已五矣若復數雍澨則爲六也傳例皆陳曰戰奔食而從之則食者走不暇爲陳故不數也）己卯。楚子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涉睢。（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羋面爾反楚姓畀必利反世族譜季羋畀我皆平王女也服云畀我季羋之字睢音七餘反下同〔疏〕季羋畀我○正義曰世族譜季羋與畀我二人皆平王女也服虔云季羋許嫁而字畀我季羋弟也禮婦人許嫁笄而稱字季羋稱字是許嫁也蓋遭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注睢水至西走○正義曰土地名睢水出新城昌魏縣南發阿山東南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此水在郢都之西楚王辟吳而西走）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郤之○鍼之林反燧音遂〔疏〕注燒火至郤之○正義曰賈逵云燧火燧也象獸也以火繫其尾使奔吳師驚郤其衆使王得脫杜用其說也禮有金燧木燧皆取火之物故以燧名火也說文云象長牙鼻南越之大獸也南州異物志云象身倍數牛而目則如豕其鼻長七八尺其所食物皆鼻取之性馴良爲人所養夷人服乘之史記大宛傳曰身毒國其民皆乘象以戰是象可調馴楚近南邊故有此象王將涉睢吳師來偪故使以火繫象尾令奔吳師使驚郤之言執燧象者既繫火於尾執而率向吳師乃放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

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王子）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創初良反）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司馬嘗在吳爲闔廬臣是以今恥於見禽）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子賢）三（句古侯反〔疏〕我實失子可哉○正義曰言我比來失子不知子有賢行臨難能免吾首女今可守此言哉）戰皆傷。曰。吾不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剄古頂反裹音果〔疏〕注司馬已死○正義曰言布裳剄之是司馬傷而自殺故云已死）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之忠壯〔疏〕注忠壯○正義曰謀毀舟敗吳是忠也雖傷猶戰不止是壯也）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夢如字又音蒙〔疏〕注入雲至之夢○正義曰土地名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也郢都在江北睢東王走西涉睢又南濟江乃入于雲中知此在江南昭三年王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謂此也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羋以從。（鍾建楚大夫○中丁仲反鄖音云從才用反下同一音如字）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悶絕）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鬬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殺如字又申志反下我殺同蔓音萬）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詩大雅言仲山甫不辟彊陵弱○茹音汝矜古頑反〔疏〕柔亦至彊禦○正義曰詩大雅烝民美宣王之詩其章內言仲山甫不茹柔不吐剛也釋言云啜茹也舍人曰啜茹食也檀弓云啜菽飲水啜菽謂食藜藿也然則茹者噉食之名）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弒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

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知音智女音汝衷音忠竄七亂反匿女力反）〔疏〕（以王奔隨正義曰桓六年傳曰漢東之國隨爲大土地名隨義陽隨縣其國在楚之東也土地名鄖江夏雲杜縣則是楚之西南吳師猶尚在楚更東來奔隨國者蓋爲楚與隨有恩謂可保守故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獎成也○施以豉反）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一人楚王○辟匹亦反難乃旦反）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鳩安集也○竟音境）鑪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鑪本又作鑪金名音盧是也）王使見。（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比王臣且欲使盟隨人○見賢遍反下注敢見見皆同）辭曰。不敢以約爲利。（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爲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爲盟主○約如字又於妙反）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包必交反）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荐在薦反數所角反）〔疏〕（注荐數也○正義曰釋言云荐再也再亦數之義也）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鄰○草莽舊作茅亡交反今本多作莽莫蕩反下同厭於鹽反疆居良反埸音亦）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其地○逮音代分扶問反）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恤也）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勺市灼反又音灼爲于僞反仇音求）〔疏〕（無衣○正義曰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其詩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鄭注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同袍乎言不與民同欲也下注云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又云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又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章三頓首）秦師乃出。（爲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四（定元年盡四年宋本春秋正義卷三十三石經春秋經傳集解定十第廿七淳熙本岳本定下有公字並盡七年）

定公

經元年

其義也　宋本其上有是字是也

因以此年爲元年也　閩本監本毛本此字元字誤倒

雖則年初亦統此歲　案隱元年正義則作非

長厤辛巳　齊召南云辛上當有推字

事當使歸伏於天子　宋本毛本伏作決不誤閩本監本作决俗字

其廟即已毀矣　監本毛本即作既非

傳元年

隕霜殺菽　釋文菽作叔云本或作菽石經初刻作叔廿頭後加說文作尗今字多作菽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諸本作狄陳樹華云漢書五行志作翟案水經注穀水篇引同僖廿九年亦作翟翟狄二字古多通用

非義也大事奸義　陳樹華云漢書義並作誼

易位以令　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揔入天之所壞注下

若之南鄉　宋本監本毛本若作君是也○今依訂正

興周相去千有餘里　宋本監本毛本興作與是也

當是荒蕪之地　閩本監本毛本是作時

地下寬率　宋本率作平是也○今依訂正

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　宋本淳熙本也下有郳小邾三字

以爲夏車正　石經正字改刊

山川鬼神　鄭氏注儀禮覲禮引作山川神祇

尙書說命傳說進戒於王云　宋本傳作傅不誤王作主非也

萇叔違天　毛本叔作宏與諸本不合

諸侯相帥以崇天子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帥作率

衆士皆諸問子家子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士作事

季孫至命焉節注下　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揔入對曰生弗能事

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　閩本監本毛本君作公非也

不敢叔孫成子名　纂圖本毛本成誤臣

諸侯至即位　宋本諸上有注字

榮鴐鵞曰　石經淳熙本岳本鴐作駕與葉抄釋文合下同案說文無鴐字錢大昕云依正文當用鴚假借同音則鴐亦通也

知者下云死又惡之　閩本監本毛本云作文

溝而反　閩本監本毛本反作合宋本作溝而二字是也

則公死於外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則作昭是也

經二年

平易不從曰簡　案逸周書謚法解從作訾

傳二年

桐叛至無忌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巢大夫之下

故意吳得使之也　宋本無意字是也

故不遂圍巢克之　宋本監本毛本不作下是也

奪之杖以敲之　葉抄釋文敲作毃又或作芌或作刜案說文殳部有毃云擊頭也

經三年

若以緩見退　閩本監本毛本退作讉是譴字之誤

當遣謝罪　閩本監本毛本遣作退

傳三年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顧炎武云石經拔誤枝案石經此處殘缺炎武所據乃補刻本

自投于牀（淳熙本牀誤狀）

欲藏中之絜（纂圖本之誤三）

注欲藏至遺命（宋本此節正義在注下躁疾也之下）

禮國君位而爲邾（宋本監本毛本君下有即字邾作椑是也）

莊公卞急而好潔（石經潔作絜是也）

秋九月（毛本九誤七）

注成公至馬名（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蔡侯如晉節注下）

謂請楚楚許之也（宋本許上有人字）

肅爽鴈也（毛本鴈作雁）

自誓言若復度漢（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度作渡閩本初刻作度後加水旁）

經四年

但諸侯雖五月可葬（宋本可作而是也）

事既無傳（毛本既誤作今諸本作無此本作无今改正）

今删是知非者（宋本監本毛本是作定是也）

從蔡計謀（纂圖本計誤討）

吳其入郢（監本毛本脫其字正義同）

食珮馬以致討（宋本珮作佩是也）

猶成三年（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三作二非也）

故敗而稱吳（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敗作敗不誤）

傳四年

注文公至諸侯（宋本自此節以下正義至不正其德止摠入乃長衞侯於盟句下）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石經及諸本作於毛本作于非）

祇取勤焉（石經此處殘缺當是祇字宋本以下作祇取亦非）

晉人假羽旄於鄭（監本毛本晉上衍注字）

掌九旗之名物（案周禮作物名）

斿車載旌（閩本監本斿作游毛本作遊）

斿車木路也（閩本監本毛本斿作遊非）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宋本賾作賾是也）

有頓亂忿爭之言（宋本頓作煩是也）

其使祝佗從（諸本作佗詩下泉正義書舜典正義論語疏引傳並作鮀）

則諸侯之祝官亦然也（閩本官作官亦非浦鏜正誤作宜）

先事祓禱於社（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先下有有字）

不用命奔此者（宋本監本毛本此作北）

欲令蔡先衞歃（釋文歃下有也字）

選建明德以藩屛周（石經宋本藩作蕃）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釋文路作輅云本亦作路案經傳多作路無作輅者輅俗路字）

封父之繁弱（惠棟云鄭康成曰封父國名荀卿子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亦作蕃上林賦云彎蕃弱文穎曰蕃弱夏后氏良弓之名李善曰蕃與繁古字通）

注封父至弓名（毛本弓作國非也）

載忌歸之矢（宋本監本毛本忌作忘是也）

殷氏六族（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氏作民是也石經民字缺末筆）

下賜殷氏七族（宋本氏作民是也）

分之土田陪敦（諸本作陪釋文作倍云本亦作陪陳樹華云說文培字注云培敦土田山川也从土咅聲則培乃陪本字作倍非也）

地方五百里（宋本地作巳非）

備物典策（石經策作筞釋文作筴云本又作冊亦作策或作篇說見序）

若今繖扇之屬（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繖作繖是也）

武王殺以（宋本監本以作紂）

二名共爲一國（閩本二字空缺監本毛本作一非也）

非爲商奄外別有四國也（浦鏜云爲當謂字誤）

則恐天下迴心伺之（諸本伺作向不誤）

命以康誥則伯禽亦似策命篇（宋本康作唐是也毛本似誤以）

綪茷旃旌（鄭氏禮記雜記注引作蒨旆詩小雅白旆央央正義云茷與旆古今字也故左傳云蒨茷旃旌茷亦旆也石經綪字似改刻疑初刻作蒨字按說文云綪赤繒也是綪爲正字）

則綪是染赤之草（毛本綪作蒨）

鐘名（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鐘作鍾閩監毛正義同）

殷氏七族（石經宋本岳本監本毛本氏作民是也）

洫上有塗（宋本塗作涂）

與北武父非一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北作此是也）

其地闕無處（宋本無下有其字是也）

王東巡守（宋本守作狩）

寒煖燥濕（毛本煖作暖濕作溼）

開道以舊政也（閩本監本毛本道作導案道導古今字）

沽洗（閩本沽改姑）

命以康誥（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康作唐是也注同石經唐字改刻初刻亦誤康）

亦因夏風俗（監本因字模糊重脩監本誤國）

蔡放也（淳熙本也誤安段玉裁云傳文蔡蔡叔說者謂上蔡字即𢿱字也古音蔡同殺減殺字亦讀入聲）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淳熙本考誤考）

未聞更有兄伯（閩本監本毛本聞作得）

惟周公位冢宰（宋本亦作惟閩本監本毛本作唯）

蔡仲克庸祗德（宋本監本毛本祗作祇按作祗是也祇乃地祇字）

毛叔聃也（陸粲附注云逸周書及史記皆云毛叔名鄭此作聃誤也且聃季是毛叔之弟何容乃取兄名爲封國之號斯必不然矣陶淵明集聖賢羣輔錄作毛叔圉）

於佃無升降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佃作甸是也）

晉趙簡子爲之臨（石經之字以下一行計十一字）

○乃長衞侯（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無犯非義注下）

庄周而言（閩本監本庄作匡宋本作斥）

兵屬於吳蔡（毛本蔡作楚非也）

注豫章至地名（宋本以下正義十四節摠入秦師乃出注下）

在江南此在江北者（閩本監本毛本作此在江南在江北大誤）

又伯舉之役（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伯作柏案穆天子傳注古伯字多從木公羊經又作伯莒）

子㳂漢而與之上下（岳本㳂作沿注同）

遮使勿渡（宋本渡作度）

毀吾所舍舟（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吾作吳是也）

還塞大隧直轅冥阨（釋文云冥阨本或作寘隘石經宋本作冥與釋文合惠棟云冥阨九塞之一在楚史記蘇秦傳云塞鄳阨徐廣曰鄳江夏鄳縣棟謂鄳阨即冥阨也墨子非攻篇曰吳闔閭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隘鄳隘阨作戰于柏舉中楚國而朝當子常不從司馬之計濟漢轉戰至於柏舉其時吳已隘而西楚事不可爲矣）

季芊稱字（宋本芊作芈）

正義曰壬地名（閩本監本毛本王作雎亦誤宋本作土是也）

以火繫其巳（宋本監本毛本巳作尾是也）

目鼻長七八尺（監本毛本目作其閩本初刻作目後改其是也）

使焉却之（正德本閩本焉作馬監本毛本同馬上有驚字宋本作使驚却之是也）

言執燧象者（監本毛本執上無言字）

執而奔向吳師乃放之（宋本奔作犇是也）

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淳熙本先敗作當征非也）

吾不用也已（宋本淳熙本岳本監本毛本不下有可字是也石經此處殘缺）

有巴邱胡（宋本監本毛本胡作湖是也）

啜菽謂食藜藿也（宋本藜作豆是也）

殺君罪應滅宗（淳熙本宗誤字）

鄖江夏雲杜縣（閩本監本江誤注）

以獎天衷（淳熙本獎作奬注同）

鑪金初官於子期氏（石經宋本鑪作鑢是也與釋文合案漢書古今人表亦作鑢字宋本岳本足利本官作宦淳熙本作宧石經初刻同後改宦是也）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石經伍字人旁後加非也）

言吳貪害如蛇豕（宋本蛇作虵）

疆埸之患也（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埸作場非）

與吳共分其地（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其作楚是也）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四止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四校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五（定五年盡九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無傳）○夏。歸粟于蔡。（蔡爲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疏】注蔡爲至之粟。○正義曰。公羊傳曰。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亦然。賈逵取彼爲說。云不書所會。後也。杜以傳文雖言周亟矜無資。自解魯歸粟之意。不言諸侯歸之。諸侯或亦歸之。要此經所書。其意不及諸侯。故顯而異之。言魯歸之粟。○於越入吳。（於發聲也）【疏】注於發聲也。○正義曰。公羊傳云。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其意言越與於越。立文不同。事有褒貶。左氏無此義。越是南夷。夷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越與於越。史異辭。無義例。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無傳）○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終閔馬父之言）○夏。歸粟於蔡。以周亟矜無資。（亟急也。○亟紀力反注同）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行下孟反下桓子行同）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璵本又作與音餘璠音煩又方煩反斂力驗反）【疏】注璵璠至所佩。○正義曰。案說文云。璵璠。魯之寶玉。璵璠是一玉名。說文又云。瑜美玉。璵與璠異也。昭公出奔之後。平子攝行君事。入宗廟佩此玉。陽虎以平子嘗佩此玉。故將以斂之。仲梁懷不與。明此玉是君所佩也。君之所佩。故爲美玉也。玉藻云。公侯佩山玄玉。此當時所佩。未必是山玄也。玉藻又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鄭玄云。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仲梁懷弗與。（懷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去起呂反）【疏】改步改玉。○正義曰。步謂行也。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鄭玄云。尊者尚徐。接武。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間容迹。是君臣步不同也。玉藻又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玉不同也。昭公之出。季氏行君事。爲君行。佩君玉。及定公立。季氏復臣位。故步玉皆改矣。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爲君不欲使僭。○狃女九反。爲于僞反。注同。洩息列反。僭子念反）【疏】彼爲君。○正義曰。家臣謂季氏爲君。故注云不欲使僭。○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子季孫斯）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勞方報反。下同。從才用反。下從父昆弟皆從王並同）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爲下陽虎囚桓子起）○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乘繩證反注同）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稷沂皆楚地。○沂魚依反）吳人獲薳射於柏舉。（薳射楚大夫。○射食亦反又食夜反）其子帥奔徒。（奔徒楚散卒。○卒子忽反）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故）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爲吳王號夫槩）奔楚爲堂谿氏。（傳終言之。○谿芳兮反下同）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麇地名。○麇九倫反下同）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言不可并焚。○暴步卜反）以歆舊祀。（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歆許金反）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闉輿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雖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闉音因輿音餘又作與羊汝反罷音皮復扶又反）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而歸。○葉舒涉反後如字從才用反）葉公終不正視。（不義之）○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爲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公父音甫）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藐季氏族。○藐亡角反一音彌小反）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歜文伯也。秦遄平子姑壻也。傳言季氏之亂。○詛莊慮反歜昌欲反遄市專反）○楚子入于郢。（吳師已歸）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

（江夏竟陵縣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焉於虔反臼其九反屈其勿反又君勿反）藍尹亹涉其帑。（亹楚大夫。藍力甘反亹亡匪反帑音奴）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也）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弑王也。舍音捨又音赦弑申志反）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難乃旦反）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在昭十四年。爲君于僞反下爲身同厭於鹽反）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司樂大夫。遠于萬反妻七計反）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僞爲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脾婢支反洩息列反）〔疏〕（王之至脾洩。正義曰王之在隨也國內無王子西以民無所依恐其潰散故僞爲王之車服以安道路之人國于脾洩之地於時子西蓋假稱王矣）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於麇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日知不能當辭勿行）〔疏〕（問高厚焉弗知。正義曰子西問由于所築麇城高厚幾何由于不知董遇云問城高厚丈尺也本或有小大者涉下文而誤耳。不能如辭。正義曰敢爲不敢如爲不如古人之語然也僖二十二年傳云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經傳之文此類多矣）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袒音但）〔疏〕（城不至何知。正義曰王肅斷小大何知爲句注云如是小大何所知也張奐古今人論云子西問城之高厚小大而弗知也子西怒曰不能則如辭能之而不知又何知乎張奐引傳爲文小大上屬杜雖無注蓋與張同）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游速大叔子）〇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無傳）〇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〇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稱行人言非其罪。犂力兮反又力之反）〇冬。城中城。（無傳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爲于僞反）〇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無傳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於齊故圍之。鄆音運）〔疏〕（季孫至圍鄆。正義曰鄆是魯邑輒曰圍之必是鄆邑叛也三傳並無其事不知何爲而叛明年齊人歸鄆是叛屬齊也）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〇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匡鄭地匡不書歸之晉。爲于僞反注同儋丁甘反翩音篇）〔疏〕（討鄭之伐胥靡。正義曰下注云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而此獨云胥靡者此時須顯侵鄭之意故言討鄭之伐胥靡略言之也但鄭伐周事須從下文戍周發之故傳文乃逆指下事爲文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嬖大夫。豚杜孫反嬖必計反）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發）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難乃旦反）成之昭兆。（寶龜）〔疏〕（尤人至非禮。正義曰入其國門非也追伐其師亦非也尤其罪而復效之爲非禮也下云效小人以棄之即云天將多陽虎之罪則公叔文子知此出入衛門是陽虎之計非魯公使然尤人謂尤陽虎也。文之至昭兆。正義曰賈逵云舒鼎鼎名昭兆寶龜杜依用之蓋衛文公鑄此鼎也其名曰舒不知其故成之昭兆成公新得此龜蓋以灼之出兆兆文分明故名爲昭兆）定之鞶鑑。（鞶帶而以鏡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鞶又作盤步丹反又蒲官反鑑古暫反）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爲質求納魯昭公。質音致注同）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蒙覆也）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文王妃。大音泰姒音似）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〇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匡之俘。俘芳夫反）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強其丈反注同下皆放此）〔疏〕（陽虎至之幣。正義曰聘禮者諸侯使卿聘鄰國之禮也執圭以致君命執璧以致享幣其於夫人則聘用璋享用琮聘君與夫人一使兼致之夫人不別使也傳言報夫人之幣則晉之夫人嘗有聘魯者矣禮法夫人不別遣使聘魯者亦爲晉君來聘也經無其事蓋遣大夫來聘名氏不合見經故畧之也不言報晉君雖言報夫人者桓子如晉獻鄭俘即亦報聘晉也桓子報聘即亦得報夫人也但陽虎欲困辱三桓又欲求媚於晉既使桓子報聘晉君又遣正卿報晉夫人所以困辱三桓而重晉禮也）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明經所以不備書。復扶又反）〔疏〕（注賤魯至備書。正義曰若桓子特爲獻俘懿子專爲報聘則經當兩書如晉不合共文晉人亦當兩設享禮各待一客今乃桓子聘晉君懿子報夫人則似共爲一使若賓與介然故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爲設禮傳言此者明經所以不備書謂不各自立文兩書如晉也若然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亦是經不備書而怪此不備者彼傳言惠公立故且拜葬也則是魯並命二卿令行兩事雖各有所主而受命俱行故宜共文書之此則桓子獻俘并亦報聘一卿足以兼之懿子不須行矣陽虎強使之行乃是從後而去時不同受命宜當別書如晉止爲晉人所賤故經不復備書正以傳言強使懿子報夫人之幣知桓子報晉君矣傳言兼享之知其不應兼矣以此明二人不同受命宜應別書畧而不備書耳）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稱先君以徵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疏〕（孟孫至先君。正義曰懿子之意不爲陽虎求官欲使晉人知陽虎專權爲國所患言若不得居魯而息肩於晉示已知陽虎必將作亂而出奔也中軍司馬晉國大夫之最貴者爲求此官似若欲使晉厚待之然令晉知其情耳諸言有如皆是誓辭稱先君以徵其言似若欲晉必從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擇得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釁許靳反爲之于僞反令力呈反）〔疏〕（注欲令至知之。正義曰本意不爲陽虎請官欲令晉人知陽虎終必逃走強設託請之辭因此言辭以取入晉之意欲令晉人素知陽虎之必逃）〇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差兄舟師水戰。纍力追反又力軌反夫音扶差初佳反）獲潘子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帥。惟位悲反本又作帷亦如字帥所類反）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陵師陸軍。惕他歷反）〔疏〕（注陵師陸軍。正義曰上云舟師水戰此言陵師陸軍南人謂陸爲陵此時猶然釋地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是陵陸大小之異名耳）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

郹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傳言楚賴子西以安。○郹音若）○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儋翩子朝餘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於此見者爲戍周起也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見賢遍反下文見溷并注同爲于僞反下同）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爲下天王出居姑蕕起）○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言告之。○使所吏反憾戶暗反）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晉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說音悅難乃旦反下文同）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爲後。○溷侯溫反又侯困反）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楊木名。○飲於鴆反楯食允反又音允）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禍。○賈音古）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共爲國死。○爲于僞反下同）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獻子怒祁比趙氏經所以稱行人。○疆居良反使所吏反下同比毗志反）○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爲八年陽虎作亂起。○亳步各反詛側慮反父音甫衢其俱反）○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姑蕕周地。○蕕音由一音由舊反）辟儋翩之亂也。（爲明年單劉逆王起。○單音善）

經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鹹音咸）○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稱行人非使人之罪。○使所吏反）齊侯、衛侯盟于沙。（結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沙如字又星和反）○大雩。（無傳過也）○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夏國佐孫）○九月。大雩。（無傳過也）【疏】（注過也。○正義曰案賈逵云旱也杜言過者杜以春秋旱雩傳皆發之言旱以此傳無旱文故謂之過如賈之所言前既有雩復又有雩旱可知不須發傳若然昭二十五年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一月兩雩旱亦可知何須發傳言旱甚也劉以賈言規杜非也蓋時有小旱故傳不言旱未應合雩故杜云過也）冬十月。

傳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儀栗周邑）○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鄆陽關皆魯邑中貳於齊齊今歸之不書虎專之。○中丁仲反）○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子）劉桓公、（文公子）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共爲亂也。○復扶又反）○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衞。（徵召也）衞侯欲叛晉。（屬齊鄭也）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卽沙也爲明年涉佗捘衛侯手起。○瑣素果反佗徒何反捘子對反）齊國夏伐我。（齊叛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斂力檢反又音廉或音慮點反）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墮許規反）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女也。○女音汝下文同）【疏】（處父至必死。○正義曰齊人設伏待言若又其伏內是爲禍也虎不謀此禍而欲夜掩齊師女必死處父欲自殺之）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苫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苫始占反難乃旦反）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疏】（不待有司。○正義曰言不待掌刑殺之有司余必自殺女也虎見二子以此此言懼之乃還不敗）○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慶氏守姑蕕大夫）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己巳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疏】（注己巳至無月。○正義曰此年經傳日少上下無可考驗杜自以長厤校之己巳爲十二月五日）館于公族黨氏。（黨氏周大夫。○黨音掌）而後朝于莊宮。（莊王廟也）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伐我西鄙）公至自侵齊。（無傳）○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無傳）○曹伯露卒。（無傳四年盟皐鼬。○鼬由又反）【疏】（注四年盟皐鼬。○正義曰露以昭二十八年卽位三十二年諸侯之大夫盟于狄泉曹俱在時以未告公而公羈故不書於經杜蓋以此故不數之四年盟皐鼬四年二月陳侯吳卒其年盟于皐鼬自爾以來唯有此盟耳）○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國夏戶雅反年末注同瓦顏寡反燕音煙）公至自瓦。（無傳）○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無傳四年盟皐鼬。○柳力久反本或作抑）○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兩事故曰遂）○葬曹靖公。（無傳）【疏】（靖公。○正義曰謚法共以解曰靖）○九月。葬陳懷公。（無傳三月而速葬）【疏】（懷公。○正義曰謚法慈仁短折曰懷）○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無傳結叛晉曲濮衛地。○濮音卜）○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疏】（注從順至先公。○正義曰傳言順祀是從爲順也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升僖於閔上閔先爲君退在僖下是逆也今升閔在僖上依其先後是順也廟主失次唯此二公故知從祀先公唯閔僖耳躋僖公指僖言之此不指言升閔者彼所升者上升僖公之一神不得不指言僖公也今從祀之時閔僖俱得正位且以親盡故通言先公此言從祀躋僖公不言逆祀者此從祀因躋僖公之文故得畧言從祀至於躋僖公文無所繫不知逆祀何公且見是親廟不可言先公故指僖言之而言躋也然則此以親盡故通言先公下桓宮僖宮災彼亦親盡言桓僖者彼據災之所在須指言其處與此體例不同）○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見賢遍反璜音黃父音甫）【疏】（注盜謂至繁弱。○正義曰傳言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是盜謂陽虎也公羊傳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其說將殺季氏季氏亦與左傳大同春秋之例再命之卿始得名氏陽虎季氏家臣以賤名氏不見故書曰盜盜者賤人之稱也此寶玉大弓必是國之重寶歷世掌之故自劉歆以來說左氏者皆以爲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分魯公也公羊傳曰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彼不知魯有先王分器謬爲言耳且所盜無龜知其並是妄也）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攻其門）士皆坐列。（言無鬭志）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三十斤爲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爲異強。○鈞音均稱尺證反強其丈反）【疏】（注顏高至異強。○正義曰漢書律歷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由此而言龠之所容重十二銖合龠爲合兩之爲兩則合重一兩升重十兩斗重百兩斛重千兩計六鈞有一百八十斤合爲二千八百八十兩於量爲重兩斛八斗八升計今人用弓此亦未爲彊矣而魯人傳而觀之故杜以爲古稱重故以爲異強計古稱亦準黃鍾之重爲之而得重於今者權量之起本自黃鍾而世俗不同每有改易傳稱齊舊四量陳氏皆加一焉是其不必常依古也近世以來或輕或重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則古時亦當然杜言

（古者謂此顏高之時爲古耳非言自古稱皆重也）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子鉏齊人斃仆也○傳直專反鉏仕居反與一人俱斃婢世反顏高與一人俱爲子鉏所擊而仆仆音赴又蒲北反孫炎云前覆曰仆）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子鉏死○且如字射食亦反下同中丁仲反下同頰古協反殪於計反死也言顏高雖爲子鉏所擊偃仆且射子鉏中頰而死言其善射也一讀且音子餘反云偃且人姓名也檢世族譜無此人一讀者非也）〔疏〕俱斃至頰殪○正義曰釋言云斃仆也孫炎曰前覆曰仆吳越春秋稱要離謂吳王夫差曰臣迎風則偃背風則仆然則仆是前覆偃是卻倒此顏高被擊而仆乃轉而仰且射子鉏猶死言其善射之功然也 顏息射人中眉。（顏息魯人）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以自矜）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猛魯人欲先歸）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爲殿傳言魯無軍政○呼火故反注同殿丁電反注同）○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儋翩之黨穀城在河南縣西○單音善儋丁甘反翩音篇）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傳終王室之亂○盂音于）○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執樂祁在六年○好呼報反使所吏反）獻子私謂子梁。（獻子范鞅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溷侯温反又侯困反）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子自代）樂祁歸。卒于大行。（大行晉東南山○大音泰行戶郎反一音衡）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地爲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晉張本）○公侵齊。攻廩丘之郛。（郛郭也○廩力甚反郛芳夫反）主人焚衝。（衝戰車○衝昌容反說文作轒云陷陣車也）或濡馬褐以救之。（馬褐馬衣○濡人于反褐戶葛反）遂毀之。（毀郛）主人出。師奔。（攻郛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疏〕主人出師奔○正義曰賈逵以爲主人出魯師奔走而卻退言魯无戰備也劉炫云杜亦不勝舊今杜必異於賈以爲後師奔走往助之者若如賈言魯師奔走則是被敗而還下傳陽虎何得云猛在此必敗明其於時不敗故猛得逐廩丘之人是賈言非也 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

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之言若在此必復敗○復扶又反）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顚。（逐廩丘人）虎曰。盡客氣也。（言皆客氣非勇○客若百反）○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苫越苫夷苫式占反）○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欲自比僑如○僑其驕反）○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上二侵）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救不書齊師已去未入竟○竟音境）〔疏〕注救不至入竟○正義曰春秋諸侯相救皆書於經此救亦當書之不書者齊師聞晉來救已去魯地晉師未入魯竟不成爲救故不書也公會晉師于瓦瓦是衞地公往衞地會晉師是其未入竟也 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畧之○行戶郎反）〔疏〕注禮卿至畧之○正義曰禮卿執羔大夫執鴈周禮大宗伯文也魯則同之蓋命卿與大夫俱執鴈今見士鞅執羔始知執羔之尊於是方始尚羔命卿執之記禮廢之久也傳言於是始尚羔必在前不執羔矣但往前所執難知先儒各以意說賈逵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鴈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案周禮禮記皆言卿執羔大夫執鴈並以爵階不依命數賈何以詐命高下亥稱禮乎傳言始尚羔者當謂舊賤羔而今尊之耳若本僭孤禮皆執皮帛當云始復用羔不得云尚也若改僭從禮得名爲尚則初獻六羽何以不言始尚六佾也以尚言之足知魯卿舊執非皮帛矣鄭衆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唯卿爲大夫當執鴈耐執羔借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尚羔記禮所從壞案禮傳及記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所執無異文也周禮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及侯伯之下皆云卿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執羔不執鴈上又士相見者以諸侯之臣相見之禮也經曰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必執羔矣安在於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乎是則背明文而用脒腸也天子諸侯之臣所異者士相見之禮羔鴈皆云飾之以布而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續鄭玄云此爲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臣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諸侯之臣則用布不畫所異雖此而已其執不爲異也傳文之乖於禮者爵是卿也皆當執羔趙鞅荀寅不應執鴈此是當時之失失於偪下以晉卿失於偪下魯卿不應僭上公明賈言魯卿舊執皮帛非其義矣魯人於是始知執羔爲尊或亦效晉雖上卿一人獨執羔耳未必即能如禮諸卿皆執羔也此經言公會晉師不言公會士鞅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故杜云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畧之劉炫云案宣元年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杜云趙盾稱師取於師會故稱師何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而云禮不敵公畧稱師乎今知不然者以宣元年諸侯俱在又交連伐鄭故言師會此則公之獨會晉師又無征伐之事故以爲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畧之劉以此與宣元年並取於師會以規杜氏非也 ○晉師將盟衞侯于鄟澤。（自瓦還就衞地盟○鄟音專又市轉反本亦作鄟音同）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衞君者。（前年衞叛）

（晉屬齊簡子意欲挫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二子晉大夫○佗徒何反）衞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衞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疏〕注盟禮至故請○正義曰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請執牛耳請使晉大夫執牛耳周禮戎右云盟則贊牛耳鄭玄云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尸盟者執之襄二十七年傳曰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是小國主備辦盟具宜執牛耳哀十七年傳曰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衞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鄫衍吳爲盟主不知盟禮當令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濮陽宋魯衞三國衞爲小蒙則齊魯三國魯爲小皆是以小國執牛耳而尊者涖之以主次同盟者今衞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爲盟主宜涖牛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 成何曰。衞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衞小可比晉縣不得從諸侯禮○焉於虔反）將歃。涉佗捘衞侯之手及捥。（捘擠也血至捥○歃所洽反捘子對反捥烏喚反擠多計反一音子禮反說文云排也）〔疏〕注捘擠也○正義曰說文云推排也排擠也捘是推排之意故爲擠也昭十三年傳言擠于溝壑謂被推入坑也 衞侯怒。王孫賈趨進。（賈衞大夫）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衞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衞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問不入故）公以晉詬語之。（詬恥也○詬呼豆反語魚據反）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衞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爲質於晉○質音致注及下同）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衞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紲息列反從才用反下說從弟下從者同難乃旦反激古狄反）將行之。有日。（有期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衞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桓公周卿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爲周報之○監古銜反爲于僞反下同）遂侵衞。（討叛）○九月。

師侵衛。晉故也。（魯爲晉討衛）○季寤、（季桓子之弟○寤五故反）公鉏極、（公彌曾孫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狃女九反）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之庶子）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皆爲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去起呂反更音庚舊古孟反下皆同）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于僖公。（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太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禘大計反）【疏】禘于僖公○正義曰釋例曰大祭於太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禘于太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然則禘者審定昭穆之祭也今爲順祀而禘于僖公則是并取先公之主盡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是爲周禘禮也計禘禮當于太廟今就僖廟爲禘者順祀之義退僖升閔懼於僖公之神故於僖廟行禘禮使先公之神徧知之禮祭尊可以及卑後世之主宜上從太廟而食今從上世之主下入僖廟祀之當時所爲非正禮也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義亦然也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圃布五反）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癸巳一日○先悉薦反）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越陽虎從弟○鈹普皮反盾食允反又音允夾古洽反殿丁見反）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咋暫也○咋仕詐反）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己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難乃旦反下同）【疏】而先至繼之○正義曰而女也言女先祖以來皆爲季氏忠良之臣女今不良反以是殺我之事繼續之 對曰。臣聞命後。（後猶晚）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僞築室於門外因得聚衆公期孟氏支子○圉魚呂反爲于僞反）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騁馳也○騁勑領反）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乃閉門○射食亦反下同中丁仲反闔戶臘反）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劫居業反仇音求）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徵召也陽虎召季氏於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於召死○說本又作稅同他活反得脫徒活反又他活反）【疏】注徵召至召死○正義曰徵召也釋言文陽虎召季孫欲殺之今既得脫魯人歡喜季孫免於召死之事何暇追我劉炫云陽虎召孫欲殺之則召季孫爲召死季孫得脫必大喜魯人聞我出去喜於召死言人人皆喜於季孫 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嘻歎）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虎）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不敢殺）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懼○言辨音遍注徧同舍如字）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叛不書畧家臣○讙音歡）○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歂駟乞子子然也爲明年殺鄧析張本○歂市專反析星歷反）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無傳四年盟皐鼬○蠆勑邁反）【疏】注四年盟皐鼬○正義曰蠆以昭二十九年即位三十二年大夫盟于狄泉以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數 ○得寶玉大弓。（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分扶問反）○六月。葬鄭獻公。（無傳三月而葬速）【疏】獻公○正義曰謚法博聞多能曰獻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疏】注五氏至次告○正義曰傳言齊侯伐晉夷儀乃與衛侯次于五氏次既告則伐亦應告故杜以爲諱伐盟主直以次告知非不告伐故不書者若全不告魯容可不以伐告今既以次告魯何意告次不告伐明以衛新叛晉又魯與晉親故恥以伐告唯告次耳劉炫以爲不告伐故不書而規杜氏非也 ○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葬秦哀公。（無傳）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戌曾孫○向舒亮反）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忿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衰七雷反絰田結反下同）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己子明也○舍音捨）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云竹刑）【疏】注鄧析至竹刑○正義曰昭六年子產鑄刑書於鼎今鄧析別造竹刑明是改鄭所鑄舊制若用君命遣造則是國家法制鄧析不得獨專其名知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書書之於竹謂之竹刑駟歂用其刑書則其法可取殺之不爲作此書也下云棄其邪可也則鄧析不當私作刑書而殺蓋別有當死之罪駟歂不矜免之耳 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邪似嗟反注同）【疏】君子至可也正義曰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鄭玄云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是賢能之人當明其罪狀可赦則赦之今鄧析制刑有益於國即是有能者殺有能之人是不忠之臣君子謂子然於是爲不忠也國之臣民誠有可以加益於國家者取其善處棄其邪惡可也雖知其邪當棄而不責所以勸勉人使學爲善能也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彤徒冬反邶音佩說音悅）【疏】詩邶至所執○正義曰邶風靜女之篇也於時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衛人欲得貞靜之女以配國君易去無德之夫人也詩有三章其一章云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其二章云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者筆赤管也必用赤者示其以赤心正人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執赤管之筆記妃妾善惡形管之法所以規誨人君也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之事事之常耳無可特善彤管記事乃是婦人之大法本錄靜女詩者止爲彤管之言可取故全篇取之不棄上下之二章也其女史所書之事毛傳有其畧也毛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旣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 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鄘風也錄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竿旄音干下音毛鄘音容）【疏】注詩鄘至存身○正義曰詩鄘風干旄之篇也於是衛文公之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其詩言大夫之好善者乘駟馬建干旄就賢者諮國事焉云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

（六之其末句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姝順貌也賢者見其好善美其共順言已寡知復何以告之自恨無可告之明其無所吝惜本餘干旄之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彼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鄭析不以一善存身故君子引二詩以譏子然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小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芾方味反召音邵注同茇畔末反）〔疏〕詩云至所茇○正義曰詩召南甘棠之篇也蔽芾小貌甘棠杜也茇草舍也召伯之聽獄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故愛其樹彼蔽芾然小者甘棠之樹也勿得翦削之勿得斫伐之此乃是召伯舍息之處　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傳言子然嗣大叔爲政鄭所以衰弱）○夏。陽虎歸寶玉大弓。（無益近用而祇爲名故歸之○祇音支）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器用者謂物之成器可爲人用者也）得用焉曰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爲田獲俘爲戰獲○麟本又作驎呂辛反俘芳夫反）〔疏〕凡獲至曰獲○正義曰器用者謂器物可爲人用凡獲此器物之用者謂之爲得也得用者謂將此器用以得於物焉謂之爲獲劉炫以爲得用焉曰獲謂得此可用爲器之物謂之爲獲若麟之皮角之屬以杜解爲非今知不然者案春秋書獲唯有囚俘囚俘不可以爲器物除囚俘之外唯有獲麟麟爲靈獸帝王所重不可以鳳羽麟皮以飾器物劉以麟皮亦堪爲器而規杜氏非也　六月。伐陽關。（討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萊音來）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於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容○菑音災罷音皮）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己故詐以東爲願○爲於虔反傾本又作頃音傾覆芳服反）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鍥刻

也欲絕追者○鍥苦結反軸音逐）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葱初江反或音忽輜側其反說文云衣車也）〔疏〕注葱靈輜車名○正義曰說文云輜輧衣車也前後有蔽賈逵云葱靈衣車也有葱有靈然則此車前後有蔽兩旁開葱可以觀望葱中豎木謂之靈今人猶名葱木爲靈子其內容人臥故得寢於其中而逃　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疏〕其世有亂乎○正義曰言其當世將有亂也　○秋。齊侯伐晉夷儀。（爲衞討也○爲于僞反下同）〔疏〕注爲衞討也○正義曰往年衞侯叛晉必當事齊下文衞侯會之知是爲衞討也　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也室之爲取婦）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取卿相之女○娶七住反相息亮反）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鬬死於門屋霤下也○霤力又反）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樂如字又五孝反）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恐書先下故又譎以讓之下入城也○犂力兮反譎古穴反）〔疏〕使登者絕而後下○正義曰言使登城人絕皆上訖然後與書下遂自下亦讓書而先下　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下亦讓也）書與王猛息。（戰訖共止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斂甲起欲擊猛○曩乃黨反御難乃旦反）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驂七南反騑馬也靳居覲反本或作如驂之有靳非也爭爭鬬之爭又如字）〔疏〕如驂之靳○正義曰詩云兩服齊首兩驂鴈行鄭云兩服中央夾轅者然則古人車駕四馬夾轅二馬謂之服兩首齊其外二馬謂之驂首差退說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胷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胷胷上有靳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靳杜言靳車中馬也言靳是中馬之駕具故以靳表中馬詩云騏騮是中騧驪是驂是名服馬爲中馬也　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也今滎陽有中牟縣迥遠疑非也○乘繩證反）〔疏〕注今滎至非也○正義曰此中牟在晉竟內也趙世家云獻侯即位治中牟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有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又云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杜言今滎陽有中牟縣謂此河南之中牟也晉世分河南爲滎陽郡中牟屬焉此地乃在河南計非晉竟所及故云迥遠疑非也又三家分晉中牟屬魏則非趙得都之趙獻侯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此言晉車在中牟哀五年趙鞅伐衞圍中牟論語佛肸爲中牟宰與趙獻侯所都中牟或當是一必非河南中牟當於河北別有中牟但不復知其處耳有臣費者不知其姓或云姓傳作漢書音義云臣瓚案河南中牟春秋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卿分晉則爲魏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秋衞侯如晉過中牟案此之中牟非

衞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案中牟當在溫水之上瓚言河南中牟非此中牟誠如其語謂此中牟當在溫水之上不知其所案據也　衞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衞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衞侯曰。可也。衞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衞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復扶又反）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衞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衞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褚中呂反帥所類反注同）〔疏〕注城謂至郭書○正義曰杜見傳言帥賤則云是東郭書劉炫云案上伐夷儀乃齊侯親兵所陳東郭書之事非是將帥杜何知帥謂東郭書若東郭書爲帥則人無不識何故云皙幘而衣貍製齊侯使覘之乃知夫子也且書若爲帥被晉之敗何故君以爲功而更受賞乎今知劉難非者以此云克城而驕其帥又賤文既相連止是一事克城謂克夷儀其帥則克城之帥上克城之事郭書先登故知郭書爲帥身先士卒也僖二十三年晉侯親自敗狄而郤缺將將成十六年楚子親戰鄢陵而子反爲主今齊侯雖伐夷儀郭書何妨別爲元帥戎事上下同服故逢丑父得與齊侯易位郭書雖爲元帥軍衆之內齊侯容或不辨齊侯賞其先登之功不責其後敗之罪故以爲帥謂東郭書劉據此諸事以爲更有別帥而規杜非也　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見賢遍反）齊侯致禚媚杏於衞。（三邑皆齊西界以荅謝衞意○禚諸若反媚武冀反杏戶猛反）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皙白也齒上下相值製裘也○皙星歷反幘音策又音責說文作齰音義同衣於既反貍力之反製音置）〔疏〕注皙白至裘也○正義曰詩君子偕老之篇說夫人之美云揚且之皙皙是面白之名故爲白也說文云齰齒相值也言齒長而白上下之齒相當也說文云製裁也衣貍製謂著貍皮也裁皮著之明是裘矣故以製爲裘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傳言秋齊侯伐夷儀周之秋未寒而衣裘者哀二十七年傳言陳成子衣製杖戈文在秋上製亦裘也然則在軍之服或臨時所須不可以寒暑常節約之　公使覘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貺賜也○貺音況）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彼與我若賓主相讓旅俱進退）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令力呈反共音恭）〔疏〕注給其至役事○正義曰一人得之則以五家給所得者令常不共國家役事服虔云是時齊克夷儀而有之既爲齊有故齊得優其徭役也然夷儀故邢都也邢滅入衞後乃屬晉自齊而伐夷儀其入晉竟深矣不必永爲齊有當時暫得之耳　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襚衣也比

殯三加禭深禮厚之○禭音遂比必利反（疏）注禭衣至厚之○正義曰送死之禮衣服曰禭故以禭爲衣也公三禭之則明三時與衣自死至殯有襲與小斂大斂比殯三加衣也無存舊是賤人蓋初以士服次大夫服次卿服也下與之犀軒是卿車明三禭終以卿服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疏）注犀軒至高蓋○正義曰說文云軒曲輈也謂軒車有蕃蔽也下云齊侯斂諸大夫之軒郗意茲乘軒意茲非卿也傳稱曹朝乘軒者三百人詩毛傳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大夫以乘軒矣指言卿車者言以貴者賞之也魚軒以魚皮爲飾犀軒當以犀皮爲飾也考工記車人爲蓋不言有曲此云直蓋或時有曲直故云直蓋高蓋亦謂車蓋也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爲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挽音晚）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推如字又他回反）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五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五（定五年盡九年）

經五年

飢之（閩本監本飢作饑）

傳五年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石經資字下後人旁增也字書武成正義引作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似一本有也字）

卒于房（顧炎武云房疑即防字古阝字作𠂤脫其下而爲防字漢仙人唐公防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揚武爲吳防侯字亦作防漢書武帝紀濟川王明廢遷防陵常山王敎廢徙房陵一卷之中字體不同又防房二字相通之一證陳樹華云漢書溝洫志宣防塞兮萬福來後云自塞宣房後一篇之中防房互見又後漢書光武紀南擊新市真定元氏防子注云房子屬常山郡防與房古字通用文選月賦徘徊房露李善注防露蓋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露與桑間據此則房之爲防審矣）

注璵璠至所佩（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子行之乎注下）

則亦當法與璠（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璠法作去與作璵是也）

子行之乎（石經子字起一行計九字子行之三字改刊）

爲下陽虎囚桓子起（淳熙本桓作相避所諱）

吳人獲薳射於柏舉（監本柏作栢）

自立爲吳王號夫槩（諸本作槩此本誤作㮣今改正按廣韻唐韻引作夫溉又未韻既字下姓也吳王夫既之後是本又作既也）

多死麇申（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申作中是也）

四闉輿罷（石經初刻作與後改輿釋文云本又作與）

楚王之奔隨也（石經楚字旁增非唐刻也）

江夏竟陵縣有臼水（宋本淳熙本纂圖本閩本有上有西字）

出聊屈山（淳熙本屈誤出）

且吾尤子旗（淳熙本吾誤吳）

王之至脾洩（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余亦弗能也注下）

國內無王（宋本王作主）

子西問高厚焉（石經高厚下後人旁增大小二字陳樹華云據正義不當有是也）

本或有小大者（閩本監本毛本作大小非也）

袒而視之背（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視作示石經此處缺案示古皆作視淳熙本袒誤祖）

張免古今人論云（宋本監本毛本免作奐）

能之而不知（宋本監本毛本能作城閩本同）

張奐引辭爲文（此本奐字模糊閩本空缺據宋本監本毛本補辭字宋監毛三本作傳）

小大上屬（此本上字模糊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杜雖無注（此本杜字模糊閩本空缺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報觀虎之役也（石經宋本淳熙本足利本役作敗是也）

經六年

何忌不言何闕文（山井鼎云闕文上異本有史字非也）

傳六年

討鄭之伐胥靡（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若何乃止注下）

尤其罪而復效之（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罪作非是也）

下云效小人以弃之（此本效字實缺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門是陽虎之計（宋本門作明是也）

蓋衞文公鑄此鼎也（宋本蓋作鑿非也）

苟可以納之（宋本無以字非也）

陽虎至之幣（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請以取入焉注下）

後晉人兼享之（宋本監本毛本後作故是也）

旦拜葬也（宋本監本毛本旦作且是也）

令行兩事（宋本令作今是也）

上爲晉人所賤（宋本監本毛本上作止是也）

獲潘子臣小惟子（北宋刻釋文惟作帷云本又作惟石經此處缺呂覽作小帷子與釋文合）

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石經揚字殘缺宋本作楊亦非案襄四年傳作繁陽）

注陵師陸軍（宋本此節正義在於是乎節注下）

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岳本脫以字）

儋翻子朝餘黨（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翻作翩是也）

爲戎周起也（宋本戎誤戒）

寅知晉多門往必有難難（補）各本晉下有政字無下難字

經所以稱行人（淳熙本人誤行）

經七年

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少亭（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少作沙不誤宋本縣作在非也）

夏國佐孫（淳熙本孫作縣非也）

九月大雩（大雩二字此本實缺據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無傳過也（此本無過二字實缺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注過也（宋本此節正義在經文冬十月之下）

杜以春秋旱雩（此本秋誤欲雩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改）

傳皆發之言旱（此本傳皆發之四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前既有雩後又有雩（此本前既有雩後又六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此本上辛大雩季辛又七字實缺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劉以賈言規杜非也（此本劉以賈言規杜六字實缺閩本同監本空缺劉以二字毛本亦脫依宋本補正）

蓋時有雩旱（宋本監本毛本雩作小是也）

冬十月（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亦脫此三字據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補）

傳七年

中二於齊（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二作貳是也）

共爲亂也（淳熙本共誤其）

處父至必死（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不待有司節注下）

苦夷（釋文夷作荑）

注已至無月（宋本此節正義在而後朝于莊宮注下）

此年經傳曰少（此本曰誤日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改）

經八年（宋本春秋正義卷三十四石經春秋經傳集解定下第廿八岳本定下有公字並盡十五年）

陳侯柳卒（釋文云柳本或作抑）

家臣賤名氏不見（淳熙本臣誤目）

共以解曰靖（宋本監本毛本解下有信字浦鏜正誤作共已解言曰靖依今本逸周書謚法解改）

瑋制白（宋本監本毛本制作判與公羊傳文合）

傳八年

古稱重故以爲異强（宋本强作彊）

顏高至異强（宋本强作彊下同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傳言魯無軍政之下）

一龠容千二百黍（此本一字空缺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本起黃鐘之龠（閩本監本毛本鐘作鍾下同）

斗重十兩（宋本監本毛本斗作升是也）

而得重於令者（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令作今是也）

周隨斗稱（閩本監本毛本隨作隋非）

子姑使溷代子（顧炎武云石經代誤伐是也）

主人出師奔（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欲自比僑如之下）

楊州之役（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楊作陽是也）

注救不至入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史略之之下）

齊師聞晉來殺（宋本監本毛本殺作救是也）

買何以討命高下妄稱禮乎（宋本監本毛本討作計）

是則皆明文而用肺腸也（宋本毛本皆作背是也）

晉師將盟衞侯于鄟澤（淳熙本鄟作剸與北宋刻釋文合）

二子晉大夫（宋本大作人非也）

王次盟者（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王作主是也正義同）

故請（宋本淳熙本足利本請下有之字是也）

注盟禮至故請（宋本無故字請下有之字以下正義二節揔入遂侵衞注下）

鄆行之役（宋本毛本行作衎不誤）

當今小國執牛耳（宋本監本毛本今作令是也）

蒙則齊魯三國（宋本三作二不誤）

官位牛耳（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官位作宜涖是也）

涉佗捘衞侯之手及捥（石經初刻作腕後改捥諸本同惠棟云史記樊於期偏袒搤捥索隱曰捥古腕字史記多古文今人知者鮮矣說詳左傳補注）

昭中三年（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中作十是也）

王孫賈趨進（淳熙本趨作趍俗字）

其改卜嗣（淳熙本改誤攺）

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淳熙本與上衍厚字）

有期日（纂圖本期誤其）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淳熙本桓誤栢）

監帥不親侵也（足利本帥作師）

禘于僖公（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注文叛不書略家臣之下）

禮之當也（宋本監本毛本當作常是也）

各於其宮（閩本監本毛本於作以非也）

計禘傳當于大廟（宋本監本毛本傳作禮是也）

放於僖廟行禘禮（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放作故不誤）○

桓子咋謂林楚（諸本作咋石經初刻作乍後加口旁案錢大昕云咋暫也孟子今人乍見孺子趙岐訓乍爲暫乍暫聲相近疑經注皆無口旁後人妄增梁履繩云咋字經典罕見左傳果有此字五經文字何以不收也）

後猶晚（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晚下有也字）

魯東階之北門（補各本階作城）

將殺之（宋本足利本將下有欲字是也）

故言喜於召死（宋本於誤放）

陽虎召孫欲殺之（監本毛本脫陽字孫上有季字宋本作陽虎召季孫欲殺之是也）

經九年

弓玉國之分器（諸本作玉此本誤王今改正）

傳九年

而子擊鍾何也（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鍾作鐘下同葉抄釋文亦作鐘）

故云竹刑（宋本淳熙本岳本云作言）

注鄧析至竹刑（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思其人節注下）

令鄧析別造竹刑（宋本令作今是也）

則鄧析不當私作刑書（補各本當作爲）

若用君命遣造（宋本用作其非也）

周禮大司寇（宋本大作小是也）

四曰議能之法（宋本法作辟是也）

夫謀而不過（宋本監本毛本不作鮮不誤）

以賢能者（宋本賢作勸不誤）

亦不惑子（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子作乎是也）

當明其罪狀（宋本明作議是也）

役有能之人（宋本監本毛本役作殺是也）

明之臣民（宋本監本毛本明作國是也）

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此本女字模糊史誤反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補正）

易非無德之夫人也（宋本監本毛本非作去）

篇有三章（此本篇字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作詩非也）

靜女其孌（此本靜字實缺女誤詩孌誤變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正）

進御之法（此本進御二字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改作彤管按作進御與毛傳合）

事之常耳（此本事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本錄靜女詩者（此本女誤之詩字實缺據宋本補正閩本監本毛本詩作云）

止爲彤管之言可取（此本止字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作特）

其女史所書之事（此本其女二字實缺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此本史字實缺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以禮御於君所（此本所字實缺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女史書其日月（諸本作女此本誤其今改正）

則以金環進之（宋本閩本進作退是也）

録竿於詩者（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於作旄是也又按詩作干旄左傳作竿旄詩用正字左傳用假借字也）

注詩鄘至存身（諸本作存此本誤有今改正）

詩鄘風干旄之篇也（宋本閩本監本作干此本誤于今改正毛本作竿亦非）

孑孑干旄（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旄作旟是也）

一明其無所吝惜（宋本監本毛本一作之屬上讀）

本録干旄之詩者（閩本監本作干此本誤于今改正毛本作竿亦非宋本無之字）

而祇爲名故歸之（宋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祇作祗足利本作秖亦非淳熙本作祇與葉抄釋文合）

書曰得器用也（石經得字重段玉裁曰此得字不當重石經非也傳言以其爲器用故謂之得細玩下文則器用上不宜有得字）

凡獲至曰獲（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注文殳亂人故之下）

載葱靈（毛本葱作蔥注及下同惠棟云尙書大傳云未命爲士不得有飛軨鄭康成注云如今窻車也軨與靈古字通）

今人猶名葱木爲靈子（毛本葱誤二字按傳之葱字即說文之囪字在牆曰牖在屋曰囪或作窗此假葱爲之）

其内容人師（宋本監本毛本師作卧是也）

又以葱靈逃奔晉（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奔下有宋逐奔三字）

仲尼曰（毛本尼誤氏）

注爲衞討也（宋本以下正義九節揔入親推之三注下）

如驂之靳（釋文云本或作如驂之有靳非也詩小戎釋文說文繫傳引並作如驂之有靳）

然則古人車馬四馬（監本毛本上馬字作用淳熙本作駕是也）

說文云靳當膺也（段玉裁按本膺作胷）

有臣費者（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費作瓆是也）

在鄭之彊内（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彊作疆不誤）

趙界自漳水以此（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此作北是也）

卜過之龜焦（說文焦作𤒮按九經字樣收𤒮焦二字云上說文下省今傳作焦盖省文也）

畏晉故于（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于作卜是也淳熙本卜字模糊）

晳幘而衣貍製（閩本亦誤晳宋本監本毛本作皙是也諸本作製此本誤裂今改正）

而郤鉄將將（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上將字作爲）

戎事上衣同服（宋本衣作下是也）

故逢五父得與齊侯易位（宋本毛本五作丑是也）

齊侯容或不辨（此本齊字模糊依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閩監辨作辯）

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淳熙本脱下犂彌二字）

晳幘（晳宋本从白是也幘說文引作䶑齒相値也按䶑正字幘假借字）

白也齒上下相値（補各本齒上應有幘字）

故齊得優其僞役也（監本毛本僞作爲亦非宋本作傜案作傜是也）

軒曲旃也（宋本旃作輈是也）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五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六（定公十年盡十五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〇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平故。夾古洽反又古協反二傳作頰谷古木反）公至自夾谷。（傳無）〇晉趙鞅帥師圍衞。〇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鄆音運讙火官反汶音問相息亮反【疏】注三邑至魯田。〇正義曰傳言孔丘使玆無還揖對齊要令反汶陽之田乃與之盟齊人爲是歸此三邑知三邑皆汶陽田也土地名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則汶水發源東北而西南流也水北曰陽此三邑皆在汶水北近齊齊因陽虎出奔取爲己有今服義而歸魯也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季氏世脩其德不應失其采邑則此汶陽之田當爲季氏采地今復有此三邑者汶水之北皆名汶陽其地多矣蓋季氏私邑之外別有此田也龜山名也山北曰陰田在龜山北其邑即以龜陰爲名故云三邑）〇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叔孫氏邑。郈音后字林下溝反）〇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〇宋樂大心出奔曹。（傳在前年春書名罪其稱疾不適晉貪弄馬以距君命書名罪之也。弄魯貢反）〇冬。齊侯、衞侯、鄭游速會于安甫。（無傳安甫地闕）〇叔孫州仇如齊。〇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與也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忿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彄皆爲國卿不能匡君靜難而爲辰所牽帥出奔稱名亦罪之也。〇暨其器反佗徒何反彄苦侯反魋大回反難乃旦反【疏】注暨與至之也。〇正義曰暨與也釋詁文凡大夫出奔書名皆是罪惡故杜迹其爲罪之狀解其書名之由佗既出奔辰爲之請請而不許是虛其請也公雖不許而已未嘗責其妄請不被迫逐自忿出奔是辰之罪也釋例曰宋辰率羣卿以背宗國披大邑以成叛逆故以首惡稱弟是言稱弟示首惡也杜知是首惡者以其特云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是辰率仲佗石彄故云首惡也若不爲首惡當如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楚不須暨字以閒之）

傳十年。春。及齊平。〇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卽祝其也）孔丘相。（相會儀也。相息亮反注同）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劫居業反【疏】注萊人至夷也。〇正義曰襄六年齊侯滅萊萊東萊黃縣是也地在東邊去京師大遠孔丘謂之裔夷之俘言是遠夷囚俘知是滅萊所獲此人是其遺種也）

（齊不自使齊人而令萊人劫魯侯者若使齊人執兵則魯亦陳兵當之无由得劫公矣使此萊夷望魯人不覺出其不意得伺間執之）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好呼報反下同裔以制反俘芳夫反）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盟將告神犯之爲不善。夏戶雅反偪彼力反〔疏〕裔不至亂華。○正義曰夏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萊是東夷其地又遠裔不謀夏言諸夏近而萊地遠夷不亂華言萊是夷而魯是華二句其旨大同各令文相對耳）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愆去連反遽其據反辟婢亦反又音避注同去起呂反）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如此盟詛之禍。竟音境乘繩證反詛側據反）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无還魯大夫。○還音旋）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絜故略不書。○共音恭注同要一遙反〔疏〕注須齊至不書。○正義曰齊魯既平當兩相從意齊人既令魯以三百乘從魯不可即拒故須齊歸汶陽之田乃當共齊三百乘之命則得汶陽之田足當三百乘也賈逵云不書盟諱以三百乘從齊師其意以宣七年盟于黑壤而不書經傳言晉侯之立也公不朝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公不與盟不書盟諱之也緣彼有諱謂此亦諱案此會孔丘相反汶陽之田以共齊命孔丘意也得其三邑而以三百乘從之爲相當矣於魯不爲負何以諱其盟即以三邑田少不足以當三百乘孔丘不應唯令反此而已令反此共命必其足以相當何以諱其從齊也若三百乘從齊必是可諱孔丘爲相義不能拒則孔丘爲有罪矣何貴乎聖人也故杜以爲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絜故略不書釋例曰夾谷之會齊侯劫公孔丘以義叱之以兵威之將盟又使茲無還責侵田拒齊之享屈彊國正典儀此聖人之大司也徒以二君雖會而兵刃相要二國微臣共終盟事故賤而不書非所諱也舊說同於黑壤之辱爲負仲尼也）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典）事既成矣。（會事成）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鍾磬也。○犧許宜反又息河反注同〔疏〕注犧象至磬也。○正義曰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衆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阮諶三禮圖犧尊畫牛以飾象尊畫象以飾當尊腹上畫牛象之形王肅以爲犧尊象尊爲牛象之形背上負尊魏大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牛形而背上負尊古器或當然也周禮大司樂云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圜丘方丘皆是野澤二者並是大祭必當備設尊俎而云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者彼是禮之大者自可依禮而行尊得出門樂得野合此言不出門不野合者謂享燕正禮當設於宮內不得違禮而行妄作於野耳非謂祭祀之大禮也諸侯相見之禮享在廟燕在寢不得行於野僖二十八年晉侯朝王于踐土王享醴命之宥襄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如此之類春秋多矣或特賞殊功或畏敬大國皆權時之事非正禮也此時齊魯敵國釋怨和平未有殊異之歡無假非常之事孔子知齊懷詐慮其掩襲託正禮以拒之故言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秕音鄙字林音比又必履反稗皮賣反）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盍戶臘反下同）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文倒者次魯事〔疏〕注陽虎至魯事。○正義曰八年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伐陽關陽虎奔齊其時虎以讙亡鄆與龜陰亦從之皆爲齊所取至今始歸之歸田之經在趙鞅圍衛之後與傳文倒者傳次魯事進此歸田於上令與盟事相接故也）

〇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爲衛伐晉夷儀故伐衛以爲報。○爲衛于僞反）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邯音寒鄲音丹）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午衆宵散。○城其西北而守之一本或作城其西北隅熸子潛反〔疏〕城其西北而守之。○正義曰築城於其西北之地而守之也本或北下有隅昭二十五年傳陷西北隅以入又云登西北隅以望涉佗而誤耳今定本有隅誤）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衛開門與午鬬）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立待如立木不動以示整。○佗徒何反植市力反一音值〔疏〕以徒至如植。○正義曰涉佗以徒七十人旦往門焉涉佗先至步行門之左右然後其徒皆至而立如植木然）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捘衛侯手故）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詩鄘風。遄速也。○遄市專反）

〇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氏之族。○藐音邈又亡小反）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射食亦反下及注同）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不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圉人）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僞爲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之。○鋒芳逢反〔疏〕注僞爲至授之。○正義曰少儀說以器物授人之禮云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鄭玄云穎鐶也拊謂把辟刃不以正鄉人也是禮授刀劍當以鋒刃自鄉而授其鐶今圉人僞爲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之欲因推而殺之）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劍向已逆呵之鱄諸殺吳王亦用劍刺之。○向許亮反亦作嚮呵呼多反刺七亦反〔疏〕使如之。○正義曰言使爲如此之計而欲殺之）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叛而以圍告廟故書圍〔疏〕注犯以至書圍。○正義曰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注云不書不告廟八年陽虎叛注云叛不書略家臣此侯犯以郈叛不書者亦爲不告廟略家臣也不書叛而書圍與動大衆以圍告廟故書圍也然則九年伐陽關討陽虎亦應書而不書者蓋師少不告廟故不書）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工師掌工匠之官。○復扶又反）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在揚水卒章本或作揚之水卒章〔疏〕注揚水至有命。○正義曰唐詩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彊盛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其三章云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注云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鄭箋云不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己動民心）叔孫稽首。（謝其受己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无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詐爲齊使言也。○使所吏反注同爲之于僞反下注爲齊同）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謂易其民人）衆兇懼。（不欲遷。○兇音凶一音凶勇反）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

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以郈民易取齊人與郈无異。勝於守郈爲叛人所殺。○紓音舒）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言非徒得民又將得齊地。○偪彼力反。倍步罪反）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僞爲侯犯射郈人。○呼火故反。介音界）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閉其後門。○殿丁見反）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也）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救侯犯也。○識申志反。又如字）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數色主反。注同）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致其名籍也。爲下武叔如齊傳。○傳步古反）○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嬖必計反。蘧其居反。獵力輒反）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獵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向魋司馬桓魋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也。○鬣力輒反。爾雅舍人注云馬鬉也。鬉子工反）〔疏〕注朱其尾鬣。正義曰。爾雅舍人注云鬣鬉也。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禮猶君也。○抶敕乙反。腫章勇反。頗普多反）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迋欺也。○竟音境。辰爲于僞反。下猶爲同。迋求往反。又古況反）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褚張呂反）○武叔聘于齊。（謝致郈也。經書辰奔在聘後者。從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

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郈德叔孫。○屬音燭）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猶爲也。○疆居良反）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惡烏路反。十一年傳注皆同。一音如字）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稱弟例在前年）〔疏〕注蕭宋邑。正義曰。莊十二年宋萬弑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之。以蕭邑封叔爲附庸。宣十二年楚子滅之。復爲宋邑。故辰等今入之以叛也。○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冬。及鄭平。（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叔還如鄭涖盟。（還叔詣曾孫。○還音旋。還叔詣曾孫。案世族譜叔還是叔弓曾孫。此云叔詣誤也）〔疏〕注還叔詣曾孫。正義曰。世族譜云叔還叔弓曾孫也。又世本云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還。還爲叔弓曾孫。杜云叔詣曾孫。轉寫誤耳。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惡宋公寵不義以致國患）○冬。及鄭平。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無傳。四年盟臯鼬）〔疏〕注四年盟臯鼬。正義曰。定以昭三十二年卽位。其年大夫盟于狄泉。以未告公。而公薨。經無明文。故不數。○夏。葬薛襄公。（無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墮許規反。注及下傳同。壞音怪。又戶怪反）〔疏〕注墮毀至其城。○正義曰。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連年伐而不克。十年侯犯以郈叛。一年再圍而不克。由其城險固。家臣數以背叛。仲由爲季氏宰。進計季孫。防其後患。令墮三都。以是故毀壞其城。慮其拒之。故帥師而往。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左氏不言孔子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但傳稱費人襲魯。而仲尼在焉。是仲尼知其事。謂墮之爲是。故不禁也。釋例曰。三都彊盛。以奪三家之權。陪臣執政。下陵上替。故仲由墮之。而仲尼不禁。帥師登臺。雖不皆克。直隨事而書。以示三家之彊無義例也。○衞公孟彄帥師伐曹。（彄孟縶子。○彄苦侯反。縶陟立反）〔疏〕彄孟縶子。○正義曰。世族譜云孟縶無子。靈公以其子彄爲之後也。爲後則爲其子。故云孟縶子。此實公孫而不稱公孫者。縶字公孟。故卽以公孟爲氏。劉炫謂公孟生得賜族。故彄卽以族告。○季孫斯、仲孫何

忌帥師墮費。（費音祕）○秋。大雩。（無傳。書過）○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無傳。結叛晉）○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公至自黃。（無傳）○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無傳。國內而書至者。成彊若列國。興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疏〕注國內至告廟。○正義曰。成魯邑。國內用兵。計不應書而出入皆書者。爲興動大衆。皆告廟也。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耦國。仲由建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圍之。雖不越竟。動衆興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於廟。

傳十二年。夏。衞公孟彄伐曹。克郊。（郊曹邑）還。滑羅殿。（羅衞大夫。○滑于八反。殿丁見反。下同）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竟。羅不退在行列之後。○竟音境。行戶郎反）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疏〕與其至無勇。○正義曰。羅以曹國小弱。不敢來追衞師。而在後爲殿。是空設嚴猛。等與其空爲嚴猛。寧爲無勇。示弱誘之。使曹人不憚。以爲後圖。○仲由爲季氏宰。（仲由子路）將墮三都。（三都費郈成也。彊盛將爲國害。故仲由欲毀之）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也。輒不得志於叔孫氏）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爲司寇。○句音鉤。頎音祈）〔疏〕注仲尼時爲司寇。○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十年會于夾谷。時已爲司寇矣。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是此時仲尼爲司寇。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二子不狃、叔孫輒）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佯不知。○障之尚反。又音章。子僞不知並如字。一本僞作爲。佯本亦作陽。音同）○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衞侯次于垂葭。（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爲之援。○葭音加）○夏。築蛇淵囿。（無傳。書不時也。○囿音又）○大蒐于比蒲。（無傳。夏蒐非時。○蒐所求反。比音毗）○衞公孟彄帥師伐曹。（無傳）○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書叛惡可知）○冬。晉荀寅、

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吉射，士鞅子。○射，食亦反，又食夜反。朝，如字。）晉趙鞅歸于晉。（韓魏請而復之，故曰歸。言韓魏之強，猶列國。）【疏】（注韓魏至列國。○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諸侯納之曰歸。此傳稱韓魏以趙氏爲請，故趙鞅得稱歸。韓魏非諸侯，亦從諸侯納之例者，韓魏之強，猶列國也。釋例曰：韓魏有耦國之彊，陳蔡有復國之端，故晉趙鞅、楚公子比皆稱歸，從諸侯納之例，言非晉楚之所能制也。

○薛弒其君比。（無傳。稱君，君無道。）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垂葭，改名郹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郹亭。○郹，古闃反。）【疏】（注垂葭至郹亭。○正義曰：）釋例曰：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許遷于夷，實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之比是也。則是先名郹氏，後名垂葭，而此云垂葭改名郹氏者，杜意以爲垂葭是新改之名，本是郹氏也，故以結之，與釋例不違。劉炫以杜注自違釋例，以爲地無新舊之異，止是一地二名。若如劉言，案許遷于夷，實城父，經書夷；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經書垂葭；許遷于析，實白羽，以此準之，經應書析，不應書白羽；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經應書祝其，不應書夾谷。杜以文同事異，故以新舊明之。劉不細尋經傳，以規杜過，非也。

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意茲，齊大夫。○邴，彼命反，又音丙。）銳師伐河內，（今河內郡。）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告晉。○傳，張戀反，又直專反，注同。數，所主反。）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以其言當。○當，丁浪）齊侯欲與衛侯乘，（共載。○乘，繩證反，下同。）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己車攝代衛車。○廣，古曠反。比，必利反。）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介音界。輕，遣政反。）【疏】（齊侯至乃止。○正義曰：）齊侯輕脫，欲得與衛侯同乘，先與之宴，飲而先駕乘廣於門外，豫於廣車之上而載甲焉，飲未終而使人告曰晉師至矣。齊侯謂衛侯曰：比及君之駕至以來，君既未有兵車，寡人請以己車攝代衛車，與君同乘。齊侯乃著甲而與衛侯共乘，驅之而行。或告無晉師，乃止。傳載此者，言齊侯之輕，所以不能成功。○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著晉陽。晉陽，趙鞅邑。○著，丁略反。）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常爲是故與邯鄲親。○爲，于僞反，注同。一音如字。）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寘，之豉反。好，呼報反。）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而謂午不用命，故因之。）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說劍入，欲謀叛。○從，才用反。說，他活反，注同。）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疏】（注午趙至宗親。○正義曰：）世族譜：趙衰，趙夙之弟也。衰生盾，盾生朔，朔生武，武生成，成生鞅，其家爲趙氏。夙孫穿，穿生旃，旃生勝，勝生午，其家爲耿氏。計衰至鞅，夙至午，皆六代，今俗所謂五從兄弟，是同族也。別封邯鄲，世不絕祀，故使邯鄲人更立午之宗親。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稷，趙午子。）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壻父曰姻。荀寅子娶吉射女。）【疏】（注壻父至射女。○）正義曰：釋親云：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知荀寅子娶吉射女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作亂攻趙鞅。○不與，音預，又如字。）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臣。）【疏】（董安于。○正義曰：）史記云：安于性緩，常佩弦以自急者，即此是也。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傷害民。）請以我說。趙孟不可。（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皋夷，范氏側室子。○行，戶郎反。）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荀躒。○知音智。）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信也。中行文子，荀寅也。○惡，如字，又烏路反，下同。）【疏】（文子欲以爲卿。○正義曰：）既欲以爲卿，則當去范、中行二氏，乃始得立。言此者，明文子欲爲亂以去之。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也。昭子，士吉射。○曼音萬。）故五子謀，（五子，范皋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爲盟書沈之河。○躒，力狄反。沈，如字，又音鴆。）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三，如字，又息暫反。折，之設反。肱，古弘反。）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經所以書趙鞅歸。）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傳錄晉衰亂。）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令，力呈反。）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史魚。○鰌音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難，乃旦反，下注同。）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之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與禍難。○鮮，息淺反。與音預，注同。）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惡，烏路反。去，起呂反。朝，如字。）【疏】（注靈公至之徒。○正義曰：）傳於明年始云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此年言夫人之黨，杜已云宋朝之徒者，靈公之召宋朝，又在前矣。明年爲宋人歌而發端，非明年始召之。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爲明年戍來奔傳。○愬音素。）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陽，趙黶孫。書名，惡親富不親亡。○黶，於減反。）【疏】（注陽趙黶孫。○正義曰：）案世本，懿子兼生昭子舉，舉生趙陽。兼即黶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亦黨公叔戍，皆惡之。○佗，吐何反，又徒河反。牂，子郎反。惡，烏路反。）○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於越，越國也。使罪人詐吳亂陳，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檇音醉，依說文從木。陳，直覲反，下同。）【疏】（注於越至書敗。○正義曰：）於越即越也，夷言發聲謂之於越，從彼俗而名之也。傳稱陳于檇李，則是皆陳，而從未陳之例云敗吳者，越使罪人詐吳亂吳之陳，使不得用力，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釋例云：長勺之

（役雖俱陳而鼓音不齊檇李之役句踐患吳之整以死士亂吳雖皆已陳猶以獨克爲文舉其權許也）○吳子光卒。（未同盟而赴以召）○公會齊侯、衛侯于牽。（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黎力兮反）公至自會。（無傳）○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曹地。洮吐刀反）○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無傳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脤市軫反盛音成）〔疏〕注石尚至共福。正義曰杜以天子上士中士俱稱名氏石尚必是士矣但不知爲是上士爲是中士故注直云士耳必非下士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杜知然者周禮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大夫既四命則士三命也故鄭玄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得不以命數當天子之士故稱士也襄二十六年晉韓起聘于周自稱曰晉士起是諸侯之卿與天子之士命數同也以諸侯之卿三命再命皆書名氏大夫一命則稱人知天子上士中士稱名氏下士則稱人也成十三年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先儒及杜緣彼傳文知是定例故解此云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周禮大宗伯云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云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是以祭肉賜諸侯與之共福也○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蒯古怪反聵五怪反）○衛公孟彄出奔鄭。（彄書名與蒯聵黨罪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無傳稱宋公之弟例在十年）○大蒐于比蒲。（○比音毗）○邾子來會公。（無傳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疏〕注會公至曰會。○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就遇處行朝禮故曰朝此就蒐處行會禮而不用朝禮故曰會也言不用朝禮辨其與蕭叔文異○城莒父及霄。（無傳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文。○父音甫）〔疏〕注公叛至闕文。○正義曰城邑之由傳無其說以傳稱公會齊侯衛侯謀救范中行氏知爲叛晉之故懼而城此二邑也無冬闕文自是常事特辯此者說公羊者以此城在冬故去冬字何休云是歲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孔子去言去冬者貶之也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言去冬見無臣也杜以此爲妄說且明城實在秋是非時而城故特辯冬闕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終史魚之言）○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討安于。○惡烏路反知文音智盍戶臘反難乃旦反）

（與音預）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知伯荀躒。焉於虔反莫音暮縊一四反）〔疏〕安于則至而死。○正義曰安于請趙孟先備趙孟不從其言則安于其無罪矣但安于之謀國人聞之梁嬰父懼其知謀恐趙氏彊盛假此事而罪之趙鞅叛而得還不敢違命故安于自縊死耳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趙氏廟）〔疏〕祀安于於廟。○正義曰禮臣有大功配食於廟周禮司勳云凡有功名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尚書盤庚告其卿大夫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安國云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天子既有此禮諸侯或亦有之今趙氏祀安于於趙安氏之廟其意亦如此也○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背音佩好呼報反）○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吳伐越。（報五年越入吳）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越王允常子。○句古侯反陳直覲反）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爲吳所禽欲使吳師爲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以劍注頸。○行戶郎反下同屬之欲反下同又之住反）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旅）臣奸旗鼓。（犯軍令）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剄古頂反本又作刎闔戶臘反）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將子匠反屨九具反）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釋經所以不書滅。○陘音刑）夫差使人立於庭。（夫差闔廬嗣子。○夫音扶庭本又作廷）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後三年哀元年。○唯惟癸反舊以求反）○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脾上梁間即牽。○脾婢支反）謀救范中行氏。（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鮒音附桃如字本又作姚）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殺范氏）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爲于僞反）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蒯聵衛靈公大子盂邑名也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盂音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婁力侯反字林作鬊力付反豬張魚反盍戶臘反艾五蓋反老也字林作豭音艾三毛聚居者豭音加牡豕也）〔疏〕會于至艾豭。○正義曰此會于是上文會于洮也傳爲野人之歌本故追言衛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召在遠年非今始召欲過宋野已隔此語故又本之云齊宋會于洮時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而被譏也服虔以會于洮上屬爲義言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故與宋公會于洮言爲召宋朝爲會也然則宋朝是宋之公子衛侯欲召則召何須與宋爲會始召之直言會于洮會上無國名知與何國會而言宋服不達此勢愚之甚也。○注婁豬至老也。○正義曰釋豕子豬牝豝牝者謂之豝則豭是豬之牡故以喻宋朝婁豬爲求子之豬相傳爲說耳曲禮人年五十曰艾是艾爲老也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大子家臣。○戲許宜反少詩照反本亦作小君）〔疏〕少君。○正義曰少君猶小君也君爲大君夫人爲小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色變知其欲殺己）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戕殘殺也。○戕在良反）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紓音舒諺音彥）○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二子黨范氏者終景王言籍父无後。○潞音路父音甫）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故并敗）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無傳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鼷音兮處昌慮反）〔疏〕鼷鼠食郊牛。○正義曰爾雅云色黑而小有毒公羊以爲不言其所食漫也謂所食非一處穀梁注意亦然非杜意也○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

辛亥。郊。（無傳書過）○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不果救故書次○蒢直居反）○邾子來奔喪。（無傳諸侯奔喪非禮）〔疏〕（注諸侯奔喪非禮○正義曰昭三十年傳曰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諸侯親自奔喪會葬皆非禮公羊亦云奔喪非禮也）○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九月。滕子來會葬。（無傳諸侯會葬非禮也）○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昃音側）〔疏〕（雨不克葬○正義曰穀梁以爲葬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非左氏意○辛巳葬定姒○正義曰公羊傳云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公羊此意以爲定姒是妾哀公之母以哀公爲君未踰年故書其卒葬耳左氏以定姒實是夫人但禮不備不成喪是哀母以否傳無明說○注辛巳至無月○正義曰此年八月庚辰朔二日則辛巳九月不得有辛巳也更盈一周則六十二日月有一大一小十月己卯朔三日得辛巳是有日無月也）○冬。城漆。（邾庶其邑○漆音七）〔疏〕（注邾庶其邑○正義曰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莊二十八年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此稱城漆漆本邾邑不得有先君宗廟而稱城者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則雖小曰都尊其所居以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而頴氏唯繫於先君之廟患漆本非魯邑因說曰漆有邾之舊廟是使魯人尊邾之廢廟與先君同非經傳意也是言漆是大都自應稱城言庶其邑者意在排舊說）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贄○贄音至）〔疏〕（注玉朝者之贄○正義曰曲禮云凡摯天子鬯天子尊無與敵者故執其鬯酒以對神諸侯珪是謂玉爲贄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朝必執玉也）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爲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替他計反近附近之近下音同）○吳之入楚也。（在四年）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俘取也）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費芳味反）○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今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中丁仲反注同微知著知之難並如字又音智易以豉反）○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齹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齹才何反爲于僞反見賢遍反）○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蘧音渠挐女居反又女加反）○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祔音附）〔疏〕（注赴同至夫人○正義曰夫人初薨赴於同盟之國其辭當云夫人某氏薨是赴則成夫人也禮適妻祔於適祖姑妾祔於妾祖姑若得祔祖姑則亦成夫人矣此赴同祔姑皆是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薨二者課行一事則得稱夫人故以不赴兼又不祔解不稱夫人也）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葬息羊反）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葬而夫人薨質於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反哭於寢故書葬）〔疏〕（公未至書葬○正義曰傳直言不成喪也不知闕少何事但小君者夫人之號不稱小君與不稱夫人其事同矣故知不成喪者即不赴不祔是也由不赴不祔夫人之喪禮不成故不稱小君也此定姒實是夫人臣子怠慢不成其禮故書卒不稱薨書葬而不稱小君所以罪臣子也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是由反哭於寢故書葬也）○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緣告從而書之以示譏）〔疏〕（冬城至告也○正義曰書城漆者書其城不以時所書在冬依其文則得時矣故傳辨之云不時告也城實非時知其不可而以時告廟）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六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六（定公十年盡十五年）

經十年

以距君命（纂圖本距作拒閩本作踞）

虛請自忿（諸本作虛請此本誤盡諸今改正）

傳十年

注萊人至夷也（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摠入注文次魯事之下）

使此萊黃（宋本監本毛本黃作夷是也）

正義曰夏也（宋本監本毛本夏下有大字是也）

虛疆國（宋本疆作彊是也）○此聖人之大司也（補案大司當作大勇各本皆誤）

吾子何不聞焉（纂圖本毛本吾作君非也）

其再獻用兩象尊（此本兩誤內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改）

王肅以爲犧尊象尊（諸本作肅此本誤肖今改正）

冬日至（閩本監本日至誤倒）　謂亨燕正禮（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亨作享）

用秕稗也（諸本作秕釋文云字林音匕或作粃段玉裁曰當作秕即說文粊字惡米也今說文譌作粊）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陳樹華云漢書五行志引來作倈地理志引讙作酄案說文亦作酄）

經其倒者次魯事（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其作文是也）

城其西北而守之（釋文云一本或作城其西北隅案正義云今定本有隅誤）

城其西北而守之（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詩曰入而無禮節注下）

昭二十五年傳（宋本傳下有云字）

涉佗而誤耳（毛本涉佗作季氏亦非宋本作涉彼是也）

涉佗曰（諸本作佗釋文此處作佗與前不合）

注僞爲至投之（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駟赤止節之下）

討陽虎（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陽虎此本二字誤倒今改正）

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諸本作揚石經初刻作楊是也後改揚釋文云本或作揚之水卒章）

唐詩揚之水（宋本監本毛本揚作楊）　揚之水（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楊作揚）

白石鄰鄰（監本毛本鄰並作粼宋本作鄰是也重脩監本白誤曰）

駟赤謂侯犯曰（顧炎武云石經赤誤作亦案石經此處及下文皆作赤不誤炎武非也）

侯犯將以郈易于齊（石經宋本于作於）

犯謂駟赤曰（石經犯上有侯字）

公子地有白馬四（諸本作四陳樹華云漢書五行志引作駟師古曰四馬曰駟淳熙本四誤田）

朱其尾鬣（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故言國人之下）

目盡腫（淳熙本目誤月）

公子地出奔陳（淳熙本地誤也）

經十一年

稱地例在前年（宋本岳本足利本地作弟是也）

轉寫誤耳（閩本監本毛本轉作傳）

傳十一年

經十二年

冢無藏甲（按公羊傳無作不）

但轉稱費人襲魯（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轉作傳是也）

僅不皆克（監本毛本不作而字按作不是也謂郈費已克成不克故曰不皆克）

傳十二年

羅不退在行列之後（淳熙本羅誤公）

仲尼時爲司寇（宋本此節正義在冬十二月節下）

子僞不知（諸本作僞釋文作爲云一本作僞陳樹華云成九年爲將改立君者釋文曰本或作僞將也昭廿五年傳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史記作僞讒臧氏匿季氏是皆爲讀僞之証定八年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杜注云不欲使人知故僞築室於門外陸氏雖音于僞反依注似應讀爲僞也此處傳文作爲故杜注云佯不知若本作僞則無煩再注矣案陳說是也）

佯不知（釋文佯作陽知下有也字按佯陽古多通用）

我將不墜（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墜作隳）

經十三年

公圍成弗克（監本克下衍注字）

夏築蛇淵囿（石經初刻蛇作虵後改正）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脫秋字）

稱君無道（宋本岳本重君字是也）

傳十三年

實郥氏（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郥作郥與釋文合宋本注及正義並同是也）

注垂葭至郥亭（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之下）

今欲徙著晉陽（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著作置）

注午趙至宗親（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十二月節注下）

知文子（諸本作文此本誤丈今改正）

今三臣始禍（諸本作今此本誤令今改正）

齊高彊曰（正德本閩本監本彊作疆非注同）

傳録晉襄亂（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襄作衰是也）

史鰌史魚（足利本魚下有也字）

戍也驕（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戍作戌誤下及注並同按凡人名多用戌亥字惟此用戍守字）

注靈公至之徙（宋本此節正義在夫人愬之曰節注下）

經十四年

亦黨公叔戍皆惡之（監本此節注文誤入二月辛巳節下脫之字）

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陳樹華云史記越世家正義引注南下多有字醉作檇）

彼從俗而名之也（宋本彼從作從彼是也）

檇李之役（此本役字實缺依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勾踐患吳之整（宋本勾踐作越人）

猶以獨克爲文舉其權詐也（此本克爲文舉四字實缺正德本閩本亦磨滅據宋本補監本毛本誤作未陳例者獨字作從亦非）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諸本作脤說文作祳鄭注周禮地官掌蜃引作蜃）

石尚天子之士（諸本作士此本誤土今改正）

盛以脤器（閩本監本脤作蜃段玉裁挍本亦作蜃）

祀有執燔（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燔作膰案傳作膰）

盛以脤器（閩本監本脤作蜃是也）

○自蕭來奔（諸本無○此本誤衍）

此年無冬史闕文（宋本脫文字）

傳十四年

而告於知氏曰（石經氏字下增范氏二字非唐刻也）

安于則至而死（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趙氏廟之下）

故安于自縊死耳（閩本監本毛本脫耳字）

凡有功名者（宋本無名字是也）

今趙氏祀安于於趙安氏之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無下安字是也）

越子勾踐禦之（此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勾作句釋文同下放此）

二年乃報越（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二作三是也）

胛上梁閒即牽（閩本監本毛本脫上字）

謀救范中行氏（石經氏下有也字）

舊通于南子（此本脫子字閩本同依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補監本于字模糊子字擠刊）

艾豭喻宋朝（諸本作豭此本誤豬）

會于至艾豬（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諺曰節注之下）

此會于佻（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佻作洮是也今改正）

故追言衞（宋本衞下有侯字是也）

非今始召（諸本作今此本誤令今改正）

服虔以會于洮主屬爲義（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主作上是也）

爲此令也（宋本監本毛本令作會不誤）

逐子豬牝豝（閩本監本亦誤逐宋本毛本作豕是也）

從我而朝少君（釋文云少君本亦作小君）

戕殘殺也（岳本戕誤戕纂圖本殺作賊亦非）

經十五年

爾雅云（浦鏜正誤云雅下當脫注字是也）

不於露寢失其所（宋本岳本足利本露作路是也）

戊午日下昃（纂圖本監本毛本昃作昃閩本誤昃淳熙本誤昃）

雨不克葬（宋本此節正義在乃克葬句下）

○辛巳葬定姒（宋本○作疏字以下正義二節揔入辛巳葬定姒注下）

以爲定姒是妾（毛本姒作妣非）

而頴氏唯繫於先君之廟（宋本頴作潁是也）

傳十五年

子貢觀焉（漢書五行志載古文左傳作子贛臧琳云案說文貝部貢獻功也从貝工聲贛賜也从貝竷省聲是貢贛不同依說文當爲贛贛即贛之譌體子貢名賜故字子贛作貢者字之省借耳）

注玉朝者之贄（宋本此節正義在高仰驕也注下）

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石經之字起一行計十一字）

君爲王也（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王作主是也）

齊侯衞侯次于蘧挐（石經于字改刻初刻作於）

二者課行一事（按課猶試也閩本監本毛本作果非）

辭不稱夫人也（宋本辭作解是也）

雨不成事若汲汲於欲葬（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不作而是也纂圖本若誤君）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六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七（哀元年盡五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哀公（○陸曰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敬王二十八年即位諡法恭仁短折曰哀）〔疏〕（上同）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見賢遍反下同此復扶又反）〔疏〕（注隨世至封之○正義曰僖二十年楚人伐隨自爾以來隨不復見以隨世服於楚爲楚私屬不通於諸侯征伐盟會不預於列故史不得書之猶如邾滕爲人私屬不序於宋盟也定四年保護昭王楚得復國楚人感其恩德使隨列於諸侯今楚帥諸侯圍蔡令隨在其班次以之告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於之此時許復見者以許屬楚故疑蓋楚封之當如蔡侯廬陳侯吳受封於楚也世族譜許男斯之後有元公成悼公孫則是楚封元公爲許男也）○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過也不言所食非一處○處昌慮反）〔疏〕（注書過至一處○正義曰桓五年傳例云凡祀啓蟄而郊郊過則書今以四月始郊已入春分之氣故書過也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言其傷食之處此不言所食處者所食非一處也）○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栽。（栽設板築爲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栽才代反又音再注同說文云築牆長板壘力軌反匝子合反）〔疏〕（注栽設至一里○正義曰築牆立板謂之栽栽者豎木以約版也楚處外人救蔡則於表裏受敵故築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以圍之欲置兵其內以攻蔡使外人不得救之）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二丈○廣古曠反高倍並如字高又古報反注同厚戶豆反）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屯徒門反夫兵也屯守也令力呈反）〔疏〕（注夫猶至守蔡○正義曰劉炫云杜言夫猶兵也以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然則未築壘前兵豈遠城乎壘成之後兵復出壘乎以圍人夜守常事何言晝夜九日以後兵豈散乎炫以夫屯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劉炫以爲丁夫築城晝夜九日杜必以夫爲兵屯守九日者以屯是戍守之名故詩序云屯戍於母家又案傳晉有軘車皆是兵之屯守經籍未有作役之人而爲屯守之號者故杜爲此解劉妄規其失非也）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爲壘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辨扶免反又方免反別彼列反下同纍力維反降戶江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疆居良反）〔疏〕（注楚欲至師還○正義曰服虔云蔡使楚進疆於故江國與汝水之間其意言蔡割地以賂楚也杜不然者以昭七年傳申無宇云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所以封汝哀十七年傳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則楚於文王之時其竟已至汝水寧於此役蔡始令楚進疆于江汝之間也且汝水江國不可共文故杜以爲楚使蔡徙其國都於江北汝水之南自擇疆宇欲令遷都近楚爲楚屬國蔡人冀令楚去心雖不肯權宜許之楚還之後蔡更自議已與楚惡不如事吳故請遷于吳以吳爲援）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吳爲明年蔡遷州來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檇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夫音扶椒又作楸子消反檇音醉大音泰）〔疏〕（注夫椒至椒山○正義曰杜於此注以椒爲山名土地名以夫椒爲地名以戰必在山旁以山表地耳）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楯食允反又音允會古外反稽古兮反上時掌反）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嚭普鄙反員音云去疾起呂反本又作去惡過古禾反國名注及下同澆五叫反一音五報反下同斟諸林反灌古亂反鄩音尋浞仕捉反夏戶雅反下注皆同）〔疏〕（注澆寒至斟灌○正義曰襄四年傳稱夏之衰也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用寒浞寒浞殺羿因其室而生澆處澆于過是言澆是寒浞之子封於過也二斟夏同姓諸侯夏本紀文也又襄四年傳云澆用師滅斟灌此言殺斟灌者王肅云滅殺也古者滅殺尊卑同名其意言殺其君而滅其國故二文各言其一也賈逵云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案下句別言滅夏后相王解是也）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爲澆所滅○相息亮反注及下注同復扶又反）〔疏〕（注夏后至所滅○正義曰夏本紀云禹生啓啓生大康大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是相爲仲康之子啓之孫也書序云大康失邦作五子之歌其經云大康尸位以逸豫乃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則大康之時羿已擅權能廢大康矣胤征云唯仲康肇位四海孔安國云羿廢大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仲康羿之所立也仲康崩子相立蓋亦羿立之矣傳言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蓋於相時羿始自立爲天子相於是失國依於二斟及澆滅斟灌相復爲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娠懷身也○緡亡巾反娠音震又音身竇音豆）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爲仍牧正。（牧官之長○少詩照反長丁丈反）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戒備也○惎音忌）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己害○庖步交反）〔疏〕（注虞舜至己害○正義曰尚書堯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又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皇甫謐云嬪于虞因以虞爲氏虞今河東大陽縣西山上虞城是也然則舜有天下其代號虞因本河東大陽之虞及周之興封仲雍之後爲虞國即彼地是也但舜既禪禹禹封舜後爲諸侯雖取虞爲國名未必封於河東虞地而梁國有虞縣其地以虞爲名疑是夏時虞國杜以地名言有者皆是疑辭言有以示不審也庖正當周禮之庖人用之爲正當當是食官之長故爲掌膳羞之官也賴此以得除己害得在浞之世不被殺也）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妻七計反姚羊昭反）而邑諸綸。（綸虞邑○綸音倫）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疏〕（注方十至爲旅○正義曰方十里爲成司馬法文也五百人爲旅夏官序文也田一成衆一旅言食此一成之地其內有爲兵者五百人周禮小司徒云乃井牧其田野鄭衆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鄭玄云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杜解牧隰皐雖與鄭異其授民田二而當一理亦宜然計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方一里有九夫之田則十里容九百夫也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則得爲五百夫矣）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鬲音革燼徐刃反又秦刃反）〔疏〕（注襄四至少康○正義曰引此傳者言少康能布恩惠以收夏衆以德撫靡故得用靡遺民滅浞而立之）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諜候也○女如字又音汝艾五蓋反諜音牒）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杼直呂反豷許器反）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戈豷國○過戈並古禾反之績一本作迹）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也）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爲吳難○難乃旦反）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施始豉反下同）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猶言天與不取○長丁丈反下同）〔疏〕（注猶言天與不取○正義曰吳語云越滅吳吳王請行成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取是也）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疏〕（後雖至食已○正義曰言悔恨之深結於心腹不可如食之消止）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言可計日而待○俟本又作竢音仕）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介音界伯如字又音霸聚才喻反又如字）〔疏〕（注生民至教之○正義曰服虔云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以告與之醫饋之餼也死者釋其征必哭泣葬埋如其子也孺子遊者必餔歠之也非乎所種夫人所織不用十年不收於國）二十年之外。

吳其爲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爲汚池爲二十二年越入吳起本○沼之兆反汚音烏）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傳○復扶又反）○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五鹿晉邑○邯音寒鄲音丹）○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田在東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滑于八反）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驚動）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芥古邁反）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艾魚廢反暴步卜反莽亡黨反）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懼而改過）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傳言吳不脩德而脩怨所以亡）○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鉏曾孫鮮虞狄師賤故不書○圉魚呂反烝之承反鉏仕居反）【疏】注魯師至不書○正義曰杜以經書齊衛伐晉傳言四國伐晉故唯解魯與鮮虞不書意也劉炫以齊衛會乾侯救范氏者師相會因而行伐二君親行告伐不告會也行伐之後魯與鮮虞會之齊衛更遣師與同伐也但齊將卑師衆故稱師衛將尊師少故云孔圉後伐國國並皆不書非獨魯與鮮虞不書也當謂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書皆不告義出百塗並得通也今知劉非者杜以傳齊侯衛侯止云會乾侯不言伐晉卽云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與經齊侯衛侯伐晉文相次當以爲一鮮虞狄師賤故略而不書猶鄬之戰唐侯從楚而不書平丘之會狄人從晉而不書之類是也劉以爲孔圉等更別○伐晉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告故不書而規杜過非也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重直龍反壇徒丹反）【疏】食不二味○正義曰謂與在下同其好惡不別二爲美味也 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彤徒冬反鏤魯豆反）宮室不觀。（觀臺榭○觀古亂反注同榭音謝）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費芳味反）在國。天有菑癘。（癘疾疫也○菑音災癘本或作天無菑癘癘并疫音役）【疏】在國天有菑癘○正義曰在國與在軍相對天有菑癘與下句相連言有菑癘之時親自巡孤寡共其乏困也本或天作無誤耳 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共音恭熟食者分如字一讀以分字連下句徧音遍）【疏】注必須至徧也○正義曰孫武兵書云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竈未炊將不言飢故闔閭在軍如良將之法必須軍士皆分熟食然後敢食王不先自食也服虔云以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單醪注流也杜以分王半食不得徧及軍人且所嘗珍異乃得卒乘與焉王所自食不得分軍士也故顯而異之分猶徧也待徧熟食王乃自食也 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卒子忽反乘繩證反與音預）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不知曠。（知身死不見曠棄○罷音皮）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爲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陂彼宜反）【疏】注積土至曰次○正義曰釋宮云闍謂之臺郭璞云積土四方也又云有木者謂之榭李巡云臺上有屋謂之榭又曰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莊三年傳例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孔安國尚書傳云澤障曰陂停水曰池言夫差所停三日則役民爲此也 宿有妃嬙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嬙本又作廧或作牆在羊反嬪毗人反）【疏】注妃嬙至內官○正義曰曲禮云天子之妃曰后則妃上下通名也釋詁云妃合會對也妃嬪也是匹對於夫婦官之最貴者也嬙在妃下次於妃也周禮有九嬪女御以有四名分爲三等故言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婦官之名周禮無嬙蓋後世爲之名漢有掖庭王嬙是因於古也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爲二十二年越滅吳起本○好呼報反夫先自敗也已夫音扶本或作夫差先自敗者非）○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邾人以賂取之易也○漷火虢反又音郭沂魚依反易以豉反）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句古侯反繹音亦要以遙反）【疏】注句繹至要之○正義曰既取其田慮後悔競故共盟以要之伐則三卿盟唯二卿者服虔云季孫尊卿敬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穀梁傳曰三人伐而二人盟何各盟其得也其意言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也案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則句繹小邾地也注言邾地者以傳云伐邾邾人愛其土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被伐受盟則盟在邾地猶若成二年楚人伐我師于蜀公及楚公子嬰齊盟于蜀之類是也邾與小邾國竟相近句繹所屬亦無定準猶齊魯汶陽之田莒魯爭鄆之事一彼一此豈有常乎而劉炫以句繹爲小邾地而規杜非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定四年盟皐鼬）【疏】注定四年盟皐鼬○正義曰元以昭八年卽位三十二年大夫盟于狄泉以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數 ○滕子來朝。（無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疏】衛世子○正義曰世子者父在之名蒯聵父既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以世子告言是正世子以示宜爲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無可褒貶故因而書世子耳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背陳曰戰大崩曰敗績鐵在戚城南罕達子皮孫○鐵天結反陳直覲反）○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七月而葬緩）○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爲文）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懷土而欺大國故罪而書名）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邾邑○絞古卯反）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靈公子郢也僕御也○郢以井反）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奔無大子○女音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揖一入反）【疏】注三揖卿大夫士○正義曰周禮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鄭玄云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鄭衆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服虔云三揖卿大夫士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君命祇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內外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爲辱○祇音支適丁歷反下適孫同）○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爲正）且亡人之子輒在。（輒蒯聵之子出公也靈公適孫）乃立輒。六月。

乙酉。晉趙鞅納衞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疏】（注是時至而南。○正義曰土地名云河經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是言晉時河所經也春秋之時河未必然故云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與晉時河道異也土地名又云戚頓丘衞縣西戚城在枯河東是春秋時戚在河東也從晉而言河西爲內東爲外故云戚在河外也是時晉軍已渡河矣師人皆迷不知戚處陽虎憶其渡處在戚之北河既北流據水所向則東爲右故欲出河右而南行也）使大子絻。（絻者始發喪之服。○絻音問喪音桑）【疏】（注絻者始發喪之服。○正義曰士喪禮既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鄭玄云括髮者去笄纚而紒也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之尤尊不以袒也又奔喪之禮至於家入門哭盡哀括髮自齊衰以下入門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如彼禮文則主人當括髮齊衰以下乃免此大子絻者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絻代之耳靈公以四月卒今以六月而大子絻故云絻始發喪之服也遠道不臨喪者不得括髮故始發喪服絻也鄭玄注士喪禮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八人衰絰。僞自衞逆者。（詐爲衞人逆故衰絰成服。○衰七雷反絰田結反）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子般駟弘。○般音班）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以兵車以示衆。○陳直覲反下注同）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會合戰）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兆不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言先人事後卜筮。○契苦計反又苦結反）【疏】（詩曰至我龜。○正義曰詩大雅緜之篇美太王遷岐之事爰於也既見周原之地肥美可居於是始集豳人從己者於是與謀議人謀既從於是契灼我龜而卜之言先人謀後卜筮也）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謀也故兆始納衞大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謀協以故兆絕句詢可也思遵反）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疏】（反易天明。○正義曰天有尊卑人有上下下事上臣事君法則天之明道臣不事君是反易天之明道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
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艾魚廢反擅市戰反而滅其君滅或作戕音殘詬呼豆反又音苟雒音洛千里百縣縣方百里縣有四郡郡方五十里）【疏】（經德義。○正義曰此經德義與傳經國家詩序經夫婦皆意同也經謂經紀營理之不除君惡則德義廢矣宜經紀德義使不壞也。○克敵至受郡。○正義曰上大夫下大夫謂於大夫之內分爲上下其上大夫非卿也此言先無田祿者若能克敵得此賞也。○注周書至四郡。○正義曰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玄云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縣方二十里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如彼文則縣方二十里耳周無郡不可用以解此故引周書解之或曰周書者孔子刪尚書之餘今案其存者其文非尚書之類其作雒篇有此言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千里百縣則縣方百里計成方十里出車一乘縣方百里者則出車百乘也昭五年傳云晉有四十縣遺守四千乘是縣別有百乘與作雒之言合也上大夫受縣縣則爲百乘之家言得進爲卿也縣有四郡則郡方五十里下大夫得此方五十里之采邑）士田十萬。（十萬畝也）【疏】（注十萬畝。○正義曰王制云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則士田十萬爲方十里有餘）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去廝役。○廝役如字字又作斯音同何休注公羊云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蘇林注漢書云廝取薪者韋昭云析薪曰廝）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志父音甫服云趙鞅入晉陽以畔後得歸改名志父春秋仍舊猶書趙鞅）【疏】（注志父至其賞。○正義曰牧誓武王誓衆尚自稱名況以人臣誓衆固當自稱名矣知志父是簡子名也簡子名鞅又名志父者服虔云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諸侯之策書曰晉趙鞅以叛既復更名志父或當然也楚公子圍弒君取國改名曰虔經即書虔公子棄疾弒君取國改名曰居經即書居今趙鞅改名志父經書猶云趙鞅者彼楚子既爲國君臣下以所改之名告於鄰國故得書所改之名趙鞅人臣家國不爲之諱仍以趙鞅名告故書鞅也鞅言君實圖之言已事濟君當謀其賞也簡子言此君當謀其賞者言君當賞其在下副上所誓之言欲使在下信之非欲自求賞也）若其有罪。絞縊以戮。（絞所以縊人物。○縊一賜反戮音六）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桐棺三寸禮記云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鄭康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案禮上大夫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無三寸棺制也棺用雜木之木桐木易壞不堪爲棺故以爲罰墨子尚儉有桐棺三寸不設屬音燭注同次大棺也辟步歷反注同親身棺也禮大夫無辟重直龍反下同王棺四重禮記云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杝棺辟也梓棺二屬與大棺也被水牛及兕之革爲一重辟爲二重屬爲三重大棺爲四重君再重君謂侯伯子男侯伯已下無兕革棺屬與辟爲一重大棺爲再重上公則雖無水革耳兕革與辟爲一重屬爲再重大棺爲三重大夫一重大夫雖屬與大棺爲一重今云不設辟者時僭耳非正禮也）【疏】（注屬辟至一重。○正義曰禮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是屬辟爲棺之重
數也大記之文從外向內大棺之內有屬屬之內有椑椑親身之棺鄭玄云椑堅著之意也如記文大夫無椑今簡子自言有罪始不設辟者鄭玄云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爲時僭日久自言無罪則僭設有罪乃不設耳記言士棺六寸檀弓又云夫子爲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鄭玄云爲民作制民猶四寸簡子言三寸者亦示其罰之重令制度卑於民也記有杝棺梓棺杝謂椵也不以桐爲棺簡子言桐棺者鄭玄云凡棺用能溼之物梓椵能溼故禮法尚之桐易腐壞亦以桐爲罰也檀弓又云天子之棺四重鄭玄云尚深邃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云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鄭玄云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爲一重杝棺一所謂椑棺也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也檀弓之文自內向外水牛之革一也兕牛之革二也二者相襲乃得爲重故以此二者爲一重也又有椑也屬也大棺也此是天子四重爲數五棺爲四重也喪大記之文君有大棺也椑也屬也大夫有大棺也屬也鄭玄注檀弓天子之棺四重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是上公數四棺爲三重諸侯數三棺爲再重大夫數二棺爲一重士以一棺爲一重也杜之此注惟無上公士耳其言重數與鄭同也若然禮器云天子葬五重諸侯葬三重大夫葬再重以多爲貴也彼重亦當謂棺而其數皆較一者鄭玄云天子葬五重者謂杭木與茵也葬者杭木在上茵在下然則茵以藉棺杭爲負土天子及諸侯大夫皆數彼以增棺數故皆多較一也杜言此棺之重數者以明不設屬辟爲罰也）素車樸馬。（以載柩。○樸普卜反柩其又反）【疏】（素車樸馬。○正義曰素車無飾謂不以翣柳飾車也曲禮云大夫去國爲位而哭乘髦馬鄭玄云髦馬不鬄落也則此樸馬亦謂不鬄落用此以載柩也雜記稱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然則柩皆人挽此用車馬載者禮言乘人設法許之耳道遠者當用牛馬且此言亦爲罰也）無入于兆。（兆葬域）【疏】（無入于兆。○正義曰周禮冢人云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鄭玄云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此言不入兆域亦罰也）下卿之罰也。（爲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爲于僞反）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衞太子爲右。（郵無恤王良也。○郵音尤）【疏】（注郵無恤王良也。○正義曰下云子良授綏是也服虔云王良也孟子說王良善御之事古者車駕四馬御之爲難故爲六藝之一王良之善御最有名於書傳多稱之楚辭云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跳而遠去）登鐵上。（鐵丘名）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怯去業反）【疏】（授大子綏。○正義曰曲禮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論語稱孔子上車必正立執綏而升綏者挽以上車之索故授之使之升也少儀云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鄭玄云面前也幦覆苓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苓上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壽終。○乘繩證反牖羊九反）【疏】（有馬至牖下。○正義曰襄二十七年傳曰唯卿備百邑注云一乘之邑也坊記云家

富不過百乘卿之極制也檀弓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則禮之正法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麇之。（麇束縛也○麇丘隕反注同）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痁瘧疾也○詰起吉反痁詩占反瘧魚略反）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皇大也○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疏〕衛大至襄公○正義曰禮於曾祖以上皆稱曾孫此雖並告三祖對文王康叔稱曾孫也晉語說此事於襄公之下又有昭考靈公國語與傳異者多矣此下云無作三祖羞是無昭考也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繼業守文故曰文祖蒯聵襄公之孫）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釋君助臣爲從於亂）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難乃旦反下注爲難同）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簡子名）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戎右持矛○佚音逸矛亡侯反）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集成也○筋居銀反）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以祈禱）〔疏〕大命至敢愛○正義曰上言無絕筋無折骨謂軍之士衆無令損傷以成大事此云大命不敢請者謂己之身命不敢私請苟以求生佩玉不敢愛尚書金縢稱周公植璧秉珪以告大王王季文王是禱請用玉也在軍無珪璧故以佩玉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踣也○中丁仲反斃婢世反本亦作獘踣蒲北反）獲其蠭旗。（蠭旗旗名○蠭芳恭反）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趙孟簡子也喜大子前怯今更勇○復扶又反）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傅傁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爲難後竟有晉陽之患○傁素口反又作叟有知音智艾魚廢反又五蓋反）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尨范氏臣爲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尨武江反稅始銳反爲于僞反下文爲其注同）趙氏得而獻之。（得尨以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幕音莫姚般子姚子般殿丁電反射食亦反）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弢弓衣嘔吐也○弢吐刀反嘔本又作歐烏口反吐他路反）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我功爲上）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止使不絕○靷以刃反）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材橫木明細小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疏〕兩靷至皆絕○正義曰古之駕四馬者服馬夾轅其頸負軛兩驂在旁挽靷助之詩所謂陰靷鋈續是也說文云靷引軸也僖二十八年注云在胷曰靷然則此皮約馬胷而引車軸也兩靷將絕而能制馬言其御之和也駕而乘材材謂橫地細小之木也乘小木而靷絕示其將絕之驗也○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洩息列反一音息引反未詳中丁仲反）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之爲）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故哭）冬。蔡遷于州來。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爲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曼音萬爲子于僞反）〔疏〕注曼姑至叛人○正義曰春秋行兵征伐自非霸王之命諸國共行皆以主兵爲首此圍戚實出衛意引齊使之助已計應曼姑爲首而序在齊下者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義推齊使爲兵首故先書齊也穀梁傳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圍父也是先儒及杜皆同穀梁之說也宋魚石去而復入據宋之彭城襄元年經書圍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此蒯聵在戚齊衛圍之與圍宋彭城事類同矣彭城稱宋此不稱衛者蒯聵據戚與輒爭國非是叛人故不須繫之衛也公羊傳曰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其意言靈公廢蒯聵不用使之得國輒不以國與蒯聵是靈公之命行於蒯聵也立爲國君是王事也以國與父是私事也不以國與父是天子之命行於諸侯也如公羊之言則輒義可以距父圍戚不爲不義而杜言曼姑知其不義則輒不合距父意與公羊異者據左傳公子郢讓國不受然後立輒然則輒之立也以周禮無適子則立適孫緣是以得立耳非有靈公之命使立之也爲輒之義自可讓而不受以已是適孫緣有可立之勢貪國以距父耳非有靈公之命天子之勅使之距蒯聵也論語說此事云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孔子意不助輒明是輒爲不義故曼姑自知不義推齊爲主○夏。四月。甲午。地震。（無傳）○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天火曰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傳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邪開陽縣）○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髡苦孫反）○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公子駟之黨）○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無傳）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宮名○鐸待洛反）〔疏〕注司鐸宮名○正義曰僖二十年西宮災書之此不書者西宮公之西宮親近偪君忽被天火故重而書之此司鐸雖是公小宮在公宮之後非君來往之急又是人火所以輕而不書或可舉廟重以略之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疏〕桓僖災○正義曰傳言火而經書災者司鐸初被人火火越宮而至廟以火踰宮故以災言之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於宮○閱音悅）曰。庀女而不在。死。（庀具也○庀匹婢反女音汝）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子服何也宰人冢宰之屬）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待求之命○共音恭）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四匹相從爲駕之易○校戶教反注及下同乘繩證反注及下皆同轄戶瞎反本又作鎋同爲于僞反易以豉反）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慎爲備○難乃旦反）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爲濟○濟子細反又子禮反注同帷位悲反幕音莫攸音由）蒙葺公屋。（以濡物冒覆公屋○葺七入反一音子入反）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悛大全反）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象魏門闕）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縣音玄）〔疏〕注周禮至象魏○正義曰周禮大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鄭玄云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使萬民觀焉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鄭衆云從甲至甲謂之浹日凡十日其地官夏官秋官皆有此言地官云布教縣教象夏官云布政縣政象秋官云布刑縣刑象各縣所掌之事爲異其文悉同唯春官不縣者以禮法一須百事皆足不可又縣故不縣之杜揔彼意言縣教令之法彼所縣者皆是教令之事故也由其縣于象魏故謂其書爲象魏命藏其書也彼言朔日縣之十日即

（斂之則救火之時其書久已藏矣而此立象魏之外方始命藏此書者象魏是縣書之處見其處而念及其書非始就縣處斂藏之）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槐富父終生之後瀋汁也言不備而責辦不可得○父音甫槐音懷官辦辦具之辦注並同拾音十瀋尺審反北土呼汁爲瀋）於是乎去表之槀。（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槀積○去起呂反注同槀古老反注同向許亮反積子賜反）道還公宮。（開除道周匝公宮使火無相連○還本又作環戶關反又音患注同）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疏】注言桓至所災○正義曰禮諸侯親廟四焉高祖之父即當毀其廟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親盡而廟不毀言其宜爲天所災也所以不毀者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其意或然公羊傳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其意言哀公更立之不可通於左氏故以爲元不毀耳服虔又云俱在迭毀故不言及杜無說或當同時災無先後故不言及○劉氏。范氏。世爲婚姻。（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萇弘事劉文公。（爲之屬大夫）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責周與范氏）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終違天之禍）【疏】萇弘至萇弘○正義曰文公以定四年卒也爲之屬大夫謂當昭公之世也此時文公已卒萇弘知政以已先事劉子劉氏又與范氏親旣握國權遂與范氏故周人殺之以說於晉○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勑令勿從已死○令力呈反）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孺如住反）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旣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衞。康子請退。（退辟位也）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共音恭）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傳備言季氏家事）【疏】召正常正常不反○正義曰服虔云召而問兒死意然則兒於正常去後始死死非正常得知召之復何所問也當欲問不立康子之意故正常畏康子不反○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荀寅伐其郛。（伐其北郛圍○郛芳夫反）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荀寅使在外救已之徒擊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內攻得出）【疏】荀寅至而出○正義曰荀寅從內伐其北郛之郛又使其救已之徒自外伐圍

（郛之北門而入因外內攻故得出也）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惡烏路反注同）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賤者故稱盜不言弒其君賤盜也○盜殺申志反○蔡侯申今本皆如此案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玄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詳何者誤也）【疏】蔡侯申○正義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蔡世家云文侯申生景侯固固生靈侯般般生隱大子今昭侯申是隱大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計昭侯是文侯玄孫乃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事神二申必有誤者俱是經文未知孰誤○注賤者至盜也○正義曰公孫辰公孫姓公孫霍雖並是弒君之黨而非弒君之首首是公孫翩翩賤故稱盜不言弒其君者賤此盜也盜賤不得有其君故以盜爲文不得言弒其君　蔡公孫辰出奔吳。（弒君賊之黨故書名）○葬秦惠公。（無傳）○宋人執小邾子。（無傳邾子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弒君黨○姓音生又作生或一音性）○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恥爲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蠻子不道於其民也亦本屬楚故言歸○恥爲于僞反）○城西郛。（無傳魯西郭備晉也）○六月。辛丑。亳社災。（無傳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亳步各反）【疏】注天火至亡國○正義曰傳例曰天火曰災知天火也殷有天下作都于亳故知亳社殷社也蓋武王伐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各立之所以戒亡國也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公羊傳曰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說者以爲立亳社於廟門之外以爲屏蔽使人君視之而致戒也左傳稱間于兩社事當爲然郊特牲亦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故災其屋也○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無傳同盟於皐鼬）○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無傳亂故是以緩）○葬滕頃公。（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音懲蓋楚言○懲直升反）【疏】注承音懲蓋楚言○正義曰懲創往年之遷恐其更復遷徙承懲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　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翩蔡大夫○翩音篇射食亦反下同）【疏】入於家人而卒○正義曰言將如吳已適吳矣翩在路逐而殺之遂入于凡人之家言此者說其非理之意　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翩以矢自守其門）文之鍇後至。（鍇蔡大夫○鍇音楷又音皆又客駭反）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併行如牆俱進○併步頂反）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

姓、公孫盱。（盱即霍也○中丁仲反肘竹九反盱況于反）○夏。楚人旣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眅普版反字林匹姦反葉始涉反函音咸）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負函繒關皆楚地○繒才陵反）曰。吳將泝江入郢。（逆流曰泝○泝音素郢以井反又以政反）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僞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大夫○單音善潰戶內反）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渾戶門反）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眅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析星歷反注同）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菟和山在上雒東也○菟音徒）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在上雒縣）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夫別縣監尹○監古銜反）【疏】注命大至監尹○正義曰陰地者河南山北東西橫長其間非一邑也若是典邑大夫則當以邑冠之乃言陰地之命大夫則是特命大夫使揔監陰地故以爲別縣監尹也以其去國遙遠別爲置監楚官稱尹故以尹言之　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少詩照反又如字）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未寧時有范中行之難○難乃旦反）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蠻子）且將爲之卜。（卜城○爲于僞反下注同）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畀必利反與也）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詐爲蠻子作邑立其宗主○復扶又反）而盡俘以歸。○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衞甯跪、救范氏。（陳乞僖子弦施弦多○跪其委反）庚午。圍五鹿。（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臨晉邑○降戶江反）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八邑晉地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鄗即高邑縣也路縣東有壺口關○墮許規反邢音刑任音壬欒力官反鄗呼洛反郭璞玉）

（蓋解詁音臛字林火沃反韋昭呼告反闞駰云讀磽确同時音止盂音于〔疏〕遂墮臨○正義曰稷初奔臨欲據臨距國今弦施逆稷故納之他邑以臨險固故毀之）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也弦施與鮮虞會也）

經五年春城毗。（無傳備晉也○毗頻夷反）○夏齊侯伐宋。（無傳）○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再同盟也○杵昌呂反臼求又反〔疏〕注再同盟○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而立杵臼昭二十八年盟于鄟陵定四年于臯鼬是再同盟也昭三十二年大夫盟于狄泉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數也）○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爲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也○惡烏路反下同柳良久反）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公家之事也○夫音扶）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好呼報反去起呂反）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爲吉射距晉戰死○僭子念反後同爲于僞反）○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助范氏故也）○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燕於賢反冠古喚反）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姒景公妾荼安孺子○鬻音育姒音似荼音舒又音徒又丈加反嬖必計反）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長丁丈反間音閑又音閒廁之間又如字疢勑覲反本或作疹乃結反樂音洛〔疏〕注間於至無君○正義曰公謂羣臣云若間暇於憂虞謂國无憂虞事得間暇則恐有疾疢不得飲樂今既無憂虞又無疾疢亦且謀樂何憂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惠子國夏昭子高張）寘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寘之豉反羣或作諸萊音來）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黔巨廉反又音琴鉏仕居反○）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爲此歌哀羣公子失所○與音預下同埋亡皆反〔疏〕注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至公子失所○正義曰師衆之往釋詁文也周禮五百家爲黨言其共居一所故以黨爲名是黨爲所也經書閏月葬齊景公長厤閏十一月禮葬乃有謚此歌稱謚明是葬後傳言冬十月者記公子出奔之月其萊人之歌在公子出奔之後杜以文承十月之下故云蓋耳公羊以爲喪以閏數謂通數閏月穀梁云不正其閏也謂喪事不數左氏無傳未知所從）○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子思子產子國參也詩大雅攸所也塈息也○侈昌氏反又尺氏反惡烏路反解佳賣反塈許器反〔疏〕詩曰至攸塈○正義曰詩大雅嘉樂之篇也言在上者不解惰于其位民之所以得安息駟秦棄位僭上是惰于位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違詩商頌故受禍○鮮息淺反濫力暫反溢音逸〔疏〕商頌至多福○正義曰商頌殷武之篇歌成湯之德不僭差不濫溢不敢息情而自暇以此之故上天命以多福也詩於怠皇之下更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傳言命以多福不復具引詩文取其意而言之也杜云違詩商頌上言詩下言頌以駟秦於此二詩皆違故言違詩與商頌）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七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七（哀元年盡五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五石經春秋經傳集解哀上第廿九淳熙本岳本哀下有公字並盡十三年）

哀公

同上（宋本作正義曰魯世家云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是夫人定姒所生以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共仁短折曰哀按此古本之最善處坊刻改爲同上以省字）

經元年

隨人免之（閩本監本人作侯非也）

不序於宋盟也（諸本作宋此本誤朱今改正）

則是楚封近公爲許男也（宋本近作元是也）

不言所食非一處（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重所食二字與正義合）

傳元年

報柏舉也（監本柏作栢）

栽設板築爲圍壘周匝（宋本纂圖本毛本足利本板作版周匝宋本岳本足利本作周帀與釋文合）

注栽設至一里（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下注爲明年蔡遷州來傳之下）

屑言晝夜九日（宋本監本毛本屑作何是也）

彭神爽（宋本監本毛本神作仲是也）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諸本作椒釋文云又作楸陳樹華云案史記伍子胥傳說苑並作夫湫古字通）

注夫椒至椒山（宋本以下正義九節揔入三月節注下）

以椒必在山旁（宋本椒作戰是也）

故曰殺夏后相也（宋本曰作因）

夏后相啟孫也（閩本監本毛本脫也字）

后緡方娠（詩生民正義引昭元年傳邑姜方震大叔及此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爲震爾雅釋詁邢昺疏引同是所據本不同也）

用之爲正當當是食官之長（宋本監本毛本用作謂○補案此本當字疑誤重）

而邑緒綸（閩本監本脫而字）

猶言天與不取（淳熙本言誤上）

結其心腹（宋本其作於是也）

日可俟也（釋文俟作竢云本又作俟字按竢正字也俟假借字也）

言可計日而待（岳本日誤月）

與之璺（宋本璺作釁）

非年所種（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年作手是也）

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陳樹華曰禮記檀弓正義引傳陳人下多有田二字案二字似以意增也）

不知所與（淳熙本與作爲非也）

逢滑當公而進（釋文亦作逢滑石經此處殘缺閩本逢誤逢足利本滑作猾）

暴骨如莽（足利本後人記云莽上有草字案注云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此必因注文而誤衍也）

食不二味（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一日之行節注下）

器不形鏤（陸粲附注後錄云形當作彤文相近而譌也惠棟云形古彤字）

本或天作無誤耳（監本天作作作天是也）

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無上其字）

孫武兵書云（毛本書作法）

將不言飢（閩本監本飢作饑案饑謂穀不熟也與飢餓字有別）

必須軍士皆分熟食（宋本熟作孰下同）

若單醪注流也（閩本監本毛本單作簞）

不足徧及軍人（閩本監本毛本足誤得）

死知不曠（石經此處殘缺閩本監本知不字誤倒）

過再至曰次（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至作宿不誤）

澤彰曰陂（宋本監本毛本彰作鄣是也）

宿有妃嬙嬪御焉（釋文云嬙本又作廧或作牆石經初刻作牆後改嬙案錢大昕云說文無嬙字陸氏云云漢隸爿旁字或變从广廧與牆實一字也）

爲二十年越滅吳起本（宋本淳熙本足利本脫本字）

冬十一月（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無一字）

經二年

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諸本作聵閩本毛本誤瞶後同）

傳二年

注三揖卿大夫士（宋本以下正義廿節揔入兩割皆絕注下）

土揖庶姓（監本閩本毛本土作士非也）

與外內同之（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外內誤倒）

胥迷（石經初刻作胥後改胥諸本同淳熙本迷誤述）

又奔喪之祖（宋本祖作禮不誤）

免麻于宇東（宋本監本毛本宇作序是也）

狀如今之著幓頭矣（宋本幓作幧是也）

肥美呼居（宋本監本毛本呼作可是也）

反易天明（石經初刻易誤亦後改正）

十里百縣（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十作千不誤）

去厮役（釋文厮作斯云字又作廝也按說文無廝字作斯乃古本也）

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北宋刻本釋文亦作一監本毛本誤改閩本一字本刻）

家國不爲之諱（宋本毛本作國家監本二字改刊非原刻也）

不設屬辟（鄭注禮記喪大記賈公彥疏儀禮士喪禮引並作屬椑）

記有杝棺梓棺杝謂椵也（閩本監本毛本杝作椸非也下同）

謂杭木與茵也（監本杭作抗下同按說文抗字或从木作杭儀禮抗木亦作杭此作抗作杭皆可若今人杭州餘杭之字則字本作斻而譌改耳）

此用車馬載者（閩本監本此用誤倒）

無入于兆（石經宋本于作於）

當世豈無騏驥乎（宋本乎作兮是也）

故駒跳而遠去（監本駒誤跔）

登鐵上（案酈道元注水經河水篇李善注文選長笛賦引上作丘）

施諸棤（宋本毛本施作杝是也）

羅無勇麇之（段玉裁案廣韻十八吻麇邱粉切引左傳無勇麇之麇之束縛也蓋傳本作麇字所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也麇則後人所製俗字十七準又有麇字邱引切則更俗矣）

釋君助臣（此本助誤時閩本同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改正）

鞅飭子名（毛本飭子誤節公）

無折骨無面傷（惠棟云鄭司農注周禮大祝云無破骨無面夷案外傳晉惠公韓之誓曰將止無面夷死此求勝之辭故云無面夷）

大命至敢愛（宋本至下有不字）

在軍無珪璧故以佩玉（諸本脫玉字據宋本補監本珪作圭）

傳傁曰（諸本作傻石經此本殘缺釋文云又作叟）

公孫尨稅焉（閩本監本尨作龍非也）

爲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淳熙本收作取）

我功爲上（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無我字）

冬蔡遷于州來（毛本脫冬字監本空闕）

經三年

故推齊使爲兵首（淳熙本使作師案正義本作使）

自非霸王之命（閩本亦作王宋本監本毛本作主是也）

子圍父也（宋本子下有不字與穀梁合）

貪國以距父耳（重修監本貪誤食）

今琅邪開陽縣（纂圖本毛本邪作琊案邪琊古今字）

傳三年

注司鐸宮名（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孔子在陳節注下）

雖易公小宮（宋本監本毛本易作是是也）

庀具也（諸本作庀具此本誤乇其今改正）

宰人冢宰之屬（宋本冢作家）

官人肅給（惠棟云石經似作宜人）

猶拾瀋也（淳熙本拾誤洽）

於是乎去表之槀（葉抄釋文亦作槀石經宋本岳本作稾从禾是也釋文云古老反）

周匝公宮（宋本足利本匝作帀）

社諸侯親廟四焉（宋本監本毛本社作禮是也）

劉氏范氏世爲婚姻（淳熙本岳本婚作婚宋本作昏與石經合）

至握國權（宋本至作既是也）

欲付以從事（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從作後是也）

女也則肥也可（監本女改汝）

當欲問不立康子之意（宋本立作位非也）

荀寅至而出（宋本此節正義在癸丑奔節注下）

又使其救已之徙（諸本作徒此本誤徙今改正）

經四年

葬滕頃公（淳熙本滕誤蔡）

傳四年

蔡昭侯將如吳（顧炎武云石經蔡誤作葬案石經此處缺所據乃補刊本）

承音懲蓋楚言（岳本言下有也字惠棟云承讀爲懲經傳無文詩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毛傳曰承止也傳言承者謂諸大夫皆欲止之也）

注承音懲蓋楚言（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盱即霍也之下）

公孫盱（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盱作旴非也注同）

爲一昔之期（監本昔誤備）

右師軍於倉野（郡國志倉作蒼）

蒼野在上雒縣（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蒼作倉郡國志引注縣下有南字）

注命大至監尹（宋本至字作夫別縣三字此節正義在而盡俘以歸之下）

少習商縣武關也（郡國志引注縣下有東字）

與其五大夫（石經大字起以下兩行皆九字）

弦施弦多（諸本作施此本誤㢮今改正）

逆時（案水經濡水注引作曲逆漢封陳平爲侯即是地也今諸本作逆時）

遂噎臨（宋本此節正義在注弦施與鮮虞會也之下）

經五年

傳五年

使爲柏人（監本凡柏字皆作栢與石經不合下同）

昭子范吉射也（岳本脫也字）

爾從主（此本主誤王閩本同據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改正）

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案惠棟云服虔曰爲子爲大子也荼少故恐立之言君長未有大子一旦不諱當若之何欲齊侯早立也案今本爲子作爲大子疑後人所增杜無注或杜所增也）

閒於至無君（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何黨之乎注下）

不得飲樂（浦鏜正誤飲作歡）

景公死乎不與埋（淳熙本埋誤理）

哀羣公子失所（閩本子字空闕）

注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至公子失所（宋本作師衆至失所）

發大夫也（閩本監本毛本脫也字）

詩曰至攸塈（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不守其位節注下）

民之攸暨（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暨作塈注同是也）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七（止）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七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八（哀公六年盡十一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六年。春。城邾瑕。（無傳。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瑕丘城。○瑕音遐。任音壬。亢苦浪反。又音剛。父音甫）○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長丁丈反。少詩照反）○叔還會吳于柤。（無傳。○柤莊加反）○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未同盟而赴以名。○軫之忍反。史記作珍字）○齊陽生入于齊。（爲陳乞所逆。故書入。〔疏〕注爲陳乞所逆故書入。○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此爲陳乞私逆。既入而立之。故依例書入也）齊陳乞弒其君荼。（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弒荼音試。下皆同。〔疏〕注弒荼至弒主。○正義曰。實非陳乞弒荼而書乞弒其君者。以荼死由乞。故書乞弒也。此與楚公子比鄭公子歸生俱非弒君之首。春秋顯而書之。以爲弒君之主。所以惡此三人。釋例曰。諸懷賊亂以爲心者。故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是說罪之之意）○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吳伐陳。復脩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復扶又反）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陳盟在昭十三年。○父音甫。〔疏〕注陳盟在昭十三年。○正義曰。昭十三年無楚與陳盟之事。於時楚既滅蔡。使棄疾爲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是與陳人盟。更許復其國。其年平王即位。更封陳。是與盟也）○齊陳乞僞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言其罪過。○乘繩證反）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偃蹇。驕敖。○偃約免反。蹇紀晚反。敖五報反）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疑也。○偪音逼。盍戶臘反。去起呂反。下同。需音須。一音懦。弱持疑也。〔疏〕需事之下也。○正義曰。需是懦弱之意。懦弱持疑不能決斷。是爲事之下者。勸其決斷而盡殺之）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牧。鮑國孫。○難乃旦反。鮑牧州牧之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乘繩證反）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晏圉。晏嬰之子。圉施不書。非卿。○圉魚呂反）○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疏〕注前已至是敗。○正義曰。劉炫言卜不吉。謂戰當敗。再敗當謂今伐更敗也。杜言退還亦是敗非也。以規杜氏。今知劉非者。杜言退還亦是敗者。以傳卜退不吉。是不得好退。是雖欲退還亦必敗也。故云退還亦是敗。但文不委悉。劉以爲退還謂是好退而還。以規杜非也）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申子西。結子期。啟子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辭本又作辤。說文云。辭。不受也。受辛宜辭也。辤籀文。冥亡丁反）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命許立。○舍音捨）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夾古洽反。大音泰。下同。〔疏〕問諸周大史。○正義曰。服虔云。諸侯皆有大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大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大史。杜以問周大史於文自明。故不煩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禜。禳祭。○禜音詠。禳如羊反）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寘之豉反夭於表反焉於虔反祟息遂反竟音境）〔疏〕不穀至移之○正義曰言己若無大罪天其夭之乎必是身有大罪天乃下罪有罪受罰又焉移之　江漢睢章。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睢七餘反漳音章）〔疏〕注四水在楚界○正義曰土地名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豐漢經襄陽至夏江安陸縣入江睢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漳經襄陽至南郡當陽入江是四水皆在楚界也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楚昭王知大道矣本或作天道非夏戶雅反下注同此語在尚書五子之歌書無帥彼天常一句下亦微異）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行如字又下孟反尚書作厥道乃滅而亡尚書作乃底滅亡）〔疏〕夏書至而亡○正義曰此夏書五子之歌第三章也彼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多帥彼天常一句又字小異者文經篆隸師讀不同故兩存之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唯王肅云太康時也案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俱在冀州統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　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又逸書言信出己則福亦在己）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國黨）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召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記事之次）〔疏〕注召在至之次○正義曰經書陽生入齊文在七月之下知其召在七月也今傳在八月下者欲令下接十月立之是記事之次也邴意茲來奔者自以高國之黨八月來奔耳僖子使召陽生自以七月之時別使人召之非遣意茲召也賈逵以傳文相連謂遣意茲召又怪其日月錯謬云其說未聞杜以此故爲注云高國黨以隔之　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且子余反）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馬爲辭○上乘繩證反）出萊門而告之故。（魯郭門也）闞止知之。先待諸外。（闞止陽生家臣子我也待外欲俱去○闞苦暫反）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簡公○壬而林反）戒之。遂行。（戒使無洩言○洩息列反）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陳氏得衆○令力呈反下同）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於僖子家內子士母僖子妾）與

饋者皆入。（陳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饋其位反）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臣也差車主車之官○差所宜反點之廉反又如字）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女音汝折之舌反又市列反注同背音佩後年皆同）悼公稽首。（悼公陽生）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己可爲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要一遙反）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子固可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賴齊邑安號也）去鬻姒。（荼之母○去起呂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也○拘音俱說音悅句音鉤竇音豆）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皆也○匱其位反難乃旦反）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內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失言○少詩照反長丁丈反夫音扶孺或作孺同）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殳冒淳地名實以冬殺經書秋者史書秋記始事遂連其死通以冬告魯○駘他才反又徒來反幕音莫殳音殊冒亡報反淳音純駐中住反）〔疏〕注實以至告魯○正義曰傳言十月立陽生陽生既立之後方遣朱毛殺荼則荼死在冬經書爲秋殺者記陽生初事入齊之始遂連荼死二事通以冬始來告言陽生秋入荼以秋死故並書於秋也

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衞。○夏。公會吳于鄫。（鄫今琅邪鄫縣○瑗于眷反鄫本又作繒才陵反）○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他國言歸於魯言來內外之辭）○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晉師侵衞。衞不服也。（五年晉伐衞至今未服）○夏。公會吳于鄫。（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牢力刀反過古禾反）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在昭二十一年○後如字又戶豆反）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疏〕吳王百牢○正義曰王制云君十卿祿魯牢晉大夫過十故吳王自謂合得百牢○注有常數○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是常數也　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上如字一音時掌反注同）〔疏〕注上物天子之牢○正義曰周禮掌客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鄭玄云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適用也以莫適用故用王禮是天子之禮十二牢也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如彼記文諸侯共天子之膳唯一犢耳而得有十二牢者若是天子大禮必以十二爲數其餘共王之膳食自用犢爲食耳非謂獻大禮者唯一犢也　以爲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違周爲背本）〔疏〕棄天而背本○正義曰棄十二之數爲棄天違周禮是背本　不與。必棄疾於我。（放棄凶疾來伐擊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嚭吳大夫）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盍言君長大於道路○長丁丈反注及下注同）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虛國盡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荊蠻遂有民衆大伯卒）

（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爲禮也端委禮衣也○共音恭大伯音泰注同斷丁管反贏本又作倮力果反效戶孝反）【疏】注大伯至衣也○正義曰吳世家云大伯及仲雍皆周大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大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大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大伯大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說大伯仲雍適吳之由也魯人不堪吳責故舉吳之上祖以許之二人同時適吳而大伯端委仲雍斷髮者大伯初往未爲彼君故服其本服自治周禮及仲雍民歸稍多旣爲彼君宜從彼俗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仲雍爲彼人主不能用周人之禮致中國之化故文身斷髮放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爲禮也漢書地理志云越人文身斷髮以辟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杜言辟害辟此蛟龍之害大伯之時未有周禮言治周禮者謂治其本國岐周之禮非周公所制禮也贏以爲飾者贏其身體以文身爲飾也端委禮衣者王肅云委貌之冠玄端之衣也此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然則文身斷髮自辟害耳史記以爲示不可用二人亡去遠適荊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馬遷謬耳

反自鄶。以吳爲無能爲也。（棄禮知其不能霸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吳也）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二德信與仁也○焉於虔反）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怪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惡音烏注同）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疏】注諸侯至執帛○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諸侯執玉也典命云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帛繼子男是世子執帛也知附庸執帛者以世子旣繼子男附庸君亦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附庸無爵雖不得同於子男其位不卑於世子與公之孤也諸侯世子各稱朝附庸君亦稱朝是與世子相似故知執帛也且附庸是國此言執玉帛者萬國國而執帛唯附庸耳知附庸執帛也案尚書有三帛公之孤諸侯世子附庸君此唯言附庸者以傳云禹合諸侯又云執玉皆據君身言之故不數世子及孤也下云萬國故唯據附庸言之王制云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玄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如彼云附庸不得朝會而禹會萬國有附庸者附庸不得特達天子耳禹會諸侯諸國盡至附庸從其所附之國共見天子故有執帛者言萬國者舉盈數耳鄭玄注尚書以爲數正滿萬國案益稷州十有二師鄭以爲每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畿外八州揔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州得有千二百國者以唐虞土方萬里九州之內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

四十八八州分之州各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方百里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七十里之國四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五十里之國八百揔爲一千四百國去其方五十里之國二百是州別千二百國也鄭玄云畿內四百國者皆謂五十里國也杜云諸侯執玉附庸執帛是與鄭異也尚書傳云百里之方三爲國七有奇以百里之方二爲百里之國一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七十里之國二有奇知者但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若方七十里之國唯有七七四十九是爲七十里之國二仍有十里之方二在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是百里之方三爲國七有奇則千里之方三爲國七百有奇有百里之方二在

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古來以然○數所主反）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荅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忿荅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疏】注孟孫至不可○正義曰傳於異人之言更應加曰今無曰者作傳略之論語之文此類多矣雖魯上無曰要言與對反不得爲大夫之辭故以爲孟孫忿荅大夫也服虔以二句亦爲孟孫之言謂諸大夫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illegible]也杜以上屬爲便唯以此句爲孟孫言耳

不樂而出。（季孟意異使直不同故罷饗○樂音岳一音洛）秋。伐邾。及范門。（邾郭門也）猶聞鍾聲。（邾不禦寇○禦魚呂反）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言以近○柝音託以兩木相擊以行夜也字又作㯼同聞音問又如字）【疏】魯擊柝聞於邾○正義曰易繫辭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鄭玄云手持兩木以相敲是爲擊柝守備警戒也

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足以距魯）成子以茅叛。（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虜掠取財物也○晝音中救反掠音亮）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在鄒縣北○繹音亦鄒側留反）師宵掠。以邾子益來。（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因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繹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言自○乘繩證反下及注同）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馮皮冰反注同）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辟陋○辟匹亦反注同）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鄫衍鄫也盟不書吳行夷禮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故不錄）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於吳言其國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爲私屬）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爲明年吳伐我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桓諡）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而謀亡曹。【疏】或夢衆君子○正義曰曹人夢見多人不識姓名故唯云衆君子也服虔云衆君子諸國君妾耳

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祖○鐸待洛反注同彊其良反）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爲明年入曹傳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好呼報反下同弋以職反繳射也之說如字說之音悅[illegible]邘音于）【疏】[illegible]可以弋飛鳥說文云繳生絲縷也謂用生絲爲繩繫矢以射鳥也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illegible]背晉而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旣還而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遂非本志故以入告○褚中呂反詬呼豆反）【疏】[illegible]傳宋實滅曹而有之經書爲入故杜原其事而解之○

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闡。（[illegible]闡在東平剛縣北○讙音歡闡尺善反）【疏】[illegible]

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過古禾反）【疏】[illegible]義曰世族譜云僖公過悼公曾孫[illegible]可以授之國也杞世家僖公悼公之子疑譜誤○齊人歸讙及闡。（[illegible]使也○使所吏反）【疏】[illegible]歸鄆讙龜陰田此不言來故解之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殿丁練反下注同）曹人詬之。不行。（詬詈辱也不行殿兵止也○詬本又作詢呼豆反詈力智反）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問可伐否輒故魯人○爲于僞反下注爲之同）〔疏〕（問於叔孫輒。○正義曰定十二年叔孫輒與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兵敗奔于齊後自齊奔吳吳子令問之）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故魯人○狃女九反）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奔亡也）〔疏〕（君子至讎國。○正義曰謂有故而去者也本國於己無大讎怨已無報怨之心則違而不適讎國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衆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父本無罪而枉被誅殺如伍員之徒志在復讎適國亦可矣不得以此言格之也若父以罪而受誅者如鬬辛之徒本自不合怨君故辛亦不敢怨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難乃旦反）〔疏〕（注未臣至其難。○正義曰既臣之後則身是新君之臣性命非復己有故不復得爲舊君死節也若未有臣服則舊君之恩未絕故可還奔舊君之命死其難也言奔命則有命乃奔之若命不及亦不當還）所託也則隱。（曾所因託則爲之隱惡○曾在增反）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好。○夫音符行下孟反又如字惡烏路反又如字注同好呼報反下文好焉同）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覆芳服反）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疾之。（子張輒也）〔疏〕（若使子率。○正義曰率謂在軍前引道率領先行非爲軍之將帥也故不狃云子辭王將使我以其知魯道者唯此二人故也）王問於子洩。（子洩不狃。○洩息列反又作泄）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斃婢世反）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與魯而四）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子洩率絕句故道險絕句）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田吳界。○竟音境僑其驕反）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鄫人亦僑田吳滋濁也。○拘音俱下同漚烏豆反菅古顏反滋音玄本亦作玆子絲反字林云黑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鄫人教吳必可克。○道音導）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爲內應。○澹待甘反應應對之應）〔疏〕（及吳至人懼。○正義曰杜意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謂語吳人云若伐武城必可克之吳人王犯嘗爲武城之宰與澹臺子羽之父相善國人懼者謂武城邑懼子羽爲吳內應劉炫以爲實克武城今知非者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爲之宰國人懼是未得武城故知此克之是鄫人教吳之語劉以爲伐武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若然吳師既來伐魯是顯然行兵不須云王犯與子羽之父相善魯已受害何須云國人始懼傳既云王犯嘗爲之宰文繼武城之下是爲武城之宰澹臺子羽又是武城之人皆據武城而言故知恐爲武城內應傳載漚菅事者說來伐武城之由劉妄生異見而規杜非也）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三邑魯地）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爲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析星歷反注及下同）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泗音四）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屬音燭幕亡博反格更百反令力呈反躍羊灼反）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與音預注同任音壬）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三息暫反）吳人行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十五年。○骸戶皆反本又作骨爨七亂反）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虧去危反輕遣政反載如字或音戴造七報反萊音來）〔疏〕（注以言至出盟。○正義曰劉炫云載書盟主所制自當吳人爲之何由復出魯國又載書數簡之文耳何須負之且諸言載書未有單稱載者以爲負載器物欲往質於吳以規杜今杜知負載是負載書者以周禮司盟掌盟載之事故傳云士莊子爲載書此上有將盟之文下即云負載之事故知是載書也劉以負載謂背負器物然則景伯魯之大夫親自負物不近人情而規杜過非也）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爲了欲因留景伯爲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質音致下同復扶又反）吳人盟而還。（不書盟恥吳夷）○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妻七計反魴音房）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姬故請師也吳前爲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爲于僞反）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大宰嚭。○）囚諸樓臺。栫之以棘。（栫擁也。○栫本又作荐在薦反擁於勇反）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革邾大子桓公也爲十年邾子來奔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賓如臧會子）齊閭丘明來涖盟。（明閭丘嬰之子也盟不書諱略之）〔疏〕（注明閭至略之。○正義曰魯以淫女見伐喪邑又屈服求盟是可恥之事二盟皆不書者諱其惡而略之）且逆季姬以歸。嬖。（季姬魴侯所通者。○）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爲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故諷動羣公子。○女音汝乘繩證反注及下同諷方鳳反）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潞齊邑。○愬音素潞音路）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麇亦束縛○麇丘隕反）○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三月而葬速）○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書取覆而敗之雍丘縣屬陳留。○雍於勇反）〔疏〕（注書取覆而敗之。○正義曰莊十一年傳例曰覆而敗之曰取某師釋例曰覆者謂威力兼備若羅網之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專制之辭也案傳鄭師圍宋雍丘宋皇瑗復於鄭師之外築壘使合表裏受敵無處可逃子姚救之）

（又大敗而宋師乃號令使有能者無死是其合軍盡禽敵人制其死命是於例正合書取也）○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辭吳師○綽昌灼反本又作卓同）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為十年吳伐齊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賸罕達也瑕武子之屬○賸以證反）請外取。許之。（瑕請取於他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師）每日遷舍。（作壘塹成輒徙舍合其圍○壘力軌反塹七豔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子姚武子賸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郟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郟古洽反又音甲）○夏。楚人伐陳。陳卽吳故也。○宋公伐鄭。（報雍丘）【疏】（宋公伐鄭○正義曰盧舉經文者為下趙鞅救鄭起并以終上取鄭師之事也）○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邗音寒射食亦反又音亦）○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疏】（遇水適火○正義曰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疏】（注趙鞅至水位○正義曰秦本紀秦伯翳之後為嬴姓也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同祖其伯翳後世為盈泄蜚廉有子二人一曰惡來其後為秦一曰季勝其後為趙今卜趙鞅伐宋故以嬴子二姓為占也）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言不可干）炎帝為火師。（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滿不可馮游言其波流盛○游音由馮皮冰反）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伐人故以為有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鄭則當伐宋故不吉也）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乾下坤上泰）䷄（乾下坎上需泰六五變○需音須）【疏】（遇泰之需○正義曰乾下坤上泰乾為天坤為地地在上天在下象曰天地交泰泰者大也天地交合萬物大通故名此卦為泰乾下坎上需彖曰需須也言雲在天上須散而為雨故名此卦為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五為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祉音恥）【疏】（注不可至大吉○正義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易之文也既引其文又解其意帝乙紂父殷本紀文也易之爻位五為天子故於六五之爻稱帝乙也其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六是陰爻也五是上體之中居天子之位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王弼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陽交通之時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感以相與用中行願不失其禮帝乙歸妹誠合斯義履順居中行願以祉盡夫陰陽交配之宜故元吉也杜說與彼同案易稱高宗伐鬼方者實伐之帝乙歸妹者實嫁之其女有賢德名聞昭著故得載之易象但書典散亡不知嫁與何人為誰之妻）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為昏姻甥舅之國宋為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卦故以為宋吉）【疏】（宋鄭甥舅○正義曰宋鄭異姓必嫁娶往來或可時實有親故為甥甥輒言甥舅者言其昏姻勢敵敵則無以相傾宋有福鄭必衰言鄭不可助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吉在彼則我伐之為不吉）○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伐齊○儆音景）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疏】（邾子益來奔○正義曰八年歸邾子益于邾傳云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茲將歸吳而因之今言來奔當是自吳逃而來適魯傳稱齊甥也遂奔齊經不復書其奔齊者凡諸來奔既至魯而更復奔他國者已去其位略賤之不復書齊慶封亦是也）○公會吳伐齊。（書會從不與謀○與音預）【疏】（注書會至與謀○正義曰往年吳來儆師是與我謀也而從不與謀者與謀者謂彼此和同計謀然後共伐則是我為伐主故言及某同行不與謀者謂彼心自定遣來名我則彼為伐主我往會之故言會某伐某今吳伐齊之意已定儆師者來召魯耳於例止當言會故從不與謀之文）○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以疾赴故不書弒○弒申志反）【疏】（注以疾至書弒○正義曰傳稱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則陽生被弒矣而經書卒是以疾死赴也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傳稱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知此亦以疾死赴故不書弒也八年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是再同盟故赴以名杜不言略之）○夏。宋人伐鄭。（無傳）○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無傳）○葬齊悼公。（無傳）○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無傳書歸齊納之○彄苦侯反）【疏】（注書歸齊納之○正義曰定十四年衛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故今自齊歸衛也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諸侯納之曰歸此書自齊歸知是齊納之）○薛伯夷卒。（無傳赴以名故書）【疏】（注赴以名故書○正義曰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此夷當代為君爾來未同盟而赴以名故書）○秋。葬薛惠公。（無傳）○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季子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疏】（注季子至以名○正義曰傳稱延州來季子救陳卽是季札也札以襄二十九年來聘書名則此亦宜書名今不書者陳人來告不以名也）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終子貢之言）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鄎齊地邾郯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郯音談鄎音息并必政反）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說吳○弒申志反）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承吳大夫）○夏。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侵以侵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令興兵）事不再令。（再令瀆也）卜不襲吉。（襲重也○重直龍反又直用反）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城○犂力兮反又力之反轅音袁一音于眷反隰音習本或作隰音同）【疏】（注犂一名隰○正義曰犂卽犂丘也二十三年傳稱齊晉戰于犂丘知伯親禽顏庚庚卽涿聚也二十七年陳成子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是犂一名隰）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復扶又反）○秋。吳子使來復儆師。（伐齊未得志故為明年吳伐齊傳○）○冬。楚子期伐陳。（陳卽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二君吳楚）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夢音蒙少詩照反）【疏】（注季子至十餘○正義曰襄昭之傳稱延州來季子者皆是季札也此說務德安民是大賢之事亦當是札故計跡其年言雖老猶能將兵也孫毓以為季子食邑於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猶趙氏世稱知伯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書名貪也○頗破可反又普多反）○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艾五蓋反與伐音預下同）○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無傳赴以名故書之）【疏】（注赴以名故書之○正義曰四年滕子

（結卒虞母代結爲君爾來未同盟來赴故書也）○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奔宋。（書名淫也）

傳十一年。春。齊爲鄎故。（鄎在前年。爲于僞反）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齊北盧縣東有清亭。○丕音普悲反）季孫謂其宰冉求（冉求魯人孔子弟子）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守手又反。從才用反。禦魚呂反。亦作御。竟音境。度待洛反）求曰。居封疆之間。（封疆竟內近郊地。○疆居良反）季孫告二子。（二子叔孫孟孫也）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言不戰爲不臣）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二子之不欲戰也宜絕句）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己之公朝）俟於黨氏之溝。（黨氏溝朝中地名。○黨音掌）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己材力所及故不能言。○強其丈反。共音恭）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己不欲戰故不對。○不成丈夫也本或作大夫非是）退而蒐乘。（蒐閱。○蒐所求反。乘繩證反。閱音悅）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孺而住反。彘直利反）顏羽御。邴洩爲右。（二子孟氏臣。○邴音丙。又彼命反）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父音甫）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有子冉求也。○少詩照反）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步卒精兵。○卒子忽反。注同）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南城門也。○雩音于）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言不欲戰）公叔務人（務人公爲昭公子）見保者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充（繇役煩。○繇本或作傜同音遙）政重。（賦稅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己不敢不死）

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如樊遲言乃踰溝）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師）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瓘古奐反。泗音四）孟之側後入。以爲殿。（之側孟氏族也字反。○殿丁練反）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伐善。○抽勑留反。策初革反。本或作筴）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爲伍。敗而欲走）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而欲走。○誰不如如字。一音而庶反。注同）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爲賢。皆无戰志。○惡音烏。注同）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无壯士。但季孫不能使師）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宵諜曰。齊人遁。（諜間也。○諜音牒。遁徒困反。間間廁之間）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二子與孟孺子同車。○語魚據反）子羽銳敏。（子羽顏羽。銳請也。敏疾也。言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口不言奔。○默本亦作嘿。亡北反）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皆俱也。○嬖必計反。僮本亦作童音同。汪烏黃反。錡魚綺反。乘繩證反）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殤音商。八歲至十九歲爲殤）【疏】注時人至當殤。○正義曰。喪服大功章云。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其於服也。長殤中殤降成人一等。下殤降二等。此汪錡蓋長殤也。時人疑其當降服。又葬殤之禮。亦異成人。檀弓云。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是其異於成人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敗勝負不殊。○矛亡侯反。陳直覲反）○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悉賦稅之）有餘。以爲已大器。（長器鍾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糗乾飯也。○咺況阮反。稻醴音禮。以稻米爲醴酒。粱糗起九反。以粱米爲之。一音昌紹反。腶脯丁亂、反。字亦作鍛。加薑桂曰脯也）【疏】稻醴粱糗腶脯。○正義曰。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二曰醴齊。鄭玄云。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之恬酒矣。則醴是濁酒也。月令命作酒云。秫稻必齊。是以稻爲醴也。釋草云。虋赤苗。芑白苗。郭璞曰。今之赤粱粟、白粱粟。皆好穀也。內則鄭玄注云。腶脩捶脯施薑桂也。

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醴糗）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欲以報也。○爲于僞反）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博嬴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嬴音盈）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子陽宗樓也）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也。○夏戶雅反）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殯必刃反）【疏】歌虞殯。○正義曰。賈逵云。虞殯遣殯歌詩。杜云。送葬歌曲。並不解虞殯之名。禮啓殯而葬。葬即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啓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爲歌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爲之。據此挽歌之有久矣。晉初荀顗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摯虞駁之云。詩云。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葬之有歌。不爲害也。復存之。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具含玉亦示必死。○行如字。又戶郎反。含戶暗反。本又作啥）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爲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揮許韋反）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與今）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也。六年奔魯。問遺也。○遺唯季反）【疏】使問弦多以琴。○正義曰。禮以物遺人謂之問。二十六年衞出公使以弓問子贛。論語云。問人於他邦。皆是也。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死戰）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吳師彊齊人皆自知將敗。○）【疏】注鼓以至退軍。○正義曰。周禮大司馬教大閱之禮云。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鳴鐃且卻。鄭注云。凡進軍退軍。鼓鐸同。其所異者。廢鐲而鳴鐃耳。如鄭此言。則進退皆有金鼓。而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者。周禮是教戰之法。其臨敵之時。欲戰則先擊鼓以動之。欲退則先擊金以靜之。故長勺之役。公將鼓之。是欲戰擊鼓也。此傳云。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欲退擊金也。○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

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卒子忽反乘繩證反從才用反又如字勞力報反）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叔州仇）曰。而事何也。（問何職）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劒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賜子貢孔子弟子○鈹普悲反）【疏】衛賜○正義曰子貢衛人故稱衛賜 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之）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也元首也吳以獻魯）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褽薦也○寘之豉反篋苦協反褽音尉別本作褽以玄纁許云反本亦作勳）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組音祖衷音忠）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饋其位反或作餽賂音路豢音患夫音扶）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盤庚商書也顛越不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沼之兆反泯亡軫反盤步干反誥古報反共音恭注同劓魚器反殄大典反俾必耳反種章勇反注同從子容反長丁丈反）【疏】注盤庚至種類○正義曰彼文云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此傳字少於彼引之略也孔安國云顛隕越隊也不恭不奉上命孔言隕隊謂受上命而隊失之杜言從橫不承命謂其人性自顛越從橫不肯承命意小異也刑名以截鼻爲劓劓是割也殄絕育長俾使皆釋詁文也易謂轉易無使轉生種類不令更有惡子孫也 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爲王孫欲以辟吳禍○使所吏反屬音燭注及下同）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艾陵役也屬鏤劒名○鏤力俱反又力侯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爲十三年越伐吳起○檟古雅反木名）【疏】將死○正義曰吳語云子胥將死曰而縣吾目於吳門以見越人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之鴟夷而投之於江賈逵云鴟夷革囊也

○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守手又反）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即齊也）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仕衛爲大夫○朝如字）其娣嬖。（娣所娶女之娣）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犂衛邑○妻之七計反犂力兮反）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車也以獻於君）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遺疾之弟孔姞孔文子之女疾之妻○姞其乙反又其吉反）疾臣向魋。（爲宋向魋臣○魋徒回反）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城鉏宋邑）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出在十四年）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聽使還）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終言疾之失所也巢鄖少禘皆衛地○鄖音云少詩照反禘大計反）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御田獵○慭魚覲反一作整征領反）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大叔儀之孫○飲於鴆反）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大叔疾○聘匹政反）悼子即位。故夏戊爲大夫。（夏戊悼子之甥○夏戶雅反下同戊音茂）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其爵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簋音軌）【疏】注胡簋至曰簋○正義曰胡簋行禮所用之器故以胡簋言禮事論語衛靈公問曰俎豆之事意亦同也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注論語賈服等注此傳皆云夏曰胡杜亦同之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 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疏】甲兵至聞也○正義曰對靈公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此以文子非禮欲國內用兵靈公空問軍陳故並不荅非輕甲兵也 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圉文子名度謀也○遽其據反度待洛反注及下同難乃旦反）將止。（仲尼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疏】魯人至乃歸○正義曰孔子世家云季康子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別如字一音彼列反）【疏】注丘賦至田賦○正義曰司馬法[illegible]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乃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革車一乘今用田賦必改其舊但不知若爲用之賈逵以爲欲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若其如此則一丘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於常一十六倍且[illegible]田賦何知使井爲丘之法也杜以如此則賦稅大多非民[illegible]故改之舊制丘賦之法田之所收及家內資財井共[illegible]牛今欲別其田及家資各爲一賦計一丘民之家資[illegible]馬三牛又計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爲所出倍[illegible]舊田與家資官賦今欲別賦其田故言欲以田賦也 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問）卒曰。（卒終也）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公荅）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施戶豉反斂力豔反）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爲明年用田賦傳○冒亡北反一音莫報反厭於鹽反）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八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八　哀公六年盡十一年

經六年

任城亢元父縣北有邾婁城　郡國志引注邾作瑕是也

叔還會吳于柤　石經此處殘缺吳字以下一行計十一字

楚子軫卒　釋文云軫史記作珍

注爲陳乞所逆故書人　宋本作注爲陳至書人

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　諸本作荼此本誤茶正義同今改正

楚比劫立　淳熙本比誤此

傳六年

故不容於誅也　監本毛本作固非也

師于城父（閩本監本于誤干）
陳盟在昭十一年（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一作三是也今正）
需事之下也（宋本此節正義在國人追之節注下）
晏圉嬰之子（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晏圉作圉晏是也）
前已敗於柏舉（纂圖本監本毛本舉誤人）
注前已至是敗（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又曰節注下）
江漢睢漳（北宋刻釋文亦作睢石經誤睢家語水經注並引作沮李善注文選登樓賦云睢與沮同）
正義曰土地名（宋本土作此）
楚昭王知大道矣（諸本作大道釋文云本或作天道非）
以爲逸書（宋本以上有故字是也）
注召在至之次（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葬諸殳昌淳注之下）
謂遣意來召（宋本意下有茲字）
嘗獻馬於季孫（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於作于非）
戒使無曳言（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曳作洩釋文同按當作泄）
差車王車之官（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王作主不誤今依改）
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史記齊世家田完世家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古今人表並作晏孺子陳樹華云安與晏古字通也）
內有飢荒之困（毛本飢作饑）

經七年

夏公會吳于鄫（釋文鄫作繒云一本作鄫陳樹華云穀梁史記吳世家魯世家孔子世家並作繒是所據本有異也）
鄫今琅邪鄫縣（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邪作琊）
內外之辭（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內外作外內）

傳七年

君若以禮命於諸侯（石經禮字改刻初刻誤體）
吳王百牢（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注文弃禮知其不能霸也之下）
莫適用也（宋本毛本適作敵字按此適音的主也作敵者誤）
棄天而背本（石經棄字起一行計十一字）

放棄凶疾（宋本放作其非也）
蓋言君長大於道路（宋本淳熙本足利本無蓋字）
嬴以爲飾（釋文云嬴本又作倮與王符潛夫論引合按當作嬴爲正）
謂治其本國歧周之禮（宋本閩本監本歧作岐是也今依改）
注諸侯至執帛（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注文爲明年吳伐我傳之下）
以玉作六瑞（宋本監本毛本六作玉誤也）
去其方五十里之國二百（宋本百下有里字）
以百里之方一（宋本一作二是也今改）
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七十里之國二（浦鏜正誤二下依王制正義補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四字）
猶聞鍾聲（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鍾作鐘）
魯擊柝聞於邾（釋文云柝字又作欜同案說文作欜）
手持兩木以相敵（案周禮正義引鄭注敵作敲是也今依改）
平陽縣西北有瑕邱城（監本城誤縣）
或夢衆君子（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有黍邱亭之下）
衆君子諸國君妄耳（閩本妄字模糊宋本監本作妄是也）

經八年

宋公既還（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公作人非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諸本作讙漢書地里志引作鄻說文亦作鄻）
闡在東平剄縣北（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剄作剛是也閩本空缺纂圖本監本毛本誤劉案顧景范方輿紀要云應劭曰剛城故闡邑也戰國時爲齊之剛邑秦昭王卅六年取齊剛壽即此漢置剛縣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國晉曰剛平水經注云又西南過剛縣北是也後訛剛爲堽今有堽城壩此本作剄亦形相近而誤陳樹華云東平當作茌平不知茌平別是一縣非郡名也晉志東平郡有剛平）
未同盟而赴以名（宋本未誤來）
無官使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官作旨葉抄釋文同文十五年正義引作指使）
正義曰定十年（十年二字此本脫閩本同據宋本毛本補監本初刻亦脫後揃刊）

傳八年

曹人詬之（釋文云詬本又作詢案說文作詬从言后聲訽下云詬或从句）

執曹伯（[illegible]經伯下有陽字與李善注運命論同）
問可伐否（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否作不是也案古書之不後人多改爲否）
問於叔孫輒（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揔入吳人盟而還注下）
兵敗奔齊於後自齊奔吳（此本實缺齊於二字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二字誤倒於作于）
君子至讎國（宋本至字作違不適）
如鬫辛之徒（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鬫作闞重脩監本作國非也）
告有伐本國者（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告作若是也今依改）
與晉而四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晉作魯是也）
拘鄫人之漚菅者（惠棟云鄭康成注考工記引作漚菅釋文云漚烏豆反與漚同）
何故使吾水滋（說文引作水茲葉抄釋文同云本亦作滋字按依說文則滋乃水名左傳字不从水）
謂武城邑懼子羽爲吳內應（宋本邑下有人字）
令知非者（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令作今是也今依改）
獲叔子與析朱鉏（釋文亦作鉏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誤組）
故不可望得（足利本記云得下異本有魯國二字非也）
三百人行至稷門（監本毛本一作內盧文弨按本云疑一作下亦非案一字乃衍宋本淳熙本纂圖本足利本竝無一字）
畏微虎（淳熙本岳本足利本虎下有也字）
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惠棟曰鄭詩箋云載猶戴也謂負戴器物劉光伯說是也）
魯人不以盟爲了（毛本了作子非也）
栫之以棘（釋文栫作荐注同云本又作栫惠棟云說文云以柴木壅也从木存聲本又作洊釋文作荐音在薦反）
栫雍也（釋文亦作雍岳本監本毛本擁非也）

經九年

寘如臧會子○（淳熙本○作也亦衍文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臧會子無○是也）
注明闔至略之（宋本此節正義揔入冬十二月節之下）

傳九年

廩之以入（諸本作廩此本作廩今改正）

齊與魯平（重脩監本平誤乎）

宋公伐鄭（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揔入乃止句注下）

西北至宋口入淮（宋本宋作末是也案毛詛父六經正誤云西北至末口末作未誤然則毛氏所見南宋監本已不作末口矣）

今廣陵韓江是（監本毛本韓作邗）

炎帝爲火師（淳熙本炎上衍故字）

立爲天子（宋本淳熙本立作五案正義亦作五山井鼎云足利本云立字異本作五所謂異本多不可信此云作五不誤）

今卜得帝乙卦（宋本乙下有之字）

言其昏姻勢敵（閩本監本毛本昏作婚）

反與魯謀伐齊（此本無謀字閩本同據諸本補閩本毛本與作爲非也）

經十年

邾子益來奔（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又書會從不與謀之下）

邾子又無道（宋本又作人非也）

注書會至與謀（宋本至作從不二字）

來未同盟而赴以名（閩本監本毛本來作夷）

傳十年

故令興兵（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令作今）

再令瀆也（淳熙本瀆誤賣）

注犂一名隰（宋本此節正義在毀高唐之郭節之下）

犂即犂邱也（宋本犂邱作黎邱下同）

知伯親禽顏庚（宋本毛本同與廿三年傳合閩本監本禽作擒）

二十七年（宋本年下有傳字）

世稱知伯（宋本世字上有世稱趙孟知氏六字）

經十一年

滕子虞母卒（淳熙本岳本閩本母作毋案六經正誤云作毋誤與國本作母）

傳十一年

齊北盧縣（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齊作濟是也）

竟内近郊之地（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脱之字）

一室敵車（此本一字空闕據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二子之不欲戰也宜（石經宜字下後人旁增哉字非也）

言子所問（纂圖本子上衍君字）

有子曰就用命焉（劉原父春秋權衡云案有子當作子有子有者冉求字也仲尼門人字多云子某者不得云有子也）

公叔務人（正德本閩本監本叔誤孫毛本作務亦非）

銳請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請作精是也）

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釋文僮作童云本亦作僮案說文童子字作僮禮記作與鄰重汪踦鄭注云重當爲童春秋傳曰童汪踦）

可無殤也（石經殤字改刊初刻誤傷）

注時人至當殤（宋本至作疑童子三字此節正義在冉有用矛節注下）

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毛本堲誤堅）

封内之田悉賦稅之（纂圖本監本毛本悉誤悪）

長器鍾鼎之屬（宋本岳本長作大鍾作鐘淳熙本足利本亦作大是也今依改）

稻醴粱糗腶脯（宋本此節正義在曰何不吾諫節注下）

月令命作酒云（浦鏜正誤云作酒二字疑大酋之誤）

白粱粟（宋本白作好非也）

展如將右軍（纂圖本監本毛本展誤辰）

桑掩胥御國子（石經掩字起一行計九字）

歌虞殯（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揔入齊王無日矣注下）

葬即下棺（監本毛本即作則非也）

擊虞駿之云（宋本監本毛本擊作摯駿作駁是也）

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釋文云含本又作唅初學記引同）

吳其泯矣（石經宋本泯作汦避所諱）

暫遇姦宄（重脩監本宄誤寃）

屬其子改姓爲王孫欲以辟吳禍（岳本以字在其字上）

而縣吾自於吳門（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自作目不誤案國語吳語吳作東）

盛之鴟夷（監本毛本之作以與今國語同）

注胡簋至曰簋（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魯人以幣召之注下）

以治國之具也（宋本以作亦是也今改正）

季康子使公華公賓公林（宋本亦作華是也閩本監本毛本誤葉）

注邱賦至田賦（宋本此節正義在若不度於禮節注下）

但不知若爲用之（監本毛本爲作何）

井共一馬三牛（宋本井作并）

舊田與家資官賦（宋本監本毛本官作司是也今改正）

使冉有訪諸仲尼（岳本諸作於）

度於禮（石經度字起一行計九字）

施取於厚（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於作其是也）

邱十六井（淳熙本六誤大）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八（止）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九（哀十二年盡十五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疏〕注直書至重賦○正義曰用田賦者用田之所收以爲賦令之出牛馬也依實直書之以示改常法重賦斂成元年作丘甲甲是造作之物故言作馬牛賦稅以充之非造作之物且識其賦不識其作故書用言舊不用而今用之○夏。五月。甲辰。孟子卒。（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娶本或作取七喩反又如字）〔疏〕注魯人至順時○正義曰論語云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爲孟子卒及仲尼修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國惡禮也因而不改所以順時世也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策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今經無其事○公會吳于橐皋。（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橐章夜反一音託逡音峻又七倫反遒音囚又音迺）○秋。公會衞侯宋皇瑗于鄖。（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繇音遙）〔疏〕注鄖發陽也○正義曰十七年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發陽之役衞石魋指此會也知鄖即發陽一地二名也○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厤誤一月九月之初尙溫故得有螽○螽音終）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年事）○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疏〕注諱娶至宋女○正義曰諱娶同姓不得謂之吳女宋是子姓長女字孟故惠公元妃謂之孟子今亦稱孟子者全改其本若言此夫人是宋國之長女也釋例曰經書孟子卒傳言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此爲昭公加諱不復繫吳改其姓號傳因而弗革也論語謂之吳孟子蓋時人常言非經傳正文也而賈氏以爲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稱吳長女既不異於同姓且娶同姓長之與少未聞其異無所爲別也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疏〕注反哭至人喪○正義曰禮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於寢反哭者是夫人之正禮也季氏以同姓之故不成其夫人之喪不爲反哭故不書葬所以懲臣子之過也釋例曰若昭之孟子者以同姓爲闕生革其姓過而知悔也然吳之大伯下及魯昭於親遠矣所諱在於名義而已居夫人之位籍小君之尊已三世矣季氏當國而不爲之服至令仲尼釋已之絰國朝不成其喪以世適夫人不書於策此季氏之咎也杜言不書於策謂不以夫人之禮書於經也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絻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與弔音預注同絻音問絰大結反去其呂反）〔疏〕注孔子至節制○正義曰杜以孔子與弔明其已去臣位君在臣位則服小君之喪不得云與弔而已故云孔子始老始老者謂始致事也劉炫云按十六年仲尼卒哀公誄之子貢譏云生不能用則是哀公不用仲尼爲臣也又世家及諸書無云仲尼仕於哀公杜焉得云孔子始老乎今知不然者以上十一年傳稱仲尼在衞魯人以幣召之是召之而來當以任用故冉有云子爲國老待子而行後乃致事故孟子之喪而來與弔若哀公至不能用何須以幣召之但哀公不用其言故云生不能用於傳文上下理甚符同劉以爲不仕哀朝以規杜過非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鄭玄云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爲小君服者恩深於民也是其服與民同不服臣爲小君之服故與常弔也禮齊衰之喪始死而絻以至於成服絻以代吉冠故以絻爲喪冠也孔子以季孫當服臣爲小君之禮故以小君禮往弔季氏傳言適季氏謂適季氏哭位故杜言往弔謂就其哭位也季孫既不服喪孔子不得服弔服故去絰從主節制也大夫之弔服弁絰鄭玄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而加環絰大如緦之絰纏而不糾也曲禮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鄭玄云喪賓不荅拜不自賓客也禮弔無拜法而此言孔子放絰而拜者記言喪賓不荅拜謂喪主既拜賓賓不荅拜耳其初見主人或弔者先拜據此傳文必有拜法記無其事記不具耳○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鄫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帛以奉之。（奉贄明神○贄音至）言以結之。（結其信）明神以要之。（要以禍福○要一遙反注同）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重直龍反歇許謁反）〔疏〕注尋重也寒歇也○正義曰少牢有司徹云乃尋尸俎鄭玄云尋溫也引此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則諸言尋盟者皆以前盟已寒更溫之使熱溫舊即是重義故以尋爲重傳意言若可重溫使熱亦可歇之使寒故言寒歇不訓寒爲歇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衞。初。衞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衞大夫○且子餘反）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衞大夫）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衞。（爲衞患也）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摽擊○斃婢世反摽敷蕭反又普交反）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狂也噬齧也○狗音苟瘈吉世反噬市制反齧五結反本或作嚙）〔疏〕長木至噬也○正義曰長木喩吳國大也狗瘈喩吳失道也國狗猶家狗言家畜狂狗必齧人也而況大國乎。秋。衞侯會吳于鄖。公及衞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吳竊盟）〔疏〕注盟不至竊盟○正義曰畏吳竊盟恐吳知之故不敢書於策也成二年公及楚人秦人云盟於蜀傳曰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彼以畏晉竊盟故諸侯之卿皆貶而稱人此亦畏吳竊盟宜應貶此三國經沒而不書者彼以晉是盟主諸侯不應背晉故貶諸侯之卿以成晉爲霸主此吳以夷禮自處不合主諸侯之盟故與吳盟者悉皆不書是不與吳爲盟主也既不與吳則三國私盟於義可許不合貶責但魯自不書仲尼亦從而不書之耳釋例曰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而貶其卿所以成晉爲盟主也吳之彊大始於會鄫終於黃池凡三會三伐三盟唯書會伐而不書盟者吳以盟主自居而行其夷禮[illegible]不與則盟神不非所以結信義昭明德故不錄其盟不與其成爲盟主也既不與吳之爲盟主則宋魯衞三國私盟可許故無貶文是其說也杜言三會三伐三盟者七年會于鄫十二年會于橐皋十三年會于黃池是三會也八年吳伐我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齊國書及吳戰于艾陵是三伐也七年傳云夏盟于鄫衍八年傳云吳人盟而還十三年傳云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是三盟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衞侯之舍。（藩籬○藩方元反注及下同籬力知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也餼生物○餼許氣反）〔疏〕注侯伯至生物○正義曰侯伯諸侯之長謂盟主也侯伯爲主則諸侯之從已者皆爲賓致禮禮賓當謂有以禮之或設飲食與之宴也地主所會之地主人也當歸生物於賓禮牲生曰餼服虔云致賓禮於地主傳言吳不行禮於衞衞非地主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衞。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苦困也○難乃旦反）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吳○盍音戶臘反）語及衞故。（若本不爲衞請者○爲于僞反）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衞君。衞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衞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衞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墮毀也○墮許規反注及下皆同）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衞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衞侯。衞侯歸。效夷言。子之尙幼。（子之公孫彌牟○說音悅下同舍音捨釋也又音赦效戶教反）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

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蟄直力反）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厤官失一閏。釋例論之備）［疏］注猶西至之備。○正義曰。月令季夏之月昏火星中。詩云七月流火。毛傳云流下也。謂昏而見於西南漸下流也。周禮司爟云季秋內火。是九月之昏火始入。十月之昏則伏矣。猶西流者。言其未盡沒。是夏九月也。經書十二月。則是夏十月。厤官失一閏。故以九月爲十月。釋例長厤言諸儒皆以爲時實周之九月。而書十二月。謂之再失閏。若如其言。乃成三失。非但再也。今以長厤推春秋。此十二月乃夏之九月。實周之十一月也。此年當有閏而今不置閏。此爲失一閏月耳。十二月不應螽。故季孫怪之。仲尼以斗建在戌。火星尚未盡沒。據今猶見。故言猶西流。明夏之九月尚可有螽也。季孫雖聞仲尼此言。猶不卽改。明年十二月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厤也。傳於十五年書閏月。蓋置閏正之。欲明十四年之閏於法當在十二年也。○宋鄭之間有隙地焉。（隙地閒田。○隙去逆反。閒音閑。又一本作閒地。一音如字）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彌亡支反。又亡爾反。頃苦穎反。又音傾。暢勑亮反。一本作王暢。嵒五咸反。戈古禾反。錫音羊。一音星歷反）子産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俱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爲之城嵒戈錫。（城以處平元之族。○爲之于僞反）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此事經在十二月螽上。今倒在下。更與列其月。以爲別者。丘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倒丁老反。別如字。又彼列反）［疏］注此事至齊同。○正義曰。杜以此與經別。故言丘明不以爲義例。故使交不齊同。劉炫以爲傳說當時事耳。更倒本隙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接。今知不然者。案宣二年壬申朝于武宮。是十月五日。下乃云冬。趙盾爲旄車之族。彼注云壬申是十月五日也。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彼既無倒本其事與後年相接。足知此亦不爲倒本其事。使九月在十二月之下。爲明傳因簡牘舊文。或日月前後。不以爲例。若以倒敘其事爲後年張本。案傳之上下。凡倒敘事爲後年張本者。唯道事之所由。不具載其日月。劉以此而規杜。過非也。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書取覆而敗之）○夏。許男成卒。（無傳。○成音城。本或作戌）○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近附近之近。去起呂反。僭子念反）［疏］注夫差至書之。○正義曰。七年會吳于鄫。十二年會吳于橐皋。皆不稱子。此稱吳子。故解之。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而自號爲王。則諸侯不服。故去僭號。自稱吳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之策承而書曰吳子。吳語說此事云。晉侯命董褐告吳王曰。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天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是其去僭號也。於此會去王號耳。其於吳國猶稱王不改也。○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無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無傳）○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葬許元公。（無傳）○九月。螽。（無傳）○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無傳。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孛步內反。見賢遍反）［疏］注平旦至之次。○正義曰。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杜用彼說。衆星皆沒。故不言所在之次。○盜殺陳夏區夫。（無傳。稱盜。非大夫。○夏戶雅反。區烏侯反）○十有二月。螽。（無傳。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厤。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復扶又反）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救前年圍嵒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二子宋大夫。○徇似俊反。讙火官反。郜古報反。又古毒反）以六邑爲虛。（空虛之。名不有。○爲虛並如字。或音墟。非）○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單音善。不與音預）○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隧道也。○隧音遂。注同）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謳烏侯反）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觀越師。泓水名。○泓烏宏反）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蔑亡結反。旗音其。大音泰。孟康云大音闥）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屬音燭。注同）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地守故不獲。○守手又反。下注同。復扶又反）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惡烏路反。注同）自剄七人於幕下。（以絕口。○剄古頂反）○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先後。○歃所洽反。又所甲反）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吳爲大伯後。故爲長。○長丁丈反。注並同。大音泰）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爲侯伯）趙鞅呼司馬寅曰。（寅晉大夫）日旰矣。（旰晚也。○旰古旦反）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疏］趙鞅至知也。○正義曰。如此傳文。則趙鞅先欲與吳戰也。吳語云。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仍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先對曰。二者莫利。必會而先之。乃爲吳王設計。布陳。雞鳴乃定。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鳴鼓。三軍皆譁。聲動天地。於是晉軍大駭。乃令董褐請事。賈逵等皆云。董褐司馬寅也。如彼文。則吳請先戰。國語各記其國之事。言有彼此。故其文不同。○注二臣鞅與寅。○正義曰。杜以鞅呼寅與語。明其同憂國事。故以二臣爲鞅與寅也。劉炫以爲吳晉二臣。今知不然者。以趙鞅呼司馬寅自相與語云。建鼓整列。二臣死之。皆是鞅寅自謂。故知二臣鞅與寅也。鞅既不共吳臣對論曲直。何得以二臣爲吳晉之臣。劉以爲吳晉之臣而規杜氏。非也。○建鼓。○正義曰。建立也。立鼓擊之。與戰也。大射禮云。建鼓在阼階西。鄭玄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彼謂立之於地。所謂殷人楹鼓。與此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爲敵所勝）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少待無與爭。○輕遣政反）［疏］反曰至死乎。○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然則國有難。大則越人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說與此傳小異。乃先晉人。（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疏］乃先晉人。○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吳公先歃。晉侯亞之。與此異者。經書公會晉侯及吳子。傳稱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吳皆在下。晉實先矣。經據魯史策書。傳采魯之簡牘。魯之所書。必是依實。國語之書。當國所記。或可曲筆直已。辭有抑揚。故與左傳異者多矣。鄭玄云。不可以國語亂周公所定法。傅玄云。國語非丘明所作。凡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國語虛而左傳實。其言相反。不可強合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見晉如字。又賢遍反。使所吏反。以見賢遍反）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疏］王合至於伯。○正義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職方者。二伯各主一方。州長者州牧各主一州。周禮所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當如康王之誥。太保帥西方諸侯。畢公帥東方諸侯以見於王也。計當盡帥諸侯。獨言帥侯牧者。舉尊而言。其實盡帥之也。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侯謂牧也。牧帥諸國之君見於伯也。亦當盡帥在會諸侯。獨云子男。舉小爲言。其實亦見在會者盡帥以見伯也。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

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百乘。○豐芳中反乘繩證反下及注同）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疏〕（故敝至伯也○正義曰言共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有不及晉時以吳爲伯故也○魯賦至事晉○正義曰七年傳茅夷鴻請救於吳云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今魯賦八百乘以貢於吳以吳爲伯故也吳今帥魯以見於晉則吳爲州牧魯爲子男晉成伯矣邾是子爵以六百乘貢吳邾以吳爲伯故也魯既以晉爲伯吳爲牧牧卑於伯則將半邾三百乘以屬於吳而如邾六百乘以事於晉也）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欺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從才用反牖音酉）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疏〕（魯將至而畢○正義曰七月辛丑盟囚景伯以還今景伯稱十月當謂周之十月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坐才臥反恐丘勇反）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適爲惡名○共音恭祇音支）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曰。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繠然服飾備也己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繠而捶反又而水反）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盛音成又市政反注同褐戶葛反父如字又音甫睨五計反）〔疏〕（注一盛至得飲○正義曰酒盛於器故謂一器爲一盛說文云睨邪視也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玄云褐毛布也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是褐者寒賤人之衣服也言我與彼褐之父但得共邪視之不得飲之告己之乏飲也）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飢渴所以亡○麤本又作麄七奴反呼火故反）〔疏〕（對曰至則諾○正義曰食以稻粱爲貴故以粱表精若求粱米之飯則無矣麤者則有之若我登首山以叫呼庚癸乎女則諾軍中不得出糧與人故作隱語爲私期也庚在西方穀以秋熟故以庚主穀癸在北方居水之位故以癸主水言欲致餅并致飲也土地名首山闕不知其處當在吳所營軍之旁）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會黃池故言吳子悖惑○殺其丈夫直兩反又作大夫誤悖補內反）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終伍員之言）〔疏〕（吳及越平正義曰言吳不能報越求與之平終伍員所謂三年始弱也）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狩手又反麟呂辛反又力珍反瑞獸也解見詩音瑞常恚反應應對之應中丁仲反）〔疏〕（注麟者至曰獲○正義曰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何休云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鄭玄詩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釋獸云麐麕身牛尾一角李巡曰麟瑞應獸名孫炎曰靈獸也京房易傳曰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廣雅云麒麟狼頭肉角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不旅不入陷穽不入羅網文章斌斌說文云麒仁獸從鹿其聲麟大牝鹿也從鹿粦聲公羊傳曰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孝經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麒麟臻是言麟爲聖王之嘉瑞也此時無明王麟出無所應也出而遇獲失其所以歸也夫以靈瑞之物輱軻若是聖人見此能無感乎所以感者以聖人之生非其時道無所施言無所用與麟相類故爲感也仲尼見此獲麟於是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文加褒貶而脩中興之教若能用此道則周室中興故謂春秋爲中興之教也春秋編年之書不待年終而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本以所感而作故所以用此爲終也釋天云冬獵爲狩周之春夏之冬故稱狩也桓四年公狩于郎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禚郎二者公親行皆書公狩此狩不書公卿者蓋是虞人賤官自修常職公卿不行故不書狩者各氏此狩常事本不合書書之爲獲麟故也傳稱狩于大野大野之澤在魯國之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定九年傳例也杜以獲麟之義唯此而已先儒穿鑿妄生異端公羊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說公羊者云麟是漢將受命之瑞周亡天下之異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秦項交戰然後劉氏乃立夫子深閔民之離害故爲之隕泣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又云麟得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案此時去漢二百七十有餘年矣漢氏起於匹夫先無王迹前期三百許歲天已豫見徵兆其爲靈命何大遠乎言既不經事無所據苟佞時世妄爲虛誕故杜氏序云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蓋賤其虛誣鄙其妖妄故無所取之也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遊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爲孔子瑞也奉德侯陳欽說麟西方毛蟲金精也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爲口故麟來許慎稱劉向尹更始等皆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異不得復爲漢瑞知麟應孔子而至鄭玄以爲脩母致子不如立言之說密也賈逵服虔潁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衞反魯考正禮樂脩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脩母致子之應若然龍爲水物以其育於水耳麟生於火豈其產於火乎孔子之作春秋門徒盡知之丘明親承聖旨目見獲麟丘明何以不言弟子何以不說子思孟軻去聖尤近荀卿著書尊崇孔德麟若應孔子而來著書無容不述何乃經傳羣籍了爾不言以其既妖且妄故杜悉無所取）○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射音亦句古侯反繹音亦）〔疏〕（注射小至之經○正義曰此文與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文同知射是小邾大夫以句繹之地來奔魯也其事既同其罪亦等傳稱庶其等爲三叛人不通數此爲四叛人者以春秋之經止於獲麟獲麟以上襃貶是仲尼之意此雖文與彼同而事非孔意故不數也若然魯史書此舊與彼同則竊地顯名史先然矣而昭三十一年傳盛論書三叛人名懲不義也其善志也杜言書曰故書皆是仲尼新意案此類彼則彼是舊文言新意者仲尼所脩有因有革因者雖是仲尼因舊舊合仲尼之心因而不改即是新意所以彼傳歸功脩者謂之善志爲傳所以脩之既定乃成爲善也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上明之爲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上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是其說也公羊穀梁之經皆至獲麟而盡左氏之經更有此下事者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是魯史記事之正文也仲尼所脩脩此記也此上仲尼脩記此下是其本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因經之末并錄魯之舊史以續孔子所脩之經記仲尼卒之月日示後人使知之耳賈逵亦云此下弟子所記但不言是魯之舊史耳）○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寘之豉反）〔疏〕（陳恆執其君○正義曰成十七年晉欒書執晉厲公亦先執後弒與此事同彼不書者或此告彼不告且此非孔子所脩不可以爲例也）○庚戌。叔還卒。（無傳）○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無傳）○陳宗豎出奔楚。（無傳○豎上主反）○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曹宋邑○向舒丈反魋徒回反）○莒子狂卒。（無傳○狂其廷反）○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衞。宋向巢來奔。○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疏〕（齊人弒其君壬○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發凡言例是周公舊典此魯史不書陳恆之名蓋依凡例以齊君無道故）○秋。晉趙鞅帥師伐衞。（無傳○鞅於丈反）○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無傳○復扶又反）○陳轅買出奔楚。（無傳）○有星孛。（無傳不言所在史失之○孛步內反）○饑。（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鉏仕居反）〔疏〕（注大野至商名○正義曰巨訓大也由其旁有大澤故縣以鉅野爲名其澤在曲阜之西故稱西狩不書地者得常不書也賈逵云周在西明

夫子道繫周服虔云言西者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按此澤實在魯西舊史因書西耳仲尼不改舊史何以得示己意若其本實東狩仲尼不得輒改爲西以己意之所示妄改魯之狩處雖則下愚知其不可豈有斯人而爲斯事以此立說何妄之甚杜以車子連文爲將車之子故爲微者鉏商是其名也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今傳無士字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以子爲姓與杜異。以爲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人掌山澤之官）〔疏〕以爲至虞人。正義曰家語云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於孔子孔子曰麟也然後取之王肅云傳曰狩此曰采薪時實狩獵鉏商非狩者采薪而獲麟也傳曰以賜虞人此云棄之於郭外棄之於郭外所以賜虞人也然肅意欲成彼家語令與經傳符同故強爲之辭冀合其說要其文正乖不可合也今傳言狩而獲麟非采薪者也鉏商不是狩者麟非狩之所獲何以書爲狩乎以賜虞人虞人當受之矣棄郭外非賜人之辭不得棄之以爲賜人也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則公羊之意當時實無狩者爲大麟而稱狩也家語雖出孔家乃是後世所錄取公羊之說飾之以成文耳不可與左氏合也。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疏〕注言魯至獲麟。正義曰若舉國不識則無由得書傳說仲尼觀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由仲尼辨之故也服虔云仲尼名之曰麟明麟爲仲尼至也然則麟非常見魯人所疑仲尼聖者所言必信故魯從而取之此則愚民之信聖也服虔以仲尼名之即云爲仲尼至然則防風之骨肅愼之矢季氏之墳羊楚王之萍實皆問仲尼而後知豈爲仲尼至也○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要於妙反又一遙反注同）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濟成也。乘繩證反年兩同。）〔疏〕使子至弗能。正義曰季孫之意以小邾射不信千乘之國而信子路之言是其重子路適於一國子路當以爲榮不宜恥與言約子路之意魯伐小邾非已能禁將令已言不信不可與射約也又射是竊地叛臣臣之罪惡者也而子路與之相要便是以射爲義恥與不義交好故辭而不能也○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闞止子我也事在六年。闞苦暫反。）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憚大旦反驟仕救反數所角反）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

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子我夕。（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執逆至朝）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遺唯季反潘芳袁反注皆同沐音木汁之十反）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懼其反爲患故盟之）〔疏〕盟諸陳於陳宗。正義曰陳宗陳氏宗主謂陳成子也盡集陳氏宗族就成子家盟也　初。陳豹欲爲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已。（言已介達之。介音界媒介也亦因也）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喪也）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肩背僂。長如字又丁丈反僂力主反）望視。（目望陽）事君子必得志。（得君子意）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恐多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言已疏遠。說音悅女音汝遠如字又于萬反）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違不從也。數所主反）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廩力甚反芒音亡）〔疏〕注成子至一乘正義曰案世本僖子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鑿茲芒子盈惠子得　子我在幄。（幄帳也聽政之處。幄於角反處昌慮反）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侍人。禦本亦作御魚呂反）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得殺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從公使居正寢。檀大丹反）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爲公除害。大音泰將爲于僞反下文逆爲余請下注爲公同）成子出舍于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則害事。需音須）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疏〕誰非陳宗。正義曰子行稱國內之人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力足成事何爲畏子我欲出奔　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

〔疏〕所不至陳宗。正義曰子行慮其必出故以殺子懼之陳宗謂陳之先人此稱有如陳宗由定六年孟懿子謂范獻子曰所不以陽虎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彼注云稱先君以徵其言此亦然也服虔云陳宗先祖鬼神也　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屬之欲反闈音韋）〔疏〕注闈宮至門也。正義曰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孫炎曰宮中相通小門也成子在公宮內知大門公門也計闈在宮內必是得入大門乃攻闈與大門皆不勝者公宮非止一門蓋從別門而入兵得至闈故與大門並攻也　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弇於檢反又音淹狹音洽）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耏。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耏音而矯本又作橋居表反）出雍門。（齊城門也。雍於用反）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施式豉反）東郭賈奔衞。（賈即子方）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宋桓魋之寵害於公。（侍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驟數也欲因請討之。數所角反）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鞌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爲公享宴而作亂。鞌音安）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僞喜於受賜）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長丁丈反注同少詩照反）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兄向巢也。惡烏路反）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迹子亦反）〔疏〕注主迹禽獸者。正義曰周禮夏官迹人掌邦田之政凡田獵者受令焉鄭玄云迹之言跡知禽獸之處也　曰。逢澤有介麋焉。（地理志逢澤在熒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介音界麇九倫反獐也本又作麋亡悲反）〔疏〕注地理至大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

（開封縣逢澤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臣瓚案汲郡古文梁惠王廢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縣有逢忌陂是也土地名宋都睢陽計去開封四百餘里非輕行可到故杜以遠疑非也蓋於宋都之旁別有近地名逢澤也介大也釋詁文案方言畜無耦曰介杜云大者逢澤大處不應唯有一麇若逖人止告一麇不應公喚左師俱獵故以介爲大劉炫以爲一麇而規杜氏非也）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難以遊戲煩大臣○難乃旦反下文及注同）野曰。嘗私焉。（嘗試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疏〕注瑞符節以發兵。○正義曰周禮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衆云牙璋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也彼用牙璋天子之法諸侯於其封內亦自以瑞發兵其物無文以言之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魋）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桓魋無怨者）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子頎桓魋弟桓司馬即魋也○頎音祈騁勑領反）司馬欲入。（入攻君）子車止之。（車亦魋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爲邑○祇音支）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爲質還入國○質音致注及下同）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舍音赦又音捨注同）民遂叛之。向魋奔衞。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衞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衞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示不與魋同○夏戶雅反璜音黃）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惡烏路反阬苦庚反或音岡輿音余）○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三日齊側皆反本又作齋伐齊三如字又息暫反）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疏〕孔丘至告人。○正義曰論語錄此事與此小異彼云沐浴而朝此云齊而請彼云公曰告夫三子此云公曰子告季孫禮齋必沐浴三子季孫爲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彼於退而告人之下又云之三子告此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圉畜養也成孟氏邑○洩息列反圉魚呂反）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病謂民貧困○爲于僞反）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恨恚故鞭成有司之使人○從者才用反使所吏反注同恚一瑞反）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聽命共使○內如字又音納袒音但免音問衢其俱反共音恭注同）懼不歸。（不敢歸成爲明年成叛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無傳○丕普悲反）○鄭伯伐宋。（無傳）○秋。八月。大雩。（無傳○雩音于）○晉趙鞅帥師伐衞。○冬。晉侯伐鄭。（無傳）○及齊平。（魯與齊平）○衞公孟彄出奔齊。（無傳○彄苦侯反）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偪成）○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汭如銳反）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爲楚所伐）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於朝介將命○斂力驗反下同造七報反下文同介音界下文注皆倣此）〔疏〕注聘禮至將命。○正義曰聘禮文也服虔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禮稱既斂於棺傳言將以尸入者記言對文耳散則可以通隱元年傳曰贈死不及尸注云尸未葬之通稱也案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此謂入竟未至國都賓死其禮如此聘禮又云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於朝介將命鄭注云未將命謂俟間之後也此謂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禮賓請間之後賓死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公孫貞子卒於竟內依禮唯可以尸而入殯於賓館不合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上介芋尹云以尸將事者以吳人不納故芋尹引禮深以辯之杜以傳有以尸將事故引聘禮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以釋之其實貞子當殯於館不得以尸將事也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勞力報反潦音老廩力甚反隕于敏反下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蓋陳大夫貞子上介○重直用反下注同寡君敢辭上介絕句芋音于付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荐重也○荐在徧反）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副也○備使所吏反蓋芋尹蓋辭同）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棄世）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共音恭注同積子賜反又如字注同殯必刃反聚才喻反又如字）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行事○莽亡黨反）〔疏〕於是至之禮。○正義曰上注所引者是聘賓終以尸將事之禮聘禮又云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是聘而遭喪之禮也其朝禮雖亡賓終及主遭喪必亦有禮文六年季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是也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言芋尹蓋知禮○內如字又音納）○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瓘古喚反）過

衞。仲由見之。（仲由子路過古禾反）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饗受也○斲陟角反喪息浪反下并注皆同）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故爲魯言○故爲于僞反下爲衞爲請並同）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弟成子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背音佩）〔疏〕（曰人至貳乎○正義曰人皆臣人謂凡人皆臣事於人當一心事上今公孫成而有背人之心謂背魯適齊況他國齊人雖爲子役豈有不學子而爲叛貳乎言必效子而爲叛貳故杜云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也）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焉於虔反）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贛就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君願事君如事衞君。（言衞與齊同好而魯未肯○好呼報反）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衞。（在定八年）齊爲衞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冠如字又古喚反）因與衞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濟子禮反禚諸若反）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讙與闡。（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衞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病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嬴齊邑嬴音盈）○衞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圉魚呂反蒯苦怪反聵魚怪反悝苦回反）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姬○渾戶門反長丁丈反又如字）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子所○使之所吏反又如字）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無與音預）與之盟。爲請於伯姬。

（良夫爲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圃園○圃布五反）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爲婦人服也○乘繩證反下及注同）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自稱昏姻家妾○欒力丸反姻音因）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介被甲輿豭豚欲以盟○杖直亮反又音丈豭音加被皮寄反）〔疏〕（輿豭○正義曰豭是豕之牡者傳稱諸侯盟誰執牛耳則盟當用牛此用豕者鄭玄云人君用牛伯姬迫孔悝以豭下人君耳然則蒯聵自謀取國寧復降下人君於時迫促難得牲耳牲不備牛如孟任割臂以盟莊公楚昭王割子期之心以盟隨人此及明年大子疾輿豭爲盟皆臨時偏切難以禮論也）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刼孔悝欲令逐輒○迫孔悝本又作叔悝廁初吏反強其丈反刼居業反令力呈反）遂刼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爲孔氏邑宰○炙章夜反下同）〔疏〕（注季子至邑宰○正義曰論語稱子路爲季路則字季子故呼爲季子也使告季子則季子在外下云食焉不辟其難是食孔氏之祿故知爲孔氏邑宰）召獲駕乘車。（召獲衞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召上照反注同）行爵食炙。奉衞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衞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疏〕（召獲至食炙○正義曰上明爲傳雖詳於當時而此太煩碎計欒寧飲酒無可記錄又此句顛倒辭義不允若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欲至門）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己可不須踐其難○難乃旦反注及下皆同）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氏祿）〔疏〕（子羔至辟其難○正義曰子羔謂季子將欲救君故言政不及己不當踐其難季子欲救孔悝故言食其祿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爲也。（言輒已出無爲復入○復扶又反）季子曰。是公孫。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死者出乃入。（因門開而入○使所吏反）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悝爲難攻大子○焉於虔反）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子蒯聵黨敵當也○燔音煩舍音捨又如字盂音于黶於減反）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斷丁管反）結纓而死。孔子聞

衞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蒯聵也）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輒之臣○去起呂反）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比褚師聲子爲明年瞞成奔起○瞞莫干反褚申呂反）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九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九（哀十二年盡十五年宋本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三十六）

經十二年

橐皐在淮南逡遒縣東南　郡國志逡作浚

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　宋本岳本足利本亭作口淳熈本亭字改刊初刻似亦作口也

是歲置閏　宋本淳熈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歲下有應字是也

司麻誤一月　宋本一作十非也

傳十二年

注諱娶至宋女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孔子與弔節注下

宋是子姓長女字孟　重脩監本字孟誤音畫

籍小君之尊　浦鏜正誤籍作藉

故與弔也　纂圖本監本毛本與作爲非也

季孫不服喪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孫誤氏

又世家又諸書　監本毛本下又字作及宋本同是也宋本諸作語非

君之母妻則不名也　宋本不名作小君與儀禮喪服傳合

謂老苦有廢疾而致仕者也　宋本苦作若案癈疾之癈當作癈

孔子不得服弔服　宋本上服字誤成

大夫之弔服弁絰　諸本作弁此本誤卑今改正

纏而不紏也　宋本紏作以非

或弔者先拜　此本或字模糊依宋本改閩本監本毛本誤成

若可尋也　諸本作尋儀禮有司徹篇鄭注引作燖俗字

注譸壐也寒歇也（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從之固矣注下）

子羽衛大夫（岳本夫下有也字）

則三國私盟（考文三作二誤）

而藩其君舍以難之（諸本作藩此本誤籓今改正）

子盡見大宰（石經宰下有嚭字）

十月之昏則伏矣（此本矣字模糊據宋本改閩本監本毛本作火誤也）

則是夏九月（宋本九作十是也）

言諸儒皆以爲時（此本時字模糊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作冬）

隕地閒田（宋本岳本閒作閑釋文云閒田一本作閑地）

錫（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錫作鍚是也下同監本鄭取鍚誤鄭取錫）

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石經二字以下十字皆改刻因初刻脫月字也）

更具列其月以爲別者（淳熙本具作其非也）

明傳文無較例（重脩監本較誤較）

經十三年

七年會吳于鄫（重脩監本鄫誤鄭）

見于旦也（宋本同與公羊傳合閩本監本毛本于作乎）

傳十三年

空虛之名不有（岳本足利本名字作各按各是也各不有者宋鄭皆不有之如子産所約也）

越子伐吳爲二隧（顧炎武云隧即古隊字按傳文隊多訓爲道隊乃古之墜字絕不相涉今俗語謂衆若干爲一隊則非古人語言）

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石經弗字改刻初刻誤不）

自到七人於幕下（淳熙本幕誤募）

吳爲大伯後（淳熙本爲誤後）

趙鞅至知也（宋本以下正義十二節揔入注文終伍員之言之下）

乃令董褐請事（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董此本誤蓳下同今改正）

則晉成爲伯矣（石經矣字以下至卷末皆殘缺）

七年傳（宋本傳作使）

有事於上帝先王（正義曰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則先王似當作先公楷石經殘缺無以正之）

言吳士不恤下（毛本士作主亦誤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士作王是也）

軍中不得出粻與人（閩本監本毛本粻作糧案糧粻古今字）

穀以秋孰（閩本監本毛本孰作熟）

言欲致餅并致飲也（宋本餅作飯案盧文弨校云餅乃餅之訛見桓二年釋文餅飰皆同）

飯

吳所營軍之房（宋本房作旁是也監本毛本誤方）

經十四年

（石經春秋經傳集解哀下第卅岳本哀下有公字並盡廿七年）

音中鐘呂（閩本監本毛本鐘作鍾）

宋此時去漢二百七十有餘年矣（監本毛本二作三非也續漢志云獲麟至漢二百七十五歲李銳云下三百許歲亦二百之誤）

頹容等（宋本監本毛本頹作穎非）

子爾不言（宋本監本毛本子作了是也今依改）

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惠棟云史記齊世家云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司馬貞曰徐字从人說文作郐並音舒戰國策齊一篇曰楚成王戰勝于徐州高誘曰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徐屬齊案徐舒古字通）

陳宗豎出奔楚（諸本作豎此本誤登今改正）

傳十四年

莒子狅卒（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狅作狂與葉抄釋文合案錢大昕云考古字書無狅字）

注大野至商名（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仲尼觀之日節注下）

鉅訓大也（閩本監本毛本作鉅此本誤臣今改正宋本作巨案作巨者是）

葉郭外（宋本郭上有之字）

取公羊之說飾之（宋本飾作節是也）

季氏之墳羊（監本毛本墳作羵）

盟諸陳於陳宗（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注文悔不誅陳氏之下）

使爲臣他日（石經臣他二字改刊因初刻誤倒也）

稟邱子意茲（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稟作廩）

芒子盈（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作芒子盈山井鼎云或作子芒盈非）

素在內（淳熙本在誤任）

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石經歸下有帥字衍文也屬之欲反屬則不必更言帥矣）

子方取道中行人車（監本毛本人誤入）

知其矯命（釋文矯作撟云本又作矯詳釋文挍勘記）

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鍾作鐘）

注主迹禽獸者（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吳人惡之節注下）

逢澤有介麋焉（釋文亦作麇云本又作麋石經宋本淳熙本作麇案王應麟困學紀聞昭十四年正義引並作麇逢作逢非）

言逢澤在熒陽（纂圖本監本毛本熒誤作滎齊召南云熒陽二字似衍文案漢志本文開封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漢時開封屬河南郡晉始屬熒陽郡似不得以晉時郡名混入漢志也）

開封縣逢澤在東北（案漢晉地理志澤作池）

梁惠王廢逢忌之藪（案漢志廢作發）

今浚儀縣有逢忌陂是也（案漢志逢忌陂作逢陂忌澤）

牙璋琢以爲牙（宋本琢作瑑是也）

臣之罪大（淳熙本臣誤氏）

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此本與珪二字實缺據石經及諸刻本補）

公文氏攻之（此本文氏二字實缺依石經及諸刻本補）

錄其卒葬所在（此本錄字實缺據諸本補）

袒免哭于衛（淳熙本袒誤祖）

經十五年

齊高無㔻出奔北燕（監本㔻誤平下同）

傳十五年

遂城輸（此本城字實缺據石經及諸刻本補）

宣城廣德縣（諸本作廣此本實缺今補正）

聘禮至將命（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傳言芋尹蓋知禮之下）

聘禮文也（此本文字實闕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深以折之（此本折字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作辯）

荐伐吳國（毛本荐作薦非注同）

大命隕隊（石經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隊作墜俗字）

絕世猶言棄世（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下世字誤也）

以其具殯斂所積聚之用（淳熙本殯誤臏）

事死如事生禮也（宋本岳本無下事字石經初刻有後刊去）

朝聘道死以尸行事（岳本道上有而字死下有則字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死作使非也）

又云聘遭喪入竟則遂也（監本毛本遭作禮非也）

無穢虐士（淳熙本虐作虚大謬）

而有背人之心（石經而下旁有子字非唐刻也本或作人背臣人子有背人之心）

曰人至貳乎（宋本至下有不字此節正義在公孫宿以其節注下）

令公孫成而有背人之心是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令作今）

自稱昏姻家妾（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昏作婚）

與猳（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先謂司徒節注下）

課得牲耳（監本毛本課作難）

若倒此一句（宋本一作二）

子羔至辟其難（宋本無辟字）

曰無入爲也（淳熙本也誤出）

是公孫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孫下有也字石經此行雖殘缺然自無入爲也也字起至求利焉利字止計十字亦必有也字也）

莊公蒯聵也（諸本作聵此本誤瞶今改正）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九止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九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六十（哀十六年一盡二十七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衞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衞。衞侯輒來奔。（書此春皆從告）○二月。衞子還成出奔宋。（卽購成還音旋）○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孔子卒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已下無復經矣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本或作魯襄二十三年生至今七十二則與史記孔子世家異此本非也）

〔疏〕注仲尼至有誤。正義曰魯臣見爲卿乃書其卒致事而卒猶尚不書仲尼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故特命史官使書其卒耳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杜自以長厤挍之四月十八日有乙丑無己丑己丑乃是五月十二日也日月必有誤者劉炫云春秋之例卿乃書卒縱令仲尼不告老例不合書而杜云告老去位猶書卒非也今知不然者案周禮典命云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仲尼爲魯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十一年傳云子爲國老是大夫尊者則二命以上準例合書故杜爲此注或可杜爲抑揚之辭以爲仲尼縱未去位例不合書告老去位猶書卒者欲明魯之君臣宗其聖德之甚劉不尋杜旨以爲例不合書而規杜過非也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而奔）衞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武子衞大夫肸也。鄢於虔反肸許乙反）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河上戚也。逋布吳反竄七亂反寘之豉反）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衷音忠單音善余嘉乃成世絕句）方天之休。（言天方授爾以休。○休音許虯反注及下同美也）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聵之事）○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至也憖且也俾使也屏蔽也。○誄力軌反說文云謚也旻亡巾反弔如字又音的憖魚覲反俾必爾反屏必領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疚病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爲法。○煢求營反疚久又反父音甫喪息浪反）

〔疏〕公誄至自律。正義曰周禮大祝掌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鄭衆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爲其辭卽引此傳是爲賜命之辭也鄭玄禮記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傳唯說誄辭不言作謚傳記羣書皆不載孔子之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己傷悼之情而賜之命耳不爲之謚故書傳無稱焉至漢王莽輔政尊尚儒術封孔子後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君明是舊無謚也鄭玄禮注云尼父因且字以爲之謚謂謚孔子爲尼父鄭玄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謚遂復妄爲此解

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愆起虔反）君兩失之。○六月。衞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飲於鴆反）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令力呈反）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俱去）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祏音石圃布五反函音咸）

〔疏〕注使副至石函。正義曰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玄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耳今孔悝得有主者當特僭爲之非禮也鄭玄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案孔氏姞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爲姞姓耳孔氏仕於衞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爲之耳

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爲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祏者）許公爲反祏。（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爲反逆之。○許公爲如字人姓名反本亦作返音同）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爭爭鬬之爭）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射食亦反下同發如字一音廢遠於萬反殪於計反）或以其車從。（從公爲。○從才用反又如字注同）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橐音託）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城父音甫）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十年。○華戶化反）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卽建也。○諜徒協反）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

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葉始涉反）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衞藩焉。（使爲藩屏之衞○竟音境下同藩方元反注同）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好呼報反）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白楚邑也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比子西於鄭人）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以鳥爲喻○女音汝卵來管反長丁丈反）楚國第。（用士之次第○第大細反）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復扶又反）子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悛七全反）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僚辭距之○熊音雄宜僚者本或作熊相宜僚相息亮反說音悅）承之以劍。不動。（拔劍指其喉○喉音侯）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汝陰慎縣也○不爲于僞反下同諂勑檢反惕他歷反洩息列反又以制反）〔疏〕勝曰至去之○正義曰白公告之知必許其爵位而宜僚辭是不爲利而諂也承之以劍欲刺殺之而宜僚不動是不爲威而懼也如此之人必不是漏泄人言以求媚者也言其必不泄己謀故舍而去之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鎧苦代反杖直亮反）〔疏〕與吳至爲亂○正義曰服虔云欲陳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所入獻捷杜以陳列甲兵士卒以入王宫人情所不許豈當時肯聽之故以爲戰時所得鎧杖兵器皆備具獻之所得既多欲因獻用之以作亂許之。遂作亂。

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於葉公○劫居業反袂彌世反）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豫章大木○抉烏穴反）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殺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聚才住反下同）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欲須其釁而討之○徼古堯反饜於豔反）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平王子啓五辭王者）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庇必利反又音祕）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爲門尹）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圉魚呂反）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穀也○胄直又反）日日以幾。（冀君來○幾音冀本或作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艾魚廢反一音五蓋反）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旌表也○夫方于反或音扶奮方問反旌音精徇似俊反）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公并○箴之林反）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

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使與國人與羊汝反一本作使興國人如字興謂興廢也縊一賜反微如字匿也爾雅云匿微也匿女力反）〔疏〕注微匿也○正義曰釋詁云匿微也舍人曰匿藏之微也郭璞曰微謂逃藏也左傳曰其微之是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拘音俱長丁丈反注同）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燕勝弟頯黃吳地○烹普庚反燕烏賢反又烏練反頯求龜反舊求悲反）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國寧。（寧安也）乃使寧爲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也）使寬爲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傳終言之○葉如涉反）○衞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嬖必計反）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大叔音泰）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夢而言○比毗志反去起呂反）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衞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屏左右）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召輒）若不材。器可得也。（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豎告大子。（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立己○豭音加強其丈反）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衞侯爲虎幄於藉圃。（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爲飾○幄於角反幕武博反）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爲令名○成絕句求令名者絕句應應對之應）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乘衷甸時證反說文作佃云中也春秋乘中佃一轅車也牡茂后反）〔疏〕注中甸一轅卿車○正義曰甸即乘也四丘爲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爲名是古者乘甸同也衞侯本許良夫服冕乘軒則衞侯既入良夫爲大夫矣傳特言乘衷甸兩牡則良夫不台乘之故知爲卿車也兵車一轅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爲四馬今止乘兩牡而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大事駕四小事駕二爲等差故也知大事駕四者異義古毛詩說天子之大夫皆駕四故詩云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是也如今乘輿有大駕中駕小駕爲行之等差

（也其諸侯大夫士唯駕二無四二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士喪禮云賵以兩馬是唯得駕兩無上乘也下文大子數之三罪衷甸不在其數而傳言之者積其奢僭多也）紫衣狐裘。（紫衣君服）〔疏〕（注紫衣君服。正義曰賈逵云然杜從之紫衣爲君服禮無明文要此云紫衣言良夫不合服之玉藻云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鄭玄云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管子稱齊桓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孔子云惡紫之奪朱蓋當時人主好服紫衣君既服紫則臣不得僭今傳言紫衣爲良夫之罪明紫是君服良夫僭之故言紫衣君服也大夫狐裘非僭言之者爲袒裘張本）至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袒音但）〔疏〕（注食而至不敬。正義曰禮裘上有衣謂之裼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如此之類皆是裘上之裼衣也裼衣之上乃有朝祭正服裘上有兩衣也如此兩衣襲則二衣皆重之裼則袒正服露裼衣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然則在君之所於法唯有露裼衣耳無露裘之時今良夫爲食熱之故偏袒其裘則并裘亦袒是不敬也劍是害物之器不得近至尊故近君則解劍良夫與君食而不釋劍亦不敬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疏〕（注三罪至帶劍。正義曰三者皆偪僭於君故以此爲三罪衷甸僭卿耳比此爲輕知衷甸非也）○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爲左右屯。禦魚呂反下同笠音立夾居恰反陳直覲反句古侯反注同卒子忽反注及下注同著直略反）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爲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譟素報反并如字又必政反）○晉趙鞅使告于衞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恐晉君爲志父教使不來）衞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椓訴父欲速得其處。難乃旦反椓中角反處昌慮反）夏六月。趙鞅圍衞。齊國觀、陳瓘救衞。（國觀國書之子。觀工喚反下陳瓘音同）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因服其本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敵晉。柄彼命反）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衞。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玉）○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聚也。聚才住反注及下注邑聚同積子賜反）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

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令復可使。帥所類反相息亮反注及下而相國并注同復扶又反）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官。率所類反本作帥師下同）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楚武王。鄀音若俘芳夫反）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息以爲縣。○蓼本又作鄝音了）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比至汝水。○畛之忍反一音貞）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諂疑也。○諂本又作謟佗刀反）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爲恨。○憾本又作感戶暗反）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與左史。○盍戶臘反舍音捨又音赦注同）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朝如字）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鄭裨竈言五及鶉火陳卒亡。○鶉音純）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枚亡杯反）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過相將爲王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子國寧也）○衞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衞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虛今濮陽城中。○觀音工喚反注同虛去魚反下文同濮音卜）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緜緜瓜初生也良夫善已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衞侯得國。○被皮義反瓜古華反）〔疏〕（衞侯至而譟。○正義曰北宮衞侯之別宮於是衞侯在南宮夢見身在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北宮在昆吾觀北故此人北面向君而叫譟也）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爲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并必政反數所主反）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赦衞筮史）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衞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也。○難乃旦反下文而難作同）衞侯貞卜。（正卜夢之吉凶）其繇曰。如魚竀尾。（竀赤色魚勞則尾赤。○繇直又反竀勅呈反）衡流而方

羊裔焉。（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衞侯將若此魚○衡華盲反又如字方蒲郎反注同裔以制反）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辭。闔戶臘反竇音豆）〔疏〕（其繇至後踰。○正義曰杜以魚勞則尾赤方羊不能自安裔焉謂魚至水邊以喻衞侯將如此是賈逵之說杜用之也鄭衆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遊戲喻衞侯淫縱杜不然者以此魚喻衞侯詩云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魚勞則尾赤以勞苦之魚比喻衞侯則方羊爲勞苦[illegible]是縱恣之狀何得比勞苦之魚也劉炫以爲方羊裔焉相韻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知不然者詩[illegible]句其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即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其王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其樂只且[illegible]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亡自相爲韻裔焉二[illegible]且繇辭之例未必皆韻此云闔門塞竇乃自[illegible]爲韻又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不與壞公[illegible]韻或不韻理無定準劉以爲裔焉大國謂[illegible]大國近不辭矣又以方羊爲縱恣之狀而規杜[illegible]）十月。晉復伐衞。（春伐未得志故。○復扶又反）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衰。○向許丈反怙音戶）衞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衞侯自鄄入。般師出。（莊蒯聵也。○般音班下同鄄音絹）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翦壞其邑聚）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衞卿石惡從子。○從才用反）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卜言乃自後踰。○隊直類反折之設反股音古）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弟）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己音紀又音杞）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髢髲也。髡苦存反髢大計反又庭計反髲皮義反）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衞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衞。衞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女音汝下同其焉於虔反）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潞齊邑。潞音路）○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敖也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平公敖如字一本作鷔五報反又五刀反莞音官）孟武伯

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相息亮反）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鄫衍在七年○衍以善反）發陽之役。衞石魋。（發陽鄖也在十二年石魋石曼姑之子○魋徒回反鄖音云曼音萬）武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彘直例反）〔疏〕（注彘武至可執○正義曰依禮小國執牛耳武伯得季羔之言以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小國執之旣合古典武伯自以魯是小國故云然則彘也杜以傳有小國大國之執故云據時執者無常劉炫以爲小國恒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若如劉意季羔直舉發陽何須云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横規杜過非也）○宋皇瑗之子麇。（瑗宋右師○瑗于眷反麇九師反）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劖般邑以與之。劖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魋亂故在○劖仕咸反慍紆問反怒也不與音預）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爲適子杞姒子仲妻姒音似適子丁歷反）麇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言右師老不能爲亂麇則不可知）公執之。（執麇）皇瑗奔晉。召之。（召令還○令力呈反）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緩戶管反從才用反）〔疏〕（注言宋至從子○正義曰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緩充石十世孫則爲從孫非從子二者必有一誤）○巴人伐楚。圍鄾。（鄾楚邑○鄾音憂）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爲令尹時卜爲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故命之。（命以爲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國也○帥所類反）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爲先君勤勞○燧音遂爲于僞反）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意○薳于委反析星歷反）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蔽必世反斷也注同尚書能作克克亦能也昆命于元龜本依尚書○斷丁亂反下同）〔疏〕（夏書至元龜○正義曰夏書大禹謨之篇也唯彼能作先耳唯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孔安國云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杜雖不見古文其解亦與孔合周禮謂斷獄爲蔽獄是蔽爲斷也昆後也釋言文）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夏。衞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立故）衞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皆蒯聵所逐）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爲備）○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地○冥亡丁反）○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越）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之夷三種敖東夷地○敖五刀反種章勇反）○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萇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子○敬王崩故也案傳敬王崩在此年世本亦爾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據此則敬王崩當在哀公十七年史記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子元王仁立則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王乃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公之二十七年與杜預世族譜爲異又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則定王之崩年是魯哀二十七年也衆說不同未詳其正也）〔疏〕（注言敬至大克○正義曰自十六年以來經文已終傳無所解當時之事亦不書記所記者爲終竟前事叔青如周計不應錄爲終萇弘之言故錄之耳萇弘言在昭二十三年此叔青如京師自爲敬王崩未知敬王何年崩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三年敬王崩則敬王崩在他年也周本紀云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則傳以定王元年終矣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者但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文多牴牾謂此類也案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又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良以書籍久遠事多紕繆故杜違史記亦何怪焉劉炫以杜與史記不同而規其過未知劉意能定與否）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鄭○廩力甚反爲于僞反下爲降同）鄭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向言晉公室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吳子弗聽）出居于艾。（艾吳邑豫章有艾縣○艾五蓋反）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言其不量力○說如字又音悅）○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暱女乙反）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黃池在十三年先主簡子質盟信也○質如字）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也）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展陳也○造之到反間間廁之間夏戶雅反共音恭）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笥○難乃旦反簞音丹笥終嗣反）〔疏〕（注簞小笥○正義曰鄭玄曲禮注云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宣二年趙盾見餓人爲之簞食注云簞笥也不言小此言小笥者以盛珠之器不宜與盛飯器同故云小耳）使問趙孟。（問遺也○遺唯季反）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喩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爲而反笑○句古侯反溺乃歷反）史黯何以得爲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黯於減反）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時行則行）退無謗言。（時止則止○謗博浪反）〔疏〕（對曰至謗言○正義曰爲時所用進在朝廷言行無愆不見怨惡言人無惡之者時所不用退歸私室則無譏謗之言故得君子之名也杜解進退之由時可行則行故有進時可止則止故有退時易艮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言史黯行如此也）王曰。宜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旣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

（使所吏反）○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不見荅齊地○爲于僞反年末及注同）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皐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荅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爲此會○皐古刀反數所主反注同覺音角又古孝反蹈徒報反）〔疏〕注皐緩至此會○正義曰士喪禮始死復魂之辭云皐某復鄭玄云皐長聲也皐者緩聲而長引之是皐爲緩也高蹈高舉足而蹈地故言猶遠行也此盟于顧顧是齊地行不出竟而言遠者止爲魯不稽首而爲此會雖近猶恨故以遠言之耳　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二國齊邾也言魯據用禮不肯荅稽首令齊邾遠至○令力呈反）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先期至也○先悉薦反）○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息閭丘明之後）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次舍也○傳中戀反遽其據反比必利反）請除館於舟道。（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人。（不敢勤齊僕爲魯除館）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邾隱公八年爲吳所囚十年奔齊）〔疏〕太子革奔越○正義曰革爲邾君十餘年矣仍稱爲太子者承其父歸之下故繫父言之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甬音勇會古外反稽古兮反句九具反如淳音拘韋昭亦音拘洲音州水中可居曰洲）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也○爲於僞反縊一賜反）〔疏〕越滅至以歸○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越師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乃不許成因使告吳王曰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役王年夫差辭曰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告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也吾其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疏〕注景曹至祖母○正義曰宋景曹者宋景公之母姓曹氏也昭二十五年傳云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此曹是平子之妻母故爲桓子外祖母也今康子是桓子之子父之外祖母卒故使冉有弔且送葬婦人多以姓繫夫此以景公見在遣弔景公故繫其子小邾曹姓故稱景曹　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遽也○與音預）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求冉有名輿衆也○紼音弗輿音餘）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疏〕注彌遠至彌甥○正義曰彌者增益之義故爲遠也釋親云母之昆弟爲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季桓子爲景公之甥景公爲康子父之舅氏也桓子於景公爲親甥故康子致辭於景公自以爲彌遠之甥　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薦進也○薦進典反）其可以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繁步干反注同）○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知音智）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御魚呂反壘力軌反）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守手又反祧他彫反）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犂丘隰也○隰音習本亦作濕）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涿丁角反）○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始使所吏反）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汶音問）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徼古堯反）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石臧賓如之子）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繕治戰備○繕市戰反）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萊音來）往歲克敵。（禽顏庚也）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躗過也○奉扶用反焉於虔反躗戶快反謂過謬之言服云僞不信言也字林作躗云夢言意不慧也音于例反）〔疏〕注躗過也○正義曰服虔云躗僞不信也注云躗過謬言也俱是不實之義各自以意訓耳　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生曰餼○餼許器反）大史謝之。（晉大史○大音泰注同）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車行間）牢禮不度。（不如禮度）敢展謝之。（終臧氏有後於魯）○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終子贛之言）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何大子革弟）○公子荊之母嬖。（荊哀公庶子○嬖必計反）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官也○釁許靳反夏戶雅反）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敖也○女音汝娶七住反下同）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孝惠娶於商定公名宋是哀公之父故釁夏爲諱而稱商也○稱尺證反又如字）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惡公○惡烏路反注同）○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說也○郢以井反）（適郢越王勾踐大子名說音悅）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妻七計反嚭普美反賂音路）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輒也）〔疏〕衛侯出奔宋○正義曰服虔云此下但有適城鉏以鉤越無奔宋之事其說未聞今杜云城鉏近宋邑蓋衛侯出近宋境似欲奔宋衛人以奔宋告也　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韤○圃布五反褚張呂反韤亡伐反足衣也見賢徧反）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創初羊反）若見之。君將㱉之。（㱉嘔吐也○㱉許角反又許各反嘔於口反吐他故反）是以不敢。（不敢解韤）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共辭謝公公不可解）褚師出。公戟其手。（抵徒手屈肘如戟形○抵音紙肘女九反）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恐死以得亡爲幸○斷丁管反乘時證反）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公有忿使人投其車于池水中○要一遙反）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一年○夏戶雅反）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彌子瑕○帑音奴）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

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與孫同列○飲於鴆反大音泰從如字又才用反注同）〔疏〕（注期夏至同列○正義曰期是夏戊之子戊是大叔疾之甥期爲大叔疾姊妹之孫也姊妹之子爲甥姊妹之孫與己之孫尊卑同列男子謂兄弟之孫爲從孫故謂姊妹之孫爲從孫甥）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少詩照反優音憂狡古卯反拳音權俳皮皆反）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韈登席者○近附近之近下注皆同）公孫彌牟、（喪邑者○喪息浪反）公文要、（失車者）司寇亥、（奪政者）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工匠所執）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故得入）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鄄子士衛大夫○譟素報反鄄音絹禦魚呂反後倣此）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救○援音袁）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蒯聵也亂不速奔故爲戎州所殺欲令早去○令力呈反）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蒲近晉邑○易以豉反間間廁之間下注內間爲若問皆同）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鄄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泠近魯邑○泠力丁反）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城鉏近宋邑○鉏仕居反）以鉤越。越有君。（宋南近越轉相鉤牽○鉤古侯反本或作拘同注同）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爲先發而因載寶歸衛也）公爲支離之卒。（支離陳名○卒又忽反陳直覲反）因祝史揮以侵衛。（揮衛祝史○揮音暉）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爲內間）見子之。（子之公孫彌牟文子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妄不法○好呼報反）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道音導注下同）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雖知其爲君間不審察私共評之○評音平又音病）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難而逐之先逐其家○難乃旦反）揮出。信弗內。（再宿爲信○內如字又音納）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師伐衛求入）○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今還）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五梧魯南鄙也○梧音吾）郭重僕。（爲公僕○重直龍反又直用反）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祝上壽酒○祝之六反又之又反注同上時掌反壽音授又音受）惡郭重曰。何肥也。（訾毀其貌○惡烏路反訾音紫）季孫曰。請飲彘也。（飲罰也○飲於鴆反注同）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從才用反又如字劬其俱反）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激古歷反數所角反）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爲二十七年公孫邾起○樂音洛孫音遜本又作遜）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皐如后庸越大夫樂茷宋司城子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愎很也○愎皮逼反很胡懇反）乃睦於子矣。（民睦）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之師）出禦之。大敗。（衛師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也○掘其勿反又其月反本或作猾胡忽反）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幾音饑又音機）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陴婢支反重直龍反下同守手又反恐丘勇反）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黚也○黚其廉反）〔疏〕（注悼公至黚也○正義曰衛世家謂輒爲出公季父黚殺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司徒期也○相息亮反）〔疏〕（以城至爲此○正義曰衛侯先居城鉏以兵侵衛衛人申開守陴衛侯不敢入退還城鉏衛人得以城鉏與越者衛人賂遺於越雖公所在亦以與之）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怨期而不得加戮故勑宮女令苦困期姊○令力呈反注同）司徒期聘於越。（爲悼公聘○爲于僞反）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也）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怨期而及其姊爲夫人者遂復及夫人之子○復扶又反）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效夷言死于夷）○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畜養也）〔疏〕（注周元至養也○正義曰宋世家云景公卒公子得殺大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孫也昭公父元公孫糾糾父公子禚秦禚秦即元公小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大子而自立其說殺昭公得立之所由與此不合亦以得爲昭公也）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從才用反）靈不緩爲左師。（不緩子靈圍龜之後）樂茷爲司城。（茷樂溷之子○溷戶門反又戶困反）樂朱鉏爲大司寇。（朱鉏樂輓之子○鉏仕居反輓音晚）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不告君也）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盈滿也○惡烏路反下注惡其同去起呂反）重而無基。能無敝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爲基必敗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辛巳。卒于連中。（連中館名○連如字又音輦）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千人○興如字興廢也或作輿字非）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沃烏毒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畫計策○畫音獲）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令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所弑○劫居業反少詩照反下注同大宮音泰蠱音古匿女力反弑音申志反）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盧門外失國也○首手又反注同）

（【疏】注北首死象。○正義曰禮運云死者北首生者南鄉故以北首爲死象）己爲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桐門北門。咮張又反鳥口）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庭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地名。○復扶又反盂音于）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皇非我因子潞。（子潞樂茷。○潞音路）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即樂氏。○徇似俊反）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別彼列反注同）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啓）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使者所吏反孫音遜本亦作遜下注除孫字皆同）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在魯僖二十八年。○甯乃定反宛於阮反濮音卜）獻公孫於衛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頌言無強惟得人也【疏】詩曰至順之。○正義曰詩周頌烈文之篇也競彊也無彊乎唯得賢人也若得賢人四方諸國皆順從之矣）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爲主四方）而國於何有。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駘他來反又音臺竟音境）二月。盟于平陽。（西平陽【疏】注西平陽。○正義曰宣八年城平陽此云盟于平陽土地名云宣八年平陽東平陽也泰山有平陽縣此年平陽西平陽也高平南有平陽縣）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從如字注同從才用反非也）康子病之。（恥從蠻夷盟）言及子贛。（思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不及與越盟。○夫音扶）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贛臨難而思之。○難乃旦反）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言公之多妄。○妄亡亮反本又作忘下文放此）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弘駟歂子。○歂市專反）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屬音燭注同）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乘繩證反注文下皆同）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二十三年。○涿中角反隰音習）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難乃旦反女音汝下同毋音無）及濮。雨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傍蒲浪反濟子禮反下同）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國參。○參七南反）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子衣於既反製音制杖直亮反又音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阪音反一音扶版反）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衷善也。○衷音中）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於己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行戶郎反）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爲晉之心也。○輕遣政反厭於甲反又音於輒反有爲于僞反下爲鄭同【疏】無及寡。○正義曰無陵侮寡少而橫及之也）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己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三思息暫反又如字【疏】君子至入焉。○正義曰君子之爲謀也思其始思其中思其終三者盡無猜嫌皆可舉而行之然後設言以入前人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侈昌氏反又昌氏反去起呂反下而去同）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間隙也）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問可得壽死否）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子贛之言君不沒於魯。○因孫於邾音遜）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疏】注悼公至悼公。○正義曰魯世家云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公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馬遷妄耳）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也。○好呼報反早一本作蚤下戶嫁反）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酅魁壘晉士。○桔戶佶反柣大結反俘芳夫反酅戶圭反魁苦回反壘力軌反）賂之以知政。（欲使反爲鄭）閉其口而死。將門。（將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惡貌醜也簡子廢敵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以立爲子。○敵丁歷反【疏】注簡子至爲子。○正義曰趙世家云孤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偏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召子毋恤毋恤至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恤最賢乃廢大子伯魯而以毋恤爲大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惎毒也。○惎其冀反其安反）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

七年○喪〔疏〕注史記至七年○正義曰晉世家云定公三息浪反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則晉定公以魯哀公二十年卒也又云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十七年出公奔齊則出公之奔在魯悼公之十年也又云出公既奔知伯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哀公之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是殺知伯當魯悼公之十四年也又六國年表亦云晉哀公四年魯悼公十四年韓魏趙敗知伯於晉陽戰國策說此事云知伯帥韓康子魏桓子攻趙襄子於晉陽引汾水以灌之城不沒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車韓康子爲右知伯曰吾今乃知水可以亡人之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安邑魏也平陽韓也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躡魏桓子之足其夜趙襄子使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反與趙合遂殺知伯於晉陽之下而三分其地事在春秋獲麟之後二十七年

春秋左傳注疏卷六十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六十　哀十六年盡二十七年

經十六年

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　（釋文云本或作魯襄二十三年生至今七十二則與史記孔子世家異此本非也）

或可杜爲抑揚之辭　（監本毛本可作曰）

傳十六年

晉以王室之故　（石經晉字後人旁增）

言天方受爾以休　（淳熙本足利本受作授）

煢煢余在疚　（鄭司農注周禮大祝引作嬛嬛予在疚說文引作嬛嬛在疚蓋古字通也）

嗚呼　（諸本作嗚足利本作烏石經此處缺前後皆作烏是也）

公誄至自律　（宋本此節正義在君兩失之句下）

尼父因且字以爲之謚　（監本毛本且誤目段玉裁曰且字見儀禮注禮記注公羊傳注古謂伯仲之下一字曰且字如言仲山甫則山甫是且字合仲而爲字蓋且字冠而有之伯仲五十乃稱也各注疏內且誤爲其或爲目此檀弓疏今本皆誤）

君兩失之　（册府元龜七百九十六引此篇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亡國之風較多五字又引服虔注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然則其所據乃服本也）

使副車還取廟主　（宋本使誤貳）

注使副至石函　（閩本監本毛本副下有車還二字此節正義宋本在孔悝出奔宋句下）

許公爲反祏　（諸本作反釋文作返云本亦作反字按說文返字下出彶篆云春秋傳返从彳今左傳不見有彶字蓋班固所謂多古字古言許慎所謂用古文者盡爲轉寫改易矣）

得祏於橐中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橐誤槖）

與晉人謀襲鄭　（案石經此處殘缺顧炎武云晉誤作爲所據非唐刻也）

言楚國新復政令　（監本毛本新誤雖）

市南有熊宜僚者　（石經熊字下後人旁增相字釋文云本或作熊相宜僚案後漢書崔駰傳孔融傳注引傳並有相字因宣十二年傳楚有熊相宜僚爲蕭人所因當涉彼文而誤衍漢書古今人表無相字）

救劍拍其喉　（宋本監本毛本救作拔按亦非宋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作拔是也）

勝曰至去之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注文傳終言之之下）

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　（淳熙本人誤之）

殺王不祥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殺作弒）

盜賊之矢若傷君　（纂圖本矢誤夫）

日日以幾　（纂圖本下日字作月案毛誼父六經正誤云日日作日月誤釋文幾本或作冀）

而又掩面以絕民望　（毛本又作父非也）

言葉公得民心　（毛本公誤先）

不言將烹　（宋本烹作亨石經初刊同後人妄增四點非是下同）

乞曰此事　（岳本事下有也字與石經合錢大昕云諸本多無也字蜀大字本與國本建大字本有今從之）

王孫燕奔頯黃氏　（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頯作額亦非石經宋本岳本作頯不誤注同）

諸梁兼二事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諸梁上有沈字是也）

傳十七年

衛侯爲虎幄於藉圃　（石經藉字改刊初刻誤籍）

良夫乘衷甸兩牡　（釋文云說文甸作佃云春秋乘中佃一轅車也玉篇引傳與說文合）

注衷甸一轅卿車　（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太子使牽以退注下）

服之襲也充美也　（毛本襲誤裼）

三罪至帶劍　（宋本至字作紫衣袒裘四字）

吳師分以御之　（岳本足利本御作禦與上文合一處兩見不應有異釋文上文禦字作御云下同是也）

恐晉君爲志父教使不一　（宋本纂圖本亦誤爲淳熙本作請亦非岳本足利本作請是也）

宋本淳熙岳纂圖足利五本一字作來不誤

椓許父欲速得其處　（宋本淳熙本岳本許作訴是也足利本作詐）

國子實執齊柄　（陳樹華云史記蔡澤傳索隱引柄作秉又引服虔云秉權柄也是服本作秉）

皆楚賤官　（宋本楚作是也）

是以克州蓼　（諸本作蓼石經此處殘缺釋文云本又作鄝）

天命不諂　（釋文亦作諂云本又作滔案石經此處缺張衡西京賦云天命不滔李善注云滔與諂音義同岳本作諂誤注同）

令尹有憾於陳　（石經憾字左半殘缺釋文云本又作感是也）

言過於其志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言作吉是也）

在古昆吾氏之虛　（此本古字模糊依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誤於）

良夫善已　（宋本岳本足利本善作言）

有以小成大之功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小誤卜淳熙本大作太亦非）

若瓜之初生　（此本瓜字模糊據諸本改宋本足利本無初字）

衛侯至而譟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注文此皆鄙辭之下）

而并數一時之事　（宋本數誤救）

懼難而逃也　（宋本足利本無也字）

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　（錢大昕云杜氏以裔焉連上爲句劉炫謂當以方羊爲句其說當矣而孔氏曲護杜義辨之甚力然毛詩正義亦出孔氏之手而汝墳正義引傳如魚頳尾橫流而彷徉正與劉氏合）

竀赤色　（宋本岳本足利本色作也）

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　（宋本裔作裏下同）

上繇辭之例　（宋本上作且不誤）

不與攘公之揄爲韻　（閩本監本揄作揄非也）

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　（石經平晉二字改刻初刻晉誤人）

般師而還　（石經此處殘缺陳樹華云史記衛世家作班師注引傳文同）

削壞其邑聚　（岳本削作翦案陳樹華云十一年傳衛人翦夏戊注翦削其爵邑此注句法正相似）

公闔門而請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亦作闔石經此處殘缺宋本淳熙本岳本作閉）

平公敖也　（釋文敖作敬云一本作驚案史記作鰲司馬貞曰世本及譙周皆作敬宋本淳熙本足利本同）

宋皇瑗之子麇　（閩本毛本子誤于釋文同）

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酁作劓此本下酁字誤作劓字按說文曰酁宋也从邑毚聲）

不與雕亂（宋本淳熙本雕下有之字）

皇緩奔晉召之（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緩作援是也）

傳十八年

知用其意（足利本意作兵）

夏書至元龜（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不疑故不卜也之下）

唯彼能作先耳唯先蔽志（段玉裁校本先皆作克）

傳十九年

爲終萇宏之言（諸本作萇此本誤長今改正下同）

未知敬王有年崩也（宋本監本毛本有作何是也）

故班固以文多牴牾（宋本牴牾作抵梧字按當作抵牾牾从午亦或假梧字爲之）

春秋元終（宋本元作經是也）

子貞定王立（宋本貞作眞下同）

未知劉意能定以否（監本毛本以作與）

傳二十年

講歸平越（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講作請是也）

親暱之極也（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暱作曙是也釋文同）

先主與吳王有質（閩本監本毛本先主誤先王）

黃池春十二年（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春作在不誤十二年淳熙本岳本作十三年是也）

先王簡子（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王作主）

欲敵越救吳（此本敵越救三字空闕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越作魯非也）

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石經初刻脫于字之乃往先造五字重刻因增于字也）

唯恐君之志不從（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之志作志之不誤）

使倍臣隆（石經此處殘缺宋本淳熙本岳本倍作陪是也）

注簞小笥（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王曰宜哉之下無注字）

傳二十一年

不見荅齊地（補案旁上當有顧字）

注皐緩至此會（宋本此節正義在辭曰敢勤僕人注下）

言魯據用禮（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用作周是也）

傳二十二年

爲吳所囚（淳熙本囚作因非也）

故繫故言之（宋本下故字作父是也）

終史墨子胥之言也（淳熙本史誤夫無也字宋本足利本亦無也字）

以役王年（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役作没不誤）

傳二十三年

注景曹至祖母（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敢在季氏之下）

季公若之姉（監本毛本姉誤姊）

有不腆先人之產馬（顧炎武云石經馬誤焉案石經此處缺炎武所據非唐刻也）

君命瑤（石經瑤字下旁增瑤字非唐刻也）

非敢耀武也（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耀作燿）

犂邱隰也（閩本隰作濕釋文同音習云本又作隰陳樹華云後漢書左原傳注引杜注犂作黎）

傳二十四年

軍吏令繕（石經繕下旁有甲字）

禽顏庚（閩本監本毛本庚下衍也字）

又焉能進（石經能字改刻初刻似誤可）

是躗言也（陳樹華云說文引春秋傳曰嚝言疑即此躗言案錢大昕云杜云躗過也釋文云躗戶快反與嚝音河介切相近古文从口从言之字多相通說文兼收嚝讗二字嚝訓高氣多言讗訓譀譀又訓誇誇譀義較過尤長然則嚝言即躗言亦可作讗言也）

注躗過也（宋本此節正義在敢展謝之注下）

役將班矣（惠棟云郭璞曰班一作般）

在車行（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足利本車作軍閩本監本亦誤車行下衍間字纂圖本毛本同）

此禮也則有（石經有字下後人旁增之字）

而以判爲大子（足利本無而字）

傳二十五年

衛侯出奔宋（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請師伐衛求入之下）

此下但有適城鉏以鈎越（宋本毛本鈎作鉤是也）

盍衛侯出近宋境（宋本境作竟是正字）

衛侯爲靈臺于藉圃（石經藉字頭改刊初刻誤从竹）

君將㱿之（石經本㱿作殸釋文作𡆸案說文𡆸字注云歐皃从口㱿聲春秋傳曰君將𡆸之六經正誤云𡆸作㱿誤）

不敢解韤（此本韤字實缺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亦脫）

抵從手屈肘如戟形（釋文亦作抵是也說詳釋文挍勘記宋本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足利本誤抵纂圖閩監毛本從作徙不誤）

懿子公文要（淳熙本懿誤談）

初衛人翦夏丁氏（毛本翦作剪俗翦字）

戊是大叔妾之甥（宋本監本毛本妾作疾是也）

少畜於公（石經畜於公三字改刊因初刻公下衍宮字也）

欲恥辱也（此本恥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補正）

韤登席者（宋本岳本韤作韈是也）

已爲先發而同載寶歸衛也（宋本足利本同作因是也）

雖知其爲君閒（此本雖作評知字實缺閩本監本毛本作評品誤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改正）

私共評之（此本共字實缺評誤知閩本監本毛本作故知亦非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改正）

將必請師焉（諸本作師此本實缺今補正）

公宴於五梧（石經梧字改刊）

飲罰也（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也作之）

傳二十六年

后庸（石經宋本后作舌廿七年越子使舌庸來聘舌字同段玉裁云當依國語作舌）

宋司城子納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納作潞是）

愎狠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狠作很與釋文合）

民睦（二字在傳文師侵外州之上此本實缺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誤作衛字又誤爲傳正文）

掘褚師定子之墓（釋文云掘本或作搰案玉篇搰字注引作搰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云本亦作掘師字此本實缺據諸本補石經褚字起一行計十一字）

定子褚師比之父也（此本師字實缺比誤此父誤叉據諸本補改岳本褚作楚非也）

文子使之而問焉（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使之作致衆是也）

欲以觀衆心（觀衆二字此本實缺閩本同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補）

公子黜也（宋本黜誤期）

悼公至黜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遂卒于越注下）

季父黜殺出公子而自立（此本季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閩本于字亦缺）

以城至爲此（宋本至爲此三字作鉏與越人）

雖公所在（此本雖字實缺閩本同監本毛本空缺據宋本補）

注周元至養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無相害也句下）

糾父公子褍秦褍秦即元公小子也（褍秦褍三字此本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宋本褍作端非也）

六卿三族降聽政（石經初刻降下有以字後改刊）

三族皇靈樂也（此本也字實缺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補閩本監本誤者）

言勢重而無德以爲基（此本勢字實缺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足利本補德毛本誤得）

必叛也（監本毛本叛作做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作敗是也）

大尹或蠱其君而專其利（監本毛本專作惠非也）

令君無疾而死（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令作今與石經合）

是無他矣（纂圖本矣誤也）

盧門外失國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盧作在是也）

已爲鳥而集於其上（此處石經殘缺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鳥作烏）

無乃逐我（諸本作逐此本誤遂今改正）

司城爲上卿（諸本作司此本誤可今改正）

昔成公孫於陳（石經此孫字及下孫於齊再在孫皆重加辶旁此後人據釋文亦作之字妄改也）

盟在僖二十八年（此本盟字實缺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補閩本監本毛本盟在誤在魯）

獻公孫於衞齊（宋本岳本足利本無衞字與石經合）

在僖二十六年（宋本淳熙本足利本僖作襄是也）

今君再在孫矣（諸本有君字此本實缺今據補）

外不聞成之御（石經初刻成誤城後磨去土旁）

無競惟人（諸本作人此本誤民今改正）

四方其順之（閩本監本毛本順誤訓顧炎武云石經訓誤作順非也錢大昕云左傳古本作順）

詩曰至順之（宋本此節正義在而國於何有之下毛本順作訓）

詩周頌烈文之篇也（此本也字實闕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誤作戒）

競彊也（此本競字實闕彊誤言據宋本補改閩本監本作筋言也毛本作飾言也並非）

四方以爲主（石經初刻以誤之後改正此本主誤王注同）

爲主主四方（此本上主字空闕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補閩本監本毛本皆脫下主字）

后庸（石經宋本后作舌是也）

傳二十七年

注西平陽（宋本此節正義在夏四月注下）

此云盟于平陽（此云二字此本實闕據宋本補閩本毛本云作年）

宣八年平陽東平陽也（此本東平陽也四字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誤作彼注云今）

泰山有平陽縣（此本泰字空缺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此年平陽西平陽也（此本西平二字空缺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叔孫文子（諸本作文此本空缺今補正）

皆從后庸盟（諸本作后庸此本空缺今補正據石經經傳后當作舌）

思子贛（此三字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皆在言及子贛句下係注文此本空缺閩本監本毛本遂脫）

言季孫不能用子贛（此本季孫不三字實缺能用誤作武伯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補正）

臨難而思之（諸本作思此本誤逃今改正）

又加之五邑（此本又加誤作文如五邑二字空缺據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補監本毛本之下衍以字閩本初刻亦無後擠刊）

而父死焉（諸本作死此本空缺今補正）

今君命女以是邑也（宋本作今此本空缺今補正）

乃救鄭（諸本作救此本空缺今補正）

濮水自陳留酸棗縣（諸本作水此本誤卜今改正岳本自作在）

傍河（諸本作傍此本空缺今補正）

至高平入濟（此本入濟二字空缺閩本同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補）

蓋知伯誣陳子（諸本作誣此本誤註今改正）

多陵人者皆不在（石經在下後人妄增矣字）

以厭齊師之門（諸本作厭石經初刻同後加土字於厭下作壓非是）

敢辟之乎（石經初刻辟作避後刊去辶）

無及寡（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不亦難乎注下）

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諸本作逐此本誤遂閩本同今改正）

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此本衢字實缺據諸本補氏誤作武依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改正）

問可得壽死否（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問下有已字得下有以字宋本亦有以字已作所宋本否作不淳熙本岳本亦作不）

公欲以越伐魯（諸本作越石經此處殘缺此本誤趙今改正）

而去三桓（淳熙本桓作相避所諱）

有陘氏即有山氏（此注文七字在公如公孫有陘氏之下此本實缺依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補閩本初刻亦空缺後擠刻陘作陘即作郎非也）

因孫於邾（宋本淳熙本岳本於作于與石經合諸本作孫石經初刻同後加辶非也）

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此注文十七字在晉荀瑤帥師圍鄭下此本實缺依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補閩本脫寧也二字魯人立悼公作魯人立之）

注悼公至悼公（此本下悼公二字空缺依宋本監本毛本補閩本作立之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遂喪之節注下）

正義曰魯世家云（此本世誤出家云二字實缺閩本同依宋本監本毛本補正）

哀公奔越（此本越誤趍閩本同依宋本監本毛本改正）

卒於有山氏（此本卒誤立於有山氏四字實缺宋本同依宋本監本毛本補）

子寧立（此本寧字實缺閩本同依宋本監本毛本補）

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此本施字山氏字實缺閩本同依宋本監本毛本補）

不得復歸（此本歸誤謂閩本同依宋本監本毛本補）

馬遷妄耳（此本妄字實缺閩本同依宋本監本毛本補監毛耳作爾非）

行去也（此本也誤聲依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改正閩本監本毛本亦誤作聲行字上妄加。遂與音義誤合爲一條）

鄭魁壘晉士（此本魁字誤作正文鄭字脫閩本監本魁作注字亦非依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改正）

欲使反爲鄭（此本欲使反三字實缺爲鄭二字作魁壘今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補正閩本作致賂魁壘）

將攻鄭門（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無將字）

對曰主在此（諸本作主此本誤王今改正注同）

簡子奔敵子而立襄子（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奔敵作廢嫡而上有伯魯二字纂圖本亦作廢嫡）

何以立爲子（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作何故立以爲子）

趙世家云孤布子卿見簡子（此本世家云孤布五字實缺卿誤作欲據宋本監本毛本補正）

簡子偏召諸子相之（此本偏字實缺相作伯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正）

無爲將軍者（此本無誤師者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正）

簡子召子毋恤毋恤至（此本簡子召子四字及下毋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正）

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此本子卿起曰此真將軍八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補正毛本矣作突非也）

此其毋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此本自召字以上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正）

召諸子與語毋恤最賢乃廢大子伯魯而以毋恤爲大子（此本自語字以下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史記晉懿公之四年（此本注文自晉字以下閩本全缺）

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此本自謀字以下實缺據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補淳熙本下字亦缺）

注史記至七年（此本七年二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定公三十三年（此本定公二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閩本毛本補）

三十七年定公卒則晉定公以魯哀公二十年卒也又云（此本自卒字以下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子出公鑿立十七年出公奔齊則出公之奔在魯悼公之十年也（此本自鑿字以下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又云出公既奔知伯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此本自出公出字起至是爲爲字止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哀公之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此本自趙字起至殺字止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監毛桓子作桓公非也）

是殺知伯當魯悼公之十四年也又六國年表亦云晉哀公四年（此本殺知伯三字悼字也又六國年表亦云晉哀十字實缺據宋本監本毛本補閩本當上衍用字）

魯悼公十四年韓魏趙敗知伯於晉陽戰國策說此事云（此本悼字及自韓至事十五字實缺閩本同云誤去據宋本監本毛本補正）

知伯帥韓康子魏桓子攻趙襄子於晉陽引汾水以灌之城不沒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車韓康子爲右知伯曰（此本自知伯帥字康子字之城之字不沒不字知伯曰字外皆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吾今乃知水可以亡人之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安邑魏也平陽韓也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躡魏桓子之足其夜趙襄子使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反與趙合遂殺知伯於晉陽之下而三分其地事在春秋獲麟之後二十七年（此本自亡人亡字以下實缺閩本同知水水字誤作之據宋本監本毛本補正考文韓康子躡無韓字是也）

後序（宋本正義淳熙經注本明萬歷監本注疏並載此序十行本閩本失刊毛本仍之）

大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杼（段玉裁校本作抒是也）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監本誤秘）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淳熙本作恠俗怪字）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石經二十作廿下同）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挍（淳熙本監本挍作校）哀王二十年大歲（監本大誤太）在壬戌（淳熙本戌作戍非）是周赧（石經赧字右半重刊）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石經三十作卅下同）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釋文作湣石經作涽）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石經二十作廿似改刊）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石經淳熙本監本作諡是也）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石經作筞）書之常也文（淳熙本文誤丈）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釋文作守云本亦作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

書時事仲尼脩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衞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爲泂即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即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淳熙本文譌丈）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石經淳熙本作放是也）大甲七（石經淳熙本同宋本作十）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爲大與尚書敘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釋文作昬）忘將此古（石經將此古三字重刻初刻似脫一字）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爲其粗有益於左氏故略記之附集解之末焉（正義曰王隱晉書武帝紀大（監本作[illegible]）康元年諸軍伐吳三月至江陵縣而孫皓面縛詣王濬降杜預先爲荊州刺史鎮襄陽督諸軍伐吳將兵向江陵因東下伐吳吳平又自江陵還襄陽束晳（監本作[illegible]）傳云大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塚（宋本監本塚作冢下同）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科（宋本監本有斗字是也）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大凡七十五卷晉書有其目錄其六十入卷皆有名題其七卷折簡碎雜不可名題有周易上下經二卷紀年十二卷瑣語十一卷周王遊行五卷說周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此四部差爲整頓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秘府詔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勗等於時即已不能盡識其書今復闕落又轉寫益誤穆天子傳世閒偏多史記魏世家云哀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十九年卒子安釐王立哀王是安釐王之祖故安釐王之塚藏哀王時之書哀王二十一年是赧王之十七年并下秦韓趙楚燕齊之年皆史記六國年表文也竹書說伊尹傳（[illegible]）之事與書序大乖杜不見古文唯以書序考工（[illegible]）疑伏生昏忘虛傳此事又疑竹簡雜記未足取審今據古文尚書說伊尹之事與左傳（[illegible]）符同明是竹書不可盡信杜以紀年紀事大似春秋之經知古之史官記事如此爲其有益於左氏合人知左氏不妄故略記之以附集解之末（[illegible]）之不載）

經傳正義都計壹伯肆萬壹阡伍伯叄拾字

經傳叄拾陸萬字

正義陸拾捌萬壹阡伍伯叄拾字

承奉郎守光祿寺丞臣趙安仁書

（以上五行明監本分作四行）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李覺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春秋博士賜緋魚袋臣袁逢
都勘官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孔維
詳勘官登仕郎守高郵軍高郵縣令臣劉士元
詳勘官登仕郎守將作監丞臣潘憲
詳勘官朝請大夫太子右贊善大夫臣陳雅
詳勘官朝奉郎守大理正臣王炳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臣王煥再校
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邵世隆再校
中散大夫守國子祭酒兼尚書工部侍郎柱國會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孔維都校

淳化元年庚寅十月　日

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大原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臣沔等進
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臣辛仲甫
起復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臣呂蒙正

自李覺以下至呂蒙正銜計一十三人乃淳化單疏本舊式慶元庚申吳興沈中賓重刻經傳時附於後也玉海云端拱元年三月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一百八十卷詔國子監鏤版行之易則維等四人校勘李說等六人詳勘又再校十月版成以獻書亦如之二年十月以獻春秋則維等二人校王炳等三人詳勘邵世隆再校淳化元年十月版成時則李覺等五人再校畢道昇等五人詳勘孔維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四月以獻禮記則胡迪等五人校勘紀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詳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獻校王炳孔維邵世隆等銜與玉海合卷末載沈中賓自跋云左氏傳杜氏集解孔氏義疏發揮聖經功亦不細萃爲一書則得失盛衰之跡與先儒之說是非異同昭然具見又云諸經正義既刻於倉臺而此書復刊於郡治合五爲六炳乎相輝是經傳集解義疏萃見一書始於中賓他經如易書周禮則三山黃唐合經注疏三者刻於紹興以前毛詩禮記刻於紹興辛亥間此所合經正義惟有單疏元和惠棟校禮記七十卷本而以爲北宋刻者未核其實黃唐云春秋一書顧力未暇然則至中賓才補其未備跋云合五爲六似即指黃唐所刻而言後之附釋音本兼義於此又云閩給事中莊公之爲帥也嘗取國子監春秋經集解正義以閩蜀諸本俾其屬及里居之彥相與校讎毋敢不恪又自取而覽之小有訛謬無不訂正所謂閩蜀諸本蓋即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中所據蜀大字舊本蜀學重刻大字本建大字本俗謂無比九經者是也惜莊未詳其名其於此書可謂勤摯中賓分閩浙左適繼其後以承其志刊刻之使宋代善本流傳至今其功亦大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

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彦疏案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齊人（案漢藝文志不題顏師古名者皆固之自注）顏師古注曰名高（案此據春秋說題詞之文見徐彦疏所引）徐彦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休說見隱公二年紀子伯莒子盟於密條下）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閒二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爲壽撰而胡毋子都助成之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又羅璧識遺稱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腳疑爲姜姓假託案鄒爲邾婁披爲勃鞮木爲彌牟殖爲舌職記載音譌經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記其先師子孫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別用合聲璧之所言殊爲好異至程端學春秋本義竟指高爲漢初人則講學家臆斷之詞更不足與辨矣三傳與經文漢志皆各爲卷帙以左傳附經始於杜預公羊傳附經則不知始自何人觀何休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異例知漢末猶自別行今所傳蔡邕石經殘字公羊傳亦無經文足以互證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彦作疏之時所合併歟彦疏文獻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止二十八卷或彦本以經文併爲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彦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彦董逌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彦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考疏中邲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勛穀梁傳疏知在貞觀以後中多自設問荅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亦唐末之文體董逌所云不爲無理故今從逌之說定爲唐人焉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

（○陸氏音義曰掾弋絹反）〔疏〕（漢司空掾解云漢者巴漢之間地名也於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沛公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二世兄子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子嬰降○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以爲義帝其年二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分天下爲十八國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漢之間四十一縣都於南鄭至漢王五年冬十二月乃破項羽軍斬之六年正月乃稱皇帝遂取漢爲天下號若夏殷周既克天下乃取本受命之地爲天下號云司空者漢三公官名也掾者即其下屬官也若今之三府掾是也○任城樊何休序○解云任城者郡名樊者縣名姓何名休字邵公其本傳云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大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是也序者舒也敘也舒展己意以次敘經傳之義述己作注之意故謂之序也）

昔者孔子有云〔疏〕（昔者孔子有云○解云昔者古也前也故孝經云昔者明王鄭注云昔古也檀弓上篇云予疇昔夜夢注云昔猶前也然則若對後言之即言前若對今言之即言古何氏言前古孔子有云云言也）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吾志在至孝經○解云案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見善能賞見惡能罰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經者尊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經也）

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疏〕（此二至極致○解云二學者春秋孝經也極者盡也致之言至也言聖人作此二經之時盡己至誠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

治世之要務也（○治直吏反）〔疏〕（治世至務也○解云凡諸經藝等皆治世所須但此經或是懲惡勸善或是尊祖愛親有國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要務也言治世之精要急務矣祭統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者謂三王以來也若大道之時禮於忠信爲薄正以孔子脩春秋祖述堯舜故言此考諸舊本皆作也字又且於理亦宜然若作世字者俗誤已行）

傳春秋者非一〔疏〕（傳春秋者非一○解云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故說題辭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是也故大史公云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董生相膠西王疾免歸家以脩學著書爲事終不治產業是也又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故曰傳春秋者非一舊云傳春秋者非一者謂本出孔子而傳五家故曰非一）

本據亂而作〔疏〕（本據亂而作○解云孔子本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周公成王之史而取隱公以下故曰据亂而作謂据亂世之史而爲春秋也）

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論盧困反下持論同）〔疏〕（其中至之論○解云由亂世之史故有非常異義可怪之事也非常異義者即莊四年齊襄復九世之讎而滅紀僖元年實與齊桓專封是也此即是非常之異義言異於文武時何者若其常義則諸侯不得擅滅諸侯不得專封故曰非常異義也其可怪之論者即昭三十一年邾婁叔術妻嫂而春秋善之是也）

說者疑惑〔疏〕（說者疑惑○解云此說者謂胡毋子都董仲舒之後莊彭祖顏安樂之徒見經傳與奪異於常理故致疑惑）

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疏〕（至有至戾者○解云此倍讀如反背之背非倍半之倍也言由疑惑之故雖解經之理而反背於經即成二年逢丑父代齊侯當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顏安樂以爲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爲所見之世是任意任意者凡言見者目覩其事心識其理乃可爲見故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其任意也反傳違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案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二日乃食失正朔於前是以但書其日而已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失正朔於後是以又不書日但書其月而已即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則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即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

其勢雖問不得不廣〔疏〕（其勢至不廣○解云言說者疑惑義雖不是但其形勢已然故曰其勢雖復致問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其說故曰不得不廣也一說謂顏莊之徒以說義疑惑未能定其是非致使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是以何氏觀其形

（勢故曰其勢維適畏人問難故曰維問遂恐已說窮短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已說故曰不得不廣也維▲誤爲雖耳）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疏〕（是以至不解○解云此師謂胡董之前公羊氏之屬也言由莊顏之徒解義不是致地問難遂爾謬說至於百萬言其言雖多猶有合解而不解者故曰猶有不解矣）時加釀▲嘲辭○（釀嘲陟交反）〔疏〕（時加釀嘲辭○解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之語不顧理之是非若世人云雨雪其雱臣助君虐之類是也）援引他經失其句讀〔疏〕（援引至句讀○解云三傳之理不同多矣羣經之義隨經自合而顏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經爲▲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疏〕（以無爲有○解云公羊經傳本無以周王爲天囚之義而公羊說及莊顏之徒以周王爲天囚故曰以無爲有也）甚可閔笑▲者〔疏〕（甚可閔笑者○解云欲存公羊者閔其愚闇欲毀公羊者笑其謬通▲也）不可勝記也〔疏〕（不可勝記也○解云言其可閔可笑處多不可勝負不可具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疏〕（是以至俗儒○解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是也治古學者即鄭衆賈逵之徒貴文章矣謂之俗儒者即繁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則言乖典籍辭理失所名之爲俗教授於世謂之儒鄭賈之徒謂公羊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失所矣）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疏〕（至使至可興○解云賈逵者即漢章帝時衞士令也言緣隙奮筆者莊顏之徒說義不足故使賈逵得緣其隙漏奮筆而奪之遂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興左氏矣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鄭衆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讖合帝王不信毀公羊處少興左氏不強故不言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二▲條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爲真也賜布及衣將欲▲存立但未及而崩耳然則賈逵幾廢公羊故特言之）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疏〕（恨先至二創○解云此先師戴宏等也凡論義之法先觀前人之理聽其辭之曲直然以義正決之今戴宏作解疑論而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多隨二創者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爲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爲一創令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創也而舊云公羊先師說公羊義不著反與公羊爲一創賈逵緣隙奮筆奪之與公羊爲二創非也）此世之餘事〔疏〕（此世之餘事○解云何氏言先師解義雖曰不是但有已在公羊必存故曰此世之餘事餘末也言戴氏專愚▲公羊未申此正是世之末事猶天下閑事也舊云何氏云前世之師說此公羊不得聖人之本旨而猶在世之末說故曰世之餘事也）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疏〕（斯豈至過哉○解云守文者守公羊之文持論者執持公羊之文以論左氏即戴宏解疑論之流矣敗績者爭義似戰陳故以敗績言之失据者凡戰陳之法必須据其險勢以自固若失所据即不免敗績若似公羊先師欲持公羊以論左氏不閑公羊左氏之義反爲所窮已業破散是失所依据故以喻焉）余竊悲之久矣〔疏〕（余竊悲之久矣○解云何邵公精學十五年專以公羊爲已業見公羊先師失据敗績爲他左氏先師所窮但在室悲之而已故謂之竊悲非一朝一夕故謂之久後拜爲議郎一舉而起陵羣儒之上已業得申乃得公然歎息）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毋音無）多得其正〔疏〕（往者至其正○解云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雖取以通傳意猶謙未敢言已盡得胡毋之旨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本者▲作墨守以距敵長義以強義爲廢疾以難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猶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故云往者也何氏謙不言盡得其正故言多爾）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隱括古奪反結也）〔疏〕（故遂至墨焉○解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繩墨猶規矩也何氏言已隱審檢括公羊使就規矩也然則何氏最存公羊也而讖記不見者書不盡言故也而舊云善射者隱括令審射必能中何氏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凡木受繩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規矩公羊令歸正路矣）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終

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序

阮元撰盧宣旬敬錄

漢武帝好公羊治其學者胡毋子都董膠西爲最著膠西下帷講誦著書十餘萬言皆明經術之意至於今傳焉子都爲景帝時博士後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莫不宗事之公羊之著竹帛自子都始戴宏序偁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是也何休爲膠西四傳弟子本子都條例以作注著公羊墨守公羊文謚例公羊傳條例尤邃於陰陽五行之學間以緯說釋傳疏不詳其所據漢志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徵引或出此也公羊傳文初不與經相連綴漢志各自爲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世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氐漢後人爲之而唐開成始取而刻石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揔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逌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即北史之徐遵明不爲無見也葢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竝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元舊有校本今更以何煌所校蜀大字本宋鄂州官本及唐石經本宋元以來各注疏本屬武進監生臧庸臚其同異之字元爲訂其是非成公羊注疏校勘記十一卷釋文校勘記一卷後之爲是學者俾得有所考焉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單經本

唐石經春秋公羊十二卷（原刻如此後改爲十一卷閔公第四下添注云附莊公卷故僖公第五改卷四文公第六改卷五宣公第七改卷六成公第八改卷七襄公第九改卷八昭公第十改卷九定公第十一改卷十哀公第十二改卷十一）

經注本

經典釋文公羊音義一卷

注疏本

惠棟校本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何煌字仲友云康熙丁酉假同門李廣文兼成所買宋槧官本手校再令張翼庭倪穎仲各校一過惠棟云有曹通政寅所藏宋本公羊合何氏所校宋槧官本蜀大字本及元版注疏并參以石經用朱墨別異癸酉冬月識按惠云朱墨別異者今不能詳大約鄂州官書經注本最爲精美）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款式同周禮注疏補刊修版至明正德止首載景德二年中書門下牒一首蓋此牒出北宋經注本也閩本注疏亦首載此牒）

閩本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

監本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

毛本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

浦鏜春秋公羊傳注疏正誤四卷

春秋公羊傳注疏序挍勘記

中書門下牒（此本及閩本監本卷首皆載此牒文係景德二年也毛本始刪去此牒文下兩勅字中書字俱跳行頂格閩監本改牒文皆低一格牒字跳行亦低一格兩勅字始頂格）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何煌按宋監本公羊下有傳字是也此脫閩監毛本改此爲春秋公羊傳注疏七字閩本於此行下署漢何休學口口口疏另行署明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挍刊監本改署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曾朝節等奉勅重挍刊毛本但存漢何休學四字其實亦不當有也）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唐石經同釋文祇作春秋公羊序五字何挍本閩本監本毛本此題及下序并傳皆低一格惟春秋經文始頂格通書並然蓋後人以意爲之非也此本從唐石經題序經傳皆頂格掾字從手釋文唐石經何挍本並同閩監毛本改從本旁非疏中同）

巴漢之間地名也（補刊本地字譌作也原刻及閩本監本毛本不誤此類皆不具著有當著者始出之）

二年八月（諸本同誤也二當作三）

予嬰降○年春正月（補毛本○作其）

六年正月乃稱皇帝（漢書高皇紀五年十二月斬羽二月卽皇帝位此六年正月當本作其年二月淺人未考秦以十月爲歲首故蒙上五年十二月之文改此爲六年正月也據上文云冬十月爲漢元年其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以爲義帝知疏文於此亦本作其年）

名休字邵公（閩監毛本同補刊本邵作卲○按此字當作卲从卪高也表德之字無取於地名）

述已作注之意（閩本同監毛本注作註非下並同）

予曏昔夜夢（補刊本予誤子閩監毛本承之）

案孝經鉤命決云（閩監毛本决改決是也）

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下當脫者字）

治世之要務也（唐石經諸本同疏云考諸舊本皆作也若作世字俗誤已行按也作世則屬下讀曰世傳春秋者非一俗本是）

凡諸經藝（閩本同監本毛本藝改義非）

謂三王以來也（何挍本同閩監毛本脫也）

正以孔子脩春秋（毛本脩改修下並同）

俗誤已行（何挍本同此本行字模餬閩監毛本遂脫）

口授子夏（閩本同監本夏誤頁）

治公羊者胡毋生（閩本同監毛本毋誤母）

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漢書儒林傳云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六藝論之陰豐疑卽漢書泠豐之誤六藝論言劉向王彥漢書但言任公蓋鄭君所聞不必與班氏合也）

得瑞門之命（閩監毛本作端是也此誤）

僖口言實與齊桓專封是也（補僖下空闕一字）

邾婁叔術妻嫂（閩監毛本嫂作嫂嫂者南朝俗字）

非倍半之倍也（舊鈔本同閩監毛本半改畔非）

其勢雖問不得不廣（唐石經諸本同疏云一說其勢維適畏人問難故曰維問維誤爲雖耳按維當作惟言其形勢惟問難者多是以不得不廣爲之說也故下云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云云）

致地問難（鈔本同誤也閩監毛本地作他爲是）

時加釀嘲辭（諸本同唐石經缺按釋文作讓嘲讓相責讓也嘲嘲笑也言時加誚讓嘲笑之辭作釀誤當據正）

甚可閔笑者（唐石經同閩監毛本笑改笑非）

笑其謬通也（何校本同蓋誤閩監毛本作謬妄）

貴文章矣謂之俗儒者（浦鏜云矣爲者之誤）

至使賈逵緣隙奮筆（唐石經閩本隙作隟）

作長義四十二條（閩本同監毛本二誤一○案春秋序正義云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以抵公羊後漢書本傳則云出左氏傳大義長者摘三十餘事以上玉海引疏亦作四十一條是宋世本作一不作二也○補此本此疏上文遂作長義四十一條是作一不作二）

將欲存立（閩監毛本欲作欲此當是慾之訛）

專愚公羊未申（補毛本愚作慮）

何氏本者作壘守以距敵（浦鏜云者疑著之誤當在敵字下龔麗正云何氏不闇著長義此言距敵長義言與賈逵長義相距敵也按如龔說則當讀著作壘守以距敵長義爲句下以强義三字似衍）

爲癈疾以難穀梁（閩監毛本癈誤廢）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終（閩本作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終監毛本無此）

春秋公羊注疏序校勘記終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隱公卷第一（起元年盡元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陸曰解詁佳買反下音古訓也○）

疏春秋至第一○解云案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云春秋者一部之總名隱公者魯侯之謚號經傳者雜縟之稱解詁者何所自目第一者無先之辭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邵公之姓也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知自誰始也又云何休學今案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荅云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是其義也○問曰左氏以爲魯哀十一年夫子自衛反魯十二年告老遂作春秋至十四年經成不審公羊之義孔子早晚作春秋乎○荅曰公羊以爲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至九月而止筆春秋說具有其文○問曰若公羊之義以獲麟之後乃作春秋何故大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紐乃喟然而嘆曰是余罪也夫昔西伯拘羑里演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自黃帝始作其文也案家語孔子厄於陳蔡之時當哀公六年何言十四年乃作乎○荅曰孔子厄陳蔡之時始有作春秋之意未正作其正作猶在獲麟之後也故家語云晉文之有霸心起于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起于會稽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庸知非激憤厲志始於是乎者是其有意矣○問曰若左氏以爲夫子魯哀公十一年自衞反魯至十二年告老見周禮盡在魯魯史法最備故依魯史記脩之以爲春秋公羊之意据何文作春秋乎○荅曰案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脩春秋祖述堯舜下包文武又爲大漢用之訓世不應專据魯史堪爲王者之法也故言据百二十國寶書也周史而言寶書者寶者保也以其可世世傳保以爲戒故云寶書也○問曰若然公羊之義据百二十國寶書以作春秋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何言百二十國乎○荅曰其初求也實得百二十國史但有極美可以訓世有極惡可以戒俗者取之若不可爲法者皆棄而不錄是故止得六十國也○問曰若言据百二十國寶書以爲春秋何故春秋說云据周史立新經乎○荅曰閔因敘云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以此言之周爲天子雖諸侯史記亦得名爲周史矣○問曰六藝論云六藝者圖所生也然則春秋者即是六藝也而言依百二十國史以爲春秋何○荅曰元本河出圖洛出書者正欲垂範於世也王者述依圖書以行其事史官錄其行事以爲春秋夫子就史所錄刊而脩之云出圖書豈相妨奪也○問曰案三統歷云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賈服依此以解春秋之義不審何氏何名春秋乎○荅曰公羊何氏與賈服不異亦以爲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而春秋說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者道春爲生物之始而秋爲成物之終故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而舊云春秋說云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何者案莊七年經云星霣如雨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何氏云不脩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以此言之則孔子未脩之時已名春秋何言孔子脩之春作秋成乃名春秋乎○問曰春秋据史書而爲之史有左右据何史乎○荅曰六藝論云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尚書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云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記文先言左史鄭注先言春秋明以左史爲春秋矣云云之說左氏首已成解不能○重載夫子所以作春秋者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受命而制作所以生斯民覺後生也西狩獲麟知天命去周赤帝方起麟爲周亡之異漢興之瑞故孔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又聞端門之命有制作之狀乃遣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脩爲春秋故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故史記云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以此言之則孔子見時衰政失恐文武道絕又見麟獲劉氏方興故順天命以制春秋以授之必知孔子制春秋以授漢者案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丘攬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丘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必告云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數文言之春秋爲漢制明矣○問案莊七年星霣如雨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又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傳云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其詞則丘有罪焉爾何故孔子脩春秋有改之者何可改而不改者何○荅曰其不改者勿欲令人妄億措其改者所以爲後法故或改或不改示此二義○問曰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案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如此何以笑子路率爾何以爲忠信何以爲事上何以誨人何以爲法何以全身如此若爲通乎○荅曰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然則其微似之語獨傳子夏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漢胡毋生董仲舒推演其文然後世人乃聞此言矣孔子卒後三百歲何不全身之有又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爲公何以爲不正名何以爲不順言乎又奉天命而制作何不謙讓之有○問曰春秋說云孔子欲作春秋卜得陽豫之卦宋氏云夏殷之卦名也孔子何故不用周易占之乎○荅曰蓋孔子見西狩獲麟知周將亡又見天命有改制作之意故用夏殷之易矣或言卜則是龜之辭也不從宋氏之說若然應言陽豫之兆何言卦乎蓋龜蓍通名故言卜矣○問曰何氏注春秋始乎隱公則天之數不審孔子何以正于獲麟止筆乎○荅曰案哀十四年傳云春秋何以始乎隱注云据得麟乃作祖之所逮聞也注云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彼注云据哀公未終也曰備矣彼注云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皇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瑞明大平以瑞應爲效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是也○問曰既言始於隱公則天之數復言三世故發隱公何○荅曰若論象天數則取十二緣情制服宜爲三世故禮爲父三年爲祖期爲高祖曾祖齊衰三月据哀錄隱兼及昭定己與父時事爲所見之世文宣成襄王父時事謂之所聞之世也隱桓莊閔僖曾祖高祖時事謂之所傳聞之世也制治亂之法書大夫之卒文有詳略故日月備于隱如是有罪之見錄不日卒于得臣明有過以見罪益師不日著恩遠之辭○問曰鄭氏云九者陽數之極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終矣故孝經援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爲限然則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爲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又爲一世自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爲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一年者見人命參差不可一齊之義又顏安樂以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後即爲所見之世顏鄭之說實亦有逮而何氏見何文句要以昭定哀爲所見之世文宣成襄爲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爲所傳聞之世乎○荅曰顏氏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若分兩屬理似不便又孔子在襄二十一年生從生以後理不得謂之所聞也顏氏之意盡於此矣何氏所以不從之者以爲凡言見者目覩其事心識其理乃可以爲見孔子始生未能識別寧得謂之所見乎故春秋說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不分疏二十一年已後明爲一世矣邾婁快邾婁鼻我雖同有以近書之傳一自是治近升平書一自是治近大平書雖不相干涉而援指此文乎鄭氏雖依孝經說文取襄十二年之後爲所見之世爾時孔子未生焉得謂之所見乎故不從之○問曰孝經說文實有九九八十一爲限之言公羊信緯可得不從乎○荅曰援神契者自是孝經緯橫說義之言更作一理非是正解春秋之物故何氏自依春秋說爲正解明矣○問曰左氏出自丘明便題云左氏公羊穀梁出自卜商何故不題曰卜氏傳乎○荅曰左氏傳者丘明親自執筆爲之以說經意其後學者題曰左氏矣且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毋生乃著竹帛胡毋生題親師故曰公羊不說卜氏矣穀梁者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也○問曰春秋說云春秋設三科九旨其義如何○荅曰何氏之意以爲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總言之謂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內有此九種之意故何氏作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問曰案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疏之旨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如是三科九旨聊不相干何故然乎○荅曰春秋之內具斯二種理故宋氏又有此說賢者擇之○問曰文謚例云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以矯枉撥亂爲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紀也然則三科九旨之義已蒙前說未審五始六輔二類七等之義如何○荅曰案文謚例下文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問曰春秋說云春秋書有七缺七缺之義如何荅曰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坐殘虐枉殺其子是爲父之道缺也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爲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蒸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脩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也矣

何休學。○學者言爲此經之學即注述之意

元年。春。王正月。○正月音征又音政後放此

疏 元年春王正月○解云若左氏之義不問天子諸侯皆得稱元年若公羊之義唯天子乃得稱元年諸侯不得稱元年此魯隱公諸侯也而得稱元年者春秋託王於魯以隱公爲受命之王故得稱元年矣

元年者何。諸據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

疏 元年者何○解云凡諸侯不得稱元年今隱公猶自稱侯而反稱元年故執不知問○注諸據至者何○解云謂諸據有疑理而問所不知者曰者何即僖五年秋鄭伯逃歸不盟之下傳云不盟者何注云據上言諸侯鄭伯在其中弟子疑故執不知問成十五年仲嬰齊卒之下傳云仲嬰齊者何注云疑仲遂後故問之是也若據彼難此即或言曷爲或言何以或單言何即下傳云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注云據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公何以不言即位注云據文公言即位也何成乎公之意注云據刺欲救紀而後不能是也而舊解云案春秋上下但言曷爲與何皆有所據故何氏云諸據疑者皆無所據故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也者非

君之始年也。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君魯侯隱公也年者十二月之總號春秋書十二月稱年是也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於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

疏 注以常至始年○解云正以桓文宣成襄昭及哀皆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故曰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注君魯侯隱公也○解云案春秋說云周五等爵法五精公之言公公正無私侯之言候候逆順兼伺候王命矣伯之言白明白于德子者孳恩宜德男者任功立業皆上奉王者之政教禮法統理一國脩身絜行矣今此侯爲魯之正爵公者臣子之私稱故言君魯侯隱公也○問曰五等之爵既如前釋何名附庸乎○荅曰春秋說下文云庸者通也官小德微附於大國以名通若畢星之有附耳然故謂之附庸矣○注變一爲元○解云以下有二年三年知上宜云一年而不言一年變言元年故決之○注元者至始也○解云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爲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之不見聽之不聞宋氏云無形以起在天成象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然則有形與無形皆生乎元氣而來故言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注故上至繫之○解云春秋說云王不上奉天文以立號則道術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是以推元在春上春在王上矣○注不言至王者○解云凡天子諸侯同得稱君但天子不得稱公故喪服云君鄭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是也今據魯而言不言公之始年而言君之始年者見諸侯不得稱元會假魯爲王乃得稱元故傳言君之始年微欲通魯于王故也

春者何。獨在王上故孰不知問

疏 注獨在至知問○解云春夏秋冬皆是四時之名而夏秋冬三時常不得配王言之雖有春字常在王上故怪而問之

歲之始也。以上繫元年在王正月之上知歲之始也春者天地開辟之端養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本名也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歲者揔號其成功之稱尚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也○辟婢亦反本亦作闢稱尺證反下之稱早稱同

疏 歲之始也○問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實是春秋之五始而傳直於元年春之下發言始而王正月下不言始何○荅曰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時之始王正月公即位者人事之始欲見尊重天道略於人事故也○注春者至之端○解云易說云孔子曰易始於大極大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也言天地開辟分爲四時春先爲端始也○注養生之首○解云乾鑿度云震生萬物於東方夫萬物始生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施生愛利之道故東方爲仁矣故言養生之首言是養生萬物之初首○注法象所出○解云周禮大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挾日而斂之是象魏之法于時出之故曰法象所出矣○注四時本名也○解云凡四時先春次夏次秋次冬百代所不變故言春者四時本名矣○注昏斗至冬也○解云皆春秋說文也○注歲者至之稱○解云四時皆於萬物有功歲者是兼揔其成功之稱也若以當代相對言之即唐虞曰載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若散文言之不問何代皆得謂之歲矣等取一名而必取歲者蓋以夏數爲得天正故也亦有一本云歲者揔號成功之稱也○注尚書至是也○解云此堯典文彼鄭注云以閏月推四時使啓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是也

王者孰謂。孰誰也欲言時王則無事欲言先王又無謚故問誰謂

疏 注欲言至無事○解云時王即當時平王也若是當時無事王應如下文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其事也○今無此事直言王故疑非謂當時之王矣○注欲言至無謚○解云正以死謚周道故也

謂文王也。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

疏 注以上至王也○解云春者端始文王者周之始受命制法之王理宜相繫故見其繫春知是文王非周之餘王也○問曰春秋之道今有三王之法所以通天三統是以春秋說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疑三代謂疑文王而傳專云文王不取三代何○荅曰大勢春秋之道實兼三王是以元命包上文揔而疑之而此傳專云謂文王者以見孔子作新王之法當周之世理應權假文王之法故偏道之矣故彼宋氏注云雖大略據三代其要主於文王者是也○注文王至之王○解云即我應瑞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昌再拜稽首受之又禮說云文王得白馬朱鬣大貝玄龜是也○注天之至天端○解云天端即春也故春秋說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是也○注方陳至王法○解云孔子方陳新王受命制正月之事故假取文王刱始受命制正朔者將來以爲法其實爲漢矣○注不言至共之○解云死謚周道文王死來已久而不言謚者正言法其生時政教正朔故曰法其生不法其死也言與後王共之者不言謚何以通之於後王後王謂漢帝也○注人道之始也○解云何氏以見上文亦始尊重天道皆傳自有始文故不須注云天道之始今此實天下之始但略於人事無始文故須注云人道之始也

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據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

王正月也。以上繫於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徽許葦反械戶戒反夏以戶雅反後放此以意求之見賢遍反下並同

疏 注王者至於人解云王者受命必徙居處者則堯居平陽舜居蒲坂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之屬是也其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者禮記大傳文鄭注云服色車馬也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然則改正朔者即正朔三而改下注云是也易服色者即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之屬是也其殊徽號者即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之屬是也其變犧牲者即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之屬是也其異器械者器即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注云泰用瓦著著地無足夏后氏之鼓足彼注云足謂四足也殷楹鼓彼注云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周縣鼓注云縣縣之簨虡也其械者即兵甲也何氏莊三十二年注云有攻守之器曰械是而言異者即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蓋以爲異代相變故云異也所以止變此等者其親親尊尊之屬不可改即大傳云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是也○注夏以至尚赤○解云凡草物皆十一月動萌而赤十二月萌牙始白十三月萌牙始出而首黑故各法之故書傳略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云謂三王之正也至動冬日至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是故三統三王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是也○問曰若如此說則三王所尚各自依其時物之色何故禮說云若尚色天命以赤尚赤以白尚白以黑尚黑朱氏云赤者命以赤鳥故周尚赤湯以白狼故尚白禹以玄珪故尚黑也以此言之三代所尚者自是依天命之色何言法時物之牙色乎○荅曰凡正朔之法不得相因襲三反本禮則然矣但見其受命將王者應以十一月爲正則命之以赤瑞應以十二月爲正則命以白瑞應以十三月爲正即命之以黑瑞是以禮說有此言豈道不復法其牙色乎

何言乎王正月。據定公有王無正月

疏 注據定至正月○解云定公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是有王無正月凡十二公即位皆在正月是以不問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所以重人君即位之年矣若非即位之年正月無事之時或有二月王或有三月王矣但定公即位在六月正月復無事故書三月王也其正月時不得書王矣

大一統也。統者始也揔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疏 大一統也○解云所以書正月者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爲始故言大一統也○注揔繫之辭解云凡前代既終後主更起立其正朔之初布象魏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繫於正月而得其所故曰揔繫之辭○注故云政教之始○解云亦以傳不言始故足之

公何以不言即位。據文公言即位也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治直吏反夫音扶

疏 注據文公言即位也○解云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

（也○問曰桓公元年春亦書即位傳所以不從始而遂據文公何○荅曰正以文公正即位之始故也桓公篡而即位非其正故雖即位在文公前猶不據之○注即位者一國之始解云亦以傳無始文故言此也○注政莫大於正始○解云爲下作文勢也言凡欲正物之法莫大於正其始時是以春秋作五始令之相正也○注乃天至不察也○解云元年春者天之本王正月公即位者人之本故曰天人之大本也言萬物之所繫者春秋以之爲始令萬物繫之故不可不察其義）成公意也。（以不有正月而去即位知其成公意○而去起呂反下去同〔疏〕注以不至公意○解云下十一年傳云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然則正月者是公縣象魏出教令之月今公既有讓意故從二年已後終隱之篇常去正月以見之故曰不有正月也然則今此注云不有正月者謂從二年恒去正月也今元年去即位故知成公意矣今元年言正月者公時實行即位之禮故見之然則公意讓而行即位者厭民臣之心故也舊云以有正月而去即位云無不字言凡書正月爲公即位出也以元年有正月即公實行即位禮而孔子去即位知其成公讓意者非）何成乎公之意。（據剌欲救紀而後不能○剌欲七賜反後皆同更不音〔疏〕注據剌至不能○解云莊三年冬公次于郎傳曰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然則欲救紀是善事公不能救紀是不終善事而春秋書次于郎以刺之今隱公有讓心實是善事但終讓不成爲他所殺亦是善心不遂而春秋善之故以爲難也）公將平國而反之桓。（平治也時廢桓立隱不平故曰平反還之）曷爲反之桓。（據已立也）桓幼而▲貴。隱長而卑。（長者已冠也禮年二十見正而冠士冠禮曰嫡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隱長丁丈反注及下皆同已冠工亂反下同適子丁歷反下同醮子笑反〔疏〕注禮年至而冠○解云若以襄九年左傳言魯襄公年十二而冠也依入代記即少昊亦十二而冠則知天子諸侯幼即位者皆十二而冠矣是以異義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是其證也但隱公冠當惠公之世從士禮故二十成人乃冠是以何氏即引士冠禮以解之所以必二十冠者異義今禮戴說云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是矣而言見正者欲道庶子不冠於阼階故也○注士冠至成也○解云鄭彼注云每加於阼則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是矣凡此士冠禮及禮記冠義郊特牲亦有此文鄭注冠義云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戸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戸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鄭注昏義云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之禮如冠醮與○注三加至志也○解云此士冠記文三加者先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也彼記云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注云大古唐虞以上重古始冠冠其齊冠也諭其志者彼鄭注云彌猶益也冠服後加益尊諭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是矣注郊特牲云冠益尊則志益大也○注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解云亦彼記之文鄭注云名者質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是也○注公侯至造也○解云此亦士冠禮記文彼鄭注云造作也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篡弑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引之者見當時公侯有冠之言○注天子至貴者解云此亦記文鄭注郊特牲云儲君副主猶云士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引之者見隱公冠時年已二十宜從士禮明矣）其爲尊卑也微。（母俱媵也○媵以證反又繩證反）國人莫知。（國人謂國中凡人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男子年六十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薨亦如之〔疏〕注國人至別也○解云古者一娶九女一嫡二媵分爲左右尊卑權寵灼然則朝廷之上理應悉知今此傳云國人不知明是國內凡人也雖然事大非小若早分別亦應知悉故注言惠公不早分別是其義也○注男子至如之○解云男子六十陽道閉藏若仍無世子其正夫人必無有生世子之理故命貴公子以爲世子也若未滿六十則無立庶子爲世子之法何者立而復黜是乃亂道故也然則言閉房者行房之事閉也知男子六十陽道閉藏者家語云男女不六十者不間居不禁閉房明矣言將薨亦如之者謂未滿六十者將薨之時亦命貴公子矣）隱長又賢。（此以上皆道立隱所緣○以上時掌反他皆放此）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扳引也諸大夫立隱不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扳普顏反又必顏反引也舊數間反〔疏〕注諸大至秋前○解云公子翬弑隱立桓公仲遂弑赤立宣公皆貶去公子以起見之今此諸大夫廢桓立隱亦是不正何故不作文貶之以見罪正以在春秋前欲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故也○注不戒至之暴○解云此堯曰文何氏以不先告戒比視之而責其成功爲暴矣）隱於是焉而辭立。（辭讓也言隱欲讓）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是時公子非一〔疏〕注是時公子非一○解云隱公疑桓不知得立以否故知公子非一）且如桓立。（且如假設之辭）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隱見諸大夫背正而立已不正恐其不能相之○相息亮反背正步內反下同）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凡者凡上所慮二事皆不可故於是已立欲須桓長大而歸之故曰爲桓立明其本無受國之心故不書即位所以起其讓也○爲于僞反注同〔疏〕注凡者至二事○解云已若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得立以否是其一慮也假令使桓得立又恐諸大夫不能相幼君是其二慮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據賢繆公與大夫玃且長以得立○繆音穆玃且俱縛反下子餘反〔疏〕注據賢至大夫○解云文十二年經書秦伯使遂來聘傳云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注云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也今此亦善隱能讓何故不與使得立乎故難之○注玃且長以得立○解云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傳曰貴則皆貴矣雖然玃且也長彼以玃且長故傳與邾婁人立之今此隱亦長何故不宜立乎故難之然則傳言長據玃且傳言賢據繆公而何氏先解繆公者以其事在前故）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姪娣大結反下大計反爭爭鬪之爭下同）桓何以貴。（據俱公子也）母貴也。（據桓母右媵）母貴則子何以貴。（據俱言公子）子以母貴。（以母秩次立也）母以子貴。（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疏〕注夫人成風○解云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是也）○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及者何。與也。（若曰公與邾婁盟也○邾音朱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同左氏穀梁無婁字儀父音甫本亦作甫人名字放此眛亡結反穀梁同左氏作蔑）會及暨皆與也。（都解經上會及暨也○暨其器▲反下皆同）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最聚也直自若平時聚會無他深淺意也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曷爲如字或于僞反後皆同此〔疏〕及者何○解云欲言汲汲公仍在喪欲言非汲汲及是欲文故▲執不知問云曷爲或言會者即下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徒是也云或言暨者昭七年春暨齊平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是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我者謂魯也內魯故言我舉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所以原心定罪〔疏〕注我者謂魯也○解云此通內外皆然但傳據內言之故言我謂魯也○注欲之至惡深○解云善重者即此文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是也以其汲汲於善事故曰善重也惡深者即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也以其汲汲于惡事故曰惡深也○注不得至惡淺○解云善輕則暨齊平是也惡淺者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是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以言公及不諱知爲君也〔疏〕儀父者何○解云欲言其君經不書爵欲言其臣而不沒公故執不知問○注以言公及不至君也○解云凡春秋上下公與外大夫盟皆諱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之屬也今此不沒公故知是君矣其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之屬不沒公者皆傳注分明不煩逆說）何以▲名。（據齊侯以祿父爲名〔疏〕注據齊至爲名○解云即桓十四年冬齊侯祿父卒是言齊侯以祿父爲名故疑邾婁君亦以儀父爲名是以難也）字也。（以當褒知爲字〔疏〕注以當褒知爲字○解云春秋以隱新受命而王儀父慕之故知當褒是以春秋說云褒儀父善趣聖者是也）曷爲稱字。（據諸侯當稱爵〔疏〕注據諸侯當稱爵○解云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屬是也）褒之也。（以宿與微者盟書卒知與公盟當褒之有土嘉之曰褒無土建國曰封稱字所以爲褒之者儀父本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爾○褒之保刀反〔疏〕注以宿至書卒○解云所傳聞之世微國之卒本不合書而此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宿爲地主與在可知以其與內微者盟故至八年得變例書卒見恩矣云有土嘉之曰褒者謂加爵與字即儀父滕侯之屬是也云無土建國曰封者即封邢衞之屬是也）曷爲褒之。（據功不見○不見賢偏反下皆同）爲其與公盟也。（爲其

（始與公盟盟者殺生歃血詛命相誓以盟約束也傳不足言託始者儀父比宿滕薛最在前嫌獨爲儀父發始下三國意不見故顯之○爲其于僞反注爲其獨爲皆同歃所洽反又音所甲反詛莊慮反約束並如字一音上於妙反下音戍）〔疏〕（注傳不至顯之○解云此傳應言爲其始與公盟今不具其文句言始者若言始與公盟即恐下二國不是始是以顯之得具其文）不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據戎齊侯莒人皆與公盟傳不足託始故復據衆也○復扶又反下復爲同）〔疏〕（注據戎至公盟○解云二年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包來是也○注傳不足至衆也○解云傳若鄉者足其文句云道爲其始與公盟之時義勢即盡矣道理不得復言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但上傳既無始與之文而得褒賞猶自可怪故更據衆難之云託始者言隱公實非受命之王但欲託之以爲始也）因其可褒而褒之。（春秋王魯記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故云爾○王魯于況反下而王同一音如字後王魯皆放此）此其爲可褒奈何。漸進也。（漸者物事之端先見之辭去惡就善曰進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不言先者亦爲所褒者法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倡尺亮反造七報反）〔疏〕（注漸者至之辭○解云言物事之端者猶言物事之首也言先見之辭者讀如見其二子焉之見也若公子陽生闓然之類也云去惡就善曰進者言能去惡就善即是行之進也○注不可至不義○解云桓十五年夏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朝桓惡人而貶稱人夷狄之也者是其造次陷於不義矣）眛者何。地期也。（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重期也凡書盟者惡之也爲其約誓大甚朋黨深背之生患禍重胥命於蒲善近正是也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是也會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者皆稱公于者於也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以地定事者不加于例○處昌慮反惡之烏路反下惡不惡其皆同大甚音泰或勑賀反近正附近之近柯音歌）〔疏〕（眛者何○解云春秋之始弟子未解地期之義故執不知問○注凡書盟者惡之○解云此言與公盟而得褒何言惡也者直善其慕新王之義而得褒豈善其盟乎○注胥命至是也○解云即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云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也○注君大夫至信也○解云言內君與大夫共盟他外時其書日皆是惡其不信也即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之屬是也○注故爲小信辭也○解云邾婁儀父歸于新王而見褒賞不爲大信者以下七年秋公伐邾婁是其背信也功不足錄但假託以爲善故爲小信辭也○注大信至是也○解云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曰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是也○注故春至稱公○解云謂以其臣子之辭書其葬者悉皆稱公即桓十年夏五月葬曹桓公僖四年秋葬許繆公之屬是也若然桓十七年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不稱公者彼注云稱侯者亦奪臣子辭也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於蠻荆故賢季抑桓稱侯所以起其事是也○注凡以至于例○解云謂先約其事乃期于某處作盟會者加于即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踐土之屬是也○注以地至于例○解云言先在其地乃定盟會之事者不加于即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襄三年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以下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之屬是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加之者問訓詁并問施于之爲○段徒亂反鄢音偃）〔疏〕（克之者何○解云欲言其殺而經書克欲言非殺克者大惡之文故執不知問○注加之至之爲○解云訓詁者即不言殺而言克是也所以不直言克者何而并言之者非直問其變殺爲克并欲問其施于鄢之所爲矣而不荅于鄢之意者欲下乃解爲當國故此處未勞解之弟子以其不荅于鄢之意是以下文復云其地何以難之）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以弗克納大郤缺之善知加克大鄭伯之惡也○郤缺去逆反下起悅同）〔疏〕（注以弗至之善○解云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傳云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是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據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不加克以大之）〔疏〕（注據晉至大之○解云在僖五年春）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如即不如齊人語也加克者有嫌也段無弟又稱君甚之不明又段當國鄭伯殺之無惡故變殺言克明鄭伯爲人君當如傳辭不當自已行誅殺使執政大夫當誅之克者詁爲殺亦爲能惡其能忍戾母而親殺之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舉而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戾力計反讞魚列反宥音又赦也）〔疏〕（注明鄭至誅之○解云鄭伯爲人君之法當如傳辭不與其國而已不宜忍戾其母而親殺之其誅之者自是執政大夫之事○注禮公至哭之○解云皆出文王世子也其文云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彼注云讞之言白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注云對荅也先者君每言宥則荅之以將更宥之至于三罪定不復荅走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已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注云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于公注云白已刑殺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注云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親哭之注云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是也）段者何。鄭伯之弟也。（殺母弟故直稱君）〔疏〕（段者何○解云欲言世子母弟無世子母弟之文欲言大夫復目鄭伯以殺故執不知問）何以不稱弟。（據天王殺其弟年夫稱弟）〔疏〕（注據天至稱弟○解云在襄三十年夏）當國也。（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其地何。（據齊人殺無知不地）〔疏〕（注據齊至不地○解云即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是也）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據俱欲當國也）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其不當國而見殺者當以殺大夫書無取於地也其當國者殺於國內禍已絕故亦不地）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明當國者在外乃地爾爲其將交連鄰國復爲內難故錄其地明當急誅之不當國雖在外禍輕故不地也月者責臣子不以時討與殺州吁同例不從討賊辭者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難乃旦反下此難同吁況于反）〔疏〕（注明當至地爾○解云下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及此皆是也○注不當至地也○解云昭四年秋七月楚子云云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皆是也○注月者至同例○解云下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之下注云討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注不從至責之○解云若作討賊辭當稱人以討如齊人殺無知然今不如此者經本主爲惡鄭伯失親親而書故曰鄭伯而不稱人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者何。官也。（以周公加宰知爲官也○咺況阮反一音況元反賵芳仲反）〔疏〕（宰者何○解云以其言宰與周公同疑宰爲官以其言名又與宰周公異復疑非官故執不知問○注以周至官也○解云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于葵丘是也）咺者何。名也。（別何之者以有宰周公本嫌宰爲官）〔疏〕（咺者何○解云繫宰是官言名又卑稱故執不知問○注別何至爲官○解云所以不言宰咺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周公加宰爲周公身上官故別何之令相遠若然上注云以周公加宰知爲官而此注又云本嫌宰爲官者言宰周公宰爲周公身上官今此言宰咺亦嫌宰爲咺之身上官也不謂二注異宰即非咺之身上官而繫宰言之者次士以官錄言其是宰下之士故也○）曷爲以官氏。（據石尚）〔疏〕（注據石尚○解云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石向亦是士而不以官錄之故以爲難也）宰。士也。（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畧稱人）〔疏〕（注天子至稱人○解云天子上士以名氏通者即石尚來歸脤是也云中士以官錄者言以所繫之官錄之即此是也云下士畧稱人者即僖八年春公會王人以下盟于洮是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禰乃禮反）〔疏〕（惠公者何○解云春秋從隱至哀魯無惠公歸賵言來故執不知問○注生稱父○解云即下曲禮云生曰父是也廣雅云父者矩也以法度威嚴於子言能與子作規矩故謂之父○注死稱考○解云即下[illegible]）子者何。桓之母也。（[illegible]）

（賓合舉死稱但禮家本意母死曰妣者比於父之義也故鄭彼云妣之言媲媲于考也但仲子是妾桓未爲君其母不得爲夫人卑不得比于父故還以母言之）何以不稱夫人。（此難生時之稱也據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成風稱謚今仲子無謚知生時不稱夫人）〔疏〕（注此難至稱也○解云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舉風之謚案經成風生時傳稱夫人何者禮妾賤不得有謚故也今仲子不舉謚不與成風同明生時不得稱夫人可知故傳家遙難之）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此道周制也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賵玄纁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共事○乘馬繩證反注乘馬同纁許云反共音恭）〔疏〕（賵者何○解云初入春秋弟子未曉賵義故執不知問○注此道周制也○解云知者正以上云以馬與士既夕禮同下言乘馬與士異明知周之禮大夫以上皆有四馬矣○注以馬至四馬也○解云以下言乘馬明上文直言以馬者士禮兩馬可知故即引禮爲證矣○注禮大夫至方也○解云案異義古毛詩說云天子至大夫同駕四皆有四方之事士駕二也詩云四驂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書傳云士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問曰若然異義公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下也知天子駕六與此異何○荅曰彼謹案亦從公羊說即引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龍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以合之鄭駮云易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之者是也然則彼公羊說者自是章句家意不與何氏合何氏此處不依漢禮者蓋時有損益也○注天子至以上○解云月令天子駕倉龍是其高七尺者漢制也其六尺五尺亦然○注諸侯曰至以上○解云魯頌曰魯侯戾止其馬蹻蹻是也○注卿大夫至以上○解云詩云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是也○注束帛至纁二○解云雜記上云魯人之贈三玄二纁是也○注玄三至共事○解云天數不但三地數不但二而取三二者因取足以共事故也）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此者春秋制也賵猶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賵賻知死者贈襚○賻音附襚音遂猶遺唯季反）〔疏〕（注此者春秋制也○解云上陳周制訖下乃言賵賻襚此三者是春秋之內事故云此者春秋制也○注知生至贈襚○問曰案既夕禮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賻鄭注云各主於所知以此言之賻專施于生者何○荅曰賻專施于生襚專施于死賵實生死兩施故何氏注知生知死皆言賵矣而既夕禮專言知生者對贈言之故也○問曰何知賵生死兩施乎○荅曰案既夕禮云兄弟賵奠可也注云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賵且奠許其厚也賵奠於死生兩施又云所知則賵而不奠鄭注云所知通問相知也降於兄弟奠施於死者爲多故不奠以此言之明賵與奠皆生死兩施也言奠於死者爲多故知賵生死等矣）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據非禮）〔疏〕（注據非禮○解云桓公未爲君則其母猶妾故諸侯賵之爲非禮）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經言王者賵赴告王者可知故傳但言諸侯○隱爲于僞反下注爲并年末注同告古毒反一音古報反）〔疏〕（注故傳但言諸侯○解云諸侯之賵及事則在春秋之前故不書矣然則諸侯有相賵之道隱以桓母成爲夫人告天子諸侯天子猶來何況諸侯乎故傳舉以言焉）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尊貴桓母以赴告天子諸侯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所以起其意成其賢）其言來何。（據歸含且賵不言來○歸唅本又作含戶暗反下同）〔疏〕（注據歸至言來○解云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不及事也。（比於去來爲不及事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爾去來所以爲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疏〕（注比於至云爾○解云公羊之例若其奔喪會葬不問來之早晚及事不及事皆言來矣故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葬我君僖公者是其及事言來也文五年三月葬我小君成風下乃言王使召伯來會葬注云去天者不及事是不及事亦言來矣故元年傳云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注云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定十五年夏邾婁子來奔喪傳云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彼注云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以此言之則知奔喪會葬之例不問早晚悉言來矣若其含賵襚及事則不言來不及事則言來是以惠公仲子之葬悉在春秋前至此乃來歸賵傳曰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又注云比於去來爲不及事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爾去來所以爲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是也若含不及事亦須言來也故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彼注云不從含晚言來者本不當含也以此言之明諸侯含晚須言來矣何者諸侯鄰國禮容有含故也若其襚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亦是不及事言來也何氏不注者以其可知省文故也所以如此作例者以奔喪會葬所以遂哀序志必有所費容其事故稽留不必苟責其及時也其含賵襚之等皆是死者所須若其來晚則無及於事故須作文見其早晚矣）其言惠公仲子何。（據歸含且賵不言主名）兼之。兼之。非禮也。（禮不賵妾既善而賵之當各使一使所以異尊卑也言之賵者起兩賵也○使一使所吏反）〔疏〕（注言之至賵也○解云以此言之則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言之襚者亦起兩襚矣）何以不言及仲子。（據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仲子即卑稱也○別彼列反）〔疏〕（注據及至文也○解云即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仲子。微也。（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也月者爲內恩錄之也諸侯不月比於王者輕會葬皆同例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稱使者王尊敬諸侯之意也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同姓謂之伯父叔父言歸者與使有之辭也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無當相通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春秋王魯以魯爲天下化首明親來被王化漸漬禮義者在可備責之域故從內小惡舉也主書者從不及事也○僭子念反而治直吏反下皆同所傳直專反下文所傳并注同被皮寄反）〔疏〕（注月者爲內恩錄○解云此文及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皆是內恩錄之也○注諸侯至者輕○解云即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是也○注會葬皆同例○解云若王使人來則書月爲內恩錄之若諸侯使人來即不月以爲比王者爲輕故文五年春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文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皆是也其諸侯使人來會葬不月者春秋之內偶爾無之其襄三十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定十五年九月滕子來會葬皆書月者彼是諸侯身來會葬非使人仍自非妨也以此義勢言之則鄉解王與諸侯者皆是使人非身自來也而舊云襄三十一年月者爲下癸酉葬襄公出之會葬不蒙月定十五年月者爲下葬定公出之會葬亦不蒙上月者非也○注春秋至是非○解云若正之當直言王今不正之而亦言天者所以處見是非故也何者若畢言王是其正稱今兼亦言天見其非正矣○注稱使至意也○解云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由尊卑不敵故也今天子與諸侯亦尊卑不敵所以言使者天子見諸侯與已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尊敬之而使歸賵故曰尊敬諸侯之意也○注有不至之義○解云喪服斬衰章云臣爲君諸侯爲天子既言臣爲君而別言諸侯爲天子明其與純臣者異其異者即不居殯宮是○注故異至叔父○解云下曲禮及覲禮記文○注言歸者至之辭也○解云春秋大例先是已物乃言歸即歸諸及闕之屬是也今此賵之事馬先非魯物而言歸者與魯有之辭○注所傳至內也○解云春秋之義所傳聞之世外小惡皆不書今此緩賵是外之小惡當所傳聞之世未合書見而書之者由接內故也）○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大者正小者治近者論遠者來是以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宋稱人者亦微者也魯不稱人者自內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于宿音夙國名說音悅逮音代又大計反故省所景反後省文皆同）〔疏〕（注微者謂士也○解云正以公羊之例大夫悉見名氏與卿同今此不見名氏故知士也○注明宿至辱也○解云理是則主人先榮理非則主人先辱故曰首其榮辱也○注微者至錄也○解云春秋之例若尊者之盟則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見其責也若其微者不問信與不信皆書時悉作信文以略之即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之屬是今此書月者義如注釋）○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以無所繫言來也○祭伯側界反五年注放此）〔疏〕（祭伯者何○解云欲言王臣不言王使欲言諸侯復不言朝欲言失地之君復不言奔故執不知問○注以無至來也○解云外屬諸侯臣來聘宜繫國稱使即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之屬是也若直來亦有所繫如閔元年冬齊仲孫來之屬是若外諸侯之臣來奔當繫國言來奔即文十四年秋宋子哀來奔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之屬是也今無所繫直言來故知宜是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據凡伯稱使）〔疏〕（注據凡伯稱使○解云即下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是也）奔也。（奔者走也以不稱使而無事知其奔）〔疏〕（注以不至其奔○解云下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毛伯來求金是無使文而有事也上文秋七月天王使宰晅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之徒皆是有使有事也今此無使復無事故知其正是奔也）奔則曷爲不言奔。（據齊慶封來言奔）〔疏〕（注據齊至言奔○解云在襄二十八年冬）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言奔則與外大夫來奔同文故去奔明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

（義主書者以罪舉內外皆書者重乖離之禍也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錄所奔者爲受義者明當受賢者不當受惡人也祭者采邑也伯者字也天子上大夫字尊尊之義也月者爲下卒也當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也奔例時一月二事月當在上十言有二者起下復有二非十中之二○還息變反肖音笑采七代反）〔疏〕（注故去至絕義○問曰若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故不言奔何故襄三十年夏王子瑕奔晉昭二十六年冬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皆言奔乎○答曰春秋進退無義若來奔魯者見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故不言奔矣若奔別國即見春秋黜周與外諸侯同例故言奔矣言以魯爲王而不專黜周者若專黜周則非遜順之義故也○注主書者以罪舉○解云一則罪祭伯之去主一則罪魯受叛人故曰以罪舉○注內外皆書者重乖離之禍也○解云內書者閔二年秋公子慶父出奔莒是也又在外奔書者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之屬是也○注當春至於位○解云王制云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是擇人之法也當春秋之時不問賢與不肖悉皆世位故言此○注輒退至過失○解云君若退絕其臣不聽世祿以生過失矣○注至於至出奔○解云由不肖者在位故有忿爭出奔之事矣○注伯者字也○解云知伯非爵者正見桓八年經云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公是其爵明伯是其字矣○注當案至不也○解云一月有數事重者皆蒙月也若上事輕下事重輕者不蒙月重者自蒙月若上事重下事輕則亦重者蒙月輕者不蒙月故言當案下例當蒙上月矣日不者謂一日有數事即不得上下相蒙故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彼注云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纂例故復出日明同是也○注奔例時○問曰襄二十年夏五月王子瑕奔晉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悉書月何言例時乎○荅曰案襄公十年五月甲午宋灾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以此言之則似月爲上事其二處出奔仍不蒙月是以襄三十年五月甲午之下注云外灾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昭二十六年冬十月之下注云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是其月爲上事之明文不妨出奔仍自時也故此乃注云月者爲下卒奔例時也舊云春秋王魯是以王臣來奔魯者悉與外諸侯之臣來奔同書時故與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同書時矣若王臣奔佗國者悉皆書月見別于諸侯之臣矣是以王子瑕毛召之徒悉皆書月○問曰若然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亦是出奔何故不月○荅曰王臣之例實不言出亦不書時但周公自其私出奔故自從小國例言出書時矣凡諸侯出奔大國例月小國時）○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據臧孫辰書日○不日人實反此傳皆以日月爲例後放此）〔疏〕（注據臧孫辰書日○解云即文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者也○問曰下五年冬十二月辛巳公子彄卒亦書日所以不據之而遠據文十年之篇何○荅曰下五年何氏云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益師始見法無駭有罪俠又未命也故獨得於此日以義言之正由同在所傳聞之世非常書日之限故不據之所聞之世大夫日卒者非一正據辰者以其是所聞之始故也）遠也。（孔子所不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

傳聞異辭。（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時恩衰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攢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三年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壞絕於惠隱之際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公子者氏也益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見恩賢遍反下見治皆同殺所介反與摘才古反又七奴反說文大也諸夏戶雅反凡諸夏皆放此攢函才官反下音咸大平音泰期音基齊衰音咨本亦作齋下七雷反盡津忍反）〔疏〕（注所見至事也○解云孔子親仕之定哀故以定哀爲己時定哀既當於己明知昭公爲父時事知昭定哀爲所見文宣成襄爲所聞隱桓莊閔僖爲所傳聞者春秋緯文也○注時恩衰義缺○解云當時子弒父父殺子爲恩衰也臣弒君君殺臣爲義缺故喪服四制云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爲君斬衰三年以義制是也○注將以至之法○解云孔子見時如此遂制春秋理人倫者斷理君臣之倫次令得所也序人類者類謂父子序父子之恩使之厚也因以制治亂之軌式矣○注故於至卒是也○解云隱如逐君而書日即定五年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若非罪書日即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仲孫舍卒二十九年四月庚子叔倪卒是也而此注不言之者從省文也○注於所至日錄○解云無罪書日者即襄五年冬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襄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是無罪而書日者錄之故也若然文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敖實有罪而書日者彼注云已絕卒之者爲後齊脅魯歸其喪有恥故爲內諱使若尚爲大夫是也○注有罪至是也○解云宣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何氏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是有罪而不日者略之故也○注於所見至卒是也○解云公子益師無罪而不日即此是也無駭有罪而不日即下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是也若然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並是所傳聞之世而得書日牙卒之下何氏云莊不卒大夫而卒牙者本以當國將弒君書日者錄季子之過惡也其季友之下何氏云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皆日也其公孫慈之下何氏云一年喪骨內三人故日痛之是也○注錄大略小○解云謂錄大國卒葬小國卒葬不錄是也○注內離至是也○解云內離會者即下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桓元年春公會鄭伯于垂是也外離會不書者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云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何氏云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注於所至升平○解云升進也稍稍上進而至於大平矣○注宣十至攢函○解

（云即此一經而當是二義也○注襄二至是也○解云若然莊二十四年冬曹羈出奔陳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皆非所聞之世而小國得有大夫書名者曹羈之下傳云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莒慶之下傳云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爾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然則一譏一賢故變例書之爾○注至所至大平○解云當爾之時實非大平但春秋之義若治之大平於昭定哀也猶如文宣成襄之世實非升平但春秋之義而見治之升平然○注夷狄至於爵○解云即哀四年夏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也○注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解云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云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定六年仲孫忌圍運傳云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何氏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注所以至三年○解云母雖不斬衰哀痛與斬同故連言之○注爲曾至三月○解云不言高祖父母者文不備○注立愛自親始○解云即祭義云子曰立愛自親始教人睦也立敬自長始教人順也鄭注云親長父兄也睦厚也是○注故春至祖禰○解云即大傳云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之昭穆別之以仁義人道竭矣鄭注云治猶正也竭盡也○注取法至法式○解云考諸舊本皆作式字言取十二公者法象天數欲著治民之法式也若作戒字言著治亂之法著治國之戒矣○注諸侯至公孫○解云出喪服傳也）

公羊注疏卷一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隱公卷第一（閩監毛本删監本附音四字正增漢何休學四字與後複非也）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釋文唐石經同閩監毛本改此題低一格非解云舊題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今定本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又云何休學臧琳經義雜記曰詩正義云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則公羊傳亦本隱公小題在上公羊大題在下定本誤改故唐人多從之臧禮堂曰何氏題何休學非也杜預解左傳止題杜氏趙岐孟子章句但題趙氏鄭注孝經但題鄭氏古人遜謙不欲自表其名但著氏族俾可識別耳按唐石經桓公第二何休學原刻作何氏後唐改作何休據疏引博物志則晉時本已稱何休學矣閩監毛本何休學三字在此題下此本移於疏後非也元板同）

春秋者一部之揔名隱公者魯侯之諡號（閩監本揔作摠毛本摠改總諡改謚非）

或荅曰（閩本同監毛本荅改答非下並同）

乃喟然而嘆曰（閩監本同毛本嘆作歎）

以其書作秋成（何校宋監本作以書春作秋成此脫春字閩監毛本書作春○按當作以其書春作秋成）

春秋尚書其存者（何校本同閩監毛本其誤具盧文弨曰宋本禮記注作其與此合毛本亦譌具）

不能〇重載（何校本作不能重載無〇是也閩監毛本不能復重載非）

上攬史記（閩監毛本攬作覽非也〇按說文攬撮持也）

黒龍生爲赤必告云象使知命（監毛本云作示）

春秋之信忠也（閩監毛本作信史〇按昭十二年傳作信史）

何不譲之有（閩本同誤也監毛本不作以）

託記高祖以來（毛本記作肯誤）

鳳皇來儀（閩本同監毛本皇作凰俗字）

上明親自執筆爲之（毛本自作事）

言三个科段之内（何校本同閩監本个改箇）

文元年（此本元作示譌今訂正補刻本及閩監毛本作二年誤）

己卯蒸（閩監毛本蒸作烝）

元年

元年者何（宋余仁仲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上增傳字非通書並同）

注諸据至者何（閩本同監毛本注改註非下並同〇按何煌全書內用据代據漢人之假借也）

十二月之捴號（余本同閩監本捴作揔毛本改總非下並同）

脩身絜行矣（閩監本同毛本作修身潔行非〇按古書潔多作絜）

天地開辟之端（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辟改闢非按疏中仍作開辟釋文辟本亦作闢）

捴號其成功之稱（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功誤名）

注昏斗至冬也（按今本注中無也字冬上當有曰字）

是以春秋說云（此下文當有脫誤下疑三代謂疑文王同〇按當云疑三代不專謂文王則可讀）

故徧道之矣（閩監毛本徧作偏此誤）

以元之深（浦鏜云深當作氣）

十二月萌牙始白（閩監本同毛本牙改芽非注作牙〇按牙者古書叚借字）

命以赤烏（案烏字是也閩監毛本誤作鳥）

則命以白瑞（按命下當脫之）

天王者始受命改制（監毛本同誤也宋鄂州官本元本閩本天作夫成十五年疏定元年疏引此注同當據以訂正）

後主更起（盧文弨曰主疑當作王）

卽位者（盧文弨曰春秋左氏正義引此注作公卽位者多公字）

天不深正其元（鄂本元本閩本天作夫誤也監毛本夫作天是也釋文作夫不音扶〇按此陸德明一時誤會未審其文理也）

嫡子冠於阼（鄂本同閩監毛本嫡作適下同按釋文亦作適子）

男子年六十閉房（鄂本男子上有禮字此脫）

不戒視成謂之暴（毛本暴作㬥疏同）

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唐石經監毛本同閩本眛作昧釋文邾婁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同左氏穀梁無婁字儀父本亦作甫于眛穀梁同左氏作蔑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宋鄂泮官書本皆作眛〇按說文眛从目末聲與从眛未聲之字别眛與蔑古音同）

會猶最也（唐石經最作㝡）

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徒是也（閩本同監毛本徒作役）

何以名（鄂本以下同唐石經作何以不名按此設爲問荅之辭此問何以名故下荅之曰非名也字也若作何以不名則與下曷爲稱字意複此下字也一句爲贅矣注云據齊侯以祿父爲名故疑儀父亦名則何注本無不字唐石經當衍）

傳不足言託始者（按言字當誤衍下注云傳不足託始可證）

下三國意不見（毛本下作于）

卽恐下二國不是始（浦鏜云三誤二〇按惠棟校本不誤）

記隱公以爲始受命王（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記作託當據正）

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以地定事者不加于例（按解云謂先約其事乃期于某處作盟會者加于先在其地乃定盟會之事者不加于此注亦當作加于不加于二例當爲衍文）

解云謂先約其事乃期于某處作盟會者加于先在其地乃定盟會之事者不加于（案此本及閩本二于字下無例字監本毛本有例字非古也）

段無弟又（閩監毛本誤也鄂本又作文當據正）

以將更宥之（浦鏜云寬誤宥按文王世子注作寬）

欲當國爲之君（毛本欲作弟〇按下注云俱欲當國四年疏文十四年疏引此注亦作欲當國然則作欲是也）

所以見段之逆（鄂本以下同四年疏引作所以見段之凶逆）

宰卽非咺之身上官（浦鏜云卽當旣字誤）

禮旣夕曰公賵元纁束帛（浦鏜云按經無帛字）

時乘六龍以馭天下也（浦鏜云馭經作御下衍字）

此者春秋制也（盧文弨曰荀子大略篇注引作此皆春秋之制也按疏本作此者）

知死者贈襚（諸本同誤也穀梁疏引此作知死者賵襚當據以訂正疏云何氏注知生知死皆言賵矣可證）

知生者賻（今儀禮同據此疏下文似禮經本作知生者賵未詳）

告于諸侯（唐石經亦作于）

据歸含且賵不言來（釋文作歸唅云本又作含下同〇按唅非也依說文應作琀）

主書者從不及事也（宋監本同閩監毛本脫從字）

若外諸侯之臣來奔（閩本同監毛本若作也按也若當並有）

當案下例（閩監毛本同鄂本當作堂誤〇按二年注作常案下例當蒙上月解云祭伯來之下已有此注然則此亦應作常）

起下復有二（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下作十當據正）

若專黜周則非遜順之義故也（毛本若誤欲）

論辨然後使之（閩監毛本辨改辯）

義有深淺（鄂本作淺深當乙正諸本皆誤倒）

不日畧之（鄂本畧作略是也段玉裁曰古人多作略田在旁）

用心尚麤觕（釋文作麤觕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曰觕說文無此字蓋觕字轉寫之譌本義角長皃叚借爲粗糙字）

邾婁劓我來奔是也（鄂本劓作鄭後仍作鼻此從刀訛閩監毛本作鼻〇按鼻是也劓鄭皆非襄二十三年可證）

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鄂本曼作萬此本疏中標注亦作萬〇按作曼是也萬者聲之誤）

著治法式（解云舊本皆作式一作戒）

父殺子爲恩衰也（閩監毛本無也此衍否則爲義缺下亦當有也）

於所見至卒是也（何按本見作傳是也）

錄季子之過惡也（閩監毛本過作遏與襄三十二年注合此本過字係改刻）

注宣十至擯函（閩本同監毛本十改七）

此何以書譏爾（何按本譏下有何譏二字與莊廿七年傳合）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閩本同監毛本曼作蠻。按哀四年疏云左氏作戎蠻子可證徐氏所據公羊經作曼不作蠻）

唯有名故譏之（浦鏜云名上脫二按浦云是也定六年注有二字）

序之昭穆（大傳云序以昭穆）

出喪服傳也（閩監毛本出誤世）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隱公卷第一（下卷末準此）

公羊注疏卷一挍勘記終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隱公卷第二（起二年盡四年）

何休學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朝聘會盟例皆時。惡烏路反好呼報反非朝直遥反凡此字不音者皆同踰竟音境今本多即作境字更不音所傳直專反年末柏傳同）〔疏〕注凡書會者至外好也。解云以其非自求多福之義故也。注古者諸侯至踰竟。解云案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故定十四年注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以此言之則會合於禮言會爲惡之非朝時不得踰竟者正以春秋之會非爲天子而作之故得然解。注古者不治至勿追。解云言當所傳聞之世王者草創夷狄有罪不暇治之即先書晉滅下陽未書楚滅穀鄧是也而此經錄戎者來者勿拒故也。注東方曰夷至曰狄。解云下曲禮及王制皆有此文。注朝聘至皆時。解云朝書時者即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昭十七年春小邾子來朝之類是也其聘書時者即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之屬是也其會書時者即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以下會于北杏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以下于鄄之屬是也盟書時者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之屬是也其有書日月者皆別著義即不信者日小信者月之屬是也。

〇夏。五月。莒人入向。入者何。得而不居也。（入者以兵入也已得其國而不居故云爾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兵動則怨結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諸侯擅興兵不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魯入杞不諱是也入例時傷害多則月。莒音舉向舒亮反國名更音庚償時亮反擅市戰反）〔疏〕入者何。解云侵伐戰圍入皆是用用兵之文而不言帥帥故執不知問。注凡書兵至得也。解云言春秋之內凡書兵事者皆欲言正之道其理不合然。注諸侯至是也。解云保伍連帥者即禮記王制云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是也言本有用兵征伐之道者謂禮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若州內有無道者則長帥正伯當征之若其不征則與同惡故曰有征伐之道知非大惡者正以春秋之義內大惡皆諱不書而魯入杞者即僖二十七年秋公子遂帥師入杞者是也若然禮法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而保伍連帥得有征伐之道謂隨州伯故也。注入例至則月。解云入例時者即成七年秋吳入州來定五年夏於越入吳之屬是也傷害多則月者此文及僖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是也若然僖二十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而書日者彼注云日者杞屬脩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故錄責之者是其不引者以此求之。

〇無駭帥師入極。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据公子遂帥師入杞氏公子也。駭戶楷反）〔疏〕無駭者何。解云欲言其君經不書爵欲言大夫又復無氏故執不知問。注据公子遂帥師至子也。解云在僖二十七年秋。貶。（貶猶損也。貶彼撿反損也）曷爲貶。（据公子遂俱用兵入杞不貶也）疾始滅也。（以下終其身不氏知貶疾始滅非但起入爲滅）〔疏〕注据公子遂俱用至貶也。解云欲決隱八年庚寅我入邴非用兵故也。注以下終至爲滅。解云即下八年無駭卒傳曰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然則若直欲起此入爲滅止應此經貶之而已不應終身貶之故知并欲起其疾始滅也。始滅。昉於此乎。（昉適也齊人語据傳言擬亂世。昉甫往反適也）〔疏〕注昉適也齊人語。解云胡毋生齊人故知之若鄭譜云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之類。注据傳言擬亂世。解云哀十四年傳云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是也既言作春秋治亂世明知往前相滅非一矣而此經爲始疾滅是以據而難之。前此矣。（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郜是也。郜古報反）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焉爾猶於是也）〔疏〕注謂宋滅郜是也。解云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傳云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彼注云從本主名名之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是也然則宋滅郜在春秋前故如此解。曷爲託始焉爾。（据戰伐不言託始。）〔疏〕注据戰至託始。解云隱二年鄭人伐衛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皆不言託始焉爾故難之而注先言戰者直漫據春秋上下戰伐之事而已故意及則言不爲次第矣。春秋之始也。（春秋託王者始起所當誅也言疾始滅者諸滅復見不復貶皆從此取法所以省文也。復見扶又反下不復同見音賢徧反）〔疏〕注言疾滅至省文也。解云諸滅復見不復貶即定四年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定六年鄭游遫帥師滅許之屬是也。此滅也其言入何。（据齊師滅譚不言入）內大惡諱也。（[illegible]）[illegible]

〇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illegible]

〇九月。紀履緰來逆女。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illegible]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illegible]然則曷稱。稱諸

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疏〕（辭窮者何。解云弟子未解辭窮之義故執不知問。注禮有母至師友。解云即昏禮記云宗子無父母命之是也。注稱諸父至以行。解云謂使者稱之而文不言使者以其非君故也。注宋公至稱使。解云即昏禮記云親皆沒己躬命之是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以不稱使知有母）有則何以不稱母。（據非主人何不稱母通使文。）母不通也。（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別彼列反）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據伯姬歸于宋不書逆人）〔疏〕（注據伯至逆人。解云在成九年春。）譏。（譏猶譴也。譴遣戰反）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親迎魚敬反注及下同先悉薦反）〔疏〕（注禮所至先女也。解云出昏義文。注於廟者至於戶。解云即書傳云夏后氏逆於廟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者是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以惠公妃匹不正不嫌無前也。妃音配又芳非反）〔疏〕（注以惠至前也。解云不以正妃匹者是不重昏姻之禮故知往前宜有不親迎之事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焉爾猶於是也）曷爲託始焉爾。（據納幣不託始）春秋之始也。（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和君臣和則天下治故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治直吏反）〔疏〕（注夫婦正至之端。解云昏義鄭注云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是也。注內逆女常書者即桓三年公子翬宣元年公子遂成十四年叔孫僑如之屬是也）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未離父母之辭紀履緰來逆女是也。未離力智反下同）在塗稱婦。（在塗見夫服從之辭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疏〕（女曷爲或稱女者即此經是也或稱婦者莊十九年陳人之婦是也。注在塗見至之辭。解云案僖二十五年宣元年傳皆云其稱婦者何有姑之辭也者兼二義故也何者在塗稱婦者服從夫辭其至國猶稱婦者對姑生稱也）入國稱夫人。（入國則尊尊有臣子之辭夫人姜氏入是也紀無大夫書紀履緰者重婚禮也月者不親迎例月重錄之親迎例時）〔疏〕（注入國至人是也。解云在莊二十四年秋是也。注月者至例時。解云不親迎例月者即此文及桓三年秋七月公子翬宣元年正月公子遂之屬是也其親迎時者即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之屬是也有不如此者別見義即文四年夏逆婦姜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之屬是也當文自有解不能逆說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者何。內女也。（以無所繫也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疏〕（伯姬者何。解云欲言內女於紀言歸欲言外女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注不稱公至父母。解云正以莊元年傳云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明有得稱公子之道故注者決之。）其言歸何。（據去父母國也）婦人謂嫁曰歸。（婦人生以父母爲家嫁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二歸之道書者父母恩錄之也禮男之將取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內女歸例月恩錄之。取七住反。）〔疏〕（注婦人生至爲家。解云謂始生時。注明有二歸之道也。解云即此伯姬歸于紀宣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之屬是也。注禮男之至女將嫁。解云皆出禮記曾子問。注內女歸至錄之。解云即此文冬十月隱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紀子伯左氏作子帛遠于萬反燔扶元反毋音無。）〔疏〕（紀子伯者何。解云欲言紀君經不稱侯欲言大夫復敘人君之上故執不知問）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以不書葬）〔疏〕（夫人子氏者何。解云欲言魯之夫人終無葬處弟子未識故執不知問。注以不書葬。解云今隱公欲表已讓故宜屈卑其母不成夫人之禮是以見其不書葬知其是隱公母也）何以不書葬。（據姒氏書葬。姒音似。）〔疏〕（注據姒氏書葬。解云即定十五年九月辛巳葬定姒是也欲定姒之子哀公者未踰年之君也其母亦得書葬今隱公雖欲讓桓不作成君應比未踰年之君今其母不書葬故據而難之）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據已去即位。去起呂反）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時隱公卑屈其母不以夫人禮葬之以妾禮葬之以卑下桓母無終爲君之心得事之宜故善而不書葬所以起其意而成其賢子者姓也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書薨者爲隱公恩錄痛之也日者恩錄之公夫人皆同例也。下遐嫁反）〔疏〕（注子者至子同。解云上文仲子之下而注云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國示不適同姓今此稱姓者亦是示不適同姓之義故云義與仲子同其不稱字之義乃自異故注云以姓配號即夫人是也）

○鄭人伐衛。（書者與入向同侵伐圍入例皆時。）〔疏〕（注書者與入向同。解云即上注云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是也。注侵伐圍入例皆書時。解云其侵伐書時者即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之屬是也入例時者已說於上而注言此者正以文承日月之下故須解之）

三年。春。王二月。（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疏〕（注二月至王者。解云二月有王即此是三月有王者即定元年王三月之屬是也。注使統其正朔。解云統者始也謂各使以其當代之正朔爲始也。注所以尊至觀之。解云春秋黜杞而言通三統者黜杞爲魯也通三王之正者爲師法之義）己巳。日有食之。何以書。（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疏〕（注諸言至主書。解云至此乃解之者正以有所據下言何以書者還言據彼難此之例故不得然解也即上二年傳云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是也今此直言何以書上無所據則是問主書故如此解。）記異也。（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是後衞州吁弒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殺其申志反下殺其君同翬許韋反諂勑檢反）〔疏〕（注是後衞至完。解云在四年春。注諸侯初僭。解云下五年秋初獻六羽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是也。注魯隱係獲者。解云即下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傳云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是也。注公子至諂謀。解云下四年秋翬帥師及宋公以下伐鄭傳云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是也此等諸事皆是陰陽之象故取之日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外彊內虛是故日月之行無遲疾食不失正朔也）〔疏〕（日食則曷爲或日者。解云即此是也或不日者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或言朔者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注此象君至朔也。解云外彊者謂外有威嚴其民臣望而畏之內虛者虛心以受物正得爲君之道故食不失正朔也祭義云虛中以治之鄭注云虛中言不兼念餘事是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暴急外見畏故日行疾月行遲過朔乃食失正朔於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懦弱見陵故日行遲月行疾未至朔而食失正朔於後也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觀也故疑言日有食之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不傳天下異者從王錄內可知也。懦乃亂反又乃卧反。）〔疏〕（注不傳至可知也。解云正以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傳皆云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今無此傳故須解之也彼不從王內錄者以其皆在晉竟內故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也）何以不書葬。（據書葬桓王）〔疏〕（注平王也。解云知者以本紀當之故也。注據書葬桓王。解云即莊三年五月葬桓王是也。）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至尊無所屈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存在）不得必其時也。（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故恩錄之。紼音弗）〔疏〕（注設有至奔喪。解云何氏以意言之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重故也）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大毀壞之辭。）諸侯曰薨。（小毀壞之辭）大夫曰卒。（卒猶終也）士曰不祿。（不錄無錄也皆所以別尊卑也葬不別者從恩殺略也書崩者爲天下恩痛王者也記諸侯卒葬者王者亦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以別彼列反下同恩殺所界反爲天子僞反下故爲主爲傳所）

（爲同）○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以尹氏立王子朝也○尹氏左氏作君氏朝如字）〔疏〕（尹氏者何○解云欲言諸侯不言國爵欲言外臣而書其卒欲言內臣內無尹氏故執不知問○注以尹氏立王子朝也者○解云在昭二十三年）其稱尹氏何。（據宰渠氏官劉卷卒名○卷音權○）〔疏〕（注據宰渠氏官者○解云即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是注劉卷卒名者○解云在定四年秋）貶。曷爲貶。（據俱卒也）〔疏〕（注據俱卒也○解云據劉卷言之○）譏世卿。（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者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去起呂反）世卿。非禮也。（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見譏賢徧反下同造七報反）〔疏〕（世卿非禮也○解云詩序云古之仕者世祿也於賢者言之也○注齊崔至君光○解云崔氏世者即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云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者是也言弑其君光者在襄二十五年夏○注君子疾其末○解云即襄二十五年與昭二十三年是也○注則正其本者○解云即此及宣十年是也○注見譏至絕之○解云必因過卒絕之者過即崔氏出奔衛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卒即此文是也若然尹氏立王子朝還言尹氏而崔杼弑其君光不復言崔氏者正以大夫弑君例稱其名故也○注明君至無功○解云衆譽者若共工鯀等迭相爲譽之類是也○注案見惡至無罪○解云謂君有明德案見惡行誅則刑不濫也故雖衆讒亦不能退黜無罪之善人也舊云言不能退無罪者謂不能退使無罪非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據原仲不卒○）〔疏〕（注據原仲不卒○解云即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而經不書原仲之卒是也）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爲隱恩錄痛之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疏〕（注時天至恩禮○解云魯隱奔喪而不書者蓋以得其常故也若遣大夫往則書之即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是也彼傳云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彼注云重錄失時我有往者則書彼注云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之會是也○注恩隆至錄之○解云言隱公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其儐贊之人也）○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據宰渠氏官仍叔不稱氏尹氏不稱子）〔疏〕（武氏子者何○解云欲言王臣不言王使欲言諸侯之臣文無繫國故執不知問○注據宰渠氏官者○解云即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是也○注仍叔不稱氏○解云即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是也）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時雖世大夫緣孝子之心不忍便當父位故順古先試一年乃命於宗廟武氏子父新死未命而便爲大夫薄父子之恩故稱氏言子見未命以譏之○）〔疏〕（注時雖世大夫○解云知者正見尹氏之屬故也○注緣孝至宗廟）

（解云知如此者正以此經譏父卒子未命而便爲大夫故也○）何以不稱使。（據南季稱使）〔疏〕（注據南季稱使○解云即下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當喪。未君也。（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故絕正其義與毛伯同）〔疏〕（注未君至伯同○解云即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踰年即位緣孝子之心即三年不忍當是故三年乃稱王命使大夫矣）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所以譏二事不問求賻○覆芳服反○）〔疏〕（注不但至求賻○解云上二事者即父卒子未命當喪未君是也嫌言父卒子未命何以書當喪未君何以書故須連言之注主爲求賻書也者嫌爲上二事書故也○）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主爲求賻書也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無孝子之心○）〔疏〕（注求則皇至子之心○解云言制禮本意所以喪事無求者恐傷孝子之心故也何者正以孝子本意無心求矣）蓋通于下。（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疏〕（蓋通于下○解云蓋詁爲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或者不受於師故疑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詩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是也○孫音遜）〔疏〕（注故貶至內也○解云魯得尊名不與外諸侯同文即是尊魯爲王之義）○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繆▲公。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不及五月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渴喻急也乙未葬齊孝公是也○宋繆公音穆左氏作穆凡此後倣此首手又反）〔疏〕（注禮天子至姻至○解云皆隱元年左傳文○注孔子至故也○解云檀弓下篇文云孔子曰之下無禮字○注渴喻至是也○解云即僖二十七年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八月乙未葬齊孝公是也而言渴葬者謂更無他事但孜孜於葬故不待五月矣）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慢葬不能以禮葬也八月葬蔡宣公是也）〔疏〕（注慢薄至葬也○解云即下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注八月至是也○解云言但自慢薄不依禮故不待五月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隱痛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疏〕（注隱痛至是也○解云即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十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是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解古邂反又古賣反○）〔疏〕（注解緩至是也○解云即下四年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至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當時而不日。正也。（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當時丁浪反又如字下同）〔疏〕（注六月至是也○解云即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是也）

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與夷者宣公之子繆公者宣公之弟○與夷如字又音餘凡人名字及地名之類皆放首音借假字則時復重出愛女皆汝下及注同盍終戶臘反四年傳同）〔疏〕（當時至葬也○解云即此年八月宋公和卒十二月癸未葬宋繆公是也而注不言之者以下有問不注可知也○以吾至愛女○解云若如也言吾愛於與夷則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云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者言不如女道其不賢云盍終爲君矣者何不遂爲君不聽其反讓）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左師官勃名也○馮皮冰反）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所以遠絕之○生毋音無下同）與夷復曰。（復報）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爾女也可知者欲使我反國○）吾立乎此攝也。（暫攝行君事不得傳與子也謙辭○傳與直專反下音與）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馮與督共弑殤公在桓二年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國非至賢之君不能不爭也○弑音試注同爭爭鬭之爭）〔疏〕（注馮與至二年○解云即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是也○注死乃至爭也○解云至賢之君謂受國者正以與夷不賢故終見簒矣）故君子大居正。（明脩法守正最計之要者）〔疏〕（故君子大居正○解云言由是之故君子之人大其適子居正不勞違禮而讓庶也）宋之禍。宣公爲之也。（言死而讓開爭原也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外小惡不書錄渴隱者明諸侯卒王者當加恩意憂勞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疏〕（注言死而至原也○解云言後人見其死乃讓已疑非誠心至意是以還讓其子終致後禍故曰開爭原也○注繆公至反正也○解云其繆公之功即桓二年馮弑君是也○注所以哀死閔患也○解云哀死者即慢之屬是也閔患者隱之是也）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何。杞之邑也。（以上有伐杞○牟武侯反）〔疏〕（牟婁者何○解云外相取邑例所不書疑非凡取故執不知問）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據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疏〕（注據楚至不書○解云即襄元年傳曰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者是也）疾始取邑也。

（外小惡不書以外見疾始著取邑以自廣大比於貪利差爲重故先治之也內取邑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與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嘗託始明故省文也取邑例時。見疾賢偏反年末見衆同差初賣反）〔疏〕（注內取邑常書者。解云即下十年取郜防昭三十二年取闞之屬是也。注義與上逆女同。解云即上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是也。注傳不託始者。解云何故不發傳云取邑昉於此乎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凡不託始之義有四一則見其經而不託始即上二年彼注云据戰伐不言託始納幣不託始之類是也二則其大惡不可託始即五年初獻六羽之下傳云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於此借諸公猶可言僭天子不可言彼注云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三則省文不假託始即此是也四則無可託始即桓七年焚咸上之下注云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是也。注取邑例時。解云即下六年冬宋人取長葛之屬是然則取牟婁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戊申。衞州吁弒其君完。曷爲以國氏。（据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氏公子。弒其申志反弒字從式殺字從殳不同也君父言弒積漸之名也臣子云殺卑賤之意也字多亂故時復音之可知則不重出也完音丸）〔疏〕（注据齊至公子。解云在文十四年秋也商人所以得稱公子者正以商人次正當立其罪差輕故也。）當國也。（與段同義日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疏〕（注與段同義者。解云即上元年注云欲當國爲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凶逆是也。注日者至聞例。解云公羊之例合書則書不待赴告而言從外赴辭者謂其君被弒此君之臣即以其日赴於天子諸侯望天子諸侯早來救已是以春秋悉皆書日故云日者從外赴辭也言以賊聞例者言以賊弒君聞於天子諸侯例日如此故下八年傳云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何氏云赴天子也緣天子閔傷欲其知之義亦通乎此）○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言及者起公要之明非常遇也地者重錄之遇例時。要之一遙反注同易以豉反）〔疏〕（遇者何。解云欲言冬見其文曰夏欲言會聚又不言會故執不知問。注言及者至遇也。解云正以及者汲汲之文故也其常遇者即朝天子罷朝之時相遇于塗是也。注遇例時者。解云即隱八年春宋公衞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及此之屬皆是而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書月者彼注云甚惡內是也）○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翬者何。公子翬也。（以入桓稱公子）〔疏〕（翬者何。解云無公子故執不知問。注以入桓稱公子。解云即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是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据叔老會鄭伯伐許不貶）〔疏〕（注据叔至不貶。解云在襄十六年夏。）與弒公也。（弒者殺也臣弒君之辭以終隱之篇貶知與弒公也。與弒音預下及注同。）〔疏〕（注以終隱至弒公。解云即此及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傳云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是也）其與弒公奈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諂猶佞也）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隱曰。吾否。（否不也。說音悅）吾使脩塗裘。吾將老焉。（塗裘者邑名也將老焉者將辟桓居之以自終也故南面之君勢不可復爲臣故云爾不以成公意者隱本爲桓守國國邑皆桓之有不當取以自爲也。將辟音避今本多即作避字後不更音復扶又反本爲于僞反下自爲傳吾爲皆同。）〔疏〕（注不以成至爲也。解云上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此傳何以不言營塗裘何以不書成公意也言隱非正君直爲他守國而已邑非己有不當擅取之取之非是以不得作成公意解也）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口猶口語相發動也）〔疏〕（注口猶至動也。解云語讀如子語魯大師之語。）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難兵難也。難乃旦反注同）弒隱公。（諡者傳家所加）〔疏〕（注諡者至所加。解云死諡周道也今始請弒已言隱公者公羊子從後加之所以至此乃注者嫌是傳語故明之）於鍾巫之祭焉。弒隱公也。（鍾者地名也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覡女曰巫傳道此者以起淫祀之無福。禱解丁老反或丁報反下古賣反又古買反覡戶狄反）〔疏〕（注男曰覡女曰巫者。解云楚語文也。注傳道至無福。解云直言弒隱公義勢已盡而必言於鍾巫之祭焉者以起淫祀之無福故也）○九月。衞人殺州吁于濮。其稱人何。（据晉殺大夫里克俱弒君賊不稱人。濮音卜一音剝）〔疏〕（注据晉殺大夫里克。解云在僖十五年夏）討賊之辭也。（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討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疏〕（注討賊例至久之也。解云討賊例時者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是也桓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亦書月者與此同也）○冬。十有二月。衞人立晉。晉者何。公子晉也。（以下有衞侯晉卒又言立）〔疏〕（晉者何。解云欲言次正而文言立欲言非正而舉衆立之故執不知問。注以下至言立。解云以有衞侯晉卒則知此文衞人立晉者是先君之子今始立爲之君矣又言立者篡文知非正大子故知公子矣其衞晉侯卒在桓十二年冬。）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諸侯立不言立此獨言立明不宜立之辭）〔疏〕（立者何。解云諸侯之立例所不書今特言立故執不知問）其稱人何。（据尹氏立王子朝）〔疏〕（注据尹至朝也。解云在昭二十三年秋）衆立之之辭也。（晉得衆國中人人欲立之）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据尹氏立王子朝不稱人。碏七略反一音十洛反）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凡立君爲衆衆皆欲立之嫌得立無惡故使稱人見衆言立也明下無廢上之義聽衆立之篡也不刺嗣子失位者時未當喪典主得權重也月者大國篡例月小國時立納入皆爲篡卒日葬月達於春秋爲大國例主書從受位也。篡初患反。）〔疏〕（注不刺至權重也。解云刺桓公嗣子失位者即不書晉之立矣故襄十四年衞侯衎出奔齊襄二十六年傳云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衞侯也彼注云欲起衞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衞侯惡明矣今書晉立則不刺嗣子可知。注月者至國時。解云大國篡例月者即此文冬十二月衞人立晉莊六年夏六月衞侯朔入于衞哀六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之屬是也而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不月者彼注云不月者殺子惡于魯也其小國時者即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之屬是也。注立納入皆爲篡。解云立爲篡者此文衞人立晉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之屬是也其納爲篡者納頓子于頓及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之屬是也其入爲篡者小白陽生之屬是也。注卒日至大國例。解云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葬宣公之屬是也。注主書從受位也。解云謂主惡晉之從立矣）

公羊注疏卷二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隱公卷第二

二年

注古者諸侯至踰境（何校本境作竟此加土旁非）

必先會閒隙之地（閩監本同毛本閒改間。按閒正字也古書多用閒）

注古者不治至勿追（注作王者。按解云王者草創夷狄有罪不暇治之不作古）

小邾子來朝之類是也（浦鏜云邾下公羊經有婁字是也）

則怨結禍（宋本閩監本同鄂本禍上有構此脫）

始滅昉於此乎（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公羊殘碑昉作放又鄭氏詩譜序考工記注皆言放於此乎本公羊傳文是蔡鄭所據本皆作放當以放爲正昉俗字下同。按古多作放後人作倣作仿作昉皆俗字也公羊傳寫作昉俗字耳惠棟乃疑嚴氏春秋作放顏氏春秋作昉何用顏其說誤也）

注言疾滅至省文也（按疾下脫始否則滅字當衍）

日不（鄂本同閩監毛本不誤下疏中標起訖亦誤作日下）

故後不相犯日者（浦鏜故疑役字誤）

紀履緰來逆女（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履緰音須左氏作裂繻惠棟云緰讀爲投說文緰貲布也古緰與繻同音）

以逆女不稱使（解云或者使爲爵字誤也）

言子無父（宗）（浦鏜云宗誤言按浦說是也儀禮士昏禮作）

明當先自正（諸本同浦鏜云成十四年疏引此注作先自詳正與上公會戎于潛注同當據以補正。按四年疏內引此亦無詳字）

昬義鄭注云（此本云字剜擠）

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今傳已作以）

婦人謂嫁曰歸（毛本謂誤爲按毛詩傳本作婦人謂嫁歸無曰字陸德明本有曰字謂依公羊傳文唐石經公羊婦人以下損缺以每行十字計之不當有曰字若有曰字則此行十一字矣考何注云故謂嫁曰歸曰字恐因注行也。按陸德明時已有有曰之本矣後人或依無曰者或依有曰者故不同耳）

時隱公卑屈其母（鄂本作屈卑）

國亦不適同姓（浦鏜云因誤國。按與元年注合）

侵伐圍入例皆書時（何校本無書字是也）

三年

爲師法之義（毛本義誤意）

衛州吁弒其君完（釋文作殺其云申志反下殺其君同此本完字剜擠）

謂二日食（經義雜記曰五行志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二日此西漢儒說公羊之言傳無此文何注謂二日食是也）

此衆君行儒弱（諸本儒作懦按儒當偄之訛此偄弱正字也說文人部曰偄弱也可證釋文懦弱乃亂反又乃臥反據音知本從耎今亦訛從需）

不言月食者（鄂本食下有之是也之字謂日也無之字則疑說春秋不記月食矣、）

故疑言日有食之（鄂本日作曰。按作曰是也不敢正言月食日故疑言之曰有食之者而已）

從王錄內可知也（鄂本作內錄按疏亦云彼不從王內錄者當據以乙正）

不錄無錄也（諸本錄皆作祿是也唐石經士曰不祿缺）

尹氏卒（釋文尹氏左氏作君氏）

注以尹氏立王子朝也者（閩監毛本刪者下疏注據宰渠氏官者注劉卷卒名者同）

氏者起其世也（宋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者作言當據正）

必因其遇卒絕之（鄂本元本同監毛本遇作過閩本過字爲旁剜改蓋本作遇字。按依疏則作過是也）

明君案見勞授賞（惠棟云荀子多用案字）

故書葬以起大夫之會是也（浦鏜云會之字誤倒是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唐石經原刻脫子後刮磨改補故此行十一字）

嫌以主覆問上所以說二事（浦鏜云定二年疏引此注無二以字哀三年疏引此注無上以字按二以皆衍文當據定二年疏刪正）

注求則皇至子之心（閩監毛本此上有注主爲求賻書也。解云嫌爲上二事書故也。十七字二圈按義已具上疏於此不當複出蓋後人竄補）

下財少可求（按可求上當脫不字）

解云蓋詁爲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盧文弨曰若下疑脫襄五年傳云蓋舅出也九字彼疏亦引此文段玉裁曰蓋詁爲皆句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蓋云歸哉鄭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爲訓詁也上下皆不當求故曰皆襄五年襄公與鄫世子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故亦曰皆而同用蓋字盧文弨云此有脫非也）

言卒所以褒內也（鄂本褒作襃）

葬宋繆公（釋文宋繆公左氏作穆後放此）

渴葬也（廣韻十四泰引公羊傳不及時而葬曰愒愒急也苦蓋切）

孔子曰葬于北方北首（疏本孔子曰之下無禮字然則注文本有禮字也）

慢葬不能以禮葬也（鄂本閩監毛本皆作慢薄疏標起訖同按解云言但自慢薄不依禮恐因此疏語誤爲薄。按以薄釋慢猶以急釋渴）

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唐石經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主誤王）

莊公馮弒與夷（諸本同唐石經缺釋文作馮殺音試今本亦改作弒）

不能不爭也（鄂本爭作事誤）

四年

不傳託始者（此本疏中標注作傳不託始者此誤倒當據以訂正閩監毛本疏中亦倒作不傳。按依疏云何故不發傳然則不傳者言不發傳也謂此應有託始之傳而竟不發此傳也十行本傳不非也）

前此則曷爲始於此（浦鏜云五年傳於作乎）

衛州吁弒其君完（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本作殺其音申志反今本亦改作弒。按傳文或言殺君經文無不言弒其君者段玉裁曰殺者書其事也弒者正其罪也）

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解云卽朝天子罷朝之時相遇于塗按于當作於卒當作猝惠棟云朝罷朝詳見周禮注疏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

臣弒君之辭（浦鏜云殺誤弒）

隱曰吾否（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改隱公曰否非）

吾使脩塗裘（唐石經諸本同毛本脩改修非）

口猶口語相發動也。（按下口字卽說文𠮛字之省說文𠮛扣也如求婦先𠮛叕之）

注男曰覡女曰巫者（閩監毛本刪者）

石碏立之（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碏作踖惠棟九經古義云說文無碏字當從漢石經作踖）

聽衆立之篡也（諸本同鄂本作聽衆立之爲立篡也當據以補正。按下文云立納入皆爲篡解云立篡此衞人立晉是）

葬宣公之屬是也（浦鏜云葬下脫蔡字）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隱公卷第三（起五年盡十一年）

何休學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據浚洙也。觀魚左氏作矢魚浚思俊反洙常朱反〔疏〕注據浚洙也○解云莊九年冬浚洙傳曰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注云洙在魯北齊所由來然則近國北自有洙水何故遠至棠地而觀魚乎故難之）登來之也。（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出口授也○登來依注登音得〔疏〕注得來至語也○解云齊人名求得爲得來而云此者謂齊人急語之時得聲如登矣○注由口授也○解云謂高語之時猶言得來之至著竹帛時乃作登字故言由口授矣）百金之魚。公張之。（解言登來之意也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張謂張罔罟障谷之屬也○罟音古部之尚反又音章〔疏〕注解言至意也○解云正以價直百金故言得來之○注障谷之屬也○解云僖三年傳云桓公曰無障谷云是也）登來之者何。（弟子未解其言大小緩急故復問之○解戶買反或佳買反故復扶又反不得復同）美大之之辭也。（其言大而急者美大多得利之辭也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也諸譏主書者從實也觀例時從行賤略之〔疏〕注觀例時○解云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及此是也彼此非禮故言從行賤略之）棠者何。濟上之邑也。（濟者四瀆之別名江河淮濟爲四瀆○濟上子禮反注同濟水之上〔疏〕棠者何○解云正以棠非水名而於之觀魚故執不知問○注江河至四瀆○解云即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夏。四月。葬衛桓公。（〔疏〕夏四至桓公○解云即上三年傳云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何氏云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然則桓公見弒在去年之春過期乃葬故以解緩言之）○秋。衛師入盛。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者謂大夫也師衆者滿二千五百人以上也二千五百人稱師無駭率師入極是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入盛音成左氏作郕〔疏〕注將尊至夫也○解云公羊之例大夫見名氏故云此○注二千至稱師○解云大司馬序官文○注無駭至是也○解云在上二年夏○注天子至六師○解云天子六師者即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是也方伯者九州牧也即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是也二師者即昭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是矣然則魯之初封地方七百里至於僖公復伯禽之宇更爲州牧而以二軍爲復古是爲方伯二師方伯之屬而以二師爲正則知凡平諸侯一師明矣然則論語云子曰三軍可奪帥之屬其指王官之伯乎）將尊師少。稱將。（師少者不滿二千五百人也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是也○咎音羔〔疏〕注衛孫至是也○解云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是也不言卻克者科舉以言之）將卑師衆。稱師。（將卑者謂士也衛師入盛是也）將卑師少。稱人。（鄭人伐衛是也〔疏〕注鄭人伐衛是也○解云在上二年冬也）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分別之者責元師因錄功惡有小大救徐從王伐鄭是也○分別彼列反元率所類反本又作帥〔疏〕注分別至小大○解云責元帥者凡書兵者是正不得故責之也因錄功惡有小大者即將尊師衆而有功小將卑師少而有功大將卑師少而無功爲惡小將尊師衆而無功爲惡大是也○注救徐至是也○解云僖十五年春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是也公孫敖救徐者將尊師衆無功是其惡大也蔡人等從王伐鄭稱人而行義是其功大也）○九月。考仲子之宮。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疏〕注考宮者何○解云上無立文而經言考春秋之內更無考禮故執不知問○注猶生至之事○解云即下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鄭注云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倫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北面再拜稽首者是也○注禮妾至廢矣○解云即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鄭注云以其非正即引穀梁傳云於子祭于孫止是也○注不言至禮也○解云欲決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皆言立者以其非禮故也○注加之至絕也○解云言宮廟尊卑共名者尊亦言宮故武煬是君仲子是妾是尊卑共名號稱者即仲子是也武煬是君配宮言之正是其宜仲子是妾不宜與宮廟連文故加之以絕之矣）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據無子不廟也〔疏〕注據無子不廟也○解云即上解於孫止是也其子死訖猶尚不祭其子未君之時不祭明矣故難之然則妾母之貴正由其子爲君即元年傳云母以子貴是也若子未爲君之時義與未踰年之君相似莊三十二年傳云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無子不廟義亦通於此）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尊桓之母爲立廟所以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之所以起其意成其賢也○隱爲于僞反）初獻六羽。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持羽而舞〔疏〕初者何○解云獻羽是常而反言初故執不知問○六羽者何○解云諸侯仍用四此反言六羽故執不知問）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僭齊也下傚上之辭〔疏〕初獻至以書○解云不但言何以書嫌覆問上文始與舞故復舉句而問之不注之者與三年求賻同故省文）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佾者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佾音逸列也）諸公六。（六人爲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諸侯四。（四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大國謂百里也〔疏〕諸公者何○解云正以諸公有二等故執不知問○諸侯者何○解云漫言諸侯明是五等揔名文次公下復疑偏指七命故執不知問所以不待荅訖而連句問之者正以上文并解諸公六諸侯四故也○注大國謂百里也○解云公侯方百里王制文也侯與公等者據有功者言之矣小國稱伯子男者正以上已有侯故不復言之其實凡平之侯正與伯同）小國稱伯子男。（小國謂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疏〕注小國至五十里○解云王制文彼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公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雖天子畿內不增）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相助也○之相息亮反注及下同〔疏〕天子三公者何○解云正以春秋上下無三公之文故執不知問）天子之相。則何以三。（據經但有祭公周公〔疏〕注據經至周公○解云即桓八年祭公來云云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是也經但有二公而傳言三公故難之）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春秋撥亂世以絀陟爲本故舉絀陟以所主者言之○陝失冉反何云弘農陝縣也一云當作郟古洽反王城郟鄏召公上照反又作邵音同絀勑律反〔疏〕注司馬至言之○解云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之相天子之相則何以三云云不道二王之後者何二王之後何以二也者正以天子三公主絀陟故偏取言之是以注者解其意）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羽議本所當託者非但六也故不得復傳上也加初者以爲常也獻者下奉上之辭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積於中然後榮華發於外是故八音者德之華也歌者德之言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聽其音可以知其德察其詩可以達其意論其數可以正其容薦之宗廟足以享鬼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宮足以協萬民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脈通流精神存寧正性故樂從中出禮從外作也禮樂接於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觀其色而民不敢爭故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須臾離也君子須臾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姦邪入之是以古者天子諸侯雅樂鐘磬未曾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離於前所以養仁義而除淫辟也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蕭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各

（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脩紀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周時民樂其伐討也盡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失禮鬼神例日此不日者嫌獨考宮以非禮書故從末言初可知○夫樂音扶發句之端放此朝廷徒佞反好義呼報反下同徵張里反施式豉反爭爭鬭之爭離也力智反下同邪似嗟反未曾在能反下同淫辟匹亦反縣音玄治定直吏反韶常昭反夏曰戶雅反下同護戶故反紂直久反【疏】注傳云至始也○解云其託始者即上二年傳云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今傳亦宜云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而云僭諸公猶可言僭天子不可言解不得託始意也○注前僭至公廟○解云謂自此以前不必要指春秋前也而言惠公廟者欲道於周公廟時不爲僭故也○注本所至傳上也○解云由非六之故是以不得復祭傳云上古已有六矣○注羽者至化疾○解云知鴻羽者時王之禮且以舉則沖天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故也詩云右手秉翟者其兼用之乎注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積於中然後榮華發於於外者樂記文也○注故聞至性故○解云温雅而廣大者土之性也方正而好義者金之性也惻隱而好仁者木之性也整齊而好禮者火之性也樂養而好施者水之性也○注樂從至作也○解云樂記文樂由中出和在心是也禮自外作敬在貌是也此注皆出樂記○注取先王至用之○解云謂同其文質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功成治定同時爾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故明堂位曰周公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注失禮至可知○解云失禮鬼神例日者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之屬是也言考宮與獻羽實同日若置日於考宮上則嫌獻羽不蒙之獨自考宮以非禮而已故從下事言初初是非禮辭則獻羽非禮亦可知然考宮得變禮而不置於獻羽上者嫌別日故也知初是非禮者正以初稅畝同文矣）○邾婁人、鄭人伐宋。（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疏】注邾婁至會也○解云伐宋而言主會者謂相共伐宋時邾爲首故也）○螟。何以書。記災也。（灾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治以禁民之所致○螟亡丁反蟲食苗心苛音何【疏】注灾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解云欲對異爲先事而至故也○注先是至所致○解云苛令急法者即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注云此象君行暴急外見畏是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益師始見法無駭有罪據俠又未命也故獨得於此日○彄苦侯反見賢徧反【疏】注日者至大夫○解云正以所聞之世例不合日故也○注益師始見法○解云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師卒是所傳聞之世初始欲見三世之法故不書日也○注無駭有罪○解云即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傳云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身不氏是也○注俠又未命也○解云即九年三月俠卒傳云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是也）○宋人伐鄭。圍長葛。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據伐於餘丘不言圍【疏】注據伐至言圍解云即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是也）彊也。（至邑雖圍當言伐惡其彊而無義也必欲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所以不知鄭彊者公以楚師伐宋圍緡不言彊也○彊渠羌反下同惡烏路反）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據翬會諸侯伐鄭後未道平也何道墮成○輸平式朱反墮也左氏作渝平墮許規反【疏】輸平者何○解云正以言異於常例故執不知問注據翬至墮成○解云上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敗其成也。（翬伐鄭後已相與平但外平不書故云爾【疏】注翬伐至云爾○解云魯與鄭平而言外平者謂伐鄭之後時公子翬在外與鄭平不得公命是以不書故曰外平不書耳）曰。吾成敗矣。（吾魯也【疏】曰吾成敗矣○解云稱魯人之辭故加曰）吾與鄭人。末有成也。（末無也此傳發者解鄭稱人爲共國辭【疏】注此傳至國辭○解云傳發此吾與鄭人末有成一段事者非直解鄭擅獲諸侯爲有罪而魯侯不能死難亦當絕故令鄭稱人言輸平則魯侯亦合稱人矣一箇人字兩國共有故云稱人爲共國辭）吾與鄭人。則曷爲末有成。（據無戰伐之文）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時與鄭人戰於狐壤爲鄭所獲○壤如丈反）然則何以不言戰。（戰者內敗文也據宰戰君獲言師敗績【疏】注戰者內敗文也○解云即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彼注云春秋託王於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貶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是也○注據宰至敗績○解云成二年季孫行父以下帥師會晉郤克云云及齊侯戰于宰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云云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注云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然則彼獲言敗績則知此時魯侯被獲亦宜言戰故難之）諱獲也。（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與宰戰辟內敗文是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不日者鄭詐之不月者正月也見隱終無奉正月之意不地者深諱也使若實輸平故不地也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難乃旦反【疏】注君獲至諱也○解云君獲不言師敗績即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注云舉君獲爲重也是也然則此由魯公見獲是以不得言戰故以輸平諱之○注與宰至敗文○解云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注云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君獲不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也然則宰戰之時實齊侯被獲宜去師敗績直言戰而已但時內大夫在焉辟內敗文故不得言戰矣今此輸平之經自由魯公見獲是以不得言戰故云與宰戰辟內敗文異○注戰例時偏戰日○解云即桓十二年丁未戰于宋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云云是也○注詐戰月○解云即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之屬是也○注不地者深諱也○解云若地宜言輸平于狐壤似若戰于之類）○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始也時四時也過歷也春以正月爲始夏以四月爲始秋以七月爲始冬以十月爲始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艾五蓋反【疏】夏五月至則書○解云下無相犯之處而書日者以下八年三月庚寅我入邴傳云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然則雖不復侵伐亦有爭邑之隙故書

日也）首時過。則何以書。（據無事也）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是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編必連反字林聲類皆布千反一音甫連反昊戶老反）○冬。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故書以疾之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更音庚暴步卜反【疏】外取至以書○解云據與四年牟婁同）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從適丁歷反本亦作嫡下同賢行下孟反下異行同酅戶圭反【疏】注叔姬至國也○解云知如此注見上二年冬伯姬歸于紀自爾以來不見紀伯姬卒之文今叔姬又歸之明知是其媵矣○注婦人至君子○解云書傳文○注媵賤至賢行○解云春秋之內例不書媵以其賤故今此書者以其後爲嫡終有賢行也知後爲嫡者正以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卒葬皆書爲嫡明矣而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書二國媵者彼傳云錄伯姬是也○注紀侯爲齊所滅○解云即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是也○注紀季至于齊○解云在莊三年○注叔姬至錄之○解云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傳云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是也）滕侯卒。何以不名。（據蔡侯考父卒名【疏】注據蔡至卒名○解云在下八年夏）微國也。（小國故略不名）微國。則其稱侯何。（據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疏】注據大至子男○解云上五年傳文案彼大國非直侯而注特言大國稱侯者案彼傳之成文故也）不嫌也。（滕侯卒不名下常稱子不嫌稱侯爲大國【疏】注下常稱子解云桓二年滕子來朝因茲已下常稱子矣）春秋貴賤不嫌同號。（貴賤不嫌者通同號稱也若齊亦稱侯滕亦稱侯微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貴賤不嫌同號是也○人號稱尺證反【疏】注齊亦稱侯○解云不云晉者晉爵未大故○注微者亦稱人○解云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之屬是也○注皆有起文○解云滕侯卒不名下恒稱子起其微也齊侯恒在宋公之上起其大也宋人盟于宿不書日亦起微也鄭人來輸平稱人者共國辭起其貶之故曰皆有起文也○注貴賤至是也○解云不論貴賤不嫌者遍其同號稱由是之故春秋同其號也）美惡不嫌同辭。（若繼體君亦稱即位繼弒君亦稱即位皆有起文美惡不嫌同辭是也滕微國所傳聞之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惡烏路反又如字注同○傳直專反見賢徧反【疏】注若繼至即位○解云文成之屬是也○注繼弒即位○解云桓宣是也○注皆有起文○解云前君之薨書地者起其後即位者是繼體之君也若前君薨不地者起其後即位者非是繼體之君也○注美惡至是也○解云謂美惡不嫌者遍其同辭由是之故春秋同其辭矣○注滕子

（至其義○解云在十一年卽此君之子也滕子薛侯俱朝隱公滕并襃其父而薛否者薛侯父卒在春秋之前故無襃之文）○夏。城中丘。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上問中丘者何指問邑也故因言何以書嫌但問書中丘故復言城中丘何以書也○復扶又反　疏　中丘者何○解云楚丘同皆直云城文無別故執不知問）以重書也。（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積補完之至令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城邑例時○令力呈反弛戸爾反又尸氏反　疏　注城邑例時○解云即下九年夏城郎襄十三年冬城防之屬是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其稱弟何。（據諸侯之子稱公子）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謂不如爲如矣齊人語也公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聘者問也來聘書者皆喜內見聘事也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爲慕賢孝禮一注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別彼列反大廟音泰下同　疏　母兄稱兄○解云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輒是也）○秋。公伐邾婁。○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大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己當之）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者何。（上言聘此言伐嫌其異故執不知問　疏　注上言聘此言伐○解云謂聘伐辭異嫌其非一人也）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據出聘與郊柳異不得言伐也問伐加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　疏　注據出至伐也○解云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柳傳云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然則郊柳皆是天子之邑猶可言其侵圍今此聘大夫不應得言伐故難之先言郊者文便言之故不次也○注問伐至舉之○解云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彼問輕重兩舉不言之故此言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據執季孫隱如不言伐　疏　注據執至言伐○解云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是也）大之也。（尊大王命責當死位故使與國同）曷爲大之。（據王子突繫諸人　疏　注據王至諸人○解云莊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是也等是王臣一伸一屈故難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因地不接京師故以中國正之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絶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其地何。（據執季孫隱如不地）大之也。（順上伐文使若楚丘爲國者猶慶父伐於餘丘也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衛王命至尊顧在所諸侯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當與國君等也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以辱王命也○難乃旦反惡烏路反　疏　注順上至

命也○解云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傳云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者是）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虞者爲主明當戒愼之無王者遇在其間置上則嫌爲事出置下則嫌無天法可以制月文不可施也○要一遙反爲事于僞反下欲爲魯爲小國爲桓并年未注皆同　疏　注宋公至其間○解云何氏以爲會盟則以大小爲序遇則以不虞爲先故如此解是以莊三十二年經云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在宋下是其一隅耳○注置上至事出○解云若言八年春王宋公衛侯遇于垂即嫌桓王亦與之遇故言則嫌爲事出事謂遇事也或者嫌爲遇事之故出此王故云則嫌爲遇事出也○注置下至施也解云天法即春是也）○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絜齊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槀穀而已歸邴書者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叛當誅也錄使者重尊湯沐邑也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絀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禰祖用特是也○宛於阮反人名也一音烏卯反又烏勉反邴彼命反又音丙鄭邑左氏作祊從才朋反巡守手又反本又作狩下除猶守守視以外同絜齊側皆反本多即作齋字後放此更不音而共音恭下同費芳味反廣古壙反袤音茂槀古老反甚惡烏路反下同背步內反使所吏反行下孟反量音亮贄音至嵩息忠反格本又作假同古百反禰乃禮反本又作藝○　疏　宛者何○解云欲言大夫經不言氏欲言微者書名見經故執不知問○邴者何解云欲言魯物先無取文欲言鄭邑於魯言歸故執不知問注歸邴至誅也○解云正以將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故也○注錄使至其所○解云正決哀八年齊人歸讙及僤之屬不錄使故也○注故三至絀陟○解云書傳文○注五年至而已○解云堯典文○注尚書至是也○解云惟是一字注者言之以上皆堯典文也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者考績燎也望秩于山川者遍以尊卑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五玉瑞節之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執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繅也二生一死贄者羔鴈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也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

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五月不言於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庚寅。我入邴。其言入何。（據上書歸取邑已明無事復書入也○復書扶又反下故復同）難也。（入者非已至之文難辭也此魯受邴與鄭同罪當誅故書入欲爲魯見重難辭○難也乃旦反一音如字注及下同見重賢徧反下同○　疏　注入者至之文○解云直就而入之非是將歸之辭也）其日何。（據取邑不日○　疏　注據取邑不日○解云即隱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之屬也○）難也。（以歸後乃日也言時重難不可即入至此日乃入○）其言我何。（據吳伐我以日伐故言我　疏　注據吳至言我解云在哀八年春）言我者。非獨我也。（自入邑不得言我有他人在其中乃得言我故能起其非獨我）齊亦欲之。（時齊與鄭魯比聘會者亦欲得之故以非獨我起齊惡齊惡起則魯蒙欲邑見於惡愈矣　疏　注時齊至得之○解云即上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郕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之屬是也○）○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襃之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襃之爲小國故從小國例　疏　注宿男至交接○解云即上隱公元年秋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是也○注爲小至國例○解云即上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其葬傳云何以不名微國也者是）○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八月。葬蔡宣公。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而葬從主人。（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從蔡臣子辭稱公）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赴天子也緣天子閔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而葬不告。（不告天子也發傳於葬者從正也　疏　注發傳至正也○解云言從正者謂卒日葬不日者是卒葬之正法三年經云癸未葬宋繆公而書日即失其正也其衞桓公葬不發傳者桓公者初則見弒于州吁終有簡慢之失侵小國之略故發傳於此○）○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公曷爲與微者盟。（據與齊高傒盟諱之○包來左氏作浮來傒音兮　疏　注據與至諱之○解云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傳云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是也）稱人則從。不疑也。（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隱爲桓立狐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卒無廉恥令舉有綠諂爲桓所疑故著其不肖僅能使微者隨從之耳蓋痛錄隱所以失之又見僕受邑皆諱不明因與上相起也○行戶孟反難乃旦反令力呈反僅其靳反　疏　注言莒至桓立○解云行微者其行卑微不肖者鄭注昏禮記云不肖者不似是也○注狐壤至廉恥○解云在上六年春○注令舉至失之○解云皆以其行微不肖卒無廉恥故也○注又見至起

（也○解云見獲諱不明者即言輸平是也受邑諱不明者即庚寅我入邴是也何者書日入者見其重難言我者見其非獨我故也言因與上相起者此經著其不肖起其事實甚惡矣）○螟（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邴田煩擾之應○應應對之應）〔疏〕（注有狐壤之戰○解云在六年注中丘之役○解云在上七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据公子彄卒氏公子）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嫌上貶主起入爲滅不爲疾始故復爲疾始滅終身貶之足見上貶爲疾始滅）〔疏〕（此展無駭也○解云正以上二年師展無駭故此弟子因難之○注据公子彄卒解云在五年）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雊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自文爲異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震電徒練反雊古豆反見賢徧反）〔疏〕（注雷當至中也○解云月令二月雷乃發聲故知正月之時聞於地中矣其雉鷄乳雊起季冬之月此時猶然故得言此也亦有一本云雷當聞於雉雊誤也○注凡災至所致○解云一日者日即此文是歷日者月即桓八年冬十月雨雪之屬是也歷月者時即桓元年秋大水之屬是也歷時者加自文爲異者即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之屬是也）○庚辰。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蓋師說以爲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間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弒隱公之象○雨于付反俶甚尺叔反始也大甚音泰）○俠卒。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以無氏而卒之也未命所以卒之者賞疑從重無氏者少略也○俠卒音協穀梁云所俠少詩照反）〔疏〕（俠者何○解云欲言大夫經不書氏欲言微者而記其卒故執不知問○注以無至略也○解云無氏降於大夫書卒隆於微者故知其未命耳）○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邴。（○于邴左氏作防）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月者隱前爲鄭所獲今始與相見故危錄內明君子當犯而不校也）〔疏〕（注犯而不校○解云謂校接之交不謂爲報也）○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据楚公子嬰齊貶後復稱公子○復扶又反又音服）〔疏〕（此公子翬○解云正以上四年師解云言公子翬故此弟子因以難之○注据楚至公子○解云成二年公及楚人已下盟于蜀彼傳云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壹貶焉爾至成六年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是也）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嫌上一貶可移於他事者故終隱之篇貶之明爲隱貶所以起隱之罪人也○明爲于僞反下先爲同）〔疏〕（注嫌上至人也○解云上一貶謂四年時也）○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公敗必邁反凡臨佗日敗皆同此音菅古顏反○）辛未。取郜。（○郜古報反）○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据取闞不日也○闞苦暫反）〔疏〕（注据取闞不日也○解云即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取闞是也）一月而再取也。（欲起一月而再取故日○）何言乎一月而再取。（据取漷東田及沂西田亦一月再取兩邑不日○漷火虢反又音郭沂魚依反）〔疏〕（注据取至不日○解云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是也）甚之也。（甚魯因職見移生事利心數動○數所角反）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先爲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小惡不諱者罪薄恥輕敗宋師日者見結日偏戰也不言戰者託王於魯故不以敵辭言之所以彊王義也○見賢徧反下同）○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其言伐取之何。（据國言滅邑言取又徐人取舒不言伐）〔疏〕（注据國言滅○解云僖五年滅弦之屬是也○注又徐至言伐○解云在僖三年夏）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載屬爲上三國所伐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取之也不月者移惡上三國○易以豉反下及注同屬音燭適也）〔疏〕（注不月至三國○解云正以滅國例月故也）○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日者盛魯同姓於隱篇再見人者明當憂錄之○入盛左氏作郕後皆放此）〔疏〕（注日者至錄之○解云正以入例時傷害多則月今此云日故解也云再見人者謂五年秋衛師入盛及此爲再入者也）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其言朝何。（据內言如）〔疏〕（注据內言如○解云即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之屬是也）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傳言來者解內外也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別彼列反）〔疏〕（注傳言來者解內外也春秋至外也○解云謂內鄉外不言來外鄉內乃言來今言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者据外鄉內言之故云解內外也○注與聘同義○解云即上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是也）其兼言之何。（据鄧穀來朝不兼言朝）〔疏〕（注据鄧至言朝○解云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是也）微國也。（略小國也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褒之已於儀父見法復出滕薛者儀父盟功淺滕薛朝功大宿與微者盟功尤小起行之當各有差也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見法賢徧反年末注同復出扶又反下文不復注故復同）○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祁黎祁音巨之反又上之反黎音力兮反又力私反左氏作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日者危錄隱公也爲弟守國不尚推讓數行不義皇天降災諂臣進謀終不覺悟又復搆怨入許危亡之釁外內並生故危錄之○爲弟于僞反年末注同數所角反釁許靳反）〔疏〕（注日者至降災○解云上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彼注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日故決之○注諂臣進謀○解云上四年傳云百姓安之諸侯說之是也）○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何以不書葬。（据莊公書葬）〔疏〕（注据莊公書葬○解云即閔元年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是也）隱之也。何隱爾。弒也。（爲桓公所弒○弒申志反注及下並同）弒則何以不書葬。（据桓公書葬）〔疏〕（注据桓公書葬○解云桓十八年冬十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是也桓亦被弒而書葬故難之）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疏〕（注道春秋至武異○解云言文武之時周之盛德既無諸侯相犯寧有臣子弒君父者是以古典無責臣子討賊之義春秋據亂而作時則有之因設其法故言與文武異）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冠氏古亂反下同）〔疏〕（注沈子至師也○解云知子沈子爲已師者正以下文宜五年傳云子公羊子同故也○注不但至他師也○解云即昭十一年傳云子曰我乃知之矣之屬是也）公薨何以不地。（据莊公薨于路寢）不忍言也。（不忍言其僵尸之處○僵居良反處昌慮反）〔疏〕（注不忍至之處○解云不終天年者非人所欲故謂被殺之處爲僵尸之處讀如齊人強之強非強弱之強）隱何以無正月。（据六年輸平不易）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嫌上諸成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故復爲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但桓疑而弒之公薨主書者恩臣子痛之他國自從王者恩例錄也○去起呂反）〔疏〕（注嫌上至錄也○解云即元年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歸賵之下傳云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二年子氏薨之下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五年考仲子之宫下傳云然則何言爾

（成公意非止一處故言諸也以）

公羊注疏卷三挍勘記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隱公卷第三（閩監毛本無監本附音四字下並準此）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釋文觀魚左氏作矢魚）

登來之也（禮記大學一人貪戾注云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按古來讀若釐故以戾音相近）

登讀言得來（按此當作登讀言得猶云登讀爲得也來當誤衍）

張謂張罔罟障谷之屬也（閩監毛本同鄂本罔作網釋文障作鄣）

棠者何濟上之邑也（隸釋載石經公羊殘碑此下直接下傳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無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盛十二字蓋古者經傳異本後儒有兩讀始合并之漢石經公羊有傳無經此漢以前舊式可考者）

秋衛師入盛（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入盛左氏作郕）

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是也（鄂本以下同按成三年經作將咎如左氏作廧此誤）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是也（此本廧字剜改蓋本作將）

分別之者責元帥（宋本同閩監毛本帥作率按釋文作元率云本又作帥此本率誤師今訂正）

始祭仲子也（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無也字）

注考宮者何（閩監本同毛本脫注何按本作傳是也）

羙哉倫焉羙哉煥焉（閩監毛本倫作輪煥作奐禮記同）

自陝而東者（唐石經諸本同毛本陝作陜與說文篆體合釋文陜失冉反一云當作郟古洽反王城郟鄏按此非何義）

召公主之（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邵公云又作召○按作邵乃俗字也）

昉於此乎（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昉作放）

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宋本監本毛本同鄂本云作言此本閩本託誤訖今訂正）

還從僭六羽議（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議作譏當據正浦鏜云儀禮經傳通解引作譏）

通流精神（鄂本作流通）

鍾磬未甞離於庭（毛本鍾改鐘監本誤錘）

殷曰大護（宋本閩監本同釋文亦作大護毛本作濩非也）

舜時民樂其偕紀堯道也（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紀作紹當據正浦鏜云儀禮經傳通解作紹○按以紹作韶以同音爲訓詁也）

周時民樂其伐討也（閩監毛本作伐紂）

前此貶曷爲始乎此（浦鏜云則誤貶是也）

今傳亦宜云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閩監毛本焉下有爾字）

而云僭諸公（閩本同監毛本改傳云非）

是以不得復祭傳云（按祭當發之訛）

其兼用之乎（浦鏜云下脫○）

注故聞至性故（何按本作故聞至正性無故字是也）

敬在貌是也（監本敬誤教）

邾婁人鄭人伐宋（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邾婁人二傳作邾人）

設苛令急治（疏及閩監毛本皆作急法此誤）

據侯又未命也（鄂本無據疏中標注同此衍當刪正浦鏜云元年益師卒疏引此注亦無據字）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輸平左氏作渝平）

吾與鄭人末有成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隸釋載漢石經無也字唐石經末作未誤何訓爲無則當作末此本下句亦誤作未有成）

爲共國辭（段玉裁云疏云一箇入字兩國共有當是國共非共國也下注稱人共國辭者同誤）

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盧文弨曰唐石經及名本皆無上行字嚴杰曰下節疏及閔二年疏引皆有上行字）

與寡戰辟內敗文是（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是作異疏中引注同當據正）

戰例時偏戰日（此本補刊偏誤偏今據宋本閩監毛本訂正）

擅獲諸侯（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上有明鄭二字當補正）

等起不去師敗績者（毛本去誤云○按作去與成二字注合）

夏五至則書（此本與唐石經同不分經傳故此節疏在此無事何以書節注下閩監毛本強分經傳後此疏於公會齊侯盟于艾下改夏五月至則書爲至于艾）

四時具然後爲年（隸釋載漢石經後爲年下直接傳文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

敬授民時是也（浦鏜云尚書民作人按作人者係唐人避諱所改經傳子史皆引作民）

七年

解云知如此注（閩監毛本注誤正）

徒歸于鄫爾也是也（閩監毛本鄫作叔與十二年合）

恒稱子起其微也（閩監本同毛本恒誤桓下齊侯恒在宋公之上同）

共國辭（當作國共辭說見前）

嗣子得以其禮祭（宋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禮作祿）

上問中上者何（諸本同定二年疏引此注問作言當據正下文云因言可證若作問則與指問邑也問字複矣）

故因言何以書（定二年疏引此注故作欲當據正）

至令大崩弛壞敗（諸本同鄂本弛作㢮按釋文亦作崩弛○按㢮俗）

母兄稱兄（隸釋載漢石經母兄稱兄下接下傳凡伯者何之凡字）

公別同母者（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公作分釋文出分別二字當據以訂正）

孝禮一法度（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宋本孝作考當據正）

古者諸侯有較德（惠棟云較讀爲覺詩曰有覺德行）

尊大王命（宋本同閩監毛本大誤天）

八年

無主者遇在其間（監毛本同誤也宋本閩本主作王當據正按解云若言八年春王宋公衛侯遇于垂即嫌恒王亦與之遇可證本作王也）

鄭伯使宛來歸邴（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歸邴左氏作祊）

當沐浴絜齊以致其敬（鄂本同閩監毛本絜改潔非釋文出絜齊二字）

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葉鈔釋文作廣卌袤卌○按漢石經論語有卌字說文無之惟林部森下云卌數之積也）

歸格于禰祖（釋文格本又作假同禰本又作藝段玉裁云按作藝乃淺人用古文尚書改之也何所據者今文尚書其說六宗用今說可證也）

解云惟是一字（○按一字當作也謂注中是也二字乃何休語自歲二月至用特則尚書語矣）

以上皆堯典文也（閩監本同毛本改舜典孫志祖云枚賾尚書舜典在堯典內此引鄭氏注自不當據枚賾本作舜典也孔氏詩禮正義皆如此毛本誤改）

五月不言於者（浦鏜云初誤於）

以日伐故言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日作吳當據正）

而葬不告（隸釋載漢石經此下即接公曷爲與微者）

侵小國之略（浦鏜云略疑作咎）

公及莒人盟于包來（釋文包來左氏作浮來九經古義云古浮包字通漢書楚元王傳浮丘伯鹽鐵論作包丘按包聲浮聲古音同第三部）

公曷爲與微者盟（唐石經諸本同漢石經微作徹此隸之變體）

莊公子彄卒（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宋本莊作据疏中標注亦作据公子彄卒當據正）

正以上二年師展無駭（浦鏜云年下脫師閩本師下剜擠云字監毛本排入）

九年

雨當水雪雜下（宋本同閩監毛本水作冰經義雜記曰冰雪雜下漢志云水雪雜雨雨下也冰字訛鄭康成注禮記李巡郭璞注爾雅俱言水雪雜下矣）

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雊（按解云一本云雷當聞於雉雊誤也武億云夏小正雉震呴傳正月必雷雷不必聞唯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注文蓋本此疏既牽引非倫又云一本云雷當聞於雉呴誤皆謬言也）

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按可字疑衍以已通補刊還作遷誤也今據閩監毛本訂正）

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按此當作俶始也始甚猶大甚也二怒字皆衍文釋文俶甚尺叔反始也不云始怒也可證下文盛陰之氣大怒桓將怒而弑隱之象此因始甚之文申說之辭漢人蓋據此加怒字於上矣。按前說不然始甚則不得云猶大甚）

平地七尺雪者（浦鏜云一誤七從六經正誤校）

十年

明君子當犯而不校也（毛本校作按非疏何讀校爲交接之交言前爲鄭所獲於此不當交會也）

謂校接之交不謂爲報也（按當作謂交接之交不爲報也）

此公子翬也（隸釋載漢石經此上有十年二字蓋雖不載經猶紀某公年數以相識別考其殘碑可想見其全經體式也）

甚魯因戰見移生事（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移作利當據正）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諸本同唐石經載字缺釋文無音按漢書五行志載作戴注引此經同師古曰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爲載故隋室置載州焉顏氏此條較之義疏釋文爲勝。按段玉裁云說文𢦔字注云𢦔故國在陳留則𢦔爲本字載爲假借字亦或作戴）

十有一年

解內外也春秋至外也（閩監毛本作至內也按下五字衍何按本無）

微國也（隸釋載漢石經殘碑國也下按何以不書葬）

又復構怨入許（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構作搆非）

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唐石經諸本同漢石經弑皆作試釋文作殺也云申志反注及下並同九經古義云白虎通引春秋讖曰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試之）

不復讎（唐石經鄂本皆作子不復讎此脫子字毛本讎作讐非下並同。按左傳莊十二年正義困學紀聞七並有子字孫志祖說）

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唐石經諸本同漢石經無以爲二字按無以爲二字詞意益堅決几云以爲者皆隱曲申明之意）

子沈子後師（宋本閩監毛本同誤也蜀大字本作已師解云知子沈子爲已師者亦作已字當據正）

据六年輸平不易（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鄂本作不月當據正）

非止一處故言諸也以（何按本亦作一處此本一字損缺閩監毛本改作此非也下句當作故以言諸也閩監毛本刪以字。按當作故以諸言也）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隱公卷第三終（蜀大字本春秋公羊傳第一鄂本同閩監毛本無之唐石經作春秋公羊卷第一卷首及餘卷準此）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桓公卷第四（起元年盡六年）

何休學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据莊公不言即位。○繼弑申志反注皆同二年放此）〔疏〕繼弑君不言即位。解云莊元年傳云繼弑君子不言即位而此不言子者欲見桓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故也寧知不由桓非隱子故不言子者正見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正以僖是閔兄而言子故知桓公若有臣人之道言子矣。○注据莊至即位。○解云即莊元年經云元年春王正月不言公即位是也

如其意也。（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盈桓本貴當立所以爲篡者隱權立桓北面君事隱也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疏〕注直而至不盈。解云繼弑君者無即位之文今此書其即位直是桓弑但不顯道其弑故曰直而不顯也言諱而不盈者桓之弑隱是爲內諱而書其即位以見其弑不盈蔽其諱文故曰諱而不盈也。注先謁至服焉。解云皆時王之禮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弑賢君篡慈兄專易朝宿之邑無王而行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故爲臣子憂之不致之者爲下去王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爲下于僞反下爲告同去起呂反見賢遍反故復扶又反下同）〔疏〕注桓公至危之也。解云即此文及下二年三月公會齊侯已下于稷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之屬是也而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不書月者彼是公欲要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是以不復見其危矣。注不致至文也。解云即下二年注云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之若其受誅殺故曰奪臣子辭成誅文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其言以璧假之何。（据實假不當持璧也）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爲恭孫之辭復若暫假借之辭。孫音遜）曷爲爲恭。（据取邑不爲恭敬辭）〔疏〕注据取至敬辭。解云即哀八年齊人取讙及僤之屬是

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地皆不得專而此獨爲恭辭疑非凡邑故更問之）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宿者先誠之辭古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他國至竟而假塗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爲告至之須當有所住止故賜邑於遠郊

（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使若暫假借之者不舉假為重復舉上會者方諱言許田不舉曾無以起從魯假之也。朝朝上如字下直遙反莫音暮治直吏反背叛音佩凡背叛之類皆放此。〔疏〕注故即位至小聘。解云此孝經說文聘義亦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也是與此合。注五年一朝。解云虞傳文。注尚書曰至庸是也。解云此逸書也言羣后四朝者謂諸侯順四時而朝也敷奏以言者謂諸侯來朝之時徧奏以言語也言明試以功者國功曰功謂明試以國事之功也言車服以庸者民功曰庸若欲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高下矣。注宿者先誠之辭。解云宿可以轉訓為肅也是以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鄭注云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為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是也）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分別之者古有分土無分民明當察民多少課功德。近附近之近別彼列反〔疏〕諱取周田也。解云謂魯人諱取周田而事用之近許也又云魯頌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以此言之似魯國界內舊自有許何言近許而繫之許也彼注云常許魯南鄙西鄙此在王圻之內則非此許也。田多至稱邑。解云田多邑少稱田者謂邑外之田多邑內家數少如此之時則稱田即此是也言邑多田少稱邑者謂邑內家數多而邑外之田頃畝少如此之時則稱邑即哀八年齊人取讙及僤是也。注分別至功德。解云知古有分土無分民者正以詩云誓將去汝適彼樂土論語云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皆是樂就有德之義故也）〇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越本亦作粵音同〔疏〕夏四月至于越。解云所以日者正以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相負故也）〇秋。大水。何以書。記災也。（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經曰秋大水無麥苗傳曰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是也先是桓篡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以上時掌反凡言以上皆放此蓄勑六反〔疏〕注災傷至之邑。解云自經曰以下皆是莊七年傳文也彼傳云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彼注明君子云云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是也以此言之則知此經災傷二穀以上故不書穀名直言大水而已而莊二十八年經云冬築微大無麥禾不兼言大水者傳云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彼注云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大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則嫌冬水者是也。注陰逆至所致。解云陰逆者專易朝宿之邑是怨氣者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是也）〇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疏〕及其大夫孔父。解云此經之下亦有注云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者但考諸舊本悉無此注且與注違則知有者衍文也。）

及者何。（以公夫人言及仲子微不得及君上下大夫言及知君尊亦不得及臣故問之〔疏〕注以公夫人言及。解云即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注仲子至及君。解云隱元年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云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彼注云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是也。注上下至問之。解云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是國夏上大夫高張下大夫）累也。（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叔仲惠伯是也。舍此音捨下同〔疏〕仇牧至曰有。解云仇牧之事在莊十二年秋荀息之事在僖十年春。注叔仲惠伯是也。解云應在文十八年但成十五年傳乃言之）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據叔仲惠伯不賢。〔疏〕注據叔至不賢。解云成十五年傳云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彼注云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弒君為重叔仲惠伯事與荀息相類不得為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是殺爾不知荀息死之以此言之則叔仲惠伯不可與謀而見殺非衞君而死春秋不賢之是以不書故此注云叔仲惠伯不賢也。）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以稱字見先君死。見先賢遍反下形見目見斥見見恩並同下悉薦反〔疏〕孔父至色矣。解云孔父事君之正義形見於顏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大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家。殤式羊反。〔疏〕注大夫稱家。解云即定十二年。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是也。注父者字也。解云穀梁傳文。注禮臣至家。解云臣死君不名之稱謚若字也者出玉藻文）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趨走也傳道此者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已必死設使魯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焉不免。死焉於虔反。注同。〔疏〕注設使至思之。解云莊公三十二年傳云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云云是也。注故常用不免。解云謂宋殤公不免死魯莊公不免亂。）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重道義形於色者君子樂道人之善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為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督不氏者起馮當國不舉馮弒為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為之諱也不得為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難乃旦反儼魚檢反本又作嚴重直用反故為于偽反傳為隱諱下注不為諱為後同〔疏〕注督不至諱也。解云春秋之內當國不氏者無知州吁之屬是也今宋督實戴公之孫而不言公孫者正欲起其取國與馮故也。注不得至意也。解云昭二十年傳云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昭三十一年傳云何賢乎叔術讓國也繆公之傳不言讓國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〇滕子來朝。〇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目見也斥見其惡言成宋亂）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傳聞直專反注傳聞及下注傳之皆同以復扶又反下反復同少殺所介反下同煬餘亮反舊始彰反般音班〔疏〕注所以復發傳者。解云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之下已有傳故言復矣。注益師至尤厚。解云彼以臣之故欲見臣恩之薄厚故曰以臣見恩也此以君之故欲見君恩之厚薄故曰以見君恩也。注故多微辭。解云定元年傳云定哀多微辭彼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其定公有王無正月者為微辭者即定公元年傳云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彼注云雖書即位于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使若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者是也其不務公室者即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彼注云務勉也脩不務公室亦可施於久不脩亦可施於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者是也其喪國寶得為微辭者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彼注云不言璋言玉者起圭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九重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謂之寶者世世保用之辭是也其黃池之會得為微辭者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云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彼注云不書諸侯者為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是也其獲麟得為微辭者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不言為獲之將也與不獲言為周之將亡故得為微辭也。注所聞至武宮日是也。解云立煬宮不日者即定元年九月立煬宮是也立武宮日者成十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言此。注所傳至卒日是也。解云子赤卒不日者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云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云所聞世臣子恩事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是也其子般卒日者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彼注云日者為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于子赤也者是）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據觀魚諱）隱賢而桓賤也。（宋公馮與督共弒君而立諸侯會於稷欲共誅之受賂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本亦弒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小人同惡相長故賤不為諱也古者諸侯五國為屬屬有長二屬為連連有帥三連為卒卒有正七卒為州州有伯也州中有為無道者則長帥卒正伯當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保伍壞敗雖不誅不征

（爲成亂今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加以者辟直成亂也○令力呈反相長丁丈反下同帥所類反下同爲辛子忽反下皆同）【疏】（注據觀魚諱○解云隱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彼注云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者是也○注古者諸侯至有伯也○解云王制及春秋說文○注加以至亂也○解云下十四年傳云以者何行其意也彼注云以已從人曰行言因國行宋意也今此言以成宋亂者若言公爲三國所以遂行其意而成宋亂非公本意故云加以者辟直成亂也）○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也）【疏】（注據莒至杞也○解云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是也）器從名。（從本主名名之）地從主人。（從後所屬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據錯）【疏】（注據錯○解云二理相違故謂之錯）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即就也若曰取彼器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爲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疏】（非有即爾○解云謂非有就而有之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宋始以不義取之不應得故正之謂之郜鼎如以義應得當言取宋大鼎郜本所以有大鼎者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疏】（宋始至取之○解云謂滅郜○取之也○注如以義應得者解云謂若天賜之也○注周家至享祭者解云謂殷衰之時鼎沒于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出見故漢書云鼎於周出是也○注禮祭至三也○解云春秋說文而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何氏不取也而士冠禮士喪禮皆一鼎者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故也）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俄而可以爲其有矣。（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諸侯土地各有封彊里數今日取之然後王者起興滅國繼絕世反取邑不嫌不明故卒可使以爲其有不復追錄繫本主○彊居良反）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爲取恣意辭也弟子未解故云爾○解音蟹）曰否。何者。（何者將設事類之辭）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媦妹也引此爲喻者明其終不可名有也經不正者從可知省文也○媦音胃妹也）【疏】（若楚王可也○解云媦音于貴反以妹爲妻終無可時似若器從今主之名地取便爲已有亦無可時故言此也本更散亡難可推據未知此君名號云何○注明其至有也○解云若作名字言器不可從今主之名地不可作後主之有也考諸古本名作多字雖恣意取之亦不得多有也若如此解以覆上爲取之義矣○注經不至文也○解云地不得爲今主之有而經不繫本國以正之者從可知省文）戊申。納于大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納者入辭也周公稱太廟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故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孝子之至也質家右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大廟音泰下及注同嗜市志反僾音愛又烏改反愾苦愛反）【疏】（注納者入辭也○解云即莊九年傳云納者何入辭也是也○注故爲至享之○解云孝經文○注故曰至所嗜○解云皆祭義文也彼注云所嗜素所欲飲食是也○注祭之至之聲○解云亦祭義文彼注云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是也○注質家至尊尊○解云春秋說文祭義篇末云建國之神位文家右社稷而左宗廟所謂一隅也）○秋。七月。紀侯來朝。（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疏】（注稱侯至百里解云知天子將娶於紀者正以下八年冬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之文也知其元非大國者正以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子並稱之故知此侯非本爵也知非暫得褒賞而已而知封之百里者正以自今以後恒稱侯故也即下六年夏公會紀侯于成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之屬是也○注月者至孝敬○解云凡朝例時以其尊而不臣故書月令與朝異○注蓋以至封也○解云此欲道諸侯不得專封是以不取于大夫以下即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略之也彼注云賤非所以奉宗廟故略之是也）○蔡侯鄭伯會于鄧。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據齊侯鄭伯如紀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疏】（注據齊至離會○解云五年齊侯鄭伯如紀當時紀不與會是以齊侯鄭伯爲離會也但離不言會故變言如矣）蓋鄧與會爾。（時因鄧都得與鄧會自三國以上言會者重其少從多也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尚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蓋取諸此○與會音預）【疏】（注尚書至之言○解云洪範文）○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不日者戎怨隱不反國善桓能自復會然相親信）○冬。公至自唐。（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榮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疏】（注故與隱相違也○解云即隱二年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不書致故也○注明前至安也○解云隱公之盟書日故言不信也不書致故言猶可安○注今桓至而至○解云不日故爲信書致故言危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而已○嬴音盈以見賢遍反下并年末以見同復扶又反下同去起呂反）【疏】（注二年至始也○解云即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是也○注十年至終也○解云即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是○注十八年至終也○解云即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是也○注不就至始者○解云元年春王正月初即位之時自知已篡弒懼興討未敢無王是以春秋於正月之際不得見始須臾之後遂復爲惡擅易天子之田儼然無憚故至二年正月言王以見始○注二月無王○解云即七年二月己亥焚咸丘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云云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之屬是也）○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命者何。相命也。（胥相也時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歃本又作歃所洽反又所甲反）【疏】（胥命者何○解云春秋上下更無胥命之文故執不知問○注時盟至相誓○解云亦相誓勑但不歃血而已故謂之盟也）何言乎相命。（據盟亦相命不道也）近正也。（以不言盟也○近正附近之近下及注同）【疏】（近正也○解云古者不盟而言近正雖不歃血○雖誓勑不若古者結言而退故言近正而已）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背音佩）○六月。公會紀侯于盛。（○盛音成）○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既者何。盡也。（光明滅盡也是後楚滅鄧穀上僭稱王故尤甚也楚滅鄧穀不書者後治夷狄）【疏】（既者何○解云與例不同故執不知問○注是後楚滅鄧穀○解云即下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云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是也○注上僭稱王○解云春秋說云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其後楚僭號稱王滅穀鄧政教陵遲是也）○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以言姜氏也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讙呼官反）【疏】（注以言姜氏也○解云讙若齊地宜言齊侯送孟姜于讙今言姜氏故知越竟也○注禮送至出門○解云時王之禮）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據讙魯地）自我言齊。（恕己以及人也）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所以崇父子之親從父母辭不言孟姜言姜氏者從魯辭起魯地）【疏】（猶曰吾姜氏○解云若言孟姜者孟爲所字也○注從父至魯地○解云孟姜者即詩云彼美孟姜正謂此也孟字亦有作季字者誤也）○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翬何以不致。（據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致）【疏】（注據遂至齊致解云在宣元年）得見乎公矣。（本所以致夫人者公不親迎有危也翬當并致者帶親迎重在翬也上會讙時夫人以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不復在翬故不復致不就讙上致者婦人危重故據都城乃致也月者爲夫人至例危重之○親迎魚敬反下同爲夫于僞反下同）【疏】（注不就至乃致解云若就讙致即鄉者至讙之時書之宜在公會齊侯于讙上○注月者至重之○解云即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有年何以書。（方分別問大有年故不但言何以書○別彼列反）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僅猶劣也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僅其靳反劣也）【疏】（注謂五至成熟）

（解云舊本如是其穀下云皆有不能大成熟多少二字或衍文也若必有字解之多謂麥禾少謂豆之屬是事皆有但不能大熟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問宣十六年也）大豐年也。（謂五穀皆大熟成）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耗減民人將去國喪無日賴得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爲國无危又明爲國家者不可不有年。○行下孟反耗減呼報反下隹斬反喪息浪反）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田者蒐狩之捴名也古者肉食衣皮服捕禽者故謂之田取獸于田故曰狩易曰結繩罔以田魚。○狩手又反冬獵也〔疏〕狩者何。○解云正以春而言狩故執不知問。○注田者蒐狩之捴名也。○解云即尚書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注古者肉食衣皮服捕禽獸故謂之田取獸于田故曰狩易曰結繩罔以田魚。○解云此古者謂三皇之時也故禮進退三皇時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又下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彼注云始去羽毛故鄭注易說云古者田漁而食之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以此言之則黃帝以後始有火化而去毛羽則此古者三皇時可知）春曰苗。（苗毛也明當見物取未懷任者〔疏〕春曰苗○解云周禮春田謂之蒐何氏所不取）秋曰蒐。（蒐簡擇也簡擇幼稚取其大者○曰廋本又作捜亦作蒐所求反簡擇也）冬曰狩。（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遭獸可取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長丁丈反年未同离力智反囿音又〔疏〕注不以至制也○解云正以周禮四時皆田故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以其地遠禮諸侯田狩不過郊〔疏〕注以其至遠也○解云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郎者何吾近邑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漱浣也以此言之則郎爲近邑言遠者蓋以郎邑在郊內其屬地在郊外若據邑言之則爲近若據地言之則爲遠也故哀十一年左氏郊之戰檀弓謂之戰于郎也者是郎邑在郊內之證也則此言狩于郎者據郊外屬地言之故言遠是以此注云以其地遠禮諸侯田狩不過郊下五年大雩之下注云去國遠狩是也而舊云以其云大野遠故言遠者非）諸侯曷爲必田狩。（據有囿也〔疏〕注據有囿也○解云即成十八年築鹿囿之屬是也）一曰乾豆。（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髀射之達於右髑心中死疾鮮屑故乾而豆之中薦於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二○左髀毗小反又扶了反上倉云小腹兩邊肉說文云脅後髀前肉射之食亦反下同右髑本又作髃魚俱反又五苟反說文云肩前也字林云肩前兩乳骨也五卩反中心丁仲反下同鐙都鄧反又音登〔疏〕注自左至如鐙○解云時王之禮古制無文○注天子至士二○解云自下大夫六以上禮器文也其士三者何氏左之案聘禮致饔餼于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房西則知此者堂上豆數也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則食下大夫之禮而豆六則知食卿上大夫亦八明矣周禮公之豆四十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子男之豆二十有四者蓋普言之）二曰賓客。（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髀射之達於右髀達心死難故以爲賓客○遠于萬反〔疏〕二曰賓客解云言以爲賓俎實爲猶作也）三曰充君之庖。（充備也庖厨也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髀射之達于右髑中腸胃汙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厨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牙非所以養微○庖步交反左髀方爾反又步啓反股外也本又作髑右髑羊紹反字林子小反一本作脘音賢泡普交反又百交反捕音步本又作搏音博又音付共音恭爲田于僞反下音同〔疏〕注狩例時○解云即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是也○注此月者至養微○解云在哀十四年孔子欲夏之孟冬以爲田狩之月）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據劉卷卒氏采不名且字○糾居黝反氏采七代反後放此〔疏〕宰渠伯糾者何○解云欲言微者而經稱伯欲言尊卿連名言之故執不知問○注據劉至且字○解云在定四年也劉是其采卷是名也）下大夫也。（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齒則民益弟是以王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雍天子親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捴干率民之至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父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弟也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弟大計反更音庚食音嗣辟必亦反袒音但饋其愧反酳以刃反又士刃反其近附近之近下同札側八反肸許乙反去起呂反見賢遍反〔疏〕注天子至益弟○解云言繫官以爲氏渠是名糾是且字也○注是以至之至也○解云祭義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親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捴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鄭注云割牲制俎實也冕而捴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親是也樂記亦有此文○注先王至弟也○解云皆祭義文也○注禮君至是也○解云皆何氏之意故皆取經以當之○注諸父至是也○解云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傳云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注云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是也○注上大夫至是也○解云隱元年祭伯來傳云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也○注盛德至是也○解云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彼注云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是○注老臣至不宜○解云渠是其名而言不名者謂計其官爵之時實合氏官名而且字但以其年老故兼稱伯示有不名之義也故知之矣）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怴者狂也齊人語○怴呼述反狂也齊人語）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君子謂孔子也以二日卒之者闕疑〔疏〕注君子至闕疑○解云正以哀十四年傳云君子曷爲爲春秋故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疏〕注據蔡至如也○解云在昭二十三年夏也案襄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楚在蔡侯之前而不據之者科取一以當之不以後見義或者正以蔡是大國齊之類故取之）離不言會。（〔疏〕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春秋始錄內小惡書內離會略外小惡不書外離會至所聞之世著治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乃書外離會嫌外離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別嫌明疑○與音預治直吏反見賢遍反下文注並同別彼列反〔疏〕注書內離會者○解云即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是也○注不書外離會者解云即此文變會言如是也○注乃書外離會○解云即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是也○注嫌外至明疑○解云若不載此事以略言如則嫌所傳聞之世合書外離會但遇無之而已故曰嫌外離會常書也故書而變其文見所傳聞之世不書外離會之意故曰變文見意也所以別其嫌而明其疑故曰以別嫌明疑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據宰渠氏官武氏子不稱字又不加之尹氏不稱子〔疏〕仍叔之子者何○解云欲言大夫而文言之子欲言未仕而天王使之故執不知問○注據宰渠氏官○解云即上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是也○注武氏至加之○解云即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是也○注尹氏不稱子○解云即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是也）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禮七十縣車致仕不言氏者起父在也加之者起子辟一人○縣音玄〔疏〕注禮七十縣輿致仕○解云案春秋說文謂之縣輿者淮南子曰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至於淵隅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輿舊說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致仕也亦有作車字者○注不言至在也○解云言仍氏子則與武氏子文同嫌亦無父故曰起父在○注加之至一人○解云若言仍叔子則與僖三十年百里子與蹇叔子之類是一人故曰加之者起子辟一人）

○葬陳桓公。（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傳曰葬生者之事〔疏〕注不月至之也○解云正以卒日葬月乃是大國之例今書時故決之○注傳曰至之事○解云隱十一年傳文）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其言從王伐鄭何。（據河陽舉王狩別出朝文不連王○王師不道所加○從王如字又才用反下及注同〔疏〕注據河至連王○解云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以下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彼舉王狩此不舉之彼別出公朝之文其文不連上王今言從王伐鄭經連王言之故難之或者上會于溫諸侯之文連王言之○注王師不道所加○解云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不道伐某今言伐鄭故難之）從王

正也。（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不使王者首兵者本不為王舉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撮七活反不為于偽反下所為與為六年同〔疏〕注猶莒至疑也○解云即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曰公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注云從若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是也○注不使至得正○解云若使王者首兵宜言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似若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然）○大雩。大雩者何。旱祭也。（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一與音餘下同苴子餘反〔疏〕注君親至責曰○解云皆韓詩傳文○注政不一與○解云謂政不專一出自權臣之門○注民失職與○解云謂廢其農業○注宮室榮與○解云謂若丹楹刻桷之屬○注婦謁盛與○解云謂阿請亂國○注苞苴行與○解云謂受人之饋政以賄成○注讒夫倡與○解云謂若魯任鄭瞻○注使童至之雩○解云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此書見于經非正雩也凡脩雩者皆為旱甚而作之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曰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注不地者常地也○解云謂在魯城南沂水上）然則何以不言旱。（據日食鼓用牲于社〔疏〕注據日至于社○解云莊二十五年經彼舉日食乃言鼓用牲于社此不言旱直言大雩故據難之）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從可知故省文也日食獨不省文者與大水同禮若但言鼓用牲則不知其所為必見雩者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之急也○應應對之應下同〔疏〕注與大至急也○解云諸言日食與大水皆鼓用牲也即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是也）何以書。記災也。（旱者政教不施之應先是桓公無王行比為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疏〕注比為天子所聘○解云即注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是也○注去國遠狩○解云即四年春公狩于郎是也○注大城祝丘○解云在今年夏正以大崩壞敗然後發衆城之故曰大城）○螽。何以書。記災也。（螽者煩擾之所生與上旱同說○螽音終本亦作蠡說文蠡或螽字）○冬。州公如曹。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為六年化我張本也傳不言化我者張本非再化也稱公者申其尊起其慢責無禮○過古禾反又古臥反〔疏〕注稱公至無禮○解云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國非此二者必非是公但今過魯自尊若公故如其意書之曰公以起其無禮也但諸文不知本爵是何諸家之意左氏已具也）六年。春。正月。寔來。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猶曰是人來不錄何等人之辭○寔市力反〔疏〕寔來者何○解云不書其人而經言寔來故執不知問）孰

謂。謂州公也。（以上如曹書）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據葵丘之盟日）化我也。（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今州公過魯都不朝魯是慢之為惡故書寔來見其義也月者危錄之無禮之人不可備責之○易以豉反見其賢偏反下見無正同〔疏〕注據葵至盟日○解云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傳云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注云亢陽之貌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注云色自美大之貌然則桓公振矜慢人而書日危之本魯慢州公非敬逆之道是以據而難之○注行過至義也○解云今州公過魯而慢之傳言化我故知化我是行過無禮之言是以哀六年傳云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亦是行過無禮之事○注月者至責之○解云凡朝例時此不朝故書月以見危不書日以見其危者無禮之人不可備責故也）○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簡車徒也。（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閱音悅任音壬〔疏〕大閱者何○解云欲言習兵而不言狩欲言他事而經書大閱故執不知問）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地者常地也蒐例時此日者桓既無文德又忽忘武備故尤危錄〔疏〕何以至書也○解云大閱之禮三年一為桓公忽忘武備過於三年是以書之○注孔子至弃之○解云何氏之意與鄭別○注故比至之蒐○解云即昭八年秋蒐于紅之屬是也○注三年至大閱○解云此文是也○注五年至大蒐○解云即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之屬是也知其年數者漢禮猶然○注不地者常地也○解云蓋在郊內而賈注經云簡車馬于廟也者何氏不取○注蒐例時者昭八年秋蒐于紅定十四年夏大蒐于比蒲之屬是也○注此日至危錄○解云例合書時而乃書日故以為尤危錄也）蔡人殺陳佗。陳佗者何。陳君也。（以躍卒不書葬也○佗大阿反〔疏〕陳佗者何○解云欲言陳君經不書爵欲言大夫又不言氏故執不知問○注以躍至葬也○解云十二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注云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貶在名例不當絕故復云躍葬也是以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傳云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以此言之正由陳佗不君而見絕故去其子葬是故以躍不書葬知佗是陳君若其不然不知陳侯躍何以不書葬矣）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據殺蔡侯般不言蔡般○般音班〔疏〕注據殺至蔡般○解云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是也）絕也。（絕者國當絕）曷為絕之。（據戕鄫子不絕○戕在良反鄫才陵反〔疏〕注據戕至不絕○解云宣十八年邾婁人戕鄫子稱子而不名是也）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惡乎猶於何也○惡音烏烏乎猶於何也注同）淫于蔡。蔡人殺之。（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故從討賊辭也賤而去其爵者起其見

卑賤猶律文立子姦母見乃得殺之也不月不書葬者從賤文○去起呂反〔疏〕注猶律至之也解云猶言對子姦母也○注不日至賤文○解云陳佗是君而見弒例合書日即隱四年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之屬是也君被外國殺者不責臣子不討賊例合書葬即桓十八年葬我君桓公是也今不書日不書葬者從賤文故也）○九月。丁卯。子同生。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以夫人言同非吾子○嚴公音莊本亦作莊案後漢諱莊改為嚴〔疏〕子同生者孰謂○解云春秋之內魯侯多矣皆不書生今特書故問為誰○注以夫至吾子即莊元年傳云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者是也正以道公疑非己子則是其長子同既繫體是常故知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據君存稱世子子般不言生〔疏〕注據君至言生○解云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傳云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是也）喜有正也。（喜國有正嗣）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其諸辭也本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有正而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日者喜錄之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各取其所見日也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寢門外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當有天地四方之事三月君名之大夫負朝于廟以名徧告之○桓與音餘稱尺證反惡烏路反射食亦反徧音遍〔疏〕注而不至桓公○解云若以正稱書宜言世子同生也同實世子而不以正稱書之是其以正見無正之義桓由不正而篡弒故曰疾惡桓公也○注日者至日也○解云與由數也由生數來日故書丁卯而錄之凡人謂方至為來已過為往故云生數與來日死與往日也鄭注曲禮上篇云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者與何氏異○注禮世至告之○解云皆出內則文也）○冬。紀侯來朝。（朝聘例時）

公羊注疏卷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桓公卷第四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桓公第二　（釋文但題桓公第二四字）

元年

繼弒君不言即位此此其言即位何　（補案此字誤重）

繼弒君子不言即位　（何校本無繼字與莊元年傳合）

不致之者　（昭廿六年疏引此無之字非成十年疏引此有之）

為下去王　（宋本閩本同毛本去王誤于上監本王誤上去字不誤昭廿六年疏引此正作為下去王）

由如他國至竟而假塗也　（宋本同閩監毛本塗作途）

為告至之須　（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須作頃當據正按二年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創得之頃也頃字）

正此意

此逸書也（段玉裁云按逸書二字當作堯典文三字）

近許也又云（浦鏜云當作○近許也○解云）

此蓋秋大水所傷（今注無大字）

二年

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疏本無此注與何義不合當是別家注竄入者解云孝諸舊本悉無此注且與注違則知有者衍文也按與注違者注云督不氏者起馬當國此云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是與注違也）

直先是殺爾（浦鏜云見誤是按浦說是也成十五年注作見）

其義形於色奈何（唐石經諸本皆作奈非鄂本作柰三年同）

督將弒殤公（唐石經督作督五經文字云說文從目隸省从日）

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唐石經於字磨改重刻）

注禮臣至家（按當作至之家）

言及者使上及其君（何煌云言及者以下九十九字當在經下僖十年疏可據宋鄂本亦誤浦鏜云言及者三十三字當在經下從僖十年疏按此注舊本皆在傳末何氏終言之也此類注中甚多不得以僖十年疏引在經下便輕為移置○按何注本有傳無經何注傳而不注經故知何煌浦鏜皆誤會也）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唐石經原刻無第三所字後磨改補入隸釋載石經殘碑曰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以下缺然則熹平立石者為嚴氏春秋於此無所見異辭三句何氏所注者為顏氏春秋於此有之漢石經於碑末列其同異按無此三句則遠也隱亦遠矣文相承有則與哀十四年傳複出矣）

欲見君恩之厚薄（閩監毛本皆作薄厚此誤倒）

其喪國寶得為微辭者（浦鏜云喪下脫失）

成十六年二月（浦鏜云十衍文是也）

隱賢而桓賤也（唐石經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賤改賊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件官書本明閩齊伋本皆作桓賤○按漢書五行志曰痛隱而賤桓且注云賤不為諱則作賤可知）

故王之謂之郜鼎（閩監毛本王作主皆誤也鄂本作正當據改）

制得之頃也（閩監毛本同宋本制作創）

明其終不可名有也（解云考諸古本名作多字○按作名是終不可名有猶云終不可為有此專以地言不如疏所說）

難可推據（閩本同監毛本作指據非）

周旋出入（鄂本以下同按禮記作出戶）

慨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毛本嘆改歎非○按依說文則嘆歎有別）

上親親（浦鏜云尚誤上按否則下尚尊尊當作上庶不歧出）

建國之神位（浦鏜云下文家二字當衍按浦說是也）

紀侯來朝（孫志祖云左傳紀作杞下文九月入杞左氏以為來朝不敬而討之則非紀矣）

据齊侯鄭伯如紀（宋本同閩監毛本如誤于）

解云五年齊侯（何校本年下有夏字與五年經合）

三年

卽七年二月己亥（浦鏜云年下脫春）

胥命者何相命也（爾雅釋詁郭注引作胥盟者何相盟也○按盟乃命字之誤）

亦相誓勑（閩監本同毛本亦改口勑改敕下同）

公會紀侯于盛（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二傳盛作郕）

秋七月壬辰朔（唐石經諸本同毛本辰誤申）

滅鄧穀（何校本作滅穀鄧）

姑姊妹不出門（閩監毛本姊作姉○按當作姊唐碑宋刻皆作姊）

不言孟姜（解云孟字有作季字者誤）

謂五穀多少皆有（解云舊本如是多少二字或衍文○按解非也此不衍漢人語言如是）

謂五穀皆大熟成（宋本作熟成按熟當作孰三禮注成熟字皆作孰加四點者俗作毛本大成熟）

二年耗減（釋文作耗減此作耗俗字）

四年

蒐狩之揔名也（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揔改總）

結繩罔以田魚（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罔作網按此本疏中亦作罔）

古者肉食衣皮（毛本肉食倒）

古者田漁而食之（毛本漁作魚）

明當見物（閩監毛本同此淺人所改鄂本見作毛當據正毛猶現也詩左右毛之玉篇見部引作現）

秋曰蒐（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曰廋本又作搜亦作蒐）

簡擇幼稚（宋本同閩監毛本稚改穉下同）

走獸未離於宂（鄂本同閩監毛本宂作穴是也）

吾近邑（何校本邑下有也字）

莊三十一年春（閩本同監毛本三誤二）

以其云大野遠（按疑當作以其去野太遠）

達於右𨈇（閩監毛本作右髃按釋文作右髃云本又作腢○按依說文當作髃古書有作腢者从身作𨈇誤）

中心死疾鮮肩（鄂本作鮮絜閩監毛本絜作潔非按肩猶絜也故不絜謂之不肩）

下大夫六士二（鄂本二作三穀梁疏引亦作三此誤疏標起訖同監毛本士誤十）

其士三者何氏差之（閩本同監毛本三誤二之誤也此本差誤左據閩監毛本訂正）

設於房西（浦鏜云戶誤房）

二曰賓客（唐石經鄂本宋本監毛同閩毛本賓改賓）

自左膘射之（釋文作左脾云方爾反又步啟反股外也本又作膘按左右脾皆髀股之髀非脾肺之脾）

達於右脾（毛本於誤于○按何注脾字二見皆當依說文作髀）

達於右䯚（宋本閩本同監毛本䯚誤䐗釋文右䯚羊紹反字林子小反一本作胘音賢按五經文字卷下䯚羊紹反見春秋傳又作䯚見詩見春秋傳者卽指公羊此注也見詩者指毛氏車攻傳也今詩傳作䯚此注作䯚皆䯚字形近之譌作䯚從肖故音羊紹反毛氏音義云字書無䯚字一本作髎與張參所據春秋傳正合然則毛詩傳公羊注皆當定作髎字矣廣韻三十小云髎堅骨○按䯚髎䯚字皆不見於說文而集韻䯚髎二同以紹切則丁度等所據作䯚矣集韻無䯚字五經文字注中䯚乃䯚之誤詩音義䯚字亦䯚之誤）

中腸䐣汙泡死遟（閩本同監毛本遟改遲按胃字下從肉此更加肉旁作䐣俗字）

故因以捕禽獸（釋文捕本又作搏音博按當作搏禽獸）

草木萌牙（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牙作芽）

卷是名也（段玉裁云定四年疏卷是字此作卷是名誤也）

繫官氏名且字（段玉裁云且字者謂經之糾也經稱且字又稱伯者以見其為老臣也且字見儀禮注禮記注又見公羊宣十五年注定四年注疏家多不解其義如言仲山甫則山甫為且字合仲乃為字周制如此故公羊糾札卷不連伯仲皆且字也此雖言伯糾而注云且字則專釋糾也下方釋伯耳）

執醬而餽（閩毛本同監本而誤治宋本餽作饋按釋文作而饋）

王謂叔父是也（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謂改曰非按禮記明堂位注亦作王謂叔父當據韓魯詩）

叔肸是也（釋文作叔肹閩監毛本作肸非○按依說文此字正作肸从十从肉）

糾是且字也（閩監毛本同此本字誤守今訂正）

敎諸侯之弟次事親是也（閩本同監毛本是誤起）

五年

怴也（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怴呼述反按怴當作怴字之訛也廣雅釋詁二怴怒也又釋訓怴怴亂也曹憲音呼述今亦誤作怴禮記禮運故鳥不獝注云獝猶飛走之貌也釋文狘況越反怴狘義同皆戉聲玉篇心部怴許律切怒也廣韻六術怴狂也皆從戉不誤）

据宰渠氏官武氏子不稱字（宋本同毛本据改據閩本字字空缺監毛本作官非也此謂仍叔是字武氏子不稱字）

禮七十縣車致仕（疏本作縣輿解云亦有作車字者按釋文作縣車）

至於淵隅（盧文弨曰今淮南作淵虞非初學記藝文類聚引淮南皆作經於泉隅與此合泉唐人避諱所改也）

是謂縣輿（盧文弨曰淮南作縣車初學記藝文類聚引同）

宮室榮與（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榮改崇非疏同宋王應麟詩考韓詩引此作榮）

則宰巫以舞雩是也（浦鏜云經宰以作帥而）

即莊二十五年秋大水（監本水誤冰）

解云即注四年夏（毛本同閩監本注作莊浦鏜云皆上字之誤按浦說是也）

蝝（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蝝本亦作螽說文螽或蝝字）

六年

傳言化我（閩本同監毛本言改云）

是謂棄之（宋本棄作弃此本疏中引注同）

有以歸用之（閩本同監毛本歸誤卽）

淫于蔡（唐石經蜀大字本同鄂本閩監毛本于作乎誤）

不月不書葬者（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月作日當據正）

謂莊公也（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嚴公云音莊本亦作莊案後漢諱莊故爲嚴五行志莊公多作嚴公）

注以夫至吾子（浦鏜云下當脫○及解云）

同旣繫體是常（浦鏜云疑當作繼體是長）

而以不正稱書之（閩監毛本作而不以正是也）

解云與由數也（浦鏜云猶誤由按猶由通）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桓公卷第五（起七年盡十八年）

何休學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焚之者何。樵之也。（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樵之齊人語○樵似遙反薪也〔疏〕焚之者何○解云咸丘是邑而反焚之故執不知問）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据戰伐不道所用兵○攻音貢又如字下同〔疏〕樵之者何○解云雖言焚言樵仍非攻邑之義故執不知問）疾始以火攻也。（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復扶又反）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据郱鄑郚繫紀○郱步丁反鄑子斯反一音晉郚音吾〔疏〕咸丘者何○解云欲言是國經典未有欲言非國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注据郱鄑郚繫紀○解云莊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是）國之也。（欲使如國故無所繫加之者辟寔國也）曷爲國之。（据郱鄑郚不國）君存焉爾。（所以起邾婁君在咸丘邑明臣子當赴其難與在國等也日者重錄以火攻也○難乃旦反〔疏〕注日者至攻也○解云正以侵伐例時即隱七年秋公伐邾婁之屬是也故決之）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皆何以名。（据滕薛不名也〔疏〕注据滕薛不名也○解云即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是也）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据以賤也〔疏〕失地之君也○解云即曲禮下云諸侯失地名是）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鄧本與魯同貴爲諸侯今失爵亡土來朝託寄也義不可卑故明當待之如初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妻得配夫託衣食於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故云爾下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貶明大惡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輕也名者見不世也○不偷他侯反本又作婾去起呂反見賢徧反〔疏〕注無後至大惡○解云知如此者正以郊特牲云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彼注云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是其義又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注云賢者子孫恒能法其先父德行○注不月至輕也○解云朝例時春秋常典即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是也而此責其月者以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彼書月見其奔重宜厚遇之此不月者朝惡人輕故也僖二十年夏郜子來朝傳公非惡人而不月者正以朝輕于奔故也然則此注因桓惡人故言此若其不然正宜直云失地之君來朝輕矣○注名者見不世也○解云郜子盛伯皆不名者兄弟故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薦尚韭卵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烝之承反冬祭也祠嗣絲反卵力管反猶食音飼下同別彼列反）夏曰礿。（薦尚麥苗麥始熟可礿故曰礿○礿音予若反本又作禴同）

〔疏〕烝者何○解云欲言宗廟之祭而文無所繫欲言祭天天無烝名故執不知問○注薦尚韭卵又注薦尚麥至曰礿○解云王制云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秋曰嘗。（薦尚黍豚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冬曰烝。（薦尚稻鴈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祊必庚反少詩照反索所百反〔疏〕注無牲至之薦○解云謂無牛羊豕之牲也而中霤禮云祭五祀于廟用牲有尸皆薦于奧何以薦用牲彼謂正祭之時先薦于奧仍自無牲其正祭五祀乃用牲有尸耳○注天子至差也○解云皆時王之禮中霤禮亦然○注殷人至義也○解云即郊特牲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是也○注禮天至大牢○解云皆時王之禮也○注天子至索牛○解云皆指祭宗廟之牲也仍不妨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賓客之牛角尺之文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亟也。（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不異烝祭名而言烝者取冬祭所薦衆多可以包四時之物○亟去冀反數也注及下同數所角反屬十音燭下同今復扶又反下同〔疏〕注屬十至烝也解云烝者冬祭之名明去年十二月已有烝但得常不書今正月復作烝故言亟○注不異至○解云烝者冬時祭名前已作訖今宜易名而猶言烝故說之也）亟則黷。黷則不敬。（黷渫黷也○黷徒木反渫息列反）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將祭宮室既脩牆屋既繕百物既備庿其禮樂具其百官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濟濟乎致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至也○養餘亮反散齊素旦反下側皆反相君息亮反下同洞洞大董反勝音升濟濟子禮反又似兮反愉愉羊朱反勿勿如字〔疏〕注君子至敬享○解云祭義文也彼鄭注云享猶祭也○注故將祭至百官○解云皆出祭義何氏差約言之也○注散齊七日○解云即祭統云故散齊七日以定之注云定者定其志意也定其志意者謂齊之曰不御不樂不弔是也○注致齊三日○解云即祭統云致齊三日以齊之是致齊者即鄭氏云致之言至至致謂深也審也之屬是也○注夫婦至奠酒○解云案今祭義酒作盎字鄭注云奠盎設盎齊之饎盎所見異或何休以義引之不取正文○注君親至如事生○解云皆出祭義唯孝子之至一句注者之言也注禮本下爲士制者即士喪禮士虞士相見之屬是也言此者欲道庶人無禮篇故傳家偏舉言之即曲禮上篇禮不下庶人鄭注云爲其遽於事且不能備物義亦通於此）疏則怠。怠則忘。（怠解○疏音疎下注同解古賣反）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禮本下爲士制茲此也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親也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裘葛者禦寒暑之美服士有）

（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折中之設反下丁仲反御魚呂反又如字不與音預）○天王使家父來聘。（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疏〕注天子至仲也○解云上大夫稱伯仲者即祭伯南季之屬是也次大夫不稱伯仲者即此是也下大夫稱官氏名且字者即宰渠伯糾是也）○夏。五月。丁丑。烝。何以書。譏亟也。（與上祀同爲亟也〔疏〕注與上至亟也○解云周之三月乃是夏之孟月自有春祠之禮今周之五月乃夏之三月也猶與上祠同在一時而復爲烝故曰與上祀同爲亟也）○秋。伐邾婁。○冬。十月。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郎師龍門之戰沵血尤深○雨雪于付反沵古流字〔疏〕注是後至尤深○解云郎師即下十年齊侯衞侯鄭伯來戰于郎是也其龍門之戰者即下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云云是也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故此注云沵血尤深也）○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氏采稱爵○祭公側介反后祭仲祭叔放此應應對之應〔疏〕祭公者何○解云欲言諸侯而逆王后欲言大夫而經文言公故執不知問○注天子至采也○解云春秋說云立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爲九卿二十七大夫內宿部衞之列八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十官焉下應十二子宋氏云十二次上爲星下爲山川也此言天子立百二十官者非直上紀星數亦下應十二辰故曰下應十二子也○注三公氏采稱爵者解云即祭公周公是也上大夫即例稱五十字即祭伯南季榮叔之屬是也次大夫例稱二十字即家父之屬是也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即宰渠伯糾是也上士名氏通石尚是也次士以官錄即宰咺是下士略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其劉子單子之屬不稱字而稱子者謂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故設文非王臣之常稱若然祭公周公官爵適等而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特加宰者彼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任故加宰仍非常稱也）何以不稱使。（據宰周公稱使〔疏〕注據宰周公稱使者○解云即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是也而稱宰者義與九年同）婚禮不稱主人。（時王者有母也）遂者何。生事也。（生猶造也專事之辭）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據待君命然后卒大夫也〔疏〕注據待至夫也○解云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傳云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於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者是也）成使乎我也。（以上來無事知遂成使于我○成使所吏反注及下成使同）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

往逆矣。（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媒亡盃反請期音情又七井反迎魚敬反妃匹音配絕句〔疏〕注不言至外文○解云外相如者例所不錄言如紀即外相如故曰辟有外文也）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疏〕女在其國稱女者○解云即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上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是也）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明子尊不加於父母）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以季姜言歸〔疏〕京師者何○解云欲言天子之居而文不言王欲言凡國而爲王后所歸故執不知問）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莫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故據土與諸侯分職而聽其政焉即春秋所謂內治其國也書季姜歸者明魯爲媒當有送迎之禮○治自直吏反〔疏〕京者至言之○解云京師之名理須訓解故分而問之○注地方千里○解云即詩云邦圻千里是也○注周城千雉○解云在定十二年○注即春至之禮○解云春秋據魯爲王故內魯皆周公制禮內京師然也）○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據臣子一例當言聘○射音亦〔疏〕諸侯來曰朝○解云隱十一年傳解云爾故此弟子執而難之○注據臣至言聘○解云僖元年傳文）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在齊者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序經意依違之也小國無大夫所以書者重惡世子之不孝甚○齊與音餘絕句下同惡或烏路反〔疏〕注在齊至光也○解云即襄九年冬公會晉侯已下齊世子光滕子薛伯小邾婁子伐鄭十一年公會晉侯已下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云云伐鄭是也○注時曹至之心○解云正以十年春卒今又世子代其朝故知其疾也○注傳見至詳錄○解云即十年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是也○注故序至孝甚○解云世子代朝明亦合譏世子序諸侯之上明亦合譏而傳云未知在齊曹者正以其卒葬詳錄故依違之不信言耳）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疏〕注小國至尤深○解云所傳聞之世未錄小國卒葬所聞之世乃始書之其書之也卒月葬時文九年秋八月

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者是也今卒日葬月者正以敬老重恩故也云云之說當文皆自有解）○秋。公會衞侯于桃丘。弗遇。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時實桓公欲要見衞侯衞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而不相遇言弗遇者起公要之也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深傳言公不要見者順經諱文○見要一遥反注同〔疏〕會者何○解云經既書會作聚集之名尋言弗遇是未見之稱故執不知問）○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衞侯、鄭伯來戰于郎。郎者何。吾近邑也。（以言來也〔疏〕郎者何○解云欲言是邑戰於其內欲言非邑經有城郎之文故執不知問○注以言來也○解云凡言來者辭內之辭今經言來故知近邑也而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是時在召陵而言來者據師遣楚故得言來）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據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來公敗宋師不言戰龍門之戰不舉地也〔疏〕注據齊師至不言來○解云在莊十年○注公敗至不言戰○解云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莊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凡有三經宜隱十年以當之○注龍門至地也○解云即下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云云依春秋說云是龍門之戰而不言戰于龍門是也）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異不解戰者從下說可知○惡音烏明近附近之近幾音祈〔疏〕近也至圍也○解云近讀如附近之近圍讀如圍言兵圍都城相似故言近乎圍也考諸古本圍皆作國字而舊解以國爲圍）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據十三年師敗績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疏〕注據十至相詐○解云即龍門之戰齊師宋師衞師燕師敗績是也）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春秋託王於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戮力拒之○不復扶又反下同戮音六又力彫反字亦作勠）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衞人、鄭人盟于惡曹。（月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魯懼危錄之○行下孟反屬音燭今復扶又反下故復同爲于僞反〔疏〕注月者至錄之○解云正以微者盟例合時今而書月故須解之）○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寤吾故反）○秋。七月。葬鄭莊公。（莊公殺段所以書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賊辭不得與殺大夫同例〔疏〕注莊公至同例○解云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皆去其葬即成十年晉侯獳卒注云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今段有罪故莊公書葬也然則此言不得與殺大夫同例者謂不得與殺無罪大夫同例耳）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仲者何。鄭相也。（不言大夫者欲見持國重○相息亮反見賢遍反下同〔疏〕祭仲者何○解云欲言無罪聽脅立篡欲言有罪褒而稱字故執不知問）何以不名。賢也。何賢

乎祭仲。（○據身執君出不能防難○防難乃旦反下同）以爲知權也。（權者稱也所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雖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不引虔量者取其平實以無私○稱尺證反別彼列反）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遷鄭都于鄶也○鄶古外反）而野留。（○野鄙也傳本上事者解宋所以得執祭仲因以爲戒）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宋人宋莊公也）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突宋外甥○爲于僞反下注爲突非能爲突爲賂爲突歸爲承同）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祭仲死而忽旋爲突所驅逐而出奔經不書忽奔見微弱甚是時宋強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本弑君而立非能爲突將以爲賂動守死不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故深慮其大者也○令自力呈反下同便婢面反）

〔疏〕注祭仲死至者也○解云下十五年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傳云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者是注祭仲探宋莊公本弑君而立者在桓二年

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宋當從突求賂鄭守正不與則突外乖於宋内不行於臣下遼假緩之）

〔疏〕君可以生易死○解云謂易去死也○國可以存易亡○解云易去亡也

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己病逐君之罪）

〔疏〕則突可故出○解云突可以此之故出之也○而忽可故反○解云言忽可以此之故而反之也○是不可得則病○解云言己終能出突而反忽則爲權之成若不能如是乃爲其病矣

然後有鄭國。（己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稱愈於國之亡）

〔疏〕然後有鄭國○解云言突有賢才己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討之令忽有國雖費功力猶愈於國之亡也

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古人謂伊尹也湯孫大甲驕蹇亂德諸侯有叛志伊尹放之桐宮令自思過三年而復成湯之道前雖有逐君之負后有安天下之功猶祭仲逐君存鄭之權是也○大音泰）

〔疏〕注古人至之道○解云出書序長義云若令臣子得行則閉君臣之道啓篡弑之路解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溺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溺河井寧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

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設施也舍置也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

〔疏〕權者何○解云欲言正逐君立庶欲言不正今又言權故執不知問

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身蒙逐君之惡以存鄭是也）不害人以行權。（己納突不害忽是也）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祭仲死則忽死忽死則鄭亡生者乃所以生忽存鄭非苟殺忽以自生亡鄭以自存者反覆道此者皆所以解上死亡不施於己宋不稱公者有鄭之篡首惡當誅非伯執也上祭仲不稱行人者時不銜君命出使但往省留耳執例時此月者爲突歸鄭奪正鄭伯出奔○覆芳服反使所吏反）

〔疏〕注皆所至於己○解云言上辟死辟亡皆爲忽故也○注宋不至執也○解云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稱爵也即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是也○注祭仲至留耳○解云決定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之屬稱行人也○注執例時者○解云即祁犂言秋是也而僖十九年六月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而書日者彼注云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然則凡執例時而在日月下者皆當文有解

○突歸于鄭。突何以名。（據忽復歸于鄭俱祭仲所納繫國稱世子不但名也）

〔疏〕注據忽至名也○解云即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

挈乎祭仲也。（挈猶提挈也突當國本當言鄭突欲明祭仲從宋人命提挈而納之故上繫於祭仲不繫國者使與外納同也時祭仲勢可殺突以除忽害而立之者忽内未能懷保其民外未能結欵諸侯如殺之則宋軍強乘其弱滅鄭不可救故少遼緩之○挈苦結反提挈也）

〔疏〕注欲明至同也○解云言與外納同者即繫祭仲言于鄭是也言似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于邾婁之屬是也

其言歸何。（據小白言入）

〔疏〕注據小白言入○解云即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是也

順祭仲也。（順其計策與使行權故使無惡）

〔疏〕注順其至無惡○解云下十五年傳例云歸者出入無惡故言此

○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據宋子既葬稱子）

〔疏〕注據宋至稱子解云僖九年三月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已下盟于葵丘是也若然案彼經文宋公禦說三月卒夏則公會宋子于葵丘計應未葬故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居尸柩之前故不名也此云宋子既葬稱子者謂以其非居尸柩之前故時已葬之稱而舉言于況此鄭忽之父久已葬訖而反名故難之

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一辭無所貶皆從子夷狄進爵稱子是也忽稱子則與諸侯改伯從子辭同於成君無所貶損故名也名者緣君薨有降既葬名義也此非罪貶也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不離子行也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者爲承衰亂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合三從子者制由中也○省所景反）

〔疏〕注夷狄至名也○解云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之屬是也○注名者至義也○解云言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者正以既葬稍殺故不得名也然則初薨所以名者降於既葬也今鄭忽書名者緣君薨而名之義也○注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者已下至反之於質皆出於樂說文○注質家爵三等法天之有三光也已下皆春秋說文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以俠卒也輒發傳者無氏嫌貶也所以不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盟不日者未命大夫盟會用兵上不及大夫下重於士罰疑從輕故責之略○蔡侯稱叔者不能防正其姑姊使淫於陳佗故貶在字例○折之設反又時設反一本作析思歷反）

〔疏〕柔者何○解云欲言大夫經不言氏欲言微者而書其名故執不知問○注以俠卒也○解云隱九年春俠卒傳云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彼注云以無氏而卒之也然則此亦無氏而書見故知未命者也○注輒發至貶也○解云凡内大夫不書氏有二義若未命大夫亦無氏此與俠是也○貶者亦無氏即無駭與翬之屬是也故此注云無氏嫌貶也○注所以至夫也○解云欲道俠之卒當隱公之世故得書之○注盟不至之略○解云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下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其違信矣不日者正以未命大夫故責之略也○注蔡稱至字例○解云正以隱八年蔡侯考父卒故有其姑姊妹淫於陳侯佗之事在上六年

○公會宋公于夫童。（○夫童音扶下音鍾又如字左氏作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闞口暫反）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毆蛇。（○毆蛇上于反又音曲侯反○蛇音移又音池左氏作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燕音胭）○八月。壬辰。陳侯躍卒。（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貶在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也○躍弋若反佗子大何反故復扶又反下同去起呂反）○公會宋公于郯。（○郯音談二傳作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父音甫）○丙戌。衛侯晉卒。（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日明同）

〔疏〕注不蒙至明同○解云春秋之例篡不明者至卒時合去日以略之即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襄十八年冬十月曹伯負芻卒于師之屬是也若其篡明有立入之文者不嫌非篡故不勞去日即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之屬是也今此衛侯晉亦隱四年有立文不嫌非篡當日若不重言丙戌則嫌不蒙上日以其篡故略之是以重言丙戌以明嫌也而言獨晉書立者鄭突齊小白皆上有入文不言立故言獨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時宋主名不出不言伐則嫌内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都城與郎同義○惡乎音烏十三年傳同）

〔疏〕注宋不至同義○解云上十年來戰于郎注云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勠力拒之是也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内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疏〕此偏至敗矣○解云上十年郎戰之下已有此傳今復發之者上經來戰于魯此則往戰于宋嫌其異故明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曷爲後日。（據鞌之戰先書日○鞌音安）疏（注據鞌至書日○解云成二年六月癸酉云云及齊侯戰于鞌是也）恃外也。其恃外柰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勝君子不掩人之功不蔽人之善故後日以明之○勝詩證反蔽必婢反）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據公敗宋師于菅○菅古顏反）疏（注據公至于菅○解云在隱十年）從外也。（從外諸侯相與戰例）曷爲從外。（據戰于宋不從外言敗績）疏（注據戰至敗績○解云即上十二年也于時有鄭人不書敗績之文矣）恃外故從外也。（明當歸功於紀鄭故從紀鄭言戰）何以不地。（據在下句）疏（注據在下句○解云即下云郎亦近矣郎何以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郎雖近猶尚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績功也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之不言功者取其積聚師衆有尊卑上下次第行伍必出萬死而不奔北故以自敗爲文明當坐也燕戰稱人敗績稱師者重敗也戰少而敗多言及者明見我者爲主故得汲汲敗勝之文○處昌慮反行戶郎反）疏（郎猶可以地也○解云即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是也○注郎雖至其處○解云謂郎雖在郊內仍非攻城猶可以舉其地○注今親至恥之○解云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也者主說此經故知之○注績功至不戰○解云書兵者正得奉王命伐無禮乃有戰事故言非義不戰○注必出萬死○解云若武王萬民致死而定天下之類○注燕戰至敗也○解云蓋師不盡戰故言戰少敗時悉走故言敗多而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即據此經云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彼注云未得成列爲師也詐戰不言戰言戰者衛未有罪方欲使衛主齊見在文也者是）○三月。葬衛宣公。（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背殯音佩后背殯皆放此）疏（注背殯至責也○解云隱三年傳云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則衛宣公去年十一月卒至今年三月正當五月之際而又背殯用兵宜書日以見危而不日者正以量力不責故也）○夏。大水。（爲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民悲哀之所致○爲于僞反）○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何以書。記異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泆音逸行下孟反）○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夏五者何。無聞焉爾。（來盟者聘而盟也不言聘者舉重也內不出主名者主國也莅盟可知莅盟來盟例皆時時者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莅盟音利又音類下同）疏（夏五者何○解云正以文與常例故執不知問○注莅盟至天下○解云其莅盟者時者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莅盟定十一年冬叔還如鄭莅盟之屬是也其來盟書時者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之屬是也而文十五年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書月彼注云月者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蔽于三世之黨二亂結盟故不與信辭是也然則來盟之例例不言月而此言夏五師所不說何氏以五字或衍文故如此解）○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御者謂御用于宗廟廩者釋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廩力甚反粢盛音咨下音成委于鬼反注同積子賜反共音恭）疏（御廩者何○解云欲言宮室而文言御廩欲言倉庫今被災之於義不強故執不知問○注廩者釋治穀名○解云謂廩之言藻之義故也○注禮天至天下○解云皆出祭義之文御廩災何以書者嫌覆問上粢盛委之所藏故不但言何以書）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桓無惻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尊逆天危先祖鬼神不饗故天應以災御廩○應對之應）疏（注火自至曰災○解云公羊之例內悉言災而復言火自出燒之者入春秋始有此災欲通人火不書之義也）○乙亥。嘗。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譏新有御廩災而嘗之）曰。猶嘗乎。（難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無猶嘗乎○難乃旦反）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知不以不時者書本不當嘗也）疏（注知不至嘗也○解云周之入月非夏之孟秋而反爲嘗故以不時言之）○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以者何。行其意也。（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四國見輕重○背音佩別彼列反見賢徧反）疏（以者何○解云正以宋非強國而以齊衛故執不知問○注宋前納突求賂○解云上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是○注突背恩伐宋者○解云上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王者千里畿內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爲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求例時此月者桓行惡不能誅反從求之故獨月○共費音恭下芳味反行下孟反下行惡同）疏（何以書至禮也○解云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之下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然則彼已有傳而重發之者正以彼云喪事無求恐此吉時得求故明之○注諸侯至盜竊○解云相對爲文之稱也○注求例時○解云隱三年秋武氏子求賻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之屬是也）○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也）○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當時而日者皆殯伐鄭危之）疏（注當時至危之○解云去年十二月齊侯卒至今年四月是爲當時隱三年傳云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今此書日故曰危也其背殯伐鄭者即去年冬十二月宋人以齊人已下伐鄭是）○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突何以名。（據衛侯出奔楚不名不連偕問之者并問上已名今復名故使文相顧○復扶又反下注故復及傳文復入并注下不復皆同）疏（注據衛至不名○解云在僖二十八年夏○注不連至并問○解云正以下十六年傳云衛侯朔何以名哀八年傳云曹伯陽何以名故決之○注上已至相顧○解云欲言十一年已書名故言復也）奪正也。（明祭仲得出之故復於此名若其奪正不以失衆錄也月者大國奔例月重乖離之禍小國例時也）疏（注著其至錄也○解云決襄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衎出奔齊之屬書其名者爲失衆錄之故也○注月者至之禍○解云下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及此書五月之屬皆是○注小國至時也○解云昭三年冬北燕伯欵出奔齊之屬是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其稱世子何。（據上出奔不稱世子）疏（注據上至世子○解云上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是也）復正也。（欲言鄭忽則嫌其出奔還入與當國同文反更成上鄭忽爲當國故使稱世子明復正以效祭仲之權亦所以解上非當國也）疏（注欲言至復正○解云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傳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者是也○注以效祭仲之權○解云即上十一年傳云而忽可故反是也）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皆於還入乃別之者入國犯命禍重也忽未成君出奔不應絕出惡者不如死之榮也入無惡者出不應絕則還入不應盜國○別彼列反）疏（曷爲或言歸○解云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之屬是○或言復歸○解云此經是也○復入者至有惡○解云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之屬是也○入者出入惡○解云下文許叔入于許鄭伯突入于櫟之屬是也）○許叔入于許。（稱叔者春秋前失爵在字例也入者出入惡明當誅也不書出時者略小國）疏（注稱叔至字例○解云正以莊十六年同盟于幽經書許男故也○注不書至小國○解云正以上文忽與突出入並書故）○公會齊侯于鄗。（○鄗戶老反又火各反左傳作艾穀梁作蒿）○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皆何以稱人。（據言朝也）疏（注據言朝也○解云正以隱十一年傳云諸侯來曰朝）夷狄之也。（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據齊陽生立陳乞家言入于齊○櫟力狄反一音匹沃反）疏（櫟者何○解云欲言國都不言鄭欲言入于鄭復言櫟邑故執不知問○注據齊至于齊○解云在哀六年彼傳云景公死而舍立陳乞迎陽生于諸其家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然則陽生實入于陳乞家而言入于齊今突入于櫟而不言于鄭故

（難之）末言爾。（末者淺也解不言入國意）曷爲末言爾。（據俱篡也）祭仲亡矣。（亡死亡也祭仲亡則鄭國易得故明入邑則忽危矣不須乃入國也所以效君必死國必亡矣○易以豉反）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據上言出奔也）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言忽微弱甚於鴻毛僮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錄皆所以終祭仲之言解不虛設危險之嫌〔疏〕注皆所至之言○解云上云祭仲亡則亡矣者所以效十一年君必死國必亡之文今此傳云言忽爲君之微也已下者可以終十一年國可以存易亡之文故言皆所以終祭仲之言也十一年雖不出祭仲之口但傳家爲祭仲而爲此辭故得云祭仲之言也○注解不至之嫌○解云權者危險之事祭仲比來欲爲君存國非徒然也但國內凡人嫌其虛設故作經傳以解之故曰解不虛設危險之嫌）○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也不舉伐爲重者用兵重於會嫌月爲桓伐有危舉不爲義兵錄故復錄會○侈昌氏反二傳作袲爲桓于僞反下同〔疏〕注月者至錄會○解云正以隱七年秋公伐邾婁之屬則言征伐例時而此書月故決之）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致例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復扶又反〔疏〕注致者至伐鄭○解云桓是篡賊動作有危今能疾篡脫危而至故致之○注致例時○解云即上二年冬公至自唐之屬是）○冬。城向。（○向式亮反）○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衛侯朔何以名。（據衛侯出奔楚不名〔疏〕衛侯朔何以名○解云嫌問出奔之屬何以名故復遠句問之○注據衛至不名○解云在僖二十八年）絕。曷爲絕之。（據俱奔也）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朔十二月朔政事也月所以朝廟告朔是也）而不能使衛小衆。（時天子使發小衆不能使行）越在岱陰齊。（越猶走也岱岱宗泰山也山北曰陰先言岱陰後言齊者明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以爲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所能加故當與百姓共之傳著朔在岱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疏〕注明天子至誅之○解云其五國者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屬負茲舍。不即罪爾。（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屬負茲音燭注同屬託也諸侯有疾稱負茲言朔託有疾〔疏〕注天子至負薪者○解云皆漢禮之名豫詁爲樂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大夫言犬馬者代人勞苦行役遠方故致疾士稱負薪者祿薄不足代耕故致疾）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趡。（本失爵在名例中朝桓公稱人今此不名者蓋以爲儀父最先與隱公盟明元功之臣有誅而無絕○趡翠癸反〔疏〕注本失至在名例○解云正以隱元年得褒乃書字故也○注中朝至名者○解云即上十五年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是○注蓋以至之臣○解云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是也○注有誅而無絕○解云有誅者十五年稱人是責之無絕者今還其字無絕其功故也）○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此戰蓋由桓公曰同非吾子云爾○去起呂反下同〔疏〕注此戰至云爾○解云莊元年傳云公曰同非吾子是然則夫人姜氏三年至魯六年九月莊公乃生桓公何云同非吾子蓋夫人譖之也或云蓋在齊之日已共私通魯侯知之悼恨之言耳）○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出奔不書者方以起季奔喪歸故使若非出奔歸不稱弟者見季不受父兄之尊起宜爲天子大夫天子大夫不得與諸侯親通故魯季子紀季皆去其氏唯卒以恩錄親季友叔肸卒是也〔疏〕注魯季至其氏○解云即閔元年季子來歸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是也○唯卒至是也○解云即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癸巳。葬蔡桓侯。（稱侯者亦奪臣子辭也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於蠻荊故賢季抑桓稱侯所以起其事○幾音祈并必政反又如字〔疏〕注稱侯至其事○解云正以諸侯之葬皆稱公故決之）○及宋人、衛人伐邾婁。○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是後夫人譖公爲齊侯所誘殺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爲內懼其將見殺無日○行下孟反爲于僞反〔疏〕注去日至無日○解云若以隱三年傳言之即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若言某月某日日有食之者謂二日食也若言某月日有食之者謂食在晦也今此言朔而不書日故此解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濼郎沃反又音洛說文云匹沃反）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公何以不言及夫人。（據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疏〕注據公至陽穀○解云在僖十一年）夫人外也。（若言夫人已爲公所絕外也〔疏〕注若言至外也○解云欲言不假言及是外之意）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內爲公諱辭○爲于僞反）其實夫人外公也。（時夫人淫於齊侯而譖公故云爾言遂者起夫人本與公出會齊侯于濼故得并言遂如齊不書夫人會書夫人遂者明遂在夫人齊侯誘公使遂如齊以夫人譖公故○譖側鴆反下同）○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不書齊誘殺公者深諱恥也地者在外爲大國所殺於國此危國重故不服隱也〔疏〕注不書至恥也○解云如此注者正決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之文也○注地者至隱也○解云魯侯被殺例不舉地故隱公閔公直言薨而已今此言齊故如此解）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凡公薨外致日者危痛之外多窮厄伐喪內多乘便而起不可不戒慎加之者喪者死之通辭也本以別生死不以明貴賤非配公之稱故加之以絕○便婢面反別彼列反稱尺證反〔疏〕注凡公至痛之○即此及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之屬是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賊未討。何以書葬。（據隱公也）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據俱讎也）君子辭也。（時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乃責之諱與齊狩是也桓者謚禮生有爵死有謚所以勸善懲惡也禮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受謚於君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蓋以爲祖祭乃謚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也以公配謚者終有臣子之辭上葬日者起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加我君者錄內也猶君薨地也○懲直升反使所吏反〔疏〕注諱與齊狩是也○解云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是也○注禮諸至謚之○解云即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鄭注云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又云唯天子稱天以誅之注云以其無尊焉又云諸侯相累非禮也是也○蓋以至是也○解云所以知祖祭乃謚者正以公之喪至自齊未有謚丁巳葬我君定公欲葬遇雨不得葬經書定公故知宜是作祖祭時爲之也禮記檀弓下篇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云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義亦通於此○注上葬至地也○解云考諸古本皆無上字衍文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注云隱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然則此君四月薨至于今十二月亦是過時而日者亦是痛其賢君不得以時葬非其辭故日起生者之事言其非爲臣子矣或者上文之葬若昭三年葬滕成公之下注云月者襃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之類也）

公羊注疏卷五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桓公卷第五

七年

辟寔國也（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寔作實當據正）

則民不偷（釋文作不愉云本又作偷按當依陸本作愉今本從人旁非周禮大司徒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今本亦改偷○按愉偷古今字說文無偷鄭箋詩有之）

八年

薦尚麥苗麥始熟可礿（閩監毛本苗作魚無下麥字按苗字誤當定從魚宋本亦有下麥字穀梁疏引同與儀禮經傳通解合今本無者誤脫也段玉裁云此礿當作汋以汋釋礿同音詁訓法也汋亦作瀹）

薦尚稻鴈（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鴈改雁非全書仿此）

天子之牲角搔（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及儀禮經傳通解作角握穀梁疏引同當據正閩本搔字剜改蓋本作握後反據誤本改）

注不異至（閩監毛本下有之物二字）

牆屋既繕（今祭義繕作設）

勿勿乎其欲饗之也（依祭義當作其欲其饗之也）

注禮本下爲士制者（按者當作○下脫解云二字自此以下皆屬下節士不及茲四者疏）

怠解（鄂本作怠懈釋文作怠解）

禦寒暑之美服（鄂本同閩監毛本禦作御按釋文作御）

立三台以爲三公（浦鏜云立當法字誤）

內宿部衞之列（浦鏜云內上疑脫爲）

上大夫卽例稱五十字（閩監毛本五十改伯仲非）

次大夫例稱二十字（閩監毛本改不稱伯仲字誤甚）

職號尊名（何校本此下有也字）

當與天子參聽萬機（浦鏜云唐諱幾爲機非也尚書本作萬機周禮疏亦作萬機）

惡不勝任（何校本任上有其字）

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此本複衍此十字閩監毛本刪正是也）

九年

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唐石經鄂本宋本元本閩本同監毛本曹與上衍在字）

卽襄九年冬公會晉侯已下齊世子光滕子薛伯小邾婁子伐鄭（浦鏜云經齊世子光在小邾婁子下十一年伐鄭同此誤倒）

十年

傳言公不要見者（閩監毛本作見要按上云時桓公欲要見諸侯與此合傳則云公不見要也）

宜隱十年以當之（閩監毛本宜誤言）

言兵圍都城相似（閩監毛本似改近非注云幾與圍無異相似猶無異也）

十有一年

卽成十年晉侯獳卒（閩監毛本獳作孺是也毛本年字實缺）

鄭相也（鄂本以下同唐石經作鄭之相也嚴杰云周禮大司徒正義引亦無之字）

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唐石經宋本閩本同監毛本鄶誤鄫按釋文鄶古外反于並當作於下同）

而野留（何注野鄙也按周禮大司徒職注引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野作鄙與注合遷鄭焉上無而字與何本異）

爲我出忽而立突（毛本突誤突注同）

稱愈於國之亡（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稱作猶疏亦云猶愈於國之亡也當據正）

后有安天下之功（閩監毛本同鄂本后作後當據正）

脅鄭之簒（鄂本作立簒此誤）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毛本于改於非）

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毛本同閩監本鄫誤鄶）

常言鄭突（諸本同誤也鄂本常作當宜據正）

外未能結欵諸侯（鄂本欵作助）

盟于葵丘是也（毛本于改於非○按此經無盟字）

非居尸柩前（浦鏜云注作非尸柩之前）　故時已葬之稱（浦鏜云作誤時）

則與諸侯改伯從子辭同（諸本同誤也鄂本諸侯作春秋當據正）

爲承衰亂（毛本承誤乘）

故后王起（鄂本后作後此非）

蔡侯稱叔者（鄂本無侯此衍疏標起訖亦作蔡稱）

而此與俠是也（浦鏜云而疑則字誤）

十有二年

公會宋公于夫童（釋文夫童下音鍾左氏作夫鍾）

公會宋公于龜（毛本龜改龜非）

解云上十年來戰于郞（毛本解誤經）

十有三年

其恃外奈何（閩監毛本奈作柰非）

必出萬死而不奔此（諸本同誤也鄂本此作北當據正）

明見我者爲主（鄂本同宋本閩監毛本我作伐誤按者字當衍蓋我誤爲伐始衍者字矣）

十有四年

無冰（鄂本冰誤水）

從內爲王義（鄂本元本閩本同監毛本王誤主下云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可證此本作王）

東田千畆（閩監本畆作畝毛本改畝非下同）

謂廩之言藻之義故也（藻疑澡）

皆出祭義之文（孫志祖云禮記祭義無此文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王后蠶於北郊與此異白虎通耕桑篇云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與此親耕東田親西郊采桑之語合疑出古逸禮也）

御廩災何以書者（按此釋下傳當另節屬下）

乙亥甞（唐石經宋本閩本同監毛本甞改嘗下同）

正以宋非强國（毛本强誤其）

十有五年

故復於此名（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名誤明）

小國例時也（鄂本無也此衍疏標起訖同）

公會齊侯于鄗（釋文鄗左氏作艾穀梁作蒿○按艾蒿同物也蒿鄗同音也）

祭仲存則存矣（鄂本以下同唐石經無矣非十一年疏引此亦有矣字）

故曰解不虛設危險之嫌（閩本同監毛本不誤云）

公會齊侯宋公衞侯陳侯于侈伐鄭（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侈二傳作袲按二傳無齊侯侈袲皆多聲故文異○按說文衣部引春秋傳公會齊侯于袲說文所謂春秋傳皆左傳也而有齊侯字袲亦與今體不同）

十有六年

善其比與善行義（毛本義字空缺）

行役遠方（毛本行字空缺）

十有七年

及齊師戰于奚（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左氏亦作奚穀梁作郞）

起宜爲天子大夫天子大夫也（鄂本無下天子大夫四字非）

十有八年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鄂本公下有與字是也左穀皆有與）

於國此危（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此作尤當訂正）

本以別生死也（宋本同蓋誤倒鄂本閩監毛本皆作死生是）

讎在外也（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讎改讐）

戊午日下昃（宋本同閩監毛本昃作昊）　上葬日者（解云考諸古本皆無上字衍文）

公叔文子卒（閩本同監毛本叔誤孫）　非其辭貞（閩本同監毛本貞作眞）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莊公卷六（起元年盡七年）

何休學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據繼君不絕也）（○君弑申志反下皆同）〔疏〕公何以不言即位○解云隱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注云據文公言即位然則彼已注解是以此處不復注之○春秋至即位○解云而言春秋者欲道孔子意春秋之內皆爾非止此處故舉其大號言之是以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然則宣公之傳不言子直以其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亦不由宣公非子赤之子故不言子隱之也。孰隱。隱子也。（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疏〕孰隱至子也○解云莊公既踰年即位之後合稱成君而言子者凡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故也若表臣子之心不可曠年無君乃稱公耳

○三月。夫人孫于齊。孫者何。孫猶孫也。（孫猶遁也○孫音遜下及注皆同遁徒困反）〔疏〕孫者何○解云欲言初出實先在齊欲言非初出而與公孫文同故執不知問○孫猶孫也○解云凡言孫者孫遁自去之辭今此言孫與尚書序云將孫於位讓於虞舜義同故言孫猶孫也猶彼文也而注云孫猶遁也者欲解彼此之孫皆爲孫遁自去之義故曰遁也內諱奔。謂之孫。（言于齊者盈諱文）〔疏〕內諱奔謂之孫○解云據百二十國寶書以爲春秋非獨魯也而言內者託王於魯故言內猶言內其國外諸夏之義也然則內魯爲王王者無出奔之義故謂之孫矣而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言出者彼傳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於母也注云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者是○注言于至諱文○解云凡言于某者從此往彼之辭今此夫人實非始往而言于齊與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文同者盈滿其諱文若今始然故云言于齊者盈諱文耳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據公夫人遂如齊未有來文）〔疏〕注據公至來文○解云公夫人遂如齊在桓十八年言未有來文者欲決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至自齊之文耳若然案下二年注云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若然則何氏指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亦無出道而責未有來文者夫人如齊之時得公之命非無出道故如此解念母也。（固在齊而書孫者所以起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事時莊公練祭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疏〕注禮練至宜也○解云存君者即襄二十九年注云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然則今此練祭者亦是臣子閔其君父往年此日沒今年復此日存而禮祭之取法存君矣言夫人當首祭事者謂夫人當爲首而營其祭事也言時莊公練祭者謂桓公去年四月薨今年三月方爲練祭而欲迎母非謂此時已爲練矣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據夫人姜氏孫于邾婁）〔疏〕注據夫至邾婁者解云閔二年經文貶。曷爲貶。（據俱以孫爲文）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與殺音預下同譖側鴆反加誣曰譖）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以淫於齊侯所生）〔疏〕公曰至子也○解云夫人加誣此言非謂桓公實有此言何者正以夫人之至在桓三年秋子同之生乃在六年九月故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欲醉而殺之禮飲酒不過三爵）〔疏〕注禮飲不過三爵○解云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注云洒如肅敬貌也二爵而言言斯注云言言和敬貌禮已三爵而油油注云油油悅敬貌以退注云禮飲酒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也者是也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於其將上車時○將上時掌反下同）搚幹而殺之。（搚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搚折其幹○搚幹路合反本又作拹亦作拉皆同折聲也幹音古旦反脇也）〔疏〕於其至送之○解云與下句絕讀○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解云二句連讀之○注扶上至幹解云折音如字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據貶必於其重）〔疏〕念母者所善也○解云謂念母者宜春秋之所善也○注據貶必於其重○解云即僖元年傳云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弑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注云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故必於其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是也不與念母也。（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距蒯聵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至此乃貶者并不與念母也又欲以孫爲內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義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背音佩蒯聵苦怪反下五怪反見王賢遍反下同爲內于偽反下爲卑爲營同去起呂反）〔疏〕注故絕至不順○解云謂貶氏是也距蒯聵不爲不順者哀三年傳云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注云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拒之曼姑臣也距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者是也○注脅靈至不敬○解云即莊二十五年傳云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注云求責求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注云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是脅靈社不爲不敬之道也○注蓋重至當誅○解云此蓋詁爲皆也謂脅社以重陽距父以尊祖皆是尊行於卑上行於下之義○注至此至之義○解云注言此者欲道桓十八年公始如齊之時不貶之意也言又欲以孫爲內見義者正言道魯臣子不合誅夫人之意○注非實至左右○解云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彼注云凡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然則此書月者正是其例而言月者起練祭左右者謂此夫人非孫今乃書孫書三月起其練祭在左右故也若直言春無以起其練祭矣

○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以稱字也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單伯音善後放此逆王姬左氏作送王姬治直吏反）〔疏〕單伯者何○解云若言內臣而逆王女若言王臣文無王使故執不知問○注以稱字也解云諸侯之大夫例合稱名若貢于天子理宜尊異是以見其稱字知其貢于天子○注諸至一人○解云皆書傳文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鄭注云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者是與此同何以不稱使。（據公子遂如京師言如者內稱使之文）〔疏〕注據公子遂如京師言如者內稱使之文○解云公子遂如京師者僖三十年經文也言如者內稱使之文者欲道傳云何以不稱使者問經不道單伯如京師之意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爲父母主嫁之故與魯使自逆之不言于京師者使魯主之故使若自魯女無使受之）〔疏〕逆之者何○解云天子之臣其數非一而魯大夫使逆其女故執不知問曷爲使我主之。（據諸侯非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與天子同姓者）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大夫與諸侯同姓者不自爲主者尊卑不敵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宜爲父道與所適敵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持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好呼報反風如字又方鳳反倡昌亮反和戶臥反惡烏路反齊衰音咨下七雷反）〔疏〕注其行婚姻之禮○解云謂敵偶行事○注行君臣之禮○解云謂君坐于上而臣立于下○注必使至主之○[illegible]正見十九年傳下文云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然則既不得再娶適夫人沒無姪娣即是絕嗣之義故云此○注禮齊至婚姻○解云義取穀梁之文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之言也所以然者正由吉凶不相求矣今莊公主婚于齊相犯二事是以春秋主書惡天子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以言外知有築內之道也于外非禮也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必關地于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時魯以將嫁女于讎國故築于外）〔疏〕注以言至道也○解云正以經言于外以爲非禮則知于內是禮明矣○注必關至上也○解云取下傳文爲義于外。何以非禮。（據非內也）築于外。非禮也。（于遠辟也爲營衛不固不以將嫁于讎國除讒者魯本自得以讎爲解無爲受命而外之故曰非禮○解古賣反）其築之何以禮。（據禮當豫設）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爲必爲之改築。（據諸侯宮非一○必爲于偽反下必爲爲襄公并注同）〔疏〕注據諸至非一○解云即下云路寢小寢

（之屬是也於路寢則不可者謂外內無別）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皆所以遠別也○別彼列反〔疏〕小寢則嫌○解云嫌褻瀆注築例時者即此年秋築王姬之館二十八年冬築微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秋築臺于秦之屬是也）羣公子之舍。（謂女公子也）則以卑矣。（以爲大卑○大音泰一音他賀反）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以上傳言爾知當築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築例時）○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錫者何。賜也。（上與下之辭○錫星歷反〔疏〕錫者何○解云正以變賜言錫與禮九賜之文異故執不知問）命者何。加我服也。（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令力呈反賁音奔鈇鉞音甫又方于反下音越秬音巨黑黍也鬯勑亮反香酒〔疏〕命者何○解云正以生時有功而受褒賜今死乃賜命故執不知問○注禮有至不能○解云此禮緯含文嘉文也彼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賜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脩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其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其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內懷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其亢陽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皆如有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四方所瞻臣子所望則有秬鬯之草景星之應是也○注禮百里至五命○解云案周禮典命曰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者是也）其言桓公何。（據錫文公命不言謚〔疏〕注據錫至言謚○解云即文元年夏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不言謚是也）追命也。（舉謚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元悖天道故云爾○善行下孟反下同復扶又反悖補內反〔疏〕注不言至云爾○解云如此注者欲決文元年稱天王也）○王姬歸于齊。何以書。我主之也。（魯主女爲父母道故恩錄而書之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疏〕注內女至之也解云即隱三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隱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然則此事亦在月下而言不月者何氏以意斟酌故如此解而莊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而不書月者彼則魯不主婚自著天子有恩于王姬故也）○齊師遷紀郱鄑郚。遷之者何。取之也。（以稱師知取之○郱步丁反鄑子斯反又音晉郚音吾〔疏〕遷之者何○解云欲言實遷不言處所欲言取之而經書遷故執不知問）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也。（據莒人伐杞取牟婁〔疏〕注據莒至牟婁解云即隱四年經文）爲襄公諱也。（襄公將復讎於紀故先孤弱取其邑本不爲利舉故爲諱不舉伐順諱文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

自是始滅也。（將大滅紀從此始故重而書之）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慶父幼少將兵不譏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少詩照反〔疏〕於餘丘者何○解云欲言是國天下未聞欲言是邑而不繫國故執不知問○曷爲至焉爾○解云桓七年傳云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然則彼已有傳而復發之者正以邑不繫國凡有二種故不須解之即昭三十二年取闞傳云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云與受濫爲亟是○注慶父至起之○解云正以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則莊公年十五矣慶父之年宜十二三故云幼少將兵矣所以不書月以譏之者正以不言弟意亦起之何者文元年注云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然則魯不言在位之弟者刺其專貴親親而早任以權今慶父實是公之母弟若於凡平諸侯之國則合言弟但是魯公之弟故于例不得言之既不言弟刺其專貴親親早任以權則於幼少將兵之義亦自見矣故云從不言弟意亦起之也杜氏云慶父者莊公異母兄何氏知其幼者正見稱仲非兄明矣）○秋。七月。齊王姬卒。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據王后崩猶不錄）我主之也。（魯主女爲父母道故卒錄之明當有恩禮內女卒例日外女卒不日者實不加魯女也〔疏〕注內女至女也○解云即僖十六年四月丙申鄫季姬卒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之屬是也而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莊二十九年十二月紀叔姬卒之屬皆不日莊四年下文注云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是也）○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書者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郜古報反二傳作禚四年亦爾近附近之近亦如字〔疏〕注不致至是也○解云即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云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也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是也）○乙酉。宋公馮卒。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衞。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所伐大夫不卒者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與桓同義月者衞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衞公子留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惡重於伐故月也○溺乃歷反〔疏〕溺者何○解云欲言內臣經不書氏欲言外臣復不繫國故執不知問○吾大至者也○解云隱九年傳云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桓十一年柔會宋公以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注云輒發傳者無氏嫌貶也然則今復發傳者嫌會讎人而致貶故也○注所伐至大夫○解云稱名爲將大夫不書卒者正以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也知未命大夫

得書卒者正見隱九年經書俠卒也彼注云未命所以卒之者賞宜從重無氏者少略也者即其義○注與桓同義○解云桓十一年柔會宋公已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彼注云所以不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今溺亦然故言與桓同義○注月者至出奔○解云正以侵伐例時即上二年夏公子慶父伐於餘丘之屬是也今此月者背叛出奔罪重故也其背叛出奔之事者即桓十六年衞侯朔出奔齊是也○注天子新立衞公子留○解云世本及史記並有其事）○夏。四月。葬宋莊公。（莊公馮篡不見書葬者篡以計除非以起他事不見也○不見賢徧反下皆同〔疏〕注莊公馮篡不見書葬者篡以計除非以起至見也○解云春秋之例篡不明者皆貶去其葬以見篡即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注云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又宣九年秋晉侯黑臀卒于扈彼注云不書葬者篡也之屬是也其篡明者不嫌非篡故不去葬以見篡即隱四年衞人立晉桓十二年冬衞侯晉卒十三年春葬衞宣公又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至僖十七年冬齊侯小白卒十八年秋葬齊桓公又哀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至哀十年春齊侯陽生卒夏葬齊悼公此等皆由其初有立人之文不嫌非篡故書其葬今宋公馮初篡不明所以亦書其葬者正以其父繆公有讓國之善故以其父功而除其篡罪故云篡以計除也襄十四年夏衞侯衎出奔齊至二十六年春甯喜弒其君剽衞侯衎復歸于衞傳云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衞侯也注云起衞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衞侯惡明矣又宣六年傳言而立成公黑臀彼注云不書者以惡夷獋也然則剽與成公之篡皆不惡者以惡衎與夷獋矣是爲以起他事不見今宋莊公之立不書惡之書自以計除之不見義故云非以起他事不見也既以計除則遂然無罪故得書葬何則晉侯重耳亦篡不明而僖公三十三年得書葬晉文公者春秋爲賢者諱也）○五月。葬桓王。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改更也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常之變榮奢改葬爾故惡錄之書者諸侯當有恩禮〔疏〕此未有言崩者○解云桓十五年經書三月乙未天王崩何言未有言崩者正以此年事不相接故也○蓋改葬也○解云案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經即書其改卜此若改葬經宜書改而不書改者蓋以天王之崩去此七年是改可知何勞書改乎其改卜牛須書改者若直言卜牛嫌卜前口傷之牛故須言改以明之傳必知改葬者正見春秋說云恒星不見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終不覺之文故也○注改葬至錄之○解云言改葬服輕者即喪服云改葬緦是也言不當月月者欲決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文也言時無非常之變者即決禮有非常之變者將亡失尸柩之時改葬也言榮奢改葬者即春秋說云恒星不見夜明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終不覺之文也若然案春秋說云改葬在恒星不見之後即宜在七年之末而在三年者宋氏云由三年改葬故七年恒星不見夜明者正由今日榮奢改葬故也云故惡錄之者謂由此之故惡而深錄之也○注書者至恩禮○解云文九年傳云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注云重錄失時我有往者則書注云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然則此改葬桓王非彼之類而得書者欲見諸侯當有恩禮故也）○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

賢乎紀季。（據叛也。酅戶圭反）〔疏〕（紀季者何。解云欲言其君經不書爵欲言大夫又不言氏故執不知問）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紀與齊爲讎不直齊大紀小季知必亡故以酅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爲五廟後以酅共祭祀存姑姊妹稱字賢之者以存先祖之功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男謂女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共音恭難辭乃旦反下皆同）〔疏〕（魯子曰至姊妹。解云傳所以記魯子者欲言孔氏之門徒受春秋非唯子夏故有他師矣其隱十一年傳記子沈子者欲明子夏所傳非獨公羊氏矣故輒記其人以廣義也季爲附庸而得有五廟者舊說云比諸侯之禮故也直言以存姑姊妹不言兄弟子姪者謙不敢言之欲言兄弟子姪亦隨國亡但外出之女有所歸趣而已。注故以至於齊。解云凡言首者先服之辭紀國未滅今以往服故謂之首服也。先祖有罪於齊者即四年傳云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是也。注言入至見之。解云正以襄二十六年二月衛孫林父入于戚定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之屬皆是不獲已故以爲難辭也。注男謂至爲姑。解云皆釋親文）○冬。公次于郎。（次者兵舍止之名）〔疏〕（注次者至之名。解云正以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之文故也）其言次于郎何。（國內兵而當書公斂處父帥師而至雖有事而猶不書是也）〔疏〕（注國內至是也。解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者定八年傳文案昭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定十二年冬公圍成之屬是也）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強消亂也。次例時。惡烏路反）〔疏〕（注諸侯至亂也。解云言此者欲道春秋善齊襄復讎不書其滅而刺魯侯不救紀者以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強消亂是以刺不相救也而善齊襄復讎者所以申仁孝之恩各自爲義豈相妨奪乎。注次例時。解云即此及三十年夏師次于成之屬是也。而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云云書月者自爲下文甲午祠兵出之次仍不蒙月也。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書月者自爲下文敗宋師出之次仍不蒙月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書者與會郜同義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犒苦報反勞也）〔疏〕（注書者至同義。解云即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彼注云書者婦人無外事外事則近淫今此亦然故云同義。注牛酒至曰饗。解云時王之禮也。注月者至知例。解云案上二年經云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一出亦書月而言再出重者正以下文三出四出皆無月故也而上二年月者自爲下經乙酉宋公馮卒其會仍自不蒙月矣言三出不月者即下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是也）○三月。紀伯姬卒。（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期音基緦音絲）〔疏〕（注禮天至絕期。解云正見不杖期章無天子諸侯服故也。注大夫絕緦。解云正見緦麻章無大夫服故也）○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據楚莊王亦賢滅蕭不爲諱。爲襄于僞反下爲賢注爲諱及下注爲諱爲襄同）〔疏〕（大去者何。解云欲言其奔而經言大去欲言其滅又無滅文故執不知問。爲襄公至者諱。解云言所以爲襄公諱者正由春秋爲賢者諱故也。注據楚莊王亦賢滅蕭不爲諱者即宣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彼注云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也若然莊十年齊師滅譚莊十三年齊人滅遂之屬不爲賢者諱滅而不據之者滅遂之下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惡然則桓公是時賢德未著不爲諱適是其宜寧得據之乎楚莊是時已有王言賢德已著宜爲之諱而書其滅故據之也）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亨煑而殺之。亨普庚反注同煑殺也）〔疏〕（注公亨乎周。解云鄭氏云譖始受譖而亨齊哀公是也周語亦有其事）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龜曰卜蓍曰筮分半也師喪亡其半。禰乃禮反師喪息浪反注同蓍音尸筮市制反）〔疏〕（盡者何。解云以襄公淫泆行同鳥獸而言事祖禰之心盡故執不知問。卜之至分焉。解云卜之者謂襄公之辭。注龜曰卜蓍曰筮。解云曲禮文）寡人死之。（襄公荅卜者之辭）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百世大言之爾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君子萬年。幾居豈反嵩高息忠反本亦作崧）〔疏〕（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解云皆齊侯之語故注云荅卜者之辭所以謂死爲吉事者以復讎以死敗爲榮故也。注百世至萬年。解云蓋以百十者數之終施之於彼則無罪施之於已則無義故謂之大言耳）家亦可乎。（家謂大夫家）曰。不可。國何以可。（據家不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先君謂哀公今君謂襄公言其恥同也）國君何以爲一體。（據非一世）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雖百世號猶稱齊侯）今紀無罪。（今紀侯也）此非怒與。（怒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於子孫與。怒與音餘）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無說無說懌也。無說音悅注同懌音亦）〔疏〕（古者至天子也。解云從康王已下歷宣王之世而言無明天子者蓋以宣王之德駁而不純故也。號辭至相接。解云正以號辭必稱先君之故是以齊紀不得並立于天下古若有明天子則須去其不直是以上文云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也）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若如也猶曰得爲如此行乎。將去起呂反下及注同若行下孟反注同）〔疏〕（故將至紀也。解云若不去紀則有紀侯故也。襄公至行乎。解云行讀如有子行之之行）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猶易曰闃其無人。治直吏反闃苦鵙反）〔疏〕（注猶易至無人。解云豐卦上六爻辭也）緣恩疾者可也。（疾痛也賢襄公爲諱者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爲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有有明亂義也不爲文實者方諱不得貶）〔疏〕（緣恩疾者可也。解云時無明王賢伯以誅無道緣其有恩痛於先祖者可以許其復讎矣故曰緣恩疾者可也。注賢襄至之惡。解云擅滅同姓合書而絕之今不書者以復讎除罪故也。注不當至義也。解云謂但當推逐而已不當取而有之明其亂正義矣然則襄公亂義而不惡者正已復讎除之。注不爲至得貶。解云凡爲文實者皆初以常事爲罪而貶之然後計功除過是以僖元年經云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傳云曷爲先言次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者是文實之義耳今此若作文實經宜言齊師滅紀或言齊人滅紀傳曰孰滅之襄公滅之曷爲不言襄公滅之不與諸侯擅滅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擅滅諸侯之義不得擅滅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若其如此即經不免貶惡襄公若貶惡襄公則不名爲之諱是以不得作文實之義矣而後桓公得作文實者桓公非滅人其罪惡輕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據鄫季姬也）〔疏〕（注據鄫季姬也。解云即僖公十六年鄫季姬卒卒無葬文是）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殺故痛而書之明魯宜當閔傷臨之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疏〕（注徒者至臨之。解云正以徒詁爲空。注卒不至於葬。解云卒不日者即上經書三月紀伯姬卒是也春秋之義內女卒例日而紀伯姬卒不日故如此解其隱三年傳云不及時而日者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者自施於諸侯非夫人之例故此文雖不及五月不得以渴隱解之）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據恩怨不兩行）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以爲者設事辭而言之以大斂而徙棺曰殯夏）

（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之也稱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歛力驗反夾古洽反）〔疏〕（注夏后至賓之也。解云檀弓上篇文。）○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公曷爲與微者狩。（據與高傒盟諱此競逐恥同）〔疏〕（注據與高傒盟諱。解云即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是也。○注此競逐恥同。解云謂與微者競逐禽獸與大夫盟不異矣）齊侯也。（以不沒公知爲齊侯也）〔疏〕（注以不至侯也。解云正以大夫盟即沒公此不沒公者齊侯故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禮父母之讎不同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稱人者使若微者不沒公言齊人者公可以見齊微者至於魯人皆當復讎義不可以見齊侯也。以見賢偏反下同）〔疏〕（注禮父至市朝。解云皆出曲禮上篇與檀弓上篇何氏差約而爲此言也。檀弓云從父昆弟之讎故此何氏以九族言之曲禮云交遊之讎故此何氏以朋友言之定四年傳云朋友相衛古之道也義亦通於此鄭氏云交遊或爲朋友是也）前此者有事矣。（溺會齊師伐衛是也）〔疏〕（注溺會至是也。解云在上三年春）後此者有事矣。（師及齊師圍盛是也）〔疏〕（注師及至是也。解云在莊八年夏）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狩者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教習兵行義。○共音恭）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讎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凡二同故言同同。勝音升復扶又反）〔疏〕（注其餘至者同。解云謂皆是與讎交接矣。○注不復至論之。○解云謂更無貶文矣。○注所以至義矣。○解云一則省文二則達其異義矣其異義者圍盛以不稱公者諱其滅同姓溺會齊師伐衛不稱氏者見未命大夫故也若不省文無以見此義故曰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注凡二同故言同同。○解云輕者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讎同文論之一同也故曰凡二同矣考諸古本傳及此注同字之下皆無重語有者衍文且理亦宜然）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倪黎來來朝。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國。倪五兮反二傳皆作郳黎來力兮反小邾婁力居反二傳亦無婁字）〔疏〕（郳者何。解云欲言是國而言名欲言非國經言來朝故執不知問）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郳者小邾婁之都邑時未能爲附庸不足以小邾婁名通故略謂之倪）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据僖七年稱子）〔疏〕（注据七年稱子。解云即僖七年夏小邾婁子來朝是也）微國也。（此最微得見者其後附從齊桓爲僖七年張本文。見賢偏反爲僖于僞反下文注同）〔疏〕（注此最至本文。解云時未能爲附庸故謂之最微矣言爲僖七年張本文者即彼注云至王是所以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是也）○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据納頓子于頓言納下朔入公入致伐齊人來歸衛寶知爲納朔伐之）〔疏〕（注据納頓子于頓言納。解云即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注下朔入公入致伐。解云即下六年衛侯朔入于衛公至自伐衛是也。然則衛侯朔入于衛之下即言公至自伐衛亦一隅也。注齊人來歸衛寶。解云即下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是也）辟王也。（辟王者兵也王人子突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因爲內諱）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別何之者稱人序上又僖八年王人不稱字嫌二人）〔疏〕（王人者何。解云欲言微者書其美字欲言其貴連人言之故執不知問。子突者何。解云稱字尊卑未分故執不知問。注別何至二人。解云所以不言王人子突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稱人序在子突之上又僖八年公會王人以下于洮單稱王人不稱字問者之意嫌此王人與子突別人故別何之然則言嫌二人者猶言疑二人矣）貴也。（貴子之稱。稱尺證反）貴則其稱人何。（据王子瑕不稱人本當言王子突示諸侯親親以責之也）〔疏〕（注据王子瑕不稱人。解云即襄三十年夏王子瑕奔晉是也。注本當至之也。解云言王子則是王之親親所以責諸侯違王命之深）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据不以微及大）〔疏〕（注据不以微及大。解云即定二年傳云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是也然則彼不以微及大而此以子突繫諸人故難之）王人耳。（刺王者朔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而緩令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還以自納王遣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爲天下笑故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弱愈因爲內殺惡救例時此月者嫌實微者故加錄之以起實貴子突。使所吏反。令力陳反爲王于僞反下因爲不爲危錄皆同）〔疏〕（王人耳。解云欲道子突但是微者矣。注刺王至可誅。解云即桓十六年冬衛侯朔出奔齊傳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者是其朔在岱陰齊時之事也言當爾之時微弱至甚一使可攝取一夫可就誅故曰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耳。注而緩至自納。解云即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者是其交通五國之兵矣言伐天子所立者在上三年耳彼注云天子新立衛公子留是也。注王遣至能救。解云王遣貴子突者此文是也卒不能救者下文朔入衛是也。注因爲內殺惡。解云謂犯微人之命惡淺犯貴者之命惡深故也。注救例時。解云即僖六年秋諸侯遂救許僖十八年夏師救齊之屬是）○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衛侯朔何以名。（据衛侯入于陳儀不名）〔疏〕（注据衛至不名。解云在襄二十五年秋）絕。曷爲絕之。（据俱入也）犯命也。（犯天子命尤重）其言入何。（据頓子不復書入。○不復扶又反下皆同）〔疏〕（注据頓至書入。解云即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而言不復書入者謂彼經直連圍陳而言納不復別書入也今此衛朔之事去年已書伐衛訖今復別言入故如此注）篡辭也。（上辟王不得言納故復從篡辭書入也不直言篡者事各有本也殺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非殺而立者以當國之辭言之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曰納從外曰入諸侯有屬託力加自文也不書公子留出奔者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留因爲天子諱微弱。殺而申志反下皆同屬音燭）〔疏〕（注上辟至言納。解云即上五年傳云此伐衛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者是。注故從至入也。解云正以公羊之例立納入皆爲篡辭故也。注不直至本也。解云欲道春秋上下所以不直言衛晉篡齊小白篡衛世子篡而書其立入納者事各有本故也。注殺而至言之。解云即文十四年秋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不去公子是也所以然者正以其弒君取國不嫌非篡故也。注非殺至言之。解云衛晉言立蒯聵言納小白言入是也所以然者以其非殺而立恐不成篡故也。注國人立之曰立。解云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注他國立之曰納。解云即哀二年夏晉趙鞅納衛世子于戚是也。注從外曰入。解云即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是也。注諸侯至文也。解云即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之屬是也。注因爲至微弱。解云公子留本天子所立故也其立公子留之事。說在上三年也）○秋。公至自伐衛。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不復錄兵所從來獨重其本會之時）〔疏〕（曷爲至致會。解云即襄十一年公至自會是也。注所伐至之時。解云即襄十一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以下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是也）不得意致伐。（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有危故重錄所從來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會不得意致伐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皆例時）〔疏〕（注所伐至從來。解云即襄十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已下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鄭是也又僖四年春公會齊侯宋公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秋八月公至自伐楚傳云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之屬是也若然成十六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冬十二月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十一月公至自伐鄭以此言之則十六年秋伐鄭十七年夏伐鄭皆是鄭人不服而致會者正以十六年時鄭人始叛晉師諸侯伐而討之當是時寔服明年乃叛是以致會也其十七年夏公會單子已下伐鄭者正以比年用兵不能服故以得意爲文其十七年冬公會單子已下伐鄭以伐致者至於三伐事寔當見故言公至自伐鄭矣若然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從此之後鄭不背叛何故不致而致伐者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彼注云不致之者桓弒賢君篡慈兄與人交接則有危）

（故奪臣子辭成誅文然則桓是惡人本不合致而桓十六年注云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也者是其得致之由而致伐者諸侯本意正欲助忽以誅突突終得國忽死不還以其不得伐力故致伐○注公與至致伐○解云其獨出用兵得意不致者即隱▲七年秋公伐邾婁僖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婁哀七年秋公伐邾婁之屬皆不致是也其與一國用兵不得意致伐者即僖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傳云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是也其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者即下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是也其公與一國用兵得意不致春秋之內偶爾無之春秋既無而知然者正以用兵得意兵不復用何勞致伐乎不致會者離不成會故也其不得意所以致伐者兵將復用重錄兵所從來故也○注公與二國至不致○解云其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者即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也其不得意不致者即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之屬是也其得意致會者以其成會也其不得意不致者無功可言故也○注公與一國至不致○解云其得意致地者即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之屬是也其不得意不致之者即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屬是也其得意所以致地者離不成會故也其不得意所以不致者無功可致矣○注皆例時○解云諸鄉求諸例皆書時即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之屬是也其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彼注云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然則彼以公正月出會齊侯伐楚至八月乃反故云滿二時矣成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何氏云月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是也而襄十一年公至自伐鄭公至自會不滿二時而皆在日月下何氏不注蓋以爲不蒙月故也成十六年公至自會亦不滿二時而在日月下是不蒙月明矣成十七年十一月公至自伐鄭彼注云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然則公至亦不蒙月矣）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據得意）不敢勝天子也。（與上辟王同義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爲危錄之）〔疏〕（注與上辟王同義○解云上五年五國伐衛之時寔納衛侯朔所以不言納衛侯朔者辟王者兵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因爲內諱也今此寔得意所以不致會而致伐者不敢勝天子使若更以他事伐衛不爲納朔然所以正其義因▲爲內諱故曰同義○注不月至錄之○解云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彼注云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然則今此兵歷四時而不月者不與伐天子故不爲危錄故也）○螟。（先是伐衛納朔兵歷四時及反民煩擾之所生○螟亡丁反）〔疏〕（注兵歷四時○解云謂從五年冬訖于此年之秋故也）○冬。齊人來歸衛寶▲。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以稱人共國辭○衛寶左氏經作衛俘）〔疏〕（注以稱人共國辭○解云注言此者欲決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不言人也言以稱人共國辭者謂稱齊人可以兼得兩國人之辭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時朔得國後遣人賂齊齊侯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主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不爲大惡者納朔本不以賂行事舉而見謝爾寶者玉物之凡名○惡烏路反）〔疏〕（注故善起其事○解云言春秋善齊侯之讓是以不言衛人而稱齊人所以起其讓事矣○注不爲至謝爾○解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諱之今此書見故知不爲大惡矣○注寶者至凡名○解云猶言玉物之總名耳定八年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霣如雨。恒星者何。列星也。（恒常也常以時列見○辛卯夜一本無夜字穀梁作昔不見賢徧反注及傳皆同）〔疏〕（恒者何○解云欲道星稱宿無恒星欲言非星而連星言之故執不知問○恒常也至列見○解云恒者常也天之常宿故經謂之恒星矣言以時列見于天故傳謂之列星矣）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反者星復其位）〔疏〕（列星至之中○解云謂無所准度故也○注反者星復其位○解云謂星反附在半夜之後則知鄉者不見之時是夜中矣）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不脩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雨星于付反一音如字下注雨星同）〔疏〕（如雨者何○解云欲言是雨不應言如其實非雨而文言雨故執不知問○注不脩春秋○解云據此傳及注言則孔子未脩之時已謂之春秋矣而舊解云孔子脩之春作秋成謂之春秋者失之遠矣云云之說在首卷）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明其狀似雨爾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霣則爲異不以尺寸錄之）何以書。記異也。（列星者天之常宿分守度諸侯之象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時天子微弱不能誅衛侯朔是後遂失其正▲諸侯背叛王室日卑星霣未墜而夜中星反者房心見其虛危斗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也虛危齊分其後齊桓行霸陽穀之會有王事○常宿音秀下同參伐所林反下同狼注張又反與味同朱鳥口星也一音之住反艾魚廢反墜有類反分扶問反）〔疏〕（注分守至之象○解云言分者謂十二之分野矣言守度者守三十度爲一次矣言諸侯之象者謂星度有多少若諸侯之國有大小耳○注昏參至當見○解云正以參伐狼注爲西南之維侯故也○注參伐至立義○解云以其在西方金主斷割之義故也○注狼注至平也○解云正以其在南方南方主禮故也○注而夜至危斗○解云火見於周爲五月者謂昏時今在周之四月是以半夜之後乃房星見其虛危斗者謂在夜半時明矣○注房心至宮也○解云即上▲備云房爲天子明堂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火▲星天王位若相對言之則房爲明堂心爲天王矣既有天王復有明堂布政之象也○注其後至王事○解云齊桓行霸者虛危斗也有王事者房心見也）○秋。大水。○無麥苗。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据是時苗微麥彊俱遇水災苗當先亡）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螽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螟螽音終）〔疏〕（一災不書○解云一穀之災不書于經也○注明君至責人○解云謂災傷五穀者皆人行致之故也○注水旱至穀名○解云大水傷二穀書於經者即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其旱傷二穀以上書者即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其螟傷二穀即隱五年經書螟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文八年經書螽之類是也○注麥苗至最重○解云災傷麥苗常書即此及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之屬皆是也麥禾比於餘穀最重故言民食最重矣）何以書。記災也。（先是莊公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數所角反泆音逸）〔疏〕（注先是至踰年○解云即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六年秋公至自伐衛是也○注夫人數出淫泆○解云即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之屬故言數出耳）○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公羊注疏卷六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卷六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莊公第三（釋文但題莊公第三四字餘卷準此）

元年

春秋君弑子不言卽位（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君殺云申志反下皆同）

解云而言春秋者（而字疑衍）

三年稱子故也（閩本同監毛本三誤二）

不能於母也（案僖二十四年傳於作乎）

案下二年注云（毛本注誤傳）

注据夫至邾婁者（閩監毛本者作○注字閩本同監毛本脫）

夫人譖公於齊侯（唐石經諸本同毛本於改于）

言言和敬皃（何校本此下有斯猶耳也四字與玉藻注合）

可以去矣也者是也（按上也當衍）

搚幹而殺之（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拹幹云本又作搚亦作拉皆同按詩南山正義引作拉幹而殺之玉篇引作拉公幹而殺之皆作拉字○段玉裁云依說文當作拹許云摺也从手劦聲作搚者或體也作拉者假借字也）

搚折聲也（詩正義引何休云幹脇拉折聲今本脫幹脇二字）

扶上車（宋本扶作挾誤）

距蒯聵不爲不順（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聵誤從目）

又欲以孫爲內見義（定四年疏引此下有言孫者三字）

据諸侯非之（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宋本之作一當據正）

天子嫁女乎諸侯（諸本同唐石經缺下諸侯嫁女于大夫唐石經亦作于）

有血脉之屬（宋本脉作脈）

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持風旨（宋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持作待當據正于當作於）

主書者惡天子也（鄂本宋本同監毛本上有我字當衍元本上空一字此本上有一○今剛正閩本我字重刻蓋原本亦空缺一字也○按有我字是也我主書謂以我主之書法書之也我主見上文）

据非內也（鄂本宋本也作女當據正）

注築例時者以下云云（何煌云此當在注末築例時之下）

與禮九賜之文異（閩監本同毛本賜改錫曲禮上注引含文嘉作賜）

其亢陽威武（禮記曲禮正義作抗揚）

皆如有德（何校本如作加）

亢悖天道（宋本悖誤存）

注內女至之也（閩監本同毛本之也改魯女按疏本如二年秋七月注蓋作實不如魯女也之也爲女也之誤）

据莒人伐杞（毛本杞誤鄒）

二年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餘丘（唐石經及諸本伐下有於字此本誤脫）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釋文郜二傳作禚四年亦爾）

三年

吾大夫之未命者（按此下當有也字）

書三月已未（浦鏜云乙誤已按浦云是也作乙字與十五年經合）

春秋說（嚴杰云按穀梁疏此乃感精符文也故知解中凡言春秋說皆春秋緯書作解者用漢人之法不出書名耳）

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唐石經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姊作姉注同惠棟云董子以魯子曰爲紀侯謂其弟之語又云以鄫入於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諱其辭以予紀季按春秋繁露玉林篇謂其弟曰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

國內兵而當書（鄂本而作不當據正此誤）

四年

加飯羹曰饗（鄂本飯作飤非）

周語亦有其事（按嚴杰云周語當作齊世家）

嵩高維嶽（釋文作崧高云本亦作嵩按維當作惟）

遷之于子孫與（按于當作於）

猶無明天子也（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猶由同）

無說懌也（宋本同閩監毛本改悅懌按釋文亦作說懌○按段玉裁云依說文注當作說釋說悅釋懌皆古今字）

不當取而有（鄂本宋本而作有疑誤按解云不當取而有之明其亂正義矣）

徒爲齊侯所殺（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殺作弑當據正）

不得以渴隱解之（浦鏜云渴誤隱）

師及齊師圍盛是也（浦鏜云成誤盛非按八年傳云成者何盛也注據此）

其餘從同同（唐石經諸本同注凡二同故言同同解云考諸古本傳及此注同字之下皆無重語有者衍文按疏中標注亦作凡二同故言同同衍一同字）

六年

春王三月（孫志祖云左氏作正月穀梁作二月）

使若遣微者弱愈（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弱改爲非按弱愈猶少也）

据頓子不復書入（監本入字空缺）

公至自會是也（閩監毛本脫也字）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毛本誤齊伯曹世子光）

又成十七年冬公會單子晉侯（浦鏜云尹誤單按浦誤）

桓弑賢君（閩監毛本弑誤殺）

公伐邾婁之屬（毛本伐誤以）

何以致伐（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伐誤會）

因爲內諱故曰同義（毛本因誤內）

冬齊人來歸衞寶（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衞寶左氏經作衞俘○按缶聲孚聲古音同第三部）

故善起其事主書者（鄂本主誤王）

璋判白弓繡質（閩監毛本判誤叛繡誤肅）

七年

夏四月辛卯夜（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辛卯夜一本無夜字穀梁作昔○按段玉裁云古多假昔爲夕左傳爲一昔之期列子昔昔夢爲君皆是也）

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諸本同唐石經鄂本何上有則字當據補）

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毛本星霣誤倒）

威信陵遲之象（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信誤儀）

是後遂失其正（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宋本正作政當據以訂正）

解云即上備云（按上備爲星備之誤星備亦見周禮大宗伯疏）

房心爲中央火星（盧文弨曰火乃大之誤○按開元占經六十云心爲明堂中大星各本火乃大之誤）

生曰苗（左傳此經正義禾初生曰苗此添字使人易了注本無闕字也）

文八年經書螽之類是也（浦鏜云經螽作蠓按浦說是也）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莊公卷第七（起八年盡十七年）

何休學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据次于陘俟屈完不書俟。○屈居勿反〔疏〕注据次至書俟○解云即僖四年經云遂伐楚次于陘傳云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是也然則彼但録其次而不書俟與此異故據之）託不得已也。（師出本爲下滅盛與陳蔡屬與魯伐衞同心人國遠故因假以諱滅同姓託待二國爲留辭主所以辟下言及也加以者辟實俟陳蔡稱人者略以外國辭稱人微之○本爲于僞反傳及注爲久皆同○屬與音燭〔疏〕注陳蔡至伐衞○解云即其經云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衞是也○注同心人國遠○解云欲對齊宋雖亦同心而近魯是以不得託待齊宋○注所以辟下言及也○解云即經下云夏師及齊師圍成是也凡言及者汲汲之辭若此時已出師其間更無所待即下文言及乃至汲汲之甚者便是魯人欲得滅同姓孜孜之深是以託待陳蔡以辟之○注加以者辟實俟○解云若其實俟宜但云師次于郎俟陳人蔡人而已何須言以乎今言以俟陳人蔡人明更有由以乃始俟之故言加以者辟實俟也）甲午。祠兵。祠兵者何。出曰祠兵。（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祠兵音辭祭也左氏作治兵下文注同卒子忽反〔疏〕祠兵者何○解云凡出師之禮皆有祠兵之事而此特書故執不知問○出曰祠兵○解云何氏之意以爲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兵器二則殺牲享士卒故曰祠兵矣○注禮兵至近郊○解云時王之禮也）入曰振旅。（五百人曰旅〔疏〕注五百人曰旅○解云大司馬敘官文○）其禮一也。皆習戰也。（言與祠兵禮如一將出不嫌不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於廢之故以振訊士衆言之互相見也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衞後也○訊音信又音峻本亦作迅相見賢徧反下同難乃旦反長丁丈反）何言乎祠兵。（据不書〔疏〕注据不書○解云今此書之而言据不書者正謂他處皆不書即例不書矣而此書之者是以致難）爲久也。（爲久稽留之辭〔疏〕注爲久稽留之辭○解云爲猶作言作久稽留之辭矣）曷爲爲久。（据取長葛久之〔疏〕注据取長葛久之○解云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是然則彼所以書者譏其久今以祠兵者爲久稽留之辭似於義反故難之）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諱爲久留辭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因見出竟明盛非內邑也〔疏〕注因見至邑也○解云出曰祠兵即爾雅出曰治兵之文也今書祠兵即是出竟之義則知下言圍成者非內邑明矣）○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成者何。盛也。（以上有祠兵下有盛伯來奔○成如字二傳作郕降于戶江反傳及下注皆同〔疏〕成者何○解云成爲內邑孟氏所有而與齊圍之故執不知問○注以上至來奔○解云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是也）

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因魯有成邑同聲相似故云爾〔疏〕注因魯至云爾○解云定十二年十二月公圍成者是魯有成邑之文）曷爲不言降吾師。（据戰於宋不言歸鄭〔疏〕注据戰至歸鄭○解云桓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彼則不言宋歸于鄭此言成降于齊師故難之其歸字有作敗字者誤也）辟之也。（辟滅同姓言圍者使若魯圍之而去成自從後降於齊師也降者自伏之文所以醉歸於齊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文不書盛伯出奔深諱之〔疏〕注言及者至滅之○解云以及者汲汲之文故也○注不月者至順諱文○解云凡滅例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今此亦滅而不書月者順諱文使若不滅矣○注不書至諱之○解云如此注者正欲決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之屬書其出奔也今成被滅至文十二年春乃書盛伯來奔於所傳聞世不言所奔者深諱故也）○秋。師還。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慰勞其罷病○慰勞力報反下同其罷音皮下同〔疏〕還者何○解云欲言其惡還是善辭欲言其善實滅同姓故執不知問）曰。師病矣。曷爲病之。（据師出皆罷病曷爲獨勞此病也）非師之罪也。（明君之使重在君因解非師自汲汲〔疏〕注明君至在君○解云所以慰勞師之罷病者明君之滅同姓非師之罪其重在于君也○注因解非師自汲汲○解云正以及者汲汲之辭故也）○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諸兒襄公也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兒如字一音五兮反從才用反）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公曷爲與大夫盟。（据與高傒盟諱不言公○暨其器反左氏作蔇〔疏〕注据與至言公○解云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傳云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者是）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据高傒名）爲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歃血約誓故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愈也不月者是時齊以無知之難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爲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故深諱使若信者也不致者魯地也子糾出奔不書者本未命爲嗣賤故不録之○爲其于僞反注爲是及下注寔爲魯爲同歃所洽反又所甲反難乃旦反〔疏〕注不月至信者也○解云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經今不月使若信者謂若大信也不謂月非信辭也○注不致者魯地也○解云正決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之文也若然定十二年十有二月公至自圍成然則成是內邑而書致者彼注云成仲孫氏邑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録之是也○注子糾至録之○解云如此注者正決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衞書之故也子糾出奔魯宜言來奔而言出奔者据齊言之亦無傷矣）

○夏。公伐齊。納糾。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据晉人納捷菑于邾婁不言伐○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疏〕夏公伐齊納糾○解云無子字者與左氏經異○納者何○解云欲言得國下有齊人取殺之文欲言不得國納者入辭故執不知問○其言伐之何○解云案隱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傳云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彼注云加之者辭問輕重兩舉之然則此傳非問輕重兩舉而亦言之下十年傳云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然則侵伐戰圍入滅數者相對是其輕重之名今以納問伐直据納接菑不言伐而已實非輕重兩舉故得言之矣○注据晉至言伐○解云即文十四年經云晉人納接菑于邾婁是也）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伐者非入國辭故云爾〔疏〕注伐者至云爾○解云下十年傳云觕者曰侵精者曰伐然則伐者雖重於侵仍非入國之義是以此經兼舉其伐見不能納矣）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据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國見挈言公子糾○去國起呂反下故去同〔疏〕糾者何○解云欲言已臣納於他國欲言齊臣文不繼齊故執不知問○注据下至子糾○解云下經云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彼注云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君則下經言子見其貴則知此經單言糾者非當國之辭既不作當國之辭故今宜但去國言公子糾見挈於魯侯而已是以問其名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春秋別嫌明疑嫌當爲齊君在魯君前不爲臣禮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義故去公子見臣於魯也納不致者言伐得意不得意可知猶遇弗遇例也不月者非納篡辭○別彼列反見賢徧反〔疏〕注禮公至國義○解云然則禮有三諫不從待放去者其異姓之臣乎公子者同姓之臣本無去國之義矣○注納不至可知○解云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今此納糾而不入亦是不得意而不言公至自伐齊者謂此經既言公伐納糾言伐者不得意明矣何勞致伐見不得意乎故云納不致者言伐得意不得意可知矣○注猶遇弗遇例也○解云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然則春秋之內亦有遇禮所以不致地以見得意者正以經書亦有遇弗遇之文則知書遇得意明矣何勞致地以見之乎則知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於清言遇得意可知桓十年秋公會衞侯于桃丘不遇不得意明矣故云猶遇弗遇例也○注不月至篡辭○解云隱四年冬十有二月衞人立晉注云月者大國篡例月小國時立納入皆爲篡然則莊六年夏六月衞侯朔入于衞哀六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之屬皆是也今此亦書入納而不月者子糾次正宜立非篡故也非篡而言納者納者入辭子糾不得國魯公之由是以書伐納見其伐而不能納以刺魯侯矣）齊小白入于齊。曷爲以國氏。（据宋公子地自陳入于蕭氏公子也〔疏〕注据宋至子也○解云即定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是也）當國也。（當國故先氏國也不月者移惡于魯也〔疏〕注不月至魯也○解云正以大國篡例月故言此矣而言移惡于魯者正以小白成篡實由魯人不早送子糾故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秋。七月。丁酉。葬齊

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據郎之戰）【疏】（其言入何○解云據桓十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不言入今言入故難之不注言者文不悉也○秋七月至襄公○解云隱三年傳曰過時而日隱之也彼注云隱痛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則襄公去年十一月見殺至今年秋七月整九月也而書日葬之明是痛賢君不得以時葬故也而注不言之者從可知省文也其襄公之賢見於上四年○注據郎之戰○解云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然則彼文師有成解故此弟子據而難之）伐敗也。（自誇▲大其伐而取敗○自誇▲苦瓜反本又作夸下同）曷為伐敗。（據內不言敗績曷為自誇大其伐而取敗）復讎也。（復讎以死敗為榮故錄之高齊襄賢仇牧是也）【疏】（注高齊襄○解云即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傳云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者是高齊侯復讎以死敗為榮之事矣注賢仇牧是也者即下十二年秋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傳云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其不畏強禦奈何云云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是賢仇牧復讎以死敗為榮之義）此復讎乎大國。曷為使微者。（據納子糾公猶自行即大夫當有名氏）【疏】（注即大夫當有名氏○解云公羊之義以大夫得見名氏謂士為微故言此）公也。（如上據知為公）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據諱與讎狩）【疏】（注據諱與讎狩○解云即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傳云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然則公與讎人狩則以為不書而諱之今乃復讎于齊宜以為善而反不與故難之）復讎者在下也。（時實為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為不如以復讎伐之於是以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書敗者起託義戰不致者有敗文得意不得意可知例）【疏】（注書敗者起託義○解云春秋之例內不言戰言戰乃敗今乃經上文云戰于乾時即內敗明矣而又言我師敗績者起託以敗為榮故也○注戰不至知例○解云六年不得意致伐之下注云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今此亦不得意合致伐而不致伐者既有我師敗績之文不得意明矣故言可知例）○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其▲取之何。（據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取人執齊慶封殺之言執也○夏戶雅反）【疏】（注據楚至言取○解云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注執齊至執也解云即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是也）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以下浚洙知其脅也以稱人共國辭知使魯殺之時小白得國與鮑叔牙圖國政故鮑叔薦管仲召忽曰使彼國得賢己國之患也乃脅魯使殺子糾求管仲召忽魯惶恐殺子糾歸管仲召忽死之故深諱使若齊自取殺之○邵忽本又作召上照反恐上勇反）【疏】（注以稱至殺之○解云謂不言齊鮑叔取子糾殺之而言齊人則知一人之號二國共有一人之號既二國共有則知齊魯皆有殺子糾之惡明矣是以注者納之○注時小白至取殺之○解云皆世家及齊語之事）其稱子糾何。（據不立也）【疏】（注據不立也解云正以下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然則子糾者嗣君之稱今竟不立得言子糾故難之）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為君明魯為之齊殺之皆當坐弒君因解上納言糾皆不為篡所以理嫌疑也月者從未踰年君例主書者從齊取也○當坐才臥反後當坐之類皆放此）【疏】（注故以君至言之○解云取三十二年傳文▲注明魯至弒君○解云魯所以當坐弒君即穀梁傳云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病矣是○注因解至嫌疑○解云此經若不言子糾上納言糾有當國之嫌後人疑其篡矣今作嗣君之稱則知上經單言糾作君前臣名之故也故言所以理嫌疑也○注月者從未踰年君例○解云隱公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注云日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然則弒成君者例皆書日即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獋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之屬是也今此子糾見弒而書月故知從未踰年君例若然僖九年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傳云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所以不月者彼注云弒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是也若然傳十年春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其踰年而不日者彼注云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是也鄉來所述皆是外諸侯之例若其內例則異於此是以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文十八年十月子卒皆是未踰年之君而日或月者彼自作三世之義云云之說已寫于上○注主書者從齊取也○解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罪齊但因見魯之惡耳）○冬。浚洙。浚洙者何。水也。（以言浚也○浚思俊反深也洙音殊水名）【疏】（洙者何○解云欲言城邑而無營築之文欲言小水更無比例故執不知問○注以言浚也○解云正以與尚書浚畎澮之文同故知水名）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據本非人功所為）【疏】（浚之者何○解云正以洙是舊水今始言浚故執不知問○注據本非人功所為○解云正言畎澮之屬是人功為之故也）畏齊也。（洙在魯北齊所由來）曷為畏齊也。（據伐敗也）【疏】（注據伐敗也○解云即上傳云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注云自誇大其伐而取敗是也）辭殺▲子糾也。（時魯新見脅畏齊浚之微弱恥甚故諱使若辭不肯殺子糾也齊自取殺之畏齊怒為備亦所以起上脅也）【疏】（注亦所以起上脅也○解云言今此畏齊者由前被脅而殺子糾因茲失操遂深洙水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勺時灼反）○二月。公侵宋。曷為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觕麤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觕者七奴反又才古反）【疏】（曷為或言侵或言伐○解云即此文公侵宋及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之屬是○注以過侵責之○解云以其犯過而侵責之）精者曰伐。（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疏】（注侵責至益深○解云推猶舉也言淺侵不服則更舉兵深入其竟而伐擊之益深於前）戰不言伐。（舉戰為重黎戰是也合兵血刃曰戰）圍不言戰。（舉圍為重楚子圍鄭是也以兵守城曰圍）入不言圍。（舉入為重晉侯入曹執曹伯是也得而不居曰入）滅不言入。（舉滅為重齊滅萊是也取其國曰滅）書其重者也。（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月者屬北敗強齊之兵南侵強宋南北有難復連禍於大國故危之○數所主反屬音燭）【疏】（注月者至危之○解云正以侵伐例時即上九年夏公伐齊之屬是也今書月故如此解是以穀梁傳曰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眾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是也）○三月。宋人遷宿。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其不道所遷之地）【疏】（遷之者何○解云欲言其遷不言于某欲言不遷經書遷宿故執不知問○注以其不道所遷之地○解云正以不言于某知非實遷矣）以地還之也。（還繞也解上不通也不通反為遷者宋本欲遷宿君取其國不知宿之不肯邪宋逆詐邪先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宿窮從宋求遷故得言遷）【疏】（注宋逆詐邪○解云謂宋人逆慮其不服預詐而還之○宿窮從宋求遷○解云謂宿君服去矣）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以宋稱人也宿不得通四方宿君遷宋因臣有之不復以兵攻取故從國辭稱人也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書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絕也主書者從宋也○不復扶又反）【疏】（注故從國辭稱人也○解云端拱取宿不煩兵武人人皆欲故以國辭稱人矣○注月者至絕也○解云春秋之例大國之遷例月即僖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小國時者即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是也今此宿是小國宋人遷之而書月故云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也其滅國書月者即下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若然案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陳儀邢是小國而書月者彼注云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小國月者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是也○注主書者從宋也○解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罪宋遷取王封但因見宿君不死社稷之惡耳）○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其言次于郎何。（據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敗不言乘丘○乘繩證反）【疏】（注據齊至言次○解云即哀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注敗言乘丘○解云正以敗言乘丘反次在郎於義乖故難之）伐也。（時伐魯故書次郎魯地）伐則其言次何。（據齊國書伐我不言次）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此道本所以當言伐意也齊與伐而不與戰伐兵得成敗當言伐也○齊與音預下及注同）【疏】（齊與伐至言伐也○解云若齊本與宋共伐而但不與戰故有書其伐耳）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幾▲止次未成於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彊內且明臣子當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折之設反下昌容反）【疏】（注折衝當遠○解云謂折服衝禦之心當遠也○注至於近邑○解云即桓十年傳云郎者何吾近邑是也○注且明至其惡孝經及襄十四年左氏傳文也言為

臣子之法宜行君父之義順君父之美即此上注云頓能速勝之是也若見君父之惡當正而救之即上注云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是也○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荊者何。州名也。（州謂九州與兗青徐楊荊豫梁雍○莘所巾反雍於用反）〔疏〕荊者何○解云欲言是國由來未有欲言非國而敗蔡師故執不知問○注州謂至梁雍○解云案禹貢冀州既載鄭注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濟河惟兗州鄭注云兗州之界在此兩河間海岱惟青州鄭注云今青州界自海至岱東岳曰岱山海岱及淮惟徐州鄭注云徐州界又南至淮水淮海惟楊州鄭注云楊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荊及衡陽惟荊州鄭注云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荊河惟豫州鄭注云豫州界自荊山而北至河華陽黑水惟梁州鄭注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黑水西河惟雍州鄭注云雍州界至黑水而東至西河也然則何氏此注九州之名及次第皆依禹貢之州界不敢依職方與爾雅何者正以禹貢爲正典故也案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李巡云兩河間其氣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河南曰豫州孫氏郭氏皆云自東河至西河之南曰豫州李巡曰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曰雝州李氏云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曰雝雝壅塞也漢南曰荊州其氣慘剛稟性強梁故曰荊荊強也江南曰揚州李氏云江南其氣慘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州也孫氏郭氏曰自江至南海也濟河間曰兗州李氏云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兗州兗信也燕曰幽州李氏云燕其意氣惡厥性僄疾故曰幽幽惡也孫氏郭氏曰自易水至北狄也齊曰營州李氏曰齊其氣清舒受性平均故曰營營平也今爲青州孫氏郭氏曰自岱東至海濟東曰徐州李氏曰濟東至海其氣寬舒稟性安徐徐舒也孫氏郭氏曰濟東至海也然則爾雅九州有幽營無梁青蓋是殷制故與禹貢不同案今禹貢則有梁青無幽營蓋是夏之法矣其舜改九州而置十二者則幽并及營是案周禮職方氏云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然則周禮有青幽并也若對爾雅則長青并無徐營若對禹貢則長幽并無徐梁矣但職方周法何氏不取故此注不依之耳

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皆取精詳錄也）〔疏〕州不若國○解云言荊不如言楚○國不若氏○解云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氏不若人○解云言潞氏不如言楚人○人不若名○解云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名不若字○解云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注皆取精詳錄也○解云正以貴重爲詳錄輕賤爲略之也

字不若子。（爵最尊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爲文辭孫順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奪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若自記事者書人姓名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猶此類也○見賢偏反孫音遜惡惡並如字一讀上鳥路反傳有事反）〔疏〕字不若子○解云言邾婁儀父不如言楚子吳子○注春秋至王法○解云即孔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是也○注善善至其罪○解云若其善善可正言其美但以惡惡不可正言其罪若正言其罪則非孫順之義故此何氏偏以其罪言之若其備文宜云不可正言其善惡矣○注因周至之科○解云即隱元年注邾婁儀父云稱字所以得爲褒者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之屬是也○注故加州至姓名○解云所以必備七等之法者正以北斗七星主賞罰示法春秋者賞罰之書故則之故說題辭曰北斗七星有政春秋亦以七等宜化運斗樞曰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錄行應斗屈伸是也○注主人至焉爾○解云定元年傳文彼注云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未知己之有罪於是是也

蔡侯獻舞何以名。（據獲晉侯不名）〔疏〕注據獲晉侯不名○解云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是也　絕。曷爲絕之。（據晉侯不名絕）〔疏〕絕○解云禮諸侯不生名則書名者絕之不以爲諸侯也　獲也。（獲得也戰而爲敵所得獻舞不言獲故名以起之）曷爲不言其獲。（據晉侯言獲也）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與凡伯同義夷狄謂楚不言楚言荊者楚彊而近中國卒暴責之則恐爲害深故進之以漸從此七等之極治也○近附近之近卒七忽反）〔疏〕不與至中國也○解云秦亦夷狄而得獲晉侯者非真故也是以爵得稱伯居晉之土耳○注與凡伯同義○解云即隱七年注云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然則此亦獲者治文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獲正之所以降夷狄尊中國爲順辭矣故云與凡伯同義然則彼已有傳此復發之者彼是天子大夫此則諸侯嫌其異故同之○注夷狄至極始也○解云注言此者欲道楚屬荊州吳屬楊州所以抑楚言荊不抑吳言楊者正以楚近中國恐爲中國之害故欲進之以漸先從卑稱進之若先得貴名而後退之則恐害於諸夏故也運斗樞曰抑楚言荊不使夷狄主中國者義亦通於此戴氏云荊楚一物義能相發吳楊異訓故不得州名也者與何氏異穀梁傳曰荊者楚也何爲謂之荊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與此異不得合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何以不言出。（據衛侯出奔也○譚徒南反）〔疏〕注據衛侯出奔也解云即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之屬是也注者欲據二人故不道所奔國也　國已滅矣。無所出也。（別於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月者惡不死位也○別彼列反惡烏路反）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子斯反）○秋。宋大水。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據漷移不書○漷火號反又音郭）〔疏〕注據漷移不書○解云即襄十九年取邾婁田自漷水傳云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注云魯本與邾婁以漷爲竟漷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者是也　及我也。（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比興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甚可畏之○不見賢偏反下同省所景反應應對之應）〔疏〕注時魯至見內也○解云案襄九年春宋火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與此異者正以此年大水者流通之道可以及兩國故得書外以明內矣彼是火災無及內之理而得書見明爲王者之後記災故也若然襄十九年傳云漷移也亦是水災何不書邾婁大水以見及內者彼直移入邾婁竟內故魯隨而使之實不及魯寧得類此○注先是二國比興兵相敗○解云即上所云公敗宋師于鄑十年夏公敗宋師于乘丘之屬是也

○冬。王姬歸于齊。何以書。過我也。（時王者嫁女於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辭○過古禾反）〔疏〕注在塗不稱至在國辭○解云正以隱二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今此在塗而不稱婦故如此注也云王者無外者桓八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是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其言歸于酅何。（據國滅來歸不書酅非紀國而言歸）〔疏〕注據國至不書○解云即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書叔姬來歸是也叔姬來歸所以不書者江熙云叔姬來歸不書非歸寧且非大歸是也然則紀國之滅在莊四年至此乃歸酅者江熙云叔姬守節積有年矣季雖有酅入于齊不敢懷二然襄公豺狠未可間信桓公既立德行方宜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酅魯喜其女得申其志也○注酅非紀國而言歸○解云謂非國都今又屬齊如此注者意決隱七年叔姬歸于紀之經矣　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爲叔來歸不書書歸酅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酅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月者恩錄之）〔疏〕注婦人至爲叔○解云爾雅文即曲禮上篇云嫂叔不通問是也○注酅不至廟存也○解云如此注者正欲決昭二十一年宋華亥等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之文矣○注月者恩錄之○解云即上元年注云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然則內女之歸皆書月者悉爲恩錄故也是以此注云月者恩錄之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復反覆發傳者樂道人之善也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接左氏作捷仇牧音求下音木舍音捨下舍孔父同復扶又反年末同覆芳服反驕樂音洛下宴樂同）〔疏〕宋萬弒其君接○解云正本皆作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是也○及者何○解云尊卑灼然而言及以殊之故執不知問○孔父荀息皆累也○解云孔父之累在桓二年荀息之累在僖十年○曰有○解云欲指文公十八年叔仲惠伯被殺之事○注復反至之善也○解云謂桓二年已有此傳矣○注孔子曰至損矣○解云樂皆是發心之樂唯有禮下一樂是禮樂之樂耳言樂節禮樂者言樂得禮樂之節言樂道人之善者謂口道之道言樂佚遊者樂欲遊從言樂宴樂者樂欲安樂而好內矣　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據與孔父同也）〔疏〕注據與孔父同○解云案桓二年傳云何賢乎孔父彼注云據叔仲惠伯不賢今此傳云何賢乎仇牧者亦與孔父同據故言據與孔父同

仇牧

可謂不畏彊禦矣。（以下録萬出奔月也禦禁也言力彊不可禁也○禦魚呂反）〔疏〕（注以下至月也○解云即下文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云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是）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莊公即魯莊公戰者乘丘時）〔疏〕（注戰者乘丘時○解云即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是也）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散放也舍止也獲不書者士也）〔疏〕（注獲不書者士也者○解云公羊之例大夫見經故也）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傳本道此者極其禍生於博戲相慢易也○數所主反公博如字戲名也字書作簙易以豉反）〔疏〕（歸反至於宋○解云歸而反國乃爲大夫於宋矣）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淑善）魯侯之美也。（美好）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許閔公以此言言閔公不如魯侯美好○許九列反九謁反一音九刈反又一本作揭其例去列二反）閔公矜此婦人。（色自美大於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顧謂側婦人曰此萬也虜執虜也○妒丁故反）爾虜焉故。（爾女也謂萬也更向萬曰女嘗執虜於魯侯故稱譽爾○爾女音汝下同稱譽音餘又音預）魯侯之美惡乎至。（惡乎至猶何所至○惡音烏注同）萬怒。搏閔公。絶其脰。（脰頸也齊人語○搏音博脰音豆歷也）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手劍持拔劍叱罵之○叱昌實反）萬臂摋仇牧。碎其首。（側手曰摋首頭○萬臂必賜反本又作辟婢亦反摋素葛反又素結反側手繫也）齒著乎門闔。（闔扇○著直略反門闔戶臘反門扇也）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猶乳犬攫虎伏雞搏貍精誠之至也爭搏弒君而以當國言之者重録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乳如住反攫俱縛反又九碧反一本作搏又音付伏扶又反貍力之反）〔疏〕（注猶乳至之至也○解云言仇牧知力不敵而有討心亦有精誠之至也○似若産乳之犬不憚猛虎伏雞愛子投命敵貍之類故比之○注爭搏弒至急誅之○解云當國者即言宋萬是也故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傳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者是也）○冬。十月。宋萬出奔陳。（萬弒君所以復見者重録彊禦之賊明當急誅之也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見賢徧反）〔疏〕（注萬弒君至誅之也○解云欲道春秋上下皆是弒君之賊皆不重見即宋督鄭歸生齊崔杼之屬是也而宋萬趙盾之屬復見者當文皆有注更不勞重說○注月者至禦也○解云春秋之例云大國君奔皆悉書月即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之屬是也今此大夫而書月者明彊禦之甚故也若然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亦是大夫而書月彼注云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明當防之是也而范氏此處注云宋久不討賊致令得奔故謹而月之也者與何氏別）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齊桓行霸約束諸侯尊天子故爲此會也桓公時未爲諸侯所信鄉故使微者會也桓公不辭微者欲以甲下諸侯遂成霸功也○鄉許亮反下迎嫁反）〔疏〕（注桓公時至會也○解云言未爲諸侯所信任而歸鄉之是以諸侯皆使微者會即宋人陳人之屬是也）○夏。六月。齊人滅遂。（不會北杏故也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惡）〔疏〕（注不諱者至武力○解云春秋爲賢者諱而不諱者正以不任文德而尚武力故也其武力者即此滅遂是也繁露云論功則桓兄文弟論德則文兄桓弟是也而論語云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力謂自此以後○注又功未足以除惡○解云春秋褒貶皆以功過相除計桓公之立雖有北杏之會前有簒逆滅譚之非論其功不足而惡有餘故不爲諱也而言未者欲道其九合之後功足以除惡也）○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何以不日。（據唐之盟日○柯音歌）〔疏〕（注據唐之盟日○解云即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是也）易也。（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易以豉反注及下同佼古卯反）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進前也曹子見莊將會有慙色故問之）〔疏〕（桓之至信之也○解云謂桓公諸會皆如是也以不日爲信者公羊之例不信者日故也以不致爲信者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其會無危故以不致爲信也○注曹子至慙色○解云注者之意也）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傷與齊爲讎不能復也伐齊納糾不能納反復爲齊所脅而殺之○能復扶又反下同）〔疏〕（注自傷至復也○解云桓十八年公薨于齊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是也○注伐齊納糾不能納○解云即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傳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是也○注反復至殺之○解云即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是也）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當猶敵也將劫之辭）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土基三尺土堦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壇大丹反長丁丈反）〔疏〕（注土基至曰壇○解云時王之禮也必爲三等者正以公爲上等侯爲次等伯子男爲下等故也○注稱先君以相接○解云即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是也）曹子手劍而從之。（從隨也隨莊公上壇造桓公前而脅之曹子本謀當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有不能之色○上時掌反造桓七報反下同）〔疏〕（注曹子至見莊有不能之色○解云亦注者之意也）管子進曰。君何求乎。（管子管仲也君謂莊公也桓公卒愕不能應故管子進爲此言○卒七忽反愕五各反應應對之應爲此言于僞反下爲殺同）〔疏〕（注桓公至此言○解云正以劫桓公而管子對故也）曹子曰。（莊公亦造次不知所言故任曹子）〔疏〕（注莊公至曹子○解云正以問莊公而曹子對故言此）成壞壓竟。（齊數侵魯取邑以喻侵深也○壓於甲反又於輒反數所角反）〔疏〕（城壞壓竟○解云謂齊比來攻魯城令至壞敗抑壓魯竟以爲已物也）君不圖與。（君謂齊桓公圖計也猶曰君不當計侵魯太甚○與音餘）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所侵邑非一欲求何者）〔疏〕（管子曰至何求○解云意欲少還而已）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欲復魯竟）〔疏〕（曹子曰至之田○解云舉其大畔言之欲盡取之故注云欲復魯竟矣）管子顧曰。君許諾。（諸侯死國不死邑故可許諾）〔疏〕（注諸侯至許諾○解云即曲禮下篇云國君去其國止之曰若之何去社稷矣是無去國之文不言若之何去田邑故知不死邑也）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下壇與曹子定約盟誓莊公也必下壇者爲殺牲不潔又盟本非禮故不于壇上也）〔疏〕（注下壇至莊公也○解云猶言定約束其盟誓莊公也○注必下至不潔○解云不字亦作清字者○注又盟本非禮○解云即桓三年傳云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摽辟也時曹子端劍守桓公已盟乃摽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離故云爾○摽劍普交反辟也辟劍置地劉兆云辟捐也辟也婢亦反下同去離力智反）〔疏〕（注時曹子端至故云爾○解云端猶始也言曹子從始持劍而守桓公矣及其盟訖乃摽劍而置于地乃與桓公相去離者釋傳云而去之之文）要盟可犯。（臣約其君曰要彊見要脅而盟爾故云可犯○要一遥反）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以臣劫君罪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諸侯猶是翕然信鄉服從再會于鄄同盟于幽遂成霸功故云爾劫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疏〕（注再會于鄄解云即下十四年冬及十五年春比會于鄄是也○注同盟于幽○解云即下十六年冬同盟于幽是也○注劫桓至劫人也○解云正以成二年書取汶陽之田故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其言會伐宋何。（據伐國不殊會曹伯襄言會諸侯）〔疏〕（注據伐國不殊○解云與上諸侯俱是伐宋事不殊異何勞別生會文乎故難之○注曹伯至諸侯○解云即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後會也。（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其不信因以分別功惡有深淺也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淺○別彼列反）〔疏〕（注本期至舉會○解云若其不後宜言單伯會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如下文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之文○注從義兵至功薄○解云即此是○注從不義至惡淺解云無經可據但言理當然也）○秋。七月。荊人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本亦作甄規因反）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婁

人伐兒。（兒音郳）〔疏〕（夫人姜氏如齊○解云復與桓通也○秋宋人至伐兒○解云范氏云宋主兵故序齊上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同盟者何。同欲也。（同心欲盟也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也○滑于八反）〔疏〕（同盟者何○解云欲言同善不見褒賞之文欲言同惡復無刺譏之處故執不問）○邾婁子克卒。（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慕霸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不日始與霸者未如瑣瑣卒在二十八年○爲慕于僞反如瑣息果反）〔疏〕（注小國至進也○解云正以所傳聞之世未錄小國卒葬故也○注不日者至二十八年○解云即二十八年經云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注云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也然則此亦行進而不日者但始與霸者有尊天子之心未朝天子故也其始與霸者之事即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以無氏也）〔疏〕（鄭瞻者何○解云欲言尊卿名氏不具欲言微者書名見經故執不知問）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据獲宋萬不書者不坐獲微者今書齊稱人坐執文○鄭瞻二傳作詹）〔疏〕（注据獲至執文○解云上十二年傳云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注云獲不書者士也然則以獲微者不罪坐故不書今書齊稱人作坐執之文故難之）書甚佞也。（爲甚佞故書惡之所以輕坐執人也然不得爲伯討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伯當遠之而已○爲其于僞反惡之烏路反下惡之皆同遠佞于萬反下同）〔疏〕（注不得爲至未成也○解云僖四年傳云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稱人而執故云不得爲伯討矣○注孔子曰至佞人○解云論語文案樂記魏文侯問子夏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然則四國皆有淫聲蓋遂甚者言之故許氏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此之謂也或何氏云鄭聲淫與服君同皆謂鄭重其手而音淫過非鄭國之鄭也）○夏。齊人瀸于遂。瀸者何。瀸積也。衆殺戍者也。（瀸者死文瀸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瀸積衆多也以兵守之曰戍齊人滅遂遂民不安欲去齊强戍之遂人共以藥投其所飲食水中多殺之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齊戍之非也遂不當坐也故使齊爲自積死文也稱人者衆辭也不書戍將帥者封內之兵故不書○瀸子廉反二傳作殲積本又作漬强其丈反將帥于匠反下所類反）〔疏〕（瀸者何○解云正以異於常例故執不知問○注瀸者至衆多也○解云即曲禮下篇云羽鳥曰降四足曰漬鄭注云異於人也降落也漬謂相瀸汙而死是也○注齊人滅遂○解云在上十三年○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解云說在桓元年注文也）○秋。鄭瞻自齊逃來。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重言來者道經主書者若傳云爾蓋痛魯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加逃者抑之也所以抑之者上執稱人嫌惡未明繫鄭者明行當本於鄉里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不若鄉人之善者善之鄉人之惡者惡之○重直用反明行下孟反）〔疏〕（注重言至云爾○解云經所以主書此事者正惡佞人之來恐其作禍矣○注蓋痛魯知而受之○解云春秋痛傷魯人知其佞人惡而受之○注信其計至淫女○解云即下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夫人姜氏入是也知取齊淫女是鄭瞻之計者春秋說文云○注丹楹刻桷○即下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是也○注卒爲後敗也解云即淫二叔殺二嗣子是也○注加逃者抑之也○解云謂逃是碎事不應見經而見逃于經者抑之故也或者○子哀慶封之屬皆言奔今此加逃故決之○注上執至未明○解云謂稱人爲坐執文非伯討之義故也○注子貢至惡之○解云一鄉之人皆好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爲善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同或朋黨矣子貢又曰若一鄉之人皆惡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爲惡也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於前故知是實善云云之說備于鄭注）冬。多麋。何以書。記異也。（麋之爲言猶迷也象魯爲鄭瞻所迷惑也言多者以多爲異也○麋亡悲反）〔疏〕（注象魯至惑也○解云感精符文注言多至異也○解云魯舊有麋但今乃多耳）

公羊注疏卷七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莊公卷第七

八年

師出本爲下滅盛興（鄂本以下同毛本興誤與）

同心人國遠（鄂本同宋本閩監毛本人作又疏中諸本同）

略以外國辭稱人微之（鄂本人作知此誤當讀知微之三字爲句）

是以託待陳蔡以辟之（閩監毛本辟誤辭）

甲午祠兵（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曰禮記曲禮注引春秋傳甲午祠兵正義引異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鄭駮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爲祠因爲作說案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爲治兵知公羊是聲近之誤故詩箋周禮注用公羊徑改作治詩正義所言是也）

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唐石經諸本同詩采芑箋云春秋傳曰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正義曰公羊爲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徑改其文而引之）

成者何盛也（九經古義云成與盛通釋名成盛也僖廿四年左氏傳管蔡郕霍文之昭也郕後爲魯邑說文云郕魯孟氏邑是郕與成同）

据戰于宋不言歸鄭（解云歸字有作敗字者誤也）

九年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暨左氏作壁毛本公誤冬）

夏公伐齊納糾（釋文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解云無子字者與左氏經異按疏本所據左氏作納子糾釋文本所據左氏作納糾）

据宋公子地（鄂本以下同何煌云地當作池）

其言入何○解云（此本此二節疏在何注据郎之戰下閩監毛本移此節於傳文其言入何節下移秋七月至襄公節於經文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下）

自誇大其伐而取敗（釋文自誇本又作夸下同按夸大字作夸從言者詞之誇誕也見爾雅挍勘記郭景純注釋詁云陵犯夸奢）

趨而至遇之於門（閩監毛本趨作趨監本遇誤欒）

萬臂摋仇牧（毛本摋誤殺）

時實爲不能納子糾伐齊（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爲不能誤作不能爲）

其取之何（唐石經作其言取之何諸本誤脫言字）

以公病矣是（浦鏜云以下脫爲按浦說是也有爲字與）

辭役子糾也（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宋本役作殺當據正）

十年

觕者曰侵（唐石經諸本同周禮大司馬職賊賢害民則伐之注引春秋傳曰粗者曰侵精者曰伐按何注觕[illegible]觕爲麤而鄭引傳即作[illegible]留也）

舉戰爲重黎戰是也（毛本爲誤謂鄂本黎誤犁）

以其不道所遷之地（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道誤通疏同）

注敗不言乘丘（閩監毛本[illegible]此本脫不今互訂）

正以敗言乘丘反次在郎（按反疑及之誤）

於義似乖（毛本似誤遂）

敗當言伐也（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宋本敗作故當訂正）

故有書其伐耳（有當但之誤）

二國幾止次（宋本幾作譏鄂本止作上皆誤）

兾兗青徐（閩監毛本兾改冀非疏同）

事謂作徒設也（浦鏜云設當役字誤是也）

在此兩河間○（按史記夏本紀集解引作在此兩水之間謂在泲水河水之間）

至黑水而東至西河也（按上至字當作自詩韓奕正義引作自）

其氣性相近（毛本氣性倒）

江南曰楊州（閩監毛本楊作揚下並同）

燕其意氣惡（爾雅釋地疏惡作要此誤）

幽惡也（何按本惡皆作要○按惡字是也爾雅疏所據非善本）

則幽并及益是（按益當作營）

絕（唐石經諸本同僖廿六年疏引此作絕之以意添之字也）

解云秦亦夷狄（毛本秦亦誤春秋）

十有二年

然襄公猘狠（閩監毛本猘作狾）

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之文矣（閩監毛本畔作叛）

宋萬弒其君接（唐石經諸本同解云正本皆作接字釋文接左氏作捷○按妾聲捷聲古音同第八部）

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鄂本無者唐石經有者此行十一字）

公羊穀梁曰接○（按今穀梁自唐石經以下本皆作捷與賈氏所據不同）

歸反爲大夫於宋（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漢書注反作又）

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唐石經諸本同九經古義云春秋繁露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韓詩外傳云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何本知作故以爾虜焉故句魯侯之美惡乎至句意反迂曲）

脰頸也（蜀大字本及漢制考同宋本閩監毛本頸誤脛按釋文脰音豆頸也）

手劍持技劍（閩監毛本同鄂本宋本技作拔）

萬臂摋仇牧（唐石經臂作辟釋文臂必賜反本又作辟婢亦反按此當作辟音婢亦反是辟摋非臂摋也）

齒著乎門闔（唐石經闔字磨改重刻按爾雅釋宮郭注引公羊傳曰齒著于門闔今本于作乎非）

猶乳犬攫虎（鄂本同閩監毛本攫作攫是也釋文攫一本作搏）

爭搏弒君（監毛本同誤也鄂本閩本搏作博當據正宋本作傳）

投命敵狸之類（閩本同監毛本狸改貍○按依說文當作狸）

十有三年

易猶佼易也（惠棟云安知非刺客聘人而觳易若是義與此同易之易簡鄭氏亦訓爲佼易按周易音義大壯喪羊于易鄭音亦謂佼易也繫辭易知以豉反鄭荀董並音亦詩天作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正義曰言乾以佼易故爲知坤以簡故爲能易詩義並與此同）

將劫之辭（鄂本劫作刦誤）

城壞壓竟（唐石經諸本同鄂本竟作境按釋文亦作壓境是俗竟字）

爲殺牲不絜（宋本絜作挈閩監毛本作潔解云不字亦有作清字者）

十有四年

臣約其君曰要（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宋本其作東當據正）

注据伐國不殊（按下脫會）

十有六年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諸本同唐石經損缺以字數計之有公會二字惠棟云左氏穀梁無公字故穀梁傳云不言公按公會二字當爲衍文左氏穀梁無公字猶賸會字据十九年何注云先是鄄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然則幽之盟非特魯君不至即士大夫亦未有來會者循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會于鄄不日公公會齊侯及會齊侯云云也春秋繁露滅國下篇云幽之會莊公不往）

故重而言同心也（惠棟云心字衍）

始與霸者未如瑣（閩監本同鄂本宋本瑣作璅釋文作瑣毛本改從之○按瑣正璅俗）

注不日者至二十八年（閩監毛本者作始今注無者字）

十有七年

事未得行（毛本未誤不）

伯當遠之而已（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宋本伯作但當據正）

說婦人者十九（孫志祖云此許叔重五經異義語禮樂記正義云鄭詩說婦人者唯九經異義云十九誤也）

皆謂鄭重其手而音淫過（惠棟云鄭重猶頻煩也左氏傳煩手淫聲是也）

瀸者何瀸積也（諸本同釋文積本又作漬唐石經此字缺毛本依釋文改漬非）

即下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閩本同監毛本三誤二宮誤公下同）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莊公卷第八（起十八年盡二十七年）

何休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是後戎犯中國魯蔽鄭瞻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疏）注是後戎犯中國○解云即下文夏公追戎于濟西是也○注魯蔽鄭瞻○解云下文秋有蜮是○注夫人至所致○解云即下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之屬是也是陰勝陽之象是以日爲之食）○夏。公追戎于濟西。（以兵逐之曰追○濟子禮反）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據公追齊師至酅與齊侵也（疏）注据公至侵也○解云即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是也）大其爲中國追也。（以其不限所至知爲中國追也○爲中于僞反注及下皆同（疏）注以其至追也○解云公追齊師至巂限其所至乃是自爲己追故知如此）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據公追齊師至酅弗及不言于也）大之也。（大公除害恩及濟西也言大者當有功賞也追例時（疏）注言大者至賞也○解云公追齊師至酅弗及不言于今言于者謂公有大功於王法當賞矣○注追例時○解云即此文是而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雖在正月己未下不蒙日月）○秋。有蜮。何以書。記異也。（蜮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魯爲鄭瞻所惑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言有者以有爲異也○蜮音或短狐也或謂之射工音食（疏）注蜮之猶言惑也○解云即五行志云蜮猶惑也者是○注其毒害傷人○解云即五行志云能射人甚者至死是也○注形體不可見○解云即草木志云在水中射人影即死是也○注言有者以有爲異也○解云謂魯先無蜮今乃有之案昭二十五年經書有鸜鵒來巢今此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媵陳以證反又繩證反娣從才用反下注同（疏）媵者何○解云媵是常事例不見經今而書之故執不知問）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嫉音疾又音自（疏）姪者何○解云昭穆異等而與娣俱行故執不知問○娣者何○解云與姪同倫而在姪下故執不知問○諸侯至再娶○解云傳言此者解所以有媵之意言諸侯娶女非一者正由不得再娶故也○注必以至人喜也○解云即穀梁傳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范氏云欲共享其祿是也○注所以防嫉妒○解云謂三人不相疾也○注令重繼嗣也○

（解云謂三人不相疾共保其子○注因以備至親也○解云謂備姪所以尊尊備娣所以親親其上尊下親皆指嫡也○注九者極陽數也○解云謂對一三五七以爲極矣也○注開媵路○解云謂亦有爲嫡之望也）媵不書。此何以書。（據伯姬歸于紀不書媵也）〔疏〕（注據姬歸于紀者○解云在隱二年冬）爲其有遂事書。（爲下有遂事善也故書所以不當書以起將有所詳錄猶伯姬書媵也不媵則當取得書者張本文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鄄○爲其于僞反注及下注同）〔疏〕（注爲下有遂事善也○解云即遂及齊侯宋公盟是也○注故書所至不當書○解云謂書媵是也○注以起將有所詳錄○解云正欲見盟事之善合詳而錄之○注猶伯姬書媵也○解云即成八年衛人來媵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九年晉人來媵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十年齊人來媵傳云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者是也○注言公至盟于鄄○解云是其得書之文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爾）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先是鄄幽之會公此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盟不地者方使上爲出竟地即更出地嫌上地自爲媵出地也陳稱人者爲內書故略以外國辭言之此陳侯夫人言婦者在塗也加之者禮未成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矯居表反難乃旦反背音佩）〔疏〕（注先是至不至○解云即上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是也正以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注欲深謀伐魯○解云正以善而詳錄之故知欲伐矣○注先書地○解云謂書鄄是也○注明出竟乃得專之也○解云正以鄄爲衛地故也○注此陳至在塗也○解云即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是○注加之者禮未成也○解云正以此婦未成爲夫人故加之絕之若其已配禮宜言媵陳夫人不假言之以絕也○注冬齊至西鄙○解云即下經也○注而盟不至不信也○解云以公羊之例不信者書日故如此解）○夫人姜氏如莒。○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已月者異國）〔疏〕（注月者再出也○解云欲對上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之文也○注不從至異國○解云即上四年經云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彼注云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然則此經不從四年之例而復出月者正爲齊莒異國不得相因故也）○夏。齊大災。大災者何。大瘠也。（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火災也○大瘠在亦反病也本或作瘠才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疏〕（大災者何○解云欲言大疾疫而經書災故執不知問○注以加大知非火災也○解云正以襄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火之屬皆不言大故也○案襄九年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云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然彼是兩火自對故以災火別之此則非火故更言大耳）大瘠者何。痢也。（痢者民疾疫也○痢力二反疾疫也疫音役）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與宋大水同義痢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邪似嗟反）〔疏〕（注與宋大水同義○解云即上十一年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云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是也○注齊侯至七人○解云晏子春秋文案彼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先君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而得爲賢君何又此解言七人者彼此其有誤矣然則襄公霸諸侯唯淫妹而已齊人猶作南山崔崔以刺之桓公小白相淫九人而齊人不刺之者蓋以功多足以除惡故也或者偶爾不作或采之不得寧可問乎）○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鄭伯突徒沒反厲公也）○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春秋篡明者書葬）〔疏〕（注春秋至書葬○解云言春秋者欲見通例如此矣篡明者謂有立入之文即隱四年冬衛人立晉桓十三年春葬衛宣公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僖十八年秋葬齊桓公之屬是也今此鄭突入于鄭桓十五年秋亦有入櫟之文即是篡明書其葬耳若篡不明者則去其葬以見其篡不合爲諸侯是以僖十年里克弒卓子之時惠公無入文至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下不書葬晉惠公矣若有立入之文者不嫌非篡何勞去葬以見篡若然案文公重耳亦無篡文而僖三十年經書葬晉文公者正以文公功蓋天下春秋爲賢者諱故書其葬若其不篡然也若然齊侯小白是賢者而書其入又錄其葬見其篡明不爲之諱者僖十年傳云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是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肆者何。跌也。（跌過度○肆音四本或作佚大省所景反除自省皆同二傳作眚跌大結反過度也）〔疏〕（肆大省○解云肆讀如字放肆也省讀如減省之省也○肆者何大省者何○解云皆以異於常例故執不知問）大省者何。災省也。（謂子卯日也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勑得無獨有此行乎常若聞災自省故曰災省也○行下孟反）〔疏〕（注先王至忍舉○解云此先王謂夏殷之後成禮者以是夏殷亡日故省吉事而已不忍舉而行之○注又大至此行乎○解云又若似見不賢而內自省之義矣○注常若至災省也者釋傳云災省之文也言聞有災輒自省察若爲行而致之乎）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辟子卯日所以尊孝子之思也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爲商人責不討賊○思息嗣反爲于僞反）〔疏〕（肆大省何以書○解云不但言何以書者恐人以爲但問大省云大自省勑何以書故復舉句而問之○注故禮至卯日○解云案士喪禮既殯之後云朝夕哭不辟子卯是也引之者證不以忌凶事也○注不與至忌省○解云不與念母者即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彼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是也○注猶爲至討賊○解云文十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然則商人者是篡弒之賊也齊之臣子理宜討之而反臣事失其所也及文十八年夏齊人弒其君商人而不書其葬者以責臣子不討賊也似文姜罪實宜絕之公既不絕宜盡子道而反忌省故得責之）○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輒發傳者起仇母錄子恩凡母在子年無適庶皆繫子也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言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俱臣子辭也文者謚也夫人以姓配謚欲使終不忘本也○無適丁歷反下同）〔疏〕（葬我小君文姜○解云穀梁傳曰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者是○文姜者何○解云欲言莊母謚異其父欲言非母備禮葬之故執不知問○注輒發至子恩○解云隱元年傳云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今假令不發亦是桓之夫人莊公之母可知而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故言輒矣今此經云葬我小君文姜傳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者正欲錄子之恩故備禮而葬之○注凡母至繫子也○解云即此傳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是適母繫子也宣八年傳云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襄四年傳云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皆是庶母繫子也而僖二年傳云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在子年而繫夫者蓋以僖公非所生爲其非子故也○注不在至繫夫○解云即僖二年哀姜是也○注庶母繫子也○解云即文五年傳云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是也定十五年秋姒氏卒傳曰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者亦是庶母不在子年而繫于子然則鄉來所言傳皆葬上乃言某公之母而姒氏特于卒上發傳者正以姒氏之葬直云葬定姒不得稱小君是以傳家亦於葬略之矣定姒所以葬不得稱小君公羊之義母以子貴哀公爾時未得爲君是以定姒未得全同夫人矣○注欲使終不忘本也○解云本即姓是也）○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書者殺君之子重也）〔疏〕（注書者殺君之子重也○解云正以不言大夫而得書殺則知由其是君之子故也）○夏。五月。（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仇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防魯地○傒音兮）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據暨與公盟也）〔疏〕（齊高傒者何○解云欲言其貴魯侯恥之欲言微者名氏見經故執不知問○注據暨與公盟也○解云即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是也）公也。（以其日微者不得日大夫盟當出名氏）〔疏〕（注以其日至得日○解云即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彼注云宋稱人者亦微者也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是其微者不得日矣其微者盟例時者即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之屬是也○注夫人至名氏○解云即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之屬是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冬。公如齊納幣。（納幣即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

（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凡婚禮皆用鴈取其知時候唯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玄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纁許云反儷力計反本又作麗〔疏〕注納徵至天地也○解云即隱元年注云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是也何者玄纁者是天地之色故也○注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解云正以古者食肉衣皮服捕禽獸故也儷者兩也兩皮者二儀之數）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據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不書納幣）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爲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疏〕注凡公至致也○解云即下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之屬是也凡書至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故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據柯之盟不日柯之會不致〔疏〕注據柯至不致○解云即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于柯不書日不致是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如一也○佗大何反〔疏〕注公如至如一也○解云即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云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是也）○祭叔來聘。（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絕因不使與天子下聘小人○祭側界反〔疏〕注不稱使至小人○解云如此注者正欲決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等是王使而皆稱使今此獨不稱使故決之何氏知不稱使是我無君之文者正見閔二年高子來盟傳云何以不言使我無君是也若然案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桓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然則桓公篡逆經猶稱使而不絕之莊公時淫絕之者桓四年伯糾之下何氏云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也然則桓公惡甚故去二時以明不宜莊公罪輕故不言使以見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而已春秋見義非唯一種未可然難也）○夏。公如齊觀社。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觀社者觀祭社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疏〕注諱淫至同義○解云謂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因其有事于觀社故以觀社譏耳○注天子至羊豕者解云時王之禮）公至自齊。○荊人來聘。荊何以稱人。（據上稱州〔疏〕注據上稱州○解云即上十六年秋荊伐鄭之屬是也）始能聘也。（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脩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荊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疏〕注稱人至而足○解云正以十年傳云州不若國知進稱人宜繫國矣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又襄二十九年傳云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是以此注引之耳）○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其言朝公何。（據公在內不言朝公在外言會〔疏〕注據公至朝公○解云即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屬是也○注在外言會○解云定十四年邾婁子來朝會公及公會其侯之屬皆是也）公在外也。（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惡烏路反下同〔疏〕注時公至於廟○解云隱七年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隱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今此言公故如此解）○秋。丹桓宮楹。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傳言丹桓宮者欲道天子諸侯各有制也禮天子斲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礱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失禮宗廟例時○宮楹音盈柱也下傳及注同爲將于僞反斲丁角反下同礱力工反〔疏〕注禮天子至首本○解云皆外傳晉語張老謂趙文子椽之制穀梁傳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今此何氏於丹楹之下揔言之矣斲本者正謂全以樹本而行斤斲之○注失禮宗廟例時○解云正謂此文是也下經二十四年三月刻桓宮桷而書月者以其功重故也此謂失禮脩營之例也若其祭祀失禮書月者則書日是以隱五年初獻六羽之下何氏云失禮鬼神例日也若始造宗廟而失禮者亦書日即成六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而定元年九月立煬宮亦爲非禮而不書日者所見之世其恩尤厚故不爲書日使若得禮然）○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曹達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始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後卒而不日入所聞出可日不復日○射姑音亦又扶又反〔疏〕注曹達至時也○解云即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昭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之屬是也其有卒葬在日月下者不蒙日月矣其文各自有解○注始卒日葬月○解云即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是也所以然者敬老重恩故也○注後卒而不日○解云正以對桓十年曹伯終生卒以爲後矣○注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解云即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是案曹爲小國人所聞之世正合卒月而言可日者正以傳聞之世已得錄之故所聞之世可以書日但以嫌同大國故不日矣）○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莊公有淫泆汙貳之行○扈音戶有汙汙辱之汙一音烏臥反後放此行下孟反〔疏〕注汙貳之行○解云謂莊公之行既不清潔又不專一故謂之汙矣）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嫌上說以齊惡我貳相疑而盟故日也解言非齊惡我也我行汙貳動作有危故日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與丹楹同義月者功重於丹楹○桷音角椽也〔疏〕注與丹楹同義○解云即上注云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是也○注月者功重於丹楹○解云正以失禮宗廟例時故如此注）○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諱淫故使若以得禮書也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迎魚命反見宗賢偏反下傳文見也見用幣及注同〔疏〕葬曹莊公○解云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何以書親迎禮也○解云魯侯如齊本實淫通非爲親迎而往但春秋之意以其大惡不可言之要以言其逆女使若得禮善而書日矣是以注云諱淫故使若以得禮書也○注禮諸侯至婦禮○解云注言此者欲道莊公夫人未至于國而行婦事既非正禮明矣）○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其言入何。（據夫人姜氏言至不言入〔疏〕注據夫人至言入○解云即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難也。其言日何。（據夫人姜氏至不日○難也乃旦反下及注同）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僂疾也齊人語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鷄鳴縰笄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不僂力主反疾也注同遠于萬反要一遙反縰笄所買反又所綺反惻隱初力反〔疏〕注夫人要公至責之○解云正以所傳聞之世內之大惡皆諱不書今而書之故知然也）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不宜用幣爲贄也○覿大歷反見也贄音至〔疏〕宗婦者何○解云欲言大夫之妻文不言及欲言非妻相與俱見故執不知問○覿者何○解云欲言是禮男女無別欲言非禮而在用上故執不知問○用者何○解云初至之覿禮則有之而經書用乃是不宜之稱故執不知問）見用幣。非禮也。（以文在覿下不使齋見知非禮也〔疏〕見用幣非禮也○解云言其見夫人之法卿大夫宜用羔鴈宗婦宜用棗栗腶脩而皆用幣是爲非禮也○注以至非禮也○解云若其是禮宜言大夫宗婦用幣覿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腶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爲贄見女姑以腶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腶脩取其斷斷自脩正執此者若其辭云爾所以敘情配志也凡贄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士用雉雉取其耿介鴈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惡潔白而不受汚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備德之君子鬯取其芬芳在上與達於天而醇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視其所執而知其所任矣日者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故著其明日也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也族所以有宗者爲調族理親疏令昭穆親疏各得其序也故始統世世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天子諸侯世以三牲養禮有代宗之義大夫不世不得專宗若言宗婦者重教化自本始也○斷脩丁亂反注同本又作腶音同鍛脯加薑桂曰脩耿介古幸反下音界行

（戸郎反號戸刀反踶其委反醇音純粹雖遂反爲謂于僞反下仕爲同令力呈反昭穆上遥反凡昭穆之例皆同〔疏〕注股脩者脯也○解云正以穀梁傳云束脩之肉不行竟内以肉言之故知脩爲脯矣又下曲禮婦人之贄脯脩棗栗謂之脯脩其義益顯○注禮婦人至志也○解云時王之禮且以其文先言棗栗故也○注凡贄至用雉○解云皆下曲禮文彼言諸侯用圭此言王者蓋所見異也○注大夫不世不得專宗○解云欲道大夫之妻所以謂之婦人之義○注重教化自本始也○解云正以宗子者宗族之本故也）

○大水。（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復扶又反〔疏〕注夫人至二叔○解云即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注明年復水也○解云即二十五年秋大水云云是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以小國知無氏爲大夫○曹羈居宜反下同〔疏〕曹羈者何○解云欲言曹君經不稱伯欲言大夫單名無氏故執不知問○注以小至大夫○解云即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之屬是也若其大國大夫不書名氏者或有未命或有罪見貶矣）曹無大夫。此何以書。（據羈無氏〔疏〕注據羈無氏○解云曹無大夫之文也言問者見羈無氏知曹無大夫既無大夫何以特書曹羈故對之）賢也。何賢乎曹羈。（據國見侵出奔以辟難）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戎師多又常以無義爲事）君請勿自敵也。（禮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君師少不如守且使臣下往○則守手又反又如字下同）曹伯曰。不可。（臣下不可獨往）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有五一曰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二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五曰贛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魄普白反餐七千反諷方鳳反墮許規反爭爭鬬之爭贛諫陟降反又呼弄反又丑用反〔疏〕三諫不從至義也○解云然則下二十七年傳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者謂三諫不從之屬是也而曲禮下篇云三諫不聽則逃之蓋士不待放故言逃之○注諫必三者至君也○解云即此及鄉飲酒義云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是也○注諫有五至墮之是也○解云即定十二年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墮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費是也○注二曰順諫○解云即此文是也○注三曰至駒是也○解云昭二十五年傳云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是也○注四曰至歸是也○解云即宣十五年傳云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者是也○注五曰至子是也○解云僖三十三年傳云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者是也）

○赤歸于曹郭公。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以郭公在赤下○赤歸于曹郭公此連爲句郭音號亦如字連讀郭公爲一句〔疏〕赤者何○解云欲言曹伯經不書爵欲言微者復有郭公之號故執不知問○曹無至公也○解云謂此郭公實非曹入故也言蓋郭公者蓋郭之公矣）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失地者出奔也名言歸例郭公置赤下者欲起曹伯爲戎所殺故使若曹伯死謚之爲郭公而赤微者自歸曹也不言赤奔者從微者例不得録出奔〔疏〕郭公者何○解云欲言郭君經無其事欲言曹伯而文言郭公故執不知問○注不言至出奔○解云謂不言郭公赤奔曹者假作微人之文即從微者例寧得録其奔正得言道赤歸于曹）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女音汝〔疏〕注稱字敬老也○解云正以稱字異於諸侯大夫之例故知其老也○注孝經至是也○解云注言此者欲道春秋假魯以爲明王謂女叔爲小國之臣矣）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春秋篡明者當書葬朔不書葬嫌與篡同例身絶國不絶故去葬明犯天子命重不得書葬與盜國同○故去起呂反年末同〔疏〕注春秋至國同○解云篡明者謂經有立入之文也不嫌非篡則書其葬隱四年冬衛人立晉桓十三年春葬衛宣公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僖十八年秋葬齊桓公之屬是也若篡不明者則去其葬以見其篡不合爲諸侯即晉惠公之屬是也今此衛朔於上六年經云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既有入文即是篡明當絶書葬而不書葬者若其書葬則嫌與篡明者同例但身合絶而已其國不合絶故亦去其葬明其犯天子之命罪重不得書葬與盜國同盜國即篡是也朔犯天子命在上六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據日食在天〔疏〕注據日食在天○解云謂日食在天上何由于地而鼓用牲乎）求乎陰之道也。（求責求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或曰者或人辭其義各異也或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絶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不言鼓牲于社用牲者與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同嫌起用牲爲非禮書者善內感懼天災應變得禮也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也○營社一傾反又如字本亦作縈同爲闇于僞反注爲闇爲日光同大廟音泰應變應對之應〔疏〕注或曰至說非也○解云知其非者正以日食者陰氣侵陽社官五土之神理宜抑之而反營衛失抑陰之義故也○注不言至非禮○解云公羊之義救日食而有牲者以臣子之道接之故也與左氏天災有幣無牲異矣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彼注云以致文在廟下不使入廟知非禮也然則此經若鼓用牲之文在于社之下不使在社上則用牲爲非禮若然上二十四年傳云用者不宜用也而此注復以用牲爲得禮者公羊之義以用爲時事不必著不宜也○注書者至嗣子也○解云謂經書日食善內之得禮矣夫人遂不制以下是其日食之義言通於二叔者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言殺二嗣子者子般閔公是也）

○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其言于社于門何。（據一鼓用牲耳）社。禮也。于門。非禮也。（于門非禮故畧不復舉鼓用牲不舉非禮爲重者如去于社嫌于門禮也大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爲雲實出于地而施于上乃雨歸功于大猶臣歸美于君○復扶又反〔疏〕注大水至于君○解云同禮謂同鼓用牲矣）

○冬。公子友如陳。（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朝京師大國善有加錄文如楚有危文聘無月者此於朝輕也〔疏〕注朝京至錄文○解云凡朝聘例時加錄謂書月是也即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彼注云月者善公尊天子者是其朝京師有加錄之文矣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彼注云月者溴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者是朝大國有加錄之文矣○注如楚有危文○解云即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公如楚彼注云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是也○注聘無月至輕也○解云即春秋上下內聘京師及大國悉書時是也而襄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書月者彼注云月者公數如晉希見荅今見聘故喜錄之是也然則此云聘無月者據內言之矣）

二十有六年。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何以不名。（據莒小於曹殺公子意恢名〔疏〕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解云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者即此是也○注據莒至恢名○解云知莒小於曹者正以春秋上下曹伯恒敍於莒上故也其莒殺公子意恢名者即昭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是也）衆也。曷爲衆殺之。（據殺三郤名〔疏〕注據殺三郤名○解云即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州郤至是也言晉殺三郤亦是衆殺之而皆書名此曷爲衆殺而復不稱其名乎）不死于曹君者也。

（曹諸大夫與君皆敵戎戰曹伯爲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爲得其罪故衆略之不名凡書君殺大夫大夫有非以專殺書他皆以罪舉〔疏〕注凡書至罪舉○解云春秋之義諸侯之君不得專殺大夫若殺有罪大夫春秋書之者責君專殺矣其他無罪君枉殺之而書之者欲以罪君之故而舉之其罪君者即去其君之葬是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據胡子髠滅○髠苦門反〔疏〕注据胡子髠滅○解云即昭二十三年云胡子髠沈子楹滅云云是也此注不言沈子楹者省文故也）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如上語知爲戰○爲曹于僞反下同〔疏〕注如上語知爲戰○解云即上謂不死于曹君是也）爲曹羈諱也。（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起其賢又所諫者戰也故爲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曹無大夫書殺大夫者起當誅也○避難乃旦反爲去于僞反下起呂反〔疏〕注故爲至意也○解云謂曹羈之意唯恐其滅欲其不戰是故諱其戰滅之文所以使若諫得其君然也○注曹無大夫○解云上二十四年傳文○注起當誅也○解云言大夫之義理合死於君今不死君當合誅討是以經書殺其大夫欲起其合誅矣）○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異與上日食略同○〔疏〕注異與上日食略同○解云上二十五年日食之下注云是後夫人遂不制通于二叔殺二嗣子也今此日食之異亦爲此事故云異與上日食之說相似是以不復指解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書者惡公教内女以非禮也洮内也凡公出在外致在内不致其與婦人會不别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女會來例皆時○洮他力反惡公烏路反下惡莊同別彼列反〔疏〕注凡公出在外致○解云即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其公與二國以上得意致會也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是其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也其不得意皆不致矣○注在内不致○解云即隱五年公觀魚于棠不書公至自棠之屬是也○注其與至不致○解云春秋上下無公會婦人乎外之經而注言雖在外猶有不致者但偶爾無之○注伯姬至無服○解云凡諸侯之女嫁於諸侯者爲之期若嫁於大夫者則不服矣其有服者春秋皆書其卒以錄恩即紀伯姬宋伯姬之屬是若無服者則略之今此伯姬春秋不記其卒者蓋以其嫁於大夫故云不與卒于無服矣○注女會來例皆時○解云即此經書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下文云冬杞伯姬來之屬是也）○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據益師等皆不書葬稱字者葬從主人也〔疏〕原仲者何○解云欲言陳君其稱異常欲言大夫不合錄葬故執不知問○注據益至書葬○解云即隱元年冬十二月公子益師卒之屬皆無葬文是也○注稱字至人也解云若五等諸侯之卒例書本爵及其葬時悉皆稱公亦是葬從主人之稱故取尊名矣）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不以公事行曰私行私行不言葬原仲于陳若告糴者告糴上有無麥禾知以國事起此上下無起文而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不嫌使乎大夫者有國文也○告糴音狄下同使所吏反〔疏〕注私行至告糴○解云即下二十八年經云冬築微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傳云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是也○注不嫌至國文也○解云成二年傳云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者是其文也又閔二年傳云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者亦是也今此葬原仲不嫌使乎大夫者正以上有如陳之文故也無國事言如陳者文九年注云大夫繫國是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據大夫私行不書）辟内難也。（欲起其辟内難○内難乃旦反注及與下同）君子辟内難。而不辟外難。（禮記曰門内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揜恩○之治直吏反下之治同〔疏〕注禮記曰至揜恩○解云喪服四制文也案彼文事作治字下揜字作斷字蓋以所見異）内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通者淫通〔疏〕内難者何○解云正以弑君之事乃在莊二十二年冬今已辟之故執不如問）以脅公。（語在三十二年〔疏〕注語在三十二年○解云即公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是也）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親至親也○與音預）因不忍見也。（因緣己心不忍見親親之亂）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書者惡莊公不能任用使辟難而出〔疏〕故於是復請至於陳○解云案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今又請往故言復也）○冬。杞伯姬來。其言來何。（據有來歸〔疏〕冬杞伯姬來○解云即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者是也非謂此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者杞伯姬自是大夫之妻然則此伯姬是其女洮之伯姬是其姊妹故今得並稱伯矣○注據有來歸○解云即宣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是也）直來曰來。（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疏〕注諸侯至得反○解云即此文直來曰來是也其大故者奔喪之謂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彼注云奔父母之喪也是也○注唯自大夫至一歸宗○解云自從也言從大夫以下即詩云歸寧父母是也案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敍故也）大歸曰來歸。（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婦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嘗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取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絶世也淫泆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反義也嫉妒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更音庚背音佩喪息浪反長女丁丈反悖補內反〔疏〕注不背德也○解云言己賤時彼事已是其恩德也若貴而棄之即是背德而不報非禮也○注逆家至人倫也○解云謂仍見其家不行正直而行頑嚚廢其尊卑之倫次故不可娶）○莒慶來逆叔姬。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言叔姬者婦人以字通言叔姬賤故略與歸同文重乖離也〔疏〕莒慶者何○解云欲言莒君經不稱子欲言大夫莒無大夫故執不知問○大夫至非禮也○解云大夫所以不得越竟逆女者正以大夫任重於政事有所損曠故也若士則得越竟娶妻正以其任輕故也是以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是也○注言叔至乖離也○解云若不與歸同文宜言莒慶來逆女叔姬歸于莒矣然則言叔姬者是其歸文也又云重乖離者謂書其逆女與歸文同也何者嫁于大夫賤不合錄而書其逆叔姬者重其乖離矣）○杞伯來朝。（杞夏后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貶起伯爲黜說在僖二十三年○夏戶雅反〔疏〕注杞夏后不稱公○解云隱三年傳云王者之後稱公今而稱伯故怪之○注黜而至三年○解云僖二十三年十有一月杞子卒注云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絶故貶不失爵是也言方以子貶者方以僖二十三年貶之稱子令與伯共爲一等故於此處不得稱侯耳）○公會齊侯于城濮。（濮音卜）

公羊注疏卷八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莊公卷八

十有八年

日有食之（經義雜記曰五行志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公羊傳曰日晦今公羊無傳何注無食晦之文蓋董仲舒等所見公羊有之或漢初公羊家說也劉歆說左氏亦以爲食晦）

據公追齊師至酅（閩監毛本同鄂本酅作巂下同此本疏中凡酅字皆作巂當據正）

象魯爲鄭瞻所惑（鄂本瞻誤贍）

十有九年

故書所以不當書（按以字衍當刪正）

此其言遂何（唐石經此其損缺或言石經無其今以字數核之當本有）

公比不至（鄂本宋本同十行本比誤此今訂正閩監毛本改皆非○按比猶頻也）

榮見遂也（諸本同句當有誤）

二十年

大災者何大瘠也（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大瘠在亦反本或作癠才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經義雜記曰禮記曲禮下四足死曰漬注漬謂相瀸汙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呂氏春秋貴公篇仲父

（之疾病矣潰甚高誘注潰亦病也公羊傳曰大災者大潰也然則鄭高所據公羊皆作大潰按此當是嚴顏之異）

痢者民疾疫也（惠棟云痢卽癘字古厲列通）

二十有一年（唐石經作廿有一年下二十準此鄂本作二年誤字也）

見其眞明不爲之諱者（毛本見誤兒）

二十有二年

肆大省（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肆本或作佚省二傳作眚）

又大自省勑（宋本同閩監毛本勑作敕疏同）

所以專孝子之思也（閩監毛本同鄂本宋本思作恩）

證不以悒凶事也（閩監本同毛本證誤正）

起仇毋録子恩（鄂本仇作讎下同）

以其爲君配（何按本君作公與穀梁傳合）

譏莊公取仇國女（鄂本取仇作娶讎穀梁疏引同）

大夫盟當出名氏（閩監毛本同修改本出作書蓋非）

納幣卽納徵納徵禮曰（鄂本納徵不重此衍毛本禮誤者）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毛本自誤日）

莊公時淫絕之者（按時蓋特之誤）

注天子至羊豕者（閩監毛本者改○）

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六經正誤云一當作壹按此本疏引襄廿九年傳作不壹而足閩監毛本亦改爲一）

傳言丹楹宮者（毛本宮誤公疏中刻楹宮桷同）

莊公有淫泆汙貳之行（諸本同鄂本汙作汗按淫泆二字當衍釋文出有汗二字疏標注汙貳之行四字解云莊公之行旣不淸絜又不專壹故謂之汙貳矣是本無淫泆可知）

故謂之汙矣（按汙下當脫貳字）

嫌上說以齊惡我貳（鄂本說作託此誤）

二十有四年

旣非正禮明矣（補鏜云旣疑卽字誤）

僂疾也（段玉裁云僂卽婁婁卽今屢字訓數亦訓疾）

鷄鳴縰笄而朝（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鷄改雞縰笄誤縱笄）

腶脩云乎（唐石經諸本釋文文作斷脩云丁亂反注同本又作腶音同此本腶誤暇今訂正）

取其斷斷自脩正（鄂本正誤止）

士用雉（此本雉誤雞今據諸本訂正）

令昭穆親疏各得其序也（鄂本無疏此涉上理親疏誤衍）

何以特書曹羈（閩監本同毛本特改獨非）

戎師多（毛本戎誤我）

君請勿自敵也（諸本同唐石經缺九經古義云春秋繁露曰曹羈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君不聽適讀爲敵禮記雜記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荀子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爲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

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按武夏字互誤）

相馬而秣之（按相爲拑之誤）

正得言道赤歸于曹（閩監毛本正作止）

二十有五年

主孝而禮之（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宋本孝作字當據正）

以朱絲營社（釋文營社本亦作縈同按續漢禮儀志注引作縈）

明先以尊命責之（續漢志注引作尊者命此脫者）

善公尊天子者者（閩監毛本者字不叠此誤衍）

二十有六年

公伐戎（諸本同呂氏祖謙集解云公羊無春字按唐石經公伐戎之上損缺然以每行十字計之無春字盧文弨曰疏標經文云春公伐戎是疏本有春自石經始脫耳○按左傳經有公字）

大夫有非（鄂本非作罪此誤）

二十有七年

春秋皆書其卒（閩監本同毛本春秋誤諸侯）

通乎季子之私行也（鄂本以下同唐石經無乎字）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揜恩（解云喪服四制文彼文事作治下揜字作斷經義雜記曰釋文之治直吏反下之治同誤同禮記但不爲斷字作音知下句亦作揜若疏本則二治皆爲事古治事聲相近何據禮記不與鄭本同）

賤取貴不去（按取當作娶上下皆作娶）

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宋本同監毛本損誤捐迎誤逆閩本損字亦誤迎字不誤疏中損皆誤捐）

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是也（毛本錦誤帛）

杞夏后（鄂本后作後此誤疏同）

方以子貶起伯爲黜（鄂本起作杞此誤）

有誅無絕（毛本絕誤貶）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莊公卷第九（起二十八年盡閔公二年）

何休學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伐不日。此何以日。（據鄭人伐衛不日）〔疏〕注據鄭人伐衛不日○解云在隱二年冬按彼文雖在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之下不蒙其日月故得据之至之日也。（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日以起其暴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至日便伐明暴故舉伐）〔疏〕戰不至伐何○解云正以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云云書其重者故此弟子据而難之春秋伐者爲客。（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伐者爲客何云讀伐長言之伐人者也）〔疏〕春秋伐者爲客○解云謂伐人者必理直而兵強故引聲唱伐長言之喻其無長矣伐者爲主。（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伐者爲主何云讀伐短之見伐者也）〔疏〕伐者爲主○解云謂被伐者必理曲而寡援恐得罪於鄰國故促聲短言之喻其恐懼也公羊子齊人因其俗可以見長短故言此故使衛主之也。（戰序上言及者爲主）曷爲使衛主之。（據宋襄公伐齊宋主齊）〔疏〕注據宋至主齊○解云即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夏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是也衛未有罪爾。（蓋爲幽之會服父喪未終而不至故○蓋爲于僞反）〔疏〕注蓋爲至至故○解云上二十七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是也按上二十五年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至二十七年六月幽之會時始二十六月未盡今傳復以爲無罪故知正爲父喪未終是以不至則幽之會不至之衛侯惠公朔之子蓋懿公也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據桓十三年己巳燕人戰敗績稱師也）〔疏〕注據桓至稱師也解云即彼經云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未得乎師也。（未得成列爲師也詐戰不言戰言戰者衛未有罪方欲使衛主齊見直文也不地者因都主國也○見直賢徧反）〔疏〕注詐戰不言戰解云通例如此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瑣素果反）〔疏〕注日者至行進○解云欲決上十六年冬十二月邾婁子克卒不書日故也正以行進而書日故知附從霸者朝天子賢於會霸者於北杏而已但外相如例所不書故無其文何氏以理知之故如此解○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書者善中國能相救）○冬。築微。（○築微左氏作糜）大無麥禾。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則嫌冬水推秋無麥禾使若冬水所傷者但言無麥禾則嫌秋自不成不能起秋水因疾莊公行類同故加大明有秋水也此夫人淫泆之所致）〔疏〕注此蓋至秋水○解云既言無麥是建未之前事故知秋水所傷也若其經云冬築微大水無麥禾即大水在冬下嫌是冬水矣則嫌推尋此秋無麥禾之事若使冬水傷殺之者矣若不言大而但言無麥禾則嫌此秋但地氣不養而麥禾不成不能起見此秋實有水矣因欲疾莊公之行不制夫人令其陰盛類同於水故加大以見之○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糴者何。請糴也。（買穀曰糴）〔疏〕告糴者何○解云欲言買穀不見將物之文欲言非買穀而經書糴者故執不知問何以不稱使。（據上大無麥禾知以國事行當言如也）〔疏〕注當言如也○解云正以如者內褥使文故也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據國事也）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乏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畜危亡切近故諱使若國家不匱大夫自私行糴也○委於鬼反諸直魚反畜勑六反匱其位反）〔疏〕注危亡切近故諱○解云謂危亡之事切於國家理應不遠矣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新延廏者何。脩舊也。（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廏九又反）〔疏〕新延廏者何○解云欲言新造不見作名欲言修舊修舊不書故執不知問○注繕故曰新○解云即此是也○注有所增益曰作○解云即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是也○注始造曰築○解云即上築微傳云凶年不造邑也之屬是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據新宮災後修不書）〔疏〕注據新至不書○解云即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於此以後不見修作之文是也譏。何譏爾。凶年不脩。（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延廏馬廏也○費芳味反差初賣反）〔疏〕注不諱至造邑○解云上二十八年築微之事實在大無麥禾後而在前言之者諱以凶年造邑故也然則去年無麥禾今茲凶歲而修廏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夏。鄭人侵許。○秋。有蜚。何以書。記異也。（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蜚扶味反臭蟲也行下孟反）○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疏〕注國滅至以初也○解云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云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然則今此叔姬其國已滅而書卒正以本貴爲夫人今雖國滅猶以夫人之禮待之而書其卒故云待之以初也案隱七年則此叔姬乃是伯姬之媵而言從夫人行者正以十二年春叔姬歸于酅傳云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然則初去之時雖爲媵妾至莊四年三月伯姬卒之後紀國未滅之前紀侯立之爲夫人其言夏紀侯大去其國叔姬乃歸于魯至十二年春歸于酅之時爲夫人故曰從夫人行也○城諸及防。（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別彼列反）〔疏〕注諸君至臣邑○解云知如此者正以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彼注云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然則都邑言及別公私故知此言城諸及防者是君臣邑故也○注言及至定矣○解云所以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可以爲王者之法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鄣。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時霸功足以除惡故爲諱言降者能以德見歸自來服者可也○降戶江反下注同鄣音章爲桓于僞反注同）〔疏〕鄣者何○解云欲言是國春秋未有欲言非國復無所繫故執不知問○降之者何○解云欲言自服文道齊人欲言兵加而文又言降故執不知問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襄公服紀以過而復盡取其邑惡其不仁之甚也月者重於取邑○復扶又反惡烏路反下同）〔疏〕注月者重於取邑○解云以取邑例時即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之屬是○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是後魯比弒二君狄滅邢衛○比毗志反）〔疏〕徒葬乎叔爾解云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案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傳云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徒葬于齊爾而此重發之者正以彼則于齊此則于叔故重言之○注是後魯比弒二君○解云謂下三十二年子般卒閔二年公薨是也○注狄滅邢衛○解云謂僖元年次聶北救邢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之屬是也○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子禮反）○齊人伐山戎。此齊侯也。其稱人何。（據下言齊侯來獻戎捷）〔疏〕注據下至戎捷○解云即下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是也貶。曷爲貶。（據齊侯伐北戎不貶）〔疏〕注據齊侯伐北戎不貶○解云即僖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是也若然而此注不道許男者正以其解齊人伐山戎之故省文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之甚痛○操七刀反迫也注同蹙子六反）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據得）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時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殺之甚痛故去戰貶見其事惡不仁也山戎者戎中之別名行進故錄之○去起呂反見賢徧反）〔疏〕注春秋敵者言戰○解云謂軍人衆寡相敵者不謂將之尊卑等是以僖二十八年晉侯已下及楚人戰于城濮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

（楚子戰于郔之屬雖君與大夫亦言戰矣○注故去王不仁也○解云謂貶去其戰以見力不得等惡齊侯之不仁也○注行進故錄之○解云謂言山詳錄之耳）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譏者爲瀆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四方而高曰臺○漱素口反浣戶管反垢古口反○去起呂反爲瀆于僞反下爲威同）〔疏〕（臨民之所漱浣也○解云謂郎臺近泉臺故知如此是以文十六年傳云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彼注云以所置名之者即其近泉之證也○注無垢加功曰漱○解云謂但用手矣既無垢而加功者蓋亦少有但無多垢故謂之無非全無也又取其斗漱耳若以里語曰斗漱也故注去垢曰浣者蓋用足物是以舊說云用足曰浣是也故內則云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鄭注云手曰漱足曰澣和漬也是也○注禮天至士簾○解云禮說文也○注天子至四時○解云皆是禮說文也文王受命之後乃築靈臺亦是天子曰靈臺之義正以候天地故以靈言之諸侯候四時故謂之時臺○注四方而高曰臺○解云爾雅釋宮文）○夏。四月。薛伯卒。（卒者薛與滕俱朝隱公桓弒隱而立滕朝桓公薛獨不朝知去就也○桓殺申志反）〔疏〕（卒者至去就也○解云所傳聞之世小國卒例不合書而今書之故解之耳言薛與滕俱朝隱公者即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是也言滕朝桓公者即桓二年滕子來朝是也言知去就者謂知去惡就善矣）○築臺于薛。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禮諸侯之觀不過郊○觀工喚反）〔疏〕（注禮諸至過郊○解云正以郎爲近邑而在郊內鄉者上傳不譏其遠今此云薛傳云遠也故知禮法不得過郊矣）○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戰所獲物曰捷）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據齊未嘗朝魯）威我也。（以威恐怖魯也如上難知爲威魯書之○恐怖上勇反下普故反）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旗軍幟名各有色與金鼓俱舉使士卒望而爲陳者旗獲建旗縣所獲得以過魯也不書威魯者恥不能爲齊所忌難見輕侮也言獻捷繫戎者春秋王魯因見王義古者方伯征伐不道諸侯交格而戰者誅絕其國獻捷於王者楚獻捷時此月者刺齊桓憍慢恃盈非所以就霸功也○幟音志又申志反又尺志反本又作織同○難乃旦反因見賢徧反）〔疏〕（注旗軍至有色○解云即禮大帛以即戎之屬是也○注與金鼓俱舉○解云謂以金鐃和鼓金鐸通鼓之時而建之○注旗獲至過魯也○解云凡言過者謂道所經過之稱今齊侯伐山戎而得過魯則此山戎不在齊北可知蓋戎之別種居于諸夏之山故謂之山戎耳○注言戎捷繫戎至不道○解云正決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獻捷無所繫矣○注諸侯交至於王者○解云格猶距也謂與交戰而距王今人謂不順之處爲格化之類○注楚獻至此月○解云即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是也而云恃盈者謂自持盈滿之道而侮諸侯失謙虛之義故月之）○秋。築臺于秦。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爲國明皆不當臨也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泄慢也）○冬。不雨。何以書。記異也。（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施申豉反）〔疏〕（注先是比築三臺○解云即上文于郎于薛于秦之屬是也○注慶牙專政○解云即上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下三十二年傳云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然則上既言二子脅公季友不得爲政下文始言授季子國政即於是時慶牙爲政明矣）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據公弟叔肹卒○肹許乙反）〔疏〕（城小穀○解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夏宋公至梁丘○解云隱八年注云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虞者爲主明當戒愼之然則今宋公序上亦爲齊侯所要故也○注據公弟叔肹卒○解云即宣十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是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據公子買有罪殺之言刺不言卒）〔疏〕（注據公至言卒○解云即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傳云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亂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是也）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據叔孫得臣卒不日者惡不發揚公子遂弒也○爲季子于僞反下爲季而爲注故爲同）〔疏〕（注據叔至遂弒也○解云即宣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注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是也然則季子若其發揚牙之罪惡誅之正是臣人之道今而諱殺故難之云）季子之遏惡也。（遏止○遏於葛反止也）不以爲國獄。（不就致獄其刑故言卒）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過在親親疑於非正故爲之諱所以別嫌明疑○別彼列反）〔疏〕（注季子至明疑○解云季子仁者不忍用刑其兄是失事君之道然則季子之過在於親其親者故曰過在親親春秋以掩過牙之惡與周公行誅于親兄異是以疑其非正禮耳故爲之諱刺文所以別嫌者謂諱刺別於親親失臣道之嫌明疑者明於掩惡非正禮之疑耳）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召之於陳）〔疏〕（注召之於陳○解云正以上二十七年傳云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之文故也）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疏〕（注至不至兩書○解云謂通例如此宣八年夏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書其乃復者彼傳云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彼注云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是也宣十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冬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書其還者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彼注云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遂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言至檉者善其得禮于檉是也昭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又昭二十四年春叔孫舍至自晉皆書至者正由被執而得歸是以重而書至猶非正歸當書之例也閔二年秋季子來歸書者初出亦不書不得難此也）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致與也○焉於虔反）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庸猶傭傭無節目之辭○般音班）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隱公生桓公及今君生慶父亦當及是魯國之常也）慶父也存。（時莊公以爲牙欲立慶父）〔疏〕（慶父也存者解云莊公辭）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再言夫何敢者反覆思惟且欲以安病人也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夫何音扶下及注同覆芳服反思難乃旦反）〔疏〕（注再言至病人也○解云謂反覆思惟躑躅之間故再告此言夫何敢使病者意安耳○注孔子曰至思義○解云引之者欲言季子反覆思惟合於君子之道言見得思義者得謂利祿也）俄而牙弒械成。（是時牙實欲自弒君兵械已成但事未行爾有攻守之器曰械○俄五多反牙殺申志反注及下親弒同械戶戒反）季子和藥而飲之。（藥者酖毒也傳曰酖之是也時季子亦有械故能飲之傳不道者從可知○飲於鴆反注同酖毒本亦作鴆直蔭反下文同）〔疏〕（注藥者至是也○解云即下云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云云者是）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時世大夫誅不宜揚子當繼體如故）〔疏〕（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解云言不爲天下所共戮不爲天下所共笑矣○注時世大夫○解云欲道古禮大夫不世矣）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今將欲殺無傫○無本又作巫傫音力委反又力追反堤丁兮反）〔疏〕（飲之無傫氏○解云或是大夫家或是地名言飲酖毒之藥于無傫氏矣舊云飲之無傫氏者言飲此毒不累其子孫謂當立其氏族也者非也○至乎王堤而死○解云王堤蓋地名）辭曷爲與親弒者同。（辭傳序經辭親躬親也）〔疏〕（注辭傳序經辭○解云知如此者正以經書公子牙卒無誅殺之文傳云曷爲不言刺之云是將爲亂乎故知此辭與親弒者同但是傳序經辭非爲經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親謂父母○無將如字閔公本將不誅將而皆同或子匠反非也）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以臣事君之義也唯人君然後得申親親之恩○與音餘）〔疏〕（殺世子母弟至之也○解云即）

（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之屬者是殺世子直稱君之經也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襄三十年夏天王殺其弟年夫之屬者是殺母弟直稱君之經也○注唯人至之惡○解云欲道殺世子母弟所以直稱君甚之之義言得申親親之恩而不申之故甚其惡耳）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明當以親親原而與之於治亂當賞疑從重於平世當罰疑從輕莊不卒大夫而卒牙者本以書國將弒君書日者錄季子過惡也行誅親親雖酖之猶有恩也）疏（隱而逃之○解云言隱匿辟殺是以不直誅而酖之矣○注明當至與之○解云明春秋之道當親其親而原季子之心而與之故言之耳○注於治至從輕○解云注言此者欲道春秋者撥亂之書是以原其親親而賞季氏即賞疑從重也當所傳聞之世天下未平是以升平疑獄不得不誅故云於平世乃可罰疑從輕矣○注莊不至弒君○解云上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傳云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彼注云所伐大夫不卒者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與桓同義是也今牙書卒者本以當國將弒君故也○注書日至過惡也○解云正以春秋之義於所傳聞之世大夫之卒不問有罪無罪皆不書日以略之因示其恩淺即隱元年冬十二月公子益師卒隱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之屬是也今而書日故解之言錄季子過惡也皆正以爲季子遏其惡之故是以詳錄之耳）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者何。正寢也。（公之正居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在寢地加錄內也夫人不地者外夫人不卒內書薨已錄之矣故出乃地）疏（路寢者何○解云欲言正寢公存之時經文無路寢之名欲言非正寢而公薨於內故執不知問○注天子諸侯至人居小寢○解云皆時王之禮矣若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於高寢僖三十三年冬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之屬是也然則諸侯有三寢而薨其內者是正矣而文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襄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之屬皆爲失處而無譏文者蓋以不在三寢非禮自見故也而云父居高寢者蓋以寢中最尊若父子並薨之時父殯于高寢矣其嗣君亦薨乃居於路寢若其孫又薨則從王父母小寢所以不再言母者妻從夫寢故也其夫人若存定居于寢內之三宮矣若非有並喪則從寢之中科薨其一而謂路寢爲公之正居者以其始正之常處也○注在寢地加錄內也○解云正決外諸侯之卒不地故也○注故出乃地○解云即僖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是也）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據子赤不言子赤卒）疏（據子赤不言子赤卒○解云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云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是也）君存稱世子。（明當世父位爲君）疏（君存稱世子○解云內外同矣而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不言世子者彼注云而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是也）君薨稱子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也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疏（注緣民臣至名也○解云子者嗣君之稱是以稱子某明其嗣父也既不可無君令之繼父而書名者正以尸柩尚存猶君前臣名故也其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者文九年傳文）既葬稱子。（不名者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疏（注不名至子也○解云正以先君既葬更無所屈所以不稱爵而言子者一年不二君矣其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者文九年傳文）踰年稱公。（不可曠年無君）疏（注不可曠年無君○解云文九年傳文）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據定姒俱稱卒書葬）疏（注據定至書葬○解云即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九月辛巳葬定姒然則定姒稱卒而書葬今子般稱卒不書葬故難之）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則立廟也）廟則書葬。（錄子恩也）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稱卒不地者降成君也日者爲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去起呂反見賢偏反）疏（注未踰至二君也○解云案喪服不杖期章之內有爲君之長子臣下猶服之況爲嗣君而言無服者正以爲長子之時其臣下從君而服之若其爲嗣君則無從服之義是以知其無服矣不但如此作君長子之時其臣皆吉故得爲之服期若作未踰年之君臣下皆爲前君服斬寧得更爲之服乎若還服期即是廢重服輕若爲斬衰三年即違一年不二君之義故也○注稱卒不至君也○解云案隱公閔公皆是成君而亦不地故隱十一年傳云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故彼注云不忍言其僵尸之處今子般亦殺死正合不書地而言降成君者欲道好死者亦不書地所以降成君故也其好死者即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是也○注殺不至子赤也○解云即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云子卒者孰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彼注云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是也然則子般猶是所傳聞之世恩降于子赤是以忍言日也）

○公子慶父如齊。（如齊者奔也是時季子新酖牙慶父雖歸獄鄧扈樂猶不自信於季子故出也不言奔者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樂音洛暴步卜反）疏（注慶父至扈樂○解云其歸獄鄧扈樂之事在閔元年傳也）○狄伐邢。

閔公

（起元年盡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復發傳者嫌繼未踰年君義異故也明當隱之如一○弒申志反）疏（注復發至如一解云則莊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然則莊元年已有此傳今復發之者正嫌此繼未踰年之君異于成君故也其異一成一未而不異之者明臣子隱痛之當如一矣若然案莊公繼弒弒是齊侯今閔公繼弒弒是慶父何氏寧知不嫌此異而知爲所繼之君成與不成者正以解即位之義欲道后君痛其見弒不忍即其位處明據恩之深淺無弒者內外之義故也）孰繼。（據子般弒不見○見賢偏反）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探他南反辟婢亦反匿女亦反）疏（注論季子至首匿○解云謂季子緩縱慶父之事當從周禮小司徒議親之法非其罪也○注當與至有差○解云即宣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則得臣與遂不宜相隱是以罪之今慶父季友親則親矣得相首匿是以舍之故言當與叔孫得臣有差矣）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據師還也○惡音烏扈樂音洛或如字）疏（注據師還也○解云即莊八年秋師還傳云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非師之罪也注云明君之使重在君然則莊八年尊者使師滅同姓而歸善於師今則尊者使樂殺子般而反歸惡於樂故難之）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殺鄧扈樂不書者微也○曾才能反盍戶臘反）疏（樂曾淫于宮中○解云即左氏傳云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也者得與此合）季子至而不變也。（至者聞君弒從家至朝季子知樂勢不能獨弒而不變正其真僞）○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彊齊恐爲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爲此盟下書歸者使與君致同主書者起託君也）疏（注故季子如齊聞之○解云正以下經云季子來歸故知時如齊矣○注書歸至致同○解云正以大夫歸例不書而下經書歸故如此解也○注主書者起託君也○解云謂主書此盟又下文即書季子來歸者欲起季子託君于齊侯矣所以不書公至自洛者桓之會不致故也）○季子來歸。其稱季子何。（據如陳名不稱季卒不稱子）疏（注據如陳名不稱季○解云即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是也○注不稱子○解云即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是也）賢也。（嫌季子不探誅慶父有甚惡故復於託君安國賢之所以輕歸獄顯所當任達其功[illegible]魯本感洛姑之託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令力呈反）疏（[illegible]獲弒君之惡故曰甚惡也○注所以至其功○解云所以輕歸獄者欲輕季子往前縱慶父歸獄之過矣言顯所當任者謂書曰季子來歸明託君而還欲顯當存國之任矣言任其功者欲達其存國之功矣○注不稱至其事○解云以僖十六年卒時稱季友故決之但當稱季足得起其賢而稱子者見義故也何者案下二年冬齊高子來盟傳云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九望高子也然則齊侯所以遣高子存

（魯而立君繼之者由此洛姑之託故令季子與高子同稱子起見其事矣）其言來歸何。（據召歸不書隱如言至）疏（注據召歸不書○解云即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莊三十二年傳云莊公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彼注云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是也○注隱如言至○解云即昭十四年隱如至自晉是也）喜之也。（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而變至加錄云爾蓋與賢相起言歸者主爲喜出言來者起從齊自外來盟不日公不致者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主爲于僞反下文注皆同）疏（注蓋與賢相起○解云謂稱字所以賢之亦見其喜矣變至言歸所以喜之亦起其賢故云與賢相起耳○注桓之盟不日至之也○解云莊十三年傳文）

○冬。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據欒盈出奔楚還不繫楚）疏（齊仲孫者何○解云欲道齊人經不言使欲言己臣而繫于齊故執不知問○注據欒盈至不繫楚○解云即襄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至襄二十三年夏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是也）外之也。曷爲外之。（據俱出奔還也）春秋爲尊者諱。（爲閔公諱受賊人也）爲親者諱。（爲季子親親而受之故諱也）疏（注爲季至諱也解云謂季子是閔公之親親而反受其賊故爲諱耳）爲賢者諱。（以季子有過牙不殺慶父之賢故爲諱之）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以史記氏族爲春秋言古謂史記爲春秋）疏（注以史記氏族爲春秋○解云謂以史記人之氏族而爲春秋○注言古至春秋○解云夫子脩史記爲春秋今言以春秋爲春秋則史記舊有春秋之名是言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矣）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齊有高國崔魯有仲孫氏亦足以知魯仲孫言仲孫者以后所氏起其事明主書者賊不宜來因以起上如齊實殺君出奔○子女子音汝）疏（注齊有高國崔○解云即國夏高固高張崔杼之屬是矣○注魯有仲孫氏○解云即仲孫蔑仲孫羯之屬是也○注主書至出奔○解云正以經書其來見不宜來則知上如齊者是其犯罪而去矣莊三十二年冬公子慶父如齊者即上如齊之經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不爲桓公諱者功未足以覆比滅人之惡也）疏（春王正月齊人遷陽○解云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彼注云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然則春秋之例大國之遷例月小國書時即僖三十一年十二月衛遷于帝丘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是也而今陽爲小國齊人遷之亦是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故云云之說在莊十年○注不爲至惡也○解云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今遷取王封因而臣之雖當時未滅終不得在故云比滅人之惡矣如此注者正決僖十七年夏滅項傳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然則彼經不言齊而此言齊人故決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其言吉何。（據禘于大廟不言吉○吉禘大計反大廟音泰下同）疏（注據禘至言吉○解云即僖八年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是也）言吉者。未可以吉也。（都未可以吉祭經舉重不書禘于大廟嫌獨莊公不當禘于大廟可禘者故加吉明大廟皆不當）疏（注都未可以吉祭○解云在三年之內莊公及始祖之廟皆未可以吉祭故言都爾○注經舉重不書解云春秋之義常事不書有善惡者乃始錄而美刺之今既已舉重特書于莊公不書于大廟則嫌莊公一廟獨不當禘大廟便可禘矣然莊公卑于始祖而言舉重者言三年之內作吉祭之時莊公最不宜吉故言舉重不謂莊公尊于始祖也）曷爲未可以吉。（據三年也）疏（注據三年也○解云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至今年五月已入三年之竟故言據三年也）未三年也。（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遺禘則禘遺祫則祫○君數所主反下同祫音洽）疏（未三年也○解云謂未滿二十五月也○注禮禘祫從先君數○解云謂爲禘祫之祭合從先君死時日月而數之若滿三年已后還禘則禘遺祫則祫耳○注朝聘從今君數○解云謂從今君即位以后數其年歲制爲朝聘之數）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常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尤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譏○取期音基下同禫大感反）疏（注所以至三年也○解云二十五月是再期矣故曰取期再期矣父母之喪倍於期者之恩正當其禮數故曰其恩倍矣言漸三年也者謂二十五月漸得三年之竟故云漸三年也譏如得漸二君之遺教○注禮士至常事○解云彼注云小祥祭名祥吉也古文期皆作朞常者期而祭禮古文常爲祥○注又期至祥事○解云亦彼文注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尤未配者亦彼文彼注云中尤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爲言澹澹然平安意也是月是禫月當四時之祭月則祭尤未以其妃配其氏哀未忘也）其言于莊公何。（據禘于大廟不言周公祫僖公不言僖宮）疏（注據禘至周公○解云即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是也○注祫僖至僖宮○解云祫僖公不言僖宮定八年從祀先公傳云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彼注云諫不以禮而去曰叛云不書禘者后祫亦順非獨禘也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是其祫僖公不言僖公者即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者是也）未可以稱宮廟也。（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據言禘也）疏（注據言禘也○解云正以禘是吉祭之稱既得言禘何故不得稱宮廟故難之）在三年之中矣。（當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疏（注未可以鬼神事之○解云正言以宮廟者鬼神居之之稱故也）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與託始同義）疏（注與託始同義○解云案隱二年九月紀履綸來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然則此亦宜云始不三年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故云與託始同義矣而傳不言託始者省文從可知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與不探其情同義不書葬者賊未討○弑音試下及注同）疏（公薨何以不地○解云隱十一年傳云公薨何以不地注云據莊公薨于路寢然則此傳云公薨何以不地者亦據莊公但從彼注省文故也○注與不至同義○解云即上元年傳云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注不書葬賊未討○解云即隱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傳云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无臣子也是也而言未者欲道於后討得之即僖元年傳於是抗輈經而死者是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爲淫二叔殺二嗣子出奔不如文姜于出奔貶之者爲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凡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疏（注不如文姜至絕母○解云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傳云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是於出時貶之之文也爲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者正謂此處見其義而已不謂此夫人卒竟不絕也故僖元年夫人氏之喪傳云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弑焉貶貶必以其重者莫重乎以其喪至也者是其亦貶之矣○注凡公至有罪○解云正以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而書日則知夫人之孫亦宜然而此及文姜之孫皆書月案此二人皆有罪故如此注之耳）公子慶父出奔莒。（慶父弑二君不當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也不日者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外大夫奔例皆時○當復扶又反下同見賢偏反下文後見同）疏（注慶父至逸賊也○解云知弑父之人不合復見者正見宣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傳云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復注云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傳又曰親弑君者趙穿也彼注云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弑者趙穿非盾是○注不日者至皆時○解云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是無罪書日也其有罪書月者即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之屬及此文皆是而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案傳云不可使往也則是有罪而書丙戌者彼注云日者嫌敖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者是也其外大夫奔例皆時者不問有罪與無罪即襄二十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冬齊慶封來奔之屬是也○）

冬。齊高子來盟。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以有高傒也）疏（高子者何○解云欲言齊侯而經稱子欲言大夫名不書見經故執不知問○注以有高傒也○解云即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是也）何以不稱使。（據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疏（注據鄭至來盟○解云在桓十四年夏）我無君也。（時閔公弑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之道也春

（秋譏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使乎大夫也○別彼列反故絕去起呂反下欲去同）〔疏〕（注所謂君不使乎大夫也○解云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之下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是也）然則何以不名。（據國佐盟名）〔疏〕（注據國佐盟名○解云即成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者是也）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與曠年無君無異）〔疏〕（注與曠年無君無異○解云正以莊公死時子般即位子般弒後閔公即位閔公弒後僖公即位君常不絕而傳言曠年無君者正以三年之內三君比死與曠年無君無異非實無君也）設以齊取魯。曾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設時勢然）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南陽齊下邑甲革皆鎧胄也○革更百反鎧苦愛反胄直又反）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久闊思相見者引此爲喻美談至今不絕也立僖公城魯不書者諱微弱而加高子者美大齊桓繼絕于魯故尊其使起其功明得子續父之道○鹿門魯南城東門也○其使所吏反）〔疏〕（注明得至之道○解云凡人子之道宜繼祖禰之功不絕之今桓公繼于魯正得續父功德之義故尊其使而稱子耳言明其得人子續其人父功德之道也）○十有二月。狄入衞。○鄭棄其師。鄭棄其師者何。（連國者幷問稱國）〔疏〕（鄭棄其師者何○解云正以言異常例故執不知問）惡其將也。（以言棄師○惡其烏路反下及注同將也子匠反下同）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鄭伯惡高克欲去之無由使將師救衞隨後逐之因將師而去其本雖逐高克實棄師之道故不書逐高克舉棄師爲亞猶趙盾加殺也不解國者重衆從國體錄可知繫閔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錄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盾徒本反）〔疏〕（注猶趙盾加弒○解云謂實逐克但舉棄師爲亞實趙穿弒君但舉加弒爲亞相似趙盾加弒在宣二年○注子未三年○解云謂莊三十二年八月薨至閔二年八月薨時始二十五月故曰未三年也○注傳曰至忍當也○解云文九年傳文也）

公羊注疏卷九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莊公卷九（末附閔公）

二十有八年

見伐者爲主（鄂本主誤也）

短之見伐者也（補毛本作短言之與疏合）

豎刀易牙爭權不葬（閩監毛本刀改刁非）

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無邾婁人）

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唐石經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後言作後書誤○按桓二年正義引此傳正作言）

推秋無麥禾（監毛本推誤椎）

即大水在冬下（閩本水空缺）

則嫌推尋此秋無麥禾之事（毛本之誤一）

民不饑之（鄂本饑作飢）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廏（釋文唐石經廏作廐）

新作南門是也（閩本同監毛本作誤造）

注造曰築（補毛本造上有始字與注合）

臭惡之蟲也（毛本蟲作虫非）

注諸君至臣邑（閩監毛本改諸君邑防臣邑）

注言及至定矣（閩監毛本及下衍別君臣三字）

三十年

謂僖元年次聶北救邢（閩監毛本脫次字）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毛本脫濟字）

蓋以操之爲已蹙矣（唐石經諸本同武億云操古本作躁詩江漢正義引此躁迫也按蹙當本作戚何訓爲痛也是傷戚之意考工記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注引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戚矣可證鄭本作戚○按說文有戚無蹙）

三十有一年

臨民之所漱浣也（唐石經鄂本閩本漱作潄此誤釋文及注疏同）

刺齊桓憍慢持盈（宋本同閩監毛本誤驕慢恃盈按解云持盈者謂自持盈滿之道閩監毛本疏亦誤恃矣此本修改者憍亦作驕）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解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按今左氏亦作小字據疏蓋二傳作城小穀左氏作城穀也）

據公弟叔肸卒（閩監毛本肸作肹非釋文作肸）

殺則曷爲不言刺（鄂本下有之此脫唐石經之字刓滅以字數計之本有下疏引傳云曷爲不言刺之）

不就致獄其刑（鄂本作獄致此誤倒）

魯一生一及（唐石經諸本同盧文弨曰史記魯世家作一繼一及裴解引何休云父死子繼兄死弟及疑此傳本作一世一及○按生謂己所生子也及謂兄弟相踵者也傳文不誤）

慶父也存者（閩監毛本者作○）

故再告此言（閩監毛本告作言）

得謂利祿也（補刊本祿誤錄毛本誤樂）

俄而牙弒械成（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弒作殺云申志反注文下親弒同按今本注作弒君下作親弒皆後人所改陸本則皆作殺也）

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笑改笑疏及下同）

宋公殺其世子痤之屬者是（閩監毛本痤誤座）

在寢地（鄂本下有者此脫）

令之繼父（閩監毛本令誤今）

示一年不二君也（毛本示誤是）

子卒者孰謂（按下脫一謂字）

其歸獄鄧扈樂之事（閩本同監毛本脫之字）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閔公第四（唐石經下有附莊公卷四小字今據以分卷）

元年（此本閔公二大字下有起元年盡二年六小字閩監毛本脫）

春秋君子不言即位（按君下脫弒字）

其異一成一末（按異當作義）

孰弒子般（唐石經此弒字磨改當是本作殺按此作殺非也）

樂會淫于宮中（唐石經亦作于按當作於疏中毛本改於）

盍弒之矣（釋文作盍殺唐石經此弒字磨改亦本作殺按此作殺是也）

季子至而不變也（唐石經諸本及諸挍本同惠士奇說易由辯之不早辯釋文載荀爽古文辯作變案變即辯也猶言不探其情古變辯通）

所以不書公至自洛者（補毛本洛下有姑字）

設以齊取魯（傳下有會字）

而繼于齊（盧文弨曰繼即繫後漢書多如此）

二年

據俱出奔遠也（鄂本遠作還諸本皆誤當訂正）

據禘于大廟不言吉（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大改太非疏及下同釋文大音泰）

若滿三年已后遭禘則禘（閩監毛本則作即與下句同按后當作後）

又期而大祥曰薦此常事（鄂本同宋本閩監毛本常作祥按疏標起訖云注又期至祥事與今儀禮同此作常蓋涉上文而誤）

議如得斷二君之遺教（按議當作義）

古文期皆作基（閩監毛本基改朞非也）

解云亦彼文注（何按本無注字是也）

亦彼文彼注云（何按本亦上有解云二字是也）

禫之爲言（士虞禮記注無爲字）

不言僖宮（段玉裁校本宮乃公誤○按號引定八年注作僖公彼疏云不言從祀禧公）

后袷亦順（何按本后作後與定八年注合）

紀履緰來逆女不書（何按本女下有外逆女三字是也與隱二年傳合）

何隱爾弒也（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弒作殺云音試下及注同）

貶必以其重者（何按本以作於與僖元年傳合）

莫重乎以其喪至也（傳以其作其以此處誤倒）

傳云趙盾弒君（閩監毛本弒誤殺）

欲起親弒者（閩本同監毛本起誤見）

衞侯之弟鱄出奔晉（此本鱄誤縛今據閩本訂正監毛本誤鱒）

衞石惡出奔晉（閩本同監毛本脫出字）

君不行使乎大夫（今本傳脫行疏引皆有）

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唐石經諸本同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从水爭聲士耕切又才性切許據公羊當作淨門以水名其門也何注本省作爭自鹿門至于爭門者自南門至于北門也）

久闊思相見者引此爲喻（毛本闊作濶鄂本喻作諭）

明得子續父之道（閩監毛本此下有鹿門魯南城東門也八字係釋文竄入鄂本無之此本雖有此八字而加○以別之則不以爲注也）

繫閔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按于當作於漢書藝文志公羊穀梁二家經及傳各十一卷者繫閔公篇於莊公下故也宋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皆云何注十一卷皆以閔附莊也唐石經於閔公傳末題春秋公羊卷第三於僖公第五之下附注卷四蓋據晉宋古本皆十一卷）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僖公卷第十（起元年盡七年）

何休學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據文公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僖公者閔公庶兄據閔公繼子般傳不言子○弒申志反）臣子一例也。（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衰七雷反）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據夏師救齊不言次○聶女涉反○）〔疏〕（注據夏至言次○解云即下十八年夏師救齊是也）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刺其救急舒緩使至於亡故錄之止次以起之）〔疏〕（不及事者何○解云正以次者間暇之名而言不及事似於義違故執不知問）孰亡之。蓋狄滅之。（以上有狄伐邢）〔疏〕（注以上有狄伐邢者解云即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者是）曷爲不言狄滅之。（據狄滅溫言滅）〔疏〕（注據狄滅溫言滅者解云即下十年春狄滅溫溫子奔衞者是）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據徐人取舒晉滅夏陽楚滅黃皆不諱○爲桓于僞反下爲桓曷爲幷下注爲諱爲桓爲內爲僖皆同夏戶雅反）〔疏〕（注據徐人取舒解云即下三年夏徐人取舒者是也○注晉滅夏陽○解云即下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是也○注楚滅黃○解云即下十二年夏楚人滅黃是也然即彼三事皆不爲桓公諱者取舒之下何氏云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是也今此實救故爲之諱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故以爲諱所以醇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疏〕（上無至方伯○解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莊四年何氏云有而無益于治曰無猶易曰闃其無人者是也○注以治出自任者猶言以天子治世爲已任矣○）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據叔孫豹先言救○）〔疏〕（注據叔至言救○解云即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衞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是也）君也。（叔孫豹臣也當先通君命故先言救今此先言次知實諸侯○）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故沒君文但舉師而已○）曷爲不與。（據狄滅之爲桓公諱）實與。（不書所封歸是也○）〔疏〕（注不書至是也○解云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云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彼注云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名者專受其封當誅然則彼經書所封歸是不與楚專封則知此經不書所封歸者與齊桓專封明矣若書所封歸宜言邢侯歸于邢矣）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據實與也）〔疏〕（而文不與○解云連上句讀之）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此道大平制○大音泰○）〔疏〕（注此道大平制○解云正以春秋作義實與齊桓專封而言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故知是大平制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主書者起文從實也）〔疏〕（注主書至實也○解云謂雖文不與其義實與故言起文從實也○）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遷者何。其意也。（其意自欲遷時邢創畏狄兵更欲依險阻○陳儀左氏作夷儀）〔疏〕（遷者何○解云欲言自遷實齊遷之欲言齊遷而作自遷之文故執不知問○）遷之者何。非其意也。（謂宋人遷宿也書者譏之也王者封諸侯必居土中所以教化者平貢賦者均在德不在險其後爲衞所滅是也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小國月者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疏〕（注謂宋人遷宿也○解云即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是也案彼傳云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今又發之者正以此有自遷之文故取此對之也○注王者至土中○解云謂合處其土中不謂據天下○注其後至是也○解云即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衞侯燬滅邢是也○注遷例大國月○解云即下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衞遷于帝丘之屬是也○注小國時○解云即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是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據首戴前目而後凡○復扶又反下同）〔疏〕（注據首至後凡○解云即下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是也）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言諸師則嫌與首戴同嫌實師言諸侯則嫌與緣陵同嫌歸間其遷更與諸侯來城之未必反故人也故順上文則知桓公宿留城之之爲一事也○）〔疏〕（注言諸師至實師○解云首戴之會歷序齊師宋公之屬下文揔道諸侯更是實諸侯今此亦上歷序齊師之屬若下文直揔言諸師則與首戴同嫌是實師非必齊侯宋公等是以得序之以順上文也○注言諸侯至人也○解云即下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是時會諸侯各自還國至十四年春更來城之故此復注云言諸侯則嫌與緣陵同嫌歸間其遷更與諸侯來城之未必反故人也○注故順至事也○解云宿音須就反留音盧宵反案十四年穀梁傳曰其曰諸侯散辭也范氏云直曰諸侯無大小之序是各自欲城無揔一之者非伯者所制故曰散辭傳又曰聚而曰散何也范氏云據言諸侯城則是聚傳又云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范氏云言諸侯城則非伯者之爲可知也齊桓德衰所以散也何休曰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散何以美之於義穀梁爲短然則何氏彼處廢穀梁不聽爲散辭而此所引似作散辭者何氏之意直以言諸侯者見桓德衰待諸侯然後能城之故嫌穀梁以爲散辭耳今此注正道緣陵之諸侯十三年鹹之會各自歸國十四年復來城之仍自不道十四年諸侯爲散辭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據從國中歸不當書邾婁人執鄫子不書以歸是也○鄫似陵）

（及〔疏〕夷者何○解云夫人之薨例不言地今言于夷故執不知問○注邾婁至是也○解云即下十九年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是）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所以薨于夷者齊人以歸至夷）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據上說夫人薨于夷者齊人以歸至夷也齊人曷為故以歸至于夷）桓公召而縊殺之。（先言薨後言以歸而不言喪者起桓公召夫人于邾婁歸殺之于夷因為內諱恥使若夫人自薨于夷然後齊人以歸者也主書者從內不絕錄因見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疾夫人淫泆二叔殺二嗣子而殺之○縊一賜反一本作搤於革反見賢遍反泆音逸〔疏〕注主書至殺之○解云即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注云不如文姜于出奔貶之者為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者是）○楚人伐鄭。（楚稱人者為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使若中國又明嫁娶當慕賢者○〔疏〕注楚稱人者○解云欲對莊二十八年秋荆伐鄭之經也○注為僖至交婚○解云即下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傳云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彼注云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為嫡故從父母辭言致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使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者是其與夷狄交婚之事○注故進使若中國○解云正以稱人為楚進稱故也）○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朾。（月者危公會霸者而與邾婁有辨也不從有夫人喪出會惡之者不如危重也○朾勑貞反又他丁反左氏作檉惡之烏路反下同〔疏〕八月至于朾○解云朾字左氏作檉亦有作朾字○注月者至辨也○解云正以月非大信辭故也知與邾婁有辨者即下文公敗邾婁師于纓是也既出尊者之側而有私爭故危之）○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有夫人喪不惡親用兵者時怨邾婁人以夫人與齊於喪事無薄故也○于纓左氏作偃〔疏〕九月公敗至于纓○解云左氏作偃字○注有夫至故也○解云正以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下傳云襄公親至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然則彼背殯用兵貶而危之今此經云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與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夏六月公敗宋師于乘丘之屬無異者時於喪事無薄故也然則公敗邾婁者為哀姜復讎也若然案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亦是為桓公復讎于齊經不言公此言公者彼傳云此復讎于大國曷為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注云時實為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為不如以復讎伐之於是以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然則此言公者本出公意故也）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獲莒挐。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據獲人當坐○于犂力知反又力兮反左氏作酈莒挐女居反一音女加反一本作茹音同〔疏〕莒挐者何○解云欲言莒君經不稱子欲言大夫莒無大夫故執不知問）

季子治內難以正。（謂拒慶父○內難乃旦反下同）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義不可見賊而不殺〔疏〕將由乎齊○解云欲從齊而自安矣○舍于汶水之上○解云舊本皆作洛誤也何者今齊魯之間有汶無洛也○）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涘水涯涘音俟）○北面而哭。（時慶父自汶水之北）慶父聞之曰。嘻。（嘻發痛語首之聲○嘻許其反〔疏〕注嘻發至之聲○解云謂發心自痛傷而以嘻為語之首也）此奚斯之聲也。諾已。（諾已皆自畢語〔疏〕注諾已皆自畢語○解云猶似今人云休一生罷去已自畢竟之辭故云自畢語矣畢作畢字誤耳）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輈小車轅冀州以北名之云爾○輈音竹由反車轅也○〔疏〕於是至而死○解云鄭氏云慶父輈死者正取此文）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時雖緩追猶外購求之○購古豆反）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故與季子獲之）季子待之以偏戰。（傳云爾者善季子忿不加暴得君子之道〔疏〕注傳云至之道○解云此待之以偏戰者即經書敗文是也敗者內戰文耳莒人可忿而能結日偏戰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故得君子之道）○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據薨于夷稱姜氏經有氏不但問不稱姜并言氏者嫌據夫人婦姜欲使去氏○去起呂反〔疏〕注經有至去氏○解云夫人婦姜之文即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貶。曷為貶。（據薨于夷不貶）與弒公也。（與慶父共弒閔公○與殺音預又如字下申志反〔疏〕注與慶至閔公○解云不言子般者據成君言之省文○）然則曷為不於弒焉貶。（據酖牙於卒時貶〔疏〕注據酖至時貶○解云即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云何以不稱弟殺也是傳言殺者言由其見殺貶之矣）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故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貶置氏者殺子差輕於殺夫別逆順也致者從書薨以常文錄之言自齊者順上以歸文○差初賣反又初佳反別彼列反○〔疏〕注刑人至棄之○解云禮記文○注所以至喪也○解云季子之逸慶父齊桓之討哀姜二義相違而皆善之者誅不辟親王者之道親親相隱古今通式然則齊桓之討哀姜得伯者之義季子之縱慶父因獄有所歸遂申親親之恩義各有途不可為難矣○注貶置氏者○解云謂貶而留置其氏矣○殺子至順也○解云言殺子差輕於殺夫者欲道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姜氏並去者正猶殺夫罪重故也言別逆順者言殺夫之逆甚於殺子二事相對而言之不謂哀姜殺子得為順是以晉侯宋公殺世子皆直稱君而甚之○注致者至錄之○解云謂不書殺而書薨作常文是以於歸亦作常文錄之若公之喪至自齊至自乾侯之屬○注言自至歸文○解云其實從夷來而言至自齊正以上文云薨于夷齊人以歸故言至自齊順之）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孰城。（據內城不月故問之〔疏〕注據內至問之○解云內城不月者即隱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冬城西郛之屬是也其內城有在日月下者皆不蒙日月）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據無遷文以言城衛〔疏〕注據無至城衛○解云舊本[illegible]有遷衛[illegible]故難之固字亦有作故字者言由是之故當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以上有狄入衛〔疏〕滅也○解云言正由是時衛國已滅故不得言衛矣○注以上有狄入衛○解云即閔二年冬狄入衛是也）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據不出主名見桓公德優不待之又不獨書齊實諸[illegible]○為桓于偽反下為桓為諱深為同見賢遍反下傳荀息見并注同）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復發傳者君子樂道人之善也不書遷衛者明去衛而國楚丘起其遷也不書遷與救次者深為桓公諱使若始時尚衛卒有所救其後晏然無干戈之患所以重其任而厚責之主書者起文從實也○復扶又反卒寸忽反〔疏〕注不繫[illegible]注不書[illegible]陳儀之[illegible]謂經文[illegible]）○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誅當絕不當以夫人禮書葬書葬者正齊桓討賊辟責內歸齊〔疏〕[illegible]執不知問[illegible]言姜者是其誅文也上既誅之即當合絕不以夫人之[illegible]葬而書葬者欲正齊桓討其賊故也[illegible]公羊之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illegible]無所繫矣今若不書葬即似責魯臣子不[illegible]討齊桓故言正齊桓討賊辟責內歸齊耳）○虞師。晉師。滅夏陽。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據稱師有加文）

知不主會○夏陽左氏作下陽〔疏〕注據稱至主會○解云即隱五年秋邾婁人鄭人伐宋注云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然則邾婁小國稱人無加文而得序于鄭上者正出主會故也今虞爲小國而得稱師是有加文則知序于晉上者不爲主會既不爲主會而在大國之上故難之知稱師爲加文者正以小國例不得稱師其稱師者乃是大國將卑師衆之稱故也○）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據楚人巴人滅庸不使邑首惡〔疏〕注據楚人至首惡○解云即文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是案彼經有秦人而不言之者直取巴爲小國不序在上之意故省文○）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猶曰虞郭豈見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云爾○安與音餘下者與見與同應應對之應郭音號又如字注及下同○〔疏〕寢不至者與○解云言直置寢自不安與爲侍御之人有不在側者與其諸蓋爲辭矣故桓六年傳云公孫子曰其諸以病桓與彼注云其諸辭也則知論語云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者其諸亦爲辭矣）獻公揖而進之。（以手通指曰揖〔疏〕注以手通指曰揖○解云蓋謂揖而招之言用拱揖并招引近已若文七年傳云眣晉大夫使與公盟彼注云以目通指曰眣眣大結反又丑乙反）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屈具物反之乘繩證反注及下同〔疏〕注屈產至駟也○解云謂屈產爲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爲產生也○）與垂棘之白璧。（垂棘出美玉之地玉以尚白爲美○棘一本作蕀音同）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如虞可得猶外府藏也○內藏才浪反注同○〔疏〕注如虞至藏也○解云本藏下有之字）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君欲言其知實知也○廄九又反喪息浪反知則音智下及注同○）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記史記也○好呼報反〔疏〕虞公貪而好寶○解云謂立性貪賄於寶

甚也○請終以往○解云請君終竟齎寶馬以往不欲令其難之○）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賜猶惠也）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明郭非虞不滅虞當坐滅人○〔疏〕注明郭至滅人○解云欲道序虞于晉上令其首惡之義也○）還四年。反取虞。（還復往故言反〔疏〕還四年反取虞○解云言晉人滅郭還歸其四年反往滅虞矣）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以馬齒長戲之喻荀息之年老傳極道此者以終荀息宮之奇言且以爲戒又惡獻公不仁以滅人爲戲諱也晉至此乃見者著晉楚俱大國後治同姓也以滅人見義者比楚先治大惡親疏之別○牽馬本又作擊音同已長丁丈反注同惡烏路反諱許略反別彼列反○〔疏〕注以馬至諱也○解云言雖有謀年老必昏耄不任使故言蓋戲之○注晉至姓也○解云即莊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是先書楚小惡而治之也以前不見晉之小惡者後治同姓故也○注以滅至之別○解云以前楚滅穀鄧不書之而先書此晉滅夏陽者先治同姓之大惡欲見骨肉之親大則誅小則隱故言親疎之別耳）○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疏〕夏陽者○解云欲言是國天下未有欲言是邑而不繫國故執不知問）○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桓公德盛不嫌使微者知以遠國辭稱人○貫澤古亂反二傳無澤字〔疏〕江人黃人者何○解云欲言是君經不稱于欲言微者得敵齊侯故執不知問）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晉大于宋不序晉而序宋者時實晉楚之君不至君子成人之美故襃益以爲偏至之辭所以獎夫霸功而勉盛德也江黃附從霸者當進不進者方爲偏至之辭○偏至音遍下同〔疏〕注江黃至進者○解云惟其不稱爵矣○注方爲偏至之辭○解云言方爲偏至之辭故直以遠國辭稱人若進而稱爵無以見偏至之義○）冬。十月。不雨。何以書。記異也。（說與前同〔疏〕注說與前同○解云即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傳云何以書記異也彼注云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今此亦是僖公喜於得立委任陪臣不恤政事故有此罰耳故言說與前同）○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何以書。記異也。（太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衆比致三年即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一月即書善其應變改政早不從上發傳者著人事之備積於是○太平音泰飭音勑下同冤於元反澍之樹反其應應對之應後災祥之應皆放此〔疏〕注太平至即書○解云正以太平之時陰陽和調若一月不雨足以爲異故知然也○注當滿至即書○解云即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傳云何以書記異是也○注比致三年○解云即上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是也○注即能至澍雨○解云皆感精符文○注故一月即書○解云即去年十月不雨今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是也○注不從上發傳○解云即上二年十月不雨之下已發云何以書記異也今不從其例而又發之者欲著人事之備積于是故也）○徐人取舒。其言取之何。（據國言滅〔疏〕注據國言滅○解云即莊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之屬是也）易也。（易者猶無守禦之備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易以豉反注同爲下僞反〔疏〕注不爲至救也○解云即上元年二年狄滅邢衛皆爲桓公諱下書其滅也）○六月。雨。其言六月雨何。（據上得雨不書〔疏〕注據上得雨不書○解云即上二年十一月十二月三年二月三月五月之屬皆不書不雨是其得雨故也）上雨而不甚也。（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僖公飭過求已六月澍雨宣公復古行中其年穀大豐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疏〕注宣公至大豐○解云謂宣十五年初稅畝其冬蝝生宣公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十六年冬大有年是也○注明天至其意○解云謂人行德天報之福人行惡天報之禍而令相及故言之際矣此大會也）○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末者淺耳但言會不言盟據貫澤言盟〔疏〕曷爲末言爾○解云上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傳云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此經亦書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故弟子言此大會也以難之○注據貫澤言盟者○解云謂貫澤亦大會言盟故據之）桓公曰。無障谷。（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障之亮反一音章注同斷丁管反溪口兮反〔疏〕注水注至曰谷○解云釋水文李巡云水出于山入於川爲谿水相屬曰谷是）無貯粟。（有無當相通○貯中呂反）無易樹子。（樹立本正辭無易本正當立之子）無以妾爲妻。（此四者皆時人所患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哉故告誓而已○）○冬。公子友如齊莅盟。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猶曰往盟於齊莅臨也時國齊都盟主國主名不出者春秋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莅音利又音類注同以見賢偏反下同遣使所吏反〔疏〕莅盟者何○解云欲言誓盟例不言莅欲言非盟而書盟見經故執不知問）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此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盟白事于王不加莅者來就魯魯已尊矣〔疏〕來盟者何○解云即文十五年春宋司馬華孫來盟宣十

（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之屬是也但此經既有莅盟之文故引來盟以對之○注不加至尊矣○解云正以上經言莅者見尊魯爲王之義今此來盟者已是就魯之文足見尊魯矣何勞言莅以見之乎若其加莅宜直云莅孫良夫盟也○）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不與諸侯潰之爲文重出蔡者侵爲加蔡舉潰爲惡蔡蔡録義各異也月者善義兵也潰例月叛例時○蔡潰戶內反下及注同重直用反惡蔡烏路反下惡其專并六年注同〔疏〕潰者何○解云侵者淺辭潰者深辭二者並書故執不知問○國曰潰○解云即此及文三年春正月沈潰之屬是也○邑曰叛○解云即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等入于朝歌以叛之屬是也○注月者善義兵○解云正以侵伐例時故也○注潰例月○解云即此經書正月文三年沈潰書正月是也成九年經云庚申莒潰彼注云日者録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爲夷狄所潰是也○注叛例時○解云即晉趙鞅書秋荀寅書冬之屬是也）遂伐楚。次于陘。其言次于陘何。（據召陵侵楚不言次來盟不言陘○陘音刑召陵上照反下文同〔疏〕注據召至言次○解云即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已下于召陵侵楚是也○注來盟不言陘○解云即下文夏楚屈完來盟于召陵是也）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時楚強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衆桓公先犯其與國臨蔡蔡潰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脩臣子之職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録其止次待之善其重愛民命坐事有漸故斂則有功○屈居勿反卒寸忽反〔疏〕注善其至有功○解云言上事有漸者即先犯于蔡乃遂伐楚是也言斂則有功者斂審也言舉事斂審則有成功矣）

○夏。許男新臣卒。（不言卒於師者桓公師無危不月者爲下盟去月方見大信○爲于僞反下爲桓公同去起呂反見賢徧反〔疏〕注不言至無危○解云央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之屬皆以其有危故言于師矣○注不月至大信○解云正以莊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然則許與曹等而不月者若會盟之例大信者時若不去月恐其盟不爲大信故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據陳侯使袁僑如會○僑其驕反一本作驕音同〔疏〕屈完者何○解云欲言楚子經不書爵欲言大夫文不言使故執不知問○注據陳至如會○解云即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已下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據陳侯使袁僑如會不尊之）以當桓公也。（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醇霸德成王事也〔疏〕注增倍至其君○解云倍讀如陪益之陪矣○注以醇至事也○解云即下傳云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據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不舉會與地〔疏〕注據戊寅至與地○解云在襄三年夏也彼經不言陳袁僑來盟于會盟于雞澤與此異故難之）師在召陵也。（時喜得屈完來服於陘即退次召陵與之盟故言盟于師盟于召陵）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據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俱從地不再言盟〔疏〕注據齊至言盟○解云在成二年秋言俱從地者謂國佐從晉于袁婁也）喜服楚也。（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重直用反又直容反之復扶又反年末乃復同又音福〔疏〕注孔子曰至美者焉○解云春秋說文）何言乎喜服楚。（據服蔡無喜文〔疏〕注據服蔡無喜文○解云即上侵蔡蔡潰是也）楚有王者則後服。（桓公行霸至是乃服楚）無王者則先叛。（桓公不脩其師先叛盟是也〔疏〕注桓公至是也○解云即下經云八月公至自伐楚傳云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彼注云爲桓公不脩其師而執濤塗故也者是）夷狄也。而亟病中國。（數侵滅中國○亟去冀反數音朔〔疏〕注數侵滅中國○解云即莊二十八年秋荊伐鄭者是其數侵中國之文其數滅中國者即滅鄧穀之屬是也而經不書者後治夷狄故也）南夷與北狄交。（南夷謂楚滅鄧穀伐蔡鄭北夷謂狄滅邢衛至于溫交亂中國〔疏〕注南夷至蔡鄭○解云楚滅鄧穀不書而此言者正以上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云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故知之伐蔡鄭者謂蔡鄭服從楚即上經齊侯侵蔡蔡潰遂伐楚者蓋是蔡爲楚之屬矣其鄭爲楚屬者蓋見莊十五年鄭人侵宋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之文也何者莊十五年時正是桓公爲霸宋爲齊屬而鄭侵之豈不從楚故也莊十六年齊人助宋伐之豈不怒乎其從楚而侵宋也蓋于時鄭人又服于齊是以十六年秋荊伐鄭故此作注云蔡鄭矣○注北夷至中國○解云狄滅邢衛在閔元年二年狄滅溫在僖十年溫言至于者以其在後故言至于僖十年文滅溫也或者溫是圻內之國去京師近故言至于矣）中國不絕若綫。（綫縫帛縷以喻微也○綫思賤反）桓公救中國。（存邢衛是也）而攘夷狄。（攘却也北伐山戎是也○攘如羊反却也）卒怗荊。（卒盡也怗服也荊楚也○怗他協反一本作貼服也劉兆同廣雅云靜也玉篇又丁簟反一本作拈或音章貶反）以此爲王者之事也。（言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爲之故云爾）其言來何。（據陳袁僑如會不言來）與桓爲主也。（以從內文知與桓公爲天下霸主）前此者有事矣。（謂城邢衛是也〔疏〕注謂城邢衛是也○解云即上九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孰城城衛也是）後此者有事矣。（謂城緣陵是也〔疏〕注謂城緣陵是也○解云即下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是也）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於服楚明德及強夷最爲盛）

○齊人執陳袁濤塗。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濱涯也順海涯而東也東夷吳也從召陵東歸不經陳而趨近海道多廣澤水草軍所便也○濤徒刀反辟匹亦反又音避下同濱音賓涯五隹反近附近之近便婢面反〔疏〕注而趨近海道○解云趨猶鄉也謂鄉近海之道也）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草棘曰沛漸洳曰澤○沛澤音貝又普貝反草棘曰沛漸洳曰澤漸子廉反洳人庶反〔疏〕注草棘至曰澤者解云爾雅無文也）顧而執濤塗。（時濤塗與桓公俱行）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言有罪方伯所宜討〔疏〕執者曷爲或稱侯○解云即下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畀宋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之屬是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疏〕注此道至時也○解云正以諸典不見周公西討之文故也）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故令濤塗有此言○令力呈反）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以已所招而反執人古人所不爲也凡書執者惡其專執〔疏〕注凡書至專執○解云言雖有罪方伯所宜討要須白天子乃可執之）○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爲桓公不脩其師而執濤塗故也月者凡公出滿三時月危公之久〔疏〕秋及至伐陳○解云內之微者矣○楚已至致伐○解云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今此楚已服而致伐故難之○注凡公至之久○解云即此僖公春去秋乃還而云八月公至自伐楚又襄二十八年冬公如楚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之屬皆是危而久之久字亦有作之字者案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已下伐衛至六年秋公至自伐衛兵歷四時而不月者彼注云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爲危録之者是）○葬許繆公。（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傳丈專反〔疏〕注得卒至曹後○解云所傳聞之世微國卒葬例不録之今許得書葬故須注也何者正以曹許雖非大國亦非微故得録見也知許大小次曹後者案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許在曹上者正是會盟之序皆是主會次之非孔子之意本必得其正故何氏不以爲妨矣若然案昭十二年傳云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彼注云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傳文云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彼注云非齊桓晉文則如主會者爲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又云其詞則丘有罪焉爾彼注云丘孔子名其貶絕譏刺之辭有所失者是丘之罪然則首戴之會正是齊桓爲伯之時而云許在曹上皆是主會者次之未必得其正者案下五年之會注云世子所以會者時桓

（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然則桓公德衰故曹在許下仍自不妨小于曹則知昭十二年傳云其序則齊桓晉文者据其盛時大判言耳）○冬。十有二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月者刺桓公不脩其師因見患誣不內自責乃復加人以罪○慈左氏作茲誣九況反〔疏〕注月者至以罪○解云正以侵伐例時今此書月故須注解也言因見患誣者言因是不脩其師之故而爲陳之所苦患遂爲所謂誣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据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也續問以殺者問殺所稱例爾非謂晉侯不當稱國爵也〔疏〕注据鄭至例爾○解云即下七年夏鄭殺其大夫申侯是也○注非謂至爵也○解云若直問曷爲直稱晉侯即嫌時不合稱晉侯傳須云以殺明其但怪何故稱晉侯以殺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舍音捨〔疏〕注今舍國體○解云謂不直言晉殺申生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其言來朝其子何。（据微者不當書朝連來者內辭也與其子來者問爲直來乎爲下朝出○爲下于僞反〔疏〕注据微至書朝○解云即隱十一年傳云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是也○注連來至朝出○解云直來者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傳云其言來何直來曰來注云直來無事而來是也今此傳又何故不云其言朝其子何而連來問之者欲問伯姬來者爲是無事而來爲是有事言來者爲是朝其子而出之○）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因其與子俱來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所以辟教戒之不明也微無君命言朝者服非實○冠古亂反〔疏〕注禮外至之道○解云正以士冠禮冠訖見于母見于兄弟入見于姑妹乃易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鄭氏云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摯雉也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然先生猶尚見之况其外祖乎故言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注微無至非實○解云正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彼言使來朝則有君命今旣是微人復不言使而經書來朝明其非實也）○夏。公孫慈如牟。（○牟莫侯反）○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曷爲殊會王世子。（据宰周公不殊別也○首戴左氏作首止別彼列反〔疏〕注据宰至別也○解云即僖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已下于葵丘是也）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解貴意也言當世父位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爲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也自王者言之以屈遠世子在三公下禮喪服斬衰曰公士大夫之衆臣是也自諸侯言之世子尊於三公此禮之威儀各有所施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汲汲也世子所以會者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疏〕注使若諸至會也○解云使若世子爲會主致諸侯於此而會之故言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也○注自王至是也○解云何氏引喪服者欲言三公臣有爲之斬衰世子則無是卑於三公之義○注自諸至所施○解云即殊與不殊是也何者世子於諸侯將有君臣之義故也○注言及至會者○解云及汲汲之文故隱元年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然則此言及者因會王世子之經得見魯侯汲汲于齊桓矣○注時桓至公義○解云即上四年傳文桓公不脩其師楚叛盟下文鄭伯逃歸不盟九年葵丘之盟書日以見危之屬皆是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諸侯何以不序。（据上會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省文從可知間無事不省諸侯會盟一事不舉盟者時世子不與盟○見賢遍反省文所景反下同與音預〔疏〕注間無至諸侯○解云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已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然則彼經以其間無事不重言諸侯今重言諸侯盟于首戴故解之○注會盟至與盟○解云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已下同盟于新城然則彼是會盟一事舉盟以爲重不言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故須解之也言時世子不與盟者若不言諸侯則恐世子亦與之盟故須言諸侯盟于首戴則世子不與可知○）鄭伯逃歸不盟。其言逃歸不盟者何。（据上言諸侯鄭伯在其中弟子疑故執不知問〔疏〕注据上至其中○解云亦有無据字者非正本）不可使盟也。（時鄭伯內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爲解安居會上不肯從桓公盟故後言不盟○解古賣反〔疏〕注時鄭伯至不盟○解云知古不盟者正見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云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据後言不盟居會上辭）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諸侯以義相約而鄭伯懷二心依古不肯盟故言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故云爾）○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此象齊桓德衰是後楚遂背叛狄伐晉滅溫晉里克比弑其二君○比弑申志反〔疏〕注楚遂背叛○解云即下六年秋楚人圍許之屬是也○注狄伐晉滅溫○解云即下八年夏狄伐晉十年春狄滅溫之屬是也○注晉里克比弑其二君○解云即下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是也）○冬。晉人執虞公。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据滅言以歸上傳云四年反取虞知去滅變以歸言執○去起呂反下同〔疏〕注据滅言以歸解云即定六年鄭游遫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之屬是也○上傳至取虞○解云在上二年○注知去至言執○解云注言此者欲解傳家得知虞已滅矣之義耳）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不但去滅復去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責不死位也晉稱人者本滅而執之不以王法執治之故從執無罪辭也虞稱公者奪正爵起從滅也不從滅例月者略之○戮音六又作勠力彫反）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惡桓公行霸彊而無義也鄭背叛本由桓公過陳不以道理當先脩文德以來之而便伐之彊非所以附疏○彊也其良反）○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事遷於救許以伐鄭致者舉不得意〔疏〕注事遷至得意○解云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今此以伐致故云舉不得意然伐鄭救許皆不得意故以伐致或者但伐鄭不得意兵將復用於鄭故舉其不得意者言之即下七年春齊人伐鄭是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婁子來朝。（至是所以進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疏〕注至是至爵者○解云如此注者欲决莊五年秋倪黎來來朝之文○注時附至爵通○解云正以得進而稱爵故如此解小邾婁卞朝天子不書者例所不錄也今朝魯而謂之旁朝者正以諸侯之法五年一朝天子但是常事故不書之欲對朝王爲正朝故謂之旁朝案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皆以其來朝新王故進稱侯今此知不由朝新王而得進者正以僖公非受命之王故也）○鄭殺其大夫申侯。其稱國以殺何。（据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侯〔疏〕注据晉至稱侯○解云在上五年春）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諸侯國體以大夫爲股肱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款苦管反母音無或音某）○曹伯般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公羊注疏卷十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僖公卷十（唐石經僖公第五卷四）

元年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救邢（唐石經鄂本救邢字不疊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同）

然即彼三事（何校本即作則）

次于雍榆是也（浦鏜云榆左傳字此當作渝○按浦云是也襄廿三年釋文亦云渝左傳作榆）

故入也（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元年入作人此本疏中同當據正○按故人者仍是齊宋曹也反故人言仍是救邢之三國）

便是實諸侯（閩監毛本便誤更）

是以得序之（浦鏜云得當復字誤）

未必反故人也（閩監毛本人作入誤）

解云宿音須就反留音盧冑反（此本十字皆旁注盧文弨曰史記武帝紀宿留海上索隱音秀溜漢書郊祀志同又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備具深切亦有讀本字者）

王誅不阿親親（鄂本同閩監毛本王誤正）

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朾（釋文朾左氏作檉解云朾字左氏作檉亦有作朾字）

下傳云襄公親至（浦鏜云之誤至按浦說是）

此復讎于大國（傳于作乎）

謂拒慶父（元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拒作距毛本誤据）

舍于汶水之上（唐石經諸本同解云舊本皆作洛者誤也今齊魯之間有汶無洛）

時慶父自汶水之北（鄂本自作在此誤）

詁已皆自畢語（解云畢作早誤）

與州以此名之云爾（閩監毛本同誤也蜀大字本此作北當據正漢制考同）

然則曷爲不於弒焉貶（毛本於誤與）

貶必於重者（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於下有其字此脫按閔二年疏引此傳云貶必於其重者亦有其字）

正猶殺夫罪重故也（浦鏜云猶疑由字誤）

是以於歸亦作常文錄之若公之喪至自齊（毛本於改于若誤諱）

下薨於夷於字同

二年

孰城（十四年傳曰孰城之疏引此傳亦有之字唐石經以下本皆脫）

曷爲不言城衛（解云舊本曷爲之下有不言二字今無者脫也按唐石經曷爲下原刻作城後磨改爲不則本作曷爲城衛不言二字係磨改補入故此行及次行皆十一字其蹟可覆也疏本亦無不言二字十四年傳云曷爲城杞亦無不言）

故當言城衛（疏本故作固解云固難之固亦有作故字者七年注云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爲過此注今本作故非）

令君喪無所繫矣（監毛本令誤今閩本今字剜改當本作令）

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唐石經焉字磨改）

寢而不寐（唐石經諸本寢作寑下同○按不當从穴）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者（閩監毛本歟作與）

昳晉大夫○（按昳當作眣从矢下同）

荀息請曰以屈產之乘（唐石經諸本作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

與垂棘之白璧（唐石經璧作辟）

猶外府藏也（解云本藏下有之字）

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唐石經廄作廏外字磨改）

謂立性貪賄於寶甚也（閩監本同毛本賄誤賂）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唐石經同釋文貫澤二傳無澤字按九年傳貫澤之會疏云卽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而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然則公羊僖二年經本作盟于貫九年傳云貫澤陸氏猶未深考○按此九年疏奪澤字耳前說非也）

晉大于宋不序晉而序宋者（孫志祖云穀梁疏引二晉字下皆有楚字乃與下文合各本脫也）

所以獎夫霸功（鄂本夫作大此誤按穀梁疏正作大）

三年

卽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月（浦鏜云上二年上字誤作十）

故言之際矣此大會也（末四字當在下節疏曷爲末言爾之上割裂疏文誤屬此）

水出于山入於川爲谿（閩監本同按于當作於毛本於改于誤甚）

猶曰往盟於齊（毛本於改于）

時國齊都盟（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國作因當據正）

但此經既有莅盟之文（閩監毛本既誤卽）

四年

卒怙荆（閩監毛本怙誤帖）

時喜得屈完來服於陘（毛本於改于此本翻刻陘誤陛）

辭之復（鄂本復作複釋文作復）

何言乎喜服楚（唐石經何言乎喜四字磨改多增一字）

至是乃服楚（鄂本乃服楚三字誤作傳文閩監毛本楚字猶誤作傳文屬下惟此本與唐石經合）

南夷與北狄交（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作北夷當據正注同此本疏標起訖云注北夷至中國閩監毛本亦改作北狄矣）

皆何以名（閩本同監毛本名誤明）

卒怙荆（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怙誤帖釋文怙他協反本作貼服也劉兆同一本作括或音章貶反石經考文提要云唐元度九經字樣宋景德本鄂汴官書本皆作怙）

卽上九年夏六月（浦鏜云元誤九按浦說是）

序績也（唐石經諸本同何注序次也績功也按鹽鐵論執務篇引傳曰序積也下云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與何本異蓋是嚴顏之別）

君既服南夷矣（唐石經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既誤能）

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唐石經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塗改途）

凡公出滿三時（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據正）

月危公之久（解云危而久之久字亦有作之字者按久作之則不通）

其序則齊桓晉文（閩監毛本序改事○按作事則與昭十二年傳不合）

其詞則丘有罪焉（閩監本同毛本詞改辭非）

五年

紀伯姬來傳云（浦鏜云杞誤紀按浦說是也）

言朝者服非實（鄂本服作明此誤疏亦云經書來朝明其非實）

鄉中老人爲鄉大夫致仕者（閩本同監毛本鄉誤卿）

公上大夫之衆臣是也（鄂本上作士此誤）

據上言諸侯（解云亦有無據字者非正本）

戮力一心（鄂本戮作勠此本文十三年疏所引同釋文戮又作勠）

七年

夏小邾婁子來朝（毛本邾誤邦）

旁朝罷行進（鄂本罷作能○按旁應讀去聲於朝天子罷而朝魯所謂朝罷朝也作能者應誤）

盟于甯毋（閩本毋作母釋文甯毋音無或音某葉鈔本及唐石經作甯母）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僖公卷第十一（起八年盡二十一年）

何休學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銜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於上時桓公德衰甯毋之盟當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洮他刀反〔疏〕注甯毋至不至○解云在上七年傳也其常會者不至正以衛侯許男已下不至也○注而陳至世子○解云即世子款世子華之屬是也）鄭伯乞盟。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以不序也〔疏〕乞盟者何○解云正以盟是常事自應得與今而言乞故執不知問）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酌挹也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錄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不盟不爲大惡者古者不盟也○遣使所吏反下錄使同〔疏〕注不盟不爲大惡○解云知非大惡者正以鄭伯不貶不絕故也若其是大惡宜如陳佗之貶爵而書名也知古者不盟者桓三年傳云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以致文在廟下不使入廟知非禮也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敬故譏之不日者下用失禮明○大音泰始見賢徧反下同省所景反〔疏〕用者何○解云欲言失禮而經不明欲言得禮而文言用故執不知問○致者何○解云見夫見廟禮當特祭禘而言致故執不知問○注禮夫至特祭○解云正以三月見廟見廟期限明其不得因事爲之故知然也○注不日至禮明○解云正以隱五年考仲子之宮下注云失禮鬼神例日然則此亦失禮而不書日故知用在廟下失禮已明不勞舉日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據夫人姜氏入不貶〔疏〕注據夫至不貶○解云即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是也）譏以妾爲妻也。（以逆不書入廟當稱婦姜而稱夫人者夫人當坐篡嫡也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篡嫡初患反下音的下同〔疏〕以逆至不書○解云欲道傳家知以妾爲妻者正以初逆不書與桓莊之屬夫人文異故也○入廟當至嫡也○解云言入廟當稱婦者正以婦者服也對舅姑服從之辭也今而稱夫人作不服之稱明其有篡嫡之心欲得爲夫人是以稱之曰夫人見其當有篡嫡之罪矣猶如桓宣篡弒得即位是以春秋亦如其意書其即位明其本意耳○注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解云注言此者欲道妾之篡嫡欲得爲夫人而春秋書之曰夫人猶如臣子篡君欲得即位而春秋亦書其即位之義矣）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

至者也。（以不致楚女及夫人至皆不書也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故從父母辭言致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疏〕注僖公至爲媵○解云春秋說文○注故從至言致○解云即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注起齊至書也○解云皆欲道若齊女未至而已脅魯之時可以書其至今先致其女乃後脅魯爲夫人其初至之時乃爲媵妾是以不得書其至矣）○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說音悅爲襄于僞反下注爲天爲桓皆同〔疏〕何以不書葬○解云正以隱十一年公薨之下傳云何以不書葬彼注云據莊公書葬然則彼已有解故不重釋○注襄公至周公○解云在下經文○注後有至殯也○解云即下十八年傳云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是爲齊之文也）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其任也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惡不烏路反勝音升〔疏〕宰周公者何○解云欲言三公而文加宰欲言卿士經書周公故執不知問○注宰猶治也○解云正以宰者和治之名得爲治事之義○注而下至其任也○解云如此注者欲决上五年首戴之會序諸侯乃言會王世子若以世子爲會主致諸侯于此會而會之然也今此宰周公文與彼異故知下爲諸侯所會○注宋未葬至不名○解云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然則宋未葬宜稱子某而單稱子者非尸柩之前無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之義知宋未葬者正以宋公之卒在上三月下有七月之文當此之時未滿五月是以知其未葬若然案桓公十一年鄭忽出奔傳云忽何以名注云據宋子既葬稱子者正以其非居尸柩前故作既葬之稱非謂葬訖其說在彼）○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據杞叔姬不卒〔疏〕此未適人何以卒○解云正以文無所繫知其未適人○注據杞叔姬不卒○解云宜作伯姬字即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云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此未適人何以卒乎故難之也案春秋之內唯有杞叔姬來歸成八年冬杞叔姬卒更無叔姬不卒之事故如此解之）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笄古兮反泄息列反別彼列反簪莊林反〔疏〕注字者至遠別也○解云正以字尊於名故言尊而不泄所以遠別者正以內之公子爲大夫者卒皆稱名而內女許嫁卒而稱字者所以遠別之故也○注婚禮曰至稱字○解云士婚禮記文彼注云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是也）死則以成

人之喪治之。（不以殤禮降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漸猶俠卒也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例○俠音協〔疏〕注許嫁卒者至夫人○解云則知許嫁於大夫者不卒之何者爲大夫妻者賤雖至其家卒猶不書況其許嫁乎○注猶俠卒也○解云在隱九年春三月俠卒彼傳云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彼注云未命所以卒之者賞疑從重然則未命大夫所以卒之以其將爲大夫有即貴之漸賞疑從重故錄之今此許嫁之女亦有將爲諸侯夫人之漸故得書之○注日者至夫人例○解云以俠卒不日故言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之卒例皆書日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之屬是也故言從諸侯夫人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下伐厲善義兵是也會不書者叛也叛不書者爲天子親遣三公會之而見叛故上爲天子下爲桓公諱也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不預音豫〔疏〕貫澤之會○解云即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而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然則案彼經盟此言會者舉其初會而言也彼直書盟者舉重故也○注下伐至是也○解云即下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云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也者是也○注會不至叛也○解云言厲等九國亦在于會而葵丘之會不書之者以其叛天子之命故不錄之但書曹伯以上于會○注會盟至不與盟○解云正以文十四年公會宋公已下同盟于新城然則彼是會盟一事舉盟以爲重不言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故須兩解之言解周公是時實不與盟若言公會宰周公齊侯已下盟于葵丘則是文害其義不舉盟直書上會會輕於盟失舉重之例矣以此之故必須兩舉書云諸侯盟于葵丘則知周公不與盟矣）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亢陽之貌〔疏〕震之者何○解云欲言是善而盟書日欲言其惡賢伯所爲故執不知問○）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色自美大之貌〔疏〕矜之者何○解云既名賢伯美見天下而取夸矜異于本行故執不知問○注色自美大之貌○解云謂其顏色自有美大之勢）○甲戌。晉侯詭諸卒。（不書葬者殺世子也○詭九委反〔疏〕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解云在上五年春凡君殺無罪大夫例去其葬以絕之）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據弒其君舍不連先君連名者上不書葬子某弒君名未明也○殺其音試下及注放此〔疏〕注據弒至先君○解云即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也○注連名至未明也○解云言名未明者弟子本意正欲問弒其君之子而連奚齊何之者恐人不知奚齊之名爲是先君未葬稱子某似若子般子野之屬是也爲是被弒之故稱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是以將名連弒問之欲使後人知其稱名之義）殺未踰年君之號也。（欲言弒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

（弑其君又嫌與弑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加之者起先君之子不解名者解言殺從弑名可知也弑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冠古亂反見賢徧反〔疏〕注則弑至見矣○解云言昇差於成君與殺大夫異矣○注加之至之子○解云若不加之嫌是君子爲一人故○注不解名至知也○解云正以傳云弑未踰年君之號止荅上云其言弑其君之子何之文故云不解名矣既解言弑則書奚齊之名由弑之故明矣是以不復荅之○注弑未踰至略之○解云正以隱四年春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注云日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然則弑成君者例書日即莊八年冬十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之屬是弑成君者例皆書日知弑未踰年君當月明矣今此不月故須解之）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明當尊賢慕大無友不如己者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疏〕注故如京至榮之○解云即成十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彼注云月者善公尊天子是○注如齊至安之○解云即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彼注云月者湨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是也○注如楚則月危之○解云即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彼注云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必如此注者正以朝聘例時而書月故須解矣○注明當尊賢慕大○解云正覆如齊晉則月安之○注無友不如己○解云覆如楚則月危之）〇狄滅溫。溫子奔衛。〇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據與孔父同○君卓子勑角反又丁角反左氏經無子字舍音捨下同〔疏〕及者何○解云君之與臣尊卑異等今而言及故執不知問○累也○解云桓二年注云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則彼已有解故此處不復注之○曰有○解云桓二年注云叔仲惠伯是也○何賢乎注據與孔父同○解云桓二年傳云何賢乎孔父注云據叔仲惠伯不賢然則此言據與孔父同者謂與孔父同據叔仲惠伯矣）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而消亡之以奚齊卓子皆立〔疏〕注以奚至皆立○解云欲指不食其言之事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驪力知反少詩照反大傅音泰〔疏〕注禮諸侯至節焉○解云皆藝文志文也注云小道小節正謂始甲典兒師受業大道大節謂傅習盡誠也）驪姬者。國色也。（其顏色一國之選○選息戀反）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動之云爾）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爲奚齊卓子來動已故荅之云爾○欲爲于僞反下文爲文公不爲故爲皆同）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長謂重耳○長丁丈反注同）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訊音信上問下曰訊）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起時莫不背死鄉生去敗與成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背音佩鄉許亮反〔疏〕同義○解云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云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今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亦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故云與孔父同義○注不日者至略之○解云正以成君見弑者例書日今此不日故解之）〇夏。齊侯許男伐北戎。〇晉殺其大夫里克。里克弑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據衛人殺州吁〔疏〕注據衛人殺州吁○解云即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是也）惠公之大夫也。（惠公篡立已定晉國君臣合爲一體無所復責此乃惠公之大夫安得以討賊之辭言之○所復扶又反下同）然則孰立惠公。（欲難殺之意○難乃旦反）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孺子小子也奚齊卓子時皆幼小○夫音扶孺如住反○）又將圖寡人。（如我有不可圖我如二孺子）爲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據齊小白入于齊）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獻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子當絕還入爲篡文公功足以并掩前人之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皆不書悉爲文公諱故也爲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大也語在下懷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惠公文公出奔不書者非命嗣也○踊音勇豫也言渾戶昆反又戶本反下同〔疏〕注文公與惠公至嗣也○解云正以同臣尚無去義況於兄子乎且惠公文公假令不去亦不殺之故知去父宜當絕矣）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享食）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桓公功大善惡相除足封有餘較然爲天下所知文公功少嫌未足除身篡而有封功故爲之諱并不言惠公懷公出入者明非徒足以除身篡而已有足封之明較也美不如桓公之功大○美見賢徧反下同較然音角下同）〇秋。七月。〇冬。大雨雹。何以書。記異也。（夫人專愛之所生也○雨于付反雹步角反〔疏〕冬大雨雹○解云左氏作雪○注夫人專愛之所生也○解云蔽障楚女而專取君愛故生此雹災）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普悲反〔疏〕丕鄭父○解云左氏經無父字）〇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〇秋。八月。大雩。（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〇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是後楚滅黃狄侵衛〔疏〕注是後楚滅黃○解云在今年夏狄侵衛○解云在十三年春）〇夏。楚人滅黃。〇秋。七月。〇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處臼左氏作杵臼〔疏〕夏楚人滅黃○解云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然則滅例月而此不月者所傳聞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〇夏。四月。葬陳宣公。〇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桓公自貫澤陽穀之會後所以不復舉小國者從一法之後小國言從令行大國唯曹許以上乃會○鹹音咸不復扶又反下同）〇秋。九月。大雩。（由陽穀之會不恤民復會于鹹城緣陵煩擾之應〔疏〕注由陽至之應○解云謂上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〇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孰城之。（諸侯不序〔疏〕注諸侯至誰城○解云案上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傳云孰城之彼注云據內城不月故問之然彼經書月故得此解此經不月傳云孰城之復道諸侯無所指據緣陵之號由來未有故推而問之）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以下皆狄徐也言脅者起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亡○恐丘勇反曷火葛反〔疏〕注以下至徐也○解云即下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注云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文七年冬徐伐莒彼注云謂之徐者今自先犯文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一罪再狄者明爲莒狄之爾是也）曷爲不

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輒發傳者與城衛同義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存之外城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爲桓于僞反下爲桓爲天下并注臣爲同）〔疏〕（注外城至明矣○解云正以隱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冬城西郛城武城之屬是內城不月外城月者即上元年夏六月城邢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之屬是也今外不月正以文言諸侯非內城可知故省文而昭三十二年冬城成周不月蓋以城天子與內同）○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據使者臣爲君銜命文也）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使來請娶已以爲夫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故卑鄫子使乎季姬以絕賤之也月者甚惡內也○要一遙反遮諸者反泆音逸惡烏路反）〔疏〕（注下書歸是也○解云即下十五年季姬歸于鄫是也○注禮男不親求○解云即昏禮不稱主人之屬是也○女不親許○解云即致女之禮是也○注以絕賤之也○解云謂絕而賤之不以爲諸侯也○注月者甚惡也○解云正以遇例時即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之屬是也今此月者甚惡內也范氏云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傳曰鄫季姬來寧公怒之以鄫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何氏以爲鄫魯相近信使泆通男女之情風流應合末世無禮容或有之若姜氏如莒之流寧可然問也）○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據梁山言崩）〔疏〕（沙鹿者何○解云欲言是邑邑無崩道欲言其山文無山稱故執不知問○注據梁山言崩○解云即成五年夏梁山崩是也）襲邑也。（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崩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疏〕（注襲者至地中○解云謂嘿然而陷矣）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據長狄之齊晉不書）〔疏〕（注據長狄至不書○解云即文十一年傳云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何以書記異也然則長狄之齊晉皆不書之是外異不書也）爲

天下記異也。（土地者民之主霸者之象也河者陰之精爲下所襲者此象天下異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承其業爲楚所敗之應而不繫國者起天下異）〔疏〕（注宋襄至天下異○解云即下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狄侵鄭。○冬。蔡侯肸▲卒。（不書葬者潰當絕也不月者略其背中國而附父讎故略之甚也肸立不書者父獻舞見獲留卒於楚肸以次立非篡也○肸許乙反注同背音佩）〔疏〕（注不月至篡也○解云正以大國之卒例合書日即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之屬是也今此不月者故言略之甚也其父者即蔡侯獻舞莊公十年爲楚所獲而卒於楚故謂楚爲父讎上四年齊侯已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其背中國附父讎之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疏〕（注月者至齊桓○解云即上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彼注云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故也○注又合至錄之○解云何氏以爲古者天子五年一巡守諸侯亦五年一朝天子分天子諸侯爲五部部朝一年五年而徧其小國事大國亦然故以十年朝齊今又注朝是爲合古桓元年傳云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注云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云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言次者剌諸侯緩於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大夫不序旨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文別尊卑也○別彼列反）〔疏〕（注臣不至省文○解云正以上言公會齊侯以下是殊尊魯之文今若不舉內大夫名氏即因君鄉者殊尊之經而省文）○夏。五月。日有食之。（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公卒楚執宋公霸道衰中國微弱之應）○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也曹稱師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褒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霸功激揚解惰也○厲如字舊音賴激古歷反解古賣反惰徒卧反）〔疏〕（注月者善錄義兵○解云正以侵伐例時故也其例時者即上十一年冬楚人伐黃之屬是也）○八月。螽。（公久出煩擾之所生○螽之戎反）○九月。公至自會。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據柯之會不致）久▲也。（久暴師衆過三時○暴步卜反）○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晦者何。冥也。（書日而冥○冥亡丁反又亡定反注同）〔疏〕（晦者何○解云欲言月晦例所不書欲言晝冥亦非常錄故執不知問）震

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疏〕（震之者何○解云欲言天震文不言天欲言地震又無地稱故執不知問加之者以震有二種故也且避問輕重兩舉云云之說在隱九年）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據陽虎稱盜）〔疏〕（注據陽虎稱盜○解云即是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是也）天戒之。故大之也。（明此非但爲微者異乃公家之至戒故尊大之使稱字過于大夫以起之所以畏天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何以書。記異也。（此象桓公德衰彊楚以邪勝正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去起呂反）○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不月者略兩夷狄也○爲于僞反）〔疏〕（注不月至狄也○解云正以敗例書月即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是也以其非兩夷故書月）○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據泓之戰言宋師敗績○泓烏宏反）君獲。不言師敗績也。（舉君獲爲重也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主書者從獲人例○惡烏路反）〔疏〕（注釋不書至人例○解云正決二十一年釋宋公之經矣然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云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然則秦楚同類得獲晉侯者正以爵稱伯非真夷狄故與楚異）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據星霣後言霣○十六年本或從此下別爲卷案七志七錄何注此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大輙分之爾霣于敏反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六鶂五歷反水鳥）〔疏〕（注據星霣後言霣○解云即莊七年夜中星霣如雨是也）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是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磌然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一音芳君反本或作砰八耕反僅其靳反劣也逮音代又大計反及也幾音祈）〔疏〕（是月者何○解云正以言異常例故執不知問○注是月至語也○解云案上十年傳云踊爲文公諱何氏云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是以春秋之內於此乎悉解爲齊人語而此一文獨爲魯人語者以是經文孔子作之孔子魯人故知魯人語彼皆是諸傳文乃胡毋生公羊氏皆爲齊人故解爲齊人語注在正月之幾盡者謂晦日乃在正月之欲盡矣）何以不日。（據五石言日○）〔疏〕（注據五石言日○解云等是災異何故五石書言戊申朔而六鷁不書日乎故難之）晦日也。（凡災異晦日不日日食是也日食皆於晦朔不日晦可知也六鷁無常故言是）

（月以起晦也）〔疏〕（注凡災至不日○解云即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之屬是也今此亦晦故不書日○注日食至起晦也○解云案隱三年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傳云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注云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傳又云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注云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傳又云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注又云謂晦日食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然則日食亦有二日食此注何言日食常於晦朔乎二日食者雖非正朔若欲比晦言之亦得謂之朔矣言若正朔食朔日並言若二日食則言日則知日朔並不言是晦日明矣故云不日晦可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據上言朔）春秋不書晦也。（事當日者日平居無他卓佹無所求取言晦朔也趡盟奚戰是也○佹九委反趡翠軌反）〔疏〕（注平居無他卓佹○解云謂無他卓異佹異平常之事也○注無所至戰是也○解云即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婁儀父盟于趡春秋說以為二月晦矣五月丙午及齊侯戰于奚春秋說以為五月之晦也然則此傳云春秋不書晦謂平常之事下文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者謂卓佹之事合書晦朔矣）朔有事則書。（重始故書以錄事若泓之戰及此皆是也）〔疏〕（注若泓至是也○解云即下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及此經皆書朔是其卓佹之事書朔也）晦雖有事不書。（重始而終自正故不復書以錄事○不復扶又反下同）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據實石後言五）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鷁小而飛高故視之如此事勢然也宋都者宋國所治也人所聚曰都言過宋都者時獨過宋都退飛○所治直吏反）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王者之後有亡徵非親王安存之象故重錄為戒記災異也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於晦朔者示其立功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故詳錄天意也○為王于偽反注同耿介音戒之行下孟反○）〔疏〕（注卒以五年見執○解云即下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是計有六年而言五年者據實日月言之以合五石之數故也又六年終敗者即下二十二年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計有七年而言六年者如上說○注天之與人至異也者解云春秋說文也）○二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其稱季友何。（據犂戰名不稱季來歸不稱友）〔疏〕（注據犂至稱季○解云即上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是也○注來歸不稱友解云閔二年季子來歸是也）賢也。（閔公不書葬故復於卒賢之明季子當蒙討慶父之功遏牙存國終當錄也不稱子者上歸本當稱字起事言子○）〔疏〕（注閔公至錄也○解云正以君弒賊不討惡臣子不討賊君喪無所繫往前閔公不書葬恐季子有甚惡故書字見其賢○注不稱子至言子○解云即閔元年歸之下注云不稱季友者明齊繼魯本感落姑之託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是也）○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皆日也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疏〕（注日者至皆日也○解云以所傳聞之世大夫之卒不問有罪以否例不日隱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師卒是也今此季友公孫慈之卒皆書日者正以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也然則言皆者皆季友與公孫慈也其鄫季姬之卒例自合日即上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之屬是也○注一年至痛之○解云言由其是賢君故宜痛骨肉之卒若直見是賢君宜有禮于大夫但當見季一人書日故知宜痛其頻死故也）○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月者危桓公德衰任豎刁易牙墮功滅項自此始也○墮許規反）〔疏〕（注月者至此始也○解云正以盟會之例大信書時今而書月故如此解知任豎刁易牙者下十八年傳文言墮功滅項者謂墮毀霸功而滅項即下十七年夏滅項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稱氏者春秋前黜稱氏也伐國而舍氏言之者非主名故伐之得從國舉）〔疏〕（注伐國至主名○解云若其主名即爵等是也）○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以言滅知非內也以不諱知齊滅○項戶講反國名）〔疏〕（注以言滅知非內也○解云案經直言滅不載主名何知非內滅之正以春秋之例內大惡諱今言滅知非內矣○以不諱知齊滅○解云春秋之例為賢者諱故上十二年楚人滅黃不為諱今諱不言齊人故知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據齊師滅譚）〔疏〕（注據齊師滅譚○解云在莊十年冬也）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為桓于偽反下及注同惡惡並如字一讀上烏路反）善善也樂終。（樂賢者終其行○行下孟反）桓公嘗有繼絕（立僖公也）〔疏〕（注立僖公也○解云即元年是也）存亡之功。（存邢衛杞）〔疏〕（注存邢衛杞○解云存邢上元年城邢是也存衛上二年城楚丘是也存杞上十四年城緣陵是也）故君子為之諱也。（言嘗者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嫌當坐故上述所嘗盛美而為之諱所以尊其德彰其功傳不言服楚獨舉繼絕存亡者明繼絕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項覆終身之惡服楚功在覆蓋惡之表所以封桓公名當如其事也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疏〕（注傳不言服楚至亡者○解云其服楚在上四年傳云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是也○注明繼至身之惡○解云殺子糾者即莊九年九月取子糾殺之是也滅譚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是也其滅遂者即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以繼絕除殺子糾以存三亡國除其三滅故云覆終身之惡○注服楚至事也○解云即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是其篡文也而言之表者取以蓋藏之○注不月至小國○解云言滅國例書月者惡其篡而罪之今桓公功足除其滅是以不月故云不坐滅也而譚滅遂皆月者是時未足以覆之也略小國者欲道既諱不言齊知是誰滅而不書月又以略小國故也）○秋。夫人姜氏會齊于卞。（○卞皮彥反）○九月。公至自會。○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疏〕（注月者至征齊○解云正以侵伐例時故也戰不言伐者莊十年師解故難之）○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曷為不使齊主之。（據甲寅衛人及齊人戰○甗魚輦反又音言與伐音預下不與同○）〔疏〕（宋公至故言伐○解云謂宋公但與伐而不與戰故不得舉重是以兩舉之○注據甲至人戰○解云即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云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彼注云戰序上言及者為主是也）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據齊桓公霸者猶不與征衛）〔疏〕（與襄公之征齊也○解云謂使征而正之征是上討下之辭○注據齊至征衛解云即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人戰是也）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不為文實者保伍連率本有用兵征伐不義之道○刁音彫為是于偽反注同）〔疏〕（注不為文至之道○解云其為文實者即上元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傳云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其二年城楚丘之下亦復發文實之傳矣今此經何以不言宋師伐齊傳云此公也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征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征諸侯之義不得專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不道者力能征之則征之可也正以諸侯本無專封之道是以元年二年之經皆為文實以保伍連率本有用兵征不義之道是以不貶宋公稱師矣）○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疏〕（注狄稱人至兵壅塞○解云案穀梁傳狄救齊傳云善救齊也又云邢人狄人伐衛傳云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何氏廢之曰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為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於義穀梁為短以此言之則何氏之意適自伐衛不為救齊之故而此注又以狄稱人者善能救齊者謂以其上能救齊是以於此進之不謂此時伐衛為救齊也所以不於救時進者不使義兵壅塞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名者著葵丘之

（會叛天子命者也不得爲伯討者不以其罪執之所以著有罪者爲襄公殺恥也襄公有善志欲承齊桓之業執一惡人不能得其過故爲見其罪所以助賢者養善意也月者錄責之○爲襄于僞反下故爲起爲襄公深爲若不爲月皆同見賢徧反〔疏〕注名者至命者○解云即上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傳云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是也○注不得爲伯討○解云上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不稱侯故解之○注月者錄責之解云正以執例書時即上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五年冬晉人執虞公之類是也今此書月者錄責之也）○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因本會于曹南盟故以地實邾婁說在下〔疏〕注因本至在下○解云言此盟之前相與于曹南矣其實此盟在邾婁故言實邾婁矣）鄫子會于邾婁。其言會盟何。（据言諸侯會盟不錄及曹伯襄言會諸侯〔疏〕注据外至會諸侯○解云舊本皆無及字言外諸侯會盟不錄者正以竟春秋上下無外諸侯會盟之文若存及宜下句讀之）後會也。（說與會伐宋同義君不會大夫刺後會者起實君也地以邾婁者起爲邾婁事也不言君者爲襄公諱也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之二國交忿襄公爲此盟欲和解之既在會間反爲邾婁所欺執用鄫子恥辱加於宋無異故設襄公使若微者也不於上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使若不爲邾婁事盟而鄫子自就邾婁爲所執者也上盟不日者深順諱文從微者例使若下執不以上盟爲辨也會盟不日者言會盟不信已明無取於日自其正文也〔疏〕注說與會伐宋同義○解云即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傳云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彼注云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其不信○注君不會大夫○解云案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云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爲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眾然又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傳云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皆是君不會大夫之辭○注起實君也○解云言起上宋人曹人之屬實是宋公曹伯耳○注地以邾婁○解云正以二十八年夏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傳云其言如會何後會也然則彼言陳侯如會此亦宜言鄫子如會而言于邾婁起爲邾婁事也○注不言君者○解云上曹南之盟不言宋公等是也○注季姬淫泆至微者也○解云即上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傳云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外朝使來請己也○注不於上至執者也○解云上經云盟于曹南者實是盟于邾婁故以此解之所以不於上經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使若不爲邾婁事盟而鄫子自就邾婁所見執者也○注上盟不至日者○解云春秋上下微者之盟例皆書時而下文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之屬是今此乃以不日爲微者例者正以宋襄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宜書月隱元年注云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是也○注會盟至正文也○解云正以春秋之例不信者日故也言自其正文也者謂既言會盟即是不信之正文不勞書日以見）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

其所用處也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惡乎音烏惡無烏路反用處昌慮反〔疏〕注日者魯至自責之○解云正以凡執例時即上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之屬是也今日故解之）○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因宋征齊有隙爲此盟也是後楚遂得中國霍之會執宋公○〔疏〕注因宋征至執宋公○解云謂上十八年襄公征齊齊與宋有間隙齊遂構會諸侯之人而爲此盟以謀宋矣霍之會執宋公即下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是也）○梁亡。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据蔡潰以自潰爲文舉侵也〔疏〕注据蔡至侵也○解云即上四年春公會齊侯云云侵蔡蔡潰是也）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著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疏〕魚爛而亡也○注梁君至絕者○史記春秋說有此文也）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惡烏路反〔疏〕注惡奢至常法○解云言其直是奢泰不依古法非僭天子也隱五年傳云始僭諸侯昉於此乎前此則曷爲始於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之下何氏云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然則此新作南門書之知不僭天子也）○夏。郜子來朝。郜子者何。（未有存文嫌不名故執不知問○郜古報反姬姓之國下同○〔疏〕注未有存至知問○解云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隱二年傳云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何氏云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郜是也然則宋人滅郜在春秋之前是以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自爾以來不見存在之文若然則是失地之君例合書名而來朝不名故執不知問）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据鄧穀名〔疏〕注据鄧穀名○解云即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云皆何以名失地之君是也）兄弟辭也。（郜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尊遇之異於鄧穀也書者喜內見歸〔疏〕注不忍至絕賤○解云即不書其名是也何者若非兄弟宜書其名絕而賤之○注明當至見歸○解云正以穀鄧書名而此不名也）○五月。乙巳。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疏〕西宮者何○解云欲言是廟不書其謚欲言居寢而書宮舉災故執不知問○注西宮者至云爾○解云案襄九年春宋火傳云曷云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何氏云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此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何故不言火而書災彼傳又云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

也彼注云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是以雖小言災耳○禮夫人居中宮○解云王者之制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爲適丁歷反又作嫡）○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冬。楚人伐隨。（叛楚故也）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貶狄者爲犯中國諱○爲于僞反下不爲襄下文爲執皆同）○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何以書。記災也。（新作南門之所生）○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孰執之。楚子執之。（以下獻捷貶霍左氏作盂〔疏〕會于霍○解云左氏作盂穀梁作雩蓋誤或所見異○注以下獻捷貶○解云即下文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云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是也）曷爲不言楚子執之。（据溴梁盟下執莒子邾婁子復出晉人也○溴古闐反〔疏〕注据溴梁盟○解云即襄十六年春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于溴梁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是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不與執爲重復舉伐者刼質諸侯求其國事當起也不爲襄公諱者守信見執無恥說在下也〔疏〕注刼質諸侯○解云言刼諸侯以爲質而求其國事當起也是以執伐兩舉見其外貪利也下云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是也）○冬。公伐邾婁。○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据稱使知楚子）貶。曷爲貶。（据齊侯獻戎捷不貶）爲執宋公貶。曷爲爲執宋公貶。（据上已沒不與執中國）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蓋鹿上之盟〔疏〕注蓋鹿上之盟○解云即上文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是也言鹿上盟爲此約）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詐諼刼質諸侯求其國當絕故貶○墮許規反諼音許援反詐也又音援）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所以堅宋公意絕彊楚之望〔疏〕君雖不言國○解云即言君假令不道是臣之國今國當是爲臣之國矣所以堅宋公意欲使宋公乃心

（在楚不急求還○注絕彊楚之望○解云欲絕楚人使知宋難取不復望之）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衞。（襄公本謂公子目夷曰國子之國也宋公愧前語故慙不忍反走之衞不書者執解而往非出奔也○守手又反又如字應應對之應〔疏〕注走之衞至奔也○解云正決襄十四年夏衞侯衎出奔齊也）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尚隨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爲錄也○國爲于僞反下爲襄爲公子注爲没故爲皆同〔疏〕注凡出奔至爲錄也○解云正以桓十五年夏鄭伯突云云彼傳云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不應盜國盜國卽入與復入是也春秋皆錄其歸以別之其執獲而歸不書者本未失國無義可著何錄之有案下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冬曹伯襄復歸于曹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衞侯鄭歸于衞哀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八年夏歸邾婁子益于邾婁然則三者皆執獲而歸所以書之者曹伯之下注云執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其曹伯名者刺天子歸有罪也衞侯歸下注爲殺叔武惡天子歸有罪也執歸不書主書者名惡當見也邾婁子益之下注云善魯能悔過歸之）惡乎捷。捷乎宋。（以上言伐宋○惡音烏）曷爲不言捷乎宋。（據戎捷也）爲襄公諱也。（襄公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不用目夷之言而見詐執伐宋幾亡其國故諱爲没國文所以申善志不月者因起其事○幾音祈〔疏〕注不月者因起其事○解云正以獻戎捷書六月也起事者正以春秋之義滅國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類是也今此宋公幾亡國是以爲諱之去其月以起其賢曷爲不言其圍者案舊本傳注三者皆作圍字唯有守下知上一國字以其有皆作圍字者誤守國卽上傳設守械而守是也）此圍辭也。曷爲不言其圍。（據上言守國知圍也）爲公子目夷諱也。（目夷遭難設權救君有解圍有國免王之功故爲諱圍起其事所以彰目夷之賢也歸捷書者刺魯受惡人物也○遭難乃旦反〔疏〕注設權至人物也○解云救君者卽上傳宋公釋乎執走之衞是也解圍者楚人釋宋公去而不復圍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言諸侯者起霍之會諸侯也不序者起公從旁以議釋宋公會盟一事也言會者因以殊諸侯也〔疏〕注起霍之會諸侯也○解云卽上文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是上文序之下文揔之故得起其上會諸侯也不序者若其序之云公會某侯某侯卽無以見公從旁別來今諸侯不序并作一文別言公會則知魯公從旁而來是以不序諸侯以起其義○注會盟一事至侯也○解云上言會于霍下言盟於薄明其但是一出之行而更言公會諸侯者因以殊諸侯矣）○釋宋公。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據執滕子不言釋〔疏〕釋宋公○解云不言楚子釋宋公者何氏廢疾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注據執至言釋○解云卽上十九年春王二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是也）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與議爾也。（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力也〔疏〕公與議爾○解云言魯公與爲釋宋公之事也）

公羊注疏卷十一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僖公卷十一

八年

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衞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無鄭世子華故下鄭伯乞盟此蓋因注言甯毋之盟陳鄭遣世子而誤衍）

解云見夫見廟禮（浦鏜云見夫當夫人之誤）

而春秋亦書其卽位之義矣（此本其字剜擠閩監毛本遂排入當衍）

然後脅魯立也（元年疏引作脅魯使立也此脫使字）

九年

使若非背殯也（監本也作者）

据杞叔姬不卒（解云宜作伯姬字卽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笄而醴之（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醴誤禮）

解云卽下十五年（毛本卽誤此）

言解周公是時實不與盟（按解當作宰）

謂其顏色自有美大之勢（何校本作有自此誤倒）

甲戌（左氏穀梁戌作子）

殺未踰年君之號也（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宋本殺作弒按釋文則此經弒多作殺或讀爲弒以意求之唐石經以下本皆作弒此作殺爲岐出然殺可讀弒弒不可讀殺也）

欲言弒其子奚齊（段玉裁云弒當作殺）

而坐之輕重見矣（鄂本宋本閩監毛本同或改坐爲罪非）

從弒名可知也（此本知誤加今據諸本訂正）

十年

正謂始甲典覔師受業（閩監本同毛本甲作申覔改覓○按說文作覛俗作覓又俗作覔）

故荅之云爾（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荅作答非）

冬大雨雹（解云左氏作雪）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經無父字按今左氏有父）

十有二年

陳侯處臼卒（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處臼左氏作杵臼）

十有四年

是見恐曷而亡（釋文曷火葛反九經古義云恐曷卽漢書恐猲也陳羣新律序云盜律有恐猲漢書王子侯表曰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猲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恐猲取雞免承鄉侯德天坐恐猲國人受財臧五百以上免籍陽侯顯坐恐猲國民取財物免師古曰猲者謂以威力脅人也音呼葛反）

公怒之（浦鏜云怒下脫止按左傳有止字）

河崩有高下（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宋本崩作岸當據正）

冬蔡侯肹卒（釋文唐石經肹作肸閩監毛本作肹非注同）

十有五年

故善錄之故也（浦鏜云下故當作是按浦說是也）

盟于牡丘（監毛本丘誤兵）

公孫敖率師（唐石經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作帥師○按此依左穀作帥改也公羊多作率）

激揚解隋也（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解作懈非按釋文作解隋也）

久也（余本脫一頁此久也之也字起至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鶂後字止）

書日而冥（鄂本書作晝諸本皆誤書字）

季氏之孚則微者（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孚誤季）

十有六年

是月（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盧文弨日是月有作提月者故一音徒兮反初學記晦日條引此作提月又鶡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陸佃注云提零日也引公羊爲證○按是月與月令是月似異而實同改作提者俗人所爲也）

六鶂退飛過宋都（諸本同唐石經六鶂字缺釋文作六鷁五歷反經義雜記曰說文鶂鳥也从鳥兒聲）

春秋傳曰六鶂退飛不收从益字左氏正義曰鷁字或作鶂釋文六鷁本或作鶂公穀釋文皆云六鶂五歷反可證三傳本皆作鶂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鷁穀梁注疏皆作鶂惟經文六鷁退飛此一字从益蓋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鷁者故後人據以易二傳也穀梁疏引賈逵云鶂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鬩也以鬩解鶂取同聲爲詁可證左傳字本从兒

聞其磌然（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磌然之人反又大年反本或作砰入耕反經義雜記曰穀梁疏云說文玉篇字林等無磌字學士多讀爲砰公羊古本竝爲磌張揖讀爲磌是石聲之類今玉篇有磌字云旨響也蓋孫强等增加廣雅四釋詁砰普耕反聲也而無磌字楊云張揖讀爲磌是古本廣雅有磌矣五經文字磌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見春秋傳）

而六鷁不書日乎（閩監毛本鷁作鶂非）

六鷁無常（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鷁作鶂爲錯見字今本公羊經注及疏皆作鷁也）

平居無他卓佹（釋文卓佹九委反惠棟云卓佹亦見漢書蓋當時語）

及齊侯戰于奚（浦鏜云師作侯按桓十七年經作師）

非親王安存之象（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親作新當據正）

不納公子目夷之謀（毛本目誤自）

閔二年季子來歸是也（浦鏜云元誤二是也）

卽閔元年歸之下（浦鏜云下脫來是也）

君喪無所繫往（閩監毛本往作住爲句）

本感落姑之託（盧文弨曰當依公羊本字作洛姑）

公孫茲卒（唐石經諸本作公孫慈此本疏中慈皆作茲）

不問有罪以否（何校本同閩監毛本以作與）

任豎刀易牙（閩監毛本刀改刁非此本豎誤竪今訂正疏同）

十有七年

伐國而舍氏言之者（宋本同閩監毛本舍作含）

名當如其事也（閩監毛本同鄂本名作各是也）

欲道既諱不言齊（浦鏜云疑脫不字）

十有二月乙亥（唐石經十上有冬字諸本誤脫）

十有八年

戰不言伐者莊十年師解故難之（何校本云此十三字當在下疏宋公主故言伐之前）

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唐石經原刻作春秋伐者爲客而不伐者爲主後磨改同今本）

豎刀易牙（釋文唐石經作豎刁閩監毛本同）

實以保伍連率（監本伍誤五）

何氏廢之曰（閩監毛本廢誤發○按之字乃疾字之誤）

十有九年

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宋公）

鄫子會于邾婁（唐石經宋本會下有盟字此脫毛本子誤人）

及曹伯襄言會諸侯（解云書本皆無及字）

既在會間（鄂本會誤人）

言會盟不信已明（毛本明誤盟）

而鄫子自就邾婁（齊召南云下疑脫一爲字）

注上盟不至曰者（閩監毛本作上盟不至者例是也）

而下文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之屬是（浦鏜云而當卽字誤）

卽是不信之正文（閩監毛本卽誤既）

蓋叩其鼻以血社也（唐石經諸本同周禮肆師注引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衈社也惠士奇云山海經東山經祠毛用一犬祈聃注云聃音餌以血塗祭爲聃也公羊傳蓋叩其鼻以聃社今本公羊作血訛穀梁作衈社與鄭注合）

齊人執陳袁濤塗之屬是也（毛字濤字實缺）

着其自亡者（鄂本宋本作著其自亡者此本誤）

二十年

不奉古制常法（鄂本常誤當）

始僭諸公（毛本公作侯與隱五年傳不合）

前此則曷爲始於此（案隱五年傳於作乎）

取郜大鼎于宋（閩監毛本于作於非）

動作當先自克責（閩本同監毛本克責誤内始則與襄九年注不合）

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唐石經鄂本作記災也諸本作異誤）

以齊媵爲嫡（宋本同鄂本閩監毛本嫡作適釋文適又作嫡）

二十一年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作盂穀梁作雩蓋誤或所見異）

以下獻捷貶（按此下毛本有霍左氏作盂五字乃釋文而誤入注中者）

詐諼劫質諸侯（釋文作誰諼云誰本亦作詐）

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乎此誤倒）

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唐石經原刻言下不疊國字後磨改同今本此行及前一行皆本九字此行後磨改故亦十字讀君雖不言句國固臣之國也句）

注絶强楚之望（閩監毛本强作彊與注合）

衞侯歸下注（按下當脫云字）

曷爲不言其圍者（此下疏文當屬下節者字今本多改作○此其改之未盡者）

据上言守國（解云國字有作圍字者誤）

卽上十九年春王二月（浦鏜云三誤二按浦說是也）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僖公卷第十二（起二十二年盡三十三年）

何休學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朐。（朐其俱反○左氏作句）○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陘音刑）○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据奚之戰不言朔〔疏〕注据奚之戰不言朔○解云即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春秋說以爲五月朔日也）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繁多也殺省也正得正道尤美○不殺所戒反注同省所景反）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泓水名水北曰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迨及濟渡）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我雖前幾爲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喻褊弱○喪國息浪反注同幾音祁）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不成列未成陳也君子不戰未成陳之師○畢陳直覲反下及注同）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言朔亦所以起有君而無臣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醇粹而守其禮所以敗也○王德于況反又如字下王佐同醇粹音純下雖遂反）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有似文王伐崇○陸戰當舉地舉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疾痛也重故喻若重故創矣襄公欲行霸守正履信屬爲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異故言圍以惡其不仁也○緡亡巾反重故直用反又直龍反注同故創初良反下同屬音燭雜七合反）○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襄公本以背殯不書其父葬至襄公身書葬則嫌霸業不成所覆者薄故復使身不書葬明當以前諱除背殯以後諱加微封內娶不去日略之者功覆之也○慈父左氏作茲父復扶又反去起呂反）〔疏〕注襄公至背殯○解云即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傳云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彼注云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是也○注以後諱加微封解云謂以至功薄微故加而爲之諱而封之其封字亦有下句讀之非也○注內娶至覆之也○解云即下二十五年夏宋殺其大夫傳云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彼注云三世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內娶而責其去日者正以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云不日者內娶略文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弒其君處臼彼注云不日者內娶略賤之然則三世內娶二人皆略此獨書日者明是覆之○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不名不日不書葬者從小國例也○始見賢偏反）〔疏〕注桓公存至錄之○解云正所以傳聞之世小國之卒未合書見故解之○注始見稱伯○解云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注爲徐莒所脅○解云即十四年傳云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是也○注貶稱至不明○解云正以春秋之前周王舊有黜陟之法隱元年儀父稱字上十七年春英氏稱氏之類今杞公之爵雖爲伯仍恐春秋之前周王黜之非爲新周故曰不明○注故以其一等貶之○解云謂伯之與子春秋合以爲一而已杞君從伯至子乃是同事之內故云一等○注明本非伯乃公也○解云正以一等貶之明是王者之後本非伯爾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之時所以不稱侯正欲此處以一等貶之故彼注不稱侯者聖人子孫有誅無絕者若其有過但當誅責之不合絕去其爵是以微弱見貶仍但從伯至子不失其爵矣○注不名不日至例也○解云謂所傳聞之世尤小國如此若其曹許之屬仍自書名書葬即上四年許男新臣卒秋葬許繆公彼注云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据王子瑕奔晉不言出）〔疏〕王者無外○解云桓八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是也○注据王至言出者解云即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是也不能乎母也。（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疏〕注明母至母命○解云正以襄王之母於今仍在亦非繼母與左氏異也鄭氏發墨守云聖人制法必因其事非虛之孟子曰夫人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今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心今其寵專於子失教而亂作出居于鄭自絕于周故孔子因其自絕而書之公羊以母得廢之則左氏已死矣是也襄王正是惠后所生非繼母又云失教而亂作自絕於周從左氏鄭氏雜用三家不苟從一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猶曰是王也無絕義不能事母而見絕外者其諸謂此灼然異居不復供養者與主書者錄王者所居也○與音餘復扶又反供養九用反下餘亮反）〔疏〕注灼然異至居也○解云公羊以爲此天王出居于鄭不事其母而自出居于鄭春秋惡其所爲是以書出以絕之實非出奔故云灼然異居不復供養養者與○晉侯夷吾卒。（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不日月者失衆身死子見篡逐故略之猶薛伯定也）〔疏〕注篡故不書明當絕也○解云正以惠公無立入之文於例去葬以絕之○注不日月至略之○解云大國之卒例書日月上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之類是也○注猶薛伯定也○解云即定十二年春薛伯定卒彼注云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弒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然則惠公之子亦是不肖而以爲後未期之間文公奪之是以不書日月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侯燬何以名。（据楚子滅蕭不名○燬況委反）絕。曷爲絕之。（据俱滅人）滅同姓也。（絕先祖之體九重故名甚之也日者爲魯憂內錄之○爲魯于僞反下同）〔疏〕滅同姓也○解云曲禮下篇云滅同姓名是也以此言之則知公羊何氏以爲齊人滅萊楚滅隗晉滅下陽之屬皆非同姓是以不名耳○注日者至錄之○解云凡滅例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而此書日也○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蕩氏宋世大夫）〔疏〕宋蕩伯姬者何○解云欲言婦人而來逆婦欲言大夫而言伯姬故執不知問○注蕩氏宋世大夫○解云正以稱蕩氏若崔氏尹氏之屬文同也其言來逆婦何。（据莒慶言逆叔姬連來者嫌內女爲殺直來也）〔疏〕注連來者○解云弟子本意據莒慶逆叔姬難此逆婦之文宜云其言逆婦何而連來言之者正以伯姬是內女嫌經言來逆婦爲殺直來之恥非實逆婦是以連來問之似若上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云其言來朝其子何彼注云連來者問爲直來乎爲下朝出之類其直來者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傳云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彼注云直來無事而來也是也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稱婦者見姑之辭以逆實文知不殺直來也主書者無出道也○見賢偏反）〔疏〕其稱婦何○解云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今此非在塗而稱婦故難之不注者從省文可知也○注宋魯至兄弟○解云蓋時猶然公羊子齊人而取宋魯間語者正以蕩伯姬來逆婦宋魯之事故取解之亦何傷○注主書者無出道也○解云言伯姬無逆婦之道是以書而譏之○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据宋殺其大夫山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三世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弒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去起呂反）〔疏〕注三世至臼也○解云即上二十三年夏宋公慈父卒○文七年夏宋公王臣卒文十六年冬宋人弒其君處臼是也○注外小惡正之者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故也○注威權下流○解云謂

（君之威權下流于臣而臣下用之也）○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何以不言遂。（據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兩之也。（微者不別遂但別兩耳別兩耳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兩事也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不見挈者故君不可見挈於臣○惡烏路反）〔疏〕（注頓子至例也○解云正以春秋之例小國出入不兩書桓十五年夏許叔入于許注云不書出時者小國是例也○注不見挈者○解云故君不可見挈於臣者案桓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傳云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彼注云挈猶提挈也突當國本當言鄭突欲明祭仲從宋人命提挈而納之故上繫於祭仲不繫國者使與外納同也案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傳曰何以不稱公子彼注云據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國見挈言公子糾此若作挈文宜言楚人納某甲于頓去其國爵以見挈于楚矣故君不可以見挈於臣）○葬衛文公。（不月者滅同姓故奪臣子恩也）〔疏〕（注不月者至恩也○解云卒日葬月大國之常案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之類是也）○冬。十有一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壻之義也洮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別彼列反）〔疏〕（注書莒至之義也○解云即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傳云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注公與未至致也○解云案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謂與諸侯會時然也今此衛子莒慶皆是卑者得意不得意亦可知故言不別得意耳今洮是內地位不合致假令在外亦不致之何者正以其與卑者會盟得意不假別之如定十二年冬公至自圍成成是孟氏之邑而書致彼注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佗國來故危錄之是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遬。盟于向。（○遬音速向舒亮反）○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嶲。弗及。其言至嶲弗及何。（據公追戎于濟西不言所至又不言弗及○嶲戶圭反又似兗反）侈也。（侈猶大也大公能卻強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精猛引師而去之深遠不可得及故曰侈不直言大之者自爲追唯臣子得褒之耳不得與追戎同也言師者後大公所追也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錄詳之○侈昌爾反又昌者反大也卒子忽反自爲于僞反下深爲同）〔疏〕（注不直言至錄詳之○解云案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云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彼注云大公除害恩及濟西也言大者當有公賞也然則彼爲諸侯追於王法當有功賞故得云大此則自爲己追但臣子得褒之故傳不言大以見義云言師者後大公所追也者正以上言齊人侵我西鄙下言公追齊師與上文異故也○）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據春秋尊魯）〔疏〕（乞者至若辭○解云案成十六年夏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十七年秋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外亦言乞師也）重師也。（外內皆同卑其辭者深爲與人者重之）曷爲重師。（據泓之戰不重師）〔疏〕（注據泓之戰不重師○解云上二十二年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傳云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然則宋公守古敗師而春秋善之也是其不重之文）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服別外內也稱師者正所乞名也乞師例時○當復扶又反下同別外彼列反下同）〔疏〕（注戰必當勝○解云以義言之此句亦宜云戰不正勝者不正自謂戰當必勝但何氏省文不復備言○注乞師例時○解云正以據文承夏下文成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之屬皆書時故也）○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不言獲者舉滅爲重書以歸者惡不死位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略但絕不誅之○隗五罪反二傳作夔惡不烏路反下同傳直專反見治賢遍反下直吏反）〔疏〕（注不月者略夷狄○解云正以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類皆書月故也○注不名者至不誅之○解云案上二十三年杞子卒之下注云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以此言之似誅輕絕重此注云但絕不誅自相違者凡誅有二種一是誅責之誅若齒路馬有誅於子與何誅之類是誅絕之誅似武王誅紂誅君之子不立去之類然則上言有誅無絕聖人子孫但當誅責而已不合絕去此言但絕不誅者謂所傳聞之世責小國略今此不書其名但欲絕去一身不聽爲君不合誅滅其國哀七年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傳云邾婁子益何以名絕之又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傳曰蔡侯獻舞何以名絕之以此二文言絕之則似書名爲絕之此注云不名者但絕而不誅又以不名爲絕者蓋以絕亦有二種一是絕去其身一是絕滅其國蔡侯獻舞大國之君不能死難爲楚所獲春秋之義不與夷狄得志于諸夏是以不得書獲故名蔡侯起其當合絕滅矣邾婁正當所見之世爲魯所獲春秋之義內獲人皆諱不書故名邾婁子以起不死難當絕滅矣今此隗子既是微國復當傳聞之世若其書名恐如二君亦合絕滅故不名見責之略也但合一身絕去而已）○冬。楚人伐宋。圍緡。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稱人者楚未有大夫未聞稱師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疏〕（邑不至用師也○解云案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之下傳云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彼已注云據伐於餘丘不言圍然則彼已有注故此不復解耳○注稱人至從楚文○解云以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彼傳云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然則文九年始有大夫則知今時未有然上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下二十八年夏楚殺其大夫得臣在椒來聘之前而有大夫者屈完之下傳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云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醇霸德成王事也然則欲尊屈完使當桓公以醇霸德非常事于子玉之下注云楚無大夫言其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注楚自道至楚文○解云欲道下文公以楚師得稱楚師而此不得者以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也）○公以楚師伐齊。取穀。（言以者行公意別魯兵也稱師者順上文）〔疏〕（注言以者行公意○解云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云以者何行其意也彼注云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公至自伐齊。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據伐邾婁取叢不致）未得乎取穀也。（未可謂得意於取穀）曷爲未得乎取穀。（據俱取邑）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疏〕（注魯內虛而外乞師○解云言內虛者謂自無師○會齊侯昭卒○解云即下二十七年齊侯昭卒是也○注晉文行霸○解云即二十八年侵曹伐衛敗楚師于城濮盟于踐土是也○注故雖至伐也○解云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然則此文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是得意宜合不致今致伐作不得意之文以解之）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貶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之）〔疏〕（注貶稱子至入之○解云杞本公爵但春秋欲新周故宋而黜之稱伯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至二十三年經書杞子卒者但以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故以其一等貶之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而已至於此經復稱子者起其無禮故左氏皆有魯入之文也）○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日者杞屬脩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故錄責之○屬音燭）○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據序諸侯之上）貶。曷爲貶。（據圍鄭不貶）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罪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議釋之今復圍犯宋故貶因以見義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爲于僞反難乃旦反今復扶又反見賢遍反）〔疏〕（注楚前執宋公○解云即二十一年秋執宋公以伐宋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傳云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釋之何公與議爾也彼注云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也而公釋之見矣○與音預）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曷爲再言晉侯。（據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亦兩事不再出楚人）〔疏〕（注據楚至出楚人○解云在上二十五年）

（狄也）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據侵蔡遂伐楚言遂）〔疏〕（非兩之也○解云上二十五年頓子之下傳云何以不言遂兩之也注云徵者不別遂但別兩耳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兩事也以此言之初發國即有兩伐之意○注據侵蔡伐楚言遂○解云即上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爲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曹有罪晉文行霸征之衛壅遏不得使義兵以時追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也宋襄公伐齊月此不月者晉文公功信未著且當倚文德未當深求於諸侯故不美也○衛壅於勇反下同又作壅同遏於葛反）〔疏〕（衛曰不至伐之也○解云言衛不可得塗則固將先伐之其意猶自欲得侵曹矣○注曹有至征之○解云言征之者謂伐而正之上討下之辭如上十八年傳云與襄公之征齊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即往當言戍衛不卒）〔疏〕（不卒戍者何○解云欲言實戍乃有不卒戍之文欲言不戍而經書戍衛故執不知問）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據言戍衛行文）遂公意也。（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使若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故諱殺言刺之不言刺公子買但言不卒戍刺之者起爲上事刺之也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外殺大夫皆時○起爲于僞反下爲下卒爲晉深爲不爲同）〔疏〕（刺之者何○解云欲言不殺文言刺之欲言實殺文不言殺故執不知問○注有罪至刺之也○解云孟子言大夫者天子命之輔助其政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也然則孟子之文論有罪故此何氏云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也○注內殺大夫至無罪日○解云其有罪不日即此文是而不月者與上同故也無罪日者成十六年冬十二月乙酉刺公子偃是也○注外殺大夫皆時○解云即上七年夏鄭殺其大夫申侯下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之類是也）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據下執衛侯言歸之于京師○畀宋必二反與也下同）〔疏〕（畀者何○解云欲言是與文不言歸欲言非與畀者與義故執不知問○注據下至京師○解云即下經云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然則彼言歸于京師此言以畀宋人故難之）與使聽之也。（與使聽其獄也時天王居于鄭晉文欲討楚師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衆共之○斷丁亂反下當斷同）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傳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是也齊桓旣沒諸侯背叛無道者非一晉與曹同姓恩惠當先施刑罰當後加起而征之嫌其失義故著其甚惡者可知也以兵得不言獲者晉文伯討不坐獲者故亦不責曹不死義兵日者喜義兵得時入○數所角反下數道同）〔疏〕（注傳曰晉侯至是也○解云即下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之下傳云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是也○注恩惠當先施○解云即堯典云九族旣睦平章百姓是也○注刑罰當後加○解云即小司寇議親議賢之辟是也○注故著其甚惡○解云即執而言畀宋人使治其罪是也○注晉文伯討○解云即稱侯以執是也○注不坐獲者○解云謂諸侯言獲者皆是惡其擅獲是以上十五年獲晉侯之下傳云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云舉君獲爲重也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主書者從獲人例是其坐獲之文今晉侯伯討故不坐獲）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據秦稱師錄功知大戰必不使微者楚雖無大夫齊桓行朝書屈完也○濮音卜）〔疏〕（注據秦稱師○解云案文十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傳云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然則至文十二年秦始有大夫則知此時未合稱師今乃稱師錄功故知大戰旣是大戰則明知必不應使微者云楚雖無大夫者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以此言之則知此時未有大夫故曰楚雖無大夫矣云齊桓行霸書屈完也者即上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傳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云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醇霸德成王事是也）子玉得臣也。（以上敗績下殺得臣）〔疏〕（子玉得臣也○解云傳及注意似子玉爲得臣之氏）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據屈完當桓公稱名氏）貶。曷爲貶。（據邲之戰林父不貶○邲皮必反）大夫不敵君也。（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正也秦稱師者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襃進之齊桓先朝天子晉文先討夷狄者晉文之時楚與爭彊所遭遇異）〔疏〕（注齊桓先朝天子○解云正以莊十三年冬柯之盟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豈不朝天子而得然乎但以外朝不書是以無經可指耳但何氏以理知之故言先朝天子言先者欲道至僖四年乃始服楚之意云所遭遇異者謂齊桓初霸之時楚未強大雖侵諸夏未能爲伯者之害是以桓公養成其晦至僖四年乃往討而服之至晉文之時楚人孔熾圍宋救衛與之爭盛是以未暇朝王先討子玉矣時事不同故云所遭遇異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昭也○道音導）

○衛侯出奔楚。（晉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逐之擇立其次無絕衛之心惡不如出奔重）〔疏〕（注擇立至奔重○解云立叔武是也叔武衛侯之弟故曰其次耳惡不如出奔重者言文公逐人之惡少於衛侯出奔之罪）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其言如會何。（據曹伯襄言會諸侯）〔疏〕（注據曹伯襄○解云即下文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後會也。（說與會伐宋同刺諸侯不慕霸者反歧意于楚失信後會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盟日者譎也衛稱子者起叔武本無即位之意陳歧意于楚在二十七年○譎古穴反）〔疏〕（注盟日者譎也○解云正以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今而書日故解之而言譎者正以孔子謂之譎而不正故取其文○注衛稱子至之意○解云衛侯爲王伯所逐而立叔武叔武即是成君何不稱侯而作未踰年之君號欲起其本無即位之心故也無即位之心者即下云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是也）

○公朝于王所。曷爲不言公如京師。（據三月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據狩于河陽）不與致天子也。（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獨錄內也不書如不言天王者從外正君臣所以見其文公之功○卒七忽反下倉卒同見賢徧反下不見當見見其同）〔疏〕（注時晉至錄內也○解云皆春秋說文及史記文檀弓下篇云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鄭玄注云孺稚也孺子猶稚子則於僖九年獻公卒時仍謂之稚子今得稱云年老者以禮記非正典何氏不醇取之云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者言明王之法雖以爲非正欲見當時事勢不得不然是故遂書其朝云公朝于王所言但正其義者欲道臣無召君之義故不言朝王之所在云不書至不書者正以諸侯朝王不在京師亦是其惡但非大惡當所傳聞之世見在不錄之限是以特書公朝故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之下何氏云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是也○注不書如不言至之功○解云春秋之例內朝言如外來言朝今此魯侯不言如反言朝故云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也不言天王所以得正君臣見文公之功者以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下何氏云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于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然則稱王爲正稱於天則非禮今此經書不言天王者亦是正君臣以見文公之功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名者刺天子歸有罪也言自楚者爲天子諱也天子所以陵遲者爲善不賞爲惡不誅衛侯出奔當絕叔武讓國不當復廢而反衛侯令殺叔武故使若從楚歸者復歸例皆時此月者爲下卒出也○當復扶又反令力呈反下令自同）〔疏〕（注言復歸至歸之○解云春秋文是以傳云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何氏云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天子有命歸而言復歸者正以衛侯出惡歸無惡故也何者正以衛侯初出之時晉文以王事逐之是其出惡及其歸國得天子之命是其歸無惡矣桓十五年傳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是也○注名者至罪也解云諸侯不生名若其生名皆欲絕之不以爲諸侯是以莊十年蔡侯獻舞之下傳云蔡侯獻舞何以名絕也今此衛侯王事不供而爲伯者所逐故當合絕但天子歸之失誅臣之義是以書名刺天子也○注自楚

（者爲天子之諱也解云正以自者有力之文故言自楚得爲天子諱者若似自得楚力而歸然云復歸至出也者案桓十七年秋蔡季自陳歸于蔡下三十年秋衞侯鄭歸于衞之屬是歸書時也其復歸書時者即下冬衞元咺自晉復歸于衞之類是例合時而此月故知爲他事出也）○衞元咺出奔晉。（咺況元反）○陳侯欵卒。（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姜會其孤故深爲恥之宋襄亦背殯獨不爲齊桓諱者時宋襄自會之卒不日者賤其歧意于楚）〔疏〕（注卒不日者○解云以大國之卒例書日已說于上）○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狩不書。此何以書。（據常事也）不與再致天子也。（一失禮尚愈再失禮重故深正其義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此魯子一說也溫近狩地故可言狩踐土遠狩地故不言狩也公以再朝而日言之上說是）〔疏〕（溫近而踐土遠也○解云近讀如附近之近遠爲遠外之遠○注公以至上說是○解云正以上朝不日而下朝始日危錄內再失禮則知此書狩者不與再致天子也故言上說是）○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何。（據上朝不日）錄乎內也。（危錄內再失禮將爲有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自不繫於月○惡烏路反下惡衞同）○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難乃旦反下方難同）〔疏〕（歸之于者何○解云欲言伯執晉不稱侯欲言非伯而云歸之于京師似得伯執之義故執不知問）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之者次絕之辭執于天子之側已白天子罪定不定自在天子故言已可知）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未得白天子分別之者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國大惡雖未可知執有罪當爲伯討矣無罪而執人當貶稱人○別彼列反）衞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據殺大夫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據失兄意○爲叔于僞反下爲賢爲叔武及注而爲深爲皆同）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衞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衞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故上稱子）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衞侯。（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

反衞侯使還國也叔武讓國兄殺而爲叔武諱殺者明叔武治反衞侯欲兄饗國故爲去殺已之罪所以起其功而重衞侯之無道○爲去起呂反）衞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此以伯討而何貶者言歸之于伯討明知坐他事故更問之○篡初患反）〔疏〕（注此以伯討而何貶者○解云上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之下傳云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然則此傳宜云此執有罪何以不稱侯而云此晉侯也其稱人何問其貶者正以言歸之于者罪定已可知即是伯討明矣知稱人更有所爲故問其稱人之義）貶。曷爲貶。（據他罪不見）衞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衞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春秋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文公惡衞侯大深愛叔武大甚故使兄弟相疑○大深音泰下同）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文公本逐之非故致此禍也逐之文不見故貶主書者以起文公逐之○放乎甫往反）〔疏〕（注文公本逐之非○解云上注文公以王事逐之而言非者雖王事不供罪不至逐而文公逐之疾惡大甚故以爲非也案論語云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注以起文公逐之○解云其主書者即文公執衞侯之事是也今執衞侯貶文公稱人見其失所是故貶以起文公逐之）○衞元咺自晉復歸于衞。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有力焉者有力于晉也言恃晉有屬已力以歸方難下意故於是發問○屬音燭）〔疏〕（自者何解云文公賢伯而有力於惡人似非其義故執不知問）此執其君。其言自何。（上元咺出奔晉而文公執衞侯知以元咺訴執之怪訴其君而助之）爲叔武爭也。（解文公助之意以元咺爲叔武爭訴以爲忠於已而助之雖然臣無訴君之義復於衞非也悖君臣之義故著言自明不當有力於惡人也言復歸者深爲霸者恥之使若無罪○爭爭鬭之爭下注同悖必內反）○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也名者與衞侯鄭同義執歸不書者名惡當見本無事不當言遂又不更舉曹伯者見其能悔過即時從霸者征伐也霸兵不月者刺文公不偃武脩文以附疏倉卒欲服許卒不能降威信自是衰故不成其善○降戸江反）〔疏〕（曹伯襄復歸于曹○解云天子歸之以得天子之命其罪可以除故言復歸作入無惡之文矣上衞侯之下注云言復者天子有命歸之不言衞侯而此處著言曹伯者正以文承元咺復歸之下辨嫌也○注執歸至言遂○解云正以上二十一年宋公被執而歸經不書之故知執歸不書今書者其名之惡當須見之○注又不更舉曹伯者○解云謂何以不言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正以言遂又不更舉曹伯皆是風疾之義故可以見悔過即時從霸者征伐也○注欲服許至其善○解云正以上文溫之會許男不至是不慕霸者而從于楚故因而服之云卒不能降者正以二十九年春經書公至自圍許作不得意之文莊六年秋公至自伐衞之下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今此不致會知卒不能降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據諸侯來曰朝○介葛音介國名）〔疏〕（介葛盧者何○解云欲言諸侯文不言朝欲言大夫文不書聘故執不知問）不能乎朝也。（不能升降揖讓也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疏〕（注進稱名者○解云正以下三十年秋介人侵蕭不名故知此稱名是其進）○公至自圍許。○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文公圍許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霸功之廢於是○故復扶又反年末同惡烏路反）〔疏〕（注月者至廢於是○解云正以月非大信之辭也）○秋。大雨雹。（夫人專愛之所生○雨于付反雹步角反）○冬。介葛盧來。（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不稱字者一年再朝不中禮故不復進也○中丁仲反）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衞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衞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據歸在下）道殺也。（時已得天子命還國於道路遇而殺之坐之與至國同故但稱國不復別也言及公子瑕者下大夫別尊卑○復扶又反別彼列反）○衞侯鄭歸于衞。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據未至而有專殺之惡與入惡同）〔疏〕（其言歸何解云正以歸者是出入無惡也○注與入惡同○解云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今此衞侯未至而殺故宜與入惡同不合言歸故難之）歸惡乎元咺也。（衞侯歸殺無惡則元咺之惡明矣）曷爲歸惡乎元咺。（據師還）〔疏〕（注據師還○解云即莊八年秋師還傳云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非師之罪也彼注云明君之使重在君然則彼魯遣師滅同姓歸善于師而歸惡于公此衞侯即歸惡于元咺與彼義違）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己入。（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元咺自晉復歸于衞恃晉力以歸是也）〔疏〕（注恃晉至是也○解云即彼傳云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注云有力焉者有力于晉也言恃晉有屬已力以歸是）君入則己出。（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元咺出奔晉是也）以爲不臣也。（故不從犯伯執爲天子所還言復歸從出入無惡言歸以見元咺有出入罪衞侯得殺之所以專臣事君之義名者爲殺叔武之惡天子歸有罪也執歸不書主書者名惡當見○以見賢徧反下同爲于僞反惡夫烏路反）○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稱人者侵中國故退之）〔疏〕（注稱人者至退之○解云正以上二十九年來朝稱名今不名故知此稱人者退之也）○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與葵丘會同義）〔疏〕（注與葵丘會同義○解云葵丘之會在上九年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彼注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

（不勝任也此宰周公亦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聘諸侯惡不勝任故云與葵丘同義）○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不從公政令也時見使如京師而橫生事矯君命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當絕之不舉重者遂當有本○矯君居表反本又作撟）〔疏〕（大夫無遂事○解云正以臣無自專之道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惡乎取之。（以不月知與取運異非內叛邑○惡音烏）〔疏〕（注以不月至叛邑○解云昭元年三月取運傳云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云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月者爲內喜得之故書月也此不書月與彼異知非內之邑是以傳云惡乎取之猶言何處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據取叢言邾婁田也）諱取同姓之田也。（同姓相貪利惡差重恥差深○惡差初賣反下同）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據伐同姓不諱即有兵當舉伐曹下日若甲戌取須朐）〔疏〕（注即有兵至須朐○解云即文七年春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朐傳云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注云使若公春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班者布徧還之辭○布徧音遍下文同）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據晉還之得爲伯）〔疏〕（注據晉還之得爲伯○解云即上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是也何者稱侯以執伯討之文然此傳云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正指上二十八年執曹伯以畀宋人之文言晉還之者謂執曹伯而還諸侯之田矣）久也。（魯本爲霸者所還當時不取久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應以得故當坐取邑）○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據俱卜也）〔疏〕（曷爲或言三卜○解云即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是也○三卜禮也○解云案曲禮上篇云卜筮不過三是其舊典之遺存鄭玄云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是也三卜禮謂是魯禮若天子之郊則不卜以其常事但以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爲之凶則已之）求吉之道三。（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奇居宜反）〔疏〕（求吉之道三○解云周禮大卜掌三王之龜易義亦通于此然三卜是禮理應不書襄七年三卜郊何以書正以魯人之郊博卜三正襄七年乃在周之四月以其不時是以書也）禘嘗不卜。郊何以卜。（禘比祫爲大嘗比四時祭爲大故据之）〔疏〕（禘嘗不卜○解云即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之類皆不見卜筮之文故言此○禘比祫爲大○解云禘之與祫雖皆大祭但禘及功臣於祫則否故以禘爲大是以文二年大事於大廟之下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彼注云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義亦通于此也○注嘗比四時祭爲大○解云以此傳配禘既大於祫則知嘗大于四時且嘗是秋成萬物薦馨故以爲盛也）卜郊。非禮也。（禮天子不卜郊）〔疏〕（注禮天至卜郊○解云欲道天子之郊以其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禮是以卜之異於禘嘗耳）卜郊何以非禮。（據上言三卜禮）〔疏〕（卜郊何以非禮○解云弟子之意以爲上言三卜是禮何言卜郊非禮乎荅者以爲由魯郊非正故須卜何妨天子之郊不卜乎）魯郊。非禮也。（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天者諱不敢斥尊○少詩照反太平音泰王功于況反）〔疏〕（注謂之郊至意也○解云何氏以爲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禮記非正典故不從之○注不言郊天者至尊者○解云欲道禘于大廟于莊公武宮之屬皆斥尊言之若然乙亥嘗己夘烝之屬文不斥言者以是時祭于大廟小於禘故也）魯郊何以非禮。（據成公乃不郊惡之○惡之烏路反下皆同）天子祭天。（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於南郊者就陽位也槀席玄酒器用陶匏大珪不瑑大羹不和爲天至尊物不可悉備故推質以事之○槀古老反匏白交反瑑大轉反和戶臥反爲天于僞反下則爲本爲主爲皆同）〔疏〕（注居南郊至以事之○解云皆出禮記郊特牲彼文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又云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牲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鄭氏云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槀鞂藉神席也而彼文又云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而云槀鞂神席者正謂對不爲壇故言掃地不全無席）諸侯祭土。（土謂社也諸侯所祭莫重於社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疏〕（諸侯祭土○解云欲道魯郊爲非禮之意也）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疏〕（注方望至三十六所○解云舊說云四方羣臣是爲四也通日與月爲六星是五星爲十一也辰是十二辰爲二十三風伯雨師爲二十五五岳爲三十四瀆爲三十四餘小山川爲三十六所）無所不通。（盡八極之內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無所不至故得郊也）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故魯郊非禮也）〔疏〕（注故魯至禮也○解云正以其所主狹是以不得祭天地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魯卜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玄衣纁裳使有司玄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疏〕（或言免牛○解云即成七年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養牲不謹敬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爲天牲故以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大牲不當復見免但當內自省責而已○復爲扶又反下同見免賢徧反下以見同）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據郊者主爲祭天○大山音泰本亦作泰下同）〔疏〕（三望者何○解云欲言祭名文在免牲之下欲言非祭因郊天爲之故執不知問）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沉風磔雨升燎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繭古典反燎力召反瘞於例反縣音玄磔陟百反）〔疏〕（注禮祭天至大夫○解云皆王制與禮說文耳其餘山川視卿大夫者小山川之屬但牽牛而已○注天燎至雨升○解云爾雅祭天曰燔柴者蓋以燎柴而燔之故謂祭爲燔柴云地瘞者即爾雅云祭地曰瘞埋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中瘞亦埋也云日月星辰布者即爾雅云祭星曰布孫氏云既祭布散於地位似星辰布列郭氏曰布散祭於地然則爾雅雖不言日月日月之義宜附於星故何氏連日月言之云山縣者爾雅云祭山曰庪縣郭氏云或庪或縣置之於山李氏曰祭山以黃玉及璧以庪置几上遥遥而眡之若縣故曰庪縣孫氏曰庪縣埋於山足曰庪埋於山上曰縣是也云水沉者即爾雅祭川曰浮沉孫氏曰置祭於水中或浮或沉故曰浮沉是也言風磔者即爾雅云祭風曰磔孫氏云既祭披磔其牲以風散之李氏曰祭風以牲頭蹄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郭氏曰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云雨升者無文何氏更有所見葢患其雨多祭使上升故祭雨曰升明上水沉是祭川也○注燎者取至燎之○解云上天燎之文其七體者即少牢之肩臂臑肫胳正脊脡脊橫脊短脅長脅代脅之屬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側手爲膚案指爲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膚寸方于反側手爲膚按指爲寸）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崇重也不重朝言一朝也○崇朝如字注同雨于付反又如字崇重直龍反下同）河海潤于千里。（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于山川是也郊望非一獨祭三者魯郊非禮故獨祭其大者）猶者何。通可以已也。（已止）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魯至是郊者僖公賢君欲尊明其先祖之功德不就廢之譏者春秋不見事不書皆從事舉可知也不告言不從者明已意汲汲欲郊而上不從爾所以見事鬼神當加精誠）○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書者無出道也）○狄圍衞。○十有二月。衞遷于帝丘。（月者惡大國遷至小國城郭堅固人衆彊遷徙畏人故惡之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不書葬者殺大夫申侯也君殺大夫皆就葬別有罪無罪唯內無貶公之道不可去葬故從殺時別之○接二傳作捷別有彼列反下同去起呂反）〔疏〕（注君殺至無罪○解云正謂大夫有罪則書其君葬若其大夫無罪

（則去其君葬以見惡○注唯內至別之○解云正其別之者即有罪不日上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是也若其無罪則書日即成十六年十有二月乙酉刺公子偃是也）○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復出衛人者嫌與內微者同也言及者時出不得狄君也稱人而言及則知狄盟者卑○復扶又反）○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重直龍反）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其謂之秦何。（據敗者稱師未得師稱人○殽本又作肴戶交反或戶高反）〔疏〕（注據敗至稱人○解云即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云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何氏云據桓十三年己巳燕人戰敗績稱師傳云未得乎師也何氏云未得成列爲師也然則燕人敗績稱師衛人未得師稱人今此稱國故難之）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據俱見敗）秦伯將襲鄭。（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輕遣政反）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行疾不假塗變必生道遠多險阻遭變必亡○蹇居輦反）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拱九勇反以手對抱）〔疏〕（注宰冢也○解云正以穀梁傳云子之冢木已拱矣范氏云拱合抱未知同異如何也）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辟風雨襲鄭所當由也○嶔苦銜反鄭深生褚詮之音上林賦並同徐音欽韋昭漢書音義去瞻反又本或作廞同岩五銜反韋音嚴處昌慮反隘於賣反要一遥反傳要之同）吾將尸爾焉。（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子揖師而行。（揖其父於師中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蹲○胄直又反爲于僞反蹲音存）〔疏〕（注介胄不拜○解云出曲禮上篇彼文蹲作蓌字少儀亦云介者不拜鄭注云軍中之拜肅拜是也）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言恐臣先死子不見臣故先哭之）弦高者。鄭商也。（鄭商賈人○賈音古）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詐稱曰矯犒勞也見其軍行非常不似君子恐見虜掠故生意矯君命勞之○矯以居表反犒苦報反勞力報反下同掠音亮）或曰。往矣。或曰。反矣。（軍中語也時以爲鄭實使弦高犒之或以爲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續出當遂往之然）

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然然上議猶豫留▲往之頃也匹馬一馬也隻踦也皆喻盡○隻輪如字一本又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隻踦居宜反一本作易踦）其言及姜戎何。（據秦人白狄不言及吳子▲主會也）〔疏〕（注及吳子主會也○解云即黃池傳云吳何以稱子吳主會吳主會即▲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姜戎微也。（故絕言及）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據邢人狄人伐衛不言及）先軫也。（先軫晉大夫也言姜戎微則知稱人者尊）或曰。襄公親之。（以既貶又危文公葬）〔疏〕（注以既至公葬○解云即下經云癸巳葬晉文公是也何者隱三年傳云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今此文公去年十二月薨至今年四月正宜合葬而書其日故云危文公葬）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據桓十三年衛侯背殯用兵不稱人）〔疏〕（注據桓十三年至稱人○解云即桓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云云是也知彼衛侯背殯用兵者即以桓十二年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至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然則三月乃葬先君二月而已出戰故知背殯明矣）貶。曷爲貶。（據俱背殯用兵）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與衛迫齊宋異故惡不子也○惡不鳥路反下同）〔疏〕（注與衛至宋異○解云即彼注云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是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據不言敗績外詐戰文也詐卒也齊人語也○卒七忽反）盡也。（惡者▲不仁）○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婁。取叢▲。（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取叢才工反二傳作取訾樓）〔疏〕（取叢○解云有作鄒字者○取邑至知例○解云公與二國以上用兵之時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若與一國及獨出用兵之時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今此取邑例皆不致不別得意者既言取邑得意明矣何勞別之）○秋。公子遂率師伐邾婁。○晉人敗狄于箕。（不月者略微者與夷狄也）〔疏〕（注不月至狄也○解云以隱六年注云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今比不月故解之）○冬。十月。公如齊。（月者善公念齊恩及子孫）〔疏〕（注月者至子孫○解云正以朝聘例時故如此解而言念齊恩及子孫者正以十年春公如齊之下注云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十五年公如齊之下注云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今桓公既卒能復朝齊書月故以念恩及子孫解之）○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霣霜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霣霜而不殺萬物至當霣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霣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也○復扶又反索息各反）〔疏〕（注陰威列索○解云正謂陰威列見而散萬物矣）○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公羊注疏卷十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僖公卷十二

二十有二年

取須朐（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須朐左氏作句）

二十有三年

以後諱加微封（解云封字亦有下句讀之非也）

正所以傳聞之世（浦鏜云以所字誤倒）

二十有四年

鄭氏發墨守云（閩本同監毛本氏誤云）

夫人自侮而後人侮之（補毛本作夫人必自侮不誤）

今其寵專於子（浦鏜云今疑令字誤）

不復供養養者與（補養字誤重）

二十有五年

即莊二十年冬（浦鏜云十下脫七字按浦說是也）

疾其末（鄂本末誤宋）

遂但別兩耳（鄂本同閩監毛本兩下衍稱字此本下複衍別兩耳三字皆當刪正）

不書出時者小國是例也（浦鏜云者下脫略字按浦說是也）

位不合致（按位當作但）

天子不親征下土（閩本同監本土誤上毛本誤士）

二十有六年

故錄詳之（鄂本作詳錄此誤倒）

當有公賞也（浦鏜云功誤公是也）

乞師者何卑辭也（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無師字此誤衍按疏標起訖云乞者至卑辭亦無師字）

曷爲重師（宋本脫半頁自重字起曰患之起必自字止）

注戰必當勝（閩監本同誤也毛本必當作當必宜據正）

邾婁子益何以名絕之（哀七年傳絕字下有曷爲絕三字下蔡侯獻舞何以名絕字下）

（亦宜依莊十年傳補爲爲絕三字）

以此二文言絕之（毛本二誤上）

內獲人皆諱不書（毛本獲誤楚）

未聞稱師（閩監毛本誤也鄂本聞作得當據正）

注稱人至從楚文（從楚文三字當作得稱師三字）

言其大夫者（浦鏜云其言字誤倒）

故從楚文也（毛本楚誤此）

作不得意之文以解之（浦鏜云以當故字誤）

二十七年（唐石經作卄有七年鄂本二十下有有字此脫）

二十有八年

晉文行霸征之（鄂本文下有公字此脫）

衛壅遏不得使義兵以時進（釋文雍又作壅同此本進誤追今據諸本訂正）

未能爲伯者之害（閩監毛本伯作霸）

明當與君俱昭也（鄂本昭作治無也此誤衍）

刺諸侯不慕霸者反歧意于楚（鄂本同宋本諸作陳此誤閩監毛本歧作岐下並同）

陳歧意于楚（鄂本同監毛本于作於閩本誤如）

云不書至不書者（當作云不書諸侯朝者）

何氏云天王者（浦鏜云天上脫言是也）

爲天子諱也（宋本子下衍之字疏同）

注自楚者爲天子之諱也（閩監本同毛本作言自楚者爲天子諱也）

陳侯欵卒（唐石經諸本欵作款是也）

則何以得爲伯討（唐石經原刻作執後磨改作討按下云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則此當從原刻作執）

此難成十五年（鄂本成下有公字）

歸之者次絕之辭執于天子之側（鄂本次作決此誤毛本側誤例）

故於是已立（唐石經原刻作爲是後磨改作於）

曹伯言復歸者（浦鏜云自此下二十九字當在上文曹伯襄復歸于曹之下按廿一年疏引此曰曹伯之下注云則此注本在上經下也）

書者名惡當見（鄂本見誤是）

言復者天子有命歸之（浦鏜云復下脫歸字是也）

二十有九年

盟于狄泉（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翟泉）

三十年

君出則已入（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公羊殘碑後云三十年言君出則已入然則熹平石經不與何本同故舉其異者言之）

爲殺叔武之惡天子歸有罪也（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之字此衍按廿一年疏引此注亦無之字）

當與天子參聽萬機（閩監毛本機改幾下同）

故疾其驕蹇自專當絕之（宋本同閩監毛本之在專下誤也）

三十有一年

當舉伐曹下日（宋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下誤不）

布徧還之辭（鄂本徧字空缺按釋文作布徧經注本盡作布還此合併爲一）

何者稱侯以執（盧文弨曰何疑向）

不應以得（鄂本以作復此誤宜元年疏引此注此本閩本皆作復）

於南郊者（鄂本於作居此本疏摽起訖同當據正）

槀席元酒（何校本槀作稾从禾是也）

大珪不瑑（鄂本同閩監毛本瑑作琢非疏同釋文亦作瑑）

故推質以事之（鄂本同閩監毛本推誤椎）

舊說云四方羣臣（閩本同監本剜改臣作神是也毛本從之）

五岳爲三十（閩監毛本岳作嶽）

養牲不謹敬有災傷（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本剜改有作致毛本從之）

非大牲不當復見免（鄂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天是也上文兩言天牲）

祭泰山河海（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泰作大下同按釋文作大山云本亦作泰今本當據此改）

既祭布散於地位（浦鏜云位衍按爾雅音義無位）

注燎者取王燎之（按注當作燒之）

上天燎之文（浦鏜云疑衍盧文弨曰疑作上釋天之文）

肩臂臑肫胳（何校本肫作膞與少牢饋食禮合）

長脅（何校本長脅作正脊與少牢禮合）

而上不從爾（鄂本上作卜此誤）

三十有三年

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殽本又作肴惠棟云二傳皆作敗秦師）

必於殽之嶔巖（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嶔本或作廞同盧文弨曰說文作欽崟高誘注淮南地形訓作欽吟○按說文有岑崟無欽崟義與傳亦不同）

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蹲（解云出曲禮上篇彼文蹲作蓌經義雜記曰今禮記作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釋文蓌拜盧本作蹲與何邵公合蓌乃俗字介者作介胄蓋何氏以義言之而如古通此當從公羊注而讀爲如）

恐見虜掠（鄂本掠作略按釋文作虜掠）

或曰緒出當遂往之（鄂本同蓋誤閩監本作既出毛本誤既自此本緒字剜改當本作既也）

匹馬隻輪無反者（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隻輪一本又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經義雜記曰河注匹馬一馬也隻踦也穀梁傳作匹馬倚輪無反者范解倚輪一隻之輪漢書五行志載劉向說謂晉敗秦師匹馬觭輪無反者服虔曰觭音奇偶之奇師古曰觭隻也凡作觭作踦作倚皆奇字之通借疑公羊傳本作匹馬踦輪與穀梁及漢志同何注作踦隻也與范解及顏注同今本及釋文皆誤倒若傳本作隻文義已明反訓爲踦義轉晦矣）

猶豫留往之頃也（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往作住當據正）

隻踦也（釋文隻踦也一本作易踦○按據此則知傳一本作易輪與董仲舒合而何釋爲踦）

據秦人白狄不言及吳子主會也（閩監毛本同鄂本疊吳子二字盧文弨曰秦人白狄伐晉在成九年及吳子在哀十三年舊本吳子重但脫一及字按疏中標注云及吳子主會也如今本依疏疊及字義可通矣○按此注當據秦人白狄不言及句絕下云及吳子吳子主會也謂如哀十三年言及吳子者因吳子主會今姜戎非主會者何以言及）

卽爲先言晉侯（浦鏜云則誤卽）

惡者不仁（鄂本者作晉此誤）

取叢（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取叢云才工反二傳作取訾樓解云叢有作鄒字者）

故善錄云（浦鏜云之誤云）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文公卷第十三（起元年盡九年）

何休學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是後楚世子商臣弒其君楚滅江六狄比侵中國〔疏〕注是後至其君○解云即下經云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殺其君髡是也○注楚滅江六○解云即下四年秋楚人滅六是也○注狄比侵中國○解云即下四年夏狄侵齊七年夏狄侵我西鄙之屬是也）○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其言來會葬何。（據奔喪以非禮書歸含且賵不言來○歸含本又作唅戶暗反五年經同賵芳鳳反〔疏〕注據奔喪以非禮書○解云即定十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下云邾婁子來奔喪傳云其言來奔喪非禮也是○注歸含至言來○解云下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會葬禮也。（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常事書者交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蓋以長補短也叔服者王子虎也服者字也叔者長幼稱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剌其早任以權也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不爲于僞反下不爲同長幼丁丈反稱也尺證反〔疏〕注但解至施也○解云在隱元年也○注常事書者○解云僖公之卒在去年十二月至今年四月葬之是爲五月而葬叔服來會附在葬前適得其所故謂之常事常事不書今書之故須解○注文公至會之○解云正以下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云文公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是其不肖諸侯莫肯會之之義也○注故書至之薄○解云言天子恩厚於文公而經書其會葬起諸侯之薄無恩於文公故經不書矣而襄三十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亦是常事而書之者亦起當時更無人會故彼注云此書者與叔服同義是也○注蓋以長補短也○解云謂書天子得禮欲以補諸侯之短令其非禮見矣其非禮者不相會葬是也○注叔服至稱也○解云知叔服爲王子虎者正以下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云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注云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是也○注不繫至錄也○解云若繫王宜云王使王服子來會葬似若宣十五年王札子矣今不如此者春秋主見天子之厚使來會葬而已何須錄其使人之親疏是以不言王服子矣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傳云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注云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札繫先主以明之是其類也○注不稱至權也○解云言尤其在位子弟則知聘使與會盟之時不得稱子弟若其卒與奔猶得稱之何者卒與出奔不復在位何須剌其早任以權乎即下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襄三十年夏王子瑕奔晉之屬是也○注魯得至弟也○解云魯君在位公子得言之者即桓五年公子翬如齊逆女莊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丘之屬是也言方錄異辭者謂上異於天子下異於諸侯見其爲新王之義故曰方錄異辭矣故獨不言弟也者謂凡其在位之弟者其卒與出奔不妨有之即宣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之屬是也○注諸侯至賢輕○解云諸侯在位公子得見經者即宣二年春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之屬是也其諸侯在位之弟得見經者即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之屬是也一國失賢輕者雖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要其一國失賢其罪輕故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復發傳者嫌禮與桓公同死生異也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錫恩歷反復扶又反惡烏路反〔疏〕錫者何○解云明始即位未有功美天子加錫異於常典故執不知問○注復發至禮也○解云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傳云錫者何賜也注云上與下之辭傳又云命者何加我服也注云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然則若不重發即嫌悉與桓公同故復言之明有異矣彼是賵死之衣此是朝祭之服故言死生異也云云之說在莊元年）○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書者與莊二十五年同知不爲喪聘書者聘爲貢職天子當得異方之物以事宗廟又欲以知君父無恙不以喪廢故不譏也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譏而已○恙餘亮反〔疏〕注書者至譏也○解云即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彼注云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今此亦然故曰同也○注如他至而已○解云如他國所以合譏者正以聘是吉禮又非君父之國於喪宜廢故也言就不三年一譏而已者即下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云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是也言就其重者一譏而已其餘不譏從可知）○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戚千寂反）○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楚無大夫言世子者甚惡世子弒父之禍也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日者夷狄子弒父忍言其日○髡苦門反左氏作頵〔疏〕注楚無至賊也○解云下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然則至下九年楚始有大夫則知此處未有大夫矣既無大夫其世子亦未當見故解之○注日者至其日○解云如此注者正決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何氏云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弒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是也）○公孫敖如齊。（書者譏喪娶吉凶不相干）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稱秦師者愍其衆惡其將前以不用賢者之言匹馬隻輪無反者今復重師敗績師敵君不正者賤之不嫌得敵君○衙音牙本或作牙惡烏路反將子匠反復扶又反下不復皆同重直用反〔疏〕注稱秦至其將○解云正以秦于是時未有大夫則不合稱師今而稱師故解之○注前以至敗績○解云在僖三十三年矣○注師敵至敵君○解云僖二十八年夏晉侯以下及楚人戰于城濮傳云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故大夫不敵君也然則彼是大夫嫌其與君敵故正之稱人此師者乃是秦之衆人是以不勞正之耳）○丁丑。作僖公主。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爲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爲僖公廟于僞反下並爲以爲下欲爲同〔疏〕作僖公主者何○解云欲言是禮書而譏之欲言非禮禮有作主之事故執不知問○爲僖公作主也○解云爲于僞反○注主狀至一尺○解云皆孝經說文也卿大夫以下正禮無主故不言之云云之說備在左氏）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以下壙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處猶吉祭○壙苦晃反又音曠麤才古反又七奴反〔疏〕注禮平至反虞○解云出檀弓與士虞記也言以陽求陰者謂以日中求神是也而鄭注士虞記云朝葬而日中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者兩相須也彼鄭氏又云再虞三虞皆質明則日中而反虞者指葬日言之○注禮虞至吉祭○解云自諸侯七以下雜記文其天子九虞者何氏差之耳異義左氏說亦有成文云云之說具左氏傳疏）練主用栗。（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虞王三代同者用意尚麤觕未暇別也○期年音基三年同人正音征下同別彼列反下同〔疏〕注謂期至栗也○解云出禮記文○注夏后至以栗○解云出論語也而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用栗者。藏主也。（藏于廟室中當所奉事也質家藏于堂）作僖公主。何以書。（據作餘公主不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日者重失禮鬼神〔疏〕注禮作至三月○解云即禮記云十三月而練是也○注日者至鬼神解云即隱五年注云失禮鬼神例日是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據晉陽處父伐楚救江〔疏〕注據晉至救江○解云即下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是也）諱與大夫盟也。（諱去氏者使若得其君如經言邾婁儀父矣不地者起公就於晉也日者起公盟也俱沒公齊高傒不使若君處父使若君者親就其國恥不得其君故使若得其君也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去起呂反〔疏〕注諱去至晉也○解云儀父之事在隱元年凡五等諸侯失爵在名字之例者但宜書其名字不言其氏即倪黎來蔡叔邾婁儀父之類是也今此處父無氏故云使若得其君矣○注日者起公盟也○解云正以微者盟例不日故也○注俱沒至君也○解云高傒之事在莊二十二年彼經云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是也○注如晉至諱之○解云正決下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四年春公至自晉之文也）○夏。六月。公孫敖

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斂。（盟不日者欲共盟誅商臣雖不能誅猶爲疾惡故也褒與信辭也不如平丘上兩舉會盟詳錄之者時至即盟會禮不成○穀戶木反垂斂左氏作垂隴〔疏〕盟于垂斂者左氏作垂隴○注雖不能誅○解云正以共討惡逆乃是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書見似若昭四年經書執齊慶封殺之然今無其經故知不能誅也○注不如平至不成○解云即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於平丘是也）○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何以書。記異也。（以不言旱）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云言也言有災〔疏〕大旱以災書○解云即僖二十一年經書夏大旱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是也）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所致也不就莊三十一年發傳者此最甚事著〔疏〕注不就至事著○解云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此然則彼一時不雨是以不得發傳云不雨之日長此則歷四時故言最甚事著也）○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者何。大祫也。（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大廟音太下太祖皆同躋僖子兮反升也本又作隮同祫音洽大祭禘數大帝反下所主反〔疏〕大事者何○解云欲言大祭無禘祫之文欲言時祭而經書大故執不知問○注以言至事異○解云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彼是時祭不言大則知此言大者是大祭明矣○注又從僖至大祫○解云春秋說文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爾雅云禘大祭也孫氏云禘五年大祭也然則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禮如然也案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從此以後三年一祫數則十一年祫十四年祫十七年祫二十年祫二十三年祫二十六年祫二十九年祫三十二年祫文二年祫也若作五年一禘數則從僖公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三年禘文五年禘則文二年非禘年正當合祫故知此年大事爲祫矣是以注云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也若然從僖八年禘數之則十一年祫十三年禘隨次而下至僖二十三年并爲禘祫何得下傳云五年而再殷祭者蓋爲其初時三年作祫五年作禘大判言之得言五年而再殷祭其間三五參差隨次而下何妨或有同年時乎知非祫與禘相因而數爲三年五年者若從僖八年禘十一年祫十六年禘十九年祫數之至僖三十二年禘文公二年祫亦相當但於五年而再殷祭之言不合故不得然）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大祖廟中禮取其廟室笮以爲死者炊沐大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大祖前大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笮側白反炊沐昌垂反下音木東鄉許亮反下同〔疏〕大祫者何○解云正以祫小于禘而文加大故執不知問○注禮取至炊沐○解云出禮記文）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自外來曰升）五年而再殷祭。（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祖○諦音帝礿羊略反〔疏〕注禘所以至皆祭也○解云出禮記與春秋說文○注禮天至特祫○解云禮記及春秋說文即不主禘祫是也○注諸侯至不嘗○解云即禮記王制所云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是也○注大夫至高祖○解云正以於禮不得故也）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據禘于大廟不道所升〔疏〕躋者何○解云先君昭穆自有常次今而言躋故執不知問○注據禘至所升○解云即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是也）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不言吉祫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爲下張本○禰乃禮反〔疏〕注不言至張本○解云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傳云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然則吉禘于莊公在三年之內今此大事亦在三年之內是不須更言吉祫以譏之但略言大事于太廟爲下躋僖公張本而已）○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據逆在四年○喪取七住反本亦作娶同〔疏〕納幣不書○解云正以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不書納幣故難之）三年之內不圖婚。（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據吉禘于莊公譏始不三年大事圖婚俱不三年大事猶從吉禘不復譏）三年之恩疾矣。（疾痛）非虛加之也。（非虛加責之）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疾痛不忍娶）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據孝子疾痛吉事皆不當爲非獨娶也）娶者。大吉也。（合二姓之好傳之於無窮故爲大吉○好呼報反傳直專反）非常吉也。（與大事異）其爲吉者。主於已。（主於已身不如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變者變慟哭泣也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爲已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況乃至于納幣成婚哉○慟杜貢反）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伐沈音審國名潰戶內反）○夏。五月。王子虎卒。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據原仲也〔疏〕王子虎者何○解云欲言大夫例不書卒欲言諸侯而經書王子故執不知問○注據原仲也○解云即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是也）新使乎我也。（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名者卒從正○新使所吏反〔疏〕注尹氏至外也○解云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下傳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何氏云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爲隱恩痛之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然則彼天王崩尹氏四月卒仍在期內其恩近故書日此則已經三年其恩殺故不日是以注云在期外也○注名者卒從正○解云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八月葬蔡宣公傳云卒從正何氏云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傳云而葬從主人何氏云至葬者有常時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從蔡臣子辭稱公然則此亦從君臣之正義言之故云名者卒從正也）○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以先言雨也墜隋地也不言如雨[illegible]本飛從地上而下至地似雨尤醇[illegible]付反下及注同一音如字螽音終而隊直類反注同隋大果反上時掌反醇音純〔疏〕[illegible]雨而特施于螽欲言非雨而文言雨螽故執不知[illegible]先言雨也○解云正以先言雨後言螽則知死而[illegible]注不言至尤醇○解云欲道莊七年星賈如雨者本從天[illegible]又不及地如雨不醇故云如雨此則初從地上而還至地故不言如言其真似雨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螽猶眾也眾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鬪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國家廢無人朝廷久空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爲王于僞反近附近之近〔疏〕注是後至相殺○解云即七年夏宋人殺其大夫八年冬宋人殺其大夫是也○注司城驚逃○解云即八年冬宋司城來奔是也○[illegible]亡○解云十四年秋宋子哀來奔是也○注蓋由[illegible]解云僖二十五年及十七年傳皆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之屬是也）○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illegible]之當重出處父也生事當言遂三者皆違例知後言救江起伐楚意故問之○重直用反〔疏〕[illegible]云即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云何以不言遂兩之也是也必知先言救者正以江近楚遠故也○注非兩至父也○解云即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傳云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是也○注生事當言遂○解云即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是也）爲諼也。（諼詐○諼許元反）其爲諼奈何。伐楚爲救江也。（救人之道當指其所之實欲救江而反伐楚以爲其勢必當引圍江）

（兵當還自救也故云爾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据不書逆者主名不言如齊不稱女〔疏〕夏逆歸姜于齊解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今此書時者蓋以聚于大夫賤不可以奉宗廟故略之○注据不至稱女○解云決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之經也）略之也。（稱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共文故爲略〔疏〕注稱婦至爲略解云欲道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之經還至始言婦姜今此始逆已言婦姜故云逆與至共文耳）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賤非所以奉宗廟故略之不書逆者主名卑不爲錄使也不言如齊者大夫無國也不稱女者方以婦姜見與至共文重至也不稱夫人爲致文者賤不可奉宗廟也不言氏者本當稱女女者父母辭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從父母辭不言氏○爲于僞反使所吏反見與賢偏反〔疏〕注不言至言氏解云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案彼亦是大夫無國而得言如陳者何氏云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是也）○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衞侯使甯俞來聘。（○甯俞乃定反下音餘〔疏〕衞侯使甯俞來聘○解云正本作速字故賈氏云公羊曰甯速是也）○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者何。口實也。（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飯扶晚反〔疏〕含者何○解云欲言實口上下無例欲言佗物而經書含故執不知問○注天子至其者○解云皆春秋說文故云春秋之制也○注文家加飯以稻米○解云即禮記檀弓下篇云飯用米貝弗忍虛也）其言歸含且賵何。（据宰咺歸兩賵不言且也連賵何之者嫌据賵言歸○咺況阮反〔疏〕注据宰至且也○解云即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也○注連賵至言歸○解云若傳直言其言且何即嫌責此賵事亦當言歸故連言賵以辯嫌）兼之。兼之非禮也。（且兼辭以言且知幾兼之也含言歸者時主持含來也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不從含晚言來者本不當含也主書者從含也○去起呂反下同〔疏〕注含者臣子職○解云正以大宰掌之故也○注不從至含也○解云正以含者殯前之禮遲始行之故知晚然則宜言來以見晚而不言來者正以本不當含寧得責其晚乎○注主書至含也○解云言春秋主書此事者正欲譏其含而并言且賵者因譏之）○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風氏也任宿顓臾之姓○任音壬顓臾音專下音榆〔疏〕成風者何○解云欲言其妾經書小君欲言夫人不同夫諡故執不知問○注風氏至之姓○解云風氏謂此成風即上文風氏薨者矣知任宿等之姓者左傳文）○王使召伯來會葬。（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鄀音弱）○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疏〕秋楚人滅六○解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小國也說在僖二十六年○許男業卒○解云正本作辛字）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讙卒。（○讙好官反）○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遂者刺公生時數如晉葬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數所角反〔疏〕注書遂至會葬○解云晉侯生時公數如晉者即上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彼下注云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三年冬公如晉之屬是也言葬不自行非禮云云者異義公羊說云襄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宋共姬譏公不自行也者與此注合）○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据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射姑音亦又音夜穀梁作夜〔疏〕注据蔡至見及○解云事在襄三十年秋彼則履是燮之同姓言恐禍及已而出奔此非同姓而亦奔故難之）射姑殺也。（以非恐見及知其殺）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自上言泄下曰漏○君漏力豆反泄也言泄息列反又以制反）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謂作中軍大夫○姑將子匠反下同）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明君漏言殺之當坐殺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不說音悅下同刺七亦反又一音七賜反〔疏〕注明君至坐殺也○解云襄公當坐則例去其葬而上文經書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襄公者蓋謂葬訖乃相殺不得追去葬是以穀梁傳曰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是也然則此傳雖連言之仍不妨殺之在葬後是以經書葬在殺前矣○注易曰至害成○解云上繫辭文也鄭氏云幾微也密靜也言不慎于微而以動作則禍變必成）○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渫鬼神故事必于朔者感月始生而朝○朝大祖音泰比必利反朝朝上如字下直遙反渫息列反〔疏〕不告月者何○解云欲言朔日文不言朔欲言非朔刺其不告故執不知問○注禮諸侯至受之○解云出玉藻但謂禮法然非謂禮有成文○注比時至告朔○解云比時者言比至月初之時也○注親在朝朝莫夕○解云據禮有朝玄端夕深衣之文故也而文王世子云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者蓋謂越禮之高矣）曷爲不告朔。（据具月也）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所在無常故無政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朝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不言公者內事可知〔疏〕猶者何○解云欲言非禮禮則有之欲言是禮而經書猶故執不知問○注不言至可知○解云欲道下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言公矣故解之）

七年。春。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朐。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据取叢也○朐其俱反〔疏〕注据取叢也○解云考諸舊本叢皆作闞字是以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取闞傳云闞者何邾婁之邑也若作叢字即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婁取叢文承日月之下而將取邑不日據之非其義也且案彼叢字多作鄒字耳）內辭也。使若他人然。（使若公春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內再取邑然後甚而日也今此一取而日故使若他人然所以深諱者扈之盟不見序并爲取邑故○并爲于僞反年末注同〔疏〕注內再至日也○解云即隱十年夏六月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傳云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是也若然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鄗東田及沂西田亦是再取邑而不日者隱公之時新王始起當先自正而比取人邑小惡之甚者書日以甚之至定哀之時久致太平內之小惡亦諱而不書是以不書其日矣所以不全諱之者如彼注云○注今此至人然○解云舊本故下有知字○注扈之至邑故○解云扈之盟在下文秋八月）○遂城郚。（主書者甚其生事困極師衆○郚音吾）○夏。四月。宋公王臣卒。（不書葬者坐殺大夫也不日者內娶略〔疏〕注不書至夫也解云正以僖二十四年宋公王臣即位至二十五年夏宋殺其大夫而不書葬明其坐此故也○注不日至娶略○解云正决僖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書丁丑故也）○宋人殺其大夫。何以不名。（据宋殺其大夫山名〔疏〕注据宋至山名○解云即成十五年秋宋殺其大夫山是也）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故使無大夫〔疏〕宋三至娶也○解云僖二十五年傳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云三世謂慈父王臣處白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其大夫名正其義也是也然則彼已有傳今復發之者恐大夫不書名更有佗義故明之其有佗義者即莊二十六年夏曹殺其大夫傳云何以不名衆殺之之類是耳）○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令力丁反）晉先眛▲以師奔秦。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据秦師敗績○眛音蔑左氏作蔑〔疏〕晉先眛○解云左氏穀梁作先蔑○注据秦師敗績○解云即上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是也）敵也。（俱無勝負）

此晉先眛▲也。其稱人何。（據奔無出文知先眛也）貶。曷爲貶。（據新築之戰衛孫良夫敗績不貶〔疏〕注據新築至不貶○解云即成二年夏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敗于新築衛師敗績是也）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懷持二心有功欲還無功便持師出奔故於戰貶之起其以師外也本所以懷持二心者其咎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也不起者敵而外事可知也○咎其九反〔疏〕注不起至知也○解云言所以不申作文起見晉侯要無功當誅之義者以其可知故也）何以不言出。（據楚囊瓦俱戰而奔言出〔疏〕注據楚至言出○解云即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也以此言之則令狐非晉地伯莒爲楚地亦明矣）遂在外也。（起其生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序次也據新城盟諸侯序趙盾名〔疏〕注據新城至盾名○解云即下十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以下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是）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以目通指曰眣文公內則欲久喪而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爲善文也○眣音舜本又作眣尹乙反又大結反以目通指曰眣本又作眣音同字書云眣瞋也以恐反〔疏〕注以目通指曰眣○解云言其用目眡之而并指向魯若今時瞬眼矣○注文公至不能○解云即上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是也○注喪娶逆祀○解云其喪娶即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云何以書譏喪娶是也其逆祀即二年秋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傳云何譏爾逆祀也者是也而先引喪娶者正以納幣之前仍有數禮不妨在大事之前故見之○注外則貪利取邑○解云即上春公伐邾婁取須朐是也○注不日至善文○解云正以日爲不信辭故也）○冬。徐伐莒。（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今自先犯文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一罪再狄者明爲莒狄之爾徐先狄在僖十五年○復扶又反〔疏〕注謂之至同惡○解云即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傳曰孰城之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是也言不知尊先聖法度者謂杞有禹法度也○注莒在至徐也○解云謂莒時被伐例不得出主名是以無由狄之○注徐先至五年○解云即僖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彼注云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是也也）○公孫敖如莒莅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雍於用反）○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四日不能再出不卒名者非一事再見也○雒音洛暴步報反本又作曝一音甫沃反見賢遍反〔疏〕注四日至見也○解云欲道宣元年公子遂如齊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云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耳言彼是一事再見故得省文與此異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安居不肯行故諱使若已行但不至還爾即已行當道所至乃言復如至黃矣〔疏〕不至復者何○解云欲言不到經有如文欲言實到復有不至之稱故執不知問○注即已至黃矣○解云即宣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是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正其義不使君命壅塞○壅於勇反）何以不言出。（據慶父言出奔〔疏〕注據慶至出奔○解云即上閔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是也）遂在外也。（諱使若從外來不敢復還者也日者嫌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者無罪○復扶又反〔疏〕注日者至無罪○解云閔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彼注云不日者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是也故此作注云日者使若無罪矣內大夫奔例日者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之屬是也）○螺。（先是公如晉公子遂公孫敖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煩擾之應○螺音終〔疏〕注先是至之應○解云公子遂不可使者即僖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傳云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注云不從公政令也時見使如京師而橫生事矯君命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當絕之者是）○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皆以官名舉言之天子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三公官名也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宋變司空爲司城者辟先君武公名也〔疏〕司馬者何○解云欲言大夫例不官舉欲言非大夫而經有大夫之文故執不知問○司城者何○解云欲言大夫例不官舉欲言非大夫司城者宋大夫之號故執不知問○注宋變至武公名也○解云桓六年左氏傳文○）曷爲皆官舉。（據宋殺其大夫山不官舉〔疏〕注據宋殺至官舉○解云即在成十五年秋○）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之▲主或不知所任朝廷久空故但舉官起其事也大夫相殺例皆時〔疏〕注子哀奔亡○解云即下十四年宋子哀來奔是也○注大夫相殺例皆時○解云正以此經及下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之屬皆不別書日月故也知彼此是大夫相殺之經者正以下十六年傳云大夫相殺稱人矣）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據南季稱使〔疏〕毛伯者何○解云欲言諸侯經不書朝欲言大夫又不言使故執不知問○注據南季稱使解云即隱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是）當喪未君也。（時王新有三年喪〔疏〕注時王新有三年喪○解云即去年八月天王崩是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據崩在八年踰年當即位）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俱繼體其禮不得異）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各信恩於其下○信音申）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民臣之心〔疏〕踰年稱公解云莊二十年師解云爾故據難之）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即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諒音亮又音良闇如字又音陰）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據未稱王○與音餘）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雖名爲三年稱子者其實非唯繼父之位）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夫人姜氏如齊。（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也故以致起得禮也書者大夫家危重言如齊者大夫繫國〔疏〕注奔父母之喪也○解云知者正以諸侯夫人尊重既在夫家終身不反唯三年之喪乃可越竟而奔之今此夫人如齊直書不諱故知其奔父母之喪也○注故以致起得禮也○解云正以春秋之例夫人違禮而出會者皆不致之唯此一文而書至故莊元年注云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注書者至危重○解云欲道夫人如齊奔父母之喪禮既許之則是常事而書之者但此夫人所適乃是大夫之家卑于夫人有不制之義而危重之是以書也○注言如齊至繫國○解云案上四年逆婦姜之下注云不言如齊者大夫無國也與此違者正以四年經云夏逆婦姜于齊逆至共文又不書如齊明知正由大夫無國故也[illegible]大夫繫國故也何者今夫人既尊內不言奔喪若去如齊即文不可施是以將大夫繫國書如齊矣）○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重錄失時〔疏〕王者不至以書○解云正以隱三年天王崩之下師作解云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故此弟子據而難之○不及時書過時書○解云其不及時書者即宣二年十月天王崩三年正月葬匡王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屬是也以其不及七月故也其過時書者即桓十五年三月乙未天王崩莊三年夏五月葬桓王益以當之○注重錄失時○解云以天下共葬一人而不如禮故）

（重錄之刺其失時矣）我有往者則書。（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日者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恩錄之所以甚責內○惡烏路反）〔疏〕（注日者至責內○解云如此注者正以昭三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屬不日故也言襄王比加禮者即元年叔服來會葬五年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疏〕（注出獨至子辭○解云書致者臣子喜其脫危而致故曰與臣子辭耳○注月者至始至例○解云獨行無制恐有非禮之惡故曰危重也言從始至例者即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地震者何。動地也。（動者震之故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疏〕（地震者何○解云大陰沈重本無動性而書震故執不知問）何以書。記異也。（天動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爲陽行是時魯文公制於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星孛之萌自此而作故下與北斗之變所感同也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行下孟反孛音佩）〔疏〕（注孛星至同也○解云即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言與北斗之變所感同者即十四年注云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魯弒其君而立之應是也○注不傳至可知○解云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傳云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今此地震爲內錄之內爲新王天下明矣故言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冬。楚子使椒來聘。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入文公所聞世見升平法內諸夏以外夷狄也屈完子玉得臣者以起霸事此其正也聘而與大夫者本大國○椒子遙反一本作萩子小反見賢徧反）〔疏〕（椒者何○解云欲言大夫不言其氏欲言微者書名見經故執不知問○注入文至升平○解云知文公爲所聞之世者春秋說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是也言見治升平者升進也欲見其治稍稍上進而至于平也○注內諸夏外夷狄○解云即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也○注屈完至霸事○解云僖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何氏云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醇霸德成王事也是也其子玉得臣者即僖二十八年夏楚殺其大夫得臣何氏云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是也然則彼二人皆是傳聞之世未合書之而書之者欲起齊桓晉文霸事故也○注此其正至大國○解云等是夷狄而舒越之屬皆無大夫而楚得有大夫者正以本是大國故入所聞之世於是見法矣）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據屈完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許與也足其氏則當純以中國禮責之嫌夷狄質薄不可卒備故且以漸○卒七忽反）○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禮主于敬當各使一使所以別尊卑○襚音遂贈喪之衣服一使所吏反別彼列反下同）〔疏〕（其言僖成風之襚何○解云欲言非禮禮有襚文欲言是禮而二人并致故執不知問）曷爲不言及成風。（據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連成風者但問尊卑體當絕非欲上成風使及僖公○上時掌反又如字）〔疏〕（注據及至卑文也○解云即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成風尊也。（不可使卑及尊也母尊序在下者明婦人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少詩召反）○葬曹共公。（共音恭）

公羊注疏卷十三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文公卷十三（唐石經文公第六卷五）

元年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無朔字）

狄比侵中國（宋本同閩監毛本比誤北疏同）

卽下四年秋（浦鏜云下脫楚人滅江五年秋七字）

新爲王者使來會葬（閩監毛本新誤親）

君子恩降於親親（浦鏜云隆誤降按浦說是也）

明當有恩禮也是也（閩本同監毛本脫上也）

卽桓五年公子暈如齊逆女也（浦鏜云三誤五按浦說是）

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髠（葉鈔釋文唐石經髠作髡字從兀此從几非釋文髡左氏作頵）

則知此處未有大夫矣（閩本同監毛本矣改也）

蔡世子般弒其君固（閩監本般作股毛本誤股）

二年

親喪以下壙皇皇無所親（穀梁疏引作親喪已入壙皇皇無所見此作親誤）

虞猶安神也用桑者（穀梁疏引作虞猶安也無神字此衍用桑者下有桑猶喪也四字○按用桑者上穀梁有虞主二字）

朝葬而日中虞（注作日中而虞）

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此本毛本埋誤理閩監本不誤）

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浦鏜云社下脫主非古論語作問社魯論語作問主）

藏于廟室中當所當奉事也（閩監本同毛本上當作堂宜據正儀禮經傳通解上當作常鄂本下當作常皆誤○按當作藏於廟中堂所常奉事也質家藏於室盖各本有誤俟再攷）

質家藏于堂（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于作於儀禮經傳通解堂作室宜據以訂正文家尊尊故藏於堂質家親親故藏於室）

盟于垂斂（鄂本監本同唐石經閩毛本斂作歛釋文垂斂左氏作垂隴）

正以共討惡逆（閩監毛本共誤其）

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浦鏜云異誤災○按僖二十一年傳正作災）

故不得然（浦鏜云儀禮經傳通解積下有解字此誤）

卽不主禘祫是也（盧文弨曰疑不王不禘之誤）

不復譏（鄂本復作獨）

三年

故爲隱恩痛之（浦鏜云恩下脫錄○按何校本有與隱三年注合）

死而墜也（諸本同釋文墜作隊唐石經墜字後加土）

衆死而墜者（何煌云穀梁疏引無衆字按無者非也）

羣臣將爭彊（何煌云羣上穀梁疏有象宋二字按此乃疏家以意改也）

朝廷久空（鄂本空作虛此誤）

蓋由三世內娶（鄂本由改猶）

及十七年傳（浦鏜云下誤十是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監本師誤帥）

正以以江近楚遠故也（閩監毛本下以作其）

四年

衛侯使甯俞來聘（唐石經諸本同解云正本作速字故賈氏云公羊曰甯速經義雜記曰賈氏所據公羊作甯速卽徐所謂正本是也後人依左穀改之釋文甯俞音餘已同今本矣）

五年

天子以珠（鄂本珠作球誤）

大夫以碧（檀弓下正義作璧）

注天子至貝者（閩監毛本作天子至以貝是也）

知幾兼之也（鄂本幾作機此誤）

許男業卒（唐石經諸本同解云正本業作辛字）

謹之至也（鄂本謹作慎此當是避宋諱所改猶許慎作許謹也）

据具月也（鄂本具作俱）

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唐石經鄂本皆疊是月二字此脫）

七年

据取叢也（解云考諸舊本叢皆作闞若作叢非其義且彼叢字多作鄒按此當從舊本作闞）

故使若他人然（解云舊本故下有知字）

取鄟東田及沂西田（閩本同監毛本沂誤泝）

更有佗義故明之（毛本明誤用）

晉先眛以師奔秦（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眛誤昧下同段玉裁云从末是也解云左氏穀梁作先蔑）

狄侵我西鄙（毛本狄誤秋）

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諸本同唐石經眣字缺段玉裁云成二年作卻克眣魯衛之使字從目從矢釋文眣音舜本又作眣丑乙反本又作眣音同今釋文眣亦誤眣眣誤眹）

八年

其逆禮卽二年秋（浦鏜云祀誤禮是也）

諱使若從外來（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來作奔當據正）

子哀奔亡（此本亡誤之今訂正鄂本哀奔二字及下起其二字皆空缺）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之屬（閩監毛本穀作穀是也）

九年

莊二十年師解云爾（按當作莊三十二年傳云爾）

高宗涼闇三年（鄂本涼作諒釋文作涼音亮）

故莊二年注云（閩監毛本二誤元）

注孛星至同也（閩監毛本作星孛是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椒一本作萩○按秋聲叔聲古音同第三部）

見升平法（諸本同解云言見治升平者升進也見下當有治字釋文出見升二字則陸本與此同）

不一而足也（浦鏜云壹誤一按唐石經諸本皆作一）

則當純以中國禮貴之（鄂本貴作責此誤）

其言僖成風之禭何（閩監毛本僖下有公字此脫何挍本無之禭）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文公卷第十四（起十年盡十八年）

何休學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謂之秦者起令狐之戰敵均不敗晉先眛以師奔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公子遂之所招）○及蘇子盟于女栗。（○女音汝本亦作汝）○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屈貉。（魯恐故書刺微弱也○屈貉居勿反又音厥下麥又戶各反二傳作厥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圈。（○圈求阮反一音卷說文作圈字林曰萬反二傳作麇）○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狄者何。（以日嫌夷狄不能偏戰故問也○鹹音咸）【疏】注以日至問也○解云正以春秋之例偏戰日詐戰月夷狄不能偏戰今而書日故執不知問 長狄也。（蓋長百尺）【疏】注蓋長百尺○解云何氏蓋取關中記云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天誡若曰勿大爲夷狄行將滅其國始皇不知反喜是時初併六國以爲瑞乃收天下兵器鑄作銅人十二象之是也其文穀梁左氏與此長短不同者不可強合 兄弟三人。（言相類如兄弟）【疏】注言相類如兄弟○解云正以別之三國不相援助是以知其非親兄弟 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不書者外異也）【疏】注不書者外異也○解云案上文狄侵齊而云不書者蓋以爲侵齊之狄非此等也 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經言敗殺不明故復云爾○復扶又反）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據敗者內戰文非殺一人也）【疏】注敗者至人也○解云以春秋之義內魯爲王王於諸侯無敵之義但當戰戰則是內敗之文言敗某師則是內戰之文今敵其一人而言敗狄于鹹作內戰之經故難之 大之也。（長狄之三國皆欲爲君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興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言敗）【疏】注長狄至爲君○解云正以各之一國故也何者雖非兄弟若不爲君輩行亦得即長人十二見於臨洮是也 其日何。（據日而言敗與公子友敗莒師于犁同非殺一人文○犁力知反又力兮反）【疏】注據日至人文○解云即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獲莒挐傳云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是也 大之也。（如結日大戰）其地何。大之也。（如大戰故地）何以書。記異也。（魯成就周道之封齊晉霸尊周室之後長狄之操無羽翮之助別之三國皆欲爲君比象周室衰禮義廢大人無輔佐有夷狄行事以三成不可苟指一故自宜成以往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注行下孟反）【疏】注魯成就周道之封○解云正以周公相成王而致太平意封于魯故云爾○注齊晉至之後○解云正以晉文齊桓皆率諸侯尊事天子此是齊晉之君子孫故云爾○注長狄至之助解云謂執持此意也○注事以三成○解云即長狄之三國共成其異是也言不可苟指一者明知其異亦不苟指一事而已○注故自宜成至四十○解云案今春秋之經自宜成以下訖于哀十四年止有弒君二十亡國二十四則知此注誤也宜云弒君二十也八是衍字亡國二十四也作四十者錯也其殺君二十即宜二年趙盾弒其君夷獋四年歸生弒其君夷十年夏徵舒弒其君平國襄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光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爲巢人所弒二十六年衞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十三年公子比殺其君虔棄疾殺比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二十三年吳殺胡子髡沈子楹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定四年蔡殺沈子嘉十三年薛弒其君比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舍之屬是也其滅國二十四者宣八年楚滅舒蓼十二年楚滅蕭十五年晉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齊滅萊十年遂滅偪陽十三年取詩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滅厲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十七年晉滅賁渾戎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楹滅二十四年吳滅巢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滅頓十五年楚滅胡哀八年宋滅曹之屬是其二十四也然則三國變異起自今年而注者所以不言自今以後而言自宜成以往者蓋以文公之年已過半以後既不得其初故遺去其實楚人滅庸宋弒處臼莒弒庶其之屬皆由此禍耳或者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者春秋說文其間亦有經不書者故不同耳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與郜子同義月者前爲魯所滅今來見歸尤當加意厚遇之）【疏】盛伯者何○解云欲言諸侯不見存文欲言大夫而經書伯故執不知問○何以不名○解云桓七年夏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之下傳云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是以此處見道失地之君即貴云何以不名然則何氏此處不言據穀鄧名者正以僖公二十年郜子來朝之下已注訖故也○注與郜子同義○解云即僖二十年郜子來朝傳云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何氏云郜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尊遇之異於穀鄧也書者喜內見歸是也然則言同義者謂尊遇兄弟異於他姓是以不忍言其名不謂朝奔之文相似○注月者至遇之解云正以穀鄧郜子之屬皆書時此特書月故須解也言前爲魯所滅者即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云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是也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卒者許嫁）【疏】注卒者許嫁○解云舊本皆無此注且理亦不須疑衍字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據伯姬卒亦許嫁不稱子）【疏】注此未至以卒○解云正以叔姬無所繫故知未適人也○注据伯至稱子解云即僖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是也 貴

也其貴奈何。母弟也。（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禮男子不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疏〕注禮男至之手○解云既夕禮及喪大記皆有此文）○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據聘不足與大夫荊人來聘是也○使遂二傳作術繆音木〔疏〕秦伯使遂來聘解云左氏穀梁皆作術字經亦有作術字者疑遂字誤○遂者何○解云欲言微者書名見經欲言大夫不錄其氏故執不知問○注荊人來聘是也○解云莊二十三年夏荊人來聘傳云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是也）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諓諓淺薄之貌竫猶撰也○諓諓徐在淺反又子淺反又音踐尙書截截淺薄貌也賈逵注外傳云巧言也善竫在井反撰也本或作諞皮勉反又必淺反本作譔七全反又仕勉反〔疏〕惟諓諓善竫言○解云謂其念有淺薄之善而撰其言也）俾君子易怠。（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俾必爾反注同使也易以豉反注同惰大臥反〔疏〕俾君子易怠解云能撰善言故謂之君子言使此君子易爲輕惰何者自恃其善而欲慢人以自尊矣）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一介古拜反一介猶一槩也尙書音古貨反斷斷丁亂反專一也注同技其綺反槩古愛反奇其宜反本又作琦同〔疏〕而況至有之○解云我謂秦伯也言況於秦伯之懷其善言無算故自多有之○惟一至他技○解云秦伯之善雖曰無算若思念之皆是一槩專一之事更無奇巧異端之術言其醇粹其善無擇矣○注斷斷至異端○解云即鄭注大學云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是與此合）其心休休。（休休美大貌○休休許虯反美大貌）能有容。（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是難也。（是難行也秦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疏〕注秦繆至言之○解云事在僖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爲以水地。（以水地者謂以水曲折起地遠近所在也據戰于泓不言曲○折之設反〔疏〕此偏戰○解云以其書日故知之○注據戰于泓不言曲○解云即僖二十二年冬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河曲流以據地明故可以曲地因以起二國之君數興兵相伐戰無已時故不言及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數所角反不別彼列反下同）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帥帥師者刺魯微弱臣下不可使邑久不脩不敢徒行興師屬衆然後敢城之言及者別君邑臣邑也○運二傳作鄆後皆爾〔疏〕注書帥至城之○解云如此注者正見隱七年夏城中丘之屬皆不言帥師故也言）

（臣下不可使者即上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傳云不至復者何不至復也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之屬是也○注言及至邑也○解云正見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彼傳云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何氏云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公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是也）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不書葬者盈爲晉文諱也晉文雖霸會人孤以尊天子自補有餘故復盈爲諱○盈爲于僞反下文盈爲爲周公皆同復扶又反〔疏〕注不書至盈爲諱○解云盈者相接足之辭晉文於僖二十八年之時此朔之父陳侯款夏六月卒至冬末未葬而晉文會諸侯於溫經有陳子是強會人孤令失子行亦是文公恥之是以春秋遂卒竟不書款葬深爲文公諱也今若款之子陳侯朔書葬則文公之惡還見是以此處須去朔葬使若陳國之君例不書葬然故言盈爲晉文諱故僖二十八年夏陳侯款卒之下注云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爲恥之是也）○邾婁子蘧篨卒。（○蘧篨其居反下直居反）○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公子遂所致）○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魯公周公子伯禽○世室二傳作太室〔疏〕世室者何○解云欲言君寢於例不書欲言宗廟未有世室之名故執不知問）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少差異其下者所以上尊周公○大廟音泰下同〔疏〕周公稱大廟解云即僖八年禘于大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是也○魯公稱世室○解云即此經是也○羣公稱宮○解云即武宮煬宮之屬是也○注少差至周公○解云正以廟者尊卑達名鬼神所居之稱今此稱異其名知上尊周公故也）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也〔疏〕世室猶世室也○解云言謂之世室者猶世世室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據魯公始封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也。（爲周公故語在下）周公拜乎前。魯拜乎後。（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尚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疏〕注尚書至於祖解云甘誓文也）曰。生以養周公。（生以魯國供養周公○以養餘亮反注皆同供養九用反下同）死以爲周公主。（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日者成王始受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死以爲如字注死以爲周公主同乘繩證反王于況反〔疏〕注加日至之辭○解云即周書作洛篇曰封人社壝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一面之土包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社之封孔氏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絜黃取其王者覆四方者是其茅土之文耳○注蓋以至子也解云正以天子千里方百里者百周公七百里方百里者四十九大判言之故得言半天子矣）然則周公

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據爲周公者謂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周公不之魯則不得供養爲主）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遂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鄉許亮反〔疏〕注東征至東國怨解云僖四年傳文）魯祭周公。何以爲牲。（據廟異也）周公用白牲。（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謙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疏〕注不以至嫌也○解云知黑牲爲夏牲者出明堂位文正朔三而改改天正十一月者當以十三月爲正故言當以夏矣）魯公用騂犅。（騂犅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騂息營反犅音剛詩作剛騂犅赤脊也〔疏〕注騂犅至牲也○解云正以山脊曰剛故知騂犅爲赤脊矣）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疏〕注不毛至尊祖○解云正以牲用純色祭祀之禮而言不以毛故以降子尊祖解之）魯祭周公。何以爲盛。（據牲異也○盛成政反又音成粢盛也在器曰盛）周公盛。（盛者新穀）魯公燾。（燾者冒也故上一新也○燾徒報反一本作濤音同冒也冒亡報反〔疏〕注燾者至新也○解云正以燾詁爲覆故也若似周書燾以黃土之類也然則言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言魯公燾者謂下故上新裁可半平）羣公廩。（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廩力甚反財令力呈反下同〔疏〕羣公廩○解云廩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是以鄭注云廩讀如羣公廩之廩者是也○注謂方至之差○解云正以若其時祭粢食精鑿羣公之饌一何至此故知正是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所以降子尊祖故也）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以不務公室不月者知久不脩當蒙上月〔疏〕注以不務至上月○解云當蒙上月者謂蒙上秋七月也不務公室月者即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云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不務乎公室何氏云務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於久不脩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月者久也當即脩之如諸侯禮是也然則彼久不脩是以書月此亦久不脩故知當蒙上月爾）○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沓徒合反）○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難不逆王者之求上得尊尊之義下得解患之恩一出三爲諸侯所榮故加錄於其還時皆深善之○斐本又作棐芳尾反難乃旦反〔疏〕還者何○解云正以）

（不言至而言還異於常例故執不知問○注文公至見序○解云即上七年秋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是也○注後能至之難○解云即上九年春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衞人許人救鄭是也○注不逆王者之求○解云即上九年春毛伯來求金經無不與之文是也○注上得至之義○解云即不逆王者之求是也○注下得至之恩○解云即公子遂救鄭是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月者爲臣子喜錄上事○爲臣于僞反下爲後當爲同）疏（注月者至上事○解云出上文也）○邾婁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婁。○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不書葬者潘立儲嗣不明作欲立舍作欲立商人至使臨葬更相篡弒故絕其身明當更立其先君之次○潘普干反更相音庚下巽楚更同篡弒申志反下同）疏（注至使至篡弒○解云即下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其臨葬相篡弒之文）○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盾徒本反）疏（注盟下至趙盾○解云言信任在於趙盾若如盟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以下日以近之）○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者何。彗星也。（狀如篲○孛步內反徐扶憒反）疏（孛者何○解云欲言是星星名未有欲言非星錄爲星稱故執不知問）其言入于北斗何。（據大辰不言入又不言孛名）疏（注據大至言入○解云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是也○注又不言孛名○解云謂昭十七年直言于大辰不言所孛之星名今此言有星孛入于北斗故難之何者大辰非星名故也是以昭十七年傳云其言于大辰何彼注云據北斗言入于大辰非常名是）北斗有中也。（中者魁中）何以書。記異也。（孛者邪亂之氣篲者掃故置新之象也北斗天之樞機玉衡七政所出是時桓文迹息王者不能統政自是之後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魯弒其君而立之應○爭爭鬭之爭）疏（注北斗至所出○解云即堯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謂日月五星也○注齊宋至之應○解云即下文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八年夏五月齊人弒其君商人是齊弒君事也十六年冬宋人弒其君處臼是宋弒其君事也十八年冬莒弒其君庶其是莒弒其君事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云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者是魯弒其君事也）○公至自會。○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據言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同俱大國得立辭○捷菑在妾反又如字下側其反二傳作捷菑）疏（納者何○解云欲言得國下有不克之文欲言不得國納者入辭故執不知問○注據言至立辭○解云即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此上言于邾婁是其得國下云弗克納自相違故難之）大其弗克納也。（克勝也鄭伯以勝爲惡此弗勝故爲大）疏（注鄭伯以勝爲惡○解云即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傳云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弗與而已矣注云克者詁爲殺亦爲能惡其能忍戾母而親殺之是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據伐齊納子糾恥不能納）疏（注據伐至能納○解云即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傳云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是也）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有餘貌○乘繩證反沛若普貝反有餘貌）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出外孫也○貜且俱縛反下子餘反）子以其指。（指手指）疏（子以其指注指手指○解云子謂郤缺言子以手指指麾于邾婁令使納接菑也）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言俱不得天之正性）疏（注言俱至正性○解云地四生金于西方地六成水于北方皆非天數也言此者喻皆庶子矣貴則皆貴矣）子以大國壓之。（也服邾婁使從命○壓於甲反又於輒反服也）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兵來納貜且亦欲服邾婁使從命未知齊晉誰能使外孫有邾婁者○齊復扶又反下同）貴則皆貴矣。（時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疏（注時邾至體敵○解云蓋皆是右媵之子或是左媵之子所生也舊云子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菑猶人之四指貜且猶人之六指皆異於人故曰俱不得天之正性也雖然者雖皆不得正性但四不如六故長者宜立矣）雖然。貜且也長。（既兩不得正性又皆貴唯當以年長故立之○長丁丈反注同）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如邾婁人言義不可奪也故云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大其不以非奪人之）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據趙鞅納蒯聵不貶）疏（注據趙至不貶○解云即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是也）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爲不與。（據大其弗克納）實與（弗克納是）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不復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諸侯本有錫命征伐憂天下之道故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接菑不繫邾婁者見挈于郤缺也不氏者本當言邾婁接菑見當國也○見挈賢偏反下音苦結反）疏（注不復至之道○解云即僖元年救之經悉是實與而文不與文與此同其傳皆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故此傳不復言之故云爾言諸侯本有錫命征伐憂天下之道故者正謂保任連帥本有共相存恤之義是以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之時容有存恤之道是故異於大夫耳○注明有至專也○解云言大夫若有專廢置君者即是亂義故曰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正由大夫不得專廢置故也○注接菑至缺也○解云據僖二十五年納頓子繫頓也○注不氏者○解云據宣十一年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皆言氏也○注本當至當國也○解云即隱元年傳云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注云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是也）○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已絕卒之者爲後齊脅魯歸其喪有恥故爲內諱使若尚爲大夫）疏（注已絕至大夫○解云言已絕者即上八年公孫敖奔莒是也春秋之例大夫出奔之後即絕於大夫之位不復書其卒即公子慶父臧孫紇之屬是以於此怪其書卒矣言爲後齊脅魯歸其喪有恥者即下十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傳云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是也）○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據弒其君之子奚齊也連名何之者弒成君未成君俱名問例所從也）疏（注據弒至奚齊○解云即僖九年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傳云弒未踰年君之號是也）已立之。已殺之。（商人本正當立恐舍緣潛意爲害故先立而弒之）疏（注商人本正當立○解云正以弒舍不書日見不正遇禍明商人本正當立矣）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爲不解名者言成君可知從成君不日者與卓子同○卓勑角反惡烏路反）疏（注從成至子同○解云即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彼注云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是也）○宋子哀來奔。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此問諸侯相執大夫所稱例）疏（宋子哀者何○解云欲言宋君書子哀欲言大夫文不言氏故執不知問○無聞焉爾○解云即隱二年注云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母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是也）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疏（注晉人至是也○解云即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已者己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別彼列反）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時子叔姬嫁當爲齊夫人使單伯送之○惡音烏）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據夫人婦姜繫公子遂）疏（注據夫至子遂○解云即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內辭也。使若異罪然。（不書叔姬歸于齊者深諱以起道淫書單伯如齊者起送叔姬也齊稱人者順諱文使若非伯討）疏（注不書至姬也○解云欲決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之屬書歸也言深諱者正以子叔姬有罪故也言以起道淫者謂深諱不言其歸即是以起道淫之義何者若更爲小事而見執何須諱其歸于齊今不言歸于齊而與單伯俱見執明其在道與單伯淫于歸事不醒醒矣或曰不書歸

（于齊者深諱其起道淫故也何者若言叔姬歸于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即有道淫之理也○注齊稱人至伯討○解云即僖四年夏齊人執袁濤塗之下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月者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蔽於三世之黨三亂結盟故不與信辭不稱使者宋無大夫官舉者見宋亂也錄華孫者明惡二國非以月惡華孫也○華孫戶化反見賢徧反惡烏路反下皆同）〔疏〕（注月者至秉政○解云即公子遂是也○注宋亦至之黨○解云即上九年傳云曷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是也言爲三世內娶之故三世妃黨皆強而爲君之所蔽故云蔽于三世之黨矣○注故不與信辭○解云正以春秋之例凡莅盟來盟例皆書時所以然者欲見王者當以至信先于天下故也是以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云信時者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是也今而書月故言不與信辭耳○不稱使至大夫○解云正決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之文也○注官舉至孫也○解云大夫之義例不官舉而此言司馬者正以見宋之亂是以詳錄華孫明其書月不與信辭者不由華孫之故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何以不言來。（據齊人來歸子叔姬）〔疏〕（注據齊至叔姬解云在此年十二月）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筍者竹箯一名編輿齊魯以此名之曰筍將送也爲叔姬淫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不可言來也不月者不以恩錄與子叔姬異○筍將音峻竹箯也將送也竹箯婢緜反一音步賢反服虔音編韋昭音如頻反編必緜反一音篇郭璞音步典反輿音餘爲叔于僞反下父爲子爲若爲實爲同傳直專反令受力呈反下同）〔疏〕（注故取其尸解云謂取其死尸矣○注不月至姬異解云正以下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書月故也）○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是後楚人滅庸宋人弒其君處臼齊人弒其君商人宣公弒子赤莒弒其君庶其）〔疏〕（注是後楚人滅庸○解云即下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是也○注宋人弒處臼○解云在十六年冬○注齊人弒商人○解云在十八年夏五月○注宣公弒子赤○解云即十八年冬子卒傳云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者是也○莒弒其君庶其解云在十八年冬）○單伯至自齊。（大夫不致此致者喜患禍解也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解戶買反省所景反）〔疏〕（注大夫不至禍解也○解云正以內大夫出聘例不書至故也○注不省至伯至也○解云正以昭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彼是被執而歸省去其氏今單伯存氏故解之）○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據甲寅齊人伐衛日伐也）〔疏〕（入不言伐○解云莊十年師解云爾故此弟子據而難之○注據甲至伐也○解云即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至之日也。（嫌至日伐不至日入故日入也主書與甲寅同義）〔疏〕（注主書至同義○解云即彼云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何氏云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日以起其暴也是也然則令此郤缺亦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書以日起其暴也）○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都不可得而知）〔疏〕（注不序至而知○解云上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云云何氏云文公內則欲久喪而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爲善文也然則此不序者爲不可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爲善文也何者盟不日善文故也）○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其言來何。（據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不言來）閔之也。（閔傷其棄絕來歸）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言齊人不以棄歸爲文者令與敖同文相發明叔姬于文公爲姊妹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子當申母恩也月者閔錄之從無罪例）〔疏〕（注所以至親也○解云即言來以閔之是也○注言齊人至母者○解云若以棄歸爲文即言子叔姬來歸不言齊人即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之文是今言齊人來歸故謂之同文也言相發明者言敖爲齊所惡而來歸之今此亦爲齊人所歸之故曰相發明耳○注時文至恩也○解云正以下十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十七年夏葬我小君聖姜傳云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是○注月者閔至例○解云正以棄歸之例有罪者時無罪者月故也其有罪者時即宣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是也其無罪者月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之屬是也）○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者何。恢郭也。（恢大也郭城外大郭○郛芳夫反郭也恢廓苦回反大也）〔疏〕（郛者何○解云欲言城郭經無城郭之文欲言非城郭上文言入故執不知問）入郛書乎。曰。不書。（圍不言入入郛是也）〔疏〕（入郛至不書○解云案諸舊本此傳之下悉皆無注有注云圍不言入入郛是也者衍字耳）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諱使若爲同姓見入郛故動懼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齊侵魯魯實爲子叔姬故動懼失操云爾鄉者不去幾亦入我郛故舉入郛以起魯恥且明兵之所鄉苟得其罪則莫敢不懼○鄉許亮反下同幾音祈）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其言弗及盟何。（據序上會也連盟何者嫌據盟）〔疏〕（注據序至據盟○解云據序上會何得弗及盟乎是以問之云嫌據盟者嫌直據盟問之）不見與盟也。（與齊期盟爲叔姬故中見簡賤不見與盟侮辱有恥故諱使若行父會而去齊侯不及得與盟故言齊侯弗及亦所以起齊侯不肯○爲于僞反）〔疏〕（注使若至與盟○解云使若行父會齊侯于陽穀訖即棄之而去齊侯不及盟○注亦所以起齊侯不肯○解云若直言不及盟文體已具足見不得盟矣而更言齊侯不及者欲道是時不肯盟者是齊侯也若直言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不及盟不妨行父不及無以見齊侯不肯矣）○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視朔說在六年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于廟先受朔政乃朝朝明王教尊也朝廟禮也故以不視朔爲重常以朔者始重也）〔疏〕（注視朔說在六年○解云即上六年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是也○注不舉至爲重○解云正以視朔之時必有朝廟之禮故上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是也今此經直言四不視朔不道不朝廟故解之○注常以至始也○解云言十二月之政令所以不在年初一受之而已必以月之朔日受之者重月之始故也）公曷爲四不視朔。（據無事也）公有疾也。（以不諱舉公如有疾公有疾乃復舉公是也○乃復扶又反下同）〔疏〕（注公有至是也○解云即昭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是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據有疾無惡也）〔疏〕（注據有疾無惡也○解云即昭二十三年傳云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者是）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者欲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疏〕（注公自至朔也○解云即鄭氏云魯自文公四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者正取此書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言無疾大惡不可言也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丘。（○犀丘彥西左氏作郪丘穀梁作師丘）〔疏〕（盟于犀丘○解云正本作犀丘故賈氏公羊曰犀丘穀梁曰師丘是也今左氏經作郪字）○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泉臺者何。郎臺也。（莊公所築臺于郎以郎譏臨民之漱浣○漱素侯反浣戶管反）〔疏〕（泉臺者何○解云泉臺之名自前未有今而言毀故執不知問○注莊公至漱浣○解云即莊二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是也然則何以知泉臺爲郎臺正以彼傳云譏臨民之所漱浣書與此泉臺之義合故也）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既（未成時但以地名之）成爲泉臺。（既成更以所置名之）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築毀譏同知例皆時○令力呈反暴步卜反）〔疏〕（注築毀至皆時○解云言築毀譏同者即上傳云築之譏毀之譏是也言知例皆時者正以此經文承月下恐蒙月故如此解○賤者窮諸人首言士先自稱人今弒若亦稱人故曰窮諸人矣云賤者窮諸盜者言士之賤名不過于盜故也）○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巴布加反）○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處臼。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

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處臼二傳作杵臼）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脰故重者錄輕者略也不日者內娶略賤之○別彼列反梟古堯反要一遥反刎亡粉反頭如字本又作脰音豆〔疏〕注故重至略也○解云謂大夫弒君罪重故稱名氏責之深若大夫相殺罪輕於犯君故降稱盜者義之輕然也○注不日至賤之者既說于上）

十有七年。春。晉人、衞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聖姜二傳作聲姜〔疏〕聖姜者何○解云欲言夫人謚異其夫號欲言爲妾而卒葬並不見故執不知問）○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伯罃乙耕反何云穆公也左氏穆公子康公〔疏〕注秦穆至其賢○解云正以秦是戎狄春秋外之往前以來未錄其卒今乃始書故以賢解之而左氏爲康公者與此別穀梁無解）○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商人弒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且當坐弒君○復見扶又反下同下賢偏反〔疏〕注商人至弒君○解云春秋之義諸是弒君之賊皆不復見所以賤之是以宣六年書晉趙盾衞孫免侵陳傳云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注云据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其君後不復見傳又云親弒君者趙穿也注云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弒者趙穿非盾是也今此商人於上十四年弒其君舍而復見者正以其爲君故也與大夫異者齊人以君事之殺之宜當坐弒君然則商人弒其君舍而存之欲責臣子不討賊故也是以莊二十二年注云不與念母而識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爲商人責不討賊義亦通於此）○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不舉重者譏魯猥使二大夫出虛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疏〕注不舉至內也○解云書事舉重春秋之常今而悉舉故解之穀梁傳云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爲介故列而數之也者亦是直舉重之義也而言重錄內者正以外大夫未有並見者於內唯有此經及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之文故知正是重錄內也）○冬。十月。子卒。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据子般卒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据子般卒日○弒也音試下及注同〔疏〕注据子般卒日○解云即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不忍言也。（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疏〕注故不忍至般異○解云正以子般爲所傳聞之世故也是以莊三十三年子般卒之下何氏云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是）○夫人姜氏歸于齊。（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去也有去道書者重絕不復反〔疏〕注歸者大歸也○解云凡言大歸一出不反之辭若紀侯大去其國之類故言歸者大歸也○注有去至不復○解云正以常事不書故也）○季孫行父如齊。○莒弒其君庶其。稱國以弒何。（据莒人弒其君密州〔疏〕注据莒至密州○解云即襄三十三年十有二月莒人弒其君密州是也）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畧之也〔疏〕注例皆至之也○解云謂是失衆而稱國以弒者皆書時以畧之即定十三年冬薛弒其君比之屬是也若然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亦是稱國而書月者彼非失衆但以見弒之義故不書時賤之是以何氏云不書闔閭弒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弒讓國闔閭欲其享之故爲没其罪也月者非失衆見弒故不畧之者是也）

公羊注疏卷十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公羊注疏文公卷十四

十年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　（釋文屈貉二傳作厥貉）

十有一年

天誡若曰　（毛本天誤大）

與公子友敗莒師于犂同　（鄂本無于犂非也按釋文出于犂二字）

以求賂于魯　（案僖元年傳于作乎）

大人無輔佐　（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改輔助非也）

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　（解云宜云弒君二十也八是衍字亡國二十四也作四十者錯也）

其殺君二十　（閩監毛本殺作弒）

陳招殺偃師　（閩監本同毛本殺改弒非也）

十三年取詩　（閩本同監毛本詩作邿非）

十有二年

尤當加意厚遇之　（鄂本同閩監毛本尤誤猶）

卒者許嫁　（解云舊本皆無此注）

婦人不絕男子之手　（毛本子誤人）

秦伯使遂來聘　（釋文唐石經作使遂解云左氏穀梁皆作術字經亦有作術字者疑遂字誤○按疏非也古書遂術音同）

惟諓諓善竫言　（諸本同唐石經缺釋文諓尚書作截竫或作諞本作諓九經古義云說文引書曰戔戔巧言李尋傳云昔秦穆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王逸楚辭章句引書云諓諓靖言靖與竫同）

俾君子易怠　（諸本同唐石經缺九經古義云尚書怠作辭籀文辭從台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傳合）

而況乎我多有之　（唐石經況字缺九經古義云尚書況作皇依字當作兄兄滋也無逸云無皇曰又云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無佚皆作兄詩倉兄填兮褻作況）

惟一介斷斷焉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一介古拜反尚書音古賀反惠棟云古無个字作一介爲是九經古義云焉與夷同見周禮行夫注夷聲近猗故尚書作猗）

其善言無笲　（閩監毛笲改筭下同）

能有容　（唐石經諸本同九經古義云尚書曰如有容古如字作而而讀爲能能讀曰如詩民勞柔遠能邇箋云能猶伽也伽當作如此述秦誓之辭而字多異然與尚書無大抵牾蓋古今文之殊耳）

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　（唐石經諸本同爾雅釋水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注引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疏云此注以疏爲流引加一直字誤也按郭氏所據公羊不與何本同何本作疏不作流也○按此是流字鄂本唐石經等作疏乃譌字耳邢昺所據已譌）

河曲流以据地　（閩監毛本同鄂本流作疏）

書師師者　（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書師至城之此本及閩本書誤師今訂正監毛本改言師師者非）

不至復也　（浦鏜云者誤也是也）

十有三年

會人孤以尊天子　（鄂本會字上有彊字此脫按傳廿八年注云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

令失子行　（監本失誤夫）

至秋七月　（唐石經鄂本皆作至于秋此脫）

世室屋壞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世室二傳作大室九經古義云公羊皆以世爲大如衛大叔儀爲世叔齊未樂大心爲樂世心推而廣之如鄭大夫子大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稱大子春秋傳云會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晉有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云大子光是古世與大通按出與大聲相近故文異）

少差異其下者　（余本脫一頁自此少字起至後注後能救鄭之難不不字止）

所以上尊周公　（鄂本同閩監毛本上作尚）

魯拜乎後（唐石經鄂本作魯公拜乎後此脫禮記明堂位正義引有）

成王始受其茅土之辭（浦鏜云受當授字誤）

包以黃土（盧文弨曰周書包作苞按苞苴字當從艸）

周公用白牲（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作白牡當據正此本注中亦作牡不誤）

謙改周之文（鄂本謙作嫌此誤）

所以降于尊祖（盧文弨曰于當作乎按此本疏中作降乎尊祖）

羣公廩（唐石經諸本同詩采薇正義引鄭易注作羣公㯿㯿廩聲相近此疏引鄭注云廩讀如羣公廩之廩當是後人改竄）

是以鄭注云（按云上當有周易二字）

不月者知久不脩（鄂本同閩監毛本不誤書）

何譏不務乎公室（何校本譏下有爾字公室下有也字）

故知當蒙上月爾（閩監本同毛本爾改耳）

所猶時齊人語也（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時誤是）

十有四年

王都不能統政（閩監毛本同此本王作正皆誤鄂本作王者當據正）

是莒弑其君（閩監毛本下有也）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接菑二傳作捷菑經義雜記曰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接今左氏穀梁作捷賈景伯所見公羊穀梁皆作接僖三十二年鄭伯接卒左氏穀梁作鄭伯捷接捷二字古多互用）

注指手揩（何校本此四字在解云子謂郤缺之下）

言俱不得天之正性（毛本俱誤据）

俱不得天之正性也雖然者雖皆不得正性（閩監毛本移雖然者以下分配下節又刪雖然者三字增雖然至長○解云六字一○大失疏文舊式矣）

義實不爾克也（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爾克誤倒）

終始惡明（閩本同監毛本明誤名）

宋子哀者何（此下二節疏此本在何注此問諸侯相執下閩監毛本移於宋子哀來奔傳下）

罪惡各當歸其本（浦鏜云當各字誤倒）

淫乎子叔姬（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乎誤于）

十有五年

三亂結盟（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據正此本三字剜改當本作二）

卽上九年傳云（浦鏜云八誤九是也）

魯我而歸之（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我誤物）

齊魯以此名之曰筍（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此作北漢制考同當據正九經大義云史記張陳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箯輿前服虔曰箯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韋昭音如類反云如今輿牀人與以行絜服氏云如今峻峻卽筍也同物同音釋文筍音峻）

隱如至自晉（閩本同監毛本隱作意非）

故曰入也（鄂本同蓋誤閩監毛本作日）

令與敖同文相發明（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令作今）

剡伯姬來歸是也（閩監毛本剡作郯不誤）

圍不言入入邾是也（解云舊本此下無注有注云圍不言入入邾是也者衍字耳）

十有六年

于廟先受朝政（鄂本朝作朔此誤）

朝廟礼也（鄂本礼作私此誤因形相近也閩監毛本改作禮）

故以不視朔爲重（鄂本作故不以非是）

當以朔者始重也（諸本同誤倒鄂本作重始當據正此本疏標起訖云注當以至始也則本作重始）

以不諱舉公如有疾（鄂本如作知此誤）

正取此書也（浦鏜云文誤書從儀禮經傳通解校）

盟于犀丘（唐石經諸本同解云正本作菑丘故賈氏云公羊曰菑丘穀梁曰師丘今左氏經作鄑字經義雜記曰釋文作犀丘穀梁音義亦云公羊作犀丘則唐以來本不作菑字矣公羊疏唐以前人爲之所據皆晉宋古書故猶見正本與賈景伯合也）

卽莊二十一年春（浦鏜云三誤二是也）

故如此解賤者窮諸人首（浦鏜云着爲者之誤閩監毛本移賤者以下四十二字作賤者窮諸盜之注在降大夫使稱人之上鄂本注無之元年疏與此同不誤）

殺人者刎脰（鄂本同閩監毛本脰改頭按釋文作頭云如字本又作脰音豆）

義之輕然也（浦鏜云輕下脫重）

十有七年

而卒葬並不見（閩監毛本作書見是也）

公子遂如齊（唐石經鄂本上有冬字此脫）

十有八年

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釋文左氏穆公子康公解云左氏爲康公與此別穀梁無辭惠棟云以康公爲穆公直以意說）

齊人已君事之殺之且當坐弑君（閩監毛本同鄂本且作宜當據正疏已作以且亦作宜古已以通）

是以莊三十三年（閩監本同誤也當從毛本作三十二）

注有去至不復（閩監毛本作有去至復反按注當有反字）

解云卽襄三十三年（浦鏜云一年誤三年浦說是也）

十有二月（何校本二作一是也）

春秋公羊卷第五（唐石經原刻第六後改第五）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宣公卷第十五（起元年盡九年）

何休學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桓公篡成君宣公篡未踰年君嫌其義異故復發傳）〔疏〕（注桓公至發傳。○解云即桓元年傳云繼弒君不言即位此言即位何注云據莊公不言即位彼傳云如其意也注云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也注云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是也若然案禮未踰年之君臣下爲之無服臣爲君斬衰三年誠實自異何言嫌其義異者正以側隱者相似故也是以閔元年何氏云復發傳者嫌繼未踰年君義異故也明當隱之如一是也）公子遂如齊逆女。（譏喪娶復書不親迎者嫌觸諱不成其文也有母言如者緣內諱無貶公文）〔疏〕（注譏喪至其文。○解云何氏以爲人君喪娶者宜有貶刺之文若其吉逆使卿者宜書譏之見不親迎而已即叔孫僑如之徒是也今公子遂爲君喪娶宜去公子以見譏而存公子復作不親迎之經書之者正以公子遂本是弒君之賊若去公子即嫌爲觸弒君大惡之故諱去公子即似隱四年十年公子翬之類是以不得成其貶文若然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亦譏喪娶之經而不去公子者彼是喪未畢納幣爲失禮猶淺此乃初喪逆女固當合貶即下八年而注云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者義亦通於此云云之說八年注備。○注有母至公文。○解云下八年夏六月戊子夫人熊氏薨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是其今日有母母不命使者婦人之命不通四方何得言如作內使之文者正以緣內無貶公之文故也何者若其去如則嫌宣公喪娶爲絕賤不成爲諸侯然也正緣此事不得去如也若然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不言如所以不嫌莊公不能貯蓄絕而賤之者彼告糴之事可以通臧孫之私行此大夫不外娶無通私行之義故如是）○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卒竟也竟俱舉名者省文）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據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也經有姜不但問不稱氏者嫌據夫人氏欲使去姜）〔疏〕（注據僑至齊也。○解云在成十四年九月。○注嫌據至去姜。○解云即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是也）貶。曷爲貶。（據俱至也）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據師還也）〔疏〕（注據師還也。○解云即莊八年秋師還傳曰還者何善辭也如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彼公自滅同姓非師之罪是以歸惡于公書還以善師此公自喪娶非夫人之罪而貶夫人與彼義違故據而難之）內無貶于公之道也。（明下無貶上之義）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據俱有諱義）〔疏〕（注據俱有諱義。○解云春秋之道多爲內諱何故此經不爲夫人諱而貶之乎）夫人與公一體也。（貶辱與公共之夫人貶則公惡明矣去氏比於去姜差輕可言故不諱貶夫人。○差初買反）〔疏〕（夫人與公一體。○解云初則判合終成一體是以寡妻之號稱未亡人言其事體先亡遺餘半在爾故傳以一體言之。○貶辱至明矣。○解云正以夫人與公共謚知榮辱同矣。○注去氏至夫人。○解云去姜即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是也然此不諱者以其輕而僖元年去姜者則重矣而亦不諱者何氏云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是也）其稱婦何。（據桓公夫人至不稱婦）〔疏〕（注據桓至稱婦。○解云即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也）有姑之辭也。（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言以者見行遂意也見繼重在遂因遠別也月者公不親迎危錄之例也）〔疏〕（有姑之辭也。○解云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與此違者兼二義也言在塗見夫而服從夫故謂之婦至國對姑而服從姑是以亦謂之婦矣。○注有姑至禮至。○解云當以婦禮至而稱夫人者臣下錄之故也。○注言以至別也。○解云桓十四年傳云以者何行其意也何氏云以已從人曰行然則此經云遂以夫人者欲見夫人是時進止由遂故言見繫重在遂若不言以直云遂夫人則嫌惟夫人男女無別故云因遠別也。○注月者至例也。○解云即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言公不親迎故書月危錄之例也）○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是是衛）〔疏〕（放之者何。○解云大夫去國於例言出奔此經言放故執不知問）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爲摘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誅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摘吐狄反刳口孤反屬音蜀叢棘才工反）〔疏〕（近正也。○解云用古放臣而言近正者正以古者放臣任其所去今此晉又處之於衛故言近耳。○古者刑不上大夫。○解云曲禮上篇文鄭注云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是也。○注蓋以爲至不至。○解云皆家語文是時孔子之晉聞趙簡子殺舜華之屬故爲此言而遂還耳。○注易曰至是也。○解云此坎卦上六爻辭也鄭氏云繫拘也爻辰在巳巳爲蛇蛇之蟠屈似徽纆也三五互體艮又與震同體艮爲門闕於木爲多節震之所爲有叢拘之類門闕之內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約徽纆置于叢棘而後公卿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圜土者殺故凶是也。○注自嫌至不敢去。○解云莊二十四年曹羈之下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何氏云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成魄臣道就也以此言之則知待放之臣三年乃去者亦取月生三日成魄臣道就之義故也）君放之。非也。（曰無去是非也）大夫待放。正也。（聽君不去衛正也）〔疏〕（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解云此二句皆是今事非古法）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重奪孝子之恩也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疏〕（注禮父至不從政。○解云禮記王制文也此政謂稅矣。○注故孔子至卒哭而致事。○解云曾子問文鄭云致事者還其職位於君是也。○注君子至親也。○解云亦曾子問文彼云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鄭云二者恕也孝也者是）已練可以弁冕。（此說詩衰正失非謂禮當然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加旒曰冕主所以入宗廟。○冔況甫反）〔疏〕（注夏曰至曰弁。○解云即郊特牲云周弁殷冔夏收是也。○注加旒曰冕。○解云何氏以爲弁冕之形制一耳但加旒爲異矣。○注主所以入宗廟。○解云以其文冠故也）服金革之事。（謂以兵事使之）君使之。非也。（非古道也）臣行之。禮也。（臣順爲命亦禮也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相發明）閔子（閔子騫以孝聞）〔疏〕（注閔子騫以孝聞。○解云出論語也）要絰而服事。（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要一遙反）〔疏〕（注禮已至乎帶。○解云間傳文孔子蓋善之也者蓋猶是也言於此三事孔子皆善之其三事者初則要絰而服事次則謂君爲古者後則退而致事是也）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既事畢言古者不敢斥君即近也）退而致仕。（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于君）孔子蓋善之也。（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孫順不訕其君也不言君子者時賢者多以爲非唯孔子以爲是。○孫音遜）○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據曹取之不書。○濟子禮反）〔疏〕（注據曹取之不書。○解云即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云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何氏云魯本爲霸者所還當時不取久後有更緣前語取之不應復將故當坐取邑其濟西田本魯物而曹取之不書之矣）所以賂齊也。（魯所以賂遺齊故稱人共國辭。○遺唯季反）〔疏〕（注魯所至國辭。○解云謂一人字齊魯共有何者魯人篡弒以地賂人齊人失所取篡者之賂皆合稱人故也）曷爲賂齊。（據上無戰伐無所謝）〔疏〕（注據上至所謝。○解云正決哀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子益來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然則此文之上不見戰伐之文應無所謝曷爲以地賂齊乎故難之）爲弒子赤之賂也。（子赤齊外孫宣公篡弒之恐爲齊所誅爲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未之齊坐者由律行言許受賂也月者惡內甚于邾婁子益）〔疏〕（注子赤齊外孫。○解云文公四年經書娶于齊而生也。○注未之至受賂也。○解云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何氏云齊已言語許取之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

（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以知其未之齊矣○注月者至于益○解云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僤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彼注云邾婁與國畏爲齊所怒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然則彼爲侵奪小國而賂齊此爲篡適而賂齊罪重於彼是以書月以諱其惡故云月者惡内甚於邾婁子益矣）○秋。邾婁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不從鄭人去遂者兵尊者兼將○將子匠反）〔疏〕（注微者至之遂也○解云正以遂者專事之文也是以僖二十五年注云微者不別遂但別兩耳是也其若大例不合遂若其竟外有利國家之事亦權許之即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下傳云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是）○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此晉趙盾之師也。（據上趙盾救陳微者不能會諸侯○斐芳尾反）〔疏〕（注微者至諸侯○解云謂若是微者即不能爲會主以致諸侯于斐林而會之）曷爲不言趙盾之師。（據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伊雒戎盟再出名氏）〔疏〕（注據公子至名氏○解云即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是）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時諸侯爲趙盾所會不與卑致尊故正之去大夫名氏使若更有師也殊會抱之者起諸侯爲盾所會）〔疏〕（注殊會至所會○解云言殊會者正謂先序諸侯訖乃言會晉師是也所以不言宋公陳侯衛侯曹伯帥師伐鄭而先言會晉師于斐林乃言伐鄭者若以趙盾之師先在是致諸侯來會之然也故曰起諸侯爲盾所會耳）○冬。晉趙穿帥師侵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天子之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閒音閑）〔疏〕（柳者何○解云欲言是國又復未聞欲言是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曷爲不繫乎周。（據王師敗績于貿戎繫王○貿音茂）〔疏〕（注據王至繫王○解云即莊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是也）不與伐天子也。（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疏〕（注絕正其義○解云謂絕柳不使繫之於王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華戶化反）〔疏〕（宋華至華元○解云宋鄭皆言帥師者其將皆尊其師皆衆故也）○秦師伐晉。（秦稱師者閔其衆惡其將本秦之忿起殽之戰今襄公繆公已死可以止矣而復伐晉惡其搆怨結禍無已）〔疏〕（注秦稱至其將○解云正以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始有大夫宜見將之名氏若其貶之宜稱人稱國而言師者正以閔其衆惡其將故也○注本秦至之戰○解云在僖三十三年夏○注今襄至已死○解云即文六年晉侯讙卒文十八年秦伯罃卒是也）○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獋。（○夷獋戶刀反又古刀反二傳作夷皐）○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疏〕（注匡王○解云即三年春葬匡王是也）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其言之何。（據食角不言之）〔疏〕（注據食角不言之○解云即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緩也。（辭間容之故爲緩不若食食角急也別天牲主以角書者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絜清而災重事至尊故詳錄其簡甚）〔疏〕（注不若食角急也○解云言食角之時正以有不順之處爲天所災不敬簡慢故不言之耳○注別天牲主以角○解云即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是○注重事至簡甚○解云正謂言之是也何者之爲緩辭故以簡慢之甚言矣言簡者欲取五行傳云簡宗廟之言耳）曷爲不復卜。（據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疏〕（注據定至卜牛○解云據彼經云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是也）養牲養二卜。（二卜語在下）帝牲不吉。（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不吉者有災）〔疏〕（注帝皇至有災○解云在北辰之中者言其北辰之處紫微宮内也云總領天地天地五帝羣神也者總領天地之内五帝羣臣也其五方之帝東方青帝靈威仰之屬是其五帝之名春秋緯文燿鉤具有其文）則扳稷牲而卜之。（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爲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吉不復郊○扳普顏反又甫姦反）〔疏〕（注更引至天牲○解云即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者正謂此）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絜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于滌大歷反養牲宮名）〔疏〕（注養帝至之處○解云其三牢之文出春秋說文）於稷者唯具是視。（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尊帝）郊則曷爲必祭稷。（據郊者主爲祭天）王者必以其祖配。（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生配食也）〔疏〕（注姜嫄至所生○解云即詩云履帝武敏歆文周本紀云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或棄山林寒冰之上云云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是也）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據方父事天）〔疏〕（注據方父事天○解云言旣以爲天父特祭何嫌而要須以祖配祭之乎故難之）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書改卜者善其應變得禮也○迭大結反更王音庚下于況反）〔疏〕（注必得至接之○解云正謂天之精神靈不明察矣○注上帝至禮也○解云此五帝者即靈威仰之屬言在太微宮内迭王天下即感精符云蒼帝之始二十八世滅蒼者翼也彼注云堯翼之星精在南方其色赤滅翼者斗注云舜斗之星精在中央其色黃滅斗者參注云禹參之星精在西方其色白滅參者虛注云湯虛之星精在北方其色黑滅虛者房注云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其色青五星之讖是其義）○葬匡王。○楚子伐賁渾戎。（○賁渾舊音六或音奔下戶門反二傳作陸渾）〔疏〕（葬匡王○解云天子記崩不記葬今而書者正以去年十月天王崩至今年春未滿七月即文九年傳曰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書然則此未滿七月所謂不及時書也）○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繆公。（葬不月者子未三年而弑故畧之也○繆音穆）〔疏〕（注葬不月至之也○解云即下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是也然則春秋之内卒日葬月大國之常今而不月故爲此解似若定公十三年春薛伯定卒何氏云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弑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畧之之類也考諸舊本皆無注然則有者衍字耳而不月者與卒同月故也即隱三年傳云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何氏云慢薄不能以禮葬是也然則薛伯定之子是失衆見弑者即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稱國以弑是也今此繆公之子爲公子歸生之弑之非失衆之文是以經書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而不畧之以此言之有注者非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據取汶陽田不言棘不肯）〔疏〕（注據取汶至不肯○解云即成二年秋取汶陽田至三年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云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何不聽也何氏云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内諱故書圍以起之是也）辭取向也。（爲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爲利故諱使若莒不肯起其平也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莒言及者明非莒不肯起其平也書齊侯者公不能獨平也月者惡錄之○公爲于僞反）〔疏〕（注莒言及至其平也○解云正以及是汲汲之意亦見直之義故如此解○注月者惡錄之○解云正以定十一年冬及鄭平知平例不月今而書月故以爲惡錄之若然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而書月何氏云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是也又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而書月何氏云月者刺内暨暨也時魯方結婚于吳外慕强楚故不汲汲于齊是也）○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叔孫得臣卒。（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疏〕（秋九月至叔姬○解云隱二年注云親逆例時知此月爲下卒出高固不蒙月）

（也○注不日至當誅○解云正以所聞之世大夫之卒無罪者日有罪者月今此不日故解之但推尋上下更不見得臣有罪之文惟有文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公子遂弒子赤是以何氏消量作如此解）○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何言乎高固之來。（據當舉叔姬爲重大夫私事不當書○爲重直用反下同）〔疏〕（注據當至爲重○解云正以春秋尊內故也○注大夫至當書○解云正以內之大夫直錄其如不書其大夫私事故也今書高固是以難之）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禮大夫妻歲一歸宗叔姬屬嫁而與高固來如但言叔姬來而不言高固來則嫌負教戒重不可言故書高固明失教戒重在固言及者猶公及夫人）〔疏〕（注故書至在固○解云婦人之道既嫁從夫故也○注言及至夫人○解云即傳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然則公羊之義以爲夫妻言及者遠別之稱其無別是以下注云言其雙行匹至似於鳥獸是也故桓十八年春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傳云公何以不及夫人注云據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夫人外也注云若言夫人已爲公所絕外也傳云夫人外者何內辭也注云內爲公諱辭其實夫人外公也注云時夫人淫於齊侯而譖公故云爾然則桓公十八年而不言及者若言夫人爲公所絕外是以不得言及以遠之）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言其雙行匹至似於鳥獸）〔疏〕（注言其至鳥獸○解云言其無別如雄狐綏綏故曰雙行游匹而來鶉鵲不異故言匹至似於鳥獸矣而舊說云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故以喻焉非何氏意也）○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其君後不復見○見何賢遍反）〔疏〕（注據宋督至不復見○解云其宋督之事即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者是也歸生之事上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是也崔杼之事即襄二十五年夏五月齊崔杼弒其君光是也然則春秋之內書名弒君後不復見者唯此三人耳餘見者皆著義焉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之屬欲見罪在桓宣故翬遂得見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書者彼注云慶父弒二君不當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是也隱四年衞人殺州吁于濮彼注云書者善之也然則善其臣子討得其賊是以書見則知莊九年齊人殺無知書之者亦是討得其賊善而書之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得書之者彼注云萬弒君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明當急誅之也是也僖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得書之者亦翬遂之類也故彼傳云里克弒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何氏云惠公篡立已定晉國君臣合爲一體無所復責故曰此乃惠公之大夫安得以討賊之辭言之然則欲歸惡於惠公尚不作討賊之辭何得怪其見于經矣襄二十七年衞殺其大夫甯喜得書之亦翬遂之類也是見其與獻公同謀而弒剽是以二十六年弒剽之下何氏云甯喜爲衞侯衎弒剽不舉衎弒剽者譏成於喜是也其二十六年晉人執甯喜之下傳云不以其罪執之也何氏云明不得以爲功當坐執人亦是其得書之義文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皆書者商人之下何氏云商人弒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宜當坐弒君是也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得書者亦見加弒故也如趙盾之類矣）親弒君者。趙穿也。（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弒者趙穿非盾）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據皆去葬不加弒）〔疏〕（注據皆去葬不加弒○解云春秋之義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所以責臣子不討賊若其加弒者雖不討賊亦書其葬以其不親弒不責臣子之討賊是以昭十九年夏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冬葬許悼公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爲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是以君子加弒焉爾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是也然則此趙盾之弒君與他親弒者同文皆去其葬則趙盾不加弒趙盾既不加弒即其身是賊何得謂之不討賊乎故難之）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辜罪也呼天告冤）〔疏〕（注呼天告冤○解云冤謂冤枉之冤也）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復反也趙盾不能復應者明義之所責不可辭）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禮公族朝於內朝親親也雖有富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升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餕音俊）〔疏〕（注禮公族至之親也○解云此皆文王世子文彼注云內朝路寢廷也云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彼注云謂以宗族事會也云外朝以官體異姓也者彼鄭氏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廷體猶連結也云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者鄭氏云崇高也以爵貴賤異位云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者鄭氏云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云升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者彼文云其登餕獻爵則以上嗣尊祖之道也注云上嗣祖之正統爵謂上嗣舉奠也今此何氏以登爲升復無獻字蓋所見異也云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者彼文作輕重字此作精粗者亦所見異也其上文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注云大事謂死喪也其爲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是也）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辟丸。（己諸大夫也○己音紀）是樂而已矣。（以是爲笑樂○是樂音洛）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有人何本又作荷胡可反又音何畚音本）〔疏〕（注齊人謂之鍾○解云即昭三年左傳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是也）自閨而出者。（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閨者知外朝在閨外內朝在閨內可知）〔疏〕（注宮中至之閨○解云釋宮文孫氏曰闈者宮中相通小門也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李氏曰皆門戶大小之異是也）

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彼何者始怪何等物之辭熟視知其爲畚乃言夫畚者賤器何故乃出尊者之閨乎）呼之不至。（怪而呼欲問之）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顧君責已以視人欲以見熟爲解也）（古者士大夫通曰子○解佳賣反又如字）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赫然已支解之貌）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主宰割餚膳者若今大官宰人）熊蹯不熟。（蹯掌）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摮猶擊也摮謂旁擊頭項○摮五羔反又苦交反猶擊也摮口弔反擊也）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愬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畚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愬所革反又訴路反）〔疏〕（注禮天至式几○解云春秋說文亦時王禮也）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疏〕（注頭至地至拜手解云出大祝文）趨而出。（本欲諫君以拜謝知已意冀當覺悟故出）靈公心怍焉。（怍慙貌慙盾知已過○怍在洛反）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某者本有姓字記傳者失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閨門守視者也）上其堂。則無人焉。（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俯而闚其戶。（俯挽頭戶室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易猶省也飧音孫）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負君命也）遂刎頸而死。（勇士自斷頭也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衞也甚於重門擊柝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而謂也○頸居郢反斷音短重直容反柝他洛反）〔疏〕（注傳極至謂也○解云易下繫辭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是也）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滋猶益也）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而食音嗣下同祁工支反）仡然從乎趙盾而入。（仡然壯勇貌○仡魚乙反）放乎堂下而立。（嫌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爲意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

（士三尺）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授君劍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推殺之）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由人曰知之自已知曰覺焉〔疏〕注由人至覺焉〇解云由人曰知之此文是也自已知曰覺者即昭三十一年傳云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是也）躇階而走。（躇猶超遽不暇以次〇躇丑略反與踱同一本作是音同〇劇不其據反本亦作遽）靈公有周狗。（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〇比毗志反）謂之獒。（犬四尺曰獒〇獒五刀反〔疏〕注犬四尺曰獒〇解云釋畜文）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以足逆蹋曰踆〇踆音存以足逆蹋之蹋徒臘反〔疏〕呼獒而屬之〇解云謂呼而指屬之今呼犬謂之屬義出於此）絕其頷。（頷口〇頷戶感反）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甲即上所道伏甲約勒聞鼓聲當起殺盾）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欲趨疾走）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猶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恩於子邪非所以意悟）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蒲蘇桑傳道此者明人當素積恩德）趙盾曰。子名爲誰。（後欲報之）曰。吾君孰爲介。（介甲也猶曰我晉君誰爲與此甲兵豈不爲盾乎）子之乘矣。何問吾名。（之乘即上車也猶曰子以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吾名乎欲令蚤免去不望報矣〇蚤音早）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無道民衆不悅以致見殺）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復大夫位也即所謂復國不討賊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〇不說音悅）而立成公黑臀。（不書者明以惡夷獔猶不書剽立〇臀徒門反剽匹妙反〔疏〕注不書至剽立〇解云襄公二十六年二月辛卯衞甯喜弒其君剽甲午衞侯衎復歸干衞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衞侯注云欲起衞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衞侯惡明矣然則此處不書黑臀之立以惡夷獔明矣故如此解）〇夏。四月。〇秋。八月。螟。（先是宣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所致〔疏〕注先是至取向〇解云在上四年春也〇注公比如齊〇解云即四年秋公如齊五年春公如齊是也）〇冬。十月

七年。春。衞侯使孫良夫來盟。〇夏。公會齊侯伐萊。〇秋。公至自伐萊。〇大旱。（爲伐萊踰時也〇爲于僞反〔疏〕春衞侯至來盟〇解云不書日月者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之下何氏云時者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然則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衞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亦是來盟而書日月彼下注云書者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脩禮相聘不能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是其惡故不舉重而書日月之義也是當文皆有注解）〇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〇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其言至黃乃復何。（據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疏〕注據公至言乃〇解云即文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是也）有疾也。（乃難辭也上言乃復下有卒知以疾爲難〇難乃旦反）何言乎有疾乃復。（據公如晉以有疾乃復弒恥以爲有疾無惡〔疏〕注據公如至無惡〇解云即昭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云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注云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是也）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赦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爲重赦當誅遂當絕〔疏〕注順經文至難爲重〇解去正以傳不言大夫以君命出遇疾而還非禮而言聞喪徐行而不反者是其順經文而重責之故也〇注赦當誅遂絕〇解云不以赦違命罪大故當誅誅者罪累家也遂前雖弒君而宣公不以爲罪直以當時行事而責之責其奉命不終而以疾辭故當絕其身而已）〇辛巳。有事于太廟。〇仲遂卒于垂。仲遂者何。（據不稱公子故問之）公子遂也。（自是後無遂卒知公子遂）何以不稱公子。（據公子季友卒雖加字猶稱公子也〔疏〕注據公至子也〇解云即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是也言雖加字者欲道仲遂亦加字而不稱公子矣）貶。曷爲貶。（據叔孫得臣卒不貶〔疏〕注據叔至不貶〇解云即宣五年秋九月叔孫得臣卒是也何氏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然則得臣與遂同罪而或貶或否故難之）爲弒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據翬終隱之篇貶欲使於文十八年子赤卒年中貶〔疏〕注據翬至中貶〇解云即隱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以下伐鄭傳云翬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弒公也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傳云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是也）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此解十八年秋如齊不貶意也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卒乃貶者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公會平州下如齊也嫌公遂如齊嫌坐乃復貶也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地者絕外卒明當有卒外禮也日者不去樂也書有事者爲不去樂張本〇編必連反〔疏〕注元年遂至貶也〇解云即上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彼注云嫌觸諱不成其文也是也〇注云會至公遂〇解云即元年經云夏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是也若不言公子直言遂如齊文承公會於平州之下嫌謂公遂如齊非公子遂是以不得去公子矣〇注如齊嫌坐乃復貶也〇解云公子翬助桓篡弒人篇即不貶見其無罪於桓公今此公子遂助宣篡弒而於宣貶者正以於子赤則無年遂之罪重不得令免會須貶之諸見之處悉皆有嫌不得作文是以正於卒時貶見其事〇注貶加字至絕也〇解云成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傳云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注云更爲公孫之子故不得復氏公孫傳文云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注云據已絕也傳云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注云時見君幼欲以防示諸大夫也[illegible]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注云[illegible]）〇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慎之至殷曰肜周曰繹繹者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肜者肜肜不絕據昨日道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illegible]）

（日之正祭故云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乃是尊正之義故日文意也○注彤者至神也○解云正由昨日正祭是以今日作又祭相因而不絕彤彤然故曰據昨日道今日乃是追近而不尊故曰質意也○注禮天子至孫爲尸○解云何氏差約古禮也天子不使公諸侯不使卿皆爲其疑也卿大夫已下以孫爲尸以其昭穆同也○注夏立至六尸○解云即禮器云周坐尸注云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夏立尸而卒祭注云夏禮尸有事乃坐殷坐尸注云無事猶坐周旅酬六尸注云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注云歛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萬者何。干舞也。（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楯食允反扞戶旦反〔疏〕萬者何○解云欲言其樂文無樂名欲言非樂祭祀用之故執不知問○注武王至云爾○解云春秋說文昔武王一會入伯諸侯人數豈止萬而已蓋以萬是摠名故據以言耳）籥者何。籥舞也。（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疏〕籥者何○解云欲言非樂籥是樂名欲言是樂臨祭見去故執不知問○注吹籥而舞文樂之長○解云正以萬是武樂入而用之而籥特備矣）其言萬入去籥何。（據入者不言萬去樂不言名〔疏〕注去樂不言名○解云即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是也）去其有聲者。（不欲令人聞之也）廢其無聲者。（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爲之〔疏〕存其心焉爾者何○解云欲道存心于樂而有去籥之文欲道存心于股肱而繹萬不廢故執不知問）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日者起明日也言入者據未奏去籥時書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可〔疏〕猶者何○解云欲言是禮書而譏之欲言非禮乃當正祭之明日故執不知問○禮大夫至之祭○解云正以正祭爲吉事故也○注有事至去樂○解云即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傳云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云思痛不忍舉○注卒事至日也○解云即檀弓下篇云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是也○注言入至時書○解云欲道所以不言萬作而言萬入之意也○注凡祭至事可○解云即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注云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輴車索是也）○戊子。夫人熊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大敗於邲中國精奪屈服强楚之應〔疏〕注是後至易子○解云圍宋者即下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是也言析骸易子者即十五年傳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是也○注伐鄭勝晉○解云即下九年冬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十年夏晉人宋人衞人曹人伐鄭冬楚子伐鄭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云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爲信辭然則比年之間晉楚爭共伐鄭鄭伯終服于楚盟于辰陵楚勝于晉居然明矣故云伐鄭勝晉也○鄭伯肉袒○解云即下十二年春楚子圍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是也○注晉大敗于邲○解云即下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注中國精奪○解云正以日者大陽之精諸夏之象今而被食故曰中國精奪）○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熊氏楚女宣公即僖公妾子○頃音傾〔疏〕頃熊者何○解云欲言是妾卒葬備書欲言夫人與君別謚故執不知問）而者何。難也。乃者何。（謂問定公日下昃乃克葬〔疏〕而者何○解云魯公夫人薨葬多矣此獨言故執不知問○注謂問定公日下昃乃克葬解云即是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也然則言乃之經不于此事而於此問之者正以葬時遇雨廢葬而乃異文是以連而問之）難也。（禮卜葬從遠日不克葬見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疏〕禮卜葬從遠日○解云即曲禮上篇云喪事先遠日鄭注云喪事葬與練祥也左氏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舊典之遺存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昃日昳久故言乃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訒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雨不克葬者爲不得行葬禮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行禮則不葬也魯錄雨不克葬者恩錄內尤深也別朝莫者明見日乃葬也○訒音刃莫音暮〔疏〕注孔子至訒乎○解云論語文引之者證難言之事必須訒而言之似若臣子不得正日難言重難亦須訒而葬之○注所以起孝子之情也○解云謂春秋言而言乃者所以起見孝子之情重難有淺深故也○注魯錄至深也○解云欲道外諸侯葬多矣而無不克之文者以其恩淺也○注別朝至葬也解云謂日中與昃然則朝莫猶早晚也）○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不就十年月者五年再朝近得正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人皆當合禮〔疏〕注月者至西田○解云即下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也○注不就至合禮○解云何氏之意以爲春秋之道祖述堯舜天子五年一巡狩諸侯亦五年一朝天子是以桓元年注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是也然則諸侯自相朝雖文不著若欲以朝亦不過是也宜公五年春公如齊今九年春又如齊乃五年之內不得正盡五年故曰近得正言近者不正是之辭也雖不正是近合於禮是以春秋此年書月以見善宣公至十年公復如齊是爲大數唯近取齊西田之文亦不得見善故言不就十年月者五年再朝近得正）○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上有小君喪而下諱取之則邾婁加禮明矣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王子虎從會葬數○亟去冀反未期音基〔疏〕根牟者何○解云欲言是國經典未有欲言非國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注屬有小君之喪○解云即上八年夏夫人熊氏薨是也○注邾婁子來加禮○解云謂上八年冬十月葬頃熊之時邾婁子使人來加禮但例不書之故不見也○注未期至婁也○解云去年十月來加禮今年七月而取邑故言未期也加禮者或是賵襚之屬皆是葬前之事而要繫會葬言之言未期者欲取諱亟之義强故也必知過期之後不復諱之者正以定十五年夏五月定公薨邾婁子來奔喪至於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云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是也○注未期年至葬數解云此文欲取未期之義而從加禮數之若取薨之時則過於期矣若似僖三十三年冬十二月公薨于小寢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葬我君僖公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云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注云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然則王子虎之卒在文三年夏若數來會葬之時則在三年之內若數公卒時四年矣與此相似故猶之）○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據陳侯鮑卒不地〔疏〕扈者何○解云若言晉地不應書之欲道外地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注據陳侯鮑卒不地○解云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云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是其卒於封內不書地故難之）卒于會。故地也。（起時衰多窮厄伐喪而卒於諸侯會上故地危之）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左右皆臣民雖卒於會上危愈於竟外故不復著言會也出外死有輕重死於師尤甚於會次之如人國次之於封內最輕不書葬者故纂也〔疏〕注出外死至最輕○解云時衰多窮厄伐喪師者用兵之處而君死焉故言于師著其危甚即襄十八年曹伯負芻卒于師是也是以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何氏云不言卒於師者桓公師無危是其義也云於會次之者與人交接之處或相刼詐未可知若柯之盟曹子刼桓公之類是也而君卒焉故言次之即定四年夏杞伯成卒于會是也云於人國次之者正以時多背死向生而君卒于竟外似有掩襲之理但於主國有賓客之道是故又以爲次矣即襄二十六年秋許男甯卒于楚之屬是也云於封內最輕者正以左右皆民臣危少於竟外是以不言於會矣但有外國之人亦有危理故書其地即此文書晉侯黑臀卒於扈是也若不聚會直卒於封內者仍自不地即陳侯鮑卒是也若然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不與人會而書地者案彼傳云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此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是其致禍之由○注不書至纂也○解云春秋之義纂明者書葬即小白之屬是也纂不明者即不書其葬以見纂即此黑臀之屬是也云

（已說于上）○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不書葬者殺公子瑕也）〔疏〕（注不書葬至瑕也。○解云即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也不言殺元咺元咺有罪云云已說于上）○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泄冶。

公羊注疏卷十五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宣公卷十五（唐石經宣公第七卷六）

元年

注云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也（浦鏜云十二字衍是也）

公子遂齊納弊（閩監毛本遂下有如字弊作幣下同）

即下八年而注云（浦鏜云而衍字）

如滅同姓（浦鏜云此誤如是也）

比於去姜差輕（閩監毛本同鄂本下疊輕字）

言其事體先亡（浦鏜云事疑半字誤）

見繼重在遂（閩監毛本同按繼當讀爲繫解云故言見繫重在遂）

則鳳凰不翔（鄂本凰作皇此加几者俗字）

繫用徽墨（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墨改纆疏並同）

已爲虵虵之蟠屈以徽墨也（閩本同監毛本虵作蛇墨改纆浦鏜云似誤以從玉海按）

艮文與震同（浦鏜云又誤文從李氏集解按）

置于叢棘（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

聽君不去衛正也（閩監毛本同按衛蓋是字誤或當作爲）

周人卒哭而致事（今本曾子問無此文此與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引興國本合段玉裁說）

此說時衰正失（鄂本正作政此誤）

殷曰哻（鄂本閩監本同毛本哻作冔疏同按釋文作冔）

主所以入宗廟（鄂本主誤王）

非古道也（監本道誤自）

臣順爲命亦禮也（鄂本爲作君此誤）

不應復將（閩本亦作復監毛本改以非將字監毛本作得此誤閩本作往非○按僖三十一年注作不應復得）

齊人取讙及禪（此僤字之誤閩本作僤是也此本下亦作僤監毛本改闡非下同）

由律行言許受賂也（浦鏜云由猶通十年疏引受賂作受財）

楚子鄭人侵陳（唐石經諸本同鄂本作楚人）

但別兩耳是也（浦鏜云兩下脫稱是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侵崇）

三年

十五年春王正月（閩監本同毛本王誤上此本誤正今訂正）

二卜語在下（此本監本下誤卜今訂正）

摠領天地之內五帝羣臣也（閩監毛本臣作神是也）

正謂天之精神靈不明察矣（毛本正誤王按不字疑衍）

五星之謀是其義（閩監毛本同按謀當精字之誤）

楚子伐賁渾戎（釋文賁渾舊音六戎音奔二傳作陸渾○案毛本此句別分一節以葬匡王疏係葬匡王下）

葬不月者子未三年而弒故略之也（鄂本無也此衍解云考諸舊本皆無注然則有者衍字耳）

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浦鏜云下衍何不聽也四字是也）

故諱使若莒不肯起其平也聽公平（鄂本無起其平也四字諸本皆涉下誤衍當刪正讀故諱使若莒不肯聽公平爲一句）

月者頻谷之會（閩本同監毛本頻誤夾）

五年

公何以不及夫人（浦鏜云不下脫言字是也）

傳云夫人外者何（按傳云二字當衍何校本無）

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雙作雙俗字也注及疏同）

六年

殺之宜當坐弒君是也（閩本同監毛本誤作殺君）

据昔去葬不加弒（鄂本葬下有日字此脫○按依疏日字不當有）

此非弒君如何（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改而何按如當讀而）

雖有富貴者以齒（鄂本無富字此衍○按禮記文王世子無富字）

升餕受爵以上嗣（閩監毛本同鄂本餕誤鋑此本誤酸今訂正○按文王世子升作登）

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鄂本粗作麤按疏中引注作觕）

其登餕獻爵（惠校本爵上增受字下爵謂上嗣舉奠之上亦增受字）

此作精粗者（按粗亦當作觕）

其上文云（閩本同監毛本文誤又按上當作下）

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唐石經閩本同皆上作已下作巳監毛本皆作已誤釋文已趨音紀何注云已已諸大夫也）

始怪何等物之辭（鄂本同閩監毛本怪作恠俗字）

顧君責已以視人欲以見就爲解也（毛本君誤尹按見就或云當作就見非也）

兾當覺悟（閩監毛本兾作冀鄂本悟作寤按下注云非所以意悟用悟字成七年注云重錄魯不覺寤用寤字蓋覺寤字當作寤猶人寐而覺寤也）

則無人門焉者（唐石經諸本同段玉裁云此當作焉門者下當作焉閽者故注云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門閽守視者也今本誤倒）

故不言堂焉者（鄂本無焉段玉裁云當作焉堂者）

俯挽頭（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挽作俛當據正）

明約儉之衛也（鄂本無也字此誤衍）

此而謂也（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而作之當據正）

仡然從乎趙盾而入（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曰何注仡然壯勇貌案說文仡勇壯也从人气聲周書曰仡仡勇夫此何義也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則鄭所據公羊仡然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按乎作於亦異）

躇階而走（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躇與踱同一本作辵音同經義雜記曰說文辵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辵階而走釋文謂一本作辵與說文正合則古本公羊作辵階矣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注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辵公羊義當如禮經注較之說文乍行乍止之訓更密也）

靈公有周狗（唐石經諸本同何注云可以比周之狗按爾雅釋畜狗四尺爲獒郭注公羊傳曰靈公有害狗謂之獒也又宋本張華博物志云晉靈公有害狗害與周形相近故文異害狗謂能害人之狗）

絕其頷（段玉裁云玉篇引作絕其領）

欲趍疾走（鄂本同閩監毛本趍作趨）

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唐石經閩監本同毛本暴改暴非）

猶曰子以上車矣（鄂本以作已）

不望報矣（鄂本矣作也）

衞侯衎復歸于衞（浦鏜云下脫傳云是也）

在上四年春也（毛本春誤冬）

七年

春衞侯至來盟（此本此節疏在大旱下閩監毛本移於經文七年春衞侯使孫良夫來盟之下）

八年

春公至自會（毛本會誤齊）

以有疾乃復弑恥（閩監毛本弑作殺此誤蓋凡殺字皆改弑遂誤改此爾）

猶稱公子也（鄂本無也字）

公會平州下如齊也嫌公遂如齊嫌坐乃復貶也（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如齊下無也字公遂下有八年二字當據以訂正言於元年公會平州下如齊貶不稱公子則嫌公如齊矣於八年如齊至黃乃復貶不稱公子則嫌因坐乃復貶之矣）

地者絕外卒（鄂本作地者卒外此本絕衍字外卒誤倒按解云此言於垂者正以卒於外故也是疏本亦作卒外不言絕）

注如齊嫌坐乃復貶也○按如齊之上當有八年二字

傳文云爲人後者爲其子（浦鏜云文當又字誤是也）

明不與子爲父爲父孫是也（浦鏜云複衍爲父二字按何校本無此二字是也）

禮繹繼昨日事（毛本繼誤祭）

不欲令人聞之也（鄂本無也字此誤衍）

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鄂本疊卒事二字此因重文誤脫當據補按疏引昭十五年經去樂卒事以證上卒事又標注卒事至日也以釋下注則疏本亦疊卒事二字）

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可（毛本祭字空缺鄂本可作也按疏標起訖作凡祭至事可）

紼輔車索是也（浦鏜云輴誤輔是也）

謂問定公日下昃乃克葬（鄂本無謂字此誤衍監毛本昃改昃非下同閩本與此同疏中亦然）

卽是十五年（十五年上當有定字）

不干此事（閩本同監本干誤于毛本因改於）

別朝莫者明見日乃葬也（釋文莫音暮鄂本莫作暮毛本作葬非下並同監本日誤目）

似若臣子不得正日（毛本日誤者）

九年

唯近取濟西田之文（浦鏜云唯疑雖）

雖卒於會上（鄂本閩監本同毛本雖誤所於作于）

如人國次之（鄂本元本同誤也閩監毛本如作於當據正）

不書葬者故篡也（閩監毛本同鄂本無故字）

篡比而立之（閩監毛本比誤此下同）

陳殺其大夫泄冶（宋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避諱作洩）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宣公卷第十六（起十年盡十八年）

何休學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據歸讙及闡齊已取不言我○僤本又作闡昌善反）【疏】（注據歸至言我○解云哀公八年夏齊人取讙及僤冬齊人歸讙及僤是也○）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爲未絕于我。（據有俄道）【疏】（注據有俄道解云即桓二年傳云至乎地之與之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彼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言俄頃之間則有絕于本主之道爾來十年何言未絕于我乎故難之）齊已言取之矣。（齊已言語許取之。）其實未之齊也。（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凡歸邑物例皆時○）【疏】（注不言來至取邑○解云案元年注云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者正以篡逆之賊天下共惡齊乃許取其賂而與之同似若漢律行言許受財之類故云當坐取邑耳今言不當坐取邑者正以爾來十年仍不入已見宜有禮還復歸之功過相除可以滅其初惡是以春秋恕之不復書來以除其過故曰不當坐取邑耳○注凡歸邑物例皆時○解云其歸邑時者即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及此經書春之屬皆是也其歸物時者即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衞寶注云寶者玉物凡名是也以此言之則知哀八年齊人歸讙及僤在日月之下不蒙日月亦可知也）○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與甲子既同事重故累食）【疏】（注與甲子既同○解云即上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彼注云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師大敗于邲中國稱奪屈服強楚之應今此與彼同占故曰與甲子既同也○）○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衞。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據齊高無咎出奔名連崔氏者與尹氏俱稱氏嫌爲采邑）【疏】（崔氏者何○解云欲言大夫而直言崔氏欲言微者而得書于經故執不知問○注據齊至齊名○解云即成十七年秋齊高無咎出奔莒是也○注連崔氏者○解云與尹氏俱稱氏嫌爲采邑者即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是也○）貶。曷爲貶。（據外大夫奔不貶○）【疏】（注據外大夫奔不貶○解云即上引高無咎出奔莒之屬是也）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復見譏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出也因齊大國禍著故就可以爲法戒明王者尊莫大於周室彊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之○）【疏】（注復見至世也○解云即隱三年尹氏卒單稱氏已是譏之今復單言崔氏故言復也○注因齊大國至危之○解云欲道等是諸侯科取即得所以不於僖二十八年衞元咺出奔晉之經見之者因齊大國有弒君之禍著明于出奔故也）○公如齊。（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朝聘○）【疏】（注不言至內也○解云正以上文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則知此經公如齊者奔喪而往而言尊內也者欲道定十五年夏公薨于高寢邾婁子來奔喪彼則書之今此否者尊內故也○）五月。公至自齊。

〇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〇六月。宋師伐滕。〇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〇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〇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据叔服不繫王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疏〕五月公至自齊。○解云致例時而書五月者爲下癸巳出之。○王季子者何。○解云欲言諸侯而王使來聘欲言大夫而經書子故執不知問。○注据叔至稱子。○解云即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是也。○王札子不稱季。○解云即下十五年夏六月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季繫先王以明之著其骨肉貴體親也〔疏〕注子者王子至明之。○解云言天子不言子弟者即文元年注云叔服者王子虎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是也既言尤其在位子弟是以不得稱之王子瑕奔晉天王殺其弟年夫難之云云已說在文元年。○注著其至親也。○解云以其稟氣于先王故言骨肉貴以其今王母弟故曰體親也）〇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婁取蘱。（蘱音類又力對欺頰二反）〇大水。（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蘱役重民怨之所生。○〔疏〕注先是城平陽解云在上八年冬。○注取根牟。○解云在上九年秋）〇季孫行父如齊。〇冬。公孫歸父如齊。〇齊侯使國佐來聘。〇饑。何以書。以重書也。（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倉庫贍振之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贍當豔反）〇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〇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爲信辭）〇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〇秋。晉侯會狄于欑函。（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下發傳於吳者方具說其義故從外內悉舉者明言之。○〔疏〕注發傳於吳至明言之。○解云即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傳云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注云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是也）〇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据下入陳稱子〔疏〕注据下入陳稱子。○解云即下丁亥楚子入陳是也）貶。曷爲貶。（据徵舒有罪。）不與外討也。（辟天子故貶見之即所謂貶絕然後罪惡見。○〔疏〕注即所謂至惡見。○解云即昭元年傳云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是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雖自討其臣下亦不得與也。○〔疏〕雖內討亦不與也。○解云案檀弓云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名是以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注云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以此言之則弑君之賊國內人人皆得殺之而言雖內討亦不與者正以與莊王非國內是以不與其外討又言雖內討亦不與者正以莊王身爲君而見在寧得更有弑君之賊而討之乎明知莊王內討者更以他罪耳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是以不與）曷爲不與。（据善爲齊誅之。〔疏〕注据善爲齊誅之。○解云即昭四年秋七月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云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於防何氏云月者善義兵是也。○）實與。（不言執與討賊同文〔疏〕注不言執至同文。○解云正以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言執非討賊之文隱四年衛人殺州吁莊九年齊人殺無知皆不言執以見此不言執乃與討賊同文故知實與矣。○）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與齊桓專封同義不書兵者時不伐〔疏〕注與齊桓專封同義。○解云即僖元年齊師救邢之下傳云曷爲先言次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云主書者起文從實也今此亦然故曰齊桓專封同義耳。○注不書兵者時不伐。○解云欲決昭四年秋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彼實有兵故言伐今此不書兵者時實不伐非是省文之義耳）〇丁亥。楚子入陳。（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復出楚子者爲下納善不當貶不可因上貶文〔疏〕注日者至利其國。○解云正以春秋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則書月今此書日以詳其惡故如此解。○注復出楚至貶文。○解云春秋之義以納爲篡辭而言爲下納善者正以上有起文故與凡納異何者上有討賊之文而即言納二子于陳故知其善所謂美惡不嫌同辭矣。○）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据納者謂已絕也今甯儀行父上未有出奔絕文故見大夫反言納也。○甯乃定反音寧〔疏〕注据納至言納也。○解云定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至哀二年夏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其上有出奔絕文而下言納矣而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上文不言頓子出奔者正以頓是微國出人不兩書故彼注云頓子出奔不書小國例也云故見大夫者言此二子上無絕文故見任爲大夫而反言納于陳）納公黨與也。（徵舒弑君甯儀行父如楚訴徵舒徵舒之黨從後絕其位楚爲討徵舒而納之本以助公見絕故言納公黨與不書徵舒絕之者以弑君爲重主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不繫國者因上入陳可知〔疏〕注不書至主書者。○解云若書徵舒絕之宜云陳公孫甯等出奔楚傳云此訴于楚矣曷爲謂之出奔徵舒絕其位是以謂之奔也。○注美楚至改過。○解云謂之入陳是也。○注以遂前功。○解云討徵舒是也。○注不繫國至可知。○解云欲決哀二年納衛世子云云繫衛是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据惠公殺里克不書卓子葬。○〔疏〕注据惠至子葬。○解云僖十年春里克殺其君卓夏晉惠公殺里克是也）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無所復討也不從殺泄冶不書葬者泄冶有罪故從討賊書葬則君子辭與泄冶罪兩見矣不月者獨甯儀行父有訴楚功上已言納故從餘臣子恩薄畧之〔疏〕君子至討也。○注無所復討也。○解云然則卓子之賊亦是惠公已討之其臣子雖欲討之亦無所討而不作君子辭者正以惠公之殺里克不作討賊之意是以春秋不書卓子葬以責其臣子也今此楚莊本有討賊之意而殺徵舒一賊不可再討故不責之。○注不從至有罪。○解云案何氏作膏肓以爲泄冶無罪而此注云有罪者其何氏兩解乎正以春秋之義殺無罪大夫者例去其葬以見之今乃經書靈公之葬則知泄冶有罪明矣而膏肓以爲無罪者蓋以諫君之人罪之無文而左氏罪之故言無罪矣而此何氏以爲有罪者其更有他罪乎。○注從討至兩見矣。○解云賊不討不書葬者欲責臣子不討賊今而書葬則知賊已討矣君子恕之不復責臣子矣又且君殺無罪大夫則不書其葬今靈公殺泄冶而得書葬則知泄冶有罪明矣故云兩見矣。○注不月者至畧之。○解云正以卒日葬月大國之常今書春故須辨之）〇楚子圍鄭。〇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据城濮之戰子玉得臣貶也。○〔疏〕注据城濮至貶也。○解云即僖二十八年夏晉侯以下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傳云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以惡晉〔疏〕不與晉至禮也。○解云但作一句連讀之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亦爲一句連讀之。○注以惡晉。○解云內諸夏以外夷狄春秋之常今叙晉于楚子之上正是其例而知其惡晉者但楚莊德進行修同於諸夏討陳之賊不利其土入鄭皇門而不取其地既卓然有君子之信寧得殊之既不合殊即是晉侯之匹林父人臣何得序於其上既序人君之上無臣子之禮明矣臣而不臣故知惡晉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据城濮之戰貶得臣者不與楚爲禮）莊王伐鄭。勝乎皇門。（勝戰勝皇門鄭郭門）放乎路衢。（路衢郭內衢道四達謂之衢。○〔疏〕注道四達謂之衢。○解云釋宮文）鄭伯肉袒。左執茅旌。（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斷音短藉在夜反〔疏〕注茅旌至至意。

（解云茅旌祀宗廟所用云者皆時王之禮正以公羊子是景帝時人是以何氏取當時之事以解其語云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者言茅心交理皆順無逆矣云自本而暢乎末者言其交理從本而申暢于末無絕以絕之）右執鸞刀。（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疏〕注鸞刀宗至有鸞。解云亦時王之制祭義亦云祭之日君牽牲卿大夫序從彼注云序以次第從也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鄭注云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膟膋血與腸間脂也又祭統云鸞刀羞嚌是鸞刀爲宗廟割切之刀矣。注執宗廟至自歸首。解云言示以宗廟者言示楚以宗廟血食之器也言已宗廟將墮滅斟酌在楚耳故言自歸首矣。）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諸侯自稱曰寡人天子自稱曰朕良善也無善喻有過言已有過於楚邊垂之臣謙不敢斥莊王。〔疏〕注諸侯自稱曰寡人。解云曲禮文。注天子自稱曰朕。解云時王之禮也若古禮自稱爲予一人矣。）以干天禍。（干犯也謙不敢斥莊王歸之於天。）是以使君王沛焉。（沛焉者怒有餘之貌猶傳曰力沛若有餘。沛普蓋反〔疏〕注猶傳至有餘。解云文十四年傳文。）辱到敝邑。（遠自勞辱到於鄭也諸侯自稱國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自謂已喪亡。）錫之不毛之地。（磽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磽埆上苦交反下音礐。〔疏〕注磽埆至肥饒。解云磽埆者墝鹵之稱若俗言墝埆矣）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六十稱耋七十稱老綏安也謙不敢多索丁夫願得主帥十二老夫以自安。多索所白反舊本作策音索。〔疏〕注六十至稱老。解云七十稱老曲禮文也案今曲禮云七十曰耋與此異也蓋何氏所見與鄭注者不同或者此耋字誤耳。）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亦莊王謙不斥鄭伯之辭令善也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數往來爲惡言。屢往力住反又作數音朔。）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微喻小也積小語言以致於此〔疏〕是以使至玉面。解云若祭統云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鄭注云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然則此言玉面者亦美言之也。）莊王親自手旌。（自以手持旌也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如燕尾曰旆加文章曰旗錯革鳥曰旟注旄首曰旌〔疏〕注緇廣充至曰旌。解云此注皆爾雅釋天文其間少有不同者蓋所見異或何氏潤色之案今爾雅釋天緇作縿字孫氏云縿黑繒也郭氏云帛全幅長八尺又云繼旐曰旆孫氏云帛續旐末亦長尋詩云帛旆英英是也郭氏曰帛續旐末爲燕尾者故此何氏云繼旐如燕尾曰旆也又云有鈴曰旂李氏云有鈴以鈴著旐端孫氏曰鈴在旂上旂者畫龍郭氏曰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旂是以此注云加文章曰旗也又云錯革鳥曰旟李氏云以革爲之置於旐端孫氏曰錯置也革急也言畫急疾之鳥于旐周官所謂鳥隼爲旟者矣又云注旄首曰旌李氏云以犛牛尾旄首者郭氏云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是也。）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南郢楚都不能二千里言數千里者欲深感莊王使納其言。數所主反）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亨者曰養。扈養餘亮反艾魚廢反。〔疏〕注艾草至曰養。解云蓋于時猶然是以何氏知之）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無乃猶得無。〔疏〕注無乃猶得無。解云言得無失民臣之力乎言其失民臣之力矣）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杅飲水器穿敗也皮裘也蠹壞也言杅穿皮蠹乃出四方古者出四方朝聘征伐皆當多少圖有所喪費然後乃行爾喻已出征伐士卒死傷固其宜也不當以是故滅有鄭恥不能早服也。杅不音于費芳味反。〔疏〕注杅飲水器。解云其音于若今馬盂矣舊說云杅是衧字若今食俗矣案今音作于則舊說非。）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篤厚也不惜杅皮之費而貴朝聘征伐者厚於禮義薄於財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本所以伐鄭者欲要其人服罪過耳不要取其土地猶古朝聘欲厚禮義不顧杅皮）告從。（從服從）不赦。不詳。（善用心曰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何日之有猶無有日）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荀林父也）曰。請戰。（荀林父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國大衆彊）王師淹病矣。（淹久也諸大夫廝役死者是。）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以是故必使寡人無以立功名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言還者時莊王勝鄭去矣會晉師至復還戰也言寇者傳序經音謂晉如寇虜）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時晉乘舟度邲水戰兵敗反走欲急去先入舟者斬後板舟者指指隨舟中身隨邲水中而死可掬者言其多也以兩手曰掬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可掬九六反注同扳普顏反又必顏反造七報反。〔疏〕注禮天子造舟至士特舟。解云釋水文也造孫氏云比舟爲梁郭氏云比船爲橋舊說云以舟爲橋詣其上而行過故曰造舟也言以舟爲梁故謂之造造成也諸侯維舟孫氏云維連四船也音義曰維持使不動搖也者是也大夫方舟李氏云併兩船曰方舟也士特舟者郭注云單船李氏云一舟曰特舟是也案爾雅下文云庶人乘泭李氏曰併木以渡别尊卑是也此注引之不盡者蓋何氏所見者無此文矣案今孫郭所注者亦有其文）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敵大夫戰言兩君者林父本以君命來。）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佚猶過使得過渡邲水去也晉見莊王行義於陳功立威行嫉妬欲敗之救鄭雖解猶擊之不止爲其欲壞楚善行以求二人故奪不使與楚成禮而序林父於上罪起其事言及者大臣及君不嫌晉直明晉汲汲欲敗楚爾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莊王閔隋水而佚晉寇。佚音逸注同壞音怪〔疏〕注晉見莊至立威行。解云即上十一年討夏徵舒是其行義也討陳既得鄭人遂服是其功立威行也。注救鄭至之不止。解云上文令之還師之下注云言還者時莊王勝鄭去矣會晉師至復還戰也以此言之晉師未至之時楚師已解去也非謂晉人擊之令解也言猶擊之不止者謂欲一逐而擊之非謂已擊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疏〕注日者至深責之。解云春秋之義滅例書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今乃書日故解之也言屬上有王言謂適上文云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者王霸之言也王者之道宜存人矜患今反滅人爲過深矣是故書日變於常例故日深責之耳宋師伐陳者案諸家經皆有此文唯賈氏注者闕此一經疑脫耳）○晉人、宋人、衞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衞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衞。○夏。楚子伐宋。○秋。螽。（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不已之應。螽音終〔疏〕注先是新饑。解云即十年冬書饑是也。注而使至伐莒者解云即上十二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是也）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春。衞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疏〕注日者公子至使父也。解云正以曹爲小國卒月葬時即昭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之屬是今而書日故以加錄解之也公子喜之讓在成十三年曹伯廬卒處也其傳云云之說在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之下云所以養孝子之志者正以喜時之讓而春秋尊榮其父故曰養孝子之志也云許人子者必使人父也者謂喜時爲子必使其人父亦尊榮是以加錄之似若襄二十九年傳云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之類也）○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月者惡久圍宋使易子而食之。惡烏路反。〔疏〕注月者至而食之。解云正以凡圍例時即上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之屬是今而書月故解之言使易子而食之者下十五年傳文）○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見圍不得與會地以宋者善內爲救宋行雖不能解猶爲見人之厄則矜之故養遂其善意不嫌與實解宋同文者平事見刺皆可知。與音預〔疏〕注宋見至皆可知。解云春秋盟會之義以國邑爲地名者皆是主人與之可知即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云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衆辱也今宋見圍不得與會而地以宋者正欲善

（內爲救宋行養遂其善意故地于宋耳不嫌與實解宋同文若平事見刺皆可知者魯春會楚子于宋至夏宋楚始平付度其事則知魯人不能平得之宋圍自解也且下傳云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平者在下也注云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然則二子專平口云易子析骸明其急矣遂不告君是以見刺被貶稱人以此言之宋圍不解亦可知矣故言平事見刺皆可知舊云見刺者謂魯人見刺也者疑之）〇夏。

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据上楚鄭平不書〇）〔疏〕（注据上至不書〇解云適上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之時傳云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是其平也但經不書之故難之〇）大其平乎已也。（已二大夫）何大乎其平乎已。（据大夫無遂事）〔疏〕（注据大夫無遂事〇解云即莊十九年傳云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是也）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堙距堙上城具）〔疏〕（軍有七日之糧至歸爾〇解云考諸舊本或云軍有七日之糧爾七日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即云更留七日之糧有而不得勝將去宋而歸爾今定本無下七日二字〇）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問憊意也憊皮誡反）〇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析破骸人骨也）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雖如所言）吾聞之也。圍者。（古有見圍者〇）柑馬而秣之。（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蓄積〇柑其廉反以木銜馬口）使肥者應客。（示飽足也）是何子之情也。（猶曰何大露情）〔疏〕（是何子之情也〇解云言是何者猶言是何大然也子之情者言子之露情也是以何氏云猶曰何大露情〇）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矜閔）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幸僥幸）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諾者受語辭）勉之矣。（勉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反報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雖已憊〇）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意未足也）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區區小貌）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先以諾受絕子反語）舍而止。（受命築舍而止示無去計）雖然。（雖宋已知我糧短〇）吾猶取此。然後歸爾。（欲徵糧待勝也）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大其有仁恩〇）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据大其平）平者在下也。（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等不物貶不言遂者在君側無遂道也以主坐在君側遂爲罪也知經不以文實貶也凡爲文實貶者皆以取專事爲罪月者專平不易）〔疏〕（注等不勿貶至道也〇解云案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之下傳云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乃得專之以此言之則知大夫在君側無遂道也是以此注言等欲見大夫專平爲罪不勿貶但當言遂亦足以見其專平矣所以不言遂者正以在君側無遂道故也若當言楚圍宋宋華元楚子反遂平于宋矣〇注以主至爲罪〇解云凡言遂者專事之辭也爲文實貶者皆以時無王霸諸侯專事雖違古典于時爲宜是以春秋文雖貶惡其實與之即僖元年齊師云云救邢貶齊侯稱師刺其專事不言狄人滅邢而爲之諱見其實與是也今此以主坐爲在君側專事爲罪更無起文則知經稱人者實爲專貶之稱人非是實與而文不與矣所以反覆解之者正以凡爲文實貶者皆以取專事爲罪故也〇注月者專平不易〇解云正以定十二年冬及鄭平不書月者易故也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云月者刺內暨暨也定十年王三月及齊平注云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之類皆如此）〇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何以稱子。（据具滅稱氏〇）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躬身）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疾夷狄之俗而去離之故稱子）而未能合于中國。（未能與中國合同禮義相親比也故猶繫赤狄）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以去俗歸義亡故君子閔傷進之日者痛錄之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錄以歸者因可責而責之責而加進之者明不當絕當復其氏〇）〔疏〕（注以去至其氏解云言以去俗歸義亡者謂去離夷狄之俗而欲歸中國之義卒無救助者是以亡也正以文在蠻夷氏之下故取以說之云日者痛錄之者正以凡滅例月今此書日故以爲哀痛而詳錄之耳云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者正以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彼注云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畧然則此書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云錄以歸者因可責而責之者謂因其行進在可責之限故書以歸責其不死位是以僖二十六年以隗子歸之下何氏云書以歸者惡不死位是也云明不當絕當復其氏者言其行既進明不當絕滅其國還當復其潞氏以爲國矣〇）

秦人伐晉。〇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王札繫先王以明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起其爲庶兄也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卿二人不言其大夫者孝也惡二大夫居尊卿之位爲下所提挈而殺之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弒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疏〕（言王札子者何〇解云欲言王子以札間之欲言其非而經有王子之文故執不知問〇注天子至得顧〇解云言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者時王之制與春秋同也言既加冠之後天子不復名之所以尊之也云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札繫先王以明之者言子者王子也者王以子在札下故須解之言天子不言子弟者謂不言在位子弟也即文元年注云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是也至於出奔被殺仍自言子弟即王子瑕奔晉天王殺其弟年夫之屬是言故變文者謂變文不言王子也言上札繫先王以明之者謂以札於子上以札近先王明其今王之庶兄矣云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起爲庶兄也者若其與君同母者即稱伯仲字即上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彼傳云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是也今稱王札子故言辟同母兄弟起其爲庶兄也云云主書者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卿二人者正以經不稱爵知非公故云不以禮尊之矣正以堪殺二卿故知任以權也云不言其大夫者孝也者由其爲下所提挈而殺之失大夫位故不云大夫也云居尊卿之位者正以稱其五十字知是尊卿耳云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者以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處臼之下傳云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云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然則大夫相殺例合稱人今此不稱人者正之使稱王札子故也所以正之者如下云諸侯大夫顧弒君重故降稱人者即大夫弒君稱名氏大夫相殺稱人是也云王者至尊不得顧者言至尊之人無有弒之理不可）〇

秋。螽。（從十三年之後上求未已而又歸父比年再出會內計稅畝百姓動擾之應〇）〔疏〕（注從十三年至之應〇解云即上十三年秋螽注云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不已之應是以此注足之云爾云而又歸父比年再出會者即上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是也）〇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〇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疏〕（初者何〇解云賦稅之式國之常經今而言初故執不知問〇稅畝者何〇解云什一而行明王舊典今而變文謂之稅畝故執不知問）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据用田賦不言初亦不言

（稅畝）〔疏〕注据用田至稅畝。解云即哀十二年春用田賦是也然則用田賦亦是改古易常而不言初又不言稅畝今此特言初稅畝以譏之故難之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古者曷爲什一而藉。（据數非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奢泰多取於民比於桀也。）〔疏〕多乎什一大桀小桀。解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過什一與之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爲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爲桀之小貪故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所以不言紂者畧舉以爲說耳舊說云不言紂者近事不嫌不知。寡乎什一。大貉小貉。（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大貉亡百反費芳味反。）〔疏〕寡乎至小貉。注蠻貉至稅薄。解云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爲大貉行若十二十三乃取一則爲小貉行故曰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也然則多於什一則有爲桀之譏寡於什一則有蠻貉之恥是以什一而稅三王所不易故傳比于中正之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頌聲者大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皐陶制法不能使彊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十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上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數所主反以食音嗣伉苦浪反一音苦杏反塾音淑莫音暮。）〔疏〕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解云頌者大平之歌案文宣之時乃升平之世也而言頌聲作者因事而言之故也何者案文宣之時乃升平之世言但能均其衆寡等其功力平正而行必時和而年豐什一而稅之則四海不失業歌頌功德而歸鄉之故曰頌聲作矣不謂宣公之時實致頌聲。注帝王之高致也。解云謂帝王之行淸高乃致頌聲故曰高致也。注春秋經傳至作矣。解云言春秋經與傳數萬之字論其科指意義實無窮然其上下經例相須而舉其上下意義相待而成以此言之則非一言可盡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正以此處論稅畝之事若稅畝得所以致太平故云民以食爲本也云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云云者是謂假設之辭耳云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云云以下皆是時王之制云一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者謂其冬前相助犂云二曰無費一家者謂其田器相通云三曰同風俗者謂其同耕而相習云四曰合巧拙者謂共治耒耜云五曰通財貨者謂井地相交遂生恩義貨財有無可以相通云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者古者邑居秋冬之時入保城郭春夏之時出居田野既作田野遂相交易井田之處而爲此市故謂之市井云里正且開門坐塾上者即鄭注學記曰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是也。

○冬。蝝生。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即蟓也始生曰蝝大曰蟓。蝝與專反。）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僥幸。）〔疏〕蝝生不書。解云謂例不書之。幸之者何。（聞災當懼反喜非其類故執不知問）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上謂宣公變易公田古常舊制而稅畝。）〔疏〕受之云爾者何。解云災是害物宜避之今而云受之於義似乖故執不知問。應是而有天災。（應是變古易常而有天災蝝民用飢。）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爲喜而僥倖之變蝝言蝝以不爲災書起其事。○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言及者留吁行微不進。）○夏。成周宣謝災。成周者何。東周也。（後周分爲二天下所名爲東周名爲成周者本所定名天下初號之云爾。○宣謝災左氏作宣[illegible]）〔疏〕成周者何。解云欲言天子正居經無京師之文[illegible]是邑而錄其災故執不知問。注後周至之云爾。[illegible]云何氏之意以成周爲天子正居但至昭二十二年夏[illegible]崩敬王即位王子猛與之爭立入于王城自號西周是[illegible]下之人因號成周爲東周矣是以昭二十二年秋劉子[illegible]以王猛入于王城傳云王城者何西周也注云時居王[illegible]自號西周王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云成[illegible]何東周也注云是時王猛自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illegible]周也云名爲成周者即鄭注書序云居攝七年天下太[illegible]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者是其名作成周之義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illegible]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illegible]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疏〕宣謝者何。解云宜王親盡不[illegible]廟今災其榭故執不知問。注[illegible]東西至曰謝。解云皆釋宮文李氏曰室有東西廂曰[illegible]殿有東西小堂也孫氏云夾室前堂無東西廂有室曰[illegible]

郭注云但有大室云無室曰榭者但有大殿無室內名曰榭据郭注云榭即今堂埠是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据天子之居稱京師宋災不別所燒）〔疏〕注据天子至所燒。解云即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是也云宋災不別所燒者即襄三十年夏五月宋災是也。樂器藏焉爾。（宣王中興所作樂器）〔疏〕注宣王至樂器。解云蓋厲王之時樂器有壞故宣王作之不謂更造別樂何者正以考諸古典不見宣王別有樂名故也。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後記災也）〔疏〕注使若至記災也。解云使周成爲國與宋齊之屬下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是也。○秋。郯伯姬來歸。（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死不卒者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爲大夫妻故不得以初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疏〕注嫁不至罪月。解云正以春秋上下魯女嫁爲諸侯夫人者無不書至於媵賤[illegible]○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錫思歷反）○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不月者齊桓晉文沒後先背中國與楚故略之）〔疏〕注不月至[illegible]○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是後邾婁支解鄫子晉敗王師于貿戎敗齊師于鞌[illegible]）〔疏〕[illegible]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illegible]君也言齊侯使其大夫此其大夫何佚獲也注云佚獲者已

（穫而逃亡也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是也）〇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斷音短又大短反）〇秋。公至自會。〇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春秋公子不爲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爲天子上大夫也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〇公伐杞。〇夏。四月。〇秋。七月。邾婁人戕鄫子于鄫。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言于鄫者刺鄫無守備小國本不卒故亦不日○斷音短）〔疏〕戕鄫子于鄫者何○解云欲言殘賊於鄫國都欲言非殘賊者殘文故執不知問○注小國本至不日○解云正以凡滅例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若有所責者則書日即上十二年十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注云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也然則邾婁無道殘賊人君于其國都與滅相似亦宜書日以責其暴而不日者正以鄫爲微國本不合卒是以略之不書其日也而僖十九年夏六月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亦是無道與此相似而書日者彼注云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是也〇甲戌。楚子旅卒。何以不書葬。（據日而名）〔疏〕注據日而名○解云書日書名全一是諸夏大國之例是以弟子因遂責其不與大國例同書葬是也○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旅即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至此卒者因其有賢行○行下孟反○）〔疏〕注至此至賢行○解云正以已前未有書楚子卒處故也若文十八年春秦伯罃卒彼注云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〇公孫歸父如晉。〇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〇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上如晉是）〔疏〕還者何○解云以大夫使反例不書至今乃書還違於常例故執不知問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家爲魯所逐遣以先人弒君故也○）〔疏〕注家爲至弒君故也○解云即成十五年春仲嬰齊卒之下傳言公子遂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言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是也○墠帷。（埽地曰墠今齊俗名之云爾將祖踊故設帷重形○墠音善埽地張帷）哭君成踊。（踊辟踊也禮必踊者如嬰兒之慕母矣成踊成三日五哭踊之禮臣爲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殺所戒反○）〔疏〕注成三日至之禮者解云出禮記奔喪也反命乎介。（因介反命禮卿出聘以大夫爲上介以士爲衆介○）〔疏〕注禮卿至衆介○解云出聘禮○自是走之齊。（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言至檉者善其得禮於檉言遂者因介反命是也不待報罪也遂弒君本當絕小善錄者本宜公同篡之人又不當逐不日者伯討可逐故從有罪例也○懟直類反）〔疏〕注不日至例也○解云凡內大夫出奔例無罪者日即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之屬是也今此歸父亦無罪出奔不日者正以仲遂弒君其家合沒但與宣公同謀魯人不合逐之若作伯討之時歸父可逐故從有罪之例矣

公羊注疏卷十六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宣公卷十六

十年

齊人歸我濟西田　閩監毛本同唐石經磨改西下增之字鄂本亦有

據歸讙及闡　閩監毛本闡作僤釋文作及僤云本又作闡

未絕於我也　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於作于

曷爲未絕于我　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疏同

據有俄道　閩監毛本同鄂本俄作我是也當據正

至乎地之與之　浦鏜云與人人誤之是也與桓六年傳合

日有食之既　閩監毛本既誤卽

取蘱　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蘱二傳作繹

開倉廩賙振乏　鄂本乏作之此誤

十有一年

會吳于鍾離　監本鍾作鐘

吳封於防　毛本於改于何按本作吳封之于防與昭四年傳合

臣弒君子弒父　唐石經諸本同昭十一年疏引作臣弒君子殺父蓋弒字本皆作殺後改弒君而仍殺父耳

故曰齊桓專封同義耳　浦鏜云曰下脫與是也

言此二子上無絕文　毛本上誤二

十有二年

不從殺泄治　鄂本泄作洩下並同

晉侯以下　浦鏜云下脫及

不利其土　毛本土誤上

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　唐石經耋作耊

案今曲禮云七十曰耋　閩監毛本同經義雜記曰當作今曲禮六十曰耆徐據今禮記曰耆不作耋故下云或者此耋字誤也

數往來爲惡言　宋本同閩監毛本數作屢釋文作屢往又作數

緇廣充幅長尋曰旐　解云今爾雅釋天緇作縿字按此則何注本作緇廣充幅當訂正

加文章曰旗　按旗當作旂疏同疏引爾雅及孫炎注皆作旂

注旄首曰旌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注作註非疏同

詩云帛旆英英是也　浦鏜云白誤帛非也孫氏所據毛詩作帛旆引以證帛續旐末今本詩作白訛浦鏜又云央央誤英英亦非也詩出其東門正義引六月亦作英英

繼旐如燕尾曰旂也　按旂當依注作旆

言畫急疾之鳥于旐周官所謂鳥準爲旟者矣　浦鏜云縿誤旐隼誤準

廝役扈養　唐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廝改厮非注同

養馬者曰扈　惠棟云閔元年僕人鄧扈樂卽圉人樂圉人卽養馬者

炊亨者曰養　閩本同監毛本亨作烹俗字

古者杅不穿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杅音于解云其音于若今馬盂矣舊說云杅是衧字若今食俗矣○按說文有盂飯器也杅槾也所以涂也然則古經皆假杅爲盂

恥不能早服也　毛本能誤得

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于利　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于作於是也

欲要其人服罪過耳　閩監毛本同是也鄂本耳作爾

度郯水戰　鄂本度作渡按下注云使得過渡郯水去也作渡字此誤

比舩爲橋　閩監毛本舩作船下同

以求二人　鄂本作上人此誤

言及者大臣及君　鄂本大作以此誤大字剜改當本作以

令之還師而佚晉寇者　閩監本同毛本令誤舍

宜存人矝患　閩監毛本矝改矜非古矜憐字皆從令詳見爾雅挍勘記

宋師伐陳　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宋師伐鄭者按諸家經皆有此文唯賈氏注者闕此一經疑脫耳盧文弨曰賈氏所闕當并衛人救陳亦闕否則救陳之文何所承乎

十有四年

許人子者必使父也（元本同閩監毛本父上有人字按疏中引注亦作必使人父也此脫）

十有五年

謂魯人見刺也者疑之（浦鏜云之疑非字誤）

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唐石經諸本同解云舊本或云勝將去而歸爾今定本無下七日二字按定本是也）

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闚改窺非）

土城具（閩監本同誤也鄂本土作上當據正）

柑馬而秣之（唐石經秣從末○按柑當作拑）

子曷爲告之（毛本子誤則）

受命築舍而止（鄂本受作更此誤）

此皆大夫也（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皆誤其）

等不勿貶（疏標起訖亦作等不勿貶言與不勿貶相等謂貶也此本勿作物誤今訂正）

若當言楚圍宋（浦鏜云若下當脫言遂二字）

正以定十二年冬（何校本二作一是也）

而未能合于中國（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

故變文上札（閩監毛本同此本上作王誤解云謂以札於子上以札近先王）

尤其在位子弟（浦鏜云上脫故字是也）

今稱二十字（補閩監毛本二十改王札）

正以稱其五十字（閩監毛本五十改伯仲非）

內計稅畝（閩監毛本同鄂本計作譏）

卽上十三年秋螽（按螽當依經作蝝）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無婁字）

初稅畝（唐石經畝作畒閩監本作畝毛本作畞非下並同）

則爲桀之小貪（毛本爲桀誤倒）

夫飢寒並至（鄂本閩本同監毛本飢改饑下及疏同）

卽所謂十一而稅也（閩監毛本作什一）

還廬舍種桑荻（按食貨志無荻字此荻當作萩萩者楸之假借字楸者梓也）

女上蠶織（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工誤上○按上同尙）

故三年一換主易居（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主作土當據正）

中里爲校室（毛本校改挍案毛本作挍避所諱全書皆然）

辦護伉健者○（按辦常作辨辨卽今人所用之辦字辦護謂能幹辦護衞也）

父老此三老孝弟官屬（鄂本此作比當據正）

里正比庶人在官吏（鄂本官下有之字儀禮經傳通解同）

其有秀者命曰進士（鄂本進作造儀禮經傳通解同當據正）

其功美過於無災（鄂本其作有）

故君子深爲喜而僥倖之也（按上云幸僥倖此幸加人旁非）

十有六年

夏成周宣謝災（鄂本閩本同監毛本謝作榭下及注疏並同唐石經缺釋文宣謝左氏作宣榭惠棟云襄九年疏引作謝古無榭字或止作射周郙敦銘曰王格于宣射是也三傳皆作謝俗從木又災左傳作火）

卽襄三十年（毛本三誤王）

樂器藏焉爾（漢書五行志曰榭者所以藏樂器唐石經諸本作藏俗字）

新周也（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當作親周古親新通新讀爲親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絀夏親周故宋史記孔子世家云春秋據魯親周故殷皆作親字何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是何注本作新周也當亦爲嚴顏之異○按董子史記親周皆新周之誤錢大昕言之當矣惠棟未憭此）

云從爲王者之後記災也者（閩監毛本無之字按注中亦無乃衍文）

今此被出亦待書見（浦鏜云待疑特字誤）

十有七年

殘賊而弒之也是也（浦鏜云殺誤弒按何校本正作殺）

十有八年

諸大夫皆雜言曰（閩監毛本作雜然與傳同）

掃地曰墠（釋文注作埽地此從手旁非）

反命乎介（唐石經諸本同成十五年傳作反命于介）

不待報罪也（鄂本罪作非）

遂殺君本當絕（鄂本遂作逐誤）

又不當逐（鄂本同閩監毛本又誤父）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成公卷十七（起元年盡十年）

何休學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周二月夏十二月尚書曰舒恒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例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舒恒如字緩也尚書作豫奧本又作燠於六反煖也少詩召反）〔疏〕注尚書至燠若○解云洪範文舒遲也恒常也若順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燠之咎氣來順之是也○注易京至賞也○解云凡爲賞罰宜出君門而臣下行之故曰倒賞也是以洪範云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鄭氏云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慶賞作威專刑罰玉食備珍美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氏云害于汝家福去室凶凶于汝國亂下民是也然則是時成公幼少季孫專政是以無冰矣桓十四年無冰之下何氏云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襄二十八年無冰之下何氏云豹攝爲政之所致皆與此注合○三月。作丘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四井爲邑四邑爲丘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月者重錄之○鎧苦代反辟婢亦反粥羊六反）〔疏〕譏始丘使也○解云謂不辨能否以丘責甲故譏之矣○注四井至爲丘○解云司馬法文周禮經亦然○注古者至錄之○解云四民之言出齊語也德能居位曰士者卽彼云處士就間宴是也辟土殖穀曰農者卽彼云處農就田野是也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者卽彼云處工就官府是也通財粥貨曰商者卽彼云處商就市井是也云月者重錄之者欲道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哀十二年春用田賦皆書時今書月故如此解○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時者謀結搴之戰不相負也後爲晉所執不日者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非此盟所能保）〔疏〕注時者至負也○解云正以春秋之義大信者書時故也搴之戰在下二年○注後爲至能保○解云春秋之義不信者日故如此注也言後爲晉所執者卽下十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於招丘是也言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者卽下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丙午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是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孰敗之。蓋晉敗之。（以晉比侵柳圍郊知王師討晉而敗之○貿戎音茂一音茅左氏作茅戎）〔疏〕注以晉至茅戎○解云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柳傳云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者是晉侵柳之事昭二十三年春晉人圍郊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者是晉人圍郊之事然則圍郊之事起在此經之後得如此明義者正以往前晉人侵柳已犯天子至於在後圍郊復犯天子二經之間天子敗績據上下更無餘國犯王之處故知正是天子討晉而爲所敗故如此解或曰。貿戎敗之。（以地貿戎故）〔疏〕注以地貿戎故○解云蓋晉侯不臣知王討之逆往敗之亦何傷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據侵柳圍郊言晉）王者無敵。莫敢

當也。（正其義使若王自敗于貿戎莫敢當敵敗之也不日月者深正之使若不戰〔疏〕王者至當也解云春秋之義託魯爲王而使舊王無敵者見任爲王寧可會奪正可時時內魯見義而已○注不日至不戰○解云正以春秋之例偏戰者日詐戰者月故如此解）○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築音竹）○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据羈無氏○公子手一本作午左氏作首鞌音安〔疏〕注据羈無氏○解云即莊二十四年冬曹羈出奔陳傳曰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注云以小國知無氏爲大夫然則曹爲小國例無大夫假有須見者仍名氏不具以此言之則是不合有大夫之限故傳云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春秋託王于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故與大夫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不從內言敵之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從外言戰也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多虛國家悉出用兵重錄內也○以見賢偏反年末注同惡烏路反〔疏〕注大夫至侯也○解云欲決僖二十八年夏晉侯以下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即傳云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注云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正也然則彼是大夫敵君故貶之此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有得敵諸侯之義故也以此言之即知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序于楚子之上爲惡者時無王者大夫故也○注不從至戰也○解云桓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云春秋託王於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矣然則此戰之內有魯大夫若從魯爲文宜直云季孫行父以下敗齊師于鞌而已但以君子不掩人功故從外爲文言戰于鞌齊師敗績耳何氏必如此解者正以桓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云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爲從外持外故從外也何氏云明當歸功乎紀鄭言戰然則此亦歸功于晉衛不掩其功故從外言戰也）○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据高子來盟魯無君不稱使不從王者大夫稱使者實晉郤克爲主經先晉傳舉郤克是也○不使所吏反下及注使乎大夫同〔疏〕注据高至稱使○解云即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云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何氏云時閔公弑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之道也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行使乎大夫也者是○注不從至是也○解云經先晉謂未戰之時經已言及晉侯盟于赤棘是也云傳舉郤克是也者即下傳云師還齊侯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之屬是也或者言先晉正謂晉會晉郤克是也何者序四大夫乃言會晉郤克則似郤克先在是而四大夫往會之是爲先晉之文猶如宣元年宋公陳侯以下會晉師于斐林伐鄭然）佚獲也。（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君獲不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佚獲音逸下同一本作失去起呂反〔疏〕注君獲至敗文○解云言君獲不言師敗績者即僖十五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云舉君獲爲重也是也然則君若被獲則不言師敗績今此經等欲起見齊侯被獲何不去師敗績以見之而書使乎大夫以起之者正欲辟內敗之文故也何者春秋王魯內不言戰言戰乃敗若直言季孫行父以下及齊侯戰于鞌不言齊師敗績則是內敗之文）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還繞○還音環注同）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人君驂乘有車右有御者○逡七巡反頃音傾乘繩證反〔疏〕晉郤至馬前○解云禮介者不拜而郤克再拜者蓋齊師已敗行賓命之禮投戟之後得再拜矣若當戰之時將軍有不可犯之色寧有拜乎故表記曰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鄭注云言色稱其服也是）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禮皮弁以征故言衣服相似頃公有負晉魯之心故特異丑父備急欲以自代〔疏〕注禮皮弁以征○解云時王之禮即昭二十五年注云皮弁以征不義是也韓詩傳亦有此文○注頃公至之心○解云即下傳云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是也）代頃公當左。（升車象陽陽道尚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尚時亮反）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不知頃公將欲堅敵意邪勢未得去邪○公操七刀反持也）曰。革取清者。（革更也軍中人多水泉濁欲使遠取清者因亡去○）頃公用是佚而不反。（不書獲者內大惡諱〔疏〕注不書至惡諱○解云獲人君故爲大惡是以諱而不書也若獲大夫則當書之是以莊十二年傳云万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數月然後歸之何氏云獲不書者士也然則万若大夫書之明矣）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顧問執法者）曰。法斮。（斮斬○斮在畧反又仕畧反斬也〔疏〕曰法斮○解云釋器云魚曰斮之樊光云斮斫也又說文云斮斬也故此何氏亦云斮斬也）於是斮逢丑父。（丑父死君不賢之者經有使乎大夫於王法頃公當絕如賢丑父是賞人之臣絕其君也若以丑父故不絕頃公是開諸侯戰不能死難也如以衰世無絕頃公者自齊所當善爾非王法所當貴○難乃旦反〔疏〕注若以至難也○解云言若以丑父故不絕頃公似若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以爲季子賢君許使臣有大夫故宜有君矣今若以丑父賢以爲齊國宜有君而不絕頃公即開諸侯不死社稷○注如以至得貴○解云丑父權以免齊侯是以齊人得善之但春秋爲王法是以不得貴耳而公羊說解疑論皆譏丑父者非何氏意不足爲妨）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据國佐如師）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不書恥之〔疏〕注不書恥之謂魯使尊卿聘齊爲所侮戲假藉大國而害其恥是以不書如齊恥之矣其郤克不書者自從外相如之例○注臧孫許眇也者正以當聘之時無有內魯之義晉爲大國郤克宜先而魯宜後傳先言或跛故知眇者是臧孫許矣或曰一本云臧孫許跛舊解傳言客或跛或眇据魯序上者非也案此一句注宜在不書恥之下今定本無疑脫誤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於齊生頃公○姪大結反又丈乙反）踊于棓而窺客。（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棓齊人語○踊音勇[illegible]〔疏〕注凡無至曰棓○解云猶言莫問高下但當有懸絕而加躡板者皆曰棓矣）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迓迎也[illegible]于館○跛布可反眇亡小反迓本又作訝五嫁反迎也飧音孫[illegible]）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illegible]）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illegible]）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illegible]）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illegible]）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illegible]）且以蕭同姪子爲質。（[illegible]見侮戲本由蕭同姪子故也○爲質音致下注同）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疏〕是則土齊○解云亦有一本云是則土齊曰不可也者）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

母也。不可。（言至尊不可爲質）請戰。（如欲使耕者東西畝質齊君之母當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言齊雖敗尚可三戰）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郤克昳魯衞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郤克恥傷其威故使魯衞大夫以國佐辭爲國佐請○昳音舜又王乙反又達結反之使所吏反爲之于僞反注皆同）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逮及也追及國佐于袁婁也傳極道此者本禍所由生因録國佐受命不受辭義可拒則拒可許則許一言使四國大夫汲追與之盟）〔疏〕（注因録國至與之盟○解云其受命不受辭者即莊十九年傳云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是也）〇八月。壬午。宋公鮑卒。（鮑白卯反）〇庚寅。衞侯遬卒。（遬音速）〇取汶陽田。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以國佐言反魯衞之侵地請諾本所侵地非一摠繫汶陽者省文也不言取之齊者恥内乘勝脅齊求賂得邑故諱使若非齊邑○汶音問）〔疏〕（汶陽田者何○解云欲言是國曾來未有欲言非國乃與取邾婁田同文故執不知問○注本所侵地至省文也○解云知侵非一者正以下三年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云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以此言之則知汶陽大畔之名明矣○注不言至非齊邑○解云決襄十九年春取邾婁田自漷水繫邾婁言之故也）〇冬。楚師鄭師侵衞。〇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〇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據會而盟一處知一人也○處昌慮反）〔疏〕（鄭人齊人至盟于蜀○解云亦有一本無齊人者脫也）得一貶焉爾。（得一貶者獨此一事得具見其惡故貶之爾不然則當沒公也如齊高傒矣不沒公者明不主爲公故也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故獨先舉於上乃貶之明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數道所角反下音導）〔疏〕（得一貶焉爾者○解云正以於此處得一貶焉爾○注不然則至高傒矣○解云即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注不沒公至公故也○解云言高傒本意不敵公故恥之今嬰齊者止自元性驕蹇不主爲公是以春秋不沒公以見之矣○注數道至侵中國○解云即宣十四年秋楚子圍宋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上文冬楚師鄭師侵衞之屬是也以其非一故謂之數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〇辛亥。葬衞繆公。（繆音穆）〇二月。公至自伐鄭。〇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以無新宮知宣公之宮廟）〔疏〕（二月公至自伐鄭○解云莊公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何氏云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然則此言公至自伐鄭者不得意故也○莊六年注云皆例時今此書二月者爲下甲子出也○新宮者何○解云欲言宮廟未有新公之名欲言非廟言宮舉災故執不知問○注以無新宮知宣公之宮廟者正以春秋上下無新公宮則知此言新宮者正是其父宣公之宮以其至近被災故謂之新宮災）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疏〕（注謂之新宮至有所改更也者○解云即穀梁傳云壞廟之道易檐可也者是易其西北角之櫓也平故爾雅釋宮云西北隅謂之屋漏是也孫氏曰當室之日光所漏入也不與何氏別）其言三日哭何。（據桓僖宮災不言三日哭）〔疏〕（注據桓至日哭者即下哀三年夏辛卯桓宮僖宮災是也）廟災三日哭。禮也。（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縞古老反）〔疏〕（注善得禮至縞哭之○解云即檀弓下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鄭氏云謂人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故此注云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是也云故君臣素縞哭之者謂著素衣縞冠哭之）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幼少詩召反下同大重音泰○一音他賀反）〔疏〕（注此象至昭穆○解云案桓公亦篡立不災其宮者蓋以桓母言媵亦第宜立隱公攝位久不還天示其變隱猶不覺是以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氏云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然則桓正宜立隱是左媵之子據位失宜而桓弒之雖曰篡君其罪差輕是以不災其廟豈若宣公以庶篡適其子失政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故災其宮矣而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者彼是已毀後復立之是不宜立故天災之不謂怒其篡隱也）〇乙亥。葬宋文公。〇夏。公如晉。〇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去起呂反）〇公至自晉。〇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棘民初未服於魯○）〔疏〕（棘者何○解云欲言内邑不應圍之欲言外邑不繫於國故執不知問○注棘民初未服於魯○解云言初未服者欲言終服於魯矣知終服者正以汶陽田者大畔之名者乃民其小邑上二年經取汶陽田以知盡得之但有不服之意故魯圍之若然公羊之義以圍者爲不克之文若其得之而言圍者正謂當時未克何妨終得之乎）其言圍之何。（據國内兵不舉）〔疏〕（注據國内兵不舉者○解云即定八年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不聽也。（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内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故言圍也得曰取不得曰圍○爲于僞反）〔疏〕（注當與圍外邑至圍也者欲道國内之兵未自不書而此書者惡其失所令與圍外邑同矣○注得曰取不得曰圍○解云取者是得文故言得曰取也即土文取汶陽田及哀九年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之屬是也故傳云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何氏云詐謂陷阱奇伏之類也其不得曰圍者即定四年楚人圍蔡之屬是也正以圍而去者非克之故也）〇大雩。（成公幼少大臣秉政變亂政教先是作丘甲爲鞌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疏〕（注先是作丘甲者○解云在上元年云爲鞌之戰者在上二年云伐鄭者在上正月也云圍棘者在上文秋也）〇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將咎如。（○將咎如音古刀反左氏作廧咎如）〔疏〕（伐將咎如者左氏將作廧字）〇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〇衞侯使孫良夫來聘。〇丙午。及荀庚盟。〇丁未。及孫良夫盟。此聘也。其言盟何。（據不舉重嫌生事故此以輕門重也）〔疏〕（注據不舉至重也○解云春秋之義舉重畧輕即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是也今聘盟兩受命書故云不舉重矣云嫌生事者嫌是荀庚初受君命但聘而已至及於魯生事而盟故曰嫌生事矣云故此以輕問重也者聘輕而盟重即此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是也）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尋猶尋繹也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備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繹舊亦惡之烏路反下同屢力住反用長丁丈反復扶又反）〔疏〕（注不舉至約誓○解云若其特結約誓當但舉重即文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宣七年春衞侯使孫良夫來盟之屬皆因聘而爲之不言聘而言盟故知特結盟此則言聘又言盟故知非特結盟而尋繹舊事盟矣故傳云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〇鄭伐許。（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數侵所角反下同比毗志反）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〇三月。壬申。鄭伯堅卒。（○伯堅苦刃反本或作臤）〔疏〕（鄭伯堅卒者○解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〇杞伯來朝。〇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〇公如晉。〇葬鄭襄公。〇秋。公至自晉。〇冬。城運。〇鄭伯伐許。（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疏〕（注未踰年至其意以著其惡○解云正以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即僖二十五年夏衞侯燬卒秋葬衞文公冬衞子莒慶盟于洮是也合此鄭伯未踰年而已稱伯故如此注矣）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始歸不書與郯伯姬同）〔疏〕（注始歸不書與郯伯姬同○解云即宣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何氏云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是也然則今書月者無罪之文矣）〇仲孫蔑如宋。〇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荀秀左氏作荀首）〇梁山崩。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

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沂。（故不日以起之不書壅河者舉崩大爲重○壅於勇反沂音流〔疏〕梁山者何○解云欲言晉山文不繫晉欲言魯物見在晉竟故執不知問○注故不日以起之○解云謂起其三日不沂也則但一日不可不書日矣若無所起例當書日即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是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山者陽精德澤所由生君之象河者四瀆所以通道中國與正道同記山崩壅河者此象諸侯失勢王道絕大夫擅恣爲海內害自是之後六十年之中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故溴梁之盟偏刺天下之大夫〔疏〕外異不書者正以文十一年長狄之齊晉不書故也○注河者至道同○解云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注記山至壅河者○解云壅河不書而言記壅河者正以不書日以起壅河三日不沂之義故亦謂之記壅河矣○注自是之後至亡國三十二春秋說文若對經數之從今以後訖於六十年則不及於此數何者自今以後盡昭十六年弑君止有十亡國止有九即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吳子門于巢爲巢人所弑二十六年衞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公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殺蔡侯般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是六十年弑君但十矣其亡國止有九者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齊侯滅萊十年遂滅偪陽十三年取詩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滅厲八年楚滅陳十三年滅蔡是九也然則春秋書遂其可書者矣說文舉者悉言之是以多少異爾或者此注謬也○注故溴梁至之大夫○解云襄十六年春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傳云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何氏云旒旒贅繫屬之辭以旒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是矣）○秋。大水。（先是既有丘甲鞌棘之役又重以城鄆民怨之所生○重直用反〔疏〕注先是既至之所生○解云作丘甲在元年三月鞌之師在二年夏叔孫僑如圍棘在三年秋城運在四年冬）○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約備彊楚○蟲牢直弓反下力刀反）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月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疏〕注月者前至故危之○解云諸致例時即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之屬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也言前魯大夫獲齊侯者即上二年鞌戰時也言今親相見者即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以下于蟲牢是也）○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在春秋前〔疏〕武宮者何○解云春秋之內未有武公之文而立武宮故執不知問）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故重而書之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復扶又反好呼報反〔疏〕立者何○解云置廟是常而乃書立故執不知問○立者不宜立也○解云亦有直云不宜立無在上立者二字也○注天子諸侯立五廟至元士二廟○解云皆出祭法也其文云天下有王分地建國注云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注云置都立邑爲卿大夫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設廟祧壇墠而祭之注云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乃爲親踈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注云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有二祧享嘗乃止云享嘗謂四時之祭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注云適士上士也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庶士庶人無廟注云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然則此注云禮天子諸侯立五廟耳据正禮通諸上代而言之祭法云王立七廟者据周言之耳祭法云大夫立三廟適士二廟者皆据天子大夫士也云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解云更無正文何氏以意當之○注諸侯之士一廟禮說文云而鄭注王制云士一廟者謂諸侯之中士名曰官師者上士廟也與何氏異○注立武至書之○解云案明堂位云武公之廟武世室然則謂之世室者世世不毀而此傳也及注譏其立者明堂位之作在此文之後記人見武公之廟已立後成魯之善故言此非實然故彼下即云魯之君臣未嘗相弑也鄭注春秋時魯國君弑而云君臣未嘗相弑亦近誣矣○注臧孫許伐齊有功解云正以伐齊之由本起臧孫故也）○取鄟。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邾婁。諱亟也。（諱魯背信亟也屬相與爲蟲牢之盟旋取其邑故使若非蟲牢人矣○鄟市轉反又音專亟去異反注同背音佩屬音燭〔疏〕鄟者何○解云欲言是國曾來未有欲言是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注屬相至其邑○解云即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以下同盟于蟲牢是也○注故使若非蟲牢人矣○解云謂所取之邑非同盟之物然也）○衞孫良夫率師侵宋。○夏六月。邾婁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不書葬者爲中國諱蟲牢之盟約備彊楚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費音祕爲于僞反去起呂反○〔疏〕注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者○解云即下文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晉欒書帥師侵鄭是也）○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率師侵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鼷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愼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不重言牛獨重言鼠者言角牛可知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鼷音兮重有直用反下同〔疏〕注角生上指逆之象○解云言角在牲體之上指于天亦是上逆之象○注書又食者至有災也○解云重讀如煩重之重也異義公羊說云鼷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有咎在人君取已有災而不云改更者義通于此若然改卜牛之徒皆言改而莊三年夏五月葬桓王傳云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經何故不言改者蓋改卜牛之徒皆有所由故得言改其葬桓王者上未有經是以無由言之）○吳伐郯。（吳國見者罕與中國交至升平乃見故因始見以漸進○郯音談見賢徧反下同〔疏〕注吳國見者至以漸進○解云正以莊十年秋荊敗蔡師于莘傳云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云云何氏不言楚言荊者楚強而近中國卒暴責之則恐爲害深故進之以漸從此七等之極始也然則吳楚相敵亦宜言揚當以揚州言之而經言吳者正以罕與中國交至今升平之世乃始見經故因其始見于升平故經直以漸進之）○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雩。（先是公會諸侯救鄭承前不恤民之所致〔疏〕注承前不恤民之所致○解云即上三年大雩之下注云成公幼少大臣秉政先是作丘甲爲鞌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是也）○衞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以此經加之知見使即聞晉語自歸之但當言歸〔疏〕來言者何○解云語言見經於例未有今而書之故執不知問○注以此經加之至當言歸○解云其自歸言歸者哀八年夏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云善魯能悔過歸之然則若自歸當言歸汶陽之田于齊今乃如此作文而又言之則知被晉使之非其本情）曷爲使我歸之。（据本魯邑〔疏〕注据本魯邑解云正以莊十三年曹子劫齊侯反其所取侵地之時管子曰然則君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又上二年傳曰反魯衞之侵地之下其經云取汶陽田以此言之汶陽之田本是魯物明矣）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鞌之所喪邑魯見使卑有恥故諱不言使者因兩爲其義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議語之魯宜聞義自歸之爾不得使也主書者善晉之義齊○嘻許其反喪息浪反語魚據反）○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

來聘。〇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据紀履緰來逆女不書納幣〇緰音須）疏（注据紀履至納幣〇解云隱二年九月紀履緰來逆女是也）錄伯姬也。（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衆女）疏（注伯姬守節逮火死〇解云即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傳云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是也）〇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〇括古活反）〇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其稱天子何。（据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不稱天子）疏（注据天王使至稱天子〇解云即文元年夏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元年。春。王正月。正也。（正者文不變也）疏（元年春王正月也〇解云据始言之其實二年三年以下之經皆如是）其餘皆通矣。（其餘謂不繫于元年者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以見刺譏是非也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謚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此錫命稱天子者爲王者長愛幼少之義欲進勉幼君當勞來與賢師良傅如父教子不當賜也月者例也爲魯喜錄之〇見賢偏反應應對之應爵稱尺證反爲王于僞反下爲魯爲下同少詩召反勞來力報反下力代反）疏（注其餘謂不繫于年〇解云何氏亦順傳文是以獨言元年矣〇注或言王〇解云即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公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〇注或言天王〇解云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之屬是也〇注或言天子〇解云此文是也莊元年榮叔之下何氏云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文五年榮叔之下注云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召伯之下何氏云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隱元年宰咺之下何氏云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繫于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然則王是舊名天王者春秋時稱耳但春秋見當時之王皆繫于天是以逐本不追正見其是非何者若畢稱王者是其舊號若繫于天者明非古禮矣作春秋既不追正遂以天王作其常稱是以春秋之內不言天者皆悉解之見其失所此注云皆相通矣以見刺譏是非也言皆相通矣者此三者皆是上之通稱但以天王者得當時之言王與天子者皆有所刺故曰以見刺譏是非也〇注王者號也〇解云言正是當時天子之號也〇注德合元者稱皇〇解云謂元氣是揔三氣之名是故其德與之相合者謂之皇皇者美大之名〇注孔子曰皇象至明謚〇解云皆春秋說文宋氏云言皇之德象合元矣逍遙猶勤動行其德術未有文字之敎其德盛明者爲其謚矣〇注德合天者至可放〇解云天者二儀分散以後之稱故其德與之相合者謂之帝帝者諦也言審諦如天矣當爾之時河出圖洛出書可以受而行之則施于天下故曰河洛受瑞可放耳〇注仁義合者稱王至歸往〇解云二儀既分人乃生焉人之行也正直爲本行合於仁義者謂之王行合人道者符瑞應之而爲天下所歸往耳是以王字通於三才得爲歸往之

義〇注天子者爵稱也〇解云案辨名記云天子無爵而言天子爲爵稱者言爵者醮也所以醮盡其材天子有聖德居無極之尊位謂之爵稱亦何傷而云天子無爵者謂無如諸侯以下九命之爵豈謂無尊美之爵乎禮記郊特牲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天子有謚有爵明矣〇注此錫命稱天子至不當賜也〇解云如此注者決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言天王矣彼注云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也然則文公初受命而未有功而王錫之故見非也但文公年長故稱天王今成公幼少當須如父教子未當錫也是以爲之張義而言天子矣〇注月者例也〇解云正以此經書月故知例月然外來朝聘皆例書時天王錫命而書月魯人喜得王命而詳錄之故也然則莊元年錫桓公命文元年錫文公命雖承上日不蒙上日亦可知矣）〇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棄而日卒者爲下脅杞歸其喪張本文使若尚爲杞夫人）疏（注棄而日卒至杞夫人〇解云外夫人之卒經例書日即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何氏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是也今此巳棄而書日故解之其棄者即上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〇注爲下脅杞歸其喪解云即下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曰脅而歸之是也）〇晉侯使士燮來聘。〇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郯。〇衛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据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〇來媵以證反又繩證反）疏（注据逆女不書媵也〇解云蓋通內外言之何者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皆不書媵故也云媵例時者即下九年夏晉人來媵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之屬是也然則此經文承日月之下不蒙日月明矣）錄伯姬也。（伯姬以賢聞諸侯諸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錄之媵例時）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据已棄也）內辭也。脅而歸之也。（言以歸者與忿怒執人同辭而不得專其本意知其爲脅也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惡重故使若杞伯自來逆之〇悖布內反）疏（注言以歸至爲脅〇解云言忿怒執人同辭者即襄十六年春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昭十三年秋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之屬是也〇注而不得專其本意〇解云正以者行其意之辭故也是以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云以者何行其意何氏云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今叔姬之喪言以歸不得專其本意明知杞伯有忿怒是以知其被脅耳言知其爲脅者爲讀如子爲衛君乎之爲也）〇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不日者已得鄭盟當以備楚而不以罪執之旋使離叛楚緣隙潰莒不能救禍由中國無信故諱爲信辭使若莒潰非盟失信所以甚中國因與下潰日相起）疏（注不日者已至信辭〇解云正以春秋之義不信者日故以不日爲信辭矣言已得鄭〇盟者有鄭伯也當以備楚者正以楚人數爲諸夏之患故也〇注而不以罪執之〇解云即下文秋晉人執鄭伯是也正以僖四年傳曰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經稱人

故曰不以罪執矣〇注旋使離叛者〇解云即其下文云晉欒書帥師伐鄭是也〇注楚緣隙潰莒〇解云即下文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是也言楚人緣其有不和之隙來伐莒而潰之故曰緣隙潰莒矣知不能救者正見以下遂無救文故也〇注所以甚中國〇解云謂其作信辭也所以甚惡中國之無信矣〇注因與下潰日相起者〇解云其言因非正爲之辭矣言此盟不日非直甚中國之無信亦因欲起其下潰書日者乃是中國無信同盟不相救至爲夷狄所潰矣言相者兩事相共之辭則下潰書日亦起此盟之不信矣）公至自會。〇二月。伯姬歸于宋。〇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絜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〇廟見賢徧反下同操七刀反別彼列反且爲于僞反）疏（未有言致女者〇解云謂春秋無此經也〇注古者婦人至之義也〇解云此皆曾子問文也其文云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鄭注云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是也〇注書者與上納幣同義〇解云即上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傳云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云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衆女是也今此書其致女者義亦然故云書者與上納幣同義〇注所以彰其絜至敢自成〇解云重得父母之命乃行婦道故曰所以彰其絜也其女當夫非禮不動光照九族父母得安故曰榮之〇注禮婦人未至氏之黨〇解云曾子問文也其文云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廟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鄭氏云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是也）〇晉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義與上同復發傳者樂道人之善〇復扶又反）疏（注義與同上也〇解云謂亦與上致女皆同書納幣矣）〇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〇晉人執鄭伯。〇晉欒書帥師伐鄭。〇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〇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日者錄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爲夷狄所潰〇潰戶內反〇）疏（注日者錄責至狄所潰〇解云正以凡潰例月即僖四年春王正月蔡潰文三年春王正月沈潰之屬是也今而書日故如此解）〇楚人入運。〇秦人白狄伐晉。〇鄭人圍許。〇城中城。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〇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其言乃不郊何。（据上不郊不言乃僖公不從言免牲也）疏（注据上不郊不言乃〇解云即上七年夏不郊猶三望是也〇注僖公不從言免牲〇解

（云僖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是也）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諱使若重難不得郊○難乃旦反）〔疏〕（注使若重難不得郊○解云宣八年傳云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何氏云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昃日昳久故言乃然則乃者難之深今經云乃不郊故云使若重難不得郊也重難之義皆出於乃字）○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數所角反懟直類反）〔疏〕（注不致者至牲而已○解云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注云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然則此經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伐鄭亦是二國以上若得意宜致會不得意宜致伐今全不致故如此解也言成公數卜郊不從者即此上文五卜郊不從是也五卜郊之多者故言數云不但不免牲而已者謂成公意卒竟而不復郊知如此者正以不免牲上文已有譏今此仍不致故知更有罪也○注故奪臣子辭以起之○解云謂不致也奪其臣子之辭以起見其罪矣所以不致得謂之奪臣子辭者桓二年注云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書至以若不得脫危然故曰奪臣子辭也桓元年注云不致之者至而凡奪臣子辭成誅文也者義亦通于此）○齊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侈大也朝廷侈於妬上婦人侈於妬下伯姬以至賢為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唯天子娶十二女○侈昌氏反大也妬丁故反取七住反本或作娶）〔疏〕（注朝廷侈於妬上○解云言其有賢才而居於已上位者是朝廷侈之妬也○注婦人侈於妬下○解云言不能容衆妾而妬惡之者是婦人妬也○故侈大其能容之○解云考諸舊本大上無侈字○注唯天子娶十二女○解云保乾圖文孔子為後王非古禮也）○丙午。晉侯獳卒。（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獳乃侯反）〔疏〕（注不書葬至同等○解云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例不書其葬見其合絕之是以僖九年晉侯詭諸卒何氏云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是也其殺趙同等即上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是也）○秋七月。○公如晉。（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去起呂反惡烏路反復扶又反）〔疏〕（注過郊乃反至天之意○解云謂明年三月公至自晉是過郊乃反是其無事天之意○注當絕之者解云當合絕之不可為魯侯矣）

公羊注疏卷十七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成公卷十七（唐石經成公第八卷七）

周二月夏十二月（此本原刻周二之二缺上畫翻刻本遂改為周正月夏十一月閩監毛本承其誤）

舒恒燠若（閩監毛本同釋文舒恒尚書作豫奧若本又作燠經義雜記曰尚書厥民隩五帝本紀作其民燠蓋古文尚書厥民奧今文尚書厥民燠釋文引馬云燠也是馬從今文讀按何氏今文之學也引尚書作恒奧若是今文燠亦作奧○按段玉裁云僞孔本作豫鄭王本作舒羣經音辨引作舒常奧若云何休讀今本作燠按音辨恒作常避宋諱也）

當寒而温例賞也（諸本同按例當作倒字之誤也此本疏云凡為賞罰宜出君門而臣下行之故曰倒賞也可證閩監毛本亦誤作例賞矣襄廿八年疏引作倒置置字誤倒字不誤）

故曰例賞也（按例者倒之誤）

通財貨曰商（閩監毛本作通財粥貨曰商釋文粥貨羊六反此脫）

二年

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手一本作午左氏作首經義雜記曰春秋正義云沈氏引穀梁傳曹公子首今本作曹公子手儀大射儀相者皆左何瑟後首注古文後首為後手則手為假借字首為正字一作午者手字形近之誤）

不從內言敗之者（此本敗誤敵今訂正）

楚師敗績即傳云（浦鏜云即當衍字是也）

卽知宜十二年（閩監本同毛本卽改則）

持外故從外也（按持為特之誤）

君不使乎大夫（唐石經諸本同按君不下似脫行字當補正解云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行使乎大夫也者是則疏本有行字又隱六年疏兩引皆作君不行使乎大夫閔元年疏引同）

佚獲也（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佚音逸下同一本作失九經古義云古佚字皆作失佚又與逸同尚書無逸漢石經作佚春秋經曰肆大眚穀梁曰肆失也失猶佚也佚與逸同謂逸四○按漢石經無逸之逸作劮）

晉郤克投戟（唐石經鄂本戟作戟）

逢丑父者（唐石經諸本同鄂本逢作逄誤○按逢姓之逢从夆不从夅諸家說多誤）

故特異丑父備急（閩監本同蓋誤宋本毛本異作還當據正）

不知頃公將欲堅敵意邪（閩監毛本同鄂本將欲作欲將）

樊光云斮斫也（毛本斫誤砍）

非王法所當貴（閩監毛本同誤也當作非王法所得貴按疏標起訖云注如以至得貴解云但春秋為王法是以不得貴耳則疏本作得字今毛本疏標起訖亦改作當貴矣）

賢季子則賢君許使臣有大夫故宜有君矣（何挍本作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共廿三字與襄廿九年傳合當據正）

丑父權以免齊侯（監本父誤公）

同時而聘于齊（毛本于誤與）

不書恥之（據疏此下有臧孫許眇也五字一句今各本脫去則疏文無所系）

按此一句註宜在不書恥之下今定本無疑脫誤也（此二十字當是挍書者札記語非作疏者本文也作疏時注固不脫且疏內少言定本者定本乃唐初顏師古所為則知公羊疏出唐以前人矣）

踊于棓而窺客（鄂本及漢制考作踊于掊而窺客注同棓字從手非閩監毛本窺作闚唐石經缺釋文作闚云本又作窺）

踊上也（鄂本上作止非也）

於是使跛者迓跛者（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迓本又作訝周禮秋官掌訝注鄭司農云訝讀為跛者訝跛者之訝釋曰此公羊傳文時晉使郤克聘齊郤克跛齊使跛者往御御亦訝也按鄭司農所據公羊傳作跛者訝跛者賈公彥所據公羊傳作跛者御跛者皆與今本異訝正字御假借字迓俗字）

卿主迎者也（鄂本無也字）

大夫率至于館（盧文弨曰至當作迓按儀禮率作帥）

宰夫朝服致飧腍厥明至于館（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至作訝當據正盧文弨曰儀禮腍作飪音義同）

賂以紀甗玉磬（左傳磬作磬）

是則土齊也（唐石經諸本同解云一本云是則土齊曰不可也者）

郤克眣魯衛之使（唐石經同葉鈔釋文亦作眣音舜閩監毛本誤作眹）

汲追與之盟（鄂本疊汲字此脫）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唐石經諸本同解云一本無齊人者誤也）

三年

得一貶焉爾（唐石經一作壹蓋因何注作一貶轉改也）

以無新宮知宣公之宮廟。（按當作以無新公乃合魯桓公廟謂之桓宮僖公廟謂之僖宮煬公廟謂之煬宮魯無新公故疑之而問也）

未有新公之名（閩本同監毛本作新宮誤○按謂魯君無謚新公者也）

以無新宮（何挍本宮作公是也）

隱公攝位久不還（閩監本同毛本位誤政）

夏之正月（毛本正誤五）

桓宮僖宮災者（毛本宮誤公）

四年

鄭伯堅卒（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伯臤云本或作堅解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按云定本亦作堅與左氏同然則疏本作臤與釋文同也九經古義云臤與賢本一字說文臤古文以為賢字漢潘乾校官碑云

親毀寶智國三老袁良碑云優毀之寵堅又與賢通東觀漢紀云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疑古賢字堅字皆省作毀公羊從古文作毀穀梁以爲賢左氏以爲堅師讀各異故也

鄭伯堅卒者　閩監毛本刪者字按段校本堅作毀

冬城運　唐石經諸本同五年秋大水注作城鄆

五年

河上之山也　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河作江誤也

壅河三日不沇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壅河於勇反沇音流按釋文當本作雍今從土當後人所加

與正道同　閩監毛本同鄂本正作王

故溴梁之盟　監毛本同誤也鄂本閩本溴作湨釋文湨古闃反當據正疏同

昭四年遂滅瑕　浦鏜云厲誤瑕按浦說是也

十三年滅蔡　浦鏜云一誤三按是也

六年

未有武公之文　毛本公誤宫

立者不宜立也　唐石經諸本同解云亦有直云不宜立無在上立者二字也

有二祧享嘗乃止　浦鏜云下脫注是也有字上何校本有遠廟爲祧四字與祭法合

而此傳也及注譏其立者　浦鏜云也衍字是也

春秋時魯國君弑　浦鏜云三誤國浦說是也作三字與彼注合彼正義詳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　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脫率師二字

晉欒書率師侵鄭　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皆作救鄭上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故晉欒書率師救之也侵字誤嚴杰曰上文鄭伯費卒注云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然則公羊作侵鄭與左穀異也

七年

重錄魯不覺寤　解云重讀如煩重之重也

食牛者未必故鼠　左傳正義引注食上有後字

又有咎在人君取已有災而不云改更者　浦鏜云又有當又食之誤

按云疑衍

故因始見以漸進　鄂本閩監本同毛本因誤言

何氏不言楚言荆者　浦鏜云何氏下脫云

六臣秉政　浦鏜云大誤六

八年

今而書之　閩監本同毛本今誤經

願請汶陽之田　毛本請誤取

元年春王正月也　也上當有正字

其實二年三年以下之經皆如是　毛本三年誤三月

何氏云不言天王者　閩監毛本氏下衍注

而上繫於天也　浦鏜云上下脫自字浦說是也隱元年注有自字毛本於改于

功未足施而錫之非也　浦鏜云非下脫禮字按文元年注有禮字

棄而日卒者　閩監毛本同鄂本棄作弃

晉侯使士燮來聘　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燮作爕非下同

紀履緰來逆女　閩監毛本紀誤杞

九年

知其爲脅也　解云爲讀如子爲衞君乎之爲

注義與上同也　閩監毛本刪也字毛本義誤議此本上同誤倒今訂正

十年

下昊日昳久　閩本同監毛本昊誤吳昳誤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諸本同唐石經缺解云此經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伐鄭與今本異

故如此解也　閩本同監毛本如誤以

以若不得脫危然　浦鏜云似誤以浦說是也與桓二年注合

至而凡奪臣子辭　浦鏜云故復誤而凡是也

故侈大其能容之　解云考諸舊本大上無侈字按上云侈大也故此云大其能容之舊本是今衍

唯天子娶十二女　鄂本同閩監毛本娶作取按釋文作取云七住反本或作娶疏本標注作娶

孔子爲後王　浦鏜云下當脫立制二字是也

沒世子也是也　浦鏜云殺誤沒是也

當絶之　疏及諸本同鄂本絶作詔

▲冬十月　此本鄂本閩監毛本皆脫唯唐石經有之嚴杰曰左穀皆有此三字與公羊經異錢大昕云何注云去冬者惡成公然則石經有此三字非何意也故知唐石經未必是歷來版本未必非也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成公卷十八（起十一年盡十八年）

何休學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州來聘。己丑。及郤州盟。（○郤州本亦作犨尺由反）〔疏〕（晉侯至州盟○解云上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丙午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云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二國既脩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今此亦然而無傳注者從彼可知故省文案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云時者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是以春秋之例莅盟來盟悉書時即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莅盟之屬是也今此經及上三年荀庚盟之屬皆書日者蓋以既脩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相疑是故不與信辭耳）○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私土者謂其國也此起諸侯入爲天子三公也周公驕蹇不事天子出居私土不聽京師之政天子召之而出走明當并絶其國故以出國錄也不月者小國也）〔疏〕（周公者何○解云既是周臣自周無出而經書出故執不知問○注私土至小國○解云春秋之例大國君弃例皆書月即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衞侯朔出奔齊之屬是也小國例時者即昭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及此經書春皆是也又王制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既視公侯何言小國者據其私土之言也周公本是小國諸侯而入爲天子三公於王畿之內雖有采地但從私土而去故從小國例）○夏。公會晉侯衞侯于沙澤。（○沙澤素禾反又如字二傳作瑣澤定七年同）○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郤錡魚綺反）○三月。公如京師。（月者善公尊天子）〔疏〕（注月者善公尊天子者○解云正以朝聘時故也）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伐秦。其言自京師何。（據僖公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不言自王所）〔疏〕（五月至自京師○解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注據僖公至自王所○解云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以下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是也然▲則彼亦朝天子而往圍許言自王所與此異故難之）公鑿行也。（以起公鑿行也鑿猶更造之意○鑿在洛反造意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脩朝禮而後行故起時善而褒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間無事復出公者善公）

（繫行○復出扶又反〔疏〕注生事脩朝禮而行者○解云生事之上亦有復字者衍文○注間無復出至繫行○解云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云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然則彼以間無事不勞重舉劉子及諸侯此亦間無事但言夏五月遂會晉侯以下伐秦足矣而重舉公者善公繫行故也定四年召陵之會再言公者彼注自具）○曹伯盧卒于師。（○盧力吳反本亦作盧）○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疏〕注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者解云正以凡致例時故如此解）○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莒大于邾婁至此乃卒者庶其見殺不得卒至此始卒又不得日〔疏〕注莒大于至不得卒○解云正以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邾婁子克卒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春秋之序莒常在上而至此乃卒者正由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是以不得書其卒矣○注至此始卒又不得日○解云邾婁子瑣之卒所以書日者非直行進其邾子克往前已卒是以春秋得詳錄之今此始卒故不得書日曹書日者何氏云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是也然則此注何以不言故不得日而言又者欲道曹伯終生雖亦始卒但於魯有恩是以書日今此莒子非直始卒又無善行是以不日）○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凡娶早晚皆不譏者從紀履綸一譏而已○凡取本又作娶〔疏〕注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解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今此不月者蓋以成公即位十有四年始娶元妃非重繼嗣之義故畧之○注凡娶早至譏而已○解云隱二年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傳云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然則宣公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喪服未除是其大早也成公十四年秋始使僑如如齊逆女非重繼嗣之義是其大晚也故言凡娶早晚矣但畧舉一二人則桓公三年娶于齊文公四年娶于齊合在其間也然則諸侯之法合親迎而魯侯悉使大夫所以不復發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不親迎者正欲從隱二年紀履綸之一譏而已是以不復發傳以解之舊解云隱二年履綸之下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畧外也然則外之娶妻莫問早晚其不親迎者皆不復書而譏之者悉從履綸之經一譏而已所以此處注之者正以內逆女常書之未是以於此處決之更有或解不足述也）○鄭公子喜率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仲嬰齊者何。（疑仲遂後故問之〔疏〕注疑仲至故問之解云何氏欲解弟子問所不知之意何者欲言仲遂之子宜稱公孫今經稱仲故執不知問）公孫嬰齊也。（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於經爲仲嬰齊○未見賢偏反下同年末及注皆同〔疏〕注未見於經至仲嬰齊○解云未見於經者謂未作大夫不得見于經當爾之時猶爲公子之子故爲公孫嬰齊矣今爲大夫而死得見于經更爲公子之孫孫以王父字爲氏故爲仲嬰齊矣其更爲公子之孫之事其說在下）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據本公孫〔疏〕注據本公孫○解云言其本公孫昭穆須正雖代兄爲大夫寔得更爲公孫之子乎故難之）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更爲公孫之子故不得復氏公孫○復氏扶又反年內同）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據氏非一）孫以王父字爲氏也。（謂諸侯子也顧與滅繼絕故紀族明所出）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宣公十八年自晉至檉奔齊訖今未還○使于所吏反及下使乎同）何以後之。（據已絕也）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叔仲者叔彭生氏也文家字積於叔叔仲有長幼故連氏之經云仲者明春秋質家當積於仲惠諡也○長丁丈反〔疏〕注叔仲者叔彭生氏也解云即文十一年叔彭生之氏族也○注文家字積於叔至諡也○解云知如此者正以大姒之子皆稱叔唯有聃季而已是文家字積於叔之義也注言此者欲道彭生之經所以不連仲之意也云叔仲有長幼故連氏之者注言此者欲道彭生之傳所以連叔仲之意也何者彭生之祖生於叔氏其父武仲又長幼當仲是以彭生遠而言之雖非正禮要是當時之事是以傳家述其私稱連言仲矣○注經云仲至積於仲○解云注言此者欲道嬰齊此經何故不連其父歸父之字而單言仲者欲明春秋當質正得積於仲是以不得更以佗字連之）文公死。子幼。（子赤幼也）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相之息亮反下同〔疏〕注禮大夫至稱曰老夫○解云皆上曲禮文鄭氏云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几杖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貪賢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是也）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弒君爲重叔仲惠伯事與荀息相類不得爲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殺子音弒〔疏〕注叔仲惠伯至息死之解云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傳云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傳云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illegible]其大夫孔父[illegible]累者正以[illegible]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然孔父雖[illegible]傳子赤而[illegible]寗得預於[illegible]作文而注[illegible]案今文公[illegible]十月子卒[illegible]）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公者相也。（臧孫許宣諡）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時見君幼欲以防[illegible]雜七合[illegible]〔疏〕注時見君至諸大夫○解云於時見君幼少恐有禍變欲以有防衛之義示其諸大夫）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徐者皆共之[illegible]人爲惡[illegible]）於是使嬰齊後之也。（[illegible]後兄之[illegible]親故不[illegible]義公羊[illegible]得立其[illegible]之亂昭[illegible]豈謂作[illegible]亂昭穆[illegible]即不爲[illegible]）○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illegible]）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illegible]讓國奈[illegible]公子喜[illegible]）○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illegible]注不日[illegible]人來[illegible]用天[illegible]也雖[illegible]）○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共音恭）○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illegible]）

（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故繁文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疏〕注不省文至文大之言○解云襄三十年秋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彼則省文不言鄭良霄自許入于鄭今則不省文故決之必知不省文是大之者正以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故知也言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者皆春秋說文也○注言歸者明出入無惡○解云即上桓十五年傳例云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是也）○宋殺其大夫山。（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疑之明以譖華元故〔疏〕注不氏者至華元故○解云襄二十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云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然則今此華元歸後山見殺故須貶山以見其義矣山者魚石之親若其不貶宜言魚山也○）宋魚石出奔楚。（與山有親恐見及也後得言復入者出無惡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疏〕注與山有親恐見及也○解云知如此者襄二十年秋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同稱公子親眷明矣今此未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文與彼同故知山之親也但山以譖華元而見貶是以不得言魚矣○注後得言復至不殺山○解云復入者即下十八年夏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是也言復入者出無惡者桓十五年傳文案文六年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傳云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彼注云自上言泄下曰漏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注云明君漏言殺之當坐殺也以此言之若由君漏言魚石殺山而走出是出有惡不復言復入今魚石之奔下言復入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也○）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曷爲殊會吳。（據楚不殊○燮息協反咎其九反鰌音秋〔疏〕注據楚不殊解云即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是也）外吳也。曷爲外也。（據襄五年不外之〔疏〕注據襄五年不外之○解云其經云秋公會晉侯宋公以下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是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內其國者假魯以爲京師也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揔下土言之辭也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尚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吳似夷狄差醉而適見於可殊之時故獨殊吳○傳直專反行下孟反差醇初賣反下音純〔疏〕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解云即經云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以下是也云內諸夏而外夷狄者即經序諸大夫訖乃言會吳于鍾離是也○注不殊楚者楚始至得殊也○解云即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之屬是也○注至於至之行解云即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者是不殊楚之經也言卓然有君子之行者即彼注云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爲信辭也然則討徵舒明王法勝鄭而不取令之還師佚晉寇之屬皆是卓然有君子之行矣）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據大一統〔疏〕注據大一統解云即元年傳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注云統者始也揔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然則王者施政欲其遠近偏及海內如此而殊外內故難之）言自近者始也。（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月者危錄之諸侯既委任大夫復命交接夷狄○葉公舒涉反下文同說音悅〔疏〕注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解云帥長也言子爲諸侯之長而爲正誰敢不爲正乎亦是先正於近乃始及遠之義故引之）○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疏〕雨木冰者何○解云雨與木冰理不相類如此作經故執不知問○注木者至之象○解云木始於東方故曰少陽陽比君故有幼君之義震爲六子之宗乃是乾之長子故爲大臣之象也○）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滕始卒於宣公日於成公不名邾婁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名俱葬於昭公是以知滕小〔疏〕注滕始至滕小○解云滕始卒於宣公者即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是也其日于成公者即此注云辛未滕子卒是也二者皆不及名故曰不名其邾婁始卒於文公者即文十三年夏五月邾婁子蘧蒢卒是也其日于襄公者即襄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瞷卒是也書蘧蒢與瞷故曰名也云俱葬于昭公者即昭元年六月丁未邾婁子華卒秋葬邾婁悼公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五月葬滕成公是也然則春秋於所聞之世始錄微國之卒書日書名明其大小滕子卒葬皆在邾婁之後邾婁之君不名於所聞之世于滕則未是以知其小于邾婁也何氏所以不名于會序比之而據其卒葬者會是主會大之未得其義其大小仍自難明故如此解若然案莊十六年十二月邾婁子克卒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然則邾婁始卒書日書名並在莊公之世而邾婁卒于文公日于襄公名者彼是傳聞之世小國之卒例不合書而莊公之時邾婁之君得書卒者何氏於克卒之下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慕霸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瑣卒之下注云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以此言之直是行而得書卒書日非其常例故不取之）○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是後楚滅舒庸晉厲公見餓殺尤重故十七年復食○復扶又反〔疏〕注是後楚滅舒庸者解云在下十七年冬十二月○注晉厲公見餓殺○解云即下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是也春秋說以爲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死故此注云見餓殺也○注故十七年復食○解云即十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是也）○晉侯使欒黶來乞師。（欒力官反黶於斬反）○甲午。晦。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陰代陽○冥亡定反又亡丁反治直吏反〔疏〕晦者何○解云欲言月晦例所不書欲言且冥文不言晝故執不知問）○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據宋公戰于泓敗績稱師○鄢於晚反又於建反泓烏宏反〔疏〕注據宋公戰至稱師○解云即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時爲飛矢所中○痍音夷傷也所中丁仲反〔疏〕王痍者何○解云王有三軍之衞然而身見傷似非其類故執不知問）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據王痍）末言爾。（末無也無所取於言師敗績也凡舉師敗績爲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以言戰又言敗績知非詐當蒙上日也○爲于僞反下爲代公同〔疏〕注以言戰至上日也○解云正以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者月今此鄢陵之經言戰言敗績知非詐故當蒙上日甲午矣）○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不見見者恚乞師不得欲執之○恚一睡反〔疏〕不見公者何○解云公會晉侯是與會之文言不見公疑其非類故執不知問○注不見見者恚乞師不得欲執之即下傳云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是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據不得意厄之會公失序不致〔疏〕注據不得意者解云正以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何氏云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今會不得意而致會故據而難之○注厄之會公失序不致○解云即文七年秋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與公盟也是也然則彼是公不得意不書致今此亦不得意而反致故難之）不恥也。曷爲不恥。（據扈之會公失序恥）公幼也。（因公幼殺恥爲諱辭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疏〕注因公幼殺恥爲諱辭○解云實不見今而致會詐若得意然故言爲諱辭耳○注不書行父執者○解云是時累代公執而下經但書其一故此注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據曹伯襄復歸于曹〔疏〕注據曹伯襄復歸于曹○解云在僖二十八年冬）易也。（易故未言之不復舉國名○易以豉反注及下同復扶又反下而復同）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據本篡喜時也○喜時左傳作欣時）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和平其臣民令專心于負芻○令力呈反）外治

諸京師而免之。（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其言自京師何。（據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後復歸于衛俱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不連歸問者嫌自京師天子有力文言甚易欲并問力文與上說喜時錯【疏】注據僖二十八年至言自京師○解云即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是也○注不連歸問至喜時錯○解云問者之意欲道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亦是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今曹伯亦爲天子所歸獨言自京師文相違背故問之若連歸問云其言歸自京師何即嫌歸自京師者乃是天子有力之文似若僖二十八年冬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傳云自者何有力焉者也然上說言其所以易正猶公子喜時之力若此處并問天子有力之文即與上說喜時之力自相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言歸自京師者與內據臣子致公同文欲言甚易也舍此所從還無危難矣主所以見曹伯歸本據喜時也平國反之書非錄京師有力也執歸書者賢喜時爲兄所篡終無怨心而復深推精誠憂免其難非至仁莫能行之故書起其功也○舍是音捨注同下傳舍臣放此無難乃旦反注同【疏】注言歸自京師者至致公同文○解云與上十三年公至自京師相似○注執歸書者至起其功也○解正以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一年執宋公之屬皆不書其歸也若然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執曹伯以畀宋人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曹伯襄復歸于曹三十年秋衛侯鄭復歸于衛皆是被執而書之者曹伯之下注云執歸不書者名惡當見衛侯之下注云執歸不書主書者名惡當見是也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者即上十六年夏六月晉侯使欒黶來乞師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於戰之經不見魯師則知不與矣）○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執未可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招丘章遥反又上饒反二傳作苕丘悕音希悲也）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不書者不與無惡【疏】注不書者不與無惡○解云若其書之宜言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公不許之今無此經故言不與不書也言不與無惡者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之下傳云乞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何氏云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暇別外內也者是其不與無惡之義）公會晉侯。（會沙隨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謂上伐鄭言諡者別嬰齊所請也明言公會晉侯者嬰齊所請事也故下與嬰齊傳合同○別彼列反【疏】於是執季孫行父○解云此以上道今年秋會于沙隨之時事○注謂上伐鄭至傳合同○解云下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軫之下傳云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然則上言公會晉侯將執公者乃是上經沙隨之事故下與嬰齊傳文合言成公將會晉厲公言諡者欲別於嬰齊所請之事明其是上伐鄭時也案此傳沙隨之事時行父亦請而特言嬰齊所請事者欲言行父再請而嬰齊三請俱在沙隨故也）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善其過則稱已美則將君累代公執在危殆之地故地言舍而月之者痛傷忠臣不得其所爲代公執不稱行人者在君側非出使○使所吏反【疏】此聽失之大者也○解云言聽獄者失之大者矣○注故地言舍至得其所○解云言故地言舍而月之者即經書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是也言月則爲傷痛之文者正以凡執例時故也即僖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五年冬晉人執虞公之屬是也○注爲代公至非出使○解云正以文十四年冬齊人執單伯之下傳云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注云此問諸侯相執大夫所稱例傳云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云以其銜命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傳又云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云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當各歸其本以此言之則知自爲已執者乃不稱行人今此行父爲代公執而亦不稱行人者正以其在君側非出使故也）○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行父執釋不致者舉公至爲重【疏】注行父執釋不致者舉公至爲重○解云正以昭十三年秋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春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春叔孫舍至自晉皆書其至今此不書至故言舉公至爲重）○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疏】乙酉刺公子偃○解云即僖二十八年注云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者正謂此文是也考諸舊本此經之下悉皆無注若有注者衍字耳）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古河反）○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疏】用者何○解云正以上下之郊例不言用此獨違例故執不知問）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尤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因見賢編反下同【疏】注魯郊博至所當用○解云以僖三十一年傳云魯郊非禮也彼注云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者是其魯郊博卜春三月之義也而此傳止言正月者因見其自今后百代之王正所當用之月也○注三王之郊至制也○解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易說文也既用夏正而此傳特言用正月上辛者但春秋之制也春秋因魯以制法令自今以後之郊皆用周之正月故也○注不郊則不日○解云即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之屬是不郊則不日之文也）或曰用然後郊。（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得譏小也又夕牲告牷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惡如字又火吳反池如字又大河反蓋芳尾反又音配泮音判本又作頖牷音全【疏】注晉人將有事至於泮宮○解云即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注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于泮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泮宮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爲郊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鄭注云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注云配林林名是也○注以不郊至譏小也○解云即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云猶者何通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祭也何氏云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也○注又夕牲告至在日下○解云言古禮郊之前日午后陳其牲物告牲之牷于后稷則知此經宜云九月用辛丑郊）○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罃乙耕反）○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疏】注月者方至月之○解云正以凡致例時故此解之言正下壬申者欲正壬申爲十月之日是以不得不言十一月以來之）○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據下巳朔知壬申在十月○貍力之反軫之忍反左氏作脈【疏】卒于貍[illegible]解云即下[illegible]逆而推之[illegible]月十一日[illegible]壬申乃爲[illegible]下丁巳朔[illegible]）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據昭公出奔[illegible]【疏】[illegible]至孫舍○解云即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三十二年冬十二月公薨于乾侯是也）前此者。嬰齊走之晉。（[illegible]）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疏】注不書者[illegible]其請公者[illegible]）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十月壬申貍軫魯地）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國人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

公至。（十一月至是也）疏（注十一月至是也○解云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是也若以上傳言之則嬰齊之請魯侯許之皆是沙隨時也若在沙隨會時即在伐鄭之上何故待公伐鄭之還乃始卒之正以成公許之實在沙隨但嬰齊未還公又伐鄭伐鄭未歸嬰齊已卒國人不聞公命未敢卒之亦何傷）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許反為大夫即受命矣）然後卒之。（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之起其事所以激當世之驕臣○激古狄反）○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婁子貜且卒。（○貜且俱縛反下子餘反）○晉殺其大夫郤錡、郤州、郤至。○楚人滅舒庸。（舒庸東夷道吳圍巢）疏（注舒庸東夷道吳圍巢○解云出左氏考諸舊本亦有無此注者）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日者二月庚申日上繫於正月者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以致此禍故日起其事深為有國者戒也）疏（注日者至申日○解云正以文十八年冬莒弒其君庶其傳云稱國以弒者眾弒君之辭注云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眾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畧之也然則稱國以弒者例書時而此書日故解之而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何氏云月者非失眾見弒故不畧是也云云之說在彼知庚申二月日者亦以上十二月丁巳朔言之也去年十二月丁巳朔則知今年二月丙辰朔也何者以長歷推之今年正月小故也二月丙辰朔數之丁巳戊午己未庚申則庚申為二月五日矣正月之中寧得有之乎故知庚申二月日也○注上繫于正月至日死也○解云春秋說云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死是也○注厲公猥殺四大夫者解云即去年殺三郤是歲殺胥童是也）○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不書叛者楚為魚石伐▲取彭城以封之本受于楚非得于宋故舉伐於上起其意也楚以封魚石復本繫于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主書者▲其專封○復入扶又反注同為于偽反下為失同）疏（注不書叛者至其意也○解云如此注者欲決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之文故也○注楚以至君錄之○解云桓十五年傳云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故言從犯君錄之何者魚石出時直為與山有親更無實罪故曰出無惡也今犯君而入故為入惡從犯君錄之○注主書者至專封○解云言楚子伐宋下即言魚石復入于彭城是起其專封之義必起其專封者正欲責之故也）○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匄古害反）○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婁子來朝。○築鹿囿。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刺奢泰妨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鹿囿音又）疏（注天子囿至取一也○解云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彭▲來乞師。（○士彭二傳作士魴襄十二年同）○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不日者時欲行義為宋誅魚石故善而為信辭或衰盟畧○杼直呂反虛朾起魚反下勅丁反）○丁未。葬我君成公。

公羊注疏卷十八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成公卷十八

十有一年

晉侯使郤州來聘（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郤州本亦作犨九經古義云世本郤豹生義義生步揚生州州即犨也與公羊合左傳魏武子犨世本亦作州司馬貞云州犨聲相近字異耳）

不能相親信反相疑（閩監毛本同本或反下有復字）

十有二年

何言小國者據其私土之言也（浦鏜云疑當疊小國二字）

十有三年

公自京師（解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

言自王所與此異（閩監毛本同按言上當脫不字）

復生事脩朝禮而後行（疏中標注作生事脩朝禮而行解云生事之上有復字者衍文）

注生事脩朝禮而行者（閩監毛本作生事脩朝禮而後行○）

注間無復出王鑿行（閩監毛本作注間無事復至鑿行此脫事字）

十有四年

凡娶早晚皆不識者（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娶閩監毛本改取非釋文作尸取云本又作娶閩監毛本蓋據此）

鄭公子喜率師伐許（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率改帥）

十有五年

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唐石經鄂本監毛本同此本閩本脫一後字今補正）

唯有聃季而已（閩本同監毛本聃作耼）

是以不得更以佗字連之（閩監本同毛本字誤事）

何賢乎荀息傳云（浦鏜云傳云二字衍何煌云何賢乎荀息下當有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十五字傳云二字誤）

臧宣公者相也（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臧宣叔宣十八年疏引此傳同當據正唐石經缺）

諸大夫皆雜然曰（唐石經諸本同宣十八年疏引作雜言曰）

仲氏也（鄂本氏誤如）

豈謂作世子之子乎（閩本同監毛本謂誤得）

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鄂本元本同唐石經閩監毛本成作戌釋文世子戌音恤本或作成）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唐石經諸本同僖廿八年注作歸于京師無之字傳文方辨別歸之于歸于二者之不同然則石經此處有之字其誤甚矣左氏穀梁亦無之）

注為篡喜時者（閩監毛本删者下有解云）

宋華元出奔晉（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奔作犇下同）

注不省文王文大之言（閩監毛本言作也此言字蓋誤衍注中當本無也字）

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閩監毛本同此本射姑殺則四字剜擠）

狐射姑民衆不說（按今傳無狐字）

注據楚不殊（閩監毛本下有解云此脫）

外土諸侯也（此本閩監本土誤士鄂本毛本不誤今訂正）

大揔下上言之辭也（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上作土當據正）

解云卽元年傳云（按元上脫隱字）

一繫於正月（何按本作一一繫於正月）

欲其遠近徧及海內如此（閩監毛本作如一此誤）

十有六年

卽此注云辛未滕子卒是也（浦鏜云經誤注）

書遂蔡與瞷（閩監毛本蔡作篠）

直是行而得書卒書曰（浦鏜云行下當脫進字）

晉厲公見餓殺尤重（閩監毛本尤誤猶鄂本餓作弑誤尤字與此本同）

注是後楚滅書庸者（閩監毛本者改○）

文不言書（浦鏜云當作又不言書）

易故末言之（鄂本同閩監毛本末誤未）

訟治于京師（閩監毛本同鄂本訟作說誤）
正猶公子喜時之力（浦鏜云猶當由字誤）
晉侯執曹伯以畀介宋人（浦鏜云以介二字衍）
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者（閩監毛本作前此者至不與○解云移此疏於執未有言仁之者節注下此本在執歸書者至起其功也節疏下）
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唐石經諸本同浦鏜云禮記表記注引此仁之也作人也疏云欲人愛此行人）
此其言人之何（唐石經諸本作仁之何此與表記注合○按此誤字而有合於古者也公羊本三云人之後來皆改作仁之則此作人之爲誤字矣）
故重而不暇別外內也者（閩本同監毛本暇誤假）
成公將會厲公（唐石經作晉厲公此脫晉字）
謂上伐鄭（鄂本下有也字）
齊人執陳袁濤塗（閩本同監毛本袁誤轅）
以其銜命奉國事執之（浦鏜云所銜誤銜命）
乙酉刺公子偃（解云考諸舊本此經下無注若有注者衍字耳）
十有七年
魯郊博卜春三月（鄂本閩監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博毛本誤作傳疏同按博卜者廣博卜三月也浦鏜本作轉卜非）
上辛尤始新（閩監毛本同鄂本作猶是也）
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浦鏜云名衍字從續通解按）
必先有事於蜚林（釋文蜚林芳尾反又音配惠棟云古配字讀爲妃故配林一作蜚林音相近）
必先有事於泮宮（釋文泮本又作郊按禮記禮器注云泮宮字或爲郊宮）
公孫嬰齊卒于貍軫（釋文軫之忍反左氏作脤穀梁作蜃解云正本作貍辰字）
舒庸東夷道吳圍巢（解云考諸舊本亦有無此注者）
十有八年
楚爲魚石伐（鄂本下有宋字此脫）
主書者其專封（鄂本者下有起此脫解云起其專封之義）
天子圓方百里（鄂本百作伯）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釋文士彭二傳作士魴襄十二年同）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襄公卷第十九（起元年盡十一年）

何休學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據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叛文故問之○殖市力反）〔疏〕注據晉至問之。○解云即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傳云此叛也其言歸何注云據叛與出入惡同以地正國也又注云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傳又云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云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后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救之君子誅意不誅事今華元與諸侯操兵鄉國而不加叛文故難之云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而不加叛文與趙鞅異乎然則趙鞅以采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以正其國其意實善而春秋必加叛文者正以人臣之義本無自專之道若其許之恐惡逆之臣外託與義之兵內有覬覦之意是以雖爲善不得與之爲宋誅也。（故華元無惡文。○爲宋于僞反下爲宋楚爲并注同）〔疏〕注故華元無惡文。○解云雖云操兵鄉國但稟宋公之命與諸侯之師逐去叛人以衛社稷春秋善之故無惡文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說在成十八年書者善諸侯爲宋誅雖不能誅猶有屈彊臣之助）〔疏〕注魚石之楚。○解云即成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是也。○楚爲至魚石。○解云即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是也。○以入是爲罪也。○解云言魚石於成十五年初出之時直是與山有親恐見及是以辟而去非其大罪也至成十八年外託鄭楚之兵以伐取君邑遂居彭城與君相拒失人臣之義非順行之道故曰以入是爲罪也。○注說在成十八年。○解云即謂成十八年經具論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之事言上樂楚鄭伐宋下即言魚石復入復入者出無惡之文明其出奔楚時非其罪也但倚託楚鄭伐取彭城爲大惡故此傳云以入是爲罪矣非謂成十八年更有解注。○注書者至之助。○解云傳云爲宋誅而知不能誅者正以助其君討叛臣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在見若昭四年經書執慶封殺之今但言圍而無殺文故知不能誅雖不能誅猶有屈魚石之功是以春秋書之善其爲宋誅矣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后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疏〕注據至繫杞。○解云莒人伐杞取牟婁在隱四年春其后來奔者即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也不與諸侯專封也。（故奪繫于宋使若宋邑者楚救不書者從封內兵也）〔疏〕注故奪至邑者。○解云案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傳云不與諸侯專封也然則不與諸侯專封取事一也所以或繫於宋或不繫於衛者彼以衛國已滅故無所繫不言桓公城

之者不與諸侯專封故也今此魚石受楚之封入邑而叛是以奪而繫國以示不成然則不與之言雖同其不與之理實異是以齊侯封衛春秋實與楚封魚石繫宋以抑之云云之說在僖二年。○注楚救至兵也。○解云經傳無文而知楚救者正以楚人去年封之故也楚人是時并兵于魚石魚石之叛抑而不成今華元討之即是宋國封內之兵也封內之兵例所不錄是以楚救魚石不得書之知封內之兵例所不錄者正以定公八年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若然哀三年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亦是封內之兵而得書者彼以國夏爲伯討是以得書故彼傳云齊國夏曷爲與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然則春秋不與蒯聵之直故令國夏得討之國夏得討之則非封內之兵也今此魚石不成叛是以與彼異也○夏。晉韓屈▲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刺欲救宋而後不能也卻不救鄭者時鄭背中國不能救不得刺。○于合二傳作鄫背音佩）〔疏〕注夏晉韓屈。○解云左傳穀梁屈作厥字也。○次于合者左氏合作鄫字也。○注刺至得刺。○解云知如此者正以莊三年冬公次于郎傳云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今此下文即有楚人侵宋言次于合魯人在其間故知與彼宜同例亦是初欲救宋而後不能是以春秋書其止次譏之。○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婁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剽匹妙反）○晉侯使荀罃來聘。〔疏〕九月辛酉至來聘。○解云諸侯爲天子身服斬衰三年是以曾子問云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然則天王九月崩而四國得行朝聘禮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也天王崩赴未至告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是也若然則四國行朝聘之時王之赴告未至於魯經書天王崩得在朝聘之上者公羊之義據百二十國寶書案而爲經雖四國未知何妨先書乎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疏〕二年至簡王。○解云隱三年傳云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而此書者即文公九年傳云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彼注云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然則簡王去年九月崩至今年正月但始五月矣所謂不及時是以書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不書葬者諱伐喪。○睔古困反）〔疏〕注不書至伐喪。○解云春秋之內諸侯之卒不書其葬非止一義而已或諱背殯用兵或譏其篡或刺不討賊在殺大夫案鄭伯襄公之子繼體爲君復非篡立從成十五年即位以來未有罪惡之事明其不書葬者不爲上事明也而下又云冬仲孫蔑會晉荀罃以下云云于戚遂城虎牢傳云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然則既不爲上事下即有諱伐喪之文則知不書葬者正爲諸侯諱其伐喪故也○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

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齊姜者宣公夫人九年繆姜者成公夫人也傳家依違者襄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正言也○繆音穆人與音餘）【疏】○齊姜者何○解云欲言成母諡不言宣欲言成妻與成諡別故執不知問○注齊姜至正言也○解云左氏以齊姜成公夫人繆姜宣公夫人而何氏不然者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爲婦實無文據以順言之也且九年襄公伐鄭不書其至若非親母不應致之至此矣言襄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者即襄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是也然則襄公母死未期已爲兵首無恩之甚是故爲諱若爲祖差輕可言是以彼注云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故奪臣子辭是也舊云傳言惡襄公喪服用師故以祖爲親母所以甚責內是也以何氏順傳文也者非也公羊之義口授相傳五世以後方著竹帛是以傳家數云無聞焉爾以此言之容或未察止作公羊氏實不分明何以不得而要知傳序經意依違之者正以文與桓公九年曹世子射姑同故也案桓公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云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注云在齊者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敘經意依違之也然則彼刺曹世子而傳序經意不正言之今此文正與彼同故卻亦依違言之

○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者何。鄭之邑也。（以下戍繫鄭）【疏】虎牢者何○解云欲言鄭邑今不繫鄭欲言他邑有城虎牢之文故執不知問○注以下戍繫鄭者○解云即下十年冬戍鄭虎牢是

其言城之何。（據外城邑不書）【疏】注據外至不書○解云正以春秋上下無外城邑之經故也而何氏兼邑言之者正以外城國都亦有書者是以不得直言據外城國都其書之者即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成周之屬是也其外城國都雖非常例要自數數有經是以何氏據邑言之

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據取牟婁）【疏】注取牟婁○解云即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

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據莒伐杞取牟婁不爲中國諱○爲中于僞反下及注并下文鄭爲皆同）諱伐喪也。曷爲不繫乎鄭。爲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使若大夫自生事取之者即實遂但當言取之）○楚殺其大夫公子申。【疏】注諱伐喪也○解云考諸古本皆無此注且與下傳文煩重若有注者是衍字也○曷爲爲中國諱○解云正據莒人取牟婁不爲中國諱矣而何氏不注之者以上文已據取牟婁是以不能重出曷爲不繫乎鄭者正據下十年冬戍之時繫鄭也爲中國諱也者若繫于鄭還有伐喪之義故云中國諱也○注即實至取之○解云若實大夫自生事即非諸侯使之取是以不勞爲諸侯諱依實書之亦無傷故言即實遂但當言取之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樗勑居反）公至自晉。（盟地者不于都也以晉致者上盟不于都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不別盟得意者成公比失晉意如晉公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別彼列反）【疏】注盟地至可知○解云文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彼不舉地者以其在國都故也今此舉長樗故言不于都矣云以晉至起之者昭二十八年春王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何氏云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然此經上言盟于長樗今若又言至自長樗即嫌似次于乾侯然亦不得入晉都故以晉致起其文也云不別至可知者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然則此襄公得與晉侯盟宜直致地不致地者以其可知也言成公比失意於晉者即成公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以下于沙隨不見公傳云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經又云公會尹子晉侯以下伐鄭傳云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是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盟下日者信在世子光也）【疏】注盟下至光也○解云言信在在於世子光若如盟日定否世子光制之然是以下日以近之由如文十四年注云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之類何氏何以數言信在正以下十六年傳云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舊解云齊光亢諸侯之禮晉侯貴致大國衆人畏之故卻日以待之非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其言如會何。（據曹伯襄言會諸侯鄫子言會盟○僑其驕反）【疏】注據曹伯襄言會諸侯者即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云鄫子言會盟者即僖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婁是也

後會也。（不直言會盟者時諸侯不親與袁僑盟又下方殊及之）【疏】注不直至及之○解云若其諸侯親與之盟宜云公會單子晉侯以下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來會盟正由諸侯不新與之盟故止得言如會矣云又下方殊及之者即下云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言下方殊文道及陳袁僑盟是以此處未勞道會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曷爲殊及陳袁僑。（據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舉諸侯與大夫皆盟）爲其與袁僑盟也。（陳鄭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心有疾使大夫會諸侯欲附疏不復傷實遂與之盟共結和親故殊之起主爲與袁僑盟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地○爲其于僞反注同不復扶又反下同重直用反）【疏】注陳鄭至國也○解云即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是也知有慕中國之心者正謂使大夫如會是也且僖八年鄭伯乞盟之下注云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錄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然則鄭伯無慕中國之心抑言乞盟又不錄其使則今不言乞盟又錄其使則有慕中國之心明矣又知有疾者非直以其不自來又見下四年三月陳侯午卒矣云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者欲決成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之經彼不重言齊今重言陳者喜得陳國故也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是以僖四年傳云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故此注云復出陳者喜得陳也春秋意必如此者正以楚人強盛諸夏微弱陳侯背楚故喜得之所以奪夷狄之勢益諸夏之榮也○注不重出地○解云正決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以下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彼所以再出地者正以上無君故也今諸侯在臣繫於君故因上地矣下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之下不重出地者亦以爲諸侯在臣繫于君得因上地故彼注云不重出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是也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弋氏以職反莒女也左氏作姒氏）【疏】四年至夫人弋氏薨○解云左氏經作姒氏字聲勢與此同○定弋者何○解云欲言君母諡不言成欲言是妾卒葬並見故執不知問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妾子○定弋左氏作定姒）【疏】注定弋至妾子○解云正以鄫世子巫者莒之外孫下五年傳意以爲與襄公爲舅出故知弋氏爲莒女也

○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據晉郤克與莊孫許同時而聘于齊不書○巫亡扶反）【疏】注據晉至不書○解云成二年傳云云者是也然則臧孫許不書者自是恥之故也而郤克聘齊不書之者是外相如例不書故也是以據之若然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傳云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何氏云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何氏彼據蔡侯此據郤克者欲遂其相類故也何者彼齊侯鄭伯是君且事不于魯故據蔡侯卒于楚不言如矣此鄫世子巫事非親且叔孫豹率之故據晉大夫與臧孫許俱行者所引譬連類得其彙也且其齊鄭如紀州公如曹皆得書者彼文悉有成解

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以不殊鄫世子俱言如也○爲于僞反）【疏】注以不至如也○解云正以不言及鄫世子與叔孫共作一文故知叔孫率之矣

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據非內大夫）蓋舅出也。（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疏】蓋舅出也者○解云謂巫是襄公舅氏之所出姊妹之子謂之出也言蓋者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若下傳蓋

（欲立其出也之類或言此蓋宜訓爲皆若隱三年傳云蓋通于下似蓋云歸哉之類言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讞魚竭反）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晉。（據當以兵救之）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主者善之得爲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仲孫蔑、衞孫林父會吳于善稻。（不殊衞者晉侯欲會吳于戚使魯衞先通好見使畀故不殊蓋起所恥○善稻左氏作善道好呼報反）〔疏〕（注書者善之○解云六年秋莒人滅鄫然則不能救滅而得善之者雖不能救有言之功故也）○秋。大雩。（先是襄公數用兵圍彭城城虎牢三年再會四年如晉踰年乃反○又賦斂重恩澤不施所致○數所角反斂力驗反）〔疏〕（注先是至所致○解云圍彭城在元年春即經云仲孫蔑會晉欒黶以下圍彭城是也其城虎牢者在上二年冬遂城虎牢是也云三年再會者蓋爲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以下同盟于雞澤下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雖是一出行類有二事停車費重而致旱緣是之故得作然解云四年如晉踰年乃反者即上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是也其元年夏仲孫蔑會齊崔杼以下次于合二年秋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以下于戚於此諸事豈不爲費而注不言之者正以元年舉圍彭城二年舉城虎牢三年舉再會四年舉如晉年舉一事猶而言之見其致旱之由而已其餘不足舉者文略不悉耳其三年再會並舉之者以其皆會事可以一言而盡故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吳何以稱人。（據上善稻之會不稱人）〔疏〕（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解云春秋之內君殺大夫皆至葬時別有罪無罪今吳楚之君例不書葬不作他文以別之者蓋以略夷狄故之也）吳鄫人云則不辭。（孔子曰言不順則事不成方以吳抑鄫鄫列在稱人上不以順辭故進吳稱人所以抑鄫者經書莒人滅鄫文與巫訴巫當存惡鄫文不見見惡必以吳者夷狄尚知父死子繼故以甚鄫也等不使鄫稱國者鄫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惡鄫烏路反不見賢偏反）〔疏〕（注所以抑至不見○解云經書莒人滅鄫者在下六年秋其經稱人似貶黜之云文與巫訴者即上文世子巫如晉是也許之訴即合存之義然則上下二經皆非鄫咎故曰惡鄫文不見也）公至自會。○冬。戍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據下救陳言諸侯）〔疏〕（注據下救陳言諸侯○解云謂歷敘諸侯即下文云公會晉侯以下救陳是也）離至不可得而序。（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雜然七合反又如字十年注同解古賣反）〔疏〕（注陳坐至無信○解云其與中國者謂欲得與中國即上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其被強楚之害者正見諸侯戍之故也）故言我也。（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戍例時）〔疏〕（注與魯微者同文解云以不載名氏及國直言其事者若莊公二十八年冬築微之文故云與魯微者同文矣云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者城楚丘在僖二年彼時亦直言城楚丘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獨城乎明其更有餘國是以書月見其非內城今此戍陳之經亦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獨戍乎明其更有餘國矣故曰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云戍例時者正以此文直書冬十年冬戍鄭虎牢故知例時也）○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疏〕（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賈氏云月爲下卒起其義也）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始卒更名日書葬者新黜未忍便略也）〔疏〕（注始卒至略也○解云案僖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而於此言始者彼注云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然則傳聞之世小國之卒未合書見非其常例矣至所聞之世始合書卒是以於此言始矣文十三年夏五月邾婁子蘧篨卒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其名日與葬皆未書今此盡錄故解之也言新黜未忍便略也者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朝注云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者以其稟氣先王聖人胄嗣雖其微弱未忍便略之）○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莒稱人者莒公子鄫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疏〕（注莒稱人者○解云從莒無大夫即莊二十七年傳莒無大夫此何以書是也○注不月者○解云凡兵滅者例書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今此非兵滅故書時矣以此言之即知僖二年晉滅下陽僖十年狄滅溫之屬皆蒙上月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彼注云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何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以此言之則知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文五年秋楚人滅六之屬亦是略之故也其衞侯燬滅邢楚子滅蕭蔡歸生滅沈之屬皆當文自釋不勞備說注據譚子言奔者即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是也）○冬。叔孫豹如邾婁。○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曷爲不言萊君出奔。（據譚子言奔○曷爲于僞反）國滅。君死之。正也。（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重直用反）〔疏〕（注不書至爲重○解云欲決定四年四月庚辰蔡公孫歸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文也彼注云滅舉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是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郯音談）○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婁子來朝。○城費。（○費音祕）○秋。季孫宿如衞。○八月。螽。（先是郯小邾婁來朝有賓主之賦加以城費季孫宿如衞煩擾之應○螽音終一音鍾）○冬。十月。衞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鄬于委反字林凡吹反）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據陳侯鮑卒不地○髡原苦門反左氏作髡頑操七報反一音七南反左氏作鄵）〔疏〕（鄭伯髡頑如會者○解云正本作頑字亦有一本作原字非也○操者何○解云欲言鄭邑封內不地欲言外邑文不繫外故執不知問其鄵字者非正本也○注據陳至不地○解云即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曷爲二日卒之悈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是封內卒不地者故據而難之）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據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書○弒也音試下及注皆同）〔疏〕（注據鄭至夷書○解云在宣四年夏六月書者謂書大夫名氏矣）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據歸生弒君不爲中國諱○爲中于僞反下及注皆同）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據城虎牢事）〔疏〕（注據城虎牢者○解云上二年經云遂城虎牢傳云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曷爲不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也）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言楚屬圍陳不能救○屬音燭）〔疏〕（注言楚至能救○解云即上文云楚公子貞帥師圍陳終無救文是也）於是弒之。（旤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旤由音禍）鄭伯髡原何以名。（據陳侯如會不名）〔疏〕（注據陳至不名○解云即僖二十八年五月公會晉侯以下于踐土陳侯如會是也）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操定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尚往辭知未至舍也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處昌慮反見辜賢偏反）〔疏〕（注以操定邑知傷而反也者○解云正以操是鄭邑操本去鄬彌遠是以知其見傷而還○注未見諸侯至舍也者○解云凡言未見者有欲見之理知尚往辭若其迴還至舍便絕未見之義經不應得言未見故知此解○注君親無將○解云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故此注引之其弒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

（傷君論之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漢律有其事然則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律文多依古事故知然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弒故養逐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疏】未見諸侯其言會何○解云上陳侯如會袁僑如會之輩皆是至會今鄭伯既言未見諸侯而言如會故據未見而難之）陳侯逃歸。（起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恩痛自疾之心於是懼然後逃歸故書以刺中國之無義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不當背也○背音佩）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月者起鄭之會鄭伯以弒陳侯逃歸公獨脩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以殺音試）○夏。葬鄭僖公。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探順事上使若無敗然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爲中于僞反去起呂反【疏】賊未討何以書葬○解云正以隱十一年傳云春秋弒君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是以弟子据而難之○注不月者○解云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者正以卒日葬月達於春秋大國之例今鄭爲大國不月故如此解）○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此侵也。其言獲何。（据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乃言獲也○燮素協反【疏】獲蔡公子燮者穀梁作公子濕○注据宋至獲也○解曰即宣二年春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是也公羊之義以爲觕者曰侵故如此解）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時適遇值其不備獲得之易不言取之者封內兵不書嫌如于糺取一人故言獲起有兵也又將兵禦難不明侯伺雖不戰鬪當坐獲○易以豉反難乃旦反伺音司又息嗣反【疏】注易不言取之者○解云春秋之義取爲易辭故隱十年鄭伯伐取之傳云其言伐取之何易也者是春秋之義封內之兵例不書之故定八年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者者是取一人之文凡言獲者用兵之文即獲宋華元獲陳夏齧之輩是也然則此傳言適得之即是易之甚者所以不言取之者其入是時將兵拒鄭但未至鬪戰封內之兵例所不書既不得書有蔡師若言鄭人侵蔡取公子燮則嫌如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然但取一人而已故言獲起其文是時亦將兵來云又將兵禦難不明伺侯雖不戰鬪當坐獲者以謂蔡公子燮當以被獲爲坐罪何者以其於守禦之道不足故也）○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邢音刑）○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不恤民之應【疏】注由城至之應○解云城費在七年夏也公比出會者即五年冬公會晉侯以下救陳七年十二月公會晉侯以下于鄬是也如晉者即今年正月公如晉是也莒人伐我者即今年夏莒人伐我東鄙是也或者公比出會者即七年公會晉侯以下于鄬今年季孫宿會晉侯以下于邢丘是也然則季孫宿會而言公比出會者略舉以言之是以不復別也）○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災者離本辭故可以見火○宋火二傳作宋災離力智反見賢偏反【疏】言火者○解云左傳穀梁作宋災曷爲或言災者莊二十年夏齊大災襄三十年宋災之類是○大者曰災小者曰火○解云五行書云害物爲災不害物爲異者謂雪霜水旱螽螟之屬非謂火害與否與此非妨矣○注災者至見火○解云本實是火而謂之災離其本體故曰離本辭災者害物之名故可以見其大於火也然則何氏以爲春秋之義不記人火火者皆是天害也但害於大物則言災害於小物則言火且不如左氏人火曰火故如此注所以然者正以春秋之義重於天道略於人事人火之難何足記也）然則內何以不言火。（据西宮災不言火【疏】注据西至言火○解云即僖二十年夏五月乙巳西宮災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彼注云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以其非正寢社稷宗廟朝廷故謂之小若然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亦應是小所以不据之者以其御用於宗廟之物於小義不強豈似西宮爲小寢內室乎）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用之應○爲王于僞反浸子鴆反【疏】外災不書○解云莊十二年秋宋大水之下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云据鄭移不書是也○爲王者之後記災也○解云春秋之義詳內而略外是以外災例不錄而書皆善文又皆有傳釋不勞備載也○注是時至之應○解云宣十六年夏成周宣謝火傳云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彼注云宣宮周宣王之廟傳云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注云宣王中興所作樂器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是也然則宣公十六年時周樂已毀而宋是王者之後先聖法度所存今復災之是法度浸疏遠不用之應也）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喪戲許宜反惡烏路反【疏】注事連至子辭○解云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致伐者謂公與二國以上會伐並有之時若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也然則今此若直同盟于戲而已容或不致今事連上伐若其得意宜致會若其不得意宜致伐無不致之理而今不致者惡其母服未期親自用兵不子之甚故不書致言奪臣子辭者正以凡書致者皆是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書致似若不脫然故曰奪臣子辭）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莊加反）○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音福又彼力反【疏】遂滅偪陽○解云左氏經作偪字音夫目反一音逼近之逼而南州人云道仍有偪陽之類如逼近之逼矣）公至自會。（滅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以相安反遂爲不仁開道彊夷滅中國中國之禍連蔓日及故疾錄之滅比于取邑例不當書致書致者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惡烏路反道音導蔓音萬公與音預下同【疏】注滅日至下滅○解云凡滅例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今乃書日故如此解也言反遂爲不仁者則此經遂滅偪陽是也云開道彊夷者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十一年冬十一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以頓子牄歸十五年春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之屬皆是強夷迭害諸夏故言連蔓日及是以變例書日疾而錄之云滅比云者春秋之義主書致者正欲別其得意不得意故莊六年傳曰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是也若取邑例不書致所以然者取得他邑得意明矣何勞書致以見之乎是以僖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婁取叢何氏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是也然則滅得他國義如取邑故曰滅比取邑亦不當致而致之者深爲內諱使若公不與滅事故也）○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不言其大夫者降從盜故與盜同文○斐芳尾反左氏作騑【疏】冬盜殺云云○解云凡春秋之事君殺大夫稱國即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也大夫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也今此士殺其大夫故言盜矣是以文十六年傳云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云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者是其士殺大夫稱盜之義也○注不言其至同文○解云士正自當稱人宜言鄭人殺其大夫某甲今不言其大夫者正以士既降從盜故與盜同文也其盜殺者即哀四年春盜弑蔡侯申傳云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彼注云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爲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然則盜殺蔡侯申不言其君今此士殺大夫降之言盜亦不言其大夫與盜同故云降從盜故與盜同文也而哀四年注云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者襄二十九年夏五月閽弑吳子餘祭傳云閽者何門人也注云以刑人爲閽非其人故變盜言閽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云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然則刑人所止不常厥居若故出奔任其所願由此之故其不合繫國既不繫國則君臣義盡是以春秋去君父以見之其殺蔡侯者由未加刑而亦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故與刑人同義也）○戍鄭虎牢。孰戍

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刺諸侯既取虎牢以爲蕃蔽不能雜然同心安附之。○爲蕃方元反）〔疏〕（戍鄭虎牢云云。○解云五年陳戍之下已有傳而復發者蓋嫌國邑不同故也注既取虎牢者即二年冬遂城虎牢傳云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據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本杞之邑不繫于杞）〔疏〕（注據莒至于杞。○解云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也云本杞之邑即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距楚爾無主有之者故不當坐取邑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所以見之者上諱伐喪不言取今刺成之舒緩之嫌於義反故正之云爾。○諸侯莫之主有絕句見其賢徧反下同）〔疏〕（注所以見之者。○解云上諱伐喪不言取者即二年冬遂城虎牢傳云云是也不言取諱之似不合取既不合取成之舒緩即不合刺而今刺之義似違是以春秋繫之於鄭見無主有明欲拒楚實無貪利即諸侯取之不合罪坐也故云不當坐取邑耳）○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爲軍置三卿官也卿大夫爵號大同小異方據上卿道中下故總言三卿。○爲軍于僞反年末同）〔疏〕（作三軍。○解云公羊以爲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魯爲州牧但合二軍司徒司空將之而已今更益司馬之軍添滿三軍是以春秋書而譏之故曰作三軍是以隱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是其一隅也何氏之意以軍與師得爲通稱而臨時名耳是以或言軍或言師不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也。○三軍者何也。○解云欲言先有不應言作欲言先無軍是常役故執不知問。○注爲軍至官也。○解云魯人前此止置司徒司空以爲將下各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蓋總監而已故但有一小卿輔之今更置中軍司馬將之亦置二小卿輔助其政故曰爲軍置三卿官也然則問者云三軍者何師荅之云三卿也者謂言作三軍者正是致司馬之職三卿之官爲軍將也。○注卿大至小異卿大夫者皆是爵號但大同小異而已若總而言之皆曰卿大夫若別而異之乃貴者曰卿賤者曰大夫耳如此注者欲道一卿二大夫所以總名三卿之意也。○注方據至三卿。○解云言卿與大夫析而言之其實有異而皆謂之卿者方據上卿言其中下者遂得卿稱故得通言三卿也其二小卿謂之中下者蓋二者相對有尊卑若似大司馬敘官云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軍司馬下大夫然）作三軍。何以書。（欲問作多書乎作少書乎故復全擧句以問之。○復扶又反）〔疏〕（注欲問至問之。○解云欲道所以不直言何以書而擧作三軍者弟子之意欲問春秋之義書其作三軍者爲是嫌其作軍大多而書乎爲是嫌其大少而書乎故復全擧經文一句軍之頭數問之若直言何以書但問主書無以見其數故言此也）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委任强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職不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言軍者本以軍數置之月者重錄之。○省所景反相息亮反下同治直吏反共音恭）〔疏〕（注說古制。○解云言古者司馬一官以正卿一人下卿一人上士一人下士一人而已無以兩者以其言者不作軍將故也。○注古者至爲治。○解云何氏之意知古者但有司徒司空典事者正以詩云乃召司徒乃召司空不以司馬故知司馬事省總監而已然則司徒卿一人其大夫二人司空卿一人其大夫二人司馬卿一人其大夫一人所謂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矣云襄公委任强臣者謂三家季孫宿之徒是也云國家內亂者謂擧事不由君命即下十二年遂入運之屬是也云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者言乃益司馬謂添益其職內也作中卿官者謂於司馬內更作一卿官尊于小卿故曰作中卿官也言踰王制者謂過于先王舊制云言軍者本以軍數置之求其實置中卿而言作三軍者言本所以置此中卿官者正欲令助司馬爲軍將將三軍故曰本以軍數置之云月者重錄之者此事無例不可相決但言重失禮故詳言之）○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成公下文不致此致者襄公但不免牲爾不怨懟無所起。○懟直類反）〔疏〕（注成公至所起。○解云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傳云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下云五月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注云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者是其成公下文不致之文也今何氏雖明前義故令上下相曉也）○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京城北左氏作亳城北）〔疏〕（同盟于京城北。○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也）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據伐鄭常難今有詳錄之文。○難乃旦反）〔疏〕（注據伐至之文。○解云謂以上伐鄭多以伐致作不得意之文故曰常難言今有詳錄之文者謂錄其會蕭魚并下文公至自會之屬是也與前經異故難之）蓋鄭與會爾。（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爲重。○與音預）〔疏〕（注中國至爲重。○解云即上文九年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戲一也十年秋公會晉侯以下伐鄭二也冬戍鄭虎牢三也今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京城北四也通此則五矣故曰三年之中五起兵耳云至是乃服者非直鄭人與會下文公以會致亦是其服文矣云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者謂鄭之遂服不復伐之不謂不伐餘國即下十四年夏叔孫豹會晉荀偃以下伐秦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同圍齊之屬是言二十餘年謂不滿得三十年至昭公之時屬楚滅陳蔡蠻夷內侵乃是諸夏之患故言此）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霄音消）○冬。秦人伐晉。（爲楚救鄭）〔疏〕（注爲楚救鄭。○解云爲楚救鄭之義出左氏傳矣）

公羊注疏卷十九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襄公卷十九（唐石經襄公第九卷入）

元年

后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閩監毛本同按后當作後）

猶有屈彊臣之助（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助作功解亦云雖不能誅猶有屈魚石之功當據以訂正）

書者至之助（鄂本助作功）

后莒牟夷以牟婁來奔（閩監毛本同鄂本后作後當據正下注同疏中亦誤作后）

齊國夏曷爲與石曼姑帥師圍戚（浦鏜云石上脫衞。○按浦說與哀三年傳合）

夏晉韓屈帥師伐鄭（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傳穀梁屈作厥）

次于合（釋文于合二傳作鄫解云左傳合作鄫字）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唐石經公子壬夫四字磨改）

揖讓而入門（今禮記無而字）

二年

鄭伯睔卒（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伯睔古困反九經古義云古今人表鄭成公綸師古曰綸音工頑反又泠淪氏服虔曰淪音鰥鰥與昆同音故綸淪字皆讀爲鰥）

爲中國諱也（疏中標注有諱伐喪也四字解云考諸古本皆無此注且與下傳文煩重若有注者是衍字按今本無此注是也）

據莒伐杞取牟婁不爲中國諱（諸本同按此注當衍釋文本有此疏本無之是也釋文音傳爲中云于僞反下及注并下文鄭爲皆同此陸本有注之證解云正據莒人取牟婁不爲中國諱矣而何氏不注之者以上文已據取牟婁是以不能重出此疏本無注之證淺人襲疏語爲之而未覺其與上複也）

諱伐喪也（鄂本諱上有注字）

三年

公至自晉（鄂本與上長樗合爲一節）

成公比失意如晉（鄂本如作于此誤疏云言成公比失意於晉者于作於爲是當據正）

由如文十四年注云（浦鏜云由當作猶按由與猶通）

注据曹伯襄言會諸侯者（閩監毛本無者字有解云）

起主爲與袁僑盟也（鄂本無與字）

今重言陳者（毛本陳誤成）

四年

夫人弋氏薨（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經作姒氏字聲勢與此同）

五年

据晉郤克與莊孫許（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莊作臧當據正疏中作臧孫許不誤）

蓋舅出也者（閩監毛本刪者字是也）

凝讞于晉（閩監毛本凝作疑此誤按釋文疑魚竭反如作凝不得音魚竭反矣此本載音義亦誤凝）

主者善之（監毛本同閩本作書者善之鄂本作主書者善之閩監毛本互脫一字）

恩澤不施所致（鄂本施下有之此脫）

圍彭城在元年春（閩本同監毛本春誤是）

圍彭城是也（閩本同監毛本是誤春）

蓋爲三年六月（浦鏜云爲當謂字誤）

蓋以略夷狄故之也（閩監毛本脫之按故之當作之故）

邾婁子（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邾子）

文與巫訴（鄂本同閩監毛本文誤又疏同）

冬戍陳（唐石經閩本同監毛本戍誤戌下同）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無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穀梁與此同無婁字）

六年

始卒更名日書葬者（鄂本更作便）

楚人滅夔（浦鏜云公羊經作隗公穀作夔）

不勞備說注据譚子言奔者（閩監毛本分注据譚子以下疏文於齊侯滅莱傳注下）

七年

滅舉滅爲重（閩監毛本作舉國滅爲重脫國字）

鄭伯髡原如會（唐石經作髡原釋文髡原左氏作髡頑疏本作髡頑解云正本作頑字一本作原非也按疏文所據之本較之釋文多得其正）

鄭伯髡頑如會者（閩監毛本刪者）

髡爲二日卒之（按桓五年傳二上有以字）

鄭伯曰不可（唐石經諸本同昭十二年疏引作鄭伯不可無曰字）

則伐我喪（按昭十二年疏引作即伐誤）

注据城虎牢者（閩監毛本者作事是也案事下當有者字）

取之曷爲不取之（傳作則曷爲不言取之○補案此本此疏譯伐之下喪也之上空二格當是此句有脫）

以操定邑（鄂本定作鄭此誤）

禍由中國無義（鄂本同閩監毛本禍作旤釋文亦作旤音禍）

其傷君論之（下當脫者字）

故養逐而致之（監毛本同誤也鄂本閩本逐作遂當據正）

未見諸侯其言會何（毛本作其言如會何與傳合）

八年

探順事上（鄂本作上事）

春秋弒君賊不討（閩監毛本作君弒今傳同）

獲蔡公子燮（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燮作爕非疏云穀梁作公子濕毛本改作溼）

嫌如子糺取一人（鄂本同閩監毛本糺作糾）

不明何候（閩監毛本作候何注及釋文同）

九年

故可以見火（諸本同浦鏜云大誤火按解云災者害物之名故可以見其大於火也浦按是）

先聖法度（鄂本先誤失）

成周宣謝火（浦鏜云災誤火○按宣十六年經作災）

十年

遂滅偪陽（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偪音福又彼力反解云左氏經作偪字音夫目反一音逼近之逼左氏音義偪陽徐甫目反又彼力反本或作逼按左氏經當本作福陽穀梁作傅陽九經古義云古今人表作福陽漢書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傅陽）

不當書晉（鄂本晉作致此誤）

深諱若公與上會（鄂本諱下有使字此脫○按正義本有使字）

五年陳戍之下（浦鏜云戍陳誤倒○按浦說是也又按戍字从人戈戌字从戊一版本多亂前後皆當以此正之）

十有一年

三軍者何也（閩監毛本無也字）

若似大司馬敘官云（何校本同閩監毛本似改是○按隱三年疏亦云若似盖云歸哉言若似者重累言之）

襄公委任强臣（閩監毛本同鄂本强作彊按公羊注彊弱字皆作彊今本彊强錯出）

軍職不共（鄂本共作恭釋文不共音恭）

同盟于京城北（唐石經諸本同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九經古義云京城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大叔是也亳城無考當從公穀爲正）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襄公卷第二十（起十二年盡二十四年）

何休學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外取邑有嘉惡當書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卒爲鄭所背中國以弱蠻荊以强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責之○台他來反又音臺背音佩亟去冀反難乃旦反長丁丈反）〔疏〕邑不言圍○解云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傳云邑不言圍注云據伐於餘丘不言圍也今此不注者從彼可知矣○注外取至責之○解云凡外取魯邑有所嘉有所惡皆當書見昭二十五年冬齊侯取運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之也彼注云爲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者是其有嘉而書也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弑子赤之賂也注云子赤齊外孫宣公篡弑之恐爲齊所誅爲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月者惡內甚於邾婁子益者是其有惡書也故言外取邑有嘉惡當書也然則外取魯邑有所嘉有所惡當書取今亦有所惡所以不直言取邑而言圍者深恥中國之無信故也云前九年伐得鄭知九年伐得鄭者以上言公會晉侯以下即言同盟于戲是其伐得之也言楚伐鄭不救者即下文楚子伐鄭經無救鄭之文是也言卒爲鄭所背者即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是其背諸夏之文云兵革亟作者即前年注云三年之中五起兵是也云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者正以三年之中五起兵然後得之直會于蕭魚蕭魚鄭人與會而已經無同盟之文故知服鄭最難矣云故諱而言圍以起之者不直言取而諱之言圍作無所嘉惡之文者欲以起禍深不可言故也知此莒人伐我東鄙圍台之經爲文者正以傳不作常文釋之云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下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之屬皆從此文而不釋故知常文明矣若此是義之經至齊高厚之下傳當解之云月者加責之者欲道下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及高厚圍防之屬皆不書月故知此特月加而責之故也而十五年圍成之下注云俱犯蕭魚此不月十二年月者疾始可知者正以去此勢近故令從此義十七年者差遠故不復解之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入運者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遂舉討叛惡遂者得而不取與不討同故言入起其事○）〔疏〕注入運討叛也○解云昭元年三月取運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何氏云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然則運者是內邑而季孫入之故知討叛也○注封內兵書者爲遂舉○解云春秋之義封內之兵例所不書即定八年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今書救台與入運者爲惡季孫之遂是以舉之○注討叛至其事○解云春秋之義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然則討叛之事可以容其事之而惡其遂者正以得而不取與不討莫異知得而不取者正以經書入故也是以隱二年夏莒人入向之下傳云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案下注云季孫宿遂取鄆以自益其邑然則此言得而不取者謂雖得運不取以入國家非謂全不取也言故書入起其事者以起其不取運以入國家之事也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時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季孫宿遂取鄆而自益其邑）〔疏〕大夫無遂事云云○解云莊公十九年公子結之下已發此傳今此復言之者嫌討叛不惡遂故明之○注季孫宿至其邑○解云遂者專事之辭言季孫自專取鄆故言遂取鄆也知以自益其邑者正以討叛邑而不入國家故知以自益其邑也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至此卒者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賢季子因始卒其父是後亦欲見其迭爲君卒皆不日吳遠于楚○迭大結反○）〔疏〕夏晉侯使士彭來聘○解云考諸正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矣○注至此至其父○解云案宣十八年秋楚子旅卒而吳至是乃書卒者正以其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是以春秋略之不書卒但因季子之賢乃始卒其父矣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霍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然則於傳聞之世楚人數與中國會同至所聞之世吳人乃會故云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也知賢季子乃始卒其父者正以吳子乘不慕諸夏會大晩理宜略之今得書卒間其有因是以二十九年夏吳子使札來聘之下傳云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國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彼注云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不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以此言之則知由賢季子卒其父也○注是後至爲君○解云今書其父卒亦欲見其四子迭爲君之義故也襄二十九年傳云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毋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迭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是其迭爲君之事○注卒皆不日吳遠於楚○解云言皆不日者即此文書九月下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昭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之屬故云卒皆不日也言吳遠於楚者正以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下十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之屬皆書日故決之也凡爲人宜道接而生恩楚邇於諸夏數會同親而邇近之故書其日吳側海隅而與諸夏罕接故皆不日以見其遠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詩。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諱背蕭魚之會亟○取詩二傳作邿亟去冀反注同背音佩）〔疏〕夏取詩者○解云正本皆作邿字有作詩字者誤○詩者何○解云欲言其國曾來未有欲言其邑又不繫國故執不知問○注諱背至會亟○解云正以上十一年蕭魚之會邾婁在其間故如此解○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彊夷臣日以強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蠆勑邁反二傳作蠆向舒亮反綴流知銳反又作丁梲反一本作贅旒）〔疏〕注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者即下十六年春三月公會晉侯以下于湨梁戊寅大夫盟傳云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彼注云旒旂旒贅繫屬之辭以旂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者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是後衛侯爲彊臣所逐出奔湨梁之盟信在大夫）〔疏〕注是後衛至大夫○解云彊臣謂孫甯矣云湨梁之盟信在大夫者在下十六年春鄉已引之訖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己未。衛侯衎出奔齊。（日者爲孫氏甯氏所逐後甯氏復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絶爲重見逐說在二十七年○復扶又反）〔疏〕叔孫豹會晉荀偃者○解云舊本作荀偃若作荀罃者誤○注日者至日也○解云凡諸侯出奔之例大國月重乖離之小國書時即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昭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之屬是也今此書日故須解之爲孫氏甯氏所逐者下二十七年傳云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是也知後甯氏復納者亦彼傳文甯殖已死其子甯喜納之也云出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者欲見其出納之者同故出入皆書日見其一家之事其入書日之經即下二十六年二月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是也云舉君絶爲重者謂書衎之名見其當絶不合爲諸侯云見逐說在二十七年者謂下二十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之下傳具道見逐之由也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閱音悅）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戌音恤）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據宰渠伯糾繫官○劉夏戶雅反）〔疏〕劉夏者何○解云欲言王臣文不言爵欲言諸侯臣而逆王后故執不知問○劉者何○解云欲言官名經典未有欲言非官與宰咺文相值故執不知問○注據宰渠伯糾繫官者即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是也○以邑氏也。（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稱

（子者參見義顧爲天子大夫亦可以見諸侯不生名亦可以見爵亦可以見大夫稱傳曰天子大夫是也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采七代反下謂采同租稅子奴反下舒銳反見義賢徧反下同大夫稱尺證反去起呂反〔疏〕注諸侯至稱子○解云知劉夏是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正以卒葬並書即定四秋七月劉卷卒葬劉文公是也若直爲大夫者假令書卒不錄其葬即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經無葬文是也言不得氏國稱本爵者謂不得氏本國不得稱本爵也其本國本爵今史文無記不可以指知也言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者即劉子尹子單子之屬是也言其常文然不謂此經得稱子矣○注禮記至附庸○解云公羊之義天子折內不封諸侯故如此解即引王制以證之與左氏穀粱之義異若然案王制下文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錄士以爲間田鄭氏云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即而謀焉以此言之天子折內九十三國言天子折內不封諸侯者謂采地以爲國比折外諸侯田自采取其稅租而已不得取即有其人民身没之後子孫不世不得以諸侯難之○注稱子至是也○解云參讀爲二三之三也言凡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所以稱子者三種見義何者正欲顧其爲天子大夫一稱子所以得三見義者一則可以見諸侯不生名故曰子一則可以見其本爵何者是折外諸侯容其稱爵雖不得正稱其本爵亦得稱子以見之一則可以見大夫稱故曰參見義也言傳曰天子大夫是也者即上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也○注不稱至非禮也○解云桓八年冬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云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氏云婚禮成於伍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曾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其注并引親迎言之則知何氏以爲天子親迎是以異義公羊說云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所以重婚禮也者是何此注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者蓋謂有故之時或者何氏此注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即知何氏之意以爲不親迎與桓八年注云婚禮成於五云云然後親迎者欲道士婚禮親迎之前仍有此五禮于時王者不行不謂解天子親逆也又言疾王者不重妃匹云云者正謂疾時王不行五禮不謂責親迎而異義公羊說云天子親迎者彼是章句家詭非何氏之意也云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者謂子是大夫之稱今貶而去之故曰貶去大夫也去其大夫正稱非禮明矣故云貶去大夫明非禮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明魯當共送迎之禮○過古禾反共音恭）○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俱犯蕭魚此不月十二年月者疾始可知〔疏〕注俱犯至可知○解云即十二年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傳云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彼注云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卒爲鄭所背中國以弱蠻荆以強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責之然則今齊侯伐我北鄙圍成者亦是取邑之辭但深恥諸夏之無信故言圍以起之然則齊侯不

務長和親復相貪犯背蕭魚約而特不月者疾始可知也）公救成。至遇。其言至遇何。（據季孫宿救台不言所至〔疏〕注据季至所至○解云即上十二年春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是也○）不敢進也。（兵不敵不敢進也不言止次如公次于郎以刺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攜同文封內兵書者爲不進張本○攜戶圭反又因兗反爲于僞反〔疏〕注不言至民也云云○解云莊三年公次于郎傳云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彼注云惡公既數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是也正以此量力不責之賊知莊公三年者力能救之而不敢救故刺之云故與至嶲同文者僖二十六年春公追齊師至嶲弗及是也然則彼言至嶲此言至遇故言與至嶲同文彼下注云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詳錄之即襄公知力不能敵不忍戰殺其民至遇則止亦得用兵之宜故與之同文○注封內云云○解云定八年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則知封內之兵例不書也今此公救成亦是封內之兵書之者正爲至遇張本也至遇者是不進之文故言此也）○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郛芳夫反）○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是後湨梁之盟信在大夫齊蔡莒吳衛之禍徧滿天下〔疏〕注是後至大夫○解云在下十六年春○注齊蔡至天下○解云下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冬十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二十六年春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夏五月閽弒吳子餘祭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事不次者意及則言不必見義也）○邾婁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周一本作雕）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湨梁。（○湨本又作溴古闃反）戊寅。大夫盟。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據葵丘之盟諸侯皆在有大夫不言大夫盟〔疏〕公會晉侯以下于湨梁者○解云爾雅釋地云梁莫大于湨梁孫氏曰梁水橋也音義云湨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是也○注据葵丘之盟者○解云在僖九年其經云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以下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案彼經傳云不見有大夫之盟文唯有僖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然則牡丘之盟即有大夫可知此注云葵丘之盟者誤也宜爲牡丘字矣信在大夫也者言其信任在于大夫）信在大夫也。（故書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起信在大夫〔疏〕注不言諸侯之大夫者起信在大夫○解云欲決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及諸侯之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据上三年戊寅不起〔疏〕注据上至不起○解云即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連言諸侯是其不起之文而言上戊寅不起者欲道今此戊寅起之二經皆言戊寅故得相對爲

上下也）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據戊寅不刺之○偏刺者音遍下及下同〔疏〕注据戊寅不刺之○解云不復言上戊寅者上已言之從可知省文）君若贅旒然。（旒旂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壻爲贅壻矣以旂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曰天子旒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不言諸侯之大夫者明所刺者非但會士大夫并偏刺天下之大夫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偏刺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重出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贅章銳反本又作綴丁衛反又丁劣反繫屬也旒音留本又作流旌旗之旒屬音燭見惡賢偏反難乃旦反復扶又反重直用反〔疏〕注若今俗名就壻爲贅壻矣○解云亦是妻所持挈故名之云爾○注禮記玉藻○解云案今禮記玉藻即無此文唯禮說稽命徵及含文嘉皆云天子旗九刃十二旒曳地諸侯七刃九旒齊軫卿大夫五刃七旒齊較士三刃五旒齊首而言玉藻誤也云不言至大夫者注已云不言諸侯之大夫者起信在大夫今又言此者謂不言諸侯之大夫有兩種之義非但起信在大夫明偏刺天下之大夫也云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者欲道上三年雞澤之會殊叔孫豹不一其文者非唯彼大夫之過豹惡亦可見故也云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實權大夫故得信在者謂上十一年蕭魚之會以來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以下于向夏叔孫豹會晉荀偃以下伐秦冬季孫宿會晉士匄以下于戚之屬是諸侯不出大夫常行也云故孔子曰雖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者家語文成二年左傳亦有此言云不重出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者即上注云不重出地者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地是也）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惡烏路反〔疏〕注錄以至治之○解云稱人以執非伯討已是晉之惡也復言以歸不決於天子又是其惡故其錄以歸者甚惡晉矣）○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是時湨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二弒君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乖離出奔兵事最甚〔疏〕注其後叛臣二者○解云即下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六年春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是也云弒君五者即下二十五年夏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春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夏閽弒吳子餘祭三十年夏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冬莒人弒其君密州之屬是也云楚滅舒鳩者即下二十五年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是也云齊侯襲莒者在下二十三年冬云乖離出奔者即下十七年宋華臣出奔陳二十年蔡公子履陳侯之弟光出奔楚之屬也○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者正本作荀偃若有作荀罃者誤矣）○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先是伐許齊侯圍成動民之應）○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瞯卒。（○瞯音閑或下

（妍反左氏作牼）○宋人伐陳。○夏。衞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洮他刀反左氏作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比年仍見圍不服恤民之應）○宋華臣出奔陳。○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言朝直遙反下同）〔疏〕白狄者何○解云欲言其君經不書朝欲言其臣不見名氏故執不知問○夏。晉人執衞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下有執不日者善同伐齊故褒與信辭○祝阿二傳作祝柯）〔疏〕下有至信辭○解云公羊之義不信者日今上文同盟下即執邾婁子是爲不信而不日者褒與信辭故也晉人執邾婁子。公至自伐齊。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據諸侯圍許致圍）〔疏〕注據諸侯圍許致圍者○解云即僖二十八年冬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是也未圍齊也。（故致伐起）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據侵蔡伐楚猶不抑）〔疏〕注據侵至不抑○解云即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言猶不抑者正以楚爲彊夷數害諸侯論深淺甚於齊矣猶不抑之故以爲難也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以下葬略或說是也亟伐者并數爾加圍者明當從滅死二等奪其爵土○爲其于僞反下同亟去冀反注同驕蹇紀橋反本又作橋下紀輦反并數必正反下所主反下數年同）〔疏〕或曰爲其至上也○解云即上十一年夏公會晉侯以下伐鄭之時齊世子光在於莒子之上之屬是也○注以下至是也○解云下葬略者即下文冬葬齊靈公注云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者是正以葬是生者之事故略其父葬得惡其子則知或說近其義也云亟伐者并數爾者即上圍成圍洮圍防之屬故言并數爾必如此解者正以宣九年秋取根牟傳云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云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然則彼言亟者謂上有小君薨邾婁來加禮於魯未期而伐取邑背信大疾故云亟今此直是頻擊伐會故云亟故須解云亟伐者并數爾以別彼文○注加圍者至爵土○解云据未圍而言圍故謂之加也莊十年傳云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然則用兵之道滅爲最甚入次之圍次之今加言圍輕於滅入二等明不合死但合黜爵滅土耳取邾婁田。自漷水。其言自漷水何。（據齊人取濟西田不言自濟水○漷火虢反徐音郭取濟子禮反下同）〔疏〕注據齊人至濟水○解云即宣元年夏六月齊人取濟西田是也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據取邑未嘗道竟界）漷移也。（魯本與邾婁以漷爲竟漷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邑故云爾）〔疏〕漷移也○解云漷移而經不書者外異故也然則傳每言外異不書者亦據此文也○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衞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瑗于眷反一音環二傳作環）〔疏〕齊侯瑗卒者○解云左氏穀梁作環字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據公子買戍衞不卒戍言戍衞遂公意）〔疏〕還者何○解云欲言其善而廢君命欲言其惡還是善辭故執不知問○注據公至公意○解云即僖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傳云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衞何遂公意也彼注云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使若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是也然則公子買不可使往而經書戍衞以遂公意以明臣子不得壅塞君命今此士匄不行君命而經大之故以爲難也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爲師唯義所在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匄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言至穀者未侵齊也言聞者在竟外舉侵者張本○難乃旦反及見賢偏反）〔疏〕注禮兵至張本○解云司馬法云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故云禮用兵之道不得國中制御于外也凡爲將軍之法必須臨事制宜謂事進退也當其敵之強弱而爲帥以禦之唯不爲非義而已故言唯義所在而老子云將軍有廟勝之策者謂未行之時先謀於廟授之斧鉞令有功也旣授之斧鉞之後明即自專之義裁其可否故是其宜也云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者哀痛其喪是其恩故曰恩動孝子之心依禮而行是其義故曰義服諸侯之君也云是後兵寢數年者謂自此以後兵事寢伐數年不起至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衞遂伐晉二十四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者始有兵起也案明年仲孫遬帥師伐邾婁亦是兵而言數年者正以魯與邾婁竟界相近數相冒犯非齊晉之事故得然解也云故起時善之者正以士匄此事實依古禮但時莫能然特以爲善故云起時善之云言乃者士匄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者正以宣八年傳云乃者何難也今又言乃故以重難解之而言重者正以乃難於而故彼注云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故此云重難也云言至穀者未侵齊也者上十五年夏公救成至遇傳云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然則彼言至者不進之文今至穀即聞其喪明其未行侵故云言至穀者未侵齊也云言聞者在竟外者正以古禮庶人爲君齊衰三月若其入竟即舉而知之何道聞乎故如此解也云舉侵者張本者若如上說本未入齊但在竟外聞喪而言侵者爲下張本耳○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喜。（○喜二傳作嘉）〔疏〕鄭殺至子喜○解云左氏穀梁作公子嘉也○冬。葬齊靈公。（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疏〕注不月至不孝也○解云正以卒日葬月終于春秋爲大國之例今葬不書月故須解之言抑其父者即上十九年傳云未圍齊則言其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是也言嫌子可得無過者正以明王之制父子兄弟罪不相兼故也故奪臣子恩者正以葬是生者之事故略其父葬不書其月可以奪臣子恩也言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者正以孝子之道見父母不義之事不合從父之命處其人君之上焉得爲孝乎故去其父葬月以見之○城西郛。（言西郛者据都城錄道東西）○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柯古河反）○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遬會莒人盟于向。（○遬音速）○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澶市然反）○秋。公至自會。○仲孫遬帥師伐邾婁。○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光出奔楚。（爲二慶所譖還在二十三年○弟光左氏傳作弟黃）〔疏〕注爲二慶至三年○解云即下二十三年經云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云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宋大夫山譖華元貶之而今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者即其義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自湨梁之盟臣恣日甚故比年日食）〔疏〕注自湨至日食○解云自上十六年湨梁之盟信在大夫以來臣之恣日日甚矣言比年日食即下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二十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是也○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月者湨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疏〕注月者至大國○解云正以朝聘例時故如此解○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據快無氏○漆音七閭力於反快苦夬反）〔疏〕邾婁庶其者何○解云欲言其君經不書爵欲言其大夫邾婁無大夫故執不知問○注據快無氏○解云即昭二十七年冬邾婁快來奔是其無氏即不合書見之義問者見快不書氏知邾婁無大夫既無大夫何以特書庶其乎故難之然案下二十

（三年夏邾婁鼻我來奔何故不据鼻我而要以据快者正以鼻我以二字爲稱嫌鼻我爲宇若其据之於義不明故如此注也）重地也。（惡受叛臣邑故重而書之不言叛者舉地言奔則魯坐受與庶其叛兩明故省文也○惡烏路反）○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任音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時歲在已卯○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疏〕（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解云左氏經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注時歲在已卯者○解云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月者危公前彊隨漷有邾婁地又受其叛臣邑而今與會不於上會月者與日食同月不得復見○與音預見賢偏反）〔疏〕（注月者危公者○解云正以凡致例時故如此解云前彊隨漷有邾婁地者即上十九年春取邾婁田自漷水是也云又受其叛臣邑者即上二十一年春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云不於上會云云者言所以不於上商任會時書月以見危者正以與上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同在十月不得見此義是以於此危）○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匄古害反）○夏。邾婁鼻我來奔。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鼻我二傳作昇我以治直吏反下見治之漸同近升平附近之近下近升同傳直專反見治賢偏反下同）〔疏〕（邾婁鼻我者何○解云已解於上○以近書也者○解云以其治近於升平故復書之○注以奔至而已○解云莊二十四年冬曹羈出奔之下傳云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然則曹羈得諫義是以書之上二十一年邾庶其之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此何以書重地也然則庶其牟夷皆以重地故書悉非常例今此鼻我無三諫之善無盜上之惡直奔而已更無它義而得書見知以治近升平之故也云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者正以地接于魯故先治之也云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者言孔子作春秋欲以撥亂世多舉小國悉有大夫則恐文害其理故曰治亂不失其實也今鼻我更無他義而得書見明其張三世之法故曰取足張法而已）○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譖側鴆反）〔疏〕（注前爲至言歸○解云在上二十年秋云故言歸者正以歸者出入無惡之文故也云宋大夫山譖華元貶者即成十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何氏云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今此殺二慶之後光乃歸歸者出入無惡之文則知譖光明矣）○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据當舉重○復扶又反注同）〔疏〕（曲沃者何○解云欲言晉邑理當舉重欲言非晉邑繫晉言之故執不知問）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欒盈本欲入晉篡大夫位晉人不納更入於曲沃得其士衆以入晉國曲沃大夫當坐故復言入篡大夫位例時）〔疏〕（注欒盈本至例時○解云復入者出無惡之文故知其入欲有所篡也不直言入又無叛文故知不篡君位也其惡之文不繫於篡君故知止欲篡大夫也云曲沃大夫當坐故復言入也正以入者出入惡之文而人于曲沃故知從晉鄉曲沃之時有罪明矣曲沃大夫受納有罪之人故云當坐春秋欲見此義故不舉重復書入于曲沃矣云篡大夫位例時者正以經書夏故知例時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定十一年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之屬皆是也）○秋。齊侯伐衞。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据次于聶北救邢○渝羊朱反左氏作揄聶女輒反）〔疏〕（注据次至救邢○解云即僖元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是也）先通君命也。（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言救○惡烏路反）○己卯。仲孫遫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紇恨發反）○晉人殺欒盈。曷爲不言殺其大夫。（据篡得大夫之位）〔疏〕（注据篡至之位○解云正以夏已入晉冬乃殺之傳又云曷爲不言殺其大夫故知篡得大夫之位矣）非其大夫也。（明非君所置不得爲大夫無大夫文而殺之稱人者從討賊辭大其除亂也）〔疏〕（注明非至亂也○解云公羊之例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今無大夫之文稱人者欲從衞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屬是討賊之辭故也實非篡而作討賊之辭者大其除亂也）○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仲孫偈本又作褐亦作羯同居謁反）○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是後楚滅舒鳩齊崔杼衞甯喜弒其君）〔疏〕（注是後至其君○解云二十五年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二十五年夏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春衞甯喜弒其君剽是也）○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前此叔孫豹救晉仲孫羯侵齊此興師衆民怨之所生也）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與甲子同）〔疏〕（注與甲子同○解云在上七月也）○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陳儀二傳作夷儀二十五年同）○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咸本又作鍼其廉反咎其九反）○叔孫豹如京師。○大饑。（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疏〕（于陳儀左氏與穀梁作夷儀○注有死傷曰大饑○解云正以諸經直言饑此加大故也）

公羊注疏卷二十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襄公卷二十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三誤正）

鑾荆以强（閩監毛本同鄂本强作彊）

此何以書爲公之也（補毛本作爲公取之也此本誤脫取字）

知此莒人伐我東鄙圍台之經爲文者（浦鏜云爲下常脫常字）

昭元年三月取運（浦鏜云下當脫傳云）

而自益其邑（鄂本而作以按正義正作以）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唐石經諸本同解云考諸正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矣按疏中標經士彭當本作士魴）

因始卒其父（疏中因作乃）

問其有因（疑當作其間有因）

十有三年

夏取詩（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詩二傳作邿解云正本皆作邿字有作詩字者誤齊召南云公羊經傳作詩漢地理志東平國亢父詩亭故詩國亦是同公羊非誤也○按說文邿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邿亭）

十有四年

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釋文作綴流云一本作贅旒○按穀梁疏引此亦作贅浦鏜云二誤三從穀梁疏校）

注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者（閩監毛本者作○下有解云二字）

叔孫豹會晉荀偃（諸本同唐石經缺解云舊本作荀偃若作荀罃者誤）

叔孫豹會晉荀者（閩監毛本者作偃按偃者當並有）

己未衞侯衎出奔齊（左穀無衎字）

後甯氏復納之者同（鄂本復納之下有出納之三字此脫按疏中引注亦有當據以補入）

大國月重乖離之（○補毛本月上有書字之下有禍字此誤脫）

十有五年

天子之大夫也（孫志祖云穀梁疏云公羊以劉夏爲天子下大夫據此則大夫之上疑脫下字）

稱子者參見義（解云參讀爲二三之三）

郎定四秋七月（補四下誤脫年字）

五十之國六十有三也（浦鏜云五十下脫里○按浦說是）

其餘以録士（浦鏜云祿誤録）

明魯當共送迎之禮（鄂本迎作逆）

故與至攜同文（鄂本同閩監毛本攜改巂按釋文作巂此本載音義同此疏及僖廿六年經傳釋文皆作巂）

十有六年

于湨梁（唐石經閩本同監毛本湨誤溴釋文作臭梁云本又作湨）

据葵丘之盟（解云此注云葵丘者誤也宜爲牡丘字矣）

公會晉侯以下于湨梁者（閩監毛本刪者下注据葵丘之盟者同）

若今俗名就壻爲贅壻矣（鄂本名誤民）

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浦鏜云正誤三從六經正誤按此本疏引注云而君遂失實權閩監毛本疏無實字）

大夫故得信在（鄂本在作狂此誤）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者（此本上接陳侯之弟光出奔楚之屬也下鄂閩監毛本移此於宋人伐許下又刪者字增解云二字）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唐石經諸本同疏云正本作荀偃若有作荀罃者誤）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唐石經原刻三磨改二按左氏穀梁皆二月）

邾婁子瞷卒（釋文唐石經瞷作瞯左氏作邾子牼卒九經古義云考工梓人云數目顧脰注云故書顧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鬜頭無髮之鬜是牼有瞷音故或作瞷）

十有九年

正以楚爲彊夷（閩監本同毛本彊改强非）

邾婁來加禮於魯（按婁下脫子字）

恩動孝子之心服諸侯之君（閩監本同鄂本毛本心下有義字按解云哀痛其喪是其恩故心恩動孝子之心依禮而行是其義故曰義服諸侯之君也是疏本有義字當據補）

公救成至遇（閩本同監毛本成誤陳）

罪不相兼故也（閩本同監毛本兼誤及）

二十年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弟光左氏作弟黃九經古義云白虎通云璜之爲言光也風俗通云黃光也）

二十有一年

癸酉日有食之是也（浦鏜云癸酉下脫朔字）

惡受叛臣邑（鄂本受下有人字）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庚子孔子生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按穀梁傳作庚子孔子生與陸氏本合疏本作十有一月庚子與唐石經同○按作十月者是也考杜氏長厤十月庚辰小十一月己酉大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齊召南說）

時歲在己卯（疏及鄂本閩本同監毛本作乙卯非錢大昕云於三統術是年歲在乙巳乙卯當爲乙巳之訛疏作己卯亦非）

二十有二年

前彊隨漷有邾婁地（鄂本同閩監毛本彊作疆疏同）

而今與魯不於上會月者（鄂本魯作會此誤毛本於誤與鄂本閩監本及疏皆不誤）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唐石經諸本同二傳邾婁子作邾子左氏無滕子）

二十有三年

自近始也（諸本同昭廿七年疏引作以近治也始爲治之說當據正按解云正以地接于魯故先治之也是疏本作治）

以近書也○（鄂本○作者）

宋大夫山譖華元貶（二十年疏引此下有之字）

故復言入也（浦鏜云者誤也）

故知從晉鄉曲沃之時（閩監毛本鄉誤卿）

定十一年秋宋樂世心（閩監毛本世改大非經作世字）

次于雍渝（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雍渝左氏作榆）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毛本先誤光）

二十有四年

仲孫羯帥師侵齊（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仲孫偈云本又作偈亦作羯同）

此與師衆民怨之所生也（元本同監毛本此作北皆誤鄂本閩本作比又鄂本無也當據以訂正）

于陳儀（釋文陳儀二傳作夷儀二十五年同閩監毛本皆誤以此釋文爲注鄂本無之此本加圈以別之是也）

公羊注疏卷二十校勘記終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襄公卷二十一（起二十五年盡三十一年）

何休學解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日者陳鄭俱楚之與國今鄭背楚入陳明中國當憂助鄭以離楚弱陳故爲中國憂錄之。○背音佩。爲于僞反〔疏〕注日者至錄之。○解云正以公羊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者乃始書月即成七年秋吳入州來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之屬是今此書日故爲憂錄之故也言陳鄭楚之與國者正以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之文也）○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誅崔杼故詳錄之。○重直龍反〔疏〕注會盟至錄之。○解云正以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爲重不言會于某今會盟並舉故須解之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之下注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也昭十三年平丘之下注云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討棄疾故詳錄之與此同）公至自會。○衛侯入于陳儀。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據與鄭突入櫟同。○櫟力狄反〔疏〕陳儀者何。○解云欲言是國衛侯入于欲言其邑不繫于衛故執不知問。○注據與至櫟同。○解云桓十五年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注云據齊陽生入陳乞家言入于齊今此亦據哀公六年齊陽生之事與之同故云據與鄭突入櫟同矣哀六年傳云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然則陽生實入陳乞家而言入于齊今衛侯入于陳儀不言入于衛是以據而難之然則陽生入于陳乞之家在國都之內故言入于齊陳儀非國都故不得言入于衛）譏君以弑也。（以先言入后言弑也。時衛侯爲剽所篡逐不能以義自復詐願居是邑爲剽臣然后候間伺便使甯喜弑之君子耻其所爲故就爲臣以譏君惡之未得國言入者起詐篡從此始。○譏況元反以弑音試注同后年放此何便音司下婢面反惡烏路反〔疏〕注以先至弑也。○解云謂今言入二十六年弑剽是也云時衛侯爲剽所篡逐者初見篡逐在十四年今仍未復故言時也云然后候間伺便使甯喜弑之者在下二十六年春云故就爲臣以譏君惡之者謂就其君之文以惡之云未得國言入者云云欲言小白陽生之屬得國乃言入）○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屈居勿反）○冬。鄭公孫囆帥師伐陳。（〔疏〕公孫囆云云亦有本作公孫蠆字者）○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

入巢之門而卒也。（以先言門后言于巢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吳爲自死文所以彊守禦也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謁左氏作過卒暴七忽反射食亦反〔疏〕吳子過者亦有一本作謁字者。○門于巢卒者何。○解云欲言好者舉門于巢卒欲言其殺卒非殺之稱故執不知問。○入門乎巢而卒者何。○解云雖加入者仍未分明故更以不知問之。○注先言門后言于巢者。○解云正以先入其門巢人乃殺故言門于巢卒傳云入巢之門而卒也者解入于巢而卒）吳子謁何以名。（據諸侯伐人不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以名卒問無事知以傷辜死還就張本文伐名知傷而反卒繫巢知未還至舍巢不坐殺復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復扶又反〔疏〕吳子謁至卒也。○解云上七年傳云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已是辜傳也今復發之者正以彼是臣傷其君今此異國因其異故復發之。○注以名至本文。○解云正以伐楚而書名門于巢而言卒其間更無事知以傷之故傷辜而死是以還就于伐而書其名爲卒張本文云伐名知傷而反卒繫巢知未還至舍者正以名者卒爵之稱今于伐已名知其見傷而反也其卒之時仍繫巢言之故知於被傷還未至于舍止之處而卒也云巢不坐殺復見辜者上注云與巢得殺是巢不坐殺也言復見辜者對上七年言之故言復也云辜內當云云者上注云與巢得殺之今見辜者正以過國假塗賓客之謙謹重門設守主人之恒備今吳人無禮淩暴巢國若不與殺開衰世諸侯得使縱橫巢無禦備而殺人之君若今舍之又脫漏其罪是以何氏進退月之若以殺論巢君台絕若以傷論既黜而已云云之說在上七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甯喜爲衛侯衎弑剽不舉衎弑剽者譏成于喜。○剽匹妙反喜爲于僞反下文爲惡曷爲同〔疏〕注甯喜至剽者。○解云下二十七年傳文云不舉衎弑剽者譏成于喜者言喜若爲衎弑剽春秋舉重宜書衎弑今書喜者正由譏成于喜故也是以下二十七年傳曰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是譏詐予成喜之文也）○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衎盜國林父未君事衎言叛者林父本逐衎衎人故叛衎得誅之猶定公得誅季氏故正之云爾〔疏〕注林父至言叛者。○解云正以凡言叛者臣盜土之辭故如此解云林父本逐衎者在十四年也。○注猶定公至云爾。○解云昔林父逐衎衎得誅之季氏不逐定公而定公得誅季氏者正以昭公是父子一體榮辱同之季氏逐昭公故與定公得誅之也知如此者正以定公元年霣霜殺菽何氏云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耻反爲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是也）○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此譏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據齊陽生至陳乞家時書入于齊不書復歸復歸者入無惡文〔疏〕注據齊至歸者。○解云即哀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傳云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諸大夫不得已皆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是也云復歸者入無惡文者即桓十五年傳云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是也）惡剽也。（主惡剽衛侯入無惡則剽惡明矣。○惡剽烏路反注及下惡剽以惡并上注故惡反惡惡輕以惡皆同）曷爲惡剽。（據齊陽生不書歸惡舍）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凡篡立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由此得成惡輕亦欲以篡重不書[illegible]見重[illegible]親親也[illegible]於是位[illegible]遠於公[illegible]遠復無賢德是以衛未有說之也）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據衛人立晉〔疏〕[illegible]）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illegible]出入同[illegible]奔俱日[illegible]逐之亦[illegible]復歸爲[illegible]之例歸[illegible]復歸于[illegible]此書日[illegible]夏四月[illegible]國明至[illegible]惡剽之[illegible]見）○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痤有罪故平公書葬。○痤在禾反[illegible]）○晉人執衛甯喜。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illegible]稱人而執非伯討〔疏〕注稱人而執非伯討者。○解云僖四年傳文也）不以其罪執之也。（得以爲功當坐執人[illegible]）○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甯乃定反）○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孔瑗二傳作孔奐）○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據與射姑同。○鱄市

（轉反又音專一音直轉反射音亦又音夜〔疏〕注据輿射姑同。解云即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狐射姑出奔狄傳云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彼注云据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然則今此亦据公子履出奔之事與射姑同故言据輿射姑同矣其公子履之事在上二十年秋執鐵鑕者若似司弓矢云甲革椹鑕之類）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据非同姓。爲殺于僞反下爲殺爲我爲衛注深爲皆同）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黜猶出逐。黜公勑律反下文注同）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固猶必也喜者殖子殖本與孫氏共立剽而孫氏獨得其權故有此言。女音汝）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盟者欲堅固喜意）喜曰。無所用盟。（時喜見獻公多詐欲使公子鱄保之故辭不肯盟曰臣納君義也無用爲盟矣）請使公子鱄約之。（喜素信鱄以爲鱄能保獻公）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縶馬絆也。羈縶本又作羈下陟立反馬絆也絆音半）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僕從者庶孽衆賤子猶樹之有孽生。鈇音甫又方丁反鑕之實反從君才用反又如字注同孽魚列反又五割反注及下同）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鱄見獻公多詐不敢保。與音預）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欲以此語迫從令必約之。令力呈反）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獻公歸至國背約殺甯喜。背約音佩下同）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慙恚不能保獻公。挈苦結反恚一睡反）將濟于河。攜其妻子（攜猶提也）而與之盟。（恐乘舟有風波之害已意不得展故將濟豫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昧割也時割雉以爲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如彼矣傳極道此者見獻公無信刺縛兄爲彊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剽背爲姦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太忠不爲君漏言者即漏言當坐殺大夫不得以正葬正葬明喜有罪。昧舊音刎亡粉反一音末又音蔑割也見獻賢偏反下見此同復扶又反介音界〔疏〕注誅之至大忠。解云獻公之入甯喜之由背賢弟之約殺所恃之人應爲大惡而言小負者正以甯氏殺逐兩君累世同惡雖納舊君未足掩其前罪今獻公違約殺之故謂之小負何氏必知小負者正以下二十九年秋葬衛獻公若殺無罪大夫例不書葬而獻公書葬甯喜有罪明矣喜既有罪則殺之者罪輕其罪既輕謂之小負不亦宜乎。注不爲至有罪解云君漏言者即文六年傳云射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是也然則君漏言者即坐殺大夫故當去其葬而文六年晉襄公由漏言以殺處父而經書公子遂如晉葬襄公者正以彼經殺在葬後是以不得去其君葬矣）○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曷爲再言豹。（据盟于首戴不再出公〔疏〕注据盟至出公。解云即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是也）殆諸侯也。（殆危也危諸侯故再出豹懼錄之）曷爲殆諸侯。（据首戴不殆）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衛侯衎不信而使惡臣石惡來故深爲諸侯危懼其將負約爲禍原先見此者衎負鱄殺喜得書葬嫌於義絕可欲起其小負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方再出豹也石惡惡者下出奔是也〔疏〕注會盟至豹也。解云正以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爲重不言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故須解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是后閽殺吳子餘祭蔡世子般弒其君莒人弒其君之應。閽殺音昏下音弒二十九年同祭側界反〔疏〕注是后至之應。解云即下二十九年夏五月閽弒吳子餘祭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冬十月莒人弒其君密州是也）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豹羯爲政之所致〔疏〕注豹羯至所致解云成元年無冰之下注云尚書曰舒恒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倒置也是時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即其義也而偏指豹羯者正以數年以來專見豹羯之事不見季孫見經明是時豹羯用事故也即上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二十四年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以下于宋案下文秋仲孫羯如晉二十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以下城杞之屬是也）○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婁子來朝。○秋。八月。大雩。（公方久如楚先是豫賦于民之所致〔疏〕注公方久如楚。解云即下十一月公如楚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是也）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疏〕注如晉皆月者。解云即此及昭七年三月公如楚皆月之屬是也）○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乙未。楚子昭卒。（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朞月明朞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閏數所主反下同朞月居其反又作朞〔疏〕注葬以閏至數閏。解云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傳云閏不書何以書注云据楚子昭卒不書閏傳云喪以閏數也注云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傳又云喪曷爲以閏數注云据卒不書閏傳云喪數略也注云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然則大功以下以月爲數故得數之故此注云葬以閏數云卒不書閏者正取朞月者以其取朞月故不得書閏矣何者以閏非正月故也以此言之明朞三年之喪始死在閏月得數之何者正以閏月者前月之餘故得繼前月言之若閏不在始死之月則不得數之何者朞三年皆以年計若通閏數之則不滿朞三年故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何言乎公在楚。（据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疏〕注据成至不書。解云即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則知正月之時公在晉明矣）正月以存君也。（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爲臣子危錄之。而復扶又反下皆同惡襄烏路反下惡以同爲臣于僞反下故爲爲季子傳凡爲同〔疏〕注臣子至言在。解云公在國時恒以歲首存之今君在楚不得行此事故書其所在云在晉不書云云者即成十一年是也若然案昭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皆云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何言在晉不書者昭三十年注云閔公運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然則閔公失國遠在晉地是以書之仍非常例也）○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閽弒吳子餘祭。閽者何。門人也。（守門人號〔疏〕閽者何。解云欲言其臣閽非臣稱欲言非臣而得弒吳子故執不知問）刑人也。（以刑爲閽古者肉刑墨劓臏宮與大辟而得五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劓魚器反臏毗忍反辟婢亦反畫象音獲應世應對之應黠閑八反〔疏〕注以刑至而五。解云何氏所以必言古者肉刑者正以漢文帝感女子之訴怨倉公之罪除肉刑之制故指肉刑爲古者矣知五刑爲此等者正以元命包云墨劓辟之屬各千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是也案周禮司刑職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刖罪五百宮罪五百大辟五百凡二千五百與此違者鄭駁異義云皋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然則司刑職周刑也孔子爲春秋採摘古制是以元命包之文與司刑名異條目不同云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者孝經說文言三皇之時天下醇粹其若設言民無違者是以不勞制刑故曰三皇設言民無違也其五帝之時黎庶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當世之人順而從之疾之而機矣故曰五帝畫象世順機也畫猶設也其象刑者即唐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注云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中刑雜屨屨屨也下刑墨幪幪巾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以居州里而民恥之是也三王之時劣薄已甚故作肉刑以威恐之言三王必爲重刑者正揆度其世以漸欲加而重之故曰揆漸加也當時之人應其時世而爲黠巧作姦僞者彌多于本用此之故須爲重刑也云云之說備在孝經疏）刑人則曷爲謂之閽。（据非刑人名）刑人非其人也。（以刑人爲閽非其人故變盜言閽〔疏〕注以刑至言閽。解云曲禮上篇云刑人不在君側鄭注云爲怨恨爲害祭統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然

（則刑人不合爲閽故曰以刑人爲閽非其人也刑人弒君正合書盜故哀四年盜弒蔡侯申之下傳云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是其刑人弒君正合稱盜之文是以此注云故變盜言閽）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閽由之出入卒爲所殺故以爲戒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不近附近之近下同〔疏〕注刑人至其君。○解云猶言不自重似若世人名輕賤之物云非可賴也又云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者出禮記王制文注故不至其君者言故不繫國者謂不言吳閽也既不繫國則絕君臣之義故不言弒其君矣）○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書者杞時微善能成王者後〔疏〕衛世叔齊。○解云左氏經作大叔儀）○晉侯使士鞅來聘。（○鞅於丈反）○杞子來盟。（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常坐善諸侯城之復貶者諸侯自閔而城之非杞能以善道致諸侯〔疏〕注貶稱至當坐。○解云杞是王者之後實爲公但春秋之義假魯爲王新周故宋黜杞爲伯是以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注云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然則杞之常爵正合稱伯而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故也云云之說在僖二十三年）○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據向之會稱國。○札側八反〔疏〕注據向之會稱國。○解云即上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以下會吳于向是也）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據聘不足賢而使賢有君有大夫荆人來聘是也〔疏〕注荆人來聘是也。釋曰即莊二十三年夏荆人來聘是也然則彼亦來聘而但稱人則知來聘之功不足褒美今得加文故怪之）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與并也并季子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迮起也倉卒意。○迮子各反起也卒七忽反）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迭猶更也。○迭大結反更也更也音庚）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祝之又反又之六反注同疏食音嗣〔疏〕故諸至爲勇。○解云言其或輕其死或爲勇事即餘祭不遠刑人謁爲巢門所殺是也。○注論語至是也。○釋曰論語鄉黨文言雖疏食菜羹及瓜質薄之物亦必祭其所先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引之者證飲食有祭之義吳子因此祭而得自祝也）曰。天苟有吳國。（猶曰天誠欲有吳國當與賢弟〔疏〕注猶曰至賢弟。○釋曰言天誠有吳而不滅之我當將國以與賢弟也）尚速有悔於予身。（尚猶努力速疾也悔咎予我也欲急致國于季子意〔疏〕尚速至予身。○解云案成十七年左氏傳云晉士燮祈死下何氏作膏肓難之曰休以爲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擿暴未聞死可祈也昔周公之隆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秉珪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夭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然則今此謁等亦自祈死而得離左氏者公羊此事直見謁等愛其友弟致國無由精誠之至而願早卒遂忘死不可祈之義矣猶如周公代死子路請禱之類豈言謁等祈得死乎而謁及餘祭之死或入巢之門或閽人所殺抑亦事非天眚也豈如左氏以果死爲信然故得難之然則季子仁者知兄如此何不早去而令三君遇咎自悔者蓋謁等但爲密謀季子不知是以未去耳）故謁也死。餘祭也立。（故迮爲君〔疏〕故謁也死。○解云在上二十五年餘祭也立在上二十六年餘祭也死在今年夏夷昧也立在明年夷昧也死在昭十五年春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者在昭十五年凡爲季子之故也者三君皆然故言凡凡者非一之辭）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已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諱所以起至而君之。○季子使所吏反下同僚者力雕反長庶丁丈反下注同）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不爲讓國者僚已得國無讓也）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闔廬謁之長子光專諸膳宰僚耆炙魚因進魚而刺之。○闔戶臘反廬力居反命與音餘下命與同僚焉於虔反本又作惡音烏刺僚七賜反又七亦反注同耆市志反〔疏〕注闔廬至子光。○解云正以上云則我宜立故也云專諸膳宰僚耆炙魚因進魚而刺之者吳語文自闔廬以下至去之延陵皆在昭二十七年）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爲季子殺僚。○爾殺吾君申志反注殺僚同篡初患反）去之延陵。（延陵吳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竟）終身不入吳國。（不入吳朝既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留事〔疏〕注不入吳朝。○解云正以延陵者竟內之邑而言不入吳國故以朝廷解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故大其能去以其不以貪賤苟止故推二事與之〔疏〕注故大其能去。○解云言由其能去之故君子與之）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據其本不賢其君）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方以季子賢許使有臣有大夫故宜有君）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故降字而名〔疏〕札者何。○解云欲言其名違賢者例欲言其字仍不足其氏故執不知問。○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者。○解云壹而足者即莊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是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離君父辭故不足以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季子讓在殺僚後豫於此賢之者移諱于闔廬不可以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遠于萬反見賢偏反〔疏〕注季子見讓。○解云殺僚在昭二十七年夏言移諱于闔廬者[illegible]季子讓國之文諱去闔廬之殺是以不得見其讓矣故彼注云不書闔廬弒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亯之故爲沒其罪也是也）○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燕音烟）○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月者公數如晉希見荅今見聘故喜錄之。○薳于委反頗音皮又音彼一音普何反一本作跛者音同二傳作薳罷數所角反〔疏〕注月者至錄之。○解云文當言如晉是若有作如楚字者誤也言數如晉者即上三年春公如晉四年冬公如晉八年春公如晉十二年冬公如晉二十一年春公如晉之屬[illegible]間五朝于晉故言數也言希見荅者上十二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二十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是也魯侯五朝而晉人再荅故謂之希二十八年公○如楚楚亦一報故喜錄之也案上元年晉侯使荀罃來聘而解之言希者以其公如晉之前非荅公之事故也）○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弒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爲于僞反下爲伯不爲爲中國同〔疏〕[illegible]以其是夷狄[illegible]忍言其日也）○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思息吏反〔疏〕外災至卒日。○解云外災例時即莊十一年秋宋大水莊二十年夏齊大災上九年春宋火之屬是也而昭九年夏四月陳火[illegible]而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illegible]天下云爾故日之然則此不合日而日者自爲伯姬卒故日若然即魯女之卒例合書日而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彼夏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何氏云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是也以此言之則知莊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亦是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也）○天王殺

其弟年夫。（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不從直稱君者舉重也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設但殺弟不能書是也不爲諱者年夫有罪○年夫音侯又如字二傳作佞夫惡失烏路反下皆同去起呂反子行下孟反下子行其行同〔疏〕注王者至親也○解云諸侯之義不得專殺大夫若大夫有罪而殺之者皆惡于專殺是以書見今此天王也自得專殺若殺大夫宜不書之書者以其未王而殺母弟失親親故惡而書也○未三至子行○解云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注云俱繼體其禮不得異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然則靈王之崩在二十八年十有二月則於此時未三年也未合稱王而稱王者貢其在父服之內方當思慕而已而殺其母弟非人子之義是以直稱天王不與其子行也而昭二十二年夏四月景王崩至二十三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泉亦未三年而稱天王者彼傳云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何氏云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赦其難而事之是也○注不從至有罪○解云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云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云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然則殺世子母弟者皆直稱君甚之今經云天王殺其弟年夫者寧知不是直稱爵之例而知天王者乃是不與子行者正以其在父服之內而不思慕反殺先君之子以此爲重故知義然云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者即昭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注云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是也云設但殺弟不能書是也者正以莒殺意恢以其在喪內故書而責之則知天王殺弟若不在喪不書矣若諸侯之義不得專殺大夫而言莒殺意恢在喪內乃書者正以意恢直莒子之弟不爲大夫故也今此王者自得專殺若不在喪內何勞書乎故云設但殺弟不能書是也云不爲諱者年夫有罪者春秋之義雖言黜周而王魯乃實天子服內殺弟是甚惡何故不爲尊者諱因年夫有罪則王者之惡稍輕是以春秋不復諱矣）

○王子瑕奔晉。（稱王子者惡天子重失親親○重直用反又直勇反〔疏〕注稱王至親親○解云正以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注云叔服王子虎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今此王子瑕言王子者正惡天王重失親親故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說在下也○共音恭）其稱謚何。（據葬紀伯姬不言謚〔疏〕注據葬至言謚○解云即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是也然則宋伯姬得稱謚者以其賢故也即紀伯姬不言謚者不賢明矣若然案隱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何氏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然則紀叔姬亦有賢行而莊三十年葬紀叔姬之經不云謚者蓋以劣於宋伯姬故不得與之同文何者能處隱約全竟婦道豈同守節盡誠逮火而死乎）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謂有事宗廟）不見傅母不下堂。（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傅母如字又武候反本又作姆同〔疏〕注選老至爲母○解云春秋說文作時王之禮逮乎火而死者爲火所逮瑗而死也）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故賢而錄其說）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君子爲中國諱使若加弒月者弒父比髡原恥尤重故足諱辭○加弒音試下同〔疏〕注君子至加弒○解云凡君弒者雖賊未討亦書其君葬故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冬葬許悼公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注月者至諱辭○解云即上七年冬十二月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八年夏葬鄭僖公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何氏云操順上事使若無賊然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然則案彼髡原爲大夫所弒雖爲中國諱而書其葬猶責不足其文今此蔡侯爲子所弒比於髡原爲恥尤重是以足其諱辭備書時月也）

○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錄伯姬也。（重錄伯姬之賢爲諸侯所閔憂○凡爲于僞反下及注所爲同〔疏〕宋災故者何○解云上下諸會不錄所爲唯此特書故執不知問）諸侯相聚。（聚斂也相聚斂財物）而更宋之所喪。（更復也如今俗名解浣衣復之爲更衣○更宋音庚又古孟反復也償也所喪息浪反下注同浣戶管反）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復者如故時諸侯共償復其所喪○復生扶又反償常亮反）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據詳錄所爲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據善事也）卿不得憂諸侯也。（時雖各諸侯使之恩實從卿發故貶起其事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宋憂內并貶者非救危亡禁作福也〔疏〕注時雖至其事○解云以此言之若恩從君發而使大夫行之雖其非正罪不至貶也○注明大至臣道○解云在禮家施不及國而言得憂內者正謂救危亡之時助君憂內不謂自專行之以此言之若助君憂內以救危之時雖恩發大夫不合譏○注宋憂至福也○解云言宋雖遭災未至於滅而恩發於大夫外求鄭國近乎作福是以楚之洪範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今乃大夫行之故云禁作福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好其呼報反見者賢徧反下同〔疏〕注公朝至云爾○解云正以上言公如楚公至自楚下言公薨于楚宮故云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楚宮○注作不至復見解云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云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得見也何氏云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然則言見者不復見謂春秋之義諸是內所改作者但隨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其餘輕處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作之還於哀上災之善惡獨在於哀故得省文矣今此作楚宮亦是襄自作之還復襄自薨之善惡獨在於襄故得省文故引彼傳云見者不復見也以此言之則知成六年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亦是內所改作而重見者正以成公立之至昭乃有事立之祭之者異故不得省文）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此書者與叔服同義〔疏〕注此書至同義解云文九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云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何氏云常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然則今此會葬亦是常禮而書之者亦是襄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滕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故云與叔服同義矣）○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莒子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稱人以弒者莒無大夫密州爲君惡民所賤故稱國以弒之）

公羊注疏卷二十一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襄公卷二十一

二十有五年

鄭伯突入于櫟（浦鏜云下當脫傳云）

譏君以弒也（諸本同唐石經缺釋文作以殺云音試注同後年放此）

以先言入后言弒也（鄂本后作後下及疏並同）

冬鄭公孫蠆帥師伐陳（諸本同唐石經本作公孫蠆口旁後加疏云公孫蠆云云亦有一本作公孫萬字者何煌云萬當蠆字誤按閩監毛本皆脫此疏）

吳子謁伐楚（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云謁左氏作遏按疏本作遏云亦有一本作謁字者作遏則與左氏合而陸氏乃區別之義疏所據之本往往勝於釋文公羊疏非唐人所爲也）

吳子遏者亦有一本作謁字者（何校本同閩監毛本遏謁字互倒據釋文唐石經所改也）

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反未誤倒）

還就張本文伐名（惠棟云伐名二字屬上句蓋名于伐而不名于卒故謂知以傷卒死爲伐名張）

（本疏云伐名知傷而反卒誤讀）

二十有六年

是謏詐于成喜之文也（浦鏜云成于字誤倒）

正以有繼及之道故也○（鄂本○作者下故衞人未有說者同）

二十有七年

我卽死（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卽作則）

子苟納我（唐石經作子苟欲納我諸本脫欲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泮官書本春秋集傳釋義皆作子苟欲納我）

非甯氏與孫氏（唐石經原刻下有也字後磨改重刻刪去故次行九字）

攜其妻子（鄂本閩監本同唐石經攜作擕毛本作挈注同係臆改）

是后閽殺吳子餘祭（鄂本后作後）

蔡世子般弒其君莒人弒其君之應（諸本同按釋文閽殺下音弒此二弒字亦當作殺音弒因上有釋文故作殺此無釋文故改弒也）

二十有八年

當寒而温倒置也（倒置當作倒賞按成元年注作倒賞）

次于雍渝（閩監毛本同翻刻者渝作榆非左氏經作榆）

公方久如楚（鄂本久作欲此誤）

閏不書何以書（浦鏜云何上脫此字是也）

二十有九年

三王肉刑揆漸加（鄂本漸作斬誤解云揆度其世以漸欲加而重之故曰揆漸加）

感女子之訴（毛本訴誤訢）

疾之而機矣（諸本同盧文弨曰疑當作疾如機矣卽所謂其機如此也）

幪巾也使不得冠飾（閩監本同毛本巾誤申飾誤作）

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唐石經原刻無則字後磨改增之故此行十一字）

注故不至其君者（浦鏜云七字當衍文按此標何注起訖特閩監毛本注字失加黑匡者下無解云二字耳不當衍也）

衞世叔齊（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經作大叔儀）

釋曰卽莊二十三年夏（閩監本同毛本釋曰改解云按周禮儀禮疏及穀梁疏皆稱釋）

（曰公羊疏稱解云或後人所改此其改之未盡者）

雖蔬食菜羹瓜祭是也（按古論語作瓜祭魯論語作必祭何氏今文之學當引作必祭○按何於尚書多用伏生之學於論語不可必其用魯也）

地不出蘷（閩監毛本蘷作孽）

周公不天（閩監本同毛本天誤大）

在上二十五年餘祭也立（此本自故謂也死解云起至凡者非一之辭止通爲一節閩監毛本分爲四段散置傳文每節下割裂破碎不成文理矣）

凡爲季子之故也者（閩監毛本作凡爲季子故也○解云）

僚已得國無讓也（鄂本無讓也作無所讓此誤）

僚惡得爲君乎（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惡改焉按釋文作僚焉云於虔反本又作惡音烏蓋據此所改）

注闔廬至子光者○解云（閩監毛本改作注闔廬謂之長子光者）

吳語文（毛本文下衍○）

爾弒吾君（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弒改殺按釋文作爾殺吾君云申志反注殺僚同蓋據此所改注中則諸本皆作殺僚）

義不可留事（鄂本無可此衍）

則宜有君者也（浦鏜云十二年疏引作則國宜有君者也唐石經缺以上下字數計之當無國字）

故不足以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何按本十二年疏引作故不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與今本異）

欲其高之（浦鏜云享誤高浦說是也）

三十年

公數如晉（解云文當言如晉是若有作如楚字者誤也）

卽上三年春公如晉（閩監毛本春誤冬）

二十八年公○如楚（閩監毛本刪○非）

未三年不去王者（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去誤王）

未三至子行（閩監毛本三下衍年毛本未上有注字）

其稱謚何（唐石經諸本同毛本謚改諡非注及疏并前後同）

故賢而錄其說（鄂本說作謚此誤）

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唐石經諸本同鄂本脫莒人二）

（字）

爲諸侯所閔憂（閩監毛本同鄂本閔作冋此誤）

時雖各諸侯使之恩（鄂本各作名此誤）

外求鄰國（閩監本同毛本求誤來）

三十有一年

春秋見者不得見也（浦鏜云復誤得按浦說是也）

還於哀上災之（浦鏜云世誤上）

解云文九年春（浦鏜云元誤九○按浦說是也）

莒人弒其君密州（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密作宻非注同）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昭公卷二十二（起元年盡十二年）

何休學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衞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戌惡皆與君同名不正之者正之當貶之嫌觸大惡方譏二名爲諱義當正亦可知○國酌二傳作國弱招上遙反軒虎軒依字許言反舊音罕二傳作罕虎漷音郭又音號左氏作虢穀梁作郭）〔疏〕齊國酌○解云亦有作國弱者○注戌惡至大惡○解云下七年秋衞侯惡卒十年冬宋公戌卒知向戌齊惡皆與君同名也然則君臣者父子之倫寧有同名之理今二子與君同名乃是不可之甚而春秋不正之者若正之當去其氏或貶稱人若其去氏嫌如宋督宋山齊無知之屬若其稱人嫌如襄三十年澶淵之大夫有作福之大惡由茲進退不得正之然則君臣同名不軌之甚得不爲大惡者正以名者父之所置已父未必爲今君之臣已或先世子而生君子既孤禮有不更名之義是以春秋謂之小惡曲禮下篇云不敢與世子同名鄭注云其先之生則亦不改義亦通於此以此言之則知無駭入極之屬自是大惡故去其氏俠卒翬溺會齊師之屬未命大夫正合無氏須辟嫌故○注方譏至可知解云定六年冬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云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何氏云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故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然則所見之世文致大平二名者小過猶尚譏之況名不辟君乃小惡之大者乎當須正之亦可知矣揔三世言之昭爲大平之首所以不譏二名而定哀之間乃譏之者蓋欲析而言之未當孔子之身故也云云之說在定六年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據八年稱弟）〔疏〕注據八年稱弟○解云即八年經云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是

貶。曷爲貶。（據八年殺偃師猶不貶）爲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難八年事○爲殺于僞反下注爲內爲仕皆同難入乃旦反一年注同）〔疏〕曰陳至偃師○解云先舉八年經文然後難之○大夫相殺稱人○解云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處臼之下師解故此弟子取而難之

言將自是弒君也。（明其欲弒君故令與弒君而立者同文孔瑗弒君本謀在招○令力呈反）〔疏〕言將至君也○解云世子者君之副貳今而殺之明其從是以後有弒君之心故稱其名氏不作兩下相殺辭矣○注明其至同文○解云兩下相殺例自稱人今欲明自是弒君故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又同矣若然大夫相殺稱人而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亦是大夫相殺而不稱人殺者彼注云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弒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是也○注孔瑗至在招○解云案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竟無孔瑗弒君之文而知孔瑗弒君者正以八年下文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葬陳哀公當爾之時楚人託討于陳招殺世子但適放之而已孔瑗見殺明其弒君故也是以九年陳火之下傳云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以此言之知孔瑗爲弒君賊矣而經不書孔瑗弒君者本爲招弒當舉招爲重也但始有討不成爲弒陳侯溺卒者但自卒耳何氏之意見招作弒君之文故知本謀在招也本謀在招則招當爲首而楚人所以不殺招但放之者蓋楚失其意或陳招歸罪於孔瑗是以但罪於孔瑗而招但罪其殺世子之愆遂免弒君之咎春秋體其事故於殺世子經書其名氏矣

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據未弒也）〔疏〕今將至者同○解云言招但與孔瑗爲謀首而將欲弒陳侯爾而經曷爲書招名氏乃與親弒者同文乎○注據未弒也○解云據今仍未弒而已貶去其弟曷爲不於八年殺世子時貶之乎

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招殺偃師是也○見者賢徧反下同）〔疏〕以親至惡也○解云傳言此者欲道八年之時罪惡大甚不假貶絕也云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云云者解之而言春秋者欲道上下通例如此不爲此文

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招稱公子及楚人討夏徵舒貶皆是也）〔疏〕注招稱公子○解云此文是也○注及楚至徵舒○解云即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傳云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是也

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據棄疾不豫貶○復扶又反）〔疏〕今招至乎此○解云此今謂八年之時言八年殺世子之時將有弒君之意即是其罪已重矣何不逐其重處而貶之曷爲又復豫貶於此○注據棄疾不豫貶○解云下十一年夏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至十三年夏楚公子弃疾弒公子比與招殺偃師無異弃疾於圍蔡之時不豫貶此則貶之故以爲難也

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據弃疾不著）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起楚託討招以滅陳意也所以起之者八年先言滅後言執託討招不明故復貶於此明楚先以正罪討招乃滅陳也）〔疏〕注所以至陳也○解云八年經云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葬陳哀公是其先言滅後言執之事也言託討招不明者正以若其託討宜先執後滅今乃先言滅後言執是託討不明楚先以正罪討招乃滅陳也而八年經先書滅者彼注云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然則楚人本懷滅人之心故先書滅而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先書討賊乃言入陳者莊王討賊之後始有利陳國之意故後書入也

○三月。取運。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據自魯之有）不聽也。（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故書取月者爲內喜得之）〔疏〕運者何○解云欲言內邑而經書取欲言外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注月者爲內喜得之○解云正以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不書月故知此月者以其是內之叛邑喜封得之故也是以彼注云以不月者與取運異知非內叛邑故言取是也秦無大夫者正以文十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傳云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然則秦處西戎罕接諸夏賢于繆公始有大夫自爾以來常多格化春秋漏之無大夫名氏今得書見是以據而問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爲仕之於晉書○鍼其廉反）曷爲仕諸晉。（據國地足以祿之）有千乘之國。（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千乘繩證反注同）〔疏〕注公侯至千乘○解云王制文連言侯者據有功者言之云伯四百九十乘者正以王制云伯七十里故也云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者正以此伯故也

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弟賢當任用之不肯當安處之乃仕之他國與逐之無異故云爾）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據讀言大原也○大原音泰下同鹵力古反）〔疏〕晉荀至大原○解云案左氏作大鹵字穀梁與此同○此大鹵至大原○解云案古史文及夷狄之人皆謂之大鹵而今經與師讀皆謂之大原故難之○注據讀言大原也○解云時公羊子亦讀言大原也

地物從中國。（以中國形名言之所以曉中國教殊俗也）〔疏〕地物從中國○解云言所以今經與師讀皆言大原者正以地與諸物之名皆須從諸夏名之故也○注以中至言之○解云謂諸夏之稱皆從地之形勢爲名此地形勢高大而廣平故謂之大原云所以曉中國教殊俗也者本史及夷狄皆謂之大鹵而今經與師讀必謂之大原者正以曉中國之人教有殊俗之義故也

邑人名從主人。（邑人名自夷狄所名也不若他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夷狄辭言之）〔疏〕邑人名從主人○解云此主人謂夷狄也言大原人道云之時從其夷狄皆謂之大鹵故注云邑人名自夷狄所名也○注不若至言之○解云諸夏地物有形名言之夷狄之俗不如諸夏之地物有形勢之名也可得正者猶言可能正是故本史及邑人止從夷狄辭言之謂之大鹵也

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分別之者地勢各有所生原宜粟隰宜麥當教民所宜因以制貢賦○隰音習別彼列反）〔疏〕原者何○解云春秋之文既同明是廣大之義原鹵名異未有分別之言故以不知問之○上平曰原○解云釋地云廣平曰原李氏云廣平謂土地寬博而平正者名原然則此言上平者蓋欲對隰言之故謂之上平其實與爾雅廣平不異○下平曰隰○解云釋地云下濕曰隰李氏云下濕謂土地窊下但當名爲隰然則此言下平者正欲對上平言之仍與濕不異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主書去疾者重篡也莒無大夫書展者起與去疾爭篡當國出奔言自齊者當坐有力也皆不氏者當國也不從莒無大夫去氏者莒殺意恢稱公子篡重不嫌本不當氏○去疾起呂反）〔疏〕注莒無至當氏○解云在莊二十七年傳文云當國出奔者正以襄三十一年冬莒人弒其君密州

（今年去疾之入入者出入入惡之文而文不氏故知出時爲當國也旣是當國正合書入而言自齊者剌齊有力矣其出奔不書者春秋之義微者出入不兩書故也云皆不氏者當國也者正以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之下傳云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則此等下言公子者是當國之文注不從云云者下十四年冬莒殺莒公子意恢何氏云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大甚故重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也然則莒爲小國大夫名氏例不錄見假有錄者名氏不具即莒慶之屬無氏是也今此去疾之徒寧知不爾彊云當國故不當氏者正以莒殺意恢重而錄氏今邪庶並篡其事非輕固宜重而錄之但欲當國爲君故如其意使惡逆見也然則意恢事重故稱公子今亦篡重明其未踐之時亦合稱氏故云篡重不嫌本不當氏也）○叔弓帥師疆運田。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疆竟也與莒是正竟界若言城中丘○疆運居良反下同）〔疏〕（疆運田者何）○解云欲言正界而經書師師欲言侵伐而道疆運故執不知問○與莒爲竟也○解云若言與莒人造作竟界○注若言城中丘○解云隱十年夏城中丘傳云何以書以重書也何氏云以功重故書當稍稍補完之至令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無異則彼若稍稍補完則輕而不書至於功重故書而剌之今此魯若往前之時少侵即正則輕而不書至於大損而興師發衆乃能正之明其功重與始取無異故若城中丘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據非侵伐）畏莒也。（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與師與之正竟剌魯微弱失操煩擾百姓）〔疏〕注畏莒至百姓○解云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是爲賊臣而二子爭篡是爲亂子魯人見其賊亂恐其轉侵是以與兵與之正竟賊亂之人自救無暇焉能轉侵乎故云微弱失操煩擾百姓也○葬邾婁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卷音權左氏作麇）〔疏〕楚子卷卒○解云左氏作麇字二小傳本亦有作麇字者○楚公子比出奔晉。（辟內難也）〔疏〕注辟內難也○解云正以更無他事於君薨之際而出奔故知止應辟內難故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其言至河乃復何。（據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還言至自乾侯不言至乾侯乃復）〔疏〕注據公至乃復○解云即下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是也不敢進也。（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乃難如旦反下有難同）〔疏〕注乃難辭也○解云宣八年傳文云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者若如川之滿不可游也然○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疏〕滕子泉卒○解云左氏穀梁作原字○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明公當自行不當遣大夫失禮尤重以責內）〔疏〕注月者至錄之○解云卒月葬時者小國之常典下六年夏葬杞文公之屬是也今而書月故以爲恩錄之言襄公上葬者謂上文葬襄公時也言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者即襄三十一年夏公薨于楚宮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是也○注明公至責內○解云公羊之義鄰國諸侯及鄰國夫人喪皆公自會葬故異義公羊說云襄公三十年叔弓如宋葬恭姬諱公不自行是也然則凡平諸侯之葬公猶自行況其加禮於已者乎故言失禮尤重以責內也○秋，小邾婁子來朝。○八月，大雩。（先是公季孫宿比如晉）○冬，大雨雹。（爲季氏○雨于付反雹步角反爲于僞反）○北燕伯款出奔齊。（名者所見世者治大平責小國詳錄出奔當誅○治直吏反大音泰）〔疏〕注名者至當誅○解云春秋之義有三世異辭入所見之世小國出奔而書其名故知義然也即莊十年譚子奔莒僖五年弦子奔黃十年溫子奔衛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之屬皆不名至于此文北燕伯款下三十年冬徐子章禹出奔楚之屬皆書其名是也言出奔當誅者謂大平之世民皆有禮況於諸侯不死社稷而棄國出奔當合誅滅矣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爲季氏○大雨雪于付反左氏作大雨雹爲季于僞反下文及注爲齊誅並同）〔疏〕大雨雹○解云案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疏〕注不殊至中國○解云內諸夏外夷狄者春秋之常典而不殊淮夷者正以此會楚子爲主會行義者即下文爲齊誅是也故君子不殊其類者君子謂孔子孔子作春秋不殊楚之類孔子之意所以然者正欲順楚之事而病諸夏之衰微何者言楚夷狄尚能行義以相榮顯況於諸夏反不能然故得病之若然春秋之式傳聞之世內其國外諸夏所聞之世內諸夏外夷狄所見之世治致大平錄夷狄則不殊淮夷固其宜也何則此注云由楚子主會行義君子不殊其類者正以等是大年亦有纍細昭當其父非已時事定哀之世乃醇粹也是以定六年仲孫忌之下何氏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故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是也然則淮夷始見安行無禮是以此經更無進稱未當定哀之間仍合外限但由楚子主會故得不殊是以何氏更爲立義矣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故繫之齊）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以襄公二十八年奔魯自是走之吳不書者以絕于齊在魯不復爲大夫賤故不復錄之○不復扶又反下同）〔疏〕○注以襄公至奔魯○解云即彼云冬齊慶封來奔是也○注不書至錄之○解云案如此經上言伐吳則犯吳之文已著何得注云使防禦吳嫌犯吳也正以慶封往前已封于防爲小國矣但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是以春秋奪言伐吳矣實言之非伐吳矣今日此經若言入防則更成上伐吳之文實伐吳則爲犯吳若直言入防執齊慶封殺之則恐防是齊邑是以進退不得作文也吳封之於防。（不書入防者使防繫吳嫌犯吳也去吳嫌齊邑也○去起呂反）然則曷爲不言伐防。（據防已爲國）不與諸侯專封也。（故奪言伐吳）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道爲齊誅意也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月者善義兵）〔疏〕注稱侯至討也○解云僖四年傳文上下更無稱爵以執大夫之事唯此一經可以當之故何氏言焉若然案如此經不重出楚上以爲伯討之義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傳云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者正以此經楚子爲會主而序于上下言執慶封殺之可以因上文不勞重出也既得因上文即是稱爵以執之故知爲伯討案霍之經宋公序上乃次楚子下言執宋公明知不得因上文矣既不因上文而不更出楚子不與夷狄之執諸夏故也云月者善義兵也者正以侵伐例時故也遂滅厲。（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滅厲如字又音賴左氏作賴）〔疏〕遂滅厲○解云有作賴字者○注莊王至之略○解云宣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彼注云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也然則以靈王非賢故責之略遂依常例書月若似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九月，取鄫。其言取之何。（據國言滅）〔疏〕注據國言滅○解云即滅譚滅遂之屬是也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因鄫上有滅文故使若取內邑）〔疏〕內大惡諱也○解云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今又重發之者正以入取之文不同故也○注因鄫至內邑○解云直言取鄫言上有滅文者即襄六年秋莒人滅鄫是也內取邑直言取者上元年三月取運之屬是也言上有滅鄫之文鄫不復爲國因此之故遂直言取者似內自取邑然則襄六年之時鄫已見滅今而言取者彼直取後乎莒非兵滅是以魯人今得取之以此言之則無駭入極不言取者正以極上無滅文故也○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善復古也○舍中音捨下及注同）〔疏〕舍中軍○解云襄十一年時於司馬之下爲之置中卿之官令助司馬爲軍將添前司徒司空之屬爲三軍驗王制故於彼經云作三軍以譏之今還依古禮舍司馬不復令作將軍故曰舍中軍○舍中軍者何○解云欲言非禮實如王制欲言是禮不應復書之故執不知問○復古也○解云正以魯爲州牧止合二軍今舍僭從禮故曰復古是以隱五年注云方伯二師是也○注善復古也○解云言舍僭從禮正是常事而書之者正以當時皆僭獨自能抑從禮善其復古是以書之故云善復古也然則曷爲不言三卿。（據上言作三軍等問不言軍云卿者上師解言三卿因以爲難○爲難乃旦反下同）〔疏〕注據上言作三軍○解云弟子之意見上文襄十一年時云道作三軍今日舍之應言舍三軍而言舍中軍與上文異故難之○注等問至爲難○解云襄十一年傳云三軍者何三卿也然則今於此問何故不云曷爲不言舍三軍而言卿者正以上文襄十

（一年時師解以爲三軍者何三卿也是以弟子因而難之云曷爲不言舍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此乃解上作三軍時意作時益中軍不可言中三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據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弟子本據上言作三難下中不言三也如師解言本益中故下言舍中爲其將復據不中難上不言中故解上以解下如此則下不言三亦可知也不言卿者欲同上下文以相起傳不足以解之者以上解下文當同亦可知月者善錄之○爲于僞反復扶又反【疏】五亦至有中○解云襄十一年時益司馬之職更令將軍正是作中而不言作中軍者正以五亦有中三亦有中若言作中軍嫌是五之中故變言作三軍若欲實而言之正是作中軍故至舍時云道中軍矣○注此乃至三也○解云上謂襄十一年時也云作時益中軍者謂於司馬之下置中卿令助司馬將軍滌前二軍爲三軍故曰作時益中軍也云今此據上作三軍不言中云三者今此公羊子據上作三軍之時不言中之意故言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也如此則上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矣何者上言作三軍下言舍中軍則非五之中亦明矣云弟子本據上言作三○難下中不言三也者即此傳云然則曷爲不言舍三卿是也○注如師至可知也○解云如詁爲若若公羊答之云本益三之中故言舍中即恐弟子難之云今舍時言中軍作時曷爲不言作中軍若其如此即是守文不察疑惑門人非師訓之道故公羊子解上以解下何者解上作時實是中軍但有嫌疑不得言中遂變言三軍即是解此下文舍中軍不得言三之意故云解上以解下如此言之即下文不言三軍昭然可解故云亦可知云不言卿者欲同上下文以相起者正實而言之正是舍去司馬之職中卿之官何以不言舍中卿而言舍中軍者正以襄十一年時云作三軍故欲同其文相起爲一物○注傳不至錄之○解云傳若足解之宜云前此作三軍之時不言中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此舍三軍不言三者正以前三非正稱故舍時不得言三今此傳文少故言傳不足解之也欲以上解下者以作時文在上故傳特解之上文既解訖下文不言三之意當同上義亦可知云月者善錄之者謂善其復古而詳錄之也）○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據漆閭丘不言及高張言及【疏】莒牟夷者何○解云欲言莒君經不言子欲言大夫莒無大夫故執不知問○注據漆至言及○解云言漆閭丘不言及者即襄二十一年春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高張言及者即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是也正以地邑無及文上下大夫乃言及與此防茲之義違故難之何者人之尊卑自有差等故可以言及地邑無尊卑之義恐其不得言及也）不以私邑累公邑也。（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蓋戰而涌爲異也不傳異者外異不書此象公在晉臣下專爲莒叛臣地以興兵戰鬬百姓悲怨歎息氣逆之所致故因以著戰處欲明天之與人相報應之義○濆泉扶粉反濆泉踊泉也左氏作蚡泉穀梁作賁泉處昌慮反應應對之應【疏】于濆泉○解云左氏作蚡字穀梁作濆泉字○濆泉者何○解云欲言地名以泉名之欲言是水戰於其處故執不知問○直泉也○解云謂此泉直上而出○直泉者何○解云欲言涌地不應言直欲言土地仍謂之泉故執不知問○注蓋戰至而涌爲異也○解云似穀洛鬬之事也○注不傳至戰鬬○解云春秋之義外異不書即襄十九年不書漷移之屬是今此濆泉爲異故不錄經既不錄傳無由發之經若書之傳宜云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似若僖十四年沙鹿崩之傳矣云此象公在晉云云者公在晉者即上春公如晉是也臣下專受莒叛臣地者即經書夏莒牟夷以下云云來奔在秋七月公至自晉之上是也以興兵戰鬬者即此戰敗于濆泉是正以敗者內戰之文故也○注百姓至所致○解云上注云外異今此云魯人悲怨致之者正以濆泉在莒魯界上二國結怨方戰於此應而爲異何以不然○注故因至之義○解云疏具傳三年）○秦伯卒。何以不名。（據諸侯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嫡之丁歷反注及下同【疏】注嫡子至立之○解云即內則云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是其以名令於四竟之義也其擇勇猛者而立之者正以夷狄之人不尚文德故也）其名何。（據秦伯嬰稱名【疏】注據秦伯嬰稱名○解云文十八年春秦伯罃卒宣四年春秦伯稻卒是也然則文十八年經作罃字今此嬰字者誤也寧知非彼誤者正以文十八年秦伯罃卒之下賈氏云穀梁傳云秦伯假不道公羊曰嬰知公羊與左氏同皆作罃字矣注獨嬰稱以嫡得立之者嬰字亦誤宜爲罃字矣）嫡得之也。（獨嬰稱以嫡得立之）○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吳未服慶封之罪故也越稱人者俱助義兵意進于淮夷故加人以進之義兵不月者進越爲義兵明故省文【疏】注越稱至省文○解云即上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彼注云月者善義兵然則上文淮夷雖助義兵其意不進故不稱淮人今稱人故以進解之云義兵不月者進越爲義兵明故省文者正以侵伐例時義兵則詳錄故上四年秋七月楚子以下伐吳注云月者善錄義兵是也今此亦爲義兵而不書月故如此解）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復扶又反內行下孟反下同勝音升見其賢遍反【疏】注不日至略之○解云正以襄二十三年春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彼已書日今而書月故解之○注上城至其義○解云上城已貶者謂襄二十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以下城杞杞子來盟注云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是也律云一人有數罪則以重者坐之然則亦不再加而卒復略之者正以此是入所見之世責小國詳始錄其內行故也諸侯內行小失寧可備盡但當卒時略之而已言不可勝書者言小行非一不可勝負不可具書猶如序云不可勝記之類也何氏必此解者正以往前經傳不見杞伯之惡而經略之知內行有失也）○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比如字又毗志反）○秋。九月。大雩。（先是季孫宿如晉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有豫賦之煩也○賦斂力驗反或無此字【疏】注先是至之煩也○解云文當如是言先是季孫宿如晉即上文夏季孫宿如晉是也言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者即下文冬叔弓如楚七年三月公如楚故謂之比也二年事皆在後故云有豫賦之煩也亦有一本云叔弓如齊者誤）○楚薳頗帥師伐吳。（【疏】楚薳頗○解云左氏穀梁作薳罷字）○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書者善錄內也不出主名者君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體言之月者刺內暨暨也時魯方結婚于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于齊也○暨其器反【疏】注書者善錄內也○解云正以平爲善事今而書之故云善錄內也○注月者至暨也○解云正以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則知例書時也今此書月故如此解也隱元年傳云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欲之暨不得已然則暨暨是不獲已然後爲之平是善事而不汲汲故不書月以刺之故云月者刺內暨暨矣○注時魯至于齊○解云下十年冬注云去冬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然則十年不書冬者是其方結婚于吳之事其外慕強楚者即上文叔弓如楚下文公如楚之屬是也正以文不言及故云不汲汲于齊矣注是後楚滅陳云云者即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是也及下十一年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是也云楚弒其君于乾谿者即下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于乾谿是也）○三月。公如楚。○叔孫舍如齊莅盟。（○叔孫舍二傳作婼）○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後楚滅陳楚弒君虔于乾谿）○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爲亂故危錄之○當丁浪反又如字鮮息淺反【疏】注當時至錄之○解云隱三年傳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今此衛侯八月卒至此正五月而經書癸亥故言危錄之言世子輒有惡疾者即下三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輒傳云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惡疾也是矣知其不早廢臨死乃命臣下廢之者正以危錄其葬故也其若不然更無危事不知衛使葬何以書日乎言危錄之者以其有危故錄其日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說在元年變其言陳者起招致楚滅陳自此始故重舉國○故重直用反年末同【疏】注說在元年○解云即元年傳云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之屬是也○注變其至舉國解云春秋之義大夫相殺稱人言其即莊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文九年晉人殺其

（大夫先都之屬今變兩下之例言殺陳世子者起招致楚滅陳自此始是以重舉陳矣）○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溺乃狄反）○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蒐者何。簡車徒也。（徒衆。○廋所苗反本亦作蒐）【疏】蒐者何○解云正以常事不書今此見經故執不知問。何以書。蓋以罕書也。（說在桓六年）【疏】注說在桓六年○解云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傳云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云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地者常地也蒐例時此日者桓既無文德又忽忘武備故尤危錄然則爲蒐之法比年作之今此不然故云以罕書○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過音戈）○大雩。（先是公如楚半年乃歸費多賦重所致○費芳味反）【疏】注先是至乃歸○解云即去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是也○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疏】殺陳孔瑗○解云左傳穀梁作奐○葬陳哀公。（日者疾詐諼滅人也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諼託義故列見之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重舉陳者上已言滅不復重舉無以明○諼況元反復扶又反下同見賢徧反）【疏】注日者至人也○解云春秋之義滅例書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上四年秋七月楚子滅厲之下注云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是以還依常例書月矣今而日者疾詐諼滅人故也○注不舉至見之○解云春秋之義舉滅爲重是以襄六年齊侯滅萊之下何氏云不書殺萊君者舉國滅爲重是也今不舉滅爲重故須辨之言復書三事言執者謂復書三事又言執者以疾其詐諼託義故須列而見之三事放招殺瑗葬哀公是○注託義至滅心○解云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然則彼乃楚子行義先書其殺今此楚子亦是託義討賊書在滅後者見本懷滅心故也○注重舉至以明○解云成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不重舉齊此重舉陳者上已言楚師滅陳若不復舉陳無以明其是陳人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陳已滅復見者從地名錄猶宋郜以邑錄不舉小地者顧後當存○復扶又反下同見賢徧反）【疏】注陳已至當存○解云郜者是文王之子春秋前宋人滅之至隱十年夏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是也云不舉小地顧後當存者言陳是揔號當是會時未必在其國都所以不舉小地而舉陳者正以楚人暴滅春秋欲閔陳而存之故還舉其大號而言也其存陳者即下經夏四月陳火是也○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火。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據災異爲有國者戒○陳火左氏作災）【疏】陳火○解云左氏作災字穀梁與此同○陳已至火何○解云所以不言外災不書此何以書之義者正以解言存陳故書其火則外災得書之義亦見矣存陳也。（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此大意欲存之故從有國記災）【疏】注陳已至記災○解云即考異郵不陳火之類未當誅絕天曉其君死灰更燃之意是也曰存陳悕矣。（書火存陳者若曰陳爲天所存悲之○悕音希悲也）【疏】曰存陳悕矣○解云悕謂悲也公羊子曰陳爲天所存者天悲痛之故也曷爲存陳。（據災非一天意曷爲悲陳而存之）【疏】注據災至存之○解云弟子之意以爲春秋之內書災者非止一處而已矣意曷爲正於此災之上悲陳而存之乎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罪人招也）殺人之賊。（孔瑗弒君賊也）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悕矣。（楚爲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則天存之者悲之也不書孔瑗弒君者本爲招弒當舉招爲重方不與楚討賊故沒招正賊文以將與上貶起之月者閔之○辟婢亦反開也本爲于僞反）【疏】注不書至閔之○解云案如上文則孔瑗與招本謀弒君而責是弒文者正以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故言當舉招爲重言故沒招正賊文者謂不於討處取招見其有弒君之罪矣言以將與上貶起之者上貶謂元年稱公子傳云此陳侯之弟招何以不稱弟貶是也云月者閔之者正以外災例時即襄元年春宋火之屬是今而書月故言閔之○秋。仲孫貜如齊。（○貜具縛反又居碧反）○冬。築郎囿。（○囿音又）

十年。春。王正月。○夏。晉欒施來奔。（晉欒施左氏作齊欒施）○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隱如左氏作意如）○戊子。晉侯彪卒。（○彪彼虬反）○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宋戌讀左傳者音戌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去起呂反）【疏】注去冬至貶之○解云正以禮記論語皆有昭公取于吳謂之吳孟子之文但不指其取之年歲今無冬者無佗罪可指是以何氏以意當之以無正文故言蓋也取吳孟子所以不書者諱取同姓故也賈服以爲刺不登臺視氣范氏以爲不書冬甯所未詳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子虔何以名。（據誘戎曼子不名○戎曼音蠻）【疏】注據誘至不名○解云即昭十六年春楚子誘戎曼子殺之是也絕。曷爲絕之。（據俱誘之）爲其誘封也。（使不自知而死故加誘○爲于僞反）【疏】注使不至加誘○解云即左氏傳云醉而殺之是也此討賊也（蔡侯般弒父而立）【疏】注蔡侯至而立○解云即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據與莊王外討晉文譎尊○譎古穴反）【疏】注據與至譎尊○解云莊王外討者即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傳云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弒君子殺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者是其實與莊王外討之文也云晉文譎尊者即僖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傳云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注云時晉文公年老恐覇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所以見文公之功是也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地者起以好會誘之○好呼報反）【疏】注地者至誘之○解云正以昭十六年楚子誘戎曼子殺之不書地今言于申故解之○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說在桓六年○比音毗）【疏】大蒐者何○解云欲言常事而經加大欲言非常事蒐是常獵之名故執不知問○注說在桓六年○解云即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傳云大閱者何簡車徒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云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然則大蒐之法五年一爲今此不然故曰以罕書也上八年蒐于紅之下何氏云說在桓六年今復指之者正以蒐與大蒐希數大異禮亦不同是以不得相因各指其所在○仲孫貜會邾婁子。盟于侵羊。（不日者蓋諱與盟使若議結善事○侵羊二傳作祲祥）【疏】盟于侵羊○解云穀梁傳作侵祥字服氏注引者直作詳字侵字皆是所見異也○注不日至善事○解云上文五月夫人歸氏薨君居喪而與人盟至十三年秋平丘之會邾婁子與晉爲議不容公盟而執季孫理宜書日見其不信而不書日者正以身居大喪而不以爲憂是內惡可諱之限故爲信辭使若此盟方欲議論結其善事然齊國酌者賈氏作酌字與此同服氏及穀梁皆作齊國弱字也○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佗大河反屈銀並如字二傳作厥憖）【疏】于屈銀○解云左氏穀梁作厥憖字○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嫡丁歷反）【疏】齊歸者何○解云欲言夫人初至不錄欲言其妾薨葬具書故執不知問○注歸氏至夫人○解云皆史記文而初至不書者蓋爲世子時娶之然則涉隨之會襄公始生而成公之世已娶夫人者案公羊上下竟無幼少之文則何氏不信左氏故也○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據陳子也）【疏】注據陳子也○解云即僖二十八年冬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以下于溫是也）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靈公即般也。不君不與靈公坐弒父誅不得為君也不成其子不成有得稱子繼父也上不與楚誘討嫌有不當絕故正之云耳）〔疏〕（不君至子也○解云靈公弒父而立弒父之人倫所不容今而見誅正是其宜是以春秋不與靈公為君也故曰不君靈公也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然則稱子者嗣君之稱春秋之義既不與靈公得為成君故亦不成其子有得為嗣君以繼其父故曰不成其子也云靈公坐弒父誅者即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上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云上不與楚誘討者即上傳云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故君子不與是）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據惡惡止其身）誅君之子不立。（雖不與楚誘討其惡坐弒父誅當以誅君論之故云爾言執者時楚託義滅之）〔疏〕（注當以至云爾○解云若不君靈公而以誅君論之何故上四年申之會及伐吳之經上文楚子誘殺之時皆稱其爵者凡貶刺之例正可於一事之上足見其惡而已寧可文文皆貶似若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傳云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譏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其餘從同是也○注言執至滅之○解云春秋之義舉滅國以為重其餘輕者皆從略是以襄六年注云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是今并書其執者正以楚人託義滅之故見其義也似若上八年注云不舉滅為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詐諼故列見之是也楚既託義執用蔡之世子以滅其國當先書其餘似若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然今乃先書滅蔡者起其本懷滅心故也是以八年注云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故是也）非怒也。無繼也。（父誅子當絕）〔疏〕（非怒也無繼也○解云莊四年傳云今紀無罪此非怒與何氏云怒遷怒齊人語此非怒其先祖遷之于子孫與然則齊人謂遷怒為怒也言今不成有為子者非由惡其父遷怒其子孫但由靈公大逆理無繼嗣矣是以注父誅子當絕也其非字有作悲字者誤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持其足以頭築防惡不以道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日者疾諼滅人○惡乎音烏惡不烏路反）〔疏〕（注日者疾諼滅人○解云正以凡滅例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上四年秋七月遂滅厲之屬是也今而書日者疾詐諼故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即納上伯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微國出入不兩書伯不當再出故斷三字問之○斷丁管反又丁亂反）〔疏〕（注即納至問之○解云納上伯款者即上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是也其犯父命而見納言于邑者即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云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注云明其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者是也然則今此納北燕伯于陽若是納上伯款即非犯父之命者正以出奔稱伯不似蒯聵稱世子故也是以何氏於款之上連伯言之見非犯父之命云又微國出入不兩書者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何以不言遂兩之也注云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是也）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子謂孔子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為伯子誤為于陽在生刊滅闕○刊苦干反）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不知何寧可強更之乎此夫子欲為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女音汝強其丈反令力呈反下令楚同億於力反錯七故反或七各反字或作措）〔疏〕（注如猶至億措○解云孔子云當是歲時我已年立具見其事奈汝在側之徒不見之何故曰奈汝所不知何也孔子雖知伯于陽者是公子陽生但在側之徒皆不委曲若改之謂已苟出心肺故曰寧可彊更之乎莊七年星隕如雨之下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何氏云明其狀似雨耳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為異不以尺寸錄之然孔子脩春秋大有改之處而特此文不改之者欲示後人重其舊事似劉公即君與為不上禮之類也故曰夫子欲為後人法不欲人妄億措也億措者億謂有所儗度措者置也置意於言也不欲令人妄儗度不欲令人妄置意於言矣若擬度而中之者無傷即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之類是也若億措而妄者正得學者不思之義也則學而不思則罔之類是也云子絕四者備於鄭注引之者欲道無事億措乃孔子所絕是以脩春秋而有其義矣）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疏〕（注唯齊至次序○解云謂其盛時事也及其衰末亦不醇粹是以僖▲十三年鹹之會許男序于曹伯之上而何氏於僖四年許男辛臣卒葬許穆公之下注云傳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其曹後者是鹹之會當桓末年許在曹上非其次序之事也）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非齊桓晉文則如主會者為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丘孔子名其貶絕譏刺之辭有所失者是丘之罪聖人德盛尚謙故自名爾主書者惡納篡也不書所篡出奔者微國雖未踰年君猶不錄不足陽下言于北燕者史文也北燕本在上從史文也○惡納烏路反）〔疏〕（注其貶至之罪○解云即春秋說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也云主書者惡納篡也者正以春秋之義立納入皆為篡辭且上有伯款出奔齊之文知今納宜是篡人也○注不書至不錄○解云正以上三年之末伯款出奔適歷十許年計應有君矣陽生篡之宜書其出今不書者微國之君被篡而出走者皆略而不書之假令非被篡但是微國未踰年之君卒猶不書況乎被篡出奔寧不略之乎何氏所以必將未踰年君約之者正以所見之世微國成君之出例皆錄之故也即伯款之徒是也○注不足至史文也○解云若足其文宜云齊高偃帥師納北燕公子陽生于北燕今陽生之下不言北燕者正以史之本文陽生之上有北燕之字因而從之不及改順文楚殺其大夫成然者左氏作成熊穀梁作成虎字）○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然。▲（○成然左氏作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整之領反或作慭魚覲反）○楚子伐徐。○晉伐鮮虞。（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為夷狄所強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疏〕（注謂之至狄之○解云諸夏之稱連國稱爵今單言晉作夷狄之號故須解之言中國無義故為夷狄所彊者即襄七年鄭伯髡原之下傳云曷為不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彊則不若楚於是弒之何氏云禍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之屬是中國無義之文也言遂為夷狄所彊也者即四年夏楚子以下會于申執齊慶封殺之之屬是也云今楚行詐▲滅陳蔡者即昭八年滅陳十一年滅蔡是也今楚行詐者即託義討招瑗託義討蔡般是也言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者即上十一年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以下于屈銀是也言先伐同姓者正以鮮虞姬姓故也）

公羊注疏卷二十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昭公卷二十二（唐石經昭公第十卷九）

元年

齊國酌（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國酌二傳作國弱按疏云齊國酌亦作國弱者是公羊本與二傳同）

石惡（齊召南云二傳作齊惡是也石惡已於襄廿八年出奔晉矣○案釋文不云二傳作齊惡是公羊古本與二傳同孫志祖說）

鄭軒虎（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軒虎舊音罕二傳作罕虎○按）

于漷（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亦作郭云左氏作虢穀梁作郭惠棟云郭虢字古通虞虢作虞郭）

故見王者治定（浦鏜云欲誤故四年會于申疏同）

無所復為譏（定六年注譏作議昭四年疏引同）

然則所見之世文致大平（閩監毛本改太平下同）

先舉入年經文（閩本同監毛本先誤元）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又同矣（浦鏜云文誤又）

而經曷為書招名氏（閩監毛本氏誤字）

但始有討（疑當作招但有討何校本討作計是也）

據棄疾不豫貶（鄂本棄作弃此本下及疏皆作弃）

三月取運（唐石經諸本同或作二月誤）

以不月者與取運異（浦鏜云者衍按浦說是也）

秦無大夫者至而問之（補毛本此段疏文八十六字在下節注下是也此本誤）

正以此伯故也（閩監毛本同一本作正以稱伯故也當互脫一字）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作大鹵字穀梁與此同）

下濕曰隰（閩本同監毛本濕改溼下同）

但當名爲隰（浦鏜云常但加三字誤但當○按此非誤也所傳不同耳）

莒殺莒公子意恢（浦鏜云其公子誤莒公子浦說是也）

子未踰年（浦鏜云子衍字浦說是也）

彊云當國（浦鏜云彊當而字誤）

解云隱十年夏（浦鏜云七誤十浦說是也）

楚子卷卒（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子卷左氏作麇解云左氏作麇字二傳本亦有作麇字者按卷麇一聲之轉故文異）

二小傳本（浦鏜云小字衍）

三年

滕子泉卒（諸本同唐石經初刻作原後磨改爲泉解云左氏穀梁作原字）

襄公上葬（穀梁疏引作葬襄公不誤）

皆公自會葬（閩監毛本自誤至）

叔弓如宋葬恭姬（閩監毛本恭作共）

議公不自行是也（閩監本同毛本議改譏）

四年

大雨雪（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大雨雪左氏作大雨雹解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經義雜記曰范注穀梁云雪或爲雹則穀梁亦有作雹者或據左氏公羊言之若今公羊作雪釋文同則誤也）

今此若有作雪字者（閩監毛本脫者字）

楚子主會行義（監本子誤于）

故見王者治定（○按定六年注故作欲此誤）

楚人執徐子（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誤楚子）

注不書至錄之（此本在注以襄公至奔魯節疏下閩監毛本改作注不書至邑也移於不書入防者節注下）

月者善義兵（五年疏引作月者善錄義兵此脫錄字）

遂滅厲（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滅厲左氏作賴疏云遂滅厲有作賴字者）

五年

故正舍二軍（浦鏜云合誤舍）

何故不云曷爲不言舍三軍而言卿者（浦鏜云軍卿字疑互誤非也注言此傳何不云三軍而云三卿也）

今此据上作三軍不言中（疏中引注不言中下有云三二字此脫）

傳不足以解之者以上解下（諸本同誤也按解云今此傳文少故言傳不足解之也欲以上解下者云云則此注足下衍以字者下脫欲字當據以刪補）

注据漆至言及（閩監本同毛本至誤閭）

穀梁作潰泉字（賁誤潰）

不以名令于四竟（鄂本同閩監毛本不以誤倒）

据秦伯罌稱名（解云文十八年經作罃字今此罌字誤）

今此罌字者誤也（按今此下當脫作字）

寧知非彼誤者（閩監毛本寧誤能）

獨罌稻以嫡得立之（解云罌字亦誤宜爲罃）

其意不進（閩監本同毛本意誤義）

六年

杞伯句卒（浦鏜云匄誤句○按浦說是也）

解云上城已貶者（何校本城下有杞字）

寧可備盡（浦鏜云盡當書之誤）

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解云一本云叔弓如齊者誤）

卽上文夏季孫宿如晉是也（閩本同監毛本夏誤下）

七年

故云不汲汲于齊矣注是後楚滅陳云云者（閩監毛本改作注是後楚滅陳蔡○解云移此以下於日有食之注下）

是後楚滅陳（鄂本同疏及閩監毛本下有蔡字此脫）

八年

卽下三十年秋（浦鏜云二誤三○按浦說是也）

殺陳孔瑗（解云左傳穀梁作奐）

九年

陳火（解云左氏作災字穀梁與此同）

其言陳火何（諸本同唐石經作其言火何無陳字）

此大意欲存之（鄂本大作天此誤）

卽襄元年春（浦鏜云九誤元浦說是也）

十年

夏晉欒施來奔（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晉欒施左氏作齊欒施孫志祖云此非晉之欒氏公羊經文誤當同左氏作齊）

宋公戌卒（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宋戌讀左傳者音戚何云向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

今無冬者（閩監毛本者作更則屬下）

十有一年

絕曷爲絕之（唐石經諸本同十三年疏引作絕也曷爲絕之此脫也字）

楚公子棄疾（唐石經棄作弃）

安不忘危（閩本同監毛本忘誤亡）

希數大異（閩本同監毛本大誤實）

盟于侵羊（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侵羊二傳作祲祥疏本作盟于浸羊解云穀梁傳作侵祥字服氏注引者直作詳無侵字皆是所見異也九經古義云古祥字作詳易履視履考祥釋文云本又作詳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蔡邕石經云其道出于不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今公羊作侵羊者春秋繁露云羊之爲言猶祥爾雅祥善也鄭注車人云羊善也）

盟于浸羊（閩監毛本浸作侵）

直作詳字侵字（閩監毛本作無侵字此誤）

結其善事然齊國酌者（閩監毛本移齊國酌者二十四字於秋季孫隱如節經下）

齊國酌（唐石經諸本同解云賈氏作酌字與此同服氏及穀梁皆作齊國弱字）

于屈銀（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屈銀二傳作厥慭九經古義云說文慭从心猌聲讀若銀公羊厥字多作屈）

非怒也（唐石經諸本同解云非字有作悲字者誤）

十有二年（毛本年誤月）

明其父得有子而廢之（按哀二年注無其字此衍）

納頓子于頓（浦鏜云下當脫傳云是也）

不欲令人妄億錯（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億作意釋文妄億於力反錯也字或作措挍論語音義毋意或於力反於力反則本作億與此注合陸氏以爲非誤也此本錯字剜改故小而偏當本作措疏標起訖作億措可證閩監毛本疏亦改作億錯矣）

星隕如雨之下（閩監毛本同此本隕字剜改何挍本作霣是也）

及其衰未（毛本同誤也閩監本作衰末何挍本同）

許男辛臣卒（閩監毛本辛作新）

則如主會者爲之（鄂本同閩監毛本如作知誤）

史文也北燕本在上（閩本同鄂本無也字此衍監毛本北誤比）

不及改順文楚殺其大夫成然者（閩監毛本刪楚殺其大夫者六字移成然左氏十三字於楚殺其大夫成然經下割裂之甚）

楚殺其大夫成然（唐石經諸本同疏云左氏作成熊穀梁作成虔字按穀梁作成虎此作虔誤）

故爲夷狄所強（諸本同誤也疏中兩引皆作夷狄所彊當據正）

今楚行詐滅陳蔡（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今作令此本疏中兩引亦作令當據以訂正）

即伐我喪（襄七年疏即作則是也）

云令楚行詐滅陳蔡者（閩監毛本令誤今下同）

即託義討招瑗託義討蔡般是也（閩監毛本託皆改托閩本般作股監本誤殷）

公羊注疏卷二十二挍勘記終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昭公卷二十三（起十三年盡二十三年）

何休學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費音祕）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據齊陽生入惡不言歸○谿苦兮反）疏此弑至歸何○解云正以歸者出入無惡之文今君弑而言歸故難之○注據齊至言歸○解云即哀六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是也其陽生入惡者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之家自是往弑舍是也

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時棄疾詐告比得晉力可以歸至而脅立之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因自經故加弑也言歸者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加弑責之爾不日者惡靈王無道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爲戒○罷音皮惡靈烏路反）疏歸無至立也○解云弑謂虔也言所以書其歸者正於弑虔之時比無惡○歸無至者何○解云正據經書弑其君虔曷爲言無惡故問之○靈王經而死○解云經者謂懸縊而死也若申生雖經及論語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者是也故何氏云君因自經○注時棄至爲戒○解云正以經書自晉故得爲有力之義故如此解○云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者下傳文云言歸者明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加弑責之爾者桓十五年傳曰歸者出入無惡故云本無弑君而立之意言加弑責之者謂責其不效死而立矣云不日者惡靈王無道者正以宣二年秋七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獋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則春秋之義不問加弑與否例皆書日今而不日故解之云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爲戒者正以下二十五年宋公佐卒於曲棘傳云曲棘者何宋之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注云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然則諸侯卒其封內例不地今此靈王見弑乾谿之由是以書地以起之故曰起禍所由因以爲戒也

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據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疏注據齊至君舍○解云在文十四年九月彼傳云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注云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爲然則彼未踰年君而見弑稱成君今比亦爲未踰年君見弑稱公子故據而難之所以不據僖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者正以取成君之號以難公子義強于君之子之文故也

其意不當也。（據上傳知其脅）疏注據上至其脅解云即上傳云楚公子弃疾脅比而立之是也

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弑焉爾。（據王子朝不貶○朝如字）疏注據王子朝不貶○解云即二十三年秋尹氏立王子朝注云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尹氏貶于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然則子朝之意與此相似子朝不貶而比加弑故難之

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據經言弑公子比也）疏此之至不立○解云即守死善道若王子閒之類也○大夫至稱人○解云即文十六年冬宋人弑其君處臼之下傳云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云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然則文十六年師有成解故此弟子取而難之○注據經至比也○解云經言弑公子比即是兩下相殺之文而稱弃疾名氏是以據而難之

言將自是爲君也。（故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也不言其者比實已立嫌觸實公子弃疾則楚子居也）疏言將至君也○解云謂弃疾從是殺比之後遂代比爲君矣○注故使至文也○解云同文也即文十四年秋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注不言至公子○解云莊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注云書者殺君之子重也下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然則彼二公子見殺言其今公子比實已立詎若言殺其公子比則嫌觸彼二公子文故曰嫌觸實公子云弃疾即楚子居也者即下二十六年秋楚子居卒是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討弃疾故詳錄之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疏注不舉至錄之○解云文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然則彼亦是二事舉盟爲重不言會于某今會盟並舉故須解之故云諸侯欲討弃疾以上有弃疾弑君之事下傳有諸侯遂亂之言故知於間詳錄此會欲討之矣○注不言至知矣○解云春秋之義會盟咸有以而間隔事者則重言諸侯即定公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召陵侵楚夏四月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然則彼由間有隔事劉子不與盟是以重出諸侯今則間無隔事劉子復與盟是以不勞重出劉子及諸侯見其可知矣

公不與盟。（○與音預注二不肯與及下文不與焉注云不與不宜與皆同）疏公不與盟者何○解云正以盟會詳錄即爲善事而公不與盟於義似違故執不知問

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時晉主會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盟）疏注時晉至與盟○解云須言時晉主會者正以此會劉子在其間故須辨之知非劉子主會者正以當時天子微弱故也知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者正以上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之文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是其見疑不得入晉故也

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據得意乃致會）疏注據得意乃致會○解云即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今此平丘之經亦是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之事故言據得意乃致會也若欲伯事言之即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至自會是也

不恥也。曷爲不恥。（據扈

之會公失序耻之〔疏〕注據扈之會至耻之。解云即文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何氏云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是也

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耻不與焉。

時諸侯將征棄疾棄疾乃封陳蔡之君使說諸侯從陳蔡之君言還反不復討楚楚亂遂成故云爾公不與盟不書成楚亂者時不受盟也諸侯實不與公盟而言公不與盟者遂亂雖見與公猶不宜與也故因爲公張義。復扶又反爲公于偽反〔疏〕注棄疾至之君。解云即下文是也。注公不至賂也。解云春秋之義諱內惡故隱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何氏云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耻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也然則公若與盟即成楚亂便是內惡例諱不書今公不與盟不書楚亂者正以時不受賂是以不得書其成亂矣桓二年春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然則彼以受賂之故書其成宋亂今不受賂是不以書成楚亂決之春秋之義爲內諱大惡而桓公受賂而成宋亂不爲之諱者彼注云宋公馮與督共弑君而立諸侯會于稷欲共誅之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本亦弑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小人同惡相長故賤不爲諱也者是也。注諸侯至張義。解云上注云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之盟今又言此者正以諸侯遂亂是以魯侯不肯與之盟然則上下二注彌縫爲義非別解云因爲公張義者謂書公不與盟者非直爲國諱因見諸侯遂亂大惡公亦不宜與故言因爲公張義也

〇蔡侯廬歸于蔡。〇陳侯吳歸于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

據歸者有國辭〇廬力吳反〔疏〕注據歸者有國辭。解云即僖三十年秋衛滅鄭歸于衛之屬是也

不與諸侯專封也。

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名者專受其封當誅書者因以起楚封之所以能起之者上有存陳文陳見滅無君所責又蔡本以篡見殺但不成其子不絕其國即諸侯存之當有文實也〔疏〕不與至封也。解云宜言不與楚專封而云不與諸侯專封者宣十一年傳云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是楚得言諸侯之義矣而舊云楚子初無封陳蔡之意但畏諸侯之誅遂許封陳蔡之子孫陳蔡爲之請于諸侯諸侯止不伐楚楚乃封陳蔡然則陳蔡得封本由諸侯故傳言諸侯以明之也無疑焉。注名者至當誅。解云諸侯之式不合生名今陳蔡之君既已稱爵而書名者正以諸侯之封宜受于天子而受國于楚故名之見當誅討不合爲諸侯矣。注書者至實也。解云言主書此事者非直惡陳蔡之君不受天子之命亦固以起楚封之所以能起楚之封者正以上九年夏四月陳火傳云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注云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此天意欲存之故從有國記災故曰上有存陳文也言陳見滅無君無所責者正以陳國已滅無君可責而火之者天意作死灰復燃之象見陳國合存之意言蔡本以篡見殺者即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至上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言但不成其子者即上十一年冬十有一月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云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是也子者嗣君之稱謂不成其子有得稱嗣君以繼其父矣言不絕其國者正以書滅是也何者僖五年晉人執虞公之下傳云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注云言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也傳云滅者上下同力者也注云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其死之辭是也然則何氏言此者欲道陳蔡皆舊有國二君之子復先在楚楚人封之而遂反國故得言歸非謂上會諸侯墠地封之若是上會諸侯墠地封之當如救邢城楚丘之屬傳亦有文實之文若作文實之文宜云城陳蔡傳云孰城之諸侯城之曷爲不言諸侯城之不與諸侯專封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者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〇冬。十月。葬蔡靈公。

書葬者經不與楚討嫌本可責復讎故書葬明當從誅君論之不得責臣子〔疏〕注書葬至臣子。解云隱十一年傳云然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然則靈公上十一年爲楚誘殺未見復讎之文而書其葬者正以上十一年經不與楚討若不書其葬即嫌可以責蔡臣子無復讎之義是以書葬靈公本者弑父而立當從誅君論之不得責臣子復讎於楚矣言經不與楚討者即上十一年傳云楚子虔何以不名絕也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雖誘之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是也

〇公如晉。至河乃復。〇吳滅州來。

不日者略兩夷〔疏〕注不日者略兩夷。解云上四年秋七月遂滅厲注云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然則吳子夷昧兄弟立謙讓位季子即爲賢者而反滅人宜亦書日以責之而不日者正以兩夷相滅故略之考諸舊本日亦有作月字者若作月字當云春秋上下滅例書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今此不月略兩夷故也是以下三十年十二月吳滅徐之下而注云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巢見義者因有奔文可責是也以此言之則知此文無月明矣文承十月之下而言無月者謂不在十月內也然則爲日字者誤云云之說在三十年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〇三月。曹伯滕卒。〇夏。四月。〇秋。葬曹武公。〇八月。莒子去疾卒。

入昭公卒不日不書葬者本篡故因不序。去起呂反〔疏〕注入昭至不序。解云春秋之義所傳聞之世略於小國不書其卒至所聞之世乃始書之即文十三年邾婁子蘧篨卒之徒是也至所見之世文致大平書小國而錄之卒月葬時即下二十八年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之屬是也今此莒君入昭公所見之世宜令卒日葬時而卒不日不書其葬者正由其本是篡人故因略之不序其卒日亦復不書其葬矣其本篡者即上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是也然則春秋之義篡明者例書其葬即衛晉鄭突齊小白陽生之徒是今此去疾於上元年秋亦有自齊入于莒之文即是篡明例合書葬但以本篡故因不序然則入昭公所見之世小國之卒合書日而上三月曹伯滕卒亦不日者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之下何氏云曹伯達於春秋當卒月葬時也如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故復卒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然則曹伯終生於桓十年時以春秋敬老重恩之故而得卒日葬月以爲大平是以入所見之世雖例可日亦不復日是故上文上曹伯不書日矣

〇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恢苦回反〔疏〕注莒無大夫。解云莊二十七年傳文。注稱氏至之子。解云小國大夫假令得見皆不書氏即莒慶之徒是也今兼書公子者欲明其是君之子故也若言莒殺意恢無以明嗣子不孝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〇夷昧音未本亦作末。

〇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其言去樂卒事何。

據入者言萬去籥言名不言卒事。籥羊略反去樂起呂反注去籥及下文去樂同〔疏〕注據入至卒事。解云即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是也然則彼乃入者言萬此則入者言籥彼則去籥言名此則漫言去樂而已彼又不言卒事與此異是故弟子據而難之

禮也。

以加錄卒事即非禮但當言去樂而已若去籥矣摠言樂者明悉去也

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

恩痛不忍舉

卒事。

畢其祭事

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

主謂已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不世已父未必爲今君臣也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疏〕注主謂至臣也。解云謂已於廟內主其祭事者矣云古有分土無分民知如此者正以詩云誓將去汝適彼樂土論語云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之言故也云大夫不世者謂凡平大夫也不得以有功德大夫難之。注孝經至敬同。解云何氏之意以資爲取言取事父之道以事君所以得然者而敬同故也以此言之則何氏解孝經與鄭稱同與康成異矣云云之說在孝經疏

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賓尸事畢而往也日者爲卒日。爲于偽反〔疏〕注賓尸至往也。解云正以禮大夫祭謂之賓尸故也云日者爲卒日者正以春秋之義失禮鬼神例日今非失禮知日爲卒

〇夏。蔡昭吳奔鄭。

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故奪其有國之辭明專封。昭吳左氏作朝吳〔疏〕夏蔡昭吳奔鄭。解云左氏穀梁皆言朝吳出奔鄭今此作昭吳又不言出者所見之文異案左氏穀梁皆以朝吳爲蔡大夫則知此昭吳亦爲蔡大夫矣而舊解以昭吳爲蔡侯盧之字者似非何氏之意。注不言至專封。解云今此昭吳出奔鄭不言出者正以其君始封之時名書歸即上十三年蔡侯盧歸于蔡是也云嫌與天子歸有罪同者謂書名言歸者乃與天子歸有罪之文近相似故以爲嫌何者僖公二十八年夏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云言復歸者刺天子歸有罪矣冬曹伯襄復歸于曹而注云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名者與衛侯鄭同義然則天子歸有罪者書名言歸向上蔡侯盧歸于蔡亦有罪歸故言嫌與天子歸有罪同非謂確然相似言故奪其有國之辭者正以君子之歸有所嫌故奪其昭吳有國之辭不言其出矣云明專封者欲明其蔡侯爲楚所專封矣吳既受諸侯之專封不合有國故不言大夫之出奪其國文以見之

〇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并十七年食蓋與孛于大辰同占〔疏〕注并十至同占。解云謂此文日有食之并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皆與十七年有星孛

（於大辰同占也其占者則孛大辰之下注云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亡是也）○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曼子殺之。楚子何以不名。（據誘蔡侯名。○戎曼音蠻又音萬二傳作戎蠻哀四年同）疏注據誘蔡侯名。○解云即上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據俱誘也）若不疾。乃疾之也。（以爲固當常然者乃所以爲惡也顧以無知薄責之戎曼稱子者入昭公見王道大平百蠻貢職夷狄皆進至其爵不日者本不卒不地者略也。○見賢徧反）疏注戎曼至其爵。○解云上四年申之會伐吳再見淮夷五年冬越人伐吳一見越人所見之世而不進之者君子因事見義故也何者淮夷與越蓋遣大夫會此是君因可進而進之且昭公之時文致大平實不治定但可張法而已寧可文皆進乎。○注不日者本不卒。○解云上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書其丁巳今亦誘殺而不日者正以戎曼乃是夷狄之內最爲微國雖於大平之世亦不合卒是故春秋因略之不書其日矣云不地者略也者正以蔡侯誘殺經書于申今此不地故言略也。○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先是公數如晉。○數如音朔）○季孫隱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賁渾音六下戶門反）冬。有星孛于大辰。孛者何。彗星也。（三孛皆發問者或言入或言于或言方嫌爲孛異猶問錄之。○星孛音佩彗息遂反又因歲反）疏孛者何。○解云欲言星名星名未有孛欲言非星錄爲星稱故執不知問。○注三孛至錄之。○解云言三孛皆發問者即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傳云孛者何慧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於東方傳云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并此三處皆言孛者何故言三孛皆發問也所以三處皆問之者正以文十四年經言入于北斗此經言于大辰哀十三年經言于東方三文甚異即嫌爲孛之不同是以處處猶發問而詳錄之故云或言入或言于或言方嫌爲孛異猶問錄之。其言于大辰何。（據北斗言入于大辰非常名）疏注據北斗言入于。○解云正以此經不言入宜言于此據入而難之云大辰非常名者正以東方七宿皆謂之辰故曰大辰非七宿之常名而經舉之因以爲難也。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謂心）疏大辰者何解云正以大辰之名非一而已不知何者故執不知問。○注大火謂心。○解云左氏傳心爲大火是也而釋天云柳鶉火者正以柳在南方亦可爲出火之候故也不謂心星非大火然則爾雅不言心爲大火者文不備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參所林反）疏大火爲大辰。○解云即釋天云大火謂之大辰李氏云大火蒼龍宿之心以候四時故曰大辰孫氏郭氏云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是也。○注伐謂參伐也。○解云正以伐在參傍與參連體而六星故言伐謂參伐伐與參爲一候故也。北辰亦爲大辰。（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故加亦者兩相須之意。○別彼列反）疏注北辰北極。○解云即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李氏云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孫氏郭氏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是也云天中也者以天而言之故也然則謂之極者取於居中之義矣而春秋說云北者高也極者藏也言大一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極也者與先儒說違其何氏兩解乎云常居其所者謂常居紫微宮所矣。何以書。記異也。（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爲孛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亡。○邪似嗟反）疏注心者至之宮。○解云春秋說文星經亦云云亦爲孛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孛矣。○注是後至以亡。○解云言周分爲二天下兩主者謂敬王在成周王猛居王城故下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云王城者何西周也何氏云時居王城邑自號西周王經又言冬十月王子猛卒二十三年秋尹氏立王子朝然則王猛卒後子朝復篡恒與敬王處據相拒故云周分爲二天下兩主也是以運斗樞云星孛賊起守大辰於五室亂兵塡門三王爭周以分是也然則彼有三王爭者通前後言之今此云周分爲二天下兩主者正以子猛子朝之篡是一也言宋南里以亡者即下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是也。○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據於越敗吳于醉李。○檇李音醉本或作醉）敵也。（俱無勝負不可言敗故言戰也不月者略兩夷）疏詐戰至戰何。○解云經文言戰而傳以詐戰問之者正以夷狄貧薄不能結日偏戰今此兩夷而言戰故以詐戰難之。○注據於至醉李。○解云在定十四年夏也彼此皆是兩夷無言戰之經是以據而難之。○注不月者略兩夷。○解云正以春秋之例偏戰者日詐戰者月今此詐戰而不月故言略兩夷。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四國天下象也是後王室亂諸侯莫肯救故天應以同日俱災若曰無天下云爾。○爲于僞反忒官得反應應對之應）疏記異也。○解云經言災者以其禁宗廟朝廷故也傳云異者正以四國同日而俱災。○注四國天下象也。○解云正以四國得爲四方之國故得謂之天下象。○注是後王室亂諸侯莫肯救。○解云即下二十二年夏六月王室亂傳云何言乎王室亂注云據天子之居稱京師言不及外也注云宮謂之室刺周室之微弱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不爲天子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者是王室亂諸侯莫肯救之事也。○六月。邾婁人入鄅。（○鄅音禹又音矩）○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蔡世子般弒父不忍日此日者加弒爾非實弒也）疏注蔡世至弒也。○解云即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何氏云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弒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是也然則許亦中國而言日者正以加弒非實弒故也知加弒者下傳備文若夷狄弒父則忍言其日者即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彼注云日者夷狄子弒父忍言其日是也。○己卯。地震。（季氏稍盛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莫肯救晉人圍郊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之應）疏注季氏至之應。○解云謂稍稍盛也往前時豹竭爲政自上十一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平丘之會公不與盟以來季孫隱如數見經至二十五年逐出昭公矣云宋南里以叛者在二十一年夏云晉人圍郊者在下二十三年也彼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是也云吳勝雞父者即下二十三年秋七月戊寅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云尹氏立王子朝者即下二十三年秋尹氏立王子朝是也賊未討何以書葬者正以隱十一年傳云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然則師有解爾故此弟子據而難之。○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爲不成于弒。（據將而誅之。○于弒音試下于弒加弒皆同）止進藥而藥殺也。（時悼公病止進藥悼公飲藥而死）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爾。（據意善也）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疏注樂正至名聞。○解云祭義云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云云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云云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云云是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復加扶又反下同一飯扶晚反下同）疏復加至然愈。○解云言子春視疾之時消息得其節觀其顏色力少如可時更加一飯以與之其病者脫然加愈若觀其顏色力少如弱時則復損一飯以與之則其病者脫然又加愈又觀其顏色力似寒時則復一衣以與之則其病者脫然又加愈又觀其顏色力似如煖則復損一衣以與之則病者脫然而愈。加弒焉爾。（多少之宜失其消息）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止罪）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赦止者。免止之罪辭

也。（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后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疏〕注明止至是也○解云正以此傳但有赦止之文而無善止之處故知但得免罪而已無嗣父之義矣云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者正以自此以後不見許男卒葬之文唯有定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遫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是也言無惡文者正以不見立入之文故也若止宜立而斯篡之春秋之義應作篡文以惡斯矣似若隱四年衞桓見弑嗣子宜立而宜篡之經書立晉以爲惡晉之文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據始出奔未有言此者與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異。○鄸音蒙又亡忠反又亡貢反一音亡增反者此舊於此下有此者非復扶又反〔疏〕注據始至言此○解云謂始發國出未有言自者故云爾云與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異者即下文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是也而言異者正以華亥之徒奔而入叛邑之處乃始出奔故得言自今會始出故云異矣）畔也。（時會盜鄭以奔宋）畔則曷爲不言其畔。（言叛者當言以畔如邾婁庶期〔疏〕注言叛至庶期○解云若其作叛文當言公孫會以鄭出奔宋如似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之類也）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諱使若從鄭出奔者故與自南里同文○爲公子于僞反下爲賢爲會爲之諱同）何賢乎公子喜時。（據喜時不書〔疏〕注據喜時不書○解云正以曹羈叔肸春秋賢之者皆書見經即莊二十四年冬曹羈出奔陳宣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之文是也今此喜時既不書見非所賢矣則何賢乎喜時故難之）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在成十三年）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喜時曹伯廬弟○從與才用反下音餘下從與同〔疏〕注喜時曹伯廬弟○解云而賈服以爲廬之庶子者蓋所見本異也）公子負芻從與。（負芻喜時庶兄）或爲主于國。或爲主于師。（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或時疾病相代行本史文不具故傳疑之○絮從女居反說文云絮縕也一曰敝絮也〔疏〕注古者至不虞○解云春秋說文言率與守國者與衆也謂率衆以守國也左氏春秋傳云大子之法君行則守是也其次宜爲君者謂若大子母弟也言持棺絮從者棺者椑也即禮云以椑從之文是也絮謂新綿即禮記云屬纊以俟絕氣之文是也云或時疾病相代行者正以曹伯無子喜時其母弟也當守國公子負芻者庶兄也禮當從君但或時負芻疾而喜時代之行今傳不言者正以史文不具故也）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不遷怒也○逡七旬反惡惡並如字一讀上烏路反下同〔疏〕公子至其身○解云當依正禮喜時守國則負芻當主者在甍之處當主而來若其疾病求代行則負芻當主也者在國而當主矣）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君子不使行善者有後患故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不通鄭爲國如通濫者喜時本正當立有明王興當還國明叔術功惡相除裁足通濫爾○濫力甘反又力暫反〔疏〕注不通至濫爾○解云昭三十一年冬黑弓以濫來奔傳云文何以無邾婁注云據讀言邾婁通濫也注云通濫爲國故使無所繫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云云然則今若通鄭爲國宜云夏公孫會以鄭出奔宋傳云文何以無曹通鄭也曷爲通鄭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喜時也何賢乎喜時讓國也云云今不如此者正以喜時本正當立若有明王興興滅國繼絕世之時當令還其國則不宜通鄭邑以爲小國而已以此言之明叔術以讓國之功除其妻嫂殺顏之惡裁足通濫邑以爲小國而已不足以得邾婁也）○秋。盜殺衞侯之兄輒。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據立嫡以長○輒左氏作縶嫡丁歷反長丁丈反〔疏〕注據立嫡以長○解云即隱元年傳曰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之文是也）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傴不逮人倫之屬也書者惡衞侯兄有疾不憐傷厚遇營衞不固至令見殺失親親也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明故加之以絕之所以正名也○瘖於今反聾路工反癘力世反又力夫反禿吐木反跛布可反傴於矩反惡烏路反令力呈反〔疏〕注失親親也○解云失親親之道也）○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明當防之○向甯二傳作向寧〔疏〕注月者至防之○解云春秋之義大夫出奔例皆書時即成七年冬衞孫林父出奔晉襄二十八年夏衞石惡出奔晉冬齊慶封來奔之屬是也今此書月故須解之言將爲國家患者即下文入于宋南里以畔是也若言三大夫同時出奔然後乃月案莊十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一大夫也亦書月者使與大國君出奔同明彊禦之甚是也）○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不言宋南里者略叛臣從刑人于國家尤危故重舉國○重宜用反〔疏〕入于至以畔○解云左氏穀梁皆作南里字而賈氏云穀梁曰南鄙蓋所見異也○宋南里者何○解云欲言其邑而繫宋言之與蕭例異欲言非邑入之而叛與蕭相似故執不知問○注因諸至之地○解云舊說云即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諸是也○注宋樂至言宋○解云即定十一年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云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者是也何氏特引此事者正以自外而入與此相似而不繫宋故須解之）○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是後周有篡禍〔疏〕注是後周有篡禍○解云在明年）○八月。乙亥。叔痤卒。（○叔痤在禾反左氏作叔輒〔疏〕叔痤卒○解云左氏穀梁作叔輒○）冬。蔡侯朱出奔楚。（出奔者爲東國所篡也大國奔例月此時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惡烏路反下音佩〔疏〕冬蔡侯朱○解云左氏與此同穀梁作蔡侯東○注出奔至篡也○解云知此者正以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故也篡不書者東國之下自有注說○注大國至略之○解云大國奔例月者即桓十六年十一月衞侯朔出奔齊之徒是也言惡背中國而與楚者即奔楚是也）○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前出奔已絕賤復錄者以故大夫專勢入南里犯君而出當誅也言自者別從國去○復扶又反別彼列反下同〔疏〕注前出至國去○解云在上二十年冬也春秋之例大夫奔之後其位已絕即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其後因魯奔吳經不書之是也今此書者正以專勢入南里犯君而出起其當誅故也云言自者別從國去者謂言自宋南里者欲別於宋萬出奔陳之文從國都而去者故也）○大蒐于昌姦。（○大蒐所求反本亦作蒐昌姦二傳作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謂王猛之事〔疏〕注謂王至之事○解云即下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是也不言子朝者子朝于時篡事未成故也）何言乎王室亂。（據天子之居稱京師天王入于成周天王出居于鄭不言亂〔疏〕注據天至京師○解云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是也云天王入于成周者即下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是也以上二事以解傳文何言乎王室之意云天王出居于鄭不言亂者即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言不及外也。（宮謂之室刺周室之微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不言成周言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也傳不事事悉解者言不及外外當責之故正王可知也不爲天子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邪庶似嗟反〔疏〕注宮謂之室○解云爾雅文云邪庶並篡者正以子猛子朝皆非正適故謂之邪庶也共篡敬王故謂之並篡時子朝篡事未成而言並篡者欲見尹氏之徒已有立之之意也云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者正以變京師言王室故知如此云不言成周言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也者公羊之義以成周是正居既不言京師亂何故不言成周亂而言王室亂者又欲正其王號以責諸侯不救之不謂王爲王矣其若不然景王之崩至今期年其嗣子在喪得云王室乎云傳不事事悉解者傳若事事悉解宜云不言京師言王室者刺周家之微也如一家之亂而已責諸侯不救急著天王之號今不爾者正以言不及外之文足兼此等之意是故不復費辭爾云言不及外即是外邊諸侯之當責之可知由是之故須著言王責諸侯之不救也故曰皆可知云注不爲天子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者閔二年傳云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然則春秋之義爲尊者諱今天子微弱不能討亂失國之刑而不爲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是以不得不見者）

（矣）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其稱王猛何。（據未踰年已葬當稱子）〔疏〕（注據未至稱子○解云正以莊三十二年傳云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故也言已葬者即上文葬景王是也）當國也。（時欲當王者位故稱王猛見當國也錄居者事所見也不舉猛為重者時猛尚幼以二子為計勢故加以以者行二子意辭也二子不舉重者尊同權等○見當賢徧反下同）〔疏〕（注時欲至國也○解云正以言王領國受師似當國之人鄭段之徒矣云錄居者事所見也者正以當國之人未成為王理宜略之而錄其居者春秋刺其篡逆若不書云王猛居于皇則其當國之事無由見故曰錄居者事所見也云不舉猛為重者春秋之徒悉皆舉重是以下二十三年秋天王居于狄泉之經不言其大夫以之今不舉重故如此解也云以者行二子意辭也者正以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衞人蔡人陳人伐鄭以者何行其意也何氏云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是也）○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者何。西周也。（時居王城邑自號西周主）〔疏〕（王城者何○解云欲言正居文無成周之稱欲言非正居王猛入之故執不知問）其言入何。（據非成周）〔疏〕（注據非成周○解云正以公羊之義以成周為正居故言此矣是以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是也）篡辭也。（時雖不入成周已得京師地半稱王置官自號西周故從篡辭言入起其事也不言西周者正之無二京師也不月者本無此國無可與別輕重也）〔疏〕（注故從篡辭言入○解云正以春秋之義立納入皆為篡辭故此謂入為篡辭矣○注不月至重也○解云春秋之義大國之篡例合書月即隱四年冬十二月衞人立晉之徒是何者以其禍大故也小國例時以其禍小矣即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之文是今此入王城之邑而篡天子計其禍咎實如大國之例而不月者正以本無可與別輕重之義是以時之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據子卒不言名外未踰年君不當卒）〔疏〕（注據子卒不言名○解云即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是也云外未踰年君不當卒者正以春秋上下無其事故也而僖九年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書者彼乃見殺非此之類也而言外者正以內之子般子野之徒皆書之故也）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春秋篡成者皆與使當君之父死子繼兄死弟及者篡所緣得位成為君辭也猛未悉得京師未得成王又外未踰年君三者皆不當卒卒又名者非與使當成為君也嫌上入無成周文非篡辭故從得位卒明其為篡也月者方以得位明事故從外未踰年君例）〔疏〕（注春秋至辭也○解云即公及齊侯盟于柯齊侯小白卒之徒是也○注猛未至當卒○解云猛未悉得京師即從篡不成已是不當卒也假令得作外踰年君問自不得書其卒況未成外踰年君實不得書其卒言二者不當卒矣○注卒又至篡○解云既不合卒今書其名非欲成其為君但嫌上經入于王城之時無成周之文恐其非篡辭故從其君得位而書其卒正欲明為篡故也○注月者至君例○解云篡既不成理宜略之而書其月者春秋方書其卒若得位然以明其事故曰方以得位明事也言故從外未踰年君例者即僖九年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何氏云弒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遏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今此書月從未踰年君例矣）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是後晉人圍郊犯天子邑）

公羊注疏卷二十三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昭公卷二十三

十有三年

得晉力可以歸　此本晉誤有可誤司今據諸本訂正

謂其本無弒君而立之意　諸本同誤也鄂本謂作明疏引注同當據正

加弒責之爾　此本疏中引注作加殺閩監毛本亦改作弒

今比亦為未踰年君　閩監毛本比誤此

所以不據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者　閩監毛本弒作殺非

卽上傳云楚公子弃疾　閩監毛本弃作棄下同

弃疾則楚子居也　鄂本同閩監毛本則作卽疏同

公不與盟者何　此本此節疏在公不與盟之下閩監毛本移於公不與盟者何之下

不肯與公盟　鄂本肯作肎下同

據扈之會至恥之　閩監毛本剜之會二字

君子不恥不與焉　唐石經諸本同此本脫上不字今補正

時不受賂也　諸本同疏引桓二年傳受賂以證之此本作受盟盟字剜改今訂正

故言因為公張義也　閩本同監毛本為公誤倒

故使若有國自歸者口　閩監毛本口作也此本實缺蓋衍

因以起楚封之　此本疏引因作固

無君所責　鄂本同疏及閩監毛本作無君無所責

卽諸侯存陳　閩監毛本作諸侯存之此作陳誤按解云非謂上會諸侯墠地封之若是上會諸侯墠地封之當如救邢城楚丘之屬傳亦有文實之文然則存之當作封之矣

然則何以不書葬　浦鏜云弒誤然○按作殺與十一年傳合

靈公本者弒父而立　閩監毛本剜者字按者字當在靈公下

楚子虔何以不名　浦鏜云不衍字

絕也曷為絕之　十一年傳無也字

不日者略兩夷　解云考諸舊本日亦有作月字者春秋上下滅例書月然則為日字者誤按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疏引此注云不月者略兩夷此處疏本仍作日

靈王非賢責之略　此本閩本責誤表今訂正監毛本責改君之略誤倒

因有奔文可責是也　按三十年注作因有出奔可責無文字

十有四年

但以本篡故固不序　閩監毛本固作因

當卒月葬時也如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故復卒不日　閩本同監毛本與誤於按此常誤當始誤如後誤復

是故上文上曹伯　浦鏜云當作卒曹伯

十有五年

畢其祭事　閩監毛本其作竟

誓將去汝　浦鏜云逝誤誓

與鄭稱同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鄭稱當孔傳之誤梁玉繩云鄭偁為魏侍中有若魏武帝金幣之問見續後漢書輿服志注又魏志延康元年注引魏略言偁篤學大儒為武德侯叡傅叡卽魏明帝也丁杰云孝經鄭注據此處疏文非康成亦非小同當是鄭偁孫志祖云徐彥疏云與鄭偁同與康成異則偁與康成為二家明矣

夏蔡昭吳奔鄭　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穀梁皆言朝吳出奔鄭

始封名言歸　疏作書歸

而舊解以昭吳為蔡侯盧之字者　閩監毛本盧改廬非

非謂確然相似　何校本同閩監毛本確作碻

十有六年

見王道大平　閩監毛本大作太非疏同

十有七年

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　唐石經諸本同穀梁賁作陸左氏作陸渾之戎

北者高也極者藏也　按高藏字疑互誤

自号西周王　閩監毛本号作號

二十二年秋　浦鏜云三年誤二年

恒與敬王處据相拒　按處据疑居處之誤或當為處據

十有八年

爲天下記異也（唐石經諸本同鄂本異作災誤）

十有九年

晉人圍郊（此本圍誤國疏同今據諸本訂正）

自上十二年夏（此本二字缺上畫閩本缺下畫監毛本遂誤作一今訂正）

逐出昭公矣（按逐當作遂）

秋七月戊寅（浦鏜云戊辰之誤按浦說是也）

尹氏立王子朝是也賊未討何以書葬者（閩監毛本下增○解云移賊未討以下於傳下）

無人爲大（閩監毛本無改唯非）

二十年

据始出奔未有言此者（鄂本同閩監毛本此作自按此本疏標起訖云注据始至言此者閩監毛本亦改此爲自）

當言以畔如邾婁庶期（閩監毛本期改其非鄂本及此本疏標起訖皆作庶期又鄂本以畔作以鄭此誤）

何賢乎公子喜時（毛本子誤羊）

喜時曹伯廬弟（解云賈服以爲廬之庶子者蓋所見本異）

負芻喜時庶兄（鄂本作從兄）

世子卒與守國（閩監毛本與作輿此誤解云春秋說文言卒輿守國輿衆也）

持棺絮從（釋文絮從女居反說文云絮緼也段玉裁云釋文當作絮）

絮謂新綿（閩監毛本綿作緜）

公子至其身（閩監毛本其身改當主）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誤二月）

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穀梁皆作南里而賈氏云穀梁曰南鄙蓋所見異）

公羊注疏卷二十三挍勘記終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昭公卷二十四（起二十三年盡三十二年）

何休學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晉人圍郊。郊者何。天子之邑也。（天子間田有大夫主之○間音閑）〔疏〕（叔孫舍者○解左氏穀梁作婼字○郊者何○解云欲言外邑文無所繫欲言魯邑而不言伐我故執不知問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與侵柳同義）〔疏〕（注與侵柳同義○解云即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曰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云天子間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也曷爲不繫乎周注云据王師敗績于貿戎繫王不與伐天子也注云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今此圍郊亦然故曰與侵柳同義然則彼已有傳今復發之者正以侵圍異文故也且若不發傳無以知其伐天子）○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月者比肸附父仇責之淺也不書葬者篡也篡不書者以惡朱在三年之內不共悲哀舉錯無度失衆見篡○惡背烏路反下同背音佩共音恭錯七故反）〔疏〕（注不日至略之○解云正以大國之卒例皆書日今此不日故解之言背中國而與楚者即此文卒於楚是也○注月者至淺也○解云僖十四年冬蔡侯肸卒注云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也然則彼過深故不月此則過淺但不日而已云云之說備於僖十四年云不書葬者篡也者以春秋之例篡不明者例不書葬今此東國篡不明不書其葬以明篡矣○注篡不至見篡○解云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何氏云奔者爲東國所篡然則東國既篡於朱而無立入之文者正欲惡朱故也何者東國篡朱而無文貶則知春秋之義惡朱明矣言在三年之內者即二十年冬蔡侯廬卒至二十一年冬朱即出奔故曰三年之內也所見之世始錄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是以春秋但觭而見譏而已故何氏云不共悲哀舉錯無度而已矣凡是爲人所篡皆失衆之所由故何氏云失衆見篡也）○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据甲戌齊國書及吳戰于艾陵俱與夷狄言戰今此從詐戰辭言敗○雞父音甫髡苦門反楹音盈左氏作逞穀梁作盈夏戶雅反齧五結反艾五蓋反）〔疏〕（此偏戰也○解云正以春秋之例偏戰者日詐戰者月今此書日故言偏戰○注据甲戌至言敗○解云即哀十一年夏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是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序上言戰別客主人直不直也今吳序上而言戰則主中國辭也○別客彼列反下及傳同）〔疏〕（注序上言戰○解云以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云春秋伐者爲客注云伐人者爲客伐者爲主注云見伐者爲主故使衛主之也彼注云戰序上言及者爲主曷爲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矣注云蓋爲幽之會服父喪未終而不至故又僖十八年春宋公以下伐齊夏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云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爲是伐之也以此言之若主人直則主序上若客直則客序上故云序上言戰別客主人直不直今吳人序其上而言戰則是吳人爲主中國之辭故不得言戰直言敗而已故云不與夷狄之主中國）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据齊國書主吳）中國亦新夷狄也。（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言之師者辟許獨稱師上五國稱國之嫌○之行下孟反下同）〔疏〕（注君臣上下壞敗者○解云不撥天子有無君臣上下之道故云君臣上下壞敗○注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者○解云決桓十三年春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之文○注言之師者○解云若不言之直言吳敗頓胡沈蔡陳許師于雞父則嫌師文獨使許稱自陳以上單稱國是故言之以散之矣）其言滅獲何。（据蔡公孫歸生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國言滅君言殺又獲晉侯言獲此陳夏齧亦言獲君大夫無別）〔疏〕（注据蔡至言殺○解云即定十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彼國言滅君言殺今此君言滅是以据而難之云又獲晉侯言獲者即僖十五年冬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是也然則國言滅君言殺以解傳其言滅何之文又獲晉侯言獲以解傳其言獲何之文）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疏〕（君死于位曰滅者○解云即此胡子髡沈子楹滅是也生得曰獲者即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者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齧及哀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宋華元是也○注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解云正謂諸侯世故別其死社稷與不若其死社稷者而經書滅不能者貶之言獲也大夫不世是以不勞別之故不問生死皆謂之獲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据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不言獲○莘所巾反）〔疏〕（注据荆至言獲○解云在莊十年秋九月彼傳云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吳少進也。（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髡楹下云滅者死戰當加禮使若自卒相順也經先舉敗文嫌敗走及殺也故以自滅爲文明本死位乃敗之爾名者從赴辭也）〔疏〕（注髡楹至順也○解云獲晉侯戕鄫子之徒皆獲戕之文在上今髡楹之滅文在下者以其死戰當合加禮故退滅文於下使若公子友卒之類不爲一人所殺然故曰使若自卒一則不言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一則其言滅不與夷狄之殺諸夏二理合符故言相順也○注名者從赴辭也○解云公羊之義合書則書不待赴告而言從赴辭者正以髡楹既死故胡沈之臣赴告鄰國云道寡君某甲爲吳所滅諸侯之史恐書其名孔子案諸國之文而爲春秋由是之故錄其名矣故曰名者從赴辭隱公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傳云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云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而葬從主人彼注云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從蔡臣子辭稱公也以此言之則此注云名者從赴辭者謂其赴告天子之辭是以稱人矣）○天

王居于狄泉。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據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疏〕注據毛至天王○解云即文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彼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注云俱繼體其禮不得異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也然則天子之法三年然後方始稱王故此傳云此未三年其稱王何据毛伯不稱天王以難之）著有天子也。（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孽魚列反難乃旦反）尹氏立王子朝。（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尹氏貶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子朝如字〔疏〕注貶言尹氏者○解云即隱三年夏尹氏卒之下傳云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是也云年未滿十歲者何氏更有所見或者正以衞人立晉莒展去疾之徒悉去公子見其當國今此王子朝經無貶文乃與楚公子比之經相似案上十三年公子比之下傳云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以此言之明其幼少也年既幼少未貪富貴故以未盈十歲言以下三十六年出奔之時年已稍長而不去王子者順上文也）○八月。乙未。地震。（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入遂至數年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弒僚滅徐故日至三食地爲再動○更音庚數所主反爲于僞反〔疏〕注是時至數年○解云猛今雖卒但篡來世近而子朝復逆故曰猛朝更起上王猛入于王城今言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奔楚故云與王爭入也首尾五載故曰遂至數年云晉陵周竟者即上圍郊是也云吳敗六國者上文云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云云是也云季氏逐昭公者即下二十五年九月癸亥公孫于齊是也○注吳光殺僚滅徐者即下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滅徐者即下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是也云故日至三食地爲再動者上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故云日至三食也上十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今年又震故曰地爲再動）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據上比乃復不言公不言有疾〔疏〕注據上至有疾　解云上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又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皆言公如而云不言公者正謂至河之下不言公矣）殺恥也。（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舉公者重疾也子之所慎齋戰疾）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叔孫舍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是後季氏逐昭公吳滅巢弒其君僚又滅徐）○秋。八月。大雩。（先是公如晉仲孫貜卒民被其役時年叔倪出會故秋七月復大雩○被皮寄反）○丁酉。杞伯鬱釐卒。（○鬱釐音來又力之反二傳作郁釐）○冬。吳滅巢。○葬杞平公。（〔疏〕叔孫舍至自晉解云上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以其被執而還故省去其氏今此叔孫舍不去氏者蓋以無罪故也是以文十四年傳云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云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云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當各歸其本以此言之則知隱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若然文十五年夏單伯至自齊案彼單伯亦以其有罪執而存其氏者恥之故也是以彼注云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是也注是後季氏逐昭公者在下二十五年九月云吳滅巢者在今年冬云弒其君僚者在二十七年云又滅徐者在三十年冬先言季氏逐昭公者正欲決吳事故也杞伯鬱釐卒者左氏穀梁作郁釐字今正本亦有郁字者）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衞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倪音詣又五兮反左氏作詣樂世心世如字又以制反左氏作大心父音甫）○有鸛鵒來巢。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鸛鵒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爲季氏所逐○鸛音權左氏作鸜音劬鵒音欲〔疏〕夏叔倪者穀梁與此同左氏經賈注者作叔詣字○有鸛鵒來巢者○解云案運斗樞云有鸛鵒來巢于榆此經不言于榆者欲道來巢即爲異不假指其處所若莊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氏云明其狀似雨爾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霣則爲異不可以尺寸録之非中國之禽也者謂是夷狄之鳥以異義公羊說云鸛鵒夷狄之鳥不當來入中國鄭君駮之曰春秋之鳥不言來者多爲夷狄來也若鸛鵒乃飛從夷狄而來則昭將去遠域之外以此言之則知非中國之禽者謂是夷狄之鳥而冬官云鸛鵒不踰濟鄭氏云無妨於中國有之者何氏所不取也舊解以爲中國國中者非得注之意穀梁與此同）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一月不當再舉雩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昭公依托上雩生事聚衆欲以逐季氏不書逐季氏者諱不能逐反起下孫及爲所敗故因雩起其事也但舉日不舉辰者辰不同不可相爲上下又日爲君辰爲臣去臣則逐季氏意明矣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爲下辛張本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下孫音遜下文同去起呂反爲下于僞反下而爲同〔疏〕又雩者何○解云諸夏雩祭文悉不言又異于常例故執不知問○注一月至事也○解云僖三年注云大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然則春秋之義一時能害方始書雩豈有再舉其雩乎故曰一月不當再舉雩矣既無再舉雩之例而言又雩者可以起其非實雩故云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注但舉至上下○解云正以去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則此月上辛爲辛丑下辛爲辛酉所以直言辛不兼言丑酉者若言辛丑辛酉即是參差不同不可相爲上下故也○注又日至明矣○解云十日爲陽爲幹故爲君之義十二辰爲陰爲枝故爲臣之象故云日爲君辰爲臣○注上不至張本○解云春秋之雩其例書時即桓五年秋大雩之文是故云上不當日也若然亦不合月而云七月者欲見上辛下辛皆七月之日故○注不言至逐君○解云凡言上者對下之稱既言上辛而不言下辛者欲起季氏不執臣下之卑而逐君矣）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楊州。（地者臣子痛君失位詳録所舍止○楊州左氏作陽州○〔疏〕注地者至舍止○解云地者即經書次于楊州是也春秋之義悉皆舉重不舉公孫爲重而復書次于楊州者臣子哀痛公之失位是以詳録公之所舍止之處矣）○齊侯唁公于野井。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傳言弒者從昭公之辭○唁音彥將弒音試下及注同〔疏〕唁公者何○解云失國見唁在可諱之限今而書見故執不知問○注傳言至之辭○解云君討臣下正應言殺今傳云弒故須解之而言從昭公之辭者即下文云吾欲弒之如何是也季氏爲無道者謂無臣之道）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諸侯稱公室）吾欲弒之何如。（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爲如人君故言弒〔疏〕注昭公至言弒○解云隱四年傳云與弒公何氏云弒者殺君之辭然則臣下犯於君父皆謂之弒今昭公欲討臣下而言弒違於常義故須解之）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失禮成俗不自知也〔疏〕注失禮成至知也○解云正以魯人始僭在春秋前至昭已久故不自知也）子家駒曰。設兩觀。（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觀工亂反注同〔疏〕注禮天子至一觀○解云在禮器文云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者禮說文也）乘大路。（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疏〕注禮天子大至飾車○解云顧命之文也云諸侯路車詩云路車乘馬是也云大夫大車者即詩云大車檻檻是也云士飾車者即書傳云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朱干。（干楯也以朱飾楯楯食允反又音尹）玉戚。（戚斧也以玉飾斧○玉戚于戚反以玉飾斧○）以舞大夏。（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大夏戶雅反注曰株離音誅禁音金又居鴆反〔疏〕注東夷之樂至曰昧○解云以下皆樂說文彼注云陽氣始起於懷任之物各離其株也南者任也盛夏之時物皆懷任矣草木畢成禁如收斂盛陽消盡蔽其光景昧然是也）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繫馬曰維繫牛曰婁○佾音逸且夫音扶下有夫并注同婁力主反〔疏〕此皆天子之禮也○解云以周公之功得用四代之樂而以大夏之徒謂之爲僭者刺其羣公之廟若祭周公則備○牛馬維婁者○解云皆謂繫之於廐不得放逸于郊也○注繫馬曰維者即詩云皎皎白駒縶之維之是云繫牛曰婁者正以上言牛馬下言維婁維既屬馬婁屬於牛亦可知矣而文不次者意到則言矣舊說云婁者侶也謂聚之於廐）委已者也。（委食已者○委已于僞反注同己音紀委食音嗣下同）而柔焉。（柔順〔疏〕委已者也而柔焉○解云言牛馬之數猶順於己之人而）

（季氏作賞有年歲矣民從之固是其宜矣）季氏得民衆久矣。（季氏專賞罰得民衆之心久矣民順從之猶牛馬之於委食已者）君無多辱焉。（恐民必不從君命固爲季氏用反逐君故云齊子家駒上說正法下引時事以諫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疏〕注子家駒上說正法者○解云即謂上文朱干玉戚之屬是也云下引時事者謂牛馬維婁是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果反爲季氏所逐〔疏〕終弑之者○解云謂陳兵欲往攻殺之也）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弔亡國曰唁弔死國曰弔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紼曰綍○紼音弗綍音問〔疏〕注弔亡國曰唁者○解云此文是也○注弔喪至曰綍○解云皆當時之制也）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自謂亡人○喪息浪反亡也）不佞。（不善）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謙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君〔疏〕執事以羞○解云言已之尊卑比齊之執事也而舉措不善失守社稷由是之故以羞及君）再拜顙。（顙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再拜顙息黨反見而稽顙也）慶子家駒（慶賀）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鈇鑕要斬之罪即所錫之以死○大難乃旦反下同鈇音甫又方于反鑕之實反要一遥反）再拜顙。（謝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簞葦器也圓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糗也○簞音丹葦器食音嗣注葦于鬼反笥思嗣反糗丘九反又昌紹反〔疏〕注簞葦器也至方曰笥○解云釋器無文蓋以時事言之云食即下所致糗也者即下文云敢致糗於從者是也）與四脡脯。（屈曰朐申曰脡○脡他頂反又大頂反朐其俱反〔疏〕注屈曰朐申曰脡者○解云正以脡是伸舒之名則知朐是屈疊之稱矣鄭注曲禮上篇云屈中曰朐義通於此）國子執壺漿。（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疏〕注壺禮器○解云即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是也云腹方至爵飾者釋器無文蓋用舊說或以時事知之言有爵飾者謂刻畫盞爵之形飾其壺體）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餕熟食饔熟肉未就未成也解所以致糗意○餕音俊〔疏〕注餕熟食饔熟肉○解云聘禮曰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是飧爲熟食也又云致饔餼五牢飪一牢云云上文對饔下文有飪一牢之言故知熟肉明矣）敢致糗于從者。（糗糒也謙不敢斥魯侯故言從者于從才用反注及下皆同糒音備〔疏〕注糗糒也○解云言糗糒若今之糒米也○糗妹紹反又羌九反糒平祕反）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衽衣下裳當前者之器謙不敢求索○衽而甚反又而鳩反掩裳際也索所白反〔疏〕錫之以大禮上文糗是也○注衽衣至之器自解云所以衽受之者而以行客之人於器物乏故也）高子曰。有夫不祥。（猶曰人皆

有夫不善）君無所辱大禮。（禮臣受君錫荅拜謂之拜命謂之辱高子見昭公拜辱大卑故曰君無所辱大禮○大卑音泰下大學同）昭公蓋祭而不嘗。（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不嘗者待禮讓也〔疏〕注食必至讓也○解云凡禮食必先須祭者正欲作謙其未祭之時不敢便即嘗之欲示有所先今昭公祭訖猶不嘗者正欲待禮讓故也）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腆厚也服謂齊侯所著衣服也言未敢服者見魯侯乃敢服之謙辭也禮天子朝皮弁夕玄端朝服以聽朝玄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服夕深衣玄端以燕裨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弁韎衣裳以助公祭玄端以祭其祖禰○腆他典反厚也著丁略反裨婢支反韍音弗〔疏〕注禮天子朝○解云皆出禮記漢禮亦然）有不腆先君之器。（器謂上所執簞壺〔疏〕注器謂上所執簞壺者上文高子執簞食國子執壺漿是也然則上言饔殽未熟今則更以簞壺盛饔殽是）未之敢用。敢以請。（請行禮）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不敢當大禮故敢辭〔疏〕敢辱至敢辭○解云亦上有不字者若有不字則辭下讀是以注者以不敢言之）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以我守宗廟在魯時）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已有時未能以事人今已無有義不可以受人之禮〔疏〕未之能以服者解云謂未能服之以事人矣下文未之能以出亦然○注今已無有者謂已身之已或解已爲已然之已也）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欲令受之故益謙言從者○令力呈反）昭公曰。喪人其何稱。（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故稱尺證反）景公曰。孰君而無稱。（猶曰誰爲君者而言無所稱乎昭公非君乎）昭公於是噭然而哭。（噭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噭古弔反一音古狄反）諸大夫皆哭。（魯諸大夫從昭公者）既哭以人爲菑。（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菑側其反又側吏反埒垣力悅反下音表別彼列反辟音壁〔疏〕注菑周埒垣也者○解云猶言周匝爲埒牆云今大學辟雍作側字者謂何氏所注者是菑字今漢時大學辟雍所讀者作側字云旣哭以人爲側）以幦爲席。（幦車覆笭○幦示

歷反車覆笭也一音呼聞反覆笭力丁反〔疏〕注幦覆笭○解云笭即式也但車式以笭爲之有豎者有橫者故考工記注云軨式之植者橫者也禮君羔幦虎植大夫士鹿幦豹植者是也）以鞌爲几。以遇禮相見。（以諸侯出相遇之禮相見○鞌音安）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言昭公素能若此禍不至是主書者喜爲大國所唁地者痛錄公明臣子當憂納公也〔疏〕注地者痛錄至公也○解云書其唁公于野井者正欲痛公而詳錄之下二十九年春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不復書其地正以公居于運與在國同故與此異下三十年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地者與此同）○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疏〕曲棘者何○解云欲言宋邑例所不書欲言他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者正以桓五年陳侯鮑卒不地是以弟子據而難之但宣公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之下已有成注故於此省文）○十有二月。齊侯取運。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爲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不舉伐者以言語從季氏取之月者善錄齊侯○爲公于僞反注同〔疏〕外取邑不至以書○解云正據襄元年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而經不書楚取彭城是也但隱四年春莒人伐杞取牟婁之下有注故此省文○注不舉伐者○解云正以隱四年春莒人伐杞取牟婁舉伐言取故決之云月者善錄齊侯者正以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僤外取邑而書時今此書月正以善憂內詳錄齊侯矣）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月者閔公失國居運致者明臣子當憂納公不當使居運後不復月者始錄可知○不復扶又反下同〔疏〕三月公至于運○解云案上公遜于齊次于楊州齊侯唁公于野井似不入齊國都而得言至自齊者穀梁傳云公次于楊州其曰至自齊何也注云據公但至楊州未至齊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注云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爲重故可言至自齊居于鄆者公在外也注云若但言公至自齊而不言居于鄆則嫌公得歸國欲明公實在外故言居于鄆○注月者閔至居運者正以凡致例時故也○注致者至可知○解云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之下注云不致者爲下去王適足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然則昭公失所爲臣所逐而致之者正以罪輕於桓公明其臣子當憂納公故也云後不復月者始錄可知即此秋公至自會二十七年冬公至自齊居于鄆之屬是也）○夏。公圍成。（書者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脩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不從叛書者本與國俱叛故不得復以叛爲重不從定公又以親圍下邑爲譏者昭無臣子文即如定公當致也○惡烏路反〔疏〕注不從至爲重○解云成三年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云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然則今此圍成是圍叛之文而知爲惡公書之者正以本與國俱叛理宜不復以叛爲重故也○注不從至臣子○解云定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注云天子不親征下

（士諸侯不親征叛邑不能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是也然則此經不書月亦與彼異而注不決之者省文從可知）○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剸陵。（不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內喜爲大信辭○剸音專本亦作專）【疏】（注不月至信辭。○解云春秋之義大信者時小信者月不信者日剸陵之會無相犯復無大信止合書月而書時者正以約欲納公故爲大信辭矣）公至自會。居于運。（致會者責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助納之而使居于運）【疏】（注致會者至于運。○解云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即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秋公至自會宜七年冬公會晉侯以下于黑壤之屬是也然則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明公已得意於諸侯）○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成周者何。東周也。（是時王猛自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疏】（成周者何○解云欲言正居經無京師之稱欲言非正居天王入之故執不知問○注是時王至西周○解云謂是上二十二年時故彼經稱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傳云王城者何西周也注云時居王城邑自號西周王是也）其言入何。（據入者篡辭）【疏】（注據入者篡辭○解云即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之下傳文所云其言入何篡辭也是也）不嫌也。（上言天王者有天子巳明不嫌爲篡主言入者起其難也不言京師者起正居在成周實外之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爲天于僞反）【疏】（注上言至難也○解云謂此經上有天王之文下雖言入非篡可知上二十三年秋天王居于狄泉傳云此未三年其稱天王者何著有天子然則此注云著有天子已明者取上傳之文云主言入者起其難也者正以隱八年春入邴之下傳云其言入何難也莊二十四年秋夫人姜氏入之下傳云其言入何難也然則入者重難之辭故云主言入者起其難也○注不言至外之○解云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之下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則天子之居乃京師是也今言天王入于成周不言入京師者正欲起其正居在成周故也所以能起之者既爲天王所入正居明矣言實外之者正以天子之重海內瞻望宜親九族以自衛守而辟庶孼蒙塵于外經歷數年方歸舊守是以不言京師欲以外之然則不言京師兼二義矣初起成周爲王居終實外天子故云不言京師起正居在成周實外之也注云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者正以此上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成周不書月今此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故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帥後治其黨猶楚嬰齊○渠率所類反或作帥）【疏】（尹氏召伯至奔楚者○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召伯作召氏○注云立王子朝獨舉尹氏者○解云即上二十三年秋尹氏立王子朝是也云當先誅渠帥後治其黨者漢之賊首皆謂之渠帥故何氏云焉云猶楚嬰齊者成二年冬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彼注云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故獨先舉于上乃取之明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是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夏。四月。吳弒其君僚。（不書闔廬弒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享之故爲沒其罪也不舉專諸弒者起闔廬當國賤者不得貶無所明文方見爲季子諱本不出賊以明闔廬罪雖可貶猶不舉月者非失衆見弒故不略之○爲季于僞反下同見賢偏反）【疏】（注不書闔廬弒其君者○解云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下傳云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烏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者闔廬弒僚之文也今不書闔廬弒爲季子諱不討賊故也云明季子不忍父兄自相殺者即彼傳云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者是其文也云不舉專諸弒者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之下何氏注云督不氏者起馮當國然則彼經貶去督之氏者起其弒君取國與馮所以不舉專諸弒僚見取國與闔廬者正以其賤不得貶之假令書見正得稱人文無所明故也注月者明失衆見弒故不略之者文十八年冬莒弒其君庶其傳云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何氏云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稱國以弒者例皆不月以略之今此月者直是本不出賊以除闔廬罪是以稱國非失衆見弒之例故不略之）○楚殺其大夫郤宛。（○郤宛去逆反下紓宛反）○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犂力兮反又力私反）○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婁快來奔。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說與鼻我同義）（○邾婁快本又作噲苦夬反）【疏】（注說與鼻我同義○解云即襄二十三年夏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何氏云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以近始也獨舉一國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然則邾婁快亦以奔無它義知以治近太平書也見於邾婁者以其近魯故也太平世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但取足張法而已故云說與鼻我同義也云云之說在襄二十三年）○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月者爲下出也○爲于僞反）【疏】（注月者爲下出也○解云正以上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然則曹於所見之世止自卒月葬時故知此月宜爲其下事出奔矣）○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荅次于乾侯不諱者憂危不暇殺恥後不月者錄始可知）【疏】（注後不月至可知○解云即下二十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是也）○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甯乃定反下同左氏并下滕子名並作寧）○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齊侯使高張來唁公。（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辭書者如晉不見荅喜見唁也不月者例時也）【疏】（注言來至內辭者○解云正以下三十一年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不言來故也云不月者例時也者正以經不月故知例然則知下文荀櫟唁公之徒雖在日月之下不蒙日月可知）○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倪卒。○秋。七月。○冬。十月。運潰。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據國曰潰邑曰叛）【疏】（注據國曰潰邑曰叛○解云即僖四年蔡潰文三年沈潰者是國曰潰之文襄二十六年春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定十三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是邑曰叛之文）郛之也。（郛郭）【疏】（注郛郭者郛之猶云國之但古今異語也）曷爲郛之。（據成三年棘叛不言潰也）【疏】（注據成至潰也○解云即彼經云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彼注云不聽者叛也是也）君存焉爾。（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明罪在公也不言國之言郛之者公失國也不諱者責臣子當憂而納之殺恥不如救危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其本乃由于圍成失大得小而不能節用○）【疏】（注不言國之言郛之者○解云正以桓七年春焚咸丘之下傳云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之下傳云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然則彼二文皆言國之今言郛之者正以昭公居國裁得國外土地而已其國內宗廟非公之有故傳言郛之不言國之耳云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論語文言爲國家者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而患政令之不均平不患國無儲積而患君臣上下之不能相安而引之者欲道昭公政令失所是以出奔今居小地而復圍成擾亂其民令之不安由茲潰散無寸土可居久不得國而卒於外者身自取之者也云其本乃由于圍成者圍成即二十六年夏公圍成是也失魯之大而得運邑故曰失大得小不能自節約而用之乃復擾亂其民圍成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月者閔公運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疏】（注故以存君書者○解云即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彼注云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今昭公運潰無尺寸之土可居遠在他邦故以存君書之故云公在乾侯）○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去起呂反）○秋。八月。葬晉頃公。（○頃音傾）○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巢見襄者固有出奔可責○見賢偏反）【疏】（注至此至國也○解云正以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以隗子）

（歸何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然則此亦夷狄滅微國而書月者所見之世故也○注不從至可責○解云吳滅州來在上十三年冬吳滅巢在上二十四年冬然則州來與巢皆當所見世而不書月以見之至此乃月者正以既滅其國復奔其君因責章禹不能死位是以於二國皆不書月也於上經既不書月明其還同所聞之例故何氏於州來之下○注云不月者略兩夷是也）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時晉侯使荀櫟責季氏不納昭公爲此會也季氏負捶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言來者從王魯錄諱亟取邑卒大夫者盈孫文○荀櫟本又作躒又作濼示滴濼也適丁歷反一音狄負箠章蘂反本又作捶惡烏路反亟去冀反孫音遜）〔疏〕（注季氏負箠至不敢入者○解云春秋說文彼注云負捶者聽刑之禮也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者左傳亦有其文也○注公出王魯錄○解云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明其非君命者不錄之也今昭公不在所以書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又書黑弓以濫來奔之文又以殊外者從王魯錄文故得然不爲爾時有君命也云諱亟取邑者即下三十二年取闞傳云闞者何邾婁之邑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云與取濫爲亟是也云卒大夫者盈孫文者即上二十五年公遜于齊後叔孫舍卒二十九年叔倪卒之徒是也然則春秋之義爲君父諱惡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然今君不在國而書大夫之卒故須解之然則取闞不繫邾婁乃書大夫之卒者正欲盈足諱奔言遜之義故云盈孫文）○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始卒便名日書葬者薛比滕最小迫後定寅皆當略）〔疏〕（注始卒便名日書葬者○解云春秋之義小國始卒名日及葬未能悉具會二見之後方始能備即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五月葬滕成公之徒是也言薛比滕最小者正以滕子卒於宣公之篇薛今始卒故云比於滕爲小國也而今始卒日即得名葬具書正由於後定寅皆當見略迫此之故是以二注備書矣其定見略者即定十二年春薛伯定卒彼注云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弒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是也其寅見略者即哀十年夏薛伯寅卒彼注云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是也即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彼注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略責之見其義是也）○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弓以濫來奔。文何以無邾婁。（據讀言邾婁○黑弓二傳作黑肱濫力甘反又力贅反）〔疏〕（冬黑弓者謂當時公羊子口讀邾婁黑弓矣）通濫也。（通濫爲國故使無所繫）曷爲通濫。（據庶其不通也）〔疏〕（注據庶其不通也者○解云即襄二十一年春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叔術者邾婁顏公之弟也或曰鞏公子）〔疏〕（注叔術者邾婁至弟也○解云謂母弟也或曰鞏公子謂庶弟也）何賢乎叔術。（據叔術不書）讓國

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顏公時也）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不知孝公者邾婁外孫邪將妾子邪○武公與音餘下及注皆同）顏淫九公子于宮中。（所與淫公子凡九人）〔疏〕（注所與至九人○解云謂顏公一人不應並淫九人故以所言之）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禮也）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不離人母子因以娛公也）〔疏〕（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者○解云爲內通于魯公子也○邾婁之公子與者不知爲是邾婁公子者與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而邾婁一國以并有九女於魯宮內者蓋所取於邾婁相通爲九人不必盡是一人妻矣大夫之妾士之妻○注禮也○解云大夫之妾士之妻禮記內則文故注云禮也○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解云案內則大夫之妾士之妻並陳之謂士妻不吉乃取大夫之妾亦得事不具矣何者乳食一男何假二人乎則未知臧氏之母爲是大夫之妾爲是士之妻故曰曷爲者）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以身死公則可以其子易公非并事夫之義然而於王法當賞以活公爲重也）賊至。湊公寢而弒之。（弒臧氏子也不知欲弒孝公者納湊邪將利其國也○湊七豆反）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婦人以貞一爲行云爾非德也○愬音素本亦作訴爲之于僞反下爲我爲之則爲並同嫗紆其反一音紆羽反爲行下孟反下殺顏者之行亦同）〔疏〕（嫗盈女也者○解云謂此老嫗是盈姓之女○國色也者○解云謂顏色一國之選）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利其色也）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爲顏公夫人時所爲顏公生也○盱許于反又許孤反本或作盻一音夸夏父戶雅反盱及夏父邾顏公之二子）〔疏〕（謂之盱夏父者至有於顏者也○解云謂爲顏公妻時所以有之者）盱幼而皆愛之。（叔術嫗盈女皆愛盱）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珍怪猶奇異也○而食音嗣）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

（猶曰以彼物來置我前）人未足。（人夏父自謂也）而盱有餘。（言盱所得常多）叔術覺焉。（覺悟也知小爭食長必爭國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者事之先見○長丁丈反先見賢遍反下欲見見王者同）〔疏〕（注易曰至先見○解云皆出下繫辭彼文云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也）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五分受其一○曰嘻許其反也夫音扶）〔疏〕（注五分受其一○解云服虔成長義云邾婁本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爲六里國也者彼乃左氏之偏辭未足以奪公羊以爲邾婁本大國但春秋之前在名例隱元年何氏有成解）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當夫子作春秋時於邾婁君爲父兄之行公扈者氏也○之行戶郎反）習乎邾婁之故。（故事也道所以言也）〔疏〕（注道所至言也○解云謂道下傳所言矣）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惡有猶何有寧有此之類也言賢者寧有反妻嫂殺殺顏者之行乎○惡有音烏注同）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言叔術本欲讓迫有誅顏天子在爾故天子死則讓無妻嫂或見爭食之事）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猶曰何故死畜吾天子違生時命而立夏父乎此天子死則讓之效也夫子本所以知上傳賢者惡少功大也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春秋滅不言入是也案叔術妻嫂雖有過惡當絶身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爲重宋繆公以反國與與夷除馮弒君之罪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也馮殺與夷亦不輕于殺殺顏者比其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傳復記公扈子言者欲明夫子本以上傳通之故公扈子有是言○數所主反復扶又反）〔疏〕（注夫子本所以至惡少功大也者○解云上傳謂五分之然後受之以上矣○云春秋滅不言入是也者即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是云當絶身無死刑者但當絶其身以爲不償不合殺之故曰無死刑然則外內亂者獸行則滅之者謂姑姊妹之徒今一則非父子聚麀二則嫂非姑姊妹故也○注當以殺至爲重○解云謂犯王命殺魯賢臣故以爲重也○注宋繆公以反國與至馮弒君之罪○解云宋繆公反國之事在隱三年彼傳文具矣其除馮弒君之罪者即桓二年宋督弒其君之下注云督不氏者起馮當國不舉馮弒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是也注云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也者言繆公死乃反國非其全讓之意不如叔術生讓其功大矣注云馮殺與夷亦不輕於殺殺顏者謂馮爲弒君叔術爲犯王命皆是惡逆其罪勢等矣云比其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者上解云其罪勢等矣而言罪不足者謂犯王命殺魯大夫豈如宋馮弒君乎故以爲罪少于馮矣其罪既少其功有餘故得賢之）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據國未有口繫于人）〔疏〕（注據國至于人○解云言君通）

（濫是國宜應特達何故文上無邾婁而已其口仍繫邾婁言之乎故注云据國未有口繫于人）天下未有濫也。（欲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爾故口繫于邾婁）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据上說天下實未有濫者言春秋新通之也春秋所通之君文成矣不言濫黑弓來奔而反與大夫竊邑來奔同文）〔疏〕（注而反與大夫竊邑來奔同文者○解云即襄二十一年春邾婁庶其以漆閭上來奔之徒是）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此解不言濫黑弓意叔術者賢大夫也如不口繫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爲叔術賢心不欲自絕于國又觸天下實有濫無以起新通之文不可設也如口不絕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嫌氏邑起本邾婁世大夫春秋口繫通之文亦不可施）〔疏〕（注起本邾婁至可施○解云若口云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即嫌大夫氏邑欲起黑弓本是邾婁世大夫口繫于邾婁欲通之爲世大夫故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推猶因也因就大夫竊邑奔文通之則大夫不世叔術賢心不欲自絕兩明矣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與滅國繼絕世）〔疏〕（注主書者至繼絕世○解云隱元年注云諸大夫立隱不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今此追之者春秋之義勸其後功是以上二十年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是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後昭公死外晉大夫專執楚犯中國圍蔡也）〔疏〕（注是後昭公死外者○解云即下三十二年冬公薨于乾侯是云晉大夫專執者即定元年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云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是云楚犯中國圍蔡也者即定四年秋楚人圍蔡是也直言圍蔡足矣何須言楚犯中國欲言日食爲夷狄強諸夏微之象故也）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與取監爲亟○闞口暫反亟去冀反注同）〔疏〕（闞者何○解云欲言是國諸典未聞欲言是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注與取監爲亟○解云取亦作受字者二年之間比取兩邑故以爲亟而諱之矣）○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書者起時善其脩廢職有尊尊之意也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言成周者起正居實外之○量音亮）〔疏〕（注書者至意也○解云隱七年夏城中丘傳云何以書以重書也注云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令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猥苦百姓虛空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然則天子之城不時脩理至令大壞方始城之而書者正欲起其當時之善故也何者當是之時天子陵遲諸侯奢縱忽能脩其廢職有尊尊之心是以書見故曰起時善云孔子曰謹權量至行焉者論語文彼注云言成周者欲起正居實外之正以不言京師而言成周者欲起正居在成周故也言實外之者正以王微弱不能守成周不是小事很若天下是以不言京師實外天子云云之說在上二十六年）○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羊注疏卷二十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昭公卷二十四

二十三年　閩監毛本同唐石經作廿有三年此脫有字

叔孫舍如晉　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穀梁作婼字

叔孫舍者　閩監毛本刪者字

比肸附父仇　閩監毛本同鄂本仇作讎

何氏云奔者　浦鏜云奔上脫出字是也

沈子楹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亦作楹云左氏作逞穀梁作盈按此本疏中下文作沈子盈則疏本與穀梁同故於此下無文

衛未有罪矣　浦鏜云衛誤矣

春秋伐者爲客　毛本伐下衍人字

豎刀易牙爭權　監本同閩本毛本刀改刁

卽定十四年夏四月　浦鏜云十衍字是也

蔡公孫歸生　按經作歸姓此順注文引作生

卽此胡子髡沈子盈滅是也　閩監毛本盈作楹

嫌敗走及殺也　鄂本也作之此誤

皆獲殺之文在今上　補毛本作上今此誤倒

是以稱人矣　盧文弨曰人爲名之誤

癸亥公孫于齊是也　浦鏜云已誤癸按浦說是也

注吳光殺僚滅徐者卽下二十七年　閩監本同毛本者下增○解云

二十三年十有二月癸酉朔　閩監毛本酉誤亥浦鏜云二年誤三年按浦說是也

齋戰疾　鄂本閩監毛本齋作齊

二十有四年

叔孫舍至自晉　二傳無叔孫字

時年叔倪出會　鄂本作明年諸本皆誤作時

杞伯鬱釐卒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鬱釐云本亦作釐疏云左氏穀梁作郁釐字今正本亦有郁字者按亦有下當脫作字

葬杞平公　此本叔孫舍至自晉三節疏皆在此經下閩監毛本分配各經之下

二十有五年

夏叔倪　釋文唐石經諸本同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賈注者作叔詣字

有鸛鵒來巢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鸛音權左氏作鸜音劬按周禮考工記鸛鵒不踰濟釋文本作鸜鵒此疏亦引冬官鸛鵒不踰濟

不可以尺寸錄之　浦鏜云可衍字

昭公依托上雩　鄂本托作託

去臣則逐季氏意明矣　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臣作辰當據正釋文亦作去辰

而言又雩者可以起其非實雩　閩監毛本可作何毛本言又誤倒

次于楊州　葉鈔釋文鄂本閩本同唐石經監毛本作揚州疏同按左氏作陽州

昭公將弑季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將殺云音試下及注同○按依疏則傳文本作弑也漢石經公羊弑皆作試猶今人語云姑且試之故其語可通乎上下也

吾欲弑之如何是也　閩監毛本如何作何如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　唐石經諸本同考工記畫繢之事其象方天時變注引子家駒曰天子僭天今何本無此句周禮大宰疏引作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此二於字當爲衍文考工記注無於字可證

注失禮成至知也　閩監毛本無成字

禮天子諸侯臺門　周禮太宰疏引何氏云天子兩觀諸侯臺門與今本異

注禮天至一觀　當作注禮天子諸侯臺門故解云在禮器文今本標起訖是後人所改

明有則也　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則作制當據正制謂己所制也則卽法復上

東夷之樂曰株離　釋文及諸本皆作株離蜀大字本作邾誤

云繫牛曰婁者　何校本同閩監毛本云作也此本云字亦剜改作也今訂正

委己者也　唐石經同釋文委己音紀閩監毛本己誤已

猶順於己之人　浦鏜云於下當脫食字

固是其宜矣　浦鏜云也誤矣從經傳通解挍

固爲季氏用　監毛本同閩本固作因皆誤鄂本作而爲季氏用與儀禮通解續正合當據以訂正

終弑而敗焉　唐石經作終弑之而敗焉諸本脫之字按疏中標經云終弑之者有之與石經合

弔死國曰弔　諸本同段玉裁云此國字衍

謙自比齊下執事（釋文作嗛自云音謙本亦作謙）

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唐石經原刻無也字後磨改增刻諸本誤承之）

卹所錫之以死（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錫作賜按傳言賜不當殊文鄂本是也）

申曰脡（鄂本同此本疏中亦作申閩監毛本改伸疏同）

國子執壼漿（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壼改壺非）

餕熟食（鄂本熟作孰下同加四點者俗字）

致饔餼五牢（浦鏜云經致作歸是也）

若今之糒米也○（諸本同按此○當刪下載糗糒字音切亦義疏之言非釋文也浦鏜云已見釋文當衍者非此與釋文不同）

而以行客之入（而疑衍浦鏜云而以疑蓋以之誤）

謂之拜命謂之辱（閩監毛本同鄂本作謂之拜命之辱此下謂字衍當據以刪正）

注食必至讓也（閩監毛本必下有祭）

今則更以簞壺盛饔飧是（浦鏜云是疑也字誤）

敢辱大禮敢辭（唐石經諸本同解云亦上有不字者若有不字則辭下讀按當作敢上亦一本有不字者）

今已無有（解云謂已身之已或解爲已然之已按音紀是）

昭公自謙失國（鄂本謙作嫌此誤）

昭公於是噭然而哭（唐石經諸本同按說文嘂高聲也一曰大呼也从昍丩聲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叫然而哭噭與叫聲相近許以叫爲高聲大呼較之何注云噭然哭聲貌義益切也）

既哭以人爲菑（唐石經諸本同何注云菑今大學辟雍作側字按此卽東漢熹平立石大學之公羊傳也）

以鞌爲几（唐石經鄂本同釋文亦作以鞌閩監毛本鞌改鞍非）

其禮與其辭足觀矣（唐石經與字起磨改重刻此六字故此行十一字）

下三十年（浦鏜云十下脫一按浦說是也）

二十有六年

次于楊州（閩本同監毛本楊改揚下同何校本並作陽與穀梁合）

注月者閔至居運者（閩監本同毛本下增○解云何校本無○解云）

無王罪深淺（何校本罪下有之字）

昭無臣子又卽如定公當致也（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又作入則上屬言昭無臣子納公也）

棘者何（浦鏜云上當脫傳云二字○按廿九年疏引亦無傳云非脫也）

天子不親征下士（閩監毛本同、何校本士作土何校本作土與定十二年注合）

不能圍成不能服（定十二年注作公親圍成此誤）

盟于剸陵（鄂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蜀大字本剸作鄟釋文鄟陵音專本亦作專）

上言天王者有天子已明（鄂本者作著此誤）

起正居在成周（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正作王當據正此本疏云起成周爲王居閩監毛本亦誤爲正居）

尹氏召伯毛伯（唐石經諸本同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召伯作召氏）

當先誅渠帥（鄂本同閩監毛本帥作率按釋文作渠率云或作帥）

注云立王子朝獨舉尹氏者（閩監本同毛本刪云字）

二十有七年

文方見爲季子諱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文作又當據正○按依疏當作文屬上讀）

不出賊以明闔廬罪（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明作除當據正解云今此月者直是本不出賊以除闔廬罪可證本是除字）

於是使專諸刺僚者闔廬弒僚之文也（閩監毛本者改著何煌云者疑作是）

注月者明失衆見弒（浦鏜云非誤明）

以近治也（何校本作自近始也與襄廿三年注合）

獨舉一國（何校本國下有者字是也）

二十有八年

止自卒月葬時（閩監毛本止誤正）

鄭伯甯卒（諸本同唐石經缺釋文伯甯乃定反下同左氏并下滕子名並作寧）

二十有九年

定十三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浦鏜云一誤三）

棘者何（浦鏜云上當脫傳曰二字按此類皆疏文原本如是非脫誤也）

栽得國外土地而已（閩監本同毛本土誤上）

三十年

固有出奔可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固作因誤）

三十有一年

季氏負捶謝過（閩監毛本捶作棰疏同釋文作負箠云本又作捶此本疏標起訖亦作負箠）

以殊外言來者（鄂本以作而）

公遜于齊（何校本遜作孫）

是以二注備書矣（閩本二字缺上畫監毛本誤作一）

秋葬薛獻公（唐石經宋本同閩監毛本薛誤晉）

冬黑弓以濫來奔（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黑弓二傳作黑肱）

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唐石經顏下有公字後磨改刪去故此行九字）

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唐石經訴作訢閩監毛本改愬按釋文作周愬云本亦作訴葢據此所改）

云爾非德也（閩監毛本同鄂本無德此誤衍蜀大字本脫也字）

爲顏公夫人時所爲顏公生也（按下爲顏公三字誤衍複上當刪正）

知小爭食（鄂本同閩監毛本小作少）

幾者動之微吉事之先見（鄂本同此本翻刻者吉誤爲者閩監毛本承之）

曰嘻此誠爾國也（唐石經原刻無此後磨改增之故此行十一字）

誅顏之時天子死（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謂誅顏天子死也作一句讀按時字疑衍）

無妻嫂惑見爭食之事（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惑作感當據正）

夫子本所以知上傳（鄂本知作如此誤監本夫誤天）

然則外內亂（閩監毛本作內外）

春秋所通之君（鄂本所作新此誤上云春秋新通之可證）

又觸天下實有濫（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實誤寶）

晉人執宋仲機于京師（閩監毛本機改幾是也）

三十有二年

與取濫爲亟（解云取亦有作受字者按莊二年疏引作受今作與取濫誤）

有尊尊之意也（蜀大字本閩監本同鄂本無也字毛本誤尊卑疏不誤）

言成周者起正居（疏中引注作欲起正居此脫欲字）

彼注云言成周者（按彼字當衍何校本無彼字）

正以王微弱（閩監毛本王誤上）

公羊注疏卷二十四校勘記終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定公卷二十五

（釋文何以定公爲昭公子與左氏異）（〇起元年盡五年）

何休學

元年。春。王。定何以無正月。（據莊公雖不書即位猶書正月）〔疏〕注據莊至正月。○解云即莊元年經云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是也。案莊公之經上有正月下有三月今定公亦下有三月而上無正月故據之若然案隱公之經亦云元年春王正月下云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眜亦是上有正月下有三月而不據之者正以隱公所承不薨于外且欲讓桓位非已有與定公不類寧得據之其閔僖之屬雖承弑君之後其所承者皆在位見弑元年之下復無三月之文與定不同故不據之然則桓公弑于齊昭公卒于外亦是不類而得據之者正以昭公失道爲臣所逐終死于外恥與桓同故據之耳

正月者。正即位也。（本有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即位）〔疏〕注本有至即位。○解云案隱元年傳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何氏云統者始也揔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二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以此言之似書正月者爲大一統也而言本有正月者正諸侯即位者兼二義故也何氏云自公侯以下皆繫正月即是正月者正諸侯即位之義

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使若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疏〕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解云謂定公行即位之禮在正月之後也。○注雖書至正月。○解云依經及傳正以定公即位在正月之後故無正月何氏更言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者正以書正月大一統也明不但即位而已且諸侯之法禮當死位而昭公不君棄位出奔終卒於外爲辱實甚論其罪惡君臣其有故知魯國之當絕矣是以何氏消量作如此注故諱爲微辭者謂經與傳直作無即位故無正月之義其定公當絕之文沒而不見故謂微辭爾

位何以後。（據正月正即位）昭公在外。（昭公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據已稱元年）〔疏〕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者。○解云謂昭公之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不謂據定公之身也其實定公先在于內是以上文已稱元年矣但以君喪未入未得正行即位禮是以即位在正月之後而左氏以爲喪及壞隤公子宋乃先入者何氏所不取之。○注據已稱元年。○解云謂已稱元年春似行即位之禮訖何言昭公之喪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而即位後乎

在季氏也。（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定公得即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即位）〔疏〕在季氏也。○解云定公是時雖以先君之喪未入未行即位之禮其實爲君之道已成是以上文得稱元年春矣但猶微弱不敢逆其父喪故云在季氏也

定哀多微辭。（微辭即下傳所言者是也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揔言多）〔疏〕定哀多微辭。○解云定哀二君微辭有五故謂之多不謂餘處更有所對若然昭與定哀同是太平之世所以特言定哀者昭公之篇無微辭之事寧可復言之乎。○注微辭至是也。○解云謂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也。○注定公至正月。○解云得爲微辭者實爲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無正月如似即位在正月之後是以無正月然故得謂之微辭。○注不務公室。○解云下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云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注云天災之當減損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云務猶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於久不脩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然則書其新作雉門及兩觀者主譏其僭天子之禮可施於久不脩治而錄之傳云不務公室亦得助成微辭之義也。○喪失國寶。○解云下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璋判白注云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五玉盡亡之傳特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也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也然則特書大弓者欲通謂之寶寶即大弓是可以世世傳保而殊玉之故謂之寶玉也。○注哀公至言多。○解云黃池之會者即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云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彼注云以晉大國尚猶汲汲於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爲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是也其獲麟者即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是也實爲聖漢將興之瑞周家當滅之象今經直言獲麟不論此事若以麟來周王更欲中興之兆得謂之微辭矣

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讀謂經傳謂訓詁主人謂定公言主人者能爲主人皆當爲微辭非獨定公）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已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疏〕主人至焉爾。○解云主人習其讀謂習其經而讀之也云而問其傳者謂問其夫子口授之傳解詁之義矣云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猶於是讀其微辭意指難明雖問之解詁亦未知已之有罪乎春秋假令讀定元年經而問其傳之解詁云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則無以知其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之義假令讀定公二年經云新作雉門及兩觀而問其傳之解詁云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正以久不脩理不以公室爲急務故書之無以知其僭天子也。○注此假設而言至於是。○解云當爾之時未有春秋故知主人習其經而讀之者假設而言之也既未有春秋而彊言主人故云此假設而言之云主人謂定哀者正以上言定哀多微辭下文即言主人習其讀故知此主人者宜指定哀言之也。○注此孔子至之至也。○解云此時君者還指定哀也孔子作春秋當哀公之世定沒未幾臣子猶存故亦畏之爲之諱惡恩隆於定哀故曰上以諱尊隆恩也若不迴避其害則身無所容故曰下以辟害容身也尊君卑己故生上下之文耳其傳未行口授弟子而作微辭以辟其害亦是謹慎之甚故此曰慎之至也

〇二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據言于京師成伯討辭知有罪。○幾本或作機）〔疏〕仲幾之罪何。○解云上言晉人似非伯討言于京師是伯討之文與奪未明故難之

不蓑城也。（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不蓑素戈反一或作蓑一或音初危反衣于既反爲天于僞反下善爲同）〔疏〕不蓑城也。○解云謂不以蓑苫城也公羊之義以爲昭三十二年城成周者既是城訖故於此處責其不蓑而已不似左氏方始欲城耳。○注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衣讀如衣輕裘之衣。○注禮諸至主者。○解云正以宋人不治所主者晉人執而歸之于京師得爲伯討之文故知禮有分丈尺之法不謂更存禮文

其言于京師何。（據城言成周執不地）〔疏〕注據城言成周。○解云即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注執不地。○解云謂春秋上下大夫見執例不舉地即下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祈黎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之屬是也若然成十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彼傳自有解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注云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是也

伯討也。（大夫不得專執執無稱名氏見伯討例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得伯討之義。○見賢遍反）〔疏〕注大夫至之義。○解云下傳云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故云大夫不得專執若諸侯執人即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若其大夫不得專執故其執人之時無稱名氏見伯討例雖無其例其執之有理寧得不作其文是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見其得伯討之義也

伯討則其稱人何。（據城稱名氏諸侯伯執不稱人也復發此難者弟子未解嫌大夫稱人相執與諸侯同例。○復發扶又反下皆同難乃旦反解音蟹）〔疏〕注據城稱名氏云云。○解云即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注諸侯伯執不稱人也。○解云即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也若欲指經言之即成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也

貶。（以非伯討故稱人爾）曷爲貶。（據晉侯伯執稱人以他罪舉）〔疏〕注據晉至罪舉。○解云即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傳云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其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然則彼乃晉文之執衛侯實得伯討之義而稱人者正由文公惡衛侯太深叔武太甚故致此禍是以貶之而稱人故曰以他罪舉也今此晉人執仲幾亦得爲伯討之義而貶稱人故欲問其稱人之狀矣

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爲不與。（據伯討）實與。（言于京師是也）而文不與。（文不與者貶稱人是也）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不言歸者諸侯當決於天子犯之惡甚故錄所歸大夫當決王獄爾犯之罪從外小惡不復別也無例不在常書又月者善爲天子執之。○別彼列反）〔疏〕文曷爲不與。○解云據實與但何氏省文不復言大夫之義不得專執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大夫有爲無道者力能執之則執之可也異僖元年二年救邢城楚丘之傳者正以諸侯相執伯者之常事大夫相執例之所略詳尊畧卑之義也。○注不言至別也。○解云正以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襄十六年春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者是諸侯相執錄其所歸之文所以然者正以諸侯尊貴當決於天子若其犯之其惡深大故須錄其歸之所在即執衛侯曹伯歸于京師是其得正執莒子邾婁子以歸其國者失所明矣彼注云錄

以歸者甚惡晉也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是也若然案襄十九年春晉人執邾婁子亦是諸侯相執而不錄其所歸者正以會上執之即會上釋之實無所歸寧得錄之也若執大夫當央於主獄之人耳若其犯之但爲小惡故從外小惡例不復分別之也若然所見之世錄外小惡而言從外小惡不復別之者正謂時時錄之以見太平之世諸夏小惡在治之限文不盡錄故得然解○注無例至執之○解云欲道春秋上下更無大夫相執之義即是無其比例不在常書之限今而書之又書其月詳錄之與諸侯相執同例者善爲天子執故也知諸侯相執例書月者正以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三月晉人執邾婁子之屬皆書月故也舊云此事所以無歸于以歸之例正由大夫相執不在當書故也既不在當書而書月以執之者善爲天子執之故也○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至自乾侯者非公事齊不專中去之晉竟不見容死于乾侯）○戊辰。公即位。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據癸亥得入已可知）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于北牖下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間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于庭葬于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絰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凡喪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童子婦人不杖不能病故也○小斂力驗反下皆同北墉音容本又作牖霤力又反飯扶晚反含戶暗反阼才故反）〔疏〕注正棺至故也○解云喪大記云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鄭注夷之言尸也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是也云故示盡始死之禮者示字亦有作不字者誤也云禮始死于北牖下者即喪大記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是也云浴於中霤云云者即坊記云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是也而言夷于兩楹之間者即此傳云正棺于兩楹之間是也云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者何氏以意言之也言此者欲陳始死禮云天子五日云云者何氏差約古禮而言之欲道始死之禮五日大斂而殯殯訖成服今欲示盡始死之禮故云公之喪癸亥日至于丁卯殯而成服戊辰之日乃即位矣云凡喪三日云云者即喪服四制云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是也鄭注喪大記云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引之者欲道喪人五日嗣子大夫授杖已訖可以即位正其臣矣　子沈子曰。定君乎國。（定昭公之喪禮於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據即位皆不日）錄乎內也。（內事詳錄善得五日變禮或說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即位故日主書者重五始也）〔疏〕注詳錄至始也○解云書日所以得變禮者癸亥之日公喪乃至戊辰之日然後君即位象五日殯訖即位之禮故錄日以明之言其變而合禮矣○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

大雩。（定公得立九喜而不恤民之應）○立煬宮。煬宮者何。（據十二公無煬公○煬餘亮反）〔疏〕煬宮者何○解云正以春秋之內更無煬公之稱而立其宮故執不知問　煬公之宮也。（春秋前煬公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不日嫌得禮故復問立也不日者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宮惡愈故不日）〔疏〕立者何○解云欲言是禮不應言立欲言非禮復不書日故執不知問○立者何至立也○解云隱四年冬衛人立晉之下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成六年春二月辛巳立武宮之下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然則春秋之內三發此文者公子晉之下發之是春秋之首成六年立武宮之下發之嫌立宮與諸侯異例此復發之者正以立武宮書日此不書日故同之昭二十二年秋尹氏立王子朝不復發之者從立晉之傳可知○不日至立也○解云春秋之例失禮於宗廟例書日故此不日嫌得禮也注言此者正以成六年已有此傳今復發之故解云耳○不日至不日○解云例既書日而不日者正以當所見之世故也若然案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何氏云失禮宗廟例時與向說違者蓋失禮鬼神例日故隱五年初獻六羽之下何氏云失禮鬼神例日是也若失禮於宗廟則例書時即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何氏云失禮宗廟例時是也莊二十四年春三月刻桓宮桷何氏云月者功重於丹楹是也若其失禮始造宗廟者例書日即成六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所以然者刻桷功重於丹楹猶變例以書月況於始造宗廟爲費實深寧不日乎例既宜日而不日者正以當所見之世爲內諱深使若惡愈於武宮故也○冬。十月。賈霜殺菽。何以書。記異也。（菽大豆時猶殺菽不殺他物故爲異○賈于敏反）〔疏〕注時殺至爲異○解云知獨殺菽不殺他物者正以此經特舉殺菽傳云記異故也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賈霜不舉穀名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是也此則但傷一穀既不成災故謂之異　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據無麥苗以災書）〔疏〕注據無至災書○解云即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是也然則大水殺麥苗傳云記災今此賈霜殺菽傳云記異故據而難之若然向解若更殺他物則經直言賈霜不舉穀名何故莊七年經云秋大水無麥苗者彼傳云何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彼注云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蟲皆以傷二穀乃書而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是也然則一災不書今此書者示以早當誅季氏故不得不錄也　異大乎災也。（異者所以爲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爲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疏〕異大乎災也○解云雖曰但傷一物若以害物言之災而必書者正以異重于災故也何者隱三年而作注云異者非常而可怪先事而至者隱五年作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然則正由先事而至可以爲戒若其變改竟不害人物若似君父教戒臣子之義故但謂之異而貴之矣災者隨事而至害於人物雖言變改亦無所及若似刑罰一施不可追更之義故謂之災而不重之故注云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然則直是美大此異故言異大於災不論害物與否五行傳云害物爲災不害物爲異亦通於此矣○注菽者至象也○解云菽季不同而得爲其象者正以菽爲第三之稱故爲少類季氏於叔孟爲弟亦是少之義故得爲其象菽雖第三爲稼最強季氏雖幼僭於叔孟故曰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之象也○注是時至煬宮○解云何氏以爲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復異既爲昭公之子而喜於得位者正以父見放逐斃於乾侯讎人秉政[illegible]亦何可知忽然而立寧不喜乎是以[illegible]祀天怪其所爲故示之戒也舊云定公爲昭公弟立非其次是以喜之而謂昭公爲父者臣子一例故也舊云天示以早當誅季氏天戒若曰等欲勞心作淫祀之時不如作意早誅季氏所以然者雖作淫祀終竟無福早誅季氏可以復讎去患故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據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不但問及者方於下聞其文問之故先俱張本於上○兩觀工喚反下及注皆同）〔疏〕注據桓至言及○解云即哀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是也　兩觀微也。（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爲其主觀爲其飾故微也）〔疏〕注雉門至微也○解云知如此者正以昭二十五年傳云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云云者[illegible]觀既爲天子之禮天惡其僭故災之[illegible]亦僭明矣故云雉門及兩觀皆天子之制也若然昭二十五年子家駒不言雉門爲僭者正以天子諸侯皆有雉門但形制殊耳若然雉門爲僭於辭爲負矣寧知非是主災兩觀因及雉門而已故子家駒不數雉門爲僭而何氏必言雉門亦如天子之制者正以下文新作雉門及兩觀之下傳云不務公室既言不務如公室之禮則知天子明矣　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據下新作雉門及兩觀先言作者）主災者兩觀也。（時災從兩觀起）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據欲使言雉門若言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已問雉門及兩觀災故但言何以書○不復扶又反下同）〔疏〕注[illegible]三[illegible]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云不但言[illegible]上所譏二事不問求賻又七年夏城中[illegible]之邑也城中上何以書注云上言中[illegible]言何以書嫌但問書中上欲復言城[illegible]傳云西宮災何以書然則彼三傳文[illegible]嫌不以微及大何以書而不舉句而[illegible]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不能復重言之故省文也　記災也。（[illegible]不從其言卒爲季氏所逐定公繼其[illegible]故災亦云爾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illegible]中猶不書○先去起呂反下同）〔疏〕注此本至云爾[illegible]以隱五年秋初獻六羽傳云何以書[illegible]也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是也若然僭天子而得書之者但作微辭以譏之仍自不正言○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其言

新作之何。（據俱一門兩觀如故常〔疏〕注據俱至如常○解云正以所作與舊俱一門兩觀以故常無異何言新作之乎）脩大也。（天災之當減損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脩大也○見賢遍反〔疏〕注故言至大也○解云莊二十九年作注云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然則此言新者見其料理舊牆言作者見其增益新木皆是還大於諸侯之義故言新作以見脩大矣）脩舊不書。此何以書。（據西宮災復脩不書〔疏〕注據西至不書○解云在僖二十年）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務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脩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月者久也當即脩之如諸侯禮〔疏〕注不務至侯禮○解云即文十三年傳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何氏云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然則此文不務公室者亦可以見魯人簡忽五月有災十月乃作之義故云亦可施於久不脩也云月者久也者正以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廄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皆書時此特月者譏其久不脩故也舊云如天子之門大不可即成故月以久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月者內有彊臣之讎外不見荅於晉故危之〔疏〕注月者至危之○解云正以凡朝例時假有小事亦不書月是以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云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注云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然則彼是小故不足以月今乃內有彊臣之讎外不見荅於晉故書月以危之似若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何氏云如楚書月者危公朝夷狄之類也而僖十年注云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者善惡不嫌假令同辭亦何傷也）○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婁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後相犯時者諱公使大夫盟又未踰年君薄父子之恩故爲易辭使若義結善事○枝二傳作拔易以豉反〔疏〕三月辛卯云云公羊穀梁皆作三月左氏作二月未知孰正○注後相至善事○解云其後相犯者即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之屬是也云故爲易辭者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云何以不日易也何氏云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是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拘不書者惡蔡侯吝一裘而見拘執故匹夫之執歸不書者從執例○夏戶雅反召上照反數年所主反雜七合反又如字惡烏路反年未同吝一裘力刃反〔疏〕陳子○解云上文二月陳侯吳卒下之六月葬陳惠公然則其父未葬冝稱子某而言陳子僖九年宋子之下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然則今此陳子亦然但從宋子省文不復注之○注月而至兵也○解云春秋之義侵伐例時即上二年秋楚人伐吳之屬是也善其義兵則書月即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以下伐齊注云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是也若其舉重宜云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侵楚不言于召陵也似若成十六年秋公會單子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子伐鄭之屬今而書月復不舉重者善錄其行義兵故也若然案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以下侵蔡何氏云月者善義兵也然則彼亦是義兵而舉重者正以彼下經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云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彼注云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然則正以下有喜服楚之文爲義兵可知是以不勞具錄也桓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于侈伐鄭彼注云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也不舉伐爲重者用兵重於會嫌月爲桓伐有危舉不爲義兵錄故復錄會注云之屬當文皆有成解不勞遊說也言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者即下傳云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是也○注拘不至夫之○解云僖二十一年霍之會執宋公以伐宋之屬皆書其執今此不書故決之所以不直言賤之而已而言匹夫之者以楚人執良霄之屬大夫猶書今反不書賤於大夫故言匹夫之○注執歸至執例○解云即僖二十一年注云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尚隨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爲錄也是其被執而歸不書之義今此蔡侯之執經雖不書其實見執故得從其例矣云云之說備于僖二十一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爲不會召陵故也不舉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日者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也○公孫歸姓二傳無歸字姓音生又音性爲不于僞反下爲季爲下爲治爲蔡同〔疏〕注爲不至故也○解云正以召陵之會蔡爲謀首召陵之經不見沈子而今滅之故知義然也○注不舉至位也○解云正以襄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傳云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彼注云明國不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然則萊君死位故得舉重今沈子不死位故不得舉滅爲重而書以歸殺之也○定哀至戒也○解云定哀之時文致太平若有相滅爲罪已重故皆書日以詳其惡即此經及下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之屬是也既言定哀滅例日乃是滅爲例矣而又言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強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者欲道哀公之篇若有相滅例合日欲見他義者容不書之即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實是滅曹但魯人諱同姓之滅而不書之是以亦不書日是也然則案哀公之篇更無書滅之經而知例日者正以文承定公之下定公猶日則哀公明矣定公承黜君之後偏有危懼是以有滅則書日哀公無此義故諱其滅以沒不救同姓之罪但知例合書其日故何氏云焉）○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荅卒爲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後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能翕然俱有疾楚之心會同最盛故褒與信辭○浩由戶老反又古老反下音由一音羊又反二傳作皋鼬數所主反楚復扶又反下而復復討同翕許及反〔疏〕注再言至錄之解云正以僖五年夏公及齊侯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九年夏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之屬皆不再言公今此再言公故於此解之言昭公數如晉不見荅者即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之屬是數如晉之文也竟不見晉人來聘之經故云不見荅也卒爲季氏所逐者即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是也寧知再言公爲喜錄之者正以文承詳錄義兵之下而再言公故知其喜似若僖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云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之類注云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義亦通於此）杞伯戊卒于會。（不日與盟同日○戊音茂又音恤二傳作戌〔疏〕注不日與盟同日○解云考諸古本日亦有作月者若作日字宜云所見之世小國之卒例合書日即上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之屬是也今不日者正以與盟同日文不可施故也何者若言五月甲子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杞伯戊卒于會則嫌上會非信辭若言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卒于會則嫌與盟別日是以進退不得日也若作月字宜云所見之世則例書日若有內行失亦但月之即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何氏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畧之入所見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畧責之見其義是也然則今杞伯亦有內小失宜合書月而不書月正以與盟同月故也）○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月者爲下劉卷卒月者重錄恩○卷音權〔疏〕注月者至卷卒○解云正以春秋之義致公例時則桓二年冬公至自唐之屬是也若其有危乃合書月即下八年三月公至自侵齊之屬是也今此上會有義兵之錄上盟有信辭之美又再言公爲喜文則知公於時無危明矣既無危事而有七月故知其月爲下事爾若然案桓公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何氏云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伐鄭致附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似月爲善者正以桓是篡賊動作有危而能疾篡脫危而至故致之何氏彼注必言此者欲對桓元年垂會之注云不致之者爲下去王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以此言之則桓十六年注云以致復加月仍是危文但善其比與義故能脫危而至與此仍不妨矣○注月者重錄恩○解云大夫之卒宜又降于微國之君但合書時而已而書月者正以新奉王命主會于召陵於魯有恩故重而錄之故云月者重錄恩也）○劉卷卒。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劉卷即上會劉子我主之者因上王魯文王之張義也卒者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屬於天子也不日者此尹氏以天子喪爲主重也此卷主會輕故不日〔疏〕劉卷者何○解云欲言諸侯未有劉國欲言大夫大夫不卒故執不知問○注劉卷至義也○解云正以召陵之經劉子爲首今而書卒故知一人也若不然大夫之卒例則不書劉卷何事獨得錄見也今而錄見明有恩於魯傳曰我主之亦其一隅矣劉子者天子之大夫奉天子之命致諸侯於召陵召陵之經序之于上此言主之主會明矣此傳宜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主我也而云我主之者正以春秋王魯因魯之文故言我主之不言主我

也言張義者欲張魯君爲王之義○注卒者至禮也○解云若主會有恩禮者即違例書卒案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成十六年十七年之時數有公會單子尹子之文而皆不卒言卒等有恩當論遠近蓋在主會之年卒者恩而錄之若期外者當從恩殺略之是以尹子單子之徒不見卒文若奔喪主我使來會葬之屬其恩差重三年之外方始略之即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傳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之崩爲諸侯之主也彼注云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明當有恩禮又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彼注云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是○注言劉至天子○解云襄十五年劉夏之下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彼注云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然則今此劉卷乃是圻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所以不言劉子卷卒從諸侯之例而言劉卷其但字者正欲起大夫卒之屆於天子故也○注不日至不日○解云文三年王子虎之下何氏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然則尹氏之主諸侯由其在期內故日之今此劉卷之主諸侯亦在期內而不日者正以尹氏之主諸侯乃是天王崩儐贊隱公其恩重矣劉卷之主諸侯乃在召陵之會故不書日見其輕矣知云不日者比尹氏以天子喪爲主重也言劉卷卒所以不書日者若比尹氏之時尹氏以天子喪爲主重故書日劉卷但爲會主其恩輕故不日矣○葬杞悼公。○楚人圍蔡。（囊瓦稱人者楚爲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疏〕注囊瓦至於圍○解云正以下傳云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故知此文楚人者是囊瓦矣言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者皆下傳文云故貶明罪重於圍者謂由是之故貶之稱人明其罪重異於凡圍矣其凡常之圍罪不至貶即哀九年楚子以下圍蔡之屬是也○晉士鞅、衞孔圄帥師伐鮮虞。（○圄魚呂反左氏作圉虞本或作吳音虞）○葬劉文公。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其實以主我恩錄之故云爾舉采者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稱公者明本諸侯也○舉采七代反下采地同）〔疏〕注舉采至侯也○解云知劉卷本是諸侯者正以其葬稱公故也知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者正以此人身在王朝明其本國須有治之者云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者正以父子並得之故謂之益云不以故國者經傳無文不知其故國是何云因恩以廣義也者謂因有主會之恩遂舉采稱公以廣見其本是諸侯之義也云稱公者明本諸侯也者正以天子大夫本無稱公之義今言葬劉文公乃與葬晉文公之屬相似故也○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吳何以稱子。（據滅徐稱國○伯莒左氏作柏舉）〔疏〕注據滅徐稱國○解云即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是也夷狄也而憂中國。（言子起憂中國言以明爲蔡故也與桓十四年同○）

〔疏〕注言以至年同○解云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以下伐鄭傳云以者可行其意也彼注云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是也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挾弓者懷格意也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挾弓音協又子協反雕下遼反彤大冬反嬰弓於耕反見司馬法盧力吳反）〔疏〕注挾弓至意也○解云格猶拒也言所以挾弓者謂若君使人追之時已即懷拒之意故曰挾弓者懷格意也若似今人謂不順之處爲格化之類也或云格來也言所以挾弓者懷欲到來復讎之意○注禮天子至盧弓○解云古禮無文也以干闔廬。（不待禮見曰干欲因闔廬以復讎○禮見賢遍反下不見同）闔廬曰。士之甚。（言其以賢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必須因事者其義可得因公託私而以匹夫興師討諸侯則不免於亂○將爲于僞反下不爲也不爲匹爲是注爲子胥同○）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時北如晉請伐楚因祭河○囊乃郎反郢以其反又以政反○）〔疏〕爲是拘昭公於南郢○解云蓋以楚於諸夏差而近南故謂之南郢若宣十二年傳云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何氏云南郢楚都之類是也○注時北至祭河○解云正以河非楚蔡之間也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見侵後聞蔡有此言而怒）〔疏〕注見侵至而怒○解云正以上文楚人圍蔡在侵楚之後故也而伐蔡者即下楚人圍蔡是也圍而言伐者舉摠名故也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猶曰若是時可與師矣激發初欲與師意○將子匠反激古狄反○）於是興師而救蔡。（不書與子胥俱者舉君爲重子胥不見於經得爲善者以吳義文得成之也雖不舉子胥爲非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得不與也○）〔疏〕而救蔡○解云不書救蔡者止以蔡爲兵故首也○注子胥至成之也○解云案此傳文有善子胥之意子胥不得見於經而得爲善之者正以吳得進而稱子是其義文以是之故得成子胥之善故曰以吳義文得成之也○注雖不至與也○解云吳子若直救蔡討楚而敗之也是其憂中國尊事周室之義但親用子胥之謀兼有爲復讎之意是以傳家取而說之遂舉子胥之辭以見之雖舉子胥之辭但非懷惡而討不義是以君子與之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之下傳云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故注者取而況之○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不受誅罪不當誅也）子復讎可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疏〕注本取事父以事君○解云何氏之意以資爲取與鄭異鄭注云資者人之行也注四制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也云云之說具於孝經疏○注莊公至君也○解云即莊元年注云言遜者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誅誅不加上之義是也○注易曰至曰生○解云下繫辭文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子復讎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當丁浪反○）復讎不除害。（取讎身而已不得兼讎子復將恐害已而殺之時子胥因吳之衆墮平王之墓燒其宗廟而已昭王雖可得殺不除云○墮許規反去起呂反）〔疏〕注時子胥至而已○解云春秋說文也彼文又云鞭平王之尸血流至踝此注不言之者省文也案昭二十六年秋九月楚子居卒至今十餘年矣而言血流至踝者非常之事寧可常理言之或者蓋以子胥有至孝之至精誠感天使血流所以快孝子之心也朋友相衞。（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衞不使爲讎所勝時子胥因仕於吳爲大夫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辟婢亦反辯佞如字本亦作便佞）〔疏〕注同門至損矣○解云出蒼頡篇漢主謂司馬遷云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義亦通於此而書傳散宜生等受學於大公大公除師學之禮酌酒切脯約爲朋友然則大公爲師而言朋者蓋大公知其非常人遂除師學之禮以友朋之道待之也既除師學之禮連朋言之亦何傷云君臣言朋友者云云即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注云朋友謂羣臣與成王同志好者義亦通於此云孔子曰益者三友云云論語文引之者道闔廬子胥相與益友蓋以闔廬爲諒何者謂一許爲之興師終不變悔是也蓋以子胥爲直與多聞何者不敢虧君之義復父之讎是其直也子胥賢者博古今之事是其多聞矣便辟謂巧爲譬喻善柔謂口柔面柔體之屬辯佞辯爲媚矣案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而不相迺。（迺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相擊刺所以伸孝子之恩○迺音峻又音巡又玄徧反先也刺七亦反○）〔疏〕注迺出至先也○解云依大司馬田獵習戰之時云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然則表者謂其戰時旅進旅退之限約迺者謂不顧步伍勉力先往之意故曰出表辭若然所以伸孝子之恩者[illegible]古之道也。○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據狄人盟于邢）[illegible]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舍其室因其婦人爲妻日者惡其無義○〔疏〕注日者惡其無義也者正以春秋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則月即定五年夏於越入吳僖三十三年春王正月秦人入滑之屬是今而書日故須解之）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後臣恣日甚魯失國寶宋大夫叛〔疏〕注是後至夫叛○解云蓋謂下八年秋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之文是也云魯失國寶即下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是也云宋五大夫叛即下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何氏云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夏。歸粟于蔡。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據齊人來歸衛寶○〔疏〕注據齊至衛寶解云在莊六年）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時爲蔡新被強楚之兵故歸之粟與戍陳同義○爲于僞反○〔疏〕注時爲至之粟○解云即老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彼注云言妨其耕稼是也○注與戍陳義○解云即襄五年冬戍陳傳云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彼注云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故言我也注云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今歸粟于蔡之義亦然故云與戍陳同義矣然則彼已有傳而復發之者正以歸戍之文異故同之）○於越入吳。於越者何。越者何。（不言或者嫌兩國○〔疏〕於越者何○解云正以越爲國名經典通稱忽加於字故執不知問○越者何○解云問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之屬矣正以此文加於字是以單言越者翻然可怪故執不知問○不言至兩國○解云隱元年傳云曷爲或言會或言及之屬皆言或今此何故不云曷爲或言於越或言越者弟子之意本疑於越與越爲兩國是以分別而問之舊云正以僖四年傳云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然則彼言或者乃是兩事之辭今此若云曷爲或言越或言於越則嫌爲兩國是以別之○）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以見善惡故云爾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摠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見賢偏反卒子忽反罷弊音皮弊亦作敝音同〔疏〕注治國有狀云云治國無狀云云○解云此狀謂模狀也模狀猶規矩若有規矩是得先生之術以謂之進若無規矩是失治國之法當獲咎禍故謂之退是以此注云治國有狀云云治國無狀云云凶儀云無狀招禍義亦通於此亦有一本狀皆作禮字但非古本是以不能得從之也注赤狄至異也○解云正以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之文直單言狄不言赤矣宣十五年夏晉師滅赤狄潞氏傳云潞子之爲善也離于夷狄是其加赤爲進之事也但狄者北方之摠名乃是鄙賤之號赤者是其別稱故得加之爲進矣今越者乃是其國名若似齊晉魯衛之屬諸夏之人有禮儀者其國名之上不見加於處唯有越爲此文尋檢其事此時入吳實合罪敗故注之○注疾罪至於越○解云夷狄之稱止有七等之名州不若國最其賤者今乃加於見其入吳之疾故以罪重言之）○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仲遂以貶起弒是不貶著其逐君者舉君出爲重故從季辛起之猶衛孫甯○弒音試○〔疏〕注仲遂至孫甯○解云宣八年仲遂卒于垂傳云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弒子赤貶是其以貶起弒也案公子翬仲遂之類而不據之者以其無卒文故也今此欲道隱如之卒經無貶文故據卒時有貶文者言之也欲舉君出爲重者即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是也言舉其君出爲重即隱如之罪已重是以於卒不復貶也言故從季辛起之者即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者彼注云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是也言季辛已起其逐君之義是以於卒不勞更貶也言猶衛孫甯者即襄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衎出奔齊注云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絕爲重是也）○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公羊注疏卷二十五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定公卷二十五（唐石經定公第十一卷十）

元年

卽莊元年經云（閩監毛本莊下有公字○按公字衍文）

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蔑（閩監毛本蔑改眛按作蔑者左傳字）

故據之耳（閩監本同毛本據作据）

本有有正月者（監毛本同閩本不叠有字按下有字衍文）

而左氏以爲喪及壞隤（閩監本同毛本隤誤噴）

起珪辟琮璜五玉盡亡之（浦鏜云璜下脫璋○按有璋字則與八年注合）

世世寶用之辭也（何校本寶作保是也）

是可以世世傳保而珠玉之（八年疏作金玉此誤）

故此曰愼之至也（盧文弨曰此曰倒此蓋遂承上此孔子之此）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仲幾本或作機按昭三十一年疏作仲機左氏穀梁）及漢書五行志皆作幾

不蕢城也（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蕢作衰釋文作不衰云或作蕢困學紀聞云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蕢字當從漢志作衰與左氏合經義雜記曰五行志不衰城師古曰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初爲反一曰衰讀曰蕢蕢城謂以草覆城也蕢音先和反按釋文及漢志知公羊本作不衰城說文衰艸雨衣从衣象形何注用說文本義作蕢俗字也衰城義當從師古說）

若今以草衣城是也（解云衣讀如衣輕裘之衣）

不似左氏方始欲城耳（閩監本同毛本似誤以）

非伯討例雖無其例（閩監毛本非作見此誤）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毛本之誤至晉上冬字脫依全書例則晉字上當補冬字此本不誤）

故曰以佗罪舉也（毛本佗改他）

十九年三月（浦鏜云正誤三○按浦說是也）

禮始死于北牖下（宋本同閩監毛本牖作墉疏同按釋文作北墉云音容本又作牖鄭注禮記北牖下云或爲北墉蓋何注本作北墉卽鄭所云或本是也今公羊注作北牖者後人從禮記改轉毛本于改於非）

飯含於牖下（宋本閩監本同毛本牖誤牗）

寢東首於北牖下是也（閩監本同毛本於改于下浴於飯於斂於祖於葬於墓同）

此不書日故同之（按同爲問之誤）

昭二十二年秋（浦鏜云三年誤二年）

冬十月（監本冬字空缺）

時猶殺菽（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猶作獨解云知獨殺菽不殺他物者當據以訂正）

彼傳云何災不書（浦鏜云一誤何）

而不書穀名（莊七年注而作然）

隱三年而作注云（浦鏜云而作當傳何誤下作注之作）

非常而可怪（浦鏜云而衍按浦說是也）

與賈復異（按復當服之誤）

二年

方於下及聞其文問之（鄂本聞作問此誤）

諸侯僭天子久矣（昭廿五年傳僭下衍於字當從此所引）

則知天子明矣（按知當如字誤）

時災者兩觀（唐石經作主災者兩觀諸本皆誤作時孫志祖云左傳疏引作主）

嫌主覆問上所說二事（何校本主上有以字與隱三年注合）

中巳者何（毛本中巳誤倒）

欲復言城中巳何以書（浦鏜云故誤欲○按何校本故下有也字是也）

注據俱至如常（閩監本同毛本改故常）

解云正以所作（毛本所誤新）

脩大也（唐石經諸本同毛本脩改修）

亦可施於久不脩（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于作於下同按作於是）

三年（監本年誤月）

三月辛卯（唐石經原刻三月磨改作二月解云公羊穀梁皆作三月左氏作二月未知孰正按此則當從唐石經原刻）

盟于枝（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于枝二傳作拔按枝當爲拔字之誤也如公孫拔之誤爲公孫枝）

四年

似若成十六年秋公會單子尹子（浦鏜云十六年伐鄭無單子十七年有之此二字當衍○按浦說是也）

蔡公孫歸姓（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公孫歸姓二傳無歸字姓音生按昭廿三年注作歸生疏引此經同）

明國不存（閩本剜改不作當監毛本承之○按作當與襄六年注合）

而沈子不死位（閩監毛本而作今）

鄭游速帥師滅許（經速作遬此本速字剜改蓋本作遬）

公及諸侯盟于浩油（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浩油二傳作皐鼬九經古義云鹽鐵論作詰鼬爾雅釋訓皐皐琄琄樊光本作浩浩）

寧知再言公爲喜録之者（浦鏜云寧疑衍字或何字誤非也寧知猶安知也）

杞伯戊卒于會（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伯戊音茂又音恤二傳作成）

邾婁子穿卒之屬是也（何挍本屬作文）

則例書日（何挍本則作雖）

比與諸侯行義伐鄭（按桓十六年注伐字上有兵字）

但善其比與義（閩監毛本與作行）

因上王魯文王之（閩本作故主之是也此作王之誤監毛本故亦作文上屬與疏合主之作王之同誤）

故知一人也（閩監毛本也誤其）

今而録見（何挍本録作書）

言卒等有恩（閩監毛本卒作雖非）

天王之崩爲諸侯之主也（浦鏜云上之衍傳無爲○按何挍本無之爲二字與傳合）

明當有恩禮也（閩本也改又監毛本承之）

即哀九年楚子以下（浦鏜云元誤九○按何挍本正作元）

晉士鞅衛孔圄帥師伐鮮虞（諸本同釋文孔圄左氏作圉鮮虞本或作吳音虞唐石經作孔圄虞字缺）

經使無文（浦鏜云史誤使段挍本作傳是也）

戰于伯莒（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伯莒左氏作柏舉）

以者可行其意也（浦鏜云何誤可）

爲格化之類也（閩監本同毛本爲誤謂○按何挍本作爲）

則不免爲亂（鄂本爲作於）

用事乎河（毛本事誤是）

爲是拘昭公于南郢（何挍本于作於是也）

君子不得不與也（鄂本與下有之）

止以蔡爲兵故首也（浦鏜云故首疑誤倒何挍本云止疑正）

亦不可誅（浦鏜云可下脫加按浦說是也）

子復四非當復討（鄂本四作讎當據正毛本討誤封）

時子胥因吳之衆（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之此衍）

不除云（閩本云缺上畫監毛本改作去）

友便佞（諸本同釋文作辯佞云如字本又作便佞按疏本亦作辯佞云辯爲媚矣今本作便佞蓋據何晏論語集解所改）

酌酒切胏（書傳胏作脯）

攝以威儀注云（按注當作箋）

蓋以闔廬爲諒（何挍本諒作亮）

謂口柔面柔體之屬（毛本體下有柔此及閩監本皆脫）

吳入楚（唐石經諸本同左氏楚作郢）

曰者惡其無義（鄂本無作不此誤）

春王正月（浦鏜云二誤正按浦說是也）

五年

宋大夫叛（疏中引作宋五大夫叛何挍本同此脫五字當據補）

注與戍陳義（按義上脫同）

不序（何挍本不上有故字）

於越者何越者何（唐石經原刻脫越者何三字後磨改補刻故三行每行十一字）

治國無狀（解云亦有一本狀皆作禮字但非古本是以不能得從之）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定公卷第二十六（起六年盡十五年）

何休學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月者內有彊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爲其于僞反令力呈反易以豉反長丁丈反大音泰見賢徧反治直吏反復扶又反○）〔疏〕（冬季孫斯仲孫忌○解云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經皆無何字又哀十三年經云晉魏多帥師侵衛傳云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以此言之則此經無可明矣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此仲孫至之仲孫忌○解云正決上文夏仲孫何忌如晉之文也○注一字至逼下解云難言者謂言難著既不言君父之名即是臣子之敬故曰長臣子之敬也動不違禮爲下之易故曰不逼下也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者實不太平但作太平文而已故曰文致太平也案春秋說昭公亦爲所見之世而此注偏指定哀爲太平者正以昭公之時未譏二名故也云唯有二名故譏之者文王之臣散宜生孔子門人宓不齊之屬皆親事聖人而以二字爲名者謂依古禮若堯名放勛舜名重華禹名文命宜王之與名子爲宮皇之屬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爲後王之法是以譏其二名故注即言此春秋之制也然則傳云二名非禮者謂非新王禮不謂非古禮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鹹音咸）○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澤。○大雩。（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圍運費重不恤民之應○費芳味反下同○）〔疏〕（注先是公侵鄭○解云即上六年二月公侵鄭是也云城中城者即上六年冬城中城是也云季孫斯仲孫忌如晉者在上六年夏而於城中城之下言之者蓋遂重者先言之故也云圍運者即上六年冬季孫斯仲孫何忌圍運是）○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承前費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救之役○重直用反○）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出入月者內有彊臣之讎外犯彊齊再出尤危）

（於侵鄭故知入〔疏〕此春王正月公侵齊○解云侵伐例時而亦當蒙上月○此月者正以內有強臣之讎而外犯彊齊故危之○公至自侵齊○解云以例言之不蒙上月矣○注出入至上月○解云正以春秋之例有雖在月下而不蒙月者故賈氏云還至不月爲曹伯卒月是也故何氏分疏之云此定公侵齊所以出入月者正以內有強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犯強齊頓煩再出尤危於六年侵鄭之時故知其入亦當蒙月也上六年二月公侵鄭彼注云月者內有強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也下經始云公至自侵鄭則知何氏以爲至不蒙月故此決云再出尤危於侵鄭則知入亦當蒙月也）

○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意不致此致者諱公爲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別彼列反〔疏〕注此晉至之辭○解云正以下經云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衞故知此言公會晉師是趙鞅之師矣宣元年秋趙盾帥師救陳宋公以下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云此晉趙盾之師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今此文勢與彼正同故此何氏取彼傳文以解之○注公會至不致○解云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然則公與諸侯尊同體敵莫肯相下故須別之見其得意與否若與大夫盟會之時尊卑異等得意可知何勞別之乎故僖二十五年冬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何氏云洮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是云此致者諱公爲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正以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今此書致故云使若得意者）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衞。○葬曹靖公。（曹竫才井反本亦作靖）○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衞。○冬。衞侯鄭伯盟于曲濮。（濮音卜）○從祀先公。從祀者何。順祀也。（復文公之逆祀〔疏〕從祀者何○解云欲言其祭經無宮廟之文欲言非祭諱之從祀故執不知問）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諫不從而去之〔疏〕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解云謂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傳云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是也）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去與叛皆不書者微也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疏〕注諫不至曰叛○解云謂諫君全不以禮不從之而去者謂之叛也○注不書至禘也○解云何氏之意以爲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謂諸侯始封之年禘祫並作之但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而已一祫一禘隨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時矣若其有喪正可於喪廢其祫禘之年仍自乘上而數之即僖八年禘于大廟之時禘祫同年矣至文三年大事於大廟之下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何氏云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是從僖八年禘祫同年數之即文二年爲祫年文五年爲禘祫同年又臨次而數之至今定八年亦禘祫同年矣凡爲祭之法先重而後輕禘大於祫固當先之則知此言從祀先公者是禘明矣故云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若然既言是禘理宜在夏而在冬下者當之矣○注言祀至之辭○解云桓八年傳云春曰祠何氏云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然則此經何以不言從祭先公或言大事于先公而言祀者見其相嗣不已長久常然故云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注不言至其順○解云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傳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之文皆道其人今此經文所以不言從祀僖公而言先公者正以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得特指之）

○盜竊寶玉大弓。盜者孰謂。（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疏〕注微而至問之○解云哀四年傳云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然則盜是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之重寶故云微而竊大也）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陪臣爲政者〔疏〕注季氏至政者○解云季氏之宰於國爲陪臣而爲政于魯故曰爲政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季氏逐昭公之後取其寶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季孫取玉不書者舉逐君爲重○惡乎音烏〔疏〕注季氏逐昭公者○解云在昭二十五年秋○）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以爪刻其饋數板○迭大結反注同食之音嗣下注迭食同睋而五多反下同鍥本又作鐭七廉反又且審反以爪刻饋數板也本或作鍥誤〔疏〕注以爪至板○解云謂以指爪刻其饋器之上數藏衣物之板謂蓋板也○）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於是時○圃本又作甫同布古反又音布）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爲季孫御〔疏〕至乎日若時○解云謂至于某日如約之時也以此言之則知上文云某月某日宜亦言其時但傳家省去之至此乃言若時以刻日也○臨南至之出○解云姊妹之子謂之出蓋是虎之外生也或云從其家出而仕于公亦不妨下季氏云世世有子是矣○於其乘焉者謂於其上車之時矣）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爲臣○其乘繩證反下皆同女音汝○）子可以不免我死乎。（以義責之）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爲季孫車右實衞之○從弟才用反下同〔疏〕注實衞之○解云謂守衞季孫不令走）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去○數所主反〔疏〕注衞四至橫去○解云即釋宮四達謂之衢李巡云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氏曰交通四出是也○）臨南投策而墜之。（策馬捶也見二家迭食之欲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車○而墜直類反捶章蘂反）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捶馬銜走○駷本又作揀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素動反）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中季孫賴門閉故著門○射食亦反著直略反注同莊本或作嚴亦音莊幾音祈中丁仲反○）然而甲起於琴如。（甲公斂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疏〕注甲公至地名○解云即下傳云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是也○注二家至起兵○解云即上傳云力能救我則於是是也）弒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說解舍然猶如○弒不音試下同郤反去略反本又作却說然本又作稅始銳反又他會反注同說解舍也然猶如也○〔疏〕弒不成○解云正以季孫於陽虎爲君故謂之弒也卻反舍于郊者謂上文陽虎從而射之賜逐之鄉孟氏今而還去舍於郊故曰卻反舍于郊不謂元從郊來○）或曰。弒千乘之主。（時季氏邑至於千乘）而不克。舍此可乎。（嫌其近而無所依○）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得免專國家而已○）如丈夫何。（如猶奈也丈夫大人稱也○稱尺證反）睋而曰。彼哉彼哉。（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遠意○遠其慮反）趣駕。（使疾駕○趣七欲反一音七住反○）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疏〕注公斂至之將○解云左氏以爲孟氏家臣○）懂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懂其靳反璋音章琮在宗反璜音黃峨峨五多反本又作蛾髦音毛〔疏〕寶者何○解云欲言貴物微者竊之欲言賤物無又在弓玉之上故執不知問○注半圭曰璋○解云釋器無文云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春秋說文云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者正以玉爲摠名故也○注詩云至徵召○解云言文王祭皇天上帝時在助祭者奉此半珪之璋其儀容峨峨盛莊矣盡是俊士之所宜何氏與鄭同云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者時王之禮也）弓繡質。（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拊芳甫反又方于反〔疏〕注言大者力千斤○解云千斤之文何氏有所見家語云三十斤爲鈞謂之石然則千斤之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餘故左傳云可以威不軌戒不虞也）龜青純。（純緣也謂緣甲頳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經不言龜者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寶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主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其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爲重書大弓者下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青純之閏反注同○純緣悅絹反同髯而占反亹文匪反著音尸喪息浪反〔疏〕注千歲之龜青髯○解云以時事知之也○注易曰至著龜也○解云此皆上繫辭文也今易本善作大字爲異彼注云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衆事皆成定之言其廣大無不包也○注

（經不言龜至微辭也○解云弓繡質龜青純然則此等皆喪之而經言大弓特不言龜者正以禮器郊特牲陳幣之時云龜爲前列先知也以其先知故得從寶省文然則龜非珠玉而得從寶省文者以其能定吉凶可以世世保而用之故注云謂之寶者世世保用之辭云此皆魯始封之錫者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云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者正所以不言盜取而言竊者盜是卑賤之稱是以不得言取也竊者是其正名是以即引家語以證之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者家語文云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者即上注云珪以朝璧以聘今珪璧盡七故言此也云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者言大弓與龜皆可保用所以龜得從寶省文而特書大弓不省文使若都以國寶書作微辭之義何者經言盜竊寶玉大弓若似所謂寶玉者即大弓是言可世世傳保而金玉之然故得爲微辭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勑邁反左氏作蠆）○得寶玉大弓。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微辭也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者其寶失之當坐得之當除以竊寶不月知得例不蒙上○喪息浪反）〔疏〕（注微辭至故書○解云寶玉大弓者乃是周公初封之時受賜于周之物而必藏之魯者欲使世世子孫無忘於周而定公失之季氏奪之皆當合絕而上文直言盜竊寶玉大弓此文直云得寶玉大弓傳云何以書國寶也得之書喪之書不見貶之者正言作微辭使若都以重國寶之故而書喪之更無刺譏之義也然則此言微辭者仍與上文共爲一事以上元年定哀多微辭之下何氏首數喪失國寶而已○注不已至當除○解云上文之下有注云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今此寧知不復闕絕之者正以得之當除故也杜氏云弓玉魯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義亦通於此云以竊寶不月云云者即上八年經云冬衛侯鄭伯盟於曲濮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是也則知今雖文承四月之下不蒙上月明矣）○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書次而去○卻難起略反下乃旦反卻亦作却）〔疏〕（注欲伐至而去○解云知欲伐魯者正以直書其次上下更無起文乃與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之文同故知正欲伐魯也故彼傳云其言次于郎何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是也彼注云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止次未成於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而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強內者是其書次云欲伐魯善其却難早之文其餘見言次不欲伐魯者皆自有起文即次聶北救邢伐楚次于陘之屬是也）○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不易以豉反下同）〔疏〕（注月者至不易○解云下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則知平例書時而有月者皆見義矣而言不易者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云何以不日易也何氏云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然則此書月者頰
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之下何氏云月者專平不易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何氏云月者刺內暨暨也者皆與鄉解合）○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上平爲頰谷之會不易故月致地者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頰谷古協反左氏作夾谷熒惑音螢一音于瓊反處昌慮反）〔疏〕（注上平至致地○解云莊六年何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即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屬是也今此上平爲頰谷之會不易故月即此平不得意也而致地者正以初雖見脅終竟得意故也云頰谷之會至曲節從教家語及晏子春秋文也）○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據齊嘗取魯邑）〔疏〕（注據齊至魯邑解云即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僤之文是也）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孔子任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疏〕（孔子至不違○解云孔子家語亦有此言若以家語言之孔子今年從邑宰爲司空既爲大夫故有行於季孫之義）齊人爲是來歸之。（齊侯自頰谷會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爲于僞反復得扶又反年末及十一年同）〔疏〕（注齊侯自頰谷至還之○解云皆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之文其四邑者蓋運也讙也龜也陰也邑而言田者桓元年傳云田多邑少稱田然則此等皆是土地頃畝多邑內人民小故稱田龜亦是邑非山名賈服異若欲同於賈服則云上二邑邑內人民多故舉邑名龜陰言田者龜是山名直得田而不得邑而言侵魯四邑請皆歸之者謂雖有此請齊君不全許是以但得三邑而已蓋非何氏之意○注歸濟至寶同○解云宜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者是其不言來之文也言已絕魯不應復得者即彼傳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於我齊已言取之矣注云齊已言語許取之其實未之齊也注云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然則彼以未絕於魯猶合得之明其不從齊來齊人不當坐取邑故不言來此言來者入齊已久絕于魯不應復得之故言來從外來常文也言魯不應復得者止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故也言與齊人來歸衛寶同者即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是也○注夫子至之驗解云知夫子雖欲不受者正以四邑屬齊年歲淹久已絕于魯魯不應得頰谷之會討殺侏儒威劫齊侯方始歸之雖曰獲田君子不貴故知孔子之意不欲受也若然莊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劫桓公是以齊人歸我汶陽之田何氏云劫桓公取汶陽田而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然則此亦威劫齊侯而得田邑與彼不異而書不諱者正以曹子本意行劫以求汶陽之田君子恥其所爲故不書也今在頰谷之會孔子相儀止欲兩君揖讓行盟會之禮阻齊爲不道熒惑魯侯而欲執之孔子誅之首足異處齊侯內懼歸其四邑以謝焉於其本情實非劫詐書而不諱不亦宜乎言此違之驗者欲對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文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音后）○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宋樂世心出奔曹。○宋公子池出奔陳。（○池左氏作地）〔疏〕（帥師圍費者○解云左氏穀梁此費字皆爲郈但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宋樂世心者世字亦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會于牽者左氏穀梁作安甫賈氏不云公羊曰牽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浦字者）○冬。齊侯、衛侯、鄭游遬、會于牽。（○于牽左氏作安甫）○叔孫州仇如齊。○齊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樂世心石彄從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暨其器反佗大多反彄古侯反惡烏路反強其丈反見賢偏反）〔疏〕（注復出宋至出也○解云如此注者正決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不重言未向甯也云公子池樂世心石彄從之皆是也者下十一年經文也云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者正以隱元年傳云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然則弟辰是時事不獲已而從去故曰明仲佗強與俱出也知非辰強之者正以莊三十二年公子牙昭元年招之屬以其有罪皆去弟以貶之今不去弟故知仲佗強之矣○注三大夫至見矣解云春秋之例外大夫出奔悉書時即襄三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之屬是也其衆出奔者於國尤危故書月即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何氏云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明當防之是也然則彼以三大夫同出奔是以書月以見危此亦三大夫同出不月者正以舉國見其欲舉國人去其危亦見矣是以不勞書月以見危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不復言宋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復比又反）〔疏〕（注本舉至坐重○解云謂奔時舉言宋仲佗是其欲率國人去已明矣是以此經不復言宋也云辰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者正以隱元年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故知辰言及者是其汲汲也而言後汲汲者欲言初出之時事不獲已未汲汲也言當重者惡其毋弟之親而汲汲於叛故當合坐重於疏者）○夏。四月。○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疏〕（注不言至可知○解云決上經自陳入于蕭以叛文也）○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弒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見弒音弒）〔疏〕（注不日至略之○解云今責日月者正以所見之世小國之卒例書日月即昭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之屬是也今不具日月故解之言子未三年失衆見弒者即下十三年冬薛弒其君比是也春秋之例稱國以弒者失衆見弒之辭故文十八年冬莒弒其君庶其傳云稱國以弒者衆弒

（君之辭何氏云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故此作注云未至三年失衆見弑也云禍端在定定字亦有作在是字者今解從定也）○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許規反下同）○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據城費）〔疏〕（注據城費○解云即襄七年城費是也然則彼時城費今乃墮之似於義反故以爲難）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爲重○吏數所角反采長七代反下丁丈反說音悅厭於豔反去起呂反）〔疏〕（孔子行至三月不違○解云案上十年齊人來歸邑之下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以此言之三月之外違之明矣故上有注云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然則三月之後必似違之今此傳文復言之者蓋不違有二何者案如家語定十年之時孔子從邑宰爲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爲司寇然則爲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咸得其所爲季孫所重是以三月不違也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說注而用之國無姦民在朝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褻于而觀之下尸諸朝三日政化六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是以此傳文言其事矣○家不至之城○解云同之左氏則邑無百雉之城者亦據侯伯大都巳言之若與之異則魯凡邑皆然也○注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者○解云即上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之屬是也郈費二邑相因言之故謂之數耳○注以問至墮之○解云春秋說及史記皆有此言云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者論語文也云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爲重者正以傳云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明其並從二事而特舉墮城不書去家之甲者舉重故也必知去甲亦合書者正以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書之於經明知去甲亦合書矣）雉者何。五板而堵。（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堵丁古反）〔疏〕（雉者何○解云正以傳言邑無百雉之城經典未有其事須知雉之度數故執不知問○注八尺曰版堵者解云韓詩外傳文）五堵而雉。（二百尺）百雉而城。（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疏〕（注二萬至制也○解云公侯方百雉者春秋說文也古者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即有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二千尺通前爲二萬尺也故云三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二步二尺也云禮天子千雉者春秋說文也云蓋受百雉之城十者謂公侯於天子十取一之義似若孟子與司馬法云天子圍方百里公侯十里是十取一之文也云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者春秋說文○注天子至過也○解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者春秋說文云缺其南面以受過也者正以諸侯軒縣闕南方則雉軒城亦宜然案舊古城無如此者蓋但孔子設法如是後代之人不能盡用故也或者但不設射垣以備守故曰缺其南面以受過不妨仍有城）

○秋。大雩。（不能事事信用孔子聖澤廢）〔疏〕（注不能至澤廢○解云並謂三月之後違之）○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是後薛弑其君比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射食亦反又食夜反朝歌如字）〔疏〕（注是後至以叛○解云在十三年冬云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者亦在十三年冬案晉荀寅士吉射叛在弑比之前而後言之者正以弑君之變重故先取以應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仲孫氏邑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疏〕（注圍城至錄之○解云春秋義圍例書時即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之文是今此書月故解之莊二十七年注云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今此在內而致故須解之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者即公羊說云一國叛王自征之若四國皆叛安得四王而征也者是其義也若然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云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然則天子不親征下土而美之者直是美諸侯之得正猶自不言桓王伐鄭之善故彼注又云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不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徵者不能從諸侯猶若稱人則從不疑也是書序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其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者何氏以爲啟非至德之主是以親征有扈非春秋所美豈害其義也云諸侯不親征叛邑者正以諸侯於天子亦宜以國爲家猶如天子之有天下也而不能全服親自征之故爲非禮而爲春秋所刺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垂瑕如字又音加二傳作垂葭）○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大蒐所求反本又作蒐比音毗）〔疏〕（夏築淵囿○解云成十八年秋築鹿囿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彼注云刺奢泰妨民也然則彼有成說故此處不復解之○大蒐于比蒲○解云桓六年注云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是也所以書者即昭八年秋蒐于紅之下傳云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但彼已解訖故此處不復論之）○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言歸何。（據叛與出入惡同）〔疏〕（注據叛至惡同○解云桓十五年傳例云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有惡歸者出入無惡然則書叛者出入惡同不宜書歸作出入無惡之文故難之）以地正國也。（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疏〕（注軍以至以地○解云假令天子六軍方伯二軍之屬皆以井田多少計其數故曰軍以井田立數也今趙鞅以此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故云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操七曹反鄉許亮反）〔疏〕（注君子至誅事○解云君子之人採端知緒但誅其意若輕而難原不誅其事若重而可恕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爲罪是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薛弑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晉趙陽出奔宋。（○晉趙陽左氏作衛趙陽）〔疏〕（晉趙陽出奔宋○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趙陽字也）○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牄歸。（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爲重頓子以不死位爲重○公子佗人大河反二傳作公孫佗人牄七良反二傳作牂別彼列反）〔疏〕（以頓子牄歸○解云左氏穀梁皆作頓子牂字賈氏不注文不備○注不別至之重○解云正以上四年滅沈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斯歸之屬其上文皆直一國大夫而已是以其經宜言以歸不假分別今此經上載二國其下直言以歸而已似非詳備之義是以解之云明楚陳以滅人爲重者正以二國之卿擅相滅獲其過巳深假言歸楚不足輕陳之罪以假言歸陳不足減楚之惡故曰明楚陳以滅人爲重云頓子以不死位爲重者諸侯之禮當合死位頓子不死其過巳深何假書言歸于某乎故云頓子以不死位爲重也）○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月者爲下卒出○醉李本又作檇音同爲于僞反）〔疏〕（注月者爲下卒出○解云隱六年有注云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不日者鄭詐之然則諸侯之例詐戰者月今此兩夷相敗文宜略於諸夏而經書月故知爲下卒出矣）○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堅。（○堅如字本又作堅音牽左氏作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他刀反）○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天子上士以名氏通○脤市軫反）〔疏〕（石尚者何○解云欲言大夫單名無字欲言微者名氏俱見故執不知問○注天子至氏通○解云傳直云天子之士而知上士者何氏以爲春秋之例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何氏意必知例然者正以傳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傳言之則知單名繼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不以名見故隱元年注云天子之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是也）脤者何。俎實也。（實俎肉也）〔疏〕（脤者何○解云欲言天子賜之祭肉不見魯侯助祭之文欲言脤非祭肉不應遠來歸之故執不知問○俎實也者○解云謂以肉塡實於俎上故注云實俎肉也猶言實俎之肉也○）

腥曰脤。熟曰燔。（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燔本亦作膰又作繙音煩〔疏〕注禮諸侯至譏之○解云正以魯無朝聘天子之處而書歸脤以譏之則知助祭於宗廟者有受俎實之禮矣論語云祭於公不宿肉者義亦通於此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似不過於異姓者何氏所不取）

〇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蒯聵苦怪反下五怪反〔疏〕注主書至之義○解云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子若大為惡逆人倫之所不容乃可寘之深宮閽之人固守若小小無道當安處之隨宜罪譴令其克改寧有逐之佗國為宗廟羞且子之事父雖其見逐止可起敬起孝號泣而諫之諫若不入悅則復諫自不避殺如舜與宜咎之徒寧有去父之義乎今大子以小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父無殺己之意大子懟而去之論其二三上下俱失衛侯逐子非為父之道大子去父失為子之義今主書此經者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甚大子之不孝故曰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若其父大為無道如獻公幽王之類若不迴避必當殺己如此之時寧得陷父於惡是以申生不去失至孝之名宜咎奔申無刺譏之典但衛侯爾時無殺子之意是以蒯聵出奔書氏譏之耳）

〇衛公孟彄出奔鄭。〇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〇大蒐于比蒲。（譏亟也○亟去冀反〔疏〕宋公至來奔解云上十年出奔陳十一年春自陳入于蕭以叛至此乃自蕭來奔矣○注譏亟也○解云大蒐之禮五年一為若數于此則書而譏亟也若緩於此則書而譏罕上十三年夏已大蒐于比蒲今始一年復行此禮故曰譏亟也）

〇邾婁子來會公。（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入人都當脩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考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受于廟○閒隙音閑下去逆反〔疏〕注書者至于廟○解云曲禮下篇云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今乃會人于都故書而非之云如入人都當脩朝禮者即桓六年注云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是其義也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于閒隙之地者出曲禮也云考德行一刑法者謂考校其德行齊一其刑法也云講禮義者謂習其禮儀也云言公者不受于廟者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之下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下注云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莊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傳云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彼注云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然則受朝之禮禮當在廟孝子歸美于先君不敢以己當之若不於廟則言公即蕭叔朝公是也今此會禮不在廟魯侯受之於外故言來會公矣言公者不受于朝也）

〇城莒父及霄。（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受之故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父音甫去起呂反相息亮反粥羔羊六反間間廁之間近附近之近〔疏〕注去冬至不書○解云隱六年傳云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今此無冬四時不具故須解之云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者即家語始誅篇云孔子為魯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是也魯之司寇云大者蓋以無司寇之卿是以大夫亦名大也魯有司空卿孔子為司空不言大者是其一隅也若以家語言之即定九年始為邑宰十年為司空十一年為大司寇從大司寇攝行相事之時年月不明故此注云蓋也云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者皆是家語相魯篇文也言不飾者舊說云魯前之時粥羔豚者皆以彩物飾之自孔子為相此事乃正故曰粥羔豚者不飾也云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者出孔子世家案彼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云云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侯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云云是也云當坐淫故貶之者推尋古禮無女樂之文魯人受之故當坐淫泆之惡既有淫泆之惡去冬以見之其晉悼公受女樂二八而為霸者左氏之事何氏所不取不得難此矣云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者謂皆知魯公受女樂有淫泆之惡所以孔子去之云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者正以其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而制春秋乃自因之即云己之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書之即是附於嫌疑近於禍患是以雖非國家之諱依例可書于經孔子亦不書之故曰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注或說至象也○解云孔子自書春秋而貶去冬失謙遜之心違辟害之義蓋不脩春秋已無無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改以為王者之法宜用聖臣故曰如有用我者朞月則可三年乃有成是也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〇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曷為不言其所食。（據食角○鼷音兮）〔疏〕（注據食角○解云即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漫也。（漫者徧食其身災不敬也不舉牛死為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火是也○漫亡半反猶徧也徧音遍復舉扶又反下同〔疏〕注災不敬至是也○解云言所以災其郊牛者正以魯人不敬故也云不舉牛死為重云云者春秋之義恐皆舉重食死並書故解之食在死前而言復者正以食輕於死故對重以為復矣云內錄不言火是也者即襄九年春宋火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可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氏云春秋以內為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也）

〇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〇夏。五月。辛亥。郊。曷為以夏五月郊。（據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又養牲不過三月〔疏〕二月辛至豹歸○解云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何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徼國也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何氏云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然則此亦所見世夷狄滅小國而書日者上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生滅沈之下注云日者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滅強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是也○注據魯至正也○解云即成十七年傳云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何氏云魯郊傳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僖三十一年注云武王既沒成王幼小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上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者是其魯郊傳卜春三正之義也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注養牲不過三月○解云宣三年傳云帝牲在于滌三月彼注云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是也）三卜之運也。（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事雖吉猶不當為也不舉卜者從何知〔疏〕注復轉卜夏三月○解云猶言轉卜夏之正也○注得二至可知○解云必知得吉者正以經有郊文故也若其不吉宜言乃免牲或言乃免牛乃不郊矣知其二吉者正以僖三十一年傳云三卜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彼注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也是其得二吉乃可為事之義今此五月而郊故知得二吉也云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者蒙卦彖辭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氏云蒙者蒙蒙物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地道之上萬物應之而萌牙生教授之師取象焉脩道藝於其室而童蒙者求為之弟子非己乎求之也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是也引之者欲道魯人瀆卜故五月非郊之月而得吉非是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故也然則卦象之義乃是弟子請問師之事義故言筮以況之今此乃卜也而引者龜筮道同亦何傷乎云不得其事者謂不得其事之宜即五月郊天是也云雖吉猶不當為也者正吉凶會以事之善惡為本郊非其月雖吉亦不得為何者正以靈龜厭之不復告其吉凶故也云不舉卜者從可知者正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云云舉卜今此直言五月辛亥郊不舉卜者正以言郊則知卜吉明矣故曰從可知）

〇壬申。公薨于高寢。〇鄭軒達帥師伐宋。（○軒達左氏作罕達〔疏〕壬申至高寢○解云說在莊三十二年）〇齊侯、衛侯、次于蘧篨。（○蘧篨其居反下直居反〔疏〕齊侯至蘧篨○解云左氏作遂挐字賈氏無說文不備也上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云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書次而去然則今此亦然故省文不注而賈氏云欲救宋善恤鄰也者蓋與何氏異或者九年之次以其無起文故解為欲伐魯今此上有軒達伐宋之文下即云齊侯衛侯次于蘧篨此則知欲救宋明矣不注之者從可知省文）

〇邾婁子來奔喪。其言來奔喪何。（據會葬以禮書歸含且賵不言來○含戶暗反賵芳鳳反〔疏〕注據會葬以禮書解云即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云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云歸含且賵不言來者即文五年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奔喪非禮也。（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禮有不弔者三兵死壓死溺死○為于偽反厭死於甲反）〔疏〕

（注但解奔至晩施也○解云在隱元年○注禮天子至溺死解云正以諸侯體敵而有會葬之禮則天子之尊兩有可知禮記文王世子曰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故知有服無服有差降明矣既有差降奔喪近於會葬故知但以奔與不奔爲異也云禮有不弔者三兵死壓死溺死者春秋說文案邾婁子來奔喪魯人無此三事而引之者以明不弔之類非謂禮實同也）○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姒氏杞女哀公者即鄭公之妾子〔疏〕姒氏卒○解云穀梁作弋氏字○姒氏者何○解云欲言夫人經不書薨欲言其妾謚同於夫故執不知問○注姒氏杞女者○解云正以杞女爲姒姓故知之）何以不稱夫人。（據母以子貴〔疏〕注據母以子貴○解云隱元年傳文彼注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哀未君也。（未踰年不稱公）○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是後衞蒯聵犯父命盜殺蔡侯申齊陳乞弑其君舍〔疏〕注是後至君舍○解云即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是也云盜殺蔡侯申者在哀四年春云齊陳乞弑其君舍者在哀六年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是也下昃蓋晡時○昃音側晡布昃反〔疏〕注易曰日中則昃○解云豐卦彖辭也彼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云云鄭注云言皆有休巳無常盛是也）○辛巳。葬定姒。定姒何以書葬。（據不稱小君子般不書葬〔疏〕注據不稱小君○解云正以夫人書葬我小君此不言小君故難之○注子般不書葬○解云子般不書葬之事在莊三十二年子般未踰年是以不書葬今定姒之子亦未踰年與子般義同故乃據而難之然則子般終不成君故略之定姒之子終爲君有即尊之漸母以子貴故書其葬但以今未踰年故其母不稱小君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者但當連作一勢讀之乃可解）未踰年之君也。（哀未踰年也母以子貴故以子正之）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如未踰年君之禮稱謚者方當踰年稱夫人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注如未至夫人○解云未踰年之君禮則無謚今此定姒如未踰年君之禮而稱謚者正以方當踰年稱夫人故也○注曾子至禮也○解云案禮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注云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云云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今此何氏摠而引之是以直云其奠也其虞也而已引之者欲道定公五月薨定姒七月卒非其並有喪禮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姒若其同月當定姒先葬矣）○冬。城漆。（漆音七）

公羊注疏卷二十六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定公卷二十六

六年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唐石經同閩監毛本祁作祈）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經皆無何字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按上文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有何字）

則此經無可明矣（浦鏜云何誤可○按浦說非是）

名子爲宮皇之屬是也（閩監本同毛本皇改涅）

七年

齊侯衞侯盟于沙澤（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無澤字）

蓋遂重者先言之故也（浦鏜云遂當逐字誤）

仲孫何忌圍運是經（浦鏜云經文無何字惟六年夏如晉有何字亦衍文按浦說是也）

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救之役（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下我字）

八年

再出尤危於侵鄭（閩監毛本同蜀大字本脫再鄂本尤誤大）

莊六年作注云（按作爲傳之誤）

今此書（何挍本下有致字）

趙鞅（按左氏傳經作士鞅）

葬曹靖公（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曹竫云才井反本亦作靖按段挍本作竫）

至文三年（浦鏜云二誤三按浦說是也）

睋而鋟其板（唐石經諸本同石經原刻作俄後改睋下同釋文作睋又云鋟本又作鑯七廉反又且審反本或作鋟誤按桓二年傳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俄而牙弑械成字皆作俄何注桓二年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創得之頃也此從目非）

將殺我于蒲圃（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蒲圃本又作甫葉鈔本作滿圃）

至乎日若時（疏及諸本同唐石經乎磨改日誤曰）

於其乘焉者謂於其上車之時矣（補案此疏當在下節注下此誤）

可以橫去（蜀大字本以下同鄂本橫作撗）

臨南投策而墜之（諸本同釋文作而隊唐石經缺）

臨南駷馬（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駷本又作撇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

捶馬銜走（鄂本捶作搖銜作衘○按依說文當作箠假借作捶譌作搖）

弑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弑作殺云音試下同卻本又作却說然本又作稅）

半圭曰璋（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圭作珪下珪辟字皆從玉）

奉璋峨峨（鄂本閩監毛本同此本翻刻者峨字誤從虫旁釋文峨峨本又作娥按廣雅釋訓娥娥容也與何氏引詩正合毛詩作峩假借字也）

質拊也（閩監毛本同釋文質柎此從手旁誤）

謂之石（段挍本謂字上有百二十斤四字下文三斗有餘四字乃衍文）

謂緣甲頓也（釋文作甲頓毛本頓誤頰）

莫善乎蓍龜（解云今易善作大爲異惠棟云古易皆作莫善乎蓍龜王弼本善作大後人皆仍其誤按今文易作莫善古文易作莫大鄭注本及王弼本皆費氏古文也故作大鄭注云言其廣大無不包也可證是大字）

世世寶用之辭（疏引作世世保用之辭此以保訓寶也今本仍作寶非定元年疏引同○按何挍本正作保）

喪其五玉（鄂本同閩監毛本作寶玉非此本訛作玉玉今訂正）

而君臣之義立者家語文（按今家語無君臣之義立）

九年

鄭伯囆卒（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脫伯字釋文伯囆左氏作蠆）

知得例不當上（鄂本下有月字諸本皆脫疏云不當上日）

得之書喪之書（今傳喪之書在上）

十年

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鄂本疊侏儒二字）

得意故致也（鄂本也作地此誤）

寡人或過於魯侯（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或作獲當據正○按穀梁注引作獲）

不當取邑（浦鏜云當下脫坐字○按宣十年注有坐字浦說是也）

止欲兩君揖讓（此本翻刻者及閩監毛本止皆作正按作正是也）

實非劫詐（閩監毛本同此本詐誤非今訂正）

帥師圍費（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穀梁費爲郈公羊正本作費字）

宋樂世心出奔曹（唐石經諸本同解云世字亦作泄字故賈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

宋公子池出奔陳（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奔作犇釋文公子池左氏作地按閩監毛本誤以池左氏作地五字釋文爲注此本鄂本皆無之）

解云左氏（毛本氏作傳）

世字亦作泄字（按亦下當脫有字）

會于鞌者至作浦字者（補此疏文三十五字當在下節注下）

會于鞌（唐石經諸本同疏云左氏穀梁作安甫穀梁經甫亦有作浦字者按毛本浦誤蒲）

十有一年

言當重者（浦鏜云當下脫坐）

叔還如鄭蒞盟（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蜀大字本蒞作莅鄂本作涖一從艸一從水此合并爲蒞非）

十有二年

子無道當廢之（鄂本下有師）

禍端在定（解云在定亦有作在是者今解從定按薛弒其君比卽在定十三年則此作定非也定當從是）

亦据侯伯大都已言之（浦鏜云已當邑字誤）

五板而堵（按毛詩小雅鄭箋引而作爲下而雉同）

八尺曰版堵者（浦鏜云堵衍字按傳注版作板當從此）

韓詩外傳文（按此當作內傳）

五堵而雉（唐石經諸本同按詩鴻鴈正義引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

百雉而城（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城誤成注軒城同）

三十二步二尺也（浦鏜云三步誤二步）

公會晉侯盟于黃（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皆作齊侯此作晉誤也宋張洽云黃齊地公羊作晉侯誤）

天子不親征下士（閩監毛本同蜀大字本士作土此本疏中引注亦作土）

故危録之（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下有矣）

不肯從王者征伐（浦鏜云彼注作莫肯是也）

十有三年

書歸赦之（哀三年疏引作書歸而赦之）

是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浦鏜云赦誤舍）

十有四年

晉趙陽出奔宋（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陽誤鞅疏同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趙陽）

三月辛巳（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原刻作三月後磨去上一畫按左氏穀梁皆作二月此作三誤）

陳公子佗人（唐石經佗字人旁磨改釋文公子佗人二傳作公孫佗人）

以頓子牄歸（唐石經閩監毛本同鄂本牄誤搶蜀大字本誤愴釋文子牄二傳作牂）

論語云祭于公（毛本於改于）

若數于此（閩本同監毛本此誤比下緩於此閩監毛本皆誤比）

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今禮記隙作郤）

王竟必假途（何校本途作塗）

粥羔肫者不飾（此本及閩監本疏中引注肫作豚毛本始改爲肫非按史記家語皆作羔豚）

故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文作又屬下讀當據正）

卽家語始誅編云（按編當篇之誤）

孔子爲魯大司寇（浦鏜云家語無大字○按孫志祖云史記孔子世家亦有大字疑今本家語脫耳相魯篇亦云由司空爲大司寇）

此事乃正（浦鏜云正當止字誤）

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何校本馬上有文字是也）

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浦鏜云俎誤俎）

己無無冬字（浦鏜云衍一無字）

十有五年

漫也（鄂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元本漫作曼按釋文作漫也）

云內録不言火是也者（浦鏜云録內字誤倒）

然則內可以不言火（閩本同誤也當從監毛本可作何）

動作當先自克責（何校本同閩監毛本作誤則）

二月辛至豹歸（自此節至養牲不過三月節此本合爲一節）

彖卦彖辭云（按彖當作象）

萬物應之而萌牙生（閩監毛本牙改芽○按牙芽古今字）

次于籧篨（唐石經閩本同監毛本籧誤蘧疏同解云左氏作籧挐字賈氏無說盧文弨曰左氏經作渠蒢傳作籧挐）

卽文五年王正月（浦鏜云王上脫春）

姒氏卒（唐石經諸本同解云穀梁作弋氏字）

卽鄭公之妾子（諸本同誤也鄂本作定公當據正）

日下吳（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吳改昃非注及疏同按釋文唐石經作吳）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哀公卷二十七（起元年盡十年）

何休學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許男者戍也前許男斯見滅以歸今戍復見者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滅以歸可知○復見扶又反下賢徧反）〔疏〕注隨微國至自復○解云正以入春秋以來不稱爵大夫名氏不得見經故知其微隱五年傳云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此微國而稱侯故須解之也言本爵俱侯者謂其初封之時與齊晉之屬俱稱侯故曰本爵俱侯也今爲小國者但以土地見侵削故也知非得褒乃得稱侯如滕侯薛侯之類而云本爵爲侯者正以滕薛入桓篇之後或稱滕子或稱薛伯故知隱篇稱侯由朝新王得褒明矣今此隨侯一無善行可褒二無稱伯子之處故知本爵爲侯也云許男者戍也正以下十三年夏許男戍卒故知之云前許男斯見滅者卽定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男斯歸是也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爲楚所歸皆書之戍歸不書故知自復也○注斯不至可知○解云諸侯之禮固當死位斯不死位其國合絕今而自復不爲惡文以見之者正以定六年之時書滅以歸其惡已著是以此處不勞見之○鼷鼠食郊牛。（災不敬故）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殺所戒反）〔疏〕注邾婁至有差○解云邾婁子來奔喪在十五年夏也既來奔喪於魯有恩而魯伐之爲惡明矣內之有惡而不諱者既在期外恩殺惡輕故也奔喪於去年之夏伐在今年冬故曰期外矣宣九年秋取根牟傳曰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云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然則彼以加禮未期其恩猶重伐之取邑其惡深矣是以諱之今乃期外恩殺惡輕由是不諱故曰當與根牟有差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漷沂皆水名邾婁子來奔喪取其地不諱者義與上同○郭火號反徐音郭沂魚依反）〔疏〕取漷東田及沂西田○解云公羊之義言田者田多邑少故也而穀梁傳云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范氏云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與此別左氏以漷東沂西爲邑名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句繹古侯反下音亦與音預）〔疏〕注所以至與盟○解云正以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何氏云卒竟但舉名省文然則今此伐邾婁及邾婁子盟于句繹之經亦是一事而再舉大夫名氏者正由季孫斯不與盟故也若此注內直云所以再出大夫名者無氏字卽決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據彼注云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今此二經亦間無異事而再出大夫之名故解之也此注氏

（字或有或無故如此解季孫斯所以不與盟者服氏云季孫斯尊卿與仲孫氏伐邾服而使二子盟也者即其義矣而穀梁傳云三人伐而二人盟何各盟所得季孫斯不得田故不盟與何氏不合）○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據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入辭故傳言曷爲不言入于衛）【疏】（戚者何○解云欲言其國經典未有欲言其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注據弗至于衛○解云公羊之意以爲戚與帝丘道塗非遠但大同小異而已今言于戚者實是入于衛都是以傳云曷爲不言入于衛矣言據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入辭者即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當爾之時接菑實不入國故曰不克納未入國之辭故曰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與納頓子於頓文同是其已入國之辭故曰納于邾婁納者入辭也今此上言納衛世子蒯聵下無不克納之文則是入國之辭矣而言于戚不言于衛是以據而難之故注者疊之曰故傳言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聵者下曼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爲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不去國見挈者不言入于衛不可辭無國文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父也主書者與頓子同○爲于僞反去起呂反見挈賢偏反下去結反）【疏】（注不貶至子同解云正以犯父之命理宜貶之不謂更有經文可決也然則文十四年郤缺納不正貶之稱人今趙鞅亦是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者正以納父罪不至貶也彼傳云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是其譏之義矣云故明不得也者正蒯聵無惡文則知曼姑不得誅之明矣云不去國見挈者云正以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注云接菑不繫邾婁者見挈于郤缺也今此不見挈者不可辭無國文故也云輒出奔不書云云知輒出奔者正以蒯聵之入故也諸侯之禮禮當死位若其出奔者皆書而責之今不書者正欲不責輒之拒父故也云主書者與頓子同者即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彼注云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然則定十四年夏蒯聵出奔宋之時子無去父之義已當合絕今還入爲盜國復當合誅晉納之與同罪主書者從晉納故曰與頓子同義然則蒯聵犯父之命其惡明矣但晉爲霸主法度所在而納逆命之子奪已立之侯故云主書者從晉納矣）○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栗一本作秩二傳作鐵）【疏】（及鄭軒達戰于鐵者解云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於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畏楚也州來吳所滅）【疏】（注畏楚也○解云正以上文爲楚所圍今遷而近吳故知然也云州來吳所滅者即昭十三年冬吳滅州來是也）蔡殺其大夫公子駟。（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稱公子者惡失親也○惡烏路反）【疏】（注稱國以殺者稱云君殺大夫之辭者僖七年傳文彼注云諸侯國爲體以大夫爲股肱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是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據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文故問之）【疏】（齊國至圍戚○解云公羊之義輒已出奔曼姑稟誰之命而得圍戚者下傳云曼姑受命乎先君而立輒蒯聵奪輒是以春秋與得圍之矣○注據晉至問之○解云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于晉傳云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彼注云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而赦之是也然則趙鞅操兵鄉國加叛文曼姑亦操兵鄉國而使國夏首兵不加叛文是以弟子據而問之云齊國夏曷爲與曼姑首兵而圍戚乎）伯討也。（方伯所當討故使國夏首兵）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靈公者蒯聵之父）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拒之曼姑臣也拒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拒之而已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拒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不言圍衛者順上文辟圍輒○上爲于僞反下爲輒爲衛不爲同）【疏】（注曼姑臣也○解云注言臣也者欲道曼姑者乃是靈公之臣也受命于靈公當立輒寧得違之乎故得拒蒯聵矣似若僖十年傳云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彼注云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是○注不言至圍輒○解云蒯聵去年入衛今而圍者止應圍衛而言圍戚者順上經文且輒上出奔不見于經若言圍衛則恐去年蒯聵入于戚今年圍衛者是圍輒矣故言圍戚以辟之靈公逐蒯聵在定十四年立輒蓋在上二年將薨之時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據春秋有父死子繼）蒯聵爲無道。（行不中善道○中丁仲反）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輒之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與不）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蒯聵命辭靈公命）以王父命辭父命。（辭猶不從）是父之行乎子也。（是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疏】（注是靈至之義○解云即莊元年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拒蒯聵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是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以王事辭家事。（聽靈公命立者是王事公法也）是上之行乎下也。（是王法行於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主書者善伯討）【疏】（注是王法行於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解云正以上傳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命行乎子也彼注云是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也

傳又云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知宜是王法行於諸侯矣唯受靈公之命而拒蒯聵而引王法行于諸侯者正以靈公於蒯聵若似天子於諸侯故取以況之○注故冉有曰至伯討○解云此論語文也冉有所以疑之者正以輒之立也雖得公義失於父子之恩矣云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正以輒之拒父非義之高不敢正言故問古賢以測之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云曰怨乎者謂諫而不用死于首陽然則怨周王乎云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言其兄弟相讓而求正以求爲仁道卒得成讓仁道遂成不欲汲汲乎求仁有何孜孜而怨周王乎云出曰夫子不爲也者正以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夫子以爲賢而知輒與蒯聵父子爭國者夫子不助明矣云主書者善伯討者一則見輒之得正二則見曼姑可拒但主書善其伯討故曰主書者善伯討）○夏。四月。甲午。地震。（此象季氏專政蒯聵犯父命是後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之會吳大爲主）【疏】（注是後至相放○解云即下文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是也○注盜殺蔡侯申者○解云在四年云辟伯晉而京師楚者即下四年夏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傳云辟伯晉而京師楚是也云黃池之會吳大爲主者即下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云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是也）○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疏】（注據禮至其廟○解云出禮記祭法文）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據立武宮言立○復立扶又反下及注同）【疏】（注據立武宮者○解云在成六年二月所以不據定元年立煬宮者蓋從始據之或科取一文亦何傷）春秋見者不復見也。（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見者賢偏反下同）【疏】（注謂內至省文○解云春秋之義諸是內所改作者但遂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故餘輕處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立之還於哀世災之善惡獨在于哀故得省文矣似若襄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不言作楚宮者正以襄自作之還復襄自薨之善惡獨在于襄故得省文之類云云之說在襄三十一年）何以不言及。（據雉門及兩觀○觀工喚反）【疏】（注據雉門及兩觀○解云即定二年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是也）敵也。（親過高祖親疏適等）何以書。（上已問此皆毀廟其言災何故不復連桓宮僖宮）【疏】（何以書○注上已至僖宮○解云正以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傳云其稱武氏子何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據彼注云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主覆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賻然則今此上文亦有二事之嫌主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而不復爲嫌者正以上傳已云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分疏已訖是以不復言桓宮僖宮災何以書矣）記災也。（災不宜立）【疏】（注災不宜立○解云謂其宮不宜立若曰以其不宜立故災之然）○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開陽左氏作啟陽開者爲漢景帝諱也）○宋樂髡帥師伐曹。（○髡苦昆反）○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

孫獵于吳。（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貶○惡烏路反）〔疏〕注稱人至故貶○解云知是大夫者正以春秋之例君殺大夫稱國即僖十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則知稱國以放者君自放之即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則稱人以放乃是大夫自相放即此文是矣而言作威者即洪範云唯辟作威是也今此大夫作威故貶之言當誅者謂於王法當誅也言故貶之者正以大夫之貴平常之時合稱名氏故稱人爲貶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哀公著治大平之終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治直吏反大音泰）〔疏〕注哀公至葬月○解云即此癸卯秦伯卒明年二月葬秦惠公是也案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何氏云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然則秦伯是西方之伯國至千乘此注謂之小國者正以辟陋在夷罕與諸夏交接至於春秋大夫名氏不見於經是以比之小國其實非小者也舊說云地之張翕彼此異時變鬪之數不可同日而語昭元年之時自以千乘爲大國至此還小亦何傷也而有疑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據宋人弑其君處臼稱人○盜殺音弑下同○）〔疏〕弑君至弑何○解云文十六年冬宋人弑其君處白之下傳云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然則師彼解爾故此弟子據而難之

賤乎賤者也。（賤於稱人者）〔疏〕賤乎賤者也○解云彼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然則今此非士士故言賤乎賤者也

賤乎賤者孰謂。（據無主名）謂罪人也。（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爲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近附近之近）〔疏〕注罪人至刑也○解云若其刑訖當有刑稱即襄二十九年夏閽弑吳子餘祭是也今此言盜又謂之罪人故知未加刑也云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爲人君深戒者卒詁爲終也○注不言至義同○解云即襄二十九年閽弑其君下注云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故不言其君也然則此處之盜仍未加刑而亦不言其君者正以方當刑放之故與刑人義同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婁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赤者何。（欲以爲戎曼子名則晉人執曹伯言畀宋人不言名歸欲言微者則不當書故以不知問也○曼音蠻畀必利反下同）〔疏〕晉人至子赤○解云左氏作戎蠻子也○注則晉至名歸○解云即僖二十八年二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彼則曹伯不言名畀宋人不言歸與此異故執不知問○注欲言至當書○解云欲言赤是楚之微者自歸于楚非戎子之名則微者之例不當書見故以不知問之

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據執曹伯畀宋人不言歸于宋）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此解名此言歸意也前此楚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從而圍蔡蔡遷于州來遂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而不名而京[illegible]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illegible]微者自歸于楚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主書[illegible]叛當誅之）〔疏〕辟伯至楚也○解云成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是伯執人歸于京師之文今戎[illegible]名直言晉侯執戎曼子歸于楚即是伯者執人歸[illegible]故名戎子以辟之言赤歸于楚者似楚之微者自[illegible]子然故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至誅之[illegible]赤歸于楚之意也云前此楚比滅頓胡者即定公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十五年春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云從而圍蔡者即上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是云蔡遷于州來者在三年冬云遂張中國[illegible]盛大于中國也云京師自置者謂作天子自處置[illegible]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者謂晉人異其彊[illegible]京師矣云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illegible]言執戎曼子歸于楚則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云故辟其文而名之者爲辟伯執歸京師之[illegible]曼子也云使若晉非伯執者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經云晉人執戎曼[illegible]若晉非伯執也云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者若似楚[illegible]赤自歸于楚然也猶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之類[illegible]楚者起伯晉京師楚者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侯[illegible]宋人然則諸侯自相執不言歸公言歸者欲起晉[illegible]京師故也云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者言主書[illegible]欲惡晉以楚爲京師背叛天子當命誅絕也若然[illegible]京師自置寧知不惡之者正以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傳云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然則吳楚僭號非一朝一夕已不書葬一譏而已自餘京師自置之事理應不議故以此

○城西郛。（芳夫反）○六月。辛丑。蒲社災。蒲社者何。（據鼓用牲于社不言蒲社）亡國之（左氏作亳社）〔疏〕蒲社者何○解云正以社爲積土非[illegible]火燒之物而反書災故執不知問

社也。（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疏〕注蒲社至魯竟之○解[illegible]以爲蒲者古國之名[illegible]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今災之者若[illegible]云爾左氏穀梁以爲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illegible]諸侯以爲有國之戒然則傳說不同不可爲難案[illegible]傳皆作亳宅范氏云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illegible]侯以爲亡國之戒而賈氏云公羊曰薄社也者蓋所見異

社者封也。（封土爲社）其言災何。（據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揜意冉反）〔疏〕[illegible]解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言蓋也○注揜柴至四[illegible]即郊特牲云天子之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illegible]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illegible]然禮記作薄社何氏所見與鄭氏異云以爲有國[illegible]若不事上當如此

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戒社者[illegible]威示教[illegible]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illegible]俠轂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絕云爾[illegible]俠轂古冶反下古木反十三年同乘繩證反十三年同去起呂反）〔疏〕蒲社災何以書○解云不直言何以書者嫌覆問柴其下何以書故復舉句而問之○注是後至驂乘○解云春秋說文謂下十三年黃池之會時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賊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者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疏〕注賊已討故書葬也○解云此蔡昭公即上盜殺蔡侯申者是隱十一年傳云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然則今此蔡侯亦弑而書其葬故須決之○注不書至下也○解云凡春秋之內殺大夫不問有罪無罪皆書而不譏之若殺微者例所不錄今蔡侯之賊乃微者闞子殺之者故不書見故云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考諸正本無何氏有注者衍字矣

○葬滕頃公。（頃音傾）

五年。春。城比。（比本又作芘亦作毗○比音毗左氏作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閏不書。此何以書。（據楚子昭卒不書閏）〔疏〕注據楚子昭至書閏○解云即襄二十八年冬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是也彼注云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然則相去四十二日故言之以閏月

喪以閏數也。（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疏〕注謂喪服至閏數○解云此數非頭數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是數月之物故得數閏以充之是以葬亦書閏矣

喪曷爲以閏數。（據葬不數閏）〔疏〕[illegible]

喪數略也。（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疏〕[illegible]志趙商問曰禮以大功以下之喪以月數者[illegible]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也喪事不數也[illegible]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何以書喪以閏數也然則鄭氏之意以爲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illegible]若穀梁之意以爲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illegible]之說在襄二十八年

六年。春。城邾婁葭。（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illegible]○葭音加又音遐左氏作瑕○數所角反[illegible]行下孟反）〔疏〕注城者[illegible]○解云正以襄二年遂城虎牢傳云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今言城邾婁葭文與彼同故知取之也[illegible]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是也又上二年春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之屬是也[illegible]有夷狄行者[illegible]

○晉趙鞅帥師

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相。（相莊加反）○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舍。▲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據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立氏公子。○君舍二傳作荼音舒）〔疏〕（注據齊至公子。○解云即文十四年冬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也）爲諼也。此其爲諼奈何。（問其義。諼況元反）○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貴自專也）〔疏〕（所樂至不立。○解云言人之所以愛樂乎其爲君者貴慕其自專故也然則此▲公乃有爲而言非王道也）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晉世子申生是也。○乘繩證反）〔疏〕（注晉世子申生是也。○解云即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教陽生走）與之玉節而走之。（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爲後當迎之合以爲信防稱矯也奔不書者未命爲嗣。○析思歷反爲後于僞反下乞爲同矯居兆反）〔疏〕（注節信至爲嗣。○解云言與之爲斷玉之信而令之走也云奔不書者未命爲嗣者案定十四年秋衞世子蒯聵出奔宋書見於經故知陽生出奔不書者未命爲嗣故也然則公子陽生但是母貴宜立實非世子而上傳云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雖非夫人所生但秩次宜立謂之廢正亦何傷而舊云陽生實是正世子但未命爲嗣故出入不兩書若命爲嗣即是大國之君出入合兩書也者非）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于諸寘也齊人語也）除景公之喪。（○期而小祥服期者除期而音基下同）〔疏〕（注期而至者除。○解云期而小祥者士虞記文言服期者除者謂從服之徒矣若其正服臣爲君斬衰三年寧得期而除乎案景公之卒在去年九月至今七月其實未期而言服期者除者蓋陽生之入實亦九月但事不宜月故直時是以傳云除景公之喪也若然案隱四年冬十二月衞人立晉彼注云月者大國篡例月小國而立納入皆爲篡然則大國之篡例合書月齊爲大國而言事不宜月者正以陽生之篡陳乞爲之故陽生之人欲移惡於陳乞故也似若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何氏云不月者移惡于魯也之類也然則大國之篡所以月者以其禍大故也既移惡于陳乞是以不月正得迷事之宜矣）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難乃旦反）〔疏〕（注常至云爾。○解云正以妻者己之私故難言之似若今人謂妻爲兒母之類是也）有魚菽之

祭。（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疏〕（注齊俗至祭事。○解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俗者正以主婦設祭之時助設而已其實男子爲首即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夫人薦豆之類是也若其齊俗則令使婦人爲首故此傳云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即其文是矣。○注言魚至所有。○解云定元年冬十月實霜殺菽彼注云菽大豆然則彼已訓解故此何氏直以豆言之若依正禮水陸僉陳而止言魚與豆者示薄陋無所有故也）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疏〕（願諸至我也。○解云桓六年傳云曷爲謂之實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彼注云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今州公過魯都不朝魯是慢之爲惡故書實來見其義也然則彼以州公過魯而無禮故傳謂之化我也今此陳乞亦以魚菽之薄物枉屈諸大夫之貴重亦是無禮相過之義故謂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甲鎧。○鎧苦代反）〔疏〕（吾有所爲甲。○解云猶言我有所作得若干甲也）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霤。○囊乃郎反又音託霤力又反）〔疏〕（注中央曰中霤。○解云案月令中央土云其祀中霤鄭注云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庚蔚云複地上累土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因名中室爲中霤也故此傳云中霤注云中央謂室之中央也）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色然驚駭貌。○色然如字本又作垝居委反驚駭貌又或作危）開之則闖▲然。（闖出頭貌。○闖丑鴆反又丑甚反一音丑今反見貌字林云馬出門貌丑衽反）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時舍未能得衆而陽生今正當立諸大夫又見力士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逡七旬反）自是往弒舍。（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往弒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乞爲陽生弒舍不舉陽生弒者讓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疏〕（注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者謂書陽生入齊乃在弒舍之前所以起其先入後弒也云乞爲陽生弒舍不舉陽生弒者讓成于乞也者正以舉重略輕春秋之常事今而不書者讓成于乞故也。○注不日至子同。○解云僖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子何氏云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然則今此陳乞弒舍所以不日者亦是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故曰與卓子同若然鄉解云陽生之入實在九月但事不宜月故不書月然則陳乞之事宜云不月而云不日者正以卓子之弒實書月若言不月則與卓子同文不可設故云不日也案陳乞弒舍實不書日謂之不日亦何傷然則陳乞弒舍之事與里克弒卓子相類而不月者正以文承陽生夫于齊之下陽生之事既不宜月是以陳乞之事不得月也若然案傳九年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注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然則此亦不月何氏不云不月者與奚齊同義者正以奚齊未踰年之君與舍不類寧得同之乎）○冬。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婁。○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瑗于眷反）○晉魏曼多帥師侵衞。○夏。公會吳于鄫。（鄫似陵反）○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據當舉入爲重）〔疏〕（入不至伐何。○解云莊十年傳例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然則傳例云戰不言伐入不言圍此云入不言伐者正以此經舉伐言入亦違舉重之例是以據經以釋之傳例云者序用兵之次第輕重備言不足怪也）內辭也。若使他人然。（諱獲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辭順他人來文）〔疏〕（注諱獲至來文。○解云若其不諱宜舉重云公入邾婁今不舉重而伐入兩書故知諱獲諸侯也云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以來是詣魯之常文故何氏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是也今始若不諱宜云以邾婁子益至自某而經言來故如此解云辭順他人來文者以上諱獲諸侯故不舉重使若魯人伐而去他人自入之今文言來作外來詣魯之常文故曰辭順他人來文也）邾婁子益何以名。（據以隗子歸不名。○隗五罪反）〔疏〕（注據以至不名。○解云即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是也）絕。曷爲絕之。（據俱以歸）獲也。曷爲不言其獲。（據獲晉侯言獲）〔疏〕（注據獲晉侯言獲。○解云即僖十五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是也）內大惡諱也。（故名以起之也日者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例。○惡烏路反復扶又反）〔疏〕（注故名以起之。○解云擅獲諸侯乃爲大惡是以諱之不言其獲既不言獲故云名以起其見獲也所以能起之者諸侯之禮當死位今不能死位而生見獲書其名起其絕也案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昭四年取鄫之下傳云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今此又言內大惡諱也重發傳者正以往前二處入取文異今此上經雖亦言入但書名之由事須備釋是以又言。○注日者至獲之。○解云隱二年注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日故須解之言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即上六年城葭之下注云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曾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今復入其國獲其君故書日以惡內也。○注入不至知例。○解云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即僖六年公至自伐鄭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之屬是至於入他國例不書致者正以既能入國得意可知似若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之下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伯陽何以名。（據以隗子歸不名）〔疏〕（注據以至不名。○解云即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是也）絕。曷爲絕之。（據俱以歸）滅也。曷爲不言其滅。（據滅

（隱也）諱同姓之滅也。（故名以起之○）〔疏〕（注故名以起之○解云諱不得書其滅故書其名所以起其滅矣所以能起之者正以失地之君例合書名即桓七年穀伯綏鄧吾離之下傳云皆何以名失地之君是今曹伯陽亦書其名故可起其滅）何諱乎同姓之滅。（據衛侯燬滅邢不諱○燬況委反）〔疏〕（注據衛至不諱○解云即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是也）力能救之而不救也。（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疏〕（注不日至故不日○解云既書入以諱同姓見滅而又日故曰深諱也○云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云云之說在定四年）○吳伐我。（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疏〕（注不言至魯也○解云正以莊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注云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然則鄙者邊垂之名今不言鄙直言伐我故得起其圍魯矣○注不言至而去○解云國君當彊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于圍國故諱之但言伐者差輕也）○夏。齊人取讙及僤。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據上無戰伐之文○僤昌善反一音昌然反字林作僤左氏作闡）〔疏〕（取讙及僤○解云左氏穀梁作讙闡字○外取至以書○解云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之下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云据曹取之不書然則此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者亦据曹取濟西田不書但從彼省文是以不復注解○注据上至之文○解云謂此上經無魯與齊戰伐之文計無所謝無事而賂故難之）爲以邾婁子益來也。（邾婁齊與國畏爲齊所怒而賂之耻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爲以于僞反）〔疏〕（爲以至來也○解云正爲七年以邾婁子益來是以賂齊二邑也○注邾婁齊與國○解云正以魯獲邾婁之君而賂二邑若非齊之與國理不應賂云云之說備于宣元年疏）○歸邾婁子益于邾婁。（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之○復扶又反）〔疏〕（注獲歸至歸之○解云正以僖十五年秦獲晉侯後歸不書故曰獲歸不書今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故錄見之○注嫌解至名之○解云桓十五年傳例云歸者出入無惡今此言歸是以嫌其無罪也經既書歸作無罪之文則嫌魯人解釋邾婁子其罪合除是以書見故復名之見其不善所以書益之名得見魯之有罪者正以上七年以益來之時傳云內大惡諱注云故名以起之然則初書名以起見魯罪則今知復名者其不善明矣）○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過禾反）○齊人歸讙及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喪息浪反）〔疏〕（注書者至同文○解云言所喪之邑不求自得者正以言歸也何者歸者自與之故也若求乃得之者當言取即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成二年秋取汶陽之田之屬是也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者謂若此邑元不入齊但以此來欲叛于魯齊人取而歸之然言與歸我濟西田邑同文者即宣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傳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云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也然則彼以未之齊故不言來今此使若不從齊來是以謂之同文矣然則彼言我者以其未絕于我此不言我者正以讙僤實絕于我故也濟西田未絕齊人不當坐取邑讙僤實絕齊人當坐取邑明矣然則我與不即是不同而言同文者正謂皆不言來以爲同文何妨言我與不仍爲異乎）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其言取之何。（據詐戰言敗也○雍於用反）〔疏〕（注據詐戰言敗也○解云即莊十年秋荊敗蔡師于莘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云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是也）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爲征不義不爲苟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略之爾○易也以豉反下同阱才性反爲征于僞反）〔疏〕（注詐謂至之類○解云何氏蓋取禮記中庸云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又言奇伏者奇兵伏兵之謂也○注兵者至之爾○解云下十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傳云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注云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猶報也然則兵之設也爲欲征不義豈欲苟勝而爲詐故知春秋疾而略之皆不書月矣何者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者月所以然者正疾其行詐略之故也今此二經乃設陷阱奇伏又爲詐之甚者是以春秋復深略之）○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疏〕（注月者至遇之○解云正以上六年夏齊國夏高張來奔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之屬則知來奔魯者例合書時今此書月故如此解文十二年春正月成伯來奔注云月者前爲魯所滅今來見歸尤當加意厚遇之也者義亦通於此以此言之則知昭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月者爲下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書莒子之奔雖在月下不蒙月何氏所以不注之者正以隱元年冬十二月祭伯來奔之下注云月者爲下卒也出奔例時也然則上已有注故至庚輿之下省文從可知）○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寅卒。（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伯寅二傳作伯夤同音以尼反）〔疏〕（注卒葬至姑同○解云正以所見之世詳錄小國卒日葬月是其常文即上四年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二月葬滕昭公是也今乃卒月葬時故解矣言與杞伯益姑同者即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夫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然則今此略之者亦爲內行小失故曰與杞伯益姑同）○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疏〕（注救中至不進○解云正以僖十八年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注云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也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傳云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注云言子起憂中國然則夷狄之人能憂中國也皆進之今此稱國不進者正以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也知陳是吳之與國者正以吳人救之故也必知欲以備中國者非直見其不進亦以陳於諸夏之時乃是吳之屬故也）

公羊注疏卷二十七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羊注疏哀公卷二十七（唐石經哀公第十二卷十一）

元年

滅以歸可知（閩監毛本同鄂本上有從字此脫）

鄭游速帥師滅許（閩本同監毛本速作遬浦鏜云下脫以許二字）

伐之不諱者（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者誤也）

二年

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解云此注氏字或有或無）

季孫斯所以不與盟者（此本季孫下空缺一十二字方接斯所以云云文無脫漏）

各盟所得（二字）（浦鏜云穀梁所作其又此句下當脫范氏云二字）

然則定十四年夏（浦鏜云秋誤夏○按浦說是也）

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亦作栗云一本作秩二傳作鐵疏本作及鄭軒達戰于鐵解云諸家之經軒達下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於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按鄭軒達下不言帥師者蒙上晉趙鞅帥師也今三家下有帥師當衍疏本與服氏無之是也疏又謂三家同作戰于鐵定本作栗者誤而釋文同定本作栗區別之云二傳作鐵案陸德明所據之本不及疏本也）

及鄭軒達戰于鐵者（閩監毛本鐵作栗妄改）

稱云君殺大夫之辭者（閩監毛本者改○按稱云是解云之誤當在者下）

三年

曼姑受命于先君而立輒（浦鏜云于先君傳作乎靈公按浦說是也）

起曼姑得拒之（按拒當同傳作距下同）

聽靈公命立者是王事（此本者誤是今據鄂本訂正閩監毛本因誤作是遂刪去此字）

是王法行於諸侯（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於作乎何校本疏中同）

曰古之賢人也（解云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

曰怨乎求仁而得仁（鄂本元本閩本同監毛本怨乎下增曰字非何煌云案文勢不當有曰字）

論語有者衍文

是父之命行乎子也（傳無命字）

子曰古之賢人也者（段按本人作仁是也）

蓋從始据之（閩本同監毛本据作據）

解云春秋逸義（浦鏜云之誤逸）

但遂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故餘輕處不復見之（浦鏜云逐誤遂其餘誤故餘）

帥師城開陽（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開陽左氏作啓陽開者爲漢景帝諱也）

卽僖十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浦鏜云七誤十按浦說是也）

明年二月葬秦惠公是也（閩本同按二當作三監毛本誤五）

四年

盜殺蔡侯申（閩監毛本同唐石經殺作弒）

故不繫國（浦鏜云下脫不繫國三字按浦說是否則與襄廿九年注不合）

則晉人執曹伯言畀宋人（鄂本閩監本同毛本言誤以）

卽僖二十八年二月丙午（浦鏜云三誤二按浦說是也）

此解名此言歸意也（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名而言歸當據正）

以頓子牄歸（閩監毛本牄作牂）

云蔡遷于州來者在三年冬（浦鏜云二誤三按浦說是也）

蒲社災（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蒲社左氏作亳社解云公羊以爲蒲者古國之名今穀梁經傳皆作亳字而賈氏云公羊曰薄社也者蓋所見異經義雜記曰禮記郊特牲薄社北牖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史記周本紀作遷其君薄姑是薄蒲亳三字古通）

按今穀梁經傳皆作亳宅（何校本宅作社是也）

公羊曰薄社也者（何校本薄作蒲）

社者封也（唐石經封字磨改）

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解云考諸正本何注盡於此若有注者衍字矣）

五年

春城比（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城比本又作芘亦作庇左氏作毗）

喪以閏數也（釋文數所主反下及注月數閏數同解云此數讀如加我數年之數非頭數之數）

當以閏月爲數（解云此數乃爲頭數之數）

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解云此數亦如加我以數年之數）

此數亦如加我以數年之數也（按以字衍文）

六年

春城邾婁葭（唐石經閩監毛本同鄂本葭作瑕非）

齊陳乞弑其君舍（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君舍二傳作荼音舒九經古義云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

卽文十四年冬（浦鏜云秋誤冬按浦說是也）

然則此公乃有爲而言非王道也（閩本同監毛本王作正按公蓋乞之誤○按齊召南云公字衍文是也）

大國篡例月小國而（浦鏜云時誤而按浦說是也）

常陳乞子（監本子誤千○按常作恒避漢諱也）

冬十月霄霜殺菽（閩監毛本霄作隕）

於是使力士舉巨囊（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囊乃郎反又音託按史記齊大公世家囊作橐故音託）

庚蔚云（浦鏜云庾誤庚按浦說是也）

皆色然而駭（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色然如字本又作垝又或作危按一切經音義引作歡然此作色蓋誤）

開之則闖然（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闖然見貌字林云馬出門見按說文覢暫見也从見炎聲春秋公羊傳曰覢然公子陽生）

而陽生今正當立（鄂本閩本同監毛本今作本）

七年

解云莊十年傳例（浦鏜云例下有云字是也）

今始若不諱（閩監本同毛本始作使）

今文言來（何校本文作又）

絕曷爲絕之（唐石經諸本同按僖廿六年疏引此曷上有之字此脫）

八年

鄧吾離之下傳云曹何以名（浦鏜云皆誤曹字鄧下脫侯按浦說是也）

夏齊人取讙及僤（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云僤字林作嘽左氏作闡解云左氏穀梁作讙闡字）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于作子）

正以言歸也何者（此本也字剜擠監本何誤向）

然言與歸我濟西田邑同文者（閩本脫邑字監毛本邑之）

九年

今此二經（何校本此作比）

十年

春正月成伯來奔（浦鏜云春下脫王盛誤成按浦說是也）

祭伯來奔之下（浦鏜云奔衍按因傳有奔字而誤增入也）

葬滕昭公是也（浦鏜云昭當爲頃按浦說是也）

然則今比略之者（閩監毛本比作此）

戰于柏舉（浦鏜云舉經作莒）

監本春秋公羊注疏哀公卷二十八（起十一年盡十四年）

何休學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袁頗出奔鄭。（頗破多反）○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艾五蓋反）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不從內與伐使吳為主者吳主會故不與夷狄主中國也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與伐音預下不與伐同）〔疏〕（獲齊國書○解云宣二年春獲宋華元之下何氏云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然則今此復出齊者亦然但省文從可知故不注○注戰不至與戰○解云戰不言伐者莊十年傳文而此舉伐者當爾之時魯但與其伐而不與其戰故得兩舉之矣○注不從至國也○解云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云云會晉郤克云云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注云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然則郤克之徒得敵齊侯者正以魯人與在隨從王者大夫是以得序于上而主齊侯今亦云魯公與伐而不使吳為主序齊下者正以吳是時為主會若其與之而序于齊上即是夷狄之主中國是以退之矣若然案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林父序于楚子之上亦應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而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以惡晉者正以楚莊王稱子據彼君文成矣有王伯之事雖以臣及君不嫌晉直今吳稱國君文不成而序國書之下寧得類乎○注言獲至進也○解云莊十年秋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云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又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獲陳夏齧傳云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注云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今經亦然故以言此）○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何以書。（據當賦稅為何書○為何于偽反下為同）（宗同）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為率音律又音類乘繩證反復扶又反）〔疏〕（注田謂一井之田○解云知如此者正以家語政論篇云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賦法焉又魯語下篇云孔子謂冉求曰田一井出稷禾秉芻正米不是過也案彼二文皆論此經用田賦之事而言一井故知然也○注不言井至賦之○解云凡言田者指墾土之處言井者但是方里之名若言用井賦則嫌城郭里巷之內但有一井之處悉皆賦之故云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注禮稅至什一○解云即宣十五年傳云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是也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者何氏以為公侯方百里案諸典籍每有千乘之義若不十井為一乘則不合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者義亦通于此云哀公外慕彊吳者即上十年春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夏公會吳伐齊此年夏公會吳于橐皋之屬是也云故復用田賦過什一者對常賦以為復矣）○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據魯大夫無孟子）〔疏〕（孟子者何○解云欲言魯女不言孟姬欲言夫人經不書葬故執不知問）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據不稱夫人某氏）〔疏〕（注據不至某氏○解云即隱二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之屬是也）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疏〕（蓋吳女也○解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之○注禮不至無別○解云上曲禮云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鄭氏注云為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媵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者是也云為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者欲取曲禮上云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之文乎○注昭公至孟子○解云昭十年注云去冬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然則此言昭公既娶者謂從昭十年以來也而諱之吳孟子者即論語云君娶于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也○注春秋至國也○解云言婦人繫姓不繫國者即隱元年仲子下注云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也二年夫人子氏之下注云子者姓也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是言昭公之時諱之不謂之吳姬謂之吳孟子而春秋直謂之孟子不繫吳者正以婦人不繫國故也言雖不諱猶不繫國者正以齊義穆姜之屬亦不繫國言之故也○注不稱至諱之解云若言夫人又若言薨當言夫人姬氏薨若葬當言葬我小君昭姬皆為大惡大惡不可言故曰深諱之也而云孟子卒者若言宋之長女為魯侯之妾而卒之猶如定十五年秋姒氏卒之類）○公會吳于橐皋。（○橐章夜反一音託）○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運左氏作鄆）○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螽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為異比年再螽者天不能殺地不能理自是之后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齊并於陳氏晉分為六卿○螽音終本亦作螽注同見賢偏反）〔疏〕（注比年再螽○解云即下十三年冬十二月螽是也○注宋國至六卿○解云皆在春秋后考諸舊本宋是宗字然則宗國猶大國言天不能殺地不能理天下大亂莫能相禁是其紀綱之國滅亡之象是故齊并于陳氏晉分為六卿若作宋字何氏更有所見春秋說云陳氏篡齊三年千人合葬故螽蟲冬踴者是其螽為齊亡之一隅也案左氏及史記皆云晉亡分為魏趙韓今云晉分為六卿者蓋其初時晉君失政六卿用事不妨其下滅時但三家分之矣）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嵒五咸反一音魚及反易以豉反下同鄭復扶又反秋以下注同償時亮反）〔疏〕（其言取之何解云上九年注云據詐戰言敗也故此省文不復言之也○注前宋至鄭師○解云即上九年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傳云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是也）○夏。許男戌卒。（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男戌本亦作成）〔疏〕（注比陳至葬略○解云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至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二十年冬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夏六月葬陳惠公定六年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今年夏許男戌卒秋葬許元公然則陳蔡之滅非吳廬之罪及其存時乃為大國所復但以不受封於天子故書君以見之仍以前君死位非其自復其國合存故許錄其卒葬也而許男斯者為鄭所滅不能死位許國合絕不足存之而戌自復罪惡深矣若比之陳蔡不當合錄而錄之者正欲見其前君不死位后君自復之惡深是以書其卒葬而去其日月以見矣故曰此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之也）○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何以稱子。（據救陳稱國）〔疏〕（注據救陳稱國○解云十年冬吳救陳是也）吳主會也。（以言及也時吳彊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以諸夏之眾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為諱辭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背音佩）〔疏〕（注以言至而趨○解云以經言及吳即知吳主會何者正及者汲汲之辭即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注云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汲汲也然則彼云及齊侯齊侯主會則知此言及吳子吳子主會明矣故云以言及也云時吳彊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者即上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者是敗齊師于臨菑之事正以吳為夷狄數伐中國而敗之故謂之無道菑字然有作晉字若作晉字以黃池為近晉晉人異而會之故曰臨晉云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者春秋說文也以下傳及注云則天下盡會而春秋說特舉此六國時為之役故偏舉之或言不盡意故也○注以諸至稱子○解云諸夏眾強不復如禮反棄君父而事夷狄恥辱之甚不忍言故深為諱進吳稱子矣而言冠帶之國者正以夷狄之人不知冠帶故也是以穀梁傳云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范氏云不知冠有等差唯欲好冠是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illegible]以下會于申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義故序晉於上）其言及吳子何。（[illegible]矣）〔疏〕（[illegible]至明矣○[illegible]首戴然則[illegible]）會兩伯之辭也。（[illegible]吳子主會[illegible]狄之主中[illegible]文也吳言[illegible]又事實當[illegible]主會為伯[illegible]其事也語[illegible]）〔疏〕（[illegible]）

（云凡言及者汲汲之辭今言及吳子則似吳子先在是天下之人慕而往事之然故曰人往爲主之文○主牛抑至在下○解云序晉于上是其抑之言及吳子起其爲伯也故曰牛抑牛起矣序晉于上是其奪言及吳子亦見其爲伯之事故曰奪見其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據伯主人）疏（注據伯主人○解云謂爲伯者主領會上之人矣）重吳也。（其實重在吳故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盈）疏（注其實至不盈○解云謂其實處權重在于吳故言及吳子作汲汲之文矣經言公會晉侯是其諱爲吳所主也晉侯之下即言及吳子是其不盈滿其諱文也何者晉是大國而汲汲乎吳還是吳爲會主之義也傳二十三年夏宋公慈父卒傳云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云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然則此言諱而不盈者意欲取彼傳文矣）曷爲重吳。（據常殊吳）疏（注據常殊吳解云即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襄十年春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柤之屬是也）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以晉大國尚猶汲汲於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爲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者非尊天子故不得褒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惡諸烏路反）疏（注不書至惡愈○解云若欲實而言之天下諸侯寧可悉至但欲見其重在吳偏至之辭而已其歷言某侯某侯則實不至者不可空言是以舉其最大之國作天下盡會之義矣○注齊桓至褒也○解云僖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貫傳云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然則齊桓之時非獨舉大以明小亦兼舉遠以明近今此但舉晉者非尊天子不得褒爲遠夷皆至之辭則傳云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者據九州之內言之亦得謂之天下矣○注主書至夷狄○解云春秋見義非唯一種一則見吳之強暴一則見晉之衰微但主書之情本惡諸侯君事夷狄餘者兼見之矣）○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有恥致者順諱文也）疏（注有恥至文也○解云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然則今此冠帶之國欲手從夷乃是可恥之次而致之者正欲順其諱文使若吳尊事天子以會諸侯諸侯得意以會致之然故曰順諱文也）○晉魏多帥師侵衛。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據上七年言曼多○魏多左氏作魏曼多）疏（注據上至曼多○解云即上七年春魏曼多帥師侵衛是也）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后正人正人當先正大以帥小）疏（注復就至帥小○解云定六年冬仲孫忌帥師圍運傳云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云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然則彼已於魯見訖今復就晉見之者明先自正而后正人也等是正人而於晉者見當先正大國以帥于小國故也）○葬許元公。○九月。螽。（先是用田賦又有會吳之費○之費芳味反下同）疏（注先是用田賦○解云在十二年春）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據北斗言星名○孛音佩彗星四歲反又息遂反）疏（孛者何○解云欲言是星星名未有欲言非星錄爲星稱故執不知問○注據北至星名○解云即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然則彼入于北斗言其所孛之星名今言于東方故難之）見于旦也。（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疏（見于旦也○解云于字亦有作乎字者誤也○注旦者至爲旦○解云旦者日方出擿未相去離之辭故曰旦者日方出當爾之時宿皆不見故曰時宿不復見也星孛仍見餘宿已沒是以不復指其孛之星漫道其方而已故言東方知爲旦也）何以書。記異也。（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治典法滅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爲秦所滅燔書道絕○治直吏反燔扶元反）疏（注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解云堪與云九月日體在大火故曰日在房心也云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出堪與星經亦云也○注是后至道絕○解云春秋說云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記散亂孔子不絕也既言周姬亡彗東出故知由此孛星周室遂微也言秦正起亦由此孛星秦本紀云始皇名正以二十六年滅周而并天下故云諸侯相兼爲秦所滅也始皇胡亥並悉焚書聖人之道于斯絕矣故曰燔書道絕）○盜殺陳夏彄夫。（○陳夏戶雅反一本作廉彄夫苦侯反又古侯反一本作嫗音同二傳作夏區夫）○十有二月。螽。（黃池之會費重煩之所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稱西言狩尊卑未分據無主名○狩手又反麟力人反）疏（何以書記異也○解云麟者仁獸大平之嘉瑞而言記異者當爾之時周室大衰爲天下所厭漢高方起堯祚將興者謂之瑞亡者謂之異然則何氏云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義亦通於此○非中國之獸也○解云謂有聖帝明王然后乃來則知不應華夏無矣然則以其非中國之常物故曰非中國之獸不謂中國不合有若似昭二十五年有鸛鵒來巢之下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之類是也若然皆非中國之物鸛鵒言有來而麟不言有來者正以麟是善物春秋慕之欲其常於中國非今始有非今始有來之義是以穀梁傳云其不言來不外麟于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是也○注稱西至未分○解云西者四時之叔是爲卑稱狩者天子諸侯之事乃是尊名故曰稱西言狩尊卑未分也必知狩是天子諸侯之事者正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桓四年春公狩于郎之屬故也）薪采者也。（西者據狩言方地類賤人象也金主芟艾而正以春盡木火當燃之際舉此爲文知庶人采樵薪者○薪音新芟所衛反艾魚廢反樵在焦反）疏（薪采者也○解云薪采猶言采薪也言是庶人采薪者矣○注西者至方地○解云謂据其處道其方地曰西狩也○注類賤人象也○解云正以西方爲兌少女之位女子之卑草木衰落亦非可貴之義故曰類賤人象也○注金主至薪者○解云經言西者賤人象金主芟艾持斧之義而文正以春盡是火當絕木之時今乃舉此爲文即知庶人持斧破木燃火之意故曰知庶人采樵薪者以爲漢高祖起于布衣之內持三尺之劍而以火應之君臨四海從東鄉西以應周家木德之象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據天子諸侯乃言狩天王狩于河陽公狩于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去起呂反行夏戶雅反下于夏同）疏（注天王狩于河陽○解云在僖二十八年云公狩于郎者在桓四年春○注河陽至之時○解云若使周之正月乃夏之仲冬得冬獵田狩之時即大司馬職云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周公之舊禮正朔三而反當欲行夏之時取夏之孟冬以爲狩時夏之仲冬不是田狩之月是以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何氏云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周之正月也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牙非所以養微者是也然則河陽言狩者周之季冬當夏之十月故得言狩矣案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之時乃冬言狩今獲麟之經春言狩者蓋據魯爲王而改正朔方欲改周之春以爲冬去其周之正月而行夏之時由此之故春而言狩矣）大之也。（使若天子諸侯）曷爲大之。（據略微）疏（注據略微○解云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傳云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注云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是然則春秋之道略於微者今而大之故以爲難矣）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據鸛鵒俱非中國之禽無加文○爲獲于僞反下爲獲孰爲注爲誰知爲皆同鸛音權鵒音欲）疏（注據鸛至加文○解云即昭二十五年夏有鸛鵒來巢是也）麟者。仁獸也。（狀如麕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振之人反）疏（麟者仁獸也○解云五行傳云東方謂之仁又云視明禮脩而麟至言人君但當其視能明其禮又脩而麟至也是以春秋說云麟生於火游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然則麟爲土畜而言仁獸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所以爲仁而異義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下注亦云麟者木精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有仁之物屬東方赤日爲火候火乃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又鶡冠子云麟者北方立栲之獸陰之精者正以五行相配言之水爲土妃水土構精而生麟得土氣者性似父得水氣者性似母蓋以麟得水氣故云立栲之獸陰之精也○注狀如至是也○解云釋獸云麐麕身牛尾一角郭氏曰角頭有肉故此云狀如麕一角也廣雅云麟狼額肉角故此注云而戴肉云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者欲道中央之畜而傳得謂之仁獸之義云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者在麟趾之篇也引之者欲道麟角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故得謂之仁當時公族皆振振然而信厚亦爲仁之義故得并引之）有王者則至。（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大平然后乃至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麒麟臻○大平音泰下大平皆同拊芳甫反援音袁麒音其）疏（注上有至乃至○解云若今未大平而麟至者非直爲聖漢將興之瑞亦爲孔子制作之象故先至故孝經說云曰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是其賤者獲麟兼爲庶人作法之義也○注尚書至率舞○解云咎繇謨之文也彼鄭注云簫韶舜所制樂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簫敬而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鄭氏又云樂備作謂之成簫韶作九備而鳳皇乃來儀止巢乘匹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者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引之者欲道上有聖帝明王

（天下大平瑞物乃來之義。注援神至麟臻。解云釋獸云驪如馬一角不角者騏舍人云驪如馬而有一角不有角者名騏然則麒麟非直雄雌之異其體亦別）

無王者則不至。（辟害遠也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不當至而至故爲異）【疏】（注辟害遠也。解云謂無道之世刳胎殺夭是以瑞物亦不來游也即家語云孔子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擿巢毀卵則鳳皇不翔是也故云辟害遠也）

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有麕本又作麕亦作麕皆九倫反麞也）【疏】（有以至角者。解云即孔叢云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麕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曰今宗周將滅無主孰爲來哉茲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是也然則此告者其冉求也若以孔叢言之此傳則鄉云薪采者還是鉏商也而春秋不言之者略微故也不言爲漢獲之者微辭也故春秋說云不言姓名爲虛主宋氏云劉帝未至故云虛主若書姓名時王惡之是其義也。注見時至誰來。解云下注云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然則夫子素知此事而云孰爲來哉以怪之者蓋畏時遠害假爲微辭非其本心注解其語故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矣或者素案圖錄知劉季當代周但初見之時未知薪采獲麟爲之出仍自未明故作此言也乃后詳審方知爲薪采者所獲於是煥然而寤是以泣之亦何傷乎）

反袂拭面▲。涕沾袍▲。（袍衣前襟也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螽蟲冬踊彗金精埽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從橫相滅之敗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虞然后劉氏乃帝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袂彌世反云袖也涕他禮反袍步刀反又步報反衣前襟也襟音金王於于況反下火王而王之王同從橫子容反驅除並如字又上巳具反下直據反）【疏】（反袂拭目。解云目亦有作面字者云涕沾袍者袍亦有作衿字者以云前襟言之袍似得之。注夫子至代周。解云蓋見中候云卯金刀帝出復堯之常是其案圖錄從亭長之任而爲天子教謂之庶姓矣。注何者至之意。解云春秋讖云麟生於火游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然則麟爲土畜而言木精者正以公羊讖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既爲火候是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舊云木生火火生土麟爲土畜亦受氣于祖性合人仁故爲木精也庶人采薪本供庖爨意欲燃之故曰采薪庶人燃火之意也木雖生火火復燒木即漢以火德承周之后而能滅之故曰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也云故麟爲薪采者所執其若不然麟爲異物體形不小薪采隻夫寧能輕獲之乎。注西狩至天下。解云言西狩獲之者即是從東方而王於西方之象卯在東方金在西方故曰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之文是其有刀之義也故曰言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言劉季起於豐沛之間提三尺之劍而入秦宮是其卯金刀從東王於西以兵得天下之事也。注不地至異也。解云所以不言西狩于某獲麟者正以讖見于魯乃爲周王將亡之異是以不舉小地之名亦得爲王魯之義故曰不地者天下異也云又先是螽蟲冬踊者即上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十三年冬十有二月螽是也云彗金精埽旦置新之象者即上十三年冬十有二月有星孛于東方傳云孛者何彗星也者是孛從西方鄉東故曰金精彗者埽除之象鄉晨而見故曰埽旦也然則螽蟲冬踊者乃是天不能殺地不能理故爲六國爭強天下大亂之象也金精埽旦乃是秦項驅除劉氏乃帝之義故何氏云焉。注夫子至之敗。解云六國者即燕齊楚韓魏趙也當爾之時齊据東蕃燕楚強于南北韓魏趙居於晉洛之間各自保險迭相征代故曰六國爭強也戰國策云秦橫有周故謂之橫燕楚南北而遠故謂之從蘇秦在東而相六國謂之台從張儀在西而相秦以我謂之連橫故彼下文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蘇公居趙秦兵不敢東伐張儀在秦楚兵絕于西是也。蘇公既死張儀以橫滅從是從橫相滅之敗也。秦項驅除。解云始皇据秦藉滅周之資而殄六國項羽因胡亥之虐而龍括天下皆非受命之帝但爲劉氏驅其狐狸除其豺狼而已故曰秦項驅除。注積骨至泣也。解云虐亦有作害者爾時天下土崩英雄鵲起秦項之君視人如芥殺函之處積骨成山平原之地血流如海故曰積骨流血之虐也自此以后高祖乃興故曰然后劉氏乃帝）

顏淵死。子曰。噫。（噫咄嗟貌。噫於其反咄丁忽反）【疏】（注噫咄嗟貌。解云咄嗟猶歎息即里語曰咄嗟之間也弟子傳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以此言之則顏淵之生邵十九年矣及其卒時當哀三年而至此乃言之者傳家追言之亦何傷）

天喪予。（予我。喪息浪反予羊汝反我也）【疏】（天喪予。解云聖人之道當須輔佐而成是以家語及殷傳云自予得回也門人加視也今而遭命故曰天喪予而論語云非助我者謂非師徒弟子共相發起之義蓋欲顯聰敏非是不助也）

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証。斷丁管反）【疏】（子路死至祝予。解云若依左氏則獲麟之后當哀十五年衞大子蒯聵入國之時子路乃死衞人臨之孔子聞之爲之覆醢今已言死者公羊子於后言之未足爲妨也自予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是其爲輔佐之義也注祝斷也者言天祝惡己之道德亦是斷絕之義也。注天生至之証。解云若欲以理言之則四科十人游夏之徒皆爲夫子之輔佐故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也今特言二人者以其先卒故也良輔之內二人先死亦非祐助之義故曰將亡夫子之証）

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加姓者重終也麟者大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疏】（西狩至窮矣。解云麟之來也應於三義一爲周亡之徵即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是也二爲漢興之瑞即上傳云孰爲來哉孰爲來哉雖在指斥意在於漢也三則見孔子將沒之徵故此孔子曰吾道窮矣是也。注加姓至云爾。解云正以上文再發子曰皆不加姓故也云麟者大平之符聖人之類者以皆有聖帝明王然後乃見故謂之類也注又云時得麟而死者即孔叢子云麟出而死言道窮矣是也）

春秋何以始乎隱。（據得麟乃作）【疏】（注據得麟乃作。解云止以演孔圖云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是也而揆命篇云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者何氏以爲年七十歲者大判言之不妨爾時七十二矣猶如卜卅三十卜年七百之類也）

祖之所逮▲聞也。（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疏】（祖之所逮聞也。解云何氏以爲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故隱元年益師卒之下注云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是也今此傳云祖之所逮聞者謂兼有天數之義亦託問聞而知亦取制服三等之義故隱元年注云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斬衰三年爲祖父母期爲曾祖高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注託記至之害。解云假託云道我記高祖以來事者謂因已問父得聞昭定哀之事因父問祖得聞文宣成襄之事因祖問高祖得聞隱桓莊閔僖之事故曰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以此言之則無制作之義故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也）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於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傳直專反注傳聞同復扶又反臣見賢徧反下欲見同少殺所戒反下同般音班）【疏】（注所以復發至義異。解云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云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然則彼已有傳今復發之者正以益師之卒所以不日者以其恩遠孔子所不見欲道當時之君無恩于其臣是以大夫之卒不問有罪與不例皆不日以見之是以須發二魁與辭之言今此西狩獲麟當所見之世已與父時之事欲道當時之臣有恩于其君故爲微辭不忍正言其惡是以復須發傳道其三代異辭之意然則言益師以臣見恩者言益師之經以臣之故見君恩之薄厚也云此以君見恩者今此獲麟之經以君之故見臣恩之厚薄其義實異故重發案桓二年成宋亂之下傳云內大惡諱此其自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氏云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然則桓公之時已發見君恩之傳今復發之者正以桓公之時欲見其臣無恩於其君是以不爲之諱大惡今時有恩于其君爲之諱而作微辭也彼注云嫌義異也此復注云義異是其一隅何氏不決之者從可知省文也云故多微辭也者即定元年傳云定哀多微辭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揔言多是也云故立煬宮不日者即定元年秋九月立煬宮是也云武宮日者即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日正以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如此解之也云子赤卒不日者即文十八年冬十月子赤卒是也云子般卒日者即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文十八年子卒者下傳云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云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是也）

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據哀公未終也）【疏】（注據哀公未終也。解云正以未見公薨之文故也且以左氏言之即哀二十七年公遜於越而因卒則知今未終）

曰。備矣。（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皇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瑞明大平以瑞應爲效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道浹子協反一本作币撥卜末反理也應應對之應）【疏】（注人道至故也。解云浹亦有作币字者正以三代異辭因父以親祖以親曾祖以曾祖親高祖骨肉相親極于此故云人之道浹也云王道備者正以撥亂于隱公功成于獲麟懷懷治之至于大平故曰王道備也云必止至於麟者正以獲麟之后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但孔子欲道從隱撥亂功成于麟是以終于獲麟以示義似若堯舜之隆制禮）

（作樂之后簫韶九成鳳皇乃來止巢而乘匹之類也云故麟于周爲異者即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是也云春秋記以爲瑞者記亦有作託者今解彼記也云明大平以瑞應爲効也者言若不致瑞即大平無驗故春秋記麟爲大平之効也○注絶筆至漢也○解云四時具然后爲年此乃春秋之常今不書下三時者欲起木應之君將亡欲别起爲王是以此處不得記之且獲麟既記制作之道已備當欲以之授于漢帝使爲治國之法是以不得録于三時矣○注又春至終竟○解云所以然者始正則僖十六年傳云朔有事則書晦有事不書也者義亦通此）君子曷爲爲春秋。（据以定作五經）〔疏〕（君子曷爲爲春秋○解云君子謂孔子曷爲今日始爲春秋乎嫌其大晚於諸典之后○注据以定作五經○解云何氏以爲孔子領緑五經皆在獲麟之前故故言此何氏知然者正以論語云孔子曰吾自衞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案孔子自衞反魯在哀十一年冬則知料理舊經不待天命者皆在獲麟之前明矣而論語直言樂正雅頌文不備矣言料理五經在獲麟之前何故作春秋獨在獲麟之后乎故据五經以難之）撥亂世。（撥猶治也）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越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絶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近附近之近又如字演以善反）〔疏〕（撥亂至春秋○解云孔子未得天命之時未有制作之意故但領緣舊經以濟當時而已既獲麟之后見端門之書知天命已制作以俟后王于是選理典籍欲爲撥亂之道以爲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若欲治世反歸于正道莫近于春秋之義是以得天命之后乃作春秋矣即上云治世之要務義亦通於此○注得麟至之狀○解云演孔圖文也疾作王者之法孔氏聖人將欲沒矣周王姬氏將亡是以十三年冬彗星出于東方矣秦始皇名正方欲起爲天子其子胡亥破先王之術當爾之時書契紀綱盡皆散亂唯有孔氏春秋口相傳者獨存而不絶孔子聞之使子夏往視其血書其血乃飛爲赤烏其書乃化爲白書署之曰此是演孔圖中義理乃有制作之象制法之形狀矣案秦本紀云秦皇爲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云然則始皇燔詩書而言胡破術者謂始皇燔之不盡胡亥亦燔之科舉之亦何傷云孔子仰推天命者謂仰推尋天命即端門之命是也云俯察時變者即螽蟲冬踊彗星埽旦之象是也欲尊天命故以俯仰之言云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者謂知其承大亂之后天下未醇故作治亂之法以授之矣若欲託之春秋即所傳聞之世是也故桓三年夏齊侯衞侯胥命于蒲傳云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彼注云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是也）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爲作意也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后爲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大平道同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其爲于僞反注所爲同是與音餘下及注同）〔疏〕（則未至是與○解云爲音于僞反公羊子謙不敢斥言孔子作春秋故依違云則未知其爲此春秋可以撥亂世而作之與○其諸至道與○解云其諸辭也）

（即桓六年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注云其諸辭也是也君子謂孔子不知爲是孔子愛樂堯舜之道是以述而道之與○注堯舜至之道○解云言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者堯典文也云百獸率舞者舜典咎繇謨皆有其文也云鳳皇來儀者咎繇謨文也云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后爲年以敬授人時者欲似堯舜當古麻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時也云崇德致麟乃得稱大平者欲似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是也云道同者相稱者謂孔子之道同于堯舜故作春秋以稱述堯舜是也云德合者相友者友者同志之名言孔子之德合於堯舜是以愛而慕之乃作春秋與其志相似也）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末不亦樂后有聖漢受命而王德如堯舜之知孔子爲制作）〔疏〕（末不至子也○解云孔子之道既與堯舜雅合故得與堯舜相對爲首末然則指孔子言不亦也堯舜之時預知有已而制道術預知有已而爲君子而慕之已亦預制春秋授劉帝是孔子亦愛慕堯舜之知君子而効之）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待聖漢之王以爲法）〔疏〕（制春至后聖○解云制作春秋之義謂制春秋之中賞善罰惡之義也）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樂其貫於百王而不滅名與日月並行而不息）〔疏〕（以君至此也解云君子謂孔子所以作春秋者亦樂此春秋之道可以永法故也○注樂至不息○解云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有國家者最所急務是以貫通于百王而不滅絶矣故孔子爲后王作之云名與日月並行而不息者謂名之曰春秋其合于天地之利生成萬物之義凡爲君者不得不爾故曰名與日月並行而不息也）

公羊注疏卷二十八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公羊注疏哀公卷二十八

十有一年

令亦云魯公與伐（閩監毛本令誤合按令當今字之誤此本今字不誤）

十有二年

城郭里若亦有井（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若作井當據正）

出稷禾秉芻正米（浦鏜云缶誤正）

正以齊義穆姜之屬（閩本缺義字按齊義蓋文姜之誤）

秋公會衞侯宋皇瑗于運（諸本同唐石經缺）

冬十有二月螽（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螽本亦作蠡注同按注此年再螽疏作比年再蠡）

天不能殺地不能理（惠棟云二語見荀子理當作埋）

宋國以亡（解云考諸舊本宋是宗字宗國猶大國按當作宗國字宗國謂魯也）

十有三年

夏許男戌卒（閩監毛本同鄂本戌作戍唐石經缺釋文作成云本亦作戌）

鄭游速滅許（閩監本同毛本速作遬）

敗齊臨菑（解云菑字有作晉字黃池近晉晉人與而會之故曰臨晉）

正及者汲汲之辭（浦鏜云正下脫以）

解云凡言及者（閩監本同毛本凡誤故何按本亦作凡）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唐石經閩監本同毛本主中誤倒）

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桓二年疏引此下有也字此脫）

會于貫（按經文作會于貫澤此及僖九年盟葵邱疏皆無澤字）

小國言江黃（按當作遠國）

見于旦也（諸本同唐石經于字磨改當本作乎解云于字有作乎字者誤）

諸侯伐主治（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諸侯代王治余本伐亦作代當據正）

盜殺陳夏彄夫（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陳夏一本作廉彄夫一本作彊音同二傳作夏區夫）

十有四年

何以書記異也（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何以書上有十有四年字據此及隱公傳知經傳別行傳首皆載某公年數後人以經合傳始删傳中紀年矣）

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唐石經諸本同春秋左氏傳序正義引孔舒元公羊傳本作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柰何與注本迥異）

堯祚將之（浦鏜云下當脫復字孫志祖云以禮運正義按浦說是也）

然則何氏云吉凶不並（按氏云二字衍）

正以僖二十八年（浦鏜云下脫春○按春乃冬字之誤）

知庶人采樵薪者（鄂本元本同閩監毛本采作採下及疏同）

蓋据魯變周之春（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据作據）

草木萌牙（毛本牙改芽）

非所以養徵者是也（何按本無者字）

在麟趾之篇也（閩監毛本同浦鏜云之趾字誤倒非）

而紀堯道（段玉裁云紀爲紹之誤）

舜樂者其秉簫乎（段玉裁云者上當脫簫字）

無王者則不至（唐石經諸本同杜氏春秋左傳序云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正義曰今公羊亦無作春秋事案孔舒元公羊傳本云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今）

何注本此下無此二句

有麕而角者唐石經同閩本麕字剜改囷作君監毛本承之非也釋文作麏云本又作麇亦作麕按隸釋載漢石經作麏卽麕之隸變爾雅釋獸麏麕身牛尾郭注引公羊傳曰有麕而角是古本作麕也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泮官書本皆作麕

反袂拭面涕沾袍唐石經諸本同䟽本作反袂拭目涕沾袍云目亦有作面字者袍亦有作衿字者按釋文作沾袍步刀反經義雜記曰說文袍襺也袷交衽也是當作涕沾袷衿襟皆俗字作袍非也論衡指瑞云反袂拭面泣涕沾襟春秋正義云下沾衿之泣離騷霑余襟之浪浪皆可證又杜氏春秋序亦作反袂拭面䟽本作拭目非

夫子素案圖録知庶聖劉季當代周鄂本蜀大字本同毛本案改按閩本剜改聖作姓監毛本因之惠棟云當作庶聖參同契曰夫子庶聖雄

又先是螺蟲冬踊䟽中螺作蠡

積骨流血之虞鄂本虞作虐不誤解云虐亦有作害者

乃爲周王將亡之異閩本同監毛本王改室

十三年冬十有二月螽是也浦鏜云一月誤二月按浦說是也

云彗金星掃且置新之象者按注作金精何按本不誤

金精掃且何按本掃作埽

卽燕齊楚韓魏趙也閩監毛本作趙魏下同

張儀在西而相秦以戎閩監本同誤也當從毛本戎作成

除其犲狠而已閩監毛本犲作豺

顏淵死子曰噫唐石經作孔子曰按下西狩獲麟孔子曰注云加姓者重終也然則於此不當有孔字矣

天將亡夫子之証閩本剜改証作證監毛本承之䟽同

西狩獲麟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曰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驎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云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殁之徵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祝予一例驎俗麟字

止以演孔圖云閩監毛本止作正

祖之所逮聞也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逮作遝九經古義云說文遝迨也玉篇迨遝行相近又目部眔目相及方言云迨遝及也東齊曰迨關之東西曰遝或曰及

是以須發二魁與辭之言補毛本作三代異辭此本二魁與三字恐誤

子赤卒是也浦鏜云赤衍

鳳凰來儀鄂本凰作皇何按本䟽同

春秋記以爲瑞解云記亦有作託者

明大平以瑞應爲效也鄂本效作効按䟽中引注同

故云人之道浹也浦鏜云之衍

云必止至於麟者浦鏜云至衍

今解彼記也浦鏜云從誤彼

莫近諸春秋浦鏜云詩序及爾雅序䟽引何注有莫近猶莫過之也七字今疑脫

秦政起解云秦始王名正

血書飛爲赤鳥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鳥作烏當據正䟽同

秦始皇名正按秦始皇不名政梁玉繩史記志疑曾辨之

其血乃飛爲赤鳥何按本鳥作烏是也

鳳凰來儀何按本凰作皇䟽同

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閩監毛本上子誤夏與誤下

欲似堯舜當古厤象日月星辰閩監毛本似誤以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其傳則士勛疏稱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則當爲穀梁子所自作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則當爲傳其學者所作案公羊傳定公卽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案此注在隱公十一年所引子沈子條下）此傳定公卽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穀梁旣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穀梁子曰傳旣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己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鞅旣誅佼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疑徐彥之言爲得其實但誰著於竹帛則不可考耳漢書藝文志載公羊穀梁二家經十一卷傳亦各十一卷則經傳初亦別編范甯集解乃併經注之疑卽甯之所合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一條發傳於春王二字之下以三月別屬下文頗疑其割裂然考劉向說苑稱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向受穀梁春秋知穀梁經文以春王二字別爲一節故向有此讀至公觀魚于棠一條葬桓王一條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一條曹伯廬卒于師一條天王殺其弟佞夫一條皆冠以傳曰字惟桓王一條與左傳合餘皆不知所引何傳疑甯以傳附經之時每條皆冠以傳曰字如鄭元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後傳寫者刪之此五條其削除未盡者也甯注本十二卷以兼載門生故吏子弟之說各列其名故曰集解晉書本傳稱甯此書爲世所重旣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今考書中乃多引邈注未詳其故又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稱甯別有略例百餘條此本不載然注中時有傳例曰字或士勛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歟士勛始末不可考孔穎達左傳正義序稱與故四門博士楊士勛參定則亦貞觀中人其書不及穎達書之賅洽然諸儒言左傳者多言公穀者少旣乏憑藉之資又左傳成於衆手此書出於此人復鮮佐助之力詳略殊觀固其宜也其疏長狄眉見於軾一條連綴於身橫九畝句下與注相離蓋邢昺刊正之時又多失其原第亦不盡士勛之舊矣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序

國子四門助教楊士勛撰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文

春秋穀梁傳序

〔疏〕釋曰此題諸本文多不同晉宋古文多云春秋穀梁傳序俗本亦有直云穀梁傳序者然春秋是此書之大名傳之解經隨事則釋亦既經傳其文題名不可單舉又此序末云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故今依上題焉此序大畧凡有三段第一段自周道衰陵盡莫善於春秋釋仲尼修春秋所由及始隱終麟之意夫聖哲在上動必合宜而直臣良史克施有政故能使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洎乎周德既衰彝倫失序居上者無所懲艾處下者信意愛憎致令九有之存唯祭與號八表之俗或狄或戎故仲尼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其始隱終麟范自具焉第二自春秋之傳有三盡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釋三傳所起及是非得失仲尼卒而微言絕秦正起而書記亡其春秋之書異端競起遂有鄒氏夾氏左氏公羊穀梁五家之傳鄒氏夾氏口說無文師既不傳道亦尋廢左氏者左丘明與聖同恥恐諸弟子各安其意爲經作傳故曰左氏傳其傳之者有張蒼賈誼張禹翟方進賈逵服虔之徒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得立公羊子名高齊人受經於子夏故孝經說云春秋屬商是也爲經作傳故曰公羊傳其傳之者有胡母子都董仲舒嚴彭祖之類其道盛於漢武帝穀梁子名俶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爲郎由是穀梁之傳大行於世然則三家之傳是非無取自漢以來廢興由於好惡而已故鄭玄六藝論云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是先儒同遵之義也言左氏善於禮者謂朝聘會盟祭祀田獵之屬不違周典是也公羊善於讖者謂黜周王魯及龍門之戰等是也穀梁善於經者謂大夫曰卒諱莫如深之類是也其三傳是非序文自具第三自升平之末盡穀梁傳集解釋已注述之意并序集解之人案晉書范甯字武子順陽縣人爲豫章太守父名汪長子名泰字伯倫中子名雍字仲倫小子名凱字季倫其從弟則注云邵曰是也言先君則父注是也以傳穀梁者雖多妄引三傳辭理典據不足可觀故與二門徒商畧名例傳示同異也所云名例者即范氏所據別爲畧例一百餘條是也其春秋及經傳之名在後別釋謂之序者序述經傳之旨并明已注作之意也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乾其連反天也紐女久反）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彝倫以之反彝常倫理也攸斁丁故反字書作殬敗也）弒逆篡盜者國有。（弒申志反又作殺音同篡初患反爾雅云取也）淫縱破義者比肩。（淫縱子用反）

〔疏〕昔周至比肩。釋曰仲尼之脩春秋因衰亂而作故序先述周道衰也云昔者范氏晉世之人仰追周代故曰昔云周道衰陵者揔述幽厲以來也指衰極言之則平桓之世也知者幽厲雖則失道名器未失詩猶入雅平王東遷之後下同於國風政教所被纔及郊畿仲尼修春秋以平王爲始知衰極是平桓也衰陵謂衰弱陵遲云乾綱者乾爲陽喻天子坤爲陰喻諸侯天子揔統萬物若綱之紀衆紐故曰乾綱云絕紐者紐是連繫之辭故昭十三年左傳云再拜皆厭紐玉藻云紐約用組諸侯背叛四海分崩若紐之絕故曰絕紐云禮壞樂崩者遍言之耳知非樂是陽故以崩言之禮是陰故以壞言之者正以詩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明知通矣云彝倫攸斁者尚書洪範文也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禮樂崩壞故常道所以敗也弒謂臣弒君逆謂子弒父篡謂以庶奪正盜即哀四年傳云春秋有三盜是也

是以妖災因釁而作。（釁許靳反）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爲之于僞反下同）七燿爲之盈縮。（縮所六反）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疵才斯反厲音例又作癘）

〔疏〕是以至疵厲。釋曰宣十五年左傳云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是妖災因釁而起也云陰陽愆度者謂冬溫夏寒失其節度云七燿盈縮者謂日月薄食若晦食則是月行疾食朔與二日是月行遲又五行傳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朓則侯王其恭側匿則侯王其肅是由君行使之然也五星亦有遲疾故襄二十八年左傳云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也謂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謂之七曜五星者即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是也云川岳崩竭者謂周語云幽王之時二川震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岳是山之類即梁山沙鹿崩是也云鬼神疵厲者舊解以爲鬼神即宗廟是也疵厲謂災變也言人棄常制致宗廟之災即桓宮新宮災是也今以爲鬼神爲之疵厲即國語云杜伯射宣王於鎬左傳云伯有之鬼爲厲是也

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缺丘悅反弁步寒反刺七賜反此所引皆詩篇名谷風在邶風餘皆小雅）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扈音戶諷方鳳反又作風）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

〔疏〕故父至詩賦。釋曰今范引此者即周道之衰微廢此五事爲此仲尼作春秋也故孔叢云孔子讀詩至小雅廢卷而歎感詩脩春秋是也云小弁之刺作者小弁詩小雅周幽王廢太子宜臼故大子之傳作詩以刺之云桑扈之諷興者桑扈亦詩小雅刺幽王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故作是詩以諷之云谷風之篇奏者谷風衛人刺其君無德故令國內之人得其新婚者並棄其舊室風俗衰壞故作是詩以刺之言奏者謂奏進此詩與上文作興不異但述作之體欲辟文耳云角弓之怨彰者角弓詩小雅以幽王不親九族故作詩以刺之言族人怨之彰顯故云角弓之怨彰云白駒之詩賦者白駒詩小雅宣王之末不能任賢致使賢人乘白駒而去也此引詩之次先云小弁後言白駒者以父子是人倫之端首六親之最大故先言之其次則有君臣若君臣禮廢則上下無序故次桑扈夫婦者生民之本室家之原欲見從近及遠故夫婦先九族是以谷風在角弓之上白駒是賢人棄君又非親戚故最後言之或當隨便而言更無次第之例知者白駒是宣王之詩而言在幽王之詩下是無先後之次也

天垂象見吉凶。（見賢徧反）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行下孟）

（反）增脩德政（疏）（天垂至德政。釋曰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成象則日月之曜成形則山川之形見吉凶者即上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是也獨言天象者舊解云尊作法之本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以爲川嶽崩竭亦是天使爲之故摠言垂象以包之云聖作訓紀成敗者謂若春秋書日食星隕山崩地震記災録異善惡褒貶等皆所以示禍福成敗之原存亡得失之本欲使人君戒慎其所行改脩德政以消災咎也）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藐亡角反）履霜堅冰所由者漸（疏）（蓋誨至者漸。釋曰言此者明聖人雖作法懸上不能用也言我教誨汝王諄諄然何故聽我言藐藐然而不入此詩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也云履霜堅冰者易坤卦初六爻辭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至其道至堅冰也引之者取積漸之義也）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觀古亂反）朱干設而君權喪。（喪息浪反下道喪同）下陵上替僭逼理極。（替他計反僭子念反）天下蕩蕩王道盡矣（疏）（四夷至盡矣。釋曰云四夷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摠號也云交侵者謂交相侵伐也云華戎同貫者謂諸夏與夷狄無異也舊解四夷交侵華戎同貫指謂當春秋之時今以爲文勢在幽主之上則當亦兼據幽厲以來故節詩刺幽王云斬伐四國又曰國既卒斬及宣王幽王並爲夷狄所敗則此段序意論衰之積漸不直據春秋之時明矣云幽王見禍平王東遷者周本紀幽王既得褒姒廢申后而黜大子宜臼申侯與鄫人及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之下盡取周賂而還乃與諸侯就申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遷洛邑是也云兩觀已下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子家駒謂昭公曰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然則諸侯不立兩觀周衰諸侯僭而置之是臣無有事君之禮也天子之舞始設朱干諸侯今亦用之是君之權喪失也云僭逼理極者謂僭上逼下之理至極也據若失權言之是逼下以臣陵君是僭上或以爲直據臣言之理亦通也云王道盡矣者言法度廢壞盡也）孔子覩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喟起愧反又苦怪反）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大師音泰）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復扶又反）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被皮義反）（疏）（孔子至后也。釋曰舊解引楊雄劇秦篇曰當秦之世海水羣飛海水喻萬民羣飛言散亂又引孟子云當堯之世洪水橫流言不復故道喻百姓散亂似水之橫流今以爲滄海是水之大者滄海橫流喻害萬物之大猶言在上殘虐之深也云就大師而正雅頌者大師樂官也詩者樂章也以大師掌詩樂故仲尼自衞反魯就而正之直言雅頌者舉雅頌則風詩理在可知又雅頌之功大故仲尼先用意焉知非爲師摯理之故仲尼不正者師摯直閑關雎之音而已詩之顛倒仍是仲尼改正故此序云仲尼列黍離於國風杜預注左氏云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是也然則作詩之體風雅先定黍離若是風體大師不得列之於雅頌之中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亦不得退之於風詩之中而云列黍離於國風者詩人詠歌實先有風雅之體黍離既是國風誡不可列之於雅頌但天子不風諸侯不雅仲尼刊正還同國風亦是仲尼列之）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拯拯救之頹徒回反）鼓芳風以扇遊塵（疏）（於時至遊塵。釋曰平王四十九年隱公之元年故曰接乎隱公亦與惠公相接不託始於惠公者以平王之初仍賴晉鄭至於末年陵替尤甚惠公非是微弱之初故不託始於惠公隱公與平王相接故因茲以託始也該者備也二儀謂天地言仲尼脩春秋濟羣物同於天地之化育云舉得失以彰黜陟者謂若儀父能結信於魯書字以明其陟杞雖二王之後而後代微弱書子以明其黜云明成敗以著勸誡者成敗黜陟事亦相類謂若葵丘書日以表齊桓之功戎伐凡伯言戎以明衞侯之惡又定哀之時爲無賢伯不屈夷狄不申中國皆是書其成敗以著勸善懲惡云拯頹綱以繼三五者於時王侯失位上下無序綱紀頹壞故曰頹綱今仲尼脩春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拯者救溺之名言欲拯此頹綱以繼三王五帝先言三王者欲見三王可以繼五帝從小至大之意或亦隨便而言云鼓芳風以扇遊塵者舊解以正樂爲芳風淫樂爲遊塵樂可以降天神出地祇故云芳風淫樂鬼神不享君子不聽故曰遊塵或以爲善之顯著者爲芳風惡之煩碎者爲遊塵理亦足通耳但舊解云范氏別錄如此故兩存之）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衮古本反衮冕上公之服）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貶彼檢反市朝直遙反撻吐達反）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匿女力反）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疏）（一字至典也。釋曰言仲尼之脩春秋文致褒貶若蒙仲尼一字之褒得名傳竹帛則寵踰華衮之贈若定十四年石尚欲著名於春秋是也若被片言之貶則辱過市朝之撻若宣八年仲遂爲弑君不稱公子是也言華衮則上比王公稱市朝則下方士庶衮則王公之服而有文華或以對市朝言之華衮當爲二非也云德之所助雖賤必申者謂若吳是東夷可謂賤矣而襄二十九年因季札之賢而進稱爵是其申也云義之所抑雖貴必屈者謂若秦術是卿可謂貴矣而文十二年以其敵晉而略稱名是其屈也云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者舊解若公子翬假桓公之勢匿情於隱可謂非人臣也故隱四年十年皆貶之是不得逃其罪也云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

（名者謂若公弟叔肸不食逆主之祿潛德昧身不求寵榮之名獨遂其道宣十七年著名春秋是無所隱其名也或以爲匿非謂隱匿其非便於舊解）先王之道既弘，麟感而來應。（麟本又作驎呂辛反瑞獸也應應對之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邪似嗟反）莫善於春秋。〔疏〕（先王至春秋。釋曰先王謂文武言仲尼脩春秋貴仁重德崇道抑邪弘大先王之道麟感化而至杜預解左氏以爲獲麟而作春秋今范氏以作春秋然後麟至者以麟是神靈之物非聖不臻故論語云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禮器云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公羊傳曰麟有王者則至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麒麟臻是非有明王則五靈不至也當孔子之世周室陵遲天下喪亂豈有神靈之物無故而自來明爲仲尼脩春秋麟應而至也然則仲尼並脩六藝何故不致諸瑞者先儒鄭衆賈逵之徒以爲仲尼脩春秋約之以周禮脩母致子故獨得麟也或可仲尼脩六藝不可五靈俱來偶然麟應餘不至也因事備者謂從隱至哀文武之道協嘉瑞來臻是事備也終篇者謂絕筆於獲麟也）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臧子郎反否音鄙又方九反臧否猶善惡也）褒貶殊致。〔疏〕（春秋至殊致。釋曰聖人作法本無二意故傳雖有三而經旨一也云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者臧謂事有所善否謂理有所惡以臧否既異故褒貶亦殊謂若隱元年左氏貴儀父結盟公羊善其趣聖僖元年公羊善齊桓存邢故稱師穀梁以爲不足乎揚故貶之隱二年夫人子氏薨左氏以爲桓母公羊以爲隱母穀梁以爲隱妻是三傳異也）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疏〕（蓋九至義乖。釋曰漢書藝文志云孔子既沒諸弟子各編成一家之言凡爲九一曰儒家流凡五十二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心於六藝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也二曰道家流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本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三曰陰陽家流凡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也四曰法家流凡十家二百一十七篇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也五曰名家流凡七家三十六篇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六曰墨家流凡六家八十六篇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夫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七曰縱橫家流凡十二家百七篇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尚詐諼而棄其信八曰雜家流凡二十家四百三篇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九曰農家流凡九家百一十四篇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農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也此九家之術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於諸侯云微言隱者仲尼沒而微言絕故云隱也云異端起而大義乖者謂同說儒家三傳各異俱述經旨而理味有殊也微言絕大義乖亦藝文志文李奇云隱微不顯之言也）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鬻音育拳音權）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糾居黝反）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祭側界反）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闚本又作窺去規反）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嫡丁歷反本又作適亦同）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強其丈反）〔疏〕（左氏至者也。釋曰鬻拳兵諫在莊十九年文公納幣在文二年衛輒拒父在哀二年不納子糾在莊九年祭仲廢君在桓十一年妾母稱夫人在隱二年）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當丁浪反下同）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舍音捨）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難乃旦反）〔疏〕（凡傳至通哉。釋曰三傳殊異皆以通經爲主當者謂中於道也言聖人之經以必中爲理其理既中計無差二而三傳殊說故范氏言不得不擇善而從之云三傳殊說者若隱二年子氏之說僖八年用致夫人之說是也擇善而從之季姬之遇鄫子注云左氏近合人情是也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者謂若子糾衛輒范氏注別起異端季子濟刃注云傳或失之天子六師方伯一軍示以凝滯南季之聘傳言非正范所不取是也。）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瓌古回反）各信所習，是非紛錯。（錯七洛反）準裁靡定。（裁在代反又音才下同）故有

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父子異同謂劉向好穀梁劉歆善左氏之論力困反石渠其居反閣名漢宣帝時使諸儒講論同異於石渠閣也分爭爭鬬之爭）廢興由於好惡。（好呼報反惡烏路反）盛衰繼之辯訥。（字書云訥或作吶乃骨反字詁云訥遲於言也包咸論語注云遲鈍也）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疏】（而漢至息也。釋曰舊解云瓌望者據容貌言之碩儒者大德之稱或當）瓌望猶美望也云各信所習是非紛錯者若賈誼劉歆之類服虔鄭衆之徒皆說左氏之美不論二傳之得也云父子異同之論者若劉向注意穀梁子歆專精左氏是其異也賈景伯父子及陳元父子皆習左氏不學二傳是其同也或解異同揔據劉向父子言之理亦通云石渠者漢之學名論事校文多在其內故張平子云天祿石渠校文之處分爭者若劉歆欲專立左氏而移書大常諸儒不從反爲排擯陳元上疏論二傳之短亦被諠鬭是也云廢興由於好惡者若景帝好公羊胡毋之學與仲舒之義立宣帝善穀梁而千秋之道起劉向之意存也云盛衰繼之辯訥者若武帝時公羊師董仲舒有才辯穀梁師江翁性訥公羊於是大興穀梁遂爾寢廢其後魯人榮廣善穀梁與公羊師眭孟辯論大義眭孟數至窮屈穀梁於是又與公羊還復寢息道有升降在乎其人不復論其得失故云可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豔移驗反巫音無）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婉於阮反）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疏】（左氏至已矣。釋曰左丘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屬辭比事有可依據楊子以爲品藻范氏以爲富豔豔者文辭可美之稱也云其失也巫者謂多敘鬼神之事預言禍福之期申生之託狐突荀偃死不受含伯有之厲彭）生之妖是也云清而婉者辭清義通若論隱公之小惠虞公之中知是也云其失也短者謂元年大義而無傳益師不日之惡畧而不言是也云辯而裁者辯謂說事分明裁謂善能裁斷若斷元年五始益師三辭美惡不嫌同辭貴賤不嫌同號是也舊解以爲裁謂才辯恐非也云其失也俗者若單（伯之淫叔姬鄫子之請魯女論叔術之妻嫂是非說季子之兄弟飲食是也云沒身而已矣者三傳雖說春秋各有長短明非積年所能精究故要以沒身爲限也）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蕃方元反又作藩）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姪徒節反字林文一反杜預注左氏傳云兄子曰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近附近之近）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疏】（升平至也已。釋曰此范氏言已注述之意也升平者晉之年號歲謂大歲也大梁是十二次名也先君謂甯之父汪也門生同門後生故吏謂昔日君臣江徐之屬是也兄弟子姪即邵凱雍泰之等是也六籍者謂易詩書禮樂與春秋）也服杜者即服虔杜預也何嚴者即何休嚴彭祖也近十家者魏晉已來注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演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瑤胡訥之等故曰近十家也范不云注二傳得失直言注穀梁膚淺末學者舊解以爲服杜何嚴皆深於義理不可復加故不論之以注穀梁者皆不經師匠故偏（論之或當方便注穀梁故言其短也）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頹。（昊天胡老反詩云欲報之德昊天亡極本又作旻亡巾反）匍匐墓次死亡無日。（匍音蒲又音扶匐蒲北反又音服）日月逾邁。（逾音踰）跂及視息。（跂丘弭反又丘豉反）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墜直類反）從弟彫落。（從才用反）二子泯沒。（泯忘忍反又作汦）天實喪予。（喪息浪反）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疏】（於是至集解。釋曰商畧名例者即范氏別爲畧例百餘條是也言昊天者以父卒故以殺方言之昊天不弔哀十六年左氏文也云大山其頹者禮記檀弓文也集解者撰集諸子之言以爲解故曰集解杜預）（云集解者謂集解經傳與此異也）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序終

春秋穀梁傳注疏挍勘記序

阮元撰盧宣旬敬錄

六藝論云穀梁善于經豈以其親炙於子夏所傳爲得其實與公羊同師子夏而鄭氏起癈疾則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然則穀梁實先於公羊矣今觀其書非出一人之手如隱五年桓六年並引尸子說者謂即尸佼佼爲秦相商鞅客鞅被刑後遂亡逃入蜀而預爲徵引必無是事或傳中所言者非尸佼也自漢宣帝善穀梁於是千秋之學起劉向之義存若更始唐固麋信孔衍徐乾皆治其學而范甯以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著爲集解晉書范傳云徐邈復爲之注世亦偁之似徐在范後而書中乃引邈注一十有七可知邈成書於前范甯得以捃拾也讀釋文所列經解傳述人亦可得其後先矣漢志經傳各自爲帙今所傳本未審合併於何時也集解則經傳並釋豈即范氏之所合與范注援漢魏晉各家之說甚詳唐楊士勛疏分肌擘理爲穀梁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但晉豕魯魚紛綸錯出學者患焉康熙間長洲何煌者焯之弟其所據宋槧經注殘本宋單疏殘本並希世之珍雖殘編斷簡亦足寶貴元曾挍錄今更屬元和生員李銳合唐石經元版注疏本及閩本監本毛本以挍宋十行本之譌元復定其是非成穀梁注疏挍勘記十二卷釋文挍勘記一卷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單經本

唐石經（凡十二卷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曰襄昭定哀四公卷朱梁補刻錢大昕金石文跋尾曰襄公篇朱梁重刻成公篇重刻者居其半僖公篇亦似後來重刻却不避城字炎武謂昭定哀三卷亦朱梁補刻則考之未審矣）

經注本

宋槧殘本（余仁仲萬卷堂藏本兼載釋文宣公以前缺自宣公以後分卷與石經合今據何煌挍本）

單疏本

鈔宋殘本（章上李中麓藏文公以前缺自文公以後分卷亦與石經合亦據何煌挍本）

注疏本

元本（亦據何煌挍本）

十行本（凡二十卷閩監毛三本同又何煌所記諸舊本尚有南監本一種今案南監本即十行本故不別出）

閩本
監本
毛本

春秋穀梁傳注疏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註疏序（閩監毛本無監本附音序五字案何煌校本跋云此卷先命奴子羅中郎用南監本逐字比校訖令驗此標題及下銜名二行何校與十行本合何所稱南監本當即此十行本也）

國子四門助教楊士勛撰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文（此銜名二行閩監毛本作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

春秋穀梁傳序（閩監毛本上空二字石經此六字入分書稍大上不空字十行本與石經合釋文無傳字）

亦既經傳其文（閩監毛本同何校本其作共是也案凡何所校不能別爲何本者則但稱何校本以後並同）

唯祭與號（閩監本同毛本號誤號）

穀梁子名淑字元始（宋王應麟云穀梁子或以爲名赤或以爲名俶顏師古又以爲名喜○按作俶是也齊召南云爾雅俶訓始故字元始）

故曰穀梁傳孫卿（閩監本同毛本疊傳字）

父名注（閩本同監毛本注改注下父注同○按晉書本傳作注）

昔周道衰陵（自此以下十行本行頂格與石經合閩監毛本並上空一字）

弒逆篡盜者國有（石經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弒逆申志反又作殺音同又昭公十三年弒其下云凡弒字從式殺字從殳君父曰弒取積漸之名自外則皆曰殺此可以意求也傳本多作殺字故時復音之後放此案古篡弒字即用殺字同而讀異耳）

七耀爲之盈縮（石經同閩監毛本耀作曜釋文七耀本又作曜）

眺則侯王其恭（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恭作恭○按恭是也古多假恭爲舒）

二川震（閩監本同毛本二改三是）

善惡褒貶等皆所以示禍福成敗之原（十行本善惡二字擠皆下空一格閩監毛本排勻不空）

愚上不能用也（閩監毛本上作者是也）

申侯與鄫人及犬戎（閩監本同毛本侯誤后）

迺喟然而歎曰（唐石經歎字改刊）

麟感而來應（宋建安本同石經閩監毛本感下有化字釋文麟本又作驎）

餘不至也（閩本同監毛本至作來）

凡五十二家（何校本二作三是也閩監毛本作凡二十五家尤誤）

人揚雄一家三十八篇（十行本此九字墨圍○按此九字乃漢書注）

游心於六藝之中（按今本漢書藝文志作游文）

其本蓋出於史官（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云其本二字與漢志合）

選士大夫射（漢志無夫字）

諸侯力政（閩監毛本力作失非也史漢皆云諸侯力政）

不可強通者也（閩監毛本同石經萬歷本可下有得字）

庸得不棄其所滯（閩監毛本同石經棄作弃案此避世字故也）

謂甯之父注也（閩本同監毛本注改注是也）

孔演（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演作衍）

劉瑶（隋唐志並作劉兆）

言旻天者（閩監毛本旻作昊下旻天不弔同）

春秋穀梁傳注疏序校勘記終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隱公卷第一（起元年盡三年）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春秋穀梁傳隱公第一

【疏】（春秋至第一。釋曰春秋者此書之大名傳之解經隨條即釋故冠大名於上也名曰春秋者以史官編年記事年有四時之序春先於夏秋先於冬故舉春秋二字以包之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知不然者以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豈是取法陰陽之中故知非也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左史所書春秋是也右史所書尚書是也則春秋立名必是仲尼以往三代以來不審誰立之耳仲尼所脩謂之經經者常也聖人大典可常遵用故謂之經穀梁所脩謂之傳不敢與聖人同稱直取傳示於人而已故謂之傳魯世家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周公八世孫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隱者謚也周書謚法曰隱拂不成曰隱魯雖侯爵據臣子言之故謂之公說文第訓次謂次第之中當其一故謂之第一）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杜預曰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正音征又如字後皆放此）【疏】（注隱公至月也。釋曰何休注公羊取春秋緯黃帝受圖立五始以爲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五者同日並見相須而成又云推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公羊又引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故范云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以異之不然公者不嫌非隱何煩此注明知爲排公羊說也所書之公即魯隱所用之歷即周正安在黜周王魯也又所改正朔雖是文王頒於諸侯非復文王之歷用今王之歷言文王之正非也又何休言諸侯不得改元則元者王之元年非公之元年公之即位不在王之元年安得同日並見共成一體也言既不經故范所不信元年實是一年正月實爲一月而別爲立名故范引杜預之言以解之元者氣之本善之長人君當執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也正者直方之間語直其行方其義人君當秉直心伏大義欲其常居正道故月稱正也以其君之始年歲之始月故特立此名以示義其餘皆即從其數不復改也）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謹君即位之始）【疏】（雖無至始也。釋曰此言無事直據正月無即位之事非是通二時無事也云謹始也者謹人君即位之始）公何以不言即位。（據文公言即位）【疏】（注據文公言即位。釋曰不據桓公者文公繼正即位正也桓繼故即位非正故不據之）成公志也。（成隱讓桓之志）焉成之。（言隱意不取爲魯君也公君也上言君下言公互辭。焉於虔反）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長桓幼。長丁丈反又作丈音同）【疏】（注隱長桓幼。釋曰傳云讓桓不正注何以知隱長桓幼不是隱嫡桓庶者若隱嫡桓庶先君焉得欲立之隱焉得探先君邪心而讓之傳言天倫則貴賤相似可知又云受之天子隱非嫡明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不明讓者之善則取者之惡不顯。之惡烏各反下注之惡同惡桓烏路反下其惡桓同）【疏】（春秋至桓也。釋曰此云春秋成人之美下云春秋貴義而不貴惠顯言春秋者讓者人之善事而傳稱小道危疑之理恐人不信故廣稱春秋之理以明之下既以隱爲善又惡其不正亦恐人不信故言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也。注不明至不顯。釋曰謂不言公之即位是明讓者之善讓者之善既明則取者之惡自然顯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據善無不正。弒申志反又作殺如字後皆同）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惠謂私惠）信道而不信邪。（信申字古今所共用。信音申邪似嗟反下及注皆同）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終歸之於隱是以正道制邪心）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兄先弟後天之倫次。探吐南反）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隱爲世子親受命於惠公爲魯君已受之於天王矣）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弟先於兄是廢天倫私以國讓是忘君父）【疏】（小道也。釋曰伯夷叔齊及大伯等讓國史傳所善今隱讓國而云小道者伯夷爲世子其父尚存兄弟交讓而歸周父沒之後國人立其中子可謂求仁而得仁故以爲善今隱公上奉天王之命下承其父之託百姓已歸四鄰所與苟探先君之邪心而陷父於不義開篡弒之原啓賊臣之路卒使公子翬乘釁而動自害其身故謂之小道至於大伯則越禮之高以與周室不可以常人難之）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未履居正之道。○乘繩證反公侯之國賦千乘蹈道上徒報反履行之名也下如字）○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邾附庸之國眛魯地。邾音誅國名儀父凡人名字皆音甫後放此更不重音眛音蔑地名左氏作蔑注下皆同）及者何。內爲志焉爾。（內謂魯也）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傳師傅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善其結信於魯故以字配之。美稱尺證反）其不言邾子。何也。（據莊十六年邾子卒稱邾子）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邾自此以上是附庸國。上時掌反）不日。其盟渝也。（日者所以謹信盟變故不日七年公伐邾是也。不日人實反不日謂不書日也穀梁皆以日月爲例他皆放此渝羊朱反變也）【疏】（及者至渝也。釋曰此云及傳云內爲志焉爾二年公會戎于潛傳云會者外爲主焉則下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亦是外爲主公及戎盟于唐亦是內爲志外內之意別故傳辨彼我之情也案齊侯祿父則以父爲名此父爲傳者以春秋之例諸侯卒例名經云齊侯祿父卒無取字義故知父是名也今儀父既有所善故知父是男子之美稱也經善其結信貴而字之傳又云不日其盟渝也經傳相違者以附庸之君能結信於魯故以美稱稱之但結盟之後信義不固魯更伐邾故去日以惡之所謂善惡兩舉春秋之義也知非例不日者案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彼皆書日故知非例不日今此不日故知爲渝盟略之也左氏權大夫卒及日食以日月爲例自餘皆否此傳凡是書經皆有日月之例者以日月相承其事可悉史官記事必當具文豈有大聖脩撰而或詳或略故知無日者仲尼略之見褒貶耳。○注附庸至配之。釋曰案莊五年秋郳犂來來朝稱名故知此善其結信於魯故以字配之也不善彼朝而善此盟者朝事大國附庸常禮齊盟結信所以安社稷故貴之也）眛。地名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段有徒衆攻之爲害必深故謹而月之鄢鄭地。鄢音偃地名）【疏】（注段有至鄭地。釋曰案下四年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傳曰其月謹之也范云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即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也此云爲害必深故謹而月之彼祝吁以二月弒君衛人以九月始討傳云其月謹之也明知謹臣子之緩慢此無歷時之事傳云段之有徒衆也故知爲害必深故謹而月爾莊九年齊人殺無知不書月者無知雖復歷年時月尚淺又無重害故直書時也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書月者爲陳不能討而外藉楚力故禍害深也）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言鄭伯能殺則邦人不能殺矣知段衆力彊盛唯國君能殺之。見賢徧反）【疏】（注言鄭至殺之。釋曰國君之討必藉衆力若使鄭伯獨行理不能殺而云唯國君能殺之者段藉母弟之權乘先君之寵得衆人之情逆行弒君之計百姓畏憚莫不斂手而鄭伯既爲人君有威怒之重自爲戎首設賞罰之柄故軍師用命戰士爭先注論克段之本故云唯國君乃能殺之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母弟同母弟也目君謂稱鄭伯）【疏】（段鄭至弟也。釋曰殺世子母弟皆目君傳何以知非世子者左氏公羊亦以段爲鄭伯之弟故此傳亦同之舊解以爲世子申生傳曰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宋公殺世子傳無明解同例可知故范云痤之罪不子明矣然則書殺世子例目君稱世子其罪誅者即不書今段目君而不云世子是弟可知理亦通耳不及取二傳爲證後進易曉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曰賢之也彼爲賢稱弟則不賢去弟乃是其常而下傳云弗謂弟貶之也者天王殺其弟佞夫彼佞夫無罪而稱弟今段不稱公子又不稱弟故云貶之又且相殺之例與尋常異故知去弟者貶之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賤段謂不稱公子公弟甚鄭伯謂目君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雍曰段恃寵驕恣彊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罪終致大辟處心積思志欲殺弟。大辟婢亦反思息吏反）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

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段奔走乃至於鄢去已遠矣鄭伯猶追殺之何以異於探其母懷中赤子而殺之乎君殺大夫例不地甚鄭伯之殺弟故謹其地）疏（注段奔至其地○釋曰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例不地故知此書地是謹之也又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曰稱地謹之也明此稱地亦是謹耳）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此蓋臣子之道所犯在已故可以申兄弟之恩）疏（注君親至之恩○釋曰莊三十二年公羊傳文）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官咺名仲字子宋姓也婦人以姓配字明不忘本示不適同姓也妾子爲君賵當稱謚成風是也仲子乃孝公時卒故不稱謚賵例時書月以謹其晚○宰咺況阮反注同仲子惠公之母也與左氏傳同賵芳鳳反及下同）疏（七月至之賵○釋曰公羊傳云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左氏亦以仲子爲桓之母今穀梁以爲孝公之妾惠公之母者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彼若兼歸二禭則先書成風既經不先書成風明母以子氏直歸成風禭服而已成風既是僖公之母此文正與彼同故知仲子是惠公之母也鄭釋廢疾亦云若仲子是桓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則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也鄭云亦爲仲子者以左氏公羊皆言仲子桓公母故也然則魯女得並稱伯姬叔姬宋女何爲不得並稱仲子也又仲子不稱夫人者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傳稱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則此不稱夫人理亦當然也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曰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仲子乃孝公時卒而云來者秦人能遠慕中華君子恕而不責其晚故言來又書時今平王能崇禮諸侯因惠公之喪而來歸賵故亦恕而不責言來也秦近西戎能慕中國故時而不月京師路近故謹而月之范以不責秦而不書月故知書月者是譏之文文五年傳云不周事之用也而經書月則周事之用合書時故注云賵例時書月以謹其晚也）母以子氏。（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諸侯仲子早卒無由追賵故因惠公之喪而來賵之）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常事不書）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禭。貝玉曰含。錢財曰賻。（四馬曰乘含口實○乘繩證反禭音遂含戶暗反又作唅賻音附）疏（賵者至曰賻○釋曰士喪禮賵用兩馬此用乘馬者禮大夫以上皆乘四馬故賵用乘馬數雖同其馬大小則異故何休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是也士喪禮賵并有玄纁束公羊傳亦云賵者以馬以乘馬束帛何休云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是也謂之賵者何休云賵猶覆也當覆被亡者之身休又云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禭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賵賻知死者賵禭耳或當禭者衣服之名故送死之衣亦名禭也衣多少之數喪大記小斂之衣皆十九稱大斂之衣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天子蓋百三十稱斂衣稱數不同則所歸禭服亦當有異但所歸者未必具其稱先儒無說不敢斷其多少也含者實口之名周禮玉府大喪共含玉則天子用玉禮雜記論諸侯弔含之事云將命者執璧委於殯東是諸侯用璧士喪禮含用米貝是士用米貝莊子云徐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或大夫用珠也其多少之數士喪禮用貝三則天子以下同用三明矣何者實口當無多少之異故也舊說云大夫當五諸侯當七天子當九非也檀弓含用米貝以喪大記約之則天子米當用黍諸侯用粱大夫士用稷也案雜記之文諸侯含必當用璧文五年注云諸侯含用玉又此傳直云貝玉曰含者璧亦是玉之別故同禮子男執璧亦同謂之玉故傳舉貝玉總之也或以爲禮緯天子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璧士用貝又此傳貝玉曰含故范氏不取禮記之文而云諸侯含用玉也若從前解禮緯之文特爲先代法則於理通耳）○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卑者謂非卿大夫也凡非卿大夫盟信之與不例不日）疏（及者至不日○釋曰盟會言及別內外尊卑言及上下序此言及者是魯之微人傳云卑者之盟不日則公卿之盟書日可知故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彼雖不言公以公實在故亦書日又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襄三年六月公會云云己未同盟於雞澤是稱公而書日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是卿盟亦日此不書日是卑者例不書日八年傳云外盟不日詳內而略外也其間有內之公卿不日外盟亦日皆當條別有義耳定十一年注云平不日亦有惡矣則平亦有日月之例也）宿。邑名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謂之寰內諸侯○祭側界反朝直遙反寰音縣古縣字一音環又音患寰內圻內也畿本或作圻音祈）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聘遺所以結二國之好將彼我之意臣當稟命於君無私朝聘之道○鍭音候又音侯竟音境本或作境場音亦遺唯季反好呼報反稟彼錦反）疏（來者至之也○釋曰天子畿內大夫奉王命當言聘此不奉王命據之君言之故傳云不與朝也寰內者王都在中諸侯四面遶之故曰寰內也祭伯者范雖不注傳云諸侯則伯爲爵也聘弓鍭矢者麋信云聘問也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故左傳云楚子問郤至以弓爾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鍭郭璞云今之錍箭是也束脩之肉者脩脯也謂束脯之肉也臣無竟外之交故弓矢不出竟場在禮家施不及國故束脩之肉不行竟中謂之竟場者一竟是疆界之名此易生故謂之疆場不貳之者言臣當一一稟君命無自專之道也范注莒慶之下引禮束脩之問不出竟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饋言雖有異其意皆同也）

○公子益師卒。大夫日卒。正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錄其卒日以紀恩）不日卒。惡也。（罪故略之）疏（大夫至惡也○釋曰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皆書日今不書日故云惡之益師之惡經傳無文蓋春秋之前有其事也麋信云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弒隱若益師能以正道輔隱則君無推國之意桓無篡弒之情所言亦無案據也何休云公羊以爲日與不日爲遠近異辭若穀梁云益師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乎鄭君釋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日是鄭意亦以爲惡故不日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之義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則時而不月月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屬於月文表年始事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黷者他皆放此唯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南蠻北狄東夷西戎皆底羌之別種潛魯地會例時○見王賢徧反下同屬章玉反黷徒木反放甫往反後此例不音底丁兮反本又作氐種章勇反）疏（注凡年至例時○釋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王一百有八桓無王者以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無正月不得言王凡書首時者六十有二若以正月首時者亦得書王何者以時雖無事年時月皆備故亦書王則莊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十有九年春王正月皆月下無事而書王是也若月承於時時承於年下有事書王配之者則莊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是也雖非正月但月承於時時承於年又事繫月下即亦稱王則三年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莊六年春王二月王人子突救衛是也注又云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謂若朝會侵伐之類知者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傳曰諸侯來朝時正也莊十年二月公侵宋傳曰侵時惡之故謹而月之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傳曰往時正也故此年春公會戎于潛五年春公觀魚于棠皆不書月是也其有書月之類皆有故始書耳注又云月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者謂年首已有事下雖有月亦不得書王若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下文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是也致恭而不黷者也謂恭敬於王不敢黷慢者也會例時者四年夏公及宋公遇於清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是也若然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十一年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而書月者范云夫言雷雨之異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是有故始書月明無故例時也）會者外爲主焉爾。知者慮。（察安審危○知音智）義者行。（臨者能斷○斷丁亂反）仁者守。（衆之所歸守必堅固○守如字）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無此三者不可以會而況會戎乎）疏（注無此至戎乎○釋曰傳云知者慮謂卿爲司徒主教民察民之安危也義者行謂卿爲司馬司馬主斷制也仁者守謂卿爲司空司空主守也人君之行二卿從一卿守然後可會中國之君相無三臣之策而出會齊侯身死於外故重起例時其不可是以此注云無此三臣不可以會而況會戎乎兼爲桓公生此意也此既危公而不月者徐邈云會戎雖危有三臣之助不至于難故不月也理或然焉）

○夏。五月。莒人入向。（入例時惡甚則日次惡則月他皆放此○莒音舉向舒亮反惡烏各反下同）疏（注入例至放此○釋曰入例時者以侵伐既時則入亦時也故五年秋衛師入郕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皆不月是也惡甚則日者八年庚寅我入邴傳曰日入惡入者也十年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傳曰日入惡入者也經書日傳特發

（云惡入也則書日是大惡之例書日既爲大惡則書月者次惡書時有小惡知書時亦惡者傳云入者內弗受也則稱入者亦是惡也內不受此已發例下入極復言之者向者佗入我極者我入佗恐內外不同故兩發以同之或以爲書時者無惡但事自惡耳）入者。內弗受也。（入無小大苟不以罪則義皆不可受）向。我邑也。（自魯而言故曰我也）○無侅帥師入極。（二千五百人爲師。侅音該又戶楷反左氏作駭）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諱滅同姓故變滅言入傳例曰滅國有三術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極蓋卑國也內謂所入之國非獨魯也）【疏】（注滅國有三術至非獨魯也。釋曰宣十五年襄六年傳文也）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疏】（滅同姓貶也。釋曰左氏無駭八年乃賜族則爲無族可稱此傳云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則以無侅舊有氏公羊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然則此傳貶意雖與公羊異或當先號展氏也）○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傳例曰及者內爲志焉爾唐魯地）○九月。紀履緰來逆女。（不親逆則例月重錄之親迎則例時。履緰音須左氏作裂繻下注同）【疏】（注不親至例時。釋曰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書時此則書月故云不親逆例月親逆例時也）逆女。親者也。（親者謂自逆之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傳例曰當國以國氏卑者以國氏進大夫以國氏國氏雖同而義各有當公子公孫篡君代位故去其氏族國氏以表其無禮齊無知之徒是也若庶姓微臣雖爲大夫不得爵命無代位之嫌既不書其氏族當知某國之臣故國氏以別之宋萬之倫是也履緰以名繫國著其奉國重命來爲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成九年宋不書逆女以其逆者微今書履緰亦足知其非卑者公羊傳曰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左氏舍族之例或厭以尊君或貶以著罪此傳隱公去即位以明讓莊公去即位以表繼弒文同而義異者甚衆故不可以一方求之。爲其于僞反注來爲同有當丁浪反故去起呂反下同以別彼列反美惡烏路反又如字舍族音捨或厭於葉反）【疏】（注傳例至求之。釋曰齊無知衛祝吁弒君取國以國氏齊公子商人楚公子比亦弒君取國不以國氏者商人不欲以嫌代嫌楚公子比不是弒君之主故皆稱公子不以國氏也此云履緰知非卑者傳云逆之道微指言不親逆略之不稱使非謂履緰卑也注廣引公羊左氏者以證國氏不同之意并明褒貶殊致也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隱七年公羊傳文也滕是小國爵稱侯齊是大國亦止稱侯是貴賤不嫌同號文公繼嗣君而稱即位桓公繼弒君亦言即位是美惡不嫌同辭或厭以尊君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或貶以著罪若四年翬帥師會宋公云伐鄭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是也不可以一方求之者言國氏雖同本意各異故不可以一方求之是以廣引文同義異以爲證也）○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魯女）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嫁而曰歸明外屬也反曰來歸明從外至反謂爲夫

家所遣）【疏】（禮婦至來歸。釋曰婦人謂嫁曰歸此伯姬歸于紀是也反曰來歸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是也）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怪不言使履緰來逆女。長丁丈反）【疏】（專行之辭。釋曰麋信云不稱使者似若專行也謂決魯夫人至并稱逆者此直云伯姬歸故問之下云吾伯姬歸故志之也明佗逆者不足錄故與內夫人至異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言君不親迎而大夫來逆故曰微也既失其大不復稍明其細故不言使履緰也。迎魚敬反復扶又反）【疏】（逆之道微。釋曰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注云婚禮不稱主人宋公無主婚者自命之故稱使此紀侯有母母使履緰文不稱使正是常事而云逆之道微故去使者納幣禮合使卿宋公身自命之故云使逆女非親不得故云逆之道微而去使文也以逆女與納幣異故彼此不同耳）○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密莒地。子伯如字長也左氏作子帛）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疏】（或曰至先也。釋曰上文伯莒子者謂紀子推先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下文以伯先者謂紀子自以爲伯而居先再言或曰者失其真故也）○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夫人薨例日夫人曰薨從夫稱。稱尺證反）【疏】（夫人子氏薨。釋曰左氏以子氏爲桓公之母公羊以爲隱公之母穀梁知是隱公之妻者以隱推讓據其爲君而亦稱公故其妻亦稱夫人也夫既不葬故其妻亦不葬以經文上下符合故爲隱妻而左氏桓未爲君其母稱夫人是亂嫡庶也公羊以爲隱母則隱見爲君何以不書葬若以讓不書葬何爲書夫人子氏薨故穀梁子以爲隱妻也）夫人薨不地。（夫人無出竟之事薨有常處。處昌慮反）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隱弒賊未討故不書葬）○鄭人伐衛。（傳例曰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伐例時。壞音怪又戶怪反）【疏】（傳例至例時。釋曰傳例曰者五年傳文也伐既例時此伐衛文承月下者日月自爲魯夫人薨故上注云夫人薨例日是也）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預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京房易傳曰日者陽之精人君之象驕溢專明爲陰所侵則有日有食之災不救必有篡臣之萌其救也君懷謙虛下賢受諫任德日食之災爲消也。日有食之本亦作蝕音同後皆倣此量音亮下遐嫁反爲消于僞反）【疏】（二月至食之。釋曰此經不書朔傳云食晦日也則此食必當晦日但不知是何月

晦也徐邈云己巳爲二月晦則三月不得有庚戌也明宣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皆是前月之晦也則此己巳正月晦冠以二月者蓋交會之正必主於朔今雖未朔而食著之此月所以正其本亦猶成十七年十月壬申而繫之十一月也取前月之日而冠以後月故不得稱晦以其不得稱晦知非二月晦也未審范意如何穀梁之例書日食凡有四種之別故此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傳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云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彼是二日食矣又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傳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又桓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傳云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是有四種之別公羊以爲此二月己巳不言朔者是二日食也左氏以爲不言朔者史失之並非穀梁意耳。注杜預至消也。釋曰依歷家之說日一日一夜行天一度月一日一夜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日行一歲一周天計月逐及日之時不啻周天但舉其大率耳日月相及而爲交會謂之一月計一年之中有十二交會則應每月常食而有不食之時故解之但日月動物其行也或盈或縮故雖交會而有不食之時或亦有頻交而食也雖交會而不食者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唯三十七日食是也頻交而食者則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食是也京房漢人字君明頓丘人也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爲易作傳故曰京房易傳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其所吞咽者壤入於內。壤而丈反吞勑恩反又音天咽於見反）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今日闕損而不知壤之所在此必有物食之。見如字又賢徧反）有。內辭也。或。外辭也。（邵曰食者內壤故曰內辭吐者外壤故曰外辭傳無外辭之文者蓋時無外壤也而曰或外辭者因事以明義例爾猶傳云二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亦無其事。饉渠吝反）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內於日以壤不見於外。見賢徧反又如字）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不可知知也上知如字下知音智）【疏】（其日至知也。釋曰傳問經意其稱日有食之何也傳又申說之吐者外壤謂凡所吐出其壤在外也食者內壤謂凡吞食者壤入於內也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者謂日既闕損不知壤之所在必有物食之有內辭也或外辭也者謂日食有兩種之辭據書內壤故言有內辭不書外壤故曰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者謂日食既有二辭今直云有食之者爲日之所壤在於內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者謂經不書月食日也知其不可知知也者謂聖人愼疑作不知之辭者知也壤字爲穀梁音者皆爲傷徐邈亦作傷麋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或當字從壤蓋如麋信之言也。注三穀至其事。釋曰襄二十四年傳文也彼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二月。庚戌。天王崩。（平王也）高曰崩。（梁山崩）厚曰崩。（沙鹿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

（夫名者所以相別爾居人之大在民之上故無所名○大並如字夫音符發句之端皆同別彼列反）○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文三年王子虎卒不日此日者錄其恩深也○尹如字周大夫也左氏作君氏）〔疏〕（注文三至深也○釋曰范云恩深者王子虎即叔服也會葬在文元年三年王子虎始卒其恩已殺故直錄其卒而不書其日尹氏三月詔魯人弔四月卒故痛而日之是恩深於叔服也）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隱猶痛也周禮大行人職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然則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弔者不書官名疑其譏世卿○相息亮反）〔疏〕（注隱猶至世卿○釋曰詔魯人之弔者叔孫得臣如京師經書名氏今不見其名蓋微者也疑其譏世卿者穀梁無傳唯據公羊故云疑也）○秋。武氏子來求賻。（王天使不正者▲月今無君不稱使故亦略而書時）〔疏〕（注天王至書時○釋曰桓十五年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是不正也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與此武氏子並不月者皆爲無君不稱使略而稱時也正而時者則凡伯南季是也祭伯來私出竟故書月以表不正祭叔來聘亦不請於王不正可知故不復月等不請王命祭伯寰內諸侯故不言朝祭叔大夫故不言使而言聘也）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平王之喪在殯）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據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稱使）無君也。（桓王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喪事無求而有賵賻）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疏〕（未可至譏之○釋曰王者有求得在不疑而云未可知者以王者求之非道容有辭說故云未可知也交譏之者交猶俱也指事而書則周魯之非俱見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謚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義鄭君曰禮雜記上曰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薨而云不祿者臣子之於君父雖有壽考猶若短折痛傷之至也若赴稱卒是以壽終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以卒者無老無幼皆以成人之稱亦所以相尊敬○謚市至反後皆同短于緩反折時設反下同有壽市又反又如字）〔疏〕（注天子至尊敬○釋曰曲禮與公羊傳文也何休稱死而異名者別尊卑也葬不別者從恩殺略也）諸侯日卒。正也。（正謂承嫡）〔疏〕（諸侯日卒正也○釋曰據正始故發傳也○注正謂承嫡○釋曰僖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彼非正而書日者以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國氏及入則不正之事已見故於卒不復見之而依常書日耳注外盟不日者八年傳文也）○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傳例曰外盟不日石門齊地）○癸未。葬宋繆公。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他皆放此徐邈曰文元年傳曰葬曰會言有天子諸侯之使共赴會葬事故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者弔會之事賵襚之命此常事無所書故但記卒記葬錄魯恩義之所及則哀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知矣若存沒隔絕情禮不交則卒葬無文或有書卒不書葬蓋外雖赴卒而內不會葬無其事則闕其文史策之常也穀梁傳稱變之不葬有三弒君不葬國滅不葬失德不葬言夫子脩春秋所改舊史以示義者也弒君之賊天下所當同誅而諸侯不能治臣子不能討雖葬事是供義何足算亡國之君喪事不成則不應書葬失德之主無以守位故沒葬文傳於宋襄公著失民之咎宋共公發非葬之問言伯姬賢而不荅共公不能弘家人之禮然則爲君者外之不足以全國內之不足以正家皆所謂失德而終禮宜貶者也于時諸國多失道不可悉去其葬故於二君示義而大體明矣○繆音穆本亦作穆之使所吏反下同策本又作筴初革反算素緩反數也宋共公音恭本又作恭去起呂反）〔疏〕（注天子至明矣○釋曰天子七月而葬云云隱元年左傳文諸侯時葬正也襄七年傳文月葬故也隱五年傳文日者憂危最甚此傳云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是也變之不葬有三云云昭十三年傳文弒君不葬者若十一年公薨不書葬是也國滅不葬者若紀侯大去其國雖賢終不書葬是也其陳哀蔡靈書葬者閔二國不與楚滅之也失德不葬者僖二十三年宋公茲父卒成十五年宋公固卒是也外之不足以全國者謂宋襄也內之不足以正家者謂宋共也）

穀梁注疏卷一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隱公卷第一（閩監毛本無監本附音四字後卷並同）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閩監毛三本范上有晉字楊上有唐字後卷並同）

春秋穀梁傳隱公第一（石經釋文同案石經釋文並以每公爲一卷石經每卷首題春秋穀梁傳某公第幾八分書大字釋文此卷與石經同餘卷止稱某公第幾注疏本餘卷止存某公二字又此題目十行本頂格與石經合閩監毛本上空一字疏又低一字）

元年（自此已下十行本行頂格每一年提行另起與石經合又每經之上十行本皆作○界之閩監毛本以經文提行頂格次行以後並上空一字）

隱公之始年（十行本注文雙行夾寫閩監毛本改爲單行上加註字）

正者直方之間語（閩本同監毛本者誤月）

雖無事必舉正月（閩監毛本上加傳字十行本無案石經經傳不別十行本正與之合加傳字非）

外爲主焉（案二年傳文焉下有爾字）

貝玉曰含（閩監毛本同疏同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貝石經同補字貝作珠非釋文含又作哈○按依說文當作琀）

知死者賵襚耳（按公羊傳注賵誤賻疏云賵賓生死兩施是也）

并有元纁束（補案束下當有帛字）

故同禮（同乃周字之誤）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閩監本同毛本於作于）

據之君言之（閩監毛本上之字作無）

故傳云不與朝也（按傳不作弗）

金鏃翦羽謂之鍭（閩監毛本鏃誤鍭）

罪故略之（閩本同監毛本罪作惡）

二年

南蠻北狄（此本狄誤秋閩監毛本不誤今據訂正）

則三年王二月乙巳（閩監本同毛本王上增春字浦鏜云己誤乙按浦說是也）

春公至自齊（案春字乃承上文經而誤衍也否則夏字之譌）

天言雷雨之異（閩監毛本言作告是也）

相無三臣之策（閩監毛本相作桓）

時其不可（閩監毛本時作明是也）

三年

二穀不升謂之饉（閩監毛本二作三疏引亦作三○按作三與襄二十四年傳文合）

徐邈亦作傷（段玉裁云傷當作場下曰壞從壞並當作塲場俗作塲）

天王使不正者月（閩監毛本者作稱）

弒君不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殺君是陸所據本與此不同）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隱公卷第二（起四年盡十一年）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傳例曰取易辭也伐國不言圍邑言圍邑皆有所見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繇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繼於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他皆放此。杞音起牟亡侯反易以豉反見賢徧反蓋爲于僞反〔疏〕注傳例至放此。釋曰取易辭也十年傳文伐國不言圍邑五年傳文伐國及取邑例時者案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僖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宣九年秋取根牟皆不月是例時也其取須句以其再取故日取鄆取鄟皆內之叛邑爲害重大故月取邿取防惡乘人之敗故日明常例則時）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稱傳曰者穀梁子不親受于師而聞之於傳者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所惡烏路反又如字於傳直專反）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春秋之始〔疏〕諸侯至志之也。釋曰外取邑不志今志之者爲入春秋以來最是取地之始故志之也）○戊申。衛祝吁弒其君完。（弒君日與不日從其君正與不正之例也。祝吁衛公子。祝吁香于反左氏公羊及詩作州吁完音丸）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凡非正嫡則謂之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例時清衛地〔疏〕注遇例時。釋曰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與此皆不月知例時也）及者。內爲志焉爾。（元年與宋人盟于宿故今復尋之。○復音扶又反〔疏〕及者至焉爾。釋曰重發傳者嫌盟遇禮異故重發以同之。）遇者。志相得也。（八年傳曰不期而會遇今曰內爲志非不期也然則遇有二義〔疏〕注遇有二義。釋曰即八年與此雖同志相得而期不期異故云有二義傳祝吁之摯者徐邈以摯爲舉則是提摯之稱范云不書氏族提摯其名而道之則摯爲單摯不具足之辭。）○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據莊三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稱公子。翬音暉下同）貶之也。（杜預曰外大夫貶皆稱人內大夫貶皆去族稱名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之卿佐不得言魯人。去起呂反）何爲貶之也。與于弒公故貶也。（與音預）○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濮陳地水名。濮音卜）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有弒君之罪者則舉國之人皆欲殺之）祝吁之摯。失嫌也。（不書氏族提摯其名而道之也衆所同疾威力不足以自固失當國之嫌。摯本又作絜苦結反注同）其月。謹之也。（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即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也。令力呈反下同〔疏〕注討賊至慢也。釋曰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直時不月又此傳云其月謹之知其例合書時但祝吁以二月弒君衛人九月始討譏其緩慢故謹而月之）于濮者。譏失賊也。（譏其不即討乃令至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立納入皆篡也大國篡例月小國時〔疏〕注立納至國時。釋曰案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曰以惡曰入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傳曰不正也此云立者不宜立者也是三者皆爲篡也大國篡例月者即此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是也小國時者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是也齊小白入于齊齊是大國而不月者與公伐齊同時既例不月故小白亦不月王子猛不月者王猛雖則非正事異諸侯故不書月也）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晉之名。惡也。（惡謂不正。惡也烏各反）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雍曰正謂嫡長也夫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君無嬖幸之由而私愛之道滅矣。嫡丁歷反長丁丈反下同儲直魚反分扶問反嬖必計反〔疏〕春秋之義。釋曰言春秋者得衆而言立恐理不相合故廣稱春秋以包之）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傳例曰公往時正也正謂無危事耳棠魯地。○觀魚如字左氏作矢魚〔疏〕注傳例至魯地。釋曰莊二十三年傳文也正謂無危事此公雖以非禮觀魚不至於危故亦時而不月）傳曰。常事曰視。（視朔之類是）非常曰觀。（觀魚之類是）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尸主）魚卑者之事也。（周禮獻人中士下士。○獻音魚）公觀之。非正也。○夏。四月。葬衛桓公。月葬。故也。（有祝吁之難故十五月乃葬。○難乃旦反〔疏〕月葬故也。釋曰重發傳者前起日例今起月例故重發之）○秋。衛師入郕。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將卑師衆曰師。（書其重者也將卑謂非卿。郕音成將子匠反注同）○九月。考仲子之宮。（失禮宗廟功重者月功輕者時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是也〔疏〕傳入者至受也。釋曰重發傳者前起者邑今是國故重發之。○九月至之宮。釋曰考者謂立其廟祭之成爲夫人也此所以書之者仲子孝公之妾惠公之母惠公雖爲君其母唯當惠公之世得祭至隱不合祭之故書以見譏也不言立者不宜立爲庶母築宮得禮之變但不合於隱之世祭之故止譏其考不譏立也公羊左氏妾子爲君其母得同夫人之禮今穀梁知不然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鄭玄云子君之庶子是貴賤之序嫡庶全別安得庶子爲君即同嫡夫人乎故穀梁子以爲於子祭於孫止）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立其廟世祭之成夫人之禮）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爲于僞反長丁丈反）於子祭。於孫止。（貴賤之序）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非責也三年父喪畢不於三年考者又有天王崩至此服竟乃脩之）初獻六羽。（羽翟羽舞者所執獻者下奉上之辭作之於廟故言獻〔疏〕初獻六羽。釋曰凡言初者有二種之意若尸子所言者則是復正之初也若初稅畝是譏事之初范知羽是翟羽者以衛詩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故知羽即翟也范又云作之於廟故言獻齊侯來獻戎捷非於廟亦言獻者此是獻薦宗廟之事故范據廟言之其實外來者尊魯並稱獻也若然齊人來歸衛寶不言獻者彼實非齊獻諱其逆天子之命假齊爲辭故與常文異也或以爲戎捷齊侯尊魯故特言獻衛寶以平等相遺故言歸理亦通也）初。始也。（遂以爲常）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言穀梁子者非受於師自其意也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雉佾之言列八人爲列又有八列八八六十四人也並執翟雉之羽而舞也天子用八象八風諸公用六降殺以兩也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舞夏戶雅反注及下同佾音逸列也殺色界反〔疏〕注獨奏文樂。釋曰禮有文舞有武舞文舞者羽籥是也武舞者干戚是也凡舞所以象人之德故襄二十九年左傳稱吳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是其證也今仲子特爲築宮而祭之婦人既無武事不應得用干戚故云獨奏文樂何休徐邈之等並同范說則是相傳爲然）初獻六羽。始僭樂矣。（下犯上謂之僭。○僭子念反）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侈昌是反又尺是反）○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故序鄭上）○螟。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甚則即盡不及歷月禮月令曰仲春行夏令則蟲螟爲害。○螟亡丁反）○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杜預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自其臣子事非公家所及。○彄苦侯反）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據八年無侅卒不稱公子）先君之大夫也。（隱不成爲君故不爵命大夫公子不爲大夫則不言公子也〔疏〕先君至夫也。釋曰公子益師亦是先君之大夫而獨言公子彄者益師有罪而不日故傳略之彄無罪而文詳故因見爵命之例其實益師亦先君之大夫也）○宋人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圍例時〔疏〕注圍例時。釋曰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閔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是也但此爲久圍故謹而月之耳或解上文日月者爲公子彄卒此雖例時不可去上文日月其實日月不爲圍長葛也）伐國不言圍邑。（據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不言圍也伐國不言圍邑書其重也）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宋以此冬

（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暴步卜反本或作曝暴露也僅渠吝反行下孟反）【疏】（伐國至之也○釋曰伐國不言圍邑者舉重也其言圍者各有所爲此則五年圍六年乃取爲久之故書圍也僖六年齊侯以下伐鄭圍新城傳云著鄭伯之罪也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閔傳曰不正其以惡報惡也是書圍者各有所爲襄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部書圍者爲季孫宿救部部張本也襄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並書圍者爲十八年諸侯同圍之起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來服者不復填厭之○填音田復扶又反下同厭於甲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制其人民毆其牛馬賊去之後則可還反樹木斬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故其爲害重也○毆丘于反注同壞音怪一戶怪反六年同）【疏】（苞人至曰伐○釋曰案左傳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傳觕者曰侵精者曰伐又何休廢疾云廄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爲輕斬樹木壞宮室爲重是理道之不通也所以穀梁不從二傳者鄭玄云苞人民毆牛馬兵去則可以歸還其爲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斷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爲毒害更重也是鄭意亦以斬樹木壞宮室爲重是亦一家之義故與二傳不同）六年。春。鄭人來輸平。（杜預曰和而不盟曰平○輸平夫朱反墮也左氏作渝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春秋前魯與鄭平四年翬與宋伐鄭故來絶魯壞前平也○墮許規反壞毀之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艾魯地隱行皆不致者明其當讓也○艾五蓋反）【疏】（注艾魯至讓也○釋曰知非惰者以隱讓國賢君不應終始俱情明爲讓不致也）○秋。七月。（無事書首月不遺時也他皆放此）【疏】（注無事至放此○釋曰九年傳云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然則春秋四時具始得成年若闕一時不書首月則是遺時也）○冬。宋人取長葛。（前年冬圍至今乃得之上有伐鄭圍長葛言長葛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媵之爲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親逆例時不親逆例月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詩云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娣徒細反女弟曰娣媵以證反又繩證反從才用反下同一音如字上時掌反共事音恭本亦作供愆起虔反取七喻反少詩照反下文及注同）【疏】（注叔姬至往也○釋曰六年乃歸者伯姬二年嫁于紀叔姬此年始去故云六年也所引易文歸妹九四爻辭也王弼云夫以不正無應而適人也必須彼道窮盡無所與交然後乃可以往故愆期遲歸以待時也其卦☳☱兌下震上所引詩者大雅韓奕之篇引此二文者言夫人有姪娣必當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一解引易者證

待年于父母國與嫡俱行也）其不言逆。何也。（據莊二十九年莒慶來逆叔姬言逆）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逆者非卿）○滕侯卒。滕侯無名。（自無名非貶之○滕徒登反）【疏】（滕侯無名○釋曰左氏以滕侯無名爲未同盟故薨不得以名赴公羊傳云滕侯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今穀梁以爲用狄道也故無名者若左氏以爲未同盟故不名何爲春秋之內亦有不盟而書名者若公羊以爲微國不名則邾子克許男新臣何以名故穀梁子以爲用狄道也本來無名字）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戎狄之道年少之時稱曰世子長立之號曰君其非正長嫡然後有名爾責滕侯用狄道也○長曰丁丈反注同嫡本又作適丁歷反）○夏。城中丘。（城例時中丘魯地）城爲保民爲之也。（建國立城邑有定所高下大小存乎王制公不脩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爲于僞反下爲其同刺七賜反）【疏】（注建國至安民○釋曰禮記王制無此文言存乎王制者謂王者之法制也高下者考工記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是也大小者即左傳云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是也此城中丘與九年夏城郎例時者功役之事揔指天象故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夫保民以德不以城也如民衆而城小輒益城是無限極也此發凡例施之於城內邑城）○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聘例時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疏】（注聘例至存問○釋曰此齊侯使弟年下冬天王使凡伯皆不書月故例時也禮小聘曰問使大夫大聘使卿此既名見於經明是卿也案禮聘則執玉以致命執帛以致享故云執玉帛以相存問）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禮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匹敵之稱人臣不可以敵君故不得以屬通所以遠別貴賤尊君卑臣之義○稱尺證反別彼列反下同）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弟是臣之親貴者殊別於凡庶）【疏】（舉其貴者也○釋曰叔肸稱弟傳云賢也此年稱弟傳云舉其貴者則稱弟有二義也）○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凡氏伯字上大夫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伐一人而同一國尊天子之命）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夫天子之使過諸侯諸侯當候在疆場膳宰致餼司里授館猶懼不敬今乃執天子之使無禮莫大焉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衛伐凡伯乃變衛爲戎者伐中國之罪輕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罪重故變衛以戎之以一人當一國諱執言以歸皆尊尊之正義春秋之微旨○之使

所吏反注同愈羊主反過古臥反上古禾反疆本又作壃亦作強音姜場音亦餼許氣反牲腥曰餼伐鮮音仙）【疏】（戎者衛也○釋曰麋信云不言夷狄獨言戎者因衛有戎邑故也范意或然○注云天子至不敬○釋曰國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陳人候不在疆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歸以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云云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敵國賓至司里授館甸人積薪膳宰致飱廩人獻餼賓入如歸今臣承王命以過陳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是文出於彼）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凡有所歸例時邴鄭邑○宛於阮反邴彼病反一音丙左氏作祊）【疏】（注凡有所歸例時○釋曰宣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並不書月故知例時也此月者爲下入邴月也一解以擅易天子之田故謹而月之也）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去其族惡擅易天子邑○惡與烏路反注及下同去起呂反擅市戰反）○庚寅。我入邴。（徐邈曰入承鄭歸邴下嫌內外文不別故著我以明之○別彼列反）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王室微弱無復方岳之會諸侯驕慢亦廢朝覲之事故鄭以湯沐之邑易魯朝宿之田也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今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千八國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復扶又反廢朝直遙反下同覲巨靳反諸侯春見天子曰朝秋見曰覲令力呈反）【疏】（入者內弗受也○釋曰重發傳者嫌易田與兵入異故重發以明之○注周有至事理○釋曰孝經說文）○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諸侯日卒。正也。【疏】（日卒正也○釋曰重發之者宋公起例之始蔡侯嫌爵異故重發以明之舉此二者足以包宿男故宿男不復發傳也）○辛亥。宿男卒。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疏】（未能同盟○釋曰杜預以元年盟於宿宿亦與盟則以宿爲宿男之國此傳云未能同盟則以彼宿爲地名與杜異也）○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宋序齊上王爵也瓦屋周地）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不日）【疏】（注據僖至不日○釋曰不據石門而引曹南者以曹南三國與此相合故引之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參七南反喪息浪反詛莊慮反下文同）誥誓不及五帝。（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誥誓尚書六誓七誥是其遺文五帝之世道化淳備不須誥誓而信自著○誥古報反誓市制反五帝孔安國云少昊顓頊高

（辛唐虞鄭玄有黃帝無少昊餘同范依鄭顓頊上音專下音許玉反帝嚳苦篤反高辛名【疏】注五帝至自著。釋曰五帝雖有軍旅會同不須誥誓而信自著也六誓者即尚書甘誓湯誓牧誓泰誓費誓秦誓也七誥者即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是也）盟詛不及三王。（三王謂夏殷周也夏后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會衆所歸信不盟詛也。夏戶雅反鈞音均亳步各反盟津音孟本亦作孟【疏】注三王至詛也。釋曰經史通以王爲夏殷周也盟津之會昭四年左傳文三王衆所歸信故不設盟詛也尚書舜命禹征有苗而戒於衆則亦誓之類周禮秋官司盟掌盟載之約則是盟事而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舜是五帝之末命禹徂征是禹之事故云不及五帝周公制盟載之法者謂方岳及有疑會同始爲之耳不如春秋之世屢盟故云不及三王也）交質子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晉文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諸侯率服不質任也。交質音置注同二伯如字又音霸召上照反【疏】注二伯至任也。釋曰經典言五伯者皆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今此傳以周末言之故知謂齊桓晉文也其召陵之師踐土之盟亦昭四年左傳文也）○八月。葬蔡宣公。月葬。故也。○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包來宋邑。包音苞一音浮左氏作浮來）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稱人衆辭可言公及人若舉國之人皆盟也不可言公及大夫如以大夫敵公故也）○螟。（○螟亡丁反）○冬。十有二月。無侅卒。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未聞者不知爲是隱之不爵大夫爲是有罪貶去氏族穀梁子不受之於師故曰未有聞焉。去起呂反）或曰。隱不爵大夫也。（若俠卒是。○若俠音協九年經同）或說曰。故貶之也。（若無侅帥師入極是【疏】或曰至貶之也。釋曰若是不爵命大夫二年傳不得云貶彼入極爲貶去氏則此亦爲貶去氏就二說之中後或曰是也公子益師卒傳曰不日惡也則此不日亦惡可知矣）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氏以爲姓也所以別姓者經有王季子來聘祭伯來王祭皆非姓也嫌與同故別之也季云字者明命爲大夫不以名通也。別彼列反祭伯側界反下同凡國名邑名及人名氏皆於始音後不復出若假借之字時復重音後放此）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許愼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好呼報反覜他弔反慝他得反惡也間問間廁之間脤市軫反祭肉也禬戶外反或古外反【疏】注周禮至未詳。釋曰范所引者周禮大行人文也鄭玄云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也慝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覜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間問者間歲一問諸侯而有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者交或往或來者也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者贊助也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補諸侯之災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然時聘殷覜二者是諸侯使臣於王也其間問歸脤賀慶致禬四者王使臣使於諸侯也范此注引周禮者證有下聘之義也而傳云非正也故云甯所未詳然則荅鄭玄之駁則云叔服重天子之禮者以此傳既非故別爲之說）○三月。癸酉。大雨震電。震。雷也。電。霆也。（○電徒練反霆徒丁反又徒頂反【疏】震雷也電霆也。釋曰說文云震霹靂也陰擊陽爲電電者即雷之光與此傳異者易說卦震爲雷故何休亦以震爲雷霆者霹靂之別名有霆必有電故傳云電霆也或當電霆爲一也）○庚辰。大雨雪。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以出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雨于付反數色角反向舒亮反見賢徧反復扶又反【疏】志疏數也。釋曰謂災有遠近遠者爲疏近者爲數也。注劉向至害也。釋曰何休云夏之正月未可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其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異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大雨雪者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弒隱公之象劉向之言與何休意不甚異但取變異之象少差耳）雨月。志正也。（雨得其時則月【疏】注雨得其時則月。釋曰雨得其時則月者若僖三年夏六月雨是也）○俠卒。俠者所俠也。（俠名也所其氏【疏】俠者所俠也。釋曰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今范亦云所其氏則所者是俠之氏族但未備爵命故略名耳麋信以爲所非氏所謂斥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俠不命爲大夫故不氏）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明將立桓）○夏。城郎。（郎魯邑）○秋。七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四時不具不成年也）○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也）會者。外爲主焉爾。（【疏】會者至焉爾。釋曰重發傳者嫌華戎異故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弒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見賢徧反數色角反）○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翬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世貶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敗例日與不日皆與戰同菅宋地。公敗必邁反又皮邁反後亦同于菅古顏反【疏】注敗例至宋地。釋曰莊十年傳例曰不日疑戰也者言不克日而戰以詐相襲則不疑當書日故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范云結日列陳則日是也今注云與戰同則此敗宋師是克日而戰也）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戰然後敗故敗大於戰）辛未。取郜。（○郜古報反字林工竺反）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三十三年伐邾取訾婁不日。訾子斯反）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禮不重傷戰不逐北公敗宋師于菅復取其二邑貪利不仁故謹其日。重直用反逐北如字又音佩本又作逐奔復扶又反【疏】注禮不至逐奔。釋曰不重傷僖二十二年左傳文也不逐奔上五年傳文）○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凡書取國皆滅也變滅言取明其易。載如字本或作戴易以豉反下文同）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三國伐載自足以制之鄭伯不能矜人之危而反與共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以首其惡其實四國共取之。○惡烏各反）○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惡烏路反）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事謂巡守崩葬兵革之事。薛息列反守音狩本亦作狩【疏】十有一年。釋曰言有者十是盈數更以奇從盈故言有欲見一者非十中之物也。○注事謂王之事。○釋曰書云肆覲東后是天子巡守當方諸侯有事許愼鄭玄皆以爲天子喪葬諸侯親奔故范亦以爲天子崩葬爲諸侯之事也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是天子舉兵革諸侯亦有事也言無此等事諸侯得相朝若有即不得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朝宜以時故書時則正也【疏】考禮脩德。釋曰諸侯相朝所以正班爵奉王命故云考禮脩德也）犆言。同時也。（犆言謂別言也若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同時來不俱至。○犆音特獨也本或作特）累數。皆至也。（累數總言之也若滕侯薛侯來朝同時俱至。○數所主反）○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鄭地）○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薨不地。故也。（不地不書路寢之比。○比必利反）隱之。不忍地也。（隱猶痛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責臣子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無正謂不書正月）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明隱宜立）

穀梁注疏卷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四年　隱公

衛祝吁弒其君完　閩監毛本同釋文弒其音試釋舊作殺注下同君完本又作皃音丸案皃即八分書完字筆迹小異耳非容皃字又音丸也

故貶也　閩監毛本同石經作故貶之也

祝吁之挈（閩監毛本同釋文挈本又作絜注同案通志堂本釋文絜誤挈此从宋本）

不書氏族提挈其名而道之也衆所同疾威力不足以自固失當國之嫌（此注文也閩監毛本凡注皆改單行上加注字此獨雙行無注字蓋改十行本之舊而未盡者）

五年

疏傳入者至受也○釋曰重發傳者前起者邑今是國故重發之（十行本無此一段疏閩本如此監本上傳作注毛本無上傳字至作內弗二字○補案此段疏文十行本初刻無後補板剜擠在下考仲子之宫疏上）

練冠麻衣（補案麻麻誤重）

則干在其中（閩監毛本干作羽○補此干字作羽則上不言六佾者佾字亦當作羽）

爲十八年諸侯同圍之起也（閩監毛本起作地是也）

兵去則可以歸還其爲（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下有害轄二字是也）

七年

大天子之使（閩監毛本大作夫是也）

八年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左氏作歸祊惠棟云古方丙同字）

惡入者也（石經同二年疏引同閩監毛本脫入字）

九年

若令諸侯（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若令力呈反案令是）

而有省之屬（按周禮大行人注而有作謂存）

十年

以詐相襲（閩監本同毛本詐誤戰）

取二邑（閩監毛本同石經多一取字攺刻作又取故此行十一字）

戰不逐北（閩監毛本同釋文逐北本又作逐奔按注疏本作逐奔）

伐載（閩監毛本同釋文云本或作戴按載爲戴之假借字戴爲或作之字誤詳左傳釋文校勘記）

穀梁注疏卷二校勘記終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卷第三（起元年盡七年）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桓公〔疏〕（魯世家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以桓王九年即位世本作軌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諸侯無專立之道必受國於王若桓初立使以見治故詳其即位之始以明王者之義）〔疏〕（桓無至始也。○釋曰徐邈云桓公篡立不顧王命王不能討故無王又且桓公終始十八年唯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有王自外皆無王故傳據以發問而曰桓無王又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者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桓初即位若已見治故書王以示義二年書王痛與夷之卒正宋督之弑宜加誅也十年有王正曹伯之卒使世子來朝王法所宜治也十八年有王取終始治桓也是解元年有王爲謹始也餘年無王爲不奉王法也若然桓爲弑君而立故十四年没其王文宣公亦篡位而立不去王者桓弑賢兄讓國之主害成立之君宣篡未踰年之子又無爲臣之義以輕重既異故去王亦殊也杜預注左氏桓十四年無王者失不班歷也何休注公羊意與穀梁同唯解有王者別云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桓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耳）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正月。公即位。（杜預曰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即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去上聲）〔疏〕（注杜預至於策。○釋曰尚書顧命云乙丑成王崩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孔安國云明室路寢外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天子初崩嗣子定位則諸侯亦當然也其改元必須踰年者孝子之情不忍有變於中年也然嗣子不忍變於中年故踰年即位桓公既無惻痛之情朝死夕忘亦於踰年即位者聖人立法即位必待踰年桓雖不仁未可獨當年即位即位既是踰年故史官從其實而書之）繼故不言即位。正也。（故謂弑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哀痛之至故不忍行即位之禮）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推其無恩則知與弑也此明統例耳與弑尚然況親弑者。○與聞音豫下文及注與弑皆同）〔疏〕（注推其至弑者。○釋曰桓是親弑之主而傳論與弑之事故知傳意本明統例爾故云與弑尚然況親弑者）○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垂衛地也傳例曰往月危往也桓大惡之人故會皆月以危之）〔疏〕（注垂衛至危之。○釋曰傳例者定八年傳文也此三月公會鄭伯于垂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是會皆月以危之）會者。外爲主焉爾。（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爲易于僞反）〔疏〕（會者至焉爾。○釋曰重發傳者嫌易田與直會異故也）○鄭伯以璧假許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實假則不應言以璧）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自專）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但言以璧假許而不繼田則許屬鄭也今言許田明以許之田與鄭不與許邑也諸侯有功則賜田以祿之若可以借人此蓋不欲以實言。○借子夜反）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泰山非鄭竟內從天王巡守受命而祭也擅相換易則知朝祭並廢。○魯朝直遙反下皆同邴彼病反又音丙見賢徧反竟音境從在用反守音狩擅市戰反換一本亦作逭胡喚反）〔疏〕（許田至山也。○釋曰經文無邴而傳言之者經諱易天子之地故以璧假爲文若以地易地不得云假故經無邴文傳本魯鄭易田之由五▲得不言邴也先儒解左氏者皆以爲鄭受天子祊田爲湯沐之邑後世因立桓公武公之廟故謂之泰山之祀案此傳及注意則以爲祭泰山之邑謂從王巡狩受命而祭泰山也▲羊以爲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左氏無傳或當史異辭穀梁以爲言田者則不德其邑是三傳之說各異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越衛地也）及者。內爲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秋。大水。（禮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水例時）〔疏〕（注大水例時。○釋曰莊七年與此皆云秋大水不書月是例時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冬。十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編錄。○編必連反字林聲類韻集皆布千反史記音義甫連反）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宋督宋之卑者卑者以國氏。○督丁毒反與如字又音餘）〔疏〕（注宋督至國氏。○釋曰知▲是卑者祝吁弑其君取國傳以失如言之履緰來逆傳稱進之也此督與宋萬既不取國又無可進明卑者可知也）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姦逆之人王法所宜誅故書王以正之）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邵曰會盟言及別內外也尊卑言及上下序也。○別彼列反）〔疏〕

（注邵曰至序也。釋曰及有二義故范引邵云會盟言及別內外也尊卑言及上下序也別內外者謂魯與他人會盟皆先魯以及他若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眛及宋人盟于宿是也上下序者此孔父荀息仇牧皆先言君後言臣是也）

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閑謂扞禦。殺並如字扞下旦反）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累謂從也）疏（知君之累之也。釋曰麋信云累者從也謂孔父先死殤公從後被弒范注雖不明理亦當然也）孔氏父字。諡也。（孔父有死難之勳故其君以字爲諡。難乃旦反）疏（孔氏父字諡也。釋曰孔父新死未葬而得有諡者舊解謂三月既葬之後嗣君諡之但赴者以正月者亂故書弒在前使者以葬後始來故得稱諡或當孔父以字爲諡得據後言之故云字諡也。注孔父至爲諡。釋曰諡者大夫之常事而云死難之勳者字者褒德非可虛加若使孔父無死難之勳唯有凡平之諡焉得以字爲之文傳特言字諡也明知有義故注者原之）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孔子舊是宋人孔父之玄孫○爲于僞反）疏（注孔子至玄孫。釋曰案世本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是孔父嘉爲孔子六世祖范云玄孫者以玄者親之極至來孫昆孫之等亦得通稱之亦如左傳蒯聵禱文王稱曾孫之類是也）

○滕子來朝。（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蓋時王所黜）疏（注隱十至所黜。釋曰周公之制爵有五等所以擬其黜陟今傳無貶爵之文明降爵非春秋之義又且此時周德雖衰尚爲天下宗主滕今降爵明是時王所黜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稷宋地也）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欲會者外也欲受賂者公也）疏（以者至焉爾。釋曰十四年傳云以者不以者也僖二十一年傳云以重辭也此傳云以者內爲志焉爾則以有三種之義范於僖二十一年注云以有二義矣者以內爲志焉與不以者正是一事耳以成宋亂者公也非諸侯故也是以云內爲志焉爾其實以者仍是不以之例故注彼爲二事焉。注欲會至公也。釋曰以經言會故知欲會者外也以者內爲志故知欲受賂者公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取不成事之辭謂以成宋亂也桓弒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江熙曰春秋親尊皆諱蓋患惡之不可掩豈當取不成事之辭以加君父之惡乎案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傳曰平者成也然則成亦平也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賂鼎不能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旨見矣尋理推經傳似失之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治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受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于廟躋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哀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者有天下之道者也君失社稷猶書而不隱況今四國羣會非一人之過以義致譏輕於自己兆亂以此方彼無所多怪○郯音談大廟音泰下文及注同見賢徧反躋子兮反）疏（注取不至多怪。釋曰江熙云微旨見矣者傳意成宋辭者謂成就宋亂江熙以爲加君父之惡大初故以成爲平直書取郜大鼎納於大廟足以示譏是微旨見矣言此傳成亂之辭爲徵旨徐邈引傳所謂有一國之道云云者言諸侯專一國猶似天子專天下其有失社稷猶得書之故此亦得云成宋辭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例曰納者內不爲也日之明惡甚也太廟周公廟○郜古報反）疏（注傳例至公廟。釋曰宣十一年傳文也然此傳亦有弗受之文而引傳例者凡傳言內弗受者指說諸侯相入之例今此言不受者謂周公也恐其不合故引例以明之）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此鼎本郜國所作宋後得之）以是爲討之鼎也。（討宋亂而更受其賂鼎○爲討之鼎如字麋氏云討或作糾）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之郜物從中國謂是大鼎）疏（名從至大鼎也。釋曰名從主人者謂本是郜作繫之於郜物從中國者謂鼎在宋從宋號也言物從中國者廣例耳通夷狄亦然其意謂鼎名從作者之主人不問華戎皆得繫之若左傳稱甲父之鼎是也物從中國者謂中國號之大鼎縱夷狄亦從中國之號不得改之若傳稱吳謂善稻爲伊緩夷狄謂大原爲大鹵以地形物類須從中國之號故不得謂之伊緩大鹵也何休云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故郜國有之）

○秋七月。紀侯來朝。（隱二年稱子今稱侯蓋時王所進○紀侯左氏作杞侯）朝時。此其月。何也。（據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稱時）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桓既罪深責大乃復爲三國討數至日以責宋賂○爲齊于僞反下同數色主反注同復扶又反）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已紀也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不知非之爲非貪愚之甚紀不擇其不肖而就朝之○惡烏路反）疏（謹而月之也。釋曰桓雖不君臣不得不臣所以極言君父之惡以示來世者桓既罪深責大若爲隱諱便是長無道之君使縱以爲暴故春秋極其辭以勸善懲惡也。注已紀也。釋曰桓十三年注云紀當爲已與此異者觀經而說故兩注不同）

○蔡侯鄭伯會于鄧。（鄧某地。某地不知其國故云某後放此）

○九月。入杞。我入之也。（不稱主名內之卑者）疏（我入之也。釋曰何嫌非我而發傳者以隱八年云我入邴此直云入杞恐非我故發之）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告廟曰至傳例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離不言會故以地致）疏（注告廟至地致。釋曰傳例者襄二十九年傳文也離不言會者即左傳所云特相會往來稱地亦此類也）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桓會甚衆而曰無會善無致會也弒逆之罪非可以致宗廟而今致者危其遠會戎狄喜其得反）疏（注桓會甚衆。釋曰謂元年會于垂二年會于稷是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嬴齊地。嬴音盈）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蒲衛地）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申約言以相達不歃血而誓盟古謂五帝時。近附近之近約如字又於妙反歃本又作插所洽反）疏（注古謂五帝時。釋曰知古非三王者以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今謹言而退非誥誓之辭相命而信諭無盟詛之事二國能行三王五帝之法而傳云近古明知謂五帝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江熙曰夫相與親比非一人之德是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齊衛胥盟雖有先倡倡和理均若以齊命衛則功歸於齊以衛命齊則齊僅隨從言其相命則泯然無際矣○比毗志反應對之應僅巨斬反泯亡忍反）疏（注同聲至相求。釋曰易文言也今二國相命則大者宜倡小者宜和大則齊也小則衛也故傳云不以齊侯命衛侯也明齊大也但倡和理均故直以相命言之倡則同聲相應和則同氣相求聲氣相通而相命之情見矣）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郕魯地。郕音成）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朔日食也）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盡而復生謂之既○復音扶又反）疏（既者盡也。釋曰其日食或盡或不盡者歷家之說以爲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月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日不食）

○公子翬如齊逆女。（翬稱公子者桓不以爲罪人也）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于魯故不稱夫人讙魯地月者重錄之○于讙音歡）疏（使大夫非正也。釋曰重發傳者履緰外之始翬是內之初故重發以明外內不異也）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觀古亂反）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般囊也所以盛朝夕所須以備舅姑之用○般步干反一本作鞶音同盛音成）疏（注般囊至之用。釋曰士婚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般申之以父母之命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示諸衿般鄭玄云般囊也男子般革婦人

般縿所以盛帨巾之屬爲謹敬也後戒辭與此不同此注又與鄭異者彼是士禮此即是諸侯之禮故異辭也般盛帨巾亦得備舅姑之用則范鄭二注不有違也或以爲傳并釋禮意故與本文不同也引此戒辭及上父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者並證送女踰竟非禮之事也凡親迎之禮必在廟也故云不出祭門言不出闕門者則已出廟門之外矣

送女踰竟。非禮也。（踰竟音境）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齊侯送女踰竟遠至于讙嫌會非禮之人當有譏）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爲親逆之禮）夫人姜氏至自齊。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據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親受之于齊侯也。（重在公）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冕祭服。○迎魚敬反一本作逆）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好呼報反）〔疏〕子貢至重乎。○釋曰引之者以齊侯送女公親受之於禮爲可故發冕而親迎之問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有年例時）〔疏〕注有年例時。○釋曰凡書有年者冬下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不可繫以日月故例時也宣十六年冬大有年亦時是其證也 五穀皆熟。爲有年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蒐狩例時而此月者重公失禮也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然則言齊人者所以人公則譏已明矣狩得其時故不月）〔疏〕注春而至不月。○釋曰周禮有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用夏之四仲之月然周正月則是夏之十一月故左氏以此狩爲得時今范云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以爲失時者蓋周公未制禮之時權用此法故得時節不同其名亦異仲尼脩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因以爲春秋制也故何休注公羊亦云夏時不田春秋制也范以春狩爲失時又云蒐狩例時者昭八年秋蒐于紅又莊四年冬狩得其時雖譏公而不月是例時也左傳周禮爾雅並云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公羊之文則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此傳之文則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所以文不同者左氏之文是周公制禮之名二傳之文或春秋取異代之法或當天子諸侯別法經典散亡無以取正也 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取獸於田○爲于僞反）夏曰苗。（因爲苗除害故曰苗）秋曰蒐。（蒐擇之舍小取大○蒐所由反麋氏本又作捜音同舍音捨）冬曰狩。（狩圍狩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疏〕注冬物至所擇。○釋曰四時田獵若用時王之正則周之冬是夏之秋而云畢成者冬是一揔名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萬物已收故得以畢成言之 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中丁仲反下同）〔疏〕注上殺至祭祀。○釋曰何休云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故乾而豆之以薦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三也大夫以上禮器之文士三者相傳爲說 二爲賓客。（次殺射髀骼死差遲○射食亦反髀步啓反又必邇反骼若嫁反差初賣反）〔疏〕注次殺至差遲。○釋曰何休云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遠心死難故爲次殺毛傳云次殺者射右耳本次之今注云射髀骼則與彼異也髀骼者案儀禮髀骨膝以上者是也 三爲充君之庖。（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廚尊神敬客之義○庖步交反汚汙穢之泡普交反又百交反）〔疏〕注下殺至之義。○釋曰何休云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髃毛傳云左髀達於右髃爲下殺此云中腸同彼二說並無妨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官也渠氏也天子下大夫老故稱字下無秋冬二時甯所未詳）〔疏〕注宰官至未詳。○釋曰公羊傳曰伯糾者何下大夫也何休云稱伯者上敬老也今范亦同之矣何休之意又以爲伯仲叔季之字配采地及氏者皆爲上大夫則祭伯南季之類是也兼名及字配官氏者則爲下大夫即此宰渠伯糾叔服之類是也范雖直以叔服爲字觀上下之注義亦似然故此注云伯糾下大夫文元年注毛伯天子上大夫也隱九年注南季天子上大夫是其說耳何休又云桓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去二時以見貶范以五年亦使臣聘何以四時皆具七年不遣臣聘何因亦無二時故直云甯所未詳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明實錄也。○傳直專反）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國君獨出必辟病潛行○必辟音避本又作避）〔疏〕甲戌至鮑卒。○釋曰公羊以爲鮑之狂故甲戌日亡己丑日死孔子疑之故以二日卒之此傳之意言陳侯辟病以甲戌日出己丑之日得之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左傳以爲再赴故兩日並書是三傳異說○信以至包也。○釋曰既云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則是告以虛事而注云實錄者告以實則以一日卒之告以虛則二日卒之二者皆是據告而即是實錄之事

○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過我則書例時○過我古禾反下文及注同）〔疏〕注外相至例時。○釋曰過我者約州公之傳得知也然紀國在齊之東鄭在魯西北鄭欲如紀則直過齊何以二君並得過魯者蓋齊侯出竟西行而逢鄭伯遂與至紀途過於魯故得記之知例時者此與州公皆不書月故知之

○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任叔天子之大夫○任叔音壬左氏作仍叔）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錄父使子謂不氏名其人稱父言子也君闇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譏之）〔疏〕注參譏之。釋曰君闇劣於上臣苟進於下止是二譏而言參者舊解傳言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是刺其父之不肖而令苟進更又刺其君臣故曰參譏之或以爲參者交互之義不讀爲三理亦得通城祝丘者左氏之例凡城邑則有時與不時之例此傳則不然但書之者即是譏責故注云譏公不脩德政恃城以安民 ○葬陳桓公。○城祝丘。（譏公不脩德政恃城以安民）

○秋。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親自伐鄭○從才用反又如字下同）〔疏〕注王親自伐鄭。○釋曰以舉從者之辭嫌非自伐故云親自伐鄭 舉從者之辭也。（使若王命諸侯伐鄭書從王命者三國也）〔疏〕舉從者之辭也。釋曰麋信曰舉從者之辭謂解經稱人也徐邈云舉從者之辭謂王不能以威致三國三國自以義從耳范以二者不通故爲別解言舉從者之辭謂若王不親伐直舉三國從王命之辭也故下句云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是也 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諱自伐鄭○爲于僞反）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鄭姬姓之國冀州則近京師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冀州案鄭本京北鄭縣是雍州之域後從河南新鄭爲豫州之境冀在兩河之間非鄭都也冀州言去京師近也麋氏云韓侯滅鄭韓都冀州故以曰鄭近附近之）〔疏〕在乎冀州。○釋曰徐邈云新鄭屬冀州案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新鄭在河南不得屬冀州是徐之妄也麋信云鄭在冀州者韓哀侯滅鄭遂都之韓故晉也傳以當時言之遂云冀州然則王伐鄭之時本未有韓國何得將後代之事以爲周世之名若以韓侯從冀州都鄭則曰冀州大伯從雍州適吳豈得謂吳爲雍州也是麋信之謬矣蓋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則冀州是天子之常居以鄭近王畿故舉冀州以爲說故鄒衍著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之畿從冀州而起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

○大雩。（雩者旱祭請雨之名傳例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月雩正也時雩不正也禮月令曰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雩音于祭名）〔疏〕注雩者至乃旱。○釋曰何休云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賈逵云言大雩者別於山川之雩左氏說不爲旱者亦稱大雩則雩稱大者或如賈言也名之爲雩者鄭玄云雩之言吁也吁嗟以求雨服虔杜預以爲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未知二說誰當范言天爲大旱以六事謝過或如何說舞而吁雩理恐不然云傳例曰者僖十一年傳文也云月雩正也時雩不正也定元年傳文此雩不月者何休云譏公驕溢也案穀梁傳意月雩則正時雩則非正不論驕溢之事則何休之言不可通於此也

○冬。螽。（蚣蝑之屬禮月令曰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爲敗○螽音終蚣相容反蝑音壻蝗華盍反）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疏〕甚則月。○釋曰重發傳者經書時雩非正故不月螽災與之同不月嫌其甚而不月故發以明之

○冬。州公如曹。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過我六年寔來是也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疏〕注過我至其本。○釋曰齊侯鄭伯如紀無寔來亦言過我者不必悉有下事此因有下事故以相發明其齊侯鄭伯直途過於魯不入國都故不言寔來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來朝例時月者謹其無禮○寔常式反朝直遙反下七年同）〔疏〕注來朝至無禮。○釋曰二年紀侯來朝傳曰朝時此其月何也惡之故謹而月之也彼書月是惡則此月亦惡也今州公

（不以禮朝又至曾不反是無禮之事故云謹其無禮也）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畫是相過去朝遠○畫音獲注同以過古禾反注同）○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紀侯左氏作杞侯）○秋。八月。壬午。大閱。（蒐閱例時○閱音悅）【疏】（注蒐閱例時○釋曰傳云謹而日之知不以月爲正而云例時者以四年公狩于郎書月以刺不正故知蒐閱例時也）大閱者何。閱兵車也。（○閱爲簡練）脩教明諭國道也。（脩先王之教以明達於民治國之道）平而脩戎事。非正也。（邵曰禮因四時田獵以習用戎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道平謂不因田獵無事而脩之）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觀古亂反視也）○蔡人殺陳佗。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淫獵謂自放恣遺失徒衆○陳佗徒河反行下孟反憙虛記反）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兩大夫相殺不書春秋）其不地於蔡也。【疏】（其不地於蔡也○釋曰宣十八年邾人戕繒子于繒書地今不地故決之云其不地於蔡也言在蔡故不地耳）○九月。丁卯。子同生。（子同桓公嫡子莊公○嫡丁歷反或作適）疑故志之。（莊公母文姜淫于齊襄疑非公之子）【疏】（疑故志之○釋曰文姜以桓三年入至今四年矣未有適齊之云而云疑者蓋文姜未嫁之時已與襄公通後桓公殆爲妻淫見殺則其間雖則適魯襄公仍尚往來故疑之也子同生公羊以爲久無嫡子喜國有正故書之左傳以爲備用大子之禮故書此傳云疑故志之是三傳異也）時曰同乎人也。（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於他人○僉七廉反）○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日之謹其惡○惡烏各反）【疏】（注日之謹其惡釋曰侵伐圍例時故知書日謹其惡也）其不言邾咸丘何也。（據襄元年圍宋彭城言宋）疾其以火攻也。（不繫於國者欲使焚邑之罪與焚國同）○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其名何也。（據隱十一年滕薛來朝不名）失國也。（禮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疏】（注禮諸至則名○釋曰曲禮云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是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據文十二年郕伯來奔不名）【疏】（注據文至不名○釋曰哀十年邾子益來奔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輿來奔彼來奔書名彰其失地則與此穀鄧書名同而范不據之文十二年郕伯來奔無名而反據之者以邾莒二國更無所見無所見故依常書名言奔表其失地其郕伯與穀鄧別有所見與常例違故據之以相決何則郕伯不言名而云來奔穀鄧書名而稱朝二者相反故特據之郕伯與魯同姓故不名以表其親言奔以明失國穀鄧與魯有好故言名以彰失國稱朝以見和親但入春秋以來雖無同好之事蓋春秋前有之）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待之以初也下無秋冬二時甯所未詳）

穀梁傳注疏卷三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桓公（閩監毛本上空一字十行本不空後每公並同）

元年

故嗣年即位（閩監毛本嗣改踰是也）

五得不言邴也（閩監毛本五改不是也）

羊以爲田多邑少稱田（羊上脫公字閩監毛本不脫）

則不德其邑（閩監本同毛本德字空浦鏜云得之誤是也）

二年

宋督（閩監毛本同釋文督本又作督石經作督）

傳以失如言之（閩監毛本如改始是也）

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石經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脫此九字）

孔氏父字諡也（段玉裁云氏字衍孔父者字諡也字諡者以字爲諡也左傳曰諸侯之制以字爲諡亦見儀禮鄭注）

但赴者以正月者亂（齊召南云月者當作月告）

春秋親尊皆謂（閩監毛本謂作諱是也）

春秋雖受親尊者諱（閩監毛本受改爲）

傳意成宋辭者（閩監毛本辭改亂下成宋辭也同是也）

江熙以爲加君父之惡大初（閩監毛本初作切是也）

納于太廟（閩監毛本同石經太作大據上條則釋文亦作大）

納者內不爲也（閩監毛本爲作受是）

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閩監毛本同石經討作計）

三年

鄧某地（閩監毛本同釋文出ム地云本又作某。按困學紀聞云某或作ム出穀梁注鄧ム地）

冬下穀畢入（閩監毛本下作五是也）

四年

達于右腢。（按依說文當作髃說詳公羊注疏校勘記）

案儀禮髀骨膝以上者是也（閩監毛本膝改厀是也）

五年

城祝邱者（補案此段疏文當在下經城祝邱注下誤在此城祝至安民是下城祝邱疏錯簡理亦得通下當據毛本訂正）

宮室榮與（閩監毛本榮作崇。案荀子大略篇王應麟詩考並作榮）

經書時雩非正（閩本同監毛本雩作雨）

六年

後桓公殆爲妻淫見殺（閩本同監毛本殆作始何校本作終）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桓公卷四（起八年盡十八年）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春祭曰祠薦尚韭卵夏祭曰禴薦尚麥魚秋祭曰嘗薦尚黍肫冬祭曰烝薦尚稻鴈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禮各異也失禮祭祀例日得禮者時定八年冬從祀先公是也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月者謹用致夫人耳禘無違禮○烝之承反曰禴餘若反又作礿黍肫本又作豚徒門反大廟音泰下同）〔疏〕注春祭至違禮○釋曰所言四時祭名者周禮大宗伯及爾雅並有其事薦尚韭卵之等禮記王制之文何休云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也礿者麥始熟可礿也嘗者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烝衆也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郭璞等注爾雅與何辭四時祭名少異但范之所引者並與何氏同故從何說又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天子諸侯卿大夫牲用太牢天子元士諸侯卿大夫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此記異聞耳未知范意與之同否定八年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下即云從祀先公是時而不月也得禮例時引定八年為證失禮例日不引其文者凡烝合在夏之十月故何休云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是也今正月為之違月隔年故傳曰春興之志不時也下文夏五月丁丑烝傳曰志不敬也二烝並書日以見非禮此文即是非禮例日之證故不復更引他文其文二年丁卯大事于太廟亦是失禮書日也正月烝傳云不時五月烝傳云不敬也者一失禮尚可故以不時言之再失禮重故以不敬釋之又注云禘○無違禮案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傳公七月而禘則是不時而云無違者周之七月夏之五月若值月前節卻則以四月相校不多比之隔年再烝失禮尚可故曰無違也文二年八月則是夏之六月而祫嘗者亦是失禮故書日表逆祀及失時也宜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是得時而書日者譏宣公卿死不廢繹也

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天王使家父來聘。（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疏〕注家父至父字○釋曰何休云中大夫故不稱伯仲范意或然

○夏。五月。丁丑。烝。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黷徒本反）○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禮月令曰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雨于付反）○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寰內諸侯為天子三公者親逆例時不親逆例月故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逆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致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大姒之家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尊其於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祭公側界反寰音縣又音環親迎魚敬反注皆同大姒音似大姒文王妃也郃音洽本又作作洽涘音仕愀在九反又親小反之好呼報反）〔疏〕注祭公至誰乎釋曰此注之意言左氏天子不合親迎故引鄭君之釋以明天子合親迎也然文王之逆大姒時為世子耳得證天子之禮者文王之為世子而聖賢相配宜為後王之法故有造舟為梁又入大雅明天子之法又且魯不祭地而云天地之主是王者親逆之明文也案士昏禮士衣爵弁是助祭之服則大夫以上及五等諸侯冕而親迎亦當用助祭之服也

其不言使焉何也。（據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稱使）〔疏〕注據四至稱使○釋曰此年天王家父來聘五年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范不據之而遠據四年宰渠伯糾者彼宰是官此公亦是官故也或亦隨便○而言無例矣

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中后者便逆之不復反命○復扶又反）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以其遂逆無禮故不書逆女而曰王后略謂不以禮稱之）〔疏〕遂繼事之辭也○釋曰依范氏略例凡有十九遂事傳亦有釋之者亦有不釋者此是例之首又天子大夫嫌與諸侯臣異故發繼事之辭莊十九年公子結言遂傳云以輕事遂乎國重辟要盟也理在可知故省文也僖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會溫已訖中間有事必恐不相繼故發傳以明之曹伯襄遂會諸侯圍許恐彼釋而遂與常例異故重發之僖四年遂伐楚恐華戎異故重發以同之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嫌尊卑異故亦發之宜十八年歸父遂奔齊嫌出奔不得同於繼事故發之襄十二年季孫宿遂入鄆嫌不受命與常例不同故發之自餘不發者並可知故也

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為后則已成王后不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或說是）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桓王后書字者申父母之尊姜紀姓）為之中者歸之也。（中謂關與婚事○之中丁仲反又如字注同與音豫）〔疏〕為之至之也○釋曰劉夏逆王后經不言歸則是魯不關與婚事而范氏略例云逆王后有二者以書逆王后皆由過魯若魯主婚而過我則言歸若不主婚而過我則直言逆雖詳略有異俱是過魯故范以二例揔之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射姑廢曹伯之命可○射音亦麋氏本即作亦朝直遙反伉苦浪反本又作亢爭爭諫之爭）〔疏〕言使非正也○釋曰季姬使鄫子來朝復云非正者嫌婦人所使與父命子異故兩見之使世子朝言非正者禮諸侯世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會同急趨王命者也今曹伯或有疾朝雖關朝魯未是急事而使世子攝位來朝故云非正也公羊以為世子不合朝惟左氏以為得行朝禮

尸子曰。夫已多乎道。（邵曰已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愆去虔反）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徐乾曰與夷見弒恐正卒不明故復明之○復扶富反）〔疏〕注徐乾至明之○釋曰案范荅薄氏之駮云曹伯亢諸侯之禮使世子行朝故於卒示譏則傳云正者謂正治其罪則與徐解不同而引其說者以徐乾之說得通一家故引之范意仍與徐異或以范意權荅薄氏故云譏曹伯若正說仍與徐同

○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桃丘衛地桓弒逆之人出則有危故會皆月之衛侯不來無危故時）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倡會者衛魯至桃丘而衛不來故書弗遇以殺恥）〔疏〕弗遇至辭也○釋曰遇者志相得之名故此弗遇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者其實魯公弗被遇託言衛侯不遇故云弗內辭也○注倡會至殺恥○釋曰以經書會故知倡會者衛託言衛侯不遇則若衛侯不蒙魯公之接故云殺恥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結日列陳則日傳例曰不日疑戰也○陳直覲反）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先已結期戰○先蘇薦反）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兩敵故言戰春秋不以外敵內書戰則敗）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內諱也。（○為于偽反）〔疏〕來戰至諱也○釋曰內不言戰又發傳者公敗宋師起例之始此戰沒公故重發例以明之也不言其人者謂不稱公也不言及者謂不云及齊侯衛侯鄭伯也傳與下十七年傳文同但觀經立說故二處有異耳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地闕）○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寤五故反）○秋。七月。葬鄭莊公。（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親貶之○弟下並音悌又如字）〔疏〕注不以至貶之○釋曰此據晉獻殺世子申生不言葬而發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氏仲名執大夫有罪者例時無罪者月此月者為下盟○祭側界反）〔疏〕注祭氏至下盟○釋曰知仲名者以仲立惡黜正無善可褒故知仲名也云有罪者例時者莊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經不書月傳曰以人執與之辭也是執有罪書時之文也言無罪者月者成十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於苕丘彼雖為危書月亦是無罪之例也今祭仲有罪而經書月故注解之書月者為下盟耳案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書日下云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不日者柔是大夫之未命者也不得同正大夫又下賁於士故雖得書名仍從卑者之盟不日之例也

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惡其執人權臣廢嫡立庶○惡烏路反嫡丁歷反）○突歸于鄭。（突鄭厲公昭公之弟莊公之子）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傳例曰歸為善自某歸次之此傳曰歸易辭也然則歸有二義不皆善矣突篡兄之位制命權臣則歸無善○易以豉反下文及注同篡初患反）〔疏〕

注傳例至無善。釋曰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傳云歸爲善注云謂直言歸而不言其國即曹伯歸自京師不言于曹是自來歸次之注云若蔡季自陳歸于蔡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是據彼傳文則歸爲善今傳曰歸易辭故解之言歸有二意善者謂之歸易者亦謂之歸也是稱歸有二突惡而稱歸是惡辭非善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易辭言廢立在己。○難乃旦反惡祭烏路反）鄭忽出奔衛。（忽鄭昭公）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其名謂去世子而但稱忽。○去起呂反）〔疏〕注其名至稱忽。釋曰鄭忽先君已葬而怪不稱世子者穀梁之意先君雖葬而嗣子未踰年亦宜稱子即僖二十五年秋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是也雖則踰年先君未葬亦不得成君故下十二年丙戌衛侯晉卒十三年衛惠公稱侯而注云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其失禮明矣是也計鄭忽父雖葬訖仍未踰年於例宜合稱子但范以忽十五年歸國稱世子復歸故於此決其去世子而但稱忽也稱謂與常例違者此年書名表其失國十五年稱世子明反正故與常例不同○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蔡叔蔡大夫名未命故不氏折某地。○折之設反又時設反）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疏〕柔者至者也。釋曰重發傳者隱不成爲君不爵大夫故俠卒不氏今桓成爲君而有不命大夫嫌有罪則故明之○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鍾郕地。○夫音扶麋氏本鍾作童音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闞魯地。○闞口暫反）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燕音煙國名）○八月。壬辰。陳侯躒卒。（陳厲公也。○躒餘若反）○公會宋公于虛。（虛宋地。○虛如字又去魚反）○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宋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父音甫）○丙戌。衛侯晉卒。再稱日。決日義也。（明二事皆當日也晉不正非日卒者也不正前見矣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與齊小白義同○見賢偏反）〔疏〕再稱至義也。釋曰決日者謂二事決宜書日故經兩舉日文也月則不然縱有兩事合月但舉一月以包之其有蒙日明者則亦不兩舉故范荅薄氏云貜且之卒異於日食之下可知日是也○注明二至義同○釋曰納入立皆簒隱四年書衛人立晉是不正前已見故今書日莊九年書齊小白入於齊是其惡已見故僖十七年小白卒書日與此同也○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非與所與伐戰也。（非責）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於伐宋而與鄭戰內敗也戰輕於敗戰而可道而敗不可道）〔疏〕非與至者也。釋曰麋信云此傳解經書下日之意也非責魯言責魯又與其所與伐者戰也謂還與鄭戰然則責其還與鄭戰于理是也言解經下日之意則非也何者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云云戰彼亦下日豈又是責魯乎麋信之說非也盖責與人同伐反與之交戰是危之道故經舉戰伐以責之既責魯不顯言與鄭戰者諱不和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徐邈曰僖九年傳曰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其失禮明矣宋陳稱子而衛稱侯隨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得失自見矣。○柩其救反見賢偏反）〔疏〕注徐邈至見矣。釋曰宋稱子在僖九年陳稱子在二十八年得失自見者彼二君稱子是其得今衛惠稱侯是其失也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傳云晉人者晉子也不正其釋殯故貶之此衛侯亦釋殯所以不貶者晉爲大國不勞自戰無故釋殯自戰故貶稱人今衛侯初立須求好諸侯今從齊宋之命未是大過故議而不貶議者據經稱侯即是見其惡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今魯與紀鄭同討以有紀鄭故可得言戰）〔疏〕其言至之也。釋曰言由內及之也者以文承紀鄭之下恐非獨內及故特言之又且下云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是戰從外稱及是內辭欲分別二事故內外兩舉傳其不地於紀也者春秋考異郵云時戰在魯之龍門故何休難云在紀無爲不地鄭玄云紀當爲已在龍門城下故不地何休注公羊亦云戰魯龍門兵攻城池恥之故不地是皆以紀爲已非紀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眾也。其不地。於紀也。（春秋戰無不地即於紀戰無爲不地也鄭君曰紀當爲已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皆君不明去就政治紀緩之所置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常燠○哲陟列反一本作哲之列反燠於六反煖也下文同）〔疏〕無冰。釋曰舊解傳云無冰時煖也謂無冰書時燠煖也時字上讀爲句因即解成元年正月公即位二月葬宣公三月作丘甲無冰在其中不是爲無冰書月可知也此正月公會鄭伯於曹下云無冰則正月者直爲公會鄭伯不爲無冰何者無冰一時之事固當不得以月書也徐邈亦然今以爲成元年傳云加之寒之辭也則無冰亦當蒙月也傳云無冰時燠也者謂今所以無冰者正由時燠也於字下讀理亦足通○注皆君不明去就政治紀緩之所置五行至罰常燠○釋曰徐邈云無冰者常陽之異此夫人淫泆陰爲陽行之所致也何休注公羊亦然今范云皆君不明去就政治舒緩之所致則非獨爲夫人也盖爲桓公闇於去就不達是非外不能結好鄰國內不能防制夫人又成亂助篡貪賂廢祀以火攻人反與伐戰此等皆是不能去就政教舒緩故又引洪範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言人君愚

闇察視不明是謂不昭哲也其咎過在於舒緩其天降譴罰常在時燠也無冰。時燠也。○夏。五。（夏五本或有月者非）鄭伯使其弟禦來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言信在前非結於今。○禦魚呂反本亦作御左氏作語）〔疏〕諸侯至不日。釋曰重發不以屬通例者前弟年來聘今禦來盟嫌不同故重發之此云前定之盟不日則成十一年己丑及郤犨盟是後定可知也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疾謂激揚之聲舒謂徐緩）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貌姿體形容色）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明皆實錄。○傳直專反）〔疏〕注明皆實錄。釋曰言孔子承闕文之疑不止夏五一事故云皆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內災例日。○廩力甚反）〔疏〕注御廩至例日。釋曰御廩者藏公所親耕之物御用於宗廟故謂之御廩祭義云古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是公所親耕也內災例日者成三年甲子新宮災此云壬申御廩災是例日也乙亥。嘗。御廩之災不志。（以其微）〔疏〕注以其微。釋曰舊解云災是大事嘗亦不小而云微者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其六月之末容得立秋之節祭未足可書比之災則爲微嘗合舉重而今並書之者是未易災之餘可志而已見其不敬故兼志之如此解則傳云御廩之災不志者謂不當兼志之也今以爲微者直謂御廩災也故徐邈云不足志是也徐又云而嘗可也言可以嘗可上屬與范注違不得取之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鄭嗣曰唯以未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盡津忍反）天子親耕。以共粢盛。（天子親耕其禮三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共音恭一本作供粢音咨推昌誰反一音他回反）〔疏〕注天子至曰盛。釋曰月令天子於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師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是其文也王后親蠶。以共祭服。（王后親蠶齊戒躬桑夫人三繅遂班三宮朱綠玄黃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之。○齊側皆反本亦作齋繅先刀反黼音甫亦作黼黻音弗俗作紱）〔疏〕注王后至祀之。釋曰王后親蠶齊戒躬桑月令文夫人三繅遂班三宮云云祭義文故彼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鄭玄云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又云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

（之王也鄭玄云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捴而手振之以出緒也是也）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凱曰夫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由中出者身致其誠信然後可以交於神明祭之道也○禰乃禮反【疏】注禮有至道也○釋曰祭統文鄭玄云五經者吉凶賓軍嘉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爲首也大宗伯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春○親春傷容反【疏】注甸甸至親春○釋曰傳言甸粟知是掌田之官也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也故知三宮是三夫人宮也禮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春者文十三年傳文兼甸之事焉者納粟者甸師而夫人親春是兼之也）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夫人親春是兼甸之事○兼甸如字一本作甸十日爲甸注亦然）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鄭嗣曰壬申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足及易而嘗）○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刺七賜反）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文九年毛伯來求金【疏】求車至甚矣○釋曰求賻求金並發傳者以所求不同故各發之不云求賻甚而云求金甚者喪事有賻但求之非禮金非喪所供故以爲甚傳反正也者釋其稱世子也）○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譏奪正也。（譏諸侯不生名今名突以譏之）○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反正也。○許叔入于許。（傳例曰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疏】注傳例至曰入釋曰莊九年傳文）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泰曰許國之貴莫過許叔叔之宜立又無與二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公會齊侯于蒿。（○蒿左氏作艾公羊作鄗）○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休曰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行下孟反又如字）○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邑也突不正書入明不當受○櫟力狄反【疏】注櫟鄭至當受○釋曰案齊小白入于齊傳曰以惡曰入衞侯朔入衞傳曰入者內弗受也蓋曹爲國君而入者則是內不受若衞侯朔入于衞鄭伯突入于櫟是也公子不正取國者則是以惡故曰入若許叔入于許齊小白入于齊是也觀范之注其事必然但舊無此解不敢輙定或當以惡入者即內不當受傳文互舉之其實不異理亦通耳）○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宋地○袲昌氏反）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鄭突欲篡國伐而正之義也不應疑故責之）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衞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蔡侯、伐鄭。（蔡常在衞上今序陳下蓋後至【疏】注蔡常至後至○釋曰桓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此春公會宋公蔡侯衞侯于曹是蔡常在衞上今在下故知後至）○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桓公再助篡伐正危殆之甚喜得全歸故致之【疏】注桓公至致之釋曰公與諸侯此年爲突伐鄭前年雖爲忽討突疑而不用心亦是其助故云再助也范荅薄氏駮云明桓伐突非本心故言再助是也范必知前年爲忽伐鄭而此年爲突伐鄭者以前年責其疑若是伐嫡而疑則不足可責明是爲忽討突也此年傳云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若是助嫡則不須云危故知是助突討忽也）○冬。城向。（○向舒尚反）○十有一月。衞侯朔出奔齊。（朔惠公名）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疏】朔之至往也○釋曰不云失地而言惡者以朔不奉王命重於失地故直云惡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趡魯地○趡翠軌反）○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郎。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敗恥大戰恥小○戰于郎左氏作干奚）不言其人。以吾敗也。（言人則微者敗於微者其恥又甚故言師）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及當有人公親帥之恥有不可言○爲于僞反【疏】注公親帥之○釋曰知非卿帥而言公者春秋之義雖爲親帥諱不爲卿諱又傳云爲內諱則是公可知）○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陳以力助）○癸巳。葬蔡桓侯。（徐邈曰葬者臣子之事故書葬皆以公配諡此稱侯蓋蔡臣子失禮故即其所稱以示過【疏】葬蔡桓侯○釋曰何休云蔡季賢而桓侯不能用故抑之杜預云疑謬誤范以爲臣子失禮稱侯既就其所稱以示過三傳無文各以意說）○及宋人、衞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既盡也盡朔一日至明日乃食是月二日食也【疏】注既盡至食也○釋曰知二日者以傳云食既朔也言食盡朔是二日明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濼力沃反又音洛舊音匹沃反）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遂繼事之辭他皆放此）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據夫人實在當言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疏】注據夫至于濼○釋曰決僖公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公羊以爲此不言及夫人外公也左氏無正文或當以公男女無別故不言及並與穀梁異）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濼之會夫人驕伉不可言及故舍而弗數今書遂如齊欲錄其致變之由故不可以不書實驕伉而不制故不言及○伉本又作亢苦浪反數色祖反舍音捨）○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夫人與齊謀殺之不書諱也魯公薨正與不正皆日所以別內外也○別內外彼列反）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公五等之上【疏】其地至上也○釋曰據隱閔不地故決之也其外諸侯之卒皆不言公尊內故舉五等之上也）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葬我君。接上下也。（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辭【疏】葬我至下也○釋曰公者臣子之稱也我君者接及舉國上下之辭）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據隱公不書葬）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禮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而曰不責踰國而討于是者時齊強大非己所討君子即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疏】不責至是也○釋曰不責其討而譏其狩于郜者齊魯大小不敵故恕而免之公雖不能報理當絕交而與之同狩故譏之也）桓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諡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卒事畢於葬故於葬定稱號也昔武王崩周公制諡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天子崩稱天命以諡之諸侯薨天子諡之卿大夫卒受諡於其君○行之下孟反下同稱尺證反【疏】注諡者至其君○釋曰以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諡於隱公是大夫諡諸侯賜之諸侯既上有王者故知天子賜之禮記云天子稱天以誄之又公羊說天子諡於南郊在天子上者唯天耳故知稱天命以諡）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桓無此三者而出會大國所以見殺○知音智守如字又音狩【疏】知者至會矣○釋曰復發傳者隱公表會戎之危此明桓公見殺之事故重發之也）

穀梁注疏卷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八年（桓公）

礿者麥始熟可礿也（段玉裁云下礿字當作汋說詳公羊校勘記）

禘○無違禮（閩監毛本作言禘無違禮是也）

在部之陽（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在部本又作洽案部即郃誤）

夫婦叛合（閩監毛本叛作配○按今儀禮作胖合古本只作半合或作判合）

恐華成異（閩監本同毛本成改戎是）

九年

則是故命也（閩監毛本同石經故作放段玉裁云太平御覽百四十七卷引同）

十年

結日列陳則曰（閩監本同毛本列誤例釋文出列陳）

十有一年

舍之於茗丘（於當作于）

盟於宋（於當作于）

宋人者宋公也（案閩監毛本此文之上例加傳字今無傳字蓋閩本未加監毛本即仍閩本之舊也）

自來歸次之（案成公十六年傳來作其）

而怪不稱世子者（怪當作經閩監毛本不誤）

葬徵文公（徵當作衛閩監毛本不誤）

十有二年

虛宋地（閩本同監毛本脫此注）

言責魯父與其所與伐者戰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又作反）

十有四年

政治紀緩之所置（閩監毛本紀作紓置作致是也疏引同）

舊解傳云（閩監毛本云作文）

其天降謂罰（閩監毛本同浦鏜云謂當譴誤是也）

鄭伯使其弟禦來盟（閩監毛本同石經禦來盟三字漫漶）

疾謂濺揚之聲（閩監毛本濺作激是也）

師三公九卿諸侯大夫（閩監毛本師作帥是也）

夫人三練（閩監毛本練作繅疏同釋文出三繅練乃誤字）

必有兼甸之事焉（閩監毛本同石經甸作旬釋文出兼甸云一本作旬注亦然）

十有五年

傳反正也者釋其稱世子也（閩監毛本同浦鏜云當在下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傳下）

則是以惡故曰入（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故作入）

十有七年

公及邾儀父盟于趡（石經同閩監毛本脫公字）

恥大不可言（閩監毛本大作有）

十有八年

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嚴杰云元本左傳桓三年正義引治字上有始字是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閩監毛本同石經無與字）

監本春秋穀梁注疏莊公卷第五（起元年盡十八年）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莊公（疏）（魯世家莊公名同桓公之子以莊王四年即位謚法勝敵克壯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疏）（繼弑至正也。釋曰桓繼弑即位非正故此言正以明之傳始人之也既以人道錄之又不言氏姓貶之者公以練祭感母不與故以人道錄之但以妻殺夫罪同至逆不可不貶故又以人道絕之所以進退見法也計桓公以十八年四月薨至此年三月未是練時而云練祭感母不與者至四月則當練今方至練故感之而思母故何休云月者起練祭左右是其意亦以四月爲練也）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據君不絕）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三月。夫人孫于齊。（桓公夫人文姜也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故僖元年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以貶之文姜有殺夫之罪重故去姜氏以貶之此輕重之差。○孫音遜本亦作遜去起呂反下去姜同）孫之爲言猶孫也。（○孫孫遁而去。遁徒困反）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又書者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與祭音豫）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臣子則受君父之命婦受夫之命）（疏）（傳人之至受命。釋曰天之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也夫者妻之天故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謂事夫之道也臣子之法當受君父教命故曰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謂文姜殺夫是不順於道故天當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謂臣子不順君父之命則君父當絕之臣子大受命謂君父既絕天人臣子受君父之命故不得不貶也其注云臣子則受君父之命者解經中以言受命也云婦受夫之命者解以道受命也恐此說非也但舊爲此解不得不述或當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謂順天道以事夫也於人也以言受命謂臣受君命也不順於道者天絕之天道妻當事夫今夫人反弑公是不順天也故天絕之不順於言者人絕之謂婦當受夫之命夫人不受夫命是不順人也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者臣謂羣下子謂莊公上受命於天下受命於君是大受命也以其受君天之命故臣子得貶退夫人也）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若順）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言義得貶夫人）○夏。單伯逆王姬。（單姓也伯字。○單音善單姓伯字左氏以爲王卿士逆王姬左氏作送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疏）（注諸侯至通也○釋曰知諸侯貢士于天子者傳稱國高在又何休云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是有貢士之法今單伯天子命大夫故不名知書名者就國命之）其

不言如。何也。（據僖二十九年公子遂如京師言如）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禮尊卑不敵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魯桓親見殺于齊若天子命使爲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爲尊者諱故不可受之于京師○弒又作殺爲尊于僞反下爲之築同）〔疏〕（注禮尊至京師○釋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婚之意者天子與諸侯尊卑不敵若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若行婚姻之好則廢君臣之禮故使諸侯主之）○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築。禮也。于外。非禮也。（外城外也）〔疏〕（于外非禮也○釋曰左氏以爲築于外禮也此云非禮者以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今築之于外則是營衛不固是輕王女故云非禮謂非正禮耳於變禮則通也）築之爲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朝之直遙反下於朝同迎魚敬反下同）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親迎服祭服者重婚姻也公時有桓之喪○衰七回反弁皮彥反）〔疏〕（親迎至之喪○釋曰禮稱冕而親迎是服祭服也弁冕者通言之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故傳亦通言之）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疏〕（不使至禮也○釋曰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傳云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然則不言齊侯之來逆乃是常事不錄而云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者春秋之例得常不書莊公親逆是禮而書故知非其逆於齊也今王姬嫁於齊而使魯爲主齊侯如魯親逆當合書經但齊是魯讎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故不書之耳舊解齊侯親逆不至京師文王親逆不至于治則天子諸侯親迎皆不至婦家矣今恐不然何者此時王姬魯主婚故不至京師詩稱親迎于渭者爲造舟爲梁張本焉知文王不至大姒之家畧舉所疑遺諸來哲）○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諸侯日卒。正也。〔疏〕（日卒正也○釋曰重發之者此共錫命相連恐日月之爲錫命而錄故傳明之）○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氏叔字天子之上大夫也禮有九錫一曰輿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何休曰桓弒逆之人王法所宜誅絕而反錫命悖亂天道故不言天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則曰含者臣子之職也以至尊行卑事故不言天王也三月王使毛伯來會葬又曰刺此失禮故亦不言天王也甯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不可最大矣禮天子既有賵含之制傳但譏二事共一使耳言且所以示譏一事無再貶之道也以天王之尊會人妾祖母之葬譏失禮矣兼若使任叔之子來聘使家父來求車之不可乎此三者皆言天王明非義之所存舊史有詳畧夫子因而弗革故知曲說雖巧致遠則滯矣○錫星歷反賁音奔鈇方胡反鉞音越秬音巨黑黍鬯勑亮反香酒也悖補對反含胡暗反賵芳鳳反刺七賜反一使所吏反任音壬滯乃計反一本作泥）〔疏〕（注禮有至多少○釋曰九錫者出禮緯文也此九錫與周禮九命異何休注公羊既引九錫之文即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其意以九錫即是九命也今知何說非者案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其言與九錫不同明知異也今范引九錫之下直云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則亦以九錫異也但此九錫亦是賜命之數故引之或以范亦與何同恐非也白虎通云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亦是有功特賜不關九命之事也舊說解九錫之名一曰輿馬大輅戎輅各一玄馬二也二曰衣服謂玄袞也三曰樂則謂軒縣之樂也四曰朱戶謂所居之室朱其戶也五曰納陛謂從中階而升也六曰虎賁謂三百人也七曰弓矢彤旅之弓矢也八曰鈇鉞謂大柯斧賜之專殺也九曰秬鬯謂賜秬鬯之酒盛以圭瓚之中以祭祀也）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賞人於朝與士共之當召而錫也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儐之是來受命○朝直遙反儐必刃反）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疏〕（不正甚矣○釋曰文公踰年而賜成公八年乃賜桓公死後追賜三者異時嫌不得相蒙故並皆發傳此追命失禮最大故以甚言之）○王姬歸于齊。爲之中者歸之也。〔疏〕（爲之中者歸之也○釋曰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傳曰過我也此云爲之中者歸之發傳不同者此王姬由魯而嫁故曰爲之中者彼王姬非魯主婚故直云過我也）○齊師遷紀。郱鄑郚。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此國以三言爲名○郱步丁反鄑子移反郚音吾）或曰。遷紀于郱鄑郚。（十年宋人遷宿傳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矣齊師遷紀四年復書紀侯大去其國者紀侯賢不與齊師之亡紀故變文以見義郱鄑郚之君無紀侯之賢故不復見從常例也若齊師遷紀于郱鄑郚當言于以明之又不應復書地當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或曰之說甯所未詳○復扶又反見賢偏反）〔疏〕（注不應復書地釋曰此范難或曰之說言宿陽既亡不地則此亦不應復書地何書於郱鄑郚乎）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慶父名字仲父）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邾君在此邑故不繼于邾使若國）〔疏〕（注邾君至若國釋曰觀傳上文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云云所以譏乎公也則是解其稱伐之意而范注解一曰之義則似解不繼于邾者一曰君在而重之也亦是解其稱伐之意言邑而稱伐者爲君在重之使若國然故邑亦稱伐是上下不相違也）○秋。七月。齊王姬卒。爲之主者卒之也。（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服之故書卒禮記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爲之大功于僞反）〔疏〕（秋七月云云○釋曰何休云內女卒日此不日者恩實輕於內女案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書日此不書日是輕於內女也）○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齊地○禚章畧反）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饗在四年○踰竟音境後踰竟例皆同）○乙酉。宋公馮卒。（○馮皮冰反）〔疏〕（乙酉宋公馮卒○釋曰案世本馮是宋莊公穆公之長子宋督既弒與夷則馮是當正故亦書日卒也）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侯伐衛。（徐邈曰傳例曰往月危往也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與師而魯與同其理危也○溺乃狄反）〔疏〕（注傳例至往也釋曰定八年傳文會例時齊魯黨大是罪人故書月以見危也）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據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稱公子）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惡烏路反）○夏。四月。葬宋莊公。月葬。故也。○五月。葬桓王。傳曰改葬也。（若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疏〕（傳曰改葬也○釋曰傳云改葬而范違之者以經不言改故知非改葬也傳言改者以見喪踰七年已行吉禮今始反服喪服故謂之改葬又感精符云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冢奢麗大甚如識之言則改葬桓王在恒星不見之後故范謂此時非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緦者五服最下言舉下緬上從緦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緦也猶晦震夷伯之廟因明天子諸侯之制不謂夷伯非魯之大夫也甯之先君與蔡司徒論之詳矣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藐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唯輕言緬釋所以緦也○緦息詞反緬亡善反遠也）〔疏〕（注緦者至緦也釋曰五服者案喪服有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是也改葬之禮各從本服但緦麻者是五服之下故傳云改葬之禮緦者舉下以緬上也不謂改葬桓王之時唯服緦耳蔡司徒者謂蔡謨也江熙以爲改葬之禮其服唯輕故云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證唯緦耳知天子諸侯易服而葬者檀弓云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鄭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變服者謂未葬以前服麻葬則易之以葛也）或曰。郤尸以求諸侯。（停尸七年以求諸侯會葬非人情也○郤尸去畧反又去逆反杖顏

（云尸未葬之通稱）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京師去魯不遠赴告之命可不踰旬而至史不志崩則亂可知〔疏〕注京師至可知釋曰王城去魯纔餘千里赴喪者旬日而至史不記崩亂可知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徐邈曰古人稱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然則傳所謂天蓋名其沖和之功而神理所由也會二氣之和極發揮之美者不可以柔剛滯其用不得以陰陽分其名故歸於冥極而謂之天凡生類稟靈知於天資形於二氣故又曰獨天不生必三合而形神生理具矣○揮許歸反冥亡丁反稟使錦反知於音智）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王者尊故稱天子衆人卑故稱母子○母之子也可絕句下倣此尊稱尺證反下卑稱同）〔疏〕傳獨陰不生至稱焉○釋曰凡物之生皆資二氣之和稟上天之靈知不可以柔剛滯其用不得以陰陽分其名故云三合然後生也雖資三合然終推功冥極故云天之子也託之人事故又曰父之子母之子也天則感生者衆言天足以兼父不得云父子而曰天子衆人或知母而不知父故云母子亦不云父子也衆人亦稟天氣而生不云天子者天子取尊稱故稱天子衆人取卑稱故稱母子也傳因論天子崩葬故明其別稱也然則陰能成物陽能生物天能養物而摠云生者凡萬物初生必須三氣合四時和然後得生不是獨陽能生也但既生之後始分繫三氣耳注云不可以剛柔滯其用不得以陰陽分其名者易繫辭云一陰一陽謂之道王弼云一陰一陽者或謂之陰或謂之陽不可定名也夫為陰則不能為陽為柔則不能為剛唯不陰不陽然後為陰陽之宗不柔不剛然後為剛柔之主故無方無體非陽非陰始得謂之道始得謂之神是也柔剛者即陰陽之別名也故繫辭又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注云陽動陰靜剛柔之斷也是剛則陽柔則陰也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季紀侯弟○酅下圭反）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雍曰紀國微弱齊將吞并紀季深覩存亡之機大懼社稷之傾故超然遐舉以酅事齊庶胤嗣不泯宗廟永存春秋賢之故褒之以字齊受人之邑而滅人之國故於義不可受也○并必性反泯彌忍反〔疏〕入者內弗受也○釋曰重發之者此齊不可受嫌違例故重發之）○冬。公次于郎。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畏齊）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饗食也兩君相見之禮凡會書月著時事有危雖於公發例亦無所不關祝丘魯地○饗本又作享香丈反著張略反又張慮反〔疏〕饗食至魯地○釋曰饗食也者烹大牢以飲賓故云兩君相見之禮夫人與齊侯非禮饗食故云著時事有危此與二年禚之會書月以著危而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不書月者何休云再出書月重之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也事或然矣）饗。甚矣。（以非禮尤甚故謹而月之）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三月。紀伯姬卒。（隱二年履緰所逆者內女卒例日伯姬失國略之故月也○緰音須〔疏〕注隱二至月也○釋曰僖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是例日也此不日明為失國略之也）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禮諸侯絕傍朞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則為之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者不書卒○為于偽反朞居其反〔疏〕注禮諸至書卒○釋曰莒慶高固並逆叔姬經無卒文是適大夫不書卒也）○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傳例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不曰滅而曰大去其國蓋抑無道之強以優有道之弱若進止在已非齊所得滅也何休曰春秋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為大去也鄭君釋之曰商臣弒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為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即以變滅言大去為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為罪者自多矣○縱子用反見賢偏反舍音捨〔疏〕注舍此至多矣○釋曰此是鄭難何休云縱失襄公之惡也言春秋有因事見義者不得不舍此以滅人為罪也若僖五年晉人執虞公十九年梁亡之類是也）○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隱痛也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疏〕注日葬至亡也○釋曰知非為危者紀國已滅而齊葬之非復紀之臣子能葬故知閔之非為危也又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傳曰日葬閔紀之亡也知此亦是閔之也不於卒閔之者葬者送終大事故也○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郜。（郜齊地○狩音獸郜古報反左氏作禚）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內無貶公之道）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怨紆元反又紆願反後同刺七賜反）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師而曰如。衆也。（言師衆大如國故可以言如若言如齊侯則不可）〔疏〕傳師而曰如衆也○釋曰解經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不言如此言如齊師者言齊師衆大如國故可言如若指齊侯則於文不可言如齊侯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疏〕傳不踰竟○釋曰復發傳者嫌師與國異也○秋。郳黎來來朝。（黎來名也○郳五兮反國名黎郎兮反黎來郳君名朝直遙反）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朔）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王不欲立朔也）〔疏〕傳是齊侯宋公○釋曰四國皆從貶而獨言齊宋者齊為兵主宋是大國則陳蔡亦從也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徐邈曰諸侯不奉王命朔遂得篡王威屈辱有危故月也救衛於義善故重子突功不立故著其危〔疏〕注有危故月○釋曰日月之例見危者唯施於內今施之於外者范荅薄氏云王者安危天下所繫故亦與內同也）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何休以為稱子則非名也鄭君釋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為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為字誤爾徐乾曰王人者卑者之稱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加名以貴之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是卑者之常稱○卑者之稱尺證反下常稱同〔疏〕注鄭君至稱也○釋曰鄭荅何休云傳文稱名貴之者名當為字則鄭玄以子突非名徐乾云故加名以貴之則子突非字二者不同者鄭意若以子突為名則書名者乃士之常稱傳何以云貴之故知子突是字徐乾意稱人則王之卑者不合書名僖八年公會王人于洮是也今稱名即是貴之故二說不同或以為突是名子是貴理亦通但注意似不然）善救衛也。〔疏〕傳善救衛也○釋曰討王者有伐無救而云善者朔叛逆王命天子廢之立其嗣子而遣師往救有存諸侯之功故曰善不可以大平之法格之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據九年伐齊納糾言納）不逆天王之命也。（不與諸侯得納王之所絕）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疏〕傳朔入逆云云○釋曰朔出奔之時傳曰朔之名惡也此云順者謂比之入國為順彼辟天子之召仍是惡也故稱名耳一解此當文自相比朔入為逆則出當為順矣○秋。公至自伐衛。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據襄九年時有穆姜之喪會諸侯伐鄭不致）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見賢偏反）○螟。（○螟亡丁反）○冬。齊人來歸衛寶。以齊首之。分惡於

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若衛自歸寶於齊過齊然後與我齊首其事則我與王人戰罪差減○分惡烏各反下同殺色界反舊色例反過古禾反差初賣反）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婦人不會。會非正也。○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恒星者。經星也。（經常也謂常列宿○昔如字或作昔同不見賢遍反下不音者同列宿夙又反下皆同）〔疏〕（注謂常列宿○釋曰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常列宿者謂南方七宿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如而也星既隕而復雨○隕云敏反復扶又反）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星既隕而雨必晦暝安知夜中乎○與音餘暝亡定反）〔疏〕（傳其隕云云○釋曰其隕如雨是夜中與謂星隕而天必晦暝何知是夜中乎春秋之意著以傳著疑以傳疑皆以實錄故知夜中）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明實錄也傳直專反）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幾微也星既隕而雨中微難知而曰夜中自以實著爾非億度而知○度徒各反）〔疏〕（中之幾也至著焉爾○釋曰謂雨晦暝幾微也中微難知而曰夜中者是事之著見焉爾非億度而知也）何用見其中也。〔疏〕（何用見其中也○釋曰謂經以何事知其夜中者以失星變之始而錄其已隕之時揆度漏刻別正當夜中矣）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失星變之始而錄其已隕之時檢錄漏刻以知夜中）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疏〕（其不至何也○釋曰解經上文云恒星不見下文其不曰恒星之隕者又自解之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者是何星故不得言之也又解不言雨星而言隕星意言我見從上而隕又下接於地則可以雨說之也今唯見其下不見其上故曰隕星又總說隕之與雨二者之別著於上見於上謂之雨著其直見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言不見在上故不可以雨說之徐邈云著於上謂雲著上）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言我見從上來接於下然後可言雨星今唯見在下故曰隕星○我見見音如字注同雨于付反注同）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解經不得言雨星而言隕星也鄭君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劉向曰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又中夜而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見于下如字或賢偏反不見賢偏反隊直類反）○秋。大水。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疏〕（傳高下云云○釋曰復發傳者嫌大水無麥苗異於常故重發之）○無麥苗。麥苗同時也。（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齊地）婦人不會。會非正也。〔疏〕（傳會非正也○釋曰再發傳者防是魯地穀是齊邑故重發之）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時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次。止也。俟。待也。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振整也旅衆也）〔疏〕（傳習戰也○釋曰此治兵振旅皆云習戰者周禮仲秋教治兵仲春教振旅出入幼賤雖殊同是教戰之法故此傳二者皆以習戰言之公羊以治兵爲祠兵亦云其禮一也周禮仲秋教治兵此非秋亦云治兵者周禮四時講武故各立別名此據出師之事故雖春亦得以治兵爲名）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以嚴整終事故敵人不至）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江熙曰鄰國望我歡若親戚何師之爲○陳直覲反下文皆同道徒報反下同）善師者不陳。（師衆素嚴不須耀軍列陳江熙曰上兵伐謀何乃至陳）善陳者不戰。（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善戰者不死。（投兵勝地故無死者江熙曰辟實攻虛則不死）善死者不亡。（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者也江熙曰見危授命義存君親雖沒猶存○盡津忍反背音佩）〔疏〕（傳善爲至不亡○釋曰善爲國者不師謂有明王時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不起軍師而四海賓服則黃帝堯舜時是也善師者不陳若齊桓公伐楚不設行陳而服罪也善陳者不戰即此魯能嚴整終事而陳蔡不至也善戰者不死若文王伐崇因壘而崇自服也善死者不亡若柏舉之戰吳雖入楚父老致死還復楚國也此引文爲證頗允傳文一準此解則與注少僻但舊有此說故今亦存之其注虛觀文則曉故不復煩釋）○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郕同姓之國而與齊伐之是用師之過也故使若齊無武功而郕自降○降戶江反皆同）○秋。師還。還者。事未畢也。遯也。（郕已降而以未畢爲文者蓋辟滅同姓之國示不卒其事○還音旋遯徒困反）○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兒如字音五兮反）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之挈。失嫌也。〔疏〕（傳無知之挈失嫌也○釋曰重發之者月與不月地與不地之異故重發之）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挈苦結反）○公及齊大夫盟于暨。（暨魯地○暨其器反左氏作蔇）公不及大夫。（春秋之義內大夫可以會諸侯公不可以盟外大夫所以明尊卑定內外也今齊國無君要當有任其盟者故不得不以權通）大夫不名。無君也。（禮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變盟立小白○渝羊朱反）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惡烏路反下及注惡內皆同）○夏。公伐齊。納糾。（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挈之也春秋於內公子爲大夫者乃記其奔子糾不爲大夫故不書其奔鄭忽既受命嗣位是以書其出然則重非嫡嗣宮非大夫皆事例所畧故許叔蔡季小白重耳通亦不書出○糾居黝反左氏作子糾嫡丁歷反重直龍反）〔疏〕（注不言至書出○釋曰下文取子糾殺之稱子此直云糾故解其意欲明繫在魯故挈之又解子糾不書出奔之意言內公子爲大夫者乃記其奔若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是也子糾不書出是不爲大夫也）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何休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讎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鄭君釋之曰於讎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讎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爾此自正義不相反也甯謂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亦其類也惡內之言傳或失之○敗惡烏路反注同復扶又反迂音于一音紂又於武反迎魚敬反）〔疏〕（注內之至亦其類也○釋曰范既不從傳文以爲大惡又莊公親逆未是大罪而云亦其類者以公忘父之仇而援舉兵動衆既不能強爲齊所敗是大惡也魯與齊爲讎而公娶其女雖得親迎之常甚失結婚之義故云亦其類也）○齊小白入于齊。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成十四年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是也）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惡烏路反）○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諸公子爭立國亂故危之）○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不言及者主名內之卑者乾時齊地）〔疏〕（注內之卑者○釋曰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郎注云公親帥之諱故不言公此亦云及知非公者彼傳云不言敗爲內諱也以其諱故知公也今經書敗傳又不釋之故知是內之卑者）○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言子糾者明其貴宜爲君）〔疏〕（注明其貴○釋曰公羊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也是其貴故以子某稱之如子般子野之類也）外不言取。〔疏〕（外不言取○釋曰取是內取故外不得言取今云取者惡內也一解外不言取者謂楚人殺徵舒慶封並不言取此雖是何休之義亦得通一家故并錄之）言取。病內也。取。易辭

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猶言自齊之子糾今取而殺之言魯不能救護也。○易以豉反）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難乃旦反下注同乘繩證反）○冬。浚洙。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畏齊難。○浚音峻深也洙音殊杜預云水名）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長勺魯地。○勺時酌反）不日。疑戰也。（疑戰者言不剋日而戰以詐相襲）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勝內謂勝在內）○二月。公侵宋。【疏】（二月公侵宋。○釋曰舊說以爲公與宿盟宋方病宿故公侵之若此則是公之無惡傳何惡公也公與宿盟經無其事爲宿侵宋傳無其文是舊說妄也隱元年盟於宿范以爲地是公不與宿盟也但不知何爲侵耳）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惡烏路反）○三月。宋人遷宿。遷亡辭也。（爲人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亡辭閔二年齊人遷陽亦是也。○復扶富反下文及注同）【疏】（傳遷亡辭也。○釋曰春秋言遷有二種之例一表亡辭者此文是也二見存亡國者邢遷于夷儀是也不於元年遷紀發傳者彼以紀侯賢經變文以示義非正故不發之遷陽不發從此省文也遷文三起例者此是亡辭之始邢是復國之初許獨自不月故三發之也范略例云凡遷有十亡遷有三者齊人遷陽宋人遷宿齊師遷紀是也好遷有七者邢遷夷儀衞遷帝丘蔡遷州來許遷于葉許遷于夷許遷白羽許遷容城是也餘遷皆月許四遷不月者以其小略之如邑也遷紀不月者文承月下蒙之可知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國亡不復見經不言滅者言滅則弒其君滅其宗廟社稷就而有之不遷其民。○見賢遍反）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謂自遷者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也彼二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此傳云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互文也。○蔡舒涉反）○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次。止也。畏我也。○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乘繩證反）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莘蔡地。○莘所巾反）以蔡侯獻武歸。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據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不名。獻武本亦依左氏作舞）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據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不言敗晉師

○邲皮必反又扶必反一音弼敗績如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爲中國諱見執故言以歸。○爲于僞反）○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衞傳曰其名失國也十六年衞侯朔出奔齊傳曰朔之名惡也然則出奔書名有二義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不言出者國滅無所出也他皆放此）【疏】（注有二義。○釋曰禮言失地名故鄭忽失國而名也傳曰朔之名惡也是衞侯爲惡而名故云有二義滅國無文故注又云譚子無名蓋無罪也雖無罪不名以其不能死社稷書奔是譏也）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魯地。○敗必邁反下及注同鄑子移反）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結日列陳不以詐相襲得敗師之道故曰成也。○列陳直覲反）宋萬之獲也。【疏】（傳宋萬之獲也。○釋曰傳言獲宋萬而經不書者此時尚卑故不書反國爲卿始弒君是故書之雖書以新升爲卿宋賜族故經不言氏傳以爲宋之卑者是也）○秋。宋大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疏】（傳高下云云。○釋曰重發傳者嫌外災與內異也）○冬。王姬歸于齊。其志過我也。（○過古禾反）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酅紀邑也紀季所用入于齊者紀國既滅故歸酅）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江熙曰四年齊滅紀不言滅而言大去者義有所見爾則國滅也叔姬來歸不書非歸寧且非大歸也叔姬守節積有年矣紀季雖以酅入于齊不敢懷貳然襄公豺狼未可開信桓公既立德行方宜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酅魯喜其女得申其志。○見賢徧反豺仕皆反行下孟反）○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捷宋閔公）宋萬。宋之卑者也。【疏】（傳宋之卑者。○釋曰傳言宋之卑者解不稱氏之意與宋督同別於無知祝吁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仇牧扞衞其君故見殺也桓二年傳曰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今仇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弒。○仇牧音目扞曷旦反）【疏】（傳仇牧閑也。○釋曰復發傳者孔父先君死發傳以明閑此則後君死故又發傳荀息雖同復死之例但仇牧是卑者所殺荀息爲尊卿殺之故又發傳也）○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宋久不討賊致令得奔故謹而月之。○令力呈反）【疏】（注宋久至月之。○釋曰無知八年冬弒君九年春始被殺而經不書月此宋萬八月弒君十月出奔而云久不討賊故謹

而月之者以祝吁書月傳云謹之則此書月亦是謹之可知也然則無知既經三月齊人殺得之故直書時此宋人不能即討令得奔故謹而月之）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疏】（會于北杏。○釋曰鄭釋廢疾數九會則以柯之明年爲始范今數衣裳則通言北杏之會三說不同者鄭以孔子云九合諸侯北杏之會經無諸侯之文故不數之范以傳文直云衣裳之會不論諸侯多少北杏傳云齊侯宋公也故并以北杏數之范亦以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故與鄭不同）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言諸侯將權時推齊侯使行伯事）曰。可矣乎。未乎。（雍曰疑齊桓雖非受命之伯侯推之便可以爲伯乎未也）舉人衆之辭也。（稱人言非王命衆授之以事）【疏】（舉人衆之辭也。○釋曰經不書某侯某侯云某人某人者是衆授之辭也經以衆授爲文明非王命是未得王命未可以爲伯覆上未乎之意也）○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齊地。○柯古河反）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曹劌之盟經傳無文蓋有信者也公羊傳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劌居衞反要盟於遙反）【疏】（注曹劌云云。○釋曰傳云曹劌之盟也而注云經傳無文者謂曹劌與齊侯盟爲信之事穀梁經傳不說也注又云蓋有信者也故即引公羊桓公爲信之事以結之一解云經傳無文者不如公羊具說劌盟之狀也與前解少異耳大旨亦同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手劒劫齊侯共盟使歸汶陽之田而齊侯終亦還之是也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謂以臣劫君是可讎也桓公終不罪曹子是不怨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公盟例日外諸侯盟例不日桓大信遠著故雖公與盟猶不日。○與音預注同）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疏】（傳齊人至伐宋。○釋曰蓋同左氏背北杏會故也）○夏。單伯會伐宋。會事之成也。（伐事已成單伯乃至。○單音善）【疏】（傳會事之成也。○釋曰此解經言會伐宋之意以諸侯伐事已成而單伯始至故云會伐宋）○秋。七月。荆入蔡。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疏】（傳州舉之也。○釋曰糜信云楚子貪淫爲息嬀滅蔡故州舉之是取左傳之說非也十年傳云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則此亦與彼同耳）州不如國。（言荆不如言楚）國不如名。（言楚不如言介葛盧。○介音界）名不如字。（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儀父）○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于鄄。（鄄衞地。○鄄音絹）復同會也。（諸侯欲推桓以爲伯故復同會于此以謀之。○復扶又反）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復同會也。（爲欲推桓爲伯故復會於此○復扶又反爲欲于僞反）〔疏〕（傳復同會也○釋曰重發傳者諸侯至此方信齊桓故更發之也）○夏。夫人姜氏如齊。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疏〕（傳踰竟非禮也○釋曰重發之者此非淫恐異故發傳同之）○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宋主兵故序齊上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夷狄在下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他皆放此）○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荊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幽宋地。滑于八反）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疏〕（傳同者至周也○釋曰公羊傳云同盟者何同欲也左傳云同盟于幽鄭成也此云同盟者同尊周也見三傳意各異也所謂同尊周也者諸侯推桓爲伯使翼戴天子即是尊周之事）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十三年春會于北杏諸侯俱疑齊桓非受命之伯欲共以事推之可乎今于此年諸侯同共推桓而魯與齊讎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同官爲寮謂諸侯也至二十七年同盟于幽遂伯齊侯○寮力彫反）〔疏〕（傳不言至之也○釋曰舊解謂會于北杏不言諸侯是外疑也今此會不言公是內疑之也自此以後外內不復疑之故曰一疑也直據傳文事欲似然推尋范注必不得爾何者注云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何指北杏與此爲一疑也故今更別說言此會公實與之而經不言公者外內寮一疑之寮謂諸侯也言外內諸侯同一疑公不知可事齊乎不可事齊乎故去公以著疑也云外內者諸侯之國或遠或近故以外內總之也若然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所以云公者彼柯盟曹劌要齊歸魯汶陽之田非事齊之事縱與之盟不足爲恥也此幽盟欲推齊爲伯與共尊事之魯既與齊爲讎又內外一疑故經不言公以示意也）○邾子克卒。其曰子。進之也。（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其爵）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與令得執○詹者廉反令力呈反）鄭詹。鄭之卑者。〔疏〕（傳齊人至卑者○釋曰稱人者衆所欲之辭故云與之謂與齊得執也知鄭詹是鄭之卑者大夫卑者以國氏今經直云鄭詹故知卑者也然則卑者可知而重發傳者嫌有罪去氏也知非有罪去氏者外大夫身有罪例不去氏即祭仲之類是也宛所以去氏者爲貶鄭伯也）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末謂逃來）鄭詹。鄭之佞人也。（○佞乃定反）○夏。齊人殲于遂。殲者。盡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以其能殺齊戍故若遂之存○殲子廉反盡也遂人盡齊人絶句）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狎猶輕也○飲於鴆反狎戶甲反）○秋。鄭詹自齊逃來。逃義曰逃。（齊稱人以執是執有罪也執得其罪故曰義也今而逃之是逃義也）○冬。多麋。（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國多麋○麋亡悲反）〔疏〕（注京房云云○釋曰火不明者謂五行與五事五常相配則視與禮同配南方言火不明猶言視與禮不明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王制曰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何休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朝直遥反處昌慮反）〔疏〕（注王制至夜食○釋曰此是禮記玉藻文而云王制者謂王者之法制非謂王制之篇也此魯事而軌言天子朝日者言王者朝日所以顯諸侯朝朔也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服玄冕其諸侯則玉藻云皮弁以聽朔於大廟與天子禮異其禮雖異皆早早行事而昨夜有虧傷之處尚有故知夜食也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策廢疾云立八尺之木不見其影並與范意異也）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長丁丈反）○夏。公追戎于濟西。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邇猶近也不使戎得逼近於我故君入竟望風退走○濟子禮反濟水名邇如字邇近也一本作介音界亦近也竟音境）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言戎遠來至濟西必大有徒衆以公自追之知其審然○爲于僞反）○秋。有蜮。（蜮短狐也蓋含沙射人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蜮○蜮本亦作蟘音或短狐本草謂之射工射人食亦反下文同）〔疏〕（傳秋有蜮○釋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也陸機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一名射影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入人皮肌其瘡如疥范引京房易傳則與五行傳說異又云蓋含沙射人則與陸機說或同也）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亡音無又如字）〔疏〕（傳一有一亡曰有○釋曰舊解一有南越所生是也一亡魯國無是也今以爲一有一亡曰有者謂或有有時或有無時言不常也故書曰有若螟螽之類是常有之物不言有也上十七年云多麋者魯之常獸是歲偏多故書多也螟螽不言多者螟螽是微細之物不可以數言之故不言多也又每年常有不得言有也所以異於蜚蜮與麋也）○冬。十月。

穀梁傳注疏卷五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莊公

元年

傳始人之也（閩監毛本以此下疏文移屬下注以人道錄之下傳誤作注○案此傳在下疏當下屬此本誤也）

則子不忍即位也（閩本同監毛本下衍註字）

夫人孫于齊（石經閩監毛本同釋文孫本亦作遜○案段玉裁云古經典無遜字亦作遜者非是）

傳人之至受命（此疏閩監毛本在注義得貶夫人下傳作註誤）

據僖二十九年（閩本同監本二字模糊毛本二作三案當作三十）

六命賜官（閩監毛本賜作受○按周禮作賜）

能征不顯者賜弓矢（閩監毛本同何校本顯作順○按今白虎通作義）

舊說解九錫之名（閩監本同毛本名作命）

此王姬由魯而嫁也（閩監本同毛本由作繇案毛避所諱）

二年

爲之主者卒之也（石經同閩監毛本脫主字）

三年

溺會齊侯伐衛（閩監毛本同石經侯作師按隱二年疏引正作師）

齊魯黨大是罪人（閩監毛本是作惡何校本大是作天是云是疑子）

郊牛之口傷（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依通典上增猶字）

謂蔡謀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謀改謨○按蔡謨字道明謚文穆晉書有傳）

鄭云云（閩監毛本上云作元）

傳獨陰不生至稱焉（閩本同監毛本脫傳字）

不是獨陽能生也（閩監毛本能作得）

柔剛者（閩監毛本作剛柔者）

四年

亨大牢以飲賓（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亨作享）

六年
春王三月（石經同隱二年疏引亦作三月閩監毛本誤二月）
王者安危天下所繫故亦與內同也（閩監毛本安危天下作天下安危無也字）
七年
辛卯昔恆星不見（閩監毛本此下衍夜中星隕如雨六字釋文昔本或作宵○按古多假昔爲夕段玉裁說見公羊挍勘記）
著於上見於上（閩監毛本次上字作下）
著其直見於下（閩監毛本無其直見三字）
則是雨說也（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是雨云于付反注同則亦與今本同石經雨作雨）
豈雨說哉（閩監毛本同石經雨作雨）
又中夜而隕者（閩監毛本中夜作夜中）
十有二年
宋萬弑其君捷（按公羊傳捷作接古音妾聲捷聲同部徐彥疏引長義云穀梁亦作接）
荀息雖同復死之例（閩監毛本同何校本復作後是也）
十有三年
三說不同者（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三作二是也）
侯推之（閩監毛本上有諸字）
十有四年
而齊侯終亦還之（閩監毛本無終字）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于鄄（石經同閩監毛本脫宋公衞侯四字）
諸侯欲推桓以爲伯（閩監毛本脫桓字）
十有六年
同盟者加同欲也（按公羊傳加作何）　使翼戴天子（閩監毛本戴作戴是）
十有八年
其食虧傷之處（閩監毛本食下衍有字）
而昨夜有虧傷之處尚有（閩本同監毛本下有字作存）
故君入竟（閩本同監毛本君作若）
璿機（閩監本同是也毛本機作璣誤）

監本春秋穀梁注疏莊公卷第六（十九年至三十二年盡閔二年）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十有九年。○（傳本或分此以下爲莊公與閔公同卷）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魯實使公子結要二國之盟欲自託於大國未審得盟與不故以媵婦爲名得盟則盟不則止此行有辭也○媵以證反又繩證反爾雅云送也要於遙反注同）〔疏〕傳辟要盟也○釋曰文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此若齊宋不許亦當云弗及盟而云辟要盟也者彼以行父失辭又無媵事故云弗及盟此有媵事若齊宋不許則直書媵事而已故云辟要盟也　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以輕遂重無他異說故知辟要盟耳○見賢徧反）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但爲遂事假錄媵事耳故略言陳人之婦不處其主名○爲于僞反）〔疏〕注但爲至主名○釋曰假錄媵事者媵是小事不合書經今既書之故云假非謂無媵事也不處其主名者謂不言陳侯夫人而云陳人之婦是不處其主名也　其不日。數渝惡之也。（○數音朔惡烏路反）〔疏〕傳數渝惡之也○釋曰數疾也謂秋共盟冬而見伐變盟之疾故不書日以惡之也或以爲數渝爲今冬伐我西鄙明年齊又伐我故云數理亦通也　○夫人姜氏如莒。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疏〕傳不踰竟○釋曰重發傳者嫌此適異國恐別故發傳以同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難乃旦反邇如字本又作介音界）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夫人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莒音舉）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竟音境）〔疏〕傳不踰竟○釋曰重發傳者比再如莒失禮之甚故詳之　○夏。齊大災。其志。以甚也。（外災不志甚謂災及人也外災例時）〔疏〕傳其志以甚也○釋曰范例云災有十二內則書日外則書時國曰災邑曰火內則書日新宮御廩之類是也其外則時者則宋大水齊大災之等是也昭十八年不書時以四國同日故也其外災志者皆發傳故十一年宋大水傳曰王者之後也襄九年宋災嫌火與水異傳曰故宋也宜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曰以樂器所藏目之也此書齊大災傳曰其志以甚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傳曰其志以同日也其九年陳火傳曰閔陳而存之也是也　○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婦人弗目也。（鄭嗣曰弗目謂不目言其地也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僖元年傳曰夫人薨不地此言弗目蓋互辭爾定九年得寶玉大弓傳曰弗目羞也蓋此類也江熙曰文姜有弑公之逆而弗目其罪○弗目謂不題曰文姜薨所也一曰弗目其罪）〔疏〕傳婦人弗目也○釋曰隱二年夫人子氏薨著不地之例此復發傳者嫌有罪去地故發之也不曰夫人而言婦人者以文姜失夫人之道故經書薨傳以婦人言之或是經無變文蓋傳通言之無異意也○注弗目其罪○釋曰江熙云不目其罪者謂稱夫人薨與常例不異是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肆。失也。眚。災也。（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經稱肆大眚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有時而用之非經國之常制○肆音四眚所景反宥音又滌音狄）〔疏〕注易稱云云○釋曰肆失也眚災也言肆大眚者謂放失大罪惡災猶罪惡也言放失大罪惡明小惡亦赦之也易稱赦過宥罪者解卦辭也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解卦坎下震上震爲雷坎爲雨雷動雨下而萬物解散故君子以此卦象而放赦罪人書稱眚災肆赦舜典文孔安國云眚過災害肆緩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此傳云肆失也則亦緩之類以經稱肆大眚故以眚爲災也尚書眚災連文故孔氏以眚爲過其大意亦不異也○注蕩滌衆故○釋曰傳爲嫌天子之葬也者二事相須注以肆大眚不可特爲夫人故云蕩滌衆故傳意原魯所以肆大眚者爲嫌天子之葬也故注與傳兩言之　災紀也。失故也。（災謂罪惡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爲嫌天子之葬也。（文姜罪應誅絕誅絕之罪不葬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者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爲于僞反）○癸丑。葬我小君文姜。小君。非君也。（不治其民）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陳人殺其公子禦寇。（禦寇宣公之子○禦魚呂反又作御）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爲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視比）命以執公子。（大夫既命得執公子之禮一本大夫命以視公子）○夏。五月。（以五月首時甯所未詳）〔疏〕傳夏五月○釋曰何休云譏莊公娶讎女不可以事先祖猶五月不宜以首時杜預云莊公獨稱夏五月者疑謬誤也范以二者皆無憑故云甯所未詳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不言公。高傒伉也。（書日則公盟也高傒驕伉與公敵體恥之故不書公○傒音奚伉苦浪反）〔疏〕注書日至書公○釋曰微者盟例不日及宋人盟于宿是也此既書日明公在可知知非卿者若卿則與高傒敵何以直言及故知非卿也公及莒人盟于包來言公者彼稱人是舉國之辭故可以言公此若云公及高傒則高傒得敵公故不言公也公會楚公子嬰齊不沒公者彼以前驕伉後服罪故不去公以見

（別意也）○冬。公如齊納幣。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采擇女之德性也其禮用鴈爲贄者取順陰陽往來○贄音至）有問名。（問女名而卜之知吉凶也其禮如納采）有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婚）〔疏〕（傳有納徵○釋曰此傳釋諸侯不云納幣而云納徵者以士婚禮有納徵之文欲明用幣雖異而禮同也）有告期。（告迎期○迎魚敬反）四者備。〔疏〕（傳四者備○釋曰士婚禮下達之後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此傳不云納吉者直舉四者足以譏公故畧納吉不言之或以爲諸侯與士禮異者非也）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疏〕（傳納幣非禮也○釋曰納幣非禮是譏喪娶而注云傳無譏文者傳上云公之親納幣非禮不云喪娶之事故云無譏文也然宣元年貶夫人去氏此則全無譏者彼以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仍未是貶公之事故彼注云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是也）故譏之。（公母喪未再朞而圖婚傳無譏文但譏親納幣者喪婚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見賢徧反）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疏〕（傳公至自齊○釋曰二十七年傳云桓會不致此與下文觀社皆書公至自齊者公羊傳云桓會不致此何以致危之也徐邈亦云不以禮行故致以見危范此雖無注下云公怠棄國政比行犯禮憂危甚矣則亦以二者爲憂危致之也若然定八年傳稱致月危致也下傳云致月有懼焉爾此若致以見危所以不月者以二者皆非禮而行不假書月危懼可知傳以危而不月嫌與例乖故發傳詳之或以爲二者皆非禮之行與好會異故致之非是見危理亦通也）○祭叔來聘。（祭叔天子寰內諸侯叔名○祭側界反寰音縣又音環）〔疏〕（傳祭叔來聘○釋曰范云祭叔天子寰內諸侯叔名則范意將此祭叔與隱元年祭伯同是畿內諸侯而此云來聘彼傳責其不稱朝者祭伯者祭國伯爵也寰內諸侯時不爲王之卿大夫欲外交鄰好而來通魯以其無王命故不得言聘不仕王朝故得責其不稱朝也今祭叔見是天子大夫而恣意任情欲外接諸侯雖請王命非王本心故不稱使見其擅命言聘表其請王猶左氏公子翬強請故得書經而去其族也案隱元年注云祭伯畿內大夫有采地者既有采地則似祭伯亦仕王朝者以祭伯本爲入仕王朝故畿內授地今雖不仕亦得以大夫言之或以爲祭叔亦無王命以是天子大夫假王命而來魯受其聘故得書聘以本非王命故不稱使也祭伯雖是天子卿大夫欲同諸侯之例而來朝魯以不奉王命故不得稱聘寰內諸侯不合外交故亦不得云朝是亦得通一家也徐邈云祭叔爲祭公使則徐意以祭叔爲祭之大夫也范以叔爲名似同徐說但舊解不然故今亦同之）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何休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于此奪之何也鄭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去起呂反見賢徧反）○夏。公如齊觀社。常事曰視。（視朔是也）非常曰觀。〔疏〕（傳非常曰觀○釋曰復發傳者嫌觀魚觀社異故發之也春秋之例常事不書視朔既書而范云常事謂視朔者視朔之禮實是常事但公廢之即爲非常故書之）觀。無事之辭也。（言無朝會之事○朝直遙反下同）以是爲尸女也。（尸主也主爲女往爾以觀社爲辭○主爲于僞反）無事不出竟。

公至自齊。公如。（陳公行例）往時。正也。（正謂無危懼也皆放此）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荆人來聘。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明聘問之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疏〕（傳善累云云○釋曰不言楚人而云荆人者傳稱州不若國楚既新進若稱國繫人嫌其大褒故直舉州稱人言聘以進之）○公及齊侯遇于穀。及者。內爲志焉爾。〔疏〕（傳內爲志焉爾○釋曰重發傳者公爲淫如齊嫌異於常故重發之）遇者。志相得也。○蕭叔朝公。〔疏〕（傳蕭叔朝公○釋曰書名者附庸常例儀父稱字傳言貴之此傳直云微國不言貴之則叔名也重發傳者嫌名字異故也）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言於穀朝公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秋。丹桓宮楹。（楹柱）禮。天子諸侯黝堊。（黝堊黑色○黝於糾反又於柳反注同堊烏路反又烏各反范云黝堊黑色案黝黑也堊白土）〔疏〕（注黝堊黑色○釋曰徐邈云黝黑柱也堊白壁也謂白壁而黑柱今范同以黝堊爲黑色者以此傳爲丹楹而發何得有壁事而在其間故同爲黑色也）大夫倉士黈。（黈黃色○黈他苟反黃色也麋氏云張斗反）丹楹。非禮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射音亦本或作亦）○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桓盟不日此盟日者前公如齊觀社傳曰觀無事之辭以是爲尸女也公怠棄國政此行犯禮憂危甚矣霸主降心親與之盟實有弘濟之功而魯得免於罪臣子所慶莫重於此時事所重文亦宜詳故特謹日以著之○扈音戶）〔疏〕（注桓盟至著之○釋曰公羊傳云桓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今范知喜得霸主與盟故詳而日之者傳雖有桓盟不日信之文亦有不日數渝惡之事又葵丘以極美齊桓而書日故知此間書日喜霸者與盟也此時齊桓威德既盛與公結盟實有弘濟之功何得爲有危事故范以臣子所慶文亦宜詳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刻音克桷音角榱也方曰桷圓曰椽斲丁角反削也礱之力公反磨之）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非禮謂娶讎女非正謂刻桷丹楹也本非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爲夫人飾又非正也○迎魚敬反下皆同）〔疏〕（注又非正也○釋曰娶讎女刻桷兩事俱非故曰又也或以爲又者并謂崇飾夫人理亦通也所以不直言非禮云又非正者見莊有二種之惡故非禮非正兩舉之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於齊而飾其宗廟以榮讎國之女惡莊不子○惡烏路反下同）〔疏〕（注不言新宮○釋曰新宮桓公之宮以是禰宮不忍斥之故謂之新宮今惡莊公不子故斥言桓宮以見非正也）○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親迎。恒事也。不志。〔疏〕（傳親迎至不志○釋曰文四年傳云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似不成禮於齊即合志而此云常事不志者彼亦是非禮而書就書之中更自別見言逆婦既書於經所以不云公者爲成禮於齊故變文與莊公異也）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秋。公至自齊。迎者。行見諸。舍見諸。（諸之也言瞻望夫人乘車○乘繩證反）○先至。非正也。○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入者。內弗受也。〔疏〕（傳入者內弗受也釋曰重發傳者嫌夫人與他例異故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薦進舍置○惡入烏路反一音如字）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覿用徒歷反見也）〔疏〕（傳覿用幣釋曰舊解不言見而言覿覿者私事大夫公然行之故言覿以明其私也見者正也故會于沙隨云不見公傳曰可以見公而不見譏在諸侯也是覿與見別也今以爲不然者三傳之文並不云覿見事別何得言私爲覿正爲見乎恐別有案據遂存之以示疑耳）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疏〕（傳大夫不見夫人○釋曰既云不見夫人又說男子之贄者更釋用幣非禮之意也言男子之贄羔鴈之等婦人之贄棗栗之類欲見俱不得用幣）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贄所以至者也上大夫用羔取其從羣帥而不黨也下大夫用鴈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士冬用雉夏用腒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腒腊也雉必用死雉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數色主反腒其居反腊也乾雉也士夏執之備腐臭也說文云北方謂鳥腊曰腒傳曰堯腊舜始腒別彼列反爲其于僞反腐符甫反）婦人之贄。棗栗鍛脩。（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鍛脩取斷斷自脩整○鍛丁亂反脯也鍛而加薑桂曰脩脩飭本或作勑同恥力反一本作飾申職反或作整音征領反）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國體謂爲君股肱○股音古肱古弘反）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惡烏路反）○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疏〕

（傳曹羈出奔陳○釋曰公羊以爲曹羈是曹大夫三諫不從而去之也杜預注左傳以爲羈是曹之世子此處雖無傳案下二十六年傳意則與公羊同也○）赤歸于曹郭公。〔疏〕（傳赤歸于曹郭公○釋曰薄氏駮云赤若是諸侯不能治國舍而歸曹應謂之奔何以詭例言歸乎徐乾又云不言郭公疑是魯之微者若是微者則例所不書何得以微者爲譬二事俱滯而范從之者凡諸侯出奔其國者或爲人所滅或受制强臣迫逐苟免然後書出今郭公在國不被迫逐往曹事等如歸故以易辭言之不得云出奔也凡內大夫未得命者例但書名若使赤直名而無所繫別文同俠等故又云郭公也徐乾之說理通故范引而從之）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徐乾曰郭公郭國之君也名赤蓋不能治其國舍而歸于曹君爲社稷之主承宗廟之重不能安之而外歸他國故但書名以罪而懲之不直言赤復云郭公者恐不知赤者是誰將若魯之微者故也以郭公著上者則是諸侯失國之例是無以見微之義○羈居宜反郭公左氏如字公羊音號舍音捨懲直升反復扶又反著張慮反又張畧反見賢徧反○）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氏叔字○女音汝）其不名。何也。（據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稱名○）天子之命大夫也。〔疏〕（傳天子之命大夫也○釋曰言命大夫即是單伯之等故知叔是字祭仲傳無文釋故知仲是名也○）夏。五月。癸丑。衞侯朔卒。（惠公也犯逆失德故不書葬）○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麾旌幡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麾毀爲反幡芳元反矛亡侯反鉞音越楯時準反又音允○）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凡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柝兩木相擊充實也○柝吐洛反壓於甲反又於涉反○）〔疏〕（傳鼓用至陽也○釋曰案范三十年注云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今伐鼓於建巳之月故曰禮也用牲非常故云非禮也五麾者麾信云各以方色之旗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麾信與范數五兵與之同是相傳說也五鼓者麾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案五兵兵有五種未審五鼓是一鼓有五色爲當五種之鼓也何者周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鼖鼓鼛鼓晉鼓之等若以爲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爲一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何鼓又周禮云雷鼓鼓神祀則似救日之鼓用雷鼓但此用之於社周禮又云靈鼓鼓社稷祭則又似救日食之鼓用靈鼓進退有疑不敢是正故直述之而已檢麾徐兩家之說則以五鼓者非六鼓之類別用方色鼓而已諸侯三者則云降殺以兩去黑黃二色是非六鼓之類也下云大夫擊門士擊柝則此陳五鼓亦擊之也但擊之時陳列於社之塋域因五兵五麾是陳故亦以陳言之非謂直陳而不擊也）○伯姬歸于杞。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疏〕（傳逆之道微○釋曰重發傳者紀伯姬釋不稱使之微此解不言逆之微故別發傳）無足道焉爾。○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疏〕（傳高下云云○釋曰重發之者此有用牲之失嫌異常水故更發之既戒鼓駭衆者謂既警戒擊鼓而駭動衆人則用牲可以已矣知不合用牲者用者不宜用故知不合也又云救日以鼓兵者謂伐鼓以責陰陳兵示禦侮救水以鼓衆者謂擊鼓聚衆也皆所以發陽也○）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徐邈曰于時微國衰陵不能及禮其大夫降班失位下同於士故畧稱人而傳謂之無命大夫也莒慶莒挐邾庶其邾快皆特以事書非實能貴故略名而已楚雖荆蠻漸自通于諸夏故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文九年又褒而書名國轉彊大書之益詳然當僖公文公之世楚猶未能自同于列國故得臣及椒並畧名唯屈完來會諸侯以殊禮成之楚莊王之興爲江漢盟主與諸夏之君權行抗禮其勢彊于當年而事交於內外故春秋書之遂從中國之例夫政俗隆替存乎其人三后之姓日失其序而諸國乘間與之代興因詳畧之文則可以見時事之實矣秦爵伯也上據西周班列中夏故得稱師有大夫其大夫當名氏而文十二年秦術略名蓋于時晉主魯盟而秦方敵晉則魯之于秦情好疏矣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春秋所以略文乎又吳札不書氏以成尊于上也宋之盟叔孫豹不書氏以著其能恭此皆因事而爲義○爲曹于僞反挐女居反又女加反快苦夬反諸夏戶雅反下同屈君勿反情好呼報反）〔疏〕（傳爲曹羈崇也○釋曰薄氏駮曰曹羈出奔經無歸處曹自殺大夫何以知是羈也又云術之名爲晉貶秦然楚亦敵晉何以不略而貶之文此注雖多未足通崇之義徒引證據何益於此哉范荅之曰羈曹之賢大夫也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他國終於受戮故君子愍之書殺其大夫即是崇賢抑不肖之義也案大夫出奔或書出不書入秦后子是也或書入不書出蔡季是也史有闕漏○非是一般何得以無歸之文則怪其非羈也秦以交疏之故而略其臣楚與諸夏會同所以不畧也是范氏論崇曹羈之事也曹羈三諫不從者是公羊之說也○注徐邈至爲義○釋曰莒慶莒挐邾庶其邾快皆特以事書者謂莒慶來逆女莒挐爲魯所獲庶其邾快來奔於魯故書以著罪是皆以事書之非能貴也秦稱師者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是也亦既稱師明當有大夫而秦術無氏故知春秋所畧也又云吳札不書氏以成尊於上者襄二十九年傳文謂進吳稱子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不可復進其臣不書季札之氏所以成尊於上也叔孫豹不書氏以著其恭者襄二十七年傳文彼傳以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是其恭故不書氏以見意也）○秋。入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洮他刀反本或作桃○）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疏〕（傳同者云云○釋曰同尊周也復發傳者前同盟于幽諸侯尚有疑者今外內同心推桓爲伯得專征伐之任成九合之功故傳詳其事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疏〕（傳信其信仁其仁○釋曰謂諸侯信齊桓之信仁齊桓之仁下文未嘗有歃血之盟是其信也未嘗有大戰是其仁也衣裳之會十有一者謂從北杏至葵丘也論語稱九合諸侯者貫與陽穀二會管仲不欲故去之自外唯九合也兵車之會四者洮鹹牡丘淮也不數侵蔡伐楚者以二者征伐非會故也鄭玄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則鄭意不數北杏自外與范注同也不數北杏所以得九合諸侯者先師所說不同或云去貫與陽穀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爲九也或云葵丘會盟異時故分爲二或取[illegible]與陽穀並非管仲之功何得去貫而數陽穀也若以葵丘之盟盟會異時而數爲二則首戴之會亦可爲二也[illegible]鄄盟去公子結則唯有齊宋二國之會[illegible]並無憑據故劉氏數洮會爲九以數洮會爲九兵車之會又少其一故劉以傳文解之當云兵車之會三案洮會下亦無云兵車之會則傳文不應兩處皆誤是亦可疑也○）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丘○歃所洽反檉勅貞反又勅丁反本亦作[illegible]甯毋音無又茂后反）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illegible]方書其盛不道兵車也此則以兵車會而不用征伐[illegible]）○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illegible]）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外大夫例不書卒[illegible]）〔疏〕（注外大夫云云○釋曰[illegible]）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illegible]）〔疏〕（傳諱出奔也○釋曰[illegible]公羊傳以[illegible]慶父出奔則慶父之[illegible]之稱季子明其無罪故知辟難也）○冬。杞伯姬來。（歸寧）○莒慶來逆叔姬。（慶名也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禮檀弓記曰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

（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安得勿哭則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之○繆音穆縣音玄竟音境焉於虔反餽巨愧反越竟本或作疆居良反）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君不敵臣）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接內謂與君爲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稱尺證反）○杞伯來朝。（杞稱伯蓋時王所絀○朝直遥反絀本又作黜勑律反）○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濮音卜）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於伐與戰。安戰也。（問在何處戰○處昌慮反）【疏】傳於伐云云○釋曰於伐與戰安戰也謂於伐衛之時兩國相與交戰問在何處戰也戰衛謂在衛國之都也知國都者若在他所則應云地今不書地故知衛都耳猶桓十三年戰于龍門爲近不地相似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齊桓始受方伯之任未能信著鄰國致有侵伐之事貶師稱人以微之也人不可以敵于師師不可以與人戰故亦以衛師爲人衛非有罪○）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疏】傳其稱人以敗何也○釋曰據桓十二年戰稱人敗稱師故發準例之問也○不以師敗於人也。（人輕而師重）○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瑣素禾反）○秋。荊伐鄭。荊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疏】荊州舉之也○釋曰前書荊人來聘聘是善事故進之今伐中國不足可褒故州舉之也○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善救鄭也。○冬。築微。（微魯邑○微左氏作麋）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虞典禽獸之官言規固而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共何利也築不志凡志皆譏也築例時○藪素后反○）【疏】傳虞之非正也○釋曰成十八年築鹿囿此築邑並云虞之非正也者彼直築囿以虞之此築邑置官司以虞之囿邑既殊俱是虞之非正故再起傳例○注虞典至例時○釋曰周禮澤虞掌田獵之事左傳皮冠以招虞人是虞人典禽獸之官也知築不志凡志皆譏也者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傳曰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知志則譏也此年與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秋築臺于秦皆不書月是例時○大無麥禾。大者。有顧之辭也。【疏】傳大者有顧之辭也○釋曰經言大無麥禾者謂一災不書待冬無禾然後并錄無麥故經稱大而傳云有顧之辭也顧猶待也徐邈云至冬無禾於是顧錄無麥其意亦謂待無禾然後顧錄無麥故云大是也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此經不言大水者彼傳云麥苗同時也是麥與黍稷之苗同時爲水而死故繫大水言之此至冬始書大無麥禾則禾之死未必由大水故以不繫之徐邈云不言水旱者麥禾自死不由水旱是也或以爲言無禾則大水可知故省文若然七年何以不省文而言大水不言饑者舊解以爲下傳云不書如爲內諱則此不言饑是諱也或當雖無麥禾得臧孫之告糴不至饑也○於無禾及無麥也。（一災不書於冬無禾而後顧錄無麥故言大明不收甚○）臧孫辰告糴于齊。（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糴音狄○）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爲內諱故不稱使使若私行○畜勑六反下同爲內于僞反下文爲內同）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宣十五年注詳矣○稅始鋭反什一十而稅一）【疏】注宣十五年注詳矣○釋曰彼傳云古者什一注云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又受田十畝以爲公田公田在內私田在外此一夫一婦爲耕一百一十畝也八家共一井之田餘二十畝者以爲廬舍是也○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疏】傳上下皆足也○釋曰上謂君也下謂民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疏】傳一年不艾○釋曰糜信云艾穫也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艾牛蓋反）

二十九年。春。新延廏。【疏】傳新延廏○釋曰不言作者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彼謂加其度更增大之故云作此直改新故不言作○延廏者。法廏也。（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廏一閑言法廏者六閑之舊制也○廏九又反六種之勇反下皆同）【疏】注周禮至舊制○釋曰自每廏一閑以上周禮校人有其事馬六種者彼校人云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是也鄭云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官中之役是天子六種之馬分爲左右廏故十二閑也彼又云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鄭玄云諸侯齊馬道馬田馬各一閑駑馬則分爲三大夫則田馬一閑駑馬分爲三是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也其言新。有故也。（言改故而新之）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罕希○罕呼旦反）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凶荒殺禮○殺所界反）○冬。築微。春。新延廏。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悉盡）○夏。鄭人侵許。○秋。有蜚。（穀梁說曰蜚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泆有臭惡之行○蜚扶味反行下孟反）一有一亡曰有。（○亡如字又音無）○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疏】注賢而錄之○釋曰內女嫁於大夫則不書卒爲媵亦如之今既書卒故知賢也○○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可城也。【疏】傳可城也○釋曰左氏之例城有時與不時隱七年傳云凡城之志皆譏也此云可城也者傳以得土功之節者則譏之淺失土功之時者責之深故傳云可城也不謂此城無譏也○以大及小也。（傳例曰凡城之志皆譏今云可者謂冬可用城不妨農役耳不謂作城無譏）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畏齊○鄣音章）○秋。七月。齊人降鄣。降。猶下也。鄣。紀之遺邑也。（○降戶江反下遐嫁反）○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名○濟子禮反）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疏】傳及者至得也○釋曰重發傳者齊爲伯者嫌與諸侯異也○齊人伐山戎。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不以齊侯敵于山戎故稱人○）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內無因緣山戎左右之國爲內間者外無諸侯者不煩役衆國○從才用反內間間廁之間○）則非之乎。善之也。（遠伐山戎雖危勤王職貢則善）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燕周大保召康公之後成王所封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燕音烟注及後同分扶問反又如字本或作介音界大音泰召上照反）【疏】注燕周至孫也○釋曰燕是召康公之後成王所封者世家文也分者別也燕與周同姓故知別子孫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言由山戎爲害伐擊燕使之隔絕於周室○爲之如字）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薛魯地）○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獻下

（奉上之辭也春秋尊魯故曰獻○捷在接反戎菽也捷獲也○）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泰曰齊桓內救中國外攘夷狄親倚之情不以齊爲異國故不稱使若同一國也○攘如羊反倚於綺反下文及注同○）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菽豆）〔疏〕（傳齊侯至菽也○釋曰徐邈云齊還經魯界故使人獻捷不入國都而言來獻敬重霸主親而內之也糜信亦云言內齊侯者解經稱來之意也范雖不注理亦合當然矣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彼亦稱來者宜申止來鄉魯接公行禮故得稱來與齊侯異也又云不言使內與同者謂內齊侯與同一國故不稱使也戎菽也者舊解謂順經意而惜齊侯故傳依違其文釋之爲菽其實宋是中國故捷不繫國戎是夷狄故繫之戎也案管子云出戎菽及冬葱布之天下則以戎爲豆也故徐邈云今之胡豆也舊解以爲依違其文恐失傳旨僖二十一年傳云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于宋也范云據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據彼傳及注意則似不以戎爲豆今疑不敢正故兩載之此書月彼不書月者徐邈云霸主服遠之功重故詳而月之也一解齊侯此時克山戎并得胡豆來故傳云戎菽謂克戎之菽齊侯此時并得戎菽於文亦僻也）○秋。築臺于秦。（秦魯地）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懟恚恨也○罷音皮下同懟直類反怨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辟開○爲于僞反辟婢亦反○）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譏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異○惡烏路反行下孟反）○冬。不雨。〔疏〕（傳冬不雨○釋曰徐邈云僖十一年傳曰雩不得雨曰旱然則此云不雨者或當不雩也范意亦未必然或當不言旱不爲災也○）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魯邑）○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遇者。志相得也。〔疏〕（傳遇者志相得也○釋曰重立傳者外與伯者遇嫌異故發之）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辭所遇謂八百里間諸侯必有願從者而不之遇所不遇謂遠遇宋公也○能從才用反或如字注同○）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何休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淫哀姜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鄭君釋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甯案傳例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蓋以禮諸侯絕朞而臣諸父昆弟稱昆弟則是申其私親也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曰其日公弟叔肸賢之也然則不稱弟自其常例耳鄭君之說其所未詳○見賢徧反去起呂反朞音期肸許乙反○）〔疏〕（注甯所未詳○釋曰

范既引鄭君之說又云未詳者范以僖十六年傳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若牙實有罪則應去公子以見疏今書公子故云未詳也或申鄭君義云牙不去公子爲親者諱然則鄭意若以爲諱何得云其惡已見是鄭權荅何休之難不顧上下之理故范云未詳也公子季友卒不稱弟者季子雖賢兄已卒故也○）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公薨皆書其所謹凶變○）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絜○齊側皆反本亦作齋○）〔疏〕（傳以齊終也○釋曰齊者齋絜之名故記稱齋之爲言齊也是齊齋意同故范訓爲絜或古者齊齋同字此傳齊即讀爲齋理亦通也）○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在喪故稱子般其名也莊公大子不書弒諱也○般音班大音泰○）〔疏〕（傳子般卒○釋曰公羊傳云其稱子般卒何也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范意亦與之同但踰年稱公范意亦與之同但踰年雖在國稱公若未葬亦不得稱侯以接鄰國故桓十三年注云今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其失禮明矣是其事也子般不書葬者未踰年之君例不書葬故子野不書葬也○）子卒日。正也。（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是也○）不日。故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赤卒是也）有所見則日。（閔公不書即位是見繼弒者也故慶父弒子般子般可以日卒不待不日而顯○見則賢徧反）○公子慶父如齊。〔疏〕（傳公子慶父如齊○釋曰牙與慶父同謀殺般所以牙被殺慶父得出奔者左氏公羊皆以爲牙欲廢般立慶父故季子鴆殺之穀梁不見季子歸魯之文亦無鴆牙之事則叔牙被殺以不不可知也）此奔也。其曰如。何也。（據閔二年慶父奔莒不言如○）諱莫如深。深則隱。（深謂君弒賊奔隱痛之至也故子般日卒慶父如齊）〔疏〕（傳諱莫如深○釋諱莫如深謂爲國隱諱莫如事之最深深者則隱深謂君弒賊奔之深重以其深重則爲之隱諱若經書子般日卒慶父如齊是也苟有所見莫如深者謂經意誠有所見莫如事之深者不書閔公即位是事之深也有所見謂子般之弒慶父之奔也）苟有所見。莫如深也。（閔公不書即位見子般之弒慶父出奔）○狄伐邢。閔公〔疏〕（魯世家閔公名開莊公之子惠王十六年即位謚法在國逢難曰閔世本作啓方辟漢景帝諱故爲開也）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疏〕（傳繼弒至正也○釋曰復發傳者以非父非君嫌異故發之僖公又發之者兄之後弟義異故重發之文公繼正之始故發傳以明之成公不發傳者蒙之可知故不發也襄昭發傳者昭公即位承子野之卒嫌其非正故發傳以明之昭繼子野傳言繼正嫌襄公與之異故亦發傳父子同有繼正之文所以相發明也或以襄非嫡夫人之子嫌非正故發傳案襄四年夫人姒氏薨彼注云成公夫人襄公母也明非爲母賤而發傳也○）親之非父也。（兄也）尊之非君也。（未踰年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齊人救邢。善救邢也。（善齊桓得伯之道○）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疏〕（傳謚所以成德○釋曰復發傳者桓公被殺莊公好終僖公葬緩嫌異禮故各發傳以明之○）於卒事乎加之矣。○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洛姑齊地○洛姑一本作路姑）盟納季子也。季子來歸。〔疏〕（傳季子來歸○釋曰傳云貴之也者不稱公子者公子是凡常之揔號季子忠賢爲國人所思故稱子所以表其賢也○）其曰季子。貴之也。（大夫稱名氏今曰子是貴之也男子之美稱○美稱尺證反）其曰來歸。喜之也。（大夫出使歸不書執然後致不言歸國內之人不曰來今言來者明本欲遂去同他國之人也言歸者明實魯人也喜之者季子賢大夫以亂故出奔國人思之懼其遂去不反今得其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使所吏反）〔疏〕（注大夫至來歸○釋曰此云大夫出使歸不書而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書者彼傳云還者事未畢也是還與歸意異也執然後致不言歸者意如與婼是也國內之人不言來下文齊仲孫言來者以其外之曰齊故得言來也）○冬。齊仲孫來。其曰齊仲孫。外之也。（魯絕之故繫之于齊○齊仲孫慶父也左氏以爲齊大夫）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不目謂不言公子慶父○）其言齊以累桓也。（繫仲孫於齊言相容赦有罪○累劣僞反）〔疏〕（傳其言齊以累桓也○釋曰傳解經言齊仲孫有二種意故上文以外慶父釋之此又以累桓言之慶父魯人而繫之於齊是外之也齊桓容赦有罪故繫慶父於齊是惡之也）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大祖之廟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禘徒帝反大祖音泰下大廟同昭上饒反闋苦穴反）〔疏〕（注三年至示譏○釋曰言禘於莊公即是莊公立宮而不稱宮者莊公廟雖立訖而公服未除至此始二十二月未滿三年故不得稱宮也此喪服未終舉吉以非之文二年亦喪服未終而大事于大廟不言吉者其譏已明故不復云吉言大事者秋祫而物成其祀大故傳云大是事也著祫嘗是也凡祭祀之禮書者皆譏故范略例云祭祀例有九皆書月以示譏九者謂桓有二烝一嘗揔三也閔吉禘四也僖禘大廟五也文著祫嘗六也宣公有事七也昭公禘武宮八也定公從祀九也知禘是三年喪畢之祭者此莊公薨來二十二月仍書吉以譏之明三年喪畢方得爲也知必於大廟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也其禘祀之月王肅杜預之徒皆以二十五月除喪即得行禘祭鄭玄則以二十八月始服吉嘗即祫於大廟明年春始禘於羣廟今范云三年喪畢禘於大廟必不得與鄭明年春禘於羣廟同其除喪之月或與鄭合故何休注公羊亦以除喪在二十七月之後也方者未至之辭此實二十二月而云方者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始滿二十一月未盡其月爲禘祭故言方或可譏其大速以甚言之故云方也○）吉

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莊公薨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秋。八月。辛丑。公薨。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凡君弒賊討則書葬哀姜實被討而不書葬者不以討母葬子）○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姜與弒閔公故出奔○孫音遜本或作遜與音豫）孫之爲言猶孫也。（〔疏〕傳孫之爲言猶孫○釋曰重發傳者文姜殺夫哀姜殺子嫌異故重發之）諱奔也。○公子慶父出奔莒。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慶父弒子般閔公不書弒諱之○復扶又反見賢偏反○〔疏〕傳其曰至見矣○釋曰宣十八年歸父奔齊范注云竟外故不言出是竟內言出理之常也而云絕之也者慶父前奔不言出書曰如齊爲之隱諱是不絕其位之辭今不諱言奔明是絕其位也又云慶父不復見者明弒二君罪重不宜復見故特顯之矣）○冬。齊高子來盟。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據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禦來盟言使○禦魚呂反下同）不以齊侯使高子也。（齊侯不討慶父使魯重罹其禍今若高子自來非齊侯所得使也猶屈完不稱使也江熙曰魯頻弒君僖公非正也桓公遣高傒立僖公以存魯魯人德之不名其使以貴之貴其使則其主重矣○重直用反屈君勿反傒音奚其使所吏反下同○〔疏〕傳其曰至子也○釋曰來者自外之常稱而云喜之者時魯二君見弒諸侯無一助之者而高子盟以存之比之餘使情實過倍故傳序經之情明與凡常之來有異也云不以齊侯使高子也者二說不同者前說以齊侯不討慶父使魯重遭其禍不以齊侯使高子故作自來之文所以歸美於高子若楚人使屈完如師能量敵強弱遂與齊盟故不言使所以歸功於屈完也江熙之意以君臣一體好惡同之使貴則主尊故去使文以表高子之貴高子既貴則桓公之重益彰故不從前說也）十有二月。狄入衛。（僖公二年城楚丘以封衛則衛爲狄所滅明矣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爲賢者諱齊桓公不能攘夷狄救中國故爲之諱○爲賢于僞反下同攘如羊反）○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長謂高克也高克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將離散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惡其烏路反注同長丁丈反兼戶謙反又如字好呼報反遠于萬反將子匠反竟音境翱五羔反〔疏〕傳惡其至師也○釋曰解經稱棄師之意爲惡高克不顧其君又責鄭人不反其衆故經書鄭棄其師也）

穀梁注疏卷六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十有九年（莊公）

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石經同閩監毛本脫之字）

二十有一年

○弗目謂不題目文姜薨所也一曰弗目其罪也（此釋文閩監毛本誤入注文）

二十有二年

肆失也（惠棟九經古義云失係古佚字佚與逸同謂逸囚也）

二十有三年

比行犯禮（閩本同是也監毛本比作此）

此行犯禮（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此作比）

霸王降心（閩監毛本同何校本霸作伯疏同）

二十有四年

故謹而日之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日誤月）

徐乾曰（閩毛本同監本乾誤乹）

不直言赤（段玉裁云不字疑衍）

是無以見微之義（段玉裁云微當作懲）

二十有五年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閩監毛本作鼓用牲于社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非）

二十有七年

僖元年會檉（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于村云本亦作檉案今本無于字當是所據本有不同）

二十有八年

兩國相與交戰（閩本同監毛本作國都相與交戰是也）

是不與民共何利也（閩本同監毛本何作同是）

未必田大水（田當作由閩監本田大作由夫毛本作繇夫並非）

二十有九年（十行閩監毛本並脫有字石經有有字）

驚馬給官中之役（嚴杰云依周禮注官當作宮）

三十年

周之分子也（閩監毛本同釋文分本或作介注同○案姚鼐云其文蓋本爲周之別子古別字作兆故傳本或作分或作介皆以古字形近而誤范甯時傳本未誤故注云謂周別子孫也唐以後其文舛失故疏解失之）

三十有二年

其所未詳（閩監毛本其作某是也詳改許非）

但踰年稱公范意上與之同（毛本無此十一字此本誤衍）

閔公元年

二年

此莊公薨來二十二月（閩監毛本來作未是）

監本春秋穀梁注疏僖公卷第七（起元年盡五年）

僖公（名申惠王十八年即位）〔疏〕（魯世家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以惠王十八年即位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弒音試後皆同）○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聶北邢地○聶女輒反）救不言次。（據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不言次）〔疏〕（傳救不言次○釋曰王人子突救衛上有伐文今無見伐文而云救邢者莊三十二年狄伐邢國遂滅而齊救之錄其本意故經言救傳以次非救急之事故云非救也知邢國滅者公羊傳云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又經書城邢是國滅也滅而不書者公羊傳云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是為齊桓諱故不言狄滅邢也然則滅衛諱而書入邢全不書之者二事不可全掩故諱而書一也邢不書入故有救次之文衛亡書入故復其救次耳）言次非救也。（次止也救赴急之意今方傳止故知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錄其本意）是齊侯與。（怪其稱師○與音餘）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據經書齊師○見賢遍反下復見及注同）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小國君將稱人不得稱師言師則是曹伯也曹君不可在師下故知是齊侯○君將子匠反下同）〔疏〕（注小國君至稱師○釋曰桓十三年傳云戰稱人敗稱師重衆是師者重辭同禮小國一軍軍將雖命卿小國之卿唯比大國之大夫名氏不見例當稱人故不得言師也是知言師者即國君也然師是重辭所以楚滅蔡亦得稱師齊侯不足乎揚亦稱師者凡師者大國則得稱之不論貶有輕重春秋美惡不嫌同文貶雖文同輕重則自別）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救不及事不足稱揚○以其不足乎揚絕句稱揚也）○夏。六月。邢遷于夷儀。（辟狄難夷儀邢地○難乃旦反）〔疏〕（注夷儀邢地○釋曰以邢遷之故知邢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非若宋人遷宿滅不復見○復扶又反下注並同）○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是向聶北之師當言遂今復列二國者美齊桓存亡國○是鄉許亮反本又作向注同）〔疏〕（傳向之師也○釋曰前言師者貶齊侯也若向之師便是彰桓之罪而云美其功者春秋文同義異者上下甚衆故齊侯前稱師以見貶書次以彰情今之城邢國滅而復存齊桓過而能改君子善之故重列二國所以美其功也○使之如改事然○釋云謂經不言遂重列三國之師若似更別來城不因前事故云改事然）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哀姜）夫人▲薨不地。地故也。▲齊人以歸。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泰曰齊人實以夫人歸殺之于夷諱故使若自行至夷遇疾而薨然後齊人以喪歸也歸在薨前而今在下是加喪之文也經不言以喪歸者以本非以喪歸也傳例曰以者不以者也微旨見矣○見賢偏反）其以歸。薨之也。（以歸然後殺之）〔疏〕（不言至之也○釋曰不言以喪歸謂承夫人薨于夷下不云齊人以喪歸也非以喪歸謂元本實不以喪歸故不得言之也加喪焉者謂齊人以夫人歸然後殺之今經書薨文在上是加喪之文也謂諱齊人以我夫人殺之故加喪文於上似若夫人行至夷遇疾而死然後齊人以其喪歸也其以歸薨之者謂其實以歸之然後始薨之實殺傳言薨之者傳以經文諱殺故順經為文○注傳例至見矣○釋曰桓十四年傳文彼注云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范引之者證齊人不合以夫人見此微旨）○楚人伐鄭。〔疏〕（楚人伐鄭○釋曰不以州言之者以楚雖荆蠻漸自通於諸夏國轉彊大與中國抗衡故不復州舉之或以為言楚所以駮鄭然則從此以後盡稱楚豈皆是駮鄭乎其說非也何休云稱楚人者為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之使若中國也穀梁無交婚之事其言不可通于此也杜預云荆始改號曰楚案莊十四年傳云荆者何州舉之也州不如國注云言荆不如言楚則亦與杜預異也）○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宋地○檉勑貞反一本作村音同）○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敗必邁反下皆同偃于免反本作堰同）〔疏〕（九月至于偃○釋曰公所以敗邾師者此傳無說何休云公怨邾以夫人與齊故敗之未知范意然不）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麗魯地傳例曰獲者不與之辭○麗力他反挐女居反又女加反）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據非大夫不書）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獲者不與之辭主善以內故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據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不言獲長狄）〔疏〕（注據文至長狄○釋曰此傳云惡公子之紿彼傳諱重傷故不言獲獲者不與之辭內不言獲乃是常例至於長狄則異於餘獲宜書之以表功而經文略之由重傷故也此注據之以為證者取不書獲之成文不言義旨全合也）惡公子之紿。（紿欺紿也○惡烏路反紿徒乃反）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據得勝地○說音悅卒子忽反搏音博手搏也勞如字孟勞寶刀名）曰棄師之道也。（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夫王赫斯怒貴在爰整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鬭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雖千載之事難明然風味之所期古猶今也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赫呼白反舍音捨佻他堯反又徒堯反）〔疏〕（注江熙至失之○釋曰老子云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季子知莒挐之可擒棄文王之整旅佻身獨鬭潛刃相爭据禮雖乖於權未爽縱使理違猶須申傳況傳文不知江生何以為非乎又且季子無輕鬭之事經不應書獲傳不須云棄師之道既經傳文符而江熙妄難范引其說意亦同之乃是范失非傳失之又經書獲所以惡季子之紿今江熙云季子令德也則是非獨不信傳亦是不信經）○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二子子般閔公）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為于偽反）〔疏〕（為齊至姓也○釋曰討夫人於齊桓非是姑姊即是妹姪而直云同姓者以夫人失母之道殺子外奔齊桓討之信得其罪既疏而遠之託言同姓）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據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邢國也）封衛也。（閔二年狄入衛遂滅）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據元年邢遷于夷儀言遷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存衛是桓之仁故通令城楚丘義不可以專封故不言遷衛○令力呈反）故曰。仁不勝道。（仁謂存亡國道謂上下之禮）〔疏〕（楚丘至勝道○釋曰楚丘何嫌非衛而傳言者以無遷衛之文故發之也傳知是衛者以詩云作于楚宮故知之也此云不言遷不與齊侯專封而元年城邢美齊侯之功者彼邢遷之後始城則城者脩舊之辭非始立之稱故可以美於齊桓今衛國已滅始城楚丘而國未遷經先言城後言遷則是齊桓城而遷之故不與專封也然城鄭虎牢是邑知楚丘非邑者詩稱楚宮明知非邑也）○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凡不得居師上貴賤之序○夏陽戶雅反左氏下陽先蘇薦反下文及注同）〔疏〕（傳非國而曰滅○釋曰此云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昭十三年吳滅州來亦言滅者虞虢之滅由於夏陽之亡州來楚之大都而吳滅之令楚國稍弱入郢之兆由滅州來所致故並書滅○傳虞無師○釋曰小國無師傳三發之者並是小國不合言師燕為敗而重衆故得言師曹言師者明其是君也虞言師者表其先晉也以其言師不同各舉備文耳）其先晉。何也。（據小不先大）為主乎

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其地險要故二國以爲塞邑○塞蘇代反注同）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荀息晉大夫屈邑產駿馬垂棘出良璧○屈其勿反又君勿反地名也乘繩證反駿音俊借子夜反及下不借而借皆同［疏］傳虞虢舉矣○釋曰徐邈云舉猶拔也言晉滅夏陽則虞虢自此而拔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謂璧馬之屬［疏］傳晉國之寶○釋曰玉有美惡出處不同周有藍田楚有和氏宋有結緑晉有垂棘各是國之貴物故云國之寶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廄音救奇其宜反）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懦弱○懦乃亂反又乃臥反）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不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少詩召反下同長丁丈反提徒兮反本作題音同）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語諺言也○彊其良反又其丈反好呼報反知音智下同上時掌反料力彫反又力弔反使所吏反便婢面反與音餘諺音彥［疏］傳中知以下○釋曰論語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今虞君中知以下則近愚故不能遠慮也）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猶是言如故○挈去結反操七刀反加長丁丈反［疏］五年而後舉虞○釋曰謂僖五年也）○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貫古亂反）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疏］（傳以爲諸侯皆來至也○釋曰公羊傳曰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其餘爲莫敢不至也何休云晉楚大於宋不序晉楚而言序宋者時實晉楚之君不至但君子成人之美故褒益以爲偏至之辭所以獎大霸功而勉盛德也事或然矣魯雖復非大春秋以魯爲主魯若與會必書公但魯亦不至故不書之或以爲魯公亦在舉大以包之故不得以魯爲主耳）○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勤如字麋氏音覲後年同）○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則書首月不言旱不爲災）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經一時輒言不雨憂民之至閔憂也［疏］一時至雨也○釋曰此傳云一時言不雨者据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彼傳云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此僖公憂雨故時時別書之）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徐人取舒。○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疏］（傳雨云至民者也釋曰春秋上下時雨不書非常乃錄今輒書六月雨者欲明僖公待雨則心喜故也心喜是於民情深故特錄之）○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委委貌之冠也端玄端之服搢插也笏以記事者也所謂衣裳之會○搢音進又音箭笏音忽朝直遙反插楚洽反）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疏］（陽穀至之志○釋曰桓會多矣獨此言委端搢笏皆諭乎桓公之志者以此會最大又以四教令於諸侯其諸侯皆曉諭桓公之志不須盟誓故傳詳其事也其四教者公羊傳云無鄣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是也云委端搢笏者謂會時服此服以朝諸侯也謂委端者郊特牲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又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鄭玄云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是委者委貌之冠也論語又云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鄭云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又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在朝君臣同服是玄端諸侯視朝之服王肅云端委者玄端之衣委貌之冠故范亦同之謂之玄端者其色玄而制正幅無殺故謂之玄端桓公會諸侯因使諸侯朝已故服朝服也笏者玉藻云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其長短則天子三尺諸侯以下二尺有六寸也○注所謂衣裳之會○釋曰傳稱衣裳之會十有一今此注特言所謂衣裳之會者以傳有其文故注因顯之不謂直此會是衣裳也）○冬。公子季友如齊莅盟。（傳例曰莅位也內之前定之盟謂之莅外之前定之盟謂之來○莅音利又音類［疏］注傳例至之來○釋曰昭七年傳文）莅者位也。（盟誓之言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疏］（傳不言至之也○釋曰舊解此傳是外內之通例不據此一文而已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謂若外國之來盟及魯人往盟經直舉外來爲文不言及者欲見以國與之也故舉國爲主即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此公子季友如齊莅盟是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者謂不言來盟之類經雖言及而不書魯之主名者亦是舉國與之即成三年丙午及荀庚盟是也不言外及者經無故也麋信徐邈並據當文解之理亦通也但據成三年傳注則不得以當文解之故今從舊說耳○）○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傳例曰侵時而此月蓋爲潰○潰戶內反蓋爲于僞反下爲退同［疏］注傳例至爲潰○釋曰侵無月例時今桓公知所侵而經書月故知爲潰也文三年沈潰書月是其例也莒潰書日者惡大夫之叛故謹而日之）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君臣不和而自潰散）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責得其罪故裁侵而潰）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伐楚。次于陘。（楚彊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于陘陘楚地○陘音刑）［疏］（傳侵淺至正也○釋曰侵者拘人民而謂之淺者對伐爲淺也又傳云不分其民是拘之而不取亦是淺之義此傳本意言桓公不深纍於蔡纔侵之而即潰故因發淺例左氏無鍾鼓曰侵此傳稱拘人民或當掩其不備亦未聲鍾鼓也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此侵蔡亦言正者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其實侵蔡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亦是正事故傳言正也）遂繼事也。次。止也。［疏］（傳次止也○釋曰次有二種有所畏之次即齊師宋師次于郎傳曰畏我是也有非所畏之次即此次于陘傳曰次止也是）○夏。許男新臣卒。（十四年冬蔡侯肸卒傳曰諸侯時卒惡之也宣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然則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非惡也○惡烏路反下同臀徒門反［疏］注十四年至惡也○釋曰宋公和卒傳曰諸侯日卒正也則日卒由正不由善惡蔡侯肸卒傳曰時卒惡也則似不日卒由善惡不由正者凡諸侯雖則正卒有惡者亦不得書日成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十四年冬蔡侯肸卒是也身既是庶雖則無惡亦不得書日故傳云日卒正也明不日是不正昭十四年八月莒子去疾卒定十四年夏五月吳子光卒襄十八年冬十月曹伯負芻卒是也日卒有二義故傳兩明之是諸侯正而無惡繼在外在內並書日不正無惡則書月但有大惡不問正與不正皆時也宋共公卒書月者彼爲葬日表其違例故不得書時也雖例言之則此許男新臣亦是不正也故范直以非惡解之不云正與不正又昭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范云不日在外也則此新臣亦不正故不書日襄二十六年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彼亦在外而書日則甯是正可知也然則庶子踰竟未踰竟並皆不日嫡子在外在內並皆書日則新臣由不正而不書日注云卒于楚故不日者以新臣非直不正又兼在外傳例云其日未踰竟故順傳）

（文書之其實由正與不正不論在外在內也其襄公二十六年傳注云在外已顯者彼甯實是正經言于楚則在外之文已顯必不須去日故亦順傳文言之必知由正不由在外在內者宣九年范注云諸侯正卒則日不正則不日而云未踰竟者恐後人謂操扈是國故發傳曰未踰竟是也知新臣無罪者以薨于朝會乃有王事之功明無罪或以爲許男新臣亦正也但爲卒於楚故不日許男甯卒于楚書日者以新臣卒無于楚之文故去日以見在外而卒也許男甯經有在外之文故書日以明其正晉侯黑臀卒于扈是正未踰竟故亦書日與許男異故范以爲其日未踰竟者表其非國不釋日與不日范氏之注上下多違縱使兩解仍有僻謬故並存之以遺來哲）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據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地）【疏】（注據宣至扈地○釋曰不據曹伯負芻卒于師者師與地異上云伐楚次于陘則許男卒于陘可知卒當有地而不地故注以地決之曹伯圍齊未退即在師而卒故云卒于師是師與地異故不據曹伯也）內桓師也。（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於外與其在國同）○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來如陘師盟齊桓以其服義爲退一舍次于召陵而與之盟召陵楚地○召上照反）【疏】（注退一舍○釋曰知一舍者古者師行每舍三十里上云屈完來盟于師下即云盟于召陵知非大遠故云一舍宣十五年左傳華元謂子反曰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亦其證也）楚無大夫。（無命卿也）【疏】（楚無大夫○釋曰無大夫凡有三等之例曹無大夫者本非微國後削小耳莒則是東夷本微國也楚則蠻夷大國僭號稱王其卿不命於天子故不同中國之例也）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尊齊桓不欲令與卑者盟○令力呈反下同）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邵曰齊桓威陵江漢楚人大懼未能量敵遣屈完如師完權事之宜以義卻齊遂得與盟以安竟內功皆在完故不言使○與音預又如字）則是正乎。曰非正也。（臣無自專之道）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重其宗中國歸有道）【疏】（以其至重之也○釋曰以其來會重之也謂完既不正經無貶文者重其會中國徐邈云經不言使屈完者重其會諸侯也不言使前已解訖徐說非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來者內辭也內桓師故言來）【疏】（來者至師也○釋曰來者何也謂據陳袁僑如會不言來也曰桓師也謂來者鄉內之辭今內齊桓爲天下霸主故亦言來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是屈完得其本志屈完得志則桓公不得志）以桓公得志爲僅矣。（桓爲霸主以會諸侯楚子不來屈完受盟令問諸江辭又不順僅乃得志言楚之難服○爲僅其靳反）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菁茅香草所以縮酒楚之職貢○菁茅子丁反下亡交反菁茅香草也尚書傳云菁以爲菹茅以縮酒縮所六反）【疏】

（注菁茅香草○釋曰尚書禹貢云包匭菁茅孔安國云菁以爲菹茅以縮酒今范云菁茅香草則以爲一物與孔異也）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問江邊之民有見之者不此不服罪之言故退于召陵而與之盟屈完所以得志桓公之不得志爾）【疏】（注問江邊之民○釋曰呂氏春秋云周昭王親征荊蠻反涉漢梁敗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高誘注引左傳云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則昭王沒於漢不得振王北濟也故舊說皆云漢濱之人以膠膠船船壞昭王溺焉則昭王沒漢此云問諸江邊者江漢水之相近者楚人不服罪不指王之死處而云問諸江也）○齊人執陳袁濤塗。（袁濤塗陳大夫○濤徒刀反）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江熙曰踰國謂踰陳而執陳大夫主人之不敬客由客之不先敬主人哆然衆有不服之心故春秋因而譏之所謂以萬物爲心也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傳與其執者詹奔在齊因執之○哆昌者反又昌氏反詹之廉反）【疏】（齊人至執也○釋曰公羊左氏皆以爲濤塗誤軍道故齊侯執之此傳與注竟無誤軍道之言則以濤塗不敬齊命故執之也於是哆然外齊侯者謂齊不以禮於陳陳人有不服之意哆然疏外齊侯哆然寬大之意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釋曰謂陳之不敬由齊之無禮不能自責反越國而執其臣故不正其踰國而執也貶以稱人不正猶言不與也正則人與之不正則人不與故謂不與爲不正也然齊人執鄭詹亦稱人以執傳言與之此稱人不以執云貶者詹鄭之佞人往至齊國稱人以執則是衆人欲執之今濤塗不在齊國又無實罪齊侯執之而云齊人故知是貶也桓十一年宋公執人權臣令廢嫡立庶亦貶云宋人是其類也○注以萬物爲心也○釋曰莊子文）○秋。及江人黃人伐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疏】（不言至師也○釋曰何嫌非內而發傳者以文承齊人執濤塗之下即云及江人黃人伐陳恐非魯及故云內師也）○八月。公至自伐楚。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鄭君曰會爲大事伐爲小事今齊桓伐楚而後盟于召陵公當致會而致伐者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爲大事）【疏】（注鄭君至大事○釋曰知會大伐小者伐雖國之大事會盟有昇壇揖讓之儀示威講禮之制奉之以牲王要之以神明是其大事故定四年公會諸侯侵楚五月盟于皐鼬下云公至自會是亦以會爲大事也今以楚彊莫能伐之者故特以伐爲大事也）○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莊十年春正月公侵宋傳曰侵時此其月何也惡之故謹而月之然則凡侵而月者皆惡之○惡烏路反下同）【疏】（注凡侵至惡之○釋曰此侵陳爲惡者陳之不敬由齊之不敬陳也齊桓宜自責反執其臣前事既非今又致討故書月以見惡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斥指斥）【疏】（目晉至侯也○釋曰傳言此者於鄭段雖有目君之例未辨目君之由故於此明之宋公殺其世子痤雖不發傳從此可知其殺公子不目君者皆罪賤之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凱曰不能刑于寡妻○朝直遙反下皆同爲志于僞反下同）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參譏謂伯姬杞伯魯侯也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譏世子此不譏者明子隨母行年尚幼弱未可責以人子之道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夏嫁至今十三年則子幼可知○參七南反又音三○）【疏】（傳參譏也○釋曰並譏之者伯姬託事而行近於淫泆失爲婦之道杞伯不能防其閨門令妻至魯失爲夫之宜魯待人之子行待父之禮失爲主之度故三事同譏之也）○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惠王之世子名鄭後立爲襄王首戴衛地○首戴左氏作首止）【疏】（公及至首戴○釋曰案史記年表此時齊侯桓公也宋公桓公也陳侯宣公也衛侯文公也鄭伯文公也許男僖公也曹伯昭公也其王世子者即惠王之世子名鄭後立爲襄王是也）及以會尊之也。（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令力呈反）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疏】（天子至下也○釋曰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此云世天下也者彼見無生而貴者又明有父在之故今傳以其特世父位故云世天下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言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他皆放此○）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雖非禮之正而合當時之宜○復扶又反下同塊苦對反又苦怪反）【疏】（無中至侯何也○釋曰無中事者謂中間無他事也據平丘之會無中事

（不重舉諸侯此則重舉諸侯故決之○塊然○釋曰塊然者徐邈云塊然安然也○則其所善焉何也○釋曰謂經不譏桓而尊王世子是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鄭伯逃歸不盟。以其法諸侯。故逃之也。（專已背衆故書逃傳例曰逃義曰逃○控大苦貢反背衆音佩）【疏】（世子受之可乎○釋曰謂問世子受諸侯之尊已可乎以不也下又云世子受之可也謂得受之也○注逃義曰逃○釋曰莊十七年傳文弦國也何嫌非國傳特言弦國也發之者將明微國不書曰故辨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虞公貪璧馬之寶棄兄弟之親拒絕忠諫之口不圖社稷之危故晉命行于虞使下執上虞同于晉是以謂之晉人執虞公江熙曰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以爲下執之辭嘗試因此論之五等諸侯民皆稱曰公存有王爵之限沒則申其臣民之稱州公舍其國故先書州公郭公盜而歸曹故先名而後稱郭公夏陽亡則虞虞爲滅國故宜稱虞公三人殊而一致三公舛而同歸生死齊稱蓋春秋所賤○之稱尺證反下齊稱同舍音捨舛昌兖反）【疏】（注江熙至所賤○釋曰存有王爵之限者謂五等諸侯生存皆從本爵稱之也沒則申其臣民之稱者謂五等臣子尊其君父舉謚稱公也州公舍其國故先書州公者謂州公郭公書經不同立文之意以州公好舍其國而寔來故先書州公若郭公則盜而歸曹故後言郭公也夏陽亡則虞虞爲滅國者謂晉滅夏陽則虞虢舉矣故虞爲滅國而亦稱公也三人殊而一致者謂立一文雖殊其理致是一也三公舛而同歸者謂立國雖舛同歸一稱也生死齊稱正謂生死同號之曰公與凡諸侯異也案桓五年州公如曹六年寔來本無舍國之事莊二十四年郭公歸曹不見有盜歸之文今江爲此說而范不難者以州公舍國左氏有文郭公棄位適曹即是盜之狀以無正文故引而不難也三公舛而同歸或有作舛者舛謂差舛理亦通但定本作殊者多）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時虞已包裹屬於晉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縕紆粉反包音苞裹音果處昌呂反）【疏】（執不至晉也○釋曰舊解云執人例不書地此云不地縕於晉也者凡執人不地者亦以地理可明故也若晉會諸侯於溴梁執莒子邾子楚合諸侯於申執徐子皆因會而執之則在會可知故不假言地至如滅人之國執人之君則亦是就國可知也經若書晉滅虞則是言其地今不書滅虞即不舉滅國之地不謂執人當地也所以不言滅虞者晉命先行於虞虞已屬晉故不得言之也或以爲執不言所於地謂不書執虞公于虞也縕于晉也謂虞已苞裹屬晉故不得言也理亦通耳也）其曰公。何也。（據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不言公）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臣民執其君故稱公）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服于晉故從晉命而執其君）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言明日喻其速○爲于僞反又如字）

穀梁注疏卷七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僖公

元年

據經書齊師（閩本同監毛本師誤侯）

今復列二國者（閩監毛本二作三是也下重列二國同）

夫人薨不地地故也齊人以歸（石經同閩監毛本作齊人以歸夫人薨不地地故也誤倒）

況傳文不知（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知作失是）

二年（閩本同監毛本二誤三）

傳三發之者（閩監本同毛本三作二）

晉楚大於宋不序晉楚而言序宋者（按今本公羊注脫二楚字無言字）

三年

文不憂雨也（閩監本同毛本文作反與文二年傳不合）

待雨則心喜（閩監毛本待作得是）

故特錄之（閩監本同毛本闕之字）

四年

傳侵淺至正也（此一段疏閩監毛本移在傳明正也下）

則此新臣亦不正（按不正當作在外）

諸侯死於國不地（閩監毛本於作于）

曰桓師也（段玉裁校本曰作內）

由客之不先敬主人（閩監毛本不先作先不）

五年

云可以重之存焉（閩毛本同監本存誤右）

天子世子（閩監毛本同石經世作廿避所諱）

而尊王世子是也（閩本同監毛本尊作讓）

世子受之可乎（此疏閩監毛本移在傳世子受之可也下）

謂問世子受諸侯之尊已（閩毛本謂作請監本同惟已字作以）

注逃義曰逃○釋曰莊十七年傳文（此疏閩監毛本移在注逃義曰逃下脫注字）

弦國也何嫌非國傳特言弦國也發之者將明微國不書曰故辨之也（此疏此本誤與前疏連閩監毛本移在傳微國也下於何嫌上增○及釋曰二字）

監本春秋穀梁注疏僖公卷第八（起六年盡十八年）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據元年楚人伐鄭不言圍）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泰曰諸伐國而言圍邑傳皆以爲伐者之罪而以此著鄭伯之罪者齊桓行霸尊崇王室綏合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於此而鄭伯辟義逃歸違叛霸者是以諸侯伐而圍之罪著于上討顯于下圍伐之文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亦猶杞盟不日以明信而葵丘之盟日之以爲美○著張慮反辟音避）〔疏〕注泰曰至爲美○釋曰罪著於上而討顯于下者謂前五年書鄭伯會而逃歸是罪著於上也今伐鄭又言圍新城是討顯於下也圍伐之文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謂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此言齊侯伐鄭圍新城是圍伐之文同也彼傳云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此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著鄭伯之罪也故知彼言圍以惡宋此言圍以善齊是善惡之義有殊也知善齊者傳言著鄭伯之罪故知圍者之善也○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伐鄭之諸侯）善救許也。〔疏〕善救許也○釋曰何嫌非善而傳言之者以許是近楚小國叛而即齊嫌救之非善故發之○冬。公至自伐鄭。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疏〕大伐鄭也○釋曰大之者鄭叛中國外心事楚成蠻夷之強益華夏之弱齊桓爲伯討得其罪鄭人服從遂使世子聽命是其大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朝直遥反）○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疏〕稱國至罪也○釋曰莊九年齊人殺無知傳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此云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是稱人稱國例異也但傳不說殺之狀無由知其事焉准例言之則是罪鄭伯也案傳例失德不葬文公不書葬則亦失德也在殺卿佐是失德之儔未知鄭伯更有失德爲當直由殺申侯不可知也○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寧母某地）（○寧母上音如字又音甯下音無又茂后反左氏作甯）衣裳之會也。〔疏〕衣裳之會也○釋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或釋或不釋兵車之會四傳皆發之者衣裳之會多省文以相包兵車之會少故備舉以見義此是衣裳後歲兵車二文相近故傳因而別之也○曹伯班卒。（○班必顔反）○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洮曹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向謂五年逃首戴之盟齊桓爲兵車之會于此乃震服懼不得盟故乞得與之不錄使者使若鄭伯自來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之先悉薦反下同朝服直遥反弁皮彥反以向香亮反本又作鄉注同得與音豫使者所吏反）〔疏〕朝服雖敝至必加於首○釋曰朝服者天子則皮弁諸侯則玄冠衣則皮弁白布玄冠緇衣素裳也弁冕者謂白鹿皮爲弁冕謂以木爲幹衣之以布上玄下纁垂旒者也乞者。重辭也。（人道貴讓故以乞爲重）〔疏〕乞者重辭也○釋曰文與乞師同故爲重辭也重是盟也。（悔前逃歸故以重言）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言乞知不自來）〔疏〕注言乞知不自來○釋曰經言晉侯使郤錡來乞師是亦不自來也若然何以不錄使者所以抑鄭伯中諸侯也蓋汋之也。（汋血而與之○汋由若反又音酌）○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禮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雜記下曰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案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於是獻子始見經襄十九年卒然則失禮非獻子所始明矣雜記之云甯所未詳○大廟音泰見賢徧反下文而見同）〔疏〕注失禮至明矣○釋曰范言此者以禮記稱七月而禘獻子爲之此時未有獻子亦七月而禘故知失禮非獻子爲始也用致夫人。（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大廟立之以爲夫人○夫人成風也左氏以爲哀姜）〔疏〕用致夫人○釋曰左氏以夫人爲哀姜因禘祭而致之於廟公羊以爲僖公本取楚女爲嫡取齊女爲媵齊女先至遂脅公使立之爲夫人故因禘祭而見於廟此傳及注意則以夫人爲成風致之者謂致之於大廟立之以爲夫人與二傳違者若左氏以夫人爲哀姜元年爲齊所殺何爲今日乃致之若公羊以爲齊之媵女則僖公是作頌賢君豈爲齊所脅豈得以媵妾爲夫人乎明知二傳非也今傳云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檢經傳之文符同故知是成風也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是妾不爲夫人明矣○適丁歷反本亦作嫡稱尺證反別彼列反爲其于僞反緦音思）〔疏〕注夫人至明矣○釋曰仲子者惠公之母隱五年考仲子之宮而經傳譏之是也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者喪服文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鄭嗣曰君以爲夫人君以夫人之禮卒葬之主書者不得不以爲夫人也成風以文四年薨五年葬傳終說其事）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臣無貶君之義故于大廟去夫人氏姓以明君之非正○去起呂反）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不言夫人○襚音遂）○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禦魚呂反本亦作御說音悅）○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葵丘地名○采音菜）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宰天官冢宰兼爲三公者三公論道之官無事于會盟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故曰通于四海）〔疏〕注宰天至四海○釋曰傳言通於四海者解其與盟會之事也若直爲三公論道之官則無事於會盟以兼爲冢宰通於四海爲諸侯所尊故得出會也一解通於四海者解其稱官之意與注乖非也論道之官者尚書周官云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是也掌建邦之六典者大宰職云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是也左氏以宰周公爲宰孔此傳蓋亦然也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櫕木如椁塗之曰殯周人殯于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宋殷後也○柩其救反禮記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背音佩菆木才官反本又作櫕同）〔疏〕宋其至哀矣○釋曰稱宋子正也而云無哀者宋子非主伯所召而自會諸侯稱子嫌稱子合正無譏故傳責其背殯也晉襄背殯貶之稱人此經不貶者宋襄雖背殯出會而于道不虧於理雖合小譏而文不可貶責其晉襄上無王命所召又非國事急而而自爲戎首與敵交戰非直於理合責於交亦當貶也其稱子稱侯之例具於桓十三年疏○注櫕木至後也○釋曰禮記檀弓云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鄭玄云菆木周龍輴如椁而塗之也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爲龍也彼說天子之禮故云龍輴則諸侯亦設輴而不畫龍其用木橫之亦如椁故范云櫕木如椁也檀弓又云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是注所據之文也云宋殷後者欲見宋之殯亦從兩楹之間○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女子許嫁不爲殤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於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成人著之○笄古兮反殤式羊反著丁略反）〔疏〕內女也○釋曰明內女有書卒之義故發首云內女也若其不然不嫌非內女也范氏別例云內女卒葬例有六葬有三卒亦有三卒者此文一也僖十六年鄫季姬二也成八年杞叔姬三也葬者莊四年葬紀伯姬三十年葬紀叔姬襄三十年宋葬共姬是也文十二年子叔姬不數之者與此伯姬同是未適人故揔爲一也○注女子至著之○釋曰喪服大功章云女子子之長殤傳曰何以大功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於其服也長殤中殤降成人一等下殤降成人二等又喪服傳曰大

（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長殤中殤總言之者據大功以上也其葬殤之禮亦與成人有異故檀弓云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是也女子許嫁而笄猶男子之冠也故以成人之喪治之禮諸侯絶朞故許嫁於諸侯則服之若嫁與大夫則不服也禮姊妹與己之女同服齊衰若出嫁則爲之降至大功九月禮意爲降者取受我而厚之夫爲之朞故我爲之降計此伯姬未至夫家案曾子問云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除之然則其夫不爲之盡禮則不得爲之降當亦服齊衰朞也而范注云服大功者總據出嫁者言之故云大功非謂此亦大功也或當女子在室公不爲之服則卒之亦不書今書之者以其許嫁故也夫雖不終服公亦從出嫁之例降至大功也吉笄以象爲之者詩云象服是宜毛傳云尊者所以爲飾故知用象也鄭解象服與此異耳喪服女子許嫁服斬衰用箭笄齊衰則用榛笄喪既無飾故知吉笄有飾也鏤刻其首者相傳爲然也）○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何休以爲即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邪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爲信至此日以爲美義相反也鄭君釋之曰柯之盟不日因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已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爲見于僞反下賢遍反復扶又反）〔疏〕（注自此不復盟矣○釋曰十五年盟于牡丘而云不復盟矣者以衣裳之會不復盟彼是兵車故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所謂無歃血之盟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猳○歃本又作唼所洽反又所甲反猳音加）〔疏〕（陳牲而不殺○釋曰陳牲不殺則不得謂之盟若不殺牲又不得云讀書加於牲上而傳云不殺者桓公信義之極是於此矣雖盟而不歃血謂之不殺不殺者謂不如凡常之殺殺而不用直讀書而加于牲上而已○注所謂至用猳○釋曰莊二十七年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則衣裳之會皆不歃血而此會獨言之者以此會桓德極盛故詳其事實餘盟亦不歃血耳八年洮會云汋血與鄭伯者彼兵車之會故也徐邈云陳牲者不殺埋之陳示諸侯而已加于牲上者亦謂活牲非死牲理亦通也此葵丘會爲桓德盛故書日以美之又毋雍泉以下是四教之事而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其實此會亦有四教故上注云從陽穀已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是也注又引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猳者左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又曰鄭伯使卒出猳是其證也）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壹猶專也）曰。毋雍泉。（專水利以障谷○雍於勇反塞也障音章又之亮反）毋訖糴。（訖止也謂貯粟○糴音狄貯張呂反）毋易樹子。（樹子嫡子○嫡丁歷反）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女正位於內○與音豫）○甲子。晉侯詭諸卒。（獻公也枉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詭諸九委反左氏作佹諸枉紆往反）〔疏〕（注失德不葬○釋曰宋桓亦不葬至此言失德者今獻公枉殺申生即是失德之例宋桓無罪之狀故范不得言之也公羊以爲桓公下書葬者爲宋襄公背殯出會不書葬若非背殯然也穀梁既譏）

（宋子即不是爲諱蓋魯不會故也）○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諸侯在喪稱子言國人不君之故繫于其君）〔疏〕（冬晉至奚齊○釋曰范云弑君日與不日從其君正與不正今奚齊書時者爲未成君且又不正故也○國人不子○釋曰舊解諸侯在喪稱子今國人不以爲君故不直謂之子而繫之於君也徐邈云不子者謂不子愛之也非范意蓋不子者謂不以爲君則是不子也）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疏〕（正月公如齊○釋曰何休云書月者善公朝事齊故月之朝既以時爲正書月何以爲善蓋爲下滅溫書月也）▲○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卓勑角反）○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一大夫荀息）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據有罪）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殺者。爲重耳也。（殺奚齊卓子者欲以重耳爲君重耳夷吾兄文公○所爲于僞反下文皆同重直龍反殺奚齊申志反又如字）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亂謂殺申生而立其子○麗姬力池反伐虢所得左氏伐麗戎所得長丁丈反稚直吏反）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夫人申生母○苦如字又枯路反下同）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

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賁沸起也○女音汝下皆同祠自絲反酖直蔭反鴆鳥毛畫酒跪求委反覆芳服反賁扶粉反注同）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差切急○呼火故反喟去愧反又去怪反差初賣反又如字）〔疏〕（未有過切○釋曰公信麗姬謂大子實將殺己故喟然歎曰吾與汝爲父子以來未嘗有過差切急是何與我之深也雖不對大子發歎而爲此言也）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慮麗姬又譖重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刎脰而死。（○刎亡粉反脰音豆頸也）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秋。七月。○冬。大雨雪。（○雨于付反）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浦悲反）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疏〕（罪累上也○釋曰重發傳者此里克同黨恐異故發之）○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禮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皆以旱也故得雨則喜以月爲正也不得雨則書旱明旱災成何休曰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君釋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雩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固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傳時書不雨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雩音于龍見賢偏反下同應變應對之應索所白反別彼列反下同禱丁老反又丁報反）〔疏〕（雩月正也○釋曰穀梁之例若常祀之雩則皆不書書者並是爲旱也若得雨）

（則書雩不得雨則書旱就書之中若八月九月雩則書月以見正何者八月九月其時窮人力盡故也定元年九月大雩傳曰雩月雩之正也此秋八月雩傳曰雩月正也是雨者雩者書月以見正昭二十五年七月大雩亦書月者以一月再雩故月也餘月雩者則書時以見非正則成七年冬大雩傳曰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又定元年傳曰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是餘月雩皆書時以見非正其旱則例皆時何者旱必歲窮非一月之事故也則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傳曰旱時正也宣七年秋大旱亦蒙例可知也舊解八月雩雖不得雨亦不云旱也若九月雩而不得雨則書旱傳言得雨曰雩指爲八月也不得雨曰旱指爲九月也觀經傳上下全無此意其說非也又僖二十一年夏大旱范引傳例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豈是九月雩不得雨何爲亦書旱也○注設本至災耳○釋曰何休難此傳云雩而得雨曰雩故言設使元本不雩則何以明之也此傳又云不得雨曰旱故又難云就如穀梁書旱則以不雨明之設使或旱而不害物則何以別之乎）○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宗諸侯謂諸侯宗之○貫古亂反遠于萬反近附近之近爲于僞反）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閔其貪慕伯者以致滅）〔疏〕（貫之至閔之也○釋曰案史記管仲之卒在桓公四十一年計桓公四十一年當魯僖十五年而此云管仲死者蓋不取之史記之說云閔之也者閔其背楚致禍歸齊無福之意是不解經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昌吕反）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鹹音咸）兵車之會也。〔疏〕（兵車之會也○釋曰何休於此有廢疾范不具載鄭釋者以數九會異於鄭故也）○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疏〕（注緣陵杞邑釋曰謂之城者封杞也不發非國之問者從楚丘之例也不言城杞及遷亦從彼例也公羊以爲杞國爲徐莒脅滅故諸侯爲之城左氏以爲淮夷病杞故齊桓爲之城二傳說城之所由雖殊皆是爲杞也故范注亦云緣陵杞邑）其曰諸侯。散辭也。（直曰諸侯無小大之序是各自欲城無摠一之者非伯者所制故曰散辭）聚而曰散。何也。（據言諸侯城則是聚）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言諸侯城則非伯者之爲可知也齊桓德衰所以散也何休曰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散何以美之邪鄭君釋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丘之事安得以難此○難乃旦反）○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遇例時此非所宜遇故謹而月之○繒在陵反朝直遙反下文及注同）遇者。同謀也。（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傳曰繒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繒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近如字又附近之近）〔疏〕（遇者同謀也○釋曰傳例曰遇者志相得也今云同謀者以淫通與盟會異故發傳又云言使非正者婦人使夫異於君使世子故重發非正之例也）來朝者。來請己也。（使來朝請己爲妻）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晉山）〔疏〕（沙鹿崩○釋曰公羊以沙鹿爲河上之邑崩者陷入地中杜預注左氏以爲山名此傳以鹿爲山足是三傳說異也）林屬於山爲鹿。（鹿山足○屬之玉反）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劉向曰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背音佩）〔疏〕（其日重其變也○釋曰決梁山崩不日此梁山崩亦墊河不書墊河者舉山崩爲重故也）○狄侵鄭。○冬。蔡侯肸卒。（○肸許乞反）諸侯時卒。惡之也。（○惡烏路反）〔疏〕（時卒惡之也○釋曰糜信云蔡侯肸父哀侯爲楚所執歿不附中國而常事父讎故惡之而不書日也案蔡侯自僖以來未與中國爲會則糜信之言是也不書葬者或是失德或是魯不會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地名）兵車之會也。遂次于匡。（救徐也時楚人伐徐匡衛地）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畏楚）〔疏〕（次止也有畏也○釋曰復發傳者前次于陘欲綏楚以德今而畏楚故別發之）○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諸國○復扶又反）善救徐也。〔疏〕（善救徐也○釋曰徐叛楚即齊旋爲楚所敗嫌救非善故發明之）○夏。五月。日有食之。（夜食）〔疏〕（注夜食○釋曰莊公十八年傳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是以知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徐邈曰案齊桓未年用師及會皆危之而月也于時霸業已衰勤王之誠替于內震矜之容見於外禍釁既兆動挨危堙故月來國之君雖有失道未足爲一世與衰齊桓威攝寰宇后政行天下其得失皆治亂所繫故春秋重而詳之錄所善而著所危云爾○見賢徧反釁許靳反衰本作喪息浪反治直吏反）〔疏〕（注徐邈至云爾○釋曰何休以爲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此厲亦是叛者故伐之左氏以爲厲是楚屬國故伐厲以救徐今范載徐言云震矜之容見於外則與何休同也錄所善九年盟于葵丘著日以極美是也著所危者此年書月以見衰是著所危）○八月。螽。（螽音終）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九月。公至自會。（莊二十七年傳曰相會不致安之也而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疏〕（甚則月○釋曰重發傳者嫌僖公憂民之重災不至於甚故明之也）○季姬歸于繒。○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謚伯字）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明夷伯之廟過制故因此以言禮○冥亡定反見賢徧反）〔疏〕（晦冥至有廟○釋曰公羊以爲晦者爲晝日而晦冥震者雷也謂有雷聲夷伯之廟此傳亦云晦冥也震雷也則不得從左氏爲月晦與公羊同矣公羊又以爲夷伯者季氏之信臣故震其廟以戒之今此傳歷言天子以下廟數以爲過制故震之與公羊異左氏以爲夷伯有隱慝故天命霹靂之亦與穀梁不同也）天子七廟。（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有二祧遠廟爲祧○祧它堯反）諸侯五。（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大夫三。（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士二。（曰考廟王考廟）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雍曰德厚者位尊道隆者爵重故天子遂及七世士祭祖而已）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若契爲殷祖棄爲周祖○契息列反）〔疏〕（天子至爲祖○釋曰鄭據禮記說云夏五廟則殷六廟周七廟故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武二祧與親廟四大祖謂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是其說也王制又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而五鄭云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則不爲始封之君廟也又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鄭云大祖別子始爵封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又云士一廟庶人祭于寢鄭云謂諸侯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則二廟也是禮與傳文合也唯祭法云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與王制一昭一穆與大祖其意少異者鄭荅趙商祭法大夫三廟是周之制而王制大夫三廟言與大祖而三或當夏殷法不合於周禮也是解二者不同之意祭法又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而王制云士一廟者亦謂是中士下士者也若是上士亦當二廟故鄭注王制云士一廟者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也上士則二廟是也中士下士所以名爲官師者師長也言爲一官之長也祭法又云庶人無廟故王制亦云庶人祭寢是無廟也○庶士者謂府史之屬也庶人者謂平民也以其賤故無廟也○德厚至流卑○釋曰尤猶遠也卑猶近也天子德厚故遠及七廟士之德薄故近及二廟因其貴賤有倫故制爲等級也○是以至本也○釋曰始謂受封之君所以貴之者由是德之本也言有大德故受高位高位由之而來故始封之君必爲祖矣祖謂廟不毀也）○冬。宋人

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敗必邁反下相敗同）夷狄相敗志也。（〔疏〕夷狄相敗志也○釋曰夷狄相敗書文不具今起禍亂之原謹兵車之始故傳言此以明之）○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韓晉地）獲晉侯。（獲者不與之辭諸侯非可相獲〔疏〕注獲者不與之辭○釋曰傳有明例注言之者嫌晉侯失衆與秦得獲故注顯之欲明亦不與秦獲也范別例云凡書獲有七謂莒挐一也晉侯二也華元三也蔡公子濕四也陳夏齧五也齊國書六也麟七也於晉侯著失民之咎於蔡公子濕彰公子之病華元表得衆之辭莒挐顯公子之給自餘雖不發從省文可知也）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劉向曰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隊落○隕云敏反行下孟反下陰行同隊直類反〔疏〕注劉向至隊落○釋曰何休云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宋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賈逵云石山岳之物齊大岳之胤而五石隕宋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之亂鷁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鷁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鬭也許慎異義載穀梁說云隕石於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霸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是宋公欲以諸侯行天子道也六鷁退者鄭玄云六鷁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敗是陰行也是二說與劉向合耳其何休賈逵之言並是公羊左氏舊說非穀梁意也）先隕而後石。何也。（據莊七年星隕如雨先言星後言隕）隕而後石也。（聞隕後乃知是石）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隕石記聞也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竟音境治直吏反下目治同磌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疏〕于宋至治也○釋曰散辭也者對下聚辭也爲言此石散在宋四竟之內故後言其數以散辭言之鷁則聚在宋都之上故先言其數以聚辭言之又云耳治也者謂隕石先以耳聞故言先言隕鷁退先以目見故先言數是各以聞見先後爲次○注聞其磌然○釋曰范取公羊爲說彼傳云隕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也磌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砰據公羊古本並爲磌字張揖讀爲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劉向曰鷁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鷁五歷反）是月也。決不日而月也。（欲著石日鷁月故言是月若不言是月則嫌與戊申同〔疏〕決不日而月也○釋曰傳言此者解經書是月之意言鷁退不日而月故云是月明與石隕異日也若然案桓十二年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若下事得蒙上日何爲彼經重舉丙戌者彼公盟必須書日衛侯不正前見亦當書日經以衛侯不正而恐不得蒙上日故書二日以明之此石隕鷁退是記異之事恐蒙上日故言是月以別之知下事得蒙上日者邾牼之卒得連日食之下叔弓之卒得與祭同日是經舉一日得包兩日之驗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石無知而隕必天使之然故詳而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鷁或時自欲退飛耳是以略而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不遺微細故王道可舉○亢苦浪反）民所聚曰都。○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大夫日卒。正也。（季友桓公之子〔疏〕大夫日卒正也○釋曰傳發之者益師明其有罪此則顯其得正故兩明之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疏〕稱公弟叔仲賢也○釋曰傳因季友之賢發起其例也叔肹賢而稱弟季友不稱弟稱字賢可知也以兄先死故不得稱弟耳不言公子公孫疏之者謂仲遂嬰齊之等是也又公孫茲發日卒之傳者以其名而不字又非罪非賢故重發之仲遂非賢而稱字者彼既不言公子以疏之唯宣公嘉之而稱字無嫌是賢故也）○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大夫日卒。正也。○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兵車之會也。○（淮音懷）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英於京反）○夏。滅項。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據莊十年齊師滅譚稱齊師○項戶講反國名也齊滅之左氏以爲魯滅）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知政昏亂易可滅○爲于僞反下爲之諱同）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霸者存恤鄰國抑彊輔弱義不可滅人之國）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絕其始則得不終於惡邵曰謂疾其初爲惡之事不終身疾之○惡惡並如字又烏路反）善善樂其終。（樂賢者終其行也邵曰謂始有善事則終身善之○行下孟反〔疏〕君子至其終○釋曰言此者解爲齊桓諱滅項之意惡惡疾其始謂君子憎惡惡人則疾其初始何者欲使惡人不得終於惡故就其初始即貶疾之也善善樂其終謂君子善其善人樂使終其行也以樂終其行故雖有惡亦爲諱之或齊雖滅項亦不言齊滅也邵解二事並與范異君子惡惡疾其始者君子憎惡人有惡事唯疾其初始爲惡不終身疾也言有惡則疾之無惡則止也善善樂其終者君子嘉善人則欲終身善之見人一度有善則終身不忘故爲齊桓諱滅項也）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邵曰存亡謂存邢衛繼絕謂立僖公所以終其善）○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魯地○卞皮彥反）○九月。公至自會。（桓會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陳列兵車又以滅項往會既非踰年乃反故往還皆月以危之）○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據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不書日）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貶不稱公子虛國謂齊無君傳例曰以國氏者嫌也○見賢徧反下同）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非伐喪也。（伐喪無道故謹而月之〔疏〕注故謹而月之○釋曰侵伐書月唯施於內今亦施之於外者齊桓以安危所繫故書月以表之宋襄欲繼齊桓之業故亦謹而月之）○夏。師救齊。（魯師）善救齊也。○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甗齊地○甗魚輦反又音言）齊師敗績。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何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即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鄭君釋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與霸事而伐喪於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即實以宋及齊不明直在宋邲之戰直在楚故不以楚及晉何邪秦晉戰於河曲不言及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略其先後○惡烏路反下同別彼列反下同邲蒲必反一音弼亟欺異反〔疏〕戰不至宋也○釋曰春秋之例戰伐不並舉此上有伐文今又言戰是違常例也又伐人者爲客受伐者爲主此言及齊師是亦違常例也故傳釋之以爲惡宋也○注何休至先後○釋曰何休廢疾云此言及爲惡宋則文十二年河曲之戰不言及爲兩善也故知言及者分別客主直與不直也鄭玄釋之曰言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直與不直也故引宣十二年夏莊二十八年春以明之宣十二年邲之戰楚直晉曲經云荀林父及楚子莊二十八年衛直齊曲而云衛人及齊明直者在事而已不由稱及也穀梁邲戰竟不論楚直晉曲而鄭云直在楚者公羊意以爲邲戰是楚直故據之難何休）○狄救齊。善救齊也。（〔疏〕善救齊也○釋曰與上文魯師救齊並爲善者此善狄能憂中國上文與魯昔與齊仇讎恐救之非善故並發善救之例也）○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豎刁易牙爭權五公子爭立故危之○刁音雕）○冬。邢人、狄

人伐衛。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累積）伐衛所以救齊也。（何休曰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爲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鄭君釋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爲其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又何異○近衛如字又附近之近遠齊如字又于遠反爲其于僞反省所景反）功近而德遠矣。（伐衛功近耳夷狄而憂中國其德遠也）

穀梁注疏卷八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七年（僖公）

省文以相包（閩監毛本同何校本包作苞）

八年

是妾不爲夫口明矣（此本夫字下空鈌閩監毛本作體）

九年

是注所據之文也（閩本同監毛本作是據所注之文也誤）

是於此矣（閩本同監毛本是作見是也）

專水利以障谷（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以鄣）

而繫之於君也（閩本同監毛本於作于）

十年

狄滅温（石經閩監本同毛本狄誤秋）

吾若此而入自明（石經閩本同監毛本脫吾字明下衍明字）

十有一年

善人君應變求索（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索也今本無也字蓋所據本不同）

固以久不雨別之（閩本同監毛本固作故是）

則成七年冬大雩（閩本同監毛本則誤爾）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閩監毛本同石經正作三）

十有四年

決梁山崩不日也（閩本同監毛本決誤浹）

十有五年

勤王之誠替于內（閩本同監毛本內誤初）

大祖別子始爵封者（案鄭氏注原文無封字）

十有六年

六鷁退飛過宋都（閩監毛本同石經鷁作鶂下五石六鷁同釋文出六鶂案十行本鷁字係剜補乃淺人妄改而仍有改之未盡者○案說文作鶂無鷁字）

十有七年

桓公常有存亾繼絕之功（閩監毛本同石經無公字）

十有八年

故不云及（閩監毛本同案釋文出故去起呂反在以別下于邺上今驗以別之下于邺之上無故去之文當是陸所據本此故不云及四字作故去反三字）

監本春秋穀梁注疏僖公卷第九（起十九年盡三十三年）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疏】（滕子嬰齊○釋曰傳法並不解稱名之意蓋罪賤之也）○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南曹之南鄙）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與廁豫也○與音豫注及下文同）【疏】（會盟于邾○釋曰言會盟于邾者鄫是微國欲因邾以求盟故云會盟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衈者釁也取鼻血以釁祭社器○惡烏路反下惡其長同叩音口衈音二）【疏】（故謹至社也○釋曰此與昭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皆惡其用人故不據國之大小同書曰以見惡也叩其鼻者論語云以杖叩其脛則叩謂擊也）○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會無主名內卑者也四國稱人外卑者也杜預曰地於齊齊亦與盟）○梁亡。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淫湎不足記也使其自亡然後其惡明○湎面善反長丁丈反下及注同背音佩）【疏】（梁亡○釋曰左氏以爲秦滅梁惡其自取滅亡之故不以秦滅爲文公羊以爲魚爛而亡謂梁君隆刑峻法百姓逃叛而事等魚爛從中而去也此傳亦云大臣背叛民爲寇盜則同公羊梁國亦自亡也又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則梁之土地必爲人所取蓋同左氏秦得之但據自滅爲文少異耳）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正謂政教）【疏】（正名而已矣○釋曰仲尼脩春秋亦有改舊義以見褒貶者亦有因史成文以示善惡者其變之也不莽有三爲齊桓諱滅項之類是改舊也其梁以自滅爲文鄭棄其師之徒是因史之文也故傳云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鄭棄其師。惡其長也。（長謂高克）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更加使大）言新。有故也。非作也。（責其改舊制）南門者。法門也。（法門謂天子諸侯皆南面而治法令之所出入故謂之法門）○夏。郜子來朝。（○郜古報反）○五月。已巳。西宮災。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

（言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也○近附近之近禰乃禮反父廟也）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故不言閔宮而云西宮）以是爲閔宮也。〔疏〕（以是爲閔宮也○釋曰傳知之者以若是禰宮當言新宮若是疏祖之宮又須言謚此在親疏之間故知是閔宮也）○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邢爲主焉爾。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衞以救齊是也）〔疏〕（邢爲至救齊○釋曰盟會地于國都者國主雖與盟會未知即能爲主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曹不爲主是也而傳云邢爲主焉爾又辨其大小者傳以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衞以救齊今又盟于邢故知爲主也又云邢小者以邢雖是小國爲主能救齊故歸功于邢不謂盟國都者例能爲主耳）○冬。楚人伐隨。隨國也。〔疏〕（隨國也○釋曰案世本隨是國名經又言伐知非邑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衞。○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爲盟主故序齊上鹿上宋地）○夏。大旱。（傳例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旱時。正也。〔疏〕（旱時正也○釋曰旱必歷時非一月之事故書時爲正也）○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雩。（雩宋地雩或爲宇）執宋公以伐宋。以重辭也。（傳例曰以者不以者也此傳及定七年齊人執衞行人北宮結以侵衞傳皆曰以重辭也然則以有二義矣國之所重故曰重辭也）〔疏〕（以重辭也○釋曰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云云伐鄭傳曰以者不以者也今傳云以重辭也何知非是一事而重不可以范注云以有二義者范以執宋公及執衞結皆是國之所重而傳云以重辭也其徵人從伐者即云以者不以者也明二者意異故云以有二義）○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稱人者爲執宋公貶○捷在接反爲于僞反）〔疏〕（注楚稱至公貶○釋曰知爲執宋公貶者以稱使知是楚子使之國君而稱人明爲執宋公貶也）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捷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疏〕（注據至戎捷○釋曰彼傳云戎菽也則與此宋捷絕不相當而范引之者彼雖以戎爲菽終是伐得之故范引爲證也）不與楚捷於宋也。（不以夷狄捷中國）○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會雩之諸侯）會者。外爲主焉爾。釋宋公。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何休曰春秋以執之爲罪不以釋之爲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鄭君釋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復扶又反）〔疏〕（會者外爲主焉爾○釋曰重發之者以釋者是公嫌會非是外爲主故發例以明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句其俱反）○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爲于僞反）〔疏〕（不言至諱也○釋曰不言其人以吾敗也謂不言邾之主名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謂不言魯之主名也與桓十七年解異者觀經爲說不可執文也）○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泓烏宏反）宋師敗績。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前年宋公爲楚所執）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荅。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又復○知音智又如字復扶又反）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胄。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若要而擊之必可破非僥倖也○被皮既反胄直救反司馬子反左傳作子魚要於遙反僥古堯反倖音幸）〔疏〕（司馬子反○釋曰糜信云子反當爲子夷未審范意然不○勝無幸○釋曰以小敵大恐其不若克之不名徼幸也）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須其出險○推如字又它回反）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列陳○陳直覲反）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何休曰即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于師也即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虛言也即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鄭君釋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爲敗矣今宋襄公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敗衆敗身傷焉者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疏〕（七月而死○釋曰此云七月而死則是身傷不云宋公敗績者鄭玄云非四體偏斷又非傷目故依常例稱師也）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凱曰道有時事有勢何貴於道貴合於時何貴於時貴順於勢宋公守匹夫之狷介徒蒙恥於夷狄焉識大通之方至道之術哉○攻如字又音貢守如字又手又反狷音絹介音界焉於虔反）〔疏〕（焉識至術哉○釋曰老子至道之人猶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今宋襄國弱於楚而行敵戰之禮故傳譏其師敗身傷注謂之不識至道之術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閔。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前十八年宋伐齊之喪是惡也今齊乘勝而報是以惡報惡也○閔左氏作緡二十五年楚圍亦同）○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桓公之子襄公）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公羊以爲不書葬爲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主之功徒言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而惡烏路反下而惡同惡乎音烏造七報反沛音貝爲襄于僞反背音佩譎音決折之設反刺七賜反）〔疏〕（何休至善也○釋曰何休云春秋貴偏戰者謂各守一偏而戰也鄭玄云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者鼎卦九四爻辭彼云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王弼云處上體之下而又應初既承且施非已所堪若鼎足小細而任重故折足也鼎足既折則覆餗矣餗謂鼎之實實覆則沾渥其形以喻不勝其任身被戮辱故凶也此襄公是其事也故曰鼎折足也初已出否至四所盛則已潔矣故曰覆公餗也渥沾濡之貌也既覆公餗體爲渥沾智小謀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鼎卦巽下離上馬融云餗謂糜也詩刺不用良者謂鄭忽不能與賢人圖事以至死亡故詩作狡童揚之水二篇刺之故詩序云云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莊二十七年稱伯今稱子蓋爲時王所黜）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王者無外言出則有外之辭江熙曰天子必巡守然後行故河陽之守全天王之行也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爲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斯文是作不以道假人傳言失天下闕然如有未備。○巡守手又反下同之行如字或下孟反下同復雅扶又反）〔疏〕（注夫子至未備。○釋曰舊解江熙此言明夫子之脩春秋雖憲章前代亦不可全與前代齊縣故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言堯舜有巡守之禮文武有省方之制故仲尼因襄王之守全天子之行是亦祖述憲章也斯文是作不以道假人者謂若全天子之行憲章前代是不以道假借人也但襄王與諸侯不異不可復全天子之行故書出以表之也明夫子雖欲尊王者同之先代以周德闕然未備不可同之故遂以此道借人也或以爲夫子所以書王出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斯文是作不以道借人王德既闕不可復全其行故書出以表其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邵曰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王畿鄭不敢有之以爲國）○晉侯夷吾卒。（傳曰諸侯時卒惡之出不葬篡文公而立失德○惡烏路反篡初患反）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燬之名。何也。（據宣十二年楚子滅蕭不名。○燬況委反）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以甚之）〔疏〕（不正至姓也。○釋曰衛與邢同姬姓今衛滅邢則是絕先祖支體故謂之伐本也）○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迎婦。○自爲。○爲人下爲且同）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疏〕（不踰竟。○釋曰復發傳者嫌爲求婦爲禮故發之）○宋殺其大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何休曰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鄭君釋之曰宋之大夫盡名姓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隱去即位以見讓莊去即位爲繼弒是復可以比例非之乎○復以扶又反下是復同甸徒徧反累方僞反去起呂反下同以見賢徧反爲繼于僞反又如字）〔疏〕（注祖之疏○釋曰異姓稱名疏而詳已同姓不名親而略之若名氏具備而見其疏則見異姓同非尊祖之事故曰疏之也古本或作禮之疏者言同姓與異姓不別則於禮法爲疏也理亦通耳以本不定故兩解之）○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怪其異事而辭相連有似遂事之辭）蓋納頓子者陳也。（圍陳使納頓子）〔疏〕（蓋納頓子者陳也。○釋曰案癈疾云休以爲即陳納之當舉陳何以不言陳鄭君釋之曰納頓子固宜爲楚也穀梁子見經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故云蓋陳也是鄭意亦同范說圍陳使納頓子也）○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衛稱子在喪洮魯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小國無大夫以公與會故進之時有衛子則無敵公之嫌○與會如字一音預）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向莒地○向舒亮反）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巂。急辭也。（以急辭言之明不至巂。○巂音攜又似兗反）〔疏〕（人微至辭也。○釋曰文承追齊師之下即云至巂是急辭也據文與公追戎于濟西異也案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稱不使戎邇於我也今舉齊侵是以難近國而亦云大之也者彼以戎有徒衆故大公所追此以公之不及故亦言大之也然彼不言戎之伐我此云齊人侵我者彼是戎狄不使之近我似若望風退走然此齊是中國侵又淺事故舉之以見公追非正也）弗及者。弗與也。（弗與戰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畏齊師）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大之謂變人言師）弗及。內辭也。（弗及者若曰我自不及耳非齊不可及）○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乞。重辭也。（雍曰人道施而不有讓而不取故以乞爲重。○施舒豉反）〔疏〕（乞重辭也。○釋曰此是乞師之始故發傳以明之）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疏〕（夔國至執也。○釋曰滅國有三術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此是夷狄之微國故從時例而傳言微國也以明之也案戎伐凡伯以歸不言執者尊天子之使不與夷狄之執今夷狄自相執經言以歸傳云猶愈乎執也者彼尊凡伯使一人當一國故變執言以歸諸侯相執以歸者例不得言執故傳云以歸猶愈乎執也明經止得言以歸）○冬。楚人伐宋。圍閔。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楚人出師爲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所以責楚。○爲于僞反中如字又丁仲反）〔疏〕（目其至師也。○釋曰傳解經并言圍伐之意也言楚人爲我伐齊而中道更伐宋故兼圍伐目其事所以責楚中道用師非訓爲責也）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雍曰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安有驅民於死地以共假借之役乎○共音恭本又作供假借音嫁又古雅反下于夜反又子亦反）〔疏〕（以者不以者也。○釋曰重發傳者彼據外此據內故重詳之）公至自伐齊。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以蠻夷之師伐鄰近大國招禍深恐危亡之道）〔疏〕（惡事至危之也。○釋曰莊六年秋公至自伐衛傳曰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惡事之成也與此文不同者互文以起義其實不異彼明惡事之成此亦明之此云危之也則彼亦危之可知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朝直遙反）○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昭或作照非）○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何休曰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鄭君釋之曰時晉文爲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據而當貶之邪甯謂定哀之世楚彊盛故諸侯不得不從耳江熙曰夫屈信理對言信必有屈也宋楚戰于泓宋以信義而敗未有闕也楚復圍之我三人行必有我師諸侯不能以義相帥反信楚之曲屈宋之直是義所不取信曲屈直猶不可況乃華夷于楚以亡義見貶則諸侯之不從不待貶而見也然則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楚子于兵首則彼祿祿者以類見矣故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信音申）〔疏〕（注甯謂至諸侯。○釋曰鄭云無賢伯范言楚盛者二者相接也爲當時無賢伯楚又彊盛故諸侯不得不從也案泓之戰穀梁意譏宋公江熙云宋以信義而敗未有闕者據宋不能量敵彊弱致師敗身傷故譏之其於信義實未有所闕而楚復圍之故貶楚子也公羊以爲稱公者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之杜預解云楚以微者告並與穀梁異也）○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地以宋者則宋得與盟宋圍解可知。○與音豫）〔疏〕（注地以至可知。○釋曰左氏之意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何休與范皆云地以䟽宋則宋得與盟二傳以無晉救宋之文故與左氏異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稱晉侯。忌也。（鄭嗣曰曹衛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晉侯以刺之。○刺七賜反下文及注同）

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刺殺也内諱殺大夫故謂之刺葢取周禮三刺之法）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魯大夫公子啟）〔疏〕（公子啟曰○釋曰舊解云子啟即公子啟書曰者啟無罪今買書時者是買有罪也今觀上下文勢理恐不然何者此傳上云先名後刺下文云不卒戍者可卒也本非釋時日之意何爲公子啟一句獨論日月之事若以穀梁專釋經不論人語之事何爲襄二十三年傳云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豈得謂蘧伯玉曰又不是人言也故知舊解非耳）○楚人救衞。○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惡其忌惡深○畀必利反與也下及注同惡烏路反下文及注同）〔疏〕（入者内弗受也○釋曰前已有傳重發之者以晉文初霸嫌得入中國故發傳以明之）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哀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使楚子治其罪今執曹伯不言歸于宋而言與宋人者是使宋公拘執之）○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衞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衞稱子者時衞侯出奔國更立君非王命所加未成君故曰子踐土鄭地）諱會天王也。（實會天王而文不言天王若諸侯自共盟然是諱之也所謂譎而不正）○陳侯如會。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外乎會不及序也受命于會故書如會）○公朝于王所。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非京師）〔疏〕（朝不言所○釋曰公如京師亦不言朝直決師朝不言所者如即是内朝之常文故直解不言所而已如既是常文此言朝者以其非京師故以違例言之）○六月。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中國猶國中也）〔疏〕（楚有奉焉爾○釋曰發傳者自楚嫌與中國異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疏〕（鄭之名失國也○釋曰重發失國之例者以鄭非大罪故出奔不名惡其藉楚之力故入名以表失國嫌出入異故傳發之）○衞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莊公女來歸寧）○公子遂如齊。（聘也）○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陳稱子在喪也）諱會天王也。（復致天子○復扶又反）○天王守于河陽。（河陽晉地○守音狩下同）全天王之行也。（時實晉文公召王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因天子有巡守之禮故以自行爲文○行如字或下孟反）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温。河陽也。（日之所昭曰陽爲天王于僞反）○壬申。公朝於王所。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諸侯朝王王必於宗廟受之者葢欲尊祖禰共其榮）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内。目惡以外。（主善以内謂公朝于王所目惡以外言再致天子○朝與音餘）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鄭嗣曰若公朝于廟則當言公如京師而今言公朝是逆常之辭雖逆常而曰公朝王所是尊天子）〔疏〕（而尊天子○釋曰公若朝於廟當云如也今逆常故言朝也朝雖逆常之辭言公朝於王所仍是褒王室之事故云而尊天子）會于温。言小諸侯。温。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温河陽同耳小諸侯故以一邑言之尊天子故以廣大言之）○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傎矣。（以臣召君傎倒上下日不繫于月猶諸侯不宗天子○傎都田反倒丁老反）○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入者自外來伯者以王命討衞衞王之土故曰不外王命）歸不外王命於衞也。歸之于京師。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辭間容之故言緩○斷丁亂反）○衞元咺自晉復〔疏〕（緩辭也○釋曰據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言之）歸于衞。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疏〕（晉有奉焉爾○釋曰又發傳者嫌霸者與凡諸侯異）○諸侯遂圍許。（會温諸侯許比再會不至故共圍之）遂。繼事也。（繼事會于温而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三月爲晉侯所執今方歸）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免之于宋身未反國因會于許即從反國之辭通王命）遂會諸侯圍許。遂。繼事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介音界國名）〔疏〕（其曰來卑也○釋曰據莊五年郳犂來來朝亦未得爵命而稱朝此謂卑賤之故有言來矣襄十八年白狄來注云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是也）○公至自圍許。○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某地）〔疏〕（公會至翟泉○釋曰左氏以爲王人者王子虎爲下盟列國晉人云云者狐偃等爲上敵公侯皆貶之稱人何休注公羊云晉文德衰故微者往會今穀梁既無傳注或如何說王人以下皆是微也）○秋。大雨雹。（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陽氣之在水雨則温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雨于付反雹蒲學反）○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衞殺其大夫元咺。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元咺訟君之罪于伯者君忌之使人殺之而後入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傳曰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此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凡稱國以殺大夫或殺無罪或罪累上參互不同略當近半然則稱國以殺有二義泄冶忠賢而君殺之是君無道也衞侯雖有不德臣無訟君之道元咺之罪亦已重矣然君子之道譬之于射失諸正鵠反求諸身衞侯不思致訟之愆躬自厚之義過而不改而又怨忌上下皆失故曰罪累上○累劣僞反泄息列反冶音也近半附近之近正音征鵠古毒反愆起虔反）〔疏〕（以是爲訟君也○釋曰元咺訟君則是臣之罪復言累上者以上下俱失嫌衞殺無罪故加累上之文也衞侯得書復歸者復歸非全善之辭衞侯既委罪元咺故得復歸之稱○注有二義○釋曰言有二義者謂傳言殺無罪也即是罪全在君傳云罪累上也即上下俱失故云有二義）衞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及公子瑕。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衞侯鄭歸于衞。（徐邈曰凡出奔歸月執歸不月者齊則國更立主若故君還入必有戰爭禍害所以謹其文執者罪名未定其國猶追奉之歸無犯害故例不月○戰爭爭鬭之爭）○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天子之宰。通於四海。〔疏〕（天子至四海○釋曰復發傳者葵丘會也此則聘也嫌異故重發之）○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何休曰大夫無遂事案宣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鄭君釋之曰遂因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即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殺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於此乎甯謂經同而傳異者甚以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台土來反又音臺鄆音運惡季孫烏路反美惡烏路反又如字）〔疏〕（遂乎卑○釋曰傳言此者遂是繼事之辭以辭有善

（惡故傳分明別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曹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天者不敢斥尊也昔武王既崩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終致太平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祭蒼帝靈威仰昊天上帝魯不祭。少詩照反大音泰。〔疏〕注謂之至不祭。釋曰范雅言天人相與交接故謂之郊字既從郊或當亦在南郊就陽位而祭也昔武王既崩云云尚書有其事制禮作樂云云者禮記文祭蒼帝靈威仰昊天上帝魯不祭者是鄭玄之說鄭以春秋說元命包云紫微爲大帝大微爲天庭五帝合明又文耀鉤云蒼帝春受制其名靈威仰赤帝夏受制其名赤熛怒黃帝受制王四季其名含樞紐白帝秋受制其名白招拒黑帝冬受制其名汁光紀是紫微宮者五方帝故鄭以周與魯夏正郊天者祭青帝靈威仰之帝冬至祭天於圜丘者祭天皇大帝魯不得祭之故范亦同之耳然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不然者以天子得冬至祭天皇大帝故郊所感之帝皆以夏正爲之魯不得冬至祭天故博卜三正從周正月至於三月皆是郊之時也月各一卜故云三卜禮也四月非時故云四卜非禮也左氏以爲禮不卜常祀郊既魯之常祀故一卜亦爲非禮公羊以爲天子不卜郊魯郊非常禮故卜之求吉之道不過三故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是三傳各異其用牲也何休以爲郊天牛角繭栗三望之牛角尺其文出於稽命徵其祀也郊祭則焚燎山則升水則沉猶三望公羊以爲三望泰山河海賈逵杜預之徒注左氏者皆以爲分野星國中山川今范同鄭玄之說取禹貢之文以爲淮海岱也）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焉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夏。四月。不時也。（郊春事也）四卜。非禮也。（郊春事四卜則入夏）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玄端黑衣接神之道玄熏者天地之色也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全曰牲傷曰牛牛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熏許云反〔疏〕注全曰至免牛。釋曰哀元年傳文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亡乎人若曰無賢人也凱曰其猶易稱闚其戶闃其無人詩云巷無居人譏僖公不共致天變。闃苦鶪反共音恭本亦作恭）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望郊之細也不郊無望可也已止也）○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疏〕（求婦非正也。釋曰重發傳者嫌國君之妻異故明之）○狄圍衞。○十有二月。衞遷於帝丘。（帝丘衞地）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在接反）○衞人侵狄。○秋。衞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晉自莊公已前不書于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及鄭忽之殺何乎徐邈通之曰案詩序及紀年史記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又鄭忽之後有子亹子儀且事出記傳而經所無殊多誠當有不告故不書者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其交好通其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它國之史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魯政雖陵遲而典刑猶存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交獻之實足徵故孔子因而脩之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褒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少多此蓋脩春秋之本旨師資辯說日用之常義故穀梁子可不復發文而體例自舉矣○重直龍反亹亡匪反朝聘直遥反好呼報反否備矣反注張住反不復扶又反〔疏〕注師資辯說○釋曰師者教人以不及故謂師爲師資也日用者易繫辭文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國也。○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滑無備故言虛國。○殽戶交反）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明秦本非夷狄○別彼列反〔疏〕進不至始也。○釋曰舊解進不能守謂入滑而去退敗其師謂敗於殽也亂人子女謂入滑之時縱暴亂也本或別進字者）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子之輩皆已老死矣拱合抱也言其老無知○百里子如字或作伯誤也蹇紀輦反拱九勇反合手曰拱）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殽之巖唫之下。（其處險隘一人可以要百人○女音汝下及注同唫本作崟音吟一音欽處昌慮反隘於懈反要百於遥反下文要而擊之同）我將尸女於是。（尸女者收女尸）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畏秦伯怒故云彼我要有死者）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倚輪無反者。（倚輪一隻之輪○倚居宜反或於綺反）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癸巳。葬晉文公。曰葬。危不得葬也。○狄侵齊。○公伐邾。取訾樓。（○訾子斯反）○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箕晉地）○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內寢）小寢。非正也。（非路寢〔疏〕小寢非正也。○釋曰傳發此例者以隱公不地桓公非正今僖公雖卒而沒於婦人之手故發傳以惡之也）○隕霜不殺草。（京房易傳曰君假臣權隕霜不殺草○隕云敏反）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重謂菽也輕謂草也輕者不死則重者不死可知）○李梅實。（京房易傳曰從撤者茲謂不明厥妖木冬實）實之爲言猶實也。（實子）○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穀梁注疏卷九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二十年（僖公）

故不言閟宮而云西宮（閩監本同毛本上宮誤公）

二十有一年

役傳云戎菽也（閩監毛本役作彼是也）

二十有二年（此本閩監毛本脫有字石經作廿有二年）

春秋三十有四戰（閩監毛本同石經三十作卅刓滅○按段玉裁云說文十部曰廿二十并也古文省卅三十并也古文省按廿讀如入卅讀如颯秦刻石文多如是并爲一字則不得讀爲兩字）

旌亂於上（石經閩本同監毛本脫亂字）

二十有三年

桓公之子襄公（閩本同監毛本脫此注）

茲父之不葬（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桓公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二十有五年（此本閩監毛本脫有字石經作廿有五年）

爲宋大夫蕩氏妻也（閩毛本同監本妻誤妾不成字）

以其在祖之位（漢書梅福傳引無之字）

是復可以比例非之乎（閩本同監毛本比誤此）

二十有六年

秋楚人滅夔（石經閩本同監毛本人誤子）

其實不異（閩本同監本異誤與毛本誤與）

二十有七年

諸侯不能以義相帥（案上文云必有我師帥是師之誤字）

二十有八年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閩監毛本同石經齊師作齊侯）

衞王之士（閩本同監毛本士作土當不誤）

二十有九年

故有言來矣（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有作直當不誤）

白秋來（秋當作狄閩監毛本不誤）

三十有一年

其名含樞紉（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紉作紐是也）

其名汁光紀（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汁作叶是也）

故博卜三正（閩本同案博當轉之懷字監毛本作傳亦非）

三十有二年

則記注之文（閩本同監毛本注作註釋文出記注○案古人用記註字多從言與傳注字作注不同說詳左傳挍勘記）

穀梁注疏卷九挍勘記終

監本春秋穀梁注疏文公卷第十（起元年盡八年）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文公（○襄王二十六年即位名興）〔疏〕（魯世家文公名興僖公之子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繼正謂繼正卒也隱去即位以見讓桓書即位示安忍莊閔僖不言即位皆繼弒○去起呂反見賢徧反弒申志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傳例曰天子大夫稱字蓋未受采邑故不稱氏字者貴稱故可獨達也○貴稱尺證反）〔疏〕（諸侯至達也○釋曰范云傳例者非正例推以知之定十四年傳曰天子之大夫不名隱七年凡伯來聘傳曰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又九年南季來聘傳曰南氏姓也季字也是天子之大夫稱字據傳文可知故亦得云傳例也）葬曰會。（言會明非一人之辭）其志重天子之禮也。〔疏〕（重天子之禮也○釋曰五年毛伯來會葬會葬之禮於鄙上此叔服來會葬云其志重天子之禮也者舊解以爲叔服在葬前至先鄉魯國然後赴葬所毛伯以喪服發後始來先之竟上然始至魯國故傳釋有異辭也或當此釋書之所由故云重天子之禮也彼解會葬之處故云於鄙上二者互言之未必由先後至理亦通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疏〕（薨稱至加之矣○釋曰重發傳者桓不以禮終僖則好卒二者既異故傳詳之）○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也○錫星歷反采地音菜地本又作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疏〕（禮有至正也○釋曰重發傳者桓則薨後見錫此則即位見錫嫌其得正故傳發之）○晉侯伐衞。○叔孫得臣如京師。○衞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禮卿不得會公侯春秋尊魯內卿大夫可以會外諸侯戚衞地○戚倉寂反）〔疏〕（注內卿至衞地○釋曰內卿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者下二年傳文不於此發例者伯者至尊大夫不可以會但春秋內魯故無譏文以失禮深傳不可云得會至於三年垂斂之會則是凡常諸侯禮雖不達人情通許故發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之例）○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鄭嗣曰商臣繆王也髡文王之子成王也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所以明其親也言其君所以明其尊也商臣於尊親盡矣○弒申志反傳同髡苦門反）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正不正。（徐乾曰中國君卒正者例日篡立不正者不日夷狄君卒皆略而不日所以殊夷夏也今書日謹識商臣之大逆爾不以明髡正與不正○篡初患反夏戶雅反識如字又申志反）〔疏〕（夷狄至不正○釋曰傳言此者以夷狄之弒有日與不日嫌同中國故分明別之）○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彭衙秦地○衙音牙）秦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作。爲也。爲僖公主也。（爲僖公廟作主也主蓋神之所馮依其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爲僖公廟于僞反馮皮冰反長尺直亮反又如字下同）立主。喪主於虞。（禮平旦而葬日中反而祭謂之曰虞其主用桑）吉主於練。（期而小祥其主用栗）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壞音怪下同檐以占反）〔疏〕（作爲至可也○釋曰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彼傳意言作所以爲譏則此作亦譏可知故下傳云作僖公主譏其後也案莊公之喪已二十二月仍譏其爲吉禘今方練而作主猶是凶服而曰吉主者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制未二十五月而禘祭故譏其爲吉此言吉者比之虞主故爲吉也此雖爲練作之主終入廟以辨昭穆故傳以吉言之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麋信引衞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並與范注同云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衞氏異也其藏之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則納之西壁中或如衞說去地高下則無文以明之何休又云謂之虞者親喪已入壙皇皇無所見求而虞事之虞猶安也虞主用桑者桑猶喪也取其名與其粗觕所以副孝子之心練主用栗者謂既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木爲主取其戰栗故用栗木爲主又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爲禘時別昭穆也徐邈注穀梁盡與之同范亦當不異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晉大夫陽處父）〔疏〕（注晉大夫陽處父○釋曰經不言陽注知之者以下有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故也）不言公。處父伉也。爲公諱也。（諱公與大夫盟去處父氏公親如晉使若與其君盟如經言郕儀父矣不書地者公在晉也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不去高傒氏者公不親如齊不與其君盟於恥差降○伉苦浪反爲公于僞反去處父起呂反下同傒音兮差初賣反又初佳反）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疏〕（何以至不致也○釋曰傳決不言公者據隱公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

盟于包來言公也彼傳云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故此沒公彼存公也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傳曰不言公高傒伉也彼已有傳此又重發者高傒存氏今處父去族嫌異故重發之傳不於高傒發日以明公存者二者理同此又須辨公不言如晉意也故就此一發之後注云書日則公盟也是亦意同之事也傳又云出不書反不致也者以致者必有出出者不必致今出既不書故反亦不致也〇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斂。（垂斂鄭地〇縠戶木反本又作穀九年同斂如字左氏作垂隴）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〇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建午之月猶未爲災）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僖公憂民歷一時輒書不雨今文公歷四時乃書是不勤雨也）〔疏〕歷時至雨也〇釋曰傳發之者以僖公憂民之情急故備書之今文公繼父之業無志於民故略書之以二者既異故傳分而別之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不發傳者以一時不雨輕故也下十年十三年意亦與此同故省文不發之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無恤民志）〇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祫也時三年之喪未終而吉祭於大廟則其譏自明〇大廟音泰注及傳大祖同躋子兮反升也祫戶夾反下及注皆同）〔疏〕注大事至自明〇釋曰舊解范云其譏自明者謂吉禘於莊公書吉此大事于大廟不書吉者以同未滿三年前已書吉則此亦同譏故云其譏自明此解取杜預之意也然杜云其譏已明故得以吉禘並之范云其譏自明焉知遠比吉禘蓋范意以喪制未終不待譏責其惡足顯故云自明也禘祫之禮俱在廟序昭穆所以爲制異者公羊傳稱五年再殷祭何休云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禘則功臣皆祭也祫則合食於大祖而已是何休意祫則三年禘則五年也范於閔二年注同杜預以禘爲三年之祭必不得與何休同也公羊云五年再殷祭禘既三年蓋祫則五年也若然祫在五年而云三年之喪未禘者據時三年未終而爲祫祭故以三年言之不謂祫祭亦在三年也或以爲禘祫同三年但禘在夏祫在秋直時異耳於范注不妨但與公羊五年再殷祭違也何休又云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祖然諸侯禘則不礿或如何說云大夫有祫恐其不然公羊亦以此大事于大廟爲祫祭杜解左氏以大事爲禘與穀梁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合也嘗秋祭）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祫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大祖廟中以昭繆爲次序父爲昭子爲穆昭南鄉繆北鄉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〇昭繆音韶穆下及傳同鄉音向下同）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甯曰即之於傳則無以知其然若引左氏以釋此傳則義雖有似而於文不辨高宗殷之賢主猶祭豐于禰以致雊雉之變然後率脩常禮文公傎倒祖考固不足多怪矣親謂僖祖謂莊〇長丁丈反先悉薦反下同禰乃禮反雊古豆反雉鳴也傎倒丁田反下丁老反）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祖人之始也人之所仰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尊卑有序不可亂也）〔疏〕大事至義也〇釋曰大是事也者祫是祭之大者故云大是事也著祫嘗者謂以大事言之著明是祫嘗之祭也嘗連言者祫必在秋故連嘗言之然周之八月夏之六月而云著祫嘗者蓋月節前已得立秋之節故也先親而後祖親謂僖公祖謂閔公也僖繼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傳以昭穆祖父爲喻此於傳文不失而范氏謂莊公爲祖其理非也何者若范云文公傎倒祖考則是僖在於莊上謂之夷狄猶自不然況乎有道之邦豈其若是明范說非也則無天也謂天道先尊而後親今亂其上下不仰法天也此春秋之義也者以嫌疑之間須取聖證故也〇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〇公子遂如齊納幣。（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禮）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國也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〇沈音審潰戶內反）〇夏。五月。王子虎卒。叔服也。此不卒者也。（外大夫不書卒）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會葬在元年）〔疏〕何以卒之〇釋曰重發之者尹氏則以爲魯主此爲會葬事異故重發之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叔服執重任以守國〇守手又反）〇秦人伐晉。〇秋。楚人圍江。〇雨螽于宋。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茅茨猶盡則嘉穀可知茨蒺藜〇雨螽于付反下同下音終茨在思反茅草也）〔疏〕外災不志〇釋曰外災不志重發之者志災或爲王者之後或爲甚而錄之故不得一例危之〇注茨蒺藜〇釋曰徐邈云禾稼既盡又食屋之茅茨今范云茨蒺藜則與徐異也公羊與考異郵皆云螽死而墜於地故何休云螽猶衆也死而墜者象宋羣臣相殘害也云云上下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與讖違是爲短鄭立云穀梁意亦以宋德薄後將有禍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讖何錯之有乎是鄭意以雨螽於宋亦爲將禍之應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見賢偏反）〇冬。公如晉。〇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〇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時楚人圍江晉師伐楚楚國有難則江圍自解〇難乃旦反解音蟹又古買反）

四年。春。公至自晉。〇夏。逆婦姜于齊。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婦禮成于齊故在齊便稱婦〇爲于僞反）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鄭嗣曰皆問者之辭問者以使大夫逆例稱女而今稱婦爲是公親逆與怪稱婦速故反覆推之〇公與音餘注同反覆芳服反）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據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言公）非成禮於齊也。（非責）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邵曰夫人能以禮自防則夫婦之禮不成於齊故譏公而夫人與焉〇與音豫注同貶彼檢反）〔疏〕其曰婦至貶也〇釋曰宣元年已有傳今故深發之者彼書夫人此直云婦姜嫌文異也故彼此明之以彼稱夫人又書至此不然者公羊傳曰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娶於大夫者略之也徐邈亦以爲不書至不稱夫人下娶賤略之若以諸侯下娶大夫便爲略賤則大夫亦不得上娶諸侯且天子得下婚諸侯何爲諸侯不得下娶大夫是公羊之言不可以解此也蓋不稱夫人不言至者以其婦禮成於齊故異於餘稱傳云夫人與有貶也者解不稱氏之意非釋不稱夫人也〇狄侵齊。〇秋。楚人滅江。〇晉侯伐秦。〇衛侯使甯俞來聘。（〇俞羊朱反）〇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風姓）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口實也禮記曰飯用米貝弗忍虛也諸侯含用玉榮叔天子之上大夫也榮采地叔字〇含戶暗反釋書作唅賵芳鳳反飯扶晚反）〔疏〕注含口至叔字〇釋曰飯用米貝不忍虛也禮記檀弓文諸侯含用玉禮緯文也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禮含賵各異人〇兼音謙）〔疏〕注禮至異人〇釋曰知各異人者雜記稱諸侯之喪有含者有襚者有又此傳云兼歸之非正也明天子於諸侯含賵當各異使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何曰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矣何以言來鄭君釋之曰秦自敗于殽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加免勞公之喪而來君子原其情不責晚[illegible]未葬故書[illegible]乘繩證反[illegible]而含已晚。[illegible]者執璧將命[illegible]入升堂致命[illegible]席降出反[illegible]必用示有[illegible]〔疏〕[illegible]云唯論諸侯[illegible]致含此則責其晚也[illegible]好有疾則[illegible]矣故未殯[illegible]之其諸侯[illegible]故示其禮而已[illegible]

（然何者范云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則是傳之不通故引記文爲證何得云天子與諸侯禮異是舊說妄耳又云明君之於臣云云者證君之於臣有賵含之義不必皆用也案鄭釋廢疾云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餘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襚之賵之其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是鄭意亦以譏王含晚也范前注引鄭釋似將傳爲是後注取彼記文則以傳非者范以何休取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爲難非類故上注取鄭釋以排之下注既以傳爲非故引雜記之文爲證二注並不取鄭君非王含晚之說益明范云傳爲非也）○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毛伯來會葬。會葬之禮於鄙上。（從竟至墓主爲送葬來○竟音境爲于僞反）〔疏〕（毛伯來會葬○釋曰左氏公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本作毛伯疑誤也）○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鄀音若）○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疏〕（注行父季友孫○釋曰世本季友生仲無佚佚生行父是也）○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驩好官反）○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臣闇不言君無所聞上下否塞○累劣僞反下同或如字泄息列反又以制反聾魯公反）〔疏〕（傳襄公已葬○釋曰徐邈解襄公已葬謂春秋之例君殺無罪之大夫則是失德不合書葬今襄公書葬則是無罪而以累上之辭言之者以襄公漏泄陽處父之言故也舊解亦云襄公罪輕故不追去葬文今以爲傳云襄公已葬者謂卒與日久葬在前殺在後是罪累不合及君故起累上之間非是釋合書葬以否）射姑殺者也。（殺處父○左氏作射姑）射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邵曰賢者多才也職主于攻伐仁者有惻隱之恩不如多才者有權略○盾徒本反攻如字又音貢惻初力反）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稱處父語以語之故傳曰漏言也○女音汝語魚慮反）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待諸侯會葬在鄙上○竟音境）射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親殺者夜姑而歸罪於君明由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故稱君以殺）〔疏〕（注親殺至以殺○釋曰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今雖是射姑之殺罪君漏言故稱國以殺）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造七報反辟必亦反君也注同詭九委反）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此士對君言之辭）○晉狐夜姑出奔狄。○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禮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于諸侯諸侯受於禰廟孝子尊事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存朝朝莫夕不敢泄鬼神故事畢感月始而朝之○猶朝直遙反注及下同朝朝上如字下直遙反莫音暮泄息列反）〔疏〕（注禮天子至朝之○釋曰周禮太史班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日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告朔用特羊言廟鄭云祖廟范言禰廟者以無正文各以意說或祖或禰通言之耳何休亦云藏於祖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是亦受政之事也凡告朔之禮因聽視此月之政故謂之視朔謂之聽朔也其朝廟之禮孝子緣生以事死因告朔在廟故感月始而亦享祭宗廟故亦謂之朝享其歲首謂之朝正也據玉藻及祭法之文則天子聽朔於明堂朝享自祖考以下五廟諸侯則聽朔於大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也公羊傳稱閏月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此傳云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公羊穀梁皆以爲閏月不合告朔左氏傳云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主則閏月當告朔與二傳異也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意以爲弃閏此傳云喪事不數也者閏月不告朔二傳雖同其於喪事數與不數其意又異也范氏別例云書不告朔有三皆所以示譏耳則此文一也公四不視朔二也襄二十九年公在楚三也公既在楚則是不告朔故亦以爲一注又云不敢泄鬼神解生則朝朝莫夕死則每月始朝之意也）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一歲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又有小月六積五歲得六十日而再閏積衆月之餘分以成此月）〔疏〕（注一歲至此月○釋曰古今爲麻者皆云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天一日一夜行一度故謂一度爲一日一歲十二月唯有三百六十日是餘五日四分日之一也又月一大一小則一年之間又有六日并言之則一歲有十二日故積五歲得六十日此皆大率而言其實一年不得有十二日范不如麻法細計之故云五歲得六十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閏是叢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不數所在也○叢徂洪反）猶之爲言可以已也。（郊然後三望告朔然後朝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既廢其大而行其細故譏之）〔疏〕（猶之至已也○釋曰重發傳者前爲三望發此是朝廟嫌異故重明之范例猶有五等發傳者三僖三十一年猶三望獨發傳者據始也宣三年不發傳者從例也成七年亦不發傳者亦爲從例可知也此年發傳者朝與三望異也宣八年發傳者嫌仲遂有罪得不廢禮又繹祭與朝廟禮異故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二十六年公伐齊取穀不日○句其俱反）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僖二十二年公已伐邾取須句過而不改於此爲甚故錄日以志之）〔疏〕（不正至日之也○釋曰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二年王二月季孫斯云云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彼比年伐邾而取兩邑經不書日今僖之與文父子異人特言謹而日之者以文公是不肖之君繼主適祀取邑致討不得序列於諸侯譏其過而不改故錄日以見惡僖雖伐邾纔始一度又是作頌賢君故與文異也）遂城郚。繼事也。（因伐邾之師○郚音吾）○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王臣或作王臣）○宋人殺其大夫。稱人以殺。誅有罪也。〔疏〕（宋人殺其大夫○釋曰公羊以爲三世內娶使若無大夫故不書名左氏以爲無罪故不書名今此傳直云稱人以殺誅有罪也則謂此被殺者爲有罪故稱人以殺仍未解不稱名所由案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此傳云誅有罪也又經稱宋人則與彼異蓋成公王臣新卒昭公杵臼未即位國內無君故不稱名氏從未命大夫例故八年鄭釋廢疾亦以此爲無君若然兩下相殺春秋不書又不得言其此書殺大夫而云無君者以受命於嗣天子是以言其孤未畢喪故無名氏八年書司馬官也者彼雖實有君而不重爪牙無君人之度故經書司馬傳以無君釋之鄭玄云亦爲上下俱失罪臣以權寵逼君故稱人以殺君以非理殺臣故著言司馬不稱名者以其世在祖之位尊亦與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同是其說也）○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令狐秦地○令力丁反）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也。（輟止也爲將而獨奔故曰逃軍○輟丁劣反將子匠反）○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扈音戶）其曰諸侯。略之也。（晉侯新立公始往會晉侯不盟大夫受盟既以喪娶又取二邑爲諸侯所賤不得序于會諱使若扈之盟都不可知故略之○喪娶七住反本亦作娶）〔疏〕（注諱使至略之○釋曰舊說使若扈之盟都不可知者謂後十五年亦不序諸侯探解下文故云都也今以爲范解諸侯不序之意魯諱其不與故總言諸侯似若扈之盟諸侯都不可知非是探解下文都稱都也）○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莅盟。莅。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疏〕（莅位也○釋曰重發傳者以徐伐莒而往莅盟嫌非兩國交盟之例故明之）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

于衡雍。（衡雍，鄭地。雍於用反）〇〔疏〕（公子遂○釋曰再稱公子者若下文直言遂恐爲繼事之辭兩名不辨故重言公子以詳之）○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鄭地）（○雒戎音洛本或作伊雒之戎誤）○公孫敖如京師，（弔周喪）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所至，未如也。（若其已行當如公子遂至黃乃復今不言所至而直言復知其實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雍曰受命而出義無私留書如京師以顯命行于下不書所至以表不去之罪）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復者事畢之辭未如故知其未復加畢事之文者言君命無輒尊之道）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爲信，故謹而日之也。〔疏〕（謹而日之也○釋曰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傳曰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范云正其有罪彼云正其有罪則此亦正其有罪兩處發傳者此其如非如其復非復臧孫則實奔嫌其意異故舉二者以包其餘成十六年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亦同此例故不復發之若然僑如亦是有罪書日亦以包之於彼注引徐邈云禮大夫去君埽其宗廟不絕其祀身雖出奔而君遇之不失正故詳而日之明有恩義也與此異者書日之義有二種之意也一爲正罪一爲兼君恩知者以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文承九月之下而不書日傳稱慶父不復見矣明罪重合誅故去日以見恩絕則書日者有恩可知以此推之歸父公子慭不書日之從例可知也然歸父有罪非成公逐之者歸父殺嫡立庶宜世不長魯人逐之實得其罪但惡成公逐父之使耳不言歸父無罪也）○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何休曰近上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言官義相違鄭君釋之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輕慢也傳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此上下俱失之○見賢徧反）○宋司城來奔。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疏〕（來奔至接我也○釋曰重發傳者嫌奔殺異也來奔不言出發傳於此者以是來奔之始故發之于哀不發者從此例可知）

穀梁傳注疏卷十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文公（單疏本每卷標題春秋穀梁疏某公卷第幾自此以下分卷亦以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此文公爲第六卷）

元年

先鄉魯國（閩監毛本鄉作卿）

可以會外諸侯戚衞地（閩監毛本脫戚衞地三字）

注內卿至衞地（閩本同單疏本至衞地作云云監毛本衞地作諸侯非也）

至於三年（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三作二是也）

垂斂之曾（會誤曾閩監毛本不誤）

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石經閩監毛本商作商下及注同）

二年

以事相繼（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以作其）

左主八寸（閩監毛本同何校本八作七○按儀禮經傳通解亦作七）

則內於西壁搯中（閩監毛本搯作陷何校本作埳）

親喪已入壙（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據元文入改下）

桑猶喪也（按今本公羊注脫此四字）

與其⿰牜甬⿰牜甬（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牜甬作[illegible]是也按說文無⿰牜甬字盇⿰牜甬字轉寫之譌段玉裁說詳公羊校勘記）

盇爲禘時別昭穆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依元文禘下增祫字）

使若與甚君盟（閩監毛本甚作其是也）

故就此一發之後注云（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一作亦後作彼是也）

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斂（閩監毛本同石經縠作穀釋文出士縠云本又作穀九年同）

可以會外諸侯（閩監毛本同石經無外字）

而云三年之喪未締者（閩監毛本締作禘何校本作終案終是）

以昭繆爲次序（閩監本同毛本繆誤穆釋文出昭繆音韶穆下及傳同案通志堂釋文亦誤作昭穆此據宋本陸以穆作繆音則本文作繆可知）

則是僖在於莊上（閩監毛本同何校本僖下有公字）

三年

故不得一例危之（閩監毛本危作施）

亦以宋德薄（閩監毛本同單疏本德薄乙轉）

四年

問者以使大夫逆例稱女（閩本同監毛本者誤曰）

故反覆推之（閩監本同毛本故誤而）

今故深發之者（閩監毛本故深作復特何校本無此二字）

以彼稱夫人（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以作然）

娶於大夫者（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於作乎與公羊傳合）

五年

又此傳云兼歸之非正也明天子於諸侯含襚常各異使也（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無又此至含襚一十八字何校本常作當）

而含已晚（閩監毛本同石經已作以○按儀禮經傳通解引作以）

唯論諸侯自相於（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於誤施下兩其諸侯相於同）

何得云天子與諸侯禮異（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無云字）

證君之於臣（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於作與）

盇明范云傳爲非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云作以）

六年

射姑殺者也（石經閩監毛本射作夜釋文出夜姑云左氏作射姑此十行本本亦作夜後人據左氏妄改剜補之迹顯然下射姑之殺射姑使人並當作夜）

處父主竟上事（閩監毛本同石經上下有之字）

用特羊言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言作告）

閏月矣何以謂之天无是月非常月也（閩監毛本无作無何校本矣作也非上叠是月二字與公羊合）

故云五歲得六十日也（閩本同監毛本脫也字）

閏是叢殘之數（閩監本同毛本叢作藂釋文出叢）

七年

宋公王臣卒（閩監毛本同石經王作壬）

疏宋人殺其大夫（毛本同閩監本疏誤註）

案僖二十五年（閩監毛本同何校本僖下有公字）

而不重爪牙（監毛本同閩本何校本爪作瓜）

八年

鄭地（閩監本同毛本上有暴字）

不至而復（閩監毛本同石經無而字）

禮大夫云（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云作去與成十六年注合）

監本春秋穀梁注疏文公卷第十一（起九年盡十八年）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車猶可。求金甚矣。（凱曰求俱不可在喪尤甚不稱使者天子當喪未君也）【疏】（注在喪尤甚○釋曰求賻亦在喪不言尤甚者在喪有賻無金故求賻比求金爲輕求車不在喪又可於求賻故傳云求車猶可凱云在喪求金尤甚）○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疏】（京大至言之也○釋曰不發於桓九年者內之如京師始於此故發之季姜非魯女故彼處不發雖略不發傳亦同此可知也）○辛丑。葬襄王。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不得備禮葬）【疏】（天子至葬也○釋曰重發傳者桓王七年始葬襄王則七月而葬嫌異故重發之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復扶又反）【疏】（王室至會葬○釋曰魯不會葬則無由得書而云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者天子志崩不志葬而又書日是不葬之辭故知諸侯無復往會者也其實魯卿往會始書若不會則不當書也故春秋之世有十二王志崩者有九書葬者唯五耳良由王室不赴諸侯不會故也志崩有九者平王桓王惠王襄王匡王定王簡王靈王景王是也書葬有五者桓王襄王匡王簡王景王是也其莊王僖王頃王三者不志崩爲不赴故也然則天子不合書葬魯史書之者欲見周室之衰不得備禮而葬因遣使往會則錄之若不遣使則葬不明故不錄也傳稱不志葬者據治平之日正法言之也）○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卑以尊致。病文公也。（夫人行例不致乃以君禮致刺公寵之過○刺七賜反）【疏】（注夫人至之過○釋曰范氏例云夫人行有十二例時此致而書月者蓋以非禮而致故書月以刺之餘不書月者當條皆有義耳夫人行十二者文姜七如齊再如莒是九也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十也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十一也并數此夫人姜氏是十二也徐邈云卑以尊致有文公娶齊大夫女爲妻故初逆姜氏不稱夫人今致以夫人禮與遊自違故疾公也范云夫人行例不致乃以君禮致刺公寵之過則與徐異也）○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箕居其反）○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衞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穀梁說曰大臣盛將動有所變）【疏】（癸酉地震○釋曰范例云地震五例日故此亦日也何休徐邈並云由公子遂陰爲陽行專政之所致今范引穀梁說曰大臣盛將動有所變則與二說同理亦無妨）○冬。楚子使萩來聘。楚無大夫。（無命卿○萩子遄反又子小反或作菽左氏作椒）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疏】（楚無至之也○釋曰既褒之而書名所以不稱氏者公羊傳云許夷狄者不一而足理或然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秦人弗夫人也。（言秦人弗以成風爲夫人故不言夫人）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見不以妾爲妻之正○見賢遍反）○葬曹共公。（○共音恭）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僖四年傳曰楚無大夫而今云殺其大夫者楚本祝融之後季連之冑也而國近南蠻遂漸其俗故棄而夷之今知內附中國亦轉强大故進之○冑直又反國近附近之近）【疏】（楚本至進之○釋曰國語與楚世家文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某地蘇子周卿士○女音汝）○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某地也○貉亡白反）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麇九倫反）○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缺苦悅反）○秋。曹伯來朝。（○朝直遙反）○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據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稱帥師○敗必邁反鹹音咸麗力知反挐女居反）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言其力足以敵衆）【疏】（直敗至言之也○釋曰公子友與莒挐戰唯二人相敵亦是直敗一人彼言帥師此不言者季子與莒挐並將軍衆而行之雖決勝負以其俱有徒衆故經書帥師今叔孫與魯之衆止敵一人故但言敗不言帥師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佚猶更也○佚宕大結反更也皆本又作宕更音庚）瓦石不能害。（肌膚堅强瓦石打擿不能虧損○强其丈反擿直隻反）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九畝五丈四尺○射其食亦反下注同廣古曠反直亮反）【疏】（注五丈四尺○釋曰春秋考異郵云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何休云長百尺范云五丈四尺者讖緯之書不可悉信以此傳云身橫九畝故知是五丈四尺也杜預注左氏云三丈唯約國語仲尼稱僬僥長三尺大者不過數之十非經正文故范所不信注高三尺三寸知者考工記云兵車之廣六尺有六寸又以其廣之半爲之軾崇是軾高從上而下去車版三尺三寸橫施一木名之曰軾也）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兵車之軾高三尺二寸○斷丁管反見賢遍反軾音式）然則何爲不言獲也。（據莒挐言獲）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不重創恤病也不禽二毛敬老也仁者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故爲內諱也既射其目又斷其首爲重創鬢髮白爲二毛○重直用反注同創初羊反爲內于僞反造七報反沛音貝）【疏】（曰古至諱也○釋曰或以春秋本自不應書經何諱之有穀梁以不重創爲諱其理非也今知不然者以長狄兄弟更害中國禍害爲深得臣能立功於一時而標名於萬代其庸大矣若其不諱何以不書且晉獲潞子尚書於經魯獲長狄棄而不錄詳內略外之義豈其然哉知內諱之言爲得其實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疏】（其之至者也○釋曰公羊傳云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何休云三國各欲爲君象周衰禮義廢魯成就周道之國齊晉霸者之後此三國爲後欲見中國皆爲夷狄之行范雖不從何說理亦無妨○未知其之晉者也○釋曰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謂其之晉者史傳不記未知殺者姓名是誰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音成）○杞伯來朝。（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朝直遙反）○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同母姊妹）【疏】（公之母姊妹也○釋曰傳稱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公之母姊妹也則似稱子以明貴是以錄其卒未必由公之母姊妹上下意乖者上傳云公之母姊妹解其稱子所由明貴則書卒賤乃不錄也下傳云許嫁以卒之也欲見其雖貴非許嫁不書上下二傳足成非乖也許嫁乃書卒者以其即貴之漸故也徐邈云上傳云子叔姬者杞夫人見出故不言杞下傳云許嫁者言是別女非杞叔姬也理亦足通未知范意然否）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禮二十而冠冠而在丈夫之列譙周曰國不可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禮十五爲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禮媒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未有嫁者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甯謂禮爲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此又士大夫之禮○冠江奐反娶七住反譙在遙反笄古兮反先是蘇偏反後是戶豆反比毗至反或如字得復

（扶又反鰥古頑反禮爲于僞反長丁丈反）〔疏〕注禮二至之禮○釋曰先儒多以周禮媒氏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限以年數故范引譙周以爲證下取禮文以爲早嫁之驗或以賢淑者若文王之娶大姒是也或以方類者左傳稱鄭世子忽云齊大非吾偶是也此又士大夫之禮者著喪服所言多陳士大夫之禮猶不待二十明諸侯以上早娶禮在不疑也案尚書金縢無成王十五而冠故彼鄭注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年十五於禮已冠而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也今譙周云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者先儒鄭玄之徒約大戴禮以爲文王崩之明年成王始生文王年十五生武王文王九十七而終則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崩之明年武王年八十四也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可知耳周公攝政必在除喪之後是周公初攝政之時成王年十二金縢稱始欲攝政即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乘前之年是成王十四年秋始感大風之變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是啓金縢時成王年十五又書傳云四年建侯衛則周公復居攝四年作康誥也又書傳云天子年十八稱孟侯作康誥之時成王稱孟侯則成王年十八矣周公居攝四年成王十八年自然啓金縢迎周公之時成王十五故譙周亦以啓金縢時爲成王年十五尚書特云王與大夫盡弁明則始冠之年故云十五而冠謂在金縢也鄭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者約左傳魯襄公之年耳更無正文可據故范亦不從

○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術秦大夫○術音述）○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河曲晉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亟數也夫戰必有曲直以一人主之二國戰鬭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略之不言晉人及秦人戰○亟去冀反數也注同）〔疏〕不言至略之也○釋曰七年戰于令狐十年秦伐晉此年又戰河曲是數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稱帥師。言有難也。（難乃旦反）〔疏〕言有難也○釋曰凡城之志皆譏今傳云有難則似無譏者傳本有難不是解譏與不譏直釋其帥師之意耳得此城得時又畏莒爭鄆書雖是譏情義通許故傳以有難釋之不言譏之意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疏〕陳侯朔卒○釋曰世本是陳共公也○邾子籧篨卒。（○籧其居反篨直居反）〔疏〕邾子籧篨卒○釋曰左傳是文公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屋者主於覆蓋明廟不都壞○大音泰傳皆同）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大室猶世室也。（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疏〕有壞道也○釋曰高者有崩道下者有壞道既言有壞道而書之者譏不脩也言魯若繕脩之豈有敗壞之理故書以譏不敬也成五年梁山崩傳云高者有崩道山有崩道又不可繕脩之物而亦書之者刺人君無德而致天災今山崩河壅怪異之大故亦書之然山高稱崩屋下言壞而序稱禮壞樂崩釋云通言之者以禮樂無高下之殊故知通言之

周公曰大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疏〕注爾雅至其名○釋曰此下注所引並爾雅釋宮之言有東西廂者謂有夾室也傳知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者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哀三年桓宮僖宮災是周公稱大廟羣公稱宮此經別言大室明是伯禽廟公羊傳爲世室言世世不毀與大意亦同耳

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割牲）〔疏〕君親割○釋曰徐邈云禮記曰君執鸞刀而刲牲是也然彼據初殺牲之時非是割牲之事徐言非也

夫人親舂。（舂粢盛）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復扶又反）○冬。公如晉。○衞侯會公于沓。（沓地也○沓徒荅反）○狄侵衞。○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疏〕還者至畢也○釋曰知自晉是事畢者以其與致文同故知是事畢傳知還是事未畢者以未至國都而鄭伯會公于棐故知是未畢春秋上下書還者有四莊八年秋師還傳曰遯也今自晉爲事未畢而言嫌不得如彼例故復發傳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嫌君臣異故復發事未畢之文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嫌外內異故亦復發傳云事未畢也還例有四范別例云三者蓋直據內爲三不數外臣故也○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棐芳匪反）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潘浦干反）〔疏〕齊侯潘卒○釋曰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伯▲、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疏〕同外楚也○釋曰春秋書同盟非一傳或有釋亦有不釋就不釋之內辭又不同所以然者莊公之世二幽之盟于時楚國未强齊桓初霸直取同尊周室而已故傳云同尊周也及邵陵首止之從楚不敢與爭褒大齊桓故不復言同當文公時楚人强盛而中國畏之命同盟詳心外楚不復直能尊周室而已故傳釋之云同外楚也斷道書同傳云外楚也則清丘亦是外楚故傳省文也舉斷道以包上下則蟲牢馬陵蒲之與戚柯陵虛朾之類亦是省文可知同盟雞澤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故更發之則戲盟及京城重丘之等亦其義也平丘又重發外楚之文者平丘以下中國微弱外楚之事盡於平丘從此以後不復能外故發傳以終之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據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茀星亂臣之類言邪亂之臣將篡弑其君○孛步內反茀李軌扶憒反徐邈扶勿反一音步勿反又音弗邪俄嗟反弑音試）○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長轂兵車四馬曰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五百乘合三萬七千五百人緜猶彌漫○捷菑在接反下側其反轂古木反乘繩證反卒子忽反）〔疏〕微之也○釋曰不言貶之者以非專惡之稱故傳言微之而已

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夐猶遠也變人之主謂時邾已立貜且邾小國而言千乘者大郤克之事○夐況盛反）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征不廟筭正其得失勞師遠涉乃至城下邾以義拒然後方悟貶之曰人不亦宜乎○悟五故反）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非力不足義不可勝）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姊妹之子曰出）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正適○適丁歷反）○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據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後不言卒）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傳曰其地未踰竟宣八年仲遂卒于垂垂齊地然則地或踰竟或未踰竟凡大夫卒在常所則不地地者皆非其常所隨其所在而書其地耳不係於踰竟與不踰竟○爲于僞反貍力之反脤市軫反竟音境並同）〔疏〕其地於外也○釋曰此與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傳皆釋之宣十年仲遂卒于垂而傳不釋者此公孫敖卒于齊之國內故傳釋之曰其地於外也明在他國而卒公孫嬰齊卒在魯竟內故傳釋之曰其地未踰竟明非他國也二者既已發傳垂是齊地非是他國都又非魯竟內在兩端之間故不復釋之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舍不成君則殺者非弑也○殺其音試本又作弑）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據隱四年衞州吁弑其君完不言公子）不以嫌代嫌也。（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舍不宜立有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疏〕不以嫌代嫌也○釋曰左氏以舍是昭公之子夫人叔姬所生而范云舍不宜立有不正之嫌以傳云不以嫌代嫌明知舍不正又舍卒不日亦是非正之驗

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疏〕舍之至君也○釋曰傳例凡弑君書日以明正不繫於成君若舍是庶成君亦不合書日而云未成君者春秋不正見者雖庶亦得書日即齊侯小白鄭伯突是也今商人爲不欲以嫌代嫌故不去公子則舍不正之嫌前已著見不正已見例當書日爲未成君故不日耳

○宋子哀來奔。其曰子哀。失之也。（言失其氏族不知何人）〔疏〕失之也○釋曰經言宋子哀傳云失之也者舊解失之者謂其未達稱子之意案范

（注云言失其不知何人則不得云失其稱子之意蓋失之者謂雖知子哀是宋之大夫但不知是何族姓也）○冬。單伯如齊。（單伯魯大夫○單音善）齊人執單伯。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疏〕（叔姬同罪也○釋曰叔姬既與單伯同罪而經文異執者單伯是天子命大夫魯人遣送叔姬未至而與之淫王則闇於取人之術魯則失於遣使之宜故經不書叔姬歸于齊再舉齊執之文者使若異罪然所以爲諱也明年書單伯至自齊亦是諱之之事耳公羊亦以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者內辭也使若異罪然左氏則云單伯天子大夫爲魯請叔姬非穀梁意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泰曰擅權專國不君其君緣其不臣因曰無君上司馬司城皆不名而此獨名者以華孫奉使出盟爲好於我故書官以見專錄名以存善○華戶化反使所吏反好呼報反以見賢徧反）〔疏〕（泰曰至存善○釋曰外大夫來盟書名則是常事而云錄名以存善者華孫擅權專國理合變文今得錄名即是同於常使失常爲惡則得常是善猶左氏稱公子遂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亦其類也華孫奉使不稱使者以其專故經書官以表之傳云無君之辭也既無君無臣故不得使也）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稱尺證反年末注同）〔疏〕（前定也○釋曰重發傳者不稱使嫌異常故也鼓用牲于社莊二十五年傳稱鼓禮也鼓既是禮所以書之者鼓當於朝今用之於社鼓雖得禮用之失處故書也若然後亦鼓之於社而云禮者彼對用牲爲非禮故云鼓禮也其實用鼓亦非其處若得其處經不當書耳）○夏。曹伯來朝。（○朝直遙反）○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據昭十四年意如至自晉稱名）天子之命大夫也。○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疏〕（晉郤至入蔡○釋曰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之也莊二十八年伐戰兩舉者初伐其竟內戰在國都故亦兩舉之也）○秋。齊人侵我西鄙。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介猶近也○難乃旦反介音界注同）〔疏〕（其曰鄙遠之也○釋曰重發傳者以莊十九年三國伐我今齊人獨來嫌異故重明之）○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諸侯皆會而公獨不與故恥而略之）〔疏〕（注諸侯至略之○釋曰舊解公獨不與者謂七年扈之盟公不得與故略言諸侯此與十七年公雖與會諱前不與故亦略之其意解公獨不與謂七年時也今以爲公獨不與正謂此年公在不與故言公會諸侯今此會盟公全不往故直言諸侯盟于扈而已皆所以爲諱也）○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凱曰書來歸是見出之辭有罪之人猶與貴稱書之曰子者蓋父母之恩欲免罪也）〔疏〕（其曰至免也釋曰來歸者是彰罪之稱而云父母之於子欲其免也者稱子是尊貴之辭雖云來歸以貴辭言之非是有罪之稱故云欲其免也）○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郭○郛芳俘反）〔疏〕（入其郛○釋曰公羊傳云郛者何郭也此不發傳者春秋唯有此事而已非例所及故略之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行父出會失辭義無可納故齊侯以正道拒而弗受不盟由齊故得內辭）〔疏〕（注行父至內辭○釋曰以行父失辭之故爲齊侯所非外得其所拒內失其志春秋惡行父之失命故得內辭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每月天子以朔政班于諸侯諸侯受而納之禰廟告廟以羊今公自二月不視朔至于五月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去起呂反）〔疏〕（注每月至其羊○釋曰三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于天下此云班朔者彼據周末全不能班之此時尚或班或不班故下傳云以公爲厭政以甚矣范云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也知是二月不視朔至五月者以經書五月公四不視朔若從五月以後數之則公或視或不視何得預言四不視朔若從二月至五月爲四也又云是後視朔之禮遂廢而經直云公四不視朔者左氏以爲此獨書公四不視朔者以表公實有疾非詐齊也公羊爲此公有疾猶可言無疾不可言穀梁文雖不明蓋從此一譏之惡足見其餘不則不復譏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不臣○厭於艷反）○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丘。（師丘齊地○師丘左氏作郪丘公羊作犀丘）復行父之盟也。（春齊侯不與行父盟故復使遂脩之○復行扶又反又音服注復使及下注而復皆同）○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毀泉臺。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喪事主哀而復毀泉臺是以喪爲緩）以文爲多失道矣。（緩作主躋僖公四不視朔毀泉臺之類）〔疏〕（以文至道矣○釋曰春秋爲尊親者諱而舉其多失道者仲尼之脩春秋所以示法有罪皆諱何以見其褒貶故桓公殺逆之主罪無遺漏亦其比也至於書經文不委曲則亦是諱何者文實逆祀而云躋僖文從後多不視朔直言四不視朔而已文稱毀泉臺則似嫌其奢泰是亦臣子爲尊親諱之義也然取二邑大室屋壞不與扈盟亦是失道注不言之者云云之類足以包之也公羊以爲泉臺者是莊公所築郎臺也左氏與此傳並不顯言或如公羊之說也）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若以夫人居之而薨者但當莫處）○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泰曰傳稱人者衆辭衆之所同則君過可知又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然則舉國重於書人也○杵昌呂反臼其九反）〔疏〕（注泰曰至人也○釋曰稱人衆辭莊十七年傳文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成十八年傳文）

十有七年。春。晉人、衞人、陳人、鄭人伐宋。（衞序陳上蓋主會者降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言諸侯者義與上十五年同○范云言諸侯者義與上十五年同亦諸侯皆會公獨不與恥而略之）〔疏〕（注言諸至年同○釋曰彼爲公不會略言諸侯則此亦然也）○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非正也。〔疏〕（臺下非正也○釋曰非正與僖同重發之者僖是小寢此則臺下嫌異故發之）○秦伯罃卒。（罃乙耕反）○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上客耳主也禮大夫爲卿介遂與得臣俱爲卿是以同倫爲副使故兩言之明無差降○使舉所吏反注同介音界下同副使也數所主反）〔疏〕（注禮大夫爲卿介○釋曰聘禮卿出以大夫爲上介士爲末介是也）○冬。十月。子卒。（子赤也諸侯在喪既葬之稱）〔疏〕（注子赤至之稱○釋曰公羊傳稱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今子赤文公既葬而云子卒是既葬之稱也）子卒不日。故也。（故殺也不稱殺諱也）○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姜氏子赤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宣公亦文公之子其母敬嬴惡不奉姜氏○惡烏路反注同嬴音盈依左傳應作頃熊）〔疏〕（惡宣公也○釋曰注并言敬嬴者注意欲明宣公是敬嬴所生是非惡敬嬴也舊解宣公不使其母奉養姜氏故言之禮亦通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泰曰直書姜氏之歸則宣公罪惡不貶而自見）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齊小白以國氏之類是也）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言其一人有子則共養○姪大結反娣音弟共養並如字一讀上九用反下餘亮反）一人有子。三人緩帶。（共望其祿）〔疏〕（姪娣至緩帶○釋曰上文直云姪娣者所以分別尊卑明夫人須媵妾之意下文總言緩帶者欲見有子

（則喜樂之情均貴賤之意等今宣公爲人君不）一曰就賢（尊養姜氏非緩帶之謂也緩帶者優游之稱）也（若並有子則就其賢謂年同也宣公不奉哀姜非此之謂故惡之）〔疏〕（注若並至惡之○釋曰宣以庶子篡立非關就賢范云宣不能奉養哀姜則是非賢之事故云非此之謂也）○季孫行父如齊○莒弒其君庶其（傳例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疏〕（注傳例至甚矣○釋曰注引傳例者嫌小國無大夫例不稱臣名明弒逆事重不從凡常大夫之例也舊解稱國者謂惡於國人并虐及卿大夫稱人者謂失心於民庶也此乃涉於賈逵之說據十六年范注則似不然）

穀梁注疏卷十一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九年（文公）

內之如京師（閩監毛本如誤於）

故知諸侯無復往會者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者作葬是也）

單以尊致有（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有作者）

不稱夫人（閩毛本同監本不誤雇）

冬楚子使萩來聘（石經閩監本同毛本空缺冬字釋文萩或作菽）

十年

及蘇子盟于女粟（閩監毛本同石經粟作栗釋文出女栗○按當作栗）

十有一年

佚宕中國（閩監毛本同石經宕作害釋文出佚害云害本又作宕）

何休云長百尺（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云上有亦字）

高三尺二寸（閩本同監毛本二作三案三是）

何休云三國（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三上有之字案有者是）

魯成就周道之國（按公羊注國作封）

齊晉霸者之役（按公羊注者字作尊周室三字）

十有二年

是以錄其卒（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以作其）

著喪服所言（閩監毛本同何校本著作謂）

謂在金縢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謂作著）

故略之也（石經監本同閩毛本略作畧○案古略畍字皆田在左）

得此城得時（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得作但）

十有三年

而刲牲是也（閩監毛本刲誤刮）

十有四年

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有齊侯潘有二五字）

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伯曹伯晉趙盾（閩監毛本同石經許伯作許男）

及邵陵首止之徒（閩監毛本徒作後是也）

命同盟詳心外楚（閩本同監毛本命作今是也）

則戲盟及京城重丘之等（閩監毛本京誤亳）

緜猶彌○漫桼○（當在漫下所以別音義此誤倒閩監毛本不誤今依訂正）

以非專惡之稱（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稱作也）

宣十年（閩監毛本同何校本十作入案注是入字）

據隱四年衞州吁弒其君完（閩監毛本同何校本州作祝是也釋文出殺其云本又作弒）

案范注云言失其（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無注字何校本下有氏族二字）

十有五年

其以官稱（石經同閩監毛本其以誤以其）

嫌異常故也鼓用牲于社莊二十五年（閩本同監毛本鼓用以下在經鼓用牲于社下莊上增○）

十有六年

公羊爲此公有疾猶可言（閩本同監毛本爲作謂）

十有八年

耳主也（閩本同監毛本耳作聘）

下文揔言緩帶者（閩監本同毛本言誤至）

監本春秋穀梁注疏宣公卷第十二（起元年○終十八年）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宣公〔疏〕（魯世家宣公名倭文公之子子赤庶兄以周匡王五年即位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與聞音預下注亦同）〔疏〕（繼故至故也○釋曰重發傳者桓公篡成君宣公殺未踰年君嫌異故發之）○公子遂如齊逆女。（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但三年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自見賢遍反）〔疏〕（注桓三至正也○釋曰引彼傳例者嫌譏喪娶不責親迎故引傳例以明之）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疏〕（注夫人至有貶○釋曰婦禮逆速由於夫家陽倡陰和固是其理而責夫人者一禮不備貞女不行夫人姜氏若其不行公得無喪娶之譏夫人無苟從之咎故責之）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上謂宣公。挈苦結反）〔疏〕（其曰至辭也○釋曰作重言此者嫌喪娶辭略并明不與陳人之婦同也○遂之至之也○釋曰挈者謂夫氏族而直書名徐邈以挈爲舉并也在氏以爲遂不稱公子者苟夫人也公羊以爲遂不言公子者一事而再見從省文此傳云由上致之是與二傳異也此注云上謂宣公昭公二十四年婼至自晉注云上謂宗廟也者穆有二家其一云禮夫人三月始見宗廟遂與僑如之致由君而已故知上爲宣公成公也婼被執而反理當告廟故知上謂宗廟也又一釋二者互文也以相通見廟之時君稱臣之名以告宗廟則二者皆當書名故此云宣公彼云宗廟亦是昭公告之可知此宣公亦是告宗廟明矣婼與意如俱爲彼執而致傳諱有與辭者意如訴公於晉婼則無罪故傳不同也此已發傳僑如又發之者此喪娶彼非喪娶嫌異故重明之）○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放。猶屏也。（屏除）稱國以放。放無罪也。○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離會故不致）〔疏〕（稱國至罪也○釋曰范別例云放大夫凡有三晉放胥甲父一昭八年楚放公子招二哀二年蔡人放公孫獵三也此云稱國以放放無罪也則稱蔡人者是放有罪也若然招殺世子偃師則招亦有罪不稱楚人者以上有楚師滅陳之文故不復出楚人又招有罪自明故不待更稱楚人也○注離會故不致不引傳例者此宜自應例惡無所嫌疑故也傳內不至齊也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傳曰取易辭也哀八年齊人取讙及闡傳曰惡內也所以三發傳不同者內不合言取今言取是違例之問宜在於始魯人不得已而賂之取雖是易而我難之故直云授之昭公失國之君忠臣奉公得邑故以易辭言之哀公紀齊陵邾而反喪邑易辭之也傳以明惡內之理未顯故傳特言惡內其實皆是易辭也）○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

也。（公宣弒入賂齊以自輔恥賂之故書齊取）○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遂。繼事也。○晉趙盾帥師救陳。善救陳也。（盾徒本反）【疏】（善救陳也。○釋曰何嫌非善而言善者陳近楚屬晉嫌救之非善故傳釋之又救之者爲善所以駮鄭之過也）○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林鄭地。棐芳尾反又音匪）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大其衛中國攘夷狄。數所主反攘而羊反）其曰師。何也。（據言會晉師不言會晉趙盾）以其大之也。（以諸侯大趙盾之事故言師師者衆大之辭）【疏】（以其大之也。○釋曰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注云不書晉宋之將以慢其伐人之喪彼稱師言貶晉宋此稱師云大之者稱師之義不在一方言師雖同善惡有別所謂春秋不嫌同文此之謂也齊救邢惡不及事楚子滅蔡滅非其罪晉宋伐喪失匍匐之義故皆貶之稱師今趙盾伐鄭以救陳宋故經列數諸侯而殊大之明稱師者以著善也）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泰曰夫救災恤患其道宜速而方云會于棐林然後伐鄭狀似伐鄭有疑須會乃定曰非也欲美趙盾之功故詳錄其會地）【疏】（于棐至美也。○釋曰桓十五年公會諸侯于袲伐鄭傳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此傳既曰疑辭也又云則著其美也者此文雖與會袲同其理則異何者以其列數諸侯而會趙盾則詳其會地亦善可知也）○冬。晉趙穿帥師侵崇。（穿音川）○晉人、宋人伐鄭。伐鄭。所以救宋也。（時楚鄭侵宋）【疏】（所以救宋也。○釋曰伐鄭所以救宋經不言救宋者以上有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之文今云晉人宋人伐鄭明救宋可知故不言之也知非救陳者以救陳之文已見故楚伐宋宋得出而自救者伐宋者不攻都城故得出師助晉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宋地。華戶化反）獲者。不與之辭也。（華元得衆甚賢故不與鄭獲之）【疏】（注華元至獲之。○釋曰華元得衆故不與鄭獲之然則晉侯失民亦言獲者晉侯雖失衆諸侯無相獲之道故亦不與秦獲也徐邈云獲是不與之辭與者當稱得也故定九年得寶玉大弓是也然則弓玉與人不類徐言非也何休云華元繫宋者明恥辱及國案齊國書陳夏齧皆繫國則是史之常辭非有異文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先言敗績而後言獲知華元得衆心軍敗而後見獲晉與秦戰于韓未言敗績而君已獲知晉侯不得衆心明矣。○盡子忍反）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何休曰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鄭君釋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衆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如何）○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穿弒也。（穿趙盾從父昆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暴殘暴。○朝直遙反彈徒丹反又徒旦反）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禮三諫不聽則去待放於竟三年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必三年者古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纆示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有皐當誅故三年不敢去。○辟音避竟音境玦古穴反杜元凱云如環而不連斷丁亂反徽許歸反纆亡北反徽纆皆繩也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疏】（注禮三至敢去。○釋曰三諫不聽則去待放於竟三年公羊傳文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荀卿書有其事易曰繼用徽纆示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者易坎卦上六爻辭但易本繼作係陸德明云寘置也王弼云險陗之極不可升也法峻整難可犯也宜其囚執寘于思過之地三歲險道之夷也險終乃反故三歲不得自修三歲乃可以求復故曰三歲不得凶也馬融云徽纆索也陸得明云三糾繩曰徽二糾繩曰纆劉表云三股爲徽兩股爲纆）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招使還）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史國史掌書記事狐其名）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告天言己無弒君之罪）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迴己易他誰作盾而當忍弒君者乎。○孰爲盾絶句孰誰也）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穿也）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盾是正卿又賢故言重）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鄭嗣曰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傳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然則稱臣以弒罪在臣下也趙盾弒其君不言罪而曰過者言非盾親弒有不討賊之過。○惡甚如字又烏路反）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邵曰盾以亡不出竟反不討賊受弒君之罪忠不至故也止以病不知嘗藥受弒父之罪孝不至故也。○見忠賢徧反或如字下同）【疏】（曰於至之至。○釋曰趙盾與許止加弒是同而許君書葬晉靈公不書葬者許止失嘗藥之罪輕故書葬以赦止趙盾不討賊之罪重故不書晉侯葬明盾罪不可原也春秋必加弒於此二人者所以見忠孝之至故也忠孝不至則加惡名欲使忠臣覩之不敢惜力孝子見之所以盡心是將來之遠防也）○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牛自傷口非備災之道不至也故以緩辭言之）【疏】（緩辭也。○釋曰此之爲緩辭則成七年不言之爲急辭也者解范氏別例云凡三十五范既摠爲例則言之者並是緩辭也傳於執衛侯云言之緩辭也則云其餘不發亦緩可知耳公喪在外逆之緩也衛侯之弟鱄秦伯之弟鍼等稱之者取其緩之得逃臭敗六國亡之者取其六國同役而不急於軍事也殺奚齊稱之者緩於成君也考仲子宮言之者隱孫而脩之緩也日食言之者不知之緩也則自餘並緩耳理雖迂延舊說既然不可致詰故今亦從之）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牛無故自傷其口易牛改卜復死乃廢郊禮此事之變異。○復扶又反）【疏】（改卜至變也。○釋曰公羊傳稱改卜者帝牲不吉則引稷牲而卜之其帝牲在於滌宮三月於稷者唯具視其身體無災而已不特養於滌宮又云郊必以其祖配者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今改卜者取於稷牛則未審傳意如何以后稷配郊必與公羊異也不言免牛而云不郊者牛死不行免牛之禮故直言不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譏宣公不恭致天變）【疏】（乃者至辭也。○釋曰重發傳者嫌牛死與卜郊不從異也）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戎。（渾戶門反又戶困反）○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及者。內爲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凱曰君子不念舊惡況爲大國所和乎。○郯音談國名也）【疏】（平者成也。○釋曰舊解以莒不肯平公伐莒取向莒人彌復怨郯郯之與莒方爲怨惡乃是成就亂事故訓之爲成注無此意恐非也）公伐莒。取向。（向莒邑。○向書亮反）伐猶可。取向甚矣。（以義兵討不平未若不用兵以義使平者也故曰猶可也）【疏】（注以義至可也。○釋曰傳稱伐猶可是非正與辭注云義兵者據其討不直故云義兵也義兵之道不足故傳云猶可也）莒人辭不受治也。（乘義取邑所以不服）伐莒。義兵也。（討不釋怨）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爲如字又于僞反）○秦伯稻卒。【疏】（秦伯稻卒。○釋曰世本秦共公也）○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婚禮主人設几筵于廟以待迎者諸侯大夫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爲之主。○迎魚敬反）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來者謂高固高固齊之大夫而今與君接婚姻之禮故不言逆女。○稱尺證反）【疏】（諸侯至稱也。○釋曰莒慶已發傳今重發之者莒慶小國之大夫高固齊之尊卿而取公之同母姊妹嫌待之禮殊故發傳明其不異也徐邈云傳言吾

（子是宣公女也理亦通爾）○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高固受使來聘而與婦俱歸故書及以明非禮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傳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皆不言所及是使得歸之意○受使所吏反）〔疏〕（叔孫得臣卒○釋曰隱元年傳曰大夫不日卒惡也今叔孫得臣不日卒亦惡可知矣何休云知公子遂弒君而匿情不言未審范意亦然以否○及者至姬也○釋曰經既言高固及子叔姬足自明矣傳何須更言及吾子叔姬也者傳方欲解及爲非禮故上張其文也○注故書至非禮釋曰桓十八年濼之會去及爲非禮此書及爲非禮者公與夫人之行須言及以別尊卑故云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言及濼之會以夫人之伉不言及故知云及爲非禮今叔姬歸寧當以獨來爲文高固奉命宜云來聘經惣之言來故故書及爲非禮）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據元年趙盾帥師救陳言帥師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元年救而今更侵之）〔疏〕（不正至師也○釋曰傳例將卑師衆曰師將尊師少直言將成三年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彼非是敗前事亦不言帥師此云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者凡常書經自依將之尊卑師之多少之例趙盾元年稱帥師救陳今直書名而已明是惡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郤克良夫前無帥師之文故知從將尊師少例耳）○夏。四月。○秋。八月。螽。（○螽音終）○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夏。公會齊侯伐萊。（○萊音來國名）〔疏〕（來盟至不日○釋曰此重發傳者宋華孫不稱使此則稱使嫌異故重發之言不日者據成三年及荀庚盟有日故發問也）○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晉地。壤人丈反）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蓋有疾而還黃齊地）〔疏〕（蓋有疾而還○釋曰以下有卒故知有疾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鄭嗣曰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人言魯使不得其人也）〔疏〕（亡乎人之辭也○釋曰重發傳者此乃復是事畢之文其實未畢嫌與他例異故重明之此云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定十五年傳以爲急辭也者乃有二義故也此魯使不得其人言乃以責之公孫敖亦是失命不言乃者此以疾而反有可責之理故言乃復以譏之敖棄命奔莒元來未去不足可責非乃文所盡故不言乃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遂以疾反而加事畢之文者是不使遂專命還）○辛巳。有事于大廟。（○大音泰下注同）仲遂卒于▲垂。（祭于大廟之日而知仲遂卒垂齊地）〔疏〕（注祭于至遂卒○釋曰注言此者解經仲遂之卒繫祭廟之意也仲遂有罪而亦書日者宣公與遂同罪猶定公不惡意如而書日也或當辛巳自爲祭廟不爲仲遂也案公子翬當桓世無罪則不去公子仲遂非宣惡人而去公子者翬非桓罪人故生存不去公子之號仲遂於宣雖則無罪死者人之終若不去公子嫌其全無罪狀故去之若然何以不去日者既替其尊號則罪已明故不假去日也傳稱公弟叔仲賢也遂非賢而稱仲者杜預云時君所加何休云稱仲者起嬰齊所氏范雖不注理未必然蓋以遂見疏而去公子經不可單稱遂卒遂於後以仲爲氏故稱仲遂卒也然仲遂以罪見疏即見罪惡之臣而譏宣公不廢繹者宣公與遂同心繹祭之時則內舞去籥而爲之故所以譏也）爲若反命而後卒也。（先書復後言卒使若遂已反命于君而後卒于垂）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僖十六年傳曰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遂與宣公共弒子赤）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若書公子則與正卒者同故去公子以見之○見其賢遍反注同故去起呂反下文及注同）則其卒之何也。（據公子翬不書卒○翬許韋反）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去籥萬卒祭事言今不然）壬午。猶繹▲。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萬舞名籥管也）（○繹音亦爾雅云又祭也享許丈反籥餘若反管也）〔疏〕（猶者至賓也○釋曰旦日猶明日也何休云繹者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耳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則天子以卿爲之諸侯則以大夫爲之卿大夫以孫爲之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唯士宴尸與先儒少異則范意或與何同也案少牢饋食之禮卿大夫當日賓尸天子諸侯明日賓尸者天子諸侯禮大故異日爲之卿大夫以下禮小故當日即行其三代之名者案爾雅云夏曰復胙殷曰肜周曰繹是也謂之復胙者復前日之禮也謂之形者形是不絕之意也謂之繹者繹陳昨日禮也何休又云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今魯不以爲譏范意當亦然也）以其爲之變。譏之也。（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此爲卿變於常禮是知其不可而爲之○爲之于僞反注爲卿變同惡其烏路反）○戊子。夫人熊氏薨。（宣公妾母。左氏作嬴氏）○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鄝。（○舒鄝音了本又作蓼國名也）○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文夫人姜氏大歸于齊故宣公立己妾母爲夫人君以夫人禮卒葬之故主書者不得不以爲夫人義與成風同○頃熊音頃左氏作敬嬴）〔疏〕（注文夫至風同○釋曰哀姜有罪故僖成其母爲夫人今姜氏子殺故身出本自無罪則頃熊成喪不是同例而云與成風同者禮妾子爲君其母不得稱夫人以二者俱非正禮故云同耳非謂意盡同也穀梁以成風再貶故曰妾子雖爲君其母不得稱夫人則襄公以其母定姒爲夫人亦非正明也然成風再貶自外不譏者從一譏故也案文十八年注云宣母敬嬴此云頃熊者一人有兩號故也）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徐邈曰案經文是己丑之日葬喪既出而遇雨若未及己丑而却期無爲逆書此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於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不爲于僞反潦音老蓑素禾反笠音立張如字又陟亮反柩其又反尸在棺曰柩昧音妹引以刃反又如字遣奠弃戰反）〔疏〕（葬既至制也○釋曰舊解案禮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明天子諸侯不觸雨而行可知也傳言不爲雨止者謂不得止葬事而更卜遠日喪不以制也者謂不得臨雨而制喪事豈有諸侯執紼者五百人安待觸雨而行哉是徐邈之說理之不通今案傳文云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是葬爲雨止喪事不以禮制也上文云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明爲雨止則非禮可知安得云傳意葬爲雨止乎又且范引徐邈之注不言其非則是從徐說矣何爲遠范義而違之哉○注徐邈至久次○釋曰未及己丑而却期者謂雨之與葬皆是己丑之日也若未及己丑之而遇雨其葬期有却者何爲逆書己丑日葬也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者毛詩傳云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是也）庚寅。日中而克葬。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疏〕（而緩辭也○釋曰言緩辭也者此日中克葬足乎日故云緩也定十五年日下昃乃克葬故云乃急辭也是二文相對爲緩急故公羊傳云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是二文相對也）○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有母之喪而行朝會非禮○朝直遥反）〔疏〕（注有母至非禮○釋曰非禮經無異文者傳例云如往月危往也此朝書月即是非禮之異文也）○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疏〕（秋取根牟○釋曰公羊傳曰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謂母喪未期而取邑故諱不繫邾婁也若言諱不繫邾婁者母之喪縱非邾邑豈容無諱或當如左傳以根牟爲國名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外謂國都之外諸侯卒於路寢則不地傳例曰諸侯正卒則日不正則不日舊說踰竟亦不日然則諸侯不正而與未踰竟無以別之案襄七年鄭伯卒于操此年晉侯卒于扈文正與襄二十六年許男卒於楚同恐後人謂操扈是國故於疑似之際每爲發傳曰未踰竟也○臀徒門反竟音境以別彼列反操七報反）〔疏〕（注外謂至竟也○釋曰諸侯之國皆以侵伐會盟見經操扈經既無文而疑是國者周有千八百諸侯今盟會侵伐見春秋者不過數十而已操扈傳若不發焉知非國也曲

（赫不釋者雙名也去國遠矣故不假釋郝郤郤以三言爲名故傳釋之爲闕也晉侯黑臀不書葬者舊解以爲篡立故也今案黑臀既書日卒未必篡立蓋魯不會故不書也）○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郤去逆反缺傾雪反）○陳殺其大夫泄冶。（○泄息列反冶音也）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二人陳大夫○夏戶雅反）或衣其衣。或衷其襦。（衷者襦在衷也○衣其衣上於既反下如字襦而朱反在衷本又作裏音里）以相戲於朝。（○朝直遙反）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齊由以婚族故還魯田爾雅釋親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娶七住反）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傳例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則此丙辰晦之日也己巳在晦日之下五月之上推尋義例當是閏月矣文六年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言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蓋史策常法文有定例閏有常體無嫌不明故不復每月發傳哀五年公羊傳曰閏月不書此何以書推此言之則春秋固有在閏月而不冠以閏者矣至於閏不告月猶朝于廟閏月葬齊景公不正其閏無以言其事故書見變禮○不復扶又反下注復同不冠工亂反猶朝直遙反見賢遍反 疏 不言至受之○釋曰決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言來也○注閏有常體釋曰閏月所在無常而言有常體者閏是附月之餘文承前月是無禮之常不謂所在有常）○齊崔氏出奔衛。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何休曰氏者譏世卿也即稱氏爲舉族而出尹氏卒寧可復以爲舉族死乎鄭君釋之曰云舉族死是何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今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崔杼直呂反惡其烏路反）○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月者蓋爲下齊惠公葬速起○爲于僞反 疏 注月者至速起釋曰知非爲宋師伐滕歸父如齊宋師伐滕外事也歸父之聘輕也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今上有齊逐崔氏之文又非五月而葬明書月者爲葬惠公也）○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子者人之貴稱○稱尺證反 疏 其曰至尊之也○釋曰傳知稱子是尊之也者此言王季子即是大子之母弟子者人之貴稱故稱子爲尊之也叔服以庶子爲大夫故直稱字而不繫王也卒稱王子虎者卒當稱名故繫王言之）聘。問也。○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音亦）○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饑本或作飢居疑反）○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夷陵。（夷陵齊地○左氏作辰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函狄地函音咸）不言及外狄。（所以異之於諸夏○夏戶雅反 疏 不言及外狄也○釋曰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注云及者書尊及卑也是言及所以外吳何得此傳云不言及外狄者黃池之會欲同吳子於諸侯故直云及吳子不云會吳此不言及是外狄故云會狄不云及狄是不言及爲外狄也若不外當云晉侯及狄會于欑函然隱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不言及同吳於諸夏而云及吳子者不可全同中國故言及以別尊卑也）○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變楚子言人者弒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其月謹之 疏 變楚至謹之○釋曰經直言楚人知是楚子者下云楚子入陳明知此爲討賊故變楚子言人也其月謹之者不能自討藉楚之力禍害必深故書月爲謹之）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據入國乃得殺）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據徵舒陳大夫不應外）明楚之討有罪也。（雍曰經若書楚子入陳殺夏徵舒者則入者內不受是無以表徵舒之悖逆楚子之得正○悖補對反）丁亥。楚子入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楚子入陳納淫亂之人執國威柄制其君臣傎倒上下錯亂邪正是以夷狄爲中國○惡烏路反傎丁田反本又作顛邪似嗟反 疏 日入惡入者也○釋曰上文美楚子入今又惡之者前爲討徵舒討得其罪故變文以美之今爲納二子失其所故日入以惡之）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雍曰輔相鄰國有不能治民者而討其罪人則可而曰猶可者明鄰國之君無輔相之道○輔相息亮反下輔相同 疏 納公至于陳○釋曰糜信云二子不繫陳者以其淫亂明絕之也或當上有入陳之文下云于陳故省文耳無義例）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二人與君淫當絕而楚強納之是制人之上下○強其丈反一音其良反）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傳例曰失得不葬君弒賊不討不葬以罪下也日卒時葬正也靈公淫夏姬殺泄冶臣子不能討賊踰三年然後葬而日卒時葬何邪泰曰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無所討也故君子即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稱國以殺大夫則靈公之惡不嫌不明書葬以表討賊不言靈公無罪也踰三年而後葬則國亂居可知矣非日月小有前却則書時不嫌○弒音試夏戶雅反 疏 注傳例至不嫌○釋曰失得不葬昭十三年傳文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一年傳文日卒時葬正也襄七年傳文案徵舒之弒靈公在十年五月至此變二十一月而注云踰三年者諸侯五月而葬今踰五月至三年故曰踰也非日月小有前却者未五月謂之前過五月謂之却言葬有前却則書月以見危今三年始葬非是小有前却故書時不嫌也）○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邲鄭地○邲皮必反 疏 夏六月至于邲○釋曰公羊傳稱荀林父稱名氏先楚子者惡林父也若然城濮之戰後子玉當是善子玉乎徐邈云先林父者內晉而外楚是也）晉師敗績。績。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清丘衛地 疏 日其事敗也○釋曰舊解此戰事書日者爲敗之故也特於此發之者二國兵衆不同小國之戰故特發之徐邈云於此發傳者深閔中國大敗於彊楚也今以日爲語辭理足通也但舊解爲日月之日疑不敢質故皆存耳○戊寅楚子滅蕭○釋曰書日者徐邈云蕭君有賢德故書日也何休云責楚滅人國故書日若釋善而從則徐言與傳例合也）○宋師伐陳。○衛人救陳。（疏 衛人救陳○釋曰不言善者衛宋同盟外楚今反救陳不足可善故傳不釋）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縠。（縠戶木反一本作穀 疏 晉殺至先縠○釋曰此雖無傳於例爲殺無罪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疏 秋九至圍宋○釋曰徐邈云圍例時此圍久故書月以惡之也何休亦然范意或當不異也）○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各自知力不能相制反共和之義 疏 平者成也○釋曰重發傳者嫌外內異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

人之存焉道之也。（吾人謂大夫歸父）○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滅國有三術。（術猶道也。○潞氏音路嬰一盈反）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卑國謂附庸之屬襄六年傳曰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此謂三術）其曰潞子嬰兒賢也。○〔疏〕（滅國至賢也。○釋曰中國日者謂衞滅許之類是也卑國月者謂無駭入極齊侯滅萊之類是也夷狄不日者楚滅江黃滅州來之類是也此不云夷狄時而云不日者方釋潞子嬰兒書日之意故不云夷狄時也夷狄不日宜從下爲文勢嬰兒爲賢書日復稱名者書日以表其賢書名以見滅國所謂善惡兩舉也）○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解經不言殺其大夫。札側八反召上照反）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謂言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知以王命而殺之。○矯居表反）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婁杞邑。婁力侯反）○初稅畝。初者。始也。古者什一。（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以共五口父母妻子也又受田十五畝以爲公田公田在內私田在外此一夫一婦爲耕百一十畝。○稅始鋭反賦也什一音十十稅一也佃音田又徒偏反共音恭）藉而不稅。（藉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疏〕（藉而不稅。○釋曰徐邈曰藉借也謂借民力治公田不稅民之私也觀范之注以藉爲賦藉理亦通從徐之言義無妨也）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出除公田八十畝餘八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餘二十畝家各二畝半爲廬舍。○廬力魚反）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畯音俊田大夫也）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悉謂盡其力。○去如字又起呂反）〔疏〕（履畝十取一也。○釋曰何休云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治公田故公家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故曰履畝徐邈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也傳稱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則徐言是也）古者公田爲居。（八家共居）井竈蔥韭盡取焉。（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韭音九楸音秋）〔疏〕（注損其至送死。○釋曰損爲減損也五菜者世所謂五辛之菜也何休又云古者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畝身與父母妻子五口以爲一戶公田十畝又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一十二畝半也八家而有九頃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若五口之外名曰餘夫餘夫率受田二十五畝半記異聞耳於范氏注亦無所取）○冬。蝝生。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凡春秋記災未有言生者蝝之言緣也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蝝以全反劉歆云此蚍蜉子董仲舒云蝗子字林尹絹反）○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邑也滅夷狄時賢嬰兒故滅其餘邑猶月。○吁許于反種章勇反并必政反）〔疏〕（甲氏至猶月。○釋曰傳例滅夷狄時嬰兒以賢書月故知餘邑書月亦爲賢也甲氏留吁非國而云滅者甲氏留吁國之大邑而晉盡有之重其事故云滅若晉滅夏陽之類是也留吁言及者蓋小於甲氏也）夏。成周宣榭災。（成周東周今之洛陽宣榭宣王之榭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傳例曰國曰災邑曰火。○榭音謝本或作謝災左氏作火）〔疏〕（成周宣榭災。○釋曰不言京師者爾時成周非京師故也公羊傳云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故范注亦以爲宣王之廟也無室曰榭爾雅正文或以爲爾雅無此文唯云土高曰臺有木謂之榭臺上有木即是屋也楚語曰榭不過講軍實臨觀講武必是歇前故云無室曰榭爾雅有之者本或誤也又引傳例曰云云者昭九年傳文也）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故貴其器）〔疏〕（周災不志也。○釋曰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注云重王室也今遍檢范本並有不字則不得解與徐同也）○秋。郯伯姬來歸。（爲夫家所遣）○冬。大有年。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錫星歷反）○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衞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己未亦閏月之日斷道晉地。○斷徒短反一音短）〔疏〕（注己未至晉地。○釋曰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范以爲丙辰晦之日也己巳在晦日之下五月之上當是閏月可知此文與彼正同明亦閏月之日也）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宣公殺子赤叔肸非責之。○肸許乙反）〔疏〕（同外楚也。○釋曰不於清丘發傳者清丘魯不會故重舉所以包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言無所至）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宣公與之財物則言自足以距之）織屨而食。（織屨賣以易食。○屨九具反）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泰曰宣公弒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書曰公弟不亦宜乎）〔疏〕（取貴乎春秋。○釋曰衞侯之弟鱄去君傳云合於春秋此不去君傳亦取貴於春秋者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鱄以衞侯惡而難親恐罪及己故棄之而去使君無殺臣之惡兄無害弟之愆故得合於春秋此叔肸以君有大逆不可受其祿食又是孔懷之親不忍奮飛使君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俱暢故亦取貴於春秋叔肸書字鱄直稱名者叔肸內可以明親親外足以厲不軌比鱄也賢乎遠矣故貴之稱字鱄雖合於春秋無大善可應故直書名而已）

十有八年。春。晉侯、衞世子臧、伐齊。（臧子郎反）○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繒子于繒。戕猶殘也。捝殺也。（捝謂捶打殘賊而殺地于繒惡其臣子不能距難。○戕在良反殘也賊也猶殺也繒本或作鄫在陵反捝他活反又徒括反捶打也字林云木杖或作揲普木反捶章蘂反朾音頂惡其烏路反難乃旦反）〔疏〕（注地于繒至距難。○釋曰據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不于國都也）○甲戌。楚子呂卒。（商臣子莊王。子呂左氏作旅）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中國君日卒正也不日不正也今進夷狄直舉其日而不論正之與不正）〔疏〕（夷狄至之也。○釋曰夷狄不卒據自此以前吳楚君卒而不書日據襄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言之也簡之也者中國卒則日不正乃不日夷狄進之則日不論正與不正故云簡之也）○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歸父還自晉。還者事未畢也。（莊八年秋師還是也）〔疏〕（路寢正寢也。○釋曰重發傳者莊據始故發之宣公篡弒有嫌成公承所嫌之下故各發傳也。○歸父還自晉。○釋曰孰則致歸父非孰而書其還者爲出奔張本也直名不氏者凡致者由上致之故例今不書歸父之氏明有致命之義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人之子謂歸父子也言成公與歸父子共守宣公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捐棄也奔猶逐也言成公棄父之殯逐父之使使謂歸父

（也父命未反而已逐之是與親奔父無異。捐以全反）至檉。遂奔齊。遂。繼事也。（杜預曰檉魯竟外故不言出。檉尹貞反左氏作垤竟音境）

穀梁注疏卷十二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宣公（余本分卷自此以下亦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明刻經傳本此爲第七卷單疏本同毛本同）

元年

固是其理（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理作禮）

由上致之也（石經閩監本同毛本由作繇）

稱國至罪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有傳字又此下疏三條此本并爲一條在注故不致下閩監毛本分屬三節此疏在傳放無罪也下離會故不致段在注故不致下內不至齊也段在注故書齊取下）

注離會故不致不引傳例者（閩監毛本不引上增。及釋曰二字）

傳內不至齊也昭二十五年（監毛本傳誤注閩本不誤又閩監毛本昭上增。及釋曰二字）

公宣弒入（閩本同監毛本作宣公弒立釋文出宣弒）

取雖是易（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無是字）

故言師（閩監毛本同宋余仁仲本師誤帥）

二年

晉侯雖失衆（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下空一字）

背生獲也（閩監毛本同余本無獲字）

今兩書敗獲（閩監本同毛本兩作而）

法峻整（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有嚴字）

止以病不知嘗藥（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病上有父）

三年

吳敗六國亡之者（閩監毛本亡作言何校本作云）

而不急於軍事也（閩本同是也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軍監毛本軍作使）

理雖迂延（何校本迂延作迂誕是也閩監毛本迂作遷）

則引稷牲而卜之（單疏本稷上有社字。按公羊傳引作扳無社字）

其帝牲在于滌宮三月（案公羊傳無其字宮字疏以意增也儀禮經傳通解引同）

無災而已（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災下有害字與公羊注合）

五年

嫌牛死與卜郊不從異也（閩監毛本同單疏本與作于）

理亦通爾（閩監本同何校本爾作耳。按毛本理作禮非）

會齊侯於陽穀（閩本同監毛本於作于）

故知云及爲非禮（閩本同監毛本云作去）

故故書及爲非禮（閩監毛本故字不重案此本剜改下故當依何校本作知）

六年

將尊師少直言將（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無直字。按無直字是也公羊隱五年傳言作稱）

七年

來盟前定也（閩監毛本同石經余本盟下有者字）

八年

仲遂卒于垂（石經閩監毛本作于此本誤子今訂正）

即見罪惡之臣（閩監毛本同單疏本見下有是字）

以譏乎宣也（閩監毛本同石經譏誤饑）

壬午猶繹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石經同閩監毛本繹下衍萬入去籥四字釋文先之享後去籥亦其證）

則天子以卿爲之（閩監毛本則作即非）

卿大夫以下禮小（閩監本同毛本禮小作豐不誤）

繹陳昨日禮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日下有之字）

明爲雨止（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爲作是是也）

若未及己丑之而遇雨（補閩監毛本之下有日字此本誤脫）

日下昃乃克葬（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昃作稷十行本此字剜改當是本作稷也。按注云稷昃也）

九年

諱亟也（閩監本同毛本亟誤急）

以根牟爲國名也（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無也字）

每爲發傳日未踰竟也（補毛本日作曰）

皆以侵伐會盟見經操扈經既無文（閩監毛本同單疏本上經字空缺無操扈經三字元刻注疏本同）

楚子伐鄭（石經同閩監毛本子誤人）

陳殺其大夫泄冶（閩監毛本同石經泄作洩下同釋文出泄冶）

亦通其家（閩監毛本同石經余本通下有于字）

十年

齊由以爲兄弟反之（石經閩監本同毛本由作繇反誤友）

傳例曰（此注閩監毛本在日有食之下）

十有一年

外狄（閩監毛本同石經余本下有也字）

二人與昏淫（閩監毛本同余本與下有君字）

十有二年

殺泄冶（閩監毛本泄作洩）

則靈公之惡（此下疏文閩監毛本作靈此本誤林何校本惡作罪）

日其事敗也（此下疏文閩監毛本分屬兩節一在傳日其事敗也下一在楚子滅蕭下）

理足通也（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理作亦）

十有三年

晉殺其大夫先穀（閩監毛本同石經穀作榖宋本釋文出先榖云一本作穀兩者必有一誤通志堂本先穀一本作榖）

十有五年

平者成也（閩監毛本同單疏本作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其曰潞子嬰兒賢也（石經閩監毛本同惠棟云曰當作日）

謂衞滅許之類（單疏本元本同閩監毛本許作邢是也按僖廿五年衞侯燬滅邢）

楚滅江吳滅州來之類（下滅衍字單疏本元本無下滅字閩監毛本江下衍黃字無下滅字。按黃字非衍文楚滅江見文四年滅黃見僖十四年皆不書日）

又受田十五畝（閩監毛本同余本無五字是也莊廿八年疏引作又受田十畝）

凡爲田一頃一十二畝半也（閩本同監毛本下一誤二與公羊注不合）

十有六年

宣榭宣王之榭（何校本下榭字作謝）

成周宣榭災（閩監毛本同單疏本榭作謝下同案此則單疏本所據經注必皆作謝與釋文或作本合）

有木謂之榭（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無之字）

是故貴其器（閩監毛本同余本貴作善）

十有七年

故重擧所以包之也（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無所字）

終身不食宣公之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身誤日）

外足以厲不軌（閩監毛本同單疏本足作可）

十有八年

邾人戕繒子于繒（石經閩本同監毛本上繒誤繪釋文繒本或作鄫）

捝殺也（石經閩監毛本同嚴杰云石經初刻捝作梲後改從手非也梲殺謂以杖殺之後漢書禰衡傳手持三尺梲杖是也）

捝謂捶打殘賊而殺（錢大昕云晉唐人書木旁字多作手旁此必朾字之譌說文朾橦也朾與構椓連文知橦亦兼有橦擊義）

正寢也（閩監毛本同石經余本上有路寢二字疏標起訖同）

歸父還自晉還者事未畢也（石經閩監毛本晉下衍至檉遂奔齊五字案釋文至檉在捐殯之使下足證五字爲衍文）

路寢正寢也（此下疏閩監毛本分屬二節一在傳正寢也下一在師還是也下）

故例（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下有名字）

是以奔父也（閩監毛本同石經余本以作亦）

穀梁注疏卷十二校勘記終

監本春秋穀梁注疏成公卷第十三（起元年終八年）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成公〔疏〕（魯世家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以周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言終寒時無冰當志之耳今方建丑之月是寒時未終）〔疏〕無冰○釋曰徐邈何休並云此年無冰者由季孫行父專政之所致也桓十四年亦無冰范云政治舒緩之所致必不得與二說同也又爾時季氏不專政亦無冰明徐何之言不可用

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周二月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此月既是常寒之月於寒之中又如加甚常年過此無冰終無復冰矣○夏之戶雅反復扶又反）〔疏〕終時至辭也○釋曰終時無冰當志謂終寒時無冰當志之也此未終寒時謂今建丑之月是寒時未終而言無冰何也謂怪其書之意也終無冰矣謂過此時無冰則終無冰也加之寒之辭也謂於此月書者以此月是常寒之月加甚之辭故糜信徐邈亦云十二月最是寒盛之時故特於此月書之是也餘無冰不發特於此月發之者襄三十八年書春無冰則是一時無冰書時則是終寒時故不傳此在二月葬宣公之下三月作丘甲之上是未終時故特發之桓十四年無冰在正月之下者舊解正月自爲公會鄭伯不爲無冰也或當月却而節前則周之正月亦是常寒之月○注周二至冰矣○釋曰天有四時冬寒夏暑是冬爲常寒之月於寒之中又加甚謂建丑是夏之十二月於寒之中又加甚於餘月雖未終時亦得於此月書之

○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甲鎧也○鎧開代反）〔疏〕三月作丘甲○釋曰何休云月者重錄之徐邈云甲有伎巧非凡民能作而強使作之故書月以譏之范雖無注或書月亦是譏公羊說作丘甲亦與此傳同唯左氏傳以爲譏重斂

作。爲也。丘爲甲也。（使一丘之民皆作甲）〔疏〕作爲也○釋曰後重發傳者文同事異不可以一例該之故也范別例云作例有六直云作者三云新作亦三也云作三者謂作丘甲一也作三軍二也作僖公主三也云新作三者謂新作南門一也新延廄二也新作雉門及兩觀三也言作者不必有新則兼作也三者皆所以爲譏故傳曰作爲也是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是也

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學習道藝者○）〔疏〕有士民○釋曰何休云德能居位曰士范云學習道藝者是以爲之四民若以居位則不得爲之民故云學習道藝也

有商民。（通四方之貨者）有農民。（播殖耕稼者）有工民。（巧心勞手以成器物者）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各有業也○夫音符）丘作甲。非正也。○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赤棘晉地）

〔疏〕夏臧至赤棘○釋曰盟不日者何休云謀結鞌之戰不相負所以不日者執在三年非此所得保也案隱元年眛之盟爲七年伐邾尚猶去日何爲二年即執反云非此所得保乎蓋謀爲鞌戰歸我汶陽之田至八年渝前約故略之也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貿戎地○貿音茂左氏作茅戎）〔疏〕秋王至貿戎○釋曰左氏以爲戎敗之公羊與此亦同爲晉敗之今經不云晉敗之者欲見王者無敵故也不書月者何休云深正之使若不戰范雖不解蓋不言晉敗及戰故亦略其日月

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諱敵使莫二也不諱敗容有過否○爲于僞反）爲親者諱敗不諱敵。（諱敗惜其毀折也不諱敵諸侯有列國）尊尊親親之義也。（尊則無敵親則保全尊謂王親謂魯）然則孰敗之。晉也。○冬。十月。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衞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御音迓迓迎也○禿他不反眇亡小反跛波可反僂於矩反一音刀圭反）〔疏〕郤克眇○釋曰左氏以爲跛今云眇者公羊無說未知二傳孰是范明年注云郤克跛者意從左氏故也或以爲誤跛當作眇

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姪子大節反又丈乙反頃公音傾）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胥閭門名○說音悅胥閭思徐反下力居反解古買反又音蟹）〔疏〕注胥閭門名○釋曰即周禮二十五家也

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言義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甯疑經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橫華孟反又如字脫此徒活反又他活反）〔疏〕注脫此六字釋曰季孫行父禿是傳辭上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衞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衞師敗績。（新築衞地○築音竹）○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鞌齊地○僑本又作喬其僑反公子手左氏作首鞌音安）〔疏〕癸酉季孫至敗績○釋曰徐邈云四大夫不舉重者惡魯猥遣四大夫用兵亦以譏之也然則諸國用兵亦應猥遣何以不具書之蓋是用兵重事故詳內也

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悉謂魯四大夫時悉在戰也明二者皆當日）〔疏〕其日至悉也釋曰案傳例

（疑戰不日不疑戰則例書日此傳云日其戰日其悉也者豈使詐戰則魯雖四大夫戰亦不得書但傳以此戰不許書事宜詳故因經書日并見此意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不欲令內衆大夫與外卑者共行戰。○令力呈反）〔疏〕曹無大夫。釋曰復發傳者前爲崇羈今爲戰故重發之公羊以爲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杜解左氏以爲備於禮並非穀梁意○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爰婁。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國齊國也）〔疏〕爰婁至十里。釋曰爰婁去齊五十里今在師之外明晉師已逼到其國師謂晉師也齊爲晉所敗兵臨城下然則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驚弦之鳥不可以應弓所以更能五戰者齊是大國邑寬既寬收拾餘燼足當諸國之師故請以五也。壹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雍門齊城門茨蓋也。○雍於用反之茨在私反）侵車東至海。（侵車侵伐之車言時侵齊過乃至海）君子聞之曰。太甚。甚之辭焉。（鄭嗣曰君子聞戰于鞌乃盟于爰婁焚雍門之茨侵車至海言因齊之敗逼之甚。○夫甚音符）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謂笑其跛。○謂笑其跛布可反案杜預注左傳云郤克跛此傳言郤克眇范注當依傳而作跛恐非）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言師已逼其國）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甗玉甑齊滅紀故得其寶。○甗魚輦反又音言又音彥玉甑也）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齊侯與姪子同母異父昆弟不欲斥言齊侯之母故言蕭同姪子之母也兼忿姪子笑。○爲質音致下同）使耕者皆東其畝。（欲以利其戎車於驅侵易。○侵易以豉反下伐易同）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言尊同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凱曰利其戎車侵伐易則是以齊爲土）不可。（不可謂若不許已言）請壹戰。壹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汶音問）○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

于蜀。（蜀某地）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泰曰莊二十二年丙申及齊高傒盟文二年乙巳及晉處父盟傳曰不言高傒處父亢也此傳會嬰齊書公以明亢何乎蓋言高傒處父亢禮敵公書公則內恥也嬰齊初雖驕慢終自降替故于會則書公以顯嬰齊之驕亢于盟則稱人以表嬰齊之服罪然則向之驕正足以表其無禮不足以病公則書公可也。○向之本又作鄉亦作向同許亮反下文同）〔疏〕楚無至亢也。釋曰楚無大夫重發之者屈完當齊桓名氏始見非正例也椒與宜申二者不見名氏非大夫之例今稱公子是貴於同大夫之文故重發之嬰齊之亢又重發者高傒則沒公存氏處父無氏稱名嬰齊則前驕後讓三者皆異故各發之○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楚其稱人。何也。（怪楚向稱公子今稱人齊在鄭下蓋時王所黜）〔疏〕注齊在至所黜。釋曰知時王所黜者以秦宋陳衛以下皆稱人稱人則非卿以其諸侯之大夫俱是微者必不能自有升降故知時王所黜齊以傲敵之故師敗於鞌兵臨城下微弱之極天子因其勢故退之鄭下此乃一時之宜非是常例也知諸侯之大夫是微人者傳直怪嬰齊稱人不論諸侯大夫明知並是微者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公得其所謂楚稱人申其事謂地會地盟。○會與盟同月絕句不同月絕句則地會地盟絕句）〔疏〕會與至事也。○釋曰同月則地會不地盟者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襄十六年溴梁之盟是也不同月則地會盟者昭十三年平丘之盟定四年皐鼬之盟是也今之屈。向之驕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衛未葬而自同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疏〕注宋衛至譏之。○釋曰范意雖葬未踰年亦不得成君雖踰年而未葬亦不得成君故云宋衛未葬書公侯以譏之踰年未葬不得成君此注是也雖葬未踰年不得成君即四年鄭伯伐許注云喪未踰年自同於正君亦譏之是也○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謂宣公廟也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禰乃禮反）〔疏〕甲子新宮災。○釋曰何休云此象宣公篡位當誅絕不宜列之昭穆成公結怨強齊不得久承宗廟之象也范以天災難知非人所及故不言之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宮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爲禮。○馮居皮冰反）迫近不敢稱諡。恭也。（迫近言親禰也桓僖遠祖則稱諡）〔疏〕注迫近至稱諡。○釋曰范不據丹桓宮者傳云迫近不敢稱諡言近則宜對遠故據桓僖言之其丹桓宮以莊公娶父之讎女故特言桓宮以譏莊之不子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

○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去起呂反）〔疏〕其辭至譏矣。○釋曰不稱諡明其恭三日哭著其哀是成公爲無譏矣○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咎音羔）〔疏〕叔孫至圍棘。○釋曰公羊左氏皆以棘爲汶陽之田邑此傳無說事或然也○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徐邈曰不言及謂凡書來盟者也若宣七年衛孫良夫來盟是也以國與之謂舉國爲主故直書外來爾此先聘而後盟故不言來盟摠言及而不復著其人亦是舉國之辭。○復扶又反）〔疏〕其日至與之也。○釋曰案傳例前定之盟不日後定之盟則日此云公也者其實盟雖公在位但爲前定則不日後定則日此其日公故也則後定亦可知矣但以上文聘既接公下文及則公文未顯嫌不得再煩尊者恐盟時無公故傳云公以釋之傳又云不言及者則宣七年衛孫良夫來盟是也不言其人者解此文不書內之名氏是也又云不言求兩欲之也者言求當直言求盟如孫良夫是也不言求者此云來聘又云及盟是也何者來聘是他求言及我欲也是兩國同欲之文非獨求之稱故云不言求兩欲之也若然上文云來聘而求盟者解二人本意來聘只爲求盟爲下不言求張本也不言求兩欲之也。○鄭伐許。（鄭從楚而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疏〕注鄭從至狄之。○釋曰知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者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曰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定四年傳云吳不稱子反其狄道也鄭衛同姓不有弔臨之恩而伐其喪其爲惡行與斯之甚而亦直舉國稱之明爲夷狄之行也叛諸侯之盟者舊解以爲上文背晉爲諸侯所伐是也又其言伐喪者前年衛侯遠卒楚師鄭師侵衛是也不於伐喪貶者其罪不積不足以成惡鄭既伐喪背盟一年之中再加兵於許故於此夷狄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朝直遙反）○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鄆音運）○鄭伯伐許。（喪未踰年自同於正君亦譏之）〔疏〕注喪未至譏之。○釋曰傳於宋襄起喪稱之例則諸侯亦同之可知故上下經文宋衛陳皆有子稱鄭是伯爵與侯同於七命明在喪之稱或亦與侯同也左氏之例唯云公侯曰子伯則不入於例與此異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

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疏〕婦人至來歸。釋曰范氏云出女例凡三齊人來歸子叔姬一也郯伯姬來歸二也此杞叔姬來歸三也又別引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爲例者出既是同但內外爲異故并引之也子叔姬淫而得罪爲齊所逐故言齊人來歸今杞叔姬文既與之異故竝發傳舉其上下郯伯姬亦足以相包故不更發之）○梁山崩。（梁山晉之望也不言晉者名山大澤不以封也許慎曰山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權壞〔疏〕注梁山至望也。○釋曰詩云奕奕梁山是韓國之鎮霍陽韓魏晉之地故云晉之望也）不日。何也。（據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書日）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凡車將在左御在中有力之人在右所以備非常。○壅於勇反遏於葛反伯尊左氏作伯宗辟音避將子匠反）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所用鞭我之閒行道則可遠）伯尊下車而問焉。（以其言有理知非凡人）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用忠誠之心問之。○爲此于僞反。）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素衣縞冠凶服也所以凶服者山川國之鎮也山崩川塞示哀窮。○縞古老反〔疏〕注素衣至哀窮。釋曰禮云素縞者鄭玄云黑經白緯謂之縞縞冠素紕以純喪冠故謂之素縞是祥祭之冠也今注云素衣縞冠與鄭異也）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績功也攘盜也取輦者之言而行之非己之功也績或作續謂無繼嗣。○攘如羊反〔疏〕注謂無繼嗣。○釋曰舊說云伯尊晉之賢大夫輦人晉之隱士今一遇吐誠理難再得伯尊不能薦之於晉侯以救朝廷之急反竊其語而晦其人蔽賢罪深故被戮絕嗣子夏雖匿聖人之論能播教於西河令黑水之人欽其風蒲坂之間愛其道其罪先輕故直喪明而已然此之立說恐非其理何者天道冥昧非人所知大聖立言意在軌世則伯尊之戮未必由蔽賢人之言小商喪明豈關匿聖人之論徒以爲罪之輕重妄說受罪淺深據理言之恐非聖賢之旨何休以爲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象諸侯失勢王道絕故自是之後六十年之中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案此傳說輦者之言竟不論天子諸侯喪亡之事則何休之言未必通於此也）○秋。大水。○冬。十一月。己酉。天

王崩。（定王）○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蟲直忠反牢力刀反）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舊說曰武公之宮廟毀已久矣故傳曰不宜立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言世室則不毀也則義與此違〔疏〕春王至自會。○釋曰何休云月者魯使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危之故書月也傳例致月則危此書月必是危但不知同何說以否或當時有危傳不言之故范亦不解或亦爲此年公遠會始至立武宮取鄟皆是危事故致會書月也。○立武宮。○釋曰禮記稱世室此傳云不宜立者禮記周末之書以其廟不毀故謂之世室此以武公之廟毀已久今復立之故云不宜立范義與此違也何休解公羊以爲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左氏以爲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據人雖別同是伐齊穀梁之意亦以勝齊立武宮也）立者不宜立也。○取鄟。鄟國也。（○鄟音專又市轉反國名〔疏〕取鄟。○釋曰隱十年鄭伯伐取之直注云凡書取國皆滅也變滅言取明其易今不言滅鄟是明魯取之易也又惡鄟不備也凡書取之例以內外皆有外書取者即徐人取舒是也內書取者即取鄟是也其內被取邑亦爲取齊侯取鄆是也公羊以爲鄟是邾之邑與穀梁異）○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朝直遥反）○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費音祕〔疏〕鄭伯費卒。○釋曰案世本及左氏鄭伯費是鄭悼公不書葬者何休云楚伐鄭喪諸侯不能救晉欒書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者爲中國諱也在隱三年注魯不往會則經亦不書則悼公不書葬者魯不會也）○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不言免牛者以方改卜郊吉否未可知。○鼷音奚吉否方九反〔疏〕注不言至可知。○釋曰下傳稱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此言免牛則嫌似不郊故云不言免牛者以方改卜郊未可知也）不言日。急辭也。（辭中促急不容日〔疏〕不言至辭也。○釋曰宣三年郊牛之口傷彼言之是緩辭亦不云日此傳云不言日急辭也者案宣三年傳言之是牛自傷之緩此言其是鼠食牛之緩二者立文雖異俱是緩辭則辭間容日亦是緩辭傳云不言日急辭也此已發例則定十五年哀元年之類不言日者並是急辭也緩辭不言日者言之既是緩辭可知故不須更書日以見緩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之道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日以顯有司之過觓球球然角貌。○觓角其樛反一音求角貌或本作觔非禦魚呂反球音求〔疏〕郊牛至盡也。○釋曰展省察也言日日皆省察牛之觓角而則知傷是省察之道盡矣展道雖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長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是故不言日以責有司也牛角云觓者詩稱兕觓其觓又曰有觓其角是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前已食故曰繼）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赦之。○能如字亦作耐復食扶又反下同〔疏〕其緩至過也。○釋曰解經上文云鼷鼠食郊牛角不言其此文云又食其角乃變言其故釋之云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亡無也至此郊牛復食乃知國無賢君非人所不能也謂國無賢君之故爲上天之所災非人力所能禁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謂經言其者所以赦有司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郊者用牲今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若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者蓋爲三望起爾言時既不郊而猶三望明失禮。○緇側其反纁許云反爲于僞反〔疏〕乃者至亦然。○釋曰重發傳者此再食乃免牛嫌與他例別故重發之。○注蓋爲至起爾。○釋曰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彼不云不郊此既云免牛又云不郊者彼免牲與三望同時故略去不郊之文此春免牛夏乃三望故備言之）○吳伐郯。（○郯音談）○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州來楚地）○冬。大雩。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疏〕雩不至雩也。○釋曰傳例云月雩正也時雩非正也非正者其時未窮人力未盡毛澤已竭不雩則不及事故月以明之則經書秋八月雩九月雩是也既過此節秋不書旱則冬無爲雩也故鄭釋廢疾去冬及春夏案春秋說考異郵三時唯有禱禮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有常雩耳故因載其禱請山川辭云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依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是鄭意亦以不須雩唯有禱請而已）○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爲盟主齊還事晉故使魯還二年齊所反之田。○穿音川〔疏〕注晉爲至之田。○釋曰公羊以爲齊侯敗鞌之後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高其德遂反其所取侵地此雖無傳齊頃是中平之主安能以一敗之後七年不飲酒食肉乎故以爲晉爲盟主齊還事晉故使魯還二年齊所反之田杜預解左氏其意亦然）于齊。緩辭

也。不使盡我也。（若曰爲之請歸不使晉制命于我○爲于僞反〔疏〕于齊緩辭也○釋曰傳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傳以言之爲緩辭也今言歸之于齊爲緩辭者之緩辭自是常例於齊之理未明故特釋之辭雖不同亦是緩也此以緩辭言之者諱不使制命於我也）○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婚禮不稱主人宋公無主婚者自命之故稱使納幣不書書者賢伯姬故盡其事〔疏〕注婚禮至其事○釋曰公羊以爲婚禮不稱主人宋公無主婚者辭窮自命之故公孫壽來納幣稱使紀侯有母履緰受紀侯之母命婦人之命不通故不稱使案隱二年傳云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據彼傳文以逆者微無足道焉爾故不言使則與公羊異觀此注意云宋公無主婚者自命之故稱使明爲母命之則不稱使似與公羊同而與傳違者范以紀侯之與宋公皆是無母宜並稱主人但納幣是卿之事故稱宋公使也逆女是君之事使大夫非正故履緰不稱使今此注云婚禮不稱主人亦據諸侯母在者言之又且履緰不稱使大率言之亦是不稱主人之事故注言之耳納幣不書其經之所書者三莊公以非禮書一也公子遂以喪錄二也此爲賢伯姬三也范知爲賢伯姬者公羊傳云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是爲賢而錄也）○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召上照反曰見賢徧反注更見同一稱尺證反以上時掌反〔疏〕曰見一稱也○釋曰王既是四大之重宜表異號莫若繫天以衆人卑故稱母子貴者取貴稱故謂之天子入春秋以來唯取仁義之稱未表繫天子之尊故曰更見一稱也公羊傳云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何休云德合於元者稱皇德合於天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又云王者取天下歸往也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也唯賈逵云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其理非也）○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杜預曰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之禮書之終爲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晉侯使士燮來聘。（○燮素協反）○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衛人來媵。（杜預曰古者諸侯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魯將嫁伯姬于宋故衛來媵○媵以證反又繩證反嫡丁歷反姪大結反娣音弟〔疏〕衛人來媵○釋曰公羊以爲媵不合書其書者賢伯姬也左氏雖無其說蓋以來至於魯然後與嫡行故書之此傳之意以伯姬爲災而死閔之故書其事是言三傳意小異也）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不得其所謂災死也江熙曰共公之葬由伯姬則共公是失德者也傷伯姬賢而嫁不得其所○共音恭下同〔疏〕注江熙至其所○釋曰江

（熙以不得其所爲共公失德文無所據范引之者傳異聞也）

穀梁注疏卷十三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終八年　閩監毛本終作盡

成公　余本卷第八單疏本同

元年

又如加甚　閩監毛本同余本無如字案疏兩引皆無如字余本是也

最是寒盛之時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是作爲

襄三十八年　閩監毛本三作二是　故不傳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不下有發字

後重發傳者　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無重字

則兼作也　閩監毛本同單疏本上有言新二字案有者是

播殖耕稼者　閩監本同毛本殖作植

案隱元年昧之盟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昧誤眛

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　釋云左氏以爲跛今云眇者公羊無說案臧琳經義雜記云據沈文阿引穀梁傳知古本穀梁作晉郤克跛故范注二年傳云謂笑其跛也

二年

前爲崇羈今爲戰　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羈作霸誤按莊廿六年傳云爲曹羈崇也疏云論崇曹羈之事也

壹戰緜地五百里　石經同閩監毛本壹作一

謂笑其跛　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謂笑其蹝跛五字案陸氏云杜預注左傳云郤克跛此傳言郤克眇范注當依傳而作跛恐非玩此則釋文本元無蹝字蹝跛字皆从足形相涉而誤衍蹝字也

請壹戰壹戰不克請再　石經同閩監毛本壹作一

傳曰不言高傒處父亢也　閩監毛本同案莊二十二年文二年傳並云不言公此注言下當有公字今本脫也何校本有公字

然則向之驕　閩監毛本同釋文出鄉之云本又作曏亦作向

是貴於同大夫之文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同作稱

繒人　石經閩本同監毛本繒誤繒

不同月則地會盟者　案盟上當有地字單疏本及南監本亦誤脫

三年

故云宋衛未葬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故作此

此象宣公篡位　按公羊注位作立　不宜列之昭穆　公羊注無之字

不得久承宗廟之象也　公羊注象作應

以譏莊之不子也　閩監毛本同單疏本子作孝

其辭至譏矣　閩監毛本作其辭恭且至爲無譏矣又此疏閩監毛本在傳爲無譏矣下何校本上有傳字

叔孫至圍棘　閩本同監毛本此疏在圍棘下

但爲前定則不日　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爲作是

解二人本意來聘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人下有或字

背晉爲諸侯所伐　監毛本同閩本背作皆何校本作叛

五年

婦人至來歸　此疏閩監毛本在傳反曰來歸下何校本上有傳字

鶮冠素純以純喪冠　閩監毛本純作紕誤　其罪先輕　閩監毛本先作既

六年

春王至自會　此疏閩監毛本分屬兩節一在公至自會下一在注義與此違下

魯使大夫獲齊侯　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獲作攫○按公羊注作獲

或亦爲此年公遂會始至　閩監毛本同單疏本亦作以案以是

以其廟不毀　閩監毛本同單疏本毀作廢

以內外皆有　閩監毛本同單疏本以作有何云以字疑衍

七年

以方改卜郊　十行本方下空一格閩監毛本不空單疏本改作正○按注作改字

不言日急辭也　閩監毛本此上衍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十二字石經與此不誤

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　監本同石經閩毛本斛作觓是也釋文出觓角云其樛反一音求本或作觩非

八年

所以放有司也　閩本放作赦是也監毛本作敉

亦是緩也　閩監本同毛本亦誤女單疏本無是字

辭窮自命之　閩本同監毛本窮作容

逆之道微　閩本同監毛本道作者○按隱二年傳作道

或言天王　閩毛本同監本王誤主○按依公羊注或字上有或言王三字此不當刪

蓋以來至於魯然後與嫡行　閩本同監毛本嫡誤俱何校本至作致

監本春秋穀梁注疏成公卷第十四（起九年盡十八年）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疏〕（傳傳曰至爲之也○釋曰公羊以爲魯脅杞使逆其喪左氏以爲魯人請之故杞伯來逆此傳不說歸之所由要叔姬免犯七出之愆反歸父母之國恩以絶矣杞伯今復逆出妻之喪而違禮傷教言其不合爲而爲之是以書而記之以見非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爲之言其不合爲而爲之也徐邈云爲猶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理亦通矣但范不訓爲爲葬也）○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逆者非卿故不書）○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勑戒之言於女）〔疏〕（傳夏季至致女○釋曰公羊以春秋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賢伯姬也左氏無譏蓋以使卿則書餘不書者或不致或不使卿也此傳云詳其事賢伯姬也則與公羊意同耳徐邈云宋公不親迎故伯姬未順爲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以其責小禮違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案傳稱賢伯姬而徐云責伯姬是背傳而解之故范以爲謂致勑戒之言於女也）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刺已嫁而猶以父制盡之）不正。故不與內稱也。（內稱謂稱使○內稱尺證反）〔疏〕（注內稱謂稱使釋曰案經內大夫出國例言如不言使此季孫行父如宋即是內稱而云不與者凡內卿出外直言如某者即是使又則是內稱今行父稱君之命以在家之道制出嫁之女雖言如以爲內稱言致女是見其不與也傳三年公子友如齊莅盟彼亦言如又云莅盟者若直言如則嫌是單聘故更須言盟也莅盟既更須言盟也莅盟則致女亦須言之云不與內稱者莅盟是禮致女非禮故不合言也若然傳曰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據傳文似致女得正而云不正故不與內稱者禮諸侯親迎則不須致女今以宋逆者微故致女是傳解其致女之意也云不正故不與內稱也其以在家之道制出嫁之女也此傳之意因解宋公不親逆并見致女之不正又云賢伯姬者以上下文詳皆云賢伯姬則此云致女亦兼賢伯姬也若其不爲賢伯姬則致女雖正亦不書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晉人來媵。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不言戰。以鄭伯也。（欒書以鄭伯伐鄭君臣無戰道）爲尊者諱恥。（不使臣敵君王師敗績于貿戎是也○爲尊于僞反下及此傳注同）爲賢者諱過。（爲齊桓諱滅項是也○滅項乎講反）爲親者諱疾。（雍曰欒書以鄭伯伐鄭不言戰是也鄭兄弟之國故謂之親君臣交兵病莫大焉故爲之諱）〔疏〕（爲親者諱疾○釋曰春秋諱有四事一曰爲尊者諱恥二曰爲魯諱敗三曰爲賢者諱過四曰爲同姓諱疾此不言魯者因親者諱疾則又亦包魯可知故不言也聖人有作親疏一也今乃以同姓爲別者春秋之意因親疏故仲尼書經內外有別既內外別則親疏尊卑見矣）○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頃音傾）○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莒雖有夷狄之行猶是中國○潰戶內反行下孟反）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臣以叛君爲事明君臣無道）〔疏〕（大夫至事也○釋曰范別例云凡潰者有四發傳有三僖四年蔡潰傳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此莒潰傳曰大夫潰莒而之楚二者雖同是不相得與君臣不和自潰散少異故亦發傳昭二十九年鄆潰彼鄆是邑與國殊故重發傳一解鄆不伐而自潰與常例異故重發之文三年沈潰不發者從例可知他）惡之。故謹而日之也。（潰例月甚之故日○惡烏路反）〔疏〕（注潰例至故日○釋曰傳上云猶中國也故日下文言惡之故謹而日之也若使莒非中國雖惡不得日也以潰例月爲惡故日是以云謹而日之范知例月者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云侵蔡蔡潰文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云伐沈沈潰是例月今此莒師衆民叛君從楚故變文書日以見惡）○楚人入鄆。〔疏〕（楚人入鄆○釋曰魯雖有鄆此鄆非魯也蓋從左氏爲莒邑大都以名通故不繫莒或以爲昭元年取鄆范云魯邑此不繫莒則魯邑可知理亦通也）○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城中城者。非外民也。（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不德能衛其人民）〔疏〕（城中至民也○釋曰莊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傳曰可城也今云非外民也者凡城之志皆譏就譏之中閒隙之月少耳故云可城乃非全善之文此亦冬城嫌同而無譏故發傳明之舊解以爲有難而脩城則不譏之若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是也此涉左氏之說案穀梁傳凡城之志皆譏安得有備難之事若備難無譏則經本不應書之經既書之明譏例同或以爲城諸及防是十一月故傳發可城之文今此城是十二月故發外民之傳雖同是譏事有優劣故發傳以異之）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疏〕（衛侯至侵鄭○釋曰范荅薄氏駁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有賢行則書弟今黑背書弟者明亦有賢行故也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專秦伯之弟鍼傳無賢行所以皆云弟者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是接我者例稱弟襄二十年陳侯之弟光出奔楚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皆曰親而奔之惡也襄二十七年衛侯之弟專出奔晉傳云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三者無罪故稱弟以惡兄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傳曰甚之也稱弟以惡王也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傳曰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是惡而稱弟也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無賢行而不稱弟明稱弟皆賢也自然黃專之非直罪兄必兼有賢行叔肸以賢稱弟傳有賢行明文則黑背稱弟自然亦有賢行故范准例言之稱弟之例有四意齊侯之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禦來盟爲接我稱弟衛侯之弟專爲罪兄稱弟陳侯之弟招惡之稱弟叔肸及衛侯之弟黑背爲賢稱弟是有四也）○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郊時極於二月）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強其丈反）〔疏〕（亡乎人之辭也○釋曰重發傳者嫌五卜與四卜異故也）○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疏〕（注媵伯姬至非禮○釋曰何休以爲異姓亦得媵故鄭箴膏肓難之云天子云備百姓博異氣諸侯直云備酒漿何得有異姓在其中是亦以異姓不合媵也此媵不發傳者上詳其事見同姓之得禮異姓非禮可知故省文）○丙午。晉侯獳卒。（○獳乃侯反）〔疏〕（晉侯獳卒○釋曰何休云不書葬爲殺大夫趙同等范雖不解或當魯不會也）○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郤犨尺由反公羊作郤州）〔疏〕（己丑及郤犨盟釋曰書日者公親在又非前定之盟故也又不云公者取[illegible]國與之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周有入無出。（鄭嗣曰王者無外故無出也宗廟宮室有定所或即位失其常處反常書人內宗廟也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是○處昌慮反）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鄭嗣曰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上下皆一見之○見賢徧反）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上雖有不君之失臣下莫敢效不臣之過今復云周公之出則上下皆有失矣君而不君臣而不臣是無以存于世言周之所以衰○復扶又反）〔疏〕（周有至失之矣○釋曰有入無出注意直據天子今不云王而云周者以經雖無王臣入文至於王臣出亦是譏限故言周以揔之范以王者出入之文俱有故注直言王以當之案僖二十四年傳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謂王雖出鄭不敢有之以爲國也此云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謂上雖有不君之失臣下誰敢於效爲之觀經立說故二處不同也今上下皆失之矣謂王既書出居于鄭今復云周公出奔晉是上下皆有失也公羊以爲書出者周公自其私土謂國也左氏以爲書出者已復之周公自出並與穀梁異也）○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澤某地○瑣素果反）○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某地）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不使夷狄敵中國）夷狄不日。〔疏〕

（夷狄不日○釋曰不於箕役發傳者以再敗狄師甚之故發於此）○冬。十月。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錡魚綺反）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疏〕（乞師乞重辭也○釋曰重發傳者公子遂內之始此外之初故發之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者古人以師之為重故以重辭言之古者舊以為穀梁子後代久遠者舉當時之事亦以古言之徐邈以為引古以刺今耳）○三月。公如京師。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時實會晉伐秦過京師也）（公行出竟有危則月朝聘京師理無危懼故不月○過京師音戈下同竟音境朝聘直遙反下皆同）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因其過朝故正其文若使本自往）〔疏〕（公如至師也○釋曰僖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云云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於王所彼日月並書公朝于王所雖文承五月癸丑之下彼之日月自為盟不為朝也壬申公朝于王所書日此意取日不繫月猶諸侯不宗於天王朝會無危則例時今公以伐秦過京師非真朝故書月以見意）○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言受命。不敢叛周也。（使若既朝王而王命已使伐秦秦叛周謂專征伐）〔疏〕（言受至周也釋曰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傳云不叛天子此文重發傳者嫌君臣異例也）○曹伯廬卒于師。（○廬力吳反又力魚反）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疏〕（曰閔至曰會○釋曰諸侯或從會或從伐皆閔其在外而死故云卒于師于會也卒于師則此曹伯廬襄十八年曹伯負芻是也卒于會者則定四年杞伯成卒于會是也僖四年許男新臣亦卒於師不言於師者彼以內桓師雖卒於外以若在國然故不書于師然則大夫之卒例所不書而與公同例云在師曰師在會曰會者舊解以為春秋緣大夫之心則知書君之卒於師則言師於會則言會非謂外大夫書卒于師若然傳當云大夫也公不得云大夫且經無其事傳因類發例者其數不少即日食云外壤饑云雖康之等是也彼經無其事傳得因類引之此雖無經何以為不得又會大夫單伯之徒亦書會諸侯若使卒於師因當書之但無卒于師卒于會者耳故知公大夫在師曰師謂公及大夫二者皆然也徐邈之注亦以為公及大夫所會諸侯在師言師在會言會明為舊解非也）○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葬時正也。〔疏〕（葬時正也○釋曰嫌卒于師失正葬故重發之葬正則是無危不日卒者蓋非嫡子為君故也又僖四年注云新臣卒于楚故不日卒者或當為卒于秦故也若然襄二十六年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注云許男卒于楚則在外已顯矣日卒明其正二注不同者以無正文二理俱通故為兩解或亦新臣非嫡子不須兩解理足可通耳）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徐邈曰傳稱莒雖夷狄猶中國也言莒本中國末世衰弱遂行夷禮葬皆稱謚而莒君無謚謚以公配而與楚稱王所以終春秋亦不得書葬）〔疏〕

（莒子朱卒○釋曰莒子朱者莒渠丘公今不書葬者莒行夷禮則是失德又葬須稱謚莒夷無謚故不書葬也不日卒者何休云入春秋以來至此始書卒故畧之不日或當既行夷禮不得同中國故不日或當非正卒無文可明之）○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泰曰親迎例時大夫逆皆謹月以譏之下云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一事不二譏故此可以不月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亦以時逆而月致義與此同○親迎魚敬反傳同本或作逆）〔疏〕（注宣元至此同釋曰案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云公子遂如齊逆女彼文承正月之下即與此別而云同者彼雖文承正月之下正月自為即位發文非是為遂逆女若逆女既蒙上月則下夫人至不須云月案此比例知彼亦當時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摯。由上致之也。（○刺七賜反摯苦結反）〔疏〕（大夫至之也○釋曰公子翬如齊逆女傳曰不言翬之來何見于公也然則夫人見於君宜言以夫人至而曰非正者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非正而以夫人至故刺之彼以先接於公故無至文此使大夫有譏則翬之被責居然顯矣不發於宣公逆女於此發之者宣公以喪娶故畧夫人而不氏一事不二譏故省其文成公非喪娶而不親迎嫌其無罪故傳明之莊公親逆傳亦譏之者以娶讎人之女而事宗廟故也由上致之者宣元年注云上謂宣公則謂成公也）○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臧子郎反）○秦伯卒。〔疏〕（秦伯卒○釋曰世本及左氏是秦桓公也）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此蓋仲遂之子據實公孫）子由父疏之也。（雍曰父有弒君之罪故不得言公子父不言公子則子不得稱公孫是疏之罪由父故）〔疏〕（子由父疏之也○釋曰宣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歸父亦襄仲之子何以不疏者卒則身之終今嬰齊之卒當繼於父父既被疏故子亦當畧歸父則奉命出使奔之故具名氏以恩錄也歸父還不氏者以明由上也公羊以為仲嬰齊何以不稱公孫以歸父既是兄公孫嬰齊為歸父後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故不稱公孫與穀梁異）○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此伯討之文也今以侯執伯明執之不以其罪○惡晉烏路反）〔疏〕（斥執曹伯○釋曰重發者此執歸于京師嫌晉之無罪故明之○注僖二十至其罪○釋曰衛侯有罪故稱人言執又歸之京師令天子決之是伯討之文也又且此傳云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稱人以執是伯明稱人以執是伯討也若然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傳曰此大夫

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得伯討也彼又稱人非伯討者彼仲幾雖則逆命當歸於王之有司今晉大夫執人於尊者之側故地于京師以見尊稱人以見彼是不與大夫之伯討也伯討宜施諸侯大夫則不得也左氏以為曹伯殺大子而自立公羊之意曹伯篡喜時據二傳之文則是有罪范云不以其罪者范以曹伯言執云惡晉侯曹伯之入云歸為善據此二文言之明執之不以其罪不得以公羊左氏為難）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明晉之私○斷在丁亂反）○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月卒日葬。非葬者也。（宋共公正立卒當書日葬無甚危則當錄月今反常違例故知不葬者也然則共公之不宜書葬昏亂故○共音恭）〔疏〕（注宋共至亂故○釋曰葬書時正也注不以時決而以月決之者以葬書時最為正書月有故書日危不得葬今共公月猶不得明不葬可知故不以時決之然共公失德所以不去葬文者為伯姬書葬故不得不存共公之葬但書日以表失德且不去葬文嫌是魯之不會無以明其失德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賢崇伯姬故書共公葬○為于偽反）○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疏〕（宋殺其大夫○釋曰左氏以為背其族何休○注公羊以為譖華元敗之穀梁無說不知所從）○宋魚石出奔楚。○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會又會。外之也。（兩書會殊外夷狄○無咎其九反鰌音秋）〔疏〕（會又會外之也○釋曰重發傳者擯函表中國之辭鍾離明內外之稱故兩發之）○許遷于葉。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葉始涉反復扶又反見也賢遍反）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穀梁傳曰雨木冰者木介甲冑兵之象○雨如字或于付反非也介音界冑直又反）〔疏〕（雨木冰○釋曰劉向云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卿大夫之象此是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執公此執辱之異也徐邈云五行以木為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兵之象今冰脅木君臣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害速至也或曰木冰此木介介者甲也兵之象也是歲有鄢陵之戰楚子傷目而敗注云兵之象則或說是也）雨而木冰也。（雨著木成冰○著直畧反）志異也。傳曰。根枝折。○夏。四月。辛未。滕子卒。〔疏〕（滕子卒○釋曰左氏滕文公）○鄭公

孫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與鄭楚戰○黶於斬反）○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鄢陵鄭地○鄢音偃又於建反）楚子、鄭師敗績。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此言敗者目傷故）〔疏〕日事遇晦曰晦○釋曰僖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傳曰晦冥也則晦非常文而云遇晦者舊解以爲僖十五年傳曰晦冥也者謂月光盡而夜闇不謂非晦日也今以爲震夷伯之廟云晦者如公羊晝日爲冥自餘稱晦者是月盡日也既云日事遇晦何以日食不書晦者日食既言日雖不書晦可以知省文也必知不如公羊以晝爲晦冥者上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此甲午是二十九日晦以日月相當知非晝日爲冥也○敗則目也○釋曰手足徧斷尚謂之敗目在首重於手足故亦爲敗也傳譏在諸侯也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衞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沙隨宋地）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公至自會。〔疏〕不見公者○釋曰是晉侯之意諸侯既無解釋之者即是同不與公相見故以諸侯揔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曹伯歸自京師。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爲不失其國也。歸爲善。（謂直言歸而不言其國即曹伯歸自京師不言于曹是）自某歸次之。（若蔡季自陳歸于蔡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疏〕出入不名○釋曰凡諸侯有罪失國出書名者即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是也入書名即僖二十八年衞侯鄭曹伯襄是也今曹伯被執以其無罪故出入不名見其不失國也傳詳發于此者以歸文與常例異故分別之○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行父魯執政卿其身執則危及國故謹而月之錄所憂也苕丘晉地○苕音條）〔疏〕注行父至晉地○釋曰昭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二十三年春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彼二文皆承月下即蒙上月文何爲此注獨爲謹而月之者意如之執文承八月之下彼月自爲盟而發不爲執意如也婼之執雖文承正月之下彼月自爲叔鞅而言亦不是爲婼而發故襄十八年晉人執衞行人石買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皆不月也此九月之下更無他事指言晉人執季孫故知爲危謹而月之也一解行父書月以見危則意如及婼亦是危也執者不舍。（據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不言舍○孫婼丑略反）而舍公所也。（今言舍者以公在苕丘故也公在苕丘而言舍者明不得致也若既不致復不言舍則無以見其舍○復扶又反下同以見賢徧反下見公同）執者致。（據昭二十四年婼至自晉）

而不致公在也。（在在苕丘也見舍于苕丘還國則與公俱不得致者重在公）何其執而辭也。（問何故書執季孫行父而言舍之復不致之辭邪）猶存公也。（時行父雖爲晉所執猶欲存公之所在故不致行父又言舍之皆所以見公在苕丘）存意公亦存也。（問存舍之不致之意便可知公所在乎）公存也。（但存此二事即知公在苕丘）〔疏〕執者至存也○釋曰經稱執季孫行父舍之苕丘故傳稱執者不舍是據叔孫婼而發問也而舍公所也者謂言所舍故也公所者即苕丘是也執者致者謂昭二十四年婼至自晉是也而不致公在也者謂今季孫歸而不書至者公在故也以其與公同歸重在公故不致也何其執而辭也謂問經意何其書執不以致爲辭也猶存公也謂爲晉所執心欲存公所在故不致行父又言舍之也存意公亦存焉謂又問經意直存舍之不致之意則便可知公所在乎公存也者昔上問意但存此二事即知公在也公存者謂在苕丘也舊解注言二事舍是一事也於苕丘是二事今以爲乘上注意則二事者謂舍於苕丘及不致焉二事○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徐邈曰案襄二十三年臧孫紇出奔齊傳曰其日正臧紇之出也禮大夫去君掃其宗廟不絕其祀身雖出奔而君遇之不失正故詳而日之明有恩義也○紇恨發反）〔疏〕注徐邈至義也○釋曰僑如爲君遇之不失所書日臧紇則正其有罪而書日二者不同范引之者欲明二者不異臧孫云正其有罪亦兼爲君遇之不失所書日僑如言君有恩而書日亦兼正其罪可知是互以相包故引之○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無二事會則致會伐則致伐上無會事當言至自伐鄭而言至自會當所未詳鄭君曰伐而致會於伐事不成）○乙酉。刺公子偃。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是有罪者以先列其罪○刺七賜反傳同爾雅云殺也戍式喻反）〔疏〕刺公子偃○釋曰徐邈云偃爲僑如所譖故云無罪左氏云爲姜氏所立二者未知孰是

十有七年。春。衞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鄭。（○單子音善）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地○柯音歌）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復扶又反）○秋。公至自會。不曰至自伐鄭也。公不周乎伐鄭也。（周信也公逼諸侯爲此盟爾意不欲更伐鄭）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後會謂冬公會單子等是）不周乎伐鄭。則何爲日也。（據無伐鄭意而強盟盟不由忠不當日也○而強其丈反）言公之不背柯陵

之盟也。（舍已從人遂伐鄭）〔疏〕不日至盟也○釋曰定四年諸侯侵楚盟于臯鼬言公至自會者經之常也今傳起違例之問者定四年楚弱而爲諸侯所侵訖而盟故以盟爲大事故云至自會鄭自柯陵戰後不助中國二年之間三度興兵以伐爲重盟爲輕故決其不以伐鄭致僖四年傳云大伐楚也不以會致而以伐致是其事也案後會齊侯不出而云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以今時身在後遣大夫從師故亦得云後會之人盡盟○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郊春事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傳曰四月不時今言可者方明秋末之不可故以是爲猶可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疏〕宮室至味也○釋曰論用郊而陳宮室者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之盛者莫大於郊傳意欲見嚴父然後至其夫家國備然後享故具說宮室祭服車馬官司之等明神非徒享味而已何得九月始用郊乎徐邈云宮室謂郊之齊宮衣服車馬亦謂郊之所用言一事闕則不可祭何得九月用郊理不通也○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將伐鄭○罃烏耕反）〔疏〕晉侯至乞師○釋曰范別例云乞師例有三三者不釋從例可知也乞例六者乞師五乞盟一并之爲六乞師五者公子遂晉郤錡欒黶荀罃士魴是也乞盟一者鄭伯是也○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貍脤魯地○貍脤上力之反下時軫反）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嬰齊實以十月壬申日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在十一月下也嬰齊從公伐鄭致公然後伐鄭之事畢須公事畢然後書臣卒先君後臣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竟音境）〔疏〕致公至竟也○釋曰公羊之意以爲臣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此云致公而後錄其卒是與公羊異杜預解左氏以爲日誤又與二傳不同也○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且子餘反○貜俱縛反）〔疏〕邾子貜且卒○釋曰世本邾定公也○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自禍於是起矣。（厲公見殺之禍○殺之如字又音試）○楚人滅舒庸。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

申。晉弑其君州蒲。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疏〕（君惡甚矣○釋曰於此發傳者以州蒲二年之間殺四大夫故於此發惡例也）○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魚石十五年奔楚經稱復入者明前奔時入彭城以叛也今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言復入）〔疏〕（注彭城至復入○釋曰晉欒盈亦書復入者以欒盈先入曲沃後復入晉故亦云復入也後入曲沃不云復入者兵敗奔曲沃即既前文已云復入于晉故直云入曲沃舊解以為初入國都後入曲沃言復入若然何不云復入曲沃而云復入于晉）○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匄本又作丐音蓋）○秋。杞伯來朝。（○朝直遙反下同）○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墻為鹿地之苑○囿音又）〔疏〕（築鹿囿○釋曰范知非為鹿築囿而以鹿為地名者案即囿既是地名則此鹿亦當是地名徐邈何休皆云地名天子囿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言魯先有囿今復築之故書以示譏則郎及蛇泉亦是譏也案毛詩傳云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與徐何二說別者詩傳蓋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三十里故約之為天子諸侯三十里耳未審徐何二家據何為說也）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藪素口反）○己丑。公薨于路寢。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如字又側皆反）○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音房）○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衞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虛朾某地○朾直呂反虛丘魚反朾丑丁反）〔疏〕（同盟于虛朾○釋曰此虛朾之盟不日者何休云公薨喪盟畧之故不日事或然也）○丁未。葬我君成公。

穀梁注疏卷十四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九年

恩以絕矣　閩本同監毛本以作已案以已通用

為親者諱疾　何挍本上有傳字

則又亦包魯可知　閩監毛本同單疏本又作文是也

大夫至事也　何挍本上有傳字

與君臣不和自潰散少異　閩監毛本同單疏本少作小

今此莒帥衆民叛君從楚　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無帥字

不德能衞其人民　閩本同余本監本毛本德作復

城中至民也　何挍本上有傳字

舊解以為有難而脩城　閩監毛本同單疏本脩作新

季孫行父城諸及鄆　案文公十二年經父字下有帥師二字

是十一月　閩監毛本同單疏本十一作其字

今此城是十二月　閩監毛本同單疏本是作為

十年

所以皆云弟者　閩監毛本同何挍本云作稱

冬十月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中庸疏云成十年不書冬十月公羊無此三字今有者後人妄增當為衍文案石經公如晉下漫漶細驗之冬字上半猶隱隱可辨是范氏本穀梁有此三字也

十有二年

臣下誰敢於效為之　閩監毛本同單疏本誰作孰於作放

周公自其私土謂國也　案公羊傳謂國作而出此誤

十有三年

乞師乞重辭也　何挍本作傳乞重至之也

舊以為穀梁子後代人　閩本同監毛本人作之非

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閩監毛本同石經公下有至字晉侯下有齊侯二字余本無至字有齊侯二字何煌云考石經三傳左氏有至字公羊無疏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也穀梁石經此年係朱人補刻疑至字或亦出肊增也案是年石經實非補刻何蓋偶誤公羊疏以至字為衍文者指公羊傳而言穀梁自與公羊不同何據彼疏疑此經非是又補刻石經係朱梁謂宋人補刻亦非是

因當書之　閩監毛本同何挍本因作固

十有四年

親迎例時　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時迎魚敬反傳同本或作逆案下注有時逆字陸為迎字作音當出親迎今出時迎是釋文本此文作親逆下文時逆作時迎與今注疏本互易

公即云公子遂如齊逆女　閩監毛本云作位單疏本公即云三字作公即位下文即云七字蓋十行本誤脫

莊公親逆　閩監毛本同何挍本逆作迎

則謂成公也　閩本同監毛本則下有此字何挍本此在則上

十有五年

是是疏之罪由父故　閩本同余本監毛本下是作見

嫌晉之無罪　閩監本同毛本嫌誤如

言執又歸之京師　閩監毛本同何挍本執下有之字

稱人以執是伯　閩監毛本同單疏本人作侯是伯作為惡案單疏本是注疏本蓋緣與下文相涉而誤

晉人執宋仲幾　閩監毛本脫人字與定元年經不合

此大夫　何挍本大上有其字非也

不與大夫之得伯討也　案得字乃衍文否則與定元年傳不合

稱人以見彼　閩監毛本同何挍本彼作微是也

曹伯之入　閩本同監毛本入誤人

以葬書時最為正　閩監毛本最誤葬

十有六年

木冰此木介　閩本同監本冰此作水比毛本此作比○按作比是也

省文也　閩監毛本同單疏本上有故字

必知不如公羊以盡為晦暝者　閩監本同毛本盡作晝是也

傳譏在諸侯也　此六字當在下疏首下疏不見公者四字當在釋曰下元本及十行本閩監毛本並誤單疏本不誤

不見公者　此疏有譌誤說見上又十行本此疏在經公至自會下閩監毛本在傳譏在諸侯也下

自楚復歸于衞　閩監毛本同余本衞不有是字案以上注例之有是字者是○按桓十一年疏引有是字

春正月　昭廿三年經春下有王字

彼二文皆承月下　閩監毛本下誤不

故知為危　閩監本同毛本知誤如

猶存公也　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存誤在

存意公亦存也　閩監毛本同石經余本也作焉

不以致為辭也　閩監毛本不以誤而不

故不致行父（閩本同監毛本故誤公）

故詳而已之（閩監毛本已作紀余本已作日○按作日是也否則與成十六年注不合）

甯所未詳（閩毛本同監本詳誤議）

十有七年

不日至盟也（何校本上有傳字）

故云至自會（閩監本同毛本自誤目下鄭自同）

故決其不以伐鄭致（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無不字何校本致作至）

以今時身在後（閩監本同毛本脫在字）

論用郊而陳官室者（閩本同監毛本用作有○按儀禮經傳通解續廿二引作用）

欲見嚴父然後至其夫家國備然後然亭（閩監毛本夫作天下然作能何校本下然作祭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天作祭）

理不通也（閩本同監毛本不作亦）

乞盟一者（閩毛本同監本一字闕）

壬申乃十月也（石經閩監毛本同余本脫壬申二字）

十有八年

十五年奔楚（閩監本同毛本奔作犇）

即既前文已云復入于晉（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無即字）

晉侯使士匄來聘（石經閩監毛本同釋文士匄本又作丐○按丐俗匄字）

天子圜方十里（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方下有百里公侯四字與公羊注合）

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案公羊注無二方字）

穀梁注疏卷十四挍勘記終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襄公卷第十五（起元年盡十五年）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襄公〔疏〕（魯世家襄公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周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疏〕（繼正即位正也○釋曰襄是定姒之子嫌非正故重明之）○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魚石得罪於宋成十五年奔楚十八年復入于彭城然則彭城已屬魚石今猶繫宋者崇君抑叛臣也○復扶又反）〔疏〕（繫彭至正也○釋曰哀三年齊圍戚傳曰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魚石人臣而取君之邑以繫國爲正故言繫彭城於宋不與魚石正也若不繫宋則似與之爲父子君意異繫不有殊公羊傳曰曷爲繫之於宋不與諸侯專封也左氏云今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魚石爲楚所封則三傳不異其說彭城繫宋則異也何者公羊意彭城繫宋不與楚封此傳意彭城繫宋不與魚石是其異也左氏以爲不成叛人又云謂之宋志是又與二傳意不同也）○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鄭地鄫▲或爲合○鄫似陵反）○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壬而林反）○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朝直遙反）〔疏〕（邾子來朝○釋曰世本及左傳邾宣公也）○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剽匹妙反）○晉侯使荀罃▲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疏〕（注冬者至之禮○釋曰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又左傳云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此年公新即位故各行朝聘禮也知王崩赴未至者禮諸侯爲天子斬衰若其聞喪豈天子以九月王崩當月即邾子來朝冬初即晉衛來聘魯是有禮之國焉得受之明知赴未至故各得行朝聘之禮也猶如襄二十九年吳子餘祭五月所弒越未至魯故季札以六月致▲魯仍行聘事亦此類也若然經書九月天王崩者赴雖在十月之末告以九月崩耳知王崩諸侯不得行朝聘之禮者曾子問云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是天子崩不得行朝聘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睔古困反）○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不害晉宋之將以慢其伐人之喪○稱尺證反）〔疏〕（稱于前事○釋曰依例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傳知稱于前而書名者三人同有伐喪之罪或名或師明知稱師者罪重稱名者罪輕又成二年鄭人侵衛之喪今甯殖獨稱名氏故知稱其前事也）○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齊姜如字齊謚也一音側皆反後齊歸同）〔疏〕（注齊謚○釋曰葬皆舉謚又謚法執心克莊曰齊故知是謚）○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若言中國焉，內鄭也。（虎牢鄭邑鄭服罪內之故爲之城不繫虎牢於鄭者如中國之邑也僖二年城楚丘傳曰楚丘者何衛之邑國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封衛也然則非魯邑皆不言城中國猶國中也○爲于僞反）〔疏〕（若言至鄭也○釋曰此言若中國焉者非是對戎狄而生名言中國猶國中也今經不繫虎牢於鄭者如國中之邑也所以如國中之邑者鄭服罪故內之也所以鄭服不繫虎牢者春秋之例外邑皆不言城今虎牢若繫鄭則不得書之故不繫之鄭比內邑也公羊以爲虎牢不繫鄭者爲中國諱伐喪說左氏者以爲虎牢已屬晉故不繫鄭並與穀梁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地○樗丑居反）〔疏〕（注晉侯至外地○釋曰范知出國都與公盟者上言如晉下言公至自晉不言長樗故知之也）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地也）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陳侯使袁僑如會。如會，外乎會也。（外乎會者明本非會內也諸侯已會乃至耳）〔疏〕（外乎會也○釋曰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傳云會事之成也僖二十八年陳侯如會傳曰外乎會也是二文互以相通也會伐宋乃至則踐土亦會事已成陳侯乃至也陳侯言外乎會明伐宋時亦外乎會也三處發傳者單伯內大夫陳侯是諸侯袁僑爲君所使嫌有異故重發之）於會受命也。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及以及，與之也。（諸侯在會而大夫又盟是大夫執國之權亢君之禮陳君不會袁僑受使來盟袁僑之盟得其義也通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則無以表袁僑之得禮故再言及明獨與袁僑不與諸侯之大夫○受使所吏反）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

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釋不但揔言及諸侯之大夫而復別言袁僑者是異袁僑之得禮○復扶又反）〔疏〕（及以至之也○釋曰傳解經所以再言及者以及與之也謂與袁僑故言及以殊之公羊以爲重言及者爲其與袁僑盟也其意言諸侯大夫所以爲盟者爲與袁僑盟也與穀梁傳異也禮君不敵臣陳遣大夫赴會諸侯大夫與之爲盟則是貴賤之宜而云大夫強者陳侯遠慕中國使大夫詣會受盟諸侯雖則盟罷當須更與結好又尊卑不敵者謂獨會公侯今既與諸侯衆在何以得稱不敵陳侯不在故與袁僑得盟諸侯大夫君在私盟故謂之彊也案十六年大夫不臣也則不繫諸侯此云諸侯之大夫而謂之彊者此雖對君私盟慢君之意緩至十六年積習已久不臣之情極故不繫諸侯此亦應爲君之命而謂之私者對君盟非臣事故謂之私）○秋。公至自晉▲。○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夫人襄公母也姒杞姓○杞音起）〔疏〕（夫人姒氏薨○釋曰公羊以爲弋氏何休云莒女此與左氏竝爲姒氏范及杜預皆云杞女是與公羊異也傳妾子爲君其母不得稱夫人今薨葬備文者君與夫人禮成之臣民不可以妾禮遇之故亦得稱夫人今仍非禮也）○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定謚）○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繒世子巫如晉。外不言如。而言如。爲我事往也。（外相如不書爲魯事往故同於內○巫亡符反爲于僞反）〔疏〕（叔孫豹繒世子巫如晉者○釋曰公羊以繒世子巫是繒之前夫人莒女所生其巫之母即是魯襄公同母姊妹繒更娶後夫人於莒而無子有女還于莒爲夫人生公子但繒子愛後之夫人故立其外孫莒之公子故叔孫豹與世子巫如晉訟之此傳直云爲我事往也不知更爲何事故徐邈注此取左氏爲說云爲我事往者謂請繒于晉以助已出賦也今范云外相如不書爲魯事往故同於內也下文滅繒此傳亦同公羊取外孫爲嗣則此之如晉同公羊理亦無損但巫縱與魯同是莒之外孫傳不得云爲我事往也況以上四年范注云姒氏襄公母杞姓也則襄公母非莒女也若同左氏則於傳文爲順未審范意如何或當范雖從公羊外孫爲嗣此明如晉非爲外孫）○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善稻吳地○善稻吳謂之伊緩左氏作善道）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其本俗言）〔疏〕（號從中國○釋曰重發此文者邾之與宋俱是中國嫌此魯衛會吳善稻吳地嫌從夷號故重發之大原晉地接狄之竟名曰大鹵恐從狄名故更發其例蚡泉魯地莒從夷俗但狄人謂蚡泉爲矢胎莒不得與真夷狄同故亦須發例也名從主人者越爲於越左氏云壽夢之鼎是也）○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繒人于戚。（繒以外甥爲子曾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所以不復殊外吳者以其數會中國故○曾夷才登反又如字不復扶又反數會音朔）〔疏〕（注數會中國故○釋曰繒夷狄之不若自當序吳下繒在吳下即得殊吳所以云數會中國者若繒夷狄不若吳不數會中國縱使抑繒不可稱人進班也今以其數行進之故序云會進之故序繒于下以表夷狄之不若○進吳於上以顯其數會中國也）公至自會。○冬。戍陳。內辭也。（不言諸侯是魯戍之）〔疏〕（內辭也○釋曰此戍陳公羊以爲諸侯雖至不可得而序故獨言我也杜預以爲戚會受晉命戍陳諸侯各自遣戍不復告魯故不書也觀范注似魯獨自戍之案檢上下則於理不得何者定五年歸粟于蔡傳云專辭也彼專辭即與此內辭不異彼傳歸粟更云諸侯歸之則此戍陳亦是諸侯同戍襄三十年澶淵救災具列諸國故定五年歸粟不復歷序諸侯則此亦以救陳之文具列諸侯故於戍之文獨言魯戍也彼傳云義通也不足具列則此亦以其事可知故經文不序范云魯者解經之獨立文也）○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善救陳也。（楚人伐陳公能救中國而攘夷狄故善之善之謂以救陳致）〔疏〕（善救陳也○釋曰於公之至下言之者春秋主善以內故書公至下重發）○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朝直遙反）莒人滅繒。（莒是繒甥立以爲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繒似陵反立其甥爲後異姓故言滅也）非滅也。（兵滅）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繒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猶亡亡猶滅家立異姓爲後則亡國立異姓爲嗣則滅既盡也）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繒不達滅亡之義故國滅而不知○別彼列反）也。▲非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莅音利又音類）〔疏〕（中國至道也○釋曰重發傳者非兵滅故重明之由別之不別也言繒所以滅者立嗣須分別同姓而繒不別異也舊解云別猶識也言繒君唯識知國須立後不能分別異姓之不得齊侯滅萊左氏以爲齊遷萊子於郳故不書出奔公羊以爲萊子出奔不如死也不書舉滅爲重此未知所從）○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宿行父子）○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郯子來朝。（郯音談朝直遙反下同）○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疏〕（三卜至辭也○釋曰三卜是禮而書之者爲三卜不從及四月不時故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發傳者嫌三卜禮不當責無人也）○小邾子來朝。〔疏〕（小邾子來朝○釋曰左傳小邾穆公也）○城費。（費音秘）○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鄬鄭地○鄬于詭反）鄭伯髡原如會。（髡苦門反本又作頵或作頑頵音於倫反左氏作髡頑）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操鄭地○操七報反）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鄭伯以其臣欲從楚故謂夷狄之民不欲使夷狄之臣得弒中國之君故去弒而言卒使若自卒然○見以賢徧反去起呂反）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竟音境）〔疏〕（日卒至正也○釋曰葬在八年此處發之者以鄭伯被弒而同正卒既同正卒宜云正葬故連言也重發正卒之傳者今被弒而同正卒嫌與他例異故）陳侯逃歸。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鄭伯欲從中國而强其臣以禍諸侯莫有討心於是懼而去之背華即夷故書逃以抑之○背音佩）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疏〕（正月公如晉○釋曰傳例往月危往也今書正月者以鄭伯歸晉受禍陳侯畏楚逃歸明晉之不足可恃而公往朝危之道故書月）○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濕。（獲者不與之辭侵者以服不義無相獲之道○公子濕本又作隰又音燮二十年同左氏作燮）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疏〕（公子病矣○釋曰公羊以爲侵而言獲者適得其意謂值其無備故獲得之此云公子病矣謂侵是淺事而獲公子者由公子病弱矣徐邈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故獲之）○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

邢丘。（邢丘地。邢音刑）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見賢遍反）〔疏〕（見魯之失正也○釋曰以公在晉未及告公大夫爲會故云失正也）○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故猶先也孔子之先宋人）〔疏〕（宋災○釋曰公羊以爲大者曰災何休云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小者非宗廟社稷也又曰內何以不言火甚之也者何休云春秋以內爲天下法故雖小有火如大災又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此傳直云故宋也徐邈云春秋王魯以周公爲王後以宋爲故也是亦以爲王者之後記災也今范獨云孔子之先宋人故記其災以黜周王魯乃是公羊之說今徐乃取以解穀梁故范不從之）○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鄭地○于戲許宜反）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戲盟還而楚伐鄭故恥不能終有鄭）〔疏〕（不異至鄭也○釋曰舊解以伐鄭之文在上即同盟于戲明鄭在可知故不異言也善得鄭也言鄭服心同盟故以爲善既善得鄭則是無恥所以不致者恥不能據鄭也謂既盟之後楚即伐鄭恥不能終據之故不致也又一解不異言鄭謂會伐無鄭伯之文今不序是不異言也所以不異言者善得鄭也嘉其服心受盟比之舊同好然故不異言也既善得鄭又以爲恥者當時鄭雖受盟楚即伐鄭諸侯不能終據鄭故以爲恥也）○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楚地○于柤莊加反）會又會。外之也。（五年會于戚不殊會今殊會吳者復夷狄故○復扶又反下不復皆同）〔疏〕（會又會外之也○釋曰重發傳者五年戚會不殊吳今殊之故復發傳○注復夷狄故○釋曰舊解戚之會抑錯進吳故不得殊會今宜當復夷狄故會以外之或以爲戚會以吳行進故不殊之今在後更爲夷狄之行故外之）○夏。五月。甲午。遂滅傅陽。（○傅陽左氏作偪陽）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言時實吳會諸侯滅傅陽恥以中國之君從夷狄之主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傅陽滅畢國月此日蓋爲遂耳○爲于僞反）〔疏〕（遂直遂也○釋曰傳言遂直遂也者是繼事之辭不須云○日今加甲午始云遂滅與凡遂異故傳言之○注此日蓋爲遂耳○釋曰傅陽畢國例當書月此經言日故范云蓋爲遂耳爲遂者欲見不使中國之君從夷狄之主也）公至自會。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夷狄不致恥與同惡事不致恥有惡）此其致何也。（會吳會夷狄也滅傅陽惡事也據不應致）存中國也。（以中國之君從夷狄之主而滅人之邑也此即夷狄爾是無中國也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傅陽爾不以諸侯從夷狄也滅中國雖惡事自諸侯之一眚爾從夷狄而滅人則中國不復存矣○眚所景反）〔疏〕（夷狄至國也○釋曰傳二十六年公至自伐齊傳曰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彼亦是以蠻夷伐中國傳揔釋之今分別兩言之者當以直會夷狄直爲惡事二者俱不致會夷狄不致者成二年蜀之盟是也惡事不致者桓二年稷之會是也今公從夷狄爲柤之會又滅傅陽二事皆惡故傳兩舉之彼公以楚師伐齊唯是一事故揔釋耳傳於此見存中國之文者雖序之會諸侯失政從此之後日益陵遲又會夷狄之人以滅中國惡事之甚故書公至以存之傳二十六年傳云危之此云存之者彼向來陵遲故直云危之公此時微弱之甚故云存中國也○注而滅人之邑○釋曰此謂國邑也故上注云畢國月公羊左氏亦以爲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若中國有善事則不復言會諸侯改日遂滅傅陽如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并焉○則并必性反又如字）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諸侯會吳于柤甲午遂滅傅陽是則若會與遂異人）汲鄭伯。（汲猶引也鄭伯髡原爲臣所弒而不書弒此引而致於善事○汲音急）逃歸陳侯。（鄭之會陳侯不會以其爲楚故言逃歸○爲于僞反）致柤之會。存中國也。○楚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序滕薛之上蓋驕蹇○蹇紀輦反）○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惡鄭伯不能脩政刑致盜殺大夫也以上下道當言鄭人殺其大夫○斐芳尾反左氏作騑惡烏路反）〔疏〕（稱盜至上也○釋曰哀四年傳云微殺大夫謂之盜而曰上下道者以微殺大夫即是兩下相殺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惡鄭伯不能脩政刑以致盜殺大夫則哀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輒亦是惡其君以致盜也兩下相殺既不入于例故云不以上下道其以上下道者當云鄭人殺其大夫也然文六年狐射姑殺陽處父經改兩下相殺之文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謂君國殺之之辭也則上下之道亦稱國而獨決其不稱人者稱國以殺大夫有二例以二例不定故不得專爲上下道稱人殺是誅有罪之文有罪無二例故得決之於此發例者盜殺大夫初起於此故也）○戍鄭虎牢。（不稱其人則魯戍也猶戍陳）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二年鄭去楚而從中國故城虎牢不言鄭使與中國無異自爾已來數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決絕而棄外○數所角反覆芳服反）〔疏〕（注二年至棄外○釋曰注言此者解其決鄭之意九年鄭與諸侯同盟其年楚子伐鄭鄭從楚此年又與楚公子貞伐宋是其數反覆也今諸侯則戍鄭當見其無從善之心故不得內之以盟當決絕之若不決絕之當如上二年直云城虎牢不繫之鄭也）○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作。爲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揔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五年經曰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然則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爾魯爲次國於此爲明○將子匠反舍中音捨）〔疏〕（注魯爲次國○釋曰魯本周公之後地方七百里而云次國者據春秋時言之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疏〕（四卜非禮也○釋曰上三卜爲禮而非時此卜違禮而禮亦非時故重發傳不言免牲者不行免牲之禮故但言不郊耳）○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盟謀更共伐鄭京城北鄭地○京城左氏京作亳）公至自伐鄭。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傳例曰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此言不以後致謂會在伐後○復扶又反）〔疏〕（不以至鄭也○釋曰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云云伐鄭乙酉同盟于柯陵與此正同彼云公至自會此云公至自伐鄭致文不同者案彼伐鄭同盟於柯陵爲公不同于伐鄭以會事爲大故以會致此時鄭從楚楚彊諸侯畏之故以伐爲大事又盟後重更伐鄭故以伐致也○注傳例至伐後○釋曰下十九年傳文）○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蕭魚鄭地）公至自會。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鄭與音豫）〔疏〕（伐而至辭也○釋曰僖四年傳云二事偶則以後事致此云公至自會正是其常而云不以伐鄭致者以鄭從楚伐之尤難故當以伐爲大事但以喜鄭與會故以會致之）○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行人者。挈國之辭也。（行人是傳國之辭命者○傳直專反）〔疏〕（挈國之辭也○釋曰舊解挈猶傳也行人傳國使會命故云挈國之辭也或以挈爲舉謂傳舉國命之辭理亦通耳但與注乖行人之文有六傳之所以發者三也）

（昭公八年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傳曰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襄十有八年晉執衞行人石買傳曰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此云楚人執鄭行人良宵傳曰挐國之辭也徵師云稱人執有罪則此挐國之辭而被囚執亦是有罪也石買云稱行人怨接於上則良宵亦然也是其文亦相通也傳舉三者則定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七年齊人執衞行人北宫結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亦然也是稱人以執有罪石買稱行人怨接於上明君之與臣兩舉失之也執大夫稱人又有二義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傳曰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僖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傳曰齊人者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傳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是有二也案經例執大夫皆稱人而執未有稱公侯者而云貶宋公齊侯何也斯有旨矣然執大夫得其罪例當稱人經因事以明義若被執者有罪則稱人以見罪若執人者有罪亦稱人以見惡齊侯爲踰國而執宋公命人逐君故貶之也稱人以明不正也縱使例執得其罪未有稱公侯之文其齊宋二君亦當貶從稱人之限或雖同常文傳則分而別之所謂善惡不嫌同辭不可以一槩求之矣祭仲不稱行人舊解私罪不稱行人或當非行人故也）○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邰。（蓋攻守之害深故以危錄其月○邰本又作台他來反又音臺）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伐國重圍邑輕舉重可以包輕）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不足書而今書蓋爲下事起○爲于僞反〔疏〕注蓋爲下事起○釋曰范知之者以伐國不言圍邑言圍邑有所見明此爲下事耳）○季孫宿帥師救邰。遂入鄆。（鄆言邑○鄆音運）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惡烏路反）○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邿音詩〔疏〕夏取邿○釋曰公羊以邿爲邾婁之邑此傳雖無說蓋從左氏爲國也）○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共音恭）○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衞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向鄭地○蠆音丑邁反向舒亮反○〔疏〕正月至于向○釋曰何休云月者刺諸侯委任大夫二年之後君若贅旒然故月之范雖不注或以二卿遠會蠻夷危之故月從何說理亦通耳）○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衞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己未。衞侯出奔齊。（諸侯出奔例月衎結怨于民自棄於位君弑而歸與知逆謀故出入皆日以著其惡○與音豫〔疏〕注諸侯至其惡○釋曰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十六年十有一月衞侯朔出奔齊又十一年鄭忽出奔衞亦文承九月之下是例月也若然昭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一年冬蔡侯東出奔楚而書時者彼蔡侯東時爲公如晉不當月故時也其北燕伯時自爲大雨雹故亦略其月文或當時明月同唯書日有異也然此書日以著衞侯之惡則昭二十五年九月乙亥公孫于齊亦是明公之惡也或可詳內不可以外例准之然衞侯朔出奔齊傳曰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彼亦惡而書名則北燕伯蔡侯之徒亦是書名以見惡也今衞侯以惡甚而書日所以不名者鄭忽出奔衞傳曰其名失國也衞侯雖則惡甚以其不失國故不名以見得國入書名以明惡也曹伯負芻無罪故出入不名則衞侯鄭入書名者亦惡可知也然衞侯朔亦得國而出書名者以天子絕之故也則蔡侯東北燕伯款亦爲失國而名也鄭忽桓十五年稱世子忽復歸于鄭亦是得國而書名者以其微弱罪賤之故傳曰其名失國以後雖入國不能自安故亦與失國同也又忽是世子與君少異故彼注云其名謂去世子而但稱忽是也公孫于齊不名者爲內諱也一解以衞侯不名者出奔書日以見罪惡甚故不復名也理亦通耳）○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衞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閱音悅）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向舒亮反戌音恤○）○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書名則非卿也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劉夏戶雅反注同〔疏〕劉夏至于齊○釋曰公羊以劉夏爲天子下大夫今范云非卿則亦以爲下大夫也此時王者案世本本紀當頃王也）過我。故志之也。（○過音戈）○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至遇而齊師已退也遇魯地）○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郛郭○郛音孚）○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穀梁注疏卷十五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襄公（余本卷第九單疏本同）

元年

爲父子君意異繫不有殊（閩本同監毛本君作若何挍本君下有臣字異下有故字）

曷爲繫之於宋（按公羊傳無於字）

郃或爲合（閩毛本同監本郃誤鄭）

晉侯使荀罃來聘（閩監毛本同石經罃作罌二三年並同）

故季札以六月致會（閩監毛本致作至單疏本作到）

二年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石經同閩監毛本辰作寅又毛本脫鄭字）

以明稱其前事（閩監毛本其作于）

三年

諸侯始失正矣（閩監毛本同石經正作王）

謂獨會公侯（閩監毛本同單疏本公作外）

此亦應爲君之命（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爲作受）

公至自晉（閩監毛本同石經晉作會）

四年

公羊以爲弋氏（監本同閩毛本弋改戈是也）

五年

叔孫豹繒世子巫如晉者（閩監毛本無者字案此文當在下公羊以繒世子巫云云之上注疏本以此句爲標起止非也）

狄人謂蚡泉爲矢胎（段玉裁云昭五年經蚡作賁矢胎作失台）

越爲於越（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爲作謂）

六年

非立異姓以莅祭祀（此本非字空缺閩監毛本無非字石經余本有顧炎武云石經多一非字何焯云非字疑衍案宣十五年傳非稅畝之災也注云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與此傳非字義同繒非滅謂之滅者立異姓是滅亡之道故責之顧說何說並誤）

七年

于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隝）

鄭伯髡原如會（閩監毛本同釋文髡本又作郡或作頵）

宜云正葬（閩監毛本云作同）

八年

嫌與他例異（何挍本他誤陀）

今書正月者（十行本此上空二字閩監毛本不空）

獲蔡公子濕（閩監本同毛本濕作溼釋文本又作隰）

九年

以周公爲王後（閩監毛本同何挍本王後作後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閩監毛本同石經薛伯下有杞伯二字）

謂會伐無鄭伯之文（閩監毛本會伐誤倒）

十年

其曰遂何（閩監毛本同石經余本下有也字）

彼向來陵遲（閩監毛本同何挍本向來作尙未）

今諸侯則戍鄭（閩監毛本同何挍本戍作伐）

當見其無從善之心（閩本同監毛本見誤是）

以盟當決絕之（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盟作明是也）

十有一年

凡萬有五千人（閩監毛本同何挍本凡下有七字宋本同案有七者非上注云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是軍與師不同六師止有萬五千人若七萬五千人則六軍之數非六師之數也）

此卜違禮而禮亦非時（閩監毛本同何挍本而作非）

此時鄭從楚楚彊（閩監本同毛本從誤後單疏本彊作強）

稱人以執大夫（閩監毛本下有者字○按昭八年傳無者字）

襄十有八年（閩監毛本同何挍本無有字）

晉執衛行人石買（按十八年經晉下有人字）

是其文亦相通也（閩監毛本同何挍本亦作互是也）

明君之與臣（閩監毛本同何挍本與作於）

或當非行人故也（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無非字）

十有四年

二年之後（閩監毛本同何挍本二作三與公羊注合）

文或當時明月同（閩監毛本同何挍本明作與是也）

穀梁注疏卷十五挍勘記終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襄公卷十六（起十六年盡三十一年）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湨梁地。湨古闃反）戊寅。大夫盟。湨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疏〕（晉人至以歸釋曰諸侯不得私相治執人以歸非禮明矣）○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瞷卒。（瞷音閑。左氏作牼）○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疏〕（九月大雩。釋曰前年大雩不月此月者僖十一年傳曰雩月正也是九月八月雩得正也故月前年雩不正時也）○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朝直遙反）○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爾罪在上也。其使所吏反下同）〔疏〕（注怨其君至在上也。釋曰稱人以執是執有罪范云明使人者謂稱行人者明罪在君上故云明使人非謂稱行人以罪晉也重發傳者楚是夷狄嫌晉之主盟當異故重明之）○秋。齊侯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非圍而曰圍。（據實伐）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齊若無罪諸侯豈得同病之乎）非大而足同焉。（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共圍之與。同與音餘）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諸侯同罪大國是不量力必爲大國所斃則亦病矣）〔疏〕（非圍至病矣。釋曰知非圍者以十九年經云至自伐齊不以圍致故也傳言非圍而曰圍者解經不以實言之意齊有大焉亦有病焉謂經稱同圍之意齊雖有事大國焉亦有罪惡焉病猶罪惡也謂數伐魯以數伐魯又復國大故稱同圍之耳非大而足同與覆上齊有大焉諸侯同罪之意也謂齊若非大國何須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謂齊是大國諸侯共同罪之必爲大國所斃是取禍之道故云亦罪惡矣言諸侯與齊同有罪惡也）○曹伯負芻卒于師。閔之也。〔疏〕（閔之也。釋曰僖四年許男新臣卒彼內桓師故不地知言卒于師者皆閔之也）○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祝柯齊地。祝柯古河反注同）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京城北之類是。復扶又反下及注皆同）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會于蕭魚之類是）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怪不以會致。與音餘）曰。非也。（不復伐齊）然則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同與邾圍齊而晉執其君魯取其地此與盟後後伐无異）〔疏〕（或執至其地。釋曰據此傳文事實在邾不關于齊而以伐齊致者以明實伐齊盟後又或執其君或取其地與盟後復伐無異故託事以見意罪晉執君惡魯取地若其實不伐齊亦不得以伐致也）○取邾田。自漷水。（以漷水爲界。漷水火虢反又音郭水名）軋辭也。（軋委曲隨漷水言取邾田之多。軋於八反）〔疏〕（軋辭也。釋曰公羊以爲漷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今云軋辭者軋謂委曲經言自漷水者委曲之辭也一解軋辭者軋謂委曲言取邾田委曲隨漷水爲界之辭言其多也）其不日。惡盟也。（惡烏路反）〔疏〕（其不日惡盟也釋曰謂執君取地）○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事未畢之辭也。〔疏〕（還者至辭也。釋曰重發傳者嫌內外異也何休廢疾難此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顯達今士匄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鄭玄釋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于善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彼辭復者反命如鄭之言亦是譏士匄不復命也然如鄭意以乃還爲惡乃復爲善則公子遂至黃乃復又爲惡之者彼以遂違君命而反故加畢事之文欲見臣不專君命與此意少異此既善不伐喪復爲事畢之辭則是純善士匄故以未畢之辭言之）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

句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除地爲墠於墠張帷反命于介介歸告君君命乃還不敢專也○墠音善介音界副使也）○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柯地）○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向舒亮反）○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衛地。澶市然反）○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濕。○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光、出奔楚。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顯書弟明其親也親而奔逐之所以惡陳侯○弟光左氏作黄惡音烏路反）〔疏〕注所以惡陳侯○釋曰知非惡光者以傳例歸爲善自其歸次之以二十三年云光自楚歸于陳又且專之稱弟罪衛侯則光稱弟罪陳侯也故鄭釋廢疾亦云惡陳侯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者。不以者也。（凱曰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漆音七閭力居反）〔疏〕以者不以者也○釋曰重發傳者此非用兵之以故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傳曰及防兹以大及小也是小大不敵故當言及今不言及爲小大敵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疏〕日有食之○釋曰此年與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據今歷無頻食之理但古或有之故漢書高祖本紀亦有頻食○曹伯來朝。（○朝直遥反）○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某地○任音壬）○庚子。孔子生。〔疏〕庚子孔子生○釋曰仲尼以此年生故傳因而録之史記世家云襄公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同者非一故與此傳異年耳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疏〕公至自會○釋曰此與二十一年公如晉皆月者依傳例月者有危傳不記危之事未可知也何休云善公能事大國案下沙隨會公至不月則何說非○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匄古害反）○夏。邾畀我來奔。（○畀必二反）○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光稱弟言歸無罪明矣）○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晉地。○復扶又反）○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雍渝晉地○雍於用反又如字渝羊朱反）言救後次。非救也。（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而後言次尊君抑臣之義鄭嗣曰次止也凡先書救而後言次皆非救也傳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此師本欲止聶北通爲之援爾隨其本意而書故先言次而後言救豹本受君命救晉中道不能先言救而后言次若鄭伯未見諸侯而曰如會致其本意○惡其音烏路反下傳惡之同聶北不輙反中道丁仲反又如字）〔疏〕言救至救也○釋曰后言次爲非救則以僖元年先言次即是救彼傳亦云非救者其實言次則並是非救但傳各隨其本意而釋之鄭嗣言之詳矣○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正其有罪）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必不見容○蘧其居反）○晉人殺欒盈。惡之。弗有也。（不言殺其大夫是不有之以爲大夫）○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輕遣政反又如字）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鍼其廉反咎其九反）○叔孫豹如京師。○大饑。五穀不升爲大饑。（升成也）一穀不升謂之嗛。（嗛不足貌。嗛去簟反）○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饉音近）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傳）〔疏〕五穀至大侵○釋曰二穀不升謂之饑今經云大饑故傳云五穀不升也謂之嗛謂之康嗛是不足之貌康是虛荒之名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又謂之大饑者以經云大饑是傳文順經言之經所云大饑者謂五穀不熟也其實大侵者大饑之異名通而言之正是一物也傳欲分析五種之名故異言之耳徐邈云有死者曰大饑無死者曰大饑何休云有死曰大饑無死曰饑並以意言之與穀梁異也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塗塗飾。○榭音謝塗烏路反又同都反）弛侯。廷道不除。（弛廢也侯射侯也廢侯不燕射廷内道路不脩除○弛侯式氏反廷道徒佞反朝廷之道也一音庭）〔疏〕注弛廢至燕射○釋曰凡大射爲祭擇士賓射則接賓而射燕則因歡燕而爲射既國大饑君不宜燕樂故注舉燕射言之其實尚不祭鬼神亦不應有大射賓射之禮故傳以弛侯揔之或以爲燕射一侯禮最省故舉之以明餘者亦不爲之耳理亦通之百官布而不制。（官職備列不可闕廢不更有造作）鬼神禱而不祀。（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疏〕注周書至無祀○釋曰周書者先儒以爲仲尼刪尚書之餘今據其書與尚書不類未知是與非也此大侵之禮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失言。淫于崔氏。（放言將淫崔氏爲此見弑也邵曰淫過也言莊公言語失漏有過於崔子而崔子弑之故傳載其致弑之由以明崔杼之罪甚○爲此于僞反下爲其同）〔疏〕注放言至罪甚○釋曰失言謂放言謂放言語將淫崔氏邵解云謂言語失漏有過於崔氏范兩載之者貴異說耳注又云傳載其致弑之由者正謂此傳不更據別文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會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重直龍反）○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地）○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屈居忽反）○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戶雅反）○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以伐楚之事。門于

巢。卒也。（所以攻巢之門者爲其伐楚之事故也然則伐楚經巢。子謂左氏作遏）于巢者。外乎楚也。（若但言伐楚卒而不言于巢者則卒在楚也言于巢則不在楚）門于巢。乃伐楚也。（先攻巢然后楚乃可得伐）〔疏〕注先攻巢。釋曰舊解巢楚竟上之小國有表裏之援故先攻之然后楚可得伐以爲楚邑非也徐邈亦云巢偃姓之國是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據伐楚惡事無緣致本意。○見賢徧反）〔疏〕諸侯不生名。釋曰重發傳者與失國生名異故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飾城者脩守備請罪問所以爲闕致師之意。○守備手又反或如字）吳子謂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非責。○射食亦反創初良反）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父立以爲君則子宜君之以明正也。○君剽匹妙反）〔疏〕此不正其日何。○釋曰知剽不正者以元年稱公孫見經故也○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日歸。見知弒也。（書喜弒君衎可言歸衎實與弒故錄日以見之書日所以知其與弒者言辛卯弒君甲午便歸是待弒而入故得速也。○衎苦旦反一本作衎見知賢徧反實與音豫下同）〔疏〕日歸至弒也。釋曰衎既與弒不言入以惡之者傳例歸爲善復歸則居其兩端故傳復者復中國歸者歸其所今喜既弒君衎可言歸但以與弒故從乎文云復歸書名因以見惡耳不言入以明歸罪于甯喜也○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痤在禾反）○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宜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其日未踰竟也此乃在楚何以日邪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傳日日卒正也許男卒于楚則在外已顯日卒明其正。竟音境）〔疏〕注宜九至其正。釋曰案薄氏駁云此自發例於大國不明於小國其小國或詳或畧許男書日必正也范荅云春秋稱世子國有非正周之襄王晉之恭子曹伯射姑亦是其例獲且之卒謂于日食之下何以知其不日然則范之此荅據何文得知又周之襄王與恭子何以爲別又薄氏之駮不問射姑而范荅採意大過者案左氏襄王是惠后之子明襄王是嫡也故文八年書八月戊申天王崩恭世子是獻公烝父妾而生傒五年被殺不日故知雖世子仍非嫡也薄氏之意見射姑稱世子而卒不稱日故駮云發例于大國小國自從詳畧故范以射姑非正荅之據陳侯款信七年卒母之會亦言世子至僖二十八年書卒之上亦不日明稱世子亦有非正也捷菑既貶則獲且是正故知獲且之卒蒙上日食之文可知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王正而稱世子申生不正亦稱世子據此言之明有不正而稱世子者○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奐呼亂反）○衛殺其大夫甯喜。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甞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鄭嗣曰若獻入以喜有弒君之罪而殺之則不宜既入以爲大夫而得殺之明以他故。○復音扶又反）〔疏〕涉公事矣。釋曰舊解國家之事危若涉海以水行爲踰也徐邈云涉猶歷也傳織絇邯鄲信云絇者著履舄之頭即周禮絇繶及純是也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獻公即衎也鄭嗣曰書甯喜弒其君則喜之罪不嫌不明今若不言喜之無罪而死則獻公之惡不彰。○惡獻烏路反）○衛侯之弟專出奔晉。（○專左氏作鱄）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據稱弟則無罪。○已音紀）專有是信者。（言君本使專與喜爲約納君許以寵賂今反殺之獻公使專失信故稱弟見獻公之惡也。○見賢徧反）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恥失信。○絇其俱反邯音寒鄲音丹）專之去。合乎春秋。（何休曰甯喜本弒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鄭君釋之曰甯喜雖弒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于己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爲上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與約如字又於妙反下同爲約于僞反本或作盟約背之音佩）○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不舉姓氏）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疏〕晉趙至會也。釋曰豹云能恭獨言趙武恥之者趙武恥溴梁之會大夫不臣故合諸侯大夫爲恭故歸功趙武也傳言豹云者據前稱氏後直名也○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朝直遥反）○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疏〕公如楚。釋曰書月者何休云危公朝夷狄案下二十九年公至自楚傳云喜之也則何說是耳○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閔公爲楚所制故存錄）○夏。五月。公至自楚。喜之也。（凱曰遠之蠻國喜得全歸）致君者。殆其往。（殆危）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疏〕致君至義也。釋曰於此發之者以公遠之荆蠻故傳特發之明中國亦同也○庚午。衛侯衎卒。○閽弒吳子餘祭。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無恥不知臧否。○閽音昏守門人也祭側界反寺人本又作侍人不近附近之近下同否音鄙又方九反）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怨仇餘祭故弒之。○狎戶甲反怨於願反又於元反仇音求）〔疏〕閽門至之也。釋曰稟二儀之氣須五常之性備然後爲人閽者虧刑絕嗣無陰陽之會故不復齊於人以主門晨昏開閉謂之閽以是奄豎之屬故又謂之寺人也不狎敵不邇怨者言爲人君之道外不得狎敵內不得近怨何者吳過以狎敵蒙禍餘祭以邇怨害身故不可狎敵近怨也賤人非所貴謂卑賤之人無高德者不可卒貴貴人非所刑謂刑不上大夫故不可刑之刑非所近也謂刑罪之人不可信近之今吳子以奄人爲閽是近之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近刑人也謂經書閽弒吳子餘祭者譏其近刑人也。注怨仇餘祭祭。釋曰國君不仇匹夫犯罪則誅之故知是閽怨也○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

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諸侯微弱政由大夫大夫能同恤災危故曰變之正）〔疏〕（變之正○釋曰諸侯恤災救危是正今大夫為之故云變之正也）○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杞復稱子蓋時王所黜○復扶又反）○吳子使札來聘。（杜預曰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札側入反）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以季札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春秋賢者不名而札名者許夷狄不一而足唯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尊稱尺證反）〔疏〕（成尊於上也○釋曰謂進吳稱子上謂君上也）○秋七月。葬衞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其曰北燕。從史文也。（南燕姞姓在鄭衞之閒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史曰北燕據時然故不改也傳所言解時但有言燕者○北燕音烟國名姞其乙反又其吉反）〔疏〕（從史文也○釋曰傳言從史文者以時有直言燕者故仲尼從史文也）○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聘例時此聘月之何也泰曰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傳曰書王以正與夷之卒然則善有所明皆須王以正之書王必上繫于春下統于月此書王以治蔡般弒父之罪爾非以錄薳罷之聘○薳罷于委反下音皮與夷如字又音餘宋殤公名）○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比之夷狄故不日也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父傳曰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楚公子比弒其君傳曰不日比不弒般弒不日而曰夷之何也徐乾曰凡中國君正卒皆書日以錄之夷狄君卒皆不日以畧之所以別中國與夷狄夷狄弒君而日者閔其為惡之甚謹而錄之中國君卒例日不以弒與不弒也至于卒而不日者乃所以畧之與夷狄同例○子般音班本或作班髡苦門反以別彼列反）〔疏〕（注比之至同例○釋曰何休廢疾云蔡世子班弒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何以反書日邪鄭玄釋之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若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此注之意與鄭君釋廢疾大旨同也但解商臣之弒書日少異耳何者鄭云嫌夷狄無禮罪輕故日徐乾云閔其為惡之甚故日是少異也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傳云日弒正卒也與此異者彼以實不弒君而書日故與此異也）○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宵夜○見以賢徧反辟音避下同）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逮音代又大計反行下孟反）〔疏〕（取卒至姬也○釋曰外災例時今伯姬之卒故進日在上以明災死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為共公卒雖日久姬能守災死之貞謂之婦道盡矣）○天王殺其弟佞夫。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長丁丈反）〔疏〕（況於天子乎○釋曰嫌天子之殺弟異於諸侯故以輕況重舉重以明輕見輕重之道並見矣）○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周無外）○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共姬從夫之謚○共音恭）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疏〕（外夫至葬之也○釋曰外夫人卒亦不書而云不書葬者傳云外夫人不葬者謂魯女嫁於諸侯者唯當書卒不合稱葬非謂不是魯女也）○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不言大夫。惡之也。（○惡烏路反）〔疏〕（不言至之也○釋曰襄二十一年晉人殺欒盈傳曰惡之弗有也彼云不有則此亦然也重發傳者嫌與復入異故也）○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鄭嗣曰夫葬者臣子之事也景公無子不可謂無民無民則景公有失於民有民則罪歸於子若不書葬則嫌亦失民故曰不忍使父失民於子）〔疏〕（不日至子也○釋曰成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傳曰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云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重發傳而文又異者傳一例諸侯日卒時葬正也明違此即非正故兩文以明之又解一弒一卒經文有日月之殊故重發傳而文異日月有殊著宋共則日葬景公則月葬是殊也宋襄失民不葬此失民書葬者此即是於失子非失民若實失民則直稱人以弒以弒傳曰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是非失民可知傳云不忍使父失民於子者言若不書葬則與失民同故云然也）○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眾。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償其所喪財故雖不及災時而猶曰救災○所為于偽反以見賢徧反更音庚償也喪息浪反償時亮反）〔疏〕（晉人至財也○釋曰公羊傳云卿則其稱人何貶也曷為貶卿不得憂諸侯也左氏以為不歸宋財故貶此傳云其曰人何救災以眾是三傳異也或當此會趙武亦在但取救災以眾故不顯名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疏〕（無侵伐八年○釋曰徐邈云晉趙武楚屈建感伯姬之節故為之息兵其意以為諸侯閔伯姬之賢故歸宋財為澶淵之會此不相侵伐連會言之故知為伯姬也范氏不解理未必然言感伯姬歸宋財事亦可矣豈以一婦人之貞國則息兵八載人情測之必是未可又且傳稱趙武屈建之力則無侵伐不由伯姬明矣若然則此會不書楚人則無楚屈建若據此後言之昭元年即楚靈王即位不得云無侵伐八年若據二十六年澶淵之會言之何知彼有趙武屈建唯二十七年見經而云屈建之力者案左氏晉趙武以二十五年為政二十六年澶淵之會晉人列在鄭卿之上明是趙武但恥溴梁不臣故屈於澶淵也其實晉人者趙武是為政起於二十五年再會澶淵一會宋又昭元年會于虢而中國以安屈建雖一會于宋外寧夷狄是屈建之功傳恐連公子圍之事故以屈建別之故左氏云相晉國於今八年亦從二十五年數至昭元年也傳連此澶淵會言之者以諸侯靜兵由趙武功力此歸宋財亦是趙武為之以其息師故得憂災恤患是以連言之耳）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非正也。（楚宮別宮名非路寢）○秋。九月。癸巳。子野卒。（○襄公太子大音泰）子卒日。正也。〔疏〕（子卒日正也解云未踰年之君弒死不日文十八年子卒是也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書日者以有所見故也今子野正卒書日嫌與子般同故傳發之以明昭公之繼正也）○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書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穀梁注疏卷十六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十有六年

晉人至以歸　閩監本同毛本人下衍執字

叔孫豹如晉　石經閩本同監毛本晉誤齊

十有七年

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　閩監毛本同余本脫此十一字

宋華臣出奔陳　閩監本同毛本奔作犇非

十有八年

故重明之　閩監毛本同何挍本明作發

非大而足同焉（閩監毛本同石經余本焉作與案釋文出同與是陸所據本亦作與作焉者非）

十有九年

病猶罪惡也（閩本同監毛本猶誤所）

京城北之類是（閩本同監毛本京誤亳）

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十行本下空三字閩本同監毛本不空）

二十年

弟兄不得以屬通（石經閩監毛本同余本弟兄作兄弟）

二十有一年

公至自晉（石經閩本同監毛本晉誤會）

今麻有無頻食之理（閩本同監毛本有無作無有何按本有作法）

二十有二年

辛酉叔老卒（十行本辛酉二字誤作注閩監毛本不誤○今依訂正）

二十有四年

有死曰大饑无死曰饑（單疏本監毛本死下有者字閩本无作無監毛本同饑字倒○按公羊注作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

塗塗飾（閩監毛本同何按本下塗作堊釋文出堊飾）

理亦通之（閩本同監毛本無之字）

二十有六年

故録日以見之書日（閩監本同毛本日誤曰余本無以見之書日五字）

國有非正（閩監毛本同何按本國作固）

故知雖世子（閩本同監毛本雖誤非）

恭子不正（閩本同監毛本恭誤公）

二十有七年

若獻入以喜有弒君之罪（閩監毛本同余本入作公）

而得殺之復是（閩監毛本同何按本得作復案釋文出而復作）

納君許以寵賂（閩本同監毛本納作約）

孔子以爲上仁（閩監毛本上作三是也）

不舉姓氏（閩監毛本同余本姓氏作氏姓）

故合師諸侯大夫爲叅（閩監毛本師作帥何按本合作今）

二十有九年

刑非所近也（閩本同監毛本作刑人非所近）

今吳子以奄人爲閽（閩監毛本吳作吾益音相近而譌）

解時但有言燕者（閩監毛本同余本燕下有有字）

三十年

然則善有所明（閩監毛本同余本善作義）

大旨同也（閩本同監毛本旨作致）

許世子止弒其君罪（閩監本罪作買是毛本誤賈）

姬能守災死之貞（閩監毛本同何按本災死作夫在）

諸侯目不首惡（閩本同誤監毛本目作且○按石經亦作且）

襄二十一年（閩監毛本同何按本一作三是也）

月卒日葬者也（閩監毛本同何按本葬下有非葬二字與成十五年傳合）

此云不日卒而月葬（閩毛本同監本不誤一）

三十有一年

襄公太子（閩本同監毛本太作大案大是）

文十八年（閩本同監毛本脫十字）

莊三十二年（閩本同監毛本莊誤襄）

監本春秋穀梁注疏昭公卷第十七（起元年盡十三年）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昭公〔疏〕（魯世家昭公名稠襄公之子以周景王四年即位謚法容儀恭明曰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疏〕（繼正即位正也○釋曰重發傳者嫌繼子野非正故明之）○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衞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郭。（郭左氏作虢○招上昭反）○三月。取鄆。（鄆魯邑言取者叛叛不服○鄆音運）〔疏〕（注鄆魯至不服○釋曰案左氏鄆爲莒邑范知魯邑者以經有城諸及鄆之文此鄆不繼莒故知魯邑也公羊傳曰鄆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何不聽也何休云不聽者叛也是范所據之文也）○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鍼其廉反惡烏路反）〔疏〕（親而奔之惡也○釋曰重發傳者陳侯之弟稱歸爲無罪此鍼後無歸文則罪之輕重既不可知故傳云親而奔之惡也明與陳光同耳）○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大原地○大音泰）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襄五年注詳矣○鹵力古反）〔疏〕（注襄五至詳矣○釋曰桓二年亦有文而註言襄五年者桓二年論郜鼎之事襄五年則同論地事故注指之）○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疏〕（莒展出奔吳○釋曰展篡踰年不稱爵者徐邈云不爲內外所與也不成君故但書名理或然焉）○叔弓帥師疆鄆田。疆之爲言猶竟也。（爲之境界○去起呂反竟音境）〔疏〕（叔弓至鄆田○釋曰鄆是魯邑所以帥師者公羊以爲與莒接竟故帥師是畏莒故以師正其界）○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卷音權左氏作麇）○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乃者亡乎人之辭刺公弱劣受制彊臣）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凡公四如晉季氏訴公于晉侯使不見公公懼不利于已故公托至河有疾而反以殺恥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遂乎晉與此傳互文以見義然則十二年二十一年如晉與此義同二十三年經曰至河有疾乃復是微有疾而反嫌與上四如晉同故明之○見去聲）〔疏〕（恥如至疾也○釋曰案公之乃復凡有五文惟二十三年經云至河有疾乃復自餘四者）

（皆不云有疾而傳曰著有疾者公爲季氏所訴恥四如晉不入故皆書曰乃復者即是託有疾之辭非實疾也故傳云恥如晉故著有疾也二十三年實有疾而復故經言有疾而別之。注公凡四如晉。釋曰此文一也十二年二也十三年三也二十一年四也二十三年經云有疾故不數之耳）○季孫宿如晉。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明晉之不見公季孫宿之所爲。惡烏路反）〔疏〕（惡季孫宿也。釋曰惡季孫宿十二年又發傳云季孫不使遂乎晉者季孫宿以七年卒十二年譖君者意如見其累世同惡故傳重明之若然十三年乃復者意如見執之下意如身尚彼執安得謂之譖公者彼公不盟亦坐意如意如先以譖公被執之日又自雪無罪晉人聽其言而不受公故經言乃復之文與十二年同明亦是意如譖公可知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疏〕（夏叔至成公。釋曰何休云月者上葬襄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穀梁以月葬爲故必不得從何說或當有故但經傳不言耳）○秋。小邾子來朝。（○朝直遥反）○八月。大雩。○冬。大雨雹。（○雨于付反雹皮學反）○北燕伯款出奔齊。其曰北燕。從史文也。〔疏〕（從史文也。釋曰重發傳者前高止之奔欲明從史文今北燕伯出奔亦曰北燕伯嫌目名之故重曰從史文舉此二者以明例故於後不釋）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雪或爲雹。○雨于付反左氏作雨雹）〔疏〕（雪注或爲雹。釋曰左氏爲雹故范疑之云或爲雹也）○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會諸侯也。○沈音審）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執有罪）〔疏〕（楚人執徐子。釋曰僖二十一年執宋公不言楚此云楚人執徐子者彼欲見諸侯同執且不與夷狄執中國故不言楚人此時楚彊徐又夷也故○云楚執不言歸者蓋在會而執尋亦釋之故不言所歸也）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衆國之君傾衆悉力以伐彊敵內外之害重故謹而月之定四年伐楚亦月此其例也。○重）〔疏〕（注衆國至例也。釋曰舊解凡日月之例多施於內不止於外而云謹而月之者以四夷之盛吳楚最甚從此以後中國微弱禍害既重書亦宜詳故注并引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以下于召陵侵楚爲證猶莊六年子突王者之師挫於諸侯僖十五年齊桓霸者之兵屈於伐厲故亦書月是其義也徐邈云伐不月而書月者爲滅厲書理亦通也內外之害者內謂吳外謂衆國也）執齊慶封。殺之。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言時殺慶封自于鍾離實不入吳）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據已絶于齊）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謂與崔杼共弒莊公光。○爲于僞反）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粲然盛笑貌。○粲七旦反）〔疏〕（弒其兄之子。釋曰元年楚子卷卒不云弒此云弒者彼爲密弒之託以疾卒楚無良史告以不實故春秋從而書之傳因慶封之對以起其事則簒之罪亦足以見也）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傳例曰稱人以殺大夫爲殺有罪今殺慶封經不稱人故曰不以弒君之罪罪之。○爲于僞反）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與音餘）〔疏〕（孔子曰至謂與。釋曰上云春秋之義足以見罪人稱孔子曰者靈王夷狄之君欲行霸者之事嫌於得善故引春秋以明之後言孔子以正之）遂滅厲。遂繼事也。○九月。取鄫。〔疏〕（九月取鄫。○釋曰襄六年莒人滅鄫今又云取者彼以立莒之公子爲後故以滅言之其實非滅故今魯得取之不云滅而云取者徐邈云諱故以易言之事或然矣）○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貴復正也。（魯次國舊二軍襄十一年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舍音捨）○楚殺其大夫屈申。（○屈居勿反）○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以其方向內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不錄其人）〔疏〕（以者至地也。○釋曰重發傳者庶其以邑來而不言及此以邑來言及黒肱則不繫濫故各發傳也此傳獨言重地者舉其中以包上下也）○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賁泉。（賁泉魯地。○賁扶粉反左氏作蚡泉）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台湯來反）○秦伯卒。〔疏〕（秦伯卒。○釋曰左氏以爲同盟則名同盟而不名皆從赴公羊以爲秦伯不名者秦夷也匿嫡之名其意云嫡子生不以名告國中唯擇勇猛者而立之又云秦伯罃及稻名者嫡子故得名之言獨二人以嫡得立也此傳云隱七年滕侯卒云無名狄道也則此秦伯不名者以用狄道也又隱八年宿男卒注曰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據彼則是未同盟者則不赴以名秦之諸君卒經或名或不名則是非用狄道蓋同左氏未同盟故不名也徐邈云秦伯不名用狄道也恐非耳）○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疏〕（杞伯益姑卒。釋曰不日卒者蓋非正也）○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比必里反又毗志反）○秋。九月。大雩。○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其器反）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疏〕（平者成也。○釋曰舊解平者善事也當同以爲之而不得已而爲之是亂道也故釋之爲成言成亂之辭耳或當成平義通故展轉爲訓）○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莅盟。（○婼丑畧反莅音利又音類）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疏〕（莅位也。釋曰重發傳者嫌公如楚恐婼非是君命故發明之婼亦受命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衞侯惡卒。鄉曰衞齊侯。（在元年。○鄉香亮反本亦作嚮八年同）今曰衞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不奪人名謂親之所名明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重父命也父受命名于王父王父卒則聽王父之命名之）〔疏〕（王父名子也。○釋曰傳言王父則祖也范云欲使人重父命也者父受名於王父王父卒則已命子故傳注兩言之其並存者則不諱若卒哭而後無容得斥君名蓋捨名而稱字耳）○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衞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鄉曰陳公子招。（在元年）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盡其親謂既稱公子又稱弟招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弟。○惡烏路反）〔疏〕（盡其親。○釋曰盡其親者招前稱公子明有先君之親今變文言弟彰是今君之親二稱並見故云盡其親也然昭元年

（稱公子不關殺偃師而亦言之者以變公子之文而稱弟故二者并言之也十三年殺公子比不言楚比云陳世子者體國重故繫國言之公子繫君故不繫國也若然下云殺陳孔奐繫陳者楚人殺他國之臣故繫國）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惡招）〔疏〕注惡招。釋曰此稱弟惡招光稱弟惡陳侯者光有歸文見經明知光無罪今招親殺世子故知稱弟以惡招也○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溺乃歷反）○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干姓徵師名）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陳公子留出奔鄭。〔疏〕稱人至上也。釋曰重發傳者嫌楚殺爲甚恐其無罪故重發傳以同之。○秋。蒐于紅。（紅魯地。蒐所求反紅戶公反）〔疏〕秋蒐于紅。○釋曰傳云正也而經書者范氏例云蒐狩書時其例有九書狩有四言蒐有五稱狩有四者桓四年狩于郎一也莊四年狩于郜二也僖二十八年狩于河陽三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四也蒐有五者此蒐于紅一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也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三也定十三年大蒐于比蒲四也定十四年又大蒐于比蒲五也范又云凡書者皆譏也昭八年秋蒐于紅傳云正也而書之者明比年大蒐失禮故因以此正見不正也是范意將秋蒐得禮欲見以正刺不正故書之范例又云器械皆常故不云大言大者則器械過常狩言公此不云公者狩則主爲游戲故言公蒐是國家常禮故例不言公也然則蒐狩書者皆譏而傳云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據得禮者言之范云比年大禮謂器械過常又失時是也正也。（常事不書而此書者以後比年大蒐失禮因此以見正。見賢遍反）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蘭香草也防爲田之大限。狩手又反艾魚廢反）置旃以爲轅門。（旃旌旗之名周禮通帛旃轅門卬車以其轅表門。旃之然反卬車五郎反一音仰本又作昂）以葛覆質以爲槷。（質椹也槷門中臬葛或爲褐。槷魚列反門橛也椹張林反臬魚列反橛也褐戶葛反毛布也）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流旁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空握握四寸也轚挂則不得入門。轚古帝反挂也劉兆云絓也本或作擊轊音衞一音徐歲反車軸頭也挂戶卦反又音卦礙也）車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蹄徒兮反馬足也相應應對之應）揜禽旅。（揜取衆禽。揜於檢反本亦作掩）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騁之節。中丁仲反下皆同）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誅降。降戶江反）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小。惡烏路反年末傳及注皆同少詩召反）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之庖射宮澤宮。共音恭庖步交反）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爲仁揖讓爲義。爭爭鬭之爭）〔疏〕艾蘭至力也。釋曰蘭是草之貴者地之希有之物而云艾蘭爲防者廣澤之內與衆同生艾之爲防則逢蘭同剪故舉以包之置旃以爲轅門謂以車爲營舉轅爲門又建旃以表之故云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質者中門之木椹謂恐木椹傷馬足故以葛草覆之以爲槷葛或爲褐者謂之毛布覆之徐邈亦云恐傷馬足故以毛布覆之毛詩傳云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槷與此異也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徐邈云流至也門之廣狹足令車通至車兩軸去門之旁邊一握握四寸也轚者不得入轚謂挂著若車挂著門則不使得入以馳其御拙也觀范之注似與徐邈同或以爲流旁握者謂建旃表門之旒旁去車之兩軸名一握也古字同通故傳作流理亦通也但與注少僻耳范注兩軸頭本或作轊者兩轊兩軸止是一物故鄭玄注少儀亦以軸頭爲轊也車軌塵謂驅車塵不出軌轍馬候蹄舊解四蹄皆發後足躡前足而相何候與范注亦合耳揜禽旅旅衆也謂掩取衆禽然禮云不掩羣者謂不得不分別大小一羣盡取之今雖掩衆禽在田則簡其麛卵之流而放之射范則釋其面傷之徒不獻之以習軍禮則亦不掩羣之義也。古之貴仁義者謂田獵之時務在得禽不升降是勇力也射宮之內有揖讓周旋是仁義也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禽是貴仁義而賤勇力也舊解以爲射宮之內還射死禽中則取之故以重傷爲難論語稱射不主皮則射皮不射禽也○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過音戈）○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惡楚子也。（惡其滅人之國放有罪之人反殺無辜之臣故實是楚子而言師）〔疏〕惡楚子也。釋曰惡之者謂滅人之國又招有罪而放之奐無辜反殺之有三事之惡故貶而稱師也傳知是楚子者以九年經叔弓會楚子於陳知滅陳亦是楚子但爲惡之故貶稱師也不貶稱人而言師者以楚恃彊滅國著其用大衆故云師若貶之稱人嫌是賤者故不言人矣○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公也。（滅國不葬閔楚夷狄以無道滅之故書葬以存陳）〔疏〕滅國。釋曰滅國不葬今書葬者以楚夷狄無道滅人閔陳之滅故書葬以存之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以自遷爲文而地者許復見也夷許地徐邈曰許十八年又遷于白羽許比遷從所都無常居處薄淺如一邑之移故略而不月不戀從國遷常例。復扶又反見賢遍反）〔疏〕注故略而不月。釋曰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三十一年十二月衞遷于帝丘皆書月而許遷不月故知是略也○夏。四月。陳火。（火左氏作災）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不可以方全國故不云災何休曰[illegible]）〔疏〕國曰災至存之也。釋曰傳言火不志則是無例而云國曰災邑曰火者火不志志者皆義有所見此書者以見[illegible]滅不可以比全國故以邑錄之既[illegible]同文國邑文既不同傳宜顯變例[illegible]

秋。仲孫貜如齊。（貜俱縛反）○冬。築郎囿。（囿音又舊于目反苑也）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彪彼虬反）○九月。叔孫婼如晉。（[illegible]爲于僞反）○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不書冬甯所未詳。○成音城）〔疏〕十有至成卒。釋曰何休云去冬者蓋昭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范既不注或是闕文也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晉獻公以殺世子申生故不書葬宋平公殺世子痤而書葬何乎何休曰痤有罪故也痤之罪甯所未聞鄭莊公殺弟而書葬以段不弟也何氏將以理例推之然則段不弟也故不書弟痤若不子亦不應書世子書世子則痤之罪非不子明矣。○痤在禾反不弟大帝反又如字下不弟同）〔疏〕注晉[illegible]殺世[illegible]不子之行而平公殺之所以書葬[illegible]黜獻公之葬痤雖無不子之文徵[illegible]若然范云甯所未聞者不直取何[illegible]何說異者何休意謂痤有罪如何[illegible]論罪之輕重范意以鄭段至逆不[illegible]云世子既云世子明無至逆故不[illegible]輕重解之與何休異○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何爲名之也。（據諸侯不生名。虔其然反[illegible]）[illegible]諸侯不生名。釋曰十六年楚子[illegible]不據之以明於例而揔云諸侯不[illegible]之卒亦言諸侯不生名者又恐華戎異例故注以廣問衆例言之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蔡侯般弒父之賊此人倫之所不容王誅之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于中國者理既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不爾立之[illegible]嗣先王之令典懷惡而討丈夫之[illegible]之子伐不以罪亦已明矣莊王之[illegible]當其理雖夷必申苟違斯道雖華[illegible]侯不得滅紀趙盾救陳則稱師以[illegible]惡之所以情理俱暢善惡兩顯豈[illegible]亂哉夫楚靈王之殺蔡般亦猶晉[illegible]國誅有罪之人不獲討賊之美而[illegible]

（〇得惡烏路反下以惡之豈直惡同陳夏戶雅反醜行下孟反罰當丁浪反又如字趙盾徒本反有累力僞反〔疏〕夷狄之至謹之也〇釋曰注凡罰當其理雖夷必申苟違斯道雖華必抑似華討罪事同傳云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又似華戎事異者據此傳意就不討以罪之內則華夷不同注意言但罰當其理者則華夷不異知然者傳以春秋書誘有二皆楚子所爲其罪或名或不名據此二文詳略知誘中國君與夷狄君異也注故莊王得爲伯討齊侯不得滅紀明討得其罪者則華夷不異可知也〇注蔡侯至以也〇釋曰殺父者謂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故是也禮凡在官者殺無赦禮記檀弓文兩立之說謂兩理皆立之說所以謂之兩理者楚殺徵舒則傳云討有罪楚殺蔡般則傳云夷狄有中國之君故名之同論楚討二者意異故云兩理也又解兩立之說謂兩事立說或以爲不字下讀云不兩立之說謂事不得兩立恐非也又云伐弒逆之國謂蔡也誅有罪之人謂里克也而有累謹之名者晉殺其大夫里克傳云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是謂晉惠也楚子誘蔡侯傳曰謹而名之是謂楚靈也）〇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〇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〇大蒐于比蒲。（夏而言蒐蓋用秋蒐之禮八年秋蒐于紅傳曰正也比月大蒐人衆器械有踰常禮時有小君之喪不譏喪蒐者重守國之衛安不忘危〇比音毗械戶戒反〔疏〕注夏而至忘危〇釋曰傳稱夏曰苗秋曰蒐今五月大蒐自是用秋蒐之禮而云蓋者以傳無文解故云蓋以示疑也注又引傳曰正也今以失時之蒐故引正以譏不正也）〇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地也〇祲子鴆反）〇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厥憖地也〇佗大何反憖魚斳反又五轄反）〇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諡）〇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叩其鼻以衈血惡之故謹而日之〇叩音口衈音二惡烏路反下文及注同〔疏〕注故謹而日之〇釋曰傳例滅中國日則此書日爲滅而云惡用蔡世子友故謹而日之者滅國書日傳例以明用人書日其文未顯注嫌用之不得蒙日故特言之其實二者皆當日又檢經上下執例日則書日爲惡故云謹而日之也左氏以爲用之殺蔡世子祭岡山公羊以爲用之築城今范引僖十九年傳則用之祭社也〇）此子也。（諸侯在喪稱子）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一事輒注而志之也何休曰即不與楚殺當貶楚爾何故反貶蔡稱世子鄭君釋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固已貶矣楚子思啓封疆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滛放其志殺一國二君以取其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終〔疏〕此子至子也〇釋曰世子父没仍得稱世子母弟兄死而不得稱弟者世子繼體之名父雖没若意有所見則亦得稱之母弟者對兄没則寵名棄矣故不得稱弟〇注滅蔡者楚子〇釋曰經稱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鄭知是楚子者以棄疾若貶當云楚人今貶而稱師故知楚子也又傳云惡楚子也明非棄疾然則惡楚子變文云世子者以楚四年之中滅兩國殺二君自謂得志若遂其凶暴是表中國之衰申夷狄之彊故抑之使若不得其君故云世子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年所奔齊者高偃玄孫齊大夫也陽燕別邑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據義不可受則應名而絕之〔疏〕傳燕伯之不名何也〇釋曰楚人圍陳納頓子傳曰納者何內弗受也彼稱納而不名衛侯入于夷儀亦不書名則不書名乃是常事而傳怪燕伯不名者以侯朔入于衛傳曰朔之名惡也則諸侯有惡出入皆名北燕伯亦出入宜名但不以高偃挈之故直出書名而已頓子不名者爲楚徵者所納故亦不名衛侯入于夷儀不名者以復歸有名故未入國略而不名也鄭伯突亦未入國書名者以後不書復歸故入櫟書名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邵曰公子遂以去公子爲挈燕伯以書名爲挈者臣宜書名故須去公子乃爲挈君不可名而以臣名君者不待去燕伯則爲挈也是以目燕伯而不書名所以不與高偃挈之〇挈苦結反以去起呂反）〇三月壬申。鄭伯嘉卒。〇夏。宋公使華定來聘。〇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疏〕季孫氏〇釋曰不言意如而云氏者欲見累世譖公故也）〇五月。葬鄭簡公。〇楚殺其大夫成虎。〇秋七月。〇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憖魚斳反）〇楚子伐徐。〇晉伐鮮虞。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鮮虞姬姓白狄也地居中山故曰中國夷狄謂楚也何休曰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鄭君釋之曰晉不見因會以緩諸夏而伐同姓貶之可也狄之大重晉爲厥憖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焉厥憖之會穀梁無傳鄭君之說似依左氏甯所未詳是穀梁意非〇見賢偏反諸夏戶雅反舍音捨〔疏〕夷狄交伐〇釋曰麋信云夷狄交伐謂楚伐徐晉伐鮮虞是也范云夷狄謂楚也則與麋信不異耳〇注鮮虞至意非〇釋曰鮮虞姬姓白狄也者世本文也云甯所未詳是穀梁意非者疑鄭以厥憖之會謀救蔡者作穀梁意也若然范苔薄氏亦言楚滅陳蔡而晉不能救棄盟背好交相伐攻者范意以楚滅陳蔡晉不能救者不據厥憖之會故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費音祕）〇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溪。（乾溪楚地〇溪苦奚反〔疏〕于乾溪〇釋曰左氏以爲田獵于乾溪公羊以爲作乾溪臺三年不成范云乾溪楚地則從左氏也）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傳例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然則弒君不得言歸比不弒之一驗也〔疏〕自晉至焉爾〇釋曰重發傳者楚比之歸實非弒嫌自亦非晉力故復明之）歸一事也。弒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弒也。（歸弒其事各異自宜別書之而今連言之是比之歸遇君弒爾比不弒之二驗也〔疏〕注自宜別書之〇釋曰齊小白入于齊齊人取子糾殺之齊陽生入于齊陳乞弒其君荼彼各異書明知此亦宜別書之）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據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日此不日比不弒之三驗也〇髡苦門反〔疏〕弒君者〇釋曰弒君日不辨嫡庶者中國死者正則日不正不日是楚不關中國之例故范注引商臣爲證也當上之辭也者謂不稱人以殺而云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也）〇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稱人以殺謂若衛人殺祝吁于濮是也今比實不弒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〇吁香于反濮音卜）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實有弒君之罪則人人皆欲殺宜稱人以殺之今言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明棄疾所殺非弒君之人比之不弒四驗也）比之不弒有四。（上四事）取國者稱國以弒。（若比欲取國而殺君者當直云楚比弒其君虔不應言公子也若衛祝吁弒其君完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之類是也）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今棄疾殺之又言殺公子比不言弒其君是比無欲爲君之嫌）春秋不以嫌代嫌。（不以亂治亂之義）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比實無弒君之罪而主殺之者是棄疾欲爲君之嫌〔疏〕比不至故嫌也〇釋曰比歸稱公子今棄疾殺之亦云公子不言弒其君是比無欲爲君之嫌異于無知祝吁之類也然無知祝吁有嫌此亦不稱君未踰年之主例不得稱君以稱公子則異于祝吁之類齊公子商人弒舍雖未踰年欲成商人之罪而稱君若成棄疾之罪亦應稱君故范決其不言弒其君也春秋不以嫌代嫌者謂比歸而遇弒雖則無嫌棄疾之意亦以比欲爲君之嫌而殺之是棄疾以比爲嫌棄疾殺比而自立亦是嫌也今棄疾不以國氏者不以嫌代嫌故也若以嫌代嫌而當云楚棄疾殺公子比也但由不以嫌代嫌故存棄疾之氏耳棄疾主其事故嫌也傳言此者棄疾殺比理實有嫌但爲不以嫌代嫌故經無其事傳以棄疾經無嫌文故云棄疾主其事故嫌也主其事者主殺比之事也）〇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地也）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公以再如晉不得入故不肯與盟〇與音豫）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公不與盟當從外盟不日今日之善其會盟因楚有難而

（反陳蔡之君。有難乃且反）〔疏〕（注當從外盟不日。釋云外盟不日者隱八年傳曰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是非始則不日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以公不與盟故）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諸侯會而復之故言歸）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二國獲復此盟之功也故於其歸追述前盟謹日之意以美諸侯存亡繼絕非謹陳蔡歸國之日也於盟則發謹日之美於歸則論致美之義）〔疏〕（注於盟至之義。釋曰注言此者解傳稱謹而日之意也於盟則發謹而日之美者謂傳稱其日善是盟是也於歸論致美之義者謂傳云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是也）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疏〕（使如至滅也。釋曰傳言此者據其稱辭言歸同於舊有國之例也不與楚滅也謂不與楚滅故以失國辭言之不言復歸者雖同失國之辭實未嘗有國故不得言復歸也公羊傳云此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其意不與諸侯專封故使若有國自歸者穀梁以此會劉子在焉楚以無道滅二國諸侯王命存之不得云不與諸侯專封也故以爲善其成之會而歸之狀同舊有國然且又不與楚滅故也）○冬十月。葬蔡靈公。變之不葬有三。（變之謂改常禮春秋之常小國夷狄不葬）〔疏〕（注變之至不葬。釋曰彼不赴我不會及小國與夷狄不書葬者也舊史之常也言變之言不葬者謂舊合書葬有故而仲尼改之也小國不葬曹許之書葬者小國謂附庸之屬非曹許也）失德不葬。（無君道）弒君不葬。（謂不討賊如無臣子）滅國不葬。（無臣子也）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蔡靈公弒逆無道以致身死國滅不宜書葬書葬者不令夷狄加乎中國且成諸侯與滅繼絕之善故葬之。令力呈反）○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疏〕（失德至事也。釋曰此言失德不葬宋其書葬者由賢伯姬故書其葬也弒君不葬春秋所以有弒君書葬者弒君賊不討之不書葬是正也其書葬者皆意有所見也蔡景不忍使父失民於子陳靈公明外之討賊蔡昭以盜名不見若殺微人不足可録其衞桓齊襄二人並討賊故皆書葬也滅國無臣子不葬是其正也書之者亦意有所見此見不與楚滅蔡且成諸侯之事八年陳哀公書葬者亦見不與楚滅閔陳而存之也）

穀梁注疏卷十七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昭公（余本卷第十單疏本同）

元年

二月取鄆（閩監毛本同石經二作三是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閩監本同石經毛本太作大釋文出大原云下及注同）

二年

受制彊臣（閩毛本疆改彊是也監本作愛制彊臣尤誤）

故經言有疾而別之（閩監毛本同單疏本而作以）

惡季孫宿（閩監毛本同單疏本上有此云二字）

安得謂之譖公者（閩監毛本同單疏本謂作爲）

三年

夏叔至成公（閩監毛本同單疏本作五月葬滕成公）

四年

注雪或爲雹（閩本同監毛本脫此五字）

爲齊討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討誤封）

欲行霸者之事（閩監毛本同單疏本霸作伯）

五年

以其地來也（余本閩監毛本同石經無其字）

狄人謂賁泉失台（案襄公五年疏賁作蚡失台作矢胎）

以用狄道也（閩監毛本同單疏本以作似是也）

六年

冬蘧罷帥師伐吳（閩監毛本同石經余本冬作楚不誤）

七年

平者成也（石經閩監毛本同余本脫此四字）

故發明之姑亦受命也（閩監毛本同單疏本明之作之明）

鄉曰衞齊惡（石經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衞云本亦作鄬八年同）

欲使重父命也父受命名于王父（閩監毛本同余本使下有人字無下命字）

則聽王父之命名之（閩監毛本同余本聽作稱）

若卒哭而後（閩監毛本同單疏本而作以）

八年

比云陳世子者（閩監毛本同單疏本比作此）

兄弟不得以屬通（閩監毛本同石經余本兄弟作弟兄）

陳侯溺卒（石經閩本同監毛本脫侯字釋文出侯溺）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石經閩監本同毛本干誤于）

怨接於上也（補此下有疏文誤在下經陳公子留出奔鄭下）

稱人至上也（此疏閩監毛本在上傳怨接于上也下何校本上有傳字）

重發傳者（自此至發傳以同之并經文陳公子留出奔鄭七字閩本闕監本剜增故此半頁獨十行）

狩則主爲游戲（監毛本同閩本缺戲字）

通帛旃（閩監毛本同余本帛下有爲字是也）

或爲禍（閩本同監毛本爲誤作釋文出爲禍）

各去門邊空握（閩監毛本同余本空作容）

轚挂則不得入門（閩監毛本同案釋文出挂也云戶卦反又音卦礙也與今本不同疑陸氏所據本轚挂下有也挂二字）

揜禽旅（石經閩監毛本同釋文揜本亦作俺○按俺當是奄之誤）

惡虐幼小（閩監毛本同余本小作少案釋文出幼少音詩召反余本是也）

謂之毛布覆之（閩監毛本同單疏本謂作爲）

足令車通（閩本同監毛本令誤合）

謂建旃表門之旐（閩監毛本同單疏本旐作旒）

但爲惡之（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爲作是）

閔公也（閩監毛本同石經余本公作之）

滅國○釋曰（閩監毛本同單疏本滅國作傳閔之也四字釋曰下有傳解二字）

九年

居處薄淺（閩監毛本同余本薄淺作淺薄）

十年

故貶之（閩本同監毛本脫之字）

十有一年

亦言諸侯不生名者（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無者字）

凡罰當其理（閩本同監毛本罰誤討釋文出罰當）

似華討罪事同（閩監毛本同單疏本華下有夷字）

弒其君故（補毛本故作固案襄三十年經是固字）

夷狄有中國之君（閩監毛本同何煌云誘誤有）

比月大蒐人衆器械（閩本同余本比作此監毛本月作蒲人衆作衆人）

厥慭地也（閩監毛本也作名）

叩其鼻以衈血（僖九年傳血作社注云取鼻血以釁祭社器）

一事注乎志（石經閩本同監毛本注誤註注同釋文出注乎）

其志殺○國二君以取其國（閩監毛本○作蔡何校本作一）

十有二年

則應名而絶之（閩監毛本同余本而作以）

春秋多與夷狄並伐（閩監毛本同余本下有者字）

而不救（閩監毛本同余本不下有能字）

范意以楚滅陳蔡（閩監毛本同單疏本意作云）

十有三年

當上之辭也者（十行本此下疏在弑君者一段內單疏本同閩監毛本剩者字以當上之辭也五字爲標起止下增○及釋曰二字移屬注文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閩監毛本同石經棄作弃下同）

若比欲取國而殺君者（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殺作弑）

以稱公子（閩監毛本脫稱字）

故范決其不言弑其君也（閩本同監毛本弑作殺）

外盟不日者（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有知字）

於歸論致美之義者（閩本同監毛本義作意非）

失德至事也（此疏十行本在吳滅州來下閩監毛本在注故葬之下何校本上有傳字）

穀梁注疏卷十七挍勘記終

監本春秋穀梁注疏昭公卷第十八（起十四年盡三十二年）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大夫有罪則宜廢之既不能廢不得不盡爲君臣之恩故曰見君臣之禮○見君賢徧反）〔疏〕（大夫執則致○釋曰重發傳者單伯書字意如則書名婼又無罪以見三者義異故各發傳也）○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去起呂反）〔疏〕（八月至疾卒○釋曰不正前巳見訖今卒書月莒行夷禮故無嫡庶之異）○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恢苦回反）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曹叔振鐸文王之子武王封之于曹在甸服之内後削小爾莒巳姓東夷本微國○振鐸之愼反下大各反甸徒徧反巳姓音己一本又音祀）〔疏〕（曹莒至異也○釋曰傳言此者揔而言之則小國無大夫也就事而釋則曹莒有異故傳辨之○注曹叔至之國○釋曰曹是文王之子封於曹者世本文在甸服之内者定四年左傳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末亡葛反）○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祭樂者君在廟中祭作樂○籥由若反去起呂反）〔疏〕（禮也○釋曰禮則不疑而曰有變以聞可乎似有嫌嫌則非禮非禮何以言禮也解云祭祀重禮國之大事一物不具則爲失所以卿佐之卒而闕先君之樂而不止祭嫌有失禮釋之復言可乎問言禮意）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變謂死喪）大夫國體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以君雖在祭樂之中大夫死以聞可也○復扶又反）〔疏〕（君命至不通○釋曰解命告也大夫與君一體情無疑二祭祀雖重以卒告君君當哀其喪而止祭不得以輕廢重故死可以聞也）○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蔡大夫）○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楚子不名戎蠻子非中國故）○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疏〕（意如如晉○釋曰何以在葬上解去有本末事書前後文不得同）○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朝直遥反）○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滅夷狄時潞子嬰兒賢則日此月者蓋亦有殊于常戎）○冬。有星孛于大辰。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劉向曰大辰者大火也不曰孛于大火而曰大辰者謂濫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星孛蒲内反孛于本又作茀音佩）○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楚地）兩夷狄曰敗。（夷狄不能結日成陳故曰敗於越敗吳于檇李是也○曰敗必邁反下文及注同成陳直刃反檇李音醉）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晉荀吳敗狄于大鹵是也）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疏〕（進楚子故曰戰○釋曰何嫌以發解戰言及所以別客主不施直不言及或在上或在下案宋襄伐齊云及在上所以惡宋襄宣十二年邲之戰楚言及在下所以不惡楚者據無罪言之直用兵得理則客直今楚稱及而在上與邲戰之義反嫌惡楚而善吳吳以伯舉有辭序上稱及以罪楚今兩夷言戰有違常例二國曲直得失未分故須起例以明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産曰。某日有災。子産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爲四國災也。（○惡音烏）〔疏〕（其志至同日○釋曰二文釋何解襄九年宋災傳曰故宋也明之災得書之由然則宋常錄三國事非常也故傳曰同日也解衞陳鄭得書之意以此故復問外災不日之義見同日故不得不兩文釋之鄭子産之言明天時人事報應有驗重其同日故經書其文傳載其事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衞鄭周之同姓時景王在劉子單子事王猛召氏尹氏立王子朝朝楚之出也及宋衞陳鄭皆外附於楚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若曰不救反從楚廢世子言不正以害王室明以同辜）○六月。邾人入鄅。（○鄅音禹又音矩）○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白羽許地）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曰弑。正卒也。（蔡世子般實弑父故以比之夷狄而不書日止弑而日知其弑止不弑則買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責止不嘗藥）〔疏〕（正卒至責止也○釋曰責止則買實卒文不可虛加而復書）

（葬以赦何解止進藥之罪不由於醫罪連於許君故書殺責止止實不弒宜書葬以赦之春秋于弒父皆非子失教訓之道獨於此見之何有義而然因其可責而責之若商臣蔡般之流行同禽獸不得爲小人非可責之限故傳詳例於此）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止自責曰我與弒君之人同罪於是致君位於弟○與夫音豫又如字下音扶虺許鬼反）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嗌喉也○歠昌悅反又常悅反飦之然反又居言反粥之六反嗌音益咽喉也容粒音立）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就其有自責心故以備禮責之）○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爲飾成童八歲以上○羈又作羇貫古亂反）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不敢罪上故言過）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累劣僞反）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自夢者。專乎夢也。（能專制夢○自夢無工反又亡忠反又亡弄反本或作蔑左氏作鄸）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會以公孫之貴而得夢既而不以之叛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令力呈反）〔疏〕曹無大夫○釋曰再發傳者何解前崇曹羈之殺此重公孫之奔奔殺異辭而同例發明其俱賢而得書明小國無大夫也○秋。盜殺衛侯之兄輒。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凱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而目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爲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惡其烏路反）〔疏〕盜賤也○釋曰復發傳何解殺大夫稱人者謂誅有罪故盜殺三卿云不以上下道明大夫之例母兄之殺宜繫於君自殺也不能保存母兄令爲盜所殺故書兩下之文以至賤而殺至貴故不得言上下道稱盜雖同本事例異故發傳也然則何爲不爲君也。（嫡兄宜爲君○嫡丁歷反）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綦音其又其冀反劉兆云綦連併也踂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縶劉兆云如見絆縶也）○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徐邈曰月者蓋三卿同出爲禍害重也君以臣爲體民以君爲命凡爲憂者大害民處甚春秋皆變常文而示所謹非徒足以見時事之實亦知安危監戒云耳○處昌慮反以見賢徧反）○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疏〕注月者至害重也○釋曰宋萬以一卿而詳之又弟辰以五大夫而不月何解宋萬乃出月見宋人不討賊致令得奔故謹而月之弟辰爲仲佗所彊元無去意爲患輕故不月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言不作亂）〔疏〕自陳至焉爾○釋曰復發傳何解從外之叛而加自自實有力嫌其言自叛不由外納力復言內弗受也與入邑異例不受爲同復言以有嫌異於竊地者故發例同之○注言不作亂○釋曰則作亂不得言叛當以作亂書欒盈良霄是也傳言叛是與作亂是也○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冬。蔡侯東出奔楚。東者。東國也。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東左氏及公羊作蔡侯朱）父執而用焉。（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是也）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奔既罪矣又奔讎國惡莫大焉○惡之烏路反）○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自宋南里者。專也。（專制南里○）大蒐于昌間。（○間如字一音閒）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疏〕秋而至蒐事○釋曰何以發傳於此解大蒐有五八年發例見正識不正此蒲之蒐在夏之末承秋之初尚可以蒐則承春之首不可之甚故須發傳以彰甚也○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叔鞅叔弓子天子志崩不志葬志葬危不得以禮葬也月者亦爲葬景王起○亦爲于僞反）〔疏〕六月葬景王○釋曰何以不書日解傳言日甚矣其不葬之辭恐其甚之不明日以起之今經言王室亂則甚之可知故省文也王室亂。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尹氏立子朝劉氏單氏立王猛俱未定也）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皇地○單音善）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直言王猛不言王子是有當國之嫌）〔疏〕以者不以者也○釋曰復發傳何解劉單王之重卿猛王之庶子以貴制庶嫌其義別起例以詳之也○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猛非正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不卒者也。（未成君也）其曰卒。失嫌也。（猛本有當國之嫌其卒則失嫌故錄之）〔疏〕失嫌也○釋曰經言王猛以王爲尊何以言當國解春秋以王爲國若言齊晉今言王猛不言子與無知同文故曰當國也○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郊。（郊周邑也）○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不日在外也以罪出奔又奔讎國故不葬）〔疏〕注不日在外也○釋曰案諸侯之卒不日以明庶不以外爲異傳曰諸侯時卒惡之今東國奔讎何以書月解許用新臣卒上言伐楚下言卒無明其在楚庶子而卒卒而不日書時在外文不明故也蔡侯肸在內而卒卒不書日傳曰惡之今蔡侯東國上言東以貶之下言卒於楚諸侯之奔例不書卒今蔡侯之卒見奔讎國而死惡之可知以在外以明惡故書月以顯之○注又奔讎國故不葬○釋曰諸侯奔死於外國例不卒何直不葬有義而然諸侯不卒則已卒宜有葬葬不書者義有所見義不必同或從失德今蔡侯不卒卒於讎國書卒而不葬○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雞甫楚地○雞甫左氏作雞父）胡子髡、沈子盈滅。（國雖存君死曰滅○髡苦門反盈本亦作逞）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據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不言楚敗晉師）〔疏〕中國不言敗○釋曰釋其滅案經戰于韓獲晉侯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中國不言敗直言戰于雞甫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胡子髡沈子盈滅定以言敗解言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傳曰進楚子然則邲之戰直在楚以中國不言敗今吳無進稱爲夷狄故不稱戰及敗績以釋其滅足賢胡沈之君亦明吳之不進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也賢胡沈之君死社稷）獲陳夏齧。獲者。非與之辭也。（賢夏齧雖獲不病以其得衆也義與華元同○夏戶雅反齧五結反）〔疏〕注與華元同○釋曰國書亦然而無傳釋而經文有異何得稱同解華元有故而止又雖不同明賢之義不別國書文同而義同也上下之稱也。（君死曰滅臣得曰獲君臣之稱○之稱尺證反注之稱同）○天王居于狄泉。（敬王辟子朝狄泉周地○辟音避）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天子踰年即位稱王敬王踰年而出故曰始王雖不

（在國行即位之禮王者以天下爲家故居于狄泉稱王）尹氏立王子朝。（隱四年衛人立晉傳曰稱人以立得衆也此言尹氏立朝唯尹氏欲立之）〔疏〕始王至之也○釋曰注云天子踰年即位稱王敬王踰年而出故曰始王天子之稱天王是常例也而傳云始王注云踰年者未達此傳之意解子猛當國朝亦非正景王以三十一年夏四月崩六月葬劉單二子以王猛居于皇復入王城冬而猛卒至今敬王踰年而既葬所繼者承景王之崩不繼者承王猛之卒是年七月敬王立當踰年既葬之例此歲尹氏立子朝將圖神器天下兇懼其主無雖復常稱其所在著其始王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據晉之名惡今朝亦惡怪不直名而言王子○惡烏路反下同）別嫌乎尹氏之朝也。（若但言尹氏立朝則嫌朝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別之○別彼列反）〔疏〕立者至者也○釋曰重發傳何解衞晉得衆言立嫌非所宜此子朝失衆獨在尹氏故言立以著不宜文同而義異故復發傳別嫌乎尹氏之朝○注云嫌朝是尹氏之子○釋曰夫國之大事莫善繼統繼統之道勿盛嫡胄繼無承重宜擇立其次故單子劉子立猛文稱當國其次子無命敬獨言立言立彰不宜明有篡王之意今周室雖衰鼎命在上四方諸侯知一人之貴繼成康之道滅典法之文存祭號大名不可虛置巍巍聖寶寧得空假鄗以區區之小而以外孫爲嗣書其滅亡以爲將來之戒況天下重任豈得異姓尹氏不擇天道不達人事不自立其子當有同心之投不義之罪御假一朝之勢以集四海之士此理灼然而愚夫之所不或何爲孔子書經游夏爲傳經於不疑之中而彊生疑於無嫌之義而巧出嫌恐朝爲尹氏之子爲當有旨解周室大亂骨肉弃離故王猛有篡奪之心單劉懷翼戴之志敬王孤立猛卒之後而朝逆尹氏之世卿婚媾王室禍亂之基固可奪之初自立或招乘釁之衆集負險之民堅冰之際或有无妄之會經別嫌尹氏不亦宜乎衰亂之世何所不爲鄗立異姓周亦致疑疑而須別別嫌立朝者此其旨矣○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疏〕有疾至晉也○釋曰解公之如晉四不得入假言有疾實由季孫之不入今實有疾別於無疾而反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晉。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上謂宗廟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挈苦結反）○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釐力之反）○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衞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鸜鵒來巢。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鸜鵒不渡濟非中國之禽故曰來○鸜其俱反本又作鸛音權左氏作鸜公羊作鸛鵒音欲濟子禮反）〔疏〕一有至中國○釋曰重發傳者何解鸜鵒者飛鳥與蜚蟊異稱有爲同故重發傳云來者來中國也何嫌而發解蜚蟊不言來不見所從麟不言來者欲但於中國不外之鸜鵒穴者而曰巢。（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或曰增之也。（如增言巢爾其實不巢也雍曰凡春秋記災異未有妄加之文或說非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者。有中之辭也。（不言中辛中辛無事）又有繼之辭也。（緣有上辛大雩故言又也）○九月。乙亥。公孫于齊。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于陽州。次止也。（陽州齊竟上之地未敢直前故止竟也○公孫音遜本亦作遜下同齊竟音境下同）〔疏〕孫之至奔也○釋曰復發傳何解前發例於夫人今復發例於公明其同義以別尊卑之辭詳畧也齊侯唁公于野井。（野井齊地齊侯來唁公公遜之至野井唁音彥）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疏〕弔失至魯也○釋曰言弔足以釋之復言不入於魯地則曰唁者彰公失國言不得入魯繼國事之辭言可以書唁而不詳其文○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宋地）邡公也。（邡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邡音方又音訪）〔疏〕注宋公至納公○釋曰案諸侯之卒卒在外書地書地縱不納公何得畧以見義解諸侯卒書地者地有遠近國邑之別故鄵扈非國晉侯因會且而鄭伯未見諸侯之所許男朝楚蔡奔雖國四者書地地有所由今曲棘非國是未踰竟當從鄵扈之例既明矣釋以謀納公爲義義叶鄵扈而例不異○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公）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易以豉反爲于僞反）〔疏〕取易辭○釋曰與濟西讙闡同異若何解取者易之辭易辭之義兼內外內之釋雖同同而事拂異異則反覆釋之故曰爲公取之言非季氏之略忠臣之意非實易辭尊君抑臣與濟西同文前不異外之易者實易宋取鄭師是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據公但至陽州未至齊）〔疏〕注據公至陽州○釋曰後如晉出致不同傳以見出致解公初至於陽州後如晉乾侯出不同傳以見齊侯爲義雖至陽州可以齊致明乾侯之致不見晉侯故下二十九年注云以乾侯致不得見晉侯故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爲重故可言至自齊）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若但言公至自齊而不言居于鄆則公得歸國欲明公實在外故言居于鄆）〔疏〕公在外○釋曰又曰前不外公言外何解言外者據內生名公雖出奔臣子不得外公存錄之如在國在國之文不得實同故言居鄆以別之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爾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是崇君之道○）○夏。公圍成。（成孟氏邑）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崇大其事）〔疏〕非國至大公也○釋曰何解凡邑不言圍指小都都之大者則國此文是於三家彊大邑過百乘比之小國國家之患良由此起昭公圍成郈郈人不服而臣之邑不順季氏之權得國之資圍而不克故以大公爲文然則定公雖墮三都成人不肯公代不克故傳以大公釋之書致爲異故傳釋之此不致者齊無難公之言不以適齊無爲危至如長葛言圍非常見義乃殊故傳不異○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陵某地○鄟音專又市轉反）公至自會。居于鄆。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疏〕義不外公也○釋曰復發傳何解自齊爲虛致自會爲實文與虛致嫌義有殊故發不異也○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周有入無出也。（始即位非其所今得還復據宗廟是內故可言入若即位在廟則王者無外不言出）〔疏〕有入無出也○釋曰王也傳言周而復釋何解彼明上下一見則同有出文故言周言周有入無出明天王之身入與出故發傳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遠矣。非也。（雍曰奔篡君之賊其責遠矣○召上照反篡初患反）〔疏〕注奔篡至遠矣○釋曰傳言奔直奔也何嫌以發解非也非責之非責其遠矣獨言遠者傳云於周公著例見上下之文然則王子瑕不言出是常文而無大罪則從例可知故省文至於尹氏周室之微弱而日月不誅子朝使之奔不足可責遠矣則刺諸侯諸侯謂宋衞陳鄭外附於楚子朝之舅華戎同心而叛天子不能誅則宜遠責諸侯乃經解傳宜其責遠矣傳既責遠愧奔亦異故曰奔直奔也傳曰奔之惡也惡其奔雖子朝之奔雖而曰奔直奔惡諸侯之叛刺其不殊也奔。直奔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齊。居于鄆。公在外也。〔疏〕公在外也○釋曰發傳不同而重起例何解公前孫而至今如齊不言孫反而言至至言居于鄆故傳言公在外也異義而文別故重言例而文省則義同義同亦在外可知也○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僚力雕反）○楚殺其大夫郤宛。（○宛於阮反又於元反）○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衞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祁犂力兮反又力私反扈音戶）○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徐邈曰自此已前邾畀我庶其盈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之人俱以魯爲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爲過之甚故悉書之以示譏也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畧其氏○）

（邾快苦夬反畀必二反本或作鼻遣逃布吳反）○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不得入于晉乾侯晉地）〔疏〕（公如晉○釋曰解與發圍國之文同故傳言公在外也明從鄆如齊不釋言次之言在外亦顯故）公在外也。○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下滕子寧皆如字）○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致不得見晉侯故）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不得入於魯也。〔疏〕（唁公至魯也○釋曰復發傳何解前齊侯唁公于野井野井齊地今來唁公于鄆鄆是魯地魯地而言唁言不得入于魯國都魯國都謂宗廟所在唁有遠近人有尊卑君臣同文故重發例也）○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魯公之出非我罪○叔倪五計反又五兮反左氏作詣）〔疏〕（皆無公也○釋曰叔倪之卒事無公而曰皆何解經言宋公佐卒于曲棘傳言邡公也今叔倪復卒傳曰皆無公也）○秋。七月。○冬。十月。鄆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公既出奔不能改德脩行居鄆小邑復使潰亂德之不建如此之甚○潰戶內反惡烏路反又如字行下孟反復扶又反）〔疏〕（潰之至得也○釋曰重發起例何解上下不相得之爲罪與國同故例詳之此年三月次于乾侯來還于鄆冬而鄆潰嫌自潰不責於公故言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傳明昭公有過非但季氏之罪）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中國猶國中也）〔疏〕（注中國至中也○釋曰凡言國中指謂魯也中國指其諸夏諸夏爲中國據夷狄爲外案成昭適晉並踰年而不言在襄二十八年公如楚二十九年書公在楚傳曰閔公也爲楚所致存錄之然則此文中國國中何爲變中國者何解中國踰年不言在親倚之情如國與二比之國中不以言中非諸夏且昭以二十五年出奔二十六年居鄆是魯地不存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亦如之至此寄在乾侯乾侯爲晉地明公去魯竟而入於晉界不復重還遂卒于外雖復生存居地壞于寻來歸來不居故曰故傳以有故釋之所以閔公范例云在有故言在非所在也）○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去起呂反）○秋。八月。葬晉頃公。（○頃音傾）○冬。十有二月。吳滅徐。（滅夷狄時月者爲下奔起○爲于僞反）〔疏〕（注月者至奔起○釋曰案滅中國日出奔月輕於滅滅夷狄時奔何得更月解范荅薄氏云國不滅而出以月爲國滅例而出重發於滅滅夷狄雖時猶加於月然則溫子不滅而出奔何以不月有義而然弦子之奔文承八月之下溫子以逃在正月之後何知不月傳於弦子滅言不日微國微國則例月例月則不關於君出君出之重不大於滅國范云出重於滅者言既滅其國君不死難比之常奔恒滅則爲重矣滅在月例者君出不復加日明滅重矣月亦是譚子出月月閼滅國滅國例之同同例在不日傳於滅國詳畧之更於潞子發夷狄之遠例於鄫亡見中國之變稱義例成矣潞子之賢從自盟滅國獲君君或出奔名爲罪皆有罪故注譚子云蓋無罪今注章羽明不復疑名爲有罪譚子言蓋約邾益之名名義見矣故章禹從正例而不疑也）徐子章羽奔楚。（奔而名者有罪惡也○惡烏路反）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櫟于適歷。（適歷晉地○櫟音歷適舊作躒適丁歷反）○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言已告魯求納君唯意如不肯○爲于僞反）〔疏〕（唁公至魯也○釋曰復發傳何解范例云唁有三弔失國曰唁唁雖有三弔失國三三釋一而已不入魯界有三文知言唁嫌與魯異其言不得入魯明弔失國而異今地晉而受晉納公有可入之理故言唁公不得入於魯也）○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其不言邾黑肱。何也。（據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言邾○肱古弘反濫力甘反又力暫反）別乎邾也。（邾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國○別彼列反）其不言濫子。何也。（據既別之爲國則應書其爵）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疏〕（來奔至叛也○釋曰重發傳何解書黑肱不繫邾嫌其專地不責叛罪輕故言來奔不言叛罪自顯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闞口暫反）○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太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享獻也覲見也言天子微弱四方諸侯不復貢獻又無朝覲之禮○大音泰享許丈反覲其靳反見賢徧反復扶又反朝直遙反）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祭謂郊上帝號謂稱王）〔疏〕（天子至與號○釋曰於此乃言周衰變之正重復起傳何解平桓之世唯禮樂出自諸侯諸侯猶有享覲之心襄王雖復出居猶賴晉文之力札子雖云嬌殺王威未甚屈辱至於景王之崩嫡庶交爭宋衛外附楚亦內侮天子獨立成周政教不行天下諸侯無桓文之霸不能致力於京師權柄委于臣手故大夫相率而城之比之在禮故釋不異辭因變正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穀梁注疏卷十八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十有四年

注曹叔至之國（閩監本同毛本國誤內）

定四年左傳文（閩監毛本同何校本傳作氏）

十有六年

解去有本末（閩監毛本去作云是也）

十有七年

不曰孛于大火（閩監毛本同釋文星孛下出茀子云本亦作孛今本作孛與釋文亦作本合）

於越敗吳于檇李是也（監毛本于誤於閩本不誤檇皆誤从才）

何嫌以發解戰言及所以別客主（閩本及作乃監毛本言及作○註）

故須起例以明之（閩監毛本同單疏本以作而）

十有八年

明之災得書之由（閩本同監毛本之作宋單疏本作外）

十有九年（監本十誤子）

故以比之夷狄（閩監毛本同余本無之字）

知其弑（閩監毛本同余本其下有不字）

而復書葬以赦何（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無何字）

我與弑君之人同罪（閩本同監毛本君作父）

母之罪也（閩監毛本同石經元刻上有父字改刻刪去故以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九字爲一行）

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傅誤傳釋文羈又作羇）

二十年

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石經閩監毛本同釋文夢本或作蔑）

而目言衛侯之兄者（閩監毛本目作自余本作斥）

衛謂之輒（石經閩監毛本輒作輙是也釋文本亦作縶）

二十有二年

嫌其義別起例以詳之也（閩本同監毛本起誤其）

癸酉朔日有食之（石經閩監毛本同余本脫朔字）

二十有三年

解許用新臣卒（閩監毛本用作男）

死於外國（閩監毛本同單疏本外作他）

中國不言敗（閩監毛本此上衍獲陳夏齧四字石經無）

定以言敗（閩監毛本同單疏本定作足）

以釋其滅（閩監毛本同單疏本釋作稱）

賢胡沈之君死社稷（閩本同監毛本胡誤乎）

始王至之也（此疏十行本在注尹氏欲立之下閩監毛本在故居于狄泉稱王下何校本上有傳字）

未通此傳之意（十行本未下一字筆畫外誤閩監毛本作諭何校本作通）

朝唯尹氏欲立之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朝作明按作明是）

重發傳何（閩監毛本同單疏本重作復）

不義之罪（閩監毛本同單疏本義作達）

而愚夫之所不或（單疏本元本同閩監毛本或作惑）

二十有五年

有鸜鵒來巢（閩監毛本同釋文鸜本又作鸛）

如增言巢爾（閩監毛本同何校本如作加）

公孫于齊（閩監毛本同是也釋文孫本亦作遜）

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于陽州（閩監毛本次于陽州四字誤倒在孫之爲言猶孫也上石經此語漫漶諱奔也陽州五字尚可辨知十行本與石經合）

復發傳（閩監毛本同單疏本下有者字）

何得略以見義（閩監毛本同單疏本何下有以字）

晉侯因會且而鄭伯未見（閩監毛本同單疏本而下有卒字）

四者書地地有所由（閩監毛本同單疏本書地作地書）

易辭之義兼內（閩監毛本同單疏本內上有外字是）

同而事辨異（閩監毛本同單疏本辨作別）

二十有六年

則公得歸國（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依公羊疏則下增嫌字）

又日前不外公言外（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日作曰）

自齊爲虛致（閩監毛本同單疏本致作至）

刺其不殊也（閩監毛本殊作誅）

二十有七年

楚殺其大夫郤宛（石經閩監毛本同釋文出郤宛）

宋樂祁犂（閩監毛本同石經犂作犁釋文出祁犁）

三十年

雖時猶加於月（閩監毛本同單疏本於作以）

滅國例之同（閩監毛本同單疏本例作與）

故章禹從正例而不疑也（閩本同單疏本監毛本禹作羽）

三十有二年（十行本三字脫中間一畫閩監毛本誤作二）

衛太叔申（閩監毛本同石經太作大釋文出大叔音泰○按大太古今字）

又無朝覲之禮（閩監毛本同余本覲作見）

於此乃言周衰變之正（閩監毛本同單疏本於作以）

監本春秋穀梁注疏定公卷第十九（起元年盡十五年）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定公【疏】（魯世家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周敬王十一年即位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死在外故）【疏】（注死在外故○釋曰非正終案桓公之薨于齊與乾侯不異莊公不即位而書正月何解以十八年如齊至即薨薨而當歲即入人而莊公繼位行既殯踰年之禮但以先君殺而後主不忍行即位之禮今昭公前年薨今年喪入定公既殯不居正月之前欲行即位非踰年之始非始非正故未得即位不得比之莊公）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晉執人於尊者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言其執不書所歸徐邈曰案傳定元年不書正月言定無正也然則改元即位在于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以謹仲幾也）【疏】（注晉執至幾也○釋曰薄氏駁云仲幾之罪自委之王吏非晉人所執故傳云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譏執不譏無所歸晉執曹衛他處並可言歸若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復何得言歸于京師若如此論何以通乎解范荅云晉城成周宋不即役晉爲監功之主因而執之此自晉人之事安得委之王吏傳當以執人於尊者之所而不以歸於王之有司非言其不可以執晉文公執曹衛之君各於其國而並不書國者以其歸于京師故也今執仲幾不書所歸唯舉其地者此晉自治之効▲若使歸于京師與執諸侯同君臣無別也今直執在京師不可言歸此義猶自未通有義而然上言城成周序仲幾于會於歸言于京師其言足誤▲天王居于狄泉在畿內而別處若上言城成周下稱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具見執之異處而歸天子今晉人於尊者之側而執人以歸自治於國故春秋不與其專執地於京師下文言此大夫其日人何微之也何以知大夫有義而然▲周之稱名大夫相執無稱名之例因此見義明大夫相執不書書則微之見伯討失所故云云非謂大夫相執得見於經經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與伯執稱人不異異則言侯故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是君臣之別也）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殯然後即位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疏】（注周人至之上○釋曰嫌何以言解喪自外至雖正棺於兩楹之間兼不亦言故言西階鄭注禮記以爲殯亦兩楹之間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謂昭公在外故○見賢徧反）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見授後君乃受故須）

（棺在殯乃言即位）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據未有日者）〔疏〕定之至察也○釋曰解定公即位特異常文者欲言繼弒公好卒欲言好卒卒非正終不即入踰年乃至至正月當即位而皆失時不得同於常禮宜異文文書之在夏是有故與無故兩文並見即位雖同而時義有別理有所見見必有意故曰不可不察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去戊辰六日怪不即位）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即位）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兩楹之間南面之君聽治之處○之處昌慮反）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欲有所見）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於厲之中。又有義焉。（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以輕喻重也雖爲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況君喪未殯而行即位之禮以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周道尚明无愧于不往）〔疏〕注周道至不往○釋曰今定公之世天子之存唯祭與號安得云尚明解此傳以重況輕陳上世之事非專今日下成康爲未久定公未殯不得即位以臨群臣輕于王命王命猶不得背殯指謂王與魯並有喪周人弔魯魯人不弔既殯君乃奔喪服天子之斬哭泣申父重之情先殯其父後奔天子之喪亦是不奪人之親門外之治義斷恩門內之治恩掩義至如伯禽越紼赴金革之重不拘此例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冬禾稼既成猶雩則非禮可知秋禾稼始苗嫌當須雨故問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邵曰凡地之所生謂之毛公羊傳曰錫之不毛之地是也言秋百穀之潤澤未盡也人力未盡謂耕耘之功未畢○耘本又作芸音云）〔疏〕凡地至是也○釋曰言非必百穀至而雩祀之設本爲求雨求雨之意指爲祈穀故周須噫嘻之篇歌春夏而同名至於脩雩祀不異故此傳言毛澤未窮人力未竭言人力之功施於種植種植之義在于禾黍未聞凡品揔稱曰毛將何所據解聖人之於四海不偏一物愛人之情特深懷抱百姓所恃莫急於食食雖民天天不降雨嘉品不育時澤之來昔汎無私雖非百穀亦治有洪之潤公田已流遂及之惠彌遠故揔凡品爲毛明天德之道廣列子言山川之毛指謂草木公羊所論非專禾麥寒涼之地本不種苗鄒衍吹律乃始名生物謂之黍君以此言之公羊所言不毛鄒衍之前當鄭伯與楚語時也又上傳云冬大雩非正也秋亦曰非正也非正是同而問不與及昔之直釋月雩爲正則四月龍見常失正故也解成七年冬大雩傳云冬無爲雩也言用禱禮明禾稼成不須雩失時不二故問同而荅異注當須雨其解也聖人重謝請請必爲民民之本務在於春夏春夏祈穀先嚴其犧牲具其器物謹脩其禮與精神有感故一時盡力專心求請求請不得失時時謂孟夏之節是月有雨先種得成茂實後種更生故重其二時時過以往至於八月九月脩雩之節不言四月非正也故曰是月不雩則無及矣謂八月求雨雩而得之則書雩明有所及故也是月雩不必有雨而曰無及者人情之意欲其有益故以兩月請是年不艾則無食指謂九月之雩雩而得雨是年有食雩不得雨則書旱旱則一歲無食故曰是年傳於他秋言月季秋言年年月之情以表遠近深淺之辭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道之爲君必爲先也其禱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禱亦請也此即請辭也○艾魚廢反去讓羌呂反是舍音捨焉請於虔反應上時掌反道之音導）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詒托猶假寄詒以之反）〔疏〕請乎應上公○釋曰案月令大雩帝此經言大雩文與月令同同祀上帝天也而曰上公義更何取且雩與禱本自不同而引禱辭以證雩何解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與魯天子同雩上帝上帝既雩雩及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即此傳所謂古之神人通乎陰陽使爲民請雨故言請哉請應乎上公天尊不敢指斥故請其屬神考異郵說僖公三時不雨禱于山川以六過自責又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此注所云其禱辭或亦用之故引以明之耳○立煬宮。（煬宮伯禽子廟毀已久○煬宮餘亮反煬公之廟也煬公伯禽子）立者。不宜立者也。〔疏〕立者至者也○釋曰重發傳何解不日與武宮異故發傳范例云宮廟有三者三者文有詳略詳略見功有輕重丹楹功少故書時刻桷功重故錄月范荅薄氏云考宮書月比丹楹爲重是其三文武宮書日范云始築之事然煬宮周書謚法肆行勞神曰煬煬宮不日比武宮爲輕輕重之例各以類舉此謂范例之數以宮言之立廟之例以立言之在不宜之中一事而兩屬數有所附故例有因亦得數此同在不宜之中○冬。十月。隕霜殺菽。（建酉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舉殺豆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傳三十二年隕霜不殺草是也）其曰菽。舉重也。〔疏〕未可至舉輕○釋曰隕霜二文不同書故范特爲一例傳嫌獨殺菽不害餘物故以輕重別之菽易長而難殺故以殺之爲重重者殺則輕者死矣輕而不死重者不殺居然可知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兩觀工喚反注及下文同）其不日雉門災及兩觀。何也。（據先書雉門則應言雉門災及兩觀鄭嗣曰據災實從雉門起應言雉門災及兩觀）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始災者兩觀也鄭嗣曰今以災在兩觀下使若兩觀始災者不以雉門親災）先言雉門。尊尊也。（欲言兩觀災及雉門則卑不可以及尊災不從雉門起故不得言雉門災及兩觀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也鄭嗣曰欲以兩觀親災則經宜言兩觀災及雉門雉門尊兩觀卑卑不可以及尊故不得不先言雉門而後言兩觀欲令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矣○令力呈反）〔疏〕雉門至觀災○釋曰解劉向云雉門天子之門而今過魯制故致天災也○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不正謂更廣大之不合法度也據當諱而以雉門親新作之下）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改舊雖不合正脩飾美好之事差可以雉門親之○差初賣反）〔疏〕作爲至度也○釋曰重發傳何解此災而更脩嫌與作南門異故發傳以同之災惡故尊雉門推災而遠之今新作美好之事雉門雖不正尊雉門可以親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疏〕公如晉○釋曰書月何解昭公四如晉兼有疾爲五皆不月公不入晉則無危十三年二十三年乃復皆不月是其例乃復文承月下不蒙可知昭公即位二年而脩朝禮無闕而爲季氏所譖使不得入公無危懼之意猶數數修朝於晉晉雖不受朝公無危懼之理定立今三年始朝於晉晉責其緩慢不受其朝公懼而反非必季氏所譖公有負於晉而心內畏懼故危錄之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穿音川）○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名○拔皮八反）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召詩照反○夏戶雅反）○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公孫姓音生又如字）○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召陵會劉子諸侯揔言之也皋鼬地名○鼬由又反）○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公畏強楚疑於侵之故復者更謀也不日者後楚伐蔡不能救故○復扶又反）〔疏〕公會至疑也○釋曰案傳例地而伐疑辭今經言會于召陵侵楚則疑於前會不關於後而云志於後會也者後志疑何解楚當時爲之所困削弱矣諸侯侵之易可得志今一會之中十有九國衆力之彊足以服楚不敢深入淺侵郊竟則責諸侯之疑居然可曉公疑於楚彊謂無勇故會盟二文並見魯公外內之疑兩顯　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劉采地○劉卷音權采七代反）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者謂之寰內諸侯列土之諸侯雖賢猶不當卒○寰內音環）天王崩。爲諸侯主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嘗以賓主之禮相接能爲諸侯主所以爲賢）〔疏〕此不卒至賢之也○釋曰又云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書卒不關其賢而范例云寰內諸侯非列土諸侯而書之者賢之也賢之一文而義當兩用解上言不卒而得書卒之意釋下言賢之猶賢不當卒卒之者以其爲諸侯主明賢之義故得書卒反覆二事皆是爲賢故例復云賢之不用葬葬之者明亦爲賢之而采地比之畿外諸侯故書葬　○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貴謂子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子胥父伍奢也爲楚平王所殺○信音申攘如羊反郤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見不以禮曰干欲因闔廬復父之讎○挾戶牒反又子協反闔戶臘反盧力居反見賢遍反）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子胥匹夫乃欲復讎於國君其孝甚大其心甚勇）〔疏〕注其孝至甚勇○釋曰子胥之復讎違君臣之禮失事主之道以匹夫之弱敵千乘之強非心至孝莫能然也得事父之孝非敬長之道故曰其孝甚大若夫子胥父欲被誅竄身外奔布衣之士而求干列國之君吐弓矢之志無疑難之心故曰其心甚勇　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疏〕傳不至興師○釋曰然則成湯之誅葛伯爲殺其餉者武王之殺殷紂稱斬朝涉之脛何以萬乘之主爲匹夫復讎解湯征葛伯本爲不祀之罪罪已灼然然湯聽其順辭使其亳民爲耕葛伯殺其餉者此由不祀而致禍其如殷紂之罪被所不盡斬以所不書故武王致天之罪稱斬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亦不爲匹夫興師吳子有因諸侯之怒直申子胥之情故言不爲匹夫興師得其實論也傳稱子胥云虧君之義復父之讎傳文曲直子胥是非穀梁之意善惡君爲解公羊左氏論難約然賈逵服虔共相教授戴宏何休亦有唇齒其於此傳開端似同公羊及其結絢不言子胥之善夫資父事君尊之非異重服之情理宜共均既以天性之重降於義合之輕故令忠臣出自孝子孝不稱忠臣今子胥稱一體之重忽元首之分以父被誅而痛纏骨髓得耿介之孝失忠義之臣而忠孝不得並存傳不善子胥者兩端之間忠臣傷孝子之恩論孝子則失忠臣之義春秋科量至理尊君卑臣子胥有罪明矣君者臣之天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子胥以藉吳之兵戮楚王之尸可謂失矣雖得壯士之偏節失純臣之具道傳舉見其非不言其義蓋吳子爲蔡討楚申中國之心屈夷狄之意其在可知　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正是日謂昭公始朝楚之日○爲是于僞反不爲及下爲是皆同朝於直遙反注同囊乃郎反）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南郢楚郡○郢以井反又以正反）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用事者禱漢水神○數所主反）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據實救蔡）救大也。（夷狄漸進未同於中國）〔疏〕救大也○釋曰夷狄漸進未同於中國狄何以言救齊解救齊是善事今吳夷狄而憂中國故進稱子然未同諸夏故不言救雖書救齊而未稱人許夷狄不使頓偪故也今吳既進稱子復書曰救便與中國齊蹤華夷等迹故不與救若書救當言吳子救蔡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不直舉救蔡而言吳入楚　楚囊瓦出奔鄭。（知見伐由己故懼而出奔）庚辰。吳入楚。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鄭嗣曰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言吳人壞楚宗廟徙其樂器鞭其君之尸楚無能抗禦之者若曰無人也○易以豉反壞音怪撻士達反縣音玄亢苦浪反）何以不言滅也。（據宗廟既毀樂器已徙則是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雍曰吳勝而驕楚敗而奮○肖音笑奮方問反）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楚復立也○敗必邁反復扶又反）何以謂之吳也。（據戰稱子）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蔡侯比年在楚又爲楚所伐飢故諸侯歸之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不言歸之者主名若獨是魯也）義邇也。（言此是邇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於越入吳。（著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見賢偏反）○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傳例曰大夫不日卒惡也意如逐昭公而日卒者明定之得立由予意如春秋因定之不惡而書日以示譏亦猶公子翬非桓之罪人故於桓不貶○惡烏路反翬許韋反）○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仲孫忌而曰仲孫何忌甯所未詳公羊傳曰譏二名）○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冬。城中城。城中城者。三家張也。（大夫稱家三家仲孫叔孫季孫也三家僭張故公懼而脩內城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

（固。張如字一音下亮反注同）（疏）三家張也。釋曰釋之異辭何也凡城之志皆譏傳於冬城諸及防解可城言間隙無事理實有譏今不釋恐同彼傳言志城之中雖得間隙復有畏張後之患還與皆譏之義同或是義與可城同也　或曰非外民也。○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鹹音咸）○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皆非所宜以）（疏）以重辭也。○釋曰前注云以有二義今注即云凡言以皆非所宜以是一義而曰二何解楚執宋公兩君相執傳以言重辭別於凡以今此君而執臣明以國重不言與二君共例故發例同之二義已見故注更言凡以而起義解以者不以者不止釋此文　○齊侯、衛侯盟于沙。（沙地）○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惡烏路反）（疏）公如至致也。○釋曰復發傳何解莊二十三年起例公行有危而書月今公伐齊有危危而書月一時之間再興兵革危懼之理義例所詳故重說以明之　○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也）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柳良久反）○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曲濮衛地○濮音卜）○從祀先公。貴復正也。（文公逆祀今還順）○盜竊寶玉大弓。寶玉者。封圭也。（始封之圭）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是武王征伐之弓）周公受賜。藏之魯。（周公受賜於周藏之魯者欲世世子孫無忘周德也）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亡失也）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疏）非其至之亡○傳曰於經何例當之解經言饑止謂二穀不政苞宣公之例五穀不收止在當文康饉無例應之今因盜而發亡例經無應之或說非其所以與人謂之亡是梁伯所行也梁伯受國于天子不能撫其民人而自失之夫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權之可守焉得虛假君貪色好酒耳目不能聰明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而國外奔因若自滅故謂之亡此可以應其義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田邁反）○得寶玉大弓。（杜預曰弓王國之分器也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分器扶問反）其不地何也。（疏）其不地何也○釋曰據何文而責地解此據獲物言地經言戰于大棘獲宋華元宜冢上地故據彼責此　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國之大寶在家則羞也況陪臣專之乎恥甚而不目其地）（疏）注況陪臣專之乎恥甚而不目其地釋曰下或曰陽虎以解家也還是陪臣何以異之解上說不目羞明失之為辱得之為榮而言地地是陪臣之所居魯能奪陪臣之得可以明免恥何為不地夫以千乘之國而受辱於陪臣雖得為榮書地則恥或曰之義得非魯力也陽虎竊國重寶非其所用畏眾之討送納歸君故書而記之　惡得之。（惡於何也○惡音烏注同）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眾也。○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左傳作夾谷。○頰古協反）公至自頰谷。離會不致。（雍曰二國會曰離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然則所是之是未必是所非之非未必非未必非者不能非人之真非未必是者不能是人之真是是非紛錯則未有是是非不同故曰離離則善惡無在善惡無在則不足致之于宗廟）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將欲行盟會之禮○為危于偽反相焉息亮反下兩相同壇徒丹反封土曰壇）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羣呼曰譟○鼓譟素報反呼火故反）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階會壇之階）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兩君合會以結親好而齊人欲執魯君此無禮之甚故謂之夷狄之民司馬主兵之官使禦止之○合好呼報反注同使禦魚呂反）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屬語也夫人謂孔子也齊人欲執魯君是夷狄之行○逡七旬反屬章欲反夫人音扶語魚呂反之行下孟反）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優俳施其名也幕帳欲嗤笑魯君○幕音莫俳皮皆反嗤尺之反）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何休曰齊侯自頰谷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讙好官反蓋為于偽反）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以見賢遍反）（疏）一會之怒三軍自降若非孔子必以白刃喪其膽核矣敢直視齊侯行法殺戮故傳於頰谷之會見之矣後世慕其風規欽其意氣者忽若如是毛遂之亢楚王藺子之脅秦王俱展一夫之勇不憚千乘之威亦善忠臣之鯁骨是賢亞聖之義勇　○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叔孫氏邑郈音后）○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地名）○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辰為佗所強故曰暨○暨其器反佗大河反彄苦侯反強其丈反）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言辰未有失其為弟之道故書弟以罪宋公）（疏）未失其弟也○釋曰案辰以前年出奔雖骨肉之義今歲入邑有叛國之罪失弟之道彰於經文而曰未失何也解公不能制御彊臣以撫其弟而使二卿脅以外奔故著暨以表彊辭稱弟以見罪罪在仲石亦可知矣今而入國兩子之情非辰之意書及而異尊卑言弟以顯無失然則自陳之力由二卿入蕭之叛專歸仲石故重發例以明無罪　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蕭宋邑）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冬。及鄭平。（平六年侵鄭之怨傳例曰盟不日者渝盟惡之也取夫詳略之義則平不日者亦有惡矣蓋不能相結以信○渝羊朱反惡之烏路反下同取夫音符）○叔還如鄭莅盟。（○還音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猶取也。（陪臣專強違背公室恃城為固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新得之故云墮墮猶取也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郈永屬己若更取邑於他然○墮許規反毀也背音佩）（疏）注墮非訓取○釋曰傳言墮猶取也即其訓而曰非者何休難云當言取不言墮實壞耳無取於訓詁鄭君如

（此釋之今經墮其爲義）○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費音祕）○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黄。○十有二月。公圍成。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爲恥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成是國然）〔疏〕（注以公至小邑○釋曰案例國曰圍今邑而言圍則大都大都則皆是國而曰小邑何解經書公明成非小是故言圍公一國之貴重成三家之大邑比於國爲細捉公爲小比於凡邑則大矣故書曰圍）公至自圍成。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邊謂相接）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葭音加）○夏。築蛇淵囿。（○蛇淵地名○囿音又）○大蒐于比蒲。（○比音毗）○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疏〕（叛直叛也○釋曰不解入而重發叛例何解趙鞅自入已邑不從外入入者内弗受也以其無君命於義不受同書入之非專不受故但釋其叛非實叛故下書歸明之非叛而書叛書叛非真叛也故復發也）○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射食夜反又食亦反）○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據叛惡而歸善）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地謂晉陽也蓋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公羊傳曰逐君側之惡人）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據是善事）其入無君命也。（凱曰專入晉陽以興兵甲故不得不言叛實以驅惡而安君則釋兵不得不言歸春秋善惡必著之義）○薛弒其君比。（○比必履反又毗志反）〔疏〕（薛弒其君比○釋曰不日月者何解傳言剽不正其日何則庶子爲君而被弒則不日而月之傳曰諸侯時卒惡之宜從此例薛比書時亦其惡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晉趙陽出奔宋。（○晉趙陽左氏作衛趙陽）○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佗徒河反又如字牂作郎反）○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吴于檇李。（檇李吴地○敗必邁反檇李音醉）○吴▲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地○牽去賢反）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他刀反）○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祭肉天子祭畢以之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脤市軫反）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辭猶書也○膰音煩本又作煩）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欲著名于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疏〕（貴復正也○釋曰從祀先公前有失正之文於後言貴復正今復正前無失正之文而曰貴復正何解復正之文雖同義須有異天王不行禮於魯失正矣今由石尚而歸脤美之故曰貴復正也）○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蒯聵苦怪反下五怪反）○衛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稱弟猶未失爲弟之行○行下孟反）○大蒐于比蒲。〔疏〕（大蒐于比蒲○釋曰文承秋下注云城莒父云無冬者前所未詳然則大蒐秋秋則常事常事不書書之者何即昭八年秋蒐于紅傳曰正也正所以譏不正後比蒲大蒐失禮因此見正今定公以十三年大蒐秋事而於夏行之失正至此十四年大蒐書正以明前不正也）○邾子來會公。（會公于比蒲）○城莒父及霄。（無冬所未詳）〔疏〕（注無冬至未詳○釋曰桓七年注云下無秋冬今不言下何解桓七年夏有人事而秋冬二時不書復無人事故云下今此上有秋下有人事而無冬故直云無冬不言下明冬宜在人事之上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朝直遥反）○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不言所食食非一處而至死○鼷音兮處昌慮反）不敬莫大焉。（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疏〕（不敬莫大焉○釋曰凡鼠食牛皆是不敬而曰莫大何解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過有司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歸罪於君皆道其所傳明不敬之罪小今牛體徧食不敬之罪大也）○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譏不時也）○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高寢。非正也。〔疏〕（高寢非正也○釋曰重發傳何解高者大名嫌是路寢之流故發傳明之）○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渠蒢地也○蒢直居反）○邾子來奔喪。喪急。故以奔言之。〔疏〕（喪急至言之○釋曰奔喪之制日行百里故傳言急所以申匍匐之情也）○秋。七月。壬申。弋▲氏卒。妾辭也。（不言夫人薨○弋氏羊職反哀公之母左氏作姒氏也）哀公之母也。○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於長帥之喪同之王者書非禮○長丁丈反帥所類反）〔疏〕（注邾滕至屬國○釋曰將何據也解范荅薄氏云屬國非私屬五國爲屬屬有長曹滕二邾世屬服事我故謂之屬○注近則至非禮○釋曰若如此注意以奔喪爲禮會葬爲非然則王者之喪諸侯會出何文證若以會葬非禮何以范例云會葬四案經有三范摠云會葬禮何解傳言奔喪喪急不言非禮可知諸侯自相會葬傳無釋文但釋天子之會葬云其志重天子之禮又曰在鄙上明其別於諸侯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責魯人曰吾君親之是以知王者之喪諸侯親會之范云四四當爲三古者四三皆積畫字有誤耳會葬禮也據釋天子之大夫來會葬言者重天子之禮故范例舉之不謂皆是禮也）○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稷。乃克葬。（稷昃也下昃謂晡時○爲于僞反稷如字左氏作昃晡布吳反）〔疏〕（葬既有日○釋曰重發傳何解頃熊夫人今此人君嫌禮異故發傳以明之且彼言日中此言日下稷彼言而此言乃文並不同釋既不異義體相似）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宣八年注詳矣）〔疏〕（注宣八至詳矣○釋曰范例云克例有六則數何文以克之解鄭伯克段一不克納二兩不克葬日中而克葬各二是謂四通前二爲六也）○辛巳。葬定弋。（○定弋左氏作定姒）○冬。城漆。

穀梁注疏卷十九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定公　（余本卷第十一單疏本同）

元年

但以先君殺而後主不忍行即位之禮　閩監毛本主作立何挍本殺作弒

復何得言歸于京師　閩監毛本同何挍本何作可

此晉自治之効　閩監本同毛本効作效

其言足誤天王居于狄泉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誤疑證字誤

何以知大夫有義而然周之稱名　閩監毛本同何挍本然作後

此其大夫　閩監毛本同石經宋本無其字案成公十五年疏引無其字○按上文疏引亦無其字

兼不亦言　閩監毛本同何挍本作嫌殯亦然

又有義焉　石經閩監毛本同余本焉作也

故周人弔　石經閩監本同毛本人誤入

王命猶不得背殯　閩監毛本同何挍本背作皆

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閩監毛本同石經無下雩字儀禮經傳通解引同余本脫冬大雩非正也六字）

故周頌噫嘻之篇（閩監毛本同何按本無嘻字）

食雖民天（閩監毛本同何按本雖民二字闕）

亦治有洪之潤（閩監毛本治作沾何按本洪作洊是也）

爲君必爲先也（閩監毛本同余本爲作謂是也○按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謂）

與魯天子同雩上帝（閩監毛本同何按本與魯乙轉）

上帝既雩雩（閩監毛本同何按本雩字不重）

輕重之例（閩本同監毛本例作序）

此謂范例之數（閩監毛本同何按本謂作爲）

二年

故災在兩觀下矣（閩監毛本同余本矣作爾）

雉門至觀災（閩監毛本同何按本至作及兩二字）

而今過魯制（閩監毛本同惠棟按本過魯作魯過）

四年

後而再會（閩監毛本同石經余本後作一事兩字）

公會至疑也（閩監毛本同何按本公會作傳一事三字）

案傳例地而伐疑辭（閩監毛本同何按本例作異伐作發）

楚當時爲之所困（閩監毛本同何按本之作吳）

此何以卒也天王崩（閩監本同毛本王誤下單疏本卒下有之字與傳不合）

挾弓持矢而干闔廬（石經閩監本同毛本持誤挾）

傳不至興師（閩監本同毛本傳作君何按本至作爲匹夫三字）

故武王致天之罪（閩監毛本同何按本罪作罰）

亦不爲匹夫興師（閩監毛本同何按本不下有專字）

吳子有因諸侯之怒（閩監毛本同何按本有作旣）

傳舉見其非（閩監毛本同單疏本非作爲）

其在可知（閩監毛本同何按本其作理）

南郢楚郡（閩監毛本同余本郡作都）

然未同諸夏（閩監毛本同單疏本諸作中）

知見伐由已故懼而出奔（余本閩本同監毛本脫此十字）

楚無能抗禦之者（閩監毛本同余本抗禦作亢御釋文出能亢御之與余本合案十行本係剜修當是本作亢御淺人妄改）

五年

由乎意如（閩監毛本同余本乎作于）

六年

七年

傳以言重辭（閩監毛本同何按本以言乙轉）

八年

傳曰於經何例當之（傳當作釋閩本誤同監毛本不誤）

止謂二穀不攻（閩監毛本同何按本攻作收是也）

十年

喪其膽核矣（閩監毛本核作胲）

後世慕其風規（閩本同監本其誤具毛本規作軌）

十有一年

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石經同閩監毛本辰下衍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宋公之弟辰二十字）

故著暨以表彊辭（閩本同監本著誤者毛本誤同又脫故字）

書及而辨尊卑（閩監毛本同單疏本而作以）

十有二年

非國言圍（閩監毛本同石經余本國下有不字）

遫乎齊也（石經閩監毛本同余本遫誤造）

十有三年

故復發也（閩監毛本同何按本作故重復發傳也）

專入晉陽以興兵甲（閩監毛本同余本兵甲乙轉）

十有四年

吳子光卒（石經閩監毛本同余本脫此四字）

然則大蒐秋（閩監毛本同何按本蒐下有在字）

書之者何卽昭八年秋蒐于紅（閩毛本同監本紅誤經何按本卽作解）

十有五年

食非一處而至死（閩監毛本同余本而作以）

弋氏卒（石經閩毛本同監本弋誤戈）

曹滕二邾（閩監毛本同單疏本邾作莒何煌云疑此脫莒鈔脫邾恭曹滕二邾莒爲五國也）

又曰在鄗上（閩監毛本同何按本鄗作比嚴杰云會葬之禮於鄗上文五年傳文何按本作比上非也）

稷昗也（閩監毛本昗作昃下同）

日中而克葬各二（閩監毛本同單疏本而作不是也）

監本春秋穀梁注疏哀公卷第二十（起元年盡十四年）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哀公〔疏〕（公名蔣定公之子敬王三十六年即位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矣二十七年薨謚曰哀周書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隨久不見者哀微也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定六年鄭滅許今復見者自復也○不見賢遍反下復見同復扶又反）〔疏〕（注隨久至微也○釋曰僖二十年冬楚人伐隨以求更不見經將是哀微不能自通於盟會故也本爵俱侯者隨本侯爵自僖二十年見經至今俱侯盟更不爲貶黜但土地見侵削故微爾昭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十三年諸侯會于平丘而復陳蔡故經書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是有文見復也其許男則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其閒更無歸文今許男復見經者明是許男自復）○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備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備說郊之變變謂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疏〕（此該至之也○釋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三卜禮之正凡書郊皆譏范例云書郊有九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一也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二也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三也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四也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者五也定公哀公並有牲變不言所食處不敬莫大二罪不異并爲一物六也定十五年五月郊七也成十七年九月用郊八也及此年四月辛巳郊九也下傳云子之所言至道之何也然則據此而言牛有傷損之異卜有遠近之別亦在其明）於變之中。又有言焉。（於災變之中又有可善而言者）〔疏〕（注於災至言者○釋曰郊牛日日展視其斛角而知其傷是展道盡矣即於災變之中有可善而言者但備災之道不盡致此天災而鼷鼠食角故書以譏之也）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展道雖盡所以備災之道不盡譏哀公不敬故致天變○斛音糾又音求）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凱曰不時之中有差劇也夏始承春方秋之末猶爲可也○有差初賣反）〔疏〕（注不時至可也○釋曰自正月二月三月此三春之月是郊天之正時也若夏四月五月以後皆非郊月如其有郊並書以示譏然則郊是春事也如郊在四月五月之中則是以夏始承春其過差少若郊在九月之中則是以秋末承春其過極多則自五月至八月其間有郊亦以承春遠近爲過之深淺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在成十七年）郊三卜。禮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鄭嗣曰謂下一辛而三也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疏〕（注鄭嗣至三也○釋曰如嗣之意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日爲郊之時則於此一辛之上卜不吉以至二卜不吉以至三卜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四卜。非禮也。（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五卜。強也。（成十年五卜）〔疏〕（四卜非禮也○釋曰僖三十一年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禮也今以三月以前不吉更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則謂四卜郊非禮也成十年以四月以前四卜不吉又於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則五卜強也非禮可知鄭嗣之意亦以一辛之中卜至於四五月也一辛之上三卜禮也四卜五卜非禮也然則四卜云非禮五卜變文云強者四卜雖失猶去禮近容有過失故以非禮言之若至五卜則是知其不可而強爲之去禮已遠故以強釋之）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故加之言緩辭○則否方九反）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已卜日成牲而傷之曰牛未卜日未成牲之牛二者不同）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災傷不復以郊怪復卜免之）禮與其亡也寧有。（於禮有卜之與無卜寧嘗有卜）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嘗置之滌宮名之爲上帝牲矣故不敢擅施也○滌徒歷反擅市戰反施式氏反又如字）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庀具也待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皆我用之不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曰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祭祀之生牲繫焉然則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庀匹爾反鍵其展反又其偃反監古銜反）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疏〕（子之至道也○釋曰上言子曰弟子問穀梁子之辭而曰我者是弟子述穀梁子自我之意我以六月者是穀梁子答前弟子之辭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庀具猶簡擇未繫之待十月然後始繫養若六月簡訖以後有變則七月八月九月上甲皆可簡擇故傳云六月上甲始庀牲明自六月爲始七月八月九月皆可簡牲自十月繫之有變則改卜卜取吉者十一月十二月亦然是繫之三月也故傳云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是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周正是郊時之正如其牛有變然後言之二月三月亦然重妨郊故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至郊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郊也十二月不道自前可知也至正月然後道則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郊言其變道盡）〔疏〕（此乃至該郊○釋曰自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始繫牲自十二月以前牲雖有變不道自正月然後云牲之變乃不郊卜免牲吉與不吉如此之類皆是該備郊事言牲變之道盡悉也）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卜牛郊日已逼庀繫之禮雖小不備合時得禮用之可也○享許丈反）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疏〕（注三月至二月○釋曰既言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經不書此十二月正月二月之下郊故問之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志常事不書）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漷沂皆水名邵曰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漷火虢反又音郭沂魚依反）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邾地○句古侯反繹音亦）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不與音預）○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朝直遙反）○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鄭君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爲貴非世子也）〔疏〕（注蒯聵至廢之○釋曰案定公十四年左傳云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是也云當稱子某者公羊云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范取公羊爲說也云如齊子糾也者莊九年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也云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者桓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傳曰反正也然則鄭世子忽反正春秋不非稱世子則蒯聵稱世子亦是反正不非之之限是其子糾稱子某但於公子之中爲貴謂是右媵之子非世子與鄭忽蒯聵不同如熙之意則蒯聵合立而輒拒父非是也）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

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簒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信父音申簒初患反復扶又反曩乃黨反矛五侯反本又作鉾楯常允反又音允拒音巨邪也似嗟反〔疏〕信父至父也○釋曰輒先受王父之命而有國今若以國與父則是申父也若申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父也何者使父有違命之愆故其不受使父無違命之失則尊父也○注齊景至書簒○釋曰下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傳曰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此與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同文則稱名書入者皆一辭也然則蒯聵若已被廢則當與陽生同文稱衛蒯聵入戚不得自稱曩日世子○注矛楯之喻也○釋曰莊子云楚人有賣矛及楯者見人來買矛即謂之曰此矛無何不徹見人來買楯則又謂之曰此楯無何能徹者買人曰還將爾矛刺爾楯若何然則矛楯各自言之則皆善矣若相對言之則必有不善者矣喻今傳文輒若申父而辭王父是不受父則蒯聵違父爲不善若以鄭忽稱世子以明反正則輒之拒父爲醜行亦是非不可並故云矛楯之喻也）○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鐵衛地○鐵他結反）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葬蒯聵之亂故也〔疏〕注七月至故也○釋曰隱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傳曰月葬故也月葬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此月葬故知有故也彼注云有祝吁之難故此則蒯聵之亂故也）○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江熙曰國夏首兵則應言衛戚今不言者辟子有父也子有父者戚繫衛則爲大夫屬于衛子圍父者謂人倫之道絶故以齊首之○曼姑音萬辟音避〔疏〕注戚繫至于衛○釋曰諸侯有國大夫有邑大夫之邑國君之有若言圍衛戚是戚繫衛便是子之而圍父也故以國夏爲首也）○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言及則祖有尊卑。（解經不言及傳）由我言之。則一也。（遠祖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疏〕注遠祖至言及○釋曰凡言及者皆以尊及卑等者不言及若自祖言之則有昭穆昭尊可以及穆若自我言之則遠祖親盡尊卑如一故不言及案左氏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廟應毀而不毀故天災也○）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稱帥師有難○難乃旦反）○宋樂髡帥師伐曹。（○髡苦門反）○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曰稱國以放放無罪也然則稱人以放放有罪也）○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弒蔡侯申。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以上下道道者若衛祝吁弒其君完之類是直稱盜不在人倫之序〔疏〕注以上至類是○釋曰祝吁弒其君完隱四年經文祝吁稱國稱名及言弒其君者是下道言弒其君謂此死者是其臣之君而臣弒之故以君臣上下道言之今不稱名氏直稱盜盜是微賤稱賤不稱弒其君則此死者非是盜者之君則盜疏外無君是不正人倫上下之序）內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道道也。（襄七年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故曰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是不以弒道道也〔疏〕內其至道也○釋曰猶尊內其君而疏外弒者故不與疏外者得弒君之道道之故抑之爲盜若鄭伯髡原實被臣弒其書自卒抑臣爲夷狄之民亦是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區夫是○陳夏戶雅反區烏侯反）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定八年陽貨取寶玉大弓是）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即殺蔡侯申者是非微者也○辟中音避〔疏〕辟中至襲利○釋曰辟中國之正道而行同夷狄不以禮義爲主而激幸以求名利若齊豹之類故抑而書盜者也襲掩也謂求利之心不以禮義爲意也）○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郛。（郛郭也。郛音孚）○六月。辛丑。亳社災。（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戒劉向曰災亳社戒人君縱恣不能警戒之象〔疏〕注殷都于亳○釋曰書序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孔注云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又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是都亳之事）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亳即殷也殷都于亳故因謂之亳社）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聽之而致戒心〔疏〕注立亳至之外○釋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彼謂天子諸侯之正社稷霜露者周禮又云決陰事于亳社明不與正同處明一在西一在東故左氏曰間於兩社爲公室輔是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必爲之作屋不使上通天也緣有屋故言災）○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不書弒君之賊而昭公書葬既謂之盜若殺微賤小人不足錄之〔疏〕冬十有至昭公○釋曰諸侯時葬正也今書月者以明危亦見不葬而書葬者春秋賊不討則不書葬若不書葬則見賊不討今書葬者使若弒者實是盜微賤小人雖討訖不足錄）○葬滕頃公。（○頃音傾）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昌呂反）○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不正其閏也。（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數所主反〔疏〕注閏月至不數○釋曰案經書閏月葬者年若數閏則十三月故書閏月葬以見喪事亦不數之例）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柤莊加反）○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軫之忍反）○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不日荼不正也○荼音舒又音徒一音丈加反〔疏〕注不日荼不正也○釋曰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傳云諸侯日卒正也荼不日是不正也）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已受命于景公而立故可言君）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先君已命立之於義可以拒之）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何休曰即不使陽生以荼爲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鄭君釋之曰陽生簒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荼謂書陳乞弒君爾荼與小白其事相似荼弒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弒雖然俱簒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荼也義適互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簒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當去起呂反見當賢偏反糾居黝反惡烏路反〔疏〕注荼殺至後殺○釋曰案上六年經書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殺其君荼傳云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是荼殺之後陽生乃立案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小白立乃後殺也義適互相足者莊九年傳云小白入于齊惡之則陽生入于齊亦惡之此年傳云陽生其以國氏取國于荼也則小白以其國氏亦取國于子糾也以義推之適互相足故鄭云子糾宜立而小白簒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許乎是也）○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緩于眷反）○晉魏曼多帥師侵衞。（○曼音万）○夏。公會吳于繒。（○繒在陵反）○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以者不以者也。（夫諸侯有罪伯者雖執猶以歸于京師魯非霸王而擅相執錄故日入以表惡之。○擅市戰反惡烏路反傳及注同）〔疏〕注夫諸侯至于京師。○釋曰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傳云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是衞侯有罪晉文伯者執之猶以歸于京師之事。○注故日入以表惡之。○釋曰案范例云僖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傳曰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次惡則月據此日入與彼例同故知日入以表惡之。益之名惡也。（惡其不能死社稷）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徐乾曰臨者撫有之也王者無外以天下爲家盡其有也）〔疏〕春秋至言焉。○釋曰此下三者皆以內外辭別之王者則以海內之辭言之即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曰全天王之行也是也王者微弱則以外辭言之即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傳曰失天下也是也有臨一國之言焉。（諸侯之臨國亦得有之如王於天下）〔疏〕有臨至言焉。○釋曰此亦據內外言之若宣九年辛酉晉侯卒于扈傳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既以內外顯地及日是以一國言之有臨一家之言焉。（大夫臨家猶諸侯臨國）〔疏〕有臨一家至焉。○釋曰家謂采地若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定四年劉卷卒其毛劉皆采邑名大夫氏采爲家大夫稱家是以一家言之也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非已內有從外來者曰來今魯侯身自以歸而曰來是外之也）〔疏〕其言至辭焉。○釋曰凡言來者非已內有從外始來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今書魯侯以邾子益來而文與庶其正同文切直者有外魯侯之辭焉爾○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闡。（宣九年傳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此言取益亦賂也魯前年伐邾以邾子益來益齊之甥也畏齊故賂之。○及闡尺善反）惡內也。○歸邾子益于邾。（侵齊故也。惡烏路反）益之名。失國也。（於王法當絕故）〔疏〕益之名失國也。○釋曰經書歸邾子益於邾則益得國而云失國者邾益不能死難而從執辱於王法而言理當絕位魯歸之不得無罪故書益之名以明失國之故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過音戈）○齊人歸讙及闡。（凱曰歸邾子故亦還其賂）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地也。○雍於用反）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以師之重而宋以易得之辭言之則鄭師將劣矣。○易以豉反將子匠反）〔疏〕以師而至鄭病矣。○釋曰凡書取皆易辭今以鄭師之重而今宋以易得之辭言之鄭之將帥微弱矣亡軍之咎本由君不任其才故爲鄭國病患○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傳例曰惡事不致公會夷狄伐齊之喪而致之何也莊六年公至自伐衞傳曰不致則無以見公惡事之成也將宜從此之例。○以見賢遍反）〔疏〕注傳例至不致。○釋曰襄十年公會晉侯云云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傳曰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是也云傳曰不致則無以見公惡事之成也者案莊五年公會齊人云云伐衞注云納惠公朔逆天王之命也六年公至自伐衞傳曰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是也此年二月公會吳伐齊之喪是惡事宜不致而致亦以見公惡事之成也○葬齊悼公。○衞公孟彄自齊歸于衞。（○彄苦侯反）○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頗破何反）○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與華元同義艾陵齊地。○艾五蓋反）〔疏〕注與華元同義。○釋曰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傳曰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也是與此同義○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衞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古者九夫爲井十六井爲丘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共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言用者非所宜用。○別如字又彼列反）〔疏〕用田賦。○釋曰古者一丘之田方十六井一百四十四夫軍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乃分別其田及家財各令出此賦則一丘之田出馬二匹牛六頭故曰用田賦言非所宜用也謂之田賦者古者但賦其家財今又計田貢故曰田賦也。○注古者九夫至爲丘。○釋曰案周禮小司徒職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然則井方一里九夫邑方二里四井三十六夫丘方四里十六井百四十四夫甸方八里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軍賦之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八里據實出賦者言之其畔各加一里治溝洫者司馬法城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者通計治溝洫者言之其實一也今指解經云用田賦者是丘之賦故云九夫爲井十六井爲丘也然經即云用田賦而使丘民以成元年作丘甲民盡作甲則知此用田賦亦令一丘之民用田賦也宣十五年初稅畝則計畝以稅所稅畝十畝稅其一此則通公田什一而不畝計故彼言稅而此言賦也。○注丘賦至三頭。○釋曰凡丘賦之法因其民之所受公田什一及私家之財通融共出馬一匹牛三頭以一丘之民共出此賦以家財爲主故曰丘賦今又分別其所受公田各令出此馬牛之賦故曰用田賦也論語曰哀公云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即此田財並賦之驗也○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古者五口之家受田百畝爲官田十畝是爲私得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周謂之徹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皆通法也今乃棄中平之法而田財並賦言其賦民甚矣。○爲官于僞反稅舒銳反夏謂戶雅反）〔疏〕古者公至非正也。○釋曰凡受農田皆私田百畝公田十畝但由公田私田皆公家所受故摠曰公田什一則以田之什一及家財而出馬牛之賦是其正也今魯用田與財各出馬牛之賦非正也。○注古者五至百畝。○釋曰周禮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鄭注曰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六五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爲九等則七六五其中也老者一人其餘彊弱相半此其大數也然則周禮七人五人六人三等范唯言五口之家者受田百畝指下等言之其實六人七亦受田百畝與周禮不異也爲官田十畝者受田百畝之外又受十畝以爲公田是爲私得其十而官稅其一故漢書食貨志井田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得二畝半凡家受田一百十二畝半也今傳言公田什一者舉其全數據出稅言之周謂之徹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者孟子文彼云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對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是也然三代受畝悉皆什一則夫皆一百一十畝夏后政寬計其五十畝而貢五畝於公殷人計其七十畝而助十畝於公周人盡計一百一十畝而徹十畝於公徹者通也什一而稅爲天下通法故詩云徹田爲糧是也皆通法者孟子云重之于堯舜大桀小桀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什一而稅頌聲作則什一而稅堯舜亦然是爲通法也貢起堯舜則古者公田什一冠堯舜之時明此什一之法也范說不與先儒同其先儒皆云什一者十中稅一耳○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葬當書姓諱故亦不書葬○取如字又七住反）〔疏〕注書當至書葬。○釋曰莊二十二年葬我小君文姜經書其氏卒又稱夫人而書葬今孟子卒雖不稱夫人准弋氏應書葬不言者知諱同姓故范例夫人薨者十而書葬者十夫人之道從母儀即桓公夫人文姜一莊公夫人哀姜二僖公之母成風三文公之母聲姜四宣公之母頃熊五成公之母穆姜六襄公之嫡夫人齊姜七襄公之母定姒八昭公之母歸氏九哀公之母定弋十十者並書葬其隱公夫人從夫之讓昭公夫人諱同姓二者皆不書葬也○公會吳于橐皐。（橐皐某地。○橐章夜反一音託）○秋。公會衞侯宋皇瑗于鄖。（鄖某地。鄖音云）○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螽音終）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嵒五咸反）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疏〕取易辭至病矣○釋曰上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今鄭罕達取宋師其事正反嫌宋為人所報非宋之病故重發以同之）○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及者書尊及卑也黃池某地〔疏〕注及者至卑也○釋曰隱二年傳云會者外為主焉爾今言公會晉侯則晉為主於黃池而公往會之既以晉侯為主會無二尊故言及以卑吳也則與桓二年范注云會盟言及別內外也尊卑言及序上下也亦同何者外吳而尊晉別內外序上下也）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進遂稱子）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祝斷也文身刻畫其身以為文也必自殘毀者以辟蛟龍之害○祝之六反斷音短辟音避蛟音交〔疏〕注文身至之害○釋曰荊楊之域厥土塗泥人多游泳故剡畫其身以為蛟龍之文與之同類以辟其害）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襲衣冠端玄端〔疏〕欲因魯至而襲○釋曰魯是守文之國禮義之鄉晉執中國之權為諸侯盟主故吳子欲因之而冠必欲因之者以鄭伯髡原欲從中國而被殺于鄭吳子亦恐臣子不肯變從故因魯之禮因晉之權然後羣臣禮化以魯禮天下共依晉權諸侯所服故也是以明堂記魯云天下以為有道之國天下資禮樂焉是也云請冠端而襲者請著玄冠玄端而相襲○注襲衣冠端玄端○釋曰吳俗祝髮文身衣皮卉服不能衣冠相襲今請加冠于首身服玄端則衣冠上下共相掩襲故云襲衣也詩云其軍三單彼毛傳云三單相襲彼謂三單前後為相襲則此衣冠上下亦為相襲也玄端者謂玄端衣而端幅制之即諸侯視朝之服也諸侯視朝之服緇布衣素積裳緇玄一也）其藉于成周。（藉謂貢獻〔疏〕注藉謂貢獻○釋云貢謂土地所有以獻于成周若禹貢齒革羽毛納錫大龜惟金三品之類著於藉錄以為常職故知藉謂貢獻也）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累累猶數數也○累累如字數所角反〔疏〕注累累猶數數○釋云東方之國吳為最大吳舉小國必從會吳于柤于道于繒于池之類積其善事故言數○數致小國以合乎中國也）吳能為之。則不臣乎。（言其臣也）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尊稱尺證反下同夫差音扶下初佳反〔疏〕王尊稱也子卑稱也○釋曰自黃池前吳常僭號稱王是其尊稱今去僭號而稱子是其卑稱也○注不知冠而差等○釋曰冕有旒數不同則冠亦有差等之別吳為子爵其冠之飾必不得與公侯同等但未知若為差等爾）○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

至自會。（吳進稱子又會晉侯故致也〔疏〕注吳進至致也○釋曰襄十年傳曰會夷狄不致致會者一以吳進稱子二又為公會晉侯以此二事之故致之爾）○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不書所孛之星而曰東方者旦方見孛衆星皆沒故○孛音佩〔疏〕注不書至方者釋曰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彼皆言所孛之星此不言所孛之星直言東方者彼北斗大辰未沒之時有故得言所孛之星此則旦明之時方乃見○孛其東方常見之星並以沒盡故不言所孛之處星也）盜殺陳夏區夫。（傳例曰微殺大夫謂之盜○區烏侯反）○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杜預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旨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斯不王之明文矣夫關雎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關雎之應也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德者矣春秋之文廣大悉備義始於隱公道終於獲麟○狩手又反不出如字又赤遂反矣夫音扶不王于況反下王德同雎七余反之應于敬反〔疏〕注杜預至本旨○釋曰論語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文王既沒其為文之道實不在我身乎孔子既言文武之道在我身孔子有制作之意中庸云有其德無其位不得制作有其位無其德而不得制作孔子雖懷聖德而道不王故有制作之志而不為也○注又曰至文矣○釋曰凡聖人受命而作必鳳鳥至河出圖洛出書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言已無瑞應道終不王故云斯不王之明文矣○注關雎之化王者之風○釋曰子夏詩序云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言后妃有關雎之德也○注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釋曰詩序文言后如有關雎之德為王者之風故感麟來應之以見其趾趾足也○注然則斯麟之來歸于王德者矣○釋曰由后妃有關雎之化為王者之風故致得麟來應之然則孔子有王之德故亦感得麟來應之故斯應麟之來歸于王德者謂孔子也○注春秋至獲麟○釋曰其詩周南則始於關雎篇終於麟趾故春秋之文亦義始於隱公之道終於獲麟乘之以十二約之以周典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示有贊於周道故著西狩獲麟言道備之驗也）引取之也。（言引取之解經言獲也傳例曰諸獲者皆不與也故今言獲麟自為孔子來魯引而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為于偽反〔疏〕注傳例至不與也○釋曰宣二年大棘之戰鄭公子歸生獲宋華元傳曰獲者不與之辭也上十一年艾陵之戰吳獲齊國書范云與華元同義是諸獲皆不與之辭也今言獲麟者欲言此麟自為孔子有王者之德而來應之魯引而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必使魯引取之者天意若曰以夫子因魯史記而脩春秋故也然則孔子脩春秋乃獲麟之驗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適猶如也之也非狩而言狩大得麟故以大所如者名之也且實狩當言冬不當言春〔疏〕狩地至適也○釋曰桓四年春公狩于郎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而部是狩皆書地今不書地則非狩也非狩而曰狩者大得此驗故以大其所如者名之○注實狩至言春○釋曰案桓四年傳云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是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雍曰中國者蓋禮義之鄉聖賢之宅軌儀表於遐荒道風扇於不朽麒麟步郊不為暫有鸞鳳栖林非為權來雖時道喪猶若不喪雖麟一降其有以非常有此所以貴于中國春秋之意義故經書也○道喪息浪反鸛音權又音歡鵒音欲鵒之音或作〔疏〕注鸛至嘉○釋曰昭二十五年經書有鸛鵒來巢莊二十九年經書秋有蜚莊十八年經書秋有蜮皆曰有一亡曰有是也○注所以至中國○釋曰麒麟一致不為暫有雖時道喪猶若不喪如此為文是所以取貴于中國而王道頌盛麟鳳常有此則春秋之意然也）

穀梁注疏卷二十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哀公（余本卷第十二單疏本同）

敬王三十六年（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三作二不誤）

諡法（監毛本同閩本作諡濫）

元年

是有文見復也（閩監毛本同單疏本復作後）

此該之變而道之也（閩監毛本同石經余本之上有郊字與儀禮經傳合顧炎武曰石經該誤作郊錢大昕曰石刻止存郊之變而四字以字數計之郊上當有該字炎武非也）

此該至之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作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

子之所言至道之何也（閩監毛本同單疏本脫之字）

亦在其明（閩監本同毛本明作閒不誤）

故致天變（閩本同監本天字上畫不全毛本誤大）

盎不可矣（石經閩監毛本同余本矣誤也）

其過極多（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極作差）

謂下一辛而三也（閩監毛本同余本下作卜）

故卜免牛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誤免卜）

甯背有卜（閩監毛本同余本背作當）

皆我用之（閩監毛本同余本皆作在）

上言子曰（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曰作者）

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閩監毛本同石經余本忘作志）

二月之下郊（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下作卜是也）

二年

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石經同閩監毛本田下衍及沂西田傳取漷東田九字）

二顧速不進（二當作三閩監毛本不誤何校本此上有大子二字與左傳合）

君薨稱子其（閩監本同毛本其改某是）

鄭世忽復歸于鄭（閩監毛本世下有子字是也無復字非）

以輒不受也（石經閩監毛本同余本脫此五字）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閩監毛本同余本脫鄭世子三字）

則拒之者非邪（閩監毛本同釋文出邪也則陸所據本邪下有也字）

則是不尊父也（閩監本同毛本父上有王字下則尊父也同）

三年

不繫戚於衛者（石經閩本同監毛本於誤于）

四年

不稱弑其君（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下有者字）

又盤庚五遷（閩監本同毛本又作及）

六年

則其日君何也（石經閩監毛本同二年疏引亦有其字余本脫）

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閩監本同毛本可誤何石經弗並作不）

小白立乃後弑（閩監毛本同余本弑作殺）

則將許乎（閩本同監毛本許改誰與注合）

七年

緩辭也斷在京師也（閩監本同毛本辭斷並譌作歸字）

天王狩于河陽（閩監本同毛本于作於何校本狩作守與石經同）

八年

宣九年（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九作元是也）

以明失國之故也（閩監毛本同單疏本故上有惡字）

十年

則無以見公惡事之成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以作用公下有之字與莊六年傳合）

則無以見公惡事之成也者（何校本以作用公下有之字是也）

十有二年

城方十里（閩監毛本城作成）

用田賦而使上民（閩監毛本同何校本而下有知字）

古者公田什一（閩本上有傳字監毛本脫）

各出馬牛之賦（閩監毛本同何校本各作並）

正以七六五爲率者（閩監毛本正誤止何校本七六五作七人六人五人與鄭注周禮合）

老者一人（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有出字是也）

其餘彊弱相半（案周禮注文彊弱上有男女二字彊作强）

故漢書殖貨志（閩監毛本同單疏本殖作食不誤）

井田一里（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田作方與食貨志合）

凡家受田一百十二畝半也（閩本同監毛本受作授）

而助十畝於公（閩監毛本同何校本十作七是也）

人貊小貊（大誤人閩監毛本不誤）

哀公之毋定戈十（閩監本同毛本戈作弋何校本作如）

十有三年

然後羣臣嚮化（閩本同監毛本嚮作向）

于池之類（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池上有黃字）

故言數〇數致小國以合乎中國也（閩監毛本〇作數疊三數字何校本刪一數字）

葬許元公（石經閩監毛本同余本脫元字）

有星孛入于北斗（閩本同監毛本星孛誤倒）

十有四年

故今言獲麟自爲孔子來（閩監毛本同余本無故字）

艾陵之戰吳獲齊國書（閩本同監本艾誤文吳誤具毛本吳亦誤具）

公及齊人狩而部（閩監毛本而改于是也）

猶若其常（閩監毛本同余本其常作有恒）

傳皆曰有一亡（補案皆曰下脫一字）

論語正義二十卷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中擢九經及第官至禮部尚書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蓋咸平二年詔昺改定舊疏頒列學官至今承用而傳刻頗譌集解所引十三家今本各題曰某氏皇侃義疏則均題其名案奏進序中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侃疏亦曰何集注皆呼人名惟包獨言氏者包名咸何家諱咸故不言也與序文合知今本爲後來刊版之省文然周氏與周生烈遂不可分殊不如皇本之有別考邢昺疏中亦載皇侃何氏諱咸之語其疏記其姓名句則云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是昺所見之本已惟題姓故有是曲說七經孟子考文稱其國皇侃義疏本爲唐代所傳是亦一證矣其文與皇侃所載亦異同不一大抵互有短長如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己知章皇疏有王肅注一條里仁篇君子之於天下也章皇疏有何晏注一條今本皆無觀顧炎武石經考以石經儀禮校監版或併經文全節漏落則今本集解傳刻佚脫蓋所不免然蔡邕石經論語於而在蕭牆之內句兩本竝存見於隸釋陸德明經典釋文於諸本同異亦皆竝存蓋唐以前經師授受各守專門雖經文亦不能畫一無論注文固不必以此改彼亦不必以彼改此今仍從今本錄之所以各存其舊也昺疏宋志作十卷今本二十卷蓋後人依論語篇第析之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成今觀其書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傳以義理漢學宋學茲其轉關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說出而是疏又微故中興書目曰其書於章句訓詁名物之際詳矣蓋微言其未造精微也然先有是疏而後講學諸儒得沿溯以窺其奧祭先河而後海亦何可以後來居上遂盡廢其功乎

論語注疏解經序

序解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勑校定

〔疏〕正義曰案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荅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然則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採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也鄭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羣賢集定故曰撰也鄭玄周禮注云荅述曰語以此書所載皆仲尼應荅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非妄謬也以其口相傳授故經焚書而獨存也漢興傳者則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卽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一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唯王吉名家古論語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孔安國爲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焉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爲主焉序者何晏次序傳授訓說之人乃己集解之意序爲論語而作故曰論語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大子大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疏〕敘曰至傳之○正義曰此敘魯論之作及傳授之人也敘與序音義同曰者發語辭也案漢書百官公卿表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顏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劉向者高祖少弟楚元王之後辟彊之孫德之子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卽位更名向數上疏言得失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專精思於經術成帝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著別錄新序此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蓋出於彼故何晏引之對文則直言曰言荅述曰語散則言語可通故此論夫子之語而謂之善言也表又云太子太傅古官秩二千石傳云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爲學精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坐議廟樂事下獄繫再更冬會赦出爲諫大夫上知勝素直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三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親耕表又云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傳云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齊詩事同縣后倉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以射策甲科爲郎累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爲御史大夫左遷爲太子太傅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至禁中拜望之爲前將軍元帝卽位爲弘恭石顯等所害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爲之卻食涕泣哀慟左右長子伋嗣爲關內侯表又云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應劭曰丞承也相助也秦有左右高帝卽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傳曰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及宣帝卽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玄成爲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此四人皆傳魯論語

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疏〕齊論至教授○正義曰此敘齊論語之興及傳授之人也齊論語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篇名與魯論正同其篇中章句則頗多於魯論篇者積章而成篇徧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積句以成章章者明也揔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琅邪膠東郡國名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爲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

（也昌邑中尉者表云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景帝中五年改丞相曰相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名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傳云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滎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此三人皆以齊論語教授於人也）故有魯論有齊論〔疏〕（故有魯論有齊論○正義曰旣敘魯論齊論之作及傳述之人乃以此言結之也）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疏〕（魯共至論語○正義曰此敘得古論之所由也嘗曾也壞毀也言魯共王時曾欲以孔子宅爲宮乃毀之於壁中故得此古文論語也傳曰魯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謚曰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鍾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卽謂此論語及孝經爲傳也故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言古文者科斗書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爲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復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疏〕（齊論至魯論同○正義曰此辨三論篇章之異也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所謂齊論語二十二篇也古論亦無此問王知道二篇非但魯論無之古論亦無也古論亦無此二篇而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其篇次又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疏〕（安昌侯至出焉○正義曰此言張禹擇齊魯論之善者從之爲世所重包周二氏爲章句訓說此張侯論語也傳曰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從沛郡施讐受易王陽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舉爲郡文學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成帝卽位徵禹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乞骸就第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禹本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故兼講齊說也傳又云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不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是其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後漢儒林傳云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習魯詩論語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周氏不詳何人章句者訓解科段之名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爲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焉不言名而言氏者蓋爲章句之時義在謙退不欲顯題其名但欲傳之私族故直云氏而已若杜元凱集解春秋謂之杜氏也或曰以何氏諱咸故沒其名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疏〕（古論至訓說○正義曰此敘訓說古文論語之人也史記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爲武帝博士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故安國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亦作論語訓解釋詁云訓道也然則道其義釋其理謂之訓解以傳述言之曰傳以釋理言之曰訓解其實一也以武帝末年遭巫蠱事經籍道息故世不傳自此安國之後至後漢順帝時有南郡太守馬融亦爲古文論語訓說案後漢紀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地理志云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郡中二年復故屬荆州表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博通經籍永初中爲校書郎陽嘉二年拜議郎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爲南郡太守注孝經論語詩易尚書三禮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疏〕（漢末至之註○正義曰言鄭玄亦爲論語之注也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縣人師事馬融大司農徵不起居家教授當後漢桓靈時故云漢末注易尚書三禮論語尚書大傳五經緯候箋毛詩作毛詩譜破許愼五經異義針何休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可謂大儒作注之時就魯論篇章謂二十篇也復考校之以齊論古論擇其善者而爲之註註與注音義同）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疏〕（近故至義說○正義曰此敘魏時注說論語之人也年世未遠人已殁故是近故也司空古官三公

（也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博士秦官掌通古今魏志云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屬文帝卽位遷尚書僕射明帝卽位進封潁陰侯頊之爲司空青龍四年薨王肅字子邕東海蘭陵人魏衞將軍太常蘭陵景侯甘露元年薨注尚書禮喪服論語孔子家語述毛詩注作聖證論難鄭玄周生烈燉煌人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此二人皆爲論語義說謂作注而說其義故云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疏〕（前世至得失○正義曰將作論語集解故須言先儒有得失不同之說也據今而道往古謂之前世上教下曰傳下承上曰受謂張禹以上至夏侯勝以來但師資誦說而已雖說有異者同者皆不著篇簡以爲傳注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謂自古至今中間包氏周氏等爲此論語訓解有二十餘家故云至于今多矣以其趣舍各異故得失互有也）**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疏〕（今集至集解○正義曰此敘集解之體例也今謂何晏時諸家謂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也集此諸家所說善者而存之示無勦說故各記其姓名注言包曰馬曰之類是也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有不安者謂諸家之說於義有不安者也頗爲改易者言諸家之善則存而不改其不善者頗多爲改易之注首不言包曰馬曰及諸家說下言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已言改易先儒者也名曰論語集解者何氏注解既畢乃自題之也杜氏注春秋左氏傳謂之集解者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也此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疏〕（光祿至等上○正義曰此敘同集解之人也表云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無印綬爵級十九曰關內侯顏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晉書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魏文帝爲太子命爲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大守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表又云侍中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灼曰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爲散騎常侍也又曰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如淳曰將謂都郎將以下也自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散騎及中常侍也又曰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散騎並乘輿車顏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騎而散從無常職也此言中領軍者表無文安鄉亭侯者不在爵級二十之數蓋漢末及魏置亭侯列侯之倫也曹羲沛國譙人魏宗室曹爽之弟荀顗字景倩荀彧之子詵之弟也咸熙中爲司空表又云少府秦官屬官有尚書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員五人駙馬都尉掌駙馬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顏師古曰駙副也非正駕車皆爲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也何進之孫咸之子曹爽秉政以晏爲尚書又尚公主著述凡數十篇正始中此五人共上此論語集解也）

論語注疏解序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一

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爲諸篇之先既以學爲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爲政以下諸篇所次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包曰同門曰朋）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疏子曰學而至君子乎○正義曰此章勸人學爲君子也子者古人稱師曰子子男子之通稱此言子者謂孔子也曰者說文云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然則曰者發語詞也以此下是孔子之語故以子曰冠之或言孔子曰者以記非一人各以意載無義例也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孔子曰學者而能以時誦習其經業使無廢落不亦說懌乎學業稍成能招朋友有同門之朋從遠方而來與己講習不亦樂乎既有成德凡人不知而不怒之不亦君子乎言誠君子也君子之行非一此其一行耳故云亦也○注馬曰子者至說懌○正義曰云子者男子之通稱者經傳凡敵者相謂皆言吾子或直言子稱師亦曰子是子者男子有德之通稱也云謂孔子者嫌爲他師故辨之公羊傳曰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然則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其氏人盡知之故也若其他傳受師說後人稱其先師之言則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爲師也子公羊子子沈子之類是也若非己師而稱他有德者則不以子冠氏上直言某子若高子孟子之類是也云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者皇氏以爲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玄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鄭玄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時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也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是日日所習也言學者以此時誦習所學篇簡之文及禮樂之容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所以爲說懌也譙周云悅深而樂淺也一曰在內曰說在外曰樂言亦者凡外境適心則人心說樂可說可樂之事其類非一此學而時習有朋自遠方來亦說樂之事耳故云亦猶易云亦可覿也亦可喜也○注包曰同門曰朋○正義曰鄭玄注大司徒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然則同門者同在師門以授學者也朋卽羣黨之謂故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鄭玄注云羣謂同門朋友也此言有朋自遠方來者卽學記云三年視敬業樂羣也同志謂同其心意所趣鄉也朋疏而友親朋來既樂友卽可知故略不言也○注慍怒至不怒○正義曰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者其說有二一云古之學者爲己己得先王之道含章內映而他人不見不知而我不怒也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有人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慍怒也

有子曰。（孔子弟子有若）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

疏有子曰至本與○正義曰此章言孝弟之行也弟子有若曰其爲人也孝於父母順於兄長而好陵犯凡在己上者少矣言孝弟之人性必恭順故好欲犯其上者少也既不好犯上而好欲作亂爲悖逆之行者必無故云未之有也是故君子務脩孝弟以爲道之基本基本既立而後道德生焉恐人未知其本何謂故又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禮尚謙退不敢質言故云與也○注孔子弟子有若○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鄭玄曰魯人○注鮮少也○正義曰釋詁云鮮罕也故得爲少皇氏熊氏以爲上謂君親犯謂犯顏諫爭今案注云上謂凡在己上者則皇氏熊氏違背注意其義恐非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疏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正義曰此章論仁者必直言正色其若巧好其言語令善其顏色欲令人說愛之者少能有仁也

曾子曰。（馬曰弟子曾參）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疏曾子曰至習乎○正義曰此章論曾子省身慎行之事弟子曾參嘗曰吾每日三自省察己身爲人謀事而得無不盡忠心乎與朋友結交而得無不誠信乎凡所傳授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妄傳乎以謀貴盡忠朋友主信傳惡穿鑿故曾子省慎之○注馬曰弟子曾參○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子曰。道千乘之國。（馬曰道謂爲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敬事而信。（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包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包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

疏子曰道至以時○正義曰此章論治大國之法也馬融以爲道謂爲之政教千乘之國謂公侯之國方五百里四百里者也言爲政教以治公侯之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省節財用不奢侈而愛養人民以爲國本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此其爲政治國之要也包氏以爲道治也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夏卽公侯殷周惟上公也餘同○注馬曰道至存焉○正義曰以下篇子曰道之以政故云道謂爲之政教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此六尺曰步至成出革車一乘皆彼文也引之者以證千乘之國爲公侯之大國也云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者以成出一乘故千乘千成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方三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爲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得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又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百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六里者一爲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嚮割方百里者爲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埤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周禮大司馬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頌閟宮云公車千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及坊記與此文皆與周禮不合者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閟宮云公徒三萬者謂鄉之所出非千乘之衆也千乘者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今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也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包曰道治也者以治國之法不惟政教而已下云道之以德謂道德故易之但云道治也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者謂夏之公侯殷周上公之國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者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云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者此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地與乘數適相當故曰適千乘也云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者馬融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爲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爲大國不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馬氏言名包氏不言名者包氏避其父名也云義疑故兩存焉者以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爲一代大典王制者漢文帝令博士所作孟子者鄒人也名軻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著書七篇亦命世亞聖之大才也今馬氏包氏各以爲據難以質其是非莫敢去取於義有疑故兩存其說也○包曰作使至農務○

正義曰云作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以都邑者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障不固則敗不脩則壞故雖不臨寇必於農隙備其守禦無妨農務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脩之故僖二十年左傳曰凡啓塞從時是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是皆重民之力而不妨奪農務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疏〕（子曰弟子至學文。正義）曰此章明人以德爲本學爲末男子後生爲弟言爲人弟與子者入事父兄則當孝與弟也出事公卿則當忠與順也弟順也入不言弟出不言忠者互文可知也下孔子云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孝經云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是也謹而信者理兼出入言恭謹而誠信也汎愛衆者汎者寬博之語君子尊賢而容衆或博愛衆人也而親仁者有仁德者則親而友之能行已上諸事仍有間暇餘力則可以學先王之遺文若徒學其文而不能行上事則爲言非行僞也注言古之遺文者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孔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孔曰盡忠節不愛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疏〕（子夏曰至學矣。正義曰此章論生知美行之事賢賢易色者上賢謂好尚之）也下賢謂有德之人易改也色女人也女有姿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爲色人多好色不好賢者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賢則善矣故曰賢賢易色也事父母能竭其力者謂小孝也言爲子事父雖未能不匱但竭盡其力服其勤勞也事君能致其身者言爲臣事君雖未能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但致盡忠節不愛其身若童汪踦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者謂與朋友結交雖不能切磋琢磨但言約而每有信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言人生知行此四事雖曰未嘗從師伏膺學問然此爲人行之美矣雖學亦不是過故吾必謂之學矣。注孔曰子夏弟子卜商。正義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既沒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鄭曰主親也憚難也）

〔疏〕（子曰至憚改。正義曰此章勉人爲君子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者其說有二孔安國曰固蔽也）言君子當須敦重若不敦重則無威嚴又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一曰固謂堅固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道理也明須敦重也主忠信者主猶親也言凡所親狎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友不如已者言無得以忠信不如已者爲友也過則勿憚改者勿無也憚猶難也言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苟有過無得難於改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孔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疏〕（曾子曰至厚矣。正義曰此章言民）化君德也慎終者終謂父母之喪也以死者人之終故謂之終執親之喪禮須謹慎盡其哀也追遠者遠謂親終既葬日月已遠也孝子感時念親追而祭之盡其敬也民德歸厚矣者言君能行此慎終追遠二者民化其德皆歸厚矣言不偷薄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疏〕（子禽至求之。正義曰此章明夫子由其有德）與聞國政之事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者子禽疑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之政事故問子貢曰此是孔子求於時君而得之與抑人君自願與夫子爲治與抑與皆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者此子貢荅辭也敦柔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先人後已謂之讓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與聞國政他人則就君求之夫子則脩德人君自願與之爲治故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諸與皆語辭。注鄭曰至爲治。正義曰云子禽弟子陳亢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者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陳亢陳人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史記弟子傳云端木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云求而得之邪者邪未定之辭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

〔疏〕（子曰至孝矣。正義曰此章論孝子）之行父在觀其志者在心爲志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觀其行者父沒可以自專乃觀其行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者言孝子在喪三年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可謂爲孝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

〔疏〕（有子曰至行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樂爲用相須乃美禮之用和爲）貴者和謂樂也樂主和同故謂樂爲和夫禮勝則離謂所居不和也故禮貴用和使不至於離也先王之道斯爲美者斯此也言先王治民之道以此禮貴和美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是先王之美道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言每事小大皆用禮而不以樂和之則其政有所不行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以行也者言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疏〕（有子曰至宗也。正義曰此章明信與義恭與）禮不同及人行可宗之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者復猶覆也人言不欺爲信於事合宜爲義若爲義事不必守信而信亦有非義者也言雖非義以其言可反復不欺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者恭惟卑巽禮貴會時若巽在牀下是恭不合禮則非禮也恭雖非禮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者因親也所親不失其親言義之與比也既能親仁比義不有所失則有知人之鑒故可宗敬也言亦者人之善行可宗敬者非一於其善行可宗之中此爲一行耳故云亦也。注義不必信信非義也。正義曰云義不必信者若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是合宜不必守信也云信非義也者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是雖守信而非義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事是非）

〔疏〕（子曰君子至也已。正義曰此章述好學之事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言學者之志樂道忘飢故不暇求其安飽也敏於事而慎於言者敏疾也言當敏疾於所學事業則有成功說命曰敬遜務時敏厥脩乃來是也學有所得又當慎言說之就有道而正焉者有道謂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言學業有所未曉當就有道德之人正定其是之與非易文言曰問以辨之是也可謂好學也已者揔結之也言能行在上諸事則可謂之爲好學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孔曰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孔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荅以切磋琢磨）

〔疏〕（子曰至來者。正義曰此章言貧之與富皆當樂道自脩）也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者乏財曰貧佞說爲諂多財曰富傲逸爲驕言人貧多佞說富多傲逸若能貧無諂佞富不驕逸子貢以爲善故問夫子曰其德行何如子曰可也者此夫子荅子貢也時子貢富志怠於學故發此問意謂不驕而爲美德故孔子抑之云可也言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者樂謂志於善道不以貧爲憂苦好謂閑習禮容不以富而倦略此則勝於無諂無驕故云未若言不如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者子貢知師勵已故引詩以成之此衛風淇奧之篇美武公之德也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子貢言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其此能切磋琢磨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呼其名而然之告諸往而知來者者此言可與言詩之意諸之也謂告之往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則知來者切磋琢磨所以可與言詩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

人也○疏（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人當責己而不責人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患人不知己故孔子抑之云我則不耳不患人之不己知但患己不能知人也）

論語注疏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論語注疏解經序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勑校定（毛本無此廿一字北監本此二行題明校刊重修等姓名閩本併一行書刪去等字又改定字爲刊字案宋史邢昺傳咸平二年昺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挍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據此則等字定字俱當依此本爲是）

（唐石經及經典釋文竝作論語序）

序解

疏（閩本北監本毛本序解疏併一行寫又此十行本經序注疏文竝頂格寫閩本北監本毛本注疏文竝低一格寫序文經文雖第一節頂格寫其餘亦低一格寫）

門人相與輯而論纂（閩本闕論字此本與字論字竝闕今補正又纂字閩本與此本同毛本改作篹案釋文序錄作撰漢書藝文志作篹篹與撰通又與譔通）

齊論者（浦鏜十三經注疏正誤云論下脫語字案古書引用或稱論語或止稱論趙岐孟子注凡稱論者皆指論語浦鏜疑有脫字非也）

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北監本作問玉案朱彝尊經義考曰今逸論語見於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詮玉之屬特詳疑齊論中所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法三畫正均者爲王中畫近上者爲玉初無大異因僞玉爲王耳王應麟亦云問王疑卽問玉豈其然乎）

少府朱畸（漢書藝文志釋文序錄竝作宋畸）

考之齊右爲之註焉（毛本右作古註作注案所改是也○今訂正）

敘曰漢中壘挍尉劉向（明監本挍作校不誤毛本作挍與此本同案毛本作校者避明熹宗諱也此後以能問於不能章放此考周禮校人釋文云校戶教反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挍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據此則校尉字亦當從木從手作挍者非○今正）

言魯論語二十篇（唐石經二十作廿後二十三十字竝放此案說文廿二十併也卅三十併也竝古文省漢石經如此唐石經沿其例）

太子太傅（唐石經太作大案釋文出大子大傅云竝音泰則字當作大○今正）

敘曰至傳之○正義曰（毛本至下有等字正義曰上不加○後放此）

案漢魯百官公卿表云（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魯作書案魯字誤也○今正）

專精思於經術（漢書劉向傳精作積）

荅述曰語（北監本述誤迷不成字）

賜冢塋（北監本冢誤家）

太后賜錢三百萬（按漢書夏侯勝傳三作二）

不如親耕（漢書親作歸）

蕭望之字長情（案情當作倩○今正）

好學齊詩（漢書學下有治字）

天子聞之（北監本天作大）

哀慟左右（北監本毛本慟作動案漢書蕭望之傳本作慟師古曰慟動也）

文帝三年一丞相（漢書百官公卿表三作二年下有復置二字）

進授昭帝時（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時作詩案時字誤也今訂正）

琅邪王卿（皇侃義疏本琅邪作瑯琊釋文出琅字云音郎本或作瑯案瑯琊乃琅邪之俗字琅本作郎唐元度九經字樣云郎邪郡名郎良也邪道也以地居鄒魯人有善道故爲郡名今經典相承郎字玉旁作良邪字或作耶者訛）

皆以教授（皇本授下有之字七經孟子考文足利本作教之）

積章而成篇偏也（毛本偏上增篇者二字）

局也（毛本局作局案張參五經文字云局从尺下口作局與局皆訛）

成帝綏和元年（北監本毛本綏作綏是也今依訂正）

更名相（漢書百官公卿表名作令）

遷滎陽令（閩本同北監本滎作榮令誤今案漢書王吉傳作雲陽○按熒陽字古皆从火不从水作滎亦誤也今訂正）

魯共王時（皇本共作恭案共恭古字通）

聞鍾磬琴瑟之音（閩本北監本毛本鍾作鐘案五經文字云鐘樂器鍾量名又聚也今經典或通用鍾爲樂器○按漢書魯恭王餘傳音作聲）

形多頭麄尾細（北監本毛本麄作麤後鄉黨篇君子不以紺緅飾節疏麤曰綌同○按麄乃麤之俗字今改正）

爲世所貴（唐石經避太宗諱世作甘後放此）

包氏周氏（皇本包作苞後包氏竝放此○按廣韻包下云包裹亦姓楚大夫申包胥之後後漢有大鴻臚包咸皇本作苞非也）

乞骸就第（漢書張禹傳骸下有骨字）

篇第或異（閩本北監本毛本篇第誤篇篇）

欲不爲論念張文（漢書張禹傳無不字○按宋板漢書有不字）

餘家浸微（漢書張禹傳浸作寖案五經文字云寖經典及釋文或作浸據此則寖浸古通用浦鏜以爲字誤非也）

包咸字子良（釋文序錄作子長）

昌魯詩論語（閩本北監本毛本昌作倡案古倡字或省作昌周禮樂師遂倡之注故書倡爲昌廣雅釋詁一昌始也疏中古文罕見當以作倡爲是○按後漢書儒林傳昌作習）

爲之訓解（皇本解作說○按下文作亦爲之訓說皇本是也）

至順帝時（皇本時上有之字）

南郡大守（唐石經太作大案釋文出大守云音泰下大常同）

亦爲之訓說（攷文足利本無之字）

廷壽九年（閩本同北監本毛本廷改延是也○今訂正）

考之齊古爲之註（皇本爲上有以字註作注釋文出爲之註云本又作注○按注是）

破許慎五經異義（浦鏜云破疑作駮是也）

皆爲義說（皇本爲下有之字）

年出未遠（北監本毛本出作世出字誤也○今正）

太祖辟舉爲司空西曹屬（魏志陳羣傳曹下有掾字○按掾字不當刪）

七錄云字文逸（釋文序錄作文逵）

前世傳授師說（皇本授作受）

不爲訓解（皇本爲下有之字）

今集諸家之善（皇本善下有說字）

滎陽開封人也（閩本滎誤榮○案滎字亦非滎澤滎陽字古多从火作熒詳左傳挍勘記）

亡員（閩本北監本毛本亡作無案作亡與漢書百官公卿表合）

將謂都郎將以下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注無都字）

散騎並乘輿車（漢書百官公卿表重騎字）

荀或之子（案或當作彧○今正）

駙副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副下有馬字）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一（閩本北監本毛本竝分二十卷與此本同唐石經分十卷與皇本同攷宋）史蓺文志卷數正合今挍勘記分卷從之

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十行本標題如此後卷放此閩本毛本第一行與十行本同第二行下書魏何晏集解第三行下書宋邢昺疏第四）行低一格書學而第一與疏接寫後卷放此北監本第一行下書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第二三行書明挍刊重修等姓名第四行與閩本毛本同後卷放此

曰禮貴於用和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曰作由是也○今訂正

第順次也 浦鏜云順當訓字誤非也

學而時習之章

不亦說乎 皇本說作悅後竝放此釋文出亦說云音悅注同案說文說釋也从言兌聲一曰談說蓋古人喜悅字多假借作說唯皇本俱作悅而先進篇無所不說子路篇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又仍作說

馬曰 皇本作馬融曰後放此

男子之通稱 皇本作男子通稱也北監本通誤道

王曰 皇本作王肅曰後放此

學者以時誦習之 皇本之作也

所以爲說懌（皇本懌下有也字○案皇本注文有也字者甚多此本十去八九今不悉出）

有朋自遠方來（釋文出有朋云有或作友非案白虎通辟雍篇引朋友自遠方來又鄭氏康成注此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是舊本皆作友字

包曰 皇本作苞氏曰後放此

君子不怒（皇本作君子不慍之也攷文引足利本作君子不慍）

學業稍成 本學誤覺今訂正

則扞格而不勝 本扞誤杆今訂正

又文王世子云 北監本子誤于

弦謂以絲播時 禮記文王世子注時作詩是也

於功易也（北監本毛本於誤初案禮記文王世子注作於功易成也）

三日中時（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日作曰曰字誤也○今訂正）

其爲人也孝弟章

有子曰（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提行寫唯此本與上章疏文接寫後每章首放此）

孔子弟子有若（皇本作孔安國曰弟子有若也案孔子疑孔曰之譌皇本凡孔曰皆稱孔安國曰）

其爲人也孝弟（皇本弟作悌注及下竝同案釋文出孝弟云本或作悌下同）

謂凡在己上者 皇本者下有也字北監本上字空闕

必恭順 皇本必下有有字

其爲仁之本與 攷文引足利本無爲字

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皇本此注作苞氏曰又作然後仁道可成也）

巧言令色章

鮮矣仁 皇本作鮮矣有仁案包注及疏文當作有仁

吾日三省吾身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皇本高麗本交下有言字

傳不習乎 釋文出傳不云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

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皇本之下有乎字

弟子曾參（閩本北監本毛本弟子作曾子案以前其爲人也章疏文例之當作弟子馬季長注亦作）弟子曾參

以謀貴盡忠 本謀誤講今訂正

道千乘之國章

道千乘之國（皇本高麗本道作導案釋文出道字云音導本或作導）

司馬法 攷文引足利本法下有曰字

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 皇本成作城

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皇本畸作奇案釋文出有畸云田之殘也則字當作畸）

雖大國之賦 釋文出雖大賦云一本或云雖大國之賦

十井爲乘 攷文引足利本十井作井十

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 皇本融上有馬字包作苞氏

敬事而信（宋石經避廟諱敬作欽後放此唯子路篇以下則闕筆爲敬）

使民以時 唐石經避太宗諱民作民後放此

作使民（皇本同閩本北監本毛本作下有事字案作作事使民文義較明疏中亦有事字）

不以此方百里者一 毛本作不乃又字之誤

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 各本一竝誤二今訂正

下云道之以德 閩本北監本毛本云作文

五十里國 禮記王制里下有之字

百姓之保鄣（案說文鄣紀邑也障隔也保障字亦當作障）

水昏正而栽 閩本同毛本栽作裁案裁字誤○今正

於是樹板幹而興作 本幹誤榦今訂正

城郭牆壍 北監本毛本壍作塹案依說文當作塹

弟子入則孝章

出則悌 皇本同毛本悌作弟案釋文出則弟云本亦作悌

古之遺文 皇本文下有也字案釋文引馬注亦有也字

或博愛衆人也 浦鏜云或疑故字誤

賢賢易色章

若童汪踦也 汪踦誤汪錡今訂正

君子不重章

言人不能敦重（皇本作言人不敢重案敢當作敦字形相近而訛）

既無威嚴 皇本無嚴字

無友不如己者（釋文出毋友云本亦作無下同案古書無毋多通用後子罕篇各本又竝作毋友唯皇本）仍作無釋文出毋友云音無

鄭曰 皇本作鄭元曰後放此

愼終追遠章

君能行此二者 皇本君上有人字

皆歸於厚也 皇本皆上有而字

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子禽問於子貢曰（釋文出子貢云本亦作贛案隸釋載漢石經凡子貢字皆作子贛盇贛贛竝當作贛）臧琳經義雜記云說文貝部貢獻功也贛賜也是貢贛不同依說文當爲贛贛卽贛之譌體子貢名賜故字子贛作貢者字之省借耳今禮記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祭義子贛問曰子之言祭尚存古本餘則多爲後人改易矣

抑與之與 漢石經抑作意

弟子陳亢也（皇本此句下有字子禽也四字下名賜下有字子貢也四字）

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 皇本作抑人君自願與爲治耶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宋石經避諱讓作遜後放此唯先進篇其言不讓但闕末筆）

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皇本與下有也字攷文引足利本作夫子之求也其諸異乎人求之與）

明人君自與之（皇本作明人君自願求與爲治也）

父在觀其志章

猶若父存（皇本存作在北監本存誤毋）

禮之用章

亦不可行也（漢石經無可字）

信近於義章

信非義也（皇本作信不必義也）

故曰近禮也（皇本近下有於字又此節注作苞氏曰○按僞昌黎論語筆解此節及上節注竝作馬曰）

亦可宗也（皇本宗下有敬字）

君子食無求飽章

可謂好學也已（漢石經作可謂好學已矣皇本作可謂好學也已矣筆解作可謂好學也矣）

有道有道德者（皇本作有道者謂有道德者也案太平御覽四百三引亦有謂字）

正謂問事是非（閩本北監本毛本事作其案皇本筆解俱作事字太平御覽四百三亦引作事則作其者非）

樂道忘飢（閩本北監本飢作饑案說文穀不孰爲饑飢餓也則字當作飢）

敬遜務時敏（閩本同毛本敬遜作遜志案後述而篇志於道章疏閩本北監本並與此本同亦作敬遜唯毛本作孫志）

貧而無諂章

子貢曰（皇本作子貢問曰案皇疏云子貢問言若有貧者能不橫求何如故云貧而無諂也邢疏云若能貧無諂佞富不驕逸子貢以爲善故問夫子曰其德行何如據此則古本當有問字）

貧而無諂（北監本毛本謟作諂是也此與閩本凡諂字並誤作謟案五經文字云謟諂上音滔從爪從臼凡字聲近謟者皆從舀下咎冉反從刀從臼凡字聲從諂者皆從臽）

未若貧而樂（皇本高麗本樂下有道字唐石經道字旁添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文選幽憤詩注引此文竝有道字又下二節孔注及皇邢兩疏亦有道字俱足爲古本有道字之證）

不以貧爲憂苦（皇本作不以貧賤爲憂苦也）

如琢如磨（釋文出摩字云一本作磨案磨摩正俗字）

告諸往而知來者（皇本者下有也字）

好謂閑習禮容（閩本北監本毛本好下有禮字案疏云樂謂志於善道不以貧爲憂苦好謂閑習禮容不以富而倦略樂道好禮相對成文足證經文本有道字不知者妄加禮字誤甚）

此衞風淇奧之篇（閩本北監本毛本奧作澳○按澳正字毛詩作奧用古文假借字）

象曰瑳（閩本北監本毛本瑳作磋案古書瑳磋二字多通用）

告諸往而知來者（閩本北監本毛本脱下者字）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皇本作不患人之不已知也患已不知人也釋文出患不知也云本或作患已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案經義雜記云據釋文知古本作患不知也蓋與里仁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先進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語意同今邢疏及集注本皆作患不知人也人字亦淺人所加○此節皇本有王肅曰但患已之無能知也十一字注各本皆脱）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二

爲政第二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左傳曰學而後入政故次前篇也此篇所論孝敬信勇爲政之德也聖賢君子爲政之人也故以爲政冠於章首遂以名篇）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包曰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疏（子曰至共之○正義曰此章言爲政之要爲政以德者言爲政之善莫若以德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淳德不散無爲化清則政善矣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者譬況也北極謂之北辰北辰常居其所而不移故衆星共尊之以況人君爲政以德無爲清靜亦衆人共尊之也○注包曰至共之○正義曰案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衞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琁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是衆星共之也）

子曰。詩三百。（孔曰篇之大數）一言以蔽之。（包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包曰歸於正）疏（子曰至無邪○正義曰此章言爲政之道在於去邪歸正故舉詩要當一句以言之詩三百者言詩篇之大數也一言以蔽之者蔽猶當也古者謂一句爲一言詩雖有三百篇之多可舉一句當盡其理也曰思無邪者此詩之一言魯頌駉篇文也詩之爲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也○注孔曰篇之大數○正義曰案今毛詩序凡三百一十一篇內六篇亡今其存者有三百五篇今但言三百篇故曰篇之大數）

子曰。道之以政。（孔曰政謂法教）齊之以刑。（馬曰齊整之以刑罰）民免而無恥。（孔曰免苟免）道之以德。（包曰德謂道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格正也）疏（子曰至且格○正義曰此章言爲政以德之效也道之以政者政謂法教道謂化誘言化誘於民以法制教命也齊之以刑者齊謂齊整刑謂刑罰言道之以政而民不服者則齊整之以刑罰也民免而無恥者免苟免也言君上化民不以德而以法制刑罰則民皆巧詐苟免而心無愧恥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者德謂道德格正也言君上化民必以道德民或未從化則制禮以齊整使民知有禮則安失禮則恥如此則民有愧恥而不犯禮且能自脩而歸正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有所成也）四十而不惑。（孔曰不疑惑）五十而知天命。（孔曰知天命之終始）六十而耳順。（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疏（子曰至踰矩○正義曰此章明夫子隱聖同凡所以勸人也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者言成童之歲識慮方明於是乃志於學也三十而立者有所成立也四十而不惑者志強學廣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命者命天之所稟受者也孔子四十七學易至五十窮理盡性知天命之終始也）

（六十而耳順者順不逆也耳聞其言則知其微旨而不逆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矩法也言雖從心所欲而不踰越法度也孔子輒言此者欲以勉人志學而善始令終也）

孟懿子問孝。（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諡也）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疏（孟懿至以禮○正義曰此章明孝必以禮孟懿子問孝者魯大夫仲孫何忌問孝道於孔子也子曰無違者此夫子荅辭也言行孝之道無得違禮也樊遲御者弟子樊須為夫子御車也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者孟孫即懿子也孔子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而懿子與樊遲友善必將問於樊遲故夫子告之樊遲曰何謂也者樊遲亦未達無違之旨故復問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者此夫子為言無違之事也生事之以禮謂冬溫夏清昬定晨省之屬也死葬之以禮謂為之棺椁衣衾而舉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之屬也祭之以禮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之屬也不違此禮是無違之理也不即告孟孫者初時意在簡略欲使思而得之也必告樊遲者恐孟孫以為從父之令是無違故既與別後告於樊遲將使復告孟孫也○注孔子曰至諡也○正義曰春秋定六年經書仲孫何忌如晉傳曰孟懿子往是知孟懿子即仲孫何忌也諡法曰溫柔賢善曰懿○注鄭曰至樊須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曰樊須字子遲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諡也言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疏（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正義曰此章言孝子不妄為非也武伯懿子之仲孫彘也問於夫子為孝之道夫子荅之曰子事父母唯其疾病然後可使父母憂之疾病之外不得妄為非法貽憂於父母也○注馬曰至父母憂○正義曰案春秋懿子以哀十四年卒而武伯嗣哀公十七年左傳曰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是武伯為懿子之子仲孫彘也諡法剛強直理曰武）

子游問孝。（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疏（子游至別乎○正義曰此章言為孝必敬子游問孝者弟子子游問行孝之道於孔子也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者此下孔子為子游說須敬之事今之人所謂孝者是唯謂能以飲食供養者也言皆無敬心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者此為不敬之人作譬也其說有二一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若人唯能供養於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伺其飢渴飲之食之皆能有以養之也但人養犬馬資其為人用耳而不敬此犬馬也人若養其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言無以別明孝必須敬也○注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注包曰至畜之○正義曰云孟子曰者案孟子盡心篇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趙岐注云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犬馬但愛而不能敬也引之以證孝必須敬彼言豕交之此作豕畜之者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包曰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馬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曾是以為孝乎。（馬曰孔子喻子夏服勞先食汝謂此為孝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為孝也）疏（子夏問至孝乎○正義曰此章言為孝必須承順父母顏色也子夏問孝者弟子子夏問於孔子為孝之道也子曰色難者荅之也言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者孔子又喻子夏服勞先食不為孝也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曾猶則也言若家有勞辱之事或弟或子服其勤勞有酒有食進與父兄飲食汝則謂是以為孝乎言此未孝也必須承順父母顏色乃為孝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孔曰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疏（子曰至愚○正義曰此章美顏淵之德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者回弟子顏淵也違猶怪問也愚無智之稱孔子言我與回言終竟一日亦無所怪問於我之言默而識之如無知之愚人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者言回既退還而省察其在私室與二三子說釋道義亦足以發明大體乃知其回也不愚○注孔曰至愚○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

子曰。視其所以。（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觀其所由。（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孔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疏（子曰至廋哉○正義曰此章言知人之法也視其所以者以用也言視其所以行用觀其所由者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察其所安者言察其所安處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者廋匿也言知人之法但觀察其終始則人安所隱匿其情哉再言之者深明情不可隱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人師矣）疏（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正義曰此章言為師之法溫尋也言舊所學得者溫尋使不忘是溫故也素所未知學使知之是知新也既溫尋故者又知新者則可以為人師矣○注溫尋也○正義曰案中庸云溫故而知新鄭注云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案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太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注云尋溫也又有司徹云乃爇尸俎是尋為溫也言人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猶若溫燖故食也）

子曰。君子不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疏（子曰君子不器○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之德也器者物象之名形器既成各周其用若舟楫以濟川車輿以行陸反之則不能君子之德則不如器物各守一用言見幾而作無所不施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疏（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正義曰此章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子貢問於夫子曰君子之德行何如夫子荅之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以言從之言行相副是君子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孔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小人比而不周。疏（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正義曰此章明君子小人德行不同之事忠信為周阿黨為比言君子常行忠信而不私相阿黨小人則反是○注曰忠信為周○正義曰魯語文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包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思而不學則殆。（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疏（子曰至則殆○正義曰此章言教學法也學而不思則罔者言為學之法既從師學則自思其餘蘊若雖從師學而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者言但自尋思而不往從師學終卒不得其義則徒使人精神疲勞倦殆）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疏（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正義曰此章禁人雜學攻治也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也言人若不學正經善道而治乎異端之書斯則為害之深也以其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則不同歸也○注攻治至同歸○正義曰云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者正經是善道也皆以忠孝仁義為本是有統也四術為教是殊塗也皆以去邪歸正是同歸也異端之書則或粃糠堯舜戕毀仁義是不同歸也殊塗同歸是易下繫辭文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孔曰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疏（子曰至知也○正義曰此章明知也由誨汝知之乎者孔子以子路性剛好以不知為知故此抑之呼其名曰由我今教誨汝為知之乎此皆語辭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者此誨辭也言汝實知之事則為知之實不知之事則為不知此是真知也若其知之反隱曰不知及不知妄言我知皆非知也○注孔曰至子路○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抗直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子張學干祿。（鄭曰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疏（子張至中矣○正義曰此章言求祿之法子張學干祿者干求也弟子子張師事孔子學求祿位之法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者此夫子教子張求祿之法也尤過也寡少也言雖博學多聞疑則闕之尤須慎言其餘不疑者則少過也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者殆危也言雖廣覽多見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尤須慎行其餘不危者則少悔恨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者言若少過行又少悔必得祿位設若言行如此雖偶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注鄭曰至位也○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包曰哀公魯君諡）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包曰

（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疏〕哀公至不服○正義曰此章言治國使民服之法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者哀公魯君也問於孔子曰何所云爲則萬民服從也時哀公失德民不服從哀公患之故有此問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者此孔子對以民服之法也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諸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也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者舉邪枉之人用之廢置諸正直之人則民不服上也於時羣邪秉政民心厭棄故以此對之也○注包曰哀公魯君諡○正義曰魯世家云哀公名蔣定公之子周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諡法云恭仁短折曰哀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孔曰魯卿季孫肥康諡）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孝慈則忠。（包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包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

〔疏〕季康至則勸○正義曰此章明使民敬忠勸善之法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者季康子魯執政之上卿也時以僭濫故民不敬忠勸故問於孔子曰欲使民人敬上盡忠勸勉爲善其法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者此荅之也自上涖下曰臨莊嚴也言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孝慈則忠者言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作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者言君能舉用善人置之祿位教誨不能之人使之材能如此則民相勸勉爲善也於時魯君蠶食深宮季氏專執國政則如君矣故此荅皆以人君之事言之也○注魯卿季孫肥康諡○正義曰知者據左傳及世家文也諡法云安樂撫民曰康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

〔疏〕或謂至爲政正義曰此章言孝友與爲政同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者奚何也或有一人亡其姓名謂孔子曰子既多才多藝何不居官爲政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也子曰書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者此周書君陳篇文引之以荅或人爲政之事彼云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孔安國云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己以恭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今其言與此小異此云孝乎唯孝者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者言善於兄弟也施行也行於此二者即有爲政之道也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者此孔子語也是此也言此孝友亦爲政之道此外何事其爲爲政乎言所行有政道即與爲政同不必居位乃是爲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

〔疏〕子曰至之哉○正義曰此章明信不可無也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者言人而無信其餘雖有他才終無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者此爲無信之人作譬也大車牛車輗轅端橫木以縛軛駕牛領者也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以駕兩服馬領者也大車無輗則不能駕牛小車無軏則不能駕馬其車何以得行之哉言必不能行也以喻人而無信亦不可行也○注包曰至鉤衡○正義曰云大車牛車者冬官考工記車人爲車大車崇九尺鄭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其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故曰大車牛車也說文云輗大車轅端持衡者軛轅前也是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者也云小車駟馬車者考工記兵車田車乘車也皆駕駟馬故曰駟馬車也說文云軏者車轅端持衡者考工記云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是輈在衡上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鉤之衡則橫居輈下是轅端上曲鉤衡者名軏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曰文質禮變）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

〔疏〕子張至知也○正義曰此章明創制革命因沿損益之禮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者弟子子張問於孔子夫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者此夫子荅以可知之事言殷承夏后因用夏禮謂三綱五常不可變革故因之也所損益者謂文質三統夏尚文殷則損文而益質夏以十三月爲正爲人統色尚黑殷則損益之以十二月爲正爲地統色尚白也其事易曉故曰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者言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禮及所損益事事亦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言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時周尚存不敢斥言故曰其或言設或有繼周而王者雖多至百世以其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皆可預知也○注馬曰至三統○正義曰云三綱五常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網有紀綱之而百目張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人爲三綱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也父子法地取法五行轉相生也夫婦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也父者矩也以度教子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云五常者仁義禮智信也白虎通云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好生愛人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智者知也或於事見微知著信者誠也專一不移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云損益謂文質三統者白虎通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道極則陰道受陰道極則陽道受明一陽二陰不能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其質性乃後有其文章也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士有三王王特一生死又春秋緯元命包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注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注尚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爲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尚黑故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尚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有少皞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黃帝以十三月爲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質法天地文法天質法地周文法地而爲天正殷質法而爲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二而復各自爲義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爲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爲百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爲天統建丑之月爲統者以其物已吐牙不爲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爲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萌牙故爲地統建寅之月爲統者以人物出於地人功當須脩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爲正者以其此月物生細微又是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爲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不相襲也所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命徵云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是天之所命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逐所尚不必皆然故天命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洛予命云湯觀於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泰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王舟是符命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尚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注物類至預知也○正義曰物類相召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召因而不變也云世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周而復始而其變世運有數相生變革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見義不爲無勇也。（孔曰義所宜爲而不能爲是無勇）

〔疏〕子曰至勇也○正義曰此章言祭必己親勇必爲義也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者人神曰鬼言若非己祖考而輒祭他鬼者是諂媚求福也見義不爲無勇也者義宜也言義所宜爲而不能爲者是無勇之人也○注鄭曰至求福○正義曰云人神曰鬼者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人神曰鬼也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也○注孔曰至無勇○正義曰若齊之田氏弒君夫子請討之是義所宜爲也而魯君不能爲討是無勇也

論語注疏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爲政第二

爲政以德章

而眾星共之（釋文出眾星共云鄭作拱○按拱正字共假借）

包曰（皇本作鄭元曰）

猶北辰之不移（皇本猶上有譬字釋文出猶北辰之不移云本或作譬猶北辰之不移與皇本合）

而眾星共之（皇本之下有也字）

案爾雅釋文云（閩本北監本同毛本文作天文字誤也今訂正）

中宮太極星（漢書天文志太作天）

所謂琁璣玉衡（毛本琁作璇○按當作旋璇琁皆俗字）

詩三百章

篇之大數（皇本數下有也字下歸於正下同）

篇之大數（本大誤夫今正）

道之以政章

道之以政（皇本高麗本道作導下節同漢石經作道釋文出道之云音導下同○按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傳論又杜林傳並引作導之以政漢石經作道用假借字）

政謂法教（皇本教下有也字下刑罰下逆德下同）

民免而無恥（閩本恥作耻乃恥之俗字）

免苟免（皇本作苟免罪也）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漢石經高麗本于作乎皇本于作於案翟灝四書攷異曰此經自引詩書外例用於字今此獨變體爲于疑屬乎字傳寫誤漢石經論衡實知篇作乎而朱注亦云志乎此可思也）

有所成也（皇本成下有立字）

不疑惑（皇本惑下有也字下終始下微旨下同）

知天命之終始（閩本北監本毛本作始終）

耳聞其言（皇本耳下有順字）

從心所欲無非法（皇本法下有者字）

孟懿子問孝章

仲孫何忌（皇本忌下有也字下故告之下樊須下同）

我對曰無違（漢石經無作毋上無違無字闕）

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皇本無恐字）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之屬也（閩本北監本毛本措作厝案措正字厝假借字）

是無違之理也（毛本理誤禮）

孟武伯問孝章

父母唯其疾之憂（閩本母誤毋注同）

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皇本作唯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

武伯懿子之仲孫彘也（閩本同北監本毛本之下有子字）

子游問孝章

不敬何以別乎（漢石經無乎字）

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皇本食作養之下並有也字）

今之人（本今誤令今訂正）

子游（本子誤少今訂正）

子夏問孝章

謂承順父母顏色（皇本順作望）

先生饌（釋文出先生饌云鄭作餕音俊食餘曰餕案馬注饌飲食也是馬本作饌盖作饌者古論作餕者魯論也）

孔子喻子夏（皇本夏下有曰字）

未孝也（皇本作未足爲孝也）

乃爲孝也（皇本作乃是爲孝耳）

吾與回言終日章

默而識之如愚（皇本愚下有者也二字）

回也不愚（皇本愚下有也字）

說釋道義（皇本同北監本毛本釋作繹釋文出繹字云音亦則字當作繹○按說文說下云說釋也說釋即悅懌說悅釋懌皆古今字作繹用假借字）

愚無知之稱（本知誤智今訂正）

視其所以章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漢石經脫下哉字）

言觀人終始（皇本人下有之字）

溫故而知新章

可以爲人師矣（皇本作可以爲師也筆解此注首有孔曰二字又師上亦無人字）

乃勢尸俎（閩本北監本同毛本勢作埶案勢字誤也今訂正）

是歸爲溫也（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歸作尋案所改是也今依訂正）

學而不思章

學而不思則罔（釋文出則罔云本又作冈案古罔字本省作网此作冈又古文之省）

學不尋思其義（皇本作學而不尋思其義理）

攻乎異端章

斯害也已（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是也）

由誨汝知之乎章

誨女知之乎（皇本高麗本毛本女作汝後並放此案釋文出誨女云音汝後可以意求之）

不知爲不知（皇本不知下有之字）

子張學干祿章

雖愚不得祿（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愚作偶今依訂正）

何爲則民服章

舉直錯諸枉（釋文出錯字云鄭本作措投也○按措正字古經傳多假錯爲之）

舉正直之人用之（皇本正上有用字人下無用之二字）

則民服其上（皇本上下有矣字毛本作則民服其上也）

哀公名蔣（史記魯世家作名將世本作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臨之以莊則敬（皇本臨下有民字又則敬則勸作則民敬則民勸案作臨民作臨之俱可若民之連用則不詞矣疑皇本誤）

或謂孔子曰章

孝乎惟孝（皇本乎作于釋文出孝于云一本作孝乎案惠棟九經古義云蔡邕石經亦作于故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後世儒者據晉世所出君陳篇改孝于爲乎惟以孝屬下句以合之若非漢石經及包氏注亦安從而是正邪）

是亦爲政（皇本政下有也字）

奚其爲爲政（釋文出奚其爲爲政也云一本不重爲字）

孝乎惟孝（皇本乎作于惟孝下有者字）

美大孝之辭（皇本無大字辭下有也字）

施行也（文選閒居賦注引此注下有政所施行也五字各本皆無）

與爲政同（皇本作卽是與爲政同耳文選閒居賦注引與上有卽字同下有也字）

今其言（本今誤令今正）

美此孝之辭也（孫志祖云此當作大今正）

人而無信章

小車無軏（案五經文字云軏軏音月輗端上說文下見論語及釋文相承隷省）

輗端上曲鉤衡（皇本鉤作拘衡下有者也二字案鉤拘古音同第四部故多通用周禮巾車金路鉤注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

大車崇九尺（考工記作三柯）

如軫與轐（案如當作加如字誤也閩本北監本毛本與又誤輿）

爲衡頸之問（閩本同北監本毛本問作間是也今依訂正）

子張問十世章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宋石經避宣祖諱殷作商後放此漢石經損作損）

雖百世可知也（皇本高麗本可上有亦字）

物類相召世數相生（皇本此注作馬融曰召作招世作勢）

故可預知（皇本作故可豫知也案豫預古今字）

殷則損益之（各本益之二字誤倒今正）

勢數相生（案注文及疏末段俱作世數則此不當作勢字今訂正）

若羅網有紀綱之而百目張也（今白虎通作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

剛柔相配故人爲三綱（今白虎通人上有六字）

取象日月屈信歸功也（今白虎通功下有天字）

取法五行（今白虎通法作象）

夫婦取象人合陰陽有施（今白虎通作夫婦法人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化端也）

以度教子（今白虎通作以法度教子也）

白虎通云（本云誤示今正）

五性者何（今白虎通性作常是也）

仁者不忍好生愛人（今白虎通作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案白虎通本有作好字者古人所據之本不必盡同今本且引書亦不盡用元文者不得援彼改此浦鏜遽以好爲誤字非也）

或於事爲之（今白虎通作不惑於事○按惑正字古多假或）

明一陽二陰（今白虎通一作二）

事莫不先其質性乃後有其文章也（今白虎通作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

天有三生三死故士有三王（今白虎通士作土毛本三死誤二死）

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尚白（本正誤王白誤曰今正）

又木之始（本木誤未今正）

文法天質法地（閩本同案此當作文法地質法天下周文法地殷質法天可證）

殷質法而爲地正者（閩本同北監本毛本而上有天字此誤脫也）

建丑之月爲地統者（各本脫地字浦鏜挍補下建寅之月爲人統者同）

以其物出於地（各本其作人據浦鏜挍改）

物生細微（閩本北監本毛本作微細）

洛予命云湯觀於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書（浦鏜云予誤子璧誤壁是也今依訂正）

泰誓言武王伐紂（本泰誤秦今訂正）

而白魚入於王舟（本入誤八今訂正）

禪代之後（本代誤伐今訂正）

非其鬼而祭之章

是謟求福（皇本作是謟以求福也）

義所宜爲（皇本作義者所宜爲也又下是無勇下亦有也字）

見其義不爲（孫志祖云其衍字）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三

八佾第三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前篇論爲政爲政之善莫善禮樂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此篇論禮樂得失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人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疏〕（孔子至忍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卿季氏僭用禮樂之事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者謂者評論之稱季氏魯卿於時當桓子也佾列也舞者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桓子用此八佾舞於家廟之庭故孔子評論而譏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者此孔子所譏之語也孰誰也人之僭禮皆當罪責不可容忍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最難容忍故曰若是可容忍他人更誰不可忍也○注馬曰至譏之○正義曰孰誰釋詁文佾列書傳通訓也云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者隱五年左傳文也云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者杜預何休說如此其諸侯用六者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二四人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爲二八十六人今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杜之說天子所以八佾者案隱五年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云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所謂八音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鄭玄云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所謂八風者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又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是則天子之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八佾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者此釋季氏所以得僭之由由魯得用之也案禮記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重周公故以賜魯又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受王者禮樂也然王者禮樂唯得於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之他廟亦爲僭也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荅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他廟也云季桓子僭於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者案經但云季氏知是桓子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親見其事而譏之故知桓子也何休云僭齊也下效上之辭季氏陪臣也而效君於上故云僭也大夫稱家祭法大夫三廟此經又言於庭魯之用樂見於經傳者皆據廟中祭祀時知此亦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

三家者。以雍徹。（馬曰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

（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疏〕（三家至之堂○正義曰此章議三家之僭也三家者以雍徹者此弟子之言將論夫子所譏之語故先設此文以爲首引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以徹祭故夫子譏之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者此夫子所譏之語也先引詩文後言其不可取之理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者此雍詩之文也相助也維辭也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乎○注馬曰至此樂○正義曰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爲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其仲叔季爲氏故有此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是庶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爲始也云雍周頌臣工篇名者即周頌臣工之什第七篇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者案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云徹者歌雍又小師云徹歌鄭云於有司徹而歌雍是知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也今三家亦作此樂故夫子譏之也○注包曰至堂邪○正義曰云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者此與毛傳同鄭玄以辟爲卿士公謂諸侯爲異餘亦同也云穆穆天子之容貌者曲禮云天子穆穆爾雅釋詁云穆穆美也是天子之容貌穆穆然美也云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者將言無諸侯及二王之後助祭則不可歌也云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者卿大夫稱家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來助祭耳何取此雍詩之義而奏作於堂邪邪語辭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由是三家僭之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疏〕（子曰至樂何○正義曰此章言禮樂資仁而行也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者如奈也言人而不仁奈此禮樂何謂必不能行禮樂也）●

林放問禮之本。（鄭曰林放魯人）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疏〕（林放至寧戚○正義曰此章明禮之本意也林放問禮之本者林放魯人也問於夫子禮之本意如何子曰大哉問者夫子將荅禮本先嘆美之也禮之末節人尚不知林放能問其本其意非小故曰大哉問也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者此夫子所荅禮本也奢汰侈也儉約省也易和易也戚哀戚也與猶等也奢與儉易與戚等俱不合禮但禮不欲失於奢寧失於儉喪不欲失於易寧失於戚言禮之本意禮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包曰諸夏中國亡無也）〔疏〕（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正義曰此章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舉夷狄則戎蠻可知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正義曰此及閔元年左氏傳皆言諸夏襄四年左傳魏絳云諸夷必叛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疏〕（季氏至放乎○正義曰此章譏季氏非禮祭泰山也季氏旅於泰山者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者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夫子見季氏非禮而祭泰山故以言謂弟子冉有曰汝既臣於季氏知其非禮卽合諫止女豈不能諫止與與語辭對曰不能者言季氏僭濫已不能諫止也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者孔子嘆其失禮故曰嗚呼曾之言則也夫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況泰山之神豈反不如林放乎而季氏欲誣罔而祭之也言泰山之神必不享季氏之祭若其享之則是不如林放也○注馬曰至止也○正義曰云旅祭名者周禮大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云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故知旅祭名也云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是也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者陪重也諸侯既爲天子之臣故謂諸侯之臣爲陪臣泰山在魯封內故魯得祭之今季氏亦祭故云非禮云冉有弟子冉求者史記弟子傳云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鄭玄曰魯人）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揖讓而升。下而飲。（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其爭也君子。（馬曰多筭飲少筭君子之所爭）〔疏〕（子曰至君子○正義曰此章言射禮有君子之風也君子無所爭者言君子之人謙卑自牧無所競爭也必也射乎者君子雖於他事無爭其或有爭必也於射禮乎言於射而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者射禮於堂將射升堂及射畢而下勝飲不勝其耦皆以禮相揖讓也其爭也君子者射者爭中正鵠而已不同小人厲色援臂故曰其爭也君子○注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正義曰鄭注射義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是於射而後有爭○注王曰至相飲○正義曰云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者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注馬曰多至所爭○正義曰云多筭飲少筭者筭籌也鄉射記曰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是也多筭謂勝者少筭謂不勝者勝飲不勝而相揖讓故曰君子之所爭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衞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素。（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後乎。（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疏〕（子夏至詩已矣○正義曰此章言成人須禮也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者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衞風碩人之篇閔莊姜美而不見荅之詩也言莊姜既有巧笑美目倩盼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素喻禮也子夏讀詩至此三句不達其旨故問夫子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者孔子舉喻以荅子夏也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曰禮後乎者此子夏語子夏聞孔子言繪事後素即解其旨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起發也予我也商子夏名孔子言能發明我意者是子夏也始可與共言詩也○注馬曰至逸也○正義曰云此上二句在衞風碩人之二章者案今毛詩碩人四章章七句其二章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也云其下一句逸者今毛詩無此一句故曰逸言亡逸也○注鄭曰至成之○正義曰案考工記云畫繪之事雜五色下云畫繢之事後素功是知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章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鄭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疏〕（子曰至徵之矣○正義曰此章言夏商之後不能行先王之禮也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言之宋不足徵也者徵成也杞宋二國言夏殷之後也孔子言夏殷之禮吾能說之但以杞宋之君闇弱不足以成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者此又言不足徵之意獻賢也孔子言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注包曰至成也○正義曰徵成釋詁文云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者樂記云武王克殷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是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疏〕（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正義曰此章言魯禘祭非禮之事禘者五年大祭之名灌者將祭酌鬱鬯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孔子曰禘祭自既灌已往吾則不欲觀之也○注孔曰至觀之○正義曰云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者鄭玄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以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爲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祫者合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云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鬱鬱金草釀秬爲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暢故曰鬱鬯言未殺牲先酌鬱鬯酒灌地以求神於太祖廟也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者言既灌地降神之後始列木主以尊卑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所以異於

（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與祫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而祭也云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者春秋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何休云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先後之義故譏之是知當閔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此注云亂昭穆及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又似閔僖異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知其理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以此逆祀失禮故孔子不欲觀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孔曰荅以不知者爲魯諱）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疏〕或問至其掌。○正義曰此章言諱國惡之禮也或問禘之說者或人問孔子禘祭之禮其說何如子曰不知也者孔子荅言不知禘禮之說荅以不知者爲魯諱諱國惡禮也若其說之當云禘之禮序昭穆時魯躋僖公亂昭穆說之則彰國之惡故但言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也者諸於也斯此也孔子既荅或人以不知禘禮之說若不更說恐或人以爲已實不知無以明其諱國惡且恐後世以爲禘祭之禮聖人不知而致廢絶更爲或人言此也言我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中其如指示於此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指其掌者此句弟子作論語時言也當時孔子舉一手伸掌以一手指之以示或人曰其如示諸斯乎弟子等恐人不知示諸斯謂指示何等物故著此一句言是時夫子指其掌也）

祭如在。（孔曰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孔曰謂祭百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疏〕祭如在至不祭。○正義曰此章言孔子重祭禮祭如在者謂祭宗廟必致其敬如其親存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者謂祭百神亦如神之存在而致敬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孔子言我若親行祭事則必致其恭敬我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人攝代己爲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注謂祭百神○正義曰百神謂宗廟之外皆是言百神舉成數）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孔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孔曰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疏〕王孫至禱也。○正義曰此章言夫子守禮不求媚於人也王孫賈者衛執政大夫也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者媚趣嚮也奧內也謂室內西南隅也以其隱奧故尊者居之其處雖尊而閒靜無事以喻近臣雖尊不執政柄無益於人也竈者飲食之所由雖處卑褻爲家之急用以喻國之執政位雖卑下而執賞罰之柄有益於人也此二句世俗之言也言與其趣於閒靜之處寧若趣於急用之竈以喻其求於無事之近臣寧若求於用權之執政於王孫賈時執國政舉於二句佯若不達其理問於孔子曰何謂也欲使孔子求媚親昵於己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者孔子拒賈之辭也然如此也言我則不如世俗之言也天以喻君獲猶得也我道之行否由於時君無求於衆臣如得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疏〕子曰至從周。○正義曰此章言周之禮文猶備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者監視也二代謂夏商郁郁文章貌言以今周代之禮法文章迴視夏商二代則周代郁郁乎有文章哉吾從周者言周之文章備於二代故從而行之也）

子入太廟。（包曰太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孔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孔曰雖知之當復問愼之至也〔疏〕子入至禮也。○正義曰此章言夫子愼禮也子入太廟者子謂孔子太廟周公廟孔子仕魯祭周公而助祭故得入之也每事問者言太廟之中禮器之屬每事輒問於令長也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者孰誰也鄹人魯鄹邑大夫孔子父叔梁紇也或有人曰誰謂鄹大夫之子知禮者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何爲入太廟而每事問乎意以爲孔子不知禮子聞之曰是禮也者孔子聞或人之譏乃言其問之意以宗廟之禮當須重愼不可輕言雖已知之當更復問愼之至也○注包曰至助祭也○正義曰云太廟周公廟者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故知太廟周公廟也云孔子仕魯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攝相事是仕魯由是故得與助祭也○注孔曰至復問○正義曰云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者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呼爲某人孔子父鄹邑大夫左傳稱鄹人紇故此謂孔子爲鄹人之子也左傳成二年云新築人仲叔于奚杜注云于奚守新築大夫卽此類也）

子曰。射不主皮。（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馬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疏〕子曰至古之道也。○正義曰此章明古禮也射不主皮者言古者射禮張布爲侯而棲熊虎豹之皮於中而射之射有五善焉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禮樂容節也周衰禮廢射者無復禮容但以主皮爲善故孔子抑之云古之射者不主皮也爲力不同科者言古者爲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強弱無別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爲力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前古所行之道也○注馬曰至和容也○正義曰云射有五善焉者言射禮有五種之善下所引是也○云一曰和至五曰興舞皆周禮鄉大夫職文也云志體和至興舞同皆馬融解義語案彼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云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衆庶寧復有賢能者和謂閨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射所以觀士也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玄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與樂是也今此注二曰和容衍和字五曰興武武當爲舞聲之誤也云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者周禮天官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熊侯虎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注云大射者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𦊙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玄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儁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士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疏〕子貢至其禮。○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不欲廢禮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者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因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怠於政禮始不視朔廢朝享之祭有司仍供備其羊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并去其羊也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者此孔子不許子貢之欲去羊故呼其名而謂之曰賜也爾以爲既廢其禮虛費其羊故欲去之是愛其羊也我以爲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所以不去其羊欲使後世見此告朔之羊知有告朔之禮庶或復行之是愛其禮也○注鄭曰至其羊○正義曰云牲生曰餼者僖三十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牽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解者以爲腥曰餼謂生肉未煮者也其實餼亦是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此及聘禮注皆云牲生曰餼由不與牽相對故爲生也云禮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者案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此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生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卽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旣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必於月朔爲此告朔聽朔之禮者杜預春秋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揔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誠信足以相感事責盡而不濫故受位居職者思效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同心於左右政之粃亂常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審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每月之朔必朝於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以故告特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異耳是言聽朔朝廟之義也玉藻說天子朝廟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玄以為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而已杜預以明堂與祖廟為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天子告朔雖杜之義亦應告人帝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祖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大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為閏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者即文六年閏月不告朔是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為諂）【疏】子曰至諂也○正義曰此章疾時臣事君多無禮也言若有人事君盡其臣禮謂將順其美及善則稱君之類而無禮之人反以為諂佞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曰定公魯君諡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疏】定公問至以忠○正義曰此章明君臣之禮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者定公魯君也時臣失禮君不能使定公患之故問於孔子曰君之使臣及臣之事君當如之何也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者言禮可以安國家定社稷止由君不用禮則臣不竭忠故對曰君之使臣以禮則臣必事君以忠也○注孔曰至問之○正義曰云定公魯君諡者魯世家云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疏】子曰至不傷○正義曰此章言正樂之和也關雎者詩國風周南首篇名興后妃之德也詩序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哀而不傷也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正樂之和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包曰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三者欲使慎其後）【疏】哀公至不咎○正義曰此章明立社所用木也哀公問社於宰我者哀公魯君也社五土之神也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木哀公未知其禮故問於弟子宰我也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者三代立社各以其土所宜木故宰我舉之以對哀公也但宰我不本其土宜之意因周用栗便妄為之說曰周人以栗者欲使其民戰栗故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者孔子聞宰我對哀公使民戰栗知其虛妄無如之何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也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事已往不可復追咎也歷言此三者以非之欲使慎其後也○注孔曰至戰栗○正義曰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者五土之摠神故凡建邦立國必立社也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也謂用其木以為社主張包周本以為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或以為宗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以為宗廟主今所不取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為謂之大儉）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為儉）然則管仲知禮乎。（包曰或人以儉問故荅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為得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鄭曰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為之如是是不知禮）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疏】子曰至知禮○正義曰此章言管仲僭禮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者管仲齊大夫管夷吾也孔子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者或人見孔子言管仲器小以為謂其大儉故問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者孔子荅或人以管仲不儉之事也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雖得有家臣不得每事立官當使一官兼攝餘事今管仲家臣備職奢豪若此安得為儉也然則管仲知禮乎者或人聞孔子言管仲不儉便謂為得禮故又問曰然則管仲是知禮之人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者此孔子又為或人說管仲不知禮之事也邦君諸侯也屏謂之樹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大夫當以簾蔽其位耳今管仲亦如人君樹屏以塞門也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大夫則無之今管仲亦有反爵之坫僭濫如此是不知禮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孔子舉其僭禮於上而以此言非之孰誰也言若謂管氏而為知禮更誰為不知禮言雖管氏不知禮也○注包曰至為儉○正義曰云婦人謂嫁曰歸者隱二年公羊傳文何休曰婦人生以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三歸之道也○注鄭曰至知禮○正義曰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者以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己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故其坫在兩楹間也云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者釋宮云屏謂之樹郭璞曰小牆當門中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鄭玄云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是也云若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者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坫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荅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荅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於坫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飲畢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大師樂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從之。純如也。（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也。（言其音節明也）繹如也。以成。（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疏】子語至以成○正義曰此章明樂子語魯大師樂者大師樂官名猶周禮之大司樂也於時魯國禮樂崩壞故孔子以正樂之法語之使知也曰樂其可知也者言五音翕然盛也翕盛皃如皆語辭從之純如也者從讀曰縱謂放縱也純和也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也者皦明也言其音節分明也繹如也者言其音落繹然相續不絕也以成者言樂始作翕如又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則正樂以之而成也

儀封人請見。（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邪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孔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疏】儀封至木鐸○正義曰此章明夫子之德天將命之使其定禮樂也儀封人請見衛國儀邑典封疆之人請告於孔子從者欲見孔子也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者此所請辭也嘗曾也言往者有德之君子至於我斯地也吾嘗得見之未曾有不得見者也從者見之者從者謂弟子隨孔子行者既見其請故為之紹介通使得見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者儀封人請既見夫子出門乃語諸弟子曰二三子何須憂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者此封人又說孔子聖德不喪之由也言事不常一盛必有衰衰極必盛今天下之衰亂無道亦已久矣言拯弱興衰屬在夫子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者木鐸金鈴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如木鐸以振文教也○注鄭曰儀蓋至官名○正義曰云儀蓋衛邑者以左傳衛侯入於夷儀疑與此是一故云蓋衛邑也云封人官名者周禮封人掌為畿封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則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左傳言楨谷封人祭仲足為祭封人宋高哀為蕭封人此云儀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職典封疆居在邊邑穎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注包曰至得見○正義曰云通使得見者謂為之紹介使之見也若左傳云乃見鱒設諸焉齊豹見宗魯於公孟亦然○注孔曰至天下○正義曰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者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

（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此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者所以振文教是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孔曰韶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疏〕（子謂至善也○正義曰此章論韶武之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者韶舜樂名韶紹也德能紹堯故樂名韶言韶樂其聲及舞極盡其美揖讓受禪其聖德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者武周武王樂以武得民心故名樂曰武言武樂音曲及舞容則盡極美矣然以征伐取天下不若揖讓而得故其德未盡善也○注孔曰至盡善○正義曰云韶舜樂名者樂記云韶繼也注云韶紹也言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元命包曰舜之時民樂紹堯業其書益稷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是韶爲舜樂名也云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者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孔安國云若使攝遂禪之禪卽讓也是以聖德受禪也○注孔曰至未盡善○正義曰云武武王樂也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爲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爲武樂武樂爲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云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者以臣伐君雖曰應天順人不若揖讓而受故未盡善也）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疏〕（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正義曰此章揔言禮意居上位者寬則得衆不寬則失於苛刻凡爲禮事在於莊敬不敬則失於傲惰親臨死喪當致其哀不哀則失於和易凡此三失皆非禮意人或若此不足可觀故曰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注疏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金鍾鎛也（毛本鍾作鐘閩本鎛誤鏄北監本鍾亦作鐘鎛亦誤鏄）

重周公故以賜魯（禮記祭統重作康）

吾何僭哉（公羊傳哉上有矣字）

下効上之辭（閩本同北監本毛本効作效案効乃效之俗字今正）

三家者以雍徹（釋文出撤字云本或作徹案五經文字云撤去也案字書無此字見論語）

今三家亦作此樂（皇本樂下有者也二字○按者是衍文）

天子穆穆（皇本穆穆下有矣字）

天子之容貌（皇本貌作也）

雍篇歌此者（皇本此下有曲字）

但家臣而已（本但誤伹今改正）

季氏旅於泰山章

季氏旅於泰山（玉篇云祣祭名論語作旅廣韻云祣祭山川名論語只作旅○按說文有旅無祣鄭氏注大司徒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

女弗能救與（皇本高麗本弗作不）

君子無所爭章

多筭飲少筭（毛本筭作算釋文出多笇云本今作筭案五經文字云筭相亂反作笇訛算先卯反從具見禮經說文筭計厤數者从竹弄算數也从竹具據此則字當作筭）

右加弛弓（毛本作𢐅○按禮注射儀注作弛是正字）

揖如始升射（儀禮大射儀無始字）

坐奠於豐下興揖（本興誤與今訂正）

鄉射記曰（北監本毛本記作禮後射不主皮章疏同○按作記是也）

巧笑倩兮章

巧笑倩兮（皇本北監本毛本笑作笑後陽貨篇子之武城章夫子莞爾而笑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亦並作笑五經文字云笑喜也從竹下犬○按釋文注中多作笑竹下大并古也）

美目盻兮（唐石經閩本北監本同毛本盻作盼下並同○案說文盼詩曰美目盼兮从目分聲盻恨視也从目兮聲音義迥別毛本改从分是今依訂正）

繪事後素（釋文出繪事云本又作繢同畫文也案繪繢古通用周禮考工記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及文選夏侯常侍誄注並引作繢）

凡繪畫先布衆色（皇本作畫繪又色作采）

然後以素分布其間（皇本無布字）

起予者商也（漢石經無者字）

可與共言詩（皇本詩下有已矣二字）

夏禮吾能言之章

殷禮言之（浦鏜云禮下脫吾能二字）

徵成釋詁文（孫志祖云今爾雅釋詁無此文）

封殷之後於宋是也（禮記樂記封作投）

禘自既灌而往章

列尊卑（皇本列作別）

而魯逆祀（皇本魯下有爲字）

禘者二年大祭之名（浦鏜云五誤二今正）

禘祭自既灌已往（閩本北監本毛本已作以○按已以古字通）

五年一禘（本五誤王今正）

是知當閔在僖上（本上誤上今正）

或問禘之說章

爲魯諱（皇本作爲魯君諱也）

如指示掌中之物（皇本掌上有以字）

其如示諸斯乎也者（浦鏜云也字衍）

言我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中（浦鏜云我疑若字誤中字疑衍）

祭如在章

不致肅敬於心（皇本不上有故字無肅字毛本於誤作其疏文可證也）

與其媚於奧章

賈執政者（皇本賈下有者字者下有也字）

欲使孔子求昵之（釋文出求昵云亦作暱案昵暱古字通五經文字云暱昵同尼一反近也）

孔子拒之曰（皇本拒作距北監本誤作柜五經文字云拒與距同○按距雞距字說文有歫無拒歫卽拒也）

舉於二句（浦鏜云於疑此字誤）

周監於二代章

郁郁乎文哉（汗簡云古論語郁作戫案說文𢧵有文章也戫卽𢧵字之省）

當從之（皇本作當從周也）

此章言周之禮文猶備也（浦鏜云猶當獨字誤）

子入太廟章

子入太廟（唐石經皇本太作大下文及注並同後並放此唯本篇管仲之器小哉章注以爲謂之大儉皇本亦作太案釋文出大字云音泰則此當作大爲是）

嘗爲季氏史（閩本北監本同毛本史作吏今依訂正）

射不主皮章

云志體和至與舞同（北監本閩本與誤與）

行鄉射之禮（本鄉誤卿今正）

無讀爲舞（本讀誤不今正）

與禮與樂是也（按周禮注無下與字）

主將有祭祀之射（北監本毛本作主將有郊廟之事浦鏜云主當作王是也）

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本卿誤鄉焉誤馬今並正○案閩本北監本卿亦誤鄉）

其將祀其先祖（本先誤無閩本同案此無作无形近之譌今正）

又方制之以爲𦎫（本𦎫誤韋閩本同北監本毛本作章亦誤○今正）

鄉射記曰（毛本記作禮周禮注作記不誤）

討迷士惑者（閩本同北監本毛本無士字○補案此士字因下士不大射誤衍）

不大射（本大誤犬今改正○補毛本不上有士字案此誤脫）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爾愛其羊（唐石經爾作女皇本高麗本作汝）

云禮每月告朔於廟（浦鏜云據注文每上脫人君二字）

是用牲羊告於廟（閩本同案牲當作生今訂正）

則謂之朝政（閩本同毛本政作正是也今依訂正）

朝廟享朝正（毛本享上有朝字此誤脫也閩本北監本毛本作朝廟享廟正尤誤）

皆委立焉（閩本同毛本立作任是也今依正）

雖則履此事（浦鏜云躬誤則今依正）

每月之朝（閩本同毛本朝作朔案朝字誤今正）

以故告特羊（本特誤時今正）

王立七廟祖廟（禮記祭法無祖廟二字按下脫祖考廟三字此蓋因下文誤衍）

廟享自皇考以下（閩本北監本同毛本廟作朝是也今依正）

關雎樂而不淫章

樂不至淫哀不至傷（皇本不上並有而字）

哀窈窕（北監本窈作窈窈字非也毛本窈誤究）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釋文出問社云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案左氏文二年經丁丑作僖公主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

使民戰栗（皇本高麗本栗下有也字）

不可復追咎（皇本追下有并字）

杜元凱（本元誤無今正）

管仲之器小哉章

以爲謂之大儉（皇本大作太儉下有乎字按釋文出大儉云音泰）

焉得儉（皇本高麗本儉下有乎字）

三歸娶三姓女（皇本作三歸者娶三姓女也釋文出取三云本今作娶○按娶正字古多假取字）

婦人謂嫁曰歸（皇本曰作爲釋文出謂嫁爲歸云一本無爲字本今作曰歸）

便謂爲得禮（皇本作更謂爲得知禮也）

邦君爲兩君之好（漢石經避高帝諱邦作國後放此）

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毛本坫並誤坫）

人君別內外（皇本作人君有別外內）

若與鄰國爲好會（皇本國下有君字）

孰不知禮（皇本禮下有也字）

隱二年公羊傳文（各本二誤三今正）

反此虛爵於坫上（各本此誤坫今正）

子語魯大師樂章

子語魯大師樂曰（閩本毛本作太師按釋文出大師云音泰注同）

樂其可知也（皇本高麗本也下有已字）

五音始奏（皇本五上有言字）

從之純如也（唐石經避憲宗諱純作紬後放此按史記孔子世家從作縱後漢書班固傳注亦引作縱當是古論）

放縱盡其音聲（皇本無音字）

純純和諧也（皇本和上有如字按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此注不重純字）

言其音節明也（皇本明上有分字）

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皇本作作於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同皇本三下有者也二字）

落繹然相續不絕也（補北監本毛本落作絡）

儀封人請見章

儀益衞邑（皇本衞下有下字）

君子之至於斯也（皇本高麗本也作者）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高麗本無也字）

儀封人既請見夫子（各本並誤作請既今訂正）

子謂韶章

又盡善也（嘉定錢大昕養新錄云漢書董仲舒傳本引又盡善矣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宋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

故盡善（皇本作故曰盡善也下作故曰未盡善也）

鳳皇來儀（閩本北監本皇作凰○按皇凰正俗字）

武樂爲一代大事（盧文弨校本改武爲夫）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四

里仁第四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明仁仁者善行之大名也君子體仁必能行禮樂故以次前也）

子曰。里仁爲美。（鄭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鄭曰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疏〕（子曰至得知○正義曰此章言居必擇仁也里仁爲美者里居也仁者之所居處謂之里仁凡人之擇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也擇不處仁焉得知者焉猶安也擇求居處而不處仁者之里安得爲有知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孔曰久困則爲非）不可以長處樂。（孔曰必驕佚）仁者安仁。（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知者利仁。（王曰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疏〕（子曰至利仁○正義曰此章明仁性也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者言不仁之人不可令久長處貧約若久困則爲非也不可以長處樂者言亦不可令久長處於富貴逸樂若久長處樂則必驕佚仁者安仁者謂天性仁者自然安而行之也知者利仁者知能照識前事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注包曰至安仁○正義曰此經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表記正同理亦不異云唯性仁者自然體之者言天性仁者非關利害自然汎愛施生體包仁道易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是也○注王曰至行之○正義曰云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者言有知謀者貪利而行仁有利則行無利則止非本情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孔曰唯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疏〕（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正義曰此章言唯有仁德者無私於物故能審人之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疏〕（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正義曰苟誠也此章言誠能志在於仁則其餘行終無惡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孔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馬曰造次急遽顚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違仁）〔疏〕（子曰至於是○正義曰此章廣明仁行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者富者財多貴者位高此二者是人之所貪欲也若不以其道而得之雖是人之所欲而仁者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者乏財曰貧無位曰賤此二者是人之所嫌惡也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之雖是人之所惡而仁者不違而去之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者惡乎猶於何也言人欲爲君子唯行仁道乃得君子之名若違去仁道則於何得成名爲君子乎言去仁則不得成名爲君子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言仁不可斯須去身故君子無食頃違去仁道也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者造次急遽也顚沛偃仆也言君子之人雖身有急遽偃仆之時而必守於是仁道而不違去也○注馬曰至違仁○正義曰云造次急遽者造次猶言草次鄭玄云倉卒也皆迫從不暇之意故云急遽云顚沛偃仆者說文云偃僵也仆頓也則偃是仰倒也仆是踣倒也雖遇此顚躓之時亦不違仁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孔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孔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尚之爲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孔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疏〕（子曰至見也○正義曰此章疾時無仁也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孔子言我未見性好仁者亦未見能疾惡不仁者也好仁者無以尚之者此覆說上好仁者也尚上也言性好仁者爲德之最上他行無以更上之言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此覆說上惡不仁者也言能疾惡不仁者亦得爲仁但其行少劣故曰其所爲仁矣也唯能不使不仁者加乎非義於己身也不如好仁者無以尚之爲優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者言世不脩仁也故曰有人能一日之間用其力於仁道矣乎言人誠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德輶如毛行仁甚易我欲仁斯仁至矣何須用力故曰我未見力不足者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者此孔子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曰蓋有能爲之者矣但我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孔曰黨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矣）〔疏〕（子曰至仁矣○正義曰此章言仁恕也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者黨黨類也言人之爲過也君子小人各於其類也觀過斯知仁矣者言觀人之過使賢愚各當其所若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斯知仁者之用心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疏〕（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正義曰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早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可無恨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疏〕（子曰至議也○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樂道固窮也士者人之有士行者也言士雖志在善道而衣服飲食好其華美恥其麤惡者則是志道不篤故未足與言議於道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疏〕（子曰至與比○正義曰此章貴義也適厚也莫薄也比親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則與相親也）

子曰。君子懷德。（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孔曰重遷）君子懷刑。（孔曰安於法）小人懷惠。（包曰惠恩惠）〔疏〕（子曰至懷惠○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所安不同也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者懷安也君子執德不移是安於德也小人安安而不能遷者難於遷徙是安於土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者刑法制惠恩惠也君子樂於法制齊民是懷刑也小人唯利是親安於恩惠是懷惠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多怨。（孔曰取怨之道）〔疏〕（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正義曰此章惡利也放依也言人每事依於財利而行則是取怨之道也故多爲人所怨恨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何有者言不難）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疏〕（子曰至禮何○正義曰此章言治國者必須禮讓也能以禮讓爲國乎者爲猶治也禮節民心讓則不爭言人君能以禮讓爲教治其國乎云何有者謂以禮讓治國何有其難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爲國者言人君不能明禮讓以治民也如禮何者言有禮而不能用如此禮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疏〕（子曰至知也○正義曰此章勸學也不患無位者言不憂爵位也患所以立者言但憂其無立身之才學耳不患莫己知者言不憂無人見知於己也求爲可知也者言求善道而學行之使己才學有可知重則人知己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曰直曉不問故荅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疏〕（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明忠恕也子曰參乎者呼曾子名欲語之也吾道一以貫之者貫統也孔子語曾子言我所行之道唯用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也曾子曰唯者曾子直曉其理更不須問故荅曰唯子出者孔子出去也門人問曰何謂也者門人曾子弟子也不曉夫子之言故問於曾子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荅門人也忠謂盡中心也恕謂忖己度物也言夫子之道唯以忠恕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更無他法故云而已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曰喻猶曉也）〔疏〕（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正義曰此章明君子小人所曉不同也喻曉也君子則曉於仁義小人則曉於財利）

子曰。見賢思齊焉。（包曰思與賢者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疏〕（子曰至省也○正義曰此章勉人爲高行也見彼賢則思與之齊等見彼不賢則內自省察得無如彼人乎）

子曰。事父母幾諫。（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包曰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疏〕（子曰至不怨○正義曰此并下四章皆明孝事父母幾諫者幾微也父母有過當微納善言以諫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也勞而不怨者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己當盡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鄭曰方猶常也）〔疏〕（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正義曰方猶常也父母既存或時思欲見己故不遠遊遊必有常所欲使父母呼己得卽知其處也設若告云詣甲則不得更詣乙恐父母呼己於甲處不見則使父母憂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鄭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於

（父之道非心所忍爲）〔疏〕（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正義曰言孝子在父母喪三年之中哀戚思慕無所改爲父之道非心所忍爲故也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篇是孔注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疏〕（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正義曰言孝子當知父母之年也其意有二一則以父母年多見其壽考則喜也一則以父母年老形必衰弱見其衰老則憂懼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爲身行之將不及）〔疏〕（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正義曰此章明愼言躬身也逮及也言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爲身行之將不及故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孔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疏〕（子曰至鮮矣。正義曰此章貴儉鮮少也得中合禮爲事乃善設若奢儉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是以約致失者少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疏〕（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正義曰此章愼言貴行也訥遲鈍也敏疾也言君子但欲遲鈍於言敏疾於行惡時人行不副言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疏〕（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正義曰此章勉人脩德也有德則人所慕仰居不孤特必有同志相求與之爲鄰也。注方以至不孤。正義曰云方以類聚者周易上繫辭文也方謂法術性行各以類相聚也云同志相求者周易乾卦文言也言志同者相求爲朋友也故必有鄰是以不孤者案坤卦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言身有敬義以接於人則人亦敬義以應之是亦德不孤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謂速數之數）〔疏〕（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正義曰此章明爲臣結交當以禮斬進也數謂速數數則瀆而不敬故事君數斯致罪辱矣朋友數斯見疏薄矣。注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嫌讀爲上聲去聲故辨之）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里仁第四

里仁爲美章

里仁爲美（高麗本美作善）

里者仁之所居（皇本作里者民之所居也案此當依皇本作民文選潘岳閒居賦注引作人之所居也當是避唐諱耳）

是爲美（皇本作是爲善也案義疏云文云美而注云善者夫美未必善故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疑邢疏作美誤觀閒居賦注亦引作善可證）

擇不處仁（案困學紀聞載張衡思元賦注引論語宅不處仁謂古文本作宅字九經古義云按釋名曰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

焉得知（皇本高麗本知作智後竝放此案釋文出知字云音智注及下同）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皇本作智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

苟志於仁矣章

無惡也（漢石經高麗本無也字）

富與貴章

是人之所欲也（此句也字及下是人之所惡也兩也字疑俱屬後人所加攷初學記十八文選幽通賦注引此二段皆無也字又晉書皇甫謐王沈二傳竝云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亦無也字又後漢書李通傳論陳蕃傳注晉書夏侯湛傳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太平御覽四百七十一單引此句亦無也字四書攷異云案此也字唐以前人引述悉略去未必不謀盡同也恐是當時傳本如此。按考異非也古人引書每多節省況有皇侃義疏可證也）

偃仆（皇本偃作僵下同案釋文出僵字云本今作偃）

言仁不可斯須去身（本去誤立今正）

皆迫從不暇之意（十行本促誤從）

我未見好仁者章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漢石經好仁下無者字）

無以尚之爲優（皇本以下有加字優下有也字）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皇本仁下有者字不足者下有也字）

蓋有之矣（皇本高麗本矣作乎）

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皇本能下有仁字爾作耳我上有其字無之字）

言人誠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浦鏜云耳當乎字誤）

人之過也章

人之過也（皇本高麗本人作民）

朝聞道章

夕死可矣（漢石經矣作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無適也（釋文出適字云鄭本作敵九經古義云古敵字皆作適禮記雜記云赴於適者鄭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攷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荀卿子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讀爲敵）

義之與比（皇本比下有也字有注二十二字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各本竝脫）

君子懷德章

君子懷刑（漢石經刑作荆案說文井部荆罰辠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今經典相承作刑）

參乎章

參乎（釋文云參所金反九經字樣云曑參曑上說文下隸省與參字不同參音驂從厽今經典相承通作參孝經參不敏釋文本作曑音所林反）

吾道一以貫之（皇本高麗本之下有哉字）

事父母幾諫章

又敬不違（皇本敬下有而字）

勞而不怨（高麗本無而字）

且志不從（補且當作見北監本毛本竝是見字）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章

無所改爲父之道（浦鏜云於誤爲）

父母之年章

孔曰（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鄭元語辭未知孰是）

古者言之不出章

古者言之不出（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高麗本出下有也字四書攷異云包氏注云古人之言不妄出口據其文或舊本經原有妄字未可知若上一之字則斷知其流傳訛衍。按皇本妄字必因注文而誤衍也）

不妄出口爲身行之將不及（皇本作不妄出口者爲恥其身行之將不及也）

以約失之者章

奢則驕佚招禍（皇本佚作溢）

儉約無憂患（皇本作儉約則無憂患也）

君子欲訥於言章

言欲遲而行欲疾（皇本作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

事君數章

數謂速數之數（皇本此注作孔安國曰數下有也字案筆解作包曰）

當以禮斬進也（案斬當漸字之譌閩本北監本毛本竝脫此字）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五

公冶長第五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大指明賢人君子仁知剛直以前篇擇仁者之里而居故得學爲君子卽下云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也故次里仁）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曰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絏攣也所以拘罪人）〔疏〕（子謂至妻之○正義曰此章明弟子公冶長之賢也子謂公冶長可妻也者納女於人曰妻孔子評論弟子公冶長德行純備可納女與之爲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者縲黑索絏攣也古獄以黑索拘攣罪人於時冶長以枉濫被繫故孔子論之曰雖在縲絏之中實非其冶長之罪也以其子妻之者論竟遂以其女子妻之也○注孔曰至罪人○正義曰云冶長弟子魯人也者案家語弟子篇云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又案史記弟子傳云公冶長齊人而此云魯人用家語爲說也張華云公冶長墓在陽城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基極高舊說冶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絏以其不經今不取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疏〕（子謂南容至妻之○正義曰此章孔子評論弟子南容之賢行也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此南容之德也若遇邦國有道則常得見用在官不被廢棄若遇邦國無道則必危行言遜以脫免於刑罰戮辱也以其兄之子妻之者言德行如此故以其兄之女與之爲妻也○注王曰至見用○正義曰云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者此家語弟子篇文也案史記弟子傳云南宮括字子容鄭注檀弓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以昭七年左氏傳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仲孫貜生南宮縚是也然則名縚名括又名閱字子容氏南宮本孟氏之後也）

子謂子賤。（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疏〕（子謂子賤至取斯○正義曰此章論子賤之德也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者此評論之辭也因美魯多君子故曰有君子之德哉若此人也魯國若更無君子者斯子賤安得取斯君子之德行而學行之乎明魯多君子故子賤得學爲君子也○注孔曰至不齊○正義曰案家語弟子篇云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爲單父宰有才知仁愛百姓不忍欺之故孔子大之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孔曰言女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疏〕（子貢至瑚璉也○正義曰此章明弟子子貢之德也子貢曰賜也何如者子貢見夫子歷說諸弟子不及於己故問之曰賜也已自不知其行何如也子曰女器也夫子荅之言女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者子貢雖得夫子言己爲器用之人但器有善惡猶未知己器云何故復問之也曰瑚璉也者此夫子又爲指其定分瑚璉黍稷之器宗廟之器貴者也言女是貴器也○注包曰至貴者○正義曰云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者案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注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鄭注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注此論語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引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疏〕（或曰至用佞○正義曰此章明仁不須佞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者佞口才也或有一人言於夫子曰弟子冉雍雖身有仁德而口無才辯或人嫌其德未備也子曰焉用佞者夫子語或人言仁人安用其佞也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者夫子更爲或人說佞人之短屢數也言佞人禦當於人以口才捷給屢致憎惡於人謂數爲人所憎惡也不知其仁焉用佞者言佞人既數爲人所憎惡則不知其有仁德之人復安用其佞邪○注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也○注孔曰至憎惡○正義曰屢數也者釋言云屢亟也郭璞云亟亦數也云佞人口辭捷給數謂人所憎惡者案左傳云寡人不佞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而此云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爲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爲佞有善惡耳爲善捷敏是善佞祝鮀是也爲惡捷敏是惡佞即遠佞人是也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曰開弟子漆彫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子說。（鄭曰善其志道深）〔疏〕（子使至子說○正義曰此章明弟子漆彫開之行子使漆彫開仕者弟子姓漆彫名開孔子使之仕進也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者開意志於學道不欲仕進故對曰吾於斯仕進之道未能信言未能究習也子說者孔子見其不汲汲於榮祿知其志道深故喜說也○注孔曰至究習○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子路聞之喜。（孔曰喜與己俱行）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材哉同）〔疏〕（子曰至取材○正義曰此章仲尼患中國不能行己之道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者桴竹木所編小桴也言我之善道中國既不能行即欲乘其桴栰浮渡于海而居九夷庶幾能行己道也從我者其由與者由子路名以子路果敢有勇故孔子欲令從己意未決定故云與以疑之子路聞之喜者喜夫子欲與己俱行也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孔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以此戲之耳其說有二鄭以爲材桴材也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也示子路令知己但歎世無道耳非實卽欲浮海也一曰材讀曰哉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孔子之微意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者言唯取於己無所取於他人哉○注馬曰至曰桴○正義曰云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者爾雅云舫泭也郭璞云水中簰筏孫炎云舫水中爲泭筏也方言云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方舫泭桴音義同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孔曰賦兵賦）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不知其仁也。〔疏〕（孟武至仁也○正義曰此章明仁之難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者魯大夫孟武伯問於夫子曰弟子子路有仁德否乎夫子以爲仁道至大不可全名故荅曰不知也又問者武伯意其子路有仁故夫子雖荅以不知又復問之也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者此夫子更爲武伯說子路之能言由也有勇千乘之大國可使治其兵賦也不知其仁也言仁道則不全也求也何如者此句又武伯問辭言弟子冉求仁道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者此孔子又荅武伯以冉求之能也言求也若卿大夫千室之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可使爲之邑宰也仁則不知也赤也何如者此句又武伯問辭言弟子公西赤仁道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者此孔子又荅以公西赤之才也言赤也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之官盛服束帶立於朝廷可使與鄭國之大賓小客言語應對也仁則不知○注孔曰賦兵賦○正義曰案隱四年左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正謂以兵從也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也○注孔曰至家臣○正義曰云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者大學云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鄭注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又鄭注云采地一同之廣輪也然則此云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左傳曰唯卿備百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故知百乘之家地一同也○注馬曰至行人○正義曰云赤弟子公西華者案史記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云有容儀可使爲行人者按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職掌賓客之禮儀及朝覲聘問之事言公西華任此官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孔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包曰旣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疏〕（子謂至如也○正義曰此章美顏回之德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者愈猶勝也孔子乘間問弟子子貢曰女之才能與顏回誰勝對曰賜也何敢望回者望謂比視子貢稱名言賜也才劣何敢比視顏回也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者子貢更言不敢望回之事假設數名以明優劣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回亞聖故聞始知終子貢識淺故聞一纔知二以明己與回十分及二是其懸殊也子曰弗如

也吾與女弗如也者夫子見子貢之荅識有懸殊故云不如也弗者不之深也既然荅子貢不如又恐子貢慚愧故復云吾與女俱不如欲以安慰子貢之心使無慚也

宰予晝寢。（孔曰宰予弟子宰我）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曰朽腐也彫彫琢刻畫）糞土之牆不可杇也。（王曰杇鏝也此二者以喻雖施功猶不成）於予與何誅。（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女乎深責之）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孔曰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

〔疏〕宰予至汝是○正義曰此章勉人學也宰予晝寢者弟子宰我晝日寢寐也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者此孔子責宰我之辭也朽腐也彫彫琢刻畫也杇鏝也言腐爛之木不可彫琢刻畫以成器物糞土之牆易爲圬壞不可杇鏝塗塓以成華美此二者以喻人之學道當輕尺璧而重寸陰今乃廢惰晝寢雖欲施功教之亦終無成也於予與何誅者誅責也與語辭言於宰我何足責乎謂不足可責乃是責之深也然宰我處四科而孔子深責者託之以設教畢宰我非實情學之人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者與亦語辭以宰予嘗謂夫子言已勤學今乃晝寢是言與行違故孔子責之曰始前吾於人也聽其所言即信其行以爲人皆言行相副今後吾於人也雖聽其言更觀其行待其相副然後信之因發於宰予晝寢言行相違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也○注包曰宰予弟子宰我○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也○注王曰杇鏝也○正義曰釋宮云鏝謂之杇郭璞云泥塗也李巡曰塗一名杇塗土之作具也然則杇是塗之所用因謂泥塗爲杇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包曰申棖魯人）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孔曰慾多情慾）

〔疏〕子曰至得剛○正義曰此章明剛子曰吾未見剛者剛謂質直而理者也夫子以時皆柔佞故云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者或人聞孔子之言乃對曰申棖性剛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者夫子謂或人言剛者質直寡欲今棖也多情慾情慾既多或私佞媚安得剛乎○注包曰申棖魯人○正義曰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馬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疏〕子貢至及也○正義曰此章明子貢之志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者加陵也諸於也子貢言我不欲他人以非義加陵於己吾亦欲無以非義加陵於人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者爾女也夫子言使人不加非義於己亦爲難事故曰賜也此事非女所能及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疏〕子貢至聞也○正義曰此章言夫子之道深微難知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者章明也子貢言夫子之述作威儀禮法有文彩形質著明可以耳聽目視依循學習故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者天之所命人所受以生是性也自然化育元亨日新是天道也與及也子貢言若夫子言天命之性及元亨日新之道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注性者至聞也○正義曰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者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注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天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言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或仁或義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其實自然天性故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云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者案易乾卦云乾元亨利貞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謂天之體性生養萬物善之大者莫善施生元爲施生之宗故言元者善之長也嘉美也言天能通暢萬物使物嘉美而會聚故云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者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貞者事之幹者言天能以中正之氣成就萬物使物皆得幹濟此明天之德也天本無心豈造元亨利貞之德也天本無心豈造元亨利貞之名也但聖人以人事託之謂此自然之功爲天之四德也此但言元亨者略言之也天之爲道生生相續新新不停故曰日新也以其自然而然故謂之道云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者言人稟自然之性及天之自然之道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是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正義曰此章言子路之志也子路於夫子之道前有所聞未能及行唯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孔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

〔疏〕子貢至文也○正義曰此章言文爲美謚也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者言文是謚之美者故問衛大夫孔圉有何善行而得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者此夫子爲子貢說文子之美行也敏者疾也下問問凡在己下者言文子知識敏疾而又好學有所未辨不羞恥於問己下之人有此美行是以謚謂之文也○注孔曰至謚也○正義曰云孔文子衛大夫孔圉者左傳文也云文謚也者案謚法云勤學好問曰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疏〕子謂至也義○正義曰此章美子產之德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者孔子評論鄭大夫子產事上使下有君子之道四焉下文是也其行己也恭者一也言己之所行常能恭順不違忤於物也其事上也敬者二也言承事在己上之人及君親則忠心復加謹敬也其養民也惠者三也言愛養於民振乏賙無以恩惠也其使民也義者四也義宜也言役使下民皆於禮法得宜不妨農也○注孔曰至孫僑○正義曰案左傳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稱公孫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云鄭大夫公孫僑也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據後而言故後或謂之國僑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周曰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

〔疏〕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正義曰此章言齊大夫晏平仲之德凡人輕交易絕平仲則久而愈敬所以爲善○注周曰至名嬰○正義曰云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者案左傳文知之是晏桓子之子也謚法治而清省曰平

子曰。臧文仲居蔡。（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棁。（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棁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何如其知也。（孔曰非時人謂之爲知）

〔疏〕子曰至知也○正義曰此章明臧文仲不知也子曰臧文仲居蔡者蔡國君之守龜名也而魯大夫臧文仲居守之言其僭也山節者節栭也刻鏤爲山形故云山節也藻棁者藻水草有文者也棁梁上短柱也畫爲藻文故云藻棁此言其奢侈也何如其知也者言僭奢若此是不知也所以非時人謂之爲知○注包曰至僭也○正義曰云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者案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則辰是公子彄曾孫也彄字子臧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故姓臧也云文謚也者謚法云道德博厚曰文云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者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爲蔡家語稱漆彫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是大蔡爲大龜蔡是龜之名耳鄭玄包咸皆云出蔡地因以爲名未知孰是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故知此龜長尺二寸此國君之守龜臧氏爲大夫而居之故云僭也○注包曰至奢侈○正義曰云節者栭也者釋宮文云刻鏤爲山棁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者釋宮云杗瘤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棁栭謂之楶郭璞曰棁侏儒柱也楶即櫨也此言山節謂刻鏤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藻棁者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此是天子廟飾而文仲僭爲之故言其奢侈也文二年左傳仲尼謂之作虛器言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鬭名穀字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曰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曰文子辟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

〔疏〕子張至得仁○正義曰此章明仁之難成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者弟子子張問於孔子曰楚大夫令尹子文三被任用仕爲令尹之官而無喜見於顏色三被已退無慍怒之色舊令尹之政令規矩必以告新令尹慮其未曉也子文有此美行子張疑可謂仁故問曰何如子曰忠矣者孔子荅之爲行如此是忠臣也曰仁矣乎者子張復問子文此德可謂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者孔子荅言如其所說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者此子張又舉齊大夫陳文子之行而問孔子也崔子崔杼也爲齊大夫作亂弒其君光陳文子

（惡之故家雖富有馬十乘謂四十匹也而輒捐棄違去之至於他國亦遇其亂陳文子則曰猶吾齊大夫崔子也而違去之復往一他邦則又曰猶吾齊大夫崔子也而違去之爲行若此其人何如子曰淸矣者孔子荅言文子辟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可止者可謂淸潔矣曰仁矣乎者子張意其爲仁故復問之曰可以爲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者孔子荅言據其所聞但是淸耳未知他行安得仁乎○注孔曰至於菟○正義曰案宣四年左傳云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是也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太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從他國之言或亦謂之宰宣十二年左傳云蔿敖爲宰是也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注孔曰至去之○正義曰云皆齊大夫者並見春秋故知之○云崔杼作亂者左襄二十五年云四十匹馬者古以四馬共駕一車因謂四匹爲乘經言十乘故知四十匹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乃三思）〔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正義曰此章美魯大夫季文子之德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皆三思之然後乃行常寡過咎孔子聞之曰不必乃三思但再思之斯亦可矣○注鄭曰至三思○正義曰案春秋文六年經書秋季孫行父如晉左傳曰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杜預云所謂文子三思故知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謚法云道德博厚曰文）子曰。甯武子。（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謚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疏〕（子曰至及也○正義曰此章美衛大夫甯武子之德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者此其德也若遇邦國有道則顯其知謀若遇無道則韜藏其知而佯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者言有道則知人或可及佯愚似實不可及也○注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謚也○正義曰案春秋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左傳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燕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杜元凱注云此其愚不可及也是甯武子卽甯俞也謚法云剛彊直理曰武）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疏〕（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正義曰此章孔子在陳既久言其欲歸之意也與語辭再言歸與者思歸之深也狂者進取也簡大也斐然文章貌言我所以歸者以吾鄉黨之中未學之小子等進取大道妄作穿鑿斐然而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故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也不卽歸而言此者恐人怪已故託此爲辭耳）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疏〕（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正義曰此章美伯夷叔齊二人之行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復故希爲人所怨恨也○注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正義曰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者是也孤竹北方之遠國名地理志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子曰。孰謂微生高直。（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孔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疏〕（子曰至與之○正義曰此章明直者不應委曲也孰謂微生高直者孰誰也孔子曰誰言魯人微生高性行正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者此孔子言其不直之事醯醋也諸之也或有一人就微生高乞醯時自無之卽可荅云無高乃乞之其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也）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孔曰足恭便僻貌）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孔曰左丘明魯太史）匿怨而友其人。（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疏〕（子曰至恥之○正義曰此章言魯太史左丘明與聖同恥之事巧言令色足恭者孔以爲巧好言語令善顏色便僻其足以爲恭謂前却俯仰以足爲恭也一曰足將樹切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於人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左丘明魯太史受春秋經於仲尼者也恥此諸事不爲適合孔子之意故云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者友親也匿隱也言心內隱其相怨而外貌詐相親友也左丘明恥之丘亦俱恥而不爲也○注孔曰足恭便僻貌○正義曰此讀足如字便僻謂便習盤僻其足以爲恭也○注左丘明魯太史○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文者也）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孔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孔曰不自稱己之善）無施勞。（孔曰不以勞事置施於人）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曰懷歸也）〔疏〕（顏淵至懷之○正義曰此章仲尼顏淵季路各言其志也顏淵季路侍者二弟子侍孔子也卑在尊旁曰侍子曰盍各言爾志者爾女也盍何不也夫子謂二弟子曰何不各言女心中之所志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者憾恨也衣裘以輕者爲美言願以已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而破敝之而無恨也此重義輕財之志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者誇功曰伐言願不自稱伐已之善不置施勞役之事於人也此仁人之志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者二子各言其志畢子路復問夫子曰願聞子之志古者稱師曰子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者此夫子之志也懷歸也言已願老者安已事之以孝敬也朋友信已待之以不欺也少者歸已施之以恩惠也）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疏〕（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有過莫能自責也訟猶責也已終也吾未見有人能自見其已過而內自責者也言將終不復見故云已矣乎）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疏〕（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正義曰此章夫子言己勤學也十室之邑邑之小者也其邑雖小亦不誣之必有忠信如我者焉但不如我之好學不厭也衞瓘讀焉於虔切爲下句首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言亦不如我之好學也義並得通故具存焉）

論語注疏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章

雖在縲絏之中　皇本高麗本絏作紲宋石經亦作紲案字本作緤唐人避太宗諱改作絏釋文出緤字云本今作紲五經文字云紲本文从世緣廟諱偏旁今經典並準式例變

冶長　皇本作公冶長案孔注下云姓公冶名長則不當單稱冶長

在官不被廢弃　閩本北監本毛本弃作棄後放此案說文棄捐也弃古文棄籀文弃棄蓋古今字

南宮括　閩本北監本毛本括作适案史記弟子列傳作括

中孫玃生南宮縚是也　浦鏜云玃誤獲按禮記檀弓上疏引世本作獲故浦以爲獲之誤然攷南宮縚之父爲孟僖子僖子卽左氏昭公九年經所書仲孫玃如楚者也據此不得以玃字爲誤

子謂子賤章

安得此行而學行之　皇本得下有取字

賜也何如章

賜也何如　高麗本作如何

瑚璉也　案說文槤胡槤也大徐云今俗作連非九經古義云瑚璉二字从玉旁俗所作也當爲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从玉旁據此則槤爲本字連爲假借从玉者俗字耳○按韓勑禮器碑胡輦器用卽胡連也

此夫子又爲指其定分　本夫誤未今訂正

注此論語　閩本北監本毛本注作說

或引有所據　浦鏜云別誤引是也今訂正

雍也仁而不佞章

子曰焉用佞（高麗本佞下有也字）

屢憎於人（高麗本作屢憎民）

不知其仁焉用佞（皇本高麗本仁下佞下有也字）

數爲人所憎惡（皇本無惡字有也字）

數謂人所憎惡者（閩本北監本同毛本謂作爲案所改是也）

而以不佞爲嫌者（本嫌誤謙）

子使漆彫開仕章

子使漆彫開仕（閩本北監本毛本彫作雕注疏同案釋文出彫字云本或作凋同四書攷異云舊經漆雕與後章朽木不可雕雖俱爲彫松柏後彫之彫爲凋體義自合不知何時皆傳寫差此本此處作彫不誤後朽木不可彫經文已作雕唯注疏尚作彫歲寒章亦作彫與閩本北監本毛本同○按依說文當作琱凡琱琢之成文則曰彫今彫行而琱廢雕凋皆假借字）

善其志道深（皇本善作喜深下有也字）

子使漆彫開仕者（本仕誤化今改正）

道不行章

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皇本于作於由下有也字高麗本也字同案此經例用於字唯爲政篇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及此兩於字變體作于爲政篇于字乃乎字之譌此亦疑本作於傳寫者偶亂耳觀文選嘯賦注尚引作於可證又由下也字亦與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大平御覽四百六十七所引合）

大者曰桴（皇本桴作筏）

子路聞孔子欲浮海（皇本浮上有乘桴二字毛本子路誤孔路）

古字材哉同（皇本同下有耳字）

水中簰筏（閩本同北監本毛本簰作箄是也）

方舫泭浮音義同也（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浮作桴是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可使治其賦也（釋文出賦字云孔云兵賦也鄭云軍賦梁武云魯論作傳）

兵賦（皇本賦下有也字下之邑下公西華下行人下同）

大夫百乘（皇本作卿大夫故曰百乘也）

出戎馬一匹（本戎誤戍今改正下同）

女與回也孰愈章

回也聞一以知十（釋文出聞一云本或作問字非）

吾與女（釋文出吾與爾云爾本或作女音汝案三國志夏侯淵傳曰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正作爾字葢與陸氏所據本合）

葢欲以慰子貢也（皇本貢下有心字案筆解也作爾）

故云不如也（浦鏜云不當作弗）

宰予晝寢章

弟子宰我（皇本我下有也字下刻晝下同又此注作包氏曰案疏述注亦作包曰今本作孔曰疑誤）

朽木不可雕也（閩本北監本毛本彫經注疏俱作雕此本唯經文作雕餘仍作彫案唐石經宋石經俱作彫漢書董仲舒傳論衡問孔篇詩大雅棫樸正義亦俱引作彫是作雕者用假借字釋文亦作雕）

不可杇也（皇本杇作圬釋文出圬字云本或作杇鏝也案史記弟子列傳漢書董仲舒傳俱作圬葢論語古本作圬說文杇所以塗也杇當是正字圬乃杇之假借耳）

杇鏝也（皇本作圬墁也此本杇並誤朽今正案釋文出槾字云或作鏝五經文字云槾莫干反見論語經文槾字當卽此注）

此二者以喻雖施功猶不成（皇本無此以二字成下有也字）

深責之（皇本之下有辭也二字）

改是聽言信行（皇本是下有者始二字）

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皇本更上有今字無之字寢下有也字）

此孔子責宰我之辭也（此本辭皆作辤案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辭訟也辤不受也籀文作辝據此則此處不當作辤五經文字云辭辤辝上說文中古文下籀文經典相承通用上字）

託之以設教耳（本耳誤卑）

今乃晝寢（晝寢二字闕今補正下故孔子責之責字聽其所言聽字雖聽其言更觀其行聽觀二字杇鏝也鏝字釋宮釋字鏝謂之杇鏝字泥塗也李巡曰塗因謂泥塗三塗字並同）

釋宮云鏝謂之杇郭璞云泥塗也李巡曰塗一名杇（浦鏜云泥塗也鏝誤塗下鏝一名杇因謂泥鏝爲杇二鏝字誤同）

塗上之作具也（北監本土誤上浦鏜云工誤土）

吾未見剛者章

申棖魯人（棖魯二字闕今補）

夫子以時皆柔佞（本佞誤侫今正下同）

質直寡欲（閩本北監本毛本欲作慾○按欲正字慾俗字）

申棠字周（浦鏜云周上脫子字案史記弟子列傳本無子字浦鏜疑有脫字者據家語也然釋文引家語亦無子字則今本家語有子字者恐不足據）

夫子之文章章

可以耳目循（皇本作可得以耳目自修也又筆解此注作孔曰）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史記孔子世家作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

不可得而聞也（皇本高麗本也下有已矣二字是也按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及匡謬正俗並作已矣）

故不可得而聞也（本聞誤問今正）

孝經說曰性者天之質（按禮記中庸注天作生此誤）

嘉之會也（本嘉誤加下嘉字同今正）

成就万物（閩本北監本毛本作濟物○按唐人千萬字多作万今改）

豈迫元亨利貞之德也（閩本同毛本迫作造是也亨作享誤）

子路有聞章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皇本高麗本無之字）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有所未辯（此本辯皆作辨案五經文字云辯辨上理也下別也經典或通用之）

晏平仲章

久而敬之（皇本高麗本而下有人字）

治而清省曰平（北監本毛本清省改無眚案二本所改葢據今本周書謚法解攷周書舊本本作清省以今本改古本非也）

臧文仲居蔡章

長尺有二寸（本寸誤十今正）

山節藻梲（釋文出梲字云本又作棳○按梲說文訓木杖經典多借用爲梁上短柱之棳）

非時人謂之爲知（皇本之作以知下有也字）

彊生哀伯達（本生誤注今正）

故姓曰臧也（本姓誤謚今正）

道德博厚曰文（北監本毛本厚改聞後季文子章疏同案周書舊本亦作厚此亦據今本誤改）

龜不盈尺（漢書食貨志作盈五寸）

桼瘤謂之梁（閩本同毛本桼瘤作桼廇是也北監本桼亦誤桼）

令尹子文章

姓鬭名穀字於菟○（皇本穀作㝅釋文出名㝅云本又作穀○按說文㝅乳也从子㱿聲釋文穀字即㝅字之訛又作穀用假借字說詳左傳釋文挍勘記）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皇本高麗本如下有也字又此注作孔安國曰）

崔子弑齊君（釋文出崔子云鄭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又出弑字云本又作殺同案九經古義云王充論衡曰猶吾大夫高子也蓋用魯論語之言）

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高麗本則下有又字）

棄而違之（唐石經避太宗諱棄作弃後放此）

違之之一邦（皇本作違之之至他邦高麗本作違之之至一邦案攷文載足利本作違之至一邦疑皇本高麗本並衍一之字）

文子辟惡逆去無道（皇本辟作避後並放此案釋文出辟字云音避本亦作避○按避正字辟假借字）

皆如崔子（皇本子作杍案釋文出杍字云直呂反則陸氏所據本亦作崔杍）

無有可止者（本止誤且今正）

三仕爲令尹（本三誤二今正）

從其毋畜於邳（閩本北監本同毛本毋作母是也今依正）

邳子毋（案毋當作田各本並誤）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再斯可矣（唐石經作再思可矣皇本高麗本作再思斯可矣）

不必乃三思（皇本作不必及三思也案及字是也）

甯武子章

佯愚似實（皇本佯作詳案佯詳古字通史記蘇秦傳詳僵而棄酒吳太伯世家公子光詳爲足疾皆以詳爲佯）

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閩本北監本毛本辭作辭閩本彤誤彫）

子在陳章

不知所以裁之（皇本高麗本之下有也字史記孔子世家不知上有吾字）

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皇本無簡字取作趨妄下無作字案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亦無簡字）

我當歸以裁之耳（皇本裁下有制字案文選王簡栖頭陁寺碑文注引不知所以裁製）

孰謂微生高直章

或乞醯焉（高麗本或下有人字釋文出乞醯云亦作醯案五經文字云醯作醯俗）

巧言令色足恭章

巧言令色足恭（釋文出色足云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

漢書藝文志文者也（各本也上並誤衍者字）

願車馬衣輕裘（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外傳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因雍也篇衣輕裘誤加輕字甚誤錢大昕金石文跋尾云石經輕字宋人誤加攷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于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已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

敝之而無憾（皇本敝作弊○按敝正字弊俗字）

不以勞事置施於人（皇本不作無人下有也字）

懷歸也（皇本歸作安）

十室之邑章

不如丘之好學也（高麗本學下有者字）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六

雍也第六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亦論賢人君子及仁知中庸之德大抵與前相類故以次之）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疏〕（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正義曰此章稱弟子冉雍之德行南面謂諸侯也言冉雍有德行堪任爲諸侯治理一▲國者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子曰。可也簡。（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包曰伯子之簡太簡）子曰。雍之言然。〔疏〕（仲弓至言然○正義曰此章明行簡之法仲弓問子桑伯子者仲弓冉雍字也問子桑伯子其人德行何如子曰可也簡者孔子爲仲弓述子桑伯子之德行也簡略也言其人可也以其行能寬略故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者仲弓因辨簡之可否言若居身敬肅而行寬略以臨其下民不亦可乎言其可也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者言居身寬略而行又寬略乃大簡也則子桑伯子之簡是太簡也子曰雍之言然者然猶是也夫子許仲弓之言是故曰然○注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正義曰書傳無見不知何人也子桑伯子當是一人故此注及下包氏皆唯言伯子而已鄭以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桑則以此爲秦大夫恐非）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疏〕（哀公至者也○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德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者魯君哀公問於孔子曰弟子之中誰爲樂於好學者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者孔子對哀公曰有弟子顏回者其人好學遷移也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而當其理不移易不遷怒也人皆有過憚改顏回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凡事應失而得曰幸應得而失曰不幸惡人橫夭則惟其常顏回以德行著名應得壽考而反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故曰不幸短命死矣亡無也言今則無好學者矣未聞更有好學者也○注凡人至復行○正義曰云凡人任情喜怒違理者言凡常之人信任邪情恣其喜怒違於分理也云顏回任道怒不過分者言顏回好學既深信用至道故怒不過其分理也云有不善未嘗復行者周易下繫辭文彼云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韓康伯注云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貳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引之以證不貳過也此稱其好學而言不遷怒貳過者以不遷怒貳過由於學問既篤任道而行故舉以言焉以明好學之深也一曰以哀公遷怒貳過而孔子因以諷諫）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之字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

（包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爲八十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鄭曰非冉有與之太多）〔疏〕（子華至繼富○正義曰此章論君子當賑窮周急子華使於齊者弟子公西赤字子華時仕魯爲魯使適於齊也冉子爲其母請粟者冉子卽冉有也爲其子華之母請粟於夫子言其子出使而家貧也子曰與之釜者夫子令與粟六斗四升也請益者冉有嫌其粟少故更請益之曰與之庾者夫子令益與十六斗也冉子與之粟五秉者冉有終以爲少故自與粟八十斛也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者此孔子非冉有與之太多也赤子華名適往也言子華使往齊國乘駕肥馬衣著輕裘則是富也富則母不闕粟吾嘗聞之君子當周救人之窮急不繼接於富有今子華家富而多與之粟則是繼富故非之也○注馬曰至曰釜○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云六斗四升曰釜者昭三年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杜注云四豆爲區區十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是也○注包曰十六斗曰庾馬曰十六斛曰秉○正義曰案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鄭注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以爲籔者今文籔爲逾是庾逾籔其數同故知然也）

原思爲之宰。（包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與之粟九百。辭。（孔曰九百九百斗辭辭讓不受）子曰。毋。（孔曰祿法所得當受無讓）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疏〕（原思至黨乎○正義曰此章明爲受祿之法原思弟子原憲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也與之粟九百辭者孔子與之粟九百斗原思辭讓不受子曰毋者毋禁辭也孔子禁止其讓言祿法所得當受無讓也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者言於已有餘可分與爾鄰里鄉黨之人亦不可辭也○注包曰至邑宰○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云孔子爲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者世家云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魯司寇大夫也必有采邑大夫稱家故以原憲爲家采邑之宰也○注鄭曰至爲黨正義曰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者地官遂人職文案大司徒職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知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疏〕（子謂至舍諸○正義曰此章復謂冉雍之德也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雜文曰犂騂純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也舍棄也諸之也仲弓父賤人而行不善故孔子稱謂仲弓曰譬若雜文之犂牛生純赤且角周正之子中祭祀之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棄之乎言仲弓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疏〕（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仁三月爲一時天氣一變人心行善亦多隨時移變唯回也其心雖經一時復一時而不變移違去仁道也其餘則暫有至仁時或一日或一月而已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包曰果謂果敢決斷）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孔曰藝謂多才藝）於從政乎何有。〔疏〕（季康至何有○正義曰此章明子路子貢冉有之才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歟者康子魯卿季孫肥也問於孔子曰仲由之才可使從一官而爲政治也歟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者果謂果敢決斷何有言不難也孔子言仲由之才果敢決斷其於從政何有難乎言仲由可使從政也曰賜也可使從政也歟者季康子又問子貢也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者達謂通於物理孔子答言子貢之才通達物理亦言可從政也曰求也可使從政也歟者康子又問冉有也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者藝謂多才藝孔子答言冉求多才藝亦可從政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孔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子騫賢故欲用之）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孔曰不欲爲季氏宰託使者善爲我辭焉說令不復召我）如有復我者。（孔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則吾必在汶上矣。（孔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疏〕（季氏至上矣○正義曰此章明閔損之賢也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者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子騫賢故欲使之也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者子騫不欲爲季氏宰故語使者曰善爲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者復重也言如有重來召我者則吾必去之在汶水上欲北如齊也○注孔曰至用之○正義曰云費季氏邑者左傳文也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者僭禮樂逐昭公是不臣也昭十二年南蒯以費畔又公山弗擾以費畔是數畔也○注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在齊南魯北故曰欲北如齊）

伯牛有疾。（馬曰伯牛弟子冉耕）子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曰。亡之。（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疏〕（伯牛至疾也○正義曰此章孔子痛惜弟子冉耕有德行而遇惡疾也伯牛冉耕字也有疾有惡疾也子問之自牖執其手者自從也伯牛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問之從牖執其手也曰亡之者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者行善遇凶非人所召故歸之於命言天命矣夫斯此也此善人也而有此惡疾也是孔子痛惜之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注馬曰伯牛弟子冉耕○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注包曰伯牛有惡疾○正義曰惡疾疾之惡者也淮南子云伯牛癩）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孔曰簞笥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疏〕（子曰至回也○正義曰此章歎顏回之賢故曰賢哉回也云一簞食一瓢飲者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言回家貧唯有一簞飯一瓢飲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者言回居處又在隘陋之巷他人見之不任其憂唯回也不改其樂道之志不以貧爲憂苦也歎美之甚故又曰賢哉回也○注孔曰簞笥也○正義曰案鄭注曲禮云圓曰簞方曰笥然則簞與笥方圓異而此云簞笥者以其俱用竹爲之舉類以曉人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疏〕（冉求曰至女畫○正義曰此章勉人學也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者冉求言已非不說樂子之道而勤學之但以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者畫止也此孔子責冉求之不說學也言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疏〕（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正義曰此章戒子夏爲君子也言人博學先王之道以潤其身者皆謂之儒但君子則將以明道小人則矜其才名言女當明道無得矜名也）

子游爲武城宰。（包曰武城魯下邑）子曰。女得人焉耳乎。（孔曰焉耳乎皆辭）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包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疏〕（子游至室也○正義曰此章明子羽公方也子游爲武城宰者武城魯下邑子游時爲之宰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者孔子問子游言女在武城得其有德之人乎焉耳乎皆語助辭曰有澹臺滅明者此子游對孔子言已所得之人也姓澹臺名滅明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者此言其人之德也行遵大道不由小徑是方也若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是公也既公且方故以爲得人○注包曰至且方○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是亦弟子也故注不言弟子者從可知也云言其公且方者公無私也方正直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馬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馬不能前進）〔疏〕（子曰至進也○正義曰此章言功以不伐爲善也孟之反不伐者誇功曰伐孟之反魯大夫孟之側也有軍功而不誇伐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者此其不伐之事也在軍後曰殿策捶也魯與齊戰魯師敗而奔孟之反賢而有勇獨在後爲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將入國門乃捶其馬欲先奔者入城也且曰我非敢在後爲殿以拒敵馬不能前進故也○注孔曰魯大夫孟之側○正義曰杜預曰之側孟氏族字反是也○注馬曰至前進○正義曰云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者案司馬法謀帥篇曰夫前驅啓乘車大震倅車屬焉大震卽大殿也音相似襄二十三年左傳曰齊侯伐衛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殿在軍後前曰啓也案哀十一

（年左傳說此事云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文不同者各據所聞而記之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疏〕（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正義曰此章言世尚口才也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有口才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善淫時世疾之言人當如祝鮀之有口才則見貴重若無祝鮀之佞而反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注孔曰至善也○正義曰云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者春秋定四年會于召陵盟于皐鼬左傳曰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是祝鮀即子魚也傳又曰及皐鼬將盟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鮀私於萇弘文多不載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是時世貴之也云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者案定十四年左傳曰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杜注云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是朝爲宋之美人而善淫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孔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出入要當從戶）〔疏〕（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正義曰此章言道爲立身之要也故曰誰人能出入不由門戶以譬何人立身不由於此道也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出入要當從戶）

子曰。質勝文則野。（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文勝質則史。（包曰史者文多而質少）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疏〕（子曰至君子○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也質勝文則野者謂人若質多勝於文則如野人言鄙略也文勝質則史者言文多勝於質則如史官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彬彬文質相半之貌言文華質朴相半彬彬然後可爲君子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馬曰言人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罔之生也幸而免。（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疏〕（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正義曰此章明人以正直爲德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壽終不橫夭者以其正直故也罔誣罔也言人有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獲免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疏〕（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正義曰此章言人之學道用心深淺之異也言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厚也好之者又不如悅樂之者深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王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疏〕（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正義曰此章言授學之法當稱其才識也語謂告語上謂上知之所知也人之才識凡有九等謂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也上上則聖人也下下則愚人也皆不可移也其上中以下下中以上是可教之人也中人謂第五中中之人也以上謂上中上下中上之人也以其才識優長故可以告語上知之所知也中人以下謂中下下上下中之人也以其才識暗劣故不可以告語上知之所知也此應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以下不可以語上而繁文兩舉中人者以其中人可上可下故也言此中人若才性稍優則可以語上才性稍劣則不可以語上是其可上可下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王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包曰敬鬼神而不黷）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孔曰先勞苦而後得功此所以爲仁）〔疏〕（樊遲至仁矣○正義曰此章明仁知之用也樊遲問知者弟子樊須問於孔子何爲可謂之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者孔子荅其爲知也言當務所以化道民之義恭敬鬼神而疏遠之不褻黷能行如此可謂爲知矣問仁仁者樊遲又問何爲可謂之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者此荅其爲仁也獲猶得也言爲仁者先受勞苦之難而後乃得功此所以爲仁也已）

子曰。知者樂水。（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樂山。（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包曰日進故動）仁者靜。（孔曰無欲故靜）知者樂。（鄭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仁者壽。（包曰性靜者多壽考）〔疏〕（子曰至仁者壽○正義曰此章初明知仁之性次明知仁之用三明知仁之功也知者樂水者樂謂愛好言知者性好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止也仁者樂山者言仁者之性好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者言知者常務進故動仁者靜者言仁者本無貪欲故靜知者樂者知者役用才知成功得志故歡樂也仁者壽者言仁者少思寡欲性常安靜故多壽考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疏〕（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正義曰此章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一變使如魯魯可一變使如於大道行之時也）

子曰。觚不觚。（馬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哉觚哉。（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疏〕（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正義曰此章言爲政須遵禮道也觚者禮器所以盛酒二升曰觚言觚者用之當以禮若用之失禮則不成爲觚也故孔子歎之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人君爲政當以道若不得其道則不成爲政也○注馬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正義曰案特牲禮刑三爵三觚四觶一角三散是觚爲禮器也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省節爲人謗訕揔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此雖言爵觚者略言之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孔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可欺也。不可罔也。（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疏〕（宰我至罔也○正義曰此章明仁者之心也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者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曰仁者之人設有來告曰井中有仁人焉言仁人墮井也此承告之仁人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意欲極觀仁者憂樂生之所至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者此孔子怪拒之辭逝往也然如是也言何爲能使仁者如是自投井乎夫仁人君子但可使往視之耳不可陷入於井言不可自投從之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者雖可欺之使往視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鄭曰弗畔不違道）〔疏〕（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乎○正義曰畔違也此章言君子若博學於先王之遺文復用禮以自撿約則不違道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曰舊以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疏〕（子見至厭之○正義曰此章孔子屈己求行治道也子見南子者南子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至衛見此南子意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故也子路不說者子路性剛直未達孔子之意以爲君子當義之與比而孔子乃見淫亂婦人故不說樂夫子矢之者矢誓也以子路不說故夫子告誓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者此誓辭也予我也否不也厭棄也言我見南子所不爲求行治道者願天厭棄我再言之者重其誓欲使信之也○注孔曰至疑焉○正義曰云孔曰舊以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者先儒舊有此解也云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者安國以爲先儒舊說不近人情故疑其義也史記世家孔子至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荅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天厭之天厭之是子見南子之事也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云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疏〕（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正義曰此章言世亂人不能行中庸之德也中謂中和庸常也言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其至矣乎以世亂先王之道廢故民鮮能行此道久多時矣非適今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孔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

而施之於人〔疏〕子貢至也已○正義曰此章明仁道也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者子貢問夫子曰設如人君能廣施恩惠於民而能振濟衆民於患難者此德行何如可以謂之仁人之君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病諸者此孔子荅子貢之語也言君能博施濟衆何止事於仁謂不啻於仁必也爲聖人乎然行此事甚難堯舜至聖猶病之以爲難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者此孔子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也方猶道也言夫仁者己欲立身進達而先立達他人又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己所不欲弗施於人可謂仁道也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雍也第六（十行本閩本毛本此下竝有疏文與各第下同北監本脫此疏）

雍也可使南面章

雍也可使南面（高麗本面下有也字）

言任諸侯治（皇本作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釋文出諸侯治云一本無治字本作言任諸侯治國也）

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皇本無孔曰字）

無乃大簡乎（北監本毛本大作太案釋文出大簡云音泰下同）

則以此爲秦大夫恐非（孫志祖云則字衍）

哀公問弟子章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皇本高麗本問下有曰字）

有顏回者好學（浦鏜云下脫不遷怒不貳過六字）

未聞更有好學者也（案此聞字與下顏回任道顏字互易而誤今訂正）

子華使於齊章

包曰十六斗曰庾（本包誤句皇本作十六斗爲庾也）

此章論君子當賑窮周急（閩本北監本賑作振案作振是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振給振貸字皆作振振舉救也俗作賑非）

區十六升（浦鏜云斗誤十）

量名以爲籔者（浦鏜云有誤以是也）

原思爲之宰章

辭辭讓不受（皇本辭字不重受下有也字）

子曰毋（閩本北監本同毛本母作毋是也今正）

此章明爲受祿之法（各本爲下竝有仕字此誤脫也）

云孔子爲司寇（浦鏜云爲下脫魯字）

由司空爲司寇（浦鏜云爲下脫大字）

子謂仲弓章

騂赤也（皇本赤下有色字）

不害於子之美（皇本子上有其字美下有也字）

中祭祀之犧牲（本犧誤儀今正）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餘人暫有至仁時（皇本餘上有言字）

復一時而不變移（毛本作移變）

其餘蹔有至仁時（北監本毛本蹔作暫案暫蹔正俗字）

季康子問仲由章

曰賜也達（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子字下曰求也藝下同）

藝謂多才藝（皇本作藝謂多才能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章

而其邑宰數畔（皇本畔作叛是正字古多假畔字爲之）

聞子騫賢故欲用之（皇本子上有閔字之作也）

託使者（皇本作語使者曰案釋文出語字云魚據反是陸氏所據本亦作語）

善爲我辭焉說令不復召我（皇本作善爲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下重來召我下如齊下有也字）

則吾必在汶上矣（釋文出則吾必在云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案史記弟子列傳亦無則吾字）

昭十二年（各本二誤三今訂正）

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閩本北監本毛本濟誤齊）

伯牛有疾章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史記弟子列傳作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賢哉回也章

簞笥也（皇本此下有瓢瓠也三字又下所樂下有也字案正義亦有三字注脫）

子謂子夏章

無爲小人儒（高麗本無作毋）

將以明道（皇本明下有其字下其名下有也字又此注作馬融曰）

女得人焉耳乎（皇本高麗本乎下有哉字案焉耳乎三字連文已屬不詞下又增哉字更不成文疑耳當爾字之誤攷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四二百六十六俱引作爾又張栻論語解呂祖謙論語說眞德秀論語集編暨論語纂疏四書通四書纂箋諸本竝作爾又今坊本亦作爾蓋焉爾者猶於此也言女得人於此乎哉此者此武城也如書作耳則義不可通矣）

孟之反不伐章

人迎功之（皇本功上有爲字）

曰我非敢在後拒敵（皇本曰作故云二字拒作距敵下有也字○按距別一字說見前）

馬不能前進（皇本進下有耳字）

策捶也（本捶誤捶今正）

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北監本毛本此下有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十字閩本亦無）

帥右師（本帥誤師今正）

不有祝鮀之佞章

衞大夫子魚也（皇本子上有名字）

而反如宋朝之美（皇本反作及案釋文出及如云一本及字作反義亦通）

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皇本乎作矣之世作世之）

誰能出不由戶章

誰能出不由戶（皇本戶下有者字）

質勝文則野章

文質彬彬（說文引作份份○按彬份古今字）

人之生也直章

人之生也直（皇本作人生之直）

言人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皇本作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

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皇本無者字免下有也字）

知之者章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皇本不上有又字深下有也字）

中人以上章

上謂上知之所知也（皇本上知字作智之下有人字）

樊遲問知章

敬鬼神而不黷（皇本黷作瀆下有也字下爲仁下同釋文出瀆字云本今作黷○按瀆黷古今字）

問仁曰（皇本仁下有子字）

而後得功（皇本而作乃）

不褻黷（本褻誤藝今正）

知者樂水章

日進故動（皇本作自進故動也下故靜下故樂下亦有也字）

性靜者多壽考（皇本作性靜故壽考也）

故多壽考也（本考誤者今正）

觚不觚章

二升曰觚（正義同皇本二作三觚下有也字案異義引韓詩說及儀禮特牲饋食禮記注周禮梓人疏俱云二升爲觚又廣雅釋器亦云二升曰觚皇本作三者字之誤也）

刑三爵三觚四觶一角三散（案刑當作用上兩三字當作二下三字當作一閩本北監本毛本二爵誤三爵一散亦誤三散○今並訂正）

韓詩說（本說誤爲）

飲不省節（閩本北監本毛本省作自）

仁者雖告之曰章

井有仁焉其從之也（皇本仁下有者字也作與案孔注云有仁人墮井則仁下當有者字）

宰我以仁者（皇本以下有爲字）

將自投下（本將誤得今正）

不肯自投從之曰（皇本從作救之下有也字又此節作包氏曰）

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本罔誤固投誤役今正）

君子博學於文章

君子博學於文（釋文云一本無君子字兩得案無君子者是經義雜記云集解載鄭注云弗畔不違道既言君子不嫌其違畔於道後顏淵篇此見再見正本皆無君子字據釋文知此處古本亦無有者衍文顏淵篇釋文云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正義曰或本亦有作君子博學於文蓋皆後人所加後篇朱子皆無）

子見南子章

予所否者（史記孔子世家否作不釋文引鄭康成繆播訓爲不與史記合○按不者事之不然者也否者說事之不然者也此當作否）

舊以南子者（皇本舊作等以下有爲字案釋文出等以爲男子者云集解本皆爾或不達其義妄去等字非也今注云舊以南子者）

故夫子誓之（皇本之下有曰字釋文出故孔子云一本作夫子）

與之呪誓（釋文出之祝云本今作呪○按祝呪正俗字）

意欲因以說靈公（本因誤曰今正）

如有博施於民章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皇本有作能衆下有也字）

君能廣施恩惠（皇本君作若）

己所欲而施之於人（皇本作己所不欲而勿施人也）

此孔子荅子貢之語也（本之語誤諸之今正）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七

述而第七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皆明孔子之志行也以前篇論賢人君子及仁者之德行成德有漸故以聖人次之）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疏〕（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正義曰此章記仲尼著述之謙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老彭殷賢大夫也老彭於時但述脩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篤信而好古事孔子言今我亦爾故云比老彭猶不敢顯言故云竊○注包曰至之耳○正義曰云老彭殷賢大夫者老彭卽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籛音翦一云卽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云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者言老彭不自制作好述古事仲尼言我亦若老彭但述之耳）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鄭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疏〕（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正義曰此章仲尼言己不言而記識之學古而心不厭敎誨於人不有倦息他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疏〕（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憂在脩身也德在脩行學須講習聞義事當徙意從之有不善當追悔改之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憂己恐有不脩不講不徙不改之事故云是吾憂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馬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疏〕（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燕居之時體貌也申申夭夭和舒之貌如者如此義也謂體貌和舒如似申申夭夭也故玉藻云受一爵而色洒如也及鄉黨每云如也者皆謂容色如此）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疏〕（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正義曰此章孔子歎其衰老言我盛時嘗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今則久多時矣吾更不復夢見周公知是吾衰老甚矣）

子曰。志於道。（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於德。（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依於仁。（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遊於藝。（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遊）〔疏〕（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己志慕據杖依倚遊習者道德仁藝也○注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正義曰道者虛通無擁自然之謂也王弼曰道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寂然無體不可爲象是道不可體故但志慕而已○注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正義曰德者得也物得其所謂之德寂然至無則謂之道離無入有而成形器是謂德業少儀云士依於德遊於藝文與此類）

（鄭注云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周禮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道爲本二曰敏德以行爲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至德中和之德覆幬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是德有成形者也夫立身行道唯杖於德故可據也○注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正義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乃謂之仁恩被於物物亦應之故可倚賴○注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遊○正義曰六藝謂禮樂射馭書數也周禮保氏云掌養國子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注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此六者所以飾身耳劣於道德與仁故不足依據故但曰遊）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疏〕（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正義曰此章言己誨人不倦也束脩禮之薄者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而來學者則吾未曾不誨焉皆教誨之也○注孔曰至誨之○正義曰云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者案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脡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疏〕（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正義曰此章言誨人之法啓開也言人若不心憤憤則孔子不爲開說若不口悱悱則孔子不爲發明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其說之也略舉一隅以語之凡物有四隅者舉一則三隅從可知學者當以三隅反類一隅以思之而其人若不以三隅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喪者哀感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疏〕（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助喪家執事時故得有食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故食而不飽以喪者哀感若飽食於其側是無惻愴隱痛之心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疏〕（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於是日聞喪或弔人而哭則終是日不歌也若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瀆於禮容故不爲也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樂注引此文是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爲己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誰與己同故發此問）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孔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疏〕（子謂至者也○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己行藏與顏回同也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者言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捨隨時行藏不忤於物唯我與汝同有是行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者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己有勇故發此問曰若子行三軍之事爲三軍之將則當誰與同子路意其與己也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者空手搏虎爲暴虎無舟渡河爲馮河言人若暴虎馮河輕死而不追悔者吾不與之同也子路之勇若此故孔子抑之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者此又言行三軍所與之人必須臨事而能戒懼好謀而有成功者吾則與之行三軍之事也所以誘子路使慎其勇也○注孔曰大國三軍○正義曰此司馬序官文也○注孔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正義曰釋訓文也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郭璞曰空手執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郭璞曰無舟檝詩傳云馮陵也然則空涉水陵波而渡故訓馮爲陵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疏〕（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己修德好道不諂求富貴也言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富貴而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則當從吾所好者古人之道也○注雖執鞭賤職○正義曰案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注云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賤職也）

子之所慎。齋。戰。疾。（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疏〕（子之所慎齋戰疾○正義曰此一章記孔子所慎之行也將祭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齋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也故戒慎之左傳曰皆陳曰戰夫兵凶戰危不必其勝重其民命固當慎之君子敬身安體若偶嬰疾病則慎其藥齊以治之此三者凡人所不能慎而夫子能慎之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周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疏〕（子在至斯也○正義曰此章孔子美韶樂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者韶舜樂名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三月忽忘於肉味而不知也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者圖謀度也爲作也斯此也謂此齊也言我不意度作韶樂乃至於此齊也○注王曰至於此齊○正義曰云爲作也者釋言云作造爲也互相訓故云爲作也云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者言不意作此韶樂至於齊也韶是舜樂而齊得作之者案禮樂志云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鄭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爲仁豈有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鄭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疏〕（冉有至爲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崇仁讓也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者爲猶助也衛君謂出公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輒即蒯聵之子也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子而拒父惡行之甚時孔子在衛爲輒所賓禮人疑孔子助輒故冉有言問其友曰夫子之意助輒不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者子貢承冉有之問其意亦未決故諾其言我將入問夫子庶知其助不也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此子貢問孔子辭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讓國遠去終於餓死今衛乃父子爭國爭讓正反所以舉夷齊爲問者子貢意言夫子若不助衛君應言夷齊爲是夫子若助衛君應言夷齊爲非故入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者孔子荅言是古之讓國之賢人也曰怨乎者此子貢復問曰夷齊初雖有讓國之賢而終於餓死得無怨恨邪所以復問此者子貢意言若夫子不助衛君應言不怨若助衛君則應言有怨也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此孔子荅言不怨也初心讓國求爲仁也君子殺身以成仁夷齊雖終於餓死得成於仁豈有怨乎故曰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者子貢既問而出見冉有而告之曰夫子不助衛君也知其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注鄭曰至不乎○正義曰云衛靈公逐太子蒯聵者案左傳定十四年蒯聵謀殺靈公夫人南子不能而出奔宋是也云公薨而立孫輒者哀二年左傳曰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是也云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者亦哀二年春秋文也云衛石曼姑帥師圍之者春秋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是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曰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疏〕（子曰至浮雲○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樂道而賤不義也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者蔬食菜食也肱臂也言己飯菜食飲水寢則曲肱而枕之以此爲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者富與貴雖人之所欲若富貴而以不義者於我如浮雲言非己之有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疏〕（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其學易年也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易之爲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悔吝豫以告人使人從吉不從凶故孔子言己四十七學易可以無過咎矣○注易窮至大過○正義曰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說卦文也命者生之極窮理則盡其極也云五十而知天命者爲政篇文云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者漢書儒林傳云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是孔子讀易之事也言孔子以知天命終始之年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書則能避凶之吉而無過咎謙不敢自言盡無其過故但言可以無大過矣）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

（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正言其音無所諱避之事雅正也子所正言者詩書禮也此三者先王典法臨文教學讀之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背文誦但記其揖讓周旋執而行之故言執也舉此三者則六藝可知）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荅）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疏〕（葉公至云爾○正義曰此章記孔子之爲人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者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葉僭稱公問孔子爲人志行於子路子路未知所以荅故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者孔子聞子路不能荅故教之奚何也言女何不曰其孔子之爲人也發憤嗜學而忘食樂道以忘憂不覺老之將至云爾乎○注孔曰至以荅○正義曰云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葉僭稱公者據左傳世本文也名諸梁字子高爲葉縣尹楚子僭稱王故縣尹皆僭稱公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鄭曰言此者勸人學）〔疏〕（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恐人以己爲生知而不可學故告之曰我非生而知之者但愛好古道敏疾求學而知之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疏〕（子不語怪力亂神○正義曰此章記夫子爲教不道無益之事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注烏獲舉千鈞○正義曰烏獲古之有力人三十斤爲鈞言能舉三萬斤之重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疏〕（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正義曰此章言學無常師也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相懸但敵體耳然彼二人言行必有一人善一人不善我則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有善可從是爲師矣故無常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曰桓魋宋司馬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疏〕（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正義曰此章言孔子無憂懼也案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發此語言天生德於予者謂天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桓魋必不能害我故曰其如予何）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包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疏〕（子曰至丘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教人無所隱惜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常以爲夫子有所隱匿故以此言解之言女以我爲隱我實無隱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者言我所行所爲無不與爾等共之者是丘之心也言心者使信其言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疏〕（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行教以此四事爲先也文謂先王之遺文行謂德行在心爲德施之爲行中心無隱謂之忠人言不欺謂之信此四者有形質故可舉以教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疾世無明君）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孔曰難可名之爲有常）〔疏〕（子曰聖人至恒矣○正義曰此章疾世無明君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者聖人謂上聖之人若堯舜禹湯也君子謂行善無怠之君也言當時非但無聖人亦無君子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者善人卽君子也恒常也又言善人之君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德之君斯亦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者此明時無常德也亡無也時既澆薄率皆虛矯以無爲有將虛作盈內實窮約而外爲奢泰行既如此難可名之爲有常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弋繳射也宿宿鳥）〔疏〕（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仁心也釣者以繳繫一竿而釣取魚也綱者爲大綱羅屬著綱以橫絕流而取魚也釣則得魚少綱則得魚多孔子但釣而不綱是其仁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夫子雖爲弋射但晝日爲之不夜射栖鳥也爲其欺暗必中且驚衆也○注孔曰至宿鳥○正義曰云釣者一竿釣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者此注文句交互故少難解耳若其次序應云釣者一竿釣以繳繫釣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羅屬著綱也繳卽綫也釣謂鉤也謂以一竹竿用綫繫鉤而取魚也羅細網也謂以繩爲大綱用網以屬著此綱施之水中橫絕流以取魚舉綱則提其綱也云弋繳射也者夏官司弓矢云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疏〕（子曰至次也○正義曰此章言無穿鑿也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者言時人蓋有不知理道穿鑿妄作篇籍者我卽無此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者言人若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擇善而志之能如此者比天生知之可以爲次也言此者所以戒人不爲穿鑿）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絜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疏〕（互鄉至往也○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道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者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琳公云此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者孔子以門人怪己故以言語之言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也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乎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者往猶去也言人若虛己自絜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去後之行者謂往前之行今已過去顧懽云往謂前日之行夫人之爲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先迷後得教誨之道絜則與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保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卽是）〔疏〕（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正義曰此章指仁道不遠行之卽是故曰仁道豈遠乎哉我欲行仁卽斯仁至矣是不遠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弘故受以爲過）〔疏〕（陳司至知之○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諱國惡之禮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者陳大夫爲司寇之官舊聞魯昭公有違禮之事故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者荅言昭公知禮也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者相助匿非曰黨孔子既荅司敗而退去司敗復揖弟子巫馬期而進之問曰我聞君子不阿黨今孔子言昭公知禮乃是君子亦有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孰誰也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爲是同姓諱之故謂之吳孟子若以魯君昭公而爲知禮又誰不知禮也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孔子也孔子初言昭公知禮是諱國惡也諱國惡禮也但聖人道弘故受以爲過言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也○注司敗官名陳大夫正義曰文十一年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也杜注云陳楚名司寇爲司敗也傳言歸死於司敗知司敗主刑之官司寇是也此云陳司敗楚子西亦云司敗知陳楚同此名也○注孔曰至孟子正義曰云巫馬期弟子名施者史記弟子傳云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鄭玄云魯人也云魯吳俱姬姓者魯周公之後吳泰伯之後故云俱姬姓也云禮同姓不昏者曲禮云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云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而諱曰孟子者案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傳曰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此云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爲孟子卒及仲尼脩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國惡禮也因而不改所以順時世也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

（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冊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脩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經無其事也○注孔曰至爲過○正義曰云諱國惡禮也者僖元年左傳文也案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是君親之惡務於欲掩之是故聖賢作法通有諱例杜預曰有時而聽之則可也正以爲後法則不經故不奪其所諱亦不爲之定制言若正爲後法每事皆諱則爲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不可盡令諱也人之所極唯君與親纔有小惡即發其短非復臣子之心全無愛敬之義是故不抑不勸有時聽之以爲諱惡者禮也無隱者直也二者俱通以爲世教也云聖人道弘故受以爲過者孔子所言雖是諱國惡之禮聖人之道弘大故受以爲過也我答云孔子得巫馬期之言稱已名云是已幸受以爲過故云苟有過人必知之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禮我答云知禮若使司敗不譏我則千載之後遂永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爲知禮則亂禮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爲幸也繆協云諱則非諱若受而爲過則所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歸司敗之問則詭言以爲諱今苟將明其義故歸之言爲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爲黨矣若不受過則何禮之有乎）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疏】（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正義曰此章明孔子重於正音也反猶重也孔子共人歌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樂其善故使重歌之審其歌意然後自和而答之）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孔曰身爲君子已未能也）【疏】（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正義曰此章記夫子之謙德也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但猶如常人也躬身也言身爲君子已未能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疏】（子曰至學也正義曰此章亦記孔子之謙德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者唯聖與仁人行之大者也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者抑語辭爲猶學也孔子言已學先王之道不厭教誨於人不倦但可謂如此而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者公西華聞孔子云學之不厭誨人不倦故答於孔子曰正如所言不厭不倦之二事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子疾病。子路請禱。（包曰禱禱請於鬼神）子曰。有諸。（周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曰子路失指誄禱篇名）子曰。丘之禱久矣。（孔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疏】（子疾至久矣正義曰此章記孔子不詔求於鬼神也子疾病子路請禱者孔子疾病子路告請禱求鬼神冀其疾愈也子曰有諸者諸之也孔子以死生有命不欲禱祈故反問子路曰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者誄禱篇名誄累也累功德以求福子路失孔子之指故曰有之又引禱篇之文以對也子曰丘之禱久矣者孔子不許子路故以此言拒之若人之履行違忤神明罹其咎殃則可禱請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也）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孔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疏】（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正義曰此章戒人奢僭也孫順也固陋也言奢則僭上而不順儉則偪下而窶陋二者俱失之與其不順也寧爲窶陋是奢不如儉也以其奢則僭上儉但不及禮耳）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疏】（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心貌不同也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也君子內省不疚故心貌坦蕩蕩然寬廣也小人好爲咎過故多憂懼）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疏】（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正義曰此章說孔子體貌也言孔子體貌溫和而能嚴正儼然人望而畏之而無剛暴雖爲恭孫而能安泰此皆與常度相反若皋陶謨之九德也他人不能唯孔子能然故記之也）

論語注疏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章

但述之耳（皇本但作祖案筆解亦作祖）

楚苦縣（閩本同北監本毛本苦作苦案苦字誤今正）

默而識之章

默而識之（釋文出默而云俗作嘿五經文字云默與嘿同經典通爲語默字）

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皇本作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

德之不脩章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皇本高麗本每句下竝有也字又高麗本徙作從又注爲憂下皇本有也字下章注之貌下同）

子之燕居章

子之燕居（釋文出燕居云鄭本作宴案後漢書仇覽傳注引作宴與鄭本合○案宴正字燕假借字）

甚矣吾衰也章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皇本高麗本公下有也字又釋文出不復云本或無復字非案經義雜記云據陸氏所見本知經無復字乃後人援注所增以經云久矣吾不夢見先時曾夢見故注云不復夢見復字正釋久矣字陸氏反以無復字爲非不審之至）

不復夢見周公（本公字空闕今補正）

欲行其道也（本也字空闕今據北監本增入○案攷文所載足利本亦無也字）

志於道章

遊於藝（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遊竝作游唐石經亦作遊○案遊俗字）

寂然無體不可爲象（閩本空闕二格脫無體不三字）

一曰至德以道爲本二曰敏德以行爲本（周禮師氏作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此誤）

覆幬持載含容者也（本幬誤壽今正）

六藝謂禮樂射馭書數也（毛本馭作御案馭御古今字周禮作馭）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周禮保氏注軍賓作賓軍正義引注同）

轉註處事（閩本北監本同毛本處作指註作注○案周禮注作處事劉歆班固首象形次象事指事即象事也鄭司農作處事非也）

自行束脩以上章

注孔曰至誨之（本曰誤于今正）

故云其上以包之也（案其當作以今正）

不憤不啓章

舉一隅（皇本高麗本隅下有而示之三字案文選西京賦注引有此三字又鼂公武蜀石經考異云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與李鶚本不同據此則古本當有此三字也）

則不復也（皇本作則吾不復也高麗本作則吾不復）

乃後啓發爲說之（皇本作乃後啓發爲之說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喪者哀戚（皇本戚作慼○案依說文當作慽从心戚聲假借作戚或作慼）

子於是日哭章

子於是日哭章（皇本高麗本連上爲一章此與閩本北監本毛本俱別爲一章案釋文出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云舊以爲別章今宜合前章）

子於是日哭（皇本日下有也字）

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皇本高麗本脫此注）

子謂顏淵章

以爲己勇（皇本勇上有有字）

亦當誰與已同（皇本誰作唯同作俱下此問下徒搏下徒涉下竝有也字）

暴虎馮河（皇本高麗本馮作憑注同釋文出馮河云字亦作憑○案說文作淜馮假借字憑俗字）

用舍隨時（本舍作捨）

富而可求也章

雖執鞭之士（釋文出執鞭云或作硬音吾孟反非也）

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皇本之作者也二字）

雖執鞭之賤職（皇本無之字）

如不可求（皇本高麗本求下有者字）

若今卒辟車之爲也（今本周禮注同段玉裁過校本周禮今下有時字）

子之所愼章

齊（毛本齊作齋釋文云齊本或作齋同○案古多假齊爲齋）

則愼其藥齊以治之（毛本齊作劑案劑齊古字通周禮劑皆作齊）

子在齊聞韶章

子在齊聞韶（皇本高麗本韶下有樂字）

故忽忘於肉味（皇本無忘字味下有也字）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釋文出爲樂云本或作媯音居危反非）

此齊（皇本作此此齊也案文選嘯賦注引王注不圖韶之至於此此齊也疑皇本衍一此字）

夫子爲衛君乎章

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皇本無城字是也○按正義亦衍城字）

又何怨（皇本高麗本怨下有乎字案左氏哀三年傳正義史記伯夷列傳索隱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竝有乎字疑古本如此）

豈有怨乎（皇本無有字）

飯疏食章

飯疏食（皇本疏作蔬釋文出疏字云本或作蔬案說文無蔬字新附始有之蔬乃疏之俗字）

加我數年章

加我數年（史記孔子世家加作假案風俗通義窮通卷亦引作假）

五十以學易（釋文出學易云魯讀易爲亦今從古案魯論作亦連下句讀惠棟云外黃令高彪碑云恬虛守約五十以斆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斆音效約音要）

故可以無大過矣者（浦鏜云矣衍字）

子所雅言章

禮不背文誦（浦鏜云文字當在禮上）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唐石經避太宗諱葉字變體作𦯀後放此）

食菜於葉（毛本菜作采案考文所載古本足利本亦作菜周禮太宰注公卿大夫之采邑釋文采音菜古采菜字通故釋菜本作釋采）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善此者勸人學（皇本作言此者勉勸人於學也此善字誤今正）

三人行章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唐石經皇本三上有我字有作得案釋文出我三人行云一本無我字下出必得我師焉云本或作必有與唐石經皇本合觀何晏自注及邢昺疏竝云言我三人行卽朱子集注亦云三人同行其一我也當以皇本爲是）

天生德於予章

宋司馬（皇本馬下有黎也二字）

天生德者（皇本德下有於予二字）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皇本隱下有子字）

聖人知廣道深（本深誤探今正）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得見有恆者（宋石經避眞宗諱恆作常後放此）

亡而爲有（釋文出亡而爲有云亡如字一音無此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

子釣而不綱章

爲大綱以橫絕流（皇本閩本毛本綱作網案疏中竝作大網唯此疏後段仍誤作大綱）

用線繫釣而取魚也（閩本同毛本釣作鉤案釣字誤今正）

矰矢茀（案周禮司弓矢茀下有矢字）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時人有穿鑿（皇本人下有多字）

知之次也（高麗本無之字）

善時人（閩本同案善當作言今正）

多見擇善而志之（毛本志作識案志識古今字）

互鄉難與言章

人絜已以進與其絜也（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絜竝作潔注同唐石經宋石經俱作絜與此本合廣韻十六屑云潔淸也經典通用絜○案潔俗絜字）

人虛已自絜而來（本自誤目今正）

仁遠乎哉章

顧歎云（浦鏜云懽誤歎是也）

行之卽是（皇本作行之則是至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揖巫馬期而進之（皇本之作也史記弟子列傳期作旗）

同姓不昬（皇本昬作婚○昬婚古字通○案昬當作昏从日氏省）

而君取之（皇本作而君娶吳女）

聖人道宏（皇本人下有智深二字）

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各本去誤云今正）

必書於冊（本冊誤册今正）

我荅云（浦鏜云此三字當衍文案此因下文誤衍）

諱則非諱（浦鏜云下諱字當過字誤）

若愛以爲過（本以誤而今正）

子與人歌章

而自和之（皇本作而後自和之也）

文莫吾猶人也章

凡言文皆不勝於人（皇本凡言作言凡人下有也字）

則吾未之有得（皇本高麗本得下有也字）

子疾病章

子疾病（釋文出子疾云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

誄曰（釋文出誄曰云說文作讄云或作讄案說文誄謚也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讄）

（或从纍是古論作讄也然鄭君注周禮小宗伯引作讄大祝仍引作誄蓋二字相混已久）

子路失指（皇本指作旨是也下有也字）

丘之禱久矣（皇本高麗本禱下有之字）

奢則不孫章

奢則不孫（皇本孫作遜後放此釋文出不孫云音遜○案依說文當作愻論語多假孫爲之遜乃遜遁字）

儉不及禮（皇本作則不及禮耳）

君子坦蕩蕩章

多憂懼（皇本懼下有貌也二字）

子溫而厲章

子溫而厲（釋文出子溫而厲云一本作子曰厲作列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爲是也案今皇本仍與今本同不作君子疑有脫誤觀後子張篇君子有三變章義疏云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則皇本此處當脫一君字）

威而不猛（皇本無而字）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七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八

泰伯第八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論禮讓仁孝之德賢人君子之風勸學立身守道爲政歎美正樂鄙薄小人遂稱堯舜及禹文王武王以前篇論孔子之行此篇首末載賢聖之德故以爲次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疏〕（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正義曰此章論泰伯讓位之德也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言之者故所以爲至德而孔子美之也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注王曰至至德也○正義曰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云云者史記吳世家云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辟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泰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泰伯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之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是泰伯讓位之事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葸畏懼之貌言愼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馬曰絞絞刺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偸薄）〔疏〕（子曰至不偸○正義曰此章貴禮也子曰恭而無禮則勞者勞謂困苦言人爲恭孫而無禮以節之則自困苦愼而無禮則葸者葸畏懼之貌言愼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禮則亂者亂謂逆惡言人勇而不以禮節之則爲亂矣直而無禮則絞者正曲爲直絞謂絞刺也言人而爲直不以禮節則絞刺人之非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者君子人君也篤厚也興起也偸薄也言君能厚於親屬則民化之起爲仁行相親友也君不遺忘其故舊故民德歸厚不偸薄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毁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孔曰言此詩者喻己常戒愼恐有所毁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疏〕（曾子至小子○正義曰此章言曾子之孝不敢毁傷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者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毁傷故有疾恐死召其門弟子使開衾而視之以明無毁傷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小雅小旻篇文也戰戰恐懼兢兢戒愼臨深恐墜履薄恐陷曾子言此詩者喻己常戒愼恐有所毁傷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者小子弟子也言乃今日後自知免於患難矣呼弟子者欲使聽識其言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器）〔疏〕（曾子至司存○正義曰此章貴禮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者來問疾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者曾子因敬子來問已疾將欲戒之先以此言告之言我將死言善可用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者此其所戒之辭也道謂禮也言君子所崇貴乎禮者有三事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鄙惡倍戾之言入於耳也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也暴慢鄙倍同是惡事故俱云遠信是善事故云近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敬子輕忽大事務行小事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器也言執籩豆行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此乃事之小者無用親之○注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玄注檀弓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是也○注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晉趙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偸又晉程鄭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有惑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曾子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者但人之疾患有深有淺淺則神正深則神亂故魏顆父初欲嫁妾是其神正之時曾子云其言也善是其未困之日且曾子賢人至困猶善其中庸已下未有疾病天奪之魄苟欲偸生則趙孟孝伯程鄭之徒不足怪也○注籩豆禮器○正義曰周禮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鄭注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籩豆盛葅醢籩盛棗栗以供祭祀享燕故云禮器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馬曰友謂顏淵）〔疏〕（曾子至斯矣○正義曰此章稱顏淵之德行也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者校報也言其好學持謙見侵犯而不報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者曾子云昔時我同志之友顏淵嘗從事於斯矣言能行此上之事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之命。（孔曰攝君之政令）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疏〕曾子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德行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者謂可委託以幼少之君也若周公霍光也可以寄百里之命者謂君在亮陰可當國攝君之政令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者奪謂傾奪大節謂安國家定社稷言事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臨時固守憂患不可傾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者言能此已上之事可以謂之君子人與者疑而未定之辭審而察之能此上事者可謂君子無復疑也故又云君子人也○注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正義曰鄭玄注此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周禮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包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疏〕曾子至遠乎。○正義曰此章明士行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者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言士能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者復明任重道遠之事也言仁以爲己任人鮮克舉之是他物之重莫重於此焉他人行仁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士則死而後已是遠莫遠焉

子曰。興於詩。（包曰興起也言脩身當先學詩）立於禮。（包曰禮者所以立身）成於樂。（包曰樂所以成性）〔疏〕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正義曰此章記人立身成德之法也興起也言人脩身當先起於詩也立身必須學禮成性在於學樂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既學詩禮然後樂以成之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疏〕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義曰此章言聖人之道深遠人不易知也由用也民可使用之而不可使知之者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故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貧賤者必將爲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包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疏〕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正義曰此章說小人之行也言好勇之人患疾己貧者必將爲逆亂也人若本性不仁則當以禮孫接不可深疾之若疾惡太甚亦使爲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孔曰周公者周公旦）〔疏〕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正義曰此章戒人驕吝也周公周公旦也大聖之人也才美兼備設人有周公之才美使爲驕矜且鄙吝其餘雖有善行不足觀也言爲鄙吝所捨弃也○注周公者周公旦○正義曰以春秋之世別有周公此孔子極言其才美而云周公恐與彼相嫌故注者明之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孔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疏〕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正義曰此章勸學也穀善也言人勸學三歲必至於善若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包曰言行當常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弒君子弒父危者將亂之兆）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疏〕子曰至恥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守道也子曰篤信好學者言厚於誠信而好學問也守死善道者守節至死不離善道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亂謂臣弒君子弒父危者將亂之兆也不入謂始欲往見其亂兆不復入也不居謂今欲見其已亂則遂去之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言值明君則當出仕遇闇主則當隱遯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者恥其不得明君之祿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者恥食汙君之祿以致富貴也言人之爲行當常如此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疏〕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正義曰此章戒人侵官也言不在此位則不得謀此位之政欲使各專一守於其本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曰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有洋洋盈耳聽而美之）〔疏〕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正義曰此章美正樂之音也師摯魯太師名也始猶首也關雎周南篇名正樂之首章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子曰。狂而不直。（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而不愿。（孔曰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悾悾而不信。（包曰悾悾愨也宜可信）吾不知之矣。（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疏〕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正義曰此章孔子疾小人之性與常度反也狂者進取宜直而乃不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而乃不愿悾悾愨也謹愨之人宜信而乃不信此等之人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疏〕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正義曰此章勸學也言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故勸學汲汲如不及猶恐失之也何況怠惰而不汲汲者乎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美舜禹也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疏〕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正義曰此章美舜禹也巍巍高大之稱言舜禹之有天下自以功德受禪不與求而得之所以其德巍巍然高大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疏〕子曰至文章。○正義曰此章歎美堯也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大矣哉堯之爲君也聰明文思其德高大巍巍然有形之中唯天爲大萬物資始四時行焉唯堯能法此天道而行其化焉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者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者言其治民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然煥乎其有文章者煥明也言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疏〕舜有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大才難得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者言帝舜時有大才之臣五人而天下大治五人者禹也稷也契也皋陶也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者亂治也周武王曰我有治官之臣十人者謂周公旦也召公奭也太公望也畢公也榮公也太顛也閎夭也散宜生也南宮适也其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者記者舉舜及武王之時大才之人於上遂載孔子之言於下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也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爲盛多賢才也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此孔子因美周文王有至聖之德也言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注孔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正義曰案史記及舜典禹名文命鯀之子也舜命作司空平水土之官也稷名棄帝嚳之子也舜命爲后稷布種百穀之官也契亦帝嚳之子也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司徒布五教之官也皋陶字庭堅顓頊之後舜命作士理官也伯益皋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澤之官也○注馬曰至文母○正義曰云亂治也釋詁文云十人謂周公旦以下者先儒相傳爲此說也案史記世家云周公名旦武王之弟也封於魯食菜於周謂之周公召公名奭與周同姓封於燕食邑於召謂之召公太公望呂尚也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奸周西伯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勑知切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大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大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畢榮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畢公文王庶子太閎散南宮皆氏顛夭宜生适皆名也文母文王之后大姒也從夫之謚武王之母謂之文母周南召南言后妃夫人者皆是也○注孔曰至然乎○正義曰云唐者堯號虞者舜號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嚳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遂以爲號或謂之陶唐氏書曰惟彼陶唐世本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

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爲國號後盤庚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以二字爲名所稱或單或複也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如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爲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注包曰至至德○正義曰云殷紂淫亂者紂爲淫亂書傳備言若泰誓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之類是也云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者鄭玄詩譜云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是謂文王繼父之業爲西伯也殷之州長曰伯謂爲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牧蓋亦八命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爲諸侯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錫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爲西長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爲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爲州伯也文王亦爲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爲州伯明王季亦爲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爲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以繼父爲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周本紀云季歷娶大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後果受命爲文王也云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服事殷者鄭玄又云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鄭既引論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靑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爲三分有其二也書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是猶服事殷也紂惡貫盈文王不忍誅伐猶服事之故謂之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己不能復間廁其間）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馬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絜）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包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禹、吾無間然矣。〔疏〕（子曰至然矣正義曰此章）美夏禹之功德也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者間謂間廁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己不能復間廁其間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此下言其無間之三事也菲薄也溥己飲食致孝鬼神令祭祀之物豐多絜靜也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者黻冕皆祭服也言禹降損其常服以盛美其祭服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溝洫田間通水之道也言禹卑下所居之宮室而盡力以治田間之溝洫也以常人之情飲食務於肥濃禹則淡薄之衣服好其華美禹則麤惡之宮室多尚高廣禹則卑下之飲食鬼神所享故云致孝祭服備其采章故云致美溝洫人功所爲故云盡力也禹吾無間然矣者美之深故再言之○注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正義曰鄭玄注此云黻是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韠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韠各從裳色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黻故禹言黻冕左傳亦言黻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周禮司服云王之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左傳士會黻冕當是希冕也此禹之黻冕則六冕皆是也○注包曰至八尺○正義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者案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是溝洫之法也

論語注疏卷八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泰伯第八

泰伯章

民無得而稱焉　釋文出民無得云本亦作德案後漢書丁鴻傳論引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李注云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又引鄭元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據此釋文所云作德者乃鄭君所據之本也然字雖作德而義仍爲得蓋德得古字通

故無得而稱言之者　皇本故下有民家二字

恭而無禮章

君子篤於親　汗簡引古論語篤作竺案竺篤古今字

曾子有疾章

啓予足　說文誃離別也从言多聲讀若論語跢予之足。案段玉裁云跢當是啓誤或曰當作哆予之足哆猶開也

如臨深淵　唐石經避高祖諱淵作渕後放此

喻已常戒愼　皇本戒作誡案誡戒古字通

呼之者　皇本無之字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高麗本無乎字

能濟濟蹌蹌　釋文出蹌蹌云本或作鏘同。案依說文當作蹡蹌假借字鏘俗字

則人不敢欺詐之　皇本詐作誕

以能問於不能章

言見侵犯不報　皇本作言見侵犯而不校之也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可以託六尺之孤　玉篇人部引作侂案侂與託古字通經義雜記云據玉篇所引則論語舊是侂字蓋从言者以言託寄之从人者以人託寄之義各不同今从言蓋通借字

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三　閩本北監本同案三當作五

士不可以不宏毅章

言仁以爲己任　本仁誤士今正

興於詩章

包曰樂所以成性　皇本作孔安國曰

好勇疾貧章

亦使其爲亂　皇本亂下有也字又此節注作孔安國曰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其餘不足觀也已　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是也

故註者明之　本註誤註今改作注

三年學章

不易得也　皇本高麗本也下有已字

篤信好學章

亂謂臣弑君子弑父　皇本作臣弑君子弑父亂也釋文出𢘑字云古臣字本今作臣後先進篇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可謂大臣與釋文亦出𢘑字云古文臣字本今作臣案唐書所載唐天后所撰字中有𢘑字是天后所撰字非盡出杜撰○錢大昕說戰國策𢘑字乃草書臣字之譌

言厚於誠信而好樂問也　閩本同北監本樂作學案樂字誤今正

不居謂今欲　閩本北監本同毛本欲下有去字是也

師摯之始章

周道衰微　皇本衰上有既字

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皇本作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

狂而不直章

悾悾愨也（皇本作悾悾愨愨也）

巍巍乎章

言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閩本北監本言作信皇本無言字之下有也字）

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唯天爲大（毛本唯作惟此疏亦作惟閩本北監本同說見前）

民無能識其名焉（皇本無其字）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予有亂臣十人（唐石經臣字旁注釋文出予有亂十人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案困學紀聞云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攷皇疏云亂理也武王曰我有共理天下者有十人也似亦無臣字蓋唐石經此處及左傳襄廿八年臣字皆後人據僞泰誓妄增）

亂治也（皇本治作理後放此）

其一人（皇本一上有餘字）

斯此也（皇本此也下有此此於周也五字各本並脫）

比於周（皇本周上有此字）

人才難得（皇本人作大）

三分天下有其二（皇本三作參釋文出參分云一音三本今作三案後漢書伏湛傳文選典引注並引作參是古本皆作參字）

周之德（皇本高麗本無之字）

布種百穀之官也（浦鏜云播誤布）

皐陶字廷堅（北監本毛本廷作庭是也）

食菜於周（閩本同毛本菜作采。案作采與史記世家合）

以魚釣奸周西伯（本奸誤好今正又毛本魚作漁是也）

彲勅知切（案此邢昺自爲音釋或以爲譌衍非也說詳詩經校勘記）

非虎非熊（北監本毛本熊作羆與史記合）

則如舜氏曰有虞（孫志祖云如當作知）

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鄭氏詩譜墳作旁下同）

羊容問於子思曰（本子誤乎今正）

而二公治之（今孔叢子而作使）

受圭瓚秬鬯之錫（本秬誤柜錫作賜今正）

此諸侯爲伯（今孔叢子此下有以字）

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閩本北監本同毛本揚作楊下同。案作揚是也）

禹吾無閒然矣章

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皇本無美字）

致孝鬼神（皇本孝下有乎字）

十里爲成（皇本成作城後放此）

禹則麤惡之（閩本同毛本作麤案麄俗字今正）

三夫爲屋（本夫誤天今正）

緣邊千里治澮（閩本同案千當作十今正）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九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子罕第九

〔疏〕（正義曰此篇皆論孔子之德行也故以次泰伯堯禹之至德）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希言難致之事也罕希也與及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以其利命仁三者常人寡能及之故希言也○注罕者至言也○正義曰釋詁云希罕也轉互相訓故罕得爲希也云利者義之和也者乾卦文言文也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此云利者謂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云命者天之命也者謂天所命生人者也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窮通天壽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之命也云仁者行之盛也者仁者愛人以及物是善行之中最盛者也以此三者中知以下寡能及知故孔子希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疏〕（達巷至御矣○正義曰此章論孔子道藝該博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者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者孔子聞人美之承之以謙故告謂門弟子曰我於六藝之中何所執守乎但能執御乎執射乎者疑而未定之辭又復謙指云吾執御矣以爲人僕御是六藝之卑者孔子欲名六藝之卑故云吾執御矣謙之甚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王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疏〕（子曰至從下○正義曰此章作孔子從恭儉吾從衆者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故云麻冕禮也今也謂當孔子時純絲也絲易成故云純儉用絲雖不合禮以其儉易故孔子從之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者禮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拜是禮也今時之臣皆拜於上長驕泰也孔子以其驕泰則不孫故違衆而從下拜之禮也下拜禮之恭故也○注孔曰至從儉○正義曰云冕緇布冠也者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冕得爲緇布冠也士冠禮曰陳服緇布冠頍項青組纓屬于頍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云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者鄭注喪服云布八十縷爲升○注王曰至恭也○正義曰云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者案燕禮君燕卿大夫之禮也其禮云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如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

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禮也

子絕四。毋意。（以道爲度故不任意）毋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毋我。（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疏〕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正義曰此章論孔子絕去四事與常人異也毋不也我身也常人師心徇惑自任己意孔子以道爲度故不任意常人行藏不能隨時用舍好自專必惟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專必也常人之情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好堅固其所行也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不固行也人多制作自異以擅其身孔子則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衆萃聚和光同塵而不自異故不有其身也

子畏於匡。（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又與虎俱行後尅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曰其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己也）〔疏〕子畏至予何。○正義曰此章記孔子知天命也子畏於匡者謂匡人以兵圍孔子記者以衆情言之故云子畏於匡其實孔子無所畏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者孔子以弟子等畏懼故以此言論之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豈不見在我此身乎言其文見在我此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者後死者孔子自謂也以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己爲後死者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與知之今既使我知之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者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其欲奈我何言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己也。○注包曰至之人。○正義曰此注皆約世家迷其畏匡之由也案世家云孔子去衞將適陳過匡顏尅爲僕以策指之曰昔日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貌類陽虎拘焉五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已下文與此正同是其事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孔曰大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孔曰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疏〕大宰至多也。○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多小藝也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者大宰大夫官名大宰之意以爲聖人當務大忽小今夫子既曰聖者與又何其多能小藝乎以爲疑故問於子貢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者將大也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者孔子聞大宰疑己多能非聖故云知我乎謙謙之意也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又說以多能之由也言我自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者又言聖人君子當多能乎哉言君子固不當多能也今已多能則爲非聖所以爲謙謙也。○注孔曰至小藝。○正義曰云大宰大夫官名者案周禮大宰六卿之長卿卽上大夫也故云大宰大夫官名也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者以當時惟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大宰諸國雖有大宰非上大夫故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鄭云是吳大宰嚭也以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鄭以爲是吳大宰嚭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疏〕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多技藝之由但與前章異時而語故分之牢弟子琴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於時故多能技藝。○注牢弟子子牢也。○正義曰家語弟子篇云琴牢衞人也字子開一字張此云弟子子牢當是耳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疏〕子曰至竭焉。○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教人必盡其誠也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知者意之所知也孔子言我有意之所知不盡以教人乎哉無知之也常人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者此擧無知而誠盡之事也空空虛心也叩發動也兩端終始也言設有鄙賤之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告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言我教鄙夫尚竭盡所知況知禮義之弟子乎明無愛惜乎其意之所知也。○注知者至誠盡。○正義曰云知者知意之知也者知意之知猶言意之所知也云知者言未必盡者言他人之知者言之以教人未必竭盡所知謂多所愛惜也云今我誠盡者謂孔子言今我教人實盡其意之所知無愛惜也故云無知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疏〕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傷時无明君也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无此瑞則時無聖人也故歎曰吾已矣夫傷不得見也。○注孔曰至是也。○正義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者禮器云升中於天而鳳皇降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鳳皇來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含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鄭玄以爲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爲河圖卽八卦是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瞽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包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疏〕子見至必趨。○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齊衰周親之喪服也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大夫之服也瞽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者作起也趨疾行也言夫子見此三種之人雖少坐則必起行則必趨

顏淵喟然歎曰。（喟歎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言恍惚不可爲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所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己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疏〕顏淵至也已。○正義曰此章美夫子之道也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喟歎聲也彌益也顏淵喟然發歎言夫子之道高堅不可窮盡恍惚不可爲形象故仰而求之則益高鑽研求之則益堅瞻之似若在前忽然又復在後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以此道教人循循然有次序可謂善進勸人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末無也言夫子既開博我以文章又節約我以禮節使我欲罷止而不能已竭盡我才矣其夫子更有所創立則又卓然絕異己雖欲從之無由得及言己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

子疾病。（包曰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爲臣。（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曰少差曰間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孔曰君臣禮葬）予死於道路乎。（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疏〕子疾至路乎。○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不欺也子疾病者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爲臣者以孔子嘗爲魯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家臣之禮以夫子爲大夫君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者少差曰間當其疾甚時子路以門人爲臣夫子不知及病少差知之乃責之言子路久有是詐欺之心非今日也故云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者言我既去大夫是無臣也女使門人爲臣是無臣而爲有臣如此行詐人蓋知之是人不可欺故云吾誰欺既人不可欺乃欲遠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者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言就使我有臣且我等其死於臣之手寧如死於其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者大葬謂君臣禮葬言且就使我縱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言必不至死於道路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馬曰韞藏也匵匱也謂藏諸匱中沽賣也得善賈寧肯賣之邪）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包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我居而待賈）〔疏〕子貢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藏德待用也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者子貢欲觀孔子聖德藏用何如故託玉以諮問也韞藏也匵匱也諸之沽賣也言人有美玉於此藏在匵中而藏之若求得善貴

之賈寧肯賣之邪君子於玉比德子貢之意言夫子有美德而懷藏之若人虛心盡禮求之夫子肯與之乎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者孔子荅言我賣之哉不衒賣之辭雖不衒賣我居而待賈言有人虛心盡禮以求我道我卽與之而不吝也

子欲居九夷。（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曰君子所居則化）〔疏〕子欲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孔子疾中國無明君也子欲居九夷者東方之夷有九種孔子以時無明君故欲居東夷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謂孔子言東夷僻陋無禮如何可居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者孔子荅或人言君子所居則化使有禮義故云何陋之有。注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正義曰案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疏〕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言正廢樂之事也孔子以定十四年去魯應聘諸國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注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注云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馬曰困亂也）〔疏〕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言忠順孝悌哀喪愼酒之事也困亂也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爲酒亂其性也他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感歎時事旣往不可追復也逝往也夫子因在川水之上見川水之流迅速且不可追復故感之而興歎言凡時事往者如此川之流夫不以晝夜而有舍止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疏〕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此章孔子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疏〕子曰至往也。正義曰此章孔子勸人進於道德也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者簣土籠也言人之學道垂成而止前功雖多吾不與也譬如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吾止而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者言人進德脩業功雖未多而强學不息則吾與之也譬如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故吾則往而與之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疏〕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正義曰此章美顏回也惰謂懈惰也言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惰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惰者其唯顏回也與顏淵解故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包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疏〕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正義曰此章以顏回早死孔子於後歎惜之也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疏〕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正義曰此章亦以顏回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也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後生謂年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疏〕子曰至也已。正義曰此章勸學也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者後生謂年少也言年少之人足以積學成德誠可畏也安知將來者之道德不如我今日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者言年少時不能積學成德至於四十五十而令名無聞雖欲強學終無成德故不足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馬曰巽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疏〕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貴行也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者謂人有過以禮法正道之言告語之當時口無不順從之者口雖服從未足可貴能必自改之乃爲貴耳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者巽恭也繹尋繹也謂以恭孫謹敬之言教與之當時聞之無不喜說者雖聞之喜說未足可貴必能尋繹其言行之乃爲貴也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者謂口雖說從而行不尋繹追改疾夫形服而心不化故云末如之何猶言不可奈何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愼所主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疏〕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正義曰此章戒人忠信改過也主猶親也憚猶難也言凡所親狎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得以忠信不如己者爲友也苟有其過無難於改也學而篇已有此文記者異人故重出之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疏〕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正義曰此章言人守志不移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帥謂將也匹夫謂庶人也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士大夫已上有妾媵庶人賤但夫婦相匹配而已故云匹夫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孔曰縕枲著）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馬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爲善）〔疏〕子曰至以臧。正義曰此章善仲由也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者縕枲著也縕袍衣之賤者狐貉裘之貴者常人之情著破敗之縕袍與著狐貉之裘者並立則皆慙恥而能不恥者唯其仲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言仲由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此詩邶風雄雉之篇疾貪惡忮害之詩也孔子言之以善子路也子路終身誦之者子路以夫子善己故常稱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者孔子見子路誦之不止懼其伐善故抑之言人行尚復有美於是者此何足以爲善。注孔曰縕枲著。正義曰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鄭玄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緜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今云枲著者雜用枲麻以著袍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疏〕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正義曰此章喻君子也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若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子曰。知者不惑。（包曰不惑亂）仁者不憂。（孔曰無憂患）勇者不懼。〔疏〕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正義曰此章言知者明於事故不惑亂仁者知命故無憂患勇者果敢故不恐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逸詩也唐棣栘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疏〕子曰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權道也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適之也言人雖可與共學所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正道故未可與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者言人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故未可與立也可與立未可與權者言人雖能有所立未必能隨時變通權量其輕重之極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此逸詩也唐棣栘也其華偏然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亦先反常而後至於大順也豈不爾思者言誠思爾也誠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喻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者言夫思者當思其反若不思是反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記者嫌與詩言相亂故重言子曰也。注唐棣栘也

（○正義曰棣木文也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似白楊江東呼夫移詩召南云唐棣之華陸機云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子罕第九

子罕言章

命者天之命也（段玉裁云此當是用董子命者天之令也）

寡能及之故希言也（筆解引無也字又此注作包曰）

故希言也（北監本毛本希作罕○按希字是承上文希也而言）

又復譺指云（本指誤指今正）

麻冕章

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本三誤二升誤斤疏中兩三十升並誤斤今正）

王曰（後漢書陳元傳注引作何晏注云○按注即集解字之誤故引下節注亦不加王曰以別之此處不誤）

下拜然後成禮（皇本成上有升字邢疏亦有升字○按有升字是也後漢書注可證）

此章記孔子從恭儉（鋪鏜云恭儉下脫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八字）

纓屬于頍（本于誤干閩本同今正）

大史氏右（閩本右誤古北監本氏作是案作是與儀禮覲禮合彼注云古文是爲氏也）

子絕四章

毋意（本毋誤母今正下同）

故不有其身（皇本作故不自有其身也）

子畏於匡章

夫子弟子顏尅（皇本毛本尅作剋釋文出顏剋云諸書或作顏亥）

文王既沒（本文誤三今正）

大宰問於子貢章

大宰知我乎（皇本高麗本我下有者字）

牢曰子云章（朱子集注本合前章注疏本別爲一章）

故多技藝（皇本多下有能字藝下有也字又技作伎○按伎訓與古多假爲技藝字）

牢子開一字張（浦鏜云張上脫子字）

吾有知乎哉章

有鄙夫問於我（皇本問上有來字）

空空如也（釋文出空空云鄭或作悾悾）

知意之知猶意言意之所知也（浦鏜云猶意之意當衍字）

言他人之短者（浦鏜云短當知字誤）

鳳鳥不至章

此章言孔子傷時无明君也（毛本无作無下今天无此瑞同）

聖人受命（浦鏜云聖上脫云字是也）

燕含（閩本北監本毛本含作頷）

飲砥柱（本飲誤欽閩本同今正）

莫宿丹穴（本丹誤舟閩本同今正）

子見齊衰者章

冕衣裳者（釋文出冕字云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然案說文冕大夫以上服也從曰免聲絻或從糸據此則今之作冕者蓋魯論也）

雖少必作（皇本高麗本少下有者字）

過之必趨（宋石經趨作趍○按趨趍正俗字）

此夫子哀有喪（本此誤北今正）

顏淵喟然歎曰章

顏淵喟然歎曰（此本歎作嘆今訂正注疏同○按說文歎訓吟嘆訓吞嘆二字義別此當从欠今人多通用之）

忽焉在後（閩本北監本毛本焉作然筆解亦作然案唐石經宋石經竝作焉又列子仲尼篇史記孔子世家後漢書黃憲傳亦俱作焉據此則此本作焉是今朱子集注本尚仍其誤）

言恍惚不可爲形象（皇本恍惚作忽恍釋文出惚恍云本今作恍惚）

夫子循循然（案後漢書趙壹傳注引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疑是鄭注又攷孟子明堂章章指及三國志步隲傳後漢書李膺傳注俱引作恂恂又後漢書郭太傳論林宗恂恂善導宋書禮志載晉袁瓌疏曰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北魏書賈思伯傳云接誘恂恂曾無倦色竝用此文俱作恂字蓋作循者古論作恂者魯論鄭從魯論故字作恂○按翟灝之說云爾）

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所序（皇本進勸人作勸進人又所作次序下有也字）

已竭盡我才矣（本盡誤盖今正）

由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毛本由作尤浦鏜云猶誤尤案浦鏜說是也今正）

子疾病章

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也（筆解無故字其作爲毛本無也字）

少差曰閒（皇本少上有病字閒下有也字）

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皇本無久字非下有唯字）

以夫子爲大夫官也（本官誤君今正）

乃責之（本責誤貴今正）

有美玉於斯章

韞匵而藏諸（毛本匵作匱是也釋文出匵字云本又作櫝二字音義皆同今訂作匱）

求善賈而沽諸（漢石經沽作賈下同○按作沽用假借字玉篇攵部及下引論語曰求善賈而殆諸未知所據何本也）

我待賈者也（案白虎通商賈篇後漢書張衡傳注逸民傳注文選琴賦注竝引作待價是俗字）

此章言孔子藏德待用也（本德誤得疏美德同今竝訂正）

故託玉以諮問也（本玉誤土今正）

若人虛心盡禮求之（本盡誤蓋下盡禮同今竝正）

子欲居九夷章

君子所居則化（皇本作君子所居者皆化也）

四曰滿節（浦鏜云飾誤節是也今正）

吾自衛反魯章

吾自衛反魯（皇本高麗本反下有於字）

反魯哀公十一年冬（皇本哀上重魯字案疏中亦重魯字皇本是也）

胡簋之事（閩本北監本毛本胡作簠）

子在川上章

包曰（皇本作鄭元曰）

夫不以晝夜而有舍止也（本夫誤天今正）

譬如爲山章

未成一籠（本一字空闕今補正）

子謂顏淵章

包曰（皇本作馬融曰）

後生可畏章

後生可畏（皇本高麗本畏下有也字）

謂年少（皇本少下有也字釋文出少年云本今作年少）

斯亦不足畏也已（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是也）

法語之言章

口無不順從之（皇本不上有所字）

能必自改之乃爲貴（皇本無之字貴下有也字）

謂恭孫謹敬之言（皇本孫作巽言下有也字）

未足可貴（閩本北監本毛本可作爲下同）

主忠信章

愼所主友（皇本作愼其所主所友）

衣敝緼袍章

衣敝緼袍（皇本高麗本敝作弊釋文出衣弊云本今作敝案說文袍字下引論語亦作弊弊者敝之俗說文所無袍下引作弊者亦後人妄改也）

與衣狐貉者立（汗簡引古論語貉作貈釋文出狐貉云依字當作貈案史記弟子列傳作狢○按貈正字貉假借字狢俗字）

常人之情（本情誤淸今正）

唯其仲由也與（浦鏜云唯其字當誤倒）

歲寒章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皇本彫作凋注同釋文出後彫云依字當作凋○按釋文是也彫是假借字）

知者不惑章

勇者不懼（攷文古本此下有孔安國曰無畏懼也入字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竝脫）

可與共學章

未必能有所立（皇本作未必能以有所成立者也筆解此注作孔曰）

可與立未可與權（筆解云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案詩緜正義及說苑權謀篇三國志魏武帝紀注北周書宇文護傳論竝引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與筆解說合○按此亦翟灝之說）

雖能有所立（筆解無能字亦作孔曰）

唐棣之華（春秋繁露竹林篇文選廣絕交論注竝引作棠棣）

思其人而不自見者（皇本自作得案邢疏亦作得字）

未之思也（釋文出未之云或作末者非）

夫何遠之有（皇本高麗本有下有哉字）

似白楊（本似誤以閩本同今正）

陸機云（毛本機作璣機與璣古字通隸釋載堯廟碑云據旋機之政周公禮殿記云旋機離常璣竝作機又文選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又注云璣與機同○按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云梁元帝作同姓名錄兼收名之音義通用者有兩陸機一吳人字士衡一名璣字元恪注本艸者而宋槧爾雅疏引艸木疏作陸機此二字古人殆通借用之與錢大昕云當作陸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

鄉黨第十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唯記孔子在魯國鄉黨中言行故分之以次前篇也此篇雖曰一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依文解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曰恂恂溫恭之貌）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鄭曰便便辯也雖辯而謹敬）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曰誾誾中正之貌）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馬曰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疏】（孔子至與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記言語及趨朝之禮容也）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溫恭之貌言孔子在於鄉黨中與故舊相接常溫和恭敬恂恂然如似不能言語者道其謙恭之甚也凡言如也者皆謂如此義也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者便便辯也宗廟行禮之處朝廷布政之所當詳問極言故辯治也雖辯而唯謹敬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者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下大夫稍卑故與之言可以和樂上大夫卿也爵位既尊故與之言常執中正不敢和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者君在謂視朝時也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既當君在之所故恭敬使威儀中適不敢解惰也

君召使擯。（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色勃如也。（孔曰必變色）足躩如也。（包曰足躩盤辟貌）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孔曰言端好）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疏】（君召使擯至顧矣○正義）曰此一節言君召孔子使爲擯之禮也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者勃然變色也足躩盤辟貌既傳君命以接賓故必變色而加肅敬也足容盤辟躩然不敢懈慢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者謂交擯傳命時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者謂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之張翼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者謂賓禮畢上擯送賓出反告白君賓已去矣不反顧也○注鄭曰至如也○正義曰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者謂傳擯時也案諸侯自相爲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竝用強半之數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嚮而立鄭注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子男立當衡注謂車轅其君當軫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邐迤西北竝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竝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旣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來詣已恐爲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

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荅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鄭注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闑西北嚮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之使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闑外闑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邐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閒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人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納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請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以爲擯之禮依次傳命故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使衣前後襜如也○注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正義曰案聘禮行聘享私覿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復鄭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曰斂身）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孔曰閾門限）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包曰過君之空位）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孔曰皆重愼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孔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孔曰沒盡也下盡階）復其位。踧踖如也。（孔曰來時所過位）

【疏】入公門至踧踖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記孔子趨朝之禮容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者公君也鞠曲斂也躬身也君門雖大斂身如狹小不容受其身也立不中門者中門謂棖闑之中央君門中央有闑兩旁有棖棖謂之門梐棖闑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不得當之而立也行不履閾者履踐也閾門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者過位過君之空位也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故勃然變色足盤辟而爲敬也其言似不足者下氣怡聲如似不足者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皆重愼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將升堂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摯裳使起恐衣長轉足躡履之仍復曲斂其身以至君所則屏藏其氣似無氣息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者以先時屏氣出下階一級則舒氣故解其顏色怡怡然和說也沒階趨進翼如也沒盡也下盡階則疾趨而出張拱端好如鳥之舒翼也復其位踧踖如也者復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又踧踖恭敬也○注閾門限○正義曰釋宮云柣謂之閾孫炎云閾門限也經傳諸注皆以閾爲門限爲內外之限納也○注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正義曰曲禮云兩手摳衣去齊尺鄭注云齊謂裳下緝也然則衣謂裳也對文則上曰衣下曰裳散則可通故此云摳衣摳提摯也謂提摯裳前使去地一尺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包曰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愼之至）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享禮有容色。（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私覿。愉愉如也。（鄭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

【疏】執圭至愉愉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記爲君使聘問鄰國之禮容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者言執持君之圭以聘鄰國而鞠躬如不能勝舉愼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者上謂授玉時宜敬故如揖也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忘禮也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者亦謂執圭行聘時戰栗其顏色敬也足則舉前曳踵而行蹜蹜如有所循也享禮有容色者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聘時執圭致命故勃如戰色至行享時則稍許有容色不復戰栗私覿愉愉如也者覿見也愉愉顏色和也謂既享乃以私禮見故顏色愉愉然和說也○注包曰至之至○正義曰云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者案聘禮云賓襲執圭致命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是其事也凡執玉之禮大宗伯云公執桓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命圭九寸公守之是也宗伯又云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注云蓋皆象以人形爲琢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愼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故玉人云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江南儒者解云直者爲信其文縟細曲者爲躬其文麤略義或然也宗伯又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琢爲穀稼及蒲葦之文蓋皆徑五寸故大行人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寸是也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知者聘禮記文其璧則內有孔外有肉其孔謂之好故爾雅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此謂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也故典瑞前既陳玉則云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也其公侯伯朝后皆用璋知者以聘禮聘君用圭聘夫人以璋則知於天子及后亦然也其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以璧琮相對故也鄭注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大小各如其命數知者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鄭注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是也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是也○注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正義曰按玉藻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踵謂足後跟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蹜蹜如也言舉足狹數蹜蹜如也玉藻又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鄭注云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注鄭曰至庭實○正義曰享獻也釋詁文也云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者案覲禮侯氏既見王乃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玄云四當爲三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物非一國所能有唯國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鄭玄覲禮之注所言出於彼也諸侯相朝聘其禮亦然案聘禮賓裼奉束帛加璧享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小行人職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注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是也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是用圭璧有庭實也○注既享乃以私禮見○正義曰案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注云覿見也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是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孔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紅紫不以爲褻服。（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曰今之被也）狐貉之厚以居。（鄭曰在家以接賓客）去喪無所不佩。（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齊必有明衣布。（孔曰以布爲沐浴衣）

【疏】君子至明衣布○正義曰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禮也君子不以紺緅飾者君子謂孔子也紺玄色緅淺絳色飾者領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紅紫不以爲褻服者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以其紅紫二色皆不正故不以爲褻服褻服尚不用則正服無所施可知也但言紅紫則五方間色皆不用也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者袗單也絺綌葛也精曰絺麤曰綌暑則單服必加尚表衣然後出之爲其形褻故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者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黑羊裘也故用緇衣以裼之麑裘鹿子皮以爲裘也故用素衣以裼之狐裘黃故用黃衣以裼之褻裘長短右袂者此裘私家所著之裘也長之者主溫也袂是褎之袂短右袂者作事便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者今之被也狐貉之厚以居者謂在家接賓客之裘者主家主溫故厚爲之去喪無所不佩者去除也居喪無飾故不佩除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者殺謂殺縫凡衣

必有殺縫唯帷裳無也羔裘玄冠不以弔者凶主素吉主玄故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言每朔日必服皮弁之服以朝於君也齊必有明衣布者將祭而齊則必沐浴浴竟而著明衣所以明絜其體也明衣以布爲之故曰齊必有明衣布也○注孔曰至飾衣○正義曰云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者案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䞓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兮玄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今孔氏云一入曰緅者未知出何書又云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則似讀緅爲縓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故曰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云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者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是紺爲青赤色也故爲齊服盛色若以爲領袖緣飾則似衣齊服也○注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謂中衣外裘其色皆相稱也此經云緇衣羔裘者謂朝服也知者案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衣色玄玄卽緇色之小別此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下文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其素衣麑裘則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故鄭玄注此云素衣麑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故聘禮云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又引此云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素或絞不定也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其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旣說蜡祭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旣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此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是此三者之服中衣與外裘其色皆相稱也○注孔曰至佩也○正義曰云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者案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是非居喪則備佩此所宜佩也○注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正義曰謂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之裳則亦有殺縫故深衣之制要在縫半下縫齊倍要喪服之制裳內削幅注云削猶殺也○注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正義曰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又禮祭服皆玄衣服是喪主素吉主玄也○注孔曰至弁服○正義曰云吉月月朔也者以詩云二月初吉周禮云正月之吉皆謂朔日故知此吉月謂朔日也云朝服皮弁服者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

齊必變食。（孔曰改常饌）居必遷坐。（孔曰易常處）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孔曰饐餲臭味變）魚餒而肉敗不食。（魚敗曰餒）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時不食。（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孔曰撤去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不多食。（孔曰不過飽）祭於公。不宿肉。（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班賜不留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孔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

〔疏〕齊必至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齊祭飲食居處之事也齊必變食者謂將欲接事鬼神宜自絜淨故改其常饌也居必遷坐者謂改易常處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食飯也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飯與膾所尚精細也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者饐餲臭味變也魚敗曰餒言飯之氣味變及魚肉敗壞皆不食之色惡不食臭惡不食者謂飯食及肉顏色香臭變惡者皆不食之失飪不食者謂饌失生熟之節也不時不食者謂非朝夕日中時也割不正不食者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不得其醬不食者謂魚膾非得芥醬則不食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者氣小食也言有肉雖多食之不可使過食氣也唯酒無量不及亂者唯人飲酒無有限量但不得多以至困亂也沽酒市脯不食者沽賣也酒不自作未必精絜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也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不撤薑食者撤去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也不多食者不可過飽也自此已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亦齊者孔子所愼齊必嚴敬若必食之或致困病則失嚴敬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然祭於公不宿肉者謂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班賜不留神惠經宿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者謂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慢鬼神之餘也食不語寢不言者直言曰言荅述曰語方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寢息宜靜故不言也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者祭謂祭先齊嚴敬貌言蔬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雖薄將食祭先之時亦必嚴敬○注孔曰饐餲臭味變○正義曰釋器云食饐謂之餲郭璞云飯饐臭說文云饐飯傷熱也蒼頡篇云食臭敗也字林云饐飯傷熱濕也○注魚敗曰餒○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敗魚謂之餒郭璞云敗臭壞也餒肉爛也○注孔曰至必敬○正義曰云三物雖薄祭之必敬者祭謂祭先也案玉藻云唯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知此三者雖薄亦祭先也若祭之亦必齊敬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

〔疏〕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正義曰此明坐席及飲酒之禮也凡爲席之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如此之類是禮之正也若不正則孔子不坐也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則從而後出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疏〕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正義曰此明孔子存室神之禮也難索室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孔子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鬼神依人庶其依已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孔曰拜送使者敬也）

〔疏〕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正義曰此記孔子遺人之禮也問猶遺也謂因問有物遺之也問者或自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曲禮云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此孔子凡以物問遺人於他邦者必再拜而送其使者所以示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包曰饋孔子藥）曰。丘未達。不敢嘗。（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

〔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正義曰此明孔子受饋之禮也魯卿季康子饋孔子藥孔子拜而受之凡受人饋遺可食之物必先嘗而謝之孔子未達其藥之故不敢先嘗故曰丘未達不敢嘗亦其禮也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

〔疏〕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正義曰此明孔子重人賤畜也廄焚謂孔子家廄被火也孔子罷朝退歸承告而問曰廄焚之時得無傷人乎不問傷馬與否是其重人賤畜之意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孔曰薦其先祖）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

〔疏〕君賜至先飯○正義曰此明孔子受君賜食及侍食之禮也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者謂君以熟食賜已必正席而坐先品嘗之敬君之惠也君賜必多不可留君之惠既嘗當以班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者謂君賜已生肉必亨熟而薦其先祖榮君賜也熟食不薦者褻也君賜生必畜之者謂君賜已牲之未殺者必畜養之以待祭祀之用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者謂君召已共食時也於君祭時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注鄭曰至食然○正義曰云於君祭則先飯矣者曲禮云主人延客祭注云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君子不忘本者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

〔疏〕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正義曰此明孔子有疾君來視之時也拖加也紳大

（帶也病者常居北牖下爲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以病臥不能衣朝服及大帶又不敢不衣朝服見君故但加朝服於身又加大帶於上是禮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之）〔疏〕（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正義曰此明孔子急趨君命也俟猶待也謂君命召已不待駕車而卽行出車當駕而隨之也）入太廟。每事問。〔疏〕（入太廟每事問○正義曰此明孔子因助祭入太廟廟中禮儀祭器雖知之猶每事復問愼之至也）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孔曰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正義曰此明孔子重朋友之恩也言朋友若死更無親昵可歸孔子則曰於我殯與之爲喪主也）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疏〕（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正義曰此言孔子輕財重祭之禮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其饋遺之物雖是車馬非祭肉不拜謝之言其祭肉則拜之尊神惠也）寢不尸。（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孔曰爲室家之敬難久）〔疏〕（寢不尸居不容○正義曰此言孔子寢息居家之禮也尸死人也言人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孔子則當欹屈也其居家之時則不爲容儀爲室家之敬難久當和舒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孔曰狎者素親狎）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周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孔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有盛饌。必變色而作。（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迅雷風烈必變。（鄭曰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疏〕（見齊至必變○正義曰此一節言孔子見所哀恤及敬重之事爲之變容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者狎謂素相親狎言見衣齊衰喪服者雖素親狎亦必爲變容此卽哀有喪也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者冕大夫冠也瞽盲也褻謂數相見也言孔子見大夫與盲者雖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此卽尊在位恤不成人也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凶服送死之衣物也負版者是持邦國之圖籍者也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言孔子乘車之時見送死之衣物見持邦國之圖籍者皆憑式而敬之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作起也謂人設盛饌待已已必改容而起敬主人之親饋也迅雷風烈必變者迅急疾也風疾雷爲烈此陰陽氣激爲天之怒故孔子必變容以敬之也○注孔曰狎者素親狎○正義曰案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相褻慢相貫習之名也故爲素相親狎也○注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正義曰案周禮小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注云版是戶籍圖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圖籍相將之物故知負版者是持邦國之圖籍也）升車必正立執綏。（周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車中不內顧。（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輢轂）不疾言。不親指。〔疏〕（升車至親指○正義曰此記孔子乘車之禮也升車必正立執綏者綏者挽以上車之索也言孔子升車之時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車中不內顧者顧謂迴視也言孔子在車中不迴顧掩人之私也不疾言不親指者亦謂在車中時也疾急也以車中既高故不疾言不親有所指皆爲惑人也○注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輢轂○正義曰衡軛是輈端横木駕馬領者輿人注云較兩輢上出軾者則輢轂俱在車之兩傍言孔子在車中前視則不過衡軛之前傍視則不過輢轂之後案曲禮云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云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爲一尺八寸揔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揔爲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注云前視不過衡軛者禮言中人之制此記聖人之行故前視但不過衡軛耳）色斯舉矣。（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周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疏〕（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正義曰此言孔子審去就也謂孔子所處見顏色不善則於斯舉動而去之將所依就則必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此翔而後集一句以飛鳥喻也）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疏〕（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正義曰此記孔子感物而歎也梁橋也共具也嗅謂鼻歆其氣作起也孔子行於山梁見雌雉飲啄得所故歎曰此山梁雌雉得其時哉而人不得其時也子路失指以爲夫子云時哉者言是時物也故取而共具之孔子以非己本意義不苟食又不可逆子路之情故但三嗅其氣而起也）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節（案釋文云此篇凡一章故此篇以分節標之此節君在以下毛本提行別）爲一節與各本異

雖辯而謹敬　閩本北監本毛本謹敬作敬謹

和樂之貌　皇本作和樂貌也下中正之貌作中正貌也恭敬之貌作恭敬貌也威儀中適之貌下亦有也字

君在視朝也　皇本作君在者君視朝也

君召使擯節

君召使擯　釋文出使擯云本又作儐亦作賓皆同○按擯相之擯當从才从人者乃儐禮字釋文亦作賓者如史記設九賓於庭是也

色勃如也　案說文孛下引論語色孛如也艴下引論語色艴如也汗簡云艴見古論語

足躩盤辟貌　皇本無足躩二字貌下有也字釋文出盤字云字又作磐○按當作般假借作盤俗作磐

左右手　皇本手上有其字案鄭注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疑皇本是

翼如也　說文引作趩今作翼者趩之省文

鄭曰　皇本高麗本作孔安國曰

如鳥之張翼也　本如誤爲今正

賓不顧矣者　浦鏜云矣下脫者字

子男則擯者二人　浦鏜云三誤二

其侯伯立當前侯胡下　案今本周禮大行人並誤作前疾唯此及詩蓼蕭正義所引不誤說詳惠天牧禮說

主君出直闑東南西鄉立　浦鏜云西衍字毛本作主公

使末擯　本末誤未今正

則主君就擯求辭　浦鏜云賓誤擯

不敢自許人求詣已　閩本北監本毛本詣作諸浦鏜云來誤求

上擯以至次擯　浦鏜云以上脫傳字

送賓不復　儀禮聘禮復作顧

入公門節

鞠躬如也　案躬又作窮儀禮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釋文作窮云劉音弓本亦作躬羣經音辨云鞠躬容謹也鄭康成說禮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是鄭所據本作窮但字雖作窮讀仍如躬蓋鞠躬本雙聲字史漢中屢見之史記韓長孺傳贊云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大史公自序云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贊鞠躬履方擇地而行鞠躬字凡三見皆訓謹敬貌蓋鞠躬同見母猶踧踖同精母皆雙聲字也

沒階趨進　釋文出沒階趨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案經義雜記云集注引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案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儀禮士相見禮疏引並有進字然則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孫志祖云說文引此文亦有進字見走部趩字注

閾門限也　本限誤恨今正

攝齊升堂　本升誤知今正

以先時屏氣　本屏誤屛不成字今正

柣謂之閾　各本柣並誤秩今正

對衣則上曰衣　孫志祖云對衣當作對文今正

執圭節

下如授　釋文出下如云魯讀下爲趨今從古

授玉宜敬　本玉誤王疏同今正

既聘而享用圭璧　本璧誤壁今正又皇本重享字

記爲君使聘問鄰國之禮容也（本使誤德今正）

大宗伯云（本大誤太閩本同今正）

左右各寸半（各本各竝誤瑗今正）

外有肉（本肉誤玉閩本同今正）

皆朝於王（案此王誤玉下執龜玉玉又誤王今竝正）

案覲禮侯氏既見王（各本王竝誤正今正）

卿將公事（今儀禮聘禮注卿作鄉）

君子不以紺緅飾節

一入曰緅（案緅乃縓字之誤錢大昕荅問云爾雅一染謂之縓即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即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縓不作緅矣攷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先鄭司農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證五入爲緅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緅與孔本異也自集解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緅字又改注文之縓亦爲緅而二文相亂邢氏知孔讀緅爲縓又云一入曰緅未知出何書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不以爲領袖緣也（釋文出領褎云字亦作袖俗字也）

以爲飾衣（皇本無衣字）

故皆不以爲飾衣（皇本無爲字）

當暑袗絺綌（皇本袗作縝唐石經作紾釋文出紾字云本又作袗單也五經文字云袗論語作袗禮記作振廣韻十六軫云紾單衣或作縝又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亦引作紾說文訓袗爲元服竝無單衣之訓○按段玉裁云曲禮引論語作袗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鄭云振讀爲袗袗禪也是袗爲正字振紾爲假借字縝俗字說文袗元服據曲禮玉藻注當云袗禪也）

素衣麑裘（案釋文云麑鹿子也則字當作麛說文麛鹿子也麑狻麑獸也兩字義別然古書多通用據禮記玉藻麛裘青豻褎注儀禮聘禮裼降立注鄭君俱引素衣麛裘是鄭所見本作麛與說文合○按兒聲弭聲古音同部）

褻裘長短右袂（閩本北監本毛本竝連上爲一節與此本同皇本此六字別爲一節以私家裘長以下爲此節注又加孔安國曰四字說文引褻裘長作絬衣長）

相稱也（本相誤目今正）

狐貉之厚以居（說文引貉作貈是也說見前）

無所不佩（釋文出不佩云字或從王旁是俗字）

吉凶異服（皇本此下有故不相弔也五字各本俱脫）

齊必有明衣（釋文出齊必云本或作齋）

故用素衣以裼之（浦鏜云上當脫麑裘白三字）

作事便也（閩本北監本毛本作便作事也）

再染謂之竀（本竀誤窺閩本同案爾雅釋器竀作赬五經文字云竀與赬同○按作竀假借字）

紺帛深青揚赤色（各本揚竝誤楊今正）

又與元冠相配（本又誤文閩本同今正）

素服以送終（禮郊特牲終下有也字）

唯喪則否（禮玉藻無則字）

要在縫半下（禮深衣無在字）

吉主元（本主誤王今正）

吉凶異服○（閩本北監本○上有也字毛本無○案注本無也字十行本是）

以素爲常（浦鏜云裳誤常案浦說非也說文常下帬也常或从衣今裳行而常廢矣）

齊必變食節

膾不厭細（釋文出膾字云又作鱠非）

臭味變（皇本臭作臰俗字下放此）

魚餒而肉敗（釋文出魚餒云說文云魚敗曰餒本又作鯘字書同○按說文作餧从食委聲餒餧古今字鯘俗字）

魚敗曰餒（皇本餒下有也字又此注作孔安國曰案史記孔子世家集解亦作孔曰疑此有脫字）

不使勝食氣（說文引氣作既案禮中庸既廩稱事鄭君注既讀爲餼說文無餼字氣即餼字是既與氣通也○程瑤田通藝錄曰論語不使勝食氣說文氣作既釋之曰小食也引論語以證之蓋古文氣息字作气加米則爲氣稟字與既字相通然後世於氣字無不讀作氣息者不有說文則論語食氣二字難通其義矣）

不撤薑食（案石經考文提要引宋本九經撤作徹說文無撤字撤乃徹之俗字）

齊禁薰物（北監本毛本薰作葷疏同釋文出焄字云本或作葷同本今作薰○按葷古多作薰或作焄）

雖蔬食菜羹（皇本同北監本毛本蔬作疏說見前）

瓜祭（皇本瓜作苽釋文出瓜祭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按苽俗字）

唯水漿之祭（閩本同北監本毛本之作不案之字誤今正）

鄉人儺節

鄉人儺（釋文出人儺云魯讀爲獻今從古案郊特牲汁獻涗於醆酒注獻讀當爲莎齊人語聲之誤也此讀儺爲獻亦聲近之誤）

朝服而立於阼階（釋文出於阼云本或作於阼階案釋文是古本無階字經義雜記云此階字蓋因注誤衍禮記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注禓或爲儺知禮記文與論語同亦無階字）

難索室驅逐疫鬼也（北監本毛本難作儺案難正字儺假借字）

康子饋藥節

拜而受之（釋文出拜而受之云一本或無而之二字）

饋孔子藥（皇本作遺孔子藥也釋文出遺孔云唯季反本今無此字按廣雅釋詁云饋遺也饋遺俱从貴聲義本相通）

故不敢嘗（皇本無敢字）

廄焚節

廄焚（唐石經廄作廐釋文出廄與此本同閩本北監本毛本作廐大誤）

君賜食節

乃以班賜（閩本北監本毛本班作頒○按頒假借字）

君賜腥（釋文出賜腥云說文字林竝作胜案五經文字云胜腥上先丁反下先定反今經典通用腥爲胜竝先丁反）

薦其先祖（皇本重薦字）

君賜生（釋文出賜生云魯讀生爲牲今從古）

若爲君嘗食然（皇本君作先釋文出若爲嘗食然云一本作若爲君嘗食然）

疾君視之節

加朝服拖紳（唐石經拖作拕釋文出拕字云本或作拖○按說文引朝服袉紳即雜記云申加大帶於上是也袉拕即手部拕字許所據作袉是假借袉爲拕也此在引經說假借之例聞諸段玉裁云）

入太廟節

入太廟（唐石經皇本太作大釋文出大廟云音太是作太誤又此節下皇本有注云鄭元曰爲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各本竝脫）

寢不尸節

居不容（唐石經容作客釋文出居不客云苦百反本或作容羊凶反案唐石經作客字不誤經義雜記云居不客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集解載孔注云爲室家之敬難久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邢疏云不爲容儀夫君子）

（物各有儀豈因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客段玉裁曰居不客者嫌其主之類於賓也寢不尸惡其生之同於死也）

見齊衰者節

見齊衰者（皇本高麗本見上有子字）

必當以貌禮之（閩本北監本毛本貌禮作禮貌皇本之作也案皇本作貌禮邢疏亦作貌禮此本是）

凶服送死之衣服（皇本凶服下有者字衣服下有也字毛本作衣物正義同○按皇本亦作衣物服字非也）

敬主人之親饋（本主誤王今正）

宋華弱與樂轡（本宋誤朱閩本同今正）

版是戶籍圖也（今周禮小宰注無是字圖下有地圖二字）

升車節

車中不內顧（釋文出車中不內顧云魯論車中內顧今從古也案魯論古論雖所傳不同然究以無不字爲是盧文弨鍾山札記云文選東京賦云夫君人者黈纊垂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及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車中內顧以爲注又漢書成帝紀贊云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爲說也惟集解既從古論而又采包注以附之不知者幷增不字誤益誤矣）

車中不內顧者（皇本車作輿閩本北監本毛本作居釋文出輿中云一本作車中）

曰山梁雌雉節

時哉（釋文出時哉云一本作時哉時哉案皇邢兩疏文義俱不當重時哉又攷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九百十七竝引此文時哉二字亦不重）

子路共之（皇本作供注同釋文出共之云本又作供案共供古字通）

三嗅而作（玉篇齅下引作三齅而作案說文止有齅字嗅乃齅之俗字）

非本意（皇本非下有其字案筆解引此注作周曰）

故三嗅而作作起也（皇本無二作字）

見雌雉飲啄得所故歎曰（閩本北監本毛本作見雌雉飲啄得其所歎曰）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十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一

先進第十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前篇論夫子在鄉黨聖人之行也○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聖賢相次亦其宜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疏〕（子曰至吾從先進○正義曰此章孔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也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者先進謂先輩仕進之人準於禮樂不能因世損益而有古風故曰朴野之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者後進謂後輩仕進之人也準於禮樂能因時損益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故曰君子之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言如其用之以爲治則吾從先輩朴野之人夫子之意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也○注孔曰至人也○正義曰云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者下章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則此謂不從於陳蔡得仕進者也蓋先進者當襄昭之世後進者當定哀之世云禮樂因世損益者爲政篇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周初則禮樂盛周衰則禮樂衰是禮樂因世損益也云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者言禮樂隨世盛衰後進與時消息皆中當於時故爲君子也云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者言先輩仕進之人比今則猶尚淳素故云斯野人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鄭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疏〕（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正義曰此章孔子閔弟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疏〕（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正義曰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仕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爲一章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辨說以爲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然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唯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或時在陳言之唯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於己）〔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賢也助益也說解也凡師資問荅以相發起若與子夏論詩子曰起予者商也如此是有益於己也今回也非增益於己者也以其於吾之所言皆默而識之無所不解言回聞言即解無所發起增益於己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疏〕（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正義曰此章歎美閔子騫之孝行也昆兄也間謂非毀間廁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疏〕（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正義曰此章美南容慎言也復覆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知其賢故以其兄之女子妻之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注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正義曰此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也毛傳云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意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爲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鑢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爲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是詩人戒其慎言南容之心亦欲慎言故三覆讀此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疏〕（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好學也季康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此與哀公問同而荅異者以哀公遷怒貳過故因荅以諫之康子無之故不云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孔曰路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疏〕（顏淵死至徒行也○正義曰此并三章記顏回死時孔子之語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者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者此舉親喻疏也言淵才鯉不才雖異亦各言其子則同我子鯉也死時但有棺以家貧而無椁吾不賣車以作椁今女子死安得賣我車以作椁乎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者此言不可賣車作椁之由徒行步行也以吾爲大夫不可步行故也○注孔曰至辭也○正義曰云鯉孔子之子伯魚也者世家文也云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者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衞歷至宋鄭陳蔡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以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今案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回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夫位而此注云時爲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預曰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也據其年則顏回先伯魚卒而此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爲假設之辭也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是步行謂之徒行故左傳襄元年敗鄭徒兵於洧上杜注云徒兵步兵也）

顏淵死。子曰。噫。（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天喪予者若喪）

（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疏〕（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正義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者孔子痛惜顏淵死言若天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顏淵死。子哭之慟。（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孔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疏〕（顏淵死至誰爲。○正義曰子哭之慟者慟過哀也言夫子哭顏淵其悲哀過甚從者曰子慟矣者從者衆弟子見夫子哀過故告曰子慟矣曰有慟乎者時夫子不自知已之悲哀過故荅曰有慟乎邪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者因弟子言已悲哀過甚遂說已之過哀亦當於理非失也夫人謂顏淵言不於顏淵哭之爲慟而更於誰人爲慟乎）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制止非其厚葬故云耳）〔疏〕（顏淵至三子也。○正義曰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者門人顏淵之弟子以其師有賢行故欲豐厚其禮以葬之也子曰不可者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故不聽之曰不可也門人厚葬之者初咨孔子孔子不聽門人故違孔子而卒厚葬之也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者此下孔子非其厚葬之語也言回也師事於已視已猶如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者言回自有父存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制止之故曰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厚葬之事非我所爲夫門人二三子爲之也非其厚葬故云耳）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荅）〔疏〕（季路至知死。○正義曰此章明孔子不道無益之語也子路問事鬼神者對則天曰神人曰鬼散則雖人亦曰神故下文獨以鬼荅之子路問承事神其理何如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言生人尚未能事之況死者之鬼神安能事之乎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曰未知生焉知死者孔子言女尚未知生時之事則安知死後乎皆所以抑止子路也以鬼神及死事難明又語之無益故不荅也）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皃）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曰不得以壽終）〔疏〕（閔子至死然。○正義曰此章孔子喜四弟子任其直性也閔子侍側誾誾如也者卑在尊側曰侍誾誾中正之皃如也者言其皃如此也子路行行如也者行行剛強之皃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者侃侃和樂之皃子樂者以四子各盡其自然之性故喜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然猶焉也言子路以剛必不得其以壽終焉）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疏〕（魯人至有中。○正義曰此章重於勞民也魯人爲長府者藏財貨曰府長其藏名也爲作也言魯人新改作之也閔子騫曰仍舊貫

如之何何必改作者子騫見魯人勞民改作長府而爲此辭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亦可矣何必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孔子聞子騫之言而善之也夫人謂子騫言夫此人其唯不言則已若其發言必有中於理此言何必改作是中理之言也善其不欲勞民故以爲中。○注鄭曰至改作。○正義曰云長府藏名者言魯藏財貨之府名長府也云藏財貨曰府者布帛曰財金玉曰貨周禮天官有大府爲王治藏之長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是藏財貨曰府猶聚也言財貨之所聚也仍因貫事皆釋詁文）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疏〕（子曰至室也。○正義曰此章言子路之才學分限也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者由子路名奚何也子路性剛鼓瑟不合雅頌故孔子非之云由之鼓瑟何爲於丘之門乎所以抑其剛也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不解孔子之意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不敬之也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者以門人不解故孔子復解之言子路之學識深淺譬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爲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既升我堂矣但未入於室耳豈可不敬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曰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愈猶勝也）〔疏〕（子貢至猶不及。○正義曰此章明子張子夏才性優劣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者師子張名商子夏名也子貢問孔子曰子張與子夏二人誰爲賢才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者孔子荅言子張所爲過當而不已子夏則不及而止言俱不得中也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勝也子貢未明夫子之旨以爲師也過則是賢才過於子夏故復問曰然則子張勝於子夏與與爲疑辭子曰過猶不及者子貢不解故復解之曰過當猶如不及俱不中理也）季氏富於周公。（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疏〕（季氏至可也。○正義曰此章夫子責冉求重賦稅也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魯臣諸侯之卿也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魯其後也孔子之時季氏專執魯政盡征其民其君蠶食深宮賦稅皆非已有故季氏富於周公也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者時冉求爲季氏家宰又爲之急賦稅聚斂財物而陪附助益季氏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者小子門人也冉求亦夫子門徒當尚仁義今爲季氏聚斂害於仁義故夫子責之曰非我門徒也使其門人鳴鼓以聲其罪而攻責之可也。○注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何休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杜預注左傳曰卿士王之執政者也）柴也愚。（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孔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由也喭。（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

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疏〕（柴也愚至屢中。○正義曰此章孔子歷評六弟子之德行中失也柴也愚者高柴性愚直也參也魯者曾參性遲鈍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由也喭者子路之行失於畔喭也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此蓋孔子美顏回所以勵賜也其說有二一曰屢數也空匱也億度也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貧窶而樂在其中是美回也賜不受命唯貨財是殖若億度是非則數中言此所以勉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言孔子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故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有顏回懷道深遠若不虛心不能知道也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有此二累亦所以不虛心也。○注弟子高柴字子羔。○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左傳亦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皐三字不同其實一也。○注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正義曰舊注作㕭喭字書㕭喭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強常㕭喭失於禮容也今本㕭作畔王弼云剛猛也。○注言回至心也。○正義曰云言回庶幾聖道者易下繫辭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是回庶慕幾微之聖道云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者即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是也云賜不受教命者言不受夫子禮教之命云唯財貨是殖者言唯務使貨財生殖蕃息也云億度是非者言又用心億度人事之是非也云蓋美回所以勵賜也者言孔子之意美顏回貧而樂道所以勸勵子貢言汝既富矣又能億則屢中何得不受教命乎云一曰以下者何晏又爲一說也云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者言孔子以聖人庶幾之善道竝教六子也云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者言聖人不倦竝教誨之而猶尚不能至於知幾微善道者以其各自內有愚魯辟喭之病害故也云其於庶幾每能虛中唯回者言唯顏回每能虛其中心知於庶幾之道也云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者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也云子貢雖無數子之病者謂無愚魯辟喭之病也然亦不知道者謂亦如四子不知聖道也云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者此解子貢不知道由於有此二累也雖不窮理而幸中釋經億則屢中言雖不窮理盡性但億度之幸中其言也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哀七年以邾子益來是其屢中也雖非天命而偶富釋經不受命而貨殖也言致富之道當由天命與之爵祿今子貢不因天命爵祿而能自致富故曰偶富言有億度之勞富有經營之累以此二事何暇虛心以知道故云亦所以不虛心也）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疏〕（子張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論善人所行之道也子張問善人之道者問行何道可謂善人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孔子荅其善人

（之道也踐循也迹已行舊事之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當自立功立事也而善人好謙亦少能創業故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爲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論篤是與者篤厚也謂口無擇言所論說皆重厚是善人與君子者乎者言身無鄙行之君子亦是善人乎色莊者乎者言能顏色莊嚴使小人畏威者亦是善人乎孔子謙不正言故云與乎以疑之也○注論篤至善人○正義曰云口無擇言孝經文也所言皆善故無可擇也云身無鄙行者所以並美無鄙惡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者周易遯卦象辭也）子路問聞斯行諸。（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孔曰惑其問同而荅異）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疏〕（子路至退之○正義曰此章論施予之禮并孔子問同荅異之意也子路問聞斯行諸者諸之也子路問於孔子曰若聞人窮乏當賑救之事於斯即得行之乎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者言當先白父兄不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者此問與子路同而所荅異也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者赤公西華名也見其問同而荅異故疑惑而問於孔子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者此孔子言其荅異之意也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失而正之故荅異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疏〕（子畏至敢死○正義曰此章言仁者必有勇也子畏於匡者孔子畏於匡時與顏回相失既免而回在後方至也子曰吾以女爲死矣者孔子謂顏淵曰吾以女爲致死與匡人鬬也子在回何敢死者言夫子若陷於危難則回必致死今夫子在已則無所敢死言不敢致死也）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孔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孔曰問爲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孔曰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疏〕（季子至從也○正義曰此章明爲臣事君之道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者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於夫子曰仲由冉求才能爲政可以謂之大臣與疑而未定故云與也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者此孔子抑其自多也曾則也吾以子爲問異事耳則此二人

之問安足多大乎言所問小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此孔子更爲子然陳說大臣之體也言所可謂之大臣者以正道事君君若不用已道則當退止也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者既陳大臣之體乃言二子非大臣也具備也今二子臣於季氏季氏不道而不能匡救又不退止唯可謂備臣數而已不可謂之大臣也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既聞孔子言二子非大臣故又問曰然則二子爲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者孔子更爲說二子之行言二子雖從其主若其主弑父與君爲此大逆亦不與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疏〕（子路至佞者○正義曰此章勉人學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者子路臣季氏故任舉子羔使爲季氏費邑宰也子曰賊夫人之子者賊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孔子之意以爲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必累其身所以爲賊害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者子路辯荅孔子言費邑有人民焉而治之有社稷之神焉而事之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是亦學也何必須讀書然後乃謂爲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言人所以憎惡夫佞者祇爲口才捷給文過飾非故也今子路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已是故致人惡夫佞者也）子路曾皙（孔曰皙曾參父名點）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已）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率爾先三人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義方）夫子哂之。（馬曰哂笑）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點爾何如。鼓瑟希。（孔曰思所以對故音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爲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曰善點獨知時）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包曰爲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孔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爲大相）〔疏〕（子路至篇末○正義曰此章孔子乘間四弟子侍坐因使各言其志以觀其器能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者時孔子坐四子侍側亦皆坐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者孔子將發問先以此言誘掖之也言女等侍吾以吾年長於女謙而少言故云一日今我問女女等毋以吾長而憚難其對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者此問辭也言女常居則云已有才能人不我知設如有人知女將欲用之則女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者子路性剛故率爾先三人而對也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者此子路所志也千乘之國公侯之國也攝迫也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方義方也言若有公侯之國迫於大國之間又加之以師旅侵伐復因之以饑饉民困而由也治之比至三年以來可使其民有勇敢且知義方也夫子哂之者哂笑也夫子笑之也求爾何如者子路既對三子無言故孔子復歷問之冉求爾志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者此冉求之志也俟待也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治此小國比至三年以來使足民衣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此謙辭也赤爾何如者又問公西華也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者此赤也之志也曰言也我非自言能之願學爲焉宗廟祭祀之事如有諸侯會同及諸侯衣玄端冠章甫日視朝之時已願爲其小相君之禮焉點爾何如者又問曾皙也鼓瑟希者時曾皙方鼓瑟承師之問思所以對故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者作起也舍置也鏗投瑟聲也思得其對故置瑟起對投置其瑟而聲鏗然也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者撰具也未敢言其志先對此辭言己之所志異乎三子者所陳爲政之具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者孔子見曾皙持謙難其對故以此言誘之曰於義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欲令任其所志而言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此曾點所志也莫春季春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與二十以上冠者五六人十九以下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者喟然歎之皃夫子聞其樂道故喟然而歎曰吾與點之志善其獨知時而不求爲政也三子者出曾皙後者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先出曾皙後獨侍坐

於夫子也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者曾晳在後問於夫子曰夫三子者適各言其志其言是非何如也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者言三子亦各言其所志而已無他別是非也曰夫子何哂由也者曾晳又問夫子曰既三子各言其志何獨笑仲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者此夫子爲說哂之意言爲國以禮禮貴謙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求也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者此夫子又言不哂其子路欲爲諸侯之事故舉二子所言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其言讓故不笑之徒笑其子路不讓耳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者此夫子又言公西華之才堪爲大相今赤謙言小相耳若赤也爲之小相更誰能爲大相○注孔子曰晳曾參父名點○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曾蒧音點字晳是也○注方義方○正義曰義宜也方道也言能教之使知合宜之道也左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注鄭曰至之禮○正義曰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者謂禴祠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皆是也云諸侯時見曰會殷頫曰同者周禮春官大宗伯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殷頫頫則見也鄭玄注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爲文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是也云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者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案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爲裳卽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此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爲朝服也云小相謂相君之禮者案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注曰相爲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上一相彌相親也是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注包曰至之門○正義曰云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者意在取其朋友十餘人耳云浴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者杜預云魯城南自有沂水此是也夫沂水出益縣南至下邳入泗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爲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故云風涼於舞雩之下也○注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生值亂時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時志在爲政唯曾晳獨能知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先進第十一

○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閩本弟誤第○按此上○誤衍）

先進於禮樂章

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皇本高麗本無孔曰字又皇本仕作士案釋文出先進云包云謂仕也是陸又以此注爲包注○補案正義標起止孔曰至人也是正義本有孔曰）

將移風易俗（皇本此段注作包氏曰）

從我於陳蔡章

皆不及門也（皇本也上有者字）

此章孔子閔弟子之失所（毛本閔作憫○按閔憫正俗字）

德行章

德行（釋文云鄭云以合前章皇別爲一章案攷文載古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毛奇齡論語稽求篇曰舊有子曰字故史記冉伯牛傳云孔子稱之爲德行四書攷異云案攷文每云古本皆以證其與皇本同也今檢皇侃義疏本惟別分此爲章子曰字未嘗有其疏則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竝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二字之無尤確鑿物觀以彼國別藏寫本謬稱古本未可援之實史記矣）

若用其言語辨說（各本辨竝作辯）

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助益也（皇本益上有猶字）

孝哉閔子騫章

陳曰（皇本作陳羣曰後放此）

南容三復白圭章

三反覆之（本三誤二今正）

故三覆讀此也（北監本無也字浦鏜云反誤三）

季康子問弟子章

季康子問弟子（釋文出康子云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

今也則亡（皇本高麗本此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各本竝無）

以哀公遷怒貳過（本貳誤二今正）

顏淵死章

以爲之椁（皇本椁作槨下同高麗本無此四字案釋文出無椁云古廓反不爲之椁作音似陸氏所據本亦無此四字）

鯉也死（高麗本無也字）

吾不徒行以爲之椁（皇本高麗本不下有可字）

不可徒行也（皇本高麗本不上有吾以二字無也字）

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今史記孔子世家重孔子二字）

顏淵死子哭之慟章

曰有慟乎（皇本曰上有子字）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皇本高麗本爲下有慟字）

亦當於理（本理誤埋今正）

非失也（各本失竝誤不今正）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章

禮貧富有宜（皇本有上有各字）

我不得割止（皇本割作制）

故云耳（皇本作故云爾也）

季路問事鬼神章

曰敢問死（朱子集注本無曰字案皇疏云曰敢問死者此又問當來之事也邢疏云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是皇邢本竝有曰字又匡謬正俗引此文亦有曰字今集注本無曰字誤脫）

子路問承事神（浦鏜云神上脫鬼字）

閔子侍側章

閔子侍側（皇本子下有騫字）

冉有子貢（唐石經有作子）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朱子集注載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案漢書敘傳幽通賦云固行行其必凶兮注顏師古曰論語稱子路行行如也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蓋漢書下脫一注字耳又孫奕示兒編曰子樂之樂當作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樂又以義相近而轉樂爲悅不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今攷文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竝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正合）

魯人爲長府章

仍舊貫（釋文出仍舊云魯讀仍爲仁今從古案九經古義云揚雄將作大匠箴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

由之瑟章

由之瑟（皇本高麗本瑟上有鼓字）

子路鼓瑟（皇本子上有言字）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本貢誤路今正皇本問上有曰字賢下有乎字高麗本亦有乎字）

過猶不及（皇本高麗本及下有也字）

季氏富於周公章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皇本之作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皇本無而字案論衡順鼓篇引亦無而字）

柴也愚章

曾子性遲鈍（皇本無性字鈍下有也字案釋文明出鈍也是陸氏所據本亦有也字）

師也辟（皇本高麗本辟作僻注同）

由也喭（書無逸正義引作諺案說文有諺無喭喭乃諺之俗字）

失於畔喭（皇本畔作㕶喭下有也字釋文出㕶字云本今作畔案廣韻二十九換㕶㕶喭失容據此則字不當作畔）

子曰回也其庶乎（朱子集注本以下別爲一章各本竝連上爲一章案釋文云或分爲別章今所不用）

億則屢中（皇本高麗本億作憶注同○按億憶皆意之俗字）

王弼云（本王誤玉今正）

每能虛中唯回者（浦鏜云中下脫者字○補案回者者字疑因上脫致誤衍）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各本竝連下論篤是與爲一章朱子集注本分爲兩章）

不踐迹（釋文出踐迹云本亦作跡案跡乃迹之俗字五經文字云迹經典或作跡）

亦少能創業（皇本少上有多字）

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皇本入上有能字室下有也字案邢疏亦有能字也字）

謂身無鄙行（筆解此節注作孔曰）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皇本高麗本之下有也字案邢疏本有也字疑今本脫）

不得自專（皇本作不可得自專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安足大乎（皇本作安足爲大臣乎）

言二子雖從其王（案王當作主皇本無言字）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所以爲賊害（皇本作所以賊害人也）

言費邑有人民焉而治之（案人民誤倒今訂正）

祇爲口才捷給（北監本祇作秪○按作秪亦非當作祇後同）

子路曾晳章

毋吾以也（皇本毋作無釋文出毋字云音無又出吾以云鄭本作已）

子路率爾而對（皇本率作卒注同案率卒古字通莊子人間世注率然拊之釋文率本或作卒）

因之以饑饉（釋文出饑字云鄭本作飢同○按飢乃飢餓字當作饑）

可使足民（皇本高麗本民下有也字）

殷覜曰同（閩本北監本毛本殷作眾毛本覜誤頫皇本覜作見邢疏作殷釋文出殷覜云本或作見據此則字當作殷）

鏗爾（玉篇手部摼下引論語摼爾捨瑟而作云與鏗同）

異乎三子者之撰（釋文出之撰云鄭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

鏗者（皇本作鏗爾者）

亦各言其志也（釋文出亦各言其志云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

莫春者（皇本莫作暮釋文出莫春云音暮本亦作暮）

冠者五六人（皇本冠上有得字）

詠而歸（釋文出而歸云如字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案論衡明雩篇作詠而饋與古論合）

包曰（筆解作孔曰）

而歸夫子之門（本夫誤天今正）

禮貴讓（皇本禮下有道字）

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皇本高麗本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釋文出宗廟會同云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又出非諸侯而何云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

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皇本高麗本小下大下竝有相字）

先以此言誘棭之也（諸本棭作掖案棭字誤也今正）

千乘之國（浦鏜云千上脫曰字）

穀不熟爲飢（閩本明監本毛本飢作饑下飢饉同案飢饉與釋文所載鄭本合）

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十里小國（浦鏜云五下脫六字）

此赤也之志也（浦鏜云上也字當衍文）　注孔子曰晳（孔下子字誤衍）

曾蒧音點（各本蒧竝誤蔵今正）　王始不巡守（浦鏜云如誤始）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二

顏淵第十二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論仁政明達君臣父子辨惑折獄君子文爲皆聖賢之格言仕進之階路故次先進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目。（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疏〕（顏淵至語矣○正義曰此并下三章皆明仁也）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者克約也己身也復反也言能約身反禮則爲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者言人君若能一日行克己復禮則天下皆歸此仁德之君也一日猶見歸況終身行仁乎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者言行善由己豈由他人乎哉言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目者淵意知其爲仁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也曲禮曰視瞻毋回立視五巂式視馬尾之類是禮也非此則勿視曲禮云毋側聽則非禮也言無非禮則口無擇言也動無非禮則身無擇行也四者皆所以爲仁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此淵預謝師言也言回雖不敏達請敬事此語必行之也○注馬曰克己約身○正義曰此注克訓爲約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今刊定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疏〕（仲弓問仁至語矣○正義曰此章明仁在敬恕也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此言爲仁之道莫尚乎敬也大賓公侯之賓也大祭禘郊之屬也人之出門失在倨傲故戒之出門如見公侯之賓使民失於驕易故戒之如承奉禘郊之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此言仁者必恕也己所不欲無施之於人以他人亦不欲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言既敬且恕若在邦爲諸侯必無人怨在家爲卿大夫亦無怨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亦承謝之語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孔曰訒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疏〕（司馬牛問仁至訒乎○正義曰此章言仁之難也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者訒難也言仁道至大非但行之難也其言之亦難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者牛意嫌孔子所言未盡）

其理故復問曰秪此其言也訒便謂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者此孔子又爲牛說言訒之意行仁既難言亦不得不難○注孔子曰至馬犂○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司馬耕字子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是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疏〕司馬至何懼○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也司馬牛問君子者問於孔子言君子之行何如也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者言君子之人不憂愁不恐懼時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者亦意少其言故復問之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者此孔子更爲牛說不憂懼之理疚病也自省無罪惡則無可憂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我爲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

〔疏〕司馬至弟也○正義曰此章言人當任命友賢也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者亡無也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故牛常憂而告人曰他人皆有兄弟若桓魋死亡之後我爲獨無兄弟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者子夏見牛憂無兄弟以此言解之也商子夏名謙故云商聞之矣示非妄謬也言人死生短長各有所稟之命財富位貴則在天之所予君子但當敬慎而無過失與人結交恭謹而有禮能此疏惡而友賢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海之內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之爲兄弟也君子何須憂患於無兄弟也○注鄭曰至兄弟○正義曰云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者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衞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桓氏即向魋也又謂之桓司馬即此桓魋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

〔疏〕子張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人之明德子張問明者問於孔子何如可謂之明德也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者此荅爲明也夫水之浸潤漸以壞物皮膚受塵漸成垢穢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皮膚受塵亦漸以成之使人不覺知也若能辨其情僞使譖愬之言不行可謂明德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也○注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正義曰愬亦譖也變其文耳皮膚受塵垢穢其外不能入內也以喻譖毀之語但在外萋斐搆成其過惡非其人內實有罪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疏〕子貢問政至不立正義曰此章貴信也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者此荅爲政之事也足食則人知禮節足兵則不軌畏威民信之則服命從化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者子貢復問曰若不獲已而除去於此三者之中何者爲先曰去兵者孔子荅言先去兵以兵者凶器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故先去之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者子貢復問設若事不獲已須要去之於此食與信二者之中先去何者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者孔子荅言二者之中先去食夫食者人命所須去之則人死而去食不去信者言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國不可失信失信則國不立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衞大夫）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孔曰皮去毛曰鞹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

〔疏〕棘子至之鞹○正義曰此章貴尚文章也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者衞大夫棘子成言曰君子之人淳質而已則可矣何用文章乃爲君子意疾時多文章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者夫子指子成也子貢聞子成言君子不以文爲其言過謬故歎曰可惜乎棘子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於舌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者此子貢舉喻言文章不可去也皮去毛曰鞹言君子野人異者質文不同故也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若文猶質質猶文使文質同者則君子與鄙夫何以別乎如虎豹之皮去其毛文以爲之鞹與犬羊之鞹同處何以別虎豹與犬羊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孔曰二謂什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曰孰誰也）

〔疏〕哀公至與足○正義曰此章明稅法也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者魯君哀公問於孔子弟子有若曰年穀不熟國用不足如之何使國用得足也有若對曰盍徹乎者盍猶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有若意譏哀公重斂故對曰既國用不足何不依通法而稅取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者二謂什二而稅哀公不覺其譏故又曰什而稅二吾之國用猶尚不足如之何其依徹法什而稅一乎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者孰誰也哀公既言重斂之實故有若又對以盍徹足用之理言若依通法而稅則百姓家給人足百姓既足上命有求則供故曰君孰與不足也今君重斂民則困窮上命所須無以供給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也○注鄭曰至通法○正義曰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者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二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爲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爲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書食貨志取彼意而爲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諸儒多用彼爲義如彼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爲十外稅一也鄭玄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異於漢書不以志爲讀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注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爲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什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爲二十而稅二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言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爲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十畝耳五十而貢質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孔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

〔疏〕子張至以異○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有常德也子張問崇德辨惑者崇充也辨別也言欲充盛道德祛別疑惑何爲而可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者主親也徙遷也言人有忠信者則親友之見義事則遷意而從之此所以充盛其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者言人心愛惡當須有常若人有順已已卽愛之便欲其生此人忽逆於已已卽惡之則願其死一欲生之一欲死之用心無常是惑也既能別此是惑則當祛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此詩小雅我行其野篇文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注鄭曰至非之○正義曰案詩刺淫昏之俗不思舊姻而求新昏也彼誠作成鄭箋云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此引詩斷章故不與本義同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孔曰當此之時陳桓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

〔疏〕齊景至食諸。○正義曰此章明治國之政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者齊君景公問爲國之政於夫子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言政者正也若君不失君道乃至子不失子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國家正也當此之時陳桓爲齊大夫以制齊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孔子以此對之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者諸之也景公聞孔子之言而信服之故歎曰善哉信如夫子之言而今齊國君不君以至子不子雖有其粟吾得而食之乎言將見危亡必不得食之也○注陳氏果滅齊○正義曰史記田完世家完卒謚爲敬仲仲生穉孟夷夷生湣孟莊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武子啟及僖子乞乞卒子常代之是爲田成子成子弑簡公專齊政成子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大公利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和立爲齊侯和孫威王稱王四世而秦滅之是陳氏滅齊也世家云敬仲之知齊以陳子爲田氏左傳終始稱陳則田必非敬仲所改未知何時改耳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子路無宿諾。（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

〔疏〕子曰至宿諾。○正義曰此章言子路有明斷篤信之德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者片猶偏也折猶決斷也凡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決斷獄訟者唯子路可故云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者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或分此別爲一章今合之○注孔曰至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周禮秋官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者造至也劑今券書也使訟者兩至獄者各齎券書既兩至兩券書乃治之不至及不券書則是自服不直者也故知聽訟必須兩辭方定是非偏信一言則是非難決唯子路才性明辨能聽偏言決斷獄訟故云唯子路可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王曰化之在前）

〔疏〕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己至誠也言聽斷獄訟之時備兩造吾亦猶如常人無以異也言與常人同必也在前以道化之使無爭訟乃善○注王曰化之在前○正義曰案周易訟卦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王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在於謀始謀始在於作制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職不相濫爭何由興訟之所以起契之過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是化之在前也又案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云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然則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意與此注及王弼不同未知誰是故具載之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

〔疏〕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正義曰此章言爲政之道若居之於身無解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鄭曰弗畔不違道）

〔疏〕子曰至弗畔矣夫。○正義曰此章及注與雍也篇同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之或本亦有作君子博學於文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疏〕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於人嘉善而矜不能又復仁恕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小人則嫉賢樂禍而成人之惡不成人之美故曰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鄭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疏〕季康子問政至不正。○正義曰此章言爲政在乎修己對曰政者正也者言政教者在於齊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言康子爲魯上卿諸臣之帥也若己能每事以正則己下之臣民誰敢不正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曰欲多情慾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

〔疏〕季康子至不竊。○正義曰此章言民從上化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者時魯多盜賊康子患之問於孔子欲以謀去也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者孔子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苟誠也誠如子之不貪欲則民亦不竊盜非但不爲假令賞之民亦知恥而不竊也今多盜賊者正由子之貪欲故耳○注孔曰至所好○正義曰云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者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注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

〔疏〕季康子至必偃。○正義曰此章言爲政不須刑殺但在上自正則民化之也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者就成也康子之意欲多殺止姦以成爲有道也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者言子爲執政安用刑殺也子欲善而民善矣者言子若爲善則民亦化之爲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者此爲康子設譬也偃仆也在上君子爲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化民以正無不從者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志慮常欲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曰佞人黨多）

〔疏〕子張至必聞。○正義曰此章論士行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者士有德之稱問士行何如可謂通達也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者夫子復問子張何者是汝意所謂達者欲使試言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聞謂有名譽使人聞之也言士有德行在邦臣於諸侯必有名聞在家臣於卿大夫亦必有名聞言士之所在皆有名譽意謂此爲達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者言汝所陳正是名聞之士非是通達之士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此孔子又說達士之行也爲性正直所好義事察人言語觀人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言常有謙退之志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者以其謙退故所在通達也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此言佞人色則假取仁者之色而行則違之安居其僞而不自疑也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言佞人黨多妄相稱譽故所在皆有名聞也○注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正義曰此周易謙卦彖辭也言尊者有謙而更光明盛大卑者有謙而不可踰越引證士有謙德則所在必達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下可遊焉）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孔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爲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疏〕樊遲至惑與。○正義曰此章言脩身之事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弟子樊遲隨從孔子遊於其下也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者脩治也慝惡也此樊遲因從行而問孔子曰敢問欲充盛其德治惡爲善祓之別疑惑何爲而可也子曰善哉問者其問皆脩身之要故善之先事後得非崇德與者言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是崇德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者攻治也言治其己過無治人之過是治惡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者言君子忿則思難若人有犯己一朝忿之不思其難則忘身也辱其身則羞其親故曰以及其親也非惑與言是惑也○注壇墠。○正義曰封土爲壇除地爲墠墠言雩壇在所除地中故連言壇墠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孔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

〔疏〕樊遲至遠矣。○正義曰此章明仁知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者言汎愛濟衆是仁道也問知子曰知人者言知人賢才而舉之是知也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樊遲未曉達知人之意故孔子復解之言舉正直之人而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故曰能使枉者直也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

（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者樊遲雖問舉直錯枉之語猶自未喻故復問子夏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者子夏聞言即解故歎美之曰富盛哉此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者此子夏爲樊遲說舉直錯枉之事也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用皐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長其能使邪枉者亦化爲直也）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

【疏】（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正義曰此章論友也言盡其忠以是非告之又以善道導之若不從已則止而不告不導也毋得強告導之以自取困辱焉以其必言之或時見辱）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孔曰友以文德合）以友輔仁。（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

【疏】（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正義曰此章以論友言君子之人以文德會合朋友朋友有相切磋琢磨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德也）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克己復禮爲仁（皇本克作尅下及注同）

立視五巂（案巂當作嶲閩本同誤）

司馬牛問仁章

仁者其言也訒（釋文出也訒云字或作仞。按說文引作其言也訒）

弟子司馬犂（皇本犂下有也字釋文出馬犂云史記作耕竝云字牛）

斯謂之仁已乎（皇本高麗本作斯可謂之仁已矣乎朱子集注本作矣乎）

子曰行仁難（案子當作孔各本並誤正義標注孔子曰子字亦誤作）

祗此其言也訒（北監本祗作秖是也閩本亦誤祗毛本作秖並非）

司馬牛問君子章

斯謂之君子已乎（皇本高麗本作可謂君子已乎朱子集注本作矣乎）

司馬牛憂曰章

我爲無兄弟（皇本我下有獨字弟下有也字案邢疏有獨字）

皆兄弟也（皇本高麗本皆下有爲字案鹽鐵論和親章及文選蘇子卿古詩注竝引此文皆有爲字）

君子疏惡而友賢（皇本疏作疎案疎乃疏之俗字）

子張問明章

構成其過惡（毛本構作搆案說文無搆字古構成字亦作構今以搆爲搆成字誤）

子貢問政章

民信之矣（皇本民上有令字高麗本令作使）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皇本無子貢二字）

民無信不立（皇本無作不）

棘子成曰章

棘子成曰（皇本高麗本成作城注同。按漢書古今人表三國志秦宓傳作革子成）

何以文爲（高麗本作爲文）

駟馬追之不及（皇本及下有舌也二字）

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皇本高麗本鞟作鞹注同又下之鞟下有也字案說文鞹去毛皮也即引此文今作鞟者省文耳）

虎豹與犬羊別（皇本別下有者字案邢疏本有者字釋文亦明出別者字今注誤脫）

哀公問於有若章

年饑（皇本饑作飢釋文出饑字云鄭本作飢說見前）

周法什一而稅（皇本什作十下什二同）

孔曰二謂什二而稅（案周禮匠人疏引作鄭曰）

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公羊宣十五年傳注百官上有社稷宗廟四字）

雖異名二多少同（各本二作義今孟子注二作而案義字是也）

又曰方里爲井（今孟子爲作而）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子張問崇德辨惑（釋文出辨惑云本亦作或）

崇德也（皇本無也字）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皇本高麗本生下死下竝有也字）

亦祗以異（閩本北監本毛本同案祗當作秖唐石經作秖五經文字廣韻亦作秖）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吾得而食諸（皇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釋文出吾焉得而食諸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虔反本今作吾得而食諸案史記仲尼世家及漢書武五子傳竝作豈與皇本合太平御覽二十二引吾惡得而食諸豈焉惡三字義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脫字）

夷生湣孟莊（今史記田完世家湣作湣案湣乃潛之省文）

桓子生武子啟（今史記啟作開避漢景帝諱也）

及僖子乞（今史記及作與僖作釐案僖釐古字通）

乞卒子當代之（今史記當作常之作立）

白生大公利（毛本利作和案和字是也閩本大作太和亦誤利）

敬仲之知齊（毛本知作如案如字是也閩本同誤）

以陳子爲田氏（北監本子作字浦鏜云氏誤字）

片言章

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出以折云魯讀折爲制今從古案古多假折爲制墨子尚同中引書呂刑制以刑作折則刑）

子路無宿諾（各本竝連上爲一章釋文云或分此爲別章）

凡聽訟（案訟當作訟形近之譌今正）

周禮秋官大司寇聽云（毛本聽作職是也閩本亦誤聽北監本官誤言）

今劵書也（劵當作券各本竝誤下同案說文券契也从刀𢍏聲劵勞也从力卷省聲大徐云今俗作倦）

獄者各齎劵書（周禮大司寇注獄上有使字）

子張問政章

無得解倦（皇本解作懈釋文亦作懈是正字）

必以忠信也（北監本毛本以誤有）

居之無倦（釋文出無倦云亦作卷案九經古義云棣案卷當作劵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劵鄭氏攷工記注云劵今倦字也）

博學於文章

博學於文（皇本博上有君子二字釋文出博學於文云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案說詳雍也篇）

鄭曰（高麗本無此二字）

季康子患盜章

苟子之不欲（皇本高麗本無之字）

欲多情慾（皇本慾作欲下有也字案釋文出情慾云本今作欲說見前）

孔孔曰至所好（案孔字誤重）

不從其今（案今當作令今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欲多殺以止姦（皇本姦作奸下有也字案五經文字云姦俗作奸譌）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皇本高麗本草下風下有也字案漢書董仲舒傳及說苑政理篇引此文亦竝有也字與皇本合）

草上之風必偃（皇本高麗本上作尙釋文出草尙云本或作上案尙上古字通）

子張問士章

夫達也者（皇本高麗本無也字下夫聞也者同）

則所枉必遠也（案遠當作達閩本亦誤）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無攻人之惡（皇本高麗本無作毋）

封土爲壇（本土誤上今正）

樊遲問仁章

舉直錯諸枉（釋文出錯諸云或作措同說見前）

鄉也（皇本高麗本鄉作嚮釋文出鄉也云又作曏同。按嚮俗字曏正字鄉假借字）

富哉言乎（皇本高麗本言上有是字）

樊遲雖問舉直錯枉之語（案問當作聞閩本北監本竝誤今正）

長其能使邪枉者（案長當作是形近之譌）

子貢問友章

忠告而善道之（皇本高麗本作忠告而以善導之釋文出善道云導也案包注本作以善道之文義較明順）

不可則止（皇本高麗本作否則止）

毋自辱焉（皇本高麗本毋作無釋文出毋自云音無）

君子以文會友章

友相切磋之道（皇本友下有有字釋文出有相切磋云本今作友）

此章以論友（浦鏜云友下當脫也字以當亦字誤）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十三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三

子路第十三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論善人君子爲邦教民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國脩身之要大意與前篇相類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故以爲次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疏】（子路問政至無倦○正義曰此章言政先德澤也子曰先之勞之者言爲德政者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可以政役之事勞之則民從其令也請益者子路嫌其少故更請益之曰無倦者夫子言行此上事無倦怠則可也○注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正義曰此周易兌卦彖辭文也言先以說豫撫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忘其勞苦也引之以證先之勞之之義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王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疏】（仲弓至舍諸○正義曰此章言政在舉賢也仲弓爲季氏宰問政者冉雍爲季氏家宰而問政於夫子也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者有司屬吏也言爲政當先委任屬吏各有所司而後責其成事赦放小過寬則得衆也舉用賢才使官得其人野無遺逸是政之善也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仲弓聞使舉賢意言賢才難可偏知故復問曰安知賢才而得舉用之也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者舍置也諸之也夫子教之曰但舉女之所知女所不知人將自舉之其肯置之而不舉乎既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馬曰正百事之名）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孔曰野猶不達）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疏】（子路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論政在正名也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正▲子將奚先者奚何也案世家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故子路問之曰往將何以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者言將先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言豈有若是哉夫子之言遠於士▲也何其正名乎子曰野哉由也者野猶不達也夫子見子路言迂故曰不達理哉此仲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者此責子路不知正名之義而便言迂遠也言君子於其所不知蓋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便謂之迂遠不亦野哉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者此孔子更陳正名之理也夫事以順成名由言舉名若不正則言不順序言不順序則政事不成政事不成則君不安於上風不移於下是禮樂不興行也禮樂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不中也刑罰枉濫民則蹐地局天動罹刑網故無所錯其手足也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者此又言正名之事非爲苟且也君子名此事必使可明言言此事必可遵行君子於其所言無苟且若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是苟且而言也○注孔曰至濫罰○正義曰云禮以安上樂以移風者孝經廣要道章文言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風移俗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可以移風易俗也云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者禮運云禮者所以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又樂記曰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故禮樂二者不行則刑罰淫濫而不中也○注王曰至遵行○正義曰云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者若禮人名不以國以國則廢名是不可明言也云所言之士▲必可得而遵行者緇衣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熊氏云君子賢人可行▲不可言作凡人法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以爲法是不可遵行也是以可明言可遵行而後君子名言之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疏】（樊遲至用稼○正義曰此章言禮義忠信爲治民之要樊遲請學稼者樹五穀曰稼弟子樊須請於夫子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子曰吾不如老農者孔子怒其不學禮義而學稼種故拒之曰稼種之事吾不如久老之農夫也請學爲圃者樹菜蔬曰圃樊遲又請於夫子學樹藝菜蔬之法曰吾不如老圃者亦拒其請也言樹藝菜蔬之法吾不如久老爲圃者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者樊遲既請而出夫子與諸弟子言曰小人哉此樊須也謂其不學禮義而學農圃故曰小人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者孔子遂言禮義與信可以教民也禮毋不敬故上好行禮則民化之莫敢不敬也人聞義則服故上好行義則民莫敢不服也以信待物物亦以實應之故上若好信則民莫不用其情情猶情實也言民於上各以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者此又言夫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化民如是則四方之民感化自來皆以襁器背負其子而至矣何用學稼以教民乎○注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正義曰樹者種殖之名五穀

者黍稷麻麥豆也周禮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周禮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蔬則菜也鄭云周禮注云百草根實可食者釋天云蔬不熟爲饉郭璞曰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注負者以器曰襁○正義曰博物志云襁織縷爲之廣八尺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專猶獨也）〔疏〕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才學貴於適用若多學而不能用則如不學也誦謂諷誦周禮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詩有國風雅頌凡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諸侯之政也古者使適四方有會同之事皆賦詩以見意今有人能諷誦詩文三百篇之多若授之以政使居位治民而不能通達使於四方不能獨對諷誦雖多亦何以爲言無所益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教令也）〔疏〕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正義曰此章言爲政者當以身先也言上之人其身若正不在教令民自觀化而行之其身若不正雖教令滋章民亦不從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疏〕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正義曰此章孔子評論魯衛二國之政相似如周公康叔之爲兄弟也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王曰荊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疏〕子謂至美矣○正義曰此章孔子稱謂衛公子荊有君子之德也善居室者言居家理也始有曰苟合矣者家始富有不言己才能所致但曰苟且聚合也少有曰苟完矣者又少有增多但曰苟且完全矣富有曰苟美矣者富有大備但曰苟且有此富美耳終無泰侈之心也○注王曰荊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正義曰案左傳襄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遂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是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也

子適衛。冉有僕。（孔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孔曰庶衆也言衛人衆多）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疏〕子適至教之○正義曰此章言治民之法也子適衛冉有僕者適之也孔子之衛冉有爲僕以御車也子曰庶矣哉者庶衆也至衛境見衛人衆多故孔子歎美之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者言民既衆多復何加益也曰富之者孔子言當施舍薄斂使之衣食足也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冉有言民既饒足復何加益之曰教之者孔子言當教以義方使知禮節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疏〕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正義曰此章孔子自言爲政之道也苟誠也期月周月也謂周一年之十二月也孔子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滿三年乃有成功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王曰勝殘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孔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疏〕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正義曰此章言善人君子治國至於百年以來亦可以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去刑殺而不用矣誠哉是言者古有此言孔子信之故曰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疏〕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正義曰三十年曰世此章言如有受天命而王天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疏〕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正義曰此章言政者正也欲正他人在先正其身也苟誠也誠能自正其身則於從政乎何有言不難也若自不能正其身則雖令不從如正人何言必不能正人也

冉子退朝。（周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子曰。其事也。（馬曰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馬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疏〕冉子至聞之○正義曰此章明政事之別也冉子退朝者時冉有臣於季氏朝廷曰退謂罷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孔子訝其退朝晚故問之對曰有政者冉子言有所改更匡正之政故退晚也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者孔子言女之所謂政者但凡行常事耳設如有大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也○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正義曰周氏以爲夫子云雖不吾以吾其與聞皆論君朝之事故云罷朝於魯君鄭玄以冉有臣於季氏故以朝爲季氏之朝少儀云朝廷曰退謂於朝廷之中若欲散還則稱曰退以近君爲進還私遠君爲退朝此退朝謂罷朝也○注馬曰事者凡行常事○正義曰案昭二十五年左傳曰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時杜預曰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杜意據此文時冉子仕於季氏稱季氏有政孔子謂之爲事是在君爲政在臣爲事也何晏曰爲仲尼稱孝友是亦爲政明其政事通言但隨事大小異其名耳故不同鄭杜之說而取周馬之言以朝爲魯君之朝以事爲君之凡行常事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孔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孔曰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疏〕定公至邦乎○正義曰此章言爲君之道也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者魯君定公問於孔子爲君之道有一言善而可以興其國有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近也孔子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故云言不可以若是有近一言可以興國者故云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者此孔子稱其近興國之一言也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人君知此爲君難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者定公又問曰人君一言不善而致亡國有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亦言有近一言可以亡國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者此舉近亡國之一言也言我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者此孔子又評其理言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亡國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疏〕葉公至者來○正義曰此章楚葉縣公問爲政之法於孔子也子曰當施惠於近者使之喜說則遠者當慕化而來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疏〕子夏至不成○正義曰此章弟子子夏爲魯下邑莒父之宰問爲政之法於夫子也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者言事有程期無欲速成當存大體無見小利也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者此又言其欲速見小利害政之意若事不可以速成者而欲其速則其事不達矣務見小利而行之則妨大政故大事不成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孔曰直躬直身而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周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疏〕葉公至中矣○正義曰此章明爲直之禮也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躬身也言吾鄉黨中有直身而行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者此所直行之事也有因而盜曰攘言因羊來入己家父卽取之而子言於失羊之主證父之盜葉公以此子爲直行而誇於孔子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者孔子言此以拒葉公也言吾黨之直者異於此證父之直也子苟有過父爲隱之則慈也父苟有過子爲隱之則孝也孝慈則忠忠則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爲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譽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荊蠻之豪喪其誇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疏〕樊遲至棄也○正義曰此章明仁者之行也弟子樊遲問仁於孔子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言凡人居處多放恣執事則懈惰與人交則不盡忠唯仁者居處恭謹執事敬慎忠以與人也此恭敬及忠雖之適夷狄無禮義之處亦不可棄而不行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

曰行已有恥（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爲）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皃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疏〕子貢至算也○正義曰此章明士行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者士有德之稱故子貢問於孔子曰其行如何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者此荅士之高行也言行已之道若有不善恥而不爲爲臣奉命出使能遭時制宜不辱君命有此二行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復問士之爲行次此於二者云何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孔子復爲言其士行之次也宗族同宗族屬也善事父母爲孝宗族內親見其孝而稱之善事長上爲弟鄉黨差遠見其弟而稱之也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又問更有何行可次於此也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者孔子又爲言其次也若人不能信以行義而言必執信行不能相時度宜所欲行者必果敢爲之硜硜然者小人之皃也言此二行雖非君子所爲乃硜硜然小人耳抑辭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也曰今之從政者何如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之士其行何如也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者噫心不平之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孔子見時從政者皆無士行唯小器耳故心不平之而曰噫今斗筲小器之人何足數也言不足數故不進其行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疏〕子曰至爲也○正義曰此章孔子疾時人不純一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者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既不得中行之人而與之同處必也得狂狷之人可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者此說狂狷之行也狂者進取於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無爲應進而退也二者俱不得中而性恆一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孔曰南人南國之人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善夫（包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孔曰此易恆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疏〕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疾性行無恆之人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者南人南國之人也巫主接神除邪醫主療病南國之人嘗有言曰人而性行無恆不可以爲巫醫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也善夫者孔子善南人之言有徵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者此易恆卦之辭孔子引之言德無恆則羞辱承之也子曰不占而已者孔子旣言易文又言夫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也○注孔曰至承之○正義曰云此易恆卦之辭者謂此經所言是易恆卦九三爻辭也王弼云處三陽之中居下體之上處上體之下上不全尊下不全卑中不在體體在乎恆而分無所定無恆者也德行無恆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疏〕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正義曰此章別君子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也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孔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是善善明惡惡著）〔疏〕子貢至惡之○正義曰此章別好惡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者言有一人爲一鄉之所愛好此人何如可謂善人乎子曰未可也者言未可爲善或一鄉皆惡此人與之同黨故爲衆所稱是以未可鄉人皆惡之何如者此子貢又問夫子旣鄉人皆好未可爲善若鄉人衆共憎惡此人何如可謂善人乎子曰未可也者言亦未可爲善或一鄉皆善此人獨惡惡故爲衆所嫉是以未可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者孔子旣皆不可其問自爲說其善人也言鄉之善人善之惡人惡之眞善人也○注孔曰至惡著○正義曰言鄉人皆好之是善善不明鄉人皆惡之是惡惡不著若鄉人之善者善之惡者惡之則是善善分明惡惡顯著也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孔曰度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疏〕子曰至備焉○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小人不同之事也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者言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不受妄說故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者此覆明難說易事之理言君子有正德若人說已不以道而妄說則不喜說也是以難說度人才器而官之不責備故易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者小人反君子故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者此覆明易說難事之理以小人爲人說媚雖不以道而妄說之亦喜說故易說也及其使人也責備於一人焉故難事也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疏〕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小人禮皃不同之事也君子自縱泰似驕而實不驕小人實自驕矜而強自拘忌不能寬泰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疏〕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正義曰此章言有此四者之性行近於仁道也仁者靜剛無欲亦靜故剛近仁也仁者必有勇毅者果敢故毅近仁也仁者不尚華飾木者質樸故木近仁也仁者其言也訒訥者遲鈍故訥近仁也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皃怡怡和順之皃）〔疏〕子路至怡怡○正義曰此章問士行也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者問士之行何如也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者此荅士行也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者此覆明其所施也切切偲偲相切責之皃朋友以道義切磋琢磨故施於朋友也怡怡和順之皃兄弟天倫當相友恭故怡怡施於兄弟也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包曰卽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疏〕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正義曰此章言善人爲政之法也善人謂君子也卽就也戎兵也言君子爲政教民至於七年使民知禮義與信亦可以就兵戎攻戰之事也言七年者夫子以意言之耳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疏〕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正義曰此章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致破敗是謂棄之若棄擲也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先導之以德　釋文出先道云道導也本今作導是正字

無倦　釋文出曰毋倦云本今作無

仲弓爲季氏宰章

人將自舉其所知　皇本舉下有之各舉三字

言賢才難可偏知　案偏當作徧

衞君待子而爲政章

子之迂也　釋文出之迂云鄭本作于案迂于古字通禮記文王世子云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君注于讀爲迂

孔曰禮以安上　皇本作苞氏曰

則民無所錯手足　毛本錯作措疏仍作錯釋文出所錯云本又作錯說見前

衞君待子而爲正　〔補〕案正當作政

遠於士也　案士當作事下所言之士誤同

君子賢人可行不可言作凡人法　浦鏜云可行下脫此事二字

樊遲請學稼章

曰吾不如老圃　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子字

樹菜蔬曰圃也　各本蔬作蔬案蔬爲疏之俗字蔬又蔬之誤

襁負其子而至矣　釋文出繈字云又作襁同五經文字云襁作繈者非○按五經文字非也古繈緥字

（從糸不從衣說文襁字乃淺人不得其解而妄增之段玉裁說）

負者以器曰襁（皇本襁下有也字案史記弟子傳集解引包注作負子之器曰襁）

謂於夫子（案謂當作請）

孔子怒其不學禮義而學稼種（閩本北監本毛本怒作恐）

以信侍物（案侍當作待寫者偶誤也今正）

黍稷麻麦豆也（案麦當作麥形近之譌）

鄭云周禮注云（案上云字當作元各本竝誤）

釋文云（案文當作天各本竝誤）

織縷之（北監本毛本之上有爲字案釋文縷下引博物志亦有爲字）

誦詩三百章

誦詩三百（唐石經避順宗諱誦作誦）

亦奚以爲（高麗本爲下有哉字）

子謂衛公子荊

案左傳襄十九年（十九年上各本竝脫二字當依本書補正）

子適衛章

冉有僕（皇本有作子案風俗通義十反卷及論衡問孔篇竝引作子又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亦稱冉子與皇本合）

冉有御（皇本御下有也字）

言衛人衆多（皇本人作民多下有也字）

曰教之（考文古本此下有王肅曰民富然後教義也衣食足後知辱十六字各本俱無）

苟有用我者章

期月而已可也（皇本期作朞注同）

期月周月也（案上月字本誤目今改正）

善人爲邦百年章

勝殘殘暴之人（皇本作勝殘者勝殘暴之人）

冉子退朝章

冉子退朝（筆解作冉有）

馬曰事者（北監本曰誤目不成字）

孔子訝其退朝晚（北監本訝其誤訝莫）

皆論若朝之事（案若當作君閩本亦誤）

還私遠君爲退朝（浦鏜云故稱退誤爲退朝）

何晏曰爲仲尼稱孝友（浦鏜云曰當以字誤）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如知爲君之難也（皇本無之字）

一言而喪邦有諸（皇本而下有可以二字高麗本亦有可字）

唯其言而莫予違也（皇本高麗本而下有樂字）

葉公問政章

此章楚葉縣公問爲政之法於孔子也（各本公作尹公字誤也今正）

子夏爲莒父宰章

無欲速（高麗本無作毋釋文出毋欲云本今作無）

無見小利（皇本無作毋）

小利妨大（皇本作見小利妨大事）

則具事不達矣（案具當作其形近之譌今正）

葉公語孔子曰章

吾黨有直躬者（釋文出直躬云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案呂氏春秋當務篇引孔子云異哉直躬之爲信也淮南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躬楚葉縣人也蓋字雖作躬亦俱不解爲直身）

此章明爲直之禮也（〔補〕明監本禮作理）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鄉黨稱弟焉（皇本高麗本弟作悌釋文出稱弟云亦作悌）

何足算也（釋文出算字云本或作筭案鄭君注算數也不當作筭字漢書公孫賀傳贊及鹽鐵論大論竝引作選乃算之假借字）

子貢至算也（本貢誤曰今正）

次此於二者云何（明監本可作何案何字是也閩本誤作可浦鏜云於此字誤倒）

宗族稱孝焉（本孝誤之今正）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取其恒一也（本一字空闕今補正）

鄉人皆好之章

其不善者惡之（高麗本之下有也字）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斯可謂之士矣（皇本無之字）

切切偲偲（釋文出偲偲云本又作愢）

兄弟怡怡（皇本高麗本怡怡下有如也二字案文選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引兄弟怡怡如也又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六引此文竝有如也二字與皇本合）

善人教民七年章

包曰（筆解無此二字）

卽就也戎兵也（皇本作卽戎就兵）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四

憲問第十四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爲仁知恥脩己安民皆政之大節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問政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邦無道穀。恥也。（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包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疏〕憲問恥至知也○正義曰此章明恥辱及仁德也憲謂弟子原憲問於夫子曰人之行何爲可恥辱也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者穀祿也孔子荅言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者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原憲復問曰若此四者不行焉可以爲仁人矣乎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者孔子荅言不行四者可以爲難未足以爲仁也○注馬曰至欲也○正義曰云克好勝人者克訓勝也左傳僖九年秦伯將納晉惠公謂其大夫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杜預曰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是克爲好勝人也云伐自伐其功者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言人有功誇示之則人不與乃無功也是伐去其功若伐去樹木然故經傳謂誇功爲伐謂自伐其功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疏〕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正義曰此章言士當志於道不求安居而懷安其居則非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孫。（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疏〕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正義曰此章教人言行之法也危厲也孫順也言邦有道可以厲言行邦無道則厲其行不隨汙俗順言辭以避當時之害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疏〕子曰至有仁○正義曰此章言有德有仁者之行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者德不可以無言億中故必有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者辯佞口給不必有德也仁者必有勇者見危授命殺身以成仁是必有勇也勇者不必有仁者若暴虎馮河之勇不必有仁也

南宮适（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孔曰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俱不得其死然。（孔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孔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

〔疏〕南宮适至若人○正義曰此章賤不義而貴有德也南宮适者魯大夫南宮敬叔也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者羿有窮國之君以其善射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奡寒浞之子多力盪推也能陸地推舟而行爲夏后少康所殺然猶焉也此二子者皆不得其壽終而死焉禹盡力於溝洫洪水既除烝民乃粒稷后稷也名弃周之始祖播種百穀皆以身親稼穡故曰禹稷躬稼也禹受舜禪稷及後世至文武皆王天下故曰而有天下也夫子不荅者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南宮适出者既問而退也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者以其賤奡羿之不義貴禹稷之有德故美之曰君子哉若此人也尚德哉若此人也○注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正義曰此即南宮縚也字子容鄭注檀弓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是也○注孔曰至所殺○正義曰云羿有窮國之君者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爲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窮國之君曰羿是有窮君之號名號也孔注尚書云羿諸侯名杜注左傳云羿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爲何也云篡夏后相之位者襄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注云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是也云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者傳又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是也澆即奡也聲轉字異故彼此不同云奡多力能陸地行舟者以此文云奡盪舟盪訓推也故知多力能陸地推舟而行也云爲夏后少康所殺者哀元年左傳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其心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苞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是也過澆國戈豷國如彼傳文當是羿逐出后相乃自立爲天子相依斟灌斟鄩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竝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大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載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疏也○注馬曰至荅也○正義曰云禹盡力於溝洫者泰伯篇文云稷播百穀者舜典文也又益稷云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故摠曰躬稼云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者禹受舜禪是及身也稷后十五世至文王受命武王誅討是及後世也皆王有天下而爲王也云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者言孔子勤行道德亦當王有天下也孔子持謙不敢以己此於禹稷故不荅其言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疏〕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正義曰此章言仁道難備也雖曰君子猶未能備而有時不仁也若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可謂仁矣而鏤簋朱紘山節藻棁是不仁也小人性不及仁道故未有仁者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疏〕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正義曰此章論忠愛之心也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孔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辭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疏〕子曰至色之正義曰此章述鄭國大夫之善也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者裨諶鄭大夫也命謂政命盟會之辭也言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作盟會政命之辭則使裨諶適草野以創制之世叔討論之者世叔即子大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子羽脩飾之者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亦鄭大夫也世叔既討論復合公孫揮脩飾之也東里子產潤色之者東里鄭城中里名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脩飾潤色皆謂增脩使華美也既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注孔曰至之辭○正義曰云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者襄三十一年左傳文此及下注皆出於此案彼傳云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是也○注馬曰至敗事○正義曰云行人掌使之官者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問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

或問子產。曰。惠人也。（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也。（猶詩言所謂伊人）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疏〕或問至怨言○正義曰此章歷許子產子西管仲之爲人也或問子產者或人問於夫子曰鄭大夫子產何如人也子曰惠人也者惠愛也言子產仁恩被物愛人之人也問子西者或人又問鄭大夫子西之行曰彼哉彼哉者彼指子西也言如彼人哉如彼人哉無足可稱也問管仲者或人又問齊大夫管夷吾也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者此荅言管仲是當理之人也人也指管仲猶云此人也伯氏鄭大夫駢邑地名沒齒謂終沒齒年也伯氏食邑於駢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貧但飯疏食至於終年亦無怨言以其管仲當理故也○注孔曰至遺愛○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云子產古之遺愛者昭二十年左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杜注云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注馬曰至子西○正義曰云子西鄭大夫者案左傳子駟之子公孫夏也或曰楚令尹子西者案左傳公子申也代囊瓦爲令尹爲白公勝所殺者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詩

（秦風蒹葭文也毛傳云伊維也鄭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伊人若言是人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疏〕（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正義曰此章言人之貧乏多所怨恨而無怨爲難江熙云顏淵無怨不可及也人若豐富好生驕逸而無驕爲易江熙云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孔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疏〕（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正義曰此章評魯大夫孟公綽之才性也趙魏皆晉卿所食采邑名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若公綽爲之則優游有餘裕也滕薛乃小國而大夫職煩則不可爲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馬曰魯大夫臧孫紇）公綽之不欲。（馬曰孟公綽）卞莊子之勇。（周曰卞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疏〕（子路至人矣○正義曰此章論成人之行也子路問成人者問於夫子行何德行謂之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者此答成人之行也必也知如武仲廉如公綽勇如卞莊子藝如冉求既有知廉勇藝復以禮樂文成之雖未足多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者夫子鄉言成人者是古之人也又言今之成人不必能備如此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者此今之成人行也見財利思合義然後取之見君親有危難當致命以救之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言與人少時有舊約雖年長貴達不忘其言能此三事亦可以爲成人也○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正義曰案春秋襄二十三年左氏傳以阿順季氏出奔邾又以防求爲後於魯致防而奔齊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杜注云謂能避齊禍是武仲之知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孔曰公叔文子衞大夫公孫枝文謚）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馬曰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疏〕（子問至然乎○正義曰此章言衞大夫公孫拔之德行也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者夫子指文子也孔子舊聞文子有此三行疑而未信故問於公明賈曰信實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者過誤也賈對孔子言以告者誤云不言不笑不取耳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者賈言文子亦有言笑及取但中時然後言無游言也故人不厭棄其言可樂而後笑不苟笑也故人不厭惡其笑也見得思義合宜然後取之不貪取也故人不厭倦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者然如此也孔子聞賈之言驚而美之也美其得道故曰其如是又嫌不能悉然故曰豈可盡能如此者乎○注孔曰公叔文子衞大夫公孫拔文謚○正義曰案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爲公叔氏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孔曰防武仲故邑爲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疏〕（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正義曰此章論臧孫紇要君之事防武仲故邑爲後猶立後也武仲據防邑求立後於魯他人雖曰武仲不是要君吾不信也言實是要君○注孔曰至要君○正義曰云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者此及下至致防而奔齊皆左氏傳文也案彼傳云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紇爲立之公彌卽公鉏也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孟孫卒遂立羯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籍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是也云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者傳又曰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立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是也杜預曰大蔡大龜云紇非敢害也知不足也者此下皆彼傳文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云非敢私請者言爲其先人請也云苟守先祀無廢二勳者二勳文仲宣叔云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者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爲要君）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馬曰伐楚以公義責苞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疏〕（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正義曰此章論二霸之事也譎詐也謂晉文公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是詐而不正也齊桓公伐楚實因侵蔡而遂伐楚乃以公義責苞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詐也○注鄭曰至正也○正義曰云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者案左傳僖二十八年冬會于溫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是也云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者亦彼傳文也云是譎而不正也者晉侯本意欲大合諸侯之師共尊事天子以爲臣之名義實無覬覦之心但於時周室既衰天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將數千萬衆入京師以臨天子似有篡奪之說恐爲天子拒逆或復天子怖懼棄位出奔則諸侯心實盡誠無辭可解故自嫌彊大不敢朝王故召諸侯來會于溫溫去京師路近因加謂諭令王就會受朝天子不可以受朝爲辭故令假稱出狩諸侯因會遇王遂共朝王得盡君臣之禮皆孔子所謂譎而不正之事聖人作法所以貽訓後世以臣召君不可以爲教訓故改正舊史舊史當依實而書言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尼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天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使若獵失其地故書之以譏王然注馬曰至譎也○正義曰云伐楚以公義責苞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者案左傳僖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是也杜注云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爲異未審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案禹貢荆州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其所包裹而致者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玄云泲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預用鄭興之說孔安國以菁與茅別杜云茅菁茅則以菁茅爲一特合荆州貢茅必當異於餘處但更無傳說故云茅之爲異未審也沈氏云大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杜云未審者以三脊之茅比目之魚比翼之鳥皆是靈物不可常貢故杜云未審也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曰誰如管仲之仁）〔疏〕（子路至其仁○正義曰此章論齊大夫管仲之行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者召忽管仲皆事子糾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致死而管仲獨不死復臣桓公故子路言管仲未得爲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者孔子聞子路言管仲未仁故爲說其行仁之事言齊桓公九會諸侯不以兵車謂衣裳之會也存亡繼絶諸夏義安皆管仲之力也足得爲仁餘更有誰如其管仲之仁再言之者所以拒子路美管仲之深也言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注孔曰至死之○正義曰云襄公立無常至出奔莒皆莊八年左傳文也杜注云政令無常鮑叔牙小白傅小白僖公庶子云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者春秋莊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是也云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者亦莊八年左傳文云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者莊九年經文也云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者九年傳文也云殺子糾召忽死之者案莊九年傳云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是也）子

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受其賜者爲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疏〕子貢至知也○正義曰此章亦論管仲之行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者子貢言齊大夫管仲不仁疑而未定故云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者子貢既言非仁遂言非仁之事管仲與召忽同事公子糾則有君臣之義理當授命致死而齊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則死管仲不能致死復爲桓公之相是無仁心於子糾故子貢非之也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下孔子爲子貢說管仲之仁也匡正也霸把也諸侯把天子之政也言時周天子微弱管仲相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也民到於今受其賜者謂受不被髮左衽之惠賜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者微無也衽謂衣衿衣衿向左謂之左衽夷狄之人被髮左衽言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中國皆爲夷狄故云吾其被髮左衽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者自經謂經死於溝瀆中也諒信也匹夫匹婦謂庶人也無別妾媵惟夫婦相匹而已言管仲志在立功創業豈肯若庶人之爲小信自經死於溝瀆中而使人莫知其名也且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召忽死之未足深嘉管仲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注馬曰至天下○正義曰云匡正也釋言文云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者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杜預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是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故曰霸諸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孔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同升在公朝）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爲文）（〔疏〕公叔至文矣○正義曰此章論衛大夫公孫拔之行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者諸於也大夫僎本文子家臣文子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同升在於公朝也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者孔子聞其行如是故稱之曰可以謚爲文矣以謚法錫民爵位曰文故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疏〕子言至其喪○正義曰此章言治國在於任材也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者喪亡也奚何也夫子因言衛靈公之無道季康子乃問之曰夫靈公無道如是何爲而國不亡乎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者言君雖無道有此三人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馬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疏〕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內無其實而言之不怍怍慙也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慙然則內積其實者爲之也甚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齋齋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孔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疏〕陳成至告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無道之事也陳成子弑簡公者春秋哀十四年齊人弑其君壬是也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者孔子在魯聞齊弑其君故[illegible]朝告於魯君哀公曰齊大夫陳恆弑其君請往[illegible]告夫三子者哀公使孔子告夫季孫孟孫叔孫[illegible]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者嘗爲大夫[illegible]大夫之後聞夫不義禮當告君故云不敢不告[illegible]子者者言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illegible]三子告不可者之往也往三子所告之三子不[illegible]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者孔子以[illegible]子三子不可其請故孔子復以此辭語之而止[illegible]事與此小異此云沐浴而朝彼云齊而請此云[illegible]子彼云公曰予告季孫禮齋必沐浴三子季孫[illegible]一故不同耳此又云之三子告彼無文者傳是[illegible]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illegible]事無文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疏〕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正義曰此章言事君之道義不可欺而當能犯顏諫爭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本爲上末爲下）（〔疏〕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所曉達不同也本爲上謂德義也末爲下謂財利也言君子達於德義小人達於財利）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疏〕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正義曰此章言古今學者不同也古人之學則履而行之是爲己也今人之學空能爲人言說之己不能行是爲人也范曄云爲人者馮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陳曰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疏〕蘧伯至使乎○正義曰此章論衛大夫蘧瑗之德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者夫子指蘧伯玉也蘧伯玉有君子之名故孔子問其使人曰夫子何所云爲而得此君子之名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者言夫子常自脩省欲寡少其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者孔子善其使得其人故言使乎所以善之者顏回尚未能無過況伯玉乎而使者云未能是伯玉之心不見欺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曰不越其職）（〔疏〕子曰至其位○正義曰此章戒人之僭濫侵官也言若己不在此位則不得謀此位之政事也曾子遂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者言思慮所及不越其職）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疏〕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正義曰此章勉人使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疏〕子曰至道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道也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者言君子之道有三我皆不能也仁者樂天知命內省不疚故不憂知者明於事故不惑勇者折衝禦侮故不懼夫子言我皆不能此三者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者子貢言夫子實有仁知及勇而謙稱我無故曰夫子自道說也所謂謙尊而光）

子貢方人。（孔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孔曰不暇比方人也）（〔疏〕子貢至不暇○正義曰此章抑子貢也方人者謂比方人也子貢多言嘗舉其人倫以相比方夫知人則哲堯舜猶病而子貢輒比方人怒其輕易故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比方人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王曰徒患己之無能）（〔疏〕子曰至能也○正義曰此章勉人脩德也言不患人之不己知但患己之無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孔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或時反怨人）（〔疏〕子曰至賢乎○正義曰此章戒人不可逆料人之詐不可億度人之不信也抑語辭也言先覺人者是□□□□□□□□□□□所以非賢者以詐偽不信之人爲之億度□□□□□□□人故先覺者非爲賢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包曰微生姓畝名）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包曰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疏〕微生至固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疾世固陋之事也微生畝隱士之姓名也栖栖猶皇皇也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說之事於世乎孔子答言不敢爲佞但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鄭曰德者調良之謂）（〔疏〕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正義曰此章疾時尚力取勝而不重德驥是古之善馬名人不稱其任重致遠之力但稱其調良之德也馬尚

（如是人亦宜然）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德恩惠之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疏〕（或曰至報德○正義曰此章論酬恩報怨之法也或曰以德報怨何如者或人之意欲人犯而不校故問孔子曰以恩德報讎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者孔子荅言若報怨既用其德若受人恩惠之德不知何以報之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者既不許或人以德報怨故陳其正法言當以直道報讎怨以恩德報德也○注德恩惠之德○正義曰謂德加於彼彼荷其恩故謂荷恩爲德左傳云然則德我乎又曰王德狄人皆是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知己故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疏〕（子曰至天乎○正義曰此章孔子自明其志也子曰莫我知也夫者言無人知我志者也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者子貢怪夫子言故問何爲莫知己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者尤非也孔子言己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非人也下學而上達者言己下學人事上知天命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是以不怨天不尤人也知我者其天乎者言唯天知己志也○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此易乾卦文言文也合其德者謂覆載也引之者以證天知夫子者以夫子聖人與天地合德故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孔曰季孫信讒恚子路）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曰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疏〕（公伯至命何○正義曰此章言道之廢行皆由天命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者愬譖也伯寮子路皆臣於季孫伯寮誣子路以罪而譖於季孫也子服景伯以告者以其事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者夫子謂季孫言季孫堅固已有疑惑之志謂信讒恚子路也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者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景伯言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者孔子不許其告故言道之廢行皆由天命雖公伯寮之譖其能違天而興廢子路乎○注伯寮魯人弟子也○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公伯寮字子周魯人愬子路於季孫者○注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注云何忌誤也○注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正義曰秋官鄉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鄭玄曰肆猶申也陳也是言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也言市朝者應劭曰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

子曰。賢者辟世。（孔曰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馬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孔曰色斯舉矣）其次辟言。（孔曰有惡言乃去）子曰。作者七人矣。（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疏〕（子曰至人矣○正義曰此章言自古隱逸賢者之行也子曰賢者辟世者謂天地閉則賢人隱高蹈塵外枕流漱石天子諸侯莫得而臣也其次辟地者未能高栖絕世但擇地而處去亂國適治邦者也其次辟色者不能豫擇治亂但觀君之顏色若有厭己之色於斯舉而去之也其次辟言者不能觀色斯舉矣有惡言乃去之也子曰作者七人矣者作爲也言爲此行者凡有七人○注孔曰色斯舉矣○正義曰此鄉黨篇文也○注包曰至接輿○正義曰作爲釋言文云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者謂長沮一桀溺二荷蓧丈人三石門晨門四荷蕢五儀封人六楚狂接輿七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晨門者閽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強爲之）〔疏〕（子路至者與○正義曰此章記隱者晨門之言也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者石門地名也晨門掌晨昏開閉門者謂閽人也自從也奚何也時子路宿於石門夙興爲門人所問曰汝何從來乎子路曰自孔氏者子路荅閽人言自孔氏處來也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者晨門聞子路云從孔氏未審孔氏爲誰又舊知孔子之行故問曰是知其世不可爲而周流東西彊爲之者此孔氏與意非孔子不能隱遯辟世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深則厲。淺則揭。（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己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未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爲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疏〕（子擊至難矣○正義曰此章記隱者荷蕢之言也子擊磬於衛者孔子在衛而自擊磬爲聲也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者荷擔揭也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當孔子擊磬之時有擔揭草器之人經過孔氏之門聞其磬聲乃言曰有心契契然憂苦哉此擊磬之聲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者既已也硜硜鄙賤貌莫無也斯此也荷蕢者既言有心哉擊磬乎又察其磬聲已而言曰可鄙賤哉硜硜乎無人知己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無益也深則厲淺則揭者此衛風匏有苦葉詩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也荷蕢者引之欲令孔子隨世以行己若過水深則當厲不當揭淺則當揭而不當厲以喻行己知其不可則不當爲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者孔子聞荷蕢者譏己故發此言果謂果敢末無也言未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爲果敢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不以爲難故云無難也○注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正義曰蕢草器見說文小雅大東云契契寤歎毛傳云契契憂苦也○注包曰至不爲○正義曰云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也者爾雅釋水文也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褌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馬曰己百官）以聽於冢宰三年。（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疏〕（子張至三年○正義曰此章論天子諸侯居喪之禮也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者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周書無逸篇文也高宗殷王武丁也諒信也陰默也言武丁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三年矣子張未達其理而問於夫子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者孔子荅言何必獨高宗古之人皆如是諸侯死曰薨言君既薨新君卽位使百官各總己職以聽使於冢宰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注孔曰至默也○正義曰云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者孔安國云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不言之意也鄭云諒信也陰默也者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鄭玄以爲凶廬非孔義也今所不取○注孔曰至聽政○正義曰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者案周禮天官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敘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鄭注引此文云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故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云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者謂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已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衰麻三年者晉書杜預傳云大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陰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比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議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凷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喪終是知三年喪畢謂心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民莫敢不敬故易使）〔疏〕（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正義曰此章言君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

子。子曰。脩己以敬。（孔曰敬其身）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孔曰人謂朋友九族）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孔曰病猶難也）〔疏〕（子路問君子至病諸○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道也子路問於孔子爲行何如可謂之君子也子曰脩己以敬者言君子當敬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嫌其少故曰君子之道豈如此而已曰脩己以安人者人謂朋友九族孔子更爲廣之言當脩己又以恩惠安於親族也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猶嫌其少故又言此曰脩己以安百姓者百姓謂衆人也言當脩己以安天下之衆人也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者病猶難也諸之也孔子恐其未已故又說此言此脩己以安百姓之事雖堯舜之聖其猶難之況君子乎）原壤夷俟。（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孔曰叩擊也脛腳脛）〔疏〕（原壤夷俟至其脛○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責原壤之辭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也俟待也原壤聞孔子來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者孔子見其無禮故以此言責之孫順也言原壤幼少不順弟於長上及長無德行不稱述今老而不死不脩禮敬則爲賊害以杖叩其脛者叩擊也脛腳脛既數責之復以杖擊其腳脛令不踞也○注馬曰至孔子○正義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者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是也云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者說文云蹲也蹲卽坐也禮揖人必違其位今原壤坐待孔子故孔子責之也）闕黨童子將命。（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疏〕（闕黨至者也○正義曰此章戒人當行少長之禮也闕黨童子將命者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語出入時闕黨之童子能傳賓主之命也或問之曰益者與者或人見其童子能將命故問孔子曰此童子是自求進益之道也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者孔子荅或人言此童子非求進益者也乃是欲速成人者也知者禮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今吾見此童子其居於成人之位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今吾見此童子其與先生成人者並行不差在後違謙越禮故知欲速成人者非求益也）

論語注疏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章（閩本北監本連下克伐怨欲爲一章與此本同毛本及朱子集注本別爲一章）

當食祿（皇本作當食其祿也）

君無道而在其朝（釋文出在朝云本今作在其朝）

四者行之難（皇本作此四者行之難者又史記弟子傳集解引此節注作鄭曰）

左傳僖元年（案元年當作九各本竝誤今正）

邦有道章

危行言孫（皇本孫作遜注同釋文出言孫云音遜說見前）

有德者必有言章

德不可以億中（皇本億作憶說詳先進篇柴也愚章）

南宮适章

南宮适（釋文出宮适云本又作括唐石經避德宗諱适作适）

羿善射（說文引羿作𢏚案汗簡載羿之古文爲幵云出古尚書幵卽𢏚之變體蓋古論則作𢏚也）

有窮國之君（皇本無國字君下有也字）

稷播百穀（皇本播下有殖字）

及后世（閩本北監本毛本后作後案經傳多借后爲後）

堯時十日竝生（浦鏜云出誤生）

羿焉彈日烏解羽（閩本北監本烏誤鳥非也）

因夏民以伐夏政（毛本伐作代伐字誤也今正）

浞於失國（閩本北監本同案皆誤也於當作放）

夷羿牧之（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牧作收是也）

其心澆能戒之（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其心二字并作惎案作惎是也）

爲之苞正（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苞作庖案苞字誤也）

以牧夏衆（閩本同毛本牧夏作收夏案所改是也北監本夏亦誤夏）

反少康紹國（閩本北監本同毛本反作及案及字不誤）

武王誅討（閩北監本毛本討作紂案紂字是也）

爲命章

裨諶草創之（高麗本裨作卑羣經音辨一廾部卑諶鄭人也引鄭康成曰卑諶艸創之釋文出草創云依說文此是創痍字創制之字當作刱案後漢書皇后紀下卑整注引風俗通義云卑氏鄭大夫卑諶之後是古本作卑也又漢書古今人表作卑湛湛諶古字通草創乃艸刱二字之假借○按依說文當作煁說詳左傳注疏挍勘記）

則使乘車以適野（釋文出乘以云本今作乘車以）

行人子羽脩飾之（皇本脩作修案後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及脩文德脩廢官此章脩飾之竝從彡作修此外如德之不脩脩慝辨惑仍同今本作脩體例不能畫一○案脩訓脯修訓治經傳假脩爲修治字）

此章迹鄭國大夫之善也（案迹當作述各本皆誤）

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大夫之族姓（今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知上有能字於下有其字）

且使多爲辭令（本且誤旦今正）

及時聘閒問之事（閩本北監本毛本間問作會同案會同已見上文依此作間問爲是）

或問子產章

猶詩言所謂伊人（皇本此注作鄭元曰）

飯疏食（皇本高麗本疏作蔬注同釋文出蔬字云本今作疏）

代囊瓦爲令尹（閩本北監本代誤伐毛本代作楚）

貧而無怨難章

富而無驕易（考文古本此下有王肅曰貧者善怨富者善驕二者之中貧者人難使不怨也二十三字注各本俱無）

孟公綽章

孟公綽（釋文出公綽云本又作繛案說文繛或省作綽又汗簡云繛見古論語是魯論作綽古論作繛也○按據汗簡改非也當云本又作卓）

不可以爲滕薛大夫（皇本高麗本夫下有也字）

故憂（北監本毛本憂作優案此寫者誤脫人旁也今正）

皆晉卿所食菜邑名也（北監本毛本菜作采論見前）

子路問成人章

若臧武仲之知（皇本知作智）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章

衞大夫公孫枝（皇本枝作拔釋文出公孫拔云皮八反禮記檀弓下公叔文子卒鄭君注文子衞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疏引世本亦作拔困學紀聞六云衞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是王伯厚所見本尚作拔字養新錄云公叔文子朱注作公孫枝王伯厚以爲傳寫之誤予嘗見倪士毅四書輯釋載朱文公論語注公叔文子衞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氏程曰拔皮八反俗本作枝誤卽公叔發乃知今世所行集注本非考亭之舊王厚齋所見亦是誤本據此則集解集注諸本枝字皆形近專寫之譌○案此疏中作技尢誤）

人不厭其言（皇本高麗本言下有也字下其笑其取下竝同）

臧武仲以防章

紇非能害也（皇本能作敢）

防於臧紇（北監本毛本防作訪是也閩本亦誤）

籍除於臧氏（北監本毛本籍作藉是也閩本亦誤）

紇非敢害也（左氏襄二十三年傳敢作能）

此下皆彼傳又（案又當作文各本皆不誤今正）

苟守先祖（北監本毛本祖作祀祖字誤也今正）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天王狩於河陽（皇本於作于釋文出狩字云本亦作守）

責苞茅之貢不入（皇本北監本毛本苞作包疏同案五經文字云包裹也經典或借苞字爲之）

將數千萬衆（浦鏜云十誤千）

㐬位出奔（北監本毛本㐬作棄案棄字是也○今正）

因加譎論（浦鏜云諷誤譎）

天王狩于河陽（各本狩下衍獵字）

責苞茅之貢不及（及當作入今正）

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左氏僖四年傳地下有也字）

主祭不共（主當作王）

舡壞而溺（補）（北監本毛本舡作船下膠舡同）

縮滲也（周禮甸師注作浚也）

桓公殺公子糾章

殺襄公（釋文出殺襄云本今作弒考文所載足利本作弒與釋文合○按述其實則曰殺正其名則曰弒注述其實也則當作殺）

謂衣安之會也（北監本毛本安作裳安字誤）

諸夏義安（北監本毛本義作乂案乂字是也閩本亦誤）

五年會首戴（北監本毛本戴誤止）

小白傅（各本傅竝誤傳）

子糾親也（閩本親誤親不成字）

管夷吾治於高徯（案徯當作傒今正）

管仲非仁者與章

爲不被髮左袵之惠（皇本爲作謂閩本北監本被袵誤祓袵）

吾其被髮左袵矣（閩本北監本毛本袵作衽○按說文作衽袵乃衽之俗字）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章

大夫僎（釋文出大夫僎云本又作撰案漢書古今人表又作大夫選古選撰僎三字竝通先進篇子路曾晳章異乎三子者之撰釋文云鄭作僎又漢書食貨志白撰史記平準書本作白選）

此章論衛大夫公孫拔之行也（北監本毛本拔誤枝）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皇本高麗本作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久也釋文出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云一本作子言鄭本同）

名當其才（補）（北監本毛本名作各案名字誤今訂正）

其言之不怍章

則爲之也難（皇本作則其爲之難高麗本作則其爲之也難也）

作慙也（案作是怍之譌今正）

陳成子弒簡公章

陳成子弒簡公（皇本高麗本弒作殺下同釋文出弒簡云本亦作殺同音試下同）

成子（本子誤了今訂正皇本成上有陳字）

故先齊（閩本北監本毛本齊作齋釋文出先齊齊必沐浴云亦作齋是正字）

齋必沭浴（案沭當作沐疏誤同皇本齋作齊）

告夫三子（唐石經皇本高麗本三上有二字下句同）

之三子告（皇本高麗本三上亦有二字釋文出之三子告云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案釋文惟於此句云本或作二三子告且云非也皇本高麗本於上兩句竝有二字據皇疏云本不應告三子今君使我告三子又云三子告孔子曰又云三子既告孔子云俱無二字今有二字者甚誤）

不敢不告也（皇本無也字）

齊人弒其君壬是也（本壬誤王閩本同今正）

告夫三子者者（閩本北監本毛本脫者字）

此云沐浴而朝（本浴誤洛今正）

亐告季孫（北監本毛本亐作于）

故專無文也（北監本專作傳案傳字是也閩本亦誤）

君子上達章

未爲下（北監本毛本未作末是也閩本亦誤）

不在其位章

（皇本閩本北監本合下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爲一章毛本曾子曰提行別爲一章案邢疏云曾子遂曰明出一遂字則毛本別爲一章非是○案孫志祖讀書脞錄云論語憲問篇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注疏以此二句與下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合爲一章葢曾子引易以證夫子之言語意本一貫猶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也集注因泰伯篇有此文注爲重出而以曾子曰自爲一章誤矣）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本高麗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按潛夫論交際篇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亦作之字荅問云邢叔明疏云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則邢本亦當與皇同今注疏本乃後人依朱文公本校改非邢氏之舊矣）

子貢方人章

子貢方人（釋文出方人云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案方與旁通謗字從旁古或與方通借故鄭本作謗讀書脞錄云讀左傳襄十四年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始悟子貢謗人之義如此）

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高麗本作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按皇本高麗本皆非也）

而子貢輔比方人（補）（北監本毛本輔作務案務字是也）

不逆詐章

或時反怨人（皇本人下有也字釋文出反怨云本或作宛）

言先覺人者是（者是下九字模糊下接所以非賢者閩本是作具下十字實闕北監本毛本亦作具下十字空闕）

不信之人爲之億度（度下五字模糊下接人故先覺者閩本之人下十字實闕北監本毛本十字空闕）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微生畝（唐石經畝作畒皇本北監本作畆閩本作畞案五經文字云畮畝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隷省）

乇何爲是栖栖者與（釋文出乇何云或作乇何爲鄭作上何是本今作乇何爲是）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對字）

包曰疾世固陋（閩本北監本毛本疾作病又北監本包誤色案邢疏各本並作疾疾字不誤）

驥不稱其力章

馬尙如定（北監本毛本定作是案定是形近之譌）

或曰以德報怨章

何以報德（本德誤之今改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說文引作公伯寮案作寮俗省也）

愬讃也（北監本毛本讃作譖案讃字誤也）

於公伯寮（皇本高麗本寮下有也字）

案左傳哀十二年（按十二乃十三之誤）

秋官卿士職云協日刑殺（案卿當作鄉各本皆誤閩本日誤曰）

賢者辟世章（各本並合下子曰作者七人矣爲一章朱子集注本別爲一章）

賢者辟世（皇本高麗本辟作避是正字下皆同）

世主莫得而臣（皇本作世主莫得而臣之也）

子路宿於石門章

荷蕢（釋文出荷蕢本又作何音同案漢書古今人表正作何蕢○按何荷正俗字）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皇本高麗本重石門二字注爲之下有也字）

閽人也（釋文出閽人云本或作昏同案周禮天官序官閽人注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故字亦可省作昏）

爲門人所問（〔補〕北監本毛本門人作閽人案門字誤也）

子擊磬於衛章

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皇本高麗本氏作子○按說文引蕢作臾據古文論語也）

鄙哉硜硜乎（說文硜古文磬九經古義云何晏注云此硜硜者謂此磬聲也史記樂記云石聲硜硜即磬字今禮記作磬○按硜本古文磬字段玉裁云後以硜爲堅确之意是所謂古今字）

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各本上兩己字並誤作已案養新錄云今人讀斯已而已兩已字皆如以考唐石經莫己斯己皆作人己之己而已作已止之已釋文莫己音紀下斯己同與石經正合集解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皇疏申之云言孔子硜硜不宜隨世變唯自信己而已矣是唐以前論語斯己字皆不作止解由於經文作己不作已也己與已絕非一字宋儒誤讀斯己爲以未免改經文以就己說矣）

契憂苦也（今小雅大東傳作契契）

衣涉濡禈也（案禈當作褌禈字誤也閩本北監本作揮亦誤）

子張曰書云章

山預曰冢（〔補〕北監本毛本預作頂案頂字是也）

始服齊斬（今晉書禮志中服作同）

此皆既葬除服諒陰之證也（晉志陰作闇下同）

書傳之說既多（晉志作先儒舊說往往亦見）

預又作議曰（閩本北監本毛本又誤亦）

既葬除喪而宴樂（毛本喪作服晉志同）

比亦天子喪事（〔補〕北監本比作此案比字誤）

不言喪服三年（晉志作服喪）

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晉志早上有已字則作明是也）

堯崩（晉志崩作喪）

寢苦枕由（案苦當作苫由當作凷皆形近之譌）

拊祭於廟（案拊當作祔拊字非也閩本作柎亦誤）

原壤夷俟章

幼而不孫弟（皇本孫弟作遜悌說見前）

長而無述焉（釋文出長無云丁丈反是陸氏所據本無而字）

是爲賊（皇本賊下有也字）

不脩禮敬（北監本毛本敬作教案教字是也）

闕黨童子章

闕黨童子將命（皇本高麗本命下有矣字）

今吾見此童子（本今誤令○今正）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先禮後兵去亂就治并明忠信仁知勸學爲邦無所毁譽必察好惡志士君子之道事君相師之儀皆有恥且格之事故次前篇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孔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疏〕（衛靈至學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先禮後兵之事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者問軍陳行列之法於孔子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者俎豆禮器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孔子之意治國以禮義爲本軍旅爲末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今靈公但問軍陳故對曰俎豆行禮之事則嘗聞之軍旅用兵之事未之學也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彼以文子非禮欲國內用兵此以靈公空問軍陳故並不荅非輕甲兵也○注俎豆禮器○正義曰案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鄭注云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又曰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鄭注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爲禿楬其委曲制度備在禮圖○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正義曰皆司馬序官文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疏〕（明日至濫矣○正義曰此章記孔子阨於陳也明日遂行者既荅靈公之明日也遂去衛國而之於他邦也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者從者弟子也興起也孔子適在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絕糧食弟子從者因病莫能興起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者慍怒也子路以爲君子學則祿在其中不當有窮困今乃窮困故慍怒而見問於夫子曰君子豈亦如常人有窮困邪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者濫溢也言君子固亦有窮困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注孔曰至乏食○正義曰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者皆以孔子世家文而知也如之皆訓往）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孔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孔曰問今不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疏〕（子曰至貫之○正義曰此章言善道有統也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者孔子問子貢女意以我爲多其學問記識之者與與語辭對曰然者子貢意以爲然是夫子多學而識之也）

非與者子貢又言今乃非多學而識之者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者孔子荅言己之善道非多學而識之也我但用一理以通貫之以其善有元事有會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注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義曰周易下繫辭文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

〔疏〕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正義曰此一章言子路鮮於知德鮮少也由子路名言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

〔疏〕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正義曰此一章美帝舜也帝王之道貴在無爲清靜而民化之然後之王者以罕能及故孔子曰無爲而天下治者其舜也與所以無爲者以其任官得人夫舜何必有爲哉但恭敬己身正南面嚮明而已○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正義曰案舜典命禹宅百揆棄后稷契作司徒臯陶作士垂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皆得其人故舜無爲而治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子張書諸紳。（孔曰紳大帶）

〔疏〕子張至諸紳○正義曰此一章言可常行之行也子張問行者問於夫子何如則可常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者孔子荅言必當言盡忠誠不欺於物行雖敦厚而常謹敬則雖蠻貊遠國其道行矣反此雖州里近處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者輿是車輿也衡軛也言常思念忠信篤敬立則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夫能如是而後可行子張書諸紳者紳大帶也子張以孔子之言書之紳帶意其佩服無忽忘也○注鄭曰至爲里○正義曰周禮大司徒職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是二千五百家爲州也今云萬二千五百家爲州誤也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遂人職文也○注紳大帶○正義曰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一名大帶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而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遊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紳帶之制也

子曰。直哉史魚。（孔曰衛大夫史鰌）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孔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

〔疏〕子曰至懷之○正義曰此章美衛大夫史鰌蘧瑗之行也直哉史魚者美史魚之行正直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者此其直之行也矢箭也史鰌之德其性惟直國之有道無道行直如箭言不隨世變曲也君子哉蘧伯玉者美伯玉有君子之德也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者此其君子之行也國若有道則肆其聰明而在仕也國若無道則韜光晦知不與時政亦常柔順不忤逆校人是以謂之君子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疏〕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正義曰此章戒其知人也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不與言是失於彼人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而已與之言則失於己言也惟知者明於事二者俱不失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疏〕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正義曰此章言志善之士仁愛之人無求生而害仁若身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有殺其身以成其仁者也若伯夷叔齊及比干是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

〔疏〕子貢至仁者○正義曰此章明爲仁之法也子貢問爲仁者子貢欲爲仁未知其法故問之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者將荅爲仁先爲設譬也若百工欲善其所爲之事當先脩利所用之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荅譬也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大夫尊故言事士卑故言友大夫言賢士言仁互文也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乘殷之輅。（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服周之冕。（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樂則韶舞。（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

〔疏〕顏淵至人殆○正義曰此章言治國之禮法也顏淵問爲邦者爲猶治也問治國之禮法於孔子也子曰行夏之時者此下孔子荅以治爲邦所行之用禮樂車服也夏之時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故使行之乘殷之輅者殷車曰大輅謂木輅也取其儉素故使乘之服周之冕者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故使服之樂則韶舞者韶舜樂名也以其盡善盡美故使取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者又當放棄鄭衛之聲遠離辨佞之人以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然而使人淫亂危殆故使放遠之○注馬曰至儉也正義曰云殷車曰大輅者明堂位曰大輅殷輅也鄭注云大路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者是也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爲名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鄭玄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爲路云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者桓二年文也越席結蒲爲席置於路中以茵藉示其儉也服虔云大路木路引之者以證殷路一名大路也杜元凱以大路爲玉路今所不取○注包曰至視聽正義曰云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者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禮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子罕篇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注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繅前後十二旒旒有五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旒毳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繅前後九旒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繅前後七旒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前後五旒旒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繅二采玉焉蓋以繅采玉其旒又玉名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先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云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者黈纊黃緜也案今禮圖衮冕以下皆有充耳天子以黈纊諸侯以青纊以其冕旒垂目黈纊塞耳欲使無爲清靜以化其民故不任視聽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

〔疏〕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正義曰此章戒人備豫不虞也○注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曰此周易既濟象辭也王弼云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疏〕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好色而不好德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孔曰柳下惠展禽也知賢而不舉是爲竊位）

〔疏〕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正義曰此章勉人舉賢也竊盜也魯大夫臧文仲知賢不舉偷安於位故曰竊位以其知柳下惠之賢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注柳下惠展禽也○正義曰案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惠是其所食之邑名謚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爲惠乎門人從以爲謚莊子云柳下季者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孔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

〔疏〕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正義曰此章戒人責己也躬身也言凡事自責厚薄責於人則所以遠怨咎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

〔疏〕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正義曰此章戒人豫防禍難也如奈也不曰如之何猶言不曰奈是何末無也若曰奈是何者則是禍難已成不可救藥吾亦無奈之何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鄭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疏〕（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正義曰此章貴義小慧謂小小才知言人羣朋其居終竟一日所言不及義事但好行小小才知以陵誇於人難有所成矣哉言終無成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鄭曰義以為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疏〕（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行也義以為質謂操執以行者當以義為體質文之以禮然後行之孫順其言語以出之守信以成之能此四者可謂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己知）〔疏〕（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正義曰此章戒人脩己也病猶患也言君子之人但患己無聖人之道不患人之不知己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猶病也）〔疏〕（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正義曰此章勸人脩德也疾猶病也言君子病其終世而善名不稱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責己小人責人）〔疏〕（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責於己小人責於人也求責也諸於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包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孔曰黨助也君子雖眾不相私助義之與比）〔疏〕（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貌雖矜莊而不爭鬭君子雖眾而不私相黨助義之與比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疏〕（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用人取其善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當察言觀行然後舉之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故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疏〕（子貢至於人○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恕己不及物也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者問於孔子求脩身之要道也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孔子荅言唯仁恕之一言可終身行之也己之所惡勿欲施於人即恕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疏〕（子曰至行也○正義曰此章論正直之道也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者毀謂譖害譽謂稱揚言我之於人於誰毀於誰譽無私毀譽也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者言所稱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者斯此也三代夏殷周也言如此用民無所阿私夏殷周三代之令王所以得稱直道而行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包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疏〕（子曰至矣夫○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多穿鑿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者史是掌書之官也文字也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能者不敢穿鑿孔子言我尚及見此古史闕疑之文有馬者借人乘之者此舉喻也喻己有馬不能調良當借人乘習之也今亡矣夫者亡無也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闕疑至今則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疏〕（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正義曰此章戒人慎口忍事也有言者不必有德故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山藪藏疾國君含垢故小事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王曰或眾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疏〕（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正義曰此章論知人之事也夫知人未易設有一人為眾所惡不可即從雷同而惡之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必察焉又設有一人為眾所好亦不可即從眾而好之或此人行惡眾乃阿黨比周故不可不察○注王曰或眾阿黨比周○正義曰此解眾好之也謂眾多惡人私相阿曲朋黨比近周密也文十八年左傳言渾敦之惡云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杜注云比近也周密也言比是相近也周是親密也雖是親愛之義非為善惡之名為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以君子小人相對故觀文為說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疏〕（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義曰此章論道也弘大也道者通物之名虛無妙用不可須臾離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人才大者道隨之大也故曰人能弘道百姓則日用而不知是人才小者道亦隨小而道不能大其人也故曰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疏〕（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正義曰此章戒人改過也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疏〕（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疏〕（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正義曰此章亦勸人學也人非道不立故必先謀於道道高則祿來故不假謀於食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則無知歲有凶荒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是以君子但憂道德不成不憂貧乏也然耕也未必皆餓學也未必皆得祿大判而言故云耳）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疏〕（子曰至善也○正義曰此章論居官臨民之法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者得位由知守位在仁若人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祿位必將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者莊嚴也涖臨也言雖知及其官仁能守位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者言動必以禮然後善李充云夫知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涖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疏〕（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道德深淺不同之事也言君子之道深遠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故不可小了知也使人饜飫而已是可大受也小人之道淺近易為窮竭故不可大受而可小了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馬曰水火及仁故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為甚）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疏〕（子曰至者也○正義曰此章勸人行仁道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者言水火飲食所由仁者善行之長皆民所仰而生者也若較其三者所用則仁最為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者此明仁甚於水火之事也蹈猶履也水火雖所以養人若履蹈之或時殺人若履行仁道未嘗殺人也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雖與馬意不同亦得為一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疏〕（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正義曰此章言行仁之急也弟子之法為事雖當讓於師若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孔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疏〕（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正義曰此章貴正道而輕小信也貞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案昭七年左傳云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宜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杜注云傳言子產貞而不諒言段受晉邑卒而歸之是正也知宜子欲之而言畏懼後禍是不信故杜氏引此文為注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疏〕（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正義曰此章言其為臣事君之法也言當先盡力敬其職事必有勳績而後食祿也）

子曰。有教無類。（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疏〕（子曰有教無類○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法也類謂種類言人所在見教無有貴賤種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疏〕（子曰道不同不

（相爲謀。正義曰此章言人之爲事必須先謀若道同者共謀則情審不誤若道不同而相爲謀則事不成也）子曰。辭達而已矣。（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疏〕（子曰辭達而已矣。正義曰此章明言語之法也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也）師冕見。（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孔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馬曰相導也）〔疏〕（師冕見至道也。正義曰此章論相師之禮也師冕見者師樂人盲者名冕見謂來見孔子也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者師冕及階及席孔子並告之使師冕知而升階登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者孔子見瞽者必起弟子亦起冕既登席而坐孔子及弟子亦皆坐孔子歷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告師冕使知也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者道謂禮也子張見孔子歷告之未嘗知此禮既師冕出去而問孔子曰此是與師言之禮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者相猶導也孔子然答子張言此固是相導樂師之禮也）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衞靈公第十五

去亂就治（北監本去誤云毛本治作治案治字是也。今訂正）

皆有恥且格之事（本且誤目今正）

衞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衞靈公問陳於孔子（釋文出問陣云直刃反注同本今作陳案陣爲陳之俗字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爲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旁車乘之車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惟王羲小學章獨阜旁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

軍旅末事（本末誤未下末事同。今正）

不可教以末事（皇本不上有則字事下有也字閩本北監本毛本教以作以教案筆解亦作教以與邢疏合作以教者非）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北監本毛本大作太）

明日遂行章（朱子集注本合上爲一章）

在陳絕糧（皇本糧作粮釋文出絕糧云音粮鄭本作粻音張糧也。案糧正字粻粮皆俗字）

孔子去衞如曹（毛本去衞二字空闕）

宋遭匡人之難（皇本無宋字）

君子亦有窮乎（高麗本無有字）

小人窮斯濫矣（說文引濫作𥁰案九經字樣云𥁰今經典相承作濫）

此章記孔子阨於陳也（本阨誤路今正）

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本如誤好今正）

孔曰至之食（案之是乏字上畫板損今補正）

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問今不然（皇本然下有也字閩本北監本毛本問作謂）

此章言善道有統也（本此誤一今正）

是夫子多學而識之也（本夫誤王今正）

子張問行章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皇本高麗本參下有然字案釋文云參所金反包注云參然在目前是古讀如森不讀如驂字當作曑與曾子名同今作參隸之變體竟讀如驂甚誤）

夫然後行（皇本高麗本行下有也字）

在輿則若倚車軛（皇本車作衡軛下有也字釋文出枙字云本今作軛）

玉藻說帶云（本玉誤王下同今並訂正）

朱裏於辟（北監本毛本於作終案終字是也閩本亦誤今正）

并紉約用組三寸（補北監本毛本紉作紐案紐字是也）

紳居二焉（禮記玉藻二作一）

直哉史魚章

則可卷而懷之（唐石經之作也案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曰孔子稱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亦作也字）

則可卷而懷之者（北監本懷誤懔不成字毛本懷之一字空闕）

則韜光晦知（北監本毛本知作迹）

不與時政（閩本北監本毛本無時字）

亦常榮順（閩本北監本毛本亦上有故字）

不忤逆校人（補北監本校作於）

可與言而不與言章

可與言而不與言（閩本北監本毛本不與下有之字朱子集注本亦有之字案唐石經皇本高麗本石經考文提要引岳珂本俱無之字疏述經文本無之字則無之字是）

亦不失言（皇本有所言皆是故無所失者也十字注各本並無）

志士仁人章

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仁作人案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及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俱引作人與唐石經合然皇疏云無求生以害仁者既志善行仁恆欲救物故不自求我之生以害於仁恩之理也則字當作仁又此本正義述經文亦作仁字）

子貢問爲仁章

友其士之仁者（皇本高麗本者下有也字注爲助下同）

將答問仁（本問誤爲今正）

乘殷之輅（釋文出之輅云音路本亦作路是假借字）

不任視聽（本視誤劉今正）

木輅也（本木誤末今正）

巾車掌王之五路（案曰當作五閩本北監本毛本之五並誤車曰）

王在焉曰路（本王誤玉今正）

○正義曰（本正誤玉今正）

周之禮文而備者（閩本北監本毛本無而字案據注文有而字是）

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本馬誤焉今正）

天子白玉珠十二旒（本白玉誤曰王下玉十有二玉七又玉名誤同今正）

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按輿服志作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

卿大夫黑玉珠五旒（○按輿服志作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

先於驕矜（北監本毛本先作失）

案今禮圖（本今誤令今正）

人無遠慮章

人無遠慮（皇本高麗本人下有而字）

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本思誤惡今正）

已矣乎章

已矣乎（皇本無乎字）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知賢而不舉是爲切位（皇本知下有其字無是字切作竊按此爲者省竊作窃遂譌爲切今）

訂正

柳下惠是其所食之邑名（浦鏜云惠當衍字）

不曰如之何章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本末誤未今正）

君子義以爲質章

好行小慧（皇本慧作惠注同釋文出行小慧云音惠小才知魯讀慧爲惠今從古案古多假惠爲慧如韓詩外傳五云主名者其臣惠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列子逢氏有子少而惠是也）

君子義以爲質（釋文出爲質云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畧同案文義君子字不當有孝經三才章疏引亦無君子字經義雜記云有者係衍文蓋先說義以爲質四句然後言君子哉明不當先言君子也）

鄭曰義以爲質云云（高麗本無此注）

君子病無能焉章

包曰君子之人云云（高麗本無此注）

君子矜而不爭章

義之與比也（本比誤此今正）

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皇本高麗本竝無此注）

取其善節也（北監本取誤孰不成字）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勿施於人（皇本人下有也字）

言已之所惡勿加施於人（皇本高麗本竝無此注）

吾之於人也章

吾之於人也（皇本無也字）

如有所譽者（皇本所作可）

馬曰三代云云（高麗本無此注）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唐石經無之字）

今亡矣夫（皇本高麗本今下有則字朱子集注本矣作已案宋石經作矣石經考文提要引宋本九經岳珂本亦作矣今集注本作已非）

巧言亂德章

則亂大謀（高麗本無則字）

巧言亂德（本巧誤則今正）

衆惡之章

王曰衆或阿黨比周（北監本毛本作或衆是也）

頑囂不友（補北監本囂作嚚是也）

人能宏道章

非道宏人（皇本高麗本人下有也字）

王曰才大者（皇本才作材下同又注首無王曰二字）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君子憂道不憂貧（高麗本貧下有也字）

故不假謀於食（北監本毛本假作暇）

君子不可小知章

王曰君子之道深遠（皇本高麗本無王曰二字）

君子貞而不諒章

曰君以夫公孫段（本段誤叚下同今正）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郡齋讀書志載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按皇疏云國家之事知無不爲是敬其事也必有纏勳績乃受祿賞是後其食也蜀石經作而後食其祿是依注文妄增也）

敬其職事也（毛本其作共浦鏜云共疑衍不知其爲誤字）

辭達而已矣章

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高麗本無孔曰字皇本實下有足也二字）

師冕見章

及席（高麗本席下有也字案文義不當有也字各本俱無）

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皇本坐作座字下有及字處下有也字）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六

季氏第十六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政在大夫故孔子陳其正道揚其衰失稱損益以教人舉詩禮以訓子明君子之行正夫人之名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孔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孔曰魯七百里之邦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孔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顚若不能何用相爲）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馬曰柙檻也櫝匱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孔曰疾如女之言）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孔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不患貧而患不安。（孔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包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大小安寧不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孔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屛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屛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疏〕（季氏至內也○正義曰此）

章論魯卿季氏專恣征伐之事也季氏將伐顓臾者顓臾伏義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於魯而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也冉有季氏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者冉有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言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者無乃乃也爾女也雖二子同來告以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言將伐顓臾乃女是罪過與與疑辭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者言昔者先王始封顓臾爲附庸之君使主祭蒙山蒙山在東故曰東蒙且在邦域之中矣者魯之封域方七百里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者言顓臾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伐滅之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者夫子謂季氏也冉有歸其咎惡於季氏也故言季氏欲伐我二人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者周任古之良史也夫子見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呼其名引周任之言以責之言爲人臣者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列位不能則當自止退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者相謂輔相焉何也言輔相人者當持其主之傾危扶其主之顛蹎若其不能何用彼相爲且爾言過矣者爾汝也汝爲季氏輔相而歸咎於季氏自是汝之言罪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者此又爲輔相之人作譬也柙檻也櫝匱也虎兕皆猛獸故設檻以制之龜玉皆大寶故設匱以藏之若虎兕失出於檻龜玉損毀於匱中是誰之過與言是典守者之過也以喻主君有闕是輔相者之過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者此冉有乃自言欲伐顓臾之意也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言今夫顓臾城郭甲兵堅固而又近於費邑若今不伐而取之後世必爲季氏子孫之憂也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者孔子見冉有言將伐顓臾之意故又呼冉有名而責之如汝之言君子所憎疾夫以舍其探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者此下孔子又爲言其正治之法以示非聽說故云丘也聞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言爲諸侯卿大夫者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但患政理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言不憂國家貧但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也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孔子既陳其所聞更爲言其理蓋言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如上所聞此竊云均無寡安無貧而此乃云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欲見政教均平又須上下和睦然後國富民多而社稷不傾危也故衍其文耳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者言夫政教能均平和安如此故遠方之人有不服者則當脩文德使遠人慕其德化而來遠人旣來當以恩惠安存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者謂冉有季路輔相季氏也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者謂不脩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者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言國內之民又不能以恩惠安撫致有異心不可會聚莫能固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者謂將伐顓臾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蕭牆謂屏也蕭之言肅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孔子聖人有先見之明見季氏家臣擅命必知將爲季氏之禍因冉有言顓臾後世必爲子孫憂故言吾恐季孫之憂不遠在顓臾而近在蕭牆之內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注孔曰至孔子○正義曰云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者僖二十一年左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杜注云太皡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是也云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注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言此顓臾始封爲附庸之君以國事附於魯耳猶不爲魯臣故曰魯之附庸春秋之世彊陵弱衆暴寡故當此季氏之時而顓臾已屬魯爲臣故曰當時臣屬魯也○注使主祭蒙山○正義曰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地理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注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正義曰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鄭注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言其顓臾爲附庸在此七百里封域之中也○注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周大夫也與史佚臧文仲並古人立言之賢者也○馬曰至過邪○正義曰云柙檻也者說文云柙檻也檻櫳也一曰圈以藏虎兕爾雅云兕野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青色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是也云櫝匱也者亦說文云也○注孔曰干楯也戈戟也○正義曰干一名楯今謂之旁牌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施紛以持之孔注尚書費誓云施乃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且以爲飾也干扞也並之以扞敵故牧誓云比爾干也戈者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其刃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玄注云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孔曰制之由君）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曰無所非議）

〔疏〕孔曰至不議○正義曰此一章論天下有道無道禮樂征伐所出不同及言衰失之世數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作禮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是天下有道之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者謂天子微弱諸侯上僭自作禮樂專行征伐也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者希少也言政出諸侯不過十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也若魯昭公出奔齊是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者言政在大夫不過五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矣若魯大夫季桓子爲陽虎所囚是也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者陪重也謂家臣也大夫已爲臣故謂家臣爲陪臣言陪臣擅權執國之政命不過三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矣若陽虎三世而出奔齊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言爲政命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議謂謗訕言天下有道則上酌民言以爲政教所行皆是則庶人無有非毀謗議也○注孔曰至乾侯○正義曰云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者案周本紀云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幽王得褒姒愛之使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本紀又云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也云周始微弱者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其詩謂之王國風是周始微弱也云諸侯自作禮樂者謂僭爲天子之禮樂若魯昭公之比也案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是也云專征伐者謂不由王命專擅行其征伐春秋之時諸侯皆是也云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者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卽位是王室微弱政在諸侯始於隱公隱公卒弟桓公允立卒子莊公同立卒子閔公開立卒兄僖公申立卒子文公興立卒子宣公倭立卒子成公黑肱立卒子襄公午立卒子昭公裯立是爲十世也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公孫於齊三十二年卒於乾侯是也○注孔曰至所囚○正義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者謂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爲五世也云爲家臣陽虎所囚者定五年左傳云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是也○注陽虎至奔齊○正義曰魯伐陽虎陽虎出奔齊在定九年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孔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

〔疏〕孔子至微矣○正義曰此章言魯公室微弱政在大夫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者謂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始於宣公言此之時在魯定公之初故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者逮及也言君之政令及於大夫至今四世矣謂季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者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子孫至哀公時皆衰微也○注鄭曰至世矣○正義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者文十八年左傳云文公子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是也公羊傳作子赤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襄仲云至定公爲五世矣者謂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也○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此據左傳及世家文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馬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辨）

〔疏〕孔子至損矣○正義曰此章戒人擇友也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者以人爲友損益於己其類各三也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者直謂正直諒謂誠信多聞謂博學以此三種之人爲友則有益於己也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者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善柔謂面柔和顏悅色以誘人者也便辯也謂佞而復辯以此三種之人爲友則

（有損於已也）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動得禮樂之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孔曰恃尊貴以自恣）樂佚遊。（王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矣。（孔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自損之道）〔疏〕（孔子至損矣○正義曰此章言人心樂好損益之事各有三種也樂節禮樂者謂凡所動作皆得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者謂好稱人之美也樂多賢友者謂好多得賢人以爲朋友也言好此三者於身有益也樂驕樂者謂恃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者謂好出入不節也樂宴樂者謂好沈荒淫溢也言好此三者自損之道也○注沈荒淫瀆○正義曰云沈者書微子云沈酗於酒言人以酒亂若沈沒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荒者廢也謂有所好樂而廢所掌之職事也書云酒荒於厥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皆是淫訓過也言耽酒爲過差也瀆者媟慢也言無復禮節也）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鄭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周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嚮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疏〕（孔子至之瞽○正義曰此章戒卑侍於尊審慎言語之法也侍於君子有三愆者愆過也言卑侍於尊有三種過失之事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者謂君子言事未及於己而輒先言是謂躁動不安靜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者謂君子言論及己己應言而不言是謂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者瞽謂無目之人也言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嚮而便逆先意語者猶若無目人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曰得貪得）〔疏〕（孔子至在得○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人自少及老有三種戒慎之事也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者少謂人年二十九以下血氣猶弱筋骨未定貪色則自損故戒之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者壯謂氣力方當剛強喜於爭鬬故戒之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者老謂五十以上得謂貪得血氣既衰多好聚斂故戒之）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順吉逆凶天之命也）畏大人。（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畏聖人之言。（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恢疏故不知畏）狎大人。（直而不肆故狎之）侮聖人之言。（不可小知故侮之）〔疏〕（孔子至之言○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敬慢不同也君子有三畏者心服曰畏所畏有三種之事也畏天命者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故君子畏之畏大人者大人即聖人也與天地合其德故君子畏之畏聖人之言者聖人之言深遠不可易知測故君子畏之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者言小人與君子相反天道恢疏故小人不知畏也狎大人者狎謂慣忽聖人直而不肆故小人忽之侮聖人之言者侮謂輕慢聖人之言不可小知故小人輕慢之而不行也○注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正義曰虞書大禹謨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

響孔安國云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道即天命也天命無不報故可畏之○注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云利見大人即聖人也乾卦文言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氏云謂覆載也與日月合其明謂照臨也與四時合其序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若福善禍淫也此獨舉天地合其德者舉一隅也○注恢疏故不知畏○正義曰案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言天之網羅恢恢疏遠刑淫賞善不失毫分也○注直而不肆故狎之○正義曰肆謂放肆言大人質直而不放肆故小人輕狎之也）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孔曰困謂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疏〕（孔子至下矣○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生而知之者上也者謂聖人也學而知之者次也者言由學而知道次於聖人謂賢人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者人本不好學因其行事有所困禮不通發憤而學之者復次於賢人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者謂知困而不能學此爲下愚之民也○注孔曰困謂有所不通○正義曰言爲事不能通達者也左傳昭七年公如楚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是其困而學之者也）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疏〕（孔子至思夫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有九種之事當用心思慮使合禮義也視思明者目覩爲視見微爲明言君子覩視當思見微若離婁也聽思聰者耳聞爲聽聽遠爲聰言君子耳聽當思聞遠若師曠也色思溫者言顏色不可嚴猛當思溫也貌思恭者體貌接物不可驕亢當思恭遜也言思忠者凡所言論不可隱欺當思盡其忠心也事思敬者凡人執事多惰窳君子當思謹敬也疑思問者己有疑事不使在躬當思問以辨之也忿思難者謂人以非理忤己己必忿怒心雖忿怒不可輕易當思其後得無患難乎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不思難者也見得思義者言若有所得當思義然後取不可苟也）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孔曰探湯喻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疏〕（孔曰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言善人難得也見善如不及者言爲善常汲汲也見不善如探湯者人之探試熱湯其去之必速以喻見惡事去之疾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者言今人與古人皆有能若此者也隱居以求其志者謂隱遯幽居以求遂其己志也行義以達其道者謂好行義事以達其仁道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者言但聞其語說古有此行之人也今則無有故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孔曰千駟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疏〕（齊景公至謂與○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者景公

齊君景謚也馬四匹爲駟千駟四千匹也言齊君景公雖富有千駟及其死也無德可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者夷齊孤竹君之二子讓位適周遇武王伐紂諫之不入及武王既誅紂義不食周粟故于河東郡蒲坂縣首陽山下采薇而食終餓死雖然窮餓民到于今稱之以爲古之賢人其此所謂以德爲稱者與）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馬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孔曰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疏〕（陳亢至子也○正義曰此章勉人爲詩爲禮也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者伯魚孔子之子鯉也弟子陳亢以爲伯魚是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於餘人故問之對曰未也者荅言未有異聞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者伯魚對陳亢言雖未有異聞有時夫子嘗獨立於堂鯉疾趨而過其中庭夫子謂己曰學詩乎己即對曰未也夫子又言不學詩無以言以古者會同皆賦詩見意若不學之何以爲言也鯉於是退而遂學通於詩也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者謂異日夫子又嘗獨立而伯魚趨過夫子訓之曰學禮乎荅言未也夫子又言若不學禮無以立身以禮者恭儉莊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不學之則無以立其身也鯉於是退而學通於禮聞斯二者蓋言別無異聞但聞此詩禮二者也陳亢退而喜者既問伯魚退而喜悅也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者亢言始但問異聞是問一也今乃聞詩可以言禮可以立且鯉也過庭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嘻嘻褻慢是又聞君子之疏遠其子也故爲得三所以喜也）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疏〕（邦君至夫人○正義曰此章正夫人之名稱也邦君之妻者諸侯之夫人也妻者齊也言與夫齊體上下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君稱之曰夫人者夫之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邦君自稱其妻則曰夫人也夫人自稱曰小童者自稱謙言己小弱之童稚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者謂國中之臣民言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故曰君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者諸於也謂己國臣民稱己君之夫人於他國之人則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以對異邦稱君曰寡君謙言寡德之君夫人對君爲小故曰寡小君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者謂稱他國君妻亦曰君夫人也以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季氏第十六

揚其衰失（本揚誤楊今正）

季氏將伐顓臾章

季氏將伐顓臾（唐石經臾作臾北監本作臾案臾是正字省作臾誤作臾）

伏羲之後（皇本伏羲作宓犧釋文出宓字云音密又音伏本亦作伏案五經文字云宓論語注亦用作宓犧字音伏是唐時論語注俱作宓犧）

季氏貪其土地（皇本無土字）

欲滅而取之（皇本取作有）

來告孔子（皇本子作氏下有也字）

故孔子獨疑求教之（皇本之作也）

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出邦域云邦或作封案邦與封古字雖通然此處疑本作封字孔注云魯七百里之封邪疏云魯之封域方七百里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也又云顓臾爲附庸在此七百里封域之中也皆作封字可證）

魯七百里之封（皇本封作邦）

何以伐爲（皇本高麗本作何以爲伐也）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皇本無二於字高麗本毀下無於字釋文出於匣云本今作柙五經文字云柙與匣同見論語○按柙訓檻匣訓匱是柙爲正字匣爲假借字）

櫝匱也（皇本匱作櫃案櫃乃匱之俗字）

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皇本作失毀非典守者之過邪）

後世必爲子孫憂（釋文出必爲子孫憂云本或作後世必爲子孫憂）

而必爲之辭（皇本高麗本必下有更字）

患政理之不均平（皇本理作治平下有也字釋文出政治云本今作理）

則不貧矣（皇本不下有患字）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出邦內云鄭本作封內）

干楯也（釋文出盾字云又作楯）

不在顓臾（唐石經高麗本在下有於字釋文出不在顓臾云或作不在於顓臾）

而在蕭牆之內也（隸釋載漢石經在下有於字云盍毛包周無於又牆作牆閩本北監本毛本作墻○按墻俗牆字）

言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也（本顓誤顧今正）

且爾言過矣（本且誤目今正）

自是汝之言罪過矣（本自誤目今正）

言將伐顓臾之意（本臾誤更今正）

以舍其探利之說（北監本毛本探作貪）

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本土誤士今正）

則當修文德（本文誤大今正）

而在蕭牆之內也（浦鏜云也下脫者字）

至屏而加肅敬焉（本肅誤蕭今正）

武陽縣東北是也（本北誤此今正）

爾雅云兕野牛（案爾雅野當作似各本皆誤）

戈秘六尺有六寸（監本毛本秘作柲是也閩本亦誤）

戈今句矛戟也（浦鏜云孑誤矛是也）

胡其子（子當作孑閩本毛本並誤）

天下有道章

周幽王爲犬戎所殺（本犬誤天今改）

孔曰至乾侯（北監本毛本作至侯矣）

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今史記周本紀后上有申字）

遂殺幽王麗山下（本同毛本麗作驪）

云專征伐者（浦鏜云專下脫行字）

子昭公裯立（閩本北監本毛本裯作稠○按史漢並作稠左傳作裯說詳左傳注疏校勘記二十六）

祿之去公室章

孔曰文子云云（皇本高麗本竝作鄭元曰）

文公子妃（左氏文十八年傳子作二）

欲立之（左氏文十八年傳欲上重襄仲二字）

益者三友章

友便辟（高麗本辟作僻案馬讀辟爲避鄭讀辟爲譬今高麗本作僻盍與釋文同今既采馬注而字又作僻其誤甚矣）

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皇本作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

友便佞（說文引便作諞案五經文字云諞見周書與便巧之便同）

便辨也（北監本毛本辨作辯說見前）

益者三樂章

樂佚遊（釋文出佚遊云本亦作逸音同○按佚逸字多通用）

謂好沈荒淫溢也（浦鏜云瀆誤溢）

瀆者嫉慢也（案嫉是媟之誤閩本同）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釋文出躁字云魯讀躁爲傲今從古案荀子勸學篇云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鹽鐵論孝養章云言不及而言者傲也皆用魯論）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皇本高麗本無而字）

君子有三戒章

戒之在鬬（唐石經鬬誤鬭皇本閩本誤鬪北監本毛本誤鬭）

戒之在得（釋文出在得云或作德非）

生而知之者章

有困禮不通（補北監本禮作屈）

君子有九思章

孔子至思義（本義誤夫今正）

凡人執事多惰窳（閩本北監本毛本窳作怠）

若一朝之忿（本一字空闕今補正）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民無德而稱焉（皇本高麗本德作得又皇本無而字案得與德字雖通然此處自當作德王注云此所謂以德爲稱正義云此章貴德也又云及其死也無德可稱又云其此所謂以德爲稱者與皆以斯字即指德言直截目然若改爲得頗乖文義）

餓于首陽之下（案論語于皆作於惟此章作于）

陳亢問於伯魚曰章

陳亢（說文云論語有陳伉案亢字子禽與爾雅亢鳥嚨訓相合作伉似非也然漢書古今人表陳亢陳子禽爲二）

（人段玉裁說）

未也不學詩無以言（皇本高麗本也下有曰字言下有也字）

聞斯二者（皇本者下有矣字高麗本者作矣）

問一得三（北監本毛本問誤聞）

邦君之妻章

亦曰君夫人（皇本高麗本人下有也字）

對異邦謙（本邦誤所今正）

諸侯嫡妾不正（釋文出嫡妾云本又作適同）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十六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七

陽貨第十七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知愚禮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君子小人爲行各異今之與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豚。（孔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孔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爲有知）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孔曰以順辭免）〔疏〕（陽貨至仕矣○正義曰此章論家臣專恣孔子遜辭遠害之事也陽貨欲見孔子者陽貨陽虎也蓋名虎字貨爲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孔子不見者疾其家臣專政故不與相見歸孔子豚者歸遺也豚豕之小者陽貨欲使孔子往謝因得從容見之故遺孔子豚也孔子時其亡而往拜之者謂伺虎不在家時而往謝之也遇諸塗者塗道也孔子既至貨家而反於道路與相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者貨呼孔子使來就己言我與汝有所言也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者此陽貨謂孔子之言也寶以喻道德言孔子不仕是懷藏其道德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使迷亂其國也仕者當拯弱興衰使功被當世今爾乃懷寶迷邦可以謂之仁乎曰不可者此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仁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者此亦陽貨謂孔子辭亟數也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可謂有知乎不得爲有知也曰不可者此亦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知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者此陽貨勸孔子求仕之辭逝往也言孔子年老歲月已往不復留待我也當急求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者諾應辭也孔子知其勸仕故應答之言我將求仕以順辭免去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曰君子慎所習）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孔曰上知不可使爲惡下愚不可使強賢）〔疏〕（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當慎其所習也性謂人所稟受以生而靜者也未爲外物所感則人皆相似是近也既爲外物所感則習以性成若習於善則爲君子若習於惡則爲小人是相遠也故君子慎所習然此乃是中人耳其性可上可下故遇善則升逢惡則墜也孔子又嘗曰唯上知聖人不可移之使爲惡下愚之人不可移之使強賢此則非如中人性習相近遠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曰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孔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疏〕（子之至之耳○正義曰此章論治民之道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者之適也武城魯邑名時子游爲武城宰意欲以禮樂化導於民故弦歌孔子因適武城而聞其聲也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者莞爾小笑貌言雞乃小牲割之當用小刀何用解牛之大刀以喻治小何須用大道今子游治小用大故笑之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者子游見孔子笑其治小用大故稱名而引昔聞夫子之言以對之道謂禮樂也禮節人心樂和人聲言若在位君子學禮樂則愛養下人也若在下小人學禮樂則人和而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者呼其弟子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者孔子語其從者言子游之說是我前言戲之以治小而用大道其實用大是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疏〕（公山至周乎○正義曰此章論孔子欲不避亂而與周道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者弗擾即左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爲季氏費邑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據邑以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者上下二之俱訓爲適末無也已止也子路以爲君子當去亂就治今孔子乃欲就亂故不喜說且曰無可適也則止之何必公山氏之適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者孔子荅其欲往之意也徒空也言夫人召我者豈空然哉必將用我道也如有用我道者我則興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爲周乎吾是以不擇地而欲往也○注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正義曰案定五年左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是其事也至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陽虎敗而出至十二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國人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孔曰不見侮慢）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惠則足以使人。〔疏〕（子張至使人○正義曰此章明仁也子張問仁於孔子者問何如斯可謂之仁也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者言爲仁之道有五也請問之者子張復請問五者之目也曰恭寬信敏惠者此孔子略言爲仁五者之名也恭則不侮者此下孔子又歷說五者之事也言己若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己故不見侮慢寬則得衆者言行能寬簡則爲衆所歸也信則人任焉）

（者言而有信則人所委任也敏則有功者敏疾也應事敏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者有恩惠則人忘其勞也）

佛肸召。子欲往。（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疏〕佛肸至不食○正義曰此章亦言孔子欲不擇地而治也佛肸召子欲往者佛肸爲晉大夫趙簡子之中牟邑宰以中牟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者言君子不入不善之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者言今佛肸以中牟畔則是身爲不善而子欲往如前言何子曰然有是言也者孔子荅云雖有此不入不善之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者孔子之意雖言不入不善緣君子見幾而作亦有可入之理故謂之作譬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皁緇黑色也人豈不曰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以喻君子雖居濁亂濁亂不能汚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者孔子又爲言其欲往之意也匏瓠也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江熙云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肸乎欲往之意以示無係以觀門人之意如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未入室安得聖人之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孔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孔曰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孔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孔曰狂妄抵觸人）〔疏〕子曰至也狂○正義曰此章勸學也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者蔽謂蔽塞不自見其過也孔子呼子路而問之曰汝嘗聞六言不學而皆蔽塞者乎對曰未也者子路對言未嘗聞也居吾語女者居由坐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吾將語女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者此下歷說六言六蔽之事也學者覺也所以覺寤未知也仁之爲行學則不固是以愛物好與曰仁若但好仁不知所以裁之所施不當則如愚人也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者明照於事曰知若不學以裁之則其蔽在於蕩逸無所適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者人言不欺爲信則當信義若但好信而不學以裁之其蔽在於賊害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者絞切也正人之曲曰直若好直而不學則失於譏刺太切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者勇謂果敢當學以知義若好勇而不好學則是有勇而無義則爲賊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者狂猶妄也剛者無欲不爲曲求若好特其剛不學以制之則其蔽也妄抵觸人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包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孔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鄭曰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孔曰羣居相切瑳）可以怨。（孔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疏〕子曰至也與○正義曰此章勸人學詩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者小子門人也莫不也孔子呼門人曰何不學夫詩也詩可以興者又爲說其學詩有益之理也若能學詩詩可以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爲比興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俗盛衰可以觀覽知之也可以羣者詩有如切如磋可以羣居相切磋也可以怨者詩有君政不善則風刺之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邇近也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之事君之道也言事父與君皆有其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言詩人多記鳥獸草木之名以爲比興則因又多識於此鳥獸草木之名也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者爲猶學也孔子謂其子伯魚曰女學周南召南之詩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者又爲說宜學周南召南之意也牆面面向牆也周南召南國風之始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若學之則可以觀與人而不爲則如面正向牆而立無所觀見也○注周南至而立○正義曰云周南召南國風之始者詩序云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謂之正國風爲十五國風之始也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者亦詩關雎序文也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也云三綱之首王化之端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二南之詩首論夫婦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騶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致嘉瑞故爲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疏〕子曰至乎哉○正義曰此章辨禮樂之本也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皆行禮之物也言禮之所云豈在此玉帛云乎哉言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在於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者鐘鼓樂之器也樂之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非謂貴此鐘鼓鏗鏘而已故孔子歎之重言之者深明樂之本不在玉帛鐘鼓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孔曰荏柔也爲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孔曰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疏〕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正義曰此章疾時人體與情反也厲矜莊也荏柔佞也穿穿壁窬窬牆也言外自矜厲而內柔佞爲人如此譬之猶小人外雖持正內常有穿壁窬牆竊盜之心也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疏〕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之詭隨也舊解有二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疏〕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不習而傳之也塗亦道也言聞之於道路則於道路傳而說之必多謬妄爲有德者所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孔曰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疏〕子曰鄙夫至至矣○正義曰此章論鄙夫之行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者言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者此下明鄙夫不可與事君之由也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也言其初未得事君也時常患己不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之者言不能任直守道常憂患失其祿位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者苟誠也若誠憂失之則用心顧惜竊位偷安言其邪媚無所不爲也以此故不可與事君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馬曰有廉隅）今之矜也忿戾。（孔曰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疏〕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今人澆薄不如古人也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者亡無也言古者淳朴之時民之行有三疾今也澆薄或是亦無也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者此下歷言三疾也肆謂極意敢言多抵觸人也今之狂也蕩者謂忿怒而多咈戾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者謂心直而無邪曲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者謂多行欺詐自利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疏〕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正義曰此章與學而篇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孔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孔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疏〕子曰至家者○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邪奪正也惡紫之奪朱也者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者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淫聲亂正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也○注孔曰至正色○正義曰云朱正色紫間色者皇氏云謂青赤黃白黑五

（方正色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騮黃色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爲木木色青木刻土土色黃並以所刻爲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爲火火色赤火刻金金色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爲金金色白金刻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爲水水色黑水刻火火色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騮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黃土刻水水色黑故騮黃色黃黑也）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疏〕（子曰至言哉○正義曰此章戒人慎言也子曰予欲無言者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以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不欲言故告曰夫子若不言則弟子等何所傳述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者此孔子舉天亦不言而令行以爲譬也天何嘗有言語哉而四時之令遞行焉百物皆依時而生焉天何嘗有言語教命哉以喻人若無言但有其行不亦可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爲其將命者不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疏〕（孺悲至聞之○正義曰此章蓋言孔子疾惡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者孺悲魯人也來欲見孔子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也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者將猶奉也奉命者主人傳辭出入也初將命者來入戶言孺悲求見夫子辭之以疾又爲將命者不已故取瑟而歌令將命者聞之而悟己無疾但不欲見之所以令孺悲思之）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曰子生於二歲爲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疏〕（宰我至母乎○正義曰此章論三年喪禮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者禮喪服爲至親者三年宰我嫌其期月大遠故問於夫子曰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者此宰我又說喪不可三年之義也言禮檢人迹樂和人心君子不可斯須去身推在喪則皆不爲也不爲既久故禮壞而樂崩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者宰我又言三年之喪一期爲足之意也夫人之變遷本依天道一期之間則舊穀已沒新穀已成鑽木出火謂之燧言鑽燧者又已改變出火之木天道萬物既已改新則人情亦宜從舊故喪禮但一期而除亦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者孔子見宰我言至親之喪欲以期斷故問之言禮爲父母之喪既殯食粥居倚廬斬衰三年期而小祥食菜果居堊室練冠縓緣要絰不除今女既期之後食稻衣錦於女之心得安否乎曰安者宰我言既期除喪即食稻衣錦其心安也女安則爲之者孔子言女心安則自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者孔子又爲說不可安之禮旨美也言君子之居喪也疾即飲酒食肉雖食美味不以爲甘雖聞樂聲不以爲樂寢苫枕塊居處不求安也故不爲食稻衣錦之事今女既心安則任自爲之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者予宰我名宰我方當愚執夫子不欲面斥其過故宰我既問而出去孔子對二三子言曰夫宰予不仁於父母也凡人子生未三歲常爲父母所懷抱既三年然後免離父母之懷是以聖人制喪禮爲父母三年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者通達也謂上自天子下達庶人皆爲父母三年故曰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者爲父母愛己故喪三年今予也不欲行三年之服是有三年之恩愛於父母乎○注馬曰至火也○正義曰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者周書孔子所刪尚書百篇之餘也晉成康中得之汲冢有月令篇其辭今亡案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玄注云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其文與此正同釋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用之柞楢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注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鄭玄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也聖人雖以三年爲文其實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爲制也○注孔曰至愛乎○正義曰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小雅蓼莪文鄭箋云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云予也有三年之愛乎者言宰予不欲服喪三年是無三年之愛也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疏〕（子曰至乎已○正義曰此章疾人之不學也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者言人飽食終日於善道無所用心則難以爲處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者賢勝也已止也博說文作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簙圍棊謂之奕說文奕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棊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棊稱奕者又取其落奕之義也夫子爲其飽食之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曰不有博奕之戲者乎若其爲之猶勝乎止也欲令據此爲樂則不生淫欲也）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疏〕（子路至爲盜○正義曰此章抑子路也子路曰君子尚勇乎者子路有勇意謂勇可崇尚故問於夫子曰君子當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者言君子不尚勇而上義也上即尚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者君子指在位者合宜爲義言在位之人有勇而無義則爲亂逆在下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爲盜賊）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孔曰訕謗毀）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馬曰窒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孔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疏〕（子貢至直者○正義曰此章論人有惡行可憎惡也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者君子謂夫子也子貢問夫子之意亦有憎惡者乎子曰有惡者荅言有所憎惡也惡稱人之惡者謂好稱說人之惡所以惡之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訕謗毀也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所以惡之也惡勇而無禮者勇而無禮義爲亂所以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窒謂窒塞謂好爲果敢窒塞人之善道所以惡之也曰賜也亦有惡乎者子貢言賜也亦有所憎惡也惡徼以爲知者徼抄也禮毋抄說者抄人之意以爲己有所以惡之惡不孫以爲勇者孫順也君子義以爲勇若以不順爲勇者亦可惡也惡訐以爲直者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人之爲直當自直己若攻發他人陰私之事以成己之直者亦可惡也）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疏〕（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正義曰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難畜養所以難養者以其親近之則多不孫順疏遠之則好生怨恨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明若文母之類則非所論也）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鄭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疏〕（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正義曰此章言人年四十猶爲惡行而見憎惡於人者則是其終無善行也已以其年在不惑而猶爲人所惡必不能追改故也）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歸孔子豚（釋文出歸孔子云如字鄭本作饋魯讀爲歸今從古案歸饋古今字儀禮聘禮注今文歸或爲饋）

遇諸塗（釋文出塗字云字當作途○按古道塗字多作涂从辵从土皆後出字）

言孔子栖栖好從事（北監本毛本栖作棲此疏中亦作棲案說文西爲本字或作棲此作栖又爲棲之俗字）

以順辭免（皇本免下有害也二字）

予與爾言者（本予誤子今正）

仕者當拯弱興衰（北監本毛本弱作溺）

言孔子年老（本老誤者今正）

性相近也章

唯上知與下愚（皇本唯作惟說見前）

不可使爲惡（皇本爲上有强字案釋文爲下强賢作音則此處亦無强字）

未爲外物所感（本未誤夫今正）

下愚之人（閩本北監本毛本人作夫）

子之武城章

聞弦歌之聲（皇本弦作絃案說文有弦無絃）

夫子莞爾而笑（釋文出莧爾云本今作莞案易夬莧陸夬夬虞注莧悅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是仲翔所見本亦作莧字）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高麗本無也字）

言雞乃小牲（本牲誤往今正）

而引昔聞夫子之言以對之（本昔誤焉閩本同今正）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公山弗擾（皇本高麗本弗作不注同）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高麗本之字不重）

如有用我者（皇本用上有復字）

此章論孔子不避亂而興周道也（本避誤壁今正）

改步改玉（本玉誤王閩本同今正）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孔子曰（高麗本曰上有對字）

佛肸召章

佛肸召（唐石經同皇本佛肸作胇肸後同案漢書古今人表作茀肸佛茀胇三字皆以音近通借五經文字云肸肸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

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皇本不上有曰字）

涅而不緇（閩本同毛本涅作湼案史記孔子世家及論衡問孔篇俱作不淄淄與緇古字通後漢書后妃紀云恩隆好合遂忘淄蠹以淄爲緇又隸釋載費鳳别碑有云埿而不滓史記屈原賈生傳云爵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亦云賢者泥而不滓似皆本此當是古魯異文）

故謂之作譬（浦鏜云爲誤謂）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皇本無也字）

未也居吾語女（皇本居上有曰字）

居由坐也（閩本同毛本由作猶）

好剛不好學（本學誤之今正）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皇本以子謂伯魚曰以下别爲一章朱子集注本與皇本同）

羣居相切瑳（毛本瑳並作磋）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皇本高麗本召作邵下及注並同○按周召字當作召作邵非）

樂得淑女（皇本無樂字）

如向牆而立（皇本立下有也字釋文出如鄉云又作向同說見前）

王者之風（本王誤五今正）

三綱者何謂（今白虎通謂下有也字）

禮云禮云章

鍾鼓云乎哉（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鍾作鐘注疏並同）

言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本而誤不今正）

深明樂之本（北監本毛本樂上有禮字此誤脫也）

色厲而內荏章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釋文出穿踰云本又作窬音同案孔注云窬窬牆也則字當從踰）

鄉原章

而爲意以待之（皇上意上有己字）

是賊亂德也（皇本也上有者字釋文出是敗亂云敗或作賊字）

而見人輒原其趣嚮（皇本嚮作向釋文出趣鄉云本今作向說見前）

言此所以賊德（諸本有也字）

道聽而塗說章

德之棄也（高麗本無也字）

鄙夫章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釋文出與哉云本或作無哉）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高麗本無也字）

苟患失之（高麗本無之字）

言其邪媚無所不爲（皇本無其字爲下有也字）

則用心固惜（案固當作顧各本皆不誤今正）

古者民有三疾章

與今時異（本今誤令今正）

古之矜也廉（釋文出廉字云魯讀廉爲貶今從古）

今之狂也蕩者謂忿戾而多咈戾（蕩者下毛本有謂無所依據大放浪也古之矜也廉者謂有廉隅自檢束也今之矜也忿戾者三十字閩本北監本並有上謂字以下二十九字閩本實闕北監本空闕）

巧言令色章

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皇本高麗本無此節經注）

惡紫之奪朱也章

惡紫之奪朱也（高麗本無也字下雅樂下同）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皇本者作也高麗本無者字）

傾覆國家（皇本作傾覆其國家也）

謂青赤田白黑（北監本毛本田作黃是也浦鏜云謂上脫正字）

緑紅碧紫騮黃色是也（浦鏜云色字衍）

東爲木（本東誤策今正）

木刻土（閩本同案刻當作克下同）

中央上上色黃（案二上字並當作土浦鏜云央下脫爲字）

土刻水（本土誤士今正）

予欲無言章

天何言哉（釋文出天何言哉云魯讀天爲夫今從古）

孺悲欲見孔子章

孺悲欲見孔子（釋文出孺悲云字亦作孺案五經文字云孺經典及釋文或作孺與孺同）
孔子辭以疾（皇本高麗本以上有之字）
爲其將命者不已（皇本已上有知字）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期已久矣（釋文出期已久矣云一本作朞）
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皇本無之文二字）
食夫稻衣夫錦（皇本高麗本稻下錦下有也字案世說規箴篇引此文亦竝有也字）
安女安則爲之（皇本女上有曰字）
子生於二歲（案二當作三皇本於作未）
天下之通喪也（史記弟子列傳喪作義）
於其父母乎（漢石經無乎字）
欲報之恩（皇本恩作德）
宰我嫌其期月大遠（北監本毛本期月作三年）
推在喪則皆不爲也（案推當惟誤）
一期之間（本間誤問今正）
其辭今亡（本今誤令今正）
天下之通喪也（禮記三年問通作達案此本疏後述經文亦作達喪）
先王制禮也（今禮記檀弓王下有之字）
不至者（今禮記檀弓至下有焉字）
有三年之愛乎者（浦鏜云愛下脫於其父母四字）

飽食終日章

不有博奕者乎（皇本閩本同北監本毛本奕作弈閩本疏中亦作弈此本疏中唯說文下作弈按當作弈从廾亦聲）
馬曰（高麗本無馬曰字）
善生淫欲（皇本欲作慾下有也字釋文出淫慾云本今作欲○按欲慾古今字）
局戲也（毛本局作局說見前）
古者烏曾作簙（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曾改作曹是也案廣韻十九鐸衆經音義八藝文類聚七十四引世本竝作烏曹說文作烏冑段玉裁說文注已正其誤）
夫子爲其飽食之之（按之之當是終日之誤）
猶勝乎上也（北監本毛本上作止）

君子尚勇乎章

君子義以爲上者（本以誤而今正）
言君子不尚勇而上義也（北監本毛本上作尚）

君子亦有惡乎章

子貢曰（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問字）
君子亦有惡乎（漢石經無亦字下有惡無惡字）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漢石經無流字案皇疏云又憎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也邢疏云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所以惡之也是皇邢兩本亦無流字九經古義云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云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皆無流字）
惡果敢而窒者（釋文出而窒云魯讀窒爲室今從古案室乃窒之省文隸釋載漢韓勑脩孔廟後碑以窒爲室）
賜也亦有惡乎（皇本高麗本乎作也）
惡徼以爲知者（釋文出徼以云鄭本作絞案敫聲交聲古音同部故得通借）
抄人之意（皇本抄上有惡字）
禮毋抄說（案抄當作勦北監本毋誤母○按段玉裁云曲禮勦字从刀不从力）

唯女子與小人章

遠之則怨（皇本怨上有有字）
若文母之類（本母誤毋今正）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年四十而見惡焉（漢石經作年卌見惡焉）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八

微子第十八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君子仁人或去或死否則隱淪巖野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乳生八士之名以前篇言羣小在位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疏〕（微子至仁焉○正義曰此章論殷有三仁志同行異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者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見紂無道微子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愛人謂之仁三人所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注馬曰至見殺○正義曰云微箕二國名子爵也者孔安國云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去無道鄭玄以爲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辟漢景帝名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啓與其弟仲衍皆紂之同母庶兄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尤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偏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親戚不知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者尚書微子篇備有去殷之事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是也）

柳下惠爲士師。（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疏〕（柳下至之邦○正義曰此一章論柳下惠之行也柳下惠爲士師者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者時柳下惠爲魯典獄之官任其直道羣邪醜直故三被黜退人曰子未可以去乎者或人謂柳下惠曰吾子數被黜辱未可以去離魯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者荅或人不去之意也焉何也枉曲也時世皆邪已用直道以事於人則何往而不三黜乎言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若舍其直道而曲以事人則在魯亦不見黜何必去父母所居之國也○注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士師卽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皆以士爲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爲典獄之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

之間待之。（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疏〕（齊景至子行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失所也齊景公待孔子者待遇也謂以祿位接遇孔子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者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若魯季氏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者時景公爲臣下所制雖說孔子之道而終不能用故託云聖道難成吾老不能用也孔子行者去齊而歸魯也○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案世家云魯昭公奔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數問政景公說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諫而止之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是其事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疏〕（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去無道也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遂行也案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八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途途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之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犂鉏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九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曰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曰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往者不可諫。（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來者猶可追。（孔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曰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包曰下下車）〔疏〕（楚狂至之言○正義曰此章記接輿佯狂感切孔子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者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與接輿相遇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者此其歌辭也知孔子有聖德故比孔子於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求合諸國而每不合是鳳德之衰也諫止也言已往所行者不可復諫止也自今已來尤可追而自止欲勸孔子辟亂隱居也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殆危也言今之從政者皆無德自將危亡無日故曰殆而而皆語辭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謂下車孔子感其言故下車欲與語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者趨謂疾行也疾行以辟孔子故孔子不得與之言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曰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辟人之法已之爲士則從辟世之法）耰而不輟。（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爲其不達已意而便非已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孔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疏〕（長沮至易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周流爲隱者所識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者長沮桀溺隱者也耜耕器也二耜爲耦津濟渡之處也長沮桀溺並二耜而耕孔子道行於旁過之使子路往問濟渡之處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者執輿謂執轡在車也時子路爲御既使問津孔子代之而執轡故長沮見而問子路曰夫執轡者爲誰人子路曰爲孔丘者子路以其師名聞於天下故舉師之姓名以荅長沮也曰是魯孔丘與者長沮舊聞夫子之名見子路之荅又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魯國之孔丘與是疑而未定之辭曰是也者子路言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矣者長沮言既是魯孔丘是人數周流天下自知津處故乃不告問於桀溺者長沮不告津處故子路復問桀溺桀溺曰子爲誰者不識子路故問之曰爲仲由者子路稱姓名以荅也曰是魯孔丘之徒與者桀溺舊聞魯孔丘之門徒有仲由有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與曰然者然尤是也子路言已是魯孔丘之徒也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者此譏孔子周流天下也滔滔周流之貌言孔子何事滔滔然周流者乎當今天下治亂同皆是無道也空舍此適彼誰以易之爲有道者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者士有辟人辟世之法謂孔子從辟人之法長沮桀溺自謂從辟世之法且而皆語辭與猶等也既言天下皆亂無以易之則賢者皆合隱辟且等其隱辟從辟人之法則有周流之勞從辟世之法則有安逸之樂意令孔子如已也耰而不輟者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子路行以告者子路以長沮桀溺之言告夫子夫子憮然者憮失意貌謂不達已意而便非已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者孔子言其不可隱居避世之意也山林多鳥獸不可與同羣若隱於山林是同羣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者與謂相親與我非天下人之徒衆相親與而更誰親與言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者言凡天下有道者我皆不與易也爲其已大而人小故也○注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正義曰此周禮考工記文也鄭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並發之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月令云脩耒耜鄭注云耜者耒之金）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包曰丈人老人也蓧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邪）植其杖而芸。（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拱而立。（未知所以荅）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子路曰。不仕無義。（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包曰倫道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已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疏〕（子路至之矣○正義曰此章記隱者與子路相譏之語也[illegible]）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逸民者節行超逸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鄭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

已矣。（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身中清。廢中權。（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疏〕逸民至不可○正義曰此章論逸民賢者之行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者逸民謂民之節行超逸者也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者此下孔子論其逸民之行也言其直己之心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不辱身也惟伯夷叔齊有此行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者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者又論此二人食祿亂朝是降志辱身也倫理也中慮也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不以世務嬰心故亦謂之逸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者放置也清純潔也權反常合道也孔子又論此二人隱遯退居放置言語不復言其世務其身不仕濁世應於純潔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應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者孔子言我之所行則與此逸民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故曰無可無不可也不論朱張之行者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孔曰播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孔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疏〕大師至於海○正義曰此章記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也大師摯適齊者大師樂官之長名摯去魯而適齊也亞飯干適楚者亞次也天子諸侯每食奏樂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次飯樂師名干往楚三飯樂師名繚往蔡四飯樂師名缺往秦鼓方叔入於河者擊鼓者名方叔入於河內也播鼗武入於漢者播搖也鼗如鼓而小有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搖鼗者名武入居於漢中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者陽襄皆名二人入居於海內也。周公謂魯公（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曰。君子不施其親。（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孔曰大故謂惡逆之事）〔疏〕周公至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正義曰此一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也周公謂魯公者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將之國周公戒之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施易也言君子爲國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當行博愛廣敬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以用也既仕爲大臣則當聽用之不得令大臣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者大故謂惡逆之事也故舊朋友無此惡逆之事則不有遺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者求責也任人當隨其才無得責備於一人也。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爾）〔疏〕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正義曰此章記異也周時有人四偏生子而乳之每乳

皆二子凡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耳鄭玄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

論語注疏卷十八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其時尤尚爲妾（閩本同北監本毛本尤作猶是也○按今本呂氏春秋無其時猶三字）

改而爲妻後生紂（案呂氏春秋呂覽改作已後作而是也）

紂之父欲立微子啓（○案呂氏春秋父下有紂之母三字立作置下同）

比干是紂之親（今家語作比干於紂親）

乃與太師謀遂去（史記殷本紀太師下有少師二字）

吾聞聖人心有七竅（本竅誤窮今正）

柳下惠爲士師章

所至之國（皇本所上有於字）

齊景公待孔子章

季氏爲上卿最貴（史記孔子世家集注引上卿作正卿）

異日（本日誤曰今正）

齊人歸女樂章

齊人歸女樂（釋文出齊人歸云鄭作饋案說見陽貨篇）

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本馬誤焉史記孔子世家馬上有文字）

則吾尤可以正（北監本毛本尤作猶正作止是也）

彼婦人之口（北監本毛本無人字下彼婦人之謂亦無人字又謂作謁與今史記合）

以羣婢故也（史記孔子世家無故字也下有夫字下適衛下無矣字）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章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高麗本孔子下有之門二字閩本狂誤往下同案高麗本有之門二字頗與古合蓋接輿乃楚狂之名過孔子者過孔子之門也莊子人間世言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正指此事故鄭君注孔子下云下堂出門最爲明確包咸以下爲下車甚誤）

何德之衰（漢石經何下有而字衰下有也字下可諫可追下竝同皇本高麗本句末亦竝有也字唐石經唯衰下有也字案莊子人間世作何如德之衰也如與而古字通）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釋文出殆而云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來者猶可追（本猶誤尤下同今正）

趍而辟之（各本趍作趨下同）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夫執輿者爲誰（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皇本誰下有乎字）

曰是也曰（漢石經無也字下曰字皇本高麗本上曰上有對字）

是魯孔丘之徒與（釋文出孔子之徒與云一本作子是本今作孔丘之徒與案史記孔子世家作子孔丘之徒與）

滔滔者（釋文出滔滔云鄭本作悠悠案史記孔子世家亦作悠悠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孔注云悠悠者周流之貌也鄭作悠悠亦从古論今注中仍作滔滔當是何晏从魯論妄改）

耰而不輟（漢石經耰作櫌案說文亦引作櫌與漢石經合五經文字云櫌音憂覆種見論語經典及釋文皆作耰）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漢石經無行字夫字案史記孔子世家亦無行字因丈人章而誤衍也皇侃疏已有行字）

鳥獸不可與同羣（皇本高麗本羣下有也字）

隱於山林是同羣（皇本作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按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隱居山林是同羣也）

有恐非是〔補〕明監本有作又

是與（浦鏜云當爲是魯國孔丘之徒與八字）

夫子憮然者憮失意貌（本憮竝誤撫今正）

謂不達己意（本謂誤其今正）

鳥獸不可與同羣者（本鳥誤烏下竝同閩本下山林多鳥獸烏字亦誤烏）

兩人竝發之（今周禮攷工記注竝作倂）

今之耜歧頭兩金（閩本北監本毛本歧作岐○按岐歧正俗字）

子路從而後章

以杖荷蓧（皇本蓧作篠釋文出蓧字云本又作條又作莜案說文玉篇竝引作莜是莜爲本字蓧爲假借字條又爲蓧之省文史記孔子世家引包氏注蓧草器名也字當从艸無疑今包注作竹器竹乃艸字之訛皇本竟改从竹作篠并云籮籠之屬誤益甚矣）

植其杖而芸（漢石經植作置芸作耘釋文出而芸云音云多作耘字案植置古字通耘爲本字芸乃假借字）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漢石經作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皇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案後漢書申屠蟠傳注亦作其可廢也）

欲絜其身（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絜作潔案潔乃絜之俗字）

道之不行（皇本高麗本行下有也字）

見子之士〔補〕（明監本士作事是也）

逸民章

朱張（釋文出朱張云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案鄭氏不以朱張爲人姓名故讀朱如周朱周一聲之轉書譸張爲幻本或作侜張亦作侏張此言逸民之行皆不合於正故云侏張猶師古注夷逸謂竄於蠻夷而遁亦不以爲人姓名也○按下無謂朱張之語）

不辱其身（皇本高麗本身下有者字）

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案已以古字通）

謂虞仲夷逸（漢石經逸作佚案前夷逸字闕○按二字古多通用）

身中清（史記孔子世家身作行）

降志辱身矣者（案者字誤衍諸本並無）

中慮也（案此三字是中倫中慮之誤）

應於純潔（北監本毛本同案潔當作絜）

荀卿以比孔子（本比誤此今正）

大師摯適齊章

入於河（唐石經皇本於作干下入於海入於漢同）

播鼗武（皇本高麗本鼗作鞀釋文出鼗字云亦作鞉案說文鞀或从兆作鞉或从鼓从兆作鼗此作鼗乃鼗之變體）

播搖也（皇本搖上有猶字）

太師樂官之長（北監本同毛本太作大）

鼗如鼓而小（本鼗誤人今正）

周公謂魯公曰章

周公謂魯公曰（高麗本謂作語）

君子不施其親（釋文出不弛云本今作施案施弛古字通禮記孔子閒居引詩弛其文德注弛作施周禮遂人以其施舍注云施讀爲弛）

入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案入當作不皇本作不以他人親易其親也）

施不易也（孫志祖云不字當衍）

無此惡逆之事（本事誤士今正）

周有八士章

生八子（皇本生作得案釋文明出生字是陸氏所見本亦不作得字）

故記之爾（皇本爾作耳）

徧生子而乳之（本徧誤偏今正）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九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子張第十九

〔疏〕（正義曰此篇記士行交情仁人勉學或接聞夫子之語或辨揚聖師之德以其皆弟子所言故善次諸篇之後）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孔曰致命不愛其身）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疏〕（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士行也士者有德之稱自卿大夫已下皆是致命謂不愛其身子張言爲士者見君有危難不愛其身致命以救之見得利祿思義然後取有祭事思盡其敬有喪事當盡其哀有此行者其可以爲士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孔曰言無所輕重）〔疏〕（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正義曰此章言人行之不備者弘大也篤厚也亡無也言人執守其德不能弘大雖信善道不能篤厚人之若此雖存於世何能爲有而重雖沒於世何能爲無而輕言於世無所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疏〕（子夏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與人結交之道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者門人謂弟子問交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者子張反問子夏之門人汝師嘗說結交之道云何乎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者子夏弟子對子張述子夏之言也子夏言結交之道若彼人賢可與交者卽與之交若彼人不賢不可與之交者則拒之人而不交子張曰異乎吾所聞者言己之所聞結交之道與子夏所說異也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者此所聞之異者也言君子之人見彼賢則尊重之雖衆多亦容納之人有善行者則嘉美之不能者則哀矜之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者既陳其所聞又論其不可拒人之事誠如子夏所說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設若我之大賢則所在見容也我若不賢則人將拒我不與己交又何暇拒他人乎然二子所言各是其見論交之道不可相非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道謂異端）致遠恐泥。（包曰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爲也。〔疏〕（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正義曰此章勉人學爲大道正典也小道謂異端之說百家語也雖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觀覽者焉然致遠經久則恐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學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孔曰日知其所未聞）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疏〕（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正義曰此章勸學也亡無也舊無聞者當

（學之使日知其所未聞舊已能者當溫尋之使月無忘也能如此者可以謂之好學）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孔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而近思。（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思己所未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在其中矣。（〔疏〕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正義曰此章論好學近於仁也博廣也篤厚也志識也言廣學而厚識之使不忘切問者親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不汎濫問之也近思者思己所未能及之事不遠思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者之性純篤今學者既能篤志近思故曰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疏〕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正義曰此章亦勉人學舉百工以爲喻也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也致至也言百工處其肆則能成其事猶君子勤於學則能至於道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疏〕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正義曰此章言小人不能改過也言小人之有過也必文飾其過彊爲辭理不言情實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鄭曰厲嚴正〔疏〕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德也望之卽之及聽其言也有此三者變易常人之事也厲嚴正也常人遠望之則多懈惰卽近之則顏色猛厲聽其言則多佞邪唯君子則不然人遠望之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常儼然也就近之則顏色溫和及聽其言辭則嚴正而無佞邪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王曰厲猶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疏〕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使下事上之法也厲猶病也言君子若在上位當先示信於民然後勞役其民則民忘其苦也若未嘗施信而便勞役之則民以爲從欲崇侈妄加困病於己也若爲人臣當先盡忠於君待君信己而後可諫君之失若君未信己而便稱君過失以諫諍之則君以爲謗讟於己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孔曰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疏〕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正義曰此章論人之德有小大而行亦不同也閑猶法也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脩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孔曰噫心不平之聲）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馬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孔曰終始如一唯聖人耳〔疏〕子游至人乎○正義曰此章論人學業有先後之法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者子游言偃也門人小子謂弟子也應當也抑語辭也本謂先王之道言偃有時評論子夏之弟子但當對賓客脩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今子夏弟子於其本先王之道則無有不可奈何故云如之何也子夏聞之曰噫者噫心不平之聲子夏既聞子游之言中心不平之故曰噫言游過矣者謂言偃所說爲過失也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者言君子教人之道先傳業者必先厭倦誰有先傳而後倦者乎子夏言我之意恐門人聞大道而厭倦故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者諸之也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之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者言君子之道當知學業以次安可便誣罔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者卒猶終也言人之學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終始如一不厭倦者其唯聖人耳）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優則仕。（〔疏〕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正義曰此章勸學也言人之仕官行已職而優閒有餘力則以學先王之遺文也若學而德業優長者則當仕進以行君臣之義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孔曰毀不滅性〔疏〕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正義曰此章言居喪之禮也言人有父母之喪當致極哀感不得過毀以至滅性滅性則非孝○注毀不滅性○正義曰此孝經文也注云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隕滅）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然而未仁。（〔疏〕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正義曰此章論子張材德也子游言吾同志之友子張其容儀爲難能及也然而其德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疏〕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正義曰此章亦論子張材德也堂堂容儀盛貌曾子言子張容儀堂堂然盛於仁道則薄故難與並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疏〕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正義曰此章論人致誠之事也諸之也曾子言我聞之夫子言人雖未能自致盡其誠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疏〕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大夫仲孫速之孝行也言其他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他人可能及之也其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之也是他人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疏〕孟氏至勿喜○正義曰此章論典獄之法也孟氏使陽膚爲士師者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者問其師求典獄之法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者言上失[illegible]之道民人離散爲輕易漂掠犯於刑法亦已久矣乃上之失政所爲非民之過女若求得其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孔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疏〕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正義曰此章戒人爲惡也紂名辛字受德商末世之王也爲惡不道周武王所殺諡法殘義損善曰紂言商紂雖爲不善以喪天下亦不如此之甚也乃後人憎甚之耳下流者謂爲惡行而處人下若地形卑下則衆流所歸人之爲惡處下衆惡所歸是以君子常爲善不爲惡惡居下流故也紂爲惡行居下流則人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孔曰更改也〔疏〕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過似日月之食也更改也言君子苟有過也則爲衆所知如日月正當食時則萬物皆覩也及其改過之時則人皆復仰其德如日月明生之後則萬物亦皆仰其明）

衛公孫朝（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疏〕衛公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仲尼之德也衛公[illegible]也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者問子貢仲尼何[illegible]此聖也意謂孔子生知無師所從學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者焉猶安也言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行之在人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皆從而[illegible]乎而亦何常師之有者言夫子無所不從學[illegible]）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諡）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

者或寡矣。（包曰七尺曰仞）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包曰夫子謂武叔）疏 叔孫至宜乎○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者叔孫武叔魯大夫有時告語諸大夫於朝中曰子貢賢才過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者景伯亦魯大夫子服何也以武叔之言告之子貢也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子貢聞武叔之言已賢於仲尼此由君子之道不可小知故致武叔有此言乃爲之舉喻曰譬如人居之宮四圍各有牆牆卑則可闚見其在內之美猶小人之道可以小知也牆高則不可闚見在內之美猶君子之道不可小知也今賜之牆也纔及人肩則人闚見牆內室家之美好夫子之牆高乃數仞七尺曰仞若人不得其門而入則不見宗廟之美備百官之富盛也得其門者或寡矣者言夫聖闕非凡可及故得其門而入者或少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者夫子謂武叔以此論之即武叔云子貢賢於仲尼亦其宜也不足怪焉○注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正義曰案世本州仇公子叔此六世孫叔孫不敢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左傳曰武叔懿子圍郈是知叔孫武叔即州仇也謚法云剛強直理曰武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言人雖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疏 叔孫至量也○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也叔孫武叔毀仲尼者訾毀孔子之德也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者言無用爲此毀訾夫仲尼之德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者子貢又爲設譬也言他人之賢譬如丘陵雖曰廣顯猶可踰越至於仲尼之賢則如日月之至高人不可得而踰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者言人雖欲毀訾夫日月特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故人雖欲毀仲尼亦不能傷仲尼也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猶適也皆化但不能毀仲尼又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注言人至量也○正義曰云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者據此注意似訓多爲適所以多得爲適者古人多祗同音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祗見疏解云祗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爲韻此類衆矣故以多爲適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孔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疏 陳子至及也○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者此子禽必作陳亢當是同其姓字耳見其子貢每事稱譽其師故謂子貢云當是子爲恭孫故也其實仲尼才德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者子貢聞子禽之言以此言非而非之也言君子出一言是則人以爲有知出一言非則人以爲不知知與不知既由一言則其言不可不慎也今乃云仲尼豈賢於子乎則是女不慎其言是爲不知也夫子之不可及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者又爲設譬言夫子之德不可及也他人之賢猶他物之高者可設階梯而升上至於仲尼之德猶天之高不可以階梯而升上之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者又爲廣言仲尼爲政之德也得邦謂爲諸侯得家謂爲卿大夫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民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故如之何其可及也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子張第十九

或辨揚聖帥之德（北監本毛本辨作辯帥作師○按帥字誤今正）

士見危致命章

當盡其哀（浦鏜云思誤當）

子夏之門人章

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皇本高麗本拒作距下並同釋文於賢與後出距字云本今作拒下同說見前八佾篇）

我之大賢與（高麗本無之字下我之不賢與亦無之字）

如之何其拒人也者（本者誤有今正）

雖小道章

亦必有小理可觀覽者焉（本小誤少今正）

日知其所亡章

使月無忘也（閩本同北監本毛本也作已屬下能字讀）

博學而篤志章

思已所未能及之事（皇本作近思於己所能及之事也）

汎問所未學（皇本汎上有若字）

則於所習者不精（皇本習作學）

百工居肆章

猶君子學以致其道（皇本致作立）

以飭五材（閩本北監本毛本材作財案作材與周禮攷工記合）

小人之過也章

小人之過也必文（皇本必下有則字案作必則文義頗難通攷文所載古本作則必文古文與皇本悉合此亦疑作則必今皇本誤倒）

君子有三變章

望之儼然（皇本儼作嚴釋文出儼然云本或作嚴音同案古多借嚴爲儼公羊桓二年傳注儼然人望而畏之釋文亦云儼本又作嚴）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則以爲厲己也（釋文出厲字云鄭讀爲賴）

則以爲謗己也（高麗本也作矣）

此章論君子使下事上之法也（閩本北監本毛本作事上使下案使下指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事上指信而後諫據經文前後此本爲是）

大德不踰閑章

小德不能不踰法（閩本北監本毛本德下有則字是衍文）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子游曰（漢石經游作斿案九經古義云說文云於旌旗之游讀若偃古人名於字子游游旌旗之流也从於汓聲游與斿通大宰九貢八曰斿貢注云斿讀如囿游之游漢武班碑亦以斿爲游）

當洒埽（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埽作掃釋文出洒掃云上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經典下素報反本今作埽案五經文字云灑經典或借洒爲灑埽字埽經典及釋文多作掃是俗字）

抑末也（釋文出末字云本末之末字或作未非也）

但當對賓客（皇本但下有於字）

言先傳業者（皇本傳下有大字）

焉可誣也（案九經古義云漢書薛宣傳云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家君曰蘇解得之據此是古本有作憮者當是古魯異傳）

其唯聖人乎（閩本北監本毛本唯作惟說見前）

吾聞諸夫子章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

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章

是難能也（皇本高麗本無能字）

魯大夫仲孫連也（閩本北監本毛本同案連當作速疏內同）

謂在諒陰之中（皇本陰作闇）

雖有不善者（皇本無有字）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則哀矜而勿喜（案鹽鐵論後刑章舊唐書懿宗紀竝引此文則作卽則古字通）

上失其道（本上誤土今正）

紂之不善章

紂之不善（皇本高麗本善下有也字注於紂下亦有也字）

不如是之甚也（漢石經之作其）

君子之過也章

如日月之食焉（皇本高麗本食焉作蝕也）

衛公孫朝章

未墜於地（漢石經墜作隊案墜隊古字通）

賢者識其大者（漢石經識作志案志識古今字康成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賈疏云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識同後代自有記識之字不復以志爲識）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章

譬之宮牆（漢石經作辟諸宮牆也案白虎通社稷篇亦引作諸皇本高麗本作譬諸宮牆與漢石經合○按譬正字辟假借字）

闚見室家之好（閩本北監本毛本闚作窺朱子集注本亦作窺案五經文字云窺與闚同）

夫子之牆數仞（皇本夫子上有夫字高麗本作夫子之牆也釋文出數仞云仞一作刃音同案古多假刃爲仞如書旅獒爲山九仞左氏昭卅二年傳仞溝洫釋文竝云仞本作刃）

不得其門而入（皇本高麗本入下有者字）

夫子之云（本夫誤天今訂正）

案此本用仇公于叔此六世孫（毛本上此字作世用作州是也浦鏜云叔此當叔牙誤）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皇本合上爲一章）

仲尼日月也（皇本高麗本日上有如字案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二注引此文竝有如字）

人雖欲自絕（皇本高麗本絕下有也字）

疏（本此字實闕）

此章亦明仲尼也（浦鏜云尼下當脫之德二字）

猶可踰也（本踰字實闕）

猶可踰越（本踰字實闕）

則如日月（本月下君字實闕閩本同北監本毛本空闕）

不可得而踰也（本踰字實闕）

人雖欲自絕（本雖字實闕）

其何傷於日月乎者言（本言下六字實闕閩本同北監本空闕毛本作人雖欲毀訾夫○今依毛本補正）

日月（本月下三字實闕閩本同北監本空闕毛本作特自絕）

其何能傷之乎（本乎下五字實闕閩本同北監本空闕毛本作故人雖欲毀）

仲尼亦不（本不下四字實闕閩本同北監本空闕毛本作能傷仲尼）

多見其不知量也（浦鏜云也下脫者字）

皆化但不能毀仲尼（毛本化作作浦鏜云皆化當言非之誤）

言人至量也（本量誤者今訂正）

所以多得爲適者（本所誤斥今訂正）

古人多祗同者（閩本同案者當作音今正）

服虔本作祗（北監本毛本祗作秖亦誤○按當作秖）

炙炮夥清酤多（本夥清酤三字實闕閩本同○嚴杰案西京賦夥作敪讀如支）

皇恩溥（本溥字實闕閩本同）

陳子禽謂子貢章

夫子之不可及也（高麗本無也字）

夫子之得邦家者（高麗本無之字）

動之則莫不和睦（皇本睦作穆○按睦穆古書多通用）

故能生則榮顯（皇本則下有見字○按此本能字實闕榮誤荣顯誤㬎○今訂正）

死則哀痛（皇本哀上有見字）

陳子禽謂子貢曰（本陳誤東今正）

此子禽必作陳亢（各本必作不）

是爲不知也（本是誤豈今正）

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者（浦鏜云如當依經文作猶）

可設階梯而升上之（本階梯誤皆弟今正）

其生也榮（本生誤主今正）

動之則民莫不和睦（本民字實闕）

故如之何其可及也（浦鏜云故當衍字）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二十

堯曰第二十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可以垂訓將來故殿諸篇非所次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厤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有罪不敢赦。（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包曰權秤也量斗斛）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

〔疏〕堯曰至則說○正義曰此章明二帝三王之道凡有五節初自堯曰至天祿永終記堯命舜之辭也二自舜以命禹一句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三自曰予小子至罪在朕躬記湯伐桀告天之辭也四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言周家受天命及伐紂告天之辭也五自謹權量至公則說此明二帝三王政化之法也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者此下是堯命舜以天命之辭也咨咨嗟也爾女也厤數謂列次也堯姓伊祁名放勳舜姓姚名重華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堯子丹朱不肖不堪嗣位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故先咨嗟歎而命之欲使重其事言天位之列次當在女身故我今命授於女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此堯戒舜以爲君之法也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之祿籍所以長終汝身舜亦以命禹者舜有子商均亦不肖禹有治水大功故舜禪位與禹故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此下湯伐桀告天辭也禹受舜禪傳位子孫至桀無道湯有聖德應天順人舉干戈而伐之遂放桀於南巢自立爲天子而以此辭告天也履殷湯名稱小子謙也玄牡黑牲也殷尚白而用黑牲者未變夏禮故也昭明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謂殺牲明告天帝以伐桀之意有罪不敢赦者言己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放赦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者帝天也帝臣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桀爲帝臣也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閱在天心故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者言我身有罪無用汝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過在我身自責化不至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者周周家也文王武王居岐周而王天下故曰周家賚賜也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者此武王誅紂誓衆之辭湯亦傳位子孫至末孫帝紂無道周武王伐而滅之而以此辭誓衆言雖有周親不賢不忠則誅之若管蔡是也不如有仁德之人賢而且忠若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百姓謂天下衆民也言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當在我一人之化不至也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下總言二帝三王所行政法也權秤也量斗斛也謹飭之使鈞平法度謂車服旌旂之禮儀也審察之使貴賤有別無僭偪也官有廢闕復脩治之使無曠也如此則四方之政化興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諸侯之國爲人非理滅之者復興立之賢者當世祀爲人非理絕之者則求其子孫使復繼之節行超逸之民隱居未仕者則舉用之政化若此則天下之民歸心焉而不離析也所重民食喪祭者言帝王所重有此四事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者又言帝王之德務在寬簡示信敏速公平也寬則人所歸附故得衆信則民聽不惑皆爲己任用焉敏則事無不成故有功政教公平則民說凡此上事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之以示後世此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湯誥與泰誓武成則此章其文略矣○注厤數謂列次也○正義曰孔注尚書云謂天道謂天厤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厤數謂天道鄭玄以厤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何云列次義得兩通○注孔曰至若此○正義曰云履殷湯名者案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爲王改名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爲字何云同名乎斯文妄矣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者以其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故言之所以證此爲伐桀告天之文也○注以其簡在天心故○正義曰鄭玄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注孔子至用之○正義曰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者金滕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所謂殺管叔而殺蔡叔也云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者箕子紂之諸父書洪範序云以箕子歸作洪範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於宋是言雖有管叔蔡叔爲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也案周書泰誓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武王往伐紂次于河溯誓衆之辭也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此文與彼正同而孔注與此異者蓋孔意以彼爲伐紂誓衆之辭此汎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注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漢書律厤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五權謹矣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侖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合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加矣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孔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孔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孔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孔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疏〕子張至有司○正義曰此章論爲政之理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者屏除也子張問其政術孔子荅曰當尊崇五種美事屏除四種惡事則可也子張曰何謂五美者未知其目故復問之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者此孔子爲述五美之目也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者子張雖聞其目猶未達其理故復問之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者此孔子爲說其惠而不費之一美也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擇可勞而勞之且誰怨者孔子知子張未能盡達故既荅惠而不費不須其問卽爲陳其餘者此說勞而不怨者也擇可勞而勞之謂使民以時則又誰怨恨哉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此說欲而不貪也言常人之欲失在貪財我則欲仁而仁斯至矣又安得爲貪乎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者此說泰而不驕也常人之情敬衆大而慢寡小君子則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此不亦是君子安泰而不驕慢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者此說威而不猛也言君子常正其衣冠尊重其瞻視端居儼然人則望而畏之斯不亦雖有威嚴而不猛厲者乎子張曰何謂四惡者子張未聞四惡之義故復問之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者此下孔子歷荅四惡也爲政之法當先施教令於民猶復寧申勑之教令既治而民不從後乃誅也若未嘗教告而卽殺之謂之殘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者謂不宿戒而責目前成謂之卒暴慢令致期謂之賊者謂與民無信而虛刻期期不至則罪罰之謂之賊害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

（之有司者謂財物俱當與人而人君吝嗇於出納而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孔曰命謂窮達之分）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馬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疏〕（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立身知人也命謂窮達之分言天之賦命窮達有時當待時而動若不知天命而妄動則非君子也禮者恭儉莊敬立身之本若其不知則無以立也聽人之言當別其是非若不能別（其是非則無以知人之善惡也）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堯曰第二十

堯曰章

殷家尚白 皇本豕作家是也

墨子引湯誓（孫志祖云今墨子兼愛篇作湯說疑說字正誓字之訛）

言桀居帝臣之位 筆解此注作包曰

罪過不可隱蔽 皇本罪上有有字

無以萬方 漢石經無作毋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漢石經皇本高麗本不重罪字案書湯誥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國語周）語引湯誓云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墨子兼愛篇下亦云萬方有罪卽當朕身呂氏春秋季秋紀云萬夫有罪在余一人說苑貴德篇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此竝大同而小異核其文義俱不重罪字

萬方不與也 皇本與作預。按預俗字古書多假與爲豫

四方之政行焉 皇本焉作矣案漢書律厤志亦引作矣

信則民任焉（漢石經皇本高麗本竝無此句案此句疑因陽貨篇子張問仁章誤衍）

公則說 皇本說上有民字

禹有治水大功 本大誤太今正

故舜禪位與禹 浦鏜云與疑於字誤

皇大也 本大誤天今正

大大君帝 本下大字誤作夫今正

居岐周而王天下 本岐誤歧今正

謂有圖錄之名 浦鏜云籙誤錄。按籙錄古今字

皇甫謐巧欲傳會 閩本同傅誤傳

注孔子至用之 〔補〕案曰誤子

所謂殺管叔而殺蔡叔也（北監本作蔡蔡叔毛本作囚蔡叔案北監本是也）

而帝紂之庶兄 今史記宋世家作而紂之庶兄也

不如周家之少仁人（閩本北監本毛本少作多案今孔傳本作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孔疏）云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則穎達所見本作少字朱子集注本引孔傳誤作多蓋據誤本改也

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閩本北監本毛本稱作秤是俗字漢書律厤志本作稱）

合龠爲合（北監本毛本作十龠案漢書律厤志作合龠舊本亦有誤作十龠者唐六典云二龠爲合）此云合龠猶言兩龠也若作十龠未免太多矣

十升爲斗 本斗誤十今正

而五量加矣 今漢書律厤志加作嘉

子張問於孔子章

子張問於孔子曰 皇本高麗本問下有政字

尊五美屛四惡（案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迸四隸釋云後漢傳有遵五迸四之文此碑亦然蓋漢人傳魯）論有如此者攷說文無迸字古多借屛爲之詩作之屛之禮記王制屛之遠方穀梁宣元年傳放猶屛也皆作屛字惟禮記大學迸諸四夷作迸釋文引皇云迸猶屛也又尊乃遵字之省文宗敬則率循也義亦相近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易益卦注周禮旅師疏及文選洞簫賦注引此文竝作因民所利而利之案皇）疏兩述經文皆無上之字疑後人據俗本誤增

擇可勞而勞之 皇本可上有其字

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 皇本慢下有之字

與民無信而虛刻期 皇本刻作剋

出納之吝（唐石經皇本高麗本納作內注同釋文出內字云如字又音納注同本今作納。按內納古今字）

又誰怨者 本又誤且今正

此說勞而不怨者也 浦鏜云者字衍

又焉貪 浦鏜云貪下脫者

我則欲仁而仁斯至矣 本則誤財今正

此說威而不猛也 本猛誤猛今正

當先施敎令於民 本民誤氏今正

猶復丁寧申勑之 本寧上脫丁字

謂不宿戒而責目前成謂之卒暴 本責目誤貴日今正

不知命章 釋文出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云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孔子曰（朱子集注本無孔字案唐石經宋石經釋文皇本高麗本及閩本北監本毛本竝有孔字據此則朱子作）子曰者非也

命謂窮達之分 本達誤逹今正

當待時而動 本待作侍今正

立身之本 本立誤以今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孝經正義三卷

唐元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案唐會要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舊唐書經籍志孝經一卷元宗注唐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注曰元宗其稱制旨者猶梁武帝中庸義之稱制旨實一書也趙明誠金石錄載明皇注孝經四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稱家有此刻爲四大軸蓋天寶四載九月以御注刻石於太學謂之石臺孝經今尚在西安府學中爲碑凡四故拓本稱四卷耳元宗御製序末稱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義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則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唐書元行沖傳稱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唐會要又載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釐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則作三卷殆續增一卷歟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卽據行沖書爲藍本然孰爲舊文孰爲新說今已不可辨別矣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稱鄭元注其說傳自荀昶而鄭志不載其名古文稱孔安國注其書出自劉炫而隋書已言其僞至唐開元七年三月詔令羣儒質定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摘閨門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脫衣就功諸語以駁孔其文具載唐會要中厥後今文行而古文廢元熊禾作董鼎孝經大義序遂謂貞去閨門一章卒啟元宗無禮無度之禍明孫本作孝經辨疑併謂唐宮闈不肅貞削閨門一章乃爲國諱夫削閨門一章遂啟幸蜀之衅使當時行用古文果無天寶之亂乎唐宮闈不肅誠有之至於閨門章二十四字則絕與武韋不相涉指爲避諱不知所避何諱也況知幾與貞兩議竝上會要載當時之詔乃鄭依舊行用孔注傳習者稀亦存繼絕之典是未因知幾而廢鄭亦未因貞而廢孔迨時閱三年乃有御注太學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貞不預列御注既行孔鄭兩家遂併廢亦未聞貞更建議廢孔也禾等徒以朱子刊誤偶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爲大罪又不能知唐時典故徒聞中興書目有議者排毀古文遂廢之語遂沿其誤說憒憒然歸罪於貞不知以注而論則孔佚鄭亦佚孔佚罪貞鄭佚又罪誰乎以經而論則鄭存孔亦存古文竝未因貞一議亡也貞又何罪焉今詳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元宗此注始元宗此注之立自宋詔邢昺等修此疏始衆說喧呶皆揣摩影響之談置之不論不議可矣

孝經注疏序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討論今特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爲講義也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勑挍定注疏　成都府學主鄉貢傅注奉右撰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頹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矣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荅之人以廣明孝道旣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爲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于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辨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注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于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孝經正義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臣邢　昺　等奉　勅校定

御製序并注

〔疏〕正義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參陳孝道也漢初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至劉炫遂以古孝經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孝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之典按漢書藝文志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又按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畜養也釋名云孝好也周書諡法至順曰孝揔而言之道常在心盡其色養中情悅好承順無怠之義也爾雅曰善父母爲孝皇侃曰經者常也法也此經爲教任重道遠雖復時移代革金石可消而爲孝事親常行存世不滅是其常也爲百代規模人生所資是其法也言孝之爲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經下經老子有道經德經孝爲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經經之創制孔子所撰也前賢以爲曾參雖有至孝之性未達孝德之本偶於閒居因得侍坐參起問於夫子夫子隨而答參是以集錄因名爲孝經尋繹再三將未爲得也何者夫子刊緝前史而修春秋猶云筆則筆削則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辭按鈎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則修春秋撰孝經孔子之志行也何爲重其志而自筆削輕其行而假他人者乎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士有百行以孝爲本本立而後道行道行而後業就故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則治世之要孰能非乎徒以教化之道因時立稱經典之目隨事表名至使威儀禮節之餘盛傳當代孝悌德行之本隱而不彰夫子運偶陵遲禮樂崩壞名教將絕特感聖心因弟子有請問之道師儒有教誨之義故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乃非曾子實有問也若疑而始問答以申辭則曾子應每章一問仲尼應每問一答按經夫子先自言之非參請也諸章以次演之非待問也且辭血脉文連旨環而開宗題其端緒餘音廣而成之非一問一答之勢也理有所極方始發問又非請業請答之事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則下章云此之謂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皆遵結道本答曾子也舉此爲例凡有數科必其主爲曾子言首章答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問更自述而脩之且三起曾參侍坐與之別二者是問也一者歎之也故假言乘閒曾子坐也與之論孝開宗明義上陳天子下陳庶人語盡無更端於曾子未有請故假參歎孝之大又說以孝爲理之功說之以終欲言其聖道莫大於孝又假參問乃說聖人之德不加於孝在前論敬順之道未有規諫之事慇懃在悅色不可頓說犯顏故須更借曾子言陳諫諍之義此皆孔子須參問非參須問孔子也莊周之斥鷃笑鵬罔兩問影屈原之漁父鼓枻大卜拂龜馬卿之烏有無是楊雄之翰林子墨寧非師祖製作以爲楷模者乎若依鄭注實居講堂則廣延生徒侍坐非一夫子豈凌人侮衆獨與參言邪且云汝知之乎何必直汝曾子而參先避席乎必其偏告諸生又有對者當參不讓儕輩而獨答乎假使獨與參言言畢參自集錄豈宜稱師字者乎由斯言之經教發極夫子所撰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謂其爲曾子特說此經然則聖人之有述作豈爲一人而已斯皆誤本其文致茲乖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唯鄭玄之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揔會之其言雖則不然其意頗近之矣然入室之徒不獨假曾子爲言以參偏得孝名也老子曰六親不和有孝慈然則孝慈之名因不和而有若萬行俱備稱爲人聖則凡聖無不孝也而家有三惡舜稱大孝龍逢比干忠名獨彰君不明也孝以伯奇之名偏著母不慈也曾子性雖至孝蓋有由而發矣藜蒸不熟而出其妻家法嚴也耘瓜傷苗幾殞其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茲固非參性遲朴躬行匹夫之孝也審攷經言詳稽炫釋貫藏理於古而獨得之於今者與元氏雖同炫說恐未盡善今以藝文志及鄭氏所說爲得其作經年先儒以爲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爲證則作在魯哀公十四年後十六年前案鈎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據先後言之明孝經之文同春秋作也又鈎命決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在春秋後也○御者按大戴禮盛德篇云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以爲轡司會均入以爲軜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唯其所引而之以取長道遠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地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爲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此御政之體也然則御者治天下之名若柔轡之御剛馬也家語亦有此文是以秦漢以來以御爲至尊之稱又蔡邕獨斷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至於器物製作亦皆以御言之故此云御也○製者裁翦述作之謂也故左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取此美名故人之文章述作皆謂之製以此序唐玄宗所撰故云御製也玄宗唐弟六帝也諱隆基睿宗之子以延和元年即位時年三十三在位四十五年年七十八登遐謚曰明孝皇帝廟號玄宗開元十年製經序并注序者按詩頌云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緒也又釋詁云敘緒也是序與敘音義同郭璞云又爲端緒然則此言序者舉一經之端緒耳○并注者并兼也注著也解釋經指使義理著明也言非但製序兼亦作注故云并也案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近古皆謂康成而晉魏之朝無有此說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晉末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至魏齊則立學官著作律令蓋由虜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則經非鄭玄所注其驗有十二焉據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至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注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唯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不言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大傳七政論乾象厤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許慎異議釋廢疾發墨守箴膏肓答甄守然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所言更爲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唯載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玄碑銘具載諸所注箋驗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注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師有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玄之所注時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爲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予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爲春秋孝經略說則非注之謂所言又爲之注者汎辭耳非事實其敘春秋亦云玄又爲之注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其所注皆無孝經唯范氏書有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爲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辯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孝經注者其驗十二也以此證驗易爲討覈而代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後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世觀言語鄙陋義理乖謬固不可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亾逸不被流行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故開元七年勅議之際劉子玄等議以爲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旨焕發校其短長必謂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省除煩惑定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玄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唯荀昶范曄以爲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鄭玄而義旨敷暢將爲得所雖數處小有非穩實亦未爽經言其古文二十二章無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時尚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家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建下之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沒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之數非但經久不真抑亦傳文淺僞又注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其略曰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徒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而引之爲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而廢鄭注理實未可請准令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詔鄭注仍舊行用孔傳亦存是時蘇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明古袞奏議排子玄令諸儒對定司馬貞與學生郗常等十人盡非子玄卒從諸儒之說至十年上自注孝經頒于天下卒以十八年章爲定

孝經正義終

孝經序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疏〕（朕聞上古至德之本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於序末凡有五段明義當段自解其指於此不復繁文今此初段序孝之所起及可以教人而為德本也。朕者我也古者尊卑皆稱之故帝舜命禹曰朕志先定禹曰朕德罔克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又屈原亦云朕皇考曰伯庸是由古人質故君臣共稱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定為天子之稱聞者目之不覩耳之所傳曰聞上古者經典所說不同案禮運鄭玄注云中古未有釜甑則謂神農為中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為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時也大古亦上古也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上古者亦謂五帝以上也知者以下云及乎仁義既有以禮運及老子言之仁義之盛在三王之世則此上古自然當五帝以上也云其風朴略者風教也朴質也略疏也言上古之君貴尚道德其於教化則質朴疏略也）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疏〕（正義曰因猶親也資猶取也言上古之人有自然親愛父母之心如此之孝雖已萌兆而取其恭敬之禮節猶尚簡少也周禮大司徒教六行云孝友睦姻任恤注云因親於外親是因得為親也詩大雅皇矣云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士章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此其所出之文也故引以為序耳）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疏〕（正義曰及乎者語之發端連上逮下之辭也仁者兼愛之名義者裁非之謂仁義既有謂三王時也案曲禮云太上貴德鄭注云大古帝皇之世又禮運云大道之行也鄭注云大道謂五帝時老子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是道德當三皇五帝時則仁義當三王之時可知也慈愛之心曰親聲美之稱曰譽謂三王之世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親譽之道日益著見故曰親譽益著也）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疏〕（正義曰聖人謂以孝治天下之明王也孝為百行之本至道之極故經文云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疏〕（正義曰引下經文以證義也）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疏〕（正義曰經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人事兄能悌以之事長則為順事親能孝移之事君則為忠然後立身揚名傳於後世也昭彰皆明也）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正義曰此鉤命決文也言褒貶諸侯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於孝經也）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疏〕（正義曰論語云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今言孝者德之本歟歟者歎美之辭舉其大者而言故但云孝德則行之摠名故變仁言德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經曰至形於四海。正義曰此第二段序己仰慕先世明王欲以博愛廣敬之道被四海也。經曰至男乎。此孝治章文也故言經曰言小國之臣尚不敢遺棄何況於五等列爵之君乎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也白虎通曰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侯者候也候順逆也伯者長也為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常行字愛於人也男者任也常任王事也王制云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於周公時增地益廣加賜諸侯之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言小國之臣謂子男之臣也）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疏〕（正義曰復猶覆也斯此也景明也哲智也言每讀經至此科三復反覆重讀庶幾法則此有明行者先世聖智之明王也論語云南容三復白圭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其類也）雖無德教加於百姓。〔疏〕（正義曰上避辭也）庶幾廣愛形于四海。〔疏〕（正義曰此上意思行教也庶幾猶幸望既謙言無德教加於百姓唯幸望以廣敬博愛之道著見於四夷也案經作刑刑法也今此作形則形猶見也義得兩通無繁改字四海即四夷也又經別釋）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疏〕（嗟乎至樞要也。正義曰此第三段歎夫子沒後遺世陵遲典籍散亡傳注踳駮所以撮其樞要而自作注也嗟乎上歎辭也夫子孔子也以嘗為魯大夫故云夫子案史記云孔子生魯國昌平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北泗上而微言絕者藝文志文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顏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言夫子沒後妙言咸絕七十子既喪而異端並起大義悉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疏〕（正義曰泯滅也秦者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昔皋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嬴其末孫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于秦谷及非子之曾孫秦仲周宣王又命為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周室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春秋時稱秦伯至孝公子惠文君立是為惠王及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說而取之生始皇於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年十三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至二十六年平定天下號曰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立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之所知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制曰可三十五年以為諸生誹謗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是經籍之道滅絕於秦說文云煨盆火也燼火餘也言遭秦焚阬之後典籍滅亡雖僅有存者皆火餘之微末耳若伏勝尚書顏貞孝經之類是也）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疏〕（正義曰案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津也不舫舟不避風雨不可以涉王肅曰觴所以盛酒者言其微也又文選郭景純江賦曰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臣翰注云濫謂汎濫小流貌觴酒醆也謂發源小如一醆漢者巴蜀之間地名也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為沛公二年八月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二世兄子子嬰冬十月為漢元年子嬰二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為義帝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五年破項羽斬之六年二月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遂取漢為天下號若商周然也漢興改秦之政大收篇籍言從始皇焚燒之後至漢氏尊學初除挾書之律有河間人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章以相傳授言其至少故云濫觴於漢也其後復盛則如江矣釋名云酒滓曰糟浮米曰粕既以濫觴況其少因取糟粕比其微言醇粹既喪但餘此糟粕耳）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疏〕（正義曰故者因上起下之語夫子約魯史春秋學開五傳者謂名專己學以相教授分經作傳凡有五家開則分也五傳者案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大史也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名高受經於子夏穀梁傳十一卷名赤魯人麋信云與秦孝公同時七錄云名俶字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鄒氏傳十一卷漢書云王吉善鄒氏春秋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其鄒夾二義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故不顯于世蓋王莽時亡失耳）國風雅頌。分為四詩。〔疏〕（正義曰詩有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故曰國風雅頌四詩者毛詩韓詩齊詩魯詩也毛詩自夫子授卜商傳至大毛公名亨大毛公授毛萇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先有子夏詩傳一卷萇各置其篇端存其作者至後漢大司農鄭玄為之箋是曰毛詩韓詩者漢文帝時博士燕人韓嬰所傳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仲舒不能難至晉無人傳習是曰韓詩齊詩者漢景帝時博士清河太傅轅固生所傳號齊詩傳夏侯始昌昌授后蒼蕭門入尤盛後漢陳元方亦傳之至西晉亡是曰齊詩魯詩者漢武帝時魯人申公所述以經為訓詁教之無傳疑者則闕號為魯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疏〕（正義曰逾越也百川之本曰源水行曰流增多曰益言秦漢而下上去孔子聖越遠孝經本是一源諸家增益別為衆流謂其文不同也）近觀孝經舊注。踳駮尤甚。〔疏〕（正義曰孝經今文稱鄭玄注古文稱孔安國注先儒詳之皆非真實而學者互相宗尚踳乖也駮錯也尤過也今言觀此二注乖錯過甚故言踳駮尤甚也）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疏〕（正義曰至於者語更端之辭也跡蹤跡也祖始也因而明之曰述言學者蹤跡相尋以在前者為始後人從而述脩之若仲尼祖述堯舜之為也殆近也言近且百家目其多也案其人今文則有魏王肅蘇林何晏劉邵吳韋昭謝萬徐整晉袁宏虞槃佑東晉楊泓殷仲文車胤孫氏庾氏荀昶孔光何承天釋慧琳齊王玄載明僧紹及漢之長孫氏江翁翼奉后蒼張禹鄭衆鄭玄所說各擅為一家也其梁皇侃撰義疏三卷梁武帝作講疏賀瑒嚴植之劉貞簡明山賓咸有說隋有鉅鹿魏真克者亦為之訓注其古文出自孔氏壁本是孔安國作傳會巫蠱事其本亡失至隋王邵所得以送劉炫炫敘其得喪述其義疏議之劉綽亦作疏與鄭義俱行又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此皆祖述名家者也）業擅專門。猶將十室。〔疏〕（正義曰上言百家者大略皆祖述而已其於傳守己業專門命氏者尚自將近十室室則家也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其內謂之家但與上百家變文耳故言十室其十室之名序不指摘不可強言蓋后蒼張禹鄭玄王肅之徒也）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疏〕（正義曰希望也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夫子言仲由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今祖述孝經之人望升夫子之堂者既不得其門而入必自擅開門戶牖矣言其妄為穿鑿也）攀

逸駕者。必騁殊軌轍。〔疏〕（正義曰攀引也逸駕謂奔逸之車駕也案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耳言夫子之道神速不可及也今祖述孝經之人欲仰慕攀引夫子奔逸之駕者既不得直道而行必馳騁於殊異之軌轍矣言不知道之無從也兩轍之間曰軌車輪所轢曰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疏〕（正義曰道者聖人之大道也隱蔽也小成謂小道而有成德者也言者夫子之至言也浮僞謂浮華詭辯也言此穿鑿馳騁之徒唯行小道華辯致使大道至言皆爲隱蔽其實則不可隱故莊子內篇齊物論云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此文與彼同唯榮華作僞耳大意不異也）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疏〕（正義曰且者語辭傳者注解之別名博釋經意傳示後人則謂之傳注者著也約文敷暢使經義著明則謂之注作得自題不爲義例或曰前漢以前名傳後漢以來名注蓋亦不然何則馬融亦謂之傳知或說非也此言傳注解釋則以通暢經指爲義義之裁斷則以必然當理爲主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疏〕（正義曰至極之當必歸於一精妙之義焉有二三將言諸家不同宜會合之也）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疏〕（正義曰安何也諸家之說既互有得失何得不翦截繁多蕪穢而撮取其樞機要道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疏〕（正義曰自此至有補將來爲第四段序作注之意舉六家異同會五經旨趣敷暢經義望益將來也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本名昭避晉文帝諱改名曜事吳至中書僕射侍中領左國史封高陵亭侯魏志曰王肅字子雍王朗之子仕魏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兼太常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漢末舉茂才曹公辟不就仕吳以儒學聞爲老子命語國語訓注傳於世魏志劉紹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仕魏歷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著人物志百篇此指言韋王所學在先儒之中如衣之有領袖也虞劉二家亞次之抑語辭也）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疏〕（正義曰隋書云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炫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無所遺失仕後周直門下省竟不得官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乞送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三十家雖義有精麤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頗少子史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歷窮覈微妙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除殿內將軍仕隋歷太學博士罷歸河間賊中餓死謚宣德先生初炫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蕭子顯齊書曰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少學博覽無不知起家仕宋至齊歷國子祭酒光祿大夫初澄以晉荀昶所學爲非鄭玄所注請交藏秘書王儉違其議）在理或當。何必求人。〔疏〕（正義曰言但在注釋之理允當不必譏非其人也求猶責也）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疏〕（正義曰六家即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也言舉此六家而又會合諸經之旨趣耳）約文敷暢。義則昭然。〔疏〕（正義曰約省也敷布也暢通也言作注之體直約省其文不假繁多能徧布通暢經義使之昭明也然辭也）分注錯經。理亦條貫。〔疏〕（正義曰謂分其注解間錯經文也經注雖然分錯其理亦不相亂而有條有貫也書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是條之理也）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疏〕（正義曰案考工記玉人職云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注云琬猶圜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繅藉也又云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注云凡圭琰上寸半琰圭琰半以上又半爲瑑飾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止暴苛今言以此所注孝經寫之琬圭琰圭之上若簡策之爲庶幾有所裨補於將來學者或曰謂刊石也而言寫之琬琰者取其美名耳）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疏〕（正義曰自此至序末爲第五段言夫子之經言約意深注繁文不能具載仍作疏義以廣其旨也且夫子所談之經其志但取垂訓後代而已）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疏〕（正義曰五孝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所行之孝也言此五孝之用雖尊卑不同而孝爲百行之源則其致一也）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疏〕（正義曰積句以成章章者明也摠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強所以局言者也言夫子所脩之經志在殷勤垂訓所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者也若移忠移順博愛廣敬之類皆是）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疏〕（正義曰言作注之體意在約文敷暢復恐太略則大義或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疏〕（正義曰此言必順作疏之義也發謂發越揮謂揮散若其注文未備者則具存於疏用此義疏以廣大發越揮散夫子之經旨也）

孝經注疏校勘記序

阮元撰盧宣旬敬錄

孝經有古文有今文有鄭注有孔注孔注今不傳近出於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即存不過如尚書之僞傳決非眞也鄭注之僞唐劉知幾辨之甚詳而其書久不存近日本國又撰一本流入中國此僞中之僞尤不可據者孝經注之列於學宮者係唐元宗御注唐以前諸儒之說因藉捃摭以僅存而當時元行沖義疏經宋邢昺刪改亦尚未失其眞學者舍是固無繇闚孝經之門徑也惟其譌字實繁元舊有校本因更屬錢塘監生嚴杰旁披各本並文苑英華唐會要諸書或讎或校務求其是元復親酌定之爲孝經校勘記三卷釋文校勘記一卷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臺孝經四軸（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石刻孝經今在西安府儒學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上表及元宗御批大字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等四十五人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經序注俱八分書其額曰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中閒人名下攙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末二行官銜不書臣亦可疑）

唐石經孝經一卷

宋熙寧石刻孝經一卷（是本張南軒所書不分章每行十一字末題熙寧壬子八月壬寅書付姪憺收時寓卩之廢寺居東齋南軒題）

南宋相臺本孝經一卷（宋岳珂刊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注文雙行附音釋卷末有木刻亞形篆書相臺岳氏刻梓荊溪家塾印）

正德本孝經注疏九卷（是本刊于明正德六年每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注疏每格雙行行廿三字經文下載注不標注字正義冠大疏字於上每葉之末上題篇識皆元泰定間刊本舊式錯字甚多今校正義無別本可據記中所稱此本者即據是刻而言）

閩本孝經注疏九卷（明嘉靖閩中御史李元陽刻分卷同正德本每半葉九行每章首行廿一字餘低一格每行二十字注同正義雙行每行亦二十字詳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

重脩監本孝經注疏九卷（明萬歷十四年刊分卷同正德本詳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

毛本孝經注疏九卷（明崇禎己巳常熟汲古閣毛晉刊分卷同正德本詳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

孝經注疏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序（此五字頂格在第一行閩本監本毛本同案注原作註今訂正下同說詳唐元宗序）

以下凡他本與此本同者不載○註今改作注

今特翦截元疏（案翦原作剪俗字今訂正下同此本序低二字分作六行閩本監本低一字分作四行毛本頂格）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　勅校定注疏（是銜在第八行第九行魚字另提行並低字半閩本監本在第六行第七行魚字另提行低一字毛本在第二行序前翰字上增宋字低一字臣字）

不側註校作較案當作挍唐張參五經文字手部云挍經典及釋文以爲比挍字案王溥唐會要云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釐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又唐書元行沖傳稱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卽序所謂今存於疏用廣發揮者也宋會要咸平三年三月命祭酒邢昺等取元行沖疏約而脩之四年九月以獻崇文總目孝經正義三卷邢昺撰咸平中奉詔據元氏本而增損焉然則是疏卽據行沖書爲藍本其所增損者今亦無從辨別矣

成都府學主鄉貢傳注　奉右撰（此十二字在第十行低字牛閩本監本在第九行低一字毛本改入序文卽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之下案秀水朱彝尊經義考云按孫奭序或作成都府學主鄉貢傳注奉右撰）

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嘉善浦鏜正誤云寄當冀字誤案寄字不誤浦鏜所寄屬下讀因疑寄爲誤字浦鏜書不盡足據此類是也）

雖備存祕府（閩本祕作秘案秘俗祕字後倣此）

皇偘（閩本監本毛本作皇侃案偘俗侃字）

播於國序（毛本於作于）

辨鄭注有十謬（閩本監本毛本辨作辯案張參五經文字云辯理也辨別也經典或通用之）

乃自八分御札（閩本監本毛本扎作札是也此本御字提行是宋刻舊式閩本監本承之毛本改接分字下）

卽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監本毛本臺作臺是也下倣此）

孝經正義（此四字頂格諸本及篇末同）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　勑校定（是銜在第二行第三行金字另提行此本以下不著閩本第二行但著宋邢昺註疏五字第三行墨釘與宋字並每卷同監本二三兩行刻挍刊官銜首行孝經正義下著宋邢昺校四字毛本在第二行校作較後並同案較當作撰監本宋誤朱今改正）

御製序并註（此本御字頂格閩本監本毛本低一格號同監本註字加圈毛本作陰文石臺本唐石經同註作注是也又案唐會要云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云云是注凡再脩正義但云開元十年而不及天寶五載非也）

博士江翁（毛本作博士是下倣此）

少府后倉（毛本倉作蒼案漢書藝文志作倉儒林傳作蒼）

相譚新論云（閩本監本毛本相作桓案作相避宋欽宗諱此翻宋十行本之證譚當作譚）

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案宋本古文孝經後記數云經凡一千八百一十言日本信陽太宰純所挍僞古文孝經孔傳後記數云通計經一千八百六十一字）

周書諡法（毛本諡作謚盧文弨鍾山札記云今本說文諡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徐鍇曰兮聲也謚笑兒从言益聲玉篇於謚下增一諡字云同上餘並同今說文余向於累行之字皆从兮从皿又證以玉篇以爲真說文之舊矣段玉裁云五經文字諡謚二字音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字林以謚爲笑聲音呼益反今用上字據此說文作諡並不从兮从皿卽字林以謚代諡亦未嘗增一从兮从皿之字此出近世所改从兮从皿實無義余以其言爲然從之案毛本作謚法非也下倣此）

至順曰孝（案浦鏜云謚法解無此文）

惣而言之（閩本惣作揔監本毛本作總案作總轉寫之異當作總顧野王玉篇張參五經文字皆作總唐元度九經字樣揔字下云說文作總經典相承通用李文仲字鑑云俗作揔揔非是）

而爲孝事親常行（案正誤作孝爲是也）

夫子隨而荅參（閩本監本毛本隨作隨後同荅毛本作答閩本監本作荅案作荅非也五經文字荅答字下云上說文下石經此荅本小豆之一名對荅之荅本作畣經典及人間行此荅已久故不可改變下倣此）

夫子刊緝前史（毛本緝作輯）

而修春秋（監本修作脩案經典多作脩下倣此）

挍鉤命决云（此本誤决監本毛本作決案玉篇云决俗決字張參亦云作决訛下倣此）

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此本作夲毛本作本下倣此）

孰能非乎（正誤非作外）

名教將絕（此本作絶毛本作絕是也下倣此）

以爲對揚之躰（閩本監本毛本躰作體案玉篇云躰俗體字）

非待也（正誤待下有問字是也）

皆遥結道本荅曾子也（正誤道本作首章）

必其主爲曾子言（此本主誤王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正）

首章荅曾子已了（此本了誤子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正）

何由不待曾子問（毛本由作甴避明熹宗諱後同）

更自述而脩之（正誤脩作明）

且三起曾參侍坐與之別（正誤三作首別作言）

故假言乘閒曾子坐也（正誤故作蓋）

說之以終（正誤以作已案已以古多通用）

故須更借曾子言（此本更誤吏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正）

楊雄之翰林子墨（毛本楊作揚案廣韻揚字注不言姓楊字注云姓出宏農天水二望本自周宣王子尙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於晉因爲氏漢書楊雄傳云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又云楊在河汾之閒應劭曰左傳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楊今河東楊縣卽楊侯國正誤云監本誤揚非也）

經教發極（正誤極作抒）

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此本誤作日閩本監本毛本日改目是也）

然入室之徒不（案不下脫一字）

則凡聖無不孝也（毛本孝誤盡）

龍逢（閩本監本逢作逄）

孝以伯奇之名偏著（監本毛本以作已案當作已正誤云之當孝誤是也）

德法者御民之本也（案大戴禮本作銜）

內史太史（案今本大戴禮作大史內史）

此御政之體也（閩本監本毛本體作禮此本作體與大戴禮合）

諱隆著（閩本毛本著作基不誤）

謚曰明孝皇帝（明字據毛本補）

敘緒也（此本誤叙閩本毛本作敘是也下倣此）

言非但製序（此本但誤旦今依閩本監本毛本改）

案今俗所行孝經（文苑英華行作傳）

而晉魏之朝（文苑英華唐會要作魏晉是也）

有荀昶者（監本毛本作景非）

晉末以來（文苑英華唐會要作自齊梁已來）

著作律令（文苑英華唐會要作作在是也）

遭黨錮之事逃難（案此下當依文苑英華唐會要補注禮二字）

鄭君卒後（唐會要君作元）

有中候（此本誤侯依閩本監本毛本改作候）

大傳（文苑英華唐會要作書傳是也）

毛詩謂（閩本監本毛本謂作請是也）

許愼異議（文苑英華唐會要許上有駁字議作義是也）

箴膏盲（監本毛本盲作肓是也）

分授門徒（閩本監本毛本作分挍誤也文苑英華唐會要並作分授）

各述所言（文苑英華唐會要所作師是也）

更爲問荅（文苑英華唐會要作更相是也）

唯載禮易論語（此本唯誤佳今依閩本監本毛本改文苑英華唐會要載下有詩書二字是也）

趙商作鄭元碑銘（文苑英華唐會要元作先生）

具載諸所注箋驗論（文苑英華唐會要載作稱諸作其驗作駁是也）

晉中經薄（文苑英華唐會要薄作簿）

尚書守候（閩本監本毛本守作中不誤唐會要文苑英華尚書字並重是也）

則有評論（此本有誤者今改正）

宋均詩譜序云（文苑英華均下有於字譜作緯唐會要亦有於字）

我先師北海鄭司農（此本北誤比今改正）

非元所注時明（監本毛本時作特文苑英華亦作特所上有之字唐會要惟注字作著）

其所注皆無孝經（文苑英華唐會要其下有爲鄭元傳者載其七字）

唯范氏書有孝經（監本范誤鄭文苑英華唐會要並無此七字）

有司馬宣王奉詔（文苑英華唐會要王下有之奏云三字）

而不言鄭（文苑英華而下有都字）

好發鄭短（好發文苑英華唐會要作發揚）

而肅無言（按禮記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然則王肅未嘗無言也六藝論序孝經云元又爲之注又孝經序云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則鄭氏會注此經或成於後人之手未可知也非之者始於陸澄而極於劉子元此固無關乎異同因讀子元議附訂於此）

辯論時事（監本時誤將文苑英華作論辨時事）

未有一言孝經注者（文苑英華唐會要無者字言下有引字注上有之字）

以此證驗（文苑英華唐會要以作凡是也）

乘後謬說（文苑英華唐會要後作彼是也）

此注獨行於世（文苑英華世作代）

觀言語鄙陋義理乖謬（文苑英華言上有夫字謬作疏唐會要脫下四字）

語甚詳正（諸本甚誤其據浦鏜正誤改）

不被流行（文苑英華唐會要被作復）

祕書學生王逸（文苑英華王下有孝字又注云一本生作士案唐會要作士）

送與著作王劭（唐會要文苑英華作字下有郎字）

仍令校定（毛本校作挍避明熹宗諱全書皆然）

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文苑英華唐會要此下有本字）

定此一十八章（此本此誤比今改正文苑英華此下有爲字唐會要此爲二字倒誤）

具載此注（文苑英華此上有此注而其序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十五字唐會要同序下有云字）

無出孔壁（無唐會要文苑英華並作元）

尚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文苑英華唐會要尚未作有字是也）

妄作傳學（文苑英華唐會要作妄作此傳是也）

具禮矣（唐會要文苑英華矣下有乎字）

然故者建下之辭（建下閩本監本毛本作逮下亦非文苑英華唐會要作連上是也）

是古人既沒（唐會要文苑英華並作是古文既亡）

以應二十二之數（文苑英華唐會要之上有章字）

非但經久不眞（監本毛本久作文）

又注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文苑英華作至注用天之時因地之利唐會要用改因）

脫之應功（文苑英華唐會要及日本所刻僞孝經孔傳並作脫衣就功）

暴其肌體（僞孝經孔傳作暴其髮膚）

朝暮從事（僞孝經孔傳朝作且）

露髮徒足（僞孝經孔傳作露體塗足文苑英華亦作塗唐會要作跣足）

少而習之其心安焉（僞孝經孔傳之作焉安作休）

分別五土（此本土誤士今改正）

欲取近儒詭說（文苑英華唐會要下有殘經缺傳四字）

請准令式（唐會要作望請准式）

孝經正義終

孝經序（唐石經此三字八分書）

疏（此本疏字陽文加圈於外監本方圈閩本毛本陰文閩本作䟽監毛本作疏案䟽疏古今字唐人多作䟽）

至於序未（閩本監本毛本未作末是也）

凡有五叚（此本作叚閩本作段毛本作叚案當作段今依訂正下仿此）

朕言惠可厎行（案當作厎顧炎武云五經無底字皆是厎字今說文本厎字下有一畫誤字當從氏段玉裁云此說大誤厎訓柔石經傳多借訓爲致凡字書韻書皆無作底少下一畫者惟唐石經刻五經文字广部底誤厎厂部厎致也不誤）

目之不觀（閩本監本毛本觀作覩）

中古末有釜甑（閩本監本毛本末作未是也）

其風朴略者（閩本監本毛本略作畧案古昐略字皆田在左）

因親於外親（浦鏜云因周禮作姻）

大古帝皇之世（閩本監本毛本皇作王案作皇與周禮注合）

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案經作治序作理避唐高宗諱）

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唐石經此處殘闕）

至形於四海（毛本於作于案經作于）

公侯百子男（閩本監本毛本百作伯是也下百七十里同）

公侯地方百里（案王制地作田）

朕嘗三復斯言（岳本嘗作甞石臺本作常案作嘗是也）

刑于四海（唐石經此處闕石臺本閩本監本毛本刑作形案正義曰案經作刑刑法也今此作形則形猶見也義得兩通無煩改字）

無繁改字（監本毛本繁作煩）

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唐石經絕字殘闕石臺本岳本監本毛本作絶案作絕是也說文絕斷絲也从糸从刀从卩廣韻云絕斷也下仿此）

異端起而大義乖（監本起作起案監本凡從走字多作走）

典籍散士（閩本監本毛本籍作籍士作亡是也）

葬魯城北四上（閩本監本毛本四作泗是也）

況泯絕於秦（石臺本泯作泯避所諱）

爲周孝王養馬於汧謂之間（閩本監本毛本謂作渭是也）

及非子之曾孫秦仲（監本秦仲誤泰伯下稱秦爲秦監本作稱泰爲泰亦非）

按秦昭王四十八年（案史記按作以）

王十四年（閩本監本毛本王作三不誤）

亭千越進曰（閩本監本毛本亭作淳千閩監本作于是也）

封子弟立功臣（案史記無立字）

何以輔政哉（案史記輔政作相救）

建萬世之所（案史記所作功是也）

皆阬之咸陽（閩本監本毛本阬作坑下焚坑此本作焚阬案史記作阬坑俗阬字）

不避風雨（正誤雨作則屬下讀）

大收篇藉（閩本監本毛本藉作籍是也）

出其交之所藏（閩本監本毛本交作爻是也）

沉其少（閩本監本毛本沉作况案當作沉）

左氏傳三千卷（閩本監本毛本千作十是）

穀梁傳十一卷名赤魯人（案卷下當作穀梁子魯人名赤）

十錄云（案十當作七）

王吉善鄒民春秋（閩本監本毛本民作氏不誤）

毛詩商詩（監本毛本商作韓是也）

傳至大毛公名享（閩本監本享作亨案當作亨）

萇名置其篇（閩本監本毛本名作各是）

傳夏侯始昌（閩本監本毛本傳作傳是）

昌授后蒼輩（毛本輩作輩案輩俗輩字）

以經爲訓詁教之（閩本監本毛本話作詁是）

近觀孝經舊註（石臺本唐石經註作注案漢唐宋人經注之字從無作註者賈公彥儀禮疏云言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是也下仿此惟記注字從言不從氵如左傳敘諸所記註服虔通俗文記物曰註張揖廣雅云註識也是也）

踳駁尤甚（閩本踳作踳亦非正義並同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監本毛本作踳是也駁石臺本唐石經本岳本作駮）

虞槃佑（正誤佑作佐從隋唐志校）

賀場（案場當作瑒瑒字德璉南史有傳）

其古文出自孔氏壞壁（閩本監本毛本壁作壁是也）

其上室之名（閩本監本毛本上作十是也）

必自擅開門戶愡牖矣（毛本愡作牕監本作牎竝非下仿此）

必騁殊軌轍（石臺本唐石經岳本閩本毛本軼作軌不誤下同）

而回瞳若乎後耳（閩本監本毛本瞳作瞠是也正誤耳作矣）

小道謂小道而有成德者也（案上道字當作成諸本並誤）

唯行小道華辯（閩本監本毛本辯作辨）

言惡乎有而不可（監本毛本有作存案莊子作存）

此文與改同（閩本監本毛本改作彼是也）

唯榮華作僞（閩本監本毛本作下有浮字案序文當有）

不爲義列（監本毛本列作例是也）

例則馬融亦謂之傳（浦鏜云例當何字誤下疑有脫文）

虞飜（岳本作翻與今本三國志同下同）

事吳（閩本監本毛本事作仕是也）

爲老子命語國語（案命當作論）

炫自陳於內史（閩本監本毛本作史此本誤吏今改正）

乞送吏部（案隋書本傳送下有詣字）

雖義有精麁（閩本監本毛本麁作粗案當作麤）

用功頗少（案隋書作差少）

未嘗舉手（案隋書舉作假）

傳覽無所不知（閩本毛本傳作博是也）

請文藏祕書（案齊書本傳文作不書作省是也）

易行上繫荷（閩本監本毛本上作止荷作苛案周禮鄭注作去煩苛）

鍺侯（閩本監本毛本鍺作諸不誤）

聮字分强（正誤强作彊）

志在殷勤垂訓（毛本勤改懃案殷勤亦作慇懃）

此言必順作疏之義也（浦鏜云順當須字誤是也）

孝經注疏序挍勘記（終）

孝經注疏卷第一

開宗明義章第一

邢昺注疏

〔疏〕正義曰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義理也言此章開張一經之宗本顯明五孝之義理故曰開宗明義章也第次也一數之始也以此章揔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爲第一冠諸章之首焉案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爲河間顏芝所藏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倉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而不列名又有荀昶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爲之也御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章者明也謂分析科段使理章明說文曰樂歌竟爲一章章字從音從十謂從一至十十數之終諸書言章者蓋因風雅凡有科段皆謂之章焉言天子庶人雖列貴賤而立身行道無限高卑故次首章先陳天子等差其貴賤以至庶人次及三才孝治聖治三章並敘德教之所由生也紀孝行章敘孝子事親爲先與五刑相因即夫孝始於事親也廣要道章廣揚名章即先王有至德要道揚名於後世也揚名之上因諫爭之臣從諫之君必有應感三章相次不離於揚名事君章即忠於事君也喪親章繼於諸章之末言孝子事親之道紀也皇侃以開宗及紀孝行喪親等三章通於貴賤今案諫爭章大夫已上皆有爭臣而士有爭友父有爭子亦該貴賤則通於貴賤者有四焉

仲尼居。（仲尼孔子字居謂閒居）曾子侍。（曾子孔子弟子侍謂侍坐）〔疏〕仲尼居曾子侍

正義曰夫子以六經設教隨事表名雖道由孝生而孝綱未擧將欲開明其道垂之來裔以曾參之孝先有重名乃假因閒居爲之陳說自標己字稱仲尼居呼參爲子稱曾子侍建此兩句以起師資問荅之體似若別有承受而記錄之○注仲尼至閒居○正義曰云仲尼孔子字者案家語云孔子父叔梁紇娶顏氏之女徵在徵在旣往廟見以夫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山以祈焉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夫伯仲者長幼之次也仲尼有兄字伯故曰仲其名則案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名有五其三曰以類命爲象杜注云若孔子首象尼丘蓋以孔子生而汙頂象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而劉瓛述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殷仲文又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及梁武帝又以丘爲娶以尼爲和今並不取仲尼之先殷之後也案史記殷本紀曰帝嚳之子契爲堯司徒有功堯封之於商賜姓子氏契後世孫湯滅夏而爲天子至湯裔孫有位無道周武王殺之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案家語又孔子世家皆云孔子其先宋人也宋閔公有子弗父何長而當立讓其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受命爲宋卿生孔父嘉嘉別爲公族故其後以孔爲氏或以爲用乙配子或以滿溜穿石其言不經今不取也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皐夷父皐夷父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也云居謂閒居者古文孝經云仲尼閒居蓋爲乘閒居而坐與論語云居吾語汝義同而與下章居則致其敬不同○注曾子至侍坐○正義曰云曾子孔子弟子者案史記仲尼弟子傳稱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故知是仲尼弟子也云侍謂侍坐者言侍孔子而坐也案古文云曾子侍坐故知侍謂侍坐也卑者在尊側曰侍故經謂之侍凡侍有坐有立此曾子侍即侍坐也曲禮有侍坐於先生侍坐於所尊侍坐於君子據此而言明侍坐於夫子也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主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臣人和睦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參曾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荅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知此至要之義）子曰。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爲德本）教之所由生也。（言教從孝而生）復坐。吾語汝。（曾參起對故使復坐）〔疏〕子曰至語汝○正義曰子者孔子自謂案公羊傳云子者男子通稱也古者謂師爲子故夫子以子自稱曰者辭也言先代聖帝明王皆行至美之德要約之道以順天下人心而教化之天下之人被服其教用此之故並自相和睦上下尊卑無相怨者參汝能知之乎又假言參聞夫子之說乃避所居之席起而對曰參性不聰敏何足以知先王至德要道之言義旣敘曾子不知夫子又爲釋之曰夫孝德之行之根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謂至德要道元出於孝孝爲之本也云教之所生也者此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謂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深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語汝也○注孝者至無怨○正義曰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者依王肅義德以孝而至道以孝而要是道德不離於孝殷仲文曰窮理之至以一管衆爲要劉炫曰性未達何足知然性未達何足知至要之義者謂自云性不達何足知此先王至德要道之義也○注人之至德本○正義曰此依鄭注引其聖治章文也言孝行最大故爲德之本也德則至德也○注言教從孝而生○正義曰此依韋注也案禮記祭義稱曾子云衆之本教曰孝尚書敬敷五教解者謂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擧此則其餘順人之教皆可知也○注曾參至復坐正義曰此義已見於上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揚後世光顯其親故行孝以不毀爲先揚名爲後）〔疏〕身體至終也○正義曰身謂躬也體謂四支也髮謂毛髮膚謂皮膚禮運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詩曰鬒髮如雲此則身體髮膚之謂也言爲人子者常須戒慎戰戰兢兢恐致毀傷此行孝之始也又言孝行非唯不毀而已須成立其身使善名揚於後代以先榮其父母此孝行之終也若行孝道不至揚名榮親則未得爲立身也○注父母至毀傷○正義曰云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者此依鄭注引祭義樂正子春之言也言子之初生受全體於父母故當常自念慮至死全而歸之若曾子啓手啓足之類是也云故不敢毀傷者毀謂虧辱傷謂損傷故夫子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及鄭注周禮禁殺戮云見血爲傷是也○注言能至其後○正義曰云能言立身行此孝道者謂人將立其身先須行此孝道也其行孝道之事則下文始於事親中於事君是也云自然名揚後世光榮其親者皇侃云若生能行孝沒而揚名則身有德譽乃能光榮其父母也因引祭義曰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又引哀公問稱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此則揚名榮親也云故行孝以不毀爲先者全其身爲孝子之始也云揚名爲後者謂後行孝道爲孝之終也夫不敢毀傷闔棺乃止立身行道弱冠須明經雖言其始終此略示有先後非謂不敢毀傷唯在於始立身獨在於終也明不敢毀傷立身行道從始至末兩行無怠此於次有先後非於事理有終始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疏〕夫孝至立身○正義曰夫爲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後能行其道也夫行道者謂先能事親而後能立其身前言立身末示其跡其跡始者在於內事其親也中者在於出事其主忠孝皆備揚名榮親是終於立身○注言行至身也○正義曰云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者此釋始於事親中於事君也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者此釋終於立身也然能事親事君理兼士庶則終於立身此通貴賤焉鄭玄以爲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十強而仕是事君爲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爲終也者劉炫駮云若以始爲在家終爲致仕則兆庶皆能有始人君所以無終若以年七十者始爲孝終不致仕者皆爲不立則中壽之輩盡曰不終顏子之流亦無所立矣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義取恒念先祖述脩其德）〔疏〕大雅至厥德○正義曰夫子敘述立身行道揚名之義既畢乃引大雅文王之詩以結之言凡爲人子孫者常念爾之先祖常述脩其功德也○注詩大至其德○正義曰云無念念也聿述也此並毛傳文厥其也釋言文云義取常念先祖述脩其德者此依孔傳也謂述脩先祖之德而行之此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劉炫云夫子敘經申述先王之道詩書之語事有當其義者則引而證之示言不虛發也七章不引者或事義相違或文勢自足則不引也五經唯傳引詩而禮則雜引詩書及易並意及則引若汎指則云詩曰詩云若指四始之名即云國風大雅小雅魯頌商頌若指篇名即言句曰武曰皆隨所便而引之無定例也鄭注云雅者正也方始發章以正爲始亦無取焉

天子章第二

〔疏〕正義曰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貴賤其跡未著故此已下至於庶人凡有五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教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案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亦曰天子虞夏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爲天子也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博愛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廣敬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爲四夷之所法則也）蓋天子之孝也。（蓋猶略也孝道廣大此略言之）〔疏〕子曰至孝也正義曰此陳天子之孝也所謂愛親者是天子身行愛敬也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者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惡於其親也親謂其父母也言天子豈唯因心內恕克己復禮自行愛敬而已亦當設教施令使天下之人不慢惡於其父母如此則至德要道之教加被天下亦當使四海蠻夷慕化而法則之此蓋是天子之行孝也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

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五等之孝悌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極卑尊卑既異恐嫌爲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無二○注博愛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博大也言君愛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愛其親不敢有惡其父母者是博愛也○注廣敬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廣亦大也言君敬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敬其親不敢有慢其父母者是廣敬也孔傳以人爲天下衆人言君愛敬已親則能推已及物謂有天下者愛敬天下之人有一國者愛敬一國之人也不惡者爲君常思安人爲其興利除害則上下無怨是爲至德也不慢者則曲禮曰毋不敬書曰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君能不慢於人脩已以安百姓則千萬人悅是爲要道也上施德教人用和睦則分崩離析無由而生也案禮記祭義稱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斯亦不敢慢於人也所以於天子章明愛敬者王肅韋昭云天子居四海之上爲教訓之主爲教易行故寄易行者宣之然愛之與敬解者衆多沈宏云親至結心爲愛崇恪表迹爲敬劉炫云愛惡俱在於心敬慢並見於貌愛者隱惜而結於內敬者嚴肅而形於外皇侃云愛敬各有心迹烝烝至惜是爲愛心溫清搔摩是爲愛迹肅肅悚慄是爲敬心拜伏擎跪是爲敬迹舊說云愛生於眞敬起自嚴孝是眞性故先愛後敬也舊問曰天子以愛敬爲孝及庶人以躬耕爲孝五者並相通否梁王荅云天子既極愛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敬及不驕不溢已下事邪以此言之五等之孝互相通也然諸侯言保社稷大夫言守宗廟士言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以例言之天子當云保其天下庶人當言保其田農此略之不言何也左傳曰天子守在四夷故愛敬盡於事親之下而言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保守之理已定不煩更言保也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保守田農不離於此既無守任不假言保守也○注刑法至則也○正義曰刑法也釋詁文云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者是天子愛敬盡於事親又施德教使天下之人皆不敢慢惡其親也云則德教加被於天下者釋刑於四海也百姓謂天下之人皆有族姓言百舉其多也尚書云平章百姓則謂百姓爲百官爲下有黎民之文所以百姓非兆庶也此經德教加於百姓則謂天下百姓爲與刑于四海相對四海既是四夷則此百姓自然是天下兆庶也經典通謂四夷爲四海案周禮記爾雅皆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夷或云四海故注以四夷釋四海也孫炎曰海者晦暗無知也○注蓋猶至略言之○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孔傳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槩也孝道既廣此纔舉其大略也劉瓛云蓋者不終盡之辭明孝道之廣大此略言之也皇侃云略陳如此未能究竟是也鄭注云蓋者謙辭據此而言蓋非謙也劉炫駮云若以制作須謙則庶人亦當謙矣苟以名位須謙夫子曾爲大夫於士何謙而亦云蓋也斯則卿士以上之言蓋者並非謙辭可知也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甫刑即尚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十億曰兆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疏〕甫刑至賴之○正義曰夫子述天子之行孝既畢乃引尚書甫刑篇之言以結成其義慶善也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天下兆庶皆倚賴之也善則愛敬是也一人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已上也兆民賴之結而德教加於百姓已下也○注甫刑至其善○正義曰云甫刑即尚書呂刑也者尚書有呂刑而無甫刑也案禮記緇衣篇孔子兩引甫刑辭與呂刑無別則孔子之代以甫刑命篇明矣今尚書爲呂刑者孔安國云後爲甫侯故稱甫刑知者以詩大雅嵩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也劉炫以爲遭秦焚書各信其學後人不能改正而兩存之也者非也諸章皆引詩此章獨引書者以孔子之言布在方策言必皆引詩書證事示不馮虛說義當詩意則引詩義當易意則引易此章與書意義相契故引爲證也鄭注以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爲引類得象然引大雅證大夫引曹風證聖治豈引類得象乎此不取也云一人天子也者依孔傳也舊說天子自稱則言予一人予我也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人中之一耳與人不異是謙也若臣人稱之則惟言一人言四海之內惟一人乃爲尊稱也天子者帝王之爵猶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稱云慶善也書傳通也云十億曰兆者古數爲然云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者釋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姓言百民稱兆皆舉其多也

孝經注疏卷一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一

開宗明義章第一（熙寧石刻不載分章此本此行在第二行頂格疏另提行亦頂格閩本監本在第四行毛本在第三行並低一格疏文接第一字下提行處低二格後章並同鄭注本無第一第二等字釋文可證）

以此章總摽（監本毛本作標案作標不誤下摽其同）

樂歌竟爲一章（案今本說文作樂曲盡爲竟）

郎夫孝始於事親也（閩本毛本作即夫是也）

揚名之上（正誤上作義）

因諫爭之臣（閩本監本毛本爭作諍案玉篇云爭諫也或作諍）

即忠於事君也（案忠當作中）

言孝子事親之道紀也（正誤紀作終）

自摽已字（監本毛本摽作標是也案已當作己）

徵在既往庿見（案庿乃廟之譌閩本監本毛本作廟）

蓋以孔子生而汗頂（監本毛本汗作汙案史記孔子世家作圩索隱謂圩音烏窊也白虎通姓名篇云孔子首類尼邱山蓋中低而四旁高如屋宇之反則作圩是也）

而劉獻述張禹之義（監本毛本獻作瓛案宋欽宗諱桓兼避丸瓛洹等字此作獻承避宋諱故也）

又以卯爲娶（監本毛本娶作聚）

宋閔公（正誤閔作襄是也）

右文孝經云（閩本監本毛本右作古不誤）

曲禮有侍坐於先生（閩本監本毛本作先此本誤侍今改正）

言先代聖德之生（監本毛本生作王石臺本岳本作主）

汝知之乎（岳本汝作女鄭注本同此正義本則作汝字）

曾子避席曰（鄭注本避作辟用假借字與此本不同）

敏逹也（石臺本岳本閩本毛本逹作達達從幸得聲幸音他葛反作逹非也下仿此）

夫孝德之本也（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本作夲石臺本注同案說文作本五經文字云經典相承從隸省作夲後同）

人之行莫大於孝（案正義云此依鄭注據釋文注人上有夫字是明皇所刪也）

吾語汝（岳本汝作女）

參性不聰敏（閩本聰字模糊監本毛本作聰俗字）

云教之所生也者（案正誤生上補由字是也）

以一管衆爲要（浦鏜云下當脫參曾至之義○正義曰九字案下文劉炫疑正義二字之譌）

性未達何足知（盧文弨挍本下補此依劉注也五字）

然性未達（案然當言字之譌）

己當全而歸之（石臺本岳本己作已是也）

揚名於後世（唐石經世作廿避唐太宗諱）

光顯其親（石臺本岳本顯作榮案正義亦作榮）

言能至其後（閩本監本毛本其作爲案注當作爲）

末示其跡（閩本監本毛本末作未是也）

是終於立身（正誤身下補也字是也）

無念爾祖（鄭注本作毋念左傳文二年趙成子引詩同此正義本則作無念）

常述脩其功德也（正誤常作當）

即言句曰武曰（閩本亦誤句監本毛本作勾是也）

天子章第二

故摽居其首（監本毛本摽作標）

亦曰天子（正誤亦作故是也）

敬親者（宋熙寧石刻敬作敬追避宋翼祖諱）

刑于四海（鄭注本刑作形此正義本則作刑于字監本毛本改於）

柰何不敬（閩本監本毛本柰作奈案柰本果名假借爲柰何字俗作奈何非也）

沈宏云（浦鏜云按陸氏注解傳述人當袁宏之誤）

溫清搔摩（閩本監本毛本清作凊是也）

肅肅悚慄（閩本監本毛本慄改悚）

王者並相通否（案王宜作五）

反相通也（正誤反作互）

而言德教加於百姓（毛本於作于下同案經作於）

不假旨保守也（浦鏜云旨疑言字誤案當作言）

云則德教加被於天下者（毛本於改于）

案周禮記爾雅（正誤記上補禮字）

楊之水（閩本監本毛本楊作揚案詩王風揚之水釋文云或作楊）

義當易意則引易（毛本義作意非）

止

孝經注疏卷第二

諸侯章第三　　邢昺注疏

〔疏〕（正義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案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爲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皇侃云以侯是五等之第二下接伯子男故稱諸侯今不取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愼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爲驕奢泰爲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則長爲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蓋諸侯之孝也。〔疏〕（在上至孝也○正義曰夫子前述天子行孝之事已畢次明諸侯行孝也言諸侯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不能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於傾危也積一國之賦稅其府庫充滿矣若制立節限愼守法度則雖充滿而不至盈溢也滿謂充實溢謂奢侈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言諸侯貴爲一國人主富有一國之財故宜戒之也又覆述不危不溢之義言居高位而不傾危所以常守其貴財貨充滿而不盈溢所以長守其富使富貴長久不去離其身然後乃能安其國之社稷而協和所統之臣人謂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也言此上所陳蓋是諸侯之行孝也皇侃云民是廣及無知人是稍識仁義即府史之徒故言民人明遠近皆和悅也援神契云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注諸侯至危也○正義曰云諸侯列國之君者經典皆謂天子之國爲王國諸侯之國爲列國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則天子之國也左傳魯叔孫豹云我列國也鄭子產云列國一同是諸侯之國也列國者言其國君皆以爵位尊卑及土地大小而敘列焉五等皆然云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者言諸侯貴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也云而能不驕則免危也者言其爲國以禮能不陵上慢下則免傾危也○注費用至爲溢○正義曰云費用約儉謂之制節者此依鄭注釋制節也謂費國之財以供已用每事儉約不爲華侈則論語道千乘之國云節用而愛人是也云愼行禮法謂之謹度者此釋謹度也言不可奢僭當須愼行禮法無所乖越動合典章皇侃云謂宮室車旗之類皆不奢僭也無禮爲驕奢泰爲溢者皆謂華侈放恣也前未解驕今於此注與溢相對而釋之言無禮謂陵上慢下也皇侃云在上不驕以戒貴應云居財不奢以戒富若云制節謹度以戒富亦應云制節謹身以戒貴此不例者互其文也但驕由居上故戒貴云在上溢由無節故戒富云制節也○注列國至平也○正義曰列國已具上釋云皆有社稷者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東方靑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爲社明受於天子也社則土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連言之皇侃以爲稷五穀之長亦爲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云其君主而祭之者案左傳曰君人者社稷是主社稷因地故以列國言之祭必由君故以其君言之云言富貴常在其身者此依王注釋富貴不離其身也則長爲社稷之主者釋保其社稷也云而人自和平也者釋而和其民人也然經上文先貴後富言因貴而富也下覆之富在貴先者此與易繫辭崇高莫大乎富貴老子云富貴而驕皆隨便而言之非富合先於貴也經傳之言社稷多矣案左傳曰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言句龍柱棄配社稷而祭之即句龍柱棄非社稷也又條牒云稷壇在社西俱北鄉並列同營共門並如條之說）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懼兢兢戒愼臨深恐墜履薄恐陷義取爲君恒須戒愼）〔疏〕（詩云至薄冰○正義曰夫子述諸侯行孝終畢乃引小雅小旻之詩以結之言諸侯富貴不可驕溢常須戒懼故戰戰兢兢常如臨深履薄也○注戰戰至戒懼○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毛詩傳云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此注恐下加懼戒下加愼足以圓文也云臨深恐墜履薄恐陷者亦毛詩傳文也恐墜謂墜入深淵不可復出恐陷謂沒在冰下不可拯濟也云義取爲君常須戒愼者引詩大意如此）

卿大夫章第四

〔疏〕（正義曰次諸侯之貴者即卿大夫焉說文云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爲卿與大夫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行皆遵法道所以無可擇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禮法之言焉有口過道德之行自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以奉先祖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蓋卿大夫之孝也。〔疏〕（非先王至孝也○正義曰夫子述諸侯行孝之事終畢次明卿大夫之行孝也言大夫委質事君學以從政立朝則接對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服飾言行須遵禮典非先王禮法之衣服則不敢服之於身若非先王禮法之言辭則不敢道之於口若非先王道德之景行亦不敢行之於身就此三事之中言行尤須重愼是故非禮法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所以口無可擇之言身無可擇之行也使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服飾言行三者無虧然後乃能守其先祖之宗廟蓋是卿大夫之行孝也援神契云卿大夫行孝曰譽蓋以聲譽爲義謂言行布滿天下能無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舊說云天子諸侯各有卿大夫此章既云言行滿於天下又引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擧天子卿大夫也天子卿大夫尚爾則諸侯卿大夫可知也○注服者至偪下○正義曰服者身之表也者此依孔傳也左傳曰衣身之章也彼注云章貴賤言服飾所以章其貴賤章則表之義也云先王制五服各有）

等差者案尚書皐陶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孔傳云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是有等差也云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者僭上謂服飾過制僭擬於上也偪下謂服飾儉固偪迫於下也卿大夫言必守法行必遵德服飾須合禮度無宜僭偪故劉炫引禮證之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是也又案尚書益稷篇稱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七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此古之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及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衣法於天畫之爲陽也以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之於裳裳法於地繡之爲陰也日月星辰取照臨於下山取興雲致雨龍取變化無窮華蟲謂雉取耿介藻取文章火取炎上以助其德粉取絜白米取能養黼取斷割黻取背惡鄉善皆爲百王之明戒以益其德諸侯自龍衮而下八章也四章畫於衣四章繡於裳大夫藻火粉米四章也二章畫於衣二章繡於裳孔安國蓋約夏殷章服爲說周制則天子冕服九章象陽之數極也案鄭注周禮司服稱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又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古文以山爲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下周制以龍爲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上是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也又案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羣小祀則玄冕而冕服九章也又案鄭注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衣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又案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周自公侯伯子男其服之章數又與古之象服差矣○注法言至敢也○正義曰法言謂禮法之言者此則論語云非禮勿言是也云德行謂道德之行者即論語云志於道據於德是也若言非法行非德者即王制云言僞而辯行僞而堅是也云則虧孝道故不敢也者釋所以不敢之意也○注言必至遵道○正義曰此依正義釋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也○注言行至擇也○正義曰言不守禮法行不道道德皆已而法之經言無擇謂令言行無可擇也○注禮法至怨惡○正義曰口有過惡者以言之非禮法行有怨惡者以所行非道德也若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則口無過怨惡無從而生○注三者至之祀○正義曰云三者服言行者也此謂法服法言德行也然言之與行君子所最謹出已加人發邇見遠出言不善千里違之其行不善譏辱斯及故首章一敘不毀而再敘立身此章一舉法服而三復言行也則知表身者以言行不虧不毀猶易立身難備也皇侃云初陳教本故舉三事服在身外可見不假多戒言行出於內府難明必須備言最於後結宜應揔言謂人相見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謂德行故言三者以服爲先德行爲後也云禮卿大夫立三廟者義見求章云以奉先祖者謂奉事其祖考也云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者謂卿大夫若能備服飾言行故能守宗廟也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爲卿大夫能早夜不惰敬事其君也）〔疏〕詩云至一人○正義曰夫子既述卿大夫行孝終畢乃引大雅烝民之詩以結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懈惰匪猶不也○注夙早至君也○正義曰夙早也釋古文懈惰也釋言文云義取爲卿大夫能早夜不惰者引詩大意如此云敬事其君也者釋以事一人不言天子而言君者欲通諸侯卿大夫也

士章第五

〔疏〕正義曰次卿大夫者即士也案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惟一荅十爲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辨名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辨然不然謂之士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言事父兼愛與敬也）**故以孝事君則忠。**（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以敬事長則順。**（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常安祿位永守祭祀）**蓋士之孝也。**〔疏〕資於至孝也正義曰夫子述卿大夫行孝之事終次明士之行孝也言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故此敘事父之愛敬宜均事母與事君以明割恩從義也資者取也取於事父之行以事母則愛父與愛母同取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敬父與敬君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之於臣先取其敬皆不奪其性也若兼取愛敬者其惟父乎既說愛敬取捨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故者連上之辭也謂以事父之孝移事其君則爲忠矣以事兄之敬移事於長則爲順矣長謂公卿大夫言其位長於士也又言事上之道在於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上謂君與長也言以忠順事上然後乃能保其祿秩官位而長守先祖之祭祀蓋士之孝也援神契云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爲義當須能明審資親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白虎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士蓋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此直言士則諸侯之士前言大夫是戒天子之大夫諸侯之大夫可知也此章戒諸侯之士則天子之士亦可知也○注資取至君同○正義曰云資取也此依孔傳也案鄭注表記考工記並同訓資取也云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者謂事母之愛事君之敬並同於父也然愛之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深母以鞠育而愛厚劉炫曰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親而恭也尊至則愛不極此心敬而恩殺也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梁王云天子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辨情也○注言事至敬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劉炫曰母親至而尊不至豈則尊之不極也君尊至而親不至豈則親之不極也惟父既親且尊故曰兼也劉瓛曰父情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也○注移事至忠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揚名章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也蓄說云入仕本欲安親非貪榮貴也若用安親之心則爲忠也若用貪榮之心則非忠也嚴植之曰上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異言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注移事至順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下章云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注不言悌而言敬者順經文也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其義同焉尚書云邦伯師長安國曰衆長公卿也則知大夫已上皆是上之長○注能盡至祭祀○正義曰謂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也祿謂稟食位謂爵位廣雅曰位涖也涖下爲位王制云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士亦有廟經不言耳大夫既言宗廟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亦可知也皆互以相明也諸侯言保其社稷大夫言守其宗廟士則保守並言者皇侃云稱保者安鎮也守者無逸也社稷祿位是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故言守也士初得祿位故兩言之也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疏〕詩云至所生正義曰夫子述士行孝畢乃引小雅小宛之詩以證之也言士行孝當早起夜寐無辱其父母也○注忝辱至親也○正義曰云忝辱也釋言文所生謂父母也下章云父母生之是也云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者亦引詩之大意也

孝經注疏卷二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二

諸侯章第三

諸諸列國之君（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下諸字作侯是也）

奢泰爲溢（監本泰作㤗案張參五經文字云從小者訛）

然後能保其社稷（案臧琳云儀禮鄉射禮挾弓矢而后下射注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釋曰孝經援神契說孝經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世所行唐明皇注本稱爲今文而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後不作后蓋依古文改之也

而和其民人（石臺本民作民避唐太宗諱）

則長爲社稷之主（毛本長誤常）

所以當守其貴（閩本監本毛本當作常案經作長）

仁是稍識仁義（閩本監本毛本上仁字作人案當作人）

皆謂華侈族恣也（閩本監本毛本族作放不誤毛本謂作爲非也）

苴以白苴而與之（監本毛本下苴字作茅是也）

共工氏之子曰勾龍（案左傳之作有）

如臨深淵（石臺本唐石經淵作𣶒避唐高祖諱）

臨深恐墜（鄭注本作隊此正義本則作墜案隊墜古今字）

履薄恐陷（監本陷作陥亦非正義並同石臺本岳本毛本作陷是也）

恒須戒懼（石臺本岳本懼作愼案正義亦云義取爲君常須戒愼此注及疏標起止作戒懼非也）

臨深恐薄墜履浮恐陷者（閩本監本毛本薄墜履浮作墜履薄是也）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石臺本法作灋案灋法古今字）

言卿大夫遵守禮法（石臺本法作灋自此以下注文皆作法）

然後能守其宗廟（釋文云本或作庿此正義本則作廟案說文云庿古文廟字）

七服藻火（案七當作士）

所謂三辰旌旗（監本旌作旂是也）

祭祀稷五祀則絺冕（案周禮絺作希注云讀爲黹或作絺字之誤也）

皆畫以爲績（閩本毛本績作繢是也）

凡七章（案上下文作凡幾也此處亦不應作章）

龜畫虎雉（閩本監本毛本雉作蜼是也）

元者衣無衣（正誤下衣作文是也）

此依正義（浦鏜云正疑王字誤案浦說是也）

後謂德行（正誤謂作論）

懈惰也（石臺本作墯下同案華嚴音義上引作懈墯也與石臺本合）

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監本毛本寐作寐是也）

釋古文（閩本監本毛本古作詁是也）

懈惰也釋言文（閩本監本毛本作惰也此本誤惰世今改正案今爾雅釋言惰作怠）

士章第五

惟一苔十爲士（毛本惟作推苔作合案毛本是也）

故禮辨名記曰（閩本監本毛本辨作辯下今辨同案禮記月令孟夏正義引作辯名記白虎通作別名記）

言事父非愛與敬也（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非作兼不誤）

又言事上之道（監本上作主亦誤閩本毛本作上）

故愛敬又極也（閩本監本又作䨇毛本作雙案毛本是也）

廣雅曰位涖也（正誤云廣雅作涖𦮃也案浦鏜所據乃俗本不知位涖取同聲之字爲訓王念孫廣雅疏證云各本涖下脫去也字遂與下條合而爲一孝經正義可據也）

孝經注疏卷二挍勘記終

孝經注疏卷第三

庶人章第六

邢昺注疏

〔疏〕（正義曰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衆民者兼包府史之屬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爲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爲庶人）

用天之道。（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分地之利。（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飢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此庶人之孝也。（庶人爲孝唯此而已）

〔疏〕用天至孝也○正義曰夫子上述士之行孝已畢次明庶人之行孝也言庶人服田力穡當須用天之四時生成之道也分地五土所宜之利謹慎其身節省其用以供養其父母此則庶人之孝也援神契云庶人行孝曰畜以畜養爲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而養其親也○注春生至道也○正義曰云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者此依鄭注也爾雅釋天云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安寧即閉藏之義也云舉事順時此用天之道也者謂舉農畝之事順四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耘苗秋收則穫刈冬藏則入廩也○注分別至利也○正義曰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者此依鄭注也案周禮大司徒云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謂庶人須能分別視此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則職方氏所謂青州其穀宜稻麥雍州其穀宜黍稷之類是也云各因其所宜此分地利也者此依孔傳也劉炫云黍稷生於陸菰稻生於水○注身恭至不闕○正義曰云身恭謹則遠恥辱者論語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云用節省則免飢寒者用謂庶人衣服飲食喪祭之用當須節省禮記曰食節事時又曰庶人無故不食珍及三年之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是免飢寒也云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者賦者自上稅下之名也謂常省節財用公家賦稅充足而私養父母不闕也孟子稱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劉熙注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又云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是也○注庶人至而已○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蓋而庶人獨言此注釋言此之意也謂天子至士孝行廣大其章略述宏綱所以言蓋也庶人用天分地謹身節用其孝行已盡故曰此言惟此而已庶人不引詩者義盡於此無贅諸也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

〔疏〕故自至有也○正義曰夫子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行孝畢於此總結之則有五等尊卑雖殊至於奉親其道不別故從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其孝道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有自患己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及今未有此理蓋是勉人行孝之辭也○注始自至未有○正義曰云始自天子終於庶人者謂五章以天子爲始庶人爲終也云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者謂天子庶人尊卑雖別至於行孝其道不殊天子須愛親敬親諸侯須不驕不溢卿大夫於言行無擇士須資親事君庶人謹身節用各因心而行之斯至豈藉創物之智扛鼎之力若率強之無不及也云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者此謂人無貴賤尊卑行孝之道同致若各率其己分則皆能養親言患不及於孝者未有也說孝道包含之義廣大塞乎天地橫乎四海經言孝無終始謂難備終始但不致毀傷立身行道安其親忠於君一事可稱則行成名立不必終始皆備也此言行孝甚易無不及之理故非孝道不終始致必反之患也云言無此理故曰未有者此釋未之有之意也謝萬以爲無終始恒患不及未之有者少賤之辭也劉瓛云禮不下庶人若言我賤而患行孝不及己者未之有也此但得憂不及之理而失於歎少賤之義也鄭曰諸家皆以爲患及身今注以爲自患不及將有說乎荅曰案說文云患憂也廣雅曰患惡也又若案注說釋不及之義凡有四焉大意皆謂有患貴賤行孝無及之憂非以患爲禍也經傳之稱患者多矣論語不患人之不己知又曰不患無位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左傳曰宣子患之皆是憂惡之辭也惟蒼頡篇謂患爲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故皇侃曰無始有終謂改悟之善惡禍何必及之則無始之言已成空設也禮祭義曾子說孝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夫以曾參行孝親承聖人之意至於能終孝道尚以爲難則寡能無識固非所企也今爲行孝不終禍患必及此人偏執詎謂經通鄭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斯則必有災禍何得稱無也荅曰來問指淫凶悖慝之倫經言戒不終善美之輩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曾子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又此章云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儻有能養而不能終只可未爲具美無宜即同淫慝也古今凡庸詎識孝道但使能養安知始終若今皆及於災便是比屋可貽禍矣而當朝通識者以爲鄭注非誤故謝萬云言爲人無終始者謂孝行有終始也患不及者謂用心憂不足也能行如此之善曾子所以稱難故鄭注云善未有也諦詳此義將謂不然何者孔聖垂文包於上下盡力隨分寧限高卑則因心而行無不及也如依謝萬之說此則常情所昧矣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若施化惟待聖人千載方期一遇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爲虛說者與制有曰嗟乎孝之爲大若天之不可逃也地之不可遠也朕窮五孝之說人無貴賤行無終始未有不由此道而能立其身者然則聖人之德豈云遠乎我欲之而斯至何患不及於己者哉

三才章第七

〔疏〕（正義曰天地謂之二儀兼人謂之三才曾子見夫子陳說五等之孝既畢乃發歎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因其歎美乃爲說天經地義人行之事可教化於人故以名章次五孝之後）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參聞行孝無限高卑始知孝之爲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經常也利物爲義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爲義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爲常行也）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

〔疏〕曾子至而治○正義曰夫子述上從天子下至庶人五等之孝後總以結之語勢將畢欲以更明孝道之大無以發端特假曾子歎孝之大

（更以彌大之義告之也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經常也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節人之所法是天地之常義也聖人司牧黔庶故須則天之常明因依地之義利以順行於天下是以其爲教也不待肅戒而成也其爲政也不假威嚴而自理也○注參聞至大也○正義曰高謂天子卑謂庶人言曾參既聞夫子陳說天子庶人皆當行孝始知孝之爲大也○注經常至義也○正義曰云經常也利物爲義者經常即書傳通訓也易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是利物爲義也云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者鄭注論語云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案周易曰常其德貞是人所常德也云若三辰運天謂日月星以時運轉於天釋名云土者吐也言吐生萬物周禮五土十地之利言孝爲百行之首是人生有常之德若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而有常山川原隰分別土地而爲利則知貴賤雖別必資孝以立身皆貴法則於天地然此經全與左傳鄭子大叔荅趙簡子問禮同其異一兩字而已明孝之與禮其義同○注天有至行也○正義曰云天有常明者謂日月星辰明臨於下紀於四時人事則之以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故下文云則天之明也云地有常利者謂山川原隰動植物產人事因之以晨羞夕膳也色養無違故下文云因地之利也此皆人能法則天地以爲孝行者故云亦以孝爲常行也上云天之經地之義此云天地之經而不言義者爲地有利物之義亦是天常也若分而言之則爲義合而言之則爲常也○注法天至理也○正義曰云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者上文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者故云法天明以爲常釋天之明也因地利以爲義釋地之利也云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者經云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注則以政教相就而明之嚴肅相連而釋之從便宜省也制旨曰天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明地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元缺十一字）利人無立身之本無以常其德然則三辰迭運而一以經之者天利之性也五土分植而一以宜之者大順之理也百行殊塗而一致之者大中之要也夫愛始於和而敬生於順是以因和以教愛則易知而有親因順以教敬則易從而有功愛敬之化行而禮樂之政備矣聖人則天之明以爲經因地之利以行義故能不待嚴肅而成可久可大之業焉）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見因天地教化人之易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君愛其親則人化之無有遺其親者）陳之於德義。而民興行。（陳說德義之美爲衆所慕則人起心而行之）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君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心則和睦矣）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也）

【疏】（先王至知禁○正義曰言先王見因天地之常不肅不嚴之政教可以率先化下人也故須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風教無有遺其親者於是陳說德義之美以順教誨人則人起心而行之也先王又以身行敬讓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德而不爭競也又導之以禮樂之教正其心迹則人被其教自和睦也又示之以好者必愛之惡者必討之則人見之而知國有禁也○注見因至易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言先王見天明地利有益於人因之以施化行之甚易也○注君愛至親者○正義曰此依王注也言君行博愛之道則人化之皆能行愛敬無有遺忘其親者即天子章之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注陳說至行之○正義曰易稱君子進德脩業又論語云義以爲質又左傳說趙衰薦郤縠云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且德義之利是爲政之本也言大臣陳說德義之美是天子所重爲羣情所慕則人起發心志而效行之○注君行至不爭○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禮記鄉飲酒義云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言君身先行敬讓則天下之人自息貪競也○注禮以至睦矣○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禮記云樂由中出禮自外作中謂心在其中也外謂跡見於外也由心以出者宜聽樂以正之自跡以見者當用禮以檢之　檢之謂檢束也言心跡不違於禮樂則人當自和睦也○注示好至犯也○正義曰云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者案樂記云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故示有好必賞之令以引喻之使其慕而歸善也示有惡必罰之禁以懲止之使其懼而不爲也云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也者謂人知好惡而不犯禁令也）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爲太師周之三公也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

【疏】（詩云至爾瞻○正義曰夫子既述先王以身率下先及大臣助君行化之義畢乃引小雅節南山詩以證成之赫赫明盛之貌也是太師尹氏也言勍君行化爲人模範故人皆瞻之○注赫赫至之也○正義曰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爲太師周之三公也者此毛傳文太師太傅太保是周之三公尹氏時爲太師故曰尹氏也云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者引詩大意如此孔安國曰具皆也爾女也古語或謂人具爾瞻則人皆瞻女也此章再言先之是吾身行率先於物也陳之道之示之是大臣助君爲政也案大戴禮云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大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後引周禮稱三公無官屬與王同職坐而論道又案尚書益稷篇稱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又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孔傳曰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言大體若身君任股肱臣戴元首之義也故禮緇衣稱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緇衣之引詩書是明下民從上之義師尹大臣也一人天子也謂人君爲政有身行之者有大臣助行之者人之從上非惟從君亦從論道之大臣故并引以結之也此章上言先王下引師尹則知君臣同體相須而成者謂此也皇侃以爲無先王在上之詩故斷章引大師之什今不取也）

孝經注疏卷三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三

庶人章第六

案即府吏之屬（閩本監本毛本案即作兼包吏作史是也）

爵列之以爲士有員位（閩本監本毛本爵列作嚴植是也）

人謂衆民（閩本監本毛本人作人無限極）

故士以下以爲庶人（閩本監本毛本下以字作皆是也）

秋斂冬藏（石臺本作秋收鄭注本同案正義云此依鄭注也則當作秋收岳本改爲秋斂非此作歛斂歛）

乃正俗字

四事順時（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四作舉是也此本正義亦誤作四）

原隰之宜（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各盡所宜是也）

用節省則兄飢寒（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兄作免不誤閩監毛本飢作饑案當作飢）

公賦時充（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時作既不誤岳本充改足監本誤充）

則篤養不闕矣（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篤作私矣是衍文）

庶人之孝（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之作爲是也）

止此而已（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止作唯案正義正作唯）

用人至孝也（閩本監本毛本人作天不誤）

言庶人服田力釋（閩本毛本釋作穡是也）

謹身其道（閩本毛本身作愼閩監毛本道作身是也）

節省用而以供養其父母（閩本監本毛本省下有其字無而字）

以畜養爲事（閩本監本毛本事作義）

秋斂冬藏孝（閩本監本毛本孝作者是案鄭注本作秋收此作秋斂非也）

此四事順時天道也天云（閩本監本毛本四事順時天道也作依鄭注也爾雅釋不誤）

夏爲長統（閩本監本毛本統作毓案爾雅作嬴釋文云本亦作嬴）

秋爲收斂（案爾雅斂作成）

冬爲肅殺（閩本監本毛本肅殺作安寧是也）

安養閉藏地之義也（閩本監本毛本養作寧即無地字是也）

云四事順時（閩本監本毛本四作舉案當作舉）

謂服百畝之事（閩本監本毛本服百作畢農是也）

春三則爲種（閩本監本毛本三作生爲作耕不誤）

夏長則耘苗（閩本監本毛本耘作芸案說文䅵字注云除苗閒穢也或从芸作䎣今字省艸作耘）

閩本以下作芸非也

秋收則獲刈（閩本獲作穫是也刈字閩監毛本改刻）

冬藏則入稾也（閩本監本毛本稾作廩）

此依魏注也（閩本監本毛本魏作鄭案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見大平御覽卷三十六初學記卷五）

唐司馬貞議及釋文所引皆云鄭注此本作魏注非是

其種宜稻梁（閩本監本毛本種作穀梁閩本毛本作粱案作粱亦非周禮作麥）

此分地之利者也（閩本監本毛本作也者此本誤倒今改正）

此依本傳也（閩本監本毛本作孔不誤）

則免飢寒者（監本毛本飢改饑下同）

庶人無故不食珍（閩本監本毛本作食珍是也此本誤合吻今改正）

淡三年之排（閩本監本毛本淡 及排作耕不誤）

以三年繼之通也（閩本監本毛本三下有十字無繼字是也）

民無采色（閩本監本毛本采作菜案古多以采爲菜）

二年賦用足（閩本監本毛本二年作云公用作既毛本足作充是也閩本毛本誤克）

則私養不闕者（閩本監本毛本作養不闕此本誤力於田今改正）

謂常省節財用（閩本監本毛本作常省節財用此本誤冪有庠然後今改正）

公家取稅亦足（閩本監本毛本取作賦亦作充是也）

而私養父母不闕之也（監本毛本之作乏是也）

孟子曰（閩本監本毛本曰作稱非）

劉熙注云（正誤劉熙作趙岐是也）

又云公事已案方敢造私事是也（閩本監本毛本已案方作畢然後造作治不誤）

此言惟此而已（閩本監本毛本惟作唯與注文合）

無贅諸也（閩本監本毛本贅諸作贅詞不誤）

故從天子已下（閩本監本毛本已作以）

杠鼎之力（閩本監本毛本杠作扛是也）

若率强之無不及也（段玉裁云率當作牽）

說孝道包含之義（浦鏜云說上當脫禮記二字）

劉獻云（閩本監本毛本獻作瓛）

諸家皆以爲惠及身（閩本監本毛本惠作患不誤）

惡禍可必及之（閩本監本毛本可作何）

是謂能食（閩本監本毛本食作養是也）

十載方期一遇（閩本監本毛本十作千是也）

制有曰（案有當作旨唐元宗孝經制旨一卷見唐書藝文志）

三才章第七

人之常德（石臺本常作恒岳本同案作常避宋諱正義引易恆其德貞作常其德貞皆仍宋刻之舊）

其政不嚴而治（石臺本治作治避唐高宗諱）

孝是人所常德也（正誤所作之）

明臨於下（正誤明作照是也）

以晨羞夕膳也（正誤也作而屬下讀）

無以常其利（此本其字下空十一字非也）

天利之性也（閩本監本天作夫亦誤毛本作大）

人之易也（鄭注本人作民正義云此依鄭注也則當作民案注作人避唐太宗諱）

禮以檢其跡（毛本檢作檢避所諱正義同下仿此）

故須身行傳愛之道（閩本監本毛本傳作博是也）

又道之以禮樂之教（閩本監本毛本道作導）

又論語曰義以爲質（按論語釋文出爲質云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此與釋文合）

當用禮以檢之（此本之下空一字非也）

先及大臣（正誤先作次）

古語或謂人具爾瞻（浦鏜云古語或謂四字疑衍文下句則疑謂字之誤）

陳之道之示之（閩本監本毛本道作導是也）

臣哉鄰哉臣哉鄰哉（閩本監本毛本下臣鄰字作鄰臣是也）

言大體若身（正誤大作同是也）

孝經注疏卷第四

孝治章第八

邢昺注疏

〔疏〕（正義曰夫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爲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言先代聖明之王以至德要道化人是爲孝理）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小國之臣至卑者耳主尚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萬國舉其多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歡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

〔疏〕子曰至先王。○正義曰此章之首稱子曰者爲事訖更別起端首故也言昔者聖明之王能以孝道治於天下大教接物故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五等之君乎言必禮敬之明王能如此故得萬國之懽心謂各脩其德盡其懽心而來助祭以事其先王經先王有六焉一曰先王有至德二曰非先王之法服三曰非先王之法言四曰非先王之德行五曰先王見教之此皆指先代行孝之王此章云以事其先王則指行孝王之考祖○注言先至孝理○正義曰此釋孝治之義也國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尚書洪範云睿作聖左傳照臨四方曰明昔者非當時代之名明王則聖王之稱也是汎指前代聖王之有德者經言明王還指首章之先王也以代言之謂之先王以聖明言之則爲明王事義相同故注以至德要道釋之○注小國至敬也○正義曰此依王注義也五等諸侯則公侯伯子男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也言斥候而服事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爵則上皆勝下若行事亦互相通舜典曰輯五瑞孔安國曰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斯則堯舜之代已有五等諸侯也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案尚書武成篇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鄭注王制云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是有公侯伯而無子男武王增之揔建五等時九州狹故土惟三等則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界增諸侯之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然據鄭玄夏殷不建子男武王復增之也案五等公爲上等侯伯爲次等子男爲下等則小國之臣謂子男卿大夫況此諸侯則至卑也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言諸侯列國者兼小大是小國之卿大夫有見天子之禮也言雖至卑盡來朝聘則天子以禮接之案周禮掌客云王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三等其五等之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唯上介有禽獸其卿大夫士有特來聘問者則待之如其爲介時也是待諸侯及其臣之禮是皆廣敬之道也○注萬國至祭也○正義曰云萬國舉其多也者此依魏注也詩書之言萬國者多矣亦猶言萬方是舉多而言之不必數滿於萬也皇侃云春秋稱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禹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而置九州九州之中有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計有萬國也因引王制殷之諸侯有千七伯七十三國也孝經稱周諸侯有九千八百國所以證萬國爲夏法也信如此說則周頌云綏萬邦六月云萬邦爲憲豈周之代復有萬國乎今不取也云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懽心則各以其職

（來助祭也者言明王能以孝道理於天下則得諸侯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也各以其職來祭者謂天下諸侯各以其所職貢來助天子之祭也和者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注云盛其饌與貢謂祫祭先王又云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饌諸侯所獻又云內金示和也注云此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荆楊二州貢金三品又云束帛加璧尊德也注云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又云龜爲前列先知也注云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荆州納錫大龜又云金次之見情也注云金炤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又云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注云萬民皆有此物荆州貢丹兖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楊州貢篠簜又云其餘無常貨各以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注云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鎭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大傳云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又周頌曰駿奔走在廟此皆助祭者也）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理國謂諸侯也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懽心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疏】治國者至先君○正義曰此說諸侯之孝治也言諸侯以孝道治其國者尚不敢輕侮於鰥夫寡婦而況於知禮義之士民乎亦言必不輕侮也以此故得其國內百姓懽悅以事其先君也○注理國至士乎○正義曰云理國謂諸侯也者此依魏注也案周禮云體國經野詩曰生此王國是其天子亦言國也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諸侯之國上言明王理天下此言理國故知諸侯之國也云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者案王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則知鰥夫寡婦是國之微賤者也言微賤之者國君尚不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釋經之士民詩云彼都人士左傳曰多殺國士此皆況惜有知識之人不必居官授職之士舊解士知義理又曰士丈夫之美稱故注言知禮義之士乎謂民中知禮義者○注諸侯至享也○正義曰云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懽心者此言諸侯孝治其國得百姓之懽心也一國百姓皆是君之所統理故以所統言之孔安國曰亦以相統理是也云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者祭享謂四時及禘祫也於此祭享之時所統之人則皆恭其職事獻其所有以助於君故云助其祭享也）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理家謂卿大夫臣妾家之賤者妻子家之貴者）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卿大夫位以材進受祿養親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懽心助其奉養【疏】治家者至其親○正義曰說卿大夫之孝治也言以孝道理治其家者不敢失於其家臣妾賤者而況於妻子之貴者乎言必不失也故得其家之懽心以承事其親也○注理家至貴者○正義曰云理家謂卿大夫者此依鄭注也案下章云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禮記王制曰上大夫卿則知治家謂卿大夫云臣妾家之賤者案尚書費誓曰竊馬牛誘臣妾孔安國云誘偷奴婢既以臣妾爲奴婢是家之賤者也云妻子家之貴者案禮記哀公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妻者君之主也敢不敬與子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妻子家之貴者也○注卿大夫至奉養○正義曰云卿大夫位以材進者案毛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是位以材進也云受祿養親者若能孝理其家則受其所稟之祿以養其親云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懽心者謂小大皆得其懽心小謂臣妾大謂妻子也云助其奉養者案禮記內則稱子事父母婦事舅姑日以雞初鳴咸盥漱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問衣燠寒饋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此皆奉養事親也天子諸侯繼父而立故言先王先君也大夫唯賢是授居位之時或有俸祿以逮於親故言其親也注順經文所以言助其奉養此謂事親生之義也若親以終沒亦當言助其祭祀也明王言不敢遺小國之臣諸侯言不敢侮於鰥寡大夫言不敢失於臣妾者劉炫云遺謂意不存錄侮謂忽慢其人失謂不得其意小國之臣位卑或簡其禮故云不敢遺也鰥寡人中孱弱或被人輕侮欺陵故曰不敢侮也臣妾營事產業宜須得其心力故云不敢失也則王況公侯伯子男諸侯況士民卿大夫況妻子者以王者尊貴故況列國之貴者諸侯差卑故況國中之卑者以五等皆貴故況其卑也大夫或事父母故況家人之貴者也）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夫然者上孝理皆得懽心則存安其榮沒享其祭）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上敬下懽存安沒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則災害禍亂無因而起）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言明王以孝爲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致如此福應【疏】夫然至如此○正義曰此揔結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孝治也言明王孝治其下則諸侯以下各順其教皆治其國家也如此各得懽心親若存則安其孝養沒則享其祭祀故得和氣降生感動昭味是以普天之下和睦太平災害之萌不生禍亂之端不起此謂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能致如此之美○注夫然者至其祭○正義曰云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懽心者此謂明王諸侯大夫能行孝治皆得其懽心也云則存安其榮者釋生則親安之云沒享其祭者釋祭則鬼享之也○注上敬至而起○正義曰此釋天下和平以皆由明王孝治之所致也皇佩云天反時爲災謂風雨不節地反物爲妖妖即害物謂水旱傷禾稼也善則逢殃爲禍臣下反逆爲亂也○注言明至福應○正義曰云言明王以孝爲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者案上文有明王諸侯大夫三等而經獨言明王孝治如此者言由明王之故也則諸侯以下奉而行之而功歸於明王也云故致如此福應者福謂天下和平應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大也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疏】詩云至順之○正義曰夫子述昔時明王孝治之義畢乃引大雅抑篇讚美之也言天子身有大德行使四方之國皆順而行之○注覺大至行之○正義曰云覺大也此依鄭注也故詩箋云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化是以覺爲大也云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者言引詩之大意如此也）

孝經注疏卷四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四

孝治章第八

言先代聖明之王（石臺本王作主）

主尚接之以禮（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主作王）

故得萬國之懽心（鄭注本作歡此正義本則作懽萬石臺本作万注同按唐人千萬字多作万）

萬國舉其多也（岳本多改作大數非是）

皆得歡心（石臺本岳本毛本歡作懽是也）

則指行孝王之考祖（正誤作祖考）

古曰在昔曰先民（正誤重昔字依國語增也）

還指首章之先王也（閩本監本毛本作指此本誤有今改正）

王公饔餼九牢（案周禮牢客王作上）

殯五牢（案當作飱从夕从食下同）

子男饔五牢（案五上脫餼字當依周禮補）

唯上介有禽獸（閩本監本毛本作上此本誤止今改正案周禮獸作獻）

有千七伯七十三國也（閩本監本毛本伯作百案禮記作百）

和者禮器云（正誤和作知）

荆楊二州貢金三品（閩本監本毛本楊作揚段玉裁云今人多作揚从才攷廣雅云揚揚也毛詩王風揚之水釋文云或作楊然則毛傳楊激揚也正廣雅之所本而郭忠恕佩觿曰揚柝也亦州名是郭所據書作楊後人因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之云改爲揚州不知古今字多假借所重惟音則州名宜依古從木也）

楊州貢篠蕩（閩本毛本篠蕩作篠簜是也監本篠作蓧不成字案說文作筱簜隸變作篠陸德明釋文云篠或作篠）

理國謂諸侯也（案經作治注作理避所諱）

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石臺本享作亨）

言微賤之者（正誤作言國之微者又云下國字衍）

此皆況惜有知識之人（閩本監本毛本況惜作說指）

妻者君之主也（正誤君作親是也）

質稍（案禮記作蕡稻）　黍粱（毛本粱作梁不誤）

若親以終沒（浦鏜云以當已字之誤非也）

故況列國之貴者（閩本監本毛本作列此本誤則今改正）

祭則鬼享之（石臺本享作亨注同案亨通之亨烹飪之亨獻）

上孝理皆得懽心（閩本監本毛本同石臺本岳本作然上孝理正義同）

讚或之也（閩本監本毛本作讚美之也）

使四方之國（正誤使作則）

孝經注疏卷第五

聖治章第九

邢昺注疏

【疏】（正義曰此言曾子聞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因問聖人之德更有大於孝否夫子因問而說聖人之治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參聞明王孝理以致和平又問聖人德教更有大於孝不）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異於萬物也）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者德之本也）孝莫大於嚴父。（萬物資始於乾人倫資父爲天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謂父爲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

【疏】曾子至其人也○正義曰夫子前說孝治天下能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言德行之大也將言聖德之廣不過於孝無以發端故又假曾子之問曰聖人之德更有加於孝乎乎猶否也夫子承問而釋之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惟人最貴也人之所行者莫有大於孝行也孝行之大者莫有大於尊嚴其父也嚴父之大者莫有大於以父配天而祭也言以父配天而祭之者則文王之子成王叔父周公是其人也○注貴其至物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夫稱貴者是殊異可重之名案禮運曰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是異於萬物也○注萬物至父也○正義曰云萬物資始於乾者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云人倫資父爲天者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鄭玄曰父者子之天也殺已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杜預左氏傳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人倫資父爲天也云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者尊謂崇也嚴敬也父既同天故須尊嚴其父是孝行之大也○注謂父至人也○正義曰云謂父爲天雖無貴賤者此將釋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先張此文言人無限貴賤皆得謂父爲天也云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者但以父配天偏檢羣經更無殊說案禮記有虞氏尚德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於郊無父配天之禮也周公大聖而首行之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之是周公嚴父配天之義也亦所以申文王有尊祖之禮也經稱周公其人注順經旨故曰始自周公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脩其職來助祭也）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言無大於孝者）

【疏】昔者至孝乎○正義曰前陳周公以父配天因言配天之事自昔武王既崩成王年幼即位周公攝政因行郊天祭禮乃以始祖后稷配天而祀之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之時乃尊其父文王以配而享之尊父祖以配天崇孝享以致敬是以四海之內有土之君各以其職貢來助祭也既明聖治之義乃揔其意而荅之也周公聖人首爲尊父配天之禮以極於孝敬之心則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是言無以加也○注后稷至配之○正義曰云后稷周公之始祖也者案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好種樹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阻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后稷曾孫公劉復脩其業自后稷至王季十五世而生文王受命作周案毛詩大雅生民之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是也云郊謂圜丘祀天也者此孔傳文祀祭也祭天謂之郊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又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言以冬至之後日漸長郊祭而迎之是建子之月則與經俱郊祀於天明圜丘南郊也云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者案文王世子稱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祚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則郊祀是周公攝政之時也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主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言祭天則天神爲客是外至也須人爲主天神乃至故尊始祖以配天神侑坐而食之案左氏傳曰凡祀啓蟄而郊又云郊祭后稷以祈農事也而鄭注禮郊特牲乃引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然則春分而長短分矣此則迎在未分之前至謂春分之日也夫至者是長短之極也明分者晝夜均也分是四時之中啓蟄在建寅之月過至而未及分必於夜短方爲日長則左氏傳不應言啓蟄也若以日長有漸郊可預迎則其初長宜在極短之日故知傳啓蟄之郊是祈農之祭也周禮冬至之郊是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也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爲木德威仰木帝以騐之曰案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又曰禘大祭也謂五年一大祭之名又祭法祖有功宗有德皆在宗廟本非郊配若依鄭說以帝嚳配祭圜丘是天之最尊也周之尊帝嚳不若后稷今配青帝乃非最尊實乖嚴父之義也且偏窺經籍並無以帝嚳配天之文若帝嚳配天則經應云禘嚳於圜丘以配天不應云郊祀后稷也天一而已故以所在祭在郊則謂爲圜丘言於郊爲壇以象圜天圜丘即郊也郊即圜丘也其時中郎馬昭抗章固執當時勅博士張融質之融稱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斥周人之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玄說配蒼帝也然則周禮圜丘則孝經之郊聖人因尊事天因卑事地安能復得祀帝嚳於圜丘配后稷於蒼帝之禮乎且在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說爲長伏以孝爲人行之本祀爲國事之大孔聖垂文固非臆說前儒詮證各擅一家自頃脩撰備經斟覆究理則依王肅爲長從衆則鄭義已久王義其聖證之論鄭義其於三禮義宗王鄭是非於禮記其義文多卒難詳縷說此略據機要且舉二端焉○注明堂至之也○正義曰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者案禮記明其二端注明堂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云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者五方上帝即是上帝也謂以文王配五方上帝之神侑坐而食也案鄭注論語云皇皇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王五方爲五帝舊說明堂在國之南去王城七里以近爲媟南郊去王城五十里以遠爲嚴五帝卑於昊天所以於郊祀昊天於明堂祀上帝也其以后稷配郊以文王配明堂義見於上也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鄭玄云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案史記云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即明堂也明堂起於黃帝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曰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案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云明堂上圓下方八牖四闥考工記曰明堂五室稱九室者或云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也三十六戶取象六甲子之爻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牖者即八節也四闥者象四方也稱五室者取象五行皆無明文也以意釋之耳此言宗祀於明堂謂九月大享靈威仰等五帝以文王配之即月令云季秋大享帝注云徧祭五帝以其上言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六月西方成事終而報功也○注君行至祭也○正義曰云君行嚴配之禮者此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天是也云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脩其職來助祭也者謂四海之內六服諸侯各脩其職貢方物也案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廟中將幣三享又曰侯服貢祀物鄭云犧牲之屬甸服貢嬪物注云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云尊彝之屬也采服貢服物注云玄纁絺纊也衛服貢材物注云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云龜貝也此是六服諸侯各脩其職來助祭又若尚書武成篇云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亦是助祭之義也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故出以就傅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也）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禮則以施政教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其所因者本也。（本謂孝也）

【疏】故親至本也○正義曰此更廣陳嚴父之由言人倫正性必在蒙幼之年教之則明不教則昧言親愛之心生在其孩幼膝下之時於是父母則教示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故云以養父母日嚴也是以聖人因其日嚴而教之以敬因其知親而教之以愛故聖人因之以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治也然其所因者在於孝也言本皆因於孝道也○注親猶至母也○正義曰云親猶愛也者嫌以親爲父母故云親猶愛也云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者案內則云子生三月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孩而名之案說文云孩小兒笑也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爲之名故知膝下謂孩幼之時也云親愛之心生於孩幼之時也者言孩幼之時已有親愛父母之心生也云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者春秋左氏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方猶道也謂教以仁義合宜之道也其教之者案禮記內則子能飲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

讓九年教之數日又曲禮云幼子常視無誑立必正方不傾聽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注約彼文爲說故曰日加尊嚴言子幼而誨及長則能致敬其親也○注聖人至愛也○正義曰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故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教以愛敬之教也云出以外傳者案禮記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鄭云外傳教學之師也謂年十歲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就師而學也案十年出就外傳指命士已上今此引之則尊卑皆然也云趨而過庭以教敬也者言父之與子於禮不得常同居處也案論語云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故注約彼文以爲說也云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者也者此並約內則文案彼云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懸衾篋枕斂簟而襡之鄭注云須臥乃敷之也襡韜也是父母未寢故衾被則懸枕則置篋中言子有近父母之道所以教其愛也夫愛以敬生敬則先於愛無宜待教而此言教敬愛者禮記樂記曰樂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是愛深而敬薄也禮勝則離是嚴多而愛殺也不教敬則不嚴不和親則忘愛所以先敬而後愛也舊注取士章之義而分愛敬父母之別此其失也○注聖人至理也○正義曰云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者聖人謂明王也聖者通也稱明王者言在位無不照也稱聖人者言用心無不通也順羣心者則首章以順天下是也以行愛敬者則天子能愛親敬親者是也云制禮則以施政教者則德教加於百姓是也云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者蓋言王化順此而行也言亦者三才章已有成理之言故云亦也○注本謂孝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首章云夫孝德之本也制旨曰夫人倫正性在蒙幼之中導之斯通雍之斯蔽故先王愼其所養於是乎有胎中之教膝下之訓感之以惠和而日親焉期之以恭順而日嚴焉夫親也者緣乎正性而達人情者也故因其親嚴之心教以愛敬之範則不嚴而治不肅而成謂其本於先祖也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君親臨之。厚莫重焉。（謂父爲君以臨於已恩義之厚莫重於斯）〔疏〕父子至重焉○正義曰此言父子恩親之情是天生自然之道父以尊嚴臨子子以親愛事父尊卑既陳貴賤斯位則子之事父如臣之事君易稱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又論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父母生已傳體相續此爲大焉言有父之尊同君之敬恩義之厚此最爲重也○注父子至之義○正義曰云父子之道天性之常者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則生愛敬之心是常道也云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者言父子相親本於天性慈孝生於自然既能尊嚴於親又有君臣之義故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謂父母爲嚴君也○注父母至於斯○正義曰案說文云續連也言子繼於父母相連不絕也易稱生生之謂易言後生次於前也此則傳續之義也○注謂父至於斯○正義曰上引家人之文言人子之道於父母有嚴君之義此章既陳聖治則事繫於人君也案禮記文王世子稱昔者周公攝政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之義君之於太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者言既有天性之恩又有君臣之義厚重莫過於此也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違此則於德禮爲悖也）以順則逆。民無則焉。（行教以順人心今自逆之則下無所法則也）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善謂身行愛敬也凶謂悖其德禮也）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言悖其德禮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之不貴也）〔疏〕故不至貴也○正義曰此說愛敬之失悖於德禮之事也所謂不愛敬其親者是君上不能身行愛敬也而愛他人敬他人者是教天下行愛敬也君自不行愛敬而使天下人行是謂悖德悖禮也雖人君合行政教以順天下人心今則自逆不行翻使天下之人法行於道道故人無所法則斯乃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在謂心之所在也凶謂凶害於德也如此之君雖得志於人上則古先哲王聖人君子之所不貴也○注言盡至悖也○正義曰云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者此孔傳也則天子章言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云違此則於德禮爲悖也者案禮記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是知人君若違此盡愛敬之道而教天下人行愛敬是悖逆於德禮也○注善謂至禮也○正義曰云善謂身行愛敬也者謂身行愛敬乃爲善也云凶謂悖其德禮也者悖猶逆也言逆其德禮則爲凶也○注言悖至貴也○正義曰云悖其德禮者此依魏注也謂人君不行愛敬於其親鄭注云悖若桀紂是也云雖得志於人上者君子之不貴也者言君子如此是雖得志居臣人之上幸免篡逐之禍言聖人君子之所不貴言賤惡之也

君子則不然。（不悖德禮也）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思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思可樂而後行人必悅也）德義可尊。作事可法。（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度也）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君行六事臨撫其人則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上正身以率下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政令行也）〔疏〕君子至政令○正義曰前說爲君而爲悖德禮之事此言聖人君子則不然也君子者須愼其言行動止舉措思可道而後言思可樂而後行故德義可以尊崇作業可以爲法威容可以觀望進退皆脩禮法以此六事君臨其民則人畏威而親愛之法則而象效之故德教以此而成政令以此而行也○注不悖德禮也○注正義曰此依魏注也言君子舉措皆合德禮無悖逆也○注思可至悅也○正義曰言者心之聲也思者心之慮也可者事之合也道者陳說也行謂施行也樂謂使人悅服也禮記中庸稱天下至聖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也○注立德至可法也○正義曰此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者此依孔傳也劉炫云德者得於理也義者宜於事也得理在於身宜事見於外謂理得事宜行道守正故能爲人所尊也知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者作謂造立也事謂施爲也易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言能作衆物之端爲器用之式造立於已成式於物物得其宜故能使人法象也○注容止至度也○正義曰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者此依孔傳也容止謂禮容所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容以容爲禮官大夫是也威儀即禮儀也中庸云威儀三千是也春秋左氏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言君子有此容止威儀能合規矩案禮記玉藻云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鄭云反行也宜圜曲行也宜方是合規矩故可觀云進退動靜也者進則動也退則靜也案易乾文言曰進退無常非離羣也又艮卦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是進退則動靜也云不越禮法則可度也者動靜不乖越禮法故可度也○注君行至君也○正義曰云君行六事臨撫其人者言君施行六事以臨撫下人六事即可度以上之事有六也云則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者案左傳北宮文子對衞侯說威儀之事稱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因引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又云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據此與經雖稍殊別大抵皆敘君之威儀也故經引詩云其儀不忒其義同也○注上正至行也○正義曰云上正身以率下者此依孔傳也論語孔子對季康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正其身之義也云下順上而法之者言正其身以率下則下人皆從之無不法則德教成政令行也者言風化當如此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淑善也忒差也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爲人法則）〔疏〕詩云至不忒○正義曰夫子述君子之德既畢乃引曹風鳲鳩之詩以贊美之言善人君子威儀不差失也○注淑善至法則○正義曰云淑善也忒差也此依鄭注也淑善釋詁文釋言云爽差也爽忒也轉互相訓故忒得爲差也云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爲人法則者亦言引詩大意如此也

孝經注疏卷第五

孝經注疏卷五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五

聖治章第九

參問明王孝理（岳本參改作曾子石臺本問作聞是也監本王誤至）

更有大於孝不（岳本不作否）

杜預左氏傳曰（案曰上當有注字）

郊謂圜丘祀天也（監本祀誤配）

各以其職來祭（毛本職作軄案軄俗職字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閩本監本正義本來下有助字禮記禮器正義公羊傳十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注引並作各以其職來助祭注云各脩其職來助祭也是經文本有助字石臺本脫諸本仍之）

云后稷周公之始祖也者（案公字衍文）

姜原（閩本監本毛本改姜嫄）

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監毛本薦作藉案史記周本紀薦作薦）

黎民阻饑（案史記周本紀阻饑作始飢此作阻依古文尚書改非是段玉裁尚書撰異云今文尚書作祖飢其證有五五帝本紀曰黎民始飢一也漢書食貨志曰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二也孟康注漢書曰祖始也古文言阻三也徐廣史記音義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四也毛詩釋文曰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五也）

園鍾爲宮（監本毛本鍾作鐘五經文字云鐘樂器鍾量名今經典或通用鍾爲樂器案開成石經凡樂器之鍾皆作鍾）

周公攝政踐祚而治（監本毛本祚作阼是也）

無主不行（案公羊傳主作匹注云合也）

威仰木帝（儀禮經傳通解續下有以后稷配蒼龍精也韋昭所著亦符此說惟魏太常王肅獨著論廿五字）

王義其聖證之論鄭義其於三禮義宗（案其並具字之誤）

於禮記其義文多（盧文弨挍本文作尤）

按禮記明其二端注明堂（正誤其二端注明堂作堂位昔者周公是也）

鄭炫云（案炫當作元下同）

夏后曰世室（案曰當作氏）

以茅盖屋（閩本監本毛本盖作蓋是也九經字樣云說文盖从廾从盍張參五經文字又公害翻並見廾部廾音草明皇御注孝經石臺亦作蓋今或相承作盖者乃從行書訛俗不可施於經典今孝經作蓋）

入牖者即入節也（正誤即作象）

藏帝藉之收於神倉（閩本監本毛本藉作籍按月令作藉）

六月西方成（案六當作九）

注云緜帛也（案帛當作枲）

故親生之膝下（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監本膝作膝是也下倣此）

懸衾篋枕（石臺本亦作懸篋岳本作篋案當作縣隸書从竹字往往作廾如制節謹度之節石臺本作莭此篋字亦隸體也）

子能飲食（案飲當作食讀如字下食音嗣或疑與下食字重遂改爲飲）

九年教之數目（監本毛本目作日不誤）

云出以外傳者（監本毛本外作就是也）

鯉趨而過庭（正誤云下脫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廿九字）

懸衾篋枕（閩本監本毛本作衾此本誤食今改正案內則懸作縣懸俗縣字）

以教愛者也者（案注無上者字此衍文也）

疾痛疴癢（案禮記作苛癢）

無宜待教（浦鏜云無宜疑誤倒或宜爲容字之誤）

是嚴多而愛殺也（閩本監本毛本作愛此本誤成今改正）

不和親則忘愛（正誤和作教）

聖人謂明王也（閩本監本毛本作王此本誤正今改正）

此言父子恩親之情（正誤親作愛）

同君之敬（閩本監本毛本作君之此本二字誤倒今改正）

君之於太子也（案禮記太作世）

然後兼天下而有之者（案禮記無者字此誤衍）

君子之不貴也（岳本之下增所字案正義亦無浦鏜云脫所字非也）

是知人君若達此盡愛敬之道（閩本監本毛本達作違此下有不字是也）

言君子如此（浦鏜云君子當人君誤是也）

言聖人君子之所不貴（浦鏜云言當亦字誤是也）

臨撫其人（岳本撫作於案正義亦作撫岳本非也）

道者陳悅也（閩本監本毛本者作謂不誤悅作說）

此立德行義（正誤此作云是也）

魯徐生善爲容（漢書儒林傳容作頌案頌正字容假借字）

威儀不差夫也（閩本監本毛本夫作失是也）

孝經注疏卷第六

紀孝行章第十　邢昺注疏

〔疏〕（正義曰此章紀錄孝子事親之行也前章孝治天下所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理故君子皆由事親之心所以孝行有可紀也故以名章次聖人之後或於孝行之下又加犯法兩字今不取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平居必盡其敬）養則致其樂。（就養能致其懽）病則致其憂。（色不滿容行不正履）喪則致其哀。（擗踊哭泣盡其哀情）祭則致其嚴。（齊戒沐浴明發不寐）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五者闕一則未爲能）〔疏〕（子曰至事親○正義曰致猶盡也言爲人子能事其親而稱孝者謂平常居處家之時也當須盡於恭敬若進飲食之時怡顏悅色致親之懽若親之有疾則冠者不櫛怒不至詈盡其憂謹之心若親喪亡則擗號毀瘠終其哀情也若卒哀之後當盡其祥練及春秋祭祀又當盡其嚴肅此五者無限貴賤有能備者是其能事親○注平居必盡其敬○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平居謂平常在家孝子則須恭敬也案禮記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至於父母之所敬進甘脆而后退又祭義曰養可能也敬爲難皆是盡敬之義也○注就養能致其懽○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言孝子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及進飲食以養父母皆須盡其敬安之心不然則難以致親之懽○注色不至正履○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禮記文王世子云王季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又下文云古之世子亦朝夕問於內豎其有不安止世子色憂不備容此注減憂能二字者以此章通於貴賤雖疑人非其倫亦舉重以明輕之義也○注擗踊至哀情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並約喪親章文其義具於彼○注齊戒至不寐○正義曰此皆說祭祀嚴敬之事也案祭義曰孝子將祭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言將祭必先齊戒沐浴也又云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鄭注云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二人謂父母也言文王之嚴敬祭祀如此也○注五者至爲能○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凡爲孝子者須備此五等事也五事若闕於一則未爲能事親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當莊敬以臨下也）爲下不亂。（當恭謹以奉上也）在醜不爭。（醜衆也爭競也當和順以從衆也）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謂以兵刃相加）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三牲太牢也孝以不毀爲先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疏〕（事親至孝也○正義曰此言居上位者不可爲驕溢之事爲臣下者不可爲撓亂之事在醜輩之中不可爲忿爭之事是以居上須去驕不去則危亡也爲下須去亂不去則致刑辟在醜輩須去爭不去則兵刃或加於身若三者不除雖復日日能用三牲之養終貽父母之憂猶爲不孝之子也○注醜衆也爭競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醜衆釋詁文左傳曰師競已甚杜預云競猶爭也故注以競釋爭也○注謂以兵刃相加○正義曰此依常）

義案左傳云晉范鞅用劒以帥卒杜預曰用短兵接敵此則刃劒之屬謂之兵也必有刃堪害於人則左傳齊莊公請自刃於廟是也言處儕衆之中而每事好爭競或有以刃相讎害也○注三牲至非孝也○正義曰云三牲太牢也者三牲牛羊豕也案尚書召誥稱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云用太牢也是謂三牲爲太牢也云孝以不毀爲先者則首章不敢毀傷也云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者謂上居上而驕爲下而亂在醜而爭之三事皆可喪亡其身命也云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者言奉養雖優不除驕亂及爭競之事使親常憂故非孝也

五刑章第十一

疏　正義曰此章五刑之屬三千案舜命皐陶云汝作士明于五刑又禮記問喪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以其服有親疏罪有輕重也故以名章以前章有驕亂忿爭之事言此罪惡必及刑辟故此次之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要君者無上。（君者臣之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非聖人者無法。（聖人制作禮樂而敢非之是無法也）非孝者無親。（善事父母爲孝而敢非之是無親也）此大亂之道也。（言人有上三惡豈唯不孝乃是太亂之道）

疏　子曰至道也○正義曰五刑者言刑名有五也三千者言所犯刑條有三千也所犯雖異其罪乃同故言之屬以包之就此三千條中其不孝之罪尤大故云而罪莫大於不孝也凡爲人子當須遵承聖教以孝事親以忠事君君命宜奉而行之敢要之是無心遵於上也聖人垂範當須法則今乃非之是無心法於聖人也孝者百行之本事親爲先今乃非之是無心愛其親也卉木無識尚感君政禽獸無禮尚知戀親況在人靈而敢要君不孝也逆亂之道此爲大焉故曰此大亂之道也○注五刑至不孝○正義曰云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者此依魏注也五刑之名皆尚書呂刑文墨孔安國云割其顙而涅之曰墨刑顙額也謂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墨一名黥又云截鼻曰劓刖足曰剕釋言云剕刖也李巡曰斷足曰刖是也又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以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又云大辟死刑也案此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以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自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此五刑之名義鄭注周禮司刑引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案說文云臏厀骨也刖臏謂斷其厀骨此注不言臏而云剕者據呂刑之文也云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者案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屬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至周穆王乃命呂侯入爲司寇令其訓暢夏禹贖刑增輕削重依夏之法條有三千則周三千之條首自穆王始也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言此三千條中罪之大者莫有過於不孝也案舊注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云在三千條外此失經之意也案上章云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此承上不孝之後而云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是因其事而便言之本無在外之意案檀弓云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既云學斷斯獄則明有條可斷也何者易序卦稱天地然後萬物生爲自屯蒙至需訟即爭訟之始也故聖人法雷電以申威刑所興其來遠矣唐虞以上書傳靡詳舜命皐陶有五刑五刑斯著案風俗通曰皐陶謨是虞時造也及周穆王訓夏里悝師魏乃著法經六篇而以盜賊爲首賊之大者有惡逆焉決斷不違時凡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並編十惡之條前世不忘後世爲式而安宏不孝之罪不列三千之條中今不取也○注君者至無上也○正義曰此依孔傳也案晉語云諸大夫迎悼公公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明凡爲臣下者皆稟君教命而敢要以從已是有無上之心故非孝子之行也若藏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晉勇犯及河授璧請亡之類是也○注聖人至法也○正義曰此依孔傳也聖人規模天下法則兆民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聖人之法也○注善事至親也○正義曰孝爲百行之本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親愛之心也○注言人至之道○正義曰言人不忠於君不法於聖不愛於親此皆爲不孝乃是罪惡之極故經以大亂結之也

廣要道章第十二

疏　正義曰前章明不孝之惡罪之大者及要君非聖人此乃禮教不容廣宜要道以教化之則能變而爲善也首章略云至德要道之事而未詳悉所以於此申而演之皆云廣也故以名章次五刑之後要道先於至德者謂以要道施化化行而後徧彰亦明道之德相成所以互爲先後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言教人親愛禮順無加於孝悌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

疏　子曰至於禮○正義曰此夫子述廣要之義言君欲教民親於君而愛之者莫善於身自行孝也君能行孝則民效之皆親愛其君欲教民禮於長而順之者莫善於身自行悌也人君行悌則人效之皆以禮順從其長也欲移易風俗之弊敗者莫善於聽樂而正之欲身安於上民治於下者莫善於行禮以帥之○注言教至悌也○正義曰言欲民親愛於君禮順於長者莫善於身自行孝悌之善也○注風俗至於樂○正義曰云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者子夏詩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韋昭曰人之性繫於大人大人風聲故謂之風隨其趨舍之情欲故謂之俗詩序又曰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是入樂聲之義也云變隨人心正由君德者詩序又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以斯言之則知樂者本於情性聲者因乎政教政教失則人情壞人情壞則樂聲移是變隨人心也國史明之遂吟以風上也受其風上而行其失乃行禮義以正之教化以美之上政既和人情自治是正由君德也云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者詩序又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尚書益稷篇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孔安國云在察天下理治及忽怠者皆是因樂而彰也案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則自生人以來皆有樂性也世本曰伏羲造琴瑟則其樂器漸於伏羲也史籍皆言黃帝樂曰雲門頊曰六英帝嚳曰五莖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以樂之聲節起黃帝也○注禮所至下也○正義曰云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者此依魏注也禮記云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辨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是也云故可以安上化下也者此上治民也[illegible]是謂要道神而明之是謂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弘斯教而後禮樂興焉政令行焉以盛德之訓傳於樂聲則感人深而風俗移易以盛德之化措諸禮容則悅者衆而名教著[illegible]其樂章[illegible]之易周禮備於魯而君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夫豈禮樂之咎乎

禮者。敬而已矣。（敬者禮之本也）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居上敬下盡得懽心故曰悅也）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疏　禮者至道也○正義曰此承上莫善於禮也言禮者敬而已矣謂禮主於敬也入明敬功至廣是要道也其要正以謂天子敬人之父則其子皆悅敬人之兄則其弟皆悅敬人之君則其臣皆悅此皆敬父兄及君一人則其子弟及臣千萬人皆悅故其所敬者寡而悅者衆即前章所言先王有至德要道者此義之謂也○注敬者禮之本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曲禮曰毋不敬○注居上至悅也○正義曰云居上敬下者案尚書五子之歌云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謂居上位須敬其下云盡得懽心故曰悅也者言得懽心則無所不悅也案孝治章云故得萬國百姓及人之懽心是也舊注云一人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也者此依孔傳也一人指受敬之人則知謂父兄君也千萬人指其喜悅者則知謂子弟臣也夫子弟及臣名何當千萬言千萬人者舉其大數也

孝經注疏卷六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六

紀孝行章第十（正義云或於孝行之下又加犯法兩字今不取也）

次聖人之後（案人當作治）

擗踊哭泣（石臺本踊作踴監本泣誤立案說文有踊無踴）

齊戒沐浴（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齊作齋）

謂平常居處家之時也當須盡於恭敬（正誤處下有在字無也字於作其）

致親之孝（正誤孝當作懽是也）

敬進甘脆而后退（諸本作進此本誤道今改正毛本后作後）

言孝子冬溫夏清（閩本毛本清作凊是也）

此古之世子（浦鏜云此當記字誤）

其有不安止（閩本監本毛本止作節是也）

雖儗人非其倫（閩本監本毛本儗改擬案作儗是也）

以舉重以明輕之義也（毛本上以字作亦是也）

其義與於彼（正誤與作具是也）

謂以兵刃相加（監本刃誤不）

此則刃劍之屬（正誤刃作刀依左傳徑改）

五刑章第十一

又禮記問喪云（案問喪當作服問）

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案此二句誤倒當乙轉）

君者臣之稟命也（石臺本之作所岳本監本毛本稟作禀與石臺本合）

聖人制作禮樂（石臺本岳本樂作法）

尙感君政（正誤政作仁）

割其額而涅之曰墨（案割當作刻）

釋言云刵刖也（案爾雅刵作跀說文亦作跀）

與椓去其陰（監本毛本椓作椓案說文作斀云去陰之刑也玉篇作劅云刑也今書呂刑作椓尙書撰異作劅縣云今本劅作椓此唐天寶三載衛包所改也孔訓劅為椓陰衛宏謂劅古字椓今字以椓改劅而宋開寶五年又改釋文大書劅為椓矣正義亦遺天寶後改從衛包而時有改之未盡者如卷二引鄭本尙書劅刑劅剠此篇云劅椓人陰是其證也）

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宋王應麟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始於隋）

案說文云臏膝骨也（說文臏作髕膝作厀案臏者髕之俗字）

則臏謂斷其膝骨（閩本監本毛本則作刖是也）

以厲萬民之罪（案厲當作麗）

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監本官作宮是也）

廣要道章第十二

故以右章（閩本監本毛本右作名是也）

化行而後徧彰（正誤徧作德是也）

莫善於悌（鄭注本作弟此正義本則作悌）

此夫子述廣要之義（正誤要下補道字是也）

隨其越舍之情欲（監本毛本越作趨是也）

於樂之聲節（正誤於作則）

禮云（正誤云上補記字）

非禮無以辨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是也（禮記辨作別）

制百口（閩本監本毛本作樂記云）

樂異人而同愛（案人當作文同禮記作合）

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毛本而誤則）

入明敬功至廣（閩本監本毛本入作又是也）

孝經注疏卷第七　邢昺注疏

廣至德章第十三

〔疏〕（正義曰首章標至德之目此章明廣至德之義故以名章次廣要道之後）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日見而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舉孝悌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舉臣道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臣者無不敬其君也）〔疏〕子曰至君者也○正義曰此夫子述廣至德之義言聖人君子教人行孝事其親者非家家悉至而日見之但教之以孝則天下之為人父者皆得其子之敬也教之以悌則天下之為人兄者皆得其弟之敬也教之以臣則天下之為君者皆得其臣之敬○注言教至於外○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祭義所謂孝悌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閭巷是流於外○注舉孝至父兄也○正義曰云舉孝悌以為教者此依王注也案禮記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此即謂發諸朝廷至乎州里是也云則天下之為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者言皆敬也案舊注用應劭漢官儀云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乃以事父事兄為教孝悌之禮案禮教敬自有明文假令天子事三老蓋同庶人倍年以長之敬本非教孝子之事今所不取也○注舉臣至君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案祭義云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者諸侯列國之君也若朝覲於王則身行臣禮言聖人制此朝覲之法本以教諸侯之為臣也則諸侯之卿大夫亦各放象其君而行事君之禮也劉炫以為將教為臣之道固須天子身行者案禮運曰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謂郊祭之禮冊祝稱臣是亦以見天子以身率下之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為天下蒼生之父母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疏〕詩云至者乎○正義曰夫子既述至德之教已畢乃引大雅泂酌之詩以贊美之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之君子能順民心而行教化乃為民之父母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順民心如此其廣大者乎孰誰也案禮記表記稱子言之君子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此章於孰能下加順民如此下加其大者與表記為異其大意不殊而皇侃以為并結要道至德兩章或失經旨也劉炫以為詩美民之父母證君之行教未證至德之大故於詩下別起歎辭所以異於餘章頗近之矣○注愷樂至母也○正義曰愷樂悌易釋詁文云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為天下蒼生之父母也者亦言引詩大意如此蒼生尚書文謂天下黔首蒼蒼然衆多之貌也孔安國以為蒼蒼然生草木之處今不取也

廣揚名章第十四

〔疏〕（正義曰首章略言揚名之義而未審而於此廣之故以名章次至德之後）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以孝事君則忠）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以敬事長則順）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君子所居則化故可移於官也）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脩上三德於內名自傳於後代）〔疏〕子曰至世矣。○正義曰此夫子廣述揚名之義言君子之事親能孝者故資孝爲忠可移孝行以事君也事兄能悌者故資悌爲順可移悌行以事長也居家能理者故資治爲政可移於績以施於官也是以君子居能以此善行成之於內則令名立於身沒之後也先儒以爲居家理下闕一故字御注加之○注以孝事君則忠○正義曰此一章之文義已見於上○注以敬事長則順○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亦士章之敬悌義同已具上釋然人之行敬則有輕有重敬父敬君則重也敬兄敬長則輕也○注君子至官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論語云君子不器言無所不施○注脩上至後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三德則上章云移孝以事於君移悌以事於長移理以施於官也言此三德不失則其令名常自傳於後世經云立而注爲傳者立謂常有之名傳謂不絕之稱但能不絕即是常有之行故以傳釋立也

諫諍章第十五

〔疏〕正義曰此章言爲臣子之道若遇君父有失皆諫爭也曾子問聞揚名已上之義而問子從父之令夫子以令有善惡不可盡從乃爲述諫爭之事故以名章次揚名之後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事父有隱無犯又敬不違故疑而問之）〔疏〕曾子至孝乎。○正義曰前章以來唯論愛敬及安親之事未說規諫之道故又假曾子之問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已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教令亦可謂之孝乎疑而問之故稱乎也尋上所陳唯言敬愛未及慈恭而曾子并言慈恭已聞命矣者皇侃以爲上陳愛敬則包於慈恭矣慈者孜孜愛者念惜恭者貌多心少敬者心多貌少如侃之說則慈恭愛敬之別何故云包慈恭也或曰慈者接下之別名愛者奉上之通稱劉炫引禮記內則說子事父母慈以旨甘喪服四制云高宗慈良於喪莊子曰事親則孝慈此並施於事上夫愛出於內慈爲愛體敬生於心恭爲敬貌此經悉陳事親之迹寧有接下之文夫子據心而爲言所以唯稱愛敬曾參體貌而兼取所以并舉慈恭如劉炫此言則知慈是愛親也恭是敬親也安親則上章云故生則親安之揚名即上章云揚名於後世矣經稱夫有六焉蓋發言之端也一曰夫孝始於事親二曰夫孝德之本三曰夫孝人之經四曰夫然故生則親安之五曰夫聖人之德此章云若夫慈愛並卻明前理而下有其趣故言夫以起之劉瓛曰夫猶凡也○注事父至問之○正義曰禮記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以經云從父之令故注變親爲父案論語云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引此二文以成疑疏證曾子有可問之端也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有非而從成父不義理所不可故再言之）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爭謂諫也言雖無道爲有爭臣則終不至失天下亡家國也）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令善也益者三友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父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不爭則非忠孝）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疏〕子曰至孝乎。○正義曰夫子以曾參所問於理乖僻陳諫爭之義因乃誚而荅之曰汝之此問是何言與再言之者明其深不可也既誚之後乃爲曾子說必須諫爭之事言臣之諫君子之諫父自古依然故言昔者天子治天下有諫爭之臣七人雖復無道昧於政教不至失於天下言無道者謂無道德諸侯有諫爭之臣五人雖無道亦不失其國也大夫有諫爭之臣三人雖無道亦不失於其家士有諫爭之友則其身不離遠於善名也父有諫爭之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君父有不義之事凡爲臣子者不可以不諫爭以此之故當不義則須諫之又結此以荅曾子曰今若每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言不得也案曾子唯問從父之令不指當時而言昔者皇侃云夫子述孝經之時當周亂衰之代無此諫爭之臣故言昔者也不言先王而言天子者諸稱先王皆指聖德之主此言無道所以不稱先王也○注有非至不義○正義曰言父有非子從而行不諫是成父之不義云理所不可故再言之者義見於上○注降殺至國也○正義曰左傳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謂天子尊故七人諸侯卑於天子降兩故有五人大夫卑於諸侯降兩故有三人論語云信而後諫左傳云伏死而爭此蓋謂極諫爲爭也若隨無道人各有心鬼神之主季梁猶在楚不敢伐是有爭臣不亡其國舉中而率則大夫天子從可知也不言國家嫌如獨指一國也國則諸侯也家則大夫也注貴省文故曰家國也案孔鄭二注及先儒所傳並引禮記文王世子以解七人之義案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又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大傳四鄰則記之四輔兼三公以充七人之數諸侯五者孔傳指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王肅指三卿內史外史以充五人之數大夫三者孔傳指家相室老側室以充三人之數王肅無側室而謂邑宰斯並以意解說恐非經義劉炫云案下文云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則爲子爲臣皆當諫爭豈獨大臣當爭小臣不爭乎豈獨長子當爭其餘不爭乎若父有十子皆得諫爭王有百辟惟許七人是天子之佐乃少於匹夫也又案洛誥云成王謂周公曰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冏命穆王命伯冏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據此而言則左右前後四輔之謂也疑丞輔弼當指於諸臣非是別立官也謹案周禮不列疑丞周官歷敘羣司顧命總名卿士左傳云龍師鳥紀曲禮云五官六大無言疑丞輔弼專掌諫爭者若使爵視於卿祿比次國周禮何以不載經傳何以無文且伏生大傳以四輔解爲四鄰孔注尚書以四鄰爲前後左右之臣而不爲疑丞輔弼安得又采其說也左傳稱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師曠說匡諫之事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則凡在人臣皆合諫也夫子言天子有天下之廣七人則足以見諫爭功之大故舉少以言之也然父有爭子士有爭友雖無定數要一人爲率自下而上稍增二人則從上而下當如禮之降殺故舉七五三人也劉炫之讜義雖合經途何者傳載忠言比於藥石逆耳苦口隨要而施若指不備之員以匡無道之主欲求不失其可得乎先儒所論今不取也○注令善至善名○正義曰令善也釋詁文云益者三友案論語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是也云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者論語云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言善名爲受忠告而後成也大夫以上皆云不失士獨云不離不離即不失也○注父失至不義○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言父有非故須諫之以正道庶免陷於不義也

孝經注疏卷七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卷七

廣至德章第十三

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李善注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引鄭注云非門到戶至而見之又注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引鄭注云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石臺本門改家諸本仍之）

則天下之爲君者（正誤爲下補人字是也）

至乎閭巷（案禮記作州巷下作州里亦非）

案禮教敬（正誤敬作孝）

若朝覲於王（閩本監本毛本若作君是也）

詩云凱弟君子（閩本監本毛本凱弟作愷悌）

皇侃以爲并結要道至德兩章（閩本監本毛本結作結是也）

廣揚名章第十四

次德之後（案次下脫廣至二字）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正義曰先儒以爲居家理下闕故字御注加之案釋文云讀居家理故治與上異讀似陸氏所據本亦無故字後人依石臺本增入非也）

此夫子廣述揚名之義（案當作述廣）

可移於績（正誤績作治是也）

居能以此善行成之於內（正誤居作若是也）

此一章之文（正誤一改士是也）

亦士章之敬悌義同（案敬悌當作孝順）

諫諍章第十五（石臺本唐石經岳本作爭案正義前後並作諫爭經爭臣爭友爭子今本白虎通引並作諍非）

皆諫諍也（案當作爭）

曾子因聞揚名已上之義（諸本因作問依正誤改）

故疑而問之（岳本之下有也字衍文）

夫孝人之經（案人當作天）

劉獻曰（閩本監本毛本獻作瓛案作獻避所諱）

子曰是何言與（鄭注本作歟用正字此正義本作與則用假借字）

不失其天下（石臺本無其字釋文同案正義本無其字漢書霍光傳云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陸德明云或作不失其天下其字衍耳）

則身不離於令名（鄭注本無不字與此不同說詳釋文挍勘記）

則身不陷於不義（閩本陷作陥注及正義同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監本毛本作陷是也）

陳諫爭之義（正誤陳作非是也）

鬼神之主（正誤之作乏）

則見之四輔（正誤見作記）

商命（閩本監本毛本商作冏是也下同）

揔名卿七（監本毛本揔作總七作士案作士是也）

左傳稱周主申父之爲太史也（毛本父作甫案主申父當作辛甲）

瞽爲詩（閩本監本毛本作瞽此本誤鼓今改正）

以匡無道之主（閩本監本毛本作匡此本誤宝今改正）

孝經注疏卷七挍勘記終

孝經注疏卷第八

感應章第十六　　邢昺注疏

〔疏〕正義曰此章言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云孝悌之事通於神明皆是應感之事也前章論諫爭之事言人主若從諫爭之善必能脩身愼行致應感之福故以名章次於諫爭之後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致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之化理）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事天地能明察則神感至誠而降福佑故曰彰也）

〔疏〕子曰昔者明王至神明彰矣○正義曰此章夫子述明王以孝事父母能致感應之事言昔者明聖之王事父能孝故事天能明言能明天之道故易說卦云乾爲天爲父此言事父孝故能事天明是事父之孝通天也事母能孝故事地能察言能察地之理故說卦云坤爲地爲母此言事母孝故事地察則是事母之道通於地也明王又於宗族長幼之中皆順於禮則凡在上下之人皆自化也又明王之事天地既能明察必致福應則神明之功彰見謂陰陽和風雨時人無疾厲天下安寧也經稱明王者二焉一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二即此章言昔者明王事父孝俱是聖明之義與先王爲一也言先王示及遠也言明王示聰明也○注王者至察也○正義曰云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者此依王注義也案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此言事者謂移事父母之孝以事天地也云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者謂蒸嘗以時疏數合禮是敬事宗廟也既能敬宗廟則不違犯天地之時若祭義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又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擇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則令無大小皆順天地是事天地能明察也○注君能至理也○正義曰此言明王能順長幼之道則臣下化之而自理也謂放效於君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是效之也○注事天至彰也○正義曰誠和也言事天地若能明察則神祇感其至和不降福應以祐助之是神明之功彰見也書云至誠感神又瑞應圖曰聖人能順天地則天降膏露地出醴泉詩云降福穰穰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注約諸文以釋之也案此則神感至誠當爲至誠今定本作至誠字之誤也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父謂諸父兄謂諸兄皆祖考之胤也禮君讌族人與父兄齒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言能敬事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脩身愼行。恐辱先也。（天子雖無上於天下猶脩持其身謹愼其行恐辱先祖而毀盛業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事宗廟能盡敬則祖考來格享於克誠故曰著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能敬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心則至性通於神明光于四海故曰無所不通）

〔疏〕故雖至不通○正義曰故者連上起下之辭以上文云事父孝又云事母孝又云長幼順所以於此述尊父先兄之義以及致敬與脩身之道兼言鬼神之著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也言王者雖貴爲天子於天下宗族之中必有所尊之者謂天子有諸父也必有所先之者謂天子有諸兄也宗廟致敬是不忘其親脩身愼行是不辱其祖考故能致敬於宗廟則鬼神明著而歆享之是明王有孝悌之至性感通神明則能光于四海無所不通然諫爭兼有諸侯大夫此章唯稱王者言王能致應感則諸侯已下亦當自勉勗也○注父謂至齒也○正義曰云父謂諸父兄謂諸兄者父之昆弟曰伯父叔父已之昆曰兄其屬非一故言諸也詩曰以速諸父又曰復我諸兄是也云皆祖考之胤也者案曲禮曰父死曰考言父以上通謂之祖考胤嗣也謂其廟未毀其胤皆是王者之族親也云禮君讌族人與父兄齒也者此依孔傳也案詩序角弓父兄刺幽王蓋謂君之諸父諸兄也古者天子祭畢同姓則留之與族人讌故其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箋云祭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是天子讌族人也又禮記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則如燕族人亦以尊卑爲列齒於父兄之下也○注言能至親也正義曰案禮記文王世子稱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是不忘親也禮記大傳稱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言君致敬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注天子至業也○正義曰云天子雖無上於天下者此依正注也禮坊記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謂普天之下天子至尊也云猶脩持其身謹愼其行恐辱先祖而毀盛業也者案禮記祭義云父母既沒愼行不辱先也盛業謂先祖積德累功而有天下之業上言必有先也先兄也此言恐辱先也是先祖也○注事宗至著也○正義曰云祖考來格者尚書益稷文格至也言事宗廟能恭敬則祖考之神來格詩曰神保是格報以景福亦是言神之至云享於克誠故曰著也者享於克誠尚書太甲篇文孔傳云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則祖考來格享於克誠皆昭著之義上言宗廟致敬謂天子尊諸父先諸兄致敬祖考不敢忘其親也此言宗廟致敬述天子致敬宗廟能感鬼神雖同稱致敬而各有所屬也舊注以爲事生者易事死者難聖人愼之故重其文今不取也上言神明謂天地之神也此言鬼神謂祖考之神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先儒釋云若就三才相對則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言天道玄遠難可測故曰神也祇者知也言地去人近長育可知故曰祇也鬼者歸也言人生於無還歸於無故曰鬼也亦謂之神案五帝德云黃帝死而民畏其神百年是也上言神明尊天地也此言鬼神尊祖考也○注能敬至不通○正義曰能敬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心者敬宗廟爲孝順長幼爲悌此極孝悌之心也云則至性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故曰至性如此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義取德教流行莫不服義從化也）

〔疏〕詩云至不服○正義曰夫子述孝悌之事應感之美既畢乃引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以贊美之自從也言從近及遠至於四方皆感德化無有思而不服之者以明無所不通詩本文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則雍東北服對句爲韻而皇侃云先言西者此是周詩謂化從西起所以文王爲西伯又爲西鄰自西而東滅紂恐非其義也○注義取至化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德化流行則無不通服義從化即無思不服言服明王之義從明王之化也

事君章第十七

疏 正義曰此章首言君子之事上又言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皆是事君之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前章言明王之德應感之美天下從化無思不服此孝子升朝事君之時也故以名章次應感之後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上謂君也）進思盡忠。（進見於君則思盡忠節）退思補過。（君有過失則思補益）將順其美。（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匡救其惡。（匡正也救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故上下能相親也。（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親）

疏 子曰至親也○正義曰此明賢人君子之事君也言入朝進見與謀慮國事則思盡其忠節若退朝而歸常念己之職事則思補君之過失其於政化則當順行君之美道止正君之過惡如此則能君臣上下情志通協能相親也經稱君子有七焉一曰君子不貴二曰君子則不然三曰淑人君子四曰君子之教以孝五曰愷悌君子已上皆斷章指於聖人君子謂居君位而子下人也六曰君子之事親孝故此章君子之事上則皆指於賢人君子也○注上謂君也○正義曰此對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彼上謂凡在己上者此上惟指君故云上謂君也○注進見至忠節○正義曰此依韋注以說文云忠敬也盡心曰忠字詁曰忠直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則忠者善事君之名也節操也言事君者敬其職事直其操行盡其忠誠也言臣常思盡其節操能致身授命也○注君有至補益○正義曰案舊注韋昭云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以禮記少儀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左傳引詩曰退食自公杜預注臣自公門而退入私門無不順禮室猶家也謂退朝理公事畢而還家之時則當思慮以補身之過故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言若有憾則不能安是思自補也案左傳晉荀林父爲楚所敗歸請死於晉侯晉侯許之士渥濁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晉侯赦之使復其位是其義也文意正與此同故注依此傳文而釋之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義取詩大雅烝民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毛傳云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言也王之職有鈌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此理爲勝故易舊也○注將行至行之○正義曰此依王注也案孔注尚書太誓云肅將天威爲敬行天罰是將訓爲行也言君施政教有美則當順而行之○注匡正也救止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匡正釋詁文也馬融注論語云救猶止也云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者尚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是也○注下以至相親○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書曰居上克明爲下克忠是其義也左傳曰君義臣行如此則能相親也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爲遠愛君之志恒藏心中無日蹔忘也）

疏 詩云至忘之○正義曰夫子述事君之道既已乃引小雅隰桑之詩以結之言忠臣事君雖復有時離遠不在君之左右然其心之愛君不謂爲遠中心常藏事君之道何日暫忘之○注遐遠至忘也○正義曰云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爲遠者遐遠也釋詁文此釋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云愛君之志恒藏心中無日蹔忘也者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案檀弓說事君之禮云左右就養有方此則臣之事君有常在左右之義也若周公出征管叔蔡叔召公聽訟於甘棠是離左右也

孝經注疏卷八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八

感應章第十六（石臺本唐石經岳本作應感正義前後並同今本作感應依鄭注本改非正義本也）

孝悌之事（案事當作至）

言能致事宗廟（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致作敬不誤）

神明彰矣（鄭注本作章矣此正義本則作彰矣）

則神感至誠而降福佑（毛本誠作諴正義曰按此則神感至誠當爲至諴今定本作至誠字之誤也案陸氏尚書音義亦作諴音咸毛本作諴是也）

能致感應之事（案感應當作應感此處誤倒）

是事父之孝通天也（正誤通下補於字案下文作事母之道此作之孝二者必有一誤）

此依玉注義也（閩本監本毛本玉作王不誤）

謂蒸嘗以時（浦鏜云蒸當作烝）

誠和也（監本毛本誠作諴是也）

則神祇感其至和（閩本監本祇作祗案祗訓敬與神祇字別）

不降福應（閩本監本毛本不作而是也）

書曰至誠感神（毛本誠作諴是也）

自天祐之（毛本祐作佑案當作祐）

當爲至誠（毛本誠作諴是也）

享於克誠（石臺本享作亨）

光于四海（大戴記曾子大孝云衡之而橫於四海小戴記祭義溥之而橫於四海庶人章正義橫乎四海北史孝行論塞天地橫四海則此古本亦必作橫鄭氏注樂記號以立橫孔子閒居以橫於天下並云橫充也即爾雅之桄充也書堯典僞孔傳光充孔沖遠正義光充釋言文案戴震云橫轉爲桄誤脫爲光又云光被四表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其說甚詳獨未及此經）

光于四海（石臺本岳本于作於）

是不忝其祖考（閩本監本毛本忝作辱是也）

然諫議兼有諸侯大夫（毛本議作諍案諍當作爭）

謂與族人讌（閩本監本毛本讌作燕下文並同按燕乃宴之假借字讌俗字）

故其詩曰（浦鏜云其當作楚茨）

祖廟未許（閩本監本毛本許作毀是也）

此依正注也（閩本監本毛本正作王是也）

禮防記云（閩本監本毛本防作坊案禮作坊坊乃防之別體廣韻坊下注云見禮卽指此）

地曰祇（閩本監本祇誤祗下同）

故曰祗也（毛本祗作祇是也）

故曰至性如此（浦鏜云故曰當者言二字之誤）

光於四海（毛本於作于）

䟽爲德教流行（石臺本閩本監本毛本䟽爲作義取不誤）

莫不敬義從化也（石臺本閩本監本毛本敬作服正義云此依鄭注也案鄭注本則作被自石臺本改爲服諸本仍之）

以明無所不道（閩本監本毛本道作通是也）

詩今文云（浦鏜云今文二字衍文）

德教流行（諸本教作化依正誤改）

事君章第十七

次應感之後（正誤作感應非是）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君此本誤孝今改正）

故上下能相親也（唐石經初刻作故上下能相親磨改增也字故此行十一字）

而子人下也（此本脫子字依閩本監本毛本補）

六曰君子之事親孝（此本六日之間空闕一格非是）

不敢作王言也（閩本監本毛本作作斥是也）

王之職有鈌（監本毛本鈌作闕是也）

尚書太誓云（閩本監本毛本太作泰案當作大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泰誓古文作大誓晁氏曰開元間衞包定今文始作泰）

匡正釋詁文也（案詁當作言）

汝無面從是也（閩本監本毛本作面此本誤而今改正）

無日蹔忘也（岳本蹔作暫案玉篇云蹔與暫同監本忘誤志）

雖復有時離遠（閩本監本毛本作遠此本誤違今改正）

孝經注疏卷第九

喪親章第十八

邢昺注疏

疏（正義曰此章首云孝子之喪親也故章中皆論喪親之事喪亡也失也父母之亡沒謂之喪親言孝子亡失其親也故以名章結之於末矣）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事）哭不偯。（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無容。（觸地無容）言不文。（不爲文飾）服美不安。（不安美飾故服縗麻）聞樂不樂。（悲哀在心故不樂也）食旨不甘。（旨美也不甘美味故蔬食水飲）此哀戚之情也。（謂上六句）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使人知有終竟之限也）

疏（子曰至終也）○正義曰此夫子述喪親之義言孝子之喪親哭以氣竭而止不有餘偯之聲舉措進退之禮無趨翔之容有事應言則言不爲文飾服美不以爲安聞樂不以爲樂假食美味不以爲甘此上六事皆哀感之情也三日而食者聖人設教無以親死多日不食傷及生人雖即毀瘠不令至於殞滅性命此聖人所制喪禮之政也又服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畢之終也○注生事至此事○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生事謂上十七章說生事之禮已畢其死事經則未見故又發此章以言也○注氣竭至委曲○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禮記間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此注據斬衰而言之是氣竭而後止息又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是偯爲聲餘委曲也斬衰則不偯故云聲不委曲也○注觸地無容○正義曰此禮記問喪之文也以其悲哀在心故形變於外所以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注不爲文飾○正義曰案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也又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鄭玄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今此經云言不文則是謂臣下也雖則有言志在哀感不爲文飾也○注不安至縗麻○正義曰案論語孔子責宰我云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美飾謂錦繡之類也故禮記問喪云身不安美是也孝子喪親心如斬截爲其不安美飾故聖人制禮令服縗麻當心麄布長六寸廣四寸麻爲胥経首経俱以麻爲之縗之言摧也経之言實也孝子服之明其心實摧痛也韋昭引書云成王既崩康王冕服即位既事畢反喪服據此則天子諸侯但位定初喪是皆服美故宜不安也○注悲哀至樂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言至痛中發悲哀在心雖聞樂聲不爲樂也○注旨美至水飲○正義曰旨美經傳常訓也嚴植之曰美食人之所甘孝子不以爲甘故問喪云口不甘味是不甘美味也間傳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是疏食水飲也韋昭引曲禮云有疾則飲酒食肉是爲食旨故宜不甘也○注不食至殞滅○正義曰經云三日而食毀不滅性注言不食三日即三日不食也云哀毀過情者是毀瘠過度也言三日不食及毀瘠過度因此二者有致危亡皆虧孝行之道禮記問喪云親始死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又間傳稱斬衰三日不食此云三日而食者何劉炫言三日之後乃食皆謂滿三日則食也云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者曲禮云居喪之禮毀瘠不形又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是也○注三年至限也○正義曰云三年之喪天下達禮者此依鄭注也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鄭玄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注與彼同唯改喪爲禮耳云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者案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也注引彼文欲舉中爲節也起踵曰企俛首曰俯云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聖人雖以三年爲文其實二十五月而畢故三年問云將申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是也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爲制也

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周尸爲棺周棺爲椁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屍內於棺也）陳其簠簋而哀感之。（簠簋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感也）擗踊哭泣。哀以送之。（男踊女擗祖載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

疏（爲之至思之）○正義曰此言送終之禮及三年之後宗廟祭祀之事也言孝子送終須爲棺椁衣衾也大斂之時則用衾而舉尸內於棺中也陳設簠簋之奠而加哀感葬則男踊女擗哭泣哀號以送之親既長依丘壟故卜選宅兆之地而安置之既葬之後則爲宗廟以鬼神之禮享之三年之後感念於親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注周尸至棺也○正義曰云周尸爲棺周棺爲椁者此依鄭注也檀弓稱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注約彼文故言周尸爲棺周棺爲椁也白虎通云棺之言完宜完密也椁之言廓謂開廓不使土侵棺也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案禮記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則虞夏之時棺椁之初也云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屍內於棺也者此依孔傳也衣謂襲與大小斂之衣也衾謂單被覆尸薦尸所用從初死至大斂凡三度加衣也一是襲也謂沐尸竟著衣也天子十二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襲皆有袍袍之上又有衣一通朝祭之服謂之一稱二是小斂之衣也天子至士皆十九稱不復用袍衣皆有絮也三是大斂也天子百二十稱公九十稱諸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皆禪袷也喪大記云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鄭玄云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是舉屍所用也棺椁之數貴賤不同皇侃據檀弓以天子之棺四重謂水兕革棺杝棺一梓棺二最在內者水牛皮次外兕牛皮各厚三寸爲一重合厚六寸又有杝棺厚四寸謂之椑棺言漆之椑椑然前三物爲二重合一尺外又有梓棺厚六寸謂之屬棺言連屬內外就前四物爲三重合厚一尺六寸外又有梓棺厚八寸謂之大棺言其最大在衆棺之外就前五物爲四重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皮則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也侯伯子男又去兕牛皮則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上大夫又去椑棺一重合厚一尺四寸下大夫亦一重但屬四寸大棺六寸合厚一尺士不重無屬唯大棺六寸庶人即棺四寸案檀弓云栢椁以端長六尺又喪大記曰君松椁大夫栢椁士雜木椁是也○注簠簋至感也○正義曰簠簋祭器也者周禮舍人職云凡祭祀供簠簋實之陳之是簠簋爲器也故鄭玄云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云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感也者下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又案陳簠簋在衣衾之下哀以送之上舊說以爲大斂祭是不見親故哀感也○注男踊至送之○正義曰案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則是女質不宜極踊故以擗言之據此女既有踊則男亦有擗是互文也云祖載送之者案既夕禮柩車遷祖質明設遷祖奠日側徹之乃載鄭注云乃舉柩卻下而載之又云商祝飾柩及陳器訖乃祖注云還柩鄉外爲行始又檀弓云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鄭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然則祖始也以生人將行而飲酒日祖故柩車既載而設奠謂之祖奠是祖載送之義也○注宅墓至卜之○正義曰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者此依孔傳也案士喪禮筮宅鄭云宅葬居也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鄭云穴謂冢壙中也故云宅墓穴也案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則兆是塋域也云葬事大故卜之者此依鄭注也孔安國云恐其下有伏石涌水泉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是也○注立廟至享之○正義曰立廟者即禮記祭法天子至士皆有宗廟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斯則立宗廟者爲能終於事親也舊解云宗尊也廟貌也言祭宗廟見先祖之尊貌也故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也祔謂以亡者之神祔之於祖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則是卒哭之明日而祔未卒哭之前皆喪祭也既祔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然宗廟謂士以上則春秋祭祀兼於庶人也○注寒暑至思也○正義曰案祭義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是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愛敬哀感孝行之始終也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

疏（生事至終矣）○正義曰此合結生死之義言親生則孝子事之盡於愛敬親死則孝子事之盡於哀感生民之宗本盡矣死生之義理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言十八章具載有此義○注愛敬至之情○正義曰云愛敬哀感孝行之終始也者愛敬是孝行之始也哀感是孝行之終也云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者言孝子之情無所不盡也

孝經注疏卷九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九

喪親章第十八

故發此事（石臺本岳本事作章案正義曰說生事之禮已畢其死事經則未見故又發此章以言也此本）

（作事非）

哭不偯（釋文云偯俗作哀非說文作㥜云痛聲也音同案臧鏞堂云說文無偯字哀從口衣聲依從人衣聲偯依聲形皆相近故誤陸氏本作依故云說文作㥜音同又云俗作偯非以偯爲依之俗寫也今依既誤偯因改偯爲哀然必不當有作哭不哀者是可證哀爲偯之改偯爲依之譌矣）

故服縗麻（釋文云縗字或作衰岳本同此正義本則作縗按縗正字衰假借字）

故蔬食水飲（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蔬作疏）

此哀戚之情也（石臺本宋熙寧石刻岳本鄭注本戚作感唐石經此處剜闕證以下文而哀感之死事哀感皆作感則此可知矣案說文作慽从心戚聲戚假借字感俗字）

毀不滅性（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滅此本誤滅今改正注同）

皆哀感之情也（監本毛本感改戚）

示民有終畢之終也（閩本監本毛本下終作限不誤）

又曰大功之哭（閩本監本毛本作又此本誤文今改正）

又云不言而事行者（閩本監本毛本事行誤倒）

當心簏布長六寸（監本毛本心作以簏作麤是也正義當上補縗字是也）

麻爲腰絰首絰（閩本絰誤經下同正誤云爲當謂字誤是也）

但位定初喪（閩本監本毛本作定位是也）

傷賢乾肝焦肺（閩本監本毛本賢作腎是也）

將申天脩飾之君子與（閩本監本毛本申天作由夫是也）

天下之達喪也（案今本論語作通）

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鄭注本作槨此正義本則作椁按椁正字槨俗字）

舉謂舉屍內於棺也（岳本屍作尸按屍正字經傳多作尸同音假借也）

而哀感之（岳本感作戚注同）

擗踊哭泣（石臺本踊作踴注同李善注文選宋孝武宣貴妃誄引孝經曰擗踴哭泣）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鄭注本作厝按儀禮士喪禮注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此正義本則作措字厝措義別而古多通用）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釋文云享又作饗之石臺本作亨注同）

布給二衾（監本毛本給作紟是也）

謂水兕革棺（閩本監本毛本作革此本誤貫今改正）

杝棺一（閩本監本毛本作杝此本誤地今改正下同）

次外兕生皮（正誤生作牛是也）

言漆之椑椑然（監本毛本作贊贊）

栢槨以端長六尺（毛本作柏椁與檀弓合下同）

是簠簋爲器也（正誤爲下補祭字）

盛黍稷稻梁（監本毛本梁作粱是也）

惻怛之心（閩本監本毛本作怛此本誤但今改正）

故祖而誦之（閩本監本毛本祖作袒誦作踊是也）

周禮家人（閩本監本毛本家作冢是也）

諸侯五廟（正誤五上補立字是也）

周還出戶（正誤云下脫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十三字）

明日祔祖父（正誤祔下補於字）

如將見之是之（閩本監本毛本下之作也）

死事哀感（岳毛感作戚注同）

死之義理備矣（正誤之上補生字是也）

孝行之終始也者（案當作始終）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爾雅注疏十一卷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官至宏農太守事蹟具晉書本傳昺有孝經疏已著錄案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稱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則爾雅之來遠矣然不云爾雅爲誰作據張揖進廣雅表稱周公著爾雅一篇（案經典釋文以揖所稱一篇爲釋詁）今俗所傳三篇（案漢志爾雅三卷此三篇謂三卷也）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疑莫能明也於作書之人亦無確指其餘諸家所說小異大同今參互而考之郭璞爾雅注序稱豹鼠既辨其業亦顯邢昺疏以爲漢武帝時終軍事七錄載犍爲文學爾雅注三卷（案七錄久佚此據隋志所稱梁有某書亾知爲七錄所載）陸德明經典釋文以爲漢武帝時人則其書在武帝以前曹粹中放齋詩說曰（案此書今未見傳本此據永樂大典所引）爾雅毛公以前其文猶略至鄭康成時則加詳如學有緝熙于光明毛公云光廣也康成則以爲學于有光明者而爾雅曰緝熙光明也又齊子豈弟康成以爲猶言發夕也而爾雅曰豈弟發也薄言觀者毛公無訓振古如茲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則以觀爲多以振爲古其說皆本於爾雅使爾雅成書在毛公之前顧得爲異哉則其書在毛亨以後（案詩傳乃毛亨作非毛萇作語詳詩正義條下）大抵小學家綴緝舊文遞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託之詞觀釋地有鶼鶼釋鳥又有鶼鶼同文複出知非纂自一手也其書歐陽修詩本義以爲學詩者纂集博士解詁高承事物紀原亦以爲大抵解詁詩人之旨然釋詩者不及十之一非專爲詩作揚雄方言以爲孔子門徒解釋六藝王充論衡亦以爲五經之訓故然釋五經者不及十之三四更非專爲五經作今觀其文大抵採諸書訓詁名物之同異以廣見聞實自爲一書不附經義如釋天云暴雨謂之涷釋艸云卷施艸拔心不死此取楚辭之文也釋天云扶搖謂之猋釋蟲云蒺藜蝍蛆此取莊子之文也釋詁云嫁往也釋水云瀵大出尾下此取列子之文也釋地四極云西王母釋畜云小領盜驪此取穆天子傳之文也釋地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此取管子之文也又云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此取呂氏春秋之文也又云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釋地云河出崑崙虛此取山海經之文也釋詁云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又云洪廓宏溥介純夏幠釋天云春爲青陽至謂之醴泉此取尸子之文也釋鳥曰爰居雜縣此取國語之文也如是之類不可殫數蓋亦方言急就之流特說經之家多資以證古義故從其所重列之經部耳璞時去漢未遠如遂幠大東稱詩釗我周王稱逸書所見尚多古本故所注多可據後人雖迭爲補正然宏綱大旨終不出其範圍昺疏亦多能引證如尸子廣澤篇仁意篇皆非今人所及睹其犍爲文學樊光李巡之注見於陸氏釋文者雖多所遺漏然疏家之體惟明本注注所未及不復旁搜此亦唐以來之通弊不能獨責於昺惟既列注文而疏中時複述其文但曰郭注云云不異一字亦更不別下一語殆不可解豈其初疏與注別行歟今未見原刻不可復考矣

爾雅疏敘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勑校定

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注之濫觴爲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於衷將以納民於善洎夫醇醨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繫方俗之語片言殊訓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爲鑽仰繇是聖賢間出詁訓遞陳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蟲魚草木爰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郁然又時經戰國運歷挾書傳授之徒寖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釋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既辨斯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爲注者則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注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取爲稱首其爲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既奉勑校定考案其事必以經籍爲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爲主雖復研精覃思尚慮學淺意疏謹與尚書駕部員外郎直祕閣臣杜鎬尚書都官員外郎祕閣校理臣舒雅大常博士直集賢院臣李維諸王府侍講大常博士兼國子監直講臣孫奭殿中丞臣李慕清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臣王煥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臣崔偓佺前知洛州永年縣事臣劉士玄等共相討論爲之疏釋凡一十卷雖上遵睿旨共竭於顓蒙而下示將來尚慙於疏畧謹敘

爾雅注疏挍勘記序

阮元撰盧宣旬敬録

爾雅一書舊時學者苦其難讀今則三家村書塾𢿱不讀者文教之盛可云至矣爾雅注郭氏後出不必精審而從前古注之散見者通儒多愛惜摭拾之若近日寶應劉玉麐武進臧庸皆采輯成書可讀邢昺作疏在唐以後不得不綷唐人語爲之近者翰林學士邵晉涵攺弦更張別爲一疏與邢並行時出其上顧邢書列學官已久士所共習而經注疏三者皆譌舛日多俗閒多用汲古閣本近年蘇州翻版尤劣元搜訪舊本於唐石經外得明吳元恭仿宋刻爾雅經注三卷元槧雪牕書院爾雅經注三卷宋槧爾雅邢疏未附合經注者十卷皆極可貴授武進監生臧庸取以正俗本之失條其異同纖悉畢備元復定其是非爲爾雅注疏挍勘記六卷（上中下三卷各分上下卷）後之讀是經者於此不無津梁之益陸德明經典釋文此經爲最詳仍別爲挍訂譌字不依注疏本與經注相淆若夫爾雅經文之字有不與經典合者轉寫多岐之故也有不與說文解字合者說文於形得義皆本字本義爾雅釋經則假借特多其用本字本義少也此必治經者深思而得其意固非挍勘之餘所能盡載矣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録

單經本

唐石經爾雅三卷（首載郭序每卷標篇目下題郭璞注每行十字卷上釋詁第一釋言第二釋訓第三釋親第四卷中釋宮第五釋器第六釋樂第七釋天第八釋地第九釋丘第十釋山第十一釋水第十二卷下釋草第十三釋木第十四釋蟲第十五釋魚第十六釋鳥第十七釋獸第十八釋畜第十九大致與今本同非特較陸氏釋文迥然不侔卽與邢疏本亦有異如釋天石經作析木謂之津而邢本作析木之津云定本有謂字因注誤釋地石經作下者曰溼而邢本作下者曰隰云本作溼誤舉此知今本承石經之誤者多矣）

國朝石經考文提要爾雅一卷（乾隆五十六年挍刊石經據宋元舊刻多所訂正尚書彭元瑞撰輯此篇每經爲一卷）

經注本

明吳元恭仿宋刻爾雅經注三卷（嘉靖十七年秋七月東海吳元恭挍刊有後序每葉十六行每行十七字卷首標目同唐石經卷末總計經若干字注若干字間有一二小誤絕無私意竄改處不附釋文而郭注中之某音某完然無闕爲經注本之最善者必本宋刻無疑今以此爲據間參用陳本以證其同陳本者明陳深十三經解詁本也較此多印合而微有刪改處如釋詁注云其餘義皆通見詩書陳本作其餘義見詩書嗟咨嗟也注云音兔罝陳本刪此三字不若吳本之可據也今作挍勘記以此本爲據凡摘書經注皆用此本凡札記經注云此本者謂此也）

元槧雪牕書院爾雅經注三卷（無年代可考首署雪牕書院挍正新刊入字故稱雪牕本字體與唐石經同每葉二十行每行經十九字注二十六字注下連附音切於本字上加圈爲識較諸注疏本獨爲完善釋畜騋牝驪牝與經

義雜記合釋蟲注憙齧桑樹與釋文合而今本釋文亦誤若女桑桋桑之作姨四蹢皆白首之作騚釋草注音纏繞之作音丘阮皆其私改又不可不知者然較之俗所行郎奎金鍾人傑等刊本則遠勝之矣郎鍾等本隨意增刪竄易更不可據

單疏本

宋槧爾雅疏十卷（宋史藝文志玉海皆十卷俗本注疏分十一卷非卷一釋詁卷二釋詁下卷三釋言卷四釋訓釋親卷五釋宮釋器釋樂卷六釋天卷七釋地釋上釋山釋水卷八釋草卷九釋木釋蟲釋魚卷十釋鳥釋獸釋畜每卷標目首署邢氏名銜每葉三十行每行三十字或多少一字經注或載全文或標起止皆空一格下稱釋曰此當脫胎北宋本中有明人刊補者最劣今作挍勘記以此本爲據凡摘書疏本皆用此本凡札記疏文云此本者謂此也）

注疏本

元槧爾雅注疏十一卷（卷一釋詁分上中下卷二釋言分卷下卷三釋訓釋訓下釋親卷四釋宮釋器下釋器卷五釋樂釋天下釋天卷六釋地釋丘卷七釋山釋水卷八釋草分卷下卷九釋木下釋木釋蟲卷十釋魚釋鳥下釋鳥卷十一釋獸釋畜分卷極無理閩本正襲此每葉十八行經每行二十字注及疏低一格亦每行二十字經下載注雙行不標注字疏標陰文疏字內多明人補刻板其佳者往往與單疏本雪牕本印合而譌字極多不勝指摘今第取其是者及與閩監毛三本有相涉者證其同異云）

明閩本爾雅注疏十一卷（明嘉靖間閩中御史李元陽刊分卷及疏文脫落處悉與元板同知此本出於元板也其佳者多與單疏本元本合而增補之字多不得當剜擠之痕灼然可考監毛本則照此排勻矣每半葉九行每行經二十一字注及疏低一格每行二十字經下載注單行居中標陰文注字分經注疏爲大中小三等字）

明監本爾雅注疏十一卷（萬厤二十一年刊每卷首署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曾朝節司業臣周應賓等奉勅重較刊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玉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旨重修行數字數與閩本同惟分卬吾台子以下爲釋詁下餘篇不分上下注用小字單行偏右較閩本爲完善誤字亦較毛本爲少）

明汲古閣毛本爾雅注疏十一卷（崇禎庚辰古虞毛晉刊經注疏亦分大中小三等字合釋詁爲一篇其餘行欵與監本同此世所通行者而錯誤極多）

國朝浦鏜爾雅注疏正誤三卷（嘉善浦鏜撰據毛本及他書徵引之文以意參挍共所改正之字多未可信）

國朝惠棟爾雅注疏挍本十一卷（元和惠棟挍本多以說文釋文唐石經等訂俗本之譌）

國朝盧文弨爾雅注疏挍本十一卷（餘姚盧文弨挍本以釋文及衆家說參挍）

經典釋文

明葉林宗影抄宋本經典釋文（爾雅音義共二卷上中一卷下一卷）

國朝盧文弨爾雅音義考證二卷（盧文弨撰）

爾雅疏卷第一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

勑校定

爾雅序

〔疏〕釋曰爾雅者釋文云所以訓釋五經辨章同異實九經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博覽而不惑者也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云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踐阼理政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來貢嘉禾貫桑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傳乎後學歷載五百墳典散落唯爾雅常存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絕六國越踰秦楚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著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既無正驗聖人所言是故疑不足能明也夫爾雅之爲書也文約而義固其陳道也精研而無誤真九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也序與緒音義同釋詁云敘緒也言已注述之由敘陳此經之旨若繭之抽緒耳孔子作書序子夏作詩序故郭氏亦謂之序序之大指凡有五焉初自夫爾雅者至辨同實而殊號者也明此書之用也二自誠九流之津涉至摛翰者之華苑也言爲羣經之樞要也三自若乃至莫近於爾雅言其博物他書不之過也四自爾雅者至其業亦顯明其興隆之時也五自英儒贍聞之士至序末摠序已所以作注之意也今各依文解之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摠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疏〕夫爾雅至同實而殊號者也。釋曰此明其用也夫者發語辭亦指示語指此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也詁古也通古今之言使人知也訓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指謂指意歸謂歸鄉也言此書所以通暢古今之言訓道百物之貌使人知其指意歸鄉也若言初哉首基者其指歸在始也若言番番矯矯者其指歸在勇也略舉一隅他皆放此云敘詩人之興詠者敘次敘也鄭玄注周禮大司樂云興者以善物喻善事又注大師云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鄭司農云興者託於事物詞者永言也故舜典云歌永言孔注云歌詠其義以長其言又詩序云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斯皆詩人所爲此書能次敘之故言敘詩人之興詠也若言噰噰喈喈以興民協服也其虛其徐以詠威儀容止也如此之類皆是案爾雅所釋徧解六經而獨云敘詩人之興詠者以爾雅之作多爲釋詩故毛公傳詩皆據爾雅謂之詁訓傳亦此意也云摠絕代之離詞者摠聚也絕代猶遠代也離詞猶異詞也郭璞敘方言云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亦猶此也以其六代絕遠四方乖越故今古語異夷夏詞殊此書能摠聚而釋之使人知也若其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及注引方言之類是也云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者辯謂辯別凡物雖殊其號而同一實者此書辯之若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又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注云別四名如此之類是也

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鍵音件摛音癡）〔疏〕誠九至苑也。釋曰此明其樞要也云誠九流之津涉者誠實也九流者敘六藝爲九種言於六經若水之下流也津涉者濟渡之處名言九流之多非此書無以通喻九河之廣非津涉無以渡案漢書藝文志云儒家者流五十三家八百三十五篇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也道家者流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陰陽家者流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法家者流十家二百一十七篇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名家者流七家三十六篇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墨家者流六家八十六篇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縱橫家者流十二家百七篇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雜家者流二十家四百三篇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農家者流九家百一十四篇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此九流之大旨也云六藝之鈐鍵者案漢書藝文志六藝謂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經也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說文云鈐鏁也方言云戶鑰自關之東陳楚之間謂之鍵小爾雅云鍵謂之鑰言此書爲六藝之鏁鑰必開通之然後得其微旨也故云六藝之鈐鍵也云學覽者之潭奧者潭淵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奧言隱奧也此書釋二儀之形象載八表之昏荒雖博學廣覽之士莫能究淵深隱奧故云學覽者之潭奧也云摛翰者之華苑也者言此書森羅萬有純粹六經摛文染翰之士足以擷其英華若園苑然故云華苑也

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疏〕若乃至爾雅。釋曰此言其博物也云若乃者因上起下語上既言其功用此復美其博物故云若乃既可以博釋庶物又能多識辨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言爾雅最近之又案公羊傳說春秋功德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然則博物多識他書亦莫過於爾雅也

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辯。其業亦顯。〔疏〕爾雅至亦顯。釋曰此言興隆之時也云蓋興於中古者爾雅之作經傳莫言其人及時世但相傳云周公作之以教成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經典通以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周公文王子父統子業周公亦可言中古故云蓋興於中古云隆於漢氏者以夫子沒後書紀散亡戰國陵遲嬴秦燔滅則此書亦從而墜矣洎乎漢氏御宇旁求典籍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此書亦從而隆矣故曰隆於漢氏也云豹鼠既辯其業亦顯者謂漢武帝時孝廉郎終軍既辯豹文之鼠人服其博物故爭相傳授爾雅之業於是遂顯言不但興行兼亦廣顯故云亦也

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注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稡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袪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贍時豔反璞音朴檮音桃少時照切會古外切稡子外切剟音掇礫音歷搴音儉稂音郎易以豉切了音瞭篲似稅切企丘豉切躅音逐）〔疏〕英儒至序末。釋曰此言已所以作注之意也云英儒贍聞之士者案禮辨名記德過千人曰英儒者柔也能以德柔服人也贍多也士者有德之稱言英俊通儒多聞之士也云洪筆麗藻之客者洪大也麗美也藻水草也有文以喻人之文章言人有詞筆美於文章之客也云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者靡無也欽猶敬愛也耽味猶樂嗜也言英儒等無不敬愛此書如耽廣樂嗜嘉肴然故曰耽味而爲之義理訓解謂作注也云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者此自謙也揆度也檮謂檮杌無知之貌昧闇也郭氏言已不度其無知闇昧自少小而習此書焉云沈研鑽極二九載矣者此言用功深不敢苟爲注解也謂深沈研覈鑽求窮極凡十八載故云二九載矣云雖注者十餘然猶未詳備者言作注者雖十有餘家猶尚未能精詳具備十餘家者陸德明敘錄犍爲文學注二卷劉歆注三卷樊光注六卷李巡注三卷孫炎注三卷爲此五家而已又五經正義援引有某氏謝氏顧氏今郭氏言十餘者典籍散亡未知誰氏或云沈旋施乾謝嶠顧野王者非也此四家存郭氏之後故知非也云並多紛謬有所漏略者言十家所注並多紛紜錯繆若孫叔然觀學篇離字別爲義是紛繆也其所注難解則全不入根節是漏略也云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稡舊說者是以者因前起後語因前十家所注紛繆漏略已作注之意故以言是以對前已有注故云復綴集謂聯綴聚集異聞者注所引六經子史之類是也會稡者廣雅云會收也稡聚也舊說謂十家所說也雖不能盡善亦時有可觀其所善者則收聚用之也云考方國之語者考成也四方之國言語不同有所通釋者則援引考成之注引方言是也云采謠俗之志者采取也徒歌謂之謠案漢書地理志云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但童謠嬉戲之言及俗閒有所記志可以通此書者亦采用之若榽橀注引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榽橀先殫蟏蛸注云俗呼爲喜子之類是也云錯綜樊孫者謂交錯綜聚樊光孫炎二家之注取其理長者用之云博關羣言者關通也羣言謂子史及小說其言非但援引六經亦博通此子史等以爲注說也云剟其瑕礫搴其蕭稂者此喻已作注去惡取善也剟其瑕礫以玉石

喻也劉削也削去其玼瑕瓦礫以取瑾瑜也薅其蕭根以禾莠喻也搴拔也蕭蒿也稂童粱莠類也拔去其蕭蒿稂莠以存其嘉禾也云事有隱滯援據徵之者援引也徵成也若事有隱奧滯泥者則援引經據以證成之也云其所易了闕而不論者謂通見詩書不難曉了者則不須援引故闕而不論也云別爲音圖用袪未寤者謂注解之外別爲音一卷圖贊二卷字形難識者則審音以知之物狀難辯者則披圖以別之用此音圖以袪除未曉寤者故云用袪未寤也云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此郭氏自問也擁手持也篲帚也清道謂清潔道塗也企望者企踵而瞻望也塵躅者塵路躅跡也言已注此書若人持帚以清道企踵而望其芳塵美跡所以然者何謂是自問也云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者此自荅也言已注此書非他以爲將來有德君子之爲必欲研覈百氏探討九流非爾雅不可必涉歷此途若其注釋未備則恐迷誤後人作注之由良爲此也

爾雅卷上

〔疏〕釋曰上者對中下生名直以簡編重多分爲上中下三卷無義例也

郭璞注〔疏〕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東晉弘農太守著作郎注者著也解釋經指使義理著明也亦言已注意以釋此書也詩書謂之傳者傳傳也博識經意傳示後人也此皆其人自題故或言傳或言注無義例也

釋詁第一

〔疏〕釋曰釋解也詁古也古今異言解之使人知也釋言則釋詁之別故爾雅敘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第次也一數之始也以其作最在先故爲第一此篇相承以爲周公作但其文有周公後事故先儒共疑焉或曰仲尼子夏所增足也或曰當周公時有之今無者或在散亡之中然則詩書所有非周公所釋乃後人依放故言雅記而爲之文故與之同郭氏因卽援據以成其義若言胡不承權輿及緇衣之蓆兮此秦康鄭武之詩在周公之後明矣其義猶今爲文採摭故事以爲辭耳則此篇所載悉周公時所有何足怪也其諸篇所次舊無明解或以爲有親必須宮室宮室既備事資器用今謂不然何則造物之始莫先兩儀而樂器居天地之先豈天地乃樂器所資乎蓋以先作者居前增益者處後作非一時故題次無定例也其篇之名義逐篇具釋此不繁言此書之作以釋六經之言而字別爲義無復章句今而作疏亦不分科段所解經文若其易了及郭氏未詳者則闕而不論其稍難解則援引經據及諸家之說以證之郭氏之注多采經記若其通見可曉者則但指篇目而已或書名辭異義旨隱奧者則具載彼文以袪未寤者耳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

尚書曰三月哉生魄詩曰令終有俶又曰俶載南畝又曰訪予落止又曰胡不承權輿胚胎未成亦物之始也其餘皆義之常行者耳此所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肇音兆俶昌叔切〔疏〕初哉至始也○釋曰皆初始之異名也初者說文云從衣從刀裁衣之始也哉者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草木之初也以聲近借爲哉始之哉首者頭也首之始也基者說文云牆始築也肇者說文作肁始開也祖者宗廟之始也元者善之長也長卽始義胎者人成形之始也俶者動作之始也落者木葉隕墜之始也權輿者天地之始也天圓而地方因名云此此皆造字之本意也及乎詩書雅記所載之言則不必盡取此理但事之初始俱得言焉他皆倣此〔注〕尚書至殊語○釋曰云尚書曰三月哉生魄者康誥文云詩曰令終有俶者大雅既醉文又曰俶載南畝者周頌載芟文又曰訪予落止者周頌訪落文又曰胡不承權輿者秦風權輿文云胚胎未成亦物之始也者說文云胚婦孕一月也胎婦孕三月也然則尚未成形而爲形之始故曰胚胎未成亦物之始物則形也云其餘皆義之常者耳者謂初首基肇祖元也通見詩書故曰義之常行云此所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者揚雄說方言云皆古今語也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或同而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而後人不知故爲之作釋也郭彼注云謂作釋詁釋言是也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詩曰有王有林又曰文王烝哉其餘義皆通見詩書○辟并亦反〔疏〕林烝至君也○釋曰皆天子諸侯南面之君異稱也白虎通云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林者說文云平地有叢木曰林烝者左傳云天生烝民樹之以君而司牧之然則人物之衆必立君長以司牧之故以林烝爲君也天者說卦云乾爲天爲君以其俱尊極故也大雅皆謂君爲天是也帝皇者白虎通云德合天地者稱帝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皇美也大也天之揔美大稱也時質故揔稱之號之爲皇煌煌人莫違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說文云后者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后之從一口發號者君后也辟者法也爲下所法則也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天帝皇王惟謂天子公侯惟謂諸侯餘皆通稱〔注〕詩曰至詩書○釋曰云詩曰有王有林者小雅賓之初筵文又曰文王烝哉者大雅文王有聲文云其餘義皆通見詩書者謂天帝皇王后辟公侯皆義之常行故不備引

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厖、墳、嘏、丕、弈、洪、誕、戎、駿、假、京、碩、濯、訏、宇、穹、壬、路、淫、甫、景、廢、壯、冢、簡、箌、昄、晊、將、業、席，大也。

詩曰我受命溥將又曰亂如此幠爲下國駿厖湯孫奏嘏王公伊濯訏謨定命有王有林厥聲載路既有淫威廢爲殘賊爾土宇昄章緇衣之席兮廓落宇宙穹隆至極亦爲大也箌義未聞尸子曰此皆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幠音呼厖亡江切誕音但訏音吁箌音卓昄蒲板切晊之日切〔疏〕弘廓至大也○釋曰此皆廣大之異言也弘者含容之大也周書洛誥云武王弘朕恭廓者方言云張小使大謂之廓宏者書曰若保宏父介者方言云東齊海岱之間謂之介純者魯頌閟宮云天錫公純嘏夏者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厖者深之大也墳嘏者方言云墳地大也青幽之間凡土而高且大者謂之墳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謂之嘏丕者書云嘉乃丕績弈者詩大雅韓弈云弈弈梁山洪者書大誥云延洪惟我幼沖人誕者大雅生民云誕彌厥月戎者方言云宋魯陳衞之間謂之嘏或曰戎京碩濯訏者秦晉之間凡人大謂之奘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齊宋之間曰碩荆吳揚甌之郊曰濯中齊西楚之間曰訏此皆謂大方俗之殊語也甫者齊風甫田云無田甫田景者周頌潛篇云以介景福壯者秦晉之間凡人大謂之奘或謂之壯冢者舍人曰冢封之大也大雅緜篇云乃立冢土簡者周頌執競云降福簡簡箌者郭云義未聞顧氏云都角切說文云草大也韓詩云箌彼圃田將者周頌云日就月將業者版之大也大雅靈臺云虡業維樅餘皆見注〔注〕詩曰至一實○釋曰詩云我受命溥將者商頌烈祖文又曰亂如此幠者小雅巧言文云下國駿厖者商頌長發文云湯孫奏嘏者商頌那篇文云王公伊濯者大雅文王有聲文云訏謨定命者大雅抑篇文云有王有林者小雅賓之初筵文云厥聲載路者大雅生民文云既有淫威者周頌有客文云廢爲殘賊者小雅四月文云爾土宇昄章者大雅卷阿文云緇衣之席兮者鄭風緇衣文云廓落宇宙穹隆至極亦爲大也者廓落大貌四方上下曰宇說文云宙舟輿所極也穹隆天之形也郭氏讀晊爲至故云至極是廓宇穹晊亦爲大也云尸子曰此皆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者漢書藝文志云尸子二十篇注曰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案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弇弇於私也天帝后皇辟公弘廓閎博介純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以其數字皆訓爲大故引之也周公作詁必以始也君也大也居先者始者無先之稱君者至尊之號大則無所不包故先言之一曰此三者天也人也地也易乾卦云萬物資始坤卦云直方大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焉故以此三者爲先乾坤相對之物而以地在人後者以人居天地之中且尊尚人君故進之自此而下隨便即言無義例也

幠、厖，有也。

二者又爲有也詩曰遂幠大東〔疏〕幠厖有也○釋曰二者又爲有言大有也成十六年左傳云生民敦厖言人生聚豐厚大有也〔注〕詩曰遂幠大東○釋曰魯頌閟宮文也案今詩本作遂荒此言遂幠者所見本異也或當在齊魯韓詩

迄、臻、極、到、赴、來、弔、艐、格、戾、懷、摧、詹，至也。

齊楚之會郊曰懷宋曰屆詩曰先祖于摧又曰六日不詹詹摧皆楚語方言云○極紀力切弔音的艐音宗摧昨雷切〔疏〕迄臻至至也○釋曰迄者自古至今也大雅生民云以迄于今臻者詩邶風泉水云遄臻于衞言疾至於衞也極者窮盡之至也樂記云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也到者自遠而至也大雅韓弈云靡國不到赴者趨而至也雜記云凡赴於君來者自彼至我也春秋經曰祭伯來言至魯也弔者小雅天保云神之弔矣艐讀爲屆屆格戾懷摧詹皆方俗語〔注〕齊楚至言云○釋曰云齊楚之會郊曰懷宋曰屆者方言文云詩曰先祖于摧者大雅雲漢文又曰六日不詹者小雅采綠文云詹摧皆楚語方言云者案方言云假𢓜㑧狢格懷摧詹戾艐屆至也邠唐冀兗之間曰假或曰㑧齊楚之會郊或曰懷摧詹戾楚語也艐宋語也皆古雅之別語也今則或同是也

如、適、之、嫁、徂、逝，往也。

方言云自家而出謂之嫁猶女出爲嫁〔疏〕如適至往也○釋曰皆謂造於彼也如者自我而往也春秋公及大夫朝聘皆曰如之者論語云之一邦言又往一國也適嫁徂逝皆方俗語〔注〕方言至爲嫁○釋曰案方言云嫁逝徂適往也自家而出謂之嫁猶女而出爲嫁也逝秦晉語也徂齊語也適宋魯語也往凡語也

賚、貢、錫、畀、予、貺，賜也。

皆賜與也○畀必寐切予羊汝切〔疏〕賚貢至賜也○釋曰皆謂賜與也賚者賜有功善人也書湯誓曰予其大賚汝貢者下與上也左傳齊桓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錫者嘉賜也禹貢云禹錫玄圭畀者付與也詩鄘風干旄云何以畀之予者授與也小雅采菽云天子所予貺者惠賜也小雅彤弓云中心貺之

儀、若、祥、淑、鮮、省、臧、嘉、令、類、綝、彀、攻、穀、介、徽，善也。

詩曰儀刑文王左傳曰禁禦不若詩曰永錫爾類我車既攻介人維藩大姒嗣徽音省綝彀未詳其義餘皆常語○鮮息淺切省先郢切令力政切綝勑金切彀古豆切〔疏〕儀若至善也○釋曰皆謂美善也儀者形象之善也若者惠順之善也祥者李巡曰福之善也書泰誓云襲于休祥淑者有德之善也詩曹風鳲鳩云淑人君子鮮者清絜之善邶風新臺云籧篨

（不鮮省綝彀郭氏未詳臧者功能之善也詩齊風云射則臧兮嘉者美之善也詩大雅抑篇云無不柔嘉令者大雅卷阿云令聞令望類者昭二十八年左傳云勤施無私曰類攻者堅緻之善穀者養生之善詩小雅小明云式穀以女介者大善也徽者美善也〔注〕詩曰至常語○釋曰詩曰儀刑文王者大雅文王篇文云左傳曰桀禦不若者左傳無全文案文十八年說四凶云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宣三年傳言鑄鼎象物故民入山林不逢不若蓋採合傳文故云桀禦不若也云詩曰永錫爾類者大雅既醉文云我車既攻者小雅車攻文云介人維藩者大雅板篇文云大姒嗣徽音者思齊文云餘皆常語者謂祥淑鮮臧嘉令穀書傳多有之故云皆常語）

舒、業、順、敘也。（皆謂次敘）

舒、業、順、敘、緒也。（四者又為端緒〔疏〕舒業至緒也○釋曰敘謂次敘舒者展舒徐緩有次也業者事有次敘也順者不逆有敘也舒業順敘四者又為端緒互相訓也）

怡、懌、悅、欣、衎、喜、愉、豫、愷、康、妉、般、樂也。（皆見詩○妉丁含切般盤樂洛〔疏〕怡懌至樂也○釋曰皆謂喜樂怡者和樂也小雅節南山云既夷既懌怡夷音義同懌者悅樂也商頌那篇云亦不夷懌悅者心樂也小雅都人士云我心不說悅說音義同欣者笑喜之樂也大雅鳧鷖云旨酒欣欣毛傳云欣欣然樂也衎者飲食之樂也小雅南有嘉魚云嘉賓式燕以衎喜者說文云不言而悅也小雅形弓云中心喜之愉者安閒之樂也唐風山有樞云他人是愉毛傳云愉樂也豫者逸樂也小雅白駒云逸豫無期愷者康樂也小雅魚藻云豈樂飲酒康者安樂也唐風蟋蟀云無以大康妉者樂之久也小雅鹿鳴云和樂且湛又衛風氓篇云無與士耽鄭箋云耽非禮之樂般者遊樂也周頌篇名也鄭箋云般樂也〔注〕皆見詩○釋曰按郭以爾雅之作多為釋詩且詩中備有此文故云皆見詩其實六經之中所訓亦爾但以詩書之作作非一人故有音義雖同而字形蹐駁者詩文作湛耽而此作妉詩文作夷說豈嬺槃而此作怡悅愷般之類直以異人之作故不同爾無義例也他皆放此）

悅、懌、愉、釋、賓、協、服也。（皆謂喜而服從〔疏〕悅懌至服也○釋曰皆謂喜而服從也悅懌愉者皆喜樂而服也釋者釋去恨怨而服也賓者懷德而服也旅獒云四夷咸賓協者和合而服也左傳曰謀其不協）

遹、遵、率、循、由、從、自也。（自猶從也）

遹、遵、率、循也。（三者又為循行○遹音聿〔疏〕遹遵至循也○釋曰自亦從也轉互相訓也遹者大雅緜篇云聿來胥宇遹聿音義同遵者周南汝墳云遵彼汝墳率者大雅緜篇云率西水滸循者顧命云率循大卞由者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從者小雅何人斯云伊誰云從遹遵率三者又為循行）

靖、惟、漠、圖、詢、度、咨、諏、究、如、慮、謨、猷、肇、基、訪、謀也。（國語曰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訪于辛尹通謂謀議耳如肇所未詳餘皆見詩○度鐸諏子須〔疏〕靖惟至謀也○釋曰皆謂謀議也靖者安謀也小雅小旻云靖共爾位惟者思謀也漠者舍人曰心之謀也小雅小弁云聖人莫之漠莫音義同圖者大雅崧高云我圖爾居詢度咨諏者小雅皇皇者華傳云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咨事之難易為謀咨禮義所宜為度親戚之謀為詢究者小雅小弁云不舒究之慮者計謀也謨者大謀也大雅云訏謨定命猷者以道而謀也大雅文王云厥猷翼翼猷猶音義同肇者大雅江漢云肇敏戎公基者君子作事謀始也訪者謀政事也〔注〕國語至見詩○釋曰云國語曰詢於八虞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訪於辛尹者是晉語胥臣對文公辭說文王之即位也韋氏解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南宮南宮括也蔡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尹逸皆周大史也）

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恒、律、戛、職、秩、常也。（庸戛職秩義見詩書餘皆謂常法耳○彝音夷〔疏〕典彝至常也○釋曰皆謂常禮法也典刑者詩大雅蕩篇云尚有典刑彝者洪範云彝倫攸敘法則者天官冢宰以八灋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鄭注云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為法式也則亦法也典法則所用異異其名也範者模法之常也矩者度方有常也庸者書皋陶謨云自我五禮有庸哉恒久之常也湯誥云若有恒性律者常法也戛者康誥云不率大戛職者主之常也秩者商頌烈祖云有秩斯祜）

柯、憲、刑、範、辟、律、矩、則、法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論語曰不踰矩〔疏〕柯憲至法也○釋曰此亦謂常法轉互相訓柯者執以取法也憲者大雅桑扈云百辟為憲辟罪法也刑範律矩則皆謂常法也〔注〕詩曰至踰矩○釋曰云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者豳風伐柯文云論語曰不踰矩者為政文）

辜、辟、戾、辠也。（皆刑罪○辟婢亦切辜音孤辠音罪〔疏〕辜辟戾辠也○釋曰皆謂刑罪也辜者書仲虺之誥云罔不懼于非辜辟者呂刑云墨辟疑赦戾者大雅抑篇云亦維斯戾辠罪古今字也說文云辠犯法也從辛從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辠似皇改為罪取非人自投於网自古文以為鼻）

黃髮、齯齒、鮐背、耇老、壽也。（黃髮髮落更生黃者齯齒齒墮更生細者鮐背背皮如鮐魚耇猶耆也皆壽考之通稱○齯音倪鮐音台耇音狗〔疏〕黃髮至壽也○釋曰皆壽考之通稱也黃髮者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郭云黃髮落更生黃者齯齒者說文云齯老人齒也郭云齒墮更生細者魯頌閟宮云既多受祉黃髮兒齒鄭箋云兒齒亦壽徵鮐背者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郭云鮐背背皮如鮐魚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大雅行葦云黃耇台背毛傳云台背大老也鄭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方言云秦晉之郊陳兗之會謂老曰耇郭云耇者也方言云燕代北鄙謂耇為梨郭彼注云梨面色似凍梨也舍人曰耇觀也血氣精華觀竭言色赤黑如狗矣孫炎曰耇面如凍梨色似浮垢老人壽徵也老者說文云七十曰老從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

允、孚、亶、展、諶、誠、亮、詢、信也。（方言曰荊吳淮汭之間曰展燕岱東齊曰諶宋衛曰詢亦皆見詩○亶丁簡切諶市林切〔疏〕○允孚至信也○釋曰皆謂誠實不欺也〔注〕方言至見詩○釋曰案方言云允訦讃恂展諒穆信也齊魯之間曰訦宋衛汝潁之間曰恂荊吳淮汭之間曰展西甌毒屋黃石野之間曰穆眾信曰諒周南召南衛之語也云亦皆見詩者鄘風定之方中云終然允臧大雅文王云萬邦作孚小雅祈父云亶不聰鄘風君子偕老云展如之人兮大雅蕩篇云其命匪諶誠者復言之復也鄘柏舟云不諒人只鄭風溱洧云洵訏且樂訦諶亮諒詢洵音義同）

展、諶、允、慎、亶、誠也。（轉相訓也詩曰慎爾優遊〔疏〕展諶至誠也○釋曰皆謂誠轉相訓也〔注〕詩曰慎爾優遊○釋曰小雅白駒文）

謔、浪、笑、敖、戲、謔也。（謂調戲也見詩〔疏〕謔浪至謔也○釋曰詩曰謔浪笑敖者不敬之戲謔也舍人曰謔戲意明也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戲謔笑之貌郭云謂調戲也見詩者此邶風終風文）

粵、于、爰、曰也。（書曰土爰稼穡詩曰對越在天王于出征）

爰、粵、于也。（轉相訓○粵音曰〔疏〕粵于至于也○釋曰皆謂語辭發端轉互相訓也說文云曰從開口象氣出於口也〔注〕書曰至出征○釋曰云書曰土爰稼穡者周書洪範文云詩曰對越在天者周頌清廟文云王于出征者小雅采芑文）

爰、粵、于、那、都、繇、於也。（左傳曰棄甲則那那猶今人云那那也書曰皋陶曰都繇辭於乎皆語之韻絕○繇音由於音烏〔疏〕爰粵至於也○釋曰皆語之韻絕歎辭也爰粵于三者又為於乎〔注〕左傳至韻絕○釋曰云左傳曰棄甲則那者宣二年華元荅謳者辭也云書曰皋陶曰都者虞書皋陶謨文云繇辭者繇卦兆之辭也云於乎者周頌維天之命云於乎不顯是也）

欱、郃、盍、翕、仇、偶、妃、匹、會、合也。（皆謂對合也○欱音闔郃合盍胡臘切妃音配〔疏〕○欱郃至合也○釋曰皆謂對合也欱者說文云合會也郃者和合也盍者眾合也易豫卦九四云勿疑朋盍簪翕者斂合也書皋陶謨云翕受敷施仇者左傳曰怨耦曰仇偶者相對合也左傳曰大都耦國妃者嘉耦曰妃匹者配合也大雅文王有聲云作豐伊匹會者集合也周禮曰時見曰會）

仇、讎、敵、妃、知、儀、匹也。（詩云君子好仇樂子之無知實維我儀國語亦云丹朱憑身以儀之讎猶儔也廣雅云讎輩也〔疏〕仇讎至匹也○釋曰皆謂匹合也仇者孫炎云相求之匹讎者儔侶輩類之讎輩也敵者相當之匹也妃者合耦之匹也〔注〕詩云至輩也○釋曰云詩云君子好仇者周南關雎文云樂子之無知者檜風隰有萇楚文云實維我儀者鄘柏舟文也云國語亦云丹朱憑身以儀之者案周語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一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韋氏解云憑依也儀匹也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憑依其身而匹偶之生穆王焉）

妃、合、會、對也。（皆相當對）

妃、媲也。（相偶也○媲普計切〔疏〕妃合至媲也○釋曰此三者又為當對妃又為媲謂相偶也）

紹、胤、嗣、續、纂、綏、績、武、係、繼也。（詩曰下武維周綏見釋水餘皆常語○纂子管切〔疏〕紹胤至繼也○釋曰皆繼不絕也紹者大雅抑篇云弗念厥紹胤者大雅既醉云永錫祚胤嗣者周頌酌篇云載用有嗣續者小雅斯干云似續妣祖纂者魯頌閟宮云纘禹之緒綏武見注績者陳風東門之枌云不績其麻係者繫屬之繼易曰係小子失丈夫〔注〕詩曰至常語○釋曰云詩曰下武維周者大雅下武文云綏見釋水者彼云汎汎楊舟紼纚維之紼繂也纚綏也是矣）

忥、謐、溢、蟄、慎、貉、諡、顗、頠、密、寧、靜也。（忥顗頠闃其義皆見詩傳○忥音戲謐音侍貉音陌謐音密顗音擬頠魚毀切〔疏〕忥謐至靜也○釋曰皆謂安靜也諡者人死將葬誄列其行而作之也溢者盈溢者宜靜周頌維天之命云以溢我蟄者藏伏靜處也易曰龍蛇之蟄慎者謹靜也大雅云淑慎爾止貉者靜定也大雅皇矣云貊其德音鄭箋云德政應和曰貊諡者說文云靜語也密者周頌昊天有成命云夙夜基命有密寧者周頌良耜云婦子寧止）

隕、磒、湮、下、降、墜、摽、蘦、落也。（磒猶隕也方俗語有輕重耳湮沈落也摽蘦見詩○隕于閔切磒于敏切摽婢耿切蘦音零〔疏〕隕磒至落也

釋曰皆謂墮落也隕者說文云從高墜也易曰有隕自天磒者石落也郭云磒猶隕也方俗語有輕重耳湮沉落也下者自上而落也降即下也曲禮謂羽鳥死曰降墜者說文曰從高墜也左傳曰弗敢失墜摽者召南云摽有梅蘦者說文云草曰蘦木曰落此對文爾散而言之他物之落亦言蘦鄘風定之方中云靈雨既零蘦零音義同

命、令、禧、畛、祈、請、謁、訊、誥、告也。（禧未聞禮記曰畛於鬼神○令力政切畛稹告谷）〔疏〕命令至告也。○釋曰皆謂告諭也命者使告也詩唐風揚之水云我聞有命令者發號以告也論語云其身正不令而行畛者致告也祈者求告也書召誥云祈天永命請者言告也婚禮五曰請期謁者告白也月令曰謁於天子訊者告問也詩云歌以訊之誥者布告也書大誥洛誥之類是也〔注〕禮記曰畛於鬼神○釋曰下曲禮文

永、悠、迥、違、遐、逷、闊、遠也。（書曰逷矣西土之人○迥戶頂切逷音惕）永、悠、迥、遠、遐也。（遐亦遠也轉相訓）〔疏〕永悠迥違至遐也。○釋曰皆謂遼遠也永者長遠也周南漢廣云江之永矣悠者小雅漸漸之石云山川悠遠迥者大雅云泂酌彼行潦泂迥音義同違者離遠也召南殷其雷云何斯違斯遐者大雅旱麓云遐不作人逷者古文逖也闊者相疏遠也邶風擊鼓云于嗟闊兮永悠迥遠四者又遠遐也遐亦遠也轉相訓爾〔注〕書曰逷矣西土之人○釋曰周書牧誓文也

虧、壞、圮、垝、毀也。（書曰方命圮族詩曰乘彼垝垣虧通語耳○壞音怪圮房美切垝音鬼）〔疏〕虧壞至毀也。○釋曰皆謂毀敗也虧者損毀祭義云不虧其體壞者人毀也音怪一云自毀也乎怪切圮者岸毀也書敘曰祖乙圮于耿垝是毀垣也〔注〕書曰至語耳○釋曰云書曰方命圮族者堯典文孔安國云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云詩曰乘彼垝垣者衛風氓篇文也

矢、雉、引、延、順、薦、劉、繹、尸、旅、陳也。（禮記曰尸陳也雉順劉皆未詳）〔疏〕矢雉至陳也。○釋曰皆謂敷陳也矢者書敘云皋陶矢厥謨引者伸陳也延鋪陳也薦者饌陳也繹者復陳也周頌賚篇云時周之命於繹思尸者主陳也旅者謂布陳也大雅賓之初筵云殽核維旅〔注〕禮記曰尸陳也○釋曰郊特牲文

尸、職、主也。（左傳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詩曰誰其尸之又曰職為亂階）〔疏〕尸職主也。○釋曰皆謂為之主宰也〔注〕左傳至亂階○釋曰云左傳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者成十七年傳云晉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是其事云詩曰誰其尸之者召南采蘋文又曰職為亂階者小雅巧言文

尸、寀也。（謂寀也）寀、寮、官也。（官地為寀同官為寮○寀七代反）〔疏〕尸寀至官也。○釋曰寀謂寀地主事者必有寀地寀采也采取賦稅以供已有寀地及言同寮者皆謂居官者也〔注〕官地至為寮○釋曰云官地為寀者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也云同官為寮者左傳文七年荀林父告先蔑之辭也

績、緒、采、業、服、宜、貫、公、事也。（論語曰仍舊貫餘皆見詩書）〔疏〕績緒至事也。○釋曰皆事為也績者功事也商頌云設都于禹之績緒者事業也魯頌閟宮云纘大王之緒采者皋陶謨云亮采有邦業者學人所有事書周官云業廣惟勤服者周南關雎云寤寐思服宜者宜其事也大雅鳧鷖云公尸來燕來宜貫者魏風碩鼠云三歲貫女公者周頌酌篇云實維爾公允師〔注〕論語曰仍舊貫○釋曰先進篇云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是也

永、羕、引、延、融、駿、長也。（宋衛荊吳之間曰融羕所未詳○羕音樣）〔疏〕永羕至長也。○釋曰說文云長久遠也方言云施於眾長謂之永引者漢書律厤志云十丈為引引者信也顏師古曰信讀曰伸言其長延者方言云延季長也凡施於季者謂之延又宋衛荊吳之間曰融駿者長大也

喬、嵩、崇、高也。（皆高大貌左傳曰師叔楚之崇也）崇、充也。（亦為充盛）〔疏〕喬嵩至充也。○釋曰皆高大貌喬周頌般篇云墮山喬嶽釋山云由大而高崧嵩崧音義同崇者高貴也亦為充盛樂記云復綴以崇〔注〕左傳曰師叔楚之崇也○釋曰宣十二年傳文也杜注云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

犯、奢、果、毅、尅、捷、功、肩、堪、勝也。（陵犯誇奢果毅皆得勝也左傳曰殺敵為果肩即尅耳書曰西伯堪黎○毅音義）〔疏〕犯奢至勝也。○釋曰皆謂得勝也舍人曰肩強之勝也孫炎曰戡勝之勝也陵犯誇奢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尅殺捷獲有功肩尅堪任是皆得勝也〔注〕左傳至堪黎○釋曰云左傳曰殺敵為果者宣二年君子辭也云書曰西伯堪黎者商頌篇名也

勝、肩、戡、劉、殺、克也。（轉相訓耳公羊傳曰克之者何殺之也○戡音堪）〔疏〕勝肩至克也。○釋曰克亦勝也詩周頌敬之云佛時仔肩克也又為殺也皆謂得勝而殺之轉互相訓耳〔注〕公羊至之也○釋曰公羊者在隱元年經曰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傳曰克之者何殺之也

劉、獮、斬、刺、殺也。（書曰咸劉厥敵秋獮曰獮應殺氣也公羊傳曰刺之者何殺之也○獮尟刺次）〔疏〕劉獮至殺也。○釋曰說文云殺戮也斬者文二年左傳曰狼瞫取戈以斬囚餘皆具注〔注〕書曰至之也○釋曰書曰咸劉厥敵者周書君奭文云秋獮為獮者釋天文云應殺氣也者言秋氣肅殺故名秋獮為獮大司馬云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是也云公羊傳曰刺之者何殺之也者僖二十七年傳文也經云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故傳云此也

亹亹、蠠沒、孟、敦、勗、釗、茂、劭、勔、勉也。（詩曰亹亹文王蠠沒猶黽勉書曰茂哉茂哉方言云周鄭之間相勸勉為勔釗孟未聞○亹音尾蠠音密釗音招劭音邵勔音泯）〔疏〕亹亹至勉也。○釋曰皆謂勸勉也敦者厚相勉也勗者邶風燕燕云以勗寡人劭者勉力也餘皆見注〔注〕詩曰至未聞○釋曰云詩曰亹亹文王者大雅文王文也言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云蠠沒猶黽勉者以其聲相近方俗語有輕重耳邶風谷風云黽勉同心云書曰茂哉茂哉者皋陶謨文也書作懋茂懋古今字也云方言云以下者案彼云釗薄勉也秦晉曰釗或曰薄故其鄙語曰薄努猶勉努也南楚之外曰薄努自關而東周鄭之間曰勔釗齊魯曰勗茲是也

鶩、務、昏、暋、強也。（馳鶩事務皆自勉強書曰不昏作勞暋不畏死○鶩音務暋音閔強其丈切）〔疏〕鶩務至強也。○釋曰皆謂自勉強也鶩謂馳鶩務謂先務二者皆以力勉強孫炎曰昏夙夜之強也〔注〕書曰至畏死○釋曰云書曰不昏作勞者盤庚文云暋不畏死者康誥文

爾雅注疏卷一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爾雅疏敘（正德本閩本監本毛本改作爾雅註疏序○註字正德本作注閩本監毛本作註非此經有元板注疏上一卷為閩監毛本之所從出元板有闕頁明正德年補刊者今稱正德本是也有補刊而不著正德年者今但稱舊本是也分別稱之以明其與元刻有閒耳疏文以宋槧單疏本為據經注以明嘉靖十七年東海吳元恭翻刻宋本為據）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

勑校定（此本十卷每卷篇題前著名銜如此上空三格勑字提行下文今既奉勑校定同正德本亦然又正德本閩本監本毛本子誤賜）

誠傳注之濫觴（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注改註非段玉裁云傳注字必從水即六書之轉注引伸其義有所歸如引水注於江海也凡記註字則從言明人盡改注為註張參云註與訓注字同則唐時已昧昧矣）

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正德閩監毛四注疏本肇改肈下準此）

豹鼠既辨（正德本閩本監本同毛本辨作辯蓋依唐石經爾雅序所改此本下釋郭序亦作豹鼠既辨）

臣崔偓佺（注疏本偓誤偓按說文偓佺也从人屋聲）

為之疏釋凡一十卷（注疏本刪下四字按宋史藝文志及玉海藝文皆十卷鄭樵通志載爾雅兼義十一卷即此書兼義者以經注本兼合義疏也後人分為十一卷即刪此四字按今周易注疏首標周易兼義蓋宋之後人作此名目）

雖上遵睿旨（睿旨提行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不提）

爾雅疏卷第一（敘後載疏即題此注疏本別冠於前改此為爾雅註疏卷第一）

辨章同異（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辨改辯與釋文序合此與下文辨言小辯有別）

日昃不食（注疏本昃改昊）

或言叔孫通所補（閩本監本同正德本脫孫字毛本倒作孫叔通）

或言沛郡梁文所著（監本或言下衍是字閩本毛本作或言是沛郡梁文考正德本作或言沛郡梁文考廣雅序作或言制郡梁文所考皆誤按玉海藝文所引與此本同○按制系郡之誤）

夫爾雅之為書也（注疏本脫之）

眞九經之檢度（注疏本九誤七）

序與緒音義同（浦鏜云敘誤緒）

五自英儒贍聞之士至序末惣序已所以作注之意也（注疏本脫至字惣作總下準此惣者唐人俗字此字从牛甚無謂也）

辯同實而殊號者也（單疏本雪窻本注疏本同唐石經號作号）

夫爾雅至同實而殊號者也○釋曰此明其用也（注疏本改釋曰二字作方匡疏字通書皆然又刪夫爾雅至同實而殊號者也十一字因注疏本另載郭序故刪以避複然失邢氏眞面目矣凡釋曰上及標注起止上此本皆空一字元本於釋注上亦然今倣他經注疏例加圍圈間之○疏標經注起止及釋曰二字注疏本刪今恐加補後不悉出）

故嗟嘆之（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嘆作歎係依俗本毛詩改）

故永歌之（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永誤詠）

亦此意也（注疏本亦上衍蓋）

凡物雖殊其號（正德本脫凡閩本監本毛本改作事物）

後進循之（漢書同注疏本循誤脩）

然後知秉要執本（注疏本同與漢書合浦鏜改執爲埶讀秉要埶絶句誤甚浦書此類極多不及盡正）

易之嗛嗛（正德本閩本同與漢書合監毛本改作謙謙按易釋文謙子夏傳作嗛云嗛謙也言嗛爲謙之假借字也班志所用正韓嬰易此本舊亦描改爲謙今訂正）

法家者流十家（注疏本衍作十二家按漢書云右法十家）

先王以明罰飭法（舊本同與漢書合閩本監本毛本飭作勑依今易所改按易釋文云勑法恥力反此俗字也）

縱橫家者流（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縱作從與漢書合按從縱古今字）

說文云鈐鏁也（注疏本脫云○按說文無此語不知邢氏何據說文亦無鏁字）

必開通之（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通改導）

足以掇其英華（舊本足誤兄閩本監本毛本改作凡）

又能多識辨於鳥獸草木之名者（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辨改辯）

又案公羊傳（注疏本又誤也）

莫近諸春秋（元本閩本同監毛本諸改於）

豹鼠既辯（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辯改辨元板疏中亦作辨）

經典通以伏犧爲上古（元本同閩監毛本犧改羲）

周公亦可言中古（元本同閩監毛本言改爲）

戰國陵遲（元本同閩監毛本遲改遟下準此）

故曰隆於漢氏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曰改云）

雖註者十餘（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註之戌反字皆從言或疑當作注非也按五經文字言部註竹句反與訓註之註義同一切經音義卷六云註記廣雅註疏也識也字林註解也通俗文記物曰註可證郭景純本用言旁字考石臺孝經序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又敷文約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注註二字畫然有別開成石經同○按唐人已有將傳注字譌作註者要之注是正字註是俗字也）

用袪未寤（單疏本閩本監本同釋文亦作袪字從衣雪牕本元本毛本作祛非唐石經闕）

案禮辭名記德過千人曰英（惠棟云辭當作辨辨名記逸禮文按詩汾沮洳正義曰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禮記禮運春秋宣十五年正義皆引作辨名記白虎通聖人篇作別名記辨別義同）

藻水草也（注疏本草誤藻）

此言用功深（注疏本功改力）

云雖註者十餘（正德本監本同閩本毛本註作注）

犍爲文學注二卷（注疏本同浦鏜改作三卷按葉鈔釋文作二卷云闕中卷）

劉諫注三卷（在各本諫皆作歆）

謝嶠（注疏本嶠改濤此與釋文序錄同）

此四家存郭氏之後（正德本同閩監毛本存作在）

竝多紛紜錯繆（正德本閩本同此以繆釋上之謬監本上下皆作繆毛本上下皆作謬竝非）

及俗閒有所記志（補各本閒作聞）

蟰蛸注云俗呼爲喜子之類（正德本亦作蟰蛸閩監毛本蟰誤蠨又竝脫呼字）

剟削也削去其疵瑕瓦礫（注疏本脫也削二字閩監毛本疵誤疪）

此自替也（注疏本自誤亦）

爾雅卷上（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監本毛本同正德本閩本署爾雅兼義卷上分釋詁一篇爲上中下三卷）

郭璞注（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正德本同在爾雅卷上後閩本刪此於序疏前署晉郭璞註宋邢昺疏八字監本毛本從之）

釋詁第一

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注疏本脫古字按毛詩周南關雎詁訓傳正義曰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邢疏本此）

此秦康鄭武之詩（注疏本詩誤時）

胚胎未成（注疏本同釋文亦作胚從丕單疏本雪牕本及元本疏中皆作肧○案肧字是）

哉者說文云（補單疏本哉者下有古文作才四字）

肇者說文作肁（注疏本下仍作肇非）

楊雄說方言云（正德閩監本同毛本楊改揚）

故后之（說文作故厂之此誤）

弈（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作奕○按依說文奕大也弈圍棊也然則作弈非是毛詩弈弈梁山亦是譌字耳）

箌（釋文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元本作菿盧文弨曰釋文引說文云草大也則字當從艸今說文爾雅皆有誤）

晊（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晊舊音之日反本又作至又作胵按胵當作郅史記司馬相如傳爰周郅隆徐廣曰晊蓋字誤或爲郅北地有郁郅縣郅大也音質索隱曰郅至也樊光云郅可見之大也今本史記胵郅字互誤漢書注文穎曰郅至也○按作郅作胵作晊者皆至之轉寫譌俗漢魏人所爲也而晊字僅見後漢書人名）

席（唐石經單疏本陳本同雪牕本注疏本作蓆注及疏準此釋文蓆音席按說文蓆廣多也蓆藉也廣多有大義當從釋文詩緇衣亦作蓆毛傳曰蓆大也本此）

湯孫奏嘏（雪牕本注疏本嘏作假此本作嘏王氏詩考引爾雅注同按詩釋文奏假毛古雅反大也鄭作格升也是毛鄭異讀而字同作假郭引作嘏以證經之嘏而非釋經之假蓋所據魯韓詩）

廓落宇宙穹隆至極亦爲大也（單疏本雪牕本同疏云郭氏讀晊爲至故云至極是廓宇穹晊亦爲大也按此經作晊注作至爲經注異文之證釋文音經晊本又作至蓋依注改經也○按郭所據之經本作至而後人亂之未可定耳）

弈弈梁山（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改奕奕非王氏詩考引作弈弈）

韓詩云箌彼圃田（注疏本圃改甫玉篇艸部引韓詩菿彼圃田與此合箌亦當從玉篇作菿按毛詩車攻東有甫草李善注文選李賢注後漢書皆引韓詩東有圃草是毛詩甫字韓詩多作圃也）

云緇衣之席兮者（注疏本席改蓆）

皇子貴衷（監本毛本同正德本閩本衷誤哀）

料子貴別圍（監本毛本同正德本閩本圍作原則句下屬惠棟云料疑作科）

天帝后皇（正德本閩本監本同毛本倒作皇后）

閎博介忳夏幠蒙贖昄（監本同正德本毛本作宏溥介純夏幠冢晊昄係依爾雅改按閎宏博溥忳純皆同聲幠幠音相近故規模字亦作撫蒙爲王女王大也故蒙亦爲大贖當作膹元板困學紀聞引作膹與晊皆音質）

自此而下（正德本監本同閩本毛本而改以）

艐（唐石經單疏本正德本毛本同雪牕本閩本監本誤艘音宗釋文亦誤）

宋曰居（單疏本雪牕本同按釋文艐郭音居孫云古居字此音經艐字也又居音界此音注居字也爲經注異文之證五經文字云艐爾雅或作居此依注改經非也）

先祖于摧（注疏本同單疏本雪牕本于作於按郭注引詩如先祖於摧尚不媿於屋漏祝祭於祊集於灌本皆作於不作于蓋毛詩古文作于三家詩今字作於也）

假（音駕）㣐（古格字）懷摧詹屆艐（古居字）至也（注疏本音切改大字）

斯逝秦晉語也（注疏本脫逝）

清絜之善（注疏本絜改潔下準此）

貢（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貢字或作贛同臧琳經義雜記曰論語子貢字隸釋載石經殘碑作贛說文貢獻功也贛賜也子貢名賜字當作贛爾雅釋詁貢賜也郭注皆賜與也據釋文知爾雅古本作正字然陸德明已不能定其是非矣邢疏引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爲證誤解贛賜之贛爲貢獻之貢則無足責也○按經典子貢爲贛之假借字）

詩齊風云射則臧兮（注疏本同浦鏜云齊風下當脫猗嗟二字按此類係疏文原本如是非由脫誤）

令問令望（注疏本同浦鏜改作令聞云問字誤按詩釋文令聞音問本亦作問宋板荀子正名篇引詩作問與此合）

以樂螭魅也（注疏本螭作魑因魅字從鬼故改螭亦作鬼）

蓋採合傳文故云禁禦不若也（閩本監本毛本採作采云作言文誤之正德本作采作云與此合）

我心不說（正德本閩本監本說作悅毛本脫此字）

無以大康（注疏本大改太非浦鏜以改已按後漢書張升傳注引詩無以大康古以已通）

但以詩書之作作非一人（注疏本不重作字）

而字形踳駁者（正德本閩本作踳駁監本毛本作蹐駁○案踳字非也）

詩文作夷說豈槃□（此本槃下空闕一字注疏本改作弁槃）

恊（雪牕本正德本閩本監本同釋文唐石經單疏本毛本作協按說文恊同心之和協眾之同和也此詁服當用從十字五經文字云心部亦有協字按古文作叶則從十者義長）

漢（釋文單疏本雪牕本同瞿中溶云唐石經漢譔二字皆磨改）

究如慮譔猷肇（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猷肇在究譔上唐石經譔字先作謀）

小雅小旻云（浦鏜云明誤旻）

小雅小弁云（浦鏜云巧言誤小弁）

咨禮義所宜爲度（閩本監本毛本義改之正德本實闕）

詢於八虞（正德本閩本監本同毛本於改于按晉語六于字並當作於明道本及俗本皆于於錯出）

是晉語胥臣對文公辭（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是誤皆）

皆周大史也（注疏本脫也）

若有恆性（注疏本若誤君）

有秩斯祜（注疏本祜誤祐）

詩曰伐柯伐柯（單疏本雪牕本正德本閩本監本同毛本曰改云）

大雅桑扈云（浦鏜云小誤大）

自古文以爲鼻（注疏本作古文自爲皐誤也徐鉉曰自古者以爲鼻字說文自鼻也象形）

齯齒（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兒五兮反一音如字按者云本今作齯按注云黃髮髮落更生黃者兒齒齒隋更生細者訓兒爲細是本不從齒也儀禮士冠禮疏引爾雅云黃髮兒齒與釋文合詩閟宮亦作兒此當從陸本○按玉篇作齯）

齒墮更生細者（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單疏本墮作隋古字通借）

耇猶耆也（雪牕本同釋文單疏本注疏本耆作耆下經耆者長也準此按五經文字云耆從老省從旨今或作老下目者非）

黃耇台背毛傳云台背（注疏本台作鮐依爾雅改按詩作台）

燕代北鄙謂耇爲棃（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代誤岱）

色似浮垢（注疏本似改如按春秋僖廿五年正義引作似）

匕言須髮變白也（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須改鬚）

方言曰荊吳淮汭之間曰展（雪牕本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汭誤洄毛本方言曰曰改云按釋文汭仁銳反單疏本亦作汭）

終然允臧（正德本閩本監本同毛本依坊刻詩集傳改作終焉謬甚）

愼爾優遊（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遊改游）

謔浪笑敖（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同釋文亦作笑五經文字云笑喜也從竹下大監本毛本作笑係據說文改通書準此）

浪意明也（注疏本作意朗也此誤詩終風正義作意萌）

小雅采芑文（元本同誤也閩本剜改采芑爲六月監本毛本從之）

那（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唐石經單疏本作那）

云繇辭者繇卦兆之辭也（注疏本繇作䌛按說文玉篇廣韻無繇字集韻始收詩氓箋云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杕杜箋云合言於繇爲近小旻箋云占繇不中葉鈔釋文繇繇錯出岳本今本皆從卜他宋本仍作繇此經唐石經單疏本作䌛釋文繇除又反注同是陸氏所據經注同作䌛從卜之字非古也○按此經繇同由如孟子由是則生而有不用是也由與於皆語辭於如字不音烏也自郭氏注讀而號者更支離矣）

仇讎敵妃知儀匹也（元本閩本自此起分一卷中）

丹朱憑身以儀之（陳本閩本同釋文單疏本雪牕本正德本監本毛本憑作馮國語同此下加心非）

實臨昭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昭作照蓋據國語改）

若由是觀之（元本監本同與明道本國語合毛本若作焉上屬係依俗本國語改閩本若上剜擠焉字）

陳風東門之枌云（注疏本脫風）

謚（葉鈔釋文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作諡盧文弨曰五經文字謚諡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字林以謚爲笑聲音呼益反今用上字據此知爾雅本作謚毛刻諡字剜改蓋因今本說文而誤段玉裁云宋以前無諡字元應書引說文云從言益聲是也說文作諡始於徐鉉等經典改謚爲諡始於毛居正岳珂）

磒（釋文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毛本同閩本監本作殞訛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亦作碩）

摽（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此舊作標訛今訂正葉鈔釋文作標）

召南殷其靁云（元本閩本監本作隱其雷毛本作殷其雷按詩釋文殷音隱）

矢（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戻本作矢同失耳反按廣雅二釋詁戻陳也本此經當從陸本作戻玉篇戻與矢同）

引者信也（顏師古曰信讀曰伸言其長○注疏本改小注爲大字）

果毅（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惈音果本今作果無毅字音按果當爲惈一切經音義卷九引爾雅惈勝也與釋文合郭注引左傳作果此經注異字之證毅當爲衍文注云陵犯誇奢皆得勝也此釋經之犯字奢字又云左傳曰殺敵爲果此釋經之惈字今注陵犯誇奢下有果毅二字蓋後人竄入邢疏祇云陵犯誇奢經如本有毅字郭引左傳必連致果爲毅矣邢所據本有毅字故釋經云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段玉裁云注當本是陵犯夸奢惈毅以惈毅釋惈猶以陵犯夸奢釋犯夸也下引左傳作果以證惈字廣韻引蒼頡篇作惈則惈字甚古特說文不收）

剋（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改尅注中準此）

堪（唐石經單疏本注疏本同皆上作堪下作戡雪牕本上下皆作戡於此云戡音堪注疏本移此音於下按此堪勝也）

與下戡克也同字同義但轉相訓耳故釋文於此作堪云本又作戡下不别出明無異文也盖自唐石經始誤加區别而今本因之

陵犯誇奢（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夸口花反或作誇非按說文大部夸奢也作誇者爲言之誇誕在言部）

西伯堪黎（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堪作戡釋文𨚗國名本作黎按說文邑部𨚗殷諸侯國从邑𥝩聲商書西伯戡𨚗許氏所引書爲古文此注正與之合當從釋文今本非史記宋微子世家滅阢索隱謂鄒誕本作𨚗音黎又尚書及伏生大傳皆作戡與說文合此作堪非盖既區别經文爲上堪下戡因復據經改注耳）

戡勝之勝也（書正義作强之勝也此誤）

宣二年君子辭也（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宜下衍公字）

轉互相訓耳（注疏本脫耳）

秋獵爲獮（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爲改曰）

云秋獵爲獮者（注疏本脫者）

僖二十七年傳文也（元本閩本監本同誤也毛本七改八）

黽沒猶黽勉（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僶字又作黽按詩釋文黽本亦作僶五經文字人部僶真尹反僶勉之僶字書無此字經典或借黽字爲之）

昏暋（唐石經同釋文暋從昏單疏本正德本作昏暋雪牕本注中作昏暋經及閩本監本毛本作昏暋）

務謂先務（注疏本先改事）

昏夙夜之强也（監本同與書正義合正德本强誤勉閩本毛本承之）

爾雅疏卷第一（卷末篇題閩本書一行每卷準此）

爾雅注疏卷第一挍勘記終

爾雅疏卷第二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勑挍定

釋詁下

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卬猶姎也語之轉耳書曰非台小子古者貴賤皆自稱朕禮記曰授政任功曰予一人畛於鬼神曰有某甫言見詩○卬五剛切台音怡下同【疏】卬吾至我也○釋曰我者施身自謂也此皆我之别稱也卬者郭云卬猶姎也語之轉耳說文云女人稱我曰姎由其語轉故曰卬邶風匏有苦葉云人涉卬否吾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身者我之躬也余者邶谷風云伊余來塈餘皆見注【注】書曰至見詩○釋曰云書曰非台小子者湯誓文云古者貴賤皆自稱朕者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禹曰朕德罔克屈原亦云朕皇考曰伯庸是貴賤皆自稱朕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定爲至尊之稱漢因不改以迄於今云禮記云授政任功曰予一人畛於鬼神曰有某甫者皆下曲禮文云言見詩者周南葛覃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是也）

朕、余、躬、身也。（今人亦自呼爲身【疏】朕余躬身也○釋曰身即我也郭云今人亦自呼爲身舍人曰余謙卑之身也孫炎曰余舒遲之身也僖九年左傳云齊侯曰小白余杜注云小白齊侯名余身也邶谷風云我躬不閱）

台、朕、賚、畀、卜、陽、予也。（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魯詩曰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畀必二切陽音暘予音與【疏】台朕至予也○釋曰予即與也皆謂賜與台者遺與也讀與貽同朕者我與之也賚畀卜皆賜與也說命云夢帝賚予良弼鄘風干旄云何以畀之小雅天保云君曰卜爾萬壽無疆【注】與猶至阿陽○釋曰云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者說文云與黨與也予推予前人也象兩手相與之形今經典多以與爲推予故云因通其名耳云魯詩云陽如之何者漢書藝文志云魯申公爲詩訓故是爲魯詩其經云陽如之何申公以陽爲予故引之云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者以時驗而言也）

肅、延、誘、薦、餤、晉、寅、藎、進也。（禮記曰主人肅客詩曰亂是用餤王之藎臣易曰晉進也寅未詳○餤音淡藎音燼【疏】肅延至進也○釋曰皆謂進道延者引而進之射義云子路出延射誘者道而進之也召南野有死麕云吉士誘之薦者進獻也月令云先薦寢廟餘皆見注【注】禮記至進也○釋曰云禮記曰主人肅客者上曲禮文也鄭注云進客謂道之云詩曰亂是用餤者小雅巧言文云王之藎臣者大雅文王文云易曰晉進也者晉卦彖辭也）

羞、餞、迪、烝、進也。（皆見詩禮【疏】羞餞至進也○釋曰謂進與也羞者曲禮云閒子有客使某羞餞者進飲食之名也迪者以道而進也烝者周頌豐年云烝畀祖妣）

詔、亮、左、右、相、導也。（皆謂教導之）詔、相、導、左、右、助、勴也。（勴謂贊勉）亮、介、尚、右也。（紹介勸尚皆相佑助）左、右、亮也。（反覆相訓以盡其義○相息亮切勴音慮【疏】詔亮至亮也○釋曰詔者大宗伯云詔相王之大禮亮者大雅大明云涼彼武王左右者周南關雎云左右流之相者鄉飲酒云相者二人此皆謂教導之也敎導即贊勉也故又爲勴說文云勴助也不以力助以心助也郭云紹介勸尚皆相佑助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之左右手故以介爲左右也大雅生民云攸介攸止故轉爲右左右即亮也亦皆謂佐助反覆相訓以盡其義亮涼音義同）

緝、熙、烈、顯、昭、皓、熲、光也。（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又曰休有烈光○熲古迥切【疏】緝熙至光也○釋曰顯者光明也大雅假樂云顯顯令德說文云昭日明也大雅雲漢云昭回于天皓者亦日光也熲火光也小雅無將大車云不出于熲【注】詩曰至烈光○釋曰云學有緝熙于光明者周頌敬之文又曰休有烈光周頌載見文）

劼、鞏、堅、篤、掔、虔、膠、固也。（劼虔皆見詩書易曰鞏用黃牛之革固志也掔然亦牢固之意○劼苦黠切掔音牽【疏】劼鞏至固也○釋曰皆牢固也劼者確固也鞏者說文云以革有所束也堅者剛彊之固也論語云不曰堅乎磨而不磷篤者厚也物厚者牢固掔者亦牢固之意虔者恭之固也膠者所以固物小雅隰桑云德音孔膠【注】劼虔至志也○釋曰云劼虔皆見詩書者酒誥云劼毖殷獻臣大雅韓奕云虔共爾位云易曰鞏用黃牛之革固志也者案革卦初九鞏用黃牛之革遯卦六二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文與此異然則郭云固志者所以釋革卦之鞏非謂遯之固志）

疇、孰、誰也。（易曰疇離祉○疇直留切【疏】疇孰誰也○釋曰皆謂語辭不爲義也又猶言誰人也論語云君孰與不足陳風墓門云誰昔然矣【注】易曰疇離祉○釋曰否卦九四爻辭也）

暀暀、皇皇、藐藐、穆穆、休、嘉、珍、褘、懿、鑠、美也。（自穆穆已上皆美盛之貌其餘常語○暀音旺藐音邈褘音衣【疏】暀暀至美也○釋曰皆謂美盛也少儀云祭祀之美齊齊皇皇鄭玄云皇皇讀如歸往之往彼言皇皇則此暀暀也少儀又云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曲禮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鄭注皆云行容止之貌然則皇皇穆穆者皆言語容止之美盛也大雅崧高云既成藐藐毛傳云藐藐美貌休者大禹謨云戒之用休又曰嘉乃丕績儒行云席上之珍以待聘褘者歎美也懿者周頌時邁云我求懿德鑠者周頌酌篇於鑠王師是皆謂美之常語爾）

諧、輯、協、和也。（書曰八音克諧左傳曰百姓輯睦）關關、噰噰、音聲和也。（皆鳥鳴相和）鰓、燮、和也。（書曰燮友柔克○輯集噰於恭反鰓音協【疏】諧輯至和也○釋曰皆謂和同協者說文云衆之同和也關關噰噰者皆鳥鳴音聲相和也周南關雎云關關雎鳩邶風匏有苦葉云噰噰鳴鴈鰓即古文協字【注】書曰至柔克○釋曰云書曰八音克諧虞書舜典文云左傳曰百姓輯睦者案僖十五年及成十六年皆云羣臣輯睦其是乎云書曰燮友柔克者周書洪範文）

從、申、神、加、弼、崇、重也。（隨從弼輔增崇皆所以爲重疊神所未詳○重直龍切【疏】從申至重也○釋曰隨從申重加弼弼輔崇充皆所以爲重疊也大雅鳧鷖云福祿來崇）

殼、悉、卒、泯、忽、滅、罄、空、畢、罊、殲、拔、殄、盡也。（殼今直語耳忽然盡貌今江東呼厭極爲罊餘皆見詩○殼音學罊苦計切殲音尖【疏】殼今至見詩○釋曰此皆謂終盡殼今直語耳忽然盡貌左傳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云今江東呼厭極爲罊者以時驗而言也說文云器中盡也云餘皆見詩者悉者說文云詳盡也卒者終盡也衛風日月云畜我不卒泯者滅盡也大雅桑柔云靡國不泯滅絶盡也小雅正月云寧或滅之罄者說文云器中空也小雅蓼莪云缾之罄矣空者小雅大東云杼柚

其空畢者小雅無羊云畢來既升殲者舍人曰衆之盡也秦風黃鳥云殲我良人拔者擧除使盡也殄者詩云邦國殄瘁

苞、蕪、茂、豐也。（苞叢緐蕪皆豐盛）〔疏〕苞蕪茂豐也○釋曰皆豐盛也苞者草木叢生也禹貢云草木漸苞蕪者緐蕪也洪範云庶草蕃廡蕪廡音義同茂者茂盛也小雅天保云如松柏之茂

揫、斂、屈、收、戢、蒐、裒、鳩、樓、聚也。（禮記曰秋之言揫揫斂也春獵爲蒐蒐者以其聚人衆也詩曰屈此羣醜原隰裒矣左傳曰以鳩其民樓猶今言拘樓聚也○揫子由切蒐音搜）〔疏〕揫斂至聚也○釋曰皆會聚也斂者率聚也禮記大學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收者周頌維天之命云我其收之戢者藏聚也周頌時邁云載戢干戈餘皆見注〔注〕禮記至聚也○釋曰云禮記曰秋之言揫揫斂也者鄉飲酒義文云春獵爲蒐蒐者以其聚人衆也春獵爲蒐釋天文也云詩曰屈此羣醜者魯頌泮水文云原隰裒矣者小雅常棣文云左傳曰以鳩其民者隱八年文云樓猶今言拘樓聚也者以時驗而言也

肅、齊、遄、速、亟、屢、數、迅、疾也。（詩曰仲山甫徂齊○遄音船亟欺冀切數音朔）〔疏〕肅齊至疾也○釋曰皆謂急疾也肅者召南小星云肅肅宵征毛傳云肅肅疾貌齊者壯疾也遄者邶風泉水云遄臻于衛速者論語云無欲速亟者欺冀論語曰好從事而亟失時一云亟居力切大雅靈臺云匪亟其欲屢者小雅巧言云君子屢盟數者祭義云祭不欲數迅者疾走也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注〕詩曰仲山甫徂齊○釋曰大雅烝民文

寁、駿、肅、亟、遄、速也。（詩曰不寁故也駿猶迅速亦疾也○寁音昝亟居力切）〔疏〕寁駿至速也○釋曰速亦疾也肅亟遄轉相訓耳駿者猶迅也禮記大傳云逡奔走駿逡音義同鄭注云疾奔走言勸事也〔注〕詩曰不寁故也○釋曰鄭風遵大路文

壑、阬、阬、滕、徵、隍、漮、虛也。（壑谿壑也阬阬謂阬壍也隍城池無水者方言云漮之言空也皆謂丘墟耳滕徵未詳○阬音坑漮音康）〔疏〕壑阬至虛也○釋曰皆謂空虛也壑者谿壑也大雅韓奕云實墉實壑阬阬者坎陷之虛也但重言耳隍者城池無水者易曰城復于隍漮者注引方言云康之言空也彼注云漮良空貌亦丘墟之空無小雅賓之初筵云酌彼康爵鄭箋云康虛也漮康音義同

黎、庶、烝、多、醜、師、旅、衆也。（皆見詩）〔疏〕黎庶至衆也○釋曰皆謂衆夥也注云皆見詩者大雅雲漢云周餘黎民靈臺云庶民子來烝民云天生烝民周頌載見云思皇多祜大雅緜篇云戎醜攸行棫樸云六師及之小雅采芑云振旅闐闐之類是也

洋、觀、裒、衆、那、多也。（詩曰薄言觀者又曰受福不那洋溢亦多貌）〔疏〕洋觀至多也○釋曰皆謂重多也洋者洋溢亦多貌魯頌閟宮云萬舞洋洋裒者聚之多也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衆者周頌臣工云命我衆人〔注〕詩曰至不那○釋曰詩曰薄言觀者小雅采綠文又曰受福不那者桑扈文

流、差、柬、擇也。（皆選擇見詩○差音叉柬音簡）〔疏〕流差柬擇也○釋曰皆選擇也周南關雎云左右流之小雅吉日云既差我馬邶風云簡兮簡兮皆是也簡柬音義同

戰、慄、震、驚、戁、竦、恐、慴、懼也。（詩曰不戁不竦慴即懾也○慄音栗戁女板切恐上勇切慴之涉切）〔疏〕戰慄至懼也○釋曰皆惶怖也論語曰使民戰栗詩秦風黃鳥云惴惴其慄易曰震來虩虩又曰驚遠而懼邇也詩云不戁不竦月令曰國時有恐樂記曰柔氣不懾是皆懼也慴即懾也〔注〕詩曰不戁不竦○釋曰商頌長發文也

痡、瘏、虺、頹、玄、黃、劬、勞、咎、顇、瘽、瘉、鰥、戮、癙、癵、悝、痒、疷、疵、閔、逐、疚、痗、瘥、痱、擅、瘵、瘼、癠、病也。（虺頹玄黃皆人病之通名而說者便謂之馬疾失其義也詩曰生我劬勞書曰智藏瘵在相戮辱亦可恥病也今江東呼病曰瘵東齊曰瘼禮記曰親癠色容不盛戮逐未詳餘皆見詩○痡普胡切瘏音徒虺音灰顇音悴瘽音勤瘉音俞癙音鼠癵力專反悝音里痒音羊疷音祇痗音妹瘥徂何切痱音肥擅音亶瘵音債癠徂細切）〔疏〕痡瘏至病也○釋曰疾甚曰病此皆病之通名耳孫炎曰痡人疲不能行之病瘏馬疲不能進之病虺頹馬罷不能升高之病玄黃馬更黃色之病然則虺頹者病之狀玄黃者病之變色郭云皆人病之通名而說者便謂之馬病失其義也蓋指孫炎不能弘通故云失其義也咎者罪之病也顇者小雅雨無正云維躬是瘁顇瘁音義同瘽者勞苦之病也瘉者小雅角弓云交相爲瘉戮者相戮辱亦可恥病也癙及痒者小雅正月云癙憂以痒舍人云癙癵悝痒皆心憂憊之病也孫炎云癙者畏之病也悝者小雅正月云悠悠我里悝里音義同疷者孫炎云滯之病也小雅白華云俾我疷兮疷者瘕疷小病也閔者豳風鴟鴞云鬻子之閔斯者衞風考槃云碩人之軸鄭箋云軸病也軸與逐蓋古字郭氏未詳疚者小雅采薇云憂心孔疚痗者小雅十月云亦孔之痗瘥者節南山云天方薦瘥痱者四月云百卉具腓痱腓音義同擅者大雅板篇云下民卒擅瘵者大雅瞻卬云士民其瘵瘼者大雅桑柔云瘼此下民餘皆見注〔注〕詩曰至見詩○釋曰云生我劬勞者小雅蓼莪文云書曰智藏瘵在者周書召誥文云今江東呼病曰瘵者以時驗而言云東齊曰瘼者方言文云禮記曰親癠色容不盛者玉藻文

恙、寫、悝、盱、繇、慘、恤、罹、憂也。（今人云無恙謂無憂也寫有憂者思散寫也詩曰悠悠我悝云何盱矣繇役亦爲憂愁也○悝音里盱音吁繇音遙）〔疏〕恙寫至憂也○釋曰皆言憂愁也恙者聘禮云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云拜其無恙郭云今人云無恙謂無憂也寫者有憂者思散寫也小雅車舝云我心寫兮繇者繇役亦爲憂愁慘者心憂也恤者小雅祈父云胡轉予于恤罹者王風兔爰云逢此百罹〔注〕詩曰至盱矣○釋曰云詩曰悠悠我悝者小雅十月文云何盱矣者卷耳及都人士文也

倫、勩、邛、敕、勤、愉、庸、癉、勞也。（詩曰莫知我勩維王之邛哀我癉人國語曰無功庸者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爲勞勞苦者多惰愉今字或作窳同○勩與世切勞力報切）〔疏〕倫勩至勞也○釋曰皆謂勞苦也倫者理也理治事務者必勞勩者廣雅云苦也孫炎曰習事之勞也敕者相約敕也亦爲勞苦勤者勞力也梓材云既勤垣墉愉者懶也郭云勞苦者多惰愉今字或作窳同庸者民功曰庸癉者說文云勞病也〔注〕詩曰至庸者○釋曰云詩曰莫知我勩者小雅雨無正文云維王之邛者巧言文云哀我癉人者大東文云國語曰無功庸者晉語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今無忌智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無不能死而能讓不可不賞使掌公族大夫是其事也

勞、來、強、事、謂、翦、篲、勤也。（詩曰職勞不來自勉強者亦勤力者由事事故爲勤也詩曰迨其謂之翦篲未詳○來音賚強其丈切）〔疏〕勞來至勤也○釋曰皆謂勤勞也勞來者以其有勤勞也自勉強者亦爲勤由能事事有功者亦爲勤〔注〕詩曰至謂之○釋曰云職勞不來者小雅大東文人以不被勞來者爲不見勤故采薇敘曰杕杜以勤之即是勞來也云迨其謂之者召南摽有梅文也

悠、傷、憂、思也。（皆感思也○思司嗣切）〔疏〕悠傷憂思也○釋曰皆感思也悠者秦風渭陽云悠悠我思傷者周南卷耳云維以不永傷憂者愁思也

懷、惟、慮、願、念、惄、思也。（詩曰惄如調飢○惄音溺）〔疏〕懷惟至思也○釋曰皆思念也方言云鬱悠懷惄惟慮願念靖慎思也晉宋衞魯之間謂之鬱悠惟凡思也慮謀思也願欲思也念常思也東齊海岱之間曰靖秦晉或曰慎凡思之貌亦曰慎或曰惄舍人曰惄志而不得之思也〔注〕詩曰惄如調飢○釋曰周南汝墳文

祿、祉、履、戩、祓、禧、禠、祜、福也。（詩曰福履綏之俾爾戩穀祓祿康矣禠禧書傳不見其義未詳○戩子淺切祓音廢禠音斯）〔疏〕祿祉至福也○釋曰皆福祿也福祿對文則小異散則祿亦福也商頌玄鳥云百祿是何鄭箋謂當擔負天之多福祉者緐多之福也周頌烈文云錫茲祉福祜者小雅信南山云受天之祜〔注〕詩曰至康矣○釋曰云詩曰福履綏之者周南樛木文云俾爾戩穀者小雅天保文云祓祿康矣者大雅卷阿文

禋、祀、祠、烝、嘗、禴、祭也。（書曰禋于六宗餘者皆以爲四時祭名也○禴音藥）〔疏〕禋祀至祭也○釋曰皆祭之別名祭際也人神交際說文云從示從又從肉又手也以手持肉示神所以祭也禋者說文云絜祀也祀者說文云祭無已也餘者四時祭名疏具釋天〔注〕書曰禋于六宗○釋曰虞書舜典文孔安國云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

儼、恪、祗、翼、諲、恭、欽、寅、熯、敬也。（儼然敬貌書曰夙夜惟寅詩曰我孔熯矣諲未詳○恪虛各切諲音因熯而善切）〔疏〕儼恪至敬也○釋曰皆謂謹敬也儼者郭云儼然敬貌論語云儼然人望而畏之恪者心敬也周書微子之命云恪慎克孝祗者虞書大禹謨云祗承于帝翼者小心之敬也云恭者敬貌也大雅桑柔云溫溫恭人欽者堯典云欽若昊天〔注〕書曰至熯矣○釋曰云書曰夙夜惟寅者虞書舜典文云詩曰我孔熯矣者小雅楚茨文

朝、旦、夙、晨、晙、早也。（晙亦明也○晙音俊）〔疏〕朝旦至早也○釋曰早者說文云晨也從日在甲上十古文甲字今即以不晚爲早朝者鄘風蝃蝀云崇朝其雨毛傳云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旦者說文云明也從日在一上一地也陳風東門之枌云穀旦于差夙者齊風東方未明云不夙則莫晨者說文云晨昧爽也東方未明云不能晨夜晙亦明之早也

須、竢、替、戾、底、止、徯、待也。（書曰徯我后今河北人語亦然替戾底者皆止也止亦相待○須音須竢音士底音止徯胡禮切）〔疏〕須竢至待也○釋曰皆相待也須者邶風匏有苦葉云卬須我友竢者齊風著篇云俟我于著乎而竢俟音義同替戾底者郭云皆止也止亦相待〔注〕書曰徯我后○釋曰商書太甲文

嘰、幾、烖、殆、危也。（幾猶殆也嘰烖未詳○嘰音事烖音哉）〔疏〕嘰幾至危也○釋曰皆危險也說文云危在高而懼幾者幾猶殆也周書顧命云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殆者小雅節南山云無小人殆

饑、汔也。（謂相摩近○饑音祈汔音盡）〔疏〕饑汔也○釋曰說文云剴摩也郭讀饑爲剴云謂相摩近孫炎云汔近也大雅民勞云汔可小康鄭箋云汔幾也反覆相訓故汔得爲幾也昭二十年左傳亦引此詩杜預云汔期也然

（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大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廢大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

治、肆、古、故也。（治未詳肆古見詩書〔疏〕治肆古故也○釋曰肆之爲故語更端辭也商書湯誥曰肆台小子古之爲故謂舊故也周頌良耜云續古之人）

肆、故、今也。（肆既爲故又爲今今亦爲故故亦爲今此義相反而兼通者事例在下而皆見詩〔疏〕肆故今也○釋曰詩大雅緜篇云肆不殄厥慍毛傳云肆故今也即以肆之一字爲故今因上起下之語郭氏字別爲義云肆既爲故又爲今今亦爲故故亦爲今此義相反而兼通者事例在下在下者謂在下文徂在存也注）

悖、亶、祜、篤、掔、仍、肫、埤、竺、腹、厚也。（頍仍埤益肫輔皆重厚掔然厚貌餘皆見詩書○肫音毗埤音俾竺音篤〔疏〕悖亶至厚也○釋曰皆重厚也悖者周書武成云悖信明義亶者誠之厚也大雅桑柔云逢天僤怒小雅天保云俾爾單厚周頌昊天有成命云單厥心皆訓厚也亶僤單音義同祜者福厚也篤者周頌維天之命云曾孫篤之掔然厚貌頍仍埤益肫輔皆重厚釋天云仍饑爲荐邶風北門云政事一埤益我小雅節南山云天子是毗又采菽云福祿膍之肫毗膍音義同腹者小雅蓼莪云出入腹我月令云水澤腹堅）

載、謨、食、詐、僞也。（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書曰朕不食言〔疏〕載謨至僞也○釋曰皆虛僞也郭云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者以載詁爲言謨爲謀今又爲僞故以爲言而不信謀而不忠不信不忠則是僞也食者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故此訓食爲僞也詐者方言云膠譎詐也涼州西南之間曰膠自關而東西或曰譎或曰膠詐通語也〔注〕書曰朕不食言○釋曰商書湯誥文）

話、猷、載、行、訛、言也。（詩曰愼爾出話猷者道道亦言也周禮曰作盟詛之載今江東通謂語爲行世以妖言爲訛〔疏〕話猷至言也○釋曰皆謂言辭也話者善言也○孫炎曰善人之言也猷者道也道亦言也載者載於簡策之言也郭云今江東通謂語爲行世以妖言爲訛〔注〕詩曰至之載○釋曰云詩曰愼爾出話者大雅抑篇文云周禮曰作盟詛之載者春官詛祝職文也）

遘、逢、遇也。（謂相遘遇）

遘、逢、遇、遻也。（轉復爲相觸遻）

遘、逢、遇、遻、見也。（行而相值即見○遘音構遻音悟〔疏〕遘逢至見也○釋曰皆謂相遭遇觸遻而相見也召南草蟲云亦既遘止周書洪範云子孫其逢吉鄭風野有蔓草云邂逅相遇轉復相訓三者又爲相觸遻遘逢遇遻四者皆行而相值之名行而相值即見也故又爲見）

顯、昭、覲、釗、覿、見也。（顯昭明見也逸書曰釗我周王○釗之遙切〔疏〕顯昭至見也○釋曰顯昭明見也周頌敬之云天維顯思又時邁云明昭有周覲釗覿者皆下見上也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郊特牲云不敢私覿○注逸書曰釗我周王○釋曰不在今尚書之內故曰逸書）

監、瞻、臨、涖、頫、相、視也。（皆謂察視也○監音鑒涖音利頫音跳〔疏〕監瞻至視也○釋曰皆謂察視也小雅節南山云何用不監又曰民具爾瞻大雅大明云上帝臨女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涖阼頫者考工記云琮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鄭注云頫視也聘問也衆來曰頫特來曰聘相者小雅小弁云相彼投兔）

鞫、訩、溢、盈也。（詩曰降此鞫訩〔疏〕鞫訩溢盈也○釋曰皆謂盈多訩訟滿溢皆盈多也○注詩曰降此鞫訩○釋曰小雅節南山文毛傳云鞫盈訩訟也鄭箋云盈猶多也以盈者必多故鄭轉云盈猶多也）

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間也。（孔穴延魄虛無皆有間隙餘未詳〔疏〕孔魄至間也○釋曰間謂間隙也孔者孔穴小雅角弓云如酌孔取魄者形也謂月之無光之處名魄也康誥云惟三月哉生魄延者今墓道也虛無者空無所有也是皆有間隙也）

瘞、幽、隱、匿、蔽、竄、微也。（微謂逃藏也左傳曰其徒微之是也○瘞於計切匿女力切〔疏〕瘞幽至微也○釋曰微謂逃藏也瘞者埋藏之微也幽者深微也隱者僭隱而微也匿者舍人曰藏之微也蔽者覆障使微也竄者行之微也是皆微味不顯揚也○注左傳至是也○釋曰哀十六年傳云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子期葉公子高至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是也）

訖、徽、妥、懷、安、按、替、戾、底、廢、尼、定、曷、遏、止也。（妥者坐也懷者至也按抑按也替廢皆止住也戾底義見詩傳國語曰戾久將底孟子曰行或尼之今以逆相止爲遏徽未詳○妥他果切遏烏曷切〔疏〕訖徽至止也○釋曰皆謂止住也訖者終止也妥者坐止也懷至止也安休止也按抑替廢皆止住也大雅云妥以按徂旅小雅云勿替引之定者靜止也曷者俗以抑止爲曷今以逆相止爲遏餘皆見注○注戾底至尼之○釋曰云戾底義見詩者小雅采菽云亦是戾矣底者在物之下是亦止也凡注言見詩今毛詩無者蓋在齊魯韓詩也云國語曰戾久將底者案晉語云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爲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是其事也云孟子曰行或尼之者案孟子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止之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是其事也此云行或尼之者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豫、射、厭也。（詩曰服之無斁豫未詳○射音亦〔疏〕豫射厭也○釋曰謂厭倦也○注詩曰服之無斁○釋曰詩曰者周南葛覃文也）

烈、績、業也。（謂功業也〔疏〕烈績業也○釋曰謂功業也烈者周頌執競云無競維烈績者大雅文王有聲云維禹之績）

績、勳、功也。（謂功勞也〔疏〕績勳功也○釋曰謂功勞也績者虞書大禹謨云嘉乃丕績勳者案周禮司勳職云王功曰勳鄭注云輔成王業若周公）

功、績、質、登、平、明、考、就、成也。（功績皆有成詩曰質爾民人禮記曰年穀不登穀梁傳曰平者成也事有分明亦成濟也〔疏〕功績至成也○釋曰皆謂成濟也勳功績業皆有成也事有分明亦成濟也舜典云三載考績周頌敬之云日就月將皆言成功也○注詩曰至成也○釋曰云詩曰質爾民人者大雅抑篇文云禮記曰年穀不登者下曲禮文云穀梁傳曰平者成也者宣十五年文也）

梏、梗、較、頲、庭、道、直也。（梏梗較頲皆正直也詩曰既庭且碩頲道無所屈○梏音谷較音角頲他頂切〔疏〕梏梗至直也○釋曰梏梗較頲皆正直也庭條直也道者頲道無所屈○注詩曰既庭且碩○釋曰小雅大田文）

密、康、靜也。（皆安靜也〔疏〕密康靜也○釋曰皆安靜也周頌昊天有成命夙夜基命宥密大雅生民云不康禋祀）

豫、寧、綏、康、柔、安也。（皆見詩書〔疏〕豫寧至安也○釋曰皆安樂也大雅板田云不敢戲豫虞書大禹謨云萬邦咸寧商書大甲云撫綏萬邦大雅民勞云汔可小康虞書舜典云柔遠能邇）

平、均、夷、弟、易也。（皆謂易直〔疏〕平均至易也○釋曰易者不難也和平均一皆易直也周頌天作云岐有夷之行大雅泂酌云豈弟君子）

矢、弛也。（弛放）

弛、易也。（相延易○矢弛竝音尸紙切〔疏〕矢弛至易也○釋曰郭云弛放也以弓釋弦曰弛故云弛放禮記雜記云一張一弛弛又爲易爲相延易也）

希、寡、鮮、罕也。（罕亦希也）

鮮、寡也。（謂少○鮮息淺切〔疏〕希寡至寡也○釋曰皆簡少之稱也論語云希不失矣易說卦云巽爲寡髮大雅篇云鮮不爲則郭云罕亦希也鄭風大叔于田云叔發罕忌鮮又爲寡轉互相訓皆謂希少爾）

酬、酢、侑、報也。（此通謂相報荅不主于飲酒○酢音昨〔疏〕酬酢侑報也○釋曰皆相報荅也郭云此通謂相報荅不主于飲酒者以飲酒之禮主人酌酒于賓曰獻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曰酢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曰酬酢謂故設對者以飲酒相報荅郭以易繫辭云可與酬酢謂應對萬物也小雅楚茨云萬壽攸酢是神報主人也故云不主於飲酒侑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侑者主人所以報賓也）

毗、劉、暴、樂也。（謂樹木葉缺落蔭疏暴樂見詩○暴音剝樂音洛〔疏〕毗劉暴樂也○釋曰舍人曰毗劉暴樂之意也木枝葉稀疎不均爲暴樂郭云謂樹缺落蔭疏暴樂見詩者大雅桑柔云捋采其劉毛傳云劉爆爍而希也是矣）

覭、髳、茀、離也。（謂草木之叢茸翳薈也茀離即彌離彌離猶蒙蘢耳孫叔然字別爲義失矣○覭音陌髳音蒙〔疏〕覭髳茀離也○釋曰郭云謂草木之叢茸翳薈也茀離即彌離彌離猶蒙蘢耳孫叔然字別爲義失矣郭以時驗而爲此解孫氏每字各別爲義故云失矣）

蠱、諂、貳、疑也。（蠱惑有貳心者皆疑也左傳曰天命不諂○諂音滔〔疏〕蠱諂貳疑也○釋曰皆謂疑惑也○注蠱惑至不諂○釋曰云蠱惑有貳心者案昭元年左傳晉趙孟問於醫和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是蠱惑也貳者心疑不一也大雅大明云無貳爾心毛傳云無敢懷貳心也云左傳曰天命不諂者哀十七年葉公子高辭也）

楨、翰、儀、幹也。（詩曰維周之翰儀表亦體幹也〔疏〕楨翰儀幹也○釋曰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大雅生民云維周之楨又崧高云維周之翰儀表亦體幹也）

弼、棐、輔、比、俌也。（書曰天威棐忱易曰比輔也俌猶輔也○棐音匪比毗志切俌音甫〔疏〕弼棐輔比俌也○釋曰俌猶輔也弼者商書說命云夢帝賚予良弼棐者周書康誥云天威棐忱輔者商書湯誓云爾尚輔予一人比者易比卦象云比輔也）

疆、界、邊、衛、圉、垂也。（疆埸竟界邊旁營衛守圉皆在外垂也左傳曰聊以固吾圉也○圉音語〔疏〕疆界至垂也○釋曰謂四垂也郭云疆埸竟界邊旁營衛守圉皆在外垂也舍人曰圉拒邊垂也孫炎曰圉國之四垂也○注左傳曰聊以固吾圉也○釋曰隱十一年）

鄭伯辭也

昌、敵、彊、應、丁、當也。書曰禹拜昌言彊者好與物相當值〔疏〕昌敵至當也○釋曰皆相當也昌者言當也敵者仇匹相當也文六年左傳曰敵惠敵怨彊者好與物相當值應者對當也大雅下武云應侯順德丁者雲漢云寧丁我躬○注書曰禹拜昌言○釋曰虞書大禹謨文

洊、肩、搖、動、蠢、迪、俶、厲、作也。洊然興作貌蠢動作公羊傳曰俶甚也穀梁傳曰始厲樂矣肩見書迪未詳〔疏〕洊肩至作也○釋曰皆興作也洊然興作貌莊公十一年左傳云禹湯罪已其興也洊然肩者勝任之作也搖者考工記矢人云夾而搖之以視其豐殺之節也動者商書咸有一德云德惟一動罔不吉蠢者鄉飲酒義云春之爲言蠢也俶者始作也厲者方言云厲卬爲也甌越曰卬吳曰厲爲亦作也○注公羊至樂矣○釋曰云公羊傳曰俶甚也者隱九年云三月庚辰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云穀梁傳曰始厲樂矣者隱五年云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茲、斯、咨、呰、已、此也。呰已皆方俗異語○呰音紫〔疏〕茲斯至此也○釋曰此者對彼之稱言近在是也茲者虞書大禹謨云念茲在茲斯者召南殷其雷云何斯違斯咨與茲同呰已與此皆音相近故得爲此也郭云呰已皆方俗異語

嗟、咨、𧦝也。今河北人云𧦝歎音兔罝○𧦝音嗟〔疏〕嗟咨𧦝也○釋曰皆歎也周南卷耳云嗟我懷人堯典云疇咨若時登庸郭云今河北人云𧦝歎

閑、狎、串、貫、習也。串厭串貫貫忕也今俗語皆然○串五患切貫音慣〔疏〕閑狎至習也○釋曰皆便習也莊二十二年左傳曰赦其不閑於教訓曲禮曰賢者狎而敬之大雅皇矣云串夷載路齊風猗嗟云射則貫兮皆是習也郭云串厭串貫貫忕也今俗語皆然者當時晉時有此厭串貫忕之語故以爲證也

㬥、塵、佇、淹、留、久也。塵垢佇企淹滯皆稽久〔疏〕㬥塵至久也○釋曰㬥塵垢佇企淹滯留止皆稽久也通見詩書

逮、及、暨、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皆與也逮亦及也〔疏〕逮及暨與也○釋曰皆相親與也○注公羊至及也○釋曰云公羊傳曰會及暨皆與也者隱元年文也云逮亦及也者方言文

隲、假、格、陟、躋、登、陞也。方言曰魯衞之間曰隲梁益曰格禮記曰天王登遐公羊傳曰躋者何陞也○隲音質假音遐〔疏〕隲假至陞也○釋曰皆謂陞上陟者周南卷耳云陟彼高岡餘見注○注方言至陞也○釋曰方言曰者案彼云躡郅䟡跂錯俗躋踚躡登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曰躡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躋魯衞曰郅梁益之間曰格或曰跂隲郅格俗音義同云禮記曰天王登遐者下曲禮文云公羊傳曰躋者何陞也者文公二年文也

揮、盝、歇、涸、竭也。月令曰無漉陂池國語曰水涸而成梁揮振去水亦爲竭歇通語○涸音鶴〔疏〕揮盝至竭也○釋曰皆謂竭盡也揮者郭云揮振去水亦爲竭曲禮曰執玉器者弗揮是也盝即漉也郭云歇通語謂歇即竭之通語也涸水竭也○註月令至成梁○釋曰云月令云無漉陂池者按月令仲春之月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鄭注云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云國語曰水涸而成梁者案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引之者證涸爲水竭

挋、拭、刷、清也。振訊抆拭掃刷皆所以爲絜清○挋音振刷所劣切〔疏〕挋拭刷清也○釋曰郭云振訊抆拭掃刷皆所以爲絜清也禮記喪大記云挋用巾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反袂拭面周禮凌人職云夏頒冰掌事秋刷後鄭云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

鴻、昏、於、顯、間、代也。鴻鴈知運代昏主代明明亦代昏顯即明也間錯亦相代於義未詳○於音烏間音澗〔疏〕鴻昏至代也○釋曰皆謂更代也云鴻鴈知運代者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是知其時運而更代南北也云昏主代明者釋昏字也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昏來則明往故云昏主代明云明亦代昏者釋經顯也顯即明也云間錯亦相代者謂間厠交錯亦相更代也儀禮鄉飲酒云乃間歌魚麗鄭注云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是也又周頌桓篇云皇以間之

饁、饟、饋也。國語曰其妻饁之○饁音叶饟音餉饋音櫃〔疏〕饁饟饋也○釋曰饁者以食遺與也野食曰饁舍人曰饟自家之野也○注國語曰其妻饁之○釋曰晉語云臼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告是也

遷、運、徙也。今江東通言遷徙〔疏〕遷運徙也○釋曰皆謂移徙也大雅皇矣云帝遷明德易曰日月運行郭云今江東通言遷徙者時驗而言也

秉、拱、執也。兩手持爲拱〔疏〕秉拱執也○釋曰皆謂持執也周書金縢云植璧秉珪郭云兩手持爲拱老子云雖有拱璧

廞、熙、興也。書曰庶績咸熙廞見周官○廞許金切〔疏〕廞熙興也○釋曰皆謂興作郭云書曰庶績咸熙者虞書舜典文云廞見周官者周禮也笙師職云大喪廞其樂器鄭注云廞興也興謂作之

衞、蹶、假、嘉也。詩曰假樂嘉成王也餘未詳○蹶居衞切假音暇〔疏〕衞蹶假嘉也○釋曰謂嘉美也郭云詩敘曰假樂嘉成王也者大雅假樂篇敘也

廢、稅、赦、舍也。詩曰召伯所稅舍放置○舍音捨〔疏〕廢稅赦舍也○釋曰皆舍置也廢者宣八年公羊傳云廢其無聲者赦者放置也虞書舜典云眚災肆赦郭云詩曰召伯所稅者召南甘棠文也

棲、遟、憩、休、苦、㰦、齂、呬、息也。棲遟遊息也苦勞者宜止息憩見詩㰦齂呬皆氣息貌今東齊呼息爲呬也○憩去例切㰦苦怪切齂許戒切呬許四切〔疏〕棲遟至息也○釋曰皆止息也舍人曰棲遟行步之息也郭云棲遟遊息也陳風衡門云衡門之下可以棲遟憩者召南甘棠云召伯所憩休者止而息也周南漢廣云不可休息苦者郭云苦勞者宜止息㰦齂呬者郭云皆氣息貌案方言云呬息也周鄭宋沛之間曰餲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喙或曰呬東齊曰呬故郭云今東齊呼息爲呬也

供、峙、共、具也。皆謂備具○峙直紀切供音恭〔疏〕供峙共具也○釋曰皆謂備具也供者論語云子路共之供共音義同峙者周書費誓云峙乃糗糧周頌臣工云庤乃錢鎛峙庤音義同共者小雅小旻云靖共爾位

㥵、憐、惠、愛也。㥵韓鄭語今江東通呼爲憐○㥵音某〔疏〕㥵憐惠愛也○釋曰愛謂寵惜也方言云憮俺憐牟愛也韓鄭曰憮晉衞曰俺汝潁之間曰憐宋魯之間曰牟或曰憐憐通語也故郭云㥵韓鄭語今江東通呼爲憐㥵憮音義同惠者仁愛也邶北風云惠而好我

娠、蠢、震、戁、妯、騷、感、訛、蹶、動也。娠猶震也詩曰憂心且妯無感我帨兮或寢或訛蠢戁騷蹶皆搖動貌○娠音振妯音抽〔疏〕娠蠢至動也○釋曰皆謂動作娠者說文云妊娠動也○郭云娠猶震也者以大雅生民云載震載夙昭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方娠皆謂有身爲震故云娠猶震也蠢者郭云蠢戁騷蹶皆搖動貌小雅采芑云蠢爾蠻荊震者大雅常武云震驚徐方戁者恐動也商頌長發云不戁不竦騷者大雅常武云徐方繹騷蹶者大雅緜篇云文王蹶厥生○注詩曰至或訛○釋曰云詩曰憂心且妯者小雅鼓鍾文云無感我帨兮者周南野有死麕文云或寢或訛者小雅無羊文

覆、察、副、審也。覆校察視副長皆所爲審諦〔疏〕覆察副審也○釋曰郭云覆校察視副長皆所爲審諦覆者月令季春云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察者周書呂刑云惟察惟法副者次長之稱

契、滅、殄、絕也。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契苦結反〔疏〕契滅殄絕也○釋曰皆謂斷絕契者郭云今江東呼刻斷爲契斷定九年左傳曰盡借邑人之車契其軸杜注云契刻也滅者小雅正月云寧或滅之殄者大雅桑柔云不殄心憂

郡、臻、仍、迺、侯、乃也。迺即乃餘未詳〔疏〕郡臻至乃也○釋曰乃語辭也迺乃音義同大雅緜篇云迺慰迺止是也

迪、繇、訓、道也。義皆見詩書○繇音由〔疏〕迪繇訓道也○釋曰虞書大禹謨曰惠迪吉小雅巧言云秩秩大猷猷繇音義同周書顧命云命汝嗣訓

僉、咸、胥、皆也。東齊曰胥見方言○僉七廉切〔疏〕僉咸胥皆也○釋曰謂衆皆也舜典云僉曰伯禹作司空商書云咸有一德郭云東齊曰胥見方言者案方言云僉胥皆也自山而東五國之郊曰僉東魯曰胥是也

育、孟、耆、艾、正、伯、長也。育養亦爲長正伯皆官長○長丁丈反〔疏〕育孟至長也○釋曰皆謂長上也郭云育養亦爲長邶谷風云既生既育鄭箋云育謂長老也孟庶長也又周書康誥云王若曰孟侯孔安國云孟長也五侯之長者艾皆老長也曲禮曰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正伯皆官長大雅雲漢云以戾庶正盤庚云邦伯師長

艾、歷也。長者多更歷〔疏〕艾歷也○釋曰艾又爲歷郭云長者多更歷

厤、秭、算、數也。厤厤數也今以十億爲秭論語云何足算也○秭音姊算音筭〔疏〕厤秭算數也○釋曰皆筭數也郭云厤厤數也推律所生之數虞書大禹謨云天之厤數在汝躬秭者周頌豐年云萬億及秭毛傳云數億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郭云今以十億爲秭者以時驗而言也○注論語至算也○釋曰案論語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鄭曰算數也

歷、傳也。傳近○歷音厤〔疏〕歷傳也○釋曰謂傳近也隱十一年左傳云庚辰傳於許

艾、歷、覛、胥、相也。覛謂相視也公羊傳曰胥盟者何相盟也艾歷未詳○覛音脈〔疏〕艾歷至相也○釋曰皆謂相視也覛者郭云覛謂相視也說文云覛邪視也郭云公羊傳曰胥盟者何相盟也者桓三年文

乂、亂、靖、神、弗、淈、治也。論語曰予有亂臣十人淈書敘作汩音同耳神未詳餘見詩書○淈音骨〔疏〕乂亂至治也○注論語至詩書○釋曰皆治理也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云論語曰予有亂臣十人者泰伯篇文也淈書敘作汩音同耳者虞書敘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别生分類作汩作孔傳云汩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爲汩作之篇亡云餘竝見詩書者

（舜典云有能俾乂小雅菀柳云俾予靖之大雅生民云茀厥豐草茀茀音義同）**頤、艾、育、養也。**（汝潁梁宋之間曰艾方言云〔疏〕頤艾育養也○釋曰頤者易曰頤貞吉育者易无妄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郭云汝潁梁宋之間曰艾方言云者案方言云台胎陶鞠養也晉衞燕趙曰台陳楚韓鄭之間曰鞠秦或曰陶汝潁梁宋之間曰胎或曰艾是也）**汱、渾、隕、墜也。**（汱渾皆水落貌○汱姑犬切渾故本切〔疏〕汱渾隕墜也○釋曰皆墜落也郭云汱渾皆水落貌春秋僖公十六年經云星隕如雨）**際、接、翜、捷也。**（捷謂相接續也○翜所甲切〔疏〕際接翜捷也○釋曰郭云捷謂相接續也際者相會之捷也左傳曰爾未際也小雅菀柳云無自瘵焉鄭箋云瘵接也接者曾子問云接祭而已謂捷速而祭也翜者未詳）**毖、神、溢、慎也。**（神未詳餘見詩書○毖音秘〔疏〕毖神溢慎也○釋曰謂謹慎也毖者周官洛誥云夙夜毖祀溢者舍人曰以溢行之慎周頌維天之命云假以溢我故注云見詩書）**鬱、陶、繇、喜也。**（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繇也古今字耳○繇音由〔疏〕鬱陶繇喜也○釋曰皆謂歡悅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注孟子至字耳○釋曰云孟子曰鬱陶思君者案孟子云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趙氏注云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云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者下檀弓文鄭注云陶鬱陶也咏嘔也猶當爲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相近云猶即繇也古今字耳者言禮記猶即此經繇也古今字異耳）**馘、穧、獲也。**（今以獲賊耳爲馘獲禾爲穧竝見詩○馘古獲切穧才細切〔疏〕馘穧獲也○釋曰皆謂克獲也郭云今以獲賊耳爲馘者大雅皇矣云攸馘安安毛傳云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魯頌泮水云在泮獻馘鄭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皆謂臨陳格殺之而取其耳也云獲禾爲穧者小雅大田云此有不斂穧穧者禾之鋪而未束故云獲禾爲穧是竝見詩也）**阻、艱、難也。**（皆險難○難乃旦切〔疏〕阻艱難也○釋曰皆險難也秦風蒹葭云道阻且長商書說命云非知之艱）**剡、䂮、利也。**（詩曰以我剡耜○剡羊冉切䂮音略〔疏〕剡䂮利也○釋曰皆耜之利也小雅大田云以我覃耜剡覃音義同周頌載芟云有略其耜䂮略音義同）**允、任、壬、佞也。**（書曰而難任人允信者佞人似信壬猶任也○任壬林切〔疏〕允任壬佞也○釋曰皆謂詔佞也允信也佞人似信任者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虞書舜典云而難任人壬猶任也皋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俾、拼、抨、使也。**（皆謂使令見詩）**俾、拼、抨、使、從也。**（四者又爲隨從○拼北萌切抨烹〔疏〕俾拼抨使也至從也○釋曰皆謂使令隨從也郭云見詩者魯頌閟宮云俾爾熾而昌大雅桑柔云荓云不逮拼荓音義同抨義亦同此皆爲使令也俾拼抨使四者又爲隨從）**儴、仍、因也。**（皆謂因緣○儴音穰〔疏〕儴仍因也○釋曰皆因緣也費誓曰無敢冦攘鄭注云因其亡失曰攘儴攘音義同施博士讀曰襄周書君奭云襄我二人郭無明說義得兩通論語云仍舊貫）**董、督、正也。**（皆謂御正〔疏〕董督正也○釋曰皆謂御正也虞書大禹謨云董之用威春秋僖公十二年左傳云謂督不忘）**享、孝也。**（享祀孝道〔疏〕享孝也○釋曰享祀孝道也小雅南山云享於祖考）**珍、享、獻也。**（珍物宜獻穀梁傳曰諸侯不享覲〔疏〕珍享獻也○釋曰致物於尊者曰獻珍者珍物宜獻也享者周禮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司農云三享三獻也郭云穀梁傳曰諸侯不享覲者隱五年文）**縱、縮、亂也。**（縱放掣縮皆亂法也〔疏〕縱縮亂也○釋曰放縱掣縮皆亂法也大雅民勞云無縱詭隨）**探、篡、俘、取也。**（書曰俘厥寶玉篡者奪取也探者摸取也○探音貪篡初患切俘音孚〔疏〕探篡俘取也○釋曰郭云探者摸取也篡者奪取也李巡曰因敵曰俘伐執之曰取○注書曰至取也○釋曰云書曰俘厥寶玉者商書敘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孔氏云俘取也）**徂、在、存也。**（以徂爲存猶以亂爲治以曩爲曏以故爲今此皆詁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疏〕徂在存也○釋曰鄭風出其東門匪我思且鄭箋云非我思存也徂且音義同在訓存者常語也上云徂往也往則非存故郭氏引類以曉人也云美惡不嫌同名者案隱七年公羊傳云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何休云若繼體君亦稱即位繼弒君亦稱即位皆有起文美惡不嫌同辭是也若此篇往也死也亦稱徂是惡也存也亦稱徂是美也各有其義故稱美惡不嫌同名）**在、存、省、士、察也。**（書曰在璿璣玉衡士理官亦主聽察存即在〔疏〕在存至察也○釋曰謂審察也虞書舜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存即在也省謂視察論語云吾日三省吾身士者理獄之官亦主聽察虞書舜典舜命皋陶云汝作士）**烈、枿、餘也。**（晉衞之間曰蘖陳鄭之間曰烈○枿五割反〔疏〕烈枿餘也○釋曰謂遺餘也詩大雅雲漢敍云宣王承厲王之烈李巡曰枿槁木之遺也商書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蘖枿蘖音義同郭云晉衞之間曰蘖陳衞之間曰烈者方言文）**迓、迎也。**（公羊傳曰跛者迓跛者〔疏〕迓迎也○釋曰謂相逢迎也○注公羊至跛者○釋曰云公羊傳曰跛者迓跛者此成二年傳文案彼云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是也引之以證迓爲迎也宣二年左傳曰狂狡輅鄭人鄭人杜注云輅迎也周禮秋官有訝士及聘禮云厥明訝賓于館鄭注皆云訝迎也召南鵲巢云百兩御之鄭注云御迎也字形雖別音義實同蓋以作非一人致茲異也當以迓爲正字餘皆假借）**元、良、首也。**（左傳曰狄人歸先軫之元良未聞〔疏〕元良首也○釋曰謂頭首也郭云左傳曰狄人歸先軫之元者僖三十三年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午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是也引證元爲首良未詳）**薦、摯、臻也。**（薦進也摯至也故皆爲臻至也○薦曹練切〔疏〕薦摯臻也○釋曰臻至也薦進執摯皆所以表至也）**賡、揚、續也。**（書曰乃賡載歌揚未詳○賡古孟切〔疏〕賡揚續也○釋曰謂相繼續也郭云書曰乃賡載歌者虞書益稷文）**祔、祪、祖也。**（祔付也付新死者於祖廟祪毀廟主○祪音鬼〔疏〕祔祪祖也○釋曰謂先祖也說文云祔後死者合食於先祖也郭云祔付也付新死者於祖廟士虞記云明日於其班祔毀廟之主名祪）**即、尼也。**（即猶今也尼者近也尸子曰悅尼而來遠○尼女乙切〔疏〕即尼也○釋曰尼近也言即今相近也）**尼、定也。**（尼者止也止亦定〔疏〕尼定也○釋曰尼詁爲止止也即定舍人曰尼者私之定也）**邇、幾、暱、近也。**（暱親近也○幾音機暱女乙切〔疏〕邇幾暱近也○釋曰皆謂殆近也邇者鄭風東門之墠云其室則邇幾者聘義曰日幾中而后禮成暱者郭云親近也小雅菀柳云無自暱焉）**妥、安、坐也。**（禮記曰妥而後傳命○妥他可切〔疏〕妥安坐也○釋曰妥安定之坐也○注禮記至傳命○釋曰云禮記曰妥而後傳命者案士相見禮云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鄭注云凡言謂已爲君言事也妥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此言禮記曰安而后傳命者傳寫誤也或所見本異）**貉、縮、綸也。**（綸者繩也謂牽縛縮貉之今俗語亦然○貉音陌〔疏〕貉縮綸也○釋曰郭云綸者繩也謂牽縛縮貉之今俗語亦然據時驗而言也大雅緜篇云其繩則直縮版以載）**貉、嘆、安、定也。**（皆靜定見詩○嘆音莫〔疏〕貉嘆安定也○釋曰皆靜定也大雅皇矣云貊其德音毛傳云貉靜也鄭箋云德正應和曰貉嘆者皇矣又云求民之莫鄭箋云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貉貊嘆莫音義同安者小雅斯干云乃安斯寢）**伊、維也。**（發語辭）**伊、維、侯也。**（詩曰侯誰在矣互相訓〔疏〕伊維也至侯也○釋曰皆發語辭轉互相訓邶谷風云伊余來塈大雅大明云維此文王小雅六月云侯誰在矣）**時、寔、是也。**（公羊傳曰寔來者何是來也○寔音石〔疏〕時寔是也○釋曰是此也秦風駟驖云奉時辰牡郭云公羊傳曰寔來者何是來也者案春秋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引之證寔爲是也）**卒、猷、假、輟、已也。**（猷假未詳○卒子卹切輟丁劣切〔疏〕卒猷至已也○釋曰皆謂終已也卒者終盡之已也輟止已也論語曰耰而不輟）**求、酋、在、卒、就、終也。**（詩曰嗣先公爾酋矣成就亦終也其餘未詳○酋在由切〔疏〕求酋至終也○釋曰皆謂終盡也求者大雅下武云世德作求郭云詩曰嗣先公爾酋矣者大雅卷阿文卒者邶風日月云畜我不卒就者凡事物成就亦終也）**崩、薨、無祿、卒、徂落、殪、死也。**（古者死亡尊卑同稱耳故尚書堯曰徂落舜曰陟方乃死○薨呼弘切殪於計切〔疏〕崩薨至死也○釋曰此皆死之別稱也曲禮曰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鄭注云異死名也爲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illegible]死之言澌[illegible]云祿謂在[illegible]少而死從[illegible]曰徂落堯[illegible]徂落舜曰[illegible]爲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殪者案隱九年左傳云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杜注云殪死也）

爾雅注疏卷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爾雅疏卷第二（注疏本合卷一）

釋詁下（上空四格監本同有此題正德本閩本毛本無之自卬吾台予節以後爲釋詁下此蓋邢氏作疏時所分）

禮記云（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云改曰）

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注疏本脫記）

賚卜畀皆賜與也（雪牕本注疏本同按經作賚畀卜疏云賚畀卜皆賜與也此作賚卜畀蓋誤）

夢帝賚予良弼（注疏本予誤以）

漢書蓺文志云（注疏本蓺作藝）

導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道徒報反本或作導注及下同按經當作道注敎導字作導陸所見本已亂）

皆相佑助（單疏本雪牕本同此經作右注作佑）

相者二人此皆謂教導之也（注疏本二誤一導改道非下同）

皓（雪牕本閩本監本毛本同釋文唐石經單疏本正德本作晧從日疏云晧者亦日光也今本從白非）

又曰休有烈光（注疏本又曰改云）

剛彊之固也（注疏本彊作强非）

虔者恭之固也膠者所以固物（注疏本脫也此本膠者字誤著今訂正）

云易曰鞏用黃牛之革（注疏本脫云）

禕（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此本舊作褘從衣訛今訂正按釋文通志堂本作禕葉鈔本誤作褘五經文字示部禕美也音猗玉篇示部禕於宜切美見又歎辭廣韻五支部禕美也珍也文選東京賦漢帝之德侯其禕而薛綜注禕美也字皆從示宋人書衣示偏旁往往無別或據誤本謂爾雅禕當從衣其未考之唐石經五經文字玉篇等書也○按說文有从衣之褘無从示之禕凡用褘爲徽美字者取其同音而已傳寫遂多从示唐石經五經文字玉篇不可爲典要也）

自穆穆已上（雪牕本同注疏本脫自）

齊齊皇皇（注疏本改濟濟皇皇非此與禮記合）

皆言語容止之美盛也（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言語倒）

周頌酌篇云（注疏本脫云）

協（唐石經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作恊按疏云協者說文云衆之同和也字亦從十）

關關噰噰音聲和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噰於恭反按文選南都賦嚶嚶和鳴注毛詩曰鳥鳴嚶嚶爾雅曰關關嚶嚶聲之和也又笙賦嚶嚶關關下引爾雅曰關關嚶嚶音和也雍雍喈喈下引爾雅雍雍和也毛傳曰喈喈和聲遠聞也然則李善所據本噰噰作嚶嚶與釋文唐石經異郭注此云皆鳥鳴相和於伐木詩亦洽也毛傳曰嚶嚶驚懼也與此異義張平子東京賦歸田賦皆云關關嚶嚶李善注俱引爾雅關關嚶嚶音聲和也證之）

今江東呼厭極爲礊（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礊誤罄）

樓（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摟力侯反從手本或作樓非）

樓猶今言拘摟（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作摟猶今言拘樓按雪牕本摟樓二字互易始得之）

云詩曰屈此羣醜者（注疏本脫者）

云樓猶今言拘摟聚也者（注疏本脫者）

亟者（欺冀切）論語曰（注疏本音切作大字）

阬阬（釋文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疏云阬阬者坎陷之虛也但重言耳經義雜記曰廣韻十二庚阬下引爾雅虛也郭注云坑塹也坑上同引經注字皆不重則鄭漁仲謂其一衍者是也疑一卽作坑）

漮虛也（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引郭云漮本或作荒荒亦丘墟之空無經義雜記曰詩召旻我居圉卒荒箋云荒虛也正義曰荒虛釋詁文某氏曰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諸家爾雅無之按郭音知荒卽漮之異文蓋孫郭諸家本作漮鄭樊本作荒或誤會詩正義語謂某氏本阬字不重其一卽作荒非也）

皆謂丘墟耳（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音經虛許居反音注墟去魚反此經注異字之明證）

漮䆄空貌（浦鏜云窘誤䆄按漮䆄疊韻字浦據誤本方言改䆄爲窘非）

亦丘墟之空無（舊本及釋文引方言注同閩本監本毛本無誤也）

康虛也（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虛誤空）

那（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唐石經作那）

使民戰栗（監本同舊本閩本毛本栗作慄）

震來虩虩（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來誤雷）

虺頹（葉鈔釋文雪牕本同通志堂釋文唐石經單疏本注疏本作虺穨爲是）

癵（單疏本雪牕本同唐石經此字磨改釋文癵郭作拘攣文選登徒子好色賦蓬頭攣耳李善引爾雅攣病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一爾雅云攣病也亦拘攣也作臠癵二形並非體按玉篇癵體癵曲也廣韻癵病也瘦也詩棘人欒欒兮說文作臠臠此從疒當省肉作癵或作⿸疒戀今本非郭作拘攣今注無蓋別見音義與文選注元應書所引合）

疷（注疏本同誤也釋文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皆作疧當據以訂正釋文疧祈支反或丁禮反本作疷按疧與疷同字同音或丁禮反故誤作疷五經文字疧巨支反病也見爾雅雪牕本疧音祈單疏本引白華俾我疧兮說文毛傳皆云疧病也今詩亦誤疷）

虺頹元黃皆人病之通名（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於經後標瘣字云呼回反字林云病也按此蓋注作瘣穨字經作虺穨與毛詩同假借字也淺人援經改注亦作虺按釋文者因云今經注無此字矣詩釋文曰虺呼回反說文作瘣今說文無瘣玉篇廣韻皆云瘣馬病蓋毛詩爾雅作虺韓魯詩作瘣邵晉涵正義曰舊本爾雅必有作瘣穨者）

而說者便爲之馬病（單疏本雪牕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爲作謂正德本注作謂疏作爲按謂爲二字每相亂此作謂是也○今訂正）

智藏瘝在（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鰥古頑反注瘝同此經注異字之證尚書作瘝或欲依經改作鰥非也）

戮逐未詳（雪牕本注疏本同按戮字當衍注云相戮辱亦可恥病也是戮字注已詳之矣邢疏亦云逐者郭氏未詳翟灝云一本但云逐未詳無戮字）

⿸疒里者小雅正月云（浦鏜云十誤正）

下民卒⿸疒亶（注疏本同今詩⿸疒亶作癉疏不云⿸疒亶與癉音義同者邢氏所據詩本作⿸疒亶也詩釋文云癉沈本作⿸疒亶）

大雅瞻卬云（注疏本卬改仰）

云書曰智藏瘝在者（注疏本瘝改鰥）

悠悠我悝（單疏本雪牕本同按上⿸疒里病也疏引十月之交悠悠我里云⿸疒里音義同此悝憂也注當引雲漢云如何悝何也據十月之交毛傳曰里病也雲漢鄭箋云悝憂也可證此作悠悠我悝誤或云郭氏據魯韓詩）

繇役亦爲憂愁也（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亦誤以）

云何盱矣者卷耳及都人士文也（按卷耳作云何吁矣箋云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不作盱何人斯作云何其盱此誤記）

卭（葉鈔釋文唐石經單疏本同雪牕本注中亦作卬陸德明音巨凶反今釋文及注疏本作邛誤石經考文提要引王善堂九經本作卭）

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爲勞（雪牕本注疏本同按事務二字係疏語竄入當衍此訓倫爲理訓敕爲約經無事務也上經務字注云事務下經事字注云事事此因疏云倫者理也理治事務者必勞淺人因增事務於注中矣或當作倫理約敕亦爲勞事務以相四字皆衍文）

今字或作寙同（注疏本同單疏本雪牕本寙作窳按詩召旻釋文正義皆引說文窳嬾也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爾雅窳勞也郭氏曰勞苦者多惰窳也承慶云懶人不能自起瓜瓠在地不能自立故字從瓜又懶人恆在室中故從宀今釋文亦誤作窳蓋因說文脫瓜字故諸書誤以穴部字當之又元應書引爾雅窳勞也郭氏曰勞苦者多惰窳也凡七見蓋經作窳注云或作愉今本係後人乙改）

難雖不能死而能讓（此今國語作難雖不能死君浦鏜云脫君字按國語上文云無忌備公族不能死又云勇不能死此正承上文不能死與能讓相對不當有君字今本國語衍也）

惄志而不得之思也（注疏本志誤恚詩汝墳正義亦作志）

祓祿康矣（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邵本或依詩改作茀祿爾康矣誤甚按卷阿毛傳曰茀小也是讀茀爲蔽芾之芾釋言芾小也是也與此異義）

禧禠書傳不見（雪牕本同注疏本不作少誤）

厎（唐石經雪牕本同注疏本作底非單疏本經作厎注作底釋文厎之視反字宜從一或作底非也底音丁禮反按五經文字唐石經厎皆作厎與葉鈔釋文合段玉裁云釋文字宜從一一乃广之訛）

止亦相待（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待下衍也）

卬須我友（元本同閩本剜改須爲頚監本毛本承之）

止亦相待（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待下衍也）

昭二十年左傳（閩本監本毛本脫二元本實闕）

頻仍埤益肶輔皆重厚（單疏本雪牕本同按經先肶後埤與注異）

以載誥爲言（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誥誤詁）

或曰謫或曰膠（注疏本脫上三字）

世以妖言爲訛（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訞於喬反本又作妖同）

載於簡策之言也（閩本監本毛本言誤謂元本空闕）

謂相遭遇（雪牕本同注疏本作遘遇非邢疏云相遭遇）

行而相值即見（陳本同雪牕本注疏本作行而相值即是見是衍字邢疏云行而相值即見也本注）

行而相值即見也（注疏本脫也）

頫（閩本監本毛本同釋文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作覜當據以訂正按說文見部覜視也本此頁部頫低頭也大史卜書頫仰字如此義別）

上帝臨女（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女改汝）

不能泣作（元本泣作莅閩本監本毛本作莅非）

覜者考工記云（注疏本覜誤頫下並同）

聘問也（注疏本也誤曰）

鞠訩溢盈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按訩當爲衍文詩節南山降此鞠訩毛傳鞠盈訩訟也正義曰訩訟釋言文鞠盈釋詁文可證鞠詁盈訩不詁盈也此殆因郭注引詩降此鞠訩正文遂衍訩字）

降此鞠訩（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鞠字剜改益本作鞫釋言訩訟也單疏本引詩降此鞫訩可證）

空無所有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空誤虛）

微謂逃藏也（雪牕本注疏本同一切經音義卷四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八四引皆作謂逃竄也）

潛隱而微也（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隱作藏非）

底（通志堂釋文雪牕本注疏本同葉鈔釋文唐石經單疏本作厎五經文字厎丁米反下也按說文广部厎山居也从广氏聲山居有止義即爾雅此字當從氏爲正釋文五經文字開成石經皆作底從氐蓋隸省相承如是與說文不同〇按此張參之誤）

廢（注疏本同誤也葉鈔釋文唐石經作厎單疏本引注亦作厎當據以訂正單疏本雪牕本經作底非）

按抑按也替廢皆止住也（雪牕本注疏本同邵晉涵正義云監本按抑下衍按也二字今從宋本刪邢疏云按抑替廢皆止住也與宋本同按注訓按爲抑訓替爲廢因注衍按也二字似替廢皆經所有又未審厎底爲二字因改經厎作廢矣）

戾底義見詩傳國語曰戾久將底（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作戾底義見詩國語曰戾久將底當據以訂正疏云凡注言見詩今毛詩無者蓋在齊魯韓詩也可證今本傳字衍）

豫射厭也（雪牕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單疏本元本厭作猒釋文作猒）

服之無斁（單疏本雪牕本同案禮記緇衣王逸楚辭注引詩皆作服之無射）

案周禮司勳職云（注疏本脫司）

質爾民人（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鍾本依詩改作人民非按詩正義釋經云言汝等當平治汝民人知政事又釋箋云故令質爾民人也是正義本作民人開成石經毛詩誤倒耳鹽鐵論世務篇引詩詰爾民人說苑脩文篇引詩告爾民人皆不作人民）

頫道無所屈（雪牕本注疏本同按頫解已見上不當複出邢疏云道者頫道無所屈此注當作道挺道無所屈左傳周道挺挺杜注挺挺正直也）

周頌昊天有成命（浦鏜下增云字按此類皆疏本原本如是不當補）

不敢戲豫（浦鏜依今詩改作無敢非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後漢郎顗丁鴻蔡邕等傳引詩皆作不敢）

豈弟君子（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豈改愷）

不主于飲酒（單疏本雪牕本同按于當作於）

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禮賓倒）

殷勤之意未至（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殷勤改慇懃）

謂樹木葉缺落蔭疏暴樂（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廕又作蔭同單疏本作謂樹葉缺落蔭疏爆樂當據以訂正按釋文音經暴樂本又作爆爍郭音落疏引毛詩傳作爆爍引舍人注作爆樂）

爆樂之意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爆改暴非下二爆樂同）

天命不謟音縚（釋文謟郭音縚與此合雪牕本作音叨非今注疏本別附音切者皆刪去音縚二字以避複下準此）

云左傳曰（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云改注）

楨翰儀榦也（單疏本雪牕本同唐石經原刻作幹後磨改作榦釋文翰胡旦反榦本又作幹翰幹字當兩列今本誤并爲一按詩正義翰幹釋詁文凡三引又一引釋詁楨幹也字皆從十與石經原刻合）

維周之翰（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此本翰字舊誤幹今訂正）

翰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注疏本脫翰〇按此翰當作幹詩桑扈疏可證）

大雅生民云（正德本同閩本剜改作文王監本毛本從之）

天威棐忱（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此本舊作天畏係據孔本尚書改今訂正皐陶謨天明畏釋文云馬本作威是孔本畏字舊本多作威也釋文諶市林反本今作忱按風俗通卷五引書天威棐諶與此合今本作忱亦後人據尚書改）

疆（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壃字又作畺經典作疆假借字惠棟云據此知爾雅不作疆也當改正按說文畺界字作畺或作疆此當經作畺注作疆嘗謂爾雅之文有較經典獨得其正者此類是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五壃界居良反壃境也爾雅壃陲也與陸本合）

疆場竟界（單疏本同雪牕本注疏本竟作境按古竟界字祇作竟竟盡也加土旁者俗作）

蠢動作（雪牕本同注疏本下衍也）

其興也浡焉（元本作浡焉閩本監本毛本改浡然）

大雨雪（注疏本脫雪）

召南殷其雷云（注疏本雷作靁）

今何北人云嗟歎（單疏本同雪牕本作嗟歎注疏本歎改嘆按釋文引字林云嗟古嗟字）

音兔罝（雪牕本同注疏本作音兔罝之罝係淺人增改）

貫（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慣本又作貫又作遺同古患反按玉篇慣習也遺習也本此經後漢書馮異傳注引爾雅忕復也郭氏曰謂慣忕復爲之也亦用慣字今本注不然）

貫貫忕也（單疏本忕作忕從大是也釋文亦誤從犬雪牕本注疏本作伕更誤）

天王登遐（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音經假音遐本注讀也此經注異字之證或疑當從禮記作假以合正文非）

躋郅（音質）跂（音企）格躋踰（音躍）登也（注疏本刪小注登也下增郅音質跂音企踰音躍九字）

涸竭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渴音竭本或作竭按古竭盡字多作渴此當從陸本說文水部涸渴也渴盡也本此經立部竭云負舉也）

無漉陂池（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毋音無本今作無按月令多言毋此作無非釋文音經盝爲鹿又音注漉爲鹿此經注異字之明證）

執玉器者弗揮是也（按禮記飲玉爵者弗揮此誤記）

振訊扢扢掃刷（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單疏本掃作埽按此經作扢注作振鍾本郎本改爲扢振減扢謬甚）

可以淸除其室（注疏本除誤絜）

謂閒廁交錯（注疏本廁誤則）

舍人曰（注疏本舍誤食）

晉語云臼季使舍於冀野（注疏本作臼季使過冀浦鏜曰此左傳文）

冀芮之子也（注疏本脫也）

臣得賢人敢以告（今國語作當以告非）

周官卽周禮也（注疏本脫周官二字）

棲（釋文單疏本雪牕本同唐石經作捿從手誤釋草郭棲擬棲字刮磨巷本作手旁明道本國語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棲亦從手）

憩（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作憇）

饐（消息）喙呬息也（注疏本消息二字改大字）

庤乃錢鎛（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庤作痔誤）

靖共爾位（注疏本靖改靜）

憮（亡輔切）㤿（音掩）憐年愛也（注疏本刪音切愛也下增憮亡輔切㤿音淹七字）

今江東通呼爲憐㥏憮音義同（注疏本脫通㥏音三字）

昭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婚方震（今左傳哀元年作娠按昭元年釋文云方震本又作娠震娠占今字漢書高帝紀已而有娠應劭注云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師古曰漢書皆以娠爲任身字邑姜方震自爲震動之字不作娠蓋左氏本作震以義讀之爲娠也）

覆校察視副長（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校作挍按釋文挍音教挍五經文字手部云挍經典及釋文或以爲比校字按字書無文又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注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葉鈔釋文以挍正音教然則此釋文亦當作挍音教也）

杜注云（注疏本衍作注杜預云）

郡（唐石經雪牕本同段玉裁云郡當爲那之誤按那仍迺乃皆一音之轉經傳未見訓郡爲乃者）

迺卽乃（雪牕本注疏本同一切經音義卷十三引作迺卽乃字也卷十八引作迺亦乃字也）

周書顧命云（注疏本周上衍又）

皆筭數也（注疏本筭改算）

毛傳云數億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注疏本作數萬至萬曰億毛詩豐年傳同按詩正義云數億至億曰秭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釋文作數億至萬曰秭云一本作數億至億曰秭說文亦云數億至萬曰秭蓋此疏引毛傳本作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萬曰秭淺人誤改遂不可通）

覛（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覛字又作脈亡革反按五經文字眽摸白反見爾雅文選魯靈光殿賦徒眽眽而狋狋李善注爾雅曰眽相視也莫革切○按釋文又作脈乃眽之譌也）

論語曰予有亂臣十人（單疏本雪牕本同惠棟云臣字俗人妄加）

餘並見詩書（單疏本雪牕本同陳本並誤并注疏本脫此字）

晉衞燕趙曰台（音頤○注疏本音頤改大字）

或曰艾是也（注疏本脫是）

汱（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作汏從大引注同非也按釋文汱姑犬反施胡犬反顧徒蓋反字宜作汏是陸德明施乾皆作汱音犬惟據顧音謂字宜作汏猶未改爲汏也廣韻二十七銑汱音犬爾雅云墜也姑泫切卽此字十四泰汏濤汏說文云淅𤄷也徒蓋切非此義邵晉涵正義謂汱當作汏失之）

云孟子曰鬱陶思君者案孟子云（閩本監本毛本上云誤注脫下云元本上云亦作云）

曰鬱陶思君爾（注疏本衍作象曰按此蒙上象往入舜宮句無象是）

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注疏本生誤正）

陶鬱陶也咏嘔也（元本上句同嘔改謳閩本監本毛本作鬱陶陶也咏謳也按禮記釋文云咏謳本亦作嘔與此合）

穫禾爲穧（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穫禾一本作獲禾按穫禾字當從禾此經注異文之證今本依經改犬旁非）

此有不斂穧穧者（注疏本脫一穧）

是並見詩也（注疏本脫也）

春秋僖公十二年左傳云（注疏本二誤三）

以曩爲鼏（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爲嚮本今作鼏按釋言作鼏）

皆有起文（注疏本有誤可）

士理官（雪牕本同邢疏云士者理獄之官閩本監本毛本作士師官誤舊本誤作正思宜此類不足舉正）

晉衞之間曰蘖（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音經枿五割反注作蘖並同此經注異字之明證）

迓迎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訝五駕反本又作迓按說文訝相迎也从言牙聲周禮曰諸侯有卿訝迓訝或从辵又周禮掌訝注訝迎也鄭司農云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此經當從陸本作訝爲正字注引公羊傳跛者迓跛者亦當作訝與鄭司農所引同賈公彥邢昺所據公羊皆作迓淺人遂援以改注而并以改經矣○按說文本無迓篆今有者徐鉉所增十九文之一也）

蕭同姪子者（閩本同正德本監本毛本依左傳姪改叔）

踊于棓而窺客（浦鏜云窺公羊傳作闚按宋槧官本公羊傳作窺與此合公羊釋文云闚本又作窺）

鄭注亦云（注疏本脫亦）

致茲異也（監本同正德本閩本毛本致誤到）

郭云左傳曰（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郭改注）

郭云書曰（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郭改注）

毀廟之主名祧（閩本監本毛本名作曰元本脫此字）

日幾中而后禮成（元本同與禮記聘義合閩本監本毛本后改後）

案士相見禮云（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云改曰）

今俗語亦然（注疏本同或作猶然雪牕本語作言）

貊其德音（注疏本依爾雅貊改貉按爾雅作貉邢氏引詩及傳箋作貊故下云貉貊音義同）

皇矣又云（注疏本又誤文）

伊余來塈（注疏本塈誤墍）

終盡之已也（注疏本盡誤壽）

求酋在卒就終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求巨牛反又作求就又作殧同殄音終本又作終按玉篇殧終也亦作求殧殄也千六切殄殁也今作終與陸本合）

嗣先公爾酋矣（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按卷阿詩三章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四章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每章末句皆用爾字惟二章俾爾彌爾性嗣先公酋矣句無爾字蓋今本脫考正義曰又嗣其先君之功汝主能終之矣訓爾爲汝是孔本有爾字郎本鍾本依今詩刪爾字非）

徂落（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改殂非釋文殂音徂本又作徂落音落本又作落）

故尚書堯曰殂落（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此經注異字之明證按尚書作殂落說文殂往死也虞書曰放勛乃殂足證孔氏古文作殂）

爾雅疏卷第三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
勑校定

釋言第二

【疏】釋曰說文曰直言曰言仲尼曰言以足志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然則言者發於志而形於聲所以文章於身者也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左傳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漢書東方朔云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則以一字爲一言也雖一句一字有異要以今古方國殊別學者莫能通是以方言云皆古今語也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或同而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而後人不知故爲之作釋也是曰釋言

般、齊、中也。書曰以殷仲春釋地曰岠齊州以南【疏】般齊中也○釋曰般齊皆謂正中也注書曰以殷仲春者堯典文案彼云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孔安國以殷爲正中正義同故也云釋地曰岠齊州以南者彼注云岠去也齊中也謂中州爲齊州是齊得爲中也

斯、誃、離也。齊陳曰斯誃見詩○誃音侈【疏】斯誃離也○釋曰斯析誃張皆分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郭云齊陳曰斯者方言文陳風墓門云斧以斯之是也云誃見詩者小雅巷伯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鄭箋云因箕星之哆而又侈大之是也誃侈音義同

謖、興、起也。禮記曰尸謖○謖所六切【疏】謖興起也○釋曰謖興皆作起也注禮記曰尸謖者祭統文也

還、復、返也。○還音旋【疏】還復返也○釋曰皆迴返也春秋書師還又曰至河乃復之類是也

宜、徇、徧也。皆周徧也○徇辭峻切【疏】宜徇徧也○釋曰皆周徧也大雅江漢云來旬來宣毛傳云旬徧鄭箋云宣徧是皆爲周徧也徇旬音義同

馹、遽、傳也。皆傳車驛馬之名○馹音日傳張戀切【疏】馹遽傳也○釋曰皆傳車驛馬之名文十六年左傳曰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又僖三十三年云使遽告於鄭又成五年曰晉侯以傳召伯宗是皆謂今驛也

蒙、荒、奄也。奄奄覆也皆見詩【疏】蒙荒奄也○釋曰皆謂奄覆唐風云葛生蒙楚孫炎曰荒大之奄周南云葛藟荒之故郭云皆見詩

告、謁、請也。皆求請也○告音谷【疏】告謁請也○釋曰皆謂求請也成二年左傳曰郤克對齊侯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詩敘云無險詖私謁之心

肅、雝、聲也。詩曰肅雝和鳴【疏】肅雝聲也○釋曰和樂聲也注詩曰肅雝和鳴者周頌有瞽文也

格、懷、來也。書曰格爾來衆庶懷見詩【疏】格懷來也○釋曰謂招來也注書曰格爾衆庶者商書湯誓文也云懷見詩者周頌時邁云懷柔百神

昣、底、致也。皆見詩傳【疏】昣底致也○釋曰曲禮曰昣於鬼神昭元年左傳叔向曰底祿以德周頌武篇云耆定爾功毛傳曰耆致也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是毛讀耆爲底故注云見詩傳

恀、怙、恃也。今江東呼母爲恀音是【疏】恀怙恃也○釋曰皆依恃也郭云今江東呼母爲恀小雅蓼莪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是也

律、遹、述也。皆敘述也方俗語耳【疏】律遹述也○釋曰皆敘述也方俗語異耳律管所以述氣遹者述行之也大雅文王有聲云遹駿有聲之類是也

俞、盒、然也。禮記曰男唯女俞盒者應也亦爲然○盒音荅【疏】俞盒然也○釋曰皆然應也禮記曰男唯女俞者內則文也盒古荅字故爲應也

豫、臚、敘也。皆陳敘也【疏】豫臚敘也○釋曰皆陳敘也事豫備者亦有敘也漢書云典客秦官大初元年更名大鴻臚韋昭曰鴻大也臚陳敘也以禮大陳敘賓客也又莊子云大儒臚傳是也

庶幾、尚也。詩曰不尚息焉【疏】庶幾尚也○釋曰尚謂心所希望也注詩曰不尚息焉者小雅菀柳篇文也鄭箋云尚庶幾也以心所念尚即是庶幾義相反覆故引之

觀、指、示也。國語曰且觀之兵【疏】觀指示也○釋曰示謂呈見於人也注國語曰且觀之兵者案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是也論語曰指其掌謂舉掌以示人也

若、惠、順也。詩曰惠然肯來【疏】若惠順也○釋曰順不逆也書曰若稽古謂順考古道也詩邶風終風云惠然肯來言有順心然後可來是也

敖、憮、傲也。禮記曰無憮無敖傲慢也○傲五報切憮好吾切【疏】敖憮傲也○釋曰皆謂傲慢周頌絲衣云不吳不敖注禮記曰無憮無傲者投壺文也案彼云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是也

幼、鞠、稚也。書曰不念鞠子哀【疏】幼鞠稚也○釋曰方言云稚年小也曲禮曰幼子常視無誑書曰兄亦不念鞠子哀是皆謂年小也書曰者周書康誥文也

逸、僭、過也。書曰汝則有逸罰○僭音僣【疏】逸僭過也○釋曰皆謂咎過也注云書曰汝則有逸罰者案商書盤庚云惟予一人有佚罰費誓云汝則有常刑無云汝則有逸罰者師讀不同故也或者其在今文乎僭者左傳曰禮義不僭之類是也

疑、休、戾也。戾止也疑者亦止【疏】疑休戾也○釋曰戾止也書曰疑謀勿成月令云百工休是疑休皆爲止也

疾、齊、壯也。壯事謂速也齊亦疾【疏】疾齊壯也○釋曰急疾齊壯皆於事敏速彊壯也

械、褊、急也。皆急狹○械紀力切褊必淺切【疏】械褊急也○釋曰械與亟同大雅靈臺云經始勿亟文王有聲云匪棘其欲禮記引此詩作匪革其猶革亦急也械亟棘革字雖異音義同魏風葛屨云維是褊心又廣雅云械謹也褊狹陋也是皆急狹也

貿、賈、市也。詩曰抱布貿絲○賈音古【疏】貿賈市也○釋曰謂市買賣物也注詩曰抱布貿絲者衛風氓篇文也大雅瞻卬云如賈三倍也

屝、陋、隱也。禮記曰屝用席書曰揚側陋○屝符佛切【疏】屝陋隱也○釋曰皆幽隱也注禮記曰屝用席者案有司徹云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屝用席是也云禮記者誤也云書曰揚側陋者堯典文也

遏、遾、逮也。東齊曰遏北燕曰遾皆相及逮○遾音誓【疏】遏遾逮也○釋曰逮謂相及也注東齊曰遏北燕曰遾者方言文也

征、邁、行也。詩曰王于出征邁亦行【疏】征邁行也○釋曰皆出行也注詩曰王于出征者小雅六月文也云邁亦行者詩云周王于邁是也

圮、敗、覆也。謂毀覆○圮彼美反【疏】圮敗覆也○釋曰圮毀敗壞皆傾覆也書曰祖乙圮于耿

荐、原、再也。易曰水荐至今呼重蠶爲蠶○荐音賤【疏】荐原再也○釋曰皆重再也孫炎云荐草生之再也郭云易曰水荐至者周易坎卦象辭也云今呼重蠶爲蠶者周禮夏官馬質云禁原蠶者是也

憮、敉、撫也。憮愛撫也敉義見書○憮音武【疏】憮敉撫也○釋曰皆憐撫也方言云宋衛邠陶之間謂愛曰憮故注云憮愛撫也云敉義見書者大誥云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之類是也

臞、脙、瘠也。齊人謂瘠瘦爲脙○臞音衢脙音求【疏】臞脙瘠也○釋曰皆瘦瘠也鄭玄周禮注云瘦臞腐敗郭云齊人謂瘠瘦爲脙

桄、熲、充也。皆充盛也○熲俱永反【疏】桄熲充也○釋曰孫叔然本桄作光書云光被四表說文云熲是火光也是皆充盛也

屢、暱、亟也。親暱者亦數亟亦數也○亟虛記切【疏】屢暱亟也○釋曰亟猶數也詩頌曰屢豐年左傳曰諸夏親暱親暱者恩信必數故注云親暱者亦數

靡、罔、無也。【疏】靡罔無也○釋曰無不有也詩云靡神不舉書曰罔有攸赦皆是

爽、差也。爽、忒也。皆謂用心差錯不專一○差初加切【疏】爽差也爽忒也○釋曰廣異言也爽謂差錯又爲忒變孫炎曰忒變雜不一郭云皆謂用心差錯不專一詩衛風云女也不爽大雅瞻卬云鞫人忮忒

佴、貳也。佴次爲副貳○佴而志切【疏】佴貳也○釋曰佴次也次即副貳之義

劑、翦、齊也。南方人呼翦刀爲劑刀○翦即隨切【疏】劑翦齊也○釋曰皆爲齊截也郭云南方人呼翦刀爲劑刀釋器金鏃翦羽謂之鏃

饙、餾、稔也。今呼餐飯爲饙饙熟爲餾○饙音分餾力又切【疏】饙餾稔也○釋曰稔熟也孫炎曰蒸之曰饙均之曰餾郭云今呼餐飯爲饙饙熟爲餾說文云饙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饙饙必餾而熟之故言饙餾稔也大雅泂酌云可以餴饎饙餴音義同

媵、將、送也。左傳曰以媵秦穆姬詩曰遠于將之○媵以正切【疏】媵將送也○釋曰皆謂送行也孫炎曰將行之送也注云左傳曰以媵秦穆姬者案僖五年晉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杜注云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云詩曰遠于將之者邶風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之詩也

作、造、爲也。【疏】作造爲也○釋曰謂營爲也皆見鄭風緇衣篇

餥、餱、食也。方言云陳楚之間相呼食爲餥○餥音非【疏】餥餱食也○釋曰皆飯食也注方言云陳楚之間相呼食爲餥者案彼云餥飵食也陳楚之內相謂而食麥饘謂之餥楚曰飵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謁而飧或曰飵或曰鉆秦魯之際河陰之間曰䬣（恨）餽（五恨）此真秦語也大雅公劉云乃裹餱糧

鞫、究、窮也。皆窮盡也見詩【疏】鞫究窮也○釋曰皆窮盡也大雅雲漢云鞫哉庶正小雅節南山云以究王訩

滷、矜、鹹、苦也。滷苦地也可矜憐者亦辛苦苦即大鹹【疏】滷矜鹹苦也○釋曰郭云滷苦地也者謂斥滷可煑鹽者左傳曰表淳鹵云可矜憐者亦辛苦者小雅鴻鴈云爰及矜人鄭箋云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是辛苦之人也云苦即大鹹者釋經之鹹也鹹味極必苦故以鹹爲苦也

干、流、求也。詩曰左右流之【疏】干流求也○釋曰皆求取也論語云子張學干祿注詩曰左右流之周南關雎文也

流、覃也。覃、延也。皆謂蔓延相被及【疏】流覃也覃延也○釋曰轉相解也皆謂蔓延相被及水之流必相延及詩周南云葛之覃兮

佻、偷也。謂苟且○佻音挑【疏】佻偷也○釋曰小雅鹿鳴云視民不佻是也李巡曰佻偷薄之偷郭云謂苟且左傳趙孟曰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杜注云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是謂偷爲苟且也

潛、

深也。潛、深、測也。（測亦水深之別名）〔疏〕（潛深也潛深測也○釋曰轉相解也詩曰潛雖伏矣是深矣潛深又為測郭云測亦水深之別名）

穀、鞠、生也。（詩曰穀則異室）〔疏〕（穀鞠生也○釋曰皆生活也注詩曰穀則異室者王風大車篇文也小雅蓼莪云母兮鞠我）

啜、茹也。（啜者拾食○茹如庶切）〔疏〕（啜茹也○釋曰說文云啜嘗也郭云啜者拾食禮記檀弓云啜菽飲水大雅烝民云柔則茹之方言云茹食也吳越凡貪飲食者謂之茹）

茹、虞、度也。（皆測度也詩曰不可以茹○度音鐸）〔疏〕（茹虞度也○釋曰皆謂測度也注詩曰不可以茹者邶栢舟文也左傳曰備豫不虞）

試、式、用也。（皆見詩書）〔疏〕（試式用也○釋曰皆任用也注皆見詩書者小雅大東云百僚是試雨無正云庶曰式臧商書盤庚云今予將試以汝遷又云式敷民德之類是也）

誥、誓、謹也。（皆所以約勤謹戒眾）〔疏〕（誥誓謹也○釋曰皆謹敕也以大義論眾謂之誥集將士而戒之曰誓尚書誥誓之篇是也故郭云皆所以約勤謹戒眾也）

競、逐、彊也。（皆自勉彊○彊巨丈反）〔疏〕（競逐彊也○釋曰皆自勉彊也大雅抑篇云無競維人馳逐者亦彊梁也）

禦、圉、禁也。（禁制）〔疏〕（禦圉禁也○釋曰皆謂禁制也小雅棠棣云外禦其務養馬曰圉亦所以禁制故皆為禁也）

窒、薶、塞也。（謂塞孔穴○窒豬乙切）〔疏〕（窒薶塞也○釋曰皆謂埋塞孔穴豳七月云穹窒熏鼠大宗伯云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是其類也）

黼、黻、彰也。（黼文如斧黻文如兩已相背○黼音甫黻音弗）〔疏〕（黼黻彰也○釋曰彰明也言文采著明也注黼文如斧黻文如兩已相背者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釋器云斧謂之黼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以青黑線刺繡為兩已字相背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

膺、身、親也。（謂躬親）〔疏〕（膺身親也○釋曰服膺身先皆謂躬親也）

愷、悌、發也。（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疏〕（愷悌發也○釋曰謂發明而行也注詩曰齊子愷悌者齊風載驅篇文也毛傳云言文姜於是樂易然鄭箋云此愷悌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為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為圛圛明也然則郭云發發行也是用鄭箋為說）

髦、士、官也。（取俊士令居官）〔疏〕（髦士官也○釋曰下士髦俊也士者男子之大號言取俊士令居官也大雅棫樸云髦士攸宜是也）

畯、農夫也。（今之嗇夫是也○畯音俊）〔疏〕（畯農夫也○釋曰田畯一曰農夫孫炎曰農夫田官也皆謂主田大夫也小雅甫田云田畯至喜鄭箋云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此注云今之嗇夫是也然則田畯田官在田司主稼穡故謂之司嗇漢及東晉亦有此官謂之嗇夫故鄭郭皆云今之嗇夫也）

蓋、割、裂也。（蓋未詳）〔疏〕（蓋割裂也○釋曰割謂以刀裂之也）

邑、支、載也。（皆方俗語亦未詳）〔疏〕（邑支載也○釋曰謝氏云邑字又作擁釋云擁者護之載郭云皆方俗語亦未詳）

諈、諉、累也。（以事相屬累為諈諉○諈竹睡切累劣僞切諉女睡切）〔疏〕（諈諉累也○釋曰謂相累及也孫炎曰楚人曰諈秦人曰諉郭云以事相屬累為諈諉）

漠、察、清也。（皆清明）〔疏〕（漠察清也○釋曰樊光云漠然清貌察明也是皆清明也）

庇、庥、廕也。（今俗語呼樹蔭為庥）〔疏〕（庇庥廕也○釋曰舍人曰庇蔽也庥依止也郭云今俗語呼樹蔭為庥文七年左傳云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穀、履、祿也。（書曰既富方穀詩曰福履將之）〔疏〕（穀履祿也○釋曰皆福祿也孝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取上所以敬錄接下下所以敬錄事上注書曰既富方穀者洪範文云詩曰福履將之者周南樛木文也）

履、禮也。（禮可以履行見易）〔疏〕（履禮也○釋曰履又為禮也注禮可以履行見易者敘卦云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韓康伯云履者禮也）

隱、占也。（隱度）〔疏〕（隱占也○釋曰占者視兆以知吉凶也必先隱度故曰隱占也）

逆、迎也。〔疏〕（逆迎也○釋曰謂迎逆周書顧命云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憯、曾也。（發語辭見詩○憯音慘）〔疏〕（憯曾也○釋曰憯猶言曾也曾則也皆發語辭郭云見詩者小雅節南山云憯莫懲嗟衛風河廣云曾不崇朝之類是也）

增、益也。（今江東通言增）〔疏〕（增益也○釋曰謂饒益也郭云今江東通言增）

窶、貧也。（謂貧陋○窶求矩切）〔疏〕（窶貧也○釋曰窶者無禮也貧者無財也由其無財以為禮郭云謂貧陋邶風北門云終窶且貧）

薆、隱也。（謂隱蔽○薆音愛）〔疏〕（薆隱也○釋曰薆郭即隱蔽也）

僾、唈也。（嗚唈短氣皆見詩○僾音愛唈烏合切）〔疏〕（僾唈也○釋曰孫炎曰心唈也郭云嗚唈短氣皆見詩大雅桑柔云亦孔之僾是也）

基、經也。（基業所以自經營）基、設也。（亦為造設）〔疏〕（基經也基設也○釋曰基墻下土也又詁為始作事謀始必經綸也郭云基業所以自經營又為造設）

祺、祥也。（謂徵祥）祺、吉也。（祥吉之先見）〔疏〕（祺祥也祺吉也○釋曰舍人曰祺福之祥謂徵祥也祥即吉之先見者也故又為吉大雅行葦云壽考維祺）

兆、域也。（謂塋界）〔疏〕（兆域也○釋曰謂塋墓界域也孝經曰卜其宅兆廣雅云兆葬地也土喪禮云筮宅冢人營之鄭注云宅葬居也然則筮得吉兆經營之以為界域也）

肇、敏也。（書曰肇牽車牛）〔疏〕（肇敏也○釋曰謂敏疾也書曰肇牽車牛者周書酒誥文也）

挾、藏也。（今江東通言挾○挾音叶）〔疏〕（挾藏也○釋曰謂隱藏物也郭云今江東通言挾史記秦有挾書之律）

浹、徹也。（謂霑徹○浹音接）〔疏〕（浹徹也○釋曰言潤澤浹洽相霑徹也）

替、廢也。替、滅也。（亦為滅絕）〔疏〕（替廢也替滅也○釋曰替謂廢已也小雅楚茨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是也替又為絕滅）

速、徵也。徵、召也。（易曰不速之客）〔疏〕（速徵也徵召也○釋曰轉相解也皆謂呼召注易曰不速之客者需卦上六爻辭也）

琛、寶也。（詩曰來獻其琛○琛敕金切）〔疏〕（琛寶也○釋曰謂珍寶也舍人曰美寶曰琛注詩曰來獻其琛者魯頌泮水文也）

探、試也。（刺探嘗試）〔疏〕（探試也○釋曰試謂嘗之也論語云見不善如探湯郭云刺探嘗試）

髦、選也。（俊士之選）髦、俊也。（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疏〕（髦選也髦俊也○釋曰廣異言也毛中之長毫曰髦士之俊選者借譬為名焉故郭云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

俾、職也。（使供職）〔疏〕（俾職也○釋曰俾詁為使言任使供職也）

紕、飾也。（謂緣飾見詩○紕音備）〔疏〕（紕飾也○釋曰謂緣飾也見詩者鄘風干旄云素絲紕之是也）

淩、慄也。（淩懅戰慄○淩音淩）慄、慼也。（戰慄者憂慼）〔疏〕（淩慄也慄慼也○釋曰轉相解也埤蒼云淩慄也郭云淩懅戰慄則淩懅音義同慄又為慼郭云戰慄者憂慼秦風黃鳥云惴惴其慄）

燭、明也。（燭清明貌）茅、明也。（左傳曰前茅慮無）明、朗也。〔疏〕（燭明至朗也○釋曰郭云燭清明貌樊光云燭除垢穢使令清明茅亦明也舍人曰茅昧之明也左傳云前茅慮無者宣十二年傳文也杜注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明即融朗也）

猷、圖也。（周官曰以猷鬼神祇謂圖畫）猷、若也。（詩曰實命不猷）〔疏〕（猷圖也猷若也○釋曰猷謂圖畫又為若若如也周禮曰以猷鬼神祇者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猷鬼神示之居辯其名物是也詩曰實命不猷者召南小星文也）

偁、舉也。（書曰偁爾戈）〔疏〕（偁舉也○釋曰謂興舉也注偁爾戈者周書牧誓文也）

稱、好也。（物稱人意亦為好）〔疏〕（稱好也○釋曰謂美好郭云物稱人意亦為好）

坎、律、銓也。（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疏〕（坎律銓也○釋曰謂銓量也樊光曰坎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郭云易坎卦主法者說卦云坎為水水平故主法云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者白虎通云水之為言準也律麻志云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又曰權衡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兩者兩黃鍾律之重是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也）

矢、誓也。（相約誓）〔疏〕（矢誓也○釋曰相約誓也鄘栢舟云之死矢靡它）

舫、舟也。（並兩船）〔疏〕（舫舟也○釋曰謂並兩船釋水曰大夫方舟）

泳、游也。（潛行游水底）〔疏〕（泳游也○釋曰謂潛行游水底也邶谷風云泳之游之）

迨、及也。（東齊曰迨）〔疏〕（迨及也○釋曰謂相及也注東齊曰迨者方言文也）

冥、幼也。（幼稚者冥昧）〔疏〕（冥幼也○釋曰謂幼少也郭云幼稚者冥昧小雅斯干云噦噦其冥）

降、下也。〔疏〕（降下也○釋曰召南草蟲云我心則降）

傭、均也。（齊等○傭勑容切）〔疏〕（傭均也○釋曰謂齊等也小雅節南山云昊天不傭）

彊、暴也。（彊梁淩暴）〔疏〕（彊暴也○釋曰彊梁者好淩暴於物詩敘云彊暴之男）

窕、肆也。（輕窕者好放肆）肆、力也。（肆極力）〔疏〕（窕肆也肆力也○釋曰窕輕也肆放也輕窕者好放肆又為極力）

俅、戴也。（詩曰載弁俅俅）〔疏〕（俅戴也○釋曰謂頭戴也注詩曰載弁俅俅者周頌絲衣文也）

瘞、幽也。（幽亦薶也）〔疏〕（瘞幽也○釋曰皆謂薶藏）

氂、罽也。（毛氂所以為罽○氂音離罽音計）〔疏〕（氂罽也○釋曰毛氂所以為罽舍人曰氂謂毛罽也胡人續羊毛而作衣然則罽者織毛為之若今之毛氍毹以衣馬之帶鞅也）

烘、燎也。（燒燎）煁、烓也。（今之三隅竈見詩○燎音料煁市針切烓頃）〔疏〕（烘燎也煁烓也○釋曰舍人曰烘以火燎也煁烓竈也郭云烘謂燒燎煁今之三隅竈也然則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為此竈上以然火照物若今之火鑪也注云見詩者小雅白華云樵彼桑薪卬烘于煁是也）

陪、朝也。（陪位為朝）〔疏〕（陪朝也○釋曰臣見君曰朝朝之列位必陪重是陪位為朝也）

康、苛也。（謂苛刻○苛音何）〔疏〕（康苛也○釋曰注謂苛刻案苛者毒草名為政刻急者取譬焉禮記孔子曰苛政猛於虎苛名康者以康安也苛刻者心安之左傳曰州吁阻兵而安忍其類也）

樊、藩也。（謂藩籬）〔疏〕（樊藩也○釋曰孫炎曰樊

（圃之藩也郭曰謂藩籬藩以細木爲之齊風東方未明云折柳樊圃小雅青蠅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毛傳云樊藩所以爲藩是也）賦、量也。（賦稅所以評量〔疏〕賦量也○釋曰謂賦稅也郭云賦稅所以評量方言云平均賦也燕之北鄙東齊北郊凡相賦斂謂之平均是評量也）粻、糧也。（今江東通言粻〔疏〕粻糧也○釋曰謂粻食也郭云今江東通言粻王制云五十異粻）庶、侈也。（庶者衆多爲奢侈）庶、幸也。（庶幾僥倖〔疏〕庶侈也庶幸也○釋曰富庶者多奢侈郭云庶者衆多爲奢侈書曰祿不期侈庶又爲幸故郭云庶幾僥倖僥倖者求見親御也幸與倖通用之）筑、拾也。（謂拾擬○筑音竹〔疏〕筑拾也○釋曰筑拾謂拾擬金縢云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馬融云起其木拾其禾）奘、駔也。（今江東呼大爲駔駔猶麤也○奘徂朗切駔音祖〔疏〕奘駔也○釋曰皆謂大也秦晉謂大爲奘郭云今江東呼大爲駔駔猶麤也）集、會也。（〔疏〕集會也○釋曰說文云集若羣鳥在林木之上故曰集指事也故經典通謂聚會爲集）舫、泭也。（水中箄筏○泭音孚〔疏〕舫泭也○釋曰孫炎曰舫水中爲泭筏也郭云水中箄筏方言云泭謂之箄箄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周南漢廣云不可方思論語云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是也舫方泭桴音義同）洵、均也。（謂調均）洵、龕也。（未詳〔疏〕洵均也洵龕也○釋曰李巡曰洵偏之均也郭云謂調均大雅桑柔云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毛傳云旬言陰均也然則洵旬音義同洵又爲龕未詳）逮、遝也。（今荊楚人皆云遝○遝音沓〔疏〕逮遝也○釋曰亦謂相及方俗語異耳郭云今荊楚人皆云遝）是、則也。（是事可法則〔疏〕是則也○釋曰是不非則法效也郭云是事可法則言不非之事乃可爲人法則）畫、形也。（畫者爲形象○畫音畫〔疏〕畫形也○釋曰郭云畫者爲形象考工記云畫繢之事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虵是畫者爲形象也）賑、富也。（謂隱賑富有○賑之忍反〔疏〕賑富也○釋曰皆豐財也郭云謂隱賑富有）局、分也。（謂分部○分部問切〔疏〕局分也○釋曰成十六年左傳云離局姦也杜注云遠其部曲爲離局）懠、怒也。（詩曰天之方懠懠音薺〔疏〕懠怒也○釋曰舍人曰懠怒聲也郭云詩曰天之方懠者大雅版篇文也）僁、聲也。（謂聲音○僁音屑〔疏〕僁聲也○釋曰郭云謂聲音言聲音僁僁然也）葵、揆也。（詩曰天子葵之）揆、度也。（商度○度徒各切〔疏〕葵揆也揆度也○釋曰轉相解也皆謂商度法詩曰天子葵之者小雅采菽文也鄘風定之方中云揆之以日）逮、及也。（〔疏〕逮及也○釋曰亦謂相及也大雅桑柔云荓云不逮）惄、飢也。（惄然飢意〔疏〕惄飢也○釋曰李巡云惄宿不食之飢也郭云惄然飢意周南汝墳云惄如調飢毛傳云惄飢意也鄭箋釋云惄思也然則惄之爲訓本爲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惄然故又以爲飢惄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郭及毛傳皆言飢意鄭箋以爲思義相接成也）眕、重也。（謂厚重見左傳○眕之忍切〔疏〕眕重也○釋曰謂厚重見左傳者隱三年衛大夫石碏曰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杜注云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是也）獵、虐也。（陵獵暴虐〔疏〕獵虐也○釋曰獵謂從禽也必暴害於物故云虐郭云陵獵暴虐）土、田也。（別二名〔疏〕土田也○釋曰別地之二名也白虎通云中央者土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釋名云土已耕者曰田田者填也五稼填滿其中也）戍、遏也。（戍守所以止寇賊〔疏〕戍遏也○釋曰過止也郭云戍守所以止寇賊春秋公子買戍衛）師、人也。（謂人衆〔疏〕師人也○釋曰師衆也周禮大司馬二千五百人爲師故郭云謂人衆）硈、鞏也。（硈然堅固○硈苦角切〔疏〕硈鞏也○釋曰謂牢固易文言云確乎其不可拔又革卦初九云鞏用黃牛之革若如此說硈（嗃切）字當從告說文別有硈苦八切石堅也字雖小異其義則同）棄、忘也。（〔疏〕棄忘也○釋曰心遺忘小雅谷風云棄我如遺）嚚、閑也。（嚚然閑暇貌○嚚五刀切）謀、心也。（謀慮以心）獻、聖也。（諡法曰聰明睿智曰獻〔疏〕嚚閑至聖也○釋曰郭云諡法曰聰明睿智曰獻諡法者周書篇名也）里、邑也。（謂邑居〔疏〕里邑也○釋曰謂邑居也論語云里仁爲美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襄、除也。（詩曰不可襄〔疏〕襄除也○釋曰謂除去也注詩曰不可襄者鄘風牆有茨文也）振、古也。（詩曰振古如茲猶云久若此〔疏〕振古也○釋曰言久故也注詩曰振古如茲猶言久若此者案周頌載芟云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毛傳云振自也鄭箋云振亦古也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是也）懟、怨也。（○懟音隊〔疏〕懟怨也○釋曰謂怨懟恨左傳曰以死誰懟）縭、介也。（縭者繫介猶閡○縭音離〔疏〕縭介也○釋曰郭云縭者繫介猶閡以釋水云縭緌也緌繫著則介閡也）號、謼也。（今江東皆言謼○號音毫謼火胡切〔疏〕號謼也○釋曰謂叫謼也小雅賓之初筵云載號載呶郭云今江東皆言謼）凶、咎也。（〔疏〕凶咎也○釋曰謂咎惡也通見詩書）苞、稹也。（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稹〔疏〕苞稹也○釋曰郭云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稹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唐風鴇羽云集于苞栩毛傳云苞稹鄭箋云稹者根相迫迮相緻亦謂叢生也）逜、寤也。（相干寤○逜音寤〔疏〕逜寤也○釋曰逜謂相干也寐而覺之曰寤郭云相干寤）顁、題也。（題額也詩曰麟之定○顁丁佞切〔疏〕顁題也○釋曰皆謂額也注詩曰麟之定者周南麟之趾文也）猷、肯，可也。（詩曰猷來無棄肯今通言〔疏〕猷肯可也○釋曰皆可也注詩曰猷來無棄者魏風陟岵文也肯今通言者邶風終風云惠然肯來是也）務、侮也。（詩曰外禦其侮〔疏〕務侮也○釋曰謂輕侮也注詩曰外禦其侮小雅常棣文也）貽、遺也。（相歸遺○遺唯季切〔疏〕貽遺也○釋曰謂相歸遺詩云貽我握椒）貿、買也。（廣二名〔疏〕貿買也○釋曰貿市也又爲買郭云廣二名詩云抱布貿絲）賄、財也。（〔疏〕賄財也○釋曰財帛揔名賄周禮冢宰職云商賈阜通貨賄鄭注云布帛曰賄）甲、狎也。（謂習狎〔疏〕甲狎也○釋曰謂狎習也衛風芄蘭云能不我甲左傳曰水懦民狎而翫之）菼、騅也。菼、薍也。（詩曰毳衣如菼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菼他敢切薍五患切〔疏〕菼騅也菼薍也○釋曰廣異言也注詩曰毳衣如菼者王風大車文也毛傳云菼騅也蘆之初生者也鄭箋云菼薍也以傳解菼色未辨草名故定之也郭云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者以釋畜云驀白雜毛騅故也）粲、餐也。（今河北人呼食爲餐○餐音孫〔疏〕粲餐也○釋曰謂餐食也郭云今河北人呼食爲粲鄭風緇衣云還予授子之粲兮鄭箋云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渝、變也。（謂變易〔疏〕渝變也○釋曰謂變易也詩曰敕命不渝）宜、肴也。（詩曰與子宜之〔疏〕宜肴也○釋曰謂肴饌也李巡曰飲酒之肴也注詩曰與子宜之者鄭風女曰雞鳴文也）夷、悅也。（詩曰我心則夷〔疏〕夷悅也○釋曰謂喜悅也注詩曰我心則夷者召南草蟲文）顛、頂也。（頭上〔疏〕顛頂也○釋曰謂頭上也詩曰有馬白顛）耋、老也。（八十爲耋○耋音迭〔疏〕耋老也○釋曰耋鐵也孫炎曰老人面如鐵色郭云八十爲耋詩秦風車鄰云逝者其耋毛傳云八十曰耋易離卦云大耋之嗟鄭注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曰伯舅耋老服虔云七十曰耋此及詩傳言八十曰耋者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詩以仕者七十致事仕者慮已之耋欲得早致事故以爲八十此用詩傳爲說故與之同）輶、輕也。（詩曰德輶如毛○輶首〔疏〕輶輕也○釋曰謂輕微也注詩曰德輶如毛者大雅烝民文）俴、淺也。（詩曰小戎俴收○俴音踐〔疏〕俴淺也○釋曰謂淺近注詩曰小戎俴收者秦風小戎文也）綯、絞也。（糾絞繩索○綯音陶〔疏〕綯絞也○釋曰謂糾繩索也李巡曰綯繩之絞也豳七月云宵爾索綯）訛、化也。（詩曰四國是訛〔疏〕訛化也○釋曰匡正之化也注詩曰四國是訛者豳風破斧文）跋、躐也。（詩曰狼跋其胡）疐、跲也。（詩曰載疐其尾○躐音獵疐音致跲其業切〔疏〕跋躐也疐跲也○釋曰李巡曰跋前行曰躐跲卻頓曰疐注詩云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者豳風狼跋文也說文云跋蹎丁干切跲躓竹二切躓即疐也然則跋與疐皆是顛倒之類以跋爲躐者謂跋其胡而倒躓耳毛傳云老狼有胡謂頷下垂胡進則躐其胡謂躐胡而前倒也退則跲其尾謂卻頓而倒於尾上也）烝、塵也。（人衆所以生塵埃〔疏〕烝塵也○釋曰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小雅南有嘉魚云烝然罩罩郭云人衆所以生塵埃）戎、相也。（相佐助〔疏〕戎相也○釋曰相如字注同一云相助也息亮切故注云相佐助也）飫、私也。（宴飲之私〔疏〕飫私也○釋曰孫炎曰飫非公朝私飲酒也郭云宴飲之私小雅常棣云飲酒之飫毛傳云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鄭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周語曰王公立飫）孺、屬也。（謂親屬〔疏〕孺屬也○釋曰李巡云孺骨肉相親屬也常棣云和樂且孺毛傳云九族會曰和孺屬也鄭箋云屬者昭穆相次序）幕、暮也。（幕然暮夜〔疏〕幕暮也○釋曰幕然暮夜也）煽、熾也。熾、盛也。（互相訓煽義見詩〔疏〕煽熾也熾盛也○釋曰轉相解也皆燮爖熾盛也注煽義見詩者小雅十月之交云豔妻煽方處）柢、本也。（謂根本○柢音帝〔疏〕柢本也○釋曰謂根本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即引此文云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又曰兩圭有邸後鄭云僢而同邸皆謂本也柢邸音義同）窕、閒也。（窈窕閒隙○閒音閑〔疏〕窕閒也○釋曰窈窕閒隙也詩周南關雎云窈窕淑女毛傳云窈窕幽閒鄭箋云幽閒深宮皆謂淑女所處之宮形狀窈窕然）淪、率也。（相率使〔疏〕淪率也○釋曰謂相率郭云相率使小雅雨無正云淪胥以鋪）罹、

毒也。（憂思慘毒）〔疏〕（罹毒也○釋曰釋詁云罹憂也郭云憂思慘毒小雅小弁云我獨于罹）

檢、同也。（模範同等）〔疏〕（檢同也○釋曰檢模範也郭云模範同等說文云書署也）

郵、過也。（道路所經過）〔疏〕（郵過也○釋曰郵謂郵亭過經過也郭云道路所經過郊特牲云郵表畷）

遜、遯也。（謂逃去）〔疏〕（遜遯也○釋曰謂逃去也春秋莊元年夫人姜氏孫于齊公羊傳曰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穀梁傳曰孫之爲言猶孫諱奔也）

斃、踣也。（前覆）僨、僵也。（卻偃○斃音弊踣蒲北切僨音奮僵音姜）〔疏〕（斃踣也僨僵也○釋曰前卻顛倒之名也斃又謂之踣皆前覆也檀弓云射之斃鄭注云斃仆也然則又爲仆僨謂之僵皆仰偃也左傳曰鄭伯之車僨於濟）

眕、殄也。（謂殄絕）〔疏〕（眕殄也○釋曰謂眕絕也周頌載芟云徂隰徂眕毛傳曰眕場也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眕則眕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故以眕爲場易則地絕故得爲眕）

曷、盍也。（盍何不）〔疏〕（曷盍也○釋曰郭云盍何不也論語曰盍各言爾志）

虹、潰也。（謂潰敗○潰音會）〔疏〕（虹潰也○釋曰潰敗亂也大雅抑篇云實虹小子召旻云蟊賊內訌）

陪、闇也。（陪然冥貌○陪音唵闇音陪）〔疏〕（陪闇也○釋曰謂冥昧也郭云陪然冥貌）

䵒、膠也。（膠黏䵒○䵒女乙切）〔疏〕（䵒膠也○釋曰膠黏䵒也方言云䵒[illegible]黏也齊魯青徐自關而東或曰䵒或曰[illegible]）

孔、甚也。厥、其也。戛、禮也。（謂常禮）〔疏〕（孔甚至禮也○釋曰孔甚厥其通見詩書釋訓云戛常也故郭云謂常禮）

闍、臺也。（城門臺○闍音都）〔疏〕（闍臺也○釋曰謂城門臺也○鄭風云出其闉闍毛傳云闍曲城也闍城臺也）

因、拘也。（謂拘執）〔疏〕（因拘也○釋曰謂拘執也月令云挺重囚左傳曰南冠而縶者楚囚也縶則拘執也）

攸、所也。展、適也。（得自申展皆適意）〔疏〕（攸所也展適也○釋曰易曰利有攸往郭云得自申展者皆適意也）

鬱、氣也。（鬱然氣出）〔疏〕（鬱氣也○釋曰鬱然氣出也謂鬱蒸之氣也）

宅、居也。〔疏〕（宅居也○釋曰謂居處也大雅文王有聲云宅是鎬京）

休、慶也。〔疏〕（休慶也○釋曰謂嘉慶也商頌曰何天之休）

祈、叫也。（祈祭者叫呼而請事）〔疏〕（祈叫也○釋曰祈猶禱也求也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祈福祥求永貞郭云祈祭者叫呼而請事）

濬、幽、深也。（濬亦深也）哲、智也。〔疏〕（濬幽至智也○釋曰舍人曰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郭云濬亦深也虞書舜典云濬哲文明孔安國云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不淺近也）

弄、玩也。〔疏〕（弄玩也○釋曰謂玩好也小雅斯干云載弄之璋鄭箋云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

尹、正也。（謂官正也）皇、匡、正也。（詩曰四國是皇）〔疏〕（尹正至匡正也○釋曰正長也郭云謂官正也言爲一官之長也周書君陳曰尹茲東郊皇君成之正匡救諫之正孝經云匡救其惡注詩曰四國是皇者豳風破斧文也）

服、整也。（服御之令齊整）〔疏〕（服整也○釋曰謂整治也郭云服御之令齊整○周南葛覃云服之無斁）

聘、問也。（見穀梁傳）〔疏〕（聘問也○釋曰問謂存省之對而言之則聘問異周禮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問以論諸侯之德又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聘禮云小聘曰問是異也散而言之皆謂相存省故此云聘問也注見穀梁傳者按隱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曰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是其事）

愧、慙也。〔疏〕（愧慙也○釋曰謂慙恥也小爾雅云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赧心慙曰恧體慙曰逡方言云悔懼赧被慙也晉曰悔或曰懼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赧梁宋曰懼又云惧嫷恧媿六慙也荊揚青徐之間曰惧若梁益秦晉之間言心內慙矣山之東西自愧曰恧趙魏之間謂之聅[illegible]亦）

殛、誅也。（書曰鯀則殛死○殛紀力切）〔疏〕（殛誅也○釋曰謂誅責注書曰鯀則殛死者周書洪範文）

克、能也。翌、明也。（書曰翌日乃瘳）〔疏〕（克能也翌明也○釋曰克能通見書傳注書曰翌日乃瘳者周書金縢文）

詾、訟也。（言詾讀）〔疏〕（詾訟也○釋曰多爭訟郭云言詾讀讀即讙讀小雅節南山云降此鞫詾）

晦、冥也。奔、走也。逡、退也。（外傳曰已復於事而逡○冥亡定切）〔疏〕（晦冥至退也○釋曰冥謂闇冥見公羊傳奔大走也左傳曰車馳卒奔逡卻退也注外傳曰已復於事而逡者齊語管仲對桓公辭也韋昭曰已畢也逡伏退也此國語也而謂之外傳者韋昭曰左丘明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也）

疐、仆也。（頓躓倒仆○仆音赴）〔疏〕（疐仆也○釋曰即前文踣與踣也郭云頓躓倒仆）

亞、次也。諗、念也。（相思念○諗音沈）〔疏〕（亞次也諗念也○釋曰亞下次也通見書諗者相思念也小雅四牡云將母來諗）

屆、極也。（有所限極）〔疏〕（屆極也○釋曰有所限極也大雅瞻卬云靡有夷屆）

弇、同也。（詩曰奄有龜蒙）弇、蓋也。（謂覆蓋）〔疏〕（弇同也弇蓋也○釋曰廣異言也注詩曰奄有龜蒙魯頌閟宮文言弇覆同爲已有弇又爲蓋謂覆蓋也易曰惡積而不可弇奄揜音義同）

恫、痛也。（詩曰神罔時恫）〔疏〕（恫痛也○釋曰謂痛傷注詩曰神罔時恫大雅思齊文王肅云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

握、具也。（謂備具）〔疏〕（握具也○釋曰主持辦具也郭云謂備具李本作幄釋云居位處之具也秦風權輿云夏屋渠渠鄭箋云屋具也義其同乎）

振、訊也。（振者奮迅）〔疏〕（振訊也○釋曰謂振訊去塵也郭云振者奮迅曲禮曰振書端書）

鬩、恨也。（相怨恨○鬩呼歷切）〔疏〕（鬩恨也○釋曰郭云相怨恨孫炎本作很解云相很戾小雅常棣云兄弟鬩于墻毛傳云鬩很也很者忿爭之名曲禮曰很無求勝以字形異濫故釋者致殊於義兩解得之）

越、揚也。（謂發揚）對、遂也。（詩曰對揚王休）〔疏〕（越揚也對遂也○釋曰揚謂稱美郭云謂發揚遂者因事之辭注詩曰對揚王休者大雅江漢文）

燬、火也。（齊人語詩曰王室如燬○燬音毀）〔疏〕（燬火也○釋曰李巡曰燬一名火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謂火爲燬郭云燬齊人語方言云燬火也楚轉語也猶齊言焜火也詩曰王室如燬者周南汝墳文）

懈、怠也。〔疏〕（懈怠也○釋曰謂怠慢也大雅烝民云夙夜匪懈）

宣、緩也。（謂寬緩）遇、偶也。（偶爾相值遇）〔疏〕（宣緩也遇偶也○釋曰郭云偶爾相值遇春秋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穀梁曰不期而會曰遇）

曩、曏也。（國語曰曩而言戲也）〔疏〕（曩曏也○釋曰在今而道既往或曰曩或曰曏書大傳云曏之取於圍中勇力之取也注國語曰曩而言戲也者案晉語驪姬與優施謀飲里克酒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于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如有所聞之乎是也）

偟、暇也。（詩曰不遑啟處○偟音皇）〔疏〕（偟暇也○釋曰謂閒暇注詩曰不遑啟處者小雅四牡文）

宵、夜也。〔疏〕（宵夜也○釋曰舍人曰宵陽氣消也詩云肅肅宵征書曰宵中星虛）

懊、忨也。（謂愛忨）愒、貪也。（謂貪羨○懊烏報切忨五館切愒苦蓋切）〔疏〕（懊忨也愒貪也○釋曰皆謂愛忨貪羨也昭元年左傳云主民翫歲而愒日杜注云忨愒皆貪也）

榰、柱也。（相榰柱○榰音枝柱音注）〔疏〕（榰柱也○釋曰郭云相榰柱也說文云榰柱砥古用木今以石字書云柱屋之敧）

裁、節也。竝、併也。（詩曰竝坐鼓瑟）〔疏〕（裁節也竝併也○釋曰易泰卦云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裁財音義同竝併古今字注詩曰竝坐鼓瑟者秦風車鄰篇文）

卒、既也。（既已）〔疏〕（卒既也○釋曰皆謂盡已也）

慒、慮也。（謂謀慮也○慒音囚）〔疏〕（慒慮也○釋曰郭云謂謀慮也字書作悰）

將、資也。（謂資裝）〔疏〕（將資也○釋曰行所資也郭云謂資裝）

黹、紩也。（今人呼縫紩衣爲黹○黹致恥切紩音秩）〔疏〕（黹紩也○釋曰謂縫刺也郭云今人呼縫紩衣爲黹鄭注司服云黹繡希讀爲黹謂刺繡也）

遞、迭也。（更迭）〔疏〕（遞迭也○釋曰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則相代之義邶柏舟云胡迭而微）

矧、況也。（譬況）〔疏〕（矧況也○釋曰說文云矧況辭從矢取辭之所之如矢也郭云譬況謝氏云志譬況是也）

廩、廯也。（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廯息淺切）〔疏〕（廩廯也○釋曰廣雅云廯倉也則廩廯皆囷倉之別名孫炎云廯藏穀鮮絜也舍人云廩少鮮也郭云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

逭、逃也。（亦見禮記○逭音換）〔疏〕（逭逃也○釋曰謂逭逃商書大甲云自作孽不可逭注亦見禮記者案緇衣云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下云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

訊、言也。（相問訊）〔疏〕（訊言也○釋曰訊問以言也郭云相問訊詩云執訊獲醜）

間、俔也。（左傳謂之諜今之細作也○間諜俔胡典切）〔疏〕（間俔也○釋曰反間一名俔今之細作也注左傳謂之諜者案桓十二年云使伯嘉諜之杜注云諜伺也兵書謂之反間者也案說文云諜軍中反間也謂詐爲敵國之人入其軍中伺候間隙以反報其主又鄭注周禮掌戮云諜謂姦寇反間者）

沄、沆也。（水流漭沆○沄音云沆胡黨切）〔疏〕（沄沆也○釋曰說文云沄轉流也一曰沆郭云水流漭沆漭沆水大貌）

干、扞也。（相扞衛）〔疏〕（干扞也○釋曰郭云相扞衛孫炎曰干盾自蔽扞周南兔罝云公侯干城言公侯以武夫自固爲扞蔽如盾爲防守如城然）

趾、足也。（足腳）跀、刖也。（斷足○跀扶朱切）〔疏〕（趾足也跀刖也○釋曰易云賁其趾趾則足也亦謂之腳跀一名刖斷足刑也呂刑云剕罰五百孔安國云刖足曰剕鄭注司刑云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跀剕音義同）

襄、駕也。（書曰懷山襄陵）〔疏〕（襄駕也○釋曰謂乘駕也鄭風大叔于田云兩服上襄注書曰懷山襄陵堯典文）

忝、辱也。燠、煖也。（今江東通言燠○燠於六切）〔疏〕（忝辱也燠煖也○釋曰忝謂恥辱也詩曰無忝爾所生煖溫也洪範云哲時燠）

若郭云今江東通言嬎

塊、堛也。（土塊也外傳曰枕凷以堛○堛乎逼切）〔疏〕塊堛也○釋曰塊者結土也說文云塊俗凷字也凷一名堛郭云土凷也注外傳曰枕凷以堛案吳語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間陳蔡不脩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仿偟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乃匍匐將入於棘闈棘闈不納也乃入芋尹申亥氏焉是其事也說文云墣匹角切亦塊也今注云枕凷者字之誤也由當作王又外傳作墣郭云以堛者蓋亦理同或所見本異也將、齊也。（謂分齊也○詩曰或肆或將○齊才細切）〔疏〕將齊也○釋曰郭云謂分齊也詩曰或肆或將者小雅楚茨文毛傳云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其肉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也餬、饘也。（糜也）〔疏〕餬饘也○釋曰郭云糜也下云鬻糜郭云淖糜然則餬饘鬻糜相類之物稠者曰糜淖者曰鬻餬饘是其別名昭七年左傳云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啟、跪也。（小跽）〔疏〕啟跪也○釋曰謂跪拜也小雅四牡云不遑啟處郭云小跽○說文曰跽長跪也莊子云擎跽曲拳臣之禮也矈、密也。（謂緻密○矈武延切）〔疏〕矈密也○釋曰郭云謂緻密開、闓也。（書曰闓四門）〔疏〕開闓也○釋曰書曰闢四門虞書舜典文袍、襺也。（左傳曰重襺衣裘○襺吉典切）〔疏〕袍襺也○釋曰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鄭玄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緜縕謂今之纊及舊絮也然則襺是袍之別名謂新緜著袍者也注左傳曰重襺衣裘者襄二十一年傳云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襺衣裘鮮食而寢是也障、畛也。（謂壅障）〔疏〕障畛也○釋曰郭云謂壅障一名畛左傳曰封畛土畧靦、姡也。（面姡然○姡音滑）〔疏〕靦姡也○釋曰郭云面姡然孫炎曰靦人面姡然說文曰靦面見人姡面靦也然則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詩云有靦面目鬻、糜也。（淖糜○鬻之六切）舒、緩也。（謂遲緩）〔疏〕鬻糜也舒緩也○釋曰郭云謂遲緩詩云舒而脫脫兮翢、纛也。（今之羽葆幢）纛、翳也。（舞者所以自蔽翳○翢徒刀切纛徒到切）〔疏〕翢纛也纛翳也○釋曰李巡曰翢舞者所持纛也孫炎曰纛舞者所持羽也郭云今之羽葆幢鄭司農注鄉師云翢羽葆幢也蔡邕獨斷云以旄牛尾爲之人如斗在左騑馬頭上所謂黃屋左纛纛又謂之翳郭云舞者所以自蔽翳然則翢一名纛纛所以爲翳故王風云左執翿毛傳云翿纛也翳也隍、壑也。（城池空者爲壑）〔疏〕隍壑也○釋曰隍城池無水者郭云城池空者爲壑易泰卦上六城復於隍芼、搴也。（謂拔取菜）〔疏〕芼搴也○釋曰孫炎曰皆釋菜也某氏曰搴猶拔也郭云謂拔取菜以搴是拔之義史記曰斬將搴旗謂拔取敵人之旗也周南關雎云參差荇菜左右芼之故云謂拔取菜毛傳云芼擇亦謂拔菜而擇之也典、經也。威、則也。（威儀可法則）〔疏〕典經也威則也○釋曰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鄭注云典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以守爲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郭云威儀可法則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苛、妎也。（煩苛者多

嫉妎○妎胡計切）〔疏〕苛妎也○釋曰說文云妎妬也郭云煩苛者多嫉妎言煩苛之人多嫉妬芾、小也。（芾者小貌○芾音貝）〔疏〕芾小也○釋曰芾是木榦及葉之小者也召南云蔽芾甘棠此比於大木爲小也我行其野云蔽芾其樗鄭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樗葉之始生形亦小也郭云芾者小貌迷、惑也。狃、復也。（狃忕復爲○狃女九切復扶又切）〔疏〕迷惑也狃復也○釋曰小雅節南山云俾民不迷謂不惑也狃復習也郭云狃忕復爲孫炎云狃忕前事復爲也說文云狃狎也忕習也鄭風云將叔無狃毛傳云狃習也桓十三年左傳云莫敖狃於蒲騷之役杜注云狃忕也然則狃忕皆貫習之義復亦貫習之意也逼、迫也。般、還也。（左傳曰般馬之聲○般音班還音旋）〔疏〕逼迫也般還也○釋曰逼相急迫也般還反也注左傳曰般馬之聲者襄十八年晉大夫邢伯告中行伯之辭也班、賦也。（謂布與）〔疏〕班賦也○釋曰郭云謂布與桓六年左傳云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聘禮記云肦肉及廋車班肦音義同左傳曰屬役賦丈濟、渡也。濟、成也。濟、益也。（所以廣異訓各隨事爲義）〔疏〕濟渡至益也○釋曰郭云所以廣異訓各隨事爲義方言云過渡謂之涉濟彼注云猶今云濟渡左傳曰濟河焚舟濟又爲成左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濟又爲增益左傳曰盍請濟師於王縎、綸也。（詩曰維絲伊縎縎繩也江東謂之綸○縎音民）〔疏〕縎綸也○釋曰孫炎云皆繩名也郭云縎繩也江東謂之綸注詩曰維絲伊縎者召南何彼襛矣文辟、歷也。（未詳）漦、盈也。（漦漦出涎沫○辟婢亦切漦仕其切）〔疏〕辟歷也漦盈也○釋曰李巡云吐沫漦也郭云漦漦出涎沫鄭語云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韋昭云漦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寬、綽也。（謂寬裕也）〔疏〕寬綽也○釋曰孫炎云性之裕者郭云謂寬裕也皋陶謨云寬而栗衮、黻也。（衮衣有黻文）〔疏〕衮黻也○釋曰郭云衮衣有黻文小雅采菽云玄衮及黼衮少兼有黼黻詩但言及黼嫌於無黻故此釋之毛傳云玄衮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鄭箋云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黻謂絺衣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華、皇也。（釋草曰葟華榮○華胡瓜切）〔疏〕華皇也○釋曰草木之華一名皇樊光引詩云皇皇者華孫炎云皇皇猶煌煌郭云釋草曰皇華榮引之以證皇亦華榮之名昆、後也。（謂先後方俗語）〔疏〕昆後也○釋曰郭云謂先後方俗語大禹謨云官占惟先蔽志昆命元龜彌、終也。（終竟也）〔疏〕彌終也○釋曰郭云終竟也太雅生民云誕彌厥月言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也

爾雅注疏卷三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爾雅疏卷第三（注疏本卷第二）

釋言第二

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言也（注疏本脫也）

故爲之作釋也（閩本監本毛本脫之也元本[illegible]之）

岠齊州以南（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距又作岠同音巨按今釋地作岠釋文同葢失其舊○按依說文本作歫从止俗改从山）

注禮記曰尸謖者（注疏本刪注字○按單疏本所標注字注疏本盡刪今悉補正後不悉出）

還復返也（元本經下載音切還音旋閩本監本誤爲注毛本遂刪改作皆迴返也似郭氏舊有此注矣考此本雪牕本陳本鍾本郎本葛本皆無也）

皆傳車驛馬之名（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驛作馹依經所改釋文音經傳也張戀反注同此本傳誤轉今訂正單疏本經中傳字亦誤轉）

格懷來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徠音來本今作來按釋親來孫陸本亦作徠云音來本亦作來玉篇彳部徠力哀切就也還也今爲來）

厎（釋文唐石經雪牕本同注疏本作底非單疏本經誤底疏中作厎五經文字厂部厎音指致也）

皆見詩傳（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無皆字）

厎祿以德周頌武篇云（注疏本厎誤底下同武上衍下）

今江東呼母爲恀音是（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因別附音切有恀音是三字也全書準此）

無母何恃是也（注疏本脫是也）

畣者應也（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音經畣古荅字一本作荅○按畣字从田絕無文理舊本誤釋作畣从日似近是然亦俗字耳）

大初元年（注疏本大改太）

以禮大陳敘賓客也（閩本監本毛本大陳敘改陳敘于）

幠（釋文唐石經雪牕本元本同單疏本作憮閩本監本毛本作幭皆誤）

無幠無傲（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作無幭無敖亦誤按投壺作無幠無敖非疏引）

幼鞠稚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稚改稺疏中同釋文稺又作稚按釋親稺婦釋文亦作稺云又作稚）

是皆謂年小也（注疏本小改少）

急疾齊整（注疏本疾改速）

革亦急也（注疏本脫也）

云書曰揚側陋者（注疏本刪曰者）

北燕曰遵（單疏本雪牕本同浦鏜云方言作遵）

易曰水洊至（單疏本雪牕本同浦鏜云易洊作洊按易釋文於洊下引爾雅云再也又云于作荐則爾雅有作洊者周易有作荐者）

今呼重蠶爲𧕅（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原舍人本作𧕅音同）

敉義見書（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敉作救因疏引書大誥敉寧字致誤疏中同）

皆憐撫也（注疏本憐改愛）

宋衞邠陶之間（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宋衞改東齊）

故注云撫愛撫也（注疏本注誤上又上撫作憮元本與此同）

齊人謂瘠瘦爲脨（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脫瘦）

瘦臞腐敗（注疏本臞誤瞿周禮廛人釋文臞其俱反又作臞音稍按賈疏本臞作臞）

桄（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桄孫作光古黃反按說文桄充也與橫闌木也連文桄橫字通鄭注禮記樂記孔子閒居皆云橫充也此其證尚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後漢馮異傳皆作橫被四表蓋作桄作橫者爲今文作光者爲古文孔傳堯典云光充也與孫叔然本合賈逵云古文讀應爾雅是爾雅本作光也作桄者蓋李巡本）

書云光被四表（注疏本云改曰）

親暱者恩信必數（注疏本者誤時）

次卽副貳之義（閩本監本毛本義誤貳元本闕）

今呼餈飯爲饙（單疏本雪牕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餈誤資疏中同元本餈誤攸釋文飰字又作餅俗作飯同按玉篇餅飰並俗飯字）

饙熟爲餾（注疏本同詩正義作饙均熟爲餾因連引孫炎注均之日餾而誤衍耳郭釋經稔爲熟詩釋文引孫炎均之日餾引郭注餅熟爲餾可證）

注方言云（注疏本刪注字）

或曰飵（注疏本飵誤餂）

河陰之間曰饐（惡恨切）䬴（五恨切○注疏本音切改大字）

迺裹餱糧（注疏本迺改乃）

矜（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作矜釋文矜音矜本又作矜按廣雅釋詁一矜哀也玉篇卤部矜苦也皆本此經蓋經作矜注作矜後人轉寫亂之）

可矜憐者亦辛苦（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粦力田反本今作憐同按今當作又）

表淳鹵（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鹵改滷按左傳襄二十五年作鹵）

云可矜憐者亦辛苦者小雅鴻鴈云爰及矜人（注疏本矜作矜毛詩唐石經宋本同按釋訓矜憐撫掩之也疏引詩鴻鴈亦作矜華嚴經音義卷上特垂矜念下引毛詩傳矜憐也又引說文字統矜矜也皆從矛令矜憐聲相近故說文毛傳皆云矜憐也鈕樹玉云漢隸字源矜字注引唐君頌不侮矜寡詩序王于矜寡史記有矜在民間日虞舜字皆從矛令）

鹹味極必苦（注疏本味誤殊）

論語云（注疏本脫論）

皆謂蔓莚相被及（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蔓莚以戰反相連不斷又音延本今作延按蔓莚字古皆從艹作莚華嚴經音義卷上引爾雅覃延也引郭注謂蔓莚相被及也與釋文同此經作延注作莚之明證釋草蔨鹿藿蘐大苦注蔓延生釋文蔓莚皆作蔓莚毛詩旄丘傳曰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釋文蔓莚以戰反又音延茙蘭箋云恆蔓延於地釋文云本或作蔓莚於地）

視民不恌是也（元本同監本毛本恌作佻與經合左傳昭十年及說文玉篇皆引詩視民不佻此從心蓋依今詩改）

注詩曰不可以茹者（注疏本刪注字）

皆見詩書（雪牕本注疏本無皆字）

注皆見詩書者（注疏本刪注字）

尚書誥誓之篇是也（閩本監本毛本篇改類元本此字實闕）

競逐彊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彊巨丈反注同本或作彊字又其良反按此蓋經作彊盛字注用勉強字）

皆自勉彊（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作皆自強勉按強勉猶彊勉也漢書董仲舒傳事在彊勉而已矣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此當從雪牕本古彊強通）

皆自勉彊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彊改強下彊梁同）

故皆爲禁也（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脫也）

言文采著明也（閩本監本毛本下衍一字元本實闕）

注詩曰齊子愷悌者（注疏本刪注字）

士者男子之人大號（注疏本同浦鏜云人大二字疑美字之誤）

蓋割裂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蓋古害反舍人本作害按書呂刑鰥寡無蓋蓋卽害字之借言堯時鰥寡無害也釋名害割也書堯典洪水方割大誥天降割之類皆害字之借割與蓋亦音相近書君奭割申勸寧王之德鄭注緇衣云割之言蓋是也）

今俗語呼樹蔭爲庥（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庥作麻按釋文庥字亦作蔴依經當作庥又作蔴蓋以樹蔭義改從艹耳釋詁注云蔴爆樂釋文庥又作蔴同）

福履將之（單疏本雪牕本同按此當如釋詁注引詩福履綏之毛傳履祿也本此經樛木詩一章福履綏之二章福履將之）

注禮可以履行見易者（注疏本刪注字）

薆隱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薆隱皆音愛按亦作愛詩烝民愛莫助之毛傳愛隱也本此經而字作愛可證）

基經也基設也○釋曰基牆下止也（注疏本刪上八字止作土按說文基牆始也玉篇址基也廣韵基址也然則此止當爲址合上字土字始得之）

祥吉之先見（注疏本同雪牕本作謂吉之先見）

禖福之祥（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福誤祥）

兆域也（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兆本又作垗按依說文垗正字也兆假借字也）

注書曰肇牽車牛者（注疏本刪注字）

浹徹也（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浹子協反郭音接詹事錢大昕云說文無浹字當作挾詩使不挾四方毛傳挾達也漢儒讀徹爲通通達義同按爾雅當本作挾徹也與上挾藏也同字異訓詩釋文挾子燮反與郭音接正合正義曰挾者周匝之義周禮所謂浹日周禮釋文挾日字又作浹凡挾作浹者皆後人所改）

小雅楚茨云（注疏本云上衍篇）

注易曰不速之客者（注疏本刪注之二字）

注詩曰來獻其琛者（注疏本刪注字）

士之俊選者借譬爲名焉故郭云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注疏本作士之俊選者是也刪借譬以下一十七字）

淩慄戰慄（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淩郭注意當作㥄埤蒼云㥄慄也按陸謂注意當作㥄則字不作㥄矣或謂注當作㥄非下注云強梁淩暴亦用水旁字）

淩慄也慄慼也○釋曰（注疏本刪）

㥄慄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㥄誤淩）

郭云㥄慄戰慄（注疏本云誤言）

注左傳云（注疏本刪注字）

周官曰（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作周禮曰按郭注多引周禮凡釋詁釋官釋器釋天旌旂釋丘釋草釋畜共十二見皆作周禮惟此及釋天講武注作周官）

偁舉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音下稱好也尺證反此偁字不出音蓋本作稱李善注文選陸士衡演連珠引爾雅稱舉也郭注引書偁爾戈今尚書作稱）

注偁爾戈者（注疏本刪注字）

之死矢靡它（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它改他按唐石經毛詩作它）

竝兩船（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併字又作竝按釋水大夫方舟注亦云併兩船此作竝非）

潛行游水底（單疏本雪牕本同葉鈔釋文底作底）

強（雪牕本同單疏本注疏本作彊唐石經先作彊後改強按注云彊梁淩暴疏引詩序彊暴之男則字當從彊上文競）

逐彊也疏云馳逐者亦彊梁可互證石經原刻是

强梁淩暴（雪牕本同注疏本强作彊疏云彊梁者好淩暴於物淩字從冫非五經文字云淩水名經典或以爲侵陵字）

宨（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作窕注及疏準此元本作宨按葉鈔釋文宨肆也吐彫反窕閒也郭徒了反與唐石經皆畫然有別玉篇廣韻脫宨字今本皆作窕誤甚詩大明正義引釋言及郭注作宨集韻二十九筱於宨下引爾雅肆也謂輕宨放肆類篇宀部宨下引爾雅肆也此其證左傳成十六年楚師輕窕釋文勑彫反依義當作宨）

戴弁俅俅（單疏本元本閩本毛本同雪牕本監本戴改載按毛詩絲衣載弁俅俅箋云載猶戴也葢古文作載今文作戴韓魯詩當有作戴者玉篇頁部引詩戴弁俅俅可證）

幽亦薶也（注疏本同雪牕本薶改埋係俗省按釋文邢疏皆作薶）

氂謂毛罽也（注疏本氂下衍所）

若今之火鑪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鑪改爐）

平均賦也（注疏本平改評按下云凡相賦斂謂之平均本此）

盡起而築之（注疏本築改筑按書釋文築音竹本亦作筑馬云築拾也單疏本引書不隨經改字故足據）

今江東呼大爲駔（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謼火乎反或作呼同按說文謼召字在言部呼吸字在口部此當從陸本）

駔猶麤也（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麤作麄俗字）

水中簰筏（注疏本簰作篺單疏本作簰後剜改作篺按葉鈔釋文作簰引方言泭謂之簰簰謂之筏與此合○按廣韻集韻有簰單字無篺字）

龕（注疏本同唐石經雪牕本作龕當據以訂正單疏本此頁係明人補刻不足據按釋文龕苦南反字或作龕本今作龕今本多誤九經字樣云龕龍兒也從龍今聲作龕訛玉篇龕苦含切龍兒也受也盛也字皆從今）

苑彼桑柔（閩本監本毛本苑改菀按葉鈔釋文詩桑柔作苑單疏本補刻作菀非今據元本訂正）

洵又爲龕未詳（閩本監本毛本龕作龕單疏本補刻同今據元本訂正）

今荆楚人皆云遝音沓（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釋文沓與上同亦徒荅反）

是不非（監本毛本下衍也補刻亦剜擠也字茲據元本閩本訂正）

畫者爲形象（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象改像）

畫繢之事（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繢改繪）

天之方懠音薺（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

郭云詩曰天之方懠者大雅版篇文也（閩本監本毛本郭改注版篇改板之元本作郭云版篇二字實闕按詩上帝板板釋訓作版版後漢書董卓傳注文選辨命論注皆引詩上帝版版）

天子葵之（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葵改揆按單疏本及元本疏引詩天子葵之揆之以日二字畫然有別）

土巳耕者曰田（元本巳字空闕閩本監本毛本改作田）

硈（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硈苦角反邢疏云硈當從告說文別有硈石堅也字異義同按說文硞石聲從石告聲苦角切段玉裁云據說文知爾雅硈必硞之誤非告聲不得苦角切也五經文字硈口八反又苦角反見爾雅蓋張氏所見本始誤從吉矣）

硈（苦學切）當從告（注疏本音切改大字下同）

棄我如遺（注疏本同浦鏜依詩改作棄予云我字誤按文選郭泰機荅傅咸一首棄我忽若遺李注引毛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又新序雜事五引詩棄我如遺是未可據今詩改也）

聰明睿智曰獻（單疏本雪牕本同浦鏜云諡法解智作哲）

不可襄（陳本同雪牕本注疏本作不可襄也）

乃古古而如此（注疏本古古改自古）

縭者繫（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下有也）

縭繫著則介閡也（注疏本著誤者）

今江東皆言謼（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音經謼又作呼）

毛傳云苞積（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下增也）

根相迫迮梱緻（注疏本誤作逼迮梱緻按此與正義本同定本緻作致）

寐而覺之曰寤（注疏本覺下衍寤）

猷來無棄（單疏本雪牕本同按棄當作止詩陟岵首章猶來無止毛傳猶可也與郭義同二章猶來無棄）

外禦其侮（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剜改侮爲務監本毛本承之按毛詩外禦其務箋云務侮也本此經言務爲侮之假借也故郭注引詩以證務義之爲侮雖有春秋內外傳引詩外禦其侮而此注必當同毛作務矣）

水懦民狎而翫之（注疏本同浦鏜依今左傳作水懦弱云脫弱字按偶少一字亦可不補）

菼薍也（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薍五患反按此係釋草文誤入郭氏言菼草色如騅云云本上文菼騅也之注而誤在此下可證詩大車毳衣如菼毛傳菼騅也箋云菼薍也正義曰菼騅釋言文菼薍釋草文分析最精釋文薍字音亦後人竄入）

末辨草名（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辨改辯）

粲餐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飧謝素昆反說文云餔也字林云水澆飯也本又作餐施七丹反字林云呑食按說文飧餔也从夕食餔日加申時食也餐呑也从食奴聲湌餐或从水葢爾雅作飧爲正字毛詩傳作餐爲假借字此當從陸本）

今河北人呼食爲餐（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餐改粲）

赦命不渝（元本監本同誤也閩本毛本改作舍命按箋云舍猶處也）

夷悅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恞本又作夷音同按玉篇心部恞悅也本此經作恞注引詩作夷亦異文之證）

伯舅耋老服虔云七十曰耋（注疏本云改曰元本閩本脫下八字）

跋蹎（丁千切）跲躓（竹二切○注疏本音切改大字）

謂領下垂胡（注疏本領改頷）

小雅南有嘉魚云（注疏本脫云）

戎相也（如字注同）一云相助也（息亮切○注疏本音切改大字）

飫非公朝私飲酒也（注疏本同詩常棣正義私下衍飫字浦鏜反據以補此誤甚）

熾盛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晠市正反本作盛同按釋詁美也注皆美盛之貌釋文盛或作晠同玉篇晟明也廣韻晟熾也集韻云或作晠）

豔妻煽方處（閩本監本同毛本豔改艷元本此字闕）

圭末四出故也（注疏本末誤本）

宨（釋文唐石經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及此本作窕訛今訂正）

無淪胥以鋪（注疏本同浦鏜云無衍字）

謂逃去（注疏本同雪牕本作謂逃亡）

孫猶孫也（注疏本下孫改遜）

孫之猶言爲孫（元本同監本毛本及穀梁傳作孫之爲言猶孫閩本爲言二字剜改段玉裁云此本誤今訂正）

斃踣也（單疏本雪牕本同斃字唐石經闕釋文獘字亦作弊又作斃○案從犬與從廾一也後人訓死者改爲斃）

却偃（雪牕本同單疏本注疏本却作郤○案郤却正俗字）

前郤顚倒之名也（注疏本倒改覆元本此字實闕）

射之斃鄭注云（注疏本射誤躳注誤箋元本注字實闕）

虹潰也（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虹音洪顧作訌音同李本作降下江反按毛詩抑實虹小子傳虹潰也召旻蟊賊內訌傳訌潰也說文訌讀也从言工聲詩曰蟊賊內訌葢虹假借字訌正字虹訌皆工聲陸德明作虹與抑合顧野王作訌與召旻合陸顧本皆郭本也李巡本作降古降與虹音同亦是假借字）

召旻云（注疏本脫云）

膠黏䵒也（注疏本同雪牕本作膠黏無䵒字別附音切云䵒女乙反注與音相連今本葢因此衍䵒字○按黏䵒雙聲字未必䵒爲衍也）

䵒𪏰黏也（注疏本𪏰誤𪏰丨或曰𪏰同釋文云䵒字又作𪏰𪏰亦𪏰之誤玉篇𪏰而與切黏也）

得自申展者皆適意也（注疏本脫者也字）

以諭諸侯之德（注疏本諭作喻）

梅惿（音匿）赧慙也（注疏本音匿改大字別附於後監本毛本梅改挴元本閩本亦作梅下晉曰梅同○按方言作挴从手是也）

㥏（音腆）恧（女六切）慙也（注疏本㥏誤倎下同音切改大字○按唐人疏內間出雙行小字邢氏用其法）

趙魏之間謂之𦕝（音密亦音祕○注疏本音切改大字）

殛（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殛紀力反段玉裁云殛經注皆作極按詩菀柳後予極焉箋云極誅也正義曰極誅釋言文閟宮致天之届箋云届殛也殛紂於商郊牧野釋文届極紀力反下同正義曰届極釋言文釋言又云極誅也此經作極之證書洪範鯀則殛死釋文殛紀力反本或作極音同周禮大宰之職注殛鯀於羽山葉鈔釋文極紀力反此注作極之證爾雅釋文當與毛詩周禮同作極唐石經作殛非書釋文作殛葢開寶所改陸氏原本當亦作極）

注書曰翌日乃瘳者（注疏本脫者）

讀即謹讀（注疏本脫下讀）

降此鞫訩（浦鏜改鞫爲鞠云從言誤按說文本從言鞫爲蹋鞠字義別唐石經毛詩鞫皆作鞫惟采芑節南山蓼莪誤作鞠此引節南山作鞫可以補正唐石經之誤不當反據俗本毛詩改）

已復於事而逡（單疏本雪牕本同按齊語有司已於事而竣凡六見無復字此蒙上文鄉長復事引之有司即鄉長也說文竣下引國語曰有司已事而竣則今本於字亦當衍一切經音義卷九引爾雅逡退也郭氏曰逡巡卻退也文選東都賦注引郭注曰逡巡卻去也今本無此五字爾雅正義據文選注補）

頓躓倒仆（單疏本雪牕本同按此經作疐注作躓爲經注異文之明證釋文疐躓各爲音）

大雅瞻卬云（注疏本卬改仰）

奄同也（陳本同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皆作弇此與下文弇葢也異字葢據注誤改當訂正）

奄有龜蒙（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按奄當依經作弇說文廾部弇葢也大部奄覆也爾雅蒙荒奄也即說文大部字爾雅弇同也弇葢也即說文廾部字閟宮上言泰山巖巖魯邦所至故此言同有龜山蒙山也葢毛詩假借作奄魯韓詩作弇）

弇奄揜音義同（注疏本脫奄）

主持辦具也（元本同閩本剜改作握持監本毛本承之）

振者奮迅（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迅改訊與經同）

郭云振者奮迅（注疏本迅下衍也）

振書端書（按此用曲禮文也單疏本不誤注疏本作端冊誤也）

閱恨也（釋文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恨孫炎作很云相很戾春秋僖二十四年正義曰釋言云閱很也孫炎云相很戾也李巡本作恨注云相怨恨按詩常棣兄弟閱于牆毛傳閱很也本此經是當從孫叔然本李巡本作恨誤也郭氏據李本兼用其義失之○按廣雅很恨也是其義通也）

小雅常棣云（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常改棠）

忿爭之名（注疏本爭誤呼）

燬（呼隗切）火也（注疏本音切改大字下燬字音同）

遇偶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按文選讓宣城郡公表偶識量已注引爾雅曰偶遇也郭氏曰偶爾值也與山巨源絕交書偶與足下相知注引爾雅曰偶遇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偶成下引字林偶合也引爾雅偶遇也郭氏曰偶爾相值者矣卷九偶得下引爾雅偶遇也郭氏曰偶爾相值據此知唐以前爾雅作偶遇也郭注作偶爾相值即釋經之遇今本經又誤倒注衍遇字）

曩而言戲也（單疏本雪牕本同按國語晉語作曩而言戲乎也與邪古通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也義作邪說詳顏氏家訓）

注國語曰（注疏本刪注字）

人皆集於苑（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苑改菀按明道本國語作苑與此合下同）

如有所聞之乎是也（注疏本如有作抑有據國語改按如當讀而）

注詩曰不遑啟處者（注疏本刪注字）

小雅駟牡文（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駟改四按儀禮既夕禮疏引鄭駁異義云小雅駟牡騑騑王氏詩考引之未可據今本輕改）

楷柱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引王善堂九經本亦作楷五經文字木部引爾雅楷柱也監本毛本作揩拄非按釋文作楷柱云說文作楷柱皆從木然則今本從手據釋文改也按郭注云相揩拄義當從手若經字則本從木）

黹紩也（唐石經作黹單疏本作黹毛本作黹所紩衣玉篇廣韻皆作黹黹黹黹同本作黹雪牕本作黹元本作黹此本舊作黹經考文提要引王善堂九經本亦作黹）

黹黹希繡希讀爲黹（注疏本希誤絺又脫希讀二字元本繡誤綉）

更迭（雪牕本注疏本同一切經音義卷一卷十六卷十七卷二十二四引皆作遞更易也）

譬況（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辟況本亦作譬同按古譬況字多作辟此當從陸本）

取辭之所之如矢也（注疏本脫之所之三字）

則廩廥皆囷倉之別名（注疏本皆誤百）

謂詐爲敵國之人（元本詐作詳閩本監本毛本遂改佯）

又鄭注周禮掌戮云（注疏本又誤人）

跳一名刖斷足刑也（注疏本足誤人元本一字實閩本監本毛本改刑）

塊（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塊本作凷說文云塊俗凷字也凷一名塊邢疏引郭云土凷也葢經作凷注作塊後人轉寫亂之）

枕凷以堛（單疏本雪牕本同按疏云凷當作王此葢因經文塊作凷相涉致誤）

屏營仿偟於山林之中（元本同閩本監本作傍偟毛本作傍徨按國語明道本作仿宋公序補音作傍今本葢據補音改）

墣（匹角切）亦塊也（注疏本音切改大字匹誤四）

凷當作王（元本王誤上閩本監本毛本誤土）

糜也（雪牕本同誤也釋文單疏本注疏本皆作糜當據以訂正釋文注中亦誤作麋鹿字）

王藻云纊爲繭（此與今禮記同注疏本作續爲繭與釋文引玉藻合）

纊謂今之新緜（注疏本緜改綿下同）

然則襺是袍之別名（此本舊作繭係剜改今據注疏本訂正此與經中襺字必當從衣）

注左傳曰重襺衣裘者（單疏本此頁自襺字起以下補刻極劣此襺字空闕葢據今左傳作繭剜改也按注疏本此作襺與下引左傳文作繭不同今訂正釋文標注重襺衣裘）

襄二十一年傳云（注疏本衍作魯襄公）

重繭衣裘（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繭改襺）

姡面醜也（詩正義同今說文作面醜也係淺人所改浦鏜反據以改此誤甚爾雅醜姡也說文姡面姡也轉相訓）

鬻糜也（單疏本無此經及疏因并釋於上文餬饘也下此不重出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並有據以增入）

翢（葉鈔釋文唐石經雪牕本元本同通志堂釋文及閩本監本毛本作翿單疏本此頁補刻故作翿按玉篇翿纛也廣韻翿羽葆幢皆本此經）

纛也（單疏本雪牕本同唐石經纛作纛下纛翳也同釋文纛字又作翳葉鈔本作字又作纛則正文當作纛詩君子陽陽毛傳翿纛也釋文云纛徒報反俗作纛可證五經文字云纛見詩作纛訛）

舞者所以自蔽翳（雪牕本注疏本同詩君子陽陽正義引郭云所持以自蔽翳也按持字當有）

然則翢一名爲纛（閩本監本毛本一作又元本闕）

頫苛者多嫉妎（單疏本雪牕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元本妎作妬葢因疏云言頫苛之人多嫉妬致誤）

謂檽葉之始生（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謂誤爲）

狃忕復爲（雪牕本忕作忕盧文弨曰忕從大聲從犬者訛注疏本作伏更誤下同後漢書馮異傳注引此作慣忕復爲之也）

孫炎云（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云改曰）

忕習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忕誤伏浦鏜云說文無忕字按詩蕩釋文及詩四月正義春秋桓十三年正義皆引說文忕習也與此合犬部狃下云犬性忕也尤爲本有忕字之證）

般還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般郭音班左傳云役將般矣是也按此經當本作班還也與下班賦也爲同字異言之證注引左傳般馬之聲今襄十八年傳作班馬之聲可證一音蒲安反非）

注左傳曰般馬之聲者襄十八年（注疏本脫注毛本襄下衍公）

召南何彼穠矣文（注疏本同按五經文字衣部云襛見詩風從禾者訛然則唐本毛詩已有從禾者矣）

辟歷也（唐石經雪牕本同單疏本此經無疏凡注云未詳及重出者邢氏例不爲疏因不標經通書準此）

漉漉出涎沫（雪牕本注疏本同此經作盝注作漉釋文涎字當作次又作涎字林云口液按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束晳餅賦曰行人失涎於下風郭注爾雅云涎沫也與陸本正合）

以同于庭（閩本同元本作以司監本毛本作以伺皆誤此與明道本國語合韋注云共處曰同）

華皇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作皇華也非釋草注引此作華皇也段玉裁云今本因注引釋草葟華榮而例改一例此言華本草木之花引申之則凡煌煌者皆得曰華也禮記玉藻注云華黃色也古皇黃通華與皇雙聲故訓詁如此說文引皣華也爲釋草文而非釋言文）

葟華榮（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作皇華榮釋文皇胡光反釋草釋文葟音皇本亦作皇）

爾雅注疏卷三挍勘記終

爾雅疏卷第四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

勑校定

釋訓第三

〔疏〕（釋曰案釋詁云訓道也周禮地官有土訓誦訓鄭司農注云謂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以告道王也後鄭云玄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誦訓能訓說四方所誦習及人所作爲及時事然則此篇以物之事義形貌告道人也故曰釋訓案此所釋多釋詩文故郭氏即以詩義解之）

明明、斤斤、察也。（皆聰明鑒察○斤居覲反○）〔疏〕（明明斤斤察也○釋曰舍人曰明明言其明甚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大雅常武云赫赫明明舍人斤斤物精詳之察也孫炎曰斤斤重慎之察也周頌執競云斤斤其明聰明鑒察也）

條條、秩秩、智也。（皆智思深長○條由）〔疏〕（條條秩秩智也○釋曰皆智思深長也小雅賓之初筵云左右秩秩言其威儀審智不失禮也）

穆穆、肅肅、敬也。（皆容儀謹敬）〔疏〕（穆穆肅肅敬也○釋曰周頌雝篇云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皆助祭之時容儀謹敬也）

諸諸、便便、辯也。（皆言辭辯給○便婢緜反）〔疏〕（諸諸便便辯也○釋曰皆言辭辯給也論語云便便言小雅采菽云平平左右毛傳云平平辯治也便平古今字）

肅肅、翼翼、恭也。（皆恭敬）〔疏〕（肅肅翼翼恭也○釋曰皆恭敬也大雅思齊云肅肅在廟大明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言文王及羣臣恭敬貌也）

廱廱、優優、和也。（皆和樂○廱於容反）〔疏〕（廱廱優優和也○釋曰大雅思齊云雝雝在宮商頌長發云敷政優優此皆人君德政和樂也）

兢兢、憴憴、戒也。（皆戒慎）〔疏〕（兢兢憴憴戒也○釋曰小雅小旻云戰戰兢兢大雅抑篇云子孫繩繩此皆小心戒慎也憴繩音義同）

戰戰、蹌蹌、動也。（皆恐動趨步）〔疏〕（戰戰蹌蹌動也○釋曰小旻云戰戰兢兢楚茨云濟濟蹌蹌此皆恐動趨走威儀謹敬也）

晏晏、溫溫、柔也。（皆和柔）〔疏〕（晏晏溫溫柔也○釋曰衛風氓篇云言笑晏晏大雅抑篇云溫溫恭人此皆寬綏和柔也）

業業、翹翹、危也。（皆懸危）〔疏〕（業業翹翹危也○釋曰大雅召旻云兢兢業業豳風鴟鴞云予室翹翹此皆懸危恐懼也）

惴惴、憢憢、懼也。（皆危懼○惴之瑞反憢許堯反）〔疏〕（惴惴憢憢懼也○釋曰秦風黃鳥云惴惴其栗豳風鴟鴞云予維音嘵嘵此皆危恐懼戰也）

番番、矯矯、勇也。（皆壯勇之貌○番波矯居兆反）〔疏〕（番番矯矯勇也○釋曰大雅崧高云申伯番番魯頌泮水云矯矯虎臣此皆武夫壯勇之貌）

桓桓、烈烈、威也。（皆嚴猛之貌）〔疏〕（桓桓烈烈威也○釋曰皆威武嚴猛之貌周頌桓篇云桓桓武王小雅黍苗云烈烈征師）

洸洸、赳赳、武也。（皆果毅之貌）〔疏〕（洸洸赳赳武也○釋曰大雅江漢云武夫洸洸周南兔罝云赳赳武夫此皆武夫果毅之貌左傳殺敵爲果致果爲毅）

藹藹、濟濟、止也。（皆賢士盛多之容止○藹烏害反濟子禮反）〔疏〕（藹藹濟濟止也○釋曰大雅卷阿云藹藹王多吉士小雅楚茨云濟濟蹌蹌此皆王朝賢士盛多之容止）

（也）悠悠、洋洋、思也。（皆憂思○思賜）〔疏〕（悠悠洋洋思也○釋曰鄭風子衿云悠悠我思邶風二子乘舟云中心養養此皆想念憂思也洋養音義同又中庸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鄭玄云洋洋人想思其傍佛之貌）

蹶蹶、踖踖、敏也。（皆便速敏捷○踖夕）〔疏〕（蹶蹶踖踖敏也○釋曰唐風蟋蟀云良士蹶蹶小雅楚茨云執爨踖踖此皆便速敏捷於事也）

甍甍、增增、衆也。（皆衆夥之貌）〔疏〕（甍甍增增衆也○釋曰周南螽斯云螽斯羽甍甍兮魯頌閟宮云烝徒增增此皆人物衆夥之貌楚人謂多爲夥）

烝烝、遂遂、作也。（皆物盛興作之貌）〔疏〕（烝烝遂遂作也○釋曰皆物盛興作之貌也魯頌泮水云烝烝皇皇）

委委、佗佗、美也。（皆佳麗美豔之貌○佗陀）〔疏〕（委委佗佗美也○釋曰李巡曰皆寬容之美也孫炎曰委委行之美佗佗長之美詩鄘風君子偕老云委委佗佗毛傳云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是皆佳麗美豔之貌也）

怟怟、惕惕、愛也。（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也怟怟未詳○怟徒啟反）〔疏〕（怟怟惕惕愛也○釋曰李巡曰怟怟和適之愛也注詩云心焉惕惕者陳風防有鵲巢文云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也者燕人韓嬰爲詩作傳名曰韓詩以此惕惕爲悅人故言愛也）

偁偁、格格、舉也。（皆舉持物）〔疏〕（偁偁格格舉也○釋曰皆謂舉持物也）

蓁蓁、孽孽、戴也。（皆頭戴物）〔疏〕（蓁蓁孽孽戴也○釋曰周南桃夭云其葉蓁蓁衛風碩人云庶姜孽孽此皆頭戴物婦人盛飾貌）

懕懕、媞媞、安也。（皆好人安詳之容○懕於占反媞題）〔疏〕（懕懕媞媞安也○釋曰秦風小戎云懕懕良人毛傳云懕懕安靜也孫炎曰媞媞行步之安也魏風葛屨云好人提提毛傳云提提安諦謂行步安舒而審諦也此皆好人安詳之容也）

祁祁、遲遲、徐也。（皆安徐）〔疏〕（祁祁遲遲徐也○釋曰皆安徐也豳風七月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丕丕、簡簡、大也。（皆多大）〔疏〕（丕丕簡簡大也○釋曰書立政云以並受此丕丕基周頌執競云降福簡簡是皆多大之稱）

存存、萌萌、在也。（萌萌未見所出）〔疏〕（存存萌萌在也○釋曰謂存在也易繫辭云成性存存萌萌字書作蕄說文云作䕄郭云未見所出）

懋懋、慔慔、勉也。（皆自勉強○懋茂慔暮）〔疏〕（懋懋慔慔勉也○釋曰皆自勉強也書曰懋哉懋哉慔與慕同）

庸庸、慅慅、勞也。（皆劬勞也○慅蚤）〔疏〕（庸庸慅慅勞也○釋曰皆劬勞也有功庸者皆勞也小雅巷伯云勞人草草毛傳云草草勞心也又陳風月出云勞心慅兮慅草音義同）

赫赫、躍躍、迅也。（皆盛疾之貌○赫音釋）〔疏〕（赫赫躍躍迅也○釋曰孫炎云赫赫顯著之迅大雅常武云赫赫業業毛傳云赫赫然盛也巧言詩云躍躍毚兔是皆顯盛迅疾之貌）

綽綽、爰爰、緩也。〔疏〕（綽綽爰爰緩也○釋曰皆寬緩也小雅角弓云綽綽有裕毛傳云綽綽寬也王風兔爰云有兔爰爰毛傳云爰爰緩意郭云悠悠偁偁丕丕簡簡存存懋懋庸庸綽綽盡重語者言此數字單言之其義亦同但古人有重語者故復出之）

坎坎、壿壿、喜也。（皆鼓舞懽喜○壿七旬反）〔疏〕（坎坎壿壿喜也○釋曰皆鼓舞懽喜也小雅伐木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鄭箋云爲我擊鼓坎坎然）

爲我與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已也墫蹲音義同

瞿瞿、休休、儉也。皆良士節儉○瞿居其反〔疏〕瞿瞿休休儉也○釋曰李巡曰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唐風蟋蟀云良士瞿瞿毛傳云瞿瞿然顧禮義也又云良士休休毛傳云休休樂道之心皆良士節儉也

旭旭、蹻蹻、憍也。皆小人得志憍蹇之貌○蹻巨虐反憍嬌夭反〔疏〕旭旭蹻蹻憍也○釋曰郭氏讀旭旭爲好好小雅巷伯云驕人好好鄭箋云好好者喜讒言之人也大雅板篇云小子蹻蹻毛傳云蹻蹻驕貌是皆小人得志憍蹇之貌也

夢夢、訰訰、亂也。皆闇亂○夢亡工反訰之閏反〔疏〕夢夢訰訰亂也○釋曰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大雅抑篇云視爾夢夢又曰誨爾諄諄皆是闇亂也訰諄音義同

懪懪、邈邈、悶也。皆煩悶○懪雹〔疏〕懪懪邈邈悶也○釋曰懪懪煩悶也舍人曰邈邈憂悶也大雅抑篇云聽我藐藐毛傳云藐藐然不入也是皆煩悶之謂也

儚儚、洄洄、惛也。皆迷惛○儚亡崩反〔疏〕儚儚洄洄惛也○釋曰皆迷亂惛惑也郭音義云洄本作慅音草

版版、盪盪、僻也。皆邪僻〔疏〕版版盪盪僻也○釋曰皆邪僻也李巡曰版版失道之僻也盪盪者弗思之僻也大雅板篇上帝板板毛傳云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鄭箋云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又蕩篇云蕩蕩上帝鄭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版板盪蕩音義同

爞爞、炎炎、薰也。皆旱熱薰炙人○爞音同〔疏〕爞爞炎炎薰也○釋曰皆旱熱之氣薰炙人也大雅雲漢云蘊隆蟲蟲毛傳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又云赫赫炎炎毛傳云赫赫氣也炎炎熱氣也爞蟲音義同

居居、究究、惡也。皆相憎惡〔疏〕居居究究惡也○釋曰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唐風羔裘云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又曰自我人究究毛傳曰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也是皆相憎惡也

仇仇、敖敖、傲也。皆傲慢賢者○敖五高反傲五耗反〔疏〕仇仇敖敖傲也○釋曰小雅正月云執我仇仇毛傳云仇仇猶謷謷也鄭箋云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大雅板篇云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毛傳云囂猶謷謷也鄭箋云我就女而謀欲忠告以善道女反聽我言謷謷然不肯受是皆傲慢賢者敖謷囂音義同

佌佌、瑣瑣、小也。皆才器細陋○佌音此〔疏〕佌佌瑣瑣小也○釋曰皆才器細陋也小雅正月云佌佌彼有屋毛傳云佌佌小也鄭箋云此言小人富也舍人曰瑣瑣計謀褊淺之貌節南山云瑣瑣姻亞鄭箋云瑣瑣婚姻妻黨之小人

悄悄、慘慘、慍也。皆賢人愁恨〔疏〕悄悄慘慘慍也○釋曰慍恨怒也皆賢人愁恨也邶風柏舟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毛傳云慍怒也悄悄憂貌李巡曰慘慘憂之慍大雅抑篇云我心慘慘毛傳云慘慘憂不樂也

痯痯、瘐瘐、病也。皆賢人失志懷憂病也○痯管瘐羊主反〔疏〕痯痯瘐瘐病也○釋曰小雅杕杜云四牡痯痯毛傳云痯痯罷貌又大雅板篇云靡聖管管毛傳云管管無所依也小雅正月云憂心愈愈毛傳云愈愈憂懼也此皆賢人失志懷憂病也

殷殷、惸惸、忉忉、慱慱、欽欽、京京、忡忡、惙惙、怲怲、弈弈、憂也。此皆作者歌事以詠心憂○惸瓊慱團怲柄〔疏〕殷殷至憂也○釋曰小雅正月云憂心慇慇毛傳云慇慇然痛也又云憂心惸惸毛傳云惸惸憂意也檜風羔裘云勞心忉忉鄭箋云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忉忉然又素冠云勞心慱慱毛傳云慱慱憂勞也秦風云憂心欽欽毛傳云思望之心中欽欽然小雅正月云憂心京京毛傳云京京憂不去也召南草蟲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毛傳云忡忡猶衝衝也鄭箋云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又曰憂心惙惙毛傳云惙惙憂也小雅頍弁云憂心怲怲毛傳云怲怲憂盛滿也又云憂心弈弈毛傳云弈弈然無所薄也此皆作者歌事以詠心憂也

畇畇、田也。言墾辟也○畇音巡〔疏〕畇畇田也○釋曰謂耕墾開辟土田畇畇然也小雅信南山云畇畇原隰毛傳云畇畇墾辟貌

畟畟、耜也。言嚴利○畟楚力反〔疏〕畟畟耜也○釋曰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周頌良耜云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毛傳云畟畟猶測測也鄭箋云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菑是南畝也是言耜之嚴利也

郝郝、耕也。言土解○郝釋〔疏〕郝郝耕也○釋曰謂耕地其土解散郝郝然也周頌載芟云其耕澤澤鄭箋云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郝郝澤澤竝音釋其義亦同

繹繹、生也。言種調〔疏〕繹繹生也○釋曰舍人云穀皆生之貌載芟云驛驛其達毛傳云達射也鄭箋云達出地也是言其種調勻皆出地而生也繹與驛音義同

穟穟、苗也。言茂好也○穟音遂〔疏〕穟穟苗也○釋曰大雅生民云禾役穟穟毛傳云役列也穟穟苗好美也是言茂好也

緜緜、穮也。言芸精○穮方遙反〔疏〕緜緜穮也○釋曰孫炎云緜緜言詳密也載芟云緜緜其麃毛傳云麃耘也說文云穮耨鉏田也字林云穮耕禾間也是言芸耨精也穮麃耘芸音義同

挃挃、穫也。刈禾聲○挃丁秩反穫戶郭反

栗栗、衆也。積聚緻〔疏〕挃挃穫也栗栗衆也○釋曰孫炎云挃挃穫聲也李巡曰栗栗積聚之衆也良耜云穫之挃挃積之栗栗毛傳云挃挃穫聲也栗栗衆多也小爾雅云截穎謂之挃故郭云刈禾聲積聚緻也緻謂密也

溞溞、淅也。洮米聲○溞蕭刀切淅音錫

烰烰、烝也。氣出盛〔疏〕溞溞淅也烰烰烝也○釋曰大雅生民云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毛傳云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鄭箋云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簠簋之實故郭云洮米聲氣出盛也溞叟音異義同烰浮音義同

俅俅、服也。謂戴弁服〔疏〕俅俅服也○釋曰周頌絲衣云載弁俅俅毛傳云俅俅恭順貌鄭箋云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故郭云謂戴弁服

峨峨、祭也。謂執圭璋助祭〔疏〕峨峨祭也○釋曰大雅棫樸云奉璋峨峨毛傳云半圭曰璋峨峨盛壯也鄭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奉璋之儀峨峨然故郭云執圭璋助祭也

鍠鍠、樂也。鐘鼓音○鍠音黃〔疏〕鍠鍠樂也○釋曰周頌執競云鐘鼓喤喤毛傳云喤喤和也鄭箋云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八音克諧字書云鍠鍠樂之聲也故郭云鐘鼓音鍠喤音義同

穰穰、福也。言饒多〔疏〕穰穰福也○釋曰執競云降福穰穰毛傳云穰穰衆也鄭箋云神與之福又衆大謂如嘏辭也是言得福饒多也

子子、孫孫、引無極也。世世昌盛長無窮〔疏〕子子孫孫引無極也○釋曰子子孫孫小雅楚茨文也引無極也者作者所以釋之也舍人曰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郭云世世昌盛長無窮

顒顒、卬卬、君之德也。道人君者之德望〔疏〕顒顒卬卬君之德也○釋曰此道人君之德望也顒顒卬卬大雅卷阿文也君之德也者作者釋之也案詩云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毛傳云顒顒溫貌卬卬盛貌鄭箋云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

丁丁、嚶嚶、相切直也。丁丁砍木聲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丁音爭〔疏〕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釋曰直猶正也小雅伐木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箋云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故郭云丁丁伐木聲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

藹藹、萋萋、臣盡力也。梧桐茂賢士衆地極化臣竭忠

噰噰、喈喈、民協服也。鳳凰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盡苦忍切喈音皆〔疏〕藹藹至服也○釋曰大雅卷阿云藹藹王多吉士鄭箋云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又云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毛傳云梧桐盛也鳳皇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皇樂德鄭箋云菶菶萋萋喻君德盛也雝雝喈喈喻民臣和協是皆臣下盡力民人協服也故郭云梧桐茂賢士衆地極化臣竭忠鳳皇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也

佻佻、契契、愈遐急也。賦役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遠益急切○佻勑料契苦結反〔疏〕佻佻契契愈遐急也○釋曰愈益也遐遠也謂賦役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遠益急切也小雅大東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毛傳云佻佻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鄭箋云葛屨夏屨也周行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今以履霜送轉餫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又云契契寤歎哀我憚人毛傳云契契憂苦也鄭箋云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歎哀其人民之勞苦是也

宴宴、粲粲、尼居息也。盛飾宴安近處優閑○尼女乙切〔疏〕宴宴粲粲尼居息也○釋曰尼近也謂宴安盛飾近處優閑也小雅北山或燕燕居息毛傳云燕燕安息貌又大東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毛傳云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也鄭箋云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京師人衣服鮮絜[illegible]

哀哀、悽悽、懷報德也。悲苦征役思所生也〔疏〕[illegible]生我劬[illegible]苦郭音[illegible]遲弃木[illegible]役故思[illegible]

儵儵、嘒嘒、罹禍毒也。悼王道[illegible]失所遭[illegible]〔疏〕[illegible]云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毛傳云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鄭箋云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又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毛傳云蜩蟬也嘒嘒聲也鄭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案詩敍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毛傳云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故郭云悼王道穢塞羨蟬鳴自得傷已失所遭讒賊儵踧竝音狄

晏晏、旦旦、悔爽忒也。傷見絕棄恨士失也〔疏〕

晏晏旦旦悔爽忒也○釋曰悔恨也爽忒差失也皆婦人恨夫棄已而行差失也衞風氓篇云總角之晏言笑晏晏信誓旦旦毛傳云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鄭箋云我爲童女未笄結髮宴然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柔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其懇惻款誠案詩敘云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敘其事以風焉故郭云傷見絕棄恨士失也

皐皐、琄琄、刺素食也。（譏無功德尸寵祿也○琄胡犬反刺七賜反）〔疏〕皐皐琄琄刺素食也○釋曰素空也刺無德而空食其祿也舍人曰皐皐不治之貌大雅召旻云皐皐訿訿曾不知玷毛傳云皐皐頑不知其道也鄭箋云玷缺也王政已大壞小人在位曾不知大道之缺某氏云鞙鞙無德而佩小雅大東云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毛傳云鞙鞙玉貌璲瑞也鄭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鞙鞙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飡是也郭云譏無功德尸寵祿也者案鄭注禮記云尸謂不知人事無辭讓也以其尸者神象居位不言但受祭享小人在位亦無言而受寵祿有似於尸故云尸寵祿也琄鞙音義同

懽懽、愮愮、憂無告也。（賢者憂懼無所訴也○懽音貫愮音遙）〔疏〕懽懽愮愮憂無告也○釋曰謂賢者憂懼無所告訴也大雅板篇云老夫灌灌毛傳云灌灌猶欵欵也鄭箋云老夫諫女欵欵然王風云中心摇摇毛傳云摇摇憂無所愬懽灌愮摇音義同

憲憲、洩洩、制法則也。（佐興虐政設教令也）〔疏〕憲憲洩洩制法則也○釋曰李巡曰皆惡黨爲制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諸臣竝爲制作法令大雅板篇云天之方難無能憲憲天之方蹶無能泄泄毛傳云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鄭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皆是佐興虐政設教令也

謔謔、謞謞、崇讒慝也。（樂禍助虐增譖惡也○謞虛各切）〔疏〕謔謔謞謞崇讒慝也○釋曰崇增也讒譖也慝惡也言樂禍助虐增譖惡也舍人曰謔謔謞謞皆盛烈貌孫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謔謔謞謞然盛以興讒惡也大雅板篇云天之方虐無然謔謔毛傳云謔謔然喜樂鄭箋云王方爲酷虐之政女無謔謔然以讒慝助之又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毛傳云熇熇然熾盛也鄭箋云多行熇熇慘毒之惡誰能止其禍是也謞熇音義同

翕翕、訿訿、莫供職也。（賢者陵替姦黨熾背公恤私曠職事○訿子氏切）〔疏〕翕翕訿訿莫供職也○釋曰言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恤私曠其職事無肯供職也小雅小旻云潝潝訿訿亦孔之哀毛傳云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乎上鄭箋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又大雅召旻云皐皐訿訿毛傳云訿訿窳不共事也故郭云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恤私曠職事說文云窳懶也草木皆自竪立惟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懶人常臥室故字從宀音眠

速速、蹙蹙、惟逑鞫也。（陋人專祿國侵削賢士永哀念窮迫）〔疏〕速速蹙蹙惟逑鞫也○釋曰惟念也逑急迫也鞫窮也言鄙陋小人專據爵祿國土侵削致賢士永哀念其窮迫也小雅正月云蔌蔌陋也鄭箋云穀祿也此言小人富而窶陋將貴也又節南山云蹙蹙靡所騁毛傳云騁極也鄭箋云蹙蹙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速蔌音義同

抑抑、密也。（威儀審諦）**秩秩、清也。**（德音清泠）〔疏〕抑抑密也秩秩清也○釋曰言威儀審諦德音清泠也舍人曰威儀密靜也大雅假樂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鄭箋云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教令又清明天下皆樂仰之

甹夆、掣曳也。（謂牽拕○甹普經切夆芳逢切掣充泄切）〔疏〕甹夆掣曳也○釋曰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郭云謂牽拕周頌小毖嗣王求助也云莫予荓蜂毛傳云荓蜂摩曳也鄭箋云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爲譎詐誑欺不可信也然則掣曳者從旁牽挽之言是挽離正道使就邪僻甹荓夆蜂掣摩音義同

朔、北方也。（謂幽朔）〔疏〕朔北方也○釋曰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小雅出車云城彼朔方毛傳云朔方北方也但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故郭云謂幽朔

不俟、不來也。（不可待是不復來）〔疏〕不俟不來也○釋曰俟待也既云不待是不來也郭云不可待是不復來

不遹、不蹟也。（言不循軌跡也○遹聿）〔疏〕不遹不蹟也○釋曰遹循也軌跡也謂不循道者曰不蹟郭云言不循軌跡也小雅沔彼云念彼不蹟毛傳云不蹟不循道也是矣

不徹、不道也。（徹亦道也）〔疏〕不徹不道也○釋曰小雅十月云天命不徹毛傳云徹道也鄭箋云不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政教是也

勿念、勿忘也。（勿念念也）〔疏〕勿念勿忘也○釋曰勿念念也念即不忘也若大雅文王篇云無念爾祖是也

萲諼、忘也。（義見伯兮考槃詩○萲諼音喧）〔疏〕萲諼忘也注義見伯兮考槃詩○釋曰衞風伯兮云焉得諼草毛傳云諼草令人忘憂又考槃云永矢弗諼是也伯兮篇本或作萲草

每有、雖也。（詩曰每有良朋辭之雖也）〔疏〕每有雖也○釋曰小雅常棣云每有良朋況也永歎毛傳云況茲永長也箋云每有雖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歎而已郭云辭之雖也者言爲辭語之雖無佗義也

饎、酒食也。（猶今云饎饌皆一語而兼通）〔疏〕饎酒食也○釋曰小雅天保云吉蠲爲饎毛傳云吉善蠲絜也饎酒食也郭云猶今云饎饌皆一語而兼通者言饎之一字兼通酒食兩名也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

舞號、雩也。（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請雨○雩音于）〔疏〕舞號雩也○釋曰孫炎云雩之祭有舞有號左傳云龍見而雩服杜皆云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月令仲夏云大雩帝鄭注云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郭云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請雨是同鄭說也

暨、不及也。（公羊傳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暨不得已是不得及○暨音忌）〔疏〕暨不及也注公羊至得及○釋曰案春秋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眜公羊傳曰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然則暨者非我欲之事不獲已而爲會者也故云不及也

蠢、不遜也。（蠢動爲惡不謙遜也）〔疏〕蠢不遜也○釋曰蠢動也遜順也言蠢動爲惡不謙遜也小雅采芑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是也

如切如磋、道學也。（骨象須切磋而爲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如琢如磨、自脩也。**（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脩飾）**瑟兮僩兮、恂慄也。**（恒戰竦）**赫兮烜兮、威儀也。**（貌光宣）**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斐文貌）**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常思詠○僩音限烜音喧）〔疏〕如切至忘也○釋曰此衞風淇奧篇文以釋之也云如切如磋者詩文也云道學也者作者以釋詩也道言也言人之學以成德如切磋骨象以成器毛傳云治骨曰切象曰磋道其學而成也故郭云骨象須切磋而爲器人須學問以成德云如琢如磨者詩文也云自脩也者釋之也言人自脩飾如琢磨玉石毛傳云治玉曰琢石曰磨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郭云玉石之被雕磨猶人自脩飾云瑟兮僩兮者詩文也恂慄也者釋之也謂嚴恂戰栗也故郭云恒戰竦毛傳云瑟矜莊貌僩寬大貌是外貌莊嚴內寬裕也云赫兮烜兮者詩文也威儀也者釋之也言赫烜者容儀發揚之言故言威儀也毛傳云赫有明德赫赫然烜威儀容止宣著也故郭云貌光宣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詩文也云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者釋之也毛傳云斐文章貌諼忘也此道有斐然文章之君子盛德至善如此故民稱之常思詠終不能忘也案詩稱君子謂武公

既微且尰。骭瘍爲微、腫足爲尰。（骭腳脛瘍瘡也○尰詩勇切骭音莧瘍音羊）〔疏〕既微至爲尰○釋曰云既微且尰者小雅巧言文也云骭瘍爲微腫足爲尰者釋之也孫炎曰皆水濕之疾也郭云骭腳脛瘍瘡也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故鄭箋亦云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尰之疾詩云居河之麋是居下濕也

是刈是濩、濩煑之也。（煑葛爲絺綌）〔疏〕[illegible]取之是濩[illegible]非訓濩爲[illegible]云精曰絺麤曰綌

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拇迹大指處○拇音畝）〔疏〕履帝[illegible]生民[illegible]鄭箋詩云[illegible]能滿履其拇指之處[illegible]後稷是其事也

張仲孝友。（周宣王時賢臣）**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疏〕張仲至爲友○釋曰云張仲孝友者小雅六月文也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者釋之也李巡云張仲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毛傳云張仲賢臣也鄭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以詩敘云六月宣王北伐也故郭云周宣王時

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再宿爲信重言之故知四宿）〔疏〕[illegible]之也毛傳[illegible]各重言之[illegible]

美女爲媛。（所以結好媛于眷切）〔疏〕美[illegible]之援助然[illegible]援助君子[illegible]

美士爲彥。（人所彥詠）〔疏〕[illegible]風羔裘云[illegible]之美稱郭[illegible]

虛其徐、威儀容止也。（雍容都雅之貌）〔疏〕[illegible]虛其徐者[illegible]都雅之貌[illegible]之義故鄭[illegible]此作其徐[illegible]

猗嗟名兮。

目上爲名。（眉眼之間。猗於宜切）〔疏〕（猗嗟名兮目上爲名○釋曰云猗嗟名兮者齊風猗嗟文也云目上爲名者釋之也孫炎云上平博郭云眉眼之間）

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言至微）〔疏〕（式微至者也○釋曰云式微式微者邶風式微文也云微乎微者也釋之也郭云言至微鄭箋云式發聲也案詩敘云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然則以君被逐既微又見卑賤是至微也不取式爲義故鄭云發聲也）

之子者、是子也。（斥所詠）〔疏〕（之子者是子也○釋曰詩言之子者多矣故此釋之李巡云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爲語助人言之子者猶言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子也彼謂嫁事爲嫁者之子漢廣之子則貞絜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故郭云斥所詠）

徒御不驚、輦者也。（步挽輦車）〔疏〕（徒御不驚輦者也○釋曰云徒御不驚者小雅車攻文也云輦也者釋之也此止解徒字也諸徒皆爲徒行此獨爲輦是以辨之地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蓄營司馬法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周輦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會同田獵人挽輦以徒行也故郭云步挽輦車）

襢裼、肉袒也。（脫衣而見體○襢音旦裼音息）

暴虎、徒搏也。（空手執也）〔疏〕（襢裼至搏也○釋曰鄭風大叔于田云襢裼暴虎故此釋之毛傳云襢裼肉袒也李巡曰襢裼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裼衣郭云脫衣而見體毛傳又云暴虎空手以搏之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然則徒空也故郭云空手執也）

馮河、徒涉也。（無舟楫○馮音平）〔疏〕（馮河徒涉也○釋曰小雅小旻云不敢馮河故此釋之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郭云無舟楫毛傳云馮陵也然則空涉水陵波而度故訓馮爲陵也）

籧篨、口柔也。（籧篨之疾不能俯口柔之視人顏色常亦不伏因以名云○籧音渠篨音除）

戚施、面柔也。（戚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亦以名云）〔疏〕（籧篨至面柔也○釋曰邶風新臺云籧篨不鮮又曰得此戚施故此釋之也毛傳云籧篨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李巡曰籧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但籧篨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爲辭以籧篨不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爲籧篨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面柔者爲戚施故郭云籧篨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因以名云）

夸毗、體柔也。（屈己卑身以柔順人也○夸音誇）〔疏〕（夸毗體柔也○釋曰大雅板篇云無爲夸毗故此釋之也毛傳云夸毗以柔人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爲恭以形體順從于人故郭云屈己卑身以柔順人也）

婆娑、舞也。（舞者之容）〔疏〕（婆娑舞也○釋曰陳風東門之枌云婆娑其下故此釋之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郭云舞者之容孫炎曰舞者之容婆娑然則婆娑舞者之狀貌也）

擗、拊心也。（謂椎胷也○擗婢亦拊撫）〔疏〕（擗拊心也○釋曰邶風柏舟云寤擗有摽謂拊心也郭云謂椎胷也）

矜憐、撫掩之也。（撫掩猶撫拍謂慰卹也）〔疏〕（矜憐撫掩之也○釋曰撫掩猶撫拍謂慰卹也小雅鴻鴈云爰及矜人）

緎、羔裘之縫也。（縫飾羔皮之名。緎械縫逢）〔疏〕（緎羔裘之縫也○釋曰召南羔羊云羔羊之革素絲五緎故此解之也孫炎云緎之爲界緎然則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即皮之界緎因名裘縫爲緎故郭云縫飾羔皮之名）

殿屎、呻也。（呻吟之聲○殿丁練切屎音希）〔疏〕（殿屎呻也○釋曰大雅板云民之方殿屎毛傳云殿屎呻吟也是用此爲說郭云呻吟之聲孫炎云人愁苦呻吟之聲也）

幬謂之帳。（今江東亦謂帳爲幬○幬音紬）〔疏〕（幬謂之帳○釋曰帳一名幬召南小星云抱衾與裯鄭箋云幬牀帳也郭云今江東亦謂帳爲幬幬與裯音義同）

侜張、誑也。（書曰無或侜張爲幻幻惑欺誑人者○侜張留切）〔疏〕（侜張誑也○釋曰陳風防有鵲巢云誰侜予美毛傳云侜張誑也鄭箋云女衆讒人誰侜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郭云書曰無或侜張爲幻者周書無逸篇文也引之者以證侜張謂幻惑欺誑人者）

誰昔、昔也。（誰發語辭）〔疏〕（誰昔昔也○釋曰陳風墓門云誰昔然矣毛傳云昔久也郭云誰發語辭與毛同也）

不辰、不時也。（辰亦時也）〔疏〕（不辰不時也○釋曰辰亦時也不辰者言不得其時也大雅桑柔云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是也）

凡曲者爲罶。（毛詩傳曰罶曲梁也凡以薄爲魚笱者名爲罶○罶力九切）〔疏〕（凡曲者爲罶○釋曰曲薄也凡以薄取魚爲罶郭云毛詩傳曰罶曲梁也者小雅魚麗篇傳文也云凡以薄爲魚笱者名爲罶者即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罶也）

鬼之爲言歸也。（尸子曰古者謂死人爲歸人）〔疏〕（鬼之爲言歸也○釋曰人死爲鬼小雅何人斯云爲鬼爲蜮周禮曰享大鬼謂之鬼者鬼猶歸也若歸去然故尸子曰古者謂死人爲歸人）

釋親第四

〔疏〕（釋曰案禮記大傳云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最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蒼頡曰親愛也近也然則親者恩愛狎近不疏遠之稱也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以九族之親其名謂非一此篇釋之故曰釋親）

父爲考、母爲妣。（禮記曰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嬪今世學者從之案尚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聽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蒼頡篇曰考妣延年書曰嬪于虞詩曰聿嬪于京周禮有九嬪之官明此非死生之異稱矣其義猶今謂兄爲晜妹爲媦即是此例也○妣音比）

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加王者尊之）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曾猶重也）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高者言最在上）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從祖而別世統異故）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世有爲嫡者嗣世統故也）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父之從父晜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晜弟爲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同姓之親無服屬）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晜弟。（從父而別）子之子爲孫。（孫猶後也）孫之子爲曾孫。（曾猶重也）曾孫之子爲玄孫。（玄者言親屬微昧也）玄孫之子爲來孫。（言有往來之親）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後也汲冢竹書曰不窋之晜弟）晜孫之子爲仍孫。（仍亦重也）仍孫之子爲雲孫。（言輕遠如浮雲）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父之從父晜弟之母、爲從祖王母。父之從祖晜弟之母、爲族祖王母。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父之從父晜弟之妻、爲從祖母。父之從祖晜弟之妻、爲族祖母。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父之妾爲庶母。祖、王父也。晜、兄也。（今江東人通言晜。從茲才用切晜音昆）宗族。〔疏〕（父爲至宗族○釋曰此別同宗親族白虎通曰父矩也以度教子也又爲考考成也言有成德廣雅云母牧也言育養子也又爲妣妣媲也媲匹於父廣雅又云兄況也況於父又謂之晜弟悌也言順於兄子孜也以孝事父常孜孜也孫順也順於祖男任也任家事也女如也白虎通曰言如人也徐鍇曰女子從父之教從夫之命故曰如也姑故也言尊如故也又謂之威徐鍇曰土盛於戌土陰之主也故字從戌漢律曰婦告威姑是也姊咨也以其先生言可咨問說文云妹女弟也又謂之媦妾接也鄭注禮記云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庶母者父之妾也此皆同宗之族也白虎通云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記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侍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也注禮記至此例也○釋曰云禮記曰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嬪者曲禮下篇文也云今世學者從之者謂從禮記以父母妻爲生之稱以考妣嬪爲死之稱彼乃記者一家之說爾學者膠柱遂爲生死定稱非也故郭氏引諸文以證之云尚書曰大傷厥考心康誥文也云事厥考厥長聽祖考之彝訓者皆酒誥文也云如喪考妣者舜典文也此皆生稱考之也云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者隱元年傳文也此即死稱母也云蒼頡篇曰考妣延年者此亦生稱考妣也云書曰嬪于虞者堯典文也云詩曰聿嬪于京大雅大明篇文也云周禮有九嬪之官者屬天官掌婦學之法者也此皆生稱嬪者也云明此非死生之異稱矣者所）

以破先儒之說也云其義猶今謂兄爲舅妹爲婿即是此例也者舉類以曉人也○注從祖而別世統異故○釋曰解所以稱從之理也從祖而別繼世分宗其統各異故曰從祖○注世有爲嫡者嗣世統故也○釋曰解所以稱世之義也繼世以嫡長先生於父則繼者也故曰世父說文叔作尗許慎曰從上小言尊行之小也○注同姓之親無服屬者○釋曰禮記大傳云親者屬也鄭注云有親者服名以其屬親疏此經言親同姓者謂五世之外比諸同姓猶親但無服屬爾○注孫猶後也○釋曰言繼後嗣也廣雅云孫順也許慎云從子從系系續也言順續也言順續先祖之後也○注玄者言親屬微昧也○釋曰玄者緜緜之間邑色之微昧者也親屬微昧故曰玄孫○注晜後也汲冢竹書曰不窋之晜孫○釋曰晜後也釋言文東晳傳曰大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塚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不窋后稷之子也晜孫謂與榆也

○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妣、爲外王母。母之王考、爲外曾王父。母之王妣、爲外曾王母。（異姓故言外）母之晜弟、爲舅。母之從父晜弟、爲從舅。母之姊妹、爲從母。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晜弟。其女子子、爲從母姊妹。○母黨。〔疏〕（母之至母黨○釋曰此一節別母之族黨也黨是鄉之細也此外族屬母若黨之屬鄉故云母黨云舅者孫炎云舅之言舊尊長之稱詩秦風云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是也）

○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婿爲甥孟子曰帝館甥于二室是）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晜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爲甥甥猶生也今人相呼皆依此）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同出謂俱已嫁詩曰邢侯之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詩曰譚公維私）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公羊傳曰蓋舅出）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左傳曰姪其從姑）謂出之子爲離孫。謂姪之子爲歸孫。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同出謂俱嫁事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娣者何弟也此即其義也）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猶今言新婦是也）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姪徒結反姒音似娣音第）妻黨。〔疏〕（妻之至妻黨○釋曰此一節別妻之親黨也內則云聘則爲妻白虎通云妻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注孟子曰帝館甥于二室○釋曰孟子云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彼注云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宫也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迭爲賓主禮記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堯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之友匹夫也注四人王依此○釋曰四人謂姑之子舅之子妻之晜弟姊妹之夫是也此四人尊卑體敵更相爲甥云甥猶生也者取相親之意也注詩曰邢侯之姨譚公維私○釋曰皆衛風碩人篇文也孫炎曰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耳春秋譚子奔莒則譚是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稱便文耳注公羊傳曰蓋舅出○釋曰案春秋襄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公羊傳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何休云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夫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是也注左傳曰姪其從姑○釋曰案僖十五年傳云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姪娣從姑杜注云震爲木離爲火火從木生離爲震妹於火爲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是也注公羊至弟也○釋曰春秋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何休云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妨嫉妬令重繼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注猶今言新婦是也○釋曰儀禮喪服傳云夫之晜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鄭注云道猶行也言婦棄姓無常秩嫁於父行則爲母行嫁於子行則爲婦行謂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嫂猶叟也叟老人稱也是爲叙男女之別爾若已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已則是亂昭穆之叙也治猶理也父母兄弟夫婦之理人倫之大者可不慎乎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是別嫂婦之名也鄭云猶今言新婦者以時驗而知也至今猶然注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釋曰廣雅云娣姒妯娌娣姒先後也世人多疑娣姒之名皆以爲兄妻呼弟妻爲娣弟妻呼兄妻爲姒因即惑於斯文不知何以爲說今謂母婦之號隨夫尊卑娣姒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夫族其夫班秩既同尊卑無以相加遂從身之少長喪服小功章曰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娣者何弟也是其以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此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者止言婦之長稚不言夫之大小左傳[illegible]向之嫂[illegible]之長[illegible]謂俱[illegible]以已[illegible]相[illegible]幼[illegible]也）

○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國語曰吾聞之先姑）謂夫之庶母爲少姑。夫之兄爲兄公。（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今謂之女妹是也）子之妻爲婦。長婦爲嫡婦。衆婦爲庶婦。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亞。（詩曰瑣瑣姻亞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嬪、婦也。（書曰嬪于虞）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公音鍾嫡音的嬪音頻）婚姻。〔疏〕（婦稱至婚姻○釋曰此別夫婦婚姻之名也說文云婦服也從女持帚灑掃也白虎通云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婦者服也以禮屈服[illegible]之父母[illegible]姑也鄭[illegible]壻女之[illegible]謂女之[illegible]倩白虎通云婚姻者何謂也昏時行禮故曰婚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注國語曰吾聞之先姑○釋曰魯語云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禮也○注詩曰瑣瑣姻亞○釋曰小雅節南山文也[illegible]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illegible]後亦相亞也[illegible]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鄭注云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illegible]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是古者謂昏姻爲兄弟[illegible]服故得[illegible]舉舜於帝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illegible]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也）

爾雅注疏卷四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爾雅疏卷第四（名銜後另行標釋訓第三釋親第四上空四格注疏本卷第三）

釋訓第三

元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元本閩本同與周禮注合監本毛本元謂下增土訓二字此本舊亦剜擠今刪正）

物精詳之察也（注疏本精誤情）

聰明鑒察也（浦鏜云句上當有郭云皆三字）

憴繩音義同（閩本監本毛本憴繩倒元本誤作憴繩○按繩正字憴俗字也）

皆恐動趨步（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趨作趍俗寫）

皆懸危（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皆懸音元單疏本作縣按五經文字云縣音元又音眩經典兩音用此字不作懸危之懸據此知懸危之懸經典相承下從心也）

皆果毅之貌（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惈音果本亦作果按惈毅字當從心見釋詁）

人想思其傍傻之貌（禮記注同注疏本傻改倚非）

皆便速敏捷（雪牕本同注疏本下衍也）

烝烝（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作蒸蒸挍者云本今作烝烝）

佗佗（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唐石經先作他他後改佗佗按詩君子偕老委委佗佗葉鈔釋文作他他與呂氏讀詩記引釋文合通志堂本作佗佗非）

皆寬容之美也（元本閩本及詩正義無皆監本毛本脫寬）

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從改蹤按毛詩羔羊傳云委蛇行可從迹也釋文從迹足容反字亦作蹤知正作從字）

忯忯（釋文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改怟怟誤注及疏準此嚴元照云說文忯愛也从心氏聲無怟字玉篇忯怟並列忯訓愛訓敬怟訓悶都替切音義悉異近人有欲據玉篇改爲怟者誤也）

孫炎曰（注疏本曰改云元本脫此字）

好人提提毛傳云提提安諦（注疏本提提改媞媞按此本引孫炎爾雅注作媞媞引毛詩及傳作提提）

萌萌（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萌萌字或作蕄嚴元照云玉篇艸部蕄下引爾雅有存蕄蕄在也又蕄同上本或作萌廣韻十三耕十七登蕄下皆引爾雅按說文心部云簡簡存也从心簡省聲讀若簡義本雅訓）

易繫辭云（注疏本繫改係）

皆自勉强也（注疏本自誤出）

巧言詩云（舊本並誤何人斯據閩本監本毛本改）

皆顯盛迅疾之貌（注疏本盛迅誤著然）

皆寬緩也悠悠偁偁丕丕簡簡存存懋懋庸庸綽綽盡重語（單疏本雪牕本同有此注注疏本删釋文重語直用反又直龍反單疏本悠悠作攸攸）

洄洄（釋文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按此洄洄字以上僾僾例之當作佪佪玉篇人部廣韻十五灰佪字注皆云佪佪惛也本此經今本作洄洄非）

洄本作㦉音韋（注疏本㦉作褘釋文㦉音韋按字林幃重衣貌按幃當作褘幃即褘之誤說文衣部褘重衣貌字不從巾按字林以下云云義乖似非陸語邵晉涵正義云太元疑初一疑恛恛失貞矢㦉恛蓋一字從心不誤也從巾從衣皆非）

盪盪（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蕩蕩本或作盪李云蕩蕩者弗思之偁也按毛詩作蕩蕩按李巡注爾雅亦作蕩蕩）

皆邪僻（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皆衺本又作邪）

薰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熏本亦作燻或作薰按當從陸本作熏一切經音義卷四華嚴經音義卷上卷下兩引此經及郭注字皆作熏）

皆旱熱薰炙人（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炙之石反一切經音義引作謂旱氣熏灼人也華嚴經音義兩引俱作皆旱氣熏灼人也按詩雲漢憂心如熏毛傳熏灼也）

毛傳云赫赫氣也（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作毛傳赫赫旱氣也）

囂囂猶謷謷也（注疏本脫囂囂謷三字）

欲忠告以善道（浦鏜改作及忠云及誤欲按俗本毛詩誤作及小字本岳本皆作欲與此合）

是皆傲慢賢者（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傲改敖）

瘐瘐（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庾庾羊主反又羊朱反本今作瘐瘐按所謂本今者據唐石經以下本言之也葉鈔釋文正作庾庾爲是通志堂本庾瘐字互倒）

管管無所依也（注疏本同按毛傳作依繫此也字剜改）

殷殷（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作慇慇挍者云本今作殷殷）

惸惸（釋文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作惸惸誤）

忡忡猶衝衝也（閩本監本毛本同與毛詩傳合元本作衝衝下引鄭箋同按說文衝从行童聲玉篇正作衝同作衝）

在塗而憂（注疏本而誤時）

毛傳云畇畇（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脫畇畇）

謂耕地其土解散（閩本監本毛本地其誤也有元本誤他有）

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注疏本脫土耕二字）

驛驛其達（注疏本下衍也）

繹與驛音義同（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繹驛互倒）

緜緜穮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麃字書作穮引說文字林皆從禾詩載芟緜緜其麃毛傳麃耘也釋文緜緜如字爾雅云麃也正義曰釋訓緜緜麃也據此知詩經爾雅毛傳皆作麃陸孔所據釋訓字皆不從禾自唐石經據字書增加而今本承之）

言芸精（雪牕本同釋文耘字亦作芸注疏本作言芸耨精按耨字是邢疏語竄入毛詩載芟傳云麃耘也正義引郭曰芸不息也皆不言耨）

截顙謂之挃（注疏本顙誤顛）

烰烰烝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作蒸挍者云本今作烝）

謂戴弁服（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載丁代反本今作戴）

故郭云謂戴弁服（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云誤氏）

半珪曰璋（注疏本珪改圭）

鍠鍠（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韹韹又作鍠）

穰穰福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禳禳而羊反本今作穰按毛詩執競傳穰穰衆也字從禾言若黍稷之衆多也爾雅禳禳福也字從示言禳除災禍則神降之福也今本葢據毛詩改）

毛傳云穰穰衆也（注疏本脫上五字）

引無極也者（注疏本脫也字）

此道人君之德望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人君倒）

案詩云（閩本監本毛本案作○元本空闕）

與之以禮義相切瑳（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瑳改磋按詩卷阿釋文云磋或作瑳與此合）

賢士衆（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士誤才）

鳳凰應德鳴相和（閩本監本毛本同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凰作皇按正作凰俗作皇）

譚公子也（注疏本譚誤謂）

宴宴（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燕燕字又作宴按邢疏於此引北山或燕燕居息於下引氓言笑晏晏字各有當今本此作宴宴與下作晏晏爲一字非）

近處優閑（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閑改閒按釋文閒音閑本今作閑毛本並據釋文改）

謂宴安盛飾近處優閑也（注疏本安誤宴毛本閑改閒）

小雅北山或燕燕居息（北山下舊剜擠云字按注疏本無今删正）

又大東云（注疏本脫又）

生大子宜咎（元本閩本監本同與毛詩傳合毛本改宜臼非）

又說褎如（注疏本說改悅）

結髮宴然之時（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宴改晏）

氓刺時也（注疏本氓誤怋）

宣公之時（注疏本公誤王）

瑣瑣（釋文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又云鞘音與瑣同贊胡犬反校者云本今無鞘贊二字按此當如璲瑞也注引詩鞘鞘佩璲盇經作瑣注作鞘贊卽瑣字音今本皆無）

制其素殘是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殘改餐按詩箋作殘）

以其尸者神象（注疏本者誤皆）

懽懽（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灌本或作懽同古玩反按詩板老夫灌灌毛傳灌灌猶款款也說文心部悹憂也从心官聲古玩切玉篇悹悹憂無告也悺同上然則此經本從官從心矣作灌者聲近之借作懽又灌形近之訛耳今說文懽下引爾雅懽懽愮愮憂無告也葢非許氏原文）

猶欵欵也（注疏本欵作款是正字）

懽灌愮搖音義同（閩本監本毛本懽灌倒）

憲憲洩洩制法則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同釋文泄泄或作呭今本沿唐諱之舊監本毛本泄改洩疏中準此）

謞謞（釋文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又出熇字音許各火沃二反校者云本今無此字盧文弨曰詩板作熇熇郭葢引此而今注缺耳）

讒譖也慝惡也（注疏本毚譖浦鏜作讒慝惡也并以上也字爲衍誤甚）

言樂禍助虐增譖惡也舍人曰（注疏本脫上九字）

大臣謔謔謞謞然盛（注疏本同詩板正義引孫炎曰大臣謔謔然喜謞謞然盛此脫然喜二字）

背公恤私曠職事（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恤改卹下矜憐撫掩之也注同）

故郭云賢者陵替姦黨熾（注疏本作姦黨熾盛盧文弨曰熾事爲韻不當有盛字按此本剜擠盛字元本排入今刪正）

故字從宀（音眠○詩召旻正義同元本閩本作從容監本毛本作從宀皆誤此葬宀字從宀而非從穴耳注疏本音眠改大字）

賢士永哀念窮迫（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永誤求疏中同）

德音清泠也（注疏本如此此本清泠誤德明涉下文教令又清明致誤今訂正）

謂牽拕（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釋文拖本或作拕同泰何達可二反閩本監本毛本拕改挽因邢疏有從旁牽挽及挽離正道等言而誤改）

謂爲譎詐誑欺（注疏本脫誑此本舊誤詐今據詩箋訂正）

李巡曰（注疏本巡誤超）

不俟不來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不䅘事已反待也宜從來本今作俟字說文來部䅘下引詩不䅘不來从來矣聲又𢓲䅘或从彳按說文引詩不䅘與爾雅合釆薇詩古本當作我行不䅘其義爲不來䅘與疚亦韻也毛詩作來因聲相近而字脫其半毛傳來至也箋云來猶反也皆如字讀失雅訓矣）

故郭云（注疏本脫故）

不遹不蹟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遹古述字按此本孫叔然語爾雅述字多作遹釋詁釋言釋訓三篇皆有之此釋邶風日月篇報我不述也葢古經有作報我不遹者邢疏引沔水念彼不蹟邵晉涵正義因謂以不俟釋不來以不遹釋不蹟誤甚釋訓一篇皆詩經在上雅訓在下未有倒置之者）

言不循軌跡也（單疏本雪牕本同按此經作蹟注作跡）

小雅沔水云（閩本監本毛本水誤彼元本闕）

義見伯兮考盤詩（單疏本同雪牕本注疏本盤作槃釋文考槃本又作盤按邢疏引注作考盤引詩作考槃是陸邢所據本不同）

衞風伯兮云（注疏本脫風）

況也永嘆（此與唐石經毛詩原刻同注疏本改况也永歎非）

兼通酒食兩名也（注疏本脫兼又此節疏後元本閩本分三卷下）

服杜皆云（監本同元本閩本毛本皆作注）

曁不得已是不得及（雪牕本注疏本同按此說公羊傳以釋經之不及也不當云不得及下得字當衍單疏本標起止云注公羊至得及則邢本已衍）

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閩本監本毛本眛誤昧元本誤時）

小雅采芑（注疏本同此本下衍云字係剜擠今刪正邢疏引詩不言云者多矣）

如琢如磨（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段玉裁云磨當作摩按一切經音義卷十練摩下引易堅柔相摩注云相切摩也爾雅石謂之摩郭曰玉石被摩猶人自修飾也今釋訓釋器皆作磨）

玉石之被雕磨（單疏本同雪牕本元本雕作彫雕彫一字也閩本監本毛本雕改琢非按釋文琢丁角反治玉也本或作琢非也葢作本或作雕非也釋器玉謂之雕王謂之琢本爾文邢氏所據郭注是雕字陸氏所據本是琢字）

赫兮烜兮（釋文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烜作咺據毛詩改也釋文舊挍已云今並作咺字矣按單疏本引爾雅經作烜從火引毛詩傳作咺從口）

此舉衞風淇奧篇文（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奧改澳）

如切磋骨象以成器（注疏本磋上衍如）

內心寬裕也（注疏本內心改又內）

云赫兮烜兮者（注疏本烜改咺下文言赫烜者同）

容儀發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元本脫故言閩本監本毛本之言作之貌又脫故）

瘍瘡（雪牕本同華嚴經音義卷上引郭注爾雅瘍瘡也單疏本注疏本作瘍創也釋文創初良反按瘡俗創字鄭注周禮瘍醫云瘍創癰也亦作創）

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注疏本脫脛）

是刈是穫鑊煑之也（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又本亦作刈鑊又作濩同經義雜記曰宋刻單疏本爾雅作是刈是濩鑊煑之也今考元本正如是閩本又剜改鑊爲濩監本毛本承之單疏本亦兩字描改作濩按毛詩作濩舍人孫炎以濩爲煑與毛傳同五經文字水部云濩煑也金部無鑊字詩正義有煑之於濩之言字當從金爾雅釋文作鑊鍾人傑本上下皆作鑊是也唐石經上從禾旁葢非穫爲收穫與刈複也）

以煑之於鑊故曰濩煑非訓濩爲煑（閩本監本毛本同元本訓濩之濩亦作鑊）

麤曰綌（元本麤作麄閩本監本毛本作粗下準此）

張姓仲字（詩正義同注疏本脫姓）

所以結好媛（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邵晉涵正義作好援云從宋本按釋文援音媛舊按云本今作媛是宋本亦從女旁矣）

人所彥詠（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喭音彥本今作彥段玉裁云陸氏經本作喭注中彥字乃言字之誤說文彣部云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舍人注云國有賢士爲人所言道皆以言釋彥取同音爲訓也說文繫傳引作人所唁詠正言之誤耳）

云其虛其徐（注疏本同臧禮堂云下當脫一者字）

鄘風北風文也（浦鏜云邶誤鄘）

上平博（元本同閩本剜擠作曰上平博監本毛本承之）

云微乎微者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云微乎微也者）

桃夭傳云嫁子（注疏本嫁作之浦鏜云之子下脫嫁子二字非也邢疏引毛傳略之子二字耳）

此止解徙字也（注疏本止誤上）

止以爲藩營（監本同元本閩本毛本藩改籓）

無舟楫（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檝本又作楫方言曰檝橈也說文云檝舟棹也按今說文作楫舟櫂也非論）

（語述而正義引此注作無舟撫與閩本合）

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注疏本同浦鏜云口衍字按釋文引李云巧言辭以饒人）

必仰面觀人之顏色（注疏本脫之）

故郭云遼篨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因以名云（注疏本同浦鏜云下脫戚施之疾云云一十九字）

便僻其足（詩正義同監本毛本僻改辟元本閩本求得於人下脫日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卻為恭以形體順從於人二十三字）

辟（唐石經雪牕本同單疏本注疏本作擗按釋文辟婢亦反字宜作擗引詩寤擗有摽以證然則爾雅本作辟毛詩則從手也今本毛詩爾雅正互易其字）

爰及矜人（注疏本矜改矝）

召南羔裘云（注疏本同浦鏜云羊誤裘）

幬牀帳也（注疏本同按幬當依詩箋作禂此順爾雅改）

郭云書曰（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郭改注）

凡曲者為罶（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罶誤謂）

毛詩傳曰（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脫詩）

凡以簿為魚笱者（單疏本元本同雪牕本閩本監本毛本簿作薄釋文薄蒲博反本今作簿按說文艸部薄林薄也一曰蠶薄知從竹者非矣凡蠶簿笮簿簿圍字古皆作薄）

郭云毛詩傳曰（閩本監本毛本郭作注脫詩字元本作郭云）

釋親第四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注疏本脫而）

來孫之子為晜孫（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按史記索隱孟嘗君列傳漢書惠帝紀師古注皆引爾雅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是唐初本爾雅作昆孫開成石經始誤為晜弟字猶晜弟字釋文及後漢書注亦誤作昆也邢注晜後也及不窋之晜孫二晜字皆當作昆邢疏云晜後也釋言文今釋言作昆後也可證）

宗族（唐石經單疏本此題同在晜兄也後雪牕本注疏本移在釋親第四下非也下母黨妻黨婚姻準此）

以度教子也（浦鏜云以下脫注）

男任也任家事也（注疏本脫任也）

宗者尊也（注疏本者誤有）

禮記曰（元本同閩本剜去記字監本毛本承之）

族人皆侍侍（元本同監本毛本侍侍上衍侍閩本作族人皆侍聖者聖者二字剜擠）

故曰從祖（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下衍別）

科斗之文（注疏本脫之）

晜孫謂毀楡（注疏本下有也）

帝館甥于二室是（單疏本雪牕本同元本二作貳閩本是下剜擠也字監本毛本承之按副貳字多作貳然釋文無貳字音邢疏引孟子作貳引爾雅注作二）

此即其義也（注疏本同雪牕本無即字此葢衍單疏本標起止云注公羊至弟也併無此五字）

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嫂素早反本今作嫂）

禮記妻父曰外舅（注疏本同浦鏜改禮記作禮謂云謂誤記按今孟子注作禮記者誤也孟子疏云注妻父曰外舅此葢按禮記而云也則作疏時所據趙注本是禮記風俗通引釋樂篇稱禮樂記白虎通引釋親篇稱禮親屬記張揖上廣雅表所云叔孫通撰置禮記是也故漢人多稱爾雅為禮記）

故謂堯甥（浦鏜云舜誤堯）

是天子之友匹夫也（注疏本同浦鏜改作而友云而誤之按今本孟子作而誤也元本孟子注作之與此合）

春秋譚子奔莒（注疏本奔誤伐）

襄公母姊夫之子也（注疏本姊作妹按公羊注作姊妹之子與此經合夫當作妹）

諸侯壹聘九女（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壹作一）

言婦人棄姓無常秩（元本同閩本秩剜改作稱監本毛本遂衍作無常秩稱）

故謂之婦（注疏本婦誤娣）

娣姒先後也世人多疑娣姒之名（注疏本上句脫娣下句脫世）

左傳成十一年（注疏本成下增公考元本始擠入）

昭二十八年傳（注疏本昭下增公脫二十）

言兩人相謂謂長者為姒（注疏本脫一謂）

夫之兄為兄公（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兄妐音鍾本今作公禮記奔喪注兄公於弟之妻正義曰釋親婦人謂夫之兄為兄公郭景純云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今此記俗本皆女旁置公轉誤也皇氏云婦人稱夫之兄為公者須公平尊稱也按禮記俗本女旁置公與爾雅釋文合下文夫之姊為女公昏義注亦作女妐然劉熙釋名作兄公云公君也君者尊稱也合之皇侃云公者須公平然則此經及奔喪注本不作妐字唐石經今本作公是也）

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雪牕本注疏本同或疑鍾當為妐釋文兄妐本為注音經則作兄公）

（按釋名夫之兄曰公俗間曰兄忪俗或謂舅曰章又曰忪一切經音義卷十三引釋名云俗謂舅章曰妐言是已所敬見之忪遽自齊肅也漢書景十三王傳背尊章師古曰尊章猶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然則公忪妐鍾章五字聲互相轉婦人於夫之父及兄皆有妐鍾之稱爾雅注與漢書注合可證鍾字之非誤矣）

夫之女弟為女妹（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袁廷檮云女妹當作女叔按禮記昏義和於室人注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叔謂婿之姊也夫之弟為叔故女弟為女叔以經作女叔故注云今謂之女妹是也若經作女妹郭氏必不如此下注矣段玉裁云嫂妹見曹大家女誡是漢人始有女妹之稱亦名不正之一也）

婚姻（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婚作婚案說文昏从日从氏省氏者下也一曰民聲）

持帚灑埽也（注疏本埽改掃）

聞一知十為士（此邢疏語耳浦鏜據說文改作推十合一為士非）

何以語子康子曰（元本脫以語子閩本監本毛本脫子康）

是古者謂昏姻為兄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昏作婚）

爾雅疏卷第四（唐石經雪牕本並題爾雅卷上單疏本始刪去此題注疏本同此本下記經四千一百三十二字注五千四百一十六字雙行小字）

爾雅疏卷第五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
勅校定

釋宮第五

【疏】釋宮第五○釋曰易繫辭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此其始也白虎通云黃帝作宮室世本曰禹作宮室其臺榭樓閣之異門墉行步之名皆自於宮故以釋宮揔之也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疏】宮謂至之宮○釋曰別二名也郭云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釋名云宮穹也言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室實也言人物實滿於其中也是所從言之異耳詩云作于楚宮又曰入此室處是也古者貴賤所居皆得稱宮故禮記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又喪服傳繼父爲其妻前夫之子築宮廟是士庶人皆有宮稱也至秦漢以來乃定爲至尊所居之稱

牖戶之間謂之扆。（䆫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其內謂之家。（今人稱家義出於此扆倚）【疏】牖戶至之家○釋曰牖者戶西䆫也此牖東戶西爲牖戶之間其處名扆云其內者其扆內也自此扆內即謂之家說文云家居也禮記云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郭云今人稱家義出於此言其稱家之義本出於此也注禮云至名之○釋曰云禮云斧扆者案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鄭注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黼是也云以其所在處名之者言本牖戶之間名扆覲禮天子設屏風之扆於牖戶之間因名此屏風爲扆是以其在扆處即名之曰扆也

東西牆謂之序。（所以序別內外）【疏】東西牆謂之序○釋曰此謂室前堂上東廂西廂之牆也所以次序分別內外親疏故謂之序也尚書顧命云西序東嚮敷重底席東序西嚮敷重豐席及禮經每云東序西序者皆謂此也

西南隅謂之奧。（室中隱奧之處）西北隅謂之屋漏。（詩曰尚不媿於屋漏其義未詳）東北隅謂之宧。（宧見禮亦未詳）東南隅謂之窔。（禮曰埽室聚窔窔亦隱闇○宧夷窔要）【疏】西南至之窔○釋曰此別宮中四隅之異名也云奧者孫炎云室中隱奧之處也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云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是也西北隅名屋漏東北隅名宧東南隅名窔窔亦隱闇之義也與奧相類故郭云亦也注詩曰至未詳○釋曰云詩曰尚不媿於屋漏者大雅抑篇文也鄭箋云尚無肅敬之心不慙媿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爲也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人郭云其義未詳者以孫鄭之說皆無所據故不取也注宧見禮亦未詳○釋曰李巡云東北者陽始起育養萬物故曰宧宧養也說文亦云郭云亦未詳者以頤養之字作頤又室中四隅無取陰陽之義與屋漏意同故云亦未詳也注禮曰埽室聚窔○釋曰案旣夕記云朔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從散者而入比奠舉席埽室聚窔布席如初卒奠埽者執帚垂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是其事也

柣謂之閾。（閾門限）棖謂之楔。（門兩旁木）楣謂之梁。（門戶上橫梁）樞謂之椳。（門戶扉樞）樞達北方謂之落時。（門持樞者或達北㮰以爲固也）落時謂之㕠。（道二名也○柣于結切閾域楔古黠切樞昌朱切椳於回切㕠音士）【疏】柣謂至之㕠○釋曰此別門戶上下及兩旁之木名也柣者孫炎云門限也經傳諸注皆以閾爲門限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俗謂之地柣一名閾曲禮云不履閾是也棖者門兩旁長木一名楔李巡曰棖謂梱上兩旁木禮記玉藻云君入門士介拂棖鄭注云棖門楔也楣即梁也呂伯雍云門樞之橫梁也郭云門戶上橫梁鄉射記云堂則物當楣是也樞者門扉開闔之所由也一名椳易曰樞機之發是也其持樞之木或達北㮰以爲牢固者名落時㮰即椽也落時又名㕠是持樞一木有此二名也

垝謂之坫。（在堂隅坫端也）牆謂之墉。（書曰既勤垣墉）鏝謂之杇。（泥鏝）椹謂之榩。（斫木櫍也）地謂之黝。（黑飾地也）牆謂之堊。（白飾牆也○垝古委反杇烏椹砧榩虔黝於糾反堊於故反）【疏】垝謂至之堊○釋曰此別宮室垣墉及脩飾之名也坫者堂角也一名垝牆者室之防也一名墉李巡曰謂垣牆也郊特牲曰君南鄉於北墉下注云社內北牆是也亦爲城王制注云小城曰附庸大雅皇矣云以伐崇墉義得兩通也鏝者泥鏝也一名杇塗工之作具也論語曰糞土之牆不可杇是也椹者斫木所用以藉者之木名也一名榩孫炎云斲木質也詩商頌云方斲是虔是也又名櫍穀梁傳曰葛覆質以爲臬是也以黑飾地謂之黝以白飾牆謂之堊周禮守祧職云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是也注在堂隅坫端也○釋曰坫名見於經傳者有三禮記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崇坫亢圭及論語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此三者在兩楹之間以土爲之非此經所謂也案旣夕記云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則此經所謂也鄭注云坫在堂角然則堂之東南角爲東坫西南角爲西坫故郭云在堂隅坫端也言坫是堂角端也注書曰既勤垣墉○釋曰此周書梓材篇文也案彼云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孔傳云如人爲室家已勤立垣墉惟其當塗墍茨蓋之此喻教化也

樴謂之杙。（橜也）在牆者謂之楎。（禮記曰不敢懸於夫之楎椸）在地者謂之臬。（即門橜也）大者謂之栱。長者謂之閣。（別杙所在長短之名○樴徒得反杙亦楎暉臬魚列反）【疏】樴謂至之閣○釋曰此別杙所在長短之名也杙即橜也一名樴置杙在牆者名楎在地及門中者名臬玉藻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是也大者名栱長者名閣也注禮記曰不敢懸於夫之楎椸○釋曰此內則文也鄭注云竿謂之椸楎杙也

闍謂之臺。（積土四方）有木者謂之榭。（臺上起屋○闍都）【疏】闍謂至之榭○釋曰別臺榭之制也積土四方而高者名臺即下云四方而高者也一名闍李巡云積土爲之所以觀望詩云出其闉闍彼以闍爲城臺於此臺上有木起屋者名榭月令仲夏云可以處臺榭謂此也

雞棲於弋爲榤。鑿垣而棲爲塒。（今寒鄉穿牆棲雞皆見詩○榤竭垣袁塒時）【疏】雞棲至爲塒○釋曰李巡曰別雞所棲之名也弋橜也鑿牆爲雞作棲曰塒注今寒至見詩○釋曰云今寒鄉穿牆棲雞者謂苦寒之鄉也避寒故穿牆以棲雞云皆見詩者案王風君子于役云雞棲于塒又曰雞棲于桀是也

植謂之傳。傳謂之突。（戶持鐻植也見埤蒼）【疏】植謂至之突○釋曰植謂戶之維持鐻者也植木爲之因名云又名傳又名突也文見埤蒼

杗廇謂之梁。（屋大梁也）其上楹謂之梲。（侏儒柱也）開謂之槉。（柱上欂也亦名枅又曰楷）栭謂之楶。（即櫨也）棟謂之桴。（屋檼）桷謂之榱。（屋椽）桷直而遂謂之閱。（謂五架屋際椽正相當）直不受檐謂之交。（謂五架屋際椽不直上檐交於檼上）檐謂之樀。（屋梠○杗亡廇力又反梲拙閱卞槉疾楶節桴浮榱衰檐簷樀滴）【疏】杗廇至之樀○釋曰此別梁柱棟榱之名也梁即屋大梁也一名杗廇楹柱也其梁上短柱名梲禮器云藻梲者謂畫梁上柱爲藻文也一名侏儒柱以其短小故也開者柱上木名也又謂之槉又名欂亦名枅字林云枅柱上方木是也又曰楷是一物五名也栭一名楶即櫨也皆謂斗栱也禮器云管仲山節者謂刻柱頭爲斗栱形如山也棟屋檼也一名桴今屋脊也易曰棟隆吉是也桷屋椽也一名榱卬沈云齊魯名桷周人名榱易曰鴻漸于木或得其桷左傳子產曰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是也屋椽長直而遂達五架屋際者名閱郭云謂五架屋際椽正相當其椽直不上於檐者名交言相交於檼上也郭云謂五架屋際椽不直上檐交於檼上屋檐一名樀一名屋梠又名宇皆屋之四垂也故士喪禮曰爲銘置于宇西階上鄭注云宇梠是也

容謂之防。（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見周禮）【疏】容謂之防○釋曰容者射禮唱獲者蔽身之物也一名防言所以容身防矢也一名乏鄉射禮云乏三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鄭注云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御矢也謂之乏者言矢至此力乏也郭云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見周禮者案夏官射人職云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鄭司農云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是矣

連謂之簃。（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簃廚連觀也○簃丈知反）【疏】連謂之簃○釋曰簃樓閣邊相連小屋名也郭云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簃廚連觀也

屋上薄謂之筄。（屋笮○筄曜）【疏】屋上薄謂之筄○釋曰屋上薄一名筄今謂之屋笮也

兩階間謂之鄉。（人君南鄉當階間）中庭之左右謂之位。（羣臣之側位也）門屏之間謂之宁。（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屏謂之樹。（小牆當門中○鄉向屏音併宁佇）【疏】兩階至之樹○釋曰此別君臣之位處也人君南面鄉明而治其位在兩階間因名云也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者左右猶東西也位羣臣之列位也案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是也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者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名爲宁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是也云屏謂之樹者屏蔽也樹立也立牆當門以自蔽也李巡曰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郭云小牆當門中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郊特牲云旅樹鄭注云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以此推之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矣

閍謂之門。（詩曰祝祭于祊）正門謂之應門。（朝門）觀謂之闕。（宮門雙闕）宮

中之門謂之闈。（謂相通小門也）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大小異名）衖門謂之閎。（左傳曰盟諸僖閎閎衖頭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夾門堂也）橛謂之闑。（門閫）闔謂之扉。（公羊傳曰齒著于門闔）所以止扉謂之閎。（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閈閎閎長杙即門橛也○閍補耕反觀貫衖巷塾熟橛其月反闑魚列反）

〔疏〕閍謂至之閎○釋曰此別門闕之異名也李巡曰閍廟門名其路門之外交朝正門一名應門應門之外門曰雉門雉門之旁名觀又名闕宮中相通小門名闈闈之小者名閨閨之小者名閤衖頭之門名閎門側之堂夾門東西者名塾門中之橛名闑一名闔門扇也一名扉於門辟旁樹長橛所以止扉者名閎注詩曰祝祭于祊○釋曰小雅楚茨篇文也案祊本廟門之名設祭於廟門因名其祭亦名祊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及詩云祝祭於祊注云祊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郊特牲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及禮器云爲祊乎外是也然則廟門內外皆有祊稱注朝門○釋曰案詩大雅云迺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鄭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案鄭玄注周禮秋官朝士職王五門皋庫雉應路也又曰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其天子外朝一者在皋門之內庫門之外大詢衆庶之朝也朝士掌之內朝二者正朝在路門外司士掌之燕朝在路門內大僕掌之諸侯之外朝一者在皋門內應門外內朝二者亦在路寢門之外內以正朝在應門內故謂應門爲朝門也注宮門雙闕○釋曰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白虎通云闕是闕疑義亦相兼然則其上懸法象其狀魏魏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以門之兩旁相對爲雙故云雙闕注左傳曰盟諸僖閎○釋曰襄十一年傳文也案彼云季武子將作三軍叔孫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社注云僖宮之門是也注公羊傳曰齒著于門闔○釋曰莊十二年傳文也案彼云宋萬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何休云闔扇也是也注左傳曰高其閈閎○釋曰襄三十一年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是也案說文云閈門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閈閎既爲門故郭氏以閎爲長杙即門橛也杜預云閎門也非郭義也

瓴甋謂之甓。（甗甎也今江東呼瓴甓○甋的甓蒲覓切）

〔疏〕瓴甋謂之甓○釋曰瓴甋一名甓郭云甗甎也今江東呼瓴甓詩陳風云中唐有甓是也

宮中衖謂之壼。（巷閤間道）廟中路謂之唐。（詩曰中唐有甓）堂途謂之陳。（堂下至門徑也）路、旅，途也。（途即道也）路、場、猷、行，道也。（博說道之異名）一達謂之道路。（長道）二達謂之歧旁。（歧道旁出也）三達謂之劇旁。（今南陽冠軍樂鄉數道交錯俗呼之五劇鄉）四達謂之衢。（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史記所謂康莊之衢）六達謂之莊。（左傳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七達謂之劇驂。（三道交復有一歧出者今北海劇縣有此道）八達謂之崇期。（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四道交出復有旁通○壼苦本切劇極）

〔疏〕宮中至之逵○釋曰此別衖道之異名也宮中衖閤間道名壼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廟中之路名唐堂下至門徑名陳路旅皆途之別名也途即道也路場猷行四者是道之異名也一達長道謂之道路歧分二達者謂之歧旁言歧道旁出也分三達者謂之劇旁孫炎云旁出歧多故曰劇交道四達謂之衢交道四出復有一旁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道也交道六出謂之莊孫炎云莊盛也道煩盛三道交出復有一歧出者謂之劇驂四道交出謂之崇期四道交復有一歧出者謂之逵注詩曰中唐有甓○釋曰此陳風防有鵲巢篇文也注史記所謂康莊之衢○釋曰案史記列傳云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是也注左傳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釋曰案襄二十八年齊慶封謀殺子雅子尾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杜注云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是也注四道交出復有旁通○釋曰詩周南云施于中逵毛傳云逵九達之道是也案左傳隱十一年云及大逵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逵莊二十八年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逵路杜預皆以爲道並九軌案周禮經涂九軌不名曰逵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逵九軌於此則不合也

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

〔疏〕室中至之奔○釋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云室中名時時然後動堂上曰行行謂平行也堂下曰步白虎通云人踐三尺法天地人再舉足曰步備陰陽也門外曰趨鄭玄云行而張拱曰趨中庭曰走走疾趨也大路曰奔奔大走也書曰駿奔走案此經所釋謂祭祀之禮知者以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出廟入廟不以遠爲文是也若迎賓則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行謂大寢之庭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

隄謂之梁。（即橋也或曰石絕水者爲梁見詩傳）石杠謂之徛。（聚石水中以爲步渡彴也孟子曰歲十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橋○隄低杠江徛寄）

〔疏〕隄謂至之徛○釋曰此別橋梁之名也隄一名梁郭氏兩解一名即橋也以木爲之一云以石絕水石杠一名徛郭氏亦兩解一云聚石水中以爲步渡彴也廣雅云彴步橋也一云或曰今之石橋注或曰石絕水爲梁見詩傳○釋曰案衛風云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傳云石絕水曰梁是也注孟子曰歲十月徒杠成○釋曰案孟子云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趙岐注云以爲子產有惠民之心不知爲政當以時脩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是也引之以證石杠爲步橋也此注作十月誤脫或所見本異

室有東西廂曰廟。（夾室前堂）無東西廂有室曰寢。（但有大室）無室曰榭。（榭即今堂堭）四方而高曰臺。陝而脩曲曰樓。（脩長也○陝狹）

〔疏〕室有至曰樓○釋曰此明寢廟樓臺之制也凡大室有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牆者曰廟但有大室者曰寢月令仲春云寢廟畢備鄭注云前曰廟後曰寢以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無室者名榭春秋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杜預云宣榭講武屋引此文無室曰榭謂屋歇前然則榭有二義一者臺上構木曰榭上云有木曰榭及月令云可以處臺榭是也二者屋歇前無壁者名榭其制如今廳事也春秋云成周宣榭公羊以爲宣宮之榭及鄉射禮云榭則鉤楹內是也郭云榭即今堂堭者堂堭即今殿也亦無室故云即今堂堭四方而高者名臺則上閣也脩長也凡臺上有屋陝長而屈曲者曰樓

釋器第六

〔疏〕釋器第六○釋曰案說文云器皿也從犬犬所以守之以此篇釋諸器之名故曰釋器

木豆謂之豆。（豆禮器也）

〔疏〕木豆謂之豆注禮器也○釋曰案周禮旊人爲豆實三而成觳崇尺鄭注云崇高也豆實四升又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鄭注云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又禮圖云口圓徑尺黑漆飾朱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豆口也然則豆者以木爲之高一尺口足徑一尺其足名鐙中央直豎者名校校徑二寸據而言之名豆豆實四升用薦菹醢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之類是也其飾則三代不同明堂位曰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注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是也以供祭祀燕饗故云禮器也

竹豆謂之籩。（籩亦禮器○籩邊）

〔疏〕竹豆謂之籩注籩亦禮器○釋曰案鄭注籩人及士虞禮云籩以竹爲之口有縢緣形制如豆亦受四升盛棗栗桃梅蔆芡脯脩膴鮑糗餌之屬是也亦祭祀享燕所用故云亦禮器

瓦豆謂之登。（即膏登也）

〔疏〕瓦豆謂之登○釋曰對文則木曰豆瓦曰登散則皆名豆故云瓦豆謂之登冬官旊人爲瓦器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繩正豆之柄是瓦亦名豆也詩大雅生民云于豆于登毛傳云豆薦菹醢登大羹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于登者肉汁大古之羹也不調以鹽菜以其質故以瓦器盛之郭云即膏登也

盎謂之缶。（盆也○盎烏浪切）

〔疏〕盎謂之缶○釋曰孫炎云缶瓦器郭云盆也詩陳風云坎其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藺相如使秦王擊缶是樂器爲缶也案坎卦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比卦初六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則缶是汲水之器也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

甌瓿謂之瓵。（瓿甊小甖長沙謂之瓵○瓿蒲口切瓵移）

〔疏〕甌瓿謂之瓵○釋曰甌一名瓿甊一名瓵郭云瓿甊小甖長沙謂之瓵方言云[illegible]甖也靈桂之郊謂之甌其小者謂之甂周魏之間謂之甃秦之舊都謂之甊淮汝之間謂之㼚江湖之間謂之甕自關而西晉之舊都河汾之間其大者謂之甀其中者謂之瓿甊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甕或謂之甖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甀甖其通語也[illegible]陳魏宋楚之間曰[illegible]或曰[illegible]燕之東北朝鮮洌水

之間謂之瓺▲瘠暢齊之東北海岱之間謂之儋▲甔周洛韓鄭之間謂之甀或謂之罃罃▲謂之甄[illegible]謂▲之甇缶謂之瓿甊▲瓿其小者謂之瓶罃▲甊謂之盎自關而西或謂▲之盆或謂之盎其小者謂之升甌▲甂甂陳魏宋楚之間謂之題▲㼯砥自關而西謂之甂其大者謂之甌是其方俗之異名也

康瓠謂之甈。瓠壺也○賈誼曰寶康瓠是也○瓠胡甈契〔疏〕康瓠謂之甈○釋曰康瓠一名甈瓠即壺也說文云破罌也方言云甈謂之盎皆非郭義也〔注〕賈誼說曰寶康瓠是也○釋曰案漢書云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以誦詩屬文漢文帝召爲博士▲爲絳灌之屬害之天子疏誼爲長沙王傅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詞曰斡棄周鼎寶康瓠兮▲是也

斪▲斸▲謂之定。鋤屬○斪音衢斸丁錄切定多佞切〔疏〕斪斸謂之定○釋曰斪斸一名定郭云鋤屬李巡曰鋤別名也廣雅云定謂之耨世本云垂作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耘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詩頌臣工云庤乃錢鎛毛傳云鎛▲耨也耨及定當是一器但先儒或即云鋤或▲云鋤屬古器變易未能識之

斫謂之鐯▲。钁也○鐯張畧切〔疏〕斫謂之鐯○釋曰斫一名鐯郭云钁也說文云钁大鋤也

斛▲謂之疀。皆古鍬鍤字○斛鍬疀鍤〔疏〕斛謂之疀○釋曰郭云皆古鍬鍤字方言云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斛宋魏之間謂之鏵或謂之鍏▲韐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臿趙魏之間謂之桑▲鍫是皆謂今鍬也○鍬音秋

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罔也。今之百囊罟是▲亦謂之罭今江東呼爲緵

嫠婦之笱謂之罶。毛詩傳曰罶曲梁也謂以簿爲魚笱**罺謂之汕。**今之撩罟**篧謂之罩。**捕魚籠也**槮謂之涔。**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鳥罟謂之羅。**謂羅絡之**兔罟謂之罝。**罝猶遮也見詩**麋罟謂之罞。**冒其頭也**彘罟謂之羉。**羉幕也**魚罟謂之罛。**最大罟也今江東云**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緵子弄罭域嫠離笱狗罺嘲汕所諫切篧主角切槮桑感切罝嗟罞茆彘滯羉鸞罛孤繴壁罿衝罬拙罦浮〔疏〕緵罟至覆車也○釋曰此別羅網之異名也罟網也緵罟一名九罭即魚罔也嫠婦之笱取魚器也一名罶罺一名汕罩捕魚籠一名篧積柴水中取魚名槮又名涔鳥罔名羅兔罔名罝麋罔名罞罞冒也言冒覆其頭也彘豬也其罔名羉羉幕也言幕絡其身也魚之大罔名罛翻車小罔捕鳥者名繴也罿也罬也罦也皆謂覆車也注今之至爲緵○釋曰今之百囊罟是亦謂之罭今江東呼爲緵者以時驗而言也孫炎云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詩豳風云九罭之魚鱒魴是也注毛詩至魚笱○釋曰云毛詩傳曰罶曲梁也者小雅云魚麗于罶傳云罶曲梁也是矣云謂以簿爲魚笱者孫炎云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簿也嫠寡也以簿爲魚笱其功易號之寡婦之笱耳非寡婦所作也注今之撩罟○釋曰李巡云汕以簿汕魚也案詩小雅云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傳云樔也箋云樔今之撩罟也皆以今曉古注捕魚籠也○釋曰李巡云篧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孫炎云今楚篧也然則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荊故謂之楚篧皆謂捕魚籠也詩小雅云南有嘉魚烝然罩罩是也注今之至取之○釋曰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云積柴養魚曰槮郭云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小爾雅曰魚之所息謂之潛潛槮也積柴水中魚舍也詩周頌云潛有多魚是也槮罧潛涔古今字注謂羅絡之○釋曰李巡云鳥飛張網以羅之然則張網以羅絡飛鳥詩王風云雉離于羅是也注罝猶遮也見詩○釋曰周南▲云肅肅兔罝是也李巡云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然則張罔遮兔因名曰罝注最大罟也今江東云○釋曰李巡曰魚罟捕魚具也然則捕魚之具最大者名罛詩衛風云施罛濊濊是也注今之至異語○釋曰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語也郭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廣雅云罥罟也案詩王風云雉離于罦又曰雉離于罿然則捕鳥之具也孫炎云掩兔非也

絇謂之救。救絲以爲絇或曰亦罥名○絇其具切〔疏〕絇謂之救○釋曰郭氏兩解一云救絲以爲絇絇屨頭飾也士冠禮曰玄端黑屨青絇鄭注云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是也或曰絇屨屬小爾雅曰舄而今絇也一云亦罥名者言此經絇亦罥罟之別名也義疑故兩存焉

律謂之分。律管可以分氣○分音粉〔疏〕律謂之分○釋曰律一名分鄭注月令云律候▲氣之管也以銅爲之律厤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則爲六律雌鳴則爲六呂陽管爲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鄭云律述也述氣之管陰管爲呂律厤志云呂助也言助陽宣氣又云呂拒也言與陽相承更迭而至又陰律稱同言與陽同也摠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月令十二月皆云律中是也以其分候十二月氣故又名分郭云律管可以分氣是也

大版謂之業。築牆版也**繩之謂之縮之。**縮者約束之詩曰縮版以載〔疏〕大版至縮之○釋曰此解詩云縮版以載也大版名業以繩束版謂之縮注築牆版也○釋曰孫炎曰業所以飾[illegible]栒爲縣[illegible]必以爲[illegible]以類相[illegible]言之則[illegible]設虡而[illegible]○釋曰[illegible]東版故[illegible]云詩曰[illegible]者大雅[illegible]

彝卣罍器也。[illegible]**小罍謂之坎。**罍形似[illegible]受一斛[illegible]〔疏〕[illegible]司尊彝[illegible]中尊也[illegible]是在罍[illegible]之大者[illegible]圖云六[illegible]故異議[illegible]以金士[illegible]飾尊大[illegible]以玉經[illegible]又司尊[illegible]雲之形[illegible]言士以[illegible]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罍皆得畫雲雷之象以其云罍取於雲雷故也是彝卣罍三者皆爲[illegible]罍之小[illegible]

[illegible]領謂之襮。[illegible]衣開孔也**衣**[illegible]衣小[illegible]帶[illegible]**衽▲謂**[illegible]**褘▲謂**[illegible]**削幅**[illegible]刧褯賤[illegible]占切褘[illegible]也云衣[illegible]飾名純[illegible]孔也名[illegible]之交是[illegible]禮曰施[illegible]名袺扱[illegible]之蔽前[illegible]也取繫[illegible]衣之裳[illegible]也本或[illegible]衣衿也[illegible]飾者釋[illegible]繒爲綠[illegible]褖毛傳[illegible]

輿革前謂之鞎[illegible]**後謂之第**[illegible]**竹前謂之禦**[illegible]**後謂之蔽**[illegible]**環謂之捐**[illegible]**鑣謂之钀**[illegible]**載轡謂之轙**[illegible]**轡首謂之革**[illegible]〔疏〕[illegible]

以韋靶車軾靶謂鞔也軾車上橫木毛詩傳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謂以皮革為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為之飾也詩齊風云簟笰朱鞹是也後謂之笰者李巡曰笰車後戶名也郭云以韋靶後戶云竹前謂之禦者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簟為車飾也郭云以簟衣軾詩傳云簟方文席也云後謂之蔽者郭云以簟衣後戶即詩所謂簟笰也云環謂之捐謂著車衆環名捐云鑣謂之钀者鑣馬勒旁鐵一名钀云載轡謂之轙者轡者御馬之具也古者乘車駕駟馬凡八轡轅端之木名衡衡即軛軛上著環以貫轡此即載轡之環名轙故郭云車軛上環轡所貫也云轡首謂之革者轡首名革也詩大雅云鞗革金厄是也郭云轡靶勒見詩字林云靶轡革也

餀謂之餯。（說物臭也）食饐謂之餲。（飯饐臭見論語）摶者謂之糷。（飯相著）米者謂之糪。（飯中有腥）肉謂之敗。（臭壞）魚謂之餒。（肉爛。餀呼蓋切餯許穢切饐意餲隘糷爛糪柏餒奴罪切）〔疏〕餀謂至之餒。○釋曰此別物臭惡之異名也李巡云餀餯皆穢臭也食飯也饐飯臭也一名餲飯摶相著者名糷李巡云糷飯淖糜相著也飯中有腥米者名糪李巡曰米飯半腥半熟名糪即論語云失飪不食肉臭壞曰敗魚內爛曰餒即論語云魚餒而肉敗不食是也注飯饐臭見論語○釋曰說文云饐飯傷熱蒼頡篇云食臭敗也云見論語者鄉黨篇云食饐而餲孔曰饐餲臭味變是也注內爛○釋曰案春秋僖十九年云梁亡公羊傳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何休云梁君隆刑峻法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然則魚之敗壞先自內始故云內爛是郭用公羊為說今本內作肉（恐誤）

肉曰脫之。（剝其皮也今江東呼麋鹿之屬通為肉）魚曰斮之。（謂削鱗也○斮莊畧反）〔疏〕肉曰至斮之○釋曰此論治擇魚肉之名也肉剝去其皮因名脫之李巡云肉去其骨曰脫皇侃云治肉除其筋膜取好者郭氏以與魚曰斮之文連斮謂斬削其鱗則脫是脫剝其皮也嫌羊豕有不剝其皮者故又云今江東呼麋鹿之屬通為肉案禮記內則及李巡爾雅本皆云魚曰作之皇侃云作謂搖動也凡取魚搖動之視其鮮餒餒者不食李巡云作之魚骨小無所去今本作斮郭云謂削鱗也

冰脂也。（莊子云肌膚若冰雪冰雪脂膏也）〔疏〕冰脂也○釋曰脂膏也一名冰注莊子至膏也○釋曰云莊子云肌膚若冰雪者此內篇逍遙之言也案彼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引之者證冰為脂也云脂膏也者孫炎曰膏凝曰脂則似脂與膏異而云脂膏者以脂有凝有釋對例即內則注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散文則脂膏皆揔名也

肉謂之羹。（肉臛也廣雅曰涪見左傳）魚謂之鮨。（鮨鮓屬也見公食大夫禮）肉謂之醢。（肉醬）有骨者謂之臡。（雜肉醬見周禮○鮨耆醢海臡泥）〔疏〕肉謂至之臡○釋曰此別魚肉所作食味之名也肉之所作臛名羹魚所作鮓名鮨以肉作醬名醢有骨相雜者名臡注肉臛至左傳○釋曰云肉臛也者儀禮所謂膷臐膮是也云廣雅曰涪者則彼云羹謂之涪是也云見左傳者案隱元年鄭伯寘其母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是謂肉為羹也注鮨鮓至夫禮○釋曰案公食大夫禮云牛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鄭注云內則謂鮨為膾然則膾用鮨是也注雜骨醬見周禮○釋曰案醢人職云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鄭注云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是也

康謂之蠱。（米皮）澱謂之垽。（滓澱也今江東呼垽○垽魚靳切）〔疏〕康謂至之垽○釋曰康米皮也一名蠱左傳曰穀之飛亦名蠱是也澱滓泥也一名垽郭云今江東呼垽

鼎絕大謂之鼐。（最大者）圜弇上謂之鼒。（鼎斂上而小口）附耳外謂之鉽。（鼎耳在表）款足者謂之鬲。（鼎曲腳也○鼐耐圜袁鼒咨鉽亦款苦管反鬲力）〔疏〕鼎絕至之鬲○釋曰此別鼎名也鼎最大者名鼐鼎體圓斂上而小口者名鼒詩周頌云鼐鼎及鼒鼎附耳在鼎表者名鉽款闊也謂鼎足相去疏闊者名鬲

䰝謂之鬵。（詩曰溉之釜鬵）鬵鉹也。（涼州呼鉹○鬵尋鉹移）〔疏〕䰝謂之鬵鬵鉹也○釋曰䰝一名鬵涼州名鉹方言云甑自關而東或謂之甗或謂之鬵或謂之酢餾是也注詩曰溉之釜鬵○釋曰檜風匪風篇文也

璲瑞也。（詩曰鞙鞙佩璲璲者玉瑞）玉十謂之區。（雙玉曰瑴五瑴為區○璲遂區羌于反）〔疏〕璲瑞也玉十謂之區○釋曰璲者瑞玉名也玉十名區注詩曰至玉瑞○釋曰云詩曰鞙鞙佩璲者小雅大東篇文也毛傳云鞙鞙玉貌璲瑞也鄭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為佩佩之鞙鞙然是也注雙玉至為區○釋曰襄十八年左傳云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杜注云雙玉曰瑴是先儒之相傳為然也五瑴則十玉也

羽本謂之翮。（鳥羽根也）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緷。（別羽數多少之名○翮戶革切縛篆緷衮）〔疏〕羽本至之緷○釋曰此別羽數多少之名也本根也鳥羽之根名翮一羽名箴十羽名縛百羽名緷案周禮地官羽人職云掌以時徵羽翮之材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摶十摶為縛鄭注云審摶縛羽數束名也爾雅云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也一羽則有名蓋失之矣鄭意以為一箴與審縛與摶緷與縛名數聲音皆相近也一羽不合有名疑一羽當為十羽也鄭意以為凡物無不從一為始以爾雅不失周官未為得也

木謂之虡。（縣鍾磬之木植者名虡○虡音巨）〔疏〕木謂之虡○釋曰郭云縣鍾磬之木植者名虡考工記云梓人為筍虡鄭注云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虡然則縣鍾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為虡謂橫牽者為枸枸上加大版為之飾名為業詩大雅云虡業維樅

旄謂之藣。（旄牛尾也○藣卑）〔疏〕旄謂之藣○釋曰郭云旄牛尾一名藣舞者所執也

菜謂之蔌。（蔌者菜茹之揔名見詩○蔌音速）〔疏〕菜謂之蔌○釋曰菜茹一名蔌郭云蔌者菜茹之揔名見詩者案大雅韓奕云其蔌維何維筍及蒲毛傳云蔌菜殽也是矣

白蓋謂之苫。（白茅苫也今江東呼為蓋○蓋合）〔疏〕白蓋謂之苫○釋曰孫炎云白蓋茅苫也郭云白茅苫也今江東呼為蓋然則蓋即苫也以白茅為之故曰白蓋襄十四年左傳晉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乃祖吾離被苫蓋杜注云蓋苫之別名是也

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精者鏐即紫磨金）鉼金謂之鈑。（周禮曰祭五帝即供金鈑是也）錫謂之鈏。（白鑞○璗蕩鏐留鐐遼鉼餅鈑版鈏引）〔疏〕黃金至之鈏○釋曰此別金錫之異名也黃金一名璗其精美者名鏐白金名銀其精美者名鐐郭云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精者鏐即紫磨金詩傳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鏐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珧珌鉼金名鈑錫今白鑞也一名鈏周禮職方氏云揚州其利金錫是也注周禮至是也○釋曰云周禮曰祭五帝即共金鈑者案秋官司金職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鈑此云祭五帝者旅則祭也上帝則五帝也郭氏以義言之故文異爾彼注云鉼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

象謂之鵠。角謂之觷。犀謂之剒。木謂之剫。玉謂之雕。（左傳曰山有木工則剫之五者皆治樸之名○鵠斛觷嶽剒錯剫鐸）〔疏〕象謂至之雕○釋曰郭云五者皆治樸之名謂治其樸俱未成器有此五名也注左傳山有木工則剫之○釋曰隱十一年傳文也

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六者皆治器之名）〔疏〕金謂至之磨○釋曰郭云六者皆治器之名也則此謂治器加工而成之名也故論語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是也

璆琳玉也。（璆琳美玉名○璆求）〔疏〕璆琳玉也○釋曰郭云璆琳美玉名禹貢梁州厥貢璆鐵銀鏤又雍州云球琳琅玕是也

簡謂之畢。（今簡札也）〔疏〕簡謂之畢○釋曰簡竹簡也古未有紙載文於簡謂之簡札一名畢禮記學記云呻其佔畢謂但吟論所視簡之文是謂簡為畢也

不律謂之筆。（蜀人呼筆為不律也語之變轉）〔疏〕不律謂之筆○釋曰筆一名不律許慎云楚謂之聿吳人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郭云蜀人呼筆為不律也語之變轉

滅謂之點。（以筆滅字為點）〔疏〕滅謂之點○釋曰郭云以筆滅字為點今猶然

絕澤謂之銑。（銑即美金言最有光澤也國語曰玦之以金銑者謂此也○銑蘇典切）〔疏〕絕澤謂之銑○釋曰金之最有光澤者名銑注國語曰玦之以金銑○釋曰使大子申生伐東山佩之金玦狐突歎曰以尨衣純而玦之以金銑者寒甚矣說國語者以銑下屬與郭異也

金鏃翦羽謂之鍭。（今之錍箭是也）骨鏃不翦羽謂之志。（今之骨骲是也）弓有緣者謂之弓。（緣者繳纏之即今宛轉也）無緣者謂之弭。（今之角弓也左傳曰左執鞭弭）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用金蚌玉飾弓兩頭因取其類以為名珧小蚌○鍭作木切緣掾弭尾蜃腎珧姚）〔疏〕金鏃至之珪○釋曰辨弓箭之名也鏃箭頭也翦齊也以金為鏃齊羽者名鍭孫炎云金鏑斷羽使前重也郭云今之錍箭是也以骨為鏃不齊其羽者名志郭云今之骨骲是也此二者郭氏皆以曉古案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鍭關西曰箭鏃胡合羸者四鐮或曰拘腸三鐮者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鐮謂之錍或謂之鈀其小而長中穿二孔者謂之鉀鑪亦謂之錍箭也弓者說文云以近窮遠象形古者倕作弓周禮六弓王弓弧弓以射甲革椹質夾弓庾弓以射豻侯鳥獸唐弓大弓

（以授學射者此弓之類有綠者名弓無綠者名弭李巡曰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弭孫炎云綠謂繳束而漆之弭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郭云綠者繳纏之即今宛轉也弭今之角弓也然則郭意與孫同也當時謂繳束爲宛轉若飾弓兩頭以金者名銑以蜃者名珧以玉者名珪也注左傳曰左執鞭弭○釋曰此僖二十三年傳文也案彼晉公子重耳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何以報我對曰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是也注用金至小蚌○釋曰云用金蚌飾弓兩頭者以與上弭連文故知然也蚌即蜃也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爲蜃是也銑即金絕澤者珧即蜃小者珪即玉成器者以此名弓故云因取其類以爲名也云珧小蚌者即釋魚云蜃小者珧是也）

珪大尺二寸、謂之玠。（詩曰錫爾玠珪）璋大八寸、謂之琡。（璋半珪也）璧大六寸、謂之宣。（漢書所云瑄玉是也）肉倍好、謂之璧。（肉邊好孔）好倍肉、謂之瑗。（孔大而邊小）肉好若一、謂之環。（邊孔適等○琡俶好耗瑗院）【疏】（珪大至之環○釋曰此別珪璧之屬也圭者王器執以爲瑞者也大長也珪長尺二寸者名玠璋半珪也大八寸者名琡璧亦玉器子男所執者也大六寸者名宣因說璧之制肉邊也好孔也邊大倍於孔者名璧孔大而邊小者名瑗邊孔適等若一者名環左傳昭十六年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是也○注詩曰錫爾玠珪○釋曰此大雅崧高篇文也注璋半珪也○釋曰知者以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自上而下降殺以半故知璋半珪也注漢書所云瑄玉是也○釋曰郊祀志云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也）

繸、綬也。（即佩玉之組所以連繫瑞玉者因通謂之繸也）【疏】（繸綬也○釋曰所佩之玉名璲繫玉之組名綬以其連繫璲玉因名其綬曰繸故郭云即佩玉組所以連繫瑞玉者因通謂之繸也）

一染謂之縓。（今之紅也）再染謂之赬。（淺赤）三染謂之纁。（纁絳也）青謂之蔥。（淺青）黑謂之黝。（黝黑貌周禮曰陰祀用黝牲）斧謂之黼。（黼文畫斧形因名云○縓七戀切赬敕呈切纁熏黝於糾反）【疏】（一染至之黼○釋曰別衆色之名也一染謂之縓者此述染絳法也一染一入色名縓今之紅也說文云帛黃赤色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是也再染名赬即淺赤也三染名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爲纁鄭玄云染纁者三入而成禹貢云厥篚玄纁是也淺青一名蔥玉藻云三命赤韍蔥衡是也黑色名黝以白黑二色畫之爲斧形名黼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書云黼黻絺繡是也注周禮曰陰祀用黝牲○釋曰此地官牧人職文也鄭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

邸謂之柢。（根柢皆物之邸邸即底通語也○邸氏）【疏】（邸謂之柢○釋曰根柢名邸邸本也郭云根柢皆物之邸邸即底通語也言凡物之柢必在底下因名云也即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皆謂邸爲本柢也）

雕謂之琢。（治玉名也）【疏】（雕謂之琢○釋曰案上文治玉璞名雕治玉器名琢彼對例耳散文則雕琢通謂治玉名不分璞與器也）

蓐謂之茲。（公羊傳曰屬負茲茲者蓐席也○蓐辱）【疏】（蓐謂之茲○釋曰蓐一名茲郭云茲者蓐席也言草蓐之席也宣十二年左傳單行右轅左追蓐注公羊傳曰屬負茲○釋曰此桓十六年傳文也案彼衛侯朔出奔齊傳云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於天子也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何休云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是也引之以證茲爲蓐也）

竿謂之箷。（衣架○箷移）【疏】（竿謂之箷○釋曰凡以竿爲衣架者名箷曲禮曰男女不同椸枷謂此也）

簀謂之第。（牀版○第側子切）【疏】（簀謂之第○釋曰簀牀版也一名第檀弓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左傳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方言云齊魯之間謂之簀陳楚之間或謂之第是也）

革中絕、謂之辨。（中斷皮也○辨片）革中辨、謂之韏。（復分半也○韏眷）【疏】（革中至之韏○釋曰皮去毛曰革此別分斷之名也中斷之名辨復中分其辨名韏也）

鏤、鋑也。（刻鏤物爲鋑○鋑蘇婁切）【疏】（鏤鋑也○釋曰別二名也郭云刻鏤物爲鋑詩云鉤膺鏤錫）

卣、中尊也。（不大不小者○卣酉）【疏】（卣中尊也釋在上）

釋樂第七

【疏】（釋樂第七○釋曰案樂記云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也說文云樂五聲八音之總名象鼓鞞之形木虡也白謂也又象鐘磬也五聲者商角宮徵羽也律厤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又云八音土曰塤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此篇揔釋五聲之名及八音之器故名釋樂也）

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皆五音之別名其義未詳○徵之矢反）【疏】（宮謂至之柳○釋曰案此文則宮一名重商一名敏角一名經徵一名迭羽一名柳但未見義所出也注皆五至未詳○釋曰云皆五音者案鄭玄注樂記云雜比曰音謂宮商角徵羽清濁相雜和比謂之音單出曰聲謂五聲之內唯單有一聲更無餘聲相雜也然則初發口單出者謂之聲衆聲和合成章謂之音金石干戚羽旄謂之樂則聲爲初音爲中樂爲末此云五音者舉中而言也云其別名者謂重敏經迭柳是爲宮商角徵羽之別名也云其義未詳者以爾雅之作以釋六藝今經典之中無此五名或在亡逸中不可得而知其義故未詳案孫叔然云宮濁而遲故曰重也孫氏雖有此說更無經據故不取也）

大瑟謂之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灑所蟹反）【疏】（大瑟謂之灑注長八至七絃○釋曰瑟者登歌所用之樂器也故先釋之世本曰庖犧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具二均聲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嬴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熊氏云瑟兩頭有孔其在底下者名越鄉飲酒禮云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注云越瑟底孔也燕禮云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注云越瑟下孔也若用之祭祀則練其絃疏其越樂記云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鄭注云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以其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熟而聲濁也疏通也使兩頭孔相連而通也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故也其大者別名灑孫叔然云音多變布如灑出也郭云二十七絃未見所出）

大琴謂之離。（或曰琴大者二十七絃未詳長短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疏】（大琴謂之離注或曰至五絃○釋曰琴操曰伏犧作琴世本云神農作琴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琴之大者別名離也孫叔然云音多變聲流離也云或曰琴大者二十七絃未詳長短者或人言琴有二十七絃是琴之大者也但未詳其長短耳云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者此常用之琴也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行大絃爲君小絃爲臣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又五絃第一絃爲宮其次商角徵羽文武二絃爲少宮少商又琴操曰廣六寸象六合也又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濵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法天地然琴爲樂器通見詩書故此釋之也）

大鼓謂之鼖。（鼖長八尺○鼖墳）小者謂之應。（詩曰應朄縣鼓在大鼓側○應音膺）【疏】（大鼓至之應○釋曰別鼓大小之名也鼓之大者名鼖周禮鼓人職曰以鼖鼓鼓軍事是也其小者名應言聲應於大鼓也李巡云小者聲音相承故曰應也孫炎云和應大鼓也注鼖長八尺○釋曰知者案考工記韗人爲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後鄭注云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以合二十版則版六寸三分寸之二耳大鼓謂之鼖以鼖鼓鼓軍事鄭司農云鼓四尺謂革所蒙者廣四尺注詩曰至鼓側○釋曰應朄縣鼓周頌有瞽篇文也鄭箋云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案朄引也謂擊小鼓引樂聲）

大磬謂之毊。（毊形似犂錧以玉石爲之○毊虛驕反）【疏】（大磬謂之毊○釋曰磬樂器名也以玉石爲之世本曰無句作磬釋名云磬罄也聲堅罄罄然考工記曰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耑是其制也大者名毊孫炎云毊喬也喬高也謂其聲高也李巡云大磬聲清燥也故曰毊毊操也注毊形至爲之○釋曰字林云錧田器也自江而南呼犂刃爲錧此毊形似犂錧但大爾云以玉石爲之者左傳云玉磬紀甗又八音謂磬爲石故知以玉石爲之也）

大笙謂之巢。（列管瓠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謂之和。（十三簧者鄉射記曰三簧一和而成聲）【疏】（大笙至之和○釋曰世本云隨作笙禮記曰女媧之笙簧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說文云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有十三簧象鳳之身其大者名巢巢高也言其聲高小者名和李巡云小者聲少音相和也孫炎云應和於笙注列管至九簧○釋曰瓠匏也以匏爲底故八音謂笙爲匏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鐷也笙管必有簧故或謂笙爲簧詩王風云左執簧是也大者十九簧以時驗而言也注十三至成聲○釋曰云十三簧者鄭司農注周禮亦云十三簧相傳爲然云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者彼鄭注云三人吹笙一人吹和是也）

大篪謂之沂。（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篪池沂銀）【疏】（大篪謂之沂○釋曰李巡曰大篪其聲非一也孫炎曰篪聲悲沂悲也○釋名曰篪啼也聲如嬰兒啼郭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鄭司農注周禮云篪七空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

大塤謂之嘂。（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塤喧嘂叫）【疏】（大塤謂之嘂○釋曰說文云壎樂器名從

土熏聲塤壎古今字釋名云塤喧也聲濁喧喧然大塤名訆孫炎曰音大如叫呼聲郭云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周禮小師注云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鄭司農亦云六孔是相傳爲然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箎譙周古史云古有塤箎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箎記者因以爲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蓋以詩小雅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箎蘇公刺暴公也故致斯謬

大鐘謂之鏞。（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鎛○鎛音博）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疏 大鐘至之棧○釋曰此別鐘大小之名也說文云鐘樂器也世本云垂作鐘考工記鳧氏爲鐘釋名云鐘空也內空受氣多其大者名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又名鎛大射禮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鄭云鎛如鐘而大是也其不大不小者名剽孫炎曰剽者聲輕疾也李巡云其中微小故曰剽剽小也其小者名棧李巡云棧淺也東晉太興元年會稽剡縣人家井中得一鐘長三寸口徑四寸上有銘古文云棧鐘之小者既長三寸自然淺也注書曰笙鏞以間○釋曰尚書益稷篇文也

大簫謂之言。（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謂之筊。（十六管長尺二寸簫一名籟○筊音交）疏 大簫至之筊○釋曰此別簫大小之名也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博雅曰簫大者二十三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其大者名言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郭云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其小者名筊李巡曰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筊筊小也郭云十六管長尺二寸簫一名籟又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其言管數長短雖異要是編小竹管爲之耳

大管謂之簥。（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箎六孔○簥嬌）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篞乃結切篎音眇）疏 大管至之篎○釋曰別管大小之名也大管名簥李巡云聲高大故曰簥簥高也郭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箎六孔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管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是也其中不大不小者名篞

大籥謂之產。（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疏 大籥至之箹○釋曰籥樂器名其大者名產其中者名仲小者名箹郭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周禮笙師掌教吹籥鄭注云籥如篴三空詩邶風云左手執籥毛傳云籥六孔所見異也

徒鼓瑟謂之步。（獨作之）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詩云我歌且謠○吹昌睡切和去聲）徒擊鼓謂之咢。（詩云或歌或咢○咢五各切）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蹇。（未見義所出○蹇紀展切）疏 徒鼓瑟至之蹇○釋曰凡八音備作曰樂一音獨作不得樂名故此辨其異名也徒空也鄭注周禮小師云出音曰鼓空作一器以出其音者謂之徒鼓故郭云獨作之也注詩云我歌且謠○釋曰此魏風園有桃篇文也毛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孫炎云聲消搖也注或歌或咢○釋曰大雅行葦篇文也毛傳云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孫炎云聲驚咢也

所以鼓柷謂之止。（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柷昌叔切）所以鼓敔謂之籈。（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籈音真）疏 所以鼓敔至之籈○釋曰此別柷敔之名也周禮小師掌教鼓鞀柷敔皆以木爲之故大師注云木柷敔也禮記謂之椌楬所以鼓動其柷以出其音者名止所以鼓動其敔以出其音者名籈郭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皋陶謨云合止柷敔鄭注云柷狀如漆桶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鼓之以止樂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

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麻者音概而長也料者聲清而不亂○鼗桃料聊）疏 大鼗至之料○釋曰詩頌云鼗磬柷敔鄭注小師職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一名麻其小者名料麻者音概而長也料者聲清而不亂

和樂謂之節。疏 和樂謂之節○釋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謂之和樂樂和則應節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是也樂記又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此對文爾雅揔而言之則禮樂相將故此和樂亦謂之節云節樂器名謂相也樂記云治亂以相鄭注云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言治理奏樂之時擊拊以輔相於樂而爲節也既以柷作樂以敔止樂故以節爲和樂義所通也

爾雅注疏卷五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爾雅注疏卷第五（名銜後標目釋宮第五釋器第六另行標釋樂第七監本毛本釋宮釋器卷第四釋樂以下卷第五元本閩本釋宮以下爲四卷上黑謂之黝以下爲四卷下）

釋宮第五

門墉行步之名（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墉改牆非經云牆謂之墉）

言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注疏本同浦鏜依釋名改作穹隆非崇亦高也）

窻東戶西也（雪牕本元本同單疏本亦作窻閩本監本窻改窻毛本改窗）

敷重厎席（注疏本厎誤底按書釋文作厎鄭注厎致也）

尚不媿於屋漏（單疏本元本同雪牕本改媿于閩本監本毛本改愧於按釋文作媿）

東南隅謂之窔（按說文窔作宧）

掃室聚窔（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掃皆作埽當據以訂正此從手旁者俗字）

不慙媿於屋漏（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改愧于）

當室之白（注疏本衍作當室之所白按當室之白見禮記曾子問）

以孫鄭之說（注疏本脫以）

與屋漏意同（注疏本脫意字）

及雨旁之木名也（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旁改傍）

曲禮云不履閾是也（注疏本同浦鏜云踐誤履）

士介拂棖鄭注云棖門楔也（監本亦作士元本閩本毛本士誤上注誤筴又並脫也）

坫端也（單疏本閩本同雪牕本舊本端訛墆監本毛本作端按釋文墆達結達計二反或作揣丁果反本或作端）

社內北牆是也（閩本同舊本監本毛本社誤杜）

方斵是虞是也（注疏本脫是也）

穀梁傳曰裘纏橫以爲臬是也（注疏本同浦鏜云穀梁傳作葛覆質以爲槷按毛詩車攻傳作裘纏質以爲槸質槸臬皆古今字與槷一也邢氏引毛詩傳誤記爲穀梁耳）

不敢縣於夫之楎箷（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箷作椸釋文箷字林云竿也本或作椸字林云相前杙也段玉裁云禮記注竿謂之箷則從竹者是今禮記作椸非）

臺土起屋（雪牕本同注疏本屋誤土）

雞棲於弋爲榤（唐石經雪牕本同單疏本標起止云雞棲至榤釋文棲音西下同又作栖按說文西鳥在巢上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棲或从木妻然則陸本作栖是也）

傳謂之突（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突本又作宊按五經文字穴部突見爾雅）

戶持鐶植也（單疏本亦作鐶雪牕本元本閩本作鎖監本毛本誤鎖釋文鎖本又作鐶按一切經音義卷十三引作瑣瑣鎖古今字）

其上楹謂之梲（唐石經雪牕本同單疏本亦作脫釋文梲之劣反本或作棁音同）

字林云枅柱上方木是也（注疏本脫字林云枅四字）

一名檼呂沈云齊魯名桷周人名榱（注疏本呂誤相按沈當作忱釋文引字林云周人名椽曰榱齊魯名桷一名橑相當作梠即此文浦鏜讀）

以射灋治射儀（注疏本灋改法）

待獲者所蔽也是矣（注疏本也誤者）

今呼之簃廚連觀也（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廚作厨釋文廚本或作廚按說文广部廚庖屋也从广尌聲五經文字云廚俗作厨非此當從釋文广厂不同部）

屋上薄謂之筄（單疏本注疏本同唐石經雪牕本薄作簙按廣韻三十五笑筄屋上薄也字亦從艹）

屋笮（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笮本或作筰）

人君南鄉當階閒（雪牕本同注疏本君誤居）

鄉明而治（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鄉改嚮）

諸侯西面曰朝是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曰誤而）

閍謂之門（唐石經雪牕本同單疏本摽起止云閍謂至之閍按此文疑倒禮記郊特牲祊之於東方正義曰釋宮云門謂之閍孫炎云謂廟門外是孫叔然注本作門謂之閍也郊特牲索祭祝于祊注廟門曰祊正義曰爾雅釋宮文又禮器爲祊乎外正義曰以釋宮云廟門謂之祊皆閍字在下可互證鄭孔俱言廟者以義增加非爾雅本文）

祝祭於祊（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祊音同閍此經注異文之明證郊特牲正義引孫炎注亦引詩祝祭於祊）

小閨謂之閤（唐石經注疏本同疏云閨之小者名閤雪牕本閤作閣誤）

閎衖頭門（雪牕本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衖作閧訛）

齒著于門閫（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作著乎按公羊傳作乎邢疏載郭注作于引公羊傳作乎）

所以止扉謂之閎（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所以止扉謂之閎音宏本亦作閣音各郭注本無此字又左傳釋文云爾雅本止扉之名或作閣字讀者因改左傳皆作各音惠棟云說文閣所以止扉也是古本如此段玉裁云郭注上文大者謂之栱小者謂之閣云別杙所在長短之名注此云長杙卽門橜也前後皆訓爲長杙則前後皆作閣字其所據左傳作閎閣門既高則門旁杙亦高盟諸侯閣閎訓門高其閈閣閣訓長橜郭氏分引畫然匡謬正俗引左傳高其閈閣引爾雅所以止扉謂之閣及郭注高其閈閣顏氏所據左傳爾雅尚未誤而俗刻匡謬正俗皆改作閎矣廣韻十九鐸閣字注引急就章閣并訴顏師古注云閣所以止扉今之門扶是也）

案鄭元注周禮（注疏本周誤閒）

義亦相兼（注疏本亦誤又）

其肰䰟䰟然高大（注疏本䰟改巍）

手劍而叱之萬僻撥仇牧（閩本監本毛本叱誤撥撥誤刺元本撥字不誤萬作万）

齒著乎門闔（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乎誤于）

闔扇也是矣（注疏本矣改也）

杜預云（注疏本預改注）

今江東呼瓴甓（單疏本雪牕本同詩正義引作今江東呼爲瓴甓按爲字當有）

宮中衖謂之壼（注疏本同單疏本雪牕本壼作壺五經文字云壼見爾雅唐石經闕）

巷閤閒道（雪牕本注疏本同按此經作衖注作巷聲類以衖爲巷字是也）

廟中路謂之唐（雪牕本注疏本同唐石經闕釋文隚音唐本今作唐）

堂途謂之陳（唐石經雪牕本同周禮匠人爲溝洫注引爾雅堂涂謂之陳按說文有涂無途塗爾雅釋上當涂梧上亦作涂）

二達謂之歧旁（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作歧旁字從止一切經音義卷二十歧路下引爾雅二達謂之歧旁五經文字云俗以歧爲山名別作歧路字字書無按玉篇止部歧翹移切歧路也廣韻五支岐山名歧路是六朝以來歧路字多從止矣）

宮中衖閤閒道名壼（注疏本壼改壺）

室中名時（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室誤堂）

鄭元云（注疏本脫云）

聚石水中以爲步渡彴也（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彴作彴釋文彴音研今江東呼彴音約按說文彴約也無彴字當從雪牕本釋天奔星爲彴約卽此字星之奔流如人之渡彴也釋文前後皆作彴玉篇廣韻分釋宮字從彳釋天字從彳蓋非）

歲十月徒杠成（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作十一月係淺人據今本孟子改按郭注所據孟子作十月邢疏所據孟子作十一月）

郭氏亦兩解一云（注疏本云誤名）

彴步橋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彴誤徛）

但有大室（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室誤寢）

陝而修曲曰樓（毛本同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監本修作脩疏中準此按古修長修飾多用脩脯字此改修非○今訂正）

無室者名榭（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無誤爲）

春秋宣十六年（注疏本脫六）

二屋歇前無壁者（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二改一壁改屋）

釋器第六

豆實四升用薦菹醢（注疏本豆誤其菹改葅）

其實韭菹醓醢（注疏本醓誤醯）

亦祭祀享燕所用（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享誤饗）

瓦豆謂之登（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監本同唐石經闕毛本登改豋釋文登本又作鐙按公食大夫禮注瓦豆謂之鐙公羊傳桓四年一日乾豆何注豆祭器名狀如鐙禮記祭統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注鐙豆下跗也然則鐙本豆名因通名瓦豆爲鐙矣又說文鐙錠也从金登聲徐鉉曰今俗別作燈非是合之郭注云卽膏登知漢以來爾雅字皆作鐙詩生民于豆于登毛傳瓦曰登薦大羹蓋古文作登今文作鐙郭云膏登字必當從金膏鐙卽油燈此說非又說文豆部有豋字云禮器也从廾持肉在豆上讀若鐙同說者因謂詩爾雅豆登字皆當從肉作豋此臆說也○按詩于豆于登用段借字俗改爲登）

樽酒簋（元本閩本監本同與周易合毛本樽改尊非）

主國尊於簋副（浦鏜云楙誤於按詩正義作扵單疏本此頁係補刻多誤）

有字盈缶注云（注疏本云誤六）

爻辰在木（浦鏜云未誤木）

若今罃甌（注疏本若改如）

瓬（音岡）甔（都感切）甒（音武）缶（音由鄭音）甀（仕江切）甄（皮睡切）瓮甂甄（甄音詭部甊落口切）瓽（牛志切）瓽也（注疏本但有瓽也二字改以上爲音切移於是其方俗之異名也之後因瓮字無音無所附麗遂刪之都感仕江二切字作反睡作腄牛作年皆誤甂字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甂下同）

陳魏宋楚之閒曰甂（音臾）或曰瓶（音殊○注疏本音切改大字移於後下準此）

謂之㼽（音暢亦暘○注疏本暘誤暢）

海岱之閒謂之儋（音檐○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儋改甔）

罃謂之甀（鼓鞶○注疏本複罃字鼓鞶改大字不移於後者不知爲覆作音也）

缶謂之甌（音隅○注疏本隅誤偶）

或謂之盆（注疏本脫或字）

甂（音邊）陳魏宋楚之閒謂之題（杜啟切○注疏本切作反）

賈誼曰（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作賈誼說曰元本疏亦引作賈誼說）

瓠卽壼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壼改壺）

及渡湘水（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及誤乃）

寶康瓠兮是也（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脫兮）

斪斸謂之定（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斪斸本或作拘擉廣韻四覺擉下云爾雅拘擉謂之定本亦作斪斸說文斤部斪斸二字注皆云斫也卽陸本所從出考工記車人之事注引爾雅句欘謂之定按說文木部欘斫也一日斤柄性自曲者擉卽欘之變古從木字往往改作手旁然則此經本作句欘字書始作斪斸矣）

耨及定當是一器（注疏本耨上有鎛字按自引廣雅定謂之耨至毛傳鎛耨也皆言耨以釋經之定故云耨及定當是一器詩正義則釋毛傳不釋爾雅故云鎛耨當是一器後者據此增鎛於耨上誤甚此本當有鎛字係剜擠今刪正）

但先儒或卽云鋤或云鋤屬（注疏本脫或云鋤三字）

斫謂之鐯（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鐯字又作楮按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爾雅斫謂之楮嚴元照云說文木部楮下云斫謂之楮知舊本從木爲正）

斫謂之鐯（此節疏後元本閩本分四卷下）

𣂏謂之疀（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𣂏作斛訛五經文字云𣂏見爾雅釋文云從斤按玉篇斤部𣂏斫也今釋文作㔹從刀字書所無說文斗部𣂏下引爾雅作𣂏廣韻三蕭亦引作𣂏釋文疀本或作鍤○按釋文作鍤）

皆古鍬鍤字（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鍤作插訛）

朝鮮洌水之閒謂之𣂏（閩本監本毛本𣂏作㔹元本實闕）

或謂之鍏（音韋○注疏本音改大字）

趙魏之閒謂之喿（音鍫○注疏本脫音鍫）

今江東呼爲緵（單疏本同雪牕本注疏本呼爲作謂之）

謂以簿爲魚筍（單疏本同雪牕本注疏本簿作薄釋文作步各反）

今之作槮者（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作今之作罧者而云槮罧古今字又玉篇木部槮下廣韻五十二沁罧下及初學記卷二十八皆引爾雅作槮引郭注作罧此經注異文之明證今本援經改注非也釋文云字林作罧是晉時用罧字故郭注本之）

因以簿圍捕取之（單疏本同雪牕本注疏本簿作薄按詩潛正義及廣韻五十二沁引此注皆作簿圍蓋相傳舊本如是今本作薄係近人改從古字耳）

彘豬也（注疏本豬作猪）

皆謂捕魚籠也（注疏本籠改是）

聚積柴木於水中（注疏本脫木）

然則張罔遮兔（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罔改網）

元端黑履青絇（注疏本同浦鏜云履誤屨按義疏之文屨履往往相亂無庸盡改下文絇屨屬此本亦作履屬矣）

爲而今絇也（注疏本同浦鏜云而如也）

崐崘之陰（閩本監本毛本改崑崙元本作崑侖）

然則業者（元本者誤之閩本改作乃監本毛本承之）

用繩束版（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繩誤縮）

云詩曰縮版以載者（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云改注）

彝其揔名（雪牕本元本同釋文亦作揔單疏本作摠與揔同閩本監本毛本改總）

受一斛（注疏本斛作斗）

金飾龜目（注疏本同浦鏜云續通解作尸目）

繡刺黼文以褗領（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褗作偃釋文褗音偃又作偃按偃領者謂黼文偃伏衣領上也字不當從衣又釋文音經衿本又作領音同按說文毛詩傳皆云襮領也唐石經亦作黼領蓋經作領注中偃領字作衿玉篇衣部衿力井切衣衿也）

衣眥謂之襟（唐石經雪牕本閩本毛本同元本眥作背監本作背皆誤）

佩玉之帶上屬（雪牕本同注疏本上誤二釋文上屬上持掌反）

持衣上衽（雪牕本同注疏本持誤掎邢疏云手執持其衽名袺）

衣蔽前謂之襜（唐石經雪牕本同單疏本亦作襜釋文襜本或作䄡方言作褘）

婦人之褘謂之縭（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幃本或作褘又作徽同按說文褘蔽厀也幃囊也孫炎注以褘爲帨巾郭注以爲香纓義並當從巾李善注文選思元賦云爾雅曰婦人之幃謂之縭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縭與陸本正合知舊本爾雅從巾不從衣也思元賦注又引爾雅婦人之徽謂之縭與陸云又作本合）

禕邪交落帶繫於體（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作禕交絡帶繫於體按禕當作衺釋文作邪禕字亦作衺是也今本作禕邪禕蓋衍字下云因名爲禕則上不當言禕矣繫絡字本從糸旁作落蓋古通詩東山正義引作絡與單疏本合○按說文交部曰㚘衺也郭用㚘衺字重疊字交落者交絡也帶繫連文郭用同音之字以爲訓也）

緌繫也（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標起止云注卽今至繫也詩正義引郭注此下有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縭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戒之說者以禕爲帨巾失之也共四十七字審爲郭注正義有申難之辭未知何時逸去釋文於著字重字皆無音未詳也按既嫁當爲未嫁或作許嫁士昏禮注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郭注上云此女子未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故下云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戒之）

裳削幅謂之纀（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亦作纀單疏本作纀按玉篇纀布木切裳削幅也亦作襥）

裳削殺其幅者名纀（注疏本纀作纀）

本或作褸（音婁○注疏本音婁作大字褸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誤縷下引方言同釋文縷又作褸樓卽褸之訛）

又謂之袺（子俠切○注疏本作丁狹切）

齊魯之郊謂之袡（昌詹切○注疏本音切改大字）

制十有二幅（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十有倒）

其深衣製度（注疏本製作制此非）

此辨車馬之飾名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辨作別）

轡者御馬之具也（注疏本轡誤轙）

古者乘車駕駟馬（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作乘馬非）

魚謂之餒（唐石經雪牕本同單疏本亦作餒釋文本作餧奴罪反引說文魚敗曰餧云字書作鮾同按玉篇鮾魚敗也是也今釋文委妥偏旁互易論語音義同五經文字云餒奴罪反飢也經典相承別作餧爲飢餒字以此字爲餧餇之餧字書無文然則張參所見經典已有作餒者矣特其所據釋文尚是餧字）

肉爛（雪牕本注疏本同誤也單疏本作內爛論語正義引此注同此疏云魚內爛曰餒按說文爤孰也从火蘭聲無爛字今本從闌非爾雅爤爤灡字皆從蘭）

飯摶相著者名爛（元本同誤也閩本監本毛本爛作糷當據以訂正）

魚內爛曰餒（注疏本內誤肉爛字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改爛非）

故云爾然則魚之敗壞先自內始故云內爛（注疏本脫爾然以下十三字）

謂削鱗也（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鰭巨夷反子虛賦云揵鰭掉尾是也或作鱗按上林賦揵鰭掉尾郭注鰭背上鬣也子虛賦無文江賦云颺鰭掉尾經曰斮注當言鰭作鱗蓋非）

此論治擇魚肉之名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論下衍辨）

肉剝去其皮（注疏本脫去）

斮謂斬削其鱗（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謂誤爲）

一名冰（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下衍脂）

其實韭菹醓醢（注疏本誤作韭菹醓醢）

滓澱也今江東呼垽（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引下句同按滓澱也當作澱滓也邢疏云澱滓泥也所據郭注蓋未誤一切經音義卷九卷十五兩引此注云澱滓也江東呼爲垽華嚴經音義卷上所引同澱滓皆未誤倒爲字亦當據以補正）

款閼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閼改瀾）

鄭箋云（注疏本脫鄭）

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注疏本係改繫今左傳作係）

五瑴則十玉也（注疏本十下衍雙）

枸上加大版爲之餙（注疏本版作板）

菜謂之蔌（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蔌作蔌非釋文亦作蔌唐石經闕）

毛傳云（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傳上衍詩）

白茅苫也（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脫也）

孫炎云（注疏本云改曰）

蓋苫之別名是也（閩本監本毛本脫是正德本此字實闕）

鏐即紫磨金（磨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磨改磨）

錫令白鑞也（正德本閩本監本同毛本令誤金）

則共其金版（注疏本作供其金鈑係依郭注改正德本亦作共單疏本引爾雅注作即供金鈑引周禮作共其金版各依本文不彼此互改故足貴）

犀謂之剒（唐石經雪牕本同葉鈔釋文剒本或作厝同七各反通志堂本誤靳玉篇刀部剒且落切爾雅曰犀謂之剒亦作錯）

五者皆治樸之名（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樸作樸誤釋文璞字又作樸按一切經音義卷十六引此注云治璞之名也所據本與釋文合與毛詩按相矛盾）

璆琳玉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段玉裁云本作璆美玉也藝文類聚所引不誤釋文琳字無音後崐崘虛之璆琳琅玕乃音林詩韓奕釋文曰琳字又作玲音林鄭注尚書云璆美玉也玲美石也鄭與說文合今郭注琳亦衍字按說文玲玪塾石之次玉者从玉今聲又琳美玉也从玉林聲然則尚書之璆玲與爾雅之璆琳異字異訓琳爲美玉爾雅與說文亦合非衍字也釋地注云璆琳美玉名）

郭云璆琳美玉名（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琳誤即）

玦之以金銑者（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玦作決單疏本作玦之以金銑無者字按韋氏注此云玦猶決也郭注以決爲玦與韋義同今本仍作玉旁非又國語而玦之以金銑者寒甚矣單疏本引作而玦之以金者銑寒甚矣余謂古本國語當無者字故韋注云銑猶灑也郭此灑寒貌讀銑寒甚矣句絕爾雅下文以金者謂之銑此注云銑即美金國語曰玦之以金銑是讀而玦之以金銑句絕）

以尨衣純而玦之以金者銑寒甚矣（元本同閩本剜改尨作厖者銑作銑皆監本毛本承之）

以銑下屬（注疏本下誤玉）

辨弓箭之名也（閩本監本毛本辨改辯）

金鏑斷羽（注疏本鏑改鏃）

以骨爲鏃（注疏本骨誤金）

江淮之間謂之鍭（注疏本鍭誤鐵）

或謂之鈀（音葩○注疏本音葩改大字）

謂之鉀鑪（監盧二音）亦謂鉀箭也（注疏本鉀誤鉀監誤浩亦誤皆音切改大字）

古者倕作弓（監本同毛本倕作垂閩本作揮正德本實闕○按揮作弓同說文）

以射豻侯鳥獸（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侯誤猴）

此僖二十三年傳文也（注疏本三誤二）

蚌即蜃也月令孟冬（注疏本蚌誤蚌脫月令）

銑即金絕澤者（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金誤今）

璧大六寸謂之宣（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經義雜記曰漢書郊祀志有司奉瑄玉孟康注用爾雅字作瑄藝文類聚引此作瑄說文玉部云珣醫無閭之珣玗琪周書所謂夷玉也从玉旬聲一曰玉器讀若宣知爾雅宣當作珣今作宣是借用同聲字本或宣旁加玉誤甚按注引漢書瑄玉以證經之宣璧是經作宣注作瑄也釋文云宣本或作瑄是有援注以改經者）

肉邊好孔（雪牕本同注疏本作肉邊也好孔也蓋依疏語增）

孔大而邊小（雪牕本同刑疏亦云孔大而邊小名瑗注疏本誤作孔大於邊也）

所以連繫瑞玉者（單疏本注疏本同今本疏中誤作璲玉滿鏜反據以改注誤甚）

所佩之玉名璲（元本同閩本剜改璲爲繸監本毛本承之）

所以連繫瑞玉者（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瑞改璲）

因通謂之繸也（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繸誤璲按經注皆作繸此與上文所佩之玉名璲璲繸字正互誤）

再染謂之赬（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赬敕貞反說文赤部云䞓赤色也引詩魴魚䞓尾又赬䞓或从貞考工記鍾氏注鄭司農引爾雅再染謂之竀勑貞反本又作䞓亦作赬按䞓正字竀假借字正與貞聲相近左氏哀十七年傳如魚竀尾杜注竀赤色魚勞則尾赤亦用假借字）

淺赤（雪牕本同注疏本作染赤誤）

帛黃赤色（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帛誤縓今說文云帛赤黃色）

書云黼黻絺繡是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云改曰）

衣架（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誤作木架）

凡以竿爲衣架者名箷（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名誤多）

簀謂之第（注疏本同葉鈔釋文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第作笫）

牀第之言不踰閾（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踰誤逾）

齊魯之間謂之簀（注疏本簀作簣）

復分半也（雪牕本同注疏本半誤平）

釋樂第七

白謂也又象鍾磬也（元本象誤家鍾字空闕閩本剜改作又云石磬也監本毛本承之誤甚按此八字亦說文釋樂字之言今本無之當據以補正白即鼻字詞言之气由鼻出故從白取詞義也下從本兩○○象鍾磬懸虡之形）

物成孰可章度（注疏本孰改熟）

此篇總釋五聲之名（注疏本脫之）

皆五音之別名（單疏本監本毛本同雪牕本元本皆作謂閩本剜改作皆釋文引郭云皆五音別名）

清濁相雜和比謂之音（注疏本脫相雜按禮記注但云雜比曰音）

衆聲和合成章（注疏本脫聲）

庖犧作五十絃（注疏本犧下有氏）

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注疏本弦改絃下練脫按上引樂記朱絃而疏越亦當改弦）

畫疏之（監本同元本閩本毛本畫誤晝）

如灑出也（注疏本同釋文引作出如灑也此誤倒）

伏犧作琴（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犧改羲）

應朄縣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朄改棘○按說文作朄）

則版六寸三分寸之二耳（蒲鏜云則版下脫寸字）

以鼖鼓鼓軍事（注疏本脫以鼖）

磬樂器名也（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磬誤罄）

已上則磨其旁（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磨改摩下同）

有十三簧（注疏本脫十）

其大者名巢（據釋文此下當有孫炎云三字）

以匏爲底（注疏本底作庢）

鄭司農注周禮亦云十三簧（注疏本同此亦字係剜擠）

云鄉射記曰（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云改注）

大箎謂之沂（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注疏本箎作篪注及疏準此按篪是也从竹虒聲作箎非）

大箎其聲非一也（按釋文引李孫云箎聲悲沂悲也此非一兩字即悲之誤分）

名翹橫吹之（注疏本脫名）

大如鵝子（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鵝作鵞）

形如稱錘（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稱作秤俗字釋文似稱尺證反按李善注文選笙賦引此作形似稱錘似與如一義然郭氏多言似作如者後人所改）

銳上平底（注疏本厎作底）

大鐘謂之鏞（唐石經單疏本同雪牕本注疏本鐘作鍾釋文鍾說文作鐘云樂器也字林同以此鍾爲酒器今經典通爲樂器據此則唐石經亦當作鍾）

笙鏞以間（單疏本雪牕本同按鏞當作庸周禮眡瞭疏儀禮大射疏皆引尚書笙庸以間詩那庸鼓有斁毛傳大鐘曰庸書正義引李巡注云大鐘音聲大鏞大也當本作庸大也）

亦名鑮音博（雪牕本同注疏本删下二字）

鐘樂器也（注疏本脫樂）

東晉與元年（注疏本同釋文亦作與元年盧文弨曰據晉書太興元年此脫太字）

籥一名籲（單疏本雪牕本同案詩有瞽正義引此注無籲字非也）

博雅曰籥大者二十三管（注疏本同盧文弨曰廣雅二十四管初學記所引同此誤）

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注疏本厎皆作底）

其言管數長短（注疏本脫言）

管長尺圍寸併漆之（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漆音七按文選閒居賦管啾啾而並吹李善引此注曰管長尺圍寸併吹之與鄭注周禮併兩管而吹之義同今作漆蓋誤）

有底（注疏本同單疏本厎作底雪牕本誤厎）

其中謂之篞（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唐石經篞作[illegible]）

小者謂之篎（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釋文篎郭音妙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篎閩本監本毛本篎誤篎）

今大予樂官有之是也（注疏本大予改太常此本舊訛作大子茲據下文所以鼓柷謂之止疏訂正）

詩云我歌且謠（單疏本雪牕本同按云當作曰上下文注引詩皆作曰）

詩云或歌或咢（雪牕本注疏本作詩曰此誤）

徒鼓鐘謂之修（唐石經同釋文修如字本作脩雪牕本注疏本作徒鼓鐘謂之脩按華嚴經音義卷上云廣雅修長也本作脩者謂乾脯又卷下云玉篇修飾修長字皆從彡今本玉篇廣雅皆不然此爲修長義當從彡釋文唐石經皆作修保正字之僅存者）

徒鼓磬謂之蹇（唐石經雪牕本同初學記卷十六引作徒擊鼓磬謂之蹇按磬多言擊鼓字蓋涉上文誤釋文引李巡云償擊衆聲蹇連也蓋李本作擊磬○按蹇字下从口）

孫炎曰（注疏本曰作云）

連底桐之（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單疏本厎作底底桐書皐陶正義引作挏玉篇挏達孔切呂氏春秋云百官挏擾挏動也廣韻挏推引也漢有挏馬官作酒又音同今本從木誤）

以木長尺櫟之（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櫟音擽釋文櫟力的反廣雅云櫟繫也漢書音義云櫟捎也按廣雅卷二釋詁櫟擊也字從手玉篇手部櫟郎的切捎也舒也廣韻十八藥櫟字統云擊也三十三錫櫟捎也可訂釋文及今本之訛）

投椎於其中而橦之（注疏本橦作撞俗）

蓋依漢之大予樂（注疏本予改常）

麻者音穊而長也（單疏本同釋文穊居器反雪牕本注疏本穊作概訛按說文禾部穊稠也此言聲之稠密也）

爾雅疏卷第六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

勅校定

釋天第八（疏）

釋天第八○釋曰河圖括地象云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爲天偃者爲地釋名云天顯也在上高顯又云天坦也坦然高遠說文云天顚也至高無上從一大也春秋說題辭云天之言鎭也居高理下爲人經紀故其字一大以鎭之此天之名義也天之爲體中包乎地日月星辰屬焉然天地有高下之形四時有升降之理日月有運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常既曰釋天不得不畧言其趣故其形狀之殊凡有六等一曰蓋天文見周髀如蓋在上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黃楊雄桓譚張衡蔡邕陸績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舊說云殷代之制其形體事義無所出以言之四曰昕天昕讀爲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是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穹天云穹隆在上虞氏所說不知其名也六曰安天是晉時虞喜所論案鄭注考靈耀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璿璣玉衡以度其象如鄭此言則天是大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爲天耳但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即以一日之行而爲一度計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之一周之數也天如彈丸圍圓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案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萬一千里者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所以迴直徑之數也然則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鄭注考靈耀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但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没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没不見南極去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去北極亦九十一度餘此是春秋分之日道赤道之北二十四度爲夏至之日道去北極六十七度也赤道之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去南極亦六十七度地有升降星辰有四遊又鄭注考靈耀云天旁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也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末復正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末復正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至冬末復正此是地及星辰四遊之義也星辰亦隨地升降故鄭注考靈耀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爲三萬里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里星辰下極萬五千

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也日有九道故考靈耀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注引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靑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靑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立夏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計夏至之日日在井星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四遊之說元出周髀之文但二十八宿從東而左行日從西而右行一度逆沿二十八宿案漢書律麻志云冬至之時日在牽牛初度春分之時日在婁四度夏至之時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在角十度若日在東井則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若春分在婁秋分在角晝夜等八尺之表七尺五寸之景冬至日在斗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三尺之中去其一尺五寸則餘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來之景也凡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則夏至去冬至體漸南漸下相去十一萬五千里又考靈耀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所以有假上假下者鄭注考靈耀之意以天去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一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上極與天表平也後日漸向下故鄭注考靈耀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之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也委曲具考靈耀注凡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則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相通之數也今麻象之說則月一日至於四日行最疾日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亦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行則遲日行十二度餘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小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二十四日至於晦行又最疾日行一十四度餘此是月行之大率也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至二十九日彊半月又於日與日相會乃爲一月故考靈耀云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二十九日與四百九十九分爲月是一月二十九日之外至第三十日分至四百九十九分月及於日計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爲半今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也但月是陰精日爲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藏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爲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爲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案律麻志云二十八宿之度角一十二度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方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方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西方八十度井三十二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方一百一十二度丑爲星紀初斗十二度終婺女七度子爲玄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亥爲娵訾初危十六度終於奎四度戌爲降婁初奎五度終於胃六度酉爲大梁初胃七度終於畢十一度申爲實沈初畢十二度終於井十五度未爲鶉首初井十六度終於柳八度午爲鶉火初柳九度終於張十七度巳爲鶉尾初張十八度終於軫十一度辰爲壽星初軫十二度終於氐四度卯爲大火初氐五度終於尾九度寅爲析木初尾十度終於斗十一度五星者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鎭星其行之遲速俱在律麻志不更煩說元命包云日之爲言實也月闕也劉熙釋名云日實也光明盛實月闕也滿則闕也說題辭云星陽精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下生也釋名云星散也布散於天又云陰蔭也氣在內奧蔭也陽揚也陽氣在外發揚此等是陰陽日月之名也祭法黃帝正名百物其名蓋黃帝而有也或後人更有增足其天高地下日盈月闕觜星度少井斗度多日月右行星辰左轉四遊升降之差二儀運動之法非由人事所作皆是造化自然先儒因自然遂以人事爲義或據理是實或構虛不經既無正文可憑今皆畧而不錄

穹、蒼蒼、天也。（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因名云）春爲蒼天。（萬物蒼蒼然生）夏爲昊天。（言氣皓旰）秋爲旻天。（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冬爲上天。（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四時。

〔疏〕穹蒼至四時。○釋曰此釋四時之天名也云穹蒼蒼天也者詩大雅桑柔云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故此釋之也詩人因天形穹隆其色蒼蒼故云穹蒼其實則與下云春爲蒼天者是一故云穹蒼蒼天也郭云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因名云也云春爲蒼天者詩王風黍離云悠悠蒼天故此釋之也郭云萬物蒼蒼然生者言春時萬物蒼蒼然生春時天名曰蒼天也云夏爲昊天者詩雨無正云浩浩昊天故此釋之名者元氣博大之貌郭云言氣皓旰者皓旰日光出之貌也言昊日光明皓旰因名云昊天也云秋爲旻天者詩大雅召旻云旻天疾威之類旻愍也言秋氣肅殺萬物可愍故曰旻天郭云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者旻愍詩序文但彼愍作閔音義同也云冬爲上天者詩小雅信南山云上天同雲之類言冬時無事唯在於上故曰上天郭云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者言冬氣閉藏無他生殺之事唯在於上監於下而已也案詩傳云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毛公此傳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李巡云古詩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蒼天以體言之也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皇天昊大貌故言其混元之氣昊昊廣大則稱昊天旻閔也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閔在下則稱旻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上天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又李巡注此云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案此以四時異其天名詩傳則各用所宜爲稱似稱乖異而鄭玄則和合二說故異義同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與毛詩同謹案尚書堯典羲和以昊天摠勑以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丘卒稱曰旻天不弔非秋也玄之閔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丘卒旻天不弔無可怪耳是鄭和合二說之事也爾雅春爲蒼天夏爲昊天歐陽說春爲昊天夏爲蒼天鄭既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說以春昊夏蒼者鄭讀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即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雖蒼昊有春夏之殊則未知孰是要二說理相符合故鄭和而釋之○四時○釋曰此題上事也言上所陳是四時天之名也題之在下者若周公踐阼及詩篇章句皆篇末題之故此亦爾白虎通云歲時何謂春秋冬夏也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秋之爲言揫也揫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

○春爲青陽。（氣清而溫陽）夏爲朱明。（氣赤而光明）秋爲白藏。（氣白而收藏）冬爲玄英。（氣黑而清英）四氣和謂之玉燭。（道光照）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此亦四時之別號尸子皆以爲大平祥風）四時和爲通正。（通平暢也）謂之景風。（所以致景風）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莫不善之）謂之醴泉。（所以出醴泉）祥。

〔疏〕春爲至醴泉。○釋曰此釋太平之時四氣和暢以致嘉祥之事也云春爲青陽者言春之氣和則青而溫陽也云夏爲朱明者言夏之氣和則赤而光明也云秋爲白藏者言秋之氣和則色白而收藏也云冬爲玄英者言冬之氣和則黑而清英也云四氣和謂之玉燭注云道光照者道言也言四時和氣溫潤明照故曰玉燭李巡云人君德美如玉而明若燭聘義云君子比德於玉焉是知人君若德輝動於內則和氣應於外統而言之謂之玉燭也云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者此亦四時之別號也云四時和爲通正者言上四時之功和是爲通暢平正也云謂之景風者言所以致景風景風即和風也云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者嘉善也甘雨即時雨也不爲萬物所苦故曰甘若月令若雨數來則非甘也甘雨既以時降則萬物莫不嘉善之也云謂之醴泉者言四時平暢亦所以使地出醴泉也醴泉者水泉味甘如醴也云祥者亦題上事也祥吉也善也言此上皆太平之吉祥也○注此亦至祥風○釋曰云此亦四時之別號也者與上青陽等同爲四時別號故云亦也上據氣而言此據功爲說云尸子皆以爲太平祥風者案尸子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氣和爲正光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是也○注所以出醴泉○釋曰案援神契云德及於天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深泉則黃龍見醴泉湧是言王者脩德以召和平則致景風醴泉也案此經所釋即謂發生等爲景風時雨爲醴泉而郭云所以致景風醴泉者所以弘通其義也

○穀不熟爲饑。（五穀不成）蔬不熟爲饉。（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果不熟爲荒。（果木子）仍饑爲荐。（連歲不熟左傳曰今又荐饑○荐賤）災。

〔疏〕穀不至爲荐。○釋曰此釋歲凶災荒之名也穀謂五穀黍稷麻麥豆也熟成也五穀不成曰饑郭云凡草菜可食者通名蔬李巡曰可食之菜皆不熟爲饉周禮天官大宰職云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鄭玄云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小雅云降喪饑饉襄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彼以五穀熟之多少立差等之名其實五者皆是饑也三穀不升於民之困蓋與饉不熟同故俱名爲饉也果木子也不成熟之歲名荒仍因也相因而饑謂連歲不熟也僖十三年晉荐饑是也云災者亦題上事也下皆倣此○注左傳曰今又荐饑○釋曰此晉語文也左丘明既作傳以解春秋又采簡牘以作國語其文不

（主於經故謂之外傳俱是丘明所作亦得云左傳曰案彼云晉饑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莫不知往年有難今又薦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與糴是其事也）○大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閼烏割切著直畧切重直龍切黓音亦）歲陽。○大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牂音臧洽夾涒湯昆切噩五各切閹音俺敦頓〔疏〕太歲在甲至赤奮若○釋曰此別太歲在日在辰之名也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爲陰案漢書律厤志云迺以前厤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二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義中冬孟康曰言復得者上元泰初時亦是閼逢之歲歲在甲曰閼逢在寅曰攝提格此謂甲寅之歲也然則乙卯之歲曰旃蒙單閼丙辰之歲曰柔兆執徐丁巳之歲曰強圉大荒落戊午之歲曰著雍敦牂己未之歲曰屠維協洽庚申之歲曰上章涒灘辛酉之歲曰重光作噩壬戌之歲曰玄黓閹茂癸亥之歲曰昭陽大淵獻甲子之歲曰閼逢困敦乙丑之歲曰旃蒙赤奮若以此推之周而復始可知）載、歲也。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商曰祀。（取四時一終）周曰年。（取禾一熟）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歲名。〔疏〕（載歲也至曰載○釋曰別年歲之名也載即歲也白虎通云王者受命而改正朔者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則化也然則歲名變易理亦同此故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夏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是也商曰祀取四時一終則以祀者嗣也取其興來繼往之義孫炎曰取四時祭祀一訖商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是也周曰年者取禾一熟也案說文云季穀熟也從禾千聲春秋曰大有年然則年者禾熟之名每歲一熟故以爲歲名左傳曰卜年七百是也唐虞曰載載始也取物終更始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舜典曰五載一巡守是也○注取歲星行一次○釋曰案律厤志分二十八宿爲十二次晉灼注天文志云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是歲星年行一次也）○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窒知乙切塞先北切）月陽。○正月爲陬。（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國語云至於玄月是也○寎孚栢切且子余切相息亮切）十月爲陽。（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皆月之別名自歲陽至此其事義皆所未詳通者故闕而不論○涂音徒）月名。〔疏〕（月在甲至月名○釋曰此辨以日配月之名也設若正月得甲則曰畢陬二月得乙則曰橘如三月得丙則曰修寎四月得丁則曰圉余五月得戊則曰厲皋六月得己則曰則且七月得庚則曰窒相八月得辛則曰塞壯九月得壬則曰終玄十月得癸則曰極陽十一月得甲則曰畢辜十二月得乙則曰橘涂周而復始亦可知也若史記厤書云月名畢聚也○注離騷至孟陬之○釋曰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懷王爲三閭大夫爲大夫靳尚所譖毀見疏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言已放逐離別心中愁思猶陳正道以諷諫君也其經曰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彼注云言已生得陰陽之正中是引之以證正月爲陬之義○注國語至是也○釋曰此越語文也案彼云越王將伐吳范蠡諫曰王姑待之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彼注云魯哀公十六年九月也至十七年三月越伐吳是也引之以證九月爲玄也○注純陰至名云○釋曰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者以易言之五月一陰生十月純坤用事故云純陰用事也云嫌者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無陽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常有詩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詩小雅云日月陽止是也○注皆月至不論○釋曰言正月爲陬已下皆月之別名云自歲陽至此者謂自閼逢以下也云其事義皆所未詳通者案李巡孫炎雖各有其說皆構慮不經疑事無質故闕而不論）○南風謂之凱風。（詩曰凱風自南）東風謂之谷風。（詩云習習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詩云北風其涼）西風謂之泰風。（詩云泰風有隧）焚輪謂之穨。（暴風從上下○穨徒回切）扶搖謂之猋。（暴風從下上○猋必遙切）風與火爲庉。（庉庉熾盛之貌○庉徒衮切）迴風爲飄。（旋風也飄音瓢）○日出而風爲暴。（詩云終風且暴）風而雨土爲霾。（詩云終風且霾○雨音預）陰而風爲曀。（詩云終風且曀○曀於計切）天氣下、地不應曰雺。（言蒙昧應音膺）○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言晦冥）蝃蝀謂之雩。蝃蝀、虹也。（俗名爲美人虹江東呼雩蝃音帝蝀丁孔切雩于句切）○蜺爲挈貳。（蜺雌虹也見離騷挈貳其別名見尸子○挈苦結）弇日爲蔽雲。（即暈氣五彩覆日也○弇掩）疾雷爲霆霓。（雷之急擊者謂霹靂○霆廷霓宜）雨霓爲霄雪。（詩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霓水雪雜下者謂之消雪○霓醉見切）暴雨謂之涷。（今江東人呼夏月暴雨爲涷雨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是也○涷音東西之東）小雨謂之霡霂。（詩云益之以霡霂○霡墨霂木）久雨謂之淫。（左傳曰天作淫雨）淫謂之霖。（雨自三日已上爲霖）濟謂之霽。（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濟音薺霽徂計切）風雨。〔疏〕（南風至風雨○釋曰此釋風雨之名也易曰風以動之雨以潤之又曰潤之以風雨洪範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相將之物故此類聚而釋之也○南風謂之凱風者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郭氏無說義或當然詩邶風云凱風自南是也○東風謂之谷風者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詩邶風云習習谷風是也○北風謂之涼風者北風一名涼風言北方寒涼之風也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詩邶風云北風其涼是也○西風謂之泰風者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詩大雅桑柔云泰風有隧是也○焚輪謂之頹者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郭云暴風從上下與李同也詩小雅云習習谷風維風及頹是也○扶搖謂之猋者李巡曰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孫炎曰迴風從下上曰猋郭云暴風從下上亦用李說莊子說鵬云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月令孟春行秋令則猋風暴雨總至是也○風與火爲庉者郭云庉庉熾盛之貌言風自火出火因風熾而有大風者爲庉○迴風爲飄者郭云旋風也李巡曰一曰飄風別二名也詩蓼莪云飄風發發是也○日出而風爲暴者孫炎云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然則爲風之暴疾故詩邶風云終風且暴毛傳云暴疾也○風而雨土爲霾者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詩邶風云終風且霾是也○陰而風爲曀者孫炎曰雲風曀日光詩邶風云終風且曀是也○天氣下地不應曰雺者郭云言蒙昧洪範云曰雺鄭注云雺聲近蒙詩零雨其蒙則雺是天氣下降地氣不應而蒙闇也○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者郭云言晦冥月令仲冬行夏令氣霧冥冥鄭云霜露之氣散相亂也然則地氣發而上天不應之則爲氣霧霧又名晦春秋僖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羊穀粱皆云晦冥也是矣○蝃蝀謂之雩蝃蝀虹也者郭云俗名美人虹江東呼雩然則蝃蝀一名雩一名虹詩鄘風云蝃蝀在東月令季春之月虹始見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霓與蜺音義同○蜺爲挈貳者蜺雌虹也一名挈貳說文云霓屈虹靑赤或白色陰氣也郭云見離騷者即天問云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及遠遊章云雌蜺嫕嬛以曾撓兮是也挈貳其別名也文見尸子○弇日爲蔽雲者郭云即暈氣五彩覆日也然則暈氣弇日名蔽雲周禮春官眡祲掌十煇之法鄭司農云煇謂日光炁是也○疾雷爲霆霓者郭云雷之急擊者謂霹靂案說文云霆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也又云震劈歷振物者然則疾雷一名霆霓又名震春秋震夷伯之廟謂劈歷破之是也霹靂俗字也○雨霓爲霄雪者霓水雪雜下也因名霄雪霄即消也詩小雅頍弁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鄭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案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爲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爲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故鄭言遇溫氣而摶也霓與霰音義同○暴雨謂之涷者暴雨謂驟雨也一名涷郭云今江東人呼夏月暴雨爲涷雨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是也者此離騷九歌大司命文案彼云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是也○小雨謂之霢霂者小雨一名霢霂詩小雅信南山云益之以霢霂是也李巡云冰雪俱下案此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中間無雪事而云冰雪俱下妄矣○久雨謂之淫者淫）

過也久雨過多害於五稼故謂之淫月令季春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謂久雨也注云左傳曰天作淫雨者莊十一年傳文也○淫謂之霖者淫雨又名霖也郭云雨自三日已上爲霖者隱九年左傳文也○濟謂之霽者濟止也雨止名霽郭云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書云曰霽云風雨者題上事也

○壽星、角亢也。（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亢音剛）天根、氐也。（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氐音低）天駟、房也。（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大辰、房心尾也。（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大火謂之大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析木謂之津。（即漢津也○析昔）箕斗之間、漢津也。（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星紀、斗牽牛也。（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玄枵、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枵之言耗耗亦虛意○枵許嬌切）顓頊之虛、虛也。（顓頊水德位在北方○顓專頊旭）北陸、虛也。（虛星之名凡四○虛墟）營室謂之定。（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爲正○定多侫切）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營室東壁星四方似口因名云○娵子余切觜咨）降婁、奎婁也。（奎爲溝瀆故名降○降戶江切）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昴西方之宿別名旄頭）濁謂之畢。（掩兔之畢或呼爲濁因星形以名）咮謂之柳。（咮朱鳥之口○咮猪究切）柳、鶉火也。（鶉鳥名火屬南方）北極謂之北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何鼓謂之牽牛。（今荊楚人呼牽牛星爲檐鼓檐者荷也○何胡可切）明星謂之启明。（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爲启明昏見西方爲太白○启啓）彗星爲欃槍。（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埽彗○欃初銜槍初庚）奔星爲彴約。（流星○彴蒲握切約音藥）星名。

[疏]壽星至星名○釋曰此別星名也案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玄注云大界則曰九州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又漢書律厤志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宿凡二十八此經所釋次惟有九宿惟十七者以爾雅之作釋六藝所載者所不載者則闕焉○壽星角亢也者言壽星之次值角亢之宿也郭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者天文志云東宮蒼龍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亢主宗廟是也○天根氐也者氐一名天根郭云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是也○天駟房也者房一名天駟也郭云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天文志曰房爲天府曰天駟國語曰月在天駟是也○大辰房心尾也者大辰房心尾之揔名也辰時也郭云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春秋昭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是也○大火謂之大辰者大火大辰之次名也李巡云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郭云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左傳曰心爲大火是也○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者析木之津箕斗之次名也孫炎曰析別水木以箕斗之間是天漢之津也劉炫謂是天漢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析水木以箕星爲隔隔河須津梁以度故謂此次爲析木之津也不言析水而言析木者此次自南而盡北故依此次而名析木也郭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以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箕在蒼龍之末故云龍尾斗至南方即見故云南斗昭八年左傳曰今在析木之津國語曰日在析木之津者是也案經典但有析木之津無析木謂之津今定本有謂字因注云即漢津也誤矣○星紀斗牽牛也者星紀斗牛之次也郭云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左傳曰歲在星紀是也○玄枵虛也者玄枵虛之次名也郭云虛在正北北方色黑枵之言秏秏亦虛意然則以其色黑而虛秏故名其次曰玄枵案襄二十八年左傳云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秏名也土虛而民秏不饑何爲顓頊之虛也郭云顓頊水德位在北方然則以北方三次以玄枵爲中玄枵次有三宿又虛在其中以水位在北顓頊居之故謂玄枵虛星爲顓頊之虛也昭十年左傳云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是也○北陸虛也者虛星又謂之北陸也孫炎曰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也昭四年左傳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杜注云陸道也陸之爲中爲道皆無正訓各以意耳要以虛爲北方中星宿是日行之道故謂之北陸郭云虛星之名凡四者玄枵也虛也顓頊之虛也北陸也○營室謂之定者營室一名定郭云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爲正詩鄘風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鄭箋云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者娵訾室壁之次也壁居南則在室東孫炎曰娵訾之歎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也郭云營室東壁星四方似口因名云由其營室與東壁相成故得正四方襄三十年左傳云歲在娵訾之口是也○降婁奎婁也者降婁奎婁之次名也孫炎曰降下也奎爲溝瀆故稱降也郭云奎爲溝瀆故名降者漢書天文志云奎曰封豨爲溝瀆是也案襄三十年左傳曰鄭公孫揮與裨竈晨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是也○大梁昴也西陸昴也者大梁昴之次名也昴西方之宿名也昴又謂之西陸昭四年左傳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又十一年傳云歲及大梁蔡復楚凶是昴星之名凡三郭云昴西方之宿別名旄頭者天文志云昴曰旄頭胡星也是矣○濁謂之畢者畢西方之宿名一名濁郭云掩兔之畢或呼爲濁因星形以名詩小雅云有捄天畢毛傳云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鄭注云畢狀如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然則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爲之但掩兔之畢施網爲異爾○咮謂之柳柳鶉火也者柳南方之宿名南方七宿共爲朱鳥之形柳爲朱鳥之口故名咮咮即朱鳥之口也鶉火柳之次名也鶉即朱鳥也火屬南方行也因名其次爲鶉火襄九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是也○北極謂之北辰者極中也辰時也居天之中人望之在北因名北極斗杓所建以正四時故云北辰論語云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也○何鼓謂之牽牛者李巡云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也或名爲何鼓亦名牽牛如此文則牽牛何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案漢書天文志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將左右將亦以牽牛何鼓爲二星郭云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爲檐鼓檐者荷也順經爲說以二星驗而言也○明星謂之启明者孫炎曰明星大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太白郭云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爲启明昏見西方爲太白然則启明是太白矣詩小雅云東有启明西有長庚長庚不知是何星也[illegible]別星未能審也○彗星爲欃槍者[illegible]案漢書天文志云歲星嬴而東南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彗本類星末類彗長二丈嬴東北石氏見覺星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棓本類星末銳長四丈縮西南石氏見欃雲如牛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槍左右銳長數丈縮西北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欃本類星末銳長數丈石氏槍欃棓彗異狀其殃一也[illegible]春秋左氏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illegible]似埽帚光芒孛孛然妖變之星非常所有故言孛又言彗也○奔星爲彴約者奔星即流星包一名彴約星名題上事也

○春祭曰祠。（祠之言食）夏祭曰礿。（新菜可礿）秋祭曰嘗。（嘗新穀）冬祭曰蒸。（進品物也）祭天曰燔柴。（既祭積薪燒之○燔音煩）祭地曰瘞薶。（既祭埋藏之）祭山曰庪縣。（或庪或縣置之於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庪居委反縣玄）祭川曰浮沈。（投祭水中或浮或沈）祭星曰布。（布散祭於地）祭風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磔音責）是禷是禡、師祭也。（師出征伐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禷類禡馬）既伯既禱、馬祭也。（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禘、大祭也。（五年一大祭○禘大計切）繹、又祭也。（祭之明日尋繹復祭）周曰繹。（春秋經曰壬午猶繹）商曰彤。（書曰高宗彤日）夏曰復胙。（未見義所出○胙音祚）祭名。

[疏]春祭至祭名○釋曰此別四時及三代諸祭名也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蒸者此四時之祭名也郭云祠之言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蒸進品物也此皆周禮也殷以上則礿禘蒸嘗王制文是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祫爲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禴禘又爲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曰祠是祠禴嘗蒸之名周公制禮之所改也若然詩小雅云禴祠蒸嘗于公先王此文王之詩所以已得有制禮所改之名者然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亦所改有漸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爲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祭天曰燔柴者祭天名燔柴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郭云既祭積薪燒之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然則祭天之禮積柴以實牲體王帛而燔之使煙氣之臭上達於天因名祭天曰燔柴也○祭地曰瘞薶者祭地名瘞薶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然則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瘞繒埋牲因名祭地曰瘞薶李巡曰祭

地以玉埋地中曰瘞薶孫炎曰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祭山曰庪縣者庪縣祭山之名也庪謂埋藏之大宗伯云以貍沈祭山林川澤鄭注云祭山林曰埋是也縣謂縣其牲幣於山林中因名祭山曰庪縣郭云或庪或縣置之於山是也又云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者案中山經云歷兒冢也其祠祀毛大宰之具縣以吉玉彼注云縣祭山之名是也○祭川曰浮沈者浮沈祭川之名也郭云投祭水中或浮或沈大宗伯云以貍沈祭山林川澤鄭注云祭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是也○祭星曰布者李巡曰祭星者以祭布露地故曰布孫炎曰既祭布散於地似星布列也郭云布散祭於地○祭風曰磔者磔謂披磔牲體象風之散物因名云郭云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是禷是禡師祭也者是禷是禡詩大雅皇矣篇文也師祭也作者所以解詩也言用師出征之祭名也郭云師出征伐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者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是也言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尙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爲之是用尙書說爲義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爲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習兵之禮故貉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由此二注言之則禡祭造兵爲軍法者爲表以祭之禡周禮作貉貉又或爲貊字古今之異也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既伯既禱馬祭也者既伯既禱詩小雅吉日篇文也馬祭也作者所以釋詩也毛傳云伯馬祖也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郭云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知伯是祭馬祖者爲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者伯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注周禮云馬祖天騶房也彼注云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騶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騶上文云天騶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爲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禘大祭也者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于太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謂祭昊天於圜丘也以此比餘處爲大祭揔得稱禘宗廟謂之禘者禘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祭天謂之禘者亦言使典禮審諦也郭云五年一大祭者出禮經文知非祭天之禘者以此文下云繹又祭也爲宗廟之祭知此亦宗廟之祭也○繹又祭也者又復也繹復祭之名也郭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公羊傳云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天子諸侯謂之爲繹少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賓尸與祭同日若然是亦與賓尸事不同矣而詩頌絲衣序云繹賓尸者繹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其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然又祭之名三代各異周名繹商名肜夏名復胙郭云春秋經曰壬午猶繹者宣八年經文也又云書曰高宗肜日商書篇也孫炎云肜日相尋不絶之意也曰復胙者郭云未見義所出以夏之典訓無言復胙名者是未見義所出也詩傳及詩箋亦無此一句說者云胙是祭肉也以祭之旦日復陳其祭肉以賓尸也未知然不祭名者以題上事也

○春獵爲蒐。（搜索取不任者○蒐音搜）夏獵爲苗。（爲苗稼除害）秋獵爲獮。（順殺氣也○獮息淺切）冬獵爲狩。（得獸取之無所擇○狩羊又反）宵田爲獠。（管子曰獠獵畢弋今江東亦呼獵爲獠音遼或曰即今夜獵載鑪照也）火田爲狩。（放火燒草獵亦爲狩）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土大社戎醜大衆）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有事祭也周官所謂宜乎社）振旅闐闐。（振旅整衆闐闐羣行聲○闐音田）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幼賤在前貴勇力）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尊老在前復常儀也）講武。〔疏〕

春獵至講武○釋曰此說田獵習武之事也云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者此四時田獵之名也郭云蒐搜索取不任者苗爲苗稼除害獮順殺氣也狩得獸取之無所擇隱五年左傳文與此同杜注云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周禮大司馬職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其名亦與此同鄭玄解苗田與此小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孫炎亦然桓四年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三名既與禮異又復夏時不田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與禮異者良由微言既絶曲辨妄生左丘明親受聖師爾雅者或云子夏所作故二者與禮合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其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去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揔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案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衆取肥雖名通義義不通也故先儒皆依周禮左傳爾雅之文而爲之說其名亦有意焉雖復春獵獲則取之不能擇取不孕夏獵所取無多不能爲苗除害爲因時異而變文耳謂之獵者蔡邕月令章句云獵者捷取之名也○宵田爲獠者宵夜也夜獵名獠郭云管子曰獠獵畢弋者案管子四稱篇管仲對桓公曰昔者無道之君誅其良臣敖其婦女獠獵畢弋暴遇諸父者是也又云今江東亦呼獵爲獠者以時驗而言也或曰即今夜獵載鑪照也者亦得爲一義故復引之○火田爲狩者郭云放火燒草獵亦爲狩言與冬獵同名故云亦也李巡孫炎皆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鄭云襦細密之羅此時蟄者畢矣可以羅罔圍取禽也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禮記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是已蟄得火田也○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者此詩大雅緜篇文也郭云冢土大社戎醜大衆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報地是社爲土之神也冢詁爲大土爲社主故知冢土大社也釋詁云戎大也醜衆也故云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者此作者既引詩文於上然後爲此辭以釋之也孫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宜求見使祐也此文本解戎醜攸行之意言國家起發軍旅之大事以興動其大衆必先有祭祀於此社而後出行其祭之名謂之爲宜以師行必須宜祭以告社故言戎醜攸行也成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兵爲大事也春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雜記云有事於上帝皆是祭事故謂祭爲有事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謂之宜王制云天子將出宜乎社是也郭云周官所謂宜乎社者春官大祝職云出師宜于社造于祖是也○振旅闐闐者此詩小雅采芑篇文也鄭箋云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猶止也旅衆也郭云振旅整衆闐闐羣行聲也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者此亦作者釋上詩文也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也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以此出當用之故以脩治兵事爲名入則休息故以整衆爲名其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與此皆同惟公羊以治兵爲祠兵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者在前郭云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尊老在前復常儀也講武者題上事也言皆所以講習武事也○

素錦綢杠。（以白地錦韜旗之竿○杠爲江）纁帛縿。（纁帛絳也縿衆旒所著○纁音勳縿音衫）素陞龍于縿。（畫白龍於縿令上向）練旒九。（練絳練也）飾以組。（用綦組飾旒之邊）維以縷。（用朱縷維連持之不欲令曳地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大常是也）緇廣充幅。長尋曰旐。（帛全幅長八尺○廣上曠長直亮）繼旐曰旆。（帛續旐末爲燕尾者義見詩○旐音兆）注旄首曰旌。（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有鈴曰旂。（縣鈴於竿頭畫蛟龍於旒）錯革鳥曰旟。（此謂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旟餘）因章曰旃。（以帛練爲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周禮云通帛爲旃）旌旂。〔疏〕

素錦至旌旂○釋曰此別旌旂之異名也素錦綢杠者自此至維以縷說旒之制也綢韜也杠竿也先以白地錦韜旗之竿禮記所謂綢練設旐夏也則以纁帛著於素錦名縿縿即衆旒所著者陞上也又畫白龍於縿令上向又練絳帛爲旒九以著於縿飾旒之邊用綦組維持其旒使不曳地以朱縷詩鄘風云素絲紕之鄭箋云素絲者以爲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縿或以維持之是也郭云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大常者夏官節服氏職文後鄭注云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鄭司農云維持之是也廣雅云天子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天子十二斿至地諸侯九斿至軫卿大夫七斿至軹士三斿至肩○緇廣充幅長尋曰旐者緇黑色也以黑色之帛廣全幅長八尺屬於杠名旐又以帛繼續旐末爲燕尾者名旆郭云義見詩者小雅六月云白旆央央是也○注旄首曰旌者李巡曰旄牛尾著竿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郭云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如是則竿之首有旄有羽也故周禮序官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注云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也○有鈴曰旂者郭云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司常云交龍爲旂又曰諸侯建旂然則旂者畫二龍於上一升一降相交又縣鈴於竿是諸侯之所建也詩小雅云旂旐央央是也○錯革鳥曰旟者孫炎云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鄭志荅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以司常云鳥隼爲旟詩小雅云織文鳥章也郭云此謂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者意與孫鄭少異云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者案曲禮云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鄭注云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所舉各以其類象青青雀水鳥鳶鳴則將風鴻取飛有行列也士師謂兵

泉虎取其有威勇也貔貅亦摯獸也○因章曰旂者孫炎曰因其繒色以爲旗章不畫之是也司常云通帛爲旜鄭注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郭云以帛練爲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周禮云通帛爲旜者以因其文章與周禮通用絳帛隨義立名其實一也故引爲証○旌旂者九旗之名雖異旌旂爲之摠稱故以此題之案祭名講武旌旂俱非天類而亦在此者以皆王者大事又祭名則天曰燔柴講武則類於上帝旌旂則日月爲常他篇不可攝故繫之釋天也

爾雅注疏卷六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爾雅疏卷第六（注疏本仍卷第五）

釋天第八

天之言鎭也（注疏本鎭改顯非按此猶說文云天顚也鎭與顚皆眞聲下言居高理下爲人經紀並鎭守之義）

三日宣夜舊說云（注疏本舊誤昔脫云）

昕讀爲軒（注疏本爲改曰）

但指諸星運轉（閩本監本毛本星下有之元本星字複）

卽以一日之行而爲一度（注疏本以誤日）

地下萬五千里（浦鏜云萬上脫遊）

地之下畔與天中平（注疏本脫平）

但渾天之體（注疏本渾誤混）

南極去北極（元本去誤星閩本監本毛本改至）

則一百八十一度餘（注疏本同按八十一當作八十二）

去南極九十一度餘（注疏本脫餘）

天旁日四表之中（注疏本日改行非）

地亦升降於天之中（注疏本脫之）

至春末復正（元本同閩本剜改作春季監本毛本承之）

冬季復正（元本同閩本冬上剜擠至字監本毛本排入）

萬世不失九道謀（注疏本世改里非）

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立夏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元本先立春次夏至春分立夏閩本監本毛本先立春次立夏春分夏至下文相去三萬里監本毛本同元本閩本三誤二按此舉春夏以該秋冬言四遊之極以明日與星辰相去之遠也立春春分立夏夏至以四時之敘言之注疏本倒錯不可讀）

秋冬放此可知（注疏本放改倣）

冬至日在斗則晝極短（元本斗誤升閩本剜擠作日在牽牛監本毛本作斗牛又注疏本晝作日）

又於日與日相會（注疏本又作及）

但月是陰精（元本但月誤餘此閩本因剜擠爲餘倣此月陰精監本毛本遂排入）

辟九（注疏本辟改壁非）

不更煩說（注疏本不更倒）

既無正文可馮（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馮改憑）

言氣皓旰（注疏本同單疏本雪牕本作晧旰釋文晧本亦作昊光明也日出也按此經作昊注作晧爲經注異文之證注仍作昊非說文晧日出皃从日告聲暤暤旰也从日皋聲晧暤蓋通今本從白訛）

在上臨下而已（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在上下衍而字）

古詩人質（元本監本同閩本詩剜改時毛本承之）

昊大貌（注疏本大誤天下其氣昊大同）

故異義天號（注疏本天改同）

蒼天蒼天（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改作悠悠蒼天）

而又從歐陽之說（注疏本脫之）

是四時天之名也（注疏本脫天）

歲時者何（注疏本脫者）

四氣和謂之玉燭（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作四時非按邢疏引尸子云四氣和爲正光此之謂玉燭此經無爲正光故直言謂之玉燭）

夏爲長贏（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贏本或作嬴盧文弨刊本作本或作嬴石經考文提要作夏爲長嬴云從釋文）

尸子皆以爲太平祥風（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太作大釋文大平音泰或作大）

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文選新刻漏銘注引作四氣和爲通正按此猶上文四氣和謂之玉燭也論衡是應篇引爾雅曰四氣和爲景星景風作景星無爲通正三字邢疏引尸子則云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又尸子論衡文選注白帖卷一皆作四氣與上同唐石經上作四氣此作四時蓋非論衡引爾雅作景星尸子作永風永景聲相近）

甘雨時降（唐石經雪牕本同論衡是應篇曰爾雅言甘露時降則今本作甘雨非）

水泉味甘如醴也（此本下接云祥者亦題上事也祥吉也善也言此上皆大平之吉祥也二十三字次接○注此亦王祥風○釋曰云此亦四時之別號者云云蓋先釋經文都畢然後釋注也注疏本以上二十三字移配題下失其次矣）

云尸子皆以爲太平祥風者（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云改注）

四氣和爲正光（元本作四氣和正光照和下脫爲照字係剜擠閩本始排入監本毛本作四時和爲正光照更非按尸子作正光與上青陽朱明白藏元英韻元板困學記聞所引與此同）

其雨時降（元本閩本監本毛本其作甘此據爾雅改尸子也尸子此云其雨時降萬物以嘉下云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贏是其風其雨對文之證）

穀不孰爲饑（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饑改飢下仍饑爲荐注及疏同釋文饑本或作飢）

詩小雅云（注疏本脫詩）

襄十四年穀梁傳（浦鏜云二十四年）

一穀不升謂之嗛（注疏本嗛作歉此與穀梁傳同）

四穀不升謂之康（注疏本康改荒此與穀梁傳同）

相因而饑謂連歲不熟也（元本監本作饑飢也連歲不熟爲荐饑閩本毛本作飢饑也連歲不熟爲荐饑皆係臆改）

晉荐饑是也（此本下接云災者亦題上事也下皆倣此次接注左傳曰今又荐饑○釋曰此晉語文也云云注疏本移云災者十二字分配題下失其次）

太歲在甲曰閼逢（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唐石經太字一點後人增添釋文大歲音泰下放此錢大昕云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淮南天文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云云史記厤書索隱引爾雅云歲在甲曰閼逢寅曰攝提格無太字當是古本東漢術家不求太陰誤仍太陰爲太歲故漢書天文志有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之文太史公書但云攝提格歲陰左行在寅初不云太歲也按天官書索隱引李巡注爾雅歲在寅爲攝提格無太字又漢書律厤志上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孟康注云歲在甲曰閼逢在寅曰攝提格然則天文志大歲之太當亦後人增加耳）

在戊曰著雍（唐石經雪牕本同單疏本亦作著雍釋文著本或作祝廱字又作雍本或作黎按史記厤書作祝犂）

在壬曰元黓（唐石經閩本監本毛本同釋文亦作黓此本及雪牕本元本作黓誤從戈今訂正）

在未曰協洽（雪牕本元本閩本監本同釋文協音叶唐石經單疏本毛本作協洽按字當從十）

季穀熟也（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季作年非）

卜年七百（閩本同正德本監本毛本卜誤十）

在丙曰修（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修本亦作脩按單疏本云三月得丙則曰脩病）

正月爲陬（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陬側留子侯二反隅也又子瑜反史記厤書月名畢聚索隱音娵周禮注作娵釋文徐劉沈竝子須反按陬娵聚皆取聲）

三月爲寎（唐石經雪牕本同單疏本亦作寎元本疏中作窉釋文寎本或作窉字同按廣韻三十八梗窉爾雅云三月爲窉本亦作寎四十三映寎驚病玉篇穴部窉筆永切穴也宀部無寎字是此經舊作窉也）

十二月爲涂（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涂音徒周禮硩蔟氏注云月謂從娵至荼按涂荼皆余聲）

離騷至孟陬之（之疑當作兮）

屈原之所作也（注疏本脫之字）

仕懷王（注疏本仕改事）

高陽之苗裔兮（舊本同閩本高陽上剜擠帝字監本毛本排入）

言己生得陰陽之正中是（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是改者）

引之以證正月爲陬之義（注疏本證改証）

十月純坤用事（閩本監本毛本坤改陰舊本陰誤陽）

其實陰陽常有（注疏本常有倒）

四月秀葽（注疏本秀改莠）

南風謂之凱風（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颽又作凱）

詩云泰風有隧（雪牕本注疏本云作曰此非）

焚輪謂之穨（唐石經雪牕本同單疏本注疏本穨作頹釋文棼本或作焚頹本或作穨隤同○按頹俗字也）

詩云終風且暴（注疏本同雪牕本云作曰）

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雺或作霿字同亡公亡侯二反文選甘泉賦霧集而蒙合兮李善注爾雅曰天氣下地不應曰霧霧與蒙同按說文天氣下地不應曰霿霿晦也霚地氣發天不應雺籀文省五經文字云霿雺霧三同並莫侯反上說文中籀文下經典相承隸變並見爾雅義與說文同與爾雅正相反孫同元云蓋今本說文互誤玉篇云霚同雺天氣下地不應也雺從矛聲與蒙聲相近洪範曰蒙史記宋世家作曰霧索隱曰霧音蒙鄭注尚書云雺聲近蒙釋名釋天云霧冒也氣蒙亂覆冒物也郭景純云言蒙昧皆以蒙訓霧指天氣下地不應言之）

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霧亡弄反又亡付反字林作霿音同本亦作霚五經文字霧莫弄反爾雅釋文並作霧惠棟云二霧字皆當作霚按釋文當正作霚云本亦作霧孫同元云字林作霿霿即霚之省文玉篇云霧武付切地氣發天不應也據文選注引上文作霧則此必不作霧可知）

江東呼雩音芋（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按釋文云雩今借爲芋音于付反本注云然也）

蜺爲挈貳（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霓五兮反本或作蜺漢書同）

疾雷爲霆霓（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經義雜記曰霆與霓二物不當併稱郭注無霓字考初學記一白氏六帖二引作疾雷謂之霆文選注一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二事類賦三引作疾雷爲霆可證霆下本無霓字蓋因下句雨霓爲霄雪霓與霆形相近遂誤衍矣）

雷之急激者（雪牕本元本同釋文激古厤反單疏本監本毛本激誤繫閩本激字空闕）

雨霓爲霄雪（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說文霄雨霓爲霄从雨肖聲齊語也五經文字霄雨霓爲霄見爾雅按霓爲水雪雜下是不得偏舉雪也古本爾雅蓋無雪字）

先集維霓（雪牕本舊本閩本監本同毛本霓作霰蓋據毛詩改釋文霓本或作霰霹同詩釋文云霰字亦作霓五經文字霰霓二同上見詩下見爾雅按說文霰稷雪也从雨散聲霓霰或从見是霰霓同字郭氏所據詩蓋本作霓）

霓水雪雜下者（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水作冰非按詩信南山正義引李巡注云水雪俱下禮記月令注云水雪雜下劉熙釋名云水雪相摶）

故謂之消雪（雪牕本同邢疏云霄即消也注疏本作謂之霄雪一脫一誤按此經作霄注作消釋文霄音消本亦作消蓋援注改經未審經注異文之致自陸氏作釋文時已然矣）

暴雨謂之涷（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五經文字水部涷見爾雅廣韻一送涷瀑雨又水名凍冰皆又音東按釋文作涷都貢反單疏本標經中字作凍疏云暴雨一名凍引郭注兩凍字及引九歌大司命凍雨字皆從冫文選思元賦注引經暴雨謂之凍雨及注兩凍雨字皆作凍考說文有涷無凍今人呼夏月暴雨爲洽雨涷雨猶洽雨也當從釋文張參隸此字於水部蓋非）

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涷雨（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涷作凍文選思元賦注引作今江東人呼夏月暴雨爲涷雨按人字當有下注云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可證）

使涷雨兮灑塵是也涷音東西之東（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六字作細字音切釋文云涷郭音東本此）

雨自三日已上爲霖（單疏本注疏本同釋文及雪牕本作以上按左傳作以上）

濟謂之霽（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濟霽皆有音錢大昕云洪範曰雨曰霽史記宋世家作濟則濟霽本一字說文霎字注云霽謂之霎此經霽當爲霎字之誤）

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音薺（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文選高唐賦注引作音濟蓋音霽爲濟也）

○南風謂之凱風者（此本每節首空一字元本同舊本每節加○閩本監本毛本每節增字下倣此）

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注疏本脫一萬物）

亦用李說（注疏本用誤同）

火而有大風者爲庉（注疏本脫火）

詩云零雨其濛（注疏本脫云濛改蒙非此本鄭氏尚書注書正義引鄭注作濛）

地氣不應而蒙闇也（注疏本脫而）

○地氣發天不應曰霧（注疏本發下衍而）

陰之專氣爲雹（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爲誤謂）

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暖改煗）

因水而爲霰（注疏本霰誤雹）

書云曰霧云風雨者題上事也（注疏本刪下云字移風雨者七字於題下）

析木謂之津（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邢疏云析木之津者箕斗之次名也經典但有析木之津無析木謂[illegible]按春秋昭八年正義引孫炎注爾雅云析木之津箕斗之閒漢津也無謂字）

牽牛斗者（單疏本雪牕本同按依經當作斗牽牛者否則作牛斗者邢疏云星紀斗牛之次也）

北方色黑枵之言耗（單疏本耗作秏雪牕本注疏本色黑作黑色非耗作秏釋文亦作秏按廣韻秏減也亦稻屬俗作耗）

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爲正（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營室下衍之）

娵觜之口（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亦作娵訾單疏本及元本疏引經作娵訾之口按左傳襄三十年作娵訾之口十二辰之次字作訾與二十八宿之觜不同釋文及唐石經作觜蓋用假借字）

營室東壁也（閩本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單疏本壁作辟釋文辟本又作壁雪牕本元本誤璧）

濁謂之畢（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詩漸漸之石毛傳畢噣也正義曰釋天云噣謂之畢引李巡孫炎郭氏注皆作噣釋文前後皆云噣本亦作濁則此經舊從口爲正也）

或呼爲濁因星形以名（單疏本雪牕本同詩盧令正義引作或呼爲噣因星形以名之按之引）

字當有

咮朱烏之口（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口誤名）

何鼓謂之牽牛（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引王善堂九經本亦作何惠棟云何石經補字改作河按唐石經元刻作何後刮磨作河釋文何郭胡可反小爾雅云任也說文云檐也注以何爲荷訓作檐是郭本不作河考史記漢書作河鼓詩正義引李巡孫炎注同蓋爾雅本作河郭氏私定爲何唐石經用郭注本改爲河則非）

檐者荷也（單疏本雪牕本毛本同釋文云何注作荷字音同此經注異文之明證元本閩本監本荷仍作何非思元賦注引作檐者荷也又單疏本檐字上從木此從手非釋文檐丁甘反字林云負也字從木詩元鳥箋云謂當擔負天之多福葉鈔釋文擔作檐是舊作木旁字今訂正）

彗星爲欃槍（雪牕本注疏本同唐石經闕五經文字云欃槍見爾雅單疏本作欃釋文篲本今作彗按說文篲彗或从竹）

言其形孛孛似埽彗（單疏本同釋文亦作埽雪牕本注疏本作掃俗字按釋文音篲恤遂反又似酢似銳二反音注彗似銳反又音遂蓋經用古字作篲注用今字作彗）

奔星爲彴約（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唐石經闕段玉裁云彴釋文誤從亻今依玉篇佩觿正之按廣韻十八藥彴彴約流星開元占經卷七十一引此注曰彴約流星別名也字皆從亻）

壽星至星名○釋曰（注疏本刪）

九州諸國之封域（浦鏜云諸國下脫中字按今本周禮注有中字者衍也鏜從此所引）

釋六蓺所載者（注疏本蓺作藝）

○壽星角亢也者（此節注疏本誤連上文未分節）

析木之津者（注疏本脫者）

箕斗之次名也孫炎曰（閩本監本毛本孫炎曰上增一字元本空一格皆誤分節）

東方成龍形（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方誤南）

尾箕在蒼龍之末（注疏本蒼改倉）

日在析木之津皆是也（注疏本皆誤者）

北方色黑枵之言秏秏亦虛意（注疏本色黑倒脫一秏字秏作耗非）

各以意耳（浦鏜云意下脫言）

謂元枵也虛也（注疏本脫謂）

娵訾之歎則口開方（監本同元本閩本毛本歎誤次詩定之方中正義誤鄭許宗彥云室壁四星相連其方如口故曰娵訾之口娵訾與嗟咨聲相近故娵訾之歎則口開方也）

案襄三十年左傳曰（注疏本曰作云）

畢所以掩兔也（注疏本脫也）

吾聞之宋災（注疏本災改灾）

左右左右將（元本同閩本剜擠作左左星右右將監本毛本作左左星右右將蓋依漢書改）

今荊楚人呼牽牛星爲檐鼓（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荊楚倒）

今日明星（注疏本同盧文弨曰天官書索隱引孫炎注作命曰明星命曰太白今字誤下同）

東有啟明（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啟改启）

西有長庚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以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注疏本脫一長庚及星出二字）

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欃（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及漢書作天槍蓋誤）

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欃（監本毛本及漢書同元本閩本作天槍蓋此誤）

公羊傳曰（注疏本脫曰）

○奔星爲彴約者（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誤連上文不分節）

一名彴約星名題上事也（注疏本移下六字配題下）

冬祭曰蒸（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亦作蒸五經文字廿部云蒸爾雅以爲祭名其經典祭烝多去草以此爲薪蒸）

既祭埋藏之（雪牕本注疏本同按此經作薶注作埋）

祭山曰庪縣（唐石經單疏本注疏本同釋文縣音元注同五經文字云庪縣見爾雅藝文類聚引此經縣字皆作懸案懸正俗字）

是禷是禡（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禷音類經典作類五經文字云禷師祭名五經及釋文皆作類唯爾雅從示按說文禷以事類祭天神从示類聲與此經字同）

類於上帝（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於改于按此經作禷注作類爲異文之證）

商曰肜（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肜余終反唐石經肜作彤五經文字舟部肜音融按說文舟部肜船行也从舟彡聲丑林切玉篇肜余弓切爾雅云祭也又丑林切舟行也詩書正義引孫炎注云肜者相尋不絕之意相尋不絕與船行義合古人詁訓每取聲相近者肜與尋同在二十一侵彡聲以丑林切爲正余終反乃其轉音古冬韻字與侵韻最相近也或以此祭名字當從肉音融者誤）

夏曰復胙（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胙才各反本又作祚亦作胙同才故反祚福也胙祭肉也於義竝同按此說非也復胙者復胙日之祭也上文繹又祭也孫郭注竝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可證周曰繹商曰肜皆又祭之義此與肜字從肉之謬說正同當從陸本訂正）

自般以上（注疏本脫自）

若然詩小雅云（注疏本同此本若誤者今訂正）

○祭天曰燔柴者（注疏本誤連上文不分節此本脫曰字今補）

鄭注云禋之言煙（注疏本脫注）

瘞埋於泰折（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折改圻）

因名祭地曰瘞薶（注疏本薶改埋）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貍改薶下及鄭注同）

其祠祀毛太牢之具（元本同閩本祀改禮監本毛本承之）

順其性之含藏是也（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含改舍）

郭云布散祭於地（注疏本脫祭）

是禷是禡師祭也者是禷是禡（注疏本禷改類）

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者（元本同毛本於改于閩本監本上于下於）

凡四時之大田獵（注疏本脫大）

故有兵祭（浦鏜云下脫鄭曰二字）

○既伯既禱馬祭也者（注疏本誤連上節）

重物愼微（元本脫微閩本剜補監本毛本排入）

馬祖天駟上文云天駟（注疏本脫下五字）

○禘大祭也者（注疏本誤連上節）

及春秋禘于太廟謂宗廟之祭也（元本同毛本于改於宗廟改太廟閩本監本作于）

謂祭昊天於圜丘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圜改圓）

摠得稱禘（元本稱誤稷閩本監本毛本改謂）

亦言使典禮審諦也（注疏本脫審）

出禮緯文（注疏本緯誤記）

未知然不祭名者以題上事也（注疏本脫下八字不字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改否）

管子曰獠獵畢弋今江東亦呼獵爲獠音遼或曰卽今夜

獵載鑪照也（雪牕本同單疏本注疏本無音遼二字釋文獠郭音遼或作燎單本又作畢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此注云又音遼也詩伐檀正義引此注云獠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江東亦呼獵爲獠管子曰獠獵畢弋按當如詩正義所引今本失其次注先以獠爲燎故卽申言之曰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者字當有釋文云獠或作燎本注爲說次引江東所呼及管子證之今本首引管子反以脅田爲餘義非）

周官所謂宜乎社（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案官或作禮）

文與此同杜注云（元本與此誤蒐于閩本剜改與此同杜四字作蒐苗獮狩監本毛本承之）

曲辨妄生（閩本剜改辨爲辯監本毛本承之元本作曲說妄言當由臆改）

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監本毛本同元本漢作歷脫明閩本剜補）

雖名通義義不通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脫一義）

敖其婦女（注疏本敖改滔按管子作敖）

可以羅罔圍取禽也（閩本監本毛本罔改網元本實闕）

作者既引詩文於上（監本毛本同元本閩本引改列）

而後出行（元本脫行閩本監本毛本脫後）

至戰止將歸又振旅（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旅誤振）

羣行聲也（注疏本無也按也當作○下分節）

貴勇力（注疏本下衍也按注本無）

復常儀也講武者（注疏本以講武者以下十六字分配題下）

以白地錦韜旗之竿（雪牕本注疏本同邢疏云又以白地錦韜旂之竿下題旌旂釋文云本又作旗是旂旗字兩見按此經作綢注作韜釋文綢韜字兩列皆音他刀反爲經注異文之明證）

練絳練（雪牕本注疏本下有也）

六人維王之大常是也（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太作大）

繼旐曰旆（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唐石經單疏本旆作旆五經文字云旆從市市音普末反或從巾者訛）

畫蛟龍於旐（注疏本同誤也單疏本蛟作交詩載見正義公羊宣十二年疏皆引作交龍當據以訂正雪牕本作如畫交龍於旐如衍字或云當作加）

此別旌旂之異名也（注疏本旂改旗）

維持其旒使不曳地以朱縷（注疏本移以朱縷三字於維持其旒上按此倒句法本注）

素絲紕之（注疏本紕誤組）

以縿紕旌旗之旒縿（注疏本旗改旂按爾雅言旌旂詩箋言旌旗淺人互易之）

士三斿至肩○是也（閩本監本毛本○改云正德本空一字）

白旆央央是也（注疏本同按此當如公羊疏引孫炎注作帛旆英英）

夏翟羽色（正德本閩本同監本毛本色改名）

畫交龍於旐（注疏本交誤蛟）

以爲旗章（正德本閩本同監本毛本旗改旂）

通帛爲旜（注疏本旜改旃）

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注疏本無改而）

故引爲證○旌旂者（注疏本移旌旂者一節分配題下）

九旗之名雖異（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九誤凡）

旌旂爲之揔稱（注疏本同此旂誤旗今訂正）

爾雅疏卷第六

爾雅疏卷第七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

勑校定

釋地第九〔疏〕

（釋地第九○釋曰案說文云元氣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萬物所陳列也白虎通云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也釋名云地底也其體在底下載萬物也禮統云地施也諦也應變施化審諦不誤也此篇釋地之所載四方中國州府陵藪之異故曰釋地）

兩河閒曰冀▲州。（自東河至西河）河南曰豫州。（自南河至漢）河西曰雝州。（自西河至黑水○雝於用反）漢南曰荊州。（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江南曰楊▲州。（自江南至海）濟河閒曰兗州。（自河東至濟）濟東曰徐州。（自濟東至海○濟子禮切）燕曰幽州。（自易水至北狄）齊曰營州。（自岱東至海此蓋殷制）九州。〔疏〕（兩河至九州○釋曰此釋九州之名及其界域也○兩河閒曰冀州注自東河至西河○釋曰周禮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禹貢不說境界孔安國云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卽可知以其禹貢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荊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言東河西河南河者皆據帝都冀州而言也案禹貢導河自積石龍門南流謂之西河至于華陰折而東經底柱孟津過洛汭皆東流謂之南河至于大伾折而北流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謂之東河此惟云兩河者從可知李巡曰兩河閒其氣淸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河南曰豫州注自南河至漢○釋曰職方與此同禹貢云荊河惟豫州孔安國云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以其荊山在荊州漢水所經故文不同其實一也李巡云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曰雝州注自西河至黑水○釋曰周禮正西曰雍州禹貢云黑水西河惟雍州孔安國云西距黑水東據河案鄭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然則雍州之境東據龍門河西距此黑水也李巡云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也○漢南曰荊州注自漢南至衡山之陽○釋曰周禮正南曰荊州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云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言北據荊山則至漢水也李巡曰漢南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釋名以爲取荊山之名荊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常警備也○江南曰楊州注自江南至海○釋曰周禮東南曰楊州禹貢淮海惟揚州孔安國云北據淮南距海然則楊州之境跨江北至淮此云江南者舉遠大而言也李巡曰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太康地記云以揚州漸大陽位天氣奮揚履正含文故取名焉○濟河閒曰兗州注自河至濟○釋曰周禮河東曰兗州禹貢濟河惟兗州孔安國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孔傳几云據者謂跨之也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云濟河閒其氣專質厥性信謙故曰兗兗信也釋名以爲取兗水之義○濟東曰徐州注自濟東至海○釋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孔傳云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此云自濟東則是西至濟也李巡曰淮海閒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周

（合其地於青州○燕曰幽州注自易水至北狄○釋曰周禮東北曰幽州李巡曰燕其氣深要厥性剽疾故曰幽幽要也禹貢其地合於冀州地理志云涿郡故安縣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從此易水至於北狄幽州之境也○齊曰營州注自岱東至海此蓋殷制○釋曰周禮正東曰青州禹貢海岱惟青州孔傳云東北據海西南距岱然則此營州則青州之地也博物志云營與青同海東有青丘齊有營丘豈是名乎太康地記云東方少陽其色青其氣清歲之首事之始故以青爲名焉云此蓋殷制者以此文上與禹貢不同下與周禮又異禹別九州有青徐梁而無幽并營是夏制也周禮周公所作有青幽并而無徐梁營是周制也此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疑是殷制也以無正文故云蓋也此上釋九州之名故題云九州也）

○魯有大野。（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疏】魯有大野○釋曰此下至周有焦護釋十藪之名也禹貢徐州云大野既豬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由其旁有大澤故縣以鉅野爲名哀十四年左傳云西狩於大野以其澤在曲阜西故云西狩也郭云今高平鉅野縣者東晉時鉅野屬高平郡故與志不同凡注言今者皆謂東晉時也）

晉有大陸。（今鉅鹿北廣河澤是也【疏】晉有大陸注今鉅鹿北廣河澤是也○釋曰孫炎曰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禹貢冀州云大陸既作是也案定元年左傳晉魏獻子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杜預注嫌鉅鹿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甯今脩武縣近吳澤計此二澤相去甚遠亦得言大陸者以其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也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

秦有楊陓。（今在扶風汧縣西○陓於于反【疏】秦有楊陓注今在扶風汧縣西○釋曰周禮冀州云其澤藪曰陽陓鄭注云所在未聞又雍州云其澤藪曰弦蒲鄭注云在汧案地理志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藪今注亦云在汧然則周禮弦蒲即此楊陓也）

宋有孟諸。（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疏】宋有孟諸注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釋曰周禮青州其澤藪曰望諸鄭注云望諸明都也在睢陽禹貢豫州云導荷澤被孟豬左傳亦作孟諸文不同者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

楚有雲夢。（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疏】楚有雲夢注今南至湖是也○釋曰周禮荊州云其澤藪曰雲瞢鄭注云雲瞢在華容禹貢云雲土夢作乂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又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也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瞢即夢也）

吳越之間有具區。（今吳縣南大湖即震澤是也【疏】吳越之間注今吳至澤是也○釋曰周禮楊州云其澤藪曰具區鄭注云在吳南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禹貢楊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厎定是也）

齊有海隅。（海濱廣斥【疏】齊有海隅注海濱廣斥○釋曰此營州藪也云海濱廣斥禹貢文也孔傳云濱涯也言復其斥鹵案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也）

燕有昭余祁。（今太原鄔陵縣北九澤是也【疏】燕有昭余祁注今太至澤是也○釋曰周禮并州其澤藪曰昭餘祁鄭注云在鄔地理志云鄔九澤在北是爲昭余祁并州藪是也）

鄭有圃田。（今熒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疏】鄭有圃田注今熒陽至田澤是也○釋曰周禮豫州云其澤藪曰圃田鄭注云在中牟地理志云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藪僖三十三年左傳云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又詩車攻云東有甫草鄭玄以爲甫田之草皆謂此也）

周有焦護。（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疏】周有焦護注今扶風至中是也○釋曰孫炎云周岐周也詩六月云玁犹匪茹整居焦穫是也時人謂之瓠中也）

十藪。（【疏】十藪○釋曰此題上事也說文云大澤也風俗通云藪厚也有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也）

○東陵阠。南陵息慎。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陵西隃鴈門是也。（即鴈門山也○阠音信【疏】東陵至是也○釋曰此五方之陵名也其義及所在未詳云鴈門是也者此指解北陵也即鴈門山是也）

陵莫大於加陵。（今所在未聞【疏】陵莫大於加陵○釋曰莫無也陵大阜也言陵無大於加陵者謂加陵最大也今所在未聞）

梁莫大於溴梁。（溴水名梁隄也○溴古壁切【疏】梁莫大於溴梁注溴水名梁隄也釋曰釋宮云隄謂之梁詩傳云石絕水曰梁然則以土石爲隄障絕水者名梁雖所在皆有而無大於溴水之旁者杜預云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春秋襄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是也）

墳莫大於河墳。（【疏】墳莫大於河墳○釋曰墳大防亦謂隄雖水所皆有而河墳最大也）

八陵。（【疏】八陵○釋曰此亦題上事也大阜曰陵溴梁河墳雖非大阜以其絕大若陵故通謂之八陵也）

○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醫無閭山名今在遼東珣玗琪玉屬○珣荀玗于）

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名今在山陰縣南竹箭篠也○會古外反稽古兮反）

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犀牛皮角象牙骨）

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黃金礝石之屬）

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霍山今在平陽永安縣東北珠如今雜珠而精好）

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焉。（璆琳美玉名琅玕狀似珠也山海經曰崐崘山有琅玕樹○崘路昆切虛音墟）

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幽都山名謂多野牛筋角）

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虎豹之屬皮有縟綵者○斥音尺）

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言泰山有魚鹽之饒）

九府。（【疏】東方至生焉○釋曰此釋八方中國名山所產之物也○注醫無至玉屬○釋曰案地理志遼東郡無慮縣應劭曰慮音閭顏師古曰即所謂醫巫閭是縣因山爲名故爲山名今在遼東周禮幽州鎮也云珣玗琪玉屬者說文云珣周書所謂夷玉也玗石之似玉者琪玉也皆玉之類也故云玉屬○注會稽至縣也○釋曰周禮楊州云其山鎮曰會稽鄭注云在山陰地理志會稽郡山陰縣云會稽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故云山名今在山陰縣南也云竹箭篠也者禹貢楊州云篠簜既敷釋草云篠竹箭也郭云別二名則竹箭一名篠是竹之小者可以爲箭榦者也○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釋曰郭氏不注梁山所在犀象二獸皮角牙骨材之美者也○注黃金礝石之屬○釋曰經惟言金知黃金者以三品之中黃金爲上此言美者故知黃金礝石之次玉者玉藻云士佩礝玟而緼組綬是也其類非一故云之屬○注霍山至精好○釋曰周禮冀州其山鎮曰霍山故鄭云在彘案地理志河南郡彘縣云霍大山在東冀州山周厲王所奔應劭曰順帝改曰永安然則東晉時屬平陽郡而縣名永安故云今在平陽永安縣也云珠如今雜珠而精好者郭氏時驗爲然也○注璆琳至玕樹○釋曰璆與球同說文云璆玉磬也琳美玉名書云戛擊鳴球美玉可以爲磬故皆云美玉也云山海經曰者案海內西經云帝之下都崐崘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其上有三頭人琅玕樹注云琅玕子似珠是也○注幽都至筋角○釋曰山海經云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是也○東北至皮焉○釋曰斥山山名也文皮虎豹之屬其皮毛有文采細縟故謂之文皮焉○中有至生焉○釋曰岱岳泰山也此言中國也五穀黍稷麻麥豆也泰山東近海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言其饒多非一種故注云言泰山有魚鹽之饒也○九府○釋曰此亦題上事也府聚也財物之所聚也言此八方及中皆美物之所聚故題云九府也）

○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狀似牛脾鱗細紫黑色一眼兩片相合乃得行今水中所在有之江東又呼爲王餘魚○鰈音牒）

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似鳧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

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呂氏春秋曰北方有獸其名爲蟨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然則邛邛岠虛亦宜鼠後而兔前前高不得取甘草故須蟨食之今鴈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爲蟨鼠音厥○邛巨凶岠巨齧五結難乃且反）

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此即半體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鳥之相合更望備驚急○迭徒結切）

中有枳首蛇焉。（岐頭蛇也或曰今江東呼兩頭蛇爲越王約髮亦名弩弦○枳居是切）

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

五方。（【疏】東方至氣也○釋曰此釋五方異氣而產非常之物也云東方有比目魚焉者言東方水中有魚其形狀似牛脾鱗細紫黑色一眼兩片相合兩目相比乃得行故曰比目魚云不比不行者比合也言一片不能行須兩片相合乃行故云不比不行也云其名謂之鰈者言鰈爲此魚之名也一名比目魚一名鰈郭云江東又呼爲王餘魚○注似鳧至乃飛○釋曰案山海經云崇吾山有鳥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郭云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能飛爾雅作鶼鶼者正謂此也○西方至之蟨○釋曰云西方有比肩獸焉者此謂蟨也與邛邛岠虛相比蟨則肩痺不能走而能取甘草邛邛岠虛則前高不得取甘草而善走穆天子傳曰邛邛岠虛走百里是也故各以其能而濟所不能蟨常爲邛邛岠虛齧甘美之草仰而食之即有急難邛邛岠虛則背負而走者其名謂之蟨也○注呂氏至音厥○釋曰云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也云曰北方有獸至則顛者大慎覽順諭

篇之文也引之乃以證邛邛岠虛之形也然則以下郭氏注云今爲門廣武縣云云者目驗知之也○北方至迭望○釋曰此即半體人也兩半相比乃得爲人動作及禦非常以肩在上而顯故謂之比肩民焉迭更也謂一體取食則一體瞻望所以備驚急也故云迭食而迭望○中有枳首蛇焉○釋曰枳岐也此即兩頭蛇也江東呼越王約髮言是越王約髮所變也亦名弩弦即以形相似而名之也○五方○釋曰亦題上事也言是五方風氣殊異而生此怪物也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坰古營切）下溼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可食者曰原。（可種穀給食）陂者曰阪。（陂陀不平）下者曰隰。（公羊傳曰下平曰隰）田一歲曰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二歲曰新田。（詩曰于彼新田）三歲曰畬。（易曰不菑畬○畬音于）野。

〔疏〕邑外至曰畬○釋曰此釋郊野之地遠近高下不同之名也云邑外謂之郊者邑國都也謂國都城之外名郊也云郊外謂之牧者言可放牧也書牧誓云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是也云牧外謂之野者言牧外之地名野詩傳云郊外曰野者以細別言之則郊外之地名牧牧外之地名野若大判而言則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之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是其郊外之地揔稱野也云野外謂之林者言野外之地名林以其去都邑遠薪采者少其地可長平林因名林也云林外謂之坰者言林外之地最爲遠野名坰魯頌云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毛傳云坰遠野是也○注邑國至里也○釋曰云邑國都也者案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春秋莊二十八年左氏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然則邑與都異此爲一者彼對文之例耳但都者聚居之處故詩小雅云彼都人士說文云邑國也是天子諸侯所居國城或謂之邑或謂之都故以國都解邑也云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者以其百里之國國都在中去境五十里每十里而異其名則坰爲邊畔去國最遠故毛傳以爲遠野也此假令者據小國言之郊爲遠郊牧野林坰自郊外爲差耳然則郊之遠近計國境之廣狹以爲差也聘禮云賓及郊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是鄭之所約也是以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遠郊又此經從邑之外止有五名明當每皆百里故知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於時周都王城而謂成周爲東郊則成周在其郊也於漢王城爲河南成周爲洛陽相去不容百里則所言郊者謂近郊故鄭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以鄭河南洛陽約近郊之里數也周禮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白虎通亦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儒者相傳爲然也○下溼曰隰者謂地形庳下而水溼者李巡曰下溼謂土地窊下常沮洳名爲隰也云大野曰平者大野之澤一名平魯有大野是也云廣平曰原者謂澤之廣平者亦名原漢以平原爲郡名屬青州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者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爲陸土地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爲陵陵之大者名阿詩大雅皇矣云無矢我陵我陵我阿是也此上七者或萊沛沮洳或險階磽确雖不可種穀給食亦得其名也云可食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隰此三者釋地形雖有高下不平皆可種穀給食高而可食者名原詩大雅云篤公劉于胥斯原是也陂陀不平而可食者名阪詩小雅正月云瞻彼阪田有菀其特是也下平而可食者名隰本作溼誤○注公羊傳曰下平曰隰○釋曰此昭元年傳文也案彼云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乎曰原下平曰隰何休云分別之者地勢各有所生原宜粟隰宜麥當教民所宜因以制貢賦是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曰此釋耕田年歲遠近名義不同之事也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也孫炎云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注詩曰于彼新田○釋曰此小雅采芑篇文也案彼云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毛傳取此文爲說故引爲證也○注易曰不菑畬○釋曰此无妄六二爻辭也鄭注亦取此文故引以爲證也○野○釋曰此亦題上事也上自邑外謂之郊以下雖遠近高下其名不同野爲揔稱故題云野

○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皆四方極遠之國○邠彬濮卜）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觚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皆四方昏荒之國次四極者○觚音孤）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岠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岠去也齊中也）北戴斗極爲空桐。（戴值）東至日所出爲大平。西至日所入爲大蒙。（即蒙汜也）大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地氣使之然也）四極。

〔疏〕東至至人武○釋曰此釋九州之外四方極遠之國名及其人性稟氣不同也泰遠邠國濮鈆祝栗此四方極遠之國名也觚竹者漢書地理志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是乎北戶者即日南郡是也顏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北戶以向日者西王母者山海西荒經云西海之中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崐崘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又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乃紀其迹于弇山名曰西王母之山是也日下者謂日所出處其下之國也山海東荒經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虛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國如此之類是也云謂之四荒者言聲教不及無禮義文章是四方昏荒之國也在四極之內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者孫炎云海之言晦晦闇於禮義也○注九夷至荒者○釋曰知在東西南北者以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故也案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更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跛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夫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案李巡所注爾雅本謂之四海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故得此解孫炎郭氏諸本皆無此三句案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注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偏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上文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皆爲周制義或當然此在四荒之內九州之外於王者世一見周禮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故云狄四荒者○岠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釋曰此明四海之中別有四種之名也岠去也齊中也中州猶言中國也戴值也言去中國以南北戶以北值日之下其處名丹穴天老說鳳云濯羽弱水莫宿丹穴又山海經云禱過山東五百里曰丹穴山是予云北戴斗極爲空桐者斗北斗也極者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以其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極中也北斗拱極故云斗極值此斗極之下其處名空桐○注即蒙汜也○釋曰即者即淮南子云日出扶桑入於蒙汜是也○注地氣使之然也○釋曰言是土地之氣剛柔不同使之仁智信武耳若考工記云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

釋丘第十

〔疏〕釋丘第十○釋曰案廣雅云小陵曰丘說文解字曰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從北從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從北中邦之居在崐崘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爲丘象形此下云非人爲之丘然則土有自然而高小於陵者名丘也其體雖一其名則多或近道途或因水澤所如則陵畝各異其重則再三不同通見詩書此篇具釋故名釋丘

丘一成爲敦丘。（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敦都昆）

〔疏〕丘一成爲敦丘○釋曰成重也言丘上更有一丘相重累者名敦丘○詩衛風氓篇云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是也○注成猶至爲敦○釋曰孫炎云形如覆敦敦器似盂今案下文別云如覆敦者敦丘則此自是丘之一重者故郭氏云成猶重也與孫氏意異云周禮曰爲壇三成者此秋官司儀職文也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引之證成爲重也

再成爲陶丘。（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

〔疏〕再成爲陶丘○釋曰丘形上有兩丘相重累者名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禹貢曰濟水東出于陶丘北是也○注今濟至陶丘○釋曰濟陰郡名定陶縣名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是也

再成銳上爲融丘。（鑯頂者○銳音惠）

〔疏〕再成銳上爲融○釋曰丘形再重而頂纖者名融丘也

三成爲崐崘丘。（崐崘山三重故以名云）

〔疏〕三成爲崐崘丘○釋曰丘形三重者名崐崘丘○注崐崘山三重故以名云○釋曰崐崘山記云崐崘山一名崐丘三重高萬一千里是也凡丘之形三重者因取此名云耳

如椉者椉丘。（形似車椉也或云椉者謂稻田塍埒○椉繩正切）

〔疏〕如椉者椉丘釋曰郭氏兩解一云形似車椉也（繩證切）二或云椉謂稻田塍埒塍市陵切許叔重云塍埒稻田畦埒也案地理志云泰山有椉丘春秋莊十年公敗宋師于椉丘是因丘以爲名乎

如陼者陼丘。（水中小洲爲陼○陼諸）

〔疏〕如陼者陼丘○釋曰陼水中可居之小者丘形似之名爲陼丘也

水潦所止泥丘。（頂上汚下者○潦音老）

〔疏〕水潦所止泥丘○釋

（日水潦雨水也丘形頂上污下潦水停止而成泥濘者名泥丘）方丘胡丘。（形四方）〔疏〕（方丘胡丘○釋曰丘形四方者名胡丘）絶高爲之京。（人力所作）〔疏〕（絶高爲之京○釋曰言卓絶高大如丘而人力爲作之者名京案春秋宣十二年左傳楚敗晉師於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楚子曰云云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乎是其類也）非人爲之丘。（地自然生）〔疏〕（非人爲之丘○釋曰李巡云謂非人力所爲自然生者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故郭云地自然生）水潦所還埒丘。（謂丘邊有界埒水環繞之）〔疏〕（水潦所還埒丘○釋曰還環繞也埒小隄也壝土爲之言此丘邊有其界埒外則爲水潦環繞者名埒丘）上正章丘。（頂平）〔疏〕（上正章丘○釋曰丘頂上平正者名章丘章亦平也）澤中有丘都丘。（在池澤中）〔疏〕（澤中有丘都丘○釋曰都水所聚也言在池澤中者因名都丘）當途梧丘。（途道）〔疏〕（當途梧丘○釋曰途道也梧遇也當道有名梧丘言若相遇於道路然也）途出其右而還之畫丘。（言爲道所規畫○還音旋）〔疏〕（途出其右而還之畫丘○釋曰右謂西也還遶也畫規畫也言道出丘西而復環遶之者名畫丘若爲道所規畫然也）途出其前戴丘。（道出丘南）〔疏〕（途出其前戴丘○釋曰謂道過丘南若爲道負戴故爲戴丘）途出其後昌丘。（道出丘北）〔疏〕（途出其後昌丘○釋曰謂道過丘北者名昌丘）水出其前渻丘。水出其後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營丘。（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渻所景沮辭與）〔疏〕（水出至營丘○釋曰此釋丘之前後左右有水過之者名也左右猶東西也○注今齊至及東○釋曰地理志云齊郡臨淄城中有丘即營丘也志又云泰山萊蕪縣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然則淄水出萊蕪經臨淄過營丘南折而北至博昌入沛言此以證水出其左者名營丘）如覆敦者敦丘。（敦盂也○敦音堆）〔疏〕（如覆敦者敦丘○釋曰案周禮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也受黍稷器又少牢禮曰主婦執一金敦黍有蓋凡設四敦皆南首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象龜形孝經緯說敦與簠簋容受雖同上下內外皆圓爲異郭氏言敦盂舉其類而言之也丘形如覆敦者名敦丘）邐迤沙丘。（旁行連延○邐呂紙切迤余紙切）〔疏〕（邐迤沙丘注旁行連延○釋曰說文云邐行也迤斜行也故注云旁行連延也連延謂連接延長丘形邪行連接而長者名沙丘地理志云鉅鹿有紂所作沙丘臺在東北七十里）左高咸丘。右高臨丘。前高旄丘。（詩云旄丘之葛兮）後高陵丘。〔疏〕（左高至陵丘○釋曰此四者釋丘形左右前後高而名不同也○注詩云旄丘之葛兮○釋曰邶風旄丘篇文也）偏高阿丘。（詩云陟彼阿丘）〔疏〕（偏高阿丘注詩云陟彼阿丘○釋曰謂丘形四隅有一高而不正在左右前後者名阿丘也詩云陟彼阿丘者鄘風載馳篇文也）宛中宛丘。（宛謂中央隆高）〔疏〕（宛中宛丘注宛謂中央隆高○釋曰案詩陳風云宛丘之上兮毛傳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李巡孫炎亦皆云中央下而郭氏以爲中央高者以其四方高中央下即是上文水潦所止泥丘也又下云丘上有丘爲宛丘作者嫌人不曉故重辯之既言丘上有丘非中央隆高而何此郭氏所以不從先儒也）丘背有丘爲負丘。（此解宛丘中央隆峻狀如負一丘於背上）〔疏〕（丘背有丘爲負丘○釋曰此解宛丘之狀也言中央隆峻若丘背之上更有一丘而負戴之者名宛丘又名負丘也）左澤定丘。（定丁佞切）〔疏〕（左澤定丘○釋曰謂丘之東有水澤者名定丘）右陵泰丘。（宋有泰丘社亡見史記）〔疏〕（右陵泰丘○釋曰謂丘之西有大阜者名泰丘○注宋有大丘社亡見史記○釋曰案六國年表周顯王三十三年秦惠文王二年宋大丘社亡是也宋依丘作社在宋國於時亡去故云大丘社亡亦咎徵也）如畝畝丘。（丘有壟界如田畝）〔疏〕（如畝畝丘○釋曰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孫炎云方百步郭以爲田畝之壟也丘形有界埒似之因名云詩小雅巷伯云楊園之道猗於畝丘是也）如陵陵丘。（陵大阜也）〔疏〕（如陵陵丘注陵大阜也○釋曰丘形如大阜者名陵丘云陵大阜者釋地文也）丘上有丘、爲宛丘。（嫌人不了故重曉之）陳有宛丘。（今在陳郡陳縣）晉有潛丘。（今在太原晉陽縣）淮南有州黎丘。（今在壽春縣）天下有名丘五。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說者多以州黎宛營爲河南潛敦爲河北者案此方稱天下之名丘恐此諸丘碌碌未足用當之殆自別更有魁梧桀大者五但未詳其名號今者所在耳）丘。〔疏〕（注說者至在耳○釋曰此郭氏破先儒說天下名丘未當也碌小石也碌碌多貌恐此州黎等五丘碌碌然小耳史記毛遂入楚謂平原君諸舍人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意相類也殆近也近自更有魁梧然桀大者五但名號所在今所未詳知也此已上釋衆丘之名義故題曰丘也）○望厓洒而高岸。（厓水邊洒謂深也視厓峻而水深者曰岸○厓牙洒先典切）〔疏〕（望厓洒而高岸○釋曰望視也厓水邊也洒水深也言視水邊之厓其下水深其厓高峻者名岸詩衛風云淇則有岸）夷上洒下不漘。（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不發聲○漘脣）〔疏〕（夷上洒下不漘○釋曰李巡云夷上平上洒下陗下故名曰脣孫炎曰平上陗下故名曰漘不者蓋衍字郭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不發聲也詩王風葛藟云在河之漘是也）隩隈。（今江東呼爲浦隩淮南子曰漁者不爭隈○隩奧隈烏回切）〔疏〕（隩隈○釋曰隩一名隈也孫炎云隈水曲中也詩衛風云瞻彼淇奧故此釋之也○注淮南子曰漁者不爭隈○釋曰案淮南子原道篇云昔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畔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是不爭隈之事也引之以證隈即厓內深隩之處也）厓內爲隩。外爲隈。（別厓表裏之名）〔疏〕（厓內至爲隈○釋曰別厓表裏之名也孫炎云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其外爲鞫此句覆釋上文隩隈之處也云外爲隈者隈當作鞫傳寫誤也詩大雅公劉云芮鞫之即毛傳云水之外曰鞫然則厓在水曲其內名隩又名隈其外名鞫又作坑音義同今以隩隈一事分爲外內之名故知誤也）畢、堂牆。（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疏〕（畢堂牆○釋曰李巡云堂牆名厓似堂牆曰畢郭以畢終南山之道名也其邊之厓如堂室之牆言平正也詩秦風云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是也）重厓、岸。（兩厓累者爲岸○重直龍切）〔疏〕（重厓岸○釋曰言兩厓相重累者亦名岸也）岸上、滸。（岸上地○滸音虎）〔疏〕（岸上滸○釋曰岸上平地去水稍遠者名滸詩大雅緜篇云率西水滸之類也）墳、大防。（謂隄）〔疏〕（墳大防○釋曰李巡云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詩周南云遵彼汝墳又釋地云墳莫大於河濆是也）涘爲厓。（謂水邊○涘音士）〔疏〕（涘爲厓○釋曰李巡曰涘一名厓謂水邊也詩秦風云所謂伊人在水之涘也）窮瀆、汜。（水無所通者○汜音似）〔疏〕（窮瀆汜○釋曰謂窮困不通水瀆名汜也亦得名谿即釋山云山瀆無所通谿郭注云所謂窮瀆者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是也）谷者溦。（通於谷○溦眉）厓岸。〔疏〕（谷者溦○釋曰謂窮瀆汜若能通於谷者則別名溦也此已上釋厓岸之名也故題厓岸）

釋山第十一

〔疏〕（釋山第十一○釋曰案釋名云山產也言產生萬物說文云山宣也宣氣散生萬物有石而高象形也此篇釋諸山之名故云釋山）河南華、（華陰山）河西嶽。（吳嶽）河東、岱。（岱宗泰山）河北、恒。（北岳恒山）江南、衡。（衡山南岳）〔疏〕（河南華至江南衡○釋曰篇首載此五山者以爲中國之名山也案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正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鄭注云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又爲五嶽知者案鄭注大司樂云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恒在并州是也案下文及經典羣書言五嶽者皆數嵩高不數嶽而鄭云然者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其正名五嶽必取嵩高爲定解下文別釋云河南華注華陰山者案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孔安國云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然則此山在河之南故曰河南華下皆放此在華陰縣界故曰華陰山也云河西嶽注吳嶽者在西河之西一名吳嶽鄭玄云在汧云河東岱注岱宗泰山者在東河之東一名岱宗一名泰山鄭玄云在博云河北恒注北嶽恒山者下文恒山爲北嶽是也鄭玄云在上曲陽云江南衡注衡山南嶽者禹貢云岷山導江又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孔注云衡山江所經然則江水經此山之北東入于海故曰江南衡也鄭注大宗伯云五嶽南曰衡也是也）山三襲、陟。（襲亦重）〔疏〕（山三襲陟注襲亦重○釋曰山之形若三山重累者名陟重衣謂之襲故以襲爲重也上篇注已云成猶重也故此云亦也）再成英。（兩山相重）〔疏〕（再成英注兩山相重○釋曰成重也山形兩重者名英今南郡英山縣蓋取此名也）一成坯。（書曰至于大伾○坯備悲切）〔疏〕（一成坯注書曰至于大伾○釋曰案此文則山上更有一山重累者名伾書曰者禹貢文也孔安國云再成曰伾與此不同者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皐縣山也漢書音義臣瓚以爲皆非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意當然）山大而高崧。（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崧嵩）〔疏〕（山大而高崧注今中嶽嵩山蓋依此名○釋曰詩大雅云崧高維嶽毛傳云崧高貌釋名云崧竦也亦高稱也李巡曰高大曰嵩此則山高大者自名崧本不指中嶽名嵩高或取此文以立名乎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山小而高岑。（言岑岑）〔疏〕（山小而高岑注言岑

（岑○釋曰言山形雖小而高嶔岑者名岑也）銳而高、嶠。（言鐵峻○嶠音喬）【疏】（銳而高嶠注言鐵峻○釋曰銳則鐵也言山形鐵峻而高者名嶠列子曰淳海之東有壑其中山曰員嶠蓋同此也）

卑而大、扈。（扈廣貌）【疏】（卑而大扈注扈廣貌○釋曰言山形卑下而廣大者名扈禮記檀弓云南宮縮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扈扈爾鄭注云扈扈謂大廣蓋取此義也）

小而眾、巋。（小山叢羅○巋上鬼切）【疏】（小而眾巋注小山叢羅○釋曰言山小而眾叢萃羅列者名巋）

小山、岌、大山、峘。（岌謂高過○岌魚泣切峘桓）【疏】（小山岌大山峘注岌謂高過○釋曰言小山與大山相並而小山高過於大山者名峘峘非謂小山名岌大山名峘也）

屬者、嶧。（言駱驛相連屬○屬燭嶧亦）【疏】（屬者嶧注言駱驛相連屬○釋曰言山形相連屬駱驛然不絕者名嶧駱驛連屬不絕之辭禹貢云嶧陽孤桐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取此名也）

獨者、蜀。（蜀亦孤獨）【疏】（獨者蜀注蜀亦孤獨○釋曰言山之孤獨者名蜀案說文云蜀蟲名詩云蜎蜎者蠋釋蟲云蚅烏蠋郭云大蟲如指似蠶此蟲更無羣匹故云蜀亦孤獨既蟲之孤獨者蜀是以山之孤獨者亦名蜀也）

上正、章。（山上平）【疏】（上正章注山上平○釋曰正猶平也言山形上平者名章）

宛中、隆。（山中央高）【疏】（宛中隆注山中央高○釋曰言山形中央蘊聚而高者名隆）

山脊、岡。（謂山長脊）【疏】（山脊岡注謂山長脊○釋曰孫炎云長山之脊也言高山之長脊名岡詩云陟彼高岡是也）

未及上、翠微。（近上旁陂）【疏】（未及上翠微注近上旁陂○釋曰謂未及頂上在旁陂陀之處名翠微一說山氣青縹色故曰翠微也）

山頂、冢。（山顛）崒者、厜㕒。（謂山峰頭巉巖○崒子恤反厜子規切㕒音危）【疏】（山頂至厜㕒○釋曰此二句釋小雅十月云山冢崒崩之文也毛傳云山頂曰冢鄭箋云崒者崔嵬雖音字小異義實同也是取此文為說彼云冢者謂山頂也釋言云顛頂也故此郭云山顛彼云崒者謂山巔之末其峰巉巖厜㕒然者也）

山如堂者、密。（形如堂室者尸子曰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疏】（山如堂者密○釋曰言山形如堂室者名密○注尸子至美樅○釋曰此尸子綽子篇文引之證山有名密者）

如防者、盛。（防隄盛音成）【疏】（如防者盛注防隄○釋曰此盛讀如粢盛之盛隄防之形隨而高峻若黍稷之在器故其山形如隄防者亦名盛也）

巒山、墮。（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詩曰嶞山喬嶽○嶞湯果切）【疏】（巒山墮○釋曰凡物狹而長者謂之嶞則此言山隨者謂山形狹長者一名巒也○注詩曰嶞山喬嶽○釋曰周頌般篇文也）

重甗、隒。（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山形狀似之因以名云○重平聲甗言蹇反隒音儼）【疏】（重甗隒注謂山至名云○釋曰孫炎云山基有重岸也郭云甗甑者鄭衆注考工記云甗無底甑方言云甑自關而東謂之甗故知甗甑也）

左右有岸、㕓。（夾山有岸○㕓口閣切）【疏】（左右有岸㕓注夾山有岸○釋曰謂山兩邊有水山與水為岸此山名㕓）

大山、宮。小山、霍。（宮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為廬宮之是也）【疏】（大山宮小山霍○釋曰宮猶圍繞也謂小山在中大山在外圍繞之山形若此者名霍非謂大山名宮小山名霍也○注宮謂至是也○釋曰禮記曰者喪大記文也鄭注云宮謂圍障之也引之者證宮為圍繞之義也）

小山、別。大山、鮮。（不相連○別彼列切鮮息淺切）【疏】（小山別大山鮮注不相連○釋曰謂小山與大山分別不相連屬者名鮮李巡云大山少故曰鮮）

山絕、陘。（連中斷絕○陘形）【疏】（山絕陘注連中斷絕○釋曰謂山形連延中忽斷絕者名陘）

多小石、磝。（多礓礫○磝音敲）【疏】（多小石磝注多礓礫○釋曰礓礫即小石也山多此小石者名磝○釋名曰小石曰礫）

多大石、礐。（多盤石○礐音殼）【疏】（多大石礐注多盤石○釋曰盤大石也山多此盤石者名礐）

多草木、岵。無草木、峐。（皆見詩○岵戶峐屺）【疏】（多草木岵無草木峐注皆見詩○釋曰峐當作屺音起案詩魏風云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毛傳云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與此不同者當是傳寫誤也王肅解依爾雅）

山上有水、埒。（有停泉○埒音劣）【疏】（山上有水埒注有停泉○釋曰謂山巔之上有停泉名埒）

夏有水、冬無水、澩。（有停潦○澩音學）【疏】（夏有水冬無水澩注有停潦○釋曰潦雨水也言山上汙下夏有停泉至冬涸者名澩）

山瀆無所通、谿。（所謂窮瀆者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瀆音瀆）【疏】（山瀆無所通谿○釋曰瀆即溝瀆也山有瀆而無通流者名谿注所謂至同名○釋曰云所謂者所謂釋上云窮瀆汜者也云與水注川同名者即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是也）

石戴土謂之崔嵬。（石山上有土者○崔徂回切嵬五回切）土戴石為、砠。（土山上有石者○砠七余切）【疏】（石戴至為砠○釋曰詩周南卷耳云陟彼崔嵬又云陟彼砠矣毛傳云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曰砠與此正反者或傳寫誤也）

山夾水、澗。陵夾、水、澞。（別山陵間有水者之名○澞音虞）【疏】（山夾至水澞○釋曰謂山間有水者名澗詩云考盤在澗是也其陵間有水者名澞）

山有穴為岫。（謂巖穴）【疏】（山有穴為岫○釋曰謂山有巖穴者為岫也）

山西曰夕陽。（暮乃見日）【疏】（山西曰夕陽注暮乃見日○釋曰日即陽也夕始得陽故名夕陽詩大雅公劉云度其夕陽幽居允荒是也）

山東曰朝陽。（旦即見日）【疏】（山東曰朝陽注旦即見日○釋曰謂山頂之東皆早朝見日但是山東之岡脊揔曰朝陽詩大雅卷阿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是也）

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即天柱山潛水所出）恆山為北嶽。（常山）嵩高為中嶽。（大室山也）【疏】（泰山至中嶽○釋曰案周禮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故此釋之也白虎通云嶽者何為嶽之為言捔捔功德也東方為岱者言萬物皆相代於東方也南方為霍霍之為言護也言大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方為華華之為言獲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獲也北方為恒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為嵩嵩言其高大也風俗通云嶽捔考功德黜陟也然則以四方方有一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捔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嶽也案詩傳言四嶽之名東嶽岱南嶽衡此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為東嶽霍山為南嶽者皆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嶽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崧高也言高大也是解衡之與霍泰之與岱皆一山而有二名也若此上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為霍故漢以來衡霍別耳郭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為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為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為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為南嶽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注即天柱山潛水所出○釋曰此據作注時霍山為言此山本名天柱漢武帝移江南霍山之祀於此故又名霍山其經之霍山即江南衡是也故上注云衡山南嶽也○釋曰大室山也案山海經云半石山東五十里曰少室山又東三十里曰泰室山郭注云即中嶽嵩高山也今在陽城縣西戴延之西征記云其山東謂之大室西謂之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揔名也以其下各有室焉故謂之室是也）

梁山、晉望也。（晉國所望祭者今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河上）【疏】（梁山晉望也注晉國至河上○釋曰言梁山在晉國境內晉以歲時望祭之故云晉望也云晉國所望祭者案春秋僖三十一年經云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公羊傳云三望者何望祭也鄭君以為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者非其地則不祭賈逵服虔杜預皆以為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楚語云天子遍祀羣神品物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及其土地之山川注國語者皆云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也非二王後祀分野星辰山川也以此言之則分野之星國內山川其義是也今案昭元年左傳云辰為商星參為晉星又禮記禮器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呼池及此云梁山晉望也然則晉國三望謂參也梁山也河也故云晉國所望祭者云今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者地理志文也知臨河上者成五年公羊傳曰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故知臨河上）

釋水第十二

【疏】（釋水第十二○釋曰說文解字云水準也北方之行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白虎通云水之為言准也是平均法則之稱此篇釋諸水之名故曰釋水）

泉一見一否、為瀸。（瀸纔有貌見現否卑美反瀸纖）【疏】（泉一見一否為瀸○釋曰說文云泉水原也言此泉其水有時出見有時不出而竭涸者名瀸謂瀸微也故注云纔有貌）

井一有水、一無水、為瀱汋。（山海經曰天井夏有水冬無水即此類也○瀱計汋仁捉切）【疏】（井一有水一無水為瀱汋○釋曰說文云井鑿地取水也釋名云井清也泉之清絜者也世本云伯益作亦云黃帝始穿此言井或一時有水一時無水者名瀱汋也○注山海至類也○釋曰案中山經云帝囷山東南五十里曰視山其上多韭有井焉名天井夏有水冬竭者是也孫子兵灋云地陷曰天井然則非人為之者曰天井云即此類也者以此經但言井山海經言天井非正相當故云類也）

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公羊傳曰直出直猶正也）【疏】（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釋曰詩大雅瞻卬云觱沸檻泉故此釋之也詩言檻泉者正直上出之泉也其水涌出故更云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濫檻音義同○注公羊至正也○釋曰案昭五年傳云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濆泉者何直泉

（也直泉者涌泉也是其事也郭云直出者蓋以義言之彼言直此言正其意一也故云直猶正也）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從上溜下○縣音玄【疏】沃泉縣出至注從上溜下○釋曰李巡亦云水泉從上溜下然則相傳爲然也曹風云洌彼下泉則此沃泉也）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從旁出也○氿軌仄側【疏】氿泉穴出至注從旁出也○釋曰李巡曰水泉從旁出名曰氿氿仄出是側出曰氿泉也大東云有洌氿泉是也）湀闢流川。（通流○湀揆【疏】湀闢流川注通流○釋曰說文解字云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畎澮距川言深畎澮之水會爲川也釋名云川穿也穿地而流也然則湀闢者則通流大川之別名也）過辨回川。（旋流○過古禾切辨片【疏】過辨回川注旋流○釋曰回旋也言川水之中有回旋而流者名過辨）灉反入。（即河水決出復還入者河之有灉猶江之有沱○灉於用切【疏】灉反入○釋曰反復也謂河水決出而復入河者名灉即下云水自河出爲灉是也）潬、沙出。（今江東呼水中沙堆爲潬音但【疏】潬沙出○釋曰言潬者是沙堆出於水中之名也故曰沙出）汧、出不流。（水泉潛出便自停成汙池○汧音牽【疏】汧出不流○釋曰謂水泉潛出停成汙池者名汧地理志云扶風汧縣雍州弦蒲藪汧出西北入渭以其初出不流停成弦蒲澤藪故曰汧出不流也其終則入渭也）歸異、出同流、肥。（毛詩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疏】歸異出同流肥○釋曰謂小水支分歸入大水則異其泉源初出則同流者名肥即詩邶風泉水云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毛傳云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是也）瀵、大出尾下。（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爲瀵馮翊郃陽縣復有瀵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陼上又有一瀵瀵源皆潛相通在汾陰者人壅其流以爲陂種稻呼其本所出處爲瀵魁此是也尾猶底也○瀵音糞【疏】瀵大出尾下○釋曰尾猶底也言源深大出於底下者名瀵瀵猶灑散也○注今河至底也○釋曰河東馮翊者皆郡名也云河中陼上者陼謂水中可居之小者云人壅其流以爲陂種稻者澤障曰陂謂人壅此水以爲陂澤而溉稻田也云瀵魁者魁帥也首也以其水源故謂之魁也）水醮曰厬。（謂水醮盡○厬音軌【疏】水醮曰厬○釋曰醮盡也凡水之盡皆曰厬厬則竭涸之一名也）水自河出爲灉。（書曰灉沮會同）濟爲濋。汶爲瀾。洛爲波。漢爲潛。（書曰沱潛既道○濋楚汶問瀾闌沱陀）淮爲滸。江爲沱。（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過爲洵。潁爲沙。汝爲濆。（詩曰遵彼汝墳皆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過烏禾反潁餘頃反濆墳【疏】水自至汝爲濆○釋曰此十者皆大水分出別爲小水之名也○注書曰灉沮會同○釋曰禹貢兗州云雷夏既澤灉沮會同孔安國云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引之證水自河出別名爲灉也○注書曰沱潛既道○釋曰禹貢梁州云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孔安國云岷山嶓冢皆山名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案地理志云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也沱出於江潛出於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故荊州亦云沱潛既道案郭氏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揃山與江別而更流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

（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郭氏此言並解梁州沱潛也然則此注言書曰者亦指梁州者也所以荊州亦有沱潛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荊梁二州皆有也○注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釋曰禹貢文也孔安國云江東南流沱東行引之證江水溢出名沱也○注詩曰遵彼汝墳○釋曰此周南汝墳篇文也毛傳云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毛意以爲伐薪宜於厓岸之上故以大防解之郭意以爲汝濆所分之處有美地因謂之濆且毛傳墳從土此濆從水所以異也）水決之澤爲汧。（水決入澤中者亦名爲汧【疏】水決之澤爲汧○釋曰凡水爲人所決陂障爲澤者亦與上出不流者同名汧也）決復入爲汜。（水出去復還【疏】決復入爲汜○釋曰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名汜詩召南云江有汜是也）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爲瀾。（言渙瀾○瀾蘭漪衣）小波爲淪。（言蘊淪）直波爲徑。（言徑挺【疏】河水至爲徑○釋曰案詩魏風伐檀篇云河水清且漣猗又曰河水清且直猗又曰河水清且淪猗故此釋之毛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直直波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李巡云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郭氏云瀾言渙瀾淪言蘊淪徑言徑挺然則[illegible]也案詩[illegible]取韻[illegible]文然[illegible]）江有沱、河有灉、汝有濆。（此故上水別出耳所作者重見）滸、水厓。（水邊地【疏】滸水厓○釋曰[illegible]邊地名[illegible]詩大雅江漢云江漢之滸是也）水草交爲湄。（詩曰居河之湄○湄音眉【疏】水草交爲湄○釋曰[illegible]交會[illegible]）濟有深涉。（[illegible]）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謂褰裳也○揭音憩）以衣涉水爲厲。（衣謂褌）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繇自也○繇音由【疏】濟有至爲厲○釋曰[illegible]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此先引詩文然後釋之云揭者揭衣也[illegible]兩手摳衣去齊尺[illegible]此經言揭衣注言褰裳者[illegible]也云以衣涉水爲厲者[illegible]而涉渡者名厲[illegible]繇與由同[illegible]者爲涉水若深至帶以上者爲厲注云繇自也釋詁文）潛行爲泳。（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疏】潛行爲泳○釋曰潛行水底而行者名泳○注晏子[illegible]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見公請去之公乃使人饋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桃公孫接曰接一搏猏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

（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中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也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恥功不逮而自殺古冶子亦自殺是其所引之文也以證潛行爲泳之事也但彼作九里此作七里蓋傳寫誤或所見本異也）汎楊舟。紼縭維之。紼、繂也。（繂索）縭、緌也。（繫○緌如誰切【疏】[illegible]縭之義也李巡云紼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云[illegible]云舟止繫[illegible]訓爲綏[illegible]止息以繩繫而維持之也）天子造舟。（比船爲橋○造七到切）諸侯維舟。（維連四船）大夫方舟。（併兩船）士特舟。（單船）庶人乘泭。（併木以渡【疏】天子至乘泭○釋曰此釋詩大雅大明云造舟爲梁是也言造舟者比船於水加版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但船有多少爲差等耳云庶人乘泭者詩漢廣云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傳云方泭也釋言云舫泭也郭注云水中簰筏論語曰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是也泭桴音義同）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此皆道水轉相灌注所入之處名○澮古外切【疏】水注至曰瀆○釋曰[illegible]澮廣二尋深二仞[illegible]）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皆見詩【疏】逆流至泝游○釋曰[illegible]泝洄從之道阻且長泝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是也[illegible]）正絕流曰亂。（直橫渡也書曰亂于河【疏】正絕流曰亂○釋曰[illegible]而直渡名曰亂○注書曰亂于河○釋曰禹貢梁州云入于渭亂于河孔安國云[illegible]而還所治帝都也彼孔氏引此文故以爲證也）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疏】江河至者也○釋曰白虎通云瀆者何謂也瀆濁也中國垢濁發源而注海其功著大故稱瀆也案禹貢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

（又東北會于汝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是發源注海者也）水泉。〔疏〕（水泉○釋曰題上事也下皆倣此）

○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人所爲爲潏。（人力所作○陼渚坻池潏述）水中。〔疏〕水中至爲潏○釋曰此一段釋水中之地名也故下題云水中案李巡云四方皆有水中央獨可居但大小異其名耳若人所作者則名潏周南云在河之洲召南云江有渚采蘩云于沼于沚秦風蒹葭云宛在水中坻是其所出之文也

河出崑崙虛色白。（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虛山下基也）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潛流地中汨漱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溷淆宜其濁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河曲。〔疏〕河出至一直○釋曰此一段釋河源所自及遠近曲直之勢也故下題云河曲云河出崑崙虛色白者崑崙山名虛山下基也言河源出於崑崙山下之基其初纖微源高激湊故水色白也云所渠并千七百者謂所受之渠并計凡有一千七百也云一川色黃者以其所受渠多沙壤溷淆故爲一川而水色黃也云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者此河自然之勢也故謂之河曲○注山海至北隅○釋曰案海内西經云帝之下都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又北山經云敦薨山敦薨水出焉西注泑澤出乎崑崙東北隅實爲河源郭注云即河出崑崙虛也今注云西北者蓋所見本異或傳寫誤○注潛流至濁黃○釋曰云潛流地中者案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曰葱嶺一出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又山海經云不周山東望泑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郭注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流注泑澤又復潛行南出于積石而爲中國河泑澤一名蒲昌海潛行渾渾泡泡水潰湧之貌是潛流地中也說文云汨水流也溷濁也淆雜亂也言水流激其沙壤所受之渠又多衆水溷濁雜亂所以宜其水濁且黃也○注公羊至一直○釋曰此文十二年傳文也案彼經云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傳云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言其河曲之地疏闊故可戰也引之證河必千里一曲一直之義然此注以疏爲流又加一直字誤也

○徒駭。（今在成平縣義所未聞駭諸稽切）太史。（今所在未詳）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覆鬴。（水中可居往而有狀如覆釜○覆扶服切鬴父）胡蘇。（東莞縣今有胡蘇亭其義未詳）簡。（水道簡易）絜。（水多約絜）鉤盤。（水曲如鉤流盤桓也）鬲津。（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鬲革）九河。（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疏〕徒駭至鬲津○釋曰案禹貢云九河既導故此釋其名下即題云九河也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大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大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隔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郭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馬頰覆鬴鬲津之名同李巡簡云水多約絜鉤盤水曲如鉤流盤桓也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疏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此所云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此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同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爲桓公塞之也言闕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此九河之名義也案胡蘇在東光定本注作東莞當作光字之誤也○名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釋曰謂釋地已下凡四篇其中五嶽四瀆及諸山川丘陵之名皆禹所制也然山川等名其來尚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名是禹所制非禹始爲名也

爾雅注疏卷七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爾雅疏卷第七（名銜下標目釋地第九釋丘第十另行標釋山第十一釋水第十二注疏本分釋山以下）爲卷第七以上仍卷第十六

釋地第九

佼易變化（注疏本佼改交白虎通同按古交易字多作佼說文佼交也易大壯喪羊于易釋文易鄭音亦謂佼易也詩天作箋云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公羊傳莊十三年何以不曰易也何休注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

兩河間曰冀州（注疏本作冀葉鈔釋文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作兾按五經文字冀兾兩列云上說文下隷省知今本作冀係據說文改也）

江南曰揚州（雪牕本元本閩本同釋文唐石經單疏本監本毛本作楊州五經文字云楊木名揚舉也州名取輕揚之義亦合作此字俗從木誤詩王風揚之水釋文云揚如字激揚也或作楊木之字非唐風揚之水石經魯詩殘碑作楊按廣雅釋言云楊揚也據此知尚書周禮爾雅楊州字詩王風唐風揚之水字本皆從木其義爲輕揚激揚陸德明張參輩以從木爲非故經典定從手旁其實非也唐許嵩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楊因取名焉則楊木楊州實一字也）

河西曰雝州（注疏本雝改雍）

兼得梁州之地（浦鏜云據釋文此上脫太康地記云雍州七字）

漢南曰荊州（注疏本荊作荆此本亦荊荆錯出）

稟性彊梁（注疏本彊改强下同）

荆警也（監本毛本同元本閩本警作驚下同）

江南曰揚州（監本毛本同閩本毛本楊州字凡四見皆從木惟輕揚奮揚從手）

孔傳凡云據者（注疏本脫凡）

禹貢其地合於冀州（注疏本下衍也）

東至范入濡也（浦鏜云范下脫陽）

云此蓋殷制者（注疏本脫云）

禹貢海岱惟青州（注疏本貢下衍云）

下與周禮又異（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又誤文）

有青幽并（注疏本幽并倒）

疑是殷制（注疏本下衍也）

故云蓋也此上釋九州之名（注疏本移此上云云一十三字分配題下）

秦有楊陓（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陓孫於于反郭烏花反本或作紆字非也經義雜記曰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楊紆說文云九州之藪冀有陽紆淮南墬形秦之楊紆俗通山澤引爾雅秦有陽紆劉昭注續漢郡國志引爾雅秦有楊紆則釋地舊本皆是紆字郭本定爲陓陸以紆爲非不知孫叔然於于反亦作紆也）

周禮冀州云其澤藪曰陽陓（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陽作楊按陓當作紆今周禮作楊紆余仁仲本注中作陽紆）

今吳縣南大湖（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大湖音泰舊按云本今作太）

震澤厎定是也（注疏本厎作底非書釋文葉鈔本作厎）

海畔迴灂（閩本作迴灂舊本作迴闊監本毛本作迴灂）

其澤藪曰昭餘祁（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餘改余下引地理志同）

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雪牕本舊本監本同單疏本滎作熒釋文同當據以訂正閩本毛本作滎更誤凡古書熒陽字皆從火有從水者淺人所改）

周有焦護（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穫胡故反又作護同按作護非也當從陸本作穫劉昭注續漢書郡國志李善注文選北征賦皆引爾雅周有焦穫郭注曰音護是護乃穫之音不得以護易穫也詩六月整居焦穫釋文焦穫音護爾雅十藪周有焦穫不言詩之穫字有異引爾雅穫字則後人改從言旁矣正義引釋地云周有焦穫尚作禾旁此類皆當訂正）

十藪（釋文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周禮澤虞注云爾雅有八藪賈公彥說九州各一藪周秦同在雍州又除畿內不數故八按今本作十謬淺人依數增加）

中陵朱滕（雪牕本注疏本同唐石經滕作滕釋文滕又作滕）

謂加陵最大也（注疏本也誤者）

梁莫大於溴梁（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唐石經溴作湨單疏本引春秋經注亦作湨○按从狊是也）

杜預云溴水出河內（注疏本預改注脫水）

亦謂隄（注疏本亦誤也）

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單疏本亦作珣玗琪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同注疏本玗誤玕）

有岷崘虛之璆琳琅玕焉（唐石經雪牕本正德本同釋文單疏本亦作岷崘閩本監本毛本作崑崙移山於上失其舊釋文瑯音郎又作琅同）

琅玕狀似珠也（雪牕本同注疏本作如珠非邢疏引山海經注亦云琅玕子似珠）

謂多野牛筋角（雪牕本正德本閩本監本同單疏本標起止云注幽都至筋角毛本角誤骨）

有斥山之文皮焉（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唐石經作斥山邢疏云斥山山名也廣韻四十禡斥丑格切引爾雅又音尺）

顏師古曰卽所謂醫巫閭（注疏本曰改云脫所）

周書所謂夷玉也（注疏本夷誤美）

云珠如今雜珠而精好者（注疏本脫者）

云山海經曰者（注疏本脫云）

琅玕子似珠是也（注疏本脫是）

財物之所聚也（注疏本也誤故聚作藏元本同）

江東又呼爲王餘魚（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又字剜改蓋本作人字史記封禪書索隱引此注云江東人呼爲王餘亦曰版魚可證按版片也兩片相合乃行故曰版今本注脫亦曰版三字）

與邛邛岠虛比（唐石經雪牕本舊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邛邛葉鈔釋文邛邛巨凶反單疏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卭卭誤下同釋文駏本或作岠又作狟驉本或作虛又作獹）

土俗名之爲蟨鼠音厥（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釋文云蟨郭音厥單疏本標起止云呂氏至音厥）

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脚（雪牕本注疏本同正德本脚作足此本舊無一目二字今依諸本補李善注文選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引一鼻一孔作一鼻孔其義爲是今本下一字係誤衍）

更望備驚急（雪牕本正德本閩本同單疏本云所以備驚急也毛本驚改警）

中有枳首蛇焉（唐石經單疏本同釋文枳本或作贅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枳雪牕本注疏本作軹○案枳之正字當作岐作枝凡作枳作軹作贅並同音假借字也）

亦名磬絃（陳本同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絃作弦此從糸旁者俗字當訂正五經文字云琴瑟弦亦用此弦字作絃者非）

言鰈爲此魚之名也（注疏本此魚誤比目）

崇五山有鳥（正德本同閩本剜改五爲吾監本毛本承之）

不比不能飛（注疏本能作得）

正謂此也（注疏本謂下衍相此誤比）

大慎覽順說篇之文也（盧文弨曰呂氏春秋作愼大覽又順說當作不廣呂氏篇題在後讀者誤以前篇之目當之）

所以備驚急也（正德本閩本監本同毛本驚改警）

中有枳首蛇焉（注疏本枳改軹）

江東呼越王約髮（監本毛本江東上有今字閩本今字剜改正德本實闕）

下溼曰隰（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溼俗作濕隰本或作隰音習五經文字云經典皆以濕爲溼唯爾雅用之）

下者曰隰（唐石經雪牕本今注疏本隰作溼單疏本作下者曰隰云本作溼誤按詩車鄰正義引下者曰隰李巡曰隰溼也是李本作隰字據注引公羊傳作隰知郭本同今本沿唐石經之誤也）

遂人職云凡治野田（浦鏜云田字衍）

是鄭之所約也（注疏本是下衍也）

下溼曰隰者（此本及注疏本以下皆不分節此節首剜改當有云字）

案彼云（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云改曰）

曷爲謂之大原（元本同閩本毛本爲謂倒）

故引爲證也（注疏本脫爲）

故題云野（注疏本作故云二字）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書旅獒正義蓼蕭正義皆言謂之四海下有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三句詩正義謂此三句唯李巡所注有之孫炎郭氏諸本皆無按周禮職方及布憲注皆引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與李本合）

岠齊州以南（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按藝文類聚卷二十一引爾雅岠作距釋言注引此經釋文距又作歫同今本作岠非段玉裁云說文止部歫从止通作距亦作拒其作岠者乃變止爲山也）

北戴斗極爲空桐（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太平御覽七百九十九引戴作載）

東至日所出爲大平（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大平音泰下同瞿中溶云唐石經太皆作大獨此太平大蒙字各兩見四小點後人所加）

西至日所入爲大蒙（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濛音蒙本今作蒙按此蓋經作大蒙注云濛汜陸氏爲注作音）

四方極遠之國名（注疏本下衍也）

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是乎（正德本亦作乎閩本監本毛本孤作觚乎改也按漢書作觚此邢氏不敢質言之辭作也非）

西海之中（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中改南）

三曰高驪（小學紺珠引此同閩本監本毛本驪改儷按後漢書作高驪）

一曰天笁（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笁作竺）

三曰僬僥（正德本同與小學紺珠所引合閩本監本毛本僬改焦）

四曰跛踵（小學紺珠引此同注疏本作跂踵按宋本禮記王制正義作跛踵）

七曰狗軌（注疏本軌作軹）

二曰戎夫（元本作戎央閩本監本毛本作戎夷此本舊誤戎夾茲據小學紺珠所引訂正）

其行邪辟（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辟作僻）

故云次四荒者（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脫者）

岠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釋曰（注疏本刪釋曰閩本監本毛本岠上增云穴下增者脫州字元本與此同）

禱過山東五百里曰丹穴山是乎（元本乎誤呼閩本監本毛本改也）

值此斗極之下（注疏本此誤北）

釋丘第十

云周禮曰（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云改注）

此秋官司儀職文也（注疏本職下衍所載二字）

定陶縣名（注疏本下增也）

鐵項者（雪牕本同釋文單疏本皆作鐵注疏本改鑯）

三成爲崐崘丘（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惠棟云酈元引爾雅曰山三成爲崐丘無崘字按水經注卷四河水篇云水出三累山其山層密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爾雅山三成爲崐丘斯山豈亦崐丘乎亦邢疏引崐崘山記云崐崘山一名崐丘三重蓋經文本無崘字後人因郭注增加）

如椉者椉丘（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如乘本又作椉繩證反注車乘同按經當作椉注當作乘）

椉謂稻田塍埒（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椉下衍者字）

形似車椉也（繩證切）二或云椉謂稻田塍埒椉（市陵切）許叔

重云塍埒稻田畦隄（注疏本繩證切誤移後證誤正椉市陵切椉誤塍音切改大字按此椉字當衍說文土部云塍稻田畦也此衍埒字隄當爲也此行剜擠故有衍文）

春秋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𠀉（注疏本十下衍五毛本乘改椉）

水潦所止泥𠀉（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泥依字作尼又作坭按當爲又作坭玉篇引爾雅泥作坭廣韻同經義雜記曰說文𠀉部屔反頂受水𠀉从𠀉泥省聲郭云頂上汙下者當用說文𠀉部字）

頂上汙下者（雪牕本元本同釋文單疏本皆作汙閩本監本毛本作汚疏中準此）

而人力爲作之者（正德本亦作爲作閩本監本毛本改所作又並脫之）

又可以爲京乎（正德本閩本同監本毛本可改何浦鏜依今左傳改作又何以爲京觀乎考唐石經左傳本作可以爲京乎觀字係旁增小字與此合）

水繞環之（雪牕本閩本監本毛本同正德本繞作遶按疏云還環繞也又云外則爲水潦環繞者名埒𠀉蓋邢本作水環繞之）

還環繞也（注疏本繞作遶）

外則爲水潦環繞者（注疏本環繞倒）

當途梧𠀉（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當注疏本當誤堂釋文涂字又作途）

而復環繞之者（注疏本環誤還）

故名戴𠀉（注疏本名誤爲）

水出其右正𠀉（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釋名曰水出其右曰沚𠀉沚止也西方義氣有所制止也今爾雅作正蓋止之訛此制止與下營迴義取相反）

水出其左營𠀉（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史記周本紀集解禮記檀弓正義皆引作水出其前而左曰營𠀉水經淄水注引作水出其前左爲營𠀉又云營陵城南無水惟城北有一水世謂之白狼水西出丹山東北流由爾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以爲營𠀉矣今臨淄城中有𠀉淄水出其前故有營𠀉之名與爾雅相符邵晉涵正義據此謂舊本爾雅經有前字注云淄水過其南及東東南二字正釋前左二字然考詩齊譜正義引孫炎注爾雅云水出其左營𠀉無前字經文水出其前後左右四字相對與下左高咸𠀉右高臨𠀉前高旄𠀉後高陵𠀉文法整對劉熙釋名本爾雅亦言水出其左曰營𠀉蓋史記水經注等蒙上水出其前渻𠀉之文引之王宗炎云几古人祗言左右者皆據前言之猶言東西亦據前言之若對文則並舉如釋畜言馬有前右後右前左後左矣此言水出其左謂水出其前左也引者加前字須人易曉耳）

左右猶東西也（注疏本猶下增言）

至博昌入泲也（注疏本脫也）

言此以證水出其左名營𠀉也（注疏本左下增者上下脫也）

敦孟也（閩本監本毛本同單疏本作敦孟無也字雪牕本正德本作敦孟𠀉誤詩氓正義引郭注曰敦孟也音頓又釋文於上一成爲敦𠀉下引郭云音頓今本前後注中無音頓字）

主婦執壹金敦（閩本監本毛本壹改一元本此字實闕）

𠀉形如覆敦者名敦𠀉也（注疏本脫也）

邐迆沙𠀉（單疏本雪牕本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迆作迤疏中同釋文迆字或作迤唐石經闕）

𠀉形邪行連接而長者（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邪改斜又此本及正德本閩本形字係剜擠監本毛本始排入）

詩云者（注疏本云下增陟彼阿𠀉四字）

而郭氏以爲中央高者（注疏本脫氏）

謂𠀉之東有水澤者（注疏本脫水）

宋有太𠀉社亡（雪牕本同單疏本太作大注疏本作泰依經所改亡字單疏本誤曰此本誤云今據雪牕本注疏本訂正）

有大阜者名泰𠀉（注疏本泰改太）

宋依𠀉作社（注疏本宋作蓋）

𠀉有壟界如田畝（雪牕本注疏本壟作隴疏云郭以爲田畝之壟也則邢本作壟釋文隴界本又作壟文選高唐賦注引作隴）

謂𠀉如田畝曰畝𠀉孫炎曰（注疏本謂誤諸下曰字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云）

殆自別更有魁梧傑大者五（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傑作桀釋文傑渠列反本今作桀此蓋據釋文改又按別更義同當衍其一釋文更字有音邢疏云殆近也近是更有魁梧桀大者五亦作更字蓋陸邢本作更經注本作別淺人合并之隨復沓不可讀）

今者所在耳（雪牕本同注疏本脫者）

今所未詳知也此已上釋衆𠀉之名義（注疏本移此已上云云十四字分配題下）

不發聲（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聲下有也按詩葛藟釋文正義皆引此注云不發聲也）

故名曰漘（注疏本脫曰）

今江東呼爲浦隩（雪牕本注疏本同文選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詩注引此云今江東人呼浦爲隩此脫人字作呼爲浦隩亦非）

是不爭隈之事也（注疏本脫也）

外爲隈（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隈作鞫云如字字林作坭云厓外也九六反邢疏云隈當作鞫傳寫誤也詩公劉芮鞫之即正義曰釋𠀉隩隈也厓內爲隩外爲鞫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其外爲鞫是孔穎達所據李巡本作鞫與釋文正合其誤始於開成石經也公劉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則鄭讀爾雅與李巡同）

其外爲鞫（注疏本鞫誤鞠下同）

毛傳云水之外曰鞫（浦鏜云鄭箋誤毛傳）

又作坭（注疏本坭誤坑）

其邊若堂之牆（雪牕本同閩本堂下剜擠室字監本毛本排入按疏云其邊之厓如堂室之牆蓋因疏語誤衍矣詩終南正義引此注云其邊若堂之牆）

率西水滸之類是也（注疏本脫是）

涘一名厓厓謂水邊也（注疏本脫一厓）

在水之涘是也（閩本脫是正德本作在水之邊也監本毛本作在水之涘矣）

則別名溦也此已上釋厓岸之名也（注疏本移此已上云云十三字分配題下）

釋山第十一

以爲中國之名山也（注疏本脫之）

正東曰兖州（元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閩本剜改作河東）

一名吳嶽（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吳誤無）

南曰衡也是也（注疏本脫上也）

故此云亦也（注疏本故上衍是）

一成坯（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坯或作伾單疏本注作伾水經注卷五引爾雅作伾）

山再成曰伾（注疏本伾作坏依經所改下同）

今中嶽嵩高山（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作今中嶽高山按高當即嵩之誤此經作崧注作嵩爲經注異文之明證經之作崧有釋文唐石經今本爲據詩崧高維嶽毛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正義引釋名亦曰山大而高曰崧皆經字作崧之證若嵩高爲中嶽之嵩則絕無作崧者釋文音經云崧又作嵩此依注改經也詩正義引郭氏曰今中岳崧高山此順經改注也）

其中山曰員嶠（注疏本脫山）

卑而大扈（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𡹈音戶或作扈）

扈廣貌（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貌誤也）

言山小而衆（注疏本山小倒）

小山岌大山峘（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峘胡官反又音恆經義雜記曰說文駁馬行相及也从馬从及讀若爾雅小山駁大山峘郭注謂高過與馬行相及訓亦合岌及也峘恆也以小山而高及大山為恆長可知釋文胡官反音袁非錢坫云晉書地道記恆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岌號飛狐口可證峘即恆之訛錢大昕云大山宮小山霍即南嶽霍山則小山岌大山峘為北嶽恆山審矣）

取此名也（注疏本取上有蓋）

是以山之孤獨者亦名蜀也（注疏本名下衍曰）

謂山峯頭巉巖（雪牕本同注疏本無山監本毛本峯作峰釋文五經文字巉作巉下從兔釋文嵒本又作巖）

顛頂也（舊本閩本監本同毛本顛誤巔）

謂山顛之末其峯巉巖（監本末誤未峯作峰元本閩本毛本顛誤巔）

形似堂室者（雪牕本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似改如按注以似釋經之如）

巒山墮（雪牕本同釋文唐石經單疏本注疏本墮作隋）

謂山形長狹者（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形狹而長也詩般釋文引郭注云山狹而長也邢疏云凡物狹而長者謂之隋則此言山隋者謂山形狹長者據此知長狹本作狹長也釋魚注云橢謂狹而長亦可證釋文狹乎夾反當本作陜乎夾反釋魚釋蟲篇此字三見皆作陜乎夾反）

隋山喬嶽（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隋作墮詩釋文云隋字又作墮按說文隋山之墮墮者从山从隓省聲讀若相推落之墮則作墮非）

凡物狹而長者謂之隋（注疏本脫者按隋當作隋平準書復小橢之索隱橢作隋引爾雅注隋者狹長也）

甗甑（雪牕本同注疏本甑下有也按詩公劉正義引此注無也）

山狀似之（雪牕本注疏本作山形狀似之形字衍詩正義亦引作山狀似之又詩正義此下有上大下小四字下因以名云作因以為名葛藟釋文引此注云形似累兩重甑上大下小然則今本無上大下小四字者脫也）

故知甗甑也（監本毛本脫甑舊本閩本作故云甑也）

左右有岸厒（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厒口闇反五經文字厒部厒口合反見爾雅段玉裁云厒當作厒文選江賦鼓厒窟以漰渤李善注厒苦合切是也玉篇厒口合切山夾有岸廣韻二十七合厒口荅切山左右有岸字厒作皆誤）

小山別大山鮮（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鮮或作𡽀詩皇矣度其鮮原毛傳小山別大山曰鮮正義引此經及孫炎注曰別不相連也公劉陟則在巘毛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釋文巘本又作𪩘毛傳與爾雅異正義本亦作巘引釋山重巘隒郭注及西京賦陵重巘釋之且云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按釋名小山別大山曰巘甗也甑一孔者巘形孤出處似之也蓋公劉詩本作巘故釋文正義皆作巘釋名正本毛詩傳之也鮮巘聲相近毛蓋讀巘為鮮故與皇矣傳無異訓陸孔皆執守此經鮮與巘別故一則曰與爾雅異再則曰與皇矣別）

謂小山與大山分別不相連屬者（注疏本脫分別）

多小石磝（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磝字或作磽同五經文字云磽五交反見爾雅是張參所據本作磽也釋名山多小石曰磽磽堯也每石磽磽獨處而出見也是劉熙所據爾雅亦作磽今釋名作磝依俗本爾雅改也說文磽磬石也無磝字）

多盤石（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磐步丸反今作盤同）

山多此盤石者名礐（注疏本名下衍曰）

多草木岵無草木峐（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云峐三蒼字林聲類並云猶屺字詩陟岵毛傳云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正義曰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釋文云王肅依爾雅按毛詩傳則此經當作無草木岵多草木峐毛詩傳不誤爾雅誤也王肅解依爾雅蓋以鄭箋本為誤耳釋名云山有草木曰岵山無草木曰屺蓋所據爾雅本亦誤段玉裁云岵之言瓠落也有陽道故以言父屺之言荄滋也有陰道故以言母）

峐當作屺音起（注疏本無音起按二字當作小注）

山有草木曰屺（注疏本脫山）

有停泉（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渟亦作停同）

有停泉者名埒（注疏本脫者）

下夏有停潦（注疏本潦作泉）

所謂窮瀆者雖無所通（雪牕本同注疏本雖誤𧷗釋文𧷗說文云古文隫字蓋經作𧷗注作瀆瀆依說文瀆隫分部窮瀆字義當作隫今作水旁者隸書通借也）

云與水注川同名者（注疏本脫水）

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砠（唐石經雪牕本同毛詩卷耳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曰砠正義曰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按說文山部云岨石戴土也釋名石戴土曰岨岨臚然也土戴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皆與毛傳同嵬巍砠岨音義同段玉裁云石戴土者以石戴於土上土戴石者以土戴於石上有辭異而義同者此是也）

謂山有巖穴者（注疏本巖作岩）

即天柱山潛水所出（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下衍也字詩崧高正義引郭氏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為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尚書舜典春秋昭四年正義周禮大司樂疏皆引之審為郭注未詳何時脫落邢氏作疏時已遺但采諸詩正義耳）

大室山也（單疏本雪牕本同春秋正義引此注下有別名外方今在河南陽城縣西北十三字）

言萬物皆相代於東方也（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皆作更）

西方為華（注疏本方誤嶽）

華之為言獲也（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獲誤穫下同）

嵩言其崚大也（舊本崚誤多閩本剜改作高監本毛本承之）

嶽捔考功德黜陟也（舊本同閩本捔誤𧊔監本毛本陟下衍埆）

天子巡守至其下（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守改狩）

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注疏本縣下有南）

故漢已來衡霍別耳郭云霍山今在廬江（注疏本耳改矣脫今）

皆呼之為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為名（注疏本脫一南嶽）

孫炎以霍山為誤（注疏本炎下衍云）

云晉國所望祭者（注疏本脫者）

鄭君以為望者（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君改元）

以此言之（元本脫此閩本剜擠作以此知三望監本毛本承之）

必先有事於呼池（注疏本改汙池非按禮記注云惡當為呼此依注作呼耳）

公羊傳曰（注疏本曰作云）

釋水第十二

水之為言准也（注疏本准改準按白虎通舊本作准後校刊者始改作準說詳孫志祖讀書脞錄）

是平均法則之稱（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法改準下準此）

泉水原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原改源）

故注云纔有貌（注疏本注誤此）

山海經曰（雪牕本同注疏本曰作云）

或一時有水一時無水者（注疏本有水下衍者）

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濫胡覽反按濫一作檻詩采菽觱沸檻泉）毛傳檻泉正出也瞻卬觱沸檻泉毛傳檻泉正出涌出也正義於采菽曰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於瞻卬曰檻泉正出涌出釋水文是陸孔所據本有作檻者論衡是應篇曰爾雅釋水章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尤爲作檻之證段玉裁云濫泉正字也檻泉假借字也文選答賓戲注引爾雅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韋昭曰濫音檻後漢書黃憲傳注引爾雅正出濫泉濫音檻是作濫仍爲檻音也

李巡曰（注疏本曰作云）

濆泉者何直泉也（注疏本脫者何）

故云直猶正也（注疏本脫直）

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縣音元唐石經縣皆作懸論衡引此云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釋名云懸出曰沃泉水從上下有所灌沃也據此知縣字舊本作懸唐石經是也

從上溜下（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霤本又作溜）

水泉從上溜下（注疏本脫從）

洌彼下泉（元本監本毛本洌改冽今毛詩同誤也按詩釋文作洌正義曰字從水唐石經三章皆作）洌彼下泉與此合

水泉從旁出（注疏本脫泉）

言深眣澮之水（注疏本深下衍濬）

名過辨（注疏本辨下有也）

卽河水決出復還入者（雪牕本同注疏本作卽河水決出而復入者釋文復還扶又反此本）復還入三字剜改蓋本作決出而復入者疏云謂河水決出而復入河者可證是陸本作復還入邢本作而復入按經云決復入爲汜則今本作而復入是也

河之有灉猶江之有沱（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沱作汜釋文沱徒河反或作汜音似）按下經決復入爲汜詩江有汜毛傳曰決復入爲汜江有沱毛傳曰沱江之別者是汜與沱不同此經云反入卽復入注當言江之有汜矣作沱非

卽下云（注疏本云誤之）

今江東呼水中沙堆爲潬音但（雪牕本同注疏本江東改河中又刪下二字按一切）經音義卷十卷十一卷十九三引此注皆作江東

便自停成汙池（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汙作污疏中同）

歸異出同流肥（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惠棟云水經注引作歸異出同曰肥犍爲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又引呂忱字林曰爾雅異出同流爲瀵水

歸入大水（注疏本水誤海）

名之爲瀵（雪牕本同注疏本爲改曰）

瀵源皆潛相通（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源作原改從古字也）

呼其本所出處爲瀵魁（雪牕本同注疏本脫所）

言源深大（注疏本作言其源深）

皆謂水中可居之小者（注疏本皆作陼水作河此誤）

謂八壅畜此水（注疏本壅畜倒）

而溉稻田也（注疏本田誤苗）

凡水之盡皆曰厬（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曰作謂之）

岷山導江（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道江徒報反本或作導按引導開導字古皆作道今禹貢作岷）山導江非當從此釋文作道

汝爲濆（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濆符云反下同字林作涓工元反來爾雅本亦作涓按說文涓小流也从）木肙聲爾雅曰汝爲涓注云皆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則從涓義長郭本作濆注引汝墳詩可證

遵彼汝濆（注疏本同單疏本雪牕本濆作墳按詩遵彼汝墳正義引釋水文又云郭氏曰詩云遵彼汝墳）則郭意以此汝墳爲濆汝所分之處有美地因謂之濆然則此注本以墳爲濆亦經注異字之證注疏本依經改濆非也

雷夏澤名（元本脫名閩本剜擠監本毛本排入）

而入荊州（注疏本脫州）

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揃山（元本同閩本揃誤楄監本毛本改湔因上引地理志蜀郡）有湔道故也按書禹貢正義引郭氏爾雅音義本作揃山字從手

卽禹貢潛也（注疏本貢下衍云）

郭意以爲汝濆所分之處（注疏本濆改墳）

亦與上出不流者同名汧也（注疏本同名汧也作亦名爲汧）

河水清且灡漪（雪牕本同注疏本灡作瀾唐石經單疏本無經疏中作灡按釋文灡郭力但反又力安）反下及注同則下文大波爲瀾注言渙瀾皆作瀾今諸本作灡非經義雜記曰說文瀾大波爲瀾灡潘也潘淅米汁也義別釋文作灡是聲借字

直波爲徑（唐石經雪牕本同單疏本標起止云河水至爲徑釋文俓字或作徑注同按字或作徑當爲涇釋名）云水直波曰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經大波爲瀾小波爲淪字皆從水此當作直波爲涇注云言徑侹則作徑爲經注異文之證徑俓同

言徑涏（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侹字又作挺俓侹直也按此當從陸本作俓侹通俗文平直曰侹草）書水旁與人旁相近遂誤涏

毛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注疏本脫云水下衍上）

江有沱河有灉（唐石經雪牕本同按上注云河之有灉猶江之有汜然則此經當作江有汜與上文江爲）沱不同猶上云汝爲濆此作汝有濆皆上下異文之證

汝有濆（唐石經注疏本同上汝爲濆釋文云濆符云反下同雪牕本濆作墳非詩遵彼汝墳正義引釋水汝有濆）而曰彼濆從水此墳從土分析最清俗本猶寫亂之

深則厲（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則厲如字本或作濿五經文字濿音厲爾雅或以爲深則厲之厲詩風及）論語皆作厲

衣亦謂褰也（注疏本謂下衍之）

繇與由同繇由也（注疏本作繇自也按當作由自也）

不可泳思是矣○注晏子至七里○釋曰（注疏本矣改也下入字作）晏子春秋曰者

晏子者名嬰謚平仲（注疏本脫者謚誤字）

田開彊（注疏本彊作疆下同元本開誤問按開彊猶辟彊也作彊盖誤）

事景公以勇力搏於虎問（注疏本問作聞係聽改按問當作聞晏字春秋作聞浦鏜）云於字衍

晏子而趨（注疏本作晏子晨趨浦鏜云晏子下脫過）

接一搏特豜（注疏本豜作猏）

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晏子毋作無古字通）

吾杖兵卻三軍者再（閩本監本毛本卻作却元本闕此文）

治之視之（元本治誤冶監本無上之字）

繂是絙（注疏本同絙卽大索此本絙上剜擠大字今刪正詩采菽正義亦衍大字○按絙从亙亙从二）从舟

庶人乘泭（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於此無音於釋丘云如乘本又作椉下文並放此則此亦當一作椉）

石經乘皆作椉獨釋水乘泭釋畜宜乘不作古字

加版於上（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版改板）

釋言云舫泭（注疏本舫誤舩）

此皆道水轉相灌注所入之處名（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名下有也）

豈能容受川水乎（注疏本脫水）

注入於川也（注疏本脫於）

注溝曰澮（閩本監本毛本脫注溝二字元本溝字實闕）

注澮水入之者名瀆（注疏本注上衍一）

轉相灌注也（注疏本下衍灌貫二字是音切誤入疏中者）

遡游從之（注疏本游改遊）

然則逆流順流（元本脫順流閩本剜擠順字監本毛本脫上流）

直橫渡也（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渡誤流詩公劉正義引孫炎注曰直橫渡也注本此）

曰所治（監本毛本曰上衍有浦鏜云白誤曰元本閩本自有曰所治起共脫二十字）

陸行而還帝都也（監本毛本脫陸行）

發源注海者也（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此本源改原非今訂正）

濆中國恬濁發源而注海（元本同毛本濆作濁閩本監本毛本恬作垢而訛東）

北過降水（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降改洚）

會于匯（元本同毛本于誤爲閩本監本匯誤淮）

虛山下基也（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引郭云墟者山下基也發源處高激峻湊故水色白也按虛當作墟下十二字亦郭注釋文引孫炎云墟者山下之地白者西方之色也可證又按釋文音經虛去魚反本亦作墟非此經作虛注作墟孫叔然注已如此釋天顓頊之虛釋文云此一字音墟下如字是經不作墟也釋詁釋文音經虛許居反音注墟去魚反是因經之虛字本爲空虛故經注字不相混）

此一段釋河源所自及遠近曲直之勢也（注疏本脫一段也三字）

云所渠并千七百者（注疏本脫者）

并計凡有一千七百也（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計誤記）

入禹所謂石山（元本作入禹所積石山閩本剜擠作入禹所導積石山監本毛本排勻）

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元本同閩本監本脫袤毛本脫四停改亭）

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注疏本脫于）

是潛流地中也（注疏本流誤行）

太史（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大謂音泰孫如字本今作太）

河勢上廣下狹（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狹胡夾反當本作陜胡夾反釋蟲釋魚釋文可證）

水中可居往者而有狀如覆釜（注疏本無者字雪牕本作水中可居往往而有狀如覆釜按釋文曰李孫郭並云水中多渚往往而有可居之處狀如覆釜之形疏引李巡曰水中多渚往往而可居處形如覆釜則此注當從雪牕本矣此本往者二字剜改蓋原刻本作往往）

東莞縣今有胡蘇亭（注疏本同雪牕本作東莞縣疏云胡蘇在東光定本注作東莞莞當作光字之誤也）

鉤盤（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般步干反本又作盤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孫郭同云水曲如鉤流盤桓不直前也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般縣莽曰分明是讀般爲班也師古曰爾雅說九河云鉤般郭氏以爲水曲如鉤流般桓也按盤當作般錢大昕云漢隸從舟之字作月股與股二文相涉李巡在孫郭之前當以股爲正鉤股雙聲與胡蘇疊韻正相類也）

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監本毛本同元本作覆釜水中可居多者往往而處形如覆釜閩本者作渚按依釋文當作水中多渚往往而有可居處形如覆釜）

可隔以爲津也（注疏本隔改鬲）

用功難廣（浦鏜云釋文作此河功難此誤按詩正義作用功難）

郭云徒駭（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郭誤簡）

計禹陳九河（注疏本陳改疏）

則名應先有（注疏本脫則）

或九河雖舊有名（注疏本脫名）

至平原鬲津（浦鏜云漢書作鬲般此誤）

定本注作東筦（注疏本筦誤莞下同）

謂釋地已下凡四篇（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已改以）

爾雅疏卷第七（唐石經雪牕本並題爾雅卷中單疏本注疏本刪此本下記經三千五百六十四字注四千三百二十二字）

爾雅疏卷第八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撰

郭璞

釋草第十三〔疏〕

（釋草第十三○釋曰草說文作艸隸變作艸七老切百卉也又曰象野草莽蒼之形說文別有草字自保切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徐鉉曰今俗以此爲艸木之草別作皁字爲黑色之皁案櫟實可以染帛爲黑色故曰草通用爲草棧字然則此爲辨百卉之名見於經傳者當爲草木之草故云釋草）

萑、山韭。茖、山葱。葝、山䪥。蒚、山蒜。（今山中多有此菜皆如人家所種者茖葱細莖大葉○萑音育韭音九茖音革葱音忩葝巨盈切䪥音薤蒚力）〔疏〕（萑山至山蒜○釋曰此辨四種菜生山中與人家所種者異名也韭說文云菜名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生山中者名萑韓詩云六月食鬱及萑是也葱說文云菜也生山中者名茖細莖大葉者是也䪥說文云菜也葉似韭生山中者名葝蒜說文云葷菜也一云菜之美者雲夢之葷菜生山中者名蒚）

薜、山蘄。（廣雅曰山蘄當歸當歸今似蘄而麤大○薜音百蘄音芹）〔疏〕（薜山蘄○釋曰說文云蘄草也生山中者一名薜一名山蘄色白者名白蘄下文薜白蘄是也生平地即名蘄○注廣雅至麤大○釋曰廣雅張揖以廣爾雅之闕漏也曰山蘄當歸者言即今藥草當歸案本草當歸不言名薜及山蘄是即以時驗而言也故郭云今似蘄而麤大言似平地蘄而差麤大耳）

椵、木槿。櫬、木槿。（別二名也似李樹華朝生夕隕可食或呼日及亦曰王蒸○椵音段槿謹櫬襯）〔疏〕（椵木槿櫬木槿○釋曰此別椵櫬是木槿之二名也某氏云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詩鄭風云顏如舜華陸機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椵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郭氏云可食亦呼日及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云木堇榮）

朮、山薊。（本草云朮一名山薊今朮似薊而生山中○薊音計）楊、枹薊。（似薊而肥大今呼之馬薊○枹音孚）〔疏〕（朮山薊楊枹薊○釋曰此辨薊生山中及平地者名也生平地者即名薊生山中者一名朮本草云一名山薊一名山薑一名山連陶注云有兩種白朮葉大有毛甜而少膏赤朮葉細小苦而多膏是也其生平地而肥大於衆者名楊枹薊今呼之馬薊）

葥、王蔧。（王帚也似藜其樹可以爲埽蔧江東呼之曰落帚○葥音箭蔧音遂）〔疏〕（葥王蔧○釋曰此即藜之科大爲樹可以作埽蔧者一名葥一名王蔧一名王帚江東呼落帚）

菉、王芻。（菉蓐也今呼鴟脚莎○菉音綠）〔疏〕（菉王芻○釋曰舍人云菉一名王芻某氏云菉鹿蓐也郭云菉蓐也今呼鴟脚莎詩衛風云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是也）

拜、蔏藋。（蔏藋亦似藜○蔏音商藋徒的切）〔疏〕（拜蔏藋○釋曰此亦似藜而葉大者名拜一名蔏藋莊子云藜藋柱宇是也）

蘩、皤蒿。（白蒿）蒿、菣。（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菣）蔚、牡菣。（無子者○蔚音尉菣去刃切）〔疏〕（蘩皤至牡菣○釋曰此辨蒿色及有子無子者之異名也詩召南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毛傳云蘩皤蒿也郭氏云白蒿然則皤猶白也本草云白蒿唐本注云此蒿葉麤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欲似艾者所在有之又云葉似艾葉上有白毛麤澀俗呼蓬蒿可以爲菹故詩箋云以豆薦蘩菹）

（陸機云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烝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蘩游胡游胡旁勃也是蒿一名蘩詩小雅鹿鳴云食野之蒿陸機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菣孫炎云荆楚之間謂蒿爲菣郭云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菣是也蔚卽蒿之雄無子者故云牡菣舍人曰蔚一名牡菣詩蓼莪云匪莪伊蔚陸機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是也）

齧、彫蓬。薦、黍蓬。（別蓬種類）疏（齧彫蓬薦黍蓬○釋曰此別蓬種類也說文云蓬蒿也草之不理者也種類非一故有齧彫蓬薦黍蓬詩召南騶虞云彼茁者蓬月令云藜莠蓬蒿並興是也）

萆、鼠莞。（亦莞屬也纖細似龍須可以爲席蜀中出好者○萆方寀切莞音官）疏（庳鼠莞○釋曰莞屬也說文云莞草可以爲席此庳一名鼠莞纖細似龍須亦可以爲席蜀中出好者）

葝、鼠尾。（可以染皁）疏（葝鼠尾○釋曰可以染皁草也一名葝一名鼠尾本草有白華者有赤花者又一名長麲陶注云田野甚多人採作滋染木蘭是也）

菥蓂、大薺。（薺葉細俗呼之曰老薺○菥音惜蓂音覓）疏（菥蓂大薺○釋曰菥蓂一名大薺而葉細本草文一名蔑菥一名大蕺一名馬辛是也）

蒤、虎杖。（似紅草而麤大有細刺可以染赤○蒤音塗）疏（蒤虎杖○釋曰蒤一名虎杖注云似紅草而麤大有細刺可以染赤陶注本草云田野甚多狀如大馬蓼莖班而葉圓是也）

孟、狼尾。（似茅今人亦以覆屋）疏（孟狼尾○釋曰草似茅者一名孟一名狼尾今人亦以覆屋）

瓠、棲瓣。（瓠中瓣也詩云齒如瓠棲○瓠戶故切瓣方莧切）疏（瓠棲瓣○釋曰瓣瓠中瓣也一名瓠棲人之齒美者似之故詩衛風碩人美莊姜云齒如瓠棲是也）

茹藘、茅蒐。（今之蒨也可以染絳○茹音如藘力居切）疏（茹藘茅蒐○釋曰今染絳蒨也一名茹藘一名茅蒐詩鄭風云茹藘在阪陸機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牛蔓卽今之蒨草是也）

果臝之實、栝樓。（今齊人呼之爲天瓜○臝力果切）疏（果臝之實栝樓○釋曰果臝之草其實名栝樓實卽子也故李巡云栝樓子名也郭云今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栝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也）

荼、苦菜。（詩曰誰謂荼苦苦菜可食）疏（荼苦菜○釋曰此味苦可食之菜一名荼一名苦菜本草一名荼草一名選一名游冬案易緯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注詩曰誰謂荼苦○釋曰邶風谷風篇文也）

萑、蓷。（今茺蔚也葉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廣雅云○萑音隹蓷他回切）疏（萑蓷○釋曰萑一名蓷李巡曰臭穢草也郭云茺蔚也廣雅名益母葉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間詩王風云中谷有蓷陸機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蕳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案本草茺蔚一名益母故劉歆曰蓷臭穢臭穢卽茺蔚也）

虉、綬。（小草有雜色似綬○虉音逆）疏（虉綬○釋曰虉者雜色如綬之草也詩陳風云邛有旨鷊陸機疏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是也）

粢、稷。（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疏（粢稷○釋曰左傳曰粢食不鑿粢者稷也曲禮云稷曰明粢是也郭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共疑焉）

衆、秫。（謂黏粟也○衆音終秫音述）疏
（衆秫○釋曰衆一名秫謂黏粟也說文云稷之黏者也與穀相似米黏北人用之釀酒其莖稈似禾而麤大者是也）

戎叔謂之荏菽。（卽胡豆也○菽音叔）疏（戎叔謂之荏菽○釋曰戎叔一名荏菽孫炎云大豆也詩大雅生民云蓺之荏菽荏菽旆旆鄭箋亦以爲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氏皆云今以爲胡豆郭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案此戎菽皆爲大豆注穀梁者亦以爲大豆也郭氏等以戎胡俱是夷名故以戎菽爲胡豆也）

卉、草。（百卉總名）疏（卉草○釋曰別二名也百卉猶百草也詩小雅云百卉具腓是也）

蒬、雀弁。（未詳）蘥、雀麥。（卽燕麥也○蒬悅轉切蘥音藥）疏（蘥雀麥○釋曰蘥一名雀麥一名燕麥本草云生故墟野林下苗似小麥而弱實似穬麥而細在處亦有之是也）

蘾、烏蕵。菓、菟荄。蘩、菟蒵。（皆未詳）黃、菟瓜。（菟瓜似土瓜○蘾戶怪切蕵音孫菓音練菟音免荄音孩蒵音兮黃音演）疏（黃菟瓜○釋曰菟瓜一名黃苗及實似土瓜土瓜者卽王瓜也月令王瓜生是也）

茢薽、豕首。（本草曰彘盧一名蟾蠩蘭今江東呼豨首可以燭蠶蛹○茢音列薽音眞豕傷氏切）疏（茢薽豕首○釋曰茢薽藥草名一名豕首一名彘盧一名蟾蠩蘭一名天名精一名麥句薑一名蝦蟇藍一名天門精一名王門精別錄一名天蔓精南人名爲地菘味甘辛故有薑稱狀如藍故名蝦蟇藍香似蘭故名蟾蠩蘭郭云江東呼豨首可以燭蠶蛹者三蒼云燭熬也）

荓、馬帚。（似蓍可以爲埽蔧○荓音井）疏（荓馬帚○釋曰荓草似蓍者今俗謂蓍荓可以爲埽蔧故一名馬帚○注似蓍○釋曰蓍蒿屬也年千歲三百莖可以爲卜筮白虎通云此天地之間壽考物也故問之是也）

蘵、懷羊。（未詳）茭、牛蘄。（今馬蘄葉細銳似芹亦可食○茭胡巽切）疏（茭牛蘄○釋曰似芹可食菜也而葉細銳一名茭一名牛蘄一名馬蘄子入藥用本草注云生水澤中苗似鬼鍼菾菜等花青白色子黃黑色似防風子是也）

葖、蘆萉。（萉宜爲菔蘆菔蕪菁屬紫華大根俗呼雹葖○葖他忽切蘆音羅萉蒲北切）疏（葖蘆萉○釋曰紫花菘也俗呼温菘似蕪菁大根一名葖俗呼雹葖一名蘆菔今謂之蘿蔔是也）

滇、灌。（未詳）苬、芝。（芝一歲三華瑞草○滇音勑苬音囚）疏（苬芝○釋曰瑞草名也一歲三華一名苬一名芝論衡云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生瑞命禮曰王者仁慈則芝草生是也）

筍、竹萌。（初生者）疏（筍竹萌○釋曰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凡草本初生謂之萌筍則竹之初生者故曰筍竹萌也可以爲菜詩大雅韓奕云其蔌維何維筍及蒲蔌則菜殽也）

簜、竹。（竹別名儀禮曰簜在建鼓之間簫管之屬○簜音湯）疏（簜竹○釋曰簜則竹之別名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孫炎曰竹闊節者曰簜禹貢篠簜既敷孔安國云簜大竹郭氏卽云竹別名無大小之異故引禮經爲證也○注儀禮至之屬○釋曰儀禮曰者大射禮文也案彼云樂人宿縣西階之西頌磬東西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間鄭注云簜竹也謂笙簫之屬倚於堂以笙籥之屬固非大竹故郭氏引之也鄭又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故謂之建鼓云謂簫管之屬者郭用鄭玄之說也）

莪、蘿。（今莪蒿也亦曰蘪蒿）疏（莪蘿○釋曰舍人云莪一名蘿郭云今莪蒿也亦曰蘪蒿詩小雅云菁菁者莪陸機云莪
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烝香美味頗似蔞蒿是也）

菧、苨。（薺苨○苨音禰菧音底）疏（菧苨○釋曰苨一名菧苨郭云薺苨也本草薺苨陶注云根莖都似人參而葉小異根味甜又別本注云根似桔梗以無心爲異者是也）

綖、履。（未詳）莕、接余。其葉、苻。（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亦呼爲莕音杏○莕音荇綖待節切）疏（莕接余其葉苻○釋曰莕菜一名接余其葉名苻郭云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亦呼爲莕詩周南關雎云參差荇菜是也荇與莕同陸機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脃美可案酒）

白華、野菅。（菅茅屬詩曰白華菅兮○菅音姦）疏（白華野菅○釋曰舍人云白華一名野菅陸機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忍宜爲索漚乃尤善矣郭云菅茅屬此白華亦是茅之類也漚之柔忍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耳詩小雅云白華菅兮是也）

薜、白蘄。（卽上山蘄）菲、芴。（卽土瓜也○菲音匪芴音物）疏（菲芴○釋曰一名芴郭云卽土瓜也孫炎曰葍類也詩谷風云采葑采菲陸機云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爲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又謂之蒠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案今爾雅菲芴與蒠菜異郭注似是蒠菜如陸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皆引谷風詩卽菲也芴也蒠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故云葍類也）

葍、藑。（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葍音福藑音富）疏（葍藑○釋曰葍一名藑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詩小雅云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陸機云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啖之饑荒之歲可烝以禦饑也）

熒、委萎。（藥草也葉似竹大者如箭竿有節葉狹而長表白裏青根大如指長一二尺可啖○萎音威）疏（熒委萎○釋曰藥草也一名熒一名委萎本草女萎葳蕤一名熒是也葉似竹大者如箭竿有節葉狹而長表白裏青根大如指長一二尺可啖）

葋、芉熒。（未詳）竹、萹蓄。（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葋音劬芉他丁切熒音迥萹匹善切）疏（竹萹蓄○釋曰李巡曰一物二名也孫炎曰某氏引詩衛風云綠竹猗猗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案陶隱居本草注處處有布地而生節間白華葉細綠人謂之萹竹煮汁與小兒飲療蚘蟲是也）

葴、寒漿。（今酸漿草江東呼曰苦葴音針）疏（葴寒漿○釋曰葴一名寒漿郭云今酸漿草江東呼曰苦葴案本草酸漿一名醋漿陶注云處處人家多有葉亦可食子作房房中有子如梅李大皆黃赤色）

薢茩、芵茪。（芵明也葉黃銳赤華實如山茱萸或曰蔆也關西謂之薢茩○薢音皆茩音狗芵音決茪音光）疏（薢茩芵茪○釋曰藥草芵明也一名芵茪一名決明郭云葉黃銳赤華實如山茱萸陶注本草云葉如茳豆子形似馬蹄呼爲馬蹄決明廣雅謂之羊躑躅也○注或曰蔆也至薢茩○釋曰知者案說文云蔆楚曰芰秦曰薢茩是也）

莁荑、蔱蘠。（一名白蕢○莁音巫荑音夷蔱音殺蘠音牆）疏（莁荑蔱蘠○釋曰莁荑一名蔱蘠郭云一名白蕢此草也案本草蕪荑一名無姑一名蕨蘠本注云爾雅蕪荑一名蔱蘠今作蕨蘠字之誤也而在本部疑非是或者與草同氣乎○蕨音殿蘠音唐）

瓞、瓝。其紹瓞。（俗呼瓝瓜爲瓞紹者瓜蔓緒亦著子但小如瓝）

（○瓞大結切瓝步角切）〔疏〕（瓞瓝其紹瓞○釋曰瓞一名瓝小瓜也紹繼也瓜之蔓紹緒先歲之瓜必小亦名瓞故云其紹瓞詩大雅云緜緜瓜瓞舍人云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緜子漢中小瓜曰瓞孫炎曰瓞小瓜子如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然則瓜瓞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此則其種別也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瓝故謂之瓞瓞是瓝之別名故郭云俗呼瓝爲瓞紹者瓜蔓緒亦著子但小如瓝）

芍、鳧茈。（生下田苗似龍須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芍戶了切）〔疏〕（芍鳧茈○釋曰芍一名鳧茈郭云生下田中苗似龍須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今俗瀹而鬻之者是也）

蘱、薡董。（似蒲而細○蘱音類薡音鼎董音董）〔疏〕（蘱薡董○釋曰蘱一名薡董狀似蒲而細可爲屬亦可緝以爲索）

蕛、苵。（蕛似稗布地生穢草○蕛音帝苵大結切）〔疏〕（蕛苵○釋曰蕛一名苵似稗之穢草也布生於地莊子曰道在蕛稗是亦有米細小莊子又曰若蕛米之在太倉是也）

鉤、芺。（大如拇指中空莖頭有臺似薊初生可食）〔疏〕（鉤芺○釋曰薊類也一名鉤一名芺郭云大如拇指中空莖頭有臺似薊初生可食說文云味苦江南食以下氣是也）

䪥、鴻薈。（即䪥菜也○薈音會）〔疏〕（䪥鴻薈○釋曰䪥葉似韭之菜也一名鴻薈本草謂之菜芝是也）

蘇、桂荏。（蘇荏類故名桂荏）〔疏〕（蘇桂荏○釋曰蘇荏類之草也以其味辛似荏故一名桂荏陶注本草云葉下紫色而氣甚香其無紫色不香似荏者名野蘇生池澤中者名水蘇一名雞蘇皆荏類也）

薔、虞蓼。（虞蓼澤蓼○蓼音了）〔疏〕（薔虞蓼○釋曰薔一名虞蓼即蓼之生水澤者也周頌良耜云以薅荼蓼毛傳云蓼水草是也）

蓧、蓨。（未詳）

虋、赤苗。（今之赤粱粟）

芑、白苗。（今之白粱粟皆好穀）

秬、黑黍。（詩曰維秬維秠）

秠、一稃二米。（此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是○蓧他凋切蓨音惕虋音門芑音起秠孚鄙切稃音敷）〔疏〕（虋赤至二米○釋曰案詩大雅生民云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虋維芑故此釋之也虋與穈音義同虋即嘉穀赤苗者郭云今之赤粱粟芑即嘉穀白苗者郭云今之白粱粟皆好穀也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黍秬即黑黍之大名也秠是黑黍之中一稃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祼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此云秠一稃二米鬯人注曰一秠二米文不同者鄭志荅張逸云秠即皮其稃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秠稃古今語之異故鄭引此文得以稃爲秠也漢和帝時任城縣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是也）

稌、稻。（今沛國呼稌○稌音杜）〔疏〕（稌稻○釋曰別二名也郭云今沛國呼稌詩周頌云豐年多黍多稌禮記內則云牛宜稌豳風七月云十月穫稻是一物也案說文云沛國謂稻爲糯秔稻屬也字林云糯黏稻也秔稻不黏者本草以稉米稻米爲二物秔與稉古今字然秔糯甚相類黏不黏爲異耳依說文稌稻即糯也江東呼稬乃亂切）

葍、藑茅。（葍華有赤者爲藑藑葍一種耳亦猶菱茗華黃白異名○藑音瓊）〔疏〕（葍藑茅○釋曰葍與藑茅一草也華白者即名葍華赤者別名藑茅故郭云亦猶菱茗華黃白異名也）

臺、夫須。（鄭箋詩云臺可以爲禦雨笠○夫音扶）〔疏〕（臺夫須○釋曰舍人云臺一名夫須詩小雅云南山有臺陸機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以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是也○注鄭箋至雨笠案箋者傳注之別名也以詩先有毛公作傳鄭玄釋其未備者字林云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箋也都人士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此引其意非全文也）

藆、藅。（未詳）

莔、貝母。（根如小貝圓而白華葉似韭○藆音蹇藅音伐莔音萌）〔疏〕（莔貝母○釋曰藥草貝母一名莔郭云根如小貝負而白華葉似韭詩鄘風載馳云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陸機云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也本草一名空草陶注云出近道形似聚貝子故名貝母是也）

荍、蚍衃。（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荍音翹蚍音毗衃音浮）〔疏〕（荍蚍衃○釋曰舍人云荍一名蚍衃郭云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詩陳風云視爾如荍毛傳云荍芣也陸機云芣苢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

艾、冰臺。（今艾蒿）〔疏〕（艾冰臺○釋曰艾一名冰臺即今艾蒿也詩王風彼采艾兮是也）

蕇、亭歷。（實葉皆似芥一名狗薺廣雅云○蕇音典）〔疏〕（蕇亭歷○釋曰蕇一名亭歷郭云實葉皆似芥廣雅又名狗薺本草一名丁歷一名太室一名大適陶注云今近道亦有母則公薺子細黃至苦是也）

苻、鬼目。（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負而毛子如耳璫也赤色叢生）〔疏〕（苻鬼目○釋曰苻一名鬼目郭云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負而毛子如耳璫也赤色叢生）

薜、庾草。（未詳）

蔜、蔆蔞。（今蘩蔞也或曰雞腸草○蔜五高切蔆音婈蔞音縷）〔疏〕（蔜蔆蔞○釋曰蔜一名蔆蔞一名蘩蔞一名雞腸草本草云蘩蔞味辛陶注此菜人以作羹唐本注云此即雞腸草也多生下濕坑渠之側人家園庭亦有此草是也）

離南、活莌。（草生江南高丈許大葉莖中有瓤正白零陵人祖日貫之爲樹○莌音奪）〔疏〕（離南活莌○釋曰離南草也一名活莌山海經又名冠脫生江南高丈許大葉似荷葉而肥莖中有瓤正白者是也注零陵人祖日貫之爲樹○釋曰祖且也貫事也言零陵郡人且日事之使科大若爲樹然也郭又注山海經云零桂人人且日貫之以爲樹然所未詳）

龍、天蘥。

須、葑蓯。（未詳）

蒡、隱荵。（似蘇有毛今江東呼爲隱荵藏以爲葅亦可瀹食○龍音聾葑方孔切蓯音總蒡音旁）〔疏〕（蒡隱荵○釋曰蒡蘇類菜也一名隱荵郭云似蘇有毛今江東呼爲隱荵藏以爲葅亦可瀹食者瀹煮也）

茜、蔓于。（草生水中一名軒于江東呼茜音猶）〔疏〕（茜蔓于○釋曰茜水草也一名蔓于郭云一名軒于江東呼茜）

菌、蘆。（作履苴草○菌音魯蘆才古切）〔疏〕（菌蘆注作履苴草○釋曰菌說文云菌草也可以束一名蘆即蒯類也中作履底字苑云鞔苴履底故云作履苴草也）

柱夫、搖車。（蔓生細葉紫華可食今俗呼曰翹搖車○柱音主夫音扶）〔疏〕（柱夫搖車○釋曰柱夫可食之草也一名搖車俗呼翹搖車蔓生紫華華翹起搖動因名云）

出隧、蘧蔬。（蘧蔬似土菌生菰草中今江東啖之甜滑音譚氍毹○隧音遂蘧巨俱切蔬山俱切）〔疏〕（出隧蘧蔬○釋曰菌類也一名出隧一名蘧蔬廣雅云朝生形如鬼蓋郭云似土菌生菰草中今江東啖之甜滑音譚氍毹者說文云菰蔣也張揖云氍毹毛席取其音同）

蘄茝、蘪蕪。（香草葉小如萎狀淮南子云似蛇牀山海經云臭如蘪蕪○茝昌改切）〔疏〕（蘄茝蘪蕪○釋曰芎藭苗也一名蘄茝一名蘪蕪本草一名薇蕪一名江離陶注云似蛇牀而香郭云香草葉小如萎狀者言如萎蒿之狀也○注淮南子至蘪蕪○釋曰淮南子云似蛇牀者案淮南子氾論篇云夫物之相類者世人之所亂惑也嫌疑肖像者衆人所眩燿也故良者類知而非知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贛者類勇而非勇也使人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葵之與莧也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蛇牀之與蘪蕪者許慎云此四者藥草臭味之相似其治病則不同力是也云山海經曰臭如蘪蕪者案西山經浮山有草曰訓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臭如蘪蕪可以止癘又天帝山有草其狀如葵其臭如蘪蕪名曰杜衡可以走馬食之已癭是也臭香也言其香氣如蘪蕪也）

茨、蒺藜。（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見詩）〔疏〕（茨蒺藜○釋曰茨一名蒺藜郭云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見詩者案詩小雅云楚楚者茨是也）

蘮蒘、竊衣。（似芹可食子大如麥兩兩相合有毛著人衣○蘮音計蒘音如）〔疏〕（蘮蒘竊衣○釋曰蘮蒘一名竊衣郭云似芹可食子大如麥兩兩相合有毛著人衣俗名鬼麥者也）

髦、顛蕀。（細葉有刺蔓生一名商蕀廣雅云女木也○髦音毛蕀音棘）〔疏〕（髦顛蕀○釋曰髦一名顛蕀一名商蕀廣雅云女木也郭云細葉有刺蔓生）

萑、芄蘭。（萑芄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萑音貫）〔疏〕（萑芄蘭○釋曰萑一名芄蘭郭云萑芄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案如此注則似萑芄一名蘭或傳寫誤芄衍字詩衛風云芄蘭之支陸機云一名蘿蘗幽州人謂之雀瓢）

蕁、莐藩。（生山上葉如韭一曰提母○蕁徒南切莐音沈）〔疏〕（蕁莐藩○釋曰藥草知母也一名蕁一名莐藩郭云生山上葉如韭一名提母案本草此名之外更有十餘名文多不載陶注云形似昌蒲而柔潤葉至難死掘出隨生須燥乃止也）

蕍、蕮。（今澤蕮○蕍音俞蕮音昔）〔疏〕（蕍蕮○釋曰蕍一名蕮即藥草澤蕮也本草作澤瀉一名水舄一名及瀉一名芒芋一名鵠瀉陶注云葉狹長叢生諸淺水中）

蔨、鹿蘿。其實莥。（今鹿豆也葉似大豆根黃而香蔓延生○蔨巨負切蘿音霍莥女九切）〔疏〕（蔨鹿蘿其實莥○釋曰蔨一名鹿蘿其實名莥郭云今鹿豆也葉似大豆根黃而香蔓延生本草云味苦唐本注云此草所在有之苗似豌豆有蔓而長大人取以爲菜亦微有豆氣名爲鹿豆也）

薃侯、莎。其實媞。（夏小正曰薃也者莎隨媞者其實○薃音浩媞音提）〔疏〕（薃侯莎其實媞○釋曰薃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其實別名媞○注夏小正至其實○釋曰夏小正者大戴禮之篇名本夏后氏著十二月之候也漢九江太守戴德記之謂之大戴禮記其正月云媞薃薃也者莎隨也媞也者其實也先言媞而後言薃何也媞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案廣雅云地毛莎隨也是薃即莎也故云莎薃）

莞、苻蘺。其上蒚。（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蒚謂其頭臺首也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中莖爲蒚用之爲席音羽翮）〔疏〕（莞苻蘺其上蒚○釋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其上臺別名蒚郭義具注詩小雅斯干云下莞上簟鄭箋云莞小蒲也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之異爲席有精有粗故得爲兩種席也）

荷、芙渠。（別名芙蓉江東呼荷）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其華菡萏。（見詩）其實蓮。

（蓮謂房也）其根藕。其中的。（蓮中子也）的中薏。（中心苦）【疏】荷芙至中薏。釋曰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芙渠其總名也別名芙蕖江東呼荷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云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蜀人以藕為茄或用其母為華名或用根子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機疏云蓮青皮裹白子為的的中有青為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注見詩。釋曰詩陳風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又曰有蒲與蓮又曰有蒲菡萏是也。紅，蘢古。其大者蘬。（俗呼紅草為蘢鼓語轉耳。蘬丘軌切）【疏】紅蘢至者蘬。釋曰舍人曰紅名蘢古其大者名蘬詩鄭風云隰有游龍毛云龍紅草也陸機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郭云俗呼紅草為蘢鼓語轉耳。差，薺實。（薺子名。差才何切）【疏】差薺實。釋曰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詩谷風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其子別名差。黂，枲實。（禮記曰苴麻之有黂。黂扶刃切）【疏】黂枲實。釋曰枲麻也黂者即麻子名也故云黂枲實也。注禮記至有黂。釋曰禮記曰苴麻之有黂者儀禮喪服傳文也傳所以解經故亦謂之禮記也案喪服經云苴絰傳曰苴絰者麻之有黂者是也。枲麻。（別二名。）【疏】枲麻。釋曰麻一名枲故注云別二名禹貢青州云厥貢岱畎絲枲是也。須，薞蕪。（薞蕪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疏】須薞蕪。釋曰案詩谷風云采葑采菲毛傳云葑須也先儒即以葑須蓯當之孫炎云須一名葑蓯今郭注上葑蓯云未詳注此云薞蕪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則郭意以毛云葑須者謂此薞蕪也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機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蘴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蘴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蘴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則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薞蕪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菲，葸菜。（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菲音匪葸音息）【疏】菲葸菜。釋曰菲一名葸菜詩谷風云采葑采菲毛傳云菲芴也郭上注菲芴云土瓜也注此云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則是芴與葸菜別草而某氏及陸機以為一物非郭義也。蕢，赤莧。（今之莧赤莖者。蕢丘貴切）【疏】蕢赤莧。釋曰赤莧一名蕢今莧菜之赤莖者也。蘠蘼，虋冬。（虋冬一名滿冬本草云。蘼音美）【疏】蘠蘼虋冬。釋曰藥草也一名蘠蘼一名虋冬。注虋冬至草云。釋曰案山海經云條谷山其草多芍藥虋冬郭注亦云本草一名滿冬今檢本草有天門冬一名顛勒麥門冬秦名羊韭齊名爱韭楚名馬韭越名羊蓍一名禹葭一名禹餘糧無名滿冬者蓋所見本異也虋門字異音同耳。萹苻，止。（未詳）濼，貫衆。（葉圓銳莖毛黑布地冬不死一名貫渠廣雅云貫節。萹音偏。濼音爍衆音終）【疏】濼貫衆。釋曰藥草名也一名濼一名貫衆本草云一名貫節一名貫渠一名百頭一名虎卷一名萹苻一名伯萍一名藥藻此謂鴟頭陶注云葉如太蕨形色毛芒全似老鴟頭因名之郭氏云葉圓銳莖毛黑布地冬不死一名貫渠廣雅云貫節。莙，牛藻。（似藻葉大江東呼為馬藻。莙其隕切藻音早）【疏】莙牛藻。釋曰莙一名牛藻藻之葉大者也詩召南云于以采藻左傳云蘋蘩薀藻之菜以此草好聚生故言薀藻薀訓聚也毛傳云藻聚藻也陸機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

之聚藻又云扶風人謂之藻聚為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煮熟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為茹嘉美揚州人饑荒可以當穀食。蓫薚，馬尾。（廣雅曰尾尾蔏陸本草云別名薚今關西亦呼為薚江東呼為當陸。蓫他六反薚他羊反）【疏】蓫薚馬尾。釋曰藥草蔏陸也一名蓫薚一名馬尾郭云廣雅曰馬尾蔏陸本草云別名薚今關西呼為薚江東為當陸案本草蔏陸一名薚根一名夜呼不同者所見本異也今注云一名白昌一名當陸是也。萍，蓱。（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苹音平蓱音瓶薸音瓢）其大者蘋。（詩曰于以采蘋）【疏】萍蓱其大者蘋。釋曰舍人曰苹一名蓱大者名蘋郭曰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陸機毛氏義疏云今水上浮蓱是也其麤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蓱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注詩曰于以采蘋。釋曰召南采蘋篇文也。莃，菟葵。（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莃音希）【疏】莃菟葵。釋曰莃一名菟葵郭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者汋煮也案本草唐本注云苗如石龍芮葉光澤花白似梅莖紫色煮汁極滑堪噉爾雅釋草一名莃所在平澤皆有田間人多識之是也。芹，楚葵。（今水中芹菜）【疏】芹楚葵。釋曰郭云今水中芹菜案本草云水芹一名水英陶注云其二月三月作英時可作葅及瀹食之又有渣蘄芹可為生菜亦可生噉別本注云芹有兩種荻芹取根白色赤芹取莖葉並堪作菹及生菜是也。藚，牛蘈。（今江東呼草為牛蘈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為飲。藚吐回切蘈音頹）【疏】藚牛蘈。釋曰藚一名牛蘈詩小雅云言采其藚鄭箋云藚牛蘈郭云今江東呼草為牛蘈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為飲者字林云縹青白色淋以水沃也。藚，牛脣。（毛詩傳曰水蕮也如藚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藚音續）【疏】藚牛脣。釋曰李巡云別二名郭云如續斷寸寸有節陸機以為今澤蕮也郭氏所不取。注毛詩至蕮也。釋曰詩魏風汾沮洳云彼汾一曲言采其藚毛傳云藚水蕮也是。苹，藾蕭。（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藾音賴）【疏】苹藾蕭。釋曰苹一名藾蕭郭云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詩小雅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陸機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是也。連，異翹。（一名連苕又名連草本草云）【疏】連異翹。釋曰連一名異翹郭云一名連苕又名連草本草云者案今本連翹一名異翹一名蘭華一名折根一名軹一名三廉不同者所見本異也唐本注云此物有兩種大翹小翹大翹葉狹長如水蘇花黃可愛生下溼地著子似椿實之未開者作房翹生出衆草其小翹生岡原之上葉花實皆似大翹而小細耳是也。澤，烏薞。（即上蘋也）【疏】澤烏薞。釋曰即上蘋生於水澤者然形所未詳。傅，橫目。（一名結縷俗謂之鼓箏草）【疏】傅橫目。釋曰傅一名橫目草蔓延生郭云一名結縷俗謂之鼓箏草是也。釐，蔓華。（一名蒙華）【疏】釐蔓華。釋曰釐一名蔓華郭云一名蒙華。蔆，蕨攈。（蔆蕨水中芰。蔆音陵攈音眉）【疏】蔆蕨攈。釋曰蔆一名蕨攈郭云蔆今水中芰者字林云楚人名蔆曰芰可食國語曰屈到嗜芰俗云蔆角是也。大菊，蘧麥。（一名麥句薑即瞿麥）【疏】大菊蘧麥。釋曰大菊一名蘧麥草藥也郭云一名麥句薑即瞿麥廣雅云茈葳麥句薑瞿麥案本草云瞿麥一名巨句麥一名大菊一名大蘭陶注云今出近道一莖生細葉花紅紫赤可愛子頗似麥故名瞿麥。薜，

牡贊。（未詳）葥，山莓。（今之木莓也實似藨莓而大亦可食。薜音百贊音贊葥音箭莓音每）【疏】葥山莓。釋曰山莓一名葥郭云今之木莓也實似藨莓而大亦可食藨莓說在下。蘦，苦堇。（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疏】蘦苦堇。釋曰蘦一名苦堇可食之菜也郭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者本草唐本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堇菜葉似蕺花紫色者內則云堇荁枌榆是也本草云味甘此云苦者古人語倒猶甘草謂之大苦也。藫，石衣。（水苔也一名石髮江東食之或曰藫葉似薤而大生水底亦可食。藫音潭）【疏】藫石衣。釋曰藫一名石衣郭云水苔也一名石髮江東食之者案本草有陟釐別本注云此即古石髮也色類似苦而麤澀為異郭又云或曰藫葉似薤而大生水底亦可食者即本草海藻一名藫陳藏器本草云大葉藻也生深海中及新羅葉如水藻而大海人取之正在深海底以繩繫腰咽沒水下刈得旋繫繩上五月已後當有大魚傷人不可取也。蘜，治蘠。（今之秋華菊。蘜音菊）【疏】蘜治蘠。釋曰蘜一名治蘠郭云今之秋華菊案月令季秋云菊有黃華本草云菊華一名節華陶注云菊有兩種一種莖紫氣香而味甘葉可作羹而食者為真一種莖青而大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者名苦薏非真也。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別四名。詩云爰采唐矣）【疏】唐蒙至菟絲。釋曰孫炎曰別三名郭云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詩經直言唐而傳云唐蒙也是以蒙解唐也則四名為得下云蒙王女郭云即唐也是又名王女然則唐也蒙也女蘿也菟絲也王女也凡五名詩頍弁云蔦與女蘿毛傳云女蘿菟絲陸機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注詩云爰采唐矣。釋曰鄘風桑中篇文也。苗，蓨。（未詳）茥，蒛葐。（覆盆也實似莓而小亦可食。蓨他彫切 [illegible]）【疏】[illegible] 芨，堇草。（即烏頭也江東呼為堇 [illegible]）【疏】釋曰芨一名堇草郭云即烏頭也江東呼為堇 [illegible] 虃，百足。（未詳）菺，戎葵。（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華 [illegible]）【疏】[illegible] 蘻，狗毒。（樊光云俗語苦如蘻 [illegible]）【疏】[illegible] 垂，比葉。（未詳）蕧，盜庚。（旋蕧似菊 [illegible]）【疏】[illegible] 沸草一名盛椹陶注云出近道下溼地似菊花而大是也 [illegible] 茡，麻母。（[illegible]）【疏】[illegible] 瓝，九葉。（今江東有草五葉共叢生一莖俗因名為五葉即此類也 [illegible]）【疏】[illegible] 藐，茈草。（可以染紫 [illegible]）【疏】[illegible]

（可以染紫之草廣雅一名茈莫本草一名紫丹唐本注云苗似蘭香莖赤節青花紫白色而實白也）

倚商活脫。（即離南也）

蘵黃蒢。（蘵草葉似酸漿華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菹食○脫音奪蘵音職蒢音除）【疏】（蘵黃蒢○釋曰蘵草一名黃蒢郭云蘵草葉似酸漿華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菹食）

藒車芞輿。（藒車香草見離騷○藒音挈芞音乞）【疏】（藒車芞輿○釋曰香草也一名藒車一名芞輿郭云藒車香草見離騷者離騷經云畦留夷與藒車兮雜杜衡與芷是也）

權黃華。（今謂牛芸草為黃華華黃葉似茿蓿）【疏】（權黃華○釋曰權一名黃華郭云今謂牛芸草為黃華華黃葉似茿蓿說文亦云芸草也似苜蓿淮南子說芸草可以死復生月令注云芸香草也雜禮圖曰芸蒿也葉似邪蒿香美可食然則牛芸者亦芸類也郭以時驗而言之故云今謂牛芸草為黃華也）

葞春草。（一名芒草本草云○葞音尾）【疏】（葞春草注一名至草云○釋曰藥草也郭云一名芒草本草云者案本草莽草一名葞一名春草陶注云今是處皆有葉青辛烈者良今俗呼為菵草也郭云芒草者所見本異也）

蔠葵蘩露。（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蔠音終）【疏】（蔠葵蘩露○釋曰葵類一名蔠葵一名蘩露郭云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

菋荎藸。（五味也蔓生子叢在莖頭○菋音未荎直其切藸音除）【疏】（菋荎藸○釋曰藥草也一名菋一名荎藸郭云五味也蔓生子叢在莖頭案本草五味子一名會及一名玄及唐本注云五味皮肉甘酸核中辛苦都有鹹味此則五味具也其葉似杏而大蔓生木上子作房如落葵大如蘡子）

蒤委葉。（詩云以茠蒤蓼○蒤音徒）【疏】（蒤委葉○釋曰薉草也舍人曰蒤一名委葉王肅說詩云荼陸薉草然則蒤者原田蕪薉之草非苦荼也○注詩云以茠蒤蓼○釋曰此周頌良耜篇文茠耘除也今詩本茠作薅音義同）

皇守田。（似燕麥子如彫胡米可食生廢田中一名守氣）【疏】（皇守田○釋曰皇一名守田郭云似燕麥子如彫胡米可食生廢田中一名守氣彫胡即菰也）

鉤藈姑。（鉤瓠也一名王瓜實如瓝瓜正赤味苦○藈音圭）【疏】（鉤藈姑○釋曰鉤一名藈姑郭云鉤瓠也一名王瓜實如瓝瓜正赤味苦本草云王瓜一名土瓜陶注云即今土瓜生籬院亦有子熟時赤如彈丸根大唐本注云此物蔓生葉似栝樓圓無叉缺子如梔子生青熟赤但無稜爾根似葛細而多糝是也）

望乘車。（可以為索長丈餘○乘音繩）【疏】（望乘車○釋曰望一名乘車郭云可以為索長丈餘）

困衱袶。（未詳）

欔烏階。（即烏杷也子連相著狀如杷齒可以染皁○衱音劫袶音絳欔音钁）【疏】（欔烏階○釋曰欔一名烏階郭云即烏杷也子連相著狀如杷齒可以染皁今俗謂之狼杷是也）

杜土鹵。（杜衡也似葵而香）【疏】（杜土鹵○釋曰香草也一名杜一名土鹵郭云杜衡也似葵而香本草唐本注云杜衡葉似葵形如馬蹄故俗云馬蹄香生山之陰水澤下濕地根似細辛白前等山海經云天帝山有草其狀如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衡可以走馬食之已癭是也）

盱虺牀。（蛇牀也一名馬牀廣雅云○盱音吁）【疏】（盱虺牀○釋曰盱一名虺牀郭云蛇牀也一名馬牀廣雅云案本草蛇牀一名蛇米一名虺牀一名思益一名繩毒一名棗棘一名牆蘼陶注云近道田野墟落間甚多花葉正似蘼蕪）

蔝蔜。（未聞）

赤枹薊。（即上枹薊）

菟奚顆涷。（款涷也紫赤華生水中○蔝音米蔜五刀切涷音東）【疏】（菟奚顆涷○釋曰藥草也一名菟奚一名顆涷郭云款涷也紫赤華生水中案本草款涷一名橐吾一名顆東一名虎鬚一名菟奚陶注云形如宿蓴未舒者其腹裏有絲其花乃似大菊花唐本注云葉似葵而大叢生花出根下是也）

中馗菌。（地蕈也似蓋今江東名為土菌亦曰馗厨可啖之○馗音逵菌巨隕切）

小者菌。（大小異名）【疏】（中馗菌小者菌○釋曰此辨菌大小之異名也大者名中馗小者即名菌郭云地蕈也似蓋今江東人名為土菌亦曰馗厨可啖之者說文云蕈桑荚也謂菌生木上也今云地蕈即俗呼地菌者是也）

蕆小葉。（未聞）

苕陵苕。（一名陵時本草云）

黃華蔈白華茇。（苕華色異名亦不同○蕆音輒苕音調蔈音標茇音沛）【疏】（苕陵苕至華茇○釋曰苕一名陵苕本草一名陵時舍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名蔈白華名茇別華色之名也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可染皁煮以沐髮即黑詩小雅云苕之華芸其黃矣鄭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機亦言其華紫色而此云黃白者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爾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故詩云芸其黃矣毛傳云將落則黃是也）

蘻從水生。（生於水中○蘻音眉）【疏】（蘻從水生○釋曰草從水生者曰蘻故注云生於水中）

薇垂水。（生於水邊）【疏】（薇垂水○釋曰草生於水濱而枝葉垂於水者曰薇故注云生於水邊也）

薜山麻。（似人家麻生山中）【疏】（薜山麻○釋曰麻生山中者名薜故注云似人家麻生山中也）

莽數節。（竹類也節間促）

桃枝四寸有節。（今桃枝節間相去多四寸○數音朔）

粼堅中。（竹類也其中實）

簢筡中。（言其中空竹類）

仲無笐。（亦竹類未詳）

箈箭萌。（萌筍屬也周禮曰箈菹鴈醢）

篠箭。（別二名○粼音吝簢音閔筡音徒笐音杭箈音待）【疏】（莽數至篠箭○釋曰此辨竹節希數及中空實萌篠之異名也凡竹節間促數者名莽相去四寸有節者名桃枝竹其中堅實者名粼其中空者名簢筡空也仲無笐注未詳箈一名箭萌即筍也篠一名箭書曰篠簜既敷釋地云會稽之竹箭是也○注今桃枝節間相去多四寸○釋曰郭以時驗而言也尚書顧命云敷重篾席孔安國云篾桃枝竹周禮春官司几筵云加次席黼純鄭注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是也○注周禮曰箈菹鴈醢○釋曰天官醢人職文也彼文作箈鄭玄注云箈箭萌字雖異音義同）

枹霍首素華。軌鬷。（皆未詳）

芏夫王。（芏草生海邊似莞蘭今南越人采以為席○枹音包芏音杜）【疏】（芏夫王○釋曰芏草一名夫王郭云芏草生海邊似莞蘭今南方越人采以為席）

綦月爾。（即紫綦也似蕨可食○綦音其）【疏】（綦月爾○釋曰綦一名月爾可食之菜也郭云即紫綦也似蕨可食）

葴馬藍。（今大葉冬藍也○葴音針）【疏】（葴馬藍○釋曰葴一名馬藍郭氏今大葉冬藍也今為澱者是也）

姚莖涂薺。（未詳）

苄地黃。（一名地髓江東呼苄○苄音戶）【疏】（苄地黃○釋曰藥草也郭云一名地髓江東人呼苄案本草地黃一名地髓一名苄一名芑陶注云生渭城者乃有子實實如小麥）

蒙王女。（蒙即唐也女蘿別名）

拔蘢葛。（似葛蔓生有節江東呼為龍尾亦謂之虎葛細葉赤莖）【疏】（拔蘢葛○釋曰拔一名龍葛葛類也郭云似葛蔓生有節江東呼為龍尾亦謂之虎葛細葉赤莖）

藗牡茅。（白茅屬○藗音速）【疏】（藗牡茅○釋曰茅之不實者也一名藗一名牡茅郭云白茅屬）

菤耳苓耳。（廣雅云枲耳也亦云胡枲江東呼為常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菤音捲）【疏】（菤耳苓耳○釋曰菤耳一名苓耳郭云廣雅云枲耳也亦云胡枲江東呼為常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詩周南云采采卷耳陸機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幽州謂之爵耳是也）

蕨虌。（廣雅云紫綦非也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虌○虌音鱉）【疏】（蕨虌○釋曰可食之菜也舍人曰蕨一名虌郭云廣雅云紫綦非也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虌詩召南云言采其蕨陸機疏云蕨山菜也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是也）

蕎邛鉅。（今藥草大戟也本草云）【疏】（蕎邛鉅○釋曰蕎一名邛鉅郭云今藥草大戟也本草云者案本草大戟一名邛鉅苗名澤漆陶注云今近道處處有生時摘葉有白汁故名澤漆也）

繁由胡。（未詳）

莣杜榮。（今莣草似茅皮可以為繩索履屩也○莣音忘）【疏】（莣杜榮○釋曰莣草一名杜榮郭云今莣草似茅皮可以為繩索履屩也者屩草履也）

稂童粱。（稂莠類也）【疏】（稂童粱○釋曰舍人曰稂一名童粱郭云稂莠類也詩曹風云浸彼苞稂陸機疏云禾秀為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

藨麃。（麃即莓也今江東呼為藨莓子似覆葢而大赤酢甜可啖○藨蒲苗切麃平表切）【疏】（藨麃○釋曰藨一名麃郭云麃即莓也今江東人呼為藨莓子似覆葢而大酢甜可啖）

的薂。（即蓮實○薂音亦）【疏】（的薂○釋曰的又一名薂即上釋荷云其實蓮其中的也故郭云即蓮實）

購蔏蔞。（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購古豆切蔞力朱切）【疏】（購蔏蔞○釋曰舍人曰購一名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詩周南漢廣云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陸機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是也）

茢勃茢。（一名石芸本草云○茢音列）【疏】（茢勃茢○釋曰茢一名勃茢郭云一名石芸本草云者案本草石芸味甘一名螫烈一名顧喙是也）

葽繞蕀蒬。（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廣雅云○葽烏了切蒬音冤）【疏】（葽繞蕀蒬○釋曰藥草也葽繞一名蕀蒬郭云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廣雅云者案本草遠志一名細草其葉名小草陶注云小草狀似麻黃而青今注云遠志莖葉似大青而小廣雅云蕀蒬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是也）

茦刺。（草刺針也關西謂之刺燕北朝鮮之間曰茦見方言○茦音冊）【疏】（茦刺○釋曰謂草針刺人也一名茦又名刺郭云草刺針也關西謂之刺燕北朝鮮之間曰茦見方言者案方言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茦或謂之壯自關而東或謂之梗或謂之劌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是也）

蕭萩。（即蒿○萩音秋）【疏】（蕭萩○釋曰李巡云萩一名蕭陸機云今人所謂萩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爇蕭合馨香是也）

薚海藻。（藥草也一名海羅如亂髮生海中本草云）【疏】（薚海藻○釋曰薚又名海藻郭云藥草也一名海羅如亂髮生海中本草云者案本草一名落首一名薚陶注云生海島上黑色如亂髮而大少許

葉大都似藻葉

長楚、銚芅。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銚音姚芅音亦

〔疏〕長楚銚芅○釋曰舍人曰長楚一名銚芅本草云銚芅名羊桃郭云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詩檜風隰有長楚陸機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没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

蘦、大苦。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

〔疏〕蘦大苦○釋曰藥草也蘦一名大苦郭云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詩唐風云采苓采苓首陽之巔是也蘦與苓字雖異音義同

芣苢、馬舃。馬舃、車前。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芣音浮苢音以

〔疏〕芣苢至車前○釋曰藥草也別三名郭云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詩周南云采采芣苢陸機疏云馬舃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産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駮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爲馬舃之草非西戎之木也

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綸今有秩嗇夫所帶糾青絲綸組綬也海中草生彩理有象之者因以名云

帛似帛、布似布、華山有之。草葉有象布帛者因以名云生華山中

〔疏〕綸似綸至山有之○釋曰此辨草似綸組布帛者以其所似因名其草也綸是糾青絲繩也組綬也東海有草采理似之即名綸草組草草山有草葉似帛布者因名帛草布草也○注綸今至絲綸○釋曰案漢書百官公卿大夫表云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有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掌獄訟游徼掌禁盜賊故漢書云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又云朱邑爲桐鄉嗇夫又續漢書百官表云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有秩郡所置秩百石其鄉小者縣所置嗇夫案此則有秩嗇夫職同但隨鄉大小故名異耳名雖異皆糾青絲爲綸以帶佩之則同至東晉尚然故郭云今也張華云綸如宛轉繩

芃、東蠡。未詳

縣馬、羊齒。草細葉葉羅生而毛有似羊齒今江東呼爲鴈齒繅者以取繭緒

〔疏〕縣馬羊齒○釋曰縣馬一名羊齒郭云草細葉葉羅生而毛有似羊齒今江東人呼爲鴈齒繅者以取繭緒說文云繅繹繭爲絲也緒絲耑也以此草似羊齒而毛故繅者用之以取繭緒也

萿、麋舌。今麋舌草春生葉有似於舌○萿古活反

〔疏〕萿麋舌○釋曰萿草春生葉似麋舌故萿一名麋舌郭云今麋舌草春生葉有似於舌

搴、柜朐。未聞

蘩之醜、秋爲蒿。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通皆呼爲蒿○搴居展切柜音巨朐音劬

〔疏〕蘩之至爲蒿○釋曰醜類也此言蘩蕭蔚莪之類春始生氣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郭云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爲蒿也

芺、薊，其實荂。芺與薊莖頭皆有蓊臺名荂即其實音俘○芺音襖

〔疏〕芺薊其實荂○釋曰鉤芺抱薊之類其實名荂郭云芺與薊莖頭皆有蓊臺名荂荂即其實也

蔈、荂，荼。即芀

猋、藨，芀。皆芀荼之別名方俗異語所未聞○蔈方腰切猋必遙切藨方驕切芀音調

〔疏〕蔈荂荼猋藨芀○釋曰此辨苕荼之別名也案鄭注周禮掌荼及詩有女如荼皆云荼茅秀也蔈也荂也其別名荼即苕也苕又一名猋又名藨皆雀矛之屬華秀名也故注云皆芀荼之別名方俗異語所未聞言未聞者謂未聞其所出也

葦醜、芀。其類皆有芀秀

〔疏〕葦醜芀○釋曰葦即蘆之成者其類皆有芀秀也

葭、華。即今蘆也

蒹、薕。似萑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爲蒹藡○薕音廉

葭、蘆。葦也

菼、薍。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爲烏蓲○菼他敢切薍五患切蓲音丘

其萌、虇。今江東呼蘆筍爲虇然則萑葦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虇虇音繾綣

〔疏〕葭華至萌虇○釋曰此辨蒹葭等生成之異名也葭一名華即今蘆也葦之未成者蒹一名薕郭云似萑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爲蒹藡詩秦風云蒹葭蒼蒼陸機云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令牛肥彊青徐州人謂之蒹兗州遼東通語也葭一名蘆菼一名薍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云蘆葦也菼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爲烏蓲如李巡云蘆薍共爲一草如郭云則蘆薍別草案詩大車傳云菼騅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亦以葭菼爲二草也案詩衛風碩人云葭菼揭揭陸機云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鋭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薍別草也其萌名虇郭云今江東人呼蘆筍爲虇然則萑葦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虇○注音繾綣○釋曰大雅民勞云以謹繾綣昭二十五年左傳云繾綣從公無通外內此取繾與綣字音同不爲義也

蕍、芛、葟、華，榮。釋言云華皇也今俗呼草木華初生者爲芛音豬豬猶敷蕍亦華之貌所未聞○蕍音俞芛羊捶切葟音皇

〔疏〕蕍芛葟華榮○釋曰此別草木榮華之異名也蕍言華之敷貌芛華初生之名也葟亦華也郭云釋言云華皇也今俗呼草木華初生者爲芛蕍猶敷蕍亦華之貌所未聞者亦未聞所出也○注音豬豬○釋曰釋獸云豬豬郭云俗呼小豶豬爲豬子此亦取芛與豬音同其義則異也

卷施草，拔心不死。宿莽也離騷云

〔疏〕卷施至不死○釋曰卷施草一名宿莽拔其心亦不死也○注宿莽也離騷云○釋曰案離騷經云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王逸云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

苭、茭。今江東呼藕紹緒如指空中可啖者爲茭茭即此類○苭于闋切茭胡巧切

〔疏〕苭茭○釋曰苭一名茭謂草根可食者也亦筍類也非一種故郭氏舉類以曉人云今江東呼藕紹緒如指空中可食者爲茭茭即此類是也

荄、根。別二名俗呼韭根爲荄

〔疏〕荄根○釋曰凡草根一名荄郭云別二名俗呼韭根爲荄此舉一隔也

攫、橐含。未詳

華、荂也。今江東呼華爲荂○荂音敷

華、荂，榮也。轉相解

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疏〕華荂至之英○釋曰李巡云分別異名以曉人也華一名荂郭云今江東呼華爲荂華與荂又一名榮郭云轉相解木則名華月令季春桐始華草則名榮月令仲夏木槿榮此對文爾散文則草亦名華鄭風云隰有荷華是也不見其榮但見其實者曰秀詩大雅云實發實秀徒有其榮而不實者曰英此亦對文爾故以英爲不實其實黍稷皆先榮後實詩小雅出車云黍稷方華是嘉穀之秀必有榮也

爾雅注疏卷八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爾雅疏卷第八（注疏本同唐石經吳本雪牕本題爾雅卷下單疏本元本閩本監本刪）

釋草第十三

隸變作艹（七老切○閩本七作倉）

說文別有草字（自保切○注疏本音切改大字）

徐鉉曰今俗以此爲艹木之草（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徐鍇誤按草當作艹）說文作艸木之艸

茖山葱（釋文五經文字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作葱閩本監本毛本作蔥依說文改說文蔥菜也从艸悤）聲

葝山䪥（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䪥本又作薤五經文字䪥薤並列云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今爾雅作䪥餘並）用下字按說文䪥从韭𣪊聲無薤字此爾雅之字較經典獨得其正者

廣雅云（陳本同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云皆作曰）

今似蘄而麤大（單疏本同雪牕本元本麤作麄釋文作麤舊按云本今作麤閩本監本毛本改粗下）準此

椴木槿（唐石經單疏本同雪牕本注疏本此本椴誤椵今訂正釋文堇本或作槿音謹下同按說文堇艸也从艸）堇聲今隸省作堇是也木部無槿字此因木槿連文遂加木旁矣當從釋文月令木堇榮

或呼日及（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爲日人逸反按文選歎逝賦辭日及之在條李善引郭注曰或呼爲日）及又月令正義引某氏曰或呼爲日及亦云王蒸此注正本之今本日上脫爲字當補

亦曰王蒸（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作烝舊按云本今作蒸按文選注亦作蒸）

別三名也（注疏本誤別二名按宋本月令正義引作別三名陸元恪所云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椴）是也

陸機疏云（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機改璣非葉鈔釋文陸機字作木旁隋書經籍志烏程令吳郡陸）機字從木浦鏜以監本作機爲非此蹈唐李濟翁資暇集宋晁公武讀書志之誤耳下準此

其樹可以爲埽蔧（釋文埽素報反下同單疏本亦作埽蔧雪牕本注疏本作掃俗字按蔧當作彗）

此則蔡之科大爲樹可以作埽蔧者（注疏本則作即蔧元本同閩本作）埽彗監本毛本作掃篲

菉王芻（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菉力辱反按五經文字菉力辱反見爾雅此作彔葢誤）

今呼鴟脚莎（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鴟尺之反詩綠竹釋文引作今呼白脚莎即本作今呼爲）脚莎蓋互脫一字白當作曰

郭云菉蓐也（注疏本脫菉）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是也（元本奧字綠字與此同閩本監本毛本改澳改菉猗猗監）

本毛本同元本閩本誤作澼澼

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菣（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啗本亦作啖又作噉按詩鹿鳴正義引郭云今人呼為青蒿按為字當有詩正義引下句亦作啖）

上有白毛麤澁（元本作麄澁閩本監本毛本作粗澀）

可以為葅（注疏本葅改菹下同）

又可烝（注疏本改蒸）

北海人謂之旁勃（元本作滂勃閩本剜改作旁監本毛本承之）

蘩游胡游胡旁勃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蘩改繁毛本游改由按春秋隱三年正義引陸機作蘩遊胡游遊同）

萆鼠莞（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五經文字玉篇皆作萆按廣韻四紙萆并弭切六至萆必至切互引爾雅經注殆隨音作字也孫星衍云一切經音義卷四引釋草萆鼠莞補侍補婢二反萆俗字說文所無知古本作草矣）

可以染皁（雪牕本同單疏本閩本監本毛本皁作阜釋文皁音造舊本誤草）

人採作滋染木蘭是也（監本同舊本木蘭作本草閩本毛本作皂草）

似薺葉細（雪牕本注疏本脫似字按疏云似薺而葉細則邢本有似字）

郭云似紅草而麤大（注疏本皆改注麤作粗舊本作麄）

孟狼尾（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孟注疏本孟誤盂）

齒如瓠棲（雪牕本注疏本同疏引詩亦作棲宋王氏詩考采入詩異字郎本依今詩改犀誤甚又注疏本疏末有今詩文作犀五字單疏本無則非邢氏語也）

果蓏之實栝樓（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蓏力果反栝樓本或作苦蔞按作苦蔞是也毛詩傳用栝樓假借字說文作苦蔞正字爾雅多用正字蓏亦俗字當作蓏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又說文苦蔞果蓏也本此經與本書在地曰蓏之言合而俗本亦改作蓏矣）

葉如瓜葉形（注疏本如作似）

此味苦可食之菜也（注疏本脫也）

經冬麻春乃成（浦鏜云麻春下釋文有得夏二字此脫）

又名益母廣雅云（雪牕本注疏本同疏引郭云今茺蔚也廣雅名益母葉似荏云云此邢氏約注義引之非郭氏原文故不得其次釋文益音益本今作益按引廣雅字當從艹今本廣雅亦作益非）

蓷臭穢臭穢即茺蔚也（注疏本脫一臭穢）

邛有旨鷊（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卭有旨鷊非）

鷊五色作綬文（注疏本脫文）

故先儒共疑焉（注疏本共誤甚）

戎叔謂之荏菽（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作戎菽謂之荏菽詩生民正義引釋草同按釋文於荏上出尗字云本亦作叔下不別出明無異文釋詁戎大也此以大菽釋詩之荏菽則戎菽字尤不當獨作古字唐石經上叔下菽非）

詩大雅生民云蓺之荏菽（注疏本脫云蓺作藝）

卉草（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許宗彥云藝文類聚卷八十一引作卉百草據注云百草揔名又書禹貢正義引舍人云凡百草一名卉則卉上當有百字）

䓘雀弁（唐石經雪牕本舊本同釋文䓘悅轉反又古本反閩本監本毛本作莵此本作莬皆訛今訂正注云未詳故邢氏無釋單疏本不摽經通書準此）

蘾烏蕵（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蘾戶怪切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蘾注疏本作蘹按玉篇別為一字非也蘹當從石經作蕵從夕下須蕵蕪澤烏蕵同五經文字云蕵見爾雅）

黃菟瓜（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菟音兔嚴元照云諸菟字不當從艹說文黃兔瓜也可證）

毚盧一名蟾蠩蘭（單疏本雪牕本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盧改顱蠩改蜍疏中同）

一名天蔓精（舊本閩本監本同毛本精改菁非）

香氣似蘭故名蟾蠩蘭（注疏本脫氣蠩改蜍）

可以為埽蔧（單疏本雪牕本舊本作埽蔧釋文亦作埽閩本監本毛本作掃蔧按蔧當作篲郭序輒復擁篲清道釋文篲字又作彗）

蘹懷羊（唐石經雪牕本舊本閩本監本同毛本蘹改蘾按玉篇廣韻作蘾蓋毛本所據改釋文五經文字皆作蘹）

生水澤旁（注疏本旁作中）

苗似鬼鍼菾菜等（舊本同監本毛本菾作菾誤按玉篇廣韻皆云菾菜名徒兼切）

葖蘆萉（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葖他忽反毛本葖誤葵唐石經此字闕郭注云萉宜為菔經義雜記曰說文菔蘆菔从艸服聲萉枲實也从艸肥聲後漢書注卷十一引爾雅曰葖蘆菔音步北反字或作蔔據說文及後漢書注知爾雅本作菔蓋郭本以形近致誤）

紫華大根（陳本同雪牕本注疏本華改花）

郭氏即云竹別名（元本即字闕閩本改曰監本毛本承之）

其南鍾其南鏄（注疏本脫下三字元本閩本監本毛本鍾改鐘）

苨菧苨（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葉鈔釋文五經文字菧作庛）

莕接余（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莕音杏本亦作荇詩云參差荇菜說文作莕按五經文字莕荇二同並音杏見爾雅則釋文當為本亦作莕故下引詩參差荇菜說文作莕以證之張參正本釋文云然也今說文莕菨餘也从艸杏聲荇莕或从行同非陸氏所見之說文矣）

葉圓在莖端（單疏本雪牕本同按圓當作員雅注多用員字）

江東食之亦呼為莕音杏（雪牕本同注疏本脫為又刪下二字單疏本作亦呼為莕按齊民要術卷九引作江東菹食之以證菹法則菹字當有）

脆美可案酒（元本脆字闕閩本監本毛本誤肥）

柔忍宜為索（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忍改韌按毛詩將仲子傳檀彊韌之木釋文作彊忍采薇箋元堅忍白華箋云柔忍知陸元恪亦用忍字韌為說文新附字）

郭云即土瓜也（注疏本脫即）

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元本亦作滑閩本監本毛本誤甘注疏本脫州）

又是一物（注疏本一誤二）

五者一物也（注疏本脫也）

大葉白華（單疏本閩本監本毛本同雪牕本元本作菅華白葉誤）

熒委萎（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委作萎云謝於蘧反孫於為反郭女委反舊按云本今作委按委萎一字唐石經今本作委非當從陸本作萎玉篇藥於營切萎藥也即此物萎萎猶萎蕤也邢疏引本草亦曰萎蕤玉篇廣韻以萎同荽云胡荽香菜蓋此經之誤久矣邢疏云一名榮字從木蓋誤釋文熒戶坰反）

長一二尺可啖（單疏本監本毛本同雪牕本作長二尺元本作長三尺閩本作長二尺又剜擠一字）

好生道旁（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旁改傍）

綠竹猗猗（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綠改菉）

葉華細綠（注疏本作華葉）

葴寒漿（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寒何干反本今作寒按玉篇艸部葴寒蔣也廣韻二十五寒寒蔣草也與陸本合）

薢茩芵茪（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光本或作茪按當作茪本或作光此後人乙改五經文字云芵茪音光爾雅或作光可證○按說文無茪當是後人加艸為之）

英明也（雪牕本注疏本同邢疏云藥草英明也一名英光一名決明按英明也字當作決蓋經作英光注作決明今本注作英為依經所改釋文音經英本亦作決又依注改經也）

關西謂之薢茩音皆（陳本郎本同釋文薢郭音皆雪牕本注疏本刪下二字改為小字音切）

一名決明（注疏本決改英）

葉如茳豆（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茳芒）

案本草蕪荑一名無姑（注疏本作莁荑順爾雅改按釋木疏云本草無荑一名無姑蕪無同字與此合）

一名蔽薃（音殿唐○注疏本改音於疏後云蔽音殿薃音唐）

或者與草同氣乎（注疏本刪乎）

故云其紹陂（元本閩本脫云監本毛本脫其）

生下田（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作生下田中後漢書劉元傳注引此注同按下下購商蔞注云生下田）

亦可綯以爲索（注疏本可下衍爲）

莖頭有臺似薊（單疏本閩本監本毛本同釋文雪牕本元本薊作薊按五經文字云薊從角者訛）

故一名桂荏（注疏本脫故）

生池澤中者（注疏本脫澤）

虋赤苗（單疏本雪牕本唐石經虋亦作虋五經文字虋音門見爾雅釋文虋本亦作蘴按詩維糜維芑毛傳糜赤苗也芑白苗也正義曰皆釋草文雖彼糜作蘴音同耳釋文糜音門爾雅作蘴同據此知虋舊作蘴說文虋赤苗嘉穀也从艸釁聲）

此亦黑黍（雪牕本注疏本同詩生民正義引作秠亦黑黍齊民要術卷二同按秠亦黑黍對上文秬黑黍言之今本作此非）

維糜維芑（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糜誤糜下同）

則一米亦可爲酒（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一誤二）

十月穫稻（注疏本穫誤獲）

按說文云（注疏本按改案）

江東呼稬乃亂切○（注疏本音切改大字）

葍藑茅（雪牕本注疏本同唐石經單疏本藑作藑按茅疑衍文注云葍華有赤者爲藑藑葍一種耳不言茅說文𦱶艸也楚謂之葍秦謂之藑蔓地連華象形亦不言茅艸部云藑茅葍也一名蕣此茅字蓋後人竄入離騷索藑茅以筳篿王逸注藑茅靈草也與爾雅異義恐因此誤衍○按單呼曰藑絫呼曰藑茅未可疑說文艸部爲添字則未可疑爾雅爲衍字）

臺夫須（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臺字又作薹同湏音須本今作須按詩都人士釋文云臺如字爾雅作薹）

亦猶菱苕（雪牕本同單疏本注疏本菱作蔆從水此非）

（則此釋文當作薹字又作臺蓋爾雅經作薹注引詩箋作臺今祗以臺薹爲異文誤也據釋文須作湏知臺亦作薹矣）

鄭箋詩云臺可以爲禦雨笠（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標起止云注鄭箋至雨笠按詩都人士臺笠緇撮毛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箋云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此約傳箋意合引之非鄭箋本文）

可以爲蓑笠（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蓑改簑）

莔貝母（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五經文字亦作莔注疏本作蔄訛）

貟而白華葉似韭（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貟改圓下苻鬼目注濼貫衆注同）

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雪牕本注疏本同邢疏亦與郭注連引之邵晉涵正義曰此當是謝嶠治因詩疏與郭注連引後人遂混入注中太平御覽引郭注無謝氏說按爾雅序疏云五經正義援引有某氏謝氏顧氏邢氏不云郭注引謝氏而云五經正義引謝氏則謝氏所據郭注本無謝氏說可知）

廣雅云音典（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

母則公薺（元本同疑誤閩本監本毛本作狗薺）

莖似葛葉貟而毛（注疏本似改如貟改圓舊本作似）

蔜蕿蘰（雪牕本注疏本同唐石經單疏本蔜作蔜釋文蔜五高反本今作蔜）

蘩蔞味辛（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蔞改蘰）

多生下濕坑渠之側（舊本閩本監本同毛本濕改溼）

蘺南活莌（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蘺力知反本今作離）

零陵人祖日貫之爲樹（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祖日人一反段玉裁云當依山海經注作零桂人植而日灌之以爲樹）

大葉似荷葉而肥（注疏本脫似荷葉）

零桂人人且日貫之以爲樹（舊本同閩本下人字剜改作灌監本承之毛本作零桂人植而日灌之以爲樹毛本是也）

須葑蓯（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蕦音須本今作須）

藏以爲菹亦可瀹食（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食下衍也按菹當作葅釋文亦誤）

草生水中（陳本正德本同雪牕本閩本監本毛本草作多）

江東呼莤音猶（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釋文云莤郭音由又音酉此猶蓋本作酉又猶由字同）

作履苴草（單疏本雪牕本同按此經作蔖注作苴釋文蔖苴皆有音）

中作履底字苑云鞼苴履底（注疏本底作底是也）

杜夫搖車（唐石經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杜作拄釋文杜本或作拄同）

今江東啖之甜滑（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啖大敢反按齊民要術卷十引此啖作噉）

音氈氈毦（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氈作氊同係臆改按釋文氈之延反本亦作旃同毦所俱反本今作毦）

音氈毦者（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氈改同）

蘄茝蘪蕪（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蘪亡悲反本今作蘪按雪牕本注云臭如蘪蕪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索隱引樊光注云藁本一名蘪蕪根名蘄延蘪字皆與釋文合）

山海經云（雪牕本同單疏本注疏本云作曰）

言如菱蕎之狀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蕎改蕣大誤按蕎即茭字與菱義同）

世人之所亂惑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人改主）

衆人所眩燿也（注疏本燿改耀）

贛者類勇而非勇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贛改戇）

其治病則不同力（注疏本其作惟元本閩本亦作不同力監本毛本倒作力不同）

浮山有草曰訓草（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訓改薰）

名曰杜衡（注疏本脫名）

茨蒺蔾（唐石經單疏本同釋文蔾作藜雪牕本注疏本作蔾據說文改五經文字云蒺蔾音黎見爾雅玉篇云蔾蒺蔾蒿類）

蘮蒘竊衣（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五經文字蒘女居反釋文作蕠按今釋文作蒘蓋淺人據石經改）

名商蕀（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蕀改棘）

郭云細葉有刺蔓生（注疏本刺改棘）

藿一名芄蘭（注疏本名下衍是）

則似藿芄一名蘭（注疏本似誤以）

或傳寫誤芄衍字（按當作誤衍芄字）

蕁莐藩（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五經文字唐石經蕁作蕁下蕁海藻同九經字樣云蕁從口從工作蕁者訛）

一曰提母（單疏本雪牕本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提改蝭葉鈔釋文引郭云一名提母通志堂本作蝭誤按釋文下引本草一名蚔母一名蝭母淺人遂據此以改雅注耳）

葉如韭一名提母（正德本同監本毛本改葉似韭一名蝭母閩本亦作似）

形似昌蒲（注疏本昌改菖）

須燥乃止也（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須下有枯按此疏襲釋文枯字當有）

今澤蕮（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音經蕮本又作舄引郭云今澤舄蓋經作蕮注作舄後人轉寫亂之釋文又引本草一名水舄陶注云仙經服食用之令人身輕能步行水上此所以名澤舄水舄歟）

蔨鹿蘿（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麃力斛反本今作鹿）

本夏后氏著（監本同正德本閩本毛本著誤者）

先言媞而後言蒚（此與傳崧卿本夏小正同浦鏜據大戴禮記蒚下增者非）

莞苻蘺（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莞本或作䓻苻蘺本或作離經義雜記曰說文莞艸也䓻夫蘺也蒚夫蘺上也則莞當作䓻莞乃別一字釋文云本或作䓻䓻即䓻之訛今本作蘺與說文合按玉篇䓻下引爾雅曰䓻夫蘺其上蒚與說文同知古本爾雅作夫不作苻也蓋經作夫注作苻故郭云今江東謂之苻蘺釋文及今本經亦作苻蓋誤邪疏引本草一名苻蘺）

蒚謂其頭臺首也（雪牕本注疏本同按頭即首也首字當衍此本首字剜改王宗炎云廣韻二十一麥蒚蒚臺頭名）

用之爲席音羽翮（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三字釋文蒚郭音翮）

荷芙渠（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芙渠注疏本渠改蕖按釋文渠本又作蕖今本葢出此說文亦作蕖○按芙俗字也古作扶渠）

其葉蕸（唐石經雪牕本作其葉蕸注疏本葉作葉改唐諱也釋文云其葉遐衆家並無此句唯郭有然就郭本中或復脫此句亦並闕讀經義雜記曰說文茄芙蕖莖荷芙蕖葉蔤芙蕖本亦無其葉蕸句荷爲芙蕖葉則其葉名荷高注淮南子說山篇云其莖曰茄其本曰蔤中無其葉蕸句可證衆家本及郭本並無此句其有者直係俗人妄加）

莖下白蒻在泥中者（雪牕本注疏本同詩澤陂正義引釋草文及李巡注又引郭氏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共六十八字審爲郭注未詳何時脫落邢疏襲用詩正義之文絕不別言今注有無是其跡也初學記卷二十七引此注云江東呼荷華爲芙蓉與孔氏所引合）

其華菡萏（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萏字又作藺徒感反本今作萏按五經文字萏道感反見爾雅）

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注疏本葉華倒）

芙渠其總名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渠改蕖）

俗呼紅草爲蘢鼓（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按蘢鼓當作龍鼓釋文音經蘢力恭反音注爲龍如字此經注異文之明證後人據經改注按者因云本今作蘢矣）

隰有游龍毛云龍紅草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龍改蘢）

蕣子名（雪牕本同注疏本作蕣子味甘涉疏語誤改）

黂枲實（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亦作廣枲唐石經枲作枲下枲麻準此五經文字云枲從台從木木音匹刃反今唯枲字從木經典相承從木）

菲蒠菜（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蒠本又作息按單疏本菲一名息菜與釋文又本合）

菲一名息菜（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息作蒠）

菲芴也（注疏本脫也）

今之莧赤莖者（雪牕本同元本閩本作赤莧一名蕢今莧菜之赤莖者也監本毛本無也字係邪疏語誤爲郭注也經義雜記曰易夬莧陸夬夬正義引董遇云莧人莧也齊民要術卷十人莧下引爾雅并郭注云今人莧赤莖者爾雅經注本作今之莧赤莖者之即人字之訛）

蕢赤莧○釋曰赤莧一名蕢今莧菜之赤莖者也（注疏本刪）

蘠蘼虋冬（釋文唐石經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蘼作靡釋文蘼又作靡同虋音門本皆作門郭云門俗字亦作虋字按說文蘠蘼虋冬也字作虋山海經中山經其多芎藭虋冬注本草經曰虋冬一名滿冬今作門俗作耳此郭氏改門作虋之事注仍依俗作門爲經注異文之證虋作虋與上虋赤苗作虋正合）

一名伯蓱（注疏本蓱改萍）

楊州人饑荒可以當穀食（注疏本脫人食下衍也楊字閩本監本同毛本改揚元本刪）

蓫薚馬尾（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及注疏本薚作蕩非五經文字云薚見爾雅）

江東呼爲當陸（釋文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脫呼）

馬尾蔏陸（注疏本蔏誤薚）

今關西亦呼爲薚江東呼爲當陸（注疏本脫亦及下呼）

一名蕩根（正德本蕩作葛閩本監本毛本誤薚）

萍蓱（雪牕本注疏本同正德本作苹萍非唐石經單疏本作苹蓱當據以訂正釋文苹音平萍本或作蓱音瓶按五經文字云苹音平萍音瓶釋文又作萍則張氏所據釋文當爲蓱音瓶本又作萍今本非）

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音瓢（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蓱改萍釋文薸郭音瓢單疏本亦作水中浮蓱詩采蘋正義引此云今水上浮蓱也江東謂之薸音瓢月令正義引此云水中浮蓱也然則也字亦當有）

苹一名蓱（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苹作萍非）

今水上浮蓱是也（注疏本蓱誤萍）

可糝烝爲茹（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烝改蒸）

頗似葵而小（注疏本脫而）

苗如石龍芮（正德本閩本同監本毛本芮誤苪）

其二月三月作英時（注疏本脫其）

可作菹及瀹食之（注疏本菹改葅下同）

又有渣（音樝）芹（注疏本改大字渣音樝移於後）

藬牛蘈（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藬本又作蕢同吐回反蘈大回反唐石經作蕢牛蘈按藬當爲蓫毛詩我行其野言采其蓫箋云蓫牛蘈也本此正義曰釋草無文則孔所據本已誤爲藬矣詩釋文蓫勑六反本又作蓄又云牛藬本又作蘈徒雷反則藬蘈實一字也）

藚牛脣（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脣音脣本今作脣按玉篇藚牛脣也與陸本合）

毛詩傳曰水蕮也（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蕮音昔按毛詩汾沮洳傳作水舄正義引此注作水蕮是毛傳本作舄郭氏引之加卄頭耳邪疏引毛傳郭注皆從卄非說文蕮水舄也與毛傳同）

如藚斷（雪牕本注疏本同誤也單疏本作積斷詩正義所引同當據以訂正此亦經注異文之證）

藚水蕮也是（注疏本也是倒）

莖似箸而輕肥（盧文弨曰御覽卷九百九十八引作輕脆此誤）

又可烝食是也（注疏本脫是烝字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改蒸）

澤烏薞（雪牕本正德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烏薞閩本監本毛本薞作蘾因注云即上蘾也致誤葉鈔釋文唐石經單疏本薞作蕵從夕）

傅撗目（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注疏本撗作橫從木按五經文字云橫從手者訛）

一名結縷（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結音姑本今作結集韻十一模結結縷草名本此按當作結縷俗謂之鼓箏草語轉耳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孫炎注云俗名句屢草句屢猶結縷也皆一聲之轉文選上林賦布結縷郭注曰結縷蔓生如縷相結此結縷亦結縷之訛結縷猶結縷苦蔞括樓也○按姑與結雙聲舊校云上林賦結當爲結非也）

蔆蕨攈（唐石經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此本蔆作蔆訛說文蔆从艸淩聲今訂正釋文蔆字又作菱力矜反本今作菱麋亡悲反孫居郡反又居羣反按一切經音義卷十五引爾雅菱蕨麋字從禾與孫音合下浩麋舌釋文麋俱綸反本或作麋音眉是麋麋二字易相亂錢大昕云說文有攈無攈當從孫叔然音作攈字凡草木蟲鳥之名多取雙聲疊韻釋草如英芜蕨君鼎董丞募茥藉祓祚邛鉅銚芅之類皆雙聲蕨攈亦雙聲攈字誤）

楚人名蔆曰芰（釋文引字林同注疏本蔆改菱）

葥山莓（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葥子賤反莓音每又音梅五經文字云葥葥二同子賤反又音前山梅也爾雅用下字蓋莓或作梅）

齧苦堇（唐石經單疏本注疏本同釋文亦作堇雪牕本作蓳注及下芨堇草同按堇字說文在艸部然經典相承省作堇毛詩堇荼如飴亦不從卄獨雪牕本改蓳非也）

蓳葍枌榆是也（注疏本葍誤荳）

水苔也（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菭徒來反說文云水青衣也本今作苔按此草生水中故字從卄從水台聲今說文作水衣从艸治聲非當據此訂正郭氏注本用菭字廣雅云水衣菭也）

生水底（雪牕本注疏本同葉鈔釋文單疏本底作厎）

色類似苦而麤澁爲異（注疏本脫似閩本監本毛本作麤澀）

以繩繫胥（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胥改腰）

咽沒水下（注疏本咽誤因）

今之秋華菊（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蘜字或作菊按說文蘜治牆也从艸鞠聲此經作蘜注作菊須人易曉也）

菊有黃華（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華改花）

一種莖青而大（注疏本脫大）

唐蒙女蘿（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蓎音唐本今作唐按蒙王女注蒙即唐也釋文亦云蓎音唐舊按云本今作唐知蓎蒙字舊皆從卄矣今本據毛詩改之玉篇蓎蓎蒙女蘿）

下云蒙王女（舊本閩本同監本毛本王誤玉下同）

茥一名蒛葐（注疏本葐改盆下一名覆葐同）

瘠地則子細而酸是也（注疏本酸下衍者）

江東呼爲蓳音靳（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疏中引郭云有之邢氏云嫌讀爲蓳葍之蓳故音之釋文蓳郭音靳居覲反按詩緜正義引此注云江東人呼爲蓳此脫人字）

孋嫗[illegible]譜中生（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孋改[illegible]）

嫌讀爲蓳葍之蓳（注疏本葍誤草）

菺戎葵（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茙音戎本今作戎按文選西京賦戎葵懷羊李善注爾雅曰菺茙葵茙音戎與陸本合玉篇茙茙葵也）

旋蕧似菊（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蕧作覆非釋文引郭云旋蕧也）

芓麻母（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芓注疏本芓訛芓釋文芓孫音嗣本又作字）

芓麻母○釋曰（注疏本刪按單疏本闕卷八之第十一自一名芓之一字起至近道田野墟落間甚多之甚字止今據元本注疏校補其標經注起止元本亦無以補正云○今依經注起止照單疏例加補）

倚商活脫（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蔏音商本今作商）

蘵黃蒢（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蘵字又作職諸弋反五經文字蘵音職釋文作織按玉篇蘵諸翼切蘵草葉似酸漿蘵同上釋文當爲織字又作蘵夏小正作識）

江東以作菹食（雪牕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元本菹作葅釋文菹側居反按說文菹从艸沮聲玉篇菹淹菜爲菹也葅同上）

蒚車芞輿（釋文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車音居本多無此字經義雜記曰說文蒚芞輿也芞芞輿也知古本爾雅作蒚芞輿不名蒚車也郭氏因離騷謂之揭車故援以證之後人輒傚注義增經車字耳離騷畦留夷與揭車兮車即輿之駁文猶曰蒚輿云耳王叔師云揭車一名芞輿合之爾雅說文少舛矣）

○離騷經云（閩本監本毛本脫經字此據元本下準此）

雜杜衡與芷（閩本與下剡擠芳字監本毛本承之）

葉似苜蓿（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苜誤莜疏中同釋文苜音牧本亦作目按說文芸艸也似目宿）

蔠葵蘩露（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終本亦作蔠同五經文字云蔠釋文作終石經考文提要曰周禮終葵首左傳終葵氏俱作終茲從經典釋文今本非）

華紫黃色（雪牕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元本華誤葉疏中同）

菋荎藸（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菋音味又亡戒反藸音除按說文菋荎藸也藸荎藸也與此同釋木作菋荎著周禮蘇師注杜子春讀蘇爲味荎著之味羣經音辨云荎著藥草也爾雅菋荎著五味也又味荎著藥草也蓋賈氏所據釋草釋文亦作著唐石經以下作藸後人依說文改耳）

五味也（雪牕本注疏本同按此經作菋注作味）

子叢在莖頭（閩本同監本毛本在誤生）

五味皮肉甘酸（此闕酸字據閩本監本毛本補）

都有鹹味（此闕鹹字據閩本監本毛本補）

蒤委葉（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荼字亦作蒤按說文有荼無蒤當從陸本）

以茠蒤蓼（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茠本或作薅按作薅者依毛詩改非也詩釋文曰薅說文云或作茠引此以茠荼蓼與此注合蒤亦當作荼今說文蓐部作既茠荼蓼者誤也當據詩釋文及此注訂正）

鉤藈姑（唐石經閩本監本毛本同雪牕本元本藈作藈釋文藈本或作睽菇音姑本今作姑按睽字從目作藈訛廣雅亦作菇今本作姑非）

鉤𤬏也（雪牕本注疏本同誤也按鉤當作𤬏釋文音經鉤古侯反音注𤬏𤬏音鉤字林云𤬏𤬏王瓜也此經注異文之明證今本援經改鉤非廣雅葵菇𤬏𤬏王瓜也是𤬏𤬏字皆從瓜）

一云鉤𤬏也（按當作郭云）

葉似括樓圓（閩本監本毛本括作栝是也）

困衱袶（唐石經注疏本同雪牕本此本袶作袶訛今訂正釋文袶施音絳孫蒲空反本今作袶按廣韻一東袶下引爾雅困衱袶云亦作袶音降與釋文合釋文袶字舊作袶訛茲改正）

攫烏階（唐石經元本同雪牕本攫音钁閩本監本毛本作欔訛釋文攫沈居縛反葉鈔本如此通志堂本誤作欔雪牕本同）

攫一名烏階（閩本同監本毛本攫誤欔）

杜土鹵（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菌本又作鹵按玉篇菌來伍切杜菌也郭璞曰杜衡也似葵而香知此經舊作菌字矣）

款涷也（單疏本雪牕本同元本涷誤陳閩本監本毛本改冬非釋文引郭云款涷也）

紫赤華生水中（注疏本華誤莖）

案本草款涷一名橐吾一名顆東（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涷改冬東改涷按葉鈔釋文作一名顆東與此合釋文引陶注云其冬月在冰下生則應是冬恐承音作字異耳據此知本草不作款冬故陶注云應是冬字今改釋文引本草作冬非）

中馗菌（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蔨郭巨隕反孫去貧反本今作菌按釋文知孫郭本皆作蔨今作菌非）

蕈桑萸也（元本萸作萸閩本監本毛本作萸非按說文蕈桑萸萸即萸之訛葉鈔釋文作桑萸）

菆小葉（雪牕本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菆改菆釋文菆豬葉反又阻留反字又作菆唐石經闕五經文字菆音輒見爾雅廣韻二十九葉菆陟葉切爾雅釋草云菆小葉按唐石經與五經文字多合據五經文字作菆知唐石經亦作菆也）

名亦不同音沛（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釋文茇郭音沛補蓋反）

別華色之名也（注疏本改花）

有黃紫白爾（元本同注疏本爾改耳）

虋從水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按生字疑衍此虋從水與下薇垂水文一律此注生於水中與下注生於水邊文亦一律因經無生字故注云生於水中今本蓋因注誤衍覺注爲贅矣釋上谷者微故垂水名薇釋水水草交曰麋故從水名虋○按此宜虋從爲句後人誤斷其句若邢云艸從水生者曰虋非也）

鄰堅中（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亦作鄰此作粼訛今訂正疏云其中堅實者名鄰鄰亦當作粼）

仲無笐（唐石經雪牕本元本閩本毛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笐釋文笐本又作亢戶剛反監本作笐訛）

䈡箭萌（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箭音前本今作箭）

䈡菹鴈醢（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毛本鴈改雁釋文菹作蒩此非）

筡空也（注疏本也誤中）

枹霍首（唐石經雪牕本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首改皆絕無所本惟釋器鬠首謂之革釋文謂本或作古皆字）

今南方越人采以爲席（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脫方字）

似莞藺（注疏本莞作芫）

藄月爾（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藄郭音其字亦作綦說文云藄芏夫也按此則許氏讀爾雅土夫王藄爲句與郭氏異讀今本說文作藄月爾也係據郭本竄改非許愼原文）

姚莖涂薺（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蒤音徒本今作涂）

江東呼芐音怙（陳本同雪牕本怙改戶注疏本刪下二字釋文音經芐音戶又於注怙音戶單疏本作江東人呼芐此脫人字）

一名芑（注疏本芑作芭）

蒙王女（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王誤玉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王女）

或曰苓耳（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曰改云）

幽州人謂之爵耳（注疏本脫人）

蕨虌（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釋文虌字亦作鼈閩本監本毛本虌改鼈注及疏準此）

蕎邛鉅（唐石經雪牕本元本同釋文單疏本閩本監本毛本邛作卭誤）

繁由胡（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蘩音繁本今作繁按繁當作蘩此蘩由胡與上蘩皤蒿一也字皆從艸傅崧卿本夏小正蘩由胡胡者蘩母也上蘩下蘩最有區別春秋隱三年正義及邢疏蘩皤蒿皆引陸機疏曰夏小正蘩遊胡今本夏小正亦作繁皆俗寫流傳失其本眞非古字通也詩采蘩字亦從艸）

今莣草似茅（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莣改芒釋文音經莣音亡木亦作芒按廣韻十陽莣字下引爾雅莣杜榮郭云今莣草似茅據此知舊本注皆作莣非由經注有異也）

莣草一名杜榮郭云今莣草似茅（注疏本莣皆作芒）

今江東呼爲藨莓子似覆葐而大（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葐作盆非上茥缺盆注亦作覆葐又疏引郭云今江東下有人字此脫）

子似覆葐而大赤（注疏本葐改盆脫赤）

的薂（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菂丁歷反本今作的按上的中薏釋文云的丁歷反或作菂同）

即蓮實也（雪牕本同注疏本無也）

葽繞蕀蒬（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蕀作棘釋文棘字或作蕀同按說文朿象木芒之形棘從並朿不當更從艸說文蒬棘蒬也从艸冤聲亦止作棘五經文字蒬見爾雅今本作蒬非）

今遠志也（注疏本同單疏本雪牕本作遠芯釋文遠志字又作遠芯非今本蓋據釋文改）

一名蕀蒬郭云今遠芯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蕀改棘芯改志下並同）

小草狀似麻黃而青（注疏本似改如）

茦刺（釋文雪牕本元本同單疏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茦刺非唐石經作茦刺釋文刺字又作刾又作莿按五經文字云刺作刾訛刾當作刺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是以爲刾說文莿茦也从艸刺聲與釋文又作字合）

或謂之劌（注疏本劌誤歲）

蕭萩（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萩閩本監本毛本萩誤荻釋文萩音秋按說文萩蕭也从艸秋聲詩采葛正義引釋草今亦誤爲荻此蕭萩與蔍藨的薂勃葝葽繞茦刺皆所謂疊韻是也）

一名蔣（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蔣改蒋）

長楚銚芅（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五經文字芅音翼見爾雅釋文萇丑良反本今作長芅音翼字亦作弋按詩隰有萇楚毛傳萇楚銚弋也說文萇萇楚跳弋从艸長聲字皆作萇今本作長非）

芣苢馬舄馬舄車前（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蕮四夕反本今作舄按毛詩傳作舄爾雅作蕮）

其子治婦人難產（注疏本作產難）

王基駮云（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駮改駁）

綸今有秩嗇夫所帶糾青絲綸（雪牕本注疏本同此本下綸字剜改按疏云綸是糾青絲繩也本注爲說原刻綸當作繩疏引張華云綸如宛轉繩又釋言注云綸者繩也皆可證）

彩理有象之者（雪牕本注疏本同按疏云采理似之所據郭注彩當作采）

采理似之（注疏本采改文）

今江東呼爲鴈齒（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今江東下有人字此脫）

繅者以取繭緒口（注疏本口作者此空闕一字）

繅繹繭爲絲也緒絲耑也（注疏本釋誤繹耑字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改端）

此言蘩蕭蔚莪之類（注疏本脫蔚）

莩即其實音俘（雪牕本同單疏本注疏本實下有也無音俘釋文莩香于芳于二反注音俘同）

猋藨芀（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芀字或作苕下同按單疏本經作芀疏云此辨苕荼之別名也又蔈也荂也其別名荼即苕也又注云皆苕荼之別名是郭注用苕字故邢疏據之考說文芀葦華也苕艸也毛詩鴟鴞傳荼即苕也是苕秀字經本作芀毛公郭氏轉用苕字漢晉通行須人易曉故也此經注異文之明證陸氏不能區別輒云某或作某矣）

此辨苕荼之別名也（注疏本苕改芀）

荼即苕也苕又一名猋（元本亦作苕閩本剜改芀監本毛本承之下同元本猋作焱按釋文云猋字從三犬俗從三火非也）

葭華（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按華當作葦字之誤也說文葦大葭也葭葦之未秀者可證文選東京賦外豐葭菼李善引爾雅曰葭葦也菼薍也是唐初本不誤今本承開成石經之誤耳郭注葭葦云即今蘆也注葭蘆云葦也正彼此互證）

江東呼爲蒹藡音廉（單疏本作江東呼爲薕藡雪牕本作江東呼爲薕音廉注疏本蒹作薕刪下三字釋文藡徒的反史記索隱司馬相如列傳引此注作江東人呼爲蒹蔋蔋音敵按藡蔋同字人字亦當有）

江東呼爲烏蓲（單疏本同雪牕本蓲誤區注疏本烏誤鳥釋文引說文云烏蓲草也引張揖云未秀日烏蓲今本說文脫烏字而玉篇蓲字注云烏蓲也當據以補正史記索隱引作江東人呼烏蓲此脫人字）

音丘（雪牕本同注疏本刪釋文蓲郭音丘五經文字云蓲江東謂之蓲蓲音丘見爾雅皆與此合）

今江東呼蘆筍爲蘿（雪牕本元本同單疏本今江東下有人字閩本監本毛本筍作笋玉篇作江東人呼蘆筍爲蘿亦有人字當據補五經文字云筍俗作笋訛）

音繾綣（單疏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元本刪此三字雪牕本改作音丘阮反釋文云蘿郭音綣丘阮反故也）

江東呼爲薕藡（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藡誤適）

音猜豬（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作音猜豬按釋文猜獸作猜舊按云本今作豬）

葟亦華也（元本華誤單閩本監本毛本遂改作葟華單也）

郭云釋言云華皇也今俗呼草木華初生者爲芛蕍猶敷蕍亦華之貌所未聞（注疏本刪上二十七字）

卷施草（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施或作葹同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施注疏本施誤葹）

夕擥洲之宿莽（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洲上衍中）

今江東呼藕紹緒如指空中可啖者爲茇茇即此類（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紹作經爲茇作爲芳皆誤疏中同經義雜記曰疑衍一茇字○按作爲茇茇是也說文曰茇草根也）

攫藁含（釋文唐石經同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擭雪牕本作攫藁監本作欔索毛本作欔橐皆非）

正德本閩本亦誤按此欆槖合與上擭烏階一字也陸此音俱縛反與上沈音居縛反一音也

今江東呼華爲荂音敷　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

不榮而實者謂之秀　釋文唐石經雪牕本同陸德明云衆家並無不字按當從衆家無不字詩生民實發實秀毛傳曰榮而實曰秀正義本衍不字因曲爲之說曰彼是英秀對文以英爲不實故以秀爲不榮其實黍稷皆先榮後實出車云黍稷方華是嘉穀之秀必有榮也此傳因彼成文而引之耳高誘注淮南子時則及本經篇皆引爾雅榮而實曰秀俗本亦增不字

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按西山經云黑華而不實名曰萺蓉郭傳曰榮而不實謂之英萺音骨今本山海經奪英字耳非有異文也

華與荂又一名榮　監本毛本脫上三字

散文則草亦名華　監本毛本散誤故

實發實秀　監本毛本發秀倒

徒有其勞而不實者曰英　監本毛本脫徒

爾雅注疏卷八校勘記終

爾雅疏卷第九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
勅校定

釋木第十四〔疏〕（釋木第十四○釋曰說文云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也白虎通云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種名雖多木爲捴號此篇析别故云釋木也）

栢、山榎。（今之山楸○栢音叨榎音賈）〔疏〕（栢山榎○釋曰李巡云山榎一名栢郭云今之山楸詩秦風云終南何有有條有梅陸機疏云栢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能溼又可爲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也）

栲、山樗。（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樗丑於切）〔疏〕（栲山樗○釋曰舍人曰栲名山樗郭云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詩唐風云山有栲陸機疏云山栲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爲糗今人言栲失其聲耳）

柏、椈。（禮記曰鬯臼以椈○椈音菊）〔疏〕（柏椈○釋曰柏一名椈○注禮記曰鬯臼以椈○釋曰上雜記文也彼鄭注云所以搗鬱也椈柏也是也）

髡、梱。（未詳）

椴、柂。（白椴也樹似白楊○髡音坤梱五門切椴音段柂音夷）〔疏〕（椴柂○釋曰椴一名柂郭云白椴也樹似白楊其材能溼禮記檀弓云柂棺是也鄭注云所謂椑棺也即引此文以證之是也）

梅、柟。（似杏實酢○柟而占切）〔疏〕（梅柟○釋曰孫炎云荆州曰梅楊州曰柟郭云似杏實酢詩秦風終南云有條有梅陸機疏云梅樹皮葉似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柟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是也）

柀、煔。（煔似松生江南可以爲船及棺材作柱埋之不腐○柀音披煔音杉）〔疏〕（柀煔○釋曰柀一名煔俗作杉郭云煔似松生江南可以爲船及棺材作柱埋之不腐）

櫠、椵。（柚屬也子大如盂皮厚二三寸中似枳食之少味○櫠音廢椵音賈）〔疏〕（櫠椵○釋曰櫠一名椵郭云柚屬也子大如盂皮厚二三寸中似枳食之少味）

杻、檍。（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杻女九切檍音億）〔疏〕（杻檍○釋曰杻一名檍郭云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詩唐風云隰有杻陸機疏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綟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爲弓弩幹也）

楙、木瓜。（實如小瓜酢可食○楙音茂）〔疏〕（楙木瓜○釋曰楙一名木瓜郭云實如小瓜酢可食詩衛風云投我以木瓜是也）

椋、即來。（今椋材中車輞○椋音良）〔疏〕（椋即來○釋曰椋一名即來郭云今椋材中車輞本草唐本注云葉似柿兩葉相當子細圓如牛李子生青熟黑其木堅重煮汁赤色爾雅云椋即來是也）

栵、栭。（樹似檞樕而庳小子如細栗可食今江東亦呼爲栭栗○栵音列栭音而）〔疏〕（栵栭○釋曰栵一名栭詩大雅皇矣云其灌其栵陸機疏云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郭云樹似檞樕而庳小子如細栗可食今江東亦呼爲栭栗禮記内則云芝栭蔆椇是也）

檴、落。（可以爲杯器素○檴音鑊）〔疏〕（檴落○釋曰檴一名落某氏曰可作杯圈皮韌繞物不解郭云可以爲杯器素素謂樸也小雅大東云無浸檴薪鄭箋云檴落木名陸機疏云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剥之長數尺可爲絙索又可爲甑帶其材可爲杯器是也）

柚、條。（似橙實酢生江南）〔疏〕（柚條○釋曰柚一名條郭云似橙實酢生江南禹貢揚州云厥苞橘柚孔安國云小曰橘大曰柚呂氏春秋云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本草唐本注云柚皮厚味甘不如橘皮味辛而苦其肉亦如橘有甘有酸酸者名胡甘今俗人或謂橙爲柚非也）

時、英梅。（雀梅）〔疏〕（時英梅○釋曰時一名英梅郭云雀梅似梅而小者也）

楥、柜桏。（未詳或曰桏當爲柳柜桏似柳皮可煑作飲○楥音袁桏音卬）〔疏〕（楥柜桏○釋曰楥一名柜桏郭云未詳或曰桏當爲柳柜桏似柳皮可煑作飲以時驗而知也）

栩、杼。（柞樹○栩香羽切杼常汝切）〔疏〕（栩杼○釋曰栩一名杼郭云柞樹詩唐風云集于苞栩陸機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內言杼斗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

味、荎著。（釋草已有此名疑誤重出○荎直之切著音儲）

蘠、荎。（今之刺榆○蘠音歐荎大結反）〔疏〕（蘠荎○釋曰別二名也郭云今之刺榆詩唐風云山有樞陸機疏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瀹爲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

杜、甘棠。（今之杜棠）〔疏〕（杜甘棠○釋曰杜一名甘棠郭云今之杜棠下云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名棠其赤者爲杜爲甘棠爲赤棠詩召南云蔽芾甘棠小雅云有杕之杜傳云杜赤棠是也）

狄、臧槔。貢、綦。（皆未詳）

杬、繫梅。（杬樹狀似梅子如指頭赤色似小棗可食○槔音皐綦音其杬音求繫音計）〔疏〕（杬繫梅○釋曰杬一名繫梅郭云杬樹狀似梅子如指頭赤色似小棗可食）

枓、者聊。（未詳）

魄、椃榼。（魄大木細葉似檀今江東多有之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椃榼先殫○枓音糾椃兮計切榼許兮切）〔疏〕（魄椃榼○釋曰魄一名椃榼郭云魄大木細葉似檀今江東多有之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椃榼先殫殫訓盡也）

梫、木桂。（今南人呼桂厚皮者爲木桂桂樹葉似枇杷而大白華華而不著子叢生巖嶺枝葉冬夏常青間無雜木○梫音寑）〔疏〕（梫木桂○釋曰梫一名木桂郭云今南人呼桂厚皮者爲木桂桂樹葉似枇杷而大白華華而不著子叢生巖嶺枝葉冬夏常青間無雜木案本草謂之牡桂者是也）

棆、無疵。（楩屬似豫章○棆音倫）〔疏〕（棆無疵○釋曰棆美木也無疵病因名之郭云棆楩屬似豫章楩及豫章皆南方大木之名也）

椐、樻。（腫節可以爲杖○椐音袪樻起愧切）〔疏〕（椐樻○釋曰別二名也郭云腫節可以爲杖詩大雅皇矣云其檉其椐陸機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恒農郡北山甚有之）

檉、河柳。（今河旁赤莖小楊）〔疏〕（檉河柳○釋曰檉一名河柳郭云今河旁赤莖小楊陸機疏云生水旁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

旄、澤柳。（生澤中者）〔疏〕（旄澤柳○釋曰柳生澤中者別名旄郭云生澤中者）

楊、蒲柳。（可以爲箭左傳所謂董澤之蒲）〔疏〕（楊蒲柳○釋曰楊一名蒲柳生澤中可爲箭笴○注左傳所謂董澤之蒲○釋曰案左傳宣十二年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

恕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杜注云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黃池陂既盡也是其事也

黃英、輔小木。（權輔皆未詳）杜、赤棠。白者棠。（棠色異異其名）疏權、杜赤棠白者棠。釋曰郭云棠色異異其名樊光云赤者爲杜白者爲棠陸機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

諸慮、山櫐。（今江東呼櫐爲藤似葛而麤大○櫐音壘）疏諸慮山櫐○釋曰諸慮一名山櫐郭云今江東呼櫐爲藤似葛而麤大

欇、虎櫐。（今虎豆纏蔓林樹而生莢有毛刺今江東呼爲欙欇音涉）疏欇虎櫐○釋曰欇一名虎櫐郭云今虎豆纏蔓林樹而生莢有毛刺今江東呼爲欙欇或曰葛類也子如藟豆而葉大

杞、枸檵。（今枸杞也○檵音計）疏杞枸檵○杞一名枸檵郭云今枸杞也詩小雅四牡云集于枸杞陸機疏云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莖似苺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耳

杬、魚毒。（杬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果）疏杬魚毒○釋曰杬一名魚毒郭云杬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果

檓、大椒。（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檓）疏檓大椒○釋曰檓者大椒之別名也郭云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檓詩唐風云椒聊且陸機疏云椒樹似茱萸有鍼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今成皐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烝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

楰、鼠梓。（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楰音庾）疏楰鼠梓○釋曰李巡曰鼠梓一名楰郭云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詩小雅云北山有楰陸機疏云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

楓、欇欇。（楓樹似白楊葉員而岐有脂而香今之楓香是○欇音輒）疏楓欇欇○釋曰說文云楓木厚葉弱枝善搖一名欇欇郭云楓樹似白楊葉員而岐有脂而香今之楓香是也案本草唐本注云樹高大葉三角商洛之間多有之是也又山海南荒經云有宋山者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所棄其桎梏是謂楓木注云即今楓香樹也

寓木、宛童。（寄生樹一名蔦○寓魚具切）疏寓木宛童○釋曰寓木一名宛童郭云寄生樹一名蔦詩小雅頍弁云蔦與女蘿陸機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赤黑恬美是也

無姑、其實夷。（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葉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無夷）疏無姑其實夷○釋曰無姑一名姑榆其實名夷郭云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葉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無夷云所謂者所謂本草無夷一名無姑也

櫟、其實梂。（有梂彙自裹○梂音求）疏櫟其實梂○釋曰櫟似樗之木也梂盛實之房也孫炎曰櫟實橡也郭云有梂彙自裹詩秦風云山有苞櫟陸機疏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梂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機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

檖、蘿。（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檖音遂）疏檖蘿○釋曰檖一名蘿郭云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詩秦風云隰有樹檖陸機疏云檖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也今人謂之楊檖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脃美者亦如梨之美者

楔、荊桃。（今櫻桃）旄、冬桃。（子冬熟）榹桃、山桃。（實如桃而小不解核○楔音戛榹音斯）疏楔荊桃至山桃○釋曰別桃類也楔一名荊桃郭云今櫻桃廣雅云櫻桃含桃也月令仲夏云羞以含桃是也桃子冬熟者名旄生山中者名榹桃郭云實如桃而小不解核

休、無實李。（一名趙李）痤、椄慮李。（今之麥李）駁、赤李。（子赤）疏休無至赤李○釋曰別李屬也李之無實者名休郭云一名趙李痤一名椄慮李郭云今之麥李與麥同熟因名云李之子赤者名駁

棗、壺棗。（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爲壺壺猶瓠也）邊、要棗。（子細腰今謂之鹿盧棗○要音腰）櫅、白棗。（即今棗子白熟）樲、酸棗。（樹小實酢孟子曰養其樲棗○樲音二）楊徹、齊棗。（未詳）遵、羊棗。（實小而員紫黑色今俗呼之爲羊矢棗孟子曰曾皙嗜羊棗）洗、大棗。（今河東猗氏縣出大棗子如雞卵）煮、填棗。（未詳）蹶洩、苦棗。（子味苦）皙、無實棗。（不著子者）還味、棯棗。（還味短味○洗屑典切塡音田洩音屑還音旋棯音稔）疏棗壺至棯棗○釋曰別棗類也云棗者目諸棗也壺棗者棗形似壺也郭云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爲壺壺猶瓠也邊大而腰細者名邊要棗郭云子細腰今謂之鹿盧棗棗子白熟者名櫅實小而味酢者名樲棗楊徹齊棗注未詳遵一名羊棗郭云實小而員紫黑色今俗呼之爲羊矢棗洗最大之棗名也郭云今河東猗氏縣出大棗子如鷄卵煮塡棗注未詳蹶泄者味苦之棗名也皙者無實之棗名也還味者短味也名棯棗○注孟子曰養其樲棗○釋曰案孟子曰人之於身也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棗則爲賤場師焉趙岐注云樲棗小棗所謂酸棗是也○注孟子曰曾皙嗜羊棗○釋曰孟子云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是其事

櫬、梧。（今梧桐）疏櫬梧○釋曰櫬一名梧郭云今梧桐詩大雅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是也

樸、枹者。（樸屬叢生者爲枹詩所謂棫樸枹櫟○樸音卜）疏樸枹者○釋曰樸屬殺音木叢生之名也郭云樸屬叢生者爲枹○注詩所謂棫樸枹櫟○釋曰棫樸者詩大雅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是也枹櫟者秦風云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是也

謂櫬、采薪。采薪即薪。（指解今樵薪）疏謂櫬至即薪○釋曰郭云指解今樵薪一名櫬一名采薪一名即薪公羊謂之薪采左傳云不樵樹史記云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注云樵取薪蘇取草皆謂取草木爲薪也

棪、㯓其。（棪實似柰赤可食）疏棪㯓其○釋曰棪一名㯓其郭云棪實似柰赤可食山海經云堂庭之山多棪木注云子似柰而赤可食是也

劉、劉杙。（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甜核堅出交阯）疏劉劉杙○釋曰劉一名劉杙其子可食郭云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甜核堅出交阯

櫰、槐大葉而黑。（槐樹葉大色黑者名爲櫰○櫰苦回切）疏櫰槐大葉而黑○釋曰櫰槐一也大葉而黑名櫰不爾者即名槐郭云槐樹葉大色黑者名爲櫰

守宮槐、葉晝聶宵炕。（槐葉晝日聶合而夜炕布者名爲守宮槐○聶音輒炕吁郎切）疏守宮至宵炕○釋曰此亦槐也聶合也炕張也言其葉晝合夜開者別名守宮槐郭云槐葉晝日聶合而夜炕布者名爲守宮槐

槐小葉曰榎。（槐當爲楸楸細葉者爲榎）大而皵、楸。（老乃皮麤皵者爲楸）小而皵、榎。（小而皮麤皵者爲榎左傳曰使擇美榎）疏槐小至皵榎○釋曰別楸榎之異也楸之小葉者名榎樊光云大者老也皵措皮也謂樹老而皮麤皵者爲楸小少也樹小而皮麤皵者爲榎○注左傳曰使擇美榎○釋曰案襄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榎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是其事也

椅、梓。（即楸○椅於寄切）疏椅梓○釋曰別二名也郭云即楸詩鄘風云椅桐梓漆陸機疏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

桋、赤楝。白者楝。（赤楝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白楝葉員而岐爲大木○楝山厄切）疏楝赤白者楝○釋曰楝赤者名楝白者名曰楝某氏曰其色雖異爲名即同郭云赤楝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白楝葉員而岐爲大木也詩小雅云隰有杞桋陸機疏云楝葉如柞皮薄而白其木理赤者爲赤楝一名桋白者爲楝其木皆堅韌今人以爲車轂

終、牛棘。（即馬棘也其刺麤而長）疏終牛棘○釋曰終一名牛棘郭云即馬棘也其刺麤而長謂棘之針刺麤長者因名牛棘馬棘也

灌木、叢木。（詩曰集於灌木）疏灌木叢木○釋曰灌木者即叢生之木也下云木族生爲灌郭云族叢也是灌木爲叢木也詩周南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是也

瘣木、苻婁。（謂木病尫傴癭腫無枝條○瘣胡罪切）疏瘣木苻婁○釋曰某氏云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苻婁尫傴內疾瘣磊故疾用無枝郭云謂木病尫傴癭腫無枝條舍人苻婁屬下句獨爲異也

蕡、藹。（樹實繁茂菴藹）疏蕡藹○釋曰蕡亦樹實名又名藹郭云樹實繁茂菴藹

枹遒木、魁瘣。（謂樹木叢生根枝節目盤結磈磊○遒徂由切）疏枹遒木魁瘣○釋曰木叢攢迫而生者名枹遒木魁瘣讀若磈磊謂根節盤結處也郭云謂樹本叢生根枝節目盤結磈磊

白桵。（桵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棫音域桵人佳切）疏棫白桵○釋曰棫一名白桵郭云桵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詩大雅云芃芃棫樸陸機云三蒼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直理易破可爲櫝車輻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梂或曰白柘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梨、山樆。（即今梨樹○樆音离）疏梨山樆○釋曰梨生山中者名樆郭云即今梨樹言其在山之名則曰樆人植之曰梨

桑辨有葚、梔。（辨半也○辨音片）疏桑辨有葚梔○釋曰說文云葚桑實也郭云辨半也舍人曰桑樹一半有葚半無葚爲梔

女桑、桋桑。（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樹）疏女桑桋桑○釋曰女桑一名桋桑郭云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樹詩豳風七月云猗彼女桑是也

榆、白枌。（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疏榆白枌○釋曰榆之皮色白名白枌郭云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詩陳風云東門之枌是也

唐棣、栘。（似白楊江東呼夫栘○栘音移）疏唐棣栘○釋曰舍人曰唐棣一名栘郭云似白楊江東呼夫栘詩召南云唐棣之華陸機疏云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常棣、棣。（今山中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疏常棣棣○釋曰舍人曰常棣一

名棣郭云今山中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詩小雅云常棣之華陸機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

檟、苦荼。（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煑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荼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疏〕檟苦荼○釋曰檟一名苦荼郭云樹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煑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荼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

樕樸、心。（槲樕別名）〔疏〕樕樸心○釋曰孫炎曰樸樕一名心某氏曰樸樕槲樕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是樸樕爲木名也故郭云槲樕別名詩召南云林有樸樕此作樕樸文雖倒其實一也或者傳寫誤

榮、桐木。（即梧桐）〔疏〕榮桐木○釋曰桐木一名榮郭云即梧桐與上櫬梧一也

棧木、干木。（橿木也江東呼木觡）〔疏〕棧木于木○釋曰棧木一名干木郭云橿木也江東呼木觡

檿桑、山桑。（似桑材中作弓及車轅）〔疏〕檿桑山桑○釋曰山桑一名檿桑郭云似桑材中作弓及車轅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檿桑次之是也

木自獘、神。（獘踣）立死、椔。（不獘頓）獘者、翳。（樹蔭翳覆地者詩云其椔其翳）木相磨、槸。（樹枝相切磨）棤、皵。（謂木皮甲錯）梢、梢櫂。（謂木無枝柯梢擢長而殺者○神音伸翳側吏切棤音錯皵音舄梢音朔擢音濁）〔疏〕木自獘至梢擢○釋曰此別死頓相磨皮甲抽擢之異名也云木者總在下之稱也自獘踣者名神立死不獘頓者名椔枝葉蔽蔭覆地者名翳木兩枝相切磨者名槸木皮甲錯者名棤亦名皵木無枝柯長而殺者名梢一名梢擢小爾雅曰拔根曰擢○注詩云其椔其翳○釋曰詩大雅皇矣篇文也毛傳云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說者引李巡曰以死害生曰菑斃死也然則以立死之木妨他木長生爲木之害故曰菑自斃者以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陰翳故曰翳也爾雅直云斃者詩傳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其文與此不同者所見本異也

樅、松葉柏身。（今大廟梁材用此木尸子所謂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樅七容切）檜、柏葉松身。（詩曰檜楫松舟）〔疏〕樅松至松身○釋曰此辨樅檜之異名也松葉柏身者名樅柏葉松身者名檜○注今大至美樅○釋曰云今大廟梁材用此木者以時驗而言也注尸子所謂已下者綽子篇文也○注詩曰檜楫松舟○釋曰詩鄘風竹竿篇文也毛傳云楫所以擢舟是也

句如羽、喬。（樹枝曲卷似鳥毛羽）下句曰朻。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楸樹性上竦）如竹箭曰苞。（篠竹性叢生）如松柏曰茂。（枝葉婆娑）如槐曰茂。（言扶竦茂盛）〔疏〕句如至如槐曰茂○釋曰此別木之曲直叢生茂盛之異名也句曲也樹枝曲卷似鳥毛羽名喬樹枝下垂而曲名朻詩周南云南有樛木是也本枝上竦而曲卷者亦名喬如木楸上竦者亦曰喬郭云楸樹性上竦詩周南云南有喬木是也凡木如竹箭叢生者曰苞禹貢曰草木漸包是也凡木枝葉婆娑者曰茂詩小雅云如松柏之茂是也枝葉扶竦茂盛如槐者亦曰茂

祝、州木。髦、柔英。（皆未詳）槐、棘醜、喬。（枝皆翹竦）桑、柳醜、條。（阿那垂條）椒、榝醜、莍。（莍萸子聚生成房貌今江東亦呼莍榝似茱萸而小赤色○榝音殺）桃、李醜、核。
（子中有核人）〔疏〕槐棘至醜核○釋曰此辨木之枝條子實形狀之異醜類也喬高也槐棘之類枝皆喬竦桑柳之類皆阿那垂條莍者實之房也椒榝之類實皆有莍彙自裹李巡曰榝茱萸也茱萸皆有房故曰莍莍實也郭云莍萸子聚生成房貌今江東亦呼莍榝似茱萸而小赤色桃李之類皆子中有核人曲禮云其有核者懷其核

瓜曰華之。桃曰膽之。棗李曰疐之。樝棃曰鑽之。（皆啖食治擇之名樝似棃而酢澀見禮記○華胡化切疐音帝鑽子官切）〔疏〕瓜曰至鑽之○釋曰此辨啖食治擇瓜果之名也云瓜曰華之者此爲國君削瓜之禮也華謂半破也降於天子故破而不四析也亦橫斷之而巾以絺也云桃曰膽之者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也或曰膽謂苦桃有苦如膽者擇去之云棗李曰疐之者謂治棗李皆去其疐疐者柢也云樝棃曰鑽之者恐有蟲故一一鑽看其蟲孔也○注皆啖至禮記○釋曰云樝似梨而酢澀者案鄭注禮記內則云柤棃之不臧者今之所謂樝子者是也云見禮記者案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絺又內則云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鑽之鄭注云皆治擇之名也文雖小異大意則同

小枝上繚爲喬。（謂細枝翹繚上句者名爲喬木○繚音了）〔疏〕小枝上繚爲喬○釋曰此即上句曰喬嫌不了故重出之言小枝上竦翹繚者名爲喬木也

無枝爲檄。（檄擢直上○檄音亦）〔疏〕無枝爲檄○釋曰此即上文梢梢擢也檄即擢也謂木無枝檄擢直上長而殺者也

木族生爲灌。（族叢）〔疏〕木族生爲灌○釋曰族叢也木叢生者爲灌即上灌木叢木也

釋蟲第十五

〔疏〕釋蟲第十五○釋曰案說文蟲者裸毛羽鱗介之揔稱也此篇廣釋諸蟲之名狀故曰釋蟲

螜、天螻。（螻蛄也夏小正曰螜則鳴○螜音斛）〔疏〕螜天螻注螻蛄也夏小正曰螜則鳴○釋曰螜一名天螻一名碩鼠即今之螻蛄也夏小正者大戴禮之篇名以蟲魚草木正十二月之節候起於夏后氏故曰夏小正其三月云螜則鳴螜天螻是也

蜚、蠦蜰。（蜰即負盤臭蟲○蜚音費蠦音蘆蜰音肥）〔疏〕蜚蠦蜰注蜰即負盤臭蟲○釋曰案洪範五行傳云蜚負蠜夷狄之物越之所生其爲蟲臭惡南方淫氣之所生也本草曰蜚厲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蟲害人之物故春秋左氏傳曰有蜚不爲災亦不書也春秋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名蜚一名蠦蜰而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蜰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左傳注多作負蠜者以此下有草蟲負蠜故相涉誤耳

螾衘、入耳。（蚰蜒○螾音引衘音演）〔疏〕螾衘入耳注蚰蜒○釋曰此蟲象吳公黃色而細長呼爲吐古案方言云蚰蜒自關而東謂之螾衘或謂之入耳或謂之[illegible]趙魏之間或謂之蚨虷北燕謂之蛆蚭[illegible]江東人呼蛩[illegible]今蚰蜒憙入人耳者也

蜩、蜋蜩。（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彩具○蜩音調）螗蜩。（夏小正傳曰螗蜩者蝘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蛦音夷）蚻、蜻蜻。（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蠽夏小正曰鳴蚻虎懸）蠽、茅蜩。（江東呼爲茅蠽似蟬而小青色○蚻音札蠽音節）蝒、馬蜩。（蜩中最大者爲馬蜩）蜺、寒蜩。（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赤月令曰寒蟬鳴）蜓蚞、螇螰。（即蝭蟧也一名蟪蛄）

（齊人呼螇螰○蜓音挺蚞音木）〔疏〕蜩蜋蜩至螇螰○釋曰此辨蟬之大小及方言不同之名也云蜩者目諸蜩也蜋蜩五彩具者也螗蜩俗呼胡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者也蚻一名蜻蜻如蟬而小有文者也蠽一名茅蜩似蟬而小青色者也蝒一名馬蜩一名馬蟬蟬中最大者也蜺一名寒蜩又名寒螿似蟬而小青赤色者也關東謂蟪蛄爲蜓蚞齊謂之螇螰也○注夏小至彩具○釋曰在五月記時也○注夏小至音夷○釋曰云螗蜩者蝘者亦在五月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蝘陸機云螗一名蝘蜩字林蜩或作嚖也青徐人謂之螇螰然則螗蝘亦皆蟬也大雅蕩篇云如蜩如螗是也○注如蟬至虎懸○釋曰舍人曰小蟬也蜻蜻者案方言云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蜩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蛉其小者謂之麥蚻有文者謂之蜻蜻是也詩碩人云螓首蛾眉鄭云螓謂蜻蜻此蟲額廣而且方故以比婦人之首也某氏解此云鳴蚻蚻者也云夏小正曰者在四月彼云鳴蚻蚻者虎懸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蚻者是也○注月令曰寒蟬鳴○釋曰在七月鄭注云寒蟬寒蜩謂蜺也○注卽蝭至螇螰○釋曰案方言云蛥蚗齊謂之螇螰楚謂之蟪蛄楚辭云蟪蛄鳴兮啾啾是也或謂之蛉蛄秦謂之蛥蚗自關而東謂之蛁蟧[illegible]或謂之蝭蟧或謂之蜓蚞然則亦皆蟬之別名耳

蛣蜣、蜣蜋。（黑甲蟲噉糞土○蛣起吉切蜣音羌）〔疏〕蛣蜣蜣蜋○釋曰蛣蜣一名蜣蜋黑甲翅在甲下噉糞土喜取糞作丸而轉之莊子曰蛣蜣之智在於轉丸是也

蝎、蛣蝠。（木中蠹蟲○蝎音曷蝠音屈）〔疏〕蝎蛣蝠○釋曰木中蠹蟲解在下

蠰、齧桑。（似天牛角長體有白點喜齧桑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爲齧髮○蠰音餉）〔疏〕蠰齧桑○釋曰蠰一名齧桑江東呼齧髮形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齧桑樹作孔入其中因名云

諸慮、奚相。（未詳）

蜉蝣、渠略。（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蜉音浮蝣音遊）〔疏〕蜉蝣渠略○釋曰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夏小正曰蜉蝣渠略也朝生而莫死詩曹風云蜉蝣之羽陸機疏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

蛂、蟥蛢。（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今江東呼黃蛢音瓶○蛂步結切蟥音黃）〔疏〕蛂蟥蛢○釋曰蛂一名蟥蛢甲蟲也形大如虎豆綠色

蠸、輿父、守瓜。（今瓜中黃甲小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蠸音權父音甫）〔疏〕蠸輿父守瓜○釋曰蠸輿父一名守瓜黃甲小蟲喜食瓜葉因名守瓜

蝚、蛖螻。（蛖螻螻蛄類○蝚音柔蛖武江切）〔疏〕蝚蛖螻注蛖螻螻蛄類○釋曰案方言云蛄詣謂之杜蛒螻螲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蛉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蛞螻然則此言蝚及蛖螻者亦螻蛄之異名耳

不蜩、王蚥。（未詳）

蛄䗐、強蛘。（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爲蛘子音羋姓○䗐音施蛘亡婢切）〔疏〕蛄䗐強蛘○釋曰方言云蛄䗐謂之強蛘今米穀中小黑蠹蟲也江東謂之蛩建平人呼蛘子音

不過、蟷蠰。（蟷蠰螗蜋別名）其子蜱蛸。（一名蟳蟭蟷蠰卵也○蟷子郎切蠰音相蜱音蚍蛸音消）〔疏〕不過蟷蠰其子蜱蛸○釋曰不過一名蟷蠰一名蟷蜋螵蛸母也其子一名蜱蛸一

名蟳蟭一名螵蛸蟷蠰卵也方言云譚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庬齊杞以東謂之馬穀其子同名螵蛸也月令仲夏云螳蜋生是也

蒺藜、蝍蛆。（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蝍音即蛆子余切）〔疏〕蒺藜蝍蛆○釋曰蒺藜一名蝍蛆廣雅云蝍蛆蜈蚣也郭云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則非蜈蚣也莊子云蝍蛆甘帶是也

蝝、蝮蜪。（蝗子未有翅者外傳曰蟲舍蚳蝝○蝝音緣蝮孚福切蜪音陶）〔疏〕蝝蝮蜪○釋曰蝝一名蝮蜪蝗子未有翅者春秋宣十五年冬蝝生是也○注外傳曰蟲舍蚳蝝○釋曰此魯語里革諫宣公之辭也韋氏解曰蚳蝝子也可以爲醢蝝蝮蜪也可食舍不取也

蟋蟀、蛬。（今促織也亦名青蛩○蛬音拱）〔疏〕蟋蟀蛬○釋曰蟋蟀一名蛬今促織也亦名青蛩詩唐風云蟋蟀在堂歲聿其暮陸機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是也

蟼、蟆。（蛙類○蟼音警）〔疏〕蟼蟆注蛙類○釋曰此自一種蝦蟆也

蛝、馬蝬。（馬蠲蚐俗呼馬蝬○蛝音閑蝬音棧）〔疏〕蛝馬蝬○釋曰蛝蟲一名馬蝬一名馬蠲蚐俗呼馬蝬方言云馬蚿蝤北燕謂之蛆蟝緒蚈其大者謂之馬蚰蝤是也

阜螽、蠜。（詩曰趯趯阜螽○阜音阜螽音終）

草螽、負蠜。（詩云喓喓草蟲謂常羊也○蠜音凡）

蜤螽、蜙蝑。（蜙蝑也俗呼蝽蟝○蜤音斯蜙音松蝑音胥）

蟿螽、螇蚸。（今俗呼似蜙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爲螇蚸○蟿音契蚸音歷）

土螽、蠰谿。（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蝶○蠰音壤）〔疏〕阜螽至蠰谿○釋曰阜螽之族厥類實煩此辨之也阜螽一名蠜李巡曰蝗子也陸機疏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是一物草蟲一名負蠜一名常羊陸機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又一名草蟲詩云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是也蜤螽周南作螽斯七月作斯螽雖字異文倒其實一也一名蚣蝑一名蚣蝬一名蝽蟝陸機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蟿螽一名螇蚸形似蜙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者是也土螽一名蠰谿今謂之土蝶江南呼虴蛨又名虴蜢形似蝗而小善跳者是也○注詩云喓喓草蟲趯趯阜螽○釋曰召南草蟲篇文也

螼蚓、豎蠶。（即蛩蟺也江東呼寒蚓○螼羌引切豎苦顯切蠶他典切）〔疏〕螼蚓豎蠶○釋曰螼蚓一名豎蠶即蛩蟺也廣雅云蛩蟺蚯蚓也月令四月蚯蚓出十一月蚯蚓結是也江東呼寒蚓郭云蚯蚓土精無心之蟲與阜螽交者也

莫貈、螳蜋、蛑。（螗蜋有斧蟲江東呼石蜋孫叔然以方言說此義亦不了○貈音鶴蛑音謀）〔疏〕莫貈螳蜋蛑○釋曰莫貈一名螳蜋一名蛑即上不過也捕蟬而食有臂若斧奮之當轍不避莊子云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是也江東呼爲石蜋又名齕肱○注孫叔然以方言說此義亦不了○釋曰方言云螳蜋謂之髦或謂之虰或謂之芊芊孫炎取此方言之文以虰上屬爲說案說文以虰蛵負勞爲一則方言之說既失其指孫氏引之爲說是亦不了也

虰蛵、負勞。（或曰即蜻蛉也江東呼狐黎所未聞○虰音丁蛵音馨）〔疏〕虰蛵負勞○釋曰即蜻蛉六足四翼蟲也一名虰蛵一名負勞江東呼狐黎方言云蜻蛉謂之蝍蛉淮南人又呼蠊蛜[illegible]康字林云一名桑根[illegible]注本草云一名蜻蜓是也○注或曰至未聞○釋
曰云所未聞者雖有或人之說但經典未聞所出示其無質故云所未聞

蜭、毛蠹。（即蛓○蜭戶感切）〔疏〕蜭毛蠹○釋曰蜭一名毛蠹即蛓也說文云蛓毛蟲今俗呼爲毛蛓有毒螫人楚辭云蛓緣兮我裳是也

蟔、蛅蟴。（蛓屬也今青州人呼蛓爲蛅蟴孫叔然云八角螫蟲失之○蟔音墨蛅而占切蟴音斯）〔疏〕蟔蛅蟴○釋曰蟔一名蛅蟴即蛓類也青州人呼蛅蟴○注孫叔然云八角螫蟲失之○釋曰此即毛蟲何止八角故云失之螫猶蠚也字林云蠚行毒也

蟠、鼠負。（甕器底蟲○蟠音煩）〔疏〕蟠鼠負○釋曰此與下蛜威委黍是一故下注委黍云舊說鼠婦別名則此蟲一名蟠一名鼠負負或作婦本草作婦一名蛜威一名委黍也陸機云在壁根下甕器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陶注本草云多在鼠坎中鼠背負之然與鼠婦及鼠婦則似乖詩東山云伊威在室是也

蟫、白魚。（衣書中蟲一名蛃魚○蟫音淫）〔疏〕蟫白魚○釋曰此衣書中蟲也一名蟫一名白魚一名蛃魚本草謂之衣魚是也

蛾、羅。（蠶蛾○蛾音娥）〔疏〕蛾羅○釋曰此即蠶蛹所變者也說文云蛾羅也是

螒、天雞。（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螒音汗）〔疏〕螒天雞○釋曰此黑身赤頭小蟲也一名螒一名天雞一名莎雞又曰樗雞李巡曰一名酸雞詩豳風七月云六月莎雞振羽陸機疏云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

傳、負版。（未詳）

強、蚚。（即強醜捋○蚚音祈）〔疏〕強蚚○釋曰強蟲名也一名蚚好自摩捋者蓋蠅類

蛶、螪何。（未詳）

螝、蛹。（蠶蛹○蛶音劣螪音商螝音龜）〔疏〕螝蛹○釋曰即蠶所變者一名螝又名蛹也

蜆、縊女。（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縊女○蜆音演）〔疏〕蜆縊女○釋曰蜆小黑蟲也赤頭喜自縊故又名縊女說文云蛻爲蝶是也○注喜自經死○釋曰經即縊也晉語申生使猛足辭於狐突乃雉經於新城廟僖四年左氏傳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是謂縊爲經也

蚍蜉、大螘。（俗呼爲馬蚍蜉）

小者螘。（齊人呼蟻蟻蛘）

蠪、朾螘。（赤駮蚍蜉）

螱、飛螘。（有翅）

其子蚳。（蚳蟻卵周禮曰蜃蚳醬○螘魚綺切蠪音聾朾直耕切螱音尉蚳音池）〔疏〕蚍蜉至子蚳○釋曰此辨衆螘及其子名也螘通名也其大者別名蚍蜉俗呼馬蚍蜉小者即名螘齊人呼蟻蛘方言云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蟓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燕謂之蛾蛘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垤也其大而赤色斑駮者名蠪一名朾螘有翅而飛者名螱即飛螘也其子在卵者名蚳可以作醢○注周禮曰蜃蚳醬○釋曰案周禮醢人職曰饋食之豆蜃蚳醢則醬之有肉者故此云醬也

次蟗、鼅鼄。

鼅鼄、鼄蝥。（今江東呼蝃蝥音掇○蟗音秋鼅音知鼄音誅蝥音謀）

土鼅鼄。（在地中布網者）

草鼅鼄。（絡幕草上者）〔疏〕次蟗至草鼅鼄○釋曰此辨鼅鼄方言及在土在草之名也次蟗即鼅鼄別名也又一名鼄蝥今江東呼蝃蝥說文謂之鼅鼄作罔鼅鼄也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鼅鼄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鼅鼄或謂之蠾蝓[illegible]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蝳蜍[illegible]郭又云齊人又呼社公亦言罔公其在地中布網者名土鼅鼄其作網絡幕草上者名草鼅鼄也

土蠭。（今江東呼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啖其子即馬蠭今荊巴間呼爲蟺音憚）

木蠭。（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蠭又食其子○蠭音蜂）〔疏〕土蠭木蠭
○釋曰此辨蠭在土在木之異也說文云蠭飛蟲螫人者其形大在地中作房而啖其子者名土蠭又名馬蠭今荊巴間呼爲蟺其形差小在樹上作房者名木蠭亦食其子○注音憚○釋曰蟺讀爲蛩蟺之蟺故音之

蟦、蠐螬。（在糞土中）

蝤蠐、蝎。（在木中今雖通名爲蝎所在異○蟦音費蝤音囚）〔疏〕蟦蠐螬蝤蠐蝎○釋曰此辨蝎在土在木之異名也其在糞土中者名蟦蠐又名蠐螬其在木中者方言云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上文蝎蛣蝠郭云木中蠹下文蝎桑蠹郭云即蛣蝠然則蟦蠐也蝤蠐也蛣蝠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白而長故詩人以比婦人之頸頭人云領如蝤蠐是也

蛜威、委黍。（舊說鼠婦別名然所未詳○蛜音伊）

蠨蛸、長踦。（小鼅鼄長脚者俗呼爲喜子○蠨音蕭蛸所交切踦巨綺切）〔疏〕蠨蛸長踦○釋曰此小鼅鼄長脚者一名蠨蛸一名長踦俗呼爲喜子詩東山云蠨蛸在戶陸機疏云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羅網居之是也

蛭蝚、至掌。（未詳）

國貉、蟲蠁。（今呼蛹蟲爲蠁廣雅云土蛹蠁蟲○蛭音直反）〔疏〕國貉蟲蠁○釋曰此蛹蟲也今俗呼爲蠁一名國貉一名蟲蠁說文云知聲蟲也廣雅云土蛹蠁蟲是也

蠖、蚇蠖。（今蝍蝛蠖於郭切○蚇音尺）〔疏〕蠖蚇蠖○釋曰蠖一名蚇蠖郭云今蝍蝛方言云蝍蝛謂之蚇蠖蝤即郭云又呼步屈說文云蠖屈伸蟲也易繫辭云尺蠖之屈以求信者是也

果蠃、蒲盧。（即細署蠭也俗呼爲蠮螉）

螟蛉、桑蟲。（俗謂之桑蟃亦曰戎女○螟音冥蛉音令）〔疏〕果蠃蒲盧螟蛉桑蟲○釋曰案詩小雅小宛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果蠃一名蒲盧即細署蠭也俗呼爲蠮螉方言云蠭燕趙之間謂之蠓螉其小者謂之蠮螉郭注中庸以蒲盧爲土蠭說文云細要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螟蛉一名桑蟲一名桑蟃一名戎女陸機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螺蠃土蠭也似蠭而小署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子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螺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也

蝎、桑蠹。（即蛣蝠）

熒火、即炤。（夜飛腹下有火○炤音照）〔疏〕熒火即炤○釋曰熒火一名即炤夜飛腹下有火蟲也本草又名夜光一名熠燿月令季夏腐草爲熒屬草此時得暑濕之氣故爲熒至秋而天沈陰數雨熒人夜飛之時也詩東山云熠燿宵行是也

密肌、繼英。（未詳）

蚅、烏蠋。（大蟲如指似蠶見韓子）〔疏〕蚅烏蠋○釋曰蚅一名烏蠋形似蠶而大如指詩大雅韓奕云鞗革金厄毛亦云厄烏蠋也○注似蠶見韓子○釋曰案韓子內儲說上七術其三日信賞盡能云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而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是其事也

蠓、蠛蠓。（小蟲似蚋喜亂飛○蠓莫孔切蠛亡結切）〔疏〕蠓蠛蠓○釋曰小蟲似蚋亂飛者也名蠓又名蠛蠓列子云生朽壤之上因雨而生得陽而死一名醯雞莊子云孔子與老聃語出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郭象云醯雞者甕中蠛蠓是也

王、蚨蜴。（即螲蟷似鼅鼄在穴中有蓋今河北人呼蚨蜴○蚨大結切蜴音湯）〔疏〕王蚨蜴○釋曰此鼅鼄之一種也一名蛭蟷穴居布罔穴口有蓋河北人呼蚨蜴者是也

蟓、桑繭。（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

雔由、樗繭。（食樗葉○蟓音象雔音讎）

棘

繭。（食棘葉）欒繭。（食欒葉）蚢、蕭繭。（食蕭葉者皆蠶類○蚢音杭）〔疏〕蟓桑至蕭繭○釋曰此皆蠶類作繭者因所食葉異而異其名也食桑葉作繭者名蟓即今蠶也食樗葉棘葉欒葉者名雔由食蕭葉作繭者名蚢

翥、醜罅。（剖母背而生）螽、醜奮。（好奮迅作聲○翥者庶切罅呼暇切）強、醜捋。（以腳自摩捋）蠭、醜螸。（垂其腴○螸音俞）蠅、醜扇。（好搖翅）〔疏〕翥醜至醜扇○釋曰此辨蟲屬所生及所好之狀不同者也翥飛也醜類也蟲類能飛翥者謂蟬屬皆剖坼母背以爲孔罅而生螽蝗之類好奮迅作聲而飛強蚚之類好以腳自摩捋蠭類好垂其腴以休息說文云螸垂腴也腴即腹下也青蠅之類好搖翅自扇

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皆見詩○蟘音特蟊音謀）〔疏〕食苗至根蟊○釋曰此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也李巡云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食禾節者言貪狼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也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以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爲兼通也陸機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爲人患許慎云吏冥冥犯法即生螟吏乞貸則生蟘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蟊舊說云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爾故揵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注皆見詩○釋曰詩小雅大田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是也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疏〕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釋曰此對文爾散文則無足亦曰蟲月令春曰其蟲鱗鄭注云龍蛇之屬是也

釋魚第十六

〔疏〕釋魚第十六○釋曰案說文云魚水蟲也此篇釋其見於經傳者是以不盡載魚名至於龜蛇貝鼈之類以其皆有鱗甲亦魚之類故揔曰釋魚也

鯉。（今赤鯉魚）〔疏〕鯉○釋曰今赤鯉魚也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鯉是也

鱣。（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鱣張連切）〔疏〕鱣○釋曰鱣郭義具注陸機云鱣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爲臛又可爲鮓魚子可爲醬詩衛風碩人云鱣鮪發發是也

鰋。（今鰋額白魚○鰋音偃）〔疏〕鰋○釋曰注云今鰋額白魚郭以目驗言之也詩頌云鰷鱨鰋鯉是也

鮎。（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爲鯷）〔疏〕鮎○釋曰郭氏云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爲鯷案此經鯉鱧鰋鮎舍人曰鯉一名鱧孫炎曰鰋一名鮎則是舍人以鯉鱧爲一魚孫炎以鰋鮎爲一魚郭氏以爲四魚者如陸機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鱧鰋鮎皆異魚也故郭氏云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爲一物是郭氏所以異也

鱧。（鮦也）〔疏〕鱧注鮦也○釋曰今鱧魚也鮦與鱧音義同詩小雅云魚麗于罶魴鱧是也

鯇。（今鯶魚似鱒而大○鯇華板切）〔疏〕鯇注今鯶魚似鱒而大○釋曰舍人云鱧一名鯇郭氏所不取也

鯊、鮀。（今吹沙小魚體貟而有點文○鮀音陁）〔疏〕鯊鮀○釋曰鯊一名鮀詩小雅云魚麗于罶鱨鯊陸機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郭氏云今吹沙小魚也

鮂、黑鰦。（即白鯈魚江東呼爲鮂○鮂音囚鰦音茲）〔疏〕鮂黑鰦○釋曰鮂一名黑鰦郭云即白鯈江東呼爲鮂者以時驗而言之也詩頌曰鰷鱨鰋鯉是也

鰼、鰌。（今泥鰌○鰼音習鰌音秋）〔疏〕鰼鰌○釋曰鰼一名鰌即今泥鰌也穴於泥中因以名云

鰹、大鮦。小者鮵。（今青州呼小鱺爲鮵○鰹音堅鮦音同鮵音奪）〔疏〕鰹大鮦小者鮵○釋曰此即上文鱧也其大者名鰹小者名鮵故注云今青州呼小鱺爲鮵鱺與鱧音義同

魾、大鱯。小者鮡。（鱯似鮎而大白色○魾音皮鱯音畫鮡音兆）〔疏〕魾大鱯小者鮡○釋曰鱯魚名似鮎而大白色鱯之大者別名魾小者別名鮡也

鰝、大鰕。（鰕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鰕魚爲鰝鰝音鄗○鰕音霞）〔疏〕鰝大鰕○釋曰鰕之大者長二三丈鬚長數尺若此之類者名鰝

鯤、魚子。（凡魚之子揔名鯤）〔疏〕鯤魚子○釋曰凡魚之子揔名鯤詩云其魚魴鰥鄭云鰥魚子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也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鯤鮞鳥翼鷇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爲魚子也

鱀、是鱁。（鱀鯌屬也體似鱏尾如鯯魚大腹喙小銳而長齒羅生上下相銜鼻在額上能作聲少肉多膏胎生健啖細魚大者長丈餘江中多有之○鱀音忌）〔疏〕注鱀鯌至有之○釋曰鱀一名是鱁鯌之屬也云體似鱏者字林云鱏長鼻魚也重千斤傳曰伯牙鼓琴鱏魚出聽是也鱀魚之體似之也云尾如鯯魚者說文云鯯魚名出樂浪潘國一曰鯯魚出江東有兩乳今鱀魚之尾如鯯魚故云尾如鯯魚也云大腹以下者時驗而言也

鱦、小魚。（家語曰其小者鱦魚也今江東亦呼魚子未成者爲鱦音繩）〔疏〕注家語曰其小者鱦魚也○釋曰案家語宓子賤爲單父宰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期陰免衣弊裘入界見漁者得魚輒捨之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魚也何以得魚即捨之曰魚之大者名爲鱒鰡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捨之是也引之證鱦是小魚之名也

鮥、鮛鮪。（鮪鱣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鮛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中通出鱏鱣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即此魚也音洛○鮛音叔鮪音偉）〔疏〕鮥鮛鮪○釋曰郭義具注陸機云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爲王鮪小者名鮛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又曰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賦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獻人春獻王鮪是也

鯦、當魱。（海魚也似鯿而大鱗肥美多鯁今江東呼其最大長三尺者爲當魱音胡○鯦音俱救切）〔疏〕鯦當魱○釋曰鯦一名當魱海魚也○注海魚至音胡○釋曰云似鯿而大鱗者案鯿似魴而大腹細而長今鯦魚似之但鱗大耳云肥美以下者以時驗而知也

鮤、鱴刀。（今之鮆魚也亦呼爲魛魚○鮤音列鱴音滅）〔疏〕鮤鱴刀○釋曰鮤一名鱴刀郭氏云今之鮆魚也說文云鮆飲而不食刀魚也九江有之亦呼爲魛魚是則此魚一名鮤魚一名鱴刀一名魛魚一名鮆魚也

鱊鮬、鱖鯞。（小魚也似鮒子而黑俗呼爲魚婢江東呼爲妾魚○鱊音聿鮬音步鱖音厥鯞章酉切）〔疏〕鱊鮬鱖鯞○釋曰郭云小魚也似鮒子而黑廣雅云鮒鰿也此魚似其小者故云似鮒子而黑色爲異也江東呼爲妾魚說文云鱖魚出樂浪潘國是也

魚有力者徽。（強大多力○徽音暉）〔疏〕魚有力者徽○釋曰凡魚之強大多力異於羣輩者名徽

魵、鰕。（出穢邪頭國見呂氏字林○魵音墳）〔疏〕魵鰕○釋曰魵一名鰕郭云出穢邪頭國見呂氏字林案說文亦云

鮅、鱒。（似鯶子赤眼○鮅音必鱒才損切）〔疏〕鮅鱒○釋曰鮅一名鱒詩云九罭之魚鱒魴陸機云鱒似鯶魚而鱗細於鯶赤眼是也

魴、魾。（江東呼魴魚爲鯿一名魾音毗○魴音房）〔疏〕魴魾○釋曰魴一名魾江東呼爲鯿詩云其魚魴鰥陸機云魴今伊洛濟穎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

鯬、鯠。（未詳）

蜎、蠉。（井中小蛣蟩赤蟲一名孑孓廣雅云○鯬音黎鯠音來蜎狂兗切蠉香完切）〔疏〕蜎蠉○釋曰井中小赤蟲也一名蜎一名蠉又名蛣蟩又一名孑孓廣雅云孑孓蜎是也

蛭、蟣。（今江東呼水中蛭蟲入人肉者爲蟣○蟣音祈）〔疏〕蛭蟣○釋曰此水中蟲喜入人肉者江東呼爲蟣本草謂之水蛭一名馬蜞一名馬耆即楚王食寒菹得而吞之能去結積者是也

科斗、活東。（蝦蟆子）〔疏〕科斗活東○釋曰郭云蝦蟆子此蟲一名科斗一名活東頭圓大而尾細古文似之故孔安國云皆科斗文字是也

魁陸。（本草云魁狀如海蛤圓而厚外有理縱橫即今之蚶也）〔疏〕魁陸○釋曰即魁蛤也見本草○注本草至蚶也○釋曰案本草蟲魚部魁蛤一名魁陸一名活東生東海正圓兩頭空表有文陶隱居注云形似紡軠小狹長外有縱橫文理云是老蝙蝠化爲者是也云即今之蚶也者案字書云蚶蛤也出會稽可食是也然則又一名蚶也

蜪、蚅。（未詳）

鼁鼀、蟾諸。（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蚥）在水者黽。（耿黽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鼁音去鼀音秋蟾音占黽音猛）〔疏〕鼁鼀蟾諸在水者黽○釋曰此有多種鼁鼀一名蟾諸郭云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蚥然蟾諸非蝦蟆但相似耳案本草蝦蟆陶注云此是腹大皮上多痱磊者也蟾諸亦類此抱朴子曰蟾諸壽三千歲者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玄中記云蟾諸頭生角者食之壽千歲是也其居水者名黽一名耿黽一名土鴨狀似青蛙而腹大爲異陶注本草云大而青脊者俗名土鴨其鳴甚壯即此黽也又云一種小形善鳴喚名爲鼃者即郭云青蛙者也

蜌、螷。（今江東呼蚌長而狹者爲螷○蜌音陛螷蒲猛切）〔疏〕蜌螷○釋曰蜌一名螷蚌屬也說文云脩爲螷圜爲蠇郭云今江東呼蚌長而狹者爲螷其肉可爲醢周禮醢人掌饋食之豆云脾析蠯醢是也

蚌、含漿。（蚌即蜃也）〔疏〕蚌含漿○釋曰說文云蚌蜃屬郭云即蜃也謂老蚌產珠者也一名蚌一名含漿周禮謂之貍物

鼈三足能。龜三足賁。（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大苦山多三足龜今吳興郡陽羨縣君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鼈又有六眼龜）〔疏〕鼈三足能龜三足賁○釋曰鼈龜皆四足三足者異故異其名鼈之三足者名能龜之三足者名賁也○注山海經至六眼○釋曰案中山經云游戲之山東南二十里曰從山從水出其上潛其下其中多三足鼈食之無蠱疾是山多三足鼈也又云放皋山東五十七里曰大苦山陽狂水出焉西南注伊水中多三足龜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是大苦山多三足龜也云吳興郡以下者以時

（驗而言也）蚹蠃、螔蝓。（即蝸牛也○蚹音附蠃音羅螔音移蝓音俞）〔疏〕（蚹蠃螔蝓○釋曰蚹蠃一名螔蝓郭云即蝸牛也案本草蝸牛陶注云生山中及人家頭形似蛞蝓但背負殼爾海邊又一種正相似以火炙殼便走出食之益顏色名寄居亦可作醢周禮饋食之豆葵菹蠃醢是也）蠃、小者蜬。（螺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可以為酒杯○蜬音含）〔疏〕（蠃與螺音義同其小者名蜬）螖蠌、小者蟧。（螺屬見埤蒼或曰即彭螖也似蟹而小音滑○蠌音澤蟧音勞）〔疏〕（螖蠌小者蟧○釋曰螖即彭螖也似蟹而小一名蠌其小者別名蟧案埤蒼即云螺屬郭氏兩從之）蜃、小者珧。（珧玉珧即小蚌○珧音遙）〔疏〕（蜃小者珧○釋曰蜃大蛤也月令云孟冬之月雉入大水為蜃其小者名珧一名玉珧可飾佩刀削詩傳云天子玉琫而珧珌是也山海經嶧皐山皐水出焉東注激女水其中多蜃珧）龜、俯者靈。（行頭低）仰者謝。（行頭仰）前弇諸果。（甲前長）後弇諸獵。（甲後長）左倪不類。（行頭左庳今江東所謂左食者以甲卜審）右倪不若。（行頭右庳為右食甲形皆爾○倪丑計切）〔疏〕（龜俯至不若○釋曰此辨龜之俯仰前後左右其形不同其名亦異也云龜者目諸龜也云龜俯者靈者謂行時頭低周禮天龜曰靈屬是也云仰者謝者謂行時頭仰周禮地龜曰繹屬是也云前弇諸果者諸辭也謂甲前長弇覆者名果周禮東龜曰果屬是也云後弇諸獵者諸亦辭也謂甲後長弇覆者名獵周禮南龜曰獵屬是也云左倪不類者倪庳也不發聲也謂行時頭左邊庳下者名類周禮西龜曰靁屬是也云右倪不若者不亦發聲也謂行時頭右邊庳下者名若周禮北龜曰若屬是也周禮又云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鄭注云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是其體也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南龜卻西龜左北龜右各從其耦也是周禮先有成文故此釋之鄭取此文為說其言正同惟繹與謝靈與類小異耳其義亦同○注行頭至卜審○釋曰案賈公彥說周禮以倪為睥睨則左倪右倪是左顧右顧也郭氏以庳解倪及云今江東所謂左食者皆以時驗而言也云以甲卜審言用此龜之甲以卜吉凶審諸也）貝、居陸贆。在水者蜬。（陸水異名也貝中肉如科斗但有頭尾耳○贆音標）大者魧。（書大傳曰大貝如車渠車渠謂車輞即魧屬○魧音杭）小者鰿。（今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鰿音積）玄貝、貽貝。（黑色貝也）餘貾、黃白文。（以黃為質白文為點○貾音池）餘泉、白黃文。（以白為質黃為文點今之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蚆、博而頯。（頯者中央廣兩頭銳○蚆音巴頯匡軌切）蜠、大而險。（險者謂汙薄○蜠求隕切）蟦、小而橢。（即上小貝橢謂狹而長此皆說貝之形容○蟦音責橢他果切）〔疏〕（貝居至而橢○釋曰此辨貝居陸居水大小文彩不同之名也云貝者目諸貝也說文云貝海介蟲也取其甲以飾器物古者貨貝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居陸者名贆在水者名蜬至大者名魧至小者名鰿黑色之貝名貽貝黃為質白為文點者名餘貾白為質黃為文點者名餘泉中央廣兩頭銳者名蚆大而汙薄者名蜠小而狹長者名蟦○注書大至魧屬○釋曰案大傳云西伯既戡耆紂囚之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大車之渠以賻其辜是也考工記謂車輞為渠故云渠謂車輞其貝形曲及大小如車輞故比之也引之以證此經魧是其大如車輞者故云即魧屬○注以白至文點○釋曰舍人云貝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貾貝甲黃為質白為文彩餘泉貝甲白為質黃為文彩陸機疏云貝水中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采之異大小之殊甚眾古者貨貝是也餘貾黃為質以白為文餘泉白為質以黃為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其貝大者常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也是先儒相傳為然但解紫貝與郭氏少異陸機以白為質紫為文郭氏以紫為質黑為文是其異也書云文貝仍几詩云成是貝錦山海經陰山濁浴水出焉南流注蕃澤其中多文貝皆謂此餘貾餘泉也○注即上至形容○釋曰云即上小貝知者以其同名蟦也云橢謂狹而長者詩云隋山喬嶽楚辭云南北順橢其循幾何皆是橢為狹長之名也）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轉相解博異語別四名也○蠑音榮螈音原蜥音昔蜴音亦蝘音掩蜓徒典切）〔疏〕（蠑螈至守宮也○釋曰詩小雅正月云胡為虺蜴謂此也蠑螈蜥蜴蝘蜓守宮一物形狀相類而四名也字林云蠑螈蛇醫也說文云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蝘蜓方言云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蠦蝘蠦蠪或謂之刺易南陽人呼蝘蜓其在澤中謂之易蜥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又東方朔云非守宮即蜥蜴案此諸文則是在草澤中者名蠑螈蜥蜴在壁者名蝘蜓守宮也博物志云以器養之食以真朱體盡赤重七斤擣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減耦則落故號守宮陸機疏云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是也）蛈、蝁。（蝮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蝁子○蛈音迭蝁烏洛切）〔疏〕（蛈蝁○釋曰蛇也蝮虺之屬大眼有毒一名蛈又名蝁淮南人呼蝁子者是也）螣、螣蛇。（龍類也能興雲霧而遊其中淮南云蟒蛇○螣上音朕下音騰）〔疏〕（螣螣蛇○釋曰蛇似龍者也名螣一名螣蛇能與雲霧而遊其中也○注淮南云蟒蛇○釋曰蟒當為奔案淮南子覽冥篇說女媧云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墟名聲被後世光輝熏萬物乘雷車服應龍驂青虯援絕瑞席蘿圖雲黃絡前白螭後奔蛇許慎云奔蛇馳蛇是也或曰淮南人呼此螣為蟒蛇義亦通）蟒、王蛇。（蟒蛇最大者故曰王蛇○蟒音莽）〔疏〕（蟒王蛇○釋曰此蛇之最大者也名蟒又名王蛇與土螣蛇異）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身廣三寸頭大如人擘指此自一種蛇名為蝮虺○擘音拍）〔疏〕（蝮虺至如擘○釋曰博廣也首頭也擘拇指也此自一種毒蛇名蝮虺身廣三寸其頭大如人拇指○注身廣至蛇○釋曰案郭注三蒼云擘大指也蒼頡篇以為足大指鄭注儀禮以為手大指然則手足大指皆得名擘故注云頭大如人擘指又名拇指孫炎云頭如拇指是也案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為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為蝮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寸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名蝮虺非南北之異蛇實是蟲以有鱗故在釋魚且魚亦蟲之屬乎）鯢、大者謂之鰕。（今鯢魚似鮎四腳前似獮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大者長八九尺）〔疏〕（鯢雌鯨也大者長八九尺別名鰕）魚枕謂之丁。（枕在魚頭骨中形似篆書丁字可作印）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此皆似篆書字因以名焉禮記曰魚去乙然則魚之骨體盡似丙丁之屬因形名之）〔疏〕（魚枕至之丙○釋曰此釋魚之骨體腸尾之名也其魚頭中骨為枕其骨形似篆書丁字故因謂之丁其腸似篆書乙字尾似篆書丙字亦因名之也○注禮記曰魚去乙○釋曰此禮記內則文也鄭玄注云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者與此經違非郭義也）一曰神龜。（龜之最神明）二曰靈龜。（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蝳蝐俗呼為靈龜即今觜蠵龜○一名靈蠵能鳴）三曰攝龜。（小龜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好食蛇江東呼為陵龜○攝音涉）四曰寶龜。（書曰遺我大寶龜）五曰文龜。（甲有文彩者河圖曰靈龜負書丹甲青玄）六曰筮龜。（常在蓍叢下潛伏見龜策傳）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此皆說龜生之處所火龜猶火鼠耳物有含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然亦無所怪）〔疏〕（一曰至火龜○釋曰易損卦六五爻辭云十朋之龜弗克違馬鄭皆取此文解之則此經十龜所以釋易也神龜者龜之最神明者也禮統曰神龜之象上圓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盤法丘山玄文交錯以成列宿長尺二寸明吉凶不言而信者是也靈龜之有靈夭神龜者雜書曰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攝龜之小者腹甲曲折能自張閉者也寶龜傳國所寶者春秋經曰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曰寶者何龜青純何休云謂之寶者言世世保用之辭是也文龜甲有文彩者筮龜在蓍叢下者山龜生山中者澤龜生澤中者水龜生水中者火龜生火中者○注書曰遺我大寶龜○釋曰此周書大誥文也○注河圖至青文○釋曰引此以證龜甲有文彩也其實河圖說靈龜也非此經之文龜取其一邊耳○注常在至策傳○釋曰龜策傳云傳曰上有擣蓍下有神龜又云聞蓍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是也○注火龜猶火鼠耳○釋曰嫌龜不生於火故以火鼠猶之也郭注山海經云今宏天南東萬里有耆薄國復五千里許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燃火中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名之火澣布是也）

爾雅注疏卷九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爾雅疏卷第九（名銜後一行標目釋木第十四釋蟲第十五另行標釋魚第十六注疏本釋木釋蟲卷第九釋魚以下卷第十）

釋木第十四

宜陽共北山多有之（舊本閩本同毛本脫共監本下衍也）

亦類漆樹（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漆作漆釋文桼字又作漆按說文桼木汁水名字作漆此當從陸本又詩山有樞正義引此注下有俗語曰樗栲漆相似如一十一字釋文俗語作方志樗音勑倫反）

陸機疏云（舊本疏下剜擠語字閩本監本毛本排入）

許慎正以栲讀為糗（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糗作稞非說文米部糗从米臭聲禾部無稞字古音考讀若臭讀為當作讀若今說文栲山樗也从木尻聲以樗為栲之正無栲讀為糗語玉篇以栲為樗）

之重文據陸疏則說文當以栲爲正字㭫爲重文於栲下云讀若糗

失其聲耳（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耳改矣）

皂曰以枸（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脫曰釋文皂曰其久反此本枸從手訛今訂正）

椵柂（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單疏本椵作椵唐石經作椴此與下櫰椵之椵相涉亂耳徒亂反）

柂棺一郭注云（注疏本棺誤椵脫一）

郭云柚屬也子大如盂皮厚二三寸中似枳食之少味（注疏本删下十六字）

可飼牛（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飤囚志反字林云糧也經典並止作食字借作飼音本又作飯扶晚反本今作飼五經文字云飤經典通以食字爲之按說文飤糧也从人食無飼字知郭注本用飤字）

材中車輞（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輞作輞釋文輞音罔下同與此合下準此）

二月中葉疏（注疏本疏改䟽）

今官園種之（注疏本官誤宮）

共汲山下（閩本監本同元本毛本共誤其）

椋即來（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棶力臺反埤蒼字林並作棶云椋也本今作棶按玉篇棶椋也說文椋即來也無棶字）

栵栭（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檽字又作栭音而按後漢書王符傳注引作檽與陸本合檽蓋檽之訛即栭之俗體玉篇檽乃豆切木名皮可染別一字也）

今江東亦呼爲栭栗（單疏本雪牕本同按亦字當衍或爲人字之訛詩皇矣正義廣韻十七薛並引此云今江東呼爲栭栗無亦字）

芝栭蔆椇（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蔆改蔆椇監本毛本改棋）

檴落（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元本作穫落檴音鑊疏云檴一名落按詩大東無浸穫薪毛傳穫艾也箋云穫落木名也釋文云穫鄭木名字則宜從木旁是雅經檴字本從木不與毛詩同據唐石經單疏本知元本非也）

可以爲杯器素（單疏本雪牕本同詩正義引此上有檴音穫三字釋文桮必回反本今作杯按說文桮𥂕也𥂕小桮也詩正義引某氏曰可作桮圈郭氏曰可爲柸器素也柸即桮之省素當爲索字之誤也陸元恪云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絙索其材可爲柸器注本此邢氏作疏時已誤作素故云素謂樸也按釋草望乘車注云可以爲索長丈餘莣杜榮注云皮可以爲繩索可與此注互證也）

無浸檴薪鄭箋云檴落木名（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檴改穫非）

今椰榆也（元本同誤也閩本監本毛本椰作梛與詩正義作梛合○按左傳莊四年正義曰木有似榆者俗呼爲朗榆集韻榔木名廣韻榔木名皆是此字而从阝者誤此疏椰字亦當作榔非椰子木也作椰者非是草木蟲魚疏作椰榆其誤久矣椰不得連榆成文）

楥柜桏（唐石經雪牕本同單疏本注疏本桏誤柳五經文字桏音邛見爾雅葉鈔釋文云郭音邛今本誤作邛）

或曰桏當爲柳柜桏似柳（單疏本雪牕本同盧文弨曰上言桏當爲柳則下自當云柜柳矣此仍作桏誤）

今京洛及河內言杼斗（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斗誤汁）

味荎著（唐石經雪牕本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味改菋釋文菋音味又亡戒反本今作味知從卄者據釋文改也）

藲荎（釋文唐石經單疏本同玉篇木部櫙木名爾雅云櫙荎廣韻十九侯同字皆從木從蓲唐石經作卄下樞非釋文藲烏侯反詩云山有樞是也本或作蓲同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六載郭注引詩曰山有蓲考說文艸部有蓲木部有樞皆區聲而無藲字毛詩山有樞用木部戶樞字魯詩山有蓲用艸部烏蓲字據郭注引詩作蓲釋文引詩作樞知爾雅本與詩同今作櫙藲兩體乃并合艸部木部字爲之複沓難以下筆俗作也近戴震讀樞爲昌朱切讀櫙爲烏侯切謂詩字必當從爾雅作藲今作樞訛豈未審藲樞同一區聲皆可讀作歐爾雅本與詩同作藲者爲俗字乎）

濡爲茹（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濡改濡）

美滑於白榆也（注疏本脫也監本毛本於誤如）

榆之類有十種（注疏本脫榆）

皮及木理異耳（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耳改矣）

其赤者爲杜爲甘棠爲赤棠（正德本同閩本杜下擠棠甘棠下擠杜監本毛本承之）

小雅云有杕之杜傳云杜赤棠是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改作唐風云按小雅杕杜篇無傳）

狄臧槔（唐石經同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臧釋文臧孫子郎反雪牕本注疏本作藏誤）

似小㮈可食（單疏本雪牕本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㮈改柰疏中同按廣韻十八尤梳字下引注作㮈玉篇㮈同柰）

枓者聊（唐石經雪牕本同注疏本枓誤料釋文云郭音斗而字亦誤料此枓與聊爲疊韻）

今江東多有之（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江改河非疏中同）

今南人呼桂厚皮者爲木桂（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南人作江東非桂生南方）

棆美木也（注疏本脫美）

節中腫以扶老（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以作似○按節中腫似扶老語本陸機詩疏扶老木可作杖陶淵明策扶老以流憩詳困學紀聞作似者是也又按靈壽木作杖一名扶老杖見孔光傳邛竹亦名扶老竹見中山經）

恒農郡北山甚有之（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恒作宏郡作共）

董澤澤名（注疏本澤名誤之蒲）

諸慮山櫐（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慮字又作攄力余反按攄當作櫖五經文字櫖丑餘反見爾雅玉篇櫖山櫐也似葛而麤大）

今江東呼爲欇欇音涉（雪牕本同是也注疏本删下二字釋文欇郭音涉按單疏本引郭注今江東呼爲欇止齊民要術卷十四載郭注亦呼爲欇止欇音涉三字別爲小字音切今本删音涉二字而誤存欇字皆非也）

莢有毛刺（注疏本脫毛）

春生蘖茹微苦（舊本同閩本生下擠作監本毛本排入）

杬魚毒（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杬誤杭釋文杬音元又作芫盧文弨曰說文艸部芫魚毒也从艸元聲木部無杬字顏師古注急就章云芫華一名魚毒漁者煮之以投水中魚則死而浮出故以爲名其華可以爲藥芫字或作杬郭景純說誤其生南方用藏卵果者自別一杬木乃左思吳都賦所云縣杬杶櫨者耳非毒魚之杬也據此蓋本釋草文因芫或作杬遂誤入釋木耳上文味荎著郭注亦以爲釋草文之誤重者）

中藏卵果（雪牕本正德本同釋文亦作卵單疏本作卵閩本誤卵監本毛本作卵俗字）

大椒之別名也（注疏本脫名）

葉員而岐（正德本同雪牕本作葉員而歧釋文歧音祇單疏本注疏本員作圓下無姑注同）

赤黑恬美（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恬作甜）

無姑（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此本書作无姑王氏急就篇補注引經注同係俗省今訂正下無實李同）

生山中葉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單疏本注疏本同段玉裁云顏師古注急就篇曰生於山中其莢圓厚剝取樹皮合漬而乾之成其辛味也係用郭語葉作莢爲長）

所謂無夷（單疏本雪牕本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改蕪荑疏中準此）

所謂無夷云所謂者（元本無者字注疏本同無改蕪）

檖羅（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羅改蘿按毛詩晨風傳檖赤羅也正義曰釋木云檖赤羅是古本有赤字）

實似梨而小（雪牕本同單疏本注疏本梨作棃玉篇棃同梨）

實如桃而小（單疏本雪牕本同文選閒居賦注引作實似桃而小此作如非）

痤椄慮李（唐石經單疏本同雪牕本痤改𣐊正德本椄誤接閩本監本毛本誤座椄疏中準此釋文痤徂禾反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痤按玉篇木部云椄亦作𣐊廣韻𣐊下引爾雅痤椄慮李云或從木雪牕本蓋據

此

棗壺棗（唐石經棗作棗凡從棘束字皆作束與束縛字不同注疏本作棗非壺字石經闕單疏本雪牕本正德本作壺）

子細䙅（單疏本正德本同雪牕本閩本監本毛本䙅作要按釋文要一遥反注同是陸本作要）

子白熟（雪牕本正德本同閩本白下剜擠乃字監本毛本排入按疏云棗子白熟者名擠是邪本無乃字）

養其樲棗（單疏本雪牕本正德本閩本監本毛本棗改棘俗本孟子同按此疏引孟子及趙岐注作樲棗玉篇木部樲酸棗孟子云樲棗是也皆與此合）

實小而員（單疏本雪牕本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員改圓下梜赤棘注同初學記卷二十八引此作員）

洗大棗（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洗屑典反段玉裁云集韻二十七銑引爾雅桄大棗出河東猗氏縣廣韻亦云桄棗木然則爾雅固有從木作桄者白氏六帖棗類云邅羊洗犬亞棗名出爾雅以羊犬相儷蓋唐人本作犬棗注今河東猗氏縣出大棗疑注亦本作大盧文弨曰梁文帝碑中用河東洗犬驪右躓鵰仁和丁希曾嘗舉以校爾雅○案詳注意當是大字六朝辭章多不足據存以俟攷）

蹶洩苦棗（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單疏本洩作泄）

皙無實棗（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此本皙作晳訛今訂正唐石經作皙字從白五經文字白部皙思歷反从色白亦如上字相承多從日非）

還味稔棗（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唐石經闕釋文稔又作荵同按說文玉篇皆於檈下云檈味稔棗初學記引爾雅亦作稔稔熟也棗過熟者味短也故名還味說文木部無稔字玉篇廣韻於稔下引爾雅非）

還味短味（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此本舊作短苦苦字剜改今訂正）

邊大而䙅細者（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䙅改要下同）

蹶泄者（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泄改洩）

趙岐注云樲棗小棗（注疏本脫小棗）

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是其事（注疏本刪上十三字）

樸屬枹綴（元本綴作繳閩本監本毛本改檕）

皆謂取草木爲薪也（注疏本脫木）

棪實似柰赤可食（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按柰當作㮈釋文引山海經堂庭之山多棪木注云棪子似㮈而赤可食可證邪疏引山海經注㮈亦改作柰矣○按柰正字㮈俗字耳舊按非）

出交趾（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阯音止本今作趾按釋獸注交趾釋文雪牕本此本皆作交阯此注亦當從陸作阯○按古書多作交止亦作交阯）

槐葉晝日聶合而夜炕布者（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音經炕樊本作抗按郭注炕布字當作抗）

大而皵楸（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楸字或作櫢下同本今作散）

老乃皮麤皵者爲楸（單疏本同雪牕本元本麤作麄閩本監本毛本作粗疏中同下準此）

皵措皮也（閩本監本毛本措誤豬正德本誤猪）

梂赤梂白者梂（單疏本雪牕本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梂作棟非五經文字唐石經作梂束音七賜反○按唐人作七賜反之束字略同束書玉反之字而短其末一橫轉寫刊版勢難不誤不如一作朿一作束爲明析）

中爲車輞（釋文輞音罔今本作輞與此合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皆作輞蓋據釋文改與舊按不符矣）

白梂葉員而岐（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員改圓）

隰有杞夷（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夷改桋下一名夷同按詩釋文云桋本亦作夷音夷）

終一名牛棘郭云即馬棘也其刺麤而長謂棘之針刺

麤長者（注疏本刪作終一名牛棘之針刺粗長者）

因名牛棘馬棘也（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誤作馬刺）

灌木叢木（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槓古亂反字又作灌音同按下木族生爲灌釋文槓古半反或作灌玉篇槓木叢生也今作灌文在釋文當從陸本作槓毛詩作灌假借字蓋今本所據改或郭氏引詩作灌後人援在改之）

集於灌木（陳本同雪牕本注疏本於改于單疏本不載注其疏中別引詩云集于灌木蓋後人據此改）

木叢攢迫而生者（注疏本誤作欉道元本攢字不誤按釋文云謂叢攢迫而生）

棫白桵（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五經文字桵人佳反見爾雅釋文桵本或作楼字林人佳反按說文無妥字今說文作桵從妥者誤也字林作楼當本之說文此宜作楼凡從委字多有改作妥者如餧作餒捼作挼之類可證）

紫赤可啖（單疏本雪牕本同詩緜正義齊民要術卷十一切經音義卷十四皆引作紫赤可食）

三蒼說（注疏本三誤王）

棃山樆（唐石經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棃作梨五經文字云樆山棃也見爾雅釋文棃字亦作梨樆音離本亦作離非按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檗離朱楊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離山棃文選子虛賦注張揖曰離山棃也顏師古注漢書同則爾雅古本作離山棃樆字說文無釋文原本當上樆下棃張參所據尚未誤玉篇廣韻皆云樆山梨）

桑辨有葚梔（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辨改辦俗字疏中準此葉鈔釋文作辨通志堂本改辨按此注云辨半也釋器革中絕謂之辨釋文引孫云辨半分也革中辨謂之韏郭注云復分半也是辨爲半也）

女桑桋桑（唐石經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桋改姨陋甚釋文桋或作荑按荑當作荑毛詩傳女桑荑桑也可證）

葉却著莢（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卻去略反按詩東門之枌正義引此注却作卻此卻作却俗字）

似白楊（單疏本雪牕本元本監本毛本同詩何彼襛矣釋文正義引此注上有今白移也四字閩本擠入此）

江東呼夫栘（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夫栘音苻此本舊作大栘誤今訂正）

今山中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監本毛本山中作關西閩本西此二字空闕按春秋僖二十四年正義引此注云今關西山中有棣樹子似櫻桃可啖當據以補正陸璣疏亦云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猶釋獸魋如小熊注云今建平山中有此獸鼷鼠注云今江東山中有鼷鼠文正相類今本單言關西及山中非也子如櫻桃可食亦當作子似櫻桃可啖因郭注多言似言啖也）

常棣之華（注疏本常改棠）

子如櫻桃正白今宮園種之（注疏本脫子宮誤官）

晚取者爲茗（注疏本取作采）

樕樸心（單疏本注疏本同唐石經雪牕本皆樕字在上樸字闕釋文樸音卜本今作樸按玉篇樸樸樕小木也亦作樸按毛詩野有死麕作樸樕爾雅當作樸樕詩正義引釋草文及孫炎某氏注皆樕字在下今本蓋誤倒）

詩召南云（正德本閩本監本同毛本召南下增野有死麕四字）

文雖倒（注疏本倒改別）

棧木干木（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干誤于按棧與干爲叠韻釋文于木古丹反樊本作杆同○按干即乾溼字俗字也）

橿木也（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橿字闕釋文殭字書云死而不朽本或作僵又作橿按死而不朽字當從陸本作殭宋鄭樵注本作僵今本從木非）

立死椔（雪牕本注疏本同唐石經椔字闕五經文字云椔壯利反立死也見爾雅單疏本亦作椔按釋文云菑字林作椔是爾雅不作椔也詩皇矣其菑其翳毛傳木立死曰菑正義引釋木云立死菑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菑釋文菑本又作菑然則毛詩亦作菑不作椔也今本從木蓋因字林增加）

不獘頓（雪牕本同注疏本頓下衍椔字按雪牕本不獘頓下連椔側吏反之音俗本刪之未盡遂誤菑椔字而強以側吏反加之下文翳字矣釋文菑側吏反）

樹蔭翳覆地者（雪牕本注疏本同按此注當作樹蔭翳相覆蔽今本作覆地因詩正義之文相涉致誤釋文音經蔽必世反注同是注中有蔽字也詩釋文引爾雅蔽者翳郭云相覆蔽此其證詩正義引郭氏曰翳樹蔭翳覆地者也又云自斃者生本自倒枝葉覆地爲蔭翳故曰翳也此因毛傳蔽者作自斃遂爲覆地之說以順改郭注耳郭不言覆地也）

梢梢櫂（單疏本注疏本同唐石經闕雪牕本櫂作擢釋文擢直角反方言云拔也蒼頡篇云抽也小爾雅云拔根曰擢字皆從手邪疏釋經云此別死頓相磨皮甲抽擢之異名也又下無枝爲檄疏云此即上文梢梢擢也然則邪本擢亦從手今經作木旁誤嚴元照云上文木相磨槸棤皵謂樹枝相切磨者爲槸木皮甲錯者爲皵此云梢擢謂梢梢者爲擢）

當衍一梢字唐石經以字數計之此行亦多一字○按謂衍一梢字非也方言曰杪梢也說文曰櫂引也梢櫂者謂木杪引而愈長愈長則愈細因此目之曰梢也單言櫂則又不完

梢櫂長而殺者（注疏本同雪牕本櫂作擢按一切經音義卷十五引此注云梢櫂長而殺者也）

此別死頓相磨皮甲抽擢之異名也（注疏本抽擢誤楷櫂）

木兩枝相切磨者（注疏本脫者）

自斃爲翳（注疏本斃改獘）

以死害生曰菑（以下舊擠當字今刪正正德本死誤當閩本死上剜擠當字監本毛本排人）

枝葉覆地爲陰翳（按陰當作蔭詩皇矣正義作蔭）

言亦扶疎茂盛（雪牕本同注疏本無亦按亦無所承當衍）

草木漸包是也（注疏本包作苞單疏本此頁係補刻因誤改包）

祝州木（雪牕本正德本閩本同監本毛本祝改柷釋文柷章六反本今作祝按監毛本據釋文改與舊按不符矣宋翔鳳云柷蓋謂木之中空者也正德本閩本此下分九卷下）

子中有核人（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鍾本郎本人作仁按古書核中人無作仁者明人始全改本艸作仁非也）

椴似茱萸而小（注疏本椴誤椒）

棗李曰疐之（正德本同唐石經單疏本作疐之閩本監本毛本作疐釋文作重疐）

樝似梨而酢澁（單疏本雪牕本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改澀釋文澁字又作澀）

謂苦桃有苦如膽者（注疏本誤杏桃）

櫠櫂直上（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櫂作擢釋文云擢直角反字從手不誤）

櫠卽櫂也（注疏本作櫂身櫂也誤）

釋蟲第十五

裸毛羽鱗介之慹稱（正德本裸誤課閩本監本毛本改螺）

蟿天螻是也（注疏本天誤大）

蜰卽負盤臭蟲（單疏本雪牕本同春秋隱元年左傳有蜚不爲災正義曰釋蟲云蜚蠦蜰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蜰郭氏云蜚卽負盤臭蟲洪範五行傳云蜚負蠜本草曰蜚厲蟲也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直名蜚耳不名蜚蠦說爾雅者言蜚蠦一名蜰非也然則郭讀爾雅蜚一名蠦蜰不與舍人李巡同邢疏襲用春秋正義而郭注仍作蜰誤甚今邵晉涵正義改作蜚嚴元照云山海經中山經有鳥如雉恒食蜚注云蜚負盤也音蜚可與雅注相證）

南方淫氣之所生也（注疏本淫作滛）

害人之物（注疏本之誤云）

螾衍入耳（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衍本又作蜑經義雜記曰考工記梓人爲筍虡注卻行螾衍之屬釋文螾衍下如字爾雅云螾衍入耳劉云或作蚓衍賈疏引釋蟲亦作螾衍今爾雅作衍陸云本又作蜑蜑當爲衍按方言云蚰蜒自關而東謂之螾蜑或謂之入耳字作蜑）

此蟲象吳公（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改蜈蚣非按廣雅蝍蛆吳公也本不加虫旁）

案方言云蚰蜑（由延二音）或謂之蜧蠡（音麗）或謂之蚨虷（扶于二音）北燕謂之蚎蚭（蚎奴六切蚭音尼）江東人呼蛩（音鞏○注疏本改音切爲大字揔移於下云蚰音由蜒音延蠡音麗蚨音扶虷音于蚎奴六切蚭音尼蛩音鞏）

憙入人耳者也（注疏本脫人憙字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改喜）

江南謂之螗蛦音荑（釋文蛦郭音荑徒低反單疏本標起止云注夏小正至音荑皆與此合雪牕本作蛦音夷注疏本亦作蛦又刪下二字）

鳴蚻虎懸（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標起止云注如蟬至虎懸釋文懸音元按夏小正作鳴札札者寧懸也）

蠽茅蜩（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作蠽舊按云本今作蠽五經文字亦作蠽按說文蠽小蟬蜩也从虫截聲蓋今本所從出據注云江東呼爲茅截蓋經作蠽注作截也）

似蟬而小青赤（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赤作色此涉上蠽茅蜩注似蟬而小青色致誤按詩七月正義禮記月令正義皆引作青赤初學記卷三十引青而赤）

俗呼胡蟬（注疏本胡誤日）

一名馬蟬蟬中最大者也（注疏本脫上四字中誤之）

字林蛁或作嘹也（浦鏜云蟟誤嘹按詩蕩正義作蟟）

有文者謂之螓是也（注疏本同此本螓字剜擠作蜻蜻係據方言改今訂正）

詩碩人云螓首蛾眉鄭云（注疏本詩下衍人鄭云誤鄭元）

虎懸也鳴而後知之（注疏本縣改懸脫之）

謂蜆也是（注疏本也是倒）

案方言云蛥蚗（音折決○注疏本蛥蚗改蛥蚗音折玦三字作大字移於後）或謂之蛉蛄（音零）或謂之蚂蟧（貂料二音）或謂之蝭蟧（音帝○注疏本音切上增一本字彙於後加圈以間之）

蛄蟯蟯蜋（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及此本蟯作蟯說今訂正釋文蟯）

莊子曰（注疏本脫曰）

身狹而長（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狹作陝舊按云本今作狹○按作陿者說文體也省作陝非）

豬好啖之（單疏本雪牕本同詩蜉蝣正義引此啖作噉按上注噉糞土亦用噉字）

梁宋之間曰渠略（按此下當有郭云）

夏小正曰（浦鏜云詩正義上有孫炎曰此脫）

朝生而莫死（注疏本莫改暮）

今江東呼黃蛢音瓶（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釋文蛢郭音瓶經義雜記曰考工記梓人爲筍虡疏引此注云今江東呼爲黃蛢按一切經音義卷十五引此注云江南呼爲黃瓦亦有爲字瓦卽瓶之訛）

蝚蛖螻（釋文唐石經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蛖作蛖俗字書所無）

案方言蛄詣謂之杜蛒（音格）螻螲謂之螻蛄（音窒）或謂之蟓蛉（象鈴二音○注疏本言下增云詣誤者蛒誤略螲誤蛭刪音切彙於後毛本亦作蛒蛭作螲）

不蜩王蚥（唐石經雪牕本舊本閩本毛本同監本蚥改父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蚥按上蠸輿父釋文云父音甫下同則陸本於此作父唐石經加虫旁非）

蛄蟞強蝆（單疏本雪牕本同唐石經蛄作姑按說文蟞姑蟞強芊也字亦作姑今本作虫旁非）

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雪牕本同注疏本蠹作蠧非按疏云今米穀中小黑蠹蟲也此作蠹小黑蟲誤倒）

建平人呼爲蛘子音芊姓（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三字釋文蛘郭音芊疏云音楚姓芊之芊）

江東謂之蛪（音加）建平人呼蛘子音楚姓芊之芊（注疏本音加改大字下六字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改音芊楚姓芊）

螗蜋別名（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作螳蜋釋文螳音唐本今作螗此當從陸本）

一名蟳蟭（單疏本舊本同雪牕本閩本監本毛本蟳誤蟳按釋文蟳普莫反又補莫反）

一名螳蜋螵蛸母也（注疏本脫螵蛸螳舊本作唐閩本監本毛本誤蟷）

方言云譚魯以南謂之蟷蠰（注疏本譚改潭盧文弨曰藝文類聚稱此爲鄭志月令正義誤引爲方言此承其誤）

謂之螳蜋（螳蜋舊本作堂蜋下引月令同閩本監本毛本改）

謂之馬穀（注疏本穀改谷）

蒺藜蝍蛆（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舊本閩本監本同毛本藜改蔾）

蟲舍蚔蝝（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此本蚔作蚔誤按玉篇別爲一字非釋文蚳直其反說文从虫氏聲）

亦名青蛪（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蜻蛚干盈反廣雅云蜻蛚促織也舊按云本今作青蛪按禮記月令正）

（義引孫炎作蜻蛚說文亦作蜻蛚詩蟋蟀正義引李巡陸機作蜻蛚凡蜻蛚字皆不作青此當從陸本）

一名蟯蛪（注疏本作青蛪按蟯當作蜻字之誤也詩正義作蜻蛪可證）

馬蠲蚼俗呼馬蟿（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釋文蚼音句閩本監本毛本蚼誤蚼玉篇廣韻無蚼集韻十八諄蚼蟲名馬蝬也本釋文太平御覽蟲部引此注云馬蠲蚼也○按蠲蚼聯綿字也）

馬蚿（音弦）北燕謂之蛆蟝（音子余切）其大者謂之馬蚰（音逐○注疏本）
音切作大字移於後柚改蚰今本方言同

詩曰趯趯阜螽（雪牕本同注疏本亦作詩曰單疏本曰作云非注疏本阜作皇按單疏本釋經引詩作趯趯皇螽又標注詩云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曰召南草蟲篇文也阜字蓋順毛詩改注引詩當作皇）

草螽負蠜（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蟦音負字或作負）

蜙蝑也（雪牕本注疏本同疏云一名蜙蝑釋文蚣本亦作螉同烏公反字林云蟲在牛馬皮者按說文螉蟲在牛馬皮者从虫翁聲烏紅切蝑蜙蝑也又蜙蜙蝑以股鳴者从虫松聲息恭切蚣蜙或省此經作蜙蝑字注作螉蝑字後人據說文蚣蜙爲一字因改蚣爲蜙而不知此蚣爲螉之省而非蜙蝑字也）

俗呼蝽蟍（雪牕本注疏本同疏云一名蝽蟍釋文春黍本或作蝽蟍按詩螽斯正義云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卽春黍釋文曰楊雄許慎皆云春黍然則春黍二字本無虫旁當從陸本）

蟿螽螇蚸（單疏本雪牕本同五經文字蚸他各反又音麻見爾雅唐石經作蚸非○按依說文斥作厈則唐石經是）

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卽春黍（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春字黍字並加虫旁非）

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班改斑）

其股似瑇瑁又（按又當爲乂字之誤也元本瑇瑁省作毒冒爲合古）

又名蚸蜢（注疏本改蚱蜢按釋文蚱字又作蚸作宅反詰幼云蚸蚸蜢也）

形似蝗而小（注疏本脫形而誤細）

螼蚓蜸蚕（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毛本蚕改蠶蓋因蠶字俗省作蚕因誤改此蚕爲蠶也釋文蚕他）
典反嚴杰云陸佃新義亦誤爲蠶且云蚕老而後眠

江東呼寒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蟓音寒字亦作寒一切經音義卷十三云今江東呼爲寒蚓當本）
此注

莫貈蟷蜋蛑（雪牕本注疏本同誤也釋文唐石經單疏本蟷作螳當據以訂正說文作堂蜋）

螗蜋有斧蟲（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螗作蟷非螗依經作螳）

江東呼石蜋（陳本同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作江東呼爲石蜋此脫爲字）

虰蛵負勞（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蟧力刀反本今作勞）

卽蜻蛉也（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青本今作蜻按郭注當本作青蛉高誘注淮南子齊俗篇云蜓青蛉也）

蜻蛉謂之蝍蛉淮南人又呼蠊蛜（音康伊○注疏本刪小注元本蝍字闕閩）
本監本毛本誤蜻

蛅毛蠹（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蠹作蠧注疏本及此本上從上非）

八角螫蟲（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螫作蠚釋獸鼷鼠注同五經文字亦作蠚玉篇蠚同螫）

然與鼠婦及鼠婦（元本同閩本監本刻改與作爲毛本承之）

蠶蛈（元本閩本監本同雪牕本毛本蠶作蚕誤釋文蠶徂南反下同疏云此卽蠶蛹所變者也按下蟓桑繭注）
及疏同

說文云蛾羅也是（注疏本也是倒）

螒天雞（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翰胡旦反字林作螒同按文選江賦注引作翰天雞與陸本合釋蟲翰天）
雞釋鳥鶾天雞字皆作翰唐石經作翰爲依字林所改非也
釋鳥釋文鶾本又作幹胡旦反幹卽翰之訛說文翰天雞赤
羽也从羽倝聲逸周書曰文翰若暈雉此其證釋文當云翰
本又作鶾今本出後人乙改因文在釋蟲故從虫文在釋鳥
故從鳥也

如蝗而班色（元本同監本閩本毛本班改斑）

蛶螪何（毛本同雪牕本元本閩本監本螪訛螪唐石經闕釋文螪失羊反字林之亦反五經文字云螪失羊反又）
之亦反按失羊反字作螪之亦反字作螪說文蛶商何也無
螪螪二字

蜆縊女（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蜆孫音俔按此孫讀蜆爲俔俔與磬聲相轉毛詩俔天之妹韓詩作磬說）
文磬象懸虡之形禮記文王世子注云縣縊殺之曰磬者
經死之卽懸虛之義此縊女之所以名蜆也

說文云蛻爲蝶是也（今說文蜆縊女也下無此語又說文有蝶無蝶此蓋誤引）

齊人呼蟻蛘（陳本同雪牕本元本作齊人呼蟻爲蛘閩本監本毛本改齊人呼蟻蛘按當作齊）
人呼蟻蛘疏云小者卽名螘齊人呼蟻蛘方言云燕謂之
蛾蛘郭彼注云蟻養二音邢疏正本注云然也釋文蛘以
丈反郭云齊人呼蟻也字林云北燕人謂蚍蜉曰蟻蛘與
疏合釋文音經螘俗作蟻字音同蓋注用俗字以曉人也
○按呼蟻蛘者呼蟻爲蛘也此本方言有改下一蟻
字作爲者非是

螱飛螘（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螱於貴反說文字林從蚰五經文字螱於貴反爾雅又作螱按釋文蚰爲）
蚰之訛謂說文字林皆從蚰作螱爾雅則從虫作螱也唐石
經今本依字書改螱非今說文無螱螱字

謂之蚼蟓（駒養二音○注疏本蟓誤蠓注改大字移於後云蚼音駒蟓音蒙下準此）

燕謂之蛾蛘（蟻養二音○注疏本移音於下）

次蟗（按經文蟗字於六書皆不合出非諧聲也以諧聲求之當是作蠹从蚰橐聲與說文蚍蠹同字次蠹在說文則）
作蠹蟗古音相同也次古音讀如茨

今江東呼蝃蝥音掇（陳本同雪牕本掇誤蝃注疏本刪下二字釋文掇章悅反本或作掇拾字）
非○按當云掇音掇寫者省掇字耳

說文謂之蠿蟊作罔鼄蟊也（注疏本蠿蟊改鼅鼄罔作網正德本作罔作鼄下同）

謂之蠿蟊（閩本監本毛本蟊作蝥）

或謂之蠾蝓（燭臾二音○正德本亦作蠋閩本監本毛本作蠋）

謂之蝳蜍（毒餘二音○注疏本改大字每字分音於下）

土蠭（唐石經單疏本同下木蠭同釋文蠭字又作蜂按此經作蠭注作蜂雪牕本注中五蠭字皆作蜂是也）

今江東呼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雪牕本同蠭作蜂注疏本脫呼）

今荆巴間呼爲蟺音憚（雪牕本同釋文蟺郭音憚誤蟬徒旦反注疏本刪下二字）

此辨蠭在土在木之異也（注疏本脫下在字）

讀爲蛩蟺之蟺（注疏本蟺誤亶讀上增蟺）

其在糞土中者名蟦蠐（浦鏜云蟦字衍）

以在木中白而長（注疏本中下衍者）

蛜威委黍（唐石經同五經文字蛜見爾雅詩風作伊雪牕本）
蛜音伊本今作伊注疏本作蛜蛜威鼠負疏引此經同乃并
合詩爾雅字爲之非也說文蛜蛜威委黍从虫伊省聲

蟰蛸長踦（唐石經單疏本正德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蟰雪牕本閩本監本毛本蟰改蠨）
按釋文云蟰詩作蠨明爾雅不作蠨也

一名蟰蛸（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蟰改蠨）

蟰蛸在戶（正德本誤肅肖閩本監本毛本蟰改蠨按廣韻一屋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五引詩皆作蟰）

爲羅罔居之（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罔改網）

蝍蝛謂之蚇蠖（音卽域○注疏本蝛改蠖分音於後）

果臝蒲盧（唐石經單疏本正德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臝雪牕本閩本監本毛本臝改蠃）
按說文蠃蠃也从虫臝聲作蠃爲俗字五經文字蠃魯果
反見爾雅爲蜾蠃說文於虫部作蜾蠃爾雅當
詩小宛作蜾蠃說文於虫部作蜾蠃
與說文同

卽細要蠭也（單疏本正德本同雪牕本閩本監本毛本要作腰釋文細要一遙反本今作腰）

亦曰戎女（雪牕本注疏本同詩小宛正義引作亦呼爲戎女）

蜾蠃負之（注疏本蜾作果釋文果本又作蜾大元親次三蜾蠃負之宋司馬君實注引詩作蜾）

貟之於木空中（注疏本貟誤附）

蝎桑蠹（唐石經雪牕本同注疏本蠹作蠧非）

本草又名夜光（刪正）（注疏本又作一此本又下剜擠一字今）

蚅烏蠋（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蚅音烏本又作烏按玉篇虫部蚅蚅蠋也）

鱣似蛇（正德本鱣誤亶閩本監本毛本改蟺下同）

則忘其所惡（閩本監本毛本忘誤亡正德本誤死）

小蟲似蚋喜亂飛（雪牕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單疏本蚋作蜹正德本作芮卽蜹之訛疏中準此釋文蜹又作蚋按說文秦晉謂之蜹楚謂之蚊从虫芮聲一切經音義卷八引此注作蜹今本作蚋非喜亦當作憙）

因雨而生（注疏本而誤布）

卽蝗蟷（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蟷丁郎反此本作蝙訛蝗蟷之爲蛈蝪語轉耳）

雔由樗繭（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雔市由反本今作雠）

食蕭葉者（雪牕本同注疏本脫者按廣韻十一唐蚢字下引此注有者）

因所食葉異（注疏本脫異）

食樗葉棘葉欒葉者名雔由（浦鏜云下脫棘欒二字）

蠭醜鏄（正德本同雪牕本閩本監本毛本鏄作鏄唐石經作鏄釋文鏄呼暇反本今作鏄段玉裁云後人訛寫從金也釋文當是本作鏄○按廣韻九御引爾雅蠭醜鏄字不作蠭）

皆剖坼母背（監本毛本同舊本閩本脫背）

强蚸之類（注疏本强蚸改蠡斯）

好垂其腴以休息（注疏本休誤伏）

食葉蟘（注疏本同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蟘作蟘按釋文蟘字又作蟘今本作蟘非）

食節賊（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蠈音賊本今作賊按玉篇蠈音賊食禾節蟲與陸本合今本蓋據毛詩改）

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雪牕本注疏本同按詩大田正義引郭云分別蟲啖禾所在之名耳郭注多言啖蓋詩正義引作啖注疏本作食今本誤并爲一）

故曰蟘也（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蟘改蟘下同）

蟘似子方而頭不赤（注疏本子方作虸蚄廣韻虸蚄蟲名按詩正義作子方與此合）

賊似桃李中蠹蟲（注疏本脫似）

吏抵冒取民財（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抵誤秪）

釋魚第十六

是以不盡載魚名（元本闕載閩本監本剜改作釋毛本承之）

石磧上釣取之（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釣改鈎）

又以今語驗之（元本闕今閩本監本毛本改時）

則鯉鮪鱣鮥（注疏本鮥改鮎）

鱧注鮦也○釋曰今鱧魚也（注疏本刪注鮦也釋曰五字此本鱧誤鯉今訂正）

今鯇魚似鱒而大（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鯇胡本反此本鯇訛鱓今訂正按此云鯇魚似鱒下鮅鱒注云似鯶子可互證）

體貟而有點文（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貟改圓下魁陸注同按點文當作文點下言見注云白爲文點黃爲文點黑爲文點此作點文非）

此卽上文鱧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文改云）

鱯魚名似鮎而大（注疏本同此本鱯字剜改作鯱今訂正）

今青州呼鰕魚爲鰝音鄷（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三字鄗釋文鰝郭音鄗戶老反鄷芳弓反）

魚禁鯢鱬（詩敝笱正義宋本同注疏本鱬作鮞按鱬當作鱬卽鮞字之變體淺人改鱬別爲一字矣）

健啖細魚（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啖作噉大敢反）

鱓長鼻魚也（注疏本鼻作鼻下並同）

鮂魚出江東（注疏本脫出）

見敏者得魚（注疏本脫者）

其小者名爲鱦（注疏本脫爲）

鮥鮛鮪（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五經文字鮛音叔按釋文云鮥叔字林作鮛是爾雅不作鮛也詩潛釋文引爾雅鮥叔鮪可證然則五經文字唐石經作鮛非又按說文鮪鮥也鮥鮪也互訓今本鮪下衍叔字鄭箋詩碩人及潛皆云鮪鮥也蓋散文則鮪鮥不別對文則大者名鮪小者名鮥）

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鮛鮪（雪牕本注疏本同按鮛當作叔文選江賦魚則江豚海狶叔鮪王鱣李善引爾雅鮥鮛鮪郭注曰大者王鮪小者叔鮪又詩碩人釋文曰大者曰王鮪小者曰鮛鮪可與經互證）

卽此魚也音洛（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釋文鮥郭音洛）

崖上山腹有穴（注疏本上誤二）

天官獻人春獻王鮪（注疏本獻改漁元本闕獻閩本監本毛本改薦）

腴細而長（注疏本腴誤腹）

鮤鱴刀（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鱴作蠛釋文鱴亡節反按玉篇鱴與鮆同海中魚似鮑也義別鮆字注引此作蔑刀周禮鱉人注貍物亦謂鱴刀含漿之類釋文鮆字無音）

亦呼爲魛魚（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毛本魛誤魴疏同按此經作刀注作魛釋文音刀亦作魛非）

一名鮤一名蠛刀一名魛魚（注疏本鮤下衍魚蠛作鱴魛誤魴）

故云似鯯子（注疏本脫似）

鱢魚出樂浪潘國（注疏本出誤也）

出穢邪頭國○（按釋文魵郭云小鰕別名集韻亦引郭同小鰕云小鰕者謂今鰕之小者對上文鰝大鰕而言郭注蓋並載二說而今本有脫也）

江東呼魴魚爲鯿（雪牕本注疏本同詩九罭正義引此注云江東人呼魴魚爲鯿按人字當有）

一名魾音毗（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釋文魾音丕又音毗又音郎郭音也）

肥恬而少肉細鱗（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少肉作小力）

一名孑孓（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及此本作孑孑非疏中同今訂正釋文孑孑紀列反字林云無右臂孓九月反字林云無左臂）

今江東呼水中蛭蟲入人肉者爲蟣（雪牕本注疏本同按疏云此水中蛭蟲憙入人肉者江東呼爲蟣本注爲說入人肉者上當脫憙字蜆縊女注云憙自經死可證）

憙入人肉者（注疏本憙改喜）

卽楚王食寒菹（注疏本脫楚菹改葅）

蝦蟆子（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蟆字又作蟇按一切經音義卷四引此云蝦蟇子也與陸本合）

外有理縱橫（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從子容反本今作縱）

形似紡軠（音狂○注疏本刪音狂）

鼁鼀蟾諸（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鼁起據反鼀音秋蟾音諸本今作諸戴震曰鼁說文作䵶今爾雅轉寫訛按鼀當爲鼁說文鼀鼁同字非誤其引詩得此鼀鼊今毛詩作戚施鼀與戚鼊與施皆聲相近斯其證矣釋文鼀爲爾之訛一切經音義卷十引爾雅作蟾蠩與陸本合今本作諸）

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蚥（單疏本同一切經音義卷上引作似蝦蟇與上陸本合釋文蚥音甫雪牕本注疏本及此本作蚊訛今訂正疏中同）

但相似耳（注疏本但誤俱）

蟾諸頭生角者（注疏本脫頭）

蛙蠪（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蠪字林作龎校者云本今作蠪）

掌饋食之豆云脾析蠯醢（注疏本掌改職蠯改䗪）

大苦山多三足龜（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苦剜改萻監本毛本承之此本剜改作苦今訂正）

今吳興郡陽羨縣（雪牕本同注疏本脫今按文選江賦注引此注有今）

遊戲山東南二十里（元本同閩本二十剜擠作三十五監本毛本承之）

食之無蠱疾（元本同閩本剜改蠱疾爲蠱疫監本毛本承之）

曰大苦山（元本同閩本剜改苦作萻監本毛本承之）

形似蛞蝓（注疏本蛞誤蛞）

葵菹蠃醢（注疏本葵誤羨）

螺大者如斗（雪牕本注疏本同按此經作蠃注作螺釋文上云蠃力禾反下同注作螺字亦同可證）

即彭螖也（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彭改蟚釋文蟚音彭本今作彭按今本據釋文改與舊挍不符矣）

似蟹而小音滑（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

螖即彭螖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彭改蟚）

案埤蒼即云螺屬（元本亦作即云下二字闕閩本剜改作云即蟚螖監本毛本承之）

月令孟冬之月云（注疏本云倒月令下）

可飾佩刀削（元本同閩本削剜改鞘監本毛本承之）

東注激女水（注疏本女作汝依今本山海經改按釋文引東山經作激女之水與此合）

仰者謝（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謝如字衆家本作射按禮記玉藻注云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是鄭氏所據本亦作射龜人地龜曰繹屬注云仰者繹此順周禮經字以繹爲射也周禮古文故作繹爾雅今文故作射郭本作謝非）

行頭左庫（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俾普計反下同本今作庫疏云謂行時頭左邊庫下者按說文俾俾門侍人俛俾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云說文顆傾頭也蒼頡篇顒不正也經文作俾是俾顒字通左右俾者行時頭俾倚於左右少衺傾也釋文音經俛亦作睨文選思元賦注引爾雅左睨不類郭注曰行頭左睥也周禮龜人疏云頭向左右睥睨然考說文有俾無睥睨爲邪視其義非也此當從陸本作俾邪疏作庫高字誤甚）

龜俯者靈（注疏本脫龜）

車渠謂車輞（釋文車輞音罔雪牕本注疏本作輞按疏云考工記謂車輞爲渠故云渠謂車輞然則上車字衍文因上引書大傳致誤）

小者鰿（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鰿字又作蟦）

餘貾黃白文（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蚳字或作貾同按五經文字貾丈尸反見爾雅）

今之紫貝（雪牕本同注疏本無之）

謂污薄（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污作汙）

蟦小而橢（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蟦本或作鰿按注云即上小貝則當同上作鰿石經上鰿下蟦非釋文當爲蟦本或作鰿邪疏釋此經曰小而狹長者名鰿又釋注曰云即上貝知者以其同名鰿也則邪本上下皆作鰿字）

橢謂狹而長（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狹作陜）

貝海介蟲也（注疏本海誤爲）

周而有泉（注疏本改周有泉貝）

大而汗薄者名蜬（注疏本脫者）

西伯既戡耆（注疏本耆改黎按書釋文曰黎尚書大傳作耆書正義曰書傳云文王受命五年伐耆詩文王正義曰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者此皆大傳作耆之證）

紂囚之牖里（注疏本牖改羑）

以備其辜（注疏本作以贖其辠按此作備誤釋詁辜辠也）

其文采之異大小之殊甚衆（注疏本脫之異大小倒）

以黃爲文（注疏本脫以）

其白質如玉（注疏本脫其）

今九眞交趾以爲杯盤（注疏本今上衍皆杯作柸）

以其同名鰿也（正德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鰿誤蟦）

隋山喬嶽（注疏本隋作墮非）

其循幾何（浦鏜云楚辭循作衍按此蓋脩字之訛）

或謂之蠦⿰虫廛（盧廛兩音）或謂之刺易（南陽人呼蝘蜓）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蜥（注疏本刺易易蜥皆改蜥蜴盧廛改蠦⿰虫廛脫人字者字音切俱作大字）

或謂之蠑螈（注疏本此下誤空一字）

則是在草澤中者名蠑螈蜥蜴在壁者名蝘蜓守宮也

注疏本脫是及下者

擣萬杵（正德本閩本同監本毛本擣改搗）

今淮南人呼蝁子音惡（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

螣螣蛇（唐石經雪牕本同單疏本注疏本作螣螣蛇釋文螣直錫反字又作朕螣字又作騰徒登反按螣螣雖兩體實一字也據釋文知本作螣騰蛇注云能興雲霧而遊其中即騰之謂也唐石經作螣螣誤文選思元賦注藝文類聚卷九十六皆引爾雅作騰蛇與釋文合）

淮南云蟒蛇（單疏本雪牕本同疏云蟒當爲奔淮南子覽冥篇後奔蛇許慎云奔蛇馳蛇是也或曰淮南人呼此螣爲蟒蛇義亦通按注引淮南子奔蛇以證經之螣蛇奔螣一義也故許注又轉爲馳蛇馳亦奔騰之意也因字形相涉奔誤爲莽又因下有蟒王蛇遂改莽作蟒此當從邢叔明義或說非也）

雲黃璐（注疏本璐誤路按依淮南子當作蹈雲黃）

淮南人呼此螣爲蟒蛇（正德本誤蟒螣閩本監本毛本誤蟒蟒）

蟒蛇最大者故曰王蛇（雪牕本注疏本同按一切經音義卷六引此注云蛇之最大者故曰王是訓莽爲大也邢疏亦云此蛇之最大者也今本作蟒蛇最大者非孫星衍云蟒義當用莽小爾雅莽大也○按蟒逗蛇最大者句）

蝮虺（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蝮字亦作蝮虫即虺字也說文云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字林同郭云別自一種蛇名蝮虺本今作虺按此爲經作虫注作虺之明證唐石經以下諸本俱係後人據注所改）

又名拇（注疏本拇下衍指）

郭璞曰（注疏本脫璞）

文間有毛似豬鬣（注疏本豬作猪）

大者長八九尺（雪牕本同注疏本此下有別名鰒三字係疏語竄入）

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瑇瑁俗呼爲靈龜（雪牕本注疏本同段玉裁云文當作叉靈龜當作靈叉叉釵古今字依蜀都賦注華陽國志訂正毒冒即龜之至大者其甲可爲釵）

見龜筴傳（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筴初革反本今作策）

背上有盤法丘山（注疏本脫有）

公羊傳曰（注疏本曰作云）

言世世保用之辭（舊本閩本同監本毛本保改寶）

其實河圖說靈龜也（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實誤寶）

上有擣蓍（索隱云擣古稠字元本擣誤儔閩本監本毛本作壽今史記作下有擣蓍下當從此作上）

○按擣當从木

今去天南東萬里（元本同閩本剜改天爲扶監本毛本承之）

名之火澣布是也（浦鏜云今誤名）

爾雅疏卷第十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

敕校定

釋鳥第十七

〔疏〕釋鳥第十七○釋曰說文云鳥者羽禽之摠名象形字左傳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之類此篇廣釋其名也

隹其、鳺鴀。今鵓鳩○鳺方扶切鴀方浮切〔疏〕隹其鳺鴀○釋曰舍人曰鵻一名夫不李巡曰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鵻其夫不孝故爲司徒也郭云今鵓鳩詩曰翩翩者鵻毛傳云鵻夫不也一宿之鳥鄭箋云一宿者一意於所宿之木又云鳥之謹慤者人皆愛之則此是謹慤孝順之鳥也陸機云今小鳩也一名鵓鳩幽州人或謂之鷽鳩梁宋之間謂之隹揚州人亦然

鶌鳩、鶻鵃。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爲鶻鳩○鶌居物切鶻音骨鵃音嘲〔疏〕鶌鳩鶻鵃○釋曰春秋左氏傳云鶻鳩氏司事也杜注云鶻鳩鵰也春來秋去故爲司事即此鶌鳩也舍人曰鶌鳩一名鶻鵃今之班鳩孫炎曰鶻鳩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爲鶻鳩案舊說及廣雅皆云班鳩非也

鳲鳩、鴶鵴。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鳲音尸鴶古八切鵴音菊〔疏〕鳲鳩鴶鵴○釋曰左傳云鳲鳩氏司空也詩召南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皆謂此也郭云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埤倉云鴶鵴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陸機云云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鴶鵴一名擊穀一名桑鳩案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而方言云戴勝非也

鷑鳩、鵧鷑。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名爲烏鵧○鷑音及鵧符悲切〔疏〕鷑鳩鵧鷑○釋曰鷑鳩一名鵧鷑郭云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名爲烏鵧

鴡鳩、王鴡。雕類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毛詩傳曰鳥摯而有別○鴡七徐反〔疏〕鴡鳩王鴡○釋曰李巡曰王鴡一名鴡鳩郭云鵰類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詩周南云關關鴡鳩陸機疏云鴡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謂之鷲而楊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注毛詩傳曰鳥摯而有別釋曰此即關雎傳文也摯至也謂鳥中雌雄情意至厚而猶能有別故以興后妃說樂君子情深猶能不淫其色

鵅、鵋鶀。今江東呼鵂鶹爲鵋鶀亦謂之鴝鵅音格○鵋音忌鶀音欺〔疏〕鵅鵋鶀○釋曰鵅一名鵋鶀郭云今江東呼鵂鶹爲鵋鶀亦謂之鴝鵅

鶅、鵵軌。未詳

鴗、天狗。小鳥也青似翠食魚江東呼爲水狗○鵵音兔鴗音立〔疏〕鴗天狗○釋曰鴗一名天狗郭云小鳥也青似翠今江東呼爲水狗

鷚、天鸙。大如鷃雀色似鶉好高飛作聲今江東名之曰天鷚音綢繆○鷚亡侯切鸙音藥〔疏〕鷚天鸙○釋曰鷚一名天鸙郭云大如鷃雀色似鶉好高飛作聲今江東名之曰天鷚音綢繆者詩豳風云綢繆牖戶取其音同故讀從之

鵱鷜、鵝。今之野鵝○鵱音六鷜力于切〔疏〕鵱鷜鵝○釋曰鵱鷜野鵝之別名也郭云今之野鵝

鶬、麋鴰。今呼鶬鴰○鴰古活切〔疏〕鶬麋鴰○釋曰鶬一名麋鴰郭云今呼鶬鴰

鵅、烏鸔。水鳥也似鶂而短頸腹翅紫白背上綠色江東呼烏鸔音駮○鵅音洛鸔音剝〔疏〕鵅烏鸔○釋曰鵅一名烏鸔郭云水鳥也似鶂而短頸腹翅紫白背上綠色江東呼烏鸔

舒鴈、鵝。禮記曰出如舒鴈今江東呼鴚○鴚音加〔疏〕舒鴈鵝○釋曰鵝一名舒鴈今江東呼鴚某氏云在野舒翼飛遠者爲鵝李巡曰野曰鴈家曰鵝○注禮記曰出如舒鴈○釋曰聘禮記文也案彼云私覿愉愉焉出如舒鴈鄭注云威儀自然而有行列是也

舒鳧、鶩。鴨也○鶩音木〔疏〕舒鳧鶩○釋曰鶩鴨也一名舒鳧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禮記內則辨鳥之不可食者云舒鳧翠

鳽、鵁鶄。似鳧腳高毛冠江東人家養之以厭火災○鳽音類鵁音交鶄音精〔疏〕鳽鵁鶄○釋曰鳽一名鵁鶄郭云似鳧腳高毛冠江東人家養之以厭火災

輿、鵛鷋。未詳

鵜、鴮鸅。今之鵜鶘也好羣飛沉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鵜音徒鶘音胡鴮音烏鸅音澤〔疏〕鵜鴮鸅○釋曰舍人曰鵜一名鴮鸅郭云今之鵜鶘也好羣飛沉水食魚一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詩曹風云維鵜在梁陸機疏云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斗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

鶾、天雞。鶾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鶾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鶾音汗〔疏〕鶾天雞○釋曰鶾一名天雞赤羽之鳥也○注逸周書至獻之○釋曰云逸周書者雖是周書不在尚書百篇內故曰逸周書今所謂汲冢周書也云文鶾若彩雞者王會篇文也案彼云蜀人以文鶾文鶾者若翬雉孔晁注云鳥有文彩者是也云成王時蜀人獻之者案彼孔晁注又云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故知當成王時蜀人獻之也

鷽、山鵲。似鵲而有文彩長尾觜腳赤○鷽音握〔疏〕鷽山鵲○釋曰山鵲一名鷽郭云似鵲而有文彩長尾觜腳赤說文云知來事鳥也

鷣、負雀。鷂也江南呼之爲鷣善捉雀因名云○鷣音淫〔疏〕鷣負雀○釋曰鷣一名負雀郭云鷂也江南呼之爲鷣善捉雀因名云

齧齒、艾。未詳

鶨、鵮老。鵅鶨也俗呼爲癡鳥○鶨丑絹切鵮巨炎切〔疏〕鶨鵮老○釋曰鶨一名鵮老郭云鵅鶨俗呼爲癡鳥字林云勾喙鳥

鳸、鴳。今鴳雀○鳸音戶鴳音晏〔疏〕鳸鴳○釋曰別二名也郭云今鴳雀案舍人李巡孫炎郭氏皆斷老上屬鳸下屬解云鶨一名鵮老鴳一名鳸鳸雀也唯樊光斷鵮爲句以老下屬注云春秋云九鳸爲九農正九鳸者春鳸夏鳸秋鳸冬鳸棘鳸行鳸宵鳸桑鳸老鳸是以老爲下屬唯鴳不重耳杜預仍云老鳸鴳鴳非郭義

桑鳸、竊脂。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疏〕桑鳸竊脂○釋曰桑鳸一名竊脂郭云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鄭玄詩箋云竊脂肉食陸機毛詩疏云竊脂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筩中膏故以名竊脂也諸儒說竊脂皆謂盜人脂膏即如下云竊玄竊黃者豈復盜竊玄黃乎案下篇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淺毛竊即古之淺字但此鳥其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爲淺白也而諸儒必爲盜竊脂者以此經下別云桑鳸竊脂與竊玄竊黃等并列則爲淺白也春秋九鳸是也此自別一種青雀好竊脂肉目驗而然詩小雅交交桑鳸是也且鄭玄郭樸陸機皆當世名儒無容不知竊爲淺義脂爲白色而待後人剥正也後人不達此言妄說異端非也

鳭鷯、剖葦。好剖葦皮食其中蟲因名云江東呼蘆虎似雀青班長尾○鷯力周切〔疏〕鳭鷯剖葦○釋曰鳭鷯一名剖葦郭云好剖葦皮食其中蟲因名云江東呼蘆虎似雀青班長尾

桃蟲、鷦。其雌鴱。鷦䳆桃雀也俗呼爲巧婦○鴱音艾〔疏〕桃蟲鷦其雌鴱○釋曰舍人曰桃蟲名鷦其雌名鴱郭云鷦䳆桃雀也俗呼爲巧婦此鷦小鳥而生鵰鶚者也詩周頌云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毛傳云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陸機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鶵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鄭詩箋云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鶚皆惡聲之鳥其義未詳方言說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鸁或謂之女鴎自關而東謂之鸋鴂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懱爵是也

鶠、鳳。其雌皇。瑞應鳥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五彩色高六尺許〔疏〕鶠鳳其雌皇○釋曰鳳一名鶠郭云瑞應鳥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五彩色高六尺許說文云神鳥也天老曰鳳像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字從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彩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京房易傳曰鳳皇高丈二漢時鳳皇數至漢書云高五六尺是謂鳳皇之狀也

䳭鴒、雝渠。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疏〕䳭鴒雝渠○釋曰䳭鴒一名雝渠水鳥也郭云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詩小雅云脊令在原陸機疏云大如鷃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

鸒斯、鵯鶋。鴉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爲鵯烏音匹○鸒音預〔疏〕鸒斯鵯鶋○釋曰鸒斯一名鵯鶋郭云鴉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爲鵯烏詩小雅云弁彼鸒斯毛傳云鸒鵯鶋然則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之類也小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說文字林皆云楚烏是也

燕、白脰烏。脰頸○脰音豆〔疏〕燕白脰烏○釋曰脰項也小爾雅云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燕白脰烏是也

鴽、鴾母。鵪也青州呼鴾母○鴽音如鴾音謀〔疏〕鴽鴾母○釋曰李巡云鴽一名鴾母郭云鵪也青州呼鴾母田鼠所化者也月令季春田鼠化爲鴽是也

密肌、繫英。釋蟲以有此名疑誤重

巂周。子巂鳥出蜀中○巂音攜〔疏〕巂周○釋曰子巂鳥也出蜀中說文云巂蜀王望帝化爲子巂今謂之子規是也

燕燕、鳦。詩云燕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鳦○鳦音乙〔疏〕燕燕鳦○釋曰燕燕又名鳦郭云一名玄鳥齊人呼鳦此燕燕即今之燕古人重言之詩云燕燕于飛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孫炎舍人以巂周燕燕鳦爲一物三名郭所不取也○注詩云至呼鳦○釋曰詩云燕燕于飛者邶風衞莊姜送歸妾之詩也云一名玄鳥者案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以其色玄故謂之玄鳥是也云齊人呼鳦者案商本紀云簡狄而浴玄鳥墮其卵取而吞之因孕生契諸緯候皆言簡狄吞鳦而生契是玄鳥又名鳦也

鴟鴞、鸋鴂。鴟類○鴟尺之切鴞音遙鸋音寧鴂音決〔疏〕鴟鴞鸋鴂○釋曰舍人云鴟鴞一名鸋鴂郭云鴟類詩豳風云鴟鴞鴟鴞毛傳云鴟鴞鸋鴂也陸機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秀爲窠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贏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韈雀或曰巧女先儒皆以爲今之巧婦郭注此云鴟類又注方言云鷦鷯鴟鴞屬非此小雀明矣是與先儒意異也今爾雅以郭氏爲宗且依

郭氏

狂、茅鴟。（今鶹鴟也似鷹而白）怪鴟。（即鴟鵂也見廣雅今江東通呼此屬為怪鳥）梟、鴟。（土梟○梟音嬌）〔疏〕狂茅鴟怪鴟梟鴟○釋曰此別鴟類也茅鴟一名狂廣雅云茅鴟鵂也郭云今鶹鴟也似鷹而白怪鴟廣雅謂之鴟鵂郭云今江東通呼此屬為怪鳥梟一名鴟郭云土梟說文云梟食母不孝之鳥故冬至捕梟磔之字從鳥首在木上詩陳風云墓門有梅有鴞萃止毛傳云惡聲之鳥也一名鵩一名梟一名鴟大雅瞻卬云為梟為鴟陸機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鴞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

鶛、劉疾。（未詳）生哺、鷇。（鳥子須母食之）生噣、雛。（皆自食○鶛音皆鷇古候切噣音啄雛仕俱切）〔疏〕生哺鷇生噣雛○釋曰辨鳥子之異名也鳥子生須母哺而食者名鷇謂燕雀之屬也史記趙武靈王探雀鷇而食之是也鳥子生而能自啄食者名雛謂雞雉之屬也禮記內則云雛尾不盈握弗食是也

爰居、雜縣。（國語曰海鳥爰居漢元帝時琅邪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疏〕爰居雜縣○釋曰爰居海鳥也大如馬駒一名雜縣漢元帝時琅邪有之○注國語至爰居○釋曰云國語曰海鳥爰居者案魯語云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命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節政之所成也故制祭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言仁且知矣無功而祀之非仁也弗知而弗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皆知辟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煖是其事也

春鳸、鳻鶞。夏鳸、竊玄。秋鳸、竊藍。冬鳸、竊黃。桑鳸、竊脂。棘鳸、竊丹。行鳸、唶唶。宵鳸、嘖嘖。（諸鳸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為名竊藍青色○鳻音汾鶞勅倫切唶音即嘖音責）〔疏〕春鳸至嘖嘖○釋曰李巡云諸鳸別春夏秋冬四時之名唶唶嘖嘖鳥聲貌也郭云諸鳸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為名竊藍青色案昭十七年左傳云九鳸為九農正以此八鳸并上鳸鴳為九賈逵注云春鳸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鳸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鳸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鳸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鳸竊丹為果驅鳥者也行鳸唶唶晝為民驅鳥者也宵鳸嘖嘖夜為農驅獸者也桑鳸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鳸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舍人樊光注爾雅其言亦與賈同其意皆謂以鳸為官還令依此諸鳸而動作也然則趣民耕耘及收斂蓋藏其事可得召民使聚而總號令之其為果驅鳥為蠶驅雀豈得多置官方使之就果樹入蠶室為民驅之哉又晝驅鳥夜驅獸不可竟日通宵常在田野溥天之下何以可周且其言不經難可據信也故郭氏及杜預皆不從也

鵖鴔、戴鵀。（鵀即頭上勝今亦呼為戴勝鵖鴔猶鶝鶔語聲轉耳○鵖彼及切鴔皮及切鵀音賃）〔疏〕鵖鴔戴鵀○釋曰李巡云戴勝一名鵖鴔郭云鵀即頭上勝今亦呼為戴勝鵖鴔猶鶝鶔語聲轉耳月令季春云戴勝降于桑方言云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鵖鴔自關而東謂之戴鵀或謂之戴頒或謂之戴勝東齊吳揚之間謂之鵀自關而西謂之服鶝或謂之鶝鴔

鴋、澤虞。（今婟澤鳥似水鴞蒼黑色常在澤中見人輒鳴喚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云俗呼為護田鳥○鴋方往切）〔疏〕鴋澤虞○釋曰澤虞一名鴋郭云今婟澤鳥似水鴞蒼黑色常在澤中見人輒鳴喚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云俗呼為護田鳥說文云婟嫪也聲類云婟嫪戀惜也以此鳥戀惜池澤見人不去因名婟澤鳥也

鷧、鶿。（即鸕鷀也觜頭曲如鉤食魚○鶿音慈鷧於計切）〔疏〕鷧鶿○釋曰別二名也字林云似鶂而黑郭云即鸕鷀也

鷯、鶉。其雄鶛。牝痺。（鶉鵪屬○痺音脾）〔疏〕鷯鶉其雄鶛牝痺○釋曰李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鷯一名鶉其雄名鶛其牝名痺郭云鶉鵪屬鵪即上云鴽鴾母田鼠所化者鶉舊云蝦蟆所化者也

鸍、沈鳧。（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鸍音施）〔疏〕鸍沈鳧○釋曰鸍一名沈鳧郭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鸍陸機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腳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大雅云鳧鷖在涇

鴢、頭鵁。（似鳧腳近尾略不能行江東謂之魚鵁音髐箭○鴢音拗鵁許交切）〔疏〕鴢頭鵁○釋曰鴢一名頭鵁郭云似鳧腳近尾略不能行江東謂之魚鵁音髐箭嫌讀為鵁青之鵁故音之山海經云青要山畛水出焉北注河其中有鳥名鴢狀如鳧青身朱目赤毛食之宜子是也

鵽鳩、寇雉。（鵽大如鴿似雌雉鼠腳無後指岐尾為鳥憨急羣飛出北方沙漠地○鵽丁刮切）〔疏〕鵽鳩寇雉○釋曰寇雉一名鵽鳩郭云鵽大如鴿似雌雉鼠腳無後指岐尾為鳥憨急羣飛出北方沙漠地又謂之泆泆下云寇雉泆泆是也

萑、老鵵。（木兔也似鴟鵂而小兔頭有角毛腳夜飛好食雞○萑音丸）〔疏〕萑老鵵○釋曰老鵵一名萑郭云木兔也似鴟鵂而小兔頭有角毛腳夜飛好食雞

鶨、鶦鳥。（似雉青身白頭○鶨音突鶦音胡）〔疏〕鶨鶦鳥○釋曰鶨鶦鳥名也郭云似雉青身白頭

狂、寢鳥。（狂鳥五色有冠見山海經）〔疏〕狂寢鳥○釋曰寢鳥一名狂五采之鳥也○注狂鳥至山海經○釋曰案大荒西經云栗廣之野有五采之鳥有冠名曰狂鳥是也

皇、黃鳥。（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疏〕皇黃鳥○釋曰舍人曰皇名黃鳥郭云俗呼黃離留一名搏黍詩周南云黃鳥于飛陸機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常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自此以下諸言倉庚商庚鵹黃楚雀倉庚鵹黃之文與此一也

翠、鷸。（似燕紺色生鬱林○鷸音聿）〔疏〕翠鷸○釋曰李巡曰鷸一名為翠其羽可以為飾樊光云青羽出交州郭云似燕紺色生鬱林說文云翠青羽雀也案漢書尉佗獻文帝翠鳥毛然則鷸羽可以飾器物故僖二十四年左氏傳鄭子臧好聚鷸冠是也

鸀、山烏。（似烏而小赤觜穴乳出西方○鸀音蜀）〔疏〕鸀山烏○釋曰山烏一名鸀郭云似烏而小赤觜穴乳出西方

蝙蝠、服翼。（齊人呼為蟙蠌或謂之仙鼠）〔疏〕蝙蝠服翼○釋曰蝙蝠一名服翼郭云齊人呼為蟙蠌或謂之仙鼠方言云蝙蝠自關而東謂之服翼或謂之譽鼠自關而西秦隴之間謂之蝙蝠北燕謂之蟙蠌

晨風、鸇。（鷂屬詩曰鴥彼晨風○鸇之然切）〔疏〕晨風鸇○釋曰舍人曰晨風一名鸇摯鳥也郭云鷂屬陸機云鸇似鷂黃色燕頷勾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注詩曰鴥彼晨風○釋曰詩秦風晨風篇文也

白鷢。（似鷹尾上白○鷢巨月切）〔疏〕白鷢○釋曰鷢一名白鷹郭云似鷹尾上白

寇雉、泆泆。（即鵽鳩也）

鷏、蟁母。（似烏鸔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鴿聲今江東呼為蚊母俗說此鳥常吐蚊故以名云○鷏音田蟁音文）〔疏〕鷏蟁母○釋曰鷏一名蟁母郭云似烏鸔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鴿聲江東呼為蚊母俗說此鳥常吐蚊因以名云蟁蚊音義同

鷉、須鸁。（鸊鷉似鳧而小膏中瑩刀○鷉音梯鸁音螺）〔疏〕鷉須鸁○釋曰鷉一名須鸁郭云鸊鷉似鳧而小膏中瑩刀

鼯鼠、夷由。（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翅尾項脅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腳短爪長尾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鼯音吾）〔疏〕鼯鼠夷由○釋曰鼯鼠一名夷由郭云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翅尾項脅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腳短爪長尾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

倉庚、商庚。（即鵹黃也）

鴩、餔敊。（未詳○鴩大結反餔音步敊音鼓）

鷹、鶆鳩。（鶆當為鷞字之誤耳左傳作鷞鳩是也）〔疏〕鷹鶆鳩○釋曰樊光曰來鳩爽鳩也春秋曰爽鳩氏司寇鷹鷙故為司寇郭云鶆當為鷞字之誤耳左傳作鷞鳩是也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曰少皞氏以鳥名官爽鳩氏司寇也杜注云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是也

鶼鶼、比翼。（說已在上）〔疏〕鶼鶼比翼○釋曰鶼鶼比翼鳥名也說在釋地篇故注云說已在上

鵹黃、楚雀。（即倉庚也○鵹音離）

鴷、斲木。（口如錐長數寸常斲樹食蟲因名云○鴷音列）〔疏〕鴷斲木○釋曰斲木鳥一名鴷郭云口如錐長數寸常斲樹食蟲因名云

鸄、鶶鷵。（似烏蒼白色○鸄音激鶶音唐鷵音徒）〔疏〕鸄鶶鷵○釋曰鸄一名鶶鷵郭云似烏蒼白色

鸕、諸雉。（未詳或云即今雉）

鷺、舂鉏。（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睫攡名之曰白鷺縗○鉏音鋤）〔疏〕鷺舂鉏○釋曰鷺一名舂鉏郭云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睫攡名之曰白鷺縗詩陳風云值其鷺羽陸機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腳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長毛十數枚長尺餘毿毿然與眾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

鷂雉。（青質五采○鷂音遙）鷮雉。（即鷮雞也長尾走且鳴○鷮音驕）鳪雉。（黃色鳴自呼○鳪音卜）鷩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秩秩、海雉。（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鸐、山雉。（尾長者○鸐音狄）雗雉、鵫雉。（今白鵫也江東呼白鵫亦名白雉○雗音汗鵫丁罩切）雉絕有力、奮。（最健鬬）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翬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翬音暉）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即鷂雉也）南方曰𠷎。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說四方雉之名○𠷎音儔鶅音緇鵗音希鷷音尊）〔疏〕鷂雉至西方曰鷷○釋曰別諸雉之名也雉者郭云青質五采即下文江淮而南者是也云鷮雉者郭云即鷮雞也長尾走且鳴說文云鷮長尾雉走鳴乘輿以尾為防釳著馬頭上詩小雅云有集維鷮陸機疏云鷮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故林木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麃者似鹿而小是也山海經文几山其鳥多白鷮云鳪雉者雉之黃色鳴自呼者名鳪云鷩雉者案山海經牝山之上鳥多赤鷩郭注云即鷩雉也尚書謂之華蟲周禮

春官司服職云鷩冕七章之服也畫此鷩雉郭云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云秩秩海雉者海雉一名秩秩郭云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云鸐山雉者山雉一名鸐郭云尾長者今俗呼山雞是也云雗雉鵫雉者別二名也郭云今白鵫也江東呼白雗亦名白雉云雉絕有力奮者謂雉之壯大有力能鬬者名奮郭云最健鬬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者李巡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鮮明曰翬孫炎曰翬雉白質五色爲文也郭云翬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王后之服以爲飾案周禮內司服云王后之六服褘衣鄭注云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是也云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者有雉青質五采備具而成文章名曰鷂雉郭云即鷂雉也亦與王后之服以爲飾周禮云揄狄鄭注云揄狄畫搖者是也搖與鷂音義同云南方曰𠷏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者郭云說四方雉之名左傳曰五雉爲五工正杜預取此四方之雉并上翬雉以爲五也必取翬雉者伊洛土之中區故與四方之雉爲五也樊光賈逵以此五雉分屬五土無所憑據不可采用故略而不言

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中孔氏尚書傳云共爲雄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鵌音徒鼵音突）【疏】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釋曰尚書禹貢云導渭自鳥鼠同穴不言鳥獸之名故此釋之也李巡云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云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中孔氏尚書傳云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郭氏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其實也

鸛鷒、鶝鶔。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或說曰鸛鷒鶝鶔一名嫛羿○鸛音歡鷒音團鶝音福鶔音柔射食亦切）【疏】鸛鷒鶝鶔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釋曰鸛鷒一名鶝鶔郭云或曰鸛鷒鶝鶔一名嫛羿案字書云嫛古以爲懈惰字羿古之善射者此言鳥捷勁雖羿之善射亦懈惰不敢射也故以名云郭圖讚云鸛鷒之鳥一名嫛羿應弦銜鏑矢不著地逄蒙縮手養由不睨

鵲鵙醜、其飛也翪。（竦翅上下○翪音宗）【疏】鵲鵙醜其飛也翪○釋曰鵙伯勞也翪竦也醜類也鵲鵙之類不能翱翔遠飛但竦翅上下而已

鳶烏醜、其飛也翔。（布翅翱翔○鳶音玄）【疏】鳶烏醜其飛也翔○釋曰鳶鴟也鴟鳥之類其飛也布翅翱翔

鷹隼醜、其飛也翬。（鼓翅翬翬然疾）【疏】鷹隼醜其飛也翬○釋曰舍人曰謂隼鷂之屬也翬翬其飛疾羽聲也郭云鼓翅翬翬然疾是急疾之鳥也說文云隼鷙鳥也陸機云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

鳧鴈醜、其足蹼。（腳指間有幕蹼屬相著○蹼音卜）其踵、企。（飛即伸其腳跟企直）【疏】鳧鴈醜其足蹼其踵企○釋曰鳧水鳥也鴈陽鳥也蹼猶蹼屬相著之謂也踵腳跟也鳧鴈之類腳指間有幕蹼屬相著飛則伸其腳跟企直也

烏鵲醜、其掌縮。（飛縮腳腹下）【疏】烏鵲醜其掌縮○釋曰掌足也烏鵲之類飛時縮足於其腹下

亢、鳥嚨。（嚨謂喉嚨亢即咽）其粻、嗉。（嗉者受食之處別名嗉今江東呼粻○亢戶郎切嗉音素）【疏】亢鳥嚨其粻嗉○釋曰別鳥咽嗉之名也亢者鳥喉嚨也其受粻處名嗉郭云嚨謂喉嚨亢即咽也嗉者受食之處別名嗉今江東呼粻

鶉子、鳼。鴽子、鸋。（別鶉鴽雛之名○鳼音文）【疏】鶉子鳼鴽子鸋○釋曰別鶉鴽雛之名也鶉之子雛名鳼鴽之子雛名鸋

雉之暮子爲鷚。（晚生者今呼少雞爲鷚○鷚力救切）【疏】雉之暮子爲鷚○釋曰鷚是雉晚生之子名也郭云晚生者今呼少雞爲鷚

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疏】鳥之雌至右雌○釋曰鄭詩箋云陰陽相下之義也

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鶹鷅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長丁丈切鶹音留鷅音栗）【疏】鳥少至鶹鷅○釋曰鳥之少爲子而美長食母而醜其名爲鶹鷅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者案詩邶風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陸機疏云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流與鶹同

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疏】二足至謂之獸○釋曰別禽獸之異也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見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爲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曲禮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鄭玄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贄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

鵙、伯勞也。（似鶷鶡而大左傳曰伯趙氏○鵙工役切）【疏】鵙伯勞也○釋曰李巡云伯勞一名鵙樊光曰春秋傳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云似鶷鶡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養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月令仲夏之月鵙始鳴是也○注似鶷至趙是○釋曰云似鶷鶡者字林云鶷鶡似伯勞而小故也云左傳伯趙是者案昭十七年云伯趙氏司至者也杜注云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是也

倉庚、黧黃也。（其色黧黑而黃因以名云○黧力知切）【疏】倉庚黧黃也○釋曰即上黃鳥也郭云其色黧黑而黃因以名云

釋獸第十八

【疏】釋獸第十八○釋曰釋鳥云四足而毛謂之獸說文云獸守備也此篇釋其名狀故曰釋獸

麋、牡麔。牝麎。其子、麇。（國語曰獸長麛麇）其跡、躔。（腳所踐處）絕有力、狄。（○麔音咎麎音辰麇於兆切）【疏】麋牡至力狄○釋曰此釋麋之種類也說文云鹿屬也冬至解其角春秋莊十七年冬多麋麋揔名也其牡者名麔其牝者名麎詩吉日云其麎孔有是也其所生之子名麇其腳跡所踐之處名躔其絕異壯大有力者名狄也○注國語曰獸長麛麇○釋曰此魯語文也魯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麛麇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韋昭云鹿子曰麛麋子曰麇是其事也

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跡、速。絕有力、麉。（○麚音加麀於牛切麛音迷麉音堅）【疏】鹿牡至力麉○釋曰此辨鹿之種類也說文云鹿解角獸也羣善走者也其牡名麚其牝名麀詩小雅云麀鹿麌麌其跡名速絕有力者名麉

麕、牡麌。（詩曰麀鹿麌麌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但重言耳○麕音君麌魚矩切）牝麜。其子、麆。其跡、解。絕有力、豜。（○麆音加麜音助豜五見切）【疏】麕牡麌至力豜○釋曰此辨麕之種類也說文云麕麞也麕其揔名也牡名麌牝名麜其子名麆其跡名解云有力名豜○注詩曰至言耳○釋曰詩小雅吉日篇文鄭箋云麕牡曰麌麌復麌言多也是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云但重言耳者謂再言麌麌也

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獥音亦）【疏】狼牡至力迅○釋曰此辨狼之種類也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其子名獥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詩齊風云並驅從兩狼兮陸機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故禮記狼臅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

兔子、嬎。（俗呼曰鱹）其跡、迒。絕有力、欣。（○嬎芳萬切迒音剛）【疏】兔子嬎至力欣○釋曰此辨兔之種類也崔豹古今注云兔有九孔論衡曰兔舐豪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其子名嬎郭云俗呼曰鱹其跡名迒字林云迒兔道也絕有力名欣

豕子、豬。（今亦曰彘江東呼豨皆通名）䝐、豶。（俗呼小豶豬爲䝐子○䝐音偉豶音墳）幺、幼。（最後生者俗呼爲幺豚○幺音腰）奏者、豱。（今豱豬短頭皮理腠蹙○奏音腠豱音溫）豕生三豵、二師、一特。（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之名○豵音宗）所寢、橧。（橧其所臥蓐○橧音繒）四豴皆白、豥。（詩云有豕白蹢蹄也○豥音垓）其跡、刻。絕有力、豟。（即豕高五尺者○豟音厄）牝、豝。（詩云一發五豝○豝音巴）【疏】豕子至牝豝○釋曰此辨豕之種類也其子名豬郭云今亦曰彘江東呼豨皆通名也說文云豬豕而三毛叢居者字林云豕後蹢廢謂之彘小爾雅云彘豬也其子曰豚大者謂之豝方言云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西或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豯音奚吳揚之間謂之豬子云䝐豶者舍人曰䝐一名豶郭云俗呼小豶豬爲䝐子豶謂健豬也云幺幼者豕之最後生者名也郭云最後生者俗呼爲幺豚云奏者豱者謂皮理腠蹙者名豱郭云今豱豬短頭皮理腠蹙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者郭云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之名詩召南云一發五豵鄭箋云豕生三曰豵張逸問曰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也豚也荅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爲豵其生子二者爲師一者爲特云所寢橧者郭云橧其所臥蓐方言云其橧及蓐曰橧是也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爲橧某氏曰臨惟人謂野豬所寢爲橧李巡曰豬臥處名橧橧是所居之處云四蹢皆白豥者蹢蹄也豕四蹢皆白名豥其跡名刻絕有力名豟即下篇豕高五尺者也云牝豝者豕之牝者名豝○注詩云有豕白蹢○釋曰小雅漸漸之石篇文也案詩經直云白蹢不云豥則白蹢不知幾踦白而郭氏引之者以爾雅主謂釋詩詩中言豕白蹢惟此而已故知本以訓此也鄭箋以白爲駭駭者蹀疾之言也駭與豥字異義同○注詩云一發五豝○釋曰召南騶虞篇文也毛傳云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鄭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也戰之者仁心之至是也

虎竊毛、謂之虦貓。（竊淺也詩曰有貓有虎）【疏】虎竊毛謂之虦貓○釋曰竊淺也虎之淺毛者別名虦貓○注詩曰有貓有虎○釋曰詩大雅韓奕篇文也○

貘、白豹。

（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或曰豹白色者別名貘○貘音陌）【疏】（貘白豹○釋曰貘一名白豹字林云似熊而白黃出蜀郡一曰白豹郭云熊小頭庳腳黑白駮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或曰豹白色者別名貘）甝、白虎。（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骨爪牙○甝音含）【疏】（甝白虎○釋曰白虎一名甝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骨爪牙）虪、黑虎。（晉永嘉四年建平秭歸縣檻得之狀如小虎而黑毛深者為班山海經云幽都山多玄虎玄豹○虪式六切）【疏】（虪黑虎○釋曰黑虎一名虪郭云晉永嘉四年建平秭歸縣檻得之狀如小虎而黑毛深者為班山海經云幽都山多玄虎玄豹者案海內經云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鳥玄蛇玄豹玄虎是也）貀、無前足。（晉太康七年召陵扶夷縣檻得一獸似狗豹文有角兩足即此種類也或說貀似虎而黑無前兩足○貀女滑切）【疏】（貀無前足○釋曰字林云獸無前足似虎而黑者名貀郭云晉大康七年召陵扶夷縣檻得一獸似狗豹文有角兩腳即此種類也或說貀似虎而黑無前兩足）鼳、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鼳似鼠而馬蹄一歲千斤爲物殘賊○鼳古役切）【疏】（鼳鼠身至小驢○釋曰鼳獸名也身如鼠有長須而賊害於物秦人呼爲小驢郭云鼳似鼠而馬蹄一歲千斤爲物殘賊）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麙。（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麙音巖）【疏】（熊虎醜至力麙○釋曰醜類也熊虎之類其子名狗絕有力名麙郭云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此當時之律也引之以證虎子名狗之義也）貍子、貄。（今或呼豯貍○貄音曳）【疏】（貍子貄○釋曰字林云貍伏獸似貙其子名貄郭云今或呼豯貍者字林云豯貍也）貈子、貆。（其雌者名貔今江東呼貉爲𧳜貈○貈乎各切貆音丸）【疏】（貈子貆○釋曰字林云貈似狐善睡其子名貆郭云其雌者名貔今江東呼貉爲𧳜貈字林云𧳜貍類𧳜謂之𧳜廣雅云貈𧳜也然則皆貈之通名也）貒子、貗。（貒豚也一名貛○貒音湍貗其禹切）【疏】（貒子貗○釋曰字林云貒獸似豕而肥其子名貗郭云貒豚也一名貛）貔、白狐。其子、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貔音毗豰火卜切）【疏】（貔白狐其子豰○釋曰字林云貔豹屬一名白狐其子名豰郭云一名執夷虎豹之屬詩大雅云獻其貔皮陸機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麝父、麕足。（腳似麕有香○父音甫）【疏】（麝父麕足○釋曰字林云小鹿有香其足似麞故云麕足郭云腳似麕有香）豺、狗足。（腳似狗）【疏】（豺狗足○釋曰說文云豺狼屬狗聲郭云腳似狗貪殘之獸左傳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貙獌、似貍。（今山民呼貙虎之大者為貙豻○貙音樞獌音萬）【疏】（貙獌似貍○釋曰字林云貙似貍而大一名獌郭云今山民呼貙虎之大者為貙豻字林云豻胡地野狗似狐黑喙皆貙之類故又呼貙豻）羆、如熊。黃白文。（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疏】（羆如熊黃白文○釋曰舍人曰羆如熊色黃白也郭云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詩大雅韓奕云赤豹黃羆陸機疏云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麢、大羊。（麢羊似羊而大角圓銳好在山崖間○麢音零）

【疏】（麢大羊○釋曰羊之大者名麢郭云麢羊似羊而大角圓銳好在山崖間陶注本草云今出建平宜都諸蠻中及西域多兩角有一角者為勝角甚多節蹙蹙圓繞別有山羊極長唯一邊有節節亦疏大而不入用羌夷云只此名麢羊）麠、大麃。牛尾、一角。（漢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麃然謂之麟者此是也麃即麞○麠音京麃音炮）【疏】（麠大至一角○釋曰麃麞也大麞牛尾一角者名麠即所謂麟也郭云漢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麃然謂之麟者此是也者漢書郊祀志文也麃即麞也）麔、大麠。旄毛、狗足。（旄毛獵長○麔音几旄音帽）【疏】（麔大至狗足○釋曰麔亦麞也旄毛獵長毛也大麞毛長狗足者名麔山海經云女几山其獸多麖麔）魋、如小熊。竊毛而黃。（今建平山中有此獸狀如熊而小毛麤淺赤黃色俗呼為赤熊即魋也○魋音頹）【疏】（魋如至而黃○釋曰竊淺也獸如小熊淺毛而黃者名魋郭云今建平山中有此獸狀如熊而小毛麤淺赤黃色俗呼為赤熊即魋也）猰貐、類貙。虎爪、食人、迅走。（迅疾○猰烏八切貐羊玉切）【疏】（猰貐至迅走○釋曰迅疾也猰貐之獸其狀類貙而虎爪食人疾走山海經云少咸山有獸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窫窳其音如嬰兒食人其名與此同其狀與此錯）狻麑、如虦貓。食虎豹。（即師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犎牛及師子穆天子傳曰狻猊日走五百里）【疏】（狻麑至虎豹○釋曰即師子也出西域其狀如虦貓食虎豹善走者也○注漢順帝至百里○釋曰云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犎牛及師子者案後漢帝紀云孝順帝諱保安帝之子也陽嘉三年疏勒國獻師子犎牛注引東觀記曰疏勒王盤遣使文時詣闕獻師子似虎正黃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封牛其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峰牛是也云穆天子傳曰狻猊日走五百里案穆天子傳云柏夭曰名獸使足狻猊野馬走五百里是也）驨、如馬。一角。不角者、騏。（元康八年九真郡獵得一獸大如馬一角角如鹿茸此即驨也今深山中人時或見之亦有無角者○驨胡圭切）【疏】（驨如至者騏○釋曰驨獸名也狀如馬一角不角者名騏郭云元康八年九真郡獵得一獸大如馬一角角如鹿茸此即驨也今深山中人時或見之亦有無角者）羱、如羊。（羱羊似吳羊而大角角橢出西方○羱音元）【疏】（羱如羊○釋曰字林云野羊大角者也郭云羱羊似吳羊而大角角橢出西方橢謂狹而長也）麐、麕身牛尾一角。（角頭有肉○公羊傳曰有麕而角○麐音鄰）【疏】（麐麕身牛尾一角○釋曰李巡曰麐瑞應獸名孫炎曰靈獸也京房易傳曰麐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詩周南云麟之趾毛傳云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鄭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陸機疏云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群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腳麟謂此麟也○注公羊傳曰有麕而角○釋曰案春秋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云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是其事也）猶、如麂。善登木。（健上樹○麂音几）【疏】（猶如麂善登木○釋曰說文云猶玃屬也其狀如麂為獸健提善能上樹）貄、脩毫。（毫毛長○貄音四）【疏】（貄脩毫○釋曰脩長也廣雅云翰毛謂之

毫言貄獸體多長毛）貙、似貍。（今貙虎也大如狗文如貍）【疏】（貙似貍○釋曰貙獸其文似貍郭云今貙虎也大如狗文如貍）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疏】（兕似牛○釋曰郭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是也）犀、似豕。（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庳腳腳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橢好食棘亦有一角者○橢音墮）【疏】（犀似豕○釋曰郭云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庳腳腳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橢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劉欣期交州記曰犀出九德毛如豕蹄有甲頭似馬吳錄地理志云武陵阮南縣以南皆有犀）彙、毛刺。（今蝟狀似鼠○彙音謂刺音次）【疏】（彙即蝟也其毛如針郭云今蝟狀如鼠）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梟羊也山海經曰其狀如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長丈許俗呼之曰山都○狒音費被音備）【疏】（狒狒至食人○釋曰狒狒獸名狀如人被髮疾走食人山海經謂之梟羊又謂之讀騎臣人周書王會云北方謂之吐嘍郭云梟羊也山海經曰其狀如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長丈許俗呼之曰山都云山海經曰者海內南經文也案彼文云梟羊在北朐之西其狀人面長脣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又海內經云笑則脣蔽其面因可逃也故郭讚云狒狒怪萌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蔽其目終亦號咷反為我戮是也云反踵者腳跟反向也大傳云周成王時州靡國獻之也）貍、狐、貒、貈醜。其足蹯。（皆有掌蹯○蹯音煩）其跡厹。（厹指頭處○厹音紐）【疏】（貍狐至跡厹○釋曰說文云蹯掌也此四獸之類物有掌蹯宜二年左傳云宰夫胹熊蹯是其類也其指頭著地處名厹）蒙頌、猱狀。（即蒙貴也狀如蜼而小紫黑色可畜健捕鼠勝於貓九真日南皆出之猱亦獼猴之類○猱奴刀切）【疏】（蒙頌猱狀○釋曰蒙頌一名蒙貴狀似獼猱故曰猱狀郭云即蒙貴也狀如蜼而小紫黑色可畜健捕鼠勝於貓九真日南皆出之猱亦獼猴之類）猱蝯、善援。（便攀援○蝯音袁）【疏】（猱蝯善援○釋曰猱一名蝯善攀援樹枝郭云便攀援者便謂便捷也○）玃父、善顧。（貑玃也似獼猴而大色蒼黑能玃持人好顧盼○玃音钁父音甫）【疏】（玃父善顧○釋曰大蝯也能玃持人又善顧盼因名郭云貑玃也似獼猴而大色蒼黑能玃持人好顧盼）威夷、長脊而泥。（泥少才力）【疏】（威夷長脊而泥○釋曰泥弱也威夷之獸長脊而劣弱少才力也）麐麎、短脰。（脰項）【疏】（麐麎短脰○釋曰脰項也麐麎之獸皆短項）贙、有力。（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贙音鉉）【疏】（贙有力○釋曰贙似犬之獸名也郭云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㺑、迅頭。（今建平山中有㺑大如狗似獼猴黃黑色多髯鬣好奮迅其頭能舉石擿人玃類也○㺑音據）【疏】（㺑迅頭○釋曰㺑似猴之獸也好奮迅其頭故曰迅頭郭云今建平山中有㺑大如狗似獼猴黃黑色多髯鬣奮迅其頭能舉石擿人玃類也）蜼、卬鼻而長尾。（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縣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健捷○蜼音誄）【疏】（蜼卬鼻而長尾○釋曰蜼亦猴

類之獸卬鼻而尾長大山海經曰鬲山多猨蜼是也郭云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縣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健捷

時、善椉領。（好登山峯○椉音承）〔疏〕時善椉領○釋曰好登山峯之一獸也

猩猩、小而好啼。（山海經曰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阯封谿縣出猩猩狀如貛㹠聲似小兒啼）〔疏〕猩猩小而好啼○釋曰能言獸也曲禮曰猩猩能言周書王會曰都郭狌狌欺羽狌狌若黃狗人面能言郭云山海經曰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趾封谿縣出猩猩狀如貛㹠聲似小兒啼云山海經者海內南經文也

閼洩、多狃。（說者云脚饒指未詳○閼其越切狃音鈕）〔疏〕閼洩多狃○釋曰舊說以爲閼洩獸名其脚多狃狃指也然其形所未詳聞

寓屬。〔疏〕寓屬○釋曰寓寄也言此上獸屬多寄寓木上故題云寓屬

○

鼢鼠。（地中行者○鼢音憤）鼸鼠。（以頰裹藏食○鼸故忝切）鼷鼠。（有螫毒者○鼷音奚）鼶鼠。（夏小正曰鼶鼬則穴○鼶音斯）鼬鼠。（今鼬似鼦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爲鼪音牲○鼬音佑）鼩鼠。（小鼱鼩也亦名鼱鼩○鼩音劬）鼭鼠。（未詳）鼣鼠。（山海經說獸云狀如鼣鼠然形則未詳○鼭音時鼣音吠）鼫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爲鼩鼠見廣雅音瞿○鼫音石）鼤鼠、鼨鼠。（皆未詳○鼤音問鼨音終）豹文鼮鼠。（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鼮音廷）鼰鼠。（今江東山中有鼰鼠狀如鼠而大蒼色在樹木上音巫覡○鼰南見切）

鼠屬。〔疏〕鼢鼠至鼰鼠○釋曰此別鼠屬也云鼢鼠者郭云地中行者說文云地中行鼠伯勞所作也廣雅云鼴鼠也方言名犂鼠即此鼠也謂起地若耕因名云云鼸鼠者大戴禮云田鼠者鼸鼠也鼸是頰裹藏食之名鼠若此者因名鼸鼠云鼷鼠者李巡曰鼷鼩鼠郭云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春秋成七年食郊牛角者是也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或謂之耳鼠何休亦云鼷鼠者鼠中之微者云鼶鼠者似鼩之鼠也郭云夏小正曰鼶鼬則穴者在九月云鼬鼠者字林云如鼠赤黃而文郭云今鼬似鼦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爲鼪即莊子云騏驥驊騮補鼠不如貍鼪是也云鼩鼠者鼩小鼠也本云一名鼩鼠郭云小鼩鼩也亦名鼩鼩云鼭鼠者孫炎曰五技鼠許慎云鼫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蔡邕以此爲螻蛄郭云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爲鼩鼠見廣雅鼩今本作鼩誤也案詩魏風云碩鼠碩鼠陸機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頰上號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技或謂之雀鼠案此與郭氏所說同云豹文鼮鼠者郭云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者案漢書云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初入關棄繻而去至長安上書拜爲謁者給事中使南越爲呂嘉所殺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號之終童武帝嘗得豹文鼠終軍以爾雅辨其名故受賜也鼰鼠者鼰鼠名也郭云今江東山中有鼰鼠狀如鼠而大蒼色在樹木上○郭山海經說獸云狀如鼣鼠○釋曰案中山經云倚帝山其上多玉下多金有獸焉狀如鼣鼠白[illegible]名狙如見則其國有大兵是也○釋曰言此上皆鼠之屬類也鼠小獸也亦四足而毛故屬此釋之案字林云鼨鼠即鼮鼠也今郭氏分爲二又說文於鼨云豹文鼠也今郭氏以豹文下屬未知孰是故略言之

○

牛曰齝。（食之已久復出嚼之○齝丑之切）羊曰齥。（今江東呼齝爲齥音漏洩）麋鹿曰齸。（江東名咽曰齸齸者齝食之所在依名云○齸音益）鳥曰嗉。（咽中裹食處）寓鼠曰嗛。（頰裏貯食處寓謂獼猴之類寄寓木上）

齸屬。〔疏〕牛曰齝至齸屬○釋曰此別鳥獸嚼食之名也牛名曰齝郭云食之已久復出嚼之羊名曰齥郭云今江東呼齝爲齥麋鹿名曰齸郭云江東名咽爲齸齸者齝食之所在依名云鳥名曰嗉郭云咽中裹食處即上篇其粻嗉也寓木之獸及鼠皆曰嗛郭云頰裏貯食處寓謂獼猴之類寄寓木上此屬皆咽中藏食復出嚼之故題云齸屬

○

獸曰釁。（自奮釁動作○釁許刃切）人曰撟。（頻伸夭撟○撟紀小切）魚曰須。（鼓鰓須息）鳥曰狊。（張兩翅皆氣體所須○狊古闃切）

須屬。〔疏〕獸曰釁至須屬○釋曰此辨人魚鳥獸氣體所須之名也獸之自奮迅動作名釁人之罷倦頻伸夭撟舒展屈折名撟魚之鼓動兩頰若人之欠須導其氣息者名須鳥之張兩翅狊狊然搖動者名狊此皆氣倦體罷所須若此故題云須屬也

釋畜第十九

〔疏〕釋畜第十九○釋曰案字林畜作嘼說文云獸也人之畜養者也所以與釋獸異篇者以其畜是畜養之名獸是毛蟲揔號故此篇唯論馬牛羊彘犬雞前篇則通釋百獸之名所以異也

騊駼馬。（山海經云北海有獸狀如馬名騊駼色青○騊音陶駼音徒）〔疏〕騊駼馬○釋曰良馬名騊駼字林云北狄良馬也一曰野馬瑞應圖云幽隱之獸也有明王在位即至是也○注山海至色青○釋曰海外北經文也色青二字郭氏語也

野馬。（如馬而小出塞外）〔疏〕野馬○釋曰如馬而小出塞外案穆天子傳云野馬日走五百里是也

駮、如馬、倨牙、食虎豹。（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倨音鋸）〔疏〕駮如至虎豹○釋曰駮亦野馬名也其狀如馬其牙倨曲而食虎豹也詩秦風云隰有六駮傳引此文以釋之是也○注山海至虎豹○釋曰案西山經云中曲山有獸如馬而身黑三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名曰駮食虎豹可以禦兵言雜小異正謂此也

騉蹄趼。善陞甗。（甗山形似甑上大下小騉蹄蹄如趼而健上山秦時有騉蹄苑○騉音昆趼五見切甗言蹇切）〔疏〕騉蹄趼善陞甗○釋曰舍人云騉蹄者瀾蹄也趼平也謂蹄平正善陞甗者登山隒也一云甗者阪也言善登高歷險上下於阪秦時有騉蹄苑是也李云騉者其蹄正堅而平似趼也顧云山嶺曰甗郭云甗山形似甑上大下小騉蹄蹄似趼而健上山秦時有騉蹄苑者取此騉馬以名其苑也

騉駼、枝蹄趼。善陞甗。（騉駼亦似馬而牛蹄）〔疏〕騉駼枝蹄趼善陞甗○釋曰騉駼馬名李巡曰騉駼其跡枝平似趼亦能登高歷危險也孫炎云騉駼之馬枝蹄如牛而下平郭云騉駼亦似馬而牛蹄也

小領、盜驪。（穆天子傳曰天子之駿盜驪綠耳又曰右服盜驪盜驪千里馬）〔疏〕小領盜驪○釋曰領頸也盜驪駿馬名也駿馬小頸名曰盜驪○注穆天子至千里馬○釋曰案穆天子傳云丙寅天子屬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憲用中入駿之乘以飲于枝持之中積石之南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渠黃華騮綠耳郭注云盜驪者爲馬細頸驪黑色也綠耳者紀年曰北唐之君來見驪馬是生綠耳魏時西單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因名之爲黃耳即此類也云又曰右服盜驪者案彼云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爲御是也

絕有力、駥。（即馬高八尺○駥音戎）〔疏〕絕有力駥○釋曰馬絕有力者名駥郭云即馬高八尺者即下文馬八尺爲駥者也

膝上皆白、惟馵。四骹皆白、驓。（骹膝下也○馵音注骹音敲驓音繒）四蹢皆白、首。（俗呼爲踏雪馬）前足皆白、騱。後足皆白、狗。前右足白、啓。（左傳曰啓服騱音奚狗音劬）左白、踦。（前左脚白○踦音欺）後右足白、驤。左白、馵。（後左脚白易曰震爲馵足○驤音箱）駵馬白腹、騵。（駵赤色黑鬣○駵音留騵五官切）驪馬白跨、驈。（驪黑色跨髀間○驈音聿）白州、驠。（州竅○驠音宴）尾本白、騴。（尾株白騴音晏）尾白、駺。（但尾毛白○駺音郎）馰顙、白顛。（戴星馬也○馰音的）白達素、縣。（素鼻莖也俗所謂漫體徹齒○縣音玄）面顙皆白、惟駹。（顙額○駹音尨）〔疏〕膝上至惟駹○釋曰此辨馬白色所在之異名也馬之膝上皆白者惟馵也骹膝下也四膝下皆白名驓四蹢皆白名首俗呼爲踏雪馬言蹄白似踏雪也前兩足皆白名騱後兩足皆白名狗前右足白名啓前左足白名踦後右足白名驤後左足白名馵駵馬赤色黑鬣馬也若駵馬腹下白者別名騵詩大雅云四騵彭彭是也孫炎云驪黑也白跨股脚白也郭云驪黑色跨髀間也謂黑馬髀間白名驈詩魯頌云有驈有皇是也州竅也謂馬之白尻者名驠本根株也馬尾株白者名騴但尾毛白者名駺的顙者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下顙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易震爲的顙素鼻莖也其白自額下達鼻莖者名縣○俗所謂漫顱徹齒其面額皆白者惟駹馬○注左傳曰啓服○釋曰案昭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處于鄆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杜預云啓服馬名是也○注易曰震爲馬足○釋曰說卦文也取其動而見也

回毛在膺、宜乘。（樊光云俗呼之官府馬伯樂相馬灋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馬）在肘後、減陽。在幹、茀方。（幹脅○減古湛切）在背、闋廣。（皆別旋毛所在之名○闋音缺廣音光）〔疏〕回毛至闋廣○釋曰此別馬旋毛所在之名也回旋也膺胷也旋毛在膺者名宜乘樊光云俗呼之官府馬伯樂相馬灋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馬也旋毛在肘後者名減陽幹脅也旋毛在脅者名茀方旋毛在背者名闋廣郭云皆別旋毛所在之名也

逆毛、居馻。（馬毛逆刺○馻音允）〔疏〕逆毛居馻○釋曰字林云馻馬逆毛也郭云馬毛逆刺

騋牝、驪牡。（詩云騋牝三千馬七尺巳上爲騋見周禮）〔疏〕注詩云騋牝至見周禮○釋曰詩云騋牝三千者鄘風定之方中篇文也[illegible]

玄駒、褭驂。（玄駒小馬別名褭驂耳或曰此即腰褭古之良馬名○褭奴了切驂音參）〔疏〕[illegible]

牡曰騭。[illegible]

牝曰騇。（騇草馬名○騇音舍）〔疏〕[illegible]之異名也[illegible]

（騭騇即草馬之名也）駵白、駁。黃白、騜。（詩曰騜駁其馬）駵馬黃脊、騝。驪馬黃脊、騽。（皆背脊毛黃○騝音虔騽音習）青驪驎、驒。（色有深淺班駁隱粼今之連錢驄○驎良刃切驒音陀）青驪繁鬣、騥。（禮記曰周人黃馬繁鬣繁鬣兩被毛或曰美髦鬣○鬣音獵騥音柔）驪白雜毛、駂。（今之烏驄○駂音保）黃白雜毛、駓。（今之桃華馬○駓音皮）陰白雜毛、駰。（陰淺黑今之泥驄○駰乙巾切）蒼白雜毛、騅。（詩曰有騅有駓）彤白雜毛、騢。（即今之赭白馬彤赤○騢音遐）白馬黑鬣、駱。（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白馬黑脣、駩。黑喙、騧。（今之淺黃色者為騧馬○騧音瓜）一目白、瞯。二目白、魚。（似魚目也詩曰有驔有魚○瞯音閑）

〔疏〕駵白駁至白魚○釋曰此別馬毛色不純之異名也孫炎曰駵赤色也謂馬有駵處有白處者曰駁有黃處有白處者曰騜駵馬脊毛黃者名騝驪馬脊毛黃者名騽青驪駽舍人曰青驪馬今名駽馬也孫炎曰色青之間青毛黑毛相雜者名駽今之鐵驄也青驪驎驒孫炎曰色有淺深似魚鱗郭云色有深淺班駁隱粼名驒今之連錢驄說文云馬文如畫詩云有驒有駱是也毛色青黑而髦鬣繁多者名騥毛色黑白而復有雜毛相錯者名鴇詩云叔于田乘乘鴇是也今謂之烏驄毛色黃白而復有雜毛者名駓今謂之桃華馬也陰淺黑色也毛淺黑而白兼雜毛者名駰今謂之泥驄詩云有駰有騢是也蒼淺青也毛有淺青及白兼雜毛者名騅彤赤也毛赤白兼雜毛者名騢說文云似鰕魚也即今之赭白馬也鬣鬣也白馬黑鬣者名駱白馬黑脣者名駩喙口也黑喙者名騧說文云黃馬黑喙曰騧郭云今之淺黃色者為騧馬詩云騧驪是驂是也一目白者名瞯二目白者名魚言似魚目也○注詩曰騜駁其馬○釋曰豳風東山篇文也○注禮記至髦鬣○釋曰云周人黃馬繁鬣者明堂位文也云繁鬣兩被毛者郭氏釋之也言繁鬣者分其髦鬣兩鄉被之也云或云美髦鬣者又引或人以為一解言其髦鬣繁多而美也今禮記本繁作蕃則或說為得○注詩曰有騅有駓又詩曰有驔有魚○釋曰皆魯頌駉篇文也○注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釋曰亦明堂位文也

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尚純○差音叉）戎事齊力。（尚強）田獵齊足。（尚疾）

〔疏〕既差至齊足○釋曰云既差我馬者此詩小雅吉日篇文也作者引之然後作釋云差擇也者詁差為揀擇之義也云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者此遂言擇馬之事也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牲於苑囿之中逐飛逐走取其疾而已郭云尚純尚強尚疾者此毛傳文也案詩小雅車攻云我馬既同毛傳引此文則每增二字以解之云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言齊其毫毛尚純色齊其馬力尚強壯齊其馬足尚迅疾義與此合故郭氏取以為說也

馬屬。

〔疏〕馬屬○釋曰自騊駼已下雖駿異毛色不同皆馬之屬類故以此題之也下做此○

犘牛。（出巴中重千斤○犘音麻）犦牛。（即犎牛也領上肉犦胅起高二尺許狀如橐駝肉鞍一邊健行者日三百餘里今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犦音雹）犤牛。（犤牛庳小今之㹇牛也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犤音悲）犩牛。（即犪牛也如牛而大肉數千斤出蜀中山海經曰岷山多犪牛○犩音危）犣牛。（旄牛也髀膝尾皆有長毛○犣音獵）犝牛。（今無角牛○犝音童）犑牛。（未詳○犑古覓切）角一俯一仰、觭。（牛角低仰○觭音欺）皆踊、䚗。（今豎角牛○䚗音誓）黑脣、犉。（毛詩傳曰黃牛黑脣此宜通謂黑脣牛○犉閏旬切）黑眥、牰。（眼眥黑○眥才細切牰音袖）黑耳、犚。黑腹、牧。黑腳、犈。（皆別牛黑所在之名○犚音尉犈音權）其子、犢。（今青州呼犢為㸬）體長、牬。（長身者○牬音貝）絕有力、欣犌。（○犌音加）牛屬。

〔疏〕犘牛至欣犌○釋曰此別牛屬也云犘牛名也郭云出巴中重千斤犦牛領上肉犦胅起之牛也郭云即犎牛也者即上注云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犎牛是也云領上肉犦胅起高二尺許者謂領上肉腫墳起也云狀如橐駝肉鞍一邊者山海經云虢山獸多橐駝彼注云有肉鞍善行流沙中日行三百里負千斤知水泉所在是也橐駝肉鞍胅起有二此牛領肉胅起惟一故云一邊云健行者日三百餘里今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犤牛名也郭云犤牛庳小今之㹇牛也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以其庳小可行果樹下故又呼果下牛犩亦牛名也郭云即犪牛也如牛而大肉數千斤出蜀中山海經曰岷山多犪牛案中山經云岷山其獸多犀象犪牛彼注云今蜀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為犪牛晉太興元年此牛出上庸郡人弩射殺之得三十擔肉即爾雅犩牛是也犣亦牛名也郭云旄牛也髀膝尾皆有長毛案山海經潘侯山有獸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彼注云今旄牛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是也犝牛者無角牛名也易云童牛之牿是也俯低也牛角一低一仰者名觭言傾欹也踊豎也牛兩角豎者名䚗牛黑脣者名犉眥目匡也牛之目匡黑者名牰黑耳者名犚黑腹者名牧黑腳者名犈郭云皆別牛黑所在之名其所生之子名犢郭云今青州呼犢為㸬體身也凡牛之身長者名牬絕有力壯大者名欣犌○注毛詩至脣牛○釋曰詩小雅無羊篇云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毛傳云黃牛黑脣曰犉毛意以此言黑脣明不與身同色而牛之黃者衆故云黃牛也其實不主為黃牛故郭氏云此宜通謂黑脣牛○

羊、牡、羒。（謂吳羊白羝○羒音墳）牝、牂。（詩曰牂羊墳首○牂音臧）夏羊。（黑羖䍽）牡、羭。（黑羝也歸藏曰兩壺兩羭○羭音俞）牝、羖。（今人便以牂羖為白黑羊名○羖音古）角不齊、觤。（一短一長○觤音鬼）角三觠、羷。（觠角三匝○觠音權羷音險）羳羊、黃腹。（腹下黃○羳音煩）未成羊、羜。（俗呼五月羔為羜○羜直呂切）絕有力、奮。羊屬。

〔疏〕羊牡羒至力奮○釋曰此別羊屬也云謂吳羊也其牡者名羒即白羝也其牝者名牂云夏羊者黑羖䍽也其牡者名羭即黑羝也其牝者名羖郭云今人便以牂羖為白黑羊名其實白羊牝者名牂黑羊牝者名羖羊角不齊一長一短者名觤觠捲也羊角捲三通者名羷羊之黃腹者名羳羊新生未成羊者名羜郭云俗呼五月羔為羜詩小雅伐木云既有肥羜是也壯大絕有力者名奮○注詩云牂羊墳首○釋曰小雅苕之華篇文也○注歸藏曰兩壺兩羭○釋曰歸藏者成湯之所作也言萬物歸之所藏也是三易之一也云兩壺兩羭者齊母經瞿有之文也案彼云瞿有瞿有觚宵粱為酒尊於兩壺兩羭飲之三日然后饋士有澤我取其魚是也

○犬生三猣、二師、一玂。（此與豬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猣音宗玂音祈）未成毫、狗。（狗子未生𩌦毛者）長喙、獫。短喙、猲獢。（詩曰載獫猲獢○獫力驗切猲音歇獢虛嬌切）絕有力、狣。尨、狗也。（詩曰無使尨也吠○狣音兆）狗屬。

〔疏〕犬生至狗也○釋曰此別狗屬也云犬者說文云狗之有縣蹏者也象形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犬生三子則曰猣二曰師三曰玂毫是𩌦毛也犬子未生𩌦毛者名狗喙口也犬長口者名獫短口者名猲獢壯大絕有力者名狣尨即狗也說文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也○注此與至出入○釋曰云此與豬生子義同者案釋獸注云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之名犬生子亦常多而此亦別其少者之名故云義同云名亦相出入者謂此猣師玂與彼豵師特字雖小異大意則同故云亦相出入○注詩曰載獫猲獢○釋曰秦風駟鐵篇文也毛傳云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猲獢鄭箋云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注詩曰無使尨也吠○釋曰召南野有死麕篇文也毛傳云尨狗也非理相陵則狗吠是也

○雞、大者蜀。（今蜀雞）蜀子、雛。（雞子名○雛音鉏）未成雞、僆。（江東呼雞少者曰僆○僆音練）絕有力、奮。（諸物有氣力多者無不健自奮迅故皆以名云）雞屬。

〔疏〕雞大至力奮○釋曰此別雞屬也案春秋說題辭曰雞為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雞者知時畜其大者名蜀郭云今蜀雞蜀之雛子名雛雛之稍長未成雞者名僆郭云江東呼雞少者曰僆壯大絕有力者名奮郭云諸物有氣力多者無不健自奮迅故皆以名云者謂上文雉也羊也幷此雞皆云絕有力奮故此釋之也

○馬八尺為駥。（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為駥○駥音戎）牛七尺為犉。（詩曰九十其犉亦見尸子○犉閏旬切）羊六尺為羬。（尸子曰大羊為羬六尺○羬五咸切）彘五尺為豟。（尸子曰大豕為豟五尺今漁陽呼豬大者為豟○豟音厄）狗四尺為獒。（公羊傳曰靈公有害狗謂之獒也尚書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獒即此義○獒五刀切）雞三尺為鶤。（陽溝巨鶤古之名雞）六畜。

〔疏〕馬八尺至為鶤○釋曰此別六畜絕大者名也馬高八尺者名駥牛高七尺者名犉羊高六尺者名羬注云今大月氏國有大羊如驢而馬尾名羬山海經云錢來山有獸其狀如羊而馬尾是也豬也豬高五尺者名豟狗高四尺者名獒雞高三尺者名鶤○注周禮至為駥○釋曰夏官廋人職文也○注詩曰至尸子○釋曰小雅無羊篇文也上云牛黑脣犉注引此詩傳牛七尺為犉又引此詩文是犉有二義則牛黑脣者為犉牛七尺者亦為犉義得兩通故並引之云亦見尸子者尸子說六畜云大牛為犉七尺故云亦見尸子下羊彘做此○注公羊至之獒○釋曰案宣六年傳云晉靈公將殺趙盾趙盾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跛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何休云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是也今此周作害蓋傳寫誤或所見本異也

爾雅注疏卷第十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爾雅疏卷第十（單疏本名銜後標目釋鳥第十七釋獸第十八另行標釋畜第十九注疏本分釋獸以下）

卷第十一

釋鳥第十七

鵻一名夫不（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夫不改鳺鴀下同）

夫不孝（注疏本孝誤者）

則此是謹慤孝順之鳥也（注疏本脫則）

或謂之鵙鶪（元本亦作鵙閩本鶪作鵙監本毛本鵙鶪作鶪鵙）

鶻鳩鶻鵃也（注疏本鵃誤鵤）

春來秋去（浦鏜云冬誤秋）

今之班鳩（注疏本班改斑下同）

鶻鳩一名鳴鳩（元本閩本監本鳴誤鶻毛本改鶻鵃浦鏜云鶻鳩當作鶻鵃）

埤倉云鵠鶻（注疏本倉作蒼）

一名繫穀（注疏本繫作擊）

鷑鳩鵧鷑（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鵧謝苻悲反郭力買反又苻尸反字林父佳反惠棟云鵧鷑當作裨笠亦名鵻禮見淮南子王宗炎云淮南說林篇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高誘注云鵻禮爾雅謂裨笠秦人謂之祀祝此經鵧當作鵯釋文所載四音其字皆從卑苻悲反讀爲卑力買反讀爲捭釋文唐石經作鵧訛○按此古支淸合音之理戴震已詳言之）

江東名爲烏鵯（注疏本同單疏本作鴨雪牕本作鵙皆鵯之訛疏中準此釋文白如字本或作鵯）

好在江渚山邊食魚（單疏本雪牕本同詩關雎正義引作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按雎鳩水鳥不當言在山邊據詩正義則此注當作好在江中渚邊沚諸義通山爲中字之誤）

鳥摯而有別（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摯作鷙釋文鷙本又作摯文選高唐賦注引此摯作鷙而有別者按左傳昭十七年鵙鳩氏司馬也杜注鵙鳩王鵙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鄭康成說鷙從鳥摯省聲也月令鷹隼蚤鷙夏小正作鷹始摯是古文鷙字多作摯常武如飛如翰傳曰疾如飛摯如翰亦以摯爲鷙可證杜郭皆以今字讀之故云鷙而有別詩箋云摯之言至非毛義也陸於爾雅左傳從鷙於毛詩從摯最是單疏本此作摯）

幽州人謂之鷙（注疏本脫人鷙誤鷙）

鵅鵋鶀（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鵋本亦作忌鶀本亦作欺下欺老同本今作鶀按鶀字從欺故通作欺今作鶀非也據釋文則下鵋鶀老本作鵋老亦作欺老說文鶀欺老也可證今亦作鶀非一切經音義卷十卷十七卷二十四三引皆作鵋忌欺嚴元照云說文隹部雂忌欺也鳥部鵅烏鸔也二字音同文異廣韻十九鐸雂鵅同紐義與說文同釋文唐石經前後皆作鵅非玉篇隹部云雂鴟鵋鳥與說文合然鳥部云鵅鴟鵋也又烏鸔也蓋爲宋人所亂耳）

今江東呼鵂鶹爲鵋鶀亦謂之鴝鵒（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鵋作忌釋文鉤古侯反本今作鴝按一切經音義卷十七鉤鵒下引爾雅怪鴟鍵爲舍人曰謂鵂鶹也南陽名鉤鵒又引郭氏曰今江東呼鵂鶹爲忌欺亦謂之鉤鵒論文作鴝與鸜同音具榆反鴝鵒鳥也鴝非字義足以證陸本之是訂今本之訛鵋鶀亦當作忌欺也）

音格（雪牕本同注疏本刪此二字按一切經音義卷十卷二十四兩引皆有之）

今江東名之天鷚（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名之下有曰）

鵱鷜鵝（毛本同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監本鵝作鵞下舒鴈鵝及注同釋文鵝字亦作鵞五經文字鵞或作鵝見爾雅）

江東呼烏鸔音駁（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釋文鸔郭音駁駁布角反）

今江東呼鴚音加（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釋文鴚郭音加）

聘禮記文也（元本聘字實闕閩本監本毛本改引）

鴨也（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鶩字又作鴨）

與鵛鷯（唐石經注疏本同雪牕本與作與釋文與音餘樊孫本作鸒按與即鸒之省當從釋文唐石經作與非）

沈水食魚故名洿澤（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音經作鴮鸅云毛詩傳作洿澤此經注異文之明證）

俗呼之爲淘河（注疏本脫爲）

頷下胡大如數斗囊（注疏本斗作升）

鶾天雞（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皆作雞注中同）

文鶾者若翬雉（浦鏜云周書翬雉作皋雞按經義雜記曰說文引逸周書文翰若翬雉是許氏所見周書本作翬雉不作皋雞也此所引與說文合今本作皋雞非又元本閩本此節疏後分十卷下）

鷽山鵲（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鷽本亦作鸒）

觜腳赤（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觜作鴜釋文觜字或作嘴廣雅云口也葉鈔本觜作鮆按廣雅觜嘴喙口也從鳥從魚皆誤一切經音義卷五引下鷽鵲注云觜頭曲如鉤今釋文及諸本皆作觜）

江南呼之爲鵫（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南改東）

因名云音涯（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

齧齒艾（唐石經雪牕本同嚴元照云齒亦當作齧鳥名齧艾猶蟲名齧桑其說非也）

鳹鶔也（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鳹誤鴒按釋文鳹巨炎反）

鴳一名鳸鳸雀也（元本同閩本剜改作鳸一名鴳鴳雀也監本毛本承之）

桑鳸竊脂（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鳸改扈按上鳸鴳釋文云鳸左傳詩並作扈是爾雅不作扈也）

皆謂盜人脂膏（注疏本脫人）

竊藍淺青也（注疏本脫淺）

而待後人剝正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剝改駁）

青班長尾（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班改斑疏中準此）

此鷂鷹小鳥而生鵰鶚者也（按鶚當作鴞）

肇允彼桃蟲（注疏本肇改肈按唐石經毛詩作肇）

或曰鴱（注疏本鴱誤鷂）

或謂之過嬴（元本嬴字闕閩本監本毛本改羸）

自關而東謂之鸋鴂（元本鴂作鴃餘同閩本監本毛本）

或謂之幭爵（元本作懱字心懱猶細也閩本監本毛本改幭雀○按）

五彩色其高六尺許（雪牕本注疏本及釋文引郭云皆無其字此蓋衍）

翱翔四海之外（注疏本外作內此剜改）

其狀如鶴（浦鏜云雞誤鶴）

鶺鴒雝渠（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鶺詩作脊本今作鶺）

背上青灰色（注疏本灰作赤此剜改）

江東亦呼爲鴄鳥音匹（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詩小弁正義引此無亦字）

謂之雅烏（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雅改鴉此本烏誤鳥今訂正）

燕白脰烏（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元本閩本監本毛本作鳥誤石經考文提要引王善堂九經本亦作烏）

燕白脰烏○釋白脰頸也頸項也（三字注疏本刪但存脰項）

鴽鴾母（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毋作母唐石經監本毛本作毋按經作毋非禮記月令注鴽母無釋文母音無 [illegible] 正義曰母當作牟聲轉字誤牟字作母儀禮公食大夫禮注鴽無母字作無與舍人本合 [illegible] 依月令注作母無其字作無與舍人本合讀文鴽牟母也从隹奴聲或从鳥）

青州呼鴾母（單疏本雪牕本同按公食大夫禮疏引作青州人呼曰鴾母禮記內則正義引作青州呼爲鴾母下字作夂母字非也）

密肌繫英（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䳰音密本今作密䳇音英）

釋蟲以有此名（陳本元本同雪牕本閩本監本毛本以作已古已以通）

爲一物三名（注疏本爲誤鳥）

見元鳥隋其卵（注疏本脫見隋改墮非）

詩豳風云鴟鴞鴟鴞（注疏本脫一鴟鴞）

取茅秀爲窠（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秀作莠）

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扁（注疏本脫工雀或謂之五字此本工誤上今訂正）

今鴾鴟也（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鴾訛鵝釋文鴾字又作鶩亡項反）

鴟大如班鳩（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班改斑）

鳥子須母食之（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母食本或作飤同音嗣按華嚴經音義卷上引此注曰鷇謂鳥子須母飤者鷇謂能自食者也是飤養與自食字不同一切經音義卷十引爾雅生哺鷇郭氏曰謂須母飤也亦作飤郭氏當本用飤字柦楡注可飤牛可證○按說文本無飤字後人分別爲之）

鳥子生而能自啄食者（注疏本子生倒啄作喝）

春鳸鳻鶞（唐石經雪牕本同單疏本亦作春鳸釋文鳸音戶蓋誤）

春鳸分循（注疏本分循改鳻鶞鳸改扈下並同）

鵖鴔猶鶝鶔（單疏本同注疏本鴔作鶝雪牕本作鵖皆誤釋文鶝皮逼反）

東齊吳揚之間謂之鵀（注疏本鵀改鵖鴔舊本閩本揚作楊）

似鵙而黑（注疏本鵙改鴡）

牝庳（注疏本同誤也釋文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皆作庳當據以訂正疏中同）

今江東亦呼爲鷉音施（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釋文鷉郭音施）

岐尾（單疏本閩本監本毛本同釋文雪牕本正德本岐作岐）

鶘鴐鳥（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鴐作鵝非釋文胡字或作鴐）

狂瘳鳥（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獷音狂本今作狂）

五采之鳥也（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采改彩下同）

皇名黃鳥（按皇下脫一）

齊人謂之摶黍（注疏本摶作搏段玉裁云摶非也搏是也搏黍者謂其搏取黍而食之與儀禮）
摶黍迴別

看我麥黃葚熟（詩葛覃正義熟下有不字此脫不否平聲）

尉他獻文帝翠鳥毛（注疏本他改佗非）

鶅山烏（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亦作鶅單疏本作鶅非疏中仍作鶅）

謂之服翼或謂之䙴鼠（閩本毛本䙴改僊）

一名鷐鶻摯鳥也（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脫一鶻）

青黃色（注疏本脫靑）

鄉風搖翅（舊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翅改翮）

鸉白鷹（唐石經單疏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鸉釋文鸉音楊雪牕本注疏本誤分楊鳥二字）

今江東呼爲蚊母（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音經蟁本或作鴍郭云皆古蚊字按說文云俗蟁从虫）
从文此經作古字注作今字之證

故以名云（陳本同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故皆作因）

鷉鸊鷉（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鸊蒲歷反本今作鷿）

膏中瑩刀（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鎣烏瞑反本今作瑩按磨鎣字當從金今本作瑩非）

鴃鋪豉（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駃本今作鴃鋪音步字或作鵏豉如字本今作鼓按說文駃鋪豉也玉篇同一切）
經音義卷八卷十十一引爾雅作鴃鋪鼓與陸本合唐石經作
鴃豉非又廣韻十一暮鵏鵏豉鳥蓋鵏字從鳥甫聲即鋪之
俗體釋文云字或作鵏是今本作鴿訛

鷹鶆鳩（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來鳩來字或作爽郭讀作爽梟字並依字林作鶆字音來云鶆鳩鷹也又）
音注爽鳩本或作鶆按春秋昭十七年正義引釋鳥鷹鶆鳩
樊光曰來鳩爽鳩也春秋曰爽鳩氏又引郭注曰鶆當爲爽
字之誤耳左傳作爽鳩是也蓋爾雅經作來鳩注作爽鳩字
林始加鳥旁唐石經今本因之

來鳩爽鳩也春秋曰爽鳩氏司寇（注疏本來改鶆爽改鶆元本作來）

爽鳩氏司寇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爽改鶆下引杜注同）

似烏蒼白色（單疏本雪牕本同廣韻三十嘯引作似烏而蒼白色按而字當有）

鷺舂鉏（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鋤字又作鉏按文選西都賦注引作鷺舂鋤與陸本合）

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攡（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注疏本攡作欏按廣韻十一暮亦引作手旁）

青質五彩（雪牕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單疏本元本彩作采當據以訂正）

今白鶾也（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鶾音白本今作白按注當本用鶾字今本蓋因下文白鶾白雉誤改）

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采）
注疏本采改彩下同元本下作采疏中同

言其毛色光鮮（雪牕本注疏本同邵晉涵正義曰邢疏引郭注此下有王后之服以爲飾七字檢諸）
本俱無按邢疏有引周禮申釋之辭則爲郭注無疑

即鷂雉也（雪牕本注疏本同按邢疏引郭注此下有亦王后之服以爲飾八字下引周禮申釋之）

鷂微小於翟也（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翟改鸐非）

山海經女几山（元本女几作女凡閩本監本毛本改文几○案作女几與山海經中山經合）

無所馮據（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馮作憑）

穴入地三四尺（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此本舊脫穴今補按續漢郡國志注引作穴地入三四尺）

共爲雄雌（注疏本同單疏本雪牕本作雌雄按疏中作雌雄）

天性然也郭云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鷄而小黃黑

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鳥

鼠同穴山中（注疏本刪下四十三字）

壞古以爲懈惰字（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懈改解下同）

鵲鶌醜其飛也翪（單疏本雪牕本同唐石經鶌作鵙此誤釋文亦作鶌）

鳶烏醜（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毛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鳶烏監本作鳥誤）

齊人謂之擊征（注疏本同此本征字剜改當本作正）

其足蹼（單疏本雪牕本同唐石經闕下二字釋文蹼本又作蹼）

烏鵲醜（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經本亦作烏鵲閩本監本毛本作鳥誤）

別鶬鶵雛之名（作鶵按釋文作雛）

鷚是雉晚生之子名也郭云晚生者今呼少鷄爲鷚（注疏本脫郭云以上八字雉誤雞鷄作雞）

鳥之少爲子而美（注疏本而誤者）

詩所謂留離之子者（注疏本脫詩所留離四字）

流離梟也（注疏本梟誤臬）

鳥不可曰獸（注疏本不改亦）

以禽作六贄（注疏本脫以）

似鶬鶴而大（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鶴作鸖按釋文作鸖元本疏中亦作鸖）

左傳曰伯趙是（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是改氏按單疏本標起止作是）

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此本以字剜擠注疏本排入云作曰）

陽氣爲仁養（注疏本作陽爲生仁養）

云左傳伯趙是者（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云改注是改氏）

倉庚黧黃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鵹力兮反按文選東京賦注引作鶬鶊鵹黃也鵹字與陸本合）
上皇黃鳥疏云自此以下諸言倉庚商庚鵹黃楚雀倉庚鵹
黃之文與此一也則邢本與釋文同作鵹今單疏本於此作
黧非按上鵹黃與此黧黃爲一不當殊文或因注云其色黧
黑而黃因以改經矣五經文字云鵹黧黃也爾雅作黧又云

（鵹黃也見爾雅所據與唐石經今本同）

即上黃鳥也（注疏本黃鳥改鵹黃）

釋獸第十八

魯宣公夏濫於淵（注疏本作泗淵此本剜擠公字脫泗字○今補）

鳥翼鷇夘（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夘誤殽）

貪無藝也（注疏本藝作蓺）

其跡速（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遬素小反本又作速按速當作速段玉裁云說文速爲籀文迹廣雅𨔣踈解亢迹也四字正釋爾雅曹憲音踈爲匹迹速與踈同字石鼓詩亦當讀麀鹿速速）

麀鹿麌麌（單疏本雪牕本同按麌麌當作噳噳釋文音經麌一作麌麌即噳之訛爲經注異文之證陸所見本已溷混矣詩吉日麀鹿麌麌本作噳噳正義曰噳噳衆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噳字下箋云祁當作麎此噳不破字則鄭本亦作噳也是正義本作噳明甚韓奕麀鹿噳噳說文噳下引詩同云麀鹿羣口相聚貌無麌字）

即謂此也（雪牕本注疏本同按即字疑衍或當作謂即邪疏有即謂此也之言或因此誤衍）

兔子嬎（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嬎本或作嬔）

兔舐豪而孕（注疏本豪作毫）

江東呼豨（單疏本同雪牕本注疏本豨誤狶按初學記卷二十九太平御覽卷九百三皆引作江東呼爲豨此脫爲字）

所寢橧（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橧舊本多作繒帛字非方言作木旁詩漸漸之石箋云離其繒牧之處釋文爾雅豕所寢曰繒方言作橧從木正義引爾雅作橧云繒與橧音義同按舊本作繒帛字與詩釋文所引合）

四豴皆白豥（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五經文字豕部豴豴也見爾雅按釋文蹢蹄也本今作豴詩有豕白蹢傳蹢蹄也注本此則郭本必作蹢字當從釋文自五經文字誤作豕旁而開成石經因之）

大者謂之豣（注疏本豣改豜）

或謂之豯（音奚○注疏本刪音奚）

駭者躁疾之言也（注疏本同此本駭字剜改作豥今訂正）

戰禽獸之命也（監本識誤戰也字同元本閩本毛本也改必今詩箋同按詩正義曰故云戰禽獸之命也而必云戰之者則箋文有也無必）

能舐食銅鐵及竹骨節強直（陳本同雪牕本注疏本骨字複單疏本亦複骨字而上文竹字剜擠）

虪黑虎（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儵式六反本今作虪）

無前兩足（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作前無兩足誤倒元本無前二字實闕）

鼳鼠身（唐石經單疏本同雪牕本鼳作鶪注疏本作䴅皆訛下鼳鼠同）

其雌者名獿（注疏本獿作獶單疏本作𤞞釋文作獿按集韻三十二晧則獶當作獿獿當作獶雪牕本獿誤貍）

麝父麕足（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麕本或作麏）

今山民呼貙虎之大者爲貙豻音岸（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釋文豻郭音岸）

似熊而長頭（單疏本雪牕本同詩斯干正義一切經音義卷二十四皆引作似熊而長頸此作頭誤又一切經音義卷二卷二十四引此下有似馬有鬣四字今諸本無）

角員銳（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員改圓）

旄毛獶長（注疏本同雪牕本獶作濃此本作穠皆誤今訂正五經文字犬部獶犬多毛見爾雅釋文獶字林云多毛犬也疏云旄毛獶長毛也）

大麢毛長狗足者（注疏本脫者）

俗呼爲赤熊即魋也（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三字）

猰貐類貙（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猰字亦作猰或作窫貐字或作窳按山海經北山經注引作窫窳似貙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引作猰窳類貙皆與陸氏所見本合）

名曰窫窳（注疏本作窫窳）

其狀與此錯（注疏本錯作異）

即師子也（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師改獅俗字下及疏中同）

狻猊日走五百里（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音經麑字又作猊按此經作麑注作猊）

陽嘉三年（浦鏜云二誤三）

踈勒王盤（注疏本脫盤）

封牛其領上肉隆起（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封改犎）

角橢出西方（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橢字或作隋他果反下同按郭注當本用隋字）

麐麕身（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麐本又作麟牝麒也五經文字云麐牝騏也經典皆作麟唯爾雅作此麐字按說文麒仁獸也麐牝麒也麟大牝鹿也是麒麟字作麐今毛詩春秋禮記作麟者同聲假借也惟爾雅作麐爲正）

非瑞應麟也（注疏本脫應）

貄脩毫（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閩本監本同元本脩字闕毛本改修按釋文脩說文作豨）

武陵阮南縣（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阮改沅是也）

今蝟狀似鼠（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似作如非釋文音經彙又作蝟按此經作彙注作蝟）

臯羊也（按此作臯羊字說文作臯陽或有改此羊爲陽者非也）

又謂之贛（音感）臣人（注疏本移音感於後脫臣人○按山海經臣作巨此臣字蓋誤）

臯羊在北朐之西（注疏本朐誤煦北字此本誤此今訂正）

笑則脣蔽其面（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面改目）

狒狒怪萌（元本同閩本剜改萌作獸監本毛本承之）

其跡厹（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唐石經單疏本厹作丸按說文厹九聲）

宣二年左傳云（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二誤三）

猱蝯善援（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猨音爰本今作蝯五經文字云蝯作猨訛按釋文知此經舊作猨從犬說文虫部云蝯善援故五經文字唐石經皆定作蝯）

能貜持人（單疏本注疏本同說文引爾雅云貜父善顧攫持人也此貜持爲攫持之訛雪牕本作玃蓋本從手旁誤剜改注以攫釋貜本說文）

好顧眄（單疏本注疏本同毛本眄誤盼釋文眄亡見反按說文眄邪視也莫甸切當用此字盻恨視也胡計切盼詩美目盼兮匹莧切皆非此義雪牕本此字脫）

蜼卭鼻而長尾（唐石經單疏本作卬鼻雪牕本作卭鼻注疏本作卬鼻釋文卬五剛反又魚兩反按注云鼻露向上則卬爲古仰字魚兩反今作卭非）

尾末有岐（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元本岐作歧釋文岐音祁）

爲物捷健（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作健捷）

好登山峯（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峯改峰按釋文作峰舊校云本今作峯）

猩猩小而好啼（雪牕本注疏本同按猩猩當作狌狌釋文猩音生當本是狌音生唐石經兩字作狌犬旁清楚星星模糊蓋本作狌狌後剜改邪疏引周書王會都郭狌狌又引曲禮猩猩能言按禮記釋文云狌狌音生本又作猩猩可知禮記本作狌狌山海經海內經作狌狌郭注云或作猩猩可證此注引山海經亦當作狌狌釋文嗁作啼同）

今交阯封谿縣出猩猩（雪牕本元本同單疏本閩本監本毛本阯改趾按釋文阯音止磎音溪本今作谿）

狀如貛豘（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豚字亦作豘）

都郭狌狌欺羽（今周書狌狌作生生非○按都山海經注作鄭）

闟洩多狃（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單疏本洩作泄是）

寓屬（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寓屬舍人本作㝢按說文蝯善援禺屬周禮司尊彝注蜼禺屬卬鼻而長尾是許叔重鄭康成所據爾雅皆作禺說文禺母猴屬殆目蒙頌猱狀以下言之今本作寓屬邢疏以寄寓木上釋之非○按寓屬對釋嘼言之嘼者人所養也寓屬者皆寄居於野者也自麇以下至末皆是也若說文周禮注之禺屬單謂母猴類與此寓屬絕不相涉舊按非也）

以頰裹藏食（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引郭云以頰內藏食也此本裹作褢譌今訂正下寓鼠曰嗛注同）

江東呼爲鼪音牲（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釋文鼪郭音生）

鼣鼠（單疏本雪牕本同唐石經犬旁損闕段玉裁云鼣當作鼥按釋文鼣字或作鼥符廢反舍人云其鳴如犬也集韻二十廢鼥鼠名其鳴如犬吠或從發是丁度等所據釋文本作鼥舍人云其鳴如犬犬下脫一吠字廣韻亦云如犬吠藝文類聚卷九十五引爾雅作鼥鼠音吠犮發聲相近今本從犬譌）

關西呼爲鼩鼠見廣雅音瞿（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釋文作關西呼爲鼩鼠見廣雅又云鼩郭音雀將略反郭注本雀字或誤爲瞿字瞿音劬疏云鼩音雀今本作鼩誤也）

狀如鼠而大蒼色在樹木上（單疏本雪牕本同段玉裁云初學記引作江東呼鼳鼠者佀鼠大而食鳥在樹木上又以食鳥毀牛爲事對蒼色蒼食鳥形近之訛）

鼳鼠也方言名犂鼠（注疏本鼳改鼫方言下增云）

云鼶鼠者似鼬之鼠也（注疏本鼶誤鼷）

本云一名鼨鼠（釋文引李云此誤）

關西呼爲鼩鼠見廣雅鼩（音雀○注疏本作鼩音瞿小注改大字元本同）

牛曰齝（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齝郭音笞一切經音義卷一卷七皆引爾雅牛曰齝按下注齝字釋文作齝是齝齝同字然郭氏音笞則此經郭本作齝也）

食之已久復出嚼之（單疏本雪牕本同按詩無羊釋文引郭注爾雅云食之已復出嚼之也又一切經音義卷九引此云食之已復出嚼之也今本衍之久脫也）

羊曰齥（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單疏本齥作齛疏中同○按當作齛注洩當作泄皆唐人避諱改也說文齛羊粻也）

自奮䶪（雪牕本同注疏本作自奮迅動作像依疏語刪改元本䶪字以下實闕）

鼓鰓須息（注疏本鰓作顋雪牕本元本作腮釋文鰓西才反此舊作鰓訛今據釋文訂正顋與腮同字玉篇顋頰腮鰓魚頰也）

鳥曰狊（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狊誤臭釋文狊古闃）

張兩翅（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翅本或作翄又作翨同）

魚之鼓動兩頰（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頰改腮）

釋畜第十九

色青（單疏本雪牕本同按釋文曰山海經云有獸狀如馬名騊駼青色本注云然也又疏云青色二字郭氏語也又史記索隱匈奴列傳曰郭注爾雅云騊駼馬青色音淘塗然則此注色青本作青色矣）

幽隱之獸也（注疏本脫也）

而身黑三尾（注疏本三作二浦鏜云山海經作白身黑尾）

蹄如趼而健上山（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引郭云蹄如研而健上山此作趼訛釋文引舍人云研平也謂蹄平正李云其蹄正堅而平似研也釋文音經趼本或作研段玉裁曰如淳百官公卿表注作昆蹄研師古曰蹄研者謂其蹄下平也作研爲是作趼者淺人所改）

舍人云騉蹄者（注疏本騉誤䮴）

盜驪綠耳（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綠耳本或作騄駬同按五經文字馬部騄音綠騄耳見爾雅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盜驪驊騮騄耳之駟集解引郭氏曰紀年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爲名號索隱引穆王傳曰赤驥盜驪白義渠黃驊騮騎騄耳山子是紀年作綠耳穆傳作騄耳此注引穆傳字當作騄矣釋文當是騄駬本或作綠耳今本後人竄改張參所見本盡作騄）

千里馬領頸（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單疏本云注穆天至領頸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三引此注亦有領頸）

受敕憲（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敕改勑穆傳同按廣韻敕誡也耻力切今相承用勑勑本音賚說文勑勞也）

華騮綠耳（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華改驊）

魏時西單獻千里馬（浦鏜改西單作鮮卑云西字誤按西鮮聲相近今穆傳注作鮮）

右服盜驪而左綠耳（浦鏜云盜驪當爲驊騮穆傳作蘭驪注云疑騅騮字按此注引穆傳之右服盜驪以證爾雅之小領盜驪且自釋之曰盜驪千里馬然則穆傳必本作盜驪今本作驊騮淺人所改當據此訂正）

卽馬高八尺（單疏本雪牕本同按八尺下當有者字疏曰郭云卽馬高八尺者卽下文馬八尺爲駥者也是邢本原有者字釋獸絕有力豜注云卽豕高五尺者可證）

四蹢皆白首（唐石經單疏本注疏本同雪牕本首改驓按玉篇驓才田切馬四蹢白廣韻一先驓馬四蹢皆白也考初學記卷二十九藝文類聚卷九十三引爾雅皆作首與唐石經合今邵晉涵正義改作四蹢皆白前云爾雅首本作前後人加馬旁作騚因字形相涉前誤爲首）

尾白駺（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駺本多作狼同音郎按藝文類聚引爾雅作尾白狼盧文弨曰說文有狼無駺知此經本用狼字）

馰顙白顛（唐石經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馰作的引易震爲的顙按釋文云的字林作馰是爾雅不作馰也初學記引爾雅作的顙與釋文邢本合又易釋文作的云說文作馰○按說文引周易爲馰顙又日部旳下引易爲旳顙旳本从日俗从白作的）

白達素縣（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同唐石經縣作懸）

素鼻莖也（單疏本同雪牕本注疏本鼻作鼻）

四膝下皆白名驓（注疏本名誤色）

後兩足皆白名翑（注疏本兩改二）

謂馬之白尻者名驠（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驠下衍也）

的顙者（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的改馰下引易同）

回毛在膺宜乘（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椉字又作乘按爾雅乘字多作椉石經此作乘非）

騋牝驪牡（唐石經注疏本同單疏本描改不可據雪牕本作騋牝驪牝經義雜記曰鄭康成孫叔然本作騋牝驪牡元郭景純本作騋牝驪牝騋古讀若驪故爾雅以驪牝釋詩騋牝釋文騋牝頻忍反下同指下驪牝之牝也今本作驪牡係妄改陸云孫注改上騋牝爲牡讀與郭異因下作驪牝故言上騋牝別之且以明下驪牝爲牡孫郭同也）

馬七尺已上爲騋（雪牕本同注疏本已作以）

云詩云騋牝三千者（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云改注）

云七尺已上爲騋（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已改以）

今江東呼駁馬爲騭音質（雪牕本同注疏本刪下二字釋文父本或作駮俗字按單疏本注疏本作駁雪牕本誤駮此當從陸本）

今之鐵驄（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驄改騘釋文亦作驄）

青驪驎驒（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五經文字云驎與鄰同今之連錢驄也釋文鄰本或作驎郭云斑剝隱鄰也孫云似魚鱗也按說文無驎字驒下云一曰青驪白鱗文如鼉魚與孫說合是古借用魚鱗字或用隱鄰字今本作驎非）

色有深淺班駮隱粼（閩本監本毛本同元本粼作鄰單疏本雪牕本作鄰釋文引郭云斑剝隱粼也或音鄰詩駉釋文正義皆引作斑駁隱粼按說文巛部粼水生厓石間粼粼也今從巛訛作鄰爲同聲借用字）

驪白雜毛駂（注疏本同釋文五經文字唐石經單疏本駂作鴇毛詩大叔于田傳驪白雜毛曰鴇釋文云鴇依字作駂）

今之烏驄（雪牕本注疏本同疏云今謂之烏驄詩大叔于田正義引作今呼之爲烏驄今本脫呼爲二字）

陰淺黑今之泥驄（雪牕本注疏本同詩駉正義引此注下有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十二字正義有申釋之辭）

詩曰有騅有駓（單疏本雪牕本同詩駉正義引郭注曰即今騅馬也與今本異）

即今之赭白馬彤赤（雪牕本注疏本同按此注誤倒詩正義引郭云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猶陰白雜毛駰注先言陰淺黑訓陰爲淺黑後云今之泥驄舉時驗以證之）

今之淺黃色者爲騧馬（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引郭云今以淺黃色爲騧馬按今本之字蓋涉上注誤當從釋文作以）

一目白瞯二目白魚（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瞷音閑本又作瞯魚本又作䁝按釋文當作瞷音閑本又作瞯䁝本又作魚葉鈔本云本又作瞯則正當作瞷詩釋文引爾雅云一目白瞷二目白魚可證說文瞯戴目也从目閒聲）

色青之間（元本同閩本青下擠黑監本毛本排入）

青驪驎驒（注疏本驒誤驛）

色有深淺班駁隱鄰名驒（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班改斑鄰誤隣）

文似鼉魚也（元本閩本脫此句監本毛本作似鼉文也）

詁差爲揀擇之義也（注疏本詁改訓）

某氏曰（注疏本某氏誤其次）

田獵取牲於苑囿之中（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囿改圃）

領上肉犦肤起（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犦音與上犦字同本亦作爆按臕肤字當從肉鄭注考工記云臕謂墳起鄭注以臕訓爆此當從釋文然陸氏所見本已有按經改注者矣元本閩本監本毛本肤作胅）

狀如橐駝（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駝改駞五經文字作馲云馲駝音洛又他各反見爾雅釋文橐字又作馲引字林云馲駝似鹿而大然則爾雅注本作橐駝呂氏字林作馲駝後人據以改之）

今之犪牛也（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犪訛犪五經文字犪子力反見爾雅釋文犪子息反本或作犪）

魏牛（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皆作犩牛釋文亦作犩此作魏蓋非盧文弨曰山海經中山經夔牛郭傳云即爾雅所謂魏夔魏兩字俱無牛旁與此合按五經文字牛部載爾雅牛屬字無犘犩二字蓋張參所據本亦作魏）

犣牛（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五經文字犣力涉反見爾雅釋文犣字林云牛名也本多作鬣字此牛多毛鬣按注云旄牛也髀膝尾皆有長毛釋文旄作髦郭氏以髦訓鬣則經必作鬣字今本後人援字林所改說文無犣）

今無角牛（雪牕本同元本閩本監本無牛毛本無今疏云犝牛者無角牛名也）

犑牛（釋文五經文字唐石經同雪牕本注疏本犑誤犑）

牛角低仰（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低卬五剛反又魚丈反按仰當作卬注以低卬釋經之俯仰今本訛）

體長牬（注疏本同釋文單疏本雪牕本牬作犻皆誤按五經文字引爾雅作犻布大反玉篇犻布外反牛體長當據以訂正釋文博蓋反雪牕本音貝則字本作犻也〇按以艸木朩朩然之朩爲聲）

絶有力欣犌（雪牕本注疏本同單疏本標經起止云犘牛至欣犌唐石經損闕然欣之偏旁欠字尙可考邵晉涵正義曰玉篇云犌牛有力廣韻云犌牛絶有力欣字有疑衍按邵說是也釋鳥雉絶有力奮釋獸麋絶有力狄鹿絶有力麉麕絶有力豜狼絶有力迅兔絶有力欣豕絶有力豟熊絶有力麙釋畜馬絶有力駥羊絶有力奮犬絶有力狣雞絶有力奮是凡鳥獸之絶有力者皆單字無兼名者自唐石經誤衍欣字而今本因之〇按單字雙字隨方俗語言爲之舊按誤引邵說）

虢山獸多橐駝（元本同閩本虢誤號監本毛本誤號）

人弩射殺得之（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得之倒）

犝牛者（注疏本脫者）

言傾欺也（浦鏜云欹誤欺）

謂吳羊白羝（雪牕本元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羝誤羒釋文羝丁兮反）

牡羭牝羖（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程瑤田謂當作牡羖牝羭說詳通藝錄）

觠角三匝（雪牕本注疏本同釋文單疏本匝作迊廣韻三十三線引作帀）

俗呼五月羔爲羜（單疏本注疏本同詩伐木正義引此注俗呼上有今字此脫）

即白羝也（監本毛本脫也元本閩本誤作即助羝也）

齊毋經瞿有之文也（元本閩本監本同毛本毋作母）

然后鯀土有澤（注疏本后改後）

短喙猲獢（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獥許謁反字林作猲按玉篇獥許謁切獥獢犬短喙也亦作猲文選西京賦載獫獥獢獥爲狼子釋文胡狄古狄工弔三反非犬名也陸氏既云字林作猲知爾雅不作猲矣釋文作獥者獥之訛今本作猲者據字林所改毛詩作歇驕者爲通借字說文亦作猲）

毫是乾毛也（注疏本也誤子）

叩气吠以守也（元本閩本毛本同監本气誤乞）

云名亦相出入者（注疏本名誤義）

與彼獮師特（注疏本獮誤二）

秦風駟鐵篇文也（浦鏜云鐵誤從金旁作按詩正義本作驖鐵云言其色黑如鐵俗本改作馬旁）

雛子名（單疏本雪牕本同注疏本雛誤雛釋文雛本或作鶵）

周禮云馬八尺已上爲駥（雪牕本注疏本云作曰釋文已作以單疏本元本駥作龍此經注異字之證閩本監本毛本雪牕本皆作駥非後漢書注引亦誤作駥）

牛七尺爲犉（唐石經雪牕本同單疏本亦作犉釋文犉字亦作犉按爾雅釋文本多用古字）

今漁陽呼猪大者爲豟（雪牕本同注疏本猪作豬疏云豬高五尺者名豟）

靈公有害狗謂之獒也（雪牕本監本同單疏本亦作害元本閩本毛本作善狗係臆改按何氏公羊傳本作周狗害恐周之誤字也字形相似）

尚書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獒即此義（雪牕本注疏本同段玉裁云此非郭注後人所附益按單疏本標起止云注公羊至之獒是邢氏所據郭注無此一十五字）

六畜（雪牕本同有此題唐石經單疏本注疏本皆無石經考文提要云至善堂九經本亦有此二字按春秋桓六年正義曰爾雅釋畜於馬牛羊豕狗雞之下題曰六畜又昭二十五年正義曰釋畜之末別釋馬牛羊豕犬雞六者之名其下題曰六畜然則唐初本爾雅舊有此題特開成石經偶脫耳）

牛高七尺者名犉羊高六尺者名羬（注疏本脫二者羬下衍者）

其狀如羊而馬尾名羬（注疏本名作曰）

今大月氏國（元本同閩本監本氏改氐）

豬高五尺者名豟（注疏本名誤爲豟作豝）

此牛七尺爲犉（注疏本此誤云）

晉靈公將殺趙盾趙盾踏階而走（注疏本脫一趙盾）

今此周作害（注疏本害改善大誤）

爾雅疏卷第十（唐石經雪牕本同題爾雅卷十單疏本注疏本刪此本下記經三千一百一十三字注七千八百九十字）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孟子正義十四卷

漢趙岐注其疏則舊本題宋孫奭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永興二年辟司空掾遷皮氏長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尹與岐夙隙岐避禍逃避四方乃自改名字後遇赦得出拜幷州刺史又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燉煌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注卽岐避難北海時在孫賓家夾柱中所作漢儒注經多明訓詁名物惟此注箋釋文句乃似後世之口義與古學稍殊然孔安國馬融鄭元之注論語今載於何晏集解者體亦如是蓋易書文皆最古非通其訓詁則不明詩禮語皆徵實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論語孟子詞旨顯明惟闡其義理而止所謂言各有當也其中如謂宰予子貢有若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孟子知其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之類紕繆殊甚以屈原憔悴爲徵於色以甯戚叩角爲發於聲之類亦比擬不倫然朱子作孟子集注或問於岐說不甚掊擊至於書中人名惟盆成括告子不從其學於孟子之說季孫子叔不從其二弟子之說餘皆從之書中字義惟折枝訓按摩之類不取其說餘亦多取之蓋其說雖不及後來之精密而開闢荒蕪俾後來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胡爌拾遺錄據李善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知今本經文及注均與唐本不同今證以孫奭音義所音岐注亦多不相應（語詳孟子音義條下）蓋已非舊本至於盡心下篇夫子之設科也注稱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云云則顯爲予字今本乃作夫子又萬子曰句注稱萬子萬章也則顯爲子字今本乃作萬章是又注文未改而經文誤刊者矣其疏雖稱孫奭作而朱子語錄則謂邵武士人假託蔡季通識其人今考宋史邢昺傳稱昺於咸平二年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不云有孟子正義涑水紀聞載奭所定著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亦不聞有孟子正義其不出奭手確然可信其疏皆敷衍語氣如鄉塾講章故朱子語錄謂其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至岐注好用古事爲比疏多不得其根據如注謂非禮之禮若陳質娶妻而長拜之非義之義若藉交報讎此誠不得其出典（案藉交報讎似謂藉交游之力以報讎如朱家郭解非有人姓藉名交也疑不能明謹附識於此）至於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事出莊子亦不能舉則弇陋太甚朱彝尊經義考摘其欲見西施者人輸金錢一文事詭稱史記今考注以尾生爲不虞之譽以陳不瞻爲求全之毀疏亦竝稱史記尾生事實見莊子陳不瞻事實見說苑（案說苑作陳不占蓋古字同音假借）皆史記所無如斯之類益影撰無稽矣以久列學官姑仍舊本錄之爾

孟子正義序

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　奭　撰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注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録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奭前奉勑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効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孟子注疏題辭解

題辭解〔疏〕（正義曰案史記云孟軻受業子思門人道既通所干者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至嬴秦焚書坑儒孟子之徒黨自是盡矣其七篇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高皇未遑庠序之事孝惠雖除挾書之律然而公卿皆武力功臣亦莫以爲意及孝文皇帝廣遊學之路天下衆書往往稍出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當時乃有劉歆九種孟子凡十一篇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注者西京趙岐出焉至于李唐又有陸善經出焉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咸歸宗於趙氏隋志云趙岐注孟子十四卷又有鄭亢注孟子七卷在梁時又有綦毋邃孟子九卷唐書藝文志又云孟子注凡四家有三十五卷至于皇朝崇文總目孟子獨存趙岐注十四卷唐陸善經注孟子七卷凡二家二十一卷今挍定仍據趙注爲本今以爲主題辭者趙岐謂此書孟子之所作所以題號孟子之書其題辭爲孟子而作故曰孟子題辭）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疏〕（孟子至表也。正義曰此敘孟子題辭爲孟子書之序也張鎰釋云孟子題辭即序也趙注尚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

孟姓也〔疏〕（正義曰此敘孟氏之所自也案魯史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爲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仲叔季爲氏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又云孟庶長之稱也言已是庶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爲始也又定公六年有仲孫何忌如晉左傳即曰孟懿子往是孟氏爲仲孫氏之後改孟也）

子者男子之通稱也〔疏〕（正義曰此敘凡稱子之例也案經傳凡敵者相謂皆言吾子或直言子稱師亦曰子是子者男子有德之通稱也公羊傳云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然則後人稱先師則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爲師也如子公羊子沈子之類是也凡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師範來世人盡知之故不必言氏也孟軻有德亦足以師範來世宜其以氏冠子使後人知之非獨云有孔子又有孟子稱爲子焉）

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摠謂之孟子〔疏〕（正義曰此敘孟子所作此書故摠名號爲孟子也唐林慎思續孟子書二卷以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韓愈亦云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今趙氏爲孟子之所作故摠謂之孟子者蓋亦有由爾）

其篇目則各自有名〔疏〕（正義曰此敘孟子七篇各有名目也故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是也）

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疏〕（正義曰此敘孟子姓字及所居之國也案史記列傳云孟軻鄒人也不紀其字故趙氏云字則未聞焉後世或云字子輿云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是也者案春秋隱公元年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杜注云邾今魯國鄒縣是也儀父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爲邾子說文云鄒孔子鄉也一云鄒魯附庸之國云國近魯者案左傳哀公七年公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又曰魯擊柝聞於邾杜注云范門邾郭門也是爲魯所并云爲楚所并者案史記云魯頃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是又爲楚所并）

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疏〕（或曰至他國。正義曰此敘孟子爲魯公族孟孫之後也其說在孟姓之段云仕於齊葬於魯者公孫丑篇之文也春秋定公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十年叔孫佚如齊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後欲以諸侯去之杜預云欲求諸侯以逐三桓後至魯頃公時魯遂絕祀由是三桓子孫衰微）

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述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疏〕（孟子至詩書。正義曰此敘孟子自幼至長之事也案史列女傳云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爲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乃賈人衒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廢學若吾斷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子思遂成名儒又案史記云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所干不合退與萬章之徒敘詩書故趙氏云尤長於詩書）

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疏〕（周衰之末至亂朱。正義曰此敘周衰戰國縱橫之時大道陵遲也案太史公曰秦紀至大戎敗幽王周東遷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於是僭端見矣自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分晉及田常弑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不討海內爭於戰攻於是六國盛焉其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縱橫長短之說起故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於是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爲賢而楊朱墨翟以兼愛自爲以害仁義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退敘詩書述孔子之意當此之時念非孟子有哀憫之心則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沉小而正道鬱塞仁義荒怠佞僞並行紅紫亂朱矣楊雄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云湮微者湮沉也微小也云壅底者言正道鬱塞而不明也云仁義荒蕪者釋名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惡含忍也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莊子云愛人利物之謂仁楊子云事得其宜謂之義尚書云無怠無荒孔注云迷亂曰荒怠懈怠也云佞僞馳騁者論語云佞口辭捷給爲人所憎惡者說文云僞詐也馳騁奔走云紅紫亂朱者論語云惡紫之奪朱也孔注云朱正色紫間色案皇氏云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騮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爲木木色青木尅土土色黃並以所尅爲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爲火火色赤火尅金金色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爲金金色白金尅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色黑水尅火火色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騮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黃土尅水水色黑故騮黃色黃黑也是正間然）

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

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疏〕（於是至其說。正義曰此敘孟子周旋聘世時君不聽納其說也言孟子心慕孔子徧憂其世遂以儒家仁義之道歷遊諸侯之國思欲救濟天下之民然而諸侯不能尊敬之者孟子亦且不見也雖召之而不往以其不肯枉尺以直尋十寸曰尺八尺曰尋史記云孟子道既通遊事齊齊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是皆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而莫有能聽納其說者）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疏〕（孟子至著明也。正義曰此敘孟子自知道不行於世恥沒世無名聞故慕仲尼託之空言而載之行事也言孟子生於六國之時當衰周末又遇漢之未興上不得輔起唐虞二世之治下不能伸夏商周三代之風化自愧沒一世而無名聞所以垂法言以詒後人故託慕仲尼周流憂世既不遇乃退而與萬章之徒敘詩書而作此七篇也趙氏意其然乃引孔子之言而明孟子載七篇之意也云蒼姬者周以木德王故號為蒼姬姬周姓也云炎劉者漢以火德王故號為炎劉劉高祖之姓氏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疏〕（於是至不載。正義曰此敘孟子退而著述篇章之數也史記云孟子所干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敘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云二百六十一章者合七篇之章數言也據趙氏分章則梁惠王篇凡二十有一章公孫丑篇凡二十有三章滕文公篇凡十有五章離婁篇凡六十一章萬章篇凡十有八章告子篇凡三十有六章盡心篇凡八十有四章摠而計之是二百六十一章也云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合七篇而言也今計梁惠王篇凡五千三百二十三字公孫丑篇凡五千一百二十字滕文公篇凡四千五百三十三字離婁篇凡四千二百八十五字萬章篇凡五千一百二十字告子篇凡五千五百三十五字盡心篇凡四千一百五十九字摠而計之是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也云包羅天地至靡所不載者言此七篇之書大而至於天地微而至於昆蟲草木又次而至於性命禍福無有不載者也然而篇所以七者蓋天以七紀璇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於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已）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疏〕（帝王至浮雲。正義曰此敘孟子之七篇書為要者也言上而帝王遵循之則可以與升平之治次而公侯遵循之則可以頌清廟云頌清廟者言公侯可以此助祭于天子之廟也詩有清廟之篇以祀文王注云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而歌此詩也箋云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欽君父立其忠信守志厲操者儀而法之則可以此崇其高節而抗富貴如浮雲云帝王公侯卿大夫士者蓋帝以德言王以業言卿有諸侯之卿有大夫之卿士有中士有下士公侯是周之爵所謂公侯伯子男凡有五等是也自帝王以下言之則有公侯自公侯以下則有卿自卿以下則有大夫自大夫以下則止於有士也）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疏〕（有風至者也。正義曰此敘孟子七篇有風人二雅之言為亞聖者也如對惠王欲以與民同樂故以文王靈臺靈沼為言對宣王欲以好貨色與百姓同之故以太王厥妃為言論仁則託以穀為喻論性則託以牛山之木為喻是皆有風人之託物言也云二雅之正言者如引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乃積乃倉古公亶父來朝走馬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凡此之類是皆有二雅之正言也故可謂直其辭而且不失之倨傲曲其辭而且不失之屈枉而孟子誠為間世亞聖之大才者也言孟子之才比於上聖人之才但相王天而已故謂亞聖大才）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疏〕（孔子至春秋。正義曰此敘引孔子退而著述之意也案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應聘諸國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又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冬衛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預曰於是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云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者案世家云魯定公五年季氏僭公室陪臣執國命是以魯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至哀十一年自衛反魯乃上采契后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凡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喜易序彖繫象說卦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哀十四年春狩大野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商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曰後世知上者其惟春秋罪上者亦惟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疏〕（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敘孟子退而擬孔子之聖而著述焉案馬遷作列傳云孟子遊仕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是以退而敘詩書述仲尼之意而作孟子七篇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疏〕（七十子至衿也。正義曰此敘引孔子弟子記諸善言而為論語也案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集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鄭注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述論者綸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論也語者鄭注周禮云答述曰語此書所載皆仲尼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字下錧鎋者車軸頭鐵也說文云車鍵也喉衿者說文云喉咽也衿衣領也言論語為五經六藝之要如此錧鎋與夫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疏〕（正義曰此敘孟子作此七篇之書而儀象論語之書是亦錧鎋喉衿）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

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疏）（衛靈公至遇哉。正義曰此敘孟子作七篇則象論語之旨意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此論語之文也案左傳哀公十一年云云在孔子自衛反魯段云俎豆者案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商以椇周以房俎鄭注云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又曰夏后氏以楬豆商玉豆周獻豆鄭注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為禿楬其委曲制度備在禮圖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說在梁惠王篇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是亦論語之文也案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發此語言天生德於予者言孔子謂天授我以德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桓魋必不能害我故曰其如予何云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者說在惠王下篇凡此者是皆言意合若此類者甚衆故不特止此而已）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疏）（正義曰凡此外書四篇趙岐不尚以故非之漢中劉歆九種孟子有十一卷時合此四篇）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亾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疏）（孟子至泯絕。正義曰此敘孟子之書得其傳而蓋孟子生於六國之時憫道之不行遂著述作七篇之書既沒之後先王之大道遂絀而不明于世至嬴秦并六國號為秦始皇帝因李斯之言遂焚書坑儒自是孟子徒黨盡矣秦紀云秦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今陛下創大業是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三代之事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惟有醫卜種藝之書故孟子之書號為諸子以故篇籍不亾而得傳於世）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疏）（漢興至博文。正義曰此敘孟子之書自漢而行也案漢書云高皇帝誅項羽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惠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皆武力功臣莫以為意至孝文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出于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及後罷傳記博士以至于後漢惟有五經博士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九年增員二十八自是之後五經獨有博士訖於西京趙岐之際凡諸經通義皆得引孟子以明事故謂之博文也）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疏）（正義曰此敘孟子作七篇之書長於譬喻其文辭不至迫切而趙岐遂引孟子說詩之言亦欲使後人知之但深求其意義其言不特止於說詩也然今之解者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而不同矣）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疏）（正義曰此言孟子七篇之書自孟子既沒之後至西京趙岐已五百有餘年傳七篇之書解者亦甚衆多也）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緼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言分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疏）（余生至不亦宜乎。正義曰此是趙岐自敘己意而為孟子解也言我生自西漢之京若以世代根尋其祚其先與秦共祖皆顓帝之裔孫也其後子孫造父為穆王攻徐偃王大破之以功封趙城後因氏焉故其來端有自矣在幼少蒙義方教訓之以先王典籍及五十之歲間乃零丁嬰戚于天是其時遇迍邅之險難遂詭詐其姓氏逃遁其身經營治身於八紘之內至十餘年心神形色莫不焦瘁疲瘵謂何勤如此之甚曾因息肩弛負擔於濟岱之地或有溫故君子有雅德者憐我勤苦焦瘁見我頭白遂訪我談論以稽考古人仍慰我以大道然於困吝之中其精神亦且遐漂未有歸定聊欲係志於筆墨以亂思遺我老也思其六經皆得先覺之賢士釋而辯論之亦已甚詳於儒家獨有孟子七篇之書其理蘊奧深妙難造宜在於聖智條理之科於是乃申述己之聞見驗以六經之傳斷為章句具載本文章章別為意旨分七篇作上下篇為十四卷究極而言雖不敢當於達士然於初學者資之亦可以曉悟其疑惑其有是非得失愚亦未敢審實後之有明哲者如見其違理疑闕者改而正之是其宜也顯云為之章句分為上下凡十四卷者各於卷下有說此更不言顯丁公若案漢書趙岐本傳云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嘗過疾甚誡其子曰吾死之後置一圓石安墓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岐有志無時後疾瘳仕至大僕卿嘗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焉）

孟子注疏挍勘記序

漢人孟子注存於今者惟趙岐一家趙岐之學以較馬鄭許服諸儒稍爲固陋然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於詁訓無所戾七篇之微言大義藉是可推且章别爲指令學者可分章尋求於漢傳注別開一例功亦勤矣唐之張鎰丁公著始爲之音宋孫奭采二家之善補其闕遺成音義二卷本未嘗作正義也未詳何人擬他經爲正義十四卷於注義多所未解而妄說之處全抄孫奭音義略加數語署曰孫奭疏朱子所云邵武一士人爲之者是也又盡删章指矣而疏内又往往詮釋其所删於十三卷自偁其例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弃之而不明其可議有如此者自明以來學官所貯注疏本而已疏之悠謬不待言而經注之譌舛闕逸莫能諟正吳中舊有北宋蜀大字本宋劉氏丹桂堂巾箱本相州岳氏本盱郡重刊廖瑩中世綵堂本皆經注善本也賴吳寬毛扆何焯何煌朱奐余蕭客先後傳挍迄休寧戴震授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鋟版於是經注譌可正闕可補而注疏本有十行者亦較它注疏本爲善今屬元和生員李銳合諸本臚其同異元爲辨其是非以經注本正注疏本以注疏十行本正明之閩本北監本汲古閣本爲挍勘記十四卷章指及篇敘既學者所罕見則備載之音義亦挍訂附後俾爲趙氏之學者得有所參考折衷日本孟子考文所據僅足利本古本二種今則所據差廣考孟子者殆莫能捨是矣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單經本

宋石經殘本（高宗御書行書每行字數參差不齊今止存十一碑見在杭州府學）

經注本

北宋蜀大字本（章邱李氏所藏今據何焯挍本）　宋本（劉氏丹桂堂巾箱本鄭師山所藏闕公孫丑告子二冊今據何焯挍本）

岳本（亦據何焯挍本）　廖本（廖瑩中世綵堂本元盱郡重刊今據何煌挍本）

孔本（乾隆壬辰曲阜孔繼涵微波榭刊凡十四卷末附音義韓本同）　韓本（乾隆辛丑安邱韓岱雲刊）

日本國古本（已下二本據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足利本

注疏本

宋十行本（凡十四卷卷分上下閩監毛三本同又此本及閩本無題辭監毛本有）　閩本　監本　毛本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一上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趙氏注　孫奭疏

趙氏注（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衞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爲諸侯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以公孫丑等而爲之一例者也）

【疏】梁惠王章句上○正義曰自此至盡心是孟子七篇之目及次第也總而言之則孟子爲此書之大名梁惠以下爲當篇之小目其次第蓋以聖王之盛唯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首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七篇之首也此篇凡二十三章趙氏分爲上下卷此上卷只有七章一章言治國以仁義爲名二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禽獸三章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足備四章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五章言百里行仁天下歸之六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者人則歸之七章言典籍攸載帝王之道無傳霸之事其餘十六章分在下卷各有言說大振皆是君國之要務故述爲篇章之先凡此二十三章旣以梁惠王問利國爲章首遂以梁惠王爲篇名公孫丑以下諸篇所以次當篇之下各有所說云章句者章文之成也句者辭之絶也又言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注云梁惠王例者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是爲畢姓其後絶封爲庶人或在夷狄其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十六年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畢萬封十一年獻公卒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武子生悼悼生嬴嬴生魏獻子子生侈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孫曰文侯文侯卒子擊立爲武侯武侯卒子罃立爲惠王惠王二十一齊趙共伐我邑於是徙都大梁然則梁惠王是武侯之子名罃謚曰惠謚法云愛人好與曰惠汲冢紀年云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字林云王者天地人一貫三爲王天下所法也是時天下有七王者魏趙韓秦齊楚燕七雄之王也云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季氏之篇者如顏淵子路子張是弟子名篇也趙岐所以引而爲例

孟子見梁惠王。（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曰辭也叟長老之稱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此亦將有以爲寡人興利除害者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爲利故曰王何以利爲名乎亦有仁義之道可以爲名以利爲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爲王陳之）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弒則國危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爲名也又言交爲俱也）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夷羿之弒夏后是以千乘取其萬乘者也）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弒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下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爲家亦以避萬乘稱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故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也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復申此者重嘆其禍也）

【疏】孟子見梁惠王至何必曰利○正義曰此章言治國之道當以仁義爲名也孟子見梁惠王者是孟子自齊至梁見惠王也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者王號也以業爲言也曰發語詞也叟尊老之稱也言惠王尊老孟子也惠王尊孟子曰叟不遠千里之路而至此相將亦有以利益我國乎云亦與乎者況外物不可必又非可止於一事耳故云亦乎與論語云不亦說乎不亦樂乎同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者是孟子答惠王也言王何必特止曰財利我亦有仁義之道以利益而已上利以財利爲言下利以利益爲言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者是孟子託言也言惠王今問我曰何以利益我國則爲王之大夫必問我曰何以利益我家爲大夫既欲利益其家則爲王之士庶人亦必問我曰何以利益我身假使上至下至於士庶人皆且取其利益而國必危亂喪亡矣王以國爲問大夫以家爲問士庶人以身爲問者王稱國故以國問大夫稱家故以家問士庶人無稱故以身問而已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者孟子言上下交取其利而國喪亡者是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所弒也無它焉則千乘之家欲以萬乘之利爲多也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所弒也亦無它焉是百乘之家欲以千乘之利爲多也云弒者自下殺上謂之弒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者孟子言凡欲天子之萬乘者且於其內取千乘而爲天子之諸侯欲諸侯之千乘者且於其內但取百乘而爲之大夫是亦不爲少矣何必交相爭奪篡多爲勝耶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者孟子言且令臣庶皆後去其仁義而先且以自利則不交相殺奪故不足自飽饜言必殺奪如千乘奪取萬乘百乘奪取千乘然後爲飽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者孟子言未有心存乎仁而遺棄其親者亦未有存義而後去其君者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者孟子重嗟歎其禍故曰王今亦當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特止言其利一說云是惠王悟孟子之言爲是而以已言爲非故亦應之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注云孟子至見之○正義曰案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五年惠王以厚幣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是也○注曰辭也至之魏○正義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劉熙曰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云去齊之魏者案史記列傳云孟子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乃適魏是也○注征取也至俱也○正義曰征正也蓋言君子至於利也非釋之而弗取也特不可交征而正取之爾猶季氏聚斂以弱魯趙孟貢之傾晉之類故也引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者證其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亡之意也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也云交俱也蓋云俱皆也○注萬乘王萬乘也○正義曰案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云夷羿弒夏后者引之以語千乘取萬乘也案魯襄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預曰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後爲少康所滅注云夷羿者左傳襄四年杜注云夷氏也故云夷羿○注云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正義曰此引之以證百乘取千乘也齊崔崔杼爲齊之大夫語云崔子弒齊君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崔杼作亂是也衛甯甯喜也爲衛大夫史記世家衛獻公十八年甯惠子與孫文子逐獻公獻公奔齊齊置獻公於聚邑孫甯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公殤公十二年爲晉平公所執獻公復入衛後元年誅甯喜又襄二十六年書甯喜弒其君剽是也六卿魏獻子與韓宣子趙簡子智文子中行氏子范獻子六人是也史記世表云昭公二十八年六卿誅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爲大夫故也○注周制至不多矣○正義曰周制蓋言周之所制也王制云君十卿祿是也云鍾量名也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釜十爲鍾是也○注苟誠也至欲矣○正義曰語云苟子之不欲苟能正其身之苟同云饜者說文云饜飽也字從厭從食也飽則厭食也此一章遂爲七篇之首章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乃顧視禽獸之衆多其心以爲娛樂誇咤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修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爲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亦爲人所奪故不得以爲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初經營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赴若子來爲父使之也）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麀鹿牝鹿也言文王在囿中麀鹿懷妊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而已）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孟子謂王誦此）

（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偕俱也言古賢之君與民同樂故能得其樂）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疏】孟子見梁惠王至豈能獨樂哉。○正義曰此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也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者是孟子在梁時見惠王立於沼之上而顧盼鴻鴈麋鹿之狀也曰賢者亦樂此乎者是惠王稱譽孟子爲賢者問孟子亦樂此池沼之上而顧盼鴻鴈麋鹿乎云乎意恐孟子樂與不樂所以云乎而作疑之之辭也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者是孟子荅惠王言唯有德之賢者爲君然後得樂於此如君之不賢雖有此鴻鴈麋鹿之顧亦不得其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者至魚躍是孟子爲王誦此靈臺之詩以證賢者而後樂此也言文王規度始於靈臺而經營之際衆民皆作治之故不期日而有成言其成之速也既成之速文王未嘗亟疾使民成之用如此之速也是衆民自然若子來如爲父之使耳故如此之速也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者言文王在靈囿之時麀鹿皆安其所而伏卧以懷其妊又且不驚動非特不驚動又且濯濯然而肥飽非特麀鹿之肥飽其於白鳥又且鶴鶴然而肥澤也麀鹿牝鹿也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者言文王在靈沼之時則魚盈滿乎沼中又且跳躍喜樂如也言其魚之微物亦且得其所也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者是孟子至此又自言文王作臺沼之意而感喻于惠王也文王雖以民力爲其臺沼然而民皆喜樂而爲之如謂其臺沼則曰靈臺靈沼也以靈臺靈沼云者謂其文王之德化亦樂其有之行如神靈之所至故謂其臺沼必曰爲靈臺靈沼凡此者無他焉是衆民感文王之德化亦樂其有魚鼈禽獸之多以奉養文王也已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者言古之賢君如此文王與民同其樂故能得此臺池之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者是孟子引商書謂桀於是時無道暴虐百姓故百姓皆欲與湯王共伐之湯於是往伐臨於衆中誥誓之曰是日桀當大滅我與女衆共往之滅一云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者是桀云故湯誓引而言之也謂桀云天有是日猶吾之有民日曷有亡哉日亡則吾與民亦俱亡矣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者是孟子首對惠王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故引此桀而諭其言也言桀爲不賢之君民亦欲與湯共伐之雖有臺池鳥獸豈能得獨亭其此樂哉言不能得樂也○注云詩大雅至成之也○正義曰周詩大雅篇名曰靈臺注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神之精明者稱曰靈四方而高曰臺文王受命于周作邑于豐立靈臺又案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注言文王至使也○正義曰案靈臺之詩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注云麀鹿至澤好○正義曰毛氏注云麀牝鹿也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箋云攸所也言所遊伏毛注云濯濯娛遊也鶴鶴肥澤也○注文王至魚鼈。○正義曰詩注云沼池也牣滿也箋云靈沼之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注云湯誓至亡之○正義曰湯誓商書之篇名也案史記云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騶注曰尚書大傳云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尚書孔安國注云比桀於日日是日何時喪我與女皆亡欲殺身以喪桀是也檀弓云子卯不樂鄭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爲強國兼得河內也）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己也）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王自怪爲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者否）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爭不百步耳）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從此已下爲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材木茂暢故有餘）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樹桑牆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言孕字不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脩教化申重孝悌之義頒者班也頭半白班班者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頒白者不負戴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百姓老稚温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道路之旁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賑救之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己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也。）

【疏】梁惠王曰至民至焉。○正義曰此章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足備也王侯自稱曰寡惠王與孟子曰寡人之於國盡其心而爲民耳矣耳矣者言至極也言河內凶荒我則移徙民於河東之地河東粟多我則移之於河內河東之地凶荒我則又如此而移民故曰亦然也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察詳視也言詳視鄰國之君無有似寡人如此之用心者然而鄰國之人民不加益其損寡人之人民不加益其多是如之何故曰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遂以此而問孟子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是孟子荅惠王言惠王心好征戰故孟子請以戰事比喻而解王意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者是孟子言戰之語也填塞也又滿也趙氏云鼓音蓋言鼓音之充塞洋洋而盈滿也言鼓音既充塞盈滿於戰陣之際則兵刃刀鎗既以交接兵刃既交接乃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反走者或百步之間而止或五十步之間而止以五十步之間而止者則笑走至百步之間而止者則王以爲如何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惠王荅孟子言凡征戰之際鼓音既填然則不可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相笑走也雖有走或只止於五十步[illegible]班班然而半白者不自負戴於道途之間矣無他人皆知孝

悌之義為之壯者必代之爾故曰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是則五十之老足以衣帛七十之老足以食肉而黎庶之民故不飢不寒然而君上能如此而民不歸往而王之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者是孟子以此諷惠王也言人君但養其狗彘而食人之所食而王不知檢斂道塗之間有餓死者而王不知發倉廩以救賑之見其人死則推之曰非我之罪是歲之罪也言是歲之凶荒而疫死之也是何異於執其兵器而刺殺人而曰非我殺也是兵器自殺之類也王無罪於歲則天下之民至焉者是孟子諷之而又誡之也言王儻人餓死不歸罪於歲但責已而改行則天下之民莫不歸往而至焉耳為惠王好征戰以糜爛其民故以此諷之○注云王侯自稱孤寡○正義曰禮云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在凶服曰孤老聃云王侯自稱孤寡不穀是也○注云魏舊河東至河內○正義曰案地理云魏地觜觿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河東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地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注云戰事○正義曰莊公十一年左傳曰皆陣曰戰杜預云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注填鼓音兵以鼓進以金退○正義曰賈逵云填塞也滿也周禮云色容填填史云車馬駢填云兵以鼓進以金退者案周官大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云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鼓行鳴鐲車徒皆行鳴鐃且卻是也○注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正義曰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內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語云使民以時包注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荀卿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是五穀不可勝食也○注數罟至不得食○正義曰釋云數密也罟網也荀子曰網罟毒藥不入澤洿池謂沼讙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注云食足之外可貨易也○注時謂至有餘○正義曰周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注云陽木春夏生陰木秋冬生者皆松栢之屬一云陽木生山陽在南者陰木生山陰在北者荀卿曰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注廬井至衣帛矣○正義曰案周禮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萊謂休不耕者鄭玄云廛城邑之居漢志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為廬舍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小學小學之異者移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先王制士處居富而教之之大略也王制云五十異粻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是古者五十乃衣帛矣○注言人君至救之也○正義曰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者案毛詩而言也毛詩云莩落也箋云梅實尚餘而未落是其解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挺杖也）曰。無以異也。（王曰挺刃殺人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孟子欲以政喻王）曰。無以▲異▲也。（王復曰梃▲刃殺人▲與政殺人無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言人君如此率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為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孟子陳此以教王愛其民也）○

〔疏〕梁惠王曰至死也○正義曰此一段宜與前段合為一章趙氏分別之蓋言王者為政之道在生民為首也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者是惠王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也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者是孟子荅惠王故託此而問惠王言殺人以杖與刃有以各異乎云乎者是又孟子未知惠王以為如何故疑之也曰無以異者是惠王荅孟子之問言以杖殺人與刃殺人無以各異是皆能殺人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者孟子復問以刃與政殺人有以異曰無以異也者惠王復曰政之殺人與刃之殺人亦無以異也言致人死則一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是孟子之諷惠王也言庖廚之間有肥肉棧廄之中有肥馬而民皆有飢餓之顏色郊野之間又有餓而死者此乃是王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之父母也者孟子言獸畜自相食如虎狼食牛羊且人猶尚惡見之況為民之父母其於行政以治民尚不免罷率獸而食人安在其為民之父母也言行政如此不足為民之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是孟子引仲尼之言也言仲尼有云始初作俑偶人者其無後嗣乎無他焉是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故後有秦穆公以生人從葬故曰其無後嗣也○注梃杖也○正義曰釋文云梃木片也○注俑偶人也○正義曰記云孔子謂為俑者不仁埤倉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踊跳故名之曰俑魯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杜預曰以人從葬曰殉詩有黃鳥之篇以哀三良是也孟子諷之故曰如之何使斯民飢餓而死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之強焉）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王念有此三恥求策謀於孟子）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政王天下謂文王也）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捶敵國堅甲利兵何患恥之不雪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彼謂齊秦楚也彼因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為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而為王之敵乎）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鄰國暴虐已修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

〔疏〕梁惠王至勿疑○正義曰此章言百里行仁則天下歸之也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者是梁惠王欲問孟子之謀策也言晉國為天下之最強叟必知之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者是惠王言晉國遠及寡人之身東則見敗於齊而殺死其長子西又喪去其地於秦七百里南又常受辱於楚寡人心甚愧恥之今願近死不惜命者一洗除之當如之何謀則可以洗除此恥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者是孟子荅惠王言古之聖君其地但止於百里尚可以王天下也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者是孟子言王自今能施仁政以及民又省去其刑罰輕其稅斂使民皆得暇耕易耨壯者以閑暇日修孝悌忠信入閨門之內以奉事其父兄出鄉黨之間以奉事其長上凡能如此雖作一捶梃亦可以鞭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然以秦楚有堅甲利兵而以一梃可鞭撻言蓋秦楚當違奪其農時使民不得耕耨也故云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父母又云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者言民既不得耕耨以奉養父母則為父母者被寒凍飢餓兄弟者與妻子者皆離背散各彼秦楚陷溺其人民如此而王往彼正其罪夫更誰敢禦王之師而為王之敵者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者是孟子請惠王行此仁政而往正其罪而無敵如所謂仁者無敵是也遂請之行而無更遲疑也前所謂閑暇日者蓋言民於耕耨田地之外有休息閑暇之日也○注韓趙魏至強也○正義曰案史記年表云定王十六年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三人敗知伯于晉陽乃至分其地故號為三晉是為強國云東敗於齊而喪長子者案史記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魏遂大興師太子申自將攻齊遂與齊人戰敗於馬陵是也云西喪地於秦者案史記年表云周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南則常辱於楚馬陵者案徐廣云地在於元城

孟子注疏卷一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奭撰（按此銜名十行本作兩行上空一字與音義序題銜合閩監毛三本改為一行擠寫又音義銜龍圖下無閣字）

撰下有進字

夫總羣聖之道者（按自此至篇末十行本行行頂格亦與音義序合閩監毛三本首行頂格次行以下）

並上空一格。又記中凡摘經注疏句有不盡采全者倣經典釋文例

爲之音（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序此下者字是也）

而共宗趙氏（按此下音義序有今既奉勑按定仍據趙注爲本十二字係疏刪）

惟是音釋（按此下音義序有宜在討論臣今詳七字）

漏落頗多（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序落作略）

若非再加刊正（按音義序無再加二字）

臣奭前奉勑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按音義序此文作謹與尚書虞部員外郎同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符鎭寧軍節度推官國子學說書臣吳易直前江陰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馮元等係疏刪去寄祿官及臣字非也）

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効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按音義序無此文而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之善削異說之煩證以字書質諸經訓疏其疑滯備其闕遺集成音義二卷一段文葢僞疏竄改又上文勑字及此進呈字十行本提行頂格閩監毛三本並接寫不提行）

孟子注疏題辭解（按十行本閩本無此篇監毛本有山井鼎考文所謂孟子題辭注疏本或無之者是也又按音義孟子題辭張鎰云即序也不云題辭解疑此解字是僞疏增又音義孟子題辭下出趙氏字今本無之葢失其舊）

孟子玊表也（監本此下有圖毛本無以下並同）

値炎劉之未奮（毛本同音義出値炎云丁作直）

繫周易（毛本同音義繫本亦作系）

爲正（毛本同蒲鏜正誤云政誤正按周禮小宰職聽政役以比居注或作正是正政古通用蒲說是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一上（監毛本同閩本誤脫上字）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按宋高宗御書孟子石經殘本篇題並頂格不空字十行本正與之合葢猶是舊欵閩監毛三本並低一字非又篇題下近孔繼涵韓岱雲所刻經注本及考文古本無凡幾章字音義及足利本有）

趙氏注　孫奭疏（十行本孫奭疏三字在第二行篇題下趙氏注三字在第三行上低一字下接注文閩監毛三本並作漢趙氏注宋孫奭疏在篇題之前其注移在凡幾章之下考文古本注在趙氏注下與十行本合足利本注及題名在篇題後其題名作後漢太常趙岐邠卿注與各本皆不合非也廖瑩中經注本趙氏作趙岐亦非按音義題辭下出趙氏字然則舊本題名不作趙岐并無注字也）

梁惠王者（自此至一例者也岳本廖本無又按十行本注文皆雙行細字閩監毛三本以注文改爲單行上冠注字非復十行本舊式矣）

皆僭號者（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下有也字）

皆專事焉（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專作尊。按尊是也）

爲諸侯師（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師上有所字）

以公孫丑等而爲之一例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考文古本孔本以作與無而之者三字韓本與宋本同有者字）

梁惠王章句上（十行本標起止下每作一圈以別正義閩監本同毛本去圈正義接標起止下以後放此）

長老之稱（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王尊禮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故字）

而來此（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此上有王字）

亦將有以爲寡人興利除害者乎（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有下有可字無者字廖本無者字韓本足利本有下有可字考文古本有下有可字者乎作也）

故曰王何以利爲名乎（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何下有必字足利本王何作可必）

亦有仁義之道（閩監毛三本同宋本亦下有惟字廖本岳本下有者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亦惟有仁義之道者）

則國危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危下有也字）

是以千乘取其萬乘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者字岳本無者字）

亦皆弑君（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君上有其字）

上下乘當言國（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作千是也）

亦多故不爲不多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故作矣。按作故是）

不足自饜飽其欲矣（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宋本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矣字）

而遺棄其親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而忽後其君長（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長作者）

重歎其禍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重嗟歎其禍音義出重嗟則亦有嗟字）

▲章指言（孔本韓本作曰下同）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爲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足利本集作輯）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凡章指十行本以下注疏本無今據廖本載全文于每章後各本異同即注于下以補注疏本之缺全書同此）

此章言治國之道當以仁義爲名也（案每章疏首數句乃僞疏竊取趙氏章指之文而又不全載謬甚）

孔曰放依也（閩監毛三本孔下並衍子字）

又襄二十六年（閩本同監毛本襄下有公字）

乃顧視禽獸之衆多（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乃字）

其心以爲娛樂（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誇咤孟子（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誇作夸音義出誇咤丁云誇也按此則作誇非也）

亦爲人所奪（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亦作當）

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無而之相三字日作曰廖本無而相限二字下有也字孔本下有也字韓本考文古本無而相限三字下有也字）

不督促使之（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音義出不督云丁作督。按督疑督之誤古督與督義同音同）

爲父使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牝鹿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牝作牸牸與牝義同考文古本牝作特特即牸之譌也俗刊之書多此誤字）

言文王在囿中（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囿上有此字）

麀鹿懷妊（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妊作任）

則鶴鶴而澤好而已（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已二字）

於牣魚躍（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音義出於牣云丁本作仞）

而民歡樂之（各本同音義出歡樂云本亦作勸樂臧琳曰案左傳昭九年注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正義曰衆民自以子成父事而來勸樂而早成之耳知晉唐時本皆作勸樂）

孟子謂王誦此詩（閩監同廖本孔本韓本監毛本謂作爲是也）

民由歡樂之（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由作猶按由猶古今字）

言古賢之君（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賢之作之賢）

與民同樂（閩監毛三本同廖本作與民共同其樂宋本孔本韓本作與民共同其所樂考文古本作與民同其所樂）

故能得其樂（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能樂之）

子及女皆亡（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皆作偕）

日乙卯日也（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宋本孔本上日作時。按宋本孔本非當作是日乙卯日也）

湯臨士衆誓（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湯臨士衆而誓之考文古本下有之字）

言民欲與湯共亡桀（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民下有皆字）

▲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大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

以奉養文王也已（閩監毛三本已作此非）

注言文王至使也（閩本同監本毛本使下有之字非）

毛氏注云（閩監毛三本氏作詩。案注當作傳）

足以笑百步者否（閩監毛三本同廖本步下有止字宋本否作不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足以笑百步止者不足利本作是以笑百步止者不音義出者不）

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粟作穀）

而獨望民之多（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考文古本獨作猶）

何異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於下有以字）

所以捕小魚鼈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上有者字）

各入保城二畝半（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宋本孔本韓本各作冬是考文古本城作域非。按據公羊傳宣十四年注及漢地理志則作冬是也公羊注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今各本或作保城或作城保若依公羊則保城爲長）

可以無饑矣（監本毛本同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閩本饑作飢按飢餓之字當作飢饑乃饑饉字此經當以飢爲正）

頭半白班班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白下有日字岳本廖本韓本者上並有然字孔本作頭半白日頒玡斑然者也按以班爲斑古字假借毛本孔本韓本班作斑非也足利本作頭半白日須班班者也山井鼎云口當作曰是。按須白字說文作𩑈从須卑聲）

故須白者不負戴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足利本故下有曰字戴下有於道路三字韓本與孔本同無曰字）

黎民不饑不寒（監本同韓本閩本毛本饑作飢）

言人君但養犬彘（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犬作狗）

不知以法度檢斂也（閩監毛三本同毛本檢作撿避所諱宋本孔本韓本下上有而字）

詩曰莩有梅（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曰作云）

道路之旁有餓死者（韓本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旁作傍）

以用賑救之也（廖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賑作振閩監毛三本用作周按振卽古之賑字作賑者非）

▲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孔本於作乎）使民養生喪死之用備足然後導之以禮義責已矜窮則斯民集矣

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足備也（閩監毛三本喪作送誤）

可以着其絹帛（閩本同監本毛本着作著）

背陣曰戰（閩本同按背當作皆監本毛本改作皆是也）

周禮內人職云（閩監毛三本同盧文弨云內當作均是也）

殺人以挺與刃（閩本同宋本廖本岳本孔本韓本監毛本挺作梃案音義云從木則此本及閩本誤也此本注俱作梃閩本經注並作挺）

梃刃殺人（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梃作杖）

曰無以異也（各本同孔本以異誤倒）

梃刃殺人與政殺人（閩監毛三本廖本岳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無梃刃殺人與五字）

無異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下有以字）

率獸而食人也（閩監毛三本上率字作是廖本作是率禽獸以食人也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爲率禽獸以食人也足利本與古本同且人下有者字）

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爲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也（各本並同足利本作古者虎狼之中能常食於禽獸是人所惡今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爲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也已）

惡其始造（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惡上有夫字音義出夫惡山井鼎考文云古本本由有作偪者也下有夫字以夫字屬上讀非也）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斯作此也作邪岳本斯作此音義出死邪）

以教王愛其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無也字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也字）

▲章指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以政殺人人君之咎猶以白刃疾之甚也

故惠王言晉國天下之強焉（閩監毛三本之作莫廖本無之字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焉二字）

壹洒之（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壹作一）

深耕易耨（音義出易耨云下奴豆切字亦作蓐）

而爲王之敵乎（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無而之二字廖本無而字考文古本作於王敵乎）

▲章指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梃

服強仁與不仁也（足利本也上有者字）

願比死者壹洒之（閩監毛三本壹作一）

今願近死不惜命者一洗除之（閩本同監毛本近作爲）

背離散各（各字誤閩監毛三本並作亡）

韓魏趙至強也（閩本同監毛本也改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一下

梁惠王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襄謚也魏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就與之言無人君操柄之威知其不足畏）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吾對曰。定于一。（孟子謂仁政爲一也）孰能一之。（言孰能一之者）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孰能與之。（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對曰。天下莫不與也。（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然已盛孰能止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疏〕孟子見梁襄王至誰能禦之○正義曰此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也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者是孟子在梁見襄王而語於人曰遠望之襄王而不似人君言無人君之威儀也就而近之而不見所畏焉言無人君操柄之威也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者是孟子語於人言襄王卒暴而問我曰天下誰能定吾對曰定于一者言我對之曰定天下者在乎仁政爲一者也孰能一之是孟子言襄王又問誰能仁政爲一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者是孟子言我復荅之唯不好殺人者能以仁故爲一也孰能與之者言襄王又問誰能與之不好殺人者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我對曰天下之人無有不與之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者是孟子比喻而解王之意也故問襄王曾知夫苗乎言夫苗自七八月之時則乾旱而無水苗於是枯槁上天油然而起雲沛然而降雨則枯槁之苗又浡然興起而茂其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有如此苗而與茂誰能止之也又言如有行仁而天下莫不與之誰能止之而不與也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至誰能禦之者是孟子因比喻苗而解王之意又以此復詳明之欲使襄王即曉之也言今天下爲牧養人民之君未有不好殺人者也言皆好殺人若有不好殺人者則天下之人民皆延頸而望王以歸之矣誠如此上言之者則民皆歸之亦若水之流自上而下其勢沛然而來誰能止之言無人能止之也○注襄謚也至儀○正義曰案世家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卒子赫立是爲襄王襄王在位六年卒謚曰襄謚法云因事有功曰襄又曰辟土有德曰襄○注周七八月夏之五

六月○正義曰周之時蓋以子之月爲正夏之時建寅之月爲正是知周之七八月即夏之五六月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謚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不用乃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孔子之門徒頌述宓羲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者之事）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王自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保民）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齕王左右近臣也觳觫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郄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齕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充之否）曰。有之。（王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愛嗇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嗇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趣死不忍故易之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即見其牛哀之釁鐘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姓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爲獨釋牛而取羊）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乃責己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爲仁之道也時未見羊羊之爲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嘆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合於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曰。否。（王曰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爲耳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孟子爲王陳爲與不爲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是役故不爲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爲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我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妻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以加於人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大過人者大有爲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爲之耳）權然後知輕

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爲仁心比於物尤當爲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吾心所大欲者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因而陳之）王笑而不言。（王意大而不敢正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之也）曰。否。吾不爲是也。（王言我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臨莅中國而安四夷者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若順也順鄉者所爲謂構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爲大甚）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孟子言盡心戰鬬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曰。可得聞與。（王欲知其害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言鄒小楚大也）曰。楚人勝。（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强。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可以敵强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也）蓋亦反其本矣。（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耳）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也）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爲王陳其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恒心人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民誠無恒心放溢辟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爲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安有仁人爲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修禮行義乎）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爲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

【疏】齊宣王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言典籍攸載帝王之道無傳霸者之事也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者齊宣是齊威王之子辟彊是也謚爲宣言齊宣王問孟子曰齊威公小白晉文公重耳二霸之事可得而聞之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者是孟子荅齊宣王之言也言自孔子之門徒無有道及桓文二霸者事是以後世無傳焉故臣于今未之曾聞知也云臣者是孟子對王而言故自稱己爲臣也無以則王乎者孟子言無以問及宓犧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尚當以王者之道爲問耳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者齊宣又問孟子言德當何如則可以爲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者孟子言當安民而爲之王則天下之民莫之能止禦之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者宣王又自問只如寡人之德可以安民乎王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也曰可者孟子言如王之德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者宣王又問孟子何緣而知吾之德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王見之曰牛何之至以羊易之者是孟子因胡齕之言而荅宣王之問也胡齕王之左右近臣言嘗聞胡齕曰王坐於廟堂之上有牽牛自堂下而過者王見之而問牽牛者曰其牛牽去何所牽牛者對之曰相將以爲釁鍾也王對牽牛者曰舍去之我不忍其牛之恐慄若無罪之人而就於所死之地者也牽牛者又對曰如若王之所不忍則廢去釁鍾之禮與王復與牽牛者曰塗釁祭鍾之禮何可得而廢以羊更易之而已不識有諸者是孟子又未知齊宣王還是有此言故問宣王曰不識有諸曰有之者宣王荅孟子以爲是有此言也曰是心足以王矣者是孟子於此言知王有此不忍之心故足以爲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者孟子言然百姓盡以王爲愛財也臣素知王有不忍之心故如此也王曰然者宣王復亦自謂百姓是有此疑也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者宣王言誠有百姓以我爲愛財者齊國雖曰褊小狹隘我亦何獨止愛其一牛即是不忍見其牛之恐慄如無罪而就於所死之地又爲釁鍾不可廢故以羊更之也宣王必以羊易牛者以其羊之爲牲次於牛也故以羊易之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者孟子對宣王言王無怪百姓皆謂我爲愛財也以羊之小而易牛之大彼百姓之人安知王以爲不忍見其恐慄又爲釁鍾不可廢故以羊易之之意也彼必曰王若隱痛不忍見牛若無罪而就所死之地則牛與羊何擇焉言羊之與牛是皆若無罪而就死也何獨擇取其牛而以羊就死也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者是宜王自笑以其己之心不如是故笑之也笑而言曰儻如此者是何心哉然我非愛其財故以羊易牛也云此者宜王又疑孟子亦以爲然故以此言復荅之也宜乎百姓不知我之意而謂我愛財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者孟子復解王之自責之意也言如此亦無傷害於爲王也此亦爲仁之一術耳無他是見其牛之觳觫未見其羊之觳觫也凡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貌則不忍見其就死聞其鳴聲則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之人凡於庖廚烹炙之事所以遠去之也王悅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者是宣王見孟子解其己意故喜悅之而引詩之文而言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二句是小雅巧言之詩也宜王引之而爲如夫子之所謂也云夫子者宣王尊孟子爲夫子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宣王言我既行之事尚且反而求之於己而不得其心之所之自今夫子言之於我心中戚戚然有動也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者宣王言雖有是心其所以得契合於王者是如之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者是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解王也言今有人復白於王曰我力能舉得三千斤之重而不能舉一羽毛之輕目之明能觀視其秋毫之末銳而不能見一大車之薪木則王信乎否乎曰否者是宜王荅之曰凡如此云者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以此諷之也言今王有恩德足以及其禽獸而其功績不至於百姓者王獨以爲何如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者孟子又言苟如是一羽之輕所以不能舉者爲其不用

力也一車薪之大所以不見之者爲其不用明也今百姓所以不見安者爲其不用恩也故王之所以不爲王是王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者是宣王問孟子言不爲與不能二狀何以爲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是折枝之類也者是孟子又以此比喻而解王問不爲與不能之異狀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過北海而語人曰我不能挾太山超北海此真不能也如爲長者按摩手節而語人曰我不能爲長者按摩手節是恥見役使但不爲之耳非不能也今王之所以不王非是挾太山超北海之類也是不爲長者折枝之類也以其不爲之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者是孟子欲以此教宣王也言敬吾之所敬以及他人之所敬者愛吾之所愛以及他人之所愛者凡能推此而惠民則治天下之大止如運轉於掌上之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是孟子引大雅思齊之詩文也言文王自正于寡妻以至正于兄弟自正于兄弟以至臨御于家邦言凡此是能舉此心而加諸彼耳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者孟子言爲君者但能推其恩惠故足以安四海苟不推恩惠雖妻子亦不能安之古之人君所以大過強於人者無他事焉獨能推其所爲恩惠耳蓋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如詩云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其善推其所爲之意旨故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言非王不能但不爲耳故復云然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者孟子又託物而諷王也言爲之權與度然尚能知其輕重長短其權度之爲物也然尚皆然而人心又甚於權度故請王自付度之耳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者抑辭也與語曰抑爲之不厭之抑同孟子又以此數事而測王之意也言抑是王欲興起甲兵以伐人危士臣以即戎不以爲危事外結怨於諸侯如此且然後快樂其心與王曰否者宣王荅之以爲不如是也言我何肯快心於此數事我但將以求吾所大欲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者是孟子欲知王之所大欲故問之曰王大欲可得而聞之乎王笑而不言宣王知己之所欲甚大但笑而不言也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至不足使令於前與者是孟子又以此四事而側王所大欲也言王之所大欲是爲其肥甘之味不足以供於口與抑是其聲音之樂不足供聽於王之耳與便嬖之幸不足使令於王之前與采色之飾不足供視於王之目與然此數事而爲王之諸臣者皆足以供奉王矣而王豈用爲此者與故繼之曰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又曰否吾不爲是者宣王荅之曰我不爲是四者之事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者孟子言如是則王之大欲我今可得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者孟子知王以此爲所大欲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者孟子言王如若以此欲開闢其土地而求其廣又欲朝秦楚之諸侯以臨莅其中國而撫安四夷爲所大欲是若緣喬木之上而求其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者宣王亦謂已之大欲若此求魚之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者孟子言王如此大欲殆有甚於緣木求魚也緣喬木而求魚雖不得魚又且無後災難所及而王如若以所欲假使盡心力而爲之後亦必有大災難所及也曰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又問孟子欲求知其大災難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者孟子以此比喻而解王也言鄒之小國與楚之大國戰鬭則王以爲誰國勝之曰楚人勝者宣王荅孟子以爲楚之大國人勝之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者孟子言如是則小國固不可敵大國人之寡少固不可以敵人之衆多劣弱固不可以敵強悍也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者孟子又言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有九而齊國但集而有一且以一而服八是何以異於鄒國之小而敵楚國之大哉言與此無異也王如欲服之蓋當反行王道之本耳故云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至孰能禦之者孟子於此教宣王王道之本也言今王發政而施仁使天下爲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廷耕者皆欲耕作於王之郊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道塗凡天下欲疾惡其君者又皆欲奔赴王而告愬之其如此天下皆歸之誰能止禦之也商賈漢書云通財鬻貨曰商白虎通云賈曰賈行旅者師旅也說文云軍五百人也王曰吾惽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者宣王欲孟子明其王道而教之也故曰我之惽亂不能進於此仁政願夫子輔我志以明白教我也我雖不能敏疾而行之但請嘗試教之如何耳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至未之有也者是孟子爲宣王陳王道之本而教之者也言無常生之業而有常善之心者惟士人爲能有之言士窮則獨善其身不求苟得故能有常心也若民則迫於窮困不能守其常善苟無常生之業遂因之而無常善之心苟無常善之心則放辟邪侈之事無有不爲及其陷溺於罪然後又從而誅戮之是若張羅網而罔民也安有仁人之君在位而以罔民而可爲之也故明哲之君制別民之生產必使其民仰而上之則足以奉事父母俯而下之則足以畜養妻子豐樂之歲終身飽足凶荒之年又免其死亡然後驅率而從善教故其民從其善教亦輕易也自今之君制民之產仰則不足以奉養父母俯則不足以畜養妻子雖豐樂之歲終身又且勞苦而凶荒之年又不得免其死亡如此則民惟獨於救死尚恐其不足何有間暇而修治禮義哉言無及修其禮義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者言王欲行之則何不反其王道之本五畝之宅至未之有也是又孟子爲宣王陳王道之本其說已在前此更不解○注宣謚也王齊也○正義曰周顯王二十七年史記云齊威卒子辟疆立是爲齊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謚曰▲宣謚法云善問周達曰宣云齊桓公小白者莊公八年左傳王齊僖公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弑君自立九年春弑無知莊公納子糾桓公小白自莒入於是立爲桓公元年史記云桓公小白元年春齊弑無知五年與魯人會柯七年始霸會諸侯於郢云晉文公重耳者史記云周襄王十六年晉文公重耳立是爲元年又云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二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重耳者乃獻公娶於戎得二女大戎狐姬之所生也十二年居重耳於蒲城二十六年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又立小戎所生夷吾者爲晉惠公七年重耳聞管仲死自狄之齊十四年惠公夷吾卒遂立重耳爲晉文公九年在位卒云孟子不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乃適梁者案史記列傳已說在梁王段注云宓羲至聞也正義曰宓羲古帝王氏也即伏犧氏也五霸者即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崔李云夏昆吾殷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是也謂之霸者把也把持諸侯之權也案國語亦然荀子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霸是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之證也注云觳觫牛於到死地處恐貌正義曰案廣雅有云觳觫死貌是也云周禮大祝墮釁逆牲逆尸令鐘鼓者鄭司農云墮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既墮釁後言逆牲容逆鼎是也蓋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厭變怪禦妖釁釁鐘之釁謂之釁亦治亂謂之亂之類也云天府云上春釁寶鐘及寶器者寶鎮寶器玉瑞玉器之美上春孟春也又言釁謂以殺牲以血血之也蓋釁之法其來有自矣周之所釁又非止此而已如大司馬於軍器小子於邦器小人於龜器雞人於雞大祝逆牲小祝祈號皆在所釁也注愛嗇也正義曰釋文云嗇愛澀也字法從來亩來麥也來者亩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亩音廩書云嗇夫馳是也○注百鈞三千斤也○正義曰律歷志云銖兩斤鈞石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重一千五百二十銖四鈞爲石重百二十斤以此推之則百鈞是三十斤也○注太山北海近齊○正義曰案地理志云齊地南有太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是也○注權銓衡至度物也○正義曰權重衡平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釋文云銓平木器又曰銓衡也權稱錘也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巨黍中者子穀穀子在地即黑黍中者不大不小言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爲分寸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爲十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注八口之家次上農夫○正義曰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孟子云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是也此云八口之家所以特指次上農夫者而已斯亦舉其次而見上下之意耳

孟子注疏卷一下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梁惠王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十行本各上篇下及下篇上下卷題名如此）

魏之嗣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魏作梁）

操柄之威（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柄作秉○按秉柄古今字古書柄多作秉）

沛然下雨（音義出沛字云字亦作霈按初學記引此文正作霈）

以苗生喻人歸也（閩監毛三本岳本孔本韓本同宋本考文古本歸作衆）

夏之五六月也（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韓本足利本作仁政孔本作一道仁政）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

襄謚也王儀（閩本同監毛本儀上有威字）

齊不用乃適梁（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岳本足利本無齊字）

欲以仁義爲首篇（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宋本廖本韓本無爲字）

然後道齊之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考文古本作然後道齊也廖本岳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事下有）

（也字）

頌述宓義（義字誤閩監毛三本作羲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作戲音義出宓戲）

不欲使王問霸者之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不欲使王問霸事）也

而黎民懷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無而字）

可以保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保作安）

將以釁鍾（宋九經本咸淳衢州本閩本同孔本韓本監毛本鍾作鐘下及注同音義出鍾與知此經亦當作鍾）

上春釁寶鍾（閩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監毛本作鐘按鍾當依周禮作鎮形相涉而誤）

不知誠充之否（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充作有）

不忍故易之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考文古本無也字）

無怪百姓謂王愛財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謂上有之字）

無傷於仁（各本同考文古本仁作牛）

時未見羊（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時上有王字）

何能足以合於王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合於二字）

挾太山以超北海（各本同音義出以超云超或作趨）

少者恥見役（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改見爲是非也）

敬我之老（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我作吾非）

言其易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孔本韓本閩毛本同監本享作亨浦鏜云誤）

但舉己心加於人而已（閩本同監毛本心作以形近而誤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已作耳）

可以量長短（宋本廖本岳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量作度考文古本亦作量短下有也字按音義云度之待各切注稱度心度物皆同不云度長短是音義本亦當作量改爲度者閩本之誤監毛二本因而不革也）

尤當爲之甚者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足利本無當字）

將欲以求吾心所大欲者耳（閩本考文古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吾作我廖本監毛本耳作矣）

遂因而陳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因而作緣以）

故發異端以問之也（孔本閩監毛三本同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山井鼎云古本問作明恐非）

臨莅中國（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岳本廖本孔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作莅臨）

而安四夷者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固不可以敵强大（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作固不如强大）

猶鄒欲敵楚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蓋亦反其本矣（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足利本蓋作盍周廣業孟子四考曰按史記孔子世家夫子蓋少貶焉檀弓子蓋愼諸並以盍爲蓋）

蓋當反王道之本耳（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考文古本無耳字韓本無當字耳字韓本考文古本蓋作盍山井鼎云似非）

誰能止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作者）

吾惛不能進於是矣（石經惛作惽）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石經恒諱作恒下同）

人常有善心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有下有所字孔本韓本人下有所字）

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放辟邪侈（侈音義云丁作移案考工記鳧氏侈弇之所由興注故書侈作移又儀禮少牢篇移袂又禮記衣服以移之是移爲侈之假借字）

是罔民也（各本同音義罔民丁作司民下同按丁本司當讀爲何司何古通用○按依趙注則是罔字丁作司者非趙本也）

樹之以桑（石經樹諱作植）

▲章指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韓本考文古本作稱）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不成德釁鍾易牲（考文古本牲誤性）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跡（考文古本作路）荅以反本惟是爲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齊威公小白（閩監本同毛本威作桓）

通財鬻貨曰商（閩本同監毛本財作利）

莊公八年左傳王是也（閩本同按王當作云監毛本改作云）

十四年（此文之下十行本有脫頁閩本亦缺閩本出於十行本此其證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二上

梁惠王章句下（凡十六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正義曰此卷趙氏分別爲第二卷也故云梁惠王章句下▲今據此卷章指凡十六章一章言人君田獵以時鍾鼓有節與民同樂二章譏王廣囿專利以嚴刑陷民三章言聖人樂大事小以勇安天下四章言與天下同憂樂者不爲慢遊恣盜之行五章言齊王好色好貨孟子推以公劉太王好貨色與民同之六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七章言人君進賢退惡八章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九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十章言征伐之道在順民心十一章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十二章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己害及其身十三章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十四章言君子之道正己在天彊暴之來非己所召獨善其身而已十五章言太王居邠權也效死弗去義也十六章言讒邪構賢賢者歸於天不尤人也凡十六章合上卷七章是梁惠王篇有二十三章矣故各於卷首總列其章目而分別其指焉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孟子問王有是語不）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乎色愠恚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聖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曰。可得聞與。（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邪）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其樂爲樂邪）曰。不若與人。（王曰獨聽樂不如與衆共聽之爲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與少之人共聽樂樂邪▲衆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衆。（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爲樂）▲臣請爲王言樂。（孟子欲爲王陳獨樂與衆人樂樂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頞愁貌言王擊鼓作樂發賦傜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民愁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

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憫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之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効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之好樂也）

〔疏〕莊暴見孟子至則王矣○正義曰此章言人君田獵以時鍾鼓有節與民同樂也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者莊暴齊臣也莊姓也暴名也言莊暴見孟子謂暴朝見於齊王王語暴以好樂之事暴是時未有言以對荅之曰好樂何如者故莊暴問孟子以謂王之所以好樂是如之何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者孟子荅莊暴之問也言齊王之好樂至甚則齊國庶幾其治安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者是孟子自見莊暴言好樂之後他一日見於齊王而問之曰王曾與莊子語以好樂之事還有此言否乎孟子稱莊子不稱曰暴者是孟子尊王之臣故不欲稱其名也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者是齊王自孟子問之後變其常容而有憤怒之色蓋憤莊暴言己之好樂於孟子也故荅孟子曰寡人不能好古聖王之樂古聖王之樂如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是也但能直好世俗樂耳如鄭衞之聲是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者孟子復對王而言也言王之好樂至甚則齊幾乎治安孟子言齊國其庶幾乎以對莊子對之齊王則止曰齊其庶幾乎者蓋對莊子則稱其國及對齊王故不必稱國焉耳今之樂猶古之樂者是孟子見齊王言不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故以此言今之樂亦若古之聖王樂也但其要在能與民同聽樂爲樂耳遂以此問之曰可得聞與者是齊王問孟子言古今之樂一同寧可得而聞知之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者是孟子欲以此問王使王知與民同樂樂爲樂也故問之曰王獨作樂爲樂邪與人同樂爲樂邪曰不若與人者是齊王荅孟子亦以爲獨樂樂不若與人同樂爲樂也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者是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同樂爲樂與眾人同樂爲樂孰樂邪曰不若與眾者齊王亦復荅孟子以爲不若與眾人同樂爲樂也臣請爲王言樂孟子於此知齊王亦識與眾同樂之意乃爲王陳其獨樂與眾同樂之効故不待王問而自請言之也今王鼓樂於此至與民同樂也者皆孟子陳獨樂與眾樂之文也言今王鼓作其樂於此國也百姓之人聞王鍾鼓之聲與管籥之音舉皆疾痛其頭又蹙頞愁悶而交相告曰我王之好作樂爲樂發賦徭役使我至於此之極也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又皆離散之以其如此故百姓所以頭痛蹙頞愁悶也又言今王田獵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好舉皆蹙頞愁悶疾痛其首而交相告曰我王之好田獵禽獸如何使我供給役使不得休息而至於如此之極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皆離散之然則王之鼓樂田獵而百姓皆如此者無他事焉是王之不與民同其樂也言今王鼓樂於此國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皆欣欣然有喜色而交相告曰我王庶幾無疾病也何以能鼓樂於此言百姓皆欲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苟即庶幾近於無疾病則王亦何以能鼓樂也又言今王田獵禽獸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好舉皆欣欣然有喜色而交相告曰我王即庶幾近於無疾病又何以能田獵也此言又欲王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然則王之鼓樂田獵百姓皆如此欲王之康強者無他事焉是王能與民同其樂也言今之王能與民同樂爲樂則爲之王者矣云鼓樂者蓋鍾以止爲體鼓以作爲用故凡作樂所以謂之鼓樂也云音與聲者蓋鍾鼓言聲以其聲之單出故云聲也管籥車馬言音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也然車馬亦謂之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聲之與音合而言之則聲音則一也別而言之則單出爲聲雜比爲音詩云嘒嘒管聲此言管籥之音是聲音之通論也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鼓琴卒投之國政是安知與眾樂樂邪此孟子所以陳其與民同樂之意也○注鄭聲也○正義曰論語云鄭聲淫以其能惑人心也孔傳云鄭聲惑人心其與雅樂同也○注鼓樂至百姓愁○正義曰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鍾師掌金奏注云以鍾鼓奏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凡九夏是也故附于此云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而有三孔者案禮圖云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璞爾雅云二十三管爲簫風俗通云舜作竹簫以象鳳翼周禮笙師掌教吹籥後鄭云籥如笛有三孔是也詩云左手執籥蓋邶詩簡兮之篇文也注云籥六孔言碩人多才藝又能籥舞言文武備也釋云首頭也頞鼻頞也言齊王擊鼓作樂其使民徭役若楚皆蹙其鼻頞而愁悶也○注田獵至奔走也○正義曰釋云獵田也蒐狩苗獮是也案魯隱公五年左傳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講武事也杜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羽旄者案左傳魯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旄於齊定公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析羽爲旌爲王者旍車之所建也又案司常九旗之數又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也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蓋公孫丑篇文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王言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有是言）曰。若是其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爲小也。（言文王之民尚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王以爲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爲西伯土地尚狹而囿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爲寡人之囿爲大何故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言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言其大不亦宜乎）

〔疏〕齊宣王至不亦宜乎○正義曰此章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者是宜王嘗聞文王有囿方闊七十里故見孟子問之還是有之否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荅之以爲書傳之文有言也曰若是其大乎者宣王怪之以爲文王囿如此之闊大民猶尚以爲之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者宜王又問孟子言寡人之囿但方闊四十里而民猶尚以爲之大是如之何其差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者孟子言文王之囿方闊七十里而採芻草薪木之賤人與獵雉鳥兔獸者皆得往其中而有所取之是其與民同共之故民以爲小不亦宜乎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者孟子對王稱臣言自臣始初至於王之齊境問其王國禁令然後乃敢入其國中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者孟子言自臣入王郊關之內乃聞王有苑囿方四十里之廣其有於中殺其麋鹿者如殺其人之罪而科之如此則是王爲阱陷方四十里之廣於國中以陷其民也故民以爲大不亦宜之乎凡此是皆孟子譏王之專利而不與民同也傳云天子之囿方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文王之國百里之國或者以謂有七十之里爲苑囿是如之何其差殊不知文王百里之國是其始封之時制也七十里之囿乃文王作西伯之時有也周制上公封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豈七十里之囿特止山川不可食之地與彼有子虛者以謂楚地方千里而囿居其九是可食之地亦鞠爲遊畋之地耶是安知周制之法與○注云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爲西伯土地尚狹而囿以大者○正義曰案鄭玄詩譜云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是文王繼父之業爲西伯於岐邑也商之州長曰伯謂爲雍州伯也子夏云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文王因之亦爲西伯焉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時宜七十里之囿而民猶以爲小也○注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者○正義曰周官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宅田土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云四境郊皆有關者蓋四郊之門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問與鄰國交接之道）孟子對曰。有。（欲爲王陳古聖王之道也）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昆夷兌矣惟其喙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

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獯鬻北狄彊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勾踐退於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國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勾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荅之云寡人有疾在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匹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而已）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衡橫也武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爲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

〔疏〕（自齊宣王至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者必有勇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者是宣王問孟子以交接鄰國其有道乎孟子對曰有者孟子欲陳古之聖王而比之故荅之曰有道也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至于時保之者是皆孟子陳古之聖王而比之之文也言惟有仁者之君乃能以大而奉事其小是故葛國之伯不祭祀而湯且遺之牛羊而助之是湯事葛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而以采薇薄伐肆不殄厥慍是文王事昆夷也昆夷西戎之國也惟智者乃能以小奉事其大是故太王去邠避狄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免是大王事獯鬻也勾踐退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勾踐事吳也勾踐越王也以大奉事其小是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覆者也以小奉事其大以其量時畏天者也故樂天者如湯文遂能安天下畏天者如太王勾踐遂能安其國故詩之周頌我將之篇有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言成王能欽畏上天之威故能安持盈守成太平之道也此孟子所以引之而證其言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者宣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己意故荅之曰大哉言矣以言其寡人有疾而疾在於好勇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者是孟子又荅宣王言宣王也今請之無好其小勇也夫按劍瞋目疾視而號於衆曰彼安敢當敵我哉此則一匹夫之小勇只可以抵敵於一人者也故曰王請大之也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者此詩大雅皇矣之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欲言文王之勇而陳于王也故曰此文王之勇也其詩蓋言文王赫然大怒以整其師旅以止往伐莒以篤厚周家之福以揚天下之名也言文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者謂文王亦以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者此周書之文也孟子所以又引此書云者蓋又欲言武王之勇而陳于王也言天生下民而立之君師以治以教之惟曰其在助相上帝寵安四方有善有惡皆在我天下安有敢違越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者一人指紂而言之也言紂一人縱橫逆行其道而不順其天故武王心愧恥之於是伐紂也凡此是武王之大勇也而武王於是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曰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者孟子言今王若能如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注葛伯不祀至小者也○正義曰書云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孔安國云葛國也伯爵也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又不祀湯又使人往爲之耕是其助之也詩云昆夷兌矣惟其喙矣謂文王也者蓋引大雅緜之篇文也箋云昆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已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又云駾突也喙困也趙注引此而證以解作文王事昆夷大與詩注不合又云大王避狄文王伐昆夷成道與國其志一也是文王未嘗事之也今孟子乃曰文王事昆夷者昆夷西戎之國也詩之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注云昆夷西戎也是也今據詩之箋云乃曰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始初之時乃服事殷之時也趙注引昆夷兌矣惟其喙矣蓋失之矣○注獯鬻至其國也○正義曰案匈奴傳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玁狁獯鬻居于北邊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餘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走于岐山後至六國遂爲匈奴是也云越王勾踐退會稽而身自官事吳王夫差者案史記世家云吳王闔廬十五年伐越至吳王夫差元年悉以精兵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請委國爲臣妾是也賈逵曰會稽山名也○注周頌我將之篇至太平之道○正義曰箋云于時於是也言成王畏天之威於是得安文王之道是其解也○注疾視至敵也○正義曰莊書云蓬頭突鬢瞋目而語此庶人之勇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是與此同意○注大雅至小勇○正義曰案大雅皇矣之篇其文乃曰以遏徂旅今孟子乃曰以遏徂莒者又案春秋魯隱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詩言莒之衆孟子言莒之地其旨同也○注尚書逸篇○正義曰案周書泰誓篇今有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孔安國云寵綏四方言當能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已志欲爲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趙注乃以其助上帝寵之而斷其何以四方爲下文則其意俱通故二解皆錄焉○注衡橫也至伐紂也○正義曰周書泰誓篇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是也釋文云衡橫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有此之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志也不責已仁義不自修而責上之不用已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亦助之憂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爲之赴難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古賢君樂則以已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荅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儛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於琅邪琅邪齊東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觀遊乎先王先聖王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補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遊亦豫也春秋傳曰晉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譽焉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爲諸侯之法度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行師興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在職者又睊睊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而作其慝惡也）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方猶逆也逆先王之命而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流湎于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衰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爲諸侯憂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

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爲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之類也連引也使人徒引舟舡上行而亡反以爲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丹朱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上而行乎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修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賑貧困不足者也）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大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導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苦賢者）

【疏】齊宣王至好君也○正義曰此章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爲慢遊之樂不循肆溢之行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者雪宮離宮之名也中間有池囿言宣王在雪宮之中而見孟子來至也王曰賢者亦樂此乎者是宣王稱孟子爲賢者問之孟子亦嘗有此雪宮之樂也云乎者亦未知孟子可否君何所以云乎而疑之之辭也亦梁惠王在沼上而問孟子賢者亦樂此乎同意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者孟子荅宣王之言而欲宣王有此雪宮之樂在與民同其樂也故言有爲人下者不得此樂則必非謗其上矣爲人下者既不得此樂而以非謗其上非也以其不可也無他是不知命與分定故也爲民之上者既有此樂而不與下民同其樂亦非也以其亦不可也無他是不知義而失之於驕也蓋爲之君在民之上凡有所樂皆出於民之賦役而成之也豈可驕之哉故曰亦非也苟爲君能以民之所樂而爲己之樂則在下之民見君之所樂亦樂之而不敢非謗也以民之所憂而己亦爲憂之則在己有所憂而在下之民亦分憂之矣凡此皆君民憂樂施報之効也故曰在上爲君者凡有所樂與天下之民同其樂凡有所憂天下之民同其憂然而天下不歸往而爲之王者未之有也言其無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比於先王觀也至好君也者是皆孟子引景公問晏子晏子告景公之言而誨齊宣王也昔往也齊景公齊莊公之後景公杵臼是也魯襄公二十六年立在位五十八年薨轉附朝儛皆山名也又云朝水也言往者齊景公嘗問於晏子曰我欲遊觀於轉附朝儛循海而南至於琅邪我何以修治而可以比効於先聖王之遊觀也晏子齊景公之相齊大夫也姓晏名嬰者晏子荅曰善哉王之問也乃言天子往於諸侯謂之巡狩巡狩者謂巡諸侯爲天子所守土也如歲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是也諸侯朝覲於天子謂之述職述職者謂述己之所守職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是也然此皆無非事而已春則省察民之耕而食不足者則補之如周禮旅師春頒其粟是也秋則省察民之收而有力不足者則助之如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時事是也凡如此是皆下之所以有望於上而巡也故夏禹之世民俗諺有曰我王不遊我何以得其休息我王不豫我何以得助其力此先聖王所以一遊一豫而爲諸侯之法度也統而言之則遊與豫皆巡行也別而言之則遊者有所縱至於適也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也故於遊則未至於豫豫則不止於遊也今也景公則不如此其興師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之民而不得飽食有勞之之民則不得休息在位者皆睊睊然側目相視而非其上而下民又皆作爲邪慝也故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方逆也凡物圓則行方則止行則順止則遊所謂方命虐民者是逆先王之命而下則暴虐民人也凡遊豫補助皆先王之命也今則方命而虐民又飲食無窮極而若水之流蓋流連荒亡四行皆爲諸侯之所憂也以其皆能喪亡其身而已故流連者是從下而忘反之謂也如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是也連者從流上而忘反之謂也如書曰罔水行舟若丹朱是也荒者從獸無厭之謂也如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是也亡者樂酒無厭之謂也如殷紂以酒喪國是也故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以其晏子自解之耳言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者謂古之先王無此流連之極樂荒亡之溢行惟獨在君所行也君者指景公而言也景公自知已小有流連之樂大有荒亡之行遂一聞晏子之言而喜悅之景公所以說者以其能悟而改過也乃大戒勅於國而敢慢其事出舍於郊而不敢寧其居於是能與發倉廩而補贍其不足者又召樂師之官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以作徵招角招是也必作其徵招角招之者蓋徵以爲事角以爲民皆以招名之曰亦舜作歌以康燕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也此所以謂之徵招角招矣又引樂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言說君所以好君何有其過也故又曰畜君者是好君也凡此皆晏子所言是其畜君者也孟子引此詩宣王亦欲宣王如景公說晏子之言而悟之也○注轉附朝儛至邑也○正義曰云轉附朝儛皆山名今案諸經並未詳據梁時顧野王釋云濰水名出南陽恐俟濰爲儛他並未詳云琅邪爲齊東南上邑者案地理志云齊地東有琅邪南越志云琅邪邑名是也○注沈而于酒能黷不熟怒而殺人者○正義曰注云羲和湎淫亂往征之孔安國云羲和氏世業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又曰紂沈湎冒亂敢行暴虐孔安國傳云沈湎者酒春秋魯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釋云胹煮也畚草器也○注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正義曰案魯僖公三年左傳云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怒杜預曰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囿苑也蓋魚池在苑中耳○注書云罔水行舟若丹朱慢遊者○正義曰案書益稷篇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孔安國云丹朱堯之子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額額肆惡無休息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似○注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正義曰案書云大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孔注曰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遂廢之魯襄公四年左傳云事錄在梁惠王首章賈逵曰羿之先祖世爲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十日竝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歸藏易云羿彈十日凡此其說羿爲諸侯名皆難取信欲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爲人名信如是則不知言以羿爲窮國君號爲諸侯者何也○注殷紂以酒喪國○正義曰案史記云殷王紂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以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於是有炮烙之法後爲武王所伐是也○注徵招角招樂章也○正義曰凡宮商角徵羽蓋樂之五聲也晉志云宮土音數八十一爲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者君之象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金音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次濁臣之象也商亂則詖其官壞也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人之象也角亂則憂其人怨也徵火音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徵亂則哀其事勞也羽水音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亂則危其財匱也凡此乃爲樂章之名也然則景公所以作角徵樂以其爲民爲事也○注文王不敢盤于遊畋也○正義曰注云此者蓋引周書無逸之篇文也孔注云文王不敢盤于遊畋者是不敢樂於遊逸田獵者也故錄此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寧可得聞）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言往者文王爲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修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爲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而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煢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王曰。善哉言乎。（善此王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爲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貨故不能行）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曰方啓行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色。（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色不能行也）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緜之篇也亶父大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大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大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

【疏】齊宣王問至於王何有○正義曰此章言齊王好貨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好貨色責難於君也齊宣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者是齊王問孟子以爲在國之人皆謂勸我毀壞其明堂今毀壞之已而勿毀壞乎魯太山下有明堂後爲齊侵其地故齊有明堂齊宣王尚疑之所以問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者孟子欲使宣王行王政所以勸之勿毀耳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孟子以謂王政之法寧可得而聞知之歟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至必先斯四者是孟子對荅宣王爲王政之法也言往者文王爲西伯行政自岐邑耕者皆以井田之法制之一夫受私田百畝八夫家計受私田八百畝井田中百畝是爲公田以其九分抽一分爲公以抵其賦稅也仕者不特身受其祿而王子孫之世亦與土地祿焉關市司關司市之所但譏問之不令姦人出入而不征取其稅川澤魚梁之所但與民共之而不設禁止之法罪人但誅辱止其一身而不誅辱其妻子孥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凡此鰥寡孤獨四者是皆天下之民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及此四者焉無告者以其鰥寡孤獨單隻上下無所告者之人也是皆孟子言文王在岐邑之時爲王政之法如此而已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者哿可也蓋詩之小雅正月之篇文也其意蓋言當今之世可矣富人但先哀憫此煢獨羸弱者耳孟子所以引之謂其文王行政是如此也故援之以荅宣王王曰善哉言乎者是宣王問孟子荅之以文王行王政之法而善其言也故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者孟子言王如能善此王政之言則何爲不行此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者宣王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貨財也昔者公劉好貨詩云至於王何有者孟子引公劉好貨故詩有大雅公劉之篇文而荅于宣王也言往者公劉好其貨財其詩蓋謂乃積穀于倉乃裹乾食之糧於橐囊之中其思在於輯和其民以光顯于時張其弓矢執其干戈斧鉞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路而行如此故居者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裹于囊然後可以曰方開道路而行王如能好貨與民人同之亦若公劉之如此則於王也何有不可云橐囊者大曰囊小曰橐也爰曰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者是宣王又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色也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至於何有者是孟子又引太王好色故詩大雅緜之篇文也荅宣王也亶父大王名也古公號也言往者太王好色愛厥妃其詩蓋謂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而避惡且早又疾急循西水滸而至于岐山之下日與姜女自來相土居如此故當是之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皆男女嫁娶過時者謂之怨女曠夫也女生向內故云內男生向外故云外王如能好色與百姓同之亦若大王之如此則於王也又何有不可姜女大姜也是太王之妃也○注謂太山下明堂至已止也○正義曰案地理志云齊南有太山史記封禪書云舜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太山也遂覲東后又云此山黃帝之所常遊自古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太山也云太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地案禮記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昔殷紂亂天下脯諸侯以享諸侯是以周公相武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封周公於曲阜令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然則太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蓋魯封內有太山後嘗爲齊所伐故齊南有太山文中子云如有我用我者當處於太山矣注云太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郊宮齊人將有事於太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則太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是王者明政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以一相參之數而畢宮室則夏堂高一尺矣又上注云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以宗廟制如明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之座皆法五行以五行先起於東方故東北之堂爲木其實兼水矣東南火室矣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以中央太室有四堂四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釋太史閏月下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門是也四角之堂皆於太室外接四角爲之則五室南北止有二筵東西角二筵有六尺乃得其度若聽朔皆於時之堂不於木火等室居若閏月則闔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朔焉○注往者文王爲西伯至妻子也○正義曰史記云古公亶父爲獯鬻戎狄所攻遂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古公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立季歷以傳昌昌立是爲西伯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徐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云修井田八家八百畝以爲公田者亦依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小司徒佐大司徒當都鄙三等之菜地而爲井田經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役萬民使嘗地事而貢軍賦出車徒又菜地之中每一井之田出一夫之稅以入於官也故曰九一也云紂時稅重者史記云紂爲人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於是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距橋之粟是紂時稅重也關譏不征稅魚梁不設禁者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此而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故孟子於宣王之一時亦以此引之以救弊矣○注詩小雅正月之篇者○注云哿可也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已可憐獨困也○注詩大雅公劉之篇也至不可也○正義曰注云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邠焉乃積乃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與顯於時也箋云公劉乃有積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鬭其民乃裹糧食於橐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人民用光其道爲令子孫之基又毛注云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干盾也戈勾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邰整其師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方開道而行明己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注詩大雅緜之篇也至不可乎正義曰緜詩興也緜緜不絕貌也毛注云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因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之所欲者吾土地吾聞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於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率循也滸水涯也姜女大姜也胥相也宇居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沮漆水側也爰於也及與也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

孟子注疏卷二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二上（自此至不如與衆共聽之樂十行本缺今所出者據閩本）

梁惠王章句下（監毛本此下有正義一段閩本無案十行本缺一頁計其篇幅當有正義閩本無者蓋李元陽所見十行本已有缺頁別據經注本補足故無此僞疏也又各卷卷上篇題下並有凡幾章字閩監毛本此卷獨缺蓋經注本本無也又按此下正義是監本所補監本若別有注疏本可據不應脫漏凡幾章字然則十行本及閩本所缺之正義而監毛本有者疑是僞中之僞也）

有是語不。（監毛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考文古本不作否按古可否字祇作不）

先聖王之樂也（監毛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無聖字）

由古之樂也（監毛本韓本同石經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考文古本由作猶）

問古今同樂之意（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樂作異）

寧可得聞之與（監毛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與作邪廖本與作邪）

與少人共聽樂（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少下有之字案十行本少下空一字之字係閩本誤增監毛本仍其誤也）

衆人共聽樂樂也（廖本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衆上有與字）

與衆人共聽樂爲樂（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無爲字廖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孔本韓本爲樂作樂也）

與衆人樂樂狀（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無下樂字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樂字作之）

籥若笛短而有三孔（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考文古本笛短作短笛足利本與古本同籥作篇）

故使民愁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使百姓愁）

有憫民之心（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憫作愍）

是以民悅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王之好樂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章指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

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考文古本矣作也）

其國及對齊王（自此至則爲之王者矣監本脫一頁而板心數不缺蓋承刊諸人之謬也毛本據別本補足故第四頁下有又四一頁）

言百姓皆欲之康彊（毛本同閩本之作王）

則聲音則一也（閩監毛三本無下則字）

其與雅樂同也（補毛本同明監本其作不是也）

文王在岐山之時（閩監毛三本同岳本無之字廖本考文古本山作豐宋本孔本韓本岐山之時作岐豐時）

而囿以大矣（閩本同孔本韓本監毛本以作已○按以已古通用此處自作已爲長）

寡人之囿爲大（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無之字爲字廖本無爲字）

民言其大（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言作苦）

▲章指言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古聖王之比也（閩監毛三本比作交誤宋本無也字廖本王作賢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王作賢無也字）

文王事昆夷（閩監毛三本同音義石經廖本孔本韓本作混夷按詩緜混夷兌矣皇矣箋患夷即混夷與此經正合作昆非也）

湯先助之祀（閩監毛三本孔本足利本同韓本考文古本先作見按先字是也）

故太王事獯鬻（閩監毛三本同音義石經廖本孔本韓本太作大音義云後大師大王放此是經文皆作大作太者非）

北狄强者（考文古本同閩本孔本韓本作彊監毛本作疆按唐人彊弱字通用彊强勉强字作强宋人避所諱多作疆監毛作疆乃疆界字非也）

身自官事（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官作臣）

聖人樂行天道（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行天作天行）

在於好勇（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考文古本在作疾孔本韓本足利本在於作疾在）

此一匹夫之勇（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匹字足利本無之字按以一夫釋匹夫不得云一匹）

無論匹夫之小勇而已（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已二字無者是）

▲章指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爲暴則百姓安之

而比之文也（閩監毛三本之文作湯文是也）

變于西戎邑于西戎邑于豳（閩監本同毛本無邑于西戎四字乃據漢書刪是也）

其後三百餘戎狄攻太王亶父（閩監本同毛本百餘作百有餘歲亦據漢書改）

賢者亦有此之樂乎（閩監毛三本同宋本亦下有能字廖本無之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賢者亦能有此樂乎）

人有不得其志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也上有者字足利本也作者）

適情從欲（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考文古本從作縱音義出從欲云本亦作縱）

君亦助之憂（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君助憂之廖本之憂作憂之）

放於琅邪（閩監毛三本同石經孔本韓本於作于）

齊東境上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東下有南字按疏引境作南字朱子注同是此注有脫也）

可以比先王之觀遊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觀遊作遊觀）

先聖王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王上有之字）

補耒耜之不足（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補作問）

遊亦豫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四字○按無者是）

吾何以得見勞苦（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吾作我）

睊睊胥讒（音義出睊睊云字亦作詯）

行師興軍（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興師行軍）

而食之（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足利本無之字）

有飢不得飽食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者字）

在位在職者（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在職二字）

而作其慝惡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方猶逆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逆作放）

逆先王之命（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先王上有不用二字廖本逆作放棄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放棄不用先王之命）

惟君所行也（石經無行字）

連引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連下有者字）

是好無水而行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岳本孔本韓本無是好二字）

豈不引舟於水上而行乎（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而作而上）

以振貧困不足者也（閩監毛三本振作賑非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困作下）

召太師曰（石經太作大）

謂之好（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好下有君字）

導晏子景公之事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導作道○按道導古今字古書多用道）

非其矜夸雪宮（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夸作誇誤增言旁）

而欲以苦賢者（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苦作若形相涉而誤也）

▲章指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爲慢遊之樂不循四（孔本韓本作肆是也）溢之行是以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也

天下之民同其憂（閩監毛三本天上有與字是也毛本憂誤作一）

而敢慢其事（閩監毛三本敢上有不字是也閩本不敢字擠是閩本增也）

怒而殺人者（閩本同監毛本者作之類也）

用是絕其世不得似（閩監毛三本似作嗣）

以其最清者也（明監毛本同按清當作濁今改正）

其事驕也（驕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

文王不敢盤于遊畋也（此章指末句注無此文）

人勸齊宣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齊字）

而文王常恤鰥寡（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無而字）

但憐憫此煢獨（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憫作愍）

行者有裹囊也（宋本孔本同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囊作糧案鹽鐵論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與裹囊合）

又以武備之曰方啟行道路（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曰作四無行字岳本無行字足利本無之字曰作四）

我有疾疾於好色（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疾作病無於字孔本韓本於作在）

古公亶父（閩監毛三本同石經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父作甫注同）

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已下有也字）

▲章指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者也

齊宣問曰（閩監毛三本宣下有王字是也）

詩云至於何有曰（閩監本同毛本曰作者是也）

如有我用我者（上我字衍閩本有下空一格是亦以爲衍而剜去之也監毛本無上我字不空格）

必先有事於郊宮（補案明監毛本竝從禮記作頖宮）

注至智可也（此上脫正義曰三字閩毛本注字作疏文監本注字上加圈非也）

孟子注疏卷二上校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二下

梁惠王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假此言以爲喻）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言無友道當如之何）王曰。棄之。（言當棄之絕友道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王曰。已之。（已之者去之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王顧左右而言他。（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荅此言也）

〔疏〕孟子至言他○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厥職乃安其身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是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諷之也言王之臣下有寄託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遊戲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者言寄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在近則反歸而妻子在交友之所皆寒凍其膚飢餒其腹則爲交友之道當如之何凍者寒之過之謂也餒者飢之過之謂也王曰棄之者是宣王荅孟子以爲交友之道旣如此當棄去之而不必與爲友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者孟子因循而又問宣王言爲之獄吏者而不能主治其士則爲士師者當如之何處之王曰已之者言當止之而不可與爲士師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者孟子因循問至於此乃欲諷諫之故問之曰自一國四境之內皆亂而不治則爲之君當如之何處之王顧左右而言他者宣王知罪在諸己乃自慙羞之而顧視左右道其他事無以荅此言也○注士師獄吏也○正義曰士師即周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以士爲官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爲獄官之吏者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爲舊國可法則也）王無親臣矣。（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爲惡當誅亡王無以名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而詳審之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疏戚相踰豈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謂選乃臣隣比周之譽核其鄉原之徒論曰衆好之必察焉）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寔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行此三慎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

〔疏〕孟子見至爲民父母○正義曰此章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乃爲舊可法則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者是孟子見齊宣王而問之言人所謂舊國者非謂有高大木而謂之舊國也以其有世世修德之舊臣也故謂之舊國故曰有世臣之謂也故舊也喬高也世臣累世修德之舊臣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者孟子言今王無有親任用之臣矣往日所進者今日爲惡而王又不知誅亡之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者宣王言我何以知其臣之不才而舍去之而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歟者孟子言國君進用賢人當留意揀擇如使混然不能精心揀擇但如不得已而取備官職則將使其卑踰尊疏踰戚而殺亂之矣其如是豈可不重慎之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至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者此皆孟子教宣王進退賢不肖之言也言於進用賢人之際雖自王之左右臣者皆曰此人之賢當進用之則王未可進而用之也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賢當進用之則王又未可進而用之也逮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賢當進而用之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眞足爲賢人故然後進而用之矣如左右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則王莫聽之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亦當莫聽迨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然後審察之見其眞實不賢不可進用然後去之乃不進用也如左右皆曰此人之罪可以殺之則王又當莫聽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罪當殺之則王又當勿聽迨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罪可以殺之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人實有可殺之罪故然後方可以殺之也無他以其一國之人皆曰可殺而殺之也夫如此則王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而子畜百姓矣○注故舊也至可法則也○正義曰釋云故舊也文從古故也詩伐木之篇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注云喬高也故知喬木爲高大之木郭璞云喬樹枝曲卷似鳥羽也書云圖任舊人共政又周任有言曰人惟求舊是故臣之謂也○注鄉原之徒○正義曰語云鄉原德之賊也周氏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其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合德也故有三誂焉○注大辟之罪五聽三宥○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大辟死刑也周禮大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鄭注云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也色聽者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也氣聽者觀其氣息不直則喘也耳聽者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也目聽者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也凡此五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鄭玄云遺亡若問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凡此三宥也○注云行此三慎之聽也蓋指孟子言自左右皆曰賢至國人殺之也者是爲之解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

桀。武王伐紂。有諸。（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弒其君可乎。（王問臣何以得弒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爲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弒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

【疏】齊宣王問至未聞弒君也○正義曰此章言孟子云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宣王垂戒于後也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者是宣王問孟子言商之湯王放其夏王桀於南巢之地周武王伐商王紂於鹿臺之中還是有此言也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荅宣王以爲傳文有是言也故書云湯放桀於南巢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又史記武王伐紂紂走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是也曰臣弒其君可乎者宣王問孟子如是則爲臣下者得以殺其君上豈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者孟子荅宣王以謂賊害其仁者名謂之賊賊害其義者名謂之殘名謂殘賊者皆謂之一匹夫也我但聞誅亡其一匹夫紂矣未嘗聞知有弒君者也故尚書有云獨夫紂是其證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比喻之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道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如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二十兩爲鎰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

【疏】孟子謂齊宣王至玉人彫琢玉哉○正義曰此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則功成而不墮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者是孟子謂齊宣王言爲大宮則王必遣使工匠之吏求其大木工匠之吏求得其大木則王喜以爲工匠之吏能勝其所任用矣則至匠人斲削而小之則王怒以爲匠人不勝其任矣凡此皆孟子將以比喻而言也以其欲使宣王易曉其意也巨室大宮也工師主工匠之吏也又言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者是孟子又言夫人既以幼少而學先王之道及壯大仕而欲施行其幼之所學之道而王乃曰且舍去汝所學之道而從我教命則如之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者是孟子又復以此而比喻于宣王也言今假有素璞之玉於此雖有萬鎰之多然必使治玉之人彫琢而治飾之耳至於治國家則固當以先王之道治之而曰且舍去女所學而令從我教命則何以有異於教玉人治飾玉哉言其無以異也以其治國家當取學先王之道者乃能治之今乃至於治國家以曰且舍汝所學而從我教命是何以異於此哉蓋巨室則國家比也用人猶制木木則君子之道比也工師則君子比也匠人則人君比也意言治國家必用君子之道施而後治人君反小而用之未有能治國家者也不特若此又有以喻焉璞玉則亦國家比也玉人則亦君子比也意謂璞玉人之所寶也然不敢自治飾之必用使治玉人然後得成美器也若國家則人君之所寶也然人君不能自治必用君子治之然後安也今也君子不得施所學之道以治國家反使從己所教以治之此亦教玉人彫琢玉同也固不足以成美器適所以殘害之也故孟子所以有此譬之○注巨室大宮也至喻之也○正義曰宇林云巨大也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宮室是知巨室則大宮也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輪輿弓廬匠車梓凡此者是攻木之工也餘工不敢煩述所謂工師者師範也教也即掌教百工者如漢書云將作少府秦官掌理宮室者是也匠人即斲削之人也風俗通云凡是於事巫卜陶匠是也然則此言匠人者即攻木之匠也○注金二十兩爲鎰○正義曰國語云二十四兩爲鎰禮云朝一鎰米注亦謂二十四兩今注悮爲二十兩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篚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則取之而已）

【疏】齊人伐燕勝之至亦運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至何如者言齊國之人伐燕之人必強勝之齊宣乃問孟子以謂或有人教我勿取此燕國或有人又教我取之今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但五十日足以舉之非人力所能至此乃天也天與之而勿取必有天殃而禍之今則取之何如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者是孟子荅齊宣以爲今伐取之燕國而燕國之民悅樂則可以伐取之也古之人有行征伐之道如此國者若武王伐紂是也書曰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是其武王伐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引此荅齊宣蓋欲齊宣征伐順民心亦若武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者孟子又以此荅之齊宣言今欲取之燕國苟燕國之民愁怨而不悅則當勿取之故古之人有欲行征伐之道若此者如文王於紂是也孔子有云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是文王於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又引此荅齊宣者復欲齊宣如文王順民心而未取之耳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至亦運而已矣者孟子言今且託以萬乘之國伐取萬乘之國其有以簞食壺漿而來迎王兵師者豈有它事哉蓋欲避去水火之患難耳如若水彌深火彌熱則民亦運行而奔走矣豈來迎王之兵師哉意謂今齊誠能使燕民得免水火之難亦若武王伐紂殷民皆悅樂之則可以取燕也如不然則若文王之於紂故未取之耳云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爲諸侯者皆僭王號故皆曰萬乘云簞笥者案曲禮曰圓曰簞方曰笥飯器也書云衣裳在笥則笥亦盛衣云壺漿者禮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又公羊傳云齊侯唁公于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釋名曰漿水也飲也或云漿酒也○注篚厥玄黃○正義曰孔安國傳云以筐篚盛其絲帛也禮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也○注萬乘非諸侯之號至如何○正義曰云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僭號稱王者說在上卷首章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者案孔安國傳云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日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是其解也○注武王伐紂至取之也○正義曰書云惟十一年武王伐紂史記云武王伐紂發兵七十萬人距紂師紂師倒兵以戰以關武王武王馳之紂兵崩叛紂走反入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懸其頭於大白之旗是也○注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者○正義曰語云殷有三仁焉蓋微子箕子比干是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曰妻[illegible]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救燕伐齊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向也東向征西夷怨王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而已）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拯所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殺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言天下諸侯素畏齊彊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疏】齊人伐燕取之至猶可及止也。○正義曰此章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將何懼也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者齊國伐其燕國而取其地天下諸侯皆將謀度救燕國也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者是齊宣見諸侯將謀度救燕國而共伐我乃曰天下多有謀度與燕共伐我者則我當如之何以待它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也者孟子荅齊宣以爲臣嘗聞有地但方闊七十里而能爲王政於天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闊千里而猶畏人者也蓋湯爲夏方伯之時但有七十里而後爲天下商王今天下方千里者有九而得其一是齊之有千里地也所以云然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至民大悅者此皆尚書遺亡篇文也今據商書仲虺之誥篇則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爲後予大抵孟子引此者蓋恐齊王爲己之聽說以引此而證之欲使齊宣信之也故言書云湯一征自葛國爲始天下皆信湯之德後湯東向而征伐則西夷之人思望而怨不先自此而正君之罪南嚮而征伐則北狄之人又皆思望而怨以爲不先自此而正君之罪乃曰何爲後去其我而先向他國而征之故其民望湯之來皆若於大旱而望雲霓如霓不特此也又使歸市者皆不止以其皆得貨易有無也耕于郊野者又不變易其事以言其常得耕作也雖誅亡其君又弔問而存恤其民其如時之旱而雨降民皆悅樂之也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者注云自上文與此皆逸篇之文也今據仲虺之篇有云大抵孟子引此而言者又欲齊王知民如此之慕湯而則法湯也蓋謂民皆喜曰徯待我君來而蘇息我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王如之何其可也者是孟子又言今燕國之暴虐其民而王以兵往征伐之民皆以爲王兵之來將拯救己於水火之中如也故以簞食壺漿迎其王師之來今乃若以殺其民之父兄繫縛其民之子弟又毀壞其國中之宗廟使民不得其祀復遷徙其國中之寶器如之何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王政至可及止也者孟子又言天下之諸侯素畏齊國之彊也今王又并燕國一倍之地而且復不行其王政是所以興動天下諸侯之兵而共伐之也王今即速疾出其命令還其老耄幼小勿遷移其寶器復謀度於燕國之衆爲置立其君而後去之而歸齊則天下諸侯之兵尚可得及止之也○注云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至蘇也○正義曰周禮九服又案禮圖云自王畿千里至夷服凡四千里是也云霓虹也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旣雨則雲散而霓見矣○注旄老耄倪弱小倪倪者○正義曰釋云耄齯案爾雅云黃髮倪齒壽也然則趙注云倪弱小非止幼童之弱小亦老之有弱小爾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鬨鬭聲也猶構兵而鬭也長上軍帥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言往者遭凶年之阨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賑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行仁恩憂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疏】鄒與魯鬨至死其長矣○正義曰此章言上恤其下則下赴其難惡出於己則害及其身如影響也鄒與魯鬨者言鄒國與魯國相鬬也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者是鄒穆公問孟子言我國與魯國相鬬戰而有司死者有三十三人而民皆莫之死我今欲誅亡其民不可勝誅不可勝誅者是民衆之多難以誅亡也不誅其民則我惡疾視其長上有司之死而不救之故問孟子當何則可以誅亡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至是上慢而殘下也者孟子荅穆公以爲凶荒之年而民皆飢餓君之民人老羸者轉落死於溝壑之中強壯者又離散之於四方者幾近千人矣而君之倉廩盈實府庫充塞爲君之有司者皆莫以告白其上發倉廩以濟其食之不給開府庫以佐其用之不足如此則有司在民之上而以驕慢殘害其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孟子言曾子有云在戒慎之戒慎之以其凡有善惡之命苟善之出乎爾則終亦以善反歸乎爾也苟出乎爾以惡則其終反歸爾亦以惡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者孟子言夫民今所以不救長上之死者以其在凶荒饑饉之歲君之有司不以告白其君發倉廩開府庫以救賑之所以於今視其死而不救以報之也然非君之過也是有司自取之爾故曰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爲政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爲其長上矣○注鬨鬭聲釋云鬨鬭也故曰猶構兵而鬭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文公言我居齊楚二國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義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則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可以爲也）【疏】滕文公至可爲也○正義曰此章言事無禮義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我之滕國則小國也今間厠在齊楚二國之間而我今當奉事齊國乎楚國乎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至是可爲也者是孟子荅文公以謂若此之謀而指誰國可事非我所能及知也以其齊楚二國皆是無禮義之國孟子所以荅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言不得已則有一謀討焉言但鑿此滕國之池築此滕國之城與人民堅守此滕國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一謀可以爲也其它非吾所及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偪於滕故文公恐也）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焉迫不得已因於強暴故避之）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誠能爲善雖失其地後世乃有王者若周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君子創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爲善法以遺後世而已矣）【疏】滕文公至強爲善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道正己在天強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者言齊人并得薛地將欲築其城於此故滕文公恐其偪乃問孟子當如何則可免爲不見迫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者孟子荅滕文公以謂往者太王居邠國後爲戎狄之國所侵伐遂去之岐山下爲居焉當此之時非大王擇此岐山之下爲居焉不得已而避狄所侵患故之岐山下爲居耳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者孟子言滕文公誠能爲善修德而布政於民今雖失其薛地至後世子孫必有王者興作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者孟子又言君子在上基創其業垂統法於後世蓋令後世可以繼續而承之耳若夫其有成功乃天助之也於人又不可必其成功君今豈奈彼齊之大國何但勉強自爲善以遺法於後世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問免難全國於孟子）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也）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矣）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効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身之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

疏滕文公問曰至擇於斯二者○正義曰此章言大王去邠權也効死守業義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我之滕國小國也今竭盡其力以奉事大國則不得免其侵伐當如何則可以免焉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至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者孟子荅文公以謂往太王所居邠國後爲戎狄所侵伐是時也太王事之以皮幣且尚不免其侵伐又事之以犬馬又不得免其侵伐復事以珠玉又且猶不免其侵伐焉乃屬耆老而告之曰至邑于岐山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者孟子言大王以皮幣犬馬珠玉奉事戎狄猶不免其侵伐乃會耆老而告之曰狄人所欲者在我之土地也我聞君子不以所養人之土地而殘賊其民汝二三子何憂患乎無君我將去之以讓狄也遂去邠國踰梁山而邑于岐山下居焉邠國之人遂聞大王此言乃曰仁人之君不可失去也故從之者如歸趨於市若將有所得耳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効死勿去者孟子又言或人有云土地者乃先人之所受也非己身所能爲者也乃世世守之也當効死而不可去也故請文公擇斯二者而處之二者其一如太王去邠其二如或云効死勿去是也○注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正義曰蓋狐貉之皮爲裘也釋云狐貉妖獸也後人以其狐貉性多疑故以皮爲之裘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又曰狐貉之厚以居是也周禮行人職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以和諸侯之好鄭注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是幣即繒帛之貨也云屬會也釋文云會也又曰付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平謚也嬖人愛幸小人也）公曰。將見孟子。（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

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爲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爲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公曰。諾。（諾止不出）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樂正姓也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爲魯臣問公何爲不便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椁衣衾之美惡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喪父時爲士喪母時爲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爲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爲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爲也臧氏小子何能使我不遇哉）

疏魯平公將出至焉能使予不遇哉○正義曰此章言讒邪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者魯平公魯國之君也謚曰平嬖人平公愛幸之人也臧嬖人姓也倉名也言魯平公將欲出見孟子有司皆未知惟臧倉爲平公愛幸之人乃請問之曰所往他日君之所出則必揮命有司同所往今君乘車已駕行矣有司之人皆未知君之所往敢請問之君何所往駕行也之往也公曰將見孟子者魯平公荅臧倉言將欲出見孟子也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者臧倉者言君今欲見孟子以其爲何往哉君今所爲自輕薄其身以先往見於一匹之夫夫以謂之爲賢乎臧倉言此謂孟子則一匹之賤夫不足謂之爲賢也故曰禮義之道皆由賢者所出而孟子乃以後喪其母之喪事奢過於前喪其父之喪事請君無更往而見焉倉謂孟子母喪用事豐備父喪用事儉約父母皆己之所親也其喪用事有厚薄者此孟子所以不知禮義也故云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者平公許允止而不出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者是日樂正子見平公乘輿既行而止之遂入見平公而問之曰君何爲不往見於孟子也樂正子爲平公之臣亦是孟子之弟子也姓樂正名克稱子者蓋男子之通稱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者平公荅樂正子以謂或有臧倉者告我曰孟子後有母喪用事豐備過於前父之喪用事我是以見其如此遂正其駕而不

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者樂正子見平公爲此而不往見孟子乃曰君不往見是爲其何哉君今所謂孟子以後喪過前喪者蓋孟子前喪父之時孟子正爲之士故以士禮用之後喪母之時孟子以爲之大夫故得以大夫禮用之爲其前爲士即得以三鼎之禮祭之其後爲大夫遂得以五鼎之禮祭之故也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者平公以謂否不爲鼎數之有不同也是爲棺椁衣衾被服之美好有前後之不同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者樂正子謂非所謂孟子有過於前也爲其前後貧富之不同也非薄其父厚其母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者蓋平公先欲見孟子者以其樂正子告之也故樂正自入見平公所問君之不往意已畢乃出而見於孟子遂曰克前告其君嘗言孟子君是以欲往來見之平公愛幸之人有一姓臧名倉者沮止其君所以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者孟子見樂正子告之以此意遂曰君所欲行天使之行也君所欲止天使之止也臧氏之子安能使我不遇魯侯哉○注平謚也嬖人愛幸小人也○正義曰謚法云法治而清省曰平春秋左傳魯隱公有云嬖人之子杜預曰嬖親幸也釋云賤而得幸曰嬖○注樂正姓也爲魯臣孟子弟子也○正義曰自微子之後宋戴公四世孫樂莒爲大司寇又左傳宋上卿正考甫之後是樂正皆姓也趙注樂正者爲姓案禮記有正子春是樂正之姓有自矣云孟子弟子者蓋嘗受教於孟子者無非弟子也爲魯臣者蓋非魯平公之臣何以克告於君是以知爲魯臣明矣趙注詳其意故云爲魯臣如於他經書則未詳○注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正義曰如子路有列鼎之奉主父在漢有五鼎之食是其爵有差也蓋士則爵卑而賤大夫則爵尊而貴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是其爵命貴賤之不同耳○經云衣衾者蓋衾今之被也案喪大記小斂君錦衾大夫縞士緇凡衾皆五幅鄭注云衾單被也

▲孟子注疏卷二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章指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

有士師鄉士　（補明監本同毛本同案鄉當作卿今改正）

王無以名也　（閩監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名作知毛本王作我也作之毛本誤也）

而詳審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四字）

疏戚相踰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疏戚作親疏）

豈可不慎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豈可不重慎之）

謂選乃臣隣比周之譽　（十行本乃字隣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乃作大隣作防音義出防比）

核其鄉原之徒　（閩監毛三本原誤愿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論曰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論語曰）

以毀忠正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無也字考文古本作以毀忠臣）

章指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方瞻仰之以爲則矣

未聞弑君也（石經孔本韓本閩監毛三本同足利本君上有其字非也）

不聞弑君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君上有其字）

章指言孟子云（孔本韓本云作言）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於後也

主工匠之吏（補此本誤重吏字明監本毛本不誤）

將以比喻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比作此）

先王之道（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道作正法）

此如何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此何如也）

二十兩爲鎰（按經注中鎰字皆俗字也當依儀禮喪服作溢溢之言滿也滿於十六兩爲一斤之外也鄭注二十兩爲溢趙同若國語注二十四兩爲鎰此別一說僞疏不了）

是爲教玉人治玉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足利本無也字）

則玉不得美好（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足利本玉下有人字非也）

則何由能治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治下有者字）

章指言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己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圭善惡之致（孔本致下有何字是也）可不（七經孟子考文作不可非）察哉

以曰且舍汝所學也（以字明監本作而毛本作則毛本是）

朝一鎰米（閩本同監毛本米誤朱按儀禮鎰作溢）

樂師未奔（廖本孔本韓本監本同閩毛二本奔作犇下同）

故未取之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宋本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奔走而去矣（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無走字）

殷民喜悅之則取之而已（閩監毛三本同宋本悅之下有時字廖本則下有可字無而已二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殷民喜悅之時則可取之）

章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考文古本不疊此三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

司比干觀其心（閩監毛三本司作剕按剕字是）

救燕伐齊（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作伐齊救燕）

東向征西夷怨王（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監毛本王作者考文云古本怨下有者字則衍一王字矣非也）

則我蘇息而已（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已作也）

拯所也（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所作濟閩監毛三本所作拯○按所誤字）

老耄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耄作旄）

弱小倪倪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倪倪作繄倪案音義出繄字旄倪下云詳注意倪謂繄倪小兒也與今孔韓本合○按依說文釋名作繄婗禮記襍記注作鷖彌此本作倪倪者誤也）

而止之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作亡形近而譌）

章指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考文古本王作主足利本作以大王）夫將何懼也

至猶可及士也（士止之誤閩監毛三本不誤）

而望雲霓如霓（補毛本如霓作似多）

如之何可也（閩本同監毛本何下有其字）

至蘇也（閩本同監毛本也改息）

軍帥也（音義本廖本孔本韓本閩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帥作率按率帥字通監毛二本作師則誤矣）

而問其罰當謂何則可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則可二字足利本無則也二字）

章指言上惜（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乎（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於）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

二國之間（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二國二字）

皆不由禮義（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義字）

則有一謀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則字）

惟施德義以養民（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惟誤雖）

則是可以爲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則可爲矣廖本也作矣足利本作則可以爲矣）

章指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

擇而居之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焉字）

困於强暴（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强作彊）

後世乃有王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乃下有可字）

强爲善而已矣（宋本岳本廖本孔本同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强作彊）

君子創業垂統（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創作造）

成功乃天助之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足利本無之字）

以遺後世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已矣作也）

章指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考文古本作在天）强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者也

繒帛之貨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足利本無也字）

而去之矣（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矣字）

若將有得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作若將有所得也考文古本作若將有有得也複有字非）

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處之也

非己身所能爲專也（閩監毛三本專作者按注云非己身所能專爲則專字是也）

樂正姓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不便見孟軻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前以士後以大夫禮（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前者以士禮後者以大夫禮考文古本士下有禮字）

曰否（石經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音義出曰否云本亦作不○按古不否不同字後人一之）

嬖人有臧倉者沮君（石經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音義出沮字云本亦作阻）

止或尼之（石經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音義出尼之云郭璞注爾雅引孟子作此字丁本作屔云居字）

非人所能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岳本能下有爲字）

臧氏小子（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臧倉小人閩監毛三本作臧氏之子考文古本作臧倉小子）

章指言讒邪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

以先往見於一匹之夫夫（補案下云則一匹之賤夫此二夫字上夫字當爲賤之譌）

案禮記有正子春（補案正上當有樂字）

凡衾皆五幅（閩監二本同毛本五作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三上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孫奭疏

趙氏注（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

【疏】正義曰前篇章首論梁惠王問以利國孟子荅以仁義之事故目梁惠王爲篇題蓋謂君國當以仁義爲首也既以仁義爲首然後其政可得行之是以此篇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如論語子路問政遂以目爲篇題不亦宜乎故次梁惠王之篇所以揭公孫丑爲此篇之題也此篇凡二十有三章曰趙氏分之遂爲上下卷據此上卷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德流速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爲曾西之所羞二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効揠苗聖人量時賢者道偏孟子究言情理而歸學孔子三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四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尊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五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命曰天吏六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廣大四端充擴其道上以正君下以榮身七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八章言大聖之君由取善於人九章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其餘十四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分說○注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至題篇○正義曰自魯桓公之子慶父之後有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同出三桓子孫衛國有王孫賈出自周頃王之後王孫賈之子自以去王室久改爲賈孫氏故孫氏多焉又非特止於一族也自封公後其子孫皆以公孫爲氏春秋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公命以字爲展氏杜預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然則公孫氏皆自公子之後爲氏也今公孫丑其氏有自來矣案史記孟子列傳云孟子退而與萬章公孫丑之徒著述作七篇則公孫丑爲孟子弟子明矣經曰弟子之惑滋甚是也論語第十三篇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集論語者因其問政故以題篇若此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亦以因其人而題其篇而次之梁惠王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夫子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曾西曾子之孫蹵然猶蹵踖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艴然慍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曾西荅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率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此我恥見比之之甚也）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孟子心狹曾西曾西尚不欲爲管仲而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以爲邪）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若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聖賢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其易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以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

【疏】公孫丑問曰至惟此時爲然正義曰此章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雖勤猶爲曾西所羞也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者公孫丑問孟子言夫子得當仕路於齊國則管仲晏子佐桓景二霸之功寧可復興之乎管仲管夷吾也晏子晏嬰也夷吾佐桓公者也晏嬰佐景公者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者孟子荅公孫丑以謂子實齊國之人也然但能知此二子而止矣孟子荅之以此者其意蓋謂丑豈能復知有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至爾何曾比予於是者孟子又謂嘗有或人問乎曾西曾西曾子之孫也而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乃蹵踖而言曰我先子曾子所敬畏者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者言或人又曰如是則吾子與管仲孰爲賢曾西乃艴然慍怒而不悅曰爾何如乃比我於管仲爲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者曾西言管仲得齊桓立爲仲父貴戚不敢爲之妬與高國之位大臣不敢爲之惡內外政皆盡委之斷焉言如此其專也自立位相職至終四十餘年執齊國之政言其行政又如此其久也其終也不過致君爲霸者而已而其功烈只如此之卑也爾故何如乃比我於是之甚焉功烈者蓋致力以爲功成業以爲烈言管仲以力致齊桓則止於爲霸功以業成就齊桓則亦止爲霸烈故曰功烈如彼之卑也孟子所以引此或人與曾西之言者意在於王佐爲貴也不以霸者之佐爲貴也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者孟子言管仲曾西之所不願爲也而子以爲我願比之乎云子者指孫丑而云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者孟子言管仲以佐其君爲霸晏子以佐其君而顯名管仲晏子猶若不足爲耳言我能佐齊國之大而行王道爲王其易則若反覆手掌也故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此蓋譏管晏二子不能致君行王道耳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者公孫丑不曉孟子意在譏管晏二子但爲霸者之佐故於孟子曰如此之言則弟子之蔽惑益甚也弟子者蓋公孫丑自稱爲孟子弟子也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者公孫丑言今且以文王之德化觀之起自百里之微加之百年之久而後崩喪其尚不能及身而王天下浹洽其德及武王周公繼續之然後德化大行爲王於天下今言以齊王若反手之易是則文王不足以爲之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至是以難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安可當也言自湯至於武丁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天下德化被民也久恩澤漸人也深而天下之民歸心於殷固以久而難變也是以武丁朝諸侯而有天下若反運手掌之易也武丁高宗也云六七作若太甲大戊祖乙盤庚等是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至是以難也者孟子又言自殷紂去武丁之時尚未久故其世嗣續之故家其民習尚之遺俗上之化下其流風之所被善政之所行尚有存者不特此也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數

者皆是賢人相與同輔相其紂故紂之失亡亦至久而後失也雖一尺之地莫非紂之所有一民莫非爲紂之臣然而如此尚能自百里之地而興起爲王是以難而不若武丁之易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者孟子又言齊國之人有言云人雖有智慧之才亦不如乘其富貴之勢雖有田器如耒耜之屬亦不如待三時農務之際也蓋大而知之之謂智小而察之之謂慧鎡基田器之利也言人雖有智慧之才然非乘富貴之勢則智慧之才有所不遷此之齊國則今時易以行王道者也故曰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至莫之能禦也者孟子言自夏后殷周三代之盛治其封畿皆方千里未有過千里之地者也而齊國今有其地亦得其千里雖鳴狗吠相聞而廣達乎四境是其齊國不特有千里之地而已其間雞犬相聞而又有其民相望而衆多也如此土地亦以足矣故不待更廣闢其土地矣民人亦以足矣又不待聚集其民人矣即行仁爲政而王之人莫能禦止之也其王者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者孟子又言且王者之不興作未有如疏於此時者也而民人憔悴困苦於暴虐之政又未有如極甚於此時者也以若飢餓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矣故孔子有云其德化之流行其速疾又過於置郵而傳書命也郵驛名云境上舍也又云官名督郵主諸縣罰負說文曰境上行書舍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者孟子又言當今齊國之時爲萬乘之國行仁政而及民則民皆喜悅之如得解其倒懸之索也云倒懸者喻其困苦之如此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者孟子又言故於當此之時其施恩惠之事但半於古人其成治功亦必倍過於古人矣故曰惟此當今齊國之時爲能如是也○管夷吾晏嬰○正義曰管仲齊之相也案左傳魯莊公九年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之可也杜注云堂阜齊地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又云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才多於高敬仲遂使相之晏嬰姓晏名嬰齊大夫也語云晏平仲善與人交周注云諡爲平諡法曰汱治而清省曰平案左傳文知之是晏桓子之子也相齊景公○注曾西曾子之孫及子路正義曰曾西爲曾子之孫者經云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是曾子也以祖稱之也即知曾西乃曾子之孫也其他經傳未詳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卞國人也案史記弟子傳云少孔子九歲性鄙好勇力抗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云蹵然猶蹵踖者語云蹴踖如也馬注云蹴踖恭敬之貌○注艴然愠怒色○正義曰釋云艴不悅也字從弗色是知即愠怒之色也○注武丁高宗也至易也○正義曰孔安國傳云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始號爲高宗云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作謂太甲太戊盤庚等是也者案史記世表云自湯之後湯太子早卒故立次弟外丙外丙即位二年卒立外丙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卒伊尹乃立太丁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甲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乃迎帝太甲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稱爲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丁崩弟太庚立庚崩子小甲立甲崩弟雍己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己崩弟太戊立殷道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丁遷于囂丁崩弟外壬立壬崩弟河亶甲立殷道復衰甲崩子帝祖乙立乙立殷道復興乙崩子祖辛立辛崩弟沃甲立甲崩兄祖辛之子祖丁立丁崩弟沃甲之子南庚立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殷道復衰甲崩弟盤庚立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庚崩弟小辛立殷道復衰辛崩弟小乙立乙崩子武丁立殷道復興故號爲高宗是也○注云鎡基田器耒耜之屬○正義曰釋名云鎡基大鋤也云農時者左傳莊公二十九年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注云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畢若其門戶道橋城郭墻塹有所損壞則隨時修之僖公二十年云凡啓塞從時是也又案七月之詩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注云三之日夏之正月也四之日周之四月民無不舉足耕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耶丑以此爲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敢欲行也）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子志意堅勇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曰。有。（孟子欲爲言之）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北宮姓黝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却刺其目不轉睛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己己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爲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爲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孟子以爲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爲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己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爲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志爲至要之本氣爲其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也）敢問夫子惡乎長。（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氣。（丑問浩然之氣狀如何）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洽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無形而生於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絡天地稟授羣生者也言能養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臟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氣則心腹飢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爲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然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君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天下人行善者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遲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人也非徒無益於苗乃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亦若此揠苗者矣）何謂知言。（丑問知言之意何謂）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若豎牛觀仲壬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廋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防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我言也）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言人各有能我於辭言教命則不能如二子）然則夫子既聖矣乎。（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荅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荅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爲聖故再言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體者四肢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股也具體者四股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敢問所安。（丑問孟子所安比也）曰。姑舍是。（姑且也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曰。伯夷伊尹何如。（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可願比伯夷否）曰。不同道。（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非其君非己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要欲爲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爲宜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然則有同與。（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爲也是則孔子同之矣）曰。敢問其所以異。（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爲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予宰我名也以爲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爲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世觀於制度賢之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爲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所以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人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爲有耳因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

〈疏〉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也○正義曰此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効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偏孟子究言情理歸學於孔子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者是公孫丑問孟子言以夫子之才加之以齊國卿相之位以得行其道雖日用此卿相之位而輔相其君而行之亦不異於古之霸王矣如此則夫子寧動心畏懼其不能行乎否不動心畏懼其不能行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者孟子荅公孫丑以謂我年至四十之時內有所定故未甞動心有所畏懼也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者公孫丑見孟子以謂四十之時已不動心言如此則夫子是有勇過於孟賁之勇士也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者孟子言我之有勇過於孟賁此不難也孟子之意蓋謂已之勇勇於德孟賁之勇但勇於力必能過之也所以謂不難也以言其易過之也言告子之勇已先我於未四十之時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者丑問孟子謂不動心寧有道乎曰有孟子欲爲公孫丑言其不動心之道故荅之曰有也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至孟施舍之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以至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者此皆孟子荅公孫丑而言養勇者也北宮黝北宮姓黝名孟施舍孟姓舍名施發言之音也曾子姓曾名參字子輿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並爲孔門之徒弟也言北宮黝之養勇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却人刺其目不以目轉睛而逃避思以一毫之毛而拔於人若見捶撻於市朝之中矣不受物於彼褐者之獨夫亦不受賜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但若刺被褐者之獨夫無嚴畏諸侯有惡聲加已已亦以惡聲反報之此北宮黝養勇之如是也孟施舍之養勇甞謂視敵之不勝猶勝之也若以量度其敵可以敵然後進而敵之謀慮其必能勝敵然後方會其兵此是畏三軍之士也非勇者也故自稱名曰舍豈能爲必勝其敵哉但能無所畏懼而已矣此孟施舍養勇之如是也孟施舍養勇其迹近似於曾子北宮黝養勇其迹近似於子夏以其孟施舍養勇見於言而要約如曾子以孝弟事親喻爲守身之本聞夫子之道則喻爲一貫之要故以此比之也北宮黝養勇見於行而多方如子夏況在於紛華爲已有雜於小人之儒教人以事於麗揣之末故以此比之也雖然以二子之實固不足比於曾子子夏但以粗迹比之耳是二子之養勇皆止於一偏未如君子所養得其大全而已孟子所以言夫二子黝與舍之養勇又未知誰以爲猶賢然而能無懼而已者近能知其本也故曰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甞聞大勇於夫子矣至守約也孟子言往者曾子謂子襄曰子能好勇乎言我甞聞夫子有大勇之義告於我以謂自反已之勇爲非義則在人者有可陵之辱故雖一褐寬博之獨夫我且不以小恐惴之而且亦大恐焉自反已之勇爲義則在人無可懼之威故雖千萬人之衆我且直往其中而不懼矣如此則孟施舍養勇在於守其氣勇又不如曾子以義爲守而要也言此則黝不如子夏可知矣以其養勇有本末之異則言北宮黝之多方不若孟施舍之守約以其守約有氣義之別則又言孟施舍之守其氣勇不如曾子以義爲守而要也然

論其不動心則同根其德則大不相倖矣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者公孫丑又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其道可得而聞知之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至勿求於心不可者孟子荅孫丑以謂告子言人有不善之言者是其不得於言者也故不復求其有善心告子意以謂人既言之不善則心中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人有不善之心者是其不得於心者也故不復求其有善辭氣告子意以謂人心既惡則所出辭氣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言之以謂人有不善之心故勿復求其有善辭氣則如告子之言可也如人但有不善之言便更不復求其心之有善則告子之言以爲不可也無他蓋以人之言雖有不善而其心未必不善也其心之不善則所出辭氣必不善故也以其告子非得其大全之道故其言此一可行一不可行也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者孟子言人之志心之所之之謂志所以帥氣而行之者也氣但能充滿形體者也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以其人之辭氣有不善者皆心志所帥而行之矣氣者但惟志是從也所以又言志至焉氣次焉蓋以氣由志之所發志得氣而運之也然則氣爲所適善惡之路豈非志至焉氣次焉之意乎至言無以過之以其足以制於氣不爲氣之所制次言有以先之以其從於志而又有以持於志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孟子言氣惟志之是從但持揭其志則無暴亂其氣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者孫丑未曉孟子之言志氣故問之曰夫子既以言志至焉氣次焉而又再言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如之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者孟子荅孫丑言志鬱壹而不通矣是謂志壹則動氣氣鬱壹而不通矣是謂氣壹則動志也今夫志氣皆鬱壹而不通以之顛倒趨蹶者是乃反動其心焉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蓋志則將帥譬也氣則衆卒譬也心則君譬也君任將帥將帥御衆然則志壹則動氣如將帥悖則動衆卒矣氣壹則動志如衆卒悖則動將帥其上又有以動其君矣由此論之則既持其志又不可不知無暴其氣矣敢問夫子惡乎長者公孫丑問孟子曰夫子之才志所長以何等敢請問之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孟子荅孫丑之問以謂我之所長是我能知人之言而識其人情之所嚮我又善養我所有浩然之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大氣者公孫丑之言敢問如何謂之浩然大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者孟子荅公孫丑以爲浩然之大氣難以言形也蓋其爲氣至大而無所不至至剛而無所不勝養之在以直道不以邪道干害之則充塞于天地之間無有窮極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者孟子又重言爲氣也與道義相配偶常以充滿於人之五臟若無此氣與道義配偶則餒矣若人之飢餒也能合道義以養其氣即至大至剛之氣也蓋裁制度宜之謂義故義之用則剛萬物莫不由之謂道故道之用則大氣至充塞盈滿乎天地之間是其剛足以配義大足以配道矣此浩然大氣之意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者孟子又言是氣也是與義雜生所自有者也從內而出矣非義之所密取而在外入者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孟子又言人之所行如有道義不足於心者則飢餒者矣以其有邪干害其浩然之氣者爲孟子所以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蓋以告子以仁內義外爲言此孟子乃曰告子未嘗知義是又不知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者孟子又言人之所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矣而不可但正心於爲福然後乃

行仁義也止在其不忘於爲福不汲汲於助長其福矣以其人生之初蓋性固有不但爲之然後有也惟在常存行之耳斯亦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又一說云言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也惟在其常存而不忘又不在汲汲求助益之而已斯則先事而慮謂之豫豫則事優成後事而慮謂之猶猶則不立之意也以其在常存正心於事未然之前耳矣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其言勿忘勿助長則同意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至而又害之者此孟子引宋人揠苗而比喻之以解其助長之意也言人苟欲速得其福而助長之者則宋人揠苗者也故言無若宋人然宋人宋國之人也宋國之人有憐閔其苗之不長茂而揠拔欲亟其長者芒芒然罷倦而回歸謂其家中之人曰今日我罷倦成病矣我其爲助長其苗矣其宋人之子見父云助苗長而罷倦成病乃趨走而往視其苗還助得其長否及往至田所視之其苗則皆枯槁而死矣孟子又言今天下之人不若助苗長者少矣言當時人皆欲速其福而助長之者也以其爲善無所益而舍去之者是忘其善也是若不耘其苗者也助長者是若揠苗者也非特無益其善而又適所以殘害其善也善者即仁義是也仁義即善也苗是種之義者以譬則人之美質也固非可以增滅之耳孟子之意蓋欲人之所行當內治不當急欲求其福也此亦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之意也孟子所以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謂知言者公孫丑既得孟子言浩然之氣又問孟子知言之意謂何曰詖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此孟子又荅孫丑問知言之意也詖辭其言有偏詖不平也孟子言人有偏詖不平之言我則知其蔽於一曲而已若告子言仁內義外是也趙云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也淫辭言過而不中也孟子言人有過而不中之言我則知其所陷而陷又無所不蔽而已如人墜於陷阱之陷以其無所不蔽也若楊墨無父無君之言是也趙云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也邪辭悖正道者也孟子言人有悖正道之言我則知其言易以離畔矣若陳賈謂周公未盡仁智而況於齊王之言是也趙云若豎牛觀仲壬賜環之事也遁辭屈其理也孟子言人有屈理之言我則知其言易以窮也若夷子與孟子相勝以辯卒以受教是也趙云若秦客之廋辭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孟子又言此上四事皆非出於其心者即皆出於異端之學者也人君苟生此四者於心中必妨害其仁政既妨害其仁政則又妨害其事政則本上之所施而正人者也事則下之所行以治職者也故事爲政之末政爲事之本如孔子問冉子之退朝何晏也則謂之事故不謂之政是知政事有別矣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者孟子言後之聖人有能復興起者必從事吾此言而行之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者孟子既言其詖淫邪遁之辭爲非故於此言其善爲說辭善言德行爲是者也蓋言宰我子貢二者皆善能爲說辭說辭者以辭說人者也宰我子貢皆得聖人所以言者也故云善爲說辭論語四科二人所以列於言語之科也冉牛閔子顏淵三者皆善言德行善言德行者言之必可行是善言也行之必可言是德行也冉牛閔子顏淵皆得聖人所以行者也故云善言德行論語四科三者所以列於德行科也孔子兼之者孔子天縱之將聖故多能鄙事則於說辭德行兼而能焉而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以孟子蓋以儒道遊於諸侯而諸侯賓之不敢臣又爲國人所矜式故於辭命又安用之哉此所以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孟子於辭命非誠不能也但不爲之耳以辭命人者故謂之辭命以

其末也非本也故不言不能德行以其本也非末也孟子之意蓋欲當時之人務本不務末耳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者公孫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之末不言不能德行之本故謂孟子如是則夫子既已爲聖矣以其宰我子貢雖善爲說辭然尚未得聖人所以言冉牛閔子顏淵雖善言德行然尚未得聖人所以行故數子者但爲孔子之高弟惟顏淵三子於聖但具體而微者而亦未得其爲聖矣公孫丑見孟子言之辭命則不能者以知孟子之意蓋有在於此矣所以於辭命則言不能也故問之曰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者孟子荅公孫丑爲不敢安居其聖故曰惡是何言也惡歎也以其不敢居聖故嘆而言之也又言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至是何言也者孟子言昔日子貢嘗問於孔子而謂夫子聖矣乎孔子荅之曰於聖則我不能爲也我但學不厭飽教人不倦息也子貢曰夫學道能不厭飽是有智也以其智足以有知故能學道不厭也教人能不倦息是有仁也以其仁足以有物故能教人不倦也仁而且智是夫子既以聖矣孟子遂言夫聖於孔子尚不敢居而今丑言我既聖矣是何所言也故再言是何言也昔者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者孟子常自謙故言我往日竊聞之有子夏子游子張三人皆有聖人之一體亦未得其全才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但而微小者也孟子言此是宜孫丑於前有夫子既聖矣乎而問之也敢問所安者丑見孟子又言此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顏淵數者意欲知孟子於此數者之中何者爲比也曰姑舍是者孟子言且置去非我之願比者也曰伯夷伊尹何如者丑見孟子不比數者又問之以伯夷伊尹二者可比之何如曰不同道者孟子荅之以爲伯夷之行不與伊尹孔子同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者孟子非其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以正道得民者不命使之天下有治道之時則進而仕之天下無道則退藏其身是伯夷之所行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者孟子言伊尹曰何所事之君爲非君蓋所事者即皆君也何所使之民爲非民蓋以所使皆是民也天下治亦進而行道天下亂亦進而行其道是伊尹之如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者孟子言可以進而進而爲仕則進而仕之可以止而不仕則止之而不仕可以久則久雖終身不仕亦不爲之久可以速則速雖接淅而行亦不爲速是孔子所行如是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言此數者皆是古之聖人也我俱未有所行若此而已乃言我之所願學則孔子是學也孟子之意蓋謂孔子所行於伯夷伊尹二子皆兼而有之也故可仕則仕而不爲伯夷之必於退可止則止而不爲伊尹之必於進無可無不可矣故於終所必歸之但願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者公孫丑見孟子言之伯夷伊尹又言之以孔子乃曰皆古聖人也故問之以伯夷伊尹孔子如是則齊等之乎班齊等也曰否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者孟子荅之以爲否不齊等也自其有生民以來至今未有與孔子齊其等者也然則有同與者公孫丑又問孟子以謂如是則伯夷伊尹孔子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至是則同者孟子荅之以謂此三人有所同也蓋得百里之土地而爲君三人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不然行一事之不義殺一人之無罪而得天下則三人亦皆不爲之如是則同若其他事則所行又有不同焉故曰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者公孫丑又問孟子曰丑敢請問三人其所以有異者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至未有盛於孔子也者此皆孟子爲丑言此三人其所以異者也言宰我

與子貢有若三者其有智皆足以知其聖人然雖有小卑汙不平處蓋亦不至於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其言皆有可用者也遂引宰我知聖人之事爲公孫丑言之故言宰我有曰以予觀於孔子其賢過於堯舜遠矣乎宰我名也宰我之意蓋謂堯舜有位之聖人故其行道易孔子無位之聖人故其行道難故以難易爲言也又謂堯舜治天下但見効於當時即一時之功也孔子著述五經載道於萬世以其有萬世之功故以功爲言也孟子又引子貢有曰見其孔子制作之禮而知孔子有政可以致天下之太平聞孔子雅頌之樂音而知孔子有德與文武同也從孔子之後推而等之百世之聖王者無有能違道其孔子之道者是其自生民而來至于今未有如夫子者也凡此是子貢之知聖人有如此也孟子又引有若有曰豈獨其民有類乎哉言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大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然而走獸之中以麒麟爲之長飛鳥之中以鳳凰爲之王丘垤之中以太山爲之尊行潦之間以河海爲之大人民之間以聖人爲人倫之至也聖人之於民類也物亦類也以其出乎民人之類而超拔乎衆萃之中自生民以來至于今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然則孔子於此三子言之是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也故孟子所以願學則學孔子也○注四十強而仕○正義曰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而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者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凡此是其禮文也○注孟賁勇士也○正義曰案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歸焉孟賁生拔牛角是爲之勇士者也○注云北宮黝北宮姓黝名也又云褐寬博獨夫被褐者釋云褐編枲襪也一曰短衣北宮黝其人未詳於他經傳亦未之聞焉孟施舍亦未詳云縮義也惴懼也閒記云古之冠也縮縫今之冠也衡縫則縮者理之直也是知縮訓義也詩云惴惴其慄注云恐也傳曰小恐惴惴大恐緩緩是也○注密聲取敵曰襲○正義曰左傳云凡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襲杜預注云密聲取敵曰襲是其文也○注云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至諸大夫也○正義曰案魯昭公二十二年左傳云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劉獻公之庶子伯盆事單穆公惡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凡此是也云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者案魯莊公二十八年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主蒲夷吾主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悅之夏使太子申生主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凡此是也云豎牛觀仲王賜環之事案左傳昭公四年云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猳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耳且召其徒無之及後婦人獻雉婦人是穆子及庚宗之地常遇而宿者也因問其有子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問其名曰牛遂使爲豎臣有寵長使爲政豎牛欲亂後仲王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王而何叔孫曰何爲而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叔孫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有進食則止之而弗進叔孫不食乃卒立其子而相之昭公五年又曰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凡此是也云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者案國語晉文公時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吾知一二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凡此者是也大抵廋辭云者如今呼筆爲管城子紙爲楮先生錢爲白水眞人又爲阿堵物之類是也○注子宰我名也○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也○注垤蟻封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正義曰釋云垤蟻冢也潦雨水盛也經云行潦是爲道傍流潦也萃亦云集也

孟子注疏卷三上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孫丑者（自此至故以題篇廖本無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有）

謂不率齊桓公（率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率作帥按音義出不帥注云音率則作帥是也）

恥見比之之甚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不重之字）

尚不可以爲邪（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以字）

何謂若易然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若作王韓本考文古本謂下有王字）

聖賢之君六七興（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聖賢作賢聖）

言其易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相與輔相之（各本同音義出輔相云丁本作押義與夾同）

雖有鎡基（音義出鎡基云或作茲）

三豊時也（補案明監本毛本並作三農是也此本作豊形近之譌）

今齊地士民以足矣（士當作土閩監毛三本不誤廖本考文古本民下有人字孔本韓本與廖本同以作已）

▲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呂望覩文王而陳王圖管晏（足利本作嬰非）雖勤猶爲曾西所羞也

猶爲魯西所羞也（閩監毛三本魯改曾是今據改）

指孫丑而云也（閩本同監毛本孫上有公字按此及下章疏稱公孫丑爲孫丑不一而足當是爲疏本文如此非脫字也監毛每加公字非）

其王者不作（其當作且閩監毛三本不誤）

注曾西曾子之孫及子路（此下脫一○）

雖用此臣位（各本並同足利本臣作巨非）

輔君行之（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而字）

人當畏懼之（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畏作恐）

夫子志意堅勇（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意作氣）

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考文古本無心字）

不膚橈（宋九經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橈作撓按音義出橈字作撓非也）

思以一豪挫於人（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豪作毫非）

舍豈能爲必勝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舍字）

吾不惴焉（音義之瑞切丁本作遄音揣）

詩云惴惴其慄（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慄作栗○按說文無慄字作栗是也）

不復取其心有善也（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也作已非）

氣之帥也（音義出之帥云本亦作師○按據干祿字書唐人帥字多作師乃俗字也既又譌師）

氣爲其次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焉字）

故志氣顛倒（音義出顛倒云字或作傎）

則志氣之相動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足利本無也字）

治於神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治作洽是也足利本作合）

布旅德教（監毛本俱作布施）

道無形而生於有形（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道下有謂陰陽大道五字無於字韓本與廖本同大作天足利本亦與廖本同生有形作生於形非○按有謂陰陽大道五字無於字者是也漢人皆以陰陽五行爲天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趙氏用此語以無形生有形者也）

禀授羣生者也（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授作受○按授是）

言能養道氣（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道上有此字）

若人之餧餓也（各本同足利本餓作饑）

故爲義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義上有仁字）

而亦勿汲汲（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足利本無而字）

以喻人之情邀福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者作也孔本之作助者作也韓本足利本之作助）

天下人行善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其遲福欲急得之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遲作邀○按遲是也讀如遲客）

（之逕）

由此揠苗人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人上有之字）

乃反害之（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乃作而）

常恐其行義（各本同考文古本行作作）

急求其福（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急下有欲字）

亦若此揠苗者矣（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七字按考文引矣作也非）

丑問知言之意何謂（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何謂作謂何）

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足利本無之字又足利本孟下有子字非）

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驪作麗之事作政韓本驪作麗足利本事作政按音義出麗姬字則宣公所見本亦作麗）

勸仲壬賜環之事（閩監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壬作任毛本勸誤觀）

能知其所趨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趨下有者字）

辭言教命（閩監毛三本同孔本作言辭命教韓本作言辭教命考文古本作辭言命教）

夫子既聖矣乎（各本無乎字此本有乎字非也足利本同）

曰伯夷伊尹何如（盧文弨抱經堂文集云依趙注經文但云伯夷何如無伊尹二字○按此說極確趙注本憭然丑問伯夷一人孟子乃及伊尹）

故謂之非其民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要欲爲天理物（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要誤更）

冀得行道而已矣（各本同考文古本矣作也）

亦不至阿其所好（各本同考文古本阿誤於）

如使當堯舜之世觀於制度（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世作處無觀於制度四字○按無者是）

未有能備若孔子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無有字）

泰山之於丘垤（咸淳衢州本泰作太）

未有盛於孔子也（各本同閩本也上衍者字）

所以以異於伯夷伊尹也（閩本同監毛本少一以字廖本上有則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所以以作則所以）

但不以無爲有耳（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無耳字）

章指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偏（足利本作徧）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子也

賢者道偏（閩監本同毛本偏作徧非）

然則氣爲所適善惡之馬（閩監毛三本馬作路）

苗是種之義者（閩監毛三本義作美）

詖辭知其所陷（陷上脫蔽淫辭知其所六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孟子非其所好之君（非上脫言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是伊尹之如是也（閩監毛三本之下有行字案閩本行如是三字擠則行字是閩本增也）

孟子言可以進而進而爲仕（衍進而字閩監本同毛本刪去是也）

案帝王世說云（閩監毛三本同案說當是紀之誤）

豎牛欲亂後（閩本同監毛本後作其室按監本其室字擠是監本據左傳改也）

而不見既自見矣（明監毛本同案而當曰謁豎牛語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三下

公孫丑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贍足也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就於人非心服者也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

疏　孟子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至文王以百里者孟子言以大國之力而假以仁義之道而行之者乃能爲霸霸者以把握諸侯之權也故必有其大國以德澤而行仁政者乃能爲之王使天下皆歸往者也故不待有大國而爲之也湯但以七十里起而爲商之湯王文王但以百里而天下歸是其以德澤行仁政於天下故不待有大國而爲之王此湯文二者是也以力服人者至服孔子也者孟子言但以力而服人人雖面從而服之然亦非是心服之也以德服人人則中心悅樂而誠心服也如七十子之服仲尼者也是其以誠心服之也非面從而服之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者此蓋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文也蓋孟子引此而證其誠服之意故援之曰自南而自北自西而自東而四方皆歸之無有所思而不服是亦此之謂與○注大雅文王有聲之詩○正義曰此篇蓋言文王繼伐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箋云自由也言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而心無不服者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猶惡溼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詩邠國鴟鴞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猶尚知反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今

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間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脩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

【疏】孟子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者孟子言國君行仁則國昌民安享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故己蒙其恥辱今之國君既能疾惡其有恥辱於己而以居處於不仁之道是若疾惡其濕活而以居其卑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者言今之國君如能疾惡其恥辱莫若尚其有德之賢而尊敬其有道之士也既能貴德尊士則賢者居其官位能者任其官職也所貴德者爲其有德也所以尊士者爲其事道也能爲人所不能爲賢長於德行者也能爲人之所能爲能長於道藝者也得賢能在位在職則國無不治也所以謂仁則榮之意也今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者言今國家間暇無事以及此時若能修明政教刑罰雖强大之國亦必畏服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至誰敢侮之者自迨天至或敢侮予蓋詩邠國鴟鴞之篇文也言此鴟鴞小鳥尚知天未陰雨之前取彼桑根之皮土以纏綿牖戶喻人君能於間暇之時治其國家以明其刑政則今此下民誰敢侮慢我也詩人蓋以天之未陰雨國家間暇之譬也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明其政刑之譬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大國必畏之譬也鴟鴞所以徹彼桑土於天未陰雨之前以纏綿牖戶則風雨莫得以漂搖人君所以明政刑於間暇之時以維持國家則鄰國莫得以侵侮此孔子所以曰作爲此詩者是能知其治道者也以其能治其國家則誰敢侮之矣是宜孔子善之以謂爲此詩者其知道乎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者孟子傷今之人君於國家間暇以及於此時乃大作樂怠惰敖遊而不修明刑政是自求其禍也以其禍福無有不自於己求之矣如所謂夫人必自畏然後人畏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是其禍福無不自己求之意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永長也言我也蓋謂我長配天命而行以自求多福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太甲殷王之名也言太甲嘗謂上天作其災孽尚可違避如己自作其災孽不可得而生活也如高宗宋景二者修德以消去者是天作孽猶可違也帝乙慢神震死是自作孽不可活也凡此孟子所以引之者是亦證其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之意也○注詩邠國之篇○正義曰鴟鴞之詩蓋言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毛云鴟鴞鸋鴂也迨及也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猶纏綿也箋云鴟鴞自說作巢至苦矣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矣○注詩大雅文王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也箋云長猶常也王既述修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求也○注殷王太甲至不可活也○正義曰案本紀云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丁之子也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迺迎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作太甲訓以褒太甲號稱太宗云高宗雊雉者案史記云武丁也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乙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乃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武丁崩祖乙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是也云宋景守心之變者案史記云頭曼立二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是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案史記云庚丁之子武乙立爲帝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搏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是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俊美才出衆者也萬人者稱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征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之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横稅賦若履畝之類）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氓矣氓者謂其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欲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爲天吏天吏者天使之也爲政當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

【疏】孟子曰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衆夫擾攘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者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者孟子言今之國君能尊敬賢者任使能者俊傑大才在官位則天下爲之士者皆悅樂願立其朝廷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者言市廛宅而不征取其稅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而不征其廛宅則天下爲商賈者皆喜悅而願藏貯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其路矣者言關門之所但譏察其異言異服之人而不稅出入者則天下行旅之衆皆悅樂而願出於其道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者言耕田者但以井田制之使助佐公田而治不以橫稅取之則天下爲之農者皆悅而願耕作其郊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者言一夫所受之宅而不出夫家之征一廛所居之地而不取其里布則天下之民皆悅樂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者言今之國君誠能信行此上五者之事則四鄰之國民仰望之如父母而親之矣鄰國雖欲勉率其民如子弟攻其父母言自有生民以來至於今未有能濟其成其欲者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親敬之不肯爲其所惡而賊其所好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者言國君行此五者之事而民仰望之如此則是無敵於天下也言天下之人無與敢爲敵者也既無敵於天下者是名爲天吏者也天所使者是謂天吏也然而爲天吏而不王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廛者一夫所受之宅也里者一廛所居之地也野者氓者案周官制地之法六鄉以教爲主其主民有郊於內故其地爲郊而民則謂之民以其近主而有知者也六遂以耕爲主而其民有遂於外故其地爲野而民故謂之氓以其遠主而無知者也此孟子云野云氓之意也蓋孟子或云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或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者以其貴士之有德尊士之有道者爲其賢也爲其能也即其賢而授之位所以尊其賢即其能而授之職所以使其能若夫俊傑則行而敏速立而絕衆賢之豪者非可使以職也故曰在位而已○注廛市宅至廛宅也○正義曰王制云市廛而不稅者案鄭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也注云周禮載師云宅無征者載師者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者也宅無征所以言宅無稅也○注言古之設關至旅悅之也○正義曰云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禮記有王制之篇中有云此案鄭注云譏異服譏異言也云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郊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饑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爲札春秋傳曰札瘥夭昏無關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也注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貿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儳布質布罰布廛布一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鄭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乍暫也孺子未有知之小子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爲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爲之怵惕者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爲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爲行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自謂不能爲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爲善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君不能爲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廓此凡有四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火泉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内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

〔疏〕（孟子曰至不足以事父母○正義曰此章言人之行當内求諸己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孟子言人之爲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至掌上者又言古先聖王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斯有不忍傷民之政既以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以行其不忍傷民之政以治天下之易但若轉運走丸於掌上之易者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至然也者孟子又言所以謂人之爲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者且以今人乍見孺子言之孺子無知之小子也今人乍見無知之小子相將匍匐欲墮於井但見之者皆有怵惕恐懼惻隱痛忍之心所以然者非是内嘗結交於孺子之父母然後如此也又非是所以欲要求美譽於鄉黨朋友也又非所以惡有不仁之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至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者孟子言由此見孺子將入於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觀察之是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心皆非是人也乃若禽獸之類也禽獸所以無惻隱不忍之心又無羞惡慙恥之心又無辭讓揖遜之心又無是非好惡之心者也言苟無此四者所以皆謂之非人也乃禽獸之類也惻隱之心至智之端也者孟子言人有惻隱之心是仁之端本起於此也有羞惡之心者是義之端本起於此也有辭讓是非之心者是禮智之端本起於此者也以其仁者不過有不忍惻隱也此孟子所以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是爲仁義禮智四者之端本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至賊其君者也者孟子又言人有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仁義禮智之四端若其人之有四肢也既有此四端而自謂己之不能爲善者是自賊害其善而不爲善也以之事君如謂其君不能爲善不匡正之者是亦賊害其君使陷於惡也無他以其人之爲人皆有此四端也但不推用而行之耳如能推此四端行之是爲仁義禮智者矣所謂仁義禮智者即善也然則人人皆有善矣故孟子所以言之以此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至不足以事父母者孟子又言凡人所以有四端在於我己者能皆廓而充大之是若火之初燃泉之始達而終極乎燎原之熾襄陵之蕩也苟能充大之雖四海之大亦足保安之也苟不能充大之雖己之父母亦不足以奉事之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是亦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之意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矢箭也函甲也周禮曰函人爲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甲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慎修其善者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爲不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爲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又安得爲之智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若此爲人所役者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治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如恥之。莫如爲仁。（如其恥爲人役而爲仁仁則不爲役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以射喻人爲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之仁恩有所未至也不怨勝己者）

〔疏〕（孟子曰至反求諸己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至故術不可不慎也者孟子言作矢之人其性豈不仁過於函人哉其所以不仁於函人者以其術使之然也作矢之人其心於所作箭之時惟恐不利不能傷害人也作函之人其心於作函之時惟恐不堅厚而有傷害於人也不特此二者如此雖作巫祝梓匠之人亦如是也以其巫人祝在於活人梓匠作棺欲其速售利在於人死也此孟子所以故云其治術人亦不可不慎擇也矢箭也函鎧也甲是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者孟子言孔子有曰所居以仁最爲美也然而人所揀擇不處於仁里又安得謂之智也以其智足以有知故也不知擇處於仁豈謂之智哉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者言夫仁之爲道是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謂之尊爵者蓋受之於人而彼得以賤之者非尊爵也仁則得之於天而萬物莫能使之賤是尊爵也安宅者蓋營於外而彼得以危之者非安宅也仁則立之自内而萬物莫能使之危是安宅也今夫天下之事有形格勢禁而不得有爲者爲其有以禦之也仁之爲道乃天之尊爵而得之自天者人之安宅而立之自我者但欲仁則仁矣誰其禦之而不爲哉今仁之爲道人莫禦之使不爲而自不爲仁者是亦不智者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至莫如爲仁者言人之不仁不智者是無禮無義爲人所役者也既爲人所役而恥辱爲人所役是若作弓矢之人不知擇術而恥爲弓矢也如恥爲人所役莫若擇術而爲仁也以其爲仁則禮義隨而有之矣雖欲役之不可得已然則仁則榮不仁則辱亦此之謂也仁者如射至反求諸己而已矣者孟子比之於仁者如射也以其射者必待先正其身已然後而發矢射之也既發矢而射之不中其的則又不怨恨其射勝於己者但反責求諸己而已矣蓋君子以仁存心其愛人則人當愛之猶之正己而後發也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猶之發而不中也自反而不以責諸人猶之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此孟子所以比仁者如射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曰禹拜善言）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大舜虞舜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

〔疏〕（孟子曰至與人爲善○正義曰此章言大聖之君猶采善於人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者孟子言子路之爲人人有告之以過事則喜樂從人之言而改其過大禹之爲人聞有善言則拜而受之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者孟子又言大舜之爲帝有大巍巍之功焉無它以其善能與人同之也己之善亦猶人之善人之善亦猶己之善是與人同善也所以能如此者亦以能舍己之所見而從人之見又樂取諸人以爲善也自耕稼至與人爲善者此孟子自引舜之事迹而自解舜取人以爲善之言也言舜自耕稼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之時以至爲帝無非取人之善謀而從之也取諸人以爲善是亦與人爲其善者也所謂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是亦與人爲善之事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者孟子所以復言凡爲善之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也○注大舜虞帝至同者也○正義曰虞舜之國號也云孔子稱曰巍巍者案論語有云巍巍乎其有成功孔注云功成化隆高大巍巍也○注舜從歷山及其陶漁者○正義曰此皆案史記帝紀有云然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汙也思念也與鄉人立）

（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汚己也）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屑潔也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潔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於西伯也）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懣云善己而已惡人何能汚於我邪）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偕俱也與之偕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黜不慙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爲潔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伯夷隘懼人之汚來及己故無所含容言其大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耳）

〔疏〕孟子曰伯夷至君子不由也○正義曰此章言伯夷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至是亦不屑就已者孟子言伯夷非己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其與己同志之友則不與爲交友不立於惡人之朝是不事非其君也不與惡人言是不友非其友也謂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語如以服其朝衣朝冠而坐於塗泥炭墨之中矣以其有汚於己也推己惡惡之心乃至於與鄉人立其冠有不正且望望然慙恥而遠去之若祖將有汚於己也如此故諸侯雖有善辭命而至者亦不受也以其不受之者是亦不潔而不忍就見也故以不就爲潔也屑潔也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至是亦不屑去已者孟子又言柳下惠不羞恥事其汚君汚君濫惡之君也雖居小官之位而不卑辱進而仕則不隱己之賢才必以欲行其道雖遺佚於野而不怨恨雖阨之使窮困而不哀憫故曰爾爲之爾我爲之我雖袒裼裸裎襲其身體於我身側爾又安能浼瀆於我哉以其不殊於俗一於和而已如此故由由然浩浩與人偕偕而行但不失己之正心焉牽援而止之而則止之以其援而止之而止是亦不潔而去已故以不去爲潔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者此孟子所以復言伯夷之行失之太清而不能含容故爲狹隘柳下惠失之太和而輕忽時人故爲不恭敬然狹隘與不恭敬是非先王所行之道故君子不由用而行之也○注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正義曰案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謚爲夷太史公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不肯立亦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平殷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死者是矣孤竹北方之遠國也號爲孤竹案地理志云遼西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是也

○柳下惠魯公族大夫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者○正義曰案史記傳云柳下惠姓展名禽魯人也爲魯典獄之官任以直道故孔子云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孔注云士師典獄之官鄭玄亦云然

孟子注疏卷三下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足也（監本足誤是）

而往服就於人（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足利本就作從）

非心服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章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懷之（韓本足利本作來）

譬猶惡濕而居界下（音義本廖本考文古本界作堺閩監毛三本猶作由孔本韓本猶作若界作堺）

邪國鴟鴞之篇（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國改風非）

猶尚知及天未陰雨（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猶字）

人君能治國家（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治下有其字）

是爲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故若此之謂五字○按無者是）

章指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防患於未亂也

言國宓修政（宓必之誤閩監毛三本不誤今改正）

詩邪國之篇（閩本同監毛本改爲詩邪風鴟鴞之篇非）

放之於桐宮桐宮（閩本同監毛本刪桐宮二字）

君有君人之言云（閩監毛三本云改三是也今改正）

萬人者稱傑（閩監毛三本孔本足利本同韓本考文古本上有勝字）

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音義出願藏云或作臧音藏）

周禮載師（閩監毛三本足利本載誤戴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不誤下同）

七曰關市之征（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征作賦是也）

復古之征（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去）

不橫稅賦（各本同考文古本賦作則非也）

皆悅而願爲之氓矣（音義出氓字云或作萌或作甿○按作萌最古漢人多用萌字經典內萌多改氓改甿如說文引周禮以興耡利萌是也）

皆樂爲之氓矣（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氓作民）

氓者謂其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謂其三字○按尋謂字則經文當本作萌）

自生民以來（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考文古本自下有有字按石經此文漫漶然細審之此句是六字當亦有有字也）

自生民以來（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自字）

何能以此濟成其欲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其下有所字欲下有者字）

天使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是也）

章指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衆夫攫攫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也

中有云此（閩本同監本剜改云此作此文毛本與監本同）

七曰關市之賦一曰邦中之賦（閩本同監本於關市之賦下剜增者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九字毛本同監本）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音義出內交云本亦作納）

未有知之小子（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下有也字）

暫見小孺子（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小下重小字）

情發於中（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無情字韓本足利本情作以）

非爲人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人上有其字）

故爲之怵惕者而然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爲之者而然五字足利本同古本也上多一矣字按無五字者是）

無辭讓之心（石經下文讓諱作遜此處模糊亦似遜字）

演用（此云演用下文注云引用引卽演聲之誤也說文曰演者長流也）

可引用之（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也）

謂君不能爲善（各本同考文古本君作其非）

知皆擴而充之矣（音義出擴云亦作彍）

擴廓此（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此作也是也蓋形近之譌）

凡有四端（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岳本廖本孔本無四字）

若火泉之始微小（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火泉作水火）

章指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上以匡君下以榮身也

所以非謂之非人也（上非字閩監毛三本作皆是今改正）

矢人惟恐不傷人（恐閩本誤豈）

函甲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甲作鎧下作甲同音義出鎧字）

作甲之人也（考文古本甲作鎧）

故治術（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治作凡非）

又安得爲之智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何得爲智乎）

矢人而恥爲矢也（各本同孔本上有由字按音義由反手下云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是音義本此文上有由字）

當反責己之仁恩有所未至也不怨勝己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當反責己仁恩之未至）

章指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足利本作忘非）勿爲矢人也（足利本作勿力矢也非）

禹拜善言（閩監毛三本同音義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善作讜是也○按段玉裁曰今文尚書禹拜讜言古文尚書禹拜昌言）

虞舜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作虞也按當本作虞舜也淺人或刪舜或改爲帝）

章指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

舜從歷山及其陶漁者（閩本從下有耕字無者字監毛本同閩本）

望望然（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望望去之考文古本作望望伐之後作望望代之古本並非）

後乃歸於西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

遺佚而不怨（音義出遺佚云或作迭或作失皆音逸）

阨窮而不憫（音義出阨窮云本亦作厄）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音義裎亦作程○按儀禮注作桯）

憪憪云善己而已（閩監毛三本云作也廖本孔本韓本憪下有也字考文稱古本善己而已善上有云字則與此本合足利本作其非音義出憪也云本亦作滿）

惡人何能汙於我邪（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邪作也）

援而止之（音義云或作正之）

由由浩浩之貌（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浩浩作浩然）

謂三黜（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黜作絀是音義出絀字）

不慙去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伯夷隘（音義或作阸或作阨）

無欲彈正之心（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彈誤憚按音義出彈正字）

孟子乃評之耳（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耳字考文古本評作平無耳字）

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爲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

孟子曰伯夷至君子不由也（閩本同監毛本伯夷下增非其君三字）

柳下惠魯公族大夫（此上脫注字閩監本同毛本增是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四上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正義曰此卷趙氏分上篇爲此卷也此卷凡十四章一章言民和爲貴二章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爲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爲志三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四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五章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六章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七章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八章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九章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十章言君子立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十一章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十二章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十三章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十四章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此十四章合上篇卷是公孫丑有二十三章矣）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爲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爲兵革之威仗其道德而已矣）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

〔疏〕（孟子曰天時至戰必勝矣○正義曰此章言民和爲貴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至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者孟子言其用兵之要也謂古之用兵者莫不布策挾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候氣以察吉凶以明利害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內有三里之城外有七里之郭以爲之禦雖環轉而攻之則莫能勝焉是天時不如地利也鑿池深之使其不可踰築城高之使其不可攻又以甲兵之堅利米粟之多積是地利亦有得矣然而上下異政君民異心不能效死以守至皆委却而去之是地利又不如人和也孟子於前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乃設此文於後而解其言也故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至是地利不如人和而已矣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至戰必勝矣者此又孟子復言而詳說之也故曰所居之民不在以封疆之爲界欲牢固其國又不）

在以山谿之爲險威震天下又不在以兵甲之爲堅利以其得道之君則人多助之失道之君則人寡助之而已孟子所以言此者蓋謂但在得其道不在於封疆山谿兵甲之爲矣故復言人有寡助之至極者則親戚離畔之親戚離畔者職必不勝而敗績有多助之至者則天下皆順從之以天下之所順從而攻伐其親戚所離畔者故君子在有不戰而已如戰則必勝○注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正義曰時日支干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爲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爲干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虛者蓋孤虛之法以一晝爲孤無晝爲虛二晝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之執同律之類是也○注衞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正義曰案左傳魯閔公二年云狄人伐衞衞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是其文也○注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正義曰此蓋經之文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孟子雖仕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其有疾而拒之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爲不可）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爲不可以弔）王使人問疾。醫來。（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憂）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具以語景丑氏耳）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景丑責孟子不敬何義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曰惡者深嗟歎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無有如我敬王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爲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焉）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孟子荅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召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臣輕於王乎）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與爲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言師臣者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之卑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它但好臣其所教勑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而受教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孟子自謂不爲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已也是以不往而朝也）

〔疏〕孟子將朝王至而況不爲管仲者乎○正義曰此章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爲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爲志者也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至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者孟子自將欲朝見王未及行而齊王欲見之乃先使人來曰寡人如往而就孟子所館處相見以其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儻可以來朝見而我將視其來朝不知可使寡人因此而得見孟子否乎此皆齊王使人而言也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者孟子荅王之使人亦曰我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也孟子不喜王欲使之來朝故云有疾以拒之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者公孫丑以孟子昨日辭王以病今日乃出弔於東郭氏之家故問孟子曰昔者辭以疾不能造朝今日出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者孟子荅公孫丑以謂昨日有疾今日已差愈如之何不可弔也王使人問疾醫來者王使人問孟子之疾而醫者來也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者孟仲子權辭以對王之使人曰昨日有王命孟子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日疾小愈趨造於朝我不知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者孟仲子使數人要孟子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者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往景丑氏家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者景丑見孟子宿其家乃謂孟子曰閨門之內則有父子出而在於邦國之外則有君臣父子主於恩君臣主於敬此人之大倫也今丑見王之恭敬於子未見子之所以恭敬於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者孟子乃歎而言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有以仁義之道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但其心以謂王不足與言仁義云爾是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者孟子言我非堯舜之道則不敢陳於王之前是齊人莫有如我敬王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者景丑曰否我非謂是也禮云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子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是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者孟子又言我豈謂是與曾子有言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者達通也孟子又言天下有達尊者三爵一齒一德一是也自朝廷之間莫如以爵爲之尊自鄉黨之尊莫如以齒爲之尊自輔治其世長養其民莫如以德爲之尊以其朝廷貴爵故以爵爲朝廷之所尊鄉黨長長在齒

故以齒爲鄉黨之所尊賢者有德故以之輔世而佐佑之則天下待之而後治以之長民則天下之民待之而後安故以德爲輔世長民之所尊今齊王但有其爵而安可止以一而慢去其齒德二者哉此孟子所以言齊王不能尊有德之士故於景子而云然也故將大有爲之君至而況不爲管仲者予者孟子又言故將有大與爲之君必有所不可命召之臣凡欲有所謀計則就而謀以其不敢召也其尊德樂道不如此有謀則就而不召是不足有大與爲也故湯王之於伊尹乃就而師之然後方敢得而爲臣故湯王自七十里而爲天下但不待勞而爲之王者齊桓公之於管仲乃就而師之然後方敢得而爲臣故桓公亦不勞而爲諸侯之霸者今天下於齊國其地亦有類於湯桓其德又與湯桓齊等其未能有相加尚者無他事焉但湯桓好受臣其所教而齊王不好臣其所受教也夫以湯王之於伊尹齊桓之於管仲則不敢召而見之管仲霸者之佐且猶尚不可召見之而況我不爲管仲者予此孟子所以見齊王之召已是以不往而見也○注云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正義曰東郭者齊國之東地號爲東郭也經云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則東郭是齊國之東地也氏者未詳其人注云齊大夫家也以理測之孟子之所以弔問者必齊之賢大夫也如非大夫之等孟子亦何由而弔之○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而學於孟子者也○正義曰未詳以理推之則與孟子同姓必孟子從昆弟而學於孟子者也○注景丑氏齊大夫亦未詳其人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爲一金一鎰是爲二十四兩也故云兼金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爲不受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財見取之乎是其禮當其可也）

〔疏〕陳臻問曰至可以貨取乎○正義曰此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也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至必居一於此矣者陳臻孟子弟子也問孟子前日於齊王之所而齊王餽賜兼金百鎰而不受於宋國但餽以七十鎰而受之於薛國餽以五十鎰而受之如爲前日在齊不受百鎰是則今日之受宋七十鎰爲非也如今日之受宋七十鎰爲是則前日在齊不受一百鎰爲非也夫子於此三者之間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至而可以貨取乎者孟子荅弟子陳臻以爲比三者之間受與不受之所皆是也無有非也言我在宋之時以其我將有遠行行者必以有贐故餽之者乃爲之辭曰餽贐我何爲不受是所以受之也而不爲非也贐送行者之賄也我當在薛之時我有戒不虞之心以其時人欲害孟子也餽之者乃爲之辭曰聞孟子有戒欲以此金餽之可爲兵備之用也如此我何爲不受是所以受之也此若於齊之時其以無事於我未有所處於我未有所處而餽我以金是以貨財見取於我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之乎是所以於齊不受百鎰亦爲是也云有處未有處者如宋以遠行乃以贐爲餽於薛有戒乃以兵爲餽是皆若有處以餽之也於齊亦無遠行亦無戒備餽之者亦無以辭處之而餽於我亦無有辭處而受之故也○注云陳臻孟子弟子至二十四兩○正義曰云弟子者蓋時有所問於孟子者即知爲弟子也如非弟子又安得有問於孟子云二十四兩爲鎰案○國語有云二十四兩爲鎰又鄭注之文亦然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平陸齊之邑也大夫居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以昭果毅）曰。不待三。（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大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爲臣而去乎何爲立視民之死也）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爲罪者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孔姓也爲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爲王言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已故愛其罪也）

〔疏〕孟子之平陸至寡人之罪也○正義曰此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也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者孟子往齊平陸之邑謂其邑之大夫曰子之持戟之戰士一日三次失其行伍則殺之否乎曰不待三者邑大夫荅孟子以爲不待三次失行伍也言一次失行伍則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飢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者凶年飢歲子之邑民老羸弱者皆轉乎溝壑壯健者皆散而奔往於四方者幾近於一千人矣此孟子首以持戟之士失伍比之欲終以此諷之故也蓋軍法以五人爲伍而以下士一人爲之長則持戟之士伍長之士也所以保衛其伍者也不能保衛其伍故一日三失伍此不稱其職也如齊之平陸大夫所以保衛其邑之民不能保衛其邑之民故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其亦不稱職也孟子故以此喻而終歸諷之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者距心齊大夫之名也距心言是其齊王行政故不肯發倉廪而賑救其民非我所得而專爲者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者孟子又以此比喻而歸諷之也言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養者則必爲牛羊之主求牧養與芻草矣求牧與芻草而不得則必反還於其主[illegible]故以比[illegible]此比喻乃自知以不去位爲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臣者臣知五人焉至此則寡人之罪也者孟子言他日見於王曰王之治都之臣者臣知五人焉然於此五人之中能自知其有罪者惟孔距心[illegible]之罪也○注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正義曰周禮云都鄙注云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弟子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祭祀其先君社稷者也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者詩國風伐檀之篇文也箋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者乃肯受祿毛氏云孰食曰餐箋云如魚餐之餐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無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蚳鼃辭外邑大夫請爲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歟以感責之也）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三諫不用致仕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齊人論者譏孟子爲蚳鼃謀使之諫不用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不用而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爲謀者也）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乎綽裕皆寬也）

〔疏〕孟子謂蚳鼃至有餘裕哉○正義曰此章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illegible]之辭靈丘而請士師[illegible]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者[illegible]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者[illegible]公都子以告者公都子孟子弟子也[illegible]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者[illegible]

之所守又無言責而諫諍則我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哉綽裕皆寬裕也○注蚳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至罪麗於民○正義曰蚳鼃於他經傳未詳其人靈丘者案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是也云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者今案其文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鄭注云先後猶左右也誓誥於書則甘誓大誥之屬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注臧武仲段干木○正義曰案魯襄公二十二年左傳云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杜預云御叔魯御邑大夫又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云段干木偃寢而軾閭案史記魏世家云魏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是矣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孟子嘗爲齊卿出弔於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驩爲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齊後爲右師孟子不悅其爲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不與驩議行事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事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蓋言道不合者故不相與言所以有是而言之也已）〔疏〕孟子爲卿於齊至予何言哉○正義曰此章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也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至未嘗與言行事也者言孟子嘗爲卿相於齊時自齊國出弔於滕國之君齊王使齊之下邑大夫名曰王驩者爲之輔行輔行言其爲副使也王驩旦夕見孟子及反歸自齊滕之道路而孟子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問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者公孫丑問孟子言齊王卿相之位不爲卑小矣自齊至滕其相去之路又不爲近矣然而自滕反歸齊其於道路之中未嘗與王驩言行治之事是如之何也以其公孫丑有怪孟子不與王驩言故問之以此耳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者孟子荅公孫丑以謂夫王驩既以嘗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以其王驩自專爲善不諮訪人故孟子所以未嘗與之言也○注王驩後爲右師○正義曰此蓋推經於離婁篇有云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是知王驩後爲右師也王驩姓王名驩字子敖又云至於公行之喪以其禮解之者蓋亦經之文也

孟子注疏卷四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旺相孤虛之屬也（閩監毛三本同音義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旺作王）

而破之走者（各本同岳本破作被）

余焉能戰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若是之類也）

使懷德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使下有民字）

仗其道德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仗道德也）

寡助之至（音義至或作主）

▲章指言民和爲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丘民爲天子（足利本作天下非）也

注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按此章指文也浦鏜云今脫未知屬何節下非也）

孟子雖仕齊（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仕下有於字）

使人往謂孟子（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往誤來）

有惡寒之疾（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疾作病）

故稱其有疾而拒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而拒之也四字）

今日弔（閩監本孔本韓本同廖本毛本日作以形近之譌考文引作今以弔云今下古本有日字足利本同尤非）

從學於孟子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從字）

當必造朝也（廖本孔本韓本同閩本當必誤倒監毛本承閩本之誤）

而心不欲至朝（各本同考文古本心作必）

具以語景丑氏耳（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景丑作景子無氏耳二字孔本韓本作且以語景子足利本作且以語景子耳）

君臣主敬（石經諱敬作欽下並作欽）

景丑責孟子（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丑作子）

今人皆謂王無知（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皆作言誤）

豈有如我敬王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作邪足利本作耶）

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各本同考文古本無無諾二字）

我豈謂是君臣名呼之間乎（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名呼誤倒）

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嘗誤常）

我臣輕於王乎（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足利本臣作豈按豈是也）

桓公之於管仲（桓石經諱似作威）

烈之畢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功字足利本也作耳）

可從而受教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也字）

故非齊王之召已也是以不往而朝見於齊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也字作已無而朝見於齊王六字足利本與古本同無上也字）

▲章指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爲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爲志

言晉楚二君之富（閩監毛三本君作國）

而晉楚富貴不足爲富貴也（閩監毛三本爲上有以字）

一鎰是爲二十四兩也故云兼金一百百鎰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此十八字作鎰二十兩四字孔本韓本作鎰二十兩也足利本作鎰二十四兩○按作二十兩乃與爲巨室章合）

可饋以作兵備（音義出可饋云本或作育）

安有君子而可以貨財見取之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可之二字）

是其禮當其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七字）

▲章指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

是則今日之受宋七十鎰爲非也如今日之受宋七十鎰爲是（閩本同監毛本兩七十鎰下並有受薛五十鎰五字）

平陸齊之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下）

以昭果毅（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岳本孔本韓本以作戎與左傳合考文古本以上有戒字非）

凶年饑歲（閩監毛三本韓本同石經廖本孔本饑作飢）

爲罪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爲王言孔距心語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言下有所與二字）

故受其罪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

他日距心自見於王（補案距心自三字疑衍）

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至不素餐兮（閩本同監毛本刪至不素餐兮五字）

按不素餐兮章指文也僞疏連解之故出此文

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者詩國風伐檀之篇文也箋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者乃肯受祿毛氏云熟食曰饔箋云如魚餐之餐（閩本同監毛本刪去）

無使罪麗於民（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無作毋音義出毋使按作無非也）

孟子爲蚳鼃謀（廖本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謀誤諫）

不用而去（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不用二字）

不用而不去（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不用二字而作又考文古本與廖本同又作亦）

諫諍之官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諍作爭）

皆當致仕而去（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仕作位）

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豈不綽然）

▲章指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臧武仲雨行而不息段干木偃寢而式閭（考文古本誤問）

○註臧武仲段干木○正義曰按魯襄公二十二年左傳云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杜預云御叔魯御邑大夫又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云段干木偃寢而軾閭按史記魏世家云魏文侯受子貢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是矣（此僞疏釋章指文也閩本同監毛本删去）

出弔於滕君（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

有寵於齊（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齊作王）

蓋言道不合者故不相與言所以有是而言之也已（閩本同監毛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二十字）

▲章指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驩之操與孟子殊君子處時危言遜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至於公行之喪以禮爲解也

孟子注疏卷四上校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四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泰美然也）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孟子言古者棺椁厚薄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椁七寸椁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翣之飾有異非直爲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爲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爲獨不然不然者言其不如是也）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恔快也棺椁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也已）

〔疏〕孟子自齊葬於魯至不以天下儉其親正義曰此章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也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者言孟子仕於齊國喪其母乃歸葬於魯國既葬又反於齊下嬴邑而止焉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者充虞孟子弟子也言孟子止於嬴邑弟子充虞請見於孟子曰前日孟子喪母之時孟子不知虞之不肖乃使虞敦匠厚作其棺以其是時喪事嚴急故虞不敢請問孟子今孟子既葬而反願竊得而請問也木若以美然此充虞請問以此也其問孟子爲棺椁之木若以泰美然也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至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者此皆孟子荅充虞而言也言上古之人棺椁薄厚無尺寸之度自中古以來棺厚七寸以椁相稱之自天子通於庶人皆然非謂直爲人觀美好也然後乃爲盡於人心也以其不得其厚用之則不可以爲悅於心也既得以此厚用之而財物無以供瞻其度亦不可以爲悅於心如得之以此厚用又有財物以供其度古之人皆用之以厚葬其親也我何爲而獨不如是也且棺椁敦厚比親體之變化無使其土壤親其肌膚於人子之心獨無快乎恔快也以其人子之心如此得厚葬其親乃快然而弗恨也我聞之君子者不以天下所得用者而儉薄其親也○注嬴齊南邑○正義曰案魯桓公三年左傳杜預注云嬴齊邑今泰山嬴縣是也○注重累之數牆翣之飾○正義曰案禮記檀弓云周人牆置翣鄭注云牆柳衣也凡此皆後王之制又案阮氏圖云柳車也四輪一轅車長丈二尺高五尺案喪大記云君飾棺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龍翣二禮器云天子八翣大夫四翣又鄭注喪大記引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以白布畫著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以障既窆樹於壙中障柩也○注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正義曰經於滕文之篇亦引爲曾子言也已說在前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沈同齊大臣自以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齊人伐燕。（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也彼不復問孰可便自往伐之矣）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爲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爲勸齊國伐燕國乎）

〔疏〕沈同以其私問曰至何爲勸之哉○正義曰此章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者也沈同齊之大臣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歟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者子噲燕王名也子之燕相之名也言沈同非王命以其私情自問孟子曰燕王可伐之歟孟子荅之以爲可伐之也蓋以燕王不得天子之命而擅與其國於子之子之亦不得天子之命而私受燕國於子噲故其專擅如此可以伐之也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者此皆孟子設此譬喻王之罪而可伐者也吾子謂沈同也言今有爲之仕於此齊國而子喜悅之爲人乃不告於王而私自與之吾子之祿爵夫爲之士者又無王之所命而私自受祿爵於子則可矣否乎今燕王所以爲可伐之罪何以有異於此齊人伐燕者以其沈同問於孟子之言爲燕可伐於是歸勸齊王而伐之或問勸齊伐燕有諸者言有人或問於孟子以爲孟子勸齊伐燕是有勸之之言否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

（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者孟子荅或人以爲我未嘗勸王也以其沈同問我謂燕可伐之歟我應之曰可彼以爲是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者孟子又荅之或人言彼如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應之曰爲天吏天所使者則可以伐之矣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歟至何爲勸之哉者孟子又以此言而比喻齊之伐燕也言今有殺人者或問我曰人可以殺之歟我將應之曰可以殺之彼如復問誰可以殺之我則將應之曰爲士師主獄之官則可以殺之矣今以齊國之政亦若燕之政是皆有燕之罪以燕伐燕我何爲勸齊王以伐燕乎以其燕之雖有其罪亦當王者則可以誅之耳○注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易王立十二年子燕噲立噲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遺蘇代百金乃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子之以謂堯賢者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燕國讓子之子之亦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於是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燕燕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凡此是其事也○注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義曰此蓋論語季氏孔子之言也言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禮作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爲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慙之）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爲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賈欲以此說孟子也）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賈問之也）曰。古聖人也。（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賈問有之否乎）曰。然。（孟子曰如是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賈問之也）曰。不知也。（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過謬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以爲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必不知其將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之▲此過謬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古之所謂君子眞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勑庶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眞君子也順過飾非或爲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

〔疏〕燕人畔至又從爲之辭○正義曰此章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者也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者言燕人皆離畔不肯歸齊王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未嘗勸王伐燕今果不能得燕乃曰我甚慙恥而見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者陳賈齊國之大夫也言於齊王以爲無用憂患慙於孟子也且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乎賈欲以此解王故問之以此王曰惡是何言也者齊王乃歎曰此是何言也周公大聖人安可得而及之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者言陳賈謂周公使管叔爲三監於殷管叔乃背畔於殷周公知管叔有背畔之心而復使之爲監是周公不仁也周公不知管叔將有背畔之心而使之爲監是周公之不智也仁與智而周公大聖人也尚未之能盡而況於齊王乎賈今請以此見孟子爲王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賈遂見孟子果以此說問於孟子以謂周公是何等人也曰古之大聖人也孟子荅之以爲周公是古之大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賈又問孟子以謂周公使管叔爲監於殷管叔以殷而背畔之有之否乎曰然孟子荅之以是有之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賈又問之以謂周公知管叔將欲背畔故使之爲監與曰不知也孟子荅之以爲周公不知管叔將背畔然則聖人且有過與賈又問之如是則周公爲古之大聖人尚且有過失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以爲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能知其將有畔之心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而使爲監管叔念是周公兄也故亦望之是則周公有是之過謬不亦宜之也以親親之故不得不然耳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至今之君子又從爲之辭者孟子又言古之君子如周公雖有此過然而乃能誅三監作大誥以明勑庶國則周公故能改之也今之君子非眞君子有過則順而不改古之君子其有過也如日月之蝕焉民皆得知而見之及其更也民皆得而仰望之今之君子豈徒順其過而不改又且從其有過復作辭以文飾其過耳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欲譏陳賈不能匡正齊王之過又從爲此周公管叔之辭順其王之過而文之也○注燕人畔王聞孟子與沈同言正義曰此蓋前段案史記世家言之詳矣○注誅三監作大誥明勑庶國正義曰案尚書大誥篇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孔安國云三監管蔡商是也言作大誥以誥天下又案史記云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

孟子致爲臣而歸。（辭齊卿而歸其室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謂未來仕齊也適聞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得侍同朝甚喜。（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今又棄寡人而歸。（今致爲臣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而爲孟子築室使教養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均也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爲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孟子弟子陳臻也）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爲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爲欲富乎距時子之言所以有是云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爲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爲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恥之）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illegible]龍斷而[illegible]利罔羅[illegible]遂征商[illegible]丈夫何[illegible]）

〔疏〕[illegible]致爲臣[illegible]身行道[illegible]子辭齊[illegible]得至不[illegible]於室乃[illegible]賢願見[illegible]見故甚[illegible]今日之[illegible]敢請耳[illegible]故云不[illegible]而授孟[illegible]已往他[illegible]築其室[illegible]與一國[illegible]因陳子[illegible]因陳臻[illegible]言告孟[illegible]而告於[illegible]

（不可也如使我欲富其祿我以辭去十萬之祿而受其萬是以爲我欲其富乎云乎者是不爲欲富也孟子欲以此言距時子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季孫子叔二子皆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遂時子之言而心尚欲孟子就之故但言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疑之亦以爲可就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至有私龍斷焉者孟子又言齊王使已爲政之道既以不得用則我亦以辭之而止於其室矣又欲以子弟之教而使我爲卿以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其富貴乎然以此者是亦猶獨於富貴之中私登能斷之類也以其耻之所以言然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至自此賤丈夫始矣者孟子又言古之所以爲市者以其有無相貿易耳有司者但治其爭訟而不征稅也有賤丈夫則必求巨龍壟斷之高者而登之以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以爲賤丈夫焉故後世亦從而征取其市中之稅以其所以征商之稅於後世者亦自此賤丈夫登龍斷而罔市利爲之始矣故曰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周禮有司關司市是有司者也○注云古者謂周公前周禮有關市之征○正義曰此蓋前篇說之詳矣此不復說）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地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者追送見之欲爲王留孟子行）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荅因隱倚其几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我不受我言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曰。坐。我明語子。（孟子止客曰且坐我明告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往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爲政然則子思復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安矣）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子爲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留者何爲哉此爲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爲而愠恨也）〔疏〕（孟子去齊至絕子乎○正義曰此章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晝齊之近邑也言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而宿齊人見之有欲爲王留行者也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言爲王留行者危坐而說留孟子之行言孟子乃隱倚其几但臥而不應荅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客爲王留行者也齊敬也宿素也言客見孟子不應荅其言但隱几而臥焉遂欲退乃曰弟子素齊敬其心而後方敢言留夫子之行夫子今乃臥而不聽其言自今請絕於此後勿復更敢見夫子矣曰坐我明語子孟子遂止客且坐言我分明言告於子云自昔繆公至長者絕子乎是皆明告之言也言往日魯國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以導達其意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於魯繆公之側以稱譽其賢則泄柳申詳不能安其身以其子思之於繆公師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之於繆公臣道也則求容者也故無人於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今孟子所以言此者是謂齊之士不能爲王謀安於孟子未去之前遠至出晝然後方爲留行此所以隱几臥而不荅也齊之留行之士不知以此但以爲孟子不應遂不悅而請勿復見如此是留行之士不以安子思而謀安孟子但請勿復見爲言以其自絕於孟子矣故孟子所以言子爲長者慮而不及於子思是子絕其長者乎是長者絕子矣以其不以安子思而謀安孟子於未去之前是爲孟子慮者不及子思特欲爲泄柳申詳之所爲耳故孟子所以有是言之以曉其所以隱几而臥不應之意也長者孟子以年已之老自稱爲長者也○注晝齊西南近邑也○正義曰蓋以鄒在魯而魯又在齊之西南上孟子去齊歸鄒至晝而宿是知晝之地爲齊之西南近邑者也故云近邑）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爲求祿濡滯淹久也既去近留於晝三日怪其淹久故云士於此事則不悅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我自謂行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浩然心浩浩有遠志也）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我豈若狷狷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論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已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爲小節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義則服故曰士誠小人也）〔疏〕（孟子去齊至士誠小人也○正義曰此章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也孟子去齊者言孟子去齊而歸鄒也尹士語人曰至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尹士見孟子去齊而宿於晝乃語人曰不知齊王不可以爲湯武之王則是孟子蒙昧而不明鑒也知齊王不可爲湯武之王然且自鄒至齊而爲仕則是孟子干求其祿也今自千里之遠而見齊王不遇不行其道故復去而歸然而三宿而後方出晝而行是何其濡滯淹久也我則以此不悅之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爲孟子弟子也高子以此尹士語人之言而告於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至而後宿哉孟子荅高子以爲夫尹士者安知我之志哉我千里而見王是我欲行道也不遇於齊王不得行其道故去豈我心之所欲哉我不得已而去之矣我三宿而後出晝邑而行於我心尚以爲急速也齊王如能改之使我得行其道則必反留我回耳夫出晝邑至三宿而齊不我追而還齊國我然後浩浩然有歸志也我雖然有浩然歸之之志然而豈肯舍去王哉王猶可足用爲之善政王如用我則豈徒使齊國之民安泰天下之民亦皆安泰矣王庶幾能改而反我我日常望之於王矣我豈若狷狷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爲其諫於君而不受則悻悻然心有所怒而見於面容去則極日力而後力止宿哉孟子如此所以云然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孟子言之以此故服其義而言於孟子曰士實小人也以其不能知孟子之意有如此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道也於路中問也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故不悅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於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豫乎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也天消息而已矣）〔疏〕（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至吾何爲不豫哉○正義曰此章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illegible]周興大王文王以來[illegible]其自謂能當名世之士[illegible]）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而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不受其祿也）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去若爲變詭見非太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其祿也）繼而

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疏〕（孟子去齊至非我志也○正義曰此章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孟子去齊居休休乃地名也言孟子去齊乃居於休之地蓋齊邑下之地也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公孫丑問孟子曰夫爲仕而不受爵祿古之道誠然乎丑以其怪孟子於齊不受祿故以此問之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至非我志也者孟子荅之曰我非不受祿也亦非古之道如此也然我於崇之地我始得見於齊王知王不能納善故退而有去之心又其不欲遽變爲苟去故於祿有所不受也無他以其道不行不敢無功而受祿也已既去而齊王續以賓師之命而禮貌之故由是爲善遂不敢請去是以久留於齊非我之志也但不得已而已矣）

孟子注疏卷四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孟子仕於齊（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仕作事案事仕宋刻書往往通用）

而歸葬於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而也二字考文古本引歸葬於魯也無而字）

棺椁七寸（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椁作厚是也此形近之譌）

然後盡於人心（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盡上有能字）

不然者言其不如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然如是也）

且無令土親膚（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膚上有肌字）

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也已（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十八字案此章指文也）

▲章指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矣

高以白布（閩本同監毛本高下有衣字案監本此處有剜改痕是監本據禮記注增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音義沈或作沉誤）

我何爲勸齊國伐燕國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我何爲當勸齊伐燕乎）

▲章指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考文古本作天）道之正也

以其燕之雖有其罪（閩本同監毛本無之字）

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爲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此注分二段陳賈至患焉在經文孰仁且智下王歎至及也在經文是何言也下）

周公使管叔監殷（石經殷諱作商下同）

亦必不知其將畔（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必不作不必）

周公之此過謬（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於）

▲章指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也

孟子致爲臣而歸（石經每章提行此獨不提行誤）

故喜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遂使寡人得相見否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乎字）

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岳本廖本王作曰）

王欲於國中而爲孟子築室（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作央）

使教養一國君臣之子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教養作養教）

遠近均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均作鈞）

距時子之言所以有是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所以有是云五字）

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惑之二字之矣作也）

古之爲市也（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也作者）

左右占視望（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視字足利本作左右皆望）

人皆賤其負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無者字孔本韓本足利本無者也二字）

有關市之征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征作賦考文古本征作稅）

▲章指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創業可繼是以君子以龍斷之人爲惡戒也

宿於晝（各本同孔本韓本晝作畫注同案此當是宋用舊說不必有本子也○按廣韻四十九宥晝字下云又姓晝邑大夫之後因氏焉出風俗通孟子晝字不當改爲畫字孔繼涵所引高郵老儒黃彥利之說但可存以參考）

至晝地而宿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地字）

追送見之（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考文古本追作進）

留孟子行（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行上有之字）

弟子齊宿而後敢言（音義出齊宿云字亦作齋）

其身乃安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矣作也）

▲章指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

淹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作猶稽也韓本作孰稽也考文古本作熟稽也考文一本作淹留）

怪其孰久（韓本考文古本同廖本孔本孰作猶閩監毛三本作淹）

則不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則字）

夫尹士惡知予哉（此及下兩予字毛本誤子）

悻悻然見於其面（音義出悻悻云字或作悻悻）

我豈若狷狷急小丈夫（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不重狷字○按不重者是）

論曰（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論語曰○按趙注多稱論）

故曰士誠小人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七字無者是）

▲章指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此之謂也

夫子若不豫色然（補諸本若下有有字）

顏色故不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故字）

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時字其作有足利本無之字）

五百年王者興（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年下有有字）

正於一世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

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與天消息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文）

▲章指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知命者（足利本無者字）不憂不懼也

亦必名世大賢者（閩本必下剜增有字監毛本同）

不受其祿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吾始見齊王（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見上有得字）

見非太甚（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大作泰）

故不復受其祿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也字）

▲章指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五上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

孫奭疏

趙氏注（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諡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爲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

〔疏〕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公孫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故曰公孫丑爲篇題蓋謂行政莫大乎反古之道是以此篇滕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如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遂以目爲篇題不亦宜乎故次公孫丑之篇所以揭滕文公爲此篇之題也此篇凡十五章趙注分之遂成上下卷據此上卷凡五章而已一章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二章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三章言尊賢師智采人之善修學校勸禮義勅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四章言神農務本教於世民許行蔽道君臣同耕陳相背師降于幽谷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叙以正之五章言聖人緣情制禮以直正枉其餘十章趙注分爲下卷各有叙焉○注滕文公至題篇○正義曰案春秋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乃長滕侯隱公七年杜預注云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是滕文公之國即滕侯之後也諡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論語第十五篇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俎豆之事則常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遂以爲之篇題故也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文公爲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故勉世子）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惟有行善耳復何疑邪）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成覸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我亦能爲之何爲畏彼之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言欲有爲當若顏淵庶幾成覸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憒亂乃是瘳愈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也）

〔疏〕滕文公爲世子至厥疾不瘳。○正義曰此章言人上當則聖人秉仁行義者也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者世子諸侯適子之稱也言滕文公爲世子之時往楚國而在宋國過見孟子孟子乃與世子文公道其人性皆有善但當行之而已凡有言則必以堯舜爲言蓋堯舜古之受禪之帝其治國所行之事皆爲後世所法故言必堯舜之事言於世子文公以其欲勉世子文公也文公者後諡世子爲文公也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者是世子文公自宋而見孟子之後往至楚國又自楚國反歸復見孟子於宋國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者孟子見世子復見再有所問乃曰世子是疑我言有不盡故復見乎言道之在天下一而已惟當善行焉何必復疑而再欲問邪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者孟子又引往日成覸嘗謂齊景公曰彼之尊貴者即丈夫也我亦丈夫也言即一耳我何爲畏之哉是言我能爲之亦如彼之尊貴矣又何畏顏淵有曰舜何人也我何人也亦言其人即一耳但有能爲之者亦若此舜矣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者孟子又以公明儀有曰文王者我師法者也周公豈欺誑我哉言周公我亦信而師法之耳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者孟子謂世子言今之滕國之地絕長補短其廣大亦將有五十里也尚可以爲行善之國也五十里者子男之國也故曰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者此蓋今之尚書說命之篇文也孟子引書云若藥之攻人人服之不以瞑眩憒亂則其疾以不愈也所以引此者蓋孟子恐云今滕國絕長補短將有五十里猶可爲善國有致世子之所嫌乃引此而喻之抑亦所謂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之意而解世子又有以勸勉焉○注文公爲世子至勉世子也○正義曰此蓋古紀世本之文也云滕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洪與文公相直後世因避諱之故更考公爲定公元公爲文公以其能安民大慮故以定爲諡以其能慈惠愛民故以文爲諡魯有文公定公之號周有文王定王之名其諡雖與滕君同然稱其實蓋不無異焉凡稱公者蓋古者天子有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伯小國稱子男之君亦得稱公者非僭之也以其國人尊之故稱公而已○注云成覸勇果者也公明儀賢者也○正義曰以意推之則成覸之勇果公明儀之賢者可知矣人亦未詳禮於檀弓有公明儀而注亦無所說亦以孟子之時事罕有所載學者亦不必規規務求極焉○注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正義曰商書說命篇孔氏傳云問汝心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歸在鄒也）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事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齊衰也飦饘粥也）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父兄百官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受之不可於已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故曰吾有所受）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爲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其信我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推當以哀戚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歠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世子問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之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

〔疏〕滕定公薨至弔者大悅。○正義曰此章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滕定公薨[illegible]曾與我言於宋國我心至今常存終不忘之也今也不幸至於父喪之大故我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其父喪之事[illegible]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至三代共之者孟子以此答然友之問言曾子謂父母在生之時當以禮奉事之[illegible]昏定晨省是其禮也父母死之

時當以禮安葬之如辟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是其禮也及祭之禮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是也能如此則可謂之能孝者矣如問其諸侯所行之禮則我未之學也雖然爲未嘗學諸侯之禮我嘗聞知之矣言嘗聞三年父母之喪以齋疏齊衰之服以饘粥之食凡此三年之喪自上至於天子下而達於庶人三代夏商周共行之矣然友反命者然友自鄒得孟子之言乃反歸命告於滕公也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者是世子因然友問孟子歸後乃定爲三年之喪事其滕之同姓與異姓諸臣皆不欲爲三年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之先君亦莫之嘗行也今至於子之身而反違之以爲三年之喪不可言其不可反背先君而以自爲三年喪之禮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言之後復引記有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我但有所承受之也不可於已身獨改更爲三年喪耳滕與魯同姓俱出魯周公之後故云吾宗國魯先君志記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者滕文公既定爲三年之喪禮而父兄百官見之皆不欲爲乃復謂然友曰我所往他日未嘗學問禮但好騁馳走馬試劍事今也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見之皆謂我志不足以行此三年之喪恐其不能盡於大事之禮子復爲我之鄒問孟子以爲如何當使父兄百官服其心而信我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者是然友自文公所乃因其命復往鄒國見孟子而問焉孟子曰不可以他求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至是在世子者孟子答然友爲世子之問言如此則不可更以他事求也惟當以哀戚感之耳故引孔子曰國君之薨其政事皆委冢宰大臣聽行之嗣君者但歠麋粥而不食面之顏色亦變爲甚墨之色即喪位而哀哭之故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是所謂上有所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耳且君子之德如風也小人之德如草也草加之以風必偃伏而從風所趨耳是在世子但以身率之爾凡此皆孟子荅然友爲世子之問而以此復教之矣然友反命世子曰是誠在我者然友自問孟子之後乃以孟子之言反歸告於世子世子於是五月居於喪廬不敢入處故未有命以令人未有戒以號人以其在外思之而不言也百官族人皆以爲知禮能行三年之喪乃曰可謂曰知以其百官族人指文公而言也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者言及至葬日四方諸侯來弔慰而觀之顏色之戚而形於容哭泣之哀而形於聲於是弔之者皆大悅以喜其有孝行也○注定公文公父也○正義曰說在前段已詳矣○注曾子傳孔子之言○正義曰案論語孟孫問孝於孔子孔子對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曾子傳孔子之言而云孟子所以引爲曾子言矣○注滕魯國同姓俱出魯周公之後○正義曰案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與薛侯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侯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杜預云薛任姓以此推之則知滕爲魯之後與魯同姓也○注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至孟子也○正義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志之屬也兩說者其意皆行謂之父兄百官言亦行謂之世子亦行但不逆意則可矣○注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正義曰案左傳隱公元年云天子七月而葬同

（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父大喪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是也）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爲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爲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十一之制也）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取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於貢也）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爲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饑歲民人糞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饑穰以爲多少與民同之也）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盻盻勤苦不休息之貌勤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少轉尸溝壑安可以爲民之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

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之時亦有助之之制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以學習禮教化於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者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修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使畢戰問井地。（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慢鄰國乃可均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差故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褊小謂五十里也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爲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法賦責之什一國中從其本賦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餘夫也[illegible]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餘夫圭田皆不當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死徙無出鄉。（死謂葬死也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鄉田

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大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惡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和睦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地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而加慈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勠力撫循之也）

〔疏〕滕文公問爲國至則在君與子矣○正義曰此章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修學校勸禮義敕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十一則爲國之大本也滕文公問爲國者滕文公問孟子治國之道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者孟子荅滕文公言治國之道惟民事當急而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者此蓋詩之邠風七月之篇文也言民事於日中則取茅夜中以索綯綯絞索也晝日中也宵夜中也及爾閒暇之時則亟疾乘蓋其野外之屋春事始與以爲播百穀爲也以其民事當無休已孟子所以引此而教之文公也亦欲文公教民如此者焉民之爲道也有恒産者有恒心無恒産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者此義同前篇此所以復言之者以其前篇孟子爲齊宣陳之也此篇蓋因文公爲治國之道故孟子復此爲荅遂兩載焉此更不詠是故賢君制民必恭儉禮下取民有制者言古之賢君必身行恭儉恭則不侮人儉則不奪人非特不侮八不奪人且又禮下接於賢人其取民之賦又有什一之制什一蓋十分則取一而已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者陽虎魯季氏之家臣也孟子言陽虎有云凡富者則常聚民之財賄爲已所有故不仁凡爲仁者以其常務博施濟衆故不能富矣孟子今引之而教文公者蓋欲使得其中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者言夏后氏之時民耕五十畝田其於貢上之賦但五畝而已是夏后氏五十而貢也殷人之時民耕七十畝田其助公家則七畝而已是殷人七十而助也周人之時民耕百畝其徹取之賦則十而已是周人百畝而徹也撤而論之其實皆什一之賦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此孟子自解之義也徹猶徹取助但借民力而耕之矣故藉借也夏后氏與殷人周人之稱不同者蓋禹之受禪以繼舜有天下故稱夏后后君也殷周以征伐順人心而有天下故云人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拔數歲之中以爲常者龍子蓋古之賢人也孟子言龍子有云治土地之賦莫善於助者也莫不善於貢也以其助則借民力而耕之其所出在歲之所熟如何耳貢者以其撿拔數歲之中以爲有常之例也其歲之所熟則貢之數亦然歲之荒則貢之數亦然蓋以歲荒則有損於民也故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者此亦孟子自解其上文之言也言豐樂之歲其粒米狼藉饒多雖多取之而不爲暴虐則以寡取之凶荒之年糞其田尙不足則以取滿其常數焉是則拔數歲之中以爲常之意也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孟子言人君爲下民之父母使民盻盻相顧將至終歲勤苦勞動不得以贍養其父母人君在上又更稱貸而益之以滿其常數之貢致使老少羸弱飢餓而轉尸於溝壑之中如此安更可在上爲下民父母也言其不足以爲民父母矣以其爲民父母當子養其民不當如此故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孟子言今夫滕國於世祿固已知行之矣但亦當憐憫民之老少與其勤勞者也世祿者以其有功德之臣則世祿之賜其土地也謂其子雖未任居官得食其父之祿亦必有土地祿之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者此詩蓋小雅大田之篇文也惟助至助也孟子又自言之因詩而解周之亦助也其詩蓋謂民樂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及公田次及我等私田也孟子緣此而觀之遂知雖周百畝而徹取之賦其亦有助之制焉以其惟行助則爲有公田如貢徹則非有公田矣孟子於此所以復辨其周之亦有助法而取民之賦蓋謂其莫善於助之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者此孟子亦欲文公富而教之之意也言又不特止於制民之賦而已既制其祿又當開設爲之庠序學校以教之矣故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至是爲王者師也者此孟子欲詳說其庠序學校之意也言庠者所以養耆老於此者也校者所以教禮義於此者也序者所以講射於此而行尊卑揖遜之禮者也夏之時謂之校殷之時謂之序周之時謂之庠然而爲學則三代皆共之皆所以於此而明人倫之序大倫既備明於上小民既親之於其下如有王者與起而用之必來取法於此是爲王者之師也孟子所以區區爲滕文公言及此又欲文公由此化民成俗故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者詩云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其時周雖自后稷以來但爲之舊邦其受王命復脩治而維新之是文王之謂也孟子言文公但能力行如此而脩治亦以新子之國矣以其欲以此勉文公使庶幾新其國也使畢戰問井地畢戰滕文公之臣也滕文公自問爲國之道孟子告之民事貢賦敕禮義之意其後又使其臣畢戰問孟子以井地之制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者而以至在君與子矣皆孟子荅畢戰問井地之制也孟子言子之君將欲行其仁政選擇而使子來問以井地之制子必當勉力與民同行之耳夫仁政必自經界爲始如經界不能正之則井地由此不均齊井地不均則穀祿亦不平矣穀所以爲祿故云穀祿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至定也者孟子言此故暴虐之君汙濫之吏必慢其經界所以告之以此者孟子欲滕君不爲暴君畢戰不爲汙吏也故如是云然經界既以正則田由此而分平祿由是而得制是其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之也以言其易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孟子言今夫滕國土壤之地褊小卽止於五十里然將爲之君子人焉爲之野人焉以其無君子則莫能治其野人無野人則莫能養共君子孟子所以言此者蓋以滕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足以爲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至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者此皆孟子欲滕國爲善政故以是請教之也今言請於郊野行井田之制以九一而助佐公田爲之賦國中廛園以什一之法使貢自賦之以其十中取一也古者自鄉以下皆有其圭田謂之圭田者所以名其潔而供祭祀之田也言自鄉以下皆受此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以其一家之人受田其餘老少尙有餘力者亦受此圭田二十五畝而已死徙無出鄉以其死葬易居無出其本鄉耳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以其謂同鄉之田共井之家者凡有出入皆相交友爲伴所以同其心也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望而彼不得以投隣來疾病則相扶持其羸弱而救其困急則百姓於是相親和睦矣方里而井以其方一里之地爲之井田九百畝以其一井之田有九百畝其中爲公田以其九百畝於井中抽百畝爲公田之苗稼八家皆私百畝以其八口之家皆受八百畝以爲已之私田苗稼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以其八口之家同共耕養其公田及至公田之事了畢然後耕治已之私田以爲之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所以爲野人之事以別於士伍者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孟子言此則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若夫加之以慈惠潤澤之則有在於滕君與子矣子者稱畢戰爲子也○注詩邠風七月之篇至無休已○正義曰毛氏云宵夜也綯絞也乘升也箋云爾女也汝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也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期來年百穀于公社也此詩蓋陳王業之艱難○注陽虎魯季氏家臣非賢者也○正義曰案論語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孔傳云陽貨陽虎也季氏之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是則姓陽名虎字貨也○正義曰所以知其非賢故也○注詩小雅大田之篇至亦助也○正義曰此蓋幽王之詩也箋云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天注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注洪範彝倫攸敘○正義曰孔安國云彝常倫道也言常道所以次敘也洪大也範道也此箕子陳之於武王者也○注詩大雅文王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受命作周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注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正義曰鄭注云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鄭玄云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令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者有一易者有再易者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注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正義曰鄭司農云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注周禮曰餘夫亦如之王制曰夫圭田無征○正義曰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夫圭田無征者鄭氏云夫猶治也征稅也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在近郊之地者也○注周禮大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正義曰案大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注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牧州長也長諸侯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教民者也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也宗繼別爲大宗牧族者也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至不絕者也吏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勸作者藪亦有虞掌其政令爲之厲禁者使其地之民守其財物者此大宰之職有走以掌之也

孟子注疏卷五上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旻公於當時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作文公於當時宋本無於當時三字）

猶衞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考文）

（古本作若弟子之問師故以題篇）

慈惠愛民曰（此下脫文字閩本同監毛本增是也）

考公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麋作穈音義云從禾作穈是也考文古本考公作孝公下同）

似後世避諱（孔本似作以）

故勉世子（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欲勸勉世子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作夫天下之道一言已矣孔本韓本作夫天下之道一言而已考文古本足利本一而已矣作一言而已）

復何疑邪（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邪作也）

同丈夫（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耳字）

何爲畏彼之哉（閩本同監毛本考文古本作我何爲畏之哉孔本韓本無彼字）

言欲有爲（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爲上有所字）

可得大五十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大誤夫）

若藥不瞑眩（音義云又作眠眴）

瞑眩憒亂（音義云瞑或作偵）

乃得瘳愈（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德惠乃洽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無也字足利本洽作治非）

▲章指言人（韓本人下有主字）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

言人上當則聖人（閩本同監毛本上作主案此約章指文上當作當上監本剜改作主非）

齌疏之服（閩監毛三本孔本齌作齊韓本作齋案音義出齌疏作齌采用音義也○按作齊者經典假借字也作齌者正字也作齋者齌之誤）

三代以事（閩監毛三本事作前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事作來）

齊衰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考文古本衰作縗案音義出縗字云或作衰）

麋粥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麋作糜音義出糜字云字亦作麖案麖字大誤）

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文作之）

且志曰（此與左傳且諺曰匪宅是卜惟鄰是卜文法正同依趙注疑且字下奪曰字左傳亦然）

言我轉有所受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受上有承字廖本承作丞）

故曰吾有所受（閩監毛三本下有也字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句無者是）

使其信我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以君先哀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故浦鏜云卒誤哀非也）

草上之風（閩監毛三本同石經廖本孔本韓本上作尚）

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已（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已字）

▲章指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

鄭書之屬也（閩監毛三本書作志）

父大喪記云（父又之誤閩監毛三本不誤大喪當作喪大）

詩云（石經孔本韓本同閩本云誤曰監毛本承其誤）

晝爾于茅（音義張云或作苗誤也○按士相見禮在野則曰草茅之臣注古文茅作苗是茅苗古通用張說非也茅山古曰苗山魏有苗茨之碑即茅茨之碑）

有恒產者有恒心（石經恒諱作常下同）

放邪侈（放下脫辟字今補正閩監毛三本不脫宋本孔本韓本辟作僻侈音義張云諸本作移誤也案作移者別是一本非誤也說見前）

是罔民也（音義張云罔或作司誤也案作司者即今之伺字）

不過十一之制也（十字此本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十作什）

殷人七十而助（石經殷諱作商下同）

徹猶取人徹取物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上取字無者是）

故謂之莫不善於貢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無於貢二字）

而反以常數少取之（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足利本數作類）

民人糞其田（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糞下有治字）

與民同之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使民盻盻然（音義丁作肹○按盻字見說文云恨視皃但趙注以勤苦不休息爲訓趙作肹不作盻也說文肸蠁布也肸肹古通用肸肸猶屑屑方言曰屑屑不安也）

至使老少轉尸溝壑（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少作小尸作乎岳本孔本韓本少作小足利本尸下有乎字）

其子雖未任居官（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考文古本任作士音義出未任音壬作任是也）

得世食其父祿（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得作則）

猶殷人助者（宋本孔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猶作惟案猶當獨字之誤閩本改爲惟非也）

知雖周家之時亦有助之之制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亦有助之之制也作亦助也孔本韓本足利本作知雖周家時亦助也考文古本之時之制無之字）

謂其常事有序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謂常事所序也考文古本無其字有作所）

其命惟新（石經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惟作維）

詩大雅文文王之篇（補此本誤重文字）

井地不鈞（石經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鈞作均）

勿慢鄰國（此本慢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侵案侵是也）

小司徒云（此本云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曰）

而井其田野（補案井下應有牧字）

不正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不正本也）

時行重法賦（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法字）

所以供祭祀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上田（宋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上作十）

其餘老小（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小作少）

亦如上中下之制也（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制誤等）

皆不當征賦也（此本當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出）

時無圭田餘夫（時宋本作詩誤也）

謂受土易居也肥磽也（上也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受作爰上也作平考文古本上也作平○按作爰作平是爰土即國語之轅田賈侍中云轅易也爲易田之法左傳作爰田食貨志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公羊傳注曰三年一換土易居然則爰者換也平肥磽者謂一易之地家百畝再易之地家二百畝三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偏枯不均也）

助察姦惡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惡字）

和睦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睦和也爲是）

地爲一井（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地字）

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井字一

（作二○按無井字非也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取焉一作二是也此二畝半合城保二畝半是爲五畝之宅）

別於士伍者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伍作位）

章指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足利本作言非）善之至也（韓本脫此四字）修學校勸禮義勑民事正經界鈞（孔本韓本作均）井田賦什一則爲國之大本也

子必勉（下脫之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蓋目至在君與子矣（閩監毛三本蓋目作而以今據改）

而未有天命（閩監毛三本未作永）

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八曰上脫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三句閩監毛三本不脫）

孟子注疏卷五上校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五下

滕文公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許姓行名也治爲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廛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爲氓氓野人也）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捆猶叩椓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飲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陳相言許行以爲滕君未達至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相言許子以爲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爲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爲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者也）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曰。然。（相曰然許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子衣褐。（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或曰褐枲衣也一曰粗布衣也）許子冠乎。（孟子問相冠乎）曰。冠。（相曰冠也）曰。奚冠。（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素。（相曰許子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相言許子以粟易素）曰。許子奚爲不自織。（孟子曰許子自織素乎）曰。害於耕。（相曰織紡害於耕故不自織也）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爨炊也孟子曰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爲犂用之耕否邪）曰。然。（相曰用之）自爲之與。（孟子曰許子自治鐵陶瓦器邪）曰。否。以粟易之。（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械器之摠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爲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爲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爲反與百工交易紛紛而爲之煩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故交易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孟子言百工各爲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大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耕且爲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得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者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人以羸困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勞心君也勞力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者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是言治其上也）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之火正也烈熾也益視山澤草木熾者而焚之故禽獸逃匿而奔走遠竄也）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疏通也瀹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門而不入書曰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如此寧可得耕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棄爲后稷也樹種藝殖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朋友貴信是爲契之所教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

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放勳堯號也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從而振其羸窮德恩惠之德也）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重喻陳相）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爲已憂農夫以百畝不易治爲已憂）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尚爲易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言以諸夏之禮義化變蠻夷之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同其道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陳良生於楚北遊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也所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爲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白甚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於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也）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鴃鳥耳鴃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鴃應陰而後勸者也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鴃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止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於幽谷）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荊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蠻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爲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所以責陳相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陳相復爲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價不相爲詐不相欺愚小大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同價故曰市無二價者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價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價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哉時許子教人僞者耳安能治其國家者也）

〔疏〕有爲神農之言至惡能治國家○正義曰此章言神農務本教以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物情謂之淳樸者有爲神農者許行至願受一廛而爲氓者神農炎帝氏也許行南蠻之人也姓許名行也自楚蠻之地往滕國至門而言告於文公曰我是遠方楚蠻之人聞滕君行仁政於此我今所以來至心願受一廛居之以爲之氓也氓野人之稱已說在孫丑篇文公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綑屨織席以爲食言文公乃與許行之居而處之其許行之徒弟有數十人皆衣短褐叩椓織屨席以供其飲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至願爲聖人氓陳良儒者也陳相與其陳辛二人皆陳良徒弟也言陳良徒弟陳相與其弟辛背負其耒耜而從宋國往滕國而向滕君曰我聞知君行聖人之政事是爲聖人者也今願爲聖人之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言陳相至滕乃見許行而大悅樂之遂盡棄去陳良之儒學而就學於許行之道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至惡得其賢言陳相後見孟子乃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爲賢君者也雖然未聞至道也古之賢君乃與民同耕而食饔飧而兼治政事朝食曰饔夕曰飧今也滕君乃取財稅而有倉廩府庫之富則是厲病其民以自奉養也安得謂之賢君乎倉廩釋名曰倉藏也藏穀物也廩倉有屋曰廩孟子問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陳相荅之以爲許行是自種而後食也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又問許子必自織布然後衣着乎曰許子子衣褐陳相荅之許子不自紡織其布爲衣以其即著枲布也許子冠乎孟子問許子戴冠乎曰冠陳相荅之許子戴冠也曰奚冠孟子又問許子戴何冠曰冠素陳相荅之許子冠以素爲之爾素烏也曰自織之歟孟子又問許子以素爲冠其自織之歟曰否以粟易之陳相荅之許子不自織爲冠以粟更易之而已曰許子奚爲不自織孟子又問許子何爲而不自織爲之乎曰害於耕陳相荅之以謂許子不自織爲之也以其自織者斯害於耕也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孟子又問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爲犁用之耕否乎曰然陳相荅之以爲許子用之也自爲之歟孟子又問許子是自爲釜甑炊食鐵犁耕乎曰否以粟易之陳相荅以爲許子之不自爲也以粟更易之而已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至何許子之不憚煩孟子又復問以許子將粟更易械器者不以厲病於陶冶陶冶亦以器更易之以粟豈爲病厲其農夫哉陶作瓦器之匠也冶鑄金之匠也且許子何不自爲之陶冶止皆取其宮室之中而用之乎何爲更紛紛然交易於百工歟何許子之不畏其煩故以此欲排之陳相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陳相又荅之以謂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之也所以用交易而用之耳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之歟孟子又排之如是則爲國君治天下獨可自耕且又爲政事以治天下歟陳相及此以應荅故孟子一向自言而排之乃曰有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國君行教化也有小人之事即農工商也且以一人之身而用百工之所作爲備具如必皆用自爲然後方行用之也此則驅率天下之人以嬴困之路也又一說云如此是驅率天下之人如道路之人但泛視而不知上下貴賤耳以其許行陳相皆欲君民並耕不知有上下貴賤相待故以此說據下文意義相通堪以此說爲尚所及亡嬴困之路者但趙注之說耳詳而推之嬴困之路不若此說故曰或勞心或勞力至天下之通義也者此下文之如此也言天下之人有但或勞其力但或勞其心者勞其心所以制政教而治天下之人耳勞其力所以見治於上人而已見治於上之人者竭力治公田以奉養上之人也治天下之人者以其爵祿皆出民之賦稅故食於人而已言此是天下通義人所常行者也上之人君爲言也下之人民爲言也以此推之則上下貴賤有所相待耳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至舉舜而敷治焉孟子又言當古之唐堯盛帝之時天下猶尚未平是以其大水橫流逆其勢汎汎濫濁偏於天下草木由是暢茂敷實禽獸又由此而繁息而生殖焉五穀黍稷稻麥菽於是不豐登禽獸亦偪害於人猛獸之迹交馳於中國之道堯帝乃獨自憂懼之以其有傷害於人民故舉用虞舜而廣治之廣治其水土也舜使益掌火至禹疏九河后稷教民稼穡又至使契爲司徒止於亦不用於耕耳言舜因堯帝舉用乃使伯益爲掌人之官益視山澤草木煩盛乃烈山澤而焚燒之禽獸於是懼而逃匿遠竄而不敢出又使禹疏通九河又瀹治濟漯之水而流注歸海又開決汝漢之水而排壅淮泗二水而同流注歸之江九河在東北案爾雅云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湖蘇六曰簡七曰潔八曰鉤盤九曰鬲津是也江九江也案潯陽端記有云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箘江六曰提江七曰廩江八曰源江九曰畎江是也然後中國之地人方可耕藝而食也當此之時大禹八年在外治水土經三次過其家門而不得入其家雖欲於時耕作之其可得乎又使后稷棄教天下民稼穡種樹藝殖五穀五穀旣豐熟而天下人民於是得養育其生稼穡者說文云種曰稼歛曰穡也人之於是有養生之道飽食而煖衣逸樂居處而無

以教之則近類於禽獸以其不知高下也聖人有憂懼其民如此舜又使契爲司徒之官教以人倫使天下之人知父子有親親慈孝君臣有尊卑之義夫婦有交別長幼有等叙朋友有忠信又言放勳有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民之有勤勞於事者有以償其勞故曰勞之因其民之來歸者有以償其來故曰來之民之既能直其心故以正其直爲之正故曰匡之民之或曲其心故以正其曲爲之直故曰直之輔之如車輔使民有所安於業故曰輔之翼之如羽翼使民有所進於道故曰翼之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所以欲使其自得悅樂之而巳矣民既自得而悅樂之於是又從加之恩惠而振德之振德即恩惠耳言聖人之憂於天下之民如此尚何暇以耕爲乎又言堯以不得舜而舉用使敷治焉則爲民之憂舜既得堯舉而用之如舜復不得皋陶禹爲輔則亦爲巳之憂今夫以百畝之難耕恐爲巳所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謂之仁以言其以巳之財物布與人者是謂忠惠也以巳之有善而以教諸人謂其心之忠也中心之謂忠爲天下求得其人而治天下者是謂其仁者也愛人之謂仁所以爲天下求得其人不過愛天下之人故如是也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孟子言如此故以天下傳與其人尚以爲易也爲天下得其人而治天下者猶以爲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至亦不用於耕耳孟子又引孔子有云大哉堯帝之爲君也惟上天之爲大而不可尚惟堯帝又能則法上天而行之故蕩蕩然其德之大而民無有能指名之者亦若上天之蕩蕩其覆載之德人亦不能指名而窮極之故也德於堯如此其大故孔子所以曰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巍巍乎其功德之大如此而天下之事未嘗自與及焉無他以其急於得人而輔之耳所以但無爲而享之故不必自與及焉然則堯帝舜帝之治天下豈爲無所用其心哉以其但急用心於得賢亦且不用於躬耕耳孟子所以言至於此者蓋欲排許子於陳相欲以滕君與民並耕而食故演之以此也是所以謂之之云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至亦爲不善變矣者此蓋孟子又欲以此而譏陳相學於許行者也言其聞用中夏之禮義而變化於蠻夷之人未聞以蠻夷之道而變化於中夏也且陳良自楚國而生也悅樂其周公仲尼之大道乃自楚之南而往北求學於中國益中國以楚地觀之則中國在北之地故也北方之學者未能有人或先之陳良彼陳良所謂豪傑過人之士者也子之兄弟以師事數十年矣至師死而遂背去其所學而學於許行故以此而譏之言往日孔子喪没至於三年之外其門人有治擔任而將歸室者乃至子貢之所入揖於子貢相向面而哭乃至悲不成聲然後歸之室復感發子貢追思孔子又反至築室於孔子冢上之壇獨居又至三年然後方辭冢室而歸處又及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三人以有若之貌狀似孔子聖人三人遂欲以往日所事孔子之禮旦夕奉事有子至勉強曾子同以此事之曾子乃曰不可言江漢以濯之則至清而不可汚秋陽以曝之則至明而不可掩其孔子如此江漢秋陽皜皜然清潔明白不可得而尚耳故不可以有若比之而以事孔子之禮事之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者蓋謂孔子之死至三年之久而門人尚歸與子貢相向而哭乃至悲而不成聲又感子貢復築室於冢上而追思之以至子張子游子夏欲慰其心思乃強曾子同以往日事孔子之禮而事之有若曾子尚不忍以有若加於孔子而今子之兄弟但自師死之未久遂便以背去之而欲以許行爲師而就學之何忍之如是邪故以此非之然前又所謂用夏變夷即陳良北學中國以周公仲尼之道爲悅是又孟子明言之也豈見如許行陳相兄弟用蠻夷之事而欲變於滕國也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至爲不善變矣孟子言今也許行乃南蠻鴃舌之惡如於鳥者也所行皆非先王之正道而子之兄弟皆背去其己之師陳良而以學許行是亦有與於曾子不忍以有若加孔子矣我聞出自幽谷之內而遷登于高大之木者未聞有下高大之木而遷入于幽谷之內者也又魯頌閟宮之篇有曰戎狄之人不善周公於是膺擊之荆舒之人亦不善周公於是懲誠之然則戎狄之人周公方且膺擊之今以南蠻之人反悅其道而以學之亦爲不善變更者矣蓋戎狄荆舒皆南蠻之地也然周公一則膺擊之一則但懲誠之是何邪夫以戎狄之地遠荆舒之地近以遠者有所膺擊則近者自然從而治也故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矣此孟子所以又執此而非之陳相兄弟學于許行爲不善更變其師者焉從許子之道則市價相若者此乃陳相之言從許行之道爲美之之意於孟子也言今從許行之道而行之則市中物價貴賤則一而不二也國中亦無姦僞欺詐雖使五尺之童子往市中亦莫有人或敢欺瞞之也以其布與絹帛長短則同其價例則相若不異麻縷絲絮四者輕重又同而價例亦相若而更無高低五穀斗量多寡亦則同而價例亦相若脚屨大小亦同而價則相若凡此是皆市無二價也故以此言於孟子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至惡能治國家此孟子又從而排之也言夫萬物之不齊等是物有貴賤好惡之情也然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其不同之有如此而子今以爲上皆同之而無二價是使天下交事而亂之也大屨與小屨同其價則人必爲之小屨而貴之而大屨豈爲之哉言此屨之大小則其他物之貴賤不言而可知矣今從許行之道者是相驅率而作詐僞者也又安能治國家焉此孟子至終而闢之以此也〇注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〇正義曰案皇甫謐曰易稱包羲氏没神農氏作是爲炎帝班固云教民耕農故號曰神農〇注褐馬衣至粗布衣也〇正義曰案説文云徧臬禨也一曰短衣也又曰袍也馬被衣也〇注古火正〇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顓頊氏之子曰犂爲祝融是爲火正故也〇注書曰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〇正義曰案孔傳云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啟禹之子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啟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〇注放勳堯名也〇正義曰案徐廣云放勳號陶唐也孔安國云堯能放上世之功化也〇注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〇正義曰案史記云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營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之無祠堂冢營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〇注魯頌閟宮之篇〇正義曰此詩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箋云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艾荆與羣舒是其解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卻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見之）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不直言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我聞夷子爲墨道者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巳豈肯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事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以爲戒也吾欲以此攻之者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夷子名也蓋儒家者曰古之治卽若愛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爲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親疎也但施愛之事先從巳親屬始耳若此何爲獨非墨道也）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親愛也夫夷子以爲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耶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愛救之故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此況之未盡達人情者也故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巳親等是爲二本故欲同其愛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上世未制禮之時壑路傍坑壑也其父母終舉而委之棄於壑也）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嘬相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其親爲獸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爲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虆梩籠臿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亦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孟子言是以爲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爲間者有頃之間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

〔疏〕墨者夷之至命之矣〇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互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而受命也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姓名也徐辟孟子弟子也言治墨家之道者夷之因孟子弟子徐辟而見孟子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正病且待病之瘥愈我以往而見之也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夷子聞孟子以爲尚病故不來見至於他日復往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

見夷子復來求見遂不得已先言於徐子曰我今則可以見矣欲不見則不得直已之道而正之儒家先王之正道則泯而不見我且見而直已之道而正彼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至是以所賤事親也此孟子以此告徐子是其直已之道而正夷子也以其夷子既以厚葬其親而尚治其墨家之道故不知以此厚其親是儒家之正道而已孟子所以反覆直而正之乃因徐子而告之曰我聞夷子治墨家之道者也夫墨者治喪不厚但以薄之是爲其道也夷子思以墨道以變易天下之化豈以薄其喪而不貴之者也然而夷子葬其父母以厚爲之則是以墨家所賤者而事父母之親喪也以其墨家賤厚而貴薄也徐子以告夷子徐子因孟子此言以告之夷子也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至施由親始此又夷子以言於徐子而以墨道爲是也乃曰儒者之道有云古之人治民若保安赤子者是言何謂之乎是則以爲恩愛之道無有差等之異也但施行恩愛之道當自父母之親爲始耳我所以厚葬其親何爲獨非以墨道也之夷子自稱已之名也徐子又以夷子此言告於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至亦必有道矣孟子又言今夷子以爲愛無差等是夷子信以爲人親愛其兄之子爲若親愛其鄰家之赤子乎然彼夷子蓋亦有所取而云耳故亦不足怪也彼夷子必謂孺子有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故云愛無差等又以古之人若保赤子爲言也蓋其赤子匍匐將入於井非赤子之罪惡也但以赤子未有知人故不忍見焉故救之耳今夷子必以此況之而遂以爲愛無差等如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同是則親兄之子必亦得將入井然後救之矣是夷子未達人情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皆使之由一本而出矣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已之親同是爲有二本也又安知先王制禮而稱人之情以爲之厚薄施於父子者不以同於兄弟行於同宗者不以行於鄰族也蓋上世於太古未制禮之時常有不葬其親者其親之死則擡舉而委棄於路傍坑壑之中他日子過之於此見其狐狸野獸食之蠅蚋飛蟲且共嘬食其子之額泚泚然出汗故眦睨而不敢詳視夫子所以有泚泚然之汗於額而出者非爲他人而慙也故如是而泚泚泚然而出於額也以其中心有所不忍其親之如是故自中心之所痛恨故發之於面目所以有泚泚然之汗出於額也蓋不忍之如是乃歸取虆梩籠臿取土而進掩之誠是其不忍其親之道也是則孝子仁人之心而掩其親亦必有道耳孟子所以言是者蓋非墨家薄葬爲非而以厚葬爲是故以直其正道矣夫以謂太古未制禮之時子有不忍其親爲獸蟲所食尚知掩之之道況今之世先王所制定其禮而可薇之墨家道而薄葬爲是而以厚葬爲非邪夷子既以能厚其親而尚不知以墨家之所薄爲非所以執此而直之使正耳徐子以告夷子至命之矣者徐子又因孟子此言而告於夷子夷子乃憮然而覺悟其已之罪故頊然爲閒曰我今受孟子之教命而不敢逆矣

孟子注疏卷五下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炎帝神農氏（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野人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野人之稱）

捆屨（音義云張作綑）

猶叩椓也（椓从木各本从手誤）

以供飲食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飲食作食飲）

當與民並耕（廖本當作常）

兼治民事耳（此本民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如此廖本考文古本作政）

故道若此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石經廖本孔本閩本同監毛本韓本然誤而）

若今馬衣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上有者字）

孟子問相冠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冠乎二字）

曰自織之與（廖本孔本韓本此下有孟子曰許子自織素與注文九字此本及閩監毛三本並脫）

孟子曰許子自織素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自上有何爲不三字○按有者是也）

織紡害於耕（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紡作紡）

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諸本同一本冶誤治）

紛紛而爲之煩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之字）

此反可耕且爲邪（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可下有得字）

不得復若三皇之道也（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得作可）

言許子不知禮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有小人之事（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石經考文古本人作民）

以羸困之路也（案音義出羸路云字亦作羸案此則宣公所見本無困之二字○按路與露古通用露羸見於古書者多矣大雅串夷載路鄭箋以瘠釋路俗人乃改瘠爲應此添困之二字其繆同也）

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九字無者是）

勞心君也勞力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心力下並有者字）

所常行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是言治其土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治土也）

猶古之火正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烈熾（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熾者而焚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熾盛者而焚燒之○按熾盛是也熾盛謂草木不謂火）

而奔走遠竄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奔走二字）

瀹濟漯（音義丁云下他合切作濕誤也案說文濕爲漯之正字乾濕字作溼作濕者乃正字非誤也丁說非詳音義挍勘記）

三過其門而不入（閩監毛本同廖本門上有家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三過其家門而不得入）

如此寧可得耕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也作乎廖本韓本無可字也作乎孔本與廖本同上有乎弗子三字考文古本無可字）

樹藝五穀（石經樹諱作植）

長幼有敘（石經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敘作序）

司徒主人（考文古本主作得）

是爲契之所教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契之教也）

放勳曰（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曰作日音義出日云丁音馹或作曰誤）

匡之直之（石經匡諱作正）

堯號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號作名案考文引堯之號也各注疏本皆無之字葢誤衍）

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岳本亦作恐宋本恐作慫閩監毛三本災恐作逆行）

然後又從而振其羸窮（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又下有復字）

德恩惠之德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加德惠也）

不易治爲已憂（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岳本考文古本易治作治易）

德盛乎巍巍乎（宋本孔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上乎作而）

當以諸夏之禮義化變蠻夷之人耳（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蠻夷作夷蠻閩監毛三本當誤言）

同其道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作則）

不能有先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上有者字）

可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可作所）

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無禮字考文古本以作似無禮字）

夏之五六月（閩監毛三本同岳本考文古本五下有月字孔本韓本作夏五六月案注疏本並有之字考文引作夏五六月當是誤脫也）

白甚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甚白也）

於聖人之坐席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於作放案音義出質放○按放是也放者今之倣字）

故不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鴃舌（依注則當作鶪鶪者伯勞也見說文）

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于作於）

博勞鳥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鳥字）

而後勸者也（閩監毛三本勸作動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後勸作殺物是也詩正義引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蓋賊害之鳥）

止喬木（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止作上）

入於幽谷（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入深谷）

戎狄是膺（音義出膺擊云丁本作應案丁本注既作應則此經必亦作應也）

言南蠻之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蠻作夷）

可使市無二價（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價作賈下同）

不相爲詐（閩監毛三本爲作僞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詐作誕）

不相欺愚小大（閩監毛三本同廖本作不欺愚小大也孔本韓本作不欺愚小民也考文古本作不相欺愚小也○按愚小謂五尺之童也考文古本得之）

謂丈尺（岳本作謂尺丈）

皆言同價故曰市無二賈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言下有其字無市字足利本無也字）

或相什百（孔本同石經相什字漫漶餘同閩監毛三本韓本百作伯）

豈肯作其細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哉上有者字）

安能治其國家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章指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子徼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萬（考文古本作方足利本作物韓本同）情謂之敦（考文引足利本敦作淳）樸是以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敘以匡之也

說在孫丑篇（閩本同監本孫上剜增公字非也毛本同監本）

文公之處（補公下當有與字監毛本亦脫）

惡得其賢（閩監本同毛本去其字）

許子子衣褐（補誤重子字監毛本不誤）

皆欲君民並耕（並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此說爲尚（此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所以亡羸困之路者（此本以作及下一字墨丁閩本如此監毛本羸作羸）

此下文之如此也（此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至舉舜而敷治焉（舉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是以其大水橫流（以上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交馳於中國之道（交下二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乃獨自憂懼之（乃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案潯陽端記有云（端地之誤閩監毛三本不誤）

稼穡種樹（種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斂曰穡也（曰上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四曰嘉匪江（補案匪監毛本並作靡）

其覆載之德（覆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其功德之大（其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急於得人而輔之耳（於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但急用心於得賢（得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至亦爲不善變矣（閩監毛三本如此十行本作至亦不爲言矣言下矣上一字墨丁）

復往求見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不直言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言下有攻字）

我聞夷子爲墨道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欲以此道（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思字）

事其親也（事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事作奉）

足以爲戒也吾欲以此攻之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上以字者字）

蓋儒家者曰古之治卽若愛赤子（蓋字卽若愛三字俱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蓋作言無者字卽作民愛作安）

親疎也（親疎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相殊也）

但施厚之事（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厚作愛）

亦愛救之（亦愛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愛作驚）

故謂之愛同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故字）

但以赤子無知（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上有此字下有非其罪惡四字孔本韓本同廖本無此字）

故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十五字）

舉而委之棄於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舉而委棄之壑中也）

狐狸食之（石經狸作貍案詩取彼狐狸釋文唐石經皆作貍）

蠅蚋姑嘬之（音義蚋作蜹張云諸本或作蝞誤也○按姑蓋謂螻蛄隋王劭說方言螻蛄字作姑見列子釋文）

蓋歸反虆梩而掩之（虆音義云或作蔂）

相共食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相作攢攢字是）

亦有道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有以也考文古本無亦字以字）

章指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元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蓋其理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六上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正義曰：此卷趙注分上卷爲之者也。此卷凡有十章：一章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二章言以道正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三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四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餐。五章言德修無小，暴慢無强。六章言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七章言道異不謀，迫斯强之，段泄已甚，關之得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八章言從善改非，坐以待旦，知而爲之，罪重於故。九章言憂世饑亂，勤以濟之，義以正之。十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取介守持。凡此十章，合上卷五章，是滕文公一篇十有五章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爲孟子欲以是爲介，故言此介得無爲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信道，故言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招之而不至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椁，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己則不往也。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爲也已。）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尺小尋大，尋者尚可枉，就小而以要其利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也。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强而後可。（强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王良不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範，法也。王良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不習於禮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驅馳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尚知羞恥，此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己自枉曲，何能正人。）

〔疏〕陳代曰至未有能直人者也○正義曰：此章言修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也。○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者，陳代，孟子弟子也，問孟子，以謂今不見諸侯，是宜若小其身然，今一往見諸侯，大則行道可以輔佐一君爲王，小則得行其道而佐君爲之霸，且記云枉一尺而直其一尋，宜若可以爲之也。尺，十寸爲尺；尋，十丈爲尋也。陳代欲孟子往見諸侯，故以此言問之。孟子曰昔齊景公田至何哉者，孟子言往日齊國景公田獵，招聘其虞人以旌旆，招聘之，如有虞人不至者，則將殺戮之。虞人，掌山澤苑囿之吏也。然而志士守其義者，常念雖死無棺槨，但沒在於溝壑之中而不恨也；勇義之士，念雖喪去其首，而且不顧也。孔子於此何取焉？蓋孔子以取非其所招而能不往者也。如此，則虞人不得其所招之禮，尚且守義，雖死而且不往應其招，如何爲之君子且以不待所招聘而往見諸侯，是何爲哉？蓋先王制招聘之禮，旌所以招其大夫者，虞人之招但以皮冠而已，今齊景公以旌招虞人，虞人守其職分，所以雖死而不往也。孟子引此，意以謂今之諸侯所以聞有能招己者，又非招己之所招而待之也，故我何往見之哉，所以不往見之也。且夫枉尺而直尋者至亦可爲與，孟子又言且夫子今以謂枉其尺而直其尋以利言之而已，如以利爲之，雖枉其尋而但直其尺而利，亦可得而爲之耳。孟子所以言之以此者，蓋謂我苟志於利，雖枉尋而直尺，我亦爲之，況子以謂枉尺而直尋乎？本其我志於分義，不肯枉道以徇利，所以不欲屈己而求見於諸侯也。以其見之諸侯，但爲之徇利者矣，故雖枉尺而直尋，不爲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孟子又引昔者晉卿趙簡子嘗使善御人王良與幸人奚乘而田，終日而不能得一禽，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天下之賤工師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能復之，或有人以嬖奚報簡子之言爲王良之賤，遂告王良，王良聞之，故請復與嬖奚乘而田，强而後可，王良强勉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言一日遂得十禽，嬖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乃天下之良善工師也，非賤者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至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趙簡子言於嬖奚曰：我使王良與女乘。於是簡子謂王良而使之，良乃不肯，遂言於簡子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我與嬖奚馳驅而田，終日而不能獲其一禽，後爲之詭而橫射之，比一朝而以能獲者十禽。且詩小雅車攻之篇有云不失其馳驅之法，而所中者應矢而死，如破矣，此君子之所射也。我今不貫習與嬖奚小人同乘，而敢也，故請辭之，不與掌乘。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至末有能直人者也，孟子引至此，乃自爲之言曰：夫王良但爲之御者，且尚能羞恥與嬖奚之射者比並，雖使王良與嬖奚比之，如得禽獸若丘陵之多，亦必不爲之比矣。今子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傲之諸侯而往見之，是何如哉？且子言此者，已失之過謬也。如枉己之正道者，未有能直其人者也，必自正己之道，然後可以直人矣，是亦揚子所謂詘道而伸身，雖天下不可爲也同意。○注招虞人以當皮冠○正義曰：經於萬章篇云萬章問孟子：招虞人何以？孟子曰：以皮冠。是其文也。○注趙簡子晉卿至工師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趙景公卒，趙鞅是爲簡子，爲晉卿，晉出公十七年卒。張華云：簡子冢在臨水界，冢上氣成樓閣。○注詩小雅車攻之篇○正義曰：此篇蓋言宣王復古也。箋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謂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注伯夷亦不屑就也○正義曰：此乃公孫丑篇末之文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孟子時人，爲縱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嘗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强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正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爲大丈夫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可以爲之大丈夫矣。）

〔疏〕景春曰至此之謂大丈夫○正義曰：此章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故妾婦以況儀衍者也。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問孟子曰：公孫衍、張儀二者，豈不誠爲大丈夫之人哉？夫二人一怒則諸侯懼之，以其能使强陵弱故也；安居處而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於是乎熄滅。景春故以此遂謂二人實爲大丈夫。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至妾婦之道，孟子荅之景春，曰：二人如此，安得爲之大丈夫乎？子未嘗學禮也。夫禮言丈夫之冠也，父則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則命之。蓋以冠者爲丈夫之事，故父命之，以責其成人之道；嫁者女子之事，故母命之，以責其爲婦之道也。以女子之適嫁，母則送之於門而戒之，女子曰：雖往女之家，必當敬其舅姑，亦必當戒慎以貞潔其己，無違尊敬夫子，以其夫在則得順其夫，夫沒則從其子，以順從無違爲正而已。固妾婦之道如此也。乃若夫之與子，在所制義，固不可以從婦矣，苟爲從婦以順爲正，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孟子所以引此妾婦而言者，蓋欲以此妾婦比之公孫衍、張儀也，以其二人非大丈夫耳。蓋以二人爲六國之亂，期合六國之君，希意導言，靡所不至，而當世之君讒毀稽詧，言無不聽，喜怒可否，勢無不行，雖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未免夫從人以順爲正者也，是則妾婦之道如此也，豈足爲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至此

之謂大丈夫孟子言能居仁道以爲天下廣大之居立禮以爲天下之正位行義以爲天下之大路得志達而爲仕則與民共行乎此不得志則退隱獨行此道而不回雖使富貴亦不足以淫其心雖貧賤亦不足以移易其行雖威武而加之亦不足屈挫其志夫是乃得謂之大丈夫也今且以公孫衍張儀但能從人而不知以此正其己是則妾婦以順爲正之道固不足以爲大丈夫者焉○注景春至熄也○正義曰云景春孟子時人經傳未詳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爲秦王之孫故曰公孫案史記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魏王所以欲貴張儀者但欲得韓地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魏必圖秦而棄儀後相衍張儀去復相秦卒犀首入相秦常佩五國之相印爲從長司馬彪曰犀首者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是也張儀者案史家本傳云張儀魏人也常事鬼谷先生後相魏而卒凡此是皆公孫衍張儀之事矣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爾）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公明儀賢者也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腯也惟辭也言惟誥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曰不亦可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出疆何爲復載質）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言仕之爲急若農夫不可不耕）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爲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爲不急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其道亦與鑽穴隙者無異）

【疏】周霄曰至鑽穴隙之類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也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問孟子曰古之君子欲爲仕乎否孟子曰仕傳曰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者此孟子荅之以爲古之君子欲爲仕也傳文有云孔子三月不得佐其君則心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也出其疆土必載贄而行贄者如所謂三帛二生一死之贄也臣所以執此而見君也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又引公明儀亦云古之人三月天時之一變如不得佐其君乃弔問之明其欲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怪此言復問之曰三月無君則弔問之不以失之大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至亦不足弔乎孟子又荅之曰夫仕者欲行其道若失其職位則如諸侯之失其國家也如此三月無君則弔豈足謂之急歟且禮有云諸侯躬耕藉田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給其粢盛稷稻夫人乃親養蠶繅絲以爲之祭服如犧牲不成肥腯稷稻無以致絜衣服又無以致備則不敢以祭社稷宗廟惟士之失位無有田祿者則亦不祭無他以其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非特不敢祭又且不敢以宴樂也如此是亦不足爲弔之急矣若公子重耳失其晉國而且稱喪人孔子失魯司寇之位亦謂之喪以至士大夫之去國必爲壇位嚮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三月而復蓋亦此意也然則士之三月無君則弔尙何以爲急乎牲殺器皿牲必殺故曰殺器皿所以覆器者也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又問孟子士之出疆必載其質是如之何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荅之曰士之進於爲仕也若農夫之於耕也夫農夫豈爲出疆而耕乃以舍去其耒耜哉此士之爲仕所以出疆亦必執其贄也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之急仕如此之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周霄又問孟子曰今之晉國亦可爲仕之國也然而未嘗聞有仕者如此之急又以仕既如此之急然而君子之難進於仕是如之何故以併問之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至鑽穴隙之類也孟子又荅之曰夫丈夫之生乃願爲之有室婦女子之生乃願爲之有家而事之其於欲慕爲人子之父母心人皆有之矣然而欲爲父母其爲室家乃不待父母之命媒妁而言之遂私鑽穴隙而相窺踰牆而擅自相從終雖得爲父母其於國中之衆人亦且皆賤之而不美矣夫古之人未嘗不欲爲之仕也然而又惡其不由其道而爲之仕所以君子難仕也如不由其道而往爲之仕者是與此鑽穴隙相窺而慕爲人子之父母之類也孟子所以終荅之周霄以此者以其士之仕猶男女之相求亦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至不得爾○正義曰蓋質之爲言至也自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所以爲質以見其君與自相質同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衆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爲甚奢泰者也）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簞笥也非其道一笥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之天下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曰不以舜爲泰也謂仕無功而虛食人者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也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餘羨者也）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悌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而賤此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彭更以爲彼志食於此亦但志食也）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孟子言祿以食功子何食乎）曰。食志。（彭更以爲當食志也）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也然而其志反欲求食則可食乎）曰。否。（彭更曰不食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曰如是則子果食功也非食其志也）

【疏】彭更問曰至食功也○正義曰此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尙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餐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彭更孟子弟子問孟子以謂車有數十乘之多從徒又有數百人之衆皆以傳食於諸侯不以爲泰甚乎傳食蓋以孟子食於諸侯車徒又食於孟子要之所食之祿皆出於諸侯之所供耳故云傳食諸侯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若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之泰子今以車徒傳食於諸侯爲之泰以其不足爲泰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又曰否不以舜爲泰而言也蓋以士之無功事於諸侯固不可虛食於諸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至皆食於子孟子又荅之曰今且以子言之如子不通功易事而相濟以有餘而補其不足則農夫有餘粟而人有受其飢女有餘布而人有受其寒子如通功易事乃可以各奉其事業則梓人成其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其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是皆得食於子矣事與功者蓋所作未成則謂之事事之成則謂之功孟子所以言之者蓋謂梓匠輪輿皆小人之功也如得以通功易事而皆得食於子況有君子之有功於道者而乃不得傳食之於諸侯乎故以下文言之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孟子又言今有人於此入於閭門之內則以孝爲仁出於鄉黨邦國之間以悌爲義是守先王仁義之道以待覺於後之學者是有功於道者也而乃不得食於子是則子何獨尊於梓匠輪輿小人之功而以輕爲仁義有功於道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者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歟彭更又以此言於孟子曰彼梓匠輪輿者是其有志將以此業而求食者也今以君子之爲於道其志亦將以爲道而求食歟彭更之意以謂士志於道

不志於食故以此疑乃問孟子也曰子何以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然以子言之則子今有食於人者是則食其有志於爲食者乎是則食其有功者乎曰食志彭更又荅之以爲有食則食其有志於求食者矣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孟子又欲排之故以此喻之言今有人於此但以毀破碎之瓦而畫地又復墁滅之是其志將以此求其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彭更以爲如此者不食之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乃言之曰如是則子非食其有志於求食者也是則食其有功者也以其毀瓦畫墁但有志而無功者而彭更不食之是則知彭更是亦食於有功者矣然則孟子志非欲傳食於諸侯而諸侯所以食之者亦以孟子有功而已矣。○注周禮攻木之工。○正義曰此蓋梁惠王下卷詳之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問宋當如齊楚何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爲一夫報仇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也不使芸者變休也）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推念執臣子之節篚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成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爲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爲君何畏齊楚之國焉）

疏 萬章問曰至齊楚雖大何畏焉○正義曰此章言修德無小暴慢無強也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萬章問孟子言宋國小國也今將欲行王者之政齊楚大國惡其行之而欲伐之則宋國當如之何而處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至此之謂也孟子荅之曰湯王居亳地與葛國爲鄰葛國之伯放縱無道而不祀先祖湯王使人問之葛伯何爲而不祀先祖乃荅之曰無以供其犧牲也牲之色純無雜色謂之犧牲湯乃使人遺賜之牛羊葛伯既受之牛羊又自食之而不祀先祖湯又使人問葛伯何爲而又不祀葛伯又曰又無以供其粢盛也湯復使亳之衆往爲葛伯耕作以助其粢盛有老弱者饋耕者之食葛伯又率已之民於路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而食之有不授與之者乃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飯餉其耕者葛伯率民殺其子而奪其黍肉故書有云葛伯仇怨其有所餉者故害之是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孟子又言爲其葛伯殺此童子而湯乃往而征伐之四海之內人皆曰湯王非貪富於天下而征葛也是爲天下一匹之夫一匹之婦復報其讎也湯始征自葛載至后來其無罰者言湯王初征自葛國始也湯之十一征而天下無敢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先征其我君之罪南面而征其君則北狄之國怨之以爲不征其我君之罪而先於彼故怨云何爲而後去其我民之望其湯之來若大旱之時人望其雲霓而雨之降也遂使歸市者得奔趨而賀易芸苗者亦得芸而不爲之休亦以湯即誅其君之有罪者而又能弔問存恤其人民故如時雨之降民皆大喜悅之書云民徯待我君之來言我君之來則我無誅罰矣一說云十一征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者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有攸不惟臣至取其殘而已矣此皆逸書之文也言殷之民有所征之則無不惟念臣服之節故武王東征而綏無其士女則爲之士女皆以箱篚盛其玄黃之帛以昭明我之周王見休美惟臣皆得就附于大邑周家也故其君子實則玄黃之帛以迎其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是各從其類也武王之師衆中有君子有小人故商民有君子有小人迎之者也言武王所拯救殷民於水火之中獨取伐其殘賊其民者也今據書乃曰昭我周王而此乃曰紹我周王蓋紹者繼也民皆以玄黃之帛盛於篚而隨武王之師後而繼送之也蓋周王者即武王也然必以玄黃於篚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武王能革殷之否而泰之是能如天地以覆載以養民者也必言士女者以其武王所綏不特匹夫匹婦而已雖未冠之士未笄之女亦且綏之故曰綏厥士女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此古之太誓篇之文也言太誓有云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於是殺伐之功用張行之故比于湯王伐桀之時又有以光于前代也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至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於此乃曰今宋國不行王者之政故云齊楚惡而伐之爾如宋國苟能行其王者之政則四海之內人皆舉首引領而望之欲以爲之君也齊楚二國雖大然何畏之有○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正義曰案地理志云葛今梁國寧陵有葛鄉裴駰亦引之而證史記亳都亦在梁國故云爲鄰書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孔安國云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言伐始於葛也書於是乎作湯征今尚書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孔傳云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曰奚獨後予者蓋怨者之辭也○注從有攸下至殘賊也○正義曰云篚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者禮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是帛也鄭司農云三染謂之纁此亦周禮鍾氏有三入爲纁故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不勝宋臣）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傅之使楚人自傅相之邪）曰。使齊人傅之。（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言使一齊人傅相衆楚人咻之者讙也如此雖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如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者也）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

疏 孟子謂戴不勝至如宋王何○正義曰此章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之類也孟子謂戴不勝曰至亦不可得矣不勝宋王之臣也姓戴名不勝孟子謂之曰子今欲子之宋王爲善歟我今明言而告子且假喻今有楚國之大夫於此欲使其子學齊人之言則當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不勝荅之以爲當使齊人傅相之孟子又言如使一齊人傅相其子之言而衆楚人皆咻讙之雖日加鞭撻其子而求爲齊言也不可得已如引其子置之閭巷之間數年之久雖日加鞭撻而求其子爲楚言亦不可得已子謂薛居州善士也

至如宋王何孟子又言今不勝謂薛居州善士者也使之居於宋王之所如在宋王之所者長幼卑尊皆如薛居州善士者也則宋王誰與爲不善也如在宋王之左右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之善者也則宋王誰能與爲善今以一薛居州獨佐於宋王爲善其能如宋王何無他以其一人之寡不能勝其衆也故孟子所以齊人楚人而比喻之也薛居州宋國之善上者也

孟子注疏卷六上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請見孟子（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見字）

故招之而不至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不至也）

何爲也已（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已字）

尺小尋者倘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其利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者倘作大不無其字案音義出要利則無其字是也）

僞子幸臣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吾爲之範我馳驅（音義範我或作范氏案後漢書班固傳注引孟子正作范氏文選注同今亦誤改爲範我○按范氏見左傳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賜氏曰御龍晉范氏其後也李善引括地圖即此事但孔甲譌爲禹耳孟子作范氏爲長範我乃淺人所改）

不習於禮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一發貫臧（足利本臧作機音義出貫臧作機非○按臧即今五臟字徂浪切一發貫臧應矢而死所謂貫心死疾爲上殺也孫宣公云臧如字非也）

尚知羞恥此射者（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羞恥作恥羞）

而見之乎（閩監毛三本孔本足利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章指言修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亦不屑就也

招虞人以當皮冠（以當誤倒閩監毛三本不誤）

當以義正君（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正作匡）

乃可以爲之大丈夫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乃可謂大丈夫案爲字無理）

▲章指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考文古本作相）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況儀衍而不得爾（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爾字）

言古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而字）

猶喪人曰（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曰作也案也是）

周霄曰我晉人也（考文古本上有故字）

君子何爲難仕（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重若此二字重者是）

如不由其道亦與鑽穴隙者無異（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道上有正字亦作是無作何）

▲章指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考文古本作求）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故弗爲也

爲甚奢泰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無者字孔本者也作乎）

非其道（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非以其道）

子以舜受堯之天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謂仕無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亦作仕廖本仕作士孔本韓本同下有事字考文古本亦有事字）

是其四餘羨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四下有者字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是其四者羨餘也案閩監毛三本誤）

悌悌順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悌作順也二字）

彭更以爲彼志食於（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食於作於食案三本誤）

畫墁（音義云張武安切與謾同○按謾必誤字謾者欺也於此文理不順依注云墁滅則當云與槾同集韻鏝槾墁三字同也墁乃槾之俗）

然而其意（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意作志）

則可食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可作子）

則子果食功也非食其志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無非食其志也五字韓本考文古本與廖本同無則字）

▲章指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餐

尚書逸篇文（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書尚書逸篇也）

言湯伐葛伯（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言湯所以伐殺葛伯）

爲一夫報仇也（閩監本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毛本誤作匹夫執仇也考文古本與毛本同匹作）

北狄怨（廖本狄作夷）

自葛始也（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岳本廖本孔本自作從）

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閩監毛三本同岳本下再下有出字廖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再十一者湯再出征十一國孔本與廖本同無出字）

民曰待我君來（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重君字）

有攸不惟臣（按各舊本經注及各本注疏皆作惟疏云惟念臣服之節固不誤也朱子集注本譌作爲臣不可不正）

篚厥元黃（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篚作匪案音義出匪厥丁云義當作篚此作匪古字借用則作匪是也下同○按據說文匚部匪似竹篋引周書實元黃于匪非借用乃正字也竹部篚訓車笭也）

救民於水火之中（音義救字或作捄）

皆尚書逸篇之文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以成其類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成作迎）

太誓曰（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太作大注太泰同）

侵紂之疆界（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侵于之疆四字）

以張殺伐之功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殺伐作伐殺）

皆古泰誓也（孔本脫也字）

何畏齊楚之國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國二字）

▲章指言修德無小暴慢無强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末由也已

實則元黃之帛（則實誤倒閩監毛本不誤）

當使齊人傅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邪字）

衆楚人咻之（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衆楚作楚衆）

嚾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讙也案音義出嚾也丁云字譁讙同則作讙非也）

如使在王所者（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如誤即）

則王誰與爲不善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章指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

孟子注疏卷六上挍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六下

滕文公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古者不爲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善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窘則可以見之）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瞯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荅恐其便荅拜使人也孔子瞯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之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疏〕公孫丑問曰至可知已矣○正義曰此章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瞯亡得其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公孫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丑怪孟子不見諸侯故問之曰不見諸侯其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至可知已矣孟子荅之公孫丑言古之不爲臣者不肯見不義而贅富貴者也如段干木踰垣牆而避魏文侯於外泄柳閉門而拒魯繆公於內然皆不見之者是皆文侯繆公而就見已甚迫切斯可以見矣然干木泄柳且不見之耳陽貨欲願見於孔子而畏孔子惡已之無禮而不見之意已謂已爲大夫而有遺賜孔子但爲之士彼不得受其遺賜於其家則必往謝已門故陽貨視孔子不在遂饋送孔子蒸豚之禮然而孔子至後亦以視陽貨不在乃往其門而拜謝之故當是之時陽貨豈先不得見孔子以其不合視孔子不在乃饋蒸豚之孔子所以不欲見亦復其亡而往謝之也蒸豚熟豚也曾子又有云脅肩諂笑竦縮其身強容而笑者其勞苦有甚於夏之五六月而灌園也治畦曰灌園也子路有云未合其志而與之言觀其色赧赧然面赤而心不正者非我之所知也由子路自稱名也孟子曰由此數者觀之則君子之所養以義可得而知矣蓋就此數者論之孟子必荅孫丑以此者則孟子不見諸侯是亦分也義也孫丑乃不知之奈之何哉今且以孟子不見諸侯必以段干泄柳爲言者蓋謂魏文魯繆二君欲見此二子如此之迫切而二子尚不見之而況已往自見諸侯哉必以陽貨爲此言者蓋謂孔子不見陽貨者乃陽貨自取之爾今已之不見諸侯者亦以諸侯不禮於我矣必以曾子所謂而言者蓋謂已如往見諸侯亦是脅肩諂笑者也必以子路所謂而言者蓋謂已如就見諸侯亦是未同而觀其色赧赧然之人也此孟子所以執此而喻其意於公孫丑也說文云畦菜畦也是知即園也○注論語曰饋孔子豚○正義曰案孔安國傳云陽貨欲使孔子往謝故遺孔子豚陽貨陽虎也名虎字貨爲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豚豕之小者故論語於陽貨篇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寶而迷邦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凡此是其事也○注子路剛直○正義曰案孔子弟子列傳云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是爲剛直也後死於衛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爲喻知攘之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疏〕戴盈之曰至何待來年○正義曰此章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爲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速然後可也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戴盈之即戴不勝字盈之也爲宋國之大夫問於孟子曰欲使宋君去關市之征稅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取之以待來年然後盡去之如之何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至何待來年孟子以此比喻之以荅盈之之言非也言今有人日日攘取其鄰家之雞者或有人告之曰此攘雞乃小人盜賊之道非君子大公至正之道也乃曰請損之但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止而勿攘今子如知宋君取關市之稅爲非義若此攘雞之非道斯可速而止之耳何可待來年然後已乎此孟子所以告之是耳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公都子孟子弟子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孟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爲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治亂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埤下者於樹上爲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爲窟穴而處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尚書逸篇之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也洪大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爲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爲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爲園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邪僞之說爲姦寇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謂羿桀之時也）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書尚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續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綱紀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擯議於世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爲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吾爲此懼閑先聖

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爲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說與上篇同）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此詩已見上篇說）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是周公所欲伐擊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故曰聖人之徒也）

【疏】孟子曰予豈好辯哉至聖人之徒也○正義曰此章言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也公都子問孟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與楊墨之徒爭辯故問是何如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荅之曰我豈好與彼爭辯之哉但欲正人心不得已而用辯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至上者爲營窟孟子言天下之生民以來至于今以久矣其間一治一亂甚多當堯之時水逆勢而流行氾濫濁於中國蛇龍由是居處於其間民亦無所安其居處以至居於埤下者乃於樹上爲巢如鳥之居於巢也居於高原之上者乃鑿爲穴窟而處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至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言尚書逸篇之文云洚水警余我此蓋舜言故稱余余我也孟子引之故自解之洚水言洚水則洪大之水也故舜使禹治其洪水禹乃掘地因其勢順而流注之海又驅遣蛇龍而放之菹菹澤生草之所也於是水從地中流行故不氾逆所謂導江導淮導河導入漢之水是禹之治也危險艱阻既以遠去而無氾濫之患鳥獸之害人者遂消滅然後人皆得平坦之地而居之所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爲巢營窟之難於是免矣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至及紂之身又至咸以正無缺者孟子言自堯舜既沒之後聖人所行之道衰微暴虐之君更興乃毀壞民之宮室以爲之汙池而民皆無所安居休息又棄五穀之田以爲之園囿而恣遊傲乃使民不得衣食於是民有飢寒其小人皆放辟邪侈作邪僞之說爲姦寇之行又作圃囿汙池於是草木沛澤茂盛而禽獸至衆及紂之世又爲大亂周公乃輔相武王誅伐其紂又伐奄國終始三年討戮殘賊之君乃驅逐飛廉諛臣於海隅之地而戮殺之遂滅與紂共爲亂之國者有五十國然後驅遣其虎豹犀象之野獸而遠去之天下之人已皆大悅而歸武王書所謂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是斯之謂歟蓋言大明文王剏始之謀謨大纘集武王之功烈佑開後人皆以正道行之故無虧缺也後人是謂成王康王在後者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至其惟春秋乎孟子又言至周世之道衰於是微滅邪說暴行之人又有起作於是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惟孔子於此時乃恐懼正道遂滅而害人正心故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之經蓋春秋者乃設素王之道皆天子之事迹也孔子云知我正王綱者其惟以春秋知我矣罪我以謂迷亂天下者其亦惟以春秋罪我矣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至是禽獸也孟子又言自孔子之後聖王無有興作於其間諸侯乃放恣爲亂布衣之處士乃橫議而遊說於諸侯於是楊朱墨翟偏蔽之言盈滿於天下天下之言者不歸從楊朱之爲已則歸從墨翟之兼愛以其爲已之言行是使天下無其君也兼愛之言行是使天下無其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之類也非人也公明儀曰至率獸而食人也孟子又引昔公明儀有云君之庖廚乃多有其肥肉棧廐之中多養其肥馬而下民以有飢餓之顏色郊野之間以有餓死之辜者如此是國君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至吾爲此懼又至吾言矣孟子又言楊墨自爲兼愛之道不熄滅則孔子之正道不著明是邪說欺誣其民而充溢掩其仁義之道也仁義既以邪說充塞而掩之則不持卒獸食人而人亦將自相食也孟子故言我爲此恐懼乃欲防閑衛其先聖之正道而排斥拒其楊墨放逐其淫辭使邪說者不得與作於其間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此蓋說在上篇此更不說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皆孟子言至於此又復自堯至於孔子再詳揔說之也言往者自舜使禹抑治其水而天下於是乎得平安至周公相武王兼征夷狄驅逐暴亂而人民於是乎得寧靜以至孔子作成春秋而褒貶著而亂臣賊子於是乎恐懼之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說在上篇詳矣孟子言如是則無父無君者是周公所欲膺擊而伐之也我今亦欲正其人心息滅其邪說距止其險陂之行放逐其淫辭以奉承禹周公孔子三聖者豈我好與楊墨之辯哉是我不得已故當與之爭辯也然而能言距止楊墨之道者是亦爲聖人之徒黨也故曰我亦欲正人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注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至消盡也正義曰禹通九州者蓋始自堯所都冀州而起遂從東南通于兗州兗州既達又東南通於青州青州既達又從南通於徐州徐州既達又南通於楊州楊州既達又西通於荊州荊州既達又從荊而北通於豫州豫州既達又從豫而西通於梁州梁州既達又從梁而北通於雍州雍州既達於是又通乎冀州冀州乃帝都也凡此是皆禹通之耳○注奄東方無道國至王來自奄正義曰案鄭玄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裴駰亦引而證史記云伐奄者孔安國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國又叛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而徙其君五月自奄還至鎬京是王自奄也云飛廉紂諛臣案史記云飛廉乃顓頊之苗裔也飛廉善走其子惡來惡來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是矣舜放四罪所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凡此是也○注禹稷胼胝周公仰思仲尼皇皇正義曰經云禹稷手足胼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揚雄云仲尼皇皇是也凡此蓋言皆能勤於爲生民耳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餓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蚯蚓之蟲也充滿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纑以易食宅耳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纑故云辟纑）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爲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竊於陵也）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鵝而非之己仲子也頻顣不悅曰安用是鶃鶃者爲乎）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異日母食以鵝不知是前所頻顣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鶃鶃之肉也仲子出[illegible]類乎如蚓[illegible]比諸巨擘而已）

【疏】[illegible]激濁不可[illegible]見者匡章[illegible]曰陳仲子[illegible]之地三日[illegible]無見井里[illegible]匍往而取[illegible]所見而不言仲子之至如此之甚尚不肯苟求於人是所謂豈不誠廉潔之士哉孟子曰於齊國之士至下飲黃泉孟子荅之以謂於齊國之衆士中吾必以陳仲子但如指中之大者耳雖然大指又安能爲廉潔之士哉如充滿其仲子之操守則必似蚯蚓而後可行也故蚓但上食其槁壤之土下飲其黃泉之水是謂極廉矣今仲子所居處之屋且以爲土伯

夷之所築而居之歟抑亦即盜跖爲利者之所築而居歟仲子所貪之粟米且以伯夷之所種而食歟抑亦即爲盜跖者之所種而食歟故孟子以此問之匡章乃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然孟子必以伯夷言之又必以盜跖言之者蓋謂伯夷之清最爲潔者盜跖最爲貪利者而仲子必不能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也但亦盜跖所築樹而居食之也豈足謂之廉士哉故曰是未可知也以其但亦盜跖所築樹也殆未可得而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匡章又言於孟子曰此何傷於仲子爲廉哉言雖盜跖之徒而築樹之而仲子所居食之亦不足傷害仲子爲廉潔之士矣以其彼仲子親織其草屨妻緝績其麻以更易室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至蚓而後可充其操者也孟子又言仲子者乃齊國世卿大夫之家也其仲子之兄名戴者食采於蓋之邑祿受萬鍾之秩仲子乃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以兄所居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遂逃避其兄離去其母而自處於於陵於陵齊之別邑也異日歸省其母見有饋遺其兄之生鵝者乃頻顣不悅而言曰安用是鶃鶃者爲饋哉又至異日其仲子之母乃殺此鵝與仲子而食之其仲子之兄自外而歸至見仲子食此鵝肉乃疾告之曰此是前日所饋我鶃鶃者之肉也仲子覺爲鵝肉出門外哇而吐之以其母所殺之食而且不食乃食於妻子所辟纑而易所食而食之以兄所居之屋而且不居乃以於陵之人所居之屋而居之如此尚何能充爲人之類乎若仲子者但如蚓之性然後可充其所操也孟子意謂仲子之廉以此是不足爲廉者矣人安可得而法之邪匡章子所以言仲子爲廉士者以其欲則法之宜孟子以是言而比喻巨擘蚯蚓之類而排拒之也巨擘大指也○注緝績其麻曰辟練麻曰纑○正義曰釋名云辟分辟也纑布纑也是知爲緝績練麻也○注食采於蓋○正義曰蓋齊之下邑也公孫丑之篇亦有說焉

孟子注疏卷六下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閉門而不納（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納作内案音義出不内作内是也）

有好善之心（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善作義）

陽貨矙孔子之亡也（音義矙或作瞰○按依說文則闞是正字）

▲章指言道異不謀迫斯强之段泄巳甚矙亡得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足利本無赧然以下九字）

公孫問曰（閩本同監毛二本孫下有丑字）

孟子必荅孫丑以此者（閩本同監毛二本孫上有公字下孫丑乃不知之同）

章指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爲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自新（孔本新作心非）速然後可也

孟子弟子（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言孟子（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廖本孔本無孟字）

生民以來也（孔本脫民字）

迭有治亂（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治亂作亂治）

埤下者（毛本埤作卑案音義出埤作卑非也）

尚書逸篇之水逆行（閩本之作文監毛本之水作水之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也）

故曰洚水也洪大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作故洚水洪水也岳本廖本孔本韓本無上也字）

謂澤有草爲菹（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草下有者字）

水流行於地而去之（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也）

故作邪僞之說（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邪作詐）

誅紂伐奄（考文古本誅作討）

大纘承天光烈（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天誤夫）

皆行正道無虧鈇也（岳本正作王鈇諸本作鈌）

懼正道遂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正作王）

謂我正綱紀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綱紀作王綱）

無尊異君父之義（廖本異作卑足利本同廖本無之字）

而以攢議於世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攢作横足利本作縱横）

野有餓莩（音義莩或作芟或作殍孔本作芟蓋采用或本莩殍已見於廣韻）

此率獸而食人也（廖本考文古本獸上有禽字）

距詖行（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距險詖之行）

故曰聖人之徒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七字）

▲章指言夫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駢蹟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汙聖賢若此（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是）豈得不辯也

我亦欲正人（下脫心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還至縞京（閩本同監毛本縞作鎬）

練其麻曰纑故云辟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其字故云辟纑四字考文古本引故云辟纑云無此四字○按練其麻當作湅麻縷說文曰纑布縷也）

竄於於陵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已頻顣曰（音義頻亦作顰案文選注引孟子曰顰蹙而言正作顰字）

鵝鳴聲（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聲上有之字○按丁氏五歷切與鵝鳴聲不相似蓋孟子書本作兒如今人之讀小兒與鶃聲略相近也俗人加鳥作鶃則爲說文六鶃字）

是以孟子喻以丘蚓而比諸巨擘而已（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注）

▲章指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以（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皆無以字）常法是以孟子喻以丘蚓比諸巨擘也

至自有見者（自目之誤閩監毛三本不誤今據改）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七上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八章）

趙氏注　孫奭疏

（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以爲黃帝之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圓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名篇）

〔疏〕正義曰前章首論滕文公問以古道故以滕文公爲篇題次於公孫從問政謂其爲政莫大於反古也然則此篇孟子首言離婁之明故以目爲篇題次於滕文公問以古道是亦反古道者莫大乎明也遂次滕文公之篇所以揭離婁爲此篇之題此篇凡六十章趙氏分之以爲上下卷此卷只有二十八章而已一章言離有巧智猶須法度二章言法則堯舜鑒戒桀紂三章言安仁在於爲仁惡弗去則患及其身四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諸身責己之道也五章言天下國家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六章言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充四海七章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無敵八章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九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十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十一章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十二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十三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十四章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者十五章言知人之道十六章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十七章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十八章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十九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二十章言小人爲政不足間非君正國定下不邪侈二十一章言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二十二章言言出於身不惟其責則易之矣二十三章言人患在爲師二十四章言尊師重道二十五章言餔啜沈浮君子不與二十六章言無後不可二十七章言仁義之本在孝悌二十八章言天下之富貴不若得意於親其餘三十二章分在下卷不無叙焉○注離婁至題篇○正義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崐崘之山南望而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蓋其人也離朱即離婁也論語第七篇首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其旨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貟。（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爲後世之法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貟平直。不可勝用也。（盡己目力續以其四者方貟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音須律而正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網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汝無然沓沓）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但爲非義非禮背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爲之事使君爲敬謂行堯舜之仁是爲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勉之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爲賊其君也故有恭敬賊三者之善）

〔疏〕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正義曰此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固由先王禮義爲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貟者公輸子魯班魯之巧匠也孟子謂離婁雖明足以察秋毫之末公輸子其性雖巧然不以規矩之度不能成其方貟之器規所以貟也言物之貟者皆由規之所出也矩所以方也言物之方者皆由矩之所出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者師曠樂官名也孟子又謂師曠其耳雖聰善能聽音然不得六律以和之固不能正其五音也六律五音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是六律也宮商角徵羽是五音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堯舜二帝唐虞之盛者也然而不以仁政而施之於天下故不能平治天下而享無爲之功矣以其天下平治由仁政之施也如物之方貟必自規矩之所出五音之正由六律以和之者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者孟子言今之人君雖有仁人不忍之心又有仁聲而遠聞四方然而民皆不得霑被其恩澤不可爲後世之所法者以其不行古先王之道而治之也無他蓋以先王之道有恩澤足以被民其法可爲後世取象故也苟不行先王之道雖有仁心仁聞亦若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堯舜之道不得以規矩六律仁政爲之亦無如之何也已矣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者此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復言之者也徒善不足以爲政蓋謂雖有先王之道而爲之善然而人不能用而行之是徒善不足以爲政也徒法不能以自行蓋謂雖有規矩六律之法然而人不能因而用之是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以其規矩六律之法不能自行之必待人而用之然後能成其方貟正其五音也堯舜之道自不足以爲之政必待人而行之然後能平治天下而爲法於後世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道而過者未之有也者孟子引大雅假樂之篇文而云也蓋謂不愆違不忘去其故舊典章皆循而用之未有過失者也故復言之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典章者即先王之法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貟平直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既竭己目力而視續以規矩準繩而爲方貟平直故其用之不可勝極也蓋規所以能貟矩所以能方準所以能平繩所以能直故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盡其耳力而聽之又續以六律而正五音故其用亦不可勝極也蓋六律所以正五音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能盡心之所思慮續以施其不忍人之政則仁恩德澤足以覆蓋於天下矣無他以其仁恩廣大矣故云覆天下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者孟子言至於此又所以復言之者也蓋譬言人之欲爲高者必因其丘陵而爲之也爲下者必因其川澤而爲之耳無他以其丘陵之山其本高矣川澤之地其本下矣言爲政於天下者而不因先王之道爲之豈足謂之智者乎言不可謂之智矣以其先王之道是爲之所本焉故智足以有知苟爲政而不知以先王之道爲本豈謂之智乎大抵孟子言規矩準繩六律者皆譬爲政而言也抑亦知孟子長於譬喻者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者孟子於此舉其譬喻乃曰是以惟仁者之君宜其處高位爲尊也不仁之君而處高位是其處高位而播揚其惡於人民之衆矣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者孟子言上之爲君無道術以表率其下下之爲臣無法度以守其職朝廷之士皆不信其道德百工之作皆不信其度量君子之人以之觸義之所其小人之人以之犯冒其刑憲然而如此而國尚存而不亡者以其僥倖得存焉必云幸也蓋少有存者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者孟子言至此所以復言之也故云城郭頹壞而不完兵甲之器少此非爲國之災害也田野荒蕪而不開辟貨財竭盡而無貯聚此非爲國之害也然而上之爲君無禮法以檢制下之爲人臣不學法度以守職賊民相殺戮以之興起是則國之喪亡俱在朝夕無復有日矣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者自天之方蹶至泄泄猶沓沓也是詩大雅板之篇詩也自事君至沓沓也是孟子自解上云沓沓之義也其詩蓋言王者方動而爲非爲之臣者無更沓沓但復爲非禮義以事其王者也故曰天之

（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蹶動也天謂王者也泄泄則沓沓是也孟子復自解之言事君以無義之事事之其進退無禮簡其言則非先王之道而爲言者是若沓沓者也以其當匡正其君不可復長君之惡耳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者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又復言之者也故云君之有難惡當責之以善能責君難惡以爲之善是爲恭臣恭其君也陳之以善事而閉其君之邪心是謂敬其君者也如不責君之難不陳善而閉君之邪而乃曰我君不能行善因不諫正之者是謂殘賊其君者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注公輸子至規矩也○正義曰案淮南子云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王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工作爲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是公輸即魯般也或云是魯昭公之子也○注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至羽也○正義曰案呂氏春秋云晉平公鑄鍾使工聽之皆以爲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竊爲恥之至師涓果知鍾之不調是師曠善聽爲晉平公之樂師也云六律陽律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案律厤志云呂不韋春秋言黃鍾之宮律之本也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淮南王安延致儒生博士亦爲律呂云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位在子大蔟其數七十二姑洗之數六十四蕤賓之數五十七夷則之數五十一無射之數四十五以黃鍾大蔟爲商姑洗爲角角生應鍾不比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大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其爲音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五日以當一歲之日故律之數天地之道也凡此則以律正五音之謂也○注詩大雅假樂之篇○正義曰箋云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舊典謂周公之禮法也○注詩大雅板之篇○正義曰箋云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更變先王之道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意）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之爲君臣道備）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流于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謚之也謚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矣以前代善惡爲明鏡也欲使周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疏】孟子曰規矩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法則堯舜鑒戒桀紂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者孟子言規矩之度其爲方員之至者也謂之至者以其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聖人是爲人倫之至者亦然人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者孟子言凡欲爲人君者當盡其爲君之道也凡欲爲人臣者當盡其爲臣之道也此二者在皆則法堯舜而已矣以堯舜所爲君臣之道備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言爲人臣者如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不尊敬其君者也爲人君者如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殘賊其民者也舜所以事堯者盡其義之道也堯之所以治民者盡其仁之道也義所以敬其君者也仁所以愛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者孟子言孔子有曰道有二是仁與不仁爲二而已暴虐其民以至於甚則身必爲下之所殺而國必喪亡矣不至於極甚則身必危難而國必滅削謚之曰幽厲之君既謚爲幽厲以章惡於後世雖有孝子慈孫所出亦不能改此謚也厲王但止於流彘幽王滅於戲是謂身危國削矣如身弒國亡而孟子不止歸於人名者以其被所殺戮國已喪亡足以章其惡固不待爲謚而彰之矣如桀紂者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者蓋詩大雅蕩之篇文也其詩已謂殷之世所以鑒視在近而不遠者以其即在夏后之世是也以其前代善惡足以爲明鏡而可鑒也孟子所以云此之謂也者蓋欲使周之時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注堯舜之爲君臣道備○正義曰書云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蓋爲君之道盡於此矣是君道之備也舜自元德升聞以之事堯而愼徽五典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其後坐常見堯於牆食常見堯於羹蓋爲臣道盡於此矣是臣之道備也○注桀紂幽厲○正義案史記本紀云桀爲虐政淫荒湯伐之於是桀敗於有娀之墟湯王乃改正朔易服色是爲湯王爲殷之始王又云紂資辨捷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醢九侯脯鄂侯武王東伐至于盟津伐紂紂兵敗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殷民大悅武王於是爲天子以爲天子以爲周之王又云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之於是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韋昭曰彘晉地也漢爲縣屬河東今曰永安是也厲王終死于彘於是太子靜即位是爲宣王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以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乃爲燧火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燧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不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于紂二十九王凡四百九十六年自武滅紂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注詩大雅蕩之篇○正義曰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何以不用爲之戒孟子於此所以引之以戒其時之君臣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而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强酒。（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强酒則必醉也喻惡亡而樂不仁也【疏】孟子曰三代至强酒○正義曰此章言一人所以安莫若爲仁惡而弗去患必及身自上達下而其道一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者孟子言夏商周三代之王其所以得天下也以其皆以仁存心爲政於天下而得之也三代之中其有以失天下者以其不仁故失之也以至公侯之國所以有廢而不興有興而不廢者亦如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也以其皆在於仁道而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者孟子言爲天子不爲仁則不能安其四海諸侯不爲仁則不能安其社稷卿大夫不爲仁則不能安其宗廟士庶人不爲仁則不能安其四體四體身之四肢也天子守四海諸侯守社稷卿大夫守宗廟士庶人守其身故各因其所守而言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疾惡其死亡而以樂爲不仁是若惡其醉酒而以强飲其酒耳亦論語孔子謂惡過而居下之意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反其仁己仁獨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反其敬己敬獨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同【疏】孟子曰至自求多福○正義曰此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於身是爲責己之道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至而天下歸之者孟子言愛人而人不親之必吾仁有所未至也故當反己責之治其人而人不治者必吾之智有所未盡也故當反己而責之也禮接於人而人不以禮報荅之必吾之敬有所未至也故當反己而責之也凡所行有不得於人者皆當反求諸己而已以其身之所有未至也故當自反而責之蓋以身先自治而正之則天下之人皆歸之而服其德也如顏淵克己而天下歸仁焉是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已說於上篇此固不說）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恒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爲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爲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爲本也是則本正則立本傾則路固在所敬愼而已【疏】孟子曰至本在身○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路也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者孟子言人之所常言皆曰天下國家也天子有天下公侯有國大夫有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者言天下之根本獨在於公侯爲之根本也公侯之根本又在卿大夫爲之根本也卿大夫之根本抑又在於私身爲之根本也如大學有云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必先修其身此

其意也云天下國家者天子有天下謂之天下諸侯有國謂之國然有國者不可以稱天下者或可以稱國故諸侯謂之邦國天子謂之王國國家文從或又從國爲其或之也故國之也至於家則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不通稱之矣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爲君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也）【疏】孟子曰至溢乎四海○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傾心思慕向善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者巨室喻卿大夫之家也孟子言爲政於天下易而不難也但不得罪於卿大夫之家也以其卿大夫之家以上則近君而君所待以輔弼以道則近民而民待以視效故君之言勤其是非可得而刺也國之政令其得失可得而議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君民之從違而係之也故爲君不得罪於卿大夫則爲政可以行天下矣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者言卿大夫之所思慕也一國亦隨而思慕之一國所思慕則天下亦隨而思慕之故沛然大洽其上之德教可以充溢乎四海如東注之水沛然流溢乎四海也此言四海猶中國則謂之天下夷狄則謂之四海耳孟子之意蓋欲當時國君爲政直其道正其心使卿大夫慕之而不去則遠近雖異方莫不均慕之此德教所以溢乎四海亦如傳云大夫者近者視而倣之遠者望而倣之蓋其意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爲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强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爲强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爲婚）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今小國以大國爲師學法度焉而恥受命教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差之故七年）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祼鬯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爲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其爲國誰能違仁而無敵於天下也）【疏】孟子曰天下有道至逝不以濯○正義曰此章言遭衰逢亂屈伏强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者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小德樂爲大德小賢樂爲大賢故小德役服大德小賢役服大賢以其德之得於己者有多少故有大德小德以其賢之賢於人也有遠近故有大賢小賢天下有道則論德而定位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而亂則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强國以其力有小大勢有强弱故有小有大有弱有强天下無道則力勝德勢勝賢故小役大弱役强言二者皆天使然也順其天者故存逆其天者故亡以其所遭之時然也故當順而不當逆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者孟子引齊景公謂諸侯既不能以令制鄰國又不能受命以制於鄰國是自絕於交通朝聘之事也於是景公泣涕以女事於吳是時吳爲强大也故女於吳此乃小役大弱役强者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者言今也爲之小國者既以師其大國而恥羞受大國之命焉如此是若爲之弟子者以羞恥受教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者言如恥受命於大國莫若師法文王也如師法文王則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不過七年必能爲政行於天下矣以言其時之易也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者此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言其天命靡常惟德是親之意也其詩言商王之子孫雖相附麗而不足以爲强雖數至億而不足以爲衆至文王膺受上天之駿命而商之孫子乃爲君侯於周之九服中然爲君處服于周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親也不特商之子孫如此其爲殷之侯者爲壯美之士亦莫不執祼鬯之禮而皆助祭於周之京師也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者言孔子有曰爲仁者不可爲衆而當之也夫國君能好仁則天下無敵與之敵也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者言今也欲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爲之是若持其熱物而不以濯也濯者以水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蓋詩之大雅桑柔之篇文也孟子於此所以引之蓋謂詩有云言誰能持其熱物往而不以水濯手也以其執熱須濯手於水也如欲無敵於天下必須爲仁也○注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至爲婚○正義曰云景謚也者案史記云靈王十六年齊莊公母弟杵臼立是爲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卒謚曰景地近荊蠻故注云蠻夷也注詩大雅至無當也正義曰箋云麗數也于於也言商之子孫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中言衆之不如德也九服案周禮九服云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人也毛注云殷士殷侯也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鄭云祼謂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也瓚如槃大五升口徑八寸深二寸其柄用圭是也注詩大雅桑柔之篇正義曰箋云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亦猶治國之道當用其賢人者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爲危者反以爲安必以惡見亡而樂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人先自爲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爲可毀壞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以見上篇說同）【疏】孟子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也孟子曰不仁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者孟子言不仁之人可與言哉言不可與之言也以其不仁之人以危爲之安以菑爲之利樂行其所以亡者也如不仁而可以與言議以其能從諫從善也如此則何有亡國敗家者哉言不能亡國敗家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至自取之也者孟子言有孺子歌詠曰滄浪之水清兮則可以洗濯我之纓滄浪之水渾濁兮則可以洗濯我之足以其纓在上人之所貴水清而濯纓則清者人之所貴也足在下人之所賤水濁而濯足則濁者人之所賤也孔子曰小子當聽之清斯濯其纓濁斯濯其足貴賤人所自取之也孺子童稚也小子則孔子稱弟子也清斯喻仁濁斯喻不仁言仁與不仁見貴賤亦如此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者孟子言夫人苟自爲可侮之事然後人從其事而侮慢之家自爲可毀蕭之事而後人從而毀蕭之國必自爲可誅戮之事而人然後從而誅戮之斯亦自取之謂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已說在上篇○注云如臨深淵戰戰恐懼也○正義曰此蓋詩之小雅小旻之篇文也注云戰戰恐懼也趙氏放之而已

孟子注疏卷七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離婁者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者作乃孔本韓本無者字

蓋以爲黃帝之時人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無之字孔本韓本作黃帝時人也

乃成方圓　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考文古本圓作員

故以名篇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名作題

大蔟　孔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作大簇誤

黃鍾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乃可爲後世之法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無之字孔本考文古本無世之二字韓本足利本無之字也字）

假樂之篇（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假作嘉音義出嘉樂）

未聞有過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續以其四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可得而審知（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審知作知審）

羅於密網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網作罔）

兵甲不多（音義出甲兵云丁或作鉀案據音義則此經兵甲舊作甲兵）

言天方動汝無然沓沓（廖本汝作女閩監毛三本然作敢孔本韓本汝作女然作敢音義出動女）

背先王之道（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背下有棄字）

使君爲敬（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爲敬作勉之是也）

是勉之爲敬（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勉之作爲敬是也案爲敬勉之四字十行本並在行末前後行互換因而致誤）

故有恭敬賊三者之善（閩監毛三本善作義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九字）

▲章指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國由先王禮義爲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故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

觸義之所其（補案其字監毛本並作具）

主方欲艱難天下之民（補案主當依監本作王毛本作五頁謬）

近在夏后之世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矣作耳）

亦鑒于殷（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于作於）

▲章指言法則堯舜以爲規矩鑒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謚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

正義案史記本紀云（義下脫曰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以爲天子（閩監毛三本同案此四字衍文毛本加圍蓋意欲刊去此文是也）

夏商周（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商作殷）

在仁與不仁而已（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已作也）

喻惡亡而樂不仁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注）

▲章指言人所以（考文古本無此字）安莫若爲仁惡而弗（孔本作勿）去患必在（考文古本作及韓本同）身自上達下其道一焉

諸侯不仁（不下脫爲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而天下歸之（毛本而誤則）

獨未至邪（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獨作猶下同）

猶未足邪（考文古本猶作獨）

▲章指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改行飭躬福則至矣

家謂卿大夫家（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下家作也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是則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固在所敬慎而已（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注文）

▲章指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雖曰常言必須敬慎也

沛然大治（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治作洽）

四海之內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天下傾心思慕向（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嚮按向今鄉字嚮俗）善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以充四海也

令告鄰國（閩本孔本韓本同監毛本鄰誤大）

而恥受命教（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命教誤倒）

故百年乃治（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治作洽）

小國美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美作差）

執祼鬯之禮（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鬯作暢音義出暢字案古鬯暢通用）

喻其爲國（上二字此本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而無敵於天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天下三字）

▲章指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其（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字）不可違仁也

（足利本無也字）

者案史記云（案自此至下章疏則淸者人之所貴也足利十行本缺一頁而板心數不缺誤也閩本仍十行本之舊亦未補監本毛本不缺未詳據何本補足）

以見上篇說同（毛本同孔本韓本足利本以作已下有也字考文古本以作已）

▲章指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天孽敬慎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懼（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栗）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七下

離婁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卑下獸樂廣野敺之則歸其所樂獺獱也鸇土鸇也故云諸侯好爲仁者敺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却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爲沉溺之道也）

〔疏〕孟子曰桀紂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敺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沉溺所以明鑒戒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至心也者孟子言桀紂失亡天下是失其民失其民乃是失其民之心也得天下有道至勿施爾也者言人君所以得天下有其道也得其民斯爲得天下矣所以得其民有道者得其民之心斯爲得民矣所以得其心有道在民所欲而與之聚之民之所惡而勿施於民則近得其民心矣民之歸仁也至不可得已者言民之歸親於仁人之君如水之歸就於下獸之樂趨於廣野矣故爲淵而敺聚其魚而歸之淵者是獺爲之敺矣爲叢木而敺聚其爵而歸之叢者是鷹鸇爲之敺也爲湯王武王而敺聚其民而歸之湯武者是桀與紂也今夫天下爲之君者有能好行其仁政則天下之諸侯皆爲敺聚其民而歸之亦如獺爲淵敺魚鸇爲叢敺爵者而歸之矣如此雖欲不爲王不可得而不爲耳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至於死亡者言今之國君欲爲王者加七年之病欲卒而求討三年之艾草也苟爲已前不積雖終身而死亦不得此三年之艾也若苟不志仁於久雖終一身憂辱亦以陷於死亡之地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蓋詩之大雅桑柔之篇文也蓋言何能爲之善乎但相與及其沉溺於患難也孟子所以言此者欲時君在於久行其仁不但欲爲之王然後乃行之耳○注獺獱也鸇土鸇也○正義曰案釋名云獺形如猫居水食魚者也獱獺之屬也鸇鷂之屬也能食鳥雀○詩大雅桑柔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芮伯刺厲王之詩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爲）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也）

〔疏〕孟子曰至哀哉正義曰此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者孟子言人之有爲自暴者不可與之言議也有爲自棄者不可與之有所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者此蓋孟子自解自暴自棄之言也仁人之安宅也至哀哉者孟子言仁道乃人之所安之宅舍也義乃爲人之正路也今有空曠其此宅而不安居之捨去此正路而不行之者是可得而哀傷之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是而言於當世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患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以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已則邇而易者也孟子曰至天下平者孟子言道在近而人乃求遠事在易而人乃求之於難但人人親愛其所親敬長其所長則天下即太平大治矣親親即仁也長長即義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已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疏〕孟子曰至未有能動者也正義曰此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也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者孟子言居下位而爲君上之臣者而不見獲於上則民故不可得而治之也以其上之所以得民者乃治也獲於上有道至不誠其身者言獲於上者有其道如不信於友則弗獲於上矣以其君之所以願乎臣者忠也如臣弗信於友則其忠不足稱矣此所以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其道如事其親而弗悅其親則亦弗信於友矣似其友之所以責於已者仁也如事親弗悅則其仁不足稱矣此所以弗信於友矣悅親有其道如反已而不誠則弗悅於親矣以其親之所望於已者孝也如反身不誠則其孝不足稱矣此所以不悅於親誠身有其道如不能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以其所謂誠者亦明乎在我之善而已如不明其善則在我之善有所未明又安知所謂誠故不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由此推之則信於友是獲於上之道也悅親是信於友之道也誠身是悅親之道也而明乎善者是又誠身之道也是故誠者天道也思誠者人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者孟子言此故誠者是天授人誠善之性者也是爲天之道也思行其誠以奉天是爲人之道也然而至誠而有不感動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不至誠而能感動之者亦必無也故曰未有能動者也注曾子三省大雅矜矜正義曰論語云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是曾子三省之事也大雅矜矜此蓋荀卿之言然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歸往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爲政矣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

〔疏〕孟子曰至必爲政於天下矣○正義曰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七年爲政以勉諸侯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養老者孟子言伯夷辟紂之世乃辟紂而逃遁居於北海之畔後聞文王作興而起王道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之西伯善養其耆老者也太公辟紂至養老者孟子又言太公辟紂之亂而辟居於東海之畔後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西伯善養其耆老者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至其子焉往者言伯夷太公二老乃天下之大老也猶父也而皆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天下之父既歸之其爲天下之子又焉往是必皆歸之也○注伯夷讓國至歸周也○正義曰案太史公云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後因叩馬諫武王武王平殷亂二人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且餓死焉孔子云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之下是也又云太公望東海之上人也或云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注云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正義曰書云五紀曰歲月日星辰厤數今云七紀者案魯昭公十年左傳云天以七紀杜注云二十八宿四七是其旨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爲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

（徒疾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況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務脩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

〔疏〕孟子曰求也至次之○正義曰此章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也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至攻之可也者孟子言冉求爲季氏之家臣不能佐君改於其德以爲治國而乃聚斂其粟倍過於他日孔子責之曰求非我之徒弟也乃令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至罪不容於死者孟子言由此冉求賦斂觀之以孔子所攻則今之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是皆棄之於孔子者也又況爲之强戰爭地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野爭城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必不容於死以其罪大雖死刑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至任土地者次之者孟子又言故善能爲陳而戰者服於上刑上刑重刑也合縱連橫之諸侯罪次之以其罪次於善戰之上刑也務廣開闢草萊而任土地不務脩德者又次之以其又次連橫合縱之諸侯者刑也○注求孔子弟子至疾之也○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冉求字子有鄭氏曰魯國人又案論語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安國云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鄭注云小子門人也云季氏魯卿季康子者案左傳云季康子魯卿季孫肥諡曰康諡法曰安樂撫民曰康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眸子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心也）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之哉）

〔疏〕孟子曰存乎人者至人焉廋哉○正義曰此章言目爲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者孟子言存在於人者莫貴乎眸子眸子目瞳子也眸子不能盡掩人之惡也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者言人胷中正而不邪則眸子於是乎明瞭明也胷中不正則眸子矇矇而不明眊不明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者言知人之道但聽其言觀其眸子明與不明則人可見又安可廋匿之哉此孟子言知人之道但觀人之眸子耳○注眸瞳子瞭明眊不明之貌○正義曰是皆矇釋文而言之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爲恭敬者不侮慢人爲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爲恭儉之行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音笑貌强爲之哉）

〔疏〕孟子曰恭者至爲哉○正義曰此章言人君恭儉率下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至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者孟子言爲之恭儉者則不侮慢於人亦不能借奪於人蓋以恭敬則不侮儉約則不奪故也如有侮奪人之君惟恐其民不順已之所欲安得爲恭儉者焉爲之恭儉又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之恭儉哉言人爲恭儉在心之所存不在於聲音與其笑貌爲之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相親授）孟子曰。禮也。（禮不親授）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否邪）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爲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髡曰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乎）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疏〕淳于髡曰至子欲手援天下乎○正義曰此章言權時之義者也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者淳于髡齊國之人也問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子曰禮也孟子荅之以爲是禮然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者髡又問孟子如是則嫂之沈溺於水當以牽援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言如嫂之沈溺於水而不牽援之者是有豺狼之心者也以其豺狼之爲獸其心常有害物之暴故以喻之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者孟子又告淳于髡以謂男女授受不親是禮當然也嫂之沈溺援之以手者是權道也夫權之爲道所以濟變事也有時乎然有時乎不然反經而善是謂權道也故權云爲量或輕或重隨物而變者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之何也髡復問孟子言今天下之道以沈溺之也夫子之不拯援之是如之何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言天下之沈溺當以道拯援之嫂溺則當以手援之今子之言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言不可以手援天下當以道援之矣斯亦明淳于髡之蔽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問父子不親教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云父子反自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於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爲反夷矣故曰惡也）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易子而教不欲自相責以善也父子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

〔疏〕公孫丑曰至不祥莫大焉○正義曰此章言父子至親相責則離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善者也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公孫丑問孟子言君子以不自教誨其子是如之何孟子曰勢不行也至父子相夷則惡矣者孟子荅公孫丑以謂君子所以不教子者是其勢之不行所以不自教也教之者必以正道而教之以正道而教之而子不行則續之憤怒既續之以憤怒則反傷其爲父子之恩矣夷傷也父子之恩則父慈子孝是爲父子之恩也今繼之以怒是非父之慈也且以子比之夫子既教我以正道而子之身自未能出行其正道也如父子之間子以是言正反父是則父子相傷矣父子既以相傷其恩則父子必相疾惡也故云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者孟子又言古之時人皆更易其子而教之者以其父子之間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恩離則不祥之大者也所謂易子而教者如己之子與他人教他人之子與己而教之是易子而教也所謂不祥之大者則禍之大者矣○注夷有二說一說則以夷訓傷一說以夷爲夷狄其義皆通矣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將徹請所與問曾晳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爲至孝）

〔疏〕孟子曰事孰爲大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口體者也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至吾未之聞也者孟子言人之所事者何事爲大以其事父母之親爲大者也人之所守者何守爲大以其守己之身爲大也不失其身而爲能事其父母之親則我當聞之矣如失其身而能事父母之親則我未之聞也蓋以己身尚不能守之況能事其父母乎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者言人誰不爲所事凡有所事於彼者是皆爲所事也然而事父母之親是所事之本也己人誰不爲所守凡有所守於我者是皆爲所守也然而守身是所守之本也所謂身安而爲國家可保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此之謂豈非事親守身爲事爲守之本者歟曾子養曾晳至事親若曾子可也者孟子又言昔日曾子奉養其父曾晳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曾子必請所欲與者如曾晳問復有餘剩曾子必應曰有餘剩曾晳已死曾元奉養其曾子曾元曾子之子也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曾元不請所欲與者如曾子復問有餘剩曾元乃應之曰無矣遂將以酒食復進曾子也如此是謂養其父之口體而已必若曾子之養父乃可謂養其父之志也如事其親若曾子之事親則可矣蓋曾子知父欲有餘者與之所愛之子孫故徇而請其所與問有餘故復應之曰有

（是其遂其親之志意而不違者也故曰養志也曾元反此蓋有違逆其親之志意但爲養口體者也非養志者也故孟子所以言事親若曾子則可以爲之孝子）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間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得大人爲輔臣乃能正君也非法度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疏〕孟子曰至一正君而國定矣○正義曰此章言小人爲政不足間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間者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至爲能格君心之非者孟子言小人在位不能事君不足適責之也所行政教亦不足間非也惟大人之爲臣而事其君故能格正君心之非也○注詩云室人交徧適我○正義曰蓋詩國風北門之篇文也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箋云我從外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己志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虞度其時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者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不虞獲譽求全受毀者也孟子言人有不虞度其功而終獲其名譽又有欲求全其行而終反受其人之毀者不以言其君子之人於毀譽不容心於其間但務爲善之實而不期人之譽務去其不善之實而不恤人之毀是皆行義以俟命而已矣○注尾生與陳不瞻之事○正義曰此皆據史記之文而言之也其事煩故不重述耳）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己未有可師而好爲人師者乃或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患在好爲人師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孟子言人之有患非他特在其好爲人之師也蓋在人人患在於不知己未有可師耳如務在好爲人師則或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樂正子曰先生何爲非克而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問子來幾日乎）曰。昔者。（克曰昔者來至告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深思望重也）曰。舍館未定。（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即來也館客舍）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樂正子謝過服罪也〔疏〕樂正子至克有罪○正義曰此章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樂正子從子敖之齊樂正子從子敖往齊而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見樂正子來遲故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樂正子問孟子何爲於我而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又問樂正子從子敖到齊以幾日乎曰昔者樂正子曰往日來至若數日之間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又言子到數日而今乃來見我則我出此言是其宜也曰舍館未定樂正子又曰爲客館所止未定故不能即來也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孟子又言子曾聞見長者之禮必待舍館定然後乃見長者乎曰克有罪樂正子於是無所荅乃對孟子曰是克有罪也以其待舍館定然後見非尊師重道者也宜孟子以此責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餔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餔啜也〔疏〕孟子謂樂正子曰至而以餔啜○正義曰此章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遯餔啜沉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者也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者孟子謂樂克曰子隨右師來至齊是徒以食飲而已我不意有如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且今隨右師之遊而以徒爲其飲食也孟子所以言此蓋謂子敖我未嘗與之學古者而今子乃隨之遊是詆道以從人之謂也○注云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正義曰此蓋以經文推而爲解也公孫丑篇云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下卷言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也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是知爲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爲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疏〕孟子曰至君子以爲猶告也○正義曰此章言量其輕重無後爲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者言不孝於禮有三惟先祖無以承後世無以繼爲不孝之大者而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家貧親老不爲祿仕特不孝之小而已舜以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故孟子乃言此以謂舜受堯之二女所以不告父母而娶是爲其無後也告之則不得娶故也君子於舜不告而娶是亦言舜猶告而娶之也以其反禮而合義故君子以爲不告猶告也○注堯二女○正義曰案古史云舜有二妃一曰娥皇二曰女英並堯之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禮義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故中心樂之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疏〕孟子曰至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正義曰此章言仁義之本在孝悌蓋有諸中而形於外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至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者孟子言仁道之本實在事親是也義之本實在從兄是也以其事親孝也從兄悌也能孝悌是爲仁義矣智之本實在知事親之孝從兄之悌而弗去之者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言禮之本實使事親從兄者是也由此言之則事親之孝爲仁之實凡移之於事君者則爲仁之華也從兄之悌爲義之實則知凡移於從長者是爲義之華也知義爲智之實則知前識者是爲智之華也禮之實在仁義則威儀爲禮之華也樂之實在仁義則節奏爲樂之華也凡此是皆從而[illegible]矣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言由仁義之實充之至於樂則流通而不鬱日進而不已是其樂則生生則烏可已烏可已則得之於心而形之於四體故不知手舞足蹈之所以者也蓋當時有夷子不知一本告子以義爲外故孟子宜以是言之而救當時之弊者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爲樂號泣于天）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厎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者定也〔疏〕孟子曰至此之謂大孝○正義曰此章言以天下富貴爲不若得意於親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者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大悅樂而將歸己而視天下悅而歸己但若一草芥而已惟大舜爲能如此也[illegible]親不可以爲人[illegible]正義曰[illegible]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illegible]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

孟子注疏卷七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水樂卑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卑作埤音義出埤字
獸樂廣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廣作壙
欲卒求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欲上有而字
艾可以爲灸人病　灸音久亦音究孫氏不爲音俗譌作炙

▲章指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敺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沉（沉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沈按依說文當作湛沈假借字沉俗字）溺所以明鑒戒也是可哀傷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作哉）

▲章指言曠仁舍義自暴棄之道也

道在邇（考文古本邇作爾注同）

以事其長（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以作不）

▲章指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則邇（考文古本作爾）而易也

而人乃求遠（閩本同監毛本作而人乃求之於遠當是據下文例增）

天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故曰天道四字）

人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人道也）

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無不誠二字韓本作故曰未有能動者足利本無也字）

章指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爲貴也

皆天下之子耳（宋本耳作有）

言皆歸往也（閩監毛三本韓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歸作將）

▲章指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考文古本作務）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爲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辟草萊任土地（閩監毛三本同廖本作辟草任土孔本韓本作辟草任地案音義出任土則作任地非也）

▲章指言聚斂富君（孔本韓本作民）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同（孔本韓本足利本作固）聞鳴鼓以戰殺人（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民）土食人肉罪不容死以爲大戮重人命之至也

瞳子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目字案童正字瞳俗字）

安可匿之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章指言目爲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斯爲審矣

豈可以和聲音笑貌强爲之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音作諂笑下有之字足利本笑上有諂字）

▲章指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奪之惡何由干之而錯其心

此權此（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此作也案作也是）

天下之道（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上有今字）

何不援之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章指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指也（案道字恐誤重）

一說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云作曰）

父子反自相非（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自誤目）

責於父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於作其）

不欲自相責以善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無相字）

▲章指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皆通矣（閩本同監毛二本刪矣字）

失不義（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作失仁義韓本足利本作夫不義○按失不義是）

乃爲至孝（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章指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父母之親爲大者也（閩本同監本毛本無者字）

己人誰不爲所守（〔補〕監毛本己作夫是也）

政不足與間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無與字音義出足間）

室人交徧適我（廖本適作讁）

政教不足復非說（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說作訧案音義出非訧作說非也蓋形相近而譌）

乃能正君也非法度也（閩本同廖本監毛二本孔本韓本上也作之是）

▲章指言小人爲政不足間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韓本考文古本作上）不邪侈將何間也

亦不足間非也（閩本同監毛二本非下有之字）

有不虞度其時有名譽而得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無虞字時作將）

者陳不贍（閩本監本毛本贍誤瞻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者作若）

▲章指言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君子正行不由斯二者也

▲章指言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矣（此章疏文全脫）

▲乃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乃字）

▲章指言君子好諫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師哉（孔本韓本哉作乎按哉字是也否則與楊子法言不合）桐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

而出此言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深思望重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深思作思深）

故不即來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無也字）

▲章指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故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

宜孟子以備貴之（閩監二本貴作責是也毛本備貴作此責）

王驩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章指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免置窮處餔啜沉（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沈是也）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此下空三字當是有衍字而剜去之也○今不空三字俱提上寫故下章孟子曰頂格寫）

家窮親老（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窮作貧）

▲章指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受堯二女夫三不孝蔽者所闇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禮義之實（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義作樂）

惡可已（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手之舞之也（閩本同監毛二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孔本脫孝弟二字）之至通於神明況於歌舞不（考文古本作而）能自知蓋有諸中形於外也

知義爲智之實（閩本義上剜增仁字監毛本同閩本）

而瞽瞍厎豫（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厎作底案音義之爾切是用厎字○案經典內凡曰厎致也皆之爾切與底都禮切不同經典內用厎字不多而俗刻多厎譌爲底）

▲章指言以天下之貴富爲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嚚厎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盛德者必百世祀無與比崇（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孟子注疏卷七下挍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八上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二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注分上卷爲此卷也此卷凡三十有二章一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二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三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喻宣王勸以仁也四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五章言上爲下傚六章言大人不爲非禮非義七章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須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九章言疾之已甚亂也十章言大人所求合義十一章言視民如子則民懷矣十二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十三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十四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朴十五章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十六章言進賢受賞蔽賢蒙戮十七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十八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己也十九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二十章言詩書與春秋二十一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二十二章言廉惠勇三者二十三章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二十四章言貌好行惡當修飾之惟義爲常二十五章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二十六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二十七章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蹈仁行禮不患其患二十八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二十九章言臣得罪出妻屏子三十章言曾子子思處義非謬者也三十一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三十二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羞凡此三十二章章合前卷二十八章是離婁一篇有六十章矣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大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鄷鎬之地）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

疏 孟子曰至其揆一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者孟子言舜帝其始生於諸馮之地其後遷居於負夏之地其卒死於鳴條之野是東夷之人也以其地在東方故曰東夷之人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其始生岐山之下其終卒於畢郢之地是西夷之人也以其地在西故曰西夷之人岐山本是周邑故曰岐周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者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終始之地與文王所居終始之地有千里以外之遠自舜所生之世文王所生之世相後有千二百歲之久其皆得志行政於中國以致治如合其符節有同而無異一爲先聖於前一爲後聖在後其所揆度則一而無二也以其同也揆度也○注生始至東夷之人也○正義曰案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於厤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娶以二女遂舉用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山是爲零陵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鄭玄云負夏衞地案地理志云衞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其本顓頊之墟推之則衞地與冀州之地相近是負夏之爲地名也一云負夏鳴條者書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南夷地名云東夷之人者案史記云帝舜爲有虞[illegible]○注岐周畢郢至鄷鎬之地○正義曰案史記云古公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裴駰案皇甫謐曰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古公有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後立爲西伯移徙都鄷徐廣曰鄷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鄗在上林昆明北有鄗池去鄷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徐廣云文王九十七崩謚爲文王謚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南越志云郢故楚都在南郡則畢郢之地故曰畢郢○注舜至文王千二百歲○正義曰案史記世表推之是自舜至文王千二百歲矣其文煩更不錄周禮有六節○正義曰案周禮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鄭注云以金爲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所以相別爲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注云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也凡此是周禮有六節之別爾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子產鄭卿爲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以爲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爲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周十二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君子爲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爲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悅之欲自加恩以成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

疏 子產聽鄭國之政至亦不足矣○正義曰此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者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國之水名也言子產爲政聽訟於鄭國於冬寒之月見人涉溱洧之水乃不忍遂以所乘之車輿濟渡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至日亦不足矣者孟子言子產但以其乘輿而濟人於溱洧然不知行其不忍之政以惠之而所濟者以一人所謂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言歲中以十一月雨畢乾涸之時乃以政命成其徒杠十二月成津梁則杠石橋也俗作杠從木所以整其徒步之石杠者說文云石梁爲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如此民皆得濟所以未有憂病其涉者也君子之爲政但平其政事使無違失所行法於人而使尊卑之其若此者則可也又安得人人而濟渡之無窮而我應之有不足焉故爲國之政者如每以人人而使之悅雖日力之窮亦不足以濟之矣但平其政事使徒杠成

於十一月輿梁成於十月則病涉之民無不濟矣子產不知爲政之道在此而徒知以乘輿濟人爲之惠故宜孟子言之於當時以激勸而譏諷之也○注子產鄭卿爲政聽訟溱洧水名○正義曰案左傳云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也又魯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云鄭卿爲政聽訟也云溱洧水名者蓋鄭國之水名案地理志云溱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水在鄭國南入于洧則知溱洧水名在鄭國也○又於注周十一月即夏十月十月即夏九月已說上篇叔向云十月而津梁成是其旨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爲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宣王問禮舊臣爲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以爲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爲臣之時謀行言從惠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

【疏】孟子告齊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諭宣王勸以仁也孟子告齊宣王曰至如寇讎者孟子告諭齊宣王謂君之視其臣如己之手足則臣亦視君如己之腹心君之視其臣如畜之犬馬則臣亦視其君但以國人遇之也君之視其臣如土芥之賤而弃之則臣視其君亦如寇讎惡而絕之也凡此君臣施報相待以爲用矣蓋無爲於其內者腹心也有爲於其外者手足也君臣相須猶一體也此言相待施報均於厚也若以君視臣如犬馬之畜而臣視君如國人而弗親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薄也以君視臣如土芥之賤而臣視君如寇讎而惡之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賤也然則君臣施報亦隨之而已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宣王問孟子於禮爲舊君有喪服何如斯可爲之服言舊君所去之國君也曰諫行言聽至則爲之服矣孟子答之謂臣之於君君有過謬而諫之則行事有可爲而言之則聽而膏潤之恩澤施之又下浹於民此得行其道也然不幸遭其事故而去之則國君使人導之以達其情至出國之疆界又先去其所往之邦以稱譽之去三年之久而不反歸然後國君乃收其田業里居此三者是謂三有禮焉如此三有禮則可爲之喪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至何服之有孟子又言今之爲臣於國君君有過謬及其諫也則拒之而弗得行言則違之而弗聽而膏澤又不得以下浹此不得行其道也及其所遺事故而去之君乃不使人導之且搏執其親族而戮之又困極而惡之於其所往之邦即自離去之日遂便收其田業里居此是謂遇其臣如寇讎之惡既以寇讎遇其臣則臣尙何有喪服爲故○注舊臣爲舊君服喪服○正義曰如儀禮言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禮記云臣之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是爲舊臣服喪服之謂也○注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正義曰案左傳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爲左師自止華元於河上後及奔晉得五月日乃反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是也云隨會奔秦者案文公七年先蔑奔秦隨會從之至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晉侯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旣濟魏人譟而還杜注云喜得士會也是矣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

【疏】孟子至可以徙○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也孟子謂國君無罪而殺戮其士則爲之大夫者可以奔去無他蓋大夫雖於士爲尊不可命以爲士然亦未離乎士之類也是其惡傷其類耳國君無罪而誅戮其民則爲之士者可以徙而避之無他蓋士於民雖以爲尊不可命以爲民然亦未離乎民之類也是亦惡傷其類耳於士言殺於民言戮者恐而言之皆然也別而言之則戮又輕於殺矣案周禮司稽掌巡市云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知戮不過撻而辱之耳而殺乃至於亡命故也史記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嘆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注云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是亦史記之文趙注引之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者一國所聽仰以爲法政必從之是上爲下則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國君率衆仁義是上爲下効者也孟子謂國君在上能以仁義先率於一國則一國之人莫不從而化之亦以仁義爲也○注云上爲下効者○正義曰如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也又荀卿所謂表正則影正盤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是其旨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讎是也此皆大人之所不爲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爲中是以大人弗行之也孟子謂有所爲禮有所爲非禮有所爲義有所爲非義如非禮非義惟大夫能弗爲之也○注陳質娶婦藉交報讎者○正義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是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己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如使賢者弃愚不養其所以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

【疏】孟子至不能以寸○正義曰此章言父兄之賢而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也孟子言君子以性德而教養滅其性德者以性之能而教養滅其性之才能者故人所以樂得其賢父兄而教養也如君子有賢父兄之道而不推己之性德以教養人之不中不推己之才性而教養人之不才是棄去其不中不才之人也如此則賢不肖惡能相去以寸哉是不足以相賢矣蓋中者性之德也才性之能也賢父兄者所以對弟子而言之也如孟子所謂曾子居武城而謂之爲師也父兄也是其意也○注中者履中和之氣至養己也○正義曰中和之氣者蓋人受天地之中而生稟陰陽之秀氣莫非所謂中和也中庸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賢以德言云俊才者俊智過千人曰俊則如才能有過於千人之才能是爲俊才也一云俊敏也疾也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人不爲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由也孟子言人之有不爲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爲其義矣又所謂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亦是意也以此推之則仁也禮也智也皆待是而栽成之矣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己乎）

【疏】正義曰此章言好言人之惡殆非君子者也孟子謂人有好談人之不善者必有患難及之矣故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如莊子云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論語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亦與此同意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爲已甚泰過也孟子所以譏踰墻距門者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爲不爲已甚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同意○注云孟子所以譏踰墻距門者蓋謂如段干木踰垣而避文侯泄柳閉門而拒繆公是爲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果能也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求合義也孟子言大人者其於言不以必信所行不以必果惟義之所在可以信則信可以行則行耳如言必信行必果則所謂硜硜然小人哉矣豈大人肯如是邪蓋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終適衛是言不必信也佛肸召子欲往而終不往是行不必果也○注子爲父隱以其身許友也○正義曰此案論語禮記云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貞正大人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所謂視民如子則民懷之者也孟子言世之所謂爲之大人者是其能不失去其嬰兒之時心也故謂之大人如老子所謂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意同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如禮則爲能奉大事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也孟子言人奉養父母於其生日雖昏定晨省冬溫夏凊然以此之孝亦不足以當其大事也惟父母終能躃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斯可以當之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造致也言君子學問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己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然也故曰欲其自得之而已）自得之。則居之

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居之安若已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疏〕孟子至得之也○正義曰此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至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者此孟子教人學道之法也言君子所以深造至其道奧之妙者是欲其如已之所自有之也已之所自有則居之安居之安者是使權利不能移羣衆不能傾天下不能蕩是也居之安則資質以深則自本自根取之不殫酌之不竭是也資之既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左右逢其原者則理與萬物得性與萬物明取之左則左取之右則右無非自本自根也故云取之左右逢其原如此故君子所以學道欲其自得之也如莊生所謂黃帝遺其元珠使智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不得使喫詬索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蓋元珠譬則道也智有待於思言思之亦不能得其道也離朱有待於明言以明求之亦不能得道也喫詬有待於言以言求之亦不能得其道也象罔則無所待矣唯無所待故能得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者也孟子言人之學道當先廣博而學之又當詳悉其微言而辯說之其相將又當以還反說其至要者也以得其至要之義而說之者如非廣博尋學詳悉辯說之則是非可否未能決斷故未有能反其要也是必將先有以博學詳說然後斯可以反說其約而已）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若文王治於岐邑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疏〕孟子曰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言五霸服人三王服心其服則一功則不同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至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人君之治天下如以善政而屈服人者未有能屈服其人也以善教而養人者然後故能屈服其天下然以善教養天下天下不以心服而歸往爲之王未之有也以其能如此則必爲之王者使天下心服而歸往之矣蓋所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之意也又云善教得民心是矣若文王作辟雍是能以善養人者也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疏〕正義曰此章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者也孟子曰至蔽賢者當之者孟子謂人之言無其實本者乃虛妄之言也以虛妄之言言之則或掩人之善或飾人之惡爲人所惡者也故其爲不祥莫大焉不祥則禍是矣不祥之實者乃蔽賢直之也所謂蔽賢則掩人之善是矣如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舉虞丘知叔敖之賢而不進凡此之類是謂蔽賢者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也可立待之者以其無本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恥之〔疏〕徐子至君子恥之○正義曰此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也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者徐子即徐辟者也徐辟問孟子以謂孔子數數稱道於水乃復自而嘆之曰水哉水哉云水之爲水哉水哉何仲尼獨數數稱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至是之取爾孟子荅之曰孔子所以數數稱於水者以其有本源之泉水混混滾勢而流不捨晝夜是流之不竭至有坎科則必待盈滿而後流進以至乎四海之中以其道大有本亦如是是孔子所以亟稱而必取之爾苟爲無本至君子恥之者孟子又言苟爲無本之水是若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之間天之大雨驟降其雨之水卒然衆集乎大溝小澮皆盈盈然而滿溢則其涸乾但可立而守之也以無本源故如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譽名聞有或過於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荅徐辟以此者非特言原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爲而言之也以其源泉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盈科而後進則譬君子之成章放乎四海則譬君子於是造乎道也○注云徐子徐辟○正義曰經於滕文公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子是知徐子即徐辟也○注大溝小澮○正義曰案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鄭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鄙之田遂溝畎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各八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然則注云大溝小澮又非以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仲尼常稱於水者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衆民去義君子存義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由爾〔疏〕孟子曰至行仁義也○正義曰此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已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非行仁義也者孟子言世之人所以有別異於禽獸畜者無幾也以其皆含天地之氣而生耳皆能辟去其害而就其利矣但小人去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爲小人也君子知存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爲君子也所謂異於禽獸之心者即仁義是也禽獸之所不知仁義所以爲禽獸夫舜之爲帝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雖與禽獸雜居其間然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莫不從之若決江河也而無滯之耳如此是舜能明於庶物之無知而存乎異於禽獸之心詳察人倫之類而由仁義之道而行之矣然舜既由其仁義而行之非所謂行仁義而得之人也是由仁義而行以得之天性也孟子以此言之其有以異於禽獸者皆舜之徒也曰舜亦人也我亦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但當存其異於禽獸之心耳如楊雄由於禮義入自仁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斯其旨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爲相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之事也不合已行有不合也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疏〕孟子曰至坐以待旦○正義曰此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也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孟子言禹王惡疾其美酒而樂好人之善言以其酒甘而易溺常情之所嗜者也故禹王所以惡之蓋儀狄造酒禹王飲而甘之遂疏儀狄是也善言談而難入常情之所厭者也故禹王所以好之蓋聞皐陶昌言而禹受而拜之是也湯執中立賢無方孟子言湯王執大中至正之道使其賢者智者得以俯而就而不爲狂者愚者不肖者得以跂而及而不爲狷者矣未嘗立驕亢崖異絕俗之道而使人不可得而至也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其旨歟尚書云湯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是其事矣立其賢則不以一方取之但隨其才而用之以其人之材固有長短小大不可一槩以任之書云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是其事矣揔以湯言之則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用人故無遺賢是其旨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孟子言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視下民常若有所傷而不敢以横役而擾動之也尚書曰文王不敢侮鰥寡又曰懷保小民是其事矣蓋以望商之有賢道未得至故不敢誅於紂也故曰未之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孟子言武王於在邇之臣則常欲之而不泄狎在遠之臣則常愛之而不遺忘是所謂不泄邇不忘遠也非特臣也雖遠則邇之民亦如是尚書云武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是其事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至坐以待旦者孟子言周公輔相成王常思念兼此三王而施行此四事以爲功業矣三王即禹湯文武之三代王也然以孟子則曰三王者蓋文武明父子也言其父則子不待言而在其中故但云三王四事者即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與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不泄邇不忘遠是四事也然以孟子於事則云四蓋父子所爲有不同所以別言之也言周公施爲其有不合於此三王四事則常仰望而思索之必夜以繼日而未嘗敢忘去之也及幸而思索得之合於此三王之四事則雞鳴而起坐以守待其旦明而施行之耳是其急於有行如恐失之謂也○注三王三代之王也○正義曰禹夏之代始王也湯殷之代始王也文武周之代始王也是爲三代之王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

（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疏〕（孟子曰至竊取之矣○正義曰此章言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至丘竊取之矣者孟子言自周之王者風化之迹熄滅而詩亡歌詠於是乎衰亡歌詠既以衰亡然後春秋褒貶之書於是乎作春秋其名有三自晉國所記言之則謂之乘以其所載以田賦乘馬之事故以因名爲乘也自楚國所記而言之則謂之檮杌以其所載以記嚚凶之惡故以因名爲檮杌也魯以編年舉四時記爲事之名故以因名爲春秋也凡此雖曰異其名然究其實則一也蓋王者迹熄則所存者但霸者之迹而已言其霸則齊桓晉文爲五霸之盛者故其所載之文則魯史之文而孔子自言之曰其春秋之義則丘私竊取之矣蓋春秋以義斷之則賞罰之意於是乎在是天子之事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之者不敢顯述也故以賞罰之意寓之褒貶而褒貶之意則寓於一言耳○注云乘爲乘馬之事檮杌爲嚚凶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嚚凶者案文公十八年左傳所謂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四凶其言檮杌乃曰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杜預云檮杌嚚凶無疇匹之貌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予我也我未得爲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疏〕（孟子至諸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孟子恨以不及仲尼也孟子曰君子之澤至予私淑諸人也者孟子言君子小人雖有賢不肖之異然自禮服而推之則餘澤之所及但皆五世而斷耳以其親屬替之者焉惟孔子有道德之澤流於無窮雖萬世亦莫不尊親者矣孟子所言我未得爲孔子徒黨者矣我但私有所善於己未有善諸人人也蓋孟子學孔子者也然必於此乃言予未得爲孔子徒者蓋亦公孫丑問夫子既聖矣乎則曰夫聖孔子不居之意也孟子之志又可知矣斬斷也淑善也○注云自高祖至於玄孫○正義曰自高祖至玄孫者凡有九等高祖曾祖祖父己身子孫曾孫玄孫是也今注乃以此證五世而斬者據己身而推之則上自高祖至玄孫是爲無服者也）

孟子注疏卷八上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凡三十二章（音義閩監毛三本同按此當作三十三章僞疏不數人有不爲也一章故較少一章音義本亦作三十二當是後人据注疏本改）

是離婁一篇有六十章矣（按題辭正義云離婁凡六十一章與此不合）

皆地名也負海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上也字負下重負字）

近於酆鎬之地（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地作也足利本無之字）

千里以外也（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以誤之）

蓋謂王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岳本廖本韓本無蓋字足利本無也字）

王節也（閩本足利本同監本毛本孔本韓本作玉節也是也）

▲章指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爲百王法也

周十月夏九月（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周十一月○按爾雅釋宮注引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邢疏云郭注作十月推求文義趙注本作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夏九月而經文本作歲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也後人亂之而閩監毛本尚存舊迹廖孔韓本則似是而實非矣周禮之例凡夏正皆曰歲凡曰歲終曰正歲曰歲十有二月皆謂夏時也凡言正月之吉不曰歲謂周正也說詳戴震文集孟子言歲十月十一月謂夏正兩言七八月之間則謂周正與周禮同例趙注未解其例今本則經注又皆舛誤矣夏令曰十月成梁孟子與國語合）

可以成涉度之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涉作步考文古本度作渡）

周十一月夏十月（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一作二按詳上）

每人而悅之（閩監毛三本同非也廖本考文古本而悅之作輒孔本韓本悅之作輒）

▲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是以子產渡人孟子不取也

十月成津梁（閩本同監毛本十下有二字）

與梁成於十月（閩本同監毛本十下有二字）

則使人導之出疆（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則下有君字）

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作乃收其田萊及里居也孔本作考文古本作乃收其田萊及里居也足利本作乃收其田里田萊及里居○按音義亦出田萊萊當作采大夫采地字古書多或作菜菜誤爲萊作業則更誤矣足利本誤衍尤非）

▲章指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興風諭宣王勸以仁也

仁鳥增逝（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增作曾考文古本增逝作曾遊○按作曾是曾者高也）

▲章指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

是上爲下則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注文無此六字）

▲章指言君以仁義率衆孰不順焉上爲下效也

陳質娶婦而長拜之（音義陳質本亦作賈○按孫志祖曰長讀長幼之長字句絕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云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陳質事當同此）

藉交報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讎作仇）

此皆大人之所不爲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章指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爲中是以大人不行疑懼（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並作禮是也）

是謂人之有俊才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是字）

不養其所以當養（廖本無以字）

賢不省相覺（孔本覺作較非按音義出相覺丁云義當作校蓋覺即校之假借字古書往往用覺字）

▲章指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

乃能有讓千乘之志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申

當如後有患難及己乎（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後有作有後）

▲章指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故不欲爲已甚泰過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無故字爲作其孔本韓本無故字足利本故字同毛本）

孟子所以譏踰墻距門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注文）

▲章指言論（考文引足利本作語字亦非韓本作論語曰）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所以（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無所以二字）譏踰墻距門者也

大人仗義（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廖本孔本仗作杖○按杖正仗俗）

故曰惟義所在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

少小之子（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子作心）

▲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

▲章指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

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言君子學問之法（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足利本學問作問學）

如性自有之然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然字）

故曰欲其自得之而已（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九字）

皆知其原本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足利本無也字）

欲其自得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章指言學必根原（孔本作源）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

至其道與之如者（閩監毛三本如作妙）

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注）

▲章指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若文王治於岐邑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文王治岐是也考文古本無若字於字足利本亦無也字）

▲章指言五霸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堯舜其是違乎

▲章指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

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源作原○按原正字源俗字上文取之左右逢其原不从水可以證从水之誤矣）

然其涸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作乾）

可立待之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以其無本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無本之故也）

▲章指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考文古本衍斯字）如斯

非强力行仁義也（宋本作非强〻力行義也）

言必稱於堯舜（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

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由爾（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

注

▲章指言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避（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避作辟按古書多假辟作避）害其間不希衆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也

若決江河也而無滯之耳（閩本同監本無也之耳三字毛本同監本無作不）

禹拜昌言（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昌作讜○按作讜者今文尚書也音義出讜言）

殷録未盡（廖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録誤祿）

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足利本致誤敢）

謂諸侯也（宋本也作者）

所行之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己行有不合世（岳本廖本孔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世作者韓本作也按韓本是也）

坐以待旦（廖本以作而）

▲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大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

則遠人安（閩監毛三本遠改邇）

湯殷之代始王也文武周之代始王也（閩本同監毛二本脫此十五字）

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異名作名異）

則五霸所理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霸作伯下同）

亦聖人之謙辭爾（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爾字）

▲章指言詩可以言頌詠大平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

澤者滋潤之澤（按宋本注分兩段自此至故曰五世而斬在經文五世而斬下）

淑善也（足利本無也字）

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蓋其人三字孔本足利本無人字）

▲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君子恨不及乎仲尼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八下

離婁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廉勇惠三者人之高行也孟子曰至死傷勇者蓋言凡於所取之道可以取之則取之故無傷害於爲廉可以無取而乃取之是爲傷害於廉也又言凡所與之道可以與之則與之而不爲傷其惠可以無與而乃與之是爲傷害於惠也又言凡於所死之道可以死之則死不爲傷害其勇可以無死而乃死之是爲傷害其勇也如孟子受薛七十鎰是可以取則取之也求也爲聚斂而附益之是可以無取而乃取之者也孔子與原思之粟是可以與則與之者也冉子與子華之粟五秉是可以無與而乃與之者也比干諫而死是可以死則死也荀息不能格君心之非而終遂以死許是可以無死而乃死之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罪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衞。衞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孺子鄭大夫庾公衞大夫疾作瘧疾）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衞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乎）〔疏〕（逢蒙學射至乘矢而後反○正義曰此章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言逢蒙學射於

后羿既學盡后羿所射之道乃思天下惟后羿所射有彊於已於是反妒之而殺其后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孟子復言逢蒙所以殺其后羿是后羿亦有可罪之道者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孟子引公明儀於往日嘗曰逢蒙殺羿宜若羿無罪而見殺焉又鄙之公明儀之言曰薄乎此言爾安得謂之無罪焉昔鄭國之君使子濯孺子爲大夫以侵伐其衛國衛君乃使大夫庾公之斯追捉其子濯孺子乃曰今日我瘧疾發作不可以執弓而敵之我必死矣遂問其御僕曰衛之追我者是誰也其御僕乃告之曰衛大夫庾公之斯者也子濯即曰我得生矣不能死我也其御僕乃問庾公之斯是衛國之最善射者也而夫子乃曰吾生矣是何之謂也子濯乃與之御僕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正之人也其所友亦必端正之人然後教其射矣庾公之斯遂追至子濯之所見子濯不執弓矣乃問曰夫子何爲不執弓以拒之子濯告之曰今日我瘧疾發作不可以執弓矣庾公之斯乃自稱已爲小人言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今不忍以夫子之道而反歸害其夫子矣雖然不忍害夫子奈以今日所追之事乃君命之事也我亦不敢廢背其君命耳遂不免抽取其矢而敲之於車輪之上乃去其鏃利而發射子濯至發其四矢然後乃反歸而不追之蓋去鏃利所以無害於子濯耳云乘矢者乘四矢也蓋四馬爲一乘是亦取其意也○注羿有窮至殺之○正義曰羿有窮后羿者說在梁王首篇詳矣云逢蒙羿之家衆至殺之者案襄公四年左傳云將歸自田家衆殺之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杜注云子羿之子也不忍食又殺之國門○注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正義曰襄公十四年左傳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子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鉤而還尹公他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杜預曰子魚庾公差然則孟子之言與此不同是二說必有取一焉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汙巾帽而蒙其頭面面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自掩鼻懼聞其臭也）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待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爲善也）〔疏〕孟子至上帝○正義曰此章言貌好行惡西子目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爲常也孟子言西施之女其貌雖好然加之不潔巾帽而蒙其頭則人見之亦必遮掩鼻而過之更不顧也如惡人雖曰至醜然能齋戒沐浴自潔淨其身則亦可以供事上帝矣孟子之意蓋人能修潔其已雖神猶享而況於人乎然知人修治其已不可以已也○注西子西施○正義曰案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是西施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爲本耳若杞柳爲桮棬非杞柳之性也）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但循理若禹之行水於無事則爲大智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千歲日至之日可坐而致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疏〕孟子曰至可坐而致也○正義曰此章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至可坐而致也者孟子言今夫天下之人有言其性也者非性之謂也則事而已矣蓋故者事也如所謂故舊無大故之故同意以其人生之初萬理已具於性矣但由性而行本乎自然固不待於有爲則可也是則爲性矣今天下之人皆以待於有爲爲性是行其性也非本乎自然而爲性者耳是則爲事矣事者必以利爲本是人所行事必擇其利然後行之矣是謂故者以利爲本矣我之所以有惡於智者非謂其智也爲其不本性之自然之爲智但穿鑿逆其自然之性而爲智者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孟子言此又恐後人因是遂以爲故與智爲不美所以復爲明言之故言如爲智者若禹之治水則我無惡於爲智矣以其大禹之治行其水也但因水自然之性引而通之是行其所無事者也非逆其水性而行之也若今之人爲智但因性之自然而爲智是亦行其無事耳而其爲智亦大智者矣此孟子於此以爲智之美又非所謂惡之者也且天之最高者也星辰最遠者也然而誠能但推求其故常雖千歲之後其日至之日亦可坐而計之也孟子於此以故爲美所以又執是而言之耳以其恐人不知已前所謂則故而已矣爲事之故遂引天與星辰而言故常之故於此爲美也謂人之言性者但本乎故常自然之性而爲性不以妄自穿鑿改作則身之修亦若天與星辰之故常而千歲日至之日但可坐而致也此所以明其前所謂故爲事故之故終於此云故乃故當之故蓋故義亦訓常所謂必循其故之故同○注以杞柳爲桮棬○正義曰經之告子篇文也○注星辰日月之會○案孔安國尚書傳云星辰日月所會也書云辰弗集于房是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之貴臣王驩字子敖者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貴人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爲簡異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疏〕公行子至不亦異乎○正義曰此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國之大夫喪其子故有子之喪王驩字子敖者公行子家而弔慰入公行之門其間有進揖而與右師王驩言者又有就右師王驩之位所而與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至不亦異乎者言孟子獨不與右師言右師見孟子不與之言乃不說而有憤憤之色曰諸君子之衆賢皆與我言獨孟子不與我言是孟子簡畧不禮於我也孟子聞王驩此言乃告之曰不與右師言者乃是禮然也於禮則朝廷之間不歷位所而相與言又不踰越階而相揖我欲行其禮故如是不與之言也子敖今以我爲簡畧而爲不禮是其言不亦乖異於禮乎○注右師齊之貴臣○正義曰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故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亦必反報之於已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已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爲以此事來加於我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君子自謂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憂之當如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已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爲患也）〔疏〕孟子曰至君子不患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責已小人不改比之禽獸故不足難也蹈仁行禮不患其患也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人常敬之者孟子言君子之人所以有別於衆人者以其存心與衆人別也君子之人常以仁道存乎心又以禮存乎心以仁存乎心者是愛人者也有禮存乎心者是敬人者也愛人者人亦常愛之敬人者人亦常敬之蓋人所以亦常愛敬之者抑以施報自然之道也有人於此至又何難焉孟子又託言今有人在此其待我者皆以橫逆暴虐之道而待我則爲君子者必自反責於已也以其是我必不仁又無禮也此所以待我橫逆故曰此物奚宜至哉言此人何爲以此橫逆加我哉是必於我有不仁之心有無禮之行此人所以如是而加我矣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加我又由此者君子之人又必自反責其已以爲是我必有不忠之心矣自反既以有忠其橫逆加我者又由

（此君子之人乃曰此人以橫逆暴虐之道加我是必妄人矣如此爲妄人矣則與禽獸奚擇有異哉既爲禽獸於我又何足責難焉此君子之人又自歸已而不譴彼之罪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至君子不患矣者孟子言如此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慮而無一朝之患難乃若君子有所憂慮是亦不爲無焉然而有憂者但憂慮而爲舜帝亦一人也我亦一人也舜帝既爲法於天下可傳之於後世以爲人所取則而我猶尚未免爲鄉俗之人此則君子可憂也既以憂之是如之何憂言憂但恭如舜爲法可傳於後世而止矣然則君子其於有所患則無矣非仁之事既以無爲非禮之事既以不行然而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亦不爲之患矣無他以其非已之有愆過而招之也其所以有患者亦彼之患不足爲我之患也前所謂橫逆待我是必妄人也已於禽獸又何足難焉正此之謂也孟子言之是亦欲人以仁禮存心其有橫逆加已又當反已故無患及耳）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爲公卿憂民者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者也孟子以爲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不在其位故勞佚異）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閉戶而高枕也〔疏〕禹稷當平世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者也禹稷當平世至易地則皆然者孟子言大禹與后稷皆當平治之世急於爲民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室孔子皆以爲賢故尊賢之顏淵當危亂之世不得其用居處於隘陋之巷但以一簞盛其食一瓢盛其飲而飲食之時人皆不堪忍此之憂顏淵獨樂於道而不改此憂孔子亦以爲賢孟子乃至於此乃自曰禹稷顏回三人其道則同耳以其大禹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洪水而沉溺也后稷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水土未平而被飢餓之者亦如已彼其飢餓也是以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室而爲民如是之急也禹稷與顏子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謂顏子在禹稷之世亦能如禹稷如是爲民之急禹稷在顏子之世亦能不改其樂是則爲同道者也若其有異但時之一平一亂矣今有同室之人至可也者孟子又以此言比喻之謂禹稷爲民如是之急若今有同室之人有鬭爭之者救勸之者雖被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可也無它以其人情於同居是爲親者也如有爭顧而不救勸之是疏其親也禹稷當平世既逹而在上亦急於爲民也如不急於民是在上位而不恤民者也孟子固以同室之人救鬭爲喻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若今有同鄉之人有爭鬭者如被散其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則爲惑者矣雖閉戶而勿救之可也無它以其鄉鄰於已爲疏非親也如往救之是親其疏矣顏子當危亂之世既窮而

不得用亦宜處陋巷而不改其樂耳如改其樂是媚於世而非賢者也孟子故以鄉鄰之人不救爲喻由此推之則孟子爲禹稷顏回同道是其不誣於後世也孔子曰賢哉回也是孔子賢顏回之謂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是孔子賢禹之謂也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以此觀之孔子美南宮适云及此二人者如此是知孔子有賢於禹稷也抑亦是孔子賢稷之謂也然而三過其門則主乎禹今孟子則兼稷言之何也曰孔子言躬稼其亦主於稷而乃兼禹言之以禹之治水非暨稷之播殖則無以奏艱食非得禹之平水土則無以爲躬稼是二者未常不相待爲用耳孔孟交言之是亦一道也蓋躬稼而有天下雖出乎南宮适之言然孔子美之者亦孔子之言也故云孔子言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爲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惰懶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此五不孝中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者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爲妻子所養也）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妻子之意以爲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疏〕公都子曰至則章子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己衆人以爲不孝孟子以爲禮貌之者也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至敢問何也者公都子謂孟子曰匡章子徧國人皆稱爲不孝者焉夫子乃與之遊又從而敬悅之敢問夫子是如之何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至於是乎孟子荅公都子曰世俗之人所謂不孝者有五怠惰其四支而不作事業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爲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爲二不孝也好貨財私愛妻子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爲三不孝也縱其耳目之所慾陷於其罪以辱及父母是四不孝也好勇暴好爭鬭好頑很以驚危父母是五不孝也章子豈有一事於此五不孝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孟子言章子但失於父子責善不相遇也不遇者是不相得也其所以

相責於善乃朋友切磋琢磨之道也如父子相責善是賊害其父子之恩大者矣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至是則章子而已矣孟子又言夫章子與父子不相遇而離之豈以章子不欲有夫妻子母之爲親屬哉爲其得罪於父不得近焉故用出去其妻屏逐其子終身不爲妻子所養也其章子如或開設於心爲不若是離之父故出妻屏子是陷父於不義之罪者矣是則罪之莫大者矣是則章子之行以此而已我何可絕而不與之邪以此論之則章子之過於厚者矣宜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蓋謂不顧父母之養者是有逆於父母而不順父母之意耳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禮云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熟諫然則父有不義雖熟諫以爭之可也又安可以朋友責善施於父子之間哉故章子所以離之遂用出妻屏子爲其父有不義而不可言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盍何不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屋之壞者我將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爲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効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予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賓師不與臣同耳）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伋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孟子以爲二人同道曾子爲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少也又爲臣委質爲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地皆然〔疏〕曾子居武城至易地則皆然○正義曰此章言曾子子思處義非謬者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至或曰寇至盍去諸者孟子言曾子嘗居於武城之邑有南越寇賊與或人告之曰寇賊來何不去之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者言曾子欲去乃戒其所守之人曰無寓人於我此室而毀傷我薪木寇賊既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居此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至殆於不可者言寇賊已退曾子於是乎反居此也左右之大夫皆曰待先生如此其忠而不敢慢也寇賊至則先去以使民瞻望而効之寇退平靜則反其居殆不可如是也猶行曰至未有與焉者言沈猶行荅左右之人曰先生之去非汝所能知者也往日沈猶有寇賊自負其芻草來攻我室隨從先生者有七十人言曾

（子率弟子而去之故未有與及此難也故得免其禍焉先生曾子也子思居於衛有齊寇至君誰與守者孟子又言子思居於衛邑有齊國之寇賊與或人告之曰寇賊來何不去之子思乃自稱名荅或人曰如使伋見其寇賊至則去之衛君則誰與為守護伋子思名也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至易地則皆然孟子引至於此乃曰曾子子思二人其道則同也以其曾子居於武城則師之道也如人之父兄也則去留人不可毀無它其以無所拘也子思居於衛則臣之道也其勢則微小也當赴君之難不可去也無它以其有所拘也雖然二人如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也謂子思居於曾子之所而為之師亦未必不能如曾子去留無所拘也曾子居於子思之所而為之臣亦未必不能如子思赴君之難而不去也故曰曾子子思同道案史記弟子傳曾子名參字子輿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國○注伋子思名也○正義曰案世家云子思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沒於衛）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儲子齊人也瞯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疏〕儲子至同耳○正義曰此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也儲子謂孟子曰齊王使人視夫子能有以異別於衆人乎以其齊王必謂孟子之賢貌狀須有異於人也孟子荅之曰我何以有別異於衆人哉雖堯舜之盛帝亦與人同其貌狀耳但其所以有異於衆人者特以仁義之道與人異耳孟子言此則知齊王是為不達人者也蓋古之善觀人者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形骸之內今齊王乃索孟子於形骸之外宜其過也○注儲子齊人也○正義曰蓋亦因經而為言之也故孟子仕於齊今此乃曰王使人來者是知為齊人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墦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毀之）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為妻妾不知如故驕之也）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此良人為妻妾所羞而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疏〕齊人至幾希矣○正義曰此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羞也齊人有一妻一妾至幾希矣者孟子託此以譏時人苟貪富貴而驕人者也言齊國中人有一妻一妾者而居處於室其良人出外則必饜飽酒肉而後歸其妻問所與飲食酒肉者良人則盡以為富貴者與之也其妻遂告其妾曰良人出門則必饜飽酒肉而後歸問其所與者良人皆以為富貴者與之也而未嘗見有富貴顯達者來家中我將視其良人所往妻疑之故欲視其所往也明日蚤起乃邪施其身微從良人之所往徧盡一國之中無有與良人立談話者終往齊國東郭之處有冢間之祭者良人乃就乞其餘祭之酒肉不飽饜又顧視而求之於他人以此遂為饜足之道其妻乃先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乃若此而乞之祭者為饜足遂與其妾共訕良人而相對涕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其與其妻妾非訕其己又施施然喜悅從外來歸復驕泰其妻妾孟子引至此乃曰由此齊人觀之則今之人所以諂求富貴利達者其妻與妾而不羞恥不相對涕泣於中庭者幾希矣言其少也皆若此齊人耳蓋孟子之言每每及此者所以救時之弊不得不如已矣

孟子注疏卷八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章指言廉惠勇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則（韓本考文古本作列）士病諸故設斯科以進能者也

逢蒙（按逢字从夆逢蒙逢伯陵逢丑父逢公皆薄紅反東轉為江乃薄江反德公士元非有二字也宋人廣韻改字作逢薄江切殊謬孟子音義同謬不可不正逢蒙古書作蠭蒙則其字不當从夆可知矣）

有窮后羿（閩監毛三本韓本足利本同孔本考文古本窮作竆）

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考文古本他下有曰字）

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閩本廖本孔本韓本同監毛本脫上之字）

何由有逢蒙之禍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章指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考文古本作金）養（足利本無此字）凶獲患是故子濯濟難夷羿以殘可以鑒也

殺之而烹之〔補〕案殺之之字衍

子曰射為背師（閩監本同毛本子下增魚字）

而蒙其頭面（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面作也）

皆自掩鼻（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自字）

自治絜淨（凡絜作潔者俗也古書祇用絜）

▲章指言貌好行惡西子蒙臭（孔本考文引古本蒙作冒韓本同臭作鼻非也）醜人絜服供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為常也

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為本耳（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言天下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

若杞柳為桮棬（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杞上有以字）

但循理若禹之行水於無事（閩監毛三本同本考文古本作禹行水於無事之處）

誠能推求其故常（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本下有之行二字）

可坐而致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可坐知也）

▲章指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命之指也

齊之貴臣（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字子敖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反以我為簡異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異作易按易是也）

▲章指言循理（孔本考文引古本作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人常愛之〔補〕諸本常皆作恒下常敬同

人亦必反報之於己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作人亦必反之己也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人必反之己也足利本無之字）

來加於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來加我）

無知者（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上有謂字足利本上有為字）

又何足難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矣作也）

憂之當如何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如下有之字）

常行仁禮（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禮上有行字）

▲章指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孔本韓本衍故字）不足難矣蹈仁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

當平世三過其門者（按此段注宋本廖本孔本韓本俱分兩段自此至故孔子俱賢之在經文）

禹稷顔回同道下

憂民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者作急）

窮而樂道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其心皆然（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皆作亦）

故勞佚異（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無故字廖本下有矣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勞佚異矣）

雖被髮纓冠而救之（考文古本而下有往字）

走赴鄉鄰（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鄰作人）

顔子所以閉戶（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閉作闔）

▲章指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概顔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

則孟子爲禹稷顔回同道也（補）案爲字監毛本並作謂是

惰懈不作（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懈作解按音義出惰解案懈正字解假借字）

豈有一事於此（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此作是）

賊恩之大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子有子母之屬哉（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子母作母子）

執持此屏妻子之意（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屏下有出字）

以爲得罪於父（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得上有人字）

而不若是以自責罰（宋本罰作詈）

是則罪益大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是章子之行已矣何爲不可與言十三字○按有者是）

▲章指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已衆曰不孝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

偏國人皆稱爲不孝者焉（人字缺閩監毛三本如此）

父有爭而（閩監毛三本而改子是也）

猶行曰（補）案猶上當有沈字

言賓師不與臣同耳（閩監毛三本同廖本無耳字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言師賓不與臣同）

易地皆然（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地皆作處同廖本皆作同）

▲章指言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殊者也是故孟子紀之謂得其同（足利本作宜）

王使人瞯夫子（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監毛二本瞯作瞷閩本注作瞷此經作瞷門字中缺蓋初刻作瞷欲改作瞯刻去而未修板也○按音義出瞯夫作瞯蓋此正與滕文公篇陽貨瞯孔子同字音勘誤爲瞯而以古莧切之非也下章同）

與凡人同耳（閩監毛三本岳本孔本韓本同宋本考文古本無人字）

▲章指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員足方善惡如一儲子之（足利本無此字）言齊王之不達也

以爲妻妾不知（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考文古本以作也山井鼎云屬上）

用君子之道觀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下之字）

此良人爲妻妾所羞而泣傷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由字而字作爲所二字）

▲章指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羞況於國人著以爲戒恥之甚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九上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孫奭疏

趙氏注（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顔淵問仁因以題其篇也）

（疏）正義曰前篇論離婁之明此篇論萬章問孝蓋以明者當明其行而行莫大於爲孝今萬章問孝故以萬章爲此篇之題以次於前篇矣此篇凡十八章趙氏分爲上下卷據此上卷凡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孝爲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其父母也二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三章言仁人之心四章言孝莫大於嚴父行莫大於蒸蒸五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六章言義於人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保者也七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政以濟時物守已直行不枉道以取容八章言君子大居正位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九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苟合其餘九章分在下卷各有敘焉○注萬章至篇也○正義曰萬章孟子弟子已說在敘段云論語顔淵問仁者蓋論語第十二篇首顔淵問爲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因以顔淵目其篇蓋其文也孟子於此則而象之爾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問舜往至于田何爲號泣也謂耕于歷山之時然也）孟子曰。怨慕也。（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天也曲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恝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爲言高息之問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恝恝然無憂哉因以萬章具陳其意耳）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已而悲感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於經）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爲不愛於父母其爲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欲貪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言爲人所悅將見禪爲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爲可以解己之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綵之衣爲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疏〕萬章問舜往于田至予於大舜見之矣○正義曰此章言大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父母也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者萬章問孟子謂舜往耕于田乃號泣于旻天是何爲其號泣於此也旻天秋天之號也以其情主乎憫也爾雅曰秋曰旻天是也孟子曰怨慕也孟子荅之曰舜所以號泣于田者自怨遭父母之惡而思慕之也萬章曰父母愛之至怨乎萬章又曰父母以慈愛愛息其子于則當喜悅而不敢忘其父母之所愛父母惡之其子亦當勤勞奉事之而不可怨恨父母今舜若是則舜誠有怨恨父母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至是非爾所知也孟子難以自爲言拒之乃託以長息問公明高之言而荅也言長息常問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我既以得聞教命矣號泣于旻天則我不能知也故問之公明高乃荅之曰此非爾所能知者也以其所問不得其義故荅之此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至於我何哉者孟子又言夫公明高以謂孝子之心有不得意於父母爲不若此恝恝然而無憂也以其有不得父母意故有是怨也其舜必謂我竭盡其力而耕作田業以供爲子之事以奉養父母而父母今反不我愛恤誠於我有何罪哉故自求責於己而號泣怨慕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至予於大舜見之矣孟子至此乃繼其言而荅萬章言舜堯帝使其子九男與二女兼百官及牛羊倉廩皆備具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善士多就歸舜而悅之者堯帝又將須以天下而遷位讓之其舜尚以有不得愛於父母其亦憂愁若窮困苦極之人無所歸告者矣且天下之善士悅而就之是人之所皆欲也而尚不足以解舜之憂好色之女是人之所皆欲者也妻以堯帝之二女而尚亦不足以解舜之憂富是人之所皆欲者也而堯以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之而尚亦不足以解舜之憂貴是人之所皆欲者也而堯將以天下還而讓之而爲天子尚亦更不足以解其憂凡以人悅之好色富貴此數者皆無足以解舜之憂惟得於父母然後可以解其憂夫人少小之時則知思慕父母及長知好其女色則思慕其少艾有妻子則思慕其妻子至於爲仕則思慕其君如不得遇於君則熱中心而恐懼之也是則人之常情如此如爲大孝者則終身思慕父母而不忘也然則孟子言至於五十之歲者而思慕父母而不敢忘者我於大舜見之矣故歷以此荅其萬章之問○注耕于歷山○正義曰上卷首章已說詳矣○注堯典至不復見○正義曰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惟丹朱肩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二女即娥皇女英是也案尚書堯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孔安國云胤國名子爵朱肩子之名也益稷云無若丹朱傲孔注云丹朱堯之子是堯九子但見丹朱一人矣其餘八子亦未詳以其經傳無見爲云如晉獻公九人以事見於春秋餘四子亦不所見者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凡此九人但見其此即此五人是也云獻公有九人按史記世家云獻公有子九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以此則知獻公有子九人而已其餘四者亦以經傳無見焉○注慕思慕至人之情正義曰云少年少也艾美好也者蓋世之傳孟子者以少女爲少艾也按說文云艾老也長也又按禮記云五十曰艾是則艾誠老長之稱也謂之少艾安可乎是則云艾美好也者又不知何據爲之說也殆亦未可知○注老萊子七十而慕至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正義曰云老萊子者按高士傳云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荊蘭之衣爲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爲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爲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又云老萊著五綵五色斑斕之衣出列女傳文今不載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爲違禮不告而娶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懟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禮娶須五禮父母先荅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揜其井以爲舜死矣）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象舜異母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爲己之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爲妻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舜曰。唯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何爲好言順辭以荅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惡己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荅之）曰。然則舜僞喜者與。（詐僞也萬章言如是則爲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水趣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者嘉得魚之志也）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問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爲僞喜也）

〔疏〕萬章問曰至奚僞焉○正義曰此章言仁聖所有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萬章問曰至何也者萬章問孟子言齊風南山之詩有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如信此詩之言宜莫如舜信之今舜乃不告父母而娶是如之何也孟子曰至是以不告也孟子荅之曰舜如告父母則不得娶之也男女居室是人之大倫者也如告之則舜必不得娶也不得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致怨懟於父母也是以舜爲此所以不告父母而娶也萬章曰至何也者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不告而娶則我既已得聞教命矣然堯帝而以二女妻於舜而不告舜父母是如之何也故以此問之妻者以女嫁人謂之妻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孟子又荅之曰帝堯亦知告舜父母則舜父母止之則不得以妻之也萬章曰至不知象之將殺己與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父母使舜完治倉廩舜既登倉廩即捐梯而下瞽瞍不知已下乃焚廩欲因此以燒殺其舜又使舜深浚其井舜既浚井即反出之瞽瞍不知已出又欲從而掩之以溺殺其舜其舜有弟名象乃曰謀揜蓋而殺都君者皆我之功也都君即象稱舜也然謂之都君者蓋以舜在側微之時漁雷澤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以此遂因爲之都君矣注曰都於也其說亦通又曰牛羊與父母倉廩與父母干戈留我琴亦留我張亦留我二嫂使治我之牀以爲我妻欲與父母分此故先設言爲謨蓋都君者咸我績耳於是象遂往入舜之宮遇舜又在牀而鼓五絃之琴愕然反

其辭曰我氣閉積思意君故來此遂忸怩其顏而乃慙恥形於面容也以其恐舜知己謀其二嫂故也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是舜見象素不來至其宮遂見至宮乃曰念此臣之衆汝其來助我治耳如此故萬章乃問孟子言舜帝不知其弟象之將欲殺其己與故以此好言而荅其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孟子又言舜何爲而不知象謀殺己也以其仁人愛其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故以好言荅之也曰然則舜僞爲喜以悅人者與曰否至奚僞焉孟子又荅之曰舜非僞喜以悅人者矣又引以子產有饋生魚事而證之言往者有人饋賜生魚於鄭之子產子產受之乃使主池沼之吏曰校人者畜養於池校人烹煮而食之遂反歸命告於子產曰我始初放之於池則魚尚羸之圉圉然於水而未遊少項則洋洋然舒緩搖尾而走趣於深處子產信之以爲然乃曰此魚是得其所養哉故重言之乃嘆魚之得志於水甚快然也其校人乃出而與人曰誰謂子產爲智者有知於人予既烹煮而食其魚子產乃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如此孟子故於此言故君子者可欺僞以其方類難誣罔全以非其道也彼象謂以鬱陶思君是以愛兄之道來至於宮是以但欺以其方類也故舜遂必以誠深信之而喜其來故以好辭荅之矣何爲以舜爲僞喜者焉言舜不僞也亦若校人欺子產之謂故子產亦必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耳所謂方類者以其在疑似之間故也○注完治至爲死矣○正義曰云捐去其階焚舜之說不若旋階之說通也按史記云瞽瞍欲殺舜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瞽瞍與象喜以爲舜死矣象曰本謀者象之謀也象於是與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事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舜復事瞽瞍愛弟彌謹凡此亦其事也以史記覲之則捐階之說是此之文也大抵學者不可執此以爲深然也當以意喻默然有自判之論可矣○注干楯戈戟也至妻也○正義曰云干楯也者按孔安國云干楯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玄五楯干櫓之屬云戈戟也者禮圖云戈今之勾戟或謂之雞鳴或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疏云胡子橫插微邪向上不勾不勾似醫之折殺也又云戟今之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也論其則別矣云彫弓天子之弓者彫弓漆赤弓也尚書云彤弓一彤矢百孔安國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所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周禮司弓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是其等也云五絃琴者史記云舜彈五絃之琴是矣云棲床者蓋取類於禽棲故也以其床則主木而言棲則主棲而言二女即娥皇女英是也○注鄭子國之子公孫僑者○正義曰按左傳云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曰公孫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爲鄭大夫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據後而言故稱爲國僑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怪舜放之何故）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舜封象於有庳或有人以爲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既已爲天子弟雖不仁豈可爲匹夫）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問放之意）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庳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之謂也。（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

疏萬章問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仁人之心如是也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者萬章問孟子以謂象日日以謀殺舜爲事然舜既立爲天子則放象而不誅如之何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孟子荅之曰是封象也或人言放焉萬章曰至在弟則封之萬章又問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誅罪此四者而天下於是咸服此乃是誅戮其不仁者也然象傲極不仁乃反封之於有庳之國則有庳之國中人何罪也仁人固肯如此乎在他人之惡則誅戮焉在弟則封之國故曰仁人固如是乎萬章之意以謂仁人必不肯如此也孔安國注尚書云共工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州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驩兜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也三苗國名搢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鯀方命圮族績用不成羽山東裔在海中按史記云共工少皡氏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者也驩兜帝鴻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敦者也三苗縉雲氏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者也曰仁人之於弟也至可謂親愛之乎孟子又荅之曰仁者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怒心不隔宿怨但親愛之而已所以親愛之者以欲其貴也愛之者以欲其富也今封象於有庳者是所以富貴之也如舜身自爲天子而使弟只爲匹夫可謂爲親愛其弟者乎[illegible]者何謂[illegible]不得有[illegible]得施政教於其國中天子使吏代之以治其國而納天子之貢賦焉故謂之爲放也象豈得暴彼有庳之國民哉以其使吏代之治其國而納其貢賦[illegible]欲常常見之故源源如水之流與源而通不以朝貢之諸侯常禮乃來也其[illegible]之君也故孟子云[illegible]此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正義曰按隋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有三卷徐邈爲之注焉蓋其文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踧不自安也孔子以爲君父爲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孟子曰。否。（言不然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爲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日一王一言不得並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不以堯爲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志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爲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爲王臣謂舜臣其父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尊之至瞽瞍爲天子之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

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書尚書逸篇祗敬載事也夔夔齋栗敬愼戰懼貌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此解咸丘蒙之疑○）

〔疏〕咸丘蒙至不得而子也○正義曰此章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而執子之政者也咸丘蒙問曰至誠然乎哉者咸丘蒙問孟子曰諺語有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之今舜南面而立爲天子堯帝乃率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之而舜見瞽瞍其容蹙然而不敢自安孔子亦云於此時也而天下危殆岌岌乎如也岌岌不安之貌也然未知此諺語實如是乎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者孟子荅以否不然也此語非君子之言也即齊東作田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之至是二天子矣孟子又言堯帝既老而舜於是攝權堯行事耳未爲天子也堯典之篇有云言舜攝堯行事至二十有八年放勛乃徂落而死放勛堯之號也魂氣往爲徂體魄殞爲落大抵則死也堯既死天下百姓如喪其父母三年四海之內絕盡八音以其哀思之甚也禮記曰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鄭注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故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也孔子云天無兩日民無兩王如舜既爲天子矣又率諸侯以爲堯三年之喪是則爲二天子矣言日與王不可得而並也以其舜方攝堯行事未爲天子故也咸丘蒙曰至非臣如何者咸丘蒙又言舜之不得臣堯則我既得聞教命矣然而詩小雅北山之篇有云徧天之下莫非爲王之土地循土之濱莫非爲王之臣而舜既得爲王之臣而舜既得爲天子矣敢問舜父瞽瞍之非臣是如之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至是周無遺民也者孟子又荅之曰此北山之詩云非是舜臣父之謂也其詩蓋言勤勞於王事而不得奉養其父母者也故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言皆是王臣也以其無非爲王事者也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奉養其父母也故以是而怨之也故說詩者不以文而害逆其辭又不可以其辭而害逆其詩人之志以已之心意而逆求知詩人之志是爲得詩人之辭旨人如說詩者但以歌詠之辭爲然而不以已之意而求詩人志之所在而爲得詩人之旨而已矣則雲漢之篇有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此言也是周無遺民矣殊不知此雲漢之詩其詩人之志蓋在憂旱災以其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民無有單孑得遺脫不遭旱災者非謂無民也孑單也孟子引此所以證此北山之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亦非謂舜臣父之意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至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者孟子又言孝子之至不可以有加者莫大乎尊親爲之至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奉養其親是爲尊親之至也今瞽瞍爲天子之父是舜尊親之至者也舜以天下奉養之是養之至者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云武王長言孝心之所思所思者維則法大王王季文王三后之所行耳此亦舜之謂也書於大禹謨篇亦云舜敬以事見于父夔夔然悚懼齋莊戰栗瞽瞍亦信順之見舜以瞍爲父而不得子之也孔安國注云祗敬載事也允信若順也○注咸丘蒙○正義曰云爲孟子弟子齊人也者他經傳未詳今按春秋威公七年有焚咸丘杜預云咸丘魯地以此推之則此所謂咸丘蒙者豈咸丘之人有以蒙爲名者邪是未可知也注乃云齊人也者蓋魯國孟子時爲齊之所侵故咸丘之地乃爲齊之地故也有所問於孟子即爲弟子矣○注書平秩東作○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注詩小雅北山之篇○正義曰此篇蓋刺幽王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也○注大雅下武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詠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也○注逸篇○正義曰據今大禹謨有云此非特止於逸篇文也已矣

孟子注疏卷九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因以題其篇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也字）

謂耕于歷山之時然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于作於無然也二字考文引歷山之時然也云古本無然也二字）

秋天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天字足利本無也字）

幽陰氣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幽作憂）

非爾所知也已（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已二字）

故爲言高息之用對如此（閩監毛三本用作問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相按此當以宋廖本爲正作問非也）

因以萬章具陳其意耳（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以作爲無耳字）

皆堯典及逸書所載（案段玉裁尚書撰異曰此堯典字乃舜典之誤及字衍傳寫之失也此章及不告而娶章及原原而來數語及祗載見瞽瞍數語皆當是舜典中語蓋舜登庸以後事全見於堯典有舜典登庸以前及[illegible]亡失其文則此正當作孟子所言諸舜事皆舜典逸書所載謂亡失文中語也[illegible]又妄沾及字）

亦不復見於經（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經二字）

堯須天下悉治（閩監毛三本孔本足利本同韓本考文古本治作洽）

三十在位（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三作五考文古本作二○按段玉裁曰作五者非也作三者亦未是作二者是也古文尚書舜生三十[illegible]在位[illegible]說今文尚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illegible]舜年百歲之說[illegible]十徵[illegible]五十[illegible]故言五十也[illegible]今本作三十在位何可通耶今本論衡亦改作三十在位作三十在位使下文適百歲之語不可接皆由不知今古文之異也鄭康成注古文而用今文正義引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illegible]十年[illegible]一百歲也此正鄭說三當作二以今正古故正義[illegible]鄭元讀此經云六字不則直曰鄭某云而已未嘗有鄭元讀此經云之例讀此經者明此經之本不如是也此所以馬王姚作三十在位而鄭作二十也自宋以來皆不慊此意尚書撰異中詳言之）

▲章指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

萬章言舜堯（閩本同監毛本無舜字）

又將須以天下（閩本同監本毛本須作胥）

尙亦更不足以解其憂（閩監毛三本無更字）

餘四子亦不所見者（監毛本不作無是也）

五色班襴之衣（閩本同監毛二本班襴作斑斕）

齊風南山之篇（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足利本風上有國字韓本考文古本風作國）

父母先荅以辭（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先作亢）

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堯下父母下並有也字○按當疊堯字）

故亦不告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一說捐階（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捐作旋○按說文圓規也趙意捐同圓故訓爲旋）

從而蓋揜其井（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揜字）

以爲舜死矣（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舜字）

舜異母弟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故引爲己之功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引其功也）

天子曰彤弓（考文古本彤作形下同按音義出彤弓云或作形弓誤）

象見舜生（閩監毛三本岳本孔本韓本同宋本無生字）

不知象之將殺已與（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已作）

羸劣之貌（毛本劣誤弱）

迅走水趣深處也（孔本韓本同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水趣倒）

重言之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者字）

嘉得魚之志也（宋本各本並同毛本嘉誤喜）

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向舜（廖本考文古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足利本道作言閩監毛三本向誤問）

章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也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或之擁頸（閩本同監本或下剜增謂字毛本同）

論其則別矣（閩本同監毛二本其下增制字）

則主棲而言（閩本同監毛本棲作取）

罪在他人（宋本他作何）

不問善惡（岳本各本並同宋本問作間）

身既已爲天子（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既已二字足利本無已字）

豈可爲匹夫（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豈可使爲匹夫也足利本無也字）

此常常以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以作已）

▲章指言懇誠于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爲無道極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況其仁賢乎

搢雲氏之後〔通〕監毛本搢作縉與左傳合

東作田野之人（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作誤鄙○按東作出堯典下文著之）

放勆（孔本考文古本勆作動案音義出勆字云音動則作動非也）

攝行事耳（宋本閩本孔本韓本同監毛二本耳誤時）

謂舜臣其父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爲天子之父（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以此解咸丘蒙之疑（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此作是）

▲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孰子之政也此聖人軌道無有加焉

而舜既得爲王之臣而舜既得爲天子矣（上八字衍閩本作而舜既爲天子則是舜既得爲天子矣監毛本同）

孟子注疏卷九上校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九下　趙氏注　孫奭疏

萬章章句上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子曰。否。（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是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孟子言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欲知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爲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胄子丹朱訟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疏〕（萬章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者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萬章問孟子堯帝以天下與舜有之乎孟子曰否孟子荅之堯不與之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孟子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其人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舜有天下也誰與之曰天與之孟子荅以爲天與之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又問天與之舜者天有聲音諄諄然命與之乎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又荅之言天不以言語諄諄然命之也但以人之所行善惡與其事從而示之而止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又問以行與事示之者是如之何也曰天子能薦人至示之而已矣孟子荅之言天子者雖能舉薦人於上天也又不能使上天以與之天下也諸侯者能舉薦人於天子而不能使天子必與爲之諸侯大夫者能薦人於諸侯而不能使諸侯必與爲之大夫往者堯舉薦舜於上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我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又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與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是如之何也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不能以天下與人也書云納于大麓是堯薦舜於天也烈風雷雨弗迷是天受之也所謂百神享之亦可知也愼徽五典納于百揆是暴之於民也五典克從百揆時敘是民受之也所謂百姓安之亦可知也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然於天則云薦於民則云暴者蓋天遠而在上是爲尊者也聖人於天舉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云薦之也民近而在下是爲畢者也聖人之於民顯其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之也所謂受之者即是與之也舜相堯至此之謂也孟子又言舜攝行堯事輔相之得二十八年之久非人所能爲之也乃天與之也堯帝既崩死舜率天下諸侯爲堯三年喪三年喪既畢舜乃逃避堯之子丹朱而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而來者不往朝覲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朝覲於舜訟獄有未決斷者不往求治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求治於舜謳歌吟詠者不吟詠堯之子丹朱而吟詠舜故曰天與之也如此然後往歸中國履天子之位焉如使舜不避堯之子而居堯帝之宮逼逐堯之子是則爲篡奪者也非謂爲天與之也泰誓篇亦云天之所視從我民之所視天之所聽亦從我民之所聽是此天與之人與之之謂也○注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正義曰案論語堯曰篇有此文書亦有此何晏曰歷數列次也孔安國云歷數天道謂天歷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與故言歷數謂天道○注河南南夷也○正義曰案裴駰云劉熙曰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是知爲南夷也所謂中國劉熙云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注泰誓尚書篇○正義曰孔安國傳云泰誓者大會以誓衆也又云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而已）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言隨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

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莫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橫爲之者天使爲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以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益值啓之賢伊尹值大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顚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

〔疏〕萬章問曰至其義一也○正義曰此章言義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賢位莫繼者也萬章問孟子曰世人有言至於禹之代而德衰微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此乎否孟子荅之曰否不然也天與之賢者則與賢者天與之子則與子以其隨天如何耳往者舜薦禹於天及得十有七年舜於是崩死禹以三年服喪畢遂避舜之子商均隱於陽城天下之民從禹若堯之死後民之舜而不之丹朱也禹其後又薦益於天及得七年禹即崩死益以三年服喪畢益遂避禹之子啓隱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不歸益而歸禹之子啓咸曰我君之子也無它以其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而舜之輔相堯禹之輔相舜而歷年多矣施恩澤於民已久天下之民所以歸舜與禹不歸丹朱商均也啓以賢能敬承續禹之治而益又輔相禹但七年其歷年尚少不如舜相堯二十有八年禹相舜十有七年之多而施恩澤於民亦未至久所以天下之民不歸益而歸啓也又況啓有賢德與丹朱商均之不同耶舜禹益相去年代已久遠其子之或賢或不肖天使然也非人所能爲之也人莫之爲然而爲然者故曰天使然也人莫能致之此事而其事自至者是其命有是也言天與命者究其義則一也以其無爲而無不爲故曰天也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故曰命也天下善否天實使之然也祿位器服乃其所命故也今丹朱商均與啓三者之或賢或否是其天也天下之民或歸之或不歸之是其命也與書所謂天難諶命靡常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凡此亦天與命之意也匹夫之賤而有天下者其義必如舜禹而又得天子薦之者故得有天下也故孔子不有天下雖言有德然而無天子以薦之者是不有天下也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然而襲父之位又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夫天之所以廢滅者必若桀與紂之暴虐然後無乃廢滅之矣故益伊尹周公三者不有天下以其時值啓太甲成王三君皆賢天不廢此三君故益伊尹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伊尹相湯王天下也及湯崩死太子太丁未立而喪於是太丁弟外丙立外丙即位二年崩外丙弟仲壬立仲壬即位四年崩太丁子太甲立太甲即位遂顚覆湯之典刑伊尹乃放之於桐宮及三年太甲乃自悔過而怨其己惡遂治身於桐宮於是居仁徙義以聽伊尹之教訓復歸于亳都反天子之位焉周公之不有天下若益之於夏禹伊尹之於殷湯故也孔子曰唐虞二帝禪讓其位夏禹殷湯周武繼父之位其義則一更無二也謂其義則一而無二者蓋唐與賢夏后殷周與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其爲順天則一而已故曰其義則一也云禪者蓋唐虞禪祭而告傳位故曰禪也○注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正義曰案史記裴駰注云劉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箕山嵩高之北是也○注太丁湯之子至位也○正義曰案史記文已具在公孫丑篇內此更不錄然史記乃云外丙即位三年今孟子云外丙二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也○注丹朱商均○正義曰堯舜之子皇甫謐云娥皇無子商均女英生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孟子曰。否。不然。（否不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覦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眄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聞其賢以玄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此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之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厄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枉己者尚不能以正人況於辱己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也）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去焉能浼我也歸絜於身不污己而已）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我聞伊尹以仁義于湯致湯爲王不聞以割烹牛羊爲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計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疏〕萬章問曰至自亳○正義曰此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政以濟時不枉道以取容期於益治而已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者萬章問孟子謂世人有言伊尹以負鼎俎割烹之事而干湯有之否乎孟子曰否至朕載自亳孟子荅之曰否不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國野而樂行堯舜二帝之道如非其義與非其道也雖祿賜之以天下之大且不顧而若無也繫馬雖千匹之多亦且不眄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一草介亦不取諸人也以其伊尹所操守如是也湯聞如此之賢乃使人以幣帛之物往聘之伊尹且囂囂然自得而曰我何爲以湯之幣聘是爲出哉我豈如居處有莘之畎畝之中緣此以樂堯舜之道哉湯至三次使人往以幣帛聘之既至而後反然改本之計曰與我居處有莘之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如使此君成湯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湯之民爲堯舜之民哉我豈若吾身今得親見致君爲堯舜之君致民爲堯舜之民哉於是又曰上天之生此人民也是使爲先知以覺悟後知者也是使爲先覺悟以覺悟其後覺者也我今亦天民之先覺者也我將亦以伊尹樂堯舜仁義之道以覺悟今之民如非我覺悟之而誰能也孟子於此又言伊尹思念天下之民雖一匹之夫婦有不被堯舜之恩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於溝壑中也其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然後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桀而救人民之厄也我未聞有枉其己身而能正人者也而況伊尹肯辱身負鼎俎割烹之事以爲正天下者乎且聖人所行之迹不同也或遠處其身而不仕或近而任君或去而不屑就或不去以爲爾焉能浼我哉但歸絜其

（身而不汚已而已矣如是則我所以但聞伊尹以堯舜之道于說其湯未聞以鼎俎割烹之事而要湯也故尚書伊訓之篇有云天行誅伐始攻之罪者自桀宮起也湯言我始與伊尹謀之自亳地也以此詳之則知伊尹非事割烹之汚而要湯伐桀者也伊尹或遠而不仕謂在有莘之野或近而仕謂湯三聘而往見之是也去亳適夏所謂或去是也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所謂或不去是也。注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正義曰案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事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裴駰云列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去君專君授君勞君寄君等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是也。注有莘國名至人也。正義曰案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預曰莘虢地又云虢國今榮陽縣是也云千駟四千匹。案論語孔子云齊景公有馬千駟孔安國注云千駟四千匹。注伊訓至牧宮。正義曰云伊訓逸篇之名蓋今之尚書亦有伊訓之篇乃其文則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孔安國傳云造皆始也鳴條也在安邑之西又云湯始居亳孔安國云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是則亳帝嚳之都也今云殷都即因湯居而言爾）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有人以孔子孫然癰疽癰疽之醫者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也）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否不也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爲之辭爾）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顏讎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爲主彌子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爲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命者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謚爲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於衛齊無阨難何爲主癰疽瘠環者也）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爲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爲聖人乎〔疏〕萬章問曰至孔子。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乎萬章問孟子曰或有人謂孔子於衛國主癰疽之醫者於齊國主侍人姓瘠名環者誠有諸此乎否孟子曰否至何以爲孔子孟子荅之曰否言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爲此言也夫孔子於衛主顏讎由讎由賢大夫也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是兄弟也彌子瑕乃謂子路曰孔子如主於我則衛之卿孔子可得也子路以此言告孔子孔子遂曰我有命也以其得與不得皆命也孟子於此言夫孔子進以禮而有辭遜之心退以義而有羞惡之心其得用與不得用則曰有命如爲主於癰疽與侍人瘠環者是無義無命者也是孔子所不爲也然則孔子於衛主顏讎由者以其義也於衛不主彌子以其有命也以義則得其宜也以命則得與不得無所憂也然而孔子又嘗不悅於魯衛二國遂之宋國是時宋國司馬桓魋將要求孔子而殺之孔子乃變更微服而過宋當此時也孔子是遭其阨不得已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爲陳侯周之臣孟子於此又曰我聞觀遠方之來臣者但觀其所爲主者如何則知其賢否也今孔子如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二人但卑佞之臣耳爲凡人也何得爲之孔子今以司城貞子之行不可得而詳由其謚而推之則司城貞子亦爲守正之臣者也非癰疽瘠環之比也然則孔子當阨不得已而主之者尚且如是況癰疽瘠環者孰謂孔子肯主之乎蓋司城者今以宋六卿考之則司城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其位則六卿之中也古有司空之官無司城之名特宋有之者按左傳魯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公名司空遂變爲司城也。注癰疽之醫瘠姓環名侍人也。正義曰未詳其人但以經文推之亦誠然也。注顏讎由至靈公。正義曰案孔子世家史記云孔子自魯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是則顏讎由即濁鄒也爲衛大夫又案魯哀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彌子飲衛侯酒杜預云彌子彌子瑕也是其有幸於衛靈公者也。注遭宋桓魋之故至陳侯周。正義曰案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爲陳國之卿非宋卿也亦恐史家謬誤云陳侯周懷公子也今案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爲湣公又案湣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湣公是爲懷公之子湣公即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於魯案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三歲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孔子遂曰歸與歸與然則孔子湣公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湣公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於司城是爲湣公之臣矣今孟子乃云爲陳侯周臣是陳侯周即湣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之相實然不）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爲設此言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而假晉道）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爲汙是爲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爲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人自鬻於汙辱而已傳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不肯爲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爲之乎〔疏〕萬章問曰至賢者爲之乎。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苟合而爲正者也。萬章問曰至信乎者萬章問孟子謂或有人曰百里奚自賣五羖羊之皮於秦爲人養牛以此而干秦繆公爲之相今信乃爲實然乎否乎孟子曰否至而謂賢者爲之乎孟子荅之以爲否不信然也百里奚虞國之大夫也晉獻公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國虞之大夫宮之奇諫之令虞公無受璧與馬以借與道也百里奚不諫之以其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遂往秦時百里奚年已七十歲矣豈不知食養牛干秦繆公之爲有汙辱也苟如是不知以食牛爲汙辱可謂爲智者言不可謂之智者矣知虞公爲君不可得而諫故不諫可謂爲不智乎言如此可謂爲智者也又知虞公將亡其國而乃先去之而之秦不可謂之不智也時得舉用於秦國百里奚知秦繆公可與有行其道也遂輔相之可謂不智乎言可謂之智者矣及輔相秦繆公而顯其君名揚於天下又可傳於後世不爲賢者而能如是乎言百里奚真賢者乃能如是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如自賣而汙辱其身乃爲成立其君雖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亦不肯爲自鬻以汙身今乃謂百里奚爲真賢者而肯爲乎言百里奚不肯爲是也。蓋宮之奇者按杜預春秋傳云虞之忠臣也。注五羖羊皮。正義曰說文云羖夏羊牡曰羖羊也。注垂棘至晉道。正義曰左傳僖公二年云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杜預曰荀息荀叔也屈產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四馬曰乘史記云百里奚者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繆公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請以五羖羊之皮贖之楚人許之繆公乃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是其事矣又僖公五年云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是也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也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冬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此孟子所以據且云焉）

孟子注疏卷九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萬章欲知示之之意（考文古本無一之字）

允子丹朱（宋本無子字）

泰誓曰（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咸淳衢州本泰作太廖本孔本韓本作太注同○按泰太皆俗古祇作大）

▲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此下有下字）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則天下與之者也（閩本同監毛本無者字）

有之否乎（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孟子曰否不然也（此經下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並有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八字注疏本並無之○按有者是也但因此可正今本經文之誤經文本作孟子曰否然也三字一句無不字故注之云否不也不如人所言癰疽章注曰否不也不如是也割烹章注亦同而今本奪三字孟子之否然即今人之不然也他否字皆不注獨此注者恐人之誤斷其句於否字句絕則然也不可通矣不得其意而或增經或刪注今乃了然）

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是其命祿也）

繼世而有天下（毛本而作以朱子集注本同）

故不得以有天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無以字）

▲章指言篤志（此二字考文古本作義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商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言義於仁（閩監毛三本仁誤人按章指作篤志於仁此文義字亦當是篤之誤）

然後無乃廢滅之矣（閩本同監毛本刪無字）

蓋唐與賢（監毛本同案唐下應有虞字）

孟子曰否不然（按不字衍文說見上）

否不是也（按此當同前後章作否不也不如是也奪三字）

不一眄視也（毛本眄誤盼）

囂囂然曰（音義出囂囂盡心上同）

囂囂然自得之志（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然字）

欲就湯聘（岳本及各本並同宋本聘作幣）

覺悟此未知之民（廖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誤脫覺字孔本誤脫此字）

自任之重如此（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其）

而有正天下者也（孔本也改乎案也邪古字通用改乎非）

歸潔其身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石經廖本孔本韓本潔作絜）

去焉能浼我也（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去作云是也閩監毛三本作爾非）

歸潔於身不汙已而已（閩監毛三本同宋本潔於身作於身絜考文古本與宋本同絜作潔廖本孔本韓本作於絜身）

▲章指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已直行不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

雖千匹之多（閩監毛三本匹作駟）

莊公二十二年（閩本同監毛本二十改三十是也）

造皆始也（閩監毛三本造下增載字）

也在安邑之西（閩監毛三本也改地是）

有人以孔子孫然（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孫作爲是也閩監毛三本孫然作主於非）

孟子曰否不然也（按不字衍文說見前）

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爲之辭爾（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無但字爾作也）

退以義（宋本以作應）

是爲無義無命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者字）

遭宋桓司馬（石經桓作桓）

主司城貞子（石經貞諱正）

瘠環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得見稱爲聖人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章指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考文古本作違）節不違貞

性（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信）

故孟（足利本作孔）子辯之正其大義也

以是而要秦繆之相實然不（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秦繆作繆公孔本韓本繆下有公字不作否非）

孟子曰否不然（按不字衍文）

爲設此言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爲之設此言考文古本無也字）

諫之（考文古本無之字）

而假晉道（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

而已傳相（傳傳之誤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正作傳是也閩監毛三本作輔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已作以）

▲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苟合而違正也

此孟子所以據且云焉（閩監毛三本且改而）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上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正義曰此卷即趙氏分上卷爲下卷也此卷中凡九章一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它人丘陵猶可踰二章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三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三公友賢授之以爵四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不合則去亦不淹久五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六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爲上養之爲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七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八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九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遺禍殃凡此九章合上卷九章是萬章有十八章矣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爲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絜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說與上同）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

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始之使條理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者智理物聖人終始同）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智譬猶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猶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

〔疏〕孟子曰伯夷至非爾力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至薄夫敦已說上篇詳矣此言不視惡色不聽惡聲者言伯夷清潔其身不欲以亂色留於明姦聲留於聰也於是使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莫不變而爲廉潔之人懦弱之夫莫不變而爲能有立其剛志也聞下惠之和風者莫不變鄙狹而爲寬博變淺薄而爲敦厚也孔子之去齊至孔子也言孔子之去齊急速但漬米不及炊而即行以其避惡故如是也去魯國則曰遲遲而不忍行去此爲去父母國之道也所謂父母國者孔子所生於魯國故爲父母之國也大抵孔子量時適變其去國可以速則速故於齊不待炊而行也可以久而未去則久之故於魯國所以遲遲吾行也可以處此國則處之故未嘗有三年之淹可以仕於其君則仕之故有行可際可公養之仕也凡如此者故曰孔子如是也孟子曰至非爾力也孟子又曰伯夷之行爲聖人之清者也是其不以物汚其己而成其行於清也伊尹之行爲聖人之任者也是其樂於自爲而以天下之重自任也柳下惠之行爲聖人之和者也是其不以己異於物而無有所擇也唯孔子者獨爲聖人之時者也是其所行之行惟時適變可以清則清可以任則任可以和則和不特倚於一偏也故謂之孔子爲集其大成得純全之行者也蓋集大成即集伯夷伊尹下惠三聖之道是爲大成耳如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孔子之清而不至伯夷一於清也佛肸召而欲往是孔子之任而不至伊尹一於任也南子見所不見陽貨敬所不敬是孔子之和而不至下惠一於和也然則伯夷伊尹下惠是皆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而孟子亦皆取之爲聖者蓋伯夷伊尹下惠各承其時之有弊不得不如是而救也以孔子觀之又能集此三聖而爲大成者也方伯夷之時天下多進寡退而伯夷所以如是潔己不殉方伊尹之時天下多退而寡進而伊尹所以如是而以天下爲己任方下惠之時天下多潔己而異俗而下惠所以如是俯身而同衆故伯夷承伊尹之弊而救之清下惠承伯夷之弊而救之和孔子又承而集之遂爲大成者誰謂伯夷伊尹下惠救時弊如此可不謂爲聖者耶雖然孟子取爲三聖而其言又不無意於其間也言伯夷但聖之清者也以其取清而言之矣伊尹但聖之任者也以其取任而言之矣下惠但聖之和者也以其取和而言之矣孔子之聖則以時也其時爲言以謂時然則然無可無不可故謂之集其大成又非止於一偏而已故孟子於下又取金聲玉振而喻之也言集大成者如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者是其始條理也言金聲始則隆而終則殺者也如伯夷能清而不能任伊尹能任而不能和下惠能和而不能清者也玉振之者是其終條理也言玉振則終始如一而無隆殺者也如孔子能清能任能和者也所以合金聲而玉振之而言也以其孔子其始如金聲之隆而能清能任能和其終且如玉振無隆殺又能清而且任任而且和和而且清有始有終如一者也然則孟子於此且合金聲玉振之條理而喻歸于孔子是其宜也然而始條理者是爲智者之事也終條理者是爲聖人之事也以智者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巧也以聖人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力也如射於百步之外爲遠其射至於百步之外是人之力也其所以中的者非人之力也以其人之巧耳此譬伯夷伊尹下惠但如射於百步之外能至而不能中孔子於射能至又能中者也蓋能至亦射之善音矣而能至能中者又備其善者也能清能任能和是聖人之善者也能時又備其聖人之善者也此一段則孟子揔意而解其始終條理也而始終條理又解金聲玉振者也金聲玉振又喻孔子集三聖之大成者耳蓋條理者條則有數而不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也○注夏姬鄭聲○正義曰云夏姬者按史記云夏姬夏徵舒之母陳大夫御叔之妻三爲王后二爲夫人納之者無不迷惑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其逼於夏姬廢失朝政徵舒遂殺靈公及申公蓋將夏姬來奔於晉晉人殺巫臣又娶夏姬凡此是也云鄭聲者已說於公孫丑篇○注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者○正義曰已說於上篇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北宮錡衞人班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憯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爲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也略麤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矣）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凡此四等制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公侯之國爲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伯爲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子男爲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爲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

〔疏〕北宮至爲差○正義曰此章言聖人制祿上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託言其大綱以荅北宮錡之問也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者北宮錡問孟子以謂周家班列其爵祿高下等差如之何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嘗聞其略也者孟子荅之謂其詳悉則不可得而聞諸侯放恣憎惡其法度有妨於己之所爲盡滅去其典籍故今不復有然而軻也但嘗聞得其大綱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至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者此皆孟子言周室班爵祿之大綱也云天子一位至凡五等也者蓋父天母地而爲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爲德者公也斥候於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其德足以養人者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凡有五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君一位卿一位至凡六等者蓋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道焉故尊卑之位凡六等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列自國君所以與國君同其班凡此者是皆孟子所謂班君臣之爵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至附庸者此孟子言土地之等差也故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廣千里蓋不方千里則無以待天下之諸侯故也公侯卑於天子故地廣百里蓋不廣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籍故也伯又卑於公侯子男又卑於伯故其地之廣狹亦莫不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差凡是四等如其德不足以合瑞於天子而其地又不足以敵廣於公侯其勢又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大國以名通則謂之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者此言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周禮上公九命侯

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鄭玄云王之上士三命則元士者即上士也蓋以六命之卿其所受之地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其所受之地而視七命之伯以二命之元士其所受之地則視五命之子男故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公侯之國是爲大國者也大國之地方百里而國君之祿則十倍於卿而卿之祿是爲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卿所居之祿又四倍於大夫而大夫之祿是爲居卿祿四分之一也大夫所受之地則一倍於上士而上士之祿是爲居大夫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亦皆轉爲相倍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者蓋庶人在官者是未命爲士者也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也其祿比於上農夫然而不耕之者蓋以士勞力於事人不爲無庸也而祿且足以代其耕矣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伯之國是爲次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祿相爲倍差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亦以祿足以代其耕矣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子男者是爲小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相爲倍差與上同其祿足以代其耕亦然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者蓋耕者所得一夫一婦佃田百畝而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爲上農夫其所得之穀足以食養其九口上次則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則食六人下食五人其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亦如農夫有上中下之次有此五等矣若今之斗食佐史屬吏是也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其不及天子又無六等殆與孟子不合者蓋以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夏商之制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而孟子不言田而言地者蓋祿以田爲主王制主於分田以制祿孟子主於制地以分國而國以地爲主此所以有田地之異也王制云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視不同者亦以周制與夏商之制不同也孟子所以不言天子之公受地視侯而特言其卿者蓋卿與公同其所受是所謂舉卑以見尊之意也此又孟子所云班臣之祿也○注詳悉也至則其合也○正義曰云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爲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有也者蓋自列國之後先王之法侵壞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諸侯類皆以強吞弱以大并小而齊魯之始封儉於百里至孟子時齊方百里者十魯方百里者五此諸侯所以惡其籍害己而去司祿之職也是時周室班爵祿之道孟子所以不得聞其詳特以大略而答北宮錡之問也云今考王制則合也者蓋自王制推之亦有不合者矣已說於前矣○注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至凡五等○正義曰周禮典命職云上公九命爲伯鄭氏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是也○注凡此四等士地之等差也至曰附庸○正義曰云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者按周官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者按周易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是也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氏云象日月之大亦取略同也天子方千里所謂縣內以祿公卿大夫元士自公侯百里至子男五十里鄭氏注云星辰之大小也附庸者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注視比也至制也○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鄭注云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有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雖天子畿內不用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也周禮大司職云以土圭之法求地中以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是又鄭注本此而言也云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者按周禮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又注云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變時采地之數周未聞矣是宜孟子但言其大綱而其詳所以未之聞也○注公侯之國爲大國至代耕也又自伯爲次國至三分之一也又子男爲小國至二分之一也○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鄭氏云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三十十二少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矣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虛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又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然而先王之制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此所以有公侯伯子男而又有大國次國小國之殊制爾故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是大國之制如此也自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是次國之制如此也自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是小國之制如此也大抵上綦於大國下綦於小國其地雖廣狹不同其祿雖多寡有異及君之所受均十卿之祿而已自卿以下至於士其祿各相殺以一此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大夫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上士居大夫祿二分之一次國大夫居卿祿三分之一小國大夫居卿祿二分之一也其間王制周官與孟子雖有不合者亦於前言其大槩也○注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至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正義曰古者制民之產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此耕者之所得所以一夫受田百畝也王制云農夫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鄭氏以謂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磽有五等收入不同其說是矣然孟子言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凡三等又與此異蓋以周禮以一易再易不易之地言之所以有三等孟子王制論所入食人之衆寡此所以有五等也周禮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者蓋上農夫足以食九人而其家七人者亦得以受之此民所以有餘財自七人以下則不得以受上地矣先王之制祿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則庶人在官者與下士同祿其多寡之數一視五等農夫爲差而班祿亦不外此

萬章問曰。敢問友。（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挾也。（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爲友謂相友以德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晉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尊賢也。（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享舜之所設更迭爲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疏〕萬章問曰至其

義一也。正義曰▲此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爲法者也▲萬章問曰敢問友者是萬章問孟子爲朋友之道如何也孟子曰至挾也孟子荅之以謂不挾戴年長又不挾戴其貴勢抑又不挾戴其兄弟有富貴者而友朋友也是友其德也以其不可以有挾戴其勢而友之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至其義一也孟子又言孟獻子魯卿是有兵車百乘之家者也有友五人焉其二人曰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我忘其姓名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者是友也以此五人無獻子之家富貴也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爲之友矣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故也獻子與之爲友則以貴下賤故也所謂好人之善而忘已之勢者也今五人與獻子爲友者亦所謂樂已之道而忘人之勢者也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爲小國之君亦有如是也費惠公乃小國之君也嘗云我於子思則師事之矣我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不足爲之師友但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如是也雖大國之君亦有如是矣晉平公者乃大國之君也嘗往於亥唐之家亥唐言入則入其門言坐則坐言食則食雖蔬食菜羹之薄亦未嘗不飽也蓋爲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以禮下之而已矣而平公弗能與之共天位也又弗能與之治天職也抑又不與食其天祿也且職位祿皆云天者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授於人也故云國君之位必曰天位云職必曰天職云祿則曰天祿耳言平公以身禮下之是士者之尊賢矣非所謂王公大人尊賢者也以其王公大人尊賢則當與其天位也不當以身禮下之也夫舜往日上見於堯帝堯乃館舍之於副宮堯亦就副宮而饗舜所設更爲之賓主然卒禪其天位此天子之友其匹夫也云匹夫者蓋舜本則耕於歷山但側微之賤者也故云匹夫云甥者蓋堯爲舜之外舅堯所以謂舜爲甥也且用下敬上如舜之上見於堯故欽堯爲友是謂貴其貴用上敬下如堯館于貳室故欽舜而與之爲友是謂尊其賢貴貴尊賢禮皆所尚故曰其義則一而無二也蓋獻子有五人者左傳趙簡子云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豈謂此五人者乎然亦名字則未之詳。注妻父曰外舅。正義曰此蓋案禮記而云也

孟子注疏卷十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橫民之所止　音義云橫或作總

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考文古本差作嗟山井鼎云非

至於數四　考文古本四作回非也

蓋其留意者也　浦鏜云留監本誤畱

而有美色者　監本而誤南

頑貪之夫　監本貪誤食

懦弱之人　監本懦誤儒

遲遲吾行也　石經遲作遟

始條理也　音義云本亦作治條理下同

集先聖之大道　宋本道誤首

故如金者之有殺　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者作聲閩監毛三本作音

終始如一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終始作始終

智者智理物　考文古本同山井鼎云恐非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下智作知

聖人終始同　宋本同作何

智譬猶人之有技巧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以字猶作由下猶同

▲章指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故不可階他人丘陵丘陵由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

聞下惠之和風者　閩本同監毛本下上增柳字下並同惟柳下惠之行柳字非監毛增

孟子名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麄也　廖本麄作麤。案麤麄正俗字

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無矣字

下至於士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公侯皆方百里　考文古本皆下有地字

所受采地之制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士不得耕　宋本士作上非

▲章指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綱以荅北宮子之問

晉平公於亥唐也　廖本閩本同監毛二本孔本韓本於上有之字石經此經漫漶

如晉平公者也　岳本及諸本同宋本無也字

隱居陋巷晉平公嘗往造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嘗作當廖本晉作者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廖本嘗作常是

非王公尊賢也　石經廖本閩本同監毛本孔本韓本尊上有之字

皆天之所以授賢者　岳本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誤脫所字

迭爲賓主　音義出迭爲張云或作佚誤按佚字不誤古乃通用

堯亦就享舜之所設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享作饗

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作之

用下敬上　石經敬諱欽下同

▲章指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爲法者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下　趙氏注　孫奭疏

萬章章句下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爲可也）孟子曰。恭也。（當執恭敬爲心）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孟子曰今尊者賜己己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言其來交求己以道理其接待己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蓋言其可受之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己斯可受乎）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譈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遣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萬章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強求猶禦人也欲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欲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之者爲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爲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爲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

（猶可爲況受其賜而不可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曰。事道也。（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事道奚獵較也。（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爲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乏絕則爲不敬故獵較以祭也）曰。奚不去也。（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爲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爲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占其事始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留宿以荅之也）

【疏】萬章問曰至公養之仕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者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萬章問孟子凡交接之際當執何心而交接也孟子曰恭也孟子荅之曰但當執恭敬之心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萬章又問孟子言卻去之卻去之而不受是爲不恭敬然也何哉者是何然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至故弗卻也孟子又荅之言尊長賜己己乃問之曰其所取此物寧以義取之乎不以義取之乎乃方受之以此是爲不恭敬也但當受之不當問尊長所取不義則卻去之也謂宜受之故不可卻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至不可乎萬章又問曰如尊長賜己之物其所取之不義但請無以直言不義之辭卻之但以己心卻去而不受爲取民之不義也然後飾以他辭而不受不可乎故以此問孟子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又荅之曰其以物來交己以道理其接待於己亦以禮度此孔子受之矣言其如此交接則可受之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至斯可以受禦與萬章又問曰假使今有人以兵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而奪得其貨物其來交己也以道理交之其餽賜己也亦以禮度如此誠可以受禦奪之物與曰不可至如之何其受之孟子又荅之以爲不可受也且尚書康誥之篇有云殺於人而取于貨暋然強暴爲不畏死者雖凡之衆民無有不憝惡之也如此者是可不待教而後誅殺之者也言即殺之更不必待其教命之後也如若殷受夏之天下周受殷之天下所不辭也無他以其夏桀殷紂無道義當伐之而受其天下也於今乃竊比聖王之述而遂以殺人而受物於人爲之暴烈如之何可受之言不可受此之餽也曰今之諸侯至敢問何也萬章又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以其道亦如禦人而奪貨者也苟善其禮以交接之斯君子且受之敢問何謂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至而況受其賜乎孟子又謂萬章曰子今以爲後如有王者興作將比今之諸侯無道而盡誅之乎其待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待教之不改者也夫所謂非其所有而取之者是爲盜也如充取民賦稅之類至大過者但義之盡耳亦未爲盜者也故曰夫所謂非其有而取之者是爲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然孟子必以此言者其意蓋謂今之諸侯雖取於民不以義然而受教之猶庶幾能省刑罰薄稅斂爲善政也此固在所教而不誅今萬章乃曰今之諸侯猶禦也殊不知與禦人之元惡不待教而誅者異矣然則萬章之所問乃云此者是其繆也宜孟子荅之此耳孔子之仕於魯國魯國之人田獵較奪禽獸孔子亦田獵較奪其禽獸然而獵較而孔子猶尚可爲而況受其賜而乃爲不可也言此者但有道理以交接則可受而不可辭卻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是孔子之爲仕也非欲事其道與曰事道也孟子荅之以爲孔子之仕是欲行其道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又問曰孔子既以欲行其道何以田獵較奪禽獸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又荅之曰孔子所以獵較者以其孔子仕於衰世不可以卒暴更變故先且即簿書而正宗廟之祭器既欲正其祭器又不以四方之珍食供簿正祭器所以獵較而供簿正耳然而孔子必以獵較禽獸而供簿正祭器且不以四方之珍食者但爲四方珍食難常有之恐後人無珍食以供之故又絕其祭之禮所以如此也曰奚不去也萬章又問曰言孔子既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更變以行其道何爲而不去而莫仕也曰爲之兆也至淹也者孟子又荅之曰孔子所以不去而且獵較者以其假爲行道之始也兆始也然假獵較爲兆既足以行之矣而君乃不行之者孔子然後去之也如此是以孔子歷聘未嘗有於一國得終三年淹留而不去也是其時君不行孔子之兆故也如得行其兆孔子遂大行其道以輔佐其君雖留而弗去可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至公養之仕也孟子又因而言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如於魯卿季桓子再三時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于魯之南屯地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凡此是孔子有見行可之仕也以其見既行之後乃且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孰謂非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乎於衛靈公是際可之仕也今按世家又云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伐蒲之事後又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凡此是孔子有際可之仕也以其接遇孔子而孔子因言之此又孰謂非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乎於衛孝公爲公養之仕者史記諸家於衛國並無孝公所謂公養之仕但言以養賢之禮養孔子也今按史記紀孔子則亦衛靈公也據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又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故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則靈公即位之三十七年也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也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三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究之○注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封康叔○正義曰案尚書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孔安國傳云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也云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凡民罔弗憝注云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暋強也自強爲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釋云越于也於也○注諸侯滅國五十○正義曰此蓋據經之文也已在滕文公之篇說焉○注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至荅之○正義曰左傳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杜預云季孫斯也云衛孝公養賢者之禮養孔子不知何據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仕本爲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老而仕者娶妻本爲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妻而娶者）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爲貧之仕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茁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爲己之恥是以君子祿仕者不處大位）

【疏】孟子曰至恥也○正義曰此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者也孟子曰仕非爲貧至道不行恥也孟子言爲仕者志在欲行其道以濟生民非爲家貧乏財故爲仕也然而家貧親老而仕者亦有時而爲貧也娶妻志在爲繼嗣以傳業非爲其欲奉養其己故娶妻也然而有以親執釜爨不擇妻而娶者是娶妻亦有時乎爲養也然以孟子於此乃言娶妻之謂者蓋妻亦臣之喻故因言爲仕而帶言之也所以於下文不復敘之而獨繼之以爲貧而言也言爲貧者不苟貪但免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足矣高爵非所慕也故辭其尊而處卑重祿非所慕也故辭其富而處貧凡此者以其爵有尊卑祿有多寡故然也以其祿之少者則又以貧言之非所謂家貧之貧也此又知孟子立言之法也言辭尊而處卑辭富而居貧是安所而宜之乎言抱關擊柝者是也抱關擊柝之職乃監門守禦之吏也擊柝者所以擊關門之木以警寇也以其是爵之卑祿之貧者也故曰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又引孔子而證之言孔子嘗以貧而祿仕但爲委吏以掌倉庾又嘗爲乘田之吏以掌苑囿主芻牧也爲委吏則曰會計當料量多少斯已矣未嘗侵官犯分也爲乘田之助吏則曰牛羊茁壯肥長斯已矣又未嘗侵官犯分也是皆但爲稱職耳孟子於此遂因言之曰如位處卑而言在高位者是罪之極也如立乎人之朝而道不得行者君子之所恥辱也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故又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皆此之謂也○注[illegible]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於所託之國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

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爲寄公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受之乎）曰。受之。（孟子曰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曰受粟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況於士乎）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言士窮居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稟貧民之常料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曰。不敢也。（孟子曰士不敢受賜）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問何爲不敢）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爲不恭故不受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將之也）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命道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摽麾也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以犬馬畜伋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餽來繆公愠也愠恨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孟子譏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廚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爲鼎肉使己數拜故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

疏（萬章曰至尊賢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爲上養之爲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剌繆公之不弘者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萬章問孟子言士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至非禮也者孟子荅之以爲士之所以不託於諸侯者以其不敢也如諸侯失去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是禮也以其諸侯失國不得繼世而託食祿於諸侯則所託之諸侯不敢臣之也以賓禮之而已蓋爲諸侯於諸侯有賓道焉士之於諸侯則臣道也有臣之道故不敢託也如託於諸侯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萬章又問孟子士既窮而無祿如國君餽賜之以粟則可受之乎曰受之孟子以爲可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又問受之是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孟子又荅云君之於民固當賙其窮乏況爲士乎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又問謂國君周之則受之也君所賜則不受是如之何曰不敢也孟子又荅之以爲是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又以此問之曰抱關擊柝者至恭也孟子又荅之曰抱關擊柝爲監門之吏者是皆有常職事可以食於君也如士者是無常職事若空見賜於君者是以爲不恭故不敢受也以其受與不受特在義之而已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又問以謂國君餽之以粟則可以受之不知可以常繼續而餽之與曰繆公之於子思至可謂悅賢者乎孟子又荅之言魯繆公尊於子思數數問之而又數數餽賜其鼎肉子思以君命如是之煩故憤而不喜悅於卒末後復來餽之時子思乃麾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嚮北稽首再拜辭之而不受曰今而後乃知魯君以犬馬畜養其伋也伋子思自稱其名也蓋自子思如是辭之之後僕臣臺從此不持餽來也孟子於此又因而譏繆公既能悅其子思之賢而不能舉用之又不能以祿養之可謂爲能悅賢者乎言不可爲悅賢之君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又問國君今欲養賢如之何可以謂之養也曰以君命將之至王公之尊賢者也孟子荅之以爲始以君命行禮拜而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又送餽之廚宰之人繼送其肉而不絕又不以君命欲使賢者不荅以敬以是爲優其養所以非繆公以爲鼎肉使己數數拜而僕僕然也僕僕即煩猥貌也如此是非所以養賢之道也且堯帝於舜也乃使九男事之以二女女焉女者以女嫁人謂之女也又以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側微之中後能舉用而加諸帝位如此則爲王公大人所以尊賢者也孟子引此適所以譏繆公不能舉用子思徒使鼎肉有迫子思之煩猥也抑又所以救時之弊者焉○注託寄也謂若寄公○正義曰案禮記大喪服云君之喪未斂爲寄公者是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取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野居之曰草莽之臣莽亦草也庶衆也庶衆之人未得爲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爲臣則不敢見之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役事君召之見不肎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而召之）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況乎可召之）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已說於上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因章曰旃旂有鈴者旌注旄首者也）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者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何得而入乎閉門如閉禮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効君子守死善道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爲之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疏（萬章曰至召之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者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萬章問孟子所以不見諸侯其義謂何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至禮也孟子荅之以謂凡在都邑謂之市井之臣在郊野謂之草莽之臣然而言之皆謂之衆庶之人如衆庶之人未得傳質爲臣者故不敢見於君也以其無禮也傳質者所執其物以見君也如公執桓圭侯執

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諸侯世子執纁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是所以爲贄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於君召之給役則庶人往就其役事今君欲見召之乃不往者是如之何也萬章見齊王召孟子孟子不往所以有是問之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孟子荅之曰庶人往應其役是其義當往也以其庶人於君其法當爲之役故也往而見君者是不義也以其庶人非臣也義不當往見君故也且君之欲見之也者何爲也哉孟子又以此問萬章言且國君所欲見之者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萬章荅之曰君之所以欲見之者是爲多聞又爲其賢有德也曰爲其多聞也至而召之也孟子又曰如是爲其多聞也者則雖天子亦且不召其師而況諸侯可召而見之乎如是賢爲有其德也則我未曾聞知有欲見賢者而以召之也繆公亟見子思至不往也孟子又引繆公而證之言魯繆公數數見於子思乃曰古者千乘之國君以友其士何如子思遂慍而不喜曰古之人有言曰見賢人則當事矣豈嘗云友之乎然而子思所以不悅者其意豈不謂以位推之則子是爲君尊矣而我則臣下也何敢與君爲之交友也以有德論之則子事我爲子之師也奚可以與我爲友是則千乘之國君求賢者與之爲友而尚且不可得也而況諸侯於今可召賢者而見之乎齊景公至不往也說於上篇矣此更不云曰敢問招虞人何以萬章見孟子言齊景公招虞人之事遂因問之曰招虞人當用何物而招之曰以皮冠庶人以旃至賢人乎孟子以荅之曰招虞人當以皮弁而招之也庶人則以通帛招之士以旂大夫以旌如以大夫之旌招虞人虞人雖死亦且不敢往應其招也以其士之旂而招庶人庶人豈敢往而應之哉而況以不賢之招而招賢人乎不賢之招即不以禮之謂也欲見賢人而不以道至小人所視孟子又言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是若欲人入其門而反閉其門也如此尚何可得而見之乎夫義是若路也禮若門也惟君子之人能由行此義之路出入此禮之門上今乃反塞其義路而閉其禮門使君子何由而出入哉此孟子亦即此謂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乃欲召之則賢尚可得而見邪而小雅大東之詩有云周道平直如砥之平箭之直也君子亦所常履行此平直之道而爲小人所常視而則法之矣然以此證之者蓋謂賢人所以不往見於諸侯者是所守以義而爲衆人所矜式耳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萬章又問孟子以謂孔子常於君命召則不敢坐待駕而後行如此則孔子誠爲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又荅之曰孔子所以不俟駕而行者以其當於爲仕有官職而國君以其官而召之也豈得爲非耶○注質執雉之屬○正義曰已說於前矣○注孟子曰至首者○正義曰案士冠禮注云皮弁以白鹿爲之象曾禮圖云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爲之高尺二寸今虞人以皮弁者皮弁以田故也又案周禮司常職云交龍爲旂通帛爲旃析羽爲旌鄭注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旂旗之上所謂注旄於首是也○注詩小雅至善道也○正義曰此詩蓋刺亂之詩也譚國在東其大夫作是詩故云大東注云如砥貢財予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言君子皆法傚履而行之其如砥矢之平直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也○注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至豈可見也○正義曰語云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是時孔子爲中都宰以其有官職也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此乃國風東方未明之章文也箋云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也云伊尹三聘而後就湯孟子云湯三使往聘之是其文也云沮溺耦耕接輿佯狂按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鄭注云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又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蓋楚狂接輿是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趙注引而證其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鄉鄉人之善者國一國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爲疇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國近故曰頌讀其書者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爲上在五帝之世爲次在三王之世爲下是爲好上友之人也）

〔疏〕孟子至尚友也。○正義曰此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樂其崇茂者也孟子謂萬章曰至是尚友也孟子謂萬章言一鄉之中有其善者所友斯亦一鄉之善士者也一國之中有善士所友者亦一國之善士者也天下於四海之內有其善士者所友亦以天下之善士者也如友天下之善士者爲未足以極其善道則又上論古之人而頌歌其詩看讀其書如此不知其如是之人可以友也乎然猶未知其人之可友也抑又當論其人所居之世如何耳能以此乃是尚友之道也孟子所以謂之以此者蓋欲教當時之人尚友也孔子云無友不如己者與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其意與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問何卿也）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孟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爲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問貴戚之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欲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貴者）王勃然變乎色。（王聞此言慍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王意解顏色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不從王而待放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

〔疏〕齊宣至則去。○正義曰此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者也齊宣王問卿是齊王問孟子爲卿者如之何也孟子曰王何卿之問孟子荅之以謂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宜王見孟子以爲問何卿故問之曰然是卿有不同而異之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孟子又荅之曰卿不同也以其有貴戚內外親族之卿有異姓有貴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宜王又問貴戚之卿是如之何也曰君有過謬則諫諍以至反覆數諫君不聽從則欲更易君位更立其君者也王勃然變乎色宜王聞此言遂憤而驚恐乃勃然變乎顏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又曰王勿怪異我之言也王之所以問臣臣不敢不以正義對王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宜王見孟子此言顏色遂解而心且安定故無驚恐然後又問其異姓之卿是如之何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又荅之曰國君有過謬則諫諍之以至反覆數諫而不聽從則去而之他國者是也如紂之無道微子比干諫之而不聽一則去爲之見剖一則抱祭器而從周伊尹發於有莘之野而爲殷湯與治天下蓋亦本湯立賢無方故也宜孟子以是而告齊王

孟子注疏卷十下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當執何心爲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也作者）

郤之郤之爲不恭（閩本同監毛二本孔本韓本郤作卻音義出卻之云或作郤誤案卻字从卩說文曰卻也俗作却郤者邑名字从邑經傳亦借爲隙字）

其來交求已以道理（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交求作求交）

蓋言其可受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言可受也足利本無之也二字）

殷受夏周受殷（石經殷諱作商）

皆於也（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皆誤者）

於今爲烈烈（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下烈作然）

君子欲受之（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欲作且受上重受字考文古本同孔本無且字）

謂孟子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無也字）

知後王者（諸本同廖本監本毛本王作正誤）

今大盡耳（宋本耳作甘）

孔子先簿正祭器（音義云簿本多作薄誤）

乏絕（監毛二本乏誤之玩僞疏本用此誤本）

何爲不去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占其事始（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始誤治）

於季桓子（石經桓作桓）

孔子故宿留以荅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考文古本無孔子二字廖本也作矣孔本韓本無孔子二字也作矣足利本無之字）

▲章指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椎之也（考文古本椎作推案音義出椎字作推非也）

行夜（按行字如月令出行田原之行經典釋文皆下孟反孫不爲音非也）

茁茁（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一茁字）

▲章指言國有道則能者取（考文古本作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

固當周其窮乏（岳本及各本同宋本當作常）

士窮居周之則受（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居作君）

稟貧民之常料也（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料作科是也閩監毛三本稟作廩○按作廩非也說文曰稟賜穀也淺人多譌稟爲廩）

可食於上祿（孔本韓本祿作有）

而常來致之乎（廖本常作當案常是毛本同）

以君命道故不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道作煩足利本作以爲君命煩故不悅案煩是）

君以犬馬畜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無以字）

慍恨也（玩此三字似經文有奪抑注文作繆公慍恨也五字今本衍二字耳）

▲章指言知賢之道舉之爲上養之爲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宏（孔本韓本作閎）也（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伋曾子自稱其名也（案曾子當作子思）

謂都邑也（孔本無也字）

故曰市井之臣在野居之曰草莽之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作故曰市井之人在野居之人孔本韓本同廖本上人作臣）

庶衆之人（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庶衆作衆庶）

則往供役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役字）

不月往見（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月作肯是也閩監毛三本作自亦非）

欲見而召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欲見之而召之也）

而可往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石經焉下有哉字無其字）

註旃首者者（註當作注下者字衍宋本岳本廖本考文古本作注旃首者閩監毛三本作注旃干首者孔本韓本作注旃干首者○按作干是也古多假干爲竿）

是不以禮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不以禮也足利本有是字）

何得而入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何作可）

如閉禮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如作由孔本作猶）

周道如底（按底字誤也當作厎說文厎柔石也从厂氐聲或作砥職雉切底山居也下也从广氐聲都禮切今毛詩作砥孟子作厎正是一字不當从广音義亦誤）

孟子言孔子（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言作曰）

▲章指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於禮之可伊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未洽沮溺耦耕接輿佯狂豈可見也（孔本作乎）

一國之善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一國作國中）

四海之內（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詩歌國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國近作頌之是）

▲章指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是以仲尼曰毋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命爲王卿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王作三）

更立親戚之貴者（宋本岳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貴作賢是）

諫君不從王而待旅遂不聽之（廖本考文古本王作三旅作放是也宋本遂作逐孔本韓本同廖本三作去閩監毛三本作諫君反覆諫君而君遂不聽之非也）

▲章指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禍殃伊發有莘爲殷興道故云成湯立賢無方也

齊宜至則去（閩監本同毛本宜下增王字）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告子章句上（凡二十章）

孫奭疏

趙氏注（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疏】正義曰此篇首論告子言性所以次於萬章問孝之篇者以其爲孝之道其本在性也故此篇首以告子之言性遂爲篇題次於萬章不亦宜乎此篇凡三十六章趙氏分之以成上下卷此卷凡二十章而已一章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彂木爲器變而後成二章言人之欲善由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三章言人之性與善俱生四章言明仁義由內以曉告子五章言公都告子受命然後乃理六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趍之善惡異衢其七章言人稟性俱有好憎或爲君子或爲小人猶麰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八章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人則稱仁九章言弈爲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若竭其道何由智哉十章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十一章言由路求心爲得其本十二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十三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十四章言養其行治其政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十五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十六章言古人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待也得人弃天道之忌也或以招之小人事也十七章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十八章言爲仁不至不反求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爲亡矣十九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荑稗是勝是以爲仁必其成也二十章言彀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仁由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其餘十六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敘焉○注告子者姓至篇題○正義曰云告子名不害者盡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爲告子姓告名不害以浩生爲字趙注又云浩生姓名不害又爲二人其佗經傳未詳甚人云論語子罕言命蓋論語第九篇首云也故以題其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告子以爲人性爲才幹義爲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爲桮棬也杞柳柜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桮棬桮素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所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其桮棬乎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爲桮棬乎言必殘賊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孟子言以人身爲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此桮棬）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以告子轉性爲仁義若轉木以旅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蓋嘆辭也）【疏】告子至言夫○正義曰此章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彂木爲器變而後成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告子曰至爲桮棬告子言人之性譬若杞柳義若桮棬也以人之性爲其仁義之道若以杞柳之木爲之桮棬也杞杞枸杞也柳少楊也桮素樸也棬器之似屈轉木作也以其杞柳可以揉而作棬也孟子曰子

（能順杞柳之性爲桮棬乎至必子之言夫孟子乃拂之曰子能順杞柳之木性以爲桮棬乎以其將以斤斧殘賊其杞柳然後爲之桮棬也如將斤斧殘賊杞柳而以爲之桮棬是亦將殘賊人之形軀然後以爲仁義與且驅天下之人而殘禍仁義之道者是亦必子之此言也孟子所以拂之以此蓋謂人之性仁義固有不可比之桮棬以杞柳爲之也○注杞柳柜柳至素正義曰案說文云杞枸杞柳少楊也桮𠤷也棬屈木盂也所謂器似升屈木作是也詩云北山有杞南山有臺文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水圜也謂湍湍縈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顙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爲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爲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疏〕（告子至是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眞是以守正性爲君子隨曲折爲小人者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至東西也告子言人之性猶縈迴之水也湍圜縈迴之勢也縈迴之水決之使流於東方則東流之使之流西方則西流之而人之性無分於爲善爲不善也如縈迴之水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至是也孟子言水之性無分於東西上下乎言有分於東西上下也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性之不善者水無有不就下者今夫水之勢搏而跳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令上山如此豈水性如是哉是其勢如是也人之性所以可使爲不善者亦若此水之勢也以其人之性不善乃利慾而誘迫之也亦搏激其水之謂也○注湍者圜也○正義曰說文云湍急瀨水又云瀨水流沙上也今謂縈迴之水者然其水流沙上縈迴之勢湍湍然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曰。然。（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孟子以爲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曰。然。（告子曰然誠以爲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

〔疏〕（告子曰生之至性歟正義曰此章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言人之生與物之生皆謂之性以其爲同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孟子見告子以爲凡物生同謂之性故問之曰然則生之謂性是如凡物之白皆謂同白無異性也曰然告子以爲誠如是也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孟子又言是則白羽毛之白亦如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亦如白玉之白歟故以此三者問告子然孟子以謂羽毛之白則其性輕白雪之白其性易消白玉之白其性堅是其性有不同其白也曰然告子不知爲有異故亦以爲誠然也言則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曰又如是則犬狗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亦猶人之性與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犬之性金畜也故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夫人受天地之中萬物俱備於我者也是其稟陰與陽之氣所生也故其性能柔能剛是爲不同者告子不知但知其麤者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怪告子是言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告子言見彼人年老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我者也猶白色見於外者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爲義義乎將謂敬老者爲存義乎且敬老者己也何以爲外也）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告子曰愛從己則己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外故曰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歟。（孟子曰耆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己情性敬之雖非己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

〔疏〕（告子曰食色至亦有外歟○正義曰此章言事者雖從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者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言人之嗜其甘食悅其好色是人之性也仁在我爲內非自外而入者也義在彼非在我故爲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見告子以爲仁內義外故問之曰何以爲仁內義外曰彼長而我長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言彼人之年老而我從而敬長之非有長在我也如彼物之色白而我從而白之是從其白於外也我故謂義爲在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孟子又闢之曰彼長而我長之異於彼白而我白之也於白馬之色白無以異於白人之色白也是則同也不知長老馬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老乎以其是則有異也蓋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者彼白而我白之耳我何容心於其間哉固無異也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則有欽不欽之心矣此所以有異焉以其長人之長長者有欽長馬之長者無欽是則長者在彼長之者在我而義自長之者生非自長者生也如此告子何得謂之外乎故問之曰且謂長者爲有義乎長之者爲有義乎曰吾弟則愛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又謂我之弟則親愛之秦人之弟則我不愛是愛以我爲悅者也愛主仁故謂仁爲內也敬長楚人之長者亦敬長吾之長者是以長爲悅者也長主義故謂義爲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至亦有外歟孟子又以秦人之炙而排之曰好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好吾之炙爲物耳則亦有如是也然則好炙亦有外歟且孟子所以排之以此者蓋謂仁義皆內也以其秦人之弟則不愛吾弟則愛之愛與不愛是皆自我者也告子謂之以我爲悅則是矣吾之長者吾長之楚人之長吾亦長之長之亦皆自我者也告子又謂之以長爲悅則非矣是亦猶秦人之炙與吾之炙雖不同而嗜之者皆自我也如是則義果非生於外者也云炙實周書曰黃帝始燔肉爲炙是也秦楚所以喻外）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季子亦以爲義外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曰敬誰也）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兄也）酌則誰先。（季子曰酌酒則誰先酌）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當先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公都子不能荅。以告孟子。（公都子無以荅季子之問）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使公都子荅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

〔疏〕（孟季子至亦在外也○正義曰此章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者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猶若告子以爲義外故問孟子弟子公都子曰何以謂義爲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公都子荅之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謂義爲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如有鄉人長於己之伯兄一歲則誰當敬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己之兄也酌則誰先季子又問之曰如在筵席酌酒先酌誰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當先酌鄉人也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又言所敬在兄是敬在此所酌在鄉人是所以長在彼是義果在外者也非由內而出之也公都子不能荅以）

告孟子公都子於此遂無言以應荅而乃告知於孟子孟子曰至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謂公都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季子將曰敬叔父則問之曰弟爲主則誰敬彼季子將曰敬弟則又問之曰如敬弟則安在敬其叔父也彼季子將曰弟在位故敬之也子亦與之曰所以先酌鄉人者亦以在賓之位故先酌之也言常敬者在兄斯須少頃之敬在鄉人也季子聞之至非由內也季子聞孟子此言故謂之曰敬叔父則敬之敬已之弟則亦敬之是隨敬所有則敬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至亦在外也公都子因孟子教之以此乃曉其理故自又以冬夏所飲比諭而曉季子之惑也言冬寒之日則飲湯夏熱之日則飲水如是則飲食亦有在外者也蓋謂湯水雖異名然得其寒熱而飲之者在我之中心然也猶敬叔父敬弟雖有異然而能敬之者在我而已敬在我則敬在心而出之者也安得謂之在外乎季子即下卷所謂季任爲任處守者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公都子道告子以爲人性。任化無本善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公都子曰或人以爲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爲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公都子曰或人者以爲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爲君象爲臣不能使之爲善瞽瞍爲父不能化舜爲惡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爲不仁是亦各有性也矣）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爲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爲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筭者不能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也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夷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

【疏】公都子曰至懿德○正義曰此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趍之善惡異衢高下自懸賢愚行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者也公都子曰至然則彼皆非與者公都子問孟子以謂告子言人之性無有善亦無有不善但在人之所爲如何耳或有謂人性可以爲善又可以爲不善但在上所化如何耳如此故文王武王興起常以善養人則民人皆好善至幽王厲王興起常以政暴虐於民則民亦皆好其暴亂或有人又謂人有性善有性不善非在所化稟之於天而已如此故以堯帝之爲君而有象之傲爲臣以瞽瞍之頑爲父而有舜之聖爲子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之賢爲臣今孟子乃曰性皆善是則彼告子與或人之言者皆不是歟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至好是懿德孟子言人之乃順其情則皆可以爲善矣是所謂性善也若夫人爲不善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爲不善者乃自汩喪之耳故言非稟天才之罪也且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故曰性曰情曰才蓋人之性本則善之而欲爲善者非性也以其情然也情之能爲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是則性之動則爲情而情者未嘗不好善而惡惡者也其不欲爲善者乎而才者乃性之用也而才者上有以達乎天下有以達乎地中而有以貫乎人其有不能爲善者乎此孟子所以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言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智也者已論於前矣蓋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是心也人能順此而爲之是謂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即善也然而仁義禮智之善非自外銷鑠我而亡之也我有生之初固有之也但人不思而求之耳故曰求則得而存舍而弗求則亡之矣然人所以有善有惡其善惡相去之遠或相倍蓰或至於不可計其多少如此之絕遠者是不能自盡其性才者也言才無有不能爲善者矣但不能盡其才而爲之耳故詩大雅蒸民之篇有曰上天之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民之秉執其常善故好是美德而已所謂常即善也所謂善即美德也謂美德者即仁義禮智是也孔子常亦云爲此詩之人其能知道者也故言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也然所謂物者即自人之四肢五藏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無非物也所謂則者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朋友也是無非有物則有則也由此觀之孟子所以言至此者豈非人性皆善者邪故有物必有則是謂性之善也能秉其彝是謂才也好是懿德是謂情也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能順其情以爲善而才從之者也○注紂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微子啓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又云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是知有兄弟之親矣○注大雅蒸民之詩○正義曰此蓋尹吉甫美宣王之詩文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凶歲饑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以饑寒之厄陷溺其心使爲惡者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麰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麰言人性之同如此麰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龍子古賢人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屨者猶不更作蕢蕢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人口之所耆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爲知味言口之同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爲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言人之心性皆同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心所同耆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

【疏】孟子曰至我口○正義曰此章言人稟性但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爲君子或爲小人猶麰麥不齊雨露使然者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至猶芻豢之悅我口者孟子言豐熟之年凡人之子弟多好善賴善也凶荒之年凡人之子弟多好暴惡然而非上天降下才性與之殊異也而其所以由飢寒之厄陷溺去其良心而爲之惡也無他所謂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是也且譬夫今之大麥也人播種而耰鋤之其地高下以同蓺種之時又同浡然而生長秀茂至於日之至可以收割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爲不熟者則是地有肥薄與雨露之不均而人事之所加有不齊也故凡物有同其類者皆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爲不然雖聖人亦則與我同其類者也故龍子之賢人有曰人不知天下人之足而爲草屨者我知其人不能爲之蕢也蕢草器也其所以爲屨皆相似者以其天下人之足則同也故口之於食味人有同耆

也然而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好者也如使人口於味其性之所好與人殊異有是若狗馬之與我不同其形類也則天下何以耆其味皆從易牙所好之味也至於食味天下所以皆期指於易牙者是天下之人口相似也不特口之於味然也惟耳於聲亦如是也耳於聲天下之人所以皆期指於師曠爲知聲之妙者是天下之人耳相似也又不特耳如是也惟天下之目亦如是也至於子都者天下之人無有不知其姣好也不知子都之姣好者是無目之人也故曰人口之於味其有所同好者焉耳之於聲以其有同聽者焉目之於色以其有同美者焉至於心獨無所同亦如是乎言人心性亦若口耳皆有同而無異也然人心有所同然者何也是謂理也義也惟聖人者但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曰理義之有害悅於我心者如芻豢之味有悅於我口耳蓋理出於性命天之所爲也義出於道德人之所爲也而理義又出於人心所同然也是則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天命之謂性是性命本乎天故爲天之所爲也天之所爲雖妙然而未嘗不有理焉如此豈非其理有出於性命者乎人能存其性命而不失之者是所謂有其道德也故爲人之所爲者也人之所爲道德雖妙然而未嘗不有義存焉如此則豈非其義有出於人心者乎合而言之則性命道德是爲理義雖是理義出於性命道德者耳○注麰麥至薄也○正義曰釋云麰麥大麥也又短粒麥也詩云貽我來麰此蓋周頌思文之篇言后稷配天之詩也磽說文云磽石地名也○注易牙爲知味○正義曰案左傳云易牙齊桓公大夫也淄澠二水爲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是易牙爲知味者也○注師曠爲知聲之妙○正義曰案呂氏春秋云已說在離婁篇首左傳杜氏注云晉樂師子野者是也○注子都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正義曰案詩國風山有扶蘇之篇文也注云子都世之美好者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色不往覩子都反往覩狂醜之人凡此是知子都爲美好者也○草牲曰芻穀養曰豢○正義曰說文云牛馬曰芻犬豕曰豢是其解也

孟子注疏卷十一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人性爲才幹（閩監毛三本孔本足利本同韓本考文古本才作本）

所能順完杞柳（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所作子）

而成其桮棬乎（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將斤斧殘賊之（各本同岳本將下有以字）

如將戕賊杞柳（此本脫戕字）

明不可此桮棬（此當作比閩監毛三本作比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明不可比桮棬也）

以告子轉性爲仁義（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爲上有以字）

蓋嘆辭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蓋字）

▲章指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爲器變而後成（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此下並有告子道偏見有不純八字）仁內義外（孔本作內仁外義）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

湍水圜也謂湍水湍縈水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湍水作湍者下湍水無水字縈作滎案僞疏引亦作湍者圜也音義出滎字）

搏而躍之（音義丁作摶）

猶水之欲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章指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眞是以守正性者爲君子隨曲拂者爲小人也

令謂縈迴之水者然其水流沙上（案令誤令言誤然監毛本不誤）

無異性（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問告子以三白之性（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疊子字）

▲章指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麤矣孟子精之是（足利本作人）在其中

則犬狗之性（閩本同監毛二本無狗字）

見彼人年老長大（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老字）

非在我者也猶白色見於外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在下有於字無二者字）

同謂之白可也（各本同考文古本可作何）

爲義義乎（閩監毛三本少一義字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爲有義乎案廖本是也）

且敬老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且字）

愛從己（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己誤心）

所悅喜老者在外（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脫老字）

故曰外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耆秦人之炙（音義本亦作嗜下同○案嗜正字耆假借字）

己情性敬之（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性作往）

▲章指言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

且孟子所以排之（閩監二本同毛本且作故）

云炙實（監毛本實並作者）

行吾敬（此章敬字石經諱作欽）

故言內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則誰先酌（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則先酌誰）

鄉人以在賓位（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以字）

斯須之敬在鄉人（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章指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

孟季至是亦在外也（是食之誤閩監毛三本不誤）

公都子曰或人者（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無者字）

以爲各有性（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各上有人字）

使其二子爲不仁（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其作此）

是亦各有性也矣（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矣字閩監毛三本也作者）

皆爲非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皆非邪）

孝經云（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云作曰）

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韓本若作如無乎字考文古本無乎字）

其有下愚不移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民之秉彝（閩本足利本同石經彝作夷下同）

言天生蒸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蒸作衆）

民之秉夷常也（夷作彝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故曰人皆有善也考文古本作故言人皆有善也）

▲章指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相懸賢愚舛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

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以飢寒之厄（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厄作阸音義出阸字）

樹之時又同（石經此文漫漶樹似諱作植）

貽我來麰（各本同考文古本來作麥）

地之有肥磽耳（各本同足利本地上有如字）

古賢人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人作者）誰不同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草食曰芻穀養曰豢八字宋本食作牲古本作性山井鼎云性恐牲誤）

▲章指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爲君子或爲小人猶麰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子言是所以勗而進之

孟子注疏卷十一上校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告子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未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旦晝日晝也其所爲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梏之反覆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爲未嘗存善木性此非人之情也）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存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爲若是也）〔疏〕（孟子曰牛山至之謂與○）正義曰此章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人則稱仁也孟子曰牛山之木至惟心之謂與者孟子言牛山之木常爲秀美矣然以其爲郊國之外也殘之以斤斧之伐可以爲秀美乎言以其斤斧常伐之則不可爲美也雖爲斤斧所伐然以其日夜之所長息雨露之所潤澤非無萌牙緜蘖生焉柰何萌蘖既生而牛羊之畜又從而牧養於其間是以牛山若彼濯濯無草木之貌也人見其濯濯然無草木以爲牛山未嘗有材木焉是豈牛山之性無草木哉言牛山之木常有其材木耳其所以無之者但斧斤牛羊所從而殘滅之矣言雖存在乎人者亦豈無仁義之心哉然人之以放去其良心而無仁義者亦如斧斤之伐於牛山之木也是日日而伐滅之可爲美材乎言不可爲美材也言牛山日夜之所息長草木與人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不遠矣以其牛山日夜所息長草木真不欲秀茂爲美而惡其斧斤牛羊殘害之爲惡也人之平旦之氣尚未有利欲汨之則氣猶靜莫不欲爲之善也而惡爲之惡也但人平旦之氣則其旦晝之所爲利欲有以梏亡之矣平旦則未至於晝旦晝所以爲日之中矣且人於平旦之時其氣靜未有利欲事緒以動之則未必不善矣以其善固存於此時也亦如牛山日夜所長草木無以斧斤牛羊殘害之則未必不美矣以其萌蘖生焉而美固已有矣柰何斧斤牛羊又從而殘滅之亦若旦晝所爲利欲以梏亡之者焉梏手械也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爲猶梏之制手也梏之反覆其情緒不一則夜於平旦之氣不足以存既不足以存而爲利欲萬緒梏而亡之則其違異於禽獸之行不遠矣以其近也人見其爲禽獸之行者而爲未嘗有才性焉是豈人之情爲如是哉言非人之情也言人情本欲爲善矣其所以終而爲者但利欲從而梏亡之矣故苟得其所養無物不長苟失其所養無物不消如牛山苟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與平旦之氣是得其所養者也是則無物不長矣如牛山苟爲牛羊從而牧之與旦晝所爲而梏亡之是失所養者也是則無物不消矣孟子又引孔子云操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徇物而不有常時莫知其所向之鄉惟獨心爲若是也凡此孟子所以言人心性本善但當有常操而存之者矣○注牛山齊之東南山○正義曰（蓋亦以理推之亦自可見故傳所謂齊景遊於牛山之上是亦知之爲齊之山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牙生也）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博也或曰圍棊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弈曰弈秋使教二人弈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志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爲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疏〕（孟子曰無或至非然也○正義曰此）章言弈爲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能成者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至非然也孟子言時人無怪齊王之不智也以其孟子不輔佐之故云之此言雖有天下易生之物如一日溫煖以暴之乃十日寒凍以殺之是以未有能生者也雖有能生之者然於我見之亦少矣我自輔佐齊王而退歸而姦佞諂諛齊王者至多矣然而我尚如有心欲使王萌而爲善是如之何哉孟子言之以此者蓋謂吾君不能者是謂賊其君者也所以言時人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當輔佐君爲之而已孟子輔佐齊王旣退而姦佞之臣又陷君於爲惡故有激而云此也蓋天下易生之物譬

（齊王以爲善也一日暴之喻孟子一人之輔齊王也十日寒之喻姦佞臣之衆陷君於爲惡也陷君於爲惡者如是之衆則齊王所以不智也喻未有能生者也今夫譬之弈秋但爲技數雖小技如不專一其心致篤其志則亦不得精也是故弈一人名秋者通一國皆稱爲善能弈者也使秋誨其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唯弈秋之言是聽一人雖聽之其一心以爲有鴻鵠之鳥將至乃思援弓繳矢而射之雖與皆學夫弈秋然亦不若其專心致志者精矣爲是弗若之者非謂其智弗若也以其不專心致志而聽弈秋之誨故也此所以曰爲是其智弗若與繼之曰非然也言不然也孟子所以引爲比者蓋謂齊王如能專心致志惟賢者是聽則孰不與王爲善乎柰齊王不能專心致志惟賢是聽但爲姦臣之所諂佞所以如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矢而射之者故弗若彼之精而遂不爲善矣然則時人亦不可謂齊王不智特當若之而已然既輔之亦當齊王能專心致志聽從之然後可矣孟子所以既退而尚如有萌焉柰何終輔之而齊王姦佞諂諛之衆而不能聽從爲善耳此故以弈秋喻己而以鴻鵠喻姦佞其一以爲有鴻鵠思援弓繳而射之喻齊王雖聽己之言然不專心致志惟在於鴻鵠耳○注弈博也至不得也○正義曰按陽貨論語第十七之篇云不有博弈者乎而解弈爲博也說文云作博局戲也六著十二棊也古者堯曾作博圍棊謂之弈說文弈從廾言速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棊稱弈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注有人名秋善弈○正義曰按傳記有云弈秋通國之善弈也有過者止而聽之則弈敗笙滑之也又云疑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鴻鵠過彎弧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孟子之言與）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熊掌熊蹯也以喻義魚以喻生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爲耳）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爲不爲苟患而辟患也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亡之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人之餓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嘑爾猶嘑爾咄啐之貌也行道之人凡人以其賤己故不肯受也蹴蹋也以足踐蹋與之乞人不潔之亦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

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不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爲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也）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者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爲此三者爲之是不亦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者也）〔疏〕（孟子曰魚至失其本心正義曰此章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至失其本心者孟子言魚之爲味我之所欲者也熊蹯之味亦我所欲者也然而魚與熊蹯二者不可兼得但捨去其魚而取熊蹯也以其熊蹯之味又有美於魚也魚在水之物熊蹯在山之物欲在水不可兼得於在山者在山又不可兼得於在水者故爲二者不可兼得也魚所以喻生也熊蹯所以喻義故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然而生與義二者亦不可兼得之但捨生而取義也以其義又有勝於生也如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不忘在溝壑有殺身以成仁是皆以義有勝於死也是舍生而取義也然而生亦爲我心之所欲其以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爲我心之所惡疾者其以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禍有所不逃辟也如令人之所欲者無有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而行之也令人之惡者無有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擇而爲之也蓋可以得生可以辟患者皆是不義也故不爲苟得故患有所不辟也者是皆有義也由此言之則生而有不用也是不苟生也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不苟爲惡以辟患也如此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者有甚於死非獨賢者有此心也人皆有此心也但賢人能常存之而勿喪亡之耳蓋所欲有甚於生者是義也所惡有甚於死者是不義也且以一簞所盛之食一豆所盛之羹得而食之者則養其生不得此而食者則餓而死然而嘑爾此咄而與之雖行道塗之中凡人且不肯受而食之也如蹴爾踐蹋而與之雖乞丐之賤人且以爲不潔而不肯受而食也言萬鍾之祿則不責辯禮義而受之者雖萬鍾之多然於我何足爲益焉於我何益以其已身不能獨食之也已不能獨食則爲宮室之廣美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而已如是則鄉日不得簞食豆羹則身死尚不受今乃爲宮室廣美供奉妻妾與施所知之人窮乏者而受爲之如此是亦不可以止乎言此可以止而不止者也是謂失其本心者矣是亡其義者矣故本心即義也所謂賢者但能勿喪亡此本心耳○注熊蹯○正義曰按史記世家云宰夫胹熊蹯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裴驪注云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注鍾量器也正義曰齊太夫晏子云已說在梁惠篇）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憫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知求雞犬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矣）〔疏〕（孟子曰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由路求心爲得其本追逐雞犬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仁者是人之心也是人人皆有之者也義者是人之路也是人人皆得而行之者也今有人乃舍去其路而不行放散其心而不知求之者可哀憫哉且人有雞犬放之則能求追逐之有心放離之而不求追復然而學問之道無他焉但求其放心而已矣能求放心則仁義存矣以其人之所以學問者亦以精此仁義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秦楚爲指之不若人故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疏〕（孟子曰至不知類也○正義曰此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即於道是以君子惡之者也孟子曰至此之謂不知類也孟子言今人有第四指爲無名之指屈而不信且非疾痛有妨害於爲事也如有人能信者則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信之以爲惡其指之不若人也且以無名之指爲無用之指則恥惡之不若人其心不若人則不知恥惡之是之謂爲不知其類者也荀子云相形不如論心同其意也蓋云秦楚者以其秦楚相去最爲遠者也故取爲已言指屈尚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信況心即在於己爲最近者也尚不能求之耶此孟子所以爲不知類者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者也宜孟子有是以言之歟）〔疏〕（孟子至甚也○正義曰此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誡未達者也孟子言桐梓之木方於可拱把之時人誠欲其生長皆知所以灌溉而養之者至於已之身而不知以仁義之道養之者豈人之愛保其身反不若桐梓之爲急哉但人弗思忖之而已故以甚者也宜誠之以此）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考知其善否皆在己之所養也）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養小則害大養賤則

（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也務口腹者爲小人治心志者爲大人故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園也梧桐檟梓皆木名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喩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爲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飲食之人人所賤之者爲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哉亦以懷其道德也）〔疏〕孟子曰人之於身至膚哉○正義曰此章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者也孟子曰人之於身也至於己取之而已矣孟子言人之於一身也無有所不愛也以其兼愛之矣兼所愛則必兼有所養也是則一身之中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愛焉則亦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養之也以其兼所愛必兼所養而已然而所以考究其有善其有不善者亦豈有他爲哉但亦於一己自取之而已矣所謂頤其大體則爲大人從其小體則爲小人豈非己自取之謂乎蓋孟子但云尺寸之膚者則心存乎中又有居待而言者也且心爲一身之君所謂心爲天君者也荀子云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此之謂也言人既愛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愛焉既養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養焉所謂愛養心者亦以仁義之道愛養之而已人之心由人所趨向如何耳故曰所以考其善不善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至尺寸之膚哉孟子又言人體有貴亦有賤有小亦有大於人之一身合而言之則謂之體自體而言之又有耳目口鼻形心者也以貴大則心爲一體之貴者大者以賤小則耳目口鼻形爲一體之賤者小者言人之於一體不可務愛養其賤者小者以害其貴者大者也如養其小者則爲之小人養其大者則爲之大人以其耳目口鼻形五者所好不過利慾而已而心稟於有生之初仁義之道俱存於其間是以養心者爲大人君子養耳目口鼻形者以利慾爲小人耳故孟子所以有是言也今有場師治場圃者如舍其梧檟之良本而特養其樲棘是爲賤場師焉梧桐也檟山楸也樲棘小酸棗也此梧檟可以爲琴瑟材是良木小酸棗無用之才也是賤木也此所以喩養體不養其貴者而養其賤者也又如養其一指之小而失其肩背之大則爲狼疾藉亂而不知醫治者也此所以比喩養體不養其大者而養其小者也且務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者矣無他是爲其養小而失去其大也如飲食之人亦無有失其養大則口腹豈但肥長適尺寸之膚爲哉言是亦懷仁義之道者也○注檟樲棘爲桐梓酸棗正義曰說文云梧檟山楸又云楸梓也樲棘小酸棗也是所以案此爲之云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爲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爲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之而已矣）〔疏〕公都子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者也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至何也者公都子問孟子曰世之人皆是人者也或有名爲大人或有名爲小人者是如之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孟子荅之曰從事於大體而以仁義養其心是從其大體故謂之大人也從其小體以利慾養其耳目之官是從其小體故謂之小人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未曉故問之曰既皆是人也或以從養其大體或從養其小體是如之何曰耳目之官至此爲大人而已矣孟子又荅之曰人有耳目之官不以心思主之而遂蔽於耆慾之物既蔽於物則己亦已失矣己已失則是亦爲物而已是則物交接其物終爲物引之喪其所得矣惟心之官則爲主於思如心之所思則有所得而無所喪如不思則失其所得而有以喪之耳是以天之所與付於我者所以先與立其大者則心是也既與立其大者則小者斯不能奪之矣小者則耳目是也是以爲之大人而已矣蓋耳目主視聽是以爲官者也心君主官者也亦謂之官者以其亦主思故亦爲官矣荀子云心君也房中虛而治五官者也是以心思之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耳目不爲利慾之所蔽茲所以從其大體而爲大人也彼小人者以其不思而爲利慾所蔽故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棄善忘德終必亡也）〔疏〕孟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之事也孟子曰有天爵者至終亦必亡而已矣者孟子言有天爵者有人爵者天爵者仁義忠信四者又樂行其善而不厭倦者是所謂天爵也自公卿大夫者是所謂人爵也[illegible]古之人脩治其天爵而人爵自然從之如舜耕於歷山樂取諸人以爲善而堯自禪其祿位[illegible]又如伊尹[illegible]其人爵而又棄其天爵則蔽惑之甚者也如登龍斷以罔市利乞墦間之祭者是其類也此孟子所以指今之人而言也如此者終亦必亡其人爵而已矣[illegible]是故孟子所以有是言而勸誡之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也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能貴人又能賤人人之所自有也者他人不能賤之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粱矣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疏〕孟子曰至文繡也○正義曰此章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己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至文繡也[illegible]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水勝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救一車薪之火也以此則[illegible]）〔疏〕[illegible]孟子所以有激而云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

而已矣。（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則不如荑稗之草其實可食爲仁不成猶是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荑稗是勝是以爲仁以其成也孟子言五穀者是天下種之美者也苟五穀不成則不勝荑稗之所奮夫仁者亦天下道之美者也苟爲仁不成則不勝不仁之所害故云夫仁亦在乎成之而已矣此章與前章相類亦若齊宣有愛牛之仁而功不至於百姓梁惠有移民之仁而民不加多於鄰國是爲仁不成之過也五穀已說於前矣云荑稗者即禾中之莠草也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羿古之善射者彀張弩付的者用思要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攻木工規所以爲圓也矩所以爲方也誨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爲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疏〕孟子至規矩。正義曰此章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彀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孟子言羿爲善射者其教人射必志在於勢勢者張弓也張弓以其力分之所至處也言羿雖善射其教人亦必求之於力分之內也大匠爲攻木之工者其教誨人爲匠必在於規矩規所以爲圓之度矩所以爲方之度以其規矩爲法度之至者也言大匠誨人亦必求之於法度內也羿教人既求之於力分之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力分之內矣大匠誨人既求之於法度之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法度之內矣然必皆求於力分之內者以其力分所不到則射亦未如之何矣法度者亦如是矣此喻人以道教人而學之者亦如此耳如皆不求之於力分之內與法度之內則於道終亦不得矣○注羿古之攻射者與匠爲攻木之工者○正義曰此已說於前矣

孟子注疏卷十一下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牛山未嘗盛美（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未作木）

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此也二字）

可爲美乎〔補〕各本可下有以字此本脫

日晝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作晝日也）

利害于其心（監毛二本同廖本閩本孔本韓本于作干）

以爲未嘗存善木性（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存作有木作才閩監毛三本存作有木作本）

章指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山則木茂人則稱仁也

其所以終而爲者〔補〕監毛本而作不是也

其一人志欲射鴻鵠（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足利本志作念韓本考文古本志下有念字）

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各本同孔本下衍也字）

章指言弈爲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孟子所以引爲比者（閩監毛三本比誤此）

不爲苟患而辟患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患作惡）

蹴爾而與之（音義張取六切或作踓音同案玉篇踓蹵也則蹴踓可通用盧刊音義踓作躍非也通志堂微波榭本俱不誤）

人之餓者（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餓誤賤）

猶嘑爾。（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嘑作呼按呼是呼卽今俗云招呼咄哰謂招呼也）

行道之人凡人（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凡上有道中二字）

則不辯禮義而受之（音義云丁本作變案周易坤釋文由辯荀作變是辯變古字通用）

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不（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不改否考文古本復作得）

窮乏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所謂失其本心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章指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

有甚於死者（閩監二本同毛本於下衍言字）

可哀憫哉（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哉作也）

人知求雞犬（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犬作狗）

學問所以求之矣（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矣字有者是）

章指言由路求心爲得其本追逐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

且人有雞犬放之（閩監二本同毛本且改凡）

爲指之不若人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岳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章指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嚮於道是以君子惡之也

不思之甚者也宜孟子有是以言之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宜孟子以下九字）

章指言莫知養身而養（孔本韓本衍其字）樹木失事違（足利本誤遠）務不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

宜誠之以此（閩監二本同毛本脫宜字）

不可舍貴養賤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也上有者字）

爲大人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故也二字）

樲棘（樲棘古書皆作樲棗爾雅遵羊棗注引孟子養其樲棗古本爾雅皆同詳爾雅挍勘記唐宋人本艸注皆作樲棗毛傳曰棘者棗也統言之也故羊棗雖小而得稱棗）

樲棘小棘（按此是樲棗小棗之誤不可不正小棘之語尤爲不通）

人所賤之者（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所下有以字）

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哉作邪）

亦以懷其道德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作亦爲懷其道者也孔本韓本作亦爲懷道德者也考文古文作亦以懷其道德者也足利本作亦以懷其道者也）

章指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

此天之所與我者（廖本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此作比按朱子文集云舊官本皆作比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又集注云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按朱子誤矣趙注既云比方安可因近本之譌而疑之上文官有二故比方之而先立其大者文意甚明漢書賈誼傳比物此志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今多譌此物公羊傳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今本比亦譌此）

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廖本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此乃作比方○按比方是妄改又在朱子後）

則惡不能奪之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而已矣四字）

章指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也

終必亡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作之）

章指言古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事也

故曰非良貴者（孔本者改也浦鏜云也誤者）

晉卿之貴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足利本無也字）

又能賤人（孔本無又字）

人之所自有也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已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則人特不特見而善之（補監毛本上特字作將是也）

此章言所貴在身（此上當有正義曰三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何能救一車薪之火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能救作勝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救作勝）

則謂水不勝火（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則字）

亦終必亡仁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亡作無）

▲章指言爲仁不至不反諸已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爲道不卒（足利本誤率）無益於賢也

以羊易之仁（易下脫牛字閩本剜增牛字是也監毛二本同閩本）

▲章指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荑稗是勝是以爲仁必其成也

必志於彀（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志作至下同浦鏜云志誤至）

古之善射者（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善作工疏引作攻）

彀張弩付的者（付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作彀張也張弩向的者考文引彀張云古本下有也字又引弩付的者云付作向○按張弩向的所謂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也）

用思要時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時作專孔本韓本要作專）

得射者之張也（得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得作猶浦鏜云得當猶字誤）

攻木工（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攻木之工疏引有之字）

所以爲圓也（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岳本圓作圓孔本脫也字）

▲章指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彀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孟子注疏卷十一下校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告子章句下（凡十六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正義曰此卷趙氏分爲下卷者也此卷十有六章其一章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爲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二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由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三章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爲愆也四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五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道享見之儀亢荅不差其六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七章言王道浸衰轉爲罪人八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義勝爲上戰勝爲下九章言善爲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十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十一章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十二章言民無信不立十三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槩十四章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矣十五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十六章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教誨之方或析或引凡此十六章合上卷二十章是告子之篇有三十六章矣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者爲重）曰。禮重。（荅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重如上也）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荅是也何有。（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爲不可荅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疏〕任人至摟之乎。○正義曰此章言臨事量宜稱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爲後者也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人任國之人任國之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二者何者爲重曰禮重屋廬子荅之以爲禮重屋廬子孟子弟子也任人又問色與禮二者孰重曰禮重屋廬子又荅之以爲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至必親迎乎任人又問之曰人若待有禮然後食則飢餓而死不待禮而食者則得其食而不見飢餓必待以禮然後食乎任人意以爲不待禮而食也行親迎婚之禮則不得其妻不待親迎之禮則得其妻必待親迎之禮任人意又以爲不待親迎也所謂禮食者案禮云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所謂親迎者又案禮云夏氏迎於庭商人迎於室周人迎於戶凡此是也今任人不知此爲重故以食色並而問之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屋廬子未有言以荅應故不能對任人之問乃明日之鄒國以任人此言告於孟子孟子曰於荅是也何有至則將摟之乎孟子見廬子不能荅此言而乃嘆之曰荅此之言何有難乎何爲不可荅也言凡物有常如不揣量其本但齊等其末則雖方寸之木可令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峯也此乃齊等其末而不量其本之謂也言雖可謂之一帶鈎之金與一車羽毛之謂哉是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謂也以其揣之以本則方寸之木不能過於岑樓一帶鈎之金不能重於一車之羽也如不揣其本則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此喻之何啻食爲重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並之則何啻色爲重也如此是猶積累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積疊一車之羽毛可使重於一鈎金也是則任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且爲不以禮食則飢而死則人誰不以食爲重也不親迎則得妻則人誰不以色爲重也故孟子所以於此又教之屋廬子使往應於任人曰紾戾其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其食不紾戾之則不得其食則將可以紾戾兄之臂乎踰越東家之牆而牽其處女則得爲之妻不牽之則不得爲之妻則將可以牽處女乎言不可如是也故以乎言之所謂東家則託此言之矣如謂鄰家也然而鄰亦有西南北何不言之蓋言東則西南北不言而在矣○注任國○正義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後亦有案文在孟子居鄒之段○注岑樓山之銳嶺○正義曰釋云山小而高者曰岑是知岑樓即知爲銳嶺之峯也曰樓者蓋重屋曰樓亦取其重高之意也○注云處女○正義曰未嫁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荅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之何）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爲之乃爲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爲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爲之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爲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孝悌而已人所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悌之行桀服譎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爲堯似堯爲桀似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館學也）〔疏〕（曹交至餘師○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求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之者也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曹交曹君之弟也姓曹名交然曹交問孟子曰凡人皆可以爲堯舜二帝有諸否乎孟子曰然孟子荅之以爲誠如是也交聞文王十尺至如何則可者曹交又言交嘗聞文王身長十尺湯王身長九尺今交身亦長九尺四寸但獨食粟而已當如之何則可以爲堯舜曰奚有於是至是桀而已矣孟子荅之曰何有於此言之謂乎言非論身長短之謂也所以爲堯舜者是亦爲之而已且訖今有人於此其力不能舉任一匹雛之小是則爲無筋力之人也今又曰能舉任三千鈞之重則爲有筋力之人也如是言之則能舉烏獲千鈞之重任者此亦足爲烏獲之徒而已矣且夫人豈以不能舉勝一匹雛之小而爲憂患哉但不爲之耳如用力舉之則勝矣以言人之所欲爲堯舜者豈患其不能爲之哉亦但不爲之耳且以徐緩而行後於長者是謂之悌順急疾而行先於長者謂之不悌順夫徐緩而行者豈凡人所不能如是哉但所不爲徐行之矣夫堯舜二帝之道而已子今若身服堯之法服以衣服不越禮口誦堯之法言以其言有法度所行則行堯所行堯所行之迹以其行不淫虐如此是亦爲堯之徒矣若子於今身乃服桀非常之服口誦詭儒之言所行乃行桀淫虐之行如此是亦爲桀而已矣交得見於鄒君至於門曹交聞孟子言至此乃曰交得見鄒君可以因而假館舍願留止而受業於夫子之門而學於孟子也曰夫道若大路至餘師孟子乃荅之曰夫道若大路較然易行也豈爲難知者哉言不難知也但人病不求之耳子歸曹而自能求之而行其道亦不少師也何必願受業於我孟子所以荅之此者蓋爲曹交欲挾鄒君而問是挾貴而問者也是以辭之而已抑亦不屑教誨之謂也○注鈞三千斤○正義曰已前篇說之矣○注烏獲有力人也正義曰案皇甫士安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六國時人也孟子假是而開闢曹交之蔽而已矣）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爲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也）曰。凱風何以不怨。（詩邶風凱風之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而曾不閔已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爲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矣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爲不得矣）〔疏〕（公孫丑至而慕○正義曰此章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爲愆也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高子齊人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高子有云小弁之詩是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孟子又問孫丑以謂高子何以言爲小人之詩曰怨孫丑又荅之曰爲其有怨也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又至爲詩也固陋矣高子老孟子稱曰叟蓋叟長老之稱也孟子曰陋哉高叟之謂此詩爲小人之詩也今且訖以有人於此是爲越南蠻人被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見之則但談笑而道之也此無他是與越人疏也其兄如被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見之必垂涕淚號泣而道之此無他是與兄爲親也小弁之詩其辭有怨是親親之故也親親仁道也陋矣夫高子之謂此詩爲小人之詩也然孟子所以重言之深請高子不達詩人之意之甚者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公孫丑再問孟子然則凱風亦孝子之詩也何以獨不怨凱風邶風之詩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至五十而慕者孟子又荅之曰凱風之詩是親之過小者也以詩觀之有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是爲親之過小者也小弁之詩是親之過大者也以詩觀之有日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是則怨以責已爲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慕之是益疏其親也親之過小而怨之是懟其親也是謂父母不可以磯激之者也是親之過大者以其幽王信褒姒譏言疏太子宜臼之親非特放之又將以殺之是以小弁爲太子之傳作焉而著父之過爲大者也親之過小者以其先王制禮夫死妻稱子幼然後其妻始與適人今七子之母則非稱齒子幼者也乃反不安其室而欲去嫁是以凱風美孝子以著母之過爲小者也故曰是疏其親而不怨慕之者是不孝者也謂父母不可激之者是亦不爲孝也云磯者蓋磯激也若微切以感激之以幾諫者也譬如石之激水順其流而激之耳今乃謂親之不可幾諫安得謂孝子乎所以式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又引孔子有云舜其爲至孝者耳以其但亦五十之年尚能慕親矣孟子又引以此蓋謂至孝則當怨慕之也然則小弁之怨安得謂爲小人乎豈高子所以見誚於吾孟子矣○注伯奇仁人而父虐之至何辜于天○正義曰按史記云幽王嬖愛褒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後立爲平王者是宜臼者也以此推之則伯奇宜臼也故小弁之詩注云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臼又娶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臼將殺之故也○凱風至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正義曰凱風美孝子之詩也云莫慰母心者注云慰安也言有子七人無以安母之心也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者注云墐路塚也箋云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兎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墐者言其心所不忍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宋牼宋人名牼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問欲何之也）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牼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孟子敬宋牼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其指欲如何說之）曰。我將言其不利也。（牼曰我將爲二王言興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從而亡矣）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以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爲名也）〔疏〕（宋牼至何必曰利○正義曰此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者也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宋牼宋國之人姓宋名牼孟子尊老之曰先生宋牼將欲往楚國孟子相逢於石丘之地石丘則宋國地也孟子乃問之曰先生將何往曰吾聞秦楚構兵至我將有遇焉宋牼荅孟子曰我聞秦楚二國交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如楚王不悅我說我將又見秦王說而罷之秦楚二王我將有所得從其志也曰軻也至將何如孟子敬宋牼故自稱名曰軻也請無敢問其詳悉願聞其指意說之將如何說之曰我將言其不利也牼荅之曰我將說之以言其興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至何必曰利孟子又荅之）

（曰先生之志則誠爲大矣先生之名號則不可用也先生今以利說秦楚二王秦楚二王悅於利是必罷三軍之衆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三軍之衆乃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利也爲人臣者苟懷抱其利以奉君爲人子者又懷抱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又懷抱利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終皆亡去仁義之道特懷利以相接待君臣父子兄弟皆以利相接待然而不身亡者未之有也言必亡其身矣先生將以仁義之道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從仁義而罷去三軍之衆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從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君爲人子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父爲人弟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乃去其利而抱仁義相接待也既懷抱仁義而相接待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如此則不爲王者未之有也言如此則可以爲王矣何必曰利以說之乎蓋爲利則其害至於亡身爲仁義則其利至於王故曰何必曰利也此孟子所以持仁義之道教宋牼事其秦楚譏其欲以利說秦楚也○注宋牼宋人名牼○正義曰案荀卿非十二子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曾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宋鈃也楊倞云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牼牼與鈃同口莖反是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於孟子孟子而不荅之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荅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間隙也俱荅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爲相故不見尚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不見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爲皆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但遣交禮爲其不尊賢故禮荅而不見之也）

〔疏〕（孟子居鄒至平陸○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荅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者也孟子居鄒至而不報言孟子居處鄒國季任爲任國居守者也以其任國之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居守其國也季任爲居守以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孟子受而不荅孟子爲齊卿相之時居處於平陸齊之下邑儲子爲齊相以幣帛交孟子孟子亦受之而不荅他日由鄒之任至不見儲子言孟子異日自鄒之任國乃見其季子自平陸往齊國乃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至爲相與屋廬子見孟子於此二人見與不見故喜而言曰連於今日得間隙與夫子爲語矣故問孟子曰夫子往任國乃見季子往齊國乃不見儲子是爲其儲子爲齊相故欲輕之歟曰非也至爲其不成享也孟子荅之曰非爲其爲相故不見而輕之耳以其尚書洛誥篇有云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如儀不及享獻之物是曰不享以其無儀法雖有物以享之但亦如不享耳惟在上者不役使下之志於享也是以我不見儲子者爲其儀不及物不成享也我所以受之幣而不見荅也屋廬子悅至得之平陸屋廬子已曉故聞孟子言而喜悅或人見屋廬子故問之曰此洛誥云是何之謂屋廬子荅之曰季子以其守國故不得越境親至鄒國見孟子故但以幣交孟子孟子所以往而見荅也儲子爲齊相得循行國中可以親至平陸見孟子然以不親見之但亦以幣交之是其不尊賢者也是所謂儀不及物爲不成享也孟子所以之齊故不見而荅之也○注任薛之同姓正義曰案魯隱公十一年左傳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云薛任姓也齒列也是知薛與任爲同姓也○注尚書洛誥篇云○正義曰此篇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此洛誥之篇也孔安國云既成洛邑將欲成王告以居洛之義也云享多儀至惟不役志于享者案安國傳云奉上謂之享言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於禮物惟曰不奉上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淳于姓髡名也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伊尹爲湯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何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三人雖異道所履則一也）一者何也。（髡問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履仁而已髡爲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子之孫伋也二人爲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爲）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歟。（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濵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緜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緜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國俗化之則効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爲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爲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孟子言孔子爲司寇爲賢臣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膰炙者爲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爲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爲爲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爲誠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識君子之所爲謂髡不能知賢者之志也）

〔疏〕（淳于至不識也○正義曰此章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淳于髡曰至固如是乎淳于髡齊國之辨士也淳于髡問孟子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言名生于實者也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進而治國濟民則名利在所先故先名實者爲人退而獨善其身則功利在所後故後名實者爲自爲今夫子嘗處於三卿之中而名實未加及於上下而去之仁人固肯如是乎髡之意以爲仁人必不如是也故以此譏之蓋名實未加於上下以其上無以輔佐君而治國下無以惠澤而濟於民也孟子曰至其趨也者孟子乃荅曰居臣下之位不肯以賢而奉事不肖者是伯夷也所謂伯夷非其君不事是矣五就於湯五就於桀者是伊尹也所謂何事非君治亦進亂亦進是矣不恥惡汙君不辭小官者謂柳下惠也所謂爾爲爾我爲我爾焉能浼我哉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是矣此三子者雖進退之道不同然其所履則一而已一者何也髡又問孟子所謂其趨一者是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孟子又荅曰其一者是一於仁也言三子進退行止皆一於仁也伯夷之仁則見於必退以爲清伊尹之仁則見於必進而爲任下惠之仁則見於不必進亦不必退而爲和如此則君子進退行止亦履仁而已何用同其進退行止然後爲仁也孟子所以引此三子而喻者蓋謂之去齊是亦伯夷之清者也是亦有仁而已故以是荅淳于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至無益於國也髡又曰魯繆公之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泄柳孔伋爲師傅之臣而魯國爲敵國所使削益甚如此是賢者不能極救之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至何可得歟者孟子又荅之曰虞君不能信用百里奚而亡其國秦繆公任用之而得爲霸是則不能用賢則國亡矣何特止於見削歟故曰削何可得歟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而穆公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是其事也又說於萬章首卷之末詳矣曰昔者王豹處於淇上至譏之者髡又曰往日衛之善謳詠者王豹居於淇水而西河之人皆善謳齊之善歌詠者緜駒居於高唐而齊右）

之人皆能善歌凡此是皆以謳相尚故然也齊之二大夫華周杞梁皆死於戎事其二人妻哭哀城爲之崩國俗化之而皆効其哭是以如此歌哭者尚能變化其俗則有諸中必見於外如無其功者髡未曾見之也如此是故無賢者也有賢者則髡必知之矣淳于髡所以又言之此者以其不知繆公不能師公儀休泄柳子思三子之道徒疑之以爲不賢又以此明孟子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亦若是矣故引而言之復譏於孟子淇水河西高唐齊右皆地名也曰孔子爲魯司寇至衆人固不識也孟子又荅曰孔子嘗爲魯國司寇之官不得用其道從魯君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且不至孔子孔子遂反歸其舍未及脫祭祀之冕而適他國不知孔子者以謂孔子不得燔肉故爲此而行也其知孔子者以謂爲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微罪以其孔子爲司寇大夫之官凡有祭則大夫之黨當從君祭既從祭之禮有不備所以有罪矣然則君子之所爲者庸衆之人固不能識而知也孟子言此者又有以譏請髡也意謂吾之去齊是亦君子之道也豈淳于髡所識也○注淳于髡至然也正義曰案史記列傳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酒不治委政於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淳于髡曰國中有大鳥云云文恐煩更不具述○注髡曰魯繆公至賢爲正義曰云公儀休爲執政之卿者案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漢書曰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以食祿又奪園夫織女利乎是公儀休執政之事也云子柳泄柳也檀弓云子柳鄭注云子柳魯敬仲皮之子子碩兄也子思孔伋已說於前矣○注孟子云百里奚去國至賢也正義曰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者即經所謂知虞之將亡而先去之相秦而霸其君是也云何但得削者如楊子云或人問魯用儒而削雄曰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亦是意也○注王豹衛之善謳至知之○正義曰王豹衛之善謳者注案衛詩以淇水在衛地說文云淇水出河內共北山東入河又晉世家云晉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是也竹竿碩人皆衛國之詩也云高唐齊西邑案齊莊公元年晉伐齊至高唐杜氏曰高唐在祝何縣西北是也云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案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旋自晉不入遂襲莒杞梁華旋載甲夜入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杜注云近莒之邑也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室杜注云杞梁杞殖也華周即華旋也或云齊莊公襲莒逐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爲之崩○注孔子爲魯賢臣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燔肉不至者○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魯定九年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三年季氏將墮費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於是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齊人歸女樂定公有怠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吾猶可止於是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于此此魯國之南地也王肅曰燔祭肉也孔子因適衛矣

孟子注疏卷十二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何者爲重（各本同孔本無者字）

豈重一車羽邪（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車作輿）

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按翅辭也者翅者是語詞即不啻也說文口部曰啻語時不啻也奚翅不啻猶史漢之言夥頤或析翅字訓但誤矣注云若言何其重也正謂色食之重者後人添不字遂不可解矣）

章指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爲後若有偏（足利本作偏）殊從其大者屋盧子未達故譬摟紾也

周人逆於戶（逆當作迎閩監毛三本不誤）

當如之何（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力不能勝一匹雛（音義匹丁作疋云注云疋雛小雛也匹不訓小而詁訓及諸書疋訓耦訓小無文今案方言尐小也音節蓋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

則謂之無力人（閩監毛三本同孔本謂作爲力下有之字韓本考文古本力下有之字）

百鈞三千斤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千作十考文引亦作十足利本無百鈞二字案廖本非也）

則謂之有力之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矣字）

孝悌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悌作弟○按悌者俗字）

淫虐之行（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爲桀似桀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已矣三字）

不必留館學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館作此）

章指言天下（韓本考文古本有之字）大道人竝由之病於不爲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孔本韓本足利本作也）

夫堯舜二帝之道而已（閩監毛三本而已上增孝弟二字是）

則行堯所行堯所行之迹（閩監毛三本刪堯所行三字是）

口誦說儒之言（閩監毛三本誦下增桀字）

注鈞三千斤（案鈞上當有百字閩監毛三本改千爲十非也）

帝王世說云（案說當作紀）

高父之爲詩也（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監毛二本父誤叟）

不達詩人之意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意下有甚字）

不可磯（按段玉裁曰注中訓磯激也但於雙聲求之磯與杚槩字古音同謂摩也故毛詩音義曰磯居依反又古愛反古假借字耳近人以石激水解之殊誤說文固無磯字）

而曾不閔已（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閔誤闞案十行本閔字稍模糊翻刻閩本時誤認爲闞字遂改爲闞耳）

而慕其親不殆（閩監毛三本同岳本考文古本足利本慕上有思字孔本韓本與岳本同殆作怠是也）

孝之至矣（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矣誤耳）

爲不得矣（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得誤達）

章指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號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無以字）爲愆也

孟子又問孫丑（閩本同監毛二本孫上增公字非下孫丑又荅之同）

以褒爲后（閩本同監毛二本褒下增姒字）

問欲何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得從其志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不敢詳問其指（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其上有願聞二字）

先生之志則大矣（毛本生誤王下先生之號同）

三軍士樂之而悅利（考文古本無三軍二字）

則其國從而亡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從而二字）

章指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慎其所以爲名也

居守其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致幣帛之禮（足利本無帛字）

受之而不報（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不作未下有也字）

亦致禮以交於孟子（閩監毛三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

孟子亦不荅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作而未荅也孔本韓本足利本作受而未荅也）

聞義服故悅也（閩本同監本服上剜增而字毛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監本○按當作聞義則服用弟子職語）

故禮荅而不見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禮之也三字）

章指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考文古本作允）荅不差

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考文古本否各作不荅）以其宜也

有道德之名（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見貢於桀（足利本貢作責下復貢同○按貢是也）
不用而歸湯（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桀字）
如何者五（閩監毛三本何改是岳本孔本韓本作此）
所履則一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則作者）
趨於屢仁而已（補案屢當作履監毛本不誤）
髠爲其速去（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爲作譏）
孔子之孫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子之孫三字）
衛詩竹竿之篇（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曰字）
北流活活（監本下活誤潘）
齊右善歌（毛本歌誤謳○按右一本作后見文選注藝文類聚要非趙本也）
爲之而無功者（考文古本之作事）
則髠必識之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矣作知之）
爲司寇爲賢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爲魯賢臣）
膊炙者爲燔（毛本膊誤煿）
未及稅冕而行（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稅下有解祭之三字）
不欲爲誠欲急去也（考文古本上欲作敬）
衆人固不識君子之所爲（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識作能知二字）
▲章指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髠辯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孟子曰至其趍也者（閩監毛三本也上增一字毛本趍作趨）
下惠之仁（閩本同監毛二本上增柳字）
蓋謂之去齊（閩監毛三本之上增我字）
則大夫之黨黨從君祭（補監毛本下黨字作當是也）
齊侯歸杞梁之妻（閩本同監本杞上剜增遇字毛本同）
宿于此此魯國之南地也（閩本同監毛本此改屯）
孟子注疏卷十二上校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告子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臣捴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掊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而至三則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摟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爲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之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爲嫡妻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卹矜孤寡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爲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搆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拒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之而導君爲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

〔疏〕（孟子至罪人也○正義曰）此章言王道浸衰轉爲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以匡時君者也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至五霸之罪人也者又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爲夏禹商湯周之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乃爲五霸者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亦謂孟子時之大夫乃爲今之時諸侯之罪人也自天子適諸侯至三王之罪人也者此一段是孟子自解五霸爲三王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至助不給已說在惠王篇言入其疆謂古天子行巡守之禮巡諸侯所守之地至入其諸侯疆境見其土地開辟而不蕪田野耕治而不荒又能養其耆老尊敬賢者有俊傑之才能在位行政事如此則有慶賞以其慶賞益其地也入其封疆見土地荒蕪而不開辟又遺棄其耆老失其賢人惟以掊克多取聚斂之臣在其位以殘民如此則有責讓不特責讓之又其一不朝覲述所職則貶損其爵至二不朝則削減其土地以至三不朝則命六師以移易其位也以其不能保安社稷也是故天子於諸侯有其罪則討而不行兵征伐諸侯之於諸侯則行兵征伐而不討蓋彼有罪而布令陳辭以責之是謂討也彼有罪而用兵行師以加之是謂伐也且五霸者率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以其五霸擅自專權不待天子錫之弓矢然後征錫之鈇鉞然後殺者也特率諸侯以伐諸侯而已是則豈非三王之罪人歟故齊桓率諸侯以伐蔡晉文率諸侯以滅曹秦繆率諸侯以伐晉宋襄率諸侯以伐楚楚莊率諸侯以伐陳是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五霸桓公爲盛至五霸之罪人也此一段是孟子自解今之諸侯乃五霸之罪人也言齊桓公爲五霸最盛者也以其土地之廣甲兵之衆強制諸侯權其未盡從已也於是期約諸侯爲葵丘之會葵丘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有葵丘魯地也諸侯皆束縛其牲但加載書而不復歃血不血歃血也言不敢負桓公之約也桓公於是初命之曰誅不孝言所誅在不孝矣無易樹子言世子已立更不得擅自變易也無以妾爲妻言不得以愛幸之妾而立嫡妻也其再命之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言賢者當尊之於朝以崇其才德者當養之於學以成其德是所謂以彰明有德者也其三命之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言當敬重其耆老慈憫其幼少又當無忘忽其賓客羈旅其四命之曰士無世官不得兼攝其職也以其一官不專則一事不舉也取士必得言所取之士必得其賢不得使之羣小殽亂之也無專殺大夫言大夫有罪者當皆請命於天子而諸侯不得專殺之也其五命之曰無曲防言不得曲防其水以專利也當通水利而防鄣之而已無遏糴言不得遏止穀糴不通於鄰國也無有封而不告言不得有私自封賞而不告於天子也五命之後於是又布告之曰凡我同盟會盟之人自今既盟誓之後言當歸於交好無更搆怨也然今之諸侯皆犯此桓公之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五禁即五命是也長君之惡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者此一段孟子自解今之大夫爲今之諸侯罪人者也蓋自諸侯之下皆爲大夫者也言君有惡命臣長益而宣布之其罪猶小以其但不能距逆君之命也君之惡未著而爲之臣乃諂媚逢迎而導君爲非故曰其罪大以其有以啓之也然今之大夫皆有以迎君之惡而啓之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五霸至者也正義曰云齊桓晉文至楚莊五者今案史記諸侯年表云周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小白即位周釐王三年始霸會旅諸侯於甄周惠王二十

三年諸侯伐鄭周襄王元年夏會諸侯於葵丘天子使宰孔賜胙命無拜襄王九年卒是桓公自釐王三年始霸至卒凡得四十三年晉文公重耳自周襄王十六年即位是爲霸五年率諸侯以伐曹襄王二十四年薨即位凡得九年而已宋襄公茲父自周襄王三年即位十三年伐楚十四年死泓戰是歲襄王十五年矣秦繆公任好自周惠王十五年即位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是歲周襄王二十年三十五年伐晉報殺敗于汪三十九年卒以人從死是歲襄王三十一年矣楚莊王侶自周頃王六年即位十三年伐陳十六年卒諸侯誅陳夏徵舒立陳成公午三十三年薨是歲周定王十六年矣云夏禹商湯周文武說於前矣○注齊桓至罪人也正義曰云與諸侯會于葵丘案魯僖公九年左傳云夏會諸侯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秋齊桓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是之謂也是歲所謂周襄王元年矣云誅不孝者如衞世子輒拒其父蒯聵楚世子商臣弒其父凡此之類是不孝者也云無易其世子者如晉獻公立奚齊以易申生是易世子者也云無立愛妾爲嫡者正如曰嫡也如晉獻公於驪姬是以愛妾爲嫡也云尊賢育才者如南有嘉魚之詩云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菁菁者義之詩云樂育才也凡此是尊賢養才之意也云敬老慈小恤矜寡孤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其旨也云賓客羈旅無忽忘也周禮太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是不忘賓客也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是不忘忽羈旅也云仕爲大臣不得世官乃得世祿者如魯有臧孫氏仲孫氏叔仲氏季孫氏晉有狐氏趙氏荀氏郤氏欒氏范氏齊有高氏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是皆世官之類也孟子曰文王治岐士無世祿是世祿之謂也云無曠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也曠空也尚書注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人亦具官而事無攝則爲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所以譏諭之矣云取士必得立之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於賊國湯立賢無方是矣若晉奚齊之於里克陳靈公於夏徵舒是取士不得矣云不得以私怨行戮者如文公六年左傳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援於晉乃使續鞫居殺處父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是專殺大夫也云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意私設防禁者然而此意亦通義矣奈何據其下文曰過糴則無曲防是爲無曲防障其水以專利者也故先王制畎遂溝洫所以爲此矣是齊桓會諸侯于陽穀公羊以爲障谷會諸侯于葵丘穀梁以爲無壅泉凡此可見矣云無止糴如秦饑晉閉之糴是也云無以私恩擅有封賞如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凡此五命案左傳文則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五命案公穀梁述葵丘會有云無過糴無易立子無以妾爲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不孝尊賢育材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案公羊述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粟無易立子無以妾爲妻而不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略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已又案春秋凡書諸侯會有四十九而齊桓十有八焉內臣會凡二十有六而齊居四焉書外相會凡十有三而齊居六焉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公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鬬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爲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制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大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爲無傷害仁者尚不肯爲況戰鬬殺人以求廣土地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正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也）

【疏】慎子至而已。正義曰此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賤其用兵義勝爲上戰勝爲下明賤戰者也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慎子名滑釐善用兵者也魯國遂欲使慎子爲將軍戰鬬孟子曰不教民以仁義之道而用之戰鬬是謂殃禍以殘害民也故好戰而殃禍殘害其民者不容於堯舜二帝之世也以其堯舜之世民皆仁義但如四凶者則誅戮之是不容殃民者也今欲使慎子爲將軍雖爲魯一戰而遂取南陽之地然且猶不可況有不勝者乎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之罪也慎子見孟子此言乃勃然變顏而不悅而憤之曰此言則滑釐所不知也故自稱名爲滑釐是以因知滑釐爲慎子名也曰吾明告子至於仁而已孟子乃與之曰我分明告子以其不可之意也且天子之[illegible]之地方[illegible]常籍法[illegible]爲方闘[illegible]欲以敗[illegible]五以其[illegible]之地在[illegible]務戰鬬取彼以與此也是則仁者且不肯爲而況殺人以求廣土地乎○注慎子善用兵至南陽也○正義曰案史記慎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篇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雖殺臣不能絕也於是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illegible]慎子與宋鈃孟子同時是也墨子之云則又知是爲善用兵者矣云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者案尚書禹貢岳陽孔安國云山南曰陽岱山即太山在齊國之南者也周公封於魯太[illegible]之封則[illegible]兼附庸[illegible]云周封伯禽於魯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是皆臆說不足取信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辟土地侵小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illegible]於古之[illegible]）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illegible]夏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之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illegible]上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illegible]治之不能一朝之間居其位也）【疏】[illegible]善爲國[illegible]化以亂[illegible]言今之[illegible]府庫以[illegible]王治世[illegible]於道其[illegible]聚斂而[illegible]與敵國[illegible]賊者也[illegible]闘於敵[illegible]之世俗[illegible]居其位[illegible]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欲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illegible]以此喻白圭之所言而已矣）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而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

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敘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道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桀爲大桀而子爲之小桀也）（疏白圭至小桀也○正義曰此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惰二十而稅夷狄有君不足爲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者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白圭言於孟子曰我今欲省賦利民但二十中而稅一如之何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孟子欲關之故與之曰子以二十而稅一之道乃荒服北裔貉之道也故託喻以問之曰萬家之國但以一人陶瓦器而供使用則可乎否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白圭答之曰一人陶器而供萬家之國則器不足用也是爲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至大桀小桀也孟子又與之言曰夫貉居於北方其地寒燥而五穀不生長惟黍早熟於寒燥故生之又以其無中國之城郭宮室又無宗廟祭祀之禮又無幣帛饔飧之費又無百官之衆供贍朝食曰饔夕食曰飧如此無有費用供贍故於貉但二十而稅一亦足給也今居中國之地如去人倫之敘使無君子之道如何爲可乎然而陶器之少且尚不可以爲供國之用況於國而無君子之道乎且自堯舜二帝以來皆以什一而稅也今欲輕於堯舜什一之道而欲二十而取一則夷貉爲大貉而子爲小貉也如欲重於堯舜什一之道而過於什一則夏桀爲大桀而子爲小桀也以其桀暴於賦斂者也此孟子所闕之白圭也○注白圭周人也○正案班固志貨殖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弃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曰吾治生與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又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曷爲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天下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云古者什一而籍孟子曰夏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凡書傳云什一者衆矣杜預曰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以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取其一乃是什取其二故魯哀公問有若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何稍縣都皆取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曰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孟子云方百里爲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鄭玄云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又異於漢食貨志云井田方百里是爲八九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然而諸儒多用孟子爲義如孟子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爲一十外稅一也爲鄭玄有異於此也又孟子對滕公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注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爲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爲二十而稅一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爲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惟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注不解夏五十殷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名圭字也當諸侯之時有小水白圭爲治除之因自謂過乎禹也）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爲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爲之自以爲愈於禹是子亦過甚矣）（疏白圭至過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狄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圭名也趙注所以知其爲圭字也孟子與之曰子此言有過謬矣夫大禹之治水因水道而疏通歸於海也故禹以四海爲溝壑以受其水害故當時民皆得平土而居之今吾子以鄰國爲壑以受其害而又有逆其水道且逆水者所以謂之洚水謂洚水即洪大之水也是爲仁人之所惡之也今子如是乃云有愈於大禹是吾子之過謬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禹不自滿假不自伐之謂也於禹治水之功是又白圭未得禹萬分之一也宜其孟子辭而闕之以爲過謬者矣抑亦不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謂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爲君子之道捨信將安所執之邪）（疏正義曰此章言重信之至者也孟子言君子之道如不以信爲主則君之道惡乎執言執君子之道特在乎信也亮信也然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爲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君子之道惟明爲能明善在信爲能誠身不明乎善不能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歟以其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論語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重信之至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樂正子克也魯君使之執政於國）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人道德得行爲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然則奚爲喜而不寐。（丑問無此三者何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孟子言樂正子之爲人也能好善故爲之喜）好善足乎。（丑問以但好善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內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得乎）（疏魯欲至得乎○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樂禹聞讜言答之以拜訑訑距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者也魯欲使樂正子執政故言於弟子曰我聞魯欲使樂正子爲政遂喜而不寐以其樂正子將得行其道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至曰否公孫丑見孟子此言以爲喜而不寐乃問孟子曰樂正子有強力勝乎曰否孟子答無以力勝也公孫丑問有智慮能善謀乎曰否孟子又答之曰無用智慮謀也公孫丑又問曰有多聞見識乎曰否孟子又答曰無多聞見識也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孟子曰樂正子爲人能好善言故爲之喜也好善足乎又問言樂正子但好善言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至可得乎孟子與之曰能好善言足優爲於天下也而況魯國乎夫人苟好善則四海之內有善言之士皆得不遠千里而來告之也苟不能好善則四海之內人將曰彼人之訑訑自足其智不好善言我既已知之如此則訑訑之人發聲音形顏色以距止人於千里之外是則善言之士既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告之則讒惡諂佞面從之人至矣然而與讒惡諂佞面諛之人居國欲使之治尚可得乎言不可得而治也莊子云好言人之惡以爲讒希意導言以爲諂不擇是非而言以爲諛○注樂正子克○正義曰已說於前矣○注聞善言虞舜是也○正義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之謂也○注禹聞讜言答之以拜至此之謂也○正義曰禹聞善言則拜尚書讜言說於前矣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者此蓋角弓之詩文也注云晛日也瀌瀌雨雪之盛貌）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古之君子謂何禮可以仕也）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問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爲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疏陳子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士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矣備此三科無疑者也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孟子古之君子何如則可進爲之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孟子答之曰古之君子爲仕所去就有三也下文孟子解之者是也自迎之致敬至死而已矣是解所去就有三矣言國君迎接之致其敬以有禮言將行用其言也則就而仕之是所謂

（行可之仕也如禮貌接之以禮又有樂賢之容未衰而言弗得行也則當退而去之以其爲道而仕道不行則去矣其次國君雖未行用其言然而接之致敬以有禮則就而仕之是所謂際可之仕也及其國君接之不以禮又無樂賢之容是其禮貌衰也是則退而去之以其爲禮而仕禮既衰則去矣其下朝旦無以食夕昏又無以食以至飢餓困乏不能出其門戶國君聞之乃曰吾大爲之君者不能使之得行其道又不能聽從其言而使飢餓於我之土地吾羞恥之也如此國君有以周賜之亦可以受之而不辭也無他免其餓死而已矣以其爲貧而仕是公養之仕也是以昔之孔子去就如是此孟子荅陳臻之問所以執此而詳悉告之）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傳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爲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爲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爲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爲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增益其素所以不能行之者也）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人常以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胷中而後作爲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是而已矣）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

疏（孟子曰至安樂也○正義曰此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教者也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至死於安樂也者孟子言舜初起發自歷山畎畝之中而堯禪其位傳說築於傅岩之間而高宗舉之爲相膠鬲販於魚鹽之中而商文王舉爲賢臣管仲爲士官之囚而桓公舉爲相國孫叔敖隱遁於海濱而楚莊王舉爲令尹百里奚亡虞歸秦而隱於都市秦繆公任之以爲相故天欲降其大任與之卿相之位於此六人也必先所以如是苦楚其心志勞其身已餓其體使之焦枯疲瘠其皮膚又使其身空乏無資財所行不遂而拂戾其所爲又所以驚動其心堅忍其性曾益其素所不能而已又言人常以過謬然後更改而遷善困瘁於心而無所通則其操心也危橫塞其慮而思慮無所達而後乃能興作其大憔悴枯槁之容而驗於色而後有吟咏嘆息之氣而發於聲則人見其色聞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爲矣又言國君者入於國內無大夫循守其職而爲之法家又無輔弼諫諍之士出於國外則無強敵之大國爲危難之警如是者其國未爲不喪亡矣故曰國常亡如是則然後困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以安樂怠慢而死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注舜耕歷山至不能行○正義曰自舜耕歷山至繆公舉之以爲相也是皆案史記之文也○注若屈原憔悴與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正義曰案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事懷王爲三閭大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疎平後逐放之乃遊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時有漁父釣於江濱怪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乎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混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原曰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魚腹中耳遂作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年賈誼爲長沙王大傅過湘投書以吊之甯戚角歌者案三齊記云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說之遂以爲大夫）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絜也我不絜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爲仁義是亦教誨之一道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則者也孟子言教人之道非特一術耳以其多有也我之所以於不絜人之行而不教之者此亦我有以教之也以其使彼感激自勉修爲之而已或以亦爲教誨之者也蓋謂教亦多術者有君子之五教或三隅不反則不復也或叩兩端而竭於鄙夫或瀆則不告或謂予之歸求有餘師或爲挾貴而不荅是教之多術矣）

孟子注疏卷十二下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商湯（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商作殷）

周文王是也（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王改武）

則有讓（石經讓諱作責）

不朝而至三（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

則討之以六師（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則字）

乃爲之罪人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爲之二字）

五霸桓公爲盛（石經桓諱作威）

無易樹子（石經樹諱作立）

敬老慈幼（石經敬諱作欽）

不敢負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也）

不得立愛妾爲嫡妻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妻字）

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方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上也作立下賢作之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廖本惟少一立字）

不得以私怒行戮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戮上有誅字）

而以己意設防禁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意上有曲字）

擅有封賞（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有下有所字）

臣以諂媚逢迎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章指言王道寖衰轉爲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匡時君也

五霸至者也（閩監毛三本上增註字者閩本作是）

士無世祿（補監毛本無作者不誤）

天子諸侯制制如是（上制字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地是閩監毛三本作之非）

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乎作中邪二字下乎作中也二字○按上云邪下云也古人文法多如此）

以當正道者（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正誤王）

▲章指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既（孔本韓本作及考文古本作賤）其用兵廟勝爲上戰勝爲下明賤戰也

愼子至而已（閩本同監毛二本上增魯欲使三字）

今之事君者皆曰（閩監毛三本孔本同考文古本足利本無皆字）

侵小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小作鄰）

今之所謂良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者字）

於古之法爲民賊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也二字）

賊傷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賊字也字）

求必勝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章指言善爲國者必（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以）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

孟子止居也（閩本同監毛二本止改至）

省賦利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上有欲字）

以此喻白圭之所言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以此喻白圭）

所言也

無諸侯幣帛饔飧（飧當作飱毛本饔作饔）

故二十而取一而足也（諸本無上而字）

故可二十而取一（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而字）

二十而稅一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

則是夏桀爲大桀而子爲之小桀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是字而字之字考文引而子爲之小桀也云古本無而字之字）

▲章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考文古本作士）簡惰二十而稅夷狄有君（韓本刪此四字孔本作貉道有然）不足爲貴（此四字韓本亦刪）圭欲去之孟子斥之以王制也

正案班固志貨殖傳云（正下脫義曰二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井田方百里是爲八九家共之（閩本同監毛二本百作一八九家作九夫八家是案此文監本挖寫是監本剜改）

當諸侯之時（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因自謂過乎禹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是子亦過甚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是字）

▲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

君子不亮惡乎執（音義本亦無乎字）

捨信將安所執之邪（閩監毛三本同岳本無所字廖本孔本韓本捨作舍無所字邪字考文古本無所字邪字）

▲章指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者（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也

則君之道（君下漏子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丑問以但好善（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以作人）

舜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虞字）

懷善之士（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善下有言字）

▲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禹聞讜言荅之而拜訑訑吐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此之謂也

注禹聞讜言荅之而拜至此之謂也（閩監毛三本而作以此之謂作合符）者

正義曰禹聞善言則拜尚書讜言說於前矣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者此蓋角弓之詩文也注云晛日也瀌瀌雨雪之盛貌（閩監毛三本無詩曰至盛貌三十一字）

謂何禮可以仕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謂作得）

迎之致敬以有禮（石經敬諱作欽下同）

三十徵庸（監本徵誤徴○按此三十當同五十而慕注作二十）

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音義鬻字或作育）

▲章指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矣（考文古本作夫）備（考文古本作偏）此三科亦無疑也

所以不能行之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者也三字）

人恒過（石經恒諱作常下同）

徵於色（石經徵諱作證）

橫塞其慮於胷中（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胷下有臆之二字）

若甯戚商歌（考文古本商作高案非也）

是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四字）

輔弼之士（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弼作拂）

安樂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慢作惰無者字）

▲章指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敘也

何不啜其漕而餔其漓（〔補〕閩監毛本漕作糟漓作醨是也）

是亦教誨之一道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亦下有我字）

▲章指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

成之則者也（毛本則下有一字）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三上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五章　孫奭疏

趙氏注（盡心者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爲篇題）

〔疏〕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告子之言性此篇章首以論盡心盡以情性有主於心故次之以盡心也言盡已之心與天道通是道之極者故孟子七篇所以終於盡心也此篇凡八十四章趙氏分成上下卷此卷即有四十五章而已一章言盡心知性二章言爲仁由已富貴在天三章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四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爲道五章言遠辱不爲憂六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七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八章言內定常滿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九章言小人待化十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十一章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十二章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親十三章言明法審令崇寬務化十四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十五章言聖人潛隱十六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十七章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已十八章言有養賢才樂過萬乘十九章言臨涖天下君子之樂尚不與焉二十章言王政普大二老聞歸二十一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二十二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二十三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二十四章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中二十五章言飢不妄食二十六章言下惠不恭二十七章言爲仁由已必在究之二十八章言仁在性體其次假道二十九章言放惡攝政伊周有爲凡人志興則生篡心三十章言君子正已以立於世三十一章言人當尚志善之所由仁與義也三十二章言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三十三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三十四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三十五章言輿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三十六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三十七章言聖人踐形三十八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日三十九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四十章言道大難追人能弘道四十一章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四十二章言學尚虛已四十三章言賓僭及淫刑濫及士季文三思四十四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思四十五章言振裘持領正羅惟綱其餘三十九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敘焉○注盡心者至篇題○正義曰云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者蓋以性之得於天心之生於性天莫之爲而所以命人者性也性則湛然自得所以爲主者心也則人之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由人法天也云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者二十八舍案一首天文志云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凡此四七之星分布四方是二十八舍也然所以正之者蓋在乎北辰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包注云北辰之不移而衆星拱之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日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又按漢書天文志云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乙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琁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於斗是衆星所拱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爲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殀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殀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脩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

〔疏〕孟子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殀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爲珍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至所以立命也者孟子言人能盡極其心以思之者是能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道矣知存其心養育其性此所以能承事其天者也以其天之賦性而性者人所以得於天也然而心者又生於性性則湛然自得而心者又得以主之也蓋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本固有而爲天所賦也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則是知仁義禮智之性知吾性固有此者則知天實賦之者也如存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是所以事天者也是性即天也故存心養性是爲事天矣又言人之於命雖有或殀或壽但操執其心而不仁也既天壽不二而修其身以待其在天者如何耳如是所以爲能立命之本也以其殀壽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亦此而不二也不可徼求之矣但脩其在我以待之是爲立命也如於殀壽而二其心以廢其所以脩其在我者則非所以立命者也商書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意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爲受其正也已）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牆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已）

〔疏〕孟子曰至非正命也○正義曰此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也孟子曰莫非命至非正命也者孟子言人之死無非是命也然當順受其正盡道以生死也書云惠迪吉是其順受其正之皆也是故知命之君子不立身於巖牆危險之下以其能壓覆人也是以盡其脩身之道而死亡者乃爲受正命而死也陷於刑獄爲桎梏而死者非受正命而死也以其不能盡脩身之道而順受其命而死也桎足械也梏手械也今刑獄匪手足者也案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飲食不節勞逸過度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嗜慾無厭是刑其殺之也以少犯衆以弱侮强是兵其殺之者也又云人有三死而不弔有畏而死者有壓而死者有溺而死者○注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云命有三行善得善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曰終得升于帝而崩是也行善得惡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癩論語曰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包曰伯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注畏壓溺死所不弔○正義曰禮於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鄭氏云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故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也壓行止危險之下是也溺不乘橋船是也荀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爲人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是亦畏死者也又秦武王時大蛇從身出復入穴五女示之五子拔蛇壓殺五女是壓死者也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是溺死者也孟子之言其總則一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謂脩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謂賢者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脩天爵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爵祿須知已知已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疏〕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者也孟子言仁義禮智性之所有如就性而求之則得之舍而不求則亡是則仁義禮智求之有益於得者也是求之在我者也以其仁義禮智有生之初性固有者是爲在我者也是爲天爵也求之有道則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也既脩其天爵而人爵或有不得者是或得或否是得之有命也是則人爵求之無益於得也是求之在外者也以其人爵非身所專故爲在外者也如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之謂也易云舍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之謂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是得之有命者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爲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當自强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爲近也）

〔疏〕孟子至莫近焉○正義曰此章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孟子言人之生也萬物皆備足於我矣但能反己思之以誠不爲物之喪己是有得於內矣有得於內則爲樂亦莫大焉以其外物爲樂則所樂在物不在於我故爲樂也小以內爲樂則所樂在己不在物其爲樂也大又言勉强以忠恕之道而行之以求仁之術爲最近故傳有云仁者必恕而後行是之謂也斯亦力行近乎仁之意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無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爲善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爲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爲道凡人用之不知其爲實也孟子言仁義之道人皆有之然而行之而不著則其迹不能彰明習此仁義之道而不察則其理不能推明終身用而行之而不知其是爲道凡如此者非君子者也是則爲凡衆者矣故孟子以此閔之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曰行己有恥）無恥之恥。無恥矣。（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爲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爲憂矣孟子言人之不可無其羞恥也人能無恥而尚有羞恥是爲遷善遠罪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累之矣案禮云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善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如此則人可以無恥乎此孟子所以有此言而救時之弊與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恥者爲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爲也今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爲一切可勝敵之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不恥不如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者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恥者以其爲不正之道也不正之道正宜羞恥而無爲之也是爲恥之於人爲大者也今之人乃造機變阱陷藏兵之巧以爲攻戰者是爲不正之道也是無所用而恥之也如不恥不若古之聖賢何能有古聖賢之名也○注隱朋顏淵○正義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隱朋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動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也案杜預春秋傳云隱朋齊大夫也史記注云徐廣曰朋或作崩常愧恥不若黃帝之爲人後齊桓得之輔佐桓公四十一年卒顏淵慕虞舜案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孔子所以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是其歎也趙注所以引而爲解文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樂善而自卑若高宗得傅說而稟命）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何獨不然何獨不者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致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臣之者乎）

〔疏〕孟子至之乎○正義曰此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其心者也孟子曰至而況得而臣之者乎孟子曰古之賢者之君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古之爲賢士者亦然以其能樂己之樂而忘人之貴勢也如此故有王公大人不致其敬而盡其禮則不得數數見其賢者然而見之且猶尚以爲不可而況得臣之而卑下者乎○注高宗得傅說而稟命○正義曰案尚書說命篇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曰臣下罔有稟命孔安國傳云名說稟受也令命也○注經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正義曰案高士傳云許由潁川人也隱箕山堯聞之躬聘爲九州長由不赴遂洗耳於河巢父見之曰吾欲飲牛汚吾牛口於是牽牛上流飲之由大慙而隱是也○注亟數也至作者七人○正義曰云伯夷伊尹者此蓋本孟子之正文也已說之詳矣云作者七人者案論語之文也七人包注云凡七人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此七人者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也）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

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窮不失義不爲不義而苟得故得己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疏〕孟子至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士脩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者也孟子謂宋句踐曰至囂囂宋句踐宋人姓宋名句踐孟子謂句踐曰子好遊遊乎我今語以教子之遊也言人之知己亦但囂囂然自得人不知己亦但囂囂然而自得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句踐問之曰當何如此可以囂囂然自得矣曰尊德樂義至達則兼善天下孟子又與之曰尊貴其德所樂以義以此則可以囂囂自得矣蓋德有所得於內義有所不爲於外既所貴在德而盡性於內所樂在義而窮理於外是以樂天知命故人知不知斯囂囂然自得矣如此故士窮而在下則不失義而不爲苟得達而在上則不離道而常思利民窮不失義而不爲苟得故得己之本性達不離道而常思利民故民不失其所望是以古之人得志遭遇其時則布恩澤而加被於民不得志則脩治其身以立於世間是其窮則獨善身達則得行其道而兼善天下也言古之人以是者如顏子之徒窮而不得志則不改其樂而獨善其身伊尹之徒得志而澤加於民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凡民無自知者也故由文王之大乃能自興起以邈善道若夫豪傑之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其身正其行不陷溺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僻君子特立不爲俗移故稱豪傑自興者也孟子言必待文王之化而乃能興起以從善道者凡民也以其無自知者也若夫才有過於千萬人之豪傑者雖不遭遇文王之化猶能自興起以從善而正立其身也已）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欲然不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疏〕正義曰此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亢有若欲然謂不如人非但兒過卓絕乎凡也孟子言人自有富復附益以韓魏晉六卿百乘之家富而貴之如其自視已於仁義之道欲然不足則超絕有過乎衆人遠矣○注韓魏晉六卿百乘之家正義曰已說於梁惠首篇）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其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曰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佚罪而死不怨殺者〔疏〕孟子至殺者○正義曰此章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不怨者也孟子言國君如使民趨於農耕是以佚道使民是農耕時雖爲勞然後有所獲稼則又有以佚樂矣如是則何怨恨其勞乎故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又言國君殺戮其罪人者以其恐有害於民故殺之而意有在於欲生其民也是則罪人被殺雖死且不怨恨殺者也故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注若亟其乘屋之類○正義曰已於滕文公說之矣○注大辟之罪正義曰孔云大辟之罪死刑也前已說）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教又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爲之者言化遷善爲之大道者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章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流霸者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孟子曰至小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見故民驩虞而樂也王者道大故若天浩浩而難知難見者也故民皞皞然自得而已矣是以王者之民殺之而不怨以其生道殺之故也利而不知爲王者之功以其佚道使之故也自迹觀之則君子過之而不守拘其一自妙道觀之則其所感而遂天下之故者未嘗不有存焉故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今夫天地之化者始乎春而終乎冬而萬物皆得以移易者也天地之神者始乎震而終乎艮而陰陽不可測之者是也然則王者之於民所過者以化所存者以神宜其與天地上下同流而無間也則是天地之化以神而存之豈曰使萬物知其有小補益哉故王者之化亦存以神又豈曰使民知其有小補益之哉如此故王者之民所以皞皞如也以蓋虞之爲樂必待虞度無患然後爲驩則其樂淺皞皞如也以其使民舒通太平自得而已故於驩虞又有以間矣此孟子所以抑區區之爲而尊崇其王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畏之不逋怠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疏〕孟子至民心○正義曰此章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孟子曰至善教得民心孟子言仁言爲政教法度之言不若仁聲樂聲雅頌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使民不違上又不若善教得民之易也以其善政出於法度之粗有刑威以行之故民有以畏之善教本人之德性有仁恩以懷之故民有以愛之亦以善政有九職繫萬民有九兩以繫萬民九職任萬民故一曰三農以平地山澤生黍稷禾稻菽大小豆大小麥之九穀二曰園圃以育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八材鄭司農云珠象玉石金木革羽是也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鄭玄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八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玄云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九兩繫邦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凡此善政爲民財而已善教因民心以教之故能得民心矣此所以爲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然而善政非不能得民但得民財而已又不若善教得民之心矣○蓋移風易俗莫大乎樂此禮之文然也孟子所以同其意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爲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疏〕孟子至天下也○正義曰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己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至達之天下也者孟子言人之所以不學而性自能是謂良能者也所以不待思慮而自然知者是謂良知者也孩提襁褓之童子無有不知愛其父母及其長大無不知欽順其兄是則厚愛其親欽順其兄是仁義也仁義即良知良能者也言人之爲善者無更於他求也但通達此親親敬長之良能良知施之於天下耳注襁褓者正義曰禕云襁褓負也負兒衣也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上者也是亦知孩提爲二三歲）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也〔疏〕孟子至禦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潛隱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藏同舜之謂也孟子言虞舜初起於歷山耕時居於木石之間以其近木石故也與鹿豕遊以其鹿與豕近於人也然而舜於此其所以有異於深山之野人不遠但能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其從之若決江河之水沛然其勢莫之能禦止之也○注聖人潛隱若神龍者○正義曰此蓋周易乾卦之文也趙注引之以解其經）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無使人爲己所不欲爲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以身先之如此則人道足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孟子言人無爲其所不爲以其所不爲者不義也無欲其所不欲者以其不欲爲不善也人能無爲不義又不欲其所不善則人道於是足矣故曰如此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人所以有德行智慧道術才知者以其在於有疢疾之人疢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此即人之疢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

（爲仁義故至於達也）〔疏〕孟子至故達。正義曰此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自正多用沉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有德慧術知者常在於疢疾之人也疢疾人之有小疾常諳在身不去者是爲疢疾也如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常危其慮患也常深是若疢疾也此孟子所以執此喻以自解也言孤臣不得於其君者也孽子不得於其親者也不得於其君與不得於其親者故能秉心常危慮患常深以勉力於爲道德故能顯達也操心常危慮患常深是人之疢疾常諳在身而不去也是孟子所以爲疢疾之人有德慧術智也然而非謂德慧術智必繫乎有疢疾者但常存乎疢疾之人而已蓋有得於已謂之德迷而行之謂之術然德又以慧運術又以智運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智釋耳是則所謂智慮生於憂患豈非德慧術智存於疢疾之意有同歟此孟子所以有是言之而戒當時之人者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事君求君之意爲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大人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也正已物正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疏〕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四科優劣之差者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孟子言有人事其君以求君之意者是爲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孟子又言有忠臣爲安社稷臣者也在於安社稷而後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言天民爲之先覺者志在於行道然而既達而在位可以行其道於天下然後乃行之也以其若窮而在下未可行其道則亦止而不行矣是其窮達一歸於天而已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言有大丈夫不爲利害之所移動是則自正治其已而物後自取正於我也凡此是其四科優劣差等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怍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君子重言是美之也）〔疏〕孟子曰至存焉。正義曰此章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吾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者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王存焉者孟子言君子有三樂而爲王天下者不得與於其間父母皆在兄弟無有他故者以其無嫌隙之事也此乃一樂也存誠於已而仰無以有羞愧於天俯無以有慚怍於人此乃二樂也已之有德又得天下英才大賢而推已以教而養育之此乃三樂也三樂如此故孟子又重言之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是以其有天下之樂不若此三樂矣故重言之而美此三樂也是以舜得天下而無足解憂揚子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是亦與此同意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欲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大行行之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睟然潤澤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綱雖口不言人自曉喻而知也）〔疏〕孟子曰至而喻。正義曰此章言臨涖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外充身體履方四體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所不同也孟子曰廣土衆民至不言而喻孟子言廣土地之大衆民人之多以爲大國之諸侯君子者心欲好之然其所樂不在此也中天下之中而立以安四海之民是爲之王君子者雖樂於此然而稟天性不在此焉蓋君子欲廣土衆民以其足以行道於一國故也然其所樂又在於定四海之民而未樂於此一國而已雖樂在於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得以行道於天下奈何所性不在此焉是所性者特在仁義禮智耳故言於下文是也是則君子所稟天之性雖大而行道於天下且不能加益其性雖窮居在下且不能損滅其性以其所生之初受之於天有其分定故也故君子所性是仁義禮智四者根生於心顯而形諸德容其生於色則睟然潤澤見於面又有輝光乎其前盎盎然見於背又有充實乎其後而旁溢流通乎左右上下四體則一動靜一行止固雖不言而人以曉喻而知其所存是其不言仁而喻其能仁不言義而喻其能義以至禮也智也亦若是矣此所以故云四體不言而喻荀子云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又曰君子至德嘿然而喻同意

孟子注疏卷十三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凡四十五章（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宋本五作七案章指當爲四十七章作四十五者僞疏改疏以王子宮室章并入上章又失數莫非命也一章故爲四十五章也）

爲精氣王（宋本王作生孔本韓本閩監毛三本作主）

天之執持綱維（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綱維作維綱）

而衆星拱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拱作共音義出共之云亦作拱）

苟存其心（宋本苟作曰）

故以盡心爲篇題（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爲篇題作題篇）

言容悅凡言（補監毛本下言字作臣是也）

案一首天文志云（補監毛本一首作五行不誤）

故曰所以事天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此所以立命之本（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本下有也字）

▲章指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殀壽禍福秉心不違道惟是爲珍

但操存其心而不仁也（案仁爲二譌）

爲受其正也已（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已字）

得正命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爲字足利本爲作無案作無非也）

畏壓溺死（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死字案無者非）

故曰非正命也已（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已字）

▲章指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

注畏壓溺死所不弔（閩監毛三本所上有禮字）

▲章指言爲仁由已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常有所行矣（宋本廖本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監毛二本常誤當）

强恕而行（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强作彊注同）

當自强勉（岳本及各本同宋本作勉强）

此最爲近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無所愛（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於其所愛）

可推以爲善（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章指言人有仁端達之爲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爲寶（考文古本誤實）也

論語曰（各本同考文古本作論曰○按趙注多作論）

▲章指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爲憂矣

無復有恥辱累之矣（之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今造機變阱陷之巧（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阱作穽）

取爲一切可勝敵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也）

廉恥之心（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不恥不如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注）

（意謂取法乎上乃得乎中也閩監毛三本聖人賢人並作聖賢）

▲章指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桓公（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桓公作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孔子（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孔子作仲尼）歎庶幾之云（考文古本歎下有而字）

正宜羞恥而無爲之也（正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何能有古聖賢之名也（也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後齊桓得之輔佐（輔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何獨不者所樂有所忘也（補監毛本者作有是也）

見且由不得亟（宋九經本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由作猶）

伊尹樂道堯舜（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伊尹樂堯舜之道）

豈可得而臣之者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乎二字）

▲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

以其能樂己之樂（能樂二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故有王公大人（王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自得無欲之貌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修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

孟子至天下（閩監二本同毛本天上有兼善二字）

故云以士（士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案此章指文也士當作遊與憂韻）

窮則獨善身（閩監毛三本身上有其字）

無自知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自作異）

故由文王之大（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須文王之大化閩監毛三本作故由文王之化）

若夫豪傑之才知（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以善守其身正其行（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二其字）

▲章指言小人待化乃不辟邪（孔本韓本二字倒）君子特立不爲俗移故稱豪傑自興也

▲章指言人情（韓本作恃）富盛莫不驕矜若能飲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也

當其雖勞（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其作時是也）

以坐殺人故也（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坐誤生）

▲章指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讟也

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下之作人廖本考文古本下之作人下有也字孔本韓本作殺非不教故殺之不怨也）

又使日遷善（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又字）

言化遷善爲之大道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言化大也）

豈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豈曰使成人知其小補益也）

▲章指言王政浩浩（孔本韓本作皡皡）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而遂天下之故者（閩監毛三本遂下有道字是）

▲章指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有九職繫萬民（補監毛本繫作任）

無不知愛其親者（按者字古本皆同注疏本亦不誤今書塾朱子集注本者作也不可不正）

施之天下人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也作而已二字孔本韓本與廖本同施作推）

▲章指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己也

人之所不學而至達之天下也者（閩監毛三本而下有能字）

居木石間（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間上有之字）

相去豈遠（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哉字）

聞人一善言（各本同孔本無人字下見人同）

若江河之流（各本同孔本上有辟字案此采音義也音義出辟若云下辟若同下辟若當指章指辟若神龍言故知此文上舊有辟字湔拔同）

其所欲行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藏舜之謂也

每以身先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先作況）

▲章指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以其在於有疢疾之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以其二字）

▲章指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難正多用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膏粱自正（補案自字當從章指作難）

以悅君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者也作而已）

而後爲悅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而後悅也）

▲章指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

君子重言（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君作孟）

▲章指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

此章言保親之養（此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吾人能之（吾字墨丁閩本同監本如此毛本作賢）

以其無嫌隙之事也（嫌隙二字墨丁閩本同監毛二本如此）

而仰無以有羞愧於天俯無以有慚怍於人（仰無至天俯九字墨丁閩本同監毛二本如此）

己之有德又得天下英才大賢（德又二字墨丁閩本同監毛二本如此）

欲行禮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欲作樂）

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謂性仁義也廖本無於字）

行之於天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政）

人自曉喻而知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自作以知下有之字廖本亦有之字足利本無）

▲章指言臨莅（孔本韓本莅作蒞）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充身體履方四支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

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

仁義內外充（監毛本同案章指無外字）

君國子民（君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又曰君子至德黙然而喻同意（耳著以下十行本有脫頁閩本亦闕監本毛本如此）

孟子注疏卷十三上挍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盡心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仁人呼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疏〕孟子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餒乏。二老聞之歸身自已所謂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之類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此之謂也。已說於上篇矣。此以大同小異。更不復說焉。然其類亦孔子所云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此亦類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易治也疇一井也也庶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而何有不仁者也）〔疏〕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至不可勝用也者。孟子言治其田疇而不難耕作則地無遺利又在上者又薄其賦斂而無橫賦則民皆可令其富足也又食之以時而其用不屈用之以禮而其欲不窮則財用有餘而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至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又言人民非得其水火則不能生活然而昏暮之時有敲人之門戶而求之水火無不與之者以其水火至多矣聖人如能治其天下使民有其菽粟亦如水火之多則民人孰不以有餘而補其不足而爲仁者乎故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者也。○注疇一井也。○正義曰。說文云爲耕治之田也不知一井何據。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水中大波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容光小郤也言大明照幽微也）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疏〕孟子至不達。○正義曰。此章言弘也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也。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至難爲言者。孟子言孔子登魯國之東山而所覽者大故小其魯國以魯國莫大於東山也登太山而能小其天下亦所覽者大而天下亦莫大於大山也如此故觀之於海者難爲水也以其水所同歸於海者也是以海爲百谷王遊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於此者也揚子云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如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亦與此同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孟子又言人之觀於水以其有術也有術者所謂觀水必觀其波瀾是爲能觀水者也云此者以其人之觀書亦若是也言觀書亦當觀其五經而已矣五經所以載聖人之大道者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者。又言日月之有明凡於幾隙但有容其光者則必照之亦若道之在天下無往而不在也。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至不成章不達者。又言流水爲物所流過於科坎不盈滿其科坎則不流進而行也如君子之學志在於道也不成章則不達而進仕以其君子於道至於成章則充實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爲美之至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水爲之喻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跖盜跖也跖舜之分故以此別之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趨也。孟子曰至間也者。孟子言人之雞鳴而起孳孳勤篤於爲善者乃爲舜之徒黨也如雞鳴而起孳孳但勤篤於爲利者乃爲盜跖之徒也儻言欲知舜與盜跖爲君子小人之分別無他事焉特一趨於利一趨於善之間而已。○注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云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楊子楊朱也爲我爲已也拔已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爲之也）子莫執中。（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事一者也）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所以惡執一者爲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疏〕孟子至百也。○正義曰。此章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唯義所

（在者也。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至爲之孟子謂楊朱所取以爲己雖拔己之一毛以利天下且不爲也墨翟兼愛他人雖摩突其頂而至於踵而利天下且以爲之子莫執一子莫魯賢人言子莫執中和之性而不專一者也以其無爲己兼愛之過而已故曰執中爲近之言子莫執中爲近聖人之道者也如執中而不知權變但若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者也然而所以惡疾其執一者是爲其有以賊害其道也是若知舉一道而廢其百道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舉一而廢其百也）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强甘之）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爲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人能守正不爲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爲君子不爲善人所憂患也）【疏】（孟子至憂矣。○正義曰此章言飢不安食忍情節欲賤不失道不爲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者也。▲孟子曰飢者甘食至不爲憂矣孟子言人之飢餓則易爲食故以甘之渴者易爲飲故以甘之然而不得飲食味之正者也以其但爲飢渴害其本性耳豈獨飲食於口腹爲有飢渴以害之言人心亦皆有以害之也以其利慾害之故也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之害則所養不及於人亦不足爲可憂矣蓋無以飢渴爲心害則孟子以飢渴之害亦猶利欲之害故假託而言之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大也柳下惠執弘大之志不恥汚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疏】（正義曰此章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貴爲賤者也。▲孟子言柳下惠不以三公之榮位而移易己之大志也以其所守之介在道而已是所以不羞小官者焉今夫三公者乃百僚之師帥也人臣之位極者也衣則服袞圭則執桓圭而世之所謂富貴崇顯者無以過也）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有爲爲仁義也軔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爲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行者也）【疏】（正義曰此章言爲仁由己必在究之九軔而輟無益成功者也。▲孟子曰今之有爲之道者譬如掘井者也掘井至九軔之深而不及泉則止之是棄其前掘井之功者也喻爲仁義之道而不及之則止而不爲是亦棄其仁義之道者也孔子曰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與此同意。○注軔八尺也。○正義曰案釋云七尺曰軔）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五霸而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也）【疏】（孟子至非有也。○正義曰此章言仁在性體而行仁本性之自然者也湯武利而行仁視之若身也五霸强而行仁則力假之而已然而久假而行之而不歸止安知其非真有也楊子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亦同其旨）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人臣秉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疏】（公孫至篡也。○正義曰此章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公孫丑問孟子謂伊尹有言我不狎于順己者故放太甲于桐宮而民心大悅及太甲悔改其過而歸賢則伊尹又迎而反之以復君位商民大悅且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則固可以放之與孟子對曰如賢者有伊尹愛君之志則可以放君如無伊尹秉忠心以愛君則放君而生篡奪君位之心者也以爲不可矣）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則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身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爲不可以食祿）【疏】（公孫丑至於是。○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又何素餐之謂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魏國伐檀之詩有云不素餐兮言無功而食謂之素餐然而君子有不自耕而食祿者是如之何孟子對之曰君子居處此國其君任用之則安富尊榮言安國保其尊榮子弟從之則能孝悌忠信是則不素餐兮誰有大於此者言何爲而不可食祿。○注魏國伐檀之篇。○正義曰此詩蓋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王子墊問曰。士何事。（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爲事者耶）孟子曰。尚志。（尚貴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爲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爲士所由者義爲貴大人之事備矣）【疏】（王子至備矣。○正義曰此章言人當尚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者也。▲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者王子墊齊王之子名墊也問孟子曰爲士者當以何事爲尚也孟子曰尚志孟子荅之曰爲士者當以志爲尚也曰何謂尚志王子又問孟子何以謂之尚志曰仁義而已矣至大人之事備矣孟子又荅之曰尚志則以仁義而已矣言能以仁義爲尚則爲尚志也如殺一人之無罪是爲非仁也非己之所有而取求之是爲非義也如此非仁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是也如仁以爲居義以爲行則大人之事亦備矣此孟子所以欲使王子墊於無過之地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爲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爲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人當以禮義爲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爲大哉）【疏】（孟子曰至奚可哉。○正義曰此章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者也。▲孟子言陳仲子以不義雖與之齊國之大而且不受國人皆信之以爲廉是爲舍簞食豆羹之小義也人之所尚當以莫大爲尚焉者是其知以親戚君臣上下之敘者也今陳仲子避兄離母處於陵而不仕是棄親戚君臣上下之大分而徒取其辭受之小節而已而信廉之大又安可哉以其非義之本耳宜孟子以是闢之。○注陳仲子至受之也。○正義曰此於前篇已說矣）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問皐陶爲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皐陶何如）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子曰皐陶執之耳）然則舜不禁與。（桃應以舜爲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爲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應問舜爲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拾棄敝蹝蹝草履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之爲至貴也）【疏】（桃應至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趣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意者也。▲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問孟子曰舜爲天子命皐陶爲士官以執罪人舜父瞽瞍殺人則皐陶之士當如何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子荅之但當執而不縱也然則舜不禁與桃應問曰如是則舜爲天子使有司執其父而不禁之耶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孟子又荅之曰夫舜豈得而禁止之哉夫以其法有所受之而已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曰如是舜不敢禁止皐陶無執其父則舜將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至忘天下孟子又荅之曰舜視天下如指棄敝蹝而不惜也必將竊負戴其父而逃循海濱而處以逃之且終身訢然樂而忘去天下是以舜得天下不足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也）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歎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疏】（正義曰趙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衆品者也。▲孟子嘗自范邑見齊王之子儀體聲氣高爽不與人同乃往歸齊而於弟子之間喟然歎息之曰夫居足以移易人之氣所養足以移易人之體以其王子之儀體聲氣如是者亦以所居所養之大移之使然也大哉居乎言人當慎所居以仁爲廣居凡衆之人豈

（非盡人之子與言齊王之子亦人之子也凡人亦人子也下文觀宜合此章）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況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垤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疏】（正義曰此章宜與上章合而爲一不當分而爲二也孟子言王子所居宮室與車馬之乘衣服之飾是皆與人同所用之也然而王子若彼儀體聲氣高涼者必其居勢位使之如是與人不同耳言王所居勢位能如此而況居天下之廣居以仁爲居者乎且以魯國之君往宋乃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之身也何其呼聲似其呼聲似我君也言大亦無他事異焉亦以皆居尊勢故其聲之如是相似也垤澤宋城門之名守者監門之官也是言能以大人之所居者處己而與大人相似者也）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者也孟子言人之交接但飲食爲備而歡意弗加者非以愛相接者也是爲豕交之也犬馬者人所愛而畜養者也如愛誠雖至而敬心弗加者是謂愛而弗敬以爲獸畜之也然而恭敬者是幣帛之禮未行之也蓋以恭敬爲先而幣帛從之也如恭敬而無幣帛之實以將之是又君子不可以虛拘矣以其禮不可以徒虛而行何必以恭敬修於內而爲之本幣帛以將之而爲之末則君子交接之道畢矣）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謂君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抑陰之義也）【疏】（正義曰此章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者也孟子言人之形與色皆天所賦性所有也惟獨聖人能盡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形而履之不爲形之所累矣蓋形有道之象色爲道之容人之生也性出於天命道又出於率性是以形之與色皆爲天性也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爲仁踐肺之形以爲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爲聖人與然而形與色皆天性何獨踐形而不踐色何耶蓋形則一定而不易者也色則有喜怒哀樂之變以其無常者也不可以踐之矣亦以聖人吉凶與人同何踐之以爲異哉是又孟子之深意然也○注形謂君子至抑陰之義也○正義曰云洪範一曰貌者蓋以五事之一者也孔安國云貌容）

（儀也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者此蓋有女同車之篇文也注云舜木槿也易曰君子黃中通理者蓋坤之卦文也謂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是亦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而抑陰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爲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旣不能三年喪以朞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也）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紾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爲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爲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行其朞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爲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也）【疏】（齊宣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朞之故譬以紾兄徐徐者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孫丑勸之以謂朞年之喪猶勝於止而不爲者矣朞年十二月也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如此是若或有紾戾其兄之臂者子以爲之姑且徐徐然紾其兄之臂云爾但當教之以孝悌不復戾兄之臂也今子欲勸齊王短其三年之喪而且謂爲朞年之喪亦若徐徐然之謂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何如也公孫丑又復問孟子曰王子有母死之者其傅相者爲之請行數月之喪如此者是如之何也以其王子庶生之母死迫於嫡母而不敢終喪者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至弗爲者也孟子荅之曰是王子欲終之喪有所禦而不可得而爲者也雖加益一日亦足勝於止而不爲者矣今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以其禮所當終之而且謂朞年之喪猶愈於已以勸之是謂夫莫之禁止而自弗爲者也此孟子所以不取之也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朞已久矣孔子所以責之曰予之不仁也汝安之則爲之乎是亦孟子於此不取公孫丑之意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時雨化之者。（教之漸漬而浹洽也）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荅問者。有私淑艾者。（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也）【疏】（孟子至教也○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惟誨人者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至所以教也者孟子言君子所以教人之道有五品也有如時雨之教者以其教人漸漬恰如時雨之澤也是其潤之以德漸之以仁善有萌芽則誘之使敷秀性有其材則養之使長茂凡此因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是爲）

（有若時雨而教者也有成德者以其因固有之德但教而成之也是其能仁不能反者則教之以克己復禮能勇不能怯者則教之以臨事而懼是爲有成德者也有達財者以其有財之具而不能用者則教而達之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是爲有達財之教者也有荅問者以其在於荅問之間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爲有荅問之教也有私淑艾者以其獨善其身使彼法之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也故重言之曰此五者之教乃君子之所以教者也論語云有教無類同）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丑以爲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大匠不爲新學拙工故爲之改鑿廢繩墨必正也羿不爲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之法也彀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疏】（公孫丑至從之○正義曰此章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公孫丑曰至孳孳也者公孫丑問孟子謂聖人之道則至高至美矣學者跂慕之宜如登天之難以其不可得而跂及也何不使彼之道幾近令人可庶幾能及而使之日孳孳自勉而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變繩墨至能者從之孟子荅之曰大匠之師不爲新學拙工改去其繩墨之正羿之善射不爲新學拙射更變其彀率之法彀率張弓嚮的正體極思用巧之時也君子循循善誘而引人於道不以開發者又且躍如使進而無退也是其不高不卑但於中道而立教使賢愚智者皆能從而學之也此孟子所以譏於公孫丑也）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疏】（正義曰此章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者也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則當以道從身以施其功實也以其身顯而道彰也天下無治道之時則當以身從道而卷藏守伏也以其道藏則身伏也未聞於此無道之時以道從人而褻富貴也論語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同意）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荅。何也。（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荅見禮而夫子不荅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荅也。滕更有二焉。（挾接也接己之貴勢接己之有賢才接己長老接己當有功勞之恩接己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荅滕更有二焉）

（接貴接賢故不荅矣〔疏〕公都至二焉正義曰此章言學尚虛己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者也公都子曰至何也公都子問孟子謂滕君之弟滕更者樂在門人中宜若在所禮敬之然而有所問而夫子不荅是如之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至滕更有二焉孟子荅之曰有挾己之貴勢而問者有挾己之賢才而問者有挾己之長老而問者有挾己有功勞之恩而問者有挾己與師友故舊之好而問者凡恃此五者而問我皆所不荅也今滕更有二於此五者之中以恃己之貴勢與恃賢才我所以不荅之也挾接也此孟子於滕更所以不荅者是亦不屑教之道也奈何公都子不知以此故有復而問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愛見薄者亦皆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疏〕孟子曰至退速正義曰此章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而後行之者也孟子言人君於不可棄去之者而反棄去之是其餘之類無所不棄也不可棄者以其無罪之人也所以棄之者以其有罪者也故棄之使人有所懼也如堯去四凶之罪是可以棄而棄之者也其於賞當所厚者反而薄之是其餘之類亦無所不薄也所以厚賞之者以其有功故厚賞之使人有所勵也如舜舉八元八凱是所厚而厚之也其於無所不棄無所不薄之君得銳進而為仕則其被退黜亦必急速矣無他以其君不能鑒其賢否不能信任所以如是矣故詩之商頌所以於殷武之篇有云不僭不濫論語翔而後集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加之仁若犧牲不得不殺也）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臨民以非己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者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者也孟子言君子於凡物也但當愛育之而弗當以仁加之也若犧牲不得不殺也於民也當仁愛之而弗當親之也以愛有差等也是則先親其親而後仁愛其民先仁愛其民然後愛育其物耳是又見君子用恩有其倫序也故楊子所以事得其宜之謂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其賢也）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物事也堯舜不偏知百工之事不偏愛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一一自往親加恩惠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緦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歠長歠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歠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捨大譏小有若大飯長歠而問無齒決類也〔疏〕孟子至不知務○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大化以隆道為要者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至是之謂不知務者孟子言為之智者以其多知故無所有而不知者也然而但當知要務為急耳為之仁者以其汎愛故無所有而不愛者也然而但當急親其賢為之要務是以堯舜二帝之智不能偏知百工之事但急於知賢之為先務也為仁不能偏愛於衆人但能急親任其賢能使之以治民也今夫不能三年之喪為不孝之大者也而察緦小功之禮是孝之小者也放飯流歠不敬之大者也問無齒決責其不敬之小者也如不能以知賢為先務而務偏知百工之事為之先不能以親賢為急務而務偏愛衆人之為急是若執親之喪不能去不孝之大者而乃反察孝之小者食於尊者之前不能去不敬之大者而乃反責問不敬之小者也如此又安知先後之務為緩急乎蓋緦麻三月之服者小功五月之服者也荀子云若挈裘領屈三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綱舉而網疏提其綱則衆目張與此同意）

孟子注疏卷十三下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仁人呼復歸之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呼作將是也案此形近之偽）

足以無飢矣（宋九經本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足誤可）

章指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考文古本作餧之案之當乏之誤）二老聞之歸身自託（考文古本誤記）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

歸身自己（己章指作託是也）

疇一井也（按文選登樓賦注及唐釋元應衆經音義卷一皆引賈逵說一井為疇邠卿所本也文選送應氏詩注作二井為疇二乃誤字）

庶民治其田疇（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庶作教）

而何有不仁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

章指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畜（孔本作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

則地無遺其利又在上者（閩監毛三本其利作利其無又字）

坎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坎作欿下滿坎同○按原泉章作科坎也）

以喻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至字者字）

章指言宏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志大宜為君子

此章言宏也明者（閩監毛三本也上一字作能也作大案此章指文也作能非）

包聖道者（閩監毛三本包改志案此章指文也包宋本作乞作志非）

而天下亦莫大也於太山也（補案上也字誤衍）

故以此別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以此別之）

章指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不肯為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宋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肯字）

放踵（文選注引作致於踵引注致至也）

不知時變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知作得）

章指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唯義所在

章指言饑（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

章指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賤為貴也（宋偽疏作以貴為賤誤也）

能於中道（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能於二字）

而盡棄前行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章指言為仁由己必在究（考文古本作完韓本同）之九軔而輟無益成功論之一實義與此同

五霸而能久假仁義（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作若足利本作方）

譬如假物（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如作若）

章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考文古本無已字）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

人臣秉忠志若伊尹（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疊志字）

章指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

公孫至篡也（閩本同監毛二本孫下有丑字）

則謂之素餐（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則字）

有不耕而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下有者字）

身安國富（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身作君）

▲章指言君子正已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何素餐之謂也（孔本韓本考文引足利本無也字）

問士當何事爲事者邪（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者邪作也）

尚貴也（十行本貴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上）

仁爲士（廖本孔本韓本士作上閩監毛三本作貴）

大人之事備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矣作也）

▲章指言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

▲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也

桃應以舜爲天子（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以下有爲字）

夫舜惡得禁之（各本同宋本夫作大）

草履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履下有可蹝者三字）

爲至貴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至字）

▲章指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如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

見王子之儀（岳本宋本廖本孔本考文古本同閩本此下剜增體字非監毛二本韓本並沿閩本之誤）

高涼（按涼字與亮同古字通用亮者明也）

喟然嘆曰（各本同岳本嘆上有而字）

居之移人氣志（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監毛二本人誤養）

豈非盡是人之子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考文古本豈作皆孔本韓本盡作皆）

▲章指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衆品也

譬猶王子（閩監毛三本猶作如）

故君自發聲耳（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耳字）

▲章指言輿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仁由義盎然內優胷中正者眸子不瞀也

正義曰（此上監毛二本增孟子曰至似也六字）

似其呼聲似我君也（閩監毛三本刪似其呼聲四字是也）

言大亦無他事異焉（閩本同監毛二本無大字）

愛而不敬（石經敬諱作欽下同）

▲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也

正義曰（監本此上剜增孟子曰至虛拘六字毛本與監本同）

天性也（注文宋本廖本分兩段形謂至人也在此經下孔本韓本與宋本同）

謂君子體貌尊嚴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尊嚴作嚴尊）

顏如舜華（十行本舜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蕣案音義出蕣字依說文則舜古字蕣俗字也）

然能以正道（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然下有後字）

而言踐（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色主名是也）

▲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梓是以聖人乃堪踐形也

何踐之以爲異哉（閩本同監毛二本哉作或）

而不行喪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亦教之孝悌而已矣（石經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悌作弟）

是豈以徐徐之爲差者乎（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不重徐字）

令欲行其朞喪（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令作今）

欲使得行數月喪（岳本及各本同廖本使作復）

▲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朞之故譬以紾兄徐徐也

而浹洽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浹作沾足利本也作之）

有達財者（音義出達財云一本作才）

此教之道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教人（考文古本作之）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惟誨人乎

則中道德之中（各本同考文古本德作體）

▲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宏道（考文古本作大）丑欲下之非也

▲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顧守者所慎故曰金石獨止不徇人也

滕更滕君之弟（自此文滕君之弟起至君子之於物也章注非已族類非字止十行本缺一頁閩本與十行本同亦缺一頁惟所缺自更字起耳監毛本不缺○今據毛本補）

當有功勞之恩（監毛同宋本孔本韓本當作嘗）

▲章指言學尚虛已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

▲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何後之有

而不加之仁（監毛韓本同宋本考文古本加之作知人岳本廖本孔本作如人足利本此句作而不得與人同）

不得不殺也（監毛孔本韓本同宋本下不作而誤）

用恩之次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

務愛其賢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不二三（宋本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二三作一一）

親加恩惠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有若大飯長歠而問無齒決類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有若王齒決十一字作若此之三字）

▲章指言振裘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爲要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四上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九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正義曰此卷即趙注分上卷爲之者也此卷凡三十九章一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二章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三章言文之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四章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五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六章言阨窮不憫貴而思降七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八章言修理關梁譏而不征九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十章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十一章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十二章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十三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十四章言得民爲君爲臣重民敬祀治之所先十五章言伯夷下惠變貪厲薄十六章言仁恩及人人能弘道十七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十八章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十九章言正己信心不患衆口二十章言以明照暗暗者以開以暗責明暗者愈迷二十一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常被服舍而不修猶茅是塞二十二章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二十三章言可爲則從不可則止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二十四章言尊德樂道治性勤禮二十五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猶下二科二十六章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二十七章言養民輕斂君子道也二十八章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二十九章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三十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三十一章言善恕仁義充其大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三十二章言道之善以心爲原三十三章言君子之行動合中禮湯武之隆不是過三十四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三十五章言清淨寡欲行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遠禍三十六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三十七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而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戒三十八章言三皇已來人倫攸敘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止於獲麟孟子終於無有乎爾凡此三十九章合前四十五章是盡心篇有八十四章矣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所親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公孫丑問曰。何謂也。（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疏】（孟子曰至愛也○正義曰此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人君者也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也孟子言世稱不仁之人是梁惠王也仁者之君以其用恩於所愛親幸者以加及於所不親幸者是自近及遠之謂也不仁之君以其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幸者則有災傷及其所親愛幸者也公孫丑問曰何謂也公孫丑未曉其旨乃問孟子曰及所愛之狀是何所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至及其所愛也孟子解其旨以曉公孫丑之問也言梁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鬬其民戰死於野糜爛其骨肉及兵大敗將欲復戰之恐懼其不能戰勝以其士卒之少故驅率其所愛幸之親臣及親愛之子弟以從之而往趨於戰死是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也此所以見梁惠王不仁之甚也左傳云未陣而薄之曰敗某師大崩曰敗績今梁王之敗獨謂之大敗者以其敗某師與敗績不足言故稱爲大敗抑又言梁王不以義戰以見梁王不仁之甚也○注梁魏都及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正義曰此蓋首篇說矣）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皆不得其正者也）【疏】（正義曰此章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誅討征伐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者也孟子曰至敵國不相征也孟子言春秋之世凡兵之所起皆小役大弱役强或因怒興師或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也是以春秋無義戰然而春秋雖謂無義戰其彼國之戰有善於此國未嘗無也是以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夫征者以上伐下無有敵於我師所以正彼之罪也如抗敵之國則相爲强弱以結禍亂非上之所以伐下罔有敵于我師者也其勢皆足以相抗皆出於交惡者也故曰敵國不相征也○注孔子舉毫毛至春秋也正義曰此蓋言春秋無義戰之謂也如有之則孔子必書故有是之言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書尚書經有所美言爭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於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鬬殺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疏】（正義曰此章言文之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是故取於武成二三策而已孟子言尚書之文不可盡信之也如盡信其書之文則不若無書而已以其辭之有過適所以疑惑於人也故孟子言我於書之武成篇特取二三策而爲不盡信之而已蓋尚書之過辭多矣所以不暇具言之故於武成但取二三策而言耳曰仁人用兵故前徒倒戈無有敵於我師也是以至仁之人而誅伐其至不仁之人而何其武王誅紂戰鬬之殺人乃至於血流舂杵也此孟子於武成所以執此而言書之不可盡信矣○注書尚書至不取也○正義曰康誥曰冒聞于上帝者蓋成王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此康誥也云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孔安國云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也云甫刑曰皇帝清問於下民者蓋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此篇蓋以穆王命作夏禹贖刑之法以布告天下也皇帝清問下民者孔安國云堯帝詳問民患也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者蓋康叔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故曰梓材言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孔注云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又欲令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也餘已前說）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謂而後我已說於上篇矣）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安用善戰陳者）【疏】（孟子曰至焉用戰○正義曰此章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者也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至焉用戰者孟子言有人謂我善爲行陳我善爲戰鬬以其是欲勸諸侯以攻戰者也是爲大罪之人也且國君好行仁政以及民人凡有所征天下無敢有敵者也故南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爲後我說已在上篇矣武王之誅伐商紂有兵車三百乘虎賁之勇士有三千人武王令告於商之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故不敢抗敵之百姓皆崩摧其角若無所容頭乃稽首拜命故征之所以言正彼之罪也百姓各欲武王來征己之國焉用爲善戰者乎此孟子所以有是而戒時君好仁以爲無敵之道而已是又戒時之臣無以戰事言於時君耳○注革車至戰陳者○正義曰革車者以皮爲飾者也牧誓言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孔安國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又案太誓篇云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孔安國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寧若崩厥角角無所容頭者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之法亦不能成器也蓋喻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以善）【疏】（正義曰此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者也孟子言梓匠輪輿之工能與人規矩法度而不能使人之巧以其人之巧在心如心拙雖得規矩法度亦不能成美器也喻當時之君如心不在仁雖誦憲籍亦不能成美政也梓匠輪輿已說於上篇矣）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糗飯乾糒也袗畫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爲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疏】（正義曰此章言阨窮不憫貴而

（思降凡人所難舜降聖德所以殊者也孟言舜初於耕歷山陶河濱之時以糗而飯以草而茹若終身如是焉及堯禪位爲之天子所被以畫衣黼黻絺繡鼓五絃之琴以堯帝二女事之實若固自當有之也○注糗乾糒也至黼黻絺繡也○正義曰云糗糒也按釋名云糗乾飯屑也云袗畫也說文云袗玄衣也孔傳云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葛之精曰絺五色備曰繡云果侍也按許愼謂女侍曰倮今釋果爲侍謂二女之侍舜是以有惑於許愼之說而遂誤歟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與自殺其親何異哉）〔疏〕（正義曰此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者也孟子言我於今然後知殺人之親之爲最重者也殺彼人之父彼人亦殺己父而報之殺人彼人之兄彼人亦殺己兄而報之如是則非己之殺但一間耳以其與自殺之無異也○注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正義曰案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交遊之讎不同國兄弟之讎不反兵蓋所以避之也周官云父之讎避諸四海之外所謂不與共其國蓋非周禮歟又周官謂人凡殺人而義者勿令勿讎則殺之而不義在邦法不可殺者必避之而已）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古之爲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爲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爲暴虐之道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修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程式慢將爲暴故譏之也孟子言古之爲關譏而不稅將以禦暴亂非常之人而已今之爲關乃征稅而不譏將以爲暴亂之道也按周禮司關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爲之告有內外之送則以節傳出納之是以爲關將以禦暴也孟子之時司關征取其稅適所以爲暴此孟子所以有是言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況他人乎）〔疏〕（正義曰此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者也孟子言人身自不履行其道德雖妻子之間且有所不行以其無所傚法者也使人如不以道理雖妻子且有不順況能行於民乎苟況云有分義則合天下而治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亦與同意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亦其意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者也孟子言人積備其利物以爲周于利者則所養常厚故凶荒之年且不能殺死喻人之能盡其性以爲周于德者則所守彌篤故姦邪之世不能亂其志蓋以戰國之時無富而教之之術此孟子所以救之以此）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子染指黿羹之類是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廉貪相殊名亦車異者也孟子言好不朽之名者則重名輕利故云能讓千乘之國而且不受苟非好名之人則重利而輕名而簞食豆羹之小節且見爭奪而變見於顏色○注伯夷季札與鄭公子之類○正義曰案史記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也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世家云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凡此是伯夷季札之讓千乘之國也云鄭公子染指黿羹者案魯宣公四年左傳云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故經書曰鄭公子弒其君夷是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曰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敍泯亂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有所不足故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爲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爲急也孟子言人君不親信仁賢則仁賢去之仁賢去則國無賢人是爲空虛之國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泯亂無政事以理財則財用之而不足蓋禮義由賢者出政事由賢者出不信仁賢則禮義不興禮義不興則政事不行而國之財用於是乎不足此孟子言之亦其敍之然）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不仁得國者謂象封於有庳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焉）〔疏〕（正義曰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爲得者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世有不仁之者而得其國而爲臣者有之矣不仁之人而得天下而爲王者故未之有也是以桀紂幽厲雖得而終亦失之亦且不爲者也○注象封有庳叔鮮叔度封於管蔡與丹朱商均者正義曰云象封有庳孟子於萬章篇言之詳矣云叔鮮叔度者案世家史記云管叔鮮蔡叔度周文王子而武王之弟也武王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世本曰居上蔡丹朱商均者丹朱堯之子也商均舜之子也又言於上篇已詳矣）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則爲天子殷湯周文是也）得乎天子爲諸侯。（得天子之心封以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得諸侯之心諸侯能以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爲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犧牲已成肥腯粢稷已成絜精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之）〔疏〕（孟子至社稷○正義曰此章言得民爲君得君爲臣論民社稷之輕重也孟子曰至則變置社稷者孟子言民之爲貴不可賤之者也社稷次之於民而君比於民猶以爲輕者如此者也如此故得乎丘邑之民以樂其政則爲天子以有天下得乎天子之心則爲諸侯以有其國得乎諸侯之心以爲大夫有其家如諸侯不能保安其社稷而以危之則變更立置其賢君是社稷有重於君也犧牲既成以肥腯粢盛既成以精絜祭祀又及春秋祈報之時然而其國尚有旱乾水溢之災則社稷無功以及民亦在所更立有功於民者爲之也是民又有貴於社稷也此孟子所以自解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敘也云社稷者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爲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爲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龍爲社柱爲稷及湯之旱以棄易其柱是亦知社稷之變置又有見於湯之時然也○注君輕於社稷至於殷湯周文也○正義曰此云丘十六井也者案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是一丘爲十六井而一井爲九夫之地也今云十六井蓋有一萬四千四百畝爲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也云殷湯周文者蓋引此二王皆自百里而起爲天下王是得乎民心者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槩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喻聞尚然況於親見而薰炙之者乎）〔疏〕（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孟子曰至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者此言伯夷下惠之爲聖人也言聖人之道無窮爲百世之師法者也伯夷柳下惠二人是也故千載之下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化而爲廉儉懦弱之夫化而有立殺之志聞下惠之和風者鄙薄之夫化而爲敦厚寬大是則二人清和之風奮發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無有不感激而志意興起而化之也然而非聖人其能若是使百世之下莫不興起者也聞而化者尚如此況當時有親見薰炙之者乎○注頑貪至美其德此蓋於上篇言之詳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仁恩須人人能弘道也孟子言爲仁者所以盡人道也此仁者所以爲人也蓋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合仁與人而言之則人道盡矣楊子云仁以人同）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遲遲接淅說已見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疏〕（此章蓋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者也其說俱見上篇）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之道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

（道故可謂孔子爲君子也孔子所以厄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厄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孔子見厄謂君子固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孟子言孔子見厄於陳蔡二國之間幾不免死以無上下之交而已以其上無所事雖死不爲諂下無所可與雖死不爲瀆是爲無交接也論語衛靈公之篇云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豈非窮不變道者能如是乎。注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所謂乎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是三者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姓稽名仕者也爲衆口所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也）孟子曰。無傷也。士憎兹多口。（審己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而仕者亦益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緜之篇曰肆不殄厥慍殄絕慍怒也亦不殞厥問殞失也言文王不殞絕畎夷之慍怒亦不能殞失文王之善聲問也〔疏〕貉稽至文王也。正義曰此章言正己信心不意衆口衆口諠譁大聖所有況於凡品之所能禦者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姓稽名亦當世之士也貉稽自稱名問於孟子曰稽大不能治人之口使不訕其己者如之何孟子曰無傷也至文王也者孟子荅之以爲審己之德已修雖人之口訕亦不能傷害其己之德也以其爲士者益此多口不能免人之訕也故邶風柏舟之詩有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言憂悄悄常在心見怒于羣小衆小人也以其孔子刪此詩亦不能免武叔之毀故曰孔子尚如是憎多口也大雅緜之詩有云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言不能殄絕畎夷之慍怒然亦不能殞失文王之善聲故曰文王尚如此亦憎多口也此所以荅貉稽大不理於口以爲無傷也。注邶風柏舟之篇至聲聞也。正義曰此篇蓋言仁人不遇也注云慍怒也悄悄憂貌論語云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云大雅緜之篇者蓋此篇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注肆故今也慍恚殞墜也畎夷狄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昬昬。使人昭昭。（賢者治國法度昭明明於道德是躬行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昬昬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人昭明不可得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以明昭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孟子曰至昭昭者孟子言有諸己然後求諸人之道也賢者之君治國以其昭昭明己之道德然後使人昭昭今之治國者乃以昬昬不能自明己之道德而欲使他人昭明微不可得也是亦所謂曲其表而求影之正濁其源而求流之請同其旨）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嶺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爲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爲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舍而弗修循茅是塞明爲善之不可倦者也孟子謂於高子曰山嶺有微蹊其間之微小介然而已如用而行之則蹊成大路不用而行之茅草生塞之不能成其路也喻高子之爲善止於中道而其心爲利欲之所充塞亦若茅塞其路矣故曰今茅塞子之心矣蓋高子嘗於爲詩而不通乎意是塞其心之一端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高子以爲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高子曰禹時鐘在者追蠡也追鐘鈕也鈕磨齧處深矣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鐘不然以禹爲尚樂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孟子曰是何足以爲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疏〕高子至力與。正義曰此章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以啓其蒙者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者高子言於孟子曰禹王之尚聲樂過於文王之聲樂也孟子曰何以言之者孟子見高子蔽或故難之曰何以言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也曰以追蠡高子曰以其追蠡鐘鈕之銚欲絕故云然也孟子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孟子又以此解高子之蔽也言此追蠡何足爲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乎且譬之城門之軌齧其限之深處豈以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亦以積漸之久故使然也非特兩馬之力即如是之深也言禹王至文王其鐘用之亦以日久故能磨銚至於欲絕也此又見高子之蔽不獨於詩也所謂太山之溜久而穿石單極之綆久而斷幹其來非一日也兩馬即如注所謂春秋外傳云國馬公馬是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爲夫子將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以爲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攖迫也虎依陬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攘臂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爲馮婦也必爲知者所笑也〔疏〕齊饑至笑之正義曰此章言可爲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搏虎無已必有害也齊饑陳臻曰至殆不可復者蓋齊國之人時皆被饑孟子嘗勸齊王發粟以賑之今者復饑而孟子不復發棠邑之粟以賑陳臻爲孟子之弟子乃問孟子言齊國之人皆以爲夫子將復發棠邑之粟以賑救之今夫子不復發棠殆爲齊王不可復勸是如之何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至其爲士者皆笑之者孟子乃以此馮婦之喻而比言於陳臻也言如將復發棠是爲馮婦者也馮婦能暴虎也言晉國有馮婦之人善能搏虎後爲之善士則之於野外見有衆人逐其虎虎倚山嵎而怒衆人皆莫敢攖而搏之者望見馮婦來乃皆趨進而迎之馮婦乃下車攘臂欲復搏之衆人皆悅其勇猛其爲士之黨者知道則笑其不知止也言今齊王恃威虐以斂民亦若虎之負嵎以難合之說逆於暴人之前又若迎而搏虎也是以孟子將復爲發棠非不足以悅衆自君子觀之亦若爲士者之笑馮婦也以其不知止矣。注棠齊邑也。正義曰案齊世家史記云棠公妻好駰云賈逵曰棠公齊邑大夫也是棠之爲齊邑明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五音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可身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疏〕孟子曰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尊德樂道不任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者也孟子曰至不謂性也者孟子言人之口之於美味目之於好色耳之於五聲鼻之於芬芳四肢之於安佚無事以勞凡此五者皆人性所欲也然而得居此者有命存焉君子以爲有命在所不求而不可以幸得也是所以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至君子不謂命也者孟子又言仁以恩愛施之於父子義以義理施之於君臣禮以禮敬施之於賓主知以明智施之於賢者而具四端聖人兼統四體而與於天道以王天下者也凡此五者皆歸之於命也然而有是五者皆稟乎天性也以其有性存焉君子以爲有性在所可求而不可不勉也是所以不謂之命也孟子所以言之所以分別凡人君子以勸戒時人）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等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樂正子爲人有善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善信之行謂何）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己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爲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爲信人不億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爲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爲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爲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爲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疏〕浩生）

至下也正義曰此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爲之喜者也浩生不害問曰樂正何人也者浩生不害問孟子曰樂正子何等人也以其見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而喜故有此問之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孟子荅之以爲樂正子是善人信人者也以其有善有信故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又問之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也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至四之下也者孟子又荅而詳爲之解之曰己之可欲使人欲之是爲善有是善於己謂人亦有之是謂之信所謂善即仁義禮智也是爲可欲之善矣充實其善使之不虛是爲美人故謂之美充實其善而宜揚之使有光輝于外是爲大人故謂之大人具此善不特充實於己而推之以化人自近以及遠自內以及外是爲聖人故謂之聖以此之善以至經以萬方使人莫知其故是爲神人故謂之神凡是六善而樂正子能善能信是在二之中而在美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但不能充實而至神也〔注〕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正義曰此蓋經文冠見上

孟子注疏卷十四上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凡三十九章（閩監毛三本同音義九作七案此當作三十八章疏亦數至三十八章又云凡此三十九章舛錯殊甚）

得民爲君爲臣（閩監二本同毛本爲臣上有得君二字）

言伯夷下惠（閩本同監毛二本下上有柳字毛本言誤方）

優劣異羞（補監毛本羞作差不誤）

所親愛之臣民（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宋本考文古本無親字廖本上有加字孔本韓本作加所愛之臣民）

▲章指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人君也

敵國不相征（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不下有得字）

於三王之法（各本同考文古本三作二）

皆不得其正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皆字）

▲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孔本韓本作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

言爭或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爭作事）

皇帝清問下民（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無皇字○按無者是困學記聞所引正同）

天不能問於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孔本作天子不能問民孔本誤）

武城之篇名（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上有逸書二字是也）

而迎其王師（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王字）

則不取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章指言文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云詩亦有言崧高極天則百斯男（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此下有亦已過矣四字）是故取於武城二三策而已（孔本韓本無是故已下十字）

南面而征北夷怨（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夷作狄石經此字漫漶案僞疏引亦作北夷作夷是也）

何謂而後我（閩監毛三本同宋本謂作爲廖本無而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何爲後我）

己說於上篇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矣字）

武王之伐殷也（石經殷諱作商）

趣馬（廖本及各本同宋本作取馬音義出趣馬）

額角犀厥地（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額作頟犀作屖案音義云頟卽額字屖字音西義與棲遲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辛或作犀牛字誤也段玉裁云丁說殊誤字當作犀从牛國語曰角犀豐盈國策曰眉目準頞權衡犀角偃月今人謂之天庭古謂之犀角相書云伏犀貫頂卽其理也額角犀厥地文選注引作撅地謂人叩頭似若以角發地然也說文曰厥發石也）

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各字）

▲章指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

若崩厥角角（閩本下角剜去空一字監毛本無下角字）

梓匠輪輿之功（宋本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功作工）

雖得規矩之法（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法二字）

亦不能成器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亦不能作不以）

蓋喻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以善（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十四字）

▲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典憲（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憲籍）不能以善善人修道公輸守繩政成器美惟（宋本足利本作準）度是應得其理也

▲章指言阨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虞舜獨（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所）隆聖德所以殊也

舜降聖德（案降當依章指作隆）

孟言舜初於耕歷山（閩監毛三本孟下有子字）

▲章指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

勿令勿讎則殺之（閩監毛三本下勿作讐）

▲章指言修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將爲暴故載之也

雖妻子不肯行之（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岳本宋本廖本考文古本無雖字）

而況他人乎（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作而況於他人者乎考文古本作而況他人者乎）

▲章指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下有故字）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營苟得之利（各本同毛本苟誤荀）

▲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能讓千乘之國（石經讓諱作遜）

伯夷（各本同宋本作子臧）

季札之類（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類作疇）

爭簞食豆羹（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岳本食作飯）

鄭公子（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鄭子公是也左傳作子公）

染指黿羹之類（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黿作黿音義出黿羹云左傳作黿案此則注文本用黿字改爲黿非也）

▲章指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也

故經書曰鄭公子弒其君夷（案子下當有嘉字）

故則用有所不足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財用不足）

▲章指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爲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爲急也

謂象封於有庳（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作謂若象封有庳考文古本足利本謂下有若字）

故不得有天下焉（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焉作也）

▲章指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爲得也

世有不仁之者（補監毛本者作人是也）

而得其國而爲臣者（〔補〕監毛本臣作君）

諸侯能以爲大夫（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能作封）

而更置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

▲章指言得民爲君得君爲臣民爲貴也先黜諸侯後毀社稷君爲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

如諸侯不能保安其社稷（閩本同監毛二本如作而）

柳下惠之和（各本同考文古本和作厚）

踰聞尚然（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踰作諭）

況於親見而薰炙之者乎（閩監二本同毛本薰作熏乎誤子岳本無於而二字廖本作況親見動炙者也考文古本與廖本同動作熏孔本作況於親見薰炙者也韓本足利本與孔本同韓本薰作動案音義出動炙云字與熏同則作薰熏者並非古本也）

▲章指言伯夷柳下惠（考文古本無惠字）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下惠之爲聖人也（閩本同監毛二本上增柳字下聞下惠之和風同）

▲章指言仁恩須人人能宏道也

說已見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注義見萬章下首章考文古本無言矣已下七字）

▲章指言孔子周流不遇則之他國遠逝惟魯斯戀篤於（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無於字）父母國之義也

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音義出戹於云或作厄同）

君子之道三（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之道改道者）

▲章指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如之何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而仕者亦益多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而爲士者益多口考文引而仕者云古本作而爲仕者）

亦不殞厥問（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殞作隕注同）

不殞絶畎夷之慍怒（閩監二本同毛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殞作殄）

▲章指言正已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諠譁大聖所有況於凡品之所能禦故荅貉稽曰無傷也

不意衆口（閩本同監毛二本意作患）

法度昭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明作昭）

是躬行之道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行作化）

而欲使人昭明（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人上有他字）

▲章指言以明昭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

而求流之詩（補監毛本詩作清）

山之領（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作嶺）

正若山路（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正作比）

▲章指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常（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當）常被服舍而弗修猶茅是塞明爲善之不可倦也

禹之尚聲樂（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尚下有聲字）

鈕磨齧處深矣（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磨作擘）

蠡欲絶之貌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疊蠡字足利本不疊無也字）

限切（段玉裁云門限亦曰門切丁氏云限迹切深僞䟽單摘限字由不解切字也）

是兩馬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四字）

▲章指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啟其蒙

以振貧窮（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振作賑賑乃俗字耳）

將復若發棠時（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將字）

見虎走而迎（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之字）

▲章指言可爲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

耳之樂五音（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五音作音聲）

四肢懈倦（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懈作解音義出解倦）

則思安佚不勞苦（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苦誤若）

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可身（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有作觸身作樂宋本考文古本有作觸足利本身作樂）

故君子不謂之性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知之於賢者也（宋本岳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知作智案音義出知之云音智注同則作智非也）

有性焉（各本同孔本焉作也）

乃得居而行之（閩本孔本韓本同監毛二本居誤君）

在天而已（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在作任）

▲章指言尊德樂道不任（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追）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

聞樂正子爲政於魯（各本同毛本聞誤問）

不害爲善信之行謂何（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爲作問）

不億不信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億作意案音義出不意作億非也）

使之不虛（各本同考文古本之下有意字）

▲章指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爲之喜也

樂正何人也者（閩監毛三本正下增子字）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盡心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朱之道爲己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苙欄也招罥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欄則可又復從而罥之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甚）疏　孟子至招之。○正義曰此章言驅邪反正斯可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者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至歸斯受之而已矣者墨翟無親疏之別楊朱尚得父母生身不敢毀傷之義儒者之道幼學所以爲己壯而行之所以爲人故能兼愛無親疏之道必歸於楊朱爲己逃去楊朱爲己之道必歸儒者之道也然而歸之儒道則當斯受而安之矣今之與楊墨又從而招之者孟子又言今之人有與楊墨辯爭其道者如追放逸之豕豚既還入其欄又從而罥之者也以其逃墨而歸儒則可受之而已而乃又從而罪之無以異於追放逸之豕豚既入其欄又從而罥之也以其爲亦太甚矣此孟子所以比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爲衣也縷紩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廝養之役也）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君子爲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竝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竝用二則路有餓殍若竝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疏　孟子曰至父子離。○正義曰此章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竝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之道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至用其三而父子離者此所以薄稅斂之言而有以救時之弊者矣孟子言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布所以爲衣縷所以紩鎧甲粟米所以爲糧力征所以荷負廝養之役然而君子爲政其於此三者之賦未嘗竝行也用其一則緩其二今夫三者之賦皆取民之類也如用其二則有傷財而民至於餓死用其三則有害民而至於父子離散是豈君子之爲政然歟蓋征之者義也緩之者仁也惟君子以仁是守以義是行然而充類之至而義之盡者君子所不爲也此孟子不得不權時而救時之弊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居不離散寶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疏　正義曰此章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孟子言諸侯之所寶者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政事以使鄰國無侵犯其封疆是所寶其土地也撫恤鰥寡煢獨使民以時民不離散是寶人民也修德布惠是寶政事也若不以此三者爲寶而寶珠玉者殃禍必及身矣此孟子見當時之君爭城殺人橫賦重斂不以土地人民政事爲寶所以有是言而救之耳○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正義曰案韓詩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中獻武王武王使人相之曰非也王怒刖其左足後成王即位和抱玉璞泣於楚山下成王使人琢之果得寶名曰和氏之璧又隋侯姓祝字元暢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上血出隋侯以杖挑於水中而去後回還到蛇處乃見此蛇銜珠來隋侯前隋侯意不懌是夜夢腳踏一蛇驚起乃得雙珠後人稱爲隋侯珠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嗟嘆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也）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疏　盆成括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小智自私藏怨之府勞謙終吉者也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者盆成括嘗學於孟子未達其道而去之後仕於齊國孟子聞之乃曰死矣盆成括以其盆成括之必見死也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者言盆成括果見殺死門人乃問孟子曰夫子何以知其盆成括將見殺死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者孟子答之曰盆成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知聞君子仁義謙順之大道是則足以知其將見殺其身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屨屝屨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窗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廋廋匿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衆人來隨事我本爲欲竊屨故來邪）曰。殆非也。（館人曰殆非爲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疏　孟子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己所絕順荅小人小人自咎者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者孟子往至滕國乃舍止於賓客所館之樓上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者言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之屨置之於窗牖之上自客到之後館主之人求之不得或問於孟子曰若此屨之不見爲從者之廋匿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者孟子見館主乃問已以爲從者之廋匿其屨乃謂之曰子以是從者來隨事我本爲欲竊子之屨故來與曰殆非也館主自責己問之過也乃曰殆非爲是來事夫子也夫子之設科也至斯受之而已矣者孟子又曰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往去之者則不追呼而還來者則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容受之而教誨亦且不保其與心也然則不拒從者之匿屨亦何累之有論語云不保其往有教無類其斯之謂與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皆有不喜爲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爲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爲此者義人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大之以爲仁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爲義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爲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皆可以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餂取也人之爲士者見尊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穿踰之類也）疏　孟子曰至類也。○正義曰此章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之類者也孟子曰人皆不忍至是皆穿踰之類也者孟子言人皆有所惻隱而不忍如能推之所不忍於其所忍者仁人也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仁之爲道如是也人皆有所不喜爲謂貧賤也如能推之所不喜爲而達之於所喜爲謂富貴也是爲有義之人也人能充大不欲害人之心而爲仁則仁道於是乎備故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無穿踰姦利之心以爲義則義於是乎盡故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不受人爾汝之實是不爲人所輕賤故無所行而不爲義者也言所爲皆可以爲義矣蓋惻隱有不忍者仁之端也羞惡有不爲者義也但能充而大之則爲仁義矣人之爲士於尊貴者未可與言而與之言是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以其失之諂也可以與之言而不與之言是以不言取之也是失人也以其失之敖也如此者是皆爲穿牆踰屋趨姦利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身正物正天下平矣）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也）疏　孟子曰至自任者輕。○正義曰此章言道之善以心爲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況以妄芸言失務者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至所以自任者輕孟子言辭之近而指意已遠者乃爲善言者也所守簡約而所施博大者乃爲善道○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是所謂言近而指遠也是孟子自解其旨也以其君子於其言也皆在胸臆以其不遠於心而道存焉蓋帶

（者所以服之近於人身也故取而喻之曰不下帶而道存焉又見君子之言非特騰心說而已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是所謂守約而施博也是孟子又自解其旨也以其君子之所守特在脩身而天下由是平矣是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且人病在舍其己之田而耕芸他人之田也是所求於人者爲重而所以自任其在己者太輕耳芸治也田所以喻人之身也言人病在舍其己身而治他人之身也故爲是云）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民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死者有德哭者哀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性不忍欺人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夭壽在天行命以待之而已矣）〔疏〕（孟子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脩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孟子曰至於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者孟子言堯舜之體性自然善也湯王武王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人而反之者也一則體性之自然一則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無非是禮也故動容周旋中禮者是爲盛之至也至者以其盛德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蓋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是爲動容中禮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哭其死而哀之者非爲其生者也以其動容中禮德性然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非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是謂周旋中禮者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經德不回邪非欲干求爵祿而然也以其周旋中禮德行然也言語必以正非欲以正行爲名故然也亦以周旋中禮德言如是也君子者順性蹈德行其禮法脩身以俟命而已然則堯舜禹湯爲盛德之至亦不是過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而已）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仞八尺也榱題屋霤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奢太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屋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侍妾衆多至數百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般大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般于遊田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爲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爲當畏彼人乎哉）〔疏〕（孟子至彼哉。正義曰此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爲爲之寶玩者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至吾何畏彼哉者孟子言說當時之尊貴爲之大人者當輕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尊貴而畏之也以其如是則心意舒展得盡其言也又言堂高數仞仞八尺也至霤高數尺是爲奢汰之室也如我之得志於行道不爲此室也食之前有方丈之廣以極五味之饌而列之又有所侍之妾至數百人之衆如我得志於行道亦不爲之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有後車千乘之多如我得志於行道亦不爲之也以其在彼驕貴之事者皆於我所恥而不爲之也在我所行之事又皆是古聖王之制度者也是皆恭儉而有禮也如是則於我何有畏於彼之富貴乎哉是以說大人則藐之而勿視其巍巍然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國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衆）〔疏〕（孟子至寡矣。正義曰此章言清淨寡慾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孟子曰至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者孟子言此以教時人養心之術也言人之治其心莫善於少欲也其爲人也少欲則不爲外物之汨喪雖有遭橫暴而亡者蓋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必全無也以其少也是如單豹爲人少欲獨隱處於深山而臥乃遭遇於飢虎而亡之是也其爲人也多欲則常於外物之所汨喪雖間有不亡其德業於身者蓋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必多有者焉以其亦少也是如欒黶爲人多貪乃爲卿於晉國者是也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蓋亦與此孟子同其旨也）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羊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唯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孟子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疏〕（曾晳至所獨也。正義曰此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之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者曾晳曾子父也曾晳爲人事好羊棗羊棗名也曾晳既沒而曾子常思念其親而不忍食羊棗公孫丑怪之乃問孟子以謂膾炙與羊棗此二味孰爲美孟子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於羊棗也而羊棗何可比於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公孫丑又問孟子曰如是則曾子何爲獨食於膾炙而不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又答之曰膾炙雖美人所同好者也羊棗獨曾子好之故曾子所以思念之而不忍食也譬如君父之名不諱其姓者以其姓爲族之所同名爲君父之所獨故諱之也。注羊棗棗名也。正義曰蓋棫與棗一物也然而有二名是棫小而棗大棫酸而棗甘耳云羊棗則羊棗之爲大棗甘者也其類則棫棗之屬也曾晳者曾子父也案史記弟子傳曰曾蒧音點字皆是也孔傳云曾參父名點。注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正義曰此謂公孫丑疑曾子爲非義而乃不知膾炙所同羊棗之所獨而謂曾子之心言之是或一於孝道故云然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爲思魯之狂士者也）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狷者能不爲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思之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踸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晳曾參父也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爲狂）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屑絜也不絜汚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惡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獧人次於狂者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鄉原賊德故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問鄉原之惡如何）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嘐嘐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爲合衆之行媚愛也故閹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

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汙亂之世爲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絜爲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爲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衆似有德者此六似者孔子之所惡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於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衆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爲邪惡之行也）

【疏】萬章曰至斯無邪慝矣○正義曰此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謂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至何思魯之狂士者萬章問曰孔子在陳國有戹不遇賢人上下無有交者乃歎曰盍歸乎來言我黨之爲士進取於大道而不得其中道者也亦以不忘其初而思故舊也故問之孟子謂孔子在陳國何爲而思魯國之狂士者也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至故思其次也孟子荅之曰孔子不得中正之道者而取與之必也思其狂狷者乎狂者以其但進取於大道而不知退宿於中道狷者有所不敢爲但守節無所爲而應進退者也孔子豈不欲中道者而與之哉不可以必得中道之人故思念其次於中道者爲狂狷者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又問孟子曰人行當何如則斯可謂之狂矣曰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又荅之曰如琴張曾晳牧皮三人者孔子謂爲狂者也蓋論語嘗謂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琴張曾晳牧皮三者皆學於孔子進取於道而蹶等者也是謂古之狂者也琴張曰君子不爲利疚我曾晳風乎舞雩詠而歸是皆有志於學亦志於仕以爲進取者也牧皮經傳並無所見大抵皆學孔子而行有同於曾晳琴張二人耳此孟子所以皆謂之狂士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又問何以謂此三人爲之狂士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至鄉原德之賊也者孟子又荅之曰其志嘐嘐然大言乃曰古之人古之人及考驗其所行之行而未始掩覆其言焉是言過於行爲之狂者也孔子思與狂者又不可而必得之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汙行不絜者而與之是爲狷者也是又次於狂者也孔子有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以恨之者其唯獨於鄉原之徒也鄉原者以其爲賊害於德者也然則孔子如以自非鄉原而過其門而不入室者是則恨之矣此亦見孔子自非鄉原之徒者無不與之也所以思於中道而不可得則思其狂狷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又問何如則謂之鄉原者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至是鄉原也孟子又荅之曰鄉原之人其言何以是嘐嘐然若有大也以其言不顧於行行又不顧於言則亦稱之曰古之人古之人所行之行何爲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是言鄉原之人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也但當取爲人所善則可矣故閹然大見媚愛之於世也者是則謂之鄉原者矣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至何哉者萬章不解孟子之意故問之曰如一鄉皆稱爲原善之人是無所往而不爲善人矣孔子乃以爲有賊害於德是爲德之賊者何爲者哉曰非之無舉也至斯無邪慝者孟子又荅之曰言鄉原之人能掩蔽其惡使人欲非謗之則無可而非者使人欲譏刺之則無可爲譏刺者其志則有同乎流俗之人所行又合於汙亂之世居其身則若有忠信而實非忠信也行其身若有廉絜而實非廉絜也衆人皆悅美之而自以爲是而無其實故不與入堯舜之正道者也是無德而爲有德故謂之爲德之賊者也孔子有曰惡有似真而非真者惡莠之莖葉秀茂者以其似苗恐有亂其苗種者也惡佞詐飾者以其似義恐有亂其義者也惡利口辯辭以其似信恐其有亂於信者也惡鄭聲之淫哇以其似美樂恐其有亂於雅樂也惡紫之間色以其似朱恐其有亂於朱者也惡鄉原之惑衆以其似有德恐其有亂於德者也凡此六者孔子所以惡之以其似是而非者也君子者乃歸其常經而已矣云經者則義信德是也如佞口鄉原者是不經也唯君子則反經而已矣君子去其不經以反復乎經則其經斯適於正而不他故義以立而不爲佞亂信以立而不爲利口亂德以立而不爲鄉原亂此庶民所以興行又不爲兩疑之惑矣庶民既以興行斯無邪慝之行也○注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正義曰案論語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今云周禮五黨而解其文蓋亦不案此論語而有誤也誠如周禮五黨言之則論語何以云吾黨蓋不當引此爲證所謂黨者蓋五百家爲之黨是其旨也○注孟子言至學者也○正義曰子張之爲人踸踔譎詐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者案家語有衛人琴牢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補注引爲顓孫師亦未審何據而琴張曰師張曰曾晳曾參之父蓋言於前矣牧皮者未詳○注似真而非至孔子所惡也正義曰案論語云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其序與此不同者蓋孟子以亂義不及亂信亂信不及亂德其所主三者而已苗莠朱紫聲樂所訖以爲喻者也是所以爲異者也○注色厲內荏至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正義曰此蓋本論語之文而云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太公望呂尙也號曰師尙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尙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爲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爲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

【疏】孟子曰至無有乎爾○正義曰此章言天地剖判開元更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弘析道德莫貴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亦有乎爾終於篇章者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至由湯至於文王又至由文王至於孔子又至由孔子而至於今止無有乎爾者此孟子欲歸道於己故歷言其世代也言自堯舜二帝至於商湯其年數有五百餘載矣如禹皋陶爲堯舜之臣則親見而知堯舜聖人之大道而佐行之也如湯王之去堯舜之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則但聞其二帝所行之道遵而行之者也又自商湯遠至文王周時又有五百餘歲如伊尹萊朱二者俱爲湯之賢臣則親見而知湯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也如文王之去湯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則但聞其湯所行之道而遵之者也以自文王之世至於孔子之時又有五百餘載如太公望散宜生二者爲文王之臣則親見而知文王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也如孔子之去文王世則相去亦有數百歲之遠則但聞其文王之道而遵之者也故自孔子以來逮至於今但百有餘歲以其去孔子之出如此之未遠自鄒國至于魯國其地相去如此之甚近然而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高宗也然而世之以謂無有此名世而出於間者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矣此所以欲歸於己而歷舉世代而言之也○注伊尹至于等德也正義曰史記云伊尹名摯號爲阿衡也爲湯之相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者蓋魯定公元年左丘明之文也杜預云仲虺奚仲之後也○注太公望散宜生○正義曰太公望於前詳言之矣散宜生案論語云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云十人而散宜生在焉散姓宜生名也○注至今者至而無有也○正義曰云魯擊柝聞於邾者按魯哀公七年公伐邾之文也亦於敘言之詳矣云傳說出殷高宗者亦言於前篇矣然而仲尼作春秋必至獲麟而止者也孟子亦必止於無有乎爾而終其篇者蓋亦見孟子擬仲尼而作者也故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杜氏云麟仁獸也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春秋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孟子之書終於是言者蓋亦憫聖道不明于世歷三皇已來推以世代雖有歲限然亦有遇不遇焉故述仲尼之意而作此七篇遂以無有乎爾終於篇章之末蓋亦深歎而不怨之云爾

孟子注疏卷十四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欄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欄作蘭足利本作闌下入欄同音義出蘭字云與欄字同案蘭者假借字欄者俗字闌者正字也）

又復從而非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非作誹）

章指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也

廝養之役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廝作斯音義出斯養云斯養同廝）

則分崩不振（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廖本無則字）

章指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之道也

居不離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居作民）

章指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寶於珍（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

章指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勞謙終吉君子道也

若是乎從者之廋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廋作廋音義出廋字云或作廋）

屝屨也（十行本糢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宋木孔本韓本屝作屝音義出屝字作屝者誤）

自知問之過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夫子之設科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子作予案注云夫我設教授之科僞疏亦云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則作予是也子予蓋字形相涉而譌）

來者不拒（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九經本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拒作距）

亦不拒逆（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拒作距孔本拒逆作逆拒）

君子不保其異心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殆非爲是來（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言字）

謙以益之而已（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謙以荅之）

章指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考文引古本作距）雖獨竊屨非己所絕順荅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於是也

人能充無穿窬之心（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窬作踰）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各本同廖本汝作女）

人所爾汝者也（閩本孔本韓本同監毛二本汝作女毛本下爾汝亦作女）

而以自行所至（閩監毛三本自作有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有作自）

是以言餂之也（音義云本亦作餂○按韻書無餂字而趙注與方言正合則爲餂字之誤無疑也）

章指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善亦遠矣

孟子曰人皆不忍（閩監毛三本皆下有有所二字）

以其失之以也（閩本下以改敖監毛二本與閩本同）

而道存焉（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四字）

自任太輕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章指言道之善以心爲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況以妄芸言失務也

乃爲善言者也（閩本同監毛二本删者字）

乃爲善道○君子之言也（閩監毛三本○作也字）

以其君子於其言也（閩本同監毛二本無上其字）

非特騰心說而已（補監毛本心作口是也）

盛德之至（各本同孔本下有也字）

行命以待之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待命而已矣）

章指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修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是爲盛之至也（閩監毛三本盛下有德字）

勿視其巍巍然（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巍作魏音義出魏魏丁云當作巍是經文本作魏作巍非也○按依說文本無二字）

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岳本及各本同宋本無謂字）

說大人之法（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說下有此字）

言語得盡而已（閩監毛三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已二字）

堂高數仞（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堂高作高堂）

榱題數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榱題作振屋）

奢太之室（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大作汰考文古本作大）

大屋無尺丈之限（廖本孔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屋作室）

後車千乘（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後作從）

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爲爲之寶玩也

自遺咎（補案咎下依章指有也字）

利欲也（各本同廖本利欲作欲利）

若晉國欒黶之類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晉字）

不存者衆（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章指言清靜（孔本韓本作淨）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

孟子至寡矣（閩監二本同毛本子下有曰字）

孟子曰至雖有不存焉者寡矣（監毛本同案不字衍）

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孰字在與字之上韓本本無也字）

故諱（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之也二字）

章指言情理（宋本孔本韓本說文古本作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

獨曾子好之（閩監毛三本子改晳）

譬如君父之名（閩監毛三本如下增諱字）

吾黨之小子（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小子作士）

孔子在陳（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在作居）

思魯之狂士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狷者有所不爲也（各本狷作獧案音義出狂獧云與狷同則經注並當作獧作狷者誤）

能恥賤惡（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惡作汙）

以其鄉原賊德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無鄉原二字）

萬章問鄉原之惡如何（廖本孔本韓本如作云閩監毛三本如何作何如）

言何以嘐嘐若有大志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以下有是字）

萬子曰（按朱注本作萬章誤）

惡鄉原恐其亂德也（韓本脫此八字）

莠之莖葉似苗（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色似朱朱赤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少一朱字）

孔子之所惡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皆字）

歸於常經（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於作其）

▲章指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上狂獧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而（足利本作以）正孰敢不正也

如佞曰鄉原者（閩監毛三本口上有利字）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音義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

非實無有也（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有誤者）

▲章指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宏析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此限蓋有遇（孔本下有有字）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趣也

孟子注疏卷十四下校勘記

齊故刑人之地（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故作放當據正）

宋樂世心（毛本世作大鄂本不誤公羊作世心左氏作大心廿五年釋文可證嚴杰說）

自曹入于蕭不言宋（鄂本此下並言宋二字此脫）

何氏特引此事者（閩本同監毛本氏誤事）

叔痤卒（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穀梁作叔輒）

叔痤卒　解云（閩監毛本脫卒字）

冬蔡侯朱出奔楚（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與此同穀梁作蔡侯東）

二十有二年

大蒐于昌姦（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大廋云本亦作蒐昌姦二傳作昌間）

以上二事以解傳文何言乎王室亂之意（按此十六字當在天王出居于鄭是也之下）

刺周室之微（十八年疏引此下有弱字）

不言成周（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言作曰）

故正王可知也（疏引作皆可知）

傳若事悉解（浦鏜云疑脫一事字）

云注不爲天子諱者（按注字當衍何校本作注云）

閔二年傳云（浦鏜云元誤二按浦說是也）

不舉猛爲重者（鄂本閩本同監毛本舉誤居）

正以言王傾國受師（此本傾作頃今據閩本訂正監毛本作須非）

以者何行其意也（浦鏜云上當脫傳云）

自號西周王（鄂本同閩監毛本自誤故圭作王按廿六年冬十月下疏引作自號西周王）

不月者（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者字）

三者皆不當卒卒又名者（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無下卒字當據以訂正按解云言二者皆不當卒又云既不合卒今書其名皆與鄂本合）

假令得作外踰年君問自不得書其卒（浦鏜云問疑亦字誤）

論語注疏校勘記序

春秋易大傳聖人自作之文也論語門弟子所以記載聖言之文也凡記言之書未有不宗之者也魯齊古本異同今不可詳今所習者則何晏本也元於論語注疏舊有校本且有箋識又屬仁和生員孫同元推而廣之於經注疏釋文皆據善本讎其同異暇輒親訂成書以詒學者云爾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漢石經十卷（據洪适隸釋所載石刻殘字）

唐石經十卷（唐開成時石刻本）

宋石經（宋紹興時石刻本）

皇侃義疏十卷（日本寬延庚午根伯修遜志校正付刻每葉十八行每行二十字前有彼國人平安服元喬敘）

高麗本（據海寧陳鱣論語古訓本所引）

十行本二十卷（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三字上邊書字數下邊書刻工姓名中有一葉下邊書泰定四年年號知其書雖爲宋刻元明遞有修補又元徵宏桓慎殷樹匡敦讓貞懲崩完恒等字字外並加一墨圈書中誤字雖多然其勝於各本之處亦復不少）

閩本二十卷（明嘉靖間閩中御史李元陽校刊每葉十八行每行二十一字下邊書刻工姓名間有書字數者當出於修補之手雖有訂正十行本之處然已有不及十行本之善）

北監本（明神廟間北國子監所刊行數字數與閩本同上邊書萬厤十四年刊六字字體惡劣誤字亦多）

毛本（明崇禎間汲古閣毛子晉校刊行數字數亦與閩本同下邊大書及古閣三字雖校正付刊誤字少於北監本然較之十行本其善處遠不可及矣）

Z126.2
22

陕西师范大学
图书馆